



# 唐初狂魔

牛覺 著

本书是作者根据历史资料创作的长篇小说，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是不可多得的历史小说佳作。

百度文学旗下



纵横中文网  
www.zongheng.com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我在大唐

牛冀 著

本书是作者根据历史资料，结合自己的想象，创作的一部穿越小说。故事发生在唐朝，主角穿越到唐朝，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本书情节紧凑，人物形象鲜明，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小说。

—— 网络文学殿堂 ——  
纵横中文网  
www.zongheng.com

## 第1章洞房花烛夜（1）

暮霭沉沉，老鸦聒噪，甚是凄凉悲戚，令人听着浑身的不自在。

啊……啊啊……

又是一阵鬼哭狼嚎突兀从吴家后院的一处厢房中传出，较之刚才老鸦哀嚎还要来得凄厉。

厢房外的丫鬟春香和管家福伯听着屋里头凄厉惨叫，相继摇了摇头，目露疑惑。

丫鬟春香更是撇嘴轻声对福伯嘟囔道：“今天已经第三次了，咱们家这位新姑爷唱得是哪出啊？”

福伯继续摇头轻叹，心道，你问我，我问谁去？

于是继续抬手敲起了房门。

笃笃笃……笃笃笃……

急促的敲门声再次应声而起。

福伯使足了力气梆梆拍门震得房门瑟瑟抖落尘灰，可屋里头的那位爷就是死活不开门。

无奈之下，福伯不由气急喊道：“姑爷，姑爷，你赶紧出来吧。吉时已过，你再不出来和我家小姐拜堂成亲，到时候老爷发起火来，整个吴家上下都没得安生了。”

喊完之后，福伯心里也在嘀咕，按说里头这位新姑爷郭业在乡里是出了名的温顺和怯懦，不然也不会入赘咱们吴家了。今天怎么就一反常态，死倔死倔的，愣是不肯出来拜堂成亲呢？

任凭福伯怎么喊破喉咙，厢房里头的郭业就是不出来，躲在黄花梨木八仙桌底下对着屋外喝骂道：“不出去，打死老子也不出去。你们家小姐长啥样我都不知道，我拜哪门子的堂，成哪门子的亲？”

福伯听罢，顿时哑然。

而小丫鬟春香听着郭业这话，不由皱紧了眉头，老爷和小姐不是说这郭家大郎郭业读过几年圣贤书的吗？怎得说话如此粗鄙不堪呢？

不过毕竟郭业即将入赘吴家，虽然是倒插门的女婿，那也是半个主子不是？不可不敬。

于是依旧耐着性子轻声解释道：“姑爷，我们家小姐长得很美哩，十里八乡谁不知道咱们家小姐……”

“闭嘴！”

春香还未说完话，屋内的郭业就冒然将她打断，迫不及待地喊道：“你说美就美啊？老子没见过，作不得数。万一拜完堂，她是头猪呢？难道老子也要娶她不成？”

“你！！！”

春香听着郭业竟然信口雌黄地给自己家大小姐抹黑，纵是泥人也来了三分火性，脱口冷喝道：“姑爷，你好不识抬举。你别忘了，你们郭家可是收了咱们吴家的聘礼，你爹亲口答应我们家老爷同意让你入赘吴家的。难道你想反悔不成？”

即便小丫鬟春香把话说道这份儿上，可郭业仍旧依然故我，颇有一番任你狂风作起，飞沙走石，小爷就是不出来。



躲在八仙桌底下的郭业不管春香在外面的言语挤兑，自顾摸着黄花梨木制成的八仙桌腿，啧啧，真是好东西，这要是放在前世，怎么着也得小百万的玩意吧？

记得当初去局长家里走后门拉关系的时候，自己也见过黄花梨木这种奢侈的玩意，不过当时见到的可是个小茶几，哪里见过这么大的？

就那么一个小小的茶几，局长大人当时还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用红绸布包起来藏进了橱柜里头，可见珍贵至极。

一想到前世，郭业顿时脸就耷拉了下来，因为他想到了今世，看到了眼前之所见，一切都是那么的新鲜，新鲜中透着怪异。

他缓缓钻出桌底，看着房间古色古香的家具摆设还有门窗的样式，陶罐香炉的款式，八成是到了古代。

郭业扯起自己的布衫端详一会儿，又走到铜镜跟前照了照镜子，挺俊秀的一个陌生少年。看着镜中“自己”梳拢的发式，再摸了摸头上那块包头布，这是唐朝年间才有的幞头啊，难道真的来到了大唐年间？

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还是安史之乱，黄巢起义？

听屋外头春香和福伯的口音，还是四川一带，不对，如今应该叫做蜀中一带，不就是前世生活的地儿吗？

我他妈招谁惹谁了，别人上班睡觉泡妹子都木有事，我郭业上班偷个懒，喝顿小酒就能稀里糊涂地魂穿附体到了大唐的一个少年身上，真是邪了门儿。

嗨，穿越就穿越吧，可阎王爷你老人家也忒欺负人了。

经过刚才脑子里的思绪片段，郭业对这具身体的主人，也就是如今的自己有了一个粗粗的了解。

虽然都叫郭业，却是天渊之别，如今这个郭业怎得是一个惨字了得呢？

郭业不仅心中腹贬，阎王爷，你老人家稀里糊涂将咱拽来，好歹总要给咱安排投个好胎吧？就算不是王侯将相之后，总要来个大富大贵之家吧？怎么着也让咱过过斗鸡遛狗的纨绔日子吧？

可谁成想竟然灵魂穿越千余年附体在了一个破落佃户之子身上，佃户是什么？那是连一亩三分地都没有的人家，穷得已经不能再穷了。

穷也行，只要有本事，就凭咱一个后世来的人，先在这大唐盛世稳定稳定，徐徐渐进怎么也饿不死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说不定我郭业也能在这大唐闯出一番名堂呢？

可谁他妈知道自己竟然摊上了这么一个视财如命的老爹郭老憨，趁自己灵魂附体浑浑噩噩之际将他直接入赘进了吴家，换来吴家二十两白银的聘礼钱和五亩的良田，这算哪门子事儿。

听说过将女儿许配富人家里做妾侍，换些彩礼钱。

还没听过拿自家儿子当货物一样，问也不问一声，直接送进别人家里倒插门。

二十两白银、五亩地，难道小哥就值这点钱吗？

郭老憨啊我的爹，您算是有钱有地脱贫致富了，可把你儿子我推进火坑害惨了。

一想到这儿，再听着丫鬟在外头拿自己老爹说事，语气咄咄逼人，郭业顿时火冒三丈，直接跳脚了起来。见他单手叉腰怒指门口的丫鬟喝道：“放

屁，我爹答应，那你让他来入赘吧，让他来拜堂吧，这个堂老子死活也不会拜的，你能奈我何？靠！”

呃……

小丫鬟顿时被郭业的犀利话给怔住了，这，这还是原先那个懦弱听话的郭家二郎吗？

不理睬屋外两人的反映，郭业瞥了眼门窗，心道，要不趁着现在天色渐黑，跑路？

理想很丰满，现实忒他妈骨感。

郭业第一时间否定了跑路的主意，因为他摸了摸袖子和腰间，钱袋子没见一个，如果逃出去，两眼一抹黑，谁都不认识，就算不被抓回来也得被饿死。

更何况如今自己的老爹郭老憨都收了吴家的钱和田地，只要他敢逃回家，郭业相信他如今的老爹郭老憨肯定会第二天巴巴儿地将他继续送回吴家。

既然跑路不可取，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残酷的现实摆在面前，郭业还能怎么着？人在屋檐下，怎能不低头？

一番权衡利弊得失之后，郭业喟然叹了一口气，得了，既来之，则安之，先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再说吧。即便要反抗，这也是一门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活儿，总得有个地儿管饱饭吧？

最后，郭业握紧拳头恨恨地喃喃自语道：“麻痹，我倒是要看看这吴家小姐长成什么样，非这么死乞白赖地要招婿小哥。如果过得去，今晚洞房花烛夜，看我不折腾死你，你妹的，我老树盘根，我观音坐莲，我六九式，我后入式，我不把你折腾成苍井空，也得把你祸害成小泽玛莉亚，干！”

有便宜不占王八蛋，这是郭业做人守则第一信条。

郭业对着虚空挥舞着拳头，暗吐一口浊气，心中暗暗给自己鼓劲道，郭业，千万不能认怂。

随即整了整身上的布衫，正了正头上幪头，昂首挺胸走向房门处。

吱呀，拔掉门栓推门而出。

眼神睥睨了下门口的福伯和丫鬟春香，朗声道：“不就是拜堂成亲吗？小哥奉陪到底，走着。”

呃……

春香和福伯再次对视一眼，彼此心道，这就好了？莫非姑爷压根儿就没得癔症？

敢情这两人一直以为郭业刚才三番几次都在犯癔症，癔症是什么？专业称谓为歇斯底里症，俗称精神病。

行啊，两人哪里还有心情去管郭业到底有没有精神病，只要肯去拜堂成亲，那比什么都强。

随即福伯笑脸相迎，领着郭业缓缓朝着成婚的大堂走去。

而丫鬟春香心中则是担忧着，姑爷这病时好时坏，可真是苦了小姐了，唉……

穿堂绕廊，郭业和福伯来到了大堂，嚯哦，人山人海，观礼庆贺之人不知凡几，真个热闹。

半晌之后……

院子人声鼎沸，宾客哗然，郭业和凤冠霞帔遮着红盖头的吴家小姐被一众仆役丫鬟送进了洞房……

在推搡入洞房的路上，郭业的耳中不时传来落座开席宾客的嬉笑庆贺之声。

“你看看，这新郎官哭丧着一张脸，跟个瓜娃子似的。”

“哈哈，郭家这娃子能娶到吴家小姐，那是祖坟冒了青烟哩。”

“可不咋滴？郭家大郎，春宵一刻值千金呢，哈哈……”

……

……

进了洞房之后，吴家小姐蒙着盖头被丫鬟春香搀扶到了喜床边儿上坐着，然后小丫鬟屏退了所有人轻声离开，将房门缓缓带上。

留下了闷声不语坐在床沿边儿的吴家小姐，还有不停打量新娘子的郭业独处在婚房之内。

哟呵，小娘子身段还真不错啊，凹凸有致，啧啧，莫非真如春香那小丫鬟说得一样，她家小姐长得很美？

一想及此，郭业突然春心泛滥，心里嘀咕着，狗日的吴家，既然你要招赘小哥，那小哥好好祸害你家闺女，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小哥今晚就来个一夜七次郎，哼，征战沙场颠鸾倒凤，方显我郭业的英雄本色。

想着走着，郭业一步一步上前，伸出右手准备去揭新娘子的盖头。

突兀，一直正襟危坐的新娘子动了。

只见新娘子伸出藕白柔荑的右手陡然将自己的盖头掀掉，大红盖头如披落的晚霞一般坠在地上，泛起一阵夺目的红光。

盖头一去，我靠，峰回路转，转他娘的山路十八弯！

砰！砰！砰！

乍见着新娘子的脸，郭业连退数步，身体重心不稳，一屁股跌坐到了地上。

## 第2章洞房花烛夜（2）

美若天仙？

丑若夜叉？

都不是！

吴家小姐掀开盖头后，率先映入郭业眼帘的竟然是一副狰狞的青铜面具，青面獠牙，烛光摇曳映射下，真格儿吓人！

“我靠！”

郭业霎时三魂被吓走了七魄，脱口怒骂：“难怪死乞白赖拽着老子来拜堂，你他妈就是个妖怪，妖怪啊！”

郭业如此恶毒咒骂下，看不见吴家小姐青铜面具下的神情，不过……

一记天籁般的声音从青铜面具下传出，只听对方幽幽叹息一声，缓缓说道：“郭业，莫非你忘记了你我之前的约定吗？”

声音潺潺如山间清泉，又如朦朦山中空谷幽兰，听得郭业浑身一阵酥麻，甘之如饴。

嘶，好美的声音！

天籁之声如谪仙下凡，瞬间驱走了狰狞面具带给郭业的一时惊恐，灵台顿时清明了起来。

约定！

什么约定？

郭业心中错愕，难道灵魂附体的这个傻小子还和吴家小姐有过约定不成？

我这脑海记忆中怎么就没有吴家小姐的印像，难道这个傻小子连面都没见过人家，就答应入赘吴家吗？

理不清，扯还乱。

郭业第一时间垂下脑袋借以掩饰脸上表露的不自然，可千万不能让对方看出自己是个李代桃僵的货。

挣扎着残存的思绪，隐约只记得对方姓吴名秀秀，是东流乡大财主吴茂才的女儿，至于长什么样，性格如何，真是一点印像都没有。

嗨，灵魂附体时间太仓促，无法继承对方的全部记忆，典型的穿越后遗症啊！

到底是什么约定？

为今之计，郭业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将答案从对方的嘴中诈出来，不然事情就大条了。

随即，郭业佯装气定神闲置之一笑，奚落道：“约定？什么约定？你我如今已经拜过天地，见过高堂，已成夫妻。难道你不知夫为妻纲这条古训吗？在为夫面前带着个古怪的面具遮遮掩掩，成他娘的什么体统？”

言罢，郭业心中惴惴寻思着，是，是夫为妻纲，应该没错吧？

嗤……

一记冷笑，从青铜面具下砰然而出。

只听吴秀秀冷声道：“混账，若非乡中里正刘老赖觊觎我家产业，刘老赖之子刘阿芒对本小姐纠缠不休，你以为我吴家会招赘一个佃户之子吗？本小姐会和你行那假夫妻之名吗？笑话！”

刹那间，声音已从山谷听泉陡然变至千里冰封，听得郭业也是没来由的身子一紧。

卧槽儿，小小这么一诓，竟然诓出一语直接道破天机。

原来所谓的约定就是假结婚，光有夫妻之名，不能做那夫妻之实呀。

感情假结婚这事儿早在唐朝就已有发生，郭业心中不由啧啧想着，真是长了见识！

等会儿~~

郭业身子骤然一僵，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了，因为他从吴秀秀的话里终于回过味儿来了。

里正刘老赖？古代的里正不就是后世的村长乡长一流的人物吗？这在古代也算是鱼肉乡里的大拿了。

原来吴家是因为怕里正之子强娶吴秀秀而谋夺吴家的产业，所以才用招赘老子假结婚这一招来堵住里正刘家的觊觎呀。

靠，靠靠靠.....真的好冤啊！

郭业仿佛被人抽冷子扇了一后脑勺，所有来龙去脉都瞬间理清。

如今吴家有了女婿，乡中里正刘老赖肯定是不再打吴家的主意了，可初来乍到的郭业就不明不白无缘无故树了一个强敌，还是乡绅恶霸，这上哪儿说理去？

一想通透，不禁心中再次破口大骂。

麻痹，好狠的吴家，稀里糊涂被你们摆了一道，这是让老子硬生生背了一次黑锅啊。

郭业顿时千肠悔烂，百感纠结，暗暗怒骂自己的不清醒，我这是成得哪门子亲啊，早知如此，当时就该再坚持一会儿，死活都不出来屋了。

懊悔之余，郭业猛然抬头怒视着吴秀秀，一字一字咬牙道：“吴秀秀，你们吴家他娘的就是无赖，我，我，要.....退.....婚！”

“呵呵。”

吴秀秀带着青铜面具的脸颊微微一扬，奚落道，“晚了，如今天地已拜，高堂已见，东流乡十里八村的宾客都已观过礼，你是入赘的女婿，你有何资格退婚？要说退婚，也只有吴家才有资格这么做。不过，吴家这么做就不叫退婚了。”

郭业脱口问道：“叫什么？”

吴秀秀隔着青铜面具，眨巴着面具下灵动的眼眸，逐字逐字地说道：“休.....夫.....”

草，休夫？

一向大男子主义的郭业何曾受过这份嘲弄和侮辱，他娘的这就是往和尚头上打摩丝——欺负人嘛！

郭业一时无言以对，心里憋屈犹如滔滔黄浦江，一发不可收，眼眶赤红地目视着那张丑陋的青铜面具，咬牙切齿道：“吴秀秀，你欺人太甚！老子今晚就办了你们，非把你狠狠压在胯下猛干不可，即便得罪了刘家老子也够本了。”

说完猛然站起，张牙舞爪作势就要扑上前去。

疾疾数步，郭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已然奔到了吴秀秀的跟前。

吴秀秀怎么也想不到一向唯唯诺诺的郭业竟然会在这个时候发难，这可

不是当初约定结婚时候的那番恭谨了，慌乱之余立马从床榻边儿起身躲开了来，朝着两盏烛台的圆桌闪了过去。

呼~~

郭业气贯长虹，一记饿虎扑羊……

不过扑了个空。

但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郭业这么一扑也并非没有收获。

只听见，吧嗒一声，吴秀秀戴着的青铜面具被郭业的右手胡乱一抓掉落在地上。

郭业傻了！

烛光熠熠，

美人如玉。

青铜面具之下竟然藏着这么一张绝世的容颜。

国色天香？

沉鱼落雁？

郭业一时找不到匹配的饰词去描述她。

突然，郭业脑中不由浮现出一首诗来……

北国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对，就是这种感觉，清冷而孤傲，与此时的吴秀秀相比，貂蝉西施之流也不过尔尔。

更难能可贵的是吴秀秀白皙肌肤中透出来的手感倍加舒适，抚摸之下有着近乎吹弹可破的感觉。

郭业在挥落吴秀秀的青铜面具之后，右手竟然顺势搭在了香肩之上，五根手指正好抓着吴秀秀的香肩锁骨，因为唐代婚礼喜服圆领低胸的缘故，锁骨处肌肤寸衣不缕，正好暴露在外。

爽，真格儿爽啊！

郭业异常享受的摩挲着吴秀秀的锁骨，美人当前，感官刺激下，什么狗屁里正刘家，什么乡绅恶霸，统统抛之脑后。

圆领低胸，鼓鼓囊囊，郭业顺着锁骨手势下滑，缓缓，缓缓……

嘶……

郭业的右手戛然而止，半分都不敢再往下挪动，霎时抽了回来。

并非郭业正人君子不干趁人之危之事，而是此刻他明显感觉到有把尖锐的利器顶住了他的小腹。

郭业缓缓低下脑袋朝着自己的小腹位置看去，娘唉，都说色字头上一把刀，古人诚不欺郭业啊！

不过顶住他小腹的此刀却是一把明晃晃的——大剪刀。

而握着剪刀的双手赫然就是对面的吴秀秀。

此时的吴秀秀早已不复刚才的清冷孤傲之色，代替的是满脸煞气的神情，吴秀秀眼含戾色，寒声启口咬出一个字：“滚！”

大剪刀顶着小腹，只要再往前一寸肯定是肠穿肚烂，郭业受制于人只得双手展开以示不敢轻举妄动，而后嘴中不停地提醒道：“吴秀秀，你别冲动，冲动是魔鬼，我不动，我不动。”

你妹的，郭业心道，小便宜占了一半，大便宜近在咫尺，真是不甘心啊。



不过看吴秀秀这架势，今天是甭想在得寸进尺了。

不过来日方长，我就不信凭我郭业还劈不开你这座冰山吗？

到时候，哼哼……

见着郭业脸色隐浮促狭的笑意，在吴秀秀的眼中怎么看怎么淫荡，怎么下贱。

吴秀秀再次咬牙，微微将剪刀往前送进去一分，冷声喝道：“滚出去，以后你睡书房，未经我的允许，绝不许你踏进卧房半步。郭业，你我仅有夫妻之名，妄想再有夫妻之实。听清楚了吗？”

听着吴秀秀的喝骂，郭业本想仰着脖子大骂一声放屁，大呼一声休想，大喊一声老子吃定你了。

可是透过布衣儒衫扎到肚皮的锋利大剪刀可真不是闹着玩得。

背不住吴秀秀这小娘皮一发狠，给小哥来那么一下，史上第一穿越倒霉蛋，非郭业莫属了。

但是就这么夹着尾巴离开吗？

这也太他妈的跌份儿了，而且更是助涨了吴秀秀的这股张狂劲儿，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

小哥必须翻盘，必须挽回点面子，哪怕离开卧室也得潇潇洒洒地走，可不能这么窝囊地离去。

思前想后，郭业脑中千回百转，无意中斜视透过窗外瞥到了夜空中的那一弯明月。

擦，有了！

婊子爱钱妞爱俏，富家千金爱才子。

小哥今天就给你露上两手，否则不抄枉作穿越人了。

随即郭业提腿拍打了下布衣儒衫外的灰尘，一抖袖口双手负于背后，望了眼窗外，又看了眼此时还严防戒备着他的吴秀秀，缓缓摇头不无装逼地吟道：“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吟罢，再次摇头轻叹，悠悠转身落寞地缓缓朝着卧室外走去，走到了门口，不无惆怅地叹息了一声：“唉，可惜可惜……”

留给了吴秀秀一个孤寂的身影，月光映照下徐徐拔长。

听着郭业充满伤感的诗句，看着他离去刹那背影，吴秀秀双手一松……

咣当！

剪刀顺势掉落在了地上。

可是再想到郭业刚才那番混账的淫贼举动，吴秀秀又不由蹙眉嗤道：“诗是好诗，可惜了这人……”

再看出了卧室的郭业，一扫刚才落寞萧索的身形，转身对着卧室内吴秀秀虚空挥舞着拳头，仿佛充满了无限的战斗力一般兴奋自语道：“吴秀秀，来日方长，小哥就不信滚滚赤焰红唇，还劈不开你这座万年冰山……”

### 第3章黑锅找上吴家门

洞房花烛小登科，苦逼屌丝睡书房。

郭业在寂寞空虚冷的书房渡过了他穿越以来的第一夜，同时也在书房渡过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洞房花烛夜。

可惜可惜，秋风秋雨秋飒人，唯我郭业最苦逼。

书房内，郭业裹着昨夜春香送来的被子蜷缩成一团就这么睡了一夜，缓缓睁眼醒来，他奶奶的，腰酸背疼浑身都不自在。

正当郭业想着起身伸伸懒腰活动活动小胳膊小腿之时……

突然，从书房外头隐约传来一阵怒骂咆哮之声，郭业仔细聆听下，这声音貌似从吴家前院客厅方向传来。

声音有些尖锐沙哑，像是个小年轻儿人的声音。不过这小年轻儿怒骂咆哮的内容就令郭业有些听不下去了。

“吴老头，今天你要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我刘阿芒就不走了。”

“什么招赘纳婿，你随随便便找个哈皮瓜娃子来糊弄我刘家不成？”

“秀秀小姐，一个佃户家的娃子有啥好稀罕的，你赶紧把他给休了，嫁给你刘家哥哥我，好好享福哟。”

“什么？你不同意？好，你让郭家娃子滚出来，格老子的，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癞蛤蟆，撬了我刘阿芒即将到嘴的天鹅肉。”

……

……

麻痹，书房中侧耳倾听的郭业越听越不是滋味，这他妈都欺负到姥姥家来了，难道这个混球就是吴秀秀嘴里说的那个刘阿芒？

啧啧，没想到昨天刚替吴家背了黑锅，今天刘家就找上门来了，快如黑旋风，来得真够快的呀。

郭业按捺着性子，告诫自己别冲动，索性躲在书房里龟缩不出，将身上的被子重新裹了裹，嘟囔道：“二逼才会强出头。”

可就在郭业不准备摊这趟浑水之时，耳边却又传来吴秀秀对刘阿芒的冷喝声。

“刘阿芒，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你们刘家上下什么德性我还不知道吗？别以为你们刘家打的鬼心思我不知晓，哼，本小姐便是嫁猪嫁狗，招赘一个二傻子也不会称了你们刘家的心。”

紧接着，又传来阵阵刘阿芒恶毒的咒骂之声。

吴秀秀这话不仅令刘阿芒跳脚咒骂，同时也彻底惹毛了书房中的郭业。

他奶奶的，吴秀秀，你也太他妈欺负人了。

什么叫嫁猪嫁狗，招赘一个二傻子？

感情小哥在你心里压根儿就是个猪狗不如的二傻子啊？

我靠，这趟浑水小哥还真摊定了。

到了这时候，郭业算是彻底的动了心火，难道赘婿就这个待遇？靠，老子今天非雄起一把让你们瞧瞧。

打定主意，郭业唰的一下将被子掀翻在地，然后穿起鞋履正了正幪头，捋顺身上睡得褶皱的布衫，深吸一口气，而后大摇大摆走出书房，朝着吴家前院的客厅方向走去。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雄心万丈，就为跟吴秀秀这小娘们争上一口气，不想让吴家上下看扁。

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孔明附体，他定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非逼退那个混账的刘阿芒。

什么狗屁里正的儿子，充其量就是穷乡僻壤的小痞子，你妹的，你连官二代都算不上，你得瑟个球！

.....

.....

郭业雄赳赳气昂昂，穿过吴家大长廊，紧赶慢赶算是来到了前院的客厅门口。

刚一走到门口，就看见几个丫鬟和仆役躲在客厅外的各个角落偷偷观察着客厅内的情况，郭业见状，心中不禁好笑，这八卦党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无处不在啊。

郭业上前几步，刚想走进客厅，却被管家福伯伸手拦住，阻住了去路。

他不明所以疑惑地看着福伯，这是闹哪样？

福伯将郭业拉扯到了一个无人的角落，轻声劝道：“姑爷你这是干啥？这刘家的人来咱们吴家指名道姓的要见你，明摆着就是想借机闹事哩。你可不能进去，一进去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哩。”

郭业听着福伯的比喻，真心来气，感情你们吴家上下压根儿就没人正眼瞧过小哥？

前面有吴秀秀说我是二傻子，福伯你一个管家也把我看扁，说我是肉包子？

靠.....

郭业真想对着福伯比个中指，亲切问候一下他。

但是看着这个满脸褶子的老头对他也是出于关心，也就没有太往心里去，摆摆手婉拒了福伯的好意，朗声道：“怕个毛，人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我今儿个佛争一炷香，就是要让吴家上下里里外外都知道我郭业也是个带把儿的好儿郎。”

福伯听罢郭业的话，颇为诧异，姑爷言语粗鄙但是听着还真是挺带劲儿的，不过这刘家在东流乡可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特别是里正刘老赖，那可是阴损的老家伙，连老爷都要因为他里正的身份，顾及三分。

想及此处，福伯欲言再想劝住郭业。

谁知郭业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今天非要会一会正在客厅内撒泼的刘阿芒了。

只见郭业还未等福伯再说话，直接冲着客厅闯去，上前几步后又转头对身后的福伯灿烂一笑，说道：“福伯，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对付这个刘阿芒。”

说完之后，头也不回径直朝着客厅走去。

身后的福伯见着姑爷这份气魄和胆量，心里寻思道，其实姑爷这人不赖。

噌噌噌.....

三步并作两步走，迈过门槛，郭业闯进了客厅。

眼睛随意这么一扫视，客厅之上坐着一个富态的老头，身穿褐色绸子面

料的袍子，脸色不愉地自顾捧杯喝茶。郭业不用猜也知道，这胖老头就是他的岳父，吴家主人吴茂才。

吴茂才身后站着一个脸含煞气神情若冰封的美女，可不就是自己的假老婆吴秀秀么。

至于客厅右侧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的哼着小曲儿眼睛瞥着郭业的小子，应该就是里正之子刘阿芒了。

其实不用推测，看坐着的刘阿芒身后站着两个家丁模样，撸着袖子兼职打手的下人，显然此人正是刘阿芒无疑。

仔细打量了一眼刘阿芒这小子，二十啷当岁，穿着绸子面料的长袍，腹系涤丝腰带，倒也有点纨绔子弟的味道。

刘阿芒这小子五官平平，说不上高富帅，但好歹也是一村之长一乡之长的儿子即便不是官二代，怎么着也能跟富二代蹭着边儿，与矮穷挫三个字根本是绝缘的。

可是，郭业再在仔细一打量，我的个天，难怪吴秀秀这小娘皮宁可假结婚，宁可嫁猪嫁狗都不嫁刘阿芒了。

这尼玛怎么嫁？

刘阿芒这小子竟然长了一头大蒜鼻，而且还是粗毛鼻孔朝天那样的大蒜鼻，如果夜里黑灯瞎火粗粗一瞅，还以为是猪八戒投胎转世来了。

靠，竟然长成这幅损样，郭业见着刘阿芒这小子的德性，自信心瞬间爆棚，摸摸自个儿的脸颊，小哥的俊俏绝对能秒杀这猪鼻子插大葱的玩意。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但是你他妈出来吓人就不对了。

郭业心里不仅揣测，刘阿芒这小子喝稀饭的时候是到底是用嘴巴吃呢，还是用鼻子来吸呢？

难道跟猪吃食一样，吭哧……吭哧吭哧……

“哈哈……”

一想到这儿，郭业不由乐了。

喇喇喇……

笑声落罢，客厅全场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刚刚走进来的郭业身上，不过众人反应不一，尽不相同。

岳父吴茂才微微诧异，将眼神从手中茶杯上转移到了郭业这个假女婿的身上。

吴秀秀呢？

虽然诧异，但是更多的是有些不耐烦，寻思着，这个节骨眼儿你来干嘛？这不是添乱来的吗？

但是她也没有说话，而是心里盘算着如何将刘阿芒这讨厌的臭虫驱出吴家。

倒是刘阿芒，吭哧吭哧吸了两口粗气双手叉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仰头斜视郭业，轻蔑地奚落道：“你就是吴家招赘的那个佃户之子？”

郭业瞳孔微缩，心中腹贬，张口佃户，闭口佃户，佃户你妹啊，佃户招你惹你了，你个天蓬元帅猪八戒。

但是郭业宠辱不惊，有礼有节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承认自己就是吴家的女婿。

见着郭业承认，刘阿芒顿时来了劲儿，撸起袖子指着郭业的鼻子破口骂

道：“好你这头癞蛤蟆，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份量，爷们嘴边的天鹅肉也是你能叨的吗？难道你不知在东流乡的一亩三分地界儿上，刘家打个喷嚏都能让你郭家的破茅屋掀翻了房盖吗？”

“我靠！”二字不由从郭业嘴边脱口而出。

刘阿芒啊刘阿芒，你他娘一个村长家的瓜娃子，官二代都算不上，是谁给你这么不要脸的底气？难道是人至贱则无敌吗？小心风大闪了你丫的舌头。

郭业听着刘阿芒这番尖酸刻薄的话语，瞥了眼刘阿芒身后那两个家丁走狗不屑的眼神，再看了看吴秀秀和吴茂才两人有些怕自己招架不住刘阿芒的咄咄逼人，反而会替吴家跌份丢人的神情，郭业酝酿许久的小宇宙终于爆发。

郭业，右手抬起，竖起一指，食指！

竖起的食指轻轻左右一摇，而后改变方向直指得意洋洋的刘阿芒，用一种无视的眼神睥睨了一眼对方，奚落道：

“大言不惭的玩意，哪个王八蛋裤裆没捂住，偏偏把你给漏了出来？”

什么？

我草！还敢跟我叫板？

刘阿芒一听这话，脸色胀如猪肝，猛然感觉自己杵在客厅就跟裤裆里那根玩意被掏了出来一样，气得迎风瑟瑟发抖，瞬时冲着身后的两个家丁走狗打了一记眼色。

## 第4章知道大唐律例吗？

身后两家丁平日里随着刘阿芒在乡里作威作福，鱼肉乡民，主子这个眼神代表什么意思，还用明说吧？

不就是狠揍郭业这小子呗！

随即，两个家丁一左一右从刘阿芒的身后走了上前，作势就要逮住郭业，好好教训一顿。

“住手！”

“站住！”

霎时，两道声音在客厅中不约而同地响起。

前面一道声音是愠怒中带着娇斥，后面一道是雄浑中带着毫无畏惧。

前者出声之人无疑是吴秀秀这个假老婆了。

后者嘛，看着郭业单手向前一推止住两人的来路，很明显是他叫喊出来的。

吴秀秀寒霜罩面，还想说些什么，却被郭业一句自作多情的话给生生呛住了。

只听郭业对着吴秀秀镇定一笑，朗声道：“娘子，你先一边歇着，这种小事为夫自有办法应对。”

说完之后，还投个吴秀秀一个爱怜的眼神，惹得吴秀秀情不自禁打了个寒颤。

这个混账，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吃我豆腐，好，你既然要强出头，就让你先吃吃刘阿芒的亏，哼，混账。

嘴巴上占了一记便宜之后，郭业没有停止应对，而且对面的刘阿芒也不容许他继续和吴秀秀“打情骂俏”，一句娘子就已经让刘阿芒气得哇呀呀直叫了。

只见郭业继续伸着食指遥遥虚点刘阿芒，高声喝道：“刘阿芒，难道你想吃官司不成？”

官司二字一出，刘阿芒神情冷不丁一滞，但是却彻底镇住了还想上前来擒拿郭业的两个家丁。

吃官司？这年头，大唐盛世，吏治也算清明，老百姓除了怕天灾人祸粮食歉收外，就怕吃官司。

更何况这两个签了卖身契，没有人身自主权的家丁仆役呢。

万一真吃上官司，刘家父子不想惹祸上身直接将他们二人送进县衙，他们何苦来哉？这压根儿就是一场无妄之灾。

想着想着心里就有些怕了起来，顺带着连脚步都停了下来。

刘阿芒见状，心中啐骂，不争气的两个狗东西。

而后对着郭业说道：“你一个佃户之子也敢跟我谈吃官司的事儿？哈哈，真是好笑，我爹是里正，我县衙里有人，我有何好怕？再说了，我一偷二没抢三没杀人越货，我能吃什么官司？”

郭业一听这话，立马给刘阿芒再添二字印象：法盲。

这样更好，看小哥还整不死你！

随即郭业仰天哈哈长笑，笑得有些做作，故意直不起腰表示夸张，然后不屑地看着刘阿芒说道：“里正很大吗？不就是一个破村长。大唐官制，最低

从九品，里正排在从九品之外，连个衙门仆役杂胥都算不上，你还真拿你爹当盘菜啊？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傻鸡巴玩意。”

呃……

郭业还是话糙理不糙，里正在大唐官制里压根儿就是不存在的，充其量是个衙门为了治理地方临时设置的一个行政编制。

连朝廷官吏的最基本福利，月银俸禄都享受不到，真心算不上什么官儿。

唐朝时期的村长一流怎么能跟后世的村长比，动辄存款数百万小蜜三两个，出门代步是豪车。

大唐时期的村长说白了就是村民从村里宗族选出来的一个代表，主要职责就是跟县衙对话，或者帮县衙落实落实一些下发到村乡里头的公告。

里正里正，仅此而已。

趁着刘阿芒被呛得暂时发愣，郭业继续下猛料道：“你说你一没偷二没抢三没杀人越货就不算犯法了？听说过大唐律例吗？你今天已经触了大唐律例中的两条法规，你知道吗？”

刘阿芒被唬得一愣，咋还整出一个大唐律例来。

大唐律例是存在，但是当时印刷工艺的落后，还做不到民间百姓人手一本的程度。

所以，即便刘阿芒听说过，但也不可能逐字逐字去对校。

但是，他不能在郭业面前认怂说不知道啊，如果他一个里正的儿子没读过大唐律例，而郭业这个佃户家的娃子却能如数家珍，这不是跌了他刘家的脸面吗？

于是乎，刘阿芒傻不拉唧地点点头，哼道：“自然听过，而且还熟读过，我刘家是什么身份，小子，你别忘了，我衙门里有人。”

靠，这么快就上套了？

郭业做梦也想不到刘阿芒这小子是个混不吝，愣是往套野猪的笼子里头钻，这不是作死的吗？

既然你要打肿脸充胖子，老子就成全你。

随即郭业再次高声冷喝道：“第一，你未经吴家主人允许，冒然带着家丁闯入吴家客厅，这属于私闯民宅；第二，你明明知道吴秀秀已经与我成为夫妻，但是你依然对她纠缠不休，这属于调戏良家妇女罪。此时光天化日，吴家上下一千人等都可作证，闹上公堂容不得你狡辩。刘阿芒，你知道两罪并罚，是一个什么结果吗？”

当郭业说道这儿，刘阿芒不由得向后退了一步，听着对方说得头头是道，又加上自己压根儿就没读过大唐律例，小法盲一个，心里不仅忐忑了起来。

难道我真的触犯了大唐律？两罪并罚到底会怎么样？刘阿芒心中打鼓，但他不可能傻逼呵呵地去问对面说得口沫飞溅的郭业，不然不就露馅了吗？

心乱如麻，身边没个狗头军师出主意，刘阿芒不禁又再次向后退了一步。

郭业见状，这小子在短短间隔连退两步，可见心里有些发怵，索性直接揭晓答案给刘阿芒下最后一记猛药，悠悠说道：“两罪并罚，先打一百棍杀威棒，如果棍棒之下还有命在，则流放三千里，不死不休。除非是皇帝下旨大

赦天下，否则，哼哼，你这辈子都要在天涯海角吃糠咽菜喝西北风。”

啊……

噌噌噌，刘阿芒再次连退数步惊呼一声怦然落座，回了椅子上，不过这次没有再翘二郎腿，而是双手死死把着椅子两边扶手，竭力让自己坐得端正不要让郭业看出端倪来。

可他现在这般屁样，还要装吗？连门外看戏八卦的丫鬟仆役们此时都看出了胜负输赢，刘阿芒这个乡中恶霸被姑爷三寸不烂之舌给活活说得瘫坐在椅子上了。

丫鬟仆役们心中纷纷猜度，原来咱家姑爷真格儿懂得如此多啊，啧啧，连大唐律例都能如数家珍，这是县里那些大老爷们才会的本事呢。

甭管外头怎么嗡嗡议论，落了下风的刘阿芒脑子里始终盘旋着“一百杀威棒，流放三千里”这十个大字。

如果大唐律例真是如此讲，那么今日的纠缠就真的有些划不来了。

看郭业这小子眉飞色舞的神情和滔滔不绝的言辞，这大唐律例一事貌似没有作假啊。

可气的是自己又没看过这个劳什子大唐律例，压根儿容不得自己也没胆气去以身试法。

心中最后权衡一番后，刘阿芒打定了主意先回去打听打听这大唐律例是怎么回事再说，万一郭业这小子没有信口雌黄，那二逼才以身试法呢。

随即将满肚子的火气撒到了身边两个家丁身上，只听刘阿芒怒骂道：“你们两个瞎眼了吗？不会将本少爷扶起来吗？”

可能这小子突然被郭业这么一冷吓，双腿有些发虚抽筋站不起来了。

两名家丁一左一右将刘阿芒扶了起来，右边的家丁弱弱问道：“主子，咱们现在干嘛去啊？”

啪！

话一出口，立即招来刘阿芒的一大巴掌，直接扇得这小子眼冒金星。

真是没眼力劲儿，自己找抽来的吗？这话赶话，愣是往刘阿芒的伤口上挠。

只听刘阿芒喝骂道：“还呆在这儿干嘛？等着丢人现眼吗？没用的奴才。”

说着在家丁的搀扶下缓缓走出客厅，走出客厅门口的那一刹那，再次恨恨地看了一眼面露胜利笑容的郭业。

怨恨不小啊！

郭业看着刘阿芒这小子的神情，知道这事还没完，只能够暂时唬他一下，没准过个三两天，这小子回过味儿来指不定还得上门纠缠不清。

不过小胜即大威，今天他郭业这一举动，无论是在吴家父女，还是在吴家的丫鬟仆人面前，都算是露了脸面。

足以大振他郭业的男儿雄风了。

待得刘阿芒离去，客厅外头看戏八卦的丫鬟仆役们也纷纷偷摸离去，省得被吴茂才见着又是一番臭骂。

不过吴茂才此时看着郭业的眼神瞬间变了，郭业对峙刘阿芒，他是从头看到尾，中场都没有休息过。无论郭业所说的大唐律真假与否，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件事中他看到了自己这个假女婿的诡诈和急智，啧啧，并非如



早先入赘之前所了解的那样啊。

本以为想招赘一个比较受控制的女婿，徐徐渐进，好让将来女儿独掌吴家产业。

看来，这个女婿也不简单啊！

这个奸猾小子将他整日放在家里，时间一长反倒不妙，看来应该在外头谋个差事将他支使出去才好，花点钱也值得呀！

至于吴秀秀呢？

看完这一幕之后，要说不震撼那是假的，一向令她不胜其烦的刘阿芒竟然就这么轻易地被郭业打发走了，看来恶人就需恶人磨啊。

仅仅一天一夜不到，郭业在吴秀秀的心目中已从色胚子混账瞬间上升到了恶人这个级别。

郭业看不管吴家父子心中到底如何作响，反正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就这样吧，退场！

随即转身挥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大摇大摆哼着小曲儿，深藏功与名，轻快洒脱离去，装逼范儿一出，惹得后头的吴秀秀连连翻着白眼。

吴茂才看着女儿的异样神情，不明所以，随口问道：“秀秀，跟爹爹说说，你是如何看郭业这小子的啊？”

吴秀秀被父亲这么突兀一问，怔怔许久，心中寻思该如何回答父亲的问题。

## 第5章郭业要争气

走出了客厅，丫鬟仆役们早已纷纷离去，但是管家福伯还在呀。

福伯看完刚才郭业出彩的一幕，特别是刘阿芒那混球狼狈离去的那一瞬间，太他娘的解气了。

吴家，刘家，可是在东流乡斗了几十年的老冤家，一直难分输赢。

见着郭业这位姑爷走出来，福伯巴巴跑了上前，对着郭业笑眯眯地竖着大拇指赞道：“姑爷，好样的。”

郭业猜测后面吴秀秀还在远远看着他的身影，不敢太过得意忘形，保持着矜持对福伯腼腆一笑，然后弹了弹肩膀上的灰尘，轻声说道：“这不算什么，小儿科而已嘛。”

福伯继续问道：“姑爷，你真的熟通大唐律例？这可是了不得本事哩。”

郭业闻言一怔，心道，鬼才知道大唐律例长什么样。

不过他也没有对福伯过多解释，而是轻飘飘地远去，身形还是那么的洒脱和自然，微风轻拂下，迎风而上衣袂飘飘，有股子名士风流的味道。

见着郭业没有说，福伯也不往心里去，心中赞道，姑爷果真不赖。

经过今日小风波，冲着福伯的这份态度，郭业敢打包票，至少在吴家大院的仆人丫鬟还有老管家的眼中，他这个上门的女婿在名义上已经奠定了自己的位置。

接下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赘婿美好日子也许正翘首以待等待着他郭业的到来……

第二日，

第三日，

第四日，

连着四五天，郭业的确过得都非常安逸与舒适。

之前客厅狠踩刘阿芒借机立威，再加上郭业灵魂来自后世的缘故，在下人们面前从来不端架子，所以短短几天时间，就与府中下人丫鬟们厮混成了一片，人气指数水涨船高。

隐隐约约貌似要盖过吴秀秀这个根正苗红的吴家大小姐。

虽然吴秀秀从那天之后就没有再与他同桌吃过饭，同床就过寝，但是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到在吴家如鱼得水的郭业，过着优哉游哉的日子。

这一日，风和日丽，秋风徐徐吹拂着后院花园的柳树，枝叶摇摆，飒飒作响。

“哈哈……”

突兀，秋风袭人的后院中传来一阵哄堂大笑，有男有女，人数指定少不了。

这几天如果在吴家里头关注过八卦新闻的人都知道，这个午饭后的时间段，肯定是吴家姑爷——郭业又在讲故事说笑话了。

福伯已经兴匆匆地提着小马扎大小的凳子朝着后院花园的方向奔去。

跑到那儿定睛一看，嚯哦，柳树下，摇椅上，郭业正悠哉悠哉坐着一边摇摆，一边兴致勃勃地讲着故事。

十几个丫鬟和仆人将郭业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可见最近吴家这位新姑爷的人气指数之高。

仆役们蹲地听着故事，丫鬟们也都没闲着，有的拿着蒲扇站在郭业身后徐徐扇着凉风，有的则替郭业吹着肩膀，怎得一个舒服了得？

福伯凑身过去没有声张，将小马扎放到地上悄无声息地坐了下来，竖着耳朵听郭业讲着故事，生怕忘记了一个情节片段，回头不能跟小孙子复述。

不是福伯童心有趣，而是郭业讲得故事闻所未闻，听得他家里头的那个小孙子欲罢不能，他每每回家不讲上一小段，他家那个顽劣的小孙子非倒地打滚，撞墙撒泼不可。

郭业见着自己在吴家的粉丝也来得七七八八，随即轻了轻嗓子，朗声道：“好啦，刚才咱们讲的是一个骗子卖拐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自信，不能光听别人忽悠，听风就是雨的，否则被人卖了你们还替别人数着钱呢。”

很明显，郭业把赵本山和范伟的《卖拐》带回了古代，带到了李世民贞观之治下的大唐盛世——贞观三年。

这几天，郭业每每讲一个故事或者笑话，无论是相声小品野史趣闻，还是西方的《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一千零一夜》，都会顺带讲出一小段自己精彩的见解和为人处事的道理。

听得吴家这些粉丝们连连追捧，将他奉为偶像一尊，潮人一枚。

听完《卖拐》之后，不少蹲地的仆役纷纷议论，不是说老范傻不隆冬，就是说老赵缺了大德，一一给予置评。

接着，郭业看了眼等待焦急的吴家丫鬟女粉丝们，悠悠说道：“好啦，下面就讲一则青蛙王子的故事，总不能顺了哥情失了嫂意吧？”

“耶……”

郭业话音一落，早已等得焦急的丫鬟们逐一雀跃了起来，相比于吴家这些男仆们，她们更愿意听一下忠贞不渝，可歌可泣，千回百转的情爱故事，哪怕是虚构的也好，总得不时慰藉到她们那颗寂寞的心灵和对美好爱情的憧憬。

谁家少女不思春，腐女与八卦党一样，何时何地都是存在，哪怕一千多年的大唐盛世，也无处不在。

郭业微微从摇椅上坐起，示意雀跃欢呼的丫鬟粉丝们肃静，然后喝了口小石墩的茶水润了润嗓子，开腔道：“话说在西方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有一位……”

陡然，花园外头传来一记娇斥声：“闹闹哄哄，都不用干活了吗？”

凭郭业这几日在吴家摸爬滚打的熟悉，不用回头他也知道，喊话之人就是吴秀秀身边的贴身丫鬟——春香。

整个吴家大院中，就这个臭丫鬟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没有成为他郭业的铁杆粉丝。

尽管如此，郭业也是对春香没辙，谁让人家摊上了吴秀秀这个根正苗红的大小姐呢。

春香缓缓走来，看着蹲地的仆役，扎堆的丫鬟们压根儿就没有离去的意思，脸上不由失了面子，腮帮一鼓瞪眼呵斥道：“大小姐说话了，如果你们不好好干活，成天扎堆瞎混，这个月的银钱谁都甭想拿到。”

啊……

这话一出，仆役和丫鬟们纷纷脸色慌乱不由齐齐惊呼的叫了一声，然后

纷纷起身朝着各自的方向一哄而散，不消三息时间，人已经跑得没影儿。

郭业再次被自己所谓的粉丝们惊呆了，你妹的，就这么不讲义气？

这他妈拿来是铁杆粉丝啊？她们就是一些僵尸粉啊。

而吴秀秀就是那个测粉器，她一句话直接让他郭业的粉丝唰唰唰掉得干净。

郭业看着身边人去鸟不留，刚才熙攘情景不复，唯有老管家福伯还在，真是人情冷暖啊。

郭业心中暗怒，好你个吴秀秀，你就是不想老子过得安生，要从根子上直接毁了老子的安逸生活啊。

春香跟福伯这位老管家欠欠身问了声好，然后走到郭业面前再次道了一个万福，说道：“姑爷，小姐已经在吴家大门口了，她让婢子给您报个信儿，让您赶紧回房换身干净衣服就来吴家大门口。”

说完，也不顾郭业有没有听清楚，有没有回复，径直转身离去。

气得郭业在春香背后挥舞双手直挠爪。

“咳咳，唉……”

福伯见状，轻咳两声叹了一口气，然后对郭业语重心长地说道：“姑爷，你不要怪春香，也不要怪刚才那些下人们，他们在吴家无非就是为了讨碗饭吃，每个月领点微薄银钱去养家。如今他们的衣食父母是小姐，可不是你哩。您说他们犯的着为了你去得罪大小姐嘛。”

说完，敲了敲从小马仔上微微站起的发酸双腿，单手拎起小马扎也转身离开了郭业，忙活吴家上下之事而去。

郭业知道福伯这是在点醒自己，是啊，吴秀秀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我郭业只是在吴家混吃混喝的女婿，我算个屁。

说着又摸了摸自己的袖子和腰间，空空无一物，钱袋子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郭业不由仰头一叹：“钱是英雄胆，身上无钱连自己都心慌慌，寸步难行，更别说笼络人心取得他人信任了。妈的，我一定要找份差事赚银子，绝不能再仰着吴家父女的鼻息过日子了。”

感叹完之后，第一时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简单梳洗了一番朝着大门口跑去。

过了一会儿，郭业火急火燎就赶到了吴家大门口，他可不想因为迟到什么的，又被吴秀秀这个臭丫头抓住什么痛脚。

就在刚才花园那一刹那，他想通了，他觉得好男儿就要隐忍，积蓄实力，到时候一发冲天，直接将吴秀秀这个小娘皮掀翻在床，狠狠……

可一到了门口，郭业彻底傻眼了，一辆骡车，车厢装修的倒是别致，看这车厢大小，估摸能做个三两人吧，听着车厢内的声音，好像是吴秀秀和春香那臭丫鬟。

而骡车旁边则是一头半人高的毛驴，皮毛金黄，竖起两只长耳“嗝啊，嗝啊，嗝啊”直叫，一边没心没肺叫着一边咕噜着两只驴眼冲着郭业这边瞅来。

被毛驴这么黑眼珠子一瞅，郭业心里暗赞，好灵气的一头驴。

再撸了一眼毛驴边儿上的骡车车厢，心道，吴秀秀叫人请我过来，又叫我换新衣裳，这是要耍什么幺蛾子？

## 第6章近乡情怯

郭业看了眼骡马尾巴不停摇摆驱赶着趴在屁股上的牛虻，心里一阵嫌恶。

又是骡马，又是驴，看这架势是要出门啊。

要知道，在大唐年间，马匹无论是民用马，还是战马，都是作为战略物资储备的，特别唐太宗的贞观年间，大唐的战马资源更是紧缺，不像死对头突厥人那般有着天然的牧场，动不动就是骑兵数十万。

在中原大唐，即便哪个官宦人家拥有几匹马儿，都要到当地衙门报备，丁点都容不得你马虎。

所以，像东流乡吴家这样的土财主，即便没有马，但是能够拥有几匹骡马和毛驴作为代步，那也算是一乡的土豪了。

郭业感叹一番之后，心里狐疑地朝着骡马车走去。

可人还没靠近车把式那儿，却被从车厢中钻出来的丫鬟春香跳脚给拦住了。

只见春香伸开双臂拦住了郭业的去路，阻道：“姑爷止步，小姐说了，你骑那头驴赶路。”

郭业一愣，靠，言下之意就是吴秀秀和春香这个臭丫头做骡马车厢里头呗？

看来吴秀秀是不想让自己上车同乘啊。

随即郭业白了眼春香，也不搭理她，而是冲着车厢里头嚷嚷道：“既然不稀罕跟我同车，那叫我来干啥？哼，要去你们去，小哥不稀罕。”

说着，扭头就想走，今天憋了一肚子气，压根儿就懒得再受这份闲气。

突然，车厢内响起了吴秀秀清泉潺潺的声音：“郭业，你入赘吴家也有些日子了，按着规矩，我也该陪你回趟郭家，见见两老了。”

呃……

郭业顿时傻帽，听吴秀秀这意思，原来是想陪自己回郭家省亲啊。

他之前脑子里盘旋过数个念头，原以为吴秀秀是想让他陪同去郊外游玩，或者去附近的寺庙拜佛烧香，或者去走亲访友。万万没想到，吴秀秀会主动提出陪同自己去见他的父母家人。

虽然此父母非彼父母，但是对如今的郭业来说，大泽村那两位老人和小妹却是与他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人。

是啊，该回去见见父母和小妹郭小蛮了。

一念及父母和小妹，郭业顿感脑子里隐约抽着疼，也许这是这具身体的主人“郭业”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残存记忆了。

视财如命的父亲郭老憨，唯命是从的母亲郭柳氏，还有古灵精怪可爱至极，还未过十四岁的小妹郭小蛮。

要见的，始终是要见的。

思绪过罢，郭业目光复杂地看了一眼车厢，心道，吴秀秀这小娘皮也许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惹人烦厌。

随即隔着车厢对着吴秀秀嘟囔两声，然后朝着毛驴的方向走去。

至于嘟囔什么，车厢内的吴秀秀也许没听见，但是郭业身边的丫鬟春香却是听得倍儿清楚，分明就是“谢谢”两个字。

而后春香招呼赶车的吴家车把式，吩咐了一声大泽村，便又重新钻进了车厢之内。

兴许又陪着她家的小姐说着贴己话吧。

而郭业呢，则显得有些狼狈。

上辈子骑过自行车，骑过摩托车，这还真是第一次骑毛驴。

好在小毛驴温顺听话，没有犯倔，待得郭业费好大劲爬上去之后，小毛驴“嗝啊……嗝啊嗝啊……”叫唤了几声，然后老神在在地跟着骡马车后面缓缓迈着小驴蹄向前跑去。

大泽村是东流乡的一个小村落，仅有五十来户人家，离吴家所在的东流村只有一二十里地儿。

约莫过了一个多时辰，天色已近黄昏，郭业和吴秀秀一行人又是毛驴又是骡马车的抵达了大泽村村口。

一进村口，袅袅炊烟从各家各户的烟囱徐徐腾起，差不多到了吃晚饭的点。

“得儿……得儿……得儿……”

郭业骑着小毛驴缓缓放慢了速度，心里没来由的忐忑了起来，兴许这就是所谓的近乡情怯吧。

前头骡车也稍稍停了下来，丫鬟春香掀开布帘探出脑袋对后头的郭业喊道：“姑爷，小姐说快到郭家了，让你先上来车厢里，省得亲家老爷和亲家夫人看出什么端倪。”

郭业神情一怔，吴秀秀邀他上车同乘，无非是想让自己的父母安心，让他们觉得自己倒插门进吴家没有受半点委屈，没想到这小娘皮的心思还挺细腻的，心中不由生起了些许暖意。

瞬时，刚才那种忐忑的近乡情怯之情被吴秀秀让春香代为通传的这番话一扫而空，豁然开朗了起来。

下了毛驴，将毛驴的牵绳拴在骡马车的辕桅上，郭业轻轻一蹬车钻进了车厢。

啪……

外头赶车的马夫一甩马鞭，骡车开始驰动，车厢内猛然一震。郭业还没看清车厢内的布景，人已经向前趑趄扑了上去。

喔，好软。

被震抖扑倒在地的郭业双手抓着两团柔软的似麻似酥的玩意，心中情不自禁呻吟了一声。

“松手，滚开！”

吴秀秀寒蝉若惊，冷声呵斥。

借着车内小油灯微弱亮光，郭业终于知道自己扑在谁的身上了，也知道自己的双手抓住了什么。

这次真不是故意的。

吴秀秀呵斥完之后，也没有再行发作，郭业心里清楚，这小娘皮在极力抑制心中的愤慨，成全自己即将到家的面子。

随即，他赶紧爬起身子，见好就收，心虚地不敢去看吴秀秀的神情眼色，慌忙挪动屁股挤到了春香的那边。

谁知春香这臭丫鬟一见郭业挤来，立马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捂住胸口像

只受惊小兔一样窜到了吴秀秀的那一侧，戒备心十足的盯着郭业。

正好被郭业瞧个正着，他奶奶的，竟然把小哥当成了危险人物，色狼胚子，靠，老子要色也不会色你这个臭丫鬣吧。

随即，他果断地闭嘴不言语，将头枕在车厢壁上微闭双眸，想象着一会儿回到了郭家如何去应对父母和小妹。

进了村口，绕了三两条小路，车厢外面偶尔传来几声稚龄小童在路边玩耍的嬉闹声，还有各家各户父母呼喊孩童回家吃饭的呐喊声，同时，犬吠鸡鸣之声不绝于耳。

乡村之色，身为浓郁。

不消一会儿，骡马的速度缓缓变慢，最后停住了脚步。

外头赶车的马夫冲里头喊道：“小姐，姑爷，到了哩。”

到家了？

郭业假寐的双眼一睁，春香已经麻利儿地钻出了车厢，跳下了骡马车，在外头喊道：“亲家老爷，亲家夫人，我们家小姐和姑爷回来省亲了呢。”

一声吆喝之后，立马又从外头传来一声稚嫩的娇喊声：“爹，娘，我哥和我嫂子回来了，你们快出来呀。”

紧接着，几声嘈杂的脚步声渐渐靠近骡马车，人未到声音已经先至。

“来了，来了。”

“感情是咱们家娃儿和吴家小姐回来省亲了，老婆子，你倒是快点呢。”

一男一女的两记老态的声音，沧桑老态的声音中透着一股子意外和喜庆。

难道是父亲郭老憨和母亲郭柳氏？刚才那道稚嫩的声音，兴许就是自己的小妹郭小蛮？

听着外头声音，吴秀秀已经开始挪动，躬着腰身尽透玲珑的曲线缓缓走出车厢，到了车厢门止住了脚步，突然转头看了眼郭业，问道：“怎么？连自己家门都不敢进了吗？”

说完之后，又对车外头的春香吩咐道：“春香，将车里的东西拿下来，这是我特意带来孝敬公公婆婆的。”

一句孝敬公婆说得那么婉婉自然，听得郭业心中再次暖洋。

外头春香嗯了一声，同时也传来郭老憨摩拳擦掌连称使不得，吴家小姐太客气之类的话，言语中透着几分恭谨。

郭业知道即便再是近乡情怯，此时也要下车了。

管他呢，这一世，他就是郭业，佃户郭老憨之子，郭业。

连吴秀秀这个假媳妇都要见公婆了，他这个当为人子之人又怎能避而不见呢？

既来之，则安之吧。

于是乎，缓缓起身，人还没钻出车厢就冲外头喊道：“爹，娘，小妹，我回来了。”

声音落罢，人已经钻出车厢，蹦达了下来。

可就在蹦达下骡车之时，映入眼帘的一切却让郭业再也提不起雀跃的心思了。

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令郭业怔怔失神……

## 第7章识大体的吴秀秀

本来还想佯装久别重逢后的那股子兴奋劲。

可看到的一切却让郭业的眼眶不禁湿润，鼻头情不自禁酸涩起来。

父亲粗布麻衣，佝偻着身子，满是笑意的脸上布满褶皱，如刀劈斧削一般沟壑鲜明；母亲则是穿着件打满补丁的对襟褂子，手足无措地看看吴家小姐，又满心渴望和慈爱的看看郭业。

篱笆小院中有个瘦弱的小女孩身穿一件满是污渍的衣衫，手拿一把斧子，看着院落里一地的柴禾，应该是她今天新劈的。

郭业竭力抑制酸涩的泪水夺眶而出，心中呐喊道，这就是我的父母，我的小妹吗？

郭业的思绪瞬间飞到了前世，当年他也是来自农村，父母含辛茹苦供他上学，直到大学毕业后自己找到了工作，想着能够赚钱养家孝敬父母之时，父母却因为年迈体衰纷纷辞世。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遭受前世父母纷纷辞世打击的郭业，在进入单位之后，并没有发挥出在学校的才华横溢，而是养成了得过且过的性格，以至于蹉跎在单位基层混日子。

也许是阎王爷可怜郭业的那份孝心，让他灵魂附体重新转世，再给他一次当为人子的机会。

成功的人向来都不是在等待机会，而是擅长抓住机会。

郭业不外如是，见着今世家中父母小妹惨淡的一幕，郭业狠狠握紧拳头心中暗暗赌咒发誓，即便是为了他们，为了小妹，我也不应该再过着这种混吃等死的日子了。

父亲，母亲，小妹，你们给我点时间，我郭业定要让你们过上富足安逸的日子。

“娃儿，愣着干嘛，赶紧领郭家小姐进屋啊。”

郭老憨上前推了一把傻愣发呆的郭业，提醒道。

郭业诧然惊醒，进屋？

篱笆小院里有两幢小屋，两幢四周墙壁用烂泥土堆砌而成，屋顶用木头和茅草铺顶而成的茅草屋。

这也许就是郭家唯一拿得出手的不动产了。

见着两幢茅草屋，不仅郭业诧异，就连吴秀秀和丫鬟春香都惊异万分，没想到郭家穷到这个份儿上了。

郭老憨见着吴秀秀等人目露惊异，不好意思地搓着手笑侃道：“那啥，吴大小姐莫见怪。吴家给的彩礼钱给的挺多，俺们想着明年再翻新屋的，这次真是委屈大小姐了。”

郭业的小妹郭小蛮灵巧的跑到吴秀秀跟前，丁点不怕生人，对着吴秀秀喊道：“嫂子，我爹没有说谎哩，他已经找村里的匠人商量盖新屋的事儿了。明年你跟我哥再回家，肯定能住上新房呢。”

吴秀秀听着郭小蛮的话，不仅喜欢上这鬼灵精的丫头，不由伸手摸了摸她的头。

谁知郭小蛮轻轻摇头一躲，脆声道：“嫂子不要摸，我身上衣衫脏，莫要



污了嫂子的手。”

吴秀秀乍听心中一酸，也不顾郭小蛮的闪躲，径直将她拉近身边摸着她的满是草灰木屑的头，轻声说道：“不脏，小蛮干净着呢。咱们回屋吧。看看嫂子给你带什么礼物来了。”

然后又对郭老憨和郭柳氏说道：“公公婆婆，以后不要叫我什么大小姐了，我是郭家的儿媳妇，你们就叫我秀秀吧，我父亲也是这么叫我的。”

郭老憨还是可劲儿搓着手，连连摇头称着如何使得，使不得。

郭柳氏则是很本分地跟着郭老憨身后，附和着使不得。

郭业看着父母和小妹，听着刚才的一幕幕，心中如老鸦啼鸣般酸楚无比，不断告诫着自己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出人头地。

他知道今天吴秀秀的种种表现已经给足了自己的面子，尽管对方兴许并非真心，多数出于敷衍，他都心中感激莫名。

于是对着父母和小妹打圆场说道：“爹，娘，秀秀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叫吧，儿虽入赘吴家，但我岳丈也一直拿我当半个儿子来看待，从未厚此薄彼亏待了我。”

说完之后，左手拉着郭老憨，右手抓着郭柳氏的手臂，径直走向了茅草屋。

吴秀秀一边摸着郭小蛮的脑袋，一边却是对进屋的郭业高看了一眼，她还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如何对郭业吗？郭业在他们吴家父女眼中顶多是个幌子而已，哪里真当他是半个儿子了。

莫非郭业因为自己刚才这番作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吗？

吴秀秀也无暇细想，吩咐春香别忘了将车上那些从吴家带出来的礼物搬进茅草屋，然后搂着郭小蛮的孱弱小肩膀走进了茅草屋中。

进屋之后，整个屋内除了一张饭桌就是一张大床，其他的也就几个寥寥可数的圆凳。

郭业总算见识到了什么叫做一贫如洗，什么叫做家徒四壁。

郭业，郭老憨，还有吴秀秀三人在屋中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而郭小蛮则陪着老娘郭柳氏跑到了房屋外的灶台开始做起了晚饭。

一时间，大米饭的香味传进了屋内，令郭业食指大动，这种大米饭香味，即便是吴家的大鱼大肉，也无法比拟。

过了一会儿，在屋里头向吴秀秀问东问西的郭老憨被郭小蛮和郭柳氏神秘地叫了出去，郭业不知道老爹出屋干什么。

见着老爹出去后，屋里头只剩下郭业和吴秀秀二人。

这是郭业自从在吴家洞房花烛那一夜之后，首次与吴秀秀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霎时，屋内的气氛有些尴尬了起来。

一开始吴秀秀和郭业都是坐在床沿儿边上，不一会儿，吴秀秀就有些不自在地站了起来，走到饭桌边找了个圆凳坐了下来。

郭业尴尬一笑，洞房花烛夜那晚上的吃豆腐，包括今日在车厢内的无心之失，都给吴秀秀造成了色狼胚子的印象。

不过他也不怪，谁让二人压根儿就是假结婚没感情呢，吴秀秀提防着他纯属情理之中的事儿。

一时间，屋内无话，气氛更加的诡异尴尬。

没话找话的郭业只得对着吴秀秀说道：“今天的事儿，谢谢你了，我承你的情。”

吴秀秀微微轻启粉红檀口，有些惊讶，不过脸色瞬间恢复了平淡，摇头说道：“不客气，名义上你是吴家招来的女婿，我陪你回家省亲实属常理。”

一听女婿二字，郭业自嘲一笑，然后说道：“你知道我指的不是这个。”

然后用手指了指饭桌上大包小包的礼物，有瓜果糕点，有熏鸭腊肉，有绸缎布匹……

吴秀秀当然知道郭业指的是她这次过来对郭家人的态度，也没有放在心上，不以为意地说道：“你的爹娘不错，我对她们好无需用你来谢，再说了，上次刘阿芒之事，如果不是你出头将他诈走，兴许还要费上一番水磨的功夫。”

一说到刘阿芒，吴秀秀兴许想起了自己诓骗郭业入赘吴家的事儿，也觉得挺不地道，情不自禁地垂下了脸颊，微微泛起红晕。

生怕对面的郭业发现似的，一直没有抬头。

郭业刚想说话，突然传来郭小蛮一阵雀跃的叫喊声总算替吴秀秀解了围。

“开饭咯，开饭咯，哥哥嫂嫂，今晚的晚饭真格儿丰盛哩。打出生以来，我就没见过咱们家做这么多菜呢。”

说完，掀开门口的帘子，郭小蛮帮衬着郭柳氏和郭老憨接连不断地端进来一盘又一盘的菜肴。

有鸡有鸭，有鱼有肉，还有一些山里头的野味，满满当当十来盘摆上了桌。

看着那些个盘子颜色不一，大小不同，郭业暗中猜测可能郭老憨刚才出去就是向周围邻居东一个西一个借盛菜的盘子去了。

这年头的农村，谁家会置办这么多的碗碟菜盘呢。

满屋子的菜香味盖过了刚才灶台边传来的饭香味，咕咕……郭业闻着沁人心脾的香味，真是饿了。

郭老憨白了一眼儿子，然后招呼吴秀秀道：“大小姐，哦不，秀秀，吃饭了，就是菜不多，怕招待不周哈。”

吴秀秀看了眼满桌子的饭菜，露出一股很满意的笑容，轻声赞道：“已经很多了，公公婆婆的手艺真是好。”

一旁的郭小蛮则是跳脚叫着：“还有我呢，我有帮忙了的。”

吴秀秀拿来两个碗，一个夹菜一个盛饭，然后递给郭小蛮，交待道：“嫂子知道小蛮有本事，来将这两碗饭菜送给外头的春香姐姐，让她好好吃饭。”

郭小蛮听着吴秀秀的夸赞，面露喜色，一手端着一个碗儿猫腰滋溜一声跑出了房屋。

别看春香在吴家怎么咋呼，怎么得吴秀秀的信任，但是身份始终是个丫鬟。

所以，今晚破落的吴家招待回门的郭业和吴秀秀，她是没有资格进来吃饭的。

好歹人家是公公婆婆，儿子儿媳，小姑子，怎么着都是一家人。

接下来的这顿饭吃的就有滋有味了，这边帮忙夹菜，那边帮忙盛饭，咋眼一看简直就是一个父慈子孝儿媳贤惠的经典画面。

一段回门饭终于吃完，郭柳氏起身收拾起了碗碟和空盘，吴秀秀本意想着起身帮忙收拾，可被懂事的郭小蛮给按了下去，说嫂子是贵客，这种粗活小蛮会干。

然后屁颠屁颠地帮着郭柳氏收拾和洗刷碗筷去了。

兴许是路上的颠簸劳累，正襟危坐陪着郭老憨说话的吴秀秀冷不丁掩嘴打了个哈欠。

郭老憨虽然叫老憨，但是为人不憨，相反还很有眼力劲儿。

他知道儿媳妇可能要困了，于是直接说道：“天色不早了，今晚你们小两口就睡小蛮那屋吧，小蛮那丫头跟我和她娘一起睡。”

啥？

这话一出，不仅吴秀秀面露惊惶，浑身泛起一层严寒，就连郭业都没坐住差点一屁股摔在了地上。

见着小两口如此诧异，郭老憨不知怎么回事，连忙解释道：“知道大户人家的小姐爱干净，不用担心，小蛮那屋的被子和褥子都是我刚刚新买的，新着呢，赶紧去吧。”

然后又对郭业吩咐道：“娃子，灶台上烧了热水，回头给你媳妇端一盆进去烫烫脚，深山老村下半夜容易发寒，烫烫脚舒服，好睡觉。”

吴秀秀彻底被郭老憨的话给镇住了，心中念叨，这怎么可以？

郭业也是满脑子的浆糊，吴秀秀心里怎么想他如何不知道？但是看着老爹和老娘的架势，今晚如果不和吴秀秀同睡一屋那是委实说不过去了，今晚漫漫长夜到底怎么应付过去啊？

## 第8章不许过界

夜幕缓缓落下，弯月已过柳梢头，秋风瑟瑟，卷起几声夜莺思春般的啼鸣。

丫鬟春香和吴家赶车的马夫被郭老憨安排到了周围邻居家借住一宿。

而吴秀秀和郭业则被郭柳氏和郭小蛮推搡着进了另外一幢茅屋，然后郭小蛮这个古灵精还煞有介事的冲着哥哥郭业露出小鬼大的笑脸，而后狠狠将门关上。

郭业环顾小蛮的房间，这幢小屋原先正是前身郭业所住，后来入赘了吴家，就让予妹妹小蛮。

虽然灵魂附体，但是脑海中还是有些许熟悉的感觉。

空荡荡无一物的房中除了一张床铺之外，就只剩下空落落的墙壁和满屋子的干燥茅草味道。

仔细一瞅床铺，老爹还真没扒瞎，看着棉被和褥子的陈色，应该是今天新买的，难道老爹刚才被母亲和小妹神秘秘叫出去就是因为买棉被不成？感情这村子里还有贩卖棉被和褥子的店家啊。

咯吱！

郭业一屁股坐到了木边铺成的床上，发出木板摇曳撞击的声音。

他拍了拍崭新的棉被和褥子，对着拘谨站在房中的吴秀秀没话找话说道：“呵呵，果然都是新买的，干净着呢。你放心的睡吧。”

一听睡吧两字，吴秀秀的身子没来由一颤，咬紧嘴唇无言以对，执拗地摇了摇头。

郭业看着吴秀秀早已没有了之前在吴家的那番气势，相反还有些惴惴不安，明白她心里担心的什么。

看着她今天的这番识大体顾大局，郭业无心为难于她，说道：“你放心吧，今晚你睡床，我回头出去那点干草铺在地上，凑合一宿就行了。反正关紧门窗看不见，我爹娘也不知道咱俩怎么回事。”

都说女人都是水做的，一会儿这个样，一会儿那个样儿。

果不其然，听着郭业主动提出要睡地上，拘谨若斯的吴秀秀反而有些过意不去了，轻声问道：“夜里寒气重，你能受得住？”

郭业一听这话，不由心里来了底气，什么叫你能受得住？

男人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即便真的不行，创造条件也得行。

于是大手一挥，径直起身对吴秀秀说道：“放心吧，我郭业不是那种不知分寸的人。今天说过承你的情就是承你的情，今晚我睡地上，绝对不会靠近你半分距离，睡你的吧。”

说着，作势就要走出房门去搬些干草进屋打地铺。

“站住！”

突然，吴秀秀喊住了他，蹙眉思索像是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定似的，毅然决然说道：“今晚你也一起睡床吧。”

虾米？

郭业两腿一颤，差点没站稳，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人品大爆发，美女送上怀吗？

可惜还未等郭业美滋滋地开始做美梦，吴秀秀直接将他的梦幻泡影给戳

破了，只听吴秀秀说道：“你我和衣而睡，被子归我，你就拿外套凑合盖一宿吧。郭业，我可警告你，若你敢趁机沾我半分便宜。我，我，今日手中无剪刀，但是我心中有剪。”

我靠，郭业听着吴秀秀的话顿时傻然，什么叫手中无剪，心中有剪啊？我还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小李飞刀，例不虚发呢。

就在他回味吴秀秀话中这句话之意时，吴秀秀已经扑好了床铺，将被子归到一侧自己享用，然后在床铺的中间放上了一碗凉水作为分水岭，防止郭业的乘虚而入。

吴秀秀小心谨慎，百般提防到这种程度，郭业不得不感叹自己的人品在吴秀秀眼中实在有够烂的。

得了，睡床上总比睡地上享受半夜的湿气要来得舒服吧？

再说了，与吴大美女同睡一床，闻着那沁鼻的芳香，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啊。

见着吴秀秀和衣而睡，紧紧将自己裹在棉被里，身子还微微发出筛糠般地瑟抖，郭业心中无疑产生了丝丝怜惜。罢了，当一回柳下惠不丢人。

于是也不脱衣，径直脱了鞋袜一屁股坐到了床上，又是震得木板床嘎吱嘎吱作响。

连带着床铺中间的那晚上都不停摇晃，泛起一层层的涟漪，像是要撒泼出来似的。

吴秀秀见状，瞪了郭业一眼，嗔道：“你就不能小点动静吗？”

郭业缓缓躺下床，小心翼翼地远离那碗水，闭眼叹道：“没办法啊，屁股跟个磨盘大，动静小不了。”

吴秀秀见着郭业又开始口出粗鄙话，也懒得理会他，轻轻闭目发出了微微的酣睡之声，但是郭业听着节奏有些紊乱不均匀，像是如今的吴秀秀应该是心如小鹿撞吧？

两人就这样，你闭眼我假寐，谁也不搭理谁，谁也不侵犯谁。

郭业脑子里不由想起了后世的一个经典笑话，关于禽兽和禽兽不如的一个笑话。

想着那个笑话，又看看今夜的自己，干，简直一模一样啊。

看来今晚小哥也要成那禽兽不如的玩意了，想到这儿不由好笑，身子轻轻转身，发出哈哈一声笑。

嘎吱……嘎吱嘎吱……

动静有点大，又折腾的木板床开始出声抗议。

吴秀秀听着声音，心里一紧立即睁开了眼睛看向郭业，发现对方也没做出什么出格儿的举动，心中微微嘀咕，神经。

睡了一会儿，郭业感觉背后有点痒痒，又转身用胳膊去挠了挠，这下倒好，木板床又开始发春似的抗议了起来。

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这此挠痒痒有点嗨皮，幅度过大，牵连那碗子水都撒了一点出来，正好溅到吴秀秀的胳膊上。

微微有些困意的吴大美女被冰凉刺骨的井水这么一滴落，立马惊醒。

条件反射之下，腾的一起身，然后抓起那碗水径直扑向了郭业的脸上。

哗啦……

冰凉刺骨的井水，还是在秋风瑟瑟的下半夜，郭业立即跳脚起来滚下了床，一边用衣袖擦着怒骂道：“吴秀秀，你丫有病啊？大半夜的，你发的哪门子疯？”

吴秀秀见状，这才发现自己有些敏感过度了，不知如何解释，可泼了就泼了，还能作何解释？

无计可施之下，吴秀秀索性一言不发，直接将空碗放到了床铺上，然后佯装毫不知情似的继续裹紧被子躺下睡觉。

“你……”

郭业见着吴大美女也有这么耍赖的时候，你妹的，竟然跟我装梦游。

他奶奶的，真是欺人太甚！老子今晚非好好收拾你不可。

说着撸起袖子刚想把吴秀秀拽起来，陡然……

“咳咳……咳咳咳……”

屋外另一间房子内传来郭老憨的半夜咳嗽之声，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但是却让郭业冷静了下来。

罢了，暂且忍你一次，靠！

说完出屋到院子里找条毛巾什么的好好擦擦脸还有被井水湿透了的领口。

到了院子找东西之时，郭业发现父母住的那栋茅屋里还亮着油灯，灯光有些微弱，还有说话的声响，好像是父母正在说着话。

郭业随手抽起一条毛巾，一边擦脸一边蹑手蹑脚地走了过去，趴起了墙角。

刚一过去，就听见老娘正一边替郭老憨砰砰捶着背，一边劝道：“你个老东西，吴家不是给了咱们二十两的银子吗？你不会匀几两银子出来去县城抓几贴药吃吃啊，这么个咳法，早晚咳死你。”

郭老憨咳嗽了好一阵子之后终于停住了咳声，然后轻轻一叹，说道：“你个瓜西西的婆娘，你以为老子愿意咳啊？你看看，今天娃儿带着儿媳妇回门，又是大鱼大肉，又是山里野味，还去村口徐家买了新被子和褥子，差不多都花了二两半的银子。明年还要盖新房子，这钱怎么扛花？哪里还有闲钱去城里抓药啊？”

郭业一听二老对话，狠狠抓紧了手中的毛巾，手心有些发抖。

老娘听完也是轻轻唉了一声，说道：“也是，吴家到底是大户人家，头次过来总不能让儿媳妇跟咱们吃糠咽菜吧？那就再熬一熬吧，熬到吴家给的那五亩良田都出粮食了，你挑去城里卖掉一些，然后好好找个大夫，抓点药。娃他爹，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可不能垮啊！”

说完之后，老娘的嗓音仿佛有些哽咽。

谁知又遭来郭老憨一阵臭骂，喝道：“垮个卵蛋，我郭老憨要还要再活几十年，还要看我家大娃有出息呢。郭业这娃脑子聪明，就是摊上了我这么一个没用的爹，如果不想他将来长大出息，你以为老子愿意让他入赘吴家啊？如果吴家能够帮衬帮衬他，娃有出息了，老子就是死也瞑目了。”

说到这儿，突然房屋里的油灯一暗，显然是被郭老憨给吹灭了。

紧接着听到郭老憨对着郭柳氏轻声说道：“睡吧睡吧，明天还要早起给娃和儿媳妇做早饭哩。你个老婆子，我可警告你，你可别给他们小两口做那劳什子的地瓜粥，做点大米粥，地瓜粥那玩意不是儿媳妇这样金贵的人吃的。

那玩意不顶饿，吃多了还放屁。”

郭柳氏嗯了一声，沉沉睡了过去，发出微微的鼾声。

郭业听着父母的窃窃私语嘀咕声，心中酸楚无以复加，这就是他郭业的父母啊。

此时的他继续用毛巾擦拭着脸颊水渍，但是却已不能分辨毛巾中到底是刚才的井水还是夺眶而出的泪水了。

.....

.....

第二日清晨，郭业和吴秀秀在小蛮的敲门下醒来，简单洗漱之后出来见过父母，然后吃完了早点。

今天的早点是小咸菜，窝窝头，还有满满一锅的大米粥，而且锅中的粥很稠，郭业试过，筷子插下去都不倒。

吃完早点后，吴秀秀和郭业准备启程回东流乡。

吴秀秀确实做到了有始有终，在登上马车之时还与公婆寒暄低语，并邀请他们二老没事来东流乡吴家小住一段时日。

然后在丫鬟春香的搀扶下进入了骡马车中。

郭业和父母简单告别几句，并嘱托他们好好保重身体之后，将所有想说的话都悄悄藏匿进了心头，钻进了骡马车。

啪，啪啪.....

吴家的车夫一甩响鞭，骡马车拴着小毛驴缓缓而行，朝着出村口而去。

还没到村口，满腹心事的郭业好像听到了车外有人在追喊，好像是小妹的声音。

他没有耽搁，立即将帘布掀开，然后吩咐马夫停车。

果不其然，小妹郭小蛮紧追上来，脸颊带着红晕的抓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小布包，对着郭业气喘吁吁地说道：“哥，这是爹让我给你的。”

说完塞进郭业的怀中，然后转身就往回跑，边跑边回头喊道：“哥，这里头是十两银子。爹说了，你是男人，是要干大事的人，出门在外不能兜里没银子。”

声音落罢，人已经跑远，差不多都快跑到了家门口。

郭业将那装着十两银子的小布包紧紧揽在怀里，十两银子拿在手中丁点份量，但是在郭业心中却重逾千斤。

看着依稀可见的郭家篱笆小院，看着还在路上奔跑的小妹，望着小院外不滞冲着自己挥舞双手的父母，郭业喉咙有些哽咽，但是他却毅然扼制住了，同时心中暗暗对着前方发誓着，爹，娘，小妹，你们等着我，我一定要让你们过上大富大贵的安逸日子。

## 第9章翁婿大厅话家常

回了一趟家，郭业满腹心事，吴秀秀则是依然故我一言不发自顾躲在车中。

前边骡车后面驴，一行人前后脚朝着东流乡赶回去，一路无话。

紧赶慢赶，约莫过了两个时辰，回到了东流乡吴家。

进了吴家已经是正午时分，回到吴家后的吴秀秀一改之前在郭家对待二老的得体态度，连招呼都懒得和郭业打一声就在春香的搀扶下回自己的房中去休息了。

和吴秀秀分道扬镳的郭业从大泽村回来的路上滴米未进，早上又喝得是稀饭，肚子早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本想着去厨房捣腾点吃的。谁知人还没到厨房就被福伯拦住，说是老爷在大厅有请姑爷过去谈话。

郭业乍愣，这自从入赘进了吴家，自己这个便宜岳父别说和他聊天了，就连正眼儿都没瞧过他一眼。

今天是怎么了？

郭业心中疑惑，吴茂才竟然主动邀请自己去大厅谈话。

他心里不禁揣度，难不成是因为小哥最近时间的表现可圈可点，老丈人疼女婿，难道小哥这个假女婿也到了转正的时候啦？

随即，郭业心中一边侥幸意淫猜测着，一边跟着福伯悠悠前往了吴家的大厅。

吴家是普通乡绅人家的大宅院，仅有前后两院，厢房卧室书房都设在后院，而大厅就在前院，只需绕过宽敞的天井就能到了大厅。

不消一会儿，福伯就将郭业领到了大厅门口，指了指大厅里头说了声老爷在里面等着，就径直下去干活。

郭业虽说不是第一次和岳父吴茂才打照面，但是正式场合谈话还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遭。

摸不着吴茂才到底唱得哪出，郭业忐忑地走进了大厅，本以为吴茂才这个假岳父会给他甩个脸子装装逼。

谁知——

“啊哈！贤婿省亲回来啦？你父母身体可好？哈哈……”

郭业前脚刚一踏进大厅，就看见吴茂才老脸皱如黄菊花的迎面而来，那个热乎劲儿甭提有多殷勤了。

嗯？

郭业被吴茂才这突如其来的黏糊劲儿给闹懵了。

无论是当初的拜堂成亲还是后来几天在吴家的相处，岳父吴茂才都是摆着一副臭脸，还谁欠了他吴家几百斤稻谷似的。

今天这是怎么了？

前倨后恭，令人琢磨不透啊！

不过郭业始终相信，事出反常必有妖，他还没二逼愣愣到真以为吴茂才要给他这个假女婿转正了。

看来今天是来者不善啊！

瞬间，数十个假设在郭业的脑中盘旋，便宜岳父到底想干什么？

于是有礼有节的抱拳一稽首，恭声道：“岳父大人相召小婿，不知有何事



情吩咐？”

吴茂才富态的满脸赘肉一直笑眯眯，但听到郭业嘴中冒出岳父和小婿这两个词儿，嘴角还是不由得抽搐了一下，怎么听怎么别扭。

虽然吴茂才这个不自然的神情一闪而过，但还是被郭业给灵敏地捕捉到。

悟了！

郭业敢断定，自己这个便宜果真心里没憋着好屁，干！

罢了，郭业心中计较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看你老小子能耍什么妖招儿。

果然，吴茂才分外热络地上前一把拉住郭业的手臂，和声细语地说道：“能有什么吩咐，你看你入赘咱们吴家这么多日子，咱们爷俩也没好好聊过天。来，贤婿，坐，请坐！今天咱们爷俩好好谈谈。”

不由分说，直接将郭业强拉硬拽，按到右侧的一把椅子上，然后自己转身坐到大厅上座。

郭业暂时不知吴茂才心里打什么鬼主意，无奈之下，姑且听之任之，决计到时候随机应变。

回到座位后的吴茂才继续一副善长人翁的模样腆着满脸赘肉笑道：“贤婿啊，咱们吴家如今在东流乡能置办上一份家业，凭的是啥，你知道不？”

郭业正襟危坐，听着吴茂才这一会儿东一会儿西，有些飘忽不定的话，委实吃不准老小子到底想说些什么。

本想着随便恭维两句。

谁知吴茂才却不待他回话立马又自个儿接上了话茬儿，眉宇间颇为自豪地说道：“咱们吴家凭得是几代人的勤俭持家，凭得是我吴茂才十几二十年来的守成家业。嘿嘿，贤婿有所不知啊，不知有多少人惦记咱们吴家这份家业呢。可惜啊，谁让吴家到了我吴茂才这一代膝下无儿，后继无人，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呢。”

郭业听着听着越发糊涂，这跟老子有什么关系？你吴家产业再大也跟咱这个假女婿没有一文钱的关系啊。

紧接着，吴茂才自艾自怨叹气几声之后，将右手搭在八仙桌边角，自顾嗒嗒都轻轻叩着，然后喟然叹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啊！不说里正刘家前番几次的觊觎挑衅，就说刘老赖家那个混账儿子上次闯府撒泼。唉，幸亏贤婿将他打发走了，不然，不然真是……”

娘的，郭业听来听去，老小子还是没切进主题，心中不由没了耐性。

于是一扫之前的恭敬之情，而是面无表情语气平淡地说道：“岳父大人，你有话就直说吧。”

呃……

这下轮到吴茂才哑口了，感情自己铺垫了这么东西纯属浪费口水？

随即吴茂才也收敛了刚才那番做戏般的笑容，语气稍微冷淡地问道：“贤婿，你也知道吴家上下几十口就靠着东流乡几百亩的田产收租过活，赚的这点银子当属不易啊！不知你将来有何打算呢？”

既然如此，吴茂才也懒得藏着掖着，直接打开天窗说起了亮话。

郭业听着吴茂才这话，眉头微微紧蹙，心思，怎么着？难道吴家这是过了河就想着拆桥，卸了磨就想杀驴，想将他这个假女婿逐出吴家不成？

顿时，他心中不由无名火气，干，真以为老子是那头任人宰割的蠢驴吗？

如果没有拜堂成亲之前，没有掀开吴秀秀盖头见到她的真容之前，没有回到大泽村老家看到郭家贫困交加一幕之前，郭业还真巴不得吴茂才能够立刻马上将他赶出吴家。

可惜现在——

不行！

坚决不行！

他不能就这么离开吴家。

无论是吴秀秀的绝色之姿，还是大泽村父母小妹的凄惨，无时不刻在刺激着郭业，他心中早已发誓要争气，一定要出人头地，好让家人父母过得更安逸，誓必要抱得吴秀秀这个美人归。

但是若要实现和兑现这一切，他就必须借助一个跳板来争取在最短时间获得自己在大唐的成功。

一个人的成功通常受着内部因素制约和决定的，内因有个人的天赋，个人的奋发上进，个人的自强不息云云。

但是光有了内因也不一定能够快速获得成功，往往还需要借助外力的帮助。

就目前而言，吴家正是这个外力，正是郭业心中的这块跳板。

现在听着吴茂才这意思，无非就是想打发自己走人呗，这他娘的明摆着欺负人嘛。

嚯~~

郭业猛然起身，双眼不悦地看着吴茂才，奚落道：“怎么着？如今刘家不来骚扰吴家，岳父大人就想着法儿卸磨杀驴了，是吗？啧啧，岳父大人可真做得出来啊，想当年高祖皇帝开创大唐帝国，好歹还不忘封赏一干有功之臣呢。岳父大人这是算啥？也忒儿凉薄了吧？”

啊？

吴茂才脸色一怔，看着郭业这小子在他面前炸了毛，说话间尽露尖酸刻薄，句句话如刀子刺心。

吴茂才心中虽有不快但是立即隐忍了下来。

因为他压根儿就不可能赶郭业离开吴家，他心里清楚得很，刘老赖家这一老一小两头杂毛畜生怎么可能就这么轻易放弃对吴家的觊觎。

再说了，招赘郭业虽然是假女婿，但是根子上是看重他之前懦弱不堪好掌控，不会图谋自己的家业，让吴家产业姓吴不姓郭。

他怎么可能让吴秀秀休夫再嫁第二人，这不是毁了女儿的名节，凭空落下一个二婚头的臭名吗？

他吴茂才可不会愚蠢到自毁长城，将郭业赶出吴家，既坏了女儿的名节，又让刘家那两父子有了可趁之机。

看来这小子是误会了，不过落在吴茂才的眼中他更加确定郭业这小子也对吴家产业动了歪念，这可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啊。

于是，吴茂才隐忍住心里的不快，急急站起身来对着郭业解释道：“贤婿啊贤婿，我看你误会了，误会了呀。你别急，你是我吴家的女婿，虽然是招赘，但那也是半个儿啊，老丈人不疼女婿谁来疼？”

说到这儿，郭业的脸色稍缓，但是心中却顺着吴茂才的话补道，半个儿？谁他妈信。

这边吴茂才见着郭业脸上缓和，继续说道：“自从贤婿你上次三言两语喝退刘阿芒，老夫就觉得你是一个可造之才。就这么在荒废在吴家真是可惜了。所以呢。”

说到这儿，吴茂才咽了口唾沫，看着郭业狐疑地眼神，说道：“所以啊，老夫趁着你和秀秀回大泽村省亲的日子跑了趟县城，花了些银子打点了一番，好不容易替你在城里谋了一份好差事哟。”

嗯？

替我谋了一份差事？

郭业不禁傻眼，吴茂才这个守财奴铁公鸡会有这么好心？

不过终日在吴家混吃等死终究不是王道，在吴家当个米虫，在吴家仰人鼻息，不仅让吴秀秀瞧不起自己，也无法改变父母小妹的贫困生活，吴茂才的这番作为倒是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

继而，将信将疑地望着吴茂才，脱口问道：“不知岳父大人替我谋了份什么差事？”

## 第10章陇西县城东门外

“衙役！”

.....

“老夫替你在陇西县衙谋了份衙役的差事！”

.....

走在回后院厢房的路上，吴茂才舌绽春雷的话一直盘旋在郭业的脑海中。

他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大厅中的那份表情，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告别岳父吴茂才走出大厅，他只记得自己听到“衙役”二字之时有过忐忑，更有过激动，最后木然点点头答应了吴茂才返往后院的厢房。

穿堂绕廊的路上，吴家来往奔波的仆役和丫鬟们纷纷冲着郭业这位姑爷打招呼，但是这小子脸色依旧那副怔怔失神的样子，浑然察觉不到，嘴中只喃喃着“衙役”两字。

衙役是什么行当？

在郭业的脑海记忆中，无论是后世所涉猎的小说还是影视作品，大唐朝的衙役就是头戴四方幞头，身穿皂青圆领窄袖袍衫，腰系革带，手拿铁尺钢刀。

然后在街上趾高气扬，威风八面，动不动就吆喝上一嗓子：“公差办案，闲杂人等统统回避！”

擦，真是想着都过瘾。

啧啧，衙役衙役，丫的就是后世的警察呀，太给力来。

想当初自己中文系大学毕业后还曾经报考过公务员，无非就是想圆了儿时梦想，当一名惩奸除恶的警察叔叔呢。

虽然后来考上了公务员，却因为某些关系没有被公安系统录取，最后进入了一个清水小单位混日子。

但是，警察梦始终没有磨灭，天天不是看推理小说就是看警匪电视剧。

如今穿越唐朝，有机会一展抱负实现心中一直想要实现的梦想，郭业还能淡定的住吗？

衙役衙役，真是不错。

一路上，乃至回到了厢房中，郭业一直都亢奋着，更是在屋里哼哼哈哈地挥舞着前世学来的一些搏击格斗。

此刻的他，哪里还会去管吴茂才到底安得什么心思，竟然花银子替他在衙门里头谋上这么一份衙役的差事。

至于吴茂才这样精打细算的人，当然不会做那亏本的买卖。

不过这次的一切都来得太过机缘巧合。

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之蛋，若非郭业在吴家表现得太过锋芒毕露，若非刘家咄咄逼人，吴茂才觉得自己也有必要在县衙里也攀攀关系。

以他的性子，哪里可能会花个二三十两银子走了陇西县衙的县尉谷昭德的关系，替郭业谋上这么一份差事？

县尉是什么人？

那是有了品级的朝廷官员，虽然只是一个九品的县尉，但是对于吴茂才，刘老赖这些乡绅百姓来说，那已经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存在了。

县尉掌管着县衙里的三班衙役和民壮近百人，在陇西县城的地界儿上，一言九鼎那是轻的，用呼风唤雨来说都不为过。

如果用郭业的话来讲，九品县尉谷德昭就是掌控整个陇西县城政法和公安系统的一哥，在后世一个县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是没得跑了。

甭管是郭业狗屎运超然，还是吴茂才打得小算盘，反正事情已定，郭业这几日就要前往陇西县衙报道。

.....

.....

两天后，郭业收拾妥当，怀揣着岳父吴茂才给他准备的那封县尉谷德昭亲笔书信，还有当日郭老憨让郭小蛮送来的十两银子，心情舒畅地骑着吴家给他配备的坐骑——小毛驴。

然后屁颠屁颠哼着小曲儿骑驴出了吴家，准备前往陇西县城报道履任。

美好的前途等待着他，威风八面的衙役差事正虚席以待，等着他郭业的到来。

刚离开吴家没多久，约莫还未走出一里地，郭业就听到后头有个脆声在招呼着他。声音愈来愈近朝他这边赶来。

回头一看，赫然就是吴秀秀的丫鬟春香。

得~~

郭业喝住了屁股下面赶路的毛驴，回头张望春香，待得她跑到跟前，问道：“啥事？”

春香气喘吁吁香汗淋漓，顾不得擦拭喘气儿说道：“姑爷，我家小姐知道老爷给你谋了份差事，她说了，让你在城里争口气，莫要坠了吴家的名声。”

切，吴秀秀还是这幅口气，郭业暗暗瘪嘴，吴家在东流乡算是大户，可在陇西县城又算得了什么？顶多一个乡绅地主。

不要坠了吴家的名声无非就是怕自己在陇西城里丢人现眼呗，哼，小哥这次去是鱼入深渊，是龙入大海。

但是今天心情超赞，郭业也懒得和吴秀秀呛呛，点点头哼道：“知道了，跟你家小姐说，我郭业那是干大事的人。”

说完转身坐正了位置，高喝一声得~~

准备策驴赶脚，这东流乡和陇西城可是有几十里的路程，他可不想磨蹭到天黑。

到时天黑的话，城门一关，那只有露宿城外的荒山野岭了。

春香见着姑爷要走，突然从袖子里掏出一个小钱袋子扔进塞进郭业的怀中，说道：“这是五两银子，我家小姐说了，你在陇西城里人生地不熟，又是初来乍到县衙，既要吃住又要打点同僚的人情世故，手里不能短缺没有银子。喏——这是我家小姐给的。”

说完之后转身拔腿，头也不回就往吴家跑回。

春香的突然举动和替吴秀秀带的话顿时打了郭业一个措手不及。

慌忙之余心中不觉又多了分温馨。看来，吴秀秀这小娘皮也会关心小哥哈。

但是，大老爷们七尺男儿怎么可能要用女人的钱呢？郭业拿起怀里的小钱袋子刚想说我自己有钱，可惜春香已经跑远。

五两银子在大唐年间是什么概念？

一个普通衙役的年薪差不多就在十二两至十五两之间，在饭馆里邀上三五好友吃顿大餐也就三五百文大钱，连一两银子都用不到。

郭业手里攥着钱袋，绣着荷花的钱袋上隐约传来兰花香昧，这是吴秀秀身上时常带着的香味啊。

看来这小娘皮是动了她自己的私房钱了。

郭业缓缓将钱袋揣到了袖子里，与早前那十两银子放到一处儿，然后转头遥望吴家方向，心中暗道，吴秀秀，你等着小哥出人头地的。

随后心中莫名涌起万丈豪情，一甩鞭子对着小毛驴高喝道：“得~~”

一人一驴，哒哒哒地冲着陇西城的方向赶去。

.....

.....

小毛驴倒是脾气顺，兴许是它也知道跟着郭业这个新主人将来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在城里可以勾搭漂亮的小母驴，所以一路上没有犯过犟，还没到两个时辰，就抵达了陇西城东门外的官道上。

郭业骑在驴上已经隐约可见陇西城高大的城墙。

得得得~~一路向前，离东门只有几步之遥。

仔细一瞅，城门前三三两两的进城之人陆续进了东门。

不过细心的郭业发现，他们每个人进入东门后都在重复一个动作，那就是——

交税。

每进城一人，那人就会主动向东门右边的筐子投进两文铜钱。

再看城门左右两边，各站着一人，懒散地靠在墙边儿，打着哈欠地瞅着进城的百姓，两人都是四方幞头皂青袍衫手拿铁尺，这装扮不是衙役是什么？

难道衙役也管守城门，收进城税之事？

郭业心中猜度，难道如今的衙役不仅仅是警察，还兼着城管的行当？

心中想归想，猜归猜，郭业还是骑着小毛驴上前去，甭管是警察还是城管，以后都是同僚了，怎么着也要过去打个招呼不是？

小毛驴步步向前，刚要到了东门口，突然——

哒哒哒.....

喀喀喀.....

一阵嘈杂的马踏之声和木质车轱辘与地面的磨蹭之声陡然从郭业身后传来。

紧接着，传来一嗓子的吆喝声：“滚开，不要挡道。前面骑毛驴的小子，赶紧躲开。”

“驾，驾~~”

声音来势汹汹，吆喝之声飞扬跋扈，郭业还来不及做出反应，屁股的小毛驴好像预知到了危险，猛然“嗝啊嗝啊”的狂叫然后冲着官道右边一扬蹄子，屁股一撅窜到了路边。

砰！

温顺的小毛驴突然发起颠，冷不丁将郭业从身上掀翻了下来，郭业直接摔了个狗啃泥。

他顾不得浑身摔得疼痛，也顾不得去鞭打自己这头胆小怕事的臭驴，起

身就要对着刚才身后那始作俑者骂爹骂娘。

可待得他站起身来，赫然瞅见刚才惊吓到自己毛驴的凶手就是一辆马车。

可惜还未等他开骂，那马车已经横冲直撞进了东门，早已逃之夭夭。

郭业龇牙忍着胳膊的摔疼，恨恨地看着进城远去的马车，怒道：“草你姥姥，这他妈的就是典型的肇事逃逸啊，我靠。”

凶手已经远遁，抓不到现场证据的郭业只好将忍气牵着该死的小毛驴走到东门口，冲着那两名守门的衙役喝道：“喂，你们俩寻思什么呢？这是哪家王八蛋的马车，竟敢在中闹市横冲直撞，还敢逃避进城交税。别愣着呀，赶紧追啊！”

两名衙役被郭业莫名其妙的质问，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惊异地看着郭业，那种眼光就跟看着千年奇葩一般无二。

郭业被两衙役那怪怪的眼神看得心里直发毛，怎么着？难道老子说错了什么？

## 第11章打听消息，原来如此

两名衙役长得也颇有特点。

一人长得大高个却骨瘦如柴，跟个长竹竿似的；一人长得小矮个却脑满肥肠，左右脸颊堆起一堆赘肉，活脱天蓬元帅猪八戒下凡。

郭业仔细打量完两人之后，不由觉得好笑，你妹的，金庸金大侠果真有先见之明，八成《鹿鼎记》里头的胖瘦二头陀就是取自这两人的原型。

心中打趣完二人之后，郭业见着二人还是用一种围观二逼的眼神看着他，心里不由气闷，赶忙从怀里掏出岳父吴茂才交给他的那封县尉大人亲笔信，扬了扬说道：“两位，别误会。咱们是同僚呀，你看，这是咱们陇西县衙的县尉谷大人亲笔书信，我今日是去衙门报道的。”

一听县尉谷大人五个字，胖瘦衙役瞬间收敛了刚才那种莫名其妙的眼神，然后彼此对视了一眼。

胖衙役搓着手嘿嘿笑道：“呀，原来是新来衙门报道的兄弟啊，啧啧，还是谷大人亲自介绍的，真是了不得。”

然后对着瘦衙役说道：“竹竿，我带这位兄弟去趟衙门报个道，城门你先盯着点哈。”

瘦衙役没有言语，自顾点点头而后又闭着眼睛靠在城门墙边悠哉悠哉晒着太阳。

郭业听着胖衙役对瘦衙役的称呼，不由心中暗乐，果然也叫竹竿。

看这竹竿衙役不喜说话懒洋洋的德行，郭业不由叹道，自古奇葩多个性，看来这个瘦竹竿也是个奇葩啊。

本来郭业就对陇西城两眼一抹黑，丁点不熟悉，县衙门口朝哪儿开他都不知道。现在听着胖衙役主动请缨要带自己去衙门报道，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对着胖衙役道了句有劳有劳，然后尾随着他进了东门。

县城就县城，到底不是东流乡、大泽村这些土坷垃的地方能够比拟的。

一进入城中，总算是开了眼界，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只有真正见到了陇西县城的繁闹，才知道什么叫做大唐盛世贞观之治了。

熙攘往来的南北货商，走方郎中串巷货郎，茶座酒肆的门口迎宾伙计，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还有各式店家吆喝买卖，组成了一张大唐市井闹市图。

仅仅蜀中一带的小县城就这么热闹，可想而知，稍大点的城市得繁华热闹到什么程度？

一路上郭业如走马观花，看着古风古韵的街景，真是令他流连忘返。

不过在前往衙门的路上，胖衙役也没闲着，总是旁敲侧击地询问着郭业的背景，要知道，能够得到县尉谷大人的亲笔书信来衙门办差，那可是了不得护身符。

如果郭业真是谷大人的心腹或者什么远房亲戚，背不住也是一门靠山不是？

胖衙役打得什么鬼主意郭业又怎会不知？

既然如今已经借了谷德昭的势了，不如再借他一次吧。

随即对着胖衙役解释了一番，说自己的岳父和谷大人私交甚笃，谷大人看着自己可堪造就所以让自己来衙门历练历练一番云云。



果不其然，此话一出，听得胖衙役像是得到了什么惊天秘闻一般眼珠子都爆瞪了出来，眉宇间更是多了几分讪媚之色。

在这种情况下，郭业也顺理成章地打听到了一些想知道的信息。

比如，胖瘦衙役两人的名字，继续在东门守着的瘦衙役就叫甘竹寿，人如其名，长得跟瘦竹竿似的。

而他自己则叫朱鹏春，也真是应景，长成这样还姓朱。

接着，胖衙役朱鹏春又示好般向郭业介绍了一些衙门里头的情况。

比如县令大人姓甚名谁，师爷是哪位，县丞又是何人，县衙下设六司（或六曹）的长官都有哪些人云云。

六曹（六司）分功曹、仓曹、户曹、兵曹、法曹、士曹，各司其职，各曹掌管称之为佐官，与县尉同级，属九品吏员文职。

诸如功曹，分管的就是县衙人事，管得是全县的官帽子，有点类似后世的组织部长，功曹长官称为功佐大人。

诸如兵曹，分管的就是县衙兵事，管得是全县的军事武装力量，包括三班衙役和壮班，有点像后世的武装部长，长官称为兵佐大人。

.....

.....

在郭业眼中，朱鹏春这小子就是一本县衙活字典，没有他不知道的八卦新闻。

特别是当朱鹏春提到如今县衙衙役的具体情况之时，郭业的兴趣越发浓厚，这才是他最关心的，什么县令大人，县丞大人离他太遥远了。

只有衙门衙役的事儿，才是目前与他最息息相关的。

朱鹏春之前在路上滔滔不绝说得口干舌燥，如今说到郭业最感兴趣的地方却突然卡了下来，不停抿嘴咽着唾沫，像是渴极了。

随即说道：“郭兄弟，这离县衙还有一小段路，等俺朱鹏春到了衙门那儿喝口凉茶解解渴，再与你细说哈。”

郭业一愣，娘的，关键时候你口渴，靠。

口渴是假，你妹的，索贿是真吧？

看着朱鹏春这厮的架势，倒是有点像那么回事。

自己一个新人初来乍到，仅仅是投机取巧借了县尉大人的势，才能让朱鹏春这厮向自己玩命示好，如果不从他嘴巴里掏点有用的东西出来，进了衙门什么也不懂，万一犯了哪个上官的忌讳就划不来了。

于是乎，郭业将右手伸进左袖里头一阵掏摸，摸来摸去都是碎银，压根儿就没有铜板大钱啥的。

拿碎银向朱鹏春买消息，郭业委实有些舍不得，但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不是？

随后，郭业微微蹙眉咬咬牙，从袖子里掏出半两的碎银子直接塞进朱鹏春的手中，轻声说道：“这点小钱给朱大哥，回头你打上几斤好酒解解渴。”

卧槽儿，朱鹏春掂量着手中的碎银顿时傻眼了，娘唉，碎银竟然有半两之重。

到底是县尉大人介绍来的人，出手就是不凡啊，两个字，阔气。

半两银子足足抵得上他朱鹏春半个月的银钱，够他一家老小三四口人吃上个把月了，不动心才怪。

虽然将碎银死死握在手中不放，但是却对着郭业不滞腴笑推辞，说道：“这怎么使得，这怎么使得，太客气，郭兄弟太客气了。”

你妹！

郭业掏出银子的那一刹那心中真是肉疼万分，听着朱鹏春这假意的推辞不由腹贬道，客气个毛，那你把银子还给老子啊，靠。

可还没等他说话，朱鹏春这个死胖子已经弯下腰将半两碎银小心翼翼地塞进了脚上所穿的乌皮靴中。

将碎银子藏好之后，朱鹏春这时口也不渴了，腿也不酸了，兴致勃勃地对着郭业讲道：“就咱们衙门里头衙役的情况，郭兄弟你算是问对人了。俺朱鹏春在县衙捧了这么多年公差的饭碗，那叫一个了如指掌啊。”

随即，朱鹏春放慢了脚步，向郭业缓缓道来如今陇西县衙内衙役的具体情况。

陇西县衙的三班衙役共有四十人，所谓的三班不是三班倒，而是三班各司其职。

比如朱鹏春和甘竹寿就属于三班衙役中的皂隶，主要工作就是守守城门收收税，下乡催粮征税，奉衙门令向沿街商铺征税，或者拆除一些不雅违规建筑之类等等，简称皂班，共计十人。

按照郭业的理解，这皂班的衙役就有点像后世的城管和税警。

除了皂班之外，还有站班，捕班。

站班顾名思义就是站着，主要的工作就是县太爷升堂之时敲着杀威棒口中呼喊威武的衙役，有时候县太爷出府巡视，站班还要担任开路仪仗和保护的工作。

与后世法庭的庭警有些相类似。

站班人数和皂班人数相当，都是十人。

三班衙役中最牛逼的，就要数捕班。

捕班，顾名思义就是捕快，主要负责的就是治安巡视，缉捕，拘提等工作。

用后世的话来讲，大唐捕快既是治安警又兼了刑警的工作。

捕班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所享受的福利比其他两班要来得高，比如捕班虽然仅仅二十人，却配备了三匹快马，五把唐刀，五把弓矢，就冲这些装备，其他两班想都不要想。

再看看朱鹏春身上的装备，除了一身衙役公差服，腰间插了一把铁尺外，毛也没有一根。

到底是待遇不同啊！

看着朱鹏春说到捕班之时话中带着股股酸意，还不时呸呸呸，郭业就是用脚指头也看得出来，这三班衙役虽然各司其职，但是其中也是明争暗斗不太平啊。

最后，朱鹏春又着重介绍了一番全县唯一一支武装部队，掌握在县尉谷德昭手中的壮班。

这个所谓的壮班主要由县衙招募的青壮和一些军中退下来的老卒所组成，人数大概是五十人左右，他们的工作主要负责陇西县的镇压防暴，小型的剿灭匪乱等等。

与三班衙役，特别是捕班相比，他们的武器和防具的配备较为精良，

弓、刀、甲、盾——俱全。

而且他们的穿着打扮与衙役截然不同，头戴红缨兜盔，身穿皂绢甲或皮甲，更有点像大唐军卒的装备。

说这五十人的壮班是陇西县衙的城防军也可，说这五十人壮班是陇西县衙的武装特警也可，反正这五十人才是陇西县城七里八乡最重要的军事力量。

所以，县尉谷德昭深谙枪杆子里出政权，亲自掌控着这五十人的壮班，从不假手于人。

当然，县衙之中除了三班衙役和壮班之外，还有杂役，也称白役，比如看守大牢的狱卒，验尸的仵作，县衙门口的门房，马房的马夫，驿站的邮卒等等。

这些杂役人数上可以追加到一百来号，人数是够多，但是总的待遇根本无法与三班衙役和壮班相比，一个月充其量也就是几百铜板的薪水，还不管饭。

这些杂役虽然人数众多，但是毫无战斗力，所以县尉谷德昭压根儿就没心思去好好经营他们，所以杂役在衙门中最让人瞧不起。

郭业一边听着一边牵着毛驴跟随着，心中激荡起伏，娘唉，俺的乖乖。

原来一个小小的县衙竟然这么多门道，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之下真是闻所未闻，长了见识。

现在想想，那半两碎银花的一点都不冤了。

这时，前头的朱鹏春停住了脚步，说道：“哈，到了，郭兄弟，瞅见没，这就是咱们陇西县衙大门。”

说完，指了指前头。

满腹思绪的郭业乍听之下，不自觉地抬起了头看向前方，卧槽儿，真，真是……

## 第12章初临陇西县衙

真是霸气！

一座大开大阖，古色古香，庄重气派的大门矗立在不远处。

门口台阶左右两侧各自匍匐着两尊一人高的精雕石狮子，瞪大着铜锣大的双眼睥睨着衙门口，令人心中不敢生出半分鬼祟亵渎。

门匾之上高悬“陇西县衙”四个大字，字体中正不走龙蛇，呈显衙门刚正之道。

红漆大门左右大开，站在门口处就能一览衙门前院，过了天井再直直往里进一段路，便是审刑问讯的衙门公堂。

郭业不禁感叹，这就是大唐盛世下的衙门吗？

与之相比，自己后世那些所谓的政府大楼便显得庸俗土气了。

甭看后世的政府大楼盖得有多高装修得有多奢侈豪华，但是咋眼一看便是俗气和满腹怒气。

但是看着陇西县衙大门，郭业怎么也生不出半分的腹诽，内心多了几分敬畏之心。

朱鹏春见着郭业怔怔发呆，不禁问醒道：“郭兄弟，郭兄弟，你这是咋的啦？”

陡然，

一条白影突兀从衙门里头冲将了出来。

噌噌噌……

白影出了大门下了台阶，朝着郭业和朱鹏春两人杀将过来。

朱鹏春见状，立马将傻傻发呆的郭业拉到了一边，自己更是将脑袋垂下，冲着白影微微鞠了一躬。

那道白影虽然差点将二人撞倒在地，却没有停留致歉的意思，相反，冷哼了一声扬长而去。

待得郭业醒悟过来，再去寻那白影，人已走远，依稀可见那白影压根儿就是个穿着白色袍衫的消瘦男子。

郭业不明所以地问着身边的朱鹏春道：“这混账是谁啊？差点撞倒你我也不停步道个歉，真他妈嚣张。”

“嘘……”

朱鹏春立马竖起食指做了个噤声的手势，轻声说道：“别乱说，刚才那位可是咱们衙门六曹的功佐马大人，人家可是九品吏员，与咱们县尉谷大人平起平坐呢。如果让马功曹马大人听到你这话，你可没什么好果子吃，郭兄弟。”

往往六曹佐官也会被冠以姓氏加曹名，比如功曹曹佐马大人，多数也会称之为马功曹。

郭业愕然，真是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

刚来县衙报道就能够撞见一个九品的曹佐大人。

九品的功曹不是正牌印官，充其量就是个刀笔小吏。

但是郭业知道，就这样九品的刀笔小吏，别说是他这个小衙役，就连他的顶头上司县尉谷大人都不会轻易招惹。

为啥？

就因为谷德昭虽然也属九品，但他乃武职，而这位马大人是九品刀笔小吏，却是文职。

历朝历代，特别是盛世年间，武职见文职，平白矮三分。

这也算是一条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了。

但是这马功曹急匆匆地跑出县衙，连路也不看一眼，莫非出了什么大事？

见着郭业心有疑问，朱鹏春轻声附耳说道：“八成是马大人又和其他几曹的佐官大人吵完了架，心情极为不爽愤而回家吧。”

说完摆出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看着郭业。

你妹，就因为这个？吵吵架就可以提前下班，这大唐的官员还有这福利？

郭业心中不觉哑然失笑。

就在两人准备上台阶进入衙门之时，突兀——

又出来一个中年人。

这次，郭业很肯定对方不是什么九品吏员。因为他眼尖发现，对方穿着的也是四方幞头的公差服，不过腰间多了一把佩刀。

难道是朱鹏春所说的捕房中人？

可惜旁边的朱鹏春话一出口，郭业就知道自己分析错了。

只听朱鹏春说道：“呀呀呀，郭兄弟，这就是俺们皂房的庞班头，来，来，俺给你们介绍。”

班头？

郭业仔细瞅了眼门口的中年人，原来是皂隶的头头啊，国字脸庞络腮胡，双眉浓厚眼如墨，看着倒是像个淳厚之人。

通过之前朱鹏春的一番介绍，他现在知道三班衙役都有自己的头头，统称班头，捕班的班头也叫捕头。

三班衙役归各班班头署理，而三班班头则直接对县尉谷德昭负责，层层上去，不得逾越。

兴许班头这个称呼有些绕耳，但是看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班头在宋朝也叫都头。

当年武松在景阳冈打死老虎之后，被阳谷县令聘请为阳谷县都头，其实那时候的都头就是这个时候的班头，不同朝代不同叫法罢了。

朱鹏春拉扯着郭业的手臂，热络上前想要介绍，却被徐班头摆手婉拒，笑道：“哈哈，无需介绍了，谷大人之前有过交代，如果东流乡郭业来衙门报道，直接调拨到皂房为衙役。我乃皂班班头庞飞虎，你就是东流乡的郭业吗？”

见着庞班头满脸笑意的问着自己，郭业心中不由宽松，看来像是个好相处的人。

随即抱拳说道：“晚辈正是东流乡郭业，见过庞班头。”

而一旁心思活泛的朱鹏春则是细细回味着刚才庞班头的话，果然不出俺所料，这郭业和谷大人的关系匪浅啊，还亲自交代庞班头来安排此事。看来，俺老朱活了三十九年，总算是抱到了大腿。

庞飞虎看着郭业的身板点点头，赞了一声道：“不错，是个干事的人，来，随我进衙门吧。”

说着转身就要进入衙门，但是没走两步，又转身对一旁的朱鹏春吩咐道：“朱鹏春，你今天这事干得不错，现在还没到关城门的时辰，你先回去值守吧。”

朱鹏春听着庞飞虎的吩咐不滞点头，又冲着郭业示好笑着准备离去。

“朱大哥稍等下，小弟还有问题想请教一下。”

郭业伸手示意喊住了朱鹏春。

朱鹏春转身回望，笑道：“郭兄弟太客气了，谈不上请教，您有话就问，俺老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擦，郭业不由暗乐，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文绉绉的，到底是衙门呆久了，也能卖弄几句文词。

随即，郭业将自己刚才在衙门口差点被马车撞翻，而朱鹏春和甘竹寿则是不闻不问不拦不阻，丝毫不介意马车主人的嚣张跋扈之事一一道了出来。

最后，郭业问道：“为何此前朱大哥和甘竹寿大哥会用怪异的眼神看着小弟，难道小弟当时说错了话吗？如果言语上冲撞了两位大哥，还请多多见谅。”

听着郭业娓娓叙述完此事和提问，庞飞虎的脸色已经变得难看，谁喜欢自己的属下消极怠工，你妹的。

而朱鹏春也是一脸的苦菜色，心中悲苦叫道，郭兄弟，不带你这么坑人的，你在班头跟前说这事不是坑老朱我吗？

但是此事并非他们消极怠工，确实是事出有因。

朱鹏春飞速小跑到潘飞虎身边耳语了几句，小心翼翼地向他解释着。

庞飞虎一边听着一边点头，刚才难看险些发怒的脸色也渐渐稍缓，最后对着朱鹏春挥挥手，说道：“去吧，好好干，不要让本班头丢人，月末发银钱之时，本班头会跟县尉大人请赏，给弟兄们多加点银钱。”

朱鹏春听罢，立即跟小鸡啄米似的兴奋点头，然后冲着郭业挥手喊道：“郭兄弟，俺先走了，那事儿庞班头会跟你解释的。”

说完，一溜烟，人已经跑远。

庞飞虎见着朱鹏春跑远，对着郭业说道：“走吧，郭兄弟你初来乍到，本班头先带你去吏房填个表，路上我会跟你解释的。”

郭业称了一声好，紧随着庞飞虎后头进入了衙门。

进了衙门，庞飞虎没有径直朝着天井向前走，而是绕过天井和公堂，朝着左边的一条林荫小道上走去，因为县衙六房都设在偏院。

前院公堂是审刑问讯，后院是县令大人和家眷们的住所，左偏院则是衙门六房典史和县尉谷德昭的办公场所，右偏院则是衙役们换班歇脚的场所。

当然了，至于什么县衙大牢，库房，粮仓，停尸房验尸间都在县衙左右两侧所修葺的房子中，统统都由县尉谷德昭的五十人壮班所把守，戒严得如铁桶一般严丝无缝。

走在林荫小道上，庞飞虎对着郭业说道：“郭兄弟，你第一次做衙役，可能有些事情不清楚。别看咱们这些衙役拿着衙门发的薪水银钱，穿着公服腰佩佩刀走在街上甚是威风八面，其实自己的苦只有自己知道啊。”

说着，无奈的摇摇头叹息一口气。

郭业不明所以，好端端的，庞班头跟他说这个干啥。

就在他疑惑之余，庞班头问道：“你知道今日东门外那辆马车是谁家的？”

车上坐得是何人？”

郭业初来乍到陇西县城，连县衙大门冲哪儿开也是头次知道，哪里还会知道马车是谁家的，坐得是什么人。

随即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庞班头捋了捋自己两颊的络腮胡子，紧握着腰间佩刀的刀把儿，沉声说道：“朱鹏春和甘竹寿之所以任由那辆马车横冲东门，不管不问，就因为那辆马车的主人，……姓……何！！！”

姓何？

郭业心中更加疑惑了。

姓何的就了不起啊？他是天王老子啊？

不对，庞班头说话之时的脸色神情，有些不对劲，难道这里头有故事不成？

## 第13章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黑锅

郭业看着班头庞飞虎说出姓何二字之时右手紧握刀把儿，眉头拧皱语气森冷，试探着问道：“难道这何姓人家与班头有过恩怨？”

庞飞虎心中一紧，有点意外地看着郭业，久久不语。

过了一会儿他才缓缓摇头变幻了脸色神情，笑道：“呵呵，能有什么恩怨，人家何家书香门第，我庞飞虎只不过是一个不入流的衙役班头，彼此之间怎么可能会有交集？”

很显然，庞飞虎笑得有些牵强，但是郭业混过机关懂得人情世故，知道官场之中不该问的不能问，自己刚才已经犯了小小忌讳，不能再犯大错。

随即没有再问下去。

随口恭维了几句庞班头过于谦逊云云。

庞飞虎见着郭业与自己皂班中的衙役倒是有些区别，小小年纪却略谙人情世故，不错。

于是善意点醒道：“何家是有名的书香世家，在陇西县城根基深厚，在隋朝年间曾出过进士。如今何家的二老爷何洵是高祖武德年间的举人，而何家大公子何瑁年方十九，却已经有了秀才的功名。就冲何家又是举人又是秀才的身份，他们进城根本无需缴纳进城税，更别说嚣张跋扈，横冲直撞了。”

然后又轻拍着郭业的肩膀，告诫道：“郭业，以后出外办事，如果涉及到何家，都要先行禀报再来处理。听说何家和咱们县衙的县丞大人的关系匪浅。”

我晕，总算明白为什么何家为什么如此嚣张跋扈了。

因为人家有嚣张的资本啊，先不说跟县衙二哥县丞大人的关系，无论是权钱交易还是权色交易，你妹的，人家好得在官府里有人。

就冲他何家又是举人又是秀才的，能不骄傲，能不嚣张吗？

正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自从汉朝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朝廷采纳以来。

自从隋朝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读书成为晋升上流社会的捷径以来。

无论是唐宋还是明清，读书人的地位都是很高的，不是免税就是免跪。

士农工商，士排第一，读书人能不骄傲吗？

幸亏班头提醒，不然以后自己说不定还傻呵呵地往何家的枪口上撞呢。

无论是大唐盛世还是后世的社会，他都明白一个道理，文化人其实并不可怕，但是会耍流氓会耍狠的文化人是当真可怕。

后世台湾的大文化人李敖先生不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吗？不是有句顺口溜么，李敖吼一吼，政坛抖一抖。

郭业心中暗暗提醒自己，以后千万不要与何家交恶，尽量不要和何家沾边。

如今他只是一个小衙役，万一得罪了何家，谁给他兜着？

此时再看庞飞虎，郭业顿时觉得自己真是跟对了上司，这么一个宅心仁厚的上司太过难得了。

接着，庞飞虎再也没有过多赘述何家之事，而是一边走着一边有一句没一句的问着郭业一些日常的问题。

比如是否会识文断字啊，是否粗通武艺啊，是否祖上三代都是清白啊云



云。

郭业的回答也令他很满意，年方十六，却读过几年私塾（这小子可是正经大学中文系毕业），还懂得一些技击格斗（后世学过一段时间军体拳，搏击格斗），祖上三代都是佃户（郭老憨几代都是根正苗红的佃户）。

最后，带着郭业到功曹房门口的庞飞虎对着郭业轻轻捶了一下他的胸口，赞道：“嗯，很好，是块干衙役的好料子。”

然后领着他进入了功曹房去填表，顺便领套衙役公服和铁尺什么的。

谁知一进功曹房，长官曹佐马功曹人已不在，只有一个专门负责抄写的无品无衔小吏在值班。

这小吏根本不算吏，说白了只是县衙招募的临时工，与庞飞虎这个衙役班头都没法比，见着庞飞虎进来倒是客气，热情地替郭业填了一张履历表，顺便将衙役公服、四方幞头、乌皮靴、铁尺都一一给郭业发放齐全。

然后在小吏相送下，庞飞虎又带着郭业离开了功曹房。

庞飞虎带着郭业前往供三班衙役换班歇脚的场所——右偏院。

填完履历表，领完公服和器具的郭业如今已经是光荣的陇西县衙衙役，庞飞虎认为很有必要带他认识一下自己皂班中的同僚。

特别是县尉谷大人将郭业交给他，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将他好好领进门，至于修行，那就看个人了。

身后的郭业也是一脸激动地捧着崭新衙役公服和器具，脚步轻飘地跟在庞飞虎后头，臆想霏霏。

郭业心中不由美哉，皂青袍衫四方幞头，小小铁尺插腰间，啧啧，小哥如今也是有编制的人了。

虽然被分配到了皂班，成了一名光荣的小城管，但是好歹也是吃国家俸禄的人，这叫吃皇粮，小哥深感光荣，哈哈。

走着想着，不知不觉间，两人就到了右偏院。

郭业还来不及游览右偏院的风光就被庞飞虎带进了专属他们皂班衙役歇息的大房中。

此时是当班时间段，皂班十人除了甘竹寿和朱鹏春这两个胖瘦头陀在守城门外，还有七名衙役分别被派到了陇西县下辖的七大乡去催粮征税，如今的大房中只有一名年轻衙役在歇脚。

见着庞飞虎领着郭业进来，那名衙役立即从圆凳上站起，上前迎来说道：“班头，这是新来的弟兄？”

郭业一瞅来人，年纪虽轻约莫二十来岁，却是长得五大三粗，壮的跟头牦牛似的，而且走起路来下盘稳稳，略有沉声，像是练家子。

庞飞虎笑着点点头，对郭业介绍道：“郭业，这位是咱们皂房的程二牛，是咱们皂班的一把好手。你没见过二牛这小子那对铁拳，开山裂石那是吹牛，但是赤手空拳打死一头老虎，那是真真儿的。”

程二牛？

郭业不禁莞尔，真是人如其名啊。

赤手空拳打死老虎？郭业不禁心中震撼，你妹哦，那不是跟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有得一拼了，不知我后世所学的格斗技击与他有没有得一拼哦。

郭业立马上前对着程二牛抱拳说道：“程大哥竟然有如此武艺，当真是厉害。小弟郭业，以后还要你多多照应啊。”

程二牛听着郭业如此恭维自己，倒是有些不好意思了，挠挠头对着郭业咧嘴笑道：“都是一个锅里捞饭吃的弟兄，谈不上照应啦。不过郭兄弟还是叫俺二牛吧，叫俺程大哥可真是不习惯。”

郭业一看人家年纪比自己大，二看人家在县衙的资历比自己深，哪里会突兀叫对方二牛，人前人后三分哥，礼多人不怪嘛。

于是坚持己见，继续程大哥长程大哥短的叫着。

他这么叫着倒让程二牛更加手足无措了，连连摆手不敢当。

郭业不禁好笑，真是一个憨人，憨得可爱。

最后还是庞飞虎挥挥手，示意郭业无需如此客套，直接称呼二牛即可。

对于郭业这一路下来的表现，庞飞虎甚为满意，作为班头的他何尝不希望自己的下面是一团和气，同心同德。

就在三人相谈甚欢之时，陡然——

啪，啪啪……

一段节奏紧凑的鼓掌之声从门外传来。

紧接着一记阴恻恻的声音响起：“县衙里都在传，三班衙役中就属皂班最为和睦，如今一见果真不假啊，真是羡煞旁人哟。”

就在声音响起的一霎那，郭业敏锐的发现班头庞飞虎的眉头不自觉的皱了起来，而程二牛则是一脸怒气瞬间浮现。

难道来得是不速之客？

随即回头一望门口，只见走进来一名三十五六岁左右的男子，身形有些短小，眉宇间让郭业有种说不出的味道，一种不舒服的味道。

看来人服饰，竟然也是公门衙役。

不过郭业判断，此人绝对不会是皂班的同僚。

不说他那阴阳怪气的言语还有班头庞飞虎和程二牛的神情表现，就冲他腰间配唐刀，也绝对不可能是皂班衙役。

应该是捕班中人吧？

不过就冲他对庞飞虎说话的态度，至少也该是和庞飞虎平起平坐之人。

难道是捕班的班头？

猜的一点也不错，只听着庞飞虎语气平淡地轻声问着门口男子：“秦捕头今日没有出去巡视县城治安，不去缉拿要犯，怎得来我皂班大房打趣庞某啊。”

显然，庞飞虎根本不愿意搭理这个捕班的秦捕头。

秦捕头长得五短身材，嘴唇留着八字须，一双小眼不停在郭业身上眨巴，然后佯装一股子怨气说道：“唉，不是秦某人偷懒哟，如今陇西县城的治安在我们捕班的治理下，那当真是太平无事，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估计在这样下去，我们捕班的弟兄都要一个个闲得身体长膘咯。”

郭业见着秦捕头一双贼眼提溜在他身上，又听着他这番言语，一下子就对这人心目中不待见。

心头不由哼道，切，大言不惭，真他娘的不要脸，就凭你一个武大郎的身材也配做二十名捕快的头头，老子看这捕班也没啥战斗力。

哼！

压不住情绪的程二牛立马抱以冷哼，想要上前驱逐却被庞飞虎拦住。

只听庞飞虎问道：“秦捕头来皂班大房有何事？”

秦捕头没有回答庞飞虎的提问，而是莫名其妙地走到了郭业的身边打了一个转圈，然后就是盯着郭业不放。

然后轻声问道：“你就是东流乡吴家的女婿，郭业？”

郭业一愣，他怎么知道的？老子有这么大的名声吗？

这个没有什么好否认的，随即点点头。

秦捕头哦了一声，看着郭业的双眼，竟然破天荒的自我介绍道：“我叫秦威，添为三班衙役捕班的捕头。”

呃？

不仅郭业愕然，就连庞飞虎和程二牛都有些奇怪，这捕班捕头秦威在三班衙役中是出了名的目中无人，眼里只有上官，根本没有同僚。

今天是怎么了？竟然向一个刚刚入职的衙役自我介绍。

庞飞虎甚至猜测着，难道是因为秦威知道郭业拿着县尉谷大人的亲笔书信来报道，而前来示好吗？

不过，奇峰突转，秦威介绍完自己之后脸上没有和煦的笑容，而是一脸的蔑视死死盯着郭业，然后一字一字阴森说道：“听说东流乡郭业谙熟大唐律例，倒背如流，在下早就仰慕已久。嘿嘿，有时间，秦某定要讨教一番。”

说完眼睛爆出丝丝精光，转身疾走离开了大房。

大唐律例？

郭业心中顿时惊骇，因为庞飞虎和程二牛不知道此事，他自己还能不清楚吗？

当日吴家诈走刘阿芒，自己用得就是瞎诌大唐律例这一招啊。

郭业记得刘阿芒曾经向吴秀秀吹嘘过，他们刘家县衙里面有人。

难道秦威就是刘家在县衙里头的靠山不成？

如果属实的话，嗨，真是冤家路窄。如此看来，吴秀秀与他假结婚一事，刘阿芒并非大黑锅，这个秦威才是他郭业要背的最大黑锅啊。

看来，以后的日子，当真有趣了。

## 第14章衙役同僚程二牛

在庞飞虎和程二牛的一再打听追问下，郭业将自己在东流乡吴家如何诓骗走刘阿芒一事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

说得绘声绘色，听得庞飞虎和程二牛二人脸色跌宕起伏，当真精彩。

最后，程二牛竖起拇指对着郭业赞道：“郭兄弟，三言两语就能将里正之子轰走，当真厉害啊，俺程二牛服了。”

相比于程二牛的乐观，庞飞虎不禁皱起了眉头，说出了郭业最不想听到的一句话。

只听见庞飞虎不无忧虑地叹道：“郭兄弟，看来你这次是真遇到麻烦了。秦威在一年前娶了个妻子，据说那女子姓刘，好像就是你们东流乡人氏。”

庞飞虎言下之意已经很直白了，郭业听得不由头皮发麻。

妈的，原来秦威并非刘家靠山那么简单，竟然是刘家的乘龙快婿。

擦，这梁子结大了。

真是一报还一报啊，前番戏耍了刘阿芒，今朝就被他姐夫秦威给盯上了。

人家是捕班捕头，自己只是一个皂班的小衙役，怎么干得过人家啊？

见着郭业一脸阴郁，眉头紧蹙，庞飞虎不由宽慰道：“郭业，秦威虽然心胸狭窄，龇牙必报，但是你已经县衙同僚，更有县尉大人亲笔书信介绍，他不敢把你怎么样。”

听到县尉大人，郭业心中不由苦笑，自己跟县尉谷德昭根本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无非是岳父吴茂才送了点银子走走后门给他弄了个编制而已，人家都已经收完银子了哪里会管自己这个小衙役的死活。

更何况，秦威是谷德昭手下的捕头，怎么可能会为了一个小衙役为难秦威这个捕头。

庞飞虎见着郭业还在忐忑犹豫，继续说道：“再说了，你是我皂班中人，庞某身为班头，怎么可能任由秦威这个捕班中人欺辱于你呢？放心吧，如果秦威敢发难，庞某定不会袖手旁观的。”

旁边的程二牛也是跃跃欲试地助拳道：“班头说的是，他捕班算个卵啊，他秦威敢为难郭兄弟，就是为难咱们皂班的弟兄，看俺程二牛的铁拳锤不死他。”

两人话毕，郭业心中顿时倘佯起一股热流，丝丝暖入心扉。

看着庞飞虎和程二牛那淳厚的眼神，不由感激地再次抱拳道：“多谢庞班头，多谢二牛兄弟。”

同时心中也是备受鼓舞，对啊，我郭业何必妄自菲薄，难道一个后世之人还能被你秦威一个二逼捕头死死吃住？大不了到了那时候，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哼，秦威，鹿死谁手，还是未知之数呢。

庞飞虎对着郭业再次勉励了几句之后，吩咐郭业明日早晨即可前来当班，至于什么岗位，明日再做安排。

交代完郭业之后，庞飞虎便先行离去。

待得庞飞虎离去，郭业一看大房中就他与程二牛两个男人也就无所忌讳，在房中将崭新的衙役公服换上，四方幞头戴上，更是小小铁尺别在腰间

插上。

换完衣裳之后，美滋滋地转了两圈，问着程二牛道：“二牛，你看咋样？”

程二牛打量了一番之后，砸吧嘴道：“正好合身，精神。”

郭业哈哈一笑，臭美地摆了一个造型，然后将换下来的旧衣裳抱在怀中。

就在将旧衣服抱在怀中的那一刻，郭业突然想起自己竟然忘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便是他在陇西县城的住所到现在还没着落呢。

要知道，县衙管吃管月银，可是从来不提供住宿的。

靠，郭业拍了拍自己的脑袋，暗骂自己真是糊涂到家了，难不成今晚就要睡客棧了？

程二牛不知道郭业怎得如此，连忙问道怎么回事。

郭业随即将自己如此马大哈之事说了出来，谁知程二牛听罢没有大笑，反而拍着胸脯说道：“俺还以为啥大事呢，不就是住所的问题吗？交给俺二牛。”

随即将郭业手中的旧衣服往桌上一扔，然后急急拉着他出了大房，径直朝着县衙大门口跑去。

郭业被程二牛拽着跑，没多久就出了县衙，出了大门郭业急急问道：“二牛，你拽着我上哪儿找住所去？”

程二牛放慢了脚步，哈哈笑道：“郭兄弟，算你运气好。俺们胡同那儿就有一户带小院的宅子要租赁，宅子不大，只有三间房，一个小院，但是住你一个人绰绰有余了。走，俺带你去。”

郭业一边小跑跟着，一边庆幸着自己的运气。

幸亏被调配到了皂班远离了捕班，幸亏认识了班头庞飞虎这样厚道的上司，幸亏认识了程二牛和朱鹏春这样有趣的同僚。

想到这些，再想想捕头秦威的临走之时的威胁言语，那就当真算不了什么。

心中不由豪情万丈地吼道，切，不就是小小阻碍吗？算个屁！我郭业是要干大事的人。

……

……

路上，郭业也对程二牛这个汉子探了一番底子。

程二牛是土生土长的陇西县城人，家就在陇西县南城区朱户大街那边的一条胡同里，他父亲也是衙役出身，后来疾病过世，留下程二牛和老母。后来也是庞飞虎念着与程父同僚一场，去游说县尉谷德昭，总算是让程二牛子承父业，接替他已故的父亲进入衙门混饭吃。

程二牛二十啷当岁，没有成亲，家中只有一个老母。

郭业听着程二牛心无旁骛没有一丝防备地介绍着自己，心中大增好感的同时也不禁泛起竊疑，既然他叫程二牛，应该还有个哥哥叫程大牛才是啊。

怎么就没听二牛提过有个哥哥呢？

真是奇了怪了。

不过郭业也没有突兀去问，万一人家哥哥在小时候就早早夭折，自己再上前一问，那不是二逼是什么？

也许，程二牛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吧。

县衙在东城区，而程二牛所住的地方是南城区朱户大街的一条胡同，需要途经城东大街，城南大街，然后拐上好几条小街才能到。

穿行几条大街下来，身穿衙役公服头戴四方幞头的郭业初初混了一个脸熟，也对东城到南城的区域有了个大概的认识。

街边店面林立，茶馆酒肆，粮店布庄，赌坊妓院，还有菜市集市，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东城区到南城区的各条大街之上。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程二牛领着郭业到了朱户大街的油麻胡同。

程二牛就住在油麻胡同的胡同口，而 he 所说的三房独立小院就在胡同最里头。

也是赶巧，待得程二牛敲响了小院的房门，小院主人正好过来巡视房子，与郭业二人打了个照面。

房主是个眉宇间有些市俗的中年人，通过程二牛的介绍，郭业才知道原来男子叫汪直，在油麻胡同口开了一家油铺，这座小院是他的祖业，一家如今就住在店铺的楼上，所以这栋小院就空置了下来。

汪直一听郭业要租他的小院，开心还来不及。这年头，做买卖的人谁不想和官府中人攀上点关系啊，哪怕像郭业这样初来乍到的衙役，也值得他结上一番善缘。

士农工商，商排最末，还是这样没什么家底的油铺掌柜，汪直怎么可能会放弃这么一个大大的机会呢。

就这样一个愿意结交，一个愿意租赁，两人一拍即合，三两下就将租赁小院之事定了下来。

最后，汪直直接将房租打了个对折，月租仅需纹银半两，当真是便宜到渣渣。

郭业知道汪直心中打得什么算盘，也没有去深究，反正自己兜里银子也不富裕，算是承了汪直一个人情，友情后补吧。

于是从袖子里掏出一小锭的银子，约莫五两，又从腰间翻出两块碎银，约莫一两重，直接将房租付了一年。

汪直见着白花花的银子，心中暗暗庆幸，嘿嘿，总算是攀对了人，一个普通的衙役怎么可能随手就能翻出几两银子呢？不简单啊！

一旁的程二牛见着郭业出手如此大方，翻手间就能摸出几两纹银，也是眼神巴巴一阵的羡慕。

对于他这种一个月只有旱涝保收一两多纹银的月光族来说，啥时候见过五两一锭的银子？

程二牛心中不由感叹，同样是衙役，这做人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郭业无暇猜测程二牛和汪直的心思，向二人道了声回见之后拎着汪直给的钥匙径直进了小院。

这是一座用黄土垒砌围墙的小院，独门独户，小院摆了一张摇椅和一副石桌，虽然不够大但是胜在清静，院中种着一颗大槐树，估计有二百来年的树龄。

小院四周有三房，看着大小可以断定，一间是主人房，另外一间是待客吃饭的小堂，还有一间与主人房相邻，估计是厢房供亲戚朋友住宿用得。

院子的右上角还临时搭了一个茅草屋，里头有个大灶台，台上摆满瓶瓶

罐罐，估计就是厨房。

郭业在小院中晃晃悠悠转了一圈，心道，真是个不错的地方，没想到油麻胡同这种贫民窟也有这么清静的小院。

郭业缓缓走到摇椅边上坐了下来，咯吱咯吱摇晃着，闭目养神赞道：“曲径通幽处，貌似神仙居啊！”

夜幕缓缓沉下，郭业出了小院随便找了个吃食小店垫补了几口，又在近街市店铺随便买了床被，然后趁着天色还有微光迅速返回了新住所。

一是因为今天折腾的委实太累，有些犯困，二是因为明日要早早起床前往衙门履任，第一次上班迟到可是职场大忌哦。

所以，返回到小院之后的郭业第一时间铺好床被，直接下榻就寝，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

.....

一夜过去到清晨，天色灰蒙蒙，公鸡还未开始打鸣，郭业就因为第一天上任衙役而感到兴奋的缘故早早就苏醒过来。

正准备起床洗漱一番，突然——

“笃笃笃.....笃笃笃.....”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适时响起。

郭业赶紧披上外套急急起身，一边穿鞋一边跑出房门冲外喊道：“谁啊？”

刚喊完一嗓子，就听见程二牛在外头招呼道：“郭兄弟，起来了没？走，趁现在清早没啥人，俺带你去个好地方。”

郭业咕哝了一下，大清早的，还要趁着没什么人才去，能有什么好地方。

但还是径直走向院门，前去给程二牛开门。

## 第15章豆腐西施贞娘

“喔……哈欠……”

郭业一边揉着眼睛打着哈欠一边跟着程二牛走在前往衙门的大街上。

现在是什么时辰啊？

天色刚刚有些微亮，路上行人如小猫三两只，偶尔有赶早市的小贩从身边经过，不时冲二人打着招呼，张口闭口都是公爷早。

小商小贩能不尊敬程二牛和郭业这些衙差吗？

要知道，像郭业他们的皂班管得就是维持市场秩序、征粮纳税之事，时常与这些小商贩打着交道。

郭业刚当衙役第一天，对这些人的谦恭有些不习惯，不滞招手示意，而程二牛这个憨货却是早已见怪不怪，昂着脑袋挺着胸坦然受之。

差不多走了大段路程，郭业不由想到刚才程二牛说带他去个好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值得程二牛如此夸赞。

随即问道：“我说二牛，你到底是要带我去哪儿呀？”

程二牛神秘兮兮地一笑，轻声说道：“别问了，到了你就知道了。”

说完不理郭业，继续前边带路。

不过就冲他刚才这一笑，郭业从程二牛这小子的眉宇间看到了淫荡，心中一突，难道这小子是要带我去妓院？

不过这想法一闪而逝，这不靠谱啊，哪家的青楼妓院大清早开门啊。

就在他暗暗揣测之时，前边的程二牛突然驻足停步，嚷嚷道：“到了，就是这儿！”

说着，右手一指两人跟前十米开外的一家小店。

郭业眼神好，细细一瞅小店门口用竹竿挂起来的一块由粗布制成的招牌，迎风飘荡，赫然竖写着“贞娘豆花店”五个大字。

乍见之下，郭业真心想竖起中指问候一下程二牛的家人，你妹的，大清早你神神叨叨的，老子以为什么大事，原来就是这个啊？

不就是一家卖豆腐脑儿的吗？你小子至于吗？

刚想上前指责程二牛的一惊一乍故弄玄虚之时，郭业突然脸色怔住了，眼珠子眨都不带眨一下的盯着豆花店，双眼已经看直了。

店中乍现一个女子，没有略施粉黛，没有步摇玉坠，素面朝天中带着丝丝疲劳来回忙碌着。

霎时，郭业的脑中突然蹦出一句诗来：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咳咳……”

程二牛轻咳一声，故意惊醒失神的郭业，用打趣的眼神看着郭业，咧嘴一笑，憨中带坏。

郭业立马醒神，冲着程二牛白了一眼，原来这小子大清早没憋好屁啊，而且此屁骚气冲天。

来这儿吃豆花是假，看美女才是真的。

程二牛拖着郭业走上前，在豆花店门口找了张空桌坐了下来，然后对着豆花店里头喊道：“贞娘，来两碗豆花。”

里头传来一道在郭业听来异常糯绵，听着连骨头都酥麻的声音，道：“晓



得啦，两位公爷先稍等哟。”

啧啧，郭业与程二牛相对而坐，心中不由赞着，这声音真是腻死人不偿命啊，敢情刚才那位倩影一闪而过的美女就是这豆花店的老板娘贞娘啊。

不一会儿，贞娘梳着婵娟云鬓，上衣着青布斜襟宽袖襦衣，下着紫罗裙摆，裹着细腰如水蛇般袅袅出了豆花店。

踩着碎步，左右两手各端着一碗豆花来到郭业二人桌前，轻声说道：“两位公爷请慢用。”

就在他俯身将豆花放在桌子的那一霎那，郭业可算是与这位美艳无双的豆花店老板娘来了一次近距离的观察。

秀发乌黑如墨，柳叶眉、鹅蛋脸，两腮微红，白皙的脸颊上香汗淋漓，说话间吐气如兰沁人心鼻。

郭业暗暗将贞娘与吴秀秀做了一个比较，吴秀秀孤冷清傲，论姿色，这位贞娘稍逊吴秀秀，没有那股子清丽脱俗的感觉。

但是，贞娘身上也有吴秀秀所没有的东西，眉宇间那种风韵，两眼闪烁间那种动人心魄，绝非吴秀秀所能比拟的。

郭业的眼神随着贞娘的走动而挪动，轻声脱口赞道：“好一位挠人心头痒痒的良家少妇啊！”

贞娘已经进入店中听不见郭业的轻声赞叹，但是同桌的程二牛不是聋子，将郭业的话听得一清二楚。

随即嘿嘿憨笑两声，娓娓说道：“怎么样，郭兄弟？俺二牛没带错地方吧。贞娘可是咱们陇西县城出了名的豆腐西施啊，长得那叫一个美。她本名杨婉贞，几年前从外地嫁到咱们陇西县城，开了这家豆花店谋生。豆花手艺好，人长得也美，所以，嘿嘿，生意一直不错着呢。”

原来她叫杨婉贞啊，郭业微微记在心里，好名字。

程二牛拿着勺子扒拉着碗里的豆花，一边摇头叹道：“贞娘这女人当真不错，小小弱女子撑起一个家，而且虽有艳名但是却从未传出什么风流韵事，可惜咯……”

听着程二牛一声叹，郭业停住了手中的小勺，疑惑地看了一眼程二牛，问道：“可惜什么？”

程二牛刚想探头过来说点什么，突然豆花店外头又响起一声嚷嚷。

“贞娘，贞娘，快给老子拿点银子来。”

声音刚到，一个身材瘦小的灰衣男子就闯进了豆花店中，后面还跟着两个劲装汉子尾随其后。

郭业仔细瞅了一眼那闯进店里的灰衣男子，蓬头垢面一脸憔悴，眼袋浓黑眼角眼屎未清除，显然这小子肯定是熬夜一宿未睡。

紧接着又听到一阵翻箱倒柜乒乒乓乓的声音，不时夹杂着干嚎着：“银子呢？快给老子拿点银子出来，昨晚输死老子了。”

贞娘的声音适时响起，不再有刚才的黏糯声音，更多的是惊恐和无奈，道：“这早上刚开张，哪里来的银子呀。家里的银子昨日不都被你拿走了吗？”

再接着，又是一阵辱骂声和翻箱倒柜的嘈杂声。

郭业眉头紧蹙，程二牛趁机解释道：“这就是俺说得可惜了，这男人是贞娘的丈夫，叫胡皮。胡皮这小子在县城里是出了名的无赖，是个吃喝嫖赌样

样占全儿的混蛋玩意，可惜贞娘这么一个贤惠的女人了，再怎么会操持家业都禁不起这胡皮这王八蛋的祸害。”

郭业看着豆花店里头胡皮一阵鸡飞狗跳，听着贞娘惊恐的叫喊，不由心中微微发酸，怎么如此一个女子会嫁给这么一个王八蛋呢。

程二牛又用嘴喏了喏胡皮身边的两名劲装汉子，说道：“这两人肯定就是大兴赌坊的混混，胡皮这小子昨晚八成又输红了眼，借了赌坊的银子又输个精光，今天一早被人家给押回来取银子来的。”

郭业瞥了那两名一言不发默默跟在胡皮身后的汉子，心道，不就是赌场放高利贷的吗？

啪！

一声清脆的响声打断了郭业和程二牛的谈话。

郭业和程二牛两人再次看向豆花店中，只见胡皮扬手甩了贞娘一巴掌，而贞娘则是捂着脸颊蹲在地上呜呜哽咽，哭得肝肠寸断。

胡皮甩完一巴掌之后，急的跳脚骂道：“你天天打开门做生意，咋就会没银子？别藏着掖着，赶紧给老子把银子拿出来。”

然后又对身后那两名汉子哈腰笑道：“两位别急，别急哈，这女人肯定有银子的，我一定打得她将银子统统交出来。”

两名汉子双眼逼视胡皮，继续不言语，只不过冷哼一声用以回复心中的不满。

胡皮继续喝骂继续逼迫贞娘，就是要银子。

贞娘则是蹲在地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委实一钱银子都拿不出来。

胡皮恼羞成怒，作势高高扬起右手又要对贞娘开打。

就在这一刻，郭业再也坐不住了，麻痹，这也叫男人？干你胡皮八辈儿祖宗的。

砰！

郭业拍案而起，不仅吓了对面自顾吃豆花的程二牛一跳，也吓了胡皮还有那两名赌坊打手一跳，趁着众人将眼神转移过来之机，郭业怒喝道：“住手！”

然后走出座位进了店中，对着胡皮冷声道：“胡皮，你再敢动手，信不信老子直接让你进去吃牢饭？”

呃……

胡皮看着身穿公服的郭业出头，不由犯了心虚。

这惹谁也不能惹了官府中人啊，郭业这话他还真信，自己本来就名声臭出二里大街外，人家随便给自己套个罪名直接就进去了。

但是后头的两名赌坊的人也不是善茬儿呀，如果今天还不是欠赌坊的银子，估计免不得又是一顿痛揍。

赌坊这些人的手段，他胡皮整日厮混怎能不清楚？

于是对着郭业求情道：“这位公爷，你高抬贵手莫要管此事行吗？而且贞娘是我妻子，我冲她要银子，我打她，那也是天经地义之事，不犯甚王法啊。”

胡皮这话一出，差点没将郭业的鼻子气歪。

你娘的，什么狗屁天经地义，在老子这儿行不通，还真给你丫脸了，麻痹。

于是对着胡皮抡起右手，左右啪啪各打一巴掌，喝道：“照你这么说，老子是公差，打你也不犯法咯？”

郭业出手够狠，直接将胡皮脸颊打得高高肿起，眼冒金星，差点没站住脚步。

旁边一直不作声的两名汉子见着郭业这个半路杀出来的程咬金，横插一杠梁子，未免心中不悦，但是碍于郭业公差衙役的身份没有敢大声质问。

而是语气生硬地说道：“这位公爷，这胡皮欠了咱们大兴赌坊的银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您这么做可就不厚道了。”

郭业看着这些习惯杀人放火泼油漆放高利贷的混账没什么好感，连正眼都不瞧二人一眼，冷哼道：“怎么着？朝廷什么时候颁布了律例，允许赌坊放利钱了？回头本公差还真要回衙门问问县尉大人了。”

这话中之意就是告诉这两名打手，这梁子他郭业架定了。

看着蹲在地上如受惊小鹿般瑟瑟发抖的贞娘，郭业更是坚定了援手相助这个弱女子的心思。

一听郭业这话，两名汉子知道今天这事有些波折了，随即再次问道：“公爷这是想替胡皮揽上此事？”

郭业没有理会问话，而是对二人厌恶地摆摆手，驱逐道：“告诉你们大兴赌坊的老板，丧尽天良之事最好少做，不然会折福的。”

两名汉子一听郭业已经放话到了这种程度，怎么还会不清楚今天这事已经变味儿了。

不过还是不死心，还想冲郭业说道两句，虽然不敢得罪郭业这种衙门中人，但是他大兴赌坊也不是没有靠山之人，不是那么好惹的。

谁知话还没出来，又传来一阵砰的声音。

吃完豆花的程二牛一拳砸到桌子上，直接将桌子锤了一个大窟窿，然后吆喝着嗓门对着两名汉子喝道：“还愣在这里干嘛？难道真想吃吃爷的铁拳，想到班房过过夜不成？”

两名汉子彼此对视一眼，程二牛这个混蛋凶名在外，连老虎都打得死的人能是什么好玩意吗？

随即只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灰溜溜地转身而去，转身之时瞪了胡皮一眼，威胁之意顿出。

胡皮见着郭业横插一梁子，帮自己解了围，可一想到两名大兴赌坊打手离去之时的眼神，心中再次泛起了心虚。

郭业看着蹲在地上楚楚可怜的贞娘，心中不免生出怜意，想要上前将她扶起劝慰几句。

谁知外头的程二牛冒然跑了进来，好像想到了什么东西，对着郭业有些无奈地附耳叹道：“郭兄弟，俺刚才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看来你又闯祸了。”

## 第16章快乐的小衙役

看着程二牛心事重重，郭业顿感不妙，狐疑地问道：“又怎么了？”

程二牛挠头为自己的粗枝大叶感到惭愧，弱弱地说道：“俺想起庞班头之前提过，这大兴赌坊的幕后老板好像就是秦捕头。”

我靠！

郭业真想一脚踹死程二牛这个浑汉，早干嘛去了？你一早说，哥们何必插手这个梁子呢。

这下扯蛋扯大了，本来就跟秦威有旧恨，现在又平添新仇，这不是要整死小哥我吗？

一想到秦威当日离去那阴鸷的眼神，郭业不由皱紧了眉头。

虽然秦威昨日没有骤起发难，但不代表以后不会报复于他，就连班头庞飞虎都说了，秦威此人龇牙必报。

看来今天这事一传到秦威耳中，诸多矛盾就不能善了。

郭业不禁心中惆怅道，我本小屌丝，奈何麻烦频加身。

看来，秦威一事不能马虎，最好尽快妥善做出处理，反正尾大不除，迟早是要出大事的。

心中打定了主意之后，郭业甩甩脖子对程二牛说道：“算了，管他呢。已经得罪，也不在乎多那么一两次了。”

而后弯身将蹲在地上的贞娘缓缓搀扶起来。

嘶……

就在入手贞娘右臂处，郭业不禁暗赞一声舒服，纤纤柔荑柔若无骨，身上有股淡淡的脂粉香味，与吴秀秀的幽谷兰花香不同，贞娘的香味来得刺激，来得香艳，令郭业的内心不由一阵骚动。

不过人妻虽好，奈何人家丈夫就在身边，只能强抑小腹汩汩袭来的躁动，将贞娘扶起之后退到了几步之外。

然后将满腔的躁火化作怒火，对着胡皮这个无赖劈头盖脸一阵骂道：“胡皮，你妻子杨婉贞容貌秀丽，端庄贤惠，你却不思进取整日胡混。你说你还是个男人吗？连打老婆这种下作之事你都干得出来，你真是枉为男人了。”

对胡皮这样没有节操人品的无赖，郭业这番话无异于对牛弹琴，纯属扯鸡巴淡。

胡皮听罢之后只是连连点头称是，哪里有一丝悔改的态度，无非是惧怕郭业这个官府衙役再对他动手动脚罢了。

不过郭业这番话听进一旁无声啜泣的贞娘耳中，却是另外一番心头滋味，听得她美目连闪，不时偷眼看着郭业这个年纪轻轻俊俏若斯的小衙役。

身后程二牛催促郭业去衙门的时辰快到了，郭业才再次盯了贞娘一眼，而后缓缓转身。

走出店门口，郭业看到一个大窟窿的饭桌，随即从腰间掏出几钱重的碎银抛进店里，头也不回地朗声道：“这点银子给你家做补偿。胡皮，你给我听好了，如果让我发现你再殴打虐待妻子，哼，咱们大牢见，牢中刑具百般花样，看老子整不死你。”

说完之后，不顾身后贞娘和胡皮的反应，与程二牛并肩而行朝着衙门走去。

店里头的胡皮见着一小块儿碎银抛进店中落在地上，赶忙扑身上前跪在地上将银子捡了起来塞进了腰间。

动作一大扯动了刚才被郭业左右开弓扇成红肿的脸颊，不由吱呀抽着冷风一个劲儿喊疼。

贞娘注视着远去的郭业许久，默不作声。

听着胡皮龇牙喊疼，不禁慌忙弯身将丈夫胡皮悠悠扶起，嘘寒问暖之意陡出。

对于她这样的女人来说，丈夫就是天就是地，即便胡皮再是混账无比，那也是她贞娘的一片天。

……

……

郭业与程二牛踩着时间总算是到了县衙，所幸没迟到。

一进皂班大房，班头庞飞虎已经早早在等候着众人，郭业和程二牛前脚跟刚进大房，后头朱鹏春和甘竹寿这对胖瘦头陀也接踵而来。至于其他七名下乡催粮征税的皂隶衙役，并没有及时赶回来，还在乡下。

庞飞虎示意几人先坐下，做一下近期的安排。

看在郭业眼中，感觉有点像后世企业公司里头各部门的经理召集同事下属开早会，然后安排一下本周的主要工作。

想想还真是像。

果不其然，庞飞虎从袖子里掏出一个簿子打开之后看了几眼里头的记录，然后说道：“张小七，阮老三等七人在各乡忙活催粮征税之事，就不再做安排了。至于你们四人，哦，对，这位郭业是新来的同僚，我想你们几个都应该认识了。”

郭业缓缓起身，很庄重地对在场几人点头示意。

甘竹寿还是那副屌样，看了一眼郭业，然后继续低下脑袋，脸上毫无笑容跟个吊死鬼似的。

程二牛则是嘿嘿一阵傻笑，倒是朱鹏春这小子笑得有些讪媚，心里指不定还在打抱郭业大腿的主意。

郭业坐下之后，庞飞虎继续说道：“从今天开始，郭业和程二牛搭班儿，负责东门进城的收税事宜，至于甘竹寿和朱鹏春你们二人则是负责东城到南城的菜场和集市的征税事宜。大家有没有问题？”

郭业知道自己在衙门中根基浅薄，资历一片空白，是个新的不能再新的新人。

所以必须奉行一个职场准则，领导让干啥就干啥，绝对不能有怨言，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不然还没干几天就这个不满意那个不同意，无异于自取死路。

尽管他知道守东门是一个很枯燥乏味之事，但是他还是摆出一副甘之如饴的表情对庞飞虎起身抱拳说道：“班头放心，我一定会和二牛兄弟守好东门，不给咱们皂班抹黑。”

果然，郭业这份知进退懂分寸的言语博得了庞飞虎的再次好感，心中欣慰道，不枉为对这小子另眼看待，不错。

一旁的朱鹏春见着郭业和程二牛搭班，不由起身冲庞飞虎申请道：“班头，您看是不是让属下和郭兄弟搭班儿啊，如果他有甚不懂的地方，属下也

可以从旁提醒他不是？”

朱鹏春打得什么主意别人不知道，郭业还能不知道吗？看来这小子真是钻营到家了，不放过一丝一毫的机会。

不过他这话却引起程二牛的不满，程二牛觉得自己与郭业聊得较为投契，再听朱鹏春这话明显有“棒打野鸳鸯，硬拆好基友”之嫌，脸色霎时一黑，瞪着朱鹏春恶声说道：“咋的？你朱鹏春能从旁提醒郭兄弟，俺程二牛就不行？难道就你朱鹏春有经验不是？瓜兮兮的傻娃子，瞧把你能耐的。”

说完还冲着朱鹏春挥舞了一番铜钹大的拳头，以示抗议外加一点点威胁。

朱鹏春见着程二牛又开始犯浑了，情不自禁地缩了缩脑袋，然后恋恋不舍地看了眼郭业，不再言语。

郭业让朱鹏春那混球的哀怨眼神看得心里直发毛，扯了扯程二牛的胳膊，笑道：“二牛不要这样，咱们都是一个班的弟兄，要精诚团结才是。”

而后又对庞飞虎抱拳告辞道：“班头，开城门的时间快到了，我和二牛先赶往东门了。”

庞飞虎满意地看着郭业，然后点点头挥挥手，道：“去吧。”

郭业和程二牛随即离开了皂班大房，出了县衙大门，向东门方向赶去。

离开油麻胡同的那个家之前，郭业还想骑驴来上班的，想想还是算了，连庞班头都徒步上班，他一个小衙役骑驴上班，太奢侈太高调了。

于是和程二牛两人徒步小跑，缓缓赶到了东门。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的功夫，天已亮堂，初阳东升，一片金光铺满大地。

吱呀……喀喀喀喀……

郭业和程二牛二人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将东门城门徐徐打开，一线初阳照耀在身，照得郭业心情大好，心胸霎时开阔了起来。

程二牛对着城内城外扯开嗓子吼道：“开城门咯，出城走好，进城交税哩。”

郭业听着程二牛满口川味的吼嚷，不由也有模有样地学着喊道：“开城门哩，出城走好，进城交税哩。”

心中更是暗暗补充道，万物复苏，万象更新，新的一天开始了。

一时间，出城人潮汹涌，进城人员有规有矩排起长龙，进来一人就往筐子里投上两文铜板。

重复的工作，重复的动作。

就这样，郭业开始了在大唐盛世小衙役的第一天工作。

大唐小城管，玩得也很嗨。

在接下来的几天，郭业的小衙役生涯渐渐进入了佳境，也彻彻底底将自己融入了大唐社会。

不出几天，凡是进出过城门的陇西县人都知道了城门口有一个快乐的小衙役，不像其他衙役一样凶神恶煞趾高气扬，相反这个快乐的小衙役态度和煦，还一团和气。

这个小衙役就叫郭业。

日复一日，郭业和程二牛继续早起晚归，一直在东门负责着守门收税事宜。

这一日的傍晚，还未到关城门的时间，朱鹏春却兴致勃勃地朝着东门方

向跑来。

一见程二牛和郭业继续一左一右站着守门，对着二人说道：“郭兄弟，二牛，赶紧收拾收拾，去醉仙楼。”

程二牛并不待见朱鹏春这个混蛋，皱眉说道：“关城门的时辰不到，怎么走？”

朱鹏春嘿嘿笑了一声，然后指了指脑袋上那个四方幞头衙役帽子说道：“时辰到不到还不是咱们说了算？赶紧的，别废话了，庞班头让你们赶紧关了城门去醉仙楼与他会和，我告诉你们，去早了有酒有肉有菜吃，去晚了，屁毛都吃不着。你俩看着办。”

说完转身，哧溜一声又返回跑去。

郭业疑惑地看着程二牛，问道：“好端端的，庞班头请咱们去醉仙楼吃饭干啥？”

因为醉仙楼是陇西县城数一数二的大饭店，一顿酒菜下来没个半两银子根本吃不住。

在他印象里头，庞飞虎的家境也是一般般啊。

程二牛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摇摇头表示不知，不过已经开始收拾筐子，准备关城门了。

郭业也上前搭把手关了城门，既然庞班头相邀，怎么可能不去？

## 第17章醉仙楼偶遇

时辰已近黄昏，天边一抹残阳未散，街上行人却已如鸟倦归巢陆续返家。

当郭业和程二牛赶到城东大街的醉仙楼之时，朱鹏春已经早早在店门口等候。见着二人到来，也没有过多寒暄，径直将两人领进醉仙楼上了二楼的一个大包厢内。

一进大包厢，朱鹏春边赶忙找到自己的座位迅速抄起筷子吧唧吧唧开始吃菜，活脱饿死鬼投胎，一边嚼着肉块喝着酒一边嘟囔道：“班头，他们来了，呜……呜……好吃，可饿死老朱我了，幸好没让你们吃完。”

庞飞虎没好气地看了一眼如饕餮般满嘴油腻的朱鹏春，赶忙招呼着郭业和程二牛相继坐下准备吃饭。

待得郭业坐下之后，扫视了一下包厢内在座的几位，除了班头庞飞虎，胖瘦头陀朱鹏春和甘竹寿，还有两张陌生的新面孔。一个年纪略大约莫四十来岁，一个也是二十出头，看装扮同是衙役中人，但是郭业从未见过。

在庞飞虎简短介绍下，郭业才知这两人也是皂班的衙役，一个叫张小七，一个叫阮老三，最近分别负责陇西县下辖的东流乡和李庄乡的催粮征税之事。

两人因为昨日便完成了两乡催粮征税的任务，所以提前返回县衙述职报道。

历年来，这下乡催粮征税之事都是皂班最头疼的老大难之事，没想到张小七和阮老三能够提前各自完成任务，庞飞虎心情非常不错。所以，才有了今天醉仙楼的这顿饭局。

一嘛是庆祝两人的任务完成，二嘛也是介绍郭业和张小七几人认识一番。

至于第三个原因，那就是他自己心里有另外的打算，不过说来说去也是为了郭业这小子，这小子才到皂班当差几天，但是办事老练，爱岗敬业，着实让庞飞虎喜爱。

郭业借着庞飞虎的饭局，自我介绍一番和张小七和阮老三两人重新认识了一番。

接下来，众人觥筹交错，除了吃就是喝，如果再不吃喝，估计满满当当一桌酒菜就要被朱鹏春这个饿死鬼给消灭光了。

再说了，皂班虽然负责的是催粮征税之事，看似油水很多，其实压根儿就捞不到什么外快，不能与捕班相比，皂班的衙役收入都不高，拿的都是有数的月银，多的时候一两半，少的时候也就不足一两。

所以，庞飞虎能够花银子在醉仙楼请众人吃顿饭，也算是给弟兄们打打牙祭加加伙食，这个时候如果不多吃点，那才是傻蛋。

不一会儿，风卷残云，整个饭桌上已经空盘叠起，依稀可见的除了一盘稀落的花生米外，就剩满桌的鸡骨头。

用郭业的话讲，这哪里是公务员啊，这简直就是一般饿死鬼投胎的鬼子进村。

饶他和庞飞虎矜持一些，结果却是吃得只有半饱。

嗝……



朱鹏春打了一记饱嗝，拿筷子剔着牙，不由赞了一声：“吃得真叫一个舒服啊，咱们班头真是敞亮。咱们皂班弟兄能摊上庞班头这么一个上司，这是弟兄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啊。”

众人都用鄙视的眼神瞅了瞅朱鹏春，但是对他的话却是不置可否。

庞飞虎这个班头当真是没话说。

郭业坐在庞飞虎身边，举杯对他说道：“班头，这些日子多谢你对我的照顾，属下水酒一杯敬班头，提携之恩铭感五内。”

庞飞虎哈哈一笑，对着郭业举杯相碰，咕咚一口灌完，然后说道：“心照不宣啦。郭业，你是块好料子，好好干。”

郭业听着庞飞虎的话，心中暖意洋洋，刚想对庞飞虎再说几句煽情的话，突然——

隔壁包房传来一阵觥筹相碰的喧哗之声，吵得郭业等人耳朵聒噪，头皮发麻。

“哈哈，整个陇西县城也就醉仙楼的烧鸡最是地道，唔，好吃！”

“那可不呗，你小子以为醉仙楼是街边的破烂旧事啊？这一顿饭没个半两银子可下不来。”

“刘二说得对啊，不过属下以为能够在咱秦捕头手下办事，才叫福气，大家说是吧？”

“是，是啊……”

一时间，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之话此起彼伏，闹腾得整个醉仙楼二楼都能听见喧嚣。

郭业这边包厢中人的脸色瞬间拉了下来，因为从隔壁传来的动静和说话，掰扯着脚指头都知道隔壁的这些人是在干什么的了。

秦捕头？

不就是捕班捕头秦威和他手下的几名心腹爪牙吗？

郭业更是心中暗啐，真是流年不利犯了太岁，吃顿饭还能和秦威这个混蛋碰到了一块儿，还是两隔壁。

不过庞飞虎却没有这般想，而是脸色泛起一丝笑意，轻声说道：“果然没有算错，每个月的这个时间，秦威肯定会在这儿和手下吃饭。”

呃？听到庞飞虎喃喃自语的郭业不由一愣，难道今天班头来醉仙楼吃饭为的就是等秦威？

不待他琢磨透，庞飞虎已经将郭业拉扯起来，说道：“走，趁着秦威在醉仙楼吃饭，我豁出这张老脸年替你说和说和，以后都在一个衙门办事，抬头不见低头见，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

不止郭业，就连朱鹏春，程二牛，张小七等人乍然失色，原来庞班头还有这个心思。

众人看着郭业的眼神都不禁有了一丝羡慕，看来庞班头对郭业可不是一般的器重啊。

唯有朱鹏春心中暗暗自喜，不禁大呼道，老子知道内幕，老子知道郭小哥不简单，嘿嘿，后面还有县尉大人哩……

郭业蠕动着嘴唇，心中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庞飞虎竟然对他关心若斯，也是啊，头上老是悬着秦威这把铡刀，干什么心里都有个疙瘩，不得劲儿啊。

于是在庞飞虎的拉扯下出了包厢，朝着隔壁秦威等人的包厢走去。

哎呀……

庞飞虎一进秦威包厢，赫然可见，秦威正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和自己三五个心腹爪牙喝着小酒啃着大鸡腿。

在房门打开的一霎那，秦威也发现了庞飞虎和郭业这两位不速之客的到来。

两人突兀的闯进来，着实让秦威和几名爪牙大大吃惊。

捕班和皂班向来不和，这在县衙里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捕班捕头秦威自恃县尉谷大人宠信，嚣张跋扈目中无人，与皂班班头庞飞虎心中素有芥蒂，这也是众所周知之事。

今日庞飞虎不请自来，秦威和几个手下真是有些搞不懂了。

特别是身后还跟着郭业这个秦威不待见的小衙役。

随即，秦威将手中啃到一半的鸡腿往桌上一扔，阴阳怪气地哼哼道：“哟，庞班头真是稀客哈，竟然能在醉仙楼这种地方看见庞班头，啧啧，你们皂班啥时候也富裕到随时都能下馆子的地步了，长见识了，哈哈，长见识了哈。”

这话一出，庞飞虎神情瞬间一滞，本来还有些笑意的脸色突变，青红掺杂委实难堪。

秦威这么赤裸裸地奚落皂班的穷困拮据，作为一班之头的庞飞虎能开心到哪里去。

不过他知道自己今天是为了郭业之事而来，不能轻易发怒，于是抑制住心中的愤慨，勉强笑道：“让秦捕头见笑了，我和弟兄们在隔壁吃饭听到这边的响动，敢情这么巧，原来秦捕头也在这儿吃饭。”

秦威见庞飞虎在自己这么奚落下还面色无常，不禁觉得奇怪。

于是随便打了个哈哈，却将眼神转移到了跟在庞飞虎后面的郭业身上。

双眼阴鹜如秃鹫觅食，目不转睛阴沉毒辣。

顿时，包厢内气氛陷入了尴尬。

庞飞虎见状，轻笑道：“兄弟今日过来，一嘛是想请秦捕头还有捕班的几位弟兄吃顿饭，二嘛，呵呵，是想充充和事佬，帮我这个不争气的属下说和说和，希望秦捕头看在庞某的薄面上，大人不计小人过，网开一面，不要再和郭业这小子计较。”

呃？

这下轮到秦威发愣了，没想到一向不喜惹是生非强出头的庞飞虎会帮一个小衙役说情，有点意思。

可惜就凭他一顿饭几句话，自己就能放过郭业这个混账？简直痴人说梦。

吧嗒！

秦威将手中的酒碗摔倒在桌上，用手掏了掏右耳朵，对着身边的一个捕快问道：“刘二，老子没听错吧？庞班头要请咱们捕班吃饭，哈哈，要在醉仙楼请咱们捕班吃饭。哈哈……你，去将醉仙楼的掌柜叫来。”

几名在座的捕班衙役见着秦捕头大笑，也附和地跟着发笑，不时用轻蔑的眼神看着庞飞虎和郭业。

刘二听到秦威的吩咐之后，瞬即离开包厢出门去叫醉仙楼的掌柜了。

听着秦威这不阴不阳损人不留余地的话，庞飞虎的脸色变得已经很难看很难看，难看到郭业看着心里都在泣血。

只见郭业紧紧握住双拳，浑身有些颤抖，秦威这个狗东西真是欺人太甚，同是班头，竟然如此奚落自己的上司。

但是他没有立马发怒，因为他知道庞飞虎之所以如此忍辱负重，无非就是帮他说和，如果自己现在一冲动，那么庞班头就真的前功尽弃了。

现在他除了忍耐之外，就只有恨，恨自己的力量微薄不能反抗，恨秦威的欺人太甚目中无人。

不一会儿，醉仙楼的掌柜被刘二叫了上来，尾随在刘二身后进入了包房。

郭业粗粗斜视了一眼，是一个年近六旬的孱弱老头。如果他记得不错，醉仙楼的掌柜姓薛。

薛掌柜对着郭业和庞飞虎点头致意了一下，然后走到秦威跟前，问道：“秦捕头相召，不知有什么吩咐？”

秦威瞥了眼薛掌柜，没有正眼瞧他，而是手抓了一把花生米一个接着一个往嘴里扔，然后哼声问道：“薛掌柜，你告诉庞班头，咱捕班弟兄在你这醉仙楼吃饭，一顿饭要几个大钱啊？”

## 第18章小哥打你脸，没商量

薛掌柜习惯性地哈着腰，然后轻声细语地说道：“秦捕头和公爷们能够光临小店，那是小店的福气，怎么还敢收诸位的饭钱呢？嘿嘿，使不得，使不得。”

“哈哈……”

“算你老小子识趣儿！”

秦威和捕班的几个衙役哄堂大笑，笑得整个包厢乱成一片，都用一种奚落的眼神望着庞飞虎和郭业。

此时的庞飞虎怎么还会不懂秦威的意思，人家作威作福惯了，来醉仙楼吃饭压根儿就没付过银子，哪里需要你请客。

秦威狂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罢后对着庞飞虎不屑道：“庞班头，我看你还是省省吧，你赚这三瓜俩枣儿的也不容易，这点银子八成还不够给你爹抓药的，哈哈。如果手头不宽裕的话，大可跟秦某说说，毕竟一个衙门的，我不帮衬你谁帮衬你啊！”

说到这儿，也不顾庞飞虎到底会不会暴怒，继续颐指气使的将目光转向郭业，冷哼道：“姓郭的，难道你不知道断人财路，无异于杀人父母吗？你觉得我还会与你善了吗？”

言下之意，自然指的是郭业横插一手破坏大兴赌坊榨取胡皮钱财之事。

旧恨未消，又添新仇，看来秦威打定了主意，与郭业是不死不休了！

“你……”

郭业已经忍无可忍，大步一跨就要冲上前去教训秦威这个满嘴喷粪的王八蛋。

可人如利箭刚要脱弦，就被庞飞虎一把拽住了胳膊，然后在他耳边轻声呵斥道：“郭业，别冲动，不要中了秦威的诡计。只要你上前一出手，殴打上司的罪名铁定跑不了，到时候你就等着脱掉公服，吃秦威的报复吧。”

庞飞虎这话如醍醐灌顶般冲进郭业的耳中，将他那颗躁狂的心顺势一浇，冷静了下来。

是呀，秦威明摆着就是故意激他暴怒，然后大打出手。只要自己敢动手，那殴打上官的罪名就肯定了，到时候别说脱掉公服了，被革职出衙门之后就是小命都拿捏在了秦威这个畜生的手中了。

郭业冷静下来之后，后背立马生冷，如果刚才一冲动虎逼赫赫地上前揍秦威，可真是倒了大霉了。

秦威，草你八辈儿祖宗的，算你狠。

但是看着庞飞虎那张因为受辱而早已愤怒得快憋出火来的脸颊，郭业又心有不甘。

难道就任凭秦威这么肆无忌惮地狠踩庞班头？

不，郭业心中怒吼，从进衙门一开始到今天豁出脸皮替自己求情说和，庞班头就跟兄长一般照顾自己，如果今天不替他争口气回来，我郭业还算个人吗？

看了一眼得意洋洋嘴里叼着一根鸡骨头剔牙的秦威，又看了一眼唯唯诺诺站在旁边的薛掌柜，突然，郭业计上心头来。

随即，郭业伸出右手探进左袖中摸索了一番，然后掏出一锭约莫一两重

的银子对着薛掌柜喊道：“来，薛掌柜，结账！”

见着薛掌柜朝他转身，然后将银子轻轻一抛落到对方的怀中，问道：“够不够？”

薛掌柜接过银子后仿佛就跟接了个烫手的山芋般，急忙走到郭业跟前喊道：“不用啦，当真不用啊。这，这公爷们来咱们饭店吃饭，那是咱们的荣幸，哪里还敢要公爷的饭钱啊。”

庞飞虎不知郭业葫芦里头卖得什么药，刚想开口问郭业，只见轻轻摆手对着庞飞虎耳语道：“班头，您别说话，我今天不替你争口气回来，我就不是带把儿的。”

说着又从袖子里掏出一锭一两重的银子，继续塞进跟前的薛掌柜怀里，然后脸色一板说道：“这锭银子是替秦捕头几位付的饭钱，来，收好了。”

呃？

这时，就连秦威和刘二等几个捕快都被郭业这小子给弄糊涂了，敢情这小子脑子有病，银子多了烧得慌？

特别是刘二几个捕快，看着郭业一锭接一锭的从袖子里掏出银子，眼睛都快冒出火来了。

薛掌柜是个生意人，表面糊涂心里精明着，在包房中呆了一会儿就知道这几位公爷在窝里斗，哪里还敢搀和里头的破事？

一个劲儿地将怀里两锭足足二两的银子往郭业手中塞还，这一顿饭两顿饭是小，万一无缘无故得罪了秦捕头，砸了自家的醉仙楼那可真就得不偿失了。

谁知郭业不理睬薛掌柜的硬塞，然后一把拽起身边庞飞虎的胳膊，一脚将包厢的房门窜开，破门而去。

刚走到门口，又转头对着包房内喊道：“薛掌柜，你开门做生意，赚得就是翻翻炒炒的辛苦钱，这二两银子你就放心大胆的收着。我郭业没啥文化，但是好歹也是爹生娘养有家教的人，吃饭付钱这种事天经地义。吃饭不给钱这种破事，只有沿街乞讨的臭要饭才会去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恬不知耻，沾沾自喜，还他妈要不要点逼脸了？”

言罢，郭业不无挑衅地透过房门望了一眼秦威，你不是喜欢说话阴阳怪气吗？小哥也给你来几句软刀子，打你脸，没商量。

之后，已经在隔壁和庞飞虎二人招呼起程二牛，朱鹏春等人离席扬长而去。

转而下楼梯之处，庞飞虎突然顿感酣畅淋漓，心中刚才所受的憋气一消而散，不滞哈哈大笑了起来。

笑声之大足以震耳发聩，传遍了整个醉仙楼上下，也传进了秦威等人所在的包厢。

秦威脸色难看的坐在位置上，咬牙切齿咯咯作响，心中恨道，指桑骂槐，郭业这个小畜生绝对是指着和尚骂秃驴。

混账东西，竟敢拿二两破逼银子打老子的脸，还敢说我秦威没爹没娘没家教，还敢将老子比成臭要饭的。

郭业，郭业，你这是自寻死路啊！

秦威一边心中怒吼，一边阴晴不定地看着手足无措拿着两锭银子的薛掌柜。

薛掌柜被秦威看得心里发毛，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难道是秦捕头惦记上咱手中的二两银子了？

于是胆颤心惊地走到秦威跟前，畏首畏脚地将两锭小银子递上前去，弱弱地说道：“秦，秦捕头，小店怎，怎么敢收公爷们的饭钱呢。这二两银子，就当是小店孝敬给秦捕头您的。”

如果刚才郭业那番指桑骂槐的话是啪啪啪打脸的话，那么薛掌柜这话算是彻底惹毛了秦威。

砰！

秦威一拳砸在饭桌上，震得桌上空盘子哗啦啦掉在地上，碎得七零八落。

心中憋闷的怒气被薛掌柜彻底点燃，秦威一把拽住薛掌柜的衣领，双眼盯着他口中冒着寒气地咬牙说道：“你也当老子是臭要饭的？”

“啊？”

被秦威拽得喘不过气来的薛掌柜吓得身子一颤，连连摇头喊道：“不是，不是啊，小的不敢，哪里敢啊。”

砰！

秦威又是一把直接将薛掌柜这堆老胳膊老腿老骨头扔在了地上，喝骂道：“滚，滚出去！”

薛掌柜闻听之下如蒙大赦，顾不得身子骨的疼痛，从地上蹭的一下爬起来，一猫腰迅速溜了出去，赶紧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薛掌柜在夺门而出的那一刹那也在琢磨，今天真算是无妄之灾了，难道今年我老薛命犯太岁不成？

待得薛掌柜离去之后，见着主子受辱的捕快们纷纷跳脚唾沫起郭业的胆大妄为，不知死活。

秦威冷眼看了一圈这几个炸窝的手下，心中冷哼，妈的，这时候知道义愤填膺了？早干嘛去了。

一旁的刘二骂郭业骂得最凶，还撸起袖子拔出腰间唐刀对着秦威表忠心道：“秦捕头，不能就这么算了。要不您带着弟兄们直接杀将过去，活劈了郭业这个小畜生。”

秦威心中不由冷笑，活劈郭业？你他妈敢吗。光知道耍嘴皮，光知道吃老子的喝老子的狗东西，关键时候一个都用不上。

但是秦威嘴中却是说道：“不着急，本捕头不禁要让郭业滚出衙门，要让他求死不得，求死不能。还要让整个皂房都没得安生。庞飞虎这厮不是喜欢护着姓郭的那个小畜生吗？呵呵，老子一定会让他追悔莫及的。”

刘二等人一听秦威这话，心中不由打了个冷颤。

顺势问道：“秦捕头心中已有了妙计不成？”

嘿嘿……

秦威扬起嘴角转身望着东流乡的方向，哼哼道：“你们看着吧，老子要让皂班的这群穷光蛋全部被革职滚出衙门，包括庞飞虎那厮。让他们知道得罪我秦威，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下场！！！”

## 第19章迟来的报复

郭业在醉仙楼用这番夹枪夹棒的言语羞辱了捕班捕头秦威，虽然彻彻底底得罪了秦威，与秦某人彻底决裂，势成水火。

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他及时替庞飞虎挽回了颜面，替一直遭受捕班那群王八蛋白眼欺凌的皂班伙计们出了一口恶气，不仅在庞飞虎心中大大加分，更是让朱鹏春，程二牛，张小七等一干皂班衙役的心中产生感激敬佩的同时泛起了微漾波澜，让他们形成了一个错觉。

这个错觉就是郭业这小子才是庞班头的心腹弟兄，不然怎么庞班头会如此护住他。

同样，朱鹏春这小子也心中不断坚定，郭业的背后肯定站着县尉谷大人，不然凭他这个小衙役怎么去敢摸秦威这个一班捕头的老虎屁股。

在接下来的几天日子，郭业一直在快乐与忐忑中渡过。

快乐，是因为皂班弟兄都视他如手足，都敬他如庞班头的副手，皂班小二哥。

忐忑，是因为他知道新仇旧恨交织一起，龇牙必报的秦威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是这个报复却是迟迟未来。

都说等待的日子最难熬，其实等待报复的日子更他妈难熬。

都说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个天气最压抑，其实黎明之前的那份黑暗最让人煎熬。

郭业没有其他高招，唯一的办法而且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等字。

饶是他来自后世，见过多少腹黑之术，听过多少阴谋诡计，但是如今自己一穷二白没有根基，连还手的能力都要狐假虎威，除了等，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些什么。

这一日清晨，郭业依旧按照老习惯，在程二牛的敲门之下起床出门，然后途经“贞娘豆花店”搂一眼美艳无双的老板娘贞娘，过过瘾。最后吃饱喝足，手握铁尺迈步在大街之上前往东门开城门，进行一天的收税工作。

可人还没到东门，就被满脸虚汗的朱鹏春给寻觅到了。

朱鹏春吭哧吭哧喘着粗气将两人拦住了去路，然后脸上慌张地对着郭业喊道：“郭兄弟，出事了，出大事了。”

嗡……

郭业脑子一懵心中一沉，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朱鹏春急道：“庞班头已经在县衙了，召集皂班的弟兄赶紧回衙门议事。”

出事了？

郭业本来就忐忑秦威的报复，现在听着出大事三个字顿时心乱如麻，连程二牛都没打招呼就飞速奔往县衙而去。

还杵在那儿发呆的程二牛瓜兮兮地问道：“那啥，城门不开了？”

朱鹏春白了一眼这个憨货，没好气地说道：“其他几乡下去催粮征税的弟兄昨夜就回县城了，庞班头已经安排别的弟兄值守东门，你不用管了，赶紧和我老朱一起回县衙吧。”

说着，也不拽拉程二牛，撒丫子朝着郭业的背影追去。

不一会儿，郭业就气喘吁吁地飞速跑进了衙门。

前脚跟跨进皂班大房，后脚跟朱鹏春和程二牛也尾随赶到。

一进大房，除了一脸阴沉的庞飞虎外，还有瘦头陀甘竹寿，张小七，阮老三，其他三两个衙役也都是皂班中人，应该是昨夜完成任务回衙门的皂班弟兄。

郭业顾不得和其他几人打招呼和自我介绍，就冲着庞飞虎匆忙问道：“班头，出啥大事了？”

庞飞虎意兴阑珊地摆摆手，然后侧头看向蹲在地上掩面懊悔的张小七，怒其不争地叹道：“你问这个不争气的玩意。”

如今的郭业深得庞飞虎器重，又在皂班十来人中声名鹊起，问出来的话自然有一定的份量。

只见他走到张小七身边轻拍几下对方肩膀，和声问道：“小七兄弟，到底出了啥事？”

张小七知道郭业脑子活主意多，随即哭丧着脸对着郭业说道：“之前班头派我下东流乡催粮征税，我本想着既然提前完成了任务就先回城里报道呗，于是就将征收来的粮食囤房在东流乡的晒谷场上暂时寄放着，回头再拉回县里。可谁知我回城还没一个礼拜，昨日再回东流乡，却发现晒谷场上的粮食全部不翼而飞了。”

说完，又颜面哭泣哇哇叫道：“完了，这次真完了，衙门规定每年下乡催粮征税一次，这丢了税粮可是大罪啊。”

郭业一听东流乡三个字，心里没来由的一紧。

而且张小七也没说错，丢失税粮可不是小事，他来衙门当差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对于大唐律例多少已经开始熟悉了一些。

衙门公差若丢失税粮或税银，这已经涉及到动摇国之根本，照大唐律例来判，按律当斩啊！

即便事出有因，情有可原，最次也要充军塞外流放三千里。

这充军塞外就是放逐在与突厥交界的边疆之地，流放三千里就是天涯海角琼州之地，这与斩立决有什么区别？左右都是一个死。

看来，张小七这次真是麻烦不小了。

就在张小七掩面痛哭，庞飞虎一脸阴沉，在场几名衙役同僚长吁短叹之时，突然，郭业好像想到了什么。

等会儿，东流乡，东流乡，难道是秦威这个王八蛋使得坏？

东流乡的里正是刘老赖，而刘老赖与秦威又是翁婿的关系。

这年头，太平盛世，除了山匪，普通老百姓怎么敢动官府的税粮。

而且整个东流乡方圆百里根本没有匪患，也只有家丁仆役众多的刘家和吴家才有这个实力能够在一夜之间将晒谷场的税粮全部搬空。

自己岳丈吴茂才家中粮仓满满，而且十足一个惜命如金吝啬如鬼的守财奴，根本不会铤而走险，干这种掉脑袋的事儿。

晒谷场的税粮可不是只有一担百十斤，至少也有一百石之多，一石等于十斗约莫百斤，一百石就是一万斤左右，一万来斤的粮食堆起如几座小山高，普通人家即便搬得走也没地儿囤积啊。

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秦威暗中怂恿刘老赖趁着张小七不再东流乡之时，将晒谷场的粮食连夜偷空。

答案呼之欲出！



干，一切都是秦威在背后搞的鬼。

而且，这也就解释了秦威为何在受了自己一番言语奚落之后却一直没有做出反击报复。

这孙子根本不是不报复，而是直接来一次釜底抽薪的毒计，让皂班所有弟兄吃不了兜着走。

固然张小七难逃一死，连带着整个皂班都要遭到县尉谷大人的责罚，甚至庞飞虎这个班头都难辞其咎。

狠，真他妈狠啊，秦威这招简直就是一招绝户计的翻版。

郭业越是寻思，心中越是肯定这事就是秦威这个王八蛋搞得鬼。

心中分析的差不多之后，郭业将自己的猜测说给了庞飞虎和房中的衙役弟兄们听。

郭业分析得头头是道，庞飞虎和在场诸人听得连连点头，越听越像是那么回事。

待得郭业讲完，张小七抹着鼻涕拔腿就往房外跑去，庞飞虎喝问道：“你小子干啥去？”

张小七哽咽着嗓子，呼气道：“我找秦威这个王八蛋理论去，这个黑心贼，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我非当众戳穿这个王八蛋的黑心计。”

“糊涂！”

“不可！”

庞飞虎和郭业同时对着张小七阻断道，只听郭业又对着程二牛喊道：“二牛，去，把小七给我摁下来，别让他坏了大事。”

程二牛一直与郭业相处甚欢，而且经过几件事之后，对郭业的话当真是言听计从。

听着郭业吩咐，程二牛二话不说一个扑身上前直接将张小七压倒在地，然后将他摁住。

还不待张小七张口质问，郭业对着屋中诸人解释道：“千万不要惊动了秦威，相反，我们还要表现出一副很惊慌的模样，不然这批粮食就永远也别想拿回来了。”

庞飞虎对着程二牛挥挥手，然后将张小七拉扯起来，说道：“你这个瓜娃子怎得就那么沉不住气？现在明摆着是秦威要坑害我们皂班，你还愣往他那儿冲去，你想想看，你这么一动，除了让秦威知道我们已经知晓他是幕后黑手，还能有什么用处？”

张小七事后冷静了下来，心乱如麻，这转眼就要掉脑袋了，怎么从容不迫的下去？

随即喟然一叹，找了一个墙角杌隤抱头蹲了下来，不住叹气。

其他几个衙役盯着庞飞虎，等待着他下达主意。

程二牛憨声道：“班头，你说咋办吧？”

甘竹寿继续一副吊死鬼的模样看了庞飞虎一眼，然后低下脑袋不说话，反正领导让干啥就干啥，别的主意他也不会出。

至于朱鹏春，就比所有在场衙役都要来得云淡风轻，一脸轻松地看着郭业，仿佛知道天大了秘密一般，语气非常自信地说道：“这有啥的？不行就让郭兄弟找一下县尉谷大人求求情呗。县尉大人一声令下，秦威还敢再从中使坏吗？”

这话一出，郭业立马知道要坏菜。

他哪里认识什么县尉谷德昭，之前无非就是借势而已。

让他去找县尉大人命令秦威还回粮食，这不是让他出丑出洋相吗？

心里怒骂朱鹏春这小子嘴欠的同时，也环顾了一下庞飞虎和在场衙役的殷切眼神，特别是张小七那充满曙光的双眸。

脑中主意飞速盘旋，最后咬咬牙解释道：“此事找县尉大人绝对不妥。”

庞飞虎疑问道：“为何？”

郭业苦笑地摇了摇头，说道：“这不就是告诉县尉大人，咱们皂班的弟兄办事不力，弄丢了税粮吗？”

庞飞虎脸色一滞，不自地点起了头，心中叹道，是啊，自己是县尉大人提拔的，如果向县尉大人求情，不就是告诉县尉大人自己能力不足，皂班在自己的领导下一塌糊涂吗？

不妥，确实不妥，非常大大的不妥。

但是除了这样，又还有什么办法呢？

郭业问道：“离押运粮食入衙门粮仓还有几天时限？”

庞飞虎看了眼早已失去信心的张小七，竖起两根手指，叹道：“还有两天。”

郭业掰扯着手指头，对着庞飞虎轻声说道：“或许只有这么办了，运气好的话，兴许还能找回丢失的粮食。”

一声落罢，在场霎时寂静！

唔？

庞飞虎和在场一千衙役再次将目光凝聚到了郭业身上，特别是张小七，双眼迸发出希望的曙光再次熊熊燃起……

## 第20章岳父大人，送您一场天大的富贵

正如郭业所说，此事千万不可惊动了秦威，否则打草惊了蛇就大大不妙了。

随即，庞飞虎驱逐了屋中其他人之后，与郭业密谋相商，商讨如何在两天的时间里将丢失的税粮补进县衙粮仓，如何从刘老赖和秦威的口中将被偷盗的税粮给撬出嘴来。

一番密议之后，兵分两路。

庞飞虎带着当事人张小七，还有一干衙役继续在城中维持日常的工作，保持战战兢兢一副天塌下来的神情以掩人耳目，特别是要麻痹松懈秦威的注意力。

而郭业则是临危授命，带着程二牛，胖瘦头陀，阮老三悄悄赶赴东流乡，查探里正刘老赖将税粮藏到了何处。

郭业有理由相信，这么大一笔粮食，刘老赖绝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转移出东流乡，也不可能在这个风口浪尖之时冒大不韪将这批粮食偷运出东流乡，甚至陇西县城。

临走之时，庞飞虎对着程二牛，阮老三等人义正言辞地训斥，郭业的命令就是他的命令，如敢忤逆违抗，自动脱掉公服滚出衙门，滚出皂班。

庞飞虎这一句话，算是彻底奠定了郭业在皂班中二把手的地位。

一路使然，郭业从油麻胡同的家中牵出毛驴，和程二牛等人齐齐奔赴东流乡而去。

郭业在东流乡的第一站没有选择在里正刘家，而是自己的老丈人家，吴家。

到了吴家之时，天色已近黄昏，乡村僻壤之地不比县城大地方，此时早已鸟倦归巢，整个庄子里陷入了寂静，偶尔能听见几声狗吠老鸦叫。

一进吴家，郭业在前，其他衙役在后，全部清一色穿着皂青隶服，头戴四方幞头，腰插铁尺，气势汹汹。

这么突然一下子闯进来这么多人，委实吓坏了管家福伯。

福伯本想惊惶大叫，一见领头之人竟然是自家的姑爷郭业，顿时平下心来。

上前对着郭业招呼道：“呀，原来是姑爷您啊，这么多人进来老朽还以为是哪里来得凶寇歹人呢，吓煞也。”

凶寇？

你妹，不就是土匪山贼吗？

郭业白了眼说话顺溜不转弯的福伯，也不以为意，然后轻声吩咐道：“福伯，麻烦您找几间空房，安排我这几位同僚。还有哈，让下人好酒好肉伺候着，可别怠慢了他们。”

福伯转头打量程二牛几人，俱都是衙役公差，那都是官府中人啊，怎能怎敢怠慢？

嘴里连称晓得晓得，又将郭业拉扯到一旁，巴巴笑着问道：“姑爷，这几位凶神恶煞的公差都跟着您后边，难不成他们都归您管？”

呃……

郭业被福伯的话呛住了，要说明程二牛等人归他管吧，倒是说不上，毕竟

如今他也只是一个小小衙役，名不正言不顺的。

但是以今时今日他在皂班的威望，加上庞飞虎的吩咐与嘱托，这几个人的确都听他号令。

思绪中的郭业瞅着福伯那般切的眼神，郭业只得硬着头皮点点头吹牛道：“那是，如今你家姑爷我也是皂班的二把手，手底下十几条大汉任我差遣，怎么样，威风吧？”

福伯乍听，顿时乐得找不着北了，眯着小眼不置可否地点头喊道：“威风，威风得很啊，咱们吴家总算是出了个吃皇粮的，带劲，带劲的很啊。”

说着屁颠屁颠地走到程二牛，朱鹏春等人跟前，要领着他们前往客房休息。

此时的程二牛等人也被吴家大院给看傻了，没想到郭小哥的岳丈家竟然还是乡里的大户，富甲一方的土财主。

啧啧，真是马瘦毛长，难怪郭小哥出手那么敞亮呢。

特别是朱鹏春，已经乐得咧嘴傻笑，心中暗赞自己眼光独到没有跟错人。

待得程二牛等人被福伯安排到客房杂院去喝酒吃肉休息之后，郭业这才想起了自己的正事。

自己可是当着庞飞虎和一干衙役弟兄的面夸下海口，即便找不到丢失的税粮，也要先想办法将张小七征收的税粮先补上，在两天之内及时补进县衙的粮仓。

但是那可是一百来石的粮食，不是百八十斤那么简单，就算将自己身上的银两抖落出来也不够塞牙缝的。

从东流乡出来，身上揣了十五两银子，一直大手大脚花着到现今，郭业伸手探进袖中掂摸了一把，差不多还剩下五两不到碎银子。

靠，这一个月没到就花掉了一个普通衙役一年的薪水，真够操蛋的。

钱是英雄胆，兜里没钱就是夜里撒泡尿也站不稳啊。

郭业心里寻思着，是不是等诸事稳定平复下来，也该好好想想如何多赚点银子贴补贴补自己的生活了。

但是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这一百来石的粮食在两天之内补上。

郭业知道自己是解决不了，但是不代表岳父大人吴茂才解决不了啊。

吴家是干什么的？

几代下来都是根正苗红的大地主，靠得就是租赁田地收租收粮发家致富的，家里啥都缺，就是不缺粮食。

看来，只能打打自己那个铁公鸡一般的岳父大人的主意了。

随即，郭业大步向前朝着吴家前院的大堂走去，这个时间段，岳父肯定在大堂饮茶看账簿。

不到一会儿，郭业就走进了大堂之中。

借着微弱的烛光扫眼大堂，果不其然，岳父正坐在椅子上食指一边蘸着口水一边翻着旧账，那个认真劲儿，生怕算错了一钱一厘。

郭业看着微弱烛光下昏暗的大堂，心中不由鄙视吴茂才道，真是抠门啊，多点一根蜡烛会死啊？

“岳父大人！”

郭业冷不丁一声叫唤。

吧嗒！

吴茂才被吓得手心一抖，手里的账簿掉落在地，然后心有余悸地望向堂口，赫然一见，正是自己的便宜女婿，郭业。

哟呵，吴茂才见着郭业也是有些诧异，四方幞头皂青衣，小小铁尺腰间插，小子行啊，够精神的。

随即对着郭业微微点头，然后弯腰将账簿捡起放到桌上，问道：“我倒是谁呢，原来是贤婿啊，好家伙，这衙门公服一穿，老夫都快认不得你了。”

郭业上前对吴茂才抱拳微微一躬，然后朗声问道：“岳父近来身体可好啊？一段日子不见，可真是想煞小婿了。”

一句岳父，一口小婿，叫的吴茂才心里犯怵，总是有股子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感觉。

然后一边口中称好，示意郭业坐下，一边心里嘀咕，只要你这个混账不回来，老子的身体比什么都好。

待得郭业落座，吴茂才这才翘起二郎腿问道：“郭业啊，这都已经黄昏光景了，你不在衙门当班，不在县城里呆着，怎么跑回东流乡来了？”

郭业看着吴茂才那副小心翼翼的模样，心中不由叹道，看来要说动这铁公鸡拔毛，可真不是一般的难啊。

随即将想说得话脑中重新过了一遍，然后用屁股挪动着椅子步步逼近吴茂才，神秘兮兮地凑近对方，轻声说道：“岳父，你想不想扳倒刘家，让刘家彻底滚出东流乡？”

呃？

吴茂才一怔，怎么不想，想啊，刘家吴家较劲几十年，他吴茂才做梦都想整死刘家那对乌龟王八蛋的父子。

但是郭业这小子没头没尾地说起这话，吴茂才还是心里觉得不踏实。

这叫什么？这就叫事出反常必有妖，郭业这小子肯定没憋什么好屁。

见着吴茂才虽然心动，但是迟迟没有表态，郭业只得再下一记猛药。

清了清嗓子，然后对着吴茂才说道：“岳父大人，别说小婿有好事不照顾您老人家。今天，我是特意给您送来一场天大的富贵！”

一场天大的富贵？

吴茂才顿时来了精神，本来就小得跟绿豆一样的眼睛霎时睁得硕大，足有牛眼那般大。

## 第21章游说抠门儿岳父

这就动心了！

见着吴茂才如此状，郭业不禁感叹，果真如此，追逐利益始终是名利场的主旋律和共同话题。

此时的吴茂才就跟海中的大白鲨一样，一闻到血腥味就迅速围捕上前，死死咬住郭业这根鱼钩不挂弦。

“贤婿，来，来来，来来来，你说得再仔细些，到底是一场什么富贵？”

吴茂才也将肉乎乎的老脸凑近到郭业跟前，突然又想到什么，忙对着堂外喊道：“来人，给姑爷上茶，上好茶，这没眼力见儿的，不知道姑爷回来一趟不容易吗？”

喊话间口水飞溅，喷到郭业一脸的吐沫星子。

卧槽儿，郭业不禁用袖子擦拭着脸，心中啐道，岳父大人，你就不能注意点形象吗？

吴茂才也不顾郭业的膈应，眉开眼笑地说道：“贤婿，赶紧说说，别说话留半截儿，你这是想馋死你岳丈我吗？”

此时的吴茂才和原先郭业印象中的吴茂才简直判若两人，有着天壤之别。

不过郭业更乐得吴茂才如此市侩和猥琐，不然自己的计划怎么执行，否则今日在皂班大房冲庞飞虎和众弟兄夸下的海口怎么兑现？

于是缓缓将同僚张小七遗失囤放在东流乡晒谷场的税粮一事说了出来。

并且，将自己和班头庞飞虎等人心中的猜疑一一道了个明白。

随后，郭业对吴茂才说道：“岳父，一百来石的税粮不翼而飞，咱就是用屁股来想事情也知道此事肯定与里正刘家父子脱不了干系。你想想看，如果衙门查得此事乃是刘家所为，他刘老赖一家几十口还有什么好果子吃？”

吴茂才一边砸吧嘴听着一边蹙着眉头，心中惊叹刘老赖这个混账的狗胆包天，但是这事他貌似看不到自己的富贵在哪儿啊？

于是脸色一正坐直身子，缓缓拉开自己与郭业的距离，语气平淡地问道：“贤婿，这事好像与老夫没甚干系啊。从你刚才的话来看，老夫也看不到你说的天大富贵在哪儿啊？”

我靠！

老狐狸果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丫就是一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啊。

郭业腹贬吴茂才的同时，也暗暗懊恼自己说话不讲重点，如果再这么厮磨下去非磨光吴茂才这个趋利若狂的老狐狸的耐心。

于是直接杀进主题，道：“岳父，如今离衙门限定的交粮时限还差两天。但是短短两天，无凭无据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拿刘家怎么样，也不可能找回丢失的税粮。如果延迟了交粮的时限，不禁整个皂班难逃责罚，就连县尉谷大人都又可能难辞其咎，遭县令大人的责骂。所以……”

“所以你就将主意打到咱吴家的头上了，想让吴家先替你们皂班垫付那一百来石的粮食，好让你们皂班交差，是吗？”吴茂才冷不丁接了一口话茬儿。

嘶……

郭业被吴茂才这话接的瞬间哑口，敢情老狐狸脸上一副市侩和急不可耐之色都是假象，其实心里却是亮堂得跟个明镜儿似的？

此时的吴茂才早已没有了刚才那副笑意，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死沉死沉的脸庞。

吴茂才捏着下颚那一撮胡子阴恻恻地哼道：“郭业啊郭业，老夫不嫌弃你佃户出身招你入赘吴家，又花费银子替你打点县尉大人，在衙门给你谋了这么一份好差事，你就是这么报效吴家，感谢我这个岳丈的吗？你这胳膊肘往外拐，也拐得忒狠了吧？那可是一百来石的银子啊？你这混账是想搬空我吴家的粮仓吗？”

说到最后，吴茂才已经气得跳脚了起来，声嘶力竭地吼了起来。

他从打发郭业离开吴家去县城做事之前就知道这小子不是什么好糊弄的玩意，但还是没想到这厮白眼狼到这种程度。

一百来石粮食那就是一万来斤，一斤粮食以今年的市价来估算怎么着也要卖上二十来文钱，一万来斤粮食那就是差不多五百余两雪花银，这可是吴家一年的收成。

郭业竟然打他吴家一年的收入，这不是要他吴茂才的老命吗？

不行不行，打死也不行。

吴茂才现在恨不得一巴掌拍死郭业这个吃里爬外的混账。

见着吴茂才陷入暴走的边缘，郭业也是看着着急，连忙起身搀扶住他，然后轻抚着他的后背顺着气儿，宽慰道：“岳父大人，您别急啊，你先听我说完呗。”

吴茂才哼了一声，甩开郭业的搀扶然后径直坐到自己堂上那把大椅子上吭哧吭哧喘着粗气。

扯开了嗓门摆出一意孤行的架势骂道：“说个卵蛋，今天你就是说破大天都甭想打吴家存粮的主意。再说了，吴家也没有余粮了。”

郭业闻听，心中小小鄙视一下自己这个守财奴的岳父，还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你妹的，吴家的几个大粮仓都填充的满满当当，你这个老抠鬼，就等着粮食长虫喂老鼠吧。

反正今天郭业是打定主意就要吴家先垫付存粮了，与吴茂才是干上了，而且是不死不休。

随即继续诱惑道：“岳父大人啊，你怎么就光看到鼻子尖跟前那点粮食，你就不会往前再看看？”

吴茂才没好脸的瞥了一眼郭业，哼道：“到底不是你郭家的粮食，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吴家能有如今这份家业，靠得是什么？靠得就是几代人勤俭持家，守夜有成。你今天就死了这条心吧，郭业。”

我靠，咋就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呢？

郭业真是要崩溃了，吴茂才现在是铁了心，谁敢动他跟前的奶酪，他就跟谁拼命。

典型的一个小地主阶级，要换到大革命时代，非批斗死你丫不可。

郭业只得继续抛着诱惑说道：“岳父唉，您也不想，这些粮食怎么会让您白出呢？只要您慷慨解囊，先替皂班垫付了税粮那就是解了皂班的燃眉之急，同时也替县尉大人挽回了颜面。这样的机会多难得？到时候扳倒了里正刘家，背不住县尉大人一高兴，直接让您接替刘老赖那老棺材瓤子的里正之位呢？岳父啊，你想想看，刘家吴家争斗几十年，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容

错过啊！”

嘎……

吴茂才听着郭业这么关键的一句话顿时止住了喘息，仿佛一语惊醒梦中人般怔怔盯着郭业久久不语。

郭业见状，心道，有门儿？

于是继续侃侃而谈，给吴茂才再吃一颗定心丸，说道：“再说了，只要扳倒了刘家，找回被偷窃的税粮，还能让岳父大人您白出那批粮食吗？只不过左手出右手进罢了，想想您也吃不着亏，最后还能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呢？”

这句话总算是点到了吴茂才的心坎儿上了。

只见吴茂才听罢之手，又是龇牙咧嘴，又是蹙眉抽着冷气儿，脸色变幻阴晴不定。

经过一番权衡利弊得失之后，吴茂才正襟危坐地看着郭业，问道：“扳倒了刘家找回税粮就能将那一万来斤的粮食归还于我，不让我吴家白白垫付？”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头称是，这点他可以保证做到。

吴茂才见着郭业表态，又问道：“你说县尉大人会让我接替刘老赖，担任东流乡的里正？”

呃……

郭业心中一阵迟疑，这个，这个还真没上报过，他说了也不算呐。

但是心里这么想，嘴里可不敢这么说，好不容易说动了吴茂才，可不能因为一两句犹豫的话而前功尽弃呢。

于是硬着头皮斩钉截铁说道：“这个自然，不就一个里正之位吗？在县尉谷大人眼里根本不算啥。”

见郭业回答的如此痛快，吴茂才不免狐疑问道：“你就是一个普通衙门皂隶，你说的话怎能作数？”

我靠！！

郭业被吴茂才这么一质疑，心中不免有些不爽，瞧不起人是不？

于是伸手指着客房杂院的方向虎逼赫赫地说道：“岳父大人，今时不同往日，你女婿我如今好歹也是皂班衙役中的二把手，深得班头庞飞虎的信任。今日来东流乡，便是由你女婿我率队而来，你知道皂班弟兄怎么称呼我吗？”

吴茂才看着郭业那大手一指的气势，顿感郭业迎风尿三尺，甚是霸气，随即问道：“咋称呼你？”

郭业自傲的冷笑一声：“我乃皂班衙役郭业，人送外号‘小二哥’。仅仅屈居在庞班头之下。”

吴茂才将信将疑，不过郭业这小子的的气势确实不同往日，于是弱弱问道：“真的？”

郭业嘴角一扬，拍了拍腰间的铁尺，朗声道：“那当然，这个假不了。我带来的皂班衙役就在杂院喝酒吃肉，您不信可以问问他们。”

吴茂才听罢缓缓垂下脑袋，想着郭业的话，他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看来这小子在皂班真是混得如鱼得水长出息了，牛逼大发了。

继而用轻到他自已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道：“娘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为了吴家，老子拼了！！！”

于是老脸一抬，换之的是一张下定决心的脸庞，对着郭业说道：“中，老



夫就信你一次，干了！”

郭业见状，心中欣喜若狂，但是脸上却摆出了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缓缓转身朝着大堂外走去。

一边走着一边头也不回的朗声道：“岳父大人，你肯定不会后悔今日之决定。”

言罢，大步踏出了大堂，只留下脑子里憧憬着里正之位和吴家美好将来的吴茂才。

郭业按捺着自己激动的情绪，步伐稳健徐徐走出大堂，约莫走出了几百步，紧绷的一颗心这才松了下来。

太他妈帅了，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搞定了抠门儿的老岳父，老子绝对有当天下第一辩士的范儿！

越想越是兴奋，郭业正想着手舞足蹈庆贺一下之时，突兀——

一声娇嫩中带着冷然的声音陡然传来：“真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巧嘴啊，你就不怕我出言阻止我爹爹，搅乱你这如意算盘吗？”

## 第22章谁调教谁啊？

靠，竟然是吴秀秀这小娘皮！

郭业不用看，光听这说话的语气就知道来人肯定是吴秀秀。

这小娘皮这个时候窜冒出来，不会真像她所说一样，给小哥来捣乱的吧？

郭业知道吴茂才向来对这个女儿视如掌上明珠，疼爱有加，言听计从。

如果吴秀秀真的给自己横插一杠，那黄花菜真是凉到发馊发臭了。

一想到好不容易糊弄岳父吴茂才这个铁公鸡忍痛拔毛，如果被吴秀秀轻易捣乱掉，郭业不由得头皮一阵发麻。

随即，郭业尽力扫去脸上的忐忑神色，轻轻转身对着吴秀秀厚颜无耻腼笑道：“原来是娘子啊，我这哪里是巧舌如簧啊，为夫说得全是事实啊！”

此时已近黄昏，用完晚膳的吴秀秀早已沐浴更衣妥当准备在房中看会儿书就歇息，一听前院动静嘈杂，才不顾素面朝天的跑了出来看个究竟。

见着郭业满嘴胡乱，又是娘子又是为夫的，顿时心中不快。

随即蛾眉微蹙，瞥了眼郭业冷声道：“谁是你家娘子，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郭业！”

呀，郭业听着吴秀秀这软刀子嚅嚅的言语，霎时心中起腻，什么叫我自己的身份，吴秀秀你还来劲了是吧？

但是一想到自己身负重任，切记不可毛躁冲动坏了大事，于是将心头不快压制了下来。

然后对着吴秀秀打了个哈哈，笑道：“是是是，吴小姐不要介意，我郭业啥都好，就是管不住自己这张破嘴，嘿嘿。下次不会了，绝对不会了。”

一见郭业谦卑表态致歉，吴秀秀那有些不悦的容颜也如初春大地冰雪渐渐消融般，恢复到面沉如水的平时模样，然后点点头道：“嗯，知道就好。不过你刚才与我爹爹所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刘家就是一头打老虎，必须一击就要打死它，不然打虎不成反伤人。郭业，你可有信心做到将吴家一网打尽？”

看来吴秀秀也是对这刘家深恶痛绝，对刘阿芒的纠缠不休已经忍无可忍，不然说话间也不会如此怨气深重，透着丝丝的杀伐之意。

郭业听着吴秀秀这话有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之势，不由拍胸保证顺嘴说道：“秀秀小姐放心，对于刘家之事，我郭业绝对有信心将他们一击毙命，让他们如海船碰礁，一沉到底。”

吴秀秀听着郭业如此信誓旦旦的保证，见着他说话时眉宇间透着的那种自信，心中没来由的一紧，心道，原来这厮也有如此强硬一面，颇有些男子气概。

一念之此，吴秀秀突然觉着自己的脸颊有些烫热，暗啐自己怎得胡乱瞎想，他只是一个佃户之子，与自己只是名义上的夫妻，怎能配得上自己呢？

慌乱不可控又不想郭业发觉，只得立即转身朝着自己的卧房强壮淡定疾步离去，走远几步之后头也不回地冲郭业甩过一句话：“郭业，好好干，莫要丢了吴家的颜面，坠了吴家的名声。”

郭业听罢，哪里会去寻思吴秀秀刚才那不自在的一幕，只要这小妮子不给他添乱他就谢天谢地了，满嘴信誓旦旦的保证着，让吴秀秀放心。

待得他缓过神儿来，吴秀秀已经走远，早已失去了踪影。

郭业傻傻愣在当场，脱口骂道：“我靠，我怎么会被这么一个小娘们牵着鼻子走？到底他娘的谁调教谁？”

甩甩头，跑去脑中那些不相干的杂念，郭业也迈步朝着后院书房方向走去。

他清醒的记得，如今的他，还只是睡书房的命。

回到书房之后，丫鬟春香已经提前将棉被送进了房中，一天奔波劳碌，郭业早已直不起腰，在书房中瞎折腾了一会儿之后，就浑浑噩噩地沉睡了过去。

月落星沉，斗转星移，初阳东升鱼肚白。

一夜过去，新的一天又开始看了。

吃完早点，郭业已从管家福伯嘴里得知，岳父大人已经安排下人将吴家粮仓的粮食搬运出来，随时都可以押赴陇西县衙的官仓。

郭业嘱托福伯先不着急将粮食押赴县城，然后又召集来程二牛，阮老三，还有胖瘦头陀朱鹏春和甘竹寿等人一齐来到书房议事。

朱鹏春，程二牛等人被福伯安顿下来，好吃好喝好睡供着，当真是快乐安逸的很。

对他们这些看着威风，实则兜里没几个大钱的衙役来说，昨日吴家那顿招待饭当真是高规格高档次了。

因而，一进入郭业的书房，程二牛等人就对郭业又是羡慕又是致谢。

尤其是朱鹏春，更是将郭业捧上了天，就冲昨天那顿高规格的待遇，在他看来郭业在吴家的地位那是杠杠的。

也只有郭业自己知道，自己在吴家的地位都是假象，如果他把朱鹏春的恭维吹捧当了真，那么他离二逼真不远了。

目前计划正在进行中，郭业无暇和朱鹏春等人瞎扯淡，胡乱敷衍了两句之后，直接进入了正题。

郭业将便宜岳父吴茂才答应借粮解决皂班和张小七的燃眉之急之事缓缓说了出来。

言罢，顿时整个房中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众人纷纷瞪大了眼珠子看着郭业，就连甘竹寿这个平日里不言不语的吊死鬼都愣愣地看着郭业。

这，太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在大家觉得比登天还难的问题，竟然被郭业在昨日黄昏之时举手投足之间，轻易解决。

爷们，那是一百来石的粮食，足足上万斤，价值五百余两白花花的银子。

要知道他们一年的薪水也就是十余两，五百两银子便是做到死也攒不够啊！

程二牛、阮老三，还有众衙役对着郭业又是一番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在，如长江决堤一泻千里。

朱鹏春这厮更是厚颜无耻到了极致，不滞夸道：“郭小哥就是郭小哥，到底是咱们皂班的镇班之宝啊！”

郭业暗中扁扁嘴，屁的镇班之宝。

唯独他自家知道自家的事儿，他也是连蒙带骗连哄带许诺，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吴茂才说服。

如果不能扳倒刘家找回税粮，这事就跟屁蛋挂刀，悬着呢！

与张小七交情熟稔的阮老三已经着急问道了：“郭小哥，那咱们是不是现在就可以押运粮食去回县城交差了？万一回去晚了，被县尉大人察觉，小七脑袋不保啊！”

众人也是纷纷称是，到底是一个皂班的同僚，而且关系都不错，都不忍心看着自己的手足弟兄出事。

特别是此事背后有秦威在捣乱，直接影响到皂班在县尉大人心目中的位置。

说穿了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郭业见着众人都纷纷表态，突然抬起右手打断道：“不着急，如果单单这样，只能治标不治本。庞班头派我率你们几人来东流乡可不仅仅是为了找些粮食来垫付丢失的税粮。如果就这么打道回府，那他妈太便宜了刘家，也太任由秦威这个王八蛋得瑟了。”

呃？

众人一愣，难道郭小哥还有什么后招儿不成？

见着众人投来询问的眼神，郭业于是将自己的计划缓缓道了出来。

听着郭业如后世演讲家一般，抑扬顿挫带着蛊惑性的言语，众人的情绪也被缓缓带动了起来。

当说完计划的最后一个字之时，众人个个面带喜色，程二牛这厮更是摩拳擦掌沉声吼道：“要得，要得，硬是要得。郭小哥说咋办就咋办，这次俺这双铁拳非要狠揍刘家这对狗操的父子。”

阮老三，甘竹寿，随行而来的衙役听完郭业的计划之后，虽然没有像程二牛那样表现的义愤填膺，但是却没有异议，毕竟这上万斤的粮食都是郭业一人朝岳父家借来，他们还有话好说？

唯独朱鹏春提出了建议，问道：“郭小哥刚才所说，要人假扮其他县城的粮商，咱们上哪儿找合适的人选去？”

郭业听罢，倒是略微赞赏的看了眼朱鹏春，到底是会钻营，脑子也比别人要活络些。

而后用一种近乎促狭的眼神死死盯着朱鹏春，久久不言。

朱鹏春见自己问完话之后，郭小哥就盯着自己不放，心中不由咯噔一愣。

再转头看着程二牛，甘竹寿，阮老三，还有其他几名衙役，都是用同一种眼神看着他，好像是嫖客进了窑子相中了妓女一般，眼神一直放在他的身上。

我草！

朱鹏春顿时发觉自己真他娘的嘴欠，真想扇自己两嘴巴子。

然后用右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瞪大了眼珠子，惊异地问道：“郭小哥，你说的那个贩卖粮食的商人，不会就是我老朱我吧？”

郭业还是没说话，但是却已经举起了右手大拇指冲他比划赞了一下。

一旁的程二牛立马附和声援郭业道：“咋的？你还不愿意？别忘了，庞班头临行前交代过，一切行动听指挥，唯俺们郭小哥马首是瞻。”

甘竹寿，阮老三等人也是纷纷点头称是。

朱鹏春心里那个冤啊，你妹啊，朱鹏春啊朱鹏春，让你嘴欠，让你嘴贱，活该！

郭业走上前去轻拍着朱鹏春的肩膀，勉励道：“老朱，你这人心思活络，嘴巴灵巧，是个能够托付重任的人，我看好你。”

听着郭业如此高规格的赞誉自己，朱鹏春没来由的心中底气一足，不可思议地问道：“真的？郭小哥，你真的这么瞧得起老朱？”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然后轻声在朱鹏春耳边附耳了几句，看得在场诸人不明所以。

而被郭业附耳言语完之后的朱鹏春突然脸色一阵潮红，张嘴怔怔诧异，嘴中喃喃询问道：“这，这，郭小哥，当真？”

郭业哈哈一笑，朗声道：“都是一个锅里捞饭吃的弟兄，我要诓你，我是你孙子！”

## 第23章爹啊，你是老糊涂了

当日午饭后，东流乡突然来了一个从隔壁巴蜀县过来贩卖收购粮食的商人，姓朱名春，穿着一身华丽的绸缎袍衫，脑满肥肠，一身富态。

这商人朱春带着几个仆从下人满东流乡溜达吆喝，言称巴蜀县粮价见涨，急需收购几万斤的粮食。

这不，吴家已经开始大批大批地搬运着粮食出院，以高出市价两成的价格，一一贩卖给朱春。

吴家这大笔大笔出售粮食，羡煞了东流乡的平头百姓，心里都在猜测，吴家这次又得有多少雪花银子进账了。

有羡慕的，自然就有眼红的。

吴家大门口堆着如小山高的粮食，正一麻袋一麻袋的过着秤之时，已经有好事者将这个信息传到了与吴家相隔不到二里地的里正刘家。

里正刘老赖端着一碗茶和儿子刘阿芒正坐在大厅中听着来人绘声绘色的报告，不由脸色变得精彩了起来。

刘老赖精瘦如麻杆儿似的身子猛地一紧，两颊高高突起的颧骨不时哆嗦耸动着，不知是喜还是惊。

而他那个猪鼻子插大葱的儿子刘阿芒就不一样了，早已喜形于色，正掰扯着手指算着账，口中喃喃道：“高出市价两成，啧啧，嘿嘿，这下可真是发了。”

随即对着刘老赖喊道：“爹，咱们家不是前几天……唔……”

话还没说全就被刘老赖骨瘦如鸡爪般的手掌给捂住了嘴巴，然后急眼瞪了他一下，示意他噤声。

待得刘阿芒住嘴后，刘老赖嘿嘿干笑两声对着报信之人说道：“嗯，辛苦你了，你所说之事本里正已经知道，你回去吧。”

报信之人是东流乡的泼皮懒汉，属于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主儿。

他之所以死乞白赖屁颠屁颠来报信，不外乎就是贪图刘里正听到消息之后心情一好，赏他三瓜俩枣儿。

可现在刘里正压根儿就是不希望他在场听到他们父子的对话，直接对他下逐客令。

吭哧吭哧白跑了一趟，这泼皮懒汉能干吗？

于是也就微微起身伸出右手在胸口挠了挠痒痒，又将右手递上前去，然后对着刘老赖嘿嘿笑着。

这举动很明显，就是来讨赏的。

刘阿芒一见，麻痺，还敢讨赏？真是给脸了。

作势就要起身扇这懒汉两嘴巴子。

谁知刚要起身，却被刘老赖拉了下来，又冲他使了使眼神，轻声说道：“混账，不要因小失大，坏了大事。”

然后在袖子里掏了掏，掏摸了半天才掏出一个铜板。

叮~~

刘老赖一个弹指，直接将这个铜板扔进了报信的懒汉怀中。

懒汉接过铜板一瞅，我日，才一个？还不够老子买一两小酒喝得。

于是乎又继续在胸口挠着痒痒，想着再次伸手讨赏，可谁知手还没伸出

去，刘阿芒却已经按捺不住了。

嚯的起身，然后对着懒汉喝骂道：“滚，不然老子就放狗了。”

妈呀！

懒汉知道刘家大院几条黑皮狗的厉害，那叫一个凶残了得。

哪里还敢在这儿多耽误功夫，蹭的一声已经窜出了大厅逃之夭夭。

逃出刘家大院之时，转头啐了一口唾沫，骂骂咧咧道：“好你个抠门的刘家，老子诅咒你们全家都被官府查封。让你凶我，让你抠门，你给该死的刘老赖。”

刘家大院里头的刘家父子自然听不见懒汉的诅咒，因为此时父子俩已经开始吵闹起来，哪里还能够顾及这懒汉。

刘阿芒一边扣着鼻屎，一边单脚踩在椅子上，高声喊道：“爹，你这是老糊涂。看着眼前有银子不赚，非要等那上万斤的粮食发霉发烂吗？”

砰！

刘老赖一掌拍在身边案桌上，怒骂刘阿芒道：“你这个不孝的混账，有你这么骂自己老子的吗？我哪里是糊涂，我这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你懂得不？你知道那些粮食是见不得光的，如果被查出来，别说你我，整个刘家，甚至你姐夫都要掉了脑袋。”

说着，上前一把抓住刘阿芒的蒲扇大耳朵，怒其不争地咬牙训斥道：“你个记吃不记打，不长脑的玩意，掉了脑袋你还得瑟个球？”

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在眼前流过，却只能看不能摸，不能抓进兜里，刘阿芒也顾不得耳朵被抓着的疼痛，继续抗争道：“就是因为那上万斤粮食见不得光，才要赶紧脱手啊。我的亲爹啊，咱刘家才几口人？啥时候才能吃得完那些粮食，到时候发烂发霉，不是白白糟蹋可惜了吗？再说了，不还有我姐夫在县衙里当差吗？他可是响当当的捕班捕头，下个馆子都不要付钱的，神气着呢，咱怕啥？”

一听到自己的女婿秦威在衙门当差，而且还是响当当的捕头，刘老赖渐渐平复下心情来。

他缓缓松开刘阿芒的耳朵，自顾走向座位，慢慢沉吟着：“不妥不妥，这事太蹊跷了，晒谷场上万斤粮食刚丢，就有巴蜀县的商人来咱们东流乡收粮食，太巧合了。”

刘阿芒现在一门心思扎进银子堆里，哪里管他妈逼的巧合还是蹊跷，他只知道这粮食只要一脱手，就有七八百两的雪花银进账。

刘家靠什么收入来源？

不外乎就是那近百亩的良田收租吗？

但是就这百亩良田，一年也不过百余两银子，与吴家根本不是一个档次。

如果让刘家凭空多了七八百两银子，那是一个什么光景？到时候他从中捞个百两银子，然后去县城里得瑟得瑟，威风威风，也当富二代的感受。

上次他姐夫秦威带他去开荤的满月楼，他到如今还是记忆犹新着呢。

满月楼那些个姑娘粉头，长得那真叫一个美，哪里是东流乡这种土沓沓的村姑寡妇可以比拟的。

啧啧，那扑鼻的脂粉味，那樱桃小嘴寒着一口小酒灌进他嘴中，那才叫一个乐啊！

于是刘阿芒眼珠子一咕噜，计上心头来，对着刘老赖哼道：“爹啊，我姐上次回娘家可是说过了，我姐夫又相中了城里头的一个姑娘，说是要纳进秦家做妾侍。我姐的地位在秦家是岌岌可危了，如果您在这个关键时候给我姐夫周转个几百两银子，让他跑跑官啥的，嘿嘿，我姐的地位还能动摇吗？”

傻人有傻语，却是往往都能切中要害。

一听到刘阿芒这话，刘老赖这个心思缜密的老狐狸也顿时惆怅了起来。

是啊，如今刘家能在东流乡立足，除了几代人的经营之外，就靠女婿秦威在衙门当捕头。

吴家吴茂才这条老狗忌惮刘家的最大原因还不是因为自己有个好女婿吗？

如果女儿在秦家地位骤降，他这个老丈人在秦威眼中还算个屁？

要不，试试？

刘老赖的心思开始动摇了。

但是，到底是在东流乡盘踞了多年的地头蛇，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让他对危机有一种敏感的认知。

让他贸然就将家里那上万斤见不得光的粮食拿出去贩卖出售，又说不出这些粮食的来源，无异于自寻死路。他宁可饿死也不会干这种蠢事。

只要这上万斤粮食传到皂班衙役耳中，那就完蛋了。

要知道，县衙六曹中户曹房的户佐大人可是对各乡各村的大户都有过记录，一年有多少粮食收成，户曹房都有记录。

刘家这上万斤的粮草只要曝了光，那就是死路一条。

于是狡诈如狐的刘老赖看了一眼早已急的团团转的儿子，然后问道：“要不，咱们将那个姓朱的巴蜀粮商请进家中试探一番？”

刘阿芒大腿一拍，高喊道：“早就应该这样了呀，我的亲爹。”

这时，刘家派出去打探吴家消息的下人突然闯进了大厅，对着刘老赖急声喊道：“老爷，老爷，不得了了，真真儿不得了了。”

刘老赖被这下人吓得心里一惊，喝道：“急个球，慢慢说，天还没塌下来。”

那下人被刘老赖一喝，停住了脚步，喊道：“老爷，刚才那姓朱的粮商又放言了，后天就要返回巴蜀县了。所以收粮的时限就在今明两天，而且，而且……”

刘老赖瞪了一眼这个说话留半截的下人，呵斥道：“而且什么，赶紧说。”

那下人结结巴巴地说道：“而且，那位朱姓粮商放言，粮价再上调一成，以高出市价的三成来收购，直到收够了为止。刚才小的回来之时，已经有好几个村的产粮大户陆续朝吴家方向赶去探听消息了。”

嗷~~

一声叫唤顿时在大厅中响起，嘹亮声音中透着无限的着急。

刘老赖一扫眼，自己那个混蛋儿子已经如利箭脱弦般疾射而出，早已窜出了大厅，朝着大门外奔去……



## 第24章深入虎穴的朱鹏春

刘阿芒费了老鼻子劲儿，在吴家门口好说歹说，又是威胁又是恐吓，总算击败了前来游说巴蜀粮商朱春的其他几个产粮大户，将朱春热情洋溢地拽拉着直往刘家撒丫子跑去。

一进刘家大院，朱春还未开口说话，刘阿芒已经将他拉扯进了大厅，直接面见父亲刘老赖。

随后刘阿芒对着刘家下人又是吩咐上茶，又是吆喝上糕点，生怕怠慢了朱春这位财神爷。

刘老赖眯着眼睛看着正襟危坐在堂下椅子上的朱春，心中不由惴惴猜度着，看这朱春富态的身段，再看眉宇间那股子讪媚，颇有商贾的味道。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刘老赖暗暗告诫自己，千万要小心行事，莫要阴沟里翻船，还是多加试探几番再说吧。

于是对着朱春请手道：“朱老板，请用茶。”

朱春翘着二郎腿随意端着茶杯惬意地吹着杯中热气儿，微微颌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儿自顾喝着茗茶。

要说人就是贱，朱春越是这幅吊儿郎当高高挂起的尿性，刘老赖的心里头就是越宽心。

稍稍换了一副面孔神情，假意问道：“不知朱老板都在哪里发财啊？”

朱春心里一咯噔，到底还是来了，郭小哥说得没错啊，刘老赖这头狐狸不会这么轻易上钩。

没错，这个粮商朱春就是整日想着抱郭业大腿的朱鹏春。

朱鹏春心中踌躇归踌躇，但是一想到当日郭业在他耳边的一番许诺和利诱之后，也就豁了出去。

心态一放开，人反而不拘谨更显得自然了。

只见朱鹏春将手中的茶碗轻轻放到茶几之上，轻轻拍打了下摆着二郎腿上的绸缎衣襟，自傲道：“谈不上发财，朱某也就在巴蜀城一带捣腾点粮食啥的混口饭吃。”

刘老赖哦了一声，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然后假意说道：“难怪，难怪老夫从来没见过朱老板呢。”

朱鹏春虽然放开了表演，但是心中始终还是没底儿，生怕刘老赖这条老狐狸再问下去露出马脚。

于是乎，立马来了一记反客为主。

嚯~~

朱鹏春冷不丁一个起身，对着刘老赖抱以不屑道：“刘里正是吧？你也不过一乡里正罢了，你见过多少世面？敢情全天下人都认识不成？笑话！”

朱鹏春这突然来的这么一下，毫不留颜面的呼哧了刘老赖一嘴，霎时，刘老赖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了。

一旁的刘阿芒见着老爹被人家冷嘲热讽，非但没有发怒，反而有些庆幸。庆幸这个叫朱春的粮商真他娘的有气势，肯定是个有钱的主儿。他可是进过陇西县城见过世面的，他清楚的很，但凡城里有钱的老爷，哪里会正眼瞧一下他们这些乡下的土财主。

现在他不仅不生气，反而担心自己老爹这么盘问下去非把朱春这个财神

爷惹毛了。

随即叭叭上前来到刘老赖身边轻声喝止住：“爹，我的亲爹啊，你这是干啥玩意？您非要把财神爷得罪完才算完事吗？”

刘老赖没有理会一心钻到钱眼中的儿子，还想最后试探一下，谁知——朱鹏春不干了！

只见朱鹏春一甩宽袖头也不回地大步大步朝着厅外走去，边走边冷哼道：“朱某做买卖讲得是一个你情我愿，刘里正愿意卖粮食，朱某不仅举双手欢迎，还履行承诺以高出市价的三成来收购。如果刘里正还想盘问来盘问去，呵呵，抱歉！”

说到这儿，突然止住了脚步，转身冲着刘家父子抱拳道：“朱某还要忙于生意，恕不奉陪。一个小小的穷乡僻壤里正，朱某还真不放在眼里。”

言罢，继续转身大步大步离去，眼瞅着就要跨出了大厅门槛儿。

如果郭业在此看完这一幕的话，不颁一个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给朱鹏春，都委实对不起朱鹏春这番淋漓尽致的表演。

吭哧！

朱鹏春抬起的右脚已经跨出了门槛儿，脸色无常，心中却是焦急万分，不滞喊道：“快喊住老子啊，快喊呀，你们这两个龟孙子。”

一步，

二步，

三步，

朱鹏春保持步伐稳当继续向前离去，心中却是如热锅上的蚂蚁般煎熬难受。

“喊呀，快留住老子啊！”

“你们两个王八蛋倒是喊呀……”

朱鹏春边走边唾骂着刘家父子，祈祷着满天神佛，这次可是郭小哥第一次给自己这么重的任务，千万不能怂了呀。

陡然！！

也不知是朱鹏春的诅咒唾骂起了作用，还是祈祷保佑奏了效。

传来一道在朱鹏春听来如天籁般的声音：“朱老板，请留步！”

只见面色阴沉的刘老赖看着徐徐离去的朱鹏春一意孤行，毫无返回之意，断然喝阻了即将离去的朱鹏春。

朱鹏春听罢声音之后一停滞，没有转身继续背对着刘家父子，但是却不为察觉的粗粗松了一口气。

再从正面看朱鹏春，何止是粗粗松了一口气，这好好的一个人宛如虚脱了一般，肥胖肉乎乎的脸庞上布满了豆大的汗珠。

呼，朱鹏春呼出一口胸腔浊气，可算是成功了。

不过他也没有多过耽搁，霎时换上刚才那副气定神闲，傲娇满满的神情悠悠转身，借着转身之机擦拭掉脸颊上的虚汗，然后容光焕发的冲着刘家父子遥遥抱拳问道：“怎么着？刘里正又改变主意了不成？”

刘老赖眯着一对死老鼠眼，搓着干瘦的双爪嘿嘿笑道：“朱老板这是哪里话，买卖买卖，不买哪里的卖？朱老板可是天大的财神爷，刘某怎么敢怠慢朱老板？”

说着又对身边早已急的差点拿鞋底儿扇自己老子的刘阿芒吩咐道：“还愣

着干啥？朱老板远道而来，先给朱老板备上一桌水酒，款待一番。待吃饱喝足了，你再带朱老板去看看那批粮食的成色。”

刘阿芒一听这话，顿时喜上眉梢，这时怎么看自己老子怎么顺眼，哇哈哈，这才是我的亲爹啊。

于是冲着朱鹏春喊了句朱老板稍等，然后飞速离去前往后院开始吩咐下人张罗起宴席。

朱鹏春听着刘老赖的话，看着刘阿芒那个热乎劲，心中算是落下了一块石头。

而后不无深意地望向东流乡吴家大宅的方向，心中悠悠道，郭小哥啊郭小哥，老朱可是深入虎穴不负重托呀，老朱这边八九不离十了，你们这边可要加把劲，莫要坑苦了老朱哟。

.....

.....

同一时间，吴家大院的书房中，郭业听着几个假扮下人跟随朱鹏春收购粮食的衙役报道着事情的进展，不由缓缓松开了之前因为担心而紧蹙的眉头。

待得那衙役说完之后，郭业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道：“刘阿芒这个二愣子亲自将老朱请进刘家，可算是引狼入室了，哈哈。这事儿八九不离十了，咱们这边也要抓紧动作了。”

说着，对阮老三吩咐道：“三哥，你带着几个同僚将吴家大院门口的那些粮食装上车，连夜押送进县衙，明天一早就是交粮的最后时限，千万不要误了时间。”

阮老三救张小七心切，自然点头应允。

一旁从来不说话的头陀甘竹寿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那老朱呢？”

言下之意，是问郭业任由朱鹏春在刘家宿夜不成？

郭业见着一向从不言语还以为是哑巴的甘竹寿冷不丁说话，不由侧目。

到底是与朱鹏春搭班了这么久有了感情，危难之时甘竹寿想到的还是朱鹏春。

郭业知道朱鹏春呆在刘家的时间越长，露出马脚的机率就越大，于是说道：“老朱这边到底如何就要靠救兵的驰援速度了。”

救兵？

甘竹寿，阮老三，还有程二牛等人知道郭业所说的救兵指的就是庞班头等在县城麻痹秦威的皂班弟兄。

随即，平日里得过且过的甘竹寿竟然破天荒主动请缨道：“这次我和老三兄弟一起押赴粮食进城吧，多个人就多把手，这批粮食在路上也不容有失。而且，早点将这批粮食送进官仓之后，庞班头和留守城中的弟兄也可以早些奔赴东流乡。”

心里惦记的还是他的死党兼搭档，朱鹏春。

郭业对着甘竹寿点点头，然后抱拳对二人说道：“有劳了。”

然后又再次嘱托二人道：“你们见到庞班头之后，千万要知会庞班头，不要让走露了风声。即便是来东流乡，也不能让秦威和他的爪牙知道，否则让他提前做出应对就前功尽弃了。我们这次扳倒刘家是小，将秦威直接一沉到底才是真的。”

阮老三如今对郭业的缜密心思佩服的五体投地，说啥都听。

甘竹寿则是又恢复了之前的神情，一副臭臭的脸像个吊死鬼一样不再言语。

郭业无奈，真是一样米养百样人，绝了。

待得甘竹寿和阮老三带着几个衙役同僚下去之后，郭业对着旁边早已摩拳擦掌地程二牛招招手，轻声说道：“二牛，今晚他们都有任务在身，你和我一起留守东流乡。咋样？”

以郭业如今在皂班的声望，以程二牛这一根筋的智商，郭业说啥，他自然就是啥。

随即问道：“郭小哥，咱俩继续在你岳丈家呆着吗？”

郭业摇摇头，虚空遥指了下刘家的方向，哼道：“今晚可就没这么安逸了，咱们今晚必须在刘家大院外蹲点，防止老朱被刘老赖察觉到什么马脚，而将粮食急速转移。而且，咱们在外头守着，老朱知道的话，他在刘家睡觉心里也有底儿啊。”

说完之后，不无担心地叹了一口气。

纵是朱鹏春这小子喜好钻营，喜欢贪图小便宜，但是这次他可是冒着大风险混进刘家的，论功行赏，这厮当记首功。而且都是一个皂班的弟兄，不放弃不抛弃，那才真叫弟兄。

他可不是清朝雍正年间的名将年羹尧，拿自家兄弟鲜血来染红自己的顶戴花翎，欲图步步高升，这不是郭业郭小哥的风格。

## 第25章弃车保帅

此时已是一更天，陇西城东门城楼上敲起了六百声闭门鼓，意味着要开始关闭城门，进入宵禁。

所谓宵禁，顾名思义就是夜间不允许出行，如果宵禁期间出来发骚发浪，那就是没事找抽，一个犯夜之罪没得跑儿，至少鞭笞数十下。

大唐自立国以来便开始执行宵禁政策，从一更天一直到五更天都在宵禁的时限，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晚上七点到凌晨五点。

不过人是活的，规矩是死的，活人怎么能让尿憋死？

如果真像大唐律例所说，晚上七点到凌晨五点都不允许出门得瑟，那怎能如何彰显大唐盛世下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你让长安这样的大唐首都，洛阳这样的国际大城市，在一更天（即晚上七点）就开始执行宵禁，那怎么可能？

即便每天到了晚七点就关起门钻进被窝嘿咻嘿咻造人，也总有腻的时候。

所以虽然国策上定了晚上七点开始宵禁，但是基本上的州郡县城都会把宵禁的时间段挪在二更天末（即晚上十二点）开始执行。

不过，陇西县城是个特例，只要到了一更天始，东门就会响起六百下闭门鼓，城门紧闭，宵禁开始执行。

哪敢不怕死的敢在七点后出来得瑟，如果被巡城壮班的士卒逮住，即便不死也得脱层皮。

无他，就因为这是陇西城的县令大人立下的规矩，六年前县令大人上任陇西县就定下了这条规矩。

至于县令大人为何会定下这个规矩，就不得而知了。

在陇西县这一亩三分地，县令大人就是天就是地，啥玩意都他说了算，还能咋的？

这可就苦煞憋坏那些喜欢半夜三更出来鬼混的夜猫子了，但是一想到鞭笞几十下那股刺骨之痛，也就没人敢冒这个头了。

不过这招儿看上去不通人情的举措，对于陇西县城夜间的治安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利好作用，至少夜间出来犯案的人不再像以前那般频繁严重了。

当然，宵禁政策对于一些特殊行业也是不适用的，青楼妓院和暗娼窑子这些第三行业首当其冲。

谁见过大白天青楼妓院开门做生意，婊子妓女和粉头出来拉客的？

六百声闭门鼓响遍之后，庞飞虎站在东门口不停跺脚暗自焦急，嘴中喃喃道：“咋还不回来呢，这城门一关，明天即便拉回粮食，也不顶事了呀。”

此时负责守东门的一个衙役上前低声问道：“班头，闭门鼓声已过，是不是该关城门了？”

都是皂班中人，衙役们都知道自己皂班出了何事。但是这都一更天了，城门再不开的话，就违反县令大人的宵禁政策了，县令大人虽然不咋露面，有的衙役甚至没见过县令大人长啥样儿，但是县令大人狠辣杀伐的凶名可不是盖得。

庞飞虎呼出一口浊气，皱着眉头咬牙沉声道：“再等会儿，郭业这小子做事有巧劲，而且行事风格稳重，绝不是胡滥夸海口的人，本班头信得过他。”

守门衙役面色复杂地看了眼庞飞虎，心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还能怎么着？自然随着庞飞虎这股波浪逐流呗。

就在庞飞虎焦躁不安之时，楼上负责敲闭门鼓的张小七突然像癫疯了一般，急匆匆地跑下城楼扯着庞飞虎的公服嘶声喊道：“回来啦，班头，他们回来啦，快看！”

说着，冲着东门外不远处的一队人影指去。

庞飞虎满脸络腮胡子一颤，仔细往远处瞅去，可不是，真他妈的回来了。

领头的那个瘦竹竿似的玩意不就是甘竹寿吗？旁边那人看走路的身形就是阮老三，是，就是他们了，错不了。

再看几名衙役跟随后，护着十几二十辆骡车牛车，车上满满当当一麻袋一麻袋装着的，可不就是粮食吗？

庞飞虎握紧拳头，激动地拍打着张小七的肩膀，兴奋地喊道：“小七啊小七，你小子命好，这粮食只要一进城门入了官仓，你小子的脑袋可算是保住了。”

张小七劫后余生，不禁摸着自个儿的脖子连连点头称是，心中叹道，真是欠了郭业郭小哥一个天大的人情，不，是欠了他一条命啊。

在庞飞虎的张罗下，几名衙役跑出了东门，帮着甘竹寿等人驱赶着骡车牛车，快速进了东门。

待得近二十辆骡车入了城门，陇西城东门才吱呀吱呀的缓缓被合上，正式开始执行宵禁。

庞飞虎一边指挥着众人先不要休息，为以免夜长梦多，直接将这上万斤的粮食拉往县衙旁边的官仓储存。

然后又命张小七速速去请户曹吏员梁肃梁功佐大人安排人员赶紧弄前往官仓核实登记造册备案，快快将这上万斤的税粮交差。

.....

.....

待得将这上万斤的税粮交完差之后，阮老三又将郭业交代的话向庞飞虎一一复述了起来。

甩掉东流乡税粮这个大麻烦之后，庞飞虎的心中总算落下一块石头，同时，对秦威这次背后下阴招也是痛恨不已。

庞飞虎握紧了腰间唐刀的刀把儿，恨恨道：“秦威啊秦威，你真以为庞某人好欺负，任由你拿捏，是吗？”

随即将甘竹寿、阮老三、张小七还有几名衙役拉扯到了一处无人之地，朗声说道：“弟兄们，看来这次咱们皂班是要和捕班干上了，既然人家要砸咱们的饭碗，我们岂能坐以待毙？大家辛辛苦苦熬个夜，随本班头连夜奔赴东流乡，直接将刘家掀翻再说。”

庞飞虎为人仗义，对待下属亲如兄弟，历来在皂班中就享有人气儿。

现在他一招呼，底下众人怎能退后认怂？

众人皆纷纷喊着干死刘家，趁势打倒秦威这头打老虎。

尤其是张小七，他可是直接受害者，就差一夜的光景就要上断头台，鬼门关前堪堪走了一遭。

他已经盘算好，只要剿出被刘家偷盗的税粮，非活剐了刘老赖父子。

继而，在庞飞虎的带领下，几人纷纷离开官仓附近，朝着东门方向出发。

皂班肩负着守卫东门的责任，虽然东门此时已关，不允许任何出入陇西城，但是怎能奈何得了皂班中人？

不一会儿，庞飞虎等人就偷摸出了东门，连夜赶脚朝着东流乡的方向奔去，以期最快的时间内和蹲守在刘家大院外的郭业、程二牛会和。

今夜注定无眠，

今夜，皂班也要雄起！

但是，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尽管庞飞虎等人非常低调的将上万斤的税粮押解进官仓，但是还是被有心人瞅见，同时传到了秦威的爪牙，捕快刘二耳中。

刘二自诩秦威爪牙中的心腹，自醉仙楼被郭业辱骂之后，自然也知晓了自己上司秦捕头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

当他得知皂班竟然押运上万斤粮食进了官仓准时交差之后，顿时慌了神，立马顾不得穿戴整齐朝着秦威家中跑去。

秦威的家位于陇西县富绅集聚地——东城。

东城除了城东大街之外，还有八条巷子，秦威的家就在其中一条巷子中，名为福顺巷。

趁着夜色，刘二躲过了巡城的壮班士卒，绕进了福顺巷秦家。

敲响秦家大门之后，熟门熟路的刘二被秦家下人领进了秦威的正堂大厅。

此时的秦威正搂着一个穿着缕缕薄纱的小娘皮喝着小酒，一见刘二跑来，心情大好的他刚要招呼他坐下喝酒。

可话还没出口，刘二已经脸色仓惶地喊道：“秦捕头，好像是出大事了。”

啊……

秦威听着刘二这煞风景的话不由打了个酒嗝，什么叫好像出大事了？

随即一把推开怀里的小娘皮，喝骂道：“滚回厢房洗干净去，老爷晚点再去你房中整死你。”

那小娘皮被秦威这突兀一推也不恼怒，而是风骚的白了一眼秦威，然后咯咯吃笑几声之后迈着莲步扭动着滚圆的大屁股晃荡晃荡离开了大厅。

咕咚！

看得眼睛发直的刘二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心中渴望道，真他妈骚啊！

秦威见刘二双眼发直走了神，随意抓起一把花生米砸到刘二的脸上。

被泼打之后的刘二这才回过神来，诚惶诚恐地告罪，然后将关于庞飞虎等人已经准时将税粮押入官仓之事说了出来。

秦威越是听着越是心里下沉，本已因为喝酒而涨得通红的脸颊此时变成了酱紫，双眉更是仅仅皱巴在一起都能夹花生米了。

难道我暗中吩咐刘家办得事已经被他们察觉？不然凭皂班这些穷蛋蛋哪里来的上万斤粮食垫付？

那可是足足几百两的银子啊，不是这些穷光蛋一时间能够筹措到的。

应该是刘家哪里露出了马脚，被皂班这群混蛋发现了端倪找到了税粮。

妈的，庞飞虎故意带着几个人在城楼呆着迷惑老子，然后暗地里派郭业那个小畜生带人前去东流乡，老子这次算是阴沟里栽了跟斗。

好一记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啊！

看来刘家是要完蛋了，偷盗朝廷税粮，谈不上株连九族，不过刘家父子是难逃一死了。

“不行，老子必须要自救，弃车保帅，刘老赖，我的岳父大人，别怪我秦威心狠，我也是逼不得已。”秦威自顾沉吟了一句，他太清楚衙门里的沟沟道道了，只要刘家父子一经刑讯，肯定会将他这个幕后主使顺带扒拉牵扯出来。

心里一盘算，秦威赶忙穿起地上的靴子，然后急匆匆地跑出大厅。

刘二见状，心中大愕，赶忙在身后大喊道：“秦捕头，你干啥去？”

秦威连头也没回，直冲大门，然后甩过一句话道：“弃车保帅，老子必须去一趟县尉谷大人家。”



## 第26章攻，刘家！

到了四更天，家家户户早已闭门关窗吹了蜡进入了梦乡，整个东流乡万籁俱静一片漆黑，除了几声犬吠声外，别无他声。

东流乡不比陇西县城，平日夜里连个打更的更夫都没有，乡间小道上连个鬼影都瞧不着。

不过——

里正刘老赖家前院大门口虽然紧闭，后院里却是人声嘈杂，火光冲天，一片亮堂。

刘家的家奴们在刘阿芒和刘老赖的指挥下正一麻袋一麻袋的将粮食从地窖里搬抬出来，不时传来刘老赖的低声喝骂：“都小点声，小点声，莫要惊动了街坊邻里。”

一旁的刘阿芒陪在朱鹏春的身边，腆笑讨好问道：“朱老板，你说你的运粮商队一会儿就能到东流乡，这都四更天了，咋还没来呢？”

朱鹏春一边暗暗数着地窖里头搬抬出来的税粮，一边敷衍回道：“刘公子不要急，这运粮商队一来一回总需要些时间，再等等，一会儿就到了，放心哈。”

朱鹏春嘴上这般说的轻巧，但是心里也是急得不行，暗暗焦急呼喊着想郭小哥啊，你们可要早点来呀，万一到了天亮刘家发现不对劲，那可真是前功尽弃了。

前功尽弃也就罢了，万一这些乡间恶霸知道老朱诓骗他们，恼羞成怒下活活将老朱乱棍打死可就造孽了。

现在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朱鹏春唯一能做的就是稳住刘家父子的情绪，尽量拖延时间，等待郭业和庞飞虎等人的破门而入，直接给刘家来个人赃俱获。

此时早已被白花花的银子迷失了心智的刘阿芒无暇细想其他，反正都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也无所谓再多等一会儿了。

随即嘿嘿干笑两声，又和朱鹏春有一句没一句的搭起话来，并拍着胸脯对朱鹏春允诺，卖掉了粮食要请朱老板到陇西城的满月楼喝一顿花酒。

……

……

刘家大院外负责蹲点的郭业和程二牛望着不远处刘家后院的火光冲天，不由也是暗暗着急，心中都在念叨，庞班头和甘竹寿这些援军咋还没来呢。

早已被磨光了耐性的程二牛豁然从草垛中站起身子，对郭业着急催促道：“郭小哥，听刘家里头传来的动静，八成朱鹏春那厮是得手了，咱们要不现在就冲进去吧？不然万一出现什么差错，可就白费功夫了。”

郭业蹲在草垛里头一把将程二牛拽下身子，将他拉到自己身边继续蹲着，然后摇头否决道：“不妥不妥，现在刘家里头家奴仆役几十人，而且咱们对刘家大院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熟门熟路。刘家父子在东流乡横行霸道惯了，这偷盗税粮是要掉脑袋的，他们怎么会不知道？如果他们来个鱼死网破，公然与我们对抗怎么办？”

程二牛听着郭业这话，顿时不爽，摆弄了一下拳头哼道：“如果他们敢反抗，俺程二牛就乱拳揍死他们。”

郭业白了一眼这个只会用拳头想事情的浑汉，轻声呵斥道：“糊涂，你双拳能敌四腿啊？即便让你程二牛一人打二十个，可是咱俩对刘家大院根本不熟，万一到时候乱成一片走漏了刘家父子咋办？跑了这刘家父子，谁来指证秦威那个狗贼？”

郭业这话正说中要害，听得程二牛目瞪口呆，原来是自己孟浪想当然了。

对呀，没了刘家父子还折腾个啥劲儿，他们皂班的最终目的可是要将秦威这头讨人厌的大老虎一巴掌拍死。

悉悉索索……

陡然，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

听觉灵敏的郭业率先听到这响动，心里一惊，随即转头眺望。

呼～～

见着越来越远的人影靠前，郭业才放下心中突起的惊慌，原来是庞飞虎率着阮老三，张小七，甘竹寿等人终于赶来。

一见庞飞虎等人靠近，郭业示意程二牛这个傻大个噤声不要喧哗，然后对庞飞虎等人挥挥手，轻声喊道：“班头，这儿呢，快。”

待得庞飞虎等人围成一圈蹲在草垛子旁，郭业细细一瞅众人暗中点了一下数，连庞飞虎一起共计十二人，皂班这次可算是全员出动了。

不过再看大家的装备，除了庞飞虎一人腰挂唐刀，其他人，包括他自己都是腰插铁尺，还有几人手拿锁人的铁链。

呃……这战斗力，真够烂的。

没办法，谁让唐朝对刀械武器管制得异常严格呢？

普通人家，除了菜刀和柴刀这种生活用具，其他只要能够对人身构成威胁的器械，朝廷一律禁制。

这条明文规定在大唐律例中就有申明，从但今年皇帝太宗李世民的上一任，他的父亲唐高祖李渊就已经开始颁布执行。

不怪李渊太过谨慎，谁让他们李家朝廷就是靠拿着刀枪造反起家夺了杨氏隋朝的江山呢？

郭业摸了摸腰里的铁尺，又指了指庞飞虎悬在腰间的唐刀，苦笑道：“早知道我就到我岳丈家借来几把柴刀使使了。”

庞飞虎听出了郭业的话中之意，他这是担心没有唐刀弓弩的震慑，怕刘家狗急跳墙。

随即摇摇头轻笑道：“郭兄弟，你也太高看刘家父子了。咱们是什么人？衙门的皂班衙役，代表的是县衙的威仪，朝廷的脸面，普通人家见着这么这身公服，心里就犯了怵，更何况咱们这十来个人猛然杀进刘家，打他一个措手不及呢？”

而后，又对众人大手一挥，轻声吩咐，准备行动剿灭刘家。

郭业听着庞飞虎这么信心十足的话，心里稍稍释怀，但愿如此吧。

然后对庞飞虎念叨：“班头，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再不冲杀进去，老朱也估计骗不了刘老赖那头老狐狸多久了。”

庞飞虎面色一凛，右手作了一个拔刀的动作。

叮～～

唐刀应声出鞘，庞飞虎高高举起皂班唯一一把刀，对着众人喝道：“弟兄

们，随本班头杀进刘家，一锅端了这帮狗娘养的。夺回税粮，擒下刘家父子，县尉大人自会论功行赏。”

“冲！”

砰砰砰！

顿时，庞飞虎高喝一声鼓足士气，脚步沉稳率先挥刀朝着刘家大门冲去。

郭业紧随其后，程二牛，甘竹寿，阮老三，张小七等人不甘落后，嘴中嚷嚷冲啊，目标直指刘家大门。

不一会儿，撞门之声便震耳响起。

砰，砰砰！

嘿，嘿嘿！

刘家大门被十来人撞击得嘎吱嘎吱，发出一阵酸响。

撞击声越来越猛，大门愈发摇摇欲坠，破门攻入，势在必行。

……

轰！！

大门应声而倒，庞飞虎和郭业等人一阵欢呼，径直杀进刘家。

后院还在搬抬粮食的刘家中人一听前院大门传来震耳发聩的巨响，顿时慌了神，嗷嗷乱叫。

刘老赖更是脸色霎时苍白，一副天都要塌下来的惶惶不可终日之情，嘴中喃喃喊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一心做着春秋大梦数银子喝花酒的刘阿芒突然也是惊醒，情不自禁一把拽住朱鹏春的肥胖大胳膊喊道：“咋回事？出了何事？”

唰！

朱鹏春一把甩开刘阿芒的手抓，突然猛起一退直接踹到刘阿芒的小腹，冷不丁直接将刘阿芒踹倒在地，捂着小腹挣扎不能起来。

如惊弓之鸟般的刘老赖见着儿子被朱鹏春踹倒，厉喝道：“姓朱的，你要作死？”

朱鹏春见着刘阿芒暂时不能动弹，嘿嘿退出几步远，让自己远离刘老赖以策自己安全，然后冷声道：“你真以为老子是收粮的？实话告诉你，我乃衙门皂隶朱鹏春是也！”

“你竟然是衙门中人？你这个王八蛋……”

刘老赖见着下人们抱头鼠窜，已经失去自己的掌控，只得自己扑身上前要抓挠朱鹏春。

谁知刘老赖还没挪动身子，突然身形仿佛被箍住了一般无法动弹，就在这一霎那，突感万斤巨石压身一般直接将他扑倒在地。

等他回过神来，一个汉子已经将他死死压在地面上，只听身上那汉子将一把黝黑冰凉的铁尺架在他脖子上，喝骂道：“你个老东西，有俺程二牛在，还想伤害我皂班兄弟？”

来人正是腿脚麻利儿的程二牛。

朱鹏春一见程二牛，眼泪不禁夺眶而出，心中悲咽道，可他妈算是把你们盼来了，再晚来一步，老朱可就招架不住了。

朱鹏春刚想上前和程二牛打声招呼，就见着郭业和庞飞虎带着众人已经杀进了后院。

郭业趁着庞飞虎在吩咐众手下控制后院之时，一把将朱鹏春拉到自己身边，轻声在他耳边低声细语，吩咐着隐秘之事。

朱鹏春听着连连点头，刚才那股子委屈和感动一扫而空，代替的是满腔的喜悦和兴奋。

然后趁着庞飞虎没有注意，偷摸跑向了刘老赖父子居住的卧室。

程二牛将刘老赖制服，张小七顺势将铁链套进刘老赖的脖子将他整个人困锁住，不滞抽了刘老赖两大嘴巴子，骂骂咧咧道：“干你娘的，差点害老子被砍了脑袋，看我削不死你。”

啪，啪啪，啪啪啪。

一阵脆响的耳光在刘老赖高高耸起的颧骨上左右开弓。

如果不是庞飞虎拉扯住张小七，估计刘老赖真有可能被当场打死，可见张小七满腔的怨怒有多重了。

甘竹寿和阮老三则是将地上的刘阿芒左右扣起，直接用铁链将他锁得死死。

刘阿芒已经被这接二连三的突如其来吓得口不择言，呸呸道：“你们这群王八蛋，知道我是谁不？我衙门里有人，赶紧放了我。”

郭业听着他聒噪，不由一阵嫌恶，双眼一瞪做垂死挣扎的刘阿芒，你妹的，说来说句都是这么一句台词，能不能换点新鲜的。

随即上前走到刘阿芒跟前，蔑视地看着他说道：“刘阿芒，还记得我吗？”

刘阿芒见状，脱口骂道：“好你这头癞蛤蟆，你作死啊，你个佃户之子，老子衙门里头有……”

“喀嚓！”

老套台词还未念完，郭业直接下了狠手，将他的下巴硬生生给卸到脱臼，然后不屑道：“唧唧歪歪你麻痹，到了公堂有你说话的时候。”

再看此时刘家后院，刚才郭业在外面一直忌惮的那些刘家下人，早已做鸟兽状，跑得干干净净。

真有点树倒猢猻散的感觉。

郭业看着此情此景，心道，看来真是我将这些王八蛋想得太过敬业了。

庞飞虎见主犯刘家父子已经被擒，也就不关心那些小鱼小虾，心情大好冲着郭业哈哈大笑，然后眨巴了几下眼睛。

这是在告诉郭业，看见了吧，你那点担心是多余的，大唐的民风还是很淳朴的，大唐衙差的公信力还是很足的。

郭业见满脸络腮胡子的庞班头也有卖萌的时候，不由瘪瘪嘴以示抗议。

就在众人准备大呼一声大功告成准备抄家之时，一个负责把守刘家大门口的皂班衙役慌慌忙忙跑了进来。

一边踉踉跄跄地跑着，一边冲庞飞虎招手示意匆忙喊道：“班头，班头，郭小哥，大事不好了……”

## 第27章“大义灭亲”秦捕头

庞飞虎和郭业等人被这衙役的叫唤吸引了过去，纷纷侧头一看。

不看还好，一看之下……

我草你祖宗的！

跑来的衙役身后不远处，竟然是秦威这个王八蛋，随秦威而来的人数不多，仅仅带了当日在醉仙楼吃饭的四五个捕班爪牙。

秦威腰胯唐刀大步向前，气势十足的朝着这边走来。

郭业特意注目了下秦威的眼神，眼神中除了无尽的怨恨之外，还有一股子决绝狠辣。

瞬间，郭业的脑中钻进无数个疑问。

秦威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赶来？

作为此次偷盗税粮事件的黑手，秦威现在赶来想干什么？

秦威的眼神中有怨恨很正常，但是为何还有决绝与狠辣？他到底想干什么？

郭业脑中尽是疑问，刚想转身走到庞飞虎跟前商量，可惜时间已经不允许。

因为秦威带着爪牙走到了跟前，更是与庞飞虎打起了招呼，皮笑肉不笑地热情道：“哎呀呀，庞班头你这是做啥？什么时候皂班也开始替我们捕班分担工作了？”

热络言语之下透着浓浓的怨恨，似是责怪庞飞虎的皂班越俎代庖，抢了他们捕班的活儿。

不过秦威也没说错，本来这缉贼捕盗的事情就是捕班的分内之事，与皂班不沾边儿。

但是，秦威仅仅就是为了这个才马不停蹄连夜赶往东流乡刘家？

郭业就是用屁股想事情，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郭业心里透着明亮，秦威率心腹捕快过来接受案子是假，杀人灭口才是真的。

一旁的庞飞虎与秦威在一个衙门里共事不是一天两天了，秦威是什么德行他还不知晓吗？

这王八犊子是真敢想毒手啊，只要危及到自身的，甭说刘老赖这种穷乡僻壤的岳父了，就是天王老子他也得给对方把蛋扯碎了。

随即庞飞虎和郭业相相对视了一眼，眼中都透着一丝提醒和戒备。

秦威见着庞飞虎不说，继续催促道：“好了，这次皂班弟兄虽然越俎代庖，替咱们捕班办了事，但是好在也破了案子，本捕头就大人有大量，此事就此揭过不提了。”

说着逼近庞飞虎，走到他的跟前说道：“庞班头，请吧？都叫你们皂班的弟兄收队回衙门吧，明日一早，县尉大人自会下手令嘉奖你们皂班。哈哈，辛苦了，都这么晚了，天气又凉，庞班头还是收队早些回去和弟兄们老婆热炕头去吧。”

庞飞虎为人厚道本分，没什么花俏的心思。

见着秦威言语咄咄逼人，而且又占着缉拿盗贼是捕班职责范围之内的理儿，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

随即看了一眼身后的郭业，眼神中似有询问和求救之意。

郭业心里本压着好多的话要说，碍着庞飞虎这个顶头上司在前，没有与秦威唇枪舌战。现在见着庞飞虎的眼神之后，立即挺身而出站到庞飞虎身旁，与他并立。

而后轻轻冷笑一声，双眼迸着些许奚落的味道看着秦威，冷声说道：“等等！”

嗯？

秦威见到郭业蹦达出来，心里本就咯噔一下，再听见郭业出言阻止自己，心中的怒气瞬间浮现在脸颊上，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郭业身上。

只听郭业说道：“秦捕头好像搞错了一件事情吧？”

秦威心里本就不耐和躁狂，现在听着郭业一个小小的破鸡巴衙役也敢出声质问自己，脸上的怒气化为口中寒气，森然问道：“你是个什么东西，就凭你也配和本捕头说话？”

郭业知道自己与秦威早已势如水火，不死不休，也懒得和他客套，对着秦威的蔑视不以为意，沉声说道：“今日之事是庞班头全权放权让我郭业操办的，你说我有没有资格发表意见啊？”

秦威脸上没有表现怎么样，心里倒是有些吃惊，麻痹，原来又是这个小畜生坏了老子的事儿，看老子以后整不死你。

见着秦威没有言语，郭业指了指被铁链锁得严严实实，跟个粽子似的刘老赖和刘阿芒，对着秦威说道：“这两人一个是你老丈人，一个是你大舅子，秦捕头身为公门中人，难道就不知道有避嫌一说吗？”

避嫌，这是官场办案的一条潜规则。

凡是涉及到五服之内的亲戚，办案人员必须退避交由他人操办，否则便视为徇私枉法，按罪轻者当革除公职，重者还有牢狱之灾。

别看秦威蹦达的欢，整日上窜下跳，但是一涉及到大唐律例，他这个不入九流的小小捕头还真是不够看的。

霎时，秦威脸上的怒气一隐，变得有些沉重。

他很清楚郭业刚才那番话的份量，虽然自己背后有县尉谷大人这座大靠山，但是整个县衙里也不是县尉谷大人说了算。如今县尉大人和功曹房的功佐大人马元举本就不对付，如果自己今天刚做出什么出格儿的事，明日传进那个黑面冷心的马功曹耳中，就是县尉大人也护不住自己。

两个九品大官斗法，他无品无级的小捕头顶多算个筹码。尽管县尉大人和自己有些不能说得秘密，但是自己会弃车保帅，难道县尉大人就不会吗？

没有皂班等十几人在场，他啥事都敢做，关键是郭业和庞飞虎这些人在这儿，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这时秦威才真正觉得，郭业这小王八蛋就属嗡嗡乱飞的牛虻，看似不咋样，但是叮你一口，也是疼得慌。

秦威脸色变幻不定，心中盘算，难道真的任由皂班中人将这些人安全押回衙门？

到时候，刘家父子一经刑讯逼供，自己就跟会被扒拉出来，浮出水面。

即便刚才在来东流乡之前，自己和县尉大人坦诚了一切，还将存在陇西钱庄的八百两纹银一并送给了县尉大人，得到了县尉大人的亲口允诺。

但是，此事一经传扬，自己还怎么在衙门里头混？

不行，解铃必须系铃人，还是要从刘老赖身上下手。

于是乎，秦威眼珠子一转，打了个哈哈，也懒得理会让他恨得牙痒痒的郭业，而是对庞飞虎抱拳说道：“哎呀，本捕头也是一时着急脑子有些糊涂了，竟然忘了避嫌一说。这样，既然我岳丈和小舅子犯案，本捕头就不插手了，由皂班的弟兄带回衙门，让县令大人开堂审讯，如何？”

虾米？

庞飞虎，还有在场的皂班衙役们都纷纷错愕，郭小哥这么三言两语，就将秦威吓退了？

到底是郭小哥厉害啊。

只有郭业心里有些琢磨不透，这么快就认怂了？这不像是秦威的作风啊。

就在皂班等人暗中庆贺，郭业心中犹豫猜度之时，秦威又说话了。

只听秦威对着庞飞虎摆出一副悲戚的神情，怎么看怎么别扭，然后惺惺作态地说道：“庞班头，固然是我岳丈还有舅子犯事，秦某也一样会秉公办案，大义灭亲。既然秦某要避嫌，就有劳皂班的弟兄们再辛苦一趟，将他们押回县衙吧。不过，秦某有个不情之请。”

庞飞虎心道，人赃俱获，容不得你狡辩，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是伸手作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秦威说下去。

秦威吸吸了一下鼻子，五短身材略微打了个寒颤，好像很是不受的样子，说道：“毕竟他二人是我的岳丈与舅子，秦某在他们押赴县衙之前跟他们说两句话，毕竟到了县衙，秦某就更要避嫌不得与他们接触了。还望庞班头通融一二。”

庞飞虎一愣，如此低声下气，还是当初那个趾高气扬的捕头秦威吗？

他也知道秦威这么做有些惺惺作态，不过待得回了衙门一经审讯，还怕挖不出秦威这狗贼的勾当吗？

天色已经快要五更天，容不得再做耽搁和拖延，于是庞飞虎挥挥手，示意秦威随意，难道还怕秦威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放跑了刘老赖不成？

于是对着程二牛，阮老三，张小七等人摆摆手，让他们回避一下。

待得几人离去，秦威看了眼被铁链捆锁住的刘家父子，心中暗暗庆幸缓缓朝着他们走去。

刘阿芒虽然被卸了下巴不能说话，但是神智还是清楚，见着姐夫秦威走过来，急忙呜咽着喊叫着，好像是在求救。

秦威狠狠瞪了他一眼，用一道只有他和刘阿芒还有刘老赖方能听见的声音呵斥道：“闭嘴！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然后不理睬刘阿芒，径直走到刘老赖的身边，假意替老丈人理了理脖子上的衣领子，生怕他冻着一般。

趁着理衣领子的空档，秦威翻动着嘴唇对老丈人蚊声说着话。

庞飞虎和郭业等人站得远远，听不见秦威到底和刘老赖说了什么，但是看着刘老赖的脸色，急速骤变，先是青红再是惨白，到最后已经没了气色。

最后，喟然一叹仿佛将死之人一般木讷地点点头，像是跟秦威保证着什么。

过了一小会儿，秦威对着老丈人的肩膀轻轻拍了拍，说了三个字。

这三个字的唇语，郭业总算看明白了，分明就是“放心吧”三个字。

郭业心中竊疑，秦威到底跟刘老赖说了什么？能让刘老赖的脸色变得五花八门。

秦威说完最后三个字之后，对着庞飞虎抱拳说道：“多谢庞班头通融，那么就有劳你们皂班将刘家父子带回衙门吧。”

然后又对着带来的爪牙捕快朗声道：“奉县尉大人之命，即刻起，凡刘家的金银珠宝，田契房契，统一带回县衙充公，由县令大人发落。”

这句话落罢，庞飞虎的脸色不由一抖，麻痹的，敢情这小子最后还想摘桃子来抄家，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人家有县尉大人手令，那是出师有名，他庞飞虎也无计可施。

唉，本来还想着趁着抄刘家的财物之时给皂班的弟兄们刮点油水补贴补贴家用，得，又落空了。

谁知他身边的郭业听到秦威的这句话之后也是身子冷不丁一震，心中暗暗庆幸，还好小哥有先见之明，没来由白白便宜了秦威这伙王八蛋。



## 第28章郭小哥的先见之明

五更已过，刘家父子被皂班的庞飞虎和郭业等人押解进了陇西县衙的大牢之中，不日即将提审。

忙活了一宿，虽然刘家父子被他们抓捕进了大牢，没被秦威抢了先机，但是一想到临了临了，却被秦威摆了一道，将抄家这么油水丰厚的活揽到自己手中，当真是令人丧气。

要知道，历朝历代以来，抄家都是衙门中人最乐此不彼的美差。

草，真他娘的尿性！

无论是庞飞虎，还是程二牛，阮老三等人都是一脸的扫兴，半点都没有擒下刘家父子之后的那股兴奋劲。

累了一宿，天又微亮，庞飞虎见着弟兄们都垂头丧气的，便给众人打气道：“弟兄们，别丧气，咱们不是抓捕了刘家父子找回了税粮吗？人赃俱获，到时候刘家父子一经审讯，肯定会将秦威这个幕后主使给供出来，到时候秦威倒台，县尉大人又嘉奖我们皂班，如此说来，我们也并非没有收获，不是？”

经庞飞虎这么一开解，众人心里纵有疙瘩也不会表现在脸上了，免得让自己的好班头庞飞虎尴尬。

然后在庞飞虎的一再催促下，众衙役纷纷离开了大房准备回家先补个回笼觉再说。

此时大房中瞬间消停了下来，清静不少。

庞飞虎见着空荡荡的大房中只有郭业一人没走，心中颇有愧疚地说道：“郭业，你怎么还呆在这儿？赶紧回去休息吧，这次你办得很好，可惜被我在城中走漏了风声，让秦威及时赶来。本来我是想抄刘家之时……”

“头儿，您不用内疚，秦威狡诈似狐，即便你再小心，也敌不过他耳目众多。”

郭业立即打断了庞飞虎的说话，稍作宽慰之后，神秘兮兮地一笑，然后走到大房门口探出脑袋寻摸了一下，道：“朱鹏春这个混球怎么腿脚这么不利索，到现在还没回来？”

朱鹏春？

庞飞虎突然察觉过来，好像进了刘家之后就没看见朱鹏春这厮，就是早前押解刘家父子回来的路上，也没看见这厮伴随，这是干嘛去了？

他脸有疑惑地看着郭业，这小子神神秘秘的，难道跟朱鹏春还有什么事情瞒着他不成？

郭业见庞飞虎脸带不解，张嘴欲要解释。

砰！

一团肉乎乎的人球踉踉跄跄撞开了大房门，滚进了房中。

赫然一看，脸色红潮气喘吁吁，不是朱鹏春还能有谁？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啊。

只见朱鹏春一进来之后，手舞足蹈嘴唇哆嗦的兴奋喊道：“郭小哥，发了，真发了。奶奶的，老朱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银子。”

朱鹏春这话一说，郭业脸色转喜，而庞飞虎则是更加的疑惑和不解了，银子，什么银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业走到朱鹏春身边将他拉扯过来坐到凳子上，然后喜滋滋地说道：“老朱，你跟咱班头好好解释一下，都把他弄糊涂了。”

朱鹏春还陷在兴奋当中，就连坐到凳子上屁股都老实不了，左右挪动着。

啪！

郭业冷不丁一巴掌扇到朱鹏春肉乎乎的肩膀上，喝道：“老朱，你丫能不能有点出息？你倒是说呀。”

朱鹏春肩膀一吃疼，人倒是安稳了下来，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看着眼神中透着汨汨询问的庞飞虎，说道：“班头啊，真是不得不服咱们郭小哥啊，那啥，他就是三国的诸葛孔明啊，手中鸡毛扇子一摇，就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就是……”

“闭嘴，你他娘倒是说重点，别屁话连篇了。”

就在朱鹏春继续捧着郭业的臭脚之时，被绕得脑子糊涂的庞飞虎厉喝一声，打断了朱鹏春不要脸节操碎一地的吹捧。

郭业听着朱鹏春的高度赞扬，心中也是美滋滋的，被庞飞虎这么一喝，脑子霎时清明，嘿嘿干笑着，被人夸真是一件美事啊。

朱鹏春见着班头有些恼羞成怒，不敢再多说废话，将郭业早前在刘家大院吩咐他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就在皂班弟兄撞破刘家大门之时，郭业心中就有了计较，抄家势在必行，但是为以防万一他还是让朱鹏春趁着后院乱哄哄之余偷摸潜入刘老赖的卧室，好好找寻一下有没有藏银啥的。

以刘老赖的这种乡间土豪性子，肯定会在自己睡觉的地方藏下一些银子，作为保命钱。为的就是怕万一哪一天，突然杀入一股山匪啥的进了刘家，库房里头的银子被洗劫了，至少还有刘家翻本的库存银子。

这是郭业综合后世狂轰滥炸的各大影视剧中，那些地主土豪的生活习惯总结出来的。

果不其然，就在朱鹏春潜入刘老赖的卧室之后，翻箱倒柜，掰开了床板，拿起锄头挖地好几尺，总算让他找到了刘老赖的保命银子，全部都是马鞍状的锭锭雪花白银，储存在大陶罐中，足足二十来个大陶罐。

这些大陶罐被刘老赖小心翼翼地埋入了床底下的土地里头，足足有两尺多深，若非朱鹏春锲而不舍的挖银精神，还真是不易找到。

郭业听罢掰扯着手指数了下，马鞍状的大锭银子至少都是十两重的，一个罐子至少可以藏上十锭，那么二十罐子莫非就有两千来两银子？

我靠，刘老赖家也真够富裕的，一个保命银就藏了两千余两。那么刘家库房的存银不是要有三五千两了？

啧啧，到底是几代下来的老地主家庭，跟他那个便宜岳父一样，是攒钱的一把好手啊。

可惜那些库房的银子就跟皂班兄弟无缘，便宜了秦威，县尉谷德昭这些人了，不过他们拿得肯定是小头，县令大人，主簿大人都没发话，他们怎么可能敢多拿？

雨露均沾，六房的功佐大人也要分上一杯羹，这么满打满算下来，还真不如自己皂班的两千两纹银了。

无论郭业这次是有意安排，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庞飞虎都不得不激动

和感慨了。

真是收之东隅失之桑榆啊，如果没有郭业安排朱鹏春去掘刘老赖这条老狐狸的保命银，那秦威突然杀出来就真让皂班此趟东流乡之行颗粒无收了。

两千两纹银啊！！

不仅郭业在算，就连庞飞虎，还有朱鹏春都掰着指头在算，干上一年衙役也才十两白银，两千两纹银得要干倒什么时候？

如果衙役这个行当能够父传子，子传孙的话，至少要替衙门卖上两百年的命传承四代，才能赚够这些银子。

朱鹏春两眼发晕，庞飞虎浑身颤抖，心中激动不言而喻。

突然，郭业一把拽住朱鹏春的肩膀问道：“我让你将这些银子偷摸转移到吴家，你照做了吗？”

朱鹏春小鸡啄米似的点头称道：“郭小哥吩咐，老朱咋会不听？我已经将这二十罐银锭偷摸转进了吴家，我跟吴家的管家福伯谎称这是郭小哥你的东西，小心放进了你的书房。而且您不是说过吗？千万不能让你那岳父瞅见。”

郭业唔了一声，当然不能让吴茂才那个铁公鸡瞅见，不然他狮子大开口提出分一杯羹咋办？

这老小子为了钱，可是什么事都敢做。

而且刘家之事他也出力不少，知道的也挺多，他如果提出来分赃，不可不分啊。

但是以这老小子的性子，十两八两甭想打发走，与其这样，不如索性连他都瞒住算了。

反正郭业心里对这老小子压根儿没什么好感，这种好事懒得便宜他。

这时，朱鹏春突然想到了什么，扭扭捏捏地问道：“郭小哥，你还记得当日答应我的事不？”

郭业一怔，嘛事？

见着郭业意外的神情，朱鹏春不由急了，急咧咧地喊道：“郭小哥你可别诓老朱哈，老朱那天冒着如此大的风险潜入刘家假冒商贾，你可是答应过老朱的，事成之后得来的刘家藏银，我一人分两人的分子。”

郭业乍听之下，这才回想起来。

当日自己的确是这么说过，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那天如果不是这么许诺朱鹏春，这混球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那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吗？

郭业心中掰扯着，皂班加上庞飞虎一共十二人，两千两银子每人约莫能够分到一百七十两左右；如果按照之前答应朱鹏春的分法，那就是十三人来分，那每人约莫是一百五十两左右。

行啊，言出必行，不能失信别人。

郭业随即点头看了眼庞飞虎，问道：“班头，这事儿属下擅作主张，答应了老朱，你看……”

庞飞虎现在哪里会计较郭业这个，赶忙摆手说道：“这些银子都是你和老朱想办法整到的，你们爱怎么分都是你们的主意，本班头绝不会掺乎。”

这就是庞飞虎最令郭业爱戴的地方，无论是什么事都是那么的大度。

如果放到军中，郭业有理由相信，以庞飞虎的性格作风百分百受军众爱戴，绝对是一个大将军的料。

“不过……”

庞飞虎随后又转了话锋，不无犹豫地说道：“这两千两银子是一笔巨额数目啊，刘老赖怎会忘记？明日上公堂审讯，杀威棒和诸般刑具之下，别说这些保命银子，就连祖宗十八大会一一招供出来。到时候，这笔银子一曝光，被县令大人知晓之后，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啊。”

嘶……

郭业听罢不由浑身紧绷，这茬儿他在情急之下倒是没有想到，如果真如庞飞虎所说，这问题就棘手了。

到时候顺藤摸瓜，肯定会扯到皂班头上来。

刚才还乐得眼睛都埋进脸颊肉中找不着的朱鹏春也是身子一颤，脸色顿时跨了下来。

砰！

急促的一声撞门！

皂房大门又被一个急匆匆的身影撞了开来。

## 第29章真是后怕

“班头，大事不好哩，刚才县衙大牢那边传来消息。就在刚刚，刘老赖畏罪自杀撞墙而死，刘阿芒这小子趁着狱中慌乱逃出了大牢。”

来人铁塔般的身子，黝黑的脸颊上透着惊骇。

郭业听罢声音之后转头一看，正是准备返回家中睡觉的程二牛。

听着程二牛的报信，庞飞虎，郭业，朱鹏春三人的脸上各是精彩纷呈，不一而同。

庞飞虎是一脸的难以置信，张着嘴巴双眼睁大，无言地摇着头。

郭业则是时而眉头紧蹙，时而舒缓，然后苦笑了几声。

唯独朱鹏春的表情最为丰富，这厮蹦达着双腿，在大房中来回绕圈跑着，边跑边喊：“哈哈，刘老赖死了，死得好，死得好啊。”

然后驻足脚步，一把拉住郭业的胳膊使劲摇晃，兴奋地喊道：“郭小哥，这下没事了，刘老赖一死，这事谁也说清楚了。”

程二牛不知缘由，见着朱鹏春发癫，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地看着对方，就像看着傻逼似的。

郭业也无暇和程二牛解释事情始末，而是对着朱鹏春说道：“是，刘老赖一死，这笔银子算是洗白了，我们无需担忧别人的追查了。不过……”

说到这儿，稍稍停顿了一下，转头对着庞飞虎苦笑道：“不过，刘老赖一死，刘阿芒逃狱，庞班头，秦威这个王八蛋算是逃过一难，躲过一劫了。死无对证，谁也不能拿他怎么样了。唉……”

庞飞虎紧紧握住双拳，脸色狰狞地低声吼道：“这是一场阴谋，肯定是秦威这个混账暗中使得坏，刘老赖之死与秦威脱不了干系。”

庞飞虎能想到，郭业又怎么会想不到呢？

郭业没有安抚有些庞飞虎濒临躁狂的情绪，而是连连咂嘴感叹，狠，真狠，秦威这王八蛋真够狠啊。

他也终于明白秦威为何在东流乡刘家之时要与刘老赖独自谈话了，肯定是秦威暗中允诺了刘老赖什么事，交换的条件便是让他的岳父刘老赖畏罪自杀，让偷盗税粮的真相彻底沉入水面，到此为止。

难怪刘老赖当时的脸色就跟将死之人一般无异，麻痹的秦威，小哥真是对你看走了眼。

现在，郭业的思绪豁然开朗，之前的所有疑团都随之迎刃而解。不用猜，秦威肯定也在县尉谷德昭面前打通了所有的关节，不然也不会在他们刚攻破刘家大院没多久，他后脚跟就带人过来。

郭业心中不禁再次起疑，县尉谷德昭能够盘踞陇西城这么多年，即便与功曹房九品功佐马元举大人素有嫌隙，但仍能身居县尉一职稳如泰山，可见此人手段之高，城府之深，绝非寻常武夫所能比拟。

武官见文官，平白矮三分，谷县尉能够与功曹马元举斗得旗鼓相当，肯定不是善类。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怎么会如此庇护秦威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还敢在下面兴风作浪偷吃税粮的人呢？

这种下属在职场中不是上司最遭唾弃吗？

莫非，县尉谷德昭与捕头秦威暗中还有什么勾当不成？难道他们之间还

有某种利益联系在一起？

郭业越想越害怕，如果这次打蛇不死，反引来县尉谷德昭对自己的忌讳，甚至迫害，那么……

如果自己眼前的敌人秦威是一座小坟包高的土丘，那么县尉谷德昭就是千万坟包所堆砌的高山。

九品县尉，掌握着整个陇西县城的公检法，公安和政法两大系统的一哥，绝非是自己一个小小的衙役所能挑衅，所能撼动的。

“郭小哥，郭小哥？”

庞飞虎几声呼唤召回了臆想连篇的郭业，他只是轻轻推搡了几下郭业的肩膀，没有触碰到郭业的后背。

不然，只要他一碰郭业后背，就能知道此时的郭业后背一片汗渍，这不是热汗，而是一身的冷汗，被吓得。

“啊？”

郭业惊醒的回应了一声，然后强制收敛了自己脸上的惊恐，语气慎重地对庞飞虎说道：“班头，要不此事，就先暂告一段落吧？”

庞飞虎见着郭业脸色虽然轻松，但是多少有些勉强，特别是说话语气难得一见的慎重，不由起了重视。

郭业的意思是说秦威的事情到此为止，可他还是心有不甘啊，眼见着老虎一步一步进入了陷阱，马上就要掉进坑里，谁知老虎这个时候突然止步回头，逃之夭夭。

这如何让他能够甘心？

秦威这个王八蛋一向对皂班冷嘲热讽，特别是这次差点害得张小七掉了脑袋，整个皂班的弟兄几乎都要脱掉公服回家种地，这个怨气庞飞虎怎么能够生吞活咽下去？

再加上秦威一心想要整死自己最为看重的手下——郭业。

秦威一日不除，皂班弟兄和郭业，乃至他的头上就像是悬了一把铡刀，随时要掉下来一般，脖子不时生风发凉。

见着庞飞虎还在踌躇，郭业轻声劝道：“班头，属下也想将秦威除之而后快，但是看着今天的架势，秦威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而且可能他上头那人与他关系不是一般的浅。”

说完，郭业抬手握拳竖起食指，指了指头顶之上。

这个上头之人自然指的是秦威和庞飞虎等人的顶头上司——县尉谷德昭。

听郭业这么说，庞飞虎眉头皱的更紧了，因为有一点他很清楚，自己与秦威虽然但是班头捕头，但是在县尉谷德昭眼中可就不是同等份量了。

一是因为自己是县尉谷德昭没来陇西城之前就已经成了班头，而秦威是谷德昭一手提拔而起。如果他是杂牌的话，秦威确实确实是县尉大人的嫡系。

二是因为陇西城的大兴赌坊，他一直知道秦威是大兴赌坊的幕后老板，他庞飞虎都能知道秦威这点破事，难道在陇西城党羽众多的县尉大人会不知道吗？

但是县尉大人却一直装作不知道，任由秦威在幕后经营赌坊，大赚银子。

这说明什么？

庞飞虎现在也跟郭业一样，思绪瞬间豁然开朗。

一切的一切，不是之前想象中那么简单了。

郭业看着庞飞虎也陷入了纠结之中，不由壮着胆子将手搭在庞飞虎的肩膀上，附耳说道：“班头，咱们有这么一笔银子在手，至少不用担心弟兄们日子不好过了。所以，现在的我们更需要冷静。你我必须做到谋而后动，还要知己知彼，方能不会稀里糊涂被革了职，被秦威玩弄鼓掌之间啊。”

呼~~

一言点醒梦中人！

庞飞虎听罢，脸色稍微缓和下来，不置可否地点头认同了郭业的看法。然后对着程二牛等人挥挥手，笑道：“都累一宿了，哥几个都回去休息吧。虽然刘老赖死，刘阿芒逃，但是这跟咱们皂班没有关系，是杂役班的事情。此次抓捕刘家父子，咱们皂班当记首功。估计明天一早，县尉大人的奖赏就会下来了。”

程二牛不知皂班已经暗中劫了一笔巨银，现在一听奖赏二字不由咧嘴憨笑，连连喊着好。

朱鹏春咽了口唾沫，轻声问道：“班头，郭小哥，那，那吴家那笔……”

话还没出来，郭业立即喝止住：“先消停两三天，等风头过了再说。”

朱鹏春一听郭小哥发话，那是一百个愿意听从，没有郭小哥，哪里来他朱鹏春的幸福日子？

于是在庞飞虎的催促下，郭业和程二牛、朱鹏春两人先行出了皂班大房，离开了县衙回家休息而去。

……

……

累了一宿，现在又还是凌晨过后的清晨，回到家之后的郭业不由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睡着睡着，也不知到睡了多久，郭业又被一阵砰砰砰的拍门之声吵醒。

睡眼惺忪的郭业刚想破口大骂几句，突然隔着纸糊的窗户看了眼天色，天色已经有些昏暗，难不成自己睡了一白天？

咕噜，咕噜~~

肚子传来一阵空响，娘的，一天没吃饭了，得，甭睡了，起来出去寻点吃的吧。

穿好衣服拖着乌皮靴，郭业拖拖拉拉出了房间朝着院子走去。

哎呀~

郭业一打开房门，兴许以为是程二牛叫他起来找地方吃饭，可谁知门口映入眼帘的竟然是衙役阮老三。

阮老三怎么会突然找到自己家门口的？

郭业不由犯了迟疑，可没等他问，阮老三就急冲冲地喊道：“我的郭小哥唉，你咋还睡呢？县尉大人的奖赏令下来了……”

不由分说，径直拉起郭业匆匆出了油麻胡同。

## 第30章县尉大人的手腕

“县尉大人也忒儿抠门儿了，咱们皂班兄弟彻夜不眠费了好大的劲儿抓捕刘家父子，才赏了二十两银子，这不是打发要饭的吗？”

这粗犷的嗓门，非程二牛莫属。

“可不呗，捕班那些王八蛋捡了咱们皂班的剩儿，却得了县尉大人三百两纹银的奖赏，真他娘的丧气。”

这是一个皂班衙役的声音。

“欺人太甚！”

语句简短，嗓门干涸，无疑是甘竹寿这个难得说话的吊死鬼所发出的声音。

.....

.....

郭业人刚到皂房大门口，就听到里头怨气冲天酸溜溜。

看来皂班的弟兄们对县尉大人颁下来的奖赏很不满意啊，不过二十两赏银的话，也真够抠门儿小气，不怪弟兄们发牢骚了。

刚准备进去，突然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都吵吵啥？这是县尉大人对你们皂班的体恤，你们还想咋样？一群不知好歹的皂隶。”

擦，郭业一听冷不丁一阵牙酸，这声音就跟电视剧里的太监说话一般，尖酸刻薄没鸡鸡。

难道这人是特意替县尉大人来给皂班颁发奖赏的吗？

就在郭业猜测间，那尖酸的声音再次响起：“谁是郭业？东流乡的郭业来了吗？”

一听自己被点名，郭业不由提了神儿，抬脚迈步跨过门槛儿进入了大房。

然后粗粗扫视了一眼大房中人，朗声道：“来了，来了，东流乡的郭业在此！”

赫然一见房中，庞飞虎，程二牛，甘竹寿，还有一干衙役都在，正在众星拱月的将一个四旬左右的矮个男子围在了当中。

此时的大房中，加上阮老三，还有自己，皂班的弟兄全部都到齐了。

不对，郭业突然发现，张小七小子好像没来。

就在郭业疑惑张小七怎么没来之时，庞飞虎上前将郭业拉进了人堆，对着那四旬矮个男子说道：“长随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东流乡的郭业，此次我皂班能够将偷盗税粮的刘家父子一网成擒，还真是有赖他的布局周密啊！”

庞飞虎是个好上司，不揽功不邀宠，直接将郭业介绍给了眼前这个县尉大人的长随。

而后又对郭业介绍道：“郭业，这位是县尉大人身边的长随，钱贵钱长随，专门替县尉大人打理俗务，还有替县尉大人起草和下达公文之类诸事。端的是县尉大人跟前的红人啊！”

郭业知道庞飞虎特意这么介绍除了是想隆重介绍自己之外，还意在提醒自己钱贵这人深得县尉谷德昭信赖，不可得罪。

什么叫长随？郭业来到大唐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混了这么长时间的衙门，当然知道长随是干什么玩意的。



所谓的长随就是朝廷官员花钱聘请的私人秘书，有点类似于县令或者郡守刺史等人身边的师爷，都是心腹之人才能担任。

照庞飞虎这么一介绍，郭业显然将明白了这个钱贵钱长随就是谷德昭这个陇西县城公检法一哥的生活秘书兼工作秘书。

虽然跟师爷幕僚一样没有朝廷编制，但都是主官身边的贴身心腹，随口一句话能顶的上你花个百八十两银子去跟县尉大人套近乎。

往往这种人都是一些郁郁不得志的人士，郭业可真心不敢去得罪。

随即对着钱贵抱拳说道：“原来是县尉大人身边的红人钱长随啊，郭业这厢有礼了。”

继而对钱贵很本分的抱拳敬语，丝毫不觉自己骨头都轻了几两。

钱贵本就是老童生，考了十几年的秀才都不中，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不再寄望科举一道，这才走了县尉谷德昭的路子，在他身边做些书书写的活计。

在谷德昭身边侍奉了近五年，办事颇得谷德昭满意，久而久之，被谷德昭渐渐引为心腹。

郭业心中分析的没错，这钱贵就是属于那种郁郁不得志之人，老是抱憾自己才高八斗，却是怀才不遇，所以容不得别人对自己的轻视。

现在连番听着庞飞虎和郭业对自己礼敬有加，高高捧起，那心里还能不舒坦儿？

刚才那副鼻孔朝天的神情缓缓收敛，继而带着笑意地颌首点头看着郭业，心道：“嗯，不错，小小年纪，却懂些礼数。郭业，县尉大人特意命本长随给你捎来一句话。”

呃？

郭业冷不丁肩膀抖动了一下，县尉谷德昭特意让钱贵给自己带话？

难道县尉谷德昭因为自己办了刘家父子，欲图扳倒秦威，开始注意自己了吗？

郭业尽管脸上摆出一副诚惶诚恐的神情，但是心里头不由暗暗有些担忧，如果县尉大人和秦威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那自己显然已经无意中得罪了他。

看着郭业的这幅惶恐神情，钱贵心里说不出的畅快，对郭业的看法也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不错，懂礼数，知分寸，与那些臭衙役到底有些不一样，回头跟县尉大人好好说道说道。

随即对着郭业轻笑道：“郭衙役不用担心，县尉大人并非是要责骂你，相反，你这次布局抓捕刘家父子的经过，县尉大人听罢之后很是满意和开心。当着本长随的面夸东流乡郭业小小年纪，有勇有谋，是个人才。”

虾米？

郭业被钱贵这一起一伏的话儿搞懵了，谷德昭竟然会夸他？

难道他不是为了秦威找场子，要狠狠责罚自己么，难道自己之前的推想全部都错了？

郭业心中越来越是搞不灵清，对着钱贵恭声说道：“钱长随整日追随在县尉大人左右，还望您老人家明示。”

满意，很满意，钱贵非常满意，多么一个恭谨的年轻人啊，比起秦威那个狗仗人势的玩意可是强了百倍不止。

于是心情大好地哈哈一笑，说道：“县尉大人传话，郭业你来衙门是本县尉介绍的，虽然进衙门没多久，却是口誉甚佳，特别是刘家父子一案，办得干净利落，本县尉很是满意，好好努力，本县尉绝对不亏待了有能力之人。至于东流乡里正之位，回头本县尉禀报县令大人，就由你岳父父吴茂才接任吧。”

我靠！

这谷德昭到底要闹哪样啊？

竟然对小哥如此看重，连我之前胡乱答应岳父的承诺都兑现了，搞不懂，真心搞不懂。

听得县尉大人如此赞誉郭小哥，整个皂班的弟兄都为他高兴，现在他们和郭业可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西瓜离不开瓢。

郭小哥受县尉大人看重，他们与有荣焉啊。

唯独庞飞虎心中没有那么乐观，因为他知道谷德昭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郭业与庞飞虎一般心思，但是嘴中仍是不滞向着钱贵致谢，让他代为通传县尉大人，他郭业必定好好办事，绝不坠了县尉大人的英名。

可惜当众人还沉浸在替郭小哥高兴的氛围中之时，钱贵又来了一句煞风景的话：“县尉大人决定了，皂班衙役张小七玩忽职守，弄丢了税粮，虽然后来找回。但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饶。即日起，张小七革除公职，滚出县衙。特此处理，以儆效尤，还望诸衙役能够尽忠职守，莫要再犯此错。”

什么？

革除张小七的公职？

这话陡如晴天霹雳，雷得众人云头发昏。

特别是庞飞虎，更是满脸发青，县尉大人竟然问也不问，就开除了他手底下的兄弟，这不是杀鸡儆猴看吗？

阮老三，程二牛，甘竹寿，朱鹏春还有一干衙役们都义愤填膺，打抱不平。

而且牢骚越发越多，声音越来越大，渐渐，难听话也讲了出来。

“干啥？这是要整死俺们皂班不成？”

“县尉大人好不公道。”

“我们不服，我们必须为小七伸冤。”

“就是，就是，咱们找县尉大人说理儿去。”

……

……

郭业顾忌着钱贵在跟前，没有破口大骂谷德昭八辈儿祖宗，心中不禁有些寒心，本以为县尉谷德昭是个明辨是非的好官，敢情之前那些赞誉都是为现在革除张小七做铺垫啊。

典型的先给你一个甜枣儿，然后再打你一闷棍。

革除张小七是假，警告皂班的弟兄此次擅自跨越职权行动才是真。

谷德昭就是想让他们明白，他谷某人才是真正的陇西县城公检法一哥，随时都能让他们滚蛋。

听着皂班兄弟们的愤愤不平，郭业心中也是怨气难平，讲理？这世界如果都能讲理的话，就没有是非之别，黑白之分了。

陡然，他见着钱贵的脸色越发难看，不禁心中一沉，千万不要让皂班兄弟们的这些烂糟怨言传进谷德昭耳中啊，不然的话，得罪掌握众衙役生死的县尉大人，哪里还有什么好果子吃？

随即对庞飞虎使了一下眼色，然后咬咬牙狠狠心将袖子里头唯一的五两银子掏了出来，嘴角闪过一丝肉疼的偷摸递到钱贵的手心，轻声笑道：“咱们弟兄都是些粗人，说话没个轻重。钱长随，咱们外头说话，免得污了您的耳朵。这帮混蛋玩意。”

说着一边将银子塞进钱贵的手中，一边拉扯着钱贵的衣袖往外走去。

就在五两银子与钱贵的手心接触的一刹那，钱贵的脸色瞬间变得复杂，有些吃惊的看着郭业，眼神中透着些许复杂，是垂涎，是贪婪，是赞赏，是同意。

钱贵将手掌握成拳，轻轻一掂掌心的小银锭，啧啧，足足五两纹银，快抵得上本长随一个月的银钱了。

钱贵心中再次赞叹，多么一个会来事的年轻人啊，不错，真的很不错。

## 第31章原来还是一个钱字

在大房门口，钱贵和郭业二人轻声细语相谈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

最后，县尉长随钱贵没什么好脸而来，倒是美滋滋的而归。

没成想，来一趟皂班，不仅认识了郭业这么一个懂得人情世故的小衙役，还带走了一锭足足五两重的小银锭，不错，不错，今天还算是颇有收获的。

钱贵双手背后，走着八字步哼着小曲儿悠哉悠哉离开了皂班，打算早点回县尉大人的府上复命，然后趁着今天平白赚来的五两纹银去满月楼喝他一顿花酒再说，那里的姑娘要身段有身段，要屁股有屁股，要奶子有奶子，艳绝整个陇西县城。

每个月除了县尉大人发的那点微薄钱，这钱长随的日子也是紧巴巴的不好过啊。

难得今天发了一笔小财，怎么着也得过过瘾才是。

满月楼可是有陇西县城有头有脸的人才敢进去消遣的地方，钱长随这样的文人骚客兜里有了银子怎么会不去呢？

出了县衙大门，钱贵腆着老脸嘴里乐滋滋地哼哼着：“小桃红，爷们今晚怎么着也要包你一宿，你家钱爷今晚非整死你这个小骚货不可。”

.....

.....

目送着骚气冲天的钱贵钱长随离去之后，郭业不仅独自一人陷入了沉思之中，面目表情丰富异常，时不时的皱眉咬着嘴唇。

不是因为贿赂了钱长随五两银子导致自己身无分文变成零资产而感到肉疼，这一点他倒是看得开。

如果仅花五两银子就能够交好钱贵这个县尉大人身边的红人，他乐此不彼，这五两银子花的太值了。

就在眼里，钱这玩意不是忍饥挨饿省出来的，而是千方百计赚出来的。

只要将银子花到刀刃上，就是物有所值。

再说了，这五两银子的确物超所值，最起码从钱贵对自己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对方对自己的印象不错。

他之所以内心如此纠结，恰是因为钱贵临走时对自己所说的那句隐晦之言。

郭业双眸微闭，想着钱贵左盼右顾，跟自己说道：“革除张小七是秦威在县尉大人面前一力促成的，为的就是给你们皂班一个教训，找回他岳丈和舅子被你们抓捕的场子。郭小哥呀，捕头秦威与县尉大人的关系并非那么简单。秦威虽然是个混账，奈何他生财有道，县尉大人对他甚为倚重哩。”

经钱贵这么一点拨，郭业前番堵塞在脑海中的诸多疑问和猜测瞬间豁然开朗，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啊，县尉大人与秦威的关系并非简简单单的上下级关系。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钱字在作怪，看来秦威与县尉谷德昭之间有着交织一起的利益关系。

到底是钱能通鬼神，有钱能使鬼推磨，几千年来亦是如此。

郭业再想问钱贵秦威到底如何生财有道，到底与县尉大人暗中有何金钱

来往之时，钱贵突然恢复了刚才那般爱搭不理的神情，将脑袋摇得跟个拨浪鼓似的，连称不可说不可说。

然后甩甩宽袖正了正脑袋上的幞头，翩然而去。

人家钱贵身为县尉大人的长随，工作兼生活秘书，是很有职业道德的。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你就是撬开了他的嘴巴，他也不会说。不然，谷德昭怎会如此信任他。

郭业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很清楚地断定，钱贵此人正是他叩开县尉谷德昭府上的一块上好敲门砖。

看来，以后也要多多交好这个无品无级却是说话还顶用的钱长随了。

不过，要想扳倒秦威，看来又要重新计划一番了。

最起码，要想扳倒秦威这把悬在皂班众人脑袋上的铡刀，就要得到县尉大人的默许；但是要得到县尉大人的默许，就必须让对方知道秦威能给他捞到的银子，他们皂班也行，而且会比秦威更多。

要让县尉大人知道，他们皂班的价值，远非秦威可比。

绕来绕去，还是离不开一个钱字。

看来，下面又有的忙了，唉，想过几天安逸日子都不成。

此时郭业思绪清晰，随即返回皂班大房中要与庞飞虎商量一下自己的设想。

刚一进大房，里面却是气势汹汹吵翻了天。

程二牛这小子摩拳擦掌，大声吼道：“咋的？张小七这么不明不白被革职算怎么回事？这不是打咱们皂班的脸吗？不成，俺必须给小七讨个公道。”

阮老三也是哀叹道：“小七兄弟这次受了不白之冤，真是造孽啊，他家中老有小，靠得就是他在衙门每月这点银钱度日。这下可好，唉……”

阮老三时常与张小七搭班，与他的关系最为甚笃，听着张小七被革除公职，数他心中最为难受。

众衙役纷纷抱打不平，都是一个锅里舀食的弟兄，谁落难心里都不好过。

就连甘竹寿这个冷脸的吊死鬼都咬牙蹦出四个字：“欺人太甚。”

郭业再看庞飞虎，这位七尺彪形大汉也是无奈，蹲在墙角挠着头，心中又是难受又是烦躁。自己手下弟兄被开出公职，自己却无能为力，这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心中怎么会好受？

“咳咳……”

郭业轻咳几声，示意众人都安静一些，然后走到庞飞虎跟前将他搀扶起来，在他耳边说着刚才自己在外头和长随钱贵的谈话内容。

刚说到一半，听着话儿的庞飞虎突然连连跺着右脚，气愤地喊道：“我就知道是秦威这个狗日的在使坏，我草他八辈儿祖宗的，我们皂班是挖他祖坟了，还是抱他家小孩儿跳井了？他竟然如此不择手段的害我皂班弟兄。”

众衙役一听是秦威在后面掺乎，怒骂怨道声再起，整个皂房又再次陷入了嘈杂之中。

程二牛已经濒临发飙，抄起桌上的铁尺就要出门去找秦威狗日的算账。

郭业见着要糟，立马一把将这个铁塔汉子一把拽了回来，然后一记军中擒拿手，锁住走狂的程二牛双臂，让他动弹不得。

然后冲着房中喊道：“都不要吵了！事情还没到糟糕透顶的地步，都给

小哥冷静下来。”

随即又对庞飞虎喊道：“班头，我心中自有计较，叫弟兄们先稍安勿躁。”

其实无需他交代庞飞虎出来制止，就在他喊话的一刹那，众衙役都纷纷按住了性子，不再吵闹。

如今的郭小哥可不是刚进衙门的郭业了，接连办的几件事都是令众衙役们心悦诚服，在皂班中的威望直追庞飞虎。

他既然发了话，大家又怎么会不听呢？

趁着众人稍稍冷静下来之后，郭业又对躲在墙角不惹事的朱鹏春喊道：“老朱，你跟弟兄们说说咱们那事，让大家都安心来。”

朱鹏春明白郭业口中所说的那事就是从刘家偷偷转走两千两纹银之事，这个时候只有曝光这比巨银方能让众人静下心来。

随即，朱鹏春屁颠屁颠地走到人堆中，先是对郭业腆着脸哈了一下腰，然后不无得意的摇头晃脑说道：“你们啊，都是暴脾气，郭小哥能让大家吃了亏，能让小七哥一家饿了肚子吗？”

尼玛，这个时候还卖关子。

郭业不由白了一眼沾沾自喜的朱鹏春，双手松开冷静下来的程二牛，然后一脚踹到朱鹏春的屁股上，喝骂道：“赶紧说，别磨叽。”

连朱鹏春的搭班好友甘竹寿也哼道：“有屁，放；有话，说。”

干，还是这么简短有力，郭业不由一阵汗颜。

朱鹏春嘿嘿一笑，随即将刘家两千两保命银之事娓娓道了出来。

这厮手舞足蹈言语跳脱，将郭小哥如何安排他假扮商贾混今年刘家，郭小哥如何让他趁乱偷摸潜入刘老赖卧室撬走保命银等等诸事，添油加醋的渲染出来。

朱鹏春话音落罢，除了庞飞虎之外，众人都张大的嘴都能吞下了鸡蛋，更有甚者差点掉落一地的下巴。

两千两纹银啊，这一锭一锭码放起来，都有小山那般高了吧？

啧啧，郭小哥不愧是郭小哥，跟着郭小哥，那绝对是狼行千里吃肉啊。

就在众人还在被两千两巨银打得头晕目眩脑袋嗡嗡作响之时，朱鹏春看似无意又像是提醒似的走到郭业跟前，轻声说道：“郭小哥，那啥，老朱舍生忘死，深入虎穴，直捣黄龙，您之前可是答应过咱，老朱一人可以分两人的份额哈？”

郭业还未说话，庞飞虎微微蹙眉，喝止了朱鹏春的邀功请赏，沉声道：“朱鹏春，少不了你那份。”

然后转头问郭业道：“郭业，你看小七已经被革除了公职，以后一家老小都没了生活来源，是不是可以多分他一份啊？都是一个皂班的弟兄，嗯……要不，将我那份银子给小七吧，反正我……”

“不可以！”

郭业立即制止了庞飞虎的仗义疏财，庞飞虎的家底怎么样，他郭业怎么会不清楚？

家里除了一个妻子，一个娃儿，还有一个卧病在床的老爹，家中老小也要靠他那点微薄俸禄过日子，郭业怎么忍心让庞飞虎过得如此苦巴巴呢？

随后郭业对着庞飞虎和众衙役说道：“如果弟兄们信得过我郭业，这笔银

子交由我来打理，我要让这两千两银子钱生钱，变成五千两，一万两，甚至五万两，让弟兄们和家里人以后过上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钱生钱？

众衙役，包括庞飞虎皆骇然，郭小哥这是要干嘛？

顿时，整个大房中陷入了一片寂静，静到哪怕针尖儿掉到地上能听见声响。

## 第32章你们就这点追求？

古语说得好，钱，就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听着郭业要拿这笔巨银去另作他事，有的衙役顿时不干了。

“做啥钱生钱哩，郭小哥，一人分个一百余两银子，就能给家里盖新房买新地了，娶个媳妇过好日子了，莫要横生枝节了。”

“就是就是，郭小哥，这笔银子你出力最多，我们不介意你拿大头，弟兄们喝点汤水就成，嘿嘿。”

.....

.....

郭业仔细辨别了这几个不同意的声音，几乎大多数的衙役都不赞成郭业这个冒险的举动，纷纷要求就地分赃，哪怕他们哪少点都愿意。

听着这些话，郭业心中不由微微气恼，麻痹，瞧你们这点出息，眼睛都长到屁股上了，活该被秦威压着欺负。

好在，这些说话的人中，并不包括庞飞虎，程二牛，阮老三，甘竹寿等人，他们默不作声，因为这笔银子是郭业花心思捣腾来的，他们愿意听郭业去处理。

就连朱鹏春都踌躇了好一阵子，最后咬牙跺脚下定决心道：“成，老朱那两份银子任凭郭小哥处理，我是跟着郭小哥你一条道走到黑了。”

说着，神情有些沮丧地走到大房一处角落，双手抱着头伏在墙壁上，耸动着肩膀眼泪吧嗒吧嗒地啜泣道：“爹，娘啊，怨孩儿不孝啊，将到手的银子又折腾出去，我就是个败家的玩意啊。媳妇啊媳妇，你相公我还想给你打副大金镯子呢，这次白瞎了，白瞎了啊，呜呜，干他娘的，呜呜.....”

郭业听着朱鹏春这厮的嚎丧，不由心里一阵大乐，真是一个活宝。

不过他还真想到以朱鹏春的为人，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挺他一把，啧啧，这死胖子真心不赖。

贪钱如命，平日里抠得要死的朱鹏春竟然有此壮举，也是令庞飞虎和程二牛等人大跌眼镜，心中不由叹道，这死胖子将到手的肥肉豁出去了，够有魄力啊。

庞飞虎看着朱鹏春这个举动，更加的坚信郭业郭小哥绝对是个成大事的人，不然怎么会令朱鹏春这个吝啬鬼都能如此大气魄呢？无非就是想追随于他嘛。

看来，假以时日，自己这个班头都要靠他多多提携了。

郭业一边觉着好笑，一边不理睬那些叫嚣着分钱的衙役走到朱鹏春的身边，轻轻拍打着他的肩膀，说道：“老朱，别难过了。小哥什么时候让你失望过？你放心，你今日这么一舍，他日必定能得更多的回报，千两，甚至万两，相信小哥，不走冤枉路。”

果然，郭业的话就是好使，经他这么宏伟蓝图一画，朱鹏春立即止住了哭泣，怔怔失神地说着千两，万两，独自一人跑到一个犄角旮旯发浪发骚憧憬未来美好钱途而去。

宽慰完朱鹏春，郭业转头看着这些争先恐后着急分银子的皂班衙役。

妈的，都是些眼光浅薄的家伙，既然你们如此着急，就别怪小哥照章办事了。



随即对着那些衙役说道：“既然你们要分银子，那行，咱们就按规矩来，此次抓捕刘家父子，是我和庞班头计划的，朱鹏春和程二牛等人从旁协助的，就连这些保命银都是小哥我不辞辛苦周密安排得来。所以，我郭业要拿大头。现在我宣布，要想立刻分到现银的，只能分到五十两，你们自个儿商量着办吧。”

本以为通过这招，最起码能让这些见识浅薄的家伙认同他的主意，毕竟一百多两直接缩水五十两，那可不是一般的肉疼啊。

谁知——

这些叫嚣着分银子的家伙竟然想都没想，纷纷叫嚷呜呼，直接同意了。

“那是当然，能分到五十两，我胡顺就知足了。”

“够了够了，五十两都能买两个黄花大闺女了，小哥真是没话说。”

“可不呗，要数皂班谁最仗义，非郭小哥莫属哩。”

“咋会不同意？这笔银子本来就是郭小哥意外得来，拿大头是应当的。”

……

……

我靠，郭业差点听瞎了耳朵，这帮家伙真是没药救了，就这么点追求？

要知道，一百五十两直接缩水成了五十两是什么概念？

上万斤的粮食也才五百两银子，这中间少的一百两的银子至少可以买到两千斤粮食了。

如果在农村，一百两银子至少可以买到良田二十亩良田了。

疯了，郭业不禁心中怒骂，这些家伙真他妈想钱想疯了。

不过，从这些衙役的态度上，郭业也看出，这些混蛋压根儿就没看好他钱生钱的主意，这是典型的瞧不起郭小哥是做大买卖的人儿啊。

郭业真想大骂一句，老子连做什么生意都没说，就直接否决了哥们的生意头脑，真是莫大的侮辱啊，靠你们妹的。

行啊，上帝要人灭亡，必先让你们这群混球疯狂，你们就拿着你们这五十两银子去作死吧。

随即，郭业看了眼庞飞虎，似在征询他的意见，可庞飞虎投过来的眼神分明在告诉他，一切由你作主。

而后，大手一挥表示同意，对着那些衙役说道：“行，三天后，你们都到油麻胡同我那小院来领银子。现在，你们这群混蛋愿意干啥干啥去吧。”

这话一出，皆大欢喜，至少那些衙役们是面露兴奋，纷纷告辞离去。

待得那些衙役们走了之后，郭业粗略统计了一下，六个衙役赞同分银子，各得银子五十两，合计三百两。

然后，朱鹏春一人分得三百两，甘竹寿，阮老三，程二牛各得一百五十两，共计四百五十两。

那么，两千两纹银还剩九百五十两。

郭业和庞飞虎合计了一下，直接分张小七二百两，其他几人表示没有异议。

至于剩下的七百五十两，庞飞虎没有矫情，领了二百五十两，言称剩下的五百两是郭业应得的。

看着庞飞虎的脸上并没有一丝不满和贪婪，郭业心中赞道，庞飞虎这个上司真是厚道的汉子啊。

对于郭业一人独得五百两，其他几人并没有眼红，也没有眼馋，纷纷声称这是郭业应得的，毕竟没有郭业，今天大家一个铜板儿都分不到，还有啥不满意的呢？

郭业本还想推让一番，好让大家都能雨露均沾，利益均分。

但是一想到自己即将要开启的生财大计急需大笔的银子，又想到家中的父母和小妹也等着他的银子改善生活，也不再矫情，反正以后捞赚银子的机会多的是，多多照应这几个弟兄便是。

这时，庞飞虎从分得巨额银子的喜悦中渐渐走出，很严肃的问道：“郭业，大家都将这笔银子交到你手里了，你心里到底是怎么个想法？你不说的话，我想弟兄们即便信任你，但是心里还是空落落的。”

郭业嗯的一声，招招手将众人围拢到了一块儿，说道：“秦威之所以比咱们横，不是他捕班有多牛逼，也不是秦威破案有多神速，无非就是一个钱字在作怪。所以，要想击垮秦威，让我们皂班的兄弟以后能安安生生过日子，就必须在生财之道上琢磨一番功夫。”

众人纷纷点头赞同，因为刚才郭业说了钱贵的临走之言，县尉大人看重的就是秦威的生财有道。

紧接着，郭业问道：“大家认为秦威哪里来得那么多银子去孝敬巴结县尉大人？”

话音刚落，庞飞虎说道：“这个事儿在衙门里头不是秘密，秦威靠得就是大兴赌坊来钱快。”

庞飞虎说完，朱鹏春突然醒悟道：“难道郭小哥你也想整个赌坊，击垮秦威的大兴赌坊不成？”

就当众人都以为朱鹏春所猜不错之时，郭业竖起食指左右晃动，信心十足的嘴角一扬笑道：“非也，非也，不过也相差不是很远，你们听我慢慢道来……”

## 第33章大唐第一个字花馆的诞生

“彩票！！！”

当郭业神秘兮兮地说出这两字之后，庞飞虎等人全部傻愣愣地杵在当场。

彩票！

这是嘛玩意？

看着众人这幅表情，郭业不由暗骂自己的愚蠢，在大唐盛世提彩票，庞飞虎他们能听懂那才真是见鬼了。

要是他们连彩票都能听懂，那真该问下他们的手机和QQ号了。

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彩票呢？

六合彩？

不行不行，这叫法还是太前卫了。

靠，郭业顿时词穷，不知该如何解释了。

突然，他想起后世看过的一部港产电影，叫做什么四大家族之龙兄虎弟的，印象里剧中兄弟二人就是靠开设一种比较贴近民间百姓生活的赌档起家，借此完成了第一笔原始资本的积累，最后成为香港的四大家族之首。

那种赌法叫什么来着？

对，字花摊，就叫字花摊！

所谓字花，说白了就是一种赌博的方法。

这种字花玩法，不仅上手容易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而且能够大范围大区域的普及，简直是为这个时代量身打造的新型赌法。

它的玩法大致就是，庄家会预先开出一个列表，内有三十六个人名或三十六种物品。每次开赌时，抽出其中一个，把写上名字的纸或竹牌，覆盖起来，装进陶罐中，然后悬在一个显眼的位置，然后让赌徒或彩民下注。大致下注的时间是从早上到下午，大概晚上六点钟准时砸灌揭晓答案。他的派彩倍数一般为一赔三十左右。

但是如果你预设的列表是水浒一百单八将，那么倍率就是一赔一百倍左右。

这个字花，是清代中叶才开始流传于民间的一种新型的赌博方法，主要在福建，浙江，两广一带流行。

这种字花玩法相比于赌坊里的比大小，摇骰子，推牌九，它的门槛儿低，普及广，即便是你兜里仅仅只有一个铜板，你也可以买，来撞撞运气。简直可以跟后世的彩票媲美，如果后世彩票的口号是“两元钱买一个希望”，那么字花赌法的口号就是“只需一个铜板，万贯家财不再是梦想”。

赞，太赞了！

郭业一边向众人解说什么是字花，什么是赔率，怎么个玩法，一边不仅为自己的灵光乍现而沾沾自喜。

只要在陇西县城将字花摊做大，绝对可以挤垮秦威那个该死的大兴赌坊。

他大兴赌坊不是城中富绅和赌徒的冒险乐园吗？

那小哥的字花摊就是揭开全民竞彩的序幕，预示着彩民时代的到来。

全陇西县城有一万来户人家，差不多八万的人口，只要人人贡献一个

铜板，那一天的收入就是八万个铜板。

一千铜板是一两，那八万个铜板就是一天八十两的收入。

当然，这只是保守估计。

有钱人，谁会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天天就投一个铜板。

如果按照统计学的规律来估算，一天的收入至少在几百两以上，啧啧，一个月就是上万两，一年，两年呢？

要知道，陇西县城的书香世家兼首富的何家，经过几代经营，据说也仅十几万两的家财罢了。

听着郭业的细细分析，不仅是庞飞虎，阮老三等聪明人面面相觑兴奋之色无法遮掩，就连程二牛这小子都不滞的咽着唾沫，两眼冒着草原野狼般的幽光。

朱鹏春更是心中乐得已经肝胆皆乱，妈呀，郭小哥就是郭小哥，这么旷古绝世的赌法都能想到。

字花摊，字花摊，老朱我的后半生就指望着他了，今后是锦衣玉食还是吃糠咽菜，都要紧紧跟着郭小哥了。

郭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说道完之后，再想听听众人的意见。

可是——

咕咚，咕咚，咕咚……

竞相传来的都只是咽口水的声音和啧啧的称叹之声。

无疑，郭业的计划和前景已经深深将这些人够勾搭住了。

随即，郭业还是照规矩问道：“大家还有什么补充的，尽管畅所欲言嘛。”

静~~

先是一阵沉默！

突然，程二牛开口说道：“如此大有钱途之事，咱们干脆辞了衙门的差事，一心捣腾这字花摊的生意得了。也无需再受秦威那狗贼的鸟气。”

郭业不禁莞尔，这呆子想得就是简单，等字花摊生意坐大了，没有点官方背景，怎么可能持续做下去？

不用说别人，就是秦威也不可能任由他们与大兴赌坊对抗。

所以，这身公服还真心脱不得。

于是，郭业摇摇头，将这个事情说了出来，立马得到了庞飞虎的赞同。

程二牛这小子就是本末倒置了，开字花摊为的是什？不就是为了打击秦威的大兴赌坊，将秦威拉下马吗？

这大家都脱掉公服谁来保障字花摊的正常运转？

庞飞虎呵斥了鬼迷心窍的程二牛几句，然后问道：“郭兄弟，我倒是有个建议，就是咱们初步经营字花摊，没有什么经验，可以用十二生肖来作为列表的选项。一嘛，赔率仅仅设置十倍，我们这些银子也能应付的来，二嘛，这十二生肖民间百姓都熟稔，驾轻就熟，容易上手。”

郭业乍听，脱口赞道：“好主意，还是庞班头想得周到，就这么着了。”

紧接着，郭业又将字花摊的股份说了一通，他以四百两纹银和字花摊这个构思入股，独占三成的股份，庞飞虎作为班头投入二百两纹银，占得两成股份，朱鹏春入股三百两占一成半，甘竹寿和程二牛，阮老三各投纹银一百两各占一成，至于剩下的半成，则是独独留给张小七这小子，无需他投入银

子，算是好兄弟讲义气吧。

至于郭业为何要三成，无非就是被后世一些大公司大企业的故事所影响，控股权肯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嘛，特别是将来这个字花馆坐大之后，三成的股份一经稀释，那可是杠杠的珍贵至极。

虽然仅占三成，但是郭业有信心将控股权掌握在手中，别忘了朱鹏春和程二牛这两人可是他说东，两人绝不会往西的主儿。

在众人都觉得这样的股份分成没有异议之时，甘竹寿这个不言不语之人突然冷不丁说道：“字花摊，名称太过小气，不如换成字花馆吧？听着霸气和体面。”

一个摊，一个馆，自然是后者听起来更加有实力。

郭业一脸诧异地看着甘竹寿这个吊死鬼，行啊，平日里闷声不吭，往往一句话就能说到点子上。

随即郭业这个大股东兼职首席执行官大手一拍，就这么着了，就叫字花馆了，到时候小哥定要让字花馆开遍大唐帝国的十道九府三百五十八州郡一千五百五十一县。

高歌猛进，勇往直前，誓将小哥的彩票事业，进行到底！

到时候，真是陶罐一砸，咣当一响，黄金何止千万两啊……

就在郭业独自一人在那儿可劲儿的意淫之时，朱鹏春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呀！”

朱鹏春惊叫一声，将意淫中的郭业拖回到现实，然后问道：“郭小哥，既然咱们都在衙门里当差，自然是不适合在字花馆里抛头露面去经营这门生意。那到底由何人出面经营字花馆呢？”

郭业心中早已有了瞩目的人选，现在这种情况，也只有某人才是最适合出面经营字花馆的人。

当郭业的眼神游离在朱鹏春的身上之时，朱鹏春再次暗骂自己的嘴欠，然后指着自己的鼻子疑惑道：“不会又是老朱我吧？”

随即摆起一张苦巴巴的脸，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抚摸着自己身上穿着的皂青公服，非常不舍将它脱下。

郭业和庞飞虎心有灵犀，彼此对视一眼，相视而笑。

庞飞虎更是倍加同意地点点头，他从郭业之前的安排中就知道出面打理字花馆生意的人选到底是什么人了。

只听郭业笑着对朱鹏春说道：“你想得倒美，这字花馆日进百银，你这死胖子一门心思都掉钱眼里头了，你就是想出面经营，小哥我还不愿意让你搀和呢。”

朱鹏春一愣，不以为意郭业的奚落，反正有银子赚你就是骂他孙子，他笑呵呵的答应。

关键是郭小哥不让他出面，那还能让谁出面打理呢？

难不成是程二牛那个二逼愣子不成？

## 第34章字花馆的开业

张小七！

这个出面经营字花馆的最合适人选，无疑非张小七莫属。

不然，郭业为何不让他出银子入股还要分他半成字花馆的股份呢？

刚被革除公职踢出衙门的张小七正是庞飞虎和郭业两人心中最为瞩目的人选。

当郭业将张小七的名字缓缓道出之后，立马得到众人的支持与回应，就连朱鹏春都不滞点头没有异议。

随即，庞飞虎和郭业当日就结伴而行，亲自前往了张小七的他家中一番长谈，约莫畅谈几许，张小七便立马从失业的阴霾中走出，转而变得一脸兴奋，斗志昂扬。

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

郭业有理由相信经过此番摔打的张小七，在以后的日子里肯定会更加谨慎行事，谋而后动三思后行。

同样，在张小七最难的时候，他郭业能够雪中送炭，绝对强过在人家得意之时锦上添花。

所以，张小七抱着感恩的心来替郭小哥打理字花馆，可以一百个放心。

当然，张小七也不负所望。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充分发挥了从事衙役几年来在陇西县底层积攒下来的人脉，走马上任字花馆开始了他前期的筹备工作。

经过两天来的筛选，最终张小七将字花馆的店铺地址放在了朱户大街的街尾，将一家早就歇业的酒肆给盘了下来。

这家酒肆除了坐拥三层以为，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家酒肆的门前一片空地，是一块天然的人群聚集地，有利于彩民们扎堆讨论和盘桓。

就像郭业说得，没有优越的停车场，你开个屁的大酒店。

字花馆也一样，门面太小根本就活动不开届时人潮汹涌前来购买字花和观看一天一次开奖的彩民。

选好地址之后，张小七一边安排工匠好好翻新字花馆，一边开始招募伙计和账房先生，开始订购陶罐和定制十二生肖的竹牌等等一系列的前期筹备的工作。

同时，皂班的衙役，包括庞飞虎等人，都在利用着自身公门衙役的身份在陇西城中进行大幅度的宣传。

郭业更绝，不惜重本花了五十两银子在城中一家雕版印刷的书社捣腾出几百份的宣传单页，利用着皂班分管城管工作的权利将这些宣传单页张贴于各条大街的醒目位置。

并流连于各个酒肆茶庄，集市菜市，将字花馆的宣传单页强行让这些东家掌柜们念诵给客人听，客串了一次发单员。

如果不配合？

哼哼，小心咱们皂班多征你丫的税，别忘了咱们皂班还兼着税警的工作。

皂班弟兄和张小七的字花馆在一个月来马不停蹄的各处奔波和筹备着，一切事宜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着……

郭业为了让字花馆的买卖一炮而红，特别授意张小七先来一次为期三天的字花馆试营业。

第一天，门口冷冷清凄凄惨惨戚戚。

第二天，门口小猫三两只，偶尔有几个敢吃螃蟹的人前来试水购买了几文钱的字花。

但是，这并不是郭业最终想要的结果。

没办法，郭业只好联系了一个生面孔，油麻胡同口油铺的掌柜汪直，让他客串一次托儿，字花馆总不能在第三天试营业期还这么冷场吧？

再一次证明，郭小哥的托儿计划完美奏效。

试营业第三天的黄昏开奖之时，油麻胡同口汪姓掌柜购买字花一两银子竟然破天荒中了奖，当场从字花馆领走了十两银子。

哗~~

这一下可就在陇西县城的大街小巷，各式店铺里炸开了窝。

十两银子是什么概念？普通百姓人家一年也才五六两银子的收入，能不动心吗？

人类与生俱来追逐利益趋之如鹜的天性在这一刻被汪直这个史上第一托儿给点燃，被郭业这个史上第一个炒作推手给唤醒。

当夜开奖之后，字花馆前来问询的人就缓缓多了起来，十个，百个，甚至千个，将张小七和一千字花馆的伙计们给累得嘴角酸软。

为啥是嘴角酸软而不是浑身乏力？就因为全是给前来的客人解说字花玩法而折腾的。

到了第二天清晨张小七从里头一打开字花馆的大门，好家伙~~

外头是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交头接耳的低声细语声和嘈杂磅礴此起彼伏的议论嬉闹声不绝于耳。

很显然，这些人都是一早就前来等候字花馆开门，争取买到字花的百姓。

有铺子里的东家，掌柜，活计，有贩夫走卒和苦力，有走方的郎中和货郎，还有挑担卖货在集市菜市做小买卖的大婶大妈，凡是社会底层你能看见的人物，在这儿都看见。

张小七看着门口到处浮动的人头，嘴中喃喃自语道：“郭小哥真神了，这次发了，嘿嘿，真发了。”

随即，张小七立马高声在外头安抚着人群，一边召唤着伙计赶紧开始接待。

今天，注定消停不了。

同样，郭业对今天字花馆正式开始营业格外重视，不仅是他，就连庞飞虎，朱鹏春等人也都是心中忐忑的同时又暗暗兴奋。

郭业请示了下庞飞虎后，安排了程二牛率领几个皂班衙役没事就在字花馆外徘徊走动，达到一些震慑的效果，让一些想要在今天给字花馆闹事的城中泼皮无赖一个提醒。

告诉他们这些不安分的主儿，字花馆的来头，水深着呢！

安排完之后，郭业也向庞飞虎告了个假悄声离开衙门，因为他今天还要再做一件事，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用来防止秦威这个王八蛋趁着今天正式营业的日子，给字花馆添堵。

郭业没有猜错，这一段时间以来字花馆从筹备到试营业，乃至到今天正式营业的情况，秦威都从爪牙心腹的嘴里听得清清楚楚。

从第一天庞飞虎和一千皂隶开始宣传，开始后发放传单，开始试营业，秦威就已经察觉到了字花馆这个新生事物对自己大兴赌坊的冲击。

不从每天的盈利上看，就从每天前来大兴赌坊耍赌的人流量来看，他就知道，字花馆已经开始冲击自己的大兴赌坊。

麻痹，这帮不安分的穷光蛋。

秦威眼中的这些穷光蛋指的就是庞飞虎和郭业等人。

如果到现在他还看不出来，这字花馆的幕后之人就是皂班这些混账的话，他秦威这些年的捕头就白干了，可以去吃屎了。

在秦威福顺巷的家中，头号爪牙刘二将今早上在字花馆门口看到的骇人一幕娓娓向秦威报来。

秦威端坐在太师椅上一边慢条斯理地品着茶，一边听着刘二绘声绘色口沫飞溅的汇报着，眉头不由再次皱的紧紧。

那一张脸就更加阴沉的没法看了，活脱谁扒了他家祖坟一般。

突兀——

咣当！

秦威将手中的茶碗狠狠砸到地上，不顾满地飞溅的碎瓷，脸色狰狞的吼道：“草他妈的，这帮穷光蛋也想翻天了不成？”

刘二顿时寒蝉若惊，一脸忐忑的看着如发情公狮被抢了母狮一样的捕头，不敢再多言语，只是一副“老大，我被你吓坏了”的神情摆在秦威跟前。

秦威踩着满地的碎瓷咯吱咯吱作响，在厅中来回踱步徘徊着。

过了半会儿，秦威突然冷笑一声，对着刘二问道：“那帮穷鬼的字花馆今日正式开张营业咯？”

刘二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这个假不了，这早就是街知巷闻的大事了。

秦威走了一会儿之后，又安若泰然的坐回了太师椅，轻轻颌首阴笑道：“都是一个衙门办事的，既然人家今天开业，那咱就给他送分厚礼去吧。”

刘二听得一愣，满脸意外地看着阴晴不定的捕头，诧异问道：“捕头，您的意思是想跟他们讲和不成？也是哈，都是打开门做生意，没必要搞得死僵死僵的，这天下的银子也不是咱们大兴赌坊一家能赚完的。”

此话一出，刘二立马就知道自己又说错话了，而且错得离谱至极。

“赚你麻痹，你他妈脑袋是让驴给踢了，还是你爹的裤裆给夹傻了？老子会和皂班这些穷鬼说和？”

秦威对着自己这个脑子蠢笨如猪的头号爪牙，劈头盖脸一阵骂。

刘二心中喊冤，谁你娘的知道你想说什么？整天说话没个准儿，你当你是皇帝老子啊？还让我天天揣摩你的圣意。

当然，这话也纯属心中意淫，借他刘二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张嘴秃噜出来。

既然不是讲和，那就是开打咯？

要说到打，刘二即便再怎么窝囊，也有装备精良的捕班在前面冲着，他并不怕。

于是对着秦威说道：“捕头莫恼，莫恼，小的知道该怎么办了。今晚他们



会在三更天（晚七点）之前将悬在字花馆门口的陶罐砸碎开奖，届时属下定会给他们添添堵，再不济也会将这字花馆砸的稀巴烂，替捕头出口恶气。”

秦威唔的一声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刘二，算你小子还有点脑子并非满脑都是浆糊。

随即，对刘二吩咐道：“跟弟兄们说一声，下狠手怎么砸着舒服怎么来，老子背后是县尉大人，量他们也不敢把老子怎么样。”

继而挥挥手，示意刘二可以滚蛋了。

刘二欣然退下，准备回捕班召集秦威的那些爪牙们准备开始行事。

.....

.....

暮色缓缓沉下，黄昏时分，一更未到。

但是字花馆门口却是已经挤得水泄不通，足足七八百人，全是来观礼砸罐开奖揭晓答案的彩民。

当然，准备前来砸场子的捕班捕快刘二等人也已经混进了人群中，伺机而动。

此时的郭业和庞飞虎等人不适宜走到台面，唯有张小七这个掌柜走上台面。

脱掉公服的张小七今天一身褐色绸缎宽袖袍子，见他抱拳冲着前来的彩民笑意盈盈地竭力喊道：“诸位陇西县的老爷们，今天是咱们字花馆的开业之日，张某在此多谢陇西县城的父老乡亲，叔伯兄弟，大妈大婶们给小弟前来捧场。”

说着，对大门外空地的七八百人盈盈一拜，高声喊道：“谢了！”

当然，这些说词也是郭业教的，因为顾客就是上帝嘛。

你不糊弄好上帝，上帝就会生气，上帝一生气就不会罩着你，上帝不罩你，你上哪儿穷得瑟去？

见着张小七如今人模狗样的，人堆在的刘二不由暗中妒忌了起来，麻痹，没想到革除了公职还能有这番际遇，狗日的张小七。

随即，握着刀把儿的右手不由再次紧了紧，然后冲着混在人群中的一干捕快使了使眼色，示意他们准备行动。

突然，就在众人纷纷吵吵地议论着张小七要准备砸罐开奖之时，张小七却是不急不慢，对众人喊道：“大家莫急，今天是字花馆开业的第一天，为了保证这次开奖的真实性和公正性，也为了让父老乡亲们安心。本字花馆今日特意花重金聘请了一位德高望重之人前来为本馆砸开这第一个陶罐。”

花重金聘请德高望重之人砸罐开奖？

刘二握紧刀把儿的缓缓松了下来，挥挥手示意弟兄们稍安勿躁，不要轻举妄动，看个究竟再动手不迟。

## 第35章郭小哥看得就是远

张小七声音落罢，缓缓从字花馆里头走出一个中年男子，身材不高有些略短，面白无须眉宇间有股子精明，穿着一身洗白的儒袍手里却是摇着一把折扇，看似潦倒，又看似有些玩世不恭。

字花馆外头的彩民们多数不认识这人，但是刘二整日跟秦威厮混在一起的头号爪牙怎么会不知道此人。

我的乖乖，刘二暗暗庆幸自己刚才幸亏没有冒然行动，原来字花馆今天请来砸罐之人竟然是——

县尉大人身边的头号红人，钱贵钱长随。

都是头号，人家却是公检法一哥身边的头号红人，而自己则是秦威这个下九流捕头的头号爪牙。

差距，这就是差距啊！

刘二轻轻拍打着自己的胸口，老天还是眷顾老子的，不然刚才一冲动上去闹事，砸的可就不是张小七和皂班的字花馆了，而是钱贵这位长随大人的脸面了。

很明显，今天钱长随就是过来给字花馆捧场剪彩的，助威站台的，干！

随即，刘二对着一干属下挥挥手，悄悄的撤离了人群，奔往秦威府上复命。

他必须将这个重要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秦捕头，皂班都跟县尉大人身边的红人挂上勾了，而且这个红人貌似和捕头还有些不对付，啧啧，必须要重视。

人群涌动，声音嘈杂，刘二等人离去并未引起太大的轩然。

但是还是让郭业一早安排在人群中充当叫好喝彩托儿的程二牛等人眼尖发现，程二牛疾步挤出人群走到字花馆里头，冲郭业和庞飞虎汇报而去。

听完程二牛的述说，庞飞虎瞪大了眼珠问郭业道：“难道郭业你一早就知道秦威肯定会派人来砸场子，所以特意花银子让钱长随过来替咱们撑场子不成？”

郭业不是一早就知道，而是一早就在推测，以他对秦威的了解，对方怎么会轻易就肯罢休呢？

瞎子都能看得出来，这字花馆对大兴赌坊的冲击肯定小不了，而且是持续长时间的冲击，秦威怎么会任由他们坐大呢？

郭业对着庞飞虎说道：“班头，这次属下又是擅自做主了，我答应过钱长随，每个月 he 可以从字花馆领走一百两纹银作为花销，他只需在字花馆挂个名即可。”

啥玩意，一百两纹银？

程二牛瞪大了牛眼一副不可置信地眼神看着郭业，咧嘴诧异道：“一百两哩，还是每个月，小哥，这不是忒儿多了？这一百两纹银都能买好大一片田地了，还有耕牛，还有……”

“程二牛，你给老子滚出去叫好喝彩去，别他妈在这儿瞎耽误功夫。”

程二牛还没有发完牢骚，就被庞飞虎断然喝阻，支使了出去。

待得程二牛离去，庞飞虎对着郭业颌首说道：“郭业，你做得对，舍不得小钱来不了大钱，钱长随这笔银子花的值，至少只要他每个月都在字花馆领

银子，咱们就多了张护身符，秦威也不敢对咱们轻举妄动。”

郭业听罢，心中叹道，知我者，庞飞虎也！

随即对庞飞虎信誓旦旦地保证道：“班头，你放心吧，这点钱对字花馆来说只是小钱而已，咱们赚银子的目的是什么？无非就是整垮秦威，搞死这个王八犊子吗？”

说着，径直站了起来狠狠一掌拍在太师椅的扶手上，沉声道：“只要能用银子办到的事，那都不叫事！”

庞飞虎闻言一怔，细细品味郭业最后一句话的真正涵义，回味着郭业刚才说话的那番气魄。

仅仅两三月，郭业这小子越来越成气候了，真是孺子不可小觑啊。

庞飞虎现在越来越无法将郭业视为年仅十六岁的佃户之子，一个倒插门土财主家的女婿，这小子他日必能成一番气候。

随着对郭业的看法更加改观，庞飞虎的心态也缓缓在变化。

今日结上一番善缘，他日未必是一番福缘呢？

随即，庞飞虎站起身子拍了拍郭业的肩膀，说道：“这字花馆的事情是你一手操办的，无需问我，你看着怎么好就怎么弄吧。走，咱们也出去看看钱长随到底会砸出哪个生肖来。实不相瞒，我家那婆娘也买了十几个铜板的牛生肖呢。”

郭业听着不禁莞尔，笑道：“回头你可要跟嫂子说道说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哩。”

说着，与庞飞虎彼此相视哈哈一笑，肩并肩走出字花馆来到大门口。

只见——

长随钱贵从张小七的手中接过一个锤子，啐了两口唾沫到手中，撸起袖子朝着悬挂在半空的用蜜蜡封好口子的陶罐狠命一砸。

咣当！

陶罐应声而碎，四分五裂的碎开，事先填充进陶罐里头将生肖竹牌掩盖住的黑乎乎泥土洒落一地。

吧嗒！

一块巴掌大小的竹牌赫然可见掉落在地上。

唰唰唰.....

霎时，字花馆空地上数百双的眼睛全部凝聚在被泥土遮掩住的竹牌之上。

看似一块小小的竹牌，却代表着答案，也代表着彩民们的心中那个希望。

张小七趁势将竹牌捡了起来，恭敬地交到钱长随的手中，称道：“为保此次开奖的公正性，我们由请县尉大人的长随老爷，钱老爷为本馆揭晓答案。”

又是一次唰唰唰.....

数百双随着竹牌的移动，也将注意力投到了钱贵的身上。

双百双勃勃殷切的眼睛中透着渴望，透着兴奋，还有掺杂不少的忐忑之情，如镁光灯般一下全部投射到钱贵的身上，霎那间，钱贵觉着自己已经站到了云端，掌控着这数百人近千人的喜怒与哀乐。

饶是钱贵整日伴随在县尉谷德昭身边狐假虎威，却从来没享受过今天这种高规格的待遇。

舒坦儿，真他妈的舒坦儿。

一阵志得意满之后，钱贵也不由心中赞叹郭业这小子的脑子活络，这种赌博玩法竟然能让这小子玩出了花来，看来也是敛财好手啊，回头跟县尉大人面前好好说道说道。

怎么着，拿人钱财也得替人家办点实惠事儿嘛，我钱贵是很有职业道德的。

“咳咳……”

一番感慨和享受之后，钱贵清了清嗓子，然后双手捏着竹牌的边角，看着上面的文字和配图，挺胸朗声：“今日开奖的答案——”

说到这儿，钱贵还想过过瘾，故意停顿一下，看看空地上数百人的神情。

现在大家脸上只有一个共有的神情，那便是焦急，万分的焦急。

钱贵见罢，心中又是暗呼爽，太他妈爽了。

过完瘾之后也不再卖关子，冲着众人喊道：“此次的答案，是十二生肖之首，鼠！”

哗啦~~

答案一出，底下顿时吵吵嚷嚷了起来，一静一闹毫无衔接，突如起来的嗡嗡吵嚷差点没将钱贵的脑子炸裂。

随后，将竹牌塞进旁边张小七的手中，对着彩民们再次喊道：“本次竞彩，由本长随全程参与监督与开奖，具有公平性和真实性。本长随宣布，此次竞彩，真实有效！”

说完，官老爷的谱儿又摆了出来，虎着一张臭臭的脸一甩宽袍袖子撇着屁股哼哼唧唧地转身进了字花馆喝茶而去。

到了这个时候，别说庞飞虎了，就连程二牛都知道，郭小哥这一百两银子可真没白花啊。

感情小哥花这一百两银子，除了想让钱贵过来捧捧场站站台助助威之外，还让他客串了一下公证人的角色。

要知道，这竞彩如果没有官方的通告，就没什么权威性。

谁见过后世的彩票，无论是体彩还是福利彩，哪个没有官方背景？

就连香港的六合彩都有政府的背景在里面。

没有官方承认的竞彩，那他妈就是地下赌博，和大兴赌坊一样，是个下九流的行业。

今天被钱贵这个看似官不是官的县尉大人身边长随这么一闹，至少字花馆的招牌算是立起来了。

郭小哥就是郭小哥，看得就是常人要远啊。

这是在场皂班中人共同的一个心声。

再看字花馆空地上，经过刚才答案一经揭晓，顶多就是吵吵嚷嚷，却没有唾骂和怒斥字花馆如何如何暗箱操作，顶多埋怨自己的运气不好。

郭业看着没有中奖的彩民们纷纷安稳离去，有的更是肩并肩三五好友边走边讨论，讨论明天该买什么。

空地中唯独留下几个中奖的幸运儿，在彼此庆贺自己的好运气。

“他大姨，你也买中啦？”

“可不呗，昨儿个孩他爹睡觉的时候老听见耗子在咬床脚，今儿一早我就

买了十个铜板的字花，就买了生肖之首老鼠呢。”

“呀，我也是，我是做梦的时候梦见床底下吹锣打鼓老鼠嫁女儿，今天才想着买个八文钱的老鼠字花呗，没成想还中了呢。”

“听说一赔十，你俩就运气好哟，我才下了一文钱的注，嗨，你说我咋就不胆子再大点呢。”

“切，你小子就知足吧，人家字花馆都说了，这不是赌博，而是给咱们老百姓一个希望，听听，说得真格儿叫好呢。”

“可不咋地？自从有了这个字花馆，俺们家那死鬼现在连赌坊都不进了，天天研究这玩意，好事，真是好事哩。”

……

……

福顺巷，秦威府上。

刘二将在字花馆门口看到的一幕再次娓娓叙述出来，时不时看着捕头秦威的脸色，心里发虚，麻痹别一会儿发起怒来，扇老子两嘴巴子就划不来了。

谁知秦威听罢之后竟然破天荒没有责骂于他，而是靠在太师椅上悠悠回味道：“他们竟然跟钱贵这个马屁精走到了一块儿？啧啧，看来皂班这帮穷鬼是越来越有出息了。”

刘二看着秦威自言自语，想上去说两句宽慰的话，但是生怕说多错多，干脆装起了哑巴，连个屁都悄悄放不敢太大声。

秦威闭目假寐过了一会儿之后，突然对刘二和颜悦色的说道：“刘二啊，这段时间辛苦你和弟兄们了，回去说一声，最近时日都不要跟皂班的字花馆起冲突了。明白没？”

说完，从袖子里掏出几块小碎银，加起来约莫二三两，随手一抛扔到刘二的怀里，说道：“赏你的，下去吧，最近都别惹事了。”

刘二见着秦威又是温声软语，又是赏自己银子，心里一乐，立马又开始表忠心，张牙舞爪喊道：“这怎么行？这帮王八蛋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了，让他们这么继续嚣张下去，咱们捕班的脸往哪儿放，捕头您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说着将几块碎银塞进囊中，继续装逼喊道：“捕头，您就下命令吧，只要您一声令下，小的风里风里去，火里火里来，上刀山还是下火海，您言语一声。”

嘴巴啪啪就跟机关枪似的，没完没了的扫射不停，最后还作势抽出腰刀要和郭业他们拼死一战。

此时秦威哪里有心思听他瞎鸡巴扯淡，他心里正想着既然赌坊这边生意有些回落，是不是从另外一个生财渠道多弄点银子回来。

因为他知道，县尉大人之所以看重他，是因为他会敛财，会孝敬。

如果自己赌坊生意一落千丈没了来源，在县尉大人眼中就毫无价值，成了臭狗屎一堆了。

不过，那事儿又有点悬乎，太过冒险，真得好好考虑一下。

正想的怔怔出神之机，听着下面刘二这头癞皮狗没完没了的吠叫，秦威思绪顿时被打扰，霎时脸色难看双眼爆瞪，口中咬牙切齿地骂出一个字：“滚！”

还是不解恨，秦威再骂：“给老子滚出去，你个不长脸的狗东西！”

### 第36章贞娘，你信不信得过我？

字花馆今天这么一折腾，才算是真正的开业大吉。

接下来的日子，随着参与者与中奖者的口口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购买字花，全民竞彩的风潮愈演愈烈。

每逢午饭后，朱户大街街尾处的字花馆外都是人潮涌动，购买字花者趋之如鹜，生意好得一塌糊涂。

日进斗金不可能，日进斗银不敢说，日进百八十两银子，对如今的字花馆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

只要开完奖过了一更天，天色渐渐黯淡，张小七这个字花馆的掌柜就开始招呼着伙计和账房先生开始盘点每日的进账。

那真叫一个数钱数得手抽筋，不过数得是一个个大铜板。

不过就这样，张小七也乐得整天笑不拢嘴，心里那叫一个美滋滋，有时候都在开涮自己，不被革除公职，哪有如今的美好日子。

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啊！

正所谓此消彼长……

随着字花馆这个新型行业的兴起，不断地冲击和挑衅着传承古老的赌博行业，导致大兴赌坊生意一落千丈，闲得那些伙计和游手好闲的打手们没事就是坐在赌桌上打打屁，吹吹牛。

不过谈得还是关于今天到底买哪个生肖字花诸如此类的话题。

活该大兴赌坊倒霉，无论是后世还是如今的大唐盛世，贪图新奇玩意一直是我们国人传承千年的优良传统。

更要命的是，字花馆抓住了老百姓们小赌怡情的死穴，投入不高，回报颇丰，谁不喜欢这种玩法？

白花花的银子让字花馆赚着，民间舆论更是一边倒向字花馆。

在陇西县城内许多有生意头脑的人眼中，大兴赌坊这个行当可能已经缓缓步入了夕阳产业的序列。

动静如此之大的字花风潮，别说县尉谷德昭，就连深居简出，陇西县城的最高领导县令大人顾惟庸都从自家的夫人耳中不时听到议论。

看来，字花馆在陇西县城坐大，彻底击垮大兴赌坊，指日可待。

……

……

随着字花馆徐徐走上轨道，大赚特赚，当初皂班中那些不同意钱生钱的衙役们可是悔烂了肠子，每日都在不断自责自己的目光短浅。

相反，如程二牛，朱鹏春，阮老三等这些幕后参与入股的股东，则是整日乐得屁颠屁颠，逢人就夸皂班也郭哥，天崩也不慌。

相比于程二牛等人，郭业却是乐不起来，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的老对手秦威最近竟然好像突然服软一样，不仅在生意上没有为难字花馆，就连在衙门公务上都不再挑衅皂班了。

不是郭业天生受虐狂，秦威一天不折腾他们皂班他就难受。

如果秦威能够摒弃前嫌，不再闹腾，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不过，郭业一直认为，狗哪里改得了吃屎的毛病。

但是，秦威为何一直没有做出应对之策呢？难道这厮也学会了谋而后动

吗？

郭业始终想不通透，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这事儿不得不让他慎重起来。心情颇为压抑，有点像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那份宁静，静的让人心里直发毛。

此时正值午后，慵懒的阳光铺洒在郭业身上，晒得他浑身筋骨舒坦，下意识地习惯让他漫无边际的游走徐徐来到了朱户大街街尾字花馆的位置。

一到了字花馆外头，依旧是那么门可雀罗，此起彼伏的叫嚷呼喊声直扑郭业的耳间。

生意真格儿好啊！

突然……

眼尖的他发现一道熟悉的倩影映入眼帘，身材瘦小粗布麻衣，满头香汗淋漓地在人群中被推搡来推搡去的，更个小可怜似的。

郭业心道，怎么会是她？

随即信步上前瞅个仔细，果然是老熟人。

虽然穿得有些寒碜，但是清丽脱俗的素颜面容，眉宇间的那股风韵是无法更改的。

可不就是豆花店的豆腐西施杨婉贞，贞娘吗？

嗤，她怎么也会来买字花？因为她丈夫胡皮的事儿，她不是一直对赌博深恶痛绝的吗？

“呀！好疼……”

贞娘好像被人踩了脚，一声惊呼，打断了郭业的腹中猜疑。

十指连心，脚趾连筋，再看贞娘的双眼泛着泪水，好似疼痛难以抑制一般，郭业看着这个平日里要强的小少妇如此凄婉，心里没来由的一揪。

随即二话不说，上前将贞娘从人群中一把揪了出来，将她强行搀扶到一个没人的角落。

贞娘被郭业彪呼呼的这么一拉扯，立马找不着北，待得她被郭业搀扶稳定下来之后，才看清来人的样子。

原来是当日帮自己仗义出头，平日里天天风雨无阻来自己豆花店喝豆花照顾自己生意的郭公差呀。

贞娘对郭业虽然谈不上熟稔，但每日都打照面，也不会怯生。

随即坐到一个石墩上用手轻轻揉着莲足外的小鞋缓缓止痛，一边对郭业吐气如兰地说道：“多谢郭小哥帮衬奴家，妇道人家也来凑这个热闹，真是让您见笑了。”

郭小哥的外号早已不是传闻，陇西县城里中相熟之人都是这么称呼郭业的。

郭业听着贞娘那麻麻酥酥的声调，心里不由一阵舒坦，真是娇媚的声音啊。

随后对贞娘轻轻笑道：“我见笑什么呀？如今是全民竞彩的时代，在陇西县城你如果不买上一两张字花，你都不好意思出门啊，呵呵。”

郭业言语中带着一丝俏皮，逗得贞娘掩嘴咯咯直笑，笑得花枝乱颤连连晃动着云髻上那枚廉价的步摇叮当作响。

真是美人娇笑，胜过美酒千杯啊。

郭业心中不由一阵骚动，然后问道：“话说起来，贞娘你怎么也会想起凑



热闹买字花呀？”

话音刚落，贞娘的眉宇不经意的闪过一丝痛苦，那种痛苦看似一闪而逝，却胜过刚才脚趾被踩之痛还要千倍万倍。

不过贞娘瞬间就恢复了常态，婉婉说道：“奴家也是听隔壁卖菜的阿婶说，这个字花投入不大，却是颇为有趣，而且，而且奴家也想着看看自己的运气是否超然，赚点零碎钱贴补贴补家用呢。”

当真是贴补贴补家用那么简单吗？

郭业结合了刚才贞娘眉宇间的失态，立马断定这小娘子肯定是扯了谎。

不过，既然人家不说，他也不能勉强。

突然心思一动，对着贞娘说道：“贞娘，你等我一会儿。”

说着，立马起身走进了字花馆找来张小七，然后在张小七耳边蚊声细语地问了几句。

张小七也是将嘴凑到郭业的耳中回应了一句，然后听得郭业频频点头，道了句晓得了，然后又出字花馆去寻贞娘。

见着贞娘还坐在角落的石墩上，郭业笑意盎然地走了过去，轻声对着贞娘说道：“贞娘，你信不信得过我？”

啊？

贞娘猛地诧异，不知道郭小哥怎么会突然问起这话，但是礼节上的答复还是让选择了相信，而后频频点头称道：“郭小哥是衙门里办差的公爷，是吃朝廷皇粮的，怎得不信？奴家信郭小哥。”

好一个乖巧的小娘子，可惜已作他人妇。

郭业心里突然涌出一阵妒意，妒忌胡皮那个人渣的好运道。

随后对贞娘说道：“贞娘，如果你信得过小哥我，你今天就买生肖牛，兜里有多少银子你就买多少，我保你今晚高中字花。”

“呀？”

贞娘再次掩嘴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郭业，嘴中喃喃道：“这怎么可能？郭小哥怎能说了算呢？”

郭业看着这个有些天真的小少妇，不由暗暗摇头，美女啊，你真是涉世未深，难道你不知道暗箱操作吗？

不过郭业也没跟她解释，而是信誓旦旦地说道：“这个贞娘就无需管了，你记住，信小哥，准发财。嘿嘿……”

见着郭业言之凿凿，又因为郭业不仅帮助过自己，还一直照顾着自己的生意，贞娘犹豫许久，最后从挂在小细腰的香囊中掏出一个铜板，狠狠嗔道：“那奴家就信郭小哥的，买，买一个铜板的生肖牛。”

你妹啊，郭业听罢差点给气晕过去，小哥费劲巴拉地替你这小娘子暗箱操作，提前告诉你谜底，你竟然只买一个铜板？

见着郭业不由皱眉，贞娘也知道自己嘴中说信任，心里还是不大信任。

秀美白皙的两腮不由微有酡色，有些羞臊汗颜地低下了头，又从香囊中掏出两个铜板，下决心说道：“那奴家买三个铜板的生肖牛。”

靠！

郭业又白了她一眼，贞娘，不待你这么瞧不起人的。

贞娘最后被郭业看得心里一阵害怕，索性将香囊里的钱全部倒在了手心，狠下心说道：“奴家的全部私房钱都在这儿了，一共十五个铜板，我听郭

小哥的，全买生肖牛。”

就在这个弱女子将全部私房钱倒出来的一刹那，郭业心里一阵酸楚，这就是她全部的私房钱？

难道她赚来的银子又被胡皮那个狗日的拿去赌光了？

麻痹，狗日的，这么好的一个女人你不好好珍惜，真是暴殄天物啊，胡皮。

如果你不好好珍惜，那不如小哥替你……

陡然，郭业从怀里掏出一块碎银子，约莫一两左右塞进贞娘那柔若无骨的小手之中，说道：“给，我给你银子。”

“不要，不要，使不得，使不得呢。”

贞娘一见郭业竟然塞她银子让她买字花，连连推辞，仿佛握在手中的不是银子，是个烫手的山芋一般。

郭业见状，知道这个小娘皮骨子里还是那般要强，肯定不会接受施舍和嗟来之食。

于是换了个说法对贞娘说道：“那这样，这点碎银你替我买字花，就买生肖牛，小哥也要借借贞娘的运气，看今晚是否会高中。唔，输了算我的，赢了嘛，咱俩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如何？”

贞娘不是傻瓜，怎么不知道这是郭业变相的在帮她，但是这一两碎银当真不是小数目，而且她的性子虽然看似柔弱，骨子里还是要强的很。

自然还是一百个一万个不同意，连连推辞不要。

真是一个倔强的小少妇，郭业心中不由一阵暗叹。

就在这时，一名值班巡街的衙役跑了过来，对着郭业喊道：“哎哟，我的郭小哥，可算是找到你了。”

随即，弓着身子双手撑在膝盖上扑哧扑哧喘着粗气，可见为了寻郭业跑了不少冤枉路。

郭业见状，心道，小哥今天不当班啊，这是咋的了？

谁知那衙役还未等郭业询问，赶紧说道：“城东的白家药铺大门口，有个老头正和掌柜的闹僵起来呢，这家伙，老头死倔死倔的，就差上人家房上揭瓦了。”

郭业一边将手中的银子继续往贞娘手中赛，一边对衙役说道：“今天小哥不当班，关我毛事？况且这街边寻衅滋事也不属于咱们皂班的职责范围啊。”

那衙役无奈地摇摇头，说道：“可关键那老头说，他是皂班衙役郭业他爹啊。您说这关不关您的事儿啊？我的郭小哥。”

啥玩意？

见过冒充别人儿子，佯装冒充远房亲戚的，还没听过有人敢冒充别人他爹的，我靠，这他妈是谁啊？？这不是作践老子吗？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老子非得去看看这个胆大包天的玩意不可。

随即，将手中的那块塞进强行用力往贞娘的怀里一塞，然后对贞娘说道：“别磨叽了，不然小哥以后连你家豆花店都不去了，看你怎么做生意。千万记住哦，一定要买生肖牛，小哥走也。”

说完不顾贞娘此时的脸色，径直拉扯起跟前的衙役急匆匆地朝着白记药铺赶去。

见着郭业走远，贞娘才脸色羞臊的将那一两左右的碎银小心翼翼地放进

香囊之中，但是心里却是噗通噗通，跳个没完没了，脸色的红晕之色一直没有下去。

因为郭小哥刚才将银子塞进自己怀中之时，竟然不小心将手探到了她那鼓鼓囊囊的右酥胸之上，虽然是隔着衣服，但是，这怎么可以？

贞娘心中安慰着自己，应该，应该是郭小哥不小心吧？不算轻薄哩，郭小哥是个好人。

## 第37章我儿子真是郭业

郭业随着小衙役前边带路，飞速赶往白记药铺。

果不其然，当郭业远远看去，白记药铺门口真有一个老头在那儿指着药铺破口大骂，什么见死不救，什么黑心药商，我儿子是郭业云云。

郭业看这老头背影伛偻，衣衫破旧，真有点他爹郭老憨的模式，那扯着嗓门破口大骂的声音至少也有七八成像。

郭业心里嘀咕，难道真是我爹？

不能啊，我爹不是在大泽村么，怎么可能无缘无故跑县城里来，再说了，老爹真要来县城肯定先来县衙找我呀，怎么可能会到药铺去寻衅滋事去呢。

郭业自打穿越过来就没和老头一起住过，心里吃不准，得看到正脸才能见分晓。

于是乎撇开身边的衙役，呼哧呼哧跑到跟前决定去看个究竟。

他还未跑到那老头的跟前，就听见门口一个伙计模样的小伙儿指着老头的鼻子鄙视道：“哟呵，讹诈都讹到咱们白记药铺来了。老头，我就告诉你，看病花钱天经地义，甭跟这儿耍泼，你儿子要是皂隶郭业，我儿子还是县太爷呢。”

说完，咕咚了一口浓痰吐到老头跟前，用脚尖踢了踢躺门口的躺着的一个，喝骂道：“赶紧的，没银子看病就滚蛋，要死也死远点，别死在咱们药铺门口。妈的，晦气！”

那躺在地上的人貌似跟老头关系亲近，被药铺伙计这么一踢，疼得哎呀哎呀直叫，看着地上的血渍，好像伤得不轻啊。

老头一见身边人被踢得哇哇叫疼，再次怒骂道：“你个没天良的狗腿子，赶紧救人啊，再不救老九兄弟就要挺不住了。我儿子真是郭业哩，他肯定会将药费还上的。”

伙计现在嚣张至极，哪里会理会老头双眼赤红的干吼，掩着鼻子嫌恶地驱赶道：“滚滚滚，身无分文来看病，你丫是老糊涂了？赶紧的，将这半死鬼带远些，别死在咱们药铺门口，这不是晦气吗？”

“你……”

老头还想斥骂两句，谁知——

砰！

突然一道人影如离弦之箭冲上前来，一拳直接狠狠砸在那药铺伙计的脸颊上，顿时让那狗日的伙计晕阙倒地。

再听一声春雷响起：“我草你祖姥姥的，我干死你这个认钱不认命的狗腿子。”

声音落罢，人影显现，可不是郭业吗？

当郭业走近老头身边不远处看见老头正脸之时，委实差点吓尿，药铺门口这个彪悍的老头就是他爹郭老憨啊。

见着老爹被人斥骂和羞辱，郭业这个当儿子的如果还能忍得下去，他就枉为人子了。

二话不说，先一拳将那伙计砸晕泄愤再说。

见着药铺门口突起来的变化，药铺掌柜白景胜獐头鼠目地从药铺中窜

了出来，刚要喝骂谁敢欺负白记药铺的人，可定睛一看……

四方幞头皂青服，出手之人可不就是公门衙差吗？

再仔细看对方的脸颊，哎呀妈，真是最近风头大盛的皂班郭小哥么？

难道这糟老头，不，这老人家真是郭小哥他爹？

宁得罪秀才，莫得罪公差，这是开门做生意之人一直秉承的宗旨。

于是噌噌噌屁颠跑到郭业跟前，笑脸相迎道：“这不是郭小哥吗？哎呀哎呀，瞧我这不长眼的伙计，莫非这位老丈是令尊不成？”

郭业没有搭理白景胜的搭讪，而是走到郭老憨身边，殷切地问道：“爹啊，你咋跑县城来也不知会我一声呢。”

这话一出，算是坐实了白景胜的猜测，心道，娘的，完了完了，这回算是得罪人了，这个眼睛长到鸡巴上的烂伙计，老子咋会瞎了眼雇了他呢。

郭老憨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和郭业打招呼叙家长里短，而是迅速蹲在地上扶起躺在地上之人，喊道：“老九老九，你可要挺住啊，我家娃儿来了，挺住哈。”

说着对郭业急道：“娃儿，还磨蹭什么，赶紧找人救救你老九叔啊，再晚就怕你老九叔挺不住了。”

老九叔？

一听父亲这么焦急喊话，郭业随意在地上躺着那人一瞅，这不就是住在大泽村村口的老猎户郑九吗？

郭业的脑子里隐约记得，这个郑九和父亲是同村发小，孤身一人无妻无子，长年就靠进山打猎为生。

只要郑九打到野味，郭家的饭桌上肯定有那么一碗肉食，或野兔肉，或獐子肉，或狍子肉，反正老猎户郑九对郭家的情谊，深厚着。

郭业来不及询问老九叔为何会伤得如此重，兴许是打猎的时候摔下山了吧？

管不了那么多了，郭业对着郭老憨说道：“爹，放心吧，一切有我呢。”

随即郭业眼神有些阴霾地盯着白记药铺的掌柜白景胜，冷声问道：“敢问白掌柜，为何见死不救呢？你这是开药铺呢，还是开当铺呢？你信不信老子现在就拆了你这见死不救的黑心药铺？”

在古代，有这么一句俚语，救人的药铺，杀人的当铺。

药铺治病抓药，当属救人。

至于当铺，通常都是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才会典当家里的东西，而且当铺的人一般都会将典当的东西压价到最低，往往价值十两的物件，在当铺中最多不会超过一两。

比如一件价值几十两的上好貂皮大袄，当铺中人往往就会这么念：“虫吃鼠咬破烂棉袄一件，值五两银子，当，还是不当？”

即便就是被压榨到最低价，老百姓还是会选择同意典当，谁让他们日子困苦过不下去着急用钱呢？

所以，当铺赚银子在人们看来就有点乘人之危的感觉了。

也正因为此，才有‘救人的药铺，杀人的当铺’这么一说。

白景胜现在听郭业这么一问，冷不丁颤了下身子，肠子都悔烂了，自己咋就那么衰呢，刁难一个老村汉，竟然还是公门衙役的父亲，而且还是在县城名噪一时的郭小哥之父。

“嘿嘿，郭小哥说笑了，说笑了哩，要知道这位老丈是令尊大人，就是借我十个狗胆也不敢包天啊？”说到这里卡了一下，对着药铺屋里头的人匆忙喊道，“来人呀，都他妈是死人呀，没看到药铺门口有人急需救治吗？赶紧的，赶紧来人将郭小哥的亲戚抬进铺子里头，让郎中好好看看。”

不一会儿，就从铺子里头跑出来几个抓药和熬药的学徒，在白景胜的责骂抽打下，将躺在地上的郑九蹑手蹑脚地抬进了药铺中。

然后，白景胜慌忙跑进了药铺，赶紧找来药铺中专门坐诊的郎中给郑九看病，他知道再也不能耽搁了，万一郑九死在他的药铺里头，甭说吃不吃官司，就是郭业这个公门衙役心里一发怒，以后天天借故刁难白记药铺，他也吃不了兜着走。

郭业搀扶着郭老憨尾随进了药铺，一边看着药铺郎中对郑九问闻望切细细诊断，一边安抚着老爹，道：“爹，不用担心，老九叔吉人自有天相，应该没事的。”

郭老憨幽幽一叹，自责道：“都怪我糊涂啊，光顾着背老九来城里，却忘了带银子，唉……要是老九有个好歹，我辈子都安心不了啊。”

此时的白景胜可能是不敢面对郭业，怕郭小哥抽打他，早已不知道猫到哪儿去了。

郭业现在也无暇理会这个奸商，对着郭老憨问道：“爹，老九叔这是出了什么事？难不成在深山老林打猎遇到了熊瞎子不成？”

郭老憨还是一脸悲戚地摇摇头叹道：“哪里会遇见什么熊瞎子，以你老九叔的这么多年打猎的本事，遇见熊瞎子即便不能将它打死，但是稳稳当当的脱身那还是不再话下的。我也是今天一大早上山砍柴的时候，路经一处悬崖下面发现了他，我见到他的时候，浑身是血，八成是从悬崖上面摔下来的。”

说完，焦急地望药铺里头专门设给重患诊治的房间，忧虑地叹道：“那悬崖好几十丈高，老九打猎这么多年，按理说不会这么不小心哩。”

郭业一听这事儿，推理的职业病又开始犯了起来，心道，难道其中另有隐情？有人要加害我老九叔？

随即疑惑问道：“爹，你背着九叔来城里的这一路上，他有没有说过啥？”

郭老憨道：“能说啥？这一路昏昏醒醒的，他能记得起啥玩意来？”

郭业喔了一声，心道，只有等我老九叔醒来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郭老憨突然惊叫一声，道：“对，对，他嘴里老是念叨一句话来着。”

郭业心里一怔，急忙问道：“老九叔说什么了？”

郭老憨道：“他嘴里老念叨‘小的什么也没看见’，还有‘大爷饶命’。”

什么也没看见？大爷饶命？

郭业心中更加猜测，莫非是老九叔在打猎的时候看见了什么不该看见的东西，对方要杀人灭口不成？

哎呀……

救治的房间应声而开，那郎中满脸虚汗地走了出来，对着郭业语气有些庆幸地说道：“郭小哥，您这位亲戚也真够命硬的，受了这么重的伤，竟然还能一口气吊到现在。好在，人总算救回来了。不过，他现在还在昏迷中，估计明天早上才能醒来。”

郭业和郭老憨听罢，瞬间松了一口气，总算抢救过来了。

郭老憨不滞地念叨着：“老九是老九，福大命大造化大呀。”

郭业则问道：“这位郎中，我老九叔到底除了从高处坠下的伤口外，是不是还有别的伤口？”

郎中脸色一怔，竖起拇指赞道：“郭小哥厉害啊，贵亲戚除了摔伤之外，胸口，背部都受过不少硬物，从表面淤痕来看，应该是棍棒之类的，对了，他的小腹还有一小处的刀伤，幸亏只是划过表皮，没造成多大的伤害。”

郎中这么一说，郭业更加证实了自己的猜测，肯定是有人要加害郑九，看来里头的谜团只有等老九叔醒来才能解开了。

而郭老憨则是地上呜呜一阵哽咽，心疼自己的老兄弟。

郭业安慰着老爹道：“爹，咱不哭，老九叔的事就是咱们家的事儿，我肯定不会让他白白遭这份罪的。咱先回家，等明天老九叔醒来，指出真凶，我一定将那狗日的捉拿归案。”

说着，交待完郎中和药铺里的伙计好好照顾老九叔之后，便搀扶着郭老憨出了白记药铺，往油麻胡同的家中走去。

.....

.....

入夜时分，郭业安顿完老爹睡到客房之后，过了一会儿，也洗漱完回到自己的卧房准备睡觉。

突然——

砰砰砰！

小院的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拍门声，郭业听到声音立即披起外衣急急去开门。

院门一开，原来是程二牛这小子，大半夜的火急火燎折腾个啥。

郭业刚想斥责两句，谁知程二牛却抢白道：“小哥，出事儿了，嗨……嗨……”

程二牛单手扶在院门的柱子上一边急促喘息一边喊道：“白，白记药铺，着火了！”

## 第38章命案，屠村

嗡！

郭业的脑袋仿佛被硕大的铜锤猛击了一下，霎时一阵嗡嗡作响。

白记药铺着火？

老九叔还在里头呢！

一想到这儿，郭业撒丫子拔腿就往油麻胡同口外跑。

路过朱户大街，进了城东，离白记药铺还有一段路，郭业就看见药铺方向火光冲天，映得漆黑夜晚烧红了半边天。

越跑越近，空气中弥漫的烧焦味也越来越重，燃烧着的烟灰随着夜风吹拂不时从眼前掠过。

当郭业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到白记药铺二三十步外，就看见起夜看大火的百姓将白记药铺围得水泄不通，指指点点不时发出哀叹之声。

再看白记药铺，早已烧得残墙断壁，一片狼藉，白天还好好的一家药铺化为乌有，仅仅剩下几声残留的火苗发出噼里啪啦滋滋作响。

完了，全完了！

郭业恨恨地一跺脚，对着身边的程二牛咬牙问道：“药铺里面的人呢？是不是安全救出了？”

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老九叔。

程二牛摇摇头表示不知，然后指了指一群穿着棉甲手持戈矛正在维持现场秩序的壮班士卒，道：“这夜间救火一事归壮班负责，俺光顾着跑来通知你，其他的一概不知。”

郭业正想上前去问，突然听见人群中传来几声吆喝：

“闪开，闪开，衙门捕快办案，闲杂不等回避，回避！”

原来是捕班的人来了。

捕头秦威，头号爪牙刘二，还有近二十来个捕班捕快都一一到齐。

秦威上前走到壮班的一位士卒跟前问道：“情况怎么样？还有没有活着的？”

那名士卒面带悲伤地摇摇头，叹道：“死了，全死了，白记药铺上至掌柜白景胜，下至坐诊郎中，伙计学徒，共计七个人，无一幸免。房间还有一具尸体，应该是在药铺过夜的病人，也被活活烧死了。”

“啊……”

不远处清楚听见士卒与秦威对话的郭业不由悲呼一声，胸口一阵窒息，人已摇摇欲坠，若非程二牛及时将他扶住，估计郭业已经双腿软瘫倒地。

郭业心中已经肯定，那位被烧死的病人肯定就是昏迷中的老九叔。

老九叔，死了！！

郭业心中泣血，万念俱灰，老九叔，竟然被烧死了。

而且整个白记药铺无一活口。

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突然，郭业下意识地往秦威方向一看，只见秦威听完壮班那位士卒的汇报之后，没来由的松了一口气瞬即恢复正常，而后对着身边的捕快们喊道：“兄弟们，开始干活。好好查探，看看这次白家药铺纵火案，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有人刻意为之。”



“是！”

刘二率着一帮捕快抱拳称喏之后，随即开始对查探起现场的环境和询问起围观人群来。

郭业被程二牛搀扶着悄悄离开了现场，因为秦威在这儿，他们留在这里肯定会招惹是非。

走在路上的郭业脑中盘旋着秦威最后的那句话，到底是有人刻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呢？

他一边和程二牛结伴往回走着，一边细细推敲着整个事件的始末。

有一点可以肯定，老九叔在山间打猎的时候肯定撞破了什么事情，不然也不会被人棍棒大伤，小腹受了一刀，然后强行被推下山崖。

难道老九叔认识在山中撞见的那些人？

嘶……

难道是那些人知道老九叔没有死，所以才火烧药铺直接杀人灭口不成？

一想到这儿，郭业不由浑身起了鸡皮疙瘩，那人竟然有如此神通广大，连老九叔在城中哪个药铺疗伤都知道吗？

思绪至此，郭业已经肯定，白记药铺此次着火，肯定是有人刻意为之。

不过为了灭口，竟然将白记药铺上下七口也全部烧死，真他妈逼的狠啊！

莫非这些凶手里头有人在城中是有头有脸的？不然，怎么可能转眼就知道老九叔在白记药铺疗伤？

要知道，整个陇西县城，光药铺就有好几家，这人光选择白记药铺下手，肯定是踩完点，预先知道了老九叔藏身何处。

到底是谁？

谁？

郭业满脑子的疑虑，挥之不去。

“不好！！！”

静静思索中的郭业突然像诈尸了一般跳脚起来，大呼一声。

凶手为杀掉老九叔这个知道某个秘密的人，既然敢将白记药铺的所有人全部烧死，显然这个秘密肯定是惊天秘密。

老九叔是大泽村的人，那凶手会不会怕老九叔受伤之后回过大泽村，将整个大泽村的百姓……

老娘和小妹郭小蛮还在村里呀！

郭业陡然一把拽住身边的早已被郭业一惊一乍吓蒙了的程二牛，喊道：“二牛，你现在赶紧去把皂班的兄弟叫起来，火速赶往大泽村，快，我安顿完父亲便赶来。”

程二牛面露疑色，刚想开口询问咋回事。

郭业又补了一句，道：“快，快去，连庞班头都叫上，去晚了大泽村可能连个活口都没有了。”

“啊？”

程二牛见着郭小哥说得如此严重，哪里还敢耽误？瞬即脸色慎重起来，招呼也来不及打调头撒腿就跑，赶忙去寻庞飞虎，朱鹏春等人。

……

……

父亲郭老憨是最后一个接触老九叔的人，郭业怕凶手会加害到老爹，直接将沉睡的老爹叫醒，然后带着老爹敲开了胡同口油铺老板汪直的店门。

随意敷衍了汪直几句之后，将老爹安顿在汪直的店中过夜。

随后，他牵来拴在院中的小毛驴披星戴月的连夜赶往了大泽村。

在路上，心里焦急的郭业一边抽打催促着胯下小毛驴，一边暗暗祈祷：“班头，二牛，你们一定要快点啊。老娘，小妹，你们一定要等我回来，一定要。”

.....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

郭业骑着毛驴进了村口，一股熟悉的味道迎风扑鼻而来。

这股味道绝对不是家的味道，而是与白记药铺一样，都是烧焦的味道。

相比于白记药铺，大泽村这边的味道要来得更加猛烈些。

吭哧~~

小毛驴打了个喷嚏驻足不前，微微挑起前蹄，摇头晃脑的“嗝啊.....嗝啊嗝啊”狂叫，显然受到了什么惊吓。

郭业往借着微弱的黎明曙光仔细一瞅，脸色瞬间煞白煞白，心脏不由自主猛烈抽动。

尸体，

全是尸体，村里小路上横七竖八躺着各式尸体。

男的女的，老幼妇孺，一个个死状恐怖，浑身上下都是被利刃劈开衣衫，血流一地。

更有甚者连肠子都被拉扯出来，像是盘旋的山路一样，散落一地.....

天啊！

郭业两世为人，何曾见过这种惨状，竭力扼制住就要跳出胸口的脏东西，冷汗不断从额头，两鬓汩汩彪出。

郭业心道，怎么没见着皂班的兄弟呢？

郭业驱赶着小毛驴迅速赶往大泽村的村尾——自己的家中。

一路跑来，路上横亘着死状恐怖的尸体，全都是大泽村村民的尸体，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郭业心在泣血，到底是哪些畜生屠得村啊？

畜生，老子一定要将你们大卸八块。

郭业一赶到自家门口，郭家篱笆院门口上倚靠着一个皂班衙役，可惜胸口被生生扎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窟窿——死了。

郭业越发感到不详，将那死去的兄弟从院门上扶了下来，将他好生安置躺在地上。

吱呀一声，推开院门，又一个皂班兄弟被乱刀砍死在地上，双眼暴突，五官扭曲，死不瞑目。

砰！

突然爹娘常住的茅草屋被从里到外一脚窜开，里面窜出一个拿着扁担的汉子，冲他朝天一棍袭来，高喊一声：“吃俺一棍！”

郭业眼疾手快，身子向后一仰，使出一记驴打滚堪堪避过对方的偷袭，定睛一看.....

正是程二牛。

不过这小子现在双眼赤红冒着杀气，脸色苍白双腿有些哆嗦，整个显然

有些虚脱。

郭业赶紧起身夺过程二牛手中的扁担，雷声轰隆地叫醒道：“二牛，是我，我是郭业！”

一声炸响！

唤醒了神智有些迷糊的程二牛，这小子赤红的眼睛缓缓看向郭业，咧嘴一笑：“郭小哥，你可算来了。”

轰！

说完之后，程二牛瞬间疲软不堪，倒地不起。

紧接着，屋里走出不少人，庞飞虎，朱鹏春，甘竹寿，阮老三，还有皂班的其他几个衙役。

不过，众人都不是独立走出，而是彼此搀扶着从屋中颤颤巍巍了出来。

郭业仔细一打量，众人全部挂彩，没有一个是完好的，就连朱鹏春这个死胖子，胳膊都被砍了一刀，胡乱拿了一件衣服将伤口缠住止血。

“哇……”

一记娇声中带着彷徨哭腔的声音从屋内传出。

郭业还未反应过来，一道弱小的身影猛地窜到了自己怀里，一看之下竟然是小妹郭小蛮。

郭小蛮狠狠抱住郭业的后腰哇哇大哭：“大哥，大哥，吓死小蛮了。娘亲现在还没醒过来呢，呜呜，救救娘亲。”

郭业一听老娘出了事，立马神色大变，跟前的朱鹏春捂着伤口龇牙劝道：“郭小哥莫急，令堂大人只是受惊过度，晕阙过去。”

老娘吓晕了？

呼，郭业舒了一口气，叹道，幸好幸好，不幸中的万幸啊。

全村被屠，只有小妹和老娘得以保住性命，如果皂班的弟兄来晚了，八成老娘和小妹也是性命难保。

看着众人神色萎靡，郭业紧紧搂着怀里的郭小蛮，问着被甘竹寿搀扶住的庞飞虎道：“班头，你看清屠村的凶手到底是些什么人了吗？”

## 第39章怎么可能？

山匪！

在赶回县城汇报大泽村惨案的路上，庞飞虎幽幽地说出了屠村的凶手。

竟然是人数至少在三十几人以上的山匪，看着他们屠杀民村的手法还有手中配备的武器，不是大刀就是巨斧，肯定是一伙儿惯匪。

而且，庞飞虎言称，如果不是这股山匪以为县衙还有大批武器精良的壮班士卒陆续赶来，庞飞虎相信，今天这一战，皂班的弟兄都要将小命交在这大泽村。

郭业听着听着，都不由一阵后怕。

但是，陇西县城的十里八乡一直都是太平无事，根本没有山匪出没，怎么会无缘无故冒出这么一股手段残忍的山匪呢？

而且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白记药铺纵火案和大泽村屠村案肯定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将老九叔无意中撞见的秘密彻底掩盖住，不为世人所知。

能够为了一个秘密而将白记药铺上下七口人，将大泽村近三百口手无寸铁的老幼妇孺悉数屠杀干净，看来真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了。

但是从作案的时间来看，这屠村的山匪和纵火案的疑凶又并非是同一批人。

难道，县城中有人跟山匪里应外合，狼狈为奸吗？

郭业将老娘和小妹抱到毛驴上，自己徒步行走牵着毛驴缓缓随着庞飞虎等皂班的弟兄们一起进了县城。

一进城，庞飞虎没有多做耽搁，径直朝着县尉谷德昭的府上奔去，他必须要将大泽村的惨案第一时间汇报给自己的顶头上司。

这个案子委实太过重大了，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班头可以受理的。

而郭业则是吩咐弟兄们早点回家休息，兴许明天开始，整个陇西县衙就要开始不安生了。

待得朱鹏春，甘竹寿二人搀扶着虚脱晕倒的程二牛，还有其他衙役离去之后，他也领着小妹和老娘朝着油麻胡同的方向赶回去。

回到家中之后，他将老爹从汪直的油铺中领回来，将爹娘和安排在自己的主卧休息，将早已睡着的小妹安排在了另外一个偏房中休息，自己则到了小院坐在摇椅上休息。

与其说是休息，不如说是想要捋清满脑子的疑惑和猜测。

此时正值黎明，天朦胧亮，早有打更的更夫敲着竹板提醒时辰，已经过了五更天了。

躺在摇椅上吹着微亮晨风，嘎吱嘎吱地摇着摇椅，听着屋里头爹娘传来的微微鼾声，和小妹不时的梦中呓语声，郭业心道，幸好爹娘和小妹都没有出事啊。

不知道为何，郭业在这个时候没来由的想起对自己从来不假以颜色的吴秀秀。

如果自己这个小院再大点，吴秀秀也能和他住在一起，男主外女主内，白日里夫唱妇随，到了夜里红袖添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一起该有多

好啊。

本来自己在皂班如鱼得水，在县城里也有略有些名头，字花馆的生意又红红红红，看似吃喝真心不愁了。

到时候，购置一套大点的院子，好好照顾爹娘和小妹，然后好好增进与吴秀秀的感情，这样的生活多美，多令人向往？

可惜仅仅一个晚上，一切都变了。

白记药铺纵火案，

大泽村屠村惨案，

两件案子相继发生，死了这么多人，而且两件案子看似与他没有关联，可都有他的影子掺杂在里面。

而且两件案子的唯一线索因为老九叔的死而全然断绝。

老九叔到底在山里看到了什么？

这伙山匪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那个隐藏在县里纵火的疑凶到底是什么人？

老九叔的死太过突然了，一切好像就要水落石出之时，又被蒙上了一层磅礴迷雾，一切都变得不再清楚。

郭业嘴里念叨着老九叔给父亲留下的那句话：“小的什么也没看见，什么爷饶命。”

那个爷到底是什么爷？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老九叔口中的这个所谓的爷，肯定在县城里薄有地位，不然老九叔也不会尊称他一声爷，而且老九叔也不会认识他。

那这个爷，到底是谁呢？

郭业心里一边猜测，一边迷迷瞪瞪的睡了过去，就连院里这可老槐树凋落下来的树叶飘到他的脸上，他都浑然不知，睡得死死。

.....

.....

中午时分，大泽村屠村惨案和白记药铺纵火案相继在县城里传开，整个县城顿时哗然。

无论大街小巷，还是茶馆酒肆都议论纷纷，更有甚者听见惨案中有山匪作案，皆已人人自危。

就连一向低调不怎么露面的县令大人顾惟庸都坐不住了。

两案并发，还是如此重大的案子，涉及人命三百余条，如果一个处理不甚，顾惟庸的头上乌纱指定不保。

要知道如今是贞观三年，海晏清平，国泰民安，三百余条人命的大案，几乎不可遇见。

县令顾惟庸不敢马虎，一改往常低调的风格，急忙召集了县丞吴奎，六曹佐官吏员，还有县尉谷德昭火速回衙门议事。

经过一番商议之后，顾惟庸命令六曹佐官吏员立即安排人手在城中各个醒目的地方张贴告示，以安民心，千万不能让陇西县出现民众骚乱。

其次，顾惟庸给县尉谷德昭下了死命令，要求他在一个月的限期内破案，否则从他县尉开始，到三班衙役和壮班士卒，全部革职查办。

换句话说，我县令大人没好日子过，你们这些办事不力的下属，谁也别想过安生日子。

随后，顾惟庸遣散了众人，只留下自己的幕僚师爷，还有县衙老二县城吴奎继续谈话。

县尉谷德昭在离开县令大人的公务房后，也回到了自己在县衙左偏院的公务房，派遣长随钱贵前往召集三班衙役的班头庞飞虎，秦威等人火速赶来议事。

县令大人既然下了死命令，他就要将这个死命令贯彻下去。

待得庞飞虎，秦威等人来齐，谷德昭也不废话，对着三班班头下了死命令，限期半个月破案，否则全部人都卷铺盖滚蛋。

县令大人给他一个月的期限，他就给下面的人半个月期限，这就是他的驭下之道，始终都给自己留一个缓冲。

无论是皂班，还是站班，从今天开始停止手中一切活计，都出去查探两件案子的蛛丝马迹，并且，谷德昭难得严厉的警告秦威，如果还敢在这儿节骨眼上窝里斗，小心自己的捕头之位。

看来，谷德昭这次也动了真火。

.....

.....

三位班头从谷德昭的公务房离去之后，谁也没说话，都纷纷加足马力回到各班衙役歇息的大房准备召集下属。

回到皂班大房的庞飞虎第一件事情便是先派人去油麻胡同将郭业这小子赶紧请回来商议正事。

整个皂班中，也只有这小子脑筋灵活，其他的，他都指望不上了。

不一会儿，郭业接到庞飞虎的通知之后便让爹娘在家中休憩不要出门，然后径直离开家，急忙赶往衙门去见庞飞虎。

郭业穿街绕巷，路过贞娘豆花店之时突然看见贞娘正蹲在店门口嘤嘤哭泣，心道，这又是怎么了？

心中虽然想着过去问个究竟，但是碍于庞飞虎那边火急火燎，也就无暇去理会。

走着走着，还没到县衙大门，突然后边有个小手拽着自己的衣襟拉扯着，谁啊？

郭业转身过去，见一个半大的孩子口里咬着糖人儿，睁大眼睛问道：“你是郭业么？是衙门里头的官差，郭小哥么？”

呃？

郭业不禁好笑，难道如今小哥的名声在整个陇西县城已经闻名遐迩，连这么个小屁孩都知道了？

随即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然后摸了下小孩的脑袋，无暇与这小孩耽误功夫，转身就要离开。

可是那小孩就是死死拽住他的衣襟，死活不放，然后从裤裆里掏出一张信笺，递给他道：“喏，刚才有位叔叔给我买了糖人儿，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

说完，咬着糖人儿转身就跑了。

郭业看着小孩从裤裆里掏出信笺不觉好笑，藏哪儿不好，非藏那儿地方，这倒霉孩子。

但是当他将信笺缓缓打开之时，他傻眼了，怔怔地站在街心不知所措。

只见信笺上赫然写着：“我知何人纵火烧了白记药铺，若要知晓凶手，明晚一更后……不见不散！”

看到落款人的名字，郭业喉咙被狠狠呛了一下，差点没窒息过去。

落款人？？？

郭业擦拭了一下眼睛，生怕自己看错了……

竟然是他！！

怎么可能？怎么会是他？

## 第40章赴约

尽管满脑子都是疑云，郭业还是将信笺小心翼翼收好，珍藏于袖兜之中。而后，抬腿疾步朝着衙门方向奔去。

来到皂班大房与班头庞飞虎相见，郭业的心思还是在那封神秘的信笺上，老神在在的自顾思索着心中的疑虑。

自己与写信之人素不相识，他为何要点名与自己相见，并告诉他纵火案的凶手。

要知道，这白记药铺纵火案和大泽村惨案都是相关联的，只要揪出其中之一，两案都能高破。

这可是一份天大的功劳啊，只要告破两案必能惊动陇西县衙的扛把子县令顾惟庸，他怎么会白白便宜自己？

郭业一直坚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写信之人肯定是有所图。

明晚一更，到底去，还是不去呢？

郭业心中徘徊着犹豫着。

但是对方在陇西县也算得上有头有脸，自己却是个小小的衙役，对方又能图谋自己什么呢？

命？彼此无冤无仇，不可能。

财？都说此人一身风骨，从不贪图享受，视钱财为粪土。

地位？这更不可能了，人家早已入了九流，而自己只不过一个小小的衙役，无品无级……

难道是？

郭业脑中刚浮现出一个色字，尾椎骨的菊花猛地一紧。

都说古人有龙阳之好，偏爱男风，以豢养变童为乐，难道这位爷也钟爱此道？

这，这他妈也太扯淡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小哥打死也不能去，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呢。

就在郭业心中打起退堂鼓之时，突闻一声哀叹：“唉，这两案毫无线索，怎能告破？看来，我庞飞虎混迹公门二十载，这次也要栽跟斗咯。”

整个大房中，除了郭业，仅有庞飞虎一人。

听着庞飞虎如此颓丧一叹，郭业心中不由有些酸楚。他一进房中，庞飞虎就毫不保留地将之前县尉谷德昭召集几位班头的情况说了一通。

如果此案不破，甭说庞飞虎，就连谷德昭都没好果子吃。

难道自己就眼睁睁地看着一直视自己为兄弟，一直对自己照顾有加的班头真的卷铺盖滚蛋吗？

如果真是这样，自己于心何忍？

再说了，倾巢之下，焉有完卵？

如果庞班头真被扫地出了衙门，自己这个铁杆还能好到哪里去？

没了皂班这层背景，自己和皂班一干兄弟苦心经营的字花馆估计也保不住了。

麻痹，横竖也是死，只要破掉两案，将凶手抓捕归案才是上上之道啊。

砰！

郭业打定主意，一拳重击桌角，脱口喊道：“拼了，就这么着了！”



嘶……

猛地一声动静吓了庞飞虎一跳，刚要开口郭业由头，谁知这小子直接对庞飞虎说道：“头儿，放心吧。我有办法找到线索，给我两天的时间。”

说完抄起桌上的铁尺插回腰间，夺门而出。

留下傻傻发愣的庞飞虎，看着郭业闪身而去，心道，这小子满肚子的坏水，兴许他还真能有办法呢？

……

……

翌日黄昏，经过昨天和今日的全县衙役和壮班士卒的满城探查，整个陇西城仿佛罩上了一层寒霜，似乎在衙役的眼中，谁都像凶手。

一更未到，已近黄昏。

平日里在街上游逛的泼皮无赖，还是在胡同巷子里扶墙的醉汉今日都早早归了家，如今是什么时候？傻逼才傻乎乎地出来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郭业在油麻胡同的小院因为爹娘和小妹的入住显得有些拥挤，索性暂时搬到了程二牛的家中夜宿。

这会儿刚吃完饭食，郭业便急急拉着程二牛这小子离开了家，朝着城北方向在街道上信步走去。

如果城南是陇西城平民区的话，那么城北与城东都属于县城最为繁华的地段。

不过唯一的区别就是城东属于白昼的繁华，而城北则属于夜间的繁闹。

城北是唯一不需要遵守宵禁的地区，因为那里到处都是醉生梦死的温柔乡，城北几条大街每隔百米，你便能随意看见一家青楼妓院。

一到了东门六百声闭门鼓响起，整个城北就像是开了夜市一般，嫖客纨绔、文人骚客都像是到了饭点一样陆续挤入了城北的红灯区中开始夜间的寻欢作乐。

陇西县的城北，注定就是一个不夜城。

不仅丰富了唐人的夜生活，也促进了整个县城GDP的高速发展。

程二牛愣呼呼的跟着郭业离开家门，缓缓走进城北的红灯区。

跟在郭业后面，看着街边的青楼妓院处处披红挂绿大红灯笼高高挂起，门口楼阁不时传来莺声燕语，听的骨头都阵阵酥麻。

这厮心里寻思着，难不成郭小哥今晚想请俺嫖上一回不成？一想到这儿，心跳不由怦然加速。

郭业回头一看身后的二牛越走越慢，不由催促道：“二牛，东张西望磨蹭什么的？你丫没见过女人啊？”

程二牛被郭业这么一唤，脚步一绊打了个踉跄差点摔倒在地。

郭业见状，又是一声哼哼：“瞧你那点出息。”

程二牛嘿嘿干笑两声，恬不知耻地说道：“郭小哥，那啥，今晚是俺二牛的第一次，到时候能不能让俺先挑一个啊？俺这第一次，怎么着也得找个水灵一点的姑娘吧？”

呃？

郭业听着这厮的说话不由一愣，瞬间恍然大悟过来，感情这混球以为今晚是来召妓的？

我靠，想什么呢？

处男了不起，处男有特权还是咋滴？

小哥貌似这辈子也是个处男呢。

随机，郭业虎着脸回了他一句：“你想得倒是美，今晚是来查案，要想嫖妓，改天再说。”

程二牛一听，原来是自己想当然了。

继而挠着头嘿嘿一阵尴尬地笑着，真他娘的丢人。

不过这厮也心存侥幸，既然嫖不了，那去青楼里头见识见识也好，看着那些花枝招展的姑娘，过过眼瘾也好过在家早早睡觉。

想着想着，前头的郭业突然脚步一停，朗声道：“到了！”

程二牛抬头一看，嚯哦，竟然是陇西县城最大的一家青楼——满月楼。

心中不由赞道，郭小哥出门，就是有面子，连查案都挑最出名的一家青楼来查。

随即抢先而出，就要拔腿奔进满月楼去，以前是没有银子囊中羞涩，今晚借着查案的由头，程二牛怎么着也得见识见识。

可谁知身子刚往前一挺，就被郭业一把拽了回来。

只见郭业一脸鄙视的看着他，打趣道：“想什么呢？尽他娘的想好事。”

说着指了指满月楼对面的一处大门，说道：“是这儿，今晚我要在这儿见个人，你在楼下呆着。万一楼上有什么不对劲，你就赶紧上来救小哥。”

程二牛顺着郭业的手指一看，你娘唉，那大门上挂着一个门匾，一品楼。

竟然是个酒肆。

郭业心中藏着事儿，无暇理会程二牛的一脸失望径直走进了一品楼的大门。

因为昨晚那封信笺上说，一更后，醉仙居二楼，不见不散。

郭业进了一品楼，在酒肆伙计的带领下顺着楼梯到了二楼。

今晚整个二楼空荡荡，没有一个酒客盘桓，但是楼下又是吵吵嚷嚷，往来酒客络绎不绝。

很显然，今晚的二楼肯定被那位写信的爷们包场了。

伙计将郭业带上楼，领了郭业几个铜板后很识趣儿的悄声退下了楼。

郭业环顾整个二楼，鬼影都没有一个。

难道那位爷们还没来吗？

兴许是自己来早了吧。

这边心里刚嘀咕，突然从二楼靠窗边的一间房间里头传来一道落寞的声音：“你还来的挺准时！”

我靠！

郭业被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

又是假借孩童之手传信，又是神神叨叨，搞什么鬼？

郭业欲知真相，又着急破案，唯有硬着头皮朝着发出声音的那个房间走去。

嘎吱！

推门而入……

一个男子手提一个酒盅，背对着房门靠窗望向楼下，自顾饮酒。

一记消瘦而落寞的身影，

一袭洗得发白的袍衫，

远远就闻见了一股子的寒酸味儿。

郭业站在门口怔怔失神一小会儿后便缓过神来，心道，果真是他！

## 第41章九品功曹马元举

独自靠窗饮酒之人缓缓转过身来，目光如炬炯炯盯着郭业在看。

眼神时而清澈见底，时而如钢刀利刃般扎入郭业的心扉，看得他后背微微沁汗，心里不敢污藏一丝鬼祟。

突然那人拎着酒盅徐徐朝着郭业走过来，围着他打了个转儿，最后停在郭业的身后，自顾朝着嘴中灌着小酒，发出滋滋的响声。

郭业知道那人就在自己身后，但是身子却不由自主地僵硬杵在原地不敢动弹，特别是听着后头那滋滋的饮酒声儿，后庭菊花更是没来由的紧绷死死。

本就无措不知停放在哪儿才好的双手悄悄放到臀后，死死护住自己的屁股，怕后头那人真有龙阳之好侵犯了他的菊花。

自打进了醉仙居，郭业就打定了主意，谁敢动他的菊花一下，天王老子都不放过。

饿死是小，失节是大。

只要这位爷敢冒犯他一下，他可不管对方是升斗小民还是官居九品，掌握着全县干部编制的功曹大人。

不过郭业心里还是心存侥幸，这位功曹房佐官马元举据说行的端，坐的正，应该不是那种人吧？

“噗哧！”

郭业背后的马元举见状，猛地一口烈酒从嘴中喷洒出来，直接溅湿了郭业后背的皂青公服。

我靠，重口味啊，郭业突感后背衣衫湿凉，心里咯噔一下，难道这位马功曹不仅有龙阳之好，还喜欢在婬童身上喷点酒，然后……

郭业脑好中瞬间浮现出一条硕大的满是口水哈喇子的大舌头在他身上恣意舔舐。

“呕~~干你娘！”

郭业忍住恶心，晴天霹雳地叫喊一声，突然窜到了墙角与功曹马元举竟相对视，准备大骂这个混账加王八蛋。

谁知与马元举对视之后，发现对方却是笑意盎然，没有亵渎，没有覬觐，有的只是促狭和玩味。

难道老子真想多了？

还没等他做出结论，马元举已经开口说话了：“放心，本官没有龙阳之好，小衙役尽可放心。”

虾米，真是小哥想多了，靠，真囡！

见着自己心里那个龌龊的想法被马元举看穿，郭业臊得慌，脸颊微微发烫，只得低头掩饰自己的尴尬，然后抱拳恭敬道：“皂班衙役郭业，见过功曹大人。”

马元举，年仅三旬，高祖皇帝武德年间的举人，谋九品吏员之衔，掌管县衙六房功曹房，添为功曹房佐官。

甭说郭业了，就连三班班头秦威，庞飞虎之流见着他，都要微微躬身问候。

马元举微微抬手示意郭业无需多礼，然后走到窗口指了指下面，问

道：“醉仙居门口那个黑汉子也是你的同僚吧？你倒是人小鬼精，连见本官都要如此小心谨慎。”

啊？

郭业没想到马元举竟然如此观察细微，连自己带程二牛来城北，让程二牛把守店门口都被对方发现。

对于马元举的认识，郭业一直都以为这厮就是个坚持己见，公正严明，不肯同流合污的好官一个，当然，也是穷酸一枚。

不是郭业早就对此做过一番功课，而是马元举这人在整个县衙里头那是风云人物一个。

反正没有一个同等官吏能跟他尿他一壶去。

郭业心里揣度着，看来，这个马元举绝非一个简单的人物啊。

但是自己安排程二牛的目的，马功曹真心误会了，一开始自己以为马功曹有那个特殊癖好，所以，才……

唉，这事儿解释不清楚了。

难道傻呵呵的说自己一开始以为功曹大人喜爱爆菊花，所以以防万一带着同伴而来？

那不是自己找别扭吗？

咋办呢？

就在郭业犹豫忐忑之时，马元举突然将酒盅落在桌上，自顾坐下来之后，说道：“罢了，罢了，小心无大错，早就听闻皂班有个急智百出，谋而后动的小衙役，不错不错，今日一见，传言非虚啊。”

一句话陡然缓解了郭业心中的忐忑和不安，郭业轻轻呼了一口气，以示定心。

马元举对着郭业招招手，说道：“来，小衙役，请坐！”

郭业听罢，心中顿觉不爽，日，张口闭口小衙役，小哥没有名字吗？

但是马元举可不是刘阿芒那样的孬货，可不是郭业敢忽悠和玩弄的。

随即，礼节性地客套道：“功曹大人当前，哪里有小子郭业坐的份儿啊，小子还是站着吧。”

郭业本以为自己推辞一下，马元举肯定还会请自己落座，礼多人不怪嘛。

谁让人家不仅掌握着全县干部和衙役的官帽子，还知道白记药铺纵火案的凶手是谁呢？

在马元举面前留个谦恭的印象，那是必须的。

可谁知——

马元举听罢郭业说完，轻轻颌首嗯了一声，自斟自饮地倒起一杯酒，吧唧着嘴说道：“也是，你年纪轻轻，身强体壮，站着也不累，那你就站着吧。”

郭业一听，我了个去唉，差点被马元举这话气的七窍生烟，头顶冒白气儿。

你妹哦，我就是客套一下，你丫还当真了？

什么叫年纪轻轻，站着不累？感情你自己有多老似的，真，真……

郭业想着这位爷的身份，得了，我忍！

随后，万般不情愿地嘟囔一声哦，便老实地站在原地不动。

“哈哈……好有趣儿的小衙役。”马元举见着郭业如此模样，仿佛跟刚在对面满月楼免费嫖了一个妓女，而且还发现这个妓女是个雏儿一般，那笑得真叫一个志得意满，酣畅淋漓啊。

这一笑，仿佛要将这些年来在衙门遭受的那股子怨气一散而空似的。

见着马元举这番放浪形骸的笑容，郭业心中不由叹道，一会儿正经一会儿狂笑的，到底要闹哪样？

神经病吧？

都说天下儒生最痴狂，真他妈精辟，这年头的读书人貌似都这幅德性？

突然，马元举止住笑声，双眼死死盯着郭业，问道：“郭业，你是否也想尝尝身穿绿袍的滋味？做那一呼百应，无需碰个芝麻绿豆官儿都要弯腰屈膝的人？”

绿袍？

郭业乍听不解，后来一想瞬间明白到底指的是什么。

所谓的绿袍，代表的就是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

在唐朝，官员身上所穿的官袍都是泾渭分明，要求非常严格的。

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以下到九品，统一穿绿袍，无鱼袋。

马元举所说的绿袍，郭业心中明白马元举说得是什么意思。

对方的意思就是问自己有没有想过出人头地，挤入有品有衔的序列，做那人上人。

废话，有头发谁愿意当秃子？

但是绿袍你说能穿就能穿的呀？你马元举也不过一个九品小吏，勉强穿得起绿袍官服，谁听说过九品功曹能提拔一个小衙役进入九品之流？

郭业心中断定，马元举这厮是在说大话，肯定是想给他灌什么迷魂汤。

马元举见着郭业并没有脑子一热一口说出一个‘想’字，再瞅着郭业眼珠子滴乱转，心道，好狡猾的小鬼，竟然蒙混不了你，真个儿长了七巧玲珑心似的。

看来这小子也看穿了他的心思。

这下轮到他尴尬了，随即低下头端起跟前的酒杯滋滋品起酒来借以掩饰。

喝完杯中酒，给自己倒起一杯，然后又在边儿上倒起一个空杯，然后起身走到郭业跟前，递给了他，道：“绿袍，本官不敢允诺，不过让你小小班头，倒是不难。”

呼～～

猛然，郭业接过酒杯的双手冷不丁颤抖了一下。

做个班头，不难？

莫非……

还没寻思够，马元举凑近脑袋在郭业耳边轻声道：“听说你与那捕班秦威已势成水火，不死不休了？”

“啊？”

一听到秦威这个名字，郭业按捺不住自己的淡定，失态地问道：“功曹大人，难道秦威这王八蛋与这两起惨案有所关联？”

马元举没有说话，但是眼神已经说明了一切。

那是一种赞许的眼神，外加不滞地点头，很显然，马元举肯定答复了郭业的疑问。

见着马元举的回应，郭业瞬间浮现出秦威那日来白记药铺现场的那个情景，那一刹那的片段。

隐约记得，到了案发现场，秦威不是一种悲戚的神情。

相反，这个王八蛋听完壮班士卒汇报无一人生还之后，还粗粗松了一口气，而且是一种解脱的喘气。

狗日的，郭业双眼顿时冒火，本以为你只是一条沿街吃屎的土狗，没想到你还是一头会咬人，咬死人不偿命的豺狗。

秦威，秦威，你个杀千刀的，老子操你祖宗十八代。

小哥不活刚了你，怎么对得起老九叔，怎么对得起大泽村的三百来口父老乡亲。

郭业心里怒火滔天，脸上赤潮骤浮，胸口此起彼伏。

马元举更是在郭业的眼中看到了一种令他有些心悸的东西——杀气。

这小衙役，好重的杀气！

马元举看着濒临躁狂边缘的郭业，心中反而多了一些不可掌控。

希望，这次用这小衙役，不会出什么纰漏吧。

随即拍了拍郭业的肩膀，示意他稳住心神不要冲动，随后说出了自己今日特邀郭业这小子来醉仙楼最大的目的。

马元举用极为低沉，仅房中他们二人才能听到的声音，缓缓开腔道：“秦威，只是一个小小的马前卒而已，还有更大的老虎隐藏在后头。郭业，你愿协助本官，打死这头老虎吗？”

## 第42章马元举，你坑爹啊！

什么？

杀千刀的秦威还不是幕后真凶？

白记药铺纵火案和大泽村惨案背后还另有大老虎？

郭业一颗躁狂的心突然沉寂下去，一直到底，再也不复刚才那般的怒火中烧。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冷静。

这种冷静在旁边的马元举看来，又是另一番感慨，这个小衙役不简单啊，历来有能之士都是每逢大事有静气，他倒是略窥门径了。

可惜可惜，可惜这年轻人只是一个衙役，不是读书人出身无法考取功名，不然将来，也许……

马元举想到这儿不禁感觉好笑，自己这是怎么了？

在这个时候，自己还有闲情逸致替眼前这个年轻人规划未来，自己也不过是个举人出身的九品吏员而已。

离梦想中的进士及第，主政一方，身居庙堂，还很远很远。

就在马元举心中自嘲之时，郭业好像也嗅出什么味儿来了。

陡然用一种意味深长地眼神打量着马元举，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郭业心中一直有个疑问，马元举这位九品吏员凭什么会相邀自己醉仙楼一见，更为何要告诉自己这下秘辛之事？

难道就因为他嘴中所说的，自己素有急智，处事沉稳冷静吗？

这不是理由，别说整个陇西县城了，就说三班衙役中符合马元举这个条件的人也不下五六人。

听闻马功曹和掌管三班衙役的县尉谷德昭素有仇隙，难道这头大老虎是……

难道县尉大人才是真正的幕后真凶？

一想到这儿，郭业刚沉寂下来的心又怦然跳动起来，愈跳愈快，都快跳出了嗓子眼儿。

情急之下，郭业将手中马元举递送的那杯水酒直接咕咚一声灌入喉中，借以压制因为惊骇而急速跳动的心脏。

娘的，马功曹肯定打得是这个主意，想借自己的手来调动整个皂班，收集县尉大人和秦威的证据，然后趁势打倒他的老对头，县尉谷德昭这头大老虎。

是了，是了，郭业越发肯定自己的猜测，肯定就是了。

没听说过吗？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攻破的。

靠，还如意的算盘啊。

秦威也就罢了，县尉大人也是我郭业这个小衙役所能得罪的吗？

不消说县尉大人掌管着三班衙役和战斗力卓著的壮班士卒，如果那屠村的山匪真实存在的话，只要县尉大人一声招呼，娘希匹，郭小哥以后还要不要混了？

这个时候，郭业再也不去想什么打倒大老虎，捞个前途和出身的心思了，这小命都没了，还扯个什么犊子？

于是也不管得罪不得罪马元举，索性来了一个拒绝，道：“功曹大人的厚



爱，郭业不胜荣幸。不过，秦威这个王八蛋还罢了，但是县尉大人可不是小子所能招惹的，性命和前途，小子宁可选择保存性命。”

说着，咽了口唾沫，朝着马元举深深一躬，致歉道：“小子家中父母年迈健在，小妹年幼尚小，都离不开小子的照顾，小子实在不敢冒险，还望功曹大人见谅。”

最后还有指了指耳朵，又在抿紧的嘴唇边用手指一划拉，说道：“今日功曹大人的话，进了小子的耳，却出不了小子的嘴，大人尽可放心，告辞。”

现在的郭业想得通透，不管县尉大人犯了什么死一万次都不能饶恕的罪孽他也不会去摊这趟浑水，不是他胆小怕事，而是他比别人看得清，不会一时头昏脑胀白白丢了性命。

而且，县尉大人和功曹大人这是神仙打架，他一上去凑热闹，就成了那无辜枉死看热闹的巡山小妖了。

赶紧还是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里面的水，太深，太浑！

秦威？

以后有机会还整不死他吗？

想罢，拔腿就要往外走。

“站住！”

马元举一声威喝喊住了郭业，到底是九品官吏，有了品级喊气话来都是那么的有官威。

郭业的双腿还是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但是头却没有回。

只听刚才还一脸和气的马元举冷哼一声，然后对着郭业的背影森然道：“你以为本官是想假借你们皂班的手，给谷德昭那个龌龊之人下绊子，好见你们窝里反吗？”

郭业没有说话，但也没有否认，显然默认了马元举的问话。

见着郭业的表态，马元举勃然大怒，沉声喝道：“我呸，小小衙役，竟然如此低看我马某人，哼……”

再次一记冷哼，但在郭业听来却如三月初春的阳光倘佯在身，舒服的不行。

照马功曹这么说，难道幕后黑手不是县尉大人？

靠，你倒是说清楚呀，说话留半截，这不是吓唬人吗？

随即，缓缓回头调转身子，摆出一副我错了的表情嘿嘿笑着，然后佯装扇打着嘴巴，忏悔道：“瞧我这鸡巴德性，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竟然如此看低了马功曹，我该死，我有罪，还望功曹大人恕罪，您大人有大量哈……”

嘶……

马元举见郭业这小子翻脸比脱裤子还快，不禁气绝，然后斥骂道：“无赖嘴脸，不学无术！”

待得郭业坐了下来，马元举拿起桌边酒盅想自斟一杯酒，可发现酒盅里已经空空如也，随即停下了手中动作，与郭业说起正事儿道：“自当今陛下登基以来，四海承平，百姓安居乐业，这陇西县城早无匪患存在，这青天白日的，哪里会有什么山匪的存在呢？更别说一下尽屠大泽村三百余口无辜百姓了。”

郭业听罢，这也是他之前一直疑虑的，既然不是山匪所为，难道是他人

假扮的不成？

不过他没有插话，而是侧身倾听静待马元举的后话。

他现在就弄清楚秦威后面的那头大老虎是谁？

这头大老虎与秦威敢活活烧死白记药铺上下七八口，敢尽屠大泽村三百余口，到底是想掩盖住什么事情的真相？

傻子都看得出来，这事儿，小不了。

马元举看这小子到现在还沉得住气，没有想象中那般坐立不住急急追问于他，不禁点头道：“不错，不错，到现在还能忍住心中疑问，看来本官没有找错人。”

随即，马元举清了清嗓子，轻声道出了真正的幕后之人，还有事情的真相。

马元举越是往下说，声音越是低沉，暗合着郭业听后的心中惊骇，此起彼伏。

“靠！”

郭业听完马元举说完最后一个字之时，不由从嘴中咬牙蹦出七个大字来：“马功曹，你坑爹啊！！！”

马元举不知坑爹为何物，但是从郭业有些惨白的脸色中看出了郭业此时心中的震撼。

饶你小子心性再好，再沉得住气，不也喝了本官的洗脚水么，哈哈……

能让这个不学无术的小衙役暗暗吃了这么一个闷声大亏，马元举的脸上不由露出了得意的神色，一股成就感不知为何油然而生。

郭业默不作声抬眼看着马元举，发现这个穷酸的笑意中仿佛有种智珠在握，老狐狸吃定了小狐狸的味道。

晚了，晚了，现在什么都知道了，即便自己想从这个旋窝中撤离，对方肯定也不会答应了。

娘的，郭业心中不断暗骂自己，我刚才就应该径直出屋，不该再次返回，来这趟浑水啊。

唉，操蛋的，好奇心害死猫，莫名其妙地就被马元举这个贱人给诓上他的贼船来，真心不甘啊！

马元举取笑完郭业，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走到郭业跟前，轻拍他的肩膀，道：“郭业，本官只是一个九品吏员，手中没有可供差遣的人手，这才找到了你，希望借着你们皂班的手将陇西县城那个大祸害绳之以法，铲除殆尽。”

郭业满脸的不甘心，顾不得冒犯，突兀瞪着对方瓮声道：“马功曹，想必此事之后，您老人家立了大功，升官加衔青云直上，指日可待了吧？”

说这话，甭说马元举，就连郭业都觉得一股酸酸的味道，呛鼻而来。

马元举哑然失笑，看来小衙役还是不甘心被自己骗上船啊。

不过自己所做之事，又何须跟人解释的那么清楚？

随即一挥宽袖袍衫自顾夺门而出，传来一记轻飘飘的声音道：“小衙役，本官做事对得起天地良心，要诛杀之人都是些罪该万死之人，绝无半点私心。至于你？”

“呵呵，小衙役，好好干，本官看好你！”

声音落罢，就听见咚咚咚的脚步声，马元举应该已经下了楼梯。

郭业被马元举这么一诓心情本就不爽，又听着马元举“仗势欺人”张口闭

口小衙役，不由更是来了心气儿，对着房门外破口大骂：“看好你妹，老子需要看得起吗？我日你仙人板板儿的！”

也甭管马元举听得见听不见，反正被人推进陷阱里头的滋味是真心不好受啊。

.....

.....

在房间自个儿思索了一阵儿之后，郭业缓缓从刚才不愉的心境中走出，稍稍平稳的心中也就略有了大体的计划。

随后出了房间走下了楼梯。

刚抬脚要出一品楼，谁知后面的伙计一把将他拽住，对着郭业道：“这位小哥，您还没付账呢。”

郭业今天澜衫打扮，并没有穿皂青公服，伙计哪里知道他是谁？

听着伙计的说话，郭业一头雾水，不是马元举包了二楼的场子吗？小哥付的哪门子账。

伙计见状，轻声说道：“刚才那位大爷临走之时交代了，说小哥您会将二楼包场的银子一并结帐，嘿嘿，承惠，三两银子。”

郭业恍然大悟，脱口骂道：“好你个马元举，奸诈油似鬼，你他妈敢坑小哥！”

敢情今天除了被马元举诓骗进旋窝中，还他娘的当了一回冤大头，我干！

读书人，就是心眼多，又吃了马元举一记闷亏。

他满怀心事也懒得和伙计计较，从袖兜里掏出几块碎银，约莫三两左右，塞到伙计的手中之后踏门而出。

出了一品楼大门，程二牛就跟苍蝇叮到粪蛋儿似的，立马围了上来。

见着郭业脸色很差，定是心情不是很好，随即问道：“小哥，刚才俺看见功曹房的马……唔……”

话还没说完就被郭业捂住了嘴巴，呜呜言语。

郭业低声告诫道：“二牛，今天我和马功曹相见一事，你对谁都不能说。”

见着郭业说得如此慎重，程二牛不滞点头称道：“晓得了，俺不说，打死也不能说。”

郭业揉揉今天被马元举刺激得变幻太多表情的脸颊，然后招呼着程二牛道：“走吧，早点回去休息。明日早起，咱们还要办大事呢！”

明日，注定又是不平静的一天。

## 第43章龇牙必报郭小哥

翌日清晨，东门开门鼓还未响彻六百通，郭业便早早来到了皂班大房。

进了房中，郭业瞅见庞飞虎正趴在桌上呼呼大睡，不禁讶然，敢情庞班头昨晚一宿没回去？

想想也是，这量桩案子半个月无法告破，甭说班头庞飞虎，就连他们这些手下都要卷铺盖滚蛋了。

如果这种情况下还能安然睡觉的，整个皂班中也只有程二牛那个没心没肺的浑汉了。

兴许是郭业推门的响声惊动了庞飞虎，待得郭业走进身前，庞飞虎已然醒来，睁开通红双眼诧异地看了眼郭业，呼出一口浊气，抻了抻懒腰轻声说道：“郭业来了？呵呵，你倒是来得好早。”

郭业昨晚一宿也没睡好，满脑子都是昨夜与功曹马元举在醉仙楼的谈话。

看着庞飞虎憔悴的面容，郭业心中不由一阵松动，决意将昨夜会晤马元举之事毫不保留的告诉对方。

随即，嘘了一声示意庞飞虎别说话，然后快速走到门口探头看了看门外四周，确定无人之后将门关严。

返回庞飞虎身旁附到耳边，将马元举告知他的内幕与真相一一都复述了一边。

当说到秦威就是火烧白记药铺，杀人灭口的真凶之时，庞飞虎勃然大怒，一巴掌狠狠击在案桌上头，溅起桌上一撮的文牒，散落一地。

这还没完，郭业道了句：“班头先别发怒，后头还有你更想不到的呢！”

随即，又将藏在秦威后面，主使歹徒假冒山匪屠杀大泽村三百余口的罪魁祸首道了出来。

一说出元凶的名字，庞飞虎突然一个重心不稳，身子竟然向后倾去。

若非郭业阻拦及时，估计屁股已经着地。

郭业的双手异常敏锐的感受到，庞飞虎的肩膀一阵颤抖，嘴唇哆嗦地冒出一句话：“竟然会是他们！他们竟然罔顾朝廷律法，敢做这杀头的买卖？我呸，畜生啊！”

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庞飞虎双眼先闪过一丝悲戚，一闪而过，取而代之的已是滚滚怨毒之色。

虽然这个表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还是被郭业巧妙的捕捉到了。

郭业心中叹道，果然，班头与这一家子人的仇怨不小啊。

能够让庞飞虎这样厚道的汉子有所怨恨的，必定不是什么好鸟。

郭业安慰似的拍了拍庞飞虎的肩膀，然后右臂异常坚定的将庞飞虎颤抖的肩膀搂住，沉声道：“班头，趁这机会，咱们新仇旧恨与他们一起算算。”

郭业语带双关，庞飞虎怎会不懂？

但是现在还不是说出自己心中冤屈之时，心照不宣地冲郭业点点头，说道：“兄弟，老哥心里的这道苦已经藏了四五年，只要能替老哥报得大仇，今后我庞飞虎这条贱命就由你驱使，万死不辞！！！”

情义汉子轻不许诺，不然便是一诺千金，纵是刀山火海，亦不回头。

郭业相信，也坚信，庞飞虎绝对是言出必行。

但是他屡受这位上司兼老大哥的照顾，怎么会挟恩索报呢？

赶忙对庞飞虎摇手道：“班头言重了，你我兄弟一场，相识便是一场缘分，更何况相知相交呢？好兄弟，讲义气，不谈这下虚头八脑的玩意。”

庞飞虎心中打定的主意，九牛也甭想拉回头。

不过事情才刚刚揭晓，小荷初露尖尖角，谈什么报恩，还言之过早。

于是问道：“那兄弟心中是否有计划了？”

郭业略微一颌首，道：“秦威与那家人狼狈为奸勾搭在一起做这抄家灭族的买卖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所以，要想将那家人绳之以法，就必须引出秦威这个鱼儿。只要掌握了秦威，就等同掌握了那家人的罪证。”

庞飞虎听罢，点头表示赞同。

虽然秦威在台前那家人在幕后，但是照功曹马元举这么说的话，秦威肯定知道不少里头的道道，只要掌握了秦威，就等同于掌握了一个活证据。

只要秦威肯认罪服法，将这几年往来的账目一公开，那家人就插翅难逃。

庞飞虎问道：“现在无凭无据，要想抓捕秦威可不是件易事，更何况这小子身为捕班捕头，可不是咱们所能动的。”

郭业冷笑一声，自信地说道：“班头莫急，小弟心中早有定计，你就等着秦威这头傻鸟愣是往笼子里钻吧！”

说到这儿，郭业停顿了一小下，又自言自语念叨道：“不过人靠衣装马靠鞍，咱们皂班弟兄既然出门办案，这天天带着铁尺也忒寒碜了，我必须给咱们皂班整些佩刀来。不然，也起不到震慑宵小的效果啊。”

什么？

庞飞虎讶然，捕班佩刀，站班持棍，皂班携尺，这是有条文规定的，这小子哪里来的底气竟然要给皂班兄弟整到唐刀？

难道是想私铸兵刃？

一想到这儿，庞飞虎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劝道：“兄弟啊，你可别犯浑，这私铸兵刃可是要杀头的。”

郭业听后不由失笑，想什么呢？借小哥十个胆，我也不敢干这事儿啊。

立马投给庞飞虎一个安心的眼神，信心十足地说道：“班头放心，小弟做事自有分寸，咱们大把好日子在后头，我郭业这条命金贵着呢。”

随后辞别庞飞虎，大步朝着皂班大房门口走去，边走边道，可不能就这么白白便宜了马元举这孙子，既然想借我们皂班的手做事，那就先让你先付点利息再说。

要想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点草，世间哪里有这么好的事儿？合着全天下的便宜都让你这王八蛋给占全乎了不成？

……

……

约莫到了晌午时分，皂班的弟兄都基本上接到了郭业的传信。

内容很简单，就是所有人都去字花馆领上一两银子，然后上街边买馒头包子，买完就陆续往功曹马元举的府上送去。

一个人一个人去送，不能间断，直接给丫从晌午送到天黑。

馒头包子多便宜？

差不多三文钱就能买上两个馒头或者一个包子，一两银子就能买上五百

个馒头或三百多个包子了。

皂班将近十人，每人送上五百个馒头，十个人将近是五千个馒头。

整整一个下午，陇西县城的馒头铺几乎卖断货，一时间，包子馒头纷纷涨价，乐坏了馒头铺的老板，苦坏了那些买馒头的平头百姓。

不过也愁死了马元举的妻子马杨氏。

马元举在衙门从不贪墨银子，真可谓两袖清风，家无余资，住的就是那种拥挤的小民房，根本买不起那种几进几出的宅子。

这突然一下子冒出这么多可气的衙役，陆续提着一篮又一篮的馒头愣是往家里送。

五千个馒头差不多将整个马家小房堆得拥挤不堪，连屁股找座儿的地方都没有。

马杨氏知道自家相公从不收银子，但是人家衙役们说了，马大人对他们爱护有加，他们对马大人心存敬意，知道马达人行得端坐得正，从不受贿，两袖清风。

你不收银子，我们送你馒头总行吧？

这世上谁见过送馒头也算受贿的？

马杨氏看着满屋堆砌如山的馒头，心中叹道，唉，真是造孽啊，这么多馒头怎么吃得完啊？

隔个三两天，这下馒头指定要发霉发馊了，可惜了。

郭业这么做的目的就是抓住马元举的死穴，你不受贿是吧？行，我就不让玷污你的名声，我送你五千个馒头，我恶心死你。

看你想不想办法替我们皂班整些兵刃过来。

不整是吧？

行，小哥明天继续给你家送馒头，五千个不行就一万个，除非你搬迁，不然小哥非用馒头大军淹没你马家。

你马元举敢不收？

我就天天在你家门口堆砌数座馒头山，号召全县的乞丐叫花子都来你马家门口吃馒头。

这还恶心不死你？

数以百计的叫花子在你马家门口徘徊，就是恶心不死你，也要熏死你丫孙子的。

果不其然——

回到家中看到堆成小山一般的馒头，马元举哭笑不得，这不学无术的小子真够邪行的。

这种歪招都亏他想得出来，真是让人头疼！

随即，马元举对着妻子马杨氏吩咐道：“夫人，咱们家吃不完这么些个馒头，你留一点够咱们自己吃的，剩下的就是分给街坊邻里吧。放在家里烂掉太糟践粮食了。”

马杨氏看着满屋的白面馒头，有些心疼的点点头称是，将馒头一堆一堆都归拢好，然后挨家挨户开始送爱心送馒头。

马元举则独留在屋里打开郭业留下的信，缓缓看了起来。

看完之后，马元举不由轻笑一声：“好一个龇牙必报的小衙役啊，昨天刚捉弄你一番，今天就给本官讨要好处了，真是个不肯吃亏的小衙役。”

不过好笑归好笑，郭业也给他出了道难题。

这兵器库一直都是兵曹房佐官贺彪掌管的，他功曹房只管人事。

贺彪这人粗鄙不堪，跟自己根本不是一条道儿上走的马车，难不成自己还要为了这小衙役去求贺彪？

这……

但是，一想到郭业信中所说，如果不照办的话，明天馒头继续管饱管够。

难道自己家门口真要成了全城数百乞丐叫花子的新据点吗？

饶是马元举这个聪明绝顶之士，也委实架不住郭业这种层出不穷的歪招。

无奈之下，马元举不禁将郭业的信笺揉成一团，颇有些赌气的扔到地上，摇头叹气道：“罢了，这次就当便宜了这小衙役，本官豁出这张老脸，去求兵曹房贺彪那混账一次吧。”

打定了主意，马元举对着正在屋外一篮子一篮子归拢馒头的妻子喊道：“夫人，给我准备一篮子馒头，我要去贺彪府上一趟……”

## 第44章横刀在手，天下我有

又是一个大早！

不过今天的皂班大房较之往常可是热闹的许多，皂班衙役悉数来齐，没有一个告假报缺。

就连平日上衙门点卯都喜欢姗姗来迟的朱鹏春都来了一个大早。

众人来得这么紧凑全乎，不为别的，就为了早早能够领到一把梦寐以求的佩刀。

一直以来，众人当衙役吃皇粮，就数皂班最憋屈。

一没有油水捞，二是连件像样的武器装备都没有，整天就拿着一把铁尺晃荡来晃荡去。

如果不是如今大唐国富民强，当今皇帝圣明，朝廷威望日盛，他们穿着这身皂青公服能够吓唬吓唬人，否则遇到一些强横的地痞流氓，也就只有挨打逃跑的份儿。

如今有了佩刀可就不一样了。

刀是什么？！

刀乃十八般兵器之一，九短九长之一，九短之首。

刀，兵也，兵中霸主也。

没有一把像样的，趁手的刀，当的哪门子兵？当的哪门子衙役？

今天一早，兵曹房九品佐官贺彪就遣人送来九把横刀，四面藤甲盾牌，一把铁胎弓，将皂班弟兄们一个个眼馋的不行。

郭业看着地上摆放整齐的刀盾弓，心中赞道，马元举这人讨厌归讨厌，不过办事效率还行哈。昨天这么一折腾，兵曹房的人今天一大早就送来了东西。

而且，比预期中想象的还要多出几样。

如今的皂班因为在大泽村折损了两名衙役，仅剩下九名衙役和一个班头，缺额两名。

但是地上却摆放九把横刀，四面藤甲盾牌，一把铁胎弓。

班头之前就有一把，无需再分。看来，兄弟们人人都有份，不需要因为兵器的事情抢破了头。

想到这儿，郭业不由赞了下马元举的心细。

庞飞虎看着地上的武器防具，再看着郭业，心道，这小子竟然能想到送馒头逼马功曹就范，真实歪门邪招一箩筐。

随即对着众衙役挥手笑道：“选吧，人人都有份。”

哗啦一下，众人不甘落后，急不可耐地抢起自己的佩刀。

程二牛抄起两把横刀，递给郭业一把，憨声道：“小哥，这是你的！”

然后自己闪到了一边和朱鹏春等人一样，似模似样的把玩起横刀来，喜爱万分。

郭业横刀握手，掂量一番，好家伙，够沉的，绝对不是偷工减料下的产物。

这是郭业来到唐朝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摸到正规的武器，不由细细察看了一番。

要知道，唐刀无论是这个时代，还是在后世几千年，都是闻名遐迩的。



就连东瀛小日本的武士刀，都是在唐刀的基础上加以修改而仿制的。

武士刀仿制的就是郭业手中的横刀。

我们经常说武士刀源于唐刀，指的就是仿制唐刀中的横刀。

两种刀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武士刀有一定的弧度，而横刀则是直身由宽渐窄，取义端正得体。

唐刀是大唐时代的荣耀，也是华夏传承的瑰宝。

它不仅包括了横刀，还包括陌刀，障刀，还有仪刀。

其中当属横刀运用最为广泛，无论是军中还是州郡府县衙的衙役都普遍使用。

但是最为天下闻名的却是陌刀，陌刀是杀伤力极强的重兵器，大唐军队的陌刀阵，那是大唐军中最牛逼的精锐部队。

在若干年后，大唐陌刀阵令突厥人丧胆，令四夷颤硕，是大唐人的骄傲。

至于障刀和仪刀的运用就较为小众了，多为侍卫和仪仗队所配备，杀伤力不高，但是却贵在华丽和花俏，有地位的人素来喜爱收藏这两种刀作为装饰之用。

郭业将横刀出鞘，摸着刀柄仔细辨认着上面的铭文，武德四年春，配发益州郡陇西县衙兵库。

武德四年？

就是唐高祖李渊的年号。

郭业粗粗算了下，武德一共九年，然后是贞观之治。

如今是贞观三年，看来这横刀在兵器库里足足呆了八年不见天日。

郭业紧紧握着手中横刀，心道，横刀啊横刀，在我郭业手中，定能让你重现兵中之雄的威风。

此时的郭业，顿然有着横刀在手，天下我有的那股子气势。

呼~~

郭业双手持刀，对着虚空劈了一记，心中豪情万丈地吟唱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是还未出身的初唐四杰杨炯的《从军行》，却被郭业赤裸裸的再次剽窃了过来，占为己有。

静！！

刚才纷纷攘攘的皂班大房陡然静了下来，静得诡异至极。

众人都张着一口能吞下鸡蛋的大嘴怔怔望着郭业，眼神中充满着不可思议和无法置信。

同样一个疑问盘旋在众人的脑中：郭小哥，竟然会作诗？

特别是程二牛，挥舞着横刀哇哈哈地叫道：“郭小哥有才啊，这诗那叫一个霸气，听得俺二牛心里那个澎湃啊！”

众人纷纷称是，对郭业的认知再次上升了一个高度。

这年头，读书人吃香，随随便便能吟首诗的人更吃香。

很显然，众人已经将郭业归为第二类人了。

郭业也懒得解释，反正剽窃都剽窃了，这个时候的初唐四杰都不知道在哪儿小蝌蚪找妈妈呢，谁知道谁啊？

于是大大方方地将杨炯的《从军行》吟诵了出来，听的众人那真叫一个

热血沸腾，战斗指数呼呼一个劲儿飙升。

趁着这个势头，庞飞虎对着郭业说道：“兄弟，下面的计划就由你来安排吧，老哥今天也由你指派，老哥只要求一点，那就是不打虎则已，若要打虎就需一击毙命。”

郭业听着庞飞虎竟然放低自己的姿态来抬高自己，让自己树立威望，心中不胜感激。

刚想推辞几句，却被庞飞虎拦了回来，如今的他，哪里会顾及这下虚头八脑的东西，报仇才是他目前急急渴望的。

随即，郭业将秦威和幕后真凶以及他们之间联手做的勾当向众人讲了出来。

听得众人心里扑腾扑腾跳个不停，原来此案涉及如此深远，难怪郭小哥要给兄弟们千方百计的配上横刀。

这不仅是耍威风用的，关键时候还要拿来杀人救自己一命的。

郭业之所以将一切真相都是告知众人，不是说完全放心在场诸人，而是不得已而为之，话又说来，在场之人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都是皂班的兄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不是集体丢饭碗卷铺盖滚蛋，就是破案立功保住饭碗，等待嘉奖。

说白了，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谁都别想独自蹦达走。

一番言语之后，众人纷纷表态，唯庞班头和郭小哥马首是瞻。

见着大家表完态，郭业便开始将自己的计划缓缓说了出来……

方法只有一个，要想打老虎，就要把老虎座下的那头豺狗引出来，让他自投罗网。

豺狗是何人？

就是秦威那个王八蛋。

随即，郭业对着朱鹏春吩咐道：“老朱，你在陇西城人脉广，你去找字花馆的小七支取点银子招募一些地痞流氓和帮闲懒汉，让他们在城中散布流言。”

朱鹏春一听这话，不禁乐呵，小哥倒是慧眼识人啊，知道老朱的人脉广，适合干这个。

于是问道：“散布什么流言，小哥尽管吩咐。”

郭业神秘一笑，附在朱鹏春耳边轻声细语的传音着，听得朱鹏春一愣一愣，脸色急变，久久说不出话来。

发呆一小会儿之后才回过魂来，竖起拇指对着郭业赞道：“小哥，就是行！”

郭业好笑瞪了他一眼，然后催促道：“甭拍马屁了，赶紧去吧。”

朱鹏春抱拳称是，将横刀别在腰间趾高气扬的跑出了大房。

郭业看了眼在场诸人，然后一锤定音道：“剩下的人，就跟小哥回东流乡吴家，咱们去故布疑云，等待王八蛋入瓮。”

最后不忘嘱咐道：“记住了，都把横刀带上，二牛，那把铁胎弓你也背上，大家动静闹得大些，让全县城的人知道咱们去东流乡才好。”

小哥出招，必有所图。

众人都已经习惯了郭业的神秘，也不再细问，他们相信出了城，小哥定会在路上将计划说与他们听。

程二牛，甘竹寿，阮老三还有其他几名衙役纷纷带上横刀盾牌，出了皂班大房准备出发前往东流乡。

房中仅剩郭业和庞飞虎。

郭业对庞飞虎道：“班头，就留你一人在城中密切注意秦威的动向了。”

庞飞虎嗯了一声，然后指了指某个方向，说道：“兄弟，你在东流乡一定要小心啊，那家人既然为了保住秘密敢屠杀三百余口无辜村民，对于你们肯定也会狗急跳墙，绝不会手软的。”

郭业拍了拍腰间悬挂的横刀，笑道：“班头，你就放心吧。你别忘了，东流乡的里正如今是我那贪财岳父，我会和我岳父沟通一番，尽量组织一些民壮来充实力量的。”

庞飞虎知道郭业的意思，无非就是花点银子招募一些乡里的壮汉来壮壮声势。

但还是有些不放心的，继续嘱咐道：“兄弟啊，你要记住，切记不可贪功，不可大意。如果他们之前那帮假扮山匪屠村的歹徒进了东流乡，你们切记不可硬拼，火速传信给我。我会知会县尉大人，央求他派出壮班前来支援你们的。”

郭业当然知道这次不是小玩玩，到时候真有事情发生，那就是真刀真枪的火拼了，半点不会马虎。

随即最后对着庞飞虎说道：“头儿，放心吧，历朝历代的太平盛世，你见过罔顾朝廷法度搞私盐牟取暴利的，有几个会有好下场？呵呵，说不定十殿阎罗已经大开鬼门关等着他们何家几十口下去了呢！”

说完，毅然转身大步朝着房门走去，带着一千人等前往东流乡吴家，准备张网捕鱼。

## 第45章虚张声势

郭业率着程二牛一千人等离开县衙走出东门，声势浩大地朝着东流乡方向奔去。

郭业骑着小毛驴领头，后头跟着腰悬横刀的众衙役，背着铁胎弓的程二牛殿后。一路上，不知吸引了多少眼球。

站班的衙役看着皂班同僚一个个鸟枪换大炮，甭提有多艳羡。

而捕班的捕快们则是一脸恍惚，心中琢磨，这皂班啥时候也混得这么好了？

沿街百姓见状，纷纷将目光转移到准备出城的皂班等人身上，心中揣测，公差们如此声势，莫非又有命案发生了不成？

.....

.....

约莫过了两个时辰，郭业等人已经缓缓进入东流乡辖域。

可远在几十里外的陇西县城却又是刮起了一阵流言蜚语，从城南的集市开始传出，通过泼皮无赖，地痞流氓的嘴中口口相传。

城南，城北，城西，城东，竞相传诵，散播之快，之广，骇人听闻。

“听说了吗？皂班的公爷们竟然找到了大泽村惨案和白记药铺纵火案的关键证人。”

“在哪儿呢？”

“东流乡呗，原来那人叫郑九，那日被凶手从山上推下来之后就一直昏迷不醒，被东流乡吴财主家的一个长工进山砍柴救了回来。如今就住在吴家后院呢。”

“扯淡吧，那叫郑九的不是已经烧死在白记药铺了吗？”

“说你不长脑你还不信，那白记药铺的七八人都被烧得面目全非，郑九还是郑八，谁分得出来？其实那被烧死之人只是做了一个替死鬼而已。”

“哦~~你说得在理儿啊，难怪皂班的公爷们又是横刀又是盾牌弓弩的，敢情是去东流乡吴家那边保护郑九这个唯一的证人哈。”

“可不，郑九如今还在昏迷，只要他醒过来，一切谜团都能解开，嘿嘿，到时候两案就能告破，啧啧，皂班的公爷们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

.....

.....

福顺巷，秦威府上。

秦威翘着二郎腿儿松松垮垮地靠坐在太师椅上，一边怀里抱着一个从满月楼换来的娇媚粉头，一边吃着粉头替他剥好的葡萄。

酸甜的葡萄被纤纤手指塞进嘴中，吃得秦威一阵舒坦儿，时不时嘬着粉头的纤纤手指调戏一番。

索索~~

秦威满是口水的又嘬又吸，痒痒得那粉头咯咯一阵浪笑，浪笑之余不忘妩媚地瞟了眼秦威，令这厮小腹燥热，胯下小帐篷微微隆起。

嘶啦！

秦威右爪往粉头的低低垂下的衣领中一探，径直探进胸口在里头胡乱一阵摸索，哈哈狂笑。

心情那个好啊，真是无以复加。

突然，一阵仓促的脚步声从院中传来，越传越近，三两下，来人就进了大堂。

紧接着，人未到声先到，一阵嚎丧声喊道：“捕头，捕头，大事不好哩，出事了呀！！！”

这道声音彻底浇灭了秦威渐起的欲火，只见他惺惺将手从粉头鼓鼓胸口里中拔了出来。

随即脸色陡然暗沉，皱着眉头拍了拍粉头的屁股，吩咐道：“你从后门走，先回满月楼吧，晚上秦爷再来光顾你。”

粉头见着秦威的脸色陡变，哪里还敢多呆片刻，婉婉欠了下身子道个万福，然后转进后堂急急离去。

秦威打发走了粉头，再看大厅，满头大汗的刘二已经一脸慌乱地杵在他跟前儿。

一惊一乍，坏人好事，这刘二当真没有眼力劲儿。

秦威刚想斥骂几句，只见刘二急忙上前，将自己刚才在城里巡逻的见闻一一道了出来。

……

听完刘二的赘述，秦威的双手情不自禁地抓在太师椅两边的扶手上，竭力让自己维持镇定，不要露出太多的马脚让刘二看见。

他与何家合谋搞私盐的事儿，刘二这个所谓的心腹爪牙可是不知道的。

当初为了保险起见，整个捕班，就只有他自己这个捕头参与。

与他合谋搞私盐的人，除了陇西首富何家之外，还有专门在X江一带打劫过往商船的一伙儿水盗，这伙水盗的头头儿就是他的结义兄长，郑三江。

这些一直都隐藏在秦威的内心深处，从来不与外人说，就连与他同睡一床的妻子，刘老赖之女秦刘氏，他都不曾告诉过。

秦威脸色阴恻恻的看着厅外，心中琢磨着，真如刘二所说，难道我烧死在白记药铺里头的那人当真不是郑九？

郑九可是我亲手推下山崖的，我怎会不认识？

不过，当日件作在检验白记药铺那几具尸体之时也说过，尸体烧焦如碳，面目全非，无非辨认。

难道真正的郑九的确没有死？

秦威的耳中顿时响起郑九当日的求饶之语：“小的什么也没看见，秦爷饶命啊！”

当日情景，历历在目。

秦威不由心中恨道，郑九啊郑九，如此高的山崖摔不死你，那么猛烈的火烧让你躲过一劫，你的命可真够硬的。

见着捕头发呆，一旁的刘二轻声问道：“捕头，皂班那帮兔崽子都急咧咧的赶往东流乡了，我是不是要领几个弟兄前去看个究竟啊？不然被皂班抢了头功，县尉大人那儿可就找不回面子了哈。”

秦威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抢头功啊？

如今这个处境，他秦威抢头功不就是自己给自己挖坑埋土吗？

笑话！

只有让那个在东流乡吴家昏睡不醒的郑九永远不再醒来，才是一劳永逸

的办法啊。

秦威无暇搭理刘二，摆摆手示意他道：“你带着几个捕班的弟兄去趟东流乡吧，去给皂班的那些混账添添堵。至于抢头功一事，本捕头自有安排。”

添堵？

刘二不明所以，这眼瞅着在前的功劳不要，偏偏给人添堵，这不是自己找难受吗？

见着刘二还在杵在那儿不肯离去，秦威双眼瞪道：“还愣在干嘛？滚！”

哧溜~~

被打骂怕了的刘二瞬间猫腰跑了出去，顿时去无踪影。

独坐大厅中的秦威仰头一叹，这不足与外人道也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啊。

随即急忙起身，喃喃自语道：“眼前这情况，必须跟何家三老爷见上一面了，看他有什么好办法。连他都无计可施的话，只能再次仰仗我那结义兄长了。”

“皂班。”

“皂班！”

“皂班！！！”

“你们这群穷鬼，真是一群死而不僵的狗东西啊！”

感叹完之后，来不及收拾急匆匆地跑出了大厅朝着大门奔去。

.....

.....

再看郭业一伙人，到了东流乡吴家大门口，天色已近黄昏。

管家福伯正好在门房的位置打着瞌睡，突然听见一阵踩踏的响动，老眼悠悠睁开，赫然一见.....

七八个皂青公服，腰佩横刀，手持盾牌，肩背弓弩，真个儿神气。

领头之人竟然是自家的姑爷——郭业。

不由赶紧起身小跑到郭业跟前，张嘴诧异问道：“姑爷，你，你咋回来了？”

随后又绕着郭业转了个圈圈打量一番，小心翼翼地伸手去摸了把他腰间那把霸道的横刀，一触之后急忙将手收了回来，赞道：“啧啧，是真家伙啊！姑爷真个儿神气啊.....”

郭业将横刀解了下来紧紧握在手中，对着福伯这个可爱的老头问了声好。

然后对着福伯朗声道：“福伯，赶紧去通知我岳父大人，我又给他送上一场天大的富贵来了！”

声音落罢，福伯已经迈着重腿精神奕奕地跑进了院内，去寻觅自家老爷，如今的东流乡里正吴茂才而去。

## 第46章郭业，请留步！

福伯通知完吴茂才之后，很知趣儿地领着程二牛等人去了厢房，吩咐厨房赶紧给这些官爷们做上一顿上好的饭菜。

别看程二牛，甘竹寿这些人在城里没得呼风唤雨，但是一下来乡下，那就跟钦差大老爷一个待遇。

特别是来东流乡吴家，他们早已食髓知味，可口饭菜那是没得跑儿的。

见着福伯安顿起自己的同僚后，郭业则去往客厅见一见自己的便宜岳父。

一进了客厅，却发现吴茂才已经坐立不安了，这老狐狸自从上次得了郭业的好处，取代刘老赖坐上东流乡里正之位后，那真是意气风发，扬眉一吐这几十年来所受的闷气。

上次只是简简单单借了一次粮食给郭业，他便被衙门委任为东流乡的里正，更是铲除了与吴家争斗几十年的刘家。

这天大的好处，哪里找去？

在吴茂才看来，自己这个便宜女婿倒也不是一无是处的。

这次回来，这小子到底又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天大的富贵呢？

大泽村惨案一事就发生在东流乡内，他这个当里正的怎么会不清楚？

看架势，郭业这小子回来八成跟这个事情有关，啧啧，这可是涉及到几百条人命的大案啊，如果这场富贵跟这件大案沾边儿。

嘿嘿，吴茂才眯着双眼，心道，这场富贵，小不了！

一见郭业进来，吴茂才扯着嗓子喊道：“来人呀，给姑爷上茶，上好茶！”

喊罢，又朝着郭业笑意盈盈地颌首嗔道：“贤婿啊，你这么长时间也不回家一趟，可是将我这岳父也忘到脑后不成？”

说着，冲着郭业打量了一番，发现这小子这次回来跟上次有了显著不同。

精气神的饱满和眉宇间那种张扬较之以前大不相同，但是这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这小子腰间所佩的已经不时铁尺。

而是悬挂着一把黑色皮鞘的横刀！

我的天，这小子如今连佩刀都挂上了，敢情是被上官提拔了不成？

吴茂才虽然是东流乡的土财主，但不代表他就是头土鳖，陇西县城的一些小道消息他也是有所耳闻的，比如现今风头最盛的字花馆。

貌似这个字花馆的幕后就是自己女婿所在的皂班。

看来里头关系不浅啊！

郭业见着吴茂才这幅变幻无常的嘴脸，的确挺讨人嫌的。其实有时候郭业心里也在纳闷，吴茂才这样的人，咋就会生出吴秀秀这样天姿绝色的女儿呢？

不都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儿会打洞吗？

自己这个便宜岳父上辈子真是不知道积了什么德，竟然能有吴秀秀这样的女儿。

以吴秀秀这样的质素，就是说她出生官宦世家，也完全靠谱啊。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待得丫鬟给郭业奉上一杯茶之后，郭业一改往日谦恭的态度，自顾找了个位置，捧茶问吴茂才道：“岳父大人，这里正之位坐的可是舒服啊？”

吴茂才见着郭业用这种口气与他说话，心里没来由的一踏实。

心中更是笃定，这小子在县城肯定是有了一番作为，不然说话怎么会如此屁爆呢？

于是乐呵呵地笑答道：“舒服，舒服，当然是舒服啊，哈哈。”

尽管如此，吴茂才还是心急地问道：“贤婿，福伯说你又要送我一场富贵，可是当真？”

“滋……”

郭业吹凉了茶水，嘬进一口含在嘴里，咕咚一声咽了下去，润了润嗓子。

然后慢条斯理地说道：“自然当真。”

吴茂才见着郭业回答得这么干脆，顿时笑颜如花，眉毛都差点挤掉在地，连声赞道：“要得，要得，硬是要得啊！吴家真是招了一个好女婿。”

屁！

郭业心里膈应了一下，是假女婿，好不好？

小哥连你女儿都小手都没拉过，算哪门子的女婿？

但是如今大事当前，他无心也无暇去整这下狗屁倒灶的破事。

随即盯着吴茂才眯成一条缝的双眼，蛊惑问道：“岳父大人啊，小小里正有何大不了？您……想不想……当陇西县城的……首富啊？”

嚯哦！

吴茂才被郭业这句话问懵了，这小兔崽子好大的口气，里正竟然不算啥。

等会儿~~

吴茂才回味了一下郭业的话，啥玩意？陇西城首富？

这小子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竟然问自己想不想做那陇西县城的首富。

这怎么可能？

别看自己在东流乡十里八村呼风唤雨，可到里县城，活生生就成了一头土鳖。

吴家几百亩良田，自己攒了那么些年的银子，在县城里算个屁啊！

这小子不会是开涮老子吧？

郭业见着吴茂才满脸的疑惑和惊奇，知道自己这招先声夺人把老狐狸镇住了。

看来到了跟他提条件的时候了。

于是又故作镇定自若的喝了一口茶，然后翘起二郎腿说道：“岳父啊，陇西首富何家，家财抵得上十几万贯（两），但是只有咱们生财有道，区区十几万两银子算个卵蛋啊！”

吴茂才见郭业说得有板有眼，不像是拿自己开涮，不由将信将疑了起来。

吴茂才心中不由浮想着，如果吴家能够在自己的手上发扬光大，成为陇西县城的首富，啧啧，自己必定能够光宗耀祖，成为吴家后代子孙香火供奉的始祖啊！



郭业见着吴茂才陷入沉默，但是脸色激动，眉毛不停地耸动，显然是动了心。

趁热打铁，又开始诓吧！

该到了提条件的时候了。

趁势说道：“不过……”

“不过什么？贤婿有条件尽管说，尽管提！”

郭业还没说完，吴茂才已经开始抢白了。

见着便宜岳父已经没了当初那番心性，看来陇西首富的诱惑，委实不小啊。

随即，郭业将陇西首富兼世代书香门第的何家与秦威等人狼狈为奸，搞私盐牟利一事说了出来。

其中更是没有遮掩他们便是大泽村惨案和白记药铺纵火案的真凶。

最后，郭业说道：“岳父大人，我们皂班准备借用吴家的后院作为场地，谎称老九叔没有死，在吴家后院一直昏迷不醒。不出三日，我敢肯定那些人就会坐不住，狗急跳墙，潜入吴家杀人灭口。”

咣当！

吴茂才手中的茶碗摔落在地。

他彻底震惊了！

没有想到，这两件案子不仅牵扯到了秦威这头恶狗，还涉及到了在陇西根深蒂固的首富之家——何家。

而且，而且，起因竟然是因为何家暗中搞私盐闷声发大财。

啧啧，难怪何家如此富有了，麻痹，搞私盐能不发财吗？

搞私盐啊，这可是杀头的大罪，连这个都敢走私，何家真是长了熊心豹子胆了。

历朝历代，盐、铁、铜矿等都是重要资源，一直都掌握在朝廷的手中，民间是不允许私自采集开采和贩卖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民间对盐矿有私盐和官盐之分了。

按大唐律例，私自采集开采和贩卖盐矿者，抄没家资，以杀头论。

但是一想到何家在陇西城地位和财力，吴茂才又突然有些后怕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土财主搀和在里头，万一打虎不成，反被咬呢？

到时候，何家一个反扑，死咬着吴家不放，这可咋办？自己一个乡下财主拿什么和人斗？

想着想着，吴茂才不由怂了。

郭业眼神敏锐，恰到时机的捕捉到了吴茂才的犹豫和忐忑，不由再次蛊惑道：“岳父大人，那可是陇西首富哦，不是普普通通的乡下里正啊！”

说到这儿卡住了话茬，又自言自语地喃喃道：“只要破了两案，抓捕了凶手，铲除了何家这个大毒瘤，顾县令肯定会嘉奖有功之人。到时候抄没的何家产业，啧啧，那肯定是会便宜出售的，我想优先考虑的就会是立功之人吧？估计肯定统统半价处理。”

吴茂才听着郭业自言自语的蛊惑，不由又是踌躇，妈的，那可是十几万两银子的产业啊，半价处理的话，仅需五六万两银子就能便宜购买到。

虽然吴家几十年仅仅攒了一万余两纹银，但是只要立了功，至少也能便宜认购个三万两左右的何家产业吧？

到时候自己将良田兜售干净，再凑个几千两银子出来，再便宜认购个一两万两左右的产业。

近五万两的产业，陇西首富挤不上去，前五总有吧？

吴茂才咬紧牙关，掰扯着心中这笔帐，权衡利弊一番之后，最后——  
砰！

肥硕的大手握紧成拳，狠狠击在桌角，对着郭业沉声问道：“贤婿，需要老夫做些什么，你尽管提。”

成了！

郭业豁然起身，对着吴茂才竖起拇指赞道：“岳父大人，够爽快，真霸气！”

随后，缓缓将自己的要求和需要吴茂才的配合说了出来。

吴茂才听罢之后，对郭业所提要求一一给予答应。

不一会儿，丫鬟又送来一杯热茶，郭业和吴茂才继续商讨着如何将虚张声势做到最高处。

.....

.....

两人谈到天近黄昏，鸟倦归巢，这才散了伙儿。

郭业出了客厅，肚子饿得已在打鼓，走到院中，准备去厨房捣腾点吃食去。

刚走到院里，就听见一道婉婉轻柔的声音从背后传来：“郭业，请留步！”

不消说，在吴家能有这么美的声音，除了吴秀秀，没有其他人。

郭业缓缓转身，果真是一袭紫色襦衣粉红罗裙的吴秀秀站在他身后。

郭业脸呈好奇，打量着吴秀秀。

他不好奇吴秀秀为何叫住他。

而是好奇吴秀秀竟然对他用了“请留步”三个字，如此高规格的礼敬有加，吴秀秀对他貌似是头一遭啊。

郭业觉得，这是一个信号，一个和谐的信号，曾几何时，吴秀秀对他郭业有过什么好脸？

莫非，上天眷顾，小哥的人品开始爆发，美女开始垂青了？

## 第47章回眸一笑

“郭业，请留步！”

吴秀秀短短一句话，令郭业浮想联翩。

“咳咳……”

吴秀秀佯装轻咳，故意惊醒走神儿的郭业。

郭业尴尬一笑，对着吴秀秀道：“秀秀，哦不，吴小姐，有何贵干？”

吴秀秀并没有因为郭业冒然喊她的闺名而感到不悦，相反，难得对郭业嫣然一笑，柔声道：“找你，自然是有事呢。”

上帝，我的天，郭业见状，心中呼唤着满天神佛。

笑了，

吴秀秀竟然笑了，

而且，是对小哥嫣然一笑，绚烂似花。

要死了，要死了！

冰山也有展颜一笑的时候，郭业感觉自己的脑子都快被这绝美一笑给抽干了一切，濒临混沌。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吴秀秀这一笑，谈不上回眸一笑，但却胜似百媚众生。

“郭业。”

“郭业！”

“郭业？”

吴秀秀连唤三声，郭业依旧呆若木鸡，双眼紧盯着吴秀秀那张倾城容颜，无法自拔。

“姓郭的！！！”

吴秀秀的声音陡然变冷，冰山般的言语再次从口中而出。

要说郭业这小子也是一身贱骨头，吴秀秀怎么对他温婉雅意，他就跟电线杆似的杵在那儿发呆。

这吴秀秀声调一变，他立马缓过了神来，仿佛刚从睡梦中醒来似的。

人至贱，没救！

吴秀秀见着郭业恢复了常态，轻声问道：“你这次率众而来，是为了大泽村一案吗？”

郭业知道吴秀秀有偷听他和岳父大人谈话的习惯，上次不就是那样的吗？早已见怪不怪了。

随即点点头，毫无隐瞒地称是。

吴秀秀微微颌首，面容有些悲戚地叹道：“大泽村惨案我也听说了，而且我托人打听过了，好在公公婆婆还有小蛮妹妹安然无恙。郭业，你能否答应我一个请求。”

听着吴秀秀提及自己的父母和小妹，言语中有些担忧，郭业的心中不由一暖，暖意中有些酸涩，又有些甜蜜，这种感觉虽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概括，但是郭业知道，吴秀秀对父母和小妹的关心，百分百出自于真心的。

随即说道：“你说吧，力所能及之处，郭业自然毫不保留的答应你。”

吴秀秀轻声道了句谢谢之后，对他说道：“郭业，我希望你好好查办此案，将秦威与何家这下罪魁祸首绳之以法，还大泽村三百无辜死难者一个公

道，还世间一个朗朗乾坤。可以吗？”

这个不用吴秀秀说，郭业也会照办，秦威与何家必须倒下，不然他郭业哪里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于是痛痛快快地答应道：“吴小姐，放心吧，我会好好查办此案，将它办成一个铁案。好人长不长命咱不能保证，但是咱们绝不能让这些丧天良的混账继续逍遥法外。”

吴秀秀听着郭业的信誓旦旦，眉宇间那股子英气暴露无遗，不由怔怔一失神。

但是仅仅一刹那的失神便恢复了过来，用一种赞赏的眼神看着郭业，再次轻声道了一句谢谢。

随后，转身即走，缓缓朝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走到中途突然停住了脚步，猛然回头冲郭业喊道：“郭业，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之前，我错怪了你！”

说完之后，匆忙离去。

郭业听着吴秀秀的这句话，恍然失神，根本没有发现吴秀秀匆忙离去时的脚步多了一些慌乱。

脚步乱，则心乱！

郭业细细品着吴秀秀的离别赠言，难道这又是一个信号？

不过诸多事情迫在眉睫，就在他还在琢磨吴秀秀这句话到底想表达什么之时，程二牛找到了他。

郭业看了看天色，夜幕都他妈快遮到屁股了，不能在做耽搁了，该开始布局和安排人手，制造出一个皂班衙役重兵守卫老九叔的局面来了。

迟，则生变！

.....

.....

同在夜幕下的陇西县城，东门的闭门鼓也开始骤然敲起，宵禁时间开始了。

城东，首富之家何府，客厅。

秦威不知道自己一下午在何家到底喝了多少杯茶，但是光茅房至少跑了七八趟。

但是自己要见的人，何家三老爷何坤到现在还没回来，这都干啥去了，咋还不回来呢？急死老子了。

何家大老爷，也就是秀才身份的何家大公子他爹，早逝。

何家二老爷何洵，也就是武德年间的举人，自从当年进京赶考无果之后，便常年不着家，基本上除了在外头拜访友人之外，就是在某个书院潜修学问。

何家三老爷何坤，掌管何家大小事务，无论是店铺生意还是良田山林，都是他一手操持。

何家之所以能成为书香门第，何家那位举人二老爷功不可没。

但是要说到何家能够成为陇西首富，真是托了这位三老爷何坤的鸿福，做生意那绝对是一顶一的棒。

秦威也是通过自己的结拜兄弟，水盗头领郑三江的关系，才和何坤搭上关系的。

在何坤面前，秦威这个捕头根本威风不起啦，就连县衙二把手县丞大人吴奎都与何坤有着莫大的交情，他秦威一个无品无级的小捕头在何坤面前算个屁啊。

没招儿，心中纵是有怨气，他也得忍着。

这时，何府管家何四走了进来，对着秦威不咸不淡地说道：“秦捕头，我家三老爷回府了，请你书房一叙。”

说完，转身即走，前头带路。

言语和表情中没有一丝的尊敬，愣是秦威也没有脾气，宰相门人七品官，陇西首富何府的管家在他秦威面前，自然有倨傲的本钱。

秦威心里装着事，也没空理会这个，紧跟着脚步随着管家何四前往书房。

穿过何府占地几亩的花园，秦威心急如焚没有心思观赏假山河池和富丽堂皇的各式建筑，径直来到了书房。

进来书房中以后，管家何四悄声退了出去，将严严实实地带了出去。

秦威一见着书桌后端坐着的三老爷何坤，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信手捏着一封书信把玩着。

靠，秦威心道，老子急的火上房，你倒是悠哉悠哉的。

但是这话他可不敢讲，而是急匆匆跑上前，低声喊道：“我的三老爷啊，要出大事了，皂班……”

“且慢！”

何坤陡然一扫刚才那副闲云野鹤般的神情，慵懒的双眼蹦出一丝精光，沉声打断了秦威的话。

然后将手中那封信扔在书桌上，对着秦威说道：“你什么也不用说，该知道的我都知道了。”

说着用眼神示意了一下秦威，将目光转移到书桌上的那封刚拆开不久的信函，说道：“这是你的结义兄长郑三江托人暗中送来的信件，你也看上一看吧。”

秦威一听郑三江的名字，心道，兄长的信函？

秦威一向敬重自己这位结义兄长，不敢有一丝马虎，将书信拿起拆开细细看了起来……

## 第48章县尉大人要见你

“杀！！！”

整张雪白信笺上仅仅写了一个字，那便是一个“杀”字。

字体虽然歪扭，但却透着无尽的杀意，秦威一看字迹就知道这绝对是出于自己结义兄长郑三江之手。

难道兄长的意思是率众杀进东流乡，将该死却未死的郑九再次灭口不成？

随后将目光看向何坤，似有询问。

很快，何坤这边就给出答复：“郑三江之意想必你已清楚，你认为可取否？”

秦威情不自禁地点头，如果能够让郑九这个唯一的证人永远闭口，那当然最好不过了。

但是，如今皂班的那些臭虫们肯定早已做出了防备，如果再次杀进东流乡，到底能有几成把握？

一想到这儿，秦威犹豫了。

“呼～～”

见着秦威没有回话，何坤自顾轻叹一声，皱眉说道：“上次大泽屠村一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三百条人命一日之间尽没啊，再造杀戮，委实不妥。”

嗯？

秦威一听何坤这话，很明显已经否决了兄长郑三江的建议。

那……

紧接着，何坤突然问道：“听说是皂班衙役发现的郑九，而且他们还大张旗鼓地守护在东流乡吴家四周，是也不是？”

秦威不置可否地点头称是。

何坤哦了一声之后，随即陷入了沉默，好像在思索着什么对策。

约莫过了一会儿，何坤用手轻轻摩挲着书桌上的玉狮镇纸，再次发问道：“那在东流乡守护郑九一事，如今还是庞飞虎那个油盐不进的狗东西在负责？”

秦威一怔，连连摇头，当然不是。

衙门里头谁不知道如今的皂班是郭业那个小畜生在拿主意，庞飞虎只不过空有班头之名而已。

抛开自己跟郭业的仇隙，这小子的确他妈的是块好料，可惜自己手下没有这么好用的伙计，庞飞虎这老狗倒是好运气。

随即，他将皂班现今的人事关系简单地跟何坤说了一通。

最后不忘在何坤面前抹黑郭业一把，道：“就是这个小畜生连连坏了我的事，小的早就想将他碎尸万段了。”

说到这儿停顿一下，突然凑近前来对何坤说道：“三老爷，要不就派几个手脚利索的兄弟结果了这小子？只要这小子一死，整个皂班形同虚设，废物一堆。”

“糊涂！”

何坤脸色霎时阴沉，呵斥道：“你还嫌死的人不够多吗？混账东西！”

言罢，嫌恶地挥挥手示意秦威出去。

秦威不明白三老爷的心情刚才还好好的，怎的说变就变呢？

见着三老爷下了逐客令，也不敢久呆，哈了一下腰后知趣儿地退了出去。

何坤不屑地看看着秦威离去的背影，哼道：“蛮干与杀戮并非解决事情的唯一途径。哼，真是夏虫不可语冰！”

随后冲着门口外喊道：“何四，你进来！”

之前就未离去一直在门口候着的管家何四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听候着吩咐。

何坤冲他招手附在何四的耳边轻声说起了话来。

管家何四不滞点头嗯嗯呀呀称是。

.....

.....

县衙后院，县令顾惟庸平日里休憩的后堂。

顾惟庸倚靠在太师椅的扶手边似是假寐地闭着双眼，听着自己的幕僚师爷穆恭娓娓说着最近城中所传之事。

当穆师爷说到皂班搜寻到两案的关键证人郑九如今就栖身在东流乡吴家，一直昏迷不醒时，顾惟庸仿佛被狠狠扎了一钢针似的，双眼猛然睁开瞳孔无限放大，恰似醒来。

但是醒来之后不出几秒钟，顾惟庸打了个哈欠，仿佛困意又来，继续闭眼假寐。

然后冲着穆师爷挥挥手，说道：“你办事.....”

仅仅说了三个字，就不再言语了。

穆师爷从顾惟庸高中进士二甲十八名后，就一直跟随着他，陪伴左右。

转眼间，已经整整五年。

穆师爷人老鬼精，听着顾县令说出这三个字，便知道顾大人想说什么了。

虽然只说了“你办事”三个字，但是潜台词肯定便是“我放心”。

你办事，我放心。

这是何等的信任啊！

穆师爷身子微微一颤，抱拳对顾惟庸道：“明府大人尽可放心，我一定会将这件事儿办的妥妥当当。”

说完也不拖沓，转身出后堂操办诸事而去。

明府，唐代对县令的别称。

县令别称明府，而主管三班衙役和壮班杂役的县尉则别称少府。

呼~~

呼呼~~

穆师爷离去之后，后堂中的顾惟庸竟然打起了微微的酣声，总算可以睡个安心觉了。

.....

.....

福顺巷，县尉谷德昭府上。

谷德昭也已经听到了城中关于皂班搜寻到郑九的各式传闻，此时正和自己的长随跟班钱贵商议着正事儿。

谷德昭听完钱贵的介绍，有些意外地问道：“照你这么一说，这个叫郭业的小衙役倒是颇有才干咯？”

“嘿嘿。”钱贵干笑两声，不忘对谷德昭奉承道，“那还不是县尉大人领导有方，不是？要知道，这小衙役还是县尉大人介绍进皂班做事的，不然哪里会有如今的成就？”

钱贵这两句话拍得谷德昭很是受用，不由捋了捋下颚毡须，哈哈一笑。

然后连连追问道：“你说最近在城中赚得盆钵满盈的字花馆也是这小衙役一手操办的？”

钱贵不置可否的点点头，这个无需隐瞒，顺便说道：“这小子满脑子的歪主意，嘿嘿，生财倒是有道，听说秦威那厮的大兴赌坊都险些被挤垮了。”

“哈哈。”谷德昭击掌而赞，“人才，人才啊，本官就喜欢会赚银子的人才。不错，不错。”

钱贵看着县尉大人的满心欢喜，知道县尉大人已经对郭业这小子开始有所关注了，心中松了一口气，道，郭业啊，我不白拿你钱财，不过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那是，钱贵钱长随一直都很有职业道德的。

心中思索了一番之后，谷德昭突然说道：“钱贵啊，其他事都押后再说，本官目前最紧要的就是将两案告破。既然皂班已经将郑九搜寻到，你就将那小衙役尽快带到本官府上来，我要详加细问一番最新的情况。”

钱贵颌首称是，然后道：“县尉大人请放心，小的明天一早就去东流乡，亲自将郭业带到您府上来。”

谷德昭唔了一声，不再言语。

待得钱贵离去之后，谷德昭突然面现笑意，自言自语道：“生财有道？有点儿意思，是个人才，倒是要见上一见。”

如果钱贵在场的话，看到谷德昭这幅笑容，定能发现这笑容的背后隐藏着丝丝贪婪。

……

……

翌日清晨，郭业早早醒来，前来接替熬了一宿的甘竹寿和阮老三。

正所谓做戏也有做全套，即便故布疑局，郭业还是吩咐众人进行两班倒值夜班，目的就是为了迷惑秦威和何坤等人。

换完班之后，程二牛看了眼身边的郭业，憨声问道：“小哥啊，你说咱这么做有用吗？秦威那帮人真会上当？”

郭业瞥了一眼光早餐就吃了十几个白面馒头的程二牛，鄙夷道：“你还有其他好办法吗？你个吃货！”

“嗝~~”

程二牛打了个饱嗝，摸了摸滚圆的肚皮，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摇头表示没有。

这吴家的伙食待遇真个儿不错，娘的，馒头管够，程二牛心里更是期盼，秦威等人晚点钻笼子，让他先在吴家好好吃上几天再说。

随即又偷摸看了眼郭业，心中赞道，要说啊，还是托了郭小哥的鸿福，不然哪里来得天天白面馒头吃。

约莫过了一会，福伯领了一个矮瘦的中年男子进来后院。



郭业听着动静一瞅，这不是钱贵钱长随吗？

刚想上去打招呼，钱贵已经笑咪咪地屁颠屁颠跑了过来，高声喊道：“郭小哥，大喜大喜，天大的喜事啊！”

郭业正当疑惑，刚准备开口询问喜从何来，谁知钱贵又急忙喊道：“小哥唉，钱某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县尉大人面前说着好话。县尉大人听闻你们皂班已经找到郑九，决定在府中见你一面。”

虾米？

县尉大人要见我？

郭业有点傻眼了，关键是郑九老九叔还活着完全是他瞎掰的，县尉大人却当了真，这下毁了！

完犊子，这谎扯得有点大了！

程二牛看着郭小哥的脸色也是心有余戚，俺的小哥，这谎可怎么圆啊？

## 第49章县尉大人的态度

自己的直属上司县尉大人召唤，怎能不去，又怎敢不去？

郭业对程二牛等人交待一番，告诫他们不得放松警惕，以防秦威派人过来摸底。

而后，硬着头皮骑上自己的小毛驴随着钱贵赶回了陇西县城。

在路上，钱贵对郭业谆谆叮嘱，见了县尉大人该注意哪些事项，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等等，令郭业受益良多。

两人路上紧赶快赶，没有过多耽搁，不到两个时辰便进了城东门。

进城之后，还没奔往福顺巷，郭业便让钱贵稍带片刻，然后快速前往朱户大街街尾的字花馆而去。

等他再次赶回来与钱贵碰面的时候，眼尖的钱长随发现郭小哥手里多了一个布包，沉甸甸的布包，貌似挺有份量。

钱长随心眼贼多，一猜就知道布包里头装里什么，不由眼馋地看着小布包咽了口唾沫，心中赞道，这小子倒是机灵，自己随意一点拨就知道该做些什么准备去见县尉大人。

不错，不错。

然后也不点破，顾左右而言其他的一边和郭业说着笑，一边领着对方直奔往福顺巷。

进了福顺巷，走了约莫几十步，郭业便瞅见一栋门口立着两尊石貔貅的宅子，门匾高高悬起，上书“谷府”二字。

谷府，县尉谷德昭的府邸。

貔貅的寓意郭业怎么会不懂？

貔貅，上古瑞兽，能吞万物而不泄，也被人们喻为纳食四方之财。

郭业心道，看来咱们这位县尉大人对黄白钱财可不是一般的喜爱啊，连门口都摆放着招财进宝的貔貅。

随即将手中沉甸甸的布包往上一提，幸亏字花馆里头有现银，能够让自己提现。

不然今天两手空空来谷县尉家中，肯定没什么好果子吃。

钱贵知会了谷府的门房一声后，便领着郭业径直朝着谷德昭的客厅走去。

此时正值午后，钱贵知道县尉大人每逢午饭后总要午睡上一个时辰，也没敢叫醒他，索性 and 郭业两人在客厅坐着，边聊天边等着县尉大人午睡起来。

待得茶水都换了三四盏，谷德昭这才睡醒，姗姗来迟进了客厅。

郭业白等了一个多时辰，心里纵是不舒服，可也不敢面露不忿。

听到客厅门口有了响动，欣然抬头一看，一名年约四旬左右、虎背狼腰的男子穿着绿袍踏步进来。

男子面呈麦色，长得倒是端正，国字脸，浓眉大眼，下颚一撮毡须，神情板正貌似不苟言笑。

郭业无需猜测也知道这个人便是主管全县三班衙役和壮班杂役的县尉大人——谷德昭。

一袭绿袍皮靴，甭说在谷府，就是在整个陇西县城，十根手指指头也数

得出来。

果不其然，钱贵见着来人进来还未坐下，就站起躬身抱作揖道：“县尉大人，衙役郭业带到。”

谷德昭唔得一声，自顾走到客厅首座缓缓坐了下来，将目光转向了堂下的郭业。

郭业立马站起抱拳道：“皂班下属郭业，见过县尉大人。”

谷德昭细细打量了一番这个钱贵整天自己耳边唠叨的小衙役，人长得倒是年轻俊俏，眉宇间透着股英气灵巧劲儿。

但是真如钱贵所说的，会办事，会生财么？

这个，谷德昭暂时还无法看出。

郭业趁着谷德昭沉思的这一会儿，小步上前将手中布包高高捧起，对着谷德昭说道：“前些日子，我等皂班下属在外头置办了一份产业，每月都有不少银子进账，这是属下等人孝敬县尉大人的。”

说完也不管谷德昭同意不同意，径直将布包摆放到了谷德昭右手随意便可碰触的茶几之上。

然后朗声道：“属下等别无他意，主要是因为县尉大人为了陇西治安劳心劳力，看着心疼，但属下等人资质愚钝，又帮不上大人什么忙，唯有孝敬点黄白俗物供大人花销了。”

这是郭业第一次给上司送银子，无论是前世还是今世，都是第一次行贿，心中不免有些忐忑，脸颊也有些燥热的垂了下去。

倒是钱贵听完郭业的说辞，不由开了眼界，心中大呼，行啊，臭小子，这给上司行贿让你说得如此义正言辞，好像县尉大人不收你这银子都有点不近人情似的。

你牛逼，够不要脸！

不过县尉谷德昭却是心头别有一番滋味，看着栽郭业的眼神都趋向柔和。

因为他刚才无意中触碰了一下茶几上的布包，好家伙，都是马鞍状的成锭白银，看着布包这大小和份量，至少四百两以上。

阔绰，小小衙役出手竟然这么阔绰。

他可不会天真的认为这是皂班一千人等的心意，因为自己是临时召唤郭业上门，这小子肯定也是临时携带银子过来的。

小小年纪，小小衙役，一出手就是四百两银子，会办事，的确是会办事啊。

谷德昭脸上不说，心里却委实被小小的震惊了一把！

继而说道：“这段时间本官的耳边都是你的名字，郭业，你最近的名头不小啊！”

郭业没想到谷德昭竟然会用这句话来做开场白，一下子还真有些受宠若惊。

谷德昭如此夸奖于他，郭业尽管很受用，但是还没傻到沾沾自喜，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相反，他刻意表现得更加拘谨，脸呈惶恐。

为什么？

无非就是让谷德昭这个直属上司刷一下存在感呗。

果不其然，谷德昭见罢，情不自禁地颌首捋须，的确很满意。

一时间，整个客厅宾主尽欢，气氛融洽。

谷德昭指了指茶几上的那包银子，示意钱贵拿回自己的书房，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将钱贵妥妥的支开。

待得钱贵离去之后，谷德昭冷不丁问道：“据本官所知，郑九早就死于白记药铺的大火之中。郭业，你告诉本官，东流乡吴家，何来的郑九？难不成死人还会复活不成？”

嗡~~

谷德昭这话犹如晴天霹雳响彻郭业耳边，雷得他两耳发鸣。

郭业脸色霎时大变，额头虚汗涔涔坠下，心中叫苦，县尉大人怎么会看穿我的计谋？

完了，完了，全被谷德昭知晓了，一时间，郭业心神起乱，不知如何应对。

久久，郭业傻站在那儿无法回话。

本以为谷德昭会对他的谎报而雷霆震怒，革职查办。

谁知——

谷德昭突然哈哈一笑，这是一种自信的狂笑，仿佛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随后道来：“郭业啊郭业，你也不想想县衙壮班一直掌握在谁人手中。”

一听壮班，郭业瞬间明了，原来如此。

当日白记药铺大火，负责夜间巡逻的壮班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

难怪，难怪……

就在郭业豁然开朗之时，谷德昭话锋一转，轻声赞道：“不过你是当真有办事，竟然为了引出凶手出洞，使出一连串的诡诈计谋，哈哈，本官当初还真小看了你。现在左右无人，你可以说出真相了，凶手到底是何人？”

郭业真心没想到一直给他视财如命印象的谷德昭竟然心思如此细腻，仿佛洞穿了他的所有如意算盘一样。

不过好在，好在他压根儿不知道自己跟他的死对头，功曹佐官马元举见过面，不然，估计明天就要脱掉这身公服滚蛋了。

于是谎称老九叔在白记药铺诊治的时候谈过话，对方亲眼目睹了捕头秦威和何家三老爷合伙搞私盐的情景，然后被推下了山崖，最终被烧死在药铺之中。

郭业更是毫无隐瞒地提到无论是白记药铺的七八口人，还是大泽村的三百无辜百姓，都是很死于何家的灭口。

郭业对谷德昭言及，从大泽村的屠村手法上来看，他完全有理由相信何家在暗中肯定蓄养着一支凶残的武装力量。

……

……

咣当！

谷德昭跟前一只茶碗碎地！

但不是掉落在地，而是被谷德昭从茶几上一扫落地。

“该死，该死，真该死，全该死！”

谷德昭听完郭业的叙述后，勃然大怒，嘴中连连叫喊着该死。

郭业不知道县尉大人说得是秦威该死，还是何坤该死，还是那伙屠村匪

徒真该死。

只得退到一边，不敢去触谷德昭的霉头，等待着谷德昭的平静。

约莫过了一会儿，谷德昭的心情渐渐归于常态，脸色却是阴霾无比，双眼盯着满地的碎瓷，心中依旧此起彼伏：

秦威，狗杂碎！

何坤，狗胆包天！！

屠村歹徒，瞎了你们的狗眼，竟敢在本官的地盘上犯下如此滔天大罪！！！！

.....

心中怒骂狂啸了许久之后，谷德昭尽量让眼神柔和下来，然后看着郭业问道：“郭业，此事容不得半点玩笑，你当真确定？”

郭业明白谷德昭所指，秦威在县尉大人眼中仅是跳梁小丑，但是何家，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但是，

郭业没有丝毫犹豫，毅然决然地点了点头。

老九叔的命，大泽村三百余口无辜性命，刽子手们必须偿还！

血债，必须，血偿！

“嘶.....”

见着郭业斩钉截铁的点下了头，谷德昭还是不由抽了一口冷风。

随即思索一会儿后，对着郭业吩咐道：“你们在东流乡吴家继续引诱秦威自投罗网，将证据给本官掌握好。但是.....”

说到这儿，他起身下来走到郭业跟前，轻声说道：“但是只要此案开始接触到何家中人，你必须第一时间向本官报道，不得私自做主。听清楚了没有？”

郭业听完谷德昭的话之后，心中先是开心，继而是怨愤。

开心的是，县尉大人终于打算舍弃掉秦威这颗棋子了，秦威只要敢来东流乡自投罗网，逮个正着，那肯定是必死无疑。

只要秦威一死，那再也无人能够在暗中算计自己了，以后夜里睡觉也能睡得踏实了。

怨愤的是，县尉大人貌似有些忌讳何家，难道他想将这件事情包住，只查到秦威这里即可吗？

草，那九叔和大泽村的三百乡亲不就白死了吗？

这怎么可以？

这是三百多条人命啊！！！

不报此仇，如何让三百余口无辜百姓瞑目啊！

郭业心中怒气滔天，但是碍于谷德昭在前，不能发作。

看来，这个事情必须找马元举那头老狐狸合计合计了，先暂且答应县尉大人吧。

于是对谷德昭抱拳称是，报道：“遵命，一切唯县尉大人马首是瞻。属下先行告退了！”

听着郭业的肯定答复，谷德昭很是欣慰地笑道：“不错，不错，下去吧，好好干，本官不会亏待得力办事之人。”

郭业转身离去，不一会儿，就离开了福顺巷谷府。

客厅中的谷德昭独自呆了许久，突然阴恻恻一笑：“早就听说县丞大人和何家交情不浅，看来我得去拜访拜访县丞大人，跟他打听打听这何家到底愿意出多少银子，来买他何家满门几十口的性命，嘿嘿……”

而此时的郭业也学着马元举的招数，让一个孩童送信到他家，约他今晚一更后，速来老地方商讨正事。

老地方，指的便是城北烟花柳巷里头的酒肆——一品楼。

## 第50章连本带利耍回来

一更后，烟花柳巷，一品楼。

郭小哥吩咐一品楼掌柜，包下了二楼，闲杂人等不得上楼。

这次还是选在靠窗的房间，依旧是郭业和马元举二人。

不过今晚换成郭业倚靠在窗前，拎着酒壶小酌几口不时喟然叹着气。

叹息几声之后，郭业转身看着依旧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马元举，神情忘我地啃着大鸡腿，真他娘的够没心没肺的。

小哥这边因为县尉大人的态度火急火燎，就差上火满嘴长水泡了。

你倒好，竟然跟三两月不知肉味似的吃得倍儿香，靠！

郭业不禁烦躁地催促道：“马功曹，你倒是出个主意啊？谷县尉八成是不敢对何家动刀子，难道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何家继续逍遥法外不成？”

“嗝～～”

马元举打了个饱嗝，将鸡骨头往桌上一扔，满是油腻地双手在衣角上蹭了蹭，看得郭业一阵倒胃口。

马元举戏谑地看着郭业，缓缓道：“小衙役，你今天是怎么了？丁点儿屁事就被你急成这样，你的养气功夫哪儿去了？”

我靠！

郭业听着马元举滚刀肉般的说话，顿时来了火气。

他妈的，老子在前方打仗，你在后方享福，这会儿还有心情取笑小哥我？

随即小脸一拉，哼道：“马功曹，你这么说话就不地道了。想当初要不是你将我骗上你这艘贼船，我如今哪里会有这般烦躁？大不了，我不干了，脱掉这身公服，小哥我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过我的逍遥日子去。”

马元举听着郭业要罢工，顿时也是慌了神，心中暗骂，这小子就是属狗的，说变脸就变脸啊。

如今案子正在关键时候，他这个只负责人事的功曹佐官又没办法插手，如果这小子真的歌手不干，那可是毁了。

别说打掉何家这个搞私盐的大老虎，就是秦威这头讨人厌的狗腿子都打不死。

于是打了个哈哈，笑道：“小衙役，哦不，郭小哥莫急哈，这才哪儿到哪儿？谷德昭那个狗东西也不是表态让你继续查下去吗？这么好的机会，干嘛不查？”

听着马元举的语气服软，郭业心中不由“哦也”了一声，小小得意一把。

接着不由为难道：“可谷县尉已经告诫过我，只要办案过程中接触到何家之人，就必须跟他报道。县尉大人的意思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他也在忌惮何家，不想牵涉太深啊。仅仅打掉一个秦威，那白记药铺和大泽村几百条人命就含冤惨死了。”

马元举听罢，连连摇头说道：“郭小哥啊，你也知道这是为几百口无辜惨死的百姓报仇啊？既然如此，你又何必去顾及谷德昭那贱人的态度呢？你别忘了你这是伸张正义，还陇西县一个朗朗乾坤，还世间一个公道。只要证据确凿，打掉了何家，郭小哥，你功德无量啊！”

郭业听完马元举的慷慨陈词，不顾上下尊卑之分白了一眼对方，没好气

地说道：“您少给我戴高帽，别给我灌迷魂汤，马功曹，既然我们彼此合作，讲得就是一个推心置腹。我得罪了何家，谁给我兜着？触怒了县尉大人，我以后还怎么在衙门里混？”

说到这儿，郭业发现马元举这厮太过狡猾了，貌似一直拿自己当炮灰似的，心里憋屈至极。

当的一声！

将手中的酒壶摔落在桌上，哼道：“您别跟我说‘出了什么事情你来负责’这样的话，你说出这话，哼，谁信啊？”

“哈哈……”

马元举听着郭业尖锐的奚落，不仅没有发怒，反而不滞笑了出来，指着郭业笑骂道：“好你个小衙役，当真是一肚子的心眼。有机会，我真要剖开你的胸口看看，你到底长了几个玲珑心。”

我呸！

郭业听着马元举的话，不由又是一阵气闷，什么叫剖开我的心，靠，这不是咒小哥去死吗？

随即嘟囔着嘴哼道：“你死了，小哥还好好活着呢！”

不过这句话马元举没有听到，而是自顾说道：“你当真以为你们那个狗屁县尉大人惧怕何家吗？他谷德昭打得什么心思，我还会不知道？他谷德昭就是米缸里的老鼠投胎转世，一门心思钻到钱眼里去了。我敢保证，只要秦威敢自投罗网，你们拿到秦威的口供和何家往来的账簿，明天谷德昭就会踏进何家大门，与何坤谈价钱。”

郭业听着一愣，脱口问道：“什么价钱？”

马元举一扫刚才玩世不恭的态度，双眼迸着火恨恨说道：“何府一门几十口活下来的价钱！”

卧槽儿？

郭业当然清楚马元举的潜台词，他的意思是说谷德昭不是忌惮何家的势力，而是觊觎何家的家财。

搞私盐肯定是要抄家灭族的，只要证据在手，这件事情谁也捂不住！

如果谷德昭拿秦威的口供和往来账簿去和何坤谈判，为求活命之下，郭业绝对有理由相信何坤肯定会和谷德昭坐下来谈判。

妥协的代价，无非就是这证据到底能值多少银子的问题。

郭业想想还是太滑稽，谷德昭怎么敢这么干？

尽管他一心钻进钱眼里，但好歹分得清什么银子该拿该贪，什么银子碰不得吧？

贪财到这种地步，真是骇人听闻啊！

见着郭业将信将疑，马元举轻声问道：“你知道你的班头庞飞虎为何如此怨恨何家吗？”

啊？

郭业一愣，庞班头果真和何家有仇啊，不过他没挺庞飞虎说起过。

于是，他茫然的摇了摇头，装作不知。

马元举呵呵一笑，神秘兮兮地说道：“你当然不知，因为这件事情连庞飞虎自己都仅仅知道凤毛麟角而已。他兴许知道何家大公子何瑁是害死他妹子的元凶，却不知当初在人证物证俱全的情况下，他的上司谷德昭却暗中收了



何家九百两纹银，销毁了物证，威吓人证远走他乡，让庞飞虎的妹子含冤莫白而死。”

说到这儿，不顾郭业的震撼，停顿了一下喝口小酒，说道：“为了银子，他能够颠倒是非黑白，连自己的属下都能出卖，他谷德昭还有什么不敢做的？你别忘了，何家家资十几万贯，谷德昭那贱人会不动心？”

声音落罢，郭业脑中一片混乱，乱得将他的三观差点颠覆。

我干你娘的谷德昭啊，庞班头这么一个厚道的人你都能这么对待，我草你亲妈的，你就这么当我们几百号衙役的领到？谷德昭！！

最后，马元举还不忘提醒地沉声说道：“庞飞虎的妹子是被何瑁强奸完推入井中淹死的，谎称失足堕井。对了，那孩子是贞观元年死的，当时仅有十四岁！”

喀嚓！！

郭业双手青筋暴露，将一双筷子硬生生握于手中折断，双眼死死盯住马元举喘着粗气咬着一字一字问道：“此事，当真？”

马元举颓然地点点头，称道：“这件事说不得慌，你若不信，可找庞飞虎当面对质。我马元举若为办案而撒这种丧天良的谎言，那便让我死后永堕阿鼻地狱，生生世世不得轮回。”

砰！

郭业一拳砸在桌上，脑中浮现出庞飞虎那张仁厚的脸颊，这些年，庞班头过得苦啊！

草泥马的何家，草泥马的谷德昭，你们这些畜生！

随即郭业双眼透着坚毅地对马元举说道：“去他妈的谷德昭，什么狗屁县尉！马功曹，你听好了，何家，我办定了！大不了，小哥再也不穿这身官衣了，爷们不稀罕！”

“啪啪啪……”

对面的马元举突然鼓起双掌，对着郭业赞道：“好，郭业，你是个男人，本官没有错看你。你放心的办案，不用去忌讳那么多。本官今天给你撂下这句话，只要你掌握了证据去扳倒何家，我便给你许诺，保你皂班众人安然无恙，保你郭业接替秦威这个捕头的位置。”

嚯哦，好大的口气！

郭业听罢马元举这话，霸气是真心霸气，不过心中还是起疑，脱口问道：“你拿什么保证？”

这时，马元举收敛了刚才的那番狂傲，又是神秘兮兮地叹道：“不可说，不可说！”

自顾又开始卖起关子装神秘了。

靠，郭业心中暗骂，又开始装逼了，不装逼你会死啊，马元举！

事情既已谈妥，郭业也不再久留，先行一步离开了一品楼。

为免被有心人看到，等得郭业离去差不多半盏茶的时间，马元举这才离去下楼。

下来楼准备抬脚跨出门槛儿，突然被伙计一把拽住，对着马元举喊道：“大爷，你可不能走。”

马元举错愕，不知怎么回事。

伙计搓着双手，呵呵笑道：“刚才那位小哥说了，二楼包场的银子您来

结，承惠三两银子。”

马元举乍听，也是悔烂了肠子，这小衙役当真是睚眦必报啊，上次耍弄他一次，这次又被他找回了场子。

不由好气又好笑。

说着往袖兜里摸索着，突然脸色一垮，倒霉，早前的俸禄早被花光，今天一个铜板都没戴。

完了，今天算是丢人丢到家了。

伙计看着马元举的样子，眼神都变了，对着门内喊道：“掌柜的，掌柜的，有人要吃霸王餐哩，来人呀！”

一边喊着一边死死拽住马元举的衣角，半分都不让他动弹。

哗啦~~

厨房里头突然奔出几个浑身脏兮兮油腻腻的厨子，手拿菜刀和大勺，还有一个拿扁担，将马元举团团围了起来。

.....

.....

已经走出烟花柳巷，朝着自己在油麻胡同奔去的郭业可不知道此时马元举的尴尬一幕。

而是在街边顺手买了几包糕点回到了自己的独院中，去看望自己的父母和小妹郭小蛮。

进了院子，郭小蛮欢天喜地的抢过糕点回到了屋中，而父亲郭老憨则是房中拿出一张烫金红帖递给了郭业，说道：“娃儿，今天午饭那会儿，有个管家模样的人给送来一张帖子，说是专程送帖邀请你的。你爹我不识字，你瞅瞅看，都写得啥玩意？”

请帖？

郭业也是一头雾水！

## 第51章初进满月楼

“今晚戌时，满月楼天字三号房设宴，诚邀郭家小哥一聚，望请莅临！”

郭业看着烫金红帖，不由念出声儿来。

再看落笔处，竟然是——

何家三老爷，何坤。

郭业顿时傻眼，怎么会是何坤？

自己与他素不相识，以对方今时今日在陇西县城的地位，竟然会主动给他下邀请帖，他娘的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

也就迟疑了片刻，郭业就想得明明白白，看来何家对郑九未死一事信以为真，想从自己身上打开突破口。

看来，真应了‘宴无好宴’这句话。

那到底是去呢，还是不去？

就在郭业犹豫之时，旁边的郭老憨也听清楚了请帖的内容。

郭老憨虽然住在大泽村，但是时常到县里贩卖山货，自然对满月楼这个陇西县城头号青楼妓院有所耳闻。

一听竟然有人邀请自己的儿子去那种烟花之地，顿时板起脸训斥道：“娃儿，那种地方可不是咱们这种人家能去的。你没听过吗？温柔乡自古以来便是英雄冢，销金窟。你可不能去，听见没？”

郭业心里头想着事儿，突然被老爹这么一打岔儿，还说得如此严重，整得自己好像今晚一去满月楼，便要自此沉沦堕落下去似的，不由好笑道：“爹，你放心吧，我都这么大个人了，分得清好坏。”

郭老憨继续劝道：“娃儿，你可是有家室的人，万一让你媳妇知道你那种不三不四的地方，那不是又要一番闹腾吗？听爹的话，不能去。”

郭业听着郭老憨搬出吴秀秀来，心中叫苦道，如果吴秀秀真愿意为闹腾，还真巴不得呢。

不过一想到吴秀秀前几日在吴家对他所说的话，郭业霎时陷入了沉默。

“郭业，你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吴秀秀当日这句话一直萦绕于耳，让郭业久久不能忘怀。

是啊，小哥是个有担当的男人。

既然是个有担当的男人，就必须学会面对，难道就凭何坤一张请帖，就将小哥吓得畏首畏尾，不敢上前了吗？

连一个简简单单的宴会都不敢去赴，那还谈什么替庞班头伸冤，替大泽村三百余无辜乡亲报仇呢？

随即，郭业猛然握紧自己的拳头，心中坚毅道，去，必须去，我倒要看看何坤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何坤？

你要战，我便战！

尽管放马过来，小哥接招……

打定主意之后，郭业对着老爹宽慰笑道：“爹，你就放心吧，我懂得分寸。”

说到这儿，转身对着小院厨房那头正忙着烧火做饭的老娘喊道：“娘，晚饭不用做我的，你们三儿吃吧。”

言罢，转身出了小院大门。

看着郭业离去的背影，郭老憨脸上却浮出一丝欣慰的笑意，自言自语地叹道：“唉，娃儿长大了，也出息了，我这个当爹的也知足了。”

.....

.....

将近戌时，也就是一更时分，郭业信不游走来到了城北。

满月楼在什么位置，郭业无需打听早就知晓，熟门熟路的绕了几条胡同，抄近路来到了满月楼的门口。

此时天色黯淡，烟花柳巷中却是四处灯火闪烁，满月楼外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大门口已经车水马龙，进来寻欢之人络绎不绝涌入其中。

郭业今晚过来单纯赴宴，所以未穿皂青公服而是穿的便服，一身衣衫说不上华丽，倒也干净清爽，步伐轻快地走了进去。

进入满月楼大门，整个一楼大厅中早已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寻欢作乐之人和数不清的莺莺燕燕，调情打骂嬉笑耍乐之声此起彼伏，让郭业不由开了眼界。

敢情这大唐年间的娱乐服务行业已经如此蓬勃发展了，较之后世的洗浴桑拿夜总会不遑多让。

就在郭业发愣的空档儿，一名腾出空闲来的老鸨子涌了上来，直接往郭业身上靠。

郭业看着这老鸨子约莫四十来岁，满脸涂抹着都能刮下一层粉儿的胭脂，委实倒人胃口。

再往低了看，老鸨子身穿低胸圆领齐腰罗裙，一对干瘪的奶子愣是朝着郭业胸口位置挤，真他娘的恶心，一阵鸡皮疙瘩不寒而起。

“哟，这位小哥倒是面生，头一次来吧？来，香姨替你找个知冷知热的姑娘。要说咱们满月楼的姑娘啊，在陇西县城那真是个顶个儿的棒哟！”

说着一边挤着干瘪奶子一边拽着郭业径直往里头走去。

郭业哪里会依她，轻轻一发力将那自称香姨的老鸨子推搡开，然后缓缓说道：“不用了，我是来找人的。”

一听郭业是来找人的，香姨顿时没了兴致，一扫刚才的讪笑，拉起被驴操翻了似的长脸，哼道：“找什么人啊？咱们满月楼是寻欢问柳的地界儿，可不是酒肆茶馆，你.....”

“我找何坤，他订了天字三号房，怎么走？”

郭业没等香姨说完，直接报出了何坤的名字，这老鸨子就是个见风转舵的玩意，没必要和她纠缠不清。

可谁知——

香姨在听到何坤的名号之后，那驴鞭似的长脸瞬间消散，取而代之的又是一张笑迎天下客的嘴脸，然后呀呀叫道：“哟哟哟，真是瞎了我这双狗眼，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啊！原来小哥是何员外的贵客啊？来来来，我带您上楼，天字三号房在二楼呢。”

我靠，四川变脸都没这老鸨子变得快，真是天生吃老鸨子这碗饭的主儿。

郭业见着老鸨子那鸡爪似的双手又要拽着自己上楼，赶忙退避两步躲开来，这种热乎劲，郭小哥真心受不了。

老鸨子见状也不见怪，嘿嘿干笑两声，前头带路领着郭业上楼去了天字三号房。

上了二楼，转了几道弯，郭业随着香姨进入了天字三号房。

进了房间一看，奢靡程度令郭业心中稍稍感叹了一下，难怪敢叫天字房了。

这个房间不同于其他的房间，它是由一大一小两间房组成，跟后世的酒店套房没有两样。

大的在外头，是吃饭喝酒的地方；小的在里头，是睡觉玩乐的卧室。

家具摆设全都是精雕细琢的红木制成，外头红木大桌上摆放着时令瓜果，还有一鼎小香炉，正袅袅升腾着沁人心鼻的龙涎香。

郭业眼尖的发现，卧室里头除了到处披着若隐若现的轻纱之外，还在角落摆着一个大木桶，足够两个人一同在里头洗澡了。

呃？难道唐朝就有了鸳鸯浴不成？

不错，娱乐行业很发达吗？

郭业走到哪儿，老鸨子香姨就跟到哪儿，不时讨好问道：“小哥，何员外还没有来呢，要不我先安排一个姑娘伺候伺候您？”

换成平时，郭业肯定第一时间满口答应，直接来一句“好呀”。

找个美女泡个澡，喝杯小酒吹吹箫，谁他妈不愿意谁是孙子。

不过今天可是有正经事儿要办，不能主次不分，随即从袖兜里掏出一块约莫二两重的碎银打赏给香姨，示意她下去吧。

趁着何坤没有来，他也要静静下心，省得一会儿何坤来了他不知如何应对。

待得香姨接过银子，不滞点头哈腰离去之后，郭业来到了飘着龙涎香的圆桌边儿上，找了把圆凳自顾坐了下来，静静沉思起来。

.....

.....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郭业从沉思中醒来，但是何坤还是没有来。

再看看天色，都快到了一更末，郭业心里泛起嘀咕，难道何坤是想要弄我？

就在这时——

“咣当！”

猛然从隔壁传来一记圆凳撞倒在地的声音，还有隐约呼喊反抗之声。

郭业下意识地以为是哪个嫖客和粉头在里头玩SM，靠，玩得真够嗨的，这满月楼真够前卫的，连这种玩法都有。

好奇心的驱使下，郭业童心大起，跑到墙壁位置将耳朵趴了过去，窃窃偷听起来。

不听倒没事，一听下来可真是越听越觉得不对劲。

这哪里是玩SM，丫就是在玩强奸啊！

只听见：

“你别过来，求求你放过我吧，救命啊~~~”

“哈哈，你叫吧，你便是叫破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小娘子，你别忘了这里可是青楼哟！”

“秀才公，你是有身份之人，求你放过奴家吧，奴家只是在青楼替人梳妆

擦粉赚点小钱贴补家用，求求你可怜可怜我，放我一条活路吧！”

“啧啧，你越是求我，本公子心里就越痒痒难受。小娘子，你就从了我吧，你何必为你家那烂赌鬼死守贞洁牌坊呢？只要你让本公子舒服一晚上，以后我就让你吃香喝辣，穿金戴银，如何？”

“砰！”

一声铜器倒地的声音，兴许烛台或者香炉之类的东西。

那女声再次凄厉响起：“你别过来，你再过来，奴家，奴家就从这窗户跳下去，死给你看！！！”

紧接着，又是一阵紧凑的脚步声响起，夹杂着淫笑放荡之声。

郭业趴墙角听到现在，那男的声音是谁他没听出来，不过受欺凌的那小娘子的声音他倒是听得清清楚楚。

麻痹的，这声音的主人不正是豆花店的豆腐西施——贞娘么？

靠，哪个乌龟王八蛋吃了熊心豹子胆了，小哥想碰都不敢碰的小少妇你都敢染指，你活腻歪了？

吼~~

郭业心中的怒火腾然而起，不可抑止，拔腿就冲出了房门，十万火急地奔向隔壁的房间.....

## 第52章你看我敢不敢？

“砰”

郭业抬脚猛然狠狠一踹，摧枯拉朽之下，房门嘎吱一声，怦然被撞开。

啊.....

房中二人被突如其来的声响震住，全然呆住。

郭业破门而入，赫然一见.....

仅有一男一女。

男的年约十八九，身穿华丽绸衫，面如冠玉眼冒淫光，如饿虎扑羊似的将一美貌少妇逼退至墙角位置。

再看那美貌少妇，如待宰的羔羊般蹲在墙角，惶惶不可终日，眼角处的泪痕还未干涸，一双无助的眼神瞟向郭业。

看得郭小哥我见犹怜，更是心中起了龛疑，贞娘怎么会沦落到了满月楼？

再看贞娘的一身打扮，右手提着篮子，从头到脚还是当初的素色襦衣和箩裙，不像风尘女子的打扮，难道真的如她自己所说，她是来满月楼给那些姑娘梳头擦粉赚些银子贴补家用来的？

正当郭业还在揣度之时，那被坏了好事的青年男子不干了，对着郭业斥骂道：“你何人？不知道本公子已经包了这间房了吗？”

趁着青年问话之机，贞娘突然从墙角猫腰起身窜了出去，瞬间躲到郭业的背后，跟受惊的小猫似的扯着郭业的衣襟怯声求救道：“郭小哥，救救奴家，何公子蛮横，想对，想对奴家，用.....”

说到这儿卡了下来，兴许是羞愤不堪难以启口，低头不再言语。

不过她不说，不代表郭业不懂，不就是这个何公子想对贞娘玩强奸呗，这个狗东西，来青楼不去寻欢问柳找姑娘，反而对良家少妇动了鬼心思。

何公子？

郭业突然想起贞娘对这青年的称呼，又想起刚才在隔壁听到贞娘喊叫“秀才公”三字，貌似想到了什么。

年约十八九岁，有秀才功名，又姓何，衣着华丽，腰间那块巴掌大的玉佩明显价值不菲，肯定出自大富大贵之家。

难道眼前这个混蛋就是何家那个所谓的秀才大公子——何瑁？

麻痹，真是茅坑里头尽是粪，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敢情自己当初骑着毛驴第一次来陇西县城，在城门口差点被一辆马车撞飞，就是这个王八蛋的车啊！

敢情将庞班头那个年仅十四岁的小妹强奸完推入井中淹死的，就是眼前这个狗逼啊！

霎时，郭业眼神突变，双眼迸出火花般怒视着何瑁这个衣冠禽兽，咬牙切齿问道：“你就是何瑁？”

呃？

何瑁也没想到眼前这个坏他好事的年轻人竟然识得自己，真是有些意外。

不过想想也是，何家在陇西县城是首富之家，自己今年年初在县试上又夺得众童生第一，获得秀才功名，闹得满城皆知。

陇西县人想不认识自己都难。

看来，眼前这小子也是在哪个场合有幸见过自己一面。

随即，何瑁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傲然说道：“既然知道我是何人，那还不速速退出去？今天本公子心情不错，姑且恕你扰我好事之罪。”

言罢，挥挥手像是驱赶讨人嫌的苍蝇一样示意郭业赶紧退出房间。

我靠！

郭业见这厮这幅嘴脸，不禁暗叹，这主持县试的学政是不是那天吃了狗屎迷了心窍，就何瑁这种货色也能高中秀才，真他娘的邪乎。

看着何瑁自以为是的神情，郭业喃喃自语道：“你他妈就是一个给你三分颜色就敢开染坊的主儿。如果孔圣人知道读书人都是这幅德性，不诈尸跑出来都天理难容了。”

随即，郭业将身后还在瑟瑟发抖的贞娘护住，鄙夷地看着何瑁问道：“这间房被你包了不假，难不成我身后的这位小娘子也被你买了不成？何大秀才！”

而后，郭业撇开贞娘径直走到何瑁跟前，继续用一种审视犯人的神情问道：“这位小娘子并非风尘中人，在县衙户曹房中都有名册登记，当属我大唐良家百姓。你对一个良家女子欲图不轨，用强抢手段逼迫与你苟合淫乱，你就不怕县太爷治你一个淫贱之罪，不怕朝廷夺了你的秀才功名吗？”

咯噔，何瑁被郭业咄咄逼人的问话不由逼迫后退两步，一脸诧异地看着对方，被这番犀利言辞问得一时措手不及。

而远远躲在郭业身后的贞娘惨白小脸上尽是悲戚，吧嗒吧嗒掉着泪儿啜泣不止。

唐朝对户籍制度管理的非常严格，普通小百姓在衙门都有登记在册，能够在户曹房有登记名字的都属良民，受到律法的保护。

像是妓女，歌姬，卖身为奴等都属贱役，不得登记造册，自然不受朝廷律法的保护。

在古代，一个在户曹房有登记造册的良民被杀，衙门必然兴师动众；但是一个不得登记造册的贱民被杀，那就跟杀一头牛羊一般，不受重视。

归根到底，还是人分三六九等之故。

同样，良民去衙门击鼓告状，县太爷同样会受理此案，同样会相当重视。

何瑁对大唐律法较之郭业，懂得更多。他知道，贞娘不是烟花女子，也不是卖身到自己何家为奴的奴婢。如果自己糟蹋了她，这个小娘皮到县衙击鼓鸣冤，县令大人必会受理此案。

到时候，自己的名声可就真臭了。

不过——

凡事都有例外。

何家在陇西县城枝繁叶茂，二叔是举人出身，三叔富倾全县，就连县丞大人吴奎都是何府的座上宾，自己还怕这小娘皮的一纸状书吗？

最最关键的是，自己刚才不是也没有得逞吗？

没有得逞就代表了自己的清白，就凭眼前这个少年一番口舌，自己就要认怂？

那也太丢何家大公子的脸面了。



随即，何瑁恢复了常态，冷笑一声说道：“小子，休要危言耸听，别以为懂点大唐律法就在这儿瞎咋呼！这小娘皮不是好好的吗，你哪只眼睛见过本公子对她不轨了？”

我靠，还要不要脸了？

郭业被何瑁的强词夺理问得哑口，敢情这厮还想跟他辩论一番强奸未遂到底有罪还是无罪不成？

转头回望，看着贞娘衣衫虽然被扯得褴褛，高耸雪白的酥胸若隐若现，但浑身上下确实没有被何瑁占去清白，没有让这畜生得逞。

但是，就这样算了？

看着贞娘梨花带雨，仿佛天崩地陷，世界末日来临一般，郭业心中恨道，绝对不能放过这个王八蛋。

再想起马元举说过，当年庞飞虎的妹妹被何瑁这个混账强奸推下井才十四岁。

你麻痹，只有十四岁啊，何瑁也下得去手。

貌似当年这个畜生也只有十五岁。

十五岁就敢玩强奸，就敢将一条鲜活的无辜的小姑娘活活害死，这种人不是人渣，是什么？

滚滚怒火心中燃烧，犹如一团烈焰轮番滚过心肝脾肺肾，气血涌上了郭业的脸颊，霎时通红，牙齿咬的咯咯作响。

郭业现在算是明白了，跟这种狗仗人势的富二代，多说无益，纯属浪费口舌。

只有一个方法才能让他深刻铭记，才能让他知道自己是多么的人渣，活在世上纯属浪费粮食。

那便是——拳头！！！！

想罢便做，郭业提步上前，年仅十六岁的身躯堪比程二牛那铁塔身躯，一把拽起何瑁的衣领掐住他的脖子。

呼～

趁着何瑁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郭业掐住了何瑁的脖子，强悍臂膀一发力，径直将这个一直养尊处优的富二代直接顶到了墙壁。

何瑁被郭业掐住脖子，顶在墙上，脚离地面足足一尺有余，不滞虚空提着双足，舔着舌头双眼发白貌似喘不过来气似的。

“咳咳……你，你要，干什么？快，快放下我来，混，混蛋！”

何瑁一边挣扎，一边竭尽全身力气命令郭业放开他。

“放你妹啊！”

郭业懒得理会何瑁的威胁，左手将何瑁顶在墙壁掐在半空，右手握紧成拳，高高挥起，直对准何瑁那张俊秀的脸蛋，沉声骂道：“你这个草菅人命的狗杂种，今天小哥非要替你死去的老子好好揍你一顿。不然怎么对得起庞班头那冤死的小妹。还记得三年前那个被你活活害死的小姑娘吗？何瑁！！！”

何瑁现在哪里还记得起三年前的破事，只见他额头青筋暴露，双眼翻白，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离窒息而亡仅有一线之隔。

郭业看着何瑁这幅屌样，心里无限畅快，草你妹的，让你得瑟，让你嚣张，看我整不死你个小杂种。

想必，高高挥起的拳头对准何瑁的鼻梁骨，带起一条漂亮的弧线，狠狠

一击，眼瞅着硕大的拳头和何瑁那挺拔的鼻梁骨就要来上一次亲密的接触。就在这时，突兀从门口传来一阵急切的叫喊声：“郭小哥，拳下留人！”嘶……

郭业不知道来人是谁，下意识地止住了拳头，离何瑁的鼻梁贴面而止。但是即便如此，郭业还没有将何瑁放下来，他的拳头也没有松开，还是一副作势要打的架势。

回头看了眼来人，一个富态的中年男子，不过貌似不认识。

不过看眉宇，这人倒是和何瑁有几分相似，难道此人就是何坤？

随即郭业冷声问道：“你就是何坤？”

果不其然，那中年男子点点头，沉声道：“正是，郭小哥怎么会和我侄儿起了争端，赶紧将他放下来，咱们万事好谈。”

郭业摇摇头，哼道：“何员外，你这侄儿作恶多端，天生欠揍，你们何家不管，今天小哥我受点累，替你们管教管教。”

何坤听到郭业这尖酸刻薄的话，差点没气出病来，这什么意思？我何家不管你来管教，你算什么？何家年轻一代什么时候成了你郭业的晚辈了？

何坤听出了话中的味道，不由心中也是窝火，你郭业不过一个小小衙役，我何家是什么身份？何家的人还轮得到你一个小衙役指手画脚吗？

不由恶声道：“郭业，何瑁是我何家的长子长孙，你赶紧将他放下来。今日之事，我答应你，既往不咎。”

我去~~

郭业听完也是一阵不爽，你不追究，小哥还追究呢。

随即硬声回道：“我今天是铁了心要替你们管教管教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何员外不用劝外，也不用感激我，我只做我该做之事。”

啊？

何坤被郭业这无赖般的言语呛到了，什么叫不用劝我，不用感激我？

这小子明显说着反话呢。

好，郭业，你这是明摆着要跟我何家做对！

随后，何坤单手怒指郭业，威胁道：“今天你敢动我侄儿一根汗毛，我何家绝对不会放过你，姓郭的小子！！！”

郭业这时候也是豁出去，死猪不怕开水烫了。

嗯！！

鼻中哼出一道声音，左手掐住何瑁脖子的胳膊再次发力，疼得何瑁哇哇直叫。

然后也不去理会何瑁，而是对何坤语气平淡地说道：“何员外，你家这头小畜生丧尽天良，我今天不打他，老天都看不下去啊。”

何坤见着郭业一意孤行，一点面子都不给，双眼顿时赤红，跺脚喊道：“郭业，你敢！！！”

郭业这次没有回头答话，而是将离何瑁鼻梁仅有一寸距离的拳头再次高高举起，然后再次对准何瑁那挺拔漂亮的鼻梁，哼哼道：

“切，你看我敢不敢？”

## 第53章弄巧成拙

“喀嚓！”

一声脆响，响彻整个房中。

很明显，郭小哥说到做到，一拳重重砸在何瑁挺拔的鼻梁上，硬生生将其鼻梁打断。

何瑁“嗷呜”一声，疼痛难当霎时昏死过去。

郭业抽回塌进何瑁鼻梁的拳头，挥了挥拳头上的血渍，不顾鼻孔和嘴角都同时在沁血的何瑁，砰的一声直接将其摔在地上。

然后甩了甩胳膊嘴中嘟囔了两句：“真是不禁打，不仅欠揍，还他妈的缺乏锻炼，败家玩意。”

“瑁儿，瑁儿！”

何坤一见郭业还真敢下手，顾不得找郭业算账，立马跑到昏迷不醒的何瑁身边，使劲摇晃叫醒着。

郭业没有多做停留，径直走到早已被此情此景吓得容貌失色的贞娘身边，轻声说道：“贞娘不用怕，小哥已经替你出了这口恶气。”

贞娘闪烁着有些失神的眼睛，欲要说话，但又不知道在这种气氛下还能说些什么。

郭业冲她眨巴了两下眼睛，轻声催促道：“先离开这儿再说吧，我们走，贞娘！”

贞娘到底是个小女人，心中没有了主意，此时对把她从何瑁的魔爪中救出的郭业郭小哥那是无条件的信任。

随即顺从乖巧地点了点头，将盖着花布的竹篮挎在手中，紧紧跟随着郭业。

郭业带着贞娘刚要走出房门，平地一声雷起……

只听那何坤咆哮道：“站住！！”

何坤怦然起身，怒指郭业后背声色俱厉地喊道：“姓郭的，打完人就想着拍拍屁股走人？天下间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儿。”

郭业听闻何坤的叫板，自然而然地停住了脚步，一脸不屑地望着对方。

何坤看着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郭业还这幅屌样，不由更是气急，阴声阵阵说道：“姓郭的，你一个臭衙役，凭你也敢捋我何家虎须？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让为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惨痛的代价！！！”

郭业乍听，冷笑连连，真是秋后的蚂蚱蹦的欢，你他妈以为何家真的可以只手遮天不成？

继而对何坤面带讥笑地反击道：“何员外，别说你家这个小畜生丧尽天良，委实该打；恐怕就连你都是不干不净的吧？你胆大妄为，以身试法，视朝廷律法为无物，冒天下之大不韪行抄家灭族之事，你真以为神鬼不知吗？呵呵，人在做，天在看，你还是洗干净脖子等着吧，小哥看你蹦达到几时！”

说完头也不回，一把拽起贞娘出了房门，走下二楼离开了满月楼。

房中仅仅留下断了鼻梁流血不止，昏迷不醒的何瑁，还有怔怔失神自顾沉思的何坤。

听完郭业临走前甩下的这段话，何坤心中凉了半截儿。

刚才胸中的怒火攻心和愤慨之情早已抛之云外，剩下的只有忐忑和不

安。

不时感到飕飕凉风袭扰着自己的后脖。

胆大妄为，以身试法？

冒天下之大不韪行抄家灭族之事？

何坤心中顿起惊涛骇浪，后背衣衫在不知不觉浸湿了一大片，浑身全是冷汗。

姓郭的小子话里有话，难道他发现了什么？

不然，这小子也不会说出这番讳莫如深的话来。

难道是他已经知道了何家暗地里做的事情——贩卖私盐？

是了，是了，知道这件事情的外人只有郑九一个人。

何坤敢肯定，那个昏迷的郑九已然醒来。

不好，要出大事了！

噌~~

何坤不顾昏迷在地上的侄子何瑁，大步走出了房门，在外面高声喊道：“香姨，香姨，赶紧找个郎中给大公子诊治一番，快！”

喊完话之后早已经有满月楼的龟公去通知香姨而去。

何坤则是独自一人跑下了楼，绕过满月楼的后院小门离去，前往城东。

他必须抓紧时间去一趟县丞吴奎的府上，拜托县丞大人替他约见一番陇西县尉谷德昭。

本以为通过郭业这个小衙役去解决郑九一事可以省点银子，乳间距看来是行不通了。

算了，只能拿银子去喂饱谷德昭这头恶犬了。

与何府满门性命相比，银子又算得了什么？

.....

.....

福顺巷，秦威府上。

此时的秦威也没有睡觉，而是细细聆听着心腹爪牙刘二的汇报。

刘二将这两天来所看到的和所做的事情，毫无隐瞒地向秦威娓娓道来。

“捕头，东流乡里正吴茂才家如今都是皂班那帮混蛋在把守，约莫七八个皂隶。还有，吴家那个土财主还自掏银子在乡里招募了一些青壮，专门在吴家外头巡逻守夜，咱们弟兄想偷摸进去打探清楚都难啊。”

“捕头，小的敢保证，郑九肯定就被藏身在吴家之中，皂班这帮混蛋是想他们自己独吞功劳啊！”

“还有，小的听说县尉大人已经召见了郭业那个小王八蛋，是县尉大人身边的长随钱贵亲自前往东流乡吴家召唤的。”

“还有.....”

“砰！”

刘二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但是秦威听到‘郭业面见县尉大人’这句话之后猛然一拳砸在茶几上，诧异惊喊道：“你说什么？县尉大人亲自接见郭业？”

咕咚~~

刘二咽了口唾沫，不滞点头道：“就是就是，也不知道这小子最近走了什么狗屎运，不仅县尉大人亲自见了，就连咱们陇西城首富何坤何老爷都在满月楼设宴邀请他。啧啧，捕头啊，这小子八成是要发达了啊！”

喻！

秦威听到‘何坤设宴邀请郭业’之后，心中没来由的紧张起来，如遭雷击脑中一片空白。

何坤与自己才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怎么会设宴邀请郭业那小畜生？

“不可能，这不可能！”

秦威嘴中喃喃自语，郭业和自己早已势成水火，何坤怎么还会如此礼待于他？

听着秦威连称不可能，刘二以为秦威说自己谎报军情，顿时急眼了，赶忙喊道：“怎么不可能？捕头，这是真事儿。小的亲眼见到郭业进了满月楼。”

随后看了眼秦威的脸色，继续佐证道：“就在他进去不久，小的也跟了进去，满月楼的老鸨子香姨亲口告诉我，这小子和何坤何员外就订在满月楼天字三号房相见。”

“而且。”刘二继续说道，“而且香姨说，天字三号房是何员外长年包下来款待宾客所用。香姨绝对不会瞒骗小的。”

秦威见着这小子说得有板有眼，信誓旦旦，不由相信了他的话。

但是刘二以为秦捕头还是将信将疑，最后咬牙说道：“捕头，小的绝对不欺空口白牙胡说八道，香姨跟小的姘居了小半年，那娘们绝对不敢骗我。”

呕~~

秦威一听香姨竟然是刘二的姘头，差点反胃想吐。

那老娘们都四十几岁的黑木耳了，长得那个逼样，半夜出来都能吓死鬼门关的黑白无常，就这种货色刘二也敢要来做姘头。

真他妈的好口味。

不过，这个时候他却是无心去理会这种狗屁倒灶之事。

因为，照着刘二所说，这事儿越来越蹊跷了。

郭业奉县尉大人之命回城相见，还是钱贵这个贴身长随亲自去召唤回来的，可见县尉大人很重视郭业，肯定是想问一番关于郑九之事。

看来县尉大人八成也是想从郑九身上打开破案的突破口。

这不足为奇，县尉大人视财如命，好大喜功，秦威早已领教，怎能不清楚？

关键是何坤为什么要在满月楼设宴邀请郭业？

这里头值得人寻味的东西太多了。

难道何坤何三老爷也想拉拢郭业？

或者说，何坤想要舍弃自己这枚马前卒，保全他们何家？

草！！！！

要出大事了！！

秦威一想到这儿，浑身也是冷汗涔涔，瞬间湿透了后背衣衫，额头更是豆大的虚汗频频往下坠。

秦威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心道，何坤这头老狐狸这次宴请郭业，肯定藏有猫腻。

一旁的刘二不明所以，见着秦捕头面色异常，仿佛虚脱了一般，讨好问道：“捕头，您是身子骨不舒服吗？我这就给您去找个郎中来瞅瞅。”

秦威摇摇头，接下腰间的钱袋子也不管里头有多少银子，直接甩给刘

二，轻声赞道：“你这个消息很及时，对本捕头来说，太及时了，不然……”  
说到这儿，突然发现在刘二面前再往下说就不合适了，随即话锋一转说道：“这些银子赏给你的，你先回去吧。”

刘二惊喜异常地接过钱袋子，轻轻一掂量，你娘嘞，约莫十几两银子，秦捕头这是要干啥？

但是又便宜不要，那是王八蛋。

刘二小心翼翼地将钱袋子藏进了裤裆，缩着脑袋朝秦威作揖告辞，哧溜一声跑出了秦府。

秦威没有理会刘二，浑身仿佛被抽干了所有的气力似的，瘫坐在太师椅上面容惨白地盯着烛台上即将燃尽的蜡烛，久久不语，看似心里盘算着事情。

噗~~~嗤~~~

蜡烛燃到末尾，发出哧哧几声，熄灭。

整个客厅陷入了一片昏暗，唯有一丝丝的月光透过门口映射下来，多少还有点光亮。

“唉……”

秦威长叹一声，好似想了好久终于豁然开朗一般，自言自语地说道：“靠人不如靠己，看来，我必须尽快自救，只要郑九一死，谁他妈都别想让老子成那炮灰一般的玩意。”

言罢，也是急急跑到了后院的马厩，牵出一匹快马从后门离去。

秦威策马狂奔而去的那个方向，应该是陇西县通往岷江的一条山道，因为宵禁之后，县城四门必然关闭，只有从那儿走，才能出城而去。

## 第54章与贞娘独处一室

约莫到了二更天，郭业领着贞娘没有走城中的大街，而是穿过几条胡同小巷子，回到了城南。

郭业提出先送贞娘回豆花店，谁知贞娘摇头反对，却又驻足停步在小巷中，好像不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

贞娘这个反常的举动搞得郭业一头雾水。

不过心里头也是暗暗窃喜，心道，难道贞娘感念自己的救命之恩，想在今晚投怀送抱，以身相许不成？

一想到这儿，郭业不禁为自己今晚痛扁何瑁而感到庆幸。

痛扁何瑁，得罪何家固然令人头疼，但是如果因为这个而得到贞娘这个小少妇的青睐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啊。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得与失，始终如影随行。

既然贞娘不想回家，那小哥何不成全与她，给她一个报恩的机会呢？

方便她人，等同方便自己吗？

红袖添香，清新小少妇入怀，人生一大快事！

随即郭业找到附近小巷子中的一家客栈，要了一间上房投宿了下来。

待得郭业将贞娘带进房间，点起了房中的蜡烛，将个贞娘照映得可可爱人，眉宇间那种凄楚之色平添一分的柔弱。

比之自己那个假老婆吴秀秀，郭业觉得贞娘才是居家女人中的翘楚和典范。

真他妈便宜了胡皮那个乌龟王八蛋了。

都说清音柔体小萝莉，腰细活好小少妇，看着贞娘彷徨地杵在房间久久不语，郭业缓缓走到她的身边，抚慰道：“贞娘，不用紧张，以后何瑁那个衣冠禽兽还敢来骚扰你，你就找我来，小哥替你作主。”

贞娘乖巧地唔了一声，然后将竹篮放在桌上，对郭业盈盈欠身道了个万福，说道：“多谢郭小哥襄助奴家，今天若不是你在场，奴家，奴家怕是……”

说到这儿，眼泪花儿又暗自垂落下来，看得郭业心中也是酸酸涩涩。

随即双手托住贞娘的香肩，将她拉起，朗声道：“贞娘，以后再也不用去那种地方了谋生计了，你不知道那种地方龙蛇混杂吗？进去寻欢作乐之人，有哪个是好玩意？”

郭业为了在小少妇面前树立光辉的形象，将自己也归类为不是好玩意的行列之中。

貌似就在刚刚之前，郭某人在满月楼中也曾考虑是否叫个姑娘洗个鸳鸯浴来着。

谁知郭业一说完话，贞娘那眼泪儿掉得更凶了，哭泣间胸口起伏不定，半掩嫩白酥胸不时晃在郭业眼前，看得他口干舌燥，小腹不由自主地热了起来。

那双托着贞娘香肩的双手不由加重了力道，捏紧了半分。

不过贞娘恍若不知，啜泣一小会儿后，对着郭业说道：“郭小哥以为奴家真想到那种肮脏勾当的场所去给人梳头擦粉赚银子么？若非我家夫君烂赌成性，豆花店每日的收入也够我们家维持生计的。只可惜我夫君趁我回娘家的

那天，彻夜在大兴赌坊烂赌，最后输得竟然将豆花店抵押给他们。呜呜……奴家，奴家……呜呜，没了豆花店，我再贴补点家用，这日子怎生过得下去？”

虾米？

郭业总算是明白刚才为什么自己提出送贞娘回豆花店，她死活不依了。敢情现在的豆花店已经被她那个赌鬼丈夫赌输了，再也不属于她了。

靠，胡皮真心不是个人。

一个女人要让逼到这种份儿上，他真是男人中的败类了。

听着贞娘这份惨状遭遇，再想着贞娘的遇人不淑，郭业心中那股强者同情弱者的的心思勃然而出。

而后双手继续捏紧了贞娘的香肩，突然对着贞娘轻声唤道：“贞娘，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这么一句没头没脑的话听得贞娘一愣，猛然抬头看向郭业。

就在贞娘抬头的刹那间，她泪痕未干的双眼与郭业在烛光中炯炯透着坚毅的双眸打了个照面。

霎那间，

空气停止浮动，时间静止转动，房中一切的一切都凝固住了。

唯一能动的只有郭业和贞娘的眼珠子。

郭业从贞娘的眼中看到了诧异和疑惑。

而贞娘呢？

却是从郭业眼中看到了一种很难读懂的韵味，似同情，似怜爱，似炽火，似欲望。

贞娘缓缓读懂和明白了这种韵味，那便是——情动！

就在贞娘明白的一瞬间，她猛然推开郭业搭在她双肩上的双手，悄然退后两步，抿嘴看着郭业摇头喊道：“不可以！”

郭业也被贞娘的突然举动吓了一跳，刚想说话，却被贞娘抢了先。

只听贞娘不滞摇头喃喃自语道：“郭小哥，奴家是有夫之妇，你对奴家的大恩大德，贞娘这辈子都无法忘怀，下辈子贞娘必定结草衔环，以报您的大恩大德，但是……”

“行了。”郭业这时候也明白了自己之前可能曲解了贞娘的意思，赶忙阻止贞娘再继续解释下去，然后说道：“贞娘的心思，我懂了，你不必担心，小哥理解你的苦衷。”

贞娘这番意思，郭业还不懂的话，他就白白两世为人了。

她既然要做贞洁烈妇，要为胡皮那个垃圾人渣死守贞节牌坊，自己何必强人所难呢？

强扭的瓜不甜，瓜熟蒂落方是美味。

如果自己硬是要提枪上阵，学那霸王硬上弓的话，那么自己跟断了鼻梁骨的何瑁又有何区别呢？

何瑁是衣冠禽兽，小哥可是正人君子。

至少在猎艳一道上，既不想做那美女入怀不动心的柳下惠，也不能做那趁人之危的人面兽心。

随即郭业从袖兜里掏出一锭五两重的银子放在桌上，对贞娘说道：“房钱我已付清，这点银子你留着傍身，或者今后做点别的事情，以后再也不用去



满月楼那种地方给人梳发擦粉了。天色已晚，我先回去了。”

贞娘一见郭业被拒绝不仅没有恼羞成怒，反而主动让出了台阶给自己下，甚至掏出银子给自己谋后路。

一时间，感动得无以复加。

郭小哥，才是真正关心自己，真正对自己好的人啊。

可惜，自己已嫁人妇，应恪守妇道，不得做那羞人的丑陋勾当。

方得今日觅情郎，可惜已成昨日花，悲焉，叹焉。

这朵花不仅早已不是黄花雏菊，而且还成了残花，终非郭小哥的良配呢。

就在贞娘盯着桌上那锭银子自哀自怜之机，郭业却是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出了房门。

出了房门之后，郭业还非常绅士地将房门关好，紧蹙的眉头缓缓松开，透出一丝地坚韧，喃喃自语道：“贞娘，小哥就不信你的心是铁打的，能够坚硬若斯！”

随后又隔着房门狠狠嗅了一口从房中隐约传出的香味，是贞娘身上涂抹的豆蔻香味，然后神清气爽地徐徐离去。

边走边道：“来日方长，越是有难度，小哥越是喜欢，贞娘，小哥坚信你会有那么一天。”

这一天到底要干什么，也只有郭小哥自己心里清楚明了。

……

……

离开了客栈，郭业走了几段路，回到了油麻胡同。

家中小院太挤，他只得重新敲响了程二牛的房门，今晚看来又要到程二牛家借宿一夜了。

待得敲开程二牛家的院门，程二牛一把将他拽拉进来，憨声如雷喊道：“俺的小哥，你可算回来了，朱鹏春那贼鸟人携着一人在俺家呆到现在，说是非要等你回来才会离去。”

一边将郭业往房中带去，一边哈欠连连嘟囔着：“困死老子了。”

进了房中，朱鹏春正焦躁地在屋中来回踱步，嘴中念念有词‘小哥咋还不回来’。

待得发现郭业，朱鹏春突然就跟诈尸一般冲着郭业撞了过来，喊道：“小哥，你可回来了，急死老朱我了。”

这时候郭业眼尖的发现，这屋中还有另外一人，看着身上的打扮儿，木棉甲，乌皮靴，腰间还佩了一把横刀，看架势像是壮班士卒中人。

朱鹏春怎么会和壮班中人攀上了交情？

郭业将过度热情的朱鹏春推开，疑惑问道：“你怎么来了？”

然后又指了指那位壮班士卒，问道：“这位是？”

朱鹏春轻拍了下额头，自嘲道：“瞧我这狗记性，都忘了给你们介绍了，这位是壮班的王贵福兄弟，与老朱是一条巷子里挨着住的邻居，关系好得很。小哥啊，你是不知道，今晚可亏了贵福兄弟相告，不然咱们八成就要吃大亏了！”

郭业一听朱鹏春这话，没来由的打起来精神，与王贵福抱拳彼此认识了一下，然后急急问道：“贵福兄弟，赶紧说说，到底发生了何事？”

## 第55章走着，跟小哥玩命去

王贵福比郭业大个七八岁，是个苦哈哈出身的寒家子弟，平日里在壮班也是属于任人使唤的角色，不然也不会被同僚们给编排到夜里巡逻守夜。

都以为壮班由县尉谷德昭亲自掌控，武器装备精良，福利待遇丰厚，风光无限，实则不尽然。

王贵福也是王寡妇炕头钻被窝——冷暖自知。

别的同僚都是每隔半个月就轮换一次黑白班，可他一轮上夜班巡逻，就被编排了三年零四个月。

如今县衙三班的衙役都知道皂班有个郭小哥，为人仗义敛财有道，只要跟他沾上点边儿，绝对吃不了亏。

对于这些王贵福不仅有所耳闻，更是亲眼所见，与他同一条巷子里的朱鹏春不就是个鲜明的例子吗？

这老朱最近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可是看在眼里，以前别说喝花酒下馆子，就连给家里老婆孩子割上几斤肉改善改善伙食都困难。

这一切的变化源于什么？

不就是老朱摊上了一个好靠山，好同僚——郭业郭小哥呗。

他任人欺凌并不代表他就傻不愣登，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抱着朱鹏春这条大腿，还会靠不近郭小哥这棵大树么？

也是老天有眼，竟然让他在今晚一更时分巡逻的时候看到了一幕蹊跷之事。

想着蹊跷，兴许就是敲开郭小哥大门的敲门砖哩。

于是央求着老邻居朱鹏春带着他去见见郭业，他要今晚所见之事亲口告知对方。

郭业对王贵福称呼了一声兄弟，瞬间拉近了二人彼此之间有些生疏的关系，气氛趋于融洽起来。

王贵福撇开生疏的拘谨，滔滔对着郭业说起了今晚他无意发现的一幕情景。

……

……

“什么，你说秦威趁夜骑马出城了？”

听完王贵福的复述，郭业豁然站起，激动地把住王贵福的胳膊问道：“秦威单人骑马是朝着东流乡的方向而去么？”

王贵福摇摇头，说道：“宵禁开始，四门紧闭，通往东流乡的出口全被封死，秦捕头是朝着岷江一带的方向而去。岷江离咱们陇西县城约莫七十八里路，不过秦捕头抄的山路小道，仅有二十里地。”

岷江？

郭业听后细想一会儿，心中有了一个大概，习惯性地摸了摸袖兜里，早已空空如也，一文钱都花的不剩，只能问朱鹏春道：“老朱，你那儿还有没有银子？”

朱鹏春不置可否地点点头，从腰间解下一个钱袋子，递给了郭业。

郭业轻掂了一下份量，约莫三四两，都是些碎银和几串铜板大钱。

随后将钱袋递给王贵福，感激道：“贵福兄弟，你这个消息太及时了，可

算是帮了咱们皂班一个大忙了。来，这儿有点银子给你买酒喝，以后有什么短缺的，你尽管去字花馆找张小七开口。”

王贵福见状，心中感叹，郭小哥当真是仗义疏财啊，一出手便是几两银子，太，太豪气了。

但是这消息真有这么值钱么？

随即矜持地摇手连连推辞，他是诚心想跟郭小哥处下去，可不想做那一竿子的买卖。

郭业也不啰嗦，直接将钱袋子塞进王贵福的怀中，笑道：“贵福兄弟无需客气，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来，赶紧收着。”

然后对朱鹏春吩咐道：“老朱，你先送贵福兄弟出去，不要耽误了人家夜间巡逻。”

朱鹏春领会了郭业的意思，小哥一会儿肯定有话要说，但是王贵福在旁有些不方便了。

继而拉起王贵福一直径直往房外走去。

郭业也尾随几步相送，抱拳对王贵福道：“贵福兄弟，今晚还有事情要办，咱们友情后补，往后总有大把时间一块儿喝酒吃肉。”

王贵福混了几年的衙门，为人老实却也懂些人情世故，怎会不明白郭业的意思？

郭小哥肯定是有贴己的话要和朱鹏春、程二牛讲，自己现在的身份不尴不尬的，小哥又是送银子又是许诺今后一块喝酒吃肉，这是在委婉的下逐客令啊。

但是他也不以为意，毕竟都是初次见面，人家对自己有所防备那是理所当然的。

随即拍了拍怀中的钱袋子，抱拳朗声道：“郭小哥，谢了！怎么以后处着看看，你定会知晓我王贵福也是一条汉子。”

而后扶住腰间的横刀刀把儿，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快步离去。

郭业冲朱鹏春眨巴了下眼睛，示意朱胖子去送送人家，胖子领会指示，一边相送王贵福，一边有说有笑出了房门。

旁边的程二牛却是趴在桌上，没心没肺地呼哧呼哧打起了酣睡。

不一会儿，朱鹏春去而复返。

一进房门，就颇为肉疼地皱起眉头对郭业埋怨道：“我的郭小哥唉，你咋出手这么大方呢？那可是三两八钱的银子呢，啧啧，你真要打赏王贵福，随便给两串铜板不完事了么？”

郭业看着朱鹏春那个苦逼样，不由好笑，轻声对朱鹏春说道：“老朱，咱们要办大事，就少不得别人的半城，就免不得要花银子。既然都花银子了，又何必小气抠搜的呢？不然别人怎么替咱们办事呢？”

朱鹏春听着也是这么一个道理，理儿虽然是这个理儿，但关键时候一出手就是四两银子，还是心疼的要死。

郭业看着朱鹏春眉宇间的那份纠结，心中叹道，朱胖子的格局太小，还有待加强啊！

随即对朱鹏春说道：“今天王贵福给咱们带来的消息别说四两银子，就是一百两，一千两都值啊，老朱，咱们弟兄今后的富贵，可就指着今晚了。”

朱鹏春是守财奴不假，但也是个心思活泛的主儿，一听郭小哥这是话里

有活，稍稍一体会，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

只见朱鹏春瞪大了眼珠，诧异惊喊道：“小哥，您是说秦威那狗杂碎今晚偷摸出城的目的就是奔着东流乡而去？”

郭业点点头，沉声说道：“准确的说，应该是杀人灭口而去。”

朱鹏春心里还是有个疑惑，问道：“小哥，贵福刚才说过，秦威只是一个人出城啊。他又不是缺心眼，难不成还想凭一人之力独闯东流乡吴家，灭掉郑九么？这不大可能吧？”

郭业也是颇为责怪地看了眼朱鹏春，呵斥道：“你啊，听话知听半截儿，你没听王贵福说吗？秦威抄山林小道奔了岷江一带。”

朱鹏春更是越听越糊涂，一会儿说去东流乡杀人灭口，一会儿说奔去岷江一带，不解催促道：“小哥啊，你就别绕老朱我了，我怎么听着，这秦威要跑路呢？”

郭业冷笑一声，道：“抛家弃业的跑路，秦威他舍得吗？”

“喔～～”

酣睡的程二牛突然醒来，抻了抻懒腰打了个哈欠，冷不丁喊道：“朱鹏春你是头猪啊，这都听不明白，秦威这狗崽子肯定是寻帮手去了呗。”

正解！

郭业竖起大拇指对睡眼惺忪地程二牛赞了一下，谁说程二牛是个记吃不长脑的憨货？

这不也一针见血了么？

随即对朱鹏春吩咐道：“老朱，秦威肯定是去找帮手而去，小哥怀疑他的这些帮手肯定就是假扮山匪，屠杀大泽村的凶手，看来，咱们必须要先一步赶回东流乡了，免得那边被他们杀个措手不及，让秦威察觉真相，坏了大事。”

朱鹏春被郭业这么一说，顿时慌了神，急急喊道：“那赶紧的，咱们这就连夜赶回东流乡去。”

程二牛也是怦然起身，一个劲儿地催促道：“小哥，咱们赶紧回去吧，不然被秦威得逞，真要坏菜了。”

郭业嗯了一声，对着朱鹏春说道：“老朱，你不能随我们前去，你必须先办好一件大事。”

朱鹏春侧耳倾听，郭业说道：“你去找张小七，从字花馆支取点银子，纠集一些陇西城的地痞混混流氓，人数越多越好，待得天亮之后再前往东流乡来。到时候，你们就这么做……”

……

……

交代完朱鹏春，朱胖子已经石化当场，被郭小哥这个不按套路出拳的主意给听愣了。

郭业不顾朱胖子的发呆，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道：“老朱，我看好你哦！”

说完提刀挂腰，对着程二牛豪气干云喊道：“二牛，走着，随小哥火速赶往东流乡，跟那帮狗杂碎玩命去！”

程二牛听着郭业这话心里没来由激荡了一下，黝黑的脸庞沁出红润，也是将横刀握在手中，又从房梁上取下藤甲盾牌和铁胎弓挂在后背，高声唱

到：“走着，走着，跟小哥玩命去！”

霎时，二人动静颇大地走出了家门，连程二牛那个一早就躺下睡觉的老娘都给惊醒了。

## 第56章无怨无悔，至死方休

到了三更天，郭业带着程二牛奔回了东流乡，组织起甘竹寿、阮老三等一千衙役，还有岳父吴茂才招募的几十个乡里壮丁，严阵以待，防止秦威卷来帮手突袭东流乡吴家。

因为吴茂才招募的那些乡勇壮丁既不是军中士卒，压根儿就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毫无战斗力可言；也不是衙门中人，连件趁手的兵器都没有，几十号人有的抄扁担，有的抄棍棒，更有的拿着锄头柴刀，与乌合之众没有任何区别。

这帮人拉出来吓唬吓唬秦威，壮壮声势倒是可以，如果真刀真枪开干，兴许只有挨宰的命。

所以郭业安排这几十号乡勇壮丁抱团成一块儿，全部扎堆在吴家杂院，继续制造假象迷惑秦威等人。

而真正要与那帮悍匪拼勇斗狠的，还是要靠他们几个横刀在手的皂班衙役。

同时，郭业将岳父吴茂才，假老婆吴秀秀等人叫醒，安排他们全部进了杂院，以免到时候混战将起，被秦威伙同悍匪有了可乘之机，捉住这些人来威胁自己。

一番紧锣密鼓的安排，整个吴家处处颤栗，丫鬟仆役一听山匪即将骚扰，皆争先恐后的急急涌入杂院之中。

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吴家到处都弥漫着一股硝烟渐起的紧张气氛。

而吴茂才早已吓得掩面失色，躲进杂院之前还不忘叮嘱郭业道：“贤婿啊，那帮山匪心狠手辣，可不是闹着玩的哩，你赶紧派人去县城求援啊！”

郭业对这位被自己骗上贼船的岳父心里突然有了一丝丝歉疚，宽慰道：“岳父不用担心，稍后，就有大批的援兵回来驰援我们，你老先安心的在杂院呆着，切莫冒然跑来前院，刀剑可是不长眼的呢。”

吴茂才听到援兵稍后就会赶来，心中也渐渐有了些安定，便不再言语，飞快地跑进了杂院之中。

至于郭业告诫他不要冒然跑来前院，说了等于白说，因为无需郭业告诫他也不会傻呵呵地往前院跑，他吴茂才这条命金贵着呢。

他如今有了更大的野望，怎会轻易自寻死路？他还没攀上陇西首富的宝座，阎王便是三请四催，他吴茂才也会赖着不下去，打死也不会去。

待得吴茂才走后，吴秀秀在丫头春香的陪伴下款款走来，看着郭业安排着皂班的衙役，久久不语，只是在郭业的背后远远注视着。

丫鬟不滞催促道：“小姐，咱们赶紧去杂院躲躲吧，听说那帮山匪杀人不眨眼呢，大泽村三百来口人，说杀就杀，一个不留哩。”

说到这儿，春香不寒而栗，虽然没见过当日大泽村血腥的情景，但是听着这事儿都是渗人。

吴秀秀继续看着郭业忙碌的身影，没有移动半分脚步，柔声说道：“再等等，我要和郭业说两句话。”

丫鬟听罢，想着上前去叫郭业，却被吴秀秀一把拉住，责怪道：“你怎的如此冒失？没看见他正安排人手准备防御山匪来袭吗？莫要打扰他，我们再

等等。”

春香似懂非懂的哦了一声，然后心中嘀咕着，小姐今天是怎么了？平日里她不是最不待见姑爷的吗？搞不懂。

此时的郭业的确没有留意到身后不远处的吴秀秀，他正心无旁骛地安排着皂班衙役们积极做出应对。

“二牛，咱们皂班就只有你一把铁胎弓，一定要做到物尽其用。你检查一下箭壶，看看有多少箭矢，是否够用？一会儿你就攀上院墙，抢占制高点，冲上一个匪徒，你就射一个，不要心存顾忌，无需手软，射死这帮王八蛋。”

程二牛听罢，将箭壶取了下来仔细数落一遍，而后将背上的藤甲盾扔给一个衙役，对着郭业点点头喊道：“小哥放心，俺二牛不仅要的一手好拳脚，这射猎的本事也不赖。”

说完，跑到墙角跟，双脚一踮，一个纵身，就跟野猫上墙似的，三两下就攀上了院墙。

在窄窄的院墙上如履平地，找到了一处有障碍物的地方借来遮挡，猫腰藏了起来。

紧接着，郭业又对阮老三喊道：“三哥，你带两个弟兄就藏在院里草垛中，只要有匪徒落单，你们就联手诛杀。切记，不要单独对战，你们三人联手诛杀。”

阮老三一听郭小哥这话，心里琢磨，三打一啊？这事儿保险，可以有啊！

随即招呼了两名衙役，然后对郭业拍胸脯保证道：“小哥，背后打闷棍这种事咱咱拿手，您就瞧好吧！”

安排完阮老三，郭业才对甘竹寿说道：“甘老哥，剩下就瞧咱们的了？”

郭业这话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让甘竹寿带着几名衙役与他一块儿，留守前院充当先头狙击，将最困难最危险的活揽了下来。

甘竹寿还是惜字如金，脸沉如水地说道：“拼了！”

简简单单两个字，瞬间点燃了郭业和其他几名衙役心中的那团热火。

“叮~~”

一声清脆的刀剑出鞘之声悠扬悦耳，凛然响起。

郭业高举横刀，大呼一声，喊道：“弟兄们，人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秦威算个鸡巴？和他们拼了！”

“拼了！”

“拼了，拼了！！”

一时间，在场诸人，无论谁与谁，都纷纷横刀出鞘，高声呼喊，喊声如雷震，颇有阵势。

远处的丫鬟春香听着郭业的喊话，又是鸡巴又是卵蛋的，污秽不堪，脸颊羞红地啐道：“小姐，瞧咱们姑爷说的话，太没羞没臊了。”

而一直注目着郭业背影的吴秀秀双眼迷离，不由痴了，幽幽启着檀口说道：“言辞虽然粗鄙，不过倒是挺振奋人心的哩。不过我真的很好奇，他就上过几年私塾，怎会懂得如此精巧的排兵布阵？”

吴秀秀虽然在郭业身后不远处，但是郭业一系列的安排可是听得真真儿的。

郭业的防御措施安排得虽然有些投机取巧，又有些像街头无赖混混打架

似的，但是一连串综合起来，又是可圈可点，很是精妙。

在吴秀秀看来，郭业的这一手安排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嗯，有点像雅俗共赏的感觉。

对，雅俗共赏！

吴秀秀不仅想到了洞房花烛夜那晚，郭业离房留诗的那番情景。

“我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诗句中文字精雕细琢，幽怨若斯，是为雅。

刚才见到的一幕幕安排，又似无赖地痞打群架，是为俗。

真是一个雅俗共赏之人！

吴秀秀轻咬着薄红似樱桃的嘴唇，看着郭业，心中怀疑道，也许，我真的对他不了解吧？

就在吴秀秀遐思恍惚的霎那间，一旁的春香实在是受不了前院这种紧张诡异的气氛，对着郭业喊道：“姑爷，姑爷，你赶紧过来一下，我家小姐有话对你说。”

安排完诸事的郭业刚想松口气，听闻春香的叫唤，再看吴秀秀正用灼灼眼神凝望着他，心道，这是怎么了？

随即小跑过来，到了吴秀秀跟前，问道：“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呆着？不知道这儿危险么？赶紧先去杂院躲一躲，等诸事都解决了，我再叫你们出来。”

丫鬟倒是对郭业这话很是赞同，不停轻扯着吴秀秀的衣袖，催促道：“是啊，小姐，姑爷说得在理呢，咱们赶紧撤吧。”

吴秀秀似有赞同地点点头，然后对郭业说道：“郭业，刀剑无眼，莫要逞强，万事小心。”

郭业听着吴秀秀平淡的语句中透着汨汨的关心，心中一软，大力点头说道：“放心吧，能要我郭某人性命的人，还在娘胎里没出来呢。”

说着，一抹满是汗水的额头，对着吴秀秀催促道：“你们赶紧回杂院去，前面，是男人的战场！”

听着郭业这番浑不吝的话，吴秀秀突然有些感动和贴心，她心目中的男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有担当，如此的英雄气概？

随即对着郭业抱以莞尔一笑，从贴身衣兜中掏出一方雪白锦帕，塞到郭业的手中，轻音说道：“拿去擦擦汗，小心为上。”

说完，便携着春香款款而走，进了杂院当中。

郭业手中突然被塞过来一方锦帕，一时错愕，微微张嘴望着吴秀秀远去的娇柔身影，喃喃自语道：“她这是关心小哥我吗？”

失神刹那，锦帕透着的那股幽幽处子香味将郭业拉回到了现实，不由握着锦帕的右手不由更紧了。

一想到这锦帕是吴秀秀从贴身内衣中掏出来的，锦帕上残留着她身上的清香之味，郭业的心跳剧烈猛烈跳动起来。

不过这个节骨眼上，容不得他再做其他遐想，危险的味道越来越近，缓缓逼向了东流乡。

兴许，秦威这个王八蛋携匪即将到来！

郭业想到这儿，心有不舍地将锦帕贴身放进自己的怀中，隔着皂青服轻轻抚摸着，望着杂院的方向沉吟道：“为了这样的女人，我郭业率众鏖战悍匪，哪怕血流长河，也端的无怨无悔，至死方休！！！”



## 第57章都在装醉

三更天已过，四更天纷至沓来，东流乡内外还是没有动静，一片萧索。

四更天正值天地之初，日夜间交换轮移的时辰，晨雾薄薄渐起，冻得正屏息藏身的郭业等人浑身一阵冰凉。

蹲在院墙上跟个猫头鹰似的程二牛因意再次袭来，呼呼打起了瞌睡。

吧唧~~

藏在院里某个角落的郭业捡起地上一颗玉米棒子，径直甩了上去，不偏不倚，直接打到了程二牛的脑袋上。

程二牛被这突然袭击惊醒，下意识地握紧铁胎弓，从腰间箭壶拔出一支羽簇，高呼道：“来了，来了？秦威那王八犊子来了？”

郭业从黑暗中走出，呵斥道：“来你妹，即便强匪来袭，扒了你丫的裤头你也睡得跟头猪似的，草你妹的！”

程二牛这时也才反映过来自己竟然开了小差，稀里糊涂睡着。

急忙蹲在上面晃动了下屁股，对着郭业腆笑道：“小哥莫怪哈，委实太困了。”

郭业也知道大敌压境的滋味不好受，特别是等待着大敌压境，等待着血屋厮杀的滋味更加不好受。

随即平复了焦躁的心情，对程二牛还有潜藏各处的兄弟们说道：“弟兄们，再苦再累也在今晚。大家先忍耐忍耐，捉住秦威和那帮匪徒之时便是咱们大功告成，便是咱们皂班扬眉吐气之日。到时候小哥我醉仙楼酒肉管饱，满月楼姑娘管够。”

哗~~

一听到郭业的许诺，众人又再次打起了精神，特别是程二牛更是嘿嘿挠头憨笑道：“俺要满月楼那个小桃红，听说那娘们的屁股比磨盘还要大，干起来指定爽！”

郭业白了一眼这个重口味的家伙，没好气地骂道：“成，都他娘的依你，你们又不是不知晓，小哥一诺……”

郭业话还没说完，在场众人齐声抢着喊道：“重逾千金！！！”

“哈哈~~”

又是传来阵阵哄笑之声，前院的皂班弟兄们再次打起了精神。

一个个身子紧绷健如虎，双眸幽光狠如狼。

郭业看着此时的院中一幕，心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军心可用。

而后收敛声息望着吴家大门外的远处，嘴中喃喃道：“秦威啊秦威，瓮口已经为你打开了，就看你这头鳖到底什么时候往里头钻了！”

……

……

同一时间，陇西县东城，县尉谷德昭的府邸外。

谷德昭在长随钱贵的搀扶下醉眼迷离地将陇西首富何坤和一名五旬老者送出了谷府。

与谷德昭一样，何坤与那名老者也是喝得一塌糊涂，连走路都是晃晃悠悠，东倒西歪。

站在谷府门口，若非两人各自手扶着谷府门口的石貔貅，八成都要醉倒

在地。

看情况，几人是喝酒喝到了四更天，委实喝了不少。

何坤干呕了几下，然后对谷德昭断断续续说道：“谷县尉，你，你回去吧，我们自个儿就能走着回去。”

那名老者也是趴在石貔貅上倚靠着，对谷德昭挥挥手说道：“德昭啊，你，你回去吧，夜里风大，小心着了凉！”

谷德昭看似醉的不轻，说话已经语无伦次地喊道：“喝，喝，酒国无英雄，今日，今日能够与何员外痛饮三百杯，是，是本官的荣幸，哈，哈哈，呕，呕~~”

仰头狂笑呛了几口冷风，一阵反胃，谷德昭稀里哗啦吐了一地，看得旁边的钱贵不由骤紧眉头一阵恶心，心中嘀咕着，斯文扫地，斯文扫地哩。

但是钱长随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紧紧搀扶住县尉大人，生怕他摔倒在地。

然后附耳劝谷德昭道：“大人，您醉了，咱们进去吧。”

说完冲何坤和那名老者躬了下身子，称道：“我家大人酒醉失态，两位莫要见怪，请走好！”

说着，将谷德昭强行搀扶进了府邸。

进了府中，谷府门房仆从将大门缓缓关闭，谷府门口霎时消停了下来。

“嘎吱，嘎吱，嘎吱……砰！”

声音乍响，大门彻底关紧，与外隔绝。

一听见大门关起的声响，本来还醉醺醺，走步踉踉跄跄的谷德昭猛然一甩手，将搀扶着他的钱贵撇了开来，沉声低吼道：“本官没有醉！”

言罢，健步如飞地急急走进了大堂，随意端起一杯茶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一杯茶水喝到见底，这才走向自己的位置，端坐了下来。

傻了！

钱贵被县尉大人这判若两人的变化给吓傻了。

瞬间恍然大悟起来，敢情县尉大人刚才是在装醉啊？

心里也在庆幸，刚才自己鄙视县尉大人的话幸亏也仅仅是腹诽一番，没有脱口而出，不然就完犊子了。

随即小步轻跑进了大堂。

一进大堂刚想问谷德昭为何要装醉，却被谷德昭抬手止住了问话。

只见谷德昭示意他坐下，然后轻轻哼了一声，道：“何坤这厮也真会算计，呵呵，区区三千两银子就想让郑九永远醒不过来，如意算盘打得倒是挺响啊，这个老鳖孙！”

刚才谷德昭和何坤等人喝酒到四更天，钱贵也是全程陪伴的，对所以事情都是知之甚详。

县尉大人口中所说的让郑九永远无法醒转，说白了就是何坤出价让谷德昭想办法毁掉郑九这个活口，让何家在暗地里干的肮脏事再也没有水落石出那一天。

可是……

郑九，根本已经死掉，早已不复存在了。

谷德昭一看钱贵耷拉着苦瓜脸，像是看穿了他心中所想，得意一笑道：“郑九到底死没死，仅限那么几个人知道，郭业小衙役这事儿办的倒是挺

漂亮，真真假假，捉摸不清啊。”

说着又指了指大门外的方向，冷笑道：“你管他郑九死活？何坤他们相信不就行了吗？今晚喝酒之时何坤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他是真信了，哈哈。”

钱贵心里也是赞叹郭业这手虚张声势玩得那叫一个漂亮。

不仅瞒骗了何坤、秦威等人，更是将整个陇西县城上上下下骗了个遍，啧啧，小小年纪，手腕当真是厉害啊，将来定是个人物。

紧接着，谷德昭站了起来，对着钱贵吩咐道：“你明日替本官亲自去一趟何府，跟何坤讲清楚，要想郑九永远不说话，仅仅本县尉的一句话就能办到，但是三千两银子太少了，你问他，何府满门性命，就值三千两银子吗？”

说完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慵懶地叹道：“今晚喝得太多，委实有点困，本官先下榻了。”

说完，径直转身离去，朝着内堂走去。

钱贵听完之后，掰扯着手指头算着，到底跟何坤开口要多少银子才划算。

盘算归盘算，心里也替郭业等人可惜，看来郭小哥等人这次也要竹篮打水一场空，反被县尉大人利用了一番，唉，白辛苦一场了。

不过很有职业道德的钱长随心里也在嘀咕，等何坤那边送来县尉大人要的银子后，一定要替郭小哥美言几句，替他争取一下捕班捕头的位置，咱也不能老是白拿郭小哥的银子，是不是？

……

……

就在谷德昭回房睡觉，钱长随还在大堂掰指头算计之时，离开谷府的何坤与那位老者也走出不远。

不过，看着两人的步履，同样是矫健如飞，压根儿就不是刚才醉生梦死的那番神情。

看来，这两位也跟谷德昭一样，都在装醉！

两人在微亮的城中行走，一前一后，老者在后，何坤在后，仅隔两步。

能让何坤屈居屁股后头跟着行走的人，这来头应该小不了。

何坤对着前面疾步行走的老者轻轻唤道：“县丞大人，素闻谷县尉海量，今日怎的会醉成这样？”

原来，

前面这位老者竟然是整个陇西县城的二当家，县令大人的副手——八品县丞吴奎。

难怪这么大的谱儿了！

“哼！”

只听县丞吴奎一声冷哼，也不知是对何坤而哼，还是冲着装醉的谷德昭而去。

然后突然驻足不走，沉声说道：“他谷德昭装醉，我们不也在装醉吗？何坤啊，若非你二兄何洵给我投信相托此事，老夫绝对不会摊这趟浑水，你知否？”

何坤驻足不滞点头哈腰称是，心中不断感叹，幸亏自家二哥何洵与吴奎是同年的举人，如果没有这层关系，今天谷家大门还真是不好进啊。

外人都以为吴奎与何家有什么利益葛蔓，其实不然，真正令何坤窃喜的

是自己的二兄何洵与吴奎，不仅是同年的举人，更是莫逆之交。

有了这层关系，何家才能在陇西城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不过今天县尉谷德昭貌似不怎么卖吴奎的面子，对自己提出三千两银子很像很不动心的样子，难道他还想再多要一番银子不成？

吴奎眯着老鼠眼，看着何坤眉头变幻，不由哼道：“何坤啊，三千两银子别说谷德昭这头饿狼了，就连老夫都觉得你是在异想天开，我想明日，谷德昭便会派人到你府上摊牌报价了。这一次，你是免不得要破财一番了。”

果然，吴奎一说这话，何坤立马牙口抽起了冷风，喃喃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一经谷德昭之手，何家肯定要被剥皮三层啊！”

吴奎看着何坤这幅心疼样，一股读书人对商贾的不屑气势勃然而出，冷声问道：“银子重要，还是你何府满门性命重要，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到时候你这泼天大案一出，屠村三百口人命必要报道朝廷刑部，哼，别说你了，就连你那秀才侄儿，还有举人二兄，都难逃一死。”

嘶……

这才是何坤最怕的地方，如果没了二兄这个举人身份，何家有再多的银子都算个屁啊？

听到吴奎话中提及自己那个秀才侄儿，何坤面露狰狞咬牙切齿道：“但是那个姓郭的小杂碎伤我侄儿，辱我何家，还望县丞大人能够替我出这口恶气。”

吴奎听到何坤连这种小事都求到他，不无鄙视地摇摇头，叹道：“一个小衙役而已，瞧把你气得，好吧，本官自会知会功曹房的马元举，夺了他的皂隶差事。”

一听这话，何坤的面色缓缓转和，附在吴奎耳边轻声说着自己对他的孝敬。

吴奎听罢，老鼠眼笑得更加往死里眯，看来他这位读书人虽然唾弃商贾，但是也爱银子啊。

不过吴奎窃喜偷笑后，又恢复了读书人应有的矜持，然后对何坤告诫道：“好了，你将银子暗中送到我府上即可，倒是你啊，好好看住那个姓秦的捕头，莫让他鲁莽行事自投罗网跑去东流乡，妄图灭口那个郑九，如果他反被人掌控住，那就不妙了。到时候，他被人当场擒住，全盘托出事情，将你们之间的往来账簿缴出，到时候一经流出，嘿嘿，神仙都救不了你的性命！”

一听到吴奎提起秦威，心里升腾起一股不祥之感。

再想到秦威这两天好像没怎么联系于他，莫非这个傻逼已经擅作主张，私自联络岷江水匪郑三江去东流乡谋杀郑九去了？

到时候……人赃俱获……天！！

猛然，何坤两腿一软，扑倒在地，悲戚干嚎道：“秦威，我操你祖宗十八代，你这是要害死我何家一门三十七口呀！”

## 第58章来了，秦威来了

何坤心中警醒，猛然仰天长叹，双腿顿时软瘫在地，看似一堆烂泥。

旁边的县丞吴奎被何坤冷不丁发疯，足足吓了一跳，再听清了何坤鬼哭狼嚎的嚎丧之后，不滞摇头失望道：“你啊，你啊，怎么会犯下如此大的纰漏呢？还愣着干嘛，赶紧想办法补救啊！”

何坤用双臂勉强支撑起身子，晃悠悠徐徐站起，哭丧着脸问道：“秦威这蠢材肯定自投罗网而去，还能如何补救啊？”

说到这儿，何坤涣散的眼神陡然一亮，一把拽住吴奎的衣袖，连哭带叫的喊道：“吴大人，县丞大人，您肯定有办法，有办法救我一命，救何府满门三十七口性命，您老就伸伸援手，拉我们何家一把吧。”

吴奎老鼠眼一眯，心里盘算着，到底要不要给何坤支支招儿呢？

自己在陇西县丞的位置已经坐了近十年，如今年事过五旬，升迁恐怕是无望了。况且自己举人出身，不是正经的进士出身，要想爬到县城一哥，七品县令的位置，肯定是比登天还难。

自隋朝开创科举以来，要想主政一方，无论是州郡一把手，还是县衙一把手，都必须是进士出身，再次也得是个三甲同进士出身。

自己一个赴京赶考屡试不第的老举人，能够混到八品县丞，已经实属不易。

真要想爬到县令的位置，怎么着也要进京赶考，最次夺他个三甲同进士出身才能行。

但是自己都这把年纪了，而且腹中学问早就随着吃喝玩乐拉进了茅坑之中，重新再捡起四书五经去考进士，恐怕自己化成了一杯黄土，都无法达成这个心愿。

思索了一番之后，吴奎想着，与其这样，不如在这个八品县丞位置多呆几年，多捞几年的银子算了。

而整个陇西县城能够满足自己胃口的，能够给予自己足够银子的，唯有何家。

罢了罢了，吴奎轻轻摇头，何家倒下去了对自己丁点好处也没有，更何况自己与何家老二何洵，的确是莫逆之交，实在不忍心看何家满门被抄斩。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个道理饶是吴奎这个大唐八品吏员也是懂得的。

随即，吴奎凑到何坤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然后又指了指县尉谷德昭府邸的方向。

听着吴奎娓娓小声说着，何坤的眼睛越发明亮，不过额头上的阴霾也是凝聚得越来越多。

吴奎见状，有些不悦地呵斥道：“解铃还需系铃人啊，何坤！你总是惦记你何家那点银子，连小命都没了，你还惦记个屁啊？现在不多出点血，等到东窗事发，无法挽回局面的那一日，哼，你即便是想花银子打点一切，那也为时过晚了。”

“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光记得蝇头小利，殊不知人头难保，可笑，可笑！”

说完不忘重重冷哼一声，而后忿忿地拂袖而去。

何坤杵立当场，时而远望着翩翩离去的吴县丞，时而凝望着谷德昭的府

邸，最后咬牙跺脚恨恨骂道：“秦威，你这个蠢材，这是你逼我的。”

随后又重重吐了一口痰，哼道：“我呸，真是便宜了谷德昭那个狗娘养的。”

而后揉了揉被冻得僵硬的脸颊，深呼几口气调转方向，重新朝着谷德昭的府邸奔去。

.....

.....

何坤去而复返，重新敲开了县尉谷府大门。

此时，夜幕退散，天色灰蒙，薄薄晨雾受寒转为霜露，宣告着新的一天的到来。

陇西县城已是转凉，深处穷乡僻壤的东流乡更是要来得冻人。

“啊欠~~”

蹲在院墙上的程二牛被晨霜袭来，冷不丁颤了下身子，打了个喷嚏。

接着，紧了紧身子，甩了下胳膊热热身御御寒，嘴中不忘喃喃道：“该死的秦威，怎么还不来？还真应了那成语来着，对，就是守猪逮兔。”

说完不忘对郭业炫耀自己最近学问的增长，喊道：“小哥，你说我说得对不对？秦威那兔崽子就是头狡猾的兔子，干他娘的。”

“噗哧~~”

郭业听着程二牛半傻不傻的话，不由一阵好笑，你妹的，守株待兔让你丫变成守猪逮兔，敢情咱们兄弟们都成了猪不成？

刚想呵斥程二牛的不学无术，突然——

一阵嘈杂的脚步声从吴家外头不远处传来，貌似冲着这边跑来。

郭业心中一凛，按照这杂乱无章的脚步声来推算，怎么着也要二三十号人，而且都是些男人的脚步声。

难道秦威他们来了？

一想到这儿，郭业冲着众人喊道：“弟兄们，他们来了！”

哗~~

无论是藏着身子的，还是打着瞌睡的，霎时都被郭业的唤醒，一时间不约而同打起了精神，纷纷亮出了横刀盾牌，蓄势待发。

郭业又冲蹲在院墙角落的程二牛寒冬啊：“二牛，挽弓，备箭，准备射击！”

嘎吱嘎吱~~

无需郭业提醒，程二牛已经从箭壶中拔出一根羽簇扣在铁胎弓上，牛劲一发力将弓弦拉起了满弦，如十五的月亮一般满。

然后将箭头对准着还未出现的目标，静待着秦威的出现。

飒飒~~

唰唰~~

脚步声越来越近，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上，郭业更是心中默数着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

“杀呀，岷江的好汉们，随秦某人杀进吴家，男的统统杀光，女的留给弟兄们享乐。”

郭业太熟悉这个声音了，秦威，秦威来了。

紧接着，秦威的声音已经到了吴家大门不足二十步的位置，又是尖声响起：“只要屠光吴家所有能够喘气的，女的任玩，钱财尽管取用。”

“秦捕头放心啦，我们郑头领说过，一切都听从秦捕头的吩咐。”

“没错，嘿嘿，听说吴家大小姐乃是一等一的美女，到时候将她活捉了献给我家哥哥郑头领。”

……

……

郭业不知道谁是郑头领，也不知道岷江的好汉到底是什么货色，但是听着他们破锣嗓门的喊杀声，心中也知道，这伙子人肯定就是秦威或者何家那支幕后的武装力量。

屠杀大泽村三百余口的凶手，就是这帮畜生。

草你们娘的，当匪徒也就罢了，还嚣张到这个份儿上，什么叫把吴家小姐献给郑头领，那不是要夺小哥的妻子吗？

这不是硬生生要往小哥头上戴绿帽子吗？

屎可忍，尿也不可忍！

不知道如今的吴秀秀也是小哥不可触碰的逆鳞么？

看小哥怎么弄死你们这下王八蛋。

随即藏在黑暗角落的郭业猛然现身，冲着院墙上的程二牛喊道：“二牛，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好嘞！”

程二牛应了一声吆喝，将目标锁准几十号冲杀人群中依稀可见的秦威，高声喊道：“他奶奶的，秦威，看俺程二牛如何射杀你这个狗卵子！”

说完，右手双指轻轻扣弦，一支离弦之箭瞬间疾射出去，鸟羽箭尾发出瑟瑟地呼嚎，冲着秦威雷霆万钧般扑面而去。

“嗖！！！”

## 第59章谁的人最多？

“嗖！”

离弦之箭飞羽颤颤，直扑秦威面颊而来……

就在这时，秦威脚底一滑，踩中了一坨乡间牛屎，摔了个狗啃泥，满嘴沾满了不知是猪屎还是牛粪的玩意，黄不垃圾，煞是恶心。

秦威还没起身，在地上破嘴大骂晦气的时候，只听“啊”的一声……

一具身体仰面倒地，眉心中箭，一命呜呼。

秦威记得这中箭毙命的匪徒貌似就一直跟在自己的身后，难道自己踩中牛屎摔倒在地，这小子当了自己的替罪羔羊？

敢情刚才这风骚的一箭是要夺老子的性命来的？

我草~~

秦威霎时后背一身冷汗，裤裆有些黏湿，没想到仅仅一个照面，死神竟然与自己擦肩而过。

看来，今天摔个狗啃泥，吃了满嘴的猪屎牛粪还算吃得好，至少捡回一条性命。

机警的他快快看了眼十几步之远的吴家，心道，原来有弓箭手埋伏。

随即，秦威放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却挥刀指挥几十号匪徒喊道：“冲啊，冲啊，杀进吴家，吃香喝辣，美女银子，一个跑不了。”

“嗖嗖嗖！”

“噗噗噗！”

程二牛一人一弓，躲在院墙角落连连发射，将射偏了秦威的怒火全部发泄到这下跑上前来的悍匪身上。

啊啊几声，又是几个匪徒中箭倒地，或一命呜呼，或中箭不死，满地打滚，痛苦哀嚎。

一转眼，几十号悍匪，竟然折损了三五人。

不少贪生怕死的匪徒停住了脚步，畏首畏尾不敢上前。

这年头，谁都不是傻子，悍匪们几乎都看出了，这吴家大院明显是早有防备。

如果这弓箭突突射个不停，那他们不是自寻死路吗？

秦威见状，也是气血上涌，没想到郭业这个小畜生竟然提前做好了准备，而且还不知从哪儿捣腾来一把弓箭。

作为守备防御一方，有了远程兵器在手，那真是无往而不利啊。

草，真他妈失算了。

就在秦威心中不知如何应对之时，突然传来程二牛的喊叫之声：“小哥，俺箭壶里没箭了，咋办？”

院中的郭业一听，顿时垮下来脸子，暗骂道：“这个傻大个，你丫没箭不会悄悄吱声啊？你这么一嚎丧，八成秦威也听到了。本想还能多多拖延一会儿，完犊子，全被傻大个搅和黄了。”

果然，外头的秦威一听程二牛的喊话，不由哈哈大笑，对着驻足不前的悍匪们喊道：“岷江的好汉们，听见没？这帮臭皂隶们没有箭矢了，他们拿我们没辙了。要说抡大刀的本事，岷江方圆百里，还有谁是郑三江麾下的对手？”



没了弓箭的威胁，秦威倒也壮起了胆子，竟然首当其冲，一边冲杀一边喊叫：“杀呀，杀光吴家来头的男人，女人和银子，管够。”

秦威的首当其冲和言语的蛊惑，就像一记强心针，打进了在场的悍匪们的血管之中，匪徒血管中的血腥杀戮之气全被秦威激发出来。

几十号人随着秦威的步伐，杀进了吴家大院之中。

郭业见着大门猛然涌进这么多操刀汉子，心中猛然一凛，看来真正的血拼，要开始了。

随即对着院墙上的程二牛喊道：“二牛，把你打虎的本事拿出来，弄死这帮狗娘养的土匪。”

砰！

郭业话刚讲完，程二牛就一个纵身跳下院墙，双腿凌空微微一曲，直接撞到一个匪徒的胸口，径直将对方撞倒在地。

就在对方受撞击倒地的刹那间，程二牛已经整个人重重跪在对方的胸口上，抡起双拳左右开弓，直击对方的脑袋，将好大一颗人头当作沙包一样，吭哧吭哧打得七孔溅出海水。

郭业横刀在手，拦住了两名就要往杂院冲去的匪徒，左劈又挡，与挥着片刀的两匪徒乒乒乓乓交战着，不时迸出火星。

几个衙役也和几名悍匪兵戈交际，厮杀在了一起。

甘竹寿这个吊死鬼更狠，直接瞅准了秦威，高高个子挥着横刀，毫无章法的胡乱挥舞着冲秦威砍杀过去。

声势煞是威猛。

秦威年轻的时候在成都府的一家大镖局当过趟子手，曾经跟个镖师学过几年的刀把式，一手横刀甩起来倒也是中规中矩，招式更跌至来，与甘竹寿斗了个不相上下。

不过郭业无意中瞥过去一眼，二人虽然不相上下，但是甘竹寿隐约占了上风。

看这吊死鬼的刀法虽然毫无招式，却是刀刀都是去往秦威周身要害，而且横刀耍的干净爽利，绝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郭业一个铁板桥侧身而过，斜劈砍翻了一名匪徒之后，心中也是不由暗暗嘀咕，甘竹寿这小子看来深藏不露啊，怎么小哥身边之人都是些有故事之人呢？

甘竹寿故意要藏拙，连真正的刀法都不要弄出来，肯定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既然如此，郭业乐得当个睁眼睛，啥也没看见。

噗嗤！！

郭业借着右边草垛的掩护，猫了下腰，晃了眼对面的匪徒，直接将横刀深深穿透草垛，刺进草垛对面匪徒的小腹之中。

又解决了一个！

看来，小哥的战斗力也是不弱，以一挡二，完美碾杀！

至于抱着痛打落水狗，背后打闷棍这一信念的阮老三几人，就玩得更是不亦乐乎了。

正面战场，压根儿就找不到这几个孙子的身影，几乎又躲在哪个阴暗角落，像一只猎豹似的正寻找着猎物，准备蓄势待发，一扑而就。

可即便如此，整个前院的战况还是不容乐观。

满打满算，整个皂班也就八九人，而来袭匪徒却是有三十来号人。

即便皂班弟兄再怎么顽强不怕死，奈何双拳难敌四腿，就这儿士气正旺之时，皂班中还是折损了两个弟兄，轻伤了好几人，战斗力缓缓在下降。

程二牛小腹中了一刀，强撑着身子挥着铁拳继续与匪徒搏斗。

阮老三几人由于匪徒的学乖开始扎堆，也不再是无往不利了。

至于和秦威斗得正酣的甘竹寿，因为分心和藏拙的缘故，肩膀也被秦威的帮手挑破了一个口子，鲜血汩汩直流。

郭业看着甘竹寿这样，暗暗骂道，麻痹，都成这样了，还不把真实武艺亮出来，作死呢？

不过从另外一个侧面，他也很清楚地猜到，甘竹寿心中隐藏的秘密，绝对不是一般的小秘密。

一个能让人连生死都置之度外，都要将其隐藏住的秘密，能小的了吗？

不过即便如此，郭业也不能袖手旁观，对着前院喊道：“弟兄们，再坚持一会儿，朱鹏春和庞班头的援兵很快就到。”

说完，将横刀重新握紧手中，径直奔往甘竹寿的方向，喊道：“吊，哦不，老甘，小哥来助你一臂之力。”

甘竹寿还是那副吊死鬼的德性，轻轻嗯了一声，将秦威让了开来，直接扑向秦威身边的几个悍匪，缠斗在了一起。

郭业见状，心道，我靠，你丫还真够不客气的，竟然将秦威这头小BOSS留给小哥。

秦威一见郭业扑来，用衣袖擦拭满脸汗渍，嘿嘿阴笑道：“小畜生，本捕头早就想宰了你，嘿嘿，正好，这次咱们新仇旧恨一起算。”

郭业呸了一口，骂骂咧咧道：“算你麻痹算，小哥能整死你那死鬼岳父，照样能整死你这个王八蛋，秦威，大泽村三百多口无辜冤魂在下面等着你呢。”

“咣当！”

两把横刀交击在一起，发出一声清脆声响。

此时的郭业与秦威不过两尺的距离，这兴许是两人有史以来最亲密的一次接触。

两刀碰击之后，秦威握着横刀的右手虎口隐隐生疼，心道，这小畜生好大的力道，看来要速战速决，不可与他纠缠。

郭业则是环顾了一下前院战况，草，悍匪人数太多，不容乐观啊，援兵再不到的话，杂院就要被攻进去了。

杂院万万不能破，里面除了有自己布置忽悠秦威与何坤等人的假象疑云，还有自己那个貌若天仙的假老婆，吴秀秀。

除非从小哥身子踏过，不然杂院死也不能被悍匪攻破。

呼~~

就在郭业发愣空档儿，秦威突然又是挥刀劈来。

郭业下意识猛然警醒，一个驴打滚堪堪避过这要人命的一刀。

草你祖宗的秦威，竟然玩偷袭，你他妈不按套路出牌，你妹的。

郭业差点吓懵过去，因为秦威的刀锋已然将他衣角劈掉了一小截，再往下一点点，就是裤裆那儿。

如果躲得再慢一点，小哥兴许就要去大唐皇宫里谋份差事了。

郭小哥的性福，差点就到此为止了……

躲过一劫的郭业浑身冒着冷汗，自己真是鬼迷了心窍，战场厮杀，还敢分心，差点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秦威看着郭业的狼狈样，不由得意洋洋的哈哈大笑道：“小畜生，你就这点能耐吗？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前院里头谁的人多？”

紧接着又是一阵哈哈狂笑，仿佛郭业和整个吴家院内众人的生死已经掌握在他的手中一样。

不过，很快秦威就笑不出来。

猛然，从吴家外头不远处传来轰隆的脚履踏地之声，貌似有数百人之多。

隐约中传来阵阵吼叫壮威之声：

“小哥，小哥，郭小哥，老朱率人救援而来了。”

……

“郭业，郭业，你们给老子撑住，庞飞虎来也。”

……

“承蒙郭小哥不嫌弃咱们是地痞混混，弟兄们，咱们赶紧冲啊，不能让皂班的公爷们吃了亏。”

……

“是啊，是啊，又有银子拿，又可以替大泽村的父老乡亲申冤报仇，这事儿俺们得办好咯。俺们即便是混混，也是有良心的混混，不是？”

……

郭业听着陆续传来的吆喝喊叫声，心道，朱鹏春啊朱鹏春，你他妈可算是来了，不然皂班的兄弟可真要吃大亏了。

随即一扫刚才焦急的模样，横刀一扫直指面色巨变的秦威，古惑仔似的轻佻鄙视道：“秦威，你个王八蛋，你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现在谁的人最多？？？”

看郭业那架势，就跟拿着板砖在街头打架的流氓没有两样儿。

## 第60章仗义每多屠狗辈

当皂班班头庞飞虎和朱鹏春率众围院，黑压压近两百城中地痞无赖将吴家大门挤得门槛儿都烂掉之时，秦威很清醒地预见：

大势已去！

完了，这次，真的完了！

但是秦威不甘心认输，还想着继续负隅顽抗，杀出一条血路逃出升天。

因为他知道，抓贼捉脏，只要自己现在还能够跑掉，任凭郭业等人红口白牙，还是不能拿自己怎么着？

逃，逃出生天，这是他现在唯一的自救之法。

就在秦威重新举起横刀，眼神闪烁地看着门口之时，郭业一声爆喝：“秦威，你再好好看看四周，你看看与你同来的这些匪徒，还有顽抗的本钱吗？”

秦威身子打了个激灵，扫视一眼，自己带来的数十个水匪除了死伤，基本都被庞飞虎等人带来的地痞混混们全部控制住了。

三两个地痞流氓捆绑着一个水匪，将数十号人吃得死死，根本没有抵抗的能力。

完了，秦威心中哀嚎，单靠自己想要杀出去，根本是天方夜谭。

甭说双拳难敌四腿，现在院里院外至少也有几百双腿，怎么杀出去啊？

不知不觉间，秦威的心底升腾起一股无力感，由小渐大，缓缓弥漫心中各个角落，直至身体四肢，连大脑都趋于空白，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秦威失神间，郭业冲着秦威身后的程二牛打了一个眼神，一个动手偷袭的眼神。

说时迟，那时快，平时呆傻的程二牛这时候朱鹏春附体，竟然领会了郭业眼神的示意。

吼～～

程二牛倏的咆哮一嗓子，身子猛地向前倾去，一记重拳如电炮，狠狠砸在秦威的背上，只听一声……

噗！

秦威背部生受九牛二虎偷袭重拳，哇的一声腥血喷出，身子向前踉跄几步，勉强站稳还没做出应对之策，又见程二牛突然在秦威后面蹦起身子，狠狠往他后背一压！

吭哧！

铁塔般的汉子就跟一坨沙包似的将秦威面朝地背朝天地径直压倒在地。

一声“呜咽”从秦威嘴中带血呛出，人已晕厥过去，暂时不省人事。

这还不止，程二牛又亮起招牌动作——打虎拳，高高挥起砸向秦威的脑袋。

“停！”

就当众人还迷糊在程二牛的突然举措之下时，郭业猛然叫住了程二牛的出拳，喊道：“住手，二牛，你丫想打死他不成？”

程二牛血气上涌，哼哼道：“这混蛋死不足惜，就这么打死他，俺还觉得便宜了他哩。”

郭业疾步上前将程二牛从秦威的身上拉扯下来，喊道：“笨蛋，秦威一死，那就死无对证了，真凶便真的要逍遥法外了，他现在必须活着，听清楚

了吗？”

程二牛听罢，讪讪地挠着后脑勺，他一时冲动还真没想到这么远。

郭业对阮老三等人吩咐了几句，示意他们将秦威拖到吴家杂院去，一会儿自有用处。

紧接着，又和庞飞虎，朱鹏春等人打了招呼，一阵寒暄。

秦威被擒，皂班上下总算是松了口气。

庞飞虎看着横躺在地上的两具皂隶尸体，轻轻叹道：“唉，又折损了两名皂班弟兄，狗娘养的秦威。”

郭业看着两具尸体，心头也是隐约疼痛，昨夜里还活蹦乱跳的两个人，就这么一个凌晨的功夫，竟然天人永隔，不难受那是假的。

随即吩咐程二牛将他们背到干净的草垛上，回头拉回城里交给他们的家人，必须厚葬。

然后对朱鹏春吩咐道：“老朱，回头从字花馆里支点银子，交给他们的家人，都是一个班房的兄弟，咱们得让他们安心的走，不是？”

朱鹏春也是面带余戚地点点头，不过还是提醒郭业道：“小哥，最近接二连三从字花馆支银子，账上可是没有多少现银了。而且昨夜为了从城里招呼帮手，差不多将字花馆里的现银都提光了，你看这……”

郭业听着也是愕然，自己最近为了办这个案子花钱的确无度，而字花馆又是新近才真正开始盈利，照自己这么个花法，还真是入不敷出。

但这不是理由！

随即郭业声音有些洪亮地喊道：“老朱，我不管这个，你让张小七就是砸锅卖铁也要给我凑足两百两银子给死难兄弟的家属送去。逝者已矣，咱不能让他们家人也跟着受罪啊！”

朱鹏春苦着一张脸，看来字花馆下面几个月的红利八成是没得分了。

不过小哥说得也在理，人都死了，难道还要让他们在下面不安心吗？

随即咬牙重重点头称是。

一旁的庞飞虎听闻，也是走过来从怀里掏出两锭十两重的银子塞到朱鹏春的怀里，说道：“家里那婆娘最近置房买地，就剩这点了。”

庞飞虎仗义疏财，郭业也没矫情，对着朱鹏春说道：“收下吧，回头到我家去，我那儿也还有二三十两银子。”

紧接着，程二牛、阮老三，甘竹寿，还有幸存的几个皂隶都纷纷从兜里掏出存银，多的四五两，少的七八钱，纷纷塞进朱鹏春的怀里，嘱托他一并带回去凑数。

这时，还在院中看着此情此景的地痞混混们也不由动容，一直以来在他们的印象里，这些穿着朝廷虎皮的衙差公爷们都是趾高气扬，欺凌弱小的鹰爪。

在他们眼中，如果说他们是不受朝廷承认的街头地痞与无赖的话，那这些衙役就是执着朝廷合法许可证的地痞与无赖。

但是眼前的一幕却彻底摧毁了他们之前的认知，原来这些公爷们竟然如此的仗义啊？

能够为战死同僚掏出家底儿的公差，再怎么是朝廷鹰犬，那也是爷们，纯爷们。

霎时，院中的地痞混混们不约而同地喊道：

“郭小哥仗义，庞班头仁义，你们都是好汉子。”

“既然皂班兄弟慷慨疏财，那咱孙明延也不能落后，今天朱爷给了孙某人三两银子，应邀前来助阵。现在孙某人将这三两银子掏出，分文不收。”

吧嗒~~

说完，几块碎银从某个角落抛出，徐徐落到朱鹏春的脚步下。

吧嗒，吧嗒，吧嗒~~

紧接着又从几个方向抛出几块银子落在朱鹏春的跟前。

不一会儿，院中像是刮起“银子雨”似的，银子猛落不止，朱鹏春的面前散落了一地的碎银，约莫二三百两。

一边落银子，一边涌起此起彼伏的豪言壮语来：

“孙明延孙大哥够爷们，到底是咱们城南的扛把子，小弟服了。”

“我也分文不收，还给皂班的公爷们。”

“谁说咱地痞混混没出息？咱也掏银子，分文不取，今儿个不白来。”

.....

.....

无论是朱鹏春，程二牛，还是庞飞虎，阮老三，还有几名衙役，都被眼前突发一幕怔怔看傻了，这还是被县尉大人扣上“乱陇西治安毒瘤”的地痞流氓吗？

倒是甘竹寿脸色如常，轻轻嘀咕道：“仗义每多屠狗辈！”

至于郭业，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世纪的新时代青年联想到的感触到的却是更多，不过心中也同时萌发出了一个想法，一个还未成型的想法。

如果将这几百号人收为己用，是不是整个陇西县城的小道消息和街边绯闻都能传递到了自己耳中了呢？

这倒是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哟！

一想到这儿，郭业觉得有必要出来和这帮人结下一番善缘不可。

随即郭业挺身而出，抱拳对着院里院外的地痞混混们喊道：“多谢，多谢各位爷们如此仗义，郭某人在这儿代表我们庞班头，代表皂班上下的兄弟，感谢各位了。”

郭业这番低姿态的谦逊霎时博得了在场诸人的好感，一时间鸦雀无声，不再闹哄。

而后，郭业对众人继续道：“仗义每多屠狗辈，此话不点不假，今日各位的举措，一声‘好汉子’不足以彰显各位的高义。”

听罢郭业的话，有人躲在角落里喊道：“那以郭小哥认为，该当如何称呼咱们爷们啊？”

郭业对这个及时搭话茬儿的人儿抱以好感，心中赞道，真是一个好托儿啊！

随即若有似无地瞥了一眼方向，赫然就是第一个掏银子，城南地痞流氓的扛把子——孙明延。

心中默默记了下名字，孙明延，有机会倒是要拢络一番。

而后对着众人说道：“这话问得好，各位可记得我大唐立国之初的传奇人物红拂女、虬髯客否？”

这话一出，院里院外又是一阵吵吵嚷嚷。

红拂女，虬髯客，谁不知晓？

这两位可是传奇式的江湖人物，传闻当今皇帝李世民与此二人有过深交，曾经数次几救还是秦王的李世民于险象环生之中。

当真江湖人物摩顶的两尊大神，在江湖武林之中那是嗷嗷享有声誉啊。

不过据传闻，自从李世民玄武门事变之后，红拂女，虬髯客就再也消失于中原，从未现过踪影。

有传闻，二人结为伴侣，隐匿山林，逍遥世间。

更有传闻，二人结伴出海，去寻那长生大道。

两位大拿尽管不再踏足江湖，但是江湖扔然有哥的传说。

郭业在后世也曾拜读过隋末唐初的野史，对这两位传奇人物有了了解，今天故意提到这两人自然有他自己的深意。

郭业挥挥手示意众人噤声，继续道：“红拂女，虬髯客，两位高人逍遥世外，但是各位莫要忘记，这两位曾经就是游侠出身，做的就是行侠仗义，锄强扶弱之事。今日各位的壮举，足以当得起‘游侠’二字。”

游侠！！

众人听罢，耳中嗡鸣。

郭小哥竟然将他们这下九流的地痞混混称之为游侠儿，这，这他妈的比给了三两银子还要来得舒坦儿。

如果说三两银子是物质粮食的话，那么郭业的一句‘游侠儿’绝对就是精神粮食。

令在场三两百的混混们纷纷陷入了遐思和意淫当中。

游侠儿，

行侠仗义，锄强扶弱，

地痞流氓也是人，也需要世人的认可和尊重，郭业今天给他一个游侠儿的称呼，

绝对是一个殿堂级的赞誉！

郭业看着众人默默陶醉于自己给的精神享受之中，随即轻轻吟道：“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最后对着众人躬身抱拳朗声道：“诸位游侠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郭某愿与诸位游侠儿维护好陇西城治安，共建美好大陇西！”

说完拍拍屁股，也不再墨迹，对着身后早已听着傻傻发愣的庞飞虎低声道：“头儿，速战速决，咱们该去审讯秦威那个王八犊子了。”

庞飞虎惊醒，再次完败在郭业的大忽悠之下，恍过神来之后，对着郭业点头道：“是啊，必须尽快撬开秦威的嘴巴，将口供和他与何家往来贩卖私盐的账簿找到。不过秦威这厮混迹衙门这么久，对衙门里头的刑讯逼供都清楚的很，郭业你有何办法能让他乖乖配合咱们呢？”

郭业指了指自己的脑袋，信心十足地说道：“头儿，你就放心吧。百般花样全都在我脑子里装着呢，咱们走着！”

庞飞虎唔了一声，径直先往杂院方向走去，沉声道：“走着，会会咱们皂班这个老冤家！”

## 第61章烧个鸡鸡，点天天灯！

郭业一进吴家的杂院后，第一件事便是遣散了所有躲藏在杂院中的所有吴家中人，包括他的便宜岳父吴茂才和假老婆吴秀秀。

正式宣布，从这一刻起，吴家的紧急戒严令宣布解除。

听闻秦威被擒，来袭匪徒被一网打尽之后，吴茂才总算松了一口气，心中也是琢磨，秦威这个关键人物被控制住，看来自己离陇西首富的宝座又近了一步。

这个时候的吴茂才看着郭业的眼神都趋于柔和，心中赞道，真是个贤婿啊！

随即扑哧扑哧跑上前来，想着提醒一下郭业，这次抓捕秦威莫要忘了吴家的大功。

可谁知跑上来还没寒暄两句，就被郭业打发走了。

此时的郭业哪里有心思和自己这个市侩的便宜岳父讨价还价，现在秦威的口供没有坐实，账簿没有拿到，谈什么都是扯淡。

随即命令阮老三带着人将吴茂才架出了杂院，然后又让甘竹寿这个冷面的吊死鬼带着人把守住杂院门口，不许放进任何一个人进院。

因为他必须快速审讯秦威，容不得半点外界的打扰。

而后，趁着秦威昏迷之时，在杂院中找来一间空置已久的房屋，命人将窗户贴上油毡，半点阳光进不来，将屋内遮掩的昏天暗地，气氛顿时营造得沉闷压抑。

接着，让程二牛和朱鹏春将秦威绑到屋内的一根柱子上，捆绑得严严实实，半分动弹不得。

然后在屋中烧起炭炉，将烧火钳，柴刀等带铁的玩意放在炭炉里可劲儿烧着，充当刑具。

不消一会儿，整个房屋被折腾得跟衙门大牢的刑房一般无二，郭业手中拿着皮鞭，在秦威身边来回转悠，恍然间，让他有了一种小鬼子严刑拷问共产党员的感觉。

靠，还真像那么回事。

不过就是不知道秦威这厮的骨头有多硬了，你妹的，你骨头再硬，能硬的过老虎凳，硬的过辣椒水，硬的过烧红的烙铁？你丫真以为自己是伟大的革命志士？

庞飞虎搬来一把椅子远远坐在后面，看着郭业的自有发挥，如今诸多事务他基本都交由郭业操办，特别是刑讯逼供这种事情，他也不擅长。

准备妥当之后，郭业对着充当打手的程二牛和朱鹏春相继喊道：“浇冷水，浇醒这个王八蛋。”

“哗啦！”

程二牛高举一个大木桶轻轻松松举起盖过头顶，径直从秦威的脑袋上浇下去。

冰凉刺骨，秦威悠悠醒转，眼睛缓缓睁开。

“哗啦～～”

又是一声！

朱鹏春则是费劲巴拉地提起木桶，向前猛泼，一桶冰凉的井水直接泼到



了秦威的裤裆上。

这下，

真把秦威给凉透了，都快凉到了骨子里。

秦威被冻得鸡鸡都快成了冰棍，破口大骂道：“郭业，你个小畜生，你敢如此待我？”

“啪！”

郭业一记皮鞭直接抽到秦威的嘴角，皮开肉绽，顿时起了一道血槽，疼得秦威哇哇直叫。

郭小哥眼神清冷的看着秦威，鄙夷道：“死到临头，还敢张狂，看我打不死你狗日的。”

紧接着，又是噼里啪啦一阵鞭笞，鞭鞭都往秦威身上抽打，他什么也不问什么也不说，先是狠狠抽了秦威三十大鞭。

这么做是用意的，学名就叫杀威棒。

不过到了郭业手中就变成‘杀威鞭’了。

一上来就下狠手，不仅是郭业公报私仇，报复秦威这些时日来对他和整个皂班的迫害，也是为皂班死去的弟兄出一口恶气。

更重要的是，先把秦威打疼打怕了，挫挫他狗日的锐气，免得到时候这狗杂种又骄横呲牙不配合。

啪，

啪啪，

啪啪啪。

衣衫褴褛，皮开肉烂，血水横飞，远处看着的庞飞虎，还有近处的朱鹏春都不由别过了头。

二人心中嘀咕着，郭业，真他娘的狠啊。

倒是程二牛看得煞有介事，一边兴奋地听着秦威哇哇鬼哭狼嚎，一边不时配合着郭业数着鞭子喊道：“三，四，五……十七，十八……二十八，二十九，三十！”

当程二牛喊道三十下，郭业手中挥动的皮鞭应声停止，抹了抹额头的汗渍，看了眼秦威。

这厮两眼翻白，奄奄一息，貌似又要昏死过去。

郭业知道秦威死不了，因为他控制了自己抽鞭的力道，随即对着程二牛再次喊道：“二牛，去弄瓢水，浇醒这狗杂种。”

哗啦~~

一瓢凉彻骨意的井水又朝秦威脸上洒去，将濒临晕厥的秦威再次冻醒。

秦威一边哼哼唧唧地气若游丝着，一边朝着郭业哼哼道：“小畜生，别白费心机了，老子知道你不敢杀我，你杀了老子，谁给你口供？谁给你要的东西？嘿嘿，嘶……老子在大牢里给犯人用刑的时候，你个小畜生还不知道在哪里玩泥巴呢。哈哈，嘶，哈哈。”

秦威这次倒是说到要害了，郭业不敢打死他，他坚信只要自己咬紧牙关，挺到何坤出面营救自己，就能重见天日。

现在他算是彻底醒悟了，自己跟何坤再怎么样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何坤不会让他落在郭业等人的手中。

自己当初就是鬼迷了心窍，一时冲动想杀了郑九灭口，而办了蠢事，最

后才中了郭业等人的圈套。

现在他没心思理会郑九醒没醒，他只关心自己能否熬到何坤的援手。

何坤的救援，才是他唯一的活路。

想罢理顺里思绪之后，秦威闭着眼睛一边哼哼唧唧疼痛地抽着冷风，一边心中暗暗给自己提气，千万不能张口，不能要忍住疼痛忍住刑讯，熬到何坤的到来。

郭业见着秦威此时的秦威仿佛跟修禅之人明悟了似的，一副水火不侵的样子，心道，麻痹的，还真是棘手，看来只能连唬带吓，然后加点硬料了。

随即对着秦威哼道：“你真以为你不开口就没事了？你别忘了与你一同来的那些匪徒，你自己嘴巴硬，你能保证他们的嘴巴和你一样硬吗？”

话音落罢，远处的庞飞虎也干吼道：“秦威，与你同来吴家袭扰的那帮人，我已经问清了底细，他们招了供，你和岷江水匪头子郑三江狼狈为奸，伙同何家贩卖私盐。你们为消灭罪证，竟然火烧白记药铺七八口人，还屠杀大泽村三百余口无辜性命。狗杂种，此等丧尽天良的事情你都做得出来，你枉为衙门捕头，你枉为公门中人啊。”

“哼哼！”

秦威咬紧牙关，不屑地望了眼走上前来的庞飞虎，矢口否认道：“光凭他们这些人的一面之词就能定我的罪？呵呵，庞飞虎，你太天真了。你莫非忘记了刑部给各州府县衙发放的审讯公文内容了？公堂之上，非良籍者，悉数供词皆不得作为旁证。”

说到这儿，忍着疼痛不无得意地哈哈笑道：“庞飞虎，你也说了他们是岷江水匪，你觉得县令大人会将水匪的供词作为旁证，给本捕头定罪吗？我看你庞飞虎是穷疯了，饿傻了吧？”

庞飞虎听罢此言，顿时脸色大变，怒指秦威久久不能言语。

郭业听着秦威的狡辩，心中也是颇为感叹，秦威这个王八蛋到了个关节，竟然还能想到这些没有乱了分寸年。

看来这些年的衙门捕头，的确没有白当。

前文就讲过，所谓的良籍就是在朝廷各州府县衙门户曹房有过登记造册的，身家清白的老百姓，这些是大唐的良民，是有户口有身份证的人。

良籍之人是受到朝廷承认的合法公民。

而像青楼妓女，歌姬舞姬，还有卖身为奴的人，是没有资格拥有良籍的，基本都是贱籍，没有正式户口的，属于那种拿着暂住证过日子的人。

贱籍中人的户口不是本人掌握，而是由她所从属的主人所掌握。

这些人只被自己的主人所承认，朝廷压根儿就不给予承认和保障。

至于水匪，山贼，土匪，大盗之类的人，连贱籍都算不上，属于真正意义上的黑户，是没有身份证和户口簿的人。

别说朝廷不给他们办理，即便朝廷给他们办理，他们也不敢办啊？

哪个山贼或盗匪傻兮兮地跑到衙门去办理户口簿和身份证，那才真的见鬼了？

身份证户口簿上写什么？难道写某某某，住址，某某山某某洞山大王？

然后在职业一栏上写着，从事山贼或者盗匪？

除非这人是脑子坏了，就是想去找死，才会去衙门办理户籍，不然都宁可黑着户口过日子。

所以，秦威说得没错，公堂之上，这些水匪的供词，是不予受理作为呈堂证供的。

郭业看着秦威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心中哼哼道，你麻痹，看来不给你加点料，你丫是要一路向西硬到底了？

冷眼看了下秦威，哼道，看来小哥的满清十大酷刑也要上场了。

随即对着朱鹏春喊道：“老朱，去炭炉那儿将烧红的钳子给我拿过来，咱给秦捕头热热身！”

然后指了指墙角的一把锄头，对着程二牛吩咐道：“二牛，去挖个坑，唔，挖到这个深度就成。”

说完，比了比自己的脖子，刚好到下巴这儿。

程二牛嗯了一声，径直走过去抄起锄头哼哼哈嘿一阵挖坑。

而朱鹏春则是小心翼翼地将烧得通红通红的烧火钳捧到了郭业的跟前。

秦威见状，有些不明所以，但是郭业的眼神却又让他心里发毛，心中一阵害怕，脱口问道：“姓郭的，你想做什么？”

郭业拿起布条包住了烧火钳的首端，通红冒着热气儿的钳子在秦威裤裆外面夹了夹，嘿嘿冷笑道：“你他妈的不是威武不能屈吗？今天小哥就给你来一场满清十大酷刑，看你还能嘴硬到几时？”

朱鹏春机敏地配合问道：“小哥，啥叫满清十大酷刑啊？咋没听过哩！”

郭业手中的烧火钳在秦威裤裆外面喀嚓喀嚓两下，哼哼道：“小哥自创的最新刑讯逼供手段，先来一道红烧火钳夹鸡鸡，废了秦威的命根子。”

然后又指了指正在甩开膀子挖坑的程二牛那边道：“断了他的鸡鸡之后，再给这王八蛋点个天灯拔个蜡。”

朱鹏春听罢，吓得浑身一颤，立马闭口不言。

秦威则是一脸茫然，突然惊慌大喊：“草你娘的郭业，你不能这样，我他妈是捕头，是你的上官。”

郭业呸了一口唾沫到秦威脸上，冷声道：“捕头你爹个蛋，好言相劝你不听，非要当烈士，现在说啥都晚了！”

随即提着火钳，步步逼近……

## 第62章我招了

郭业提着烧红火钳，默不作声盯着神色仓惶的秦威，步步逼近……

庞飞虎、朱鹏春二人也是屏住了呼吸，仔细瞅着徐徐走步的郭业，心中骇然不止，小哥真要将这烧红火钳往秦威的裤裆里夹去吗？

这烧红烙铁一般的火钳如果真把秦威的命根子夹住，那还不得炭烂了吗？

二人的脑海中已然浮现出‘哧哧’的焦烂之声和秦威鬼哭狼嚎、痛不欲生的场景。

而秦威看着郭业步步紧逼，更是使足了吃奶的力气挣扎着，妄图挣断死死捆绑自己的绳索，谁他妈愿意自己的鸡鸡被火钳烙成焦烂？

三步，

二步，

一步，

郭业手中的火钳离秦威只有半尺之遥，可秦威还是没有挣脱绳索，看着火钳在自己的裤裆外头来回晃荡，如同死神的镰刀即将挥割下来一般。

看着秦威的不断变幻的神色和痛苦的挣扎，郭业知道，这王八蛋心中的恐惧正徐徐升腾，无边无际的恐惧感正逐渐打磨着他内心那份坚韧，离松口还差一步之遥。

看来，还要给这王八蛋烧烧火，加加料。

恰巧，正在嘿揪嘿揪挖坑的程二牛突然从坑里爬了出来，将锄头扔在地上喊道：“小哥，这坑已经挖好，您来瞅瞅看是不是够用了。”

郭业当然不会真的去拿烧红火钳去夹秦威的鸡鸡，纯属吓唬吓唬这王八蛋，万一整死他了，谁给自己口供和账簿？

现在程二牛这一嗓子算是天赐良机，解了郭业心中的犹豫。

随即郭业摆摆手喊道：“不用看了，肯定够用了。”

而后对朱鹏春吩咐道：“老朱，你去找老管家福伯要副凿子和锤子，记得，跟福伯要点菜油。咱们先给秦捕头点个天灯拔拔蜡，点完天灯再用这火钳夹烂他的狗鸡巴。”

说着转身大步退后将火钳嗖的一下又重新塞进了炭炉之中。

嗤啦~~

火钳一进炭炉回温，又是溅起铺天的火苗子，煞是唬人。

朱鹏春自然没有见过点天灯，不知小哥又是凿子锤子，又是菜油，到底要干什么，随即问道：“小哥，恕老朱没见识哈，这点天灯到底是个啥玩意？”

庞飞虎和程二牛也是一脸茫然，他们混迹衙门班房这么久，也未曾见过点天灯为何物。

郭业偷摸了一眼秦威，发现这王八蛋见着自己退后将火钳回炉，不禁粗粗舒了一口气。

切，这才哪儿到哪儿？

一会儿满清十大酷刑之点天灯出来，看吓不死你狗日的。

随即对着三人说道：“这点天灯啊，也是小哥自个儿琢磨的一道刑讯手法。你们见过剥羊皮吗？”

说着，又是无意瞥了一眼秦威，发现这狗日的也瞪大了眼珠子瞅着自己，听得津津有味。

一旁的程二牛抢先喊道：“见过见过，俺以前进山打猎就打过山羊，自个儿剥过羊皮。先在羊羊喉咙那儿开个口，放光血好让它断气，然后顺着口子，往羊肚子，还有四肢将羊皮哗哗给生剥下来。”

郭业赞许地冲着程二牛点点头，然后说道：“这点天灯说白了就是剥人皮，不过不同于剥羊皮，你那个是死剥，让山羊断了气再剥皮；但是小哥的点天灯，却是生剥，剥完人皮，那人儿还能活蹦乱跳。”

嘶……

剥完皮，还能活蹦乱跳？

程二牛和庞飞虎等人听得连连诧异，牙口不禁抽着冷风，这剥完皮的人还能活吗？

这手艺可真是神乎其技啊，众人顿时都来了兴趣，要看看郭小哥的点天灯绝技了。

秦威则是听着脸色惨白，口中牙齿上下打颤，双手双腿不由发抖，裤裆处隐约传来一股骚味儿。

郭业故意装作没看见，继续对程二牛三人普及点天灯的手艺道：“一会儿啊，先将秦威埋到坑里，用泥土掩住，将他的脖颈和脑袋露出来即可；接着呢，再用锤子和凿子在他脑袋天灵盖的位置凿个洞，然后将烧得滚烫的菜油哗哗注入脑袋上凿开的洞中。”

说到这儿咽了口唾沫，再偷摸看了一眼秦威，发现这厮脸上已经没了人气儿，一张脸跟将死垂危之人一般难看，而裤裆那儿的骚味愈发浓重，裤腿一片浸湿。

郭业心中呸道，就这点出息，我让你丫继续嘴硬。

再次滔滔不绝地讲解道：“你想啊，脑袋上凿个洞本就头疼欲裂了，如果再把烧得滚烫的菜油往洞中汨汨浇进去，你猜会怎么着？”

三人没有回答，而是用一种充满求知探索的眼神，渴望地看着郭业。

郭业解答道：“当然是史无前例的疼痛难当，想死死不了，想活活不成，还能怎么着？他只会将自己潜在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妄图跳出深埋的坑中。但是脖子以下全被泥土厚厚实实地掩盖住，怎么跳？”

说着又看了一眼秦威，这厮已经翻着死鱼眼，将自己代入了角色之中。

郭业心中冷哼，不再看向众人，而是盯着秦威一字一字说道：“将自身潜在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用力往上一跳，呵呵，人是跳出来了，不过却是留下了一张毫无瑕疵的人皮于土坑之中了。啧啧，你说小哥这活剥人皮的方法，如何？”

庞飞虎已经听得皱紧眉头不再言语。

朱鹏春则是跑到墙角，哇哇呕吐不止。

至于程二牛呢？

已经迫不及待地跑到秦威身边，匆忙解起绳索，然后将秦威拖着往土坑那边拽去，嘴中连连称赞：“好方法，俺先拿这王八蛋试验一番才是。”

“放开我，姓郭的，叫这傻大个住手，住手！”

秦威一边挣扎踢着双腿，一边嘴中不滞叫喊道：“老子招了，姓郭的，草你祖宗，你赢了，我愿意招供！”

呼~~

郭业一听秦威认输，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看着秦威那半死不活的样子，郭业喃喃自语道：“不怕你不招，满天下，小哥还真找不出一个能够扛得住满清十大酷刑的人儿来。”

如果点天灯还吓唬不住秦威，郭业还有倒骑驴，铁刷子，贴湿纸等等酷刑对付着他。

非吓唬到秦威招供为止。

秦威认输，宣告着这次刑讯逼供的结束，离胜利又近了一步。

小哥不由沾沾自喜地对着庞飞虎比划了一个胜利的手势，笑道：“头儿，看来我有做酷吏的潜质啊！”

庞飞虎的思维还是停留在点天灯的幻境之中，不由摇头对郭业叹道：“太狠了，你小子太他妈狠了，这种手段都想得出来，活该秦威这混账输你手里。”

“砰！”

程二牛猛然将秦威摔在地上，挥舞着双手哇呀呀叫道：“我呸，好没出息的杂碎，竟然，竟然……”

郭业和庞飞虎一侧目，只见程二牛的双手满是屎黄屎黄的稀泥。

靠，秦威这厮不禁吓尿了，竟然，竟然还吓得喷出了屎来！

这时，连呕吐完毕刚缓过气来的朱鹏春都开始鄙夷和唾弃起秦威来了。

不消一会儿功夫，在郭业的几句问话之后，秦威就将自己这些年来与何家贩卖私盐的事情一一道了出来。

其中包括为了隐藏秘密，他们是如何将在山中见到他们贩运私盐的郑九殴打推下山崖，如何趁夜火烧白记药铺，如何与岷江水匪郑三江屠杀大泽村三百余口无辜百姓的过程一一叙述里出来。

最后秦威言称自己手中有一本账簿，是他与何坤，郑三江多年来贩卖私盐的明细账簿，包括数量，钱数，地点，买家等等，详实至极。

郭业一听，心中赞道，这个账簿才是好东西。

只要有了这本账簿，麻痹的，这个私盐勾当得有多少人要牵连进来啊？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秦威答应告诉郭业账簿的藏点，而郭业也答应秦威，皂班上下会联名上书县令大人，希望将秦威转为污点证人，求顾县令特赦秦威。

当秦威说出账簿藏点之后，郭业立即吩咐办事谨慎得力的朱鹏春再跑一趟县城，去福顺巷秦家后院，将梧桐树下面的账簿给挖出来，并收藏放好。

随后又命令程二牛将秦威拖下去看管好，明日带回县城，与口供一道交给户曹房马元举，算是和马元举正式完成合作。

待得秦威被程二牛带走，庞飞虎略有担忧地问道：“郭业，干嘛不将秦威交给县尉谷大人啊？你要知道，谷县尉才是咱们三班衙役的上司啊！”

郭业先是说了一通自己和马元举的合作，反正这事儿庞飞虎也是知道的，然后说道：“班头，我总感觉谷县尉这人不可信，备不住哪一天他将咱们弟兄卖了，咱们还帮他数银子呢。”

郭业并未对庞飞虎说当年他妹子冤死，正是谷德昭收了何家银子一手促成的。

不然一说出来，这个汉子非要发飙不可，到时候肯定又要横生枝节。

庞飞虎点点头算是做了同意的姿态，然后说道：“那就照你的心意去做吧，不过你刚才跟秦威交换，说是要联名上书保他一命，这，有点，……”

郭业听罢哈哈大笑，撇撇嘴说道：“只要账簿到手，我才管他去死，班头多虑了。”

啥？

这小子敢情是诓骗秦威不成？

郭业见着庞飞虎一副吃惊的模样，乐道：“班头，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要保他一命？我一个小小的衙役，岂敢夸下这个海口？我即便想保他一命，也是有心无力啊！”

无耻，太无耻了！

庞飞虎看着郭业那副不认账的表情，心道，刚承诺不到一会儿，这小子就翻脸不认账了，当真够无耻。

郭业看着庞飞虎那副鄙视神情，轻声说道：“头儿，郭某做事无愧于天地良心，只问结果，不问过程。不是有句话说得吗？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嘛！”

庞飞虎彻底无语了，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句话是这么用的吗？

这句话跟不信守承诺，公然撕毁协议有一文钱的关系？

好一个不学无术的郭业！

庞飞虎不由有些看不懂这小子了，即兴能吟诗，但是腹中却是草包一团，不学无术，可偏偏做事要头脑有头脑，要计谋有计谋，而且行事风格雷厉风行且狠辣，从不拖泥带水，妇人之仁。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的他？

哎呀！

就在庞飞虎犹豫间，突然负责把守杂院门的甘竹寿冷着脸走了进来，语气还是秉承着简约地风格说道：“钱长随，来了，要人，急！”

庞飞虎愕然，心道，县尉大人已经知道我们擒拿了秦威一党？消息传得好快。

郭业心中更是激荡，钱贵来要的人无非就是秦威，县尉大人这个时候派钱贵来要人，要得如此至急，看来值得小哥寻味啊。

## 第63章不见兔子不撒鹰

甘竹寿简短地说完几个字之后，转身离去，继续到杂院门口把守，没有郭业和庞飞虎的吩咐，他是决计不会放钱贵等人进来的。

这厮虽然平日里吊着一副鬼脸冷言冷语，但办起事来却是尽忠职守，倔的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

郭业看了眼一旁也在低头思索地庞飞虎，自嘲地笑道：“头儿，我说得没错吧？谷县尉指定是收了何家的银子，允诺了何坤什么，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来摘桃子了。”

庞飞虎眉头紧锁，为难道：“可他是陇西县尉，掌管三班近百衙役、四十壮班士卒，还有牢狱，驿站，府库一百来号的杂役啊！他的命令，你我敢不听吗？”

是啊！

郭业心中也是悠悠一叹，谷德昭才是他的顶头上司，如果不遵照谷德昭的命令，那就是公然违抗上令呀。

现在他急不可耐地派钱贵来东流乡索要秦威，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那到底是交，还是不交呢？

交了秦威，兴许自己能够入了谷德昭的法眼，被引为心腹，代替秦威一跃成捕班捕头也未尝没有可能。

这次秦威的跟头是裁定了，以谷德昭的行事手法，别说捕头之位，恐怕连小命都保不住。

因为这世上，只有死人才不会开口泄露何坤等人的秘密。

但是，仅仅秦威一死，又有何意义呢？

真的就能让郑九叔和大泽乡三百余口乡亲在九泉之下瞑目了吗？

放屁！

只有将何坤和郑三江都绑上断头台，才是真正的报仇雪恨，冤仇得报！

但是.....

不交秦威，强行越过县尉谷德昭，将秦威的口供，乃至账簿交给马元举，又会是怎么样一个光景呢？

是，

以马元举那狗彘子的性格，只要掌握了秦威的口供，还有账簿，那别说秦威，就连何府满门都休想遁形，整个陇西县城必将刮起腥风血雨。

届时，郑九叔，白记药铺七八口，大泽村三百余口无辜惨死的百姓，必能沉冤得雪，大快人心。

可是，自己又会是一个怎样的下场呢？

以谷德昭的性格，第一件事情就是将自己这个反骨仔提出皂班，卷铺盖从衙门滚蛋。

紧接着，就是肃清整个皂班，程二牛，朱鹏春，阮老三，甘竹寿，乃至庞飞虎这个班头，估计没有一个人能在皂班中继续立足了。

再接下来，可能连他们赖以进账的字花馆，都要被贪得无厌的谷德昭吞食腹中。

如果为了伸张正义，落到这么一个下场，值吗？

郭业脑中盘旋着交与不交的得失，猛然一拳砸在门框上，狞声喊



道：“值，小爷做人有底线，宁可要饭也不能做那埋没天良的事儿。”

乍然举动吓了庞飞虎一跳，转头见着面色狰狞的郭业，又听见郭业的喊话，仿佛一切了然于胸般，喟然问道：“郭业，你真决定这么做了？”

郭业看着庞飞虎的眼神中没有责怪，反倒有些担心，觉得挺对不住这个好汉子的。

有些愧疚地说道：“头儿，咱们是人，不是畜生，有些事儿咱不能卖着良心干啊！请原谅我的一意孤行。”

“嗨！”

庞飞虎晒然一笑，故作轻松地一拳擂到郭业的胸口上，摇头无所谓似的说道：“说什么呢？咱们是兄弟，共富贵共进退的好兄弟，你说怎么做咱们就怎么做。大不了庞某人不做这个班头，回家挑粪种地去，照样养活婆娘和孩子。”

郭业听罢心中霎时酸楚，庞飞虎，没说的。

猛然，他想到当日马元举连称几句“不可说，不可说”，貌似他这个九品小吏根本不担心谷德昭的刁难，难不成他也有靠山？

一想到这儿，郭业顿觉轻松，对着庞飞虎宽慰道：“头儿，你放心吧，如果马功曹一个九品吏员还保不住咱们皂班，那他可以去死了。您别忘了，咱们在伸张正义的同时，也是跟他马元举合作着呢。”

一听郭业提起马功曹三个字，庞飞虎顿时来了精神，眼睛也愈发明亮起来。

是啊，马功曹和谷县尉是铁鸡斗蜈蚣，半斤对八两，只要马元举肯护着他们，秦威一事即便无功，至少他们也无过。

庞飞虎知道自己的底子，皂班班头已经是他的顶峰，他不求能够攀爬升迁，只求能和皂班一干兄弟无忧无虑的生活着。

随即，庞飞虎催促郭业道：“那好，事不宜迟。我去拖住钱贵和随行之人，你立马带着秦威，还有他及一干水匪的画押口供即刻回县城，速速面呈马功曹马大人。”

郭业不滞点头，笑道：“我正有此意。”

说完也不再墨迹，唤来程二牛还有阮老三几人，捆绑着秦威悄悄从吴家杂院的一处矮墙翻了出去。

连和岳父吴茂才和假老婆吴秀秀打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就急急奔往了陇西县城。

至于钱贵一干人等，就只能留给庞飞虎和甘竹寿诸人花时间和精力去拖延了。

.....

.....

众人一路快赶，郭业怀揣一干犯人口供前面领头，程二牛肩扛大粽子似的秦威，还有阮老三等人殿后，约莫过了一个多时辰，终于从陇西县城的西门进来。

进了县城，郭业吩咐程二牛带着几个衙役将秦威用麻布袋套好，先带回家中窝藏住。

然后自己奔向城北烟花柳巷的酒肆一品楼，找好地方，继续包场二楼。

接着又托阮老三跑个腿儿，替自己给正在衙门功曹房里办公的马元举送

去一封书信，相约老地方见面。

不过这次信中内容不同，郭业歪歪扭扭狗爬式的毛笔字写得是：事已定，大功告成，见信速来老地方相见。

果不其然，还在悠哉悠哉打着瞌睡的马元举一见信函顿时瞪大了眼珠子，神情失态地大喊几声好好好，太过激动屁股没坐稳差点摔倒在地。

马元举立马将信函塞进怀中，对功曹房中专门负责书写文书的小吏耳语几句，然后随着阮老三亲自赶往了老地方——城北烟花柳巷一品楼，与郭业相见。

进了一品楼，掌柜和伙计因为上次的郭业耍的乌龙事情都知道了马元举的身份，那是客气的不得了，又是嘘寒问暖，又是送茶送瓜果。

不过今天的马元举没心情和他们纠缠，直接假以颜色地呵斥掌柜和伙计退下二楼，与郭业点头示意来。

而郭业则是对阮老三耳语几句，让他在把守楼下的楼梯口，不要让闲杂人等上来。

阮老三一走，马元举已经按捺不住地问道：“秦威招了？现在他人在何处？他的口供呢？是否画押，这厮会不会届时上了公堂还会翻案？”

郭业听着马元举像机关枪突突突地一连好几个问题，脑袋都差点被问晕了。

随即摆手喊停道：“停，停，停！”

然后眼神清冷地看着马元举，沉声问道：“马功曹，此案涉及太广，秦威这个活证和口供是本案的关键所在，县尉大人已经开始插手此事，貌似与何坤达成一致，已经开口向我们要人了。”

马元举一怔，脱口问道：“你没将秦威和口供交给谷德昭吧？”

郭业摇头不语，还是看着马元举。

见着郭业摇头，马元举收敛急色，抚胸叫好道：“不错，不错，交给谷德昭，此案又将会变成一件无头公案了。”

郭业轻笑道：“我秦威和口供都在我的掌握之中，不仅如此，就连何坤与秦威，水匪郑三江等人这些年来贩卖私盐的往来账簿都在我手中，怎么样？呈上公堂，县令大人审案之后，能否让何坤这头大老虎死翘翘？”

“什么？”

马元举神色巨变，惊呼道：“你们连他们的账簿都掌握住了？”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马元举见状，语气森冷地缓缓道：“何坤，必死；何府满门，必株连。郭业，你是个人物，本官果真没有看错你！”

说着伸出右手一招，示意郭业将账簿赶紧呈上来。

郭业还是摇摇头，戏谑地看着马元举说道：“马大人，小哥和皂班一千兄弟的前途和性命都压在此案之上了，你总要给我一个准信啊。你如何能保证我们不被县尉大人追究，而且，秦威出事，捕头位置空悬，你懂得！”

他也学着马元举的动作，伸出手来一招，要对方拿出诚意来。

马元举见着这个狡猾的小衙役竟然在这个时候和自己讨价还价，不由一阵气闷，呵斥道：“怎么着？还怕本官诓骗你不成？”

郭业白了一眼马元举，哼道：“你马大人诓骗小哥我，还算少了吗？”

马元举一听郭业又开始重翻旧账，不由一阵苦恼，这小衙役，忒记仇

了，真是气煞本官。

看来是要将自己后头那尊靠山搬出来，这小衙役才会信任本官啊？

这小子绝对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

噤~~噤~~噤~~

一阵上楼的脚步声猛然响来，阮老三突然跑进房间，对着郭业轻声  
道：“郭小哥，楼下来了个糟老头，说是应马功曹之约赴会，让我挡在了下  
面，要让他上来不？”

郭业还没摸清头脑呢，这边的马元举顿时一声咋呼：“呀，肯定是他赶来了。”

说着急忙朝着房外跑去，赶忙下楼去迎接。

一边在外头下楼梯，一边冲着房中的郭业喊道：“小衙役，你莫急，待我  
将他请上楼来，你自然就会相信本官了！”

## 第64章原来是他！

马元举下楼接人，阮老三知趣儿地退出了房间。

郭业随意捡起桌上一个凤梨吧唧吧唧啃了起来，还没啃三两口，马元举便又上了楼进了房间。

马元举一进房间，无视咬着凤梨的郭业，而是单手做了一个请手的姿势，和声说道：

“穆师爷，里面请！”

嗝~~

郭业听到马元举这声唤请，一口凤梨咋在嗓子眼儿上，打了个嗝儿！

什么？

穆师爷？

要知道整个陇西县城能够被九品功曹马元举如此礼遇的，屈指可数，没有几个。

而且，姓穆，还称呼对方师爷.....

难道是县令顾惟庸的心腹幕僚，穆恭穆师爷？

咕咚！

郭业屏住一口气，强行将嗓子眼儿的那口凤梨吞了下去。

太~~刺~~激~~了！

马元举真他娘的牛逼啊，到底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唤啊，不叫则已，一叫唤，那绝对是群邪退避！

你妹的，他的靠山竟然是县令顾惟庸的贴身智囊夹心腹幕僚——穆师爷。

妥了，妥了，郭业心中快活，不滞呼喊，这次真是妥妥的了。

穆师爷肯出席这个场合，百分之八十已经代表了县令大人的态度。

别看穆师爷只是个无品无级，在县令大人背后出谋划策的幕僚，那到底是县令大人的嫡系。

虽然无品无级无官身，但是说话放屁绝对响蹦蹦！

马元举见着郭业这小子脑筋活络，知道自己这一声称呼，肯定心中已然明镜儿。

随即将穆师爷领到圆桌前，搬出椅子供其坐下，然后对郭业喊道：“小衙役，还不赶紧让掌柜的上菜上酒啊，傻愣着干啥玩意？”

郭业唔了一声，不再多做遐想，拔腿就要往楼下跑。

就在郭业刚要动身之机，一记平和的声音阻道：“不必了！”

原来是稍稍坐下的穆师爷发的话。

只听穆师爷捋了下山羊胡，无视郭业，眯眼看着马元举道：“元举啊，你那功曹房小厮进后堂报信之时，老夫正好和顾县令下棋呢。你说你找的时机，嗨，若非你有如此重大之事要老夫前来，不然县令大人肯定又要发上一通火了。”

马元举讪讪一笑，三十来岁的人就跟个做错了事情的孩童一般，在穆师爷面前微微低下了头颅，轻声歉意道：“恩师教训的是，是学生猛浪了！”

嘶.....

马元举声音落罢，郭业彻底听傻了。

恩师？学生？

难道穆师爷和马元举的关系竟然是古人官途之上四大铁中的师生关系？要知道，古代的官学比之现在的官学要更有人味，后人更是总结了古往今来官途上的四大铁。

第一铁，自然是师生关系。

第二铁，同窗关系，十年寒窗同学堂，那是嗷嗷的铁。

第三铁，同乡关系，因为古代交通不发达，出远门是件极为苦难的事情，所以他乡遇故知就非常难能可贵，更何况在官途一道上，同乡的关系更是情比金坚。

第四铁，同门关系，所谓的同门，大到拜在一个名师大儒或者当朝显贵门下，小到拜在同一个秀才类的私塾老师或启蒙恩师门下，学习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之类的蒙学。

所以，古代官场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但也是人情味十足的。

不像现代官场，都是拜在同一个恩师门下，他们的恩师叫马克思。

更不像现代官场，都是在同一个学堂里念书博取功名，这个学校叫党校。

如果说古代官场讲得是五湖四海皆学子，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有恩师与同门。

那么如今现代官场就是左马列，右毛选，小平理论中间坐，四海之内皆党员，勾心斗角一家子。

……

……

郭业继续浮想翩翩，倒是穆师爷哈哈一笑，很是满意马元举的谦卑态度，但是嘴中却称道：“元举啊，老夫当年也只是给你开过蒙学，教你念过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混迹到如今也只是一个落地秀才而已。倒是你啊，举人功名，朝廷九品吏员，长了大出息。”

说到这儿，挥挥手示意马元举坐下，然后轻叹道：“你这一声恩师，老夫着实不敢当呀！”

马元举坐在穆师爷旁边，小心翼翼地替他斟起一杯茶，朗声说道：“若非当年恩师替学生开蒙，学生哪里有今日功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一日不曾忘怀。”

“好！”

穆师爷击节拍掌，对着马元举赞道：“好啊，元举有心了，看来圣人之学，礼义廉耻仁与孝，你都铭记于心了，好啊！”

说完之后似有意或无意地瞥了一眼郭业，然后继续对马元举说道：“有老夫在县令大人身边，元举大可放心，你的前程，呵呵，似锦得很呐。”

马元举腼腆笑笑，微微颌首。

“不过。”穆师爷意犹未尽，用一种极为细微的声音叮咛道，“元举啊，你的性子也要学着变一变，有坚持有底线有理想是好事，但是也要学着圆滑嘛。不然……”

“恩师教诲，学生一定铭记于心。老师的时间宝贵，咱们先商谈正事如何？”

马元举突然打断了穆师爷的唠叨，转移了话题。

郭业一听，心中想道，马元举这厮可真够倔的，看来他是要将两袖清风，不与权贵同流合污发扬到底了。

有这么一个恩师，多好的机会啊，靠！

既然你不懂得把握机会，小哥自己把握了，只要揽住了穆师爷的瘦腰，小哥就等同抓住了顾县令的大腿，嘿嘿。

随即轻步上前对穆师爷鞠了一躬，恭声道：“皂班衙役郭业，见过穆师爷。”

穆师爷眼睛微微侧目，将视线转移到了郭业身上。

马元举见状也是心中一笑，这狡猾的小衙役，倒是懂得抓住机会，呵呵，古灵精怪的。

随即，马元举轻声将郭业介绍给了穆师爷，更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地夸大其词，说郭业如何如何设计诓骗秦威入瓮，如何勇猛地率众在东流乡将秦威和数十水匪擒住云云。

听完马元举的介绍，穆师爷这次再看郭业的眼神，已经变得柔和与注目，揪了揪山羊胡，脱口赞道：“你这小衙役倒是有趣，有趣的很啊！”

郭业听着穆师爷的夸赞，心中那叫一个美，这叫什么？这叫官方认可。

随后不无得意地瞟了一眼马元举，心中哼道，瞧，小哥这就叫会做人，谁跟你似的，犟驴一头。

而后，又从怀中将一摞口供套了出来，恭敬地呈到了穆师爷桌前，轻声说道：“穆师爷，这是秦威和一干水匪签字画押的口供，请您老审阅。”

穆师爷唔了一声，从中抽出秦威的口供细细看了起来，旁若无人。

砰！

一记捶桌重击声拍案响起。

穆师爷怒然而起，颤抖着手中秦威的口供，骂声道：“真是胆大包天，胆大包天啊，在顾县令治下，竟然还掩藏着如此穷凶极恶之辈，这不是要给顾县令抹黑吗？混账，混账！”

怒骂完之后，又冲郭业问道：“秦威人呢？”

郭业轻声回道：“小的已经将他藏好，以防有心之人妄图毁灭证据，杀人灭口。”

话中他没有点名有心之人是谁，但是穆师爷已然知晓，这个人非何坤莫属。

至于郭业一直头疼忌惮的县尉谷德昭，谁也没说出来。

谷德昭的为人，大家都心照不宣了，特别是穆师爷，他可是将官场潜规则吃得透透的，换做他是谷德昭，他也会和对方一样，有银子不捞，才是王八蛋。

但是现在立场不同了，这件案子直接关系到县令顾惟庸的前途，他的乌纱帽，他的政治生命。

如果县令顾惟庸因为无法告破此案，而被革职查办，或者去别的地方做冷板凳，那么，对穆师爷来说等同灭顶之灾。

他与县令大人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个绳子上的蚂蚱。

如果没了县令大人，他啥也不是，还是那个郁郁不得志的老秀才。

所以，在穆师爷眼中，此案，必须告破。

随即他抄起桌上的口供藏进袖中，对马元举说道：“秦威此人由你负责，

我现在就回衙门，面见顾县令，万万不能耽搁了。”

说完，又对郭业再次赞道：“郭业，是吧？你不错，放心，谷德昭虽然是陇西县尉，但在县令大人面前，他仍旧是个九品县尉。在陇西城中，顾大人才是真正说话主事之人。”

言下之意，就是告诉郭业，小郭啊，你放心吧，你算是赶上了，你抱住县令大人的大腿了，谷德昭拿你没辙儿，九品和七品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

郭业当然晓得穆师爷的话中意思，闻听之下，果真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一般，心头稳稳的。

随即和马元举一道，目送着穆师爷悄然离去。

待得穆师爷走后，马元举看着一脸美滋滋地郭业，鄙视道：“小衙役，本官的话，你信了吧？”

郭业嘿嘿干笑两声，有些不好意思地摘下了脑袋上的四方幞头，挠着腮帮奉承道：“那是当然，马大人是谁？在咱们衙门里那是官声斐然，出了名的两袖清风，言出必行，一诺千金，不是？之前小的也是跟您开玩笑来着。”

反正好处捞到了，定心丸吃下去了，大腿也抱到了，郭业也无所谓了，怎么糟践自己怎么来，只要能让马元举消气儿就行。

马元举看着郭业现在的无赖样，哼哼道：“不学无术的小衙役，走吧，带本官去你的窝点，将秦威带回衙门吧。”

说完，抬脚出门下楼，郭业紧随其后。

下楼后，郭业结完帐，招呼了阮老三，和马元举一道，前往油麻胡同方向而去。

走出烟花柳巷，缓缓走出城北，走在去往城南的大街之上，突然——马蹄嘶鸣，轰乱的声音貌似从后面阵阵传来，越来越近……

郭业这几天都是提着胆子过日子，反映极为灵敏。闻听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立马做出应对，将身边的阮老三和马元举拉到街边，以防出事。

果不其然，一辆马车就在他们稍稍退到一边之后，疾驰而过，搞得满街鸡飞狗走，路人匆忙避退。

“你麻痹，城中纵马，作死啊！”

郭业看着远去的车影破口大骂。

阮老三也是随声附和，跳脚大骂。

倒是马元举，一脸唏嘘地看着远去的马车，有些心不在焉地喃喃自语道：“如果本官没记错的话，这应该是何家二老爷，何洵的马车啊，他不是在外游历访友吗？怎么这个时候回家了？莫非……”

郭业听罢，立马接过话茬，诧异惊喊道：“他有病吧？何家满门几十口离死不远了，这位何老二回来不是自寻死路吗？”

马元举先是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继续一副困惑地神情说道：“不对劲，不对劲……”

## 第65章当断则断，不断则乱

见着何家举人二老爷何洵匆忙回府，郭业和马元举带着心中猜疑回到了油麻胡同，与程二牛碰面。

众人也不多做耽搁，径直将秦威带回了衙门，暂时扣押在皂班大房之中，等待县令顾惟庸的下令。

.....

.....

城东，县尉谷德昭府邸。

“什么？你说郭业和庞飞虎没有将秦威交给你，还带回了衙门皂班大房中？”

本来还哼着小曲儿，计划着怎么花销即将从何家到手的一半家产的谷德昭突然声色俱厉，一副不可思议神情瞪着死鱼眼睛望着堂下娓娓汇报的钱贵。

怎么可能？

皂班庞飞虎敢公然忤逆自己的命令吗？

庞飞虎不顾本县尉的命令，难道那小衙役郭业也不懂本县尉的意思吗？难不成.....

谷德昭的呼吸急剧加速，心中疑云陡生。

钱贵心中也是痛斥郭业这小衙役的莽撞，县尉大人指东，你们打西，郭小哥唉，你们这不是作死吗？

但是作为谷德昭的心腹长随，钱贵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将自己在路上听到的一些东西说了出来，毫无隐瞒地对谷德昭道：“卑职刚才在城中穿巷之时，偶遇捕班的捕快刘二，他说他在县衙皂班大房看见了秦威被五花大绑，而且还，还有一人在皂班房中。”

“谁？”

谷德昭早已失去了耐性，急于弄清楚到底出了什么状况，迫不及待地喝问道。

钱贵硬着头皮轻声说道：“功曹房佐官，马元举！”

“砰！”

谷德昭听罢，一屁股坐在了太师椅上，勃然大怒，竟然是自己的死对头——马元举这个不识时务的臭酸丁。

一切心中疑云，瞬间拨开乌云见了明月。

敢情，皂班这伙人和马元举搭上了线，背叛了本县尉，攀上了这个马元举的高枝儿。

谷德昭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咬牙切齿地哼哼道：“这帮不识抬举的臭衙役，大好前程不去要，竟然敢背叛本县尉，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叛徒，反骨仔！！！”

钱贵知道县尉大人此时心中的怒意如地狱莲火，一个不留神定会烧尽府中万物。

一阵盘算之后，也就打消了替郭业他们说情的主意。

而是轻轻问道：“大人，那下一步，该如何去做？”

谷德昭哼哼完之后，呼出一口闷气，沉声道：“既然马元举插手，弄得满



城皆知，想必顾县令也已知晓了秦威一事，此事已成定局，不可逆转。唔，暂且搁置吧！”

说着，极为肉疼地又自言自语：“唉，可惜了何家那白花花的银子不能为我所用了啊，可惜，可惜，本官定要这帮叛徒付出代价。”

钱贵听罢点点头表示赞同，秦威与何家现在成了烫手的山芋，如今再去搀和，无异于自寻死路，还是极早退避的好。

紧接着，又听见谷德昭吩咐道：“钱贵，你去通知一声吴奎吴县丞，就说不是本官不肯帮忙，而是马元举这个臭酸丁横插一足，满城皆知，本官也是有心无力。至于何家，还是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钱贵称了一声是，转身速速离去，投奔向离谷府不远的县丞吴奎府上。

同时，一早回到了县衙后堂的穆师爷，面见了县令顾惟庸。

顾惟庸将一叠签字画押的口供细细看完，眯着眼睛许久，也不知是思索，还是在休憩。

过了一小会儿，缓缓睁开眼睛，脸上突然出现一股厉色，沉声道：“明日，升，升堂！”

穆师爷嗯了一声，回复道：“卑职这就去将人证物证，一应事宜悉数准备，好让明府大人明日升堂之时所用。”

顾惟庸点点头，又重新看起了秦威的口供，下意识地对穆师爷挥挥手，示意他下去准备。

穆师爷也不敢打扰，悄声退了出去。

没退出几步，又传来一记“砰”的拍案之声，显然是县令大人愤极拍案。

霎时，又是一道厉声：“严，严办，一，一个不留！”

言语虽然卡了一下，但是杀伐果断之气却是强硬无比，不容商榷和置疑。

退步出后堂的穆师爷心道，看来自家大人这次是动了真火，因为顾县令素来不爱升堂，但是只要一升堂，哼哼，定又是一番腥风血雨了。

.....

.....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县丞吴奎的府上来了一位客人，看门口那辆马车的样式，显然正是之前在大街上横冲直撞的何家马车。

来人肯定是何家那位举人二老爷，何洵！

吴奎亲自将何洵请到了书房之中，待得丫鬟奉上茗茶退避之后，吴奎便将书房之门关得严严实实。

何洵白面无须，中等身材，一袭的青衣儒衫，双鬓有风霜，可见归来匆忙，并未在家好好好好梳理再出门。

只见何洵对着吴奎抱拳苦笑道：“吴兄，唉，小弟刚回家中，脸未洗头未梳就被召唤而来。最近的事情，我家三弟何坤已经全部告诉于我了，难不成秦威一事又出了什么变故不成？”

吴奎对何洵的态度不同对待何坤，有着天壤之别。

其一是因为二人乃是忘年之交，交情甚笃，其二是因为何洵与他一样，拜得都是同一个老大——孔圣人。

两人也算是同门师兄弟了。

只见吴奎亲自将茗茶捧到何洵的手中，关切道：“一路奔波劳累，贤弟先

喝口茶定安神。”

何洵接过茗茶浅尝几口，然后一脸殷切地看着吴奎，静待下文。

随即，吴奎将之前谷德昭的长随钱贵过府事情说了出来，并将带来的最新情况一一道出。

说完之后，吴奎叹道：“贤弟啊，这事儿看来无法善了了，你得尽早做出应对啊！”

咣当！

何洵手中的茶杯在他失神刹那间，摔落在地稀巴烂。

而后喃喃自语道：“怎么会这样？难道连谷德昭都办不成此事吗？”

说着，不顾仪态踩着满地的碎瓷嘎吱嘎吱作响，走到吴奎身边催问道：“吴兄，莫非是谷德昭嫌弃银子少，又中途变卦了不成？银子一事，还可以商量的。”

说完，一脸期盼地看着吴奎。

吴奎苦笑摇头，说道：“谷德昭是什么人，你我还不知晓吗？他会放着大把银子不去赚吗？看来，他的确是有心无力了。贤弟啊，马元举搀和其中，呵呵，此事，真要大发了。”

“那怎么办？怎么办？何家满门三十几口人啊，吴兄，吴兄，这可怎么办啊？看着多年的情分上，你帮帮小弟，救我何家一把吧！”

连谷德昭这道关系都无法疏通，何洵当真心中无望，一时间没了主意，连说话都语带悲戚。

吴奎看着言行失态的何洵，心道，你当我是陇西县令，只手遮天啊？

不过何家确实不能垮，何家可是自己最大的花销和进账的来源哩。

随即问道：“贤弟，我问你，贩卖私盐一事，你有没有沾过手？你老实回答我。”

何洵蹲在地上摇摇头，回道：“家中生意全都是我家老三在打理，吴兄也是知道小弟的为人，除了一心只读圣贤书之外，并无其他嗜好，也别无擅长。”

吴奎听完之后，略有所思地点头道：“如此说来，要救何家也并不是没有办法。”

蹭~~

何洵怦然起身，脸上重放光彩，一把拽住吴奎的胳膊喊道：“真有办法？还望吴兄襄助援手，搭救何家于此次水火之中。”

吴奎眼神突然闪过一丝狠辣，附到何洵的耳边，轻声说道：“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此事因你家老三而起，看来还要因你家老三而结束啊。”

随即附在何洵耳边娓娓道出了自己心中的主意。

一番献策之后，何洵顿时石化当场，一副不可置信地眼神看着吴奎，袖中双手不滞颤抖，嘴唇哆嗦着：“这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老三，老三是我的亲兄弟啊！圣人有云……”

“贤弟！”

吴奎一声打断，带着狠辣决绝的语气最后说道：“当断则断，不断则乱啊！”

何洵再次抱头蹲在了地上，久久不语，陷入了思索之中。

断，则何府满门脱救，自己举人功名得保，何家继续稳坐首富于乡里。

不断，功名被夺，血流满门，顷刻间，何家灰飞烟灭。

当断？

还是不断？

.....

.....

到了夜晚一更时分，郭业等人继续扣押着秦威在皂班大房中，为防止有人狗急跳墙将秦威灭口，郭业率着程二牛，阮老三等人准备在皂班大房郭业。

郭业吩咐衙役从外面买来肉食，一边看押着秦威，一边几人在房中吃着肉食聊天打发时间。

突然，皂班大房被强行推开，进来之人赫然就是早已回家的马元举。

只见马元举神色匆忙，眼圈发黑脸带疲倦，二话不说走到了郭业跟前找了个位置，颓然坐下。

郭业见状，心中升腾起浓浓的不祥之感。

程二牛等人知趣的将地方腾了出来，仅供郭业和马元举二人谈话。

马元举刚想说话，却发现秦威还在房中，虽然五花大绑，但是耳朵照样能听。

随即拉扯了下郭业，然后走出了皂班房门。

神神秘秘，鬼鬼祟祟，郭业心里更是感觉不对劲。

果不其然，马元举一出房门，就蹙着眉头阴着脸，转头对郭业沉声说道：“何家，出事了！！！”

## 第66章便宜了姓郭的小衙役

“何家，出事了！”

马元举脸色阴沉极为难看，沉声道：“半个时辰前，何坤在家中悬梁自尽了！”

什么？

本就心生不祥的郭业突闻如此惊涛骇浪般的消息，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倾去，貌似疲累地靠到了走廊边的围栏之上。

何坤，悬梁自尽？

不就是上吊自杀吗？

郭业怎么也不相信何坤竟然会自杀，他心里很清楚何坤的重要性，比之秦威这样的小毛毛何止重了百倍千倍。

随即还是不死心地把住马元举的手臂，再次验证道：“何坤真的死了？”

郭业心中更是怀疑到何坤是否在诈死，或者李代桃僵，以其逃避律法制裁。

马元举像是看透了郭业心中所想，很是肯定地点头说道：“确实是死了，而且经衙门仵作验过尸，死者的确是悬梁断气，没有他杀的痕迹。再者说，何坤这种在陇西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根本无法诈死，或者李代桃僵蒙混过关，因为那张脸做不得假。”

说到这儿，马元举还探过脑袋，轻声对着郭业耳语道：“何坤的尸体之前就停在衙门验尸房中，本官和何坤曾有过见面，本官偷摸去看过，确实是何坤本人无疑。”

马元举的为人骨子里清廉刚正，行事风格有点放荡轻狂，但是对于他，郭业还是无条件的信任。

况且何家一直是马元举想要铲除的大毒瘤，郭业打死也不会相信，连马元举都被何家收买了。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那便是何坤，真的死了！

制造白记药铺纵火案，大泽村屠村惨案的罪魁祸首，何坤；

隐藏在陇西县城，贩卖私盐长达数年，谋取暴利十来万贯的何坤；

死了！

就这么尘归尘，土归土的死了。

郭业轻叹道：“何坤，不该这样死啊，马大人。”

马元举知道郭业说这话的意思，他也是如是想。

何坤确实不该这样死，他这么一死，意味着何坤和秦威一案的后续就此告结。

别说马元举和郭业，就连相关知情人士都看得出来，何坤这一死，无非是想保住整个何家而已。

无论明天升堂审讯，秦威再怎么指证，口供和账簿再怎么铁证如山，矛头直指何坤，但是都无济于事了。

因为作为当事人的何坤，已经死了。

死无对证，有何屁用？

马元举看着有些沮丧地郭业，宽慰道：“郭业，是本官的疏忽，我还是低估了何家老二的心狠手辣啊。何坤的死，肯定与他这次归家脱不了干系。”

言下之意，肯定是何洵用了什么方法，说服了自己的亲兄弟何坤，让他畏罪自杀，不要牵连整个何家。

郭业听到也是微微一错愕，何家老二，何家举人二老爷——何洵？

郭业看了眼马元举，有些赌气地哼道：“果然，这世上的读书人没有一个好东西，良心大大的坏！”

说完，愤而转身回到了皂班大房，将马元举一个人晾在了外头。

马元举听着郭业的忿忿之词，也没有往心里去，他能够理解郭业此时心情的糟糕。

此事的郭业就好比是一个刚学会打猎的年轻人，看见远处有一头斑斓吊睛大老虎在虎视眈眈地看着自己，急忙弯弓射箭，飞了九牛二虎之力唰唰一阵开弓。

待得将大老虎射的满身都是窟窿眼死翘翘之时，跑过去一看，你麻痹，这头老虎原来是标本，压根儿就不是活的。

那他么的得有多憋气儿。

马元举随后无奈地摇摇头，苦笑道：“郭业啊，你憋屈，本官比你还憋屈呢。罢了罢了，何坤一死，县令大人想必也会雷霆震怒，虽然拿何家再也无计可施，但是盘踞在岷江的水匪，肯定是无所遁形了。自此，陇西县附近的贩卖私盐肯定得以消停，对朝廷和百姓总算是件好事。”

说着，也离开了皂班大房外，缓缓离去。

走到半截儿，突然后面有人追赶喊停，马元举一看，原来是皂班的朱鹏春。

只见朱鹏春哼唧哼唧跑了上来，从怀中掏出一本账簿双手奉上，道：“功曹大人，这是何坤、秦威等人多年来贩卖私盐的往来明细账簿，郭小哥让小的转交给您。”

马元举一见，自是欣喜，点点头将账簿纳入袖中，心道，有了这东西，这个案算是稳稳定了下来。

随后马元举转头又要离去，突闻朱鹏春在后头喊叫道：“功曹大人，郭小哥让老朱问您，您之前答应他的事情，可不能反悔哩。”

马元举听完，心中苦笑，郭业这小衙役可真是丁点不肯白吃亏的主儿啊。

随即自顾走着头也不回地沉声道：“让他放心，马某人答应过别人之事，何曾反悔。”

不一会儿，人已消失在了右偏远的长廊，消逝无踪。

留下朱鹏春一个人搓着双手嘿嘿傻笑，喃喃道：“以后皂班有庞班头，捕班有郭小哥，咱们皂班弟兄的春天就要来了。郭小哥说得没错哩，大把大把的好日子在后头呢。”

他朱鹏春可不管什么此案最终的结果是否大快人心，反正今天他们的靠山是硬了，字花馆的生意肯定是芝麻开花节节高，银子稀里哗啦装不完。

这才是他关心的。

.....

.....

当日晚上，何家大门口悬挂缟素，府中上下披麻戴孝，内院设置灵堂，为何家三老爷何坤摆灵七日，接待来访宾客的吊唁。

夜间，不仅城中商贾士绅前去吊唁，就连县丞吴奎，县尉谷德昭都亲自前往府上祭奠了何坤一番。

一时间，何坤在家悬梁自尽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得满城皆知。

早已睡下的县令顾惟庸也被穆师爷给唤醒，披着外套来到了书房。

听完穆师爷的一番叙述之后，顾惟庸一言不发，眉宇阴霾地静坐着。

穆师爷看着自己跟随的明府大人，平日里就少言寡语，此时在这种气氛下更显得沉默。

他跟随顾惟庸这么多年，基本上衙门大小事务都是他在打理，即便召开衙门九品吏员以上的堂会，也是他这个师爷在主持，县令大人干看着。

不是县令大人懒惰，不爱体察民情，不爱升堂办公。

而是县令大人也有自己的苦衷啊！

这个苦衷一直隐藏这么多年，就连县丞吴奎，县尉谷德昭，还有六房佐官，都是只见过顾县令的面，很少听见县令大人侃侃而谈。

所以，顾惟庸给县衙中人的印象都是沉默少言，惜字如金，非常高深莫测。

其实，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县令大人的苦衷，也只有他这个师爷和县令大人的妻女才知晓。

唉~~

可惜了！

为了打破这种尴尬的静默，穆师爷轻声问道：“大人，何坤一死，死无对证，看来，此案也只能到此为止了。”

顾惟庸微微颌首，唔了一声，还是继续一言不发。

穆师爷将桌角的茗茶推到顾惟庸的跟前，再问：“那明日的公堂审讯，是否还……”

“升！”

顾惟庸不待穆师爷问完，抢过话茬儿。

然后又极为信任地看了一眼穆师爷，沉声道：“明，明日升堂，你，来！”

穆师爷点点头表示知晓，这个早已习惯，他替县令大人升堂审讯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只听顾惟庸又道：“三案归为一，一案，既，既然何坤已，已死，就，就到秦威为止，铁证如山，秦，秦威要，要死。断案之后，发，发公文致刑部大理寺，争，争取年底前，问，问斩秦威！”

唐朝律法规定，地方只有审讯之权，落案之后必须发公文将卷宗送往帝都长安，由掌管天下刑狱的大理寺圈笔定案，最后再由大理寺送往刑部做最后一道圈笔，才能发回地方衙门。

这么做的缘由就是为了尽量避免地方衙门一手遮天，令冤假错案减少到最低值。

陇西县衙如果是后世的县委县政府的话，那么大理寺卿就等同于最高人民法院，至于刑部，也可以往中纪委这个方向靠靠。

听到顾惟庸的一道道吩咐之后，穆师爷再次点头，悉数记在心头。

顾惟庸又道：“岷，岷江水匪，必须一网打尽，命，命县尉谷德昭带，带领壮班，负责此事。必须给，给大，大泽村，三百余口百，百姓，一个交

待。”

穆师爷称了一声晓得，然后问道：“大人，据小的所知，这一次能够如此快速将案情告破，户曹房佐官马元举功不可没，是否……”

“先等等吧。”顾惟庸突然打断了穆师爷为马元举的邀功请赏，对着穆师爷宽慰道，“吴奎和，和谷德昭，今晚去何家吊唁，看，看来是蛇鼠，窜，窜到了一，一窝。本官这，这次算是看清了，谁是人，谁，谁是鬼了。这个，这个时候，提拔马元举，先缓缓，本官心中自有定，定计。”

既然县令大人如此说，穆师爷也不可能再说别的了，看来，在不远的将来，县衙人事肯定是有了一番大的变动啊！

呵呵，吴奎，谷德昭这些人真以为自家老爷是尊泥菩萨，闭门不出两耳不闻窗外事，殊不知，顾县令才是不出门便通晓满城之事的人呢。

看着天色不早，穆师爷起身告辞，言称回去准备准备明天的升堂事宜。

顾惟庸点点头没有留人。

就在穆师爷拉开房门准备出去之时，顾惟庸突然叫住穆师爷道：“等，等等，马元举可以先不，不提拔，但是，听你说皂班此次也是功，功劳不小，可以嘉奖一，一番嘛。”

穆师爷提着的腿缓缓放下，心道，顾县令明知道这次皂班与马元举合作，肯定是触怒了县尉谷德昭，但是依旧说要嘉奖一番。

看来这是要借着嘉奖皂班，轻轻打一下谷县尉的脸面啊。

呵呵，也好，老夫本来就看这个谷德昭不顺眼，那家伙就是个只知道往里吃不知道往外吐的王八犊子。

随即转身恭敬地鞠躬，称了一声是。

这才跨出了房门，走了一段路离开了衙门后堂。

走到衙门前院，看着右偏院皂班大房的灯火通明，脑中不由浮现出那一日在一品楼马元举引荐的那个有趣的小衙役。

不由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真是便宜了这个姓郭的小衙役。

## 第67章可喜可贺郭捕头

翌日衙门开堂，县令顾惟庸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有上堂，审讯之事仍旧由师爷穆恭代劳。

公堂之上，亲手签字画押的口供在前，往来明细账簿在后，容不得秦威抵赖。

秦威被皂班郭业等人死死看押，无从得知何坤已死的消息。

他依然幻想着郭业答应他的条件，能够苟延残喘留条性命，随即在公堂之上对一干事宜供认不讳，丝毫没有否认。

他不知在他点头认罪的一刹那，刽子手中明晃晃的铡刀离他的脖颈已然不远。

在穆师爷吩咐公堂两侧站班衙役将秦威押下去的同时，宣布了对他的判罚：“将秦威收押囚禁，待得大理寺和刑部回函公文致陇西县衙，便在城外刑场问斩秦威。”

秦威顿时脸色剧变，到了这个时候他方才得知，一切都变了。

不过，为时晚矣。

即便他在如何跳脚，都无济于事，结局已然注定。

他始终逃脱不了人头落地的局面。

只不过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

.....

衙门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是公堂审讯，允许旁观。

不小一会儿，原捕班捕头秦威因为参与白记药铺纵火案，大泽村屠村惨案，而被收监囚禁，年底问斩的消息瞬间如长了翅膀一样，在衙门中流传了开来。

到了中午，整个陇西县城都在纷纷传扬此事。

鄙视，怒骂，唾弃秦威者比比皆是，大呼罪有应得，天道昭昭，天理循环，恶人自有上天惩。

更有不少城中酸儒老秀才对县令顾惟庸歌功颂德，大赞青天大老爷。

当然，也有一些与秦威走得比较近的蛇鼠之辈心惊胆颤，频频自危。

首当其冲的就是秦威所掌管的捕班，近四十个捕快今日齐聚捕班大房，纷纷在问询着秦威的巨变。

这些人中或多或少都帮秦威干过不少龌龊事，都怕秦威一案牵连到自己，竞相打听下一任捕头的人选，好临时抱佛脚，提前做好应对。

当然，也有人压根儿就不担心此事，相反心中更多了一份侥幸。

比如秦威的头号心腹，刘二。

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如今捕班群龙无首，人人自危，但是整个陇西县城肯定需要捕快来维持治安，容不得一点动乱。

所以，他很肯定秦威一案，根本不会祸及他们这些小捕快。

在县令大人眼中，他们算个屁啊。

相反，秦威被革职查办倒了霉，他的心中更滋生了一份野心，一份不甘寂寞的野心。

那便是空悬的捕头位置。



在捕班这些人中，他觉得自己完全有资格来继承秦威的捕头位置。

一，在捕班中的声望仅次于秦威；二，秦威在位的时候基本上是个甩手掌柜，大小事务都是他在操持。

就冲以上两点，他觉得县尉大人不提拔他当捕头，那真是白瞎了眼睛，委实有眼不识金镶玉了。

继而，在人心惶惶的捕班中，刘二就跟卓尔不群的仙鹤一般，鹤立鸡群，始终保持着一份淡定的面容和隐藏内心的那份激动。

.....

.....

相比于捕班的人心惶惶，皂班则是迥然不同，整个大房之中，人心沸腾，斗志昂扬。

不为别的，就为户曹房佐官马元举大人刚刚宣布的县令大人嘉奖令。

嘉奖令分上下两文，上文是因皂班众衙役此次破案有功，县衙府库拨银一百两作为嘉奖。

秦威从此嘚屁，众衙役有赏银拿，的确令他们高兴。

不过令他们更加振奋的是嘉奖令的下文，因皂班衙役郭业在这次破案过程中，有勇有谋，不畏艰险不畏牺牲，充分发挥了我大唐衙役的优秀品格，特擢升为捕班捕头，接替秦威之位，统管捕班四十捕快。

任命一经宣布，皂班彻底沸腾！

不为别的，就因为郭小哥是皂班衙役出去的。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皂班的兄弟在捕班众捕快面前足可以昂着脑袋走路，因为你们的捕头郭小哥是咱们皂班出去的，是咱们皂班的老兄弟。

这么扬眉吐气的事情，在以前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马元举宣布完嘉奖令，将一百两赏银转交给皂班班头庞飞虎后，也没有跟郭业多说什么，而是嘴角一扬歪着脑袋飘然离去。

意思很明显，这是在告诉郭业，本官答应你的事情已经做到，咱俩扯平，你小子以后别他妈的老惦记那些陈年旧账。

看着马元举这个屌样，郭业也是懒得理会，他的心中又何尝不激动？

短短几个月，便从一个皂班小衙役做到了掌管四十捕快的捕头，他如何淡定的了？

就好比皂班衙役是城管的话，他郭业仅仅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就窜到了负责一县治安和重案的刑警大队长，要谁这升官速度，郭小哥比谁差了？

郭业心中不由得得意着，到底是穿越人士好福利，时也命也！

紧接着，庞飞虎吩咐朱鹏春将赏银分发给皂班弟兄们，然后将郭业拉倒了一边儿，轻声贺喜道：“郭捕头，可喜可贺啊！”

郭捕头？

郭业乍听还没反映过来，稍稍缓过了神，抱以赧颜地谦逊道：“头儿，可别寒碜我了，这捕头之位也是得了你和弟兄们襄助，才侥幸得来。郭业还是那个郭业，半点未曾改变。”

庞飞虎雍容地挥挥手，然后对郭业诚意十足地说道：“郭业，这是你应得的。你能有今日这份成就，庞某也与有荣焉啊！甭管你郭业爬到了什么高位，咱们都是兄弟，不是？”

说完缓缓伸出右臂，真诚地望着郭业。

郭业看着一脸真挚地庞飞虎，心中除了浓浓感激之外，还是感激。

随即也将自己的右臂伸出，与之握紧，把臂言欢。

好汉子，好兄弟，无需说得太多，一切尽在酣畅中。

待众人领完赏银纷纷离去，整个大房之中仅剩庞飞虎、郭业，还有朱鹏春三人。

庞飞虎笑容缓缓收敛，猛地喟然一叹，道：“此次没有让何家付出应有的代价，真是美中不足，心有不甘啊！”

郭业听罢，知道庞飞虎想表达什么，如今何坤授首，但是何家依旧安然无恙，他是在为无法手刃杀妹仇人何瑁而感到叹息，而感到愤怒。

而后，拍了拍庞飞虎的肩膀，轻声说道：“头儿，你真以为我就那么死心眼，马功曹让我干啥我就干啥不成？嘿嘿，我早有后招儿！”

说着，冲朱鹏春招了招手，指了指朱胖子的怀中，示意他将东西掏出来。

朱鹏春领会深意，先是小步跑到房门，看房门是否关严实了。

确定无误之后，从怀中掏出物件拍在桌上，神秘兮兮地憋着嗓子说道：“班头，郭小哥早就跟老朱交代过，要有备无患，留着后招儿，有了这东西，嘿嘿，咱安枕无忧矣！”

庞飞虎看着跟前神叨叨的两人，将信将疑地拿起桌上的东西一看，霎时

---

庞飞虎的瞳孔逐渐放大，一副不可置信地眼神望着郭业，脱口喊道：“这，这怎么可能？？？”

郭业揽着朱鹏春的肩膀，得意洋洋地看着庞飞虎，朗声道：“一切，皆有……可能！”

## 第68章你小子真是胆大包天

“这是，这是秦威与何家这些年贩卖私盐的往来明细账簿？？？”

庞飞虎一边不停翻阅，一边不可置信地惊问道。

郭业重重颌首默认了庞飞虎的疑问。

而朱鹏春则是趁势说道：“这才是咱们最大的收获啊！头儿你是不知道，原来这本账簿里面，别有洞天啊！”

郭业接过话茬儿，说道：“老朱说得没错，一开始我还以为这只是普普通通的账簿，呵呵，没想到秦威也对何坤防范到了极点，竟然在账簿中记录了县城中替何坤贩卖过私盐的商户名字，足足有十来家，大到南北货栈，小到米店杂货铺。”

说到这儿，接过庞飞虎手中的账簿，随意翻开一页指道：“你看，就连接货的时间地点，由何人来销售私盐都记录的一清二楚。”

果不其然，庞飞虎顺着郭业的手指账簿的页面一看，贞观元年，四月初八夜里三更时分，昌隆米铺东主田纪禹接私盐七十八斤六两四钱。

啧啧，竟然细致到了如此地步。

庞飞虎心中不由感叹，如果秦威能够把这份细腻的心思用到当日东流乡吴家一事来，又怎么会自投罗网，中了郭业的请君入瓮呢？

若非如此，又怎么会身陷囹圄沦为即将成为断头鬼的阶下之囚呢？

郭业看着庞飞虎嘴中啧啧发出惊叹，轻声道：“这个账簿现在被我们所掌握，迟早会有大用。你想想看，虽然何坤已死，但是这些暗中替他销售私盐的商户还在啊，到时候只要将这账簿给这些人一看。哼哼，到时候咱们羽翼丰满想要扳倒何家之时，你说这些商户会站在哪一边？”

朱鹏春在旁不滞点头笑得合不拢嘴连拍马屁：“是啊是啊，郭小哥真是算无遗漏，啧啧，老朱佩服，老朱膜拜！”

庞飞虎也是寻味着郭业话中的味道，问道：“你的意思想借此来要挟这些商户，将来与我们一块儿对付何家？”

郭业将账簿收入怀中，贴身放好，沉声道：“咱们整个皂班与何家早已势不两立，梁子结大了。不整死何家，不仅庞班头你不甘心，小哥我也睡不安稳觉啊！”

是啊，如今案子的告破，秦威下大牢，何坤畏罪自杀，说穿了，全都郭业等人间接造成的。

即便他们不整死何家，何家那位举人何老二也不会就这么轻易放过他们。

再说了，何瑁被郭业痛扁，鼻梁被打断，到现在还卧在床上。

这梁子不单单是结大了，更是到了不死不休的局面了。

庞飞虎点头默认了郭业的问话，不过还是有些糊涂，问道：“这账簿你不是让朱鹏春交给马功曹了吗？怎么还会出现在你手中，莫非这本是手抄本？不对啊，这个笔迹跟秦威口供的笔迹一模一样。”

郭业再次从怀中掏出账簿，比了比账簿的厚度，然后问道：“头儿，你没发现这本账簿和上本账簿有甚区别吗？”

庞飞虎也伸出拇指和食指比了比厚度，然后回忆了一下之前见过的那本账簿，惊讶道：“这本比那本要厚实，莫非，莫非这本才是真迹？？？”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头，轻声道：“既然要用这些贩卖私盐的商户，自然不能让他们曝了光，不然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呢！”

“什么？”

庞飞虎彻底被郭业的胆大包天给震惊了，这小子竟然敢用一本假的账簿作为证据交给县令大人，这小子真是，真是……

郭业拍了拍庞飞虎的胸口，笑道：“安心啦，那本账簿虽然是手抄，但是基本内容都是属实的，我只是删减了一部分对咱们有用的内容而已。再者说了，秦威都已认罪，谁会去关心那破账簿。”

说着又转头看了看朱鹏春，突然问道：“老朱，那个替咱们抄写账簿的老童生你是如何处理的？”

朱鹏春一副我办事，你放心的神情看着郭业朗声道：“小哥放心，那老童生本就不是咱们陇西县人氏，穷困潦倒靠着给别人写家书维持生计，老朱给了他五十两银子，他不知道有多感恩戴德呢。还是老朱亲自送他出城的，兴许现在早就出了咱们陇西县境内，跑到哪个穷乡僻壤买地置房，做他的田舍翁去了。”

“办的不错，老朱办事，小哥放心！”

郭业哈哈大笑，先是赞赏了一番朱鹏春，然后对着庞飞虎道：“看看，是不是天衣无缝了？”

庞飞虎不由再次赞叹郭业这小子的心思缜密，更是感叹他的慧眼识珠，连朱鹏春这样的渣渣竟然都能被他物尽其用，有着这么发光发热的一面。

随即庞飞虎狠下决心，对着郭业说道：“既然如此，此事就这么定了。以后你在捕班，老庞在皂班，咱们兄弟联手，蓄势待发。三个臭皮匠还顶个诸葛亮，我就不信凭咱们这么些人，还整不垮何家。老子心头这口怨气憋到现在，委实够够了！”

郭业也是大叫一声好，对着庞飞虎竖起拇指赞道：“爽快，霸气，这才是真正的庞飞虎！”

朱鹏春看着两人一番惜英雄重英雄的情景，忍俊不禁地鼓起手掌一个劲儿地叫好，更是马屁声声一浪叠过一浪：“庞班头和郭捕头房中盟约，老朱从旁见证，真是不胜荣幸，不胜荣幸啊！你们二人真是珠联璧合，打遍天下无敌手呢！”

郭业听着这肉麻到起鸡皮疙瘩的马屁，心中好奇不已，笑意盈盈地呵斥了几句。

陡然，外头隐约传来沉沉脚步之声，貌似走路龙骧虎步，听着声音愈传愈近……

接着，一记郭业异常熟悉的声音响起：“县尉大人，前边儿便是皂班衙役歇脚的大房了……”

这声音，貌似是钱贵钱长随的，这厮人未到声先到，还说得这么大声，莫非是想提醒自己？

钱贵倒是不赖，收了银子还知道办事，职业道德依旧杠杠的。

想罢之后，郭业抬头看着庞飞虎，不无意外地眼神相撞，彼此对视了一眼，彼此心道，竟然是谷德昭莅临皂班。

他这个时候过来，来者九成九的不善啊！

朱鹏春更是泛起一脸的寒蝉，悄悄躲到了墙角，谁让皂班全体上下这次

把谷县尉得罪到了姥姥家，如今县尉大人八成是秋后算账来了。

庞飞虎轻声嘱托郭业道：“郭业，一会儿县尉大人说什么你都别抵触，记住没？别看你这个捕头的委任是从县令大人让户曹房发出的任命，但是谷县尉依旧是咱们全陇西县衙几百号衙役的顶头上司。”

郭业轻轻点头表示心中有数，不会去犯那个傻劲儿。

县官不如现管这个道理，他还是懂得。

随即深吸几口气，挥出心中那些许惴惴不安，恢复镇定自若，宠辱不惊的神情，对着庞飞虎请手道：“走，庞班头，你我一道开门，亲自迎接谷县尉！”

## 第69章你想坑哥，哥就反坑你

郭业拉开房门，与庞飞虎将县尉谷德昭恭敬地迎进了皂班大房之中。

县尉谷德昭在前，长随钱贵在后。

令郭业意外的是，谷德昭脸色如常，并没有他想象中那种愠怒形于色的表情，委实令人捉摸不透。

倒是钱贵跟在谷德昭屁股后面，偷摸冲郭业使了个眼色，故作失望地摇摇头，貌似在提醒着郭业，你小子的篓子捅大了。

就在郭业稍稍失神的霎那间，进入屋中的谷德昭突然开口了，用一种极为平静的声音说道：“此次三案能够告破，皂班当居首功，听闻县令大人已经颁下了嘉奖，本县尉倍感欣慰，与有荣焉啊！”

这话说得甚是体面和大气，不知底细的人乍听，肯定会错以为谷德昭真是一个难得的好上司。

但是，郭业和庞飞虎又怎么会相信谷德昭的这番话。

就在二人心思如何回答来应付谷德昭这番冠冕堂皇的话之时，只见谷德昭突然将眼神锁在郭业的身上，低声夸赞道：“特别是郭业你，更是功不可没，能够让县令大人破格提拔，一跃成为一班捕头，呵呵，真乃无上的光荣啊！”

这话粗粗听去貌似没别的问题，但是郭业在听来，却是另有玄机。

他还没被胜利冲昏头脑，真以为连谷德昭这样的大人物都拜服在他的王八之气裤裆下。

谷德昭低缓的声调缠绕于耳，仿佛夹杂了一股冲天的怨念一般，袭扰在自己的身遭，欲图将自己撕裂似的。

但是这个时候正如庞飞虎之前告诫的一般，千万不要和谷德昭顶牛犯二，毕竟对方才是他的顶头上司。

县官不如现管，只要自己表现出一个不顺从，肯定对方会用百般花巧借故整治于他。

于是郭业硬着头皮走到谷德昭跟前，抱拳恭敬说道：“小的能有今日，完全得益于县尉大人平日的教诲。往后日子里，小的必定会率领捕班上下，紧紧团结在以县尉大人为中心的……”

“行了！”

谷德昭突然打断了郭业不要脸的表忠心，眉宇间隐约透出一丝不耐烦地说道：“本县尉今日过来不是听你说这些话的，而是另有其他事要交待。”

说完，坐到钱贵一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椅子上，翘起二郎腿对着躲在墙角的朱鹏春挥挥手，示意朱胖子出去。

朱胖子一见，如蒙大赦，赶紧闪人。

这大房中的气氛，忒他妈压抑了，朱胖子巴不得早早闪人出去，不知不觉中他已被谷德昭的气场威压得湿透了后背衣衫。

郭业见谷德昭一点面子都不给，毫不留情地打断了自己的讲话，心里也是来气。

好歹小哥也是即将掌管四十来号捕快的陇西捕头了，虽然没有品级，但好歹也是一县的刑警大队长了，你谷德昭咋就那么牛逼？

说打脸就打脸，说不买账就不买账？

你九品县尉就牛逼了还是咋的？要放在后世，哪个县级公安局长会如此不给自己属下的刑警大队长面子？

你要坐稳位置，不也还要靠咱们给你破案，给你维持治安不是？草你妹的！

当然，这话他也只是放在心里想想，真要敢大嘴巴突突嗷嗷叫唤出来，郭业相信谷德昭肯定会借着辱骂上司的罪名给自己撸下捕头的位置。

谁让自己将谷德昭得罪狠了呢？

如今他俩早已不是一条道上跑得马车了，别看自己坐上了捕头之位，但是在谷德昭面前，那还是要夹着尾巴做做人。

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花巧把戏都是纸老虎，不堪一击。

郭业心中一边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谷德昭真正撕破脸皮之前积蓄足够的实力，找到一个连谷德昭都要敬畏三分的强硬靠山。

看来，只有继续交好穆师爷，才能抱住顾县令的大腿呢。

如果顾县令真将他纳入嫡系，以后在陇西县城的一亩三分地上才算真的高枕无忧。

想罢之后，郭业偷偷递给庞飞虎一个安心的眼神，然后将心中恼怒掩住，继续脸带笑意地说道：“是，是，县尉大人您的时间宝贵，卑职不该罗里吧嗦。大人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卑职必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谷德昭心中冷笑，老子如果还相信你小子的鬼话，那才是鞠躬尽瘁，被你活活骗死。

不过想着暂时自己还要用到皂班和捕班，也就没有和郭业继续闹僵下去，而是对着庞飞虎、郭业说道：“顾县令亲自命本官率领壮班前往岷江一带剿灭水匪，将水匪头领郑三江等一干大泽村屠村惨案的凶手捉拿归案，明日一早就要出发，不得耽搁。所以本官在临走前，必须要见上你们二人一面，叮嘱上一番才是。”

呼~~

谷德昭暂时要离开县城，前往百里外的岷江剿灭水匪？

郭业和庞飞虎不由松了一口气，这倒是件好事。

谷德昭这尊大佛天天在城中坐镇着，郭业和庞飞虎等人心中着实有些压抑，毕竟如今的他们和谷德昭已然到了面和心不和的地步。

老这么天天在衙门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真心别扭。

谷德昭没有闲心去猜两人在想些什么，对钱贵招招手，说道：“钱贵，你替本官跟庞班头交待一番皂班事宜。本县尉要单独和郭捕头叮嘱捕班的事宜。”

钱贵嗯了一声，将庞飞虎拉到了一边儿，小声交待着。

而后谷德昭打量着郭业，轻声说道：“本官不在这段时间，陇西县城的治安就要靠你们捕班来维持了。你初来乍到捕班，难免有些生疏，你说吧，需要本官替你做什么？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本官力所能及之处，都会一一答应于你。”

嗯？

郭业一听，真是到了瞌睡就有人送枕头，自己刚刚还在想明日到捕班上任，该如何去应对秦威的那帮旧党羽呢。

但是，谷德昭真会这么好心？

郭业始终相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谷德昭不会平白无故给他这个枕头，肯定有所企图才是。

果不其然，就在郭业寻思之机，谷德昭继续说道：“郭捕头，三班衙役中，捕班所系整个陇西县城的治安，所担职责最大。本官给予你一定的支持，你如果还干得不好，哼哼，到时候可别怪本县尉撸了你的捕头之位，让有能者居之。”

草，原来谷德昭憋着这个臭屁呢。

郭业心中不由一阵不爽，小哥都还没去上任呢，你这就开始惦记撸我了？

靠！

郭业再是泥人也来了三分火气，抱拳沉声道：“县尉大人敬请放心，卑职定会不辱使命，尽职尽责，丢了颜面。如果卑职也跟秦威一样，占着茅坑不拉屎，不需要县尉大人撸我，卑职自己卷铺盖滚蛋。”

谷德昭心中一阵窃喜，哈哈，请将不如激将，小子，老子就等你这句话。到时候你降不住捕班那帮兔崽子，管理不好陇西治安，哼，别说马元举那个臭酸丁，就是县令大人都护不了你。

想到这儿，谷德昭不免冲着衙门后堂的方向看了一样，顾惟庸不是要借着这个小衙役来打本县尉的脸吗？哼哼，到时候郭业这小子办事不力被解了职，才是真正打了顾惟庸的脸面。

谁让你顾惟庸自作主张，没有知会本县尉，就强行提拔这个小衙役出任捕头之职的？

“好！”

谷德昭心情大爽，高声赞道：“初生牛犊不怕虎，看来本县尉还是小看了你，好，好啊！”

郭业对待谷德昭一直都心存戒备，自然不会上了谷德昭的激将之法。

趁着谷德昭心情大好之余，趁势问道：“刚才县尉大人说了，卑职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提，您都会答应卑职，然否？”

呃~~

谷德昭的笑声戛然而止，瞥了眼神情冷静地郭业，心里头浮现出怪怪的滋味。

但是这话自己刚刚才说过，当然不能反悔，随即支吾答道：“这个自然，本官说到做到，但是必须是本官力所能及，否则，你便是提得再多都无用。”

郭业见着谷德昭没有矢口反悔，不滞点头答道：“当然，当然，我只需要县尉大人能够答应卑职两个请求，而且是小小的请求，县尉大人一言九鼎，肯定是能做到的。”

此时的郭业在谷德昭眼中，顿时有一种打蛇随棍上的感觉。

貌似这小子智珠在握，心态沉稳，难道本官一直都小觑了他不成？

谷德昭不得不重新审视了一番眼前这个年仅十六的少年，从头打量到脚，就这么一直细细瞅着这个运气有些逆天，胆子有些包天，节操有些碎地的新任捕头。

好像，一切都没有他想象中那么乐观啊！

草！



难道老子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不成？

到了这个节骨眼，谷德昭不可能再去反悔，只能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异常艰难地对郭业冷声道：“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郭业竖起拇指对谷德昭赞道：“县尉大人就是县尉大人，果然是季布一诺，重千金啊！”

谷德昭厌恶地皱眉呵斥道：“屁股少说，本官的时间不是拿来听你这些屁话的。”

郭业深呼吸一口气，竖起手中两根指头，将刚才脑中盘算的两点要求缓缓说了出来：“一，……”

## 第70章撕破了脸，绝不惯着他

“其一，卑职要将朱鹏春和程二牛带去捕班，倚为助手；其二，卑职新官上任必须三把火，如果捕班中有秦威党羽冥顽不灵，故意为难或者阻碍属下办事者，卑职必会毫不留情面地将其革职查办，以儆效尤！”

“属下就这两点要求，还望县尉大人成全！”

待得郭业向谷德昭提出自己的要求之后，谷县尉的脸色青红交加，那叫一个精彩了得。

郭业第一点要求无足轻重，无非多带两个过去而已，谷德昭勉强能接受。

但是第二点就太操蛋了，这是冠冕堂皇地跟他要人事任免之权啊。

这么做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杀鸡给猴看，以最快的时间将捕班打造成铁板一块，全面掌控于手中。

这是谷德昭最最不想看到的，如果捕班位郭业命是从，四十捕快姓郭不姓谷，那还要他这个陇西县尉有毛线用？

谷德昭看着郭业提完要求之后，谨守本分地低下脑袋等待着自己的训示，真是恨得牙痒痒，给你三分颜色，你他妈竟敢给老子开染坊，胆大若斯，气死老子。

无论是庞飞虎，还是长随钱贵都是大气不敢出的看着县尉大人，生怕县尉大人心中不爽，迁怒他们二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事频频有之。

谁知——

仅仅过了一會兒，谷德昭难看的脸色缓缓散去，恢复了常态。

紧接着，他竟然无端地笑起来。

不过别说郭业，就连墙角的庞飞虎二人都感受到了这笑声中的刺骨寒意。

冷笑，一连三声的冷笑之后，谷德昭突然沉声问道：“郭业，你如此得寸进尺，就不怕本县尉的雷霆震怒吗？”

郭业一听，也没有胆怯，反正事情都到了这个份儿上，还能怎么着？

既然已经得罪了，就无所谓多得罪一两次了。

随即郭业依然故我地装出谨小慎微的模样，轻声回答道：“县尉大人何许人也？又怎会做那矢口抵赖的下作事？即便卑职再怎么如何，不也还是为县尉大人效力吗？卑职能够将陇西县城的治安打理得井井有条，县尉大人不也轻松快活吗？”

“好，好，好啊！”

谷德昭猛然击节鼓掌，连声大赞三声好，然后双眼死死瞪着郭业，冷哼道：“本县尉既然亲口允诺于你，自然不会反悔。行，你的要求，本官一一满足。”

说完狠甩绿衣袍袖，转身夺门而去。

到了门口，突然驻足不前，头也不回地再次威胁道：“郭业，本县尉丑话说在前头，如果你镇不住捕班，出了乱子你收拾不了局面，哼，别说本官为难于你。到时候……”

“县尉大人尽管放心。”郭业打断了谷德昭的赤裸威胁，接口道，“如果真如县尉大人所说，无需大人费心，卑职自己卷铺盖滚蛋！”

谷德昭听罢，强提心中一口怨气，连话也没回，破门而去。

谷县尉走了，长随钱贵也只得屁颠屁颠跟着离去。

路过郭业身边的刹那，钱贵低声说道：“小哥，忒冲动，不智，不智哩。”

郭业对钱贵这人没有恶感，耸耸肩抱以笑意。

待得谷德昭和钱贵都离皂班远去之后，庞飞虎走了过来低声问道：“郭业，你还是冲动了，之前不是叮嘱过你，不要和县尉大人抬杠么？”

呼～～

郭业粗粗松了一口气，下意识摸了摸后背汗渍湿透的衣衫，摇头苦笑道：“班头，你没看出来吗？县尉大人压根儿就不待见咱们，谁让咱们在何坤一案中挡了人家的财路呢？”

庞飞虎还是有些责怪道：“你既已知晓，怎么不再克制一下自个儿呢？也好缓冲一下矛盾不是？”

缓冲矛盾？

郭业心中叫苦，关键人家咄咄逼人的言语中，根本不给机会和解啊。

既然无法和解，我他妈还干嘛惯着他谷德昭的臭毛病？

随即对着庞飞虎说道：“事已至此，无需伤神，只要不被他抓住痛脚，短期之内他拿咱们没招儿！再说了，陇西县不是他谷德昭一个人说了算。”

言下之意，谷德昭上面还有县令顾惟庸压着，还有功曹马元举掣肘着。

庞飞虎也只得点头，看来以后做人办事更要加倍小心了，继而对郭业说道：“走吧，天色不早了，你好久没有回去，也该回家看看了。”

郭业一想也是，是该回家看看了。

八成老爹老娘，还有小妹许久没有见到他的面，早已着急的不行了。

和庞飞虎简单商量的两句关于将程二牛、朱鹏春带走的事情，然后想办法从捕班中踢出几个人来补充如今满是缺额的皂班。

见得庞飞虎满意点头之后，才径直出了皂班大房之门。

穿过右偏远，正好瞅见此时的捕班大房中人头攒动，喧闹嘈杂的声音不时传来，看来自己要取代秦威，上任捕头的消息也不胥而走了。

但是他没有现在就进去，而是过门而不入，反正明日一早就能与他们见面，不差这么一会儿。

至于捕班中想要跳脚作怪的秦威爪牙，哼，明日便见分晓，再来收拾也不迟。

出了县衙之后，郭业正好看见谷德昭的马车缓缓离去，愈走愈远……

郭业展臂深呼一口气，喃喃道：“谷德昭，想要整死小哥哪里会有这么容易？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随后走到县衙隔壁的马厩中牵来自己那头小毛驴，哒哒地往回家的方向赶去。

一路之上，屡有认识或不认识的路人跟他打招呼，更有甚者已经开始称呼他为郭捕头了。

看来群众八卦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没有微博，没有电视，没有互联网的大唐时代，消息传递的速度还是令人咂舌。

听着声声“郭捕头”“郭小哥”入耳，郭业满心欢喜，功成名就的感觉就是爽啊！

仅仅一个小小的捕头就这么令人志得意满，令人舒坦无比。

那么，如果，成了那位高权重，有品有衔的绿袍官身，又会是怎么样一番情景呢？心头又会是怎么样的一番滋味呢？

令人期待的很呐！

.....

.....

胯下小毛驴一路上“嗝啊”“嗝啊”的发骚发浪狂叫着，缓缓走过了城东，进了城南，到了油麻胡同口。

进了油麻胡同，郭业将还在浪叫的小毛驴栓到了小院门口，拍了拍它的屁股笑骂着：“行了，到家了，别他妈的浪叫了。回头小哥给你找头小母驴，也让你过过瘾，你家主人人生得意，你怎么着也要驴生得意须尽欢嘛！”

也真是怪了！

郭业这番许诺之后，小毛驴竟然止住了浪叫，两眼巴巴地看着郭业，扑闪扑闪着。

驴眼中透着一股淡淡的淫荡和期望。

郭业不觉好笑，你妹的，吴家竟然养出一头色驴了！

栓好小毛驴后，郭业推门而入，发现院门从里面插上了门销，怎么回事？

院门没锁，里头反插，说明老爹老娘他们肯定在家中没有外出。

但是青天白日的，无端插起院门干啥玩意？

无奈之下，只得啪啪啪一阵敲门。

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脚步声，吧嗒一声，门销被拔了开来。

吱呀！

院门打开，里面探出一个脑袋，赫然就是老爹——郭老憨。

郭老憨探出脑袋在院门外左右张望，发现就郭业一人之后，脸色神情明显是松了一口气，然后迅速将郭业拉进了院中。

又急忙关起门来，第一时间插起了门销。

郭业看着一副小心谨慎模样的老爹，不由嘟囔问道：“爹，神神叨叨，你干啥呢？”

郭老憨噓了一声，指了指院内小院，对着郭业轻声喊道：“小点声儿，你自个儿看！”

此时的模样就跟进了富户做了贼似的。

郭业顺着郭老憨所指的方向一看.....

他也彻底看傻了眼，乖乖~~

## 第71章温馨的一家人

顺着老爹的手势一瞅，俺滴个天啊！

只见院中石桌之上，竟然平整码放着几个四四方方木制托盘，托盘之上用红布遮掩着，仅仅露出冰山一角。

暴露在冰山一角之外的是一锭锭马鞍状的大银锭，一锭约莫十两重。

很显然，红布遮盖之下，托盘中所盛放的肯定都是银子，一锭锭雪花纹银。

果不其然，郭业自顾上前依次掀开红布，托盘之上全是成锭成锭的雪花银，白光刺目令人心神恍惚，几个托盘粗粗一算，差不多能有四五百两。

郭业终于明白老爹为何探头探脑，猥琐不堪地跟做贼似的了。

什么叫财不露白？

什么叫一夜暴富见光死？

郭老憨便是。

想他郭老憨当了一辈子的佃户，郭家祖祖辈辈几代人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在田地里刨食度日的小老百姓，何曾见过如此一笔巨银？

虽然郭老憨平日里极度渴望暴富，连做梦都巴不得在刨地的时候能够挖出几个大铜板。

但是当一笔巨银突从天降之时，郭老憨就彻底被砸懵了，顿时不知所措了。

第一反应就是防火防盗防邻居。

郭业看着老爹那副拘谨的模样，心中也是理解，连他都差点被一锭锭的银子砸晕了，何况他这个平日里省吃俭用抠抠搜搜的老爹呢？

要知道，当初他可没少埋怨郭老憨将“卖”进吴家，去换吴茂才的二十两银子和几亩良田。

尽管后来事情并非他想得如此，但是从刚才自己进入家中的一幕幕可见，他爹郭老憨委实被震撼得不清。

随即郭业轻轻拍着郭老憨的后背，替他压压惊，然后问道：“爹，我娘和小妹呢？”

郭老憨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满桌的雪花纹银，随意答道：“你娘和小蛮躲在屋中不敢出来哩，怕有歹人攀墙入院，抢劫咱们家呢。”

说着不无自豪地挺胸自傲道：“娃儿，还是你爹我强吧？你爹可是在院里守着这些银子守了一下午，半步都没有离开呢。”

啥？

郭业也被自己的老娘和小妹，还有活宝老爹乐坏了。

凭空来了一笔巨银，就被娘和小妹吓得不敢出屋，把老爹折腾得半步不敢离开石桌边儿？

靠，我的爹，我的娘，我的乖小妹，你们能不能行了？

好笑归好笑，郭业也非常有兴趣知道，到底是谁给自己家送来这笔巨银。

貌似自己的收入来源除了字花馆，就没有其他路子了。

但是张小七的字花馆如今正是现银最为紧缺的时候，今年的分红差不多都被折腾干净了。

到底是谁人出手这么大方呢？

随后郭业问道：“爹，这些银子是谁送来的？”

郭老憨缓缓蹲在地上，有滋有味地抚摸着石桌上的银锭，摇头回答道：“我不知哩，今天下午前后来了好几拨人，都是些小年轻人，来一拨就送一托盘的银子，啧啧，吓坏你老子我了。”

郭业看着老爹这番出息，不由又气又笑，就不能说点有用的吗？

无奈之下，郭业继续问道：“他们就光送银子，没说过什么话吗？”

郭老憨哦了一声，仿佛回忆起来什么，答道：“他们说恭贺郭家小哥赴任陇西捕头之位，娃儿，你说这些人真是怪了，咱们郭家怎么就有捕头了，该不会是他们将银子送错家了吧？”

郭业白了一眼早已被满桌雪花银子迷失了心思的老爹，哼哼道：“爹啊，你就这么看不起你儿子我不成？凭什么咱郭家就不能出捕头了？”

“啥玩意？”

郭老憨猛然起身，将手中的银锭稀里哗啦全扔在桌上，满是诧异地一把拽住郭业的胳膊喊道：“娃儿，你是说你如今已是捕头啦？”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郭老憨还是有些不信，再次问道：“衙门的捕头？管着好几十号捕快的大捕头？”

郭业斩钉截铁地点头，称道：“爹啊，这是真的，真真儿的。”

郭老憨围着郭业打了一个转，砸吧两下嘴，低声问道：“那你以后就是真正的官爷啦？”

官爷？

郭业心里苦笑，这捕头连个从九品都算不上，怎能算官，怎能算吏？

不过对于老爹这些小老百姓来说，掌管全县治安的捕头，兴许真是头顶上的那片天了。在他们眼中，被称之为官爷，也不是不可。

为了让老头子高兴高兴，郭业只得说道：“没错，爹，从今往后，你儿子我就是掌管陇西县缉匪拿盗的捕头了。”

嘶……

郭老憨得到郭业的肯定答复之后，瞬间缩放了瞳孔，口中抽起一阵冷风，平日里干巴巴的脸庞泛起红润。

只见他哆嗦的嘴唇缓缓张大，舌绽春雷，陡然吆喝一嗓子起来，冲着屋内吼道：“娃他娘，娃他娘，赶紧死出来，咱们郭家出官爷啦，出官爷啦！”

然后转身朝着大泽村的方向又跪又拜，自顾念叨道：“郭家列祖列宗，你们瞅瞅，咱们家也出了官爷了，郭顺程没给老郭家丢人哩，我下的崽儿竟然也成了吃皇粮领俸禄的官爷啦。”

郭顺程是郭老憨的本名，郭老憨只是他的译名罢了。

郭业一听老爹竟然激动得如此语无伦次，什么叫我下的崽儿？

好像自己在老爹嘴中不是个人，是头小牲口似的。

但是既然老头子这么高兴，也就顺了他的心意，做儿子的能够让老爹难得高兴一回，叫什么都值了。

郭老憨嗷嗷几嗓子，郭业的老娘，还有小妹都不约跑了出来，围着郭业一阵打转，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不一会儿，郭老憨就拽着郭业的老娘进了厨房，一边走一边喊着：“老婆

子，赶紧做点饭菜，在院里摆上一桌，祭祀祭祀郭家祖先，让他保佑我们家的娃能够稳稳当当，干个好前程。”

郭业看着老爹老娘的身影，忙碌中带着轻快，明显心情愉悦，心中一阵欣慰，能够让家人快乐，才是最大的幸福啊。

这时，眼尖的郭小蛮突然发现石桌托盘底下压着几张红帖，惊呼喊道：“哥，这是什么？”

郭业转头看去，红色帖子，不就是贺帖吗？

敢情人家送来银子，连带贺帖都送来了，看来是自己老爹刚才见着满桌银子太过兴奋，将正事儿给忘记了。

这年头，送银子之人留下贺帖，已是习俗。

目的就是让收礼人知道，到底是谁给他送的银子。

郭业真不相信还有人明明有目的性的送了礼，却不留名的。

那就是不是送礼了，而是活雷锋做好事不留名了。

随即从托盘下抽起几张红帖逐一打开来看，看完之后终于明白这笔银子是怎么一回事了。

敢情都是贺喜自己荣升陇西捕头的。

而送礼之人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城北，烟花柳巷的几家大青楼。

满月楼，怡红院，春风阁，红袖斋，温柔乡……

足足五六家之多。

瞬间，郭业心中疑惑一扫而空，都是含有目的性的送礼。

捕班是干什么的？

缉匪拿盗，维持地方治安，专门负责陇西县城黄赌毒，这青楼行业不给自己送礼才是说不过去。

郭业将这贺帖轻轻放在了石桌之上，轻声说道：“原来，这也是捕头的福利之一啊，难怪谷德昭对小哥当这个捕头这么有怨念呢。”

郭业已经打定了主意，这笔银子他照收不误，统统纳入手中，谷德昭？一个鸡毛都不分给他。

“啪……啪……啪”

一阵拍门声不由响起，惊醒了遐思中的郭业。

郭小蛮听罢，雀跃地跳将起来，欢快跑向院门，喊道：“我来开，我来开！”

小丫头也是古灵精怪，先是趴在门缝一瞅，看看来人是谁。

一看之下，小丫头不由惊讶地退后好几步，冲着郭业喊道：“哥，是，是亲家老爷，吴，吴财主来了呀！！”

便宜岳父吴茂才？

郭业心中错愕，他怎么这个时候来县城了？

而远在厨房折腾的郭老憨一听亲家老爷的名字，顿时毛了脚，对着郭小蛮轻声喊道：“小蛮，慢点开门，慢点开门咯。”

然后跑到快速跑到郭业这边，站在石桌边儿上，一脸紧张地看着郭业，欲要开口说话。

刹那间，爷俩正好对视一眼，两人的右手不约而同地指了指石桌上的银子，异口同声喊道：

“赶紧，收……起……来！！！”

## 第72章一惊一乍的岳父大人

郭业与郭老憨第一时间将满桌的银锭转移到主卧房间之中，然后打开院门将吴茂才领进了小院。

郭老憨一见吴茂才进来小院，拉起郭业的老娘赶忙躲进房中，嘎吱一声将主卧房门紧紧关闭，生怕自己这个精得跟猴儿一样的亲家老爷瞅见端倪，发现屋中这笔巨银。

财不露富嘛！

吴茂才被郭老憨这蹊跷举动搞得迷迷糊糊，瞥了一眼紧闭的房门，嘴里嘀咕两句：“神神叨叨的，我又不是老虎，干嘛如此惧怕见我？”

不过他也没往里深究，毕竟今天他是特意赶来县城见自己的便宜女婿——郭业。

郭业看着老爹的举动，心中乐道，小心驶得万年船，老爹竟然将此道发挥得淋漓尽致。

随即引导着便宜岳父吴茂才在小院中坐了下来，道了一句“岳父大人稍待片刻”，而后回到厨房拿来茶饼，让小妹郭小蛮煮起茶来。

与岳父大人简单寒暄两句之后，郭业终于明白岳父为什么急匆匆进城来找自己。

敢情儿，老狐狸是听见何坤一案已经了结，过来收取之前自己承诺答应的好处来了。

明白了来访目的之后，郭业心中暗暗叫苦，便宜岳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何坤虽死，但是何家尚存，那么何家的产业依旧还是归属何家，又如何兑现承诺了呢？

靠！

苦死小哥了。

见着郭业面呈犹豫和苦涩，吴茂才心中咯噔一下，急忙问道：“咋滴？莫非出了什么岔子不成？贤婿啊，你之前可是红口白牙答应过老夫的，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郭业见着吴茂才逼问，一下子真不知如何开口了。

谁他妈让自己嘴边没个把门儿的，随便秃噜秃噜嘴就给吴茂才画下了这么一张饼。

就在郭业不知如何开口回答之时，小妹郭小蛮将煮好的茶汤送了上来，乖巧地招呼了声：“亲家老爷请用茶！”

然后乖巧地躲进了厨房之中，不掺和兄长和吴茂才的谈话。

趁着这个节骨眼儿，郭业将石桌上的茶汤推进到吴茂才的跟前，笑嘻嘻地说道：“岳父大人，请用茶！”

吴茂才心里就跟掉了水桶一般七上八下，哪里还有心思喝茶，连忙追问道：“贤婿，你倒是说点有用的啊，我中午特意在何家的几家店铺转悠了一圈，悄悄打听了一番，这些产业还是姓何啊！到底哪个回事嘛？”

唉，没想到老狐狸的工作做得如此细致，看来想瞒是瞒不过去了。

随即，郭业将何坤一案的最终结果毫无隐瞒地说了一通，听得吴茂才呀呀直跺脚，怦然起身怒喝道：“啥玩意？你是说何家根本没有倒？郭业，你记



得答应过老夫什么？莫非老夫之前白忙活了一场了不成？”

这下子，郭业的待遇明显降了一格，径直从贤婿变成了直呼其名。

郭业也是哑然失笑，便宜岳父太现实。

但是毕竟是自己理亏于人，只能耐着性子说道：“岳父，也不能说白忙活，最起码咱们替大泽村三百余口无辜百姓伸冤报了仇，秦威与何坤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这才是大快人心之事啊！”

“屁！”吴茂才皱着眉头断然呵斥，不过嗓门明显降了调，“申冤报仇这是官府的事儿，跟老夫有何干系？老夫从头忙到尾，到头来别说爬上陇西首富，就连毛都见不到一根，你说我冤不冤？谁他娘的替我伸冤啊？你个小王八蛋，果真是嘴巴无毛，办事不牢。我是鬼迷了心窍，上了你龟儿子的当哟！”

郭业的待遇再次直线下降，从直呼其名一降再降，变成了龟儿子。

我曰，竟敢叫我龟儿子？

郭业顿时心里也来了邪劲儿，老狐狸也太不给面子了吧？

随即将笑脸顿时掩去，拉起长脸淡淡说道：“岳父，你这骂得也忒狠了吧？我怎么就龟儿子了？我好歹也是陇西县城的捕头，你多少顾忌一点吧？你信不信我治你一个目无朝廷命官之罪？”

“哟呵，你龟儿子长能耐了，我骂你龟儿子咋的啦？今天我不信骂不死你……等会儿，你龟儿子说得啥，哦不，贤婿你说得啥？你升做衙门捕头了？？？”

吴茂才语气一变再变，兜转数次，双眼瞪得牛卵子那么大，一副不可置信地眼神望着郭业。

靠，郭业发现自己的待遇又陡然上升，从龟儿子一下被吴茂才拔到了贤婿的位置，自己这位便宜岳父还真够善变的。

随即从怀中掏出刚才收好的大红贺帖，吧嗒一声，将一摞贺帖扔到了吴茂才的跟前，哼哼道：“你自己看嘛！”

吴茂才将信将疑地捡起桌上的贺帖，小心谨慎地一张一张打开来看，果真，都是恭贺郭业荣升捕班捕头的。

看罢之后，缓缓将贺帖放到了桌上，轻轻叹道：“啧啧，你龟儿子，哦不，贤婿果真升了官，成了陇西县衙的捕头了，你娃儿真是好福气啊！”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说道：“此次三案告破，县令大人特意擢升我为县衙捕头，怎么样？”

吴茂才一听郭业这个捕头还是县令大人亲自提拔的，眼咕噜开始活泛地转动，不无羡慕道：“你的意思是说县令大人很倚重你咯？”

郭业见着老狐狸一脸坏水的模样，心道，看来又要装装逼了。

随即点头道：“那是当然！县令大人还曾夸奖于我，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哩。”

吴茂才一听这话，早已将刚才的不快挥散而去，陷入了沉思。

过了半晌，突然开口说道：“啧啧，不算亏，不算亏，好歹你也是我吴家的女婿嘛。”

郭业不知道吴茂才打得是什么鬼主意，刚想开口追问怎么个意思。

谁知吴茂才豁然起身，对着郭业说道：“贤婿，既然县令大人如此看重于你，你更要好好干了。老夫先回东流乡将家中事宜处理一番，回头再来县城

与你碰头。”

说完也不理郭业的满脸疑惑，转身就要往院外奔去。

走到院门口，又转头环顾了一眼这栋小院，不无摇头道：“贤婿啊，你好歹也是县衙捕头，以后就是有身份的体面人，怎能还住在这种破落小院呢？传出去丢死人哩。以后秀秀过来，咋个住得下哟。赶紧换换，换个大宅院哈。”

言罢，吱呀一声拉开院门屁颠屁颠跑了出去。

郭业看着吴茂才一惊一乍神神叨叨的，心中嘀咕，这他娘唱的又是哪一出？

不过吴茂才最后一句话他倒是听清楚了，莫非自己那个美人老婆吴秀秀要来县城和他一块生活了？

这倒是一件令人向往而性福的事儿啊！

不过吴茂才临走前的吐槽也不是没有道理，看来自己真要好好淘换淘换一栋好宅子了。

回头瞄了一眼爹娘继续紧闭的房门，心道，好几百两银子，怎么着也能在城东富人区弄套又大又好又宽敞的好院落了吧？

……

……

翌日清晨，郭业醒的特别早，毕竟今天是他第一天赴任捕班的大喜日子，不可迟到。

踏着地上还未干涸的露珠，披着湿蒙蒙的晨雾，郭业一路上招来程二牛和朱鹏春两人，前往衙门而去。

一路之上，程二牛在左，朱鹏春在右，跟两尊哼哈二将似的陪伴着郭业行走于道上。

听着沿街路上和小贩一声声郭捕头，郭小哥的招呼，再看看左右两名雄赳赳气昂昂的得力手下，郭业不由志得意满，这他妈才是刑警大队长应该有的范儿。

进入了县衙，穿过前院到了右偏院的捕班大房，郭业准备开始第一天的新官上任见面会。

可谁知，刚一推门进入捕班大房，里头的情景却委实令他足足一怔。

看来，自己这个新官上任并非想象中那么乐观啊！

新官上任三把火，幸亏自己之前得到了谷德昭的承诺，不然这火还真不好烧哟！

## 第73章立威

郭业抬脚踏进房间，霎时，一股气浪扑鼻而来……

臭，

极臭，

臭气熏天！

郭业第一反应便是掩鼻止息，但还是晚了一步，那股子臭气还是钻进了鼻孔，顺着呼吸间直抵胃部。

胃腹突然窜进一股酒糟味和呕吐物夹杂的臭味，顿时气浪翻滚，恶心难耐……

“呕~~”

“呕，呕，俺地娘啊，臭死了！”

左右两侧的程二牛和朱鹏春没有来得及掩鼻，早已被熏得弯腰扶在门板边儿上哇哇一阵吐。

郭业捂着鼻子粗粗扫视了一眼大房，只见地上四处摆满了酒坛子和空盘碎碟，还有不少呕吐物夹杂其中，而四十来号捕快东倒西歪地趴在里头，早已醉得不省人事。

更有甚者脱掉了乌皮靴和皂隶公服，赤身裸体地横躺在桌子之上呼呼大睡着鼾声，随着鼾声一进一出，臭脚丫的味道也是四处飘荡。

看情况，捕班的捕快们昨晚在这儿喝了一宿的酒啊！

郭业掩鼻站在房中，面色阴沉地看着所见的一幕幕，心中气血汹涌，澎湃的暴戾之气在体内肆虐。

操你们这群王八羔子的，竟敢在今天给小哥唱上这么一出，奶奶的，真是岂有此理！

今天是什么日子？

郭业继任捕头第一天上任的大喜日子。

而这些人竟敢喝酒到天亮一个个跟醉猫似的，还将偌大的捕班大房糟蹋得比茅房还不堪。

这是什么意思？

很明显就是视郭业这个新捕头为无物，分明不给他面子嘛！

这不是打脸是什么？

麻痹，郭业暗骂一声，心道，老子早就料到你么这帮王八蛋会玩花招儿，看来之前跟谷德昭索要的承诺没有白费。

随即，郭业一声破吼：“二牛，去提两桶井水来，给本捕头醒醒这些醉鬼！”

程二牛早巴不得离开这臭气熏天堪比茅厕的捕班大房透口气，欣然跑出了房门去拎水。

接着，郭业吩咐朱鹏春道：“老朱，赶紧的，不想被熏死的话就快快将房间的窗户给打开。”

朱鹏春闭气嗯了一声，立马跑到窗边，吱呀吱呀几声逐一将窗户打了开来。

不小一会儿，弥漫满屋的臭味缓缓被清晨霜风驱散，仅仅还留下几丝淡淡的馊味。

就在这时，程二牛也提桶进来，按着郭业的吩咐将桶放在大房当中，拿起水瓢哗啦哗啦朝着满地的醉鬼门浇去。

哗~~

哗啦~~

程二牛和朱鹏春两人一瓢一瓢地朝着地上躺尸的醉鬼们泼洒凉水，在清早的寒风霜冻下和刺骨冰寒的井水双重刺激下，顿时地上的捕快们不约而同醒，不少人带着醉意开始破口大骂和嘟囔。

“姥姥的，谁给老子泼凉水？”

“大清早，扰人清梦，作死呢吧？”

“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捕班的地盘，谁敢撒野？”

“哟，敢情是新来的捕头呀！”

“刘二哥，二哥，皂班那位新捕头来了哩！”

“老子眼没瞎，看见了。”捕班如今人气指数最高，继任捕头之位呼声最大的刘二早已醒来，一边抹着脸颊和衣领上被泼到的水渍，一边眯眼看着郭业哼哼道，“怎么着？郭捕头今儿个第一天上任就要新官上任三把火不成？”

说着用手指了指前边儿不远的水桶，冷笑道：“不过您今儿个可是用错了法门哩，这新官上任两桶水，你要知道火走旺，水主失，不吉利不吉利呢！”

“哈哈，哈哈……”

“二哥说话就是逗乐哩，新官上任两桶水，妙啊，妙啊！”

“就是，姓郭的娃子有啥本事，凭甚掌管咱们捕班？”

“可不呗，兴许人家舔了县尉大人的屁眼，大人一高兴就赏了他这个位置呗。”

“要我说啊，秦捕头之下就属刘二哥才有资格领着咱们捕班干事儿，姓郭的瓜娃子？嗨，嫩着哩……”

……

……

郭业没有吱声，继续一脸阴沉地扫视了一圈，最后将目光挪到了蹦达得最欢的刘二身上。

看来，这帮王八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有备而来啊！

倒是程二牛一听郭小哥被人家冷嘲热讽，顿时憋气大发，双拳挥舞吼道：“你们这群兔崽子闭嘴，信不信老子一拳揍死你们这帮瓜娃子，谁不服郭小哥，上来先吃俺两拳！”

虎气凛冽，再加上平日里在衙门的凶名，程二牛这雷霆一声吼倒也震住了不少胆子小的捕快。

程二牛身后的朱鹏春也是握紧了腰间的横刀，跃跃欲试地跳脚喊道：“大胆，大胆，我家郭小哥乃是县令大人亲自任命的捕快，谁敢不服？”

郭业看着自己的左膀右臂，轻声唤道：“老朱，二牛，你们先退下，本捕头再听听他们有何要讲的。”

朱鹏春唔了一声，老实退到了郭业的身后。

程二牛鼓着腮帮吭哧吭哧喘着粗气怒目而视房中一群人之后，悻悻退下。

郭业这么一说不打紧，可把刘二给乐坏了，看着郭业的眼神更加的鄙夷和不屑。

胆子大了几分，提步缓缓走上前来，与郭业仅仅一步之遥，心中哼道，果然是初出茅庐的小子，不过是狗屎运好点罢了，小小摆了这么一个阵仗就把他给吓蔫了。

在他眼中，郭业也渐渐显出妥协的态势，看来必须借着敲打敲打眼前这个新任的小捕头，继续奠定自己在捕班的地位了。

虽然郭业继任捕头已经下发公文，无法更改，但是自己如果能够压郭业一头，在捕班中当个‘太上捕头’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哩。

于是乎，刘二嘿嘿干笑两声，对着郭业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郭捕头，咱们又见面了，还记得我吗？”

郭业淡定地点点头，说道：“刘二，昔日秦威身边的头号爪牙嘛！”

爪牙？

刘二脸色瞬间呆滞，看着郭业的眼神变得有些阴毒和怨恨，心中怒骂，竟敢说老子是爪牙？意思是说老子是秦威身边的一条狗咯？

好，给你脸你不要，那就别怪我刘二做事不地道了。

强忍被郭业指桑骂槐的羞耻感，刘二抬手指了指四周，说道：“郭捕头，刚才弟兄们的话想必你也听见了，这就是民心民意啊。”

郭业继续一副淡定面容，语气沉稳地问道：“那依你之见，该如何？”

刘二听罢，突然一扫心中刚才的阴霾，沾沾窃喜，这小子这么上道？竟然主动问起老子的意见？

好！

刘二将双手负在背后，摇头晃脑道：“你硬要做这个捕头也不是不行，关键是要看你如何去做了，是吧？”

看着刘二这个屁样，后头的程二牛早已双拳握得嘎嘣响，而郭业却是依旧古井不波的样子，问道：“还请刘二哥教我，教我如何才能胜任这个捕头之位，才能在捕班中坐稳位置。”

上道！

刘二心中暗赞了一身郭业的识时务，脸上得意之色更加浓郁，对着郭业沾沾自喜道：“好说好说，哈哈，郭捕头，我刘二没啥大本事，就是喜欢交朋友，你看看，现在捕班中的几十号弟兄都听命于我。只要刘某人一声令下，他们绝不说二话，尽心尽力为郭捕头办事，让你舒舒服服地做你的捕头，高枕无忧。”

郭业看了眼志得意满，脑袋轻晃的刘二，不耐烦地说道：“倒是个好主意，你说说你的条件吧。”

呃~~

刘二先是一愣，他是当真没想到郭业竟然会如此识时务，心中再次大呼，爽快，这小子真他妈上道！

于是掰扯着手指，对郭业哼唧道：“郭捕头果真是个痛快人，既然你如此爽快，我刘二也不能太矫情了。条件很简单，就是捕班四十号弟兄可以听你号令，不过，嘿嘿——”

说着指了指郭业的胸口，生怕别人听不见他说得话似的，提高嗓门说道：“你，郭业，郭捕头，必须唯我马首是瞻，我刘二说东，你不能往西走；我刘二说西，你不能往东……”

“砰！”

“你是你妈个逼啊！”

刘二还未说完话，只见郭业胳膊一抬，使出一记咏春拳中的“日字冲拳”，夹杂着一声厉骂，猛然砸向刘二的眼眶。

一股巨大的冲击力勃然而出，径直将还未防备的刘二砸的七荤八素，身子向后一仰直挺挺地躺在了地上。

说时迟，那时快。

就在刘二向后仰去倒地的那一瞬间，郭业拔地而起蹦起半人高，双膝跪倒在刘二的胸口之上，抡起左右双手，冲着他的脸颊左右开工，皮啦啪啦一阵扇。

“啪！”

“让老子听命于你，你算个鸡巴！”

“啪啪！”

“山中无老虎，你个龟孙子也敢称王，谁他妈惯着你的臭毛病？”

“啪啪啪！”

“我让你装逼，看我不抽死你，谁他妈给你这么不知天高地厚的底气拿来装逼？”

“啪啪啪啪……”

郭业路见二逼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左右双掌不断转换扇打着早已被突然袭击搞得迷迷糊糊的刘二。

郭业突然出手的一幕不仅把刘二打得懵圈，也将在旁还在看‘刘二哥如何戏耍郭捕头’的捕快们震得里焦外嫩。

咋，咋个回事嘛？

有几个与刘二平日里交好的捕快壮着胆子迈了出来，想要出手架秧子救下刘二。

谁知他们还未走前，郭业身后的程二牛疾步上前，护在郭业的身边，吼道：“不怕死的尽管上来，你家二牛爷爷的拳头能捶得死老虎，自然能揍得死你们这些瓜娃子！”

一见程二牛上前，那几个想要出头的捕快又蔫了下来，畏畏缩缩地退到了人群之中。

地上的郭业将刘二打得脸颊高高肿起，门牙掉了两颗，衣袖上沾惹了不少血渍，看着奄奄一息跟条死狗似的刘二，郭业吐了一口唾沫到他脸上，哼道：“你他妈不是说他们都听命于你吗？你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谁他娘的敢替你出头？”

说完停罢双手，缓缓站起身子，不忘狠狠踢了一脚刘二，嫌恶地皱眉哼道：“装逼是需要实力的，没有实力学人家装逼，那叫傻逼，你懂吗？”

而后，对着程二牛喊道：“二牛，将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给我拎到外头去，收了你的横刀，扒了他的捕快公服，让他即刻滚蛋，滚出县衙。”

程二牛嘿呀了一声，将半死不活的刘二像抓小鸡似的提了起来，径直出了捕班大房。

身后的朱鹏春趁势对着众人尖声喊道：“县尉大人有令，即日起，捕头郭业全权处理捕班事宜，包括人事任免之权，你们都听清了吗？”

哄～～

整个皂班顿时一阵嗡嗡轰鸣的交头接耳之声，不少人的脸上已经呈现惧

色，更有甚者已经吓得双腿发软瘫倒在地。

县尉大人给郭业人事任免之权？

说白了就是郭业让谁留就留，让谁滚蛋就滚蛋，整个捕班他郭大捕头说了算。

这帮人都是靠着捕快的收入和薪水养家糊口，听到朱鹏春这个骇人的消息，能不恐慌吗？

谁让他们在郭业第一天赴任就准备来个下马威呢？

真是自作孽不可.....

郭业看着此时乱成一锅粥的房内，感受着人心浮动的气氛，心中一片坦然，看来立威的效果已经呈现。

“啪，啪啪——”

随即，郭业双手轻轻一拍，对着屋中众捕快喊道：“诸位，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聊聊了吧？”

## 第74章胡萝卜加大棒，软硬兼施

要问刘二今天冤不冤，说冤也不冤。

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知道，今天即便他装低调，再怎么夹着尾巴做人都不济于事。

这顿打，始终还是要挨的。

无他，正所谓枪打出头鸟，杀鸡儆猴看，郭业要想在捕班中立威，自然不能挑那些小鱼小虾来下手。

而作为昔日捕头秦威的头号爪牙，刘二无疑是郭业最合适的下手对象。

借着狠揍刘二，并将他毫无情面地驱逐出县衙，郭业烧起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把火，完成了皂班小衙役到捕班捕头的华丽转身。

因此，刘二今天这顿揍，避无可避，活该他倒霉。

有了前面刘二泪与血的教训，整个捕班大房缓缓趋于平静，骤变至鸦雀无声。

郭业看着此情此景心中不无笃定道，看来，第一把火烧得够猛够烈，已经收到了该有的效果。

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尽崎岖成平地，既有第一把火，必有二与三。

此时的郭业自然通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

趁着现在的势头，赶紧准备开始他今天上任的第二把火与第三把火。

身后的朱鹏春见着郭小哥要开始和这帮自寻死路的捕快们谈话，机巧地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他的身后，然后一言不发地继续站在郭业的身边。

郭业略有赞赏地看了一眼朱鹏春，然后大马金刀地坐在椅子之上，翘起二郎腿看着房中这帮捕快们，朗声道：“诸位，本人蒙县令大人赏识，蒙县尉大人不弃，继任捕班捕头之位，还有谁心中不服呀？”

见着众捕快们还是低着脑袋，用眼角的余光你瞥着我，我瞟着你，个个都是心里有话口难开，不是不想开这个口，而是不敢开这个口。

在场之人都是在衙门这个大染缸里头多少浸泡了一些年头的，谁也不比谁傻逼，郭业刚才这话是内藏玄机，他们都听在了耳中，想进了心头。

什么叫蒙县令大人赏识，蒙县尉大人不弃？

郭业这话无非就是向在场诸人点明自己的靠山是谁。

前有县尉谷德昭，后有县令顾惟庸，谁他妈脑子有病啊，这时候跳脚出来喊一声不服，那不是点着蜡烛去茅坑——找屎（死）呢吗？

再说了，刚才刘二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蹦达出来冒了一会儿尖儿，不也被人家郭业给生生摁了下去吗？

先是被不明不白揍得跟条死狗似的，再是被郭业搬出县尉大人手令，解了横刀扒了公服滚出衙门。

连差事都丢了，还得瑟个毛啊。

没有这身虎皮，他刘二在陇西县城还怎么牛逼得起来？

众人心中泛起寒蝉之余，也替刘二不由惋惜，折腾来折腾去，最后却是把自己赶到了死胡同，真是亏大了。

一想到这儿，不少一开始就摇摆不定的人纷纷站了出来，高声喧哗喊道：“今后唯郭捕头马首是瞻。”

郭业脸上浮现笑意，粗粗看了一下，这批约莫有十来号人开始向他表



忠。

不由满意地点点头，心情不错地叫喊道：“老朱，去，给这几位弟兄赏银，赏银，唔，一人一两。”

说完从怀中掏出一个有些沉甸的钱袋子径直甩给身边的朱鹏春。

朱鹏春应了一声好，拎着钱袋子走向刚才那十几人当中，自顾分起了银子。

这时，人群中再次传来一阵喧哗声，不过这次的喧哗声多为赞叹和艳羡之声。

毕竟那些人从朱鹏春手中领到的银子都是实打实的赤足小银锭，较之红口白牙更有说服力。

郭业看着剩下这些还未表忠心的捕快，朗声道：“本捕头的名字，我想你们也不陌生，我这人就好个兄弟义气，就好个仗义疏财，你们对我好一分，我必会十倍，百倍报之。”

说到这儿，特意指了指前头正在分银子的朱鹏春，说道：“老朱是知根知底儿的，跟着我的皂班弟兄，我何曾让他们吃亏？钱是什么？钱是王八蛋，花了再去赚，最重要的是兄弟们过得开心，过得舒坦儿，你们说是不是？”

朱鹏春立即回应，不滞点头称道：“那是，想当初老朱一穷二白，想喝口小酒都要东挪西借，如今又是什么光景？老朱去城北满月楼，美酒佳酿姑娘粉头，随老朱自个儿心意，那老鸨子都看老朱的脸色行事。嘿嘿，这是为什么？”

说着拍了拍手中的钱袋子，挺着胸膛自豪道：“还不是因为老朱跟了郭小哥，再也不差钱了么？”

哗~~

朱鹏春这话一出，比之郭业刚才的话更有渲染力，剩余那些捕快们顿时纷纷议论起来，争相站出来对着郭业喊道：

“我刘柱子愿意听命郭捕头。”

“我王赐龙愿为郭捕头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刀山火海，俺也去得。”

.....

.....

果然，郭业这手银衣炮弹又奏了功效，一时间，又有将近二十来号人出来，纷纷向郭业抱拳效忠。

郭业看着这帮人的争先恐后，心中不由乐道，美帝国主义的胡萝卜加大棒就是好用啊。

如果先前痛揍刘二是大棒的话，如今他让朱鹏春的大方散财就是胡萝卜。

一正一反，一左一右，软硬兼施，端的是奥妙无穷啊。

郭业对着朱鹏春大手一挥，笑声道：“老朱，凡是识时务的兄弟，都赏，统统有赏哈！”

朱鹏春又是称了一声好，钻在人群中大肆散财，慷郭业之慷，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整个皂班大房的捕快中突然出现了一道分水岭，将四十个捕快隔成了两个阵营。

左边这个阵营三十来号人，全都是领了郭业银子，对他效忠的捕快，都是些识时务的人啊。

有了识时务的，自然就有不识时务，冥顽不灵之人了。

右边的三四个人就是如此，郭业仔细一辨认，这几个人貌似都是之前在醉仙楼和秦威，刘二喝过酒的死党爪牙。

郭业心中哼哼道，谁是人谁是鬼，小哥这么一折腾就都跳出来了。

既然对这些效忠于他的捕快用了胡萝卜的软手段，那么对这些顽抗份子郭业自然又要抄起大棒来了。

随即重重冷哼了一声，拉下脸色阴沉看着那几个顽固的爪牙，沉声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诸位既然不愿与本捕头站在一条战线，我也不强求。”

而后转过身子，双手负在背后缓缓走到门口，头也不回地森然说道：“来人，将他们几人的横刀下了，即日起，全部调配皂班，供庞飞虎庞班头差遣！”

郭业一声令下，数十捕快纷纷将那几人围了起来，手脚麻利儿地将他们腰间的横刀下了去。

因为只有捕班才能佩刀，而皂班能否佩刀，还要看庞飞虎的意思，他让你佩，你才能佩。

其中一人不服喊道：“姓郭的，老子来当捕快的时候，你他娘的还在玩泥巴呢，你有什么资格将老子调出捕班？”

郭业站在门口，却依旧没有回头，哼哼道：“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东西，老朱，你跟他们说说。”

朱鹏春走到那几个顽固爪牙的跟前，挺前胸膛傲然道：“县尉大人有令，即日起，由郭业全权负责捕班事宜，包括人事任免之权。”

说完，还张牙舞爪地威胁道：“怎么着？连郭捕头的话都敢不听，你们也是否想学刘二那厮，再扒了公服，丢了差事啊？”

“你……”

听着朱鹏春的再次警醒和告诫，那几人顿时脸涨成酱色，怒气隐现却无从辩驳，谁让郭业手中有县尉谷德昭的手令呢？

几人中已有人懊恼地低下了头，暗暗恼怒自己没事儿跟郭业较什么劲儿，替秦威守什么节啊？

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郭业再也没有理会那几个秦威爪牙，而是吩咐了一声：“散了吧，诸位都各司其职，该干嘛干嘛去吧。”

随后缓缓离开了捕班大房，完成了他的新官上任见面大会，而后在右偏院悠哉悠哉地信不闲逛了起来。

捕头无需巡街，只需居中调度，或有要案命案即时到达现场，维持现场秩序与勘察即可。

郭业心中美滋滋地想着，这捕头的福利还真不少。

约莫闲逛了一会儿，一名穿着灰白儒袍的小吏小步朝他跑了过来。

待得人到跟前，郭业仔细瞅了瞅，原来是功曹房专门替马元举书写文案的刀笔小吏。

与之相比，郭业委实算得上位高权重了。

只见那小吏上前对郭业面带和善地招呼道：“郭捕头，我家大人请你移驾功曹房一叙。”

他家大人不就是马元举吗？

这何坤一案都已经虎头蛇尾了，马元举还找他干嘛？

郭业心中没来由的细细琢磨了起来，着实百思不解，只得对前面的小吏微微颌首示意道：“走吧，好久不见你家那位坑爹的马大人，本捕头也委实有些想念了。”

刀笔小吏自然不知道坑爹是什么意思，只得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不消一会儿，刀笔小吏在前，郭业在后，徐徐离开了右偏远，穿堂绕廊走进了功曹房所在的左偏院。

郭业人还没到功曹房，就远远瞅见马元举已站在门口，貌似是迎接他来的。

马元举一个九品吏员迎接他这个无品无级的小捕头？

郭业打死都不信马元举这个坑爹货会有这么热心肠，况且读书人最不要脸但是也最注重身份的。

此时愈走愈近，但是郭业看着马元举脸上的笑容却是心里慎得慌，因为这混账笑起来都是透着汨汨的坏意和贼心思……

## 第75章《从军行》引出的故事.....

郭业随着一脸莫名笑意的马元举进了功曹房，身后的刀笔小吏知趣儿地将房门带出，退到了外头。

进入房中，马元举招呼郭业随意坐下，然后拿起书房上的一张大白宣纸，缓缓摊开来.....

郭业微微一抬头，见着宣纸上笔画银钩，龙飞凤舞般写着满满的大字，而且貌似墨汁儿还是湿的，应该是刚刚写上去不久。

还来不及夸赞马元举书法造诣之高深，郭业就听见马元举看着摊开的宣纸，缓缓朗诵道：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念完之后，马元举情不自禁地拍案叫绝道：“好诗，好诗啊！气势磅礴，令人对塞北行军顿时心生向往。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啧啧，果真是慷慨激昂，令我等庸碌书生着实汗颜啊！”

郭业一听这诗，可不就是自己当日在皂班大房即兴剽窃而来的《从军行》么？

马元举怎么也知道这首诗了？

不过想想也就释然，皂班人多嘴杂，特别是程二牛和朱鹏春那两个憨货，没事儿老替自己宣传扩大知名度。

如今郭小哥的名头别说在衙门三班衙役中，就是在整个陇西县城都略有名头。

马元举从别人的嘴中听到自己剽窃来的这首《从军行》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今天他特意请小哥来功曹房，还将《从军行》挥毫在宣纸之上，又是玩得什么猫腻？

难道这首《从军行》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乖乖，哥没记错啊，这是诗的主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应该还没出生啊。

马元举就是想学315打假，也无迹可寻啊！

就在郭业心生疑惑之时，马元举突然问道：“郭业，你可曾读过书？”

郭业的前世确实履行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在大学也泡过几年妹子，但是学过的东西早就还给了老师，而且在大唐时代，物理化这些玩意根本搬不上台面啊。

难道跟人说地球是圆的，地心引力是牛顿老大率先发现定理的，满天神佛和牛鬼蛇神都是骗人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真儿的？

这他吗不是扯淡么？说了，谁信？

不把你丫绑在柴火堆上，熊熊烈火烧死你个异端学说，才是怪事儿。

情急之下，郭业只得实话实说道：“不瞒功曹大人，卑职曾念过几年私塾，认得几个大字，至于.....”

马元举突然打断了他的回答，自言自语地疑惑道：“那就怪了，仅仅读过几年私塾，也能作出如此惊艳的诗句来？按理说，你那私塾教的无非都是些

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启蒙学识，这不可能啊，委实太不可能了。”

郭业听着马元举自顾念叨不可能，又看着自己的眼神充满了疑虑，仿佛想要将自己扒光了衣服，一探究竟似的。

特别是马元举那姿态，貌似自己就没点真材实料，而是从别人那儿剽窃而来似的。

顿时，郭业有了种做贼心虚的彷徨。

随即挣着脖子反击道：“切，马功曹，你也忒瞧不起人了吧？难道你没听过，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吗？”

呃？

马元举神情一滞，此时眼神中的疑惑尽消，再次陷入石化，因为郭业的这句‘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二次将他震撼。

继而嘴中喃喃道：“是啊，是啊，花团锦簇的文章往往都是一蹴而就，根本不是步步推敲而出来的。想当年书圣王羲之的兰亭序不就是醉酒之后一气呵成的吗？唉，兴许是马某太拘泥呆板了，这世上天生奇才者不乏有之，看来，马某还是小看了天下之人啊！”

看着马元举的神神叨叨，再听着他的自言自语，郭业粗粗松了一口气，心道，总算将这泥鳅一般的马元举给忽悠过去了。

郭业蒙混过关，想着不能让马元举在这儿上多做思考，不然这厮一会儿来追根究底就大大不妙了，非露了馅不可。

赶紧转移了话题，问道：“马功曹，你今日找我过来所为何事啊？”

可谁知马元举就是属夜游神的，一条道走到黑，非要揪着郭业作诗的事情不放。

一脸爱惜人才地模样问道：“郭业，你既然有此即兴作诗的本事，为何不趁着年轻去求访名师，埋头苦读，他日考取功名走入仕途，届时也能光宗耀祖一番，不是？”

埋头苦读？

考取功名？

郭业心里不由一阵苦闷，十年寒窗苦读啊，大哥，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好运气吗？

而且一想到四书五经中那些晦涩的子曰诗云，郭业想死的心都有，让一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世纪，日日看AV，夜夜去泡吧的现代屌丝青年去考取功名，这不是脑子秀逗是什么？

算了吧，小哥还是好好做咱的捕头来得安逸和自在。

再说了，谁说进入仕途官场就要考取功名的？郭业不信这个邪，非得趟出一条郭氏升官之路来不可。

随即对马元举抱拳说道：“马功曹，我看还是算了吧，我觉得当个捕头挺好。”

这话一出，马元举那鄙夷的眼神就扫了过来，一副怒其不争的样子哼道：“果然果然，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萤虫怎能与皓月争光？小小衙役，确实不懂读书之乐！”

我草！

郭业发现马元举这王八蛋三句话里不损他一两句，肯定闲的难受。

随即白了一眼马元举，还击道：“马功曹岂不知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么？

再说了我郭业虽然只是一个小小捕头，却能为陇西县城八万百姓缉盗拿匪，维持治安，做力所能及之实事，总比那些尸位素餐的大官们要来得好吧？”

马元举摇摇头，显然不赞同郭业的看法，说道：“你这番言论太过小家子气，男儿大丈夫，志在四方。况且我辈男儿，自然是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只有平步青云，进入朝廷中枢，登上宰辅之位，才能抒发己见，才能做真正利国利民的大事。”

嚯哦，郭业不由暗暗咂舌，进入朝廷中枢，登上宰辅之位，马元举这厮的口气还真够大的。

郭业听着马元举的豪言壮语，心里也清楚马元举的说法并无过错，这是这个时代读书人们的共同志向，也是这个年头儒家学子们的通病。

什么通病呢？

就是眼高手低，好高骛远，从不肯踏实在基层做事的通病。

但是，就好比万里长城，都是有一块一块儿的砖石砌成，这些基层的砖石都没人去，还说个屁的万里长城永不倒？

果然，古人还是没有现代人看得通透的。

不过，马元举对自己的出发点是好的，浓浓关切之意郭业还是能深深感受的出来。

随即说道：“马功曹，我郭业也不是没有出息之人，也知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更向往平步青云，步步高升，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咱压根儿就不是读书的料，一看那些子曰诗云我就反胃想吐，不过下次还有什么升官的机会，您还是要多多照样咱呀，嘿嘿。”

“我呸！”

马元举看着郭业那副讪媚的嘴脸，顿时来了心气儿，怎么也想不通就这么一个混账玩意还能做出如此气势磅礴，令人心胸澎湃的《从军行》来。

老天也太过不公平了！

随即，马元举一甩袖子，对着郭业断言道：“小小衙役，不学无术，好无出息！”

擦，郭业脸色发绿，你妹的，你是挖苦小哥挖出了瘾来了？

立即撸起袖子一副无赖的尿性准备和马元举评评理。

谁知刚想说话，外面的刀笔小吏敲门进来，说是外头有人找郭捕头。

马元举一听，对着郭业像赶苍蝇似的连连挥手，让他随意出去吧，别呆在这里惹人心烦。

郭业听着有人找，也就没做耽搁，抱拳说了声告辞出门而去。

马元举没有理会出门去的郭业，一副神情向往的模样看着宣纸上自己誊写的《从军行》，一边诵读，一边咂嘴大赞，好诗，好诗啊！

在他连连夸赞之中，他已经将此诗的作者郭业选择性的失忆了。

……

……

郭业出了功曹房稍稍一寻摸，找他之人已经瞅见，原来是字花馆的老板张小七。

一见张小七正焦急踱步地等待着他，郭业心道，难道小七已完成我交待之事？

随即匆忙迎上前去，招呼道：“小七哥，我让你找的宅子难不成这么快就

找好了？”

张小七见着郭业，也迎上前去点头称道：“办妥了办妥了，已经交割完房契，明日就可以搬过去住哩。”

说完，张小七从袖中掏出像是房契之类的纸张塞进了郭业手中，不过脸上却带着淡淡的忧虑。

郭业发现张小七的脸色之后，也就没有打开房契细查关于宅子的资料，而是蹙眉问道：“怎么了？看你神色不安的样子，难道还出了什么事情不成？”

张小七看着郭业连房契都看一眼就塞进了怀中，问道：“没事没事，小哥，你不看看新宅子在哪儿，花费了多少银子吗？”

郭业不无在意地摇头说道：“你办事我放心，赶紧的，别顾左右而言其他，说吧，到底碰到什么棘手的事情了？”

张小七犹豫地看了一眼郭业，随即咬牙一跺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娓娓将自己心中那个疙瘩事情道了出来……

## 第76章新的危机

“什么？你说秦威的大兴赌坊也学我们一样，改成了字花馆？”

郭业被张小七带来的消息给吓到了，娘西皮的，字花馆还没经营三个月就出现了盗版山寨，我靠，太意外了！

不对啊，郭业心中不解，秦威如今身陷囹圄关在大牢中，离死之日不远，铁证如山就差刑部公文下达了。

他的麾下党羽也早已树倒猢猻散，散成一地黄沙了，怎的还能作怪呢？

而且大兴赌坊作为秦威的资产，早已随着秦威的宅院私产被衙门抄没充了公，而且这抄家之事还是县尉谷德昭负责的，这个事情在衙门之中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秘密了。

莫非是另有他人在背后搞小动作不成？

郭业疑惑地问道：“小七哥，你是否查出来了，到底是谁盘下了大兴赌坊，是谁在学我们经营字花馆呢？”

张小七点点头，答道：“就在今天早上，哦对，就是小哥你今天赴任捕班的大早上，大兴赌坊门口大放炮竹，改头换面成了字花馆。我派伙计前去打听听过，字花馆的招牌就叫‘何记字花馆’。”

何记字花馆？

姓何？

张小七见着郭业还没反应过来，趁势讲道：“整个陇西县城，还能找出哪个何家啊，听闻何记字花馆的招牌都是何家那位举人二老爷请县丞吴奎吴大人题的字呢。”

张小七这么一讲，郭业怎么还会不懂，原来又是那个阴魂不散的何家在后面搞鬼。

擦，还请来县丞吴奎题字，如果估计不错的话，吴奎肯定在这家字花馆中也有了几成的干股。

一想到连吴奎这个八品的县丞都掺和其中，郭业顿时生出了一股无力之感，麻痹，这是典型的官商勾结啊。

如果单单是何家的话，郭业还能想着方法应付应付，毕竟他现在也是县衙捕头，虽然无品无级，但是在偌大一个陇西县城怎么着也算是有点权利。

但是里面还夹杂着吴奎，这不是要了小哥的亲命吗？

人家是协助县令大人的八品县丞，有头有脸有品级，在县衙中地位仅次于县令大人，名副其实的陇西县城二哥，与之相比，自己蹦达个球啊！

霎时，郭业当真是脑袋发胀，欲哭无泪，很显然何家此举就是针对他，报复他而来。

擦，何家这是赤裸裸的剽窃，赤裸裸的盗版，赤裸裸的山寨，臭不要脸的侵犯知识产权啊！

不过这年头，谁管你这个？

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利用自己捕头的身份，给何记字花馆制造麻烦，然后逼他关门歇业？

这个想法一经脑间，郭业立马给予了否定，自己有捕头的身份，人家有吴奎这尊大佛坐镇啊，不靠谱，压根儿就不靠谱。



一时间，郭业没有对策，只得对张小七说道：“七哥，你先回去，我估计何家也是学着我们字花馆的套路来，一时间也伤不到咱们的根本。反正他赚他的，咱们赚咱们的，我必须好好盘算，届时再从长计议吧。”

谁知张小七拼命摇头，急道：“不行不行啊，小哥，你是有所不知，今早何家的字花馆一开业，就介绍了他们的玩法，你是不知道他们何记字花馆的玩法，咱们用的是十二生肖的赔率，可他们用的是天罡地煞的赔率，分别有天罡三十六的赔率，地煞七十二的赔率，更猛的是他们竟然搞出天罡地煞一百零八倍的赔率来经营字花。”

说到这儿，咽了口唾沫，一脸惊骇地说道：“你想想看，咱们家的字花馆翻来覆去都是十一倍，而人家三十六天罡便能翻出三十五倍，七十二地煞就能翻出七十一倍，还有……这么个玩法，光顾咱们的那些彩民怎会耐得住好奇？今天一开铺，咱们家已经没人光顾了，全都跑到他们那边去了。”

我靠，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何家竟敢玩得这么大？

天罡指的是北斗丛星中的三十六神将之星，而地煞指的是七十二凶杀之星，民间传说天罡地煞一百零八星只要聚集在一起下来凡间，代表着联合行动，斩妖除魔。

最为我们熟知的便是《水浒传》里所讲的，宋徽宗年间，水泊梁山，天罡地煞一百零八条梁山好汉聚啸山林，行侠仗义快意恩仇的故事。

郭业心里嘀咕，你妹的何家，竟然还懂得在山寨的基础上加以改良进步，比马化腾还要马化腾啊。

头疼，棘手，郭业用手揉了揉太阳穴，叹道：“暂时也只能先将就维持着了，必须好好想想法子才是。”

张小七也是一副大厦将倾的模样哭丧着脸继续说道：“而且，而且何家在今早的字花馆开业上还放话来着，接连三天，陇西县城中的每个居民可以免费购买十文钱的字花，小哥，看来何家这次是要挤垮我们，不整得咱们字花馆倒闭，他们肯定不会罢休的。”

干！！！！！！

如果说何家盗版和山寨自己的字花馆并且加以改良玩法，郭业还能淡定住的话，那么张小七刚才的这句话算是彻底点燃了郭业那颗稳稳的心。

狗日的何家，这是彻底要将他们赶紧杀绝啊。

连续三天免费认购十文钱的字花，这他么不就是典型的开业大酬宾么？

而且以何家的财大气粗，真心可以玩得转，偌大一个陇西县城也就八万人口，人人免费认购十文钱字花，差不多八十万钱，约合八百两纹银。

连续三天的话，整整两千四百两！！！！

郭业握紧双拳，咬牙切齿道：“何家，这是要以本伤人啊！”

张小七看着郭业的怒容，心虚地问道：“小哥，那，那咱们字花馆，还要开么？”

“开！”

郭业斩钉截铁地沉声道，“怎么不开？未战先言败，岂是咱们爷们的作派？”

张小七见着略显官威的郭业心中怯怯问道：“要不咱们先关门几天，避避何家的锋芒？等小哥你想到了对策，咱们再开门不迟呢。”

郭业白了一眼张小七，哼道：“避个屁，你回去继续营业，哪怕是在铺子

里头打苍蝇也要给我从早开到晚，最起码我要让何家知道，要打倒我郭业，那是痴心妄想。同时告诉他们，咱们爷们宁可站着死，绝对不会跪着生。”

战意，一股隆隆战意从郭业的身上散出。

信念，宁折不屈的信念从郭业的双眸中透出。

张小七身临其境，一扫刚才的忧虑和忐忑，狠抱双拳对郭业朗声道：“成，就按小哥的意思去做，我这便回去，稳稳坐镇咱家字花馆。”

说完，张小七道了句告辞飞速离去。

此时的小院中，就留下郭业一人静静发呆，心中想着事儿。

何家今日这个举动分明是想着挤垮郭业和庞飞虎等人赖以进账的字花馆，就连开业的日子都选在今天无疑就是向郭业遥遥宣战和叫板。

今天是他继任捕头的升官大喜日子，何家却在这个时候给他找不痛快，不是叫板宣战，不是打脸羞辱，是什么？

郭业看着院中正随着秋末寒风凋零的落叶，心道，何家何家，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

何洵！

郭业将何家这个举人二老爷的名字重新念叨了一次，并且铭记于心，果然还是这些秀才举人老爷们的心思最毒最坏啊。

郭业弯腰下身随意捡起地上一根枯枝，放在手中把玩了一会儿，突然嘎嘣一声，两手将枯枝折成两断，狠狠摔在地上。

而后双眼仿佛就要迸出火花似的狠狠唾骂道：“好一个何洵，好一个何家，你让小哥一时不痛快，老子让你们一辈子都过得不舒服，草，咱们走着瞧！”

.....

.....

暂时想不出应对之法的郭业只得悄声离开，走出了衙门。

离开县衙大门后，郭业一看时间尚早，突然想到张小七为自己置办的宅院。

这可是他托张小七寻觅，差不多花费了四百两纹银的宅院，自己光收到了房契，还没见过那宅院什么样呢。

随即将怀中的房契麻利儿地掏了出来，细细一瞅.....

落入眼帘的大红印鉴，一方是陇西县衙户曹房的印鉴，一方貌似某个作保里正的印鉴。

上用楷书小体写着，两进宅院，作价三百八十七贯（两），贱售陇西大泽村人氏郭业，钱房两讫，概无异议。

房契上的日期，贞观三年，某月某日。

嗯，正好就是今天，没错。

再看这处宅院所落的地址，陇西县城东，福顺巷到底，右手第一门。

郭业看罢粗粗一回忆，好熟悉的地址啊，怪怪的。

突然，郭业想到了什么，惊呼一声：“福顺巷到底，右手第一门？这不是那谁的宅子么，不会这么巧吧？”

## 第77章乔迁新居

翌日，郭业恰逢休沐日。

大唐律，五日一赐休沐，得以归休沐出谒。

律中休沐之意就是休假，是朝廷给天下官吏和州郡府县衙门中各级官员官差的福利，指的是官府中人每当班五天便有一天的假期。

也是赶巧，昨天刚拿到福顺巷那边的房契，今日正好是郭业的休沐日，所以起了个大早，郭业便叫来朱鹏春和程二牛，帮衬着自己搬家到福顺巷中。

谁知这么一招呼，连同在休沐的庞飞虎也知晓了郭业搬家的事情，随即带着皂班的一干老兄弟起早赶来，替郭业的乔迁新居搭把手。

人多好办事，众人拾柴火焰高。

仅仅折腾了一会儿，油麻胡同的那栋小院已被搬空，套起一辆骡车，载着郭家的那些个家当，众人浩浩荡荡地出发，前往了福顺巷的新居。

.....

.....

骡车进了福顺巷，驶到了尽头，右手第一门的这所宅子正是张小七替郭业置办的新居。

刚到地儿，庞飞虎就立马吆喝起众人帮忙往里头搬东西，霎时，嘈杂的喧闹声和搬搬抬抬的磕碰声，给清冷了许久的福顺巷平添了几分人气。

郭老憨一跳下骡车就急匆匆地拽着老婆子和郭小蛮一头扎进了新宅子大门，在里头四处闲逛游览了起来。

郭业从老爹郭老憨和老娘小妹三人一进宅子大门之后，不时在里面传出的惊赞暗叹之声中听出了诧异，听到了喜悦，还有甘之如饴的满足。

果然，无论哪个朝代，房子都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

有房才有家，这一刻，郭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不过他并没有心急如焚地要一探新居究竟，而是笔挺站在新宅子的门口，看着大门口上方高悬的牌匾有些走神。

牌匾的红漆有些掉落，但是依旧清晰可见“秦府”二字。

福顺巷，秦府。

这就是昨日郭业为何惊呼的原因，因为这所宅子的前主人正是秦威那个倒霉鬼。

世事就是那么的巧合，一饮一啄似有天成。

秦威不仅因为郭业丢了差事，下了大牢，临了临了，连昔日的秦府都被郭业买到手中，成为郭业的产业。

瞬间，郭业的思绪飞回来当日入赘吴家成假女婿的那段时光.....

想当初，吴茂才和吴秀秀父女为了打发刘老赖和刘阿芒父子，招赘自己入了吴家，硬生生地背了一个大黑锅；自己又血气方刚地跟头傻鸟似的用大唐律诓骗刘阿芒，将他诈退；稀里糊涂地得罪刘家父子，最后被秦威惦记心中，引出了一串又一串的是是非非.....

晃眼间，几个月的光景已经过去，往事依然历历在目，而今时今日，却又已然物是人非。

突然，郭业心中一动，将旁边正在搬东西的张小七一把拽住，问道：“七

哥，我记得秦威还有个原配，乃是昔日东流乡里正刘老赖之女，如今她身在何处？不会也和秦威一样，被下了大牢等着秋后问斩吧？”

秦威犯的是诛三族的大罪，他的原配秦刘氏，也就是刘老赖的女儿，按律难逃一死。

对于这个素未谋面的女子，郭业心中有些愧疚，纵然她的父亲和兄弟，还有她的丈夫都该死，但是以他后世人的观念来看待，她的确挺可怜的，委实遭了无妄之灾。

如果她真的被下了大牢，自己一个捕头虽然无权放了她，但是让她在囚禁期间吃得好些住得好些，倒是能做到。

也算是自己对她的一点弥补吧。

谁知张小七听完郭业的问话，嘴角噙着一丝坏笑，摇头道：“嘿嘿，要说秦威这王八蛋也真够倒霉的，小哥你知道不？就在秦威在东流乡被抓的消息一传回县城，他那原配，就是你说的秦刘氏，嘿嘿，这骚娘们竟然和秦府的管家携带着金银珠宝，连夜逃离了陇西县城，至今下落不明。”

郭业一听，顿时瞪大了眼珠子，一副难以置信地眼神望着张小七。

张小七轻声继续说道：“后来听被遣散的秦家下人们说，这秦刘氏和秦府管家早已勾搭成奸，在秦威的眼皮子底下偷摸了许久，只是秦威这厮自己不知道罢了，嘿嘿，当了绿毛王八还不知晓。”

擦，敢情这秦刘氏也跟她爹，跟她兄弟一样，都不是省油的灯啊。

郭业听完这则消息，心中刚才还丝丝燃起的愧疚顿时烟消云散，就这娘们的逼样，没让她下大牢算是便宜她了，草的。

随即对着张小七笑道：“秦威这种人不值得同情，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自作孽不可活。头顶绿帽，留着何用？活该砍头，哈哈。”

张小七也是一脸的坏笑，轻声道：“便宜那个秦府管家了，真他娘的得了夫人又得金，嘿嘿。”

郭业白了他一眼，轻轻踹了下他的屁股，笑骂道：“滚蛋！”

然后指了指大门上高悬的牌匾，吩咐道：“七哥，晚些时候你找个人做个匾额将它换下，上刻‘郭府’二字，嗯，别省银子，做得大气一些。”

张小七唔了一声，拍拍胸部保证了几句。

这时候，小妹郭小蛮如同在丛中穿梭的斑斓蝴蝶一般从门内钻了出来，双手抱住郭业的胳膊娇声喊道：

“哥哥，快去看看，咱家的宅子好大呢。”

“哥哥，爹和娘都绕迷路了，我找不到他们了。”

“哥哥，后院那边有一个好大的池塘，小蛮没银子买鱼，但是可以在自家的宅子里钓些鱼儿上来，然后熬成鲜汤给哥哥补补身子了。”

“哼，小蛮在自家宅院钓鱼，我看刘家财主还会不会赶我离去，还敢不敢放狗追我咬我。”

.....

.....

听着郭小蛮叽叽喳喳说个不停，稚气未脱的嗓门里却透着同龄少女所未有的懂事，郭业不由心疼地将她搂在怀中，轻抚着她的脑袋，揪着她的羊角小辫喃喃道：“我的傻妹子，咱们家今时不同往日了，哥哥要让你过上富家千金的安逸日子，再也不让任何人欺负你。”

说完，郭业放开小妹，牵着她的小手哄道：“走，咱们进去，先替小蛮把爹娘找回来，然后哥哥陪你去池塘边钓鱼，晚上就喝小蛮熬得鲜鱼汤，好不？”

郭小蛮不滞点着小脑袋，菜青色的小脸泛起红晕，兴奋地喊着好好好，而后生拉硬拽着郭业进了大门。

.....

.....

郭家四口在偌大的两进宅院中渡过了乔迁新居的第一天，也是郭老憨这辈子有史以来最为自豪的一天。

世代佃户的郭家，曾几何时也有了今天。

在陇西县城坐拥一所偌大的两进宅院，直到第二天清早醒来，郭老憨还是恍如梦中一般。

直到郭业头戴四方幞头，身穿崭新的皂青公服，腰佩横刀向他道别，前往衙门点卯，郭老憨才真真儿地确信，他老郭家已经不再是当初的郭家了。

因为，他郭老憨的儿子，是陇西县城响当当的捕头。

郭业辞别老爹出了福顺巷，朱鹏春和程二牛已经在巷子口等候多时，三人结伴而行前往衙门。

此时天色尚早，路上行人不多，一路上走着，三人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

突然，前方的路上骤然出现拥堵，远远瞅去，一家铺子的门口人头攒动，不时传来呼喊叫骂之声。

郭业不由奇道：“什么情况？”

程二牛摇头不知，但是朱鹏春却像是知道一般，苦笑道：“还能咋的？不就是新开的何记字花馆呗。”

姥姥的，原来就是之前那个大兴赌坊，自己咋忘了这茬儿。

郭业脱口骂道：“操蛋的，大清早生意就这么好？这何家真是惹人生厌。”

朱鹏春也是对这个断他财路的何记字花馆深恶痛疾，没了张小七的字花馆的银子进账，比割他朱鹏春身上的肉还要来得疼痛。

随即哼哼道：“谁让何家财大气粗呢，人家放言了，连着三天，凡陇西县人皆可免费购买十文钱的字花。”

郭业看着前头跟疯了似的往字花馆里拥挤的人潮，眼珠子眨巴了几下，突然问道：“老朱，何家的意思凡陇西县人都可以免费认购？”

朱鹏春点点头，旁边的程二牛突然扯着嗓门喊道：“小哥，要去你去，俺二牛丢不起那人。”

显然，程二牛误解了郭业，以为郭业也想占何家那十文钱的便宜。

郭业随即白了一眼程二牛，喝骂道：“你滚一边去，你知道个卵啊？”

然后对着朱鹏春坏笑道：“老朱，你想不想恶恶心何家，解解心中那口闷气？”

朱鹏春看着郭业那一脸熟悉的坏笑，心中也来了劲儿，赶忙凑上前去问道：“小哥，你吩咐吧，老朱还能不听你的话是咋滴？老朱恨不得拉泡屎直接扔进何家字花馆中去，熏死这帮狗日的。”

程二牛赶忙捂住鼻子，鄙夷地看了一眼朱鹏春，退避开来，生怕朱鹏春

这厮真拉泡屎下来。

郭业倒是不以为意，嘿嘿笑了两声，对着朱鹏春招招手道：“来，附耳过来，本山人送你一招妙计！”

## 第78章丐帮围困字花馆

朱鹏春附耳在郭业嘴边，听着郭业低如蚊声如涓水长流，一道石破天惊阴损到家的烂招儿响彻耳边。

听完郭业的妙计之后，朱鹏春一副生吞鹌鹑蛋的模样，怔怔地望着郭业吞吞吐吐犹豫道：“小哥，这，这，不太合适吧？这也太损了，嘿嘿。”

郭业翻了翻眼珠子，一副无所谓地神情耸耸肩道：“行了，你就当小哥没说过，反正你老朱也是光会耍嘴皮子的人。”

说到这儿停顿一下，摇头晃脑地叹道：“唉，何家就是牛逼啊，小小一家铺子就折腾的咱们爷们吃不好睡不好的，估计再让他们这么得意下去，哼，小七那字花馆非得关门歇业不可。擦，没了字花馆的进项，弟兄们以后喝粥都要省着点了，否则有了上顿不一定有下顿呢。”

咕隆~~

一旁程二牛的肚子适时打起了空响，一大早起来，这么一耽搁，早饭还没吃。

朱鹏春被郭业这么一说，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钱袋子，望着此时门可雀罗的何记字花馆，咬牙恨恨道：“狗娘养的何家，你这是想让老朱断了钱路，以后吃糠咽菜啊，行，你他妈的等着，老子非恶心你一把不可。”

随即对郭业道了句“您瞧好吧”，然后嗖的一下窜了出去，跑进一条胡同里没了踪影。

郭业看着朱鹏春离去，一副奸计得逞的神情望着何记字花馆哼哼道：“让你得瑟，让你得瑟，一会儿有你们受的。”

程二牛不知道郭小哥给朱鹏春面授了什么机宜，饶有兴趣地问道：“小哥，老朱这是要干啥去？”

郭业摇头不解释，神秘兮兮地说道：“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说完，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寻望到一间酒肆，指道：“走，二牛，小哥请你喝碗酒，看好戏。”

啥？

程二牛摸了摸早已饿得腹中打雷的肚皮，苦巴巴地问道：“小哥，这大清早的喝酒，要命哩。”

他宁可去买几个烧饼垫补垫补肚子，也比大清早喝酒来得强。

郭业没有理会程二牛，自顾自地朝着那家临街酒肆走去。

程二牛心里非常好奇郭小哥和朱鹏春到底要耍什么幺蛾子，只得强忍住肚中饥饿跟随郭业的脚步跑进了那家酒肆。

现在时辰尚早，偌大的酒肆连个酒客都没有，郭业寻了酒肆二楼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了下来，吩咐伙计上来两小盅酒，又在程二牛的强烈要求下上来一斤馒头和半斤肉食，边吃边遥遥观望着何记字花馆门口。

.....

.....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一斤热馒头和半斤肉食被程二牛独个儿消灭殆尽，郭业小口轻酌着美酒继续看着嘈杂热闹的何记字花馆门口。

突然，吃饱喝足后的程二牛极为眼尖的发现了端倪，指着何记字花馆方向高声喊道：“小哥快看，好多的叫花子。”

三个，  
五个，  
十个，  
二十个，  
五十个……

霎时，约莫近百个叫花子不约而同的从四面八方涌入何记字花馆的方向，看情形是冲着何记字花馆而来，已经有三两个衣衫褴褛，拄着拐杖，满脸污秽，腿脚烂疮，臭气熏天的叫花子已经挤进了人群中。

三两个发着烂馊味的叫花子争先恐后地挤进字花馆门口购买字花的人群中之后，立马引起了轩然大波，不少妇人更是吓得尖叫不已。

“呀，哪里来的叫花子，唔，臭死啦。”

“滚开，滚开，别碰姑奶奶，脏死了。”

“我呸，哪个混账王八蛋摸了老娘的屁股，作死啊！”

……

……

哗~~

因为几十近百个叫花子的涌入，刚才还在字花馆门口人潮汹涌的竞购人群突然如鸟兽状般一哄而散，退散在四周，离字花馆远远不敢靠近。

而那近百的叫花子则是成功抢下门口的阵地，竞相扎堆成一块儿，将整个字花馆门口堵得严严实实，不过也将整个额字花馆门口弄得肮脏不堪，怪味满天飞。

远处的行人，还有前来购买字花的人群压根儿就胆战心惊，不敢靠近，生怕脏了自己。

郭业看着此情此景，不由乐得掩嘴无声大笑，痛快，真他妈痛快。

而程二牛还是傻呵呵地自言自语着：“奇怪了，好端端哪里来这么多叫花子，敢情儿今天满城要饭的全扎堆到这儿了。小哥，这些叫花子堵塞在大街，已经严重影响了路上过往行人，咱要不要下去看看？”

说完不无得意地握了握手中的横刀刀把儿，生怕被人不知道他是一名光荣的陇西捕快。

郭业瞪了他一眼，哼道：“就你话多，人家堵在何家门口关你屁事？给小哥老实的继续看下去，别一天到晚虎逼呵呵的。”

说完，郭业刚一转头继续遥望不远处的情景，突然从何家字花馆里头传来一声怒吼：“该死的，哪里来这么多臭要饭的，赶紧滚，滚，滚得远远的，不要脏了大爷的门口。”

话音刚落。里面走出一个青布澜衫的中年男子，长得一副尖嘴猴腮样儿。

郭业见过这个人，此人正是何府管家，暂时替何洵打理何记字花馆的何四。

想想当日，何四是一个多么傲娇的人，连昔日捕头秦威都不放在眼里，平日里又仗着何家的势力狐假虎威惯了，这么一嗓子出来，自然是中气十足，威严颇有赫赫。

被他这么一嗓子吆喝起来，多多少少有些叫花子已经开始骚动，心虚地向后挪了几步。



骤然，

一声懒洋洋地声音响起：“且慢，兄弟们，且慢且慢，不要怕，咱们早已穷得叮当响，还怕个球哦！”

声音落罢，叫花子群中出来一个胖子，蓬头垢面看不清脸蛋，衣衫褴褛不说，还光着脚丫子，脚上沾满了牛屎，苍蝇围着嗡嗡打转满天飞。

这胖子挠了挠脖颈，又蹲下身子抓了抓发痒的脚裸，抠下一块牛屎朝着何四吧唧一声扔了过去。

吓得何四身子一晃跳开了来，堪堪躲了过去。

躲过一灾，心有余悸的何四刚想破口大骂，谁知这胖子甩了甩肥硕的大手，冲着何四抢先哼道：“喂，你们何家好无道理，开门做生意咋能随意往外赶客人呢？”

啥？

客人？

何四听着胖子乞丐大言不惭，竟敢自诩客人，不由冷笑道：“你算个屁的客人，你一个臭要饭的哪里来的银子买字花？滚滚滚，别惹大爷发火，你以为陇西何府是那么好招惹的？”

胖子没有惧色，对何四的威胁置若罔闻，继续上前走了几步，将满身的牛屎味带进几许，直扑何四鼻腔。

何四情不自禁地掩鼻退后几步，哆嗦着手指叫骂道：“你个臭要饭的，真要找死不成？你知道跟何家作对的下场吗？”

胖子嘿嘿阴笑几声，然后指了指何记字花馆的招牌朗声道：“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你们何家二老爷可是有言在先，凡是陇西县人皆可免费购买字花，而且还是连续三天，可对？”

呃……

何四一愣，心道，这没错，二爷是说过这话，但是……

随即何四鄙夷道：“这跟你们这些臭要饭的有什么关系？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个儿，你也是买字花的人吗？”

胖子继续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口气说道：“我呸，我们是臭要饭的，但也是陇西人氏，凭什么就不能免费购买字花？难道你家那位举人老爷说话就跟放屁似的吗？”

“你……”

何四被胖子乞丐的话给呛住了，二爷是这么说，可也没说让乞丐进来啊，这近百个脏兮兮臭气熏陶的叫花子一进铺子，那还怎么做生意啊？

见着何四哑火，胖子乞丐反客为主，开始咄咄逼人道：“怎么着？你不是刚才挺横的，踉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吗？擦，你不让我们这些叫花子进去，那你何家就是言而无信，你何家那位举人老爷就是满嘴放狗屁的王八蛋。”

霎时，近百个叫花子看着胖子乞丐就跟斗战胜佛一般逼得何四毫无招架之力，一下子被点燃了激情，平日里压抑在心中的那些委屈统统宣泄出来，仿佛被打鸡血似的嗷嗷叫唤着：

“何家言而无信，下贱无耻。”

“我们是陇西县人，虽然操持贱役，但是何家凭啥不把我们当人看？”

“何家二老爷说话像放屁，十步放一屁，熏得千里臭。”

“我们不走，我们今天哪儿也不去，就坐在这儿，你何家有能耐就把我全

部杀了……”

……

……

擦，这声势越来越浩大了，何四吓得连连往后退，狐假虎威的人就怕冷不丁来那么一个死也不怕的二愣子，更别说现在一下子来了近百个二愣子。

何四突然招来不远处的一个伙计，在他耳边轻声吩咐道：“你立马赶回府上，通知……”

伙计连连点头，飞速离去。

近百叫花子继续叫嚷继续抗议，将整个何记字花馆门口的拥堵推向了更高潮。

远处酒肆二楼的郭业盯着何四的一举一动，突然见何四跟一个伙计咬了几句耳朵，心中顿时明了这厮想要干嘛。

刚想说话，突然——

啪！

程二牛拍了下脑袋，恍然大悟地大声嚷嚷道：“小哥，俺想起来，那胖子乞丐就是朱鹏春那厮哩，俺说这声音咋那么耳熟呢。”

“嘘！”

郭业立马上前将程二牛的大嘴巴捂住，轻声喝骂道：“闭嘴吧，吃货！”

随即松开了程二牛的嘴巴，提起桌上的横刀，指了指远处的何记字花馆一脸阴损地说道：“老朱的戏已经演完了，该咱们上场了。”

说着用刀鞘顶了顶程二牛溜圆的肚皮，沉声喊道：“二牛，走着，跟小哥砸……场……子……去！！！”

## 第79章混乱的局面

郭业带着程二牛下了二楼，出了酒肆，缓缓朝着何记字花馆走去。

可是他没有立马搀和进去，而是拉扯着程二牛混迹在人群中，继续观望整个事态的发展。

他在等待，等待着朱鹏春将这潭水搅得更加浑浊，等待着一个人的出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何记字花馆门口由朱鹏春化妆而成的胖子乞丐率着一众叫花子，继续围堵着，僵持着。

早前还趾高气扬，耀武扬威的何四被滚刀肉般的朱胖子咄咄催逼下，委实有些招架不住了，额头上的汗珠不由自主地涔涔下坠。

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自家二爷又红口白牙放过豪言壮语，自己怎能矢口否认呢？

但是，真要让百来号臭不隆咚脏兮兮的叫花子进字花馆，然后让他们逐一免费认购字花？

那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如果这么一妥协一放行的话，百来号叫花子陡然冲击进入字花馆内，那生意还能不能再做了？哪个顾客会愿意和穷叫花子一起购买字花？这不是自掉身价嘛。

姑且先不说经此一遭，何记字花馆的生意是否会因此一落千丈。

就说让这帮穷要饭的恣意妄为，说什么就是什么，那么何家的脸面何存？

以后让整个陇西县城的乡绅富户官宦人家怎么看待何家，这事儿一经宣扬，肯定会被有心人以讹传讹，何家在陇西县城就当真成了笑料，不被人家从年头笑到年尾才怪！

何四把持在门口一副拼命的架势，但脑海中却是百感纠结，万般煎熬似的骑虎难下，不知如何自处。

心中唯有忐忑地祈盼着：“二爷唉二爷，您老人家倒是赶紧过来啊，快过来解解局面哩。”

突兀，

右侧的人群中突然挤入几个仆役模样的汉子，然后推搡着围观的路人，纷纷扰扰喊话道：

“起开起开，都别看了，别看了。”

“让让，都让让了，我家大公子来了。”

“都瞎他妈凑什么热闹，赶紧闪一边儿去！”

……

……

霎时，在几名仆役的强行开辟下，人群中让出一条活路，一名手拿折扇的锦袍青年故作风雅地轻飘走到何记字花馆门口。

吧嗒一声，锦袍青年风骚地将手中折扇一合握于右手，鼻孔朝天地昂着脑袋，连看都没看门口的一干乞丐就哼哼道：“谁吃了熊心豹子胆啊？竟敢在我何府的铺子闹事，不是活腻歪了么？”

声音落罢，何四就跟见了救星似的啪啪跑上前去，附在青年耳边低声微微汇报起事情来。

郭业一看来人，暗暗吓了一声，麻痹，本想等着何洵来羞辱一番解解气，没想到却等来了一只臭虫！

看这小子的鸡巴操性，郭业发觉上次那顿揍还是下手轻了。

就该将他的鼻梁骨彻彻底底的打断，让这小子塌着鼻子过一辈子。

很明显，来人正是郭业上次的手下败将，何家那位秀才大公子，何瑁。

再看今天的何瑁，康复的不错，除了鼻梁骨那儿还有点小瑕疵之外，其他地方倒是完好无恙，跟以前没甚两样。

只见何瑁听完何四的汇报之后，再看了一眼字花馆门口扎堆成群的乞丐，不由嫌恶地皱了皱眉头，后退几步到了门槛儿，生怕弄脏了自己的衣衫。

何瑁也没有多说什么话，只见大手一挥，对着随身而来的仆役们喊道：“来呀，将他们撵走，统统撵走……”

几个仆役领了主子的命令，撸起袖子匆匆朝着叫花子走去，开始言语叫骂，肢体冲撞地轰撵起叫花子来。

一见状况，何四也扯开嗓门冲着字花馆里头招呼，不一会儿，又跑出七八个字花馆的伙计，加入了仆役打手的行列，开始对那些叫花子推搡了起来。

混迹在叫花子里头的朱胖子也不是吃素的，顿时吆喝喊道：“怎么着？你们何家是不想认账咯？”

“快来看啊，何家说话不算数哩，言而无信真小人。”

“呀，疼，何家打人啦，陇西城的何家动手打人啦！”

“当街行凶，你们何家眼中还有没有王法啦，救命啊，何家目无王法，开始杀人啦！”

……

……

随着朱胖子的鼓动，一群叫花子开始和何家的仆役伙计们开始冲撞起来，整个何记字花馆门口纷纷攘攘乱成了一锅粥，叫骂打闹之声此起彼伏，比之闹市赶集还要来得混乱。

站在门槛儿上冷眼旁观的何瑁冲着乱战群中喊道：“给本公子打，狠狠地打，一群臭要饭的还跟本公子提王法，真是笑话！”

说着，右手折扇噌的一声打开，轻摇扇着凉风冷声道：“今天爷就告诉你，什么叫王法，哼，往死里打！”

砰砰砰，

轰轰轰，

战况越来越乱，形势也闹得越来越汹涌，不少乞丐已经被推搡在地，就连朱胖子都挨了几拳，眼眶青紫。

郭业看着眼前乱糟糟的情形，心道，差不多了，不能再闹下去了，弄出人命就玩大了。

随即用胳膊肘拱了拱身边的程二牛，努嘴示意让他出面赶紧制止。

见着朱胖子挨揍的程二牛早已情急，得到郭业的暗示之后立马跳入人群，气沉丹田雷霆震吼道：“住手，都给老子住手，当街斗殴，找死呢吧？”

一见佩刀的捕快出来，乞丐们纷纷退了下来，而何家的仆役伙计们也纷纷住手歇罢，有个把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的还想追上去殴打乞丐。

谁知程二牛二话不说，丁点面子也不给，抬腿砰的一下，直接将对方扫到地上，一脚踩踏在对方的胸口，凶神恶煞地骂道：“草你姥姥的，当你家二牛爷爷的话是放屁吗？”

噗~~

抬脚又是一腿，就跟平日里蹴鞠踢皮球一般，径直将对方踢出老远，卧地动弹不得。

嗡！！

程二牛的出场方式当真是气场十足，威压碾杀一切不服啊！

整个乱局顿时得到了控制，到底是官府中人，又有如此华丽的出场方式，一下子就将局势给调控了起来。

待得程二牛稳定局势之后，郭业这才缓缓人群中走了出来，嘴角噙着笑意，双眼带着促狭的味道看着站在门槛儿的何瑁。

“啪—啪啪—啪啪啪—”

郭业突然鼓起双掌，一副正看着大戏津津有味的神情冲着何瑁冷笑道：“精彩，太精彩了，当真精彩至极啊！王法，本捕头很奇怪啊，叫花子也是人，也是我大唐子民，怎么就不能提王法了呢？”

呃.....

何瑁一见来人正是自己那个梦魇煞星，不由哑了火，瞪大了眼珠子看着郭业，心中惊呼，怎么会是这个王八蛋？

诧异完之后，何瑁下意识地摸了摸鼻梁，看来这货还惦记着当日的惨痛，典型的记吃记打还记疼。

郭业步步走近何瑁，

十步，

五步，

三步，

气氛异常紧张和压抑，

有了上次阴影的何瑁不由紧张起来，脱口阻道：“别过来，你，你想干什么？”

郭业见着何瑁竟然如此怂，暗暗骂了一声，草包一个，白瞎了何家这么大的招牌。

但没有理会何瑁的阻喝，而是走到了何瑁的一步之外才堪堪停步，促狭的眼神一扫而空，换成极为轻视地眼神紧紧盯着他，就这么一直盯着，一句话也不说。

约莫过了几个呼吸，郭业才指了指何瑁的嘴巴，冷冷问道：“何大公子，你不是挺牛逼的吗？本捕头也想知道，在你嘴中，到底什么是王法？你告诉我呗.....”

## 第80章讹的就是你

即便何瑁有着秀才功名，何洵有着举人功名，何家有着良田万亩，藏银十几万贯，端的是陇西县城的第一大户。

但是，在官府公信力面前，在朝廷威仪面前，都不值得一晒。

只要危及到了根本，这些浮华背后都是沧桑，一切都是浮云。

即便陇西县城的扛把子——县令顾惟庸，都不敢自称王法，他何瑁一个小小的秀才，何德何能，竟敢轻言王法，更是代表了王法？

这不是作死么？

见着郭业那冷峻的眼神，听着郭业不阴不阳的问话，何瑁幡然醒悟，暗骂自己的嘴欠，让人家拿了把柄。

郭业不给何瑁继续思索的机会，再次语气咄咄地逼问道：“何公子，何大秀才，来，你跟本捕头说说，到底什么是王法？什么时候你何家替代了我大唐天子，将你何家家法变成我陇西城的王法了？”

噌~~

好大的一顶帽子！！！！

何瑁到底是读过书的人，知晓什么话是犯了大忌讳的，听着郭业这话顿时吓得脊梁骨发寒，不由后退一步，声嘶力竭地喊道：“姓郭的，你别乱泼脏水，我何曾说过我何家替代了天子，你别乱说，小心我到县丞大人那儿告你一状，你这是诬陷……”

虽然竭力辩解，但是何瑁的语气稍显底气不足，明显是做贼心虚的范儿。

郭业趁势打狗，指了指在场的围观群众和那些叫花子，说道：“青天白日，本捕头怎能冤枉得了你？再说了，本捕头公务繁忙，用得着花时间花精力来无中生有诬陷你么？你当在场几百号人都是聋子瞎子不成？”

顿时，

朱胖子又在后面组织起一干叫花子嗷嗷叫唤开来，俨然成了郭业忠实的托儿。

路边不少行人被这气氛带动下，也凑热闹般纷纷点头，仿佛亲耳听见何瑁大言不惭似的。

也活该何瑁这个富二代平日里不招人待见，没有什么好人缘，愣是没有人出来替他辩白一二。

何瑁看着情势一边倒，心中焦急万分，也不敢对郭业耍浑，上次血的教训他还记忆犹新，只得转移话题认栽道：“好了好了，这次是我何记字花馆不对在先，既然我二叔父有言在先，那么这些臭要饭，哦不，这些前来免费认购字花的陇西百姓，都可以进来领上一份，可好？”

最后“可好”二字说得低迷婉转，显然是不想再继续纠缠下去，有了委屈求全的意思。

郭业听罢也是诧异，这小子这次倒是学乖学聪明了，知道好汉不吃眼前亏。

但是郭业又怎么会轻易放过他呢？

不过郭业也知道胡乱扣帽子这种事是小题大做，真闹到了衙门，已何家的地位，根本无法撼动其根本，但是只要能唬住何瑁这个傻屌一时，那也是

过瘾。

随即郭业哼道：“你既然承认此次是你们何家不对在先，那本捕头也就懒得与你纠缠。但是你想善了，人家也不一定愿意哟。”

说着用瞥了一眼身后乔装打扮成乞丐的朱胖子，然后退到了一边，双手抱胸一副抽身事外，不关我屁事的姿态。

得到郭业暗示的朱胖子哪里会不懂郭小哥的意思，这明显是让他狠宰何家一刀的意思啊。

肉到嘴边，不狠狠咬上一口，就不是他朱胖子了。

果然，朱胖子突然捂着眼睛嗷嗷叫道：“娘唉，疼死老子了，郭，郭捕头，我要报官，报何家仗势欺人，纵奴殴打我等平头百姓。捕头大人，您老人家可要为我们作主啊。”

平头百姓？

臭要饭的自称平头百姓？草你娘的，还要不要点逼脸了？

何瑁和何四等人的嘴角抽搐，仿佛闻到了危险的气息，看来这帮臭要饭的来者不善啊！

而郭业仍然一副公事公办的神情，点头漠然说道：“放心，在本捕头眼中，没有贫富之分，凡是陇西百姓，本捕头都会替他作主。你有什么冤屈，尽管一一道出来，本捕头做不了主，自有陇西父母官——顾县令替你们做主。”

嘶.....

何瑁和何四听着郭业这话，嘴角抽搐得更加厉害，好家伙，竟然连县令大人都搬出来了，这姓郭的今天是诚心要把何家往死里整啊。

砰！

得到郭业言语暗示的朱胖子欣然跪地，然后转头对着身边的近百乞丐们张牙舞爪挥手喊道：“兄弟们，都跪下，都跪下，给青天大老爷说说咱们的冤屈。”

喇，喇喇喇.....

接二连三，成群结队，近百乞丐都跪在地上，对着郭业跪拜喊冤，貌似受过集体培训似的，这跪地叩拜的姿势都没有两样。

一时间，讨伐起何瑁与何家的言语就纷纷袭来：

“何家仗势欺人，纵奴殴打我们。”

“何家言而无信，空口说瞎话，还望捕头大人明察。”

“对对对，那位何家公子还自称王法，说要打死我们，捕头大人你听听，这朝廷是要变天了吗？”

.....

.....

听着字正腔圆，句句诛心的讨伐，郭业的脸色越来越难看，缓缓转头看着何瑁的眼神也是越发的凌厉，仿佛要将对方洞穿一般。

脸色发绿的何瑁则是越听手心越是冒汗，草你妈的穷叫花，这是要给本公子乱泼脏粪啊。

突然，何瑁对着郭业喊道：“郭捕头，我何家愿意给出银三百两作为汤药费给他们，希望了结此事。”

他现在也想明白了，这帮臭要饭的今天就是来讹钱的，如今自己中了人

家的招儿，只能花钱平事儿了，就当买个舒心，少个麻烦了。

三百两？

朱胖子猛然止住了控诉，单眼瞄了下郭小哥。

只见郭业闭目不语，嘴角挂起一丝轻笑，显然很不屑。

朱胖子立马醒悟，小哥这是嫌少了，也是，三百两银子，这么多人一分，够干嘛的？

随即没有理会何瑁，继续哭诉道：“郭捕头啊，咱们这些兄弟命苦，只能靠沿街乞讨过日子，这下好了，被何家这些丧天良一打，没个十天半个月起不来了，以后这日子咋过啊，你可要为我们作主啊！！”

何瑁一听朱胖子这抑扬顿挫的哭诉，顿时明了，这王八蛋是嫌少啊。

随即对着郭业咬牙再喊道：“郭捕头，我何家愿意再出七百两纹银，补偿这些兄弟的损失，让他们暂时衣食无忧，可好？”

七百两？

加上之前三百两，不就是一千两吗？

朱胖子心里咯噔一下，再次瞄了一眼郭小哥。

郭业继续一副闭目沉思的神情，仿佛神游天外，不管世事。

嘶，一千两纹银，郭小哥还不知足啊？

看来还得再继续敲上一笔竹杠。

随即，朱胖子突然跑到郭业跟前，抱紧他的大腿呜呜哭诉道：“郭捕头啊，何家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却声称我们叫花子不是陇西人氏，这是赤裸裸的侮辱啊。我们虽然穷，但我们有骨气，我们可以饿肚子，但是做人的尊严不能任由别人践踏。经何家今天这么羞辱，我们以后都无法抬头做人了，以后连走在街道上都不敢行乞了，可怜啊，丧天良的。”

我草，郭业差点笑喷，朱胖子他们都连精神损失费都叫出来了，够不要脸。

不过他还是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赞同道：“是啊，一个人可以挨饿，可以受冻，可以不要物质享受，但是精神上的尊严是上天赋予的，绝不能被他人所剥夺。”

说到这儿，郭业突然睁开眼睛，爆出一丝精芒逼视何瑁，问道：“你说的是吗？何大公子！”

何瑁现在也是被气的气血汹涌，恶狠狠地盯了一眼朱胖子，陷入了思索，久久不语。

他身边的何四悄声说道：“公子，公子，他们这是讹诈，你先拖住他们，小的这就回府去请二爷来处理。”

郭业离他不远，也听见了何四的言语，心道，不好，事情要变。

随即对着程二牛喊道：“二牛，将何公子带回衙门，既然苦主受了如此莫大的冤屈，咱们也不能坐视不理，是吧？对了，何公子是秀才身份，不要对人家动粗。”

程二牛大步上前，作势就要缉拿何瑁。

铁塔般的黑汉子就要将自己双手捆绑，何瑁心里没来由的一惊，喊道：“住手，住手，郭捕头，我愿意再出一千两，抚慰这些乞讨百姓的心中创伤。”

再加一千两？



一共两千两银子，嘶，别说朱胖子，就连郭业也动心了。

陡然，郭业突然嘴角一扬，将身子扭了过去，大步大步地走出人群，扬长离去。

挤出人群，不忘甩过来一句话：“既然你们双方愿意私了，又没出现什么命案，本捕头乐得清闲，你们自己操办吧。二牛，咱们走！！！”

程二牛嗯了一声，一把将双手箍紧的何瑁甩到了一边，追随着郭业的屁股而去。

“嘿嘿，嘿嘿。”

朱胖子不嫌脏，用沾满牛屎的右手摸了摸脸颊，凑到何瑁跟前，点头哈腰笑嘻嘻地问道：“何大公子，您是有身份的人，说出去的话，就是十头骡子都追不回来嗨。”

何瑁刚才被程二牛吓得有些惊魂未定，又看到脏兮兮的朱胖子凑到自己身边，顿时生厌。

一把将他推开，喝骂道：“滚远点，本公子岂会赖账？何家的人从来都是言而有信的坦荡君子，哼！”

朱胖子还是心里乐开了花，不滞点头哈腰道：“那是，那是，何公子可是名声赫赫的秀才公哩，怎会赖账，怎会赖账？”

一旁的何四看着扬长而去的郭业，又看了看现在变得生龙活虎的朱胖子，再想想事情的来龙去脉，突然心中急速下沉，难道这是有预谋的圈套？？？

不过看着自家的大公子已经大手一挥，红口白牙许了诺，现在追悔莫及又能如何？

难道当场揭发出来，让大公子和整个何家再次遭到全陇西城人的笑话和羞辱吗？

唉，看来这个哑巴亏，是吃定了，我的大公子唉，你咋就那么心急呢。

## 第81章郭小哥出手就是大气

要说何瑁也真是天生的倒霉蛋一枚，也许冥冥之中。郭业就是他命中注定的煞星。

自从上次鼻梁骨被郭业打断了之后，他就一直被困在府中将养身子，接连近半个月的光景做了笼中之鸟，早就将他闲出蛋疼。

而且自从三叔父何坤自缢身亡之后，整个何府就莫名地笼罩在一种肃穆沉闷的气氛之中，他呆在府中好比度日如年。

今天二叔父何洵因为要会客，所以才差遣他出府来解决何记字花馆的突发状况，也算是对他的一种历练。

可谁知这么一个绝佳的装逼机会，竟然，竟然，碰到了郭业这个煞星。奶奶的，不仅半分便宜没讨到，还被那帮臭要饭的讹诈走了两千两纹银。

我的天啊，何瑁真是欲哭无泪！

当何瑁领着仆从垂头丧气地打道回府进了前院，早已有何府下人将今天字花馆门口的一幕绘声绘色描述给了何洵听。

这不，何瑁独自走在院里还没回屋，就被二叔何洵派人请去了客厅。

何瑁迈过客厅的门槛儿，前脚跟还没着地，陡然就传来何洵的一句冷喝：

“糊涂！”

何瑁心中一惊，顺着堂首看去，只见何洵吧嗒一声将手中的书籍扔在桌上，快步走到何瑁跟前，指着他的鼻子再次咆哮道：

“蠢材！”

“草包一个！”

“你是不是被酒色给掏空了脑子，装得全是浆糊？”

.....

.....

在府中一向以严厉著称的二叔父对自己突突突突一阵指责，惊得何瑁心寒胆颤，愁得他眉头紧蹙，真心难受。

何瑁这会儿也学聪明了，低着脑袋一副受教的样子听着叔父喋喋不休的责骂，谁让自己将事情办砸了呢。

“你现在能明白我为何要如此骂你了吗？”

何洵骂完一通之后，口干舌燥胸口有些气喘，缓缓坐下之后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转换语调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眼神望着何瑁问道。

何瑁有些畏惧地轻声回道：“因为今天侄儿办事不力，没有解决好字花馆门口的纷争。”

“咳咳咳。”何洵听完一阵咳嗽，用极其失望透顶的语气叹道，“看来你还是没明白啊，唉，这么多年的圣贤书，你是读到狗.....读到哪里去了呀？”

本想骂句脏话，不过何洵最终还是忍住了，继续教道：“我何家真差那两千两银子么？我是恨你在郭业小儿面前没有了底气认了怂，你，你，我何家的脸面都被你这个不肖子给丢尽了。”

何瑁一听这话，心中也是嘀咕，圣贤书也没教我这些玩意啊，姓郭那小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难不成我还跟他当场顶撞，再挨一顿打不成？

切，何瑁虽然表面毕恭毕敬，但是心中还是不认同何洵的教诲，哼哼道，叔父啊，我不傻，江湖草莽都知道不吃眼前亏，何况侄儿是个县试头名的秀才公呢。

看着自己的侄儿就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何洵心中也在滴血，这就是何家将来的接班人吗？唉，真是老天不佑我何家。

何洵真想抽这个不长进的玩意两嘴巴子，想想还是忍住了冲动，谁让自己和死去的三弟何坤都无所出没有子嗣呢？

兴许是缺德事做多了，说来也怪，整个何家第二代就只有何瑁这个二逼独苗。

随即，何洵摆摆手悠悠叹道：“好了好了，以后你就给我在家老老实实呆着吧，有时间就读点圣贤书，将来考个举人，光耀光耀我何家门楣。郭业之事，叔父我自有算计。”

何瑁巴不得早点离开，恭敬地喏了一声屁股一颠儿就跑了出去。

看着何瑁离去的轻浮样子，何洵再次失望地叹了一口气。

然后重新捡起桌上的那本书，随意地翻阅了几页，又心烦意乱地吧嗒一声再次扔到桌上。

霎时，面白无须的脸颊泛起一阵青色，眉宇间腾起怨毒之色，恨意滔滔地自语道：“一介无品无衔的小捕头而已，我倒要看看你能蹦达到几时？”

随即，何洵冲着门外喊道：“来人，给管家何四传话过去，在城东，城北，城西，城南，各开一家字花馆。还有，凡陇西人氏，皆可接连七天在何记字花馆中免费认购十文钱的字花，记住，只要是陇西人氏，都可以免费认购。”

“告诉何四，蠢事只可犯一次，如若再犯第二次，小心他的狗命。”

.....

.....

陇西县衙，捕班大房。

郭业正得意地翘着二郎腿听着朱鹏春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离去之后，何瑁那傻又如何点算银子，并一一交到他手中。

最后，满脸污秽地朱胖子对着郭业献媚道：“小哥，今天老朱是什么都豁出去了，你瞅瞅，你瞅瞅。”

说着，朱鹏春抬起自己的右脚，撸起裤腿指道，“这些都是狗屎，牛屎啊，啧啧，我老朱今天是倾情奉献啊！”

郭业一见那满腿湿乎乎的臭狗屎和牛屎，捂着鼻子站起身向后退了退，道：“朱胖子，你丫就不能先洗洗再过来吗？我擦，二牛，去给这混球拎桶水进来浆洗浆洗。”

程二牛也被朱胖子的邋遢脏兮兮看得一阵反胃，嗯了一声急忙跑了出去。

不一会儿，朱胖子简单洗漱了一遍，冲淡了身上的臭味，郭业这才走近来问道：“今天那帮叫花子也是你叫人假扮的吧？”

朱胖子眉毛一抖，笑嘻嘻地竖起拇指赞道：“小哥，您英明！全都是城南那个泼皮头子孙明延招呼来的人，那些人不是泼皮就是混混，嘿嘿。”

孙明延？

这个人郭业有印象，貌似上次在东流乡吴家，就是这个孙明延率先响应

自己，捐出手中那点微末银子的。

呵呵，没想到今天又是他一手张罗的这些假乞丐。

这个人有点意思。

随即郭业对着朱鹏春说道：“嗯，今天那两千两银子，留下一百两银子给咱们捕班的弟兄分一分，剩下的全部给孙明延那厮送过去，就送今天小哥承了他的人情了。”

啥？

一听郭业要将银子全给孙明延那个泼皮送过去，朱胖子不干了，合着今天他这么卖力的演出都白费了？

于是，朱胖子犟嘴道：“小哥，咱们能找那些泼皮混混来撑场子那是抬举了他们，凭啥还要给他们银子？惹急了爷们，咱们统统给他们抓进大牢，这些人平日里都是些惹是生非的主儿，哪个底子是干净的？”

郭业知道朱胖子吝啬的毛病又犯了，语重心长地说道：“瞧你那点出息，不就千儿八百的银两么，你至于么，朱胖子？小财不出，大财不进，你懂不？”

朱胖子听着郭小哥的意思，这是铁了心分文不留，要把这些刚到手的银两全部散出去啊。

这一刻，他的心在滴血。

千儿八百，至于么？

朱胖子心中委屈至极，怎么不至于？太他妈至于了。

但是郭小哥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他再执着那就显得太过矫情了，随即狠下心来点头道：“成，就听小哥你的。我草，真是便宜了孙明延那泼皮汉子了。”

郭业很满意朱胖子在每每关键时刻的抉择，于是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老朱，圣人有云，预先取之，必先予之，知道不？小哥啥时候让你们吃过亏？只要摆平了何家，什么好日子没有得过？”

朱胖子还没表态，程二牛已经附议赞同道：“是极是极，小哥办事就是敞亮，就是霸气，我看行，跟着小哥准没错。”

准没错你奶奶个腿儿！

朱胖子白了一眼说风凉话的程二牛，你妈的，你浑身沾满臭狗屎一早上试试看？你个王八蛋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尽管如此，朱胖子和程二牛还是在郭业的吩咐下，叫来几个捕班的同僚，将两千两银子装入箱子里，伪装成货物，放上骡马车悠悠地赶往城南，交与泼皮头子孙明延的手中。

一时间，整个捕班大房又只剩下郭业一人。

没人打扰静下心来之后，郭业盘算着今天的得与失，今日这一举动何理看不出来，不代表他的叔父何洵看不透。

这也算是对他盗版山寨字花馆一个小小的报复吧。

反正都撕破了脸，也就不在乎这个那个了，快意恩仇方显爷们脾气。

下面自己要做的就是如何在最快的时间扳倒何家了，麻痹，不想办法扳倒何家，那只有挨宰的份儿了。

头疼，到现在为止还想不出招儿来对付何家，谁让人家又是举人功名书香门第，又是家产十几万贯的陇西县大户呢？

看来，需要寻找一个契机了，但是契机在哪里呢？

一时间，郭业还真是没了主意。

不过空坐屋里也没用，机会不会从天上砸下来。

郭业突然想到，自从自己当上捕头之后，可好久没有正正经经的巡过街了，今天说啥也要出去逛逛。

况且，郭业心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那就是那个漂亮的小少妇贞娘好久不见踪影了，自从上次将她从何瑁的魔爪中救出之后，就再也没见她露过面。

难道这娇媚的小娘子离开陇西县城去，与她那个赌鬼丈夫另寻生计去了？

一想到这儿，郭业心中顿时有了几分失落，如果真是这样，那当真是太可惜了。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更何况是这么一个千娇百媚，我见犹怜的小少妇.....

## 第82章命案！！

郭业跨着横刀走在街上，沿街商贩与路人不时打着招呼与他讨好卖笑，换做平时郭业指不定早就美得心里冒泡，但是今天却是半点兴致也提不起来。

兴许是心里压着何家这块大石，压抑得他胸口透不过气儿来。

漫无目的地巡街游荡，郭业鬼神使差非常凑巧地来到了贞娘的豆花店跟前。

可惜，物是人非，昔日的贞娘豆花店，今日却已经变成了一家肉铺。

娇俏婀娜的小少妇已经不在，肉铺门口用铁钩挂满了条条精肉，一个赤裸上身的屠夫正抄着斧子吭哧吭哧剁着猪蹄。

郭业上前打听了一番，原来这家铺子短短时日就转了好几手，这家肉铺主人也是从大兴赌坊的手中转买过来。

至于郭业所说的贞娘和胡皮，那屠夫也没有交往过，不得而知他们的下落。

听完屠夫的答话，郭业心头失落，转身离开了肉铺。

难道自己和贞娘已经成了两条再也没有交集的平行线了么？

郭业突然想到贞娘和胡皮都是陇西县人氏，在功曹房那边肯定落了户籍登了记，只要找马元举那边稍稍一查便能知道他们的住址。

要知道，在如今这个岁月，即便他们小两口要到外地谋生也需要出行的路引。

这个路引就等同西游记里玄奘取经的通关文牒，没有这个官方开具的路引，就是寸步难行。

而负责开具出行路引的，正是马元举负责的功曹房。

看来还要找姓马的那头骡驴去打探打探一番才是。

瞬间，郭业心中萌生起一丝希望，重拾起心情朝着县衙方向走去。

.....

.....

到了县衙门口，郭业刚上台阶要进入衙门。

“砰！”

冷不丁被里面跑出一个人狠狠撞了个照面，差点没站住仰面倒地。

刚想破口大骂，看清来人正是自己捕班的一名捕快。

郭业按捺住脾气，皱眉问道：“毛毛躁躁，眼睛都长到屁股上了？”

那名捕快也被撞得七晕八素，看清所撞之人正是捕头郭业，随即抱拳急匆匆喊道：“老天，郭捕头，可算找到你了，出，出大事了！”

郭业心里咯噔一下，脱口问道：“出什么事儿了？”

那名捕快抹了抹额头焦灼的汗渍，慌忙说道：“禀报捕头，乌衣巷那边出了命案，您，您赶紧去看看吧！”

命案？

我靠，郭业不由心情沉重起来，自己刚刚上任就出了命案？

这贼老天不会这么玩弄小哥我吧？

乌衣巷这个地名郭业并不陌生，这个巷子和油麻胡同一律，都在城南一隅，聚集杂居的都是陇西的普通老百姓，算是陇西县的贫民窟。

乌衣，乌衣，一听名字就知道是不干净的衣衫之意，住在里头的怎么可能会有是富贵人家？

随即，郭业对着那名捕快吩咐道：“你，去通知程二牛和朱鹏春二人速速来乌衣巷与本捕头会和，我先行一步。”

那名捕快嗯了一声，匆忙离去。

此时的郭业满脑子都是命案，暂且打消了去功曹房找马元举查探贞娘的小落。

继而再次离开县衙大门，跑到隔壁的马厩房牵来捕班专属的快马，疾驰而去。

如今他是捕班捕头，也算是有点身份地位的人儿了，早已鸟枪换大炮，将那头毛驴坐骑扔在了家中，改换成骑马办公。

骑马跟骑驴异曲同工，没什么两样，郭业之前也偷摸练习过，所以一路上晃晃悠悠晃晃悠悠，终于马前未失蹄，赶到了城南的乌衣巷。

一到乌衣巷巷子口，早已有两个捕快在巷子口把守戒严。

一见郭业驰马而来，一个捕快上前牵过缰绳，另外一个捕快则带着郭业进了乌衣巷，来到发生命案的人家。

往里快走约莫二十几步，那名捕快带着郭业来到了一户低矮屋檐的民房前，指道：“郭捕头，就是这户人家。咱们的弟兄和杂役班的仵作都在里头。”

说完止步在民房门口，摆出一副戒严把守的姿势。

郭业见罢，心道，看来秦威给自己留下的这些人都有了一定的底子，都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活儿，各司其职，按部就班，丝毫不见慌乱。

继而郭业点点头，然后抬脚进了房门。

一进房中，一股酸腐臭气霎时钻入鼻孔，熏得郭业有些作呕。

郭业忍住不适，粗粗扫了一眼房中众人 and 摆设，一看之下，到底是贫民窟，家徒四壁，除了床和破烂棉被之外，连件像样的家具都不曾见到。

捕班的两名捕快在屋中站着，还有一名素色黑衣的五旬老者双手戴着用油布缝制而成的手套，正蹲在地上摸索着，看着身边还摆放着一个小竹篓子，八成这个老者就是县衙里负责验尸的仵作了。

一见郭业进来，一名机灵的捕快就上来问安，然后介绍道：“捕头，这位是咱们县衙的老仵作，郑旺郑老爷子。”

一听这位捕快如此介绍和称呼，郭业收起心中那份高高在上的傲娇，这位仵作没有两把刷子，怎能让一向眼高于顶的捕班捕快们敬服呢？

再说了，仵作就是法医，要搁后世，这法医绝对是一门技术含量嗷嗷高的职业。

没有三两三，不敢上梁山。

以后免不得要和死尸命案打交道，与这位老仵作结个善缘也并非是件坏事。

随即站在老仵作身后抱拳说道：“原来是郑仵作啊，在下郭业，新任捕班捕头。”

谁知老仵作郑旺头也不转，而是自顾自低声回应了一声嗯，然后继续蹲在原地验着尸体。

擦，好大的架子。

郭业身边的那个捕快不干了，靠，你仵作再怎么屌也不能这幅态度对咱们捕头吧？这也太嚣张了。

刚想上前推搡一下那老仵作，却被郭业拉了下来，轻轻摇头低声道：“做好你自己的事情，不要担忧郑仵作验尸。”

不是郭业认怂装孙子，而是他认为往往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这老仵作没一手验尸的好本领，能这么嚣张吗？

再说了，这现场就这么一个仵作，如果惹怒了糟老头子，他一撂蹶子，谁来跟这死尸打交道？

郭业可自认没这个本事，而且远远看去和闻到的酸臭味道，这尸体八成已经开始腐烂，你让郭小哥这么小资的一个人去扒拉一具长满蛆虫的尸体？

这不是要人命吗？

罢了，忍一忍，不吃亏。

随即粗略看了一眼房间之后，自言自语地对屋中那两个捕快说道：“你们两个出去找乌衣巷的街坊四邻打听一下，查查这屋的主人是谁？平日里有靠什么营生过日子，还有，这几天是否有陌生人来这主人家吵闹过？给本捕头细问这几天乌衣巷内的情形，为何一个大活人死在屋里为何迟迟过了几天才发现？”

“咦？”

那蹲在地上的老仵作郑旺意外地转过头瞟了一眼郭业，露出赞许的眼光叹道：“郭捕头倒是办案的好本事，一进屋中也不问老朽就知道这死者死了好几天。”

待得那两名捕快出了民房，四处打听起情况之后，郭业才对老仵作淡定的笑道：“无他，唯观察细微而已，干咱们这行，不就是靠这四个字吃饭吗？”

“观察细微？”

老仵作郑旺沉吟了一下，点点头表示赞同，说道：“郭捕头这四个字倒是新鲜，不过却是中肯。郭捕头年纪轻轻，却是比秦威那个酒囊饭袋也来得高明，捕头之位，你的确比他要胜任。”

此时郑旺的态度较之刚才，多了几分的亲近，不像刚才一副生人勿近的屌样了。

郭业一听这话，心里也是痛快，那是，秦威算个屁啊，丫就是一个十足的大饭桶。

随即，他也打蛇随棍爬，弯下身子问道：“郑仵作，这死者的死因可查出来了？”

郑旺将尸体的脸部摆了过来，指了指早已腐烂扭曲的五官，问道：“郭捕头，你看！”

“呕~~”

郑旺冷不丁来这一手，郭业差点将肚里那点存货喷了出来，他奶奶的，太恶心了，竟然腐烂到这种程度了。

这老仵作玩起这尸体来就跟顽童把玩心爱的玩具一般，一点都不嫌恶心。

郭业心中对郑旺这老仵作叽歪了几句，然后沉下心来看了一眼死者的脸色和五官。



脸色泛起一层厚重的紫青，脸部五官七窍都有血渍，虽然因为尸体晾在屋中好几天血渍已经干涸，但是很明显，死者的死状绝对是七窍流血。

郭业综合了一下后世见过的刑侦电视剧和小说，猜测问道：“难道他是死于鸩杀？”

鸩杀，就是饮毒而死。

郑旺诧异地看了一眼郭业，点头说道：“确切地说，应该是死于砒霜之毒。”

砒霜？？

郭业瞬间就想到了水浒传里潘金莲下砒霜毒死武大郎的桥段，难道这人也如出一辙，这么倒霉？

紧接着，郑旺戴着油布手套掰开死者的嘴唇，看了看，确定说道：“而且，他是死于被人强行灌入砒霜，然后毒发毙命。”

强行灌入砒霜？

郭业凑近一看那死者嘴唇，发现嘴唇左右和牙龈都有破损的迹象，如果是自杀的话，哪个神经病会一边喝砒霜，一边把自己的牙龈和嘴唇给磨破。

唯一的解释，就是死者被人强行灌入砒霜。

靠，够狠的啊！

突然，郭业在凑近一看的时候，发现这死者的面孔虽然濒临腐烂，但是轮廓却好像在哪里见过。

熟人？

不能，如果是熟人，应该会马上想起来是谁。

应该是在哪里和这个人见过面，虽然谈不上熟人，但是对方给自己的印象应该比较深，所以才会有这个感觉。

到底是谁呢？

瞬间，郭业沉默了下来，竭力搜刮着自己脑海中的记忆，细想这个死者到底是谁。

这时，两名负责出去收集信息的捕快跑了进来，齐声喊道：“捕头，都打听清楚了，您猜猜看，这死者是谁，嘿嘿，原来是这王八蛋。”

此时，郭业也笑意盎然地直起身子，对着两名捕快说道：“本捕头也知道他是谁了，他奶奶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间，丫竟然死翘翘……”

## 第83章步步推断

郭业止住了两名捕快的禀报，竖起两根手指对着众人说道：“死者姓胡，名皮，是陇西县城出了名的滥赌鬼，虽然面容微微腐烂，五官已然扭曲，但是轮廓依稀尚存，本捕头对这个人渣印象深刻。”

两名捕快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才拱手称赞，因为郭业说得一点都没错，经过街坊四邻的反映，这就是滥赌鬼胡皮的家。

既然已经知道了死者的身份，那下面需要做的就是收集资料。

包括死者生前的朋友，仇人，当然还有死者的家属。

想到这儿，郭业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打发两名捕快继续收集线索资料后，呆呆发起了愣。

而老仵作郑旺则趁着郭业发愣的空档，叫来门口戒严的捕快找来推车，随他一道将胡皮的尸首拉回县衙那边儿的验尸房，继续检验，希望通过尸体能再多找一些蛛丝马迹出来。

走的走，去的去，忙碌的忙碌，整个屋中就剩郭业一人。

此时他心中也不由为这桩案子犯起了难，不为别的，就为这个案子死者胡皮的家属，豆腐西施贞娘。

如今胡皮死因已然明了，那就是被人强行灌入砒霜中毒而死。

那么作为胡皮的唯一家属——贞娘，自然是最难脱不了干系。

众所周知，胡皮是穷光蛋滥赌鬼一个，家里别说银子，就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那么完全可以排除歹徒潜入胡家盗窃行凶的嫌疑。

而且胡皮是县城出了名的烂赌，一身赌债不知凡几，如果因为欠了赌债被人毒死，那早就不知要死多少次了，也不会等到今天才一命呜呼。

那么剩下最值得怀疑的凶手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妻子贞娘。

胡皮嗜赌成性，不仅败光了家里的积蓄，而且还将贞娘赖以维持生计的豆花店都输得精光，就光冲这一点，贞娘都有杀了他的可能性。

无独有偶，胡皮这王八蛋除了嗜赌出了名，就连打老婆都是有名的。

街坊四邻也提过这事儿，郭业也亲眼见过胡皮掌掴贞娘，弄得小娘子凄惨啼哭，肝肠寸断。

也就是说，胡皮有虐待妻子贞娘的习惯，这也可以归结为贞娘一直忍受着胡皮无休止的虐待，终于有一天忍受不住了，偷摸买来砒霜，准备反对胡皮长期的家暴。

综上两点所述，凶手的矛头直指贞娘，他是最有嫌疑杀死胡皮的。

特别是如今贞娘下落不明，这才是最要命的。

别说外人了，就连郭业都有点趋向于猜测，贞娘是不是杀完人之后逃之夭夭。

可是，这不是郭业想要的结果，真心不是。

他打心眼里不希望贞娘做出这种傻事，因为——

杀人，是要偿命的！

即便胡皮罪有应得，胡皮罪该万死，贞娘也不应该充当这个刽子手啊。

这就是法，这就是律，官法如炉，岂能容你冒大不韪，行快意恩仇之事？

那要朝廷律例有何用？

那要官府衙门有何用？

那要小哥这样的大唐捕头有卵用啊？

贞娘啊，你糊涂啊！！

到了这一刻，郭业的内心不得不选择相信，贞娘就是用砒霜杀胡皮的凶手。

这时，朱鹏春和程二牛也相继赶来，进入了案发现场的民房之中，围着郭业叽叽喳喳一阵儿问询。

郭业收敛了沮丧的心情，将所见到的，所探听到的，尤其是自己猜测的一应全告诉了二人。

程二牛和朱鹏春是自己信赖的手下，郭业对他们二人托盘而出，没有毫无隐瞒。

程二牛听罢之后，也跟着跺脚叹息：“贞娘那小娘子咋就那么糊涂呢，胡皮那王八蛋是罪该万死，但是贞娘不该以身试法哩。为那样的杂种去填命，不值，太不值了。”

倒是朱鹏春听完郭业的猜测之后，深表不以为然。

只见他在民房中踱步了一圈，细细观察了一番，问道：“小哥，你看这房中，虽然穷得叮当响，但是您瞅瞅——”

说着，指了指灶台，床铺，又指了指仅有的几把圆凳，说道：“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除了有一些灰尘表示有一段时间没有人住之外，哪里有打斗过，挣扎过的痕迹？”

程二牛瞪大了双眼，鄙夷说道：“朱胖子，你没听小哥说过吗？胡皮那孙子是被砒霜毒死的，又不是被活活揍死的，要打斗痕迹做啥用？”

朱胖子白了一眼头脑简单的程二牛，哼道：“你知道个屁！”

说者有意，听者更是有心，郭业瞬间明朗过来，惊呼道：“朱胖子，你的意思是说，贞娘一个柔弱女子，手无缚鸡之力，根本不可能给胡皮这样的成年男子强行灌入砒霜，是么？”

朱胖子得意地朝着程二牛昂了昂脑袋，以示威风，然后对郭业竖起拇指赞道：“小哥，您英明！”

说到这儿，朱胖子又补了一句，道：“当然，也不排除这里不是第一案发现场，也许贞娘在外面用了我们不知道的方法，给胡皮灌入砒霜后，再将尸体移到这边来。”

郭业一听朱胖子这话，不由脸色阴转晴，些许笑意浮上脸颊，摇头心道，贞娘真要一冲动杀了胡皮，又何必费尽心机去将尸体转移到自己家中呢，这不是给自己平添嫌疑吗？

这样完全是多此一举。

旁边的程二牛摇头直称不可能，瓮声道：“朱胖子，你傻啊？这不是扯蛋吗？贞娘虽然是弱女子，但是不是傻姑娘，她费尽周折这么干，图什么？再说了，她一个小娘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她咋把胡皮的尸体弄到这儿来？”

说完指了指门口外面，高喊道：“这是乌衣巷，人来人往的，难道她还不怕被别人瞅见吗？”

朱胖子的观察，程二牛的这番话，算是替贞娘彻底洗脱了嫌疑，也就是说，如果胡皮是死于强行灌入砒霜的话，贞娘根本不可能一个人能操办的

了。

那只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贞娘有同伴协助，一个就是贞娘压根就不是真凶。

通了，顺了，郭业心口的那块大石和压抑彻底全部甩了出去。

不过这一切都是推断和假设，首先要找到贞娘的本尊，才能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如今贞娘下落不明，又作何解释呢？

这是典型的畏罪潜逃假象，唯一要洗清贞娘的嫌疑，就是要找到她本人。

郭业问道：“别说你我衙门中人，就连小老百姓都清楚，只要贞娘一天不出现，这个凶手的矛头都会第一时间指向于她。”

郭业的担心朱胖子和程二牛心里清楚，这是世人约定俗成的思维惯性。

朱胖子沉思一小会儿，说道：“属下大胆猜测，是不是有人掳走了贞娘呢？”

程二牛这次倒是和朱胖子站成了统一战线，大声附和道：“是呀，贞娘那小娘子美艳的很哩，是个男人都会动心，小哥你不就动过心了吗？”

麻痹，怎么扯到老子头上来了？

郭业踹了一脚程二牛，喝道：“滚蛋！”

不过，程二牛和朱胖子的话倒是提醒了他，难道有人暗中觊觎贞娘的美色，想将她占为己有成为禁脔？

见色起杀心？

暗中觊觎美色许久，然后强行毒杀胡皮，掳走贞娘？

这倒是说得通，但是如此一来，这个凶手的范围就广了，可以是一个团伙，也可以是一个人。

团伙，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些专门坑蒙拐骗美艳女子到青楼做勾当的人贩子。

个人，就不排除整个陇西县城的所有男人了。

我擦，这嫌疑人可真够大的！

这时，朱胖子仿佛对郭业心有灵犀似的，轻声出主意道：“小哥，看来咱们要到城北去逛逛了，反正现在左右没有头绪。”

城北？

郭业知道朱胖子的言下之意，城北城北不夜城，那里尽是烟花地。

看来也只有这样了，死马当作活马医呗。

程二牛这厮听着城北二字，双眼也泛起异色，猥琐地干笑道：“小哥，这一次咱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的办差喝花酒吧？”

名正言顺喝花酒？

郭业再次鄙视了一眼程二牛，哼声道：“扯淡，咱们这叫奉命办案，顺带喝杯花酒解解乏！”

霎时，整个民房中泛起一阵哄笑之声，笑声中透着丝丝猥琐。

## 第84章逛满月楼

夜幕下，更深露重，过了一更天的城北烟花巷里却是处处彩灯升起，光亮耀人，无时不透着纸醉金迷，无处不响起莺声燕语。

挤在熙熙攘攘前来寻欢的人群中，郭业和朱鹏春三人来到了满月楼门前。

如今郭小哥郭捕头在整个陇西县城略有名头，再加上次满月楼中小哥一怒为红颜，暴揍何家秀才大公子，更是被人津津传诵。

因此，郭业这张面孔早已不是什么生面孔。

再者而言，城北烟花地历来都是治安最为危乱的地方，是捕班职责范围内的重中之重，正所谓有危便有机。所以，城北也是捕班和县尉谷德昭一直以来搜刮油水最多的地方。

若非如此，也不会有郭业刚荣升捕头之初，便有几大家青楼妓寨联袂送贺礼之事。

认识捕头郭业，也算是这些娱乐场所的老板们最基本的谋生手段之一。

继而待得郭业他们一进满月楼大门，早有龟公大茶壶迎上前来，又是作揖哈腰，又是请安带路，尽显卑躬屈膝范儿。

郭业见状不由莞尔，想当初自己单刀赴会何洵，可是没有这般高规格待遇啊。

将郭业等人带到楼上天字号的房间中之后，龟公大茶壶极尽谄媚地道了句捕头大人稍待，便知趣儿地退出了房中。

不一会儿，又有下人送来茶水糕点，时令瓜果，茶香飘逸，果香扑鼻，透着水气，显然都是刚刚准备妥当的，服务速度之快，态度之好，极尽五星级水准。

除了程二牛外，朱鹏春也是满月楼的常客了，但是今天这般待遇却是他头一遭享用到。平日里来，不是他三等四催，才姗姗来迟。

别看他朱胖子也是捕快之身，但奈何人家满月楼生意着实火爆，再加上来满月楼消遣的客人，他朱胖子的身份也就一个有俩活钱的捕快，人家压根儿就不咋重视。

他知道今天之所以如此，并非其他，而是沾了与郭小哥联袂到访的便宜。

朱胖子心中不无得意与羡慕，到底是上头有人好办事啊，满月楼这帮狗眼看人低的玩意。

一旁的程二牛抄起盘上瓜果，咔嚓咔嚓啃了起来，边嚼咽边囫圇说话道：“小哥，这，这真个儿是处好地方。”

话音一落，房门被推入而开，一股浓郁的胭脂水粉味呛入房中，嗅得众人一阵头晕。

紧接着，一道讨好媚笑的声音咯咯响起：“哟，郭捕头过来了，奴家姗姗来迟，怠慢了，还望捕头大人恕罪则个。”

郭业定睛一看，来人穿着徐娘半老，身披薄纱，打着一脸厚厚粉底，干瘪的胸前甩着莲步耸动而晃荡，可不是满月楼那个老鸨子——香姨么？

郭业本就不待见这个娘们，当即自顾坐着嗑起瓜子，眼皮子也不抬一下，故意拿起架子。因为他知道，香姨这种半老徐娘不能太给她脸，丫就是

属猴儿的，你给她一根竹竿，她就能顺杆儿爬起。

机灵的朱胖子知道郭业打得什么主意，附耳过来问道：“小哥，嘿嘿，咱是先叫姑娘，还是，还是先问正事儿啊？”

正事儿指的就是关于贞娘失踪，下落不明一事。

郭业还未说话，旁边的程二牛就破口嚷嚷道：“兀那老鸨子，赶紧给大爷们叫几个姑娘进来伺候伺候，他奶奶的，你以为俺们来你这儿是看你这老妖怪的不成？”

“嗤……”

程二牛那混不吝的话逗得郭业失声笑了出来，看来这黑汉子是憋得太久了。

随即对着朱胖子努努嘴，指着程二牛轻声道：“先成全这厮一番再说。”

朱胖子欣然点头，对着香姨说道：“香姨，我们小哥说了，好酒好菜好姑娘伺候着，不会短了你的银子。”

香姨也是混夜场的老油子，无论是郭业的高傲端架子，还是程二牛的虎逼呵呵，都不以为意，谁让她吃得就是这晚迎来送往卖笑，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行当呢？

再说了，不担待着点，别说吃罪不起这帮主管城北烟花地的官差，就连赏银都半钱拿不着。

随即走到程二牛身边发花痴似的摸了一把程二牛的胸膛，发出一阵咯咯浪笑道：“瞧咱们程爷，都急得不行了，啧啧，奴家这就下去张罗。”

说完之后，人已经飘然出门，扯着嗓门在外喊着姑娘们过来接客。

而被香姨这狼爪一拂的程二牛，却是脸红耳赤，屁股坐在凳上挪了挪，裤裆已经高高隆起小帐篷，有些不好意思道：“嘿嘿，小哥，这老娘们竟然也知道俺二牛的大名，啧啧……”

郭业会心一笑，傻帽，人家吃得就是这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饭，认识你不是很正常的么？

不过再发现程二牛那高高耸起的裤裆，却是翻了翻白眼，哼道：“你妹的，香姨那种货色你丫也能硬起来，瞧你那点出息。”

程二牛还是嘿嘿一阵傻笑，朱胖子不无鄙夷地偷瞄了一眼程二牛的裤裆，心道，真他娘的重口味啊。

约莫过了几息时间，三五个莺莺燕燕的粉头咿咿呀呀如穿花蝴蝶般地钻进了房中，个个薄缕纱衣，胸口袒露，隐约能瞅见粉红肚兜，后背的兜索儿摇摇欲坠，貌似要突然断掉一般。

程二牛早已急不可耐地扑上前去，左拥右抱将两名粉头抢入怀中，哈哈大笑道：“来，来你家二牛爷爷这儿来，二牛爷爷疼你们。”

朱胖子没有急色，稍稍矜持了一下，将剩下的两个粉头招呼过来，对着郭业问道：“小哥，您挑一个吧。”

话音一落，那两名粉头就跟没有长腿儿似的贴身靠到郭业的身上，腻声请安道：“郭捕头，奴家来伺候您吧。”

郭业粗粗扫了眼这两个牛皮糖似的娘们，虽然声音发嗲，轻浮放荡，但是却不是什么上等货色，根本没有极品风尘女子身上那股媚态。

就如同一卷画作，空有皮相少了神髓。

这样的粉头，只不过是普通货色而已，郭业顿时没了胃口。

当即对朱胖子挥挥手，说道：“本捕头没兴趣，你还是自己留着用吧。”

说完便将身边的女子推搡而开。

朱胖子见郭业发了话，知道郭小哥的眼光高着呢，也不再矫情，起身伸出双手左右将两名粉头拉到自己身边，嘿嘿贱笑道：“来你朱爷爷这儿吧，我们小哥还瞧不上你们两个小荡货呢。”

说着，左右开弓两手握成狼爪猛袭身边粉头的纱衣中，嗤啦一声，熟稔地将粉红肚兜扯拉了下来，在一团晃眼白肉中大逞手足之欲。

那两名粉头倒也不以为意，被朱胖子抓得痒痒难当，咯咯又是浪笑翻天。

旁边的初哥程二牛被声音惊起，瞪大了眼珠子望着朱胖子这边，心中骇然道，乖乖，原来还可以这么玩？他奶奶的朱胖子，竟然事前不教俺二牛怎么玩，姥姥的。

当即他也有样学样，嗤啦，嗤啦，连着两声，粗暴地将两个粉头的肚兜扯裂了开来，大手往里一探，吭哧吭哧一阵抓摸。

兴许是这厮手劲用得太大，起到的效果截然与朱胖子相反，他身边的两个粉头已经被他抓得连连喊疼，不过程二牛听着这嘶声叫疼，更是前所未有的满足，双手没有一丝停止的迹象，继续狂乱抓摸。

郭业看着屋里乱糟糟的情形，不由蹙眉，两个王八蛋，这不是变态么？

不过他也懒得理会，站起身来离开酒桌，缓缓踱步一番后冲外喊道：“香姨，你进来，本捕头有赏！”

有赏？

在门外候着听动静的香姨早已望眼欲穿，乍听有赏，乖乖，哪里还能迟疑？

猛然推开房门，满脸堆着笑容地冲郭业抛了一记媚眼，讨好问道：“捕头大人，姑娘可是满意？”

郭业唔了一声，从袖子里摸出一锭约莫十两重银子，放在手心轻轻掂了几下，说道：“姑娘嘛，倒是无所谓。”

香姨乍然一见郭业手中那锭十两重的银子，眼珠子都亮堂了，妈呀，这，这，捕头大人难不成要赏我十两银子？

要知道，除非是远方过来陇西县的冤大头，不然一般人根本不可能出手如此大方。

就在香姨对郭业手中的银锭垂涎之际，郭小哥突然将那锭银子再次收起放入袖中，又从腰间摸出一枚大铜板，叮的一声直接抛进香姨的怀中。

而后声音略带调侃地说道：“不过，本捕头今天还是心里不爽，等你琢磨透了怎么回事，你再进来领十两大银赏吧。”

娘唉，奇峰突起，十两银子竟然变成了一文铜钱。

霎时，香姨的脸色顿时发绿，这，姓郭的到底要闹哪样？

但是她一个老鸽子怎么可能敢当着郭面露不悦？

随即将那恶心人的一文铜板恭敬地收进囊中，听着郭业的话不滞点头道：“奴家这就去想，这就去琢磨郭捕头的话。”

而后，缓缓退出了房门，将房门轻轻带上。

出了房间，香姨拿出袖子里头的一文铜板放在指尖把玩琢磨，这姓郭的难道是记恨上次之事，今日来找茬不成？

不对啊，东家不是说上次给姓郭的送了荣升捕头的贺礼，他全部笑纳了吗？

那又因为什么呢？

香姨琢磨来琢磨去郭业的那番话，心头不爽，怎么个意思哩。

看来今天这位小捕头貌似来者不善哩，不行，我必须将这事儿跟东家报上一番，不然平白惹了这个煞星，给满月楼带来什么小灾小难，可真个儿是吃罪不起。

当即，香姨带着满脑子的疑问缓缓离开天字房这边，朝着后院休憩的地方撅着屁股小步跑去，一路之上踉踉跄跄，心中可见焦灼不定。



## 第85章逼问刁德贵

“咚，咚咚！”

老鸭子香姨离去不久，一阵沉稳的敲门声在郭业等人的房间外头响起。

此时的朱鹏春和程二牛正和几个粉头玩嘴对嘴的灌酒游戏，玩得正酣无暇理会。

郭业没好气地瞪了一眼二人，冲着门外喊道：“请进！”

声音落罢，一名穿着灰褐绸缎袍衫的中年男子推门而入，一脸堆笑地扫视了房中一眼之后，目光敏锐地停留在郭业身上，抱拳作揖道：“鄙人刁德贵，添为满月楼东家，见过郭捕头。”

一见来人，再一听对方自报家门，郭业心中微讶，没想到走了香姨这个老鸭子，却招来了满月楼的正主儿。

也好，省得小哥我白费唇舌，直接与这丫挺对话来得直接。

随即表情冷淡地唔了一声，示意刁德贵进屋，然后对正寻欢作乐的朱胖子二人喝道：“都停了吧，该办正事儿了。”

朱胖子听着郭业的喊话，立马停止了手中的动作，将放在粉头纱衣里头胡乱摸索的那只咸猪手果断的抽了出来。

然后从怀里掏出两锭约莫十两重的银子抛在桌上，对着这四个粉头呵斥道：“赶紧拿了银子走人，爷们要办正事儿了。”

满月楼明码标价，伺候喝花酒的姑娘索价五两，至于陪睡过夜嘛，则是再翻上一番。

一旁的程二牛正在兴头，一把搂住两个粉头颇为不悦地说道：“再玩一会儿嘛，俺还没过瘾呢。”

朱胖子对这个憨货没辙儿，询问的眼神看向郭小哥。

郭业脸色一沉，对着程二牛喊道：“你要玩到什么时候？今晚咱们爷们过来所为何事，你难道忘记了不成？”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见着郭业拉下脸色，程二牛顿时醒了脑，依依不舍地将放在粉头腰间抚摸嫩肉的大手缓缓抽了出来。

而后将桌上银子狠狠塞进身边的那个粉头的怀中，喝骂道：“滚滚滚，你家二牛爷爷要办正事儿，拿了银子赶紧走人。”

自从刁德贵进屋以来，他就感到气氛异常沉闷，看完听罢郭业和朱胖子等人的刚才这一幕，他的心中不禁有些忐忑。

特别是捕头郭业，压根儿就没正眼瞧过他一眼，更别提好脸色了。

刁德贵心中不禁起疑，难道我满月楼有什么地方开罪了这位小爷不成？

当即，刁德贵噌噌走到朱胖子和程二牛的中间，将粉头手中的银子抢了下来放回桌上，对着二人说道：“几位官爷来咱们满月楼玩，那是看得起刁某，怎么还能有诸位官爷的银子呢？今天刁某请客，请客，还望两位官爷，还有郭捕头能够赏脸，嘿，嘿嘿。”

话音一落，程二牛立马给了刁德贵一个算你识相的眼色，而朱胖子则是腹中啐骂，你娘嘞，老子光顾你满月楼多少次，也没见你个狗东西收银子的时候手软啊。

不过二人都未开口说话，而是用请示的眼神望向郭业，此时的场面不是

他们二人能够作主的。

郭业没有犹豫，挥挥手对着刁德贵说道：“刁掌柜说笑了，你打开门做生意，赚得就是这份迎来送往的银子，怎么能让你请客。再说了。”

说到这儿，语气突然凝重起来，沉声说道：“我们身为公门中人，怎可利用手中职权鱼肉乡民呢？哼，爷们不差钱！”

郭业的声音陡然加重，一副公事公办，毫无商量余地可言的架势。

机灵的朱胖子再次将桌上的银子抓起，塞进粉头们的怀中，挥手催促赶紧离去。

待得粉头们惊惶地离去之后，刁德贵更是满头的雾水，今天这帮狗日的捕快到底是怎么了？平日里不是见着银子两眼冒精光的么？

不过回想着郭业最后那句话，他内心可是极度不屑，我呸，不差钱？那你荣升捕头之日，老子们给你这个小王八蛋送贺礼的时候，也没见你给我们退回来啊。

草，装逼玩意。

可不屑归不屑，毕竟烟花行业受到捕班的制约实在太多了，他只得强忍这份闲气，静观事态变化。

这时，郭业觉得脸子已经甩够了，下马威也已经下足了，可以开始谈正事儿了。

当即，他走到刁德贵跟前，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盯着对方，冷声问道：“刁掌柜，最近生意可好？”

呃？

郭业这么突然一发问，还问得如此暧昧不清，刁德贵委实有些抓不住头脑，稍稍细想了一番，难道是嫌之前给的贺礼不够多，今日想再来讹诈一笔吗？

不对啊，这每年的例银都是这个数，也没听谁说今年换了捕头，就要涨价呀。再说了，连孝敬给县尉大人的那一份都是年年那个数目，他姓郭的凭啥说涨价就涨价？

这，不靠谱！

那他到底想干啥来着？

心中没有主意的刁德贵只得实话实说道：“托郭捕头的鸿福，生意还行，呵呵，还行。”

郭业摆了摆手，抄起旁边的一把椅子坐了下来，翘起二郎腿哼哼道：“小哥我不是财神爷，替您刁掌柜招不来财，您甭谢我。您就是谢我，我也受不起，不敢受啊！”

我草，刁德贵听着郭业冷嘲热讽的话，刚想指着郭业的鼻子骂娘，你他妈的属狗的？老子招你惹你了，你见谁就咬啊。

但是生意人的精明还是让他咽下了这口恶气，继续说道：“郭捕头说得哪里话，若非您领着众位官差们维持着陇西县的治安，咱们生意能这么安逸？要谢的，要谢的。”

说完之后，心里已经在盘算一会儿大概要准备多少银子，打发走这个姓郭的小狼狗。

谁知郭业冷笑两声，突然站起身子凑近刁德贵跟前，逼问道：“既然刁掌柜如此说了，那本捕头问你，为何要在本捕头赴任之初就与我做对，给老子

添堵？”

啥？

啥意思，给你添堵？

刁德贵迷糊了，两眼发直一脸傻气地看着郭业，不懂他到底在说些什么。

郭业见状，对着朱胖子招招手，示意让来问。

朱胖子挺身而出，直指刁德贵问道：“姓刁的，你也别藏着掖着的，你们干得这些勾当咱们心里都清楚。我们捕头的意思是问你，最近有没有拐带良家妇女，逼良为娼啊？”

我的个天啊！

刁德贵心中悲苦，真想仰天长叹，这干青楼的不拐带妇女，逼良为娼的话，哪里来得那么多娼妓？

通常情况下，妓院里的姑娘多数是被无赖坑蒙拐骗过来的少女，烂赌鬼家的妻子，穷苦人家的女儿，还有犯了官司，被株连发配的家属。

这早已是青楼行业的一条潜规则。

就因为这些事情都是约定俗成，却见不了光的，因此，各个青楼妓寨才会每年都要花上一笔银子打点官府衙门，逐级逐部门的打点，免得给自己招来麻烦。

这就是所谓的公关费用，而且这些公关费用往往都是占了每年红利的半数以上。

今天这姓郭的怎么回事？

竟然敢私自打破这条潜规则，来问罪自己，难道他就不怕官府同僚的挤压吗？

而且，

自己最近确实收来了一批被人从外地坑蒙拐骗，卖到陇西县的女子。

难道这厮新官上任三把火，想拨个大功在陇西县城立威不成？

草，刁德贵越往下想，脸色越是阴郁，这姓郭的是想找软柿子捏，把立威的对象放到自己头上了？

欺人，太甚！！

这是赤裸裸的打压与欺负。

这不仅挑动了刁德贵的容忍底线，也触及了整个陇西县城青楼行业和官府衙门的利益纽带。

当即，刁德贵也是甩开了膀子，一副宁死不从地神情盯着郭业，咬牙切齿反击道：

“姓郭的，莫要欺人太甚！你真以为老子没有靠山吗？老子，也有……后台的……”

## 第86章小哥又要出阴招了

恼羞成怒？

郭业并不在意刁德贵歇斯底里话中的赤裸威胁，但却非常在意对方的态度。

这厮如此的激动，如此的动气，莫非今天真来对了？

靠，小哥管你靠山是谁，如果你真敢把贞娘掳走，老子非整死你不可。

随即，郭业伸出右手食指顶到刁德贵的胸口，缓缓将对方的身子顶离，冷笑道：“别他妈跟我龇牙，小哥弹指一挥间就能整死你，赶紧把最近掳来的女子交出来。不然，呵呵，先让你满月楼关了门再歇业。”

“你……”

刁德贵当然相信郭业能让编出一百个甚至一千个理由来栽赃他，毕竟官字两个口，左右都有理。

但是，他怎么可能会将新近到手的这批女子交给郭业呢？

这些女子不仅是他花了一大笔真金白银购买而来，还是他满月楼对抗陇西县其他几家青楼妓院的依仗。

最重要的是，这一次姓郭的绝对是犯了大忌，打破了青楼与官府之间的这条潜规则，哼，动他满月楼刁德贵，就等同向整个陇西县城的所有烟花场所开战。

更是断了官府中那些高高在上大老爷们的进项。

就冲这两点，他怎么可能会向郭业低头？

当即，刁德贵双眼赤红地狂笑道：“郭捕头好大的口气，莫要蹬鼻子上脸，你一个无品无衔的小捕头就敢夸下如此大的海口，难道就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吗？”

“作死！”

“砰！”

郭业身后的程二牛一听对方辱及郭小哥，二话不说提起大象腿吭哧一下，径直踹到了刁德贵的小肚子之上，力道稍稍偏移，将对方踢到了房门边儿，倚靠在墙上。

一击不准，程二牛趁着刁德贵还未躲避远遁，撒丫子还要上前痛揍一顿。

但是还未跑上前去就被郭业给拽了下来，阻道：“二牛，住手！这里不是刑房大牢，咱们犯不着动手打人，咱们必须以德服人，仗理屈人。”

然后看向捂着小腹“咳咳……”呕着酸水的刁德贵，再次问道：“本捕头再问你一遍，这人，你是交，还是不交？”

“咳，咳咳……”

刁德贵连番呕吐之后，满脸怨毒地怒视着郭业，咬紧牙关哼道：“姓郭的，要想老子交人，你他娘的以为自己是县尉大人吗？嘿嘿，小子，等你穿上绿袍官衣之后再还老子逞这个威风吧。”

程二牛见着对方还死鸭子嘴硬，打手角色再次发挥，作势就要冲上前去：“操你妈逼的，给你脸你不兜着，爷爷让你嘴硬，让你吃吃二牛爷爷的打虎拳。”

不过程二牛这黑厮还是被郭业给拽住了胳膊，上前不得。

一旁看着事态急剧恶化的朱胖子早已心急如焚，心中大骇，咋会变成这样，完了，完了，这下玩大了。

随即出口劝阻郭业道：“小哥，别冲动，你听老朱跟你说……”

说到这儿，身子向前凑到郭业耳边，刚要开口，谁知却被郭业给推搡开来。

只听郭业白了一眼朱胖子，喝骂道：“你给老子住嘴，小哥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非把他满月楼整歇业了不可，干你娘的。”

这个时候的郭业怎么可能会去听朱胖子的劝言，不是他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谏言，而是这个时候不能听，不能表这个姿态，只要低姿态一摆就表示他在刁德贵面前认了怂。

只见他推搡开朱胖子后，走到刁德贵面前，拍了拍对方的脸颊，贱笑道：“姓刁的，祸出口出，知道鸭子是怎么死的吗？”

停顿了一下之后，又用右手轻轻甩了甩刁德贵的嘴巴，哼道：“它是因为嘴硬死的。”

刁德贵此时也是撕破了脸犯不着再跟郭业装孙子，再是心中又有着那两点依仗，他压根不怵郭业的威胁。

当即，也是咬牙抱以冷笑，道：“呵呵，姓郭的，那咱们看谁因为嘴硬先死。”

对于刁德贵的再次叫板，郭业收敛神色，沉着应对道：“好，咱们走着瞧！”

而后对着程二牛呼喊道：“二牛，咱们走！”

喊完之后一甩皂青公服下摆，干净利落的出了房门。

程二牛紧追其上，出门之时不忘对着刁德贵挥舞了一下拳头以示威。

朱胖子前后脚跟上，但是满脸却是惆怅之色，心中顿时悔烂了肠子，老朱真是糊涂至极，今天咋就把小哥拉来满月楼了呢？

唉，这案子还没个正经的线索，这边又横生一个枝节，毁了，毁了哟。

待得郭业三人气势汹汹地出了房门，还没走到楼梯口，远远还听见刁德贵在房中的叫嚣：“郭捕头，慢走，哈哈……”

此时郭业的脸色更加难看，整死满月楼之心昭然若揭。

……

……

出了满月楼，行走在城北的烟花柳巷之中。

郭业大步在前，程二牛和朱胖子快步紧随其后，不过三人自从出了满月楼后就未曾言语一声。

朱胖子再三犹豫之后，还是加快步伐追上郭业，与之并肩行走，轻声劝阻道：“小哥，你听老朱一句。你今天……”

“行了老朱，多说无益，你要说的我都懂。”

郭业突然停住了脚步，转头再次打断了朱胖子的劝言，说道：“刚才小哥不是不想听你的劝谏，而是那种情况已然是骑虎难下，你说出来之后咱们今天的面儿就栽大了。”

朱胖子听着郭业说自己要说的他都懂，既然知道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小哥还要硬生生去打破，难不成小哥还有别的心思不成？

郭业抬手止住了朱胖子的问话，特意问着程二牛道：“二牛，你说胡皮一

案跟这姓刁的有没有关系？”

程二牛不假思索地回答道：“咋没关系？这老龟蛋如此紧张，肯定就是他掳走了贞娘，就是他了，要不然……”

“行了，你也别说了！”

郭业再次打断了程二牛下面的废话，又转向朱胖子笑道：“连二牛都看出来这姓刁的肯定有问题，你会看不出来？”

草，程二牛也郁闷了，小哥这是打得什么比喻？啥叫连俺都看得出来，朱胖子会看不出来？

难不成朱胖子的智商比俺二牛要强不成？

不过这一次他学乖了，知道小哥现在心中藏着事儿，不能打岔，在一旁老实呆着。

朱胖子点点头，却依然犹豫道：“不过小哥，你既然知道打破这条约定俗成的定律，无异于向陇西所有的烟花之地宣战，更是再次得罪县尉大人，还有衙门里头的各位大老爷，你咋还敢夸下海口呢？”

郭业轻笑问道：“你是说让满月楼关门歇业吗？”

朱胖子不置可否地点点头。

郭业摸了摸腰间横刀的刀把儿，说道：“你真以为老子会这么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不是虎逼吗？我只说让满月楼关门歇业，又没说不要让陇西县衙的所有青楼妓寨关门歇业，我碍着谁了？”

朱胖子还是不理解郭小哥的话中之意，这绕来绕去，还不是一回事儿吗？

郭业再次点醒道：“如果小哥我，还有整个捕班的人都不出面，但是满月楼却一个客人没有，他刁德贵不关门歇业，还能干啥？”

朱胖子再次确认问道：“您的意思是说，咱们坐壁上观，看着满月楼生意萧索，关门歇业？”

郭业斩钉截铁地点点头，称道：“正是如此。”

朱胖子和程二牛突然心有灵犀好基友般对视一眼，然后彼此连连摇头，异口同声说道：“这不可能！”

满月楼的生意如此火爆，在整个陇西县城的青楼中，至少排在前面几名，怎么可能说没客人就没客人呢？

打死他俩都不信，如此好端端的一家青楼，会在短短时间内连个上门寻欢的客人没有。

郭业神秘兮兮地笑道：“可能不可能你们说了不算，你们到时候就知道了。刁德贵这条老狗以为有个靠山就了不得，哼，小哥说过，你敢龇牙，我就整死你。咱们走着瞧！！”

抒发完胸口那口恶气之后，郭业正了正脸色，对着朱胖子吩咐道：“老朱，你去街上书信摊给我找些会写字的人，越多越好。不过，你别自己出面，还是跟上次一样，假手于人。”

朱胖子不知道郭业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但是既有吩咐，甘愿服从，疾步离去。

待得朱胖子走后，郭业轻声对着程二牛说道：“二牛，你去城南找一趟那个泼皮头头孙明延，就说明日中午，醉仙楼，小哥单请他喝酒。”

小哥屈尊竟然去请那个泼皮无赖孙明延？

程二牛满脑子浆糊，但是也不多问为什么，因为耳濡目染之下，他从郭业的坏笑中看出了一些端倪，八成又要开始耍阴招了。

小哥出阴招，历来不按套路打！

九成九，又有好戏看了！

## 第87章告同乡书

隔日中午，孙明延受郭业之邀，如约赴会来到了醉仙楼。

郭小哥出手大方又敞亮，包下了整个醉仙楼酒肆。

待得伙计上完酒菜之后，郭业命程二牛把守住楼梯口，与孙明延饮酒吃菜密谋商议起了鬼祟之事。

约莫吃喝了一个时辰左右，孙明延先一步下楼，满脸红润志得意满的离开了醉仙楼，呼喝起早早随他而来在醉仙楼门口等候的一帮破皮无赖，风风火火地赶回了城南老窝。

孙明延前脚跟刚走没多远，郭业结完帐带着程二牛也哼着小曲儿出了醉仙楼。

看得出来，郭小哥心情不错，哼着小曲儿眉飞色舞，让跟在他身边的程二牛好是一阵好奇。

好奇小哥与孙明延在楼上到底谈了些什么，竟然会如此美哉，前后判若两人。

程二牛心痒难耐之下，终于张开了嘴问道：“小哥，孙明延这厮就是个无赖混子，凭啥又请他吃喝，又给他银子的？小哥能够见他一面，已经是他姓孙的上辈子修来的好福气哩。”

郭业走在大街之上，哈哈一阵狂笑，道：“二牛，这你就不懂了。孙明延这人虽然是泼皮出身，但是胜在能够审时度势，绝对是一把杀人的好刀，就看小哥我怎么用了。我也不与你细说，明天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啥？

孙明延这厮是一把杀人的好刀？

程二牛立马把牛眼瞪得老大老大，一副吃惊地口吻喊道：“小哥，我的亲小哥唉，你可莫要做糊涂事，不要步了秦威的后尘哩。”

言下之意，郭业肯定想学秦威的老套路，收买孙明延这等泼皮无赖，去满月楼行那雇凶杀人之事。

郭业听着程二牛提及秦威，立即明白了他的话中之意，拍着对方的肩膀宽慰道：“放心吧，我还没蠢到秦威那个地步。二牛，你现在跑一趟朱胖子那儿，替我传一句话。”

程二牛听着郭业不会去学秦威干蠢事，想想也是，郭小哥一向干得都是阴损的缺德事儿，不干那种明目张胆的蠢事。兴许是自己多心了。

随即点头说道：“小哥请吩咐，俺这就去朱胖子那儿。”

郭业看了下四周，轻声道：“你跟朱胖子说，让他把昨晚雇人写好的告示统统一并交给城南的孙明延。记住，让他出门的时候隐晦一些，别让人瞅见了端倪。”

程二牛唔了一声，欣然离去。

二牛一走，又剩郭业一人溜达在街头之上，无意中发现何家又在醉仙楼附近开了一间何记字花馆，差点没气的吐血。

奶奶的何家，这是要把老子赶尽杀绝啊。

你妹的，财大气粗了不起啊？你们给小哥等着，等解决完满月楼的刁德贵，破获胡皮一案，寻找到贞娘之后，老子就抽出手来对付你们。

他娘的，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不成？



一边溜达一边吐槽，不一会儿郭业便回到了衙门。

.....

.....

到了晚间一更天后，城北烟花柳巷的夜生活再次缓缓拉开了帷幕，络绎不绝的寻欢问柳之客相继涌入城北，朝着各个青楼妓寨问花买醉。

作为陇西县城有数的有名的妓院，满月楼的生意自然更是火爆到不行。

居高临下站在二楼一个角落的刁德贵，扶着栏杆看着楼下涌入的客人，听着大厅和楼上各个厢房内传出的醉生梦死，莺莺燕燕的玩乐之声。

刁德贵此时的心情不由一阵舒爽，一扫昨日被人殴打的鳖孙样儿，遥指一点正张罗着姑娘粉头的老鸨子香姨，喊道：“香姨，姓郭的不是说要让咱们满月楼关门歇业吗？我看咱们今天的生意怎么还比往日要好呢？哈哈，哈哈，哈哈.....”

香姨早已忙得不亦乐乎，兴许是刚才收了某个大户嫖客的赏银，心情也是相当不错，站在楼下仰头对着刁德贵回应道：“依奴家来看啊，那姓郭的小捕头肯定是个雏儿，嘿嘿，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嘛。这种小雏儿，又怎能和东家相比呢？”

说完之后，不忘朝刁德贵抛了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媚眼，那叫一个骚尽风骚啊！

刁德贵听着香姨的奉承，虽然觉得香姨的媚眼是够他妈恶心的，但是谁让他现在心情大好呢？自动将香姨的媚眼无视，哈哈一阵狂笑，笑得放浪形骸，笑得眉宇间本应有的那股子精明荡然无存。

上帝他老人家说过，欲要人死亡，必要其疯狂，这西方大和尚说得倒是有点道理。

.....

.....

因为县尉谷德昭奉县令顾惟庸之命，调遣壮班前去岷江一带剿匪，因此，平日里宵禁期间壮班负责的巡街之事，现在都由郭业麾下的捕快轮班执勤。

但是今晚也是奇了怪了，闭门鼓六百通之后，城门早早关闭，宵禁伊始，却依然不见有一个捕快出来巡街。

此时在夜色笼罩下的陇西县城，在没有士卒和捕快巡街的情形下，却也多了几分往日看不到的景致。

有孩童提着灯笼在街边玩耍，有醉醺醺的酒鬼沿街撒泼，有懒汉偷摸出来穿街绕巷，去偷看寡妇洗澡，顺便偷三两条裤衩回家，以解淫念。

当然，更少不得有泼皮无赖在街上游荡.....

而且，今晚出来厮混的泼皮无赖委实不少，城南，城北，城西，城东，各处大街小巷都能看见泼皮无赖的身影。

最令人奇怪的是，这些泼皮无赖都是手提糯米汤汁儿在干着同样一件事儿，那就是到处张贴白纸黑字的告示，每条大街和小巷，不出百步定能看见一张告示。

约莫到了三更天之后，陇西县城的四个城区到处都被贴满了告示，在茫茫黑夜，白纸黑字的告示在月光的映照下，是那么的醒目和惹眼。

就如一座苍郁的青山之中，到处都堆满了大小不一的小坟包，身为夺人

眼球。

如果郭业此时率众巡街定会发现，这些四处张贴告示的泼皮无赖貌似都是出自城南，看着每隔百步就能见到的告示内容，他定会夸赞，孙明延的确是一把干坏事的好手。

过了许久，打更的更夫又出街敲打竹筒，喊着“天干物燥，小心火烛”的套词儿，原来转眼又到了四更天。

初阳露脸，东方鱼肚白。

宵禁的时间已经结束，新的一天即将到来。

此时的天色，已经开始微微亮起，路上的行人和小贩也缓缓多了起来。

不过今天在初阳辉映下的陇西县城，较之往日，又是注定不同。

不少行人和小贩，甚至从城北寻欢一夜回来的嫖客们，都不约而同三五扎堆的凑在一张张告示下端详了起来。

其中有不少识文断字者，已经看着告示大声念诵出来：“告全陇西县城同乡书，本人牛三斤谨以牛家列祖列宗发誓，本人以下所说之话言之凿凿，绝无虚言，更无妄语。诸位请听好……”

## 第88章铺天盖地小广告

“本人牛三斤，家中薄有家财，平日素爱流连于城北烟花之地，其中尤以满月楼为最。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月月中，牛某人夜间睡觉之时觉着浑身发痒略有刺痛，起身查探发现竟然全身长满红肿水泡，痛痒难当。”

“隔日去药铺请得郎中诊治，郎中摇头不语似有难言之隐，在本人再三追问之下，才被告知，原来牛某竟然得了花柳病。一时间郎中束手无策，牛某心头泣血。正所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牛某在此以自身血的教训告诫诸位陇西同乡，青楼娼妓肮脏不堪，一朝得病，必能要你命！牛某人悔不当初，不该整日流连于满月楼之中啊……”

嘶……

畸……

呼……

某个识文断字之人念诵完之后，人群中之中相继爆发出阵阵叹气哀呼和抽冷气的声音，更有甚者不滞摇头表示对牛三斤的同情。

当然，大多数人的脸上也流露出仓惶之色，因为这些人城北那边通宵达旦玩了一宿。

其中有一个人猛然倒地，吓得双眼你翻白口吐白沫，用尽浑身的力气呻吟道：“老子，老子昨晚就在满月楼玩了，完了一宿啊，操你妈的。”

轰~~

整个人群哗然散开，离那倒地男子远远的，生怕这厮也得了花柳病，一个不小心会被对方传染了一样。

花柳病在这个时代还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疾病，这种病不仅一时很难治愈，病入膏肓者更有生命之威胁。大唐不比后世，这年头人的生命比果仁还要脆，一个小小的风寒感冒备不住也能要了人的性命，更别说花柳病了。

最为关键的是，得了花柳病是极为不光彩的事情，因为花柳病就是性病，这得了性病还能体面到哪里去？

别说在大唐年间了，就是在后世谁得个梅毒不也得戴着鸭舌帽遮着墨镜，然后偷摸去电线杆那儿扒拉小广告找大夫啊？

这年头得了花柳病，一经传扬出去，嗨，有伤风化啊，出门都会被戳破脊梁骨。

虽然得了花柳病者肯定会名声臭出二里大街，但是真正被千夫所指的肯定是花柳病的源头——妓院。

一时间，围观人群们开始对小广告上牛三斤所讲的始作俑者——满月楼开始指指点点了起来，一众嫖客们更是同仇敌忾，声声开始讨伐起祸害人不浅的满月楼。

“草他姥姥的，满月楼竟然还有花柳病？幸亏老子没去光顾过。”

“作孽啊，真是作孽，刁德贵那混账真该被拉去浸猪笼，这个黑了心的畜生。”

“不行，咱们不能让满月楼这么恣意妄为下去，必须报官，不然下一个倒霉蛋可就不知道是谁了。”

“是啊，要说这牛三斤可真够仗义的，竟然如此大公无私的将此事公布于

众。赐龙哥，你认识这牛三斤不？”

“放你奶奶的屁，我王赐龙从没去过满月楼，哪里认识什么牛三斤？我告诉你小子啊，我王赐龙身体好着呢，从来没得过什么花柳病，别瞎说八道。”

……

……

随着时间推移，碧空缓缓洗白，陇西县城逐渐开始繁闹起来。

一时间，大街小巷铺天盖地的小广告进入了人们的视线，此事开始广泛流传，满月楼的名声越传越大，花柳病威胁论也愈演愈烈。

当然，这个名声可不是什么好名声，而是臭名昭著的烂名声。

妓院之中有花柳病，就等同于禽畜店中潜藏着禽流感，这不是要人命吗？

城南，城西，城东，城北，讨伐满月楼的声势趋于扩大，无处不声讨满月楼，无处不谴责刁德贵这个黑心狗商人。

特别是时常去城北烟花青楼地的那些寻欢问柳客们更是慌了神，人人自危，谁让满月楼的名头那么大，谁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有没有光顾过满月楼。

万一稀里糊涂光顾过，中了招，那不是玩大了吗？

同样，整个陇西县城的各大药铺顿时人满为患，不少消热去毒的草药更是卖到了断货，好是让药铺掌柜们狠狠赚了一笔横财。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此时已是日上竿头到了大中午，正是一天之内最为忙碌的时候。

城北，满月楼后院的某个房间里头，刁德贵因为昨晚生意实在太忙，玩得太过尽兴，此时依然呼呼酣睡。

砰砰砰！！

一阵慌乱急促的拍门声将睡在床榻上的刁德贵震醒，险些滚到地上来。

睡眼惺忪的他下了床走到门口，想要拉开房门破口大骂一顿这扰人清梦的王八蛋。

谁知，嘎吱一声！

房门一打开，老鸽子香姨就满脸惊骇地将他一把拽了出来，噤里啪啦一阵喊道：“东家啊东家，不好了，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外头有人抹黑咱们满月楼，张贴告示说咱们满月楼里头的姑娘有花柳病。”

“喔~~”

刁德贵打了个哈欠抽了下懒腰，一见是香姨这个老鸽子，再听着她的喊话，当即不以为意地摇摇头哼道：“我道是什么大事呢，原来是这个啊。八成是哪家青楼生意不如咱们满月楼，又出这种下三滥的招数来诋毁咱们呗，怕啥，随他去吧。”

“不是，东家，这次不同往日，这，这，整个县城到处都是铺天盖地的小广告啊，小巷墙上，茅房壁上，大街的木杆上，告示牌上，还有各处酒肆茶馆的门板上，啧啧，肉眼所到之处，都能看见啊。”

香姨连连摇头，惊慌继续喊道：“而且，而且整个县城此时人声鼎沸，到处都是声讨东家您，扬言让满月楼关门歇业的声音哩。”

噌，蹭蹭！

刁德贵听完香姨简短的复述，吓得连退数步，就差一屁股重新坐回床上了。

这，怎么会这样？

难道不是同行暗中诋毁满月了吗？

看这架势，绝对是有组织有预谋的中伤自己的满月楼啊。

草，刁德贵脱口喊道：“怎么不上报衙门，这明显是有人之人在暗中作祟啊。”

香姨急得胸口此起彼伏，干瘪的老奶子一个劲儿地颤动，抹了一把脖颈间的汗渍后，说道：“报了，奴家早就去了衙门，找到皂班班头庞飞虎，他说此事不归他管，让奴家去找捕班的捕快。可奴家去了捕班，那个朱胖子又说他们郭捕头下乡去看老丈人去了，他做不了主，让奴家过几天再来衙门。”

“放屁，此事怎么能等？一等还要等上几天，再过几天，老子的满月楼非被那些不明真相的客人砸了不可！”

刁德贵一听香姨报官后的遭遇，急得咬牙怒骂。

突然，他貌似想起了什么，猛然一抓脑袋，将头发抓得凌乱，瞪大了眼珠子喊道：“是他，一定是他在暗中捣鬼。这个姓郭的曾扬言，要让老子的满月楼关门歇业。”

就在这时，刁德贵的脑海中浮现出郭业当日临走时狰狞面目下甩出的一句话：“你敢龇牙，小哥就整死你！”

砰！

刁德贵一屁股坐到了床上，苦涩着脸喃喃自语道：“他，他这是要整死我啊！”

香姨听着刁德贵的自言自语，立即明白了东家所说之人，指的便是捕班捕头——郭业。

原来是这个小雏儿捕头？

这，这年纪轻轻，背后竟然下如此黑手？

嘶……

一时间，香姨不禁打了个冷颤，如此阴招，是要将东家赶尽杀绝啊。

当即，香姨跑到房中将刁德贵搀扶起来，急促喊道：“东家，赶紧想想办法啊，不然，满月楼可真就完了。这可是您辛苦打下来的招牌，不能这么轻易毁了哩。”

话中之意虽然是为了刁德贵全盘考虑，但是她也有自己的小九九。

因为满月楼这颗大树倒，她们这些猫狗可就遭殃了。

特别是香姨和她手下的一干姑娘，因为花柳病的传闻，哼，以后甭想在陇西县城的青楼行业再混到一口饭吃。

试问，谁敢接受这么一批疑似患有花柳病的妓女？

被香姨这么一催促，刁德贵立刻醒觉，是啊，现在在这里自怨自艾有个屁用，赶紧行动起来才是。

当即，他胡乱梳拢了一下头发，急速夺门而出。

香姨追在他的屁股后面，喊问道：“东家，解铃还需系铃人，您还是备点银子去找一趟郭捕头吧。他千里做捕头，使得这么一个狠毒招数，无非就是求财罢了。”

突兀——

刁德贵驻足脚步，满脸怨毒地转头对着香姨吼道：“放屁，老子岂会向这个黄口小儿低头认输？老子的银子就是扔进水里，也不会便宜那个姓郭的王

八蛋。”

说到这儿，他转头抬腿朝着后门跑去，边跑边仰天长啸喊道：“姓郭的，老子也是有靠山，有后台的，偌大一个陇西县城，岂能容你小小捕头一手遮天？”

## 第89章刁德贵的靠山

铺天盖地的小广告如足下长癣难以根除，又如附骨之蛆挥之不去，将昨日还是客似云来的满月楼诋毁得如茅厕里的蛆虫，腥臭无比令人作呕。

短短一个白天，满月楼的名声尽毁，迎风飘荡臭出十里长街。

到了夜间，城北烟花柳巷的生意明显被这场风波冲淡了不少，即便有寻欢问柳的骚客寂寞难耐，义无反顾的进入城北开始夜生活。

但是，满月楼的门口却是死静死静，连个鬼影都不曾飘过，偶尔几声嘈杂，也是过路嫖客的鄙夷唾骂之声。

烟花柳巷之中处处彩灯高挂，满月楼却如一潭死水，没有半点波澜，形成了一个极为诡异鲜明的对比。

郭业一早便脱下公服，换上便服混迹在寻欢的人群中，后头跟着朱胖子和程二牛，特意在满月楼附近打了个转转。

一见如今萧条的如秋后枯树一样的满月楼，不无得意地轻声笑道：“估计今日这么一闹，够刁德贵喝上一壶了。”

三人来到一处无人的地方，朱胖子轻轻附和道：“那是，小哥这招可真够绝的，估计满月楼还如这般情况下去，不关门歇业都难咯。”

程二牛继续一副看西洋景的神情看着只见有人过，不见有人进的满月楼的门口，啧啧称道：“小哥真是神了，仅仅让孙明延那些泼皮贴贴小告示就能起到这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结果，俺二牛真心服气了。”

此时的朱胖子和程二牛有份参与郭业的这番计划，自然已经完全通晓了郭业的全盘计划和实施的过程。

通过郭业之前的一番解说，明白了小哥这次阴招里最为关键的东西，便是那份告示小广告的内容。

这年头青楼服务行业可没有后世那么多的安全措施，性病发病率是相当高的，所以逛青楼的人最忌讳的就是花柳病之类的性病感染病。

只要戳中了这个要害，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在以讹传讹的利用小广告扩散流言，呵呵，即便是白的，也能给丫描成黑的。

这就是华夏几千年以来，国人的跟风心理。

就举个后世最简单的例子，一个饭店开门做生意最忌讳什么？肯定是最害怕食物不卫生。

如果一个食客说这家饭店的东西不健康，吃了会拉肚子，兴许旁人听了只是一笑而过，不加以重视。

但是经过一百个，一千个食客都这么说，都口口相传呢？经过微博的扩散扬言这家饭店的东西吃了会拉肚子，会呕吐呢？

那还有人敢再来光顾这家饭店吗？

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此这家饭店从此名誉扫地，一落千丈，生意清冷唯有关门歇业。

郭业要得在这次阴招中就抓住了青楼行业的忌讳，还有群众的跟风心理，再加上铺天盖地的小广告加以散播，满月楼想不完蛋都难。

县城之中随处可见的小广告就如同后世网络上所流行的微博是一个道理，只要有一个老百姓看过小广告再口口相传，就等同于免费替他转发了一次微博内容。

在这个传递仅靠鸿雁传信的大唐时代，这已经是最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了。

此时的郭业用一种审判的眼光看着满月楼，缓缓道：“这次刁德贵，算是完蛋了，老子说过，弹指一挥间，定能整死他的满月楼。这次你俩相信小哥当日的豪言壮语了吧？”

朱胖子二人讪讪一笑，不滞点头称信。

不信才怪，这才仅仅一天，满月楼已经落得此番光景，除非刁德贵吃饱了撑的，继续开门天天打苍蝇，不然只有关门歇业另谋生路一途了。

朱胖子问道：“小哥，接下来咱们要做什么？如果这满月楼倒闭了，刁德贵这厮狗急跳墙，愣是和您死磕不交人，咋办？”

郭业不屑地摇头，信誓旦旦地说道：“他一定会交的。”

朱胖子不解，追问道：“为啥呀？他如今肯定已然知晓是小哥在后面捣的鬼，他不恨死你才怪哩，咋还会配合咱们捕班，将贩卖来的女子一并交出？”

一旁的程二牛突然说道：“笨呐，他如今这满月楼都要关门了，还要那些女子做甚？难不成好吃好喝将那些女子圈养起来不成？”

郭业诧异地看了一眼程二牛，心思，没想到这黑汉也有心思细腻的时候呐。

当即点点头，对着朱鹏春说道：“这次程二牛可是想到了你前边，放心吧，我相信刁德贵还没那么骚包，银子多到没地方使。接下来，他肯定会将这批贩卖而来的女子统统处理掉，下面只要紧盯着他的行踪即可。”

朱胖子这时恍然大悟，明白了过来问道：“小哥的意思是说刁德贵会将那批贩卖而来的女子卖给同行？”

所谓的同行，指的就是陇西县城的其他几家青楼妓寨。

郭业嗯了一声，道：“没错，刁德贵作为生意人，既然已到了无力挽回的局面，那么他的第一想法肯定是想法设法将损失减到最低，你别忘了，如今买卖一个良家女子的价钱可是不便宜，更何况他手中可是有不小的数目。”

朱胖子听后连连点头，言称懂了，懂了。

随即郭业又问身边的程二牛道：“对了，我让你派人盯着刁德贵的行踪，如今这厮跑到哪里了？”

程二牛道：“小哥放宽心，这厮从中午进了县丞大人的家中之后就一直没出来，咱们捕班有弟兄在县丞大人的府外一直盯着呢。”

“哦？”

一听县丞大人四字，郭业立马明白了当日刁德贵为何敢跟自己龇牙和叫嚣了，原来吴奎那老棺材瓤子是他的靠山啊。

呵呵，郭业不由一阵苦笑，自己和这个吴县丞可真是有缘啊！

何家之事，他这个县丞大人有份参与；今日这满月楼一事，他又掺上一腿。啧啧，真是想躲都躲不开。

郭业心里很清楚，得罪吴奎这个八品县丞是一件很不明智的事情，但是如今已是骑虎难下，再也由不得自己了。

一次得罪是得罪，也不在乎多来几次了。

破罐子破摔，反正郭业对吴奎这人不感冒，只得希望这次能够在胡皮一案上能占到上风，只有占了“理”字，才能有底气，不然吴奎的发难肯定会如滔滔江水，卷面袭来。



.....

.....

城东，县丞吴奎府邸。

“呜呜，呜呜呜.....”

刁德贵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吴奎的小腿嚎啕大哭，哽咽道：“吴县丞啊，这姓郭的缺了大德啊，我的满月楼完了，完了呀。”

吴奎一脸阴寒背着双手站在客厅当间，听着刁德贵断断续续的哭诉，眉头拧得深深都能夹鸡蛋了。

听完刁德贵的前因后果之后，吴奎冷笑道：“小小捕头就敢如此狗胆包天，打破这千年不变的规矩不成？”

刁德贵添油加醋地控诉道：“小的之前就跟姓郭的说过，这满月楼是有靠山的，他，他依然故我，肆无忌惮，完全不将县丞大人您放在眼里啊。还望县丞大人能够替小的作主啊，呜，呜呜.....”

吴奎心中略微一盘算，有些颓丧地摇摇头道：“这不是本官替不替你作主的问题，你要知道，经此一遭，你这满月楼算是毁了。姓郭的小捕头一事，本官自会解决，不过你现在需要做的却是自救。”

自救？

刁德贵疑惑地看了一眼吴奎，问道：“小的不明白大人话中之意，还望释疑。”

吴奎哼哼道：“亏你还是个生意人呐，真是蠢笨如猪。”

不过呵斥了刁德贵一句之后，吴奎再也不言语，仿佛没有为刁德贵解释自救的方法。

但是眼尖的刁德贵却敏锐地发现，吴奎的右手放在了腰间的钱袋上轻轻抚摸，这个动作他是非常熟悉的。

这是县丞大人在跟他讨价还价，索要贿赂的意思。

霎时，刁德贵恨不得手里有把杀猪刀，直接一刀将吴奎这个老棺材瓢子解决掉。

麻痹啊，老子都已经这么惨了，你还敢跟我要银子？？

平日里打点孝敬你的银子难不成都喂狗了吗？

不过，如今他被郭业逼得走投无路，当真是不敢再得罪自己这个所谓的靠山了。

见着刁德贵的目光转移到自己的右手上了，吴奎很是满意地点点头，用一种和煦地口气说道：“刁掌柜啊，别说满月楼一事该如何解决，就是解决姓郭的这个捕头，也是很棘手的呀。陇西县衙不是本官一人说了算，你也知道，阎王好惹，小鬼难缠嘛。”

日，刁德贵借着低下头盘算之机，心中暗暗啐骂，这条老狗，又开始打官腔，真是一头吃人不吐骨头的老狗啊。

一番盘算之后，刁德贵狠下心来说道：“只要县丞大人替我报仇雪恨，只要县丞大人能够救我脱火海，小的自有一份孝敬。”

笑，

吴奎的双眼一眯，瘦瘦的颧骨微微隆起，堆起了干瘪的笑容，点头吟唱道：“好说，好说，一切都好说嘛。”

说着，微微弯下腰来，附在刁德贵的耳边缓缓说道：“满月楼关门歇业之

势不可阻挡，不过其他几家青楼的掌柜跟前，本官的话还是顶用的。你若要自救，只要拿着本官的名刺前往，到时候……”

## 第90章准备行动

刁德贵听完县丞吴奎的密语相告之后，一副苦大仇深的神情问道：“大人，您的意思是要我将满月楼新近高价贩卖的那批女子，全部，全部低价卖于其他几家青楼？”

吴奎不置可否，唔了一声缓缓踱步坐回了自己的位置。

得到吴奎的确认之后，刁德贵还是心有不甘地问道：“难道满月楼，当真，当真要从此关门歇业了？”

刁德贵还是无法接受吴奎这个所谓的自救方法，他经营青楼十几年，赚得盘满钵满，让他自此歇业干别的，这不是彻底断了他的财路么？

对一个中年男子来说，什么是最大的悲剧？就是人到中年，有熟不能做，非得另起炉灶，重新投入一个崭新的，未知的，不可捉摸的领域。

吴奎听罢，脸上明显不愉，不咸不淡地奚落道：“你觉得你那满月楼还能经营得下去吗？刁德贵，本官这是给你指点迷津，也不枉你这么多年来一直孝敬本官。”

形势逼人退，半点不由己。

刁德贵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默默地点点头，算是接受了吴奎的建议。

不一会儿，吴府的一个随从就从书房送来一份县丞大人的名刺，交到了刁德贵的手中。

将名刺收入囊中之后，刁德贵看着吴奎欲言又止，脚步虚浮地蹒跚没有离去。

吴奎瞅见了端倪，问道：“你是不是想说姓郭的那个小捕头之事？”

刁德贵一想到自己如今落得这般惨样，全拜郭业这个狗崽子所赐，满腔怨恨宣泄而出，冲着吴奎吼道：“还望县丞大人能够替我出了心中这口恶气！！！”

吴奎摆摆手示意刁德贵无需多说，然后将眼睛缓缓闭上，一副老僧入定的模样。

约莫过了一会儿，才开口说道：“无品无衔的小捕头而已，无需你在本官耳边再三叮咛，下去吧。”

语气之中透着凉薄，听得刁德贵浑身有些不自在。

到底是久居上位的八品县丞，言语森然，不怒自威，非刁德贵这样的商贾可以比拟的。

刁德贵木然地应了一声是，然后退出了客厅。

当他右脚刚抬出门槛，就听见吴奎在他身后不远处传音说道：“刁掌柜，莫要忘了你答应本官之事。”

嘶……

刁德贵陡然打了个寒蝉，他明白吴奎所指的是贩卖掉那批良家女子之后，要分给对方的一杯羹。

草你娘的吴奎，真是死要钱啊！

吴奎又恭敬地应了一声：“交割完货物，小的一定会亲自送往大人府上。”

而后，虽心中懊恼但脸上仍带一份腴笑的神情缓缓离去。

出了吴奎府，刁德贵拼了命的狠狠嗅了一口外头的空气，心中又腾起一

股快意，咬牙切齿面目变得有些狰狞地低吼道：“姓郭的，我看你这个小小捕头怎么跟八品县丞斗？没了捕头那身公服，你在老子面前就是一条跪趴着的死狗，嘿嘿，嘿嘿嘿……”

……

……

约莫到了二更天，程二牛跑到了郭业在福顺巷的新家。

郭业支走了老爹郭老憨和老娘，还有小妹，将程二牛带到了自己的书房之中。

这个书房是秦威在的时候就留下来的，书房不大，胜在雅致，四处墙壁悬挂着县中不少读书人的墨宝，其中挂在书桌后墙壁上的一副“宁静致远”，落款留印之人更是了不得。

竟然是县令大人顾惟庸的墨宝。

以郭业对秦威的了解，看来这厮花了不少银子买来附庸风雅。

再看贴在右墙壁的那两排书架，四书五经一应俱全，不过却都是崭新的，连翻页的痕迹都不曾有过，想来也是秦威拿来装装门面罢了。

不过如今，却是便宜了郭业这个继任者。

郭业示意程二牛自个儿找个地方坐下，然后问道：“长话短说，是不是刁德贵这厮离开了吴奎府，准备行动了？”

程二牛点头道：“正是，这厮出了县丞大人的府之后，也没回满月楼，而是接连拜访了好几家城北的青楼，其中这厮盘桓在春风楼，红袖斋，怡红院，温柔乡这四家的时间最长。”

郭业听罢，沉吟道：“这厮是在和这几家妓院在谈那批女子的价钱啊，如今满月楼一倒，其他几家青楼的生意肯定会更红火，呵呵，刁德贵手中那批良家女子肯定很走俏，想来这厮已经谈拢了价钱。这个先不管，现在刁德贵人呢？”

程二牛道：“这厮从几家青楼出来后，才绕道后门进了满月楼。不过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这厮又从后院的后门走了出来，走时还将在满月楼打杂的十几个龟公大茶壶一并带走了。”

进自己的店铺还要走后门？

郭业不禁莞尔，看来刁德贵是怕走正门被人扔臭鸡蛋啊，活他妈该！

但是程二牛最后的话也提醒了他，刁德贵带着十几个龟公趁夜离开满月楼，很明显，这是要趁着天黑去将那批良家女子一并转移出来，贩卖给别家。

哼，王八蛋倒是挺心急的。

当即，他问程二牛道：“那他现在人往何处，是否有我们的弟兄暗中跟着？”

程二牛拍拍胸脯，傲娇道：“小哥放心，俺早早就听从你的吩咐，又增派了三个弟兄继续跟着他。小哥你知道刁德贵带着人去往何处了吗？”

郭业见着程二牛这个呆子到了这个时候还学朱胖子的屁样，卖起关子来，不知道现在形势严峻啊？

随即低喝道：“赶紧的，别废话。”

程二牛的脸皮堪比城墙厚，也不在意郭业的喝骂，神秘兮兮地说道：“刁德贵那混账竟然去了东流乡，敢情东流乡才是这王八蛋藏匿人口的地方啊。”

东流乡？

自己岳父吴茂才和便宜老婆吴秀秀的老家？

还真挺巧的。

此时的郭业也懒得追问刁德贵为何在宵禁期间，在城中四门关闭的情况下，还能出得城去。而是对程二牛吩咐道：“二牛，你现在叫上朱胖子，然后带着咱们捕班的全部兄弟前往东流乡，先不要打草惊蛇，找到刁德贵藏匿人口的地方再说。”

程二牛反问道：“小哥你不与我们一道去东流乡吗？”

显然，没了郭业这根主心骨，程二牛心里还是没着没落，没有底气儿主事。

郭业轻声笑道：“你们先去，我有马儿代步，不小一会儿就能追上你们。”

程二牛听着郭业如此说，也就不再追问郭业还有什么事情要操办，在他眼中，小哥要做的事情必定都有他的道理。

当即，程二牛不敢耽误磨蹭，跟郭业道了一句走也，便匆匆离开郭府前去招呼朱胖子一起办事。

待得程二牛走后，郭业也回到自己的卧室穿起皂青公服，戴好四方幞头，将横刀也提了起来准备出门。

人刚走到后院，就听见小妹追来，问道：“哥，爹娘让我问你，这都快过二更天了，你要作甚去啊？”

郭业怜爱地看着郭小蛮，抚摸了一下她的头，说道：“乖，外头天冷雾气重，赶紧回屋去。哥哥今晚有大事要办。”

郭小蛮哦了一声，半知半解的返身回屋去寻爹娘。

郭业出了门，走出福顺巷，先是回到县衙旁边的马厩牵来归捕班支配的马匹，骑着马去往了功曹马元举的家中。

此时正值二更天，夜深人静，郭业策马只敢小奔，缓缓行在大街之上。

一边行走，一边寻思着，看来这事儿还得把马元举这头犟驴拉进来，既让他来分一杯羹，也让他出出力帮帮小哥我应付应付县丞马奎这个鸟人。

只要将马元举拉进来，无形之中就将师爷穆恭也拉了进来，到时候，即便马奎想要为难小哥，下手也不敢太狠不是？

不错不错，郭业幸灾乐祸地想道，拉个人进来一起分担分担仇恨，这绝对是个不错的好主意。

聿……

到了马元举的家门口，郭业勒紧缰绳翻身下马，而后走到房前敲起门板来。

笃……笃笃……

“谁啊？”

一道女人的声音从屋内响起，郭业听得出来这是马元举的妻子马杨氏的声音，当即隔着房门喊道：“是嫂夫人吗？还请容禀马功曹马大人，就说捕班捕头郭业来访。”

二更天的时间已经不算早了，此时的马元举和马杨氏早已睡下，被郭业这么一搅合，都一一醒来。

郭业貌似听到马元举在屋中的嘟囔声：“这都什么时辰了？这小衙役真是

扰人清梦，委实讨厌。”

话中怨气颇深，郭业心里嘀咕，难道他们二人正在床上做运动被小哥我搅合黄了？

可怜的马元举，你可不要让小哥我吓得阳痿不举才是啊，不然你马元举就要改名“马不举”了。

噗哧……

一想到这儿，郭业不由窃窃偷笑起来，然后扯着嗓子吼道：“马功曹，赶紧起床，小弟我给你送一场天大的富贵来了，赶紧的，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哩！”

一通嗓子喊完，马家的房门吱呀一声，也悠悠拉了开来……

## 第91章围捕之捉贼拿

马元举披着外衣，颇为不悦地将郭业引入了房中，吩咐妻子马杨氏去煮茶招待客人。

马杨氏一脸倦意地横了一眼郭业和马元举，而后嘟囔两句神经病之后，悄然去了厨房煮起茶来。

郭业看这嫂夫人的架势和语气，委实怨念不小啊，看来自己真是破坏了人家小两口的夜间造人运动。

不过现在心里装着事儿，他也没有心思和马元举打趣，找来位置坐下之后，缓缓将胡皮被谋杀一案和刁德贵贩卖良家女子之事逐一道了出来。

言罢，不忘对马元举蛊惑道：“马功曹，兄弟我够意思吧？没有独吞大功，愿与你共享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戚……”

马元举啐了一口郭业，奚笑道：“你这鬼精鬼精的小衙役当真会有如此好心？狗屁劳什子大功，依本官来看，这倒是一个天大的麻烦，你小子明知一个人扛不住，想将本官拉进来与你一道背黑锅吧？”

言中鄙视之意浓浓，显然他已经听明白此事县丞吴奎从中搀和，必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见着对方洞察了自己的小心思，郭业尴尬地讪讪一笑，装糊涂道：“马功曹言重了，言重了。您是一个充满正义感的读书人，乃是天下儒家子弟的精英，嘿嘿，怎能爆粗口，说脏话哩。”

马元举哼了一声，道：“跟你这无赖，本官还穷讲究什么？跟你说子曰诗云，你听得懂吗？”

我靠，郭业腾然起身，马元举你丫真是越说越来劲了，不埋汰小哥两句你是心里难受呢，还是菊花痒痒呢？

既然如此，郭业也懒得和马元举白费唇舌，沉声道：“马功曹，你这么说说就没意思了吧？好歹咱们也是为民除害不是？你想想死了丈夫下落不明的贞娘，再想想那些被拐带贩卖的良家女子，谁不是爹生娘养的呀？难道你就忍心看他们一个个被刁德贵那人渣推进火坑不成？”

说到这儿，郭业环顾一眼看着马元举那件挂在壁架上的绿袍，指指点点道：“对世间不公之丑陋，竟然能够视若无睹；对强权欺凌弱小，竟然能够畏惧不前。我想这不是您马功曹的为官之道吧？”

一番话说得中气十足，说得光明磊落，霎时，郭业觉得自己就活脱是一个为民请命不畏强权的陇西好捕头，人民的好刑警大队长。

发泄完之后，郭业转身即走，走得那叫一个潇洒倜傥，不留一丝的拖沓。

刚走到门口，突然马元举起身喝阻道：“站住！”

呃……

郭业稍稍放慢了脚步，不过没惯着马元举的毛病，你让小哥我站住就站住啊？真是惯的你臭毛病。

虽然放慢了脚步，但是依旧朝着门外走去。

马元举见状，继续喊道：“郭捕头，贱内已经煮好茶汤，不妨喝一杯再走吧。今晚你要打老虎，喝碗茶汤暖暖身，马某还有些微末细节没有听清楚，

还望郭捕头解释一二哟。”

嘎……

郭业双脚止步，虽未回头，但是脸色却慢慢转晴，微微露出了一丝笑意，看来哥们的这番慷慨激昂骂醒了这头驽驴，不错不错。

好你个马元举，你丫就是一个吃硬不吃软的死赖货。

随即转身故作气未消的样子挠了挠喉咙，吭声道：“好吧，既然你如此盛情难却，那本捕头就留下了喝碗热茶汤再走。”

而后转头对厨房方向喊道：“嫂夫人，给我来大碗的，费了这么多口舌，委实有些渴了。”

言罢，一副无赖的模样大大咧咧地走到座位一屁股坐了下去，抬眼瞥了下马元举，哼的一声转头不屑。

马元举见状，脸带笑意地指点骂道：“你这小衙役，当真就是个不学无术的无赖。”

……

……

将近四更天，夜色已去，日月换了新天，晨露雾气虽重，但是并不影响出行。

东流乡的一条蜿蜒小道上，刁德贵带着十几个满月楼里头的龟公，赶着七八辆骡车进入了一处偏僻的庄院。

朱胖子和程二牛等人率着近四十号捕快悄声尾随其后，远远看着这庄院，周边荒芜没有人气，显然荒废了许久。

朱胖子抬手示意众人先找个隐蔽地方藏好身，然后对程二牛道：“看见没，那处庄院指定就是刁德贵那混账藏匿人口的地方，他倒是会选地方啊。”

程二牛看着庄院附近郁郁葱葱的山林，再看了看这条蜿蜒曲折的小道，赞同道：“这老狗选得好地方，如果不是小哥一早吩咐跟踪他，咱们还真找不到这地儿。朱胖子，捉贼要拿赃，现在正是好时候，要不咱们立刻冲下去？”

捉奸抓双，捉贼拿赃。

朱胖子当然懂得这个理儿，但是小哥郭业不在，这冒冒然冲杀下去，会不会出了纰漏啊？

主心骨不在，朱胖子也不禁犹豫迟疑了起来。

程二牛见着朱胖子的迟疑，搓着双手哈气道：“也是哈，小哥不在，俺也没这个底气冲下去，万一出了啥幺蛾子，坏了小哥的大事，可真是吃罪不起哩。”

朱胖子嗯了一声，双眼紧盯远处的庄院，踌躇道：“是啊是啊，要不，再等等？”

陡然——

“啊……啊啊……”

几声尖叫从庄院中传来，声音尖而细，明显是女人的声音。

“你要干什么？混蛋，放开我，放开我！”

“我父亲，我兄长一定会杀了你们这些混蛋，放开我。”

“住手，住手啊——”

“不要过来，你再过来，本姑娘死给你看，你，你不要过来。”

又是一连几声喊叫，语调慌乱惊恐，但是言语清晰，貌似有女子在反抗



刁德贵和那一干龟公。

而且从声线听来，还是同一个女子。

霎时，朱胖子和程二牛竟相对视，不好，恐怕要糟，要出事。

当即，程二牛抄起腰间的横刀，叮当出鞘，高喊道：“朱胖子，赶紧冲下去吧，不然要出人命了。”

朱胖子抹了一把额头虚汗，犹豫道：“可是小哥，小哥还没过来哩，要不再等等？”

程二牛猛然抬起右脚踩在一块石头上，高高举起出鞘横刀骂道：“等个球啊，再等黄花菜都凉了。”

当即转头对着身后一干捕快喊道：“弟兄们，随俺程二牛杀下庄院，解救人质。”

平日里，程二牛在捕班的名头就比朱鹏春要来得响亮，而且朱胖子这人喜欢钻营抱着郭业的大腿转，素来不被这些捕快拥戴。

如今程二牛一声高呼，众捕班拥护响应。

唰，唰唰唰……

横刀出鞘飒爽之声不绝于耳，待得众人拔刀出鞘，程二牛已经一人当先冲向庄院，追随者紧跟其后，不乏有人一路喊叫以壮声势。

砰！

程二牛率先一脚踹开庄院大门，几十号捕快一拥而入，将整个庄院围堵得水泄不通，程二牛扯起破锣嗓门喊道：“衙门捕快办案，刁德贵贼厮鸟赶紧给爷滚出来！”

嗡……

还在里屋指挥龟公们捆绑那些良家女子的刁德贵乍听之下，浑身一颤，双腿顿时软瘫了下来，张口喃喃自语道：“他们怎，怎么会来这儿？”

随刁德贵而来的龟公们听见捕快们的叫嚣之声，顿时吓得纷纷跪倒在地，衙门官差的威慑力对这些小屁民来说还是很足很足的。

“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

刁德贵一下子都被吓懵了，围着房间如无头苍蝇般团团乱撞，陡然他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字来：

跑~~

只要跑掉，万事还能有周旋的余地。

想到就去做，刁德贵推开房间的一处窗户，撅着屁股爬了出去。他寻思着走庄院后门偷摸跑掉，然后拐几道弯弯潜回陇西县城，只要找到县丞吴奎，花点银子打点一下就没事。

再说了，捉贼拿赃，衙门捕快没有在现场抓到他什么马脚，又能耐他何？拐卖人口的罪状也要抓个现行才能定罪。

就在刁德贵爬出窗户准备潜逃之机，突然身后不远处传来一名捕快的喊叫：“来人，刁德贵在这儿，这厮要跑！”

“跑不了，二牛爷爷在这儿，刁德贵！！！”

不远处的程二牛箭步追上，将手中的横刀握成标枪状，手臂高高举起，嗨呀一声用力往前投掷……

呼~~

掌心一脱，横刀如离弦之箭疾射而出，带着风声厉啸声扑向刁德贵的后

背。

当即，从刁德贵的方向传来两道连贯的声响：

噗.....砰.....

## 第92章男人，必须对自己狠一点

砰！

刁德贵扑倒在地，双腿扭动踢打了几下没了动静。

只见飞掷而出的横刀直挺挺穿过刁德贵的后背，贯胸而过，刁德贵霎时毙命。

挂了？

程二牛小跑过去，踢了几下卧倒在地上的刁德贵，不见对方有反应。当即又蹲下身子将手放到对方的鼻孔下，擦，没有一丝气息。

麻痹啊，刁德贵竟然死了！

程二牛为人虽然浑，但是办案出了人命还是有些措手不及，当即叫喊了一句：“朱胖子，赶紧过来，刁，刁德贵这厮……”

闻言而来的朱胖子还未等程二牛喊完话，就跑到他的身边将他的嘴巴捂住，阻道：“小点声，别嚷嚷，真，真死了？”

程二牛又狠狠踢了一脚早已咽气的刁德贵，努嘴道：“你瞧瞧，死狗一般，死得不能再死了。”

朱胖子不放心，还是蹲下身子抓起刁德贵的胳膊，探了一下脉搏。

一探之下，脸色瞬间惨白，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哆嗦道：“完了完了，闯了大祸了，我说等小哥过来再行动吧？你这憨子非要自作主张，你看吧，出事儿了吧。”

程二牛瘪瘪嘴，哼道：“死就死呗，还能咋的？再说了，刁德贵这厮早就该死，老朱你也就这点老鼠胆，瞧你那点出息！”

朱胖子赶紧将刁德贵的尸体挪到一个没人看见的角落，以免被他手下那些龟公看见。

处理完之后对着程二牛埋怨道：“你这头呆鸟啊，刁德贵该不该死也轮不到你出手啊，完了，你这厮要给小哥惹祸了，这下县丞大人肯定要借机对小哥发难了。”

听着朱胖子一语道破天机，程二牛也顿时醒悟过来，张大了嘴斜着眼睛偷瞄了一眼尸体，后怕道：“那咋办啊？完了，俺二牛真给小哥惹事了。”

朱胖子来回踱步，嘀咕道：“不能慌，不能乱，等等小哥，小哥来了肯定就有主意了。”

这时，从庄院门口传来一阵马蹄疾驰的声音，伴随着一声马鸣嘶叫，一记“聿……”的叫喊声，郭业策马奔进了庄院。

听着郭小哥扬鞭到来的动静，朱胖子示意程二牛在这儿看好尸体，然后赶紧冲郭业的方向跑去。

郭业一进庄院，见四周都是捕快，心中刚刚定下神了，刚想斥问为什么不等他来就行动，只见朱胖子猛然上前将郭业手中的缰绳接了过来。

先是将缰绳和马匹交给附近的一个捕快，然后才神秘秘地将郭业拽到一边，轻声附耳道：“小哥，小哥，出事儿了。”

咯噔！

郭业的心猛然沉了下去，气急败坏地一把抓起朱胖子的衣领问道：“怎么着？莫非贞娘已经遇害？”

“咳咳咳……”

朱胖子的脖子被勒得差点喘不过气来，急忙推开郭业的右手，摇头低吼道：“是不是，您过来跟我瞧瞧再说吧。”

朱胖子火急火燎地将郭业领到藏尸的地方，指着刁德贵的尸体沉声说道：“刁德贵，死了！”

郭业心里一乱，我草，刁德贵死了？

赶紧蹲下身子将尸体翻开来看，果然就是刁德贵无疑。

再看贯穿尸体胸口的那把横刀，郭业一瞅手中空空如也的程二牛，脱口骂道：“混球，你干得好事？”

程二牛挠着头默许，一副孩童做错了事情的模样站在一边不言语。

你妹的，这混球咋就那么鲁莽行事呢？

还没问道刁德贵这厮的口供，咋就弄死了他呢？这下好了，胡皮被杀一案与刁德贵的死竟然成了死无对证，棘手了，相当棘手了。

难道就控告他贩卖良家女子？

这他妈是青楼行业的潜规则，就冲这一点，刁德贵也罪不至死啊。

郭业双眼进火地看着程二牛，气得肩膀耸动，怒斥道：“你咋就那么快下狠手呢？你个糊涂蛋！”

程二牛摊摊手，无奈地叹道：“谁让这厮那么时运不济，俺只想将横刀扔过去，吓唬吓唬他，谁知……”

擦……

郭业被程二牛的回答气得差点吐血，脱口骂道：“那你也看准了再扔啊，这下好了，玩大发了。”

一旁的朱胖子扯了扯郭业的衣襟，轻声说道：“小哥，先别发火了，现在发火也无济于事了。咱们还是先商议商议，如何处理刁德贵这个倒霉鬼吧？”

呢？

郭业被朱胖子这么一提醒，连连点头称是，然后冲着程二牛没好脸地呵斥道：“还傻愣着干嘛？你去房间看看那些被拐卖的良家女子，安置一番统统带回县衙。还有，保护好贞娘，她可是胡皮被杀案的关键之人，不容有失。”

程二牛听着郭业的吩咐，赶紧溜之大吉，退出了藏尸地点。

待得程二牛离去，朱胖子先是对郭业道歉道：“小哥，都怪老朱不顶用，早早没有按住程二牛这个惹事儿的主。您心里要有气，要打要骂，老朱悉听尊便，绝不皱一下眉头。”

事情都发生了，不去想着补救，而是一味苛责下属，那就不是郭业郭小哥了。

当即，郭业拍了拍朱胖子的肩膀宽慰道：“别想太多了，都是自家兄弟，没什么气不气的。现在没有外人，就咱俩，你怎么看？”

说着指了指卧倒在地上的刁德贵尸体。

朱胖子踌躇了一下，说道：“要不，要不，将他们全部……嗯？”

说着，朱胖子将手掌放到脖颈处，轻轻划拉一下。

这个比划的动作郭业怎能不懂，朱胖子的意思是将屋内的那些龟公全部杀人灭口，一个不留。

目的就是刁德贵和这些人全部人间蒸发，保证秘密不会泄漏出去。

擦，这朱胖子平时嘻嘻哈哈，溜须拍马，发起狠来真够绝的啊，难怪会咬人的狗都他妈不叫。

瞬间，郭业的眉头紧锁了起来，不过很快，眉头又舒展了开来，摇头否定了朱胖子的提议。

而后解释道：“这个方法不可行，如果真要掩人耳目，那么连屋内的那些女子都要全部杀干净，不然，总有消息走漏的时候。这世上哪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杀光屋内那些被拐卖的良家女子？

朱胖子第一反应就是不可思议，因为他们这行过来就是解救这些被囚禁的女子，如果统统杀干净，那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显然，杀人灭口的方案，肯定是行不通了。

突然，郭业用右手将腰间横刀猛然抽出，对着自己的左手重重一斜劈。

哗啦~~

锋利幽光的横刀刀刃割破了郭业的皂青公服，直接隐没入肌肤。

嘶.....

郭业蹙眉咬牙，疼痛地抽了一口冷风。

待得朱胖子反应过来之时已然晚了，只见郭业的左胳膊上鲜血汩汩而流，一口六寸来长的刀伤出现在小哥胳膊之上，极深之处赫然能见森森白骨。

“小哥，你这是要干啥哩？”

朱胖子刚要上前夺下郭业的横刀，只见郭业伸手一挡，阻道：“等会儿，让老子多流一会儿血，男人嘛，总要对自己狠一点。”

朱胖子还是不明白小哥好端端地为啥要自虐，啧啧，你娘啊，这么长的一条伤口，真要命，都见骨头了。

郭业指了指刀伤，然后又指了指地上刁德贵的尸体，义正辞严地朗声说道：“狗日的刁德贵，公然与朝廷官差对抗，更是意图用刀刺伤了本捕头。本捕头为求自保，只能当场将他击毙。”

虾米？

朱胖子满脸的黑线，这也可以？

小哥这是要颠倒是非与黑白，愣是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招式来给刁德贵套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啊！

我日，真够狠的！

不过这下倒是能解释得通，刁德贵之死了。

此时郭业任由胳膊上的鲜血汩汩流下，不去擦拭也不去止血，等到流得差不多了，才指了指自己的脸色，问道：“怎么样，够惨白了不？”

朱胖子一看，真有点失血过多的迹象，不置可否地点头。

郭业喟然一叹：“没辙，要想别人相信就要做得逼真一点，衙门里头那些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你不出点血博同情，吴奎肯定会借机发难。”

朱胖子见着郭业的惨白面容，心中不落忍，摇头叹道：“小哥，你对二牛当真是没话说了，够义气。”

郭业吃力地笑道：“少来了，都是一个锅里舀饭吃的兄弟，帮他不就是帮我自己吗？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下面的事情就交给你来打理和布置了。”

兴许是失血有些多的缘故，郭业愣是觉得头有点晕乎乎的，有些站不稳，想找个地方坐会儿。

朱胖子招来附近一个捕快，喊道：“来人，赶紧扶郭捕头休息一番。”

一名年轻捕快上前将郭业扶走，在院中的空地找了一个草垛，郭业刚想坐下来歇息一会儿。

谁知——

程二牛又火急火燎地跑到郭业跟前，满脸地不可置信地哇哇大叫道：“小哥，小哥，您赶紧去看看，屋里好像出了差错，不对劲，貌似咱们错大发了。”

啥？

错大发了？

本就有些头晕目眩地郭业听闻程二牛的喊叫，顿时连腿脚都虚浮地站不起来，勉强地摇晃站起，将胳膊伸了出来，冲程二牛喊道：“赶紧的，快点扶老子过去看看，麻痹，这都是些什么狗屁倒灶的事儿？”

## 第93章真是错

郭业在程二牛的搀扶下进了屋，环顾扫视了一番被刁德贵囚禁在屋中的近百名女子，娘唉，绿环肥瘦，一应俱全。

虽然这些女子因为被囚禁时间过长的缘故，衣衫已然有些污秽不堪，身上隐约传来些许汗渍的酸臭味道。但是郭业细细打量了一番，却发现都是清一色的二八女子。

即便不是出身大家闺秀，但小家碧玉绝对没得跑。

郭业心中诧异惊叹，扑你阿妈的刁德贵，上哪儿捣腾来的这些小女子，真是不得了，好手段。

不过，总体来说，这批女子虽然长得都比较清丽，但奈何没有格外出彩，长得沉鱼落雁之姿的女子，因而郭业也懒得过多去专注她们。

他急急在这群女子中寻觅，愣是没有找到贞娘的身影。

他不死心，又二次寻觅，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自己那道熟悉的身影。

难道贞娘没有在这群女子里面？

一想到这儿，郭业心里嘎登一下，操蛋玩意，看来折腾来折腾去，搞了一个大乌龙，自己追查胡皮被杀一案的方向大错特错了。

难怪，难怪程二牛会慌乱大喊“错大发”了。

“唉……”

郭业喟然叹气，右手不停捶打着脑袋，这下算是丢人丢到家了，费劲巴拉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去追查刁德贵这条线索，最后却是一点收获也没有，愣是做了这么多的无用功。

不仅费时费力，还因为搞垮满月楼，整死刁德贵，得罪了县丞吴奎。

完，完犊子，这次亏大发了。

一时间，郭业的脸色顿时阴郁无比，脑中想得已经不是如何破解胡皮被杀一案了，更多的是却盘算稍后县丞吴奎对他的发难。

由于郭业的沉默，程二牛和其他捕快都面面相觑，傻子都知道这次郭小哥跟斗栽大了。

霎时，整个房间的气氛陷入了沉闷，就连那些获得解救的女子都因为这气氛的压抑，而不敢高声雀跃，不敢哭天抹泪慰藉多日来的惊恐。

“呀，这位小官差，你的胳膊还在流血。”

一道清亮婉婉的声音从人堆中响起，郭业被惊起，顺着声音的方向找去。

只见人群中走出一个头梳云鬓的二八女子，脸上抹了墙灰看不清脸蛋，但是身材婀娜，步伐轻盈而曼妙，浑身散发的那股气质丝毫不输自己的假老婆吴秀秀。

如果吴秀秀是那种生人勿进的冷艳美人儿，那么眼前这位女子所带的那股气质绝对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乖乖，郭业眼前瞬间一亮，没想到在这堆女子中竟然还有如此出众的人儿。

程二牛附在郭业的耳边轻声道：“小哥，刚才就是这女子大声尖叫，才引得俺率众冲杀下来，不然，不然刁德贵也不会被俺失手……”

“闭嘴！”

郭业冷喝一声程二牛，狠狠瞪了他一眼，喝道：“你还有脸说？赶紧出去安排人手，将这些女子先护送回衙门。离家多日，我想她们的父母兄弟也该担心了。”

程二牛唔了一声，冲着身边的一干捕快挥挥手，然后又对那些女子们喊道：“走走走，都出去吧，先回俺们县衙。”

哗啦~~

一时间，那群久不见阳光的少女们如出闸洪水一般，争先恐后地挤兑着，涌出了这栋暗无天日，囚禁她们多日的小黑屋。

惟独刚才那个出声的少女没有离去，而是从怀中掏出一张白丝手绢徐徐走到郭业跟前，然后替他轻轻包扎起来。

郭业闻着少女手上的味道，竟然还有股檀香之味，没错，不是普通香囊所带的兰花香或者胭脂水粉所带的普通香味，而是价值不菲的檀香味。

这小娘子又不是尼姑，哪里来得檀香味？

郭业趁着这少女替他包扎伤口，眼睛随意瞄了几眼，这才发现了檀香味的来处。

原来少女手腕处戴了一串檀香木所制的手串，式样有点像佛珠，看这手串颗颗大小一样，饱满圆润，而且每颗手串上都精雕细琢着纹理，手串上九颗珠子如果连起来，貌似是一副山水景象，真他妈巧夺天工啊，这有点像微雕工艺啊。

日，对古玩多少还有点了解的他不禁有些好奇，这可是件价值不菲的好玩意啊，看来这小娘子绝对不是小家小户出身。

否则，普通人家谁戴的起这玩意？

见着郭业眼睛盯着自己的手串，那少女竟然大大方方地脱了下来，递给郭业道：“小女子此番能够得救，有赖官差大哥们的仗义相救，小女子无以为报，聊以此手串，以报诸位的大恩大德。”

少女也是聪慧之人，一眼就看出了郭业正是这些捕快的头头。

嘶.....

郭业牙疼似的抽了一口气，心道，这么一串至少价值千两纹银的手串，说送人就送人，这小娘子也真够大方的，看来真是来头不小啊。

难道小哥误打误撞，救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当即，郭业谦逊地摇摇头，推辞道：“姑娘无需多礼，我们是官差，不是绿林好汉，助你们脱困是理所应当之事。正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哩。”

“噗哧！”

闻言，那少女掩嘴一笑，一边擦拭着脸颊两腮的墙灰，一边咯咯笑道：“无品无衙的捕头，怎能称官哩？好不知羞的小捕头！”

“我靠！”

郭业脱口脏话，又是这句“无品无衙小捕头”，你妹的，还被一个妹子调侃奚落，郭业愣是脸皮再厚也挂不住了。

刚想嗔怒两句呵斥呵斥这不知天高地厚，胆子不小的臭丫头，谁知再次抬眼凝视对方，却双眼一亮，傻住了.....

柳叶眉，瓜子脸，娇挺琼鼻凤眼媚，双唇粉红皓齿白，真是一个，一个小美人儿。



原来墙灰涂抹下竟然藏着这么一副绝美的容颜，特别是当这少女颦笑之下，令人顿倍感亲切，压根儿就没有吴秀秀那种高傲。

啧啧，美女呐，相比于吴秀秀那种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的倾国佳丽，这少女更多了一分人气儿，通俗地说，就是这美女相当的接地气啊。

被郭业那灼热的眼神盯着，那少女也有了羞赧，微微退后几步冲着郭业盈盈一个大家闺秀的欠身，然后大步跑了出去。

跑到门口，又再次小跑回郭业跟前，将郭业婉拒的手串塞进他的手中，说道：“小捕头，本姑娘记住你的这份恩情，来日必有厚报。”

说完，步伐轻盈地欢快离去。

郭业心中一动，冲着少女离去的身影喊道：“美女，请留步，那啥，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

那少女这次没有回头，不过还是清脆地回了一句：“小捕头，我姓康。”

切，姓康的多了去，小哥知道你是谁啊？

当即，郭业还是不死心地追喊道：“全名呢？”

“以后你会知晓的，小捕头，咯咯……”

一串银铃般的笑声缓缓传进郭业的耳中，不过那小美女的身影却已然混进了那堆少女之中，不好找寻。

郭业将那串檀香木的手串放在手里把玩了一下，突然脸有苦涩地喃喃自语道：“以后我会知晓？靠，这次搞了这么大一个乌龙，小哥都不知道有没有以后了。吴奎那头老王八肯定早就磨刀霍霍，等着小哥回去亮起杀猪刀了。”

一想到回去之后不知如何交待，郭业霎时纠结起来，扑你阿姆唉，这可怎么整啊？

这一次算是阴沟里翻了船，估计马元举那头老骡驴都不一定能救得了小哥我了。

## 第94章不学无术，心中有术

当郭业率众抵达陇西县城进入县衙之时，已近中午光景。

进了衙门，他便吩咐程二牛和朱胖子安排人手将这些被拐卖的良家女子解送到户曹房，查查是否有户籍登记，届时衙门中自有相关人员做出安置和遣送。

至于他自己，则是屁颠屁颠地赶赴功曹房，他必须赶在县丞吴奎发难之前将发生的一应事情告诉马元举。

不然，到时候神仙都搭救不了他。

进了功曹房，马元举正和一刀笔小吏翻查着陇西县城今年的公门中人的档案，不时交头接耳地小声讨论着。

因为将近年关，吏部都会做一次全面的官员考核，州府县衙也会如此，不过吏部做的是七品官员以上的考核，而县衙做的却是县衙在编人员的业绩考核。

做为一名光荣的在编公务员，郭业有幸进入此列。

马元举刚翻到郭业的档案，就听见一记猛烈的推门声，赫然一见，不是郭业还能有谁？

郭业火急火燎地跑进功曹房，将下属见上官的行礼都抛诸脑后，丝毫没有了章程，先是对着那名刀笔小吏挥挥手，示意他先出去。

待得那名小吏出去之后，郭业才满面焦急地对马元举低吼道：“马功曹，出事儿，这回真是出大事儿了。”

马元举喔的一声，诧异地看着郭业，静静地听着这厮娓娓道出详情。

郭业将此次如何搞了一个大乌龙，刁德贵如何公然抵抗，被他当场格杀之事一一讲了出来，然后还将自己受伤地胳膊扬了起来，增加说服力。

马元举看着郭业解开那条早已染满血渍的白丝手绢，胳膊上露出一道虽已止血但仍是狰狞毕露的伤口，特别是那依稀可见的森森白骨，更令马元举看着有些揪心。

只见马元举听完看罢之后，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而是微微合眼将头仰起，陷入了沉思……

毕竟是在马元举这样的九品吏员跟前撒谎，即便讲得真真假假，虚虚实实，郭业还是心有忐忑，生怕对方一眼就看穿了自己的鬼心思。

当即，他也是微微扬起下巴，仔细瞅着马元举脸上的变幻。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马元举就变幻了好几副神情，先是眉头紧锁的纠结，再是脸色铁青的愠怒，最后才是豁然开朗般舒展了眉头，忘我地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

马元举一阵大笑，而后用一种极为诡异的腔调对着郭业说道：“看你年纪轻轻，本事却是不小啊？就连这胆子都大到没边儿了，呵呵，厉害，厉害啊！”

嗯？

郭业心里突然一阵紧张，莫非马元举看穿了刁德贵之死的真正因由？

不过郭业还是强壮镇定，挺起胸膛说道：“马功曹过誉了，在下位卑不敢忘国忧。郭某虽是一介小小捕头，但是这里……”

说着，郭业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正义凛然地说道：“这里装的全是为国为民的情操，要不，在下也不会明知刁德贵的后台是县丞大人，还敢如此义无反顾地去捅这个大娄子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是我辈年轻人应有的气魄，不是吗？”

不过貌似就在前番，郭某人还对程二牛说过，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虎逼的行为来着，这厮撒起谎来当真不要脸，端的厚颜无耻。

“哼！”

马元举看着郭业那张矫揉造作的嘴脸，不由冷哼道：“诡辩！”

从马元举的语气和说话，很显然，他已经将郭业这小捕头看得透透，吃得死死。

郭业见状，头皮一阵发麻，顿时没了主意，你妹的，这可咋整？坏菜儿了。

谁知，马元举突然又调转语风，说道：“不过就冲你小捕头刚才那句‘位卑不敢忘国忧’，本官还是要助你一把，最起码，你能将那近百名良家女子解救出来，总算是功德无量。”

呼~~

郭业被马元举前后两种不搭边的话说得犹如过山车一般，小心肝噗通噗通颤了三两下，可算是妥妥地稳了下来。

看来刚才那番装逼的话，正好戳中了马元举这厮的死穴，让他莫名感动了一把。

当即，郭业又摆出一副小无赖地嘴脸，对着马元举又是抱拳又是致谢。

马元举挥手摇头，表示不屑，然后嘱咐道：“你不是挨了刁德贵一刀吗？趁这段时间，你就闭门谢客，在家好好养伤吧。我想，对待一个刚刚立了大功的受伤之人，于情于理，吴县丞也不会逼迫得太紧。”

郭业一愣，我靠，什么意思？

马元举这是话里有话啊，挨了刁德贵一刀，闭门谢客养伤，立了大功的受伤之人，郭业稍稍组织了一下马元举这番意味深长的话。

猛然醒悟问道：“功曹大人是要在下装病？”

谁知马元举听罢，脸色瞬间板了起来，皱起眉头厌恶地呵斥道：“俗气！”

我草！

郭业被马元举没头没脑地训斥，顿时无语，俗气你妹啊，你的意思不就是让小哥我装病么？

戚，真是又想当婊子，又想要立贞节牌坊，读书人是不是都这幅鸡巴操性？

不过现在是马元举在帮他，他怎能再反驳人家，当即点头称是。

马元举走到书桌旁边，正好郭业的档案正在书桌上搁着，随即他的左手撸起右手的袖子，提起毛笔在砚台上蘸了三下墨汁儿，端端正正写道：“贞观三年，秋末，捕头郭业率众捕快破获贩卖人口案，解救良家少女近百人，当场击毙公然反抗者——刁德贵，有大功。”

嘶，郭业这回算是彻底安了心，主管人事，管着全县铁饭碗的县委组织部部长马元举这么一写，总算是替刁德贵之死盖棺定了论。

回头即便县丞吴奎要搞他，至少在明面上不敢随意撸他这个捕头。

而且，特别是一直看他看不顺眼的县尉谷德昭恰巧不在陇西县衙。

受了，安逸了！

当即，郭业小心翼翼地接过马元举手中的毛笔，恭恭敬敬地放到笔架上，嘿嘿笑道：“功曹大人辛苦了，多谢功曹大人的袒护。您就好比漫天夜空中那璀璨的北极星啊，一直在黑夜中照耀光明，指引着我前进的方向。您就好比……”

“行了！”

马元举挥手打断了郭业这不要脸的阿谀奉承，又开始说教起来：“本官不吃你这一套，此次帮你完全看在你赤子情怀不畏强权的份儿上，哼，你真以为你那鬼蜮伎俩能够欺瞒得住我？郭业，颠倒是非黑白终究小道，实非君子所为也。你要记住，光明磊落做人，坦坦荡荡做事，方是我辈读书人之所为。”

“子曰：君子不虚行，行必有正。你可明白其中道理？”

……

……

擦，又来！

霎时，郭业头疼欲裂，此时的马元举在郭业眼中就像大话西游里那位喋喋不休，唠唠叨叨的唐僧，就差披件袈裟，唱上两句“onlyyou”了。

郭业满脸苦愁地抱拳对马元举作了一揖，求道：“马功曹，我求求您，别说了，我谢谢您了。您就是我祖宗啊！”

随即，这厮调转身子，撒丫就往功曹房外跑去。

门外隐约传来刚才出去的那位刀笔小吏的问话：“郭捕头这就走了？干嘛不多坐一会儿啊？”

早已跑到房外的郭业甩过来一句话，喊道：“本捕头刚刚破获大案，中了悍匪一刀，伤及筋骨，失血过多，急需回家养伤，赶紧的，让开！小心溅你丫一脸血……”

……

声音传到功曹房中的马元举耳中，不由一阵苦笑摇头，颇为无奈地叹道：“嗨，这小子真是是个不学无术的主儿啊！不过……”

不过一想到郭业这小子虽然一副无赖嘴脸，行为又似泼皮混混，但是做的一些事情都是问心无愧，锄强扶弱之事，端的是赤子情怀，绝对称得上好男儿。

想到此处的马元举脸上神情一换，变成了会心一笑，赞道：“虽不学无术，但心中倒是有术，委实看不懂猜不透这小捕头，呵呵！”

## 第95章县丞大人的态度

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群策群力的八卦力量更是强大的。

在有心之人的推波助澜下，捕班捕头郭业如何伸张正义，如何警恶惩奸，如何为了解救近百名被拐卖少女而身受重伤，不到一下午的时间就在整个陇西县城传得沸沸扬扬。

一时间，捕头郭业还是平日在城中口碑甚差的捕快们好评如潮，被街头巷尾的城中百姓们津津乐道。

谁家没有少男少女初长成？所以平凡人家对刁德贵这些贩卖人口的渣渣货那是一个深恶痛绝，听着刁德贵因为公然抵抗抓捕而被当场击毙更是鼓掌叫好。

那怎得一个解气了得。

在朱胖子暗中怂恿孙明延那帮泼皮无赖们继续夸大其词的宣传之下，郭业在城中的名声水涨船高。

仅仅一下午的时间，郭业在陇西县城中的形象瞬间高大起来，十足一个陇西人民的好捕头，好公仆，简直就是一个令匪徒盗贼闻风丧胆的罪恶克星。

此时刚吃完晚饭，郭业正躺在小院摇椅上，吃着小妹郭小蛮刚削好皮的水果，吧唧着嘴嘟囔道：“啧啧，朱胖子和孙明延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家伙真够闲的，小妹，你说县令大人会给你哥哥我颁个锦旗啥的不？最好在锦旗上绣着‘陇西十佳青年’啥的。”

郭小蛮当然听不懂这十佳青年是甚玩意，不过很明显，哥哥的言语跳脱，心情不错。

当即乖巧地走到郭业的身后捏着他的肩膀，问道：“哥哥，你明明没有受重伤，可外头为啥还传你伤势极为严重，就差重伤不治，一命呜呼了呢？”

“我呸，我呸呸！”

郭业将手中的果核扔到地上，站起身子对着小妹白了一眼，啐道：“大吉大利，大吉大利，有你这么咒自己哥哥的吗？”

郭小蛮撅着小嘴委屈地说道：“外头明明就是这么传得嘛，哥哥你不也跟爹爹交待了吗？最近要养病静心，悉数访客，概不接待呢。”

郭业看着郭小蛮那豆大的眼泪儿都要委屈地掉下来了，当即心里一软，声音婉转地和声说道：“小蛮乖了，哥哥不该凶你，你还小，等你长大了救回懂得这些道道。哥哥这么做自然是有深意的。”

随即，走到摇椅后头一把将小鸡崽儿似的郭小蛮搂紧怀中，抬头望着府外的某个方向，喃喃自语道：“哥哥不这么做，姓吴的那个老棺材瓢子能这么轻易放过哥哥我吗？”

.....

.....

“啊嚏~~”

也是刚刚吃完晚饭的县丞吴奎，正和何府二老爷何洵在自己书房中饮茶，聊着聊着，没来由打了一个喷嚏。

一不小心，口水都喷洒进了何洵跟前的茶碗之中，顿时，葱青的茶汤之上泛起一阵白沫。

趁着吴奎擦拭嘴巴之时，何洵忍住恶心将跟前的茶碗偷摸拿走，悄悄放在地上，省得看着恶心。

然后故作关心地问道：“子澄兄，可是昨晚受了风寒？”

子澄是吴奎的字，只有长辈上官或者至交好友，才敢这么直呼其字。

吴奎摆摆手，再次擤了一下鼻涕，摇头道：“我也不晓得哦，不过最近着急上火的事情太多了，呵呵，可能今年命犯小人吧，太多不痛快了。”

命犯小人？

何洵抓住吴奎话中这个关键之词，小心询问道：“子澄兄，这县令大人还是喜欢凡事一手抓不成？不是说咱们这位明府大人素来深居简出吗？依小弟看来，他更应该适当放权才是啊。好歹你也是八品县丞，仅次于他这位七品县令之下啊！”

吴奎摇头叹道：“知我者，子衿贤弟啊！”

同样，子衿也是何洵的字，虽然这个字显得有些娘气，但是却大有来头，取自《诗经》中“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子衿之意泛指对文人雅士的爱称，倒是取得高雅，可见当年替何洵取字的那位长辈一番苦心和寄望。

紧接着，吴奎颇为懊恼地叹道：“你说咱们这位县令大人也真是怪，上任陇西县令几年来，基本上就是躲在家中看看书，侍弄侍弄花草什么的，而且平日见他一面都惜字如金，明显就是一个三不管的县令嘛。可偏偏就是他，凡事都喜欢独揽手中，一味地让他那位该死的师爷去打理，唉……”

师爷指的就是与功曹马元举有莫大渊源的启蒙恩师——老秀才穆恭。

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吴奎空有雄心壮志，这么多年来还是受着县令顾惟庸的压抑，凡事都想被大包大揽过去，空有县丞名头，却狗屁事儿都做不了主，当真是憋气。

因此，平日里吴奎也喜欢和顾惟庸唱个对台戏，虽然明知道改变不了结局，但还是出来给对方添添堵，也好宣示自己的主权和洗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何洵眼咕噜一转，佯装无意问道：“听说那位风头正劲的捕头，也是顾县令的人？”

一听对方提起捕头二字，吴奎的脸上霎时铁青，脱口骂道：“什么狗屁捕头，一个无品无级的下九流贱役而已，哼，他也算顾惟庸的心腹？顶多是顾惟庸的一个棋子儿而已。”

在吴奎看来，上次顾惟庸绕过县尉谷德昭，通知功曹房提拔郭业担任捕头，说白了就是打打谷德昭的脸，郭业顶多是走了狗屎运的臭衙役而已。

不过一说起这姓郭的捕头，吴奎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先是将何府的何坤整死，断了自己好大一条财路，再是搞臭了满月楼，今早更是击毙了满月楼掌柜刁德贵，再断自己一条财路。

这个狗娘养的兔崽子，就跟茅房里的臭蛆虫一般，咬不到自己，却是一直在熏臭恶心自己。

一旁在一直察言观色何洵也是心思涌动，郭业这小杂种先是逼死了自己的三弟何坤，再是二次羞辱自己的侄儿何瑁，让何家在短时间里成了整个陇西县城豪门富户里的笑柄。

新仇旧恨，不共戴天。

此时见着吴奎听到郭业的名字能够如此动气，随即添上一把火问道：“子澄兄，这次姓郭的捕头貌似又要走狗屎运了吧？估计这次因为解救了近百名被拐女子，让他好评如潮，独享名声，呵呵，顾县令八成又要嘉奖他一番咯。”

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这个吴奎更是牙酸的厉害，一百个良家少女啊，只要刁德贵一贩卖出售，自己从他手中分一杯羹那得多少银子啊？

而且那几家青楼的东家收到这批女子，肯定对他又是一番孝敬。

不过，现在因为这姓郭的一搅合，竟成了镜花水月了。

擦，顾惟庸想要奖赏他？

这个更是吴奎不能接受的，在他的思维认知里，凡是顾惟庸赞同的，他都一律反对。

这下好了，郭业是他恨得牙痒痒之人，而顾惟庸是他连睡觉都想踹一脚之人，他怎么可能会让这两人都舒坦儿呢？

当即，吴奎猛然起身说道：“姓郭的想要奖赏？姓顾的想要称心如意？我呸，做梦呢吧？”

而后走到壁架上抄起自己的绿袍官衣，自顾穿了起来，待得穿着妥当之后，他对着何洵招呼道：“子衿贤弟，你先稍作，为兄去趟衙门后院，我要亲自面见县令大人。”

说着提步疾走，出了书房，在院中嚷嚷着：“来人，来人，赶紧给本官备轿，本官要去趟衙门……”

而独坐书房的何洵突然嘴角一抿，高呼喊道：“哈哈，姓郭的，你真以为何家是那么好惹的吗？痛快，当真是痛快，值此快哉之事，当浮一大白啊！”

随即他抄起刚才偷摸放在地上的那碗茶水，凑近嘴边咕咚咕咚豪饮了起来……

饮了十好几口，碗中茶汤快见底儿了，何洵突然想起了什么，脸色骤然变得难看，喉咙间一阵耸动，猛然一阵恶心从腹中腾起，直冲喉间，就要脱口喷出……

“呕，呕……”

何洵已然跑出了书房，单手扶在围栏的栏杆上哇哇一阵艰难地呕吐。

## 第96章蛮横无理的要求

约莫到了一更天，吴奎才从县衙后院走出，脸色颇为愉悦地走出了县衙大门，坐上自己的轿子朝着自己府中归去。

就连县衙大门房处的看门杂役都看得出来，咱们这位县丞大人心情不错。

就在吴奎前脚跟离开县衙，穆师爷后脚跟就从后院客厅的屏风中走了出来，一脸笑意地看着县令顾惟庸，打趣道：“明府大人，看咱们这位吴县丞的气量委实狭隘啊，竟然跟一个无品无衔的小捕头较上劲了，呵呵，真是好笑。”

顾惟庸也是一脸地不屑，摇头道：“丢，丢人！”

打趣完吴奎，穆师爷收敛笑容，一本正经地提醒道：“明府，县衙上下都在风传这姓郭的小捕头是您的人，现在吴县丞竭力要求您罢免这小捕头，呵呵，个中三味儿，不言而喻了。”

穆师爷的言下之意，吴奎是冲着顾县令而去，是在叫板，是在挑衅县令大人的威严与底线。

顾惟庸仿佛不为所动一般，依旧惜字如金地点头道：“我，我懂！”

“既如此，那您刚才还答应他这蛮横无理的要求？”

这下轮到穆师爷犯迷糊了，顾县令既然知道吴奎明着是要罢免郭业的捕头，暗则是要挑衅挑衅县令大人反打一下脸，这招明削暗打的招式显而易见，那么刚才为何顾惟庸还要一句话不也反驳，痛痛快快地就答应了下来呢？

让吴奎得逞了这小小伎俩，不是弱了自己的气势吗？

顾惟庸突然走到书桌边儿上，摸了摸书桌上那只平日里充当镇纸使用的玉雕狮子，说道：“吴奎，是狗，驯，驯狗，讲究的就，就是一个饱一顿，饿，饿一顿，你懂得。”

啊？

穆师爷惊得抡圆了嘴巴，顾惟庸说话虽然结结巴巴，但是大概其意思他已经听明白了。

跟随顾惟庸这么久，这是他第一次听见顾惟庸说话如此粗鄙，可见其心中对吴奎是有多么的不满意了。

在他看来，这也许正是顾惟庸驾驭政敌的法门。

或者说吴奎这个经常和顾惟庸唱反调对台戏的县丞，顾惟庸压根儿就没把他当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看，而是当作了一条可以使唤但是不怎么听话的小狼狗。

不过县令大人这比喻倒是恰当，驯狗之法不就是这样吗？

先狠狠饿它几顿，将它的龇牙的凶性逼露出来，然后让它再饱吃一顿，小小满足它一把，令它对自己感恩戴德。

啧啧，穆师爷这个活了几十年的老秀才也不由对自己这位东翁敬佩不已，这才是上位者应有的手段和残忍啊。

不过这小捕头到底是自己那个得意门生马元举介绍而来，而且这小子刚刚磨开刀刃，正是刀剑最好使唤的时候，再加上这小子脑子机灵，嘴巴乖甜，就这么被撸下捕头位置，委实可惜了。



一想到这儿，穆师爷不禁动了爱才的心思。

当即对着顾惟庸躬身问道：“明府，这位小捕头刚破了一桩案子，解救了近百名被拐带的少女，风头和名声正盛，这个时候冒然将他革职，是不是会有损明府大人的官声啊？再说了，这小捕头上任以来中规中矩，屡立功劳，也没有一个合适的理由将他革职啊？”

话中之意，郭业不仅不应该革职，还应该奖赏才是，不然就这么稀里糊涂莫须有罪名的革职，那叫人怎么信服？

呼～～

顾惟庸豁然站起沉下脸来，一股上位者应有的气势顿时显露，不怒自威，令整个房中都不觉温度骤降，冰冻三尺一般。

只见顾惟庸将手背后，自顾朝着书房门口走去，冷声道：“这种事情，不该本，本官操心吧？穆，穆师爷，你办事，本，本官放心。”

声音落罢，顾惟庸人已经走远。

穆师爷一脸苦涩的望着顾惟庸消逝的方向，心道，我办事你是放心了，可这事儿到底该怎么整啊？

随即，他想到了自己的那位额学生马元举，看着这事儿还得问问他的意思，毕竟革职一个捕头，如今县尉谷德昭不在了，功主管官帽子的功曹房也必须先通个气儿才是。

抬头看了看书房外的天色，已经一更末了，马元举应该离开衙门回家了。

随即，穆师爷冲着外头喊道：“来人呐，给本师爷备轿，去一趟马功曹家。”

一声令下，几名杂役已经开始张罗起来。

不一会儿，四名杂役抬着一顶素色轿子出了县衙大门，朝着马元举家的方向颤颤悠悠地走去。

……

……

来到马元举家中的穆师爷将县丞吴奎造访顾县令，所提无理要求一事讲了出来，最后更是毫无隐瞒地将顾县令的决定跟马元举说了一通。

这下可把马元举打了一下措手不及。

马元举诧异地喊道：“这怎么可以？恩师，这太离谱了，凭什么无端革职郭业，就凭吴县丞和顾县令之间的较量妥协吗？”

“砰！”

说到这儿还不解气，一掌重重地拍在桌上，怒斥道：“吴奎枉为八品县丞，枉为读书之人，端的厚颜无耻，无耻啊！”

“噓！”

穆恭先是噓了一下声，示意马元举小点声，然后轻声训斥道：“你在衙门都多久了？怎的还如此莽撞孟浪？难道你不知，这就是官场之现状吗？一个八品县丞，一个无品无级的小捕头，在县令大人眼中孰轻孰重？”

马元举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早已不复在郭业面前那种谈笑风生的雍容淡定，听着穆师爷的话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

穆师爷说得他何曾不懂？但是这也是他最为反感官场的肮脏地方。

在他眼中，郭业这小子虽然不学无术，章法杂乱，但是绝对是个能干事

的年轻人，而且办的都是一些问心无愧之事。这种年轻人更应该重用才是，怎么还能落得一个革职？

而且革职的理由，竟然是——莫须有！

马元举蹙眉问道：“恩师啊，此事真没有回旋的余地吗？”

穆恭听得出来，自己这位学生对那个小捕头绝对是非常非常的看重。

但是，现实如此，又能如何？

随即摇摇头，叹道：“县令大人的决意，岂能更改？”

突然，马元举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恩师，县令大人之意是要将他一撸到底，永不叙用？还是说，不让他干这个捕头了？”

穆师爷疑惑地反问一句道：“这有何区别？”

马元举没有给穆恭解释，再次问道：“县令大人说，此事全权交由你处理，是吗？”

这个穆恭倒是可以很肯定地跟马元举点头称是，顾惟庸哪里会有闲心管这些琐碎的事儿。

当即点点头表示默许。

马元举见罢，心道，郭业，本官能帮你的，也只有这么多了。

随即，对着穆恭说道：“恩师，郭业手头正好有一个人命案子没有破解，就是城中一个赌鬼被杀案，与其用莫须有的罪名将他革职，还不如用办案不力将他解了捕头之职吧。这样，至少还有人信服，也不会污了县令大人的官声。”

穆恭听罢大为错愕，这，这是怎么了？

刚才马元举还口口声声为郭业求情，怒斥县丞吴奎的厚颜，这还没半盏茶的功夫，就改了风向，还主动替自己找理由来革职郭业。

不过穆恭也不细问，能够有个恰当的理由来革职郭业，那最好不过，至少不会给县令大人招来不必要的流言蜚语。

当即点头表示同意。

随后，马元举又神秘兮兮地说道：“既然县令大人同意县丞吴奎，革了郭业捕头的职，那么这个理由大家脸上都好看。不过，学生想在‘革职’这两个字中做做文章。”

穆师爷不解地问道：“什么意思？”

马元举用手蘸了蘸茶碗的茶汤，在桌上写下了两个，然后对着穆师爷笑道：“恩师，你看，称呼不一样，但是效果是一样的，一样的做不成捕头，一样的满足了县令大人和县丞大让你的要求。”

穆师爷仔细端详了桌上用水渍写成的两个字，惊讶地看了一眼自己的学生，苦笑着指点着马元举，无奈道：“元举啊，也只有你才会想出这么鬼才的方法，好吧，为师就成全你一把吧。”

马元举脸色一紧，恭恭敬敬地抱拳致谢道：“多谢恩师，不过，郭业那小子更应该承下恩师这份情。”

## 第97章马功曹来访

既然此事已经搞定，至少得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那么穆恭与马元举师徒二人都彼此心情不错的寒暄了一会儿家常，差不多等得碗中茶汤见底，穆恭从起身离去。

待得穆恭离去之后，马元举看着桌上那两个渐渐有干涸的字迹，喃喃念叨：“调职！”

没错，不是革职，而是调职！

虽然一字之差，却是天壤之别。

革职之意就是革掉捕头的职位，或继续留下来做普通捕快，或卷铺盖滚蛋。

但是调职就不一样了。

同样是去掉捕班捕头的位置，但是待遇却是截然不同，至少让人听起来都不会那么别扭。

至于调职到哪里，马元举都已经想好了，只等明日找郭业谈上一番就可交接，至少从位置高度来看，他觉得不会亏了郭业。

对于马元举这个偷梁换柱的把戏，穆师爷没有反对，相反还很赞赏。

其一，将郭业调职出捕班，不再继续担任捕头的位置，足可以向县令大人交待差事，县丞吴奎也没好挑剔的，因为的确确照着他的要求去做了，让郭业从这个捕头之位滚蛋，算是堵住了吴奎那张逼嘴。

其二，就如他的学生马元举说的，郭业更应该承他这个人情，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让你郭业滚下捕头之位的是吴奎那个王八蛋，而我穆恭在关键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郭业不感激我都难。

就冲上面两点，穆师爷觉得这桩生意怎么做都赚了。

.....

.....

翌日一早，马元举便离家出门，不过他没有径直前往衙门点卯，而是转道去了福顺巷的郭府。

开门的是郭业的老爹郭老憨，郭老憨呆在城中有些日子，而且时常有皂班班头庞飞虎，还有郭业一干在衙门的同僚造访，所以郭老憨的眼界也拓宽了不少。

一见马元举穿着一身绿袍，耳濡目染许久的郭老憨立马分辨了出来，这是县衙里的大官才能穿的官衣。

至少也是九品以上的官员，才配才有资格穿这绿袍官衣。

乖乖，郭老憨种了一辈子的地，见过最大的官兴许就是自己的儿子郭业了。

当即，郭老憨立马敞开了大门，连连作揖哈腰点头请安道：“见过这位官老爷，不知，不知您找谁啊？”

马元举看着老头的举止可爱，脸型和眉宇间与郭业有点相似，心里嘀咕着，难道这是郭业的父亲？

随即亲切地问道：“敢问老丈，这里可是郭捕头府上？莫非你便是郭业的父亲郭老太公？”

郭老太公？

一听马元举这么称呼自己，郭老憨顿时一阵心里暗爽，你娘娘唉，一个九品大官竟然称呼自己为老太公，何等的殊荣？

浑身舒坦儿的郭老憨屁股一阵摆动，兴许是紧张的缘故，双手都紧张地不知放哪儿，连连点头道：“这里就是郭家，对对，郭业那娃是我儿子，嘿嘿，大人好，大人里面请。”

而后又转头冲着院子里呜呜喳喳地喊道：“娃儿，娃儿，赶紧死出来，家里来贵客了哩。”

马元举一听郭老憨这不着四六的喊话，竟然差点没乐出声儿来，真是什么样儿的爹就生什么样的崽儿。一个不着四六的父亲才会生出郭业那无赖一般的混账。

不一会儿，郭业就悠哉悠哉地走了出来，还没来得及看马元举，就冲他爹郭老憨埋怨道：“爹啊，我不是说这段时间不见客了吗？你咋又放人进来了呢？”

“你个混球，你不睁开眼睛看看来的是谁？”

郭老憨见着郭业还是一副死狗懒洋洋地模样，小步跑上前就是一阵数落。

缓缓走近的马元举轻笑道：“怎么着？连本官都不愿意见了吗？”

“哟！”

郭业嘴巴一歪，冲着马元举迎了上去，连连喊道：“原来是马功曹啊，稀客啊稀客，来，来，这边请。”

将马元举领到了自己后院，找了一处修有凉亭的荷塘边儿上，郭业请马元举坐了下来。

然后对着郭老憨说道：“爹啊，你让小妹给我们煮点好茶汤过来嘛，马功曹过府咱不能失礼人家不是？”

可郭老憨貌似不愿意离去似的，绕着马元举身边转着，看着他那身绿袍官衣眼睛发直，啧啧一阵艳羡，就差伸手去摸上几把。

马元举相当的无语，郭业这爹可真够憨的，难怪叫郭老憨。

郭业见着老爹一副迈不动道的样子，随即佯装严肃地说道：“我的亲爹唉，我们要谈朝廷公务了，你说你在场，多不合适。再说了，我们谈得都是些机密事儿，你听见了万一传扬出去，县令大人可是要怪罪的。”

郭业这么一哄，郭老憨顿时收起了那副垂涎的面孔，极为严肃地点头称是，喃喃道：“是啊，娃儿现在也是官爷了，爹不给捣乱，爹给你们亲自煮茶去。”

临走之时还不忘对马元举殷情邀请道：“功曹大人，您一会儿留下来吃午饭哩，我一会儿出门去张屠夫家称两斤上好的猪蹄膀，回头就在我家啃蹄膀。”

“哈哈……”

马元举实在是忍不住了，哈哈一阵狂笑，郭业这爹倒是个妙人儿，有点意思。

郭业没好气地瞪了老爹两眼，郭老憨才悻悻离去。

待得老爹离去，郭业才问道：“马功曹，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肯定是出了什么急事，说吧，我洗耳恭听。”

听着郭业这么一问，马元举收起了刚才那副怡人笑容，脸上泛起了愁

容。

郭业见状，咯噔一下，莫非真出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于是沉下心来，静静听着马元举的下文。

马元举先是哀叹一声，然后将穆师爷昨夜来他家中之事缓缓说了出来。

不过，马元举至始至终说到最后，愣是没见郭业这小子发飙，相反，脸色虽然阴晴变幻不定，但还是听得津津有味。

一番不言语之后，才冷声说道：“哼，我道吴奎这老狗有什么好本事，没想到也就这点破烂手段，我呸，还他妈八品县丞呢，老子真是高看了他。如果我猜的不错，这老狗就是任由顾县令随意拿捏的脚边一条狗。”

显然，郭业从马元举转述穆师爷的见闻之后，看出的问题比马元举要通透一些。

马元举见着郭业最后是这个反应，大为奇怪道：“你小子竟然没有发飙？”

他是真没想到郭业的养气功夫竟然会有这么深，这小子是不是吃错了什么药？

在他印象里，郭业肯定会急得跳脚，痛骂一顿，然后再耍上一番无赖，要自己替他谋划一番。

谁知郭业洒脱地笑了笑说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出来混，他妈迟早要还的。搞垮了满月楼，整死了刁德贵，再加上我把何府上下玩残了一遍，吴奎那婊子养的会轻饶了不成？我早就料到了。”

随后，他又狡诈地冲马元举眨巴眨巴眼睛，一副信誓旦旦地模样说道：“再说了，我和马功曹是什么关系？再加上你有穆师爷这层关系，你能亏待得了我吗？说吧，将剩下的都说出来吧，别藏着掖着的，马功曹你这说话留一半可就不够厚道了。”

呼~~

马元举被郭业这番话说得好像胸中憋了一口闷气似的，又好似蓄力好久打出一拳，却重重地砸在一团棉花之上，有劲儿使不上。

这个挨千刀的无赖玩意，竟然窥伺我心如此剔透。

既然被郭业戳了个穿，马元举也就没掉他胃口的心思，随即将自己如何偷梁换柱，将革职换成调职的想法说了一通。

这个偷梁换柱听得郭业也是诧异连连，不由竖起拇指赞道：“马功曹当真是鬼才智多星，好本事。”

虽然郭业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但是说心里对吴奎没有恨意那是假的，麻痹，不能掌控自己命运，任由他人拿捏的感觉真心好烂。

草他祖宗的吴奎，心胸狭隘，格局太小，难怪五六十岁的人了还只能在八品县丞的位置老死。

即便早已预料，而且预料的比现在还要糟糕，但是自己捕头的位置就这么没了，郭业还是心有不甘。

在马元举面前强壮淡定地问道：“功曹大人，那你这调职法门一出，这是要将郭某调到哪儿去啊？说说呗，接下来是什么好差事要轮给小弟我啊？”

## 第98章杂役班

马元举没有立马告诉郭业会将他调往何处，担任何职，而是反问道：“郭业，你对县衙中的衙役编排可是了解？”

郭业心底沉吟了一声：“衙役编排？”

不就是衙役的编制吗？

了解是了解，可这根本跟他不挨着啊？这些不是一直都是主管全县人事安排的功曹房负责的吗？

呃……

郭业随即反应过来，莫非马元举想将他调职进功曹房不成？

但是，这不科学啊！

郭业是衙役出身，平日就是跟刀枪棍棒打交道，虽读过几年私塾，但是让你他写毛笔字不是为难他吗？这事儿马元举也是一清二楚的。让他进功曹房肯定就是干那种写写画画的文职工作。

你让一个就识几个大字的半武夫去干文职工作，这不是让一个手提杀猪刀的屠夫去学高雅弹古筝吗？纯属扯淡不靠谱。

马元举这才应该懂得量才启用的道理，不会愚蠢到这地步啊。

当即郭业还是搜刮了一下记忆，规规矩矩地回答道：“我陇西县衙共有三班衙役约莫百人，分皂班，捕班，还有站班。另外还有杂役班约有百余杂役，分别安排在马厩，班房大牢，驿站，仵作房，县衙粮仓等地服役。至于最精锐的衙役，当属谷县尉手中那支四十来人的壮班衙役，武器装备精良，职责主要是拱卫陇西县城的安全。”

说到这儿，挠挠头想了许久，才问道：“马功曹，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吧？”

马元举点点头，称道：“不错，你说得大概其没错。郭业，你如何看待杂役班？”

郭业不假思索就回道：“呵呵，杂役班嘛，别看人数是三班衙役的总和，不过委实上不了台面，负责的都是一些不疼不痒的区域，你没看谷县尉一直都没有安排人接手杂役班班头的职位吗？不就是因为杂役班压根儿就没有油水可捞呗。换成是我，我也不……等会儿，马功曹，你这什么意思？”

郭业突然起身，不可思议地瞪大着眼珠子问道：“莫非，莫非，靠，你把主意打到小哥头上来了？”

马元举虽未站起，仍然一副老神在在的模样坐着，不过却是点头赞许一副孺子可教的眼神看着郭业，脸上露出些许满意的笑容。

很明显，郭业猜中了马元举的心中之意。

果不其然，只听马元举说道：“没错，本官是想将你从捕班捕头之位调走，调职到杂役班做班头，你看怎么样？”

俺的乖乖，郭业的小脸顿时扒拉了下来，摇头晃脑地否决道：“我看不怎么样！马功曹，你也忒不仗义了吧？敢情你是想把我从香饽饽似的捕头之位调往清汤寡水似的杂役班去？”

马元举挥挥手示意郭业坐下，耐着性子说道：“你别急，听本官说完嘛。”

郭业还是一副倔驴拉屎的模样，昂着脑袋哼道：“我能不急吗？这事儿一

传扬出去，小哥我不丢死人了，杂役班可是整个县衙最差劲最糟糕的地方啊，甭说威风不威风了，就连每个月的俸禄都比三班衙役少了一大半，这不是扯淡呢吗？”

“哼！”

马元举见着郭业这小子蹬鼻子上脸，竟然在自己面前较上劲了，随即冷哼一声，喝骂道：“你郭业还差那么点微薄俸禄吗？”

郭业瘪瘪嘴，心道，貌似不差那点铜板。

但这也不是赶小哥去杂役班的理由啊，那你咋不赶我去做那县尉谷德昭的位置？让我坐上了县尉，我连一文铜板的俸禄都不要。

见着郭业还继续顽抗到底的样子，马元举也失去了涵养，低声骂道：“要不，你就回到捕班然后从捕头位置下来做个小捕快，留在那儿丢人现眼；要不，你就仔细听本官说完话。郭业，你小子别不知足，如今是县丞大人要求，县令大人下的命令，要撸掉你的捕头之位。你觉得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嘶……

郭业牙齿又是一阵酸疼，靠，马元举这话真是戳到他的软肋，是啊，一点都没错啊，县衙里头最大的两尊菩萨都要将他的捕头职位拿掉，还有商量的余地吗？

当即，他只得强忍心中的愤慨，徐徐收腰提臀安稳地坐了下来，静静听着马元举的细说。

看着郭业渐渐老实了下来，马元举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心道，真是个吃硬不吃软的无赖，好话说尽你不听，非得给你来点现实小残酷你才能消停，活该。

随即对着郭业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小子可别不知足，你一个捕班才四十人，你再看看杂役班，足足一百来号人，孰好孰坏，你还不懂吗？”

切！！

郭业内心真是要极度鄙视马元举了，尽他妈瞎掰，捕班四十号人怎么着也算是佩戴横刀的捕快，杂役班那一百来号人算什么？

全他娘的都是些乌合之众啊，不是在马厩养马的马夫，就是仵作房里抬尸体的扛夫，更有在驿站往来送信的信差，也许稍微算得上真正衙役的就属班房大牢里的那些狱卒了吧？

但是那些狱卒顶个屁用啊？除了会欺负欺负脚上戴着脚镣的囚犯之外，还能干点啥？

马元举见郭业不吭声，继续说道：“我就知道你小子肯定看不上杂役班那些杂役，以为他们都是些乌合之众。小子，你想想看，如果杂役班那一百来号杂役的待遇全部上去了，还会跟平日里那般懒散吗？你郭业最拿手的是什么？生财有道啊！”

“咕咚！”

马元举说得口干舌燥，咽了口唾沫润润嗓子眼，继续说道：“你想想看，你只要掌握好杂役班所负责的粮仓、马厩，驿站，仵作房，还有大牢等地，凭你那小脑袋瓜儿，你还怕找不到赚银子的路子吗？”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杂役班那些乌合之众在你的率领下各个有银子赚，活得滋润风光，你觉得他们还会不争气，还会不给长脸吗？到时候，杂役班在你小子的率领下，一甩垃圾班的帽子，呵呵，跃居三班衙役之

上，再抓住机遇立下几个大功劳，嘿嘿，小子，你就等着县令大人提拔嘉奖吧。”

说着，马元举偷摸瞄了一眼郭业，佯装似说露了嘴般说道：“听说县令大人早对县尉谷德昭看不顺眼，你想想看，如果谷德昭一下去，谁最有机会鲤鱼跳龙门，夺得九品绿袍官衣呢？嗨，本官跟你说这些干嘛？”

说完不忘轻轻敲打几下自己的嘴巴，低声责骂自己多嘴。

九品绿袍官衣？

九品陇西县尉？

郭业听着不由痴了，奶奶的，如果老子有九品官印在手，那才是真正一脚踏进了大唐朝的干部序列当中，哪怕九品是整个大唐官场中最底层的品衔，那好歹也是国家干部不是？

最次也是一个公安局长没得跑。

到时候，看谁还敢掐着小哥的脉门，看谁敢任意拿捏小哥的去留与生死。

随即，郭业再次豁然起身，对着马元举喊道：“马功曹，你没诓骗在下？”

马元举现在巴不得赶紧将郭业这尊小菩萨送进杂役班，哪里管他有的没的，连连点头称绝无虚言。

郭业意味深长地看了一样马元举，然后点头答应道：“好，马功曹，我郭业就信你一回。”

马元举一听，自然是脸露笑容，心中送了一口气，好家伙，终于把这刺头儿似的小子给摆平了。

谁知，郭业又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果让我发现马功曹你今天是坟头烧报纸——糊弄鬼般糊弄小哥我的话，嘿嘿，你是知道满月楼是如何被搞垮的。到时候整个陇西县城肯定贴满了你马功曹言而无信的小广告，大字报，到时候有你受的，搞不臭你马功曹，我郭字倒过来写。”

“什么？”

马元举浑身一颤，破口大骂道：“你敢？”

郭业瘪瘪嘴，悠哉悠哉道：“我怎么不敢？小哥我现如今走到这一步，还不是马功曹您一步一步往前推的？”

马元举听着郭业这不要脸的质问，真是悔烂了肠子，与郭业这小王八蛋结交，现在在他看来真有点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感觉呢。

徐徐，马元举脸子越拉越长，跟一头刚发春就被阉了的公驴似的，郁闷苦逼无处宣泄……



## 第99章鲤鱼跳龙门，终需碧波起

得了便宜还卖乖，说得就是郭业这种渣渣。

郭业趁着马元举满脸苦哈哈之时，又是死皮赖脸地将他拽住寒暄，因为他必须在离开捕班之前将后路埋好。

什么后路？

自然是商洽由谁接替他捕班捕头的人选。

马元举见他提及此事，不由眉毛陡立，怪叫道：“嗨，我说你小子够可以啊，这吃着碗里的还惦记锅里的，你不怕吃多了撑死你个小混蛋吗？”

面对着马元举的阴阳怪气，郭业无所谓般耸耸肩，轻声反问道：“马功曹，难不成你还希望捕头的人选继续由谷县尉掌控不成？那之前的那番辛苦不就白费了么？”

马元举听完郭业的问话，霎时陷入了沉默，心道，这小子说得倒是在理，如果捕班又重新回到谷德昭的手中，以后真要办起事儿来就不像现在这般顺手了。相反，又将回到秦威担任捕头的时候，届时办起事儿来束手束脚，完全施展不开。

随即点头默许，问道：“说吧，你心中属意何人接替你捕头之位？”

郭业当仁不让，将自己的第一第二两大心腹朱胖子和程二牛逐一推举了出来。

马元举嘴中念叨着两人的名字，思索了一番之后，摇头否决道：“你小子打得如意算盘，想得倒美，不成不成，朱鹏春此人脑子是活泛够用，但是勇猛不足；至于程二牛呢？勇是够勇了，不过这厮就是头蛮牛，二百五，如果让他接任捕头，呵呵，你觉得靠谱吗？”

不靠谱！

郭业心中嘀咕了一句，确实相当的不靠谱。

不过这也不是矮子里面拔高个儿，纯属无奈之举吗？

谁让小哥如今手头就这两个心腹人选呢，难道不推选他俩，还推选县尉谷德昭或者县丞吴奎的心腹吗？

乖乖，这可是一县捕头，主管全县治安和刑事的刑警大队长，这样关键的位置能让给别人吗？

“不过，我倒是有个人选能胜任捕头之位。”

马元举否决完郭业推选的两人之后，又话锋一转，说道：“莫非你忘记了你的老上司，皂班班头庞飞虎了吗？”

庞飞虎？

郭业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脱口叫道：“是啊，我怎么将庞大哥给忘记了，是极是极，庞飞虎担任捕班捕头，那是相当的靠谱。”

而且对于庞飞虎来说，从皂班班头调往捕班捕头，绝对是一个质的飞跃，虽然同样是无品无衔，但是实权就大不一样了。

再说了，庞飞虎和自己的私交那是嗷嗷铁，而且都有共同的仇人——陇西何家。

这样的人选郭业还不赞成，还寻思什么呢？

当即，两人一拍即合，将庞飞虎调任捕头的事儿定了下来。

不过新的问题出来了，庞飞虎调往捕班捕头，谁来接替皂班班头，别看

皂班头位置不咋显赫，但是关键时候那也是一个不能便宜外人的岗位啊。

郭业心里盘算了一下，皂班的底子都是原先的老兄弟，平日里的差事也不比捕班来得繁重，朱鹏春朱胖子绝对能够胜任。

当即，郭业顺水推舟，再次将朱胖子推了上去。

这下，马元举没有什么异议了。皂班班头，平时也就负责收收税粮，守守城门，拆拆街道的违章建筑。朱胖子这厮他有印象，大事儿指望不上，小聪明还是有的。

随即默许了郭业的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把戏。

最后，郭业发觉自己一个小小的杂役班头，竟然也可以搀和与马元举县衙人事，不由感叹，马元举这人算是臭毛病不少，平日的言语中也不咋待见自己，但是绝对把自己当作心腹朋友来看待。

一个有着举人功名的九品吏员，竟然能够对自己如此信任有加，郭业不感动那是假的。

人家拿自己当朋友，自己总不能将朋友往火坑里推不是？

继而郭业好心提醒了一下马元举道：“马功曹，你功曹房虽然主管县衙人事，但是这冒然将三班班头的位置定了下来，是否有些突兀啊？万一被县令大人得知，猜忌你安置心腹，心存不轨，那，不是有些那啥了吗？”

“哪啥？”

马元举瞥了一眼郭业，眼神中露出一丝安慰，但是却没有在言语中表露出来，相反还有些桀骜地说道：“本功曹最近屡立新功，却迟迟没有得到嘉奖，哼，县令大人想必也看在眼里，如果连这点权利都没有，那还干个劳什子功曹佐官？再说了，如果顾县令连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那还是高深莫测的顾县令吗？”

郭业听罢，想想也是，穆师爷跟马功曹是一个战壕里的爷俩，那就表示顾县令肯定会罩着马功曹。

而且马功曹干得都是令谷县尉，吴县丞心里难受之事，顾县令能不高兴吗？

亲者快，仇者痛，马功曹就踩着这条标准去干，一想到这儿，郭业不由赞叹，谁说马元举是个榆木疙瘩？这才是典型的会做官啊。

丫丫个呸的，这头犟驴子真是够腹黑的。

商议确定完诸事之后，马元举也起身告辞，在郭业的陪送下，走出了郭府。

待得郭业关好郭府大门，看着有些空荡的大门和前院，心道，擦，这家大业大，可人丁不兴旺，咱是不是也学学那些富贵人家，请个管家，招聘些仆人丫鬟进来使唤使唤啊？

当郭业往回走之机，他那活宝老爹郭老憨风尘仆仆地推开大门从外头回到了家。

郭业被响动惊着，回头一看，只见老爹手里提着一条用稻杆拴着约莫三两斤的五花肉，噌的一下跑到自己跟前。

而后冲郭业喊道：“娃，瞅瞅，张屠夫那儿买来的新鲜肉。这厮一见是你老子我来买肉，还送这个玩意，啧啧，娃儿，你现在的面子大了哩，你娘去菜市买把白菜和萝卜，人家送葱姜，你爹我买肉，人家送这个！”

说完，将猪肉在郭业眼前晃了晃，好似一阵炫耀，父凭子贵的自豪感不

言而喻。

郭业定睛一看在眼前晃动的玩意，除了猪肉之外还有个跟卵蛋似的东西，你妹的，竟然是猪腰子。

紧接着郭老憨惊讶地问道：“咦，马大人呢？”

郭业没好气地摇头说了句：“走了，回衙门办公去了。”

郭老憨乍听，顿时捶着胸口懊恼道：“你说你这个不懂事的娃子，人家好歹是九品大官哩，你咋就不留他吃顿饭呢？好歹吃完一顿饭，给咱家留副墨宝啥的，你也可以传给子孙后代不是？”

我擦，郭业真是快被老爹萌翻了，不就一个九品小吏么？您老人家至于吗？

不过看着老人家那般切的眼神，郭业只得柔下心来敷衍道：“爹，放心吧，我与马功曹是至交，来日方长，回头我让他写一副，就关在您老人家的床头，可以了吧？”

郭老憨听着郭业的保证，连连点头称是，这个绝对可以有，然后心满意足地提着猪头和猪腰子朝着厨房的方向走去。

郭业看着老爹那满足的背影，铿锵有力的步调，心道，老爹，回头儿子就给你挣个九品官身回来，让您老人家也乐呵乐呵一番。

.....

.....

当晚，郭业招来了程二牛，朱胖子，还有字花馆的张小七，当然还有即将调任捕头的庞飞虎，邀约他们来家中煮茶话家常。

古有曹操煮酒论英雄，今有郭业煮茶话情义。

漫漫长夜在无尽的茗茶香味中和串串欢声笑语与汨汨的豪情壮语中渡过，转眼天将大亮，郭业推开房门，回顾了一眼房中睡得东倒西歪的诸位好兄弟，不由笑意浮上面容。

对于他来说，今日清早，赴任杂役班班头才是一个崭新的征程。

鲤鱼跳龙门，终需碧波起，杂役班才是那道能否助他跳上龙门的万丈波浪。

## 第100章巡视

初阳东升，看似孱弱的朝日穿透云层，毫不留情地驱散了磅礴晨雾，金光乍现，看来今日又是一个艳阳天。

庞飞虎，朱胖子，程二牛等人相继醒来，郭业邀请众人在家中食过早饭，逐一出了郭府。

一路上四人依旧谈笑风生，颐指气使指点着县城中的街景与行人，仿佛整个陇西县城，乃至天下都被他们所掌控于手中一般，豪情万丈。

特别是朱胖子，满脸掩不住的喜色，紧挨着庞飞虎一路讨教，生怕自己头一天去皂班赴任会出了什么纰漏。

讨教归讨教，但是言语中止不住的兴奋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了，看得旁边的程二牛一阵翻白眼，不时嘴巴嘟囔道：“狗日的，小人得志。”

其实也合该朱胖子小人得志，自打跟随郭小哥开始，这死胖子打得就是抱大腿的主意，一路下来磕磕绊绊，当真不容易。

郭业一开始啥也不是，人家凭什么一门心思拜在郭业门下？无非就是图着升官发财吗？

从一开始误打误撞认为郭小哥有县尉大人做靠山，到后来的真相大白，朱胖子的心境就跟坐上车似的，起起伏伏，不上不下，连半夜睡觉都会哭醒。

如今终于守得云见月明，郭小哥与功曹大人马元举结成了战略同盟，又貌似得到顾县令的青睐，自己从一个狗屁不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皂班皂隶，水涨船高，芝麻开花节节升，被提拔到了皂班班头。

就冲这个，他能不得瑟吗？

眼尖的郭业捕捉到了程二牛的牢骚，打着哈哈拍着他的肩膀促狭道：“怎么着，嫉妒了？”

程二牛被郭业捅破了窗户纸，脸上顿时臊得一片羞红，连忙摇头否认道：“俺不嫉妒，只是见不惯这死胖子的得瑟劲儿，奶奶的，小哥您瞧瞧这厮的眉毛，都他娘乐得飞到后脑勺去了。”

郭业忍俊不禁地听着程二牛的牢骚，心道，嫉妒是正常的，两人都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一个被提拔一个仍旧原地踏步走，不嫉妒那才是怪事儿。

当即，郭业轻声安慰道：“二牛，放心吧，咱们是兄弟，小哥能让你吃了亏吗？先将就一段时日再说。”

程二牛唔了一声，难得一本正经地板起脸色说道：“小哥，你莫要管俺，俺知道自己是块儿什么料子，你就是让俺现在去管皂班，指不定到时候一团糟，生出什么乱子。替小哥冲锋陷阵，俺行；至于替小哥你看着一摊子事儿，朱胖子比俺强太多了。”

哟呵！

郭业听罢程二牛的话，顿时对他另眼相看了起来，这程二牛真是张飞穿针，粗中有细啊。

此时的程二牛这番话绝对是本分之中见睿智啊，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才是一个得力手下应该具备的素质。

程二牛，好样的！

郭业心中暗赞了一声，然后说道：“二牛，来日方长，你将来的舞台会更

加广阔与宽大。”

程二牛被郭业夸赞地有些不好意思，嘿嘿挠着后脑勺谦让道：“小哥谬赞了，俺能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就足够足够了。”

霎时，这句话又将刚才的那番睿智一扫而空，还是原来那个憨二牛。

话赶话，几人抵达了县衙大门口。

庞飞虎和朱胖子相继跟郭业告辞一番，进了大门。

至于郭业，则是带着程二牛过县衙大门而不入，因为杂役班分管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东一处西一摊儿的，郭业要到他们各个岗位去巡查，算是第一次履任见面会吧。

当即，郭业与程二牛二人朝着县衙隔壁的粮仓走去，因为看守县衙粮仓的事情也归杂役班负责。

……

……

整整一个上午的功夫，郭业陆续巡查了粮仓，仵作房，马厩，驿站等杂役班负责的区域，同时与这些杂役们做了亲切的会晤。

屁颠屁颠累了一上午，郭业最后的总结只有四个字——乌合之众。

娘的，一个个慵懒怠工，值班期间不是打瞌睡就是打屁聊天吹牛，不是吹嘘自己发了俸禄去城北嫖妓如何如何了得，如何如何一夜七次郎，整的妓女粉头嗷嗷叫他爹，就是显摆自己如何如何牛逼，偷看哪家寡妇洗澡，偷走哪家媳妇的大花裤衩。

反正唧唧歪歪，尽他妈没有一个是干正事儿的人。

别说作为百来号杂役头头的郭业，就连贴身跟班兼保镖的程二牛都满脸黑线，擦，难怪杂役班让人瞧不起哩。

郭业再次感叹，面子是自己挣得，脸是自己丢的，这句话是多么的正确。

同时衙役，三班衙役街耀武扬威，而杂役班的杂役上了街，那就是跟个孙子似的让人家指指点点，无他，没有威严，一脸的穷酸呗。

走在路上的郭业久久不语，心里想着这些令人揪心的事儿。

程二牛见着气氛有些凝重，小心问道：“小哥，看来杂役班这些混账真要好好调教调教了。”

郭业自然知道程二牛说得在理，无论是后世还是如今，有句话都是至理名言，那便是没有金刚钻，谁揽瓷器活？

如今要训斥，要鞭打这些消极颓废的杂役，谁也不敢对他郭业说半句不字。

但是真能这么做吗？

根子已经烂掉了，你在怎么唾骂，再怎么拳打脚踢都无济于事，相反，这么一折腾，连最后剩下的人心都没掉了。

根子是什么？

就是如何重塑这些杂役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

而要重塑这个高水准的工作态度又需要什么？正如马元举所说的，就是让他们过得好一点，让他们觉得当杂役其实并不差，有个盼头。

说来说去还是一个字，钱。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利诱之下自然能够短时间凝聚人心。

只要短时间将人心凝聚成铁，那也足够了。

可惜啊，郭业不由想起昨晚字花馆张小七对他吐得苦水，如今字花馆已经让何记字花馆挤兑得快要关门倒闭了，不仅他们这些股东们好久没有分到红利，就连伙计的薪水再过两个月都发下去了。

妈了个巴子的，又是何家！！

郭业懊恼地低吼道：“近期之内，一定要想办法将何家连根带土的拔掉，不然兄弟们都活路。”

程二牛听着小哥怎的无端端地又扯到何家，不由一阵疑惑。

不过他还是提醒道：“小哥，你看咱们还要继续巡视下去吗？你看这天色都快过正午了，是不是先找个地儿吃口热乎儿饭再说？”

郭业摸了摸肚皮，也微微觉得有些饿，随即问道：“还剩下什么地方没有巡视？”

程二牛掰着手指细数一遍，说道：“就剩下班房大牢了，离这儿不远，要去不？”

班房大牢？

郭业立马想到了狱卒，整个杂役班百来号杂役基本上都是配备杀威棒，唯独大牢里面的十几个狱卒是佩戴横刀的，虽然传言实力不堪，但是好歹也是整个杂役班中最有战斗力的一支队伍。

罢了罢了，反正迟早都要见，索性一并见了，将烦心事凑在一堆好了。

随即郭业摇摇头，苦笑道：“二牛，饿了就先忍着点，先陪小哥去看看这班房大牢。正好，也会会咱们那位老熟人。”

老熟人？

程二牛想破了脑袋都想不出来，这班房大牢里还有什么人是小哥的相识。

当即唔了一声前边带路，领着郭业朝着班房大牢的方向缓缓赶去……

## 第101章委任新牢头

班房大牢占地颇广，独立于县衙之外，离县衙仅仅半里之遥。

郭业在程二牛的带领下来到了一处四周高墙的围院，按照平时，大牢重地之外还有十几壮班士卒轮班职守。

但是自从县尉谷德昭率领壮班前往岷江一带剿灭水匪之后，大牢外就一直无人镇守，防卫当真的松散。

好在如今大唐初年，贞观盛世渐显，四海升平，寻常县城之中的治安也算稳妥，即便没有壮班把守，也无人敢打大牢重地的主意。

程二牛上前推开两扇足有二三人之高的大黑木门，吱呀吱呀地缓缓打开，领着郭业进了里头。

郭业一进大门，好家伙，还真是别有洞天。

一块占地近五亩的空地落入眼帘，空空荡荡，毫无摆设，活脱一个操练的大兵场。

空地四周搭建起矗矗平房，高矮相同，一落一落鳞次栉比陈设有序，显然这些平房是专供壮班士卒和大牢狱卒们休憩居住所用。

当然，这大操场还有另外一个用途，就是给关押的囚犯们偶尔放风时所用。

程二牛在衙门当差日久，对这儿比郭业要来得熟悉，上前指道：“小哥，这些房子是居住之用，真正关押囚犯的大牢在地下哩。”

郭业当即醒悟，这下面还有地下室不成？够严谨的哈。

不过想想也是，地牢地牢，不在地下，叫得哪门子地牢？

随即点点头，示意程二牛前面带路。

程二牛先是将两扇又高又大的木门又缓缓重新合上，而后才领着郭业从右边走去，推开右边第一间民房，找到通往地牢的入口。

两人摸着黑走下石梯，下到了大牢之中。

一下地牢，郭业顿感一股闷臭，潮湿的气味扑鼻而来，擦，真味道够难闻的。

好在一路之上都设有一些通往地面的通风口，不然真个儿能被憋死熏死。

想想也是，住在里头的都是些囚犯，汗臭味脚臭味，还有尿臊味，这味道能好刀哪里去？

郭业捂着鼻子，仅靠地牢中石壁上的那些火把照着光，终于摸到了真正关押囚犯的大牢之中。

经过程二牛的点醒，他方知道刚才走得那一段路仅是通道而已，走到这儿才是真正的大牢。

一道大栅栏横亘路当间，郭业定睛一看，两道大栅栏之间正锁着胳膊粗细的大铁链，隐约出大栅栏里头传来饮酒碰杯还有喧哗的声音。

不用猜，郭业也听从了这声音肯定是他手下的狱卒们在值班期间饮酒猜拳，他奶奶的，这帮孙子玩得够嗨啊。

这次无需郭业提醒，程二牛就冲着嗓门喊道：“人呢？都死哪儿去了？新任郭班头前来巡视，赶紧死出来迎接。”

破锣嗓门一阵吆喝，里头饮酒作乐的声音渐渐小去，不一会儿，就赶来

五六个同样是衙役公服打扮，手提横刀的狱卒。

为首之人年约三十，已经喝得满脸红晕，咧嘴一笑露出两颗缺掉的门牙，嘿嘿一阵傻笑，讨好般叫道：“呀呀呀，敢情是班头大人莅临，小的们迎接来迟，还请恕罪恕罪哈。”

说完又冲身边同来的狱卒嚷嚷道：“六子，地瓜，傻愣着干啥，赶紧开门放班头大人进来嘛。”

紧接着，一阵叮铃咣啷的铁链被抽起来的声音，两道大栅栏悠悠打了开来。

郭业借着火把仔细一打量这几人，麻痹的，喝得七荤八素，两颊泛红，说话呼气带着浊浊酒气。

他将目光锁定在为首那个缺门牙的狱卒，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狱卒打了一个酒嗝儿，回敬道：“班头大人，我叫狗剩子，嘿嘿，早就听说郭小哥您要调任咱们杂役班，咱们弟兄是翘首以待，期盼得不行啊。”

郭业不由的高看了一眼，哟呵，说话还挺上道，还懂得奉承上司。

一旁的程二牛见着狗剩子说话的德性就跟朱胖子一个鸟样，不由厌恶地哼了一声：“郭小哥问得是你名字，混球，这世上哪里有姓狗的？”

在农村，特别是在古代，婴儿的天折率奇高，所以普通人家为了孩子好养活，往往会给孩子取个贱一点的名字，比如癞驴子，狗剩子之类的贱名。

因此，狗剩子这个称呼绝对是一个通用的称呼，往往还有大名存在。

狗剩子被程二牛铜锣嗓门吓了一跳，暗暗骂自己酒尿喝昏了头，咋说话不着调呢？

当即对着郭业再次报道：“回班头大人，俺的大名叫邵啸，不过大家狗剩子狗剩子的叫习惯了。时间一久，俺也就不咋用大名了。”

邵啸？

这名儿听着倒是挺霸气，比劳什子狗剩子强上百倍不止。

郭业心中不由赞叹，狗剩子他爹肯定是请了什么大人物给这厮取名，不然普通农户家谁会取这么大气的大名。

不过看着狗剩子，也就是邵啸这厮脑子都是挺活法，依稀有点朱胖子的影子，随即脸色也缓和了起来，和悦问道：“邵啸，不是说大牢狱卒共计十五名吗？本班头怎么只看见你们七八人，其他人呢？莫非都偷懒回家了不成？”

邵啸听着郭小哥叫着自己的大名，也是恭敬回道：“回班头，大牢狱卒是十五名没错，但是因为大牢重地必须昼夜职守，因此，小的擅作主张，将兄弟们分成黑白两班，这样兄弟们也能轻松点不是？”

嗯？

自主搭配班次，合理利用资源，这人倒还有点脑袋瓜。

按正常来说，大牢狱卒确实是轮班职守的，但是因为县尉谷德昭一直荒废杂役班，他自己不仅去兼管，更是没有派人来署理，所以杂役班各处都是相当的混乱。

郭业点点头表示满意邵啸给他的答复，又问道：“那么你便是陇西大牢的牢头咯？”

“啊？”

邵啸乍听郭业这个问话，突然大惊失色连连摆手摇头道：“郭小哥，哦不，班头，息怒息怒，小的也是看弟兄们昼夜值班，煞是辛苦，所以才擅自



主张安排兄弟们分两班轮首。班头恕罪，恕罪。”

啥意思？

郭业被缺了两个大板牙的邵啸这突然举动给搞晕乎了，小哥我不就是随口一问吗？咋搞得一副要死要活的惊慌样儿？

身边的程二牛善意提醒道：“小哥，大牢不设常驻牢头，通常都是由杂役班的班头兼任牢头滴。您这么一问，这小子能不慌乱吗？”

擦，敢情是这么一个理儿啊，郭业暗暗羞臊，看来小哥也没提前做好杂役班的功课哈，对里头的道道两眼一抹黑。

不过从邵啸这小子的态度上来看，郭业觉得这倒是个知本分，懂得忌讳上官的聪明人儿。

当即心里一动，如今正是用人之际，何不卖个好处给这厮，也让杂役班的这些人人都知道小哥不是一个小气的人儿呢？

随即，郭业对着邵啸笑道：“不要惊慌，如今杂役班百废待兴，本班头是带着雄心壮志来杂役班的，不做出一番作为来，本班头誓不罢休。邵啸，本班头就委任你为大牢牢头，你可愿意？”

虾米？

这下不仅还在惶恐中的邵啸一时错愕，就连跟随在他身边的一干狱卒都在惊叹，这郭班头真是名不虚传啊。

众人心中纷纷臆测，传言这位郭小哥生财有道，背景扎实，更是为人仗义，为兄弟两肋插刀，为朋友散尽千金之人，果然，果然如此啊！

邵啸更是一脸地激动，满眼冒着星星地问道：“当，当真？”

郭业这金口一诺，着实令他太，太激动了，太，太刺激了。

正所谓千金买马骨，自有英雄投。

郭业仅仅与邵啸头次见面，就委任他为牢头，这下起得震撼效果绝对是嫩嫩的。

一旁的程二牛心里清楚小哥这是要收买人心，随即配合喊道：“那还有假？整个陇西县城谁不知道咱们郭小哥是出了名的季布一诺重千金？小子，你就偷着乐吧！”

郭业上前搭着邵啸的肩膀，勉励道：“替小哥好好看着这摊子事儿，杂役班兄弟苦巴巴的日子将会一去不复返。跟着小哥我，好酒好肉好衣衫，有朝一日还能博个好前程。”

简单几句话，算是坐实了邵啸这小子的牢头之位。

此时的邵啸酒意尽散，脸颊虽有红潮，但那是激动所至，嘴唇哆嗦地朝着郭业效忠道：“班头放心，小哥宽心，姓邵的绝对会替您管好陇西大牢这一亩三分地的。”

郭业唔了一声，特意观察了一下其他几名狱卒的神色，全他妈一水儿的激动与艳羡。

看来这千金买马骨的效果，相当的不错。

就在郭业刚想在勉励众人几句之时，突然传来一声奚落的笑声：“哈，哈哈，真是可笑！”

喇~~~

郭业，连同程二牛，还有牢头邵啸和一群狱卒纷纷侧头，训着笑声的方向而去。

紧接着，笑声之后又传来一句咆哮，带着深深怨毒的咆哮吼道：“姓郭的小杂碎，好好的捕头不能干，被贬到这儿鸟不拉屎的杂役班来，哈哈，遭报应了吧？”

“我呸，郭业，你个狗操的杂碎，你害得老子好惨啊！现在老子看你沦落到杂役班来，当真是解气，痛哉快哉啊！都成了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杂役班班头，还在这儿收买人心扮好人，你他娘的水仙不开花——装什么大半蒜啊？”

## 第102章谈不拢就揍你丫的

“秦威？”

“姓秦的那个王八蛋？”

郭业和程二牛听着这一连串叫嚣的声音，纷纷诧异喊道，原来是秦威这个老冤家在歇斯底的咆哮啊。

缺了大门牙的邵啸点头确认了二人的猜测，说道：“班头大人猜得没错，正是前任捕头秦威，这刑部的公文早下了，不是要秋后才问斩吗？所以一直关押在这儿。”

言罢，邵啸冲着左右两边的狱卒喊道：“都你娘的傻愣着干啥，赶紧去掌秦威这短命鬼两嘴巴子，让他闭嘴！这厮在郭小哥跟前聒噪，活腻味了吧？”

几个狱卒听罢刚要往里头跑去，郭业立即抬手劝阻道：“等会儿，一个将死之人还和他置什么气？小哥我还犯不着和他动气，正好，我还有事儿要问问这厮，二牛，邵啸，你二人陪我过去会会这混蛋玩意。”

邵啸从旁边一个狱卒的手中接过一大串牢房钥匙，随着郭业疾步往里头走去。

这是一条阴暗潮湿的通道，约莫三丈来宽，两边都是大小各一的牢房，不少牢房都空置在那儿无人住。

约莫走了几十米，郭业三人来到左手边儿的一间牢房，正是关押秦威之处。

嚯哦！

郭业和程二牛再次见到秦威这孙子，乍见之下，与当初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此时的他哪里还有当初捕头时的耀武扬威，趾高气扬，如今的他活脱一个臭要饭的。

蓬头垢面，衣衫破烂，短短几月未见，那满脸络腮垢须下的面容，仿佛苍老了几十岁一般，更可悲的是双脚拴着一条厚重的大铁链，走起路来叮叮当当，典型一极度重犯。

真够落魄的！

郭业心中不由微微一叹，不过一想到这厮与何家犯下的滔天罪孽相比较，与大泽村那几百条人命相比较，如今这般完全是咎由自取，压根儿不值得同情。

看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未尝没有道理。

见着郭业来到自己牢房门前，秦威隔着透着夹缝的栅栏怨毒地哼道：“小杂种，遭报应了吧？你以为捕头之位那么好坐吗？老子的今日，将是你这小畜生的明日，你就等着吧，嘿，嘿嘿……”

言语中透着汨汨怨毒的诅咒令人听着不寒而栗，程二牛和邵啸二人胆怯地看了一眼郭业，生怕小哥一怒之下拔刀而起，生劈了秦威。

但是，

郭业却仍旧一副不喜不怒的神情泰然处之，不屑地眼神扫了秦威一眼，不咸不淡地说道：“如果恶语相加能够有用的话，秦威，你这王八蛋该死上一千次一万次了。你他妈别不服，尽管老子调任杂役班，你我之间仍是天壤之别，依旧是我在外头逍遥自在，而你呢？”

说着指了指秦威双手紧紧抓着的栅栏，冷笑道：“运气好，将会老死在里头，哦不对，你活不到几天了，秋后处斩是吧？放心，你人头落地之日，小哥我会安排人给你收尸下葬的，再不济也会雇个人给你扔到乱葬岗去。总不能让你身首异处吧？”

“你……”

秦威突然瞳孔霎时放大，用头猛烈撞击着大木栅栏砰砰作响，妄图把这道将他与郭业分离的屏障撞烂开来，扑向郭业生吞活剥了对方。

可任凭秦威怎么猛烈撞击，郭业等人光听见声响，却不见颗颗圆木打造的栅栏有半分松动，鸡蛋碰不过石头，脑袋自然也撞不坏实心大圆木头。

秦威将自己撞得耳鸣眼晕，只得破口大骂郭业以解心中怨恨：“小畜生，老子恨不得拔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将你的心肝挖出来下酒吃，啊……”

语言恶毒若斯，可见其心中有多么的恨郭业这小子了。

一旁胆子有些小的牢头邵啸浑身顿时泛起一阵鸡皮疙瘩，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一步。

倒是程二牛一把将他拽住，瞪了他一眼，啐道：“瞧你那点出息，他现在就是一头没了牙的老虎，你怕他个卵蛋啊。”

郭业不理睬程，邵二人，而是收起一脸轻视，对着秦威说道：“秦威，你如果答应本班头一件事，说不定我向上面说说情，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可好？”

此时的秦威正值癫狂之机，哪里还会听得进去郭业的话，而且郭业这小子有前科在身，即便许下最大的承诺，这厮也不会答应啊。

果不其然，秦威哈哈一阵狂笑，呸了一口唾沫被郭业躲过去之后，吼道：“放屁，老子还会信你这龟儿子的话吗？当初你是如何答应老子的？只要老子答应指证何坤，你就会替我求情，结果呢？你麻痹的，还想再摆老子一道？我草你姥姥的，痴心！妄想！！”

郭业听着秦威一浪高过一浪的破口大骂，眉头皱的都快拧出了水儿。

不过还是耐着性子劝道：“秦威，你只要答应小哥出来指证，与你一同合谋贩卖私盐的还有何家老二何洵，小哥我就恳请马功曹替你翻案，如何？”

嘶……

别说秦威这下愣住了，就连跟随郭业来的程二牛都脸色大变，你娘哎，小哥这是要让秦威翻案，给何家举人二老爷何洵栽赃陷害啊。

我草，这么颠倒是非黑白，也行？

当然光靠秦威一家之言，肯定不行。郭业也有自己的打算，如果秦威敢配合他给何洵泼脏水，那么他就有把握让何洵吃不了兜着走。

因为他手里还有杀手锏，那便是秦威家中搜出来的那本原始账簿。

里面涉及了陇西县中替何坤兜售过私盐的十几户商家，只要拿着这本账簿威胁这些商家出来作伪供，将何洵也拉扯进来，栽赃他一个幕后指使，参与贩卖私盐的罪名。

再加上秦威翻供大力佐证，他就有百分之八十的把握让何洵这个狗鸡巴举人吃不了兜着走，再次也能夺了他举人的功名，让何家自此一蹶不振。

这也是他迫不得已之计，为何家如今咄咄逼人，何记字花馆在城中四面开花，逼得他们的字花馆好久没有进账了，手头银钱吃紧，啥事也干不了啊。

秦威听完之后，先是愣住了好大一会儿，突然又跟被疯狗咬了中了狂犬病大招似的，仰天狂笑，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喘着声音喊道：“哈哈，小杂种，你不是自诩好人吗？怎么着？这种栽赃陷害的把戏你也用上了？”

郭业没有理会秦威的讥讽，而是双眼死死盯着秦威，等着这厮的答复。

可能是秦威依旧记着郭业之前的言而无信，更有可能秦威这厮已经一条道走到黑，非要跟郭业较劲下去。

只见秦威突然撇开栅栏，缓缓走向牢房的墙角蹲了下去，用极为阴冷的声音说道：“姓郭的，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你记住了，老子出了第一件事情就是干掉你。哦不，嘿嘿，要将你郭家满门屠戮殆尽，嘿嘿，听说你家还有个小妹是吧？十三四五了吧，唔，水嫩水嫩，正好给老子解解馋。”

草！

扑你阿妈！

听着秦威的拒绝与叫嚣，郭业再也无法淡定了，唰的一下满脸充血通红，眼中闪过一丝嗜血的妖异。

龙有逆鳞，触之，动则血流成河。

郭业也不例外，他的逆鳞正是他那憨实的老爹，胆小怕事的老娘，还有乖巧可爱的小妹，家人正是他的上帝禁区。

而秦威这厮好死不死，偏偏叫嚣要出来灭了郭业的满门，还要将他的小妹郭小蛮给……

这不是粪坑里打灯笼——找屎（死）呢吗？

当即郭业握紧横刀刀把儿的手不滞颤抖，竭力在压制着自己心中怒火，一把将邵啸抓了过来，低声吼道：“邵啸，从今天开始给这个不知死活的狗东西上点干货。你在牢房呆了这么久，怎么调教你该懂吧？”

上点干货？

调教调教？

邵啸先是迷茫，脑中一过便懂头，郭小哥的意思是让他们给秦威这家伙一点教训啊。这个怎么不懂？作为资深狱卒，他太懂了。

而且，这也正是他这个新任牢头表忠心的大好时机啊。

随即连连点头，拍胸脯保证着：“小哥您就请好吧，弟兄们肯定让这孙子每天都活得舒舒服服。”

最后念叨舒舒服服四个字之时，声音陡然一转，变得有些寒蝉。

郭业点点头，连最后一眼都没有看秦威，缓缓带着程二牛离去。

秦威也听出了郭业对狱卒的授意，再次怦然起身歇斯底里喊道：“姓郭的，你给老子等着，老子出来定要灭了你满门，将你郭家杀得血流长河，你给老子等着……”

留下一个背影给秦威的郭业一边向外走着，一边不屑地撇嘴哼道：“这马上就要秋后问斩了，还想着出去？做你妈的春秋大梦去吧！”

不小一会儿，两人出了地牢通道，走上地面，从那个房间大门走到操场之上。

一到地面，发现刚才还空旷无一人的一大操场现在竟然多了不少人儿，稀稀落落约莫二十来号，东一个西一堆的晒着太阳，地上摆满了刀枪剑戟和盾牌弓箭，看似刚从哪儿打完一仗，甚是狼狈不堪。仔细观察了一下，不少人脑袋上，胳膊上都缠着白布条，貌似受过伤似的。

奇了怪了，这些人哪里来的？

大牢重地，除了狱卒，怎的还任由其他人进出，这不是儿戏吗？

郭业打发程二牛赶紧过去□一眼，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程二牛领命向着人群中跑去，在那边磨蹭了好一会儿，方才屁颠屁颠地赶了回来复明。

不过程二牛带回来的结果却把郭业足足吓了那么一大跳！！

## 第103章铙羽而归

“你说啥？”

郭业一把将程二牛拉扯到自己跟前，劈头盖脸一阵确认，问道：“你是说县尉大人已经率壮班回到陇西县？”

程二牛不置可否地点头，信誓旦旦地回道：“没错，还真赶巧了，就是咱俩下地牢那会儿。小哥你想啊，这大兵场周围的民房供谁居住？不就是壮班的士卒和狱卒嘛，他们回到休整，一点都不奇怪哩。”

是啊，若非壮班士卒，谁敢私自进入大牢重地，而且还是这么多人。

郭业消化掉谷德昭回县城这个震撼的消息之后，再次问道：“你问了没？县尉大人征剿岷江一带水匪是否成功？有没有将水匪头子郑三江顺利捉拿？”

程二牛撇撇嘴，指了指后头远处那二十几号人，轻声说道：“小哥你瞅瞅，四十来号装备精良之人出征剿匪，回来才二十一、二号人，而且还狼狈不堪，浑身上下装备不齐，你说还能怎么着？”

妈妈咪呀，郭业算是听明白了，敢情谷德昭这一趟出去，铙羽而归呗。

号称整个陇西县城战斗力最强的壮班，人员配备四十人，武器，防具一应俱全，竟然还整不过几十号在岷江一带作恶的水匪，而且还丢盔弃甲，损兵折，折了近二十名兄弟。

要知道据当日庞飞虎在大泽村和这些水匪干过一架，郭业自个儿在东流乡吴家也和这些水匪干过一仗。

论战斗力，郑三江的水匪也就和捕班，皂班一个档次。与整日操练，精盔细甲的壮班比较，那就是不是一个级别的对手。

就这样，还输了？

“我靠！”郭业破口大骂，“谷德昭这狗日的是剿匪去了，还他妈是渡假去了？”

怒归怒，骂归骂，谷德昭剿匪战败而归，回到县城是不争的事实。

郭业也懒得再多加指点评论，因为谷德昭这事儿还轮不到他一个小班头，还是杂役班的班头跳脚出来蹦达。

不过一想到这儿，郭业心中又偷偷窃喜了起来，因为谷德昭一直视他眼中钉肉中刺，一直看他郭业不爽。如今谷德昭剿匪不成功，还折损了近二十名壮班士卒，这事儿小不了，县令顾惟庸怎能轻饶的他了？

看着自己无法撼动的对手倒大霉，这是何等的快意？

再不济，至少谷德昭近期肯定是乌云盖顶，霉运缠身，根本无暇来折腾他这个小班头了。

当即，郭业率着程二牛出了大牢重地，缓缓朝着县衙大门回去。

因为他刚才擅自做主，在地牢提拔邵啸担任牢头。这牢头一职无品无级，都是班头兼任，如今他冒然提拔，虽然他有这个权限，但是好歹也要跟功曹房的马元举通个气儿。

牢头牢头，怎么着也管着十几号狱卒，肩上的担子也不轻，这是要记录到邵啸的人事档案上去的，而必须报备功曹房。

到了县衙大门口，郭业撇开程二牛，让他自个儿随意寻个杂役班的管辖范围折腾去，去刷刷他杂役班二当家的成就感。

而后，他独个儿进了县衙大门朝着功曹房的方向寻去。

刚到功曹房外头，还没进入房中，就在门口与马元举碰了个正着。

郭业俏皮地调侃了一声：“哟呵，马功曹，你这心急火燎地跑出去是干啥？难不成大人您在外头还养了另外一个宅子不成？”

养了另外一个宅子，这是文雅的说法，说难听点便是你丫是不是在外头包二奶养小三儿了？

明知道郭业这厮是跟他斗嘴玩儿，马元举也懒得训斥，而是一把将他拉扯进功曹房中，又将里头的刀笔小吏支应了出去，这才开口说道：“少跟本官打哈哈，我正要去找你呢。”

郭业一见马元举脸色凝重，而且刚才这么着急忙慌的出去是为了寻找自己，八成是要事相商，当即也收敛了那副玩世不恭的挫样儿。

然后探询问道：“怎么着，出啥事了？”

马元举摆手示意郭业先坐下，然后悄然问道：“谷县尉率众回城了，你知道不？”

郭业点点头，说了句“早就知道了”，继而将自己在太牢重地所看见的和所打听到的——详实地道了出来。

马元举听罢有些意外地说道：“敢情你小子都知道了，不过你小子肯定还不知道谷德昭此次剿匪失利的缘由吧？”

郭业错愕了一下，心里嘀咕着，难道不是因为谷德昭这狗娘养的不是去剿匪征战，而是游山玩水去了吗？

见着郭业这幅表情，马元举悄声说道：“刚才谷德昭就在县衙的后堂里头，被县令大人好是一阵责骂，好家伙，县令大人这回可是动了真火。”

县令大人动了真火？郭业不用看也能猜得到，关键是马元举他们知道的？

当即问道：“行啊，马功曹，最近行情见涨啊？县令大人训斥谷德昭，竟然也能让你在旁观。”

郭业高帽这么一戴，反倒让马元举有些不好意思了，只见他尴尬一笑，轻声说道：“我是偷摸躲在县令大人的花园草丛中看到的，从头到尾，只有谷德昭一人陈述此次剿匪的过程，县令大人一言未发，就连坐在椅子上的屁股不带挪动过一下。”

切，你妹的马元举，你丫也有偷窥的习惯，小哥还真是不得不鄙视你一下。

不过照马元举说来，郭业也能感受到后堂那种压抑的气氛，看来顾县令气得还不轻，谷德昭这老小子这次八成有得受了。

紧接着，马元举还绘声绘色地说道：“最后等着谷德昭说完，你猜县令大人说了什么？”

郭业摇头，我又不是顾县令肚子里头的蛔虫，我上哪儿知道去？

马元举学着顾惟庸的模样，懒洋洋地靠在椅子上，先是喟然叹了一口气，然后将眼睛缓缓合上，右手抬起徐徐一挥，说道：“滚！”

“哈哈，哈哈，你说的是真的？我靠，这王八蛋也有今天，真他娘的痛快！”

听得出来，郭业这次是真心痛快，谷德昭这老小子动不动就拿官威来碾压他，现在同样被顾惟庸依样画葫芦，碾压了回去，郭业能不高兴吗？

痛快淋漓地畅笑几声之后，郭业突然想起马元举之前的问题，当即问



道：“刚才你不是说谷德昭这狗日的剿匪失利另有别的缘由吗？快说说，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马元举唔了一声，对郭业说道：“我告诉你，你小子可要给我守口如瓶，不要轻易露出风去，不然造成城中恐慌，就要出大事了。到时候县令大人怪罪下来，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郭业白了一眼小题大做的马元举，拍着胸脯砰砰作响，朗声道：“我郭业是出了名的铁齿铜牙郭小哥，凡事进了我耳那都是只往屁眼出，不往嘴外漏。放心啦，赶紧的吧，神秘兮兮的，瞧把您能耐的。”

马元举听着郭业的保证，没好气地呸道：“言语粗鄙，不学无术。”

然后又探头环顾了一下门窗的方向，对着郭业招招手，轻声示意道：“来，附耳过来，我小声跟你说，免得隔墙有耳。”

卧槽儿，郭业见着马元举如此小心谨慎到这种地步，心里没来由咯噔一下，难不成还有什么天大的祸事要来了不成？

## 第104章并非战败那么简单

郭业将耳朵凑近马元举嘴边，马元举就跟个刚偷了男人的骚娘们一样，轻声细语地在郭业耳边说起话来，还不时转头瞥了几眼门窗。

郭业越是听下去脸色越是凝重，到得最后连他都忍不住心中的惊骇，脱口反问道：“我了个去，郑三江那个水匪头子真是狗胆包天，他就不怕被抄家灭族吗？”

马元举嗤笑一声，哼道：“他如果怕抄家灭族，就不会去做打家劫舍的水匪了。”

郭业还是摇头不解，止不住疑惑问道：“你刚才说谷德昭跟顾县令言及，此次他们剿匪失利是因为郑三江得到了落日山的几百山匪援助，才将他的壮班击溃，甚至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马元举点头称是，这一点他听得真真儿的，话从谷德昭口中而出，半点错不了。

可郭业还是有些无法置信，猜疑道：“马功曹，你说会不会是谷德昭这狗日的为了推卸责任，才瞎编乱造一通，搞了一个什么子虚乌有的落日山几百山匪出来啊？”

这次马元举倒是站到了谷德昭这一边，摇头说道：“这点本官信他，也许你没出过远门不知道，这落日山就在咱们陇西城的邻县巴蜀县境内，不过与岷江倒是相隔不远，乘坐舟船，顺着岷江一直往下，就能抵达落日山脚。”

马元举咽了口唾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陇西县志》，然后翻开找到描绘陇西县的地图，在地图左下角的一个小角落里找到了邻县巴蜀县的一个位置，说道：“瞧，落日山就在巴蜀县内，你看看，这条是岷江，顺着岷江往下，出了陇西县，便是落日山脚。而且，巴蜀县的功曹佐官与我是同科举人，我俩有通信之谊。我曾听他讲过，落日山的山匪一直都是巴蜀县的老大难之事，常年躲在山中，官军很难剿灭。”

我草！

郭业眉毛陡立，照这意思来讲，谷德昭这次败得还真够冤的了。

四十壮班士卒，论你武器与防具再怎么精良，毕竟不是大唐府兵，充其量只能算是正规军中的民兵预备役，虽叫壮班士卒，但是离正规军还是相差甚远。

如果仅凭四十壮班士卒就想要剿灭一百多的水匪和几百人的山匪，那他谷德昭真是和当今大唐战神李靖李卫公有得一拼了。

这水匪和山匪咋就搅合在一起了呢？

这下好了，水陆两军大会和，谷德昭这四十人焉能不败？

不好！

郭业脑子一转，突然捕捉到什么危险的气息似的，冲着马元举喊道：“完犊子，马功曹，你说这些水匪衫匪既然当了匪盗，连杀头抄家灭族都无所谓了，你说他们这次干趴下了谷县尉的壮班，尝到了甜头，更是让他们发现，用以拱卫县城安危的壮班竟然如此不堪一击。你说他们会不会。会不会……”

郭业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缜密分析，他的危机意识，让预知到了更大的危险即将来临。

如果这两股匪盗合二为一，冒着杀头的风险，冒着以后官军围剿的风

险，来陇西县城干上一票的话，那么仅仅靠现在城中这些守备力量，拿什么来防御抵抗？

就凭壮班仅存的二十来号伤兵吗？

还是凭城中四十捕快，十来个皂班皂隶和一百来号乌合之众般的杂役？

郭业越想头皮越是发麻，要知道大唐自高祖李渊到当今皇帝李世民，虽然承平十来年，但是如今还没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地步。

如今是贞观三年，贞观盛世还仅仅只是一个雏形，还没到贞观十几年那种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乃至四方来贺，万邦来朝的太平盛世。

相反，此时的大唐民间刚经历过数年的隋末争雄，不少地方还有小撮的亡隋余孽，和小股小股的反唐势力。

这是一个大势已定，局面暗潮涌动的年代，这更是一个气氛张扬，民风彪悍的时代。

正是以上种种因素，才导致了如今大唐国内看似太平，实则不稳的假象。

郭业来自后世，对唐朝几百年的走势，特别是贞观盛世的崛起都有过不少的了解。

由小见大，窥一斑而见全豹，郭业经过心中的推演和分析，很肯定地说，这几百号的水匪山匪，绝对会豁出性命，来陇西县城干上一票大的。

对于这些刀口舔血的匪盗来说，能够洗劫一个县城，足以让他们富贵一生，再也无需为钱粮奔波卖命。

对于这些以命搏命的匪盗来说，一个县城的守备力量竟然如此薄弱，如此不堪一击，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个机会。

如果这样还不促使他们下定决心狠狠干上这一票，那真对不起匪盗二字了。

马元举似乎猜出了郭业的隐忧，摇头失望地叹气道：“这正是本官刚才为何如此小心翼翼的原因了，你想想看，这个消息一旦传扬出去，呵呵，整个陇西县城将会乱成什么样子？到时候无需匪盗攻城，整个陇西县也会自个儿冰消瓦解。”

是啊，马元举的担忧不无道理。

特别是对那些在县城中有薄有资产的富贵人家，呵呵，人可以逃离陇西县，细软也可以带离陇西县，但是更多的良田店铺和固定不动产呢？

到时候，怎的一个乱字了得？

郭业突然警醒，对着马元举催促道：“那还等什么，说不定匪盗已经在攻城的路上了。功曹大人，赶紧向益州郡的折冲都尉府求援啊。咱们益州郡是中等州郡，折冲都尉府至少配备了一千名府兵，只要他们迅速驰援，肯定能解了我陇西县的危机啊！”

太宗皇帝李世民他爹，唐高祖李渊在武德二年恢复了府兵制，在各个州府设置了军府，到了太宗李世民经“玄武门事变”登基之后则改称为折冲府，或称折冲都尉府。

因而折冲府的最高长官也被称为折冲都尉，一般看州郡大小以及所拥有的府兵数量定品衔，通常上等州郡的折冲都尉为正四品，中等州郡的折冲都尉为从四品，下等州郡的折冲都尉为正五品。

所谓的府兵制度起源于西魏，流行于两晋时期。

军府府兵不同于拱卫皇城安全的禁军，也不同于卫戍大唐边疆的边防军，它的主要职责是宿卫州府境内的安全和征防州府境内的匪盗与叛乱。

如果州府相当于后世的地级市的话，那么折冲都尉府（军府）就类似于后世的某某市武警部队。

注意，是武警部队，不是解放军。

我们大家通常都知道，武警部队只用于维护国内安全与稳定，而解放军或者说野战军才是真正对外保护国家主权的军队。

因此，通常在街头上，我们能看见武警的身影，很少看见野战军，解放军战士在闹市区行走。

无他，因为解放军常年在深山老林里拉练，连部队番号都是遮遮掩掩的存在，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随意相见就能看见的。

同样，折冲都尉府的职责是管辖州府境内的宿卫和征防，而不是守卫边疆，对外保护国家领土主权。

郭业此时所说的折冲都尉府是驻扎在益州郡境内唯一的正式的军方力量，一千名府兵的战斗力根本不是州府县衙的衙役所能比拟的。

.....

.....

马元举此时也是心烦意乱，蹙眉哼道：“瞎咋呼什么？你能想到的，难道县令还会想不到吗？之前县令大人已经派了县丞吴奎，亲自前往益州郡城的折冲都尉府求兵了。”

呼~~

郭业听罢松下一口气，整个人霎时轻松些许，有些劫后余生的庆幸乐道：“那就好，那就好。”

不过还没等郭业咧嘴笑开怀，一旁的马元举却又有些颓丧地叹道：“不过，即便吴县丞能够快马加鞭向益州郡折冲都尉府求援，形势还是不容乐观啊！”

当即，他掰扯着手指头，数道：“从陇西县到益州郡，至少要经过巴蜀县，茂南县，吴中县三个县城，不说万里迢迢，至少也要近千里的路程，这一去一回，加上到了益州郡内求见都尉大人，签署发兵文牒等等耽搁的时间。依本官推断，至少要半个月，援兵才能到达咱们陇西县。”

半个月？

这时郭业真是被雷晕了，这年头军队的办事效率就这么低不成？人家孙子兵法不也说了兵贵神速吗？

不过想来也是，这年头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更没有飞机轮船，全靠一封书信一双腿脚还有一张嘴来办事，而且派兵增援这种事又并非小事，肯定要经过层层批阅，容不得半点马虎。

从报信求援，到发兵增援，到最后抵达陇西城，需时半个月，还真是差不多。

不过，半个月才到陇西城，一切还来得及吗？

这下，郭业也乐观不起来了，当即苦哈哈着脸唏嘘道：“半个月，就怕来不及了呀。咱们能等，关键那帮水匪和山匪不能等啊，功曹大人！”

马元举微微颌首，表示认同郭业所说的担忧。

这些匪盗本来就是抱着捞一笔就走的念头，怎么可能会拖拖拉拉等上半

个月再来攻城掠夺。

随即，马元举欣然起身，一脸肃穆地看着郭业说道：“这也是本官今日找你来的真正目的。”

郭业刚想问话，突然，一道伛偻瘦小的人影从门口走了进来，脚步显得有些匆忙，冲着屋内喊道：“元举，顾县令召你去后堂一趟。”

郭业转头一看，正是马元举的启蒙恩师，县令顾惟庸的师爷——穆恭。

穆恭见着郭业也在场，随即指了指郭业，喊道：“郭业也在？正好，县令大人吩咐过，也召你一并过去。”

虾米？

郭业大囧，也不知是紧张忐忑，还是激动莫名，陇西县城的大哥大扛把子——顾惟庸，竟然要见自己？

## 第105章县令大人天大的秘密

郭业随着穆师爷，与马功曹一块儿来到了县衙后堂，径直进了县令顾惟庸的书房。

一进入顾惟庸的书房，郭业立马闻见了一股油墨香味，当即好奇的扫视了一下书房的布置，家具摆设古色古香这是自然，更令他诧异的是偌大一个书房四周墙壁都陈设着书架，满满当当的藏书令郭业开了眼界。

看着书架上的这些藏书略写陈旧，更有几本已经被翻阅的封面发黄有些破损，显然这书房之地绝对是县令大人平时主要消磨时光的地方。

这才是真正读书人的书房，自己从秦威那儿接收过来的书房与之相比，弱爆了。

再看书桌，此时砚台上还有刚刚研磨好的墨汁儿，笔架上的毛笔蘸着墨汁儿，一张洁白宣纸上写着硕大一个字：静！

每逢大事有静气的静。

字体中正，丝毫不见仓促和拖沓，极为沉稳的一个“静”字。

郭业偷摸瞥了一眼正坐在书桌后头如老僧入定般眯着眼睛的顾惟庸，看来县令大人此时的心境该是极为沉静。

瞥眼的那个功夫，他粗粗端详了顾惟庸几眼，约莫三十七八岁，国字脸，浓眉大鼻，下颚有须，一副厚重的脸颊，一看就知道此人不苟言笑，平日就喜欢板着脸过日子。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日积月累成官威吧。

再看顾惟庸的额头，应该说是天庭饱满，郭业后世看书颇为杂乱，连一些命理风水的书都有涉及。

照着郭业从后世曾国藩《冰鉴》里得出的结论，这种面相，这种气度的人，只要入了官场，指定是官运亨通啊。

可就奇了怪了，正经进士出身的人，到了三十七八岁，还会窝在蜀中陇西县这种地方当个七品县令呢？而且一当就是这么多年不挪窝。

怪哉怪哉！

就在郭业怔怔失神之际，那边的马元举，穆师爷已经和顾惟庸聊上了。

此时的马元举正躬着腰，拘谨地对顾惟庸回着话，顾惟庸时不时发表几句言论，不过郭业怎么听顾县令说话怎么别扭。

到底别扭在哪里，他又一时说不出来。

突然，顾惟庸的声音有些高亢，对马元举和穆师爷说道：“谷，谷德昭，这，这蠢材，本官是，是指望不，不上了。六，六房佐官中，唯，唯有元举一人，能替，替本官分，分，分忧啊！”

我了个去，说话那叫一个费劲啊！

我靠！！！

郭业差点惊异地蹦达了起来，他总算是明白刚才为何顾县令说话他那么别扭了，敢情县令大人是个大结巴啊！！

说话一顿一顿，不是结巴，不是口吃，那还什么？

毁了，事情的真相彻底毁了郭业的三观。

他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县令大人为何深居简出，几年来包括县丞吴奎，还有其他下属都不怎么见他说话呢。

他现在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以他这种面相和气度的人怎么会蜗居小县城当个七品县令了。

奶奶个腿儿，敢情县令大人有这个致命的缺陷啊。

古代当官不像后世，后世就是秃顶汉子，大腹便便的吃货，只要学了马列照样没皮没脸都敢出来当官，哪怕缺胳膊少腿，也能安排到红十字去当个什么党委书记，这叫不歧视，一视同仁。

古代就不一样了，特别是注重仪表的大唐，这年头当官流行什么？

流行的是腹中有才华，仪表堂堂美髯公，你让一个说话结巴的县令大人怎么出来显摆，连吟首诗都要吟个一下午，这不是为难人吗？

等你吟完诗，估计聚会也早就散伙了，这不是徒留笑柄给别人么。

显然，这才是顾惟庸深居简出的真正原因，不然谁愿意整天龟缩在自己房中啊？男人的学问和手中权利就跟女人的美貌和漂亮衣衫一样，没人看还臭得瑟个什么劲儿啊？

女为悦己者容，搬到男人身上也是这么一个道理。

再说了，特别是越往高了去，哪个当官的会不注重自己的仪表，难道就不怕恶心到皇帝吗？

到时候入了中枢有了上朝资格，皇帝问一句，爱卿你上来殿前，朕要仔细看看你。

等你跑到皇帝跟前，我了个去，你鼻孔鼻毛唱得都能拖地板了，你腋下狐臭都能当蚊香熏蚊子了，皇帝还能不恶心？直接给你丫一脚踹出大殿让你滚蛋，那都是轻的。

皇帝再问一句某某地方为何今年的赋税这么低啊？是不是闹了天灾？

你一个结巴的官员光知道张嘴啊啊啊的口吃着，却愣是蹦不出一句顺溜的话来，就不怕到时候龙颜一怒将你脑袋喀嚓了？

所以，结巴原来才是县令顾惟庸最大的秘密啊。

一念及自此，郭业不由开始同情起县令大人的遭遇来，唉，光有才学有毛用，谁让你有这个尴尬的毛病呢？

完犊子，看来县令大人这辈子也只能在州府县衙这些地方衙门打转了。

“郭业，郭业，县令大人问你话呢！”

就在郭业迷迷瞪瞪的还在遐想之机，马功曹走到他身边推搡了他几下，显然他的眼神也是露出丝丝震撼，看来他也跟郭业一样，终于发现了县令大人身上最大的秘密。

“啊？”

郭业猛然被推醒，赶忙低下脑袋朝着顾惟庸抱拳喊道：“县令大人恕罪，卑职，卑职刚才有想神游天外了，卑职该死，请大人海涵。”

一旁的马元举大概猜出了郭业肯定是震撼于发现县令大人的缺陷，立马给他打了圆场，说道：“我看郭班头肯定是在担心匪盗在不日之内即将围城之事吧？”

郭业知道马元举是在帮他救场，冲着他感激地点了一下头，然后对顾惟庸说道：“是啊是啊，卑职想得就是这件事，此事关乎我陇西县城的危急存亡，关乎到七八万陇西县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更关乎到朝廷威严和体面所在。此事绝不能让匪盗们得逞，更是刻不容缓，必须做出应对之策来，所以卑职才想着想着走了神。”

郭业话中“三个关乎”听得马元举会心一笑，听得穆师爷满脸赞赏，更是听得顾县令一脸的满意，这小衙役会说话，是块好料。

不过这个时候也不是赞赏的时候，顾惟庸略略点了一下头，对着郭业问道：“刚，刚才马功曹，举，举荐你来全，全权负责组织陇西一千衙役，抵抗抗匪盗的攻，攻城。你，你意下，如，如何啊？”

什么玩意？

郭业听完顾惟庸结结巴巴的话，差点没给吓尿了。

让老子来组织全县衙役守城？？

开什么国际玩笑！

陇西县衙三班衙役加杂役班充其量不过两百来号人，要和三四百，甚至五六百的穷凶极恶，杀人越货的水匪和山匪们抵抗，这怎么可能？

这不是老鼠偷油，不去油灯找，非去火坑里寻吗？

典型的自寻死路啊！

不干不干，小哥不能犯傻，郭业刚想摇头拒绝，身边的马元举已经欺身上前，悄悄踢了郭业后脚跟一下，用蚊子般的声音说道：“刚才在功曹房想跟你说来着，谁知道穆师爷一打岔，本官就忘了说这件事儿。”

郭业突然想到刚才在功曹房马元举要跟自己说什么“今日找你的真正目的”，麻痹，敢情就是这事儿啊？

喇~~

就这么一下，郭业的脸色立马沉了下来，草你妹的马元举，你不是把哥往火坑里推吗？

马元举见着郭业脸色霎时难看，低声说道：“小子，别犯傻，危机危机，有危才有机，你不要你那九品官衣了？”

呃？

郭业刚想宣泄的怒火突然被马元举这话一呛，被活生生给浇熄了。

不过，这事儿一个不小心就要人头落地啊，你妹的，即便组织的起来全县的衙役也明显干不过那些匪盗啊。

无论是人数上，还是战斗力上，都输了对面一大截，怎么可能干得过他们？

即便前面再有多大的蛋糕等他来切，那也要有小命去切才靠谱啊。

想到这儿，郭业心里算是打定主意不能干了，不仅不能干，还要赶紧带着老爹老娘还有小妹去乡下躲上一阵子。

随即，他硬着头皮低声推诿道：“县令大人，卑职只是一个小小的班头，维持县城安定之事不是有县尉大人主持吗？小的，小的不敢越俎代庖啊，这样，委实不好。”

顾惟庸一听郭业的话，立马将拉下了脸，冷哼一声一言不发地沉默了起来，显然很不满意，非常不满意郭业这小子现在的态度。

身边的穆师爷连连冲着马元举使眼色，示意他赶紧做好郭业这小子的思想工作，现在县令大人可是暴脾气，说不定当场就有人要遭殃。

马元举当然明白穆师爷是啥意思。

当即对顾惟庸说道：“县令大人莫恼，郭班头的意思很明显，他是想着如果他组织起众衙役来抵抗匪盗围城，到时候谷县尉又掺和进来，委实不好甩开膀子办事。正所谓兵者，令行禁止也。万一谷县尉说东，郭班头说西，那



就太难办了。”

我草，你麻痹！

郭业听着马元举完全扭曲了自己的意思，说得好像自己其实非常想做这件事，可惜有谷县尉在前面，自己才谦让一番而已。

这他奶奶的是赤裸裸的颠倒黑白啊，刚要急得跳脚起来怒骂马元举，然后再跟顾县令解释。

谁知马元举先他一步，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使劲按了按，低声细语道：“别急，赶紧答应下来，你小子现在骑虎难下，难道你怕县令大人的怒火？你小子别忘了你在陇西县城可是得罪了不少人，少了这层官服，你看你还有好日子过不？”

啥，连威胁都用上了？

郭业当然不买账，啪的一下将马元举的手甩开。

可是马元举阴魂不散，趁着顾惟庸眯眼佯装睡着了的时候，在郭业的耳边嘟囔道：“只要你应了这事儿，本官保证你将何家连根拔起，一劳永逸。”

这下真是戳到郭业的心坎儿了，整个人立马冷静了下来，不断地权衡着其中的利弊。

好死不死，偏偏这个时候县令顾惟庸猛然睁开了眼睛，犀利的眼神将郭业死死锁住，依旧是那副冷冰冰的语气问道：“你仅仅只是担心谷县尉掣肘你办事而已，是吗？”

郭业好没考虑清楚到底要不要接下这门要命的差事，听着顾惟庸这么一问，猛然抬头张嘴不知如何回答了……

## 第106章答应，还是不答应

时间在这一刻停止，唯有书房之内四人起伏的呼吸之声伴随着郭业脑中的思绪飞速掠过。

答应，还是不答应？

郭业一时间真是难以下定主意，不知如何取舍。

如果不答应这门差事，郭业可以预见马元举这番话根本不是危言耸听，县令顾惟庸恼羞成怒之下肯定会让脱掉公服解下佩刀，卷铺盖滚蛋。

至于滚到哪里，他不得而知，反正以后公门这碗饭他是指定吃不上了。

不单单是吃不上公门饭，也许他只要滚出县衙，那么何家的报复立马接踵而来，父母小妹，哪怕远在东流乡的便宜岳父和假老婆吴秀秀都会连带着遭殃。

好男儿不惜死，就怕一辈子无法堂堂正正做人，活得憋屈又窝囊。

但是如果答应了下来呢？

也许还未等到折冲都尉府的府兵救援，陇西县城就被山匪水匪叩破，到时候整个县城战火连绵，伏尸成千乃至上万，更有可能自己的小命第一时间会丢掉。

城破之日，就是自己项上人头落地之时。

但是，郭业心中又窃窃地冒出侥幸，万一真抵挡住了呢？或者说万一让他们挺到了援军到达的那一刻呢？

那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守城的头功没得跑，不仅收获了全县百姓的人心，更有可能收获到一个机遇。

正如马元举所说，危机危机，有危才有机。

也许这个守城头功，正是他从一介布衣，无品无衔的杂役班班头跨越到九品官员的关键。

要知道，大唐的品衔制度是极为严格的，如果不是世袭父职的话，或者冷不丁天上掉馅饼，某某皇族亲王是你失散多年的野爹，不然的话，要想正式进入大唐干部序列除非你身有功名或者军功在身。

就连堂堂秀才，都无法破掉这个规则，只得做一些书书写写的刀笔小吏。

要想进入九品文职吏员，最次也要举人功名在身。

而郭业有什么？一没功名，二连军营长啥样都没见过。

连个最基本的童生资格都木有，要想从一介白身到九品，堪比登天还难。

要想破掉这条官场潜规则，来个屌丝逆袭，除非，除非郭业另辟奇径。

而如今摆在眼前的生与死的抉择正是这条奇径的岔路口。

想着想着，郭业渐渐陷入了踌躇，举棋久久不定。

突然耳边又想起马元举刚才所说的，只要答应了这份差事，何家就能连根拔起，这种节骨眼上这个王八蛋绝对不敢诓骗自己。

何家，何家那叔侄现在也许正虎视眈眈地躲在暗中觊觎着自己呢，也许正想着什么阴招对付自己着呢。

如今自己和一帮兄弟也正被他的何记字花馆逼得都快关门歇业了。

一想到这儿，郭业心中那杆天平略倾斜了……

“咳咳咳……”

马元举佯装咳嗽了一下，将还在举棋不定的郭业彻底惊醒。

郭业看了眼县令顾惟庸，脸色明显已经有些不耐烦，郭业咬咬牙心道，娘希匹，好男儿不惜死，老子这次就赌把大的，他奶奶的，为了家人和兄弟，拼了！

当即对着顾惟庸抱拳说道：“回大人，马功曹说得没错，卑职是这么个心思。”

呼~~

呼~~

喘~~

几道喘气的声音霎时响起，就连顾惟庸的脸色都明显和悦了不少，只见他点头赞道：“年纪轻轻，却，却有此胆量，不错不错，是，是，是个人才！”

郭业听着这赞扬格外刺耳，心里哼道，这都他妈不是你们逼的吗？

不行，你们这么逼小哥，小哥非趁机多要些好处，不然就亏大了。

随即对着顾惟庸说道：“大人，此事非同小可，属下还有几个不情之请。”

顾惟庸现在听着郭业答应了这份差事，心里舒坦了不少，伸出手示意郭业尽管讲来。

郭业说道：“第一，全县衙役必须听卑职一人令下，刚才马功曹也讲过了，行军打仗讲得就是一个令行禁止，如果令出多方，恐怕，恐怕到时候……”

说穿了还是想将谷德昭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踢到一边儿，免得他给自己添乱拖后腿，当然也有趁机夺权的嫌疑。

不过顾惟庸倒是没有犹豫，不假思索地应道：“你，你担心的不，不就是谷，谷德昭嘛。放心，本官，本官既然，答应了，就，就会让你放，放开手脚干。而，而且谷县尉刚，刚才跟本官请了，了假，说要，要回乡，乡下去祭祖。他，他叨扰不，不到你的。”

谷德昭回乡祭祖？

我去，谁信啊，这王八蛋敢情也是猜到了匪盗可能要围攻洗劫陇西县，趁机请假跑路回乡下躲难去了。

麻痹，狗日的，我说县令大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找老子呢，郭业心里一个劲儿地抱怨，原来是谷德昭这厮怕死躲到乡下去了。

如今陇西县衙除了谷德昭还能有谁能号召起这两百衙役来啊？

不就是如今人气超高的自己吗？

郭业暗暗瞪了一眼马元举，看来县令大人现在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了。

小哥如今在他眼中就是那个倒霉的廖化啊。

郭业压住心里的闷气，继续提要求道：“卑职希望从明天开始，整个陇西县城进入战备状态，县衙一切事宜全听卑职一人调配。”

说到这儿，郭业不无报复了一下马元举，指着马元举说道：“而且马功曹必须作为卑职的副手，陪在卑职左右。”

郭业的意思马元举算是听明白了，这小子要自己做副手不仅要趁机踩自己两脚，还要拉着自己一起守城抵抗，万一城破也要拉着自己一起死啊，这小滑头真是龇牙必报。

这个节骨眼上，马元举当然有理由相信县令大人肯定会照着郭业的意思来。

现在谁让这小子的作用是独一无二的，整个陇西县城的安危都寄托在他一人身上，县令大人怎会不准？

果然，只见顾惟庸大手一挥，颇为敞亮地说道：“准，准了，统统归，归你调配。包，包括本县令。”

哟呵，听到顾惟庸竟然如此配合，郭业不由有了一丝丝的感动，在关键时候能放下手段，顾惟庸还真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官。

谁知心里还赞了顾惟庸几句，身边的穆师爷就低声说道：“明府大人，您莫非忘了您跟感业寺的小红大师有过约，明日您就要随他在感业寺礼佛半个月啊。”

感业寺是陇西县内的一处寺庙，香火鼎盛，处在深山老林之中，离县城有二十里的路程。

顾惟庸恍然大悟，连连点头称是，说道：“本，本官差，差点忘记了，本官明日就要启，启程去感业寺礼，礼佛。本官不，不在期间，县中一应事宜，统统归马功曹和，和你来操办。”

礼佛？

一个结巴的说话都费劲的人去寺庙里念经诵佛？

你妈的，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

郭业算是回过味儿了，这穆恭和顾惟庸两人一唱一和，这是要撂蹶子躲难去啊。

我靠，都他妈是些什么人啊。

.....

.....

随着马元举离开了顾惟庸的书房，郭业还在想着顾惟庸这结巴县令的不仗义，只听马元举幽幽吐槽道：“顾县令此举虽不堪，但是情有可原。正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你想想看，他这番样子肯定是指望不上高升了。既然无法高升，他干嘛还呆在陇西县城冒这个风险呢？”

听着马元举的分析，郭业这才觉得是这么理儿，既然立了大功也无法高升，他顾惟庸干嘛还抱残守缺的死守忠义，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不过他也觉得有些意外，因为马元举这样的人什么时候也会说“千里做官只为财”这种话了呢？

这厮不是整天嚷嚷着圣人弟子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吗？

当即冲他开涮道：“那你呢？你又不是明府县令，干嘛操这份心？难不成你也马元举也掉进了大染缸，想趁乱搏一搏，博个好前程，借机升官？”

“戚！”

马元举啐了一口郭业，哼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辈读书之人虽不能手提三尺青峰荡涤贼寇，但是满腔的浩然正气却是.....”

嘶，真他娘的酸！

郭业听着马元举慷慨陈词，不由全身起着鸡皮疙瘩挥手打断道：“得了得

了，少来。马功曹，说说吧，你刚才可是信誓旦旦地答应我，只要我应下这份要命的差事，便有办法能将何家连根拔除，永除后患了哟！”

马元举习惯性地打量了一下四周，然后提起衣角对着郭业说道：“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你我出了县衙，县找个隐蔽的地方，我自有办法助你除掉心头大患。”

随即，二人一前一后缓缓离开县衙后堂院落，朝着县衙大门的方向走去。

## 第107章马元举遮遮掩掩的办法

还是老地方，位于城北烟花柳巷中的一品楼。

还是老位置，居于一品楼二楼靠窗的那个房间。

时隔一月，再次故地重来，但是郭业和马元举的心境却有了迥然的改变。

想当初，马元举在郭业看来，身负功名，官居九品，当真不是他这么一个一穷二白手中无权的小屌丝可以攀附的。

再看如今，富贵逼人，自己在陇西县城不仅置办了产业，还间接地掌控了县衙大半以上的衙役。而且凭他郭小哥如今的名头，在陇西县城虽谈不上呼百应，但也不缺极为可观人数的拥簇者。

当真是活得那叫一个滋润，就连陇西第一家何家他都敢去捋上几把须。

同样，马元举此时心中也是百味杂陈，没想到郭业这个小衙役在短短数月竟然能够成长得如此神速。当初在自己跟前唯唯诺诺，说话都极为拘谨，一直都是自己牵着这小子的鼻子走。

现在倒好，这小滑头虽无品衔，但是却能够变着花样威逼县令大人，让自己一个堂堂的九品功曹做他此次守城的副手。

而且从对方言谈举止之中，马元举看到了郭业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从容。

至少，此时此刻，两人已然能够站在同等的平台之上展开对话，且不见一丝生硬。

呼~~

又见风云起，时势造英雄。

马元举看着郭业扶窗望向外头楼下街景的背影不禁感叹，各人有各人造化，此子将来定非池中之物啊！

就在马元举盯着郭业背影怔怔发愣间隙，郭业头没回却幽幽说道：“不远处便是满月楼，如今怎的一个萧索凄凉了得？谁能想到前些日子还是客似云来，门可雀罗的陇西第一青楼呢？”

这番感慨在马元举听来倒是有一番人到暮年，看透世事纷争的感慨，不过从郭业这小子嘴中说出，马元举怎么听着怎么别扭。

以他对郭业的了解，这小子肯定话里有话，莫非他用满月楼来暗喻何家吗？

随即试探性地打趣道：“是啊，以本官来看，只要经你小子一折腾，今日满月楼的萧瑟光景，必是明日何家之下场。你小子就不是个息事宁人的主儿，也非那盏省油的灯，不是？”

“哈哈……”

郭业一声大笑顿时将刚才那番深沉驱散的一干二净，立即回到原先那副无赖嘴脸，缓缓转身对着马元举伸出右手，请道：“马功曹，咱俩也别藏着掖着装神秘装低调了，赶紧说说吧，怎么个意思啊？你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将何家连根拔除啊？”

这话一出，马元举算是明白了，这小子刚才那番话是在跟他表明决心，他肯定要将何家整到满月楼这般下场，否则他还是会改变守卫陇西城的决心。

满月楼什么下场？

关门歇业，东家刁德贵横死的下场。

这小子心也够狠的啊，真有点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的意思。

不过马元举对何家也不抱什么好感，毕竟也是肮脏丑陋下作的人家，空有书香门第的名声，干得却都是些畜生行径，相比于守卫陇西城这等大事而言，何家死不足惜。

当即马元举对着郭业说道：“你应该知道，如今陇西县城形势严峻，县令大人放下话来，一切事宜尽有你我二人来打理操办。”

这话的意思说白了就是他们二人便是当下陇西县城的话事人，而且还是县令大人亲口允诺。

想想看，县令顾惟庸带着师爷穆恭和全家老小躲进深山老林的寺庙去礼佛；

县丞吴奎则是被派往益州郡城的折冲都尉府前去求援；

县尉谷德昭则是带着大奶二奶三四五六奶屁颠屁颠滚回乡下去祭祖，祭祖是假，躲难倒是真；

至于其他得到匪盗即将攻城消息的几房九品佐官早就没了影踪，估计也是躲到哪里去避风头了。

整个陇西县城能拿主意的也就他们二人了。

郭业对顾惟庸的亲口允诺自然记在心里，但是这跟灭掉何家有嘛关系？

当即有些不爽马元举的跑题，哼道：“你不用老提醒我这事儿，只要你能给我一个解决何家的办法，我郭业说到做到，肯定与你一道组织全县衙役死守陇西县城。如若我不守承诺，我是你马元举养得。”

马元举微微一笑而过，摇着头看着郭业打趣道：“办法我刚才已经说了呀，难道你还没悟透？”

“已经说了？说你龟儿子个蛋蛋。别忽悠小哥，你马元举可是出了名的忽悠死人不偿命！”

郭业明显有种被马元举戏耍的感觉，拉下小脸一脸的冷峻。

马元举见状，只得再次重复说道：“如今县中大小事宜皆有你我二人说了算，至少在折冲都尉府的援兵抵达陇西县城之前，都由你我说了算。这回懂了吧？”

我靠，这老骡驴卖关子卖出瘾来了，老子又不跟你一样连放个屁都带算计人的，上哪儿懂去？

马元举见着郭业还没悟透，又附在郭业耳边说道：“只要你能组织众衙役守住陇西城，保住陇西县的八万百姓不被匪盗袭扰，免于生灵涂炭。期间你郭业要做什么事，本官一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往不咎，可好？”

老子做什么事你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既往不咎，不加干涉？

听到这句话，郭业猛然像是抓住了一些什么。

紧接着，马元举提了提衣角轻拍了两下，撂下最后一句话：“郭业，往往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才是最行之有效的。唉，本官今天的话说得有点多了，这种缺德事儿，以后本官还是要少干啊，有辱斯文，有伤天和！不然，将来生个儿子没有屁眼，本官找谁说理去？”

言罢，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去，看这架势连一秒钟都不愿意多做停留。

郭业没有出言阻喝挽留，而是细细品味着马元举这前前后后晦涩如深的话，这骡驴肯定是话中藏话，貌似在提点着自己。

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才是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如今陇西县城只有自己和马元举说了算，自己干啥事儿他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加干涉，既往不咎？

……

懂了！！！！

郭业怦然跳起，哇哇叫道：“好你个马元举，你他娘费这么大的劲儿跟小哥绕圈子，无非就是这个办法？”

陡然，郭业突然默默静了下来，在房中来回踱步，脑中想着马元举提议的这个办法……

分析推演和盘算了一会儿之后，郭业止住脚步，自言自语说道：“嘿嘿，这未尝不是一个好办法呀，正如那头驢驴所言，这办法最直接也最简单。”

想罢之后，郭业这才收起心思，缓缓下了楼。

到了楼下柜台刚要结账，谁知那掌柜连连摆手，声称刚才离去的马功曹已然结过帐了。

马元举主动结账？

郭业不由想起第一次来一品楼被马元举摆了一道的事情，时移境迁，但是现在想来还是觉得好笑。

不过如今马元举肯主动结账，这绝对是一个好的现象，最起码在马元举的心中，他已经将自己和他摆正了位置，将自己提到了与他平起平坐的地步。

随后，郭业轻轻嗯了一声，不多做停留，快步朝着福顺巷的家中走去。

……

……

从城北重新绕道城东，郭业走了捷径，穿过几条熟悉的小巷子，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就回到福顺巷巷子口。

进了巷中，见着人来人往的搬抬着箱子和行李，朝着福顺巷尽里头走去，看这些搬抬的打扮都是些苦力挑夫。

郭业心中生疑，难道是有新住户搬进福顺巷了？

可整条福顺巷，只有自己家的隔壁还有一处空置的宅院，莫非来了新邻居？

当即郭业疾步往自家宅院走去，果然，正是自己家隔壁搬来了新邻居，大门口搬搬抬抬行李物件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屏风茶几堆满了巷子，差点都挤不过去。

陡然——

郭业在新邻居的大门口发现了老爹郭老憨的身影，还小心翼翼地抱着一个大花瓶往里走去。

老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难道他和新邻居认识不成？什么时候他也认识了这么一个富贵的朋友，要知道福顺巷的宅子在陇西城中可不便宜。

就在他错愕之机，他又发现了小妹和老娘的身影，她们俩竟然也在！

我擦，搬来的新邻居到底是谁啊？竟然要老郭家全家出动。

止不住心中的好奇，郭业也熄掉了进自家郭府的心思，朝着新邻居家的宅院大门走去……



## 第108章便宜岳父新邻居

砰！

刚一进宅院大门，郭业就和里头出来一人撞个满怀，所幸力度不大两人只是踉跄一把，倒也相安无事。

稳住身形，郭业定睛一看来人，竟然是他！！

东流乡那位便宜岳父——吴茂才。

怎么个意思？

郭业顿时一头雾水，吴茂才怎么也会出现在这儿？

这时，又一个郭业的老熟人从里头跑了出来扶住吴茂才的身子，而且怀里抱着一块还透着油漆味，看似门匾的玩意。

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郭业初来吴家之时对他颇有照顾的老管家——福伯。

福伯也出现在这儿，郭业疑惑地朝着福伯怀中那块门匾瞅去，赫然就是两个字——吴府！

好了，一切皆已明了。

搬迁到自己隔壁的新邻居，这栋宅院的新主人，正是自己这位便宜岳父。

郭业就纳了大闷，好端端的东流乡不住，怎的跑来县城置办起产业来了？这可不是自己这位整日抠抠搜搜，精打细算的土鳖岳父所具有的风格啊。

郭业刚要开口询问，吴茂才赶忙从撇开福伯的搀扶，挥手示意他去安排挂门匾的事儿，然后满脸笑意格外热情地拉起郭业的手臂，喊道：“原来是贤婿啊，来来来，赶紧去里头坐着，咱们客厅说话。”

而后冲着郭老憨他们嚷嚷道：“亲家公，亲家母，都别忙活了，这些活计有下人来干，赶紧让福伯领着你们进去喝口水，歇息歇息。”

言罢，就拽着郭业往里头走去。

郭业也没有反抗，任由他自来熟地拉扯进了宅院。

进了院子，一路之上吴茂才对院中摆设指指点点，询问郭业觉得如何，比之东流乡吴家大院又如何。

不过郭业倒是没有心思去欣赏这所宅院到底怎么样，因为心里一直在纳闷，好端端的，吴家怎么会搬迁至县城。

而且吴茂才都来了，自己的假老婆吴秀秀还会远吗？

很快，两人就进了客厅，吴茂才又吩咐丫鬟上来茶汤。

待得郭业坐稳了，还没尝上一口茶汤润润嗓子，这边吴茂才就噙里啪啦主动说起了话来：“贤婿，你知道不？咱们老吴家这次可算是在陇西县城扎下了根来，你瞧瞧这栋宅子，也不算丢了你这陇西第一捕头的名头了吧？”

“贤婿啊，你岳父我这次可是狠下了心，你知道不？东流乡的那些产业田地，还有山林啥的，我统统都卖与他人了。穷乡僻壤有啥好呆的？要来，咱就要来县城享福，不是？”

“将来，将来你和吴秀秀有了娃，这城中置办的宅子，对了，还有我在城东大街买的两间铺子，我都一并传给娃，也不算你入赘咱们吴家的这份委屈。”

……

……

听着听着，郭业满头黑线，这是要闹哪般？

吴茂才竟然将东流乡的所有产业都变卖了，竟然跑到陇西县城来定居置产，谁给他这么大的魄力啊？

还有，还有那个啥，什么叫小哥和吴秀秀将来有了娃，不是，不是说假夫妻吗？

假夫妻也可以享受真夫妻的所赋予的福利待遇不成？

郭业满脑子的疑惑，不解，还有一丝丝的忐忑，傻呵呵地失神了好大一会儿，才问道：“岳父，你，你这是要干啥玩意啊？”

同样，说得眉飞色舞的吴茂才也被郭业的反问将了一军，先是失神一怔，而后才缓过神来回答道：“没啥啊，就是搬到城里住，不再东流乡住了啊。”

郭业被吴茂才这个回答再次呛了一口，简直答非所问，这个哪里是自己要得答案。

好，先抛开在城中置产买房定居之事，郭业再次问道：“岳父，我和秀秀不是假成亲的吗？怎么，怎么您老人家说将来等我们有了娃，这，这什么意思啊？你把我绕糊涂了。”

这时，吴茂才搓了搓手心，嘿嘿笑道：“贤婿说这话是不是还在记恨老夫啊？今时不同往日了嘛，你如今是陇西捕头，位高权重，与我家秀秀很般配，般配的很呐。”

我去了！

郭业总算是听明白怎么回事了，好你个见风转舵，先敬罗衣后敬人的吴茂才啊。

敢情是因为小哥如今有了丁点成就，你才对我另眼相看，觉得小哥是一支潜力股，要将假女婿变成真女婿啊？

郭业差点没被吴茂才给气出血来，你他妈也忒儿现实了吧？

不过憋气归憋气，但是郭业可没有跟吴茂才立马甩脸子呕气，也许，自己这个假女婿临时工转正成真女婿正式工，未尝不是一件美事。

特别是吴秀秀这么一个冷艳孤傲容颜倾城的女子，绝对是不可多得的一个老婆，带出去赴宴啥的，绝对是能给自己长脸的存在。

郭业脑海中顿时浮现一番画面，座无虚席的宴会之上，达官显贵云集，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吴秀秀穿着宫装紫萝裙挽着自己的手臂缓缓走进大厅之中。

啦啦啦~~

霎时，整个宴会厅鸦雀无声，众人的眼神全部凝聚在自己与吴秀秀的身上，不时传来阵阵的喝彩之声和对自己的艳羡之声。

要命！

也许可以考虑考虑吴茂才的意思，各取所需嘛。

尤其是吴秀秀这个女人，太能挑起自己的征服欲望了，如果将这种女王性格的女人降服，抱入床上又会，会是一番怎样的光景呢？

清冷，绝色，孤傲，这不就是典型的女王范儿吗？

郭业瞥了一眼笑着有些讪媚的肥头大耳吴茂才，这人咋就能生出这么高

水准的女儿呢？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儿会打洞，这句话看来一点都不靠谱。

也许猪八戒上了嫦娥之后，也能生出七仙女这样的高质素孩子了。

对于这个疑问，郭业只得把吴秀秀的基因全归到她母亲的身上了。

想罢郭业觉得可以接受吴茂才的提议，管她呢，反正自己一点都不吃亏，当即点点头，说道：“岳父大人这话在理，不是一家人怎进一家门？也许我和秀秀上辈子注定今生有莫大的姻缘，不是？”

吴茂才一听，顿时咧嘴笑开了花儿，哈哈笑道：“是极是极，贤婿就是会说话。一会儿，等秀秀来了，老夫安排你俩亲近亲近，小夫妻嘛，怎么能不在一块儿住呢？”

这个可以有！

郭业心里窃喜，小哥也是人，也是个实打实的男人不是？

像是和吴茂才达成了什么协议一般，郭业猥琐地笑着，刚要和吴茂才说上几句贴心话，谁知客厅外头蹭蹭跑进来一团彩影，论身材绝对是个妙龄女子，一股清香霎时扑进客厅。

“爹爹，爹爹，咦，你怎么也在？”

很显然，来人正是吴秀秀。

待得吴秀秀站稳来到吴茂才的身边，郭业才发现，今天的吴秀秀穿得倒是如小家碧玉一般的小清新，没有之前在吴家大院那般，如玉龙雪山上的一株天山雪莲，孤冷而又清傲，生人勿近。

看来女王范儿也有小清新的时候。

不过看着她手上提着的几包束着红丝带的纸盒，沁着香味，应该是胭脂水粉之类的女孩子玩意。

看得出来，这小娘皮一来县城便上街去采购了。

吴秀秀见着郭业目不转睛地打量着自己，脸颊没来由的泛起红晕，然后借着将手提的纸盒放到一边的机会，躲出了郭业的视线。

而后对着吴茂才说道：“爹爹，女儿刚才在上街的时候，看见有数十衙役开道，好几顶轿子在后头尾随，缓缓出了陇西县城。”

吴茂才唔了一声，不假思索地说道：“能够让这么多衙役开道，肯定是县令大老爷呗，有甚好奇怪的？”

吴秀秀摇摇头，不解说道：“可奇怪的是，女儿听街边路人说，就在今天上午饭前，县尉大人也带着家眷亲属，大包小包赶着好几辆的骡车，跟搬家乔迁似的出了县城。不只如此，还有好几个县衙里的老爷也是如此呢，什么刑曹房佐官，户曹房佐官……”

说着说着将眼神缓缓转向郭业，问着郭业道：“郭业，我听我爹爹提及你如今已是县衙捕头，你在里头办差，你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太过奇怪了，怎么县衙里头的几位大老爷都争相出了城，还携带家眷仆从与细软，这是要干嘛啊？”

郭业不得不佩服吴秀秀的观察力和想象力，不过也暗暗责骂那几位贪生怕死的大老爷，这帮蠢材，这么堂而皇之的跑路避风头，难道就不怕引起有心之人的猜疑，最后酿成县中百姓的大恐慌吗？

## 第109章山匪未灭，何以为家？

“呃……岳父大人，我如今已经不是什么捕头了！”

郭业一下子不知对吴秀秀还有吴茂才从何开口解释才好，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来。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可就坏了菜。

砰！

吴茂才听罢之后顷刻双腿一软，一屁股做到了地上，嚎啕大哭起来：“我的个亲娘唉，不带这么玩老子的啊！呜呜，你个龟儿子竟然被人撸掉了捕头，那，那我的全盘计划不是要全部泡汤了吗？呜呜，可怜我吴家在东流乡的那些田地和产业了呀！”

说着，吴茂才就跟发了失心疯似的猛然爬起来，双眼赤红地瞪着郭业，噌噌几下跑了过来双手抓住郭业的衣襟，低吼骂道：“你个不争气的龟儿子，你不当捕头，老子来县城住个球，老子来县城买个卵蛋的铺子啊！你个坑爹的龟儿子……”

无语，真他妈的无语，郭业一把将吴茂才的双手推开，厉声喝道：“疯了把？”

然后将吴茂才推搡到吴秀秀跟前，不给好脸色对吴秀秀沉声道：“把你爹看好了，发得哪门子鬼疯？怎么着也要等我把话说完不是？刚才一口一个贤婿，说要成全我和你呢。”

吴秀秀听着郭业最后一句话，酡红飞霞上了脖颈，缓缓垂下脑袋，将还在嚎啕大哭的吴茂才拉扯了下来，埋怨道：“爹，你说得什么胡话呢？女儿什么时候要与他，与他……”

“怵怵怵。”吴茂才恢复了理智，不过满脸的怒气隐现，连连啐道，“郭业，你别想了，老子刚才说得那些都不作数，你龟儿子做不成捕头，屁都没得谈！”

言下之意，郭业你小子根本没有能力罩住我老吴家，让我吴茂才在县城中逞逞威风，你想上我女儿？想都别想了。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等我一会儿讲完，你老小子可别上杆子求着我。”

一旁的吴秀秀见着郭业对自己父亲如此说话没大没小，乱了规矩，不由蹙眉埋怨道：“郭业，你怎的如此目无尊长？好歹我父亲也是你的岳丈。”

不说这个还好，吴秀秀一说这话，郭业更来得憋屈，这世上哪里有这么市侩，这么言而无信朝令夕改的岳父？

当即也是不假以颜色的回敬了吴秀秀一句，高声喊道：“什么岳丈？假的，统统都是假的！！！”

声音高亢而响亮，显然郭业积郁已久的怨气也宣泄了出来，幸亏郭老憨不在，不然万一让他听见了指定又起什么妖风。

一贯以来郭业给吴秀秀的感觉都是嬉皮笑脸，一天到晚没个正形，今日冷不丁怒火相向，委实令她有些不知所措，而且，郭业说得也是事实，统统都是假的。

自己的父亲什么德性，吴秀秀又怎会不清楚？

霎时，吴秀秀备感委屈，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吴秀秀对前些日子郭业在

吴家大院组织人手抓捕秦威之时，积攒的那几许好感荡然无存。

若隐若现，眼眶中有许晶莹在打转，哆嗦着粉嫩的嘴唇，期期艾艾地指道：“你，你，你，姓郭的，你欺负人！”

当即，转身跑开，留下一道孤寂单薄的身影在郭业眼中愈跑愈远，不一会儿便转入内堂，消逝在郭业的视线之内。

就在吴秀秀甩下话的那一刻，郭业看着那道背影，心中猛然酸涩了一下，没想到一向强势的吴秀秀也会给他一种楚楚可怜，想揽入怀中疼惜一番的冲动。

看来，女人始终是女人，哪怕你平日再怎么孤冷高傲，再怎么强势若斯，骨子里还是水做的可人儿。

不过郭业现在没有功夫去理会这些男男女女之事，因为脑袋上还悬着一把随时都会掉下来的宝剑，一把早已开了封露着狰狞杀气的宝剑——那便是随时都有可能攻入县城的那些山匪水匪。

趁着吴茂才停止失心疯和躁狂，恢复里一些理智，郭业向他解释了县令顾庸庸等人为何会集体陆续撤离陇西县城的缘由。

同时更是将陇西县城此时所要面临的处境一一翔实地道了出来。

.....

.....

吴茂才总算是强压着性子和胆气将郭业的话听完，脸色之难看可想而知，只见他跟行尸走肉一般在客厅之中晃晃悠悠地走着，嘴中喃喃道：“嗨，我这是抽得哪门子风啊？好端端的东流乡不住，偏偏往陇西县城这火山口里蹦达，我真是猪头蒙了心啊！”

“啪！”

吴茂才猛然抬起右手抽了自己一嘴巴子，大骂道：“我这不是犯贱吗？放着安生日子不去过，非跑这儿来。”

“完了完了，这下东流乡的产业和家当全让老子变卖完了，回也回不去了，混蛋玩意啊，可愁死老子了。”

.....

听着吴茂才就跟个二逼似的在那儿喃喃自语，好歹也是名义上的翁婿一场，郭业看着也是有些过意不去。

随即上前将他拉扯住，宽慰道：“其实事情也并非想象中那么恶劣，陇西县城高墙厚，不是想攻就能攻破的，不必太过惊慌。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县令大人委派我与功曹马元举二人主持县中事宜，放心吧，如果陇西县城如土鸡瓦狗一般，我能留下来守备吗？”

郭业这话就跟一剂强心针，一颗定心丸似的立马让吴茂才稍稍静下了心来，脸色稍缓，转头盯着郭业那张刚毅不失俊俏的面颊，问道：“当，当真？”

郭业晒然一笑，说道：“这是自然，我又不是傻子，你真以为任由别人糊弄我几句鬼话，我就给别人当替死鬼不成？我的命也是命，哼，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听着郭业信誓旦旦的保证，吴茂才那张多变的嘴脸让秋日菊花绽放，像是求证着什么似的问道：“贤，贤婿啊，你刚才曾说，一旦支撑到折冲都尉府的援军到来，你便大功告成。那啥，立了头功，备不住就要被拔擢九

品，可，可是当真？”

擦，郭业算是彻底服了这老鬼。

什么叫狗改不了吃屎，便宜岳父吴茂才便是典型，永远都是这幅见风转舵，待价而沽的狗德行。

不过他也没有诓骗于他，不知可否地点点头。

一见郭业点头，吴茂才这下来劲了，一把抱住郭业的胳膊用商量的口气说道：“贤婿啊，刚才老夫骂的都是些气话哈，你不要往心里去。其实你和秀秀的事儿，老夫一直都是持赞同意见的，你放心，等你大功告成，老夫就让秀秀跟你圆房。到底是小夫妻，怎能老是分居两处呢，不是？”

我靠！

这老东西变得可真够快的，连郭业都有些无法适应了。

不过此时他并非真如刚才所说，对于即将到来的山匪水匪攻城洗劫持乐观态度，相反，这十五天之内，整座陇西县城将会陷入孤城的边缘。

此刻最迫切的是找到守城防御的策略，而非什么狗屁倒灶的圆房不圆房，脑袋都没了，还圆个姥姥的房啊？

想罢，郭业立马将吴茂才的胳膊挥袖甩开，正义凛然地说道：“山匪未灭，何以为家？”

而后不无装逼地挥挥衣袖，不带走一丝云彩，朝着客厅外走去。

吴茂才看着郭业渐行渐远的身影，心中暗暗庆幸地想着，这招赘来的假女婿可真没白招，万一，万一这小子真的成了九品大官，啧啧，以后还真是牛逼大发了。

出了吴府，赶巧，郭业看着新任捕头庞飞虎，新任皂班班头朱鹏春，还有程二牛等人联袂而来，八成来找自己的。

他们来的目的很显而易见，无非是来询问今日县令大人，县尉大人还有其他几位佐官大人为何陆续出城，跟躲灾避难似的。

郭业冲他们几个人打了招呼，示意先不要说话，然后对着程二牛吩咐道：“二牛，你去一趟大牢，将大牢牢头邵啸给我叫来府中商议大事。”

程二牛没多问什么，听罢立马转头就奔着福顺巷外出去。

而后郭业对着朱鹏春吩咐道：“老朱，你去趟城南，将泼皮头子孙明延给我找来，就说小哥这儿有份赚大钱的生意，问他做不做。”

朱胖子唉了一声，尽管心中有些疑惑，但是看着小哥那冷峻的神色，也没敢多问为什么，径直转身小跑而去。

剩下的庞飞虎看着郭业刚发完两道指令，都是召集人来商议事情，显然是出了什么事情。

随即问道：“从来没见过你如此这般紧张过，怎的，跟老哥我说说？”

“唉……”

郭业喟然长叹，一把揽过庞飞虎的肩膀，肩并肩的朝着自家郭府走去，边走边叹：“老哥啊，不紧张不行啊。今日这陇西县城中的气氛连你们都闻出不对劲的味道来，呵呵，事儿还能小吗？”

而后两人走到院子，郭业托着庞飞虎的肩膀，指了指此时愈发阴霾的天空，语气凝重地说道：“看，乌云密布，黑云压城城欲摧，这陇西地界儿是要开始刮大风，下大雨了呀……”

## 第110章商议对策

郭业与庞飞虎在院中小坐片刻之后，程二牛领着牢头邵啸，朱胖子带着城南泼皮头子孙明延陆续到来，进了府中。

几人稍稍碰了一下头寒暄几句，郭业便领着他们去了书房，密谋商议起迫在眉睫之事。

进来书房，郭业长话短说，将匪盗即将围攻陇西城之事迅速讲了出来。

果然，纵然在场几人都是见过场面的人物，虽没有如吴茂才那般吓出屎尿来，但还是被这个消息给深深震撼了，脸色一一阴沉了下来，担忧之色显露无遗。

除了程二牛低骂了一句“狗娘养的”之外，在场没有一个人言语一声，皆默不作声地思绪飞转，整个书房之中的气氛霎时紧张和压抑了起来。

众人纷纷心中嘀咕，满城加起来也不过两百衙役，这些衙役平日里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就跟土鸡瓦狗一般毫无战斗力，怎的是真枪实刀练出来的山匪水匪的对手？

而且，这双方的人数上也相差太大了，虽然攻城来匪不知人数几何，但是保守估计铁定在五百，甚至六百以上。

鸡蛋怎能碰的过石头，胳膊怎的扭得赢大腿？

时间飞逝，唏嘘之声此起彼伏，但还是无人说话打破这份略显沉闷的肃静。

“咳咳……”

郭业故意轻咳几声，幽幽说道：“其实吧，要说这陇西城也不是没有办法守住，活人还能让尿给憋死了不成？”

“怎么可能守住啊？”

见着郭业发话，程二牛不甘寂寞地插话喊道：“先不说咱们与这股盗匪在人数上差得太多，就说咱们县衙这帮衙役捕快也根本指望不上啊？您想想看，咱们平时压根儿就没跟府军、边防军一般，没日没夜的操练，这哪里来得战斗力啊？”

“对啊对啊。”朱胖子也趁势插嘴，附和道，“小哥，这些水匪山匪没人性啊，平日干得就是刀头舔血的买卖，啧啧，都是些杀人眨眼的畜生哩。与他们一比，咱们手下的兄弟就是羊圈里的羊羔子。哪里是这些豺狼虎豹的对手呢？”

对于朱胖子和程二牛的话，稳重如庞飞虎、胆小如邵啸、沉默如孙明延皆纷纷点头表态，赞同二人的看法。

郭业看着此时书房中的气氛虽已不再压抑，却显得有些士气低落。

在后世略读经史子集的他当然懂得，未战而先言败，这是兵家之大忌，首先在气势上已经输了一大截，这可不是什么好的现象。

与自己关系最为亲密的几人都已然如此，可想而知手下那些衙役们届时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郭业心思着，看来此时也只有依仗小哥平日积累的个人魅力与人气儿来给众人信心了。

当即，郭业面容淡定地对几人说道：“你们几时见过我郭业办砸了事儿？小哥我什么时候让弟兄们吃过亏？没有把握的事儿，郭某人怎么会信口开河

呢？”

果不其然，平日积累的威望在这时发挥了功效，原本还有些浮躁和忧心的几人缓缓安静了下来，将目光缓缓望向郭业那张刚毅的脸颊，隐约透着几许期待与丝丝的信心。

机警的朱胖子上前问道：“小哥，你说得如此笃定，可是有什么妙招来守这孤城一般的陇西县不成？”

郭业的阴招损招儿，在陇西衙役圈里那是出了名的，郭业也是仗着不按套路出拳的阴损招式占尽了先机，抢尽了风头，屡立功劳。

因此，朱胖子才有此一问。

不过郭业的回答却令朱胖子有些失望，只听郭业说道：“此次守城，本就是以弱敌强，没什么捷径可走，唯有‘死守县城，以待援军’这个办法方能奏效。”

唉~~

郭业此话一出，众人刚刚堆砌起来的那一点点信心顿时又冰消瓦解，竟相丧气。

“我擦！！”

郭业脱口低吼一声，赶紧说出后续方法来：“瞧你们这点出息，好歹也等哥们说完不是？”

当即，郭业一把将程二牛拉到身前，问道：“二牛，我问你，如果有人要闯进你家来危害你那老母亲，你会胆怯后退，纵容贼寇肆虐吗？”

程二牛当然不会，连连摇头道：“怎么可能，俺非一拳将他揍成肉泥不可。”

郭业微微点头，不再问他。

继而将牢头邵啸也拉扯到身前，询问道：“邵啸，如果有贼寇将砍刀架到你脖子上你会任由他砍下你的大好头颅吗？”

说着，郭业将手掌化作手刀，在邵啸的脖颈间做了一个砍杀的手势，吓得邵啸不由自主地将脑子往回一缩，喊道：“怎么可能？小的又不是稻草人，谁敢要小的性命，我定跟他拼命。”

郭业同样满意地点点头，踱步走到朱胖子跟前，低声问道：“老朱，你手中千两黄金，如果有贼寇要将你的藏金洗劫一空，让你变成一个穷光蛋，你是否答应呢？”

一说黄金，真是戳中了朱胖子的软肋，仿佛怀里真藏着千两黄金似的死死紧抱，大声喊道不可能。

郭业接连三问，一旁的孙明延和庞飞虎却已经听出了味道。

庞飞虎自言自语地说着：“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小哥的意思是让两百名同僚弟兄们知道，守住陇西城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如果陇西城一破，别说百姓，就连自己和家人都无法保全，是也不是？”

郭业面露微笑，点点头，正是这个道理。

一直未发一言的孙明延补充道：“小哥问朱班头之话，是想先来一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让守城兄弟都拿上一份丰厚的赏金。有了这份赏金在手，自然就要想着保住这份得之不易的银子，那么必然会不畏艰险，奋勇杀敌来守城。是这个意思不？”

郭业竖起拇指赞道：“没错，这年头一条人命才值多少银子？我若给弟兄



们都分上一份几百两沉甸甸的赏银，他们会不拼命守城杀敌？杀退匪盗，能买房置地娶媳妇，被匪盗攻破城池，只有挨宰的份儿，你说他们会选着哪一个？”

“是呀，是这么个理儿啊！”

“啧啧，小哥真是算无遗漏，这么一鼓动，士气指定高涨，弟兄们谁敢不拼命啊？”

“那是那是，我老朱一直就坚信，小哥肯定是智珠在握，当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

.....

.....

郭业的一番言论之后，刚才还在气馁的众人，心中又纷纷冉起了希望，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了赢头，谁他妈愿意夹着尾巴闻风而逃装孙子啊。

不过刚才一眼戳中要害的孙明延又不禁惆怅起来，对着郭业问道：“小哥，光守城就两百来号衙役官差，即便一人赏上一百两银子，您又上哪儿捣腾这么多银子来啊？”

孙明延这话一出，对郭业知根知底的庞飞虎和朱胖子等人也是面露疑惑，对啊，如今郭业和他们这伙人，别说两万两银子，就连凑个三五百两银子都费劲巴拉。

看来又是空欢喜一场了。

谁知郭业听罢之后却没有犯难，再次将他招牌似的坏笑扬了起来，贼兮兮地盯着孙明延，指道：“这也是小哥今日将你请来的真正目的哈，孙明延，我问你，你够不够种，敢不敢随小哥博上一场富贵？”

“我？”

孙明延指着自己的鼻子，满脸地诧异，不过被郭业这么一呛，地痞好勇斗狠的习性再次激发，仿佛自己被郭业看轻了似的。

随即脸颊通红地瞪大着眼珠子咧咧喊道：“我孙明延臭光棍一根，烂命一条，咋就不够种？小哥你素来对咱兄弟不薄，你说要干啥，尽管划下道来。”

说着双手一套弄，将上衣一撸，敞出黝黑健壮的胸膛，握拳捶打着胸口嘶声吼道：“姓孙的敢皱一下眉头说一个不字，便不是站着撒尿的主儿！！！”

## 第111章发号施令

郭业看着壮壮实实，捶胸犹如擂战鼓的孙明延，不由脱口赞道：“好汉子，真乃当世游侠儿！”

素来喜爱捧郭业臭脚的朱胖子也钻了出来，喊道：“啧啧，孙兄弟这气势当真不输力拔山兮气盖世之楚霸王项羽啊，还是郭小哥慧眼识人哩。”

简简单单一句话，既是赞了孙明延，又是夸了郭业，两双臭脚捧得香香，肉麻露骨到了极致。

项羽是何许人也？

楚汉相争虽败于刘邦之手而饮恨乌江，但神坛依在，朝野民间仍视其为盖世之大英雄，没有之一。

就连当今大唐存世之名将如李靖，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侯君集等这些传说中的人物都不敢自诩西楚霸王项羽。

而今天朱胖子竟敢如此大言不惭，将区区一个泼皮头子孙明延媲美霸王项羽，这不是扯淡吗？

庞飞虎等人面露不屑，特别是程二牛更是鄙夷地看着朱胖子，姥姥的，这厮真他娘不要个逼脸。

就连孙明延都面容有些不自然起来，他虽出身市井，终日带着一帮子泼皮靠着地痞无赖手段度日，但是自知之明还是有的。

不输西楚霸王项羽？他孙明延还没自大这种地步。

郭业见着朱胖子这不合时宜的马屁，不由又是好笑又是好气，这死胖子的节操真是碎了一大地。

看来自己还得和孙明延单独聊聊才行，省得朱胖子再来添乱。

随即，郭业示意孙明延先坐一旁稍待片刻，然后对着其他三人吩咐起后续事宜来。

“诸位兄弟，县令大人命我与马功曹在这期间署理陇西县城一切事宜，现在我就托上一次大，希望诸位兄弟能够奉号令行事，有劳了！”

这话当然是谦让之词，甭说县令顾惟庸走之前已经下了手令，由郭业和马元举全权负责此次守城事宜。

即便没有县令大人的手令，他们这个小团体之中，郭业的核心地位稳固，无人可以取代与动摇，大家早已习惯听他号令行事。

这早已是墨守成规之事，毫无半点争议。

庞飞虎等人见着郭业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也打住了哈哈收起了玩笑，相继抱拳口称唯郭业马首是瞻。

先谦让，再上位，这并非是多此一举，相反，这是官场之中约定俗成的礼仪。

一嘛可以彰显上位者的谦谦君子之风，二嘛也体现了上位者对拥戴者的尊重。

最鲜明的例子就是宋朝的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当年陈桥兵变，众将士对他黄袍加身，这厮也是一推二就的才心不甘情不愿的上位。

上位的时候还不断的口中推辞：“唉，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赵匡胤何德何能，怎能窃居天子之位？”

其实这丫挺的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正如郭业此时的心境一样，只见这厮顿时豪情万丈，满脸激昂地对着朱胖子吩咐道：“老朱，你带皂班皂隶立刻赶往陇西县城四门，将城门关闭。没有我的命令，不准私自打开城门，放进一人一马进入城中。”

朱胖子不敢含糊，作了个揖道了一声：“得嘞，老朱绝对给小哥您妥妥办好，连只蚂蚱都不让它蹦达进城来。”

言罢，率先跑出了郭业的书房。

紧接着，郭业对着牢头邵啸吩咐道：“邵啸，你在杂役班的时间最久，想来也有一番人缘，你替我将牢中的狱卒，还有杂役班的其他杂役全部召集起来，将他们分散到四道城门之上，准备守城。”

郭业说得没错，邵啸这个牢头是他千金买马骨提拔起来，论资历论人缘，在杂役班之中无人出自其左右。

为人虽然胆小怕事，但是召集人手分封四门这种细活，绝对是他拿手的。

邵啸见着郭业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信任度极高的活，自然心中一阵感动，那是将整个杂役班一百来号人交到了他的手中，能不感动吗？

立马有了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冲动，抱拳喊道：“小哥放心，小的一定不让您失望。”

刚要转身离去，郭业突然又将他叫住，对他说道：“对了，现在杂役班中最缺武器和防具，你先带着一些弟兄将兵械司库撬开，将里头的东西都搬抬出来，运到四门城头。”

兵械司库历来都是和县衙的银库是同等重要的地方，邵啸一听郭业要私自撬开兵械库房，胆小怕事的毛病再次起来立马慌了神。

按大唐律例，私自打开衙门库房可是杀头的大罪。

郭业看着邵啸这不争气的嘴脸，立马气道：“瞧你那点出息，没有武器防具在手，还守个屁的城啊？难不成兄弟们站城头，竞相朝下面吐口水，用唾沫淹死山匪吗？”

郭业走上前推了推吓得迈不开道儿的邵啸，安慰道：“放心，一切都有小哥我扛着呢。咱不能让兄弟们赤手空拳上城门楼子和山匪蛮干不是？”

邵啸想着也是这么一个理儿，县令老爷都他妈跑了，这次陇西城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还不知道自己到时候能不能活到最后呢。既然如此，还担心这些屁事儿干嘛？

当即点点头，抛开心中最后那点害怕，大步走出了书房，就在迈出书房门槛儿的那一刹那，郭业发现这小子的背影顿时有些强硬了起来。

心中默默道，希望这次经过血与火的洗礼，能够让这缺了大板牙的兄弟胆子雄起来。

紧接着，郭业对庞飞虎吩咐道：“老大哥，全县衙役如今就属捕班的战斗力最高。陇西县东门历来都是我县的主门，贼寇山匪肯定会先集中兵力选择攻东门，东门的防守就靠你们捕班了。”

庞飞虎听罢也不墨迹，微微点了一下头，笑道：“兄弟，放心吧，只要老哥还活着，东门就丢不了。”

言下之意，人在东门在，誓与东门共存亡。

见着庞飞虎要走，郭业上前叫道：“老哥，东门即便丢了，你也要活下来。”

庞飞虎咧嘴一笑，转身疾步而去，迈出门槛儿刹那，头虽没回却猛然振臂左右来回挥舞了好几下，示意郭业无须担心。

一旁早已等得烦躁的程二牛见着人人都领了差事，唯独他还吊儿郎当的没事儿干，于是有些心急了。

立马扯着郭业的衣角喊道：“小哥，那啥，我呢？要不，让我和庞班头一块儿守东门吧。你放心，有俺程二牛在，只要敢爬上来一个山匪，俺的打虎拳非将他的脑袋砸的稀巴烂不可。”

郭业摇手拒绝，说道：“二牛，杀敌还怕没机会吗？我这儿还有最要紧的事儿需要你来。”

程二牛一愣，这节骨眼儿上还能有什么要紧的事儿比杀敌守城来得重要？

郭业立马说道：“从现在起，整个县衙的马匹都归你使用，约莫十五匹左右，你回头再在衙役中挑十五个脑筋机灵点的，手脚麻利儿点的，还要会骑马的。”

程二牛不解，问道：“这，这是要干啥？”

郭业问道：“知道军中斥候探马不？”

斥候探马？

程二牛多少有些了解，不就是军中先锋部队里头负责打探消息的吗？

随即点头表示知道。

郭业见状，知道就好，省得还要费唾沫去解释，而后轻声说道：“从现在起，你带的这十五匹快马与人就是咱们的斥候探马，你稍加整顿一下就带他们出城去，我要你打探到从岷江到陇西县城这一路上这些悍匪的行踪，只要他们每前进三十里，你的斥候探马就要回报一次。懂了吗？”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不？俺懂！俺这就去组建斥候探马。”

说完也不打上一声招呼，着急忙慌地跑出了书房。

坐在椅子上的孙明延看完郭业下着一道一道的指令，心中委实百般折服，真是想不到衙役出身的郭小哥竟然连行军打仗的本事都通晓。

真是令他足足开了眼界。

不过他很是好奇郭业哪里学来的这些本领，随即问道：“小哥，你这布置的当真是一环接一环，严丝无缝的。孙某人虽然没有在军营中厮混过，但是郭小哥这本来肯定不是一般大头兵所会的，莫非，莫非这是家学渊源？莫非祖上也是将门世家不成？”

嗤……

郭业冷不丁地轻笑一声，什么扯犊子的将门世家，这郭家连个看门世花都扯不上，哪里来得将门世家。

看着孙明延那一脸的仰慕神采，郭业心中不无得意，难道我会告诉你我是在某个军史论坛上剽窃来的吗？

不过他没有对孙明延过多解释，与其支支吾吾的解释，还不如给别人留个神秘，这不显得咱高深莫测吗？

继而转移话题对着孙明延说道：“老孙，你刚才既然问我，几万赏银哪里来？那么小哥再矫情一次，试问你孙明延敢不敢随小哥我博上一场富贵？”

孙明延从最初的审时度势靠拢郭小哥，到如今见对方有条不紊的发号施令，心中早已百般折服，当即粗犷着嗓门喊道：“小哥，你莫要试探了，你就

说要干啥吧？刀山火海，我孙明延都给你闯定了。”

“好！”

郭业猛然一击节，弯下腰缓缓将脸凑到孙明延的面颊前，用极低的声音飘忽问道：“老孙，你手中可有人命官司？身上背了几条人命？”

## 第112章联手做笔大买卖

砰！

孙明延被郭业的话吓得身子向后一倾，整个人仰头摔倒在地，着实狼狈不堪。

不过好在没有摔伤，只是屁股有隐隐作痛罢了。

孙明延窘态百出地悠悠爬起，一脸惊异地看着郭业，心中细细品着郭业的话中内容。

手中可有人命官司？

身上背了几条人命？

我靠，孙明延差点没给郭业的话吓得尿崩。

同时心中不由叫苦道，大哥啊，你也太瞧得起我孙明延了，我就一泼皮无赖，又不是什么江洋大盗。平日里也就是搞搞仙人跳收收保护费，没事儿敲上几把竹杠。

杀人放火？

我倒是想来着，可这不是要偿命的吗？

郭业看着孙明延的神情，也猜出了一二，看来还是高估了这厮。

不过如今正是用人之际，凡事都可以学的嘛，不会杀人放火，咱可以调教不是？

随即打了一个哈哈，笑道：“好了好了，老孙无需尴尬，谁又不是一出娘胎就会杀人放火的，不是？”

孙明延再次被郭业这话给雷蒙了，敢情杀人放火这种事儿还是什么光荣的事儿不成？

不过他也是个聪明人，从郭业的这几句话中揣摩出一些端倪来，试探着问道：“小哥，莫非您说的那笔巨额赏银，还有天大的富贵，要，要杀人放火？”

聪明！

郭业暗暗赞了一下，看来不难调教。

随即点点头，回道：“你猜的没错，不仅要杀人放火，还要，呵呵，还要屠尽满门，鸡犬不留，怎么样？敢不敢带着你手下的弟兄跟我做上这笔大买卖？”

嘶……

屠尽满门，鸡犬不留？

孙明延浑身泛起一层寒蝉，这，这也忒儿狠了，咋，咋要杀那么多人啊？

一时间，孙明延有些犹豫了。

这哪里是他这个泼皮头子可以接受的？这他娘的比江洋大盗还要江洋大盗啊。

郭业见着孙明延呆若木鸡地发起呆来，不由蛊惑道：“老孙，难不成你想一辈子都窝在陇西县城做个没出息的泼皮头子，一辈子就这么庸碌下去？”

孙明延不为所动，心里嘀咕，要想出息也不是屠杀人家满门，劫掠银子啊，满门被杀可不是小事儿，万一朝廷追查下来，这不是把自己往死路里逼吗？

郭业见着这厮还在犹豫，继续诱惑道：“如今山匪围城在即，多好的机会啊，到时候将凶手的罪名往山匪头上一推即可。老孙，人在江湖飘，你手上不沾上几条人命，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个江湖人儿，是不？”

“什么叫游侠儿，什么叫地痞流氓，这就是一条分水岭啊！嘿嘿，好汉带刀不杀人，就好比屋中有妾干放着，多他妈憋屈啊？”

“老孙，做上这笔买卖，洗劫下来的银子你和你的兄弟拿六，我拿四，如何？跟你透个底儿，只要干了这桩买卖，你和你的弟兄一辈子都不愁吃喝。”

“兄弟，以后跟着我郭业，我还能让你一辈子做地痞流氓？只要我郭业走得康庄大道，我定会让你孙明延飞黄腾达。”

“咳咳，老孙啊，什么叫聪明人，聪明人就是懂得抓住机遇。机遇这种东西可是稍纵即逝，你莫要错失良机哦！”

.....

.....

幽静的书房到处响着郭业时而靡靡婉转，时而飘忽不定的声音，这声音就跟魔鬼的诱惑一般，萦绕在孙明延的耳边，令他备受煎熬。

这种煎熬关乎着生与死的抉择，取与舍的决定，还有黑与白之间的徘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郭业的嘴唇依旧没有停止，继续靡靡蛊惑煽动着孙明延，一步一步灼烧着他内心仅有的那一点点坚持。

陡然——

孙明延怦然起身，一脚将倒在身边地上的椅子踹飞，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地抬头，眼球充血带着血丝地望向郭业，低吼一声：“妈的，干了！！”

声音虽是放低嗓门的吼叫，但进出的力道却犹如下山猛虎回望山林的最后一记咆哮，令郭业都听着有些动容。

还不待郭业说话，孙明延再次咬牙问道：“我孙明延说话算话，一口唾沫一个钉，小哥你说咋干就咋干。”

“好兄弟！”

郭业握起拳头轻轻在他袒露的胸口擂了一下，赞道：“以后咱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郭业必不负你。”

孙明延看着郭业那副诡异的笑容，仿佛有一种被人拉下水的错觉，心中想着额，不仅是一条战壕里的兄弟，还他娘的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哟。

不过事已至此，也容不得他再有半点反悔。

随即问道：“敢问小哥，这笔买卖的对象是哪家？竟然能让你下如此大手笔去做，想必不是什么小家小户。”

郭业之前都说了，屠尽满门，鸡犬不留，还能小的了吗？

只听郭业竖起一根大拇指，不是夸赞，而是代表，代表着第一的意思。

然后对孙明延说道：“陇西县城第一家，咋样，赞吧？”

什么玩意？

砰！

孙明延又再次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好死不死正好一屁股坐到了被他踢翻在地的椅子之上，而那椅子的木腿是立着的，尖尖的立着.....

“嗷呜.....”

可怜的，造孽的，被椅子腿硬生生爆了菊花。

不过菊花再如何疼痛，也比不了郭业那句话那个手势所带来的震撼。

竟然，竟然是陇西第一家——何家？

我草！

孙明延捂着屁股满屋子发了疯似的狂奔，不仅是为了让疼痛小一点，还是为了让自己犹如惊涛骇浪般的心能够缓缓平静下来。

何家，竟然是在陇西县城根深蒂固的何家，孙明延无论如何都想不到郭业胆大若斯，打起何家的主意。

这不是孙猴子惦记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吗？

不过缓缓冷静下来的孙明延也明白，都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自己还有的选吗？

“小哥，说说你的计划吧？”

.....

.....

“咚，咚，咚，咚.....”

这是闭门鼓的声音，陇西城东南西北四道城门一齐敲起闭门鼓，真如雷声轰轰连绵不绝，响彻整个城中。

“即日起，北门紧闭，为期十五天！”

.....

“奉县令大人手令，关闭西门，即日起，闲杂人等禁止出入。”

.....

“即日起，敢靠近南门百步者，格杀勿论！！！”

.....

东门城头，庞飞虎登高振臂呼喊：

“诸位乡亲，诸位父老，据悉，有大股山匪准备围攻洗劫我陇西县城，即日起，关闭东门，待得援军抵达击退山匪，再看城门.....大家不要惊慌，衙门已有对策来应对.....”

山匪即将攻城？

洗劫整个陇西县？

哗~~

这个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乍然投入一湾不起涟漪的碧波之中，“轰”的一声炸了开来，顿时在整个陇西县城的各个角落席卷开来。



## 第113章三百泼皮聚山庙

狼行千里吃肉，狗走天下吃屎。

经过郭业的一番魔鬼诱惑与调教，孙明延终于迈出他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步，当然，也是他这一辈子做的最英明的一次抉择。

做那吃肉狼，还是做那吃屎狗，就看今晚这一遭！

.....

.....

夜已深沉，山风凛冽，呼呼灌进站在山间破庙外头的孙明延嘴中，尽管如此的呛鼻塞喉，但是他依旧贪婪的吮吸，为的就是借着刺骨山风让自己那颗砰砰慌乱跳动的心，稍稍平复下来。

身后，

破庙中，

在他身后破庙中，有近三百跟他找饭吃的泼皮无赖，也是他孙明延在陇西县城立足的依仗。

自从晚饭后他将这些人召到山间的破庙里，讲完郭业与他密谋之事之后，他便一个人在外头走到外面吃着山风发呆许久。他必须让破庙中那三百泼皮弟兄想清楚了，商量清楚，今晚是否与他孙明延干上这票杀头的买卖。

这种事关系到各人的身家性命，全凭手下考虑清楚，容不得他孙某人半点勉强。

这些人平日随他小打小闹，行那敲诈勒索的泼皮行径，今夜却要做那杀伐屠戮之事，悬殊之变足以令人骇然。

干，与不干？

必须，要让他们自己想清楚！

时间飞逝，转眼，天色已经黑透，不变的唯有那依然凛冽咆哮，呼呼嚎叫的山风。

孙明延回望了一眼身后的破庙，里头原先嘈杂的声音缓缓降下，越发趋于平静.....

看来，众兄弟已然商量出结果来了！

转身，

孙明延大步踏进破庙之中。

一进破庙，三百来号人将庙中挤得黑鸦一大片，或站着，或蹲在早已倒地的佛像身上，或坐在破损到咯吱作响的供桌之上。

见着老大孙明延一进来，众人目光齐刷刷凝聚在他的身上，连最后的一点交头接耳放屁声都绝迹庙中。

孙明延看着手下弟兄一道道投掷过来的目光，深呼一口气，沉声问道：“兄弟们，考虑的如何？今夜，你们是否愿与我博上这场天大的富贵？”

话音一落，众人再次转头你看我，我看你，最后殊途同归又将目光再次聚集到孙明延身上，没有吱声。

孙明延见状，心中略路有些失望，竟然没有一个兄弟响应，连个摇旗呐喊的人都没有，难道我孙明延做人这么失败？

唉.....

孙明延吐出胸中那口闷气，苦笑道：“罢了，这件事非同小可，我这个做

大哥的，绝对不勉强你们。走吧，都走吧……”

噌，  
噌噌，  
噌噌噌，

……

陡然，安静的人群中有人站起，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近三百人，悉数站起，无一落下。

三百人高矮不一，胖瘦不同，都是却做着同样一个手势，那便是抱拳，三百人齐齐抱拳高声喊道：

“我等愿与孙大哥，共举大事！”

“我等愿与孙大哥，上刀山，下火海，灭何家，共富贵……”

“共富贵！”

……

高昂整齐，森然煞气的喊声响彻整个破庙，震得庙中梁柱上的灰尘瑟瑟抖落，惊得肮脏角落里的耗子吱吱乱窜。

喊声盘绕，久久没有退散。

见着此情此景，孙明延的心境潮起潮落，一扫刚才失望的低迷，剩下的，除了激动，还是激动。

只见他握紧拳头，极力抑制住有些抖动的双肩，咬紧嘴唇沉声喊道：“好，都是好弟兄，都是我孙某人的好弟兄。”

言罢，突然将脸转向破面佛龕后堂的方向，高声宣道：“有请郭业，郭小哥！！！”

郭业？

郭小哥？

本已群情激昂的人群中再次沸腾，他们做梦都没有想到郭业也参与了此事。

郭业什么人？

陇西县衙两百衙役第一人，是县城官方力量的代表人物。

自从在东流乡抓捕秦威时讲完那番游侠论，郭业郭小哥的名头就在陇西市井中名声斐然，一句“仗义每多屠狗辈”就能掀起这些泼皮无赖慷慨赴死的人物。

如今郭业出现在这个场合，这些人能不激动，能不沸腾吗？

“啪，啪，啪！”

人声鼎沸之时，郭业缓缓从破庙的后堂走出，一边用力鼓着双掌，一边在众人的注视下穿过人群悠悠走到了孙明延的身边。

站稳身形，郭业扫视了一圈，点头赞道：“自古川蜀出豪客，今日看众兄弟如此的义气为先，郭某人终于相信这话一点都不假了。咱们一个小小的陇西县城，竟有你们三百如此豪气干云的游侠儿，当真是了不起。郭某有幸与你等同饮一江水，快哉，快哉啊！”

轰……

郭业这话就跟一簇明亮火把，将本已缓缓沉寂的人群再次点燃，顿时，三百来人呼朋唤友仰天笑，喊打喊杀咒骂起。

孙明延看着众人被郭业霎时撩起，场面就快有些控制不住了。

侧头看着郭业的眼神不由敬仰起来，心中赞道，啧啧，郭小哥这张嘴啊，真是连死人都能被他说活，更何况这三百粗犷的大老爷们呢？

当即，他吆喝了一嗓子，示意兄弟们都静下心来，然后对着郭业说道：“郭小哥，从今天开始，孙某人这百十来斤和三百兄弟的性命就交到你手中了，至于今夜如何操办，您尽管吩咐。”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郭业之前在家中与孙明延有过全盘计划，今夜他出面无非是给孙明延站脚助助威，好让孙明延手下的这些泼皮凝聚一条心。

好让他们知道，今夜此事有郭业参与，根本无需有衙门这方面的后顾之忧。

郭业见着此时的场面已然控制，达到了他预期的收效，也不再矫情，抱拳转了一圈，对着众人喊道：“好，既然如此，我郭业便当仁不让，今晚暂代老孙当上一次家。”

“何家分别在城南、城北、城东、城西一共开有三家绸缎庄，六家酒楼，两家当铺，五家粮店，还有七家何记字花馆。今夜，你们的任务便是将何家的产业统统砸光抢光，一根毛都不剩。”

“老孙，你带二十个身手不错的弟兄跟我一块儿，三更时分，咱们一齐杀进城东何府，屠他满门，一个不留，斩草除根。”

“弟兄们一会儿就分散县城之中，只要何府这边开始着火，待得火光冲天，你们便开始动手打砸抢。”

“无需担忧衙门这边会干预，今夜我有安排，宵禁期间，整个陇西县城的街头，一个衙役捕快都不会出现。”

……

……

郭业有条不紊丝毫不见慌乱地下着一道又一道的指令，众人终于明白为什么郭小哥会参与此事，孙老大为什么会如此的笃定了。

敢情今晚的衙役官差们都被郭小哥全部安排到四道城门之上守城。

现在众人再听郭业说来，这么一次陇西县城黑白两道大联手，还能有啥后顾之忧？

一切都妥妥的了！

听罢之后，这些流氓泼皮骨子里那种不安分的因子再次跳动，今夜注定火光冲天，今夜注定兄弟们发大财哈。

最后，郭业停顿了一下，深深地看了在场诸人一眼，见着一张张跃跃欲试的面庞，心中也是豪情涌动，仿佛这一刻，自己便是铜锣湾扛把子——洪兴陈浩南的化身。

只见郭业高高举起右臂，冲着众人喊道：“记住，今夜的陇西城，我们说了算！”

一句无法无天的话，顿时如一支冲天而去的穿云之箭，直射九霄云外，妄图将天捅出一个大窟窿一般。

哗~~

现场情绪再次被郭业点燃，掀到了最高潮！

## 第114章何家丑闻

“梆！——梆！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游街打更的更夫敲着木梆子路过城东何府的门外，敲响了一慢两快的梆子声。

一慢两快，代表着现在的时辰已进子时，到了夜半三更时分。

兴许是今晚的陇西县城连一个宵禁巡街的衙役都没有，竟然静得让平日里更夜游神一般的更夫都有些心里发慌，急急打完三更梆子声之后，匆忙离去。

不一会儿，街上响起窸窣窸窣地脚步之声，声音从两边而来，脚步整齐声音微响，不过到了何府门口便戛然而止。

再看何府门口，竟然聚集了从两边涌来两伙蒙着面罩，夜行衣打扮的贼人，左边二十来人，右边十几号人。

左边这些蒙面人手持砍刀柴刀，各有不一，队伍颇为杂乱；右边则不然，清一色的手握横刀，队形整齐。

双方扎堆碰头之后，左边为首之人撕下面罩，赫然正是孙明延。

右边也有两人撕下面罩，一人无疑是郭业，另一人却是白日镇守城东大门的捕头——庞飞虎！！

此时的庞飞虎显然脸带激动，眼含满满的煞气，若非郭业将他按捺住，他已然拔刀闯入了何府。

郭业和孙明延无声挥手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将面罩重新戴上，对着庞飞虎轻声说道：“庞大哥，别冲动，兄弟答应你，一会儿由你亲手砍下何瑁的人头祭奠令妹。”

庞飞虎怨毒地看了一眼紧闭的何府大门，重重地点头嗯了一声，继而将面罩戴上，等待着郭业的一声令下。

郭业隔着面罩对孙明延吩咐道：“老孙，你带着你的弟兄绕道何府后门，从后院杀进去，还有，留几个弟兄把守后门口，只要有漏网之鱼，你就……”

说着，右手化作一记手刀，由上往下轻轻一挥，示意斩杀殆尽。

孙明延轻轻唔了一声，高举右臂轻轻一挥，转头低喝道：“弟兄们，跟我走！”

霎时，

窸窣窸窣的脚步之声再次响起，孙明延率人撤离了何府正门转战后门。

郭业指着其中两个捕快，低声吩咐道：“由你们二人守住正门，只要有人往外逃出，你们知道怎么做了吧？”

两人挺身而出，横刀拔鞘挡在胸前起，齐声回道：“一个不留！！！”

……

……

何府是三进三出的宅院，何洵住在第二进的宅院，何瑁则是住在第三进的院中。

此时已是三更时分，何洵早早便睡下，但是侄儿何瑁却没有入睡，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仿佛后背有无数只蚂蚁在噬咬着，压根儿无法睡眠。

与其说无法睡眠，不如说是无心睡眠。

因为他在等一个人，一个能够让他这颗躁动的心彻底平复下来，能够让

他浑身的邪火倾泻而出的一个女人。

屋中蜡烛已经烧了一半，可他朝思暮想的人儿还是没有来，他能睡得着么？

突然，

门外响起一阵猫挠似的敲门声，喀嚓喀嚓，仿佛要将他那颗骚动的心挠出花花来。

来了来了，这是自己与那女子的约定安好。

何瑁噌的一下从床榻上爬起，急急跑去将门儿打开。

嘎吱，

房门一拉而开，一个穿着薄薄粉色亵衣，风姿绰约满脸狐媚，约莫三十来岁的妇人如做了亏心事一般陡然钻进何瑁的房中。

何瑁见罢欣喜，刚想将对方搂入怀中，以解相思之情。

谁知那女子闪躲开来，抛了一记白眼哼道：“门还关呢，你个心急的死鬼。”

何瑁嘿嘿一笑，回手就将房门关好，然后转身一个饿虎扑羊将那妇人推向了床榻之边，一边拼命嗅着女人身上的香粉味儿，一边口中喃喃道：“二婶婶，你可想死侄儿我了！”

二婶婶？

我了个去，竟然何府举人二老爷何洵之妻，何瑁的二婶潘何氏潘银莲。

一个是侄儿，一个是二婶，再看二人此时彼此相拥亲吻的热乎劲，很显然，这婶侄儿二人早有奸情，行那乱伦的龌龊事。

只见何瑁舔着舌头在潘银莲的脸颊，脖颈，锁骨吮吸打转，一边喘着粗重的鼻音哼哼道：“唔，想死侄儿我了，一日不见婶婶你，侄儿就茶不思饭不想啊，唔，唔，婶婶，今晚干嘛来得这么迟？”

潘银莲将何瑁紧紧搂抱，双手也在何瑁的衣衫里头一阵胡乱摸索，嘴中啐道：“还不是你那不中用的叔叔，这个老不死的，银枪蜡样头，中看不中用，光把老娘引出火来，自个儿却又灭不了火。还跟条老狗似的在老娘身上一个劲儿地磨蹭，这不，刚睡下，我呸！”

银枪蜡样头？

何瑁不禁一阵得意和庆幸，如果不是二叔那玩意不好使，自己能跟婶婶潘银莲勾搭上？

心中默默感谢了一下二叔的不中用。

嗤啦~~

潘银莲的粉红亵衣被何瑁狠狠撕开，白花花的身子袒露在何瑁的眼前。

咕咚，

何瑁咽了咽口水，双眼发光，啧啧，这骚娘们虽然都三十好几了，皮肤还是那样水灵，两团白肉上那两颗黑葡萄高高耸起，看来这骚娘们的欲火已经憋了好久。

潘银莲亵衣被撕碎散落在地，也不在意，炽热的眼神看着何瑁那张年轻的面庞，将手伸到何瑁的裤裆里摸了一把，吃吃地笑道：“啧啧，这么快就翘起来了，比你死鬼二叔强，来，快让你二婶好好舒服叔父败火。”

何瑁的小弟被潘银莲这么一摸，顿时更是狰狞翘起，随后火急火燎将潘

银莲横抱到床上，摇头晃脑地吟道：“恭敬不如从命，婶婶有所请，侄儿自当效命，侄儿今晚就让婶婶舒服到死，嘿嘿。”

“嗯～～”

潘银莲一阵的酥胸被何瑁手臂轻轻蹭到，发出一记呻吟，喃喃道：“小王八蛋，别学你那酸不拉唧的二叔，文绉绉的假道学。老娘就搞不懂了，这老狗明明知道自己不行，干嘛还把那小娘皮劫到何家来，还关在厢房每日好吃好喝供着。听老狗说，为了那小骚狐狸，他竟然派人将她的丈夫都给毒死了，啧啧，真是天下最狠毒者，莫过伪君子呀。”

何瑁自然知道潘银莲说得是谁。

潘银莲嘴中那小骚狐狸指的便是前些日子被毒死的赌棍胡皮之妻，豆腐西施——贞娘。

一想到贞娘的美貌，何瑁没来由的心痒痒起来，不过也想起了当日在满月楼的一件恨事，若非姓郭的那个王八蛋添乱，说不定自己已经将贞娘得手了。

贞娘，真他妈的是个尤物啊！

那天叔父何洵将贞娘偷摸转移进何府被自己发现后，还千叮咛万嘱咐，警告自己不要染指这个小娘皮，说是过段时间孝敬县丞大人吴奎的。

还极为郑重地告诫自己，如果敢碰一下贞娘，就将自己扫地出门，以后别想在何家白吃白住当阔少爷。

他知道二叔是想借以贞娘，多多拉拢县丞吴奎。

麻痹的，何瑁心中啐骂了一句，这么好的一个美少妇，只能看不能碰，竟然要献给吴奎那个半截身子入了土的老东西。

真是，真是心有不甘啊。

但一想到二叔的警告，他就蔫了。

随即，他将垂涎的眼神转向身子下面的二婢潘银莲，心中恨恨想道，二叔，你不让我搞贞娘，我就搞二婢，咱们扯平。

抱着这个心思，何瑁与潘银莲这对重口味狗男女竟然真擦出了奸情的火花。

在何瑁身下早已备受煎熬痒痒难受的潘银莲，见着自己说完贞娘之后，何瑁这小混蛋竟然迟迟没有动作，始终徘徊在蓬门外头不进来。

现在她正在火头上行，这不是要她的亲命吗？

当即，她将手再次伸到何瑁的胯下，哎呀吗，更硬更粗了，死鬼！

咕咚～～

又是一声咽口水的声音，不过这次是潘银莲。

只见她媚眼如丝的朝着何瑁发嗲道：“小混蛋，你是不是也对那个小骚狐狸动了心思啊？莫非你婶婶比不上她不行？”

何瑁听闻，心中恶寒道，废话，你还以为你他妈的十八岁一枝花啊？你个老鸡皮。

不过，有的搞总比没得搞强。

再说了，搞自己心里畏惧的二叔之妻，何瑁莫名有一种舒爽的成就感。

当即，何瑁狠狠摸了一把潘银莲的两团白头，不顾对方吃疼地娇嗔之声，贱笑道：“婶婶说得哪里话？侄儿怎么会看上那种小娘皮。那种小娘皮也就是个摆设花瓶罢了，她能有婶婶这般的活好？婶婶那儿才是九曲连环洞，

一环扣一环，不胜美哉，侄儿每次都是流连忘返哩。”

“哟，小鬼说话婶婶就是爱听，赶紧的，别磨蹭，进来吧！”

听罢，何瑁将手伸到潘银莲那早已泛滥成灾的芳草萋地，不禁赞道：“嘶，好湿，婶婶真有一副好神器啊！唔，侄儿要进来了……”

噗哧！

何瑁身子向下一压，屁股往前一耸，发出一记红酒拔掉木塞刹那间的声音。

“唔……好热，好胀，乖侄儿！”

……

……

啪啪啪，啪啪啪啪……

一阵邪恶的交响曲从何瑁的屋中响起，伴随着两道低沉婉转的呻吟之声夹杂其中，整个房中弥漫着挥之不去的隐晦气息。

……

……

“哐当！”

突然，

就在何瑁与潘银莲两人忘我地彼此索取之际，房门被人一脚死命地踹开来……

## 第115章留他一个全尸

砰！

房门应声而开，将两个在床上海天胡乱媾和的狗男女吓惊了魂，震破了胆。

“啊……”

赤裸身子的潘银莲尖叫一声，就跟受了惊吓的兔子一般蜷缩钻进缎被之中。

而何瑁则是身子重心一颤，连进来之人都没看清就滚下了床榻，匍匐在地磕头捣蒜般仓惶喊道：

“二叔，二叔，饶命，全都是婶婶逼我的，侄儿下次不敢了！”

紧接着，门口传来阵阵嘈杂脚步之声进了房间，貌似不单单来了一个人。

“哟呵，都来瞧瞧，这小畜生的本钱不小嘛，胯下那玩意长得跟驴鞭似的，哈哈……”

“大哥，孙大哥，这厮便是何瑁，小的以前在满月楼见过他的模样。”

蹭蹭蹭，

又是一道急促的脚步声冲向床榻，

呼~~

一名黑衣人大手一扬，将缎被猛然掀开，潘银莲那白花花的身子顿时暴露在空气之中，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

咕咚咕咚，霎时响起起起落落的吞咽口水之声。

潘银莲再次惊慌尖叫，而何瑁则是壮着胆子将头抬起弱弱一看，傻眼了！

房中已然站满了身着黑衣黑裤，脸蒙面罩之人，他再愚蠢也知道，何家闯进贼人了。

当即惊慌喊道：“你，你们是什么人？你们不要杀我，要银子尽，尽管去找我二叔，他在二进宅院那儿。”

“哈哈，好不要脸的小畜生，不仅睡你家二婶，还卖你家二叔卖的如此爽快，好，很好，够不要脸！”

孙明延从众人中缓缓走出，一脚将何瑁踩在脚下，呸了一口唾沫星子到何瑁的脸上，沉声道：“实话告诉你，今晚爷爷们不仅要你何家的银子，哼，还要你何家满门的性命！”

“啊？好汉饶命，饶命啊，我二婶在此，好汉们尽可享受！”

为求活命，何瑁再次将跟自己媾和的二婶再次出卖。

砰！

孙明延听得何瑁竟然贪生怕死不要脸到这种程度，厌恶地将他一脚踹开，对着众人喊道：“来呀，将这小杂种，还要床榻上那骚娘们都绑了，听候小哥发落。”

“是！”

“弟兄们赶紧动手，都麻利儿着点。”

“哈哈，这骚娘们的奶子可真够大的，嘶，瞧这屁股，长得跟磨盘似的，好东西啊！”



……

……

郭业和庞飞虎率众从正门杀进，一路之上只要见到喘气儿的，皆丁点不手软，一一砍翻倒地。

真可谓，血流成河，遍地伏尸。

转眼间，几十号人已然杀到了何洵所在的第二进宅院。

一进院门，郭业对着庞飞虎喊道：“庞大哥，我带着几个兄弟就何瑁房中，你带着剩下的弟兄斩草除根，务求一个不留。”

庞飞虎此时早已将恻隐之心放到了一边杀红了眼，将手中横刀沾染的腥红血渍随意蹭了蹭裤腿，对着郭业点头道：“放心吧，有老庞在，一个都没得跑！”

“弟兄们，怎么走！”

待得庞飞虎率着十几号人走后，郭业带着仅剩的四五人冲着二进宅院的主卧冲杀过去。

……

……

此时的何洵在卧室中睡得正酣，突然被管家何四闯进房来猛然那摇醒，何四将迷迷糊糊醒来的何洵扶起，颤着嗓门喊道：“二老爷，二老爷，不好了，大事不好了，有数十强匪夜闯何家，您赶紧醒醒啊！”

“啊？”

何洵听着何四凄厉的喊叫，霎时被吓得清醒，急忙从床榻站起一把拽住何四的胳膊怒骂道：“那你还愣着干嘛？蠢材，赶紧报官，通知衙门的衙役过来啊！”

何四显然被院外的血腥吓坏了，惊魂未定的摇头嗟叹道：“来不及了，二老爷，赶紧跑吧，咱们何家上百条人命被杀得差不多了，赶紧，赶紧随小的跑吧。”

什么？

何洵听着何四这话后背立马唰唰冒出虚汗，何家上百条人命被杀得差不多了？

他的脑中立马浮起昨天下午在县城流传关于山匪即将攻城的消息，难道偌大一个陇西县城这么快就被山匪攻破了？

原本他还打算今天收拾细软，带着家眷和仆役躲到乡下，避上一阵子的风头，没想到还是晚了。

竟然半夜三更突然杀出这股强匪，县衙那些守城衙役当真都是废物啊。

罢了，现在保住小命要紧，无暇再管那么多。

当即，何洵抄起床边一件外衣披在身上，对着何四吩咐道：“何四，你的忠心本老爷知道了，日后必会好好赏你。赶紧的，咱们从后院先撤。有我何洵在，何家垮不了！”

何四此时惊魂未定，哪里还管何洵这些屁话，轻轻嗯了一声，冲着房门方向替何洵开门去。

吱呀，

何四将房门拉开，突然，

“啊！！！”

何四嘴中迸发出一声尖叫，整个人瞬间仰躺倒地，何洵抬眼一看，只见何四的胸口被扎进了一把横刀，穿心而过，登时一命呜呼。

唰唰唰～～

房门中涌进来四五人，清一色身穿夜行衣，脸蒙面罩，手持横刀，将还在发呆空隙的何洵团团围住。

晚了，

何洵老脸一垮，心中唉唉叹道，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

但是平日里养尊处优下养成的颐指气使还是让他没露了胆怯，沉声喝道：“你们行如此大逆不道，惨绝人寰之事，就不怕朝廷诛灭你们吗？”

“呵呵！”

一记冷笑，门外再次走进一个黑衣人，将横刀抬起指向何洵，不屑地笑道：“何洵，别强壮镇定了，今晚你难逃一死。”

说完，陡然将自己的面罩拉扯了下来，将面庞展露在何洵眼前。

“竟然是你？”

何洵做梦也没有想到来人竟然会是害死自己三弟，痛打自己侄儿，他本人一直想要诛除的郭业。

何洵再看将自己围拢的四五人，不用扯面罩他也猜到了，这些人肯定是县衙的衙役所乔装打扮了。

“郭业，你狗胆包天，你身为衙门官差，竟敢乔装盗匪，你，你……”

何洵颤抖着右手指向郭业，惊骇和愤怒地卡住喉咙，断断续续说不出话来。

郭业怨恨地看了一眼何洵，哼道：“姓何的，少他妈跟小爷来这套，你他妈不是做梦也想整死我吗？可惜你还是慢了一步，因为哥知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把你何家灭了，小哥我怎么睡的着觉？”

说着，对着屋内几人喊道：“弟兄们，尽快解决了这老狗，晚点还要腾出时间来搬银子呢。哈哈，哈哈……”

言罢，他发现墙角有一根拇指粗细的麻绳，突然提醒众人道：“对了，这老狗好歹也是个举人，就不要用刀了，直接用绳索勒死他，留他一个全尸吧。”

说完便转身离去，这种杀鸡宰狗之事儿，自然有人替他代劳。

郭业刚转身，何洵就要扑上前来撕咬郭业，可人还没跨出两步就被在场五人给弹压了下去，死死摁在地上。

大势已去，无力回天。

何洵满脸恐慌地对郭业的背影唾骂道：“姓郭的，你竟敢灭我何家，杀我堂堂朝廷举人，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啊！”

郭业听着何洵最后的挣扎与咆哮，头也懒得回，相反，却是极为不屑地耸耸肩，轻轻晒笑道：“我不得好死？哼，小哥就知道，如果我不杀你，我真不得好死了。”

待他走出何洵的卧室，郭业还主动将房门轻轻关了起来。

紧接着，里面传来一阵挣扎的喘息干吼与急促蹬脚的声音，看来，里面的人已经开始送何洵上路了！

想着何洵今后再也无法威胁到自己，郭业整个人没来由一阵轻松，心道，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

突然，庞飞虎的声音从回廊那头远远传来，带着略微的惊喜冲郭业高喊道：

“小哥，小哥，你快看，我找到了谁？”

## 第116章贞娘再现

庞飞虎身边一个柔弱的素衣女子，梨花带雨惨凄凄地小步小步朝郭业这边走来，每走几步双腿都会踉跄一下，所幸有庞飞虎关键时候搀扶一把，以至于不会摔倒在地。

郭业不用细看，从对方那熟悉的身影中就判断出了这女子到底是何人。

竟然是，贞娘！

霎时，郭业不知从何涌出一股酸楚与喜悦交织的激动，赶忙朝着贞娘那边大步流星般赶去。

三步并作两步走，晃眼便到了贞娘的身边，一把将她揽入怀中喊道：“贞娘，可算是找到你了！你可真让我好找啊！”

被郭业强行揽入怀中的贞娘顿感身子被紧紧箍住，半分动弹不得。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与陌生男子如此亲密的接触，更是头一遭与郭业如此零距离的相拥。

她此时的身体虽然孱弱疲劳，但是却能真真儿地感受到从郭业胸膛间，双臂上传来的汨汨温度与热情。

在这一刻，

她忘却了这些日子以来所遭受到的委屈与磨难。

在这一刻，

她忘却了这些日子以来日日夜夜的担惊与害怕。

只有两个字充斥在内心澎湃的身体之中，那便是——害羞！

到底自小就熟读女训，秉承三从四德的女子，到底内心被传统道德束缚了二十几年，此时的贞娘除了害羞，还是害羞。

内心升腾起的羞臊让她浑身发热，慢慢袭向脖颈，脸腮，耳垂，感觉自己在这一刻被魔鬼所侵蚀了一般，那颗固守清戒的心摇摇欲坠。

本能的抗拒让她使劲全身的力气贯于双臂，妄图将郭业推搡开来，好让自己摆脱这本能既抗拒，又有欣喜的尴尬情境之中。

可是事与愿违，无论她再怎么加足马力都无济于事，郭业的双臂如同大闸蟹的双钳一般，死死将她箍紧，无法挣脱。

时间一份一秒过去……

郭业忘我地贪婪地享受着贞娘身上沁出的芬芳体香，浑然不知外物。

庞飞虎和一千兄弟则是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全部人傻愣愣地杵在那儿看着西洋景。

无奈之下，

贞娘只得酡红低垂着脸颊，轻声啐道：“郭，郭小哥，请，请放开奴家呀！”

呃~~

郭业听着贞娘的提醒，这才醒神过来，尴尬一笑，心道，这是色迷了心窍，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在这儿和美人儿卿卿我我。

他可不顾贞娘愿不愿意，对着不远处一个捕快喊道：“六子，你将贞娘安全送到我府上，不能出半点纰漏。”

言罢，也不让贞娘有说话推辞的时间，说道：“贞娘，我这儿正办着大事，刀来剑去的，你一个妇道人家呆在这儿着实不美。你先回我府上，日后

听我来安排。”

紧接着，才将双臂缓缓松开，很是霸道的将贞娘推搡到捕快六子的身边，示意她跟着他迅速离开何家。

贞娘听着郭业的编排，心里没来由的又是一阵慌乱，郭小哥竟然让自己一个妇道人家住进郭府，这，这传扬出去，实在是不好听吧？

但是看着郭业那炽热的眼神，想着刚才自己被揽入对方怀中那霸道的气息，贞娘慌乱之余又是一阵小鹿乱撞。

沉默约莫几秒钟，贞娘想到了惨遭毒手的胡皮，对方再不济也是自己的丈夫，是撑起自己家的那片天。如今胡皮刚死，自己就住到郭业的府上，于情于理，她都说服不了自己，贞娘再次彷徨了。

这时，旁边的庞飞虎也差不多看懂了到底是怎么一个意思。

郭业什么心思，大家都是男人，心照不宣了。

他到底比郭业痴长那么多年，贞娘的彷徨他一眼就看得通透。

随即对着六子说道：“去，本班头这些日子就住在郭小哥的府上，你将贞娘带回我庞家，让你庞嫂子好好照顾贞娘。”

庞飞虎这么一说，贞娘顿时没了犹豫，对着庞飞虎盈盈一个欠身道着谢。

郭业这才发现自己心里一着急犯了马大哈，连连傻笑以遮丑，然后对着贞娘挥挥手，说道：“去吧，随六子先住到庞大哥家中，等小哥手头的事儿忙活完了，再来安排其他。”

贞娘这次倒是没有回避，竟然破天荒般乖巧的嗯了一声，随着六子缓缓出了何府。

待得贞娘离去，郭业收起刚才那副多情种的模样，对着庞飞虎细问道：“都解决得差不多了吧？”

庞飞虎点头称道：“这边基本上已经差不多完事，小哥放心，兄弟们今晚都手脚麻利儿，不带有一个活口的。不过还是没有发现何瑁那畜生的踪迹。”

没有发现何瑁？

郭业不信邪，对着众人吩咐道：“整个何府正门后门都有把守，除非他长了翅膀飞出何家大院，不然今晚甭想活着走出何府。兄弟们，再仔细搜罗搜罗，连一条活着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话音一落，一记声音从不远处响起：

“小哥，庞大哥，何瑁这孙子在此，老孙不辱使命啊，哈哈……”

循着声音，郭业眺望一眼，孙明延正带着手下兄弟急匆匆朝这边赶来。

人群一奔到这边，队伍当中就有人从肩上甩下两个捆绑得跟个大粽子似的玩意，砰的一声扔在了地上。

又响起两道呀呀喊疼的呻吟声和哭天喊地的求饶之声。

借着微弱月光一瞅，其中一人可不就是何瑁这王八蛋吗？

孙明延绕过地上两头粽子，走到郭业身边轻声说道：“小哥，后院鸡犬不留，哈哈，杀得那叫一个干净。”

紧接着，又说了如何将何瑁擒拿住的过程，顺便跟郭业介绍了地上这女人潘银莲，以及她和何瑁干得那些丑陋事儿。

郭业听着听着不禁哈哈大笑，鄙夷地看着何瑁说道：“真他妈上梁不正下梁歪，没想到你们何家里头竟然乱成这个鸟样了。孙子，婶婶的滋味如何

啊？”

何瑁一听郭业问话，再见着没有蒙面的郭业，求饶之声喊得更加欢畅了，就差喊他一声老祖宗了。

身边的潘银莲也是哭天抹泪地喊道：“这位小哥，奴家只是一个女流之辈，何家之事奴家一概不知啊，还请大爷饶了奴家一命。如若不弃，奴家今后就守在大爷身边，伺候大爷您。”

到了危急关头，骚娘们的求生本能出了出卖色相，卖弄风骚之外，还真想不出什么来了。

郭业看着略有姿色的潘银莲，虽然赤条条的被绑在跟前，但是一点兴趣都提不上来。

想想看，这个娘们仅仅一个晚上就被叔叔和侄儿轮着干，他还能有啥兴致？

当即不屑地哼道：“少他妈的发骚，一个黑木耳装他妈什么粉木耳？老子没兴趣。”

说完，看了一眼庞飞虎，打趣问道：“庞头，要不你试试？”

庞飞虎听罢，连连摆手摇头，敬谢不敏。

倒是身边的孙明延有些跃跃欲试，包括他身边的那些泼皮无赖，一个个盯着潘银莲赤条条的身子白花花的奶子猛吞口水。

随即，郭业来了一个成人之美，对着孙明延轻声说道：“赏给你们了，你和弟兄们去乐呵乐呵吧，到底是举人老爷的媳妇，想必味道不是满月楼那些婊子可比的。”

孙明延一听，咕咚一声咽下了口水，然后故作正经地对着手下一干人呵斥道：“这是小哥赏的，便宜你们这些王八蛋了。”

“哇哈哈哈哈……”

一阵嘈杂的浪笑之后，那帮泼皮将潘银莲再次高高扛起朝着一处无人的厢房走去。

孙明延刚要火急火燎地追去，却被郭业拉住叮嘱道：“完事之后，你该知道怎么解决吧？”

孙明延连连嗯道：“小哥放心，斩草不留根嘛，老孙晓得。”

说完也不顾郭业的回应，立马屁颠屁颠追着一干手下的方向而去，他可不想让那帮混球拔了头筹。

庞飞虎见着孙明延这幅模样，不禁摇头叹道：“泼皮就是泼皮啊，呵呵。”

郭业回道：“没关系，非常人行非常事嘛，咱们无需去管这些小事。”

而后，指了指地上捆成死狗一样的何瑁，对着庞飞虎说道：“为了这一天，你等了这么多年，该你得报大仇的时候了，你说吧，要让这厮怎么个死法？”

庞飞虎一想起自己那个当年十三四岁就被何瑁糟蹋后推进井里的小妹，眉宇和双目间的怨毒之色再次暴露，上前对着地上何瑁又是砰砰砰一阵猛踹。

一边踹一边虎目噙着泪儿，嘶声厉吼道：“小妹，大哥终于等到了给你报仇的这一天。”

发泄一通，踹得何瑁晕厥过去之后才停脚，而后对着郭业转身说道：“郭

小哥，今天我要给这个畜生一个特殊的死法，不然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还望成全！！！”

郭业没有说话言语，也没有点头摇头，而是无声地伸展右臂，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他悉听尊便，今晚这事儿，你庞飞虎说了算。

## 第117章何瑁之死

得到郭业默许允诺的庞飞虎将横刀抛到身边的捕快怀中，然后像拖死狗一样拖着半昏半醒的何瑁，缓缓朝着何家的后院走去。

庞飞虎大步向前，郭业和一千捕快弟兄在后面一路相随，谁也不吱声询问庞飞虎到底想做什么，一路之上唯有何瑁咿咿呀呀的求饶之声聒噪个不停。

无论是郭业，还是尾随的众捕快，都想看看庞飞虎所说的特殊死法倒是怎么样一个死法。

约莫走了一段路，众人随着庞飞虎来到后院的花园之中。

此时的花园早已百花凋谢，小树草丛早已被孙明延那帮人踩踏摧残的不成样子，处处一片狼藉。郭业根本无心浏览何家的后花园，因为眼尖的他发现，花园之中还有一口水井。

水井？

特殊的死法？

庞飞虎的小妹当年就是被何瑁糟蹋完之后，推进井中淹死的。

原来如此，

一切皆已明了，郭业终于知道庞飞虎到底想干嘛了。

他这是要让何瑁知道，当年你何瑁在井中害死庞小妹，今日他批庞飞虎就依样画葫芦，终结于这口水井之中。

正所谓，天理昭昭，因果循环，正是这番道理。

“嗨~~~”

庞飞虎拖着何瑁来到井边，咬紧牙关一声闷哼，将何瑁像提溜小鸡似的提到井口，默默念叨着：“小妹，大哥今天就让这畜生在水井边给你偿命，让你下辈子了无牵挂的投胎好人家。”

郭业示意邻近的两个捕快上去搭把手，两名捕快小跑上前一左一右把住何瑁的双肩，将他脑袋扣在井口。

一看之下，脑袋在井口里面，脖颈卡井口的石头上，而脖颈以下的身子则是在外面。

郭业看着庞飞虎这么做想必有他的用意，继续观望。

只听庞飞虎高喝一声：“拿刀来！！！”

声音落罢，刚才替庞飞虎抱刀的一名捕快上前，将横刀双手递了上去。

唰~~~

庞飞虎双手持住刀把儿，将横刀高高举起，目光对准何瑁架在井口沿边的脖颈，只要横刀轻轻往下一挥砍，何瑁肯定被斩断脖颈，身首两处。

郭业看罢，心中不由抽了一口凉气，原来庞飞虎是想将何瑁的头颅斩下滚进水井之中啊。

啧啧，正所谓人死为大，最后连死都不让他留个全尸，让何瑁到了地府都做个无头鬼，庞飞虎这招够狠辣的，也足见庞飞虎心中那口怨气之深了。

就在郭业思绪飞转之际，眼前刀光乍现，闪过一道白芒，庞飞虎手起刀落！

终于挥出了苦盼多年，等待多年的那一刀！

喀嚓！！！！



一声脆响，黝黑铁铸的横刀硬生生砍进何瑁的脖颈.....

噗通~~

井中传来一记硬物落水的声音，八成是何瑁的脑袋掉进了井水之中。

只看那两名捕快，忍住胆寒与恶心地将何瑁那句无头的尸体拖了下来，拖到郭业的跟前让他察看，验明正身，证明何瑁人头落地，见了阎王，百分百挂了。

郭业看着脖颈断口，森森白骨，汨汨血流，也是恶心能耐，挥挥手嫌弃地吩咐道：“赶紧找个地方撇了，回头一把火烧干净完事。”

两名捕快称是，然后拖着无头尸体离去。

再看得报大仇的庞飞虎，两颊早已被眼泪浸湿，双手握着的横刀迟迟没有松开，独自一个人幽幽地看着那口水井。

想要说些什么，但又无从下口，只是暗自垂泪默默地看着。

郭业提步走到他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宽慰道：“庞头，今日大仇已报，我想令妹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这个做兄长的。走吧，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活着的人一定要向前看才是。”

庞飞虎咧嘴笑了笑，可是没有笑出声来，嗟叹几声之后对着郭业说道：“我没事，终于了了我多年的夙愿，呵呵，郭业，谢了！”

言罢，极为郑重地抱起双拳对郭业感激道：“以后庞飞虎这条命，就是你的！”

好汉子，字如金，千金难买一口诺！

郭业知道庞飞虎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如今婉拒他的承诺，他会自觉脸面难堪。

当即将右手搭到庞飞虎的拳头上，对着庞飞虎保证道：“庞大哥，做兄弟，有今生没来世，以后你我比亲兄弟还亲。”

庞飞虎嗯了一声，没有再言语多说一句话。

这时，孙明延这厮也提着裤腰扣着衣襟一脸满足和酣畅淋漓地朝着郭业这边走来，嘴中啧啧赞叹潘银莲这个骚娘们。

郭业见状，对着众人喊道：“兄弟们，再仔细搜罗一遍，务求不留何家一个活口。稍后，咱们就开始搬银子，看看陇西第一家到底有多富贵，哈哈.....”

话音一落，孙明延第一时间呼吁响应道：“跟着小哥走，绝对有福享，哇哈哈.....”

“是极是极，纵是得来金山银山，也是托了小哥的福啊，哈哈。”

“有酒有肉有女人，真他奶奶的晒过活神仙啊！”

.....

.....

约莫半个时辰之后，城东何府突然烧起一把大火，从后院开始烧起，夜间有风，顺势引火，徐徐蔓延，烧得那叫一个旺。

当晚没有巡逻衙役，所以何家着火根本无人来救援，即便有左右邻居发觉了，也是有心无力，只得先逃命要紧，免得被何家大火给连累到。

大火烧得很猛很旺，滔天大火映红了一片天际，差不多一个多时辰之后，整个何家便被大火吞噬，别说一个活物，连片瓦都不存。

翌日清晨，再有陇西百姓来看，昔日门庭若市，富丽堂皇的陇西第一

家，已然成了一片灰烬。

更有甚者不禁感叹，别看你生前如何荣耀，还是如何穷途潦倒，到最后皆是殊途同归，尘归尘，土归土，悉数都逃不了黄土一杯的命运。

同时，白天的陇西县城不知从何流传出一则消息，说是昨夜有山匪乔装进入陇西县城，不仅屠光了何家满门，洗劫了何家几代人的财富，还一把火将何家烧得干干净净，一只蟑螂都没能幸存。

在有心人的推波助澜之下，这个消息以最快的时间向外扩散，而且愈演愈快，愈演愈烈，如同霍乱传染病一般，时刻都在蔓延，侵蚀着陇西八万人的内心。

仅仅一个下午的光景，山匪屠杀何家满门之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整个陇西县城基本上人尽皆知。

老百姓家家户户紧闭门窗不敢出门，特别是那些薄有家资的土财主和商贾更是慌乱如麻，恨不得现在就长了翅膀，带着家中的金银珠宝一起飞出陇西县城。

可惜，如今的陇西县城四门紧闭，不得进出。

此时的郭业城南的一处清幽庄院里，正与孙明延还有庞飞虎，朱胖子等人清点着从何家洗劫出来的金银珠宝。

当然还有何家在陇西县城所有店铺的金银细软和货物。

至于房契，田契，店铺地契等东西，郭业没敢拿，这些东西谁拿谁倒霉。因为他知道只要拿了综合性东西便是不打自招，何家之事与他脱不了干系。

朱胖子虽然没有参与昨天的洗劫行动，但是他知道这些胜利果实，作为郭业嫡系中的嫡系，他是免不了分上一杯羹的。

在旁边听着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一阵响，点算人员口中不断报着钱数，这厮已经快幸福的站不稳脚跟了。

这时，郭业推搡着朱胖子，吩咐道：“老朱，你现在骑上我家那头驴，去将陇西县城中有头有脸，略有资产的大户都给小哥我请到衙门来。”

朱胖子愣了一下，疑惑道：“小哥，现在整个城中都人心惶惶，谁敢这个时候出门啊？再说了，请他们过来干啥玩意啊？”

郭业将朱胖子拉到一处无人的地方，说道：“咱们不是要守城了吗？既然咱们出人又出力，他们这些陇西大户怎么着也要出出血，给守城将士们发点赏钱吧？不然，凭啥咱们死人，他们搂着银子睡大觉？”

嗯？

朱胖子算是整明白了，小哥是洗劫完何家，洗上瘾了。

对于何家，杀人放火，这叫硬手段洗劫。

难不成小哥将这些大户请到县衙来，还想用什么软手段洗劫不成？

当即有些担心地问道：“小哥，这些人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他们会心甘情愿地掏银子给咱们不成？”

郭业没有给他答案，而是推搡着往门外走去，催促道：“赶紧去，不让你拖到明天备不住就晚了，趁着这次山匪围城，咱们干嘛不再多发一次横财？”

朱胖子还是扭扭捏捏，墨迹道：“可是，可是，这些人平日里……”

“墨迹你妹啊。”郭业打断了朱胖子的墨迹，“赶紧去，你先将他们骗进县衙来，就说山匪围城在即，衙门有请诸位老爷商讨守城一事。”

朱胖子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出了庄院门，朝着福顺巷郭府的方向牵驴去。

看着朱胖子这么不自信的脚步，郭业从怀中掏出一本今天中午在家中书房带出来的账簿，轻拍了两下账簿，晒笑道：

“这玩意小哥保留到今天，总算派上用场了。只要小哥我到时候将这账簿往衙门公堂上这么一放，我就不信这些人不掏钱，不止要掏，还要他们心甘情愿，大把大把地往外掏。”

## 第118章宴请商贾捞一笔

日落余晖尽，暮色缓缓沉，又是一个黄昏天。

吃过晚饭，郭业先是去了一趟马元举的家中，将昨日洗劫何府之事说了一通。

毕竟一夜之间，陇西第一家飞灰湮灭，何府近百条人命无一独活，这端的不是一件小事。

尽管马元举已经默许自己这么干，而且也知道这件事，但是于情于理，他郭业都要和马元举知会上一声。这不是上下级之间的敬重，而是战友之间的尊重。

如今整个陇西县衙就剩他们两个管事儿的人，县令大人又让二人全权负责守城事宜，这种不是基情胜似基情的战友情，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更何况，一直以来，马元举虽然刁钻诡诈，但是对郭业的照拂那不是盖得。

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郭业都觉得自己很有必要上马元举家一趟，哪怕说一声感谢都足矣，感谢他的睁一眼闭一只眼，感谢他的点拨提醒，更是感谢他的纵容。

要知道能够让马元举这样自诩天下儒生圣人门下的读书人，去纵容郭业做这种缺德事儿，当真是放下了心中一些坚持许久的原则。

即便当年面对升官的诱惑，他马元举都守住本心，坚持原则，不曾有过一丝动心，没有与他人同流合污。

谁知为了郭业这个好基友，他堕落了……

郭业静静地来，在马元举家中呆了不超过半个时辰的时间，便又悄悄地走，仅在马元举家的门口放下一个竹篮。

篮中放得既不是银子，也不是吃食，更不是令马元举做梦都想吐的白面大馒头。

而是一篮子的书，约莫十几本，并非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之类的印本，而是何家老二何洵收藏的一些孤本典籍，还有几份前朝名家碑文拓本，都是何洵在外访友期间搜寻而来。

对于郭业来说，这些玩意还真不如几串珍珠玛瑙翡翠项链来得实惠。

但是对马元举来说，这些东西才是好之又好的宝贝，相反，你如果提着一篮子的金砖银锭进来，这头驢驴非将郭业扫地而出。

这就是马元举不同于衙门其他官员的地方，也是郭业对他又爱又恨的地方，有坚持，却又顽固不化。

就是一头驢驴子。

离开马元举家之后，郭业才往着衙门方向走去，看这天色，朱胖子应该差不多把城中那些商贾和富户都请来了吧？

进了衙门，便早早朱胖子的手下在大门口等候郭业，见着郭业到来赶忙上前迎去，将郭小哥领到了平日里县令大人审案断案的公堂之上。

果不其然，一上了公堂，郭业便看见公堂两侧坐满了绫罗绸缎的商贾和脑满肥肠的陇西大户，足足有二十来号人。

众人正纷纷交头接耳地议论着，一见郭业进来立马止住了声音，齐刷刷地将目光投到郭业的身上。

朱胖子立马将郭业迎了进来，踮着脚尖对着郭业咬起来耳朵，兴许是汇报汇报邀约众位商贾大户的过程吧。

咬了一小会儿的耳朵之后，朱胖子将公堂之上，县令大老爷专坐的那把椅子给搬抬了下来，堪堪放在公堂之下供郭小哥坐着。

朱胖子此举也是郭业授意的，别看县令顾惟庸不在，但是他也不敢托大，大大咧咧一屁股坐到人家七品县令的位置上。

万一被哪个嚼舌头的有心人传到顾惟庸的耳边，那不是很徒增烦恼吗？做出一些令上司忌惮的事情可是官场大忌。

郭业正襟危坐之后也不像以前谈话那般长篇累牍绕圈子，而是直接切入主题朗声问道：“诸位，郭某是什么人也无需本人多做介绍了吧？今天召集诸位前来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如何将陇西县城守住，再不济也要撑到益州郡折冲都尉府的援军到来为止，咳咳，诸位都是陇西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都说说吧。”

旁边的朱胖子在一旁附和道：“县令大人最近要在感业寺礼佛一段时日，临走前有过交代，县中一应事宜全权交由功曹马大人和郭业郭小哥处理，你们都懂了吧？”

嗡！！！！

朱胖子这话才是最要命的，在场这些人哪一个不是人精，焉能听不懂朱胖子这话的真正用意？

县令大人敢情是避风头去了，如今陇西县城暂时由郭业和马功曹负责。

这就是给郭业二人先斩后奏的大权啊，啧啧，众人心中的那杆秤砣微微倾斜了一下，也稍稍收起了对郭业的轻视之心，至少目前来说不敢再过轻视。

此时右侧第一椅子上颤颤巍巍地站起一老者，郭业认识此人，这老者乃是陇西县城最大的饭庄“食为天”的东家徐崇年，食为天饭庄做得川菜在蜀中一带堪为一绝，貌似在益州郡城内都有分号。

徐崇年老胳膊老腿的站起身子，抱拳行了一礼说道：“郭小哥的名头，老朽也是听过，既然县令大人将偌大一座陇西县城托交小哥之手，那自然是信任有加。虽然老朽乃是一介商贾，整日与那铜臭之物打交道，但是守我陇西县城，当仁不让，无论是出钱出力，郭小哥尽管吩咐。”

这话说得大义凛然，端为识大体顾大局的典范，听着郭业一阵舒爽，甘之如飴。

郭业点点头，拿着架子轻轻拂过一笑，赞道：“徐老深明大义，本班头正是此意。山匪攻城，敌众我寡，但是本班头与手下这帮弟兄总不能坐视不理吧？所以本班头届时将会组织全县衙役和本城的青壮一起上城门，共同抵抗山匪的攻城。”

众人听着郭业这番允诺纷纷点头称是。

“不过——”

郭业话锋一转，轻轻叹道：“这守城抗敌乃是刀兵祸事，总有个伤亡不测啥的，所以本班头是这么想的，要想衙役青壮们不畏牺牲奋勇杀敌，唯有一个办法，那便是——重赏之下出勇夫。至于这赏银嘛，呵呵，诸位，你们懂得。”

言罢，郭业伸出两手冲众人一摊，意思很明显，小哥这边出人出力保护

县城安危，你们这些有钱淫怎么着也要意思意思吧？

这个意思在场这些人精们又怎么会不懂？

不过，既有深明大义如徐崇年者，当然也有一些不愿意拔毛的铁公鸡了。

果然，郭业话音落罢，徐崇年对面，公堂左侧也站起一人抱拳说道：“郭小哥此言差矣，你们拿的是朝廷俸禄，吃得是皇家的粮食，自然要做安靖保民之事。凭啥要我们这些人出银子？难不成我们的银子是大风刮来的不成？”

“是啊，田大脑袋说得没错，可不就是这个理儿？”

“本来就是，今年的生意本就难做，朝廷如今对商贾赋税加重厉害，咋这守城赏银的份子还要摊到咱们头上呢？”

“就是，我们范家门高墙厚，到时候山匪攻进城来根本洗劫不到我范家，这银子我是一个大儿子也不会得出。”

.....

.....

看来这才是多数人的心思，对于出赏银支持守城勇士一事，这些基本上都是持反对意见。

霎时，

郭业的脸色顿时沉下，他知道率先反驳他的这个田大脑袋是何人，这个王八蛋就是秦威那本账簿记录中，贩卖私盐最多的一人，姓田名纪雨，因为脑袋长得特大，再加上为人爱精打细算，因此在商贾圈子里博了一个“田大脑袋”的外号。

郭业挨个看了一眼这些纷纷跳出炸刺儿的小丑，基本上都是在秦威那本账簿中榜上有名之人。

哼！

郭业心中冷笑，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当即，郭业将怀中那本账簿掏了出来放在手上掂了掂，然后将目光转向田大脑袋冷哼道：“少他妈给老子整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跟你说上两句人话你他妈就当自己是个人物了，是吧？孙子，先看完你自己的丰功伟绩再叭歪吧！”

“啪！”

郭业抬手随意一抛，那账簿轻轻被抛高划出一道弧线，飞到了田大脑袋的怀中。

田大脑袋被郭业这突然发怒先是吓了一跳，见着郭业说得如此信誓旦旦不由露怯，心虚地将那本账簿缓缓翻开。

这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唰~~~

田大脑袋的脸色变得死难看死难看，这哪里是自个儿的丰功伟绩啊，这活脱他妈一本阎王催命符啊。

这里面将自己和何坤，还有秦威等人的丑陋事记载的详详细细，精确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辰，地点和斤两到精确到极致。

擦！！

田大脑袋发觉捧着不是账簿，而是要他老命的催命符，恨不得当场就将这烫手的山芋一股脑吞进肚子之中了事。

郭业看着半死不活的田大脑袋，心中啐道，操性，欠收拾！

随即对着田大脑袋喊道：“别愣着啊，田大脑袋？挨个儿挨个儿的传下去看啊！”

这话一出，田大脑袋双手猛地一抖，将账簿跌落在地。

他附近的人不知这玩意到底为何物，纷纷凑上前去捡起账簿察看一番。

同样，不看还好，看完之后纷纷变色，在场之人只有极少数人幸免不在账簿中。

至于那些榜上有名的商贾们，则是一脸可怜巴巴地神情望着郭业，貌似有商量的意向。

不商量不行啊，现在整个陇西县城都是这个乳臭未干的臭小子说了算，生死尽在人家的一念之间，更何况有把柄受制于人手呢？

.....

蹬蹬蹬！！

一阵急促的跑步声从外面闯进，正是手拿马鞭的程二牛。

只见程二牛闯进公堂之后，也不理会在场有什么人，直接对郭业报道：“小哥，前面斥候探马回报，贼寇挟众近千人气势汹汹而来，离，离咱们陇西县城仅有十里地了。”

什么？

这话一出，轩然大波！

别说在场那些胆小怕死的商贾大户了，就连郭业都差点没把持不住镇定，惊呼出来。

郭业心道，

贼寇转眼即到，不能再在这些破事儿上耽搁了。

随即睥睨扫视众人一眼，冷声问道：“诸位，赶紧啊，这赏银一事，你们到底怎么个意思啊？表个态吧？”

## 第119章战前定策

前有郭业手捏众人把柄，受制于人，后有贼寇兵临城下离此仅十里，形势严峻，大战一触即发。

在场拢共一十七名陇西商贾与大户都被郭业死死掐在手中，谁也不会傻到甘愿去做第二个何家。

投鼠忌器之下，众人唯有当场签字画押，愿意出资银两以犒赏守城的衙役与青壮。

在场之人多则出资三五千两，小则千八百两，视个人财力而定。值此一遭，活生生被郭业敲走了近三万两雪花银。

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见着事情已然定下，郭业吩咐朱胖子来负责接收犒赏银子一事，而他呢？

则是急匆匆地带着程二牛赶往了东城城门楼子，前往督战。

正所谓一军之帅是为魂，如果郭业这个两百衙役的精神领袖都不亲临第一线，那让此时人心还未凝聚稍显浮动的衙门士卒们如何奋勇杀敌，如何与陇西县城共存亡？

出了衙门，郭业与程二牛两人共骑一马疾疾赶往了东城的城门口，这一刻，他郭小哥如果龟缩在大后方，那这个城不需贼寇强攻，便自行瓦解。

郭业纵观史上历次以少胜多的战役，无一不是赢在必胜的信念与视死如归，永不退缩的决心。

他必须亲临第一线，他必须站在东城城门之巅，因为他就是那杆永不退缩的旗帜。

只要他郭小哥在，战旗便不会倒下，兄弟们的心中始终有着盼头。

无他，人心耳。

.....

.....

十里之外，高坡之上，黑压压将近千人四处散落，或生火造饭，或饮酒嬉笑，或篝火烤肉，不时传来哈哈狂笑之声。

高坡之下是旷野平原，一马平川，毫无山峦阻滞，只需凝目眺望便能依稀看见陇西东城的城门楼子。

也就是说，只要下了这道高坡，便能策马挥戈奔袭陇西县城，稍纵即到。

此高坡又名鬼马坡，为陇西县城通往外界的第一道屏障。

不过今天却成了水匪山匪的集中营。

这近千人便是岷江水匪郑三江和落日山山匪孟老贵联合攻城的贼寇大军。

近千人看似不多，但对一个仅仅两百衙役守卫的小县城而言，那就另当别论了。

千名贼寇在鬼马坡休整，贼寇大军的几位高层也在临时搭建的一座茅草屋中商议着如何攻城的事宜。

茅草屋中一共有四人，一人自然是岷江水匪郑三江，一人是落日山山匪大当家孟老贵，还有一人是落日山二当家赵九丑。



最后一人却是一个身穿灰白长袍，扎着头巾，手摇一把鸡毛扇的中年男子，颇有点遥想公瑾当年，羽扇纶巾的感觉。

四人围着一块平整光滑大石头而坐，石头之上用木头粗粗画了一副草图，看似有点像陇西县城的草图，连东南西北四大道城门都给标注了出来。

郑三江和孟老贵年纪相仿，都是四十上下，连身板都差不多，显著的区别就在于郑三江满脸络腮胡子，平日里在江面游走，将脸颊晒得黝黑。

而孟老贵虽然唇颚无须，但是长得却是满脸的皱纹和褶子，仿佛被耕田的犁耙给拉过似的，纵横交错。

至于赵九丑，长得其实并不丑，相反长得还很俊俏，若非肩上背着一把金丝大环刀，端坐在那，肯定会错认为此人绝对是一个白面书生俊俏小郎君。

至于摇着鸡毛扇的那中年秀才名叫关鸿鹄，关关雎雎，在河之洲的雎，是落日山的军师。名字倒是雅致，甚至有点娘气，但是人长得就不堪入目了，一副尖嘴猴腮三角眼，活脱孙猴子转世。

但是此人的确是秀才，实打实的秀才，若非当年给富户人家当私塾先生见财起意，毒杀了东家几十口人命，逃命至落日山落草为寇的话。

说不定如今已是什么举人或者地方小吏了。

四人围着石头而坐，对着石头上用木炭绘制的草图指指点点，只听孟老贵对着军师关鸿鹄说道：“军师，你是咱们落日山的军师，咱们几人里面就你肚子里的货最多，你来说说，咱们集中兵力攻哪个城？”

听着大当家孟老贵如此夸赞自己，关鸿鹄与有荣焉，鸡毛扇摇得更加欢实了。

然后得意地昂了昂下巴，将鸡毛扇在草图上东门的标注敲了敲，说道：“自然是东门，自古以来，东门都被视为一城主门，只有从东门攻入，咱们才能震慑对手。”

孟老贵听着情不自禁地点头，连称有理。

而郑三江则是附和着孟老贵，不为别的，就因为孟老贵的落日山山匪兵强马壮，人数占了千人队伍的九成，如今自己的岷江水匪不到一百人，正是虎落平阳之时，哪有发表意见的份儿。

“我不同意！”

说话的是落日山二当家赵九丑。

只见赵九丑连连摇头否定了关鸿鹄的主意，对着孟老贵说道：“大哥，咱们是山匪贼寇，又非是朝廷官军，何必拘泥什么形式？只要以最快的时间攻进陇西县城洗劫一番，然后迅速撤离，就达成目的了。你看，既然东门是主门，守备力量自然是最强的地方，与其在此消磨功夫，不如挑南门，北门或者西门这三道薄弱防御的一门嘛。”

呃？

孟老贵听着赵九丑的分析，是哈，是这么一个理儿。

山匪贼寇要啥震慑，直接杀进去洗劫一番就完事。

关鸿鹄听着平日里跟自己极为不对付的赵九丑竟然又唱起反调，自然不干。

“哼！”

只听关鸿鹄不屑冷笑一声，唰唰摇着鸡毛扇鄙夷道：“丑哥儿想啥哩？只

有攻了东门，其他三门才会不战而降，这样咱们落日山的名声肯定会大振四方，闻名整个益州郡境内。再说了，据本军师之前派人进城打探，整个陇西县城也就两百衙役，东门再怎么易守难攻，难道还是我千人大军的对手？”

说到这儿，再也不去看脸色稍稍变得赤红的赵九丑，转向大当家孟老贵说道：“大当家，前番咱们和陇西的壮班士卒交过手，那些人的战斗力如何，您又不是不知晓，一般土鸡瓦狗罢了。这事儿，郑头领应该还有印象吧？”

孟老贵听着关鸿鹄提起这个，便想起前些日子将谷德昭壮班击溃的壮举，能将衙门正规军打跑，当真是扬眉吐气之事啊。

想到这儿，他不由再次点头倾向了关鸿鹄的主意。

而一旁的郑三江与落日山几人厮混了一段日子，当然知道二当家赵九丑和军师关鸿鹄的不合。

他是个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这关鸿鹄深的孟老贵的信任，而赵九丑这小子除了耍的一手好刀法之外，在落日山根本就没啥党羽。

孰轻孰重，他已分清，自然是选择大腿抱，选择倾向关鸿鹄这一头。

继而，他也不滞点头赞同道：“关军师之意甚合郑某人的心思啊。”

孟老贵见状，立马拍板道：“好，就听军师的。”

听着孟老贵如此轻率就答应了关鸿鹄的主意，赵九丑气得恨不能抽出肩上大刀，一刀将郑三江和关鸿鹄这两头祸害给砍翻在地。

而后，孟老贵听着茅草屋外的早已虫鸣蛙叫，再抬头望天，已是天色暗淡，星光点点。

随即问道：“那攻城时间呢？军师，还是你来拿主意吧。”

关鸿鹄再次得意的将鸡毛扇轻轻一扇，示威似的看了一眼赵九丑，说道：“我们赶了一天的路程，兄弟们想必有些乏累了，哪里有疲劳之师行那攻城夺寨之事。不如今晚就好好歇息，来待明日一早，挥军直下，将陇西县城攻破？”

“我不同意！！！”

还是赵九丑出声阻喝，不过这次不像上次那般，而是怦然站起，怒视着关鸿鹄。

啪嗒！

关鸿鹄再次被赵九丑阻断，也是心中来气，三番两次的质疑和阻拦，真他妈不给我这个大军师面子了。随即将鸡毛扇往石头上一拍，拍案而起怒目相视，尖声吼道：“赵九丑，你是诚心找茬儿，是不？”

## 第120章陇西县城保卫战（1）

“赵九丑，你是诚心找茬，在跟本军师过不去，是不？”

关鸿鹄尖着嗓子厉吼一声，心爱的鸡毛扇被他用力一拍，鸡毛都被拍打散乱出好几根来。

赵九丑也是一脸怒容，很是不屑地冷笑连连，指着关鸿鹄的鼻子骂道：“姓关的，我你是读书把脑袋都读傻了吧？现在黑灯瞎火，陇西县城的守卫必是极为松懈，而且天昏地暗也有利于我们快速奔袭城门之下不被守军发现。只要我们随意找一道防御最薄弱的城门，火速猛攻，焉有不成道理？”

说着，赵九丑抱拳对孟老贵请战道：“大哥，小弟我愿意领上三百弟兄出发，不出一个时辰，定能攻破陇西县城门。还望大哥成全！”

孟老贵再次愣了一下，心道，老二说得有理啊，我看这事儿能行。

当即将脸转向关鸿鹄，询问道：“军师，你意下如何？”

如何？

关鸿鹄挨了赵九丑一顿臭骂，心里还能同意？

连连摇头否定道：“大当家，这二当家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你万不能同意他这鲁莽举动。他刚才说了，黑灯瞎火，天昏地暗，守军都看不到我们了，那我们如何行路？从这儿到陇西县城可有足足十里之远啊。”

孟老贵一听关鸿鹄的分析，又是一阵点头，还是军师有文化，说得在理啊。

赵九丑见着大哥又开始犹豫起来，迟迟没有同意自己，心知糟糕，大哥又他妈相信关鸿鹄的鬼话了。

随即恨恨地骂着关鸿鹄道：“姓关的，你他妈傻啊，天黑看不到路，咱们可以点火把照明啊？”

关鸿鹄捡起石头上破损的鸡毛扇，凌乱着鸡毛一边摇扇，一边晃脑哼道：“非也非也，只要火把一点，陇西县城那边指定就会发现我们的行踪了。”

“操！”

赵九丑差点气得肺都要炸裂了，失声骂道：“非也你妈个逼，你以为陇西县城的衙役士卒都是废物不成？咱们在这边又是生火早饭又是载歌载舞，人家早已知道咱们即将兵临城下了。再说了，我们只需借助火把行军到陇西城附近，他们又不知道咱们攻的是哪道城门，你担心个球啊？”

竟敢骂我老母亲？

关鸿鹄这次也动了真火，再次将鸡毛扇拍在石头上，这下猛拍，毁了，鸡毛扇的扇骨彻底断裂，鸡毛横飞，变成了一地鸡毛。

“哇呀呀，姓赵的，打人不打脸，骂人不骂娘，你，你，简直就是粗鲁莽夫一个。本军师今天要跟你拼了！”

说着撸起袖子，张牙舞爪地冲着对面的关鸿鹄扑面过去，誓要将对方挠成一个大花脸。

叮~~

一阵清脆悦耳如龙吟之声的铁器摩擦声响起，赫然一见，赵九丑已将肩上的金丝大环刀应声拔起，丝毫没有退让地喊道：“老子今天非活劈了你这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臭酸丁。”

呼！！

说到做到，赵九丑双手握着刀柄，一记“力劈华山”如山倾海啸一般朝关  
关关关劈头盖脸砍了下去。

啊.....

关关关一介书生，手无寸铁缚鸡之力，就连右手打个飞机撸个管都要喘  
上几口气儿的人，何曾遇见如此凶险关头？

霎时，怔怔发呆，不知如何应对。

这一刹那，唯有面容惊恐的瞪大眼珠子，等死！！

叮当！！

又是一记金属铁器交戈撞击之声。

凭空出现一把黝黑横刀死命一档，将赵九丑的大刀架在了半空，迸出飞  
溅火花。

赵九丑脸色一滞，寻望过去，原来是大哥孟老贵出手救了关关关这个狗  
日的。

赵九丑刚要解释，只听孟老贵怒斥道：“在本大当家面前动刀子，老二，  
你现在翅膀长硬了呀！”

“大哥。”赵九丑再浑也知道孟老贵说的绝对是反话，赶忙解释道，“大  
哥，你听我解释，这个姓关的除了整天之乎者也，啥也不懂，你真以为他是  
诸葛孔明再世不成？这厮绝对是沽名钓誉之辈，大哥，听小弟的，先杀了这  
狗娘养的祸害，咱们再趁夜下山攻城洗劫一番，以后逍遥做我们的山大王。”

可任凭赵九丑一张嘴说出花来，孟老贵还是一副阴沉的脸，死活听不进  
去。

一旁的郑三江看着这一幕，心中窃喜道，赵九丑啊赵九丑，你还想孟老  
贵会相信你吗？你刚才那一举动，足足将自己推到了孟老贵的对立面啊，什  
么叫功高震主，仗势欺人啊？

你真当孟老贵不忌惮你刚才这番泼天大胆的作为？

你赵九丑今天敢对关关关如此，呵呵，他孟老贵绝对预料得到，日后你  
小子肯定也敢对他这番作为。

你小子算是完了！

郑三江脸上一副悲戚，心中却是幸灾乐祸地判了赵九丑的死刑，这小子  
的二当家之位肯定是要当到头了。以关关关的阴险和孟老贵的言听计从，攻  
下陇西县城那一日，便是卸磨杀驴整死你赵九丑那一天。

继而，这厮当起了和事佬劝架道：“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一个锅里舀饭吃  
的兄弟，不要为了几句争论动起刀子来，这不是伤了兄弟义气吗？”

惊惶未定的关关关抱头鼠窜，钻到了孟老贵的身后，声色俱厉地控诉着  
赵九丑道：“大当家啊，赵九丑胆大妄为，毫无上下尊卑，他，他.....”

“关关关，我操你老娘的，你再在大哥面前诬陷我，看我不活剐了你。”

言罢，赵九丑见着关关关如此小人嘴脸，又是怒从心中来，大刀在手又  
想上前将他正法掉。

“住手！”

孟老贵再次怒斥赵九丑，俨然老鹰护小鸡似的将关关关护在身后，对着  
赵九丑不满地吼道：“滚，滚下去，如今的落日山还是我孟老贵说了  
算！！！”

“大哥！”

赵九丑还是不死心地想劝诫孟老贵，说道：“大哥，你静下心来好好听我说两句，成不？”

孟老贵挥挥手，满脸不满和阴沉地说道：“老二，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关军师是我的心腹之人，便是打狗也要看主人不是？你下去吧，至于如何攻城，还有攻城的时间，一切都由关军师说了算。”

一听到孟老贵说到“打狗也要看主人”这句话之时，关鸿鹄的双眼明显闪过一丝怨毒，不过稍纵即逝。

只见他一副受宠若惊地模样在孟老贵身后不滞感谢，感谢大当家的信任和庇护。

赵九丑见着大哥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还能再说什么？

他相信如果再说下去的话，他和孟老贵这个大当家的兄弟情义有可能真的当场决裂。

为了关鸿鹄这样的阴险小人而祸起萧墙，兄弟操戈，太过不值了。

随即只得将金丝大环刀缓缓收好，插进肩上的刀鞘中，重重地哀叹一声转身大步离去。

见着赵九丑走后，关鸿鹄从孟老贵身后窜了出来，指着他的背影对孟老贵谗言道：“大当家，您瞅瞅，这，这也太无法无天了，这还当着您的面儿呢。”

一旁的郑三江意外地看了眼关鸿鹄，两人下意识地对了一眼，闪过几丝怪异，同样是稍纵即逝。

随即他也附和关鸿鹄，对孟老贵说道：“孟老哥，关军师说得也未尝没有道理。攘外与安内，同等重要哩。”

孟老贵没有言语，轻轻道了一句有些疲累，便缓缓出了茅屋。

仅仅剩下郑三江和关鸿鹄二人，在茅屋之中……

……

……

此时的陇西东城，城门楼子之上。

郭业站在城墙上眺望远方，依稀可见鬼马坡上的点点星火，可久久不见鬼马坡上那些贼寇的动静。

随即，他对着身边的程二牛，庞飞虎二人疑惑问道：“你说这些贼寇在寻思什么呢？竟然放着夜里的大好机会不来攻城，啧啧，真是琢磨不透。”

庞飞虎也是深有同感点头称道：“是啊，搞不懂。”

程二牛刚想说什么来着，只见朱胖子突然屁颠屁颠地跑上城墙上来，对着郭业喊道：“小哥，郭小哥！”

郭业回望一眼，朱胖子不仅自己一人来，身后貌似还带着几个家丁模样的仆役，两个家丁抬着一个红木箱子，两个家丁一前一后扛着一件东西。

看着有点像扁担，不过肯定不是扁担。

越走越近，

到了跟前十几步之外，郭业这下总算看清到底是何物了！

## 第121章陇西县城保卫战（2）

铁枪！

两名仆役所抬的竟然是一杆长枪！

长约一丈一尺三，通体黝黑似混铁精钢所铸，枪头为镗金虎头形，虎口吞刃，与枪杆所铸之材料截然不同，泛着白光，应该是白金所造。

看着两人哼哼呀呀吃力抬着，怎么着也有几十来斤重。

咣当！

两名家丁双双将铁枪放下，落地有声，重响。

同时，朱胖子也吩咐另外两名家丁将木箱搁在地上，然后挥手示意他们退去。

郭业，还有程二牛，庞飞虎都被朱胖子唱的这一出给弄迷糊了。

待得朱胖子屁颠屁颠地费劲巴拉地爬上城墙之后，郭业问道：“老朱，你闹得是哪一出，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

因为他之前是安排朱胖子率人去各个商贾大户家接收犒赏银，可没叫他捣腾这些玩意啊。

朱胖子嘿嘿笑着，然后拉扯着郭业来到木箱和铁枪跟前，说道：“小哥，这两样可是好东西，都是那啥，食为天的徐崇年徐老东家托我给您送来的。”

徐崇年？

郭业对这老叟有印象，今天下午可不就是这老者第一个站出来挺自己的么？

紧接着，朱胖子走到地上铁枪跟前，指道：“这铁枪可是有来头哩，名虎头湛金枪，啧啧，您瞅瞅，徐东家说这是三国名将马超的掌中之宝哩。”

嚯哦！！

郭业听着朱胖子的介绍，脸色霎变，心脏剧烈跳动，快步跑到了铁枪的跟前细细端详起来。

三国名将马超，可不就是汉伏波将军马援的后人，威震西凉，功绩彪炳的马超马孟起么。

与关羽，张飞，赵子龙，黄忠合称蜀国五虎将的马超马孟起。

啧啧，那真是一把地地道道的名枪啊。

据传，张飞的丈八蛇矛，赵子龙的涯角枪，还有马超的虎头湛金枪，并称为东汉末年的三大名枪。

与后世广为流传的天下第一枪，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珍藏的沥泉神枪相比，这名头可是不逞多让。

郭业用手轻轻触摸了一下混铁精钢所铸的枪杆，通体发凉丝丝沁出手心，令人提神醒脑，收拢心神，去除杂念，绝世名枪真心不是盖的。

如果与敌对阵之时，手握持枪，至少能保证对战之时不会分心他物。

郭业用手微微提起虎头湛金枪，入手有些沉，约莫三四十斤，看来这份量可真是足足的，一点都不掺假啊。

别看郭业年仅十六岁，但是奈何穿越过来之后，天生力气极大，也不知是穿越后遗症还是其他，反正等闲的兵刃他握在手中，总是嫌轻。

不过今天这虎头湛金枪，够份量，正合适，不由脱口赞道：“好枪，好枪。”

朱胖子哈哈一笑，奉承道：“郭小哥拿着这枪也煞是好看哩，难怪徐老东家送老朱出门之时，让老朱给小哥带句话呢。”

对于徐崇年这老叟，郭业现在对他的好感是唰唰直线往上飙啊。

当即问道：“他有何话要与我谈？”

朱胖子回忆了一下，说道：“他说，名枪赠英雄，宝甲配良才。”

名枪赠英雄，宝甲配良才？

郭业喃喃念着徐崇年的这句话，不由笑着指了指那口箱子，说道：“莫非这箱子之中装的就是宝甲了？”

朱胖子道了一声正是，然后喀嚓一声打开那红木箱子，从里头捧出一套盔甲——

竟然是唐朝军队中最富盛名的盔甲——明光甲！

明光甲者，唐十三铠之一，胸前，背后皆有一面经过打磨光亮的圆形甲板，因为打磨通透，在太阳光照射之下有耀眼的反光。与汉代镜子的特征“见日之光，天下大明”相符，故称为明光甲。

明光甲以兜鍪护头，兜鍪两侧有向上翻卷的护耳，有的兜鍪还缀有垂至肩背用以护颈的顿项；胸甲一般分左右两片，居中纵束甲绊，左右各有一面圆护，或作凸起的圆弧形花纹；两肩覆盖披膊，臂上套有臂护；腰间扎带，腰带之下有两片膝裙护住大腿，小腿上则多裹缚“吊腿”。

明光甲是大唐，乃至整个古代战争史中最富盛名，而且铠甲结构最为完美的铠甲，没有之一。

别说在民间，就是在军中，明光甲因为自身造价和制造工艺的问题，一直被誉为最奢侈的铠甲，端的是一件用再多银子都买不来的好玩意。

郭业心中感叹，徐崇年这老叟不简单啊，一出手便是绝世名枪，军中宝甲，啧啧，郭业心中不由起疑，这老头为何要对小哥这么好呢？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更不会白白掉馅饼来，有所给予的背后肯定便是有所图。

自己不过一个小小的班头，只是暂代守城之责罢了，郭业真心搞不懂徐崇年为何会对自己如此慷慨，竟然下这么大的手笔与自己交好。

郭业还在犯疑之机，急性子的程二牛已经跑到郭业跟前嚷嚷着叫郭小哥赶紧试试穿戴这明光甲，看看到底咋样。

郭业心中有事儿本想推辞，可架不住程二牛和朱胖子的鸡婆，非要让郭业穿戴这明光甲耍耍威风。

就连一向稳重的庞飞虎都见猎心喜，一边啧啧赞叹地摸着铠甲，一边张罗着郭业赶紧穿上，也让守城的弟兄们长长眼。

架不住这么多人的墨迹，郭业只得一件一件将衙役公服扒了下来，然后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将明光甲穿戴整齐。

这一副铠甲连上护腿，兜鍪拢共几十来斤，可不是套件T恤，穿件牛仔裤那么简单，身边还必须有人帮衬，不然自个儿一人真心搞不定。

待得最后朱胖子殷情地将白色大氅替郭业小心翼翼地披上，这才算是完事。

明光铠钾白披风，手持虎头湛金枪，当真是威风凛凛震天下。

朱胖子绕着郭业转了一圈，赞道：“不大不小正合身，正合身啊！”

程二牛则是竖起拇指赞道：“威风，牛逼轰轰爆了！”

这厮连郭业的一些口头禅都已经活学活用了。

倒是庞飞虎看罢之后，再次将徐崇年那句“名枪赠英雄，宝甲配良才”念叨了一遍，之后才缓缓说道：“小哥啊，明日你往这城头上一站，呵呵，兄弟们的守城信心绝对倍增啊！”

郭业对三人的溢美之词早已见怪不怪了，没有推迟谦让，而是提着虎头湛金枪走到一处空地，先是耍了几个枪花，看看是否战时真的称手。

而后回忆了一下后世论坛里一些当世武术名家对大众分享的各家门派的绝学，其中就有河北沧州的一杨姓老拳师所贡献的一套枪法——杨家枪法，又称暴雨梨花枪。

老者曾在附言里言及，这套枪法出自杨姓祖先，宋朝的杨继业。

杨继业可能有些陌生，但是一提起杨老令公，杨门七郎与八虎，杨门女将，想必大家都不会陌生。

没错，这套枪法便是出自杨老令公杨继业之手，若论枪法而言，杨家枪绝对是独占头名。

杨家枪法震天下，女将撑起宋江山。

这话虽然有些夸大其词，但也足以证明杨门虎将能为大宋立下赫赫功劳，杨家枪法功不可没。

郭业心中默念杨家枪法总纲：“有虚实，有奇正；其进锐，其退速；其势险，其节短；不动如山，动如雷震。”

默念之下，手中的虎头湛金枪已然开始舞动，或扎、或刺、或缠、或圈、或扑、或点、或拨……

一记虎跃龙腾，脚下带起一阵风；

一记横扫六合，枪下挑起一片杀；

一记暴雨梨花，多多枪花撩人心扉，看得人眼花缭乱……

……

……

郭业一人一枪，尽情地在城门楼子上挥舞着，当真是舞的一杆枪严丝无缝，水泼不进。

庞飞虎看痴了，

程二牛看傻了，

朱胖子看呆了，

在城门上守卫的衙役闻听风声竞相跑来观赏开眼，将郭业这边里三层右三层围拢得水泄不通，议论声声久久不能听罢。

突然，

郭业脚步一滑，手中动作猛然停滞，将正飞舞正酣的虎头湛金枪甩了个圈圈停摆下来。

而后对着庞飞虎这边喊道：“等会儿，哈哈，我想到了一个对付贼寇大军的绝妙主意！”



## 第122章陇西县城保卫战（3）

演武中的郭业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破敌之策，当即收起手中虎头湛金枪，先是驱散了前来围观的守城衙役，而后绕过庞飞虎与朱胖子，将程二牛叫到一个角落窃窃私语起来。

庞飞虎、朱胖子远远观望郭业二人的密谈，虽不闻其声，但依稀能见程二牛的惊讶神情，显然郭业跟程二牛所讲的破敌之策定然是一个石破天惊之策。

陡然，程二牛的声音高亢起来，嗷嗷嚷道：“小哥，这法子不行，万万不行。你咋能亲身犯险境呢？万一，万一你那啥，不就，不就……”

这嗷呜一嗓子再次将庞飞虎和朱胖子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

郭业赶忙捂住程二牛的嘴巴，噤声道：“噤，噤个球啊？赶紧的，别墨迹，我又不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如果陇西县城被贼寇攻破，咱们和城中百姓一样，都免不得遭大难。”

程二牛听到郭业都这么说了，还能有何意见？

只得扭扭捏捏地应承了下来，而后问道：“小哥，可俺手中的斥候探马也才十几号人，咱，咱这么干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说到这儿，程二牛抓耳挠腮颇为纠结地叹道：“手脚麻利儿的人倒是好找，关键是咱陇西县城战中战马奇缺啊，骡子，毛驴啥的倒是好找，你看成不？”

“成你妹！”

郭业白了一眼跟前的这个傻大个儿，好气又好笑的啐道：“你见过谁骑个毛驴，胯着骡子驰骋沙场的？十几骑就十几骑吧，够用了，赶紧下去着手准备吧，限你两天时间将通往贼寇首领大营的捷径给小哥探查清楚。否则，只要贼寇一开始强攻，小哥真心不敢保证能撑住几天。”

程二牛听着郭业说得如此兴师动众，怎敢继续磨叽下去？继而嗯了一声，蹭蹭跑下了城楼。

待得程二牛走后，朱胖子和庞飞虎相继围了上来，追问郭业刚才两人神秘搞什么玩意。

谁知郭业摇手婉拒，神秘兮兮地说道：“不可说，不可说。”

故弄玄虚。

庞飞虎和朱胖子两人见状，真是嗓子眼里噎了口白面馍馍，抓心挠肺般难受至极。

郭业见着两人那好奇心害死猫的模样，哈哈置之一笑，然后扬了扬手中的虎头湛金枪，鼓劲道：“别瞎想了，贼寇不日就要举兵攻城，明日一早，必是一场恶战啊！走吧，都早点歇息，养足精神以待明日。”

既然郭业不肯说，庞飞虎和朱胖子都是聪明之人，自然不会再刨根问底，相继往回返去。

……

……

月落星移，初阳东升，笼罩了陇西城一宿的夜幕缓缓消散，一片金光铺洒城头，这是新的一天。

鬼马坡的贼寇千人大军徐徐下山，朝着陇西县城东门方向如开闸洪水一

般汹涌袭来。

大当家孟老贵，军师关鸠，水匪头子郑三江等人夹杂队伍中间前行，一路上趾高气扬，谈笑风生，仿佛此时的陇西县城已经被他们稳稳坐于屁股底下一般。

唯独尾随其后的赵九丑一脸的可惜，如果大当家肯照他计划行事的话，兴许陇西县城在昨夜便已陷落，哪怕今早天还未亮突然发起总攻的话，此时他们可能也照样在县城之中饮酒作乐，享用美女了。

可惜啊，人算不如天算。

没想到老天会安排关鸠这样一个饭桶加混蛋来到落日山落草为寇，还深的大哥孟老贵的信任。

唉，到了天色大亮才攻城，还要整的如此兴师动众，仿佛要让天下人都知道今天山匪会攻城一般，这种烂主意也只有关鸠这种一肚子草包的杂碎才会想得到。

就在赵九丑满肚子牢骚和叹息之际，前面队伍逐渐放慢了脚步，不时传来阵阵嘈杂的喊停之声。

赵九丑派身边人前往探听，转瞬便得到回报，此时大军已经临近陇西县城不足一里。

紧接着，大当家孟老贵派人传令，说是让他先歇息，今日第一战，由“友军”水匪郑三江带着手下不足百人的水匪和孟老贵安排的两百山匪来打头阵。

草！

赵九丑一听之下，顿时来了火气，郑三江这狗日的肯定是和关鸠狼狈为奸，成了蛇鼠一窝，生怕自己会跟他俩抢头功似的，巴不得自己不去打头阵。

也罢，赵九丑恨恨地望着前方，心道，既然你们要抢功，就随了你们两个王八蛋的心意，不然你们真觉得陇西县城是块豆腐渣，随意几下就能马到功成。

说时迟，那时快！

赵九丑还未策马跑到前方去观战，郑三江就在关鸠和孟老贵的目送下带着近三百水匪山匪掺杂的贼寇，冲着陇西城东门奔去。

隐约能听见乌乌泱泱的喊打喊杀的嘶吼之声，还有凌乱的马蹄疾驰踩踏之声，越传越远，渐渐消逝……

赵九丑勒紧缰绳，手中马鞭一扬，狠狠抽了一下胯下坐骑，喝道：“老子倒要看看，你郑三江到底有什么本事，哼，驾！！！”

聿……

战马嘶鸣，赵九丑策马朝着孟老贵的前方营地奔去……

……

……

陇西东门城头之上，白光耀眼，甚为夺目。

并非是站在城头上一身白袍铠甲，正慷慨陈词的郭业如此夺目耀人眼，而是城头之上仅仅一个昼夜之间，竟然多出了一座小山，一座用锭锭白银堆砌起来的小银山。

小银山约莫几人那么高，粗粗估摸了一下，至少有三四万两银子。

在阳光的映照下，小银山泛起耀眼白光，吸引了东门城楼上近百名衙役

和愉快的目光，不少人眼睛都已然看直了，更有甚至的嘴角吧嗒吧嗒流着口水。

娘唉，在场诸人别说这辈子，就是上辈子，上上辈子加起来，也未曾见过这么多的银子。

夺人心弦，

令人震撼，

这就是郭业费尽心思堆砌这座银山的真正用意。

唯一的目的，就是激励弟兄们死守这座陇西城。

钱壮怂人胆，恶向胆边生。

在听到郭业说到，这些银子是用来犒赏在场的守城弟兄之时，不少人已经紧握手中刀弩，暗中发誓一定要守城到最后，然后领了银子置地买房，过上舒坦日子。

因为是傻子都知道，只有将城守住了，才能要命花这笔银子，不然全都是空欢喜一场。

郭业见着自己这招“重赏之下出勇夫”已经达到了预期的效果，至少有了这笔银子在这儿镇场子，绝对不会出现有人临阵脱逃。

千里做官只为财，同样，千里当差也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吃上一口饱饭，如今有这么一个天大的馅饼摆在跟前，谁还会见财不心喜？

喇~~~

站在银山旁边的郭业将后背披风一抖，迎风飘摆，英姿飒爽地握紧拳头高喊道：“兄弟们，几万两白银就在这儿，有没有本事拿去花，有没有福气拿去享用，就靠你们自己了。”

说着，郭业又指了指城楼之后的县城内，喊道：“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就生活在城中，离东门仅有百米之遥。如今贼寇汹涌而来，要夺我们妻女，要抢我们金银，要杀我们父母，要将我们整个陇西县城洗劫一空，要将我们的家园毁于一旦。我问你们——”

随即停顿一下，环顾众人一眼，沉声问道：“你们.....同.....意.....吗？”

郭业饱含深情地一番煽动，再加上耀眼夺目的银山活生生摆在众人跟前。

霎时，

群潮激愤，口号声响起：

“不同意，不同意！”

“杀他娘，杀他娘！”

“守城，守城，人在城在，人在城在！”

.....

.....

庞飞虎也被众人的情绪缓缓带动，随波逐流般高举横刀附和着“杀敌，杀敌”。

而朱胖子刚想站出身来，继续发扬老朱的优良传统，捧捧郭小哥的臭脚。

谁知，

刚要走上前，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城外，日，黑压压的人群已经逼近陇西

县城，足足数百人之多。

坏菜，朱胖子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扯起嗓门吼道：“小哥，小哥，贼寇，贼寇来了，娘唉，好多人啊！”

朱胖子杀猪般的嚎叫如一声警报，拉响了全场近百人的那根紧绷的神经，众人纷纷涌向城头望向外面。

贼寇数百人，喊声鼎沸，一片尘土高高扬起。

正是，敌袭！

郭业将手中的虎头湛金枪高高举起，虚幻一枪，展臂喊道：

“兄弟们，准备迎敌！！！”

## 第123章陇西县城保卫战（4）

“放箭！！！”

郭业一声令下，城头近百衙役与捕快纷纷剑弩拔张，挽弓对准城下方。

唰唰唰～～

近百张弓弩连射三轮，漫无目的地朝着城下扣弦疾射，可惜——大多数箭矢脱弦射出，还没射到十米之外就如折了翅膀的燕雀，纷纷坠地。

少部分的箭矢胡乱飞射，根本没有目标，在空中叮叮当当彼此碰撞，逐一落地。

郑三江率领的数百贼寇还未奔近城门之下，郭业这方的三轮箭射就宣告结束，几乎没有收到效果，根本连贼寇的一根毛都没碰到。

第一阵交锋，敌未至，却已锐气大减，士气大失。

霎时，郭业的脸色苦逼成猪肝酱紫，你妹的，自己手下都是一群什么鸟人啊。

就在心里郁闷一小会儿，郭业就想通了其中的道理，其实压根儿怪不得这帮衙役和捕快们，要怪也怪自个儿对这帮人的期望值过于太高。

要知道这些衙役和捕快平日里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人，要军纪没有军纪，要操练没有操练，连手中的弓弩都才摸了两天，根本来熟悉都谈不上。

能够对上这种贼寇攻城的大事，而没有有一衙役一捕快向后逃跑，甚至退却，这已经是郭业的万幸了。

也是他那番“守城保家论”，还有城头上那座堆砌起来的小银山起到了功效。

不然？

哼哼，贼寇大军还未跑到，光闻他们的叫喊冲杀之声，这些杂牌军们早就溜得比兔子还要快了。

三轮箭射完毕，庞飞虎和朱胖子在城头之上继续督促着众人赶紧拔箭扣弦，准备开始下面三轮的箭射。

可惜，战场之事，本来就是瞬息万变。

还未等得守城众人将箭矢拔出扣好，下面的数百贼寇已然杀到了城门之下。

郑三江就光着膀子骑在马儿夹杂在数百人当中，刚才城楼上的三轮箭射他也看得清清楚楚。见罢之后，他也不由不信起关鸣的话来，这守城的两百衙役真是烂到渣了，连最基本的射箭都不够格，那还守你娘的城啊。

一想到这儿，他对自己此次打头阵再次加了信心，看了老天还算是眷顾他郑三江的，攻城这种体面的事儿还能让他拔个头筹。

随即，他也加紧了攻城步伐，对着早已冲在城门下开始撞门的手下们喊道：“兄弟们，守城的官差都是一群废物哈，瞧瞧他们射的箭，就跟个老娘们似的，软绵无力，哇哈哈。兄弟们加把劲，谁第一个冲上城楼，进了城之后老子赏他五百两银子，外加五个女人，都听清了吗？”

轰～～

五百两银子可以置地买房，足以在乡下当个富翁，而五个女人足以成全任何人妻妾成群的美梦，谁不动心谁才是二逼。

郑三江这番话一出来，再次在贼寇之中掀起一股热潮，还未跑向城门下的贼寇越发加紧脚步，而跑到城门下的贼寇呢？

则分成两拨，一拨挤压在城门外拼命撞击着陇西东门的城门，另一拨则是三五成群架起竹梯，四面开花般纷纷向着城楼之上攀爬而去。

此时的形势，如大风刮向芦苇荡——一边倒。

城楼上俯身往下望去的朱胖子见着大惊失色，哇哇叫道：“好不好，贼寇开始爬上来了，咋办，咋办啊？”

“郭大哥，我们这边也是。”

“不行啊，我这边人手太少，赶紧增援我这边，山匪实在太多了。”

而庞飞虎也跑到了郭业跟前，喘着粗气般喊道：“小哥，贼寇已经开始撞城门了，楼下只有十几名弟兄在撑着，我看熬不了多久了。”

郭业并未慌忙，既然已经料到贼寇攻势必定汹涌，那么现在的局面还是有了对策。

当即，对着众人喊道：“弟兄们，放弃弓箭，搬石头往下砸，给我狠狠往下砸。”

而后又对庞飞虎说道：“庞大哥，你带着一些弟兄下城楼，将城门拼死堵住，不能让贼寇撞破了城门。不然，真是前功尽弃了。”

庞飞虎抱拳领命，喊起近二十个捕快随他跑下了楼。

郭业一声令下，守城众人纷纷放下手中弓箭，搬起脚边早已准备好的石头，砰砰往下狠狠砸去。

霎时，

近百颗大石头如天降陨石一般往下砸去，效果立马显现出来。

往城下砸石头这种体力活并非挽弓射箭那般，需要技术含量，这玩意讲得就是一般一举再一砸，拼得就是体力。

噗通噗通，石头砸下如落雷之声一般，少则一二人，多则三五个，多数扎堆的贼寇都被石头砸中，纷纷从竹梯之上掉落城下。

一时间，城下传来阵阵哀怨鬼哭狼嚎的惨叫之声。

小心翼翼一直不敢上前亲自攻城的郑三江见状，顿时心中发慌，粗略估算一下，就刚才城楼上这一通石头雨砸下来，至少死伤了五六十号人。

亏大发了。

看着这死伤倒地的山匪贼寇，郑三江心里不心疼那是假的，特别是他自己带过来的一百来号水匪，那可是实打实跟在他身边好几年的弟兄了

但是，这并未将郑三江吓退，在他看来，城楼之上顶多百来人，别说石头有用完之时，就是人的体力也要用完之际。

不能就这么放弃了，不然自己和关鸿鹄暗中达成的约定就无法达成了。

麻痹的，死就死吧，死干净了到时候老子再重新招一批，这年头，有酒有肉有女人，还怕招不来上山当土匪的刁民？

当即，郑三江冲着前面喊道：“弟兄们，不要挤在一处，分出来，分出十几二十把梯子出来，大家不同方向往上爬。咱们人多，他们人少，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老子郑三江还是那句话，谁第一个爬上城头，赏银再加一千两，女人再加十个，都听见了吗？”

哗~~~

郭业会用重赏之下出勇夫，他郑三江同样会，不过他的重赏之中还有美色，手下那群悍匪还能不垂涎拼命？

不过郑三江这话也的确有了见效，那些贼寇又分出近二十来架竹梯临时组装成三五架云梯，分别在不同的位置架起，然后已有不怕死的贼寇开始攀爬而起。

再观城楼，郑三江的叫嚷之声已经引起了郭业的注意，郭业凝目眺望，也发现了郑三江的身影，对着身边的朱胖子问道：“这人是谁？”

朱胖子回忆了一下啊郑三江刚才的喊话，猜度道：“这厮刚才自称郑三江，莫非就是岷江一带的水匪头子郑三江？”

郭业一听这名字，立马想起了大牢中的秦威，哼道：“原来是那个狗杂碎的结拜兄长啊，呵呵，来日，拿弓箭来。”

朱胖子一愣，问道：“小哥，莫非你想亲自射杀那贼獠不成？”

说着跑到一名衙役身边捡起一把铁胎弓和一个箭壶，屁颠屁颠捧起递给郭业。

郭业点点头，笑道：“他不是聒噪不停吗？看小哥我射穿他的喉咙，让你看看啥叫一箭飙血郭小哥。”

朱胖子比试了一下从这儿到郑三江那儿的距离，咂嘴惊叫道：“乖乖，近一百来丈呢（一丈约三米），小哥，能行吗？”

郭业瘪瘪嘴，心中哼道，要知道小哥在后世陪我们局长去箭靶场当陪练那是虚度光阴不成？好歹小哥我也是业余中的专业，专业中的业余好不？

当即，对着朱胖子笑道：“能行吗？你把那个‘吗’字给去掉，成不？”

说着将手中的铁胎弓放在手中掂了掂，突然蹙眉说道：“不行不行，太轻了。赶紧再寻一把重一点的，太轻了不得劲，远程根本够不着。”

朱胖子听完，又去地上寻摸了好几把。

郭业接连放在手中掂了掂，同样是嘴中不满地喊道：“太轻，太轻，还有没有重一点的？”

朱胖子苦哈哈着脸告饶道：“我的亲哥唉，咱们衙门府库里都是这种铁胎弓，现在老朱我上哪儿给捣腾更好的弓去啊？”

闻言，郭业想想也是，这好的弓箭哪里会出现在一个小县衙的府库里头，罢了，算郑三江这狗才命大，躲过老子的夺命一箭，暂且记着。

就在郭业想要放弃之机，突然从城楼的楼梯拐角处传来一道高喊：“哈哈，好弓在此，郭小哥莫急！”

闻言一看，正是城南泼皮头子孙明延，尾随其后，陆续涌上城楼来的是他城南的三百泼皮混混。

孙明延一边奔来一边扬了扬手中一把弓骨通体发黑的硕大弓箭，大义凛然地吼叫道：

“哈哈……孙某人率城南三百铁胆汉子，前来助郭小哥守城！！！”

## 第124章陇西县城保卫战（5）

严格的说，孙明延手中捧起的并非是弓，而是一副弩机。

在后世作为一个伪军迷的郭业还记得这种弩机有自己专门的名称，叫做——伏远弩。

伏远弩，大唐军中四大弩机之一，专为骑兵使用，有效射程为三百步，约为四百五十米左右。

此弩的特点在于轻便灵巧便于携带，射程与准程都在普通的弓箭之上，多为军中精锐骑兵配备。

通常一名精锐骑兵，身上的武器除了配备一把横刀之外，便是一副伏远弩和三十六根铁尾弩箭。

弩箭从头至尾都由精铁打造，装机射出之后因为材料铁质的关系，时常带着一股尖锐的厉啸疾射而出，声如雷鸣。因此，伏远弩的配箭又被称为“雷公箭”。

果不其然，孙明延一手将伏远弩交由郭业手中，又从后腰解下一个兽皮箭袋，里面装着正是雷公箭，约莫三十来根。

郭业将伏远弩放在手中掂了掂，因为铸造弩机材质都是由精铁而造的关系，份量十足，不由赞道：“不轻不重，正正好。老孙，这好东西你是如何得来的？”

孙明延的回答再次令郭业愕然，只听孙明延说道：“这弩机是食为天的老东家徐崇年刚才在路上托我带给小哥的，他说之前朱班头走得太过匆忙，他忘了将此物奉上。”

又是徐崇年？

郭业心中不知做何感想，这食为天的老东家徐崇年到底是什么来头？

一个小小的县城商贾，竟然接二连三的给自己奉上好东西。

先是虎头湛金枪，再是明光甲，就连军中管制最严，骑兵专用的伏远弩他都拥有，这还是一个小小县城的酒楼老板应有的能力吗？

最令郭业好奇的是，徐崇年为何会对自己如此青睐有加呢？

难道就是因为自己组织县衙两百衙役守城，庇护陇西八万百姓的缘故吗？

单单这个理由，郭业自己解释起来都有些牵强。

霎时，郭业的心中浮起一副画面，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啊。

或者换句话说，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思考间，郭业在徐崇年这位看似温厚的老者身上打起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小哥小哥，楼下城门被贼寇撞击太猛，咱们兄弟快挡不住了！！！”

突然，庞飞虎跑上城楼，冲着郭业急急吼道。

呢？

郭业立马止住了心中的胡思乱想，对着孙明延吩咐道：“老孙，多谢你带弟兄们过来援手。小哥我也不跟你矫情了，你现在赶紧分出两百弟兄到城门下，让他们听从庞飞虎的号令，齐心守好城门。”

孙明延知道此时形势严峻，也顾不得虚礼，急忙呼喊几个泼皮小头领的名字，让他们带着兄弟赶紧下楼，将城门给死死挡住。



同时，郭业从箭袋中抽出一根雷公箭装入伏远弩机中，然后双手托起弩机，单眼眯着遥遥对准几百米之外的郑三江，哼道：“不一箭射死你个狗日的，都对不起老子手中这把伏远弩。”

呼～～

郭业深吸一口气，身子重心一沉扎稳马步，徐徐将心神平静，而后屏住呼吸，暗暗数着数儿。

三，

二，

一，

吧嗒，

郭业食指一扣伏远弩扳机。

嗡！

手中伏远弩机猛然一个颤抖，只听到一记“嗖”的声音，雷公箭脱机而出，带着声声厉啸如雷鸣吼叫般冲着郑三江方向急驰而去。

……

……

扑哧！

“啊！我的眼睛……疼死我了，我的眼睛，我的……”

只见刚才还站在人群之中挥舞双臂发号施令的郑三江，突然像是受到一股强烈的撞击似的怦然倒地，双手捂着眼睛满地打滚。

显然，郭业扣发射出的这一弩箭射中了郑三江，可惜没有穿喉而过，而是射到了对方的眼眶之中。

由于此时的敌群之中突然因为郑三江的受袭，而乱成了一锅粥，因此郭业无法辨清到底是射中了郑三江的右眼，还是左眼。

可惜了，未能一击毙命。

就在这时，对方人群中突然传出一句凄厉喊叫：“郑头领死了，死了，兄弟们快逃命啊！”

轰～～

本已杂乱的敌群此时因为这句话的传扬更显得慌乱，一传十，十传百，就连前方还在合力撞城门，架梯爬城楼的贼寇都放缓了手脚。

郭业一箭贼头毙，群龙无首乱阵脚。

因为郑三江的毙命，一时间，数百贼寇显然大乱阵脚，纷纷叫嚷着撤退，连锁效应之下，就连前面已经取得颇为效果的贼寇们都因为郑三江之死而少了主心骨，竞相随波逐流往后撤退。

鉴于此，贼寇大军的第一波攻城已失败而告终，数百人在慌乱中撒下七八十具尸体，作溃兵状轰散而逃。

“中了，射中了，贼寇郑三江死了，哈哈！”

“贼寇退了，退了！”

“哈哈，哈哈，狗杂碎们撤退了，咱们赢了，赢了呢。”

“陇西郭小哥，一箭定东门，毙命贼寇首，百人望风逃。”

“小哥威武，郭小哥威武，我陇西衙役壮哉！”

……

……

此时的陇西城门上，与贼寇败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近百衙役还有前来增援的三百泼皮纷纷呼喊喝彩，庆贺此次守城第一战的胜利。

朱胖子、庞飞虎、孙明延等人纷纷跑到郭业身边，如众星拱月般将他围拢，彼此脱口赞道：

“郭小哥好箭术，百步穿杨不为过啊。”

“郭兄弟，真有你的，你真是深藏不露啊，快跟老庞说说，还有啥本领是你郭业不会的？”

“那是那是，咱们郭小哥不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还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啊！”

最后一句赤裸裸的马屁，自然非朱胖子这样节操无下限之人才敢如此没羞没臊讲得出来。

相比于众人的庆贺与乐观，郭业并未沾沾自喜，相反眉宇间更多了一分凝重。

因为他想到，贼寇大军号称近千人，而刚才这一战仅仅出动了三百人就能将东门逼得如此窘迫，差点没被撞破城门。

可想而知，如果贼寇孤注一掷，发动千人再次席卷而来，那么东门到底能撑到几时？

一天？

或者两天，三天？

可这都不是郭业所要的期限，按照马元举所讲，他郭业率众必须撑满十五天，至少十五天，益州郡折冲都尉府的援兵方能抵达增援。

呵呵，十五天，郭业心中突然有了一丝不详，凭着两百不熟刀弓的衙役和三百如乌合之众的泼皮混混，想要抵挡住近千穷凶极恶贼寇的攻城。

谈何容易啊！

头一战就差一点点被破了城门，后续战斗之艰难，之惨烈，可想而知。

此时的郭业心中只有默默祈祷援兵的提前到达，当然，还有自己委托程二牛之事尽快有消息回复。

……

……

东门不远处的贼寇大营，数百人溃逃而回，郑三江的尸体也被拖拉了回来。

孟老贵看着地上郑三江的尸体，右眼中了一箭，箭矢直接穿透右眼珠子，贯穿到了后脑勺。

啧啧，郑三江面容狰狞，五官扭曲，可见临死之时的痛苦。

二当家赵九丑蹲在地上检测那根未拔出的铁箭，面露疑惑不可置信地咂嘴叹道：“怎么可能？这是弩机专用的弩箭，只有大唐边防军中才会出现弩机，怎么会在陇西县的城门守军上出现？”

说到这儿，赵九丑像是借故发难似地冲到军师关鸿鹄跟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喝骂道：“你个贼鸟人，你不是说陇西城就只有两百不堪一击的衙役在守卫吗？你个满嘴喷粪的狗东西，老子非活劈了你！”

说着，作势拔刀，准备当场劈死关鸿鹄。

关鸿鹄哇哇惊叫，大喊道：“大当家救命啊，赵九丑当着您的面杀人，这

是要造您的反啊！”

“麻痹。”赵九丑听着关鸠鸠到了这个节骨眼还信口雌黄，怒骂道，“死到临头，还敢挑拨离间，老子非……”

“老二，住手！”

孟老贵喝住了暴走的赵九丑，然后替关鸠鸠说起情来，道：“这事儿不怪军师，刚才郑三江打得头阵，本当家看得清清楚楚，若非这厮惨遭对方弩箭射击毙命，这东门兴许就攻下来了。由此可见，陇西城头的防御的确松散，要怪只怪郑三江这个倒霉鬼早死，乱了队伍阵脚。”

孟老贵到底不是糊涂蛋，关键时候还能一针见血说到点子上。

赵九丑听完孟老贵的分析，缓缓将关鸠鸠衣领上紧抓的手放松了下来。

关鸠鸠如蒙大赦，蹭的一下，如窜逃的猴子一般绕到了孟老贵的身后，不滞歌功颂德道：“大当家英明，到底不是某些粗鄙汉子可比。”

麻痹，赵九丑虎目暴瞪看着关鸠鸠，拍马屁也不忘给老子添堵，想找死吗？

不过孟老贵这次没有理会二人，而是颓丧地摇头叹道：“不过有此可见，这陇西县城的城楼上也有能人啊，敢情咱们踢到了铁板，啃到了硬骨头。”

赵九丑听着大当家的丧气话，不由疑问道：“大哥，难不成咱们就这么白白吃了这个大亏，撤退不成？”

“非也非也！”

躲在孟老贵身后的关鸠鸠突然又不知死活地翘起了尾巴，摇头晃脑的卖弄斯文道：“大当家，其实事情还未到撤兵的地步，学生心中已有计策，只要依计行事，学生敢保证不出两日，我们大军定能攻破陇西县！”

## 第125章陇西县城保卫战（6）

关鸿鹄不知上哪儿再次捣腾来一把鸡毛扇，一副胸有成竹的臭屁模样徐徐摇着扇子，哼哼道：“大当家，请随我来！”

说完，自先出了茅草屋，孟老贵和赵九丑将信将疑的神情尾随其后。

走到外面，关鸿鹄蹲在地上抓起一把黄土往高处一扬洒了出去，神叨叨地问道：“大当家，你可看清现在刮得是什么风？”

孟老贵还未回答，赵九丑已然抢先说道：“当然是西风，你他妈以为老子们都是傻子，东南西北风都分不清了不成？”

关鸿鹄心里不待见赵九丑，懒得理会赵九丑，而是继续对孟老贵轻声说道：“大当家，您再看看现在这天色，虽才正午时分，却是乌云盖顶密布如织，想必今夜，还有明日一早必有一场大风吧？”

孟老贵在拉帮结伙落草为寇之前也是庄稼汉出身，种过庄稼犁过地，自然对一些节气谚语略知一二，这年头的庄稼人都是看天吃饭，多多少少会一些看天气的本事。

听着关鸿鹄这么一说，很是深以为然的点点头。

关鸿鹄见状，继续说道：“如果咱们在城外生起阵阵浓烟，趁着这西来的风势刮向陇西城头。您说，滚滚浓烟熏得他们睁不开眼，呛得他们直不起腰，嘿嘿，他们还守得哪门子城啊？”

“妙啊！”

关鸿鹄言罢，一声惊叹响起。

不过不是孟老贵的，而是一直看关鸿鹄不顺眼要整死他的赵九丑。

赵九丑由衷地赞叹一声之后，紧凑说道：“到时候咱们趁着浓烟弥漫杀向陇西城，绝对是神不知鬼不觉哈，而且被浓烟熏呛之下，他们如何分神抵抗？妙招妙招！”

从赵九丑的话中可以听得出来，他这次绝对是对事不对人，对关鸿鹄的这个毒计显然极为倾心。

听着赵九丑这个莽夫都连连称赞三次妙招，关鸿鹄脸上的得意之色更加显摆，右手中的鸡毛扇摇得更加欢实。这一刻，他俨然觉得自己就是周郎附体，孔明再生。

然后将目光凝聚到孟老贵身上，问道：“大当家，您意下如何？”

连一向不对付的赵九丑都同意，孟老贵自然不会疑心关鸿鹄的计策是否奏效。

当即问道：“那如何操办此事，军师心中可有大概？”

关鸿鹄毅然点头，说道：“简单，趁着西风还未大起之时，在附近大量收集干草，大肆砍伐树木，越多越好。然后趁着夜里将干草山木运送到陇西城一里之外，待得西风大起，便可以点火烟熏陇西城了。”

孟老贵念叨着“越多越好”四个字，心道，近千人现在就开始割草砍木，定然够用，这不是什么难事，应该可行。

而后又问道：“那郑三江已死，届时谁人可领军攻城？要不这次烟熏强攻陇西城就由老二来负责吧？”

赵九丑脸上一喜，刚想抱拳说一句“弟定不会让大哥失望”的客套话来着，谁知——

关鸿鹄手中鸡毛扇骤然收起，连连摇头晃脑喊道：“不可不可！”

“啥玩意？”

赵九丑听着关鸿鹄又开始皮痒，断然唱起反调，立马炸刺儿喊道：“咋就不可了？老子不打头阵，莫非你这弱不禁风的臭酸丁打不成？”

关鸿鹄顺着竹竿往上爬，不滞点头说道：“正是正是！”

“你？”

“军师你来？”

就连一向对关鸿鹄信任有加的孟老贵都不禁质疑，关鸿鹄在落日山中一直都是智囊型人物，动嘴动脑不动手，连杀只鸡都要哆嗦着双手口喊“君子动口不动手”，半天下不了刀子。

今天竟然一反常态，要领军做先锋去攻城打头阵，这不是孔夫子腰间挂口杀猪刀——不伦不类吗？

关鸿鹄心里却不是这般想，既然他觉得此番定能奏捷，那何必要将这大功劳让给赵九丑呢？如果让赵九丑拿了这大功劳，那以后这粗鄙莽夫不是更要稳压他一头了吗？

如果他关鸿鹄不仅出谋划策，还能挂帅打先锋，这以后整个落日山谁还敢小觑于他。得了此大功，日后在这落日山，他关鸿鹄的大名绝对是盖过赵九丑，直逼孟老贵。

如此旱涝保收的事儿，他凭什么要让给他人？

这种高风亮节，绝对不是他满肚子坏水关鸿鹄的风格。

面对两人的质疑，关鸿鹄自有一番说词对付，只听他说道：“大当家你想啊，此计是我出，自然由我来操办最为稳妥不过。毕竟学生对此知根知底，不会出了什么纰漏偏差，是吧？再说了，大当家身边也要留一两百人手护卫吧？万一城中的衙役狗急跳墙，派人偷摸出城刺杀大当家您呢？”

说到这儿，关鸿鹄的声音明显拔高喊道：“赵二当家刀法超群，再加上一两百弟兄在您身边护卫周全，那绝对时候高枕无忧了。如今大当家可不容有失，在学生看来，上千弟兄的性命都不及大当家您一人的安危来得重要。如果大当家出了什么闪失，咱们落日山必定会成散沙一盘，顷刻间崩盘。”

嘶.....

孟老贵听着关鸿鹄的分析，不由脸色凝重起来，是啊，关军师说得在理儿啊，万一老子出点啥事，那不得不偿失了吗？

如果老子连脑袋都被暗中偷摸取走了，即便攻下陇西县城来，洗劫了全县的金银珠宝和美女，那还干老子啥事儿？

真是吹皱一池春水，关卿何事？

随即下意识地点点头，转头对着赵九丑说道：“老二啊，你回头挑两百弟兄就守在大营四周，大哥的安危就交由你手中了。”

“可.....”

赵九丑刚想说什么，却又无从下口，孟老贵都这么说了，他还能说什么？

明明知道关鸿鹄是危言耸听，无非是想独揽功劳，却被这王八蛋这么一顶大帽子扣下了无法辩驳，草蛋的，又被关鸿鹄这鸟人赢了一局。

无奈之下，赵九丑只得悻悻点头称是。

关鸿鹄垂下脑袋暗中瞥了一眼丧气的赵九丑，心中不无得意的暗笑道，

就凭你这粗鄙的莽夫还敢跟我这学富五车的读书人斗？你到底长没长心啊？小样，你就等着我关鸿鹄夺下陇西城，天大功劳与荣耀加身，将你狠狠踩在脚下吧。

随即关鸿鹄猛然抬头，对着孟老贵作了一揖说道：“大当家，那学生就先出去安排人手，开始割草伐木了，此事宜早不宜晚。”

孟老贵已然憧憬在了陇西县城城破的那一刻，悠然自得的挥挥手示意他出去行事。

赵九丑则是心中哀叹一声，只得随遇而安，起到关鸿鹄这厮攻城之后，自己也能分上一杯羹了。

没辙儿，谁让自己的智商跟不上人家的脚步呢。

.....

.....

两个时辰后，经过收拾一番战场的陇西城头再次恢复原状。

马元举组织了不少有善心的乡绅富户带着家丁挑来了饭菜和馒头上城，纷纷给守城的衙役青壮们送来吃食，不仅东门如此，西门、北门、南门亦是如此。

虽然闹哄嘈杂，倒也有着一番军民鱼水情的味道。

东城城头上，马元举给郭业拿来一只用荷叶包裹的大烧鸡，递上前去说道：“来，这是本功曹自个儿花银子买的，算是犒劳你小子的。第一战，打得不错。”

郭业接过荷叶包，撕开外头的荷叶掰下一只鸡腿吭哧吭哧咬了起来，狼吞虎咽显然饿坏了。

郭业守城第一战得胜，马元举仿佛心情不错，不无欢喜道：“看来这些贼寇也就这点本事，只要能够撑住十五天，郭业，咱们便大功告成了。”

“呃~~十五天？”

郭业吃得太急被噎了一下，然后摇头叹道：“功曹大人太过乐观了，凭区区一座孤城三两百毫无战斗力的衙役和泼皮，想要挡住千人贼寇大军，呵呵，谈何容易啊！”

在马元举眼里，郭业这小子一向天不怕地不怕，能够让他说出如此悲观的话来，显然情势并非自己想象中那么乐观了。

这小子绝对不是信口开河的主儿，能说出这话来心中定是有所担忧了。

于是皱紧了眉头，轻声问道：“兄弟，城中至少有八万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你可不能有半点马虎与懈怠啊。依你之见，这城还能再守几天？”

不过，对于马元举这话郭业没有回答，而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将手中的荷叶高高举起，单薄的荷叶片在空中凭风吹摆。

荷叶在风中呼哧呼哧摇摆了好一会儿，郭业顾左右而言他地自言自语道：

“瞧，起大风了，自古有云，风急战事紧啊！”

## 第126章陇西县城保卫战（7）

东门城楼上经过一番闹哄之后，渐渐恢复了平静，转眼天色暗淡，一轮新月爬上了柳梢头，到了夜间。

郭业安排庞飞虎和朱胖子率着近百衙役和两百泼皮督阵城头，又令孙明延带着剩下的一百泼皮汉子下了城楼，统统堵到城门后，死守严防贼寇撞门。

而后在城楼上找到一处没人的角落猫了起来，自从贼寇攻城伊始，他就没好好睡过觉，此时上眼皮磕着下眼皮，困得他直打瞌睡。

纵是老虎也有打盹儿的时候，更何况他这个血气方刚的少年郎。

继而将白色披风解下当作被服裹紧了身子，靠在角落的墙壁上眯眼了起来，不消一会儿便呼呼打起了酣睡声。

今夜的陇西城头一片寂静，就连平夜里聒噪不闲的虫鸣蛙叫都消停了下来，唯有吹着城头大旗飒飒作响的风声依旧咆哮，不仅没有停歇的迹象，相反，越刮越大，仿佛要将整个城楼掀翻一般。

不少值守城楼的衙役被这猛烈的西风刮得寒澈入骨，脸颊生疼，纷纷将身子蹲下，靠着城墙来抵挡风寒。

朱胖子身宽体胖，站在城楼上实在是撑不住这西风怒吼的寒袭，跟庞飞虎甩下一句：“老朱熬不住了，去找件棉袄御御寒。”

说完之后飞奔下了城楼。

庞飞虎嗯了一声，伸手在虚空中摸了一把不着痕迹的剧烈西风，打了个寒蝉叹道：“真邪门儿了，这么大的风还是今年头一遭遇见。但愿贼寇嫌这风大天冷，不愿前来攻城吧。”

.....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但是在庞飞虎和守城的衙役看来，这时间委实过得太慢，如同蚂蚁爬上热锅般备受煎熬。

时间纵是难熬，西风纵是咆哮，东面天际边儿还是出现了一缕曙光，黎明之前的那丝丝朦胧已然拉开。

庞飞虎掰着手指盘算了一下，可算是熬到四更天了。

“咳咳.....”

裹着烂袄棉衣的朱胖子跟个不倒翁似的一边咳嗽，一边步履蹒跚地来到庞飞虎身边，嘿嘿笑道：“对不住了哈，庞捕头，老朱刚才在家里瞌睡了一把，对不住对不住，咳咳，咳咳咳.....”

庞飞虎刚才埋怨责怪朱胖子这偷懒的毛病，突然鼻子一呛，眼睛酸涩睁不开来，连连也是一阵咳嗽。

紧接着，附近，周围，还有不远处接连响起阵阵的呛喉咳嗽声和叫骂声：

“咳咳.....”

“咳咳咳.....好呛啊！”

“哪里来的浓雾？咳咳，今天的晨雾咋那么大？”

“咳咳，熏死老子了，这不是晨雾，这好像是谁家着火了！”

.....

.....

突然，朱胖子捂着鼻子，辛苦地眺望城外，对着庞飞虎喊道：“庞捕头，看，快看！”

庞飞虎揉了揉酸涩的眼睛，极目眺望城外，顿时傻眼了！

漫天的红光，烧红前方他视线之内所能见到的一切光景。

噼里啪啦作响声若隐若现传过声来，股股腾起的烟雾带着滋滋火光弥漫前方，在狂风的吹吼下，朝着这边咆哮而来。

庞飞虎的鼻子尖感觉有一丝灼烧的疼痛，顺手一抹，尽是灰烬，是火烧禾木的那种灰烬。

待得庞飞虎反应过来前方一片红光尽是人为火烧之时，眼前已经看不清东西了，烟雾缭绕，趁着风势吹刮过来，朦朦胧胧迷雾一片……

“咳咳。”庞飞虎再次捂紧了口鼻，对着朱胖子喊道，“快，快通知郭小哥，贼寇来袭！”

庞飞虎话未说完，身边的朱胖子已然不见踪影。

仅仅过了几个呼吸，同样被烟熏呛醒的郭业在朱胖子的带领下来到了庞飞虎的身边。

与庞飞虎一样，郭业捂紧口鼻，呼吸困难，眼帘所见都是一片白蒙蒙雾茫茫。

不过心中早有不祥之感的他立马就明白了过来，眼前的事情绝对不是偶然，肯定是贼寇在捣鬼。

霎时，他撕下大块内衣的衣袖，窜到角落找到一个装满水的木桶，浸湿了破布掩在口鼻，贪婪地呼吸了几大口，然后对庞飞虎吼道：“快，快叫兄弟们扯块布条，堵住口鼻，不要让浓烟入肺，不然悔之晚矣！”

庞飞虎接到命令后，与朱胖子依样画葫芦撕下衣袖，浸湿后堵住口鼻奔走相告于城头之上，通知众人赶紧做出防御措施来。

一时之间，噼里啪啦的撕扯之声响彻整个城头上。

郭业知道这并非长久之计，能够短时间让兄弟们不会将烟尘吸入口中，但是如果照这般任由烟雾迷茫侵袭城头的话，守城众人根本没有丁点防御之力。

因为他现在已然猜出了贼寇的奸计，关鸣的毒计。

贼寇这么做无非就是想趁着西风之势燃起烟火，利用滚滚浓烟来熏呛城头的守卫衙役，让陇西城没有还手抵御之力。

该怎么应对呢？

郭业在捉急下竟然一时之间无法找到应对之策。

但是现在已经迫在眉睫，根本容不得他有半点拖沓了，他隐约从滚滚的烟雾之后听到了悉悉索索的奔跑和喊杀之声。

很显然，贼寇攻城的号角已然吹响，也许在这浓雾迷茫视线模糊的后面已经有近千的贼寇挥刀舞剑朝着城门这边冲上来。

放箭？

不行，根本看不到贼军人在哪儿，箭矢往哪儿放？

待得贼寇爬上城来，与他们展开肉搏？

这更不可行，贼军近千人，自己这方才几百号人，说难听都是些不熟刀弓武艺的衙役和混混，怎么是整日与刀剑为伍的贼寇对手？

双方不仅数量上不是一个层次，就连单兵作战能力也不是一个层次。



如果放任贼寇上城，对郭业来说，无异于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到时候要将贼寇赶下城去，那就真是难上加难，难于上青天了。

到底该怎么办？

突然，朱胖子冲着他这边跑来，呼喊道：“小哥小哥，马功曹来了。”

马元举？

郭业心里升腾起一丝希望，也许这厮诡计多端，能解我一时之困。

待得马元举拎着一个木桶走过来，郭业才发现不止马元举一人来了，还有好多好多人，看穿着打扮都是城中父老。

这些人两人一组，用一根扁担抬起一个热气腾腾的木桶，约莫近两三百人，不少人肩上还扛着大锅，怀里抱着干柴。

这些人自发组织的三五人一堆，城楼上架起大锅，烧起木柴，好像是要烧起沸水似的。

郭业此时的心里跟三百五十个毛猴子在上窜乱跳一般，慌乱的不行，此时见着这些人如此作为，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到底是要干什么？

就在郭业疑惑间，马功曹来到郭业声音，喊道：“兄弟莫急，我有退敌之策。”

退敌之策？

郭业听罢之后，再也不顾那些城中父老到底想干啥了，而是一把抓住马元举的胳膊叫道：“马功曹，赶紧的，现在啥也看不见，戈矛和箭矢投射下去都是白费，根本不知道贼寇在哪儿。”

言下之意，现在大家都被烟雾缭绕熏呛得如同睁眼睛，全是无用功。

马元举倒是一点也不急，摇摇头面露微笑道：“不急不急，兄弟，你倒是有个贤内助啊！”

郭业哪里还有闲心跟他打屁斗嘴，啥贤内助，马元举就是把自己那位媳妇吴秀秀夸得跟九天玄女似的也无用啊。

现在救城如救火，丁点不得拖沓。

马元举见着郭业心不在焉，抓心挠肝似的瞪着自己，再次哈哈大笑，高高举起右手轻轻一扬，喊道：“秀秀姑娘，还是你来和你家相公细细解说一番吧！”

秀秀姑娘？

郭业差点没被这名字给雷懵了，啥时候吴秀秀也跑来城楼了？听着马元举这话的意思，难不成这所谓的退敌之策还是秀秀提出来的？

随即，顺着马元举的右胳膊，郭业凝目望去——

不远处的人堆中站起一道倩影，

芊芊身影，婀娜多姿，一身襦衣紫罗裙在满天弥漫的烟熏火燎之中甚是夺目，如同九天玄女下凡来。

可不就是自家那位吗？

## 第127章陇西县城保卫战（8）

竟然真是吴秀秀！

郭业走近前去，尽管四周弥漫着灰烬，处处烟熏火燎，郭业还是确定来人正是自家“娘子”吴秀秀。

郭业不由称奇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吴秀秀仿佛对郭业的问话有些心不在焉，又仿佛对他生着闷气，反正就是爱搭不理，自顾自的躲到一边，离郭业远远的，貌似靠近郭业一步便会惹来一身腥臭似的。

一旁的马元举当然是不知道这小两口玩得什么猫腻，以为小两口可能平日里就会斗斗嘴生气罢了，随即对吴秀秀呵呵一笑，和声说道：“秀秀姑娘，现在可不是你们小夫妻家长里短闹闲话的时候，你真要惩治郭业这小子也得回家上了床再惩戒不是？如今东门形势危急，还是你来说说如何退敌吧。”

吴秀秀一听马元举说道“回家上了床在惩戒”不由起了尴尬，一点酡红瞬间在脸颊扩散而出，霎时羞红了两腮，不敢直视郭业一眼。

如此小女儿状的吴秀秀，郭业还是头一遭见到，不由心里暗暗赞了一声，好一个小美人儿，娘的，平日里清冷孤傲，老是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又是搞毛呢？

现在这样多好？这才像个女人嘛。

“咳，咳咳！”

马元举见着吴秀秀和郭业这小两口，竟然在这战火纷飞的城头起腻，顿时哑口无语，嗨，要秀恩爱也要挑挑时候不是？

当即轻咳两声提了个醒，然后催促郭业道：“小子，你还有心思在这儿儿女情长？这贼寇大军眼瞅着就要上城墙了。”

啊？

郭业猛然警醒，于是收起了心里的那份叽歪心思，对吴秀秀轻声说道：“秀秀，如今情况危急，你若有退敌之法，就赶紧说出来。等守住了县城，驱退了贼寇，我亲自跟你致歉。”

驱除贼寇后，郭业之所以致歉，而不是答谢，马元举听不懂，但是吴秀秀心里明镜儿。郭业无非是想为那天在吴府言语欺辱了自己而道歉。

听着郭业如此说，心里也顺快了不少，当日恼怒的情绪被郭业三言两语一说顿时一挥而散。

看着头戴红缨兜鍪，一身白袍铠甲，一副英武少年模样的郭业，吴秀秀心中嗔道，傻驴似的蠢蛋，若我心中还生你闲气，怎会孤身涉险以一介女流之躯跑来城头找你呢？

真是一个榆木疙瘩！

当即，风情无限、似嗔似怨地白了一眼郭业之后，轻声说道：“此法只能助你守城一日半日，多了可能也不行。”

一日半日？

虽然时间太短，但是对于现在已经火烧屁股的郭业来说，无异于是雪中送炭，累年旱地淋甘露。

继而急忙说道：“一日半日，够了够了，足够李伦，只要能解了这眼下的

危机，待得西风一退，贼寇这烟熏之计也无用武之地了。”

吴秀秀听着郭业如此说，转身用手指了指此时在城头各处早已架好开始烧煮的大铁锅，说道：“这拢共近百口的铁锅之中装得都是菜油，一会儿就能烧沸了，你们既然看不见贼寇在哪儿，何不等到他们靠近城下开始爬墙之时，用烧沸的菜油往下浇灌呢？”

说着走到一口早已烧得沸沸腾腾扑哧扑哧冒着白烟的油锅处，对着郭业说道：“烧沸之菜油较之石头，硬物更要来得猛烈，只要你手下之下往下浇灌，活人之躯谁能禁受得住如此炭烧煎熬？”

嘶……

郭业猛拍了一下脑袋，竟然是用这招儿小孩儿过家家似的方法来退敌？

不过听着好像还真可行。

他心里粗粗盘算，既然看不见来袭途中的贼寇，还真不如将他们放近了打，只要他们敢靠近城墙脚根儿，就用烧沸的菜油死命往下泼，还烫不死这些狗日的？

到时候噼里啪啦遍地响，这些狗日的贼寇肯定都得变成一具具黄金烤全羊。

届时，城头的这些父老乡亲负责烧油，守城衙役和泼皮负责往下泼油，嗯，分工明确。

行，绝对可行！

这时，负责督战的朱胖子陡然嗷嗷叫唤起来：“小哥，小哥，好多的贼寇出现在城墙根儿下面，这帮狗日的开始架云梯了。”

果然，郭业心思自己一点都没猜错，贼寇就是想借着漫天烟雾来掩盖行踪，达到神不知鬼不觉抵达城墙底下的目的。

事不宜迟！

随即，郭业冲着庞飞虎和朱胖子喊道：“你俩赶紧通知兄弟们准备木桶，两人一组拎着木桶来这边装菜油，给老子狠狠往下泼，烫死这帮王八操的。”

霎时，城头又见一阵忙乱，军民鱼水情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乡亲父老帮忙烧油，帮忙往木桶里盛装菜油，而守城衙役和泼皮们则是两人一组拎着木桶来回跑，泼完桶中菜油便回身装油，忙得不亦乐乎。

霎时，城下响起一片吡啦吡啦的烫烧之声和呜呜哇哇的痛苦喊叫的惨厉声。

显然，烧油退敌之策已然开始奏效。

呼~~

郭业粗粗松了一口气，神情明显放松了下来，一旁的马元举也是听着城下的惨烈痛苦声后脸露笑意。

轻声附在郭业耳边说道：“小子，你倒是挺有福气，竟然有这么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娘子。据本官所知，这一桶桶正用着的菜油还有正在烧火煮油的父老，呵呵，都是你家娘子央求他老爹，就是你那岳父大人出银子所购置所雇佣的。嘿嘿，郭家小子，你就惜福吧，好一个奇女子。”

什么？

听完马元举的轻声泄密，郭业顿时大吃一惊，这些事儿竟然都是吴秀秀自己一人操办的？

顿时，郭业看向吴秀秀的眼神愈发柔和起来，唉，真是为难了她。

一个弱质女流竟然能做到如此地步，还是一个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这一刻，郭业明显感觉到吴秀秀这一举措触碰到了自己内心最为柔软的地方。

而吴秀秀却是没有察觉这一切，一副忘我的模样蹲在地上，在给一个油锅的下面添置着干柴，香汗淋漓之余抬手擦拭着两鬓绺发。

不经意间，柴禾的灰渍擦得满脸邋遢，看得郭业好笑之余，又是满腔的怜惜与柔情。

城楼下经过此番几波的菜油泼灌，已然烫死不少山匪，贼寇痛苦惨叫之余也放缓了攻城脚步。

“哇哇，烫死老子啊，我的脸我的脸啊，救命！”

“谁来帮帮我，我的眼睛被烫瞎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

.....

“关军师，军师啊，这城没法攻了，弟兄们被烫伤了，不能再这么攻下去了。”

一名山匪小头领跑到正在队伍后面压阵的关鸬鹚跟前，痛心疾首地叫道。

关鸬鹚不是瞎子，不远处的城墙下所发生的一幕他看得清清楚楚，他做梦也没想到城楼上的守军还能想到这种烂招儿来对付他们。

尽管是烂招，可是很奏效。

但是战势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怎么能轻言撤退呢？

当即，关鸬鹚厉声骂道：“蠢材，小小挫折就把你吓退了吗？他们能有多少的菜油供他们如此挥霍？我们不就损失了一百来人？无所谓！！！咱们有的是人。”

继而，关鸬鹚握紧手中鸡毛扇，遥遥向城头指道：“告诉兄弟们，不惜一切代价攻下东门。只要进了城，金银珠宝和女人，任兄弟们抢上三天三夜，能抢多少都尽归兄弟们所有，这是大当家说得。”

此时的关鸬鹚也疯了，为了能攻下东门，扬眉吐气长他关某人的威风，“假借孟老贵的名义许重诺”这种大不敬的事儿他也敢干了。

在关鸬鹚的歇斯底里的刺激下，贼寇们再次发动了疯狂的进攻。

进攻，反击，败退；再进攻，再反击，再撤退。

.....

约莫进行了一个多时辰的来来回回拉锯战，战局还是惨烈的僵持着。贼寇死的人越来越多，从最初的一百，一路飙升，攀高到了三百多。同样，郭业这边的菜油也是越用越少，到现在也差不多所剩无几了。

这时，城楼上也是一片惊呼喊叫：

“朱班头，这边油锅已经见底儿了。”

“庞捕头，俺们这边也撑不住多久了。”

“我们这边就剩一桶了。”

.....

.....

霎时，马元举震惊，心中喊道，要出事！

吴秀秀蹙眉，心下后悔，怎么刚才就不让爹爹多购置一些呢？现在再去购置，一来一回，恐怕晚了。

就在众人心中都在焦急怎么办之余，郭业也做出了准备在城头肉搏的准备。

唰~~

他将手中虎头湛金枪一扬，走到吴秀秀的身边，嘱咐道：“秀秀，待会儿可能贼寇就要上城了，你先下城回家躲躲，最好和你爹都躲到地窖里头去。万一……”

“我不走！”

吴秀秀毅然决然地拒绝了郭业的好意，咬紧唇关，一副要死一起死的小模样盯着郭业启着幽幽檀口说道：“我哪儿也不会去，我就在城楼上陪着你。”

“秀秀……”

一股酸楚之意骤然袭遍郭业的全身，莫名的感动令他眼眶有些湿润，他知道那是即将夺眶而出的泪，男儿泪。

心中惆怅起千言与万语想和对方说，只可惜时间和地方已然不允许了。

就在这时，一道浑厚憨实的声音从城楼梯口的位置传来：“小哥，俺二牛回来了，你交待的事儿俺已探察清楚了。哈哈，可算是不辱使命啊！”

在场之人谁都知道，这是程二牛的声音。

郭业听着程二牛的传话，心中一热，总算是回来了，这混球还知道不辱使命，王八犊子如果再晚点回来，估计一会儿可真要血染东门了。

## 第128章陇西县城保卫战（9）

程二牛满脸污秽，浑身邋遢活脱从哪个臭水沟里钻出来一般，带着股股的汗臭味跑到郭业跟前抱拳叫道：“小哥，都探仔细了，落日山的匪首孟老贵就缩在后方营帐之中。从北门出城有条小道可以包抄到他的老窝。”

郭业听着程二牛一字不落的回复，拍了一下大腿喊道：“齐活儿，二牛，干得漂亮。”

而后紧了紧手中的虎头湛金枪对着马元举说道：“马功曹，兄弟我要去抄了孟老贵这龟儿子的老窝，这边必须由老哥来主持大局了。”

抄匪首孟老贵的老窝？

马元举初听之下便已明了，郭业这是要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啊！

这倒不失为一条大胆而又一劳永逸的办法。

只要孟老贵一死，群龙无首定会如无头苍蝇般乱撞，最后化作散沙一盘。届时贼寇大军必然会自行溃退。

要知道这些山贼队伍讲得就是一个朝令夕改，凭的就是一杆谁当家谁作主的大旗，没什么章程可言。

说得通俗一点，孟老贵就是这支贼寇大军的灵魂人物，只要灵魂破灭，还不是活死人一具？

不过马元举也是自个儿清楚自家事儿，他一个文弱书生，虽有几分江湖儿女的剑胆琴心，但是让他指挥数百人在城头防守作战，这场面自己恐怕有些镇不住。

郭业见着他面带犹豫，清楚了几许，随即说道：“放心吧，我让朱胖子和庞飞虎两人从旁协助你，你只管在这儿坐镇即可。”

马元举想想也是，整个东门城头，乃至如今的陇西县城，除了郭业，便是自己能在衙门里说得上话，必须有人在第一线扛好大旗，将守城弟兄们的心给凝聚成堆。不然，连当官的都不敢露面，谁还在这儿傻呵呵瓜兮兮的卖命啊？

当即硬着头皮将这个“大盘子”接了下来，说道：“兄弟放心，马某就扎在这儿城头不走，誓与东门共存亡。不过——”

马元举指了指各处油锅上都快见底儿的菜油，说道：“就怕这油不够了，撑不了多久啊。”

一提及这个，郭业也愣住了，是啊，这倒是个棘手的问题。

一旁的吴秀秀突然灵光乍现，娇声喊道：“没有菜油，可以用沸水啊，煮沸的热水泼下去，虽不及热油来得凶狠，但究其效果也能拖延一时呢。”

话音落罢，众人纷纷醒悟啊，这菜油一时短缺不好找，但是这井水还不好找吗？

瞬间，众人的思绪皆豁然。

马元举更是哈哈大笑，自嘲道：“还是秀秀姑娘睿智，你看看咱们这些大老爷们，真是骑驴找驴，蠢笨如头大笨驴。”

郭业也是暗暗啐了自己一口，可不就是吗？越到关键时候，越不冷静，连智商都无下限了。

既然这边有了应对这策，那他也不做耽搁，提起虎头湛金枪对着朱胖子和庞飞虎二人遥遥一点，与二人无声告别。

别说庞飞虎，就连朱胖子在此时都没来劝阻郭业，因为郭小哥这一步棋是目前必走的一步棋，否则拖下去的话，大家伙儿都玩完。

郭业转身刚要离去，突然感觉身后有人在拉扯自己白袍铠甲外头的披风，回头一看，正是吴秀秀。

吴秀秀欲言又止，最后费劲全身的力气，壮着胆子对郭业轻声劝道：“能不能不去呢？匪首大营岂是你们几人所能撼动呢？那儿必是防守森严，如果……”

“秀秀。”

郭业第一次没有秉着占便宜的念头叫着吴秀秀的闺名，柔声说道：“我郭业什么德性你还不知道啊？能不去，我还会去吗？我也知道此行凶险，但是，如果真能取了孟老贵的首级，呵呵，万事皆休矣！”

吴秀秀被郭业的回答顿时哑了火，她焉能不懂郭业所说的话，但是正所谓富贵险中求，这个险又有几人能全身退回？这个富贵又有几人能博得回来？

可眼瞅着郭业只身带着十几骑去赴险，她心中委实不落忍，莫名其妙地有些割舍不下来，也许这就是她平日看得才子佳人画本里所说的情愫吧？

是不是情愫她现在无暇考究，但是心中泛起的酸楚却是真真儿的。

憨直的程二牛见着小哥一直在磨叽，轻声催促道：“小哥，不能再耽搁了，俺那十几骑斥候探马都在北门候着呢。万一晚了，这东门……”

“别说了！”

郭业果决地将吴秀秀手中捏紧的那一小撮白芒披风抽了回来，对着程二牛喊道：“二牛，走着，跟小哥玩命杀贼去！”

程二牛嗯了一声，捡起散落在地上的一根县衙公堂专用的杀威棒握于手中，喊道：“俺二牛就跟着小哥走，走着。”

两人并肩而行，大步如流星般朝着城楼楼梯口的转角走去。

吴秀秀猛然悲从心中来，呛然长虹这郭业的背影喊道：“郭业，你要活着回来！你别忘了，你是有家的人！”

家？

闻罢，郭业的脚步虽未停止，背影却没来由的一个颤抖，而后脸上会心一笑，口中喃喃道：“家？也许这个时候，咱郭业才真有了自己的家。秀秀，等着我回来！”

渐行渐远，人已消失在城楼转角处。

马元举看着白袍铠甲白披风的郭业果断决绝，俨然一个英武若斯的军中小将；而身旁的程二牛则是铁胆忠心不离不弃，慷慨赴险。

顿时，他的心中热血沸腾，澎湃激昂，啧啧，这才是真正的好男儿不惜死，大好头颅报家国啊。

心念至此，不由脱口吟道：“风萧兮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呃……”

突然发现自己好像念得有些不应景儿，再次戛然而止。

旁边耳尖儿的朱胖子听到了马元举又发骚发浪的诗兴大发，还念得如此晦气，不由心下不满，本想破口大骂两句来着。

但是一想到对方乃是九品功曹，绝对不是自己可以吐槽亵渎的对象。

当即将到了嗓子眼儿的脏话又止住了，轻声嘟囔两句：“你他娘的才一去

不复返呢。”

庞飞虎拍了拍朱胖子的肩膀，抚慰道：“别闹心了，小哥吉人自有天相。”

这话说得挺大声，不仅是安慰朱胖子，安慰马元举，安慰满脸悲戚的吴秀秀，更像是在安慰着自己和满城头的弟兄。

.....

.....

“驾~~”

“兄弟们，都跟上咱们小哥，谁也不落后了。”

“喏！杀贼，杀贼！”

.....

郭业一骑当先率着程二牛还有其他十几骑斥候探马，出了北城，绕着山林小道兜了一个大圈，马蹄疾弛地朝着匪首孟老贵的大营奔袭而去。

一路之上，马蹄所践踏之处，无不扬起漫天的尘烟，无不惊起窸窣林中鸟儿，引来阵阵仓惶的鸟鸣。

约莫走了十几好里的山路，终于奔离了小道，出了山林，来到了一片广阔无垠的空旷平原。

“聿.....”

郭业勒紧缰绳，扬起左手中长枪抬手示意后头众人都纷纷停步。

而后望着远方，凝目眺望辨认了一番，右手前边是陇西城东门，左手前边是鬼马坡，那么——

正前方不足二里之地，应该便是匪首孟老贵的大营。

因为视线不够的缘故，程二牛直接起身站到马背之上，仗着高大的身子眺望着看，过了一小会儿之后这厮就蹦下了马背，高喊道：“他娘的，总算瞅见了，小哥，前面依稀可见来回走动的人群，估计就是匪首孟老贵那伙狗日的扎堆儿的大营。”

闻罢，郭业深呼一口气，将左手边的虎头湛金枪换到右手，而后展臂举起对准前方，转头对着众人沉声喊道：“兄弟们，是生是死看这一遭，今天小哥的性命与你们同在。准备！”

喀嚓，喀嚓，叮叮当当~~

又是一阵抽刀拔剑，挽弓扣弦的声音乍然响起，约莫十几声响。

此时没有人说话，众人将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移到郭业的后背，意思很清楚，唯郭小哥之命誓死效丛。

这是一种信任，战场上以命换命的信任。

顿时，郭业也好似感到了后背的灼热，当即破胆震天一声吼：

“兄弟们，随郭某人杀贼，杀贼，杀贼！！！”



## 第129章陇西县城保卫战（10）

轰，  
轰隆隆，  
十八铁骑杀伐起，一路烟尘席卷来。

郭业一人一枪单骑领头，程二牛等十七铁骑紧跟其后，掀起无尽杀意与决绝，义无反顾直扑二里之外的孟老贵大营。

二里，  
一里，  
五百步，  
三百步，  
一百步。  
五十步。

“杀贼！杀贼！”

郭业一声龙吟怒吼，响彻四野，震得整个营地立马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趁着营地四周的贼匪还在错愕发愣之机，郭业已然率着众人杀进了营中，直逼孟老贵临时搭建居住的茅草仅仅二十步。

“敌袭，敌袭，有人偷袭！”

一名率先发现郭业等人冲杀进来的山匪顿时撒开膀子边跑边叫唤了起来，顿时，整个茅草屋附近的山匪们纷纷云动了起来。

“啊！”

这名山匪还未跑远，程二牛双腿加紧马鞍策马疾奔过去，手中杀威棒用力一挑，径直将对方的喉咙贯穿，呜呼哀哉，倒地不起。

转眼，负责卫戍大当家孟老贵的近两百山匪们纷纷警觉起来，手持刀枪剑戟朝着郭业这边围拢过来。

叮叮当当，乒乒乓乓……

程二牛和其他十六骑斥候探马瞬间就和山匪交起手来，因为这十六人与程二牛一样，身手还算不错，手中武器或长矛，或横刀，或弓弩，或棍棒各有擅长，单兵作战能力不弱。因此，虽然被两百山匪围拢，但也杀得难解难分，不易被包了饺子瞬间瓦解。

而郭业则是不然，并未与山匪厮杀耽误功夫，而是目标直指孟老贵栖身的茅草屋而去。

二十步，

十步，仅仅十步之遥，马儿再奔两个全身，郭业定能踏破房门，捣毁茅屋将孟老贵找寻出来。

叮……

郭业猛觉后背生凉，下意识地将右手中的虎头湛金枪盘起格挡在后背之外，一声金属撞击的清脆响声。

聿……

虎头湛金枪受力一撞，郭业右手虎口发麻，顿知后背有人偷袭，立马喝住马儿调转马头，赫然一见，一名双手握着金丝大环刀的俊逸青年正在他后面准备发起第二次的偷袭。

金丝大环刀，俊逸青年，在茅屋外面为了护主孟老贵，郭业顿时释然，

这人定是落日山二当家赵九丑。

这几日与贼寇大军的拉锯战，郭业多多少少对落日山的这些贼匪有些了解。

随即长枪一举，哼道：“凭你也想拦我吗？”

“呸！”赵九丑吐了一口嘴里的沙尘，怒目相视郭业，问道，“老子咋就不能拦你？你如此明目张胆要杀我大当家，你当我二当家不存在吗？”

扑哧！

郭业哑然失笑，感情这混球也是憨货啊。

不过，郭业脸色顿时拉起，心道，老子现在时间不够，不能和你多费功夫，即便是个憨货也不能留你。

当即，勒了勒将绳儿提起马儿前蹄一个栖身上前，握着虎头湛金枪尾部，对着赵九丑一记“横扫千军”，妄图将对方直接挥断脖颈。

谁知这赵九丑也不是善茬儿，见着郭业突然袭击，立马扎了一个铁板桥，拼了老命甩出金丝大环刀将郭业的虎头湛金枪死死封住了去路。

当~~

又是一记清脆的撞响！

两人又来了一次平局。

不过，此时的赵九丑脸色极为难看，隐约可见他的右臂在颤抖，他双眼下意识地望着自己的右手虎口，惨兮兮，竟然裂开一条血槽，鲜血喇喇往外冒。

赵九丑忍住虎口的撕裂疼痛，咬紧牙关，心中惊骇道，这少年好大的力气，甚是吓人啊！今日看来，我赵九丑凶多吉少了。

而郭业呢？

则不同，居高临下横扫一击，本就天生神力再顺势而扫，焉能不奏效？

不过郭业心中也在称奇，赵九丑这小子挡住自己这一击，的确有些本事，要知道天生神力这种天赋光环就等同网游开了外挂，普通人可是没有这个福利待遇的。

此时，郭业隐约从茅草屋中传来一记有些颤巍的声音，应该是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仿佛在呼喊 coming 人，保护本大当家这类的话。

言语中极具恐慌，显然茅屋之中的人便是龟缩在里头的孟老贵。

郭业欲要调转马头，直接杀将进去砍了孟老贵的脑袋，谁知虎口已然裂开，右臂暂时废掉的赵九丑竟然左手持刀，再次扑身上来想要击杀郭业，妄图挡住他前进的脚步。

真是一个倔到令人讨厌的家伙！

去死！！

呼~~

郭业长枪再次提起，自高往下带着一丝厉啸猛力一击，希冀将赵九丑的胸口穿透毙命。

砰！

不过还是被赵九丑的大环刀的刀背给硬生生挡了下来，只见亮堂的刀面活生生被戳了一个疙瘩坑印出来。

赵九丑又保住了一条性命。

但是，

砰砰砰，

赵九丑胸口虽隔着刀背躲过一劫，但是巨大的冲击力还是让他连退数步，最后没有站稳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然而很快，赵九丑这厮又咬紧牙关和伤痛，再次站了起来，摆起的架势又是攻击的架势。

郭业心中不由无语，这混球咋就那么不怕死呢？

因为郭业看到赵九丑的下盘已经马步不稳，显然被自己的金枪大力冲击下受了内伤。

这时候，郭业猛然觉得这赵九丑倒是条好汉，有点不舍得杀他了。

但是，孟老贵这边不能再拖了，再拖下去的话被他溜走了，或者两百名贼寇再次反扑将他们十几人围杀掉，就前功尽弃。

果然，郭业抬眼一看，程二牛和那十几名斥候探马被围拢的圈子越来越小，地上躺了四五具自己这边兄弟的尸体，好几个身上已经挂了彩。

当下，郭业猛然朝着程二牛喊道：“二牛，不要恋战，别瞎耽误功夫，赶紧，赶紧带着兄弟杀进茅屋中，取了孟老贵的首级，速度！！”

程二牛被郭业这么当头棒喝，立马警醒过来，手中杀威棒挥舞成风，在剩下的弟兄护卫下杀出了一条血路，冲着茅草屋方向杀将过去。

同时，郭业也准备策马转身策应程二牛他们，可赵九丑这个家伙就跟附骨之蛆一般，见着郭业异动，又再次扑身上前。

郭业顿时恼怒，他奶奶的，给你机会你不好好珍惜不成？

立马翻身下马，舍掉虎头湛金枪，将其直挺挺地竖着插在地上。

然后一发脚力朝着早已下盘不稳的赵九丑扑上前去，使出一记“靠山撞”，用肩膀的冲击力猛然撞到赵九丑的胸口之上，砰.....

赵九丑这厮如脱了线的风筝一般，飞出老远，在地上滚了好几步方停住了身子。

“咳，咳咳.....”

赵九丑就如同打不死的小强一般，吐了几口血后双手撑地，再次慢慢爬了起来。

不过此时的他明显内伤加重，五脏六腑被郭业这么一撞八成是移了位，没有一年半载休想调养过来。

这厮眼神涣散的四处寻找着自己的金刀，然后郭业不可能再让他妨碍到自己，将地上竖着的虎头湛金枪猛然拔起，走到赵九丑的跟前。

唰~~

长枪直逼，虎头尖刃顶在了赵九丑的胸口，说道：“你还想再战？”

赵九丑此时眼神早已涣散迷离，估计全身都已虚脱，不过强大的意志力仍然引到着他，让他站稳没有倒下，嘴角噙着血丝，喃喃道：“战，战，怎能不战？再，再来！”

到了这个时候，还想再战，郭业不由不叹，赞道：“赵九丑，你真是一条好汉子。”

“好，好汉子又，又怎样？输，输了，老子，是二当家，二，二当家，你，你当老子，不，不存在。”

赵九丑断断续续，费劲巴拉的说着话，不过说得都是一些胡话。

这时，程二牛出来茅草屋，提着一颗血迹斑斑的人头，高高举起喊

道：“孟老贵的人头在此，哇哈哈！！！”

唰~~

贼匪们还在围剿其他仅剩的五名斥候探马，这时一脸惶恐地看着程二牛手中那颗眼珠子都快突出来掉在地上的人头，顿时纷纷罢了刀剑，无所适从地不知该如何是好。

正如马元举和郭业所料，贼匪就是贼匪，群龙无首便是没了主心骨，顿时化作散沙一盘。

早已支撑不住的赵九丑听着程二牛的话，顿时像是充满了气的娃娃被人扎了一个大洞似的，立马泄了气干瘪下去。

砰！

赵九丑轰然倒地，身体虽丁点力气都没有，但是意识还是有些清晰，双眼空洞地看着郭业，嘴里喃喃喊道：“杀，杀了我吧！”

郭业心中喟然，要杀你，小哥何必要等到现在？

继而摇摇头叹道：“赵九丑，你是个爷们，是个纯爷们。唉……兄本汉子，奈何做贼呢？可惜啊！”

当即走到一边牵来自己的马儿，然后没有理会那群呆滞茫然的贼匪，而是呼朋唤友般叫着程二牛和还幸存的其他几名斥候探马，朗声叫道：“兄弟们，咱们大功告成了。走，回城，小哥请你们喝酒吃肉。”

“驾……”

郭业英姿飒爽地翻身上马，扬起马蹄，挥舞着马鞭将马儿策到倒在地上的赵九丑边儿上，仔细看了他一眼，然后马蹄疾弛离去。

率着程二牛几人刚跑没几步，郭业突然转头朝着赵九丑的方向喊道：

“赵九丑，小哥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陇西郭业是也！你记住了，你丫欠我一条性命！！！”

## 第130章保卫战之收官

夕阳西下，寥寥几道人影策马狂奔朝着陇西城北门方向而去。

哒哒哒……

马蹄疾弛如鱼贯长龙般进了北门。

落日余晖映射下的斑斑石墙之下，再次掀起一阵尘嚣。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郭业率众出城十八骑，能够全身而退归来者却仅剩五六人矣。

战场，能让英雄华丽登场，睥睨世间，但也能让勇士华丽谢幕，长眠于地下……

进了北门之后，郭业放缓了速度，对着程二牛喊道：“二牛，带着兄弟们去醉仙楼痛痛快快喝一场，记住，倒满十八碗酒，一杯都不能落下。”

说到这儿，不仅郭业，就连同行的其他几人都面带悲戚，听出了郭小哥弦外之音。

十八碗酒，一杯都不能落下。

郭业是想让死去的其他十来号弟兄都能喝上一口酒，因为这是郭小哥答应过他们的。

现在的程二牛早已没有了刚才手刃孟老贵之时的凶戾之气，也没有了在归返途中尽情策马狂奔时的粗犷豪放，对天当歌。

听着郭业简单的一句嘱托，心中顿时呛然，眼泪花儿差点都快夺眶而出。

这十几个斥候探马都是他程二牛亲自挑选的，这几日的同生共死，焉能没有感情？

猛吸几口气之后，程二牛声音有了些嘶哑，低声说了声“晓得”之后，对着其他几人喊道：“弟兄们，走，咱们喝酒去！”

随即缰绳一抖落，再次领着满脸疲累，几乎身上都带着轻伤的几人调转马头，朝着醉仙楼的方向狂奔而去。

继而，郭业夹紧马鞍手提虎头湛金枪，高喝一声“驾”，火速赶往了东门方向。

一路之上，因为贼寇攻城，气氛紧张的关系，家家户户紧闭门窗，更别提出来做买卖的小商贩了，致使街头萧索，毫无阻滞。

郭业心随所欲，胯下马儿不停歇，不消一会儿就赶到了东门城楼之下。

此时再见着东门，他却发现东门已然中开，从外头不断涌进来持刀佩剑，肩挎弓矢的人流。

乍见之下，猛然大骇，难道东门还是被贼寇攻破了？

不过仔细一瞅，心中立马释然，因为涌进来的都是些身穿衙门公服的衙役捕快，还有城南的泼皮混混。

朱胖子，孙明延，庞飞虎，牢头邵啸，这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夹杂在涌来的人流之中，满脸的兴奋之色。

就连平日里自诩圣人门下，不动刀枪的马元举，此时手提着一把三尺青峰，满脸血迹地冲在了最前面，哈哈狂笑之余朝他奔来。

对于马元举这另类的样子，郭业心中骤然浮现四个字——儒门狂生。

看着这些人的架势，难道他们刚才竟然变防守为主动，大开城门出城杀

敌去了？

马元举跑至郭业跟前，立马对着郭业释疑笑道：“痛快，痛快啊，今天马某总算明白为何古人会说，披靡沙场方显英雄本色了。郭兄弟，真是快哉啊！”

当即，马元举不顾郭业的满脸惊疑，滔滔不绝地跟他说起了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原来当郭业等人杀到贼寇后方大营，取了孟老贵的首级之后，大当家已死的消息不胫而走。

很快就传到了前方还在攻城的贼寇队伍之中，霎时，

前方贼寇大军闻听此噩耗之后，如天崩地裂，惶惶不可终日。此番效应之下，本应高涨的士气如决堤泄洪，凌厉的攻势眨眼间冰消融解，还未攻下东门便自己乱成了一锅粥。

即便军师关鸿鹄如何弹压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数百贼寇纷纷擅自主张地往后撤退。

大当家都没了，主心骨都断了，还攻个屁的城啊，赶紧先保住小命后撤才是正经事儿。

见此状况下，马元举这个临时坐镇的指挥官竟然书生意气了一把，心想肯定是郭业在后方取得了大胜，这才导致贼寇内乱而往后撤退。

天赐良机，怎可错过？

因而，马元举借来一把三尺青峰，卷起衣角，率先带着若干人杀向了城外，紧接着，庞飞虎，孙明延，邵啸，就连胆小如鼠只懂得偷奸耍滑的朱胖子都响应义举，纷纷带着手下之人冲下了城楼，杀向了城外。

贼寇大军士气大泄，如同惊弓之鸟的溃军，怎还有再战之力？

听闻城中几百人杀出，自然跑得更加仓皇狼狈，别说丢盔弃甲，就连伤重之人都被他们一一撇了下来。

马元举这边则是不同，士气如虹，一路追击，杀得正是兴头大起之时，敢负隅顽抗之敌根本不是他们的一合之敌。

毋庸置疑，胜负早已天注定。

听完马元举这传奇般的概述，郭业对他另眼相看起来，这哪里是书生气啊，这简直就是审时度势，能够在战争中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然后趁机翻盘取得大捷。

郭业有理由相信，马元举这厮若是在军中锻炼些许时日，凭他的本事定是一名了不得的猛将，不，是儒将。

现在郭业还能说什么呢？

唯有竖起拇指，大声赞道：“马功曹，你牛逼！”

说完之后，四下张望仿佛在找着什么人。

马元举这奸诈鬼眼咕噜一转就知道郭业想的什么，轻声打趣道：“你小子真是情种啊，一回来就找你家娘子。呵呵，告诉你吧，在准备出城追击杀敌之时，我便遣人将秀秀姑娘送回了福顺巷吴家，以免她出什么意外。”

听着吴秀秀已然被安全送达家中，郭业心中稍稍安心了一点，对着马元举点头致谢。

这时，朱胖子带着几个衙役屁颠屁颠朝他这边跑来，满脸小人得志的模样哈哈笑道：“小哥，逮着一条大鱼，听那些山贼俘虏说，这龟儿子是落日山

的军师。”

说着，肥呼呼的大手一挥，颇有威势地喊道：“来人，将那龟儿子带上来。”

落日山军师？

郭业愣了一下，然后看着两名衙役押解在一个五花大绑的中年人，衣着打扮像是个读书人，莫非此人真是落日山的军师，孟老贵的心腹关鸠鸠？

“跪下！”

“砰，砰！”

两名衙役各自在那人的小腿关节踹了一脚，硬生生将那人摁倒在地。

郭业看了一眼跪地之人，问道：“你就是关鸠鸠？”

本以为这厮会来上一句“要杀便杀，何须多言？”或者“老子十八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

谁知郭业这么一问，这人就开始哭天喊地的叫道：“官爷饶命啊，小的正是关鸠鸠，我也是被孟老贵胁迫，被逼无奈啊！”

嗤……

郭业心中暗暗鄙视了一把，真他妈是头软脚蟹，跟赵九丑那样的汉子一比，还真是糟蹋了绿林好汉的名头。

朱胖子在郭业耳边轻声说道：“小哥，听说这次贼军割草伐木，借着西风之势，烟熏火呛咱们陇西城就是这个王八蛋献的计策，委实可恶。干脆一刀结果了他吧？”

哦？

朱胖子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郭业倒是来了精神，原来是他想到的这招儿啊？

顿时，郭业对关鸠鸠另眼相看了起来，虽然是头没节操的软脚蟹，但是肚子里头倒是有点干货啊，老子身边就少这种会耍阴谋诡计的阴损人物。

当即，他瞟了一眼身边的马元举，用右臂拱了拱对方的胳膊，故作商量的询问道：“马功曹，要不这厮就交给我来处理吧？”

此时陇西县城刚刚击退贼寇大军，民心急需安定，而且马元举也要给县令顾惟庸，师爷穆恭等人发信告知如今县城的情况。

大事小事一大堆，确实有些玩不转。

与其这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反正就是个贼寇而已，给郭业做个顺水人情得了。

继而点点头，说道：“本官还有许多公务要处理，这城中治安一事就交给你了，郭业。”

说完，双手背后，转身慢慢悠悠地踱步离去。

郭业自然深受了马元举这个人情，然后对着关鸠鸠问道：“你小子倒是个阴损人，说说看，你还干了什么缺德事儿，赶紧统统交代，不然砍了你的脑袋当球踢。”

关鸠鸠的后脖子顿时一阵发凉，霎时将脑袋缩了缩回去，然后吞吞吐吐地说着：“没，没有啊？”

旁边的朱胖子见着关鸠鸠这厮耍诈，脑中想起郭小哥以前说的一句话，立马跟个肥嘟嘟的肉球似的蹦达了两下，怒指道：“混蛋，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郭业听着哑然失笑，死胖子倒是会活学活用啊，当即也是点头叫道：“关鸠，你他妈是想把大牢的牢底坐穿，不想回家过年，是吧？”

关鸠听完朱胖子和郭业一唱一和的威胁，顿时满脸的苦逼相，看来自己当年在老家毒死某财主满门十几口的事儿是瞒不过去了。

唉，苦矣！

“哒哒哒……”

“轰轰轰……”

就在这时，突然从城外传来阵阵马踏天下震孤城的声音，轰隆轰隆泼天巨响。

响天彻地，声势威武，郭业心中没来由的一紧，不由和在场众人一样，纷纷侧头朝着东门口方向寻望而去……

庞飞虎却是满脸欣喜地从城门口方向飞奔过来，急切喊道：“小哥，是府兵，老庞看清了那飘荡的旌旗，错不了，正是咱们益州折冲都尉府的府兵哩！”

益州郡城，折冲都尉府的府兵？

郭业不由泛起了疑惑，不是说最快也要十五天才能抵达陇西县吗？这才几天的光景啊，咋来的那么快呢？



## 第131章好汉子皆是真猛士

“小哥快看，那骑着马儿脸色发青，要死不活的老头不就是咱们吴县丞吗？”

眼尖的朱胖子率先在人群中发现了前往益州郡城搬救兵的县丞吴奎，果不其然，此时的吴奎坐于马儿之上像死了老娘似的，满脸发青病怏怏的。

“啧啧，小哥您瞅瞅，看看人家府兵那一水儿的木棉甲，看看人家扛在肩上的红缨戈矛，娘唉，到底是咱大唐府兵，就是神气。”

这是牢头邵啸在旁羡慕发出一惊一乍的喊叫之声。

“小哥，这领头骑着高头大马的汉子是不是认识你啊？咋一个劲儿地往这边看来呢？瞧他佩戴山纹甲，腰间别着横刀，不会是这支府兵的头头儿吧？”

被庞飞虎这么一提醒，郭业抬眼望着陆续进城的五六百府兵队伍，为首之人正是一名约莫三十来岁的魁梧青年，穿着山纹甲，头戴红缨兜鍪，腥红大氅随风飘荡，煞是精神抖擞，威风十足，让郭业这边的一干人等不滞发出一阵艳羡之声。

不过这青年汉子吸引郭业的并非是他的装扮，要论装扮，小哥这一身白袍铠甲红缨兜鍪白披风也是英武逼人啊，谁比谁差了？

令郭业心仪赞叹的是青年汉子的那双眼睛，炯炯有神透着汨汨杀气，肯定是上过阵仗，在尸山血海里滚过来回的人。

这种感觉，除了大唐的职业军人，再也无人能够在双眸中凝聚出令人胆颤的杀气。

此时，郭业完全有理由相信，这支队伍绝对是益州郡城的府兵无疑。

不过他始终疑惑，为何益州郡折冲都尉府的府兵为何会在短短的几天光景。就能及时赶到陇西县城。

与那魁梧青年遥遥对视一眼后，郭业将目光转向了县丞吴奎，毕竟是八品县丞，上官返城，即便是讨厌，礼数还是要周全不能少的。

随即，郭业疾步上前朝着行进中的队伍跑去，高喊一声：“郭业见过县丞大人！”

唰！！！！

人还未走近，十几把矛头透着寒气的戈矛齐唰唰对准郭业，将他挡住了去路。

只听一名府兵喊道：“大胆，府兵重地，闲杂人等，退避，退避！”

我了个去！草你妹的，敢跟小哥我动刀动枪，大吼大叫，你算个毛啊？

郭业还是头一遭被人如此怠慢轻视，而且刚刚击退了贼寇大军，凭借虾兵蟹将几百头力挽了陇西县免遭近千贼寇的侵袭，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哪能受到如此欺辱？

顿时，他也来了劲，手中虎头湛金枪使上浑力拼命一挥……

乒乒乓乓……

一连串铁器相互撞击的声音再次想起。

再看齐刷刷对准郭业的那十几把戈矛，霎时被挑飞了出去，有三两个府兵因为手中的武器被挑飞而连连踉跄后退几步。

嚯～～

整个场面立马紧张了起来，大唐府兵当前还敢有人炸刺儿，其他临近这

边的府兵还能坐视不管？

霎时，又有几十名府兵竖起戈矛朝郭业这边涌来……

“小哥有难，兄弟们，抄家伙！”

“弟兄们，跟老孙上去，保护郭小哥！”

……

猛然，郭业后边的孙明延，朱胖子等人也按捺不住，肯定不能无视郭业被人围攻，纷纷朝着郭业这边围拢过来。

两边都摩拳擦掌，大有一言不合便有甩开膀子开干的架势。

就在这时，府兵队伍中传来一声震吼：

“住手！”

嗓门粗犷，声音洪亮，显然不是吴奎这种损了八辈子德的小人所发出。

声音落罢，人群中挤出来一人，正是刚才坐在高头大马上那名青年，现在看来这数百府兵肯定归他统御了。

那名青年先是呵斥了手下那些府兵，让他们收起戈矛，而后走到郭业跟前再次细细打量了郭业一方，突然话锋一转，由衷赞道：“本校观察你许久了，啧啧，好一副明光甲，好一把绝世名枪，难能可贵的是仅凭一己之力便挑飞我手下十几杆戈矛，真是一副好力气。哈哈……”

魁梧青年一连用了三个好字，郭业从对方的神情和语气中听得出来，这厮绝对不是奚笑讥讽，而是发自内心的赞赏。

毫不遮遮掩掩的称赞令郭业没来由的羞赧一番，也对这魁梧青年生出了好感，对方倒是光明磊落。

正所谓花花轿子人抬人，自己主动出手，人家都能如此大度，郭业觉得自己也不能小气了不是？

当即，抱拳致歉道：“在下郭业，添为陇西县衙班头，刚才贸然出手委实有些鲁莽与孟浪了，还请这位将军莫要怪罪。”

“哈哈，无妨无妨，不怪不怪，好汉子皆是真猛士，一言不合必是血溅三尺，咱就喜欢你这样的好汉子。对了，咱也不是什么将军，姓康名宝，只是折冲都尉府下的一名宣节校尉，嘿嘿，离将军还远着哩。”

此人说话直来直去，侃侃而谈，讲话内容却着实把郭业震住了一把。

康宝？

先不管他这名字，就说他自称乃是折冲都尉府下的宣节校尉，就是一个令他骇然的存在。

都说文武不分家，其实不然，大唐的文武品衔是各有各的区别。

大唐文官有文官的官制，从九品，正九品，从八品，一路往上飙，一直到正一品位列三公。

自然，武官也有武官的品衔。

文官靠得是科举考试跃龙门，而后拼得是各自的政绩来升官，当然，某些名声斐然的大才子另当别论，这些人靠的是满肚诗词和名声来博得皇帝的招贤入朝。

武官自然靠得就是军功了。

而且视军功大小来升迁，如从九品的陪戎校尉，正九品的仁勇校尉，从八品的御侮校尉，正八品的宣节校尉，到从一品的骠骑大将军。

至于武官正一品，那就是一个传说的存在了，往往都是当朝皇帝兼着

的，挂着兵马大元帅，统领全国兵马。

现在郭业听着对方自报家门，张嘴就是一个正八品的宣节校尉，他能不骇然吗？

特别是折冲都尉府下的正八品宣节校尉，这可不是虚职，因为据他所了解，折冲都尉府一般分为三到四个百人团，一团约莫三百人左右。

而这个百人团就是由宣节校尉所统领。

掌管着三百名府兵的宣节校尉，你能说他是虚职吗？

不过郭业也是奇怪，这康宝明明是八品宣节校尉，咋就能统领将近六百来人呢？难不成这小子的宣节校尉含金量超级高？

奇了怪了！

不过他也没有时间瞎想，而是对着眼前的这个宣节校尉康宝抱拳微微躬着身子行礼道：“郭业见过康校尉！”

“哈哈……”康宝伸出右手砰的一手死命拍在郭业的肩膀上，一副自来熟的模样喊道：“多礼多礼，本校尉一进城就听说你的名字了，郭业嘛，若非你力挽狂澜，这陇西县城恐怕早就毁于一旦了。人才，人才啊！”

“康校尉，你看咱们是不是先回县衙啊，下官已经吩咐下人准备好酒菜，你不辞辛苦远道而来救援我们陇西县城，下官一定要略尽地主之谊好好款待你一番啊！”

这时，脸色依旧难看，连走路都虚的轻飘飘的县丞吴奎跑下马来，略微恭敬地朝着康宝讨好道。

说完话之后，吴奎见着郭业还杵在那儿，不由冷哼一声，变了脸色呵斥道：“郭业，你刚才想作甚？怎得对康校尉如此无礼？赶紧道歉，好好道歉！”

郭业听罢心里一阵憋气，你娘的腿儿啊，这人前溜须拍马，人后跟老子装逼，吴奎这厮还要不要脸了？

一个八品文官官居一县县丞，竟然对一个八品宣节校尉自称下官，节操呢？何在？

谁知郭业还未挪步，旁边的康宝就白了一眼吴奎，哼声道：“吴县丞，我看你也累了，赶紧忙你的去吧，我要和这位郭兄弟好好聊聊！”

“呃……”

吴奎吃了康宝这毫不留情面的闭门羹，本已发青的脸色又多几分红晕，显然是大囧。

“傻愣着做啥？该干啥干啥去！”

康宝再次不给面子的下了逐客令，就想呼喝一个小跟班似的，半分情面也不留。

吴奎好像是忌惮着康宝什么，不敢再多言语，悻悻离去，临走之时不忘偷偷瞪了郭业一眼。

这一瞪眼，又让郭业心中大呼委屈，小哥不招你不惹你，咋的还躺着中枪了哩？

不过他也奇怪，这康宝好像对自己就高抬一眼似的，难不成小哥刚才虎躯一震，王八之气勃然而发，令康宝这个八品的宣节校尉都竞相膜拜不成？

当然，这只是他自己的个人意淫，纯属扯淡。

见着吴奎离去，康宝再次亲热地将郭业拉到了一边，轻声问道：“嘿嘿，

你就是郭业，咱可算是遇到你了。”

嗯？

这没头没脑的话说得郭业更是一阵含糊，绞尽脑汁回忆了一番，哥们根本不认识康宝啊，听他这话好像仰慕我好久的呢？

康宝见着郭业满脸犯疑，又是一阵哈哈大笑，问道：“郭业，你可认识一个姑娘叫康芷茹的？”

康芷茹？

不认识！

郭业使劲摇摇头，极力否认，他心中笃定康宝绝对是认错人了。

可康宝这厮不死心，抓耳挠腮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惊叫道：“肯定是小妹没有告诉你她的名字，我问你，你身上可有一串檀香木制的手串？”

檀香木制的手串？

这时，郭业好像想起了什么，将手穿过白袍铠甲探进内衣怀中一阵摸索搜寻……

## 第132章折冲都尉是我爹

“康校尉，你说得是这个？”

郭业手心捧着一串檀香木的珠子，长时间珍藏在怀中余温尚在，清香扑鼻的檀香味沁人心脾。

九颗圆润饱满的珠子，珠面儿上巧夺天工的山水微雕，郭业早就知道不是凡品。

郭业看着这手串，脑海中自然想起了拥有这手串的原主人，那位当日被自己救助脱困的康姓姑娘。

若非自己误打正着，为救贞娘而跟踪满月楼掌柜刁德贵，最后破获了那起贩卖良家少女的案子，救下了一干少女和那位康姓姑娘，估计现如今那些少女可能已经沦落了风尘。

等等，

郭业的脑中貌似又窜连起一件事儿来，当日那个赠他手串的康姓姑娘也姓康，而眼前这位康宝康校尉也姓康，莫非……

对了，康宝刚才不是称呼小妹，还有其闺名康芷茹吗？

当即郭业脱口问道：“哦，我知道了，康校尉竟然是那位康姑娘的兄长啊？嗨，我说怎么这么巧呢。”

“哈哈……”康宝又是一阵狂笑，对着郭业说道，“郭兄弟已然记起来了？好，好啊，若非当日你援手襄助，救我小妹脱困，不然那丫头现如今还不知道在哪儿吃着苦头呢。”

说着，一把拽起郭业的右臂，并肩走在东门通往县衙的大街之上，后面尾随着数百威武雄壮的府兵和朱胖子，庞飞虎，邵啸等人所率领的衙役捕快。

至于孙明延这些前来援助守城的泼皮混混，自然是登不上什么大雅之堂，孙明延知道如今和郭业再次结下这番善缘，以郭小哥的为人处事作风，他日又是一番厚报。

随即瞧瞧带着三百弟兄，在城头一人领了近一百两的犒赏银，而后隐遁于东门赶回了城南而去。

孙明延这泼皮头子倒有一番“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的作派，彻底将郭小哥的游侠儿作风发挥到了极致。

郭业被康宝热络地拉扯着，自然是不知道孙明延那伙人的动向，一边陪着康宝走在大街之上，一边向他详细解说着这些时日来陇西县城保卫战的整个过程。

康宝最后听着郭业带着十七人破釜沉舟，杀进了贼寇大军的后方营地，十几人竟然在两百贼寇的围攻下取了贼寇匪首孟老贵的首级，不禁一阵赞叹，击节豪迈地喊道：“痛快，郭兄弟，都说猛将者，皆是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之辈，我看你若投了军营，将来必是一方猛将啊！”

郭业连连解释此事乃是自己的兄弟程二牛所做，跟他挨不着边儿，可康宝这厮就是硬说既然程二牛都甘愿为郭业驱使，那么郭业定是强过程二牛。

反正一阵猛夸，搞得脸皮厚如郭业者，都有些汗颜不好意思了。

但是听到郭业说起十八铁骑出北门，仅仅归来五六人之后，康宝也是一阵唏嘘，不由低沉着声音叹道：“兄弟，哥哥我也是上过阵杀过敌的，自然知

道两军交战之惨烈。你那死去的兄弟都是真正的勇士啊，节哀，逝者已矣，活者更当自强不息，不是吗？”

一是因为郭业救过其妹康芷茹，对康家有恩；二是因为郭业这小子勇猛过人，深得康宝这军中武夫的好感。简单一番熟络之后，康宝仿佛就认定了郭业这人似的，已经开始兄弟长哥哥短的称呼。

郭业也觉得康宝这人有点意思，不嫌自己出身杂役，对自己礼待有加，既然人家给咱脸，咱要好好兜着不是？太过矫情就不好了？

只有贱人，才会矫情。因为贱人就是矫情嘛！

听闻康宝安慰起自己，郭业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此时的气氛有些悲凉与压抑，他不想因为自己的情绪而影响到康宝，随即转移话题道：“康大哥，不是说益州郡城折冲都尉府发兵伊始，到抵达陇西县城，至少要十来天吗？这才几天啊，你们怎么来得如此神速？”

郭业可不相信这些府兵是天降神兵，是后背插了翅膀的鸟人，会飞，会空降！

康宝一听郭业说起这个，他也是一脸不可思议地喊道：“你说巧不巧？早前我便我奉家父之命，赶往落日山剿匪，但是到了落日山一带搜寻了好几天，愣是连根山匪的毛都没找到一根。后来在搜寻到岷江下游，从当地居住的渔民嘴中得知，前几日有近千队伍朝着岷江上游行进，我心想兴许这些人便是落日山山匪，可能又要来作恶，这不，就顺着上游一直行军。”

“这也是天注定的，刚走没多远，就碰见了你们这位吴县丞，一开始老哥还以为他是什么歹人，你瞧他长得那损样，看着就不像好人，是不？”

“哈哈……”郭业听着康宝如此编排埋汰吴奎，心里一阵快意。

“后来，我手下弟兄将吴奎的求援信和官印搜了出来，这厮一见咱们这身打扮也知道是府兵，就哭天喊地的让咱们前往救援陇西县城。”

“哥哥一听陇西县城四个字，又看了那位吴县丞的关防印信，也都是陇西县衙的，心想着我家小妹之前提过，救他的小恩公就是陇西县衙的小捕头。”

“这不，就火急火燎地朝着这边赶了过来。麻痹的，若非你们那位吴县丞要死不活奔袭不了长途，哥哥今早兴许就能抵达。背不住还能和兄弟你一起杀贼，一起痛快呢，嗨！”

康宝叽里咕噜吐着槽，郭业顿时听明白了怎么回事，敢情吴县丞运气好，在半路就遇见了康宝这一团的府兵啊。

难怪吴县丞刚才的脸色半死不活像是遭了大罪似的，原来是随军奔袭了几天，郭业叹道，真心不易啊，这吴奎那酒色掏空了的棺材板身子骨，奔袭颠簸这么远还没散架侥幸活着，当属不易了。

不过他好像听到康宝话中提及“奉家父之命”，难不成他爹也是个官儿不成？

随后联想到吴奎一个八品文官位属县丞，还对同级别的康宝，还是武官中的八品校尉恭敬有加，越来越觉得康宝这厮就是个官二代。

这也能解释他的小妹，自己救下的姑娘康芷茹为何有那种珍惜的手串了。

康宝看着郭业拧着眉头一直不语，赶忙用胳膊撞了一下发呆的他，而后问道：“咋了，兄弟？”

郭业好奇心使然，打心眼里想问一下康宝的父亲到底是什么人，但是又

想着这么问是不是挺突兀的，纠结之下，尴尬一笑，有些不自然地笑道：“没，没什么，其实我是想问康大哥，令尊是，是，是……”

是了半天，就是蹦不出一个屁来，连郭业都觉得自己活着挺费劲的。

谁知康宝人直心不傻，瞅着郭业那尴尬的神情，听着他那吞吞吐吐的言语，心中立马释然，也不矫情地说道：“瞧你小子那难受劲儿，告诉你吧，我爹就是益州郡的折冲都尉——康岳山。”

啥玩意？

康宝的老爹是益州郡的折冲都尉？那就是折冲都尉府的话事人呗。

乖乖，那就是相当于后世一个市级武警总队的总队长啊，怎么着也是旅团级别的人物啊。

那啥，郭业看着康宝的眼神都有些发亮了，原来这小子算个军二代啊，难怪一个八品宣节校尉就能统御将近六百人，一人就独揽了两个百人团。

难怪吴奎这精明的老猴子也会对他恭敬有加，能不尊敬吗？

即便历来都是武将见文官，矮上一级。

但是再怎么低一级，县丞只是八品文官，而益州郡的折冲都尉至少也是从五品的实权武官。

吴奎敢给康宝脸色看吗？

惹急了他爹康岳山，直接带着四团府兵直接给你丫灭了，让你得瑟！

康宝看着郭业这小子现在彻头彻尾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不由好笑，到底是年轻人啊，窝在这小县城压根儿就没见过啥了不起的大官。

当即对着郭业说道：“郭兄弟，我爹前些日子知道我家小妹得你相救之后，就一直念叨着要还你这个恩情，咋样？跟哥哥回益州郡城不？凭你的本事，加上我爹一句话，还有你跟我康家的渊源，入了咱们折冲都尉府，你的好处绝对没得跑！”

去益州郡城，入折冲都尉府？

这是要拉小哥入伙参军啊，金戈铁马驰骋沙场，特别是大唐时代的军人待遇，那是杠杠的。

郭业有了一丝丝心动，嘿嘿干笑两声，凑近康宝跟前问道：“康大哥，透个底儿呗，入了折冲都尉府，康大人能给小弟我啥好处？”

## 第133章难以抉择

好处？

康宝顿时被郭业这混不吝的一问给问住了，这小子也忒儿直接了吧？

而且咱只是转达一下父亲的善意罢了，这小子也太能顺着杆子往上爬了。

再说了，他只是折冲都尉府的八品宣节校尉，虽说是折冲都尉康岳山的儿子，但偌大一个都尉府除了他爹这个掌印都尉之外，还有作为都尉府副手的果毅都尉管着事儿。

正儿八经之事，或者拔擢升迁之事，还轮不到他一个八品的宣节校尉作主啊。

纠结！

随即，康宝嘿嘿一阵干笑，略微尴尬地挠着后脑勺对郭业吱吱唔唔道：“兄弟，你别看看哥哥我管着几百号人，咱也是表面风光啊。至于你说的好处，哥哥我可不能冒然允诺你，此事要我爹说了算。”

可能是有些歉意的缘故，继而康宝话锋再次一转，拍着胸脯保证道：“不过兄弟你放心，折冲都尉府的一亩三分地，还是我爹说了算的，肯定不会短了你的好处，咋样？”

郭业见着康宝这厮被自己这突兀一问给刁难住了，不过却没有顾及面子大言不惭地乱下重诺，倒也是个实在人儿。

而且康宝的话也有道理，往往一个地方的正副两把手都是貌合神离的，就像陇西县衙一样，县令顾惟庸和县丞吴奎那狗日的，不就是典型例子吗？

康宝他老爹虽然是折冲都尉，但还有果毅都尉掣肘着。老爹都没发话，你一个儿子凭啥乱作主？这不是给别人找理由来构陷他爹吗？

继而，郭业摇摇头置之一笑，对着康宝说道：“康大哥无需如此，小弟此次驱逐贼寇，单凭两百衙役守住了陇西县这座孤城。怎么着也算是大功一件，到时候县令大人肯定会嘉奖于我，呵呵，小弟估摸着，一个九品是没得跑。”

郭业如此说，康宝也是如此认为，除非顾惟庸脑子秀逗了，不然有功不赏，才是官场大忌。如有功不赏，今后又如何统御下属呢？

郭业始终相信职场规则，一个不懂得提拔有功之臣的领导，肯定不是好领导。

这条职场潜规则在后世被奉为经典，在大唐盛世亦是如此。

康宝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赞同道：“兄弟你这话哥哥也相信，你这是拿命拼回来的功劳，如果你们那位顾县令还不好好提拔赏识你，那他的脑袋指定被门缝夹过，被驴踢过。不过——”

康宝还是有些不甘心地说道：“兄弟啊，以你的本事和身手，在这小县城里委实太过屈就。听哥哥的，不如过几日就跟我回益州郡城吧？入了军营，上了战场，才是你施展才华和身手的好地方。”

听着康宝这充满诱惑的话，郭业一时间难以取舍。

留在陇西县，凭借着自己的功劳，顾惟庸想不提拔自己都难。如同马元举早前所说，危机危机，有危才有机，这最难的危都熬过去了，凭什么不好好享受随之而来的机遇呢？



但是，康宝说得也没错，陇西县城的格局实在是太小了，即便穿上九品绿袍，又能如何？想要再进一步可就又要等待和煎熬了。

而且见识的越多，接触的大人物越多，郭业已经发现自己正在逐渐膨胀的野心也越来越大，难道此生真的就为了一个九品而奋斗，最后终老在九品之位上了吗？

去了益州郡城就不一样了，那儿是州府，舞台足够大，机会足够多，又有康家的情分在那儿，凭自己后世的见识和本事，崭露头角那是迟早的事儿。

但是，就这么孤身上路去奔个人的前程，自己的父母，小妹，贞娘，便宜岳父，还有彼此萌发出丝丝感情的吴秀秀又怎么办？

最令他割舍不下的还是自己那伙儿曾经同生共死过的老兄弟，自己一走，他们又该何去何从？

霎时，朱胖子，程二牛，庞飞虎，孙明延，缺了大板牙的邵啸，这些人的影响逐一浮现在他的心头。

当然，还有那个同他并肩作战，令他又气又尊敬，一直对自己照顾有加的马元举。

擦！！

此时的郭业心中充满了矛盾，满脸的纠结神色令他不知如何抉择才是。

一路纠结，一路走着，两人率众大部队浩浩荡荡来到了县衙门口。

郭业心里没了主意，干脆不去想他，对着康宝说道：“康大哥，先不去想这事儿了，走，你先安排安排手下兄弟。晚上兄弟请你在醉仙楼喝酒，为你接风洗尘。”

康宝也是洒脱爽快之人，见郭业没有给个准确答复，也没有再继续追问，而是欣然地点头笑道：“哈哈，吴奎那棺材瓢子的酒不喝，但兄弟这顿酒哥哥我肯定是要喝的。行，你先忙你的，晚点派个人来县衙接我就成。这陇西县衙哥哥不熟，睁眼睛一个，一切都听兄弟你安排。”

给面子！

郭业听着康宝这话说得，真是给面子啊，吴奎的酒懒得去喝，自己随请随到，啧啧，太给哥们面子了。

随即跟康宝约会了时间之后，带着朱胖子、庞飞虎一千人相继离去。

入夜，一更时分，醉仙楼。

因为这次人多的缘故，郭业包下了醉仙楼的上下两楼，而他本人自然是和康宝，马元举，庞飞虎等人在二楼饮酒作乐。

从一更时分，一直到四更天亮。

醉仙楼中除了酒，还是酒，当然还有众人的唏嘘长叹和对酒当歌与狂笑。

当夜，在场诸人无一不醉，连自封千杯不醉的郭业都是被人架起双臂，搀扶回了福顺巷的郭府。

翌日正午，县衙六曹的其他五位佐官相继返回陇西县城。

隔日，县尉谷德昭率着长随钱贵，还有随扈左右的二十几个壮班士卒从乡下祭祖归来。

三天后，县令顾惟庸与幕僚师爷穆恭，前有站班衙役敲锣开道，后有大车小车家眷亲属，声势浩大的进了陇西东门，回到了县衙重新主持陇西县大

小诸事。

经过前番贼寇围城而变得有些萧索的陇西县，在几天内的回转和治理，缓缓恢复到了当初的那般热闹景象。

酒肆茶楼，布庄店铺照常营业，大街上人来人往，贩夫走卒，南北货商，相继涌向街头重操旧业，又是一副太平盛世的光景。

而这几天，郭业几乎大门不出，将康宝邀入家中天天推杯换盏，增进感情，两人的交情日益剧增，浑然不理外间事务。

就在县令顾惟庸回县衙主持大局的第五天，马元举突然神色匆忙的跑进了福顺巷的郭府。

在郭业父亲郭老憨的引领下来到郭业的房中，马元举一进房间，冲天的酒气扑鼻而来，甚为呛人。

定睛一看，康宝还在床榻上吧唧吧唧啃着烧鹅，而郭业则是早已醉得不醒人事，扯着缎被呼呼大睡。

看得马元举那叫一个糟心，心中啐骂，这不长进的混蛋玩意。

心怒之下，马元举猛然大步走到郭业跟前，伸手一扒拉。

呼~~

将郭业身上的缎被直接掀翻在地，一把将醉得迷迷糊糊的郭业拽起，喝骂道：“你小子到底长没长心啊？整日醉生梦死，你不知道衙门里头为了你的事儿吵翻了天么？”

“呃.....”

郭业眯着眼睛打了个酒嗝，迷迷糊糊地念叨着：“原来是马，马功曹啊，喝，喝，再喝，酒桌无大小，酒国无，无英雄，小哥，嘿嘿，马，马上就要和你，你平起平坐了。”

## 第134章丑陋勾当

哗啦~~

马元举端起桌上一碗早已凉透的茶汤，猛然泼到郭业醉得两腮酡红的脸颊之上。

而后将空碗扔到床榻上，对着郭业吼道：“迁升九品，平起平坐？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嘶.....

凉飕飕！

冻骨的凉意立马让郭业清醒了过来，再听到马元举的厉喝顿时一扫萎靡精神，双眼瞳孔瞬间放大一副不可思议地眼神望着马元举。

就连喝得五迷三道的康宝都停止了啃烧鹅腿，将手中的吃食儿扔在地上，粗着嗓门喊道：“马功曹，咋地？出了何事？赶紧说来听听！”

郭业扯起衣袖擦拭着脸上的水渍，眉头紧锁拧成了一团，心脏砰砰急跳，生出一丝不祥之兆。没有说话，却是眼睛直巴巴地望着马元举怒气隐现的脸颊上。

似有询问！

马元举见着两人都去了酒意，恢复了神智，当即从旁边拉过来一个圆凳急急坐了下来，微微一声叹息，摇头说道：“刚才我路过县衙后堂，正好看见县丞吴奎，县尉谷德昭鬼鬼祟祟进了县令大人的书房。心中生疑，便悄悄尾随过去，趴在书房外面偷听，你猜怎么着？”

一旁的康宝正聚精会神地听得津津有味，被马元举骤然掐住话茬儿，顿时急得哇哇叫道：“马功曹，不带你这样的，有话你就挑全乎了说，干嘛这停停卡卡的，不爽快，不爽快哩。”

郭业倒是没有如康宝那般急得上窜下跳，但是脸色显然沉了下来，眉头似乎蹙得更紧了，担忧之色不言而喻。

在他看来，吴奎和谷德昭这两条死狗满肚子坏水，而且一直与自己不对付，如今相约结伴前往县令顾惟庸的书房中，又会有什么好事？

狼与狈勾搭成奸，能干出什么好事？

又见马元举如此气急败坏地跑到自己家中，来相告此事，那无需再细猜了，这两条豺狗肯定想从顾惟庸这边下手，准备对自己不利。

果不其然，马元举示意康宝先坐下，然后轻声说道：“本官听见吴奎跟顾县令提及，前几日的何家灭门一事与你脱不了干系，因为你与何家素有仇隙，正好趁此机会对何家下毒手。”

麻痹的吴奎，还猜的真准。

这事儿，郭业也和康宝谈过，甚至将何家平日的丑陋勾当，还有自己与何家的恩怨都言无不尽的一一相告。不过这厮虽为大唐府兵校尉，朝廷的人，但是对郭业此举大为赞赏，举双手赞同。在他眼里，郭业对何家那手段，才叫雷霆霹雳，快意恩仇。

军中之人，在某些认知上，多半与绿林中人没什么区别，讲得就是一个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至于是否有违大唐律法，那就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了，这种弯弯绕绕的事儿自有文官去理会。

康宝很是不屑地扬了扬下巴，哼道：“他们现在掰扯这些旧账有个屁用啊？我兄弟做那事做得干净利落，一个活口都没留下，他们无凭无据，能有什么招儿？”

郭业细想了一番，当日何家之事的确做得干净，斩草不留根，谁也无法拿出证据说是他郭业指使的。

随即冷笑一声，问道：“马功曹，难道吴奎和谷德昭这两杂碎就想凭着红口白牙，无凭无据之事来给小哥我泼脏水。妄图在县令大人面前抹杀我率军独守孤城的功劳吗？”

紧接着，郭业从床榻上爬起，撸起袖子对着县衙方向恨声道：“呸！痴心妄想！”

“草他娘的，欺人太甚！”

康宝也从床榻上站了起来，一副准备动手干一仗的架势。

“不，不。”马元举摇头阻止道，“这事儿县令大人也说了，无凭无据之事，让他们二人不要乱说。关键是谷德昭那厮提议了一件事，直接戳到了县令大人的软肋上了。真是没想到这些人为了己私利，阴险丑陋到这种地步了。”

嗯？

郭业稍稍冷静了下来，既然不是何家之事，那还有什么事儿能够阻止到迁升九品的脚步？

当即问道：“马功曹，请讲！”

马元举说道：“你我心知肚明，此次贼寇围城，县令大人借着去感业寺礼佛的由头带着家眷离开了县城，谷德昭呢？作为掌管一县治安的县尉，却在此紧要关头撒下满城八万百姓逃离出城，回乡祭祖。呵呵，皆是一群胆小如鼠之人。怕贼寇攻下城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郭业现下虽然冷静，但是不代表他有足够的耐性，当即有些烦躁地催促马元举道：“功曹大人，你的为人郭业清楚，有话你就直说，无需兜圈子。”

马元举脸带汗颜，毕竟是他极力主张和推荐郭业组织全县衙役守城的，如今却是心中有苦口难开啊。

但最终还是硬着头皮说道：“此番功劳之大，已经超乎了你的想象。一个小县城竟然能将千人贼寇拒之城外，这无论是对于顾县令，还是吴奎，谷德昭，都是一份极大的政绩。谷德昭给县令大人进谗言，想三人将这份功劳瓜分，并，并将你剔除在外。”

“我草他姥姥，老子现在就带我手下六百儿郎灭了这三个狗日的！”

郭业未怒，旁边的康宝再次跳脚起来，这厮见过不要脸的，却还是第一次听见如此不要脸的事儿。

马元举再次赶忙将他拽住，示意他稍安勿躁。

而郭业也是劝慰了一句：“康大哥，你这份情义兄弟心领了。带兵冲击县衙并非小事，毕竟你隶属折冲都尉府，到时候被有心之人添油加醋一番，捅到益州刺史大人那儿，连你父亲康都尉都吃罪不起。莫冲动！”

此时的郭业早已没有了刚才从床榻跳下了的那番怒火，相反，他现在的神情极为冷静，异常地冷静。

当即，他问道：“马功曹，这么说顾县令也同意了谷德昭的提议？”

马元举摇头说道：“顾县令倒没有立马答应了谷德昭的提议，不过依本官

来看，顾县令对这提议是极为动心。你要知道，县令大人窝在陇西县已经不是一年两年，因为没什么大的政绩而一直得不到升迁。而且你也知道，即便有些许功绩，却是因为他那个令他蒙羞的毛病，也一直耽搁着。如今这么大一份额功劳摆在面前，他难道会不动心吗？”

说到这儿，他冲郭业讳莫如深地笑了笑，仿佛是在调侃顾惟庸那个结巴的毛病。

不过郭业现在哪里有心情和他开玩笑，自言自语地叹道：“是啊，凭他二榜进士的资格，怎么可能会不愿一路高升，怎么甘心一辈子窝在这小县城当中个七品县令呢？呵呵，照你这么一说，顾县令之前应允我之事都他麻痹是放屁，他这次是想着卸完磨杀驴，过完河拆桥咯？”

马元举点点头，惭愧地说道：“郭业，本官心中有愧啊！”

马元举的确心中惭愧，若非他的坚持，郭业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留下来组织衙役守城，差点连小命都没保住。

如今击退了贼寇，又要被别人白白地摘走胜利果实，郭业忙活到最后，一根毛也捞不到。

郭业打心眼里真心没有怪罪马元举，如果真有怨恨，那也只是对言而无信的顾惟庸，贪婪无耻的吴奎，狼子野心的谷德昭。

“呵呵……”

郭业好像想到了什么，猛然发出一记笑声，对马元举说道：“马功曹，你真以为他们就能轻易夺走我的功劳吗？如今全县衙役皆听命于我，还有城南三百泼皮汉子归我驱使，在陇西县城他们能奈我何？难道他们就不怕我活着离开陇西县城，将他们的丑事捅到益州郡城中去吗？”

啊？

马元举也是一下错愕，因为情急没有想到这个关键，是啊，郭业又不是死人，如果顾县令他们敢将他的功劳夺走，难道就不怕这小子去益州郡城伸冤吗？

当即问道：“莫非你想越级状告？”

郭业咬牙哼道：“这是下下策，不到万不得已，我绝不会这么去做。”

因为他知道，在任何一个朝代的官场中还有一个潜规则，那便是官官相护。

谁能保证益州郡城的府衙里面有没有顾惟庸的同年，同窗，这些都是古代官场纵横交错的利益纽带。

越级状告这种事儿，往往是吃力不讨好，最好的结局是两败俱伤，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差的结局也许到了益州郡城之后，被扣个莫须有的罪名直接下了大牢。

“那……”

马元举是想问郭业现在他想怎么办，可是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怎么着也是自己拖累了他，心有愧疚地说道：“大不了马某人脱了这身绿袍不穿，也要替你讨个公道。郭业，你准备准备，咱们这就去益州郡府衙，击鼓鸣冤状告顾县令他们三人。”

感动！

听完马元举这仗义的话，郭业心中酸酸莫名感动，马元举啊马元举，真不亏你我相交一场。

但是事情并未如马元举想得那么悲观。

郭业晒然一笑，摇头说道：“马功曹，你这身官衣你自个儿还是好好穿着吧，也许，事情并非你我想象中那么悲观。难道县令大人就不怕我出此玉石俱焚的天下策吗？”

越级状告，郭业讨不到好，顾惟庸也捞不到实惠，也许传扬出去，他顾惟庸就会名声扫地。

巧取豪夺下属功劳这种事不是没有，但是要暗地里悄悄地来，你如果明目张胆搞得人尽皆知，谁他妈还敢跟你办事啊？

郭业相信顾惟庸的智商没有这么低下。

想通了这些关节，郭业反倒不急不恼了，悠哉悠哉地找了个圆凳坐了下来，翘起二郎腿对着马元举和康宝二人悠然自得地说道：“现在我不能表现出急躁和不安，小哥我现在要学一位古代先贤，做好一件事儿。”

“什么事儿？”

马元举和康宝异口同声地急急追问道。

## 第135章谈判

“小哥今天就学一次姜太公钓鱼，坐等顾县令差人上门请我！”

郭业美滋滋地一扫此前阴霾，翘着二郎腿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哼着小曲儿。

马元举这次倒是和康宝脚步一致，相相对望一眼，彼此心道，大言不惭，这小子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郭业将康宝的小妹康芷茹当日赠送的手串掏了出来，置于手心，好似把玩一般自顾自说道：“顾县令想要我手中的功劳来给自己添加一笔政绩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他总得拿出差不多的东西来交换吧？这世上哪里有如此便宜的事儿，说摘桃子就摘桃子，真拿我这个挑水泼粪的种桃之人是个死人吗？”

这下在场两人都听明白郭业的弦外之音了，这小子是想以此次守城之功为筹码，和顾县令妥协谈判啊。

吱呀！

猛地一声，房门被推开，蹦蹦跳跳闯进了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丫头，赫然就是郭业的小妹郭小蛮。

如今的郭小蛮早已不是当日那个面有菜色，瘦不拉几的黄毛丫头了，如何郭家因为郭业的缘故，也不缺那吃肉买鱼的三瓜俩枣儿钱，一家人的身体都大有起色。

就连郭家老头郭老憨的气喘之病都渐渐痊愈，更别提正是长身体时候的郭小蛮，已然是脸色红润，红扑扑的小脸蛋配着大红绸缎袄子，简直就跟个喜洋洋般可爱。

郭小蛮见过马元举，更与康宝这些时日的接触，早已不认生。

进来房门后跑到郭业的身边，糯声喊道：“哥哥，刚才有公差来送口信，说是县令大人召你回衙门议事呢。”

嘶……

郭业还没怎么地，旁边的康宝和马元举顿时口中抽起凉风，面面相觑，果真被郭业这小子说着了。

“两位，瞅瞅，怎么样啊？”

郭业还是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冲着两人眨巴了下眼睛，哈哈一笑，牵着郭小蛮的小手走出了房间。

……

……

半个时辰之后，

县衙后堂，县令顾惟庸的书房。

书房还是那间书房，人还是第一次见面时候的两个人——郭业与顾惟庸。

不过却已然有了物是人非的感觉。

最起码在郭业看来确实如此，如果当初他面见顾惟庸，是抱着敬仰，忐忑，不敢冒犯的心情来相见的话，那么现在，郭业的心中除了鄙视，还是鄙视。

无他，就因为顾惟庸这结巴县令想要掠夺他的胜利果实。

伟大领袖教导过我们，凡是想要强占我们胜利果实的人，都是我们的敌

人。

对付这样的人，我们必须秉承一个处事宗旨，那便是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猎枪。

此时的郭业傲然挺拔站在顾惟庸跟前，不卑不亢，再也没有之前的唯唯诺诺与小心谨慎，相反浑身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心。

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想要在谈判过程中取得利益最大话，想要在谈判桌上切下最大的一块蛋糕，那么他必须保持着高昂的战斗力，还有风雷都难以摧垮的自信心。

今天，他和顾惟庸的谈话亦是如此。

这不是一次上司与下属的谈话，而是谈判。

既然都谈判了，既然你都想将小哥手中的桃子给摘走，那爷们干嘛要给你面子？谁他妈惯的你臭毛病？

顾惟庸结结巴巴老半天，终于将想要表达的意思差不多告诉了前面的郭业，而后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仰在躺椅上，眯着眼睛仿佛不理外物般问道：“郭业，本县令就，就是这个意思，你，你意下如，如何啊？”

麻痹的！

郭业现在怎么看顾惟庸都觉得这个大结巴就是装逼，你都不要脸到要抢下属功劳了，还装什么清高，摆什么高姿态？

当即他也失去了和顾惟庸磨牙的耐性，开门见山地问道：“县令大人，此番功劳到底有多大，卑职心中也有数。至于您刚才所说，上报府衙的捷报中，不提卑职的名字，我也无异议。那么我想请问县令大人，你能给我什么好处？”

嘎吱！

顾惟庸的躺椅猛然一颤，只见他豁然坐起身来，双眼睁得老大，一副见了鬼似的神情看着郭业。

看他这幅表情，好像很难相信郭业这个杂役小班头敢对他说出这番话来。

要知道，他可是正七品的陇西县太爷，这陇西地界上的人和事儿，甭管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游的，都统统归他管。

他认为自己能够够尊降贵召见郭业这个杂役小班头，已经是给了对方天大的面子了。

没想到，

委实没想到，

就是自己眼中如蝼蚁一般的杂役班头，竟敢摆出如此气势来和自己说话，而且说得还是如此撕下脸皮的话来。

一时间，顾惟庸倒是不知如何应对起郭业的问话来。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郭业也觉得没必要藏着掖着了，索性将筹码都摆上桌面，一副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就是烂命一条的架势。

看着顾惟庸有些失神的面容，口气决绝的说道：“卑职愿意将此次守城之功让出，好让县令大人锦上添花，步步高升，好让县丞大人和县尉大人都能得偿所愿。不过卑职这天大的功劳也不是白捡的，也是一刀一枪拼出来，好多兄弟拿性命换回来的，总不能白白就让出吧？天下间，哪有这样的美事？”

“大，大胆！”



郭业赤裸裸的言语，恍如一双蒲扇大掌，啪啪扇得顾惟庸面皮生疼，脸颊发红。

这小子把话往这儿一摆，不就是说陇西县衙这三巨头，从县令顾惟庸开始，都是一群混账王八蛋，连属下的功劳都要抢呗。

这毫不留情的打脸让一向自命清高，爱惜名声如珍惜羽翼的顾惟庸如何下得了台？

耻辱，

真是耻辱！

顾惟庸结结巴巴地喊完话后，身子已然颤颤巍巍地站起，显然被郭业气得够呛。

郭业没有理会顾惟庸的怒吼，早已将什么面子里子都抛在了地上，继续说道：“要想马儿跑，总得给马儿吃点草吧？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您都正七品了，咱还是一介布衣，这得大上多少级，得压死多少人了？如果县令大人硬要将卑职这功劳拿走，卑职无话可说。不过陇西县衙说不上理儿，自有说理的地方。”

说着用手指了指益州郡城的方向，最后破罐子破摔喊道：“越级告状，最差的结局不也就是个玉石俱焚嘛？您这么金贵的人都不怕，我怕个屁啊？瓦片撞瓷器，怎么着都值了！”

“你，你，你……”

顾惟庸真心没有料到一个小小的杂役小班头竟然如此伶牙利嘴，言语之间竟然如此字字诛心，可偏偏都戳中了心坎儿。

被郭业激怒之下，面红耳赤之外，还多了一分欲将郭业撕毁砸死的冲动。

本以为这事儿随便打发郭业一些银子，或者送他一栋宅子就能搞定，谁知竟然如此难缠。

失策，

真心失策了！

可偏偏怕什么来什么，郭业口中那句“越级告状，玉石俱焚”恰恰说道了顾惟庸的心窝窝之中。

正如郭业所言，郭某人就是一块破瓦片，而他顾惟庸却是一尊好瓷器。

他读了这么多年书，好不容易熬到这个份儿上，好不容易碰到可以有一次升迁的好机会，怎会轻易让郭业给毁掉。

当时从郭业刚才的话中他也听出了意思，简简单单的好处怕是满足不了这小子的胃口了。

此时的顾惟庸满心纠结，真是，

上，上不得；

下，下不来。

骑虎难下，连块下台阶的石头都找不到。

保持沉默了许久之后，顾惟庸突然沉声问道：“你，你说说你，你的要求！”

赢了！

郭业心中暗暗比了一个剪刀手，轻呼一声耶。

而后郭业轻轻吐道：“我，要，取谷德昭而代之！！！”

言下之意，郭业就是要做那掌管一县治安的九品县尉，直接将谷德昭那狗篮子挤下来。

“不，不行，九品以上官员任命，需，需经州府衙门上报，经由吏，吏部批准，才，才能作数。本，本官只，只有推荐之权，没有任命之权！”

顾惟庸断然回绝了郭业的要求。

实际上，他必须回绝郭业的这个要求，其实他的心中也委实震撼了一把，没想到这个杂役小班头会有如此大的野心，想直接从一介布衣飞上枝头变凤凰，成那九品官衣。

他回绝郭业的原因除了州府衙门的上报，吏部批准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便是他真的答应郭业上位，那么谷德昭干嘛去？

要知道，这份守城大功，他们三个人有过协约，必须同时瓜分。

郭业此举，无异于将他们三人暂时的利益小联盟挖了一个缺口，到时候谷德昭被取而代之，肯定心有不甘，到时候又是一场轩然大波闹僵起来。

谷德昭如果真的一闹，恐怕动静要比郭业这小小班头还要来的大吧？

郭业见着顾惟庸竟然拒绝了自己的要求，立马拉下了脸，甩下一句话道：“不行是吧？那就是没得谈了？好，既然小哥我得不到这功劳，你们谁也别想染指这份功劳，哼！”

说完之后，拍拍屁股欲要转身离去。

咣当！

书房中的屏风骤然倒地，踉踉跄跄跌跌撞撞跑出一个人来，身形狼狈地冲着郭业喊叫道：

“郭业莫走，有得谈，有得谈，莫要冲动啊，一切都有得谈哩！”

郭业差点没被吓一跳，麻痹的，原来这书房屏风后面还躲着一个人，一个听墙根的人。

## 第136章半步也不让

郭业止住脚步，定睛一看，赫然正是县令顾惟庸的师爷——穆恭。

感情这老家伙一早就躲在屏风后面偷听和顾惟庸的谈话来。

只见穆恭整了整因为差点跌倒而有些凌乱的衣衫之后，将屏风悠悠扶起，然后走到顾惟庸跟前，用一种叹息的口吻低声念叨一句：“明府大人啊，我早就跟您讲过，郭业此人不能小觑啊。”

这个声音仅穆恭和顾惟庸两人听见，郭业已然在门口，相隔太远了点都没听见。

顾惟庸没有回应穆恭的叹息之声，依旧是一脸怒容地看着郭业，显然余怒未消。

而郭业呢？

则是一副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咱们就散的架势，半分不让步。

穆恭苦笑一声，心道，得，谁让咱是师爷呢，只有当和事佬的份儿咯。

想罢，穆恭干瘪的老脸堆起菊花朵朵开般的笑容，朝着郭业缓缓走了过去。

将郭业轻轻拉扯了回来，用一种长辈责怪晚辈，又不是宠溺的口吻说道：“郭业啊，你怎能对明府大人如此无礼呢？全然忘记了上下尊卑之分。这可不是老夫当日一品楼所见的那个彬彬有礼少年郎啊！”

戚！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郭业怎么可能被穆恭这黄鼠狼般的口吻给迷惑住了呢？

这老头明显就是想借着当日对自己的照拂之情，然后倚老卖老，好为一会儿的二次谈判增加点筹码嘛。

在这个时候，郭业自然知道耍太极，刀切豆腐两面光做好人的手段已然是不行了，索性直接盛气凌人，一路浑到底得了。

随即，他轻轻推开穆恭的把臂言欢，一副泾渭分明，你是你，我是我的神情，而后毫无商量余地的说道：“穆师爷，我郭业虽然年纪小，但却不是涉世未深的懵懂少年。你自己说说看，我郭业出生入死，驱除贼寇千余人；力挽狂澜，率众死守孤城，让陇西县城免遭生灵涂炭。到头来却狗屁也捞不着，这是哪门子的道理？换成您穆师爷，您甘心吗？”

穆恭见着郭业情绪再起波澜，只得跟个啄米老公鸡似的不滞点头称是。

而后对着郭业说道：“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明府大人也有明府大人的难处不是？”

屁！

郭业撇着嘴巴，将头别向了门外，向二人诏示着心中的不屑与愤慨。

这装逼模样再次被顾惟庸看在眼里，结巴县令自然是不干，做了几十年的人上人，他何曾受过这份屈辱与怠慢？

当即又要转身怒斥郭业，却被穆恭打眼色给按捺了下来。

只听穆恭对着郭业劝道：“郭业，你现在这儿稍待片刻，老夫和明府大人先出去商量一番，戒躁，戒躁！”

穆恭特意加重了话中最后两个字，明着是提醒郭业，暗里则是冲着县令顾惟庸而去。

随后，他将心不甘情不愿，满脸落下面子的顾惟庸生拉硬拽，劝出了书房。

郭业自是无所谓，反正都已经撕破脸皮了，随你俩怎么商量，反正今天这个好处，小哥是非拿到不可。

待得两人出了房门后，他倒是悠然自得地走到顾惟庸的躺椅上，缓缓坐了下去，嘎吱嘎吱自顾摇曳起来，有点鸠占鹊巢的感觉。

悉悉索索的讲话声从门外传进了他的耳朵中，虽然听不清两人到底在密商着什么，但是郭业从顾惟庸结结巴巴的说话声听出了按捺不住的愤怒。

“什么？这，这怎么可以？”

“不成，不成，本，本官怎，怎能作主？”

“穆，穆师爷，你，你让本，本官硬生生便，便宜这，这目无尊卑的小子？”

“明府大人莫要焦躁，您先听老夫细细说来……”

……

……

“好吧！本，本官同意！”

顾惟庸的最后一句话，郭业确实听得清清楚楚，这结巴县令貌似同意了穆师爷的提议。

郭业从顾惟庸的话中听出了，一开始这厮是不合作不妥协，反应异常的激烈，到了最后却是松了口点了头。

搞定了？

尘埃落定了？

不过他心中更好奇的是，穆师爷到底向顾惟庸提了一个什么建议，竟然令顾惟庸如此心不甘情不愿到这种程度。

然而，他心中也有自己的底线，甭管你俩怎么糊弄爷，没有迁升九品，谁说都不好使，任你说破大天都是扯犊子。

“哈哈，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啊！”

穆师爷先一步进来房中，对着郭业抱拳贺喜道：“郭业啊，你看看，县令大人怎么可能会是不通情达理之人呢？你啊，还是太年轻，太冲动！”

言罢，顾惟庸也是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满脸臭屁的将手负于背后，走进了书房。

郭业自觉地从躺椅上悠悠站了起来，听着穆师爷的话后对顾惟庸讪讪一笑，指了指躺椅说道：“县令大人，您坐！”

“哼！”

顾惟庸甩着脸子抱以冷哼，然后转了个弯儿，没有坐到躺椅上，而是回到了书桌后面专属他自己的椅子上。

显然一时间，很难再对郭业有好脸色看。

擦，热脸蛋贴着冷屁股了，郭小哥这下彻底对着小气的结巴县令心中竖起中指了。

既然如此，郭业不再理会顾惟庸，转身对顾惟庸的代言人——穆师爷，急急问道：“怎么着？穆师爷，你也用不着打哑谜了，赶紧说说吧，怎么个意思啊？”

穆师爷吧嗒一声将手中骨竹折扇很拉风地收紧，握于手中遥点着郭业问

道：“郭业，老夫问你，如若县令大人满足你的要求，你真得能够保证将守城之功转赠明府大人吗？”

郭业心中哼道，麻痹的，这不也是你们逼的吗？现在问这话，难道你们就不嫌当了婊子，又立牌坊吗？

满腹牢骚自然是不用说了，不过既然都能各取所需，那就皆大欢喜算了。

当即，郭业拍着胸脯夸口道：“穆师爷请放心，我郭业一口唾沫一个钉，这守城之功在我手中顶多也就那么点用处，但是对顾县令来说却是大有用处。既然你们能够满足我的需求，我又何必执着于这些虚名呢？正所谓送人玫瑰，手有余香，不是？”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穆恭暗暗品了品这句话的意思，心思，好个伶牙俐齿的小衙役，明明是不不要脸皮的索要好处，却让他说成了雪中送炭，锦上添花之美事。

不过正如郭业所想，既然大家都能各取所需，那么索性皆大欢喜算了。

随即，穆恭对着郭业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明府大人准备向益州府衙上表，推荐你上任陇西县衙的九品巡检一职，专事岷江一带水域。”

九品巡检？

不是说的九品县尉吗？咋变成九品的巡检了？

混了县衙这么久，郭业还是第一次听到有这么一个官职，居然也是九品的。

当即，他向穆恭脱口追问道：“这九品巡街是干啥玩意的？”

## 第137章九品巡检

“哼，无知，竟孤陋寡闻若斯！”

不用想，在这房中能够讲出如此怨气深重的话，除了还在气头上的县令顾惟庸之外，绝无第二人。

郭业的确没听过九品巡检这个官名，被穆恭这么一说后满脑子的浆糊，哪里还有心思和顾惟庸置气？继续死乞白赖地问着穆恭道：“穆师爷，赶紧说说啊，这九品巡检是干啥玩意的？难不成比九品县尉还要牛逼不成？”

闻罢，穆恭顿时摇头晃脑吊起书袋来，说道：“巡检者，掌训练甲兵，巡逻州县沿江，沿海水域之职。陇西县巡检，专事岷江水域，凡过往船只检查与缉私剿匪，皆隶属陇西巡检司职责范围。呵呵，你这个陇西巡检，与陇西县尉各司其职，皆秩正九品，归本县县令所节制。”

穆师爷这么不文不白的解释，郭业算是听明白了，敢情这陇西巡街司干得就是水警的活儿。

这年头没有飞机，没有铁路，除了陆路行走，全靠水运一途，而且是用途最广的交通方式。

检查过往船只，不就是维持江面的交通运输么？

至于缉私剿匪，不就是抓水运走私，剿灭为非作歹的水匪么？

靠，这跟水警没什么两样儿啊。

秩九品，便是享受九品文官的福利待遇，包括俸禄和休假。

郭业推敲下来，这个陇西巡检的确和谷德昭的九品县尉当真是平起平坐，毫无差异。

如果说他姓谷的是专管陇西地面上的事儿，那么陇西地界水面江面上的事儿，就统统归他郭业掌管。

的确是各司其职，各不相干啊。

不过，他心中也有疑问，当即问道：“穆师爷，这陇西巡检我怎么就从未听过呢？”

“唉……”

穆师爷摆出一副悲戚的死人脸，叹息道：“这九品巡检一职自我大唐立国以来便有，只不过我陇西县衙人才凋零，委实没有合适之人可以胜任，自此一直空置了下来。如果一早就将巡检司置办起来，怎么还能让郑三江这帮水匪作恶呢？”

说到这儿，穆师爷走到郭业的身旁，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赞道：“这下好了，如今有郭业你组建巡检司，署理陇西巡检一事，负责岷江水域安全，明府大人足以高枕无忧了，哈哈。”

屁！

打死郭业，他也不会相信穆师爷的这套说词，什么人才凋零，只有自己才能够胜任，那早干嘛去了？

他敢肯定穆师爷说得绝对是敷衍之词，将他捧成当世无双的救世主一般，里头肯定有猫腻。

不过，他偷摸瞥了一眼顾惟庸那厮，依然鼓着那双金鱼眼满脸阴沉，显然这已经是对方能够退让妥协的极致了。如果自己再咄咄逼人，可能真心竹篮打水一场空，狗屁也捞不着了。

难道自己真跑到益州郡城去击鼓鸣冤，越级告状不成？

两败俱伤，玉石俱焚，这可不是他最终所需要的目的。

罢了，罢了，九品绿袍也算是捞到手了，退而求其次吧，总好比啥也得不着不是？

当即，郭业脸有松动地问道：“敢问穆师爷，这巡检司拢共有多少甲兵供我驱使？”

这是他现在最关心的问题，如果光有九品巡检的名头，手下却连个兵丁都没有，做个大光杆，那还巡检个蛋蛋啊。

穆师爷一见郭业口风松动，显然心中已然应承了此事，也是出出喘了一口气，好似心中那块大石落下一罢。

而后回头张望了一眼顾惟庸，顾惟庸的态度还是那般，一言不发，脸色阴沉，不过却是朝着穆师爷点了点头。

穆师爷见罢之后，对着郭业说道：“一县之巡检司，可招募甲兵百名，至于士卒月银，还有兵械盔甲，都由县衙支付。”

甲兵百名？

郭业粗粗算计了一下，这也不是不可以接受。

不过他从穆师爷的话中听出了一些不对劲，什么叫可招募甲兵百名？

莫非……

随即脱口喊道：“莫非如今这陇西巡检司就我郭业一人，其他的，啥也没有？”

穆师爷抹了一把额头虚汗，讪笑道：“郭巡检可自行招募，自行招募嘛，反正其他的，你缺什么，县衙就会给你配备什么，如何？”

我草！

果然跟这老狐狸谈判没那么容易，真是处处陷阱，步步惊心啊。

不过他转念一想，反正名额编制都有了，不就是人吗？貌似现在自己最不缺的就是人了。

当即也没有在这件事儿上再墨迹，而后问道：“穆师爷，那啥，我那九品官服、官帽和官靴啥时候发放啊？”

呃……

穆师爷先是错愕一下，不知道郭业的思维跳跃这么快，稍稍才缓过神来，对郭业这个问题打心眼里理解。

你想啊，一介布衣，突然窜升到朝廷九品官员，不如大唐基层干部的序列，说是一步登天都不为过。

这种事情对任何家庭或者家族来说，都是光宗耀祖，光耀门楣之事，郭业这么着急要官服官帽也是实属正常。

试问这世上之人，谁肯锦衣夜行？

当然都是希望出人头地，名利双收，而后衣锦还乡。

不过穆师爷还是摇头笑道：“郭巡检不要这么心急嘛，县令大人上表府衙，而后吏部审批，总有个章程不是？不急不急，你先将这巡检司组建起来再说，待得你将巡检司组建完毕之后，我想这九品巡检官印与文书，还有其他一应事物都会送达你手中的嘛。”

听着穆师爷如此说，郭业自然无话可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正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怎么着也跑不了。

与其坐等干着急，还不如先办点实际的事儿来得划算。

当即对着穆师爷抱拳，满脸春风得意的笑道：“那就有劳穆师爷了。”

而后又对坐在书桌那边沉着脸的顾惟庸遥遥一拜道：“顾大人，那下官就先行告辞了。”

下官？

听着郭业自称下官，顾惟庸的脸颊有点不自然地抖动了一下，看着郭业转身出门疾步离去的风骚背影，咬牙切齿地哼道：“下官？哼，沐猴而冠，出身低贱也敢自称下官？”

穆师爷看着自家明府大人如此憋气的神情，听着他怨气冲天的牢骚，心中道，唉，这郭业可算是把明府大人气够呛啊，好在他送来的这场功劳足以让明府大人得以升迁，无需再在陇西县衙这破地方蹉跎下去。

此时的他，面对顾惟庸，还能怎么样？唯有报以苦笑。

.....

.....

离开了县衙，郭业牵来从捕班挪用过来的马儿作为代步，飞速朝着自家奔驰而去。

一进郭府，郭业心中大为痛快，哐哐铛铛掀起天大的动静一边跑着一边叫喊着爹娘，想第一间将自己这个好消息分享给他们。

可谁知这么一闹哄，没把爹娘招来，去把康宝和马元举这两个一直在家中等候他消息的人引了出来。

两人一见郭业，发现这厮脸上挂着绚烂的笑容，走起路来龙骧虎步，颇有人逢喜事精神爽，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

随即，二人跑上前一左一右把住郭业的胳膊就往书房里拽，询问他谈判的结果如何。

对于此二人，郭业自然是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一五一十地将自己在县令顾惟庸的书房中之事都娓娓道了出来。

当然也包括最后谈判的结果，自己捞了一个正九品的陇西巡检。

见着两人还在消化着他所带来的信息，郭业不无得意地朝着马元举沾沾自喜臭显摆道：“马功曹，怎么样啊？小哥如今也和你一般无二，皆是正九品的朝廷官员了，哈，哈哈.....”

康宝也是哈哈大笑，蒲扇大掌猛然拍在郭业的后背上，赞道：“兄弟，好样的，以十六岁之龄博了个正九品，了不起！”

被他这猛然一拍，郭业差点没跟跑得扑倒在地。

不过马元举就没有康宝那般兴奋了，相反，脸上渐渐浮起愁容，对着郭业幽幽叹道：

“错了错了，大错特错了。郭业，如果本官所料无措的话，你这次可真是上了顾县令和穆师爷的大当了！”



## 第138章原来如此

静，  
寂静，

此时的书房寂静到连根针儿掉到地上都能听见声音。

马元举这话真真切切地将郭业和康宝二人给惊住了，特别是郭业，一脸地不解望向马元举，嘴中喃喃道：“不可能，这可是顾惟庸那匹夫亲口允诺于我，难不成他还敢做那出尔反尔的龌龊事不成？”

康宝也是不解地砸吧嘴叫道：“可不咋地？那顾惟庸可是堂堂七品县令，难不成说话就跟放屁一样吗？”

马元举再次摇头，赶忙解释道：“不不不，你俩曲解了马某的意思。顾县令既然与你谈拢，许你九品巡检之位来换取你此次的守城大功，自然是不会轻毁承诺。不过郭业我问你，你是想在这九品巡检一职上有所作为呢？还是碌碌无为瞎混日子，终老在九品之位而止步？”

郭业听着马元举这话更是觉得迷惑，怎么前言不搭后语呢？

什么叫在九品巡检一职上碌碌无为混日子，终老在这个位置上到死呢，如今小哥想得通透，要想过上好日子，就要做那人上人。

甭管是后世还是如今的大唐盛世，到哪儿都一样，万变不离其宗，要想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要做那掌握别人命运的人。

否则永远都是别人眼中的蝼蚁。

就连老子的《道德经》都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你想想看，连天地都这尿性了，更何况人乎？

当即，郭业猛然豪气干云地挺起胸膛朗声说道：“马功曹说得甚话，郭业岂会因为区区九品巡检一职而满足呢？郭某风华正茂，九品？呵呵，正是我的垫脚石而已！”

言下之意，九品巡检一职，也只不过是正式进入大唐官场的试金石而已。

听着郭业这话，马元举再次反问：“那如果你在巡检司处无法施展才华，寸功不能立，你觉得你郭业还能走多远？到了最后，还不是终生止步在这九品位上。你可知道县衙为何一直没有设立巡检司吗？”

嗯？

马元举最后这个问题算是彻底触动了郭业那根多疑的神经，刚才在顾惟庸的书房中，他也曾纠结于这个问题，现在重新被马元举翻出来提到，他再次疑问起来。

一旁的康宝早就受够了马元举兜着圈子绕来绕去，不耐烦地插嘴道：“切，我郭兄弟刚才不是说了吗？你们穆师爷讲了，县衙一直找不到适合人选胜任这九品巡检一职，得亏了我郭兄弟的出现啊，不然这巡检一直还得继续荒废着。”

嗤……

马元举撇了撇嘴，不屑地讥笑了两声，双眼发亮地盯着郭业，问道：“郭业，你信吗？”

废话！

这话就是搁在顾惟庸书房，穆师爷讲出来的那会儿，他也是第一个不

信。

当即摇摇头，表示不信，然后真挚抱拳问道：“马功曹，直说了吧，这也是我心里的一个疙瘩。”

马元举唔了一声，说道：“很简单，因为陇西县跟我们蜀中地带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多山少河，你自己想想，咱们陇西附近，除了离城二十里的岷江之外还有什么大河流？而岷江真是属于咱们陇西地界儿的吗？好好琢磨琢磨吧，郭业！”

嗡！

郭业脑子仿佛被一记重锤狠狠砸了一下，顿时耳鸣目眩。

懂了，这下真懂了。

巡检司的管辖范围是什么？

那不就是水运交通吗？

如果连江河都没有，你管个屁啊？

至于那条岷江，郭业比马元举还要熟悉，因为岷江只是途经陇西县而已，并非全程都归陇西县管辖。

霎时，

郭业脑海中搜寻出了关于岷江的相关资料。

岷江，长江上游支流，全流域均在蜀中一带（即四川），全程793公里。

793公里，听着是够长，流域是够广的，可是分到陇西县这边，途经的也才二十来公里。

只要出了这二十公里的陇西水域，根本就没郭业的巡检司什么事儿，因为下面就是巴蜀县，吴中县，还有其他各县的流域。

他只是陇西县的九品巡检，根本无法插手其他县的岷江流域，也就是说，他真正的管辖范围，只有二十公里。

岷江是全蜀中最为发达最为繁忙的水上交通运输渠道，可是他只能掌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二十公里的水域。

仅靠二十里的水域，还能建个屁的功业？全是瞎鸡巴扯淡。

现在，

他彻彻底底的豁然开朗。

妈了个巴子的，上当了，上了顾惟庸和穆恭这两个龟儿子的鬼当了。

翻来覆去，折腾得半死，感情他这个九品巡检也只是空有其名，没有什么大作为的闲散官职。

砰！

郭业怒极抬脚，猛然将身边一个圆凳踹翻在地，双眼布满血丝地咆哮道：“顾惟庸，我日你仙人板板啊！”

马元举看着郭业如此躁怒，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办了。

劝说也不是，安慰也不是。

因为他无从下口啊，他太了解郭业这小子了，平日里一副吊儿郎当，嘻嘻哈哈，天塌下来都有个高的顶着的样子，但是这小子的内心是史无前例的强大，无论什么事儿，即便是再难的事儿，永远都是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

现在他被顾惟庸摆了一道，肯定心中有了一种被人当猴耍的感觉，自己上去无论是劝说还是安慰，都会触及到他的自尊，肯定更让这小子觉得自己下不来台。

思前想后，马元举索性装起了哑巴，一言不发地站在一旁。

倒是康宝，

却没有之前的那股子冲动了，而是口中寒气凛冽地恨声道：“日他祖奶奶的腿儿，简直欺人太甚！”

而后轻轻拍着郭业的肩膀，大包大揽地说道：“兄弟，跟哥回益州郡城吧，今天哥哥豁出脸面跟你许诺，只要你跟我入了折冲都尉府，我保你一个九品陪戎校尉，让你在我团中当个副手。这该死的九品巡检，咱不干了！”

嗯？

郭业顿时瞪大了眼珠子，惊异地看着康宝，这小子不是说他做不了主，一切要他爹说了算吗？

康宝见着郭业的眼神，猜出了郭业的疑虑，随后坦然一笑，恬不知耻地说道：“这事儿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如果我爹不答应，我，我，我他妈出家当和尚去，让我们老康家断了香火，看他还答应不答应。”

扑哧！

马元举被康宝这混不吝的话给逗乐了，忍俊不禁地笑了出来。

而郭业也是将寒霜般的面色缓缓解冻，展颜一笑。

书房中本有些沉闷的气氛顿时被康宝的一句话弄得冰消瓦解。

康宝的话虽然有些犯浑，有些无赖，但郭业如何听不出话中的情真意切，话中的仗义之情。

此时的他，心中除了对顾惟庸的无尽怨恨之外，唯有对康宝的感动。

有这么一位朋友，还能说啥？

郭业突然冷静了下来，在房中来回踱步，马元举和康宝都猜不透这小子又开始寻思起什么来了。

约莫一个人在房中瞎转悠了半盏茶的时间，他突然止步一掌拍在书桌上，狞声道：“他娘的，此仇不报非君子，老子非要找回这个场子不可。”

而后对着康宝说道：“康大哥，你给我三天的时间，三天后我和你去益州郡城。希望你能引荐，我要面见你的父亲，折冲都尉康大人。”

“哇哈哈，兄弟，你终于想通了？”

康宝听罢大喜，之前他一直张罗鼓动郭业去折冲都尉府，现在终于达成所愿了。

就连马元举听罢，眼中都闪过一丝遗憾，郭业这小子绝对是一个好搭档，只是可惜啊，可惜摊上顾惟庸，吴奎这些贪图一己私利的上司了。

刹那间，马元举突然对官场产生了一丝丝的厌倦。

谁知郭业却摇了摇头，说道：“你错了，一个男人，在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入折冲都尉府投军，暂时不是小弟我的意愿。”

康宝捉急了，不解地挠腮问道：“啥玩意？既然如此，那你还干啥跟我回益州郡城见我爹勒？”

郭业说道：“我和你的父亲康都尉，做一笔买卖，一笔大买卖。”

啥？

康宝可是知道他爹从来不经意什么生意，郭业咋会无端地想跟老爹做起买卖呢？

当即问道：“啥买卖？说出来听听，让哥哥看看到底是一个啥样的买卖？”

可到了这节骨眼儿上，郭业神秘兮兮地一笑，继而卖起关子摇头晃脑地吟道：

“不可说，不可说！”

## 第139章到底在干嘛？

一天，

两天，

直到第三天，郭业依然执拗地将自己锁在郭府的一处小院中，谁也不知道他在里头到底在干什么。

这三天来，除了程二牛和朱胖子两人被郭业拉来充当苦力，从外面一担接着一担地挑着黄沙和泥浆进院之外，郭业禁止其他任何一个人进来他的杂院中。

不过朱胖子和程二牛两人只管运送黄沙和泥浆，然后就知趣儿地守在杂院外面，根本就搞不懂小哥闹得是哪般。

特别是得知了郭业升任九品巡检，主持巡检司事宜的消息，更是搞不懂小哥放着好好的巡检司不去组建，非把自己关在杂院里折腾那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程二牛站在杂院门口，懒洋洋地靠在门板上晒着太阳，刺眼的阳光扎得他双眼微微眯着，而后轻声问着旁边的朱胖子道：“喂，朱胖子，你说小哥在里面鼓捣啥呢？让咱俩往院子里又是挑黄沙，抬泥浆，这是想干啥玩意啊？神神叨叨的。”

“嗨！”

朱胖子也是无奈地吐了口气，摇头不解道：“你问我，我问谁去？二牛，你是不知道，小哥荣升九品巡检一事儿在外头都快传疯了。你知道不？就这几天，郭老太爷光收那些上门道喜的贺礼，啧啧，收的手都快软了。九品巡检，啧啧，那是有身份的人儿，你晓得不？”

说着颇有些怨气地朝院门里头撇了撇嘴，哼道：“真不知道咱小哥想得啥，偌大一个巡检司不去组建，却在里头把自己整的跟个泥人似的。巡检司组建完毕之后，你说咱兄弟也能借着小哥的光，出去威风威风不是？”

朱胖子这话正好戳中了程二牛的痒处，特别是自从郭业昨日许诺他，巡检司的一百甲兵以后归他和朱胖子一人统御五十人之后，更是望眼欲穿地渴望郭业赶紧将巡检司整起来。届时，他程二牛也带着五十甲兵上街逞逞威风装装逼，不是？

听完朱胖子的话之后，他不滞连连点头称是，心痒难当。

朱胖子借着瞥眼的余光忘了一下院中，郭业正将黄沙和泥浆铲起来装进一个大木盆子中，然后脱了靴子死命踩踏，最后又蹲在地上双手在木盆中不断揉捏着，活脱一个陶艺匠人。

难不成郭小哥放着光宗耀祖的九品巡检不当，放着大好前程不去奔，改行做陶艺匠人了？

“朱胖子，在外头嘀嘀咕咕什么呢？不是叫你去衙门马功曹那儿将《益州郡志》，还有堪舆地图都统统借来吗？”

杂院里头传来郭业一声叫嚷，霎时将胡思乱想的朱胖子给唤醒。

朱胖子呀了一声，拍了下脑袋，心道，咋将这事儿给忘记了。

当即拔腿就跑，没跑几步，见着程二牛还傻呵呵地杵在那儿发呆，不禁提醒道：“二牛，小哥之前不是吩咐你将那个被关押在大牢的落日山贼匪关关关给提出来，带到这儿来吗？”

“啪！”

程二牛也是猛拍一下大脑门，惊叫道：“呀，俺把这事儿给忘记了，完犊子，俺的赶紧去。不然，免不得又被小哥一阵责骂。”

嚷嚷完之后，程二牛也是拔腿就跑，与朱胖子一道儿朝着郭府前院大门跑去。

整个杂院中，又仅仅剩下郭业一人继续在那儿玩着泥巴，嘴中不时传来“这儿应该是座山吧？”“陇西县与巴蜀县之间除了岷江外，应该没有其他水运渠道了吧？”

奇奇怪怪，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干嘛！

程二牛，朱胖子不知道郭业在干嘛，

马元举，康宝同样不知道郭业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

就连郭业的亲爹郭老憨都沉浸在老郭家出了九品大官的喜悦气氛之中，压根儿不知道自家儿子在发什么疯。

凡是关注郭业之人，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到底在折腾什么。

接连三天都如此，自然就有人开始暗暗心急了。

搬迁在郭府隔壁，郭业的便宜岳父自然是最为心急的一个人，此时的他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客厅中来回转悠，嘴中不停地念叨着郭业的名字。

陪伴父亲左右的吴家大小姐吴秀秀，看着老爹如此焦躁不安的模样，心中不由担心问道：“爹爹，您到底在担心什么事啊？”

吴茂才好似没有听到吴秀秀的问话，继续喃喃自语着：“怎么办哩，没想到这小子有如此大机遇，竟然一朝得道，升任了九品巡检，这可是了不起的大官啊。”

郭业升任陇西巡检一事早已不是什么秘而不宣之事，在县城早已传扬开来。

吴秀秀自然也是听着下人们讲过这事，所以父亲讲出这话，她是一点也不奇怪，相反，她心里头更有一丝丝甜蜜，因为她想起了当日在东门城楼上那一幕。

当日，贼匪围城，寇压东门外，整个陇西县城陷于危急存亡，一个不好，顷刻间，便会城门告破，城中百姓生灵涂炭。

当日，自己孤身上城，出谋献策，替郭业和马元举等人争取了喘息的时间。

当日，郭业披甲上阵，率领孤军十八骑，破釜沉舟，奇袭贼军后营。

当日，自己与郭业含泪告别，在最后的关头，向他剖明了心迹。

当日情景，历历在目。

城外浓烟滚滚，贼寇压城，

城上，自己弱质芊芊，哀怨挽留：“郭业，能不能不去啊？”

那白袍少年，手提长枪，毅然决然，踏上征程……

望着他那刚毅决绝不失英武挺拔的背影，自己再次喊破了心中最后一道防线：“郭业，你要活着回来。你别忘了，你是有家的人！”

有家的人？

他的家，便是自己的家，是他郭业与她吴秀秀的家。

……

思如潮涌，心房剧跳，吴秀秀连自己都不清楚，在什么时候，郭业已经

悄然钻进了她的心间。

霎时，

一缕羞红悄上枝头，慢慢地爬上了她的脖颈，波及到了她的脸颊。

羞煞死人！

不过，羞臊之中却始终有着那一道无法抹灭的甜蜜。

吴秀秀心中嗔道，也许，这就是情愫吧？

“秀秀，秀秀？”

见着女儿一言不发，满脸酡红地坐在椅子上，吴茂才狐疑地看着她叫唤起来。

“啊？爹爹，何，何事？”

吴秀秀此时被父亲那刁钻毒辣的眼光看着，仿佛初醒海棠被烈阳照射，有些睁不开眼。

心中如小鹿乱撞，砰砰作响。

“嘿嘿，秀秀，你说郭业既然都升了九品巡检，咋还不过府来探望探望我这个岳丈呢？好歹，你俩也是夫妻不是？”

吴茂才干笑几声，像是打趣，又像是询问，说出了心中焦躁不安的原因。

吴秀秀看了一眼自己这个有些见风转舵的父亲，心中也是有些苦涩，埋怨道，爹爹，这你能怨得了郭业吗？谁让你老人家性子多变，一会儿一个样儿呢？

这也不怪人家郭业说您老人家趋炎附势了。

见着父亲巴巴看着自己，苦等着答复，吴秀秀蹙眉道：“这，这也是人之常情吧？他与我的婚事，当，当初不也是爹参与我的权宜之计吗？女，女儿，唉，真是不知如何开口。”

一说到这儿，吴秀秀也纠结了。

如果自己现在贸然跑去找郭业，那少年郎是否也会像看待父亲的眼光，来看待自己呢？

吴茂才听着吴秀秀的回复，心中也是百感交集，心中大骂自己真是鬼迷了心窍，走了眼。

当初咋就没看出来，郭业这小子会有如此出息呢？

唉，吴茂才心中哀叹，老吴也是阴沟里翻了船，终日打雁被雁啄了，咋就会走了眼，误将一块美玉看作了劣等顽石呢？

不行，不行，吴茂才暗暗摇头，一定要扳回败局。

随即，吴茂才狠声说道：“秀秀啊，你此言差矣，你要知道，甭管你与郭业是什么原因成婚，你俩都是拜过天地，有夫妻之名的。再说了，咱家还有当初给老郭家下聘的文书呢，这点，即便郭业官居一品，他都不得否认，不是？”

“可是爹爹，咱们这么做，不是让人家更看低了吗？”

吴秀秀完全不同意父亲的说法，本来这事儿吴家就是理亏在先，如果还用这些手段来胁迫郭业，那将会变得更加糟糕。

如今吴秀秀的立场俨然转变，殊不知，怀春少女最无知，怀春少女最优柔，最寡断。

吴茂才听着女儿的点醒，想想也是，这事儿可不能这么干，郭业这小子

的性子吃软不吃硬，一旦犯起浑来，最后连软都懒得吃一口。

如果按照自己的主意去干这事儿，指定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该怎么办呢？

吴茂才再次陷入沉默，来回在屋中踱步行走，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堂上挂着的一副字，将目光转到了落款盖印之处。

灵光，顿时乍现！

有了，找他，找他一定能成全此事，解了我老吴心头的一块大疙瘩！



## 第140章吴秀秀迈出的第一步

吴秀秀抬眼间，发现父亲的目光锁在了堂上正中间悬挂的一副字上，那副墨宝可是颇有些来头和渊源。

正是因为前几日自己东门城楼献计，而父亲又出银子购置菜油和雇佣百姓帮忙守城，解了东门大急立下了大功。

恰恰因为郭业与吴家的关系，顾县令等人自然是不可能嘉奖吴家，而亲身参与指挥当日守城的功曹马元举觉得心中有些愧疚，想弥补一番吴家。

而后才有了这幅墨宝。

马功曹提笔写下的八个大字，笔走龙蛇，遒劲有力，而且寓意深远。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八个大字，表达了一生清廉如水的马元举对吴家最好的祝福。

蕙质兰心的吴秀秀见着父亲盯着这幅字怔怔发呆，立即猜透了父亲打得什么主意，惊呼问道：“爹，爹爹，你是想让马，马大人去找他吗？”

这个他，自然指的便是郭业。

吴茂才点头称道：“是啊，秀秀啊，你别看如今郭业和马大人都同属九品，但是我可是听说了，一直以来，马大人对郭业颇为照拂，端的是恩深情重啊。你想，马大人去说和此事，郭业焉能有不同意的道理啊？”

啊？

吴秀秀不禁有些错愕，这事儿怎么被爹爹这么一折腾，自己竟成了上赶着非郭业不嫁的女子。

“这怎么可以？”

吴秀秀连连摇头，倘若地上有条裂缝，她恨不得立马钻进里头不再出来丢人现眼了。

如果父亲真这么做了，真是羞死个人哩。

谁知吴茂才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倒是沾沾自喜地说道：“这有啥的？你和郭业下过聘，拜过堂，是名正言顺的夫妻，能有啥丢人的？外人只当是小两口儿，床头打架床尾和哩。”

“不行不行，爹爹你不能这么干，不然女儿，女儿就，就……”

一时间，吴秀秀真不知道说什么来阻止父亲去做这冒失的举动。

“秀秀啊！你是整日呆在家中，足不出户，不懂外头的流言蜚语啊，你可知道如今郭业这小子行情飞涨吗？爹爹实话跟你说，前几日我从别人那儿听到，郭业跟那死了老公的杨寡妇，关系不浅呐！”

杨寡妇？

吴秀秀顿时听懵了，这好端端地怎么又冒出一个杨寡妇呢？

吴茂才见着女儿满头雾水，当即解释道：“嗨，这杨寡妇在这陇西县城可是有些名头，原先开了家豆花店，人送外号‘豆腐西施’贞娘。想当初，郭业这小子……”

吧嗒吧嗒一阵话唠，吴茂才便将从外面听来的，关于郭业和贞娘的事儿一一道了出来。

最后还特意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道：“我的傻女儿，你知道吗？外头都有人在传言，咱陇西县第一大户何家，就是因为强行掳走了贞娘，而被郭业在一夜之间屠得干干净净。啧啧，听出味儿来了吧？这小子和那杨寡妇

还能没有关系？”

啊？

吴秀秀再次震惊，欣然从椅子上站立起来，一脸不可置信地表情看着自己的老父。

冲冠一怒为红颜吗？

她现在根本无暇去想这流言的真假与否，也不关心郭业到底手段如何凶残，竟然杀了何家满门百来条人命。此时的她，满腔有的也仅是那酸涩和不忿。

紧接着，吴茂才走近吴秀秀跟前，轻声说道：“秀秀啊，爹爹可是听说郭老憨这老杀才说了，住在郭家那军汉来头可不小，足足八品的宣节校尉呢。那是啥大官爹不清楚，但是爹知道，这样人的可是不凡。”

咕咚！

吴茂才咽了口唾沫，继续掰活道：“郭老憨那老杀才说了，他家大郎对这军汉的妹妹有过救命之恩，竭力邀请郭业去益州郡城那儿作客哩。听说那军汉的父亲来头更大，听说是啥啥五品都尉，哎哟我的娘唉，吓死你爹我了。看这军汉对郭业的热乎劲，仿佛要替他大官父亲招郭业为婿似的哩。”

啊？

吴秀秀第三次惊呼，心中充斥膨胀着酸涩，徐徐扩散到了脸颊，而后蹙起眉头，满脸愁容地哀怨自吟道：“莫非是为报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吗？”

吴茂才见着女儿突然有了几许紧张，不由再次支招道：“秀秀啊，你可别忘了，你俩才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咋能让外人占了先呢？听爹的，该出手时便出手，不能犹豫，听见没？”

吴秀秀对于吴茂才的建议，没有点头，但这次也不再摇头，而是自顾发呆了起来。

霎时，

客厅再次沉静了下来。

吴秀秀继续一脸沉思，不知在想着什么。

而吴茂才则是两眼巴巴地望着吴秀秀，等待着女儿最后拿定的主意。

突然，

吴秀秀轻艾一声，盈盈提起落地裙摆朝着客厅外离去。

吴茂才大惊，追喊道：“秀秀，你干啥玩意去？你好歹跟爹说句话，我去找马大人说和此事，到底成不成啊？”

吴秀秀没有回头自顾离去，却幽幽传来一句柔和的声音道：“爹爹毋需叨扰马大人了，女儿这就去公公婆婆那儿，好久没跟他们请安问好了。”

啥？

吴茂才听着一愣，不找马大人了？

不找马大人，去找郭老憨那老两口那顶什么用？

不过很快，吴茂才便豁然开朗，不无得意地哈哈笑了起来，赞道：“还是我家秀秀聪明，讨了公平的欢喜，郭业这小子还能翻出大天不成？”

话音落罢间，吴秀秀已经离了客厅，朝着吴府大门外踩着小碎步缓缓走去。

.....

.....

郭府，杂院。

郭业继续蹲在地上侍弄着一地的黄沙和泥浆，溅得满身都是泥泞，浑然一个下里巴人。

不过此时的杂院也多了一个人，正坐在一个石墩上，依托着一块摊着宣纸的石桌，提着手中狼毫不时蘸着笔砚中的墨汁儿，奋笔疾书着。

此人正是郭业吩咐程二牛前往大牢中刚提押出来的落日山首席大军师，如今的阶下囚——关鸿鹄。

只见关鸿鹄写完最后一个字后，将狼毫放到笔架上，然后轻轻哈了一口气在宣纸上，好让墨汁儿早些干掉。

约莫哈了几口气，关鸿鹄才提着宣纸两边悠悠站起，毕恭毕敬地对郭业说道：“巡检大人，您之前口述的东西，学生都写好了，还请您过目。”

擦，

敢情这厮被郭业提押过来为自己代笔的。

也难怪，谁让郭业写得一手狗爬式的毛笔字，而身边又没有一个懂得写画画的贴己人呢？老是麻烦马元举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好歹人家也是九品功曹，又不是他郭业的贴身书童。

蹲在地上，满上地上泥巴的郭业听闻关鸿鹄的话后，满脸不悦地白了一眼他，哼道：“你当山匪把眼睛都当瞎了？没看小哥满手都是泥巴吗？如何来看？”

关鸿鹄被郭业这么一训斥，冷不丁打了个激灵，显然有些后怕，也许是在大牢中被牢头邵啸教训的差不多了，一副战战兢兢的模样甭提有多受气了，活脱一个不敢怒也不敢言的受气小媳妇。

郭业略微瞥了一眼关鸿鹄此时的态度，显然很受用，心道，看来之前交给邵啸的那些刑讯手段将这厮惩戒了一番。

一张一弛，刚柔兼济，方是正道。

既然都已经整的服服帖帖了，自然要对这关鸿鹄来些怀柔手段了。

当即，郭业话锋一转，和煦说道：“关鸿鹄啊，你如今是戴罪之身，本巡检看你是个人才，留你一命。你呢？以后就留在本巡检身边做些写写记记的闲散活儿吧。放心，只要你在本巡检身边，好好改造，重新做人，本巡检肯定会给你出人头的机会的。”

果然，胡萝卜加大棒，走遍天下都管用。

关鸿鹄听着郭业这话，如久旱逢甘露，一番感激涕零受宠若惊的模样不滞向郭业哈腰点头，表起了忠心。

在一个山贼身边做军师，和在一个九品巡检身边做书办的活儿，哪个更有前途？

关鸿鹄不是傻子，心里晓得轻重，此时的心情自然不言而喻。

郭业见罢微微摇头，喊道：“好了，别整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以后多给本巡检办点正事儿比什么都强。既然你已经将本巡检的口述文章都写好了，那你就重新复述一遍，本官再检查检查，看是否有疏漏的地方。”

关鸿鹄嗯了一声，然后清了清嗓子，朗声念道：“上表呈请折冲都尉府康岳山都尉大人，如题，关于如何利用岷江水域来加强我益州郡一府六县地方治安的若干建议……”

嗨，关鸿鹄一边念着，心中也是苦哈哈，这郭巡检说得这些东西咋就那

么拗口别扭呢？这文章的套路真是闻所未闻啊！

## 第141章谷德昭的反扑

“好，好啊，竟然将本巡检的口述一字不漏地记录了下来，关鸿鹄啊，你是个人才！你去落日山当那劳什子的土匪军师当真是明珠暗投了，以后你就在本巡检身边好好办事，定会大有前途的，知道了吗？”

郭业听完关鸿鹄照本宣科却稍显拗口晦涩的念诵之后，很是满意地赞道。

真没想到自己仅仅口述了三次，而且还是套用后世官场中下级给上级打报告的样式来口述，这厮竟然就能记得如此清楚，毫无错漏地记录了下来。

一顿一顿念完宣纸上记载的若干条建议之后，关鸿鹄也是粗粗松了一口气，这活可真他妈难啊，比当初自己夜里挑灯看书，头悬梁刺股写文章还要来得费劲。

不过听着郭业如此赞扬，他心中也是美滋滋，总算是让眼前这位近来风头正盛，手段狠辣的郭小哥满意了，这也是一种变向的认可了吧？

想想自己最近的遭遇，也可真算是因祸得福啊，从一个名声臭大街的山匪军师变成了九品巡检身边的书办。

真应了那句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啊！

当即，关鸿鹄接着郭业的话，继续哈腰点头说道：“巡检大人请放心，小的关鸿鹄一定会在大人身边好好改造，重新做人。为巡检大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熬尽身上最后一滴血。”

擦！

郭业听罢关鸿鹄这新颖的效忠词，不觉好笑，好好改造，重新做人可是从小哥这儿学去的，这厮也活学活用了，嗯，不错，不比朱胖子差！

而后，他让关鸿鹄将这份刚草拟好若干建议的纸张贴身收好，到了益州郡城面见康宝他爹，折冲都尉大人康岳山之时，可是有大用处的。

接着，郭业又召来杂院门口外的程二牛，让他替关鸿鹄在郭府先找个空置的厢房，先妥善安顿一番，届时将会带着关鸿鹄这个会读书识字之人齐赴益州郡城。

程二牛进来领走关鸿鹄之后，朱胖子也跟着进来院中。

此时郭业已经差不多将地上那些黄沙和泥浆都折腾完了，还没让朱胖子看见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之时，郭业早就寻来几块油毡，将那神秘神秘的东西遮盖了起来。

神神秘秘，整的朱胖子抓心挠肺，好奇得不行，真想一窥究竟。

不过他进来还有别的事情要找郭业，立马急忙对郭业说道：“小哥，刚才捕班的庞飞虎，还有大牢的邵啸都陆续来过府上，而且来过好几次，说是有急事要找小哥。不过都被老朱全部挡住了，您不是说暂时谁也不见你吗？”

郭业知道这几天他郭府肯定门庭若市，无论是他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想要拜访他都是人之常情，谁让他如今荣升九品，而且名头渐大，在一般人眼里绝对是一只潜力股，绝对是陇西县城一颗冉冉升起的官场新星。

但是庞飞虎，邵啸，这些人不一样，绝对是他的铁杆和死忠，怎么自己明明有过吩咐暂不会客，还这么着急要见自己呢。

随即急忙问道朱胖子：“莫非又出什么事儿了不成？”

果然，

朱胖子苦笑着点头说道：“小哥你这几天是两耳不闻府外事，你是不知道外头也是闹翻了天。这些日子，兄弟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听着朱胖子大吐苦水，郭业更是起疑，忙追问道：“到底出了啥事？”

“啪啪啪！”

朱胖子骤然击了三下手掌，没有回答郭业的问话，而是冲着杂院外吆喝了一嗓子，喊道：

“都进来吧，有啥事儿，你们自个儿跟小哥说吧！”

噌噌噌~~~

几声嘈杂的声响从院外响起，不一会儿，陆续从外面走进来好几个人。

首当其冲的是庞飞虎，紧接着的牢头邵啸，还有城南泼皮孙明延，最后一个字花馆的张小七。

没想到进来之人皆是脸熟之人，都是自己的铁杆兄弟和心腹。

“嗨，兄弟啊。”庞飞虎苦涩地冲着郭业开口道，“哥哥这捕头可能干不久远咯，县尉大人昨天下令，他说县衙衙役人数过于臃肿，过些时日要精简人手，三班衙役都要削减过半，而且，而且班头捕头皆需他重新选用。”

郭业听罢，心道，竟然是谷德昭这混球开始下黑手了。

紧接着，牢头邵啸也是哇哇叫道：“郭小哥，昨天黄昏时分，县尉大人巡视大牢，说俺这个牢头未经他同意，做不得数呢，唉，这次真是空欢喜一场了！”

擦，谷德昭这两天动静不小啊。

孙明延也不甘人后，上前两步对着郭业诉苦道：“小哥，这次可要给老孙找条活路啊。昨天夜里，县尉大人的壮班突然开始在城南大肆搜捕，说是要抓捕一些平日里为非作歹的泼皮无赖，以儆效尤，肃清地方治安，还陇西县城一个清静世界朗朗乾坤。”

“小哥，咱们字花馆最近好不容易生意有些回落，可在昨天中午却被县尉大人的长随钱贵带人封了铺子，说是咱们字花馆与赌档一样，助涨歪风邪气，教唆百姓不劳而获，有违圣人教化。”

.....

又是谷德昭，又是这个王八蛋在使坏！

郭业现在满脑子都是谷德昭那张丑陋肮脏的嘴脸。

虽然乍听这些接踵而来的坏笑，郭业心中怒不可遏，但是却也没有想象中那么慌乱，相反，他还透着明镜儿。

他慢慢的在琢磨着：

如果谷德昭刁难庞飞虎是为了在县衙中砍断自己的心腹手足的话，那么他刁难邵啸，不承认他乃大牢牢头就是为了击垮自己在县衙衙役中鱼存的威信，赤裸裸地打脸。

至于说在城南展开针对孙明延等人的一系列打黑扫黑行动，无非是想在陇西县的民间打击自己的威望，让城中那些妄图向自己靠拢的人知道，跟郭业扯上关系的下场是相当凄惨的，孙明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而张小七这个就更好解释了。

无非是想砍断自己的生财的渠道罢了。

好一个谷德昭，郭业心中不无感叹，果真是出手极快，四面开花啊，真有点让小哥招架不住。

而一旁的朱胖子也轻声叹道：“小哥，我皂班也是一样，甘竹寿，阮老三等人今天通知我，说是县尉大人有令，过些时日要量才使用，重新选用皂班的班头。唉，到时候，你那巡检司可要给老朱留给位置啊！”

“干他娘的，小哥，不如咱们鼓动衙门里头的兄弟，统统脱下这身公服走人吧！”

这个时候，早已安置完关鸣的程二牛返回院中，愤愤不平地喊着话。

不过他这次的暴脾气倒是得到了众人的赞同，纷纷出言附和道：

“是啊，不干了不干了，不受这鸟气了。”

“就是，上次守城，咱们衙门里头的兄弟都分到了小哥的犒赏银，不干这衙差也饿不死人。”

“是极是极，郭小哥，老孙这就回去号召弟兄们，继续在城中祸害。届时衙门没了衙差，他谷德昭还能张狂到几时？”

“小哥，要不咱那个字花馆索性关门歇业算了，反正以咱们弟兄们现在的身家，即便不开字花馆，也窘迫到哪里去。”

……

……

顿时，怒声滔滔，汹涌澎湃，如果谷德昭在现场的话，郭业绝对相信这狗日的肯定会被这几人立马抽了筋扒了皮。

不过此时的郭业却是异常的冷静，没有被自己心中那腔怒火和众人暴怒的情绪所左右，所迷失。

“呵呵……”

冷笑一声，嘴角泛起招牌式的坏笑。

只见郭业摇摇头，对着众人说道：“谷德昭巴不得你们现在就这么做，没了衙差谷德昭就拿咱们无计可施了？错，大错特错！”

说道这儿，郭业指着康巴借宿的那个客房方向直道：“如果大家真这么做了，无异于暴动，既然县衙无衙差可用，那么谷德昭就有理由上报顾县令。你说为了维持县城治安，为了维持衙门的体面，顾县令会不会向正驻屯在咱们县城的六百府兵求援？”

会！

众人心中同时在瞬间浮起了这个答案。

折冲都尉府的府兵是干什么的？不就是维持益州郡辖下的地方治安，平定大型的动乱吗？

作为一县之主的顾县令朝康宝康校尉求兵，无论出发点在哪儿，康校尉都要出兵平定。

而康校尉是什么人？

那是郭小哥称兄道弟，就差斩鸡头烧黄纸的好兄弟。

如果到时候如此，那不是自家人与自家人的自相残杀吗？

听着郭业的分析，众人这才稍安勿躁，纷纷冷静了下来。

朱胖子更是有些后怕地白了一眼程二牛，心中啐道，这个憨子尽出些馊主意。

郭业看着在场几人皆陷入了沉思，不由开解道：“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谷德昭的真正意图，那么我们如今只需要做好一件事，来应付他的诸般手段。”

啊？

众人纷纷醒觉，齐齐将眼光对准郭业，原来小哥已有了应对之法呀？

程二牛一如既往的心急，赶忙追问道：“小哥，赶紧说说，到底是怎么一个办法？”

郭业面带沉稳，微微竖起食指，在众人面前晃悠了一个来回，缓缓启口.....



## 第142章即将离去

“忍！”

郭业铺垫这么久，仅仅说出了这么一个毫无含金量的主意来，而且就这么瘦骨嶙峋的一个字。

见着众人再次投来询问的目光，郭业掰扯道：“既然已知道谷德昭玩得了这个野路子，那我们还傻头傻脑往他的套子里钻，不就是天字第一号大傻逼了吗？”

“所以！”

他郑重地扫视了众人一眼，语速轻缓地说道：“我们只有以不变应万变，忍，忍他谤我，轻我，毁我，算计我。待得我们积蓄足够的力量，再对他反扑一击，而且是狠狠地，致命地一击。”

庞飞虎毕竟有了年纪，是在场诸人中最为一个稳重的人，听着郭业这个俗得不能再俗，却是目前最为行之有效的办法之后，不由点头赞同道：“是啊，如今他是陇西县的县尉，咱们虽然是郭小哥的人，但是终归还是在谷德昭的麾下。于情于理，都归他差遣和调配。为今之计，只得先将此事营生忍了下来，再徐图反击了。”

朱胖子听着庞飞虎都表态了，怎么会错过像郭小哥再次表忠心的机会呢？

当即也附和道：“罢了罢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咱们就听郭小哥的。”

“朱胖子，你又错了！”

也不知是朱胖子今天犯太岁，还是出门没看老黄历，反正今天的马屁统统拍到了郭业的马腿上。

只见郭业朝朱胖子打趣了一声之后，说道：“咱们不能当君子，当了君子只有挨宰的份儿，所以这报仇之事，十年还是太晚。”

呃……

朱胖子大囧，唯有讪讪笑问道：“那小哥的意思是暂且忍耐呗。”

郭业这次总算赞同了朱胖子的话，点头说道：“不用太长，待我从益州郡城回来，必定给你们一个惊喜。”

听着郭业如此说，众人渐渐将心头那块石头和谷德昭最近反扑带来的郁闷之气统统放下。

因为郭业要随康宝康校尉前往益州郡城，亲自面见折冲都尉大人，在他们这个小圈子里已经不是秘密了。

郭业与康家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众人心里也是有数。

郭业救过康家大小姐康芷茹，对康家有大恩；

郭业与康家大公子康宝康校尉称兄弟弟，深得康校尉的看重，这是惺惺相惜。

就冲这两点，郭小哥跑到益州郡城去会无功而返吗？

只要到时候与折冲都尉大人套好交情，哼，谷德昭这个区区的九品县尉还算个屁啊？

九品县尉对抗一个从五品的益州郡折冲都尉，这不是老黄狗草大象，自不量力吗？

霎时，

众人皆纷纷定下了心来，郭业又对众人交代了一番他离去之后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孙明延和他那三百泼皮最近不要冒头，尽量夹着尾巴做人云云。

之后，众人才陆续离开了杂院，而郭业却唯独留下了朱胖子。

因为他在走之前还是有些事情要交代朱胖子，但是这些人当中也只有朱胖子的脑袋瓜最为灵活，必须由他来操办才能得心应手。

郭业拍着朱胖子的肩膀说道：“此次去益州郡城，我将带着二牛和关鸬鹚一同前往，你呆在陇西看好咱们的家。”

这个家，自然指的不是小家，不是他郭业的郭家，而是他们整个利益群体的大家。

朱胖子恰是听懂了郭业的话，不过有些纠结，不为别的，就为郭小哥为何此次不带他一同前往。

要知道，他与程二牛可是郭小哥身边公认的左膀右臂，哼哈二将。

如今郭小哥却舍弃了他朱胖子，竟然带着关鸬鹚和程二牛而去，焉能不让朱胖子失落呢？

恍然间，他感到了失落，难不成是关鸬鹚这贼厮鸟鸬鹚占鹊巢，取代了自己博得了郭小哥的青睐？

狗日的关鸬鹚，莫非是用什么花言巧语迷惑了郭小哥？

失落的同时，朱胖子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可是一门心思要紧抱郭小哥的大腿，至始至终都是如此。

现在看来明显有后宫妃嫔，人老珠黄，逐渐失宠的迹象，坏菜了。

郭业看着朱胖子的脸色先是忐忑，后是隐忧，再后来是有些焦躁不安，郭业立马猜透了这厮心中所想，不由一阵好笑。

这死胖子，也真他妈能窜着想！

继而当头棒喝道：“想什么呢？我将你留在家中是有大事相托付，除了你，无人能操办起此事来。”

呼……

爽了爽了，当真是爽了！

朱胖子听完郭业这当头棒喝一句话，深深呼出一口气，浑身毛孔舒张，舒坦儿地像是吃了百八十个人生果一般。

顿时，刚才还像死了老娘一般的嘴脸骤然一变，极尽谄媚地笑道：“小哥过誉了，老朱也没啥大本事，也就能给小哥跑跑腿罢了。”

郭业懒得和他再东拉西扯，不然真要扯到天黑去了。

当即对他吩咐道：“我走之后，你替我好好查探一下，岷江一带水域还有没有其他势力的水匪，还有过往商船的多少，当然，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儿，便是我不在期间，你将巡检司的雏形给我搭建起来，例如人员配备，所需军械物资，还有甲兵月银多少，都给我列出一个章程来。省的我从益州郡回来之后，还要忙活一阵儿。”

虾米？

朱胖子听完郭小哥最后一句话之后，顿时来了精神，擦，什么叫心腹，什么叫嫡系？咱老朱就是啊。

不然小哥怎么会将组建巡检司这么重要的担子交给他朱胖子？

妥了妥了，妥妥了。

朱胖子此时是脸红心跳，与要入洞房的新娘子一般扭捏，为自己刚才的乱想猜度而害臊。

随后郭业又勉励了他几句之后，便将他打发走了。

既然打定主意要去益州郡城，郭业自然要跟父母告别一番。

当即，他也离开了杂院，朝着前院去寻爹娘。

正所谓，父母在，不远游。

在古代，这长途外出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儿，一是古代交通不发达的缘故，出一趟门便是长途跋涉，相当的费劲；二是古代医疗水平有限，往往一个风寒小感冒就能要人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老人，更是容易出事儿。

所以当初孔老夫子在《论语》中就提到了父母在不远游的主张，涉及到了孝道。

如果父母有个好歹而过世，子女却不在身边养老送终，那是相当的大逆不道罪无可恕。在以仁治国，以孝治国的封建王朝几千年里，这罪过可是太大了。

待得郭业里开了杂院，朝着父母亲歇息休憩的院中走去之时，郭业明显发现无论是前院后院，还是他在行走中的长廊楼榭，荷池石山处，都发现了不少陌生的身影。

而且这些陌生的身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便是统一穿着仆役服饰或者丫鬟服饰。

咦，这才短短几天啊？家中怎么就请来这么多的下人了？粗粗算了一下，至少有十来人吧？

什么时候自己那个抠门的老爹也开了窍，舍得花银子雇下人呢。

而且这些下人路过郭业的身边之时连个招呼都未打过，他可以推断出来，这些下人显然没见过他，肯定就是自己这三天不在，而新雇佣来的。

有了刚才的所见，走在路上的心中倒是有了一些安心，毕竟家中有仆役丫鬟在，自己出门在外也就放心多了，至少爹娘和小妹也能过过悠闲安乐的日子。

快要抵达爹娘那儿这时，突然有道声音从毫无戒备的郭业身后响起：

“郭，郭，郭业，请留步！”

## 第143章府中再遇贞娘

糯而不靡，柔中带水，一道女声从郭业的背后响起。

是个女人！

这声音竟然如此的熟悉！

郭业转头回望，上着素色襦衣，下着青色裹裙，拢起云鬓一脸素颜，未失丁点粉黛。

赫然正是前些时日蒙郭业搭救而脱离何家虎头的贞娘！

“贞娘！怎么是你？”

郭业发现此时站在身后遥遥呼唤他的贞娘竟然出现在了府中，焉能不惊。

再仔细一看，贞娘的手中多了一份长条木盘，盘中盛放着两碟小点心，看这架势有几分像在郭府打杂的丫鬟。

郭业刚想开口询问，谁知贞娘展颜矜笑，冲着郭业微微点头道：“郭，郭小哥，蒙老太爷和老夫人的收留和赏识，奴家如今寄身在府中，添为郭府的管家。”

呃……

贞娘这话一出，顿时把郭业给震住了！

怎么个意思？咋就平白无故成了我老郭家的女管家了？

一头雾水的郭业心里寻思，贞娘之前不是和庞飞虎家的婆娘住在一起吗？咋自己几天闭关小后院，就什么事儿都变得如此迥异了呢？

恍然间，郭小哥真是感叹自个儿有点转不过弯来，分外捉急。

贞娘见着郭业如此状，扑哧一声展颜笑，愣是让郭业眼花缭乱，顿时身陷百花丛中不知返。

笑罢，贞娘朝着郭业盈盈一个欠身，行了一个颇为正式的见面礼，说道：“奴家见过郭小哥，以后在这儿郭府中，小哥是主，奴家是下人，少不得郭小哥的照拂哩。”

郭业心中早已被贞娘搞得疑云陡生，急忙催促问道：“贞娘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会进我府中呢？而且，还成了我郭府的管家，这，这，小哥我现在都快晕乎找不着北了，赶紧说说！”

贞娘喏了一声，将木盘先搁到了一块观景大石头上，对着郭业释疑道：“奴家虽说是命苦，但也是个有福气之人。先是遇着了郭小哥这样的贵人，而后又碰见了食为天徐老东家这样的大善人……”

“等等！”

郭业突然打断了贞娘的说话，更加疑惑地问道：“怎么还扯上食为天的徐崇年了呢？”

贞娘听着郭业如此一问，也是惊现满脸诧异，惊异之色不遑郭业多让。

“郭小哥难道不认识徐老东家吗？他可是对奴家说过，他与你是熟得不能再熟的挚友呢，不仅奴家，包括贵府中的这十几名仆役丫鬟，都是徐老东家一并送来给老太爷和夫人的。而且，这位老东家宅心仁厚，给我们卖身郭府为下人的安家银子委实不少。奴家十几人的卖身契就在老太爷的手中。”

什么？

自己刚才在府中见到的那些忙忙碌碌进进出出的下人，竟然是徐崇年送

来的？

就连贞娘也是徐崇年买来送进郭府的，郭业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了。

想到这儿，郭业不禁暗暗责怪起自己的老爹来，这老头子够牛逼的，真是什么人送的东西都敢要啊。

从贞娘的嘴中，他早就听出了不对劲，自己跟徐崇年根本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仅仅见过一次面而已，哪里称得上熟得不能再熟的挚友了？

如果之前，徐崇年又送金枪又送铠甲，再送伏远弩，完全是出于公心，为了助自己守城一臂之力的话。

那么现在出一笔巨银买来十几人送进自己的府中为奴，又作何解释？

特别是他竟然投自己所好，不知从哪儿听出了自己对贞娘这小少妇有点意思，竟然连她都买入了郭府。这细腻而又诡诈的心思，着实令人有些后怕啊。

这人，到底想干什么？

礼下于人，必有所图，而且还是这么接二连三的出大手笔送厚礼。

郭业心中再次将徐崇年此人重重画上了一道警戒线。

不过，这些事他自然不会告诉贞娘，难道跟她说自己跟徐崇年不认识，这老头居心叵测，肯定有所图谋吗？

那不是让贞娘这小女子心中更有忐忑吗？

随即话锋一转，挠着头佯装恍然大悟似的笑道：“哈哈哈哈哈，最近有些忙，无法分心家中之事，这位徐老东家倒是有心了。”

不过他也用颇为责怪似的口吻对贞娘嗔道：“贞娘啊，你可知卖身为奴的短处？你本是良家中人，衙门户曹房中有你户籍，怎能委曲求全寄身我家为奴呢？哪怕成了一府管家，终究成了奴役，沦为贱籍啊？”

郭业固然心中对贞娘这美少妇动了心思，固然对贞娘能够在郭府扎根下来颇为欣喜。

但是，倾心不代表就是占有，而且是以伤害对方为前提的占有，这绝对不是郭小哥的作风。

人分三六九等，就连九等屁民都各分不同。

大唐律例中早有诏示，良籍与贱籍泾渭分明，一入贱籍，就沦为下等人中的下等人，终生都难以脱籍，要想重新再回良籍，真可谓是难于上青天啊。

郭业心中想罢，委实有些心疼贞娘的傻乎乎，琢磨了一番之后，对贞娘说道：“罢了，你先暂且在我郭家先安身立命再说吧。等过段时间，我亲自跑一趟户曹房，看是否能将你重新归为良籍。”

“不，不不不！”

贞娘连连摇头，对着郭业再次盈盈一个欠身道了个万福，兴许是因为郭业的这番诚挚言语而生受感动，嗓音都有些颤抖地喊道：“郭小哥毋需再为奴家奔波此事，奴家完全是自愿的。徐老东家给的卖身银子委实不少，省着点花，够奴家这辈子的吃喝了。而且……”

贞娘突然面带凄色，花容些许色变地垂下了头，带着有些悲苦的音色说道：“如今奴家已然丧夫，孤苦伶仃一个人，没有了依靠。郭小哥对奴家有大恩，而且老太爷和老夫人对奴家也是极好，奴家投身郭府为下人是心甘情愿的，也算是找了个好归宿，至少不会在外头饿死冻死，不是？”

说到这里，贞娘稍稍顿了一下，说道：“再说了，奴家并非陇西人氏，只是远嫁到此，根本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在此地。如今能够在郭府当个管家，也是一番福气。还望郭小哥成全。”

听着贞娘这番娓娓道来之话，郭业听出来了，这小娘子是铁了心要在郭家扎根了。一是给自己找个有吃有住的稳定居所与归宿，二嘛就是为了报答自己多次相助的大恩。

最后连“还望郭小哥成全”的话都讲了出来，自己还能怎么样？难不成真的因为不忍心她为奴，而将她赶出郭府，在街头流浪或者让这么一个纤纤弱女子在外头继续受泼皮无赖的欺辱吗？

那这就不是帮她，而是在害她了。

当即郭业也就不再多言，相反他刚才听到贞娘话中提及，她并非陇西人氏，而是远嫁到此给滥赌鬼胡皮的。

那么郭业就很好奇了，贞娘到底是哪里人氏，当初怎么就会那么没眼光，非要嫁给胡皮这样的人渣，而且是不远千里迢迢的远嫁。

按理说，以贞娘如此出众的姿色与美貌，想要在她自己当地找上一门好亲事并非是一件难事啊？

这一切，都令郭业心中的八卦精神如团团烈火般，熊熊燃起。

郭业刚想开口询问，突然出不远处徐徐走来四个人，前面走得两人是自己的爹娘，而陪伴随行的后面两人一个是自己的小妹郭小蛮，另外一人足足亮瞎了他的狗眼。

竟然是自己那位空有夫妻之名，却无夫妻之实，不过感情方面却有些升温的妻子——吴秀秀。

四人缓缓朝这边走来，而且目光纷纷对准自己和贞娘这边。

隐约中，郭业看着小妹手指着自己这边，依稀听到她叫嚷着：“嫂子，你快看，我哥哥也在此呢！”

而吴秀秀居然非常融洽地牵着郭小蛮的小手，对着母亲郭柳氏咬着耳朵，而且一边咬耳朵一边朝自己这边瞅来，看她轻声细语的嘴型，郭业大概猜出了什么意思。

好像是在说，公公婆婆，您看，儿媳没说错吧，咱们家大郎真如坊间流言所传扬的一样呢。

我靠！

郭业心里没来由的一揪，难道吴秀秀这小娘皮在跟自己的爹娘告状？

但是，

她吴秀秀和自己的事儿，别人不清楚，难道作为当事人的她还不清楚吗？

哪怕小哥就是在外边沾花惹草，这状你也告不着啊，这是什么情况？

郭业脑中的问号刚清除干净，这下又开始泛起疑惑了，吴秀秀今天一反常态，貌似以贤妻良媳自居，这不科学啊！

## 第144章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

“呀！”

贞娘顺着郭业的目光回过头去，赫然也看见了正慢步而来的郭家老两口等人。

猛然惊呼一声之后，贞娘连连跺脚自责道：“奴家准备给老太爷他们房中送过去糕点的，谁知跟郭小哥这么一聊上，竟然给耽搁了。奴家这就忙活去，郭小哥恕罪则个！”

说完，从长廊边儿上的大石头上抄起长条木盘托于手中，急急扭着细柳臀腰朝着郭业的反方向离去。

郭业见着爹娘过来，满脸笑意地上前迎去向二老问了安，而后习惯性将小妹郭小蛮轻轻拉扯拽到自己怀中，摸了一把她扎着羊角辫的小脑袋，最后才冲二老旁边的吴秀秀点了点头示意问好。

谁知对面的吴秀秀竟然大大方方地将双手交叠放在小腹，垂目视下微微屈膝，冲郭业道了一个万福金安，柔声称道：“见过夫君！”

喀嚓！

郭业的脑中猛然响起一道闷雷闪电之声，真是晴天霹雳啊！

吴秀秀竟然主动对自己放下姿态，道了万福口称夫君？

曾几何时，吴秀秀对郭业展颜一笑，对郭业柔声细语，这小子就能乐得屁颠屁颠，美得一晚上睡不着觉。

就连当初在东门城楼上，吴秀秀那最后一句剖明心迹的表白，都令郭业向往憧憬着小家温馨的感觉。

这个时候，

吴秀秀骤然对郭业这么一称呼，这小子还真是有些招架不住。

虽谈不上受宠若惊，但绝对是意外之喜。

白日，夫唱妇随，相敬如宾，举案齐眉，围坐花园之中你情我浓赏着花；

夜里，烛光摇曳，挑灯看书，红袖添香，美人惫懒抱于床榻中胯下承欢。

而且这个女子，正是自己垂涎已久，朝思暮想日日盼的世红颜。

试问，哪个男人不心动，哪个男儿不欣喜？

碍于父母当前，郭业收敛了姿态，但仍旧免不得脸上露出窃喜面容，对着吴秀秀和颜悦色地点头称道：“秀秀也在啊？”

“咳咳……”

郭老憨不合时宜的一声干咳，打断了小两口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浓情蜜意，干哑着嗓子对郭业说教道：“娃啊，你也是成家立业之人了，有些时候也需要注意自己的名声不是？好歹你也是朝廷中人，堂堂的九品巡检，我郭家可是几代人没有这番殊荣哩。要自重，要自重啊！”

啥乱七八糟的？

郭业顿时满脸呆滞，老爹好端端地咋说起这个？貌似咱也没干什么风花雪月之事啊？

不过很快就有替他释疑了起来，正是他的小妹郭小蛮，就跟个小家雀似的叽叽喳喳在郭业耳边锁起最近外面风传他的艳事。

无他，便是他跟贞娘的事儿。

娘希匹的！

郭业听闻之后心中顿时怒起，这是哪个王八蛋嘴巴那么缺德啊，将好好的贞娘抹黑成克夫丧门风流韵事不断的小寡妇。

刚想说什么替贞娘解释一番，谁知他的老娘郭柳氏也开始唠叨起来：“唉，如果娘知道外头风传你和贞娘之事，我就不会同意徐大善人，将这贞娘招入府中了。这不是平添口舌让外人说道吗？”

“嘶……”郭老憋咬咬牙，像是下了多大的决心似的，对着郭柳氏说道：“老婆子，那贞娘是妇道人家，我一个大男人不好插手。实在不行，你出面给贞娘打发点银子，将卖身契还于她，让她另谋生路去吧。”

“我看行，我看行，老身这就去办！”

“不可以！”

“婆婆且留步！”

郭业和吴秀秀的声音不约而同地响起，唤住了郭柳氏的脚步。

吴秀秀抢先郭业一步，对着郭柳氏说道：“婆婆，儿媳也知道这贞娘是个苦命人儿。听闻她已丧夫，在陇西城中又无亲无故，这么将她驱出府外，委实挺可怜的。而且，外头也在风传他和夫君之事，你让她一个妇道人家如何在县中过活呢，我看还是算了吧。”

最后眼中透着坚毅，看着郭业说道：“儿媳相信夫君的为人，绝非如坊间所传言那般不堪。夫君年方十六，自有大好的前程可奔，怎会做这些令人闲言闲语的丑事呢。”

擦！

郭业听完吴秀秀字正腔圆的一番话之后，顿时双眼发亮，这小妮子真是够狠的啊。

先是卖弄一番人情给贞娘，同时也是给自己，然后又用软枪夹棒的话语来挤兑自己，斩了自己想勾搭贞娘的后路。

最后又在父母面前卖了个乖，得了个“既照成全丈夫脸面，又有容人之量”的正牌大妇的伟光正形象。

这手段，

够狠！

而且还呛得郭业无以辩驳，只能硬生生接受了吴秀秀的这番人情。

麻痹啊，郭业心中苦叫，真是没影的事儿都被抹黑成板上钉钉之事，真够冤的。

果然，

吴秀秀这番识大体顾大局的言论，博了一个满堂彩。

郭老憋点头称赞，郭柳氏连连称好，就连郭小蛮都撒开哥哥的怀中，蹦达到了吴秀秀的旁边，拖着她的手大赞嫂子真是好气量。

郭业头偷摸白了一眼郭小蛮，这不长心的小妮子，有你这么变着法儿损你哥哥的吗？你称赞你嫂子好气量，敢情便是承认了你哥哥和贞娘有一腿了呗？

无奈之下，郭业不得不对吴秀秀双手拜服，你行，你赢了，吴秀秀，你个小娘们。

当即，腆着嘻哈的笑脸违心地赞道：“还是娘子想得周到，得妻如此，夫



复何求？”

吴秀秀对着郭业腼腆一笑，算是回敬，完完全全一副持家有道，识大体顾大局的贤妻模样。

随后，郭业想起了正事儿，便将自己即将要出院门去一趟益州郡城之事向父母汇报了一遍。

郭老憨老两口听罢之后，纵是有父母在不远游的心思，但是奈何郭业言之凿凿，此次出门关系着自己的前程，和老郭家以后的美好生活是否还能好上加好。

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郭老憨怎能不同意。

不过老头子也附加了一个条件，便是让吴秀秀与郭业同行一齐赴益州，为的就是照顾郭业的日程起居。

爹啊，你是真敢想啊？

郭业听着父亲的要求，顿时傻眼。

而吴秀秀呢？

脸上虽然还是一副遵从公公婆婆所愿的神情，波澜不惊。

然而心中却是有如惊涛骇浪，惶恐之余多了几分的忐忑。

纵使她此时心中对郭业暗生了情愫，有了此生与君奏琴瑟的心思。

但是与郭业同行赴益州可是出远门啊，到时候自己需要面对的是与郭业如何同吃同住同生活的场面，这怎能让她安心得下来？

她虽已情系郭业，但是让她全身心地接受郭业，而且毫无保留地将她自己奉献给郭业，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更何况，她这么一个清冷孤傲性子的女子呢？

郭业当然也不愿意吴秀秀与他随行，因为他这次去益州郡城绝非游山玩水，而是有大事要办。

如果还带着吴秀秀，要分出心神来处理她的事情，到时候更是两头分心一团糟。

见着吴秀秀眼神中透过的闪烁，郭业心中窃喜，对着爹娘急急推诿道：“爹，我看这次就我自己去吧，此次孩儿与康宝同行，自有府兵照顾起居。再说了，孩儿此去肯定要在康宝家中叨扰几天，贸然带个女人上门住宿，委实不太好。”

“而且。”郭业指了指对面依旧沉吟不语的吴秀秀，说道，“你看秀秀，根本就出过远门，显然心中也是不愿意的。”

吴秀秀乍然听见郭业言及要在康宝家中叨扰几天，猛然想起父亲吴茂才的告诫，郭业救过康家大小姐康芷茹的性命，早有渊源。

兴许那小丫头对郭业这混账也情愫暗生了呢？

哼，吴秀秀心中暗暗揣度，郭业这诡诈之人肯定是怕我随他去了益州，会坏了他与那位康家小姐好事吧？

想得倒美！

当即，吴秀秀银牙暗咬，柔弱无骨的拳头紧紧握住，心中不断给自己提气，深呼一口后冲着郭老憨老两口表态道：

“我愿意！！！”

“爹娘请放心，此去益州郡，儿媳自会好好照顾夫君的……”

啥？

郭业再次懵头遭雷劈，吴秀秀你想什么呢？就非要给小哥我添乱不可吗？

麻痹的，真是应了那句话，你若安好，便是晴天霹雳！

## 第145章航行江面

翌日清晨，郭业携着吴秀秀，同时率领关鸿鹄，程二牛二人披着初晨的薄雾，与康宝所率的六百府兵一道，静悄悄地从陇西东门出发，朝二十里外的岷江边儿上行去。

为免引起县令顾惟庸，县丞吴奎，县尉谷德昭这几人的猜度，郭业这一次走得极为仓促与低调，仅仅知会了功曹马元举一人而已。

东门外，没有亲人含泪相送，殷殷嘱托；也没有挚友相随，临行赋诗赠友朋。

有的也仅是带着丝丝乡愁的别离与不安的牵挂。

.....

.....

到了正午，他们一行数百人方抵达岷江边儿上。

郭业听从了康宝的提议走水路，通过岷江顺流直下，途经三县以最快的时间赶回益州郡城。

乘风破浪终有时，此去前程花似锦。

众人陆续上了船起锚航行，郭业看着渐行渐远的岸边，立于甲板上眺望着重阳方向，心中暗暗道，老子一定会扬眉吐气地回来的。

此行数百人拢共用了六艘“银浪船”，这些银浪船都是康宝之前从益州郡城出发之时从携带出来，端的是雄伟壮观。

郭业继而转头开始默默欣赏起这六艘排成一线的银浪船，不禁心中感叹，从这几艘银浪船的冰山一角中便可窥出为何大唐王朝能够被万邦膜拜，万朝来贺了。

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领先世界。

大唐所造的船只不仅工艺先进，形体巨大，结构合理，而且最重要的是稳定性极强。

而大唐船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福建泉州一带的银浪船，也称安海船。

据史料记载：“银浪船舷十五格，可贮货物二至四万石之多；船舷置防浪板，形如鹤翅。”大致意思便是指银浪船拥有十五个底舱，船舷配置防浪板，既可防倾侧，又可遮挡海浪，保护甲板上的人员与物品安全。

而此时欧洲的造船技术，还处于“木料脆，用椰子皮为索联结，橄榄糖灌塞缝隙”的时代，所造之船不仅船体小，而且抗风浪性极差，往往海上航行不了多久，不是被海浪砸得稀巴烂，就是被飓风掀翻沉海底。

两者相比较，便可知大唐王朝为何能够被万邦所朝拜，单单从船舶这方面就是当之无愧的“海上霸王”了。

郭业、吴秀秀，还有康宝，程二牛等人都乘坐在第一艘银浪船上，而后面五艘装载的都是康宝手下的六百府兵。

兴许是因为第一次坐大船的缘故，吴秀秀愣是感到头晕目眩，双脚飘忽无力。继而悄声下了船舱休息而去。

而程二牛和关鸿鹄则是分作两头，抬着郭业从家中带出的那件遮盖着油毡的神秘物件，晃晃悠悠下了船舱。

康宝一直对郭业这件保密到家的神秘东西有着极大的兴趣，一路上尽管问了郭业多次这到底是何物，都被郭业摇头晃脑一句“不可说”给挡了回去。

此时见着关雉二人抬着东西下了船舱，好奇心再次浮上心头，抓心挠肝心痒难耐地问着郭业道：“兄弟啊，你就给哥哥透个底儿吧，你带出来的这神秘玩意，到底是何物啊？”

“到了益州郡城，见了你父亲康都尉之后，你便知晓了。反正这东西绝对是件好玩意，我相信你父亲肯定会欢喜此物。”

郭业还是委婉拒绝了康宝欲图一看究竟的要求，好东西嘛，总是到了最后揭晓答案才来的珍贵。

康宝看着郭业又开始故弄玄虚的装逼，不由一脸地不甘心，嘀嘀咕咕地发起牢骚道：“切，不仗义。你小子对哥哥我都吱吱唔唔的，不仗义哈。”

郭业耸耸肩晒然一笑，任凭康宝如何装疯卖萌，他愣是不让他看。

但是他相信，届时他父子二人看完这件玩意，定会觉得此物的珍贵，大赞好东西。

为了转移康宝的好奇心，郭业故意转移话题问道：“要我说，你这六艘银琅船可真是好东西啊，寻常州郡的折冲都尉府可不见得能弄到如此雄伟壮观的船舶啊。”

郭业这小小一记恭维，果然立马奏了效。

康宝听罢，顿时沾沾自喜地吹嘘道：“那是，要不是我爹在泉州那边有位至交好友，恰巧他那位好友便是在泉州负责督造船舶一事。嘿嘿，还真是弄不到这么几艘好宝贝。兄弟，你要知道，整个剑南道共计四十三个州郡，也就咱们益州郡城有十艘银琅船，甭说其他四十来个州郡，就连咱们剑南道治所成都府，呵呵，据我所知，也就是只有五艘而已哩！”

剑南道，便是俗称的蜀中地区，也可理解为四川一带。

贞观元年，太宗皇帝李世民将天下划为十道，而剑南道正是其中之一。

如益州这样的州郡，剑南道一共有四十三个，而成都府便是剑南道的治所，治所相当于如今的省会城市，同浙江省会是杭州，福建省会是福州，黑龙江是哈尔滨，同一个道理。

郭业听着康宝如此说，心中也是感叹，没想到康宝他爹还真有些本事，说手眼通天也不为过啊。连成都府这样的大州郡，其辖下的折冲都尉府也仅仅弄到了五艘银琅船，而他竟然能弄到十艘，真够牛叉的。

康宝说完之后，靠在船舷俯身望着波涛汹涌的岷江，展开双臂尽情贪婪地呼吸着大风袭过江面，所刮起的那一缕清新。

突然，他发现今天的江面竟然很是清静，平日里应该过往商船不断往来才是啊，可今天怎么从下游就没有迎上来一艘商船呢？

别说商船，就连平日里载人的私船都没有。

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这种现象郭业不了解，可经常往来岷江上的康宝却是发现了蹊跷。

莫非他们所航行的下游方向出了什么事儿不成？

当即，他问着旁边的郭业道：“兄弟，咱们应该快要离开陇西县所管辖的这段流域了吧？”

郭业粗略推算了一下，按照银琅船的航速，现在早已过了陇西县所管辖的二十里江面了。当即点点头称是。

见着郭业点头，康宝情不自禁地沉吟道：“不对劲啊！”

郭业不知康宝为何有此一问，继而追问怎么不对劲。

康宝摇摇头，因为他也说不出个子午寅丑来，悠悠叹道：“也没啥，就是感觉今天的江面有点太过清静了，按理说，这岷江流域是最不消停的地方才是啊。据我所知，陇西县，巴蜀县，吴中县，还有郑县，光这两百来里江面上，至少报的上号的水匪就有七八家，今天咋连个鬼影都没看见哩？”

听着康宝这口吻，郭业立马白了一眼他，这什么言论？

难道咱们出行还要碰到水匪才是正常吗？这不是没病找抽呢吗？

再说了，六艘如此威武的银琅船顺江而下，六百名府兵气势浩大的随行，哪家水匪那么不长眼非要拎着鸡蛋往石头上砸？

随即鄙视地看了一眼康宝，哼哼道：“我看你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儿干了，安安逸逸地抵达益州郡城不好吗？”

康宝听着郭业的嘟囔，也是觉得自己有些杞人忧天了，庸人自扰了，挠了挠右腮哈哈置之一笑。

陡然，

康宝的笑声戛然而止，双眼朝着下游远处瞪得老大老大，再也笑不出声儿来了。

顾不得郭业的埋怨，抬起右手遥遥一指下游方向，惊呼喊道：“兄，兄弟，快看！！！”

郭业被康宝的叫声小吓了一跳，再次中指相送，白眼相加。

一惊一乍，你妹的！

不过他还是顺着康宝抬手的方向瞅去……

有啥好看的？

入眼之处尽是岷江水面，滩险水急，不时有耸起的礁石挡道！

不过，

再往远了看，郭业也顿时骇然起来，双眸瞪得如牛眼一般大，久久没有眨巴一下。

远处白帆点点，依稀十几艘大小不一的船只横亘在江面之上，不知是什么路数与来历。

不过，十几艘白帆船只好像排列成一个大圈，将一艘船身刷着大红漆色，五色彩灯装饰地分外华丽的三层大船给紧紧围在了里面。

最要命的是，这艘华丽大船的第三层貌似着了火，浓烟滚滚，弥漫了上空，如同引燃了烽火台一般警醒着郭业和康宝等人。

郭业和康宝相相对视一眼，目露诧异。

特别是郭业，诧异的眼神中带着些许埋怨，好似再说，你个乌鸦嘴，愣说不来水匪，这下被你丫这张臭嘴给说中了吧？

## 第146章加入战斗

“水匪？”

“卧槽，坐拥十几艘白帆船，这股水匪的势力也忒儿大了吧？”

郭业和康宝两人远远观望，看着眼前的阵势不禁面面相觑，按照白帆船的数量来推断，目测这些水匪的人数至少达到一千余人。

眼前这一幕，毋庸置疑，连瞎子都看得出来，肯定是水匪拦路抢劫，而那艘顶层烧起大火，浓烟滚滚如狼烟的大花船正是被水匪洗劫的对象。

“二牛，二牛！”

郭业冲着下面的船舱喊道：“赶紧将我那虎头湛金枪拿来，妈了个巴子的，流年不利，出门遇水匪啊，还是千人团伙。”

郭业声音落罢，一旁的康宝急忙拽住郭业的手臂咋呼道：“兄弟，你想干啥玩意？”

干啥玩意？

郭业一脸迷茫地答道：“自然是冲上前去，驱逐击杀这股水匪呗！”

看着康宝那有些骇然的神色，他鄙视地补了一句：“怎么着？康大哥，你别告诉我你想隔岸观火吧？好歹你们也是六百府兵，益州折冲都尉府的府兵啊，管的就是益州郡内的不平事。”

“呃……”康宝被郭业说得一阵喉咙堵塞，有些羞臊地喃喃道，“兄弟啊，不是哥哥不想去架这个梁子，而是那啥，咱们，咱们府兵擅陆战，这水战之事，嘿嘿，真是门外汉哩。”

六百不擅水战的府兵对阵长年在江面上讨生活的水匪，康宝的确犹豫了。

特别是此次出来，为求行军速度，他六百府兵都是轻装上阵，根本没带投石机之类的重型武器，就连最基本的角弓箭矢都未曾携带。

听完康宝的说词，郭业想着这些因素，心中也不由打起了鼓，你娘的，真够巧的。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水匪在前边祸害，任凭他们肆虐不成？

“小哥，接好了哈，你的虎头湛金枪！”

呼～～

程二牛蹭蹭上来甲板，将郭业那杆长枪徐徐一抛，郭业抬手一抓将其握入手中。

金枪入手，胆气壮浑！

霎时，

郭业轻轻拍打了一番身上早已穿戴妥当的白袍明光甲，下定决心对康宝沉声道：“甭管别的，正所谓路有不平有人踩，纵使咱们不是朝廷的人，见着这种事儿也不能坐视不理吧？锄强扶弱，也是吾辈男儿该行之事哩！”

说完不看康宝的神情，而是对着程二牛喊道：“二牛，你在船上保护你小嫂子，秀秀和关鸬鸬那小子就交给你护卫了。小哥自行杀将过去，丫丫个呸的！”

说完提枪上阵，对着负责转舵的府兵喊道：“赶紧的，靠上前去！”

“那咋行？俺咋能看着小哥一人去冒险？二牛也随小哥前去杀敌！”

程二牛自然不会应允郭业一人前去冒险，万一有个闪失，回头朱胖子，

虎飞虎他们不非活扒了他的皮不可！

“少扯淡！”

郭业一声冷喝，还想呵斥下去。

谁知旁边的康宝突然咆哮吼道：“他奶奶的，感情就你郭业是袋中的汉子，我们府兵是无卵的怂蛋不成？”

紧接着，康宝转头张牙舞爪挥起双臂对着后头紧挨着的几艘大船喊道：“兄弟们，准备抄家伙，迎敌，迎敌！”

一时间，几艘银琅船纷纷响起口令，皆是准备靠上前去杀敌的喊声。

郭业看了一眼一脸虎气，眼角带着煞气的康宝，心中甚是欣慰，心道，这才是咱大唐王朝的军士嘛。

当即趁着几艘大船徐徐靠近战圈之机，对着康宝打趣道：“康大哥，好样的！你不是一直遗憾未曾跟兄弟并肩作战吗？哈哈，今天这帮水匪算是成全我了！”

简简单单一句话，顿时点起康宝血液中那口好战的火苗，蹭的一下，脖颈红霞波及面容，胸口此起彼伏地狠声道：“中，今天哥哥就陪你走一遭，让你这厮看看，咱们府兵里面没孬种。”

看来这厮蛮记仇，还记着郭业刚才那番软枪夹棒的讽刺。

哗，

哗哗~~

六艘银琅船高速前进，离前方浓烟滚滚喊声震天的战圈越来越远……

不一会儿，郭业这艘银琅船便率先靠了上去。

砰！

体型大如泰山磐石的银琅船猛然撞击到了最外面的一艘白帆船之上，响起一声炸响。

噗通，噗通~~

激烈撞击之下，白帆船上有几名水匪竟然没有站稳身子，跌跌撞撞落进了水中，惹得其他水匪一阵慌乱。

“喝！”

康宝手握横刀，爬上船舷嗖得一声率先跃下银琅船，跳入对方的白帆船中，见贼就砍，泼天震吼道：“他奶奶的，折冲都尉府的好汉在此，贼子还敢作乱？”

郭业见状，有样学样，同样爬上船舷跃入对方的白帆船中，唰的一下，挥舞起手中虎头湛金枪，高声吼道：“陇西郭业在此，兄弟们，杀他娘的！”

一时间，已有数十名府兵跳将下来，纷纷在白帆船中与惊魂未定的水匪厮杀起来。

霎时，

刀枪剑戟，兵戈交加，铁器撞击之声叮叮当当响起，战火已然从这外面第一艘贼匪的白帆船上燃起……

“妈呀，是官军，是朝廷的官军！”

“府兵来袭，府兵来袭，赶紧通知里头的船只，赶紧派兄弟出来帮忙啊！”

“顶住，兄弟们，顶住啊，咱们今天人多，怕个球！”

……

战如烈火，声如飓风，外围那艘白帆船上的突然闹出如此大的动静，俨然开始波及到了周边，乃至里头的几艘白帆船。

还在里面继续围攻那艘花船的其他几艘白帆船，正是此次这股水匪拦路洗劫的主力。

当外围的打斗之声开始传到里头之时，里头也是起了轩然大波，一千水匪们顿时放慢了朝花船进攻的速度，纷纷收起弓箭朝着外围支援而去。

“朝廷的官军来了，咋办啊？”

“麻痹，眼瞅着这艘花船就要被攻下了，日他娘，哪里冒出来的官军啊？”

“大哥，大哥，不是官军，是府兵，是益州折冲都尉府的府兵。”

“不止哩，好像陇西那边也有人过来，完犊子了。”

“可是陇西郭业那个狗日的煞星？”

.....

.....

突然，一个身背大刀，模样颇为俊俏的青年走了出来，立于船头双臂一挥怒喝道：“乱什么？老子是二当家，一切都听老子的！”

兴许是这青年素有虎威，一番嚷嚷后，刚刚还有些乱起的水匪们竟然都消停安静下来。

叮~~

那青年猛然抽出肩背上的大刀，冲着外围方向吼道：“先不管这花船，听说益州府兵都是些不会水的旱鸭子，哈哈！来呀，兄弟们，随我杀将出去，会一会这些孬货，记住了，老子是二当家！”

骤然，

吵嚷喧天的喊杀之声再次响起，不过此次的目标不是那艘岌岌可危摇摇欲坠的花船了，而是在外围横插一杠，突然加入战圈的府兵。

.....

大股水匪的喊杀之声越逼越近，将近十来艘白帆船朝着郭业这边急急开来，嘈杂喊叫声不时随着涨起的大浪传进郭业的耳朵之中。

杀得正兴起的郭业长枪一挑，将一个水匪如儿戏般挑入水中，猛然听见隐约传来的几句话，心中也是一阵突突。

刚才那几道破锣嗓门的声音咋那么熟悉？好像在哪儿听过呢。

郭业身子一侧，躲过一个水匪的大刀砍来，手中长枪再次往前一送，一个水匪又被虎头湛金枪贯胸而过。

老子是二当家！

郭业拔出那水匪胸口的长枪，寻思着这句话的出处，面容猛然呆滞，转瞬即开脱口惊呼道：“我草，不会这么巧吧？难道又是那个不怕死的二愣子？”



## 第147章隔江对谈

果然是他！

待得那十几艘白帆船徐徐靠近郭业，那大刀青年未曾看见郭业，但是郭业却是已然发现了他的存在。

冤家路窄？

还是有缘再聚？

郭业看着当日这个二逼愣种那浑然不怕死，拼了命也要死磕的情景，不由一阵摇头，不过还是收起手中长枪遥遥一指对方，喝骂道：“赵九丑，你个乌龟王八蛋，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这么快就出来造孽了？”

正是当日被郭业击溃的落日山贼匪二当家，差点被郭小哥一人一枪揍得半身不遂的赵九丑！

郭业这一声破吼，自然也引起了赵九丑的注意。

这厮寻着叫骂的声音，缓缓转头朝郭业这边看来，依稀看见了郭业的身影。

这道身影，赵九丑怎能忘记？

随即喝问道：“敢问尊驾，可是陇西郭业？”

哎哟，我草！

郭业听着赵九丑这唱大戏似的问话，顿觉酸掉了老牙，砰的一声，将虎头湛金枪竖起扎在船板之上，沉声喊道：“正是你家郭小哥，你个混账乌龟王八蛋，当日饶你一命，竟然是放虎归山，老子是瞎了眼！”

郭业直戳赵九丑心房的喝骂，赵九丑听见耳中，后背脊梁骨顿时生起一阵寒颤。

俺的乖乖！

当然与郭业对战之情形，赵九丑可是一一记在心里，回想当日，可当真是历历在目啊。

赵九丑下意识地摸了摸胸口，至今被郭业长枪击中的内伤还久久未能痊愈。

特别是郭业将他骂得没皮没脸，差不多就跟反复无常，知恩不报的小人没什么两样，脸皮一阵臊得慌。

绿林中人讲得是什么？

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赵九丑虽为匪类，却一直将自己视为绿林中人。

正所谓受人一饭之恩，定当奉养之，更何况郭业还饶了他一条性命呢？

郭业这么一骂，赵九丑的心中顿起波澜。

汗颜之下，赵九丑抱起拳头对郭业喊道：“如果赵某知道这艘花船的主人与你郭业关系匪浅，怎会行那拦路洗劫一事？少泼脏水，咱赵九丑也是知恩图报之人。”

擦！

赵九丑的回应郭业听在耳里，美在心头。

给面子，

这话讲得顺溜，赵九丑这狗日的还真给面子。

当即郭业的脸色稍稍缓和，与赵九丑各站一艘船上，隔江喊道：“嗨，我

说赵九丑，你是当土匪当上瘾了哈？怎么着？不在落日山当你的山大王，今儿跑这岷江水面来混饭吃来，你小子行啊，没几天的时间，从哪儿又划拉到这么多的小喽喽来了？”

赵九丑见着郭业之后，本来就懒得与他对阵，因为自己根本不是对方的十合之敌，再者说了，郭业饶他一命，以他的性子怎么可能不报恩情反动手呢？

随即大大咧咧地将大刀收起，重新插回后背刀鞘中，然后对郭业回道：“戚，郭业休要埋汰赵某人。你以为我愿意打家劫舍啊？没办法啊，手底下还有几百号兄弟要找饭吃不是？后来巴蜀县岷江流域的王八斤王大当家找上我，让我带着兄弟与他合兵，占着岷江江面混饭吃，我这不是才来的吗？”

说到这儿，又是一阵摇头苦笑，喊道：“他娘的，没想到在这儿还能遇见你个煞星，你说我倒不倒霉？”

呸！

郭业暗暗啐了一口，老子本来顺江直下，遇见你们这群水匪才叫流年不利。

不过听着巴蜀县的水匪头子王八斤之名，郭业是一愣，心思，这王八斤够他妈有脑子的哈，都知道拉拢其他残余势力当岷江霸王了。

心动之下喊问道：“那啥，王八斤人呢？我倒要看看，这岷江霸王长啥玩意，你俩谁大谁小啊？”

赵九丑喊道：“王大当家没有随行，老子如今还是二当家！”

说完之后，脸上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

想想也该他赵九丑得意，当初是千人贼寇的二当家，而后惨遭大败于陇西城外，不过依然风吹雨打屹立不动，如今仍然是千人水匪的二当家。

这二当家的地位，丝毫没有被动摇。

不过在郭业听来就不同了，心中非常同情地嘀咕道，这厮看来是命中注定千年的老二啊！

此时两边人手继续你来我往，厮杀在了一起，打得难解难分，而这两位主儿倒是仅仅隔了几十步的江面，旁若无人的一问一答起来。

咣当！

康宝横刀一劈，将一个水匪手中的鱼叉给击落进水中，将身子退到周全地方，冲着郭业二人喊道：

“喂，我说，到底还打不打了？你俩怎么还聊起来了？”

……

“不打了！”

“住手，统统给老子住手！”

郭业和赵九丑竟相叫喊起来，纷纷喝罢了各自的人手。

一时间，

两边正打得正欢的人手再次住手，陆续止住刀戈，各自往后退了几步，空出一块真空地带。

康宝喝住完手下之后，一脸惊疑地看着郭业，心中感叹道，这小子行啊，跟他妈水匪都能攀上交情。

不过今天这事儿，他心里明镜儿，再打下去肯定占不到什么好处，跟他折冲都尉府一点关系没有的事儿，他犯不着去损兵折将出这个冤枉头。

赵九丑喝止住了手下之后，对着郭业再次抱拳喊道：“郭业，今天如果这么打下去谁也占不到谁的便宜。就到此为止吧！当日你饶我一条性命，今日我率手下兄弟撤出岷江江面，给你们腾出水路，还你一个恩情！”

说到这儿，赵九丑觉着自己有些不够光明磊落，补充了一句道：“呃，我赵某人不占你便宜，既然双方一时间难分胜负，此次就当我还你半条性命，还欠你半条性命，咋样？”

我日！

郭业听着赵九丑最后一句话，差点笑喷了。

敢情这性命还可以先还半条，再还半条的？你丫当是分期付款呢？

不过赵九丑这个方法倒是皆大欢喜，对方人数众多，肯在不分胜负的情况下甘愿撤离，未尝不是一件对人对己都有好处的美事。

随即点头称道：“成，就按你说得办！”

赵九丑默然点点头，回过身子开始招呼起其他白帆船上的水匪小头领，准备风紧扯呼。

谁知赵九丑身边一个小喽喽模样的人冒了出来，尖声喊道：“那啥，大当家可是要您将这艘花船上的金银珠宝统统带上岸的哩，你这么做不合适吧？”

“啪！”

赵九丑反手就是一巴掌直接甩到那插嘴的小喽喽脸上，怒骂道：“放你娘的屁，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了？”

“记住了，老子是二当家！！！”

教训完犯贱的小喽喽一通之后，赵九丑率先撤离江面航道，随后其他十来艘的白帆船一一紧跟其后。

郭业看着赵九丑刚才那作派，听着那句“老子是二当家”，心中真是不知该如何评判了。

霸气？

还是二逼？

一时难解。

倒是康宝，见着近千水匪竟然在郭业的几句说和之后，愣是放在到嘴边的肥肉不去啃，今天的怪事真多的。

目送完赵九丑的十几艘白帆船离去，消逝在视线之内后，郭业收敛了心思，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那艘还在呼呼着火的大花船上。

我了个去，再任由它烧下去，这船可真要沉了。

顿时，对着康宝说道：“康大哥，赶紧的，叫上弟兄们赶紧靠过去，咱们先救了火再说！”

康宝唔了一声，对着手下嘶吼着又是一阵吩咐。

哗~~~

六艘银琅船徐徐朝着那艘火势正旺的大花船开了过去。

徐徐逼近.....

大花船附近江面上漂浮着零散的尸体，有身穿百姓衣衫的水匪，也有身穿下人衣裳的仆役，还有几具女尸，貌似像丫鬟老妈子。

嗯？

怎么还有衙役公差的皂服？

康宝在郭业耳边嘀咕了一句：“娘的，这几具尸体好像是益州府衙衙役，

好像是刺史大人的站班衙役，乖乖，这船上不会是咱们益州郡的尤刺史尤大人吧？”

刺史大人，整个益州郡六县的大哥大？

郭业双眼也是透出惊诧，不会这么巧吧？

砰！

银琅船与那艘大花船稍稍碰撞一下，靠了过去。

这时，从甲板之上跌跌撞撞跑出一个年约五旬的老者，头上两翅乌纱帽戴得歪歪斜斜，一身绯色官袍早已被烟熏火燎沾满灰烬，手提三尺青锋剑狼狽得靠在船舷上阵阵咳嗽。

绯色官袍？

郭业眼尖地发现这件绯色官袍并非浅绯色，而是深绯色，我草，这他妈可是四品大员的官服啊。

这人绝非是益州刺史，来头肯定比刺史大人还要大。

就在郭业心中大震之余，那咳嗽的大官骤然发话喊道：“咳咳，咳咳，船下军士速速上来救火，本官，咳咳，本官乃是……”

## 第148章兵部侍郎卢承庆

“本官乃兵部左侍郎，卢，卢承庆！！！”

绯袍大官一边咳嗽，一边朝着郭业、康宝等人喊道。

我去了个去！

郭业和康宝两人听着绯袍大官卢承庆亮明身份，双腿大了个颤儿，双双差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康宝震惊的是这个狼狈不堪的五旬老者竟然是堂堂的朝廷正四品大官，可以行走大唐中枢的兵部左侍郎。

而郭业则是惊讶卢承庆的官职之外，还诧异对方的名字。

卢承庆，如果他没记错的话，这位被船头大火逼退得如此窘迫的兵部左侍郎卢承庆，应该就是在贞观中期被太宗钦封为范阳定公，戏称卢定公的卢承庆。

如今是贞观三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还悉数再世，名臣虎将，大腕云集，这位时任兵部左侍郎的卢定公并不咋出名，不显山不露水。

可关键是这位爷们能熬啊，一直熬到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驾崩，他还老当益壮，还活了二十来年，享七十六高寿而逝。

到了高宗李治继位，什么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多数早就化为冢中枯骨，一杯黄土，除了长孙无忌，程咬金，褚遂良等名臣在世在外，就属他这样的贞观后期才崛起的文臣最多。

高宗皇帝这个病秧子继位没多久，就开始断断续续的生病，助涨了武后临朝的野心。

这下倒好，到了武后临朝，长孙无忌，褚遂良这些贞观大臣再次挂掉，熬到六十大几的卢定公就开始了他这辈子最牛逼的余下十年。

也是时来运转，也是矮子里头拔高个，更是这位卢定公历经三朝有资历，最最关键是这位卢定公没有机会站队到李家王朝这一边。

六十大几的老臣愣是被武后选中，吹了枕头风，被病得一塌糊涂的高宗皇帝选入了宰相班子，过了一回宰相瘾。

而且还是宰相里头最高的品衔——同中书门下三品，这虽是虚衔，却是宰相里头的至高荣誉。

而后十年间跌宕起伏，起起落落，在七十四岁之年从刑部尚书的位置上致仕退休，七十六岁得享高寿，含笑九泉。

不过，

郭业仔细一算，如今才贞观三年即公元629年，那推算起来，这位卢定公也才是三十五六岁岁的年纪啊，咋是五旬老者呢？

趁着康宝着急忙慌挥斥着手下府兵赶紧上船救火的空档，他细细一瞅还在咳嗽喘着粗气的卢承庆。

麻痹，难怪看着像五旬的糟老头子。

头发凌乱，眉毛和几络密须都被烧得乱七八糟，怎么看怎么都像一个狼狈到了极致的糟老头子。

但是郭业心细的发现，这位范阳定公卢承庆的脖颈处还算暂白，且皮肤润泽，根本不是一个糟老头子所能具有的。

即便说头身形像老头子，只能说这位卢定公家族遗传，天生个子矮吧。

啧啧，三十五六岁的兵部左侍郎，牛叉了。

兵部左侍郎是什么概念？

兵部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兵部尚书等同如今的国防部长，而兵部尚书拥有两位副手，即兵部左侍郎与兵部右侍郎。

历朝历代，除了蒙元朝廷是右为尊之外，都是以左为尊。

因此，兵部左侍郎就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副部长，这个副部长可不是排名靠后的副部长，而是真正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也可统称为国防部常务副部长。

常务什么意思？便是什么事儿都是他在打理，让在操办。

日你个仙人板板，郭业再次心中啐了口脏话，三十五六岁的国防部常务副部长，真是牛逼闪闪亮晶晶了。

而更要命的是，兵部左侍郎这样的正四品官职在如今的贞观初期，根本不算啥，先不说凌烟阁那二十四位功臣，就说盘在正四品之上的三品，二品，还有几十位。

从这儿便可看出，如今贞观初期的大唐王朝，真可谓名臣虎将，大腕云集，你往长安皇宫的早朝大殿中扔一颗大萝卜，背不住你就能砸到一个教科书里头有过记载的历史名人。

什么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长孙无忌……多，多如牛毛。

郭业心中再次嘀咕道，难怪这位卢定公在贞观年间如此不显山不露水了，这么多头大鳄在上面压着，想出头真比登天还难。

还算他熬得够久，熬到上面那些大鳄们统统不是病逝就是被处死，不然到死也甭想过宰相的瘾。

康宝见着郭业痴痴发呆，以为郭业也跟他一样，被卢承庆这个兵部左侍郎的头衔给唬住了，不由心道，我还真以为你小子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呢，敢情也跟我一个鸟样啊！

当即用手拱了拱郭业的胳膊，悄声道：“别发愣了，赶紧的，兵部侍郎大人在前，你我不上前见过，可就大大的不合适了。”

郭业啊了一声，被康宝从推搡中弄醒，稍稍恢复了常态。

着实不怪他不够淡定，能够在这偏离长安几千里的蜀中地方，还是在一处小小的岷江之上，如此的机缘巧合，碰见一位历史上比较有趣的名人，谁能淡定？

再说了，如今他才一个小小的九品巡检，正四品的兵部左侍郎对他来说还是一个高山仰止的存在，郭业心中打定了主意，你妹的，见着名人不抱腿，枉为一代穿越人。

即便抱得大腿不是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大神，但是一个能够行走在朝廷中枢的四品兵部左侍郎对他来说，也是一块超级粗的蚊子腿儿了。

卢承庆当上宰相虽说是几十年后的破事了，但是现如今，卢承庆也是他郭业所不能直视的。

都说朝中有人好做官。

想来卢承庆兴许便是我郭小哥好做官的朝中人哩。

抱，必须抱，必须抱得紧紧实实。

随即，郭业没有理会康宝，而是赶紧提起长枪猛然一蹦达，跳到了对方

花船的甲板上，腆着比富贵牡丹花儿还要娇艳的笑容，疾步上前蹭蹭跑到卢承庆跟前盈盈一拜，呼道：

“呀呀呀，原来是兵部侍郎卢大人当面，下官救援来迟，让大人您受惊了，下官有罪，有罪啊！”

郭业一番恬不知耻的马屁顺风就拍了上去，就差扑倒在卢承庆的怀里了。

这番声响惊动了还在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的卢承庆，也将晾在船下的康宝傻傻地唬住了，郭业这番举动看得他不由咋舌，久久不能平复。

套用郭业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康宝心中疾呼，节操呢？节操呢？节操何在？

卢承庆面颊被烧得跟个非洲难民似的，见着郭业突然如此热络上前，紧忙扯起绯袍袖子抹了一把脸上的灰烬，个人虽小但是双眼有神，望着郭业沉声问道：“你何人？”

郭业自然不会放回近距离和卢承庆套交情的机会，面容极为恭维地回道：“下官乃是陇西县衙官员，司职陇西巡检一职。”

郭业当下一自报家门，卢承庆便打量了他一眼，喃喃自语道：“原来是个九品小巡检啊！”

我靠！

郭小哥顿时脸上挂不住了，你妹的，九品小巡检咋的了？这也就了你丫的狗命吗？忒儿瞧不起人了吧？

当然，他的脸上尽是可掬的笑容，却没有露出一丝的愤慨，继续套着交情说道：“敢问侍郎大人这是要去往何处，怎得如此冒险出行啊？幸亏下官今天偶过巴蜀县这边的岷江流域，不然今天可就真要出大事儿了。到时候，这益州的官员可是要吃了大苦头啊！”

郭业这话前半句都是废话，重在后半句。

说白了就是暗暗隐晦地提醒卢承庆，你丫的性命是我救的，没了我，你今天可就要挂掉了，你做人可不能忘本啊！

虽然隐晦，但是卢承庆年仅三十五六便能坐上四品大员的位置，怎么可能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呢？

自然也是听出了郭业的话里有话。

猛然觉得这小小年纪的九品巡检倒是有趣，刚想拂须大笑，可惜那几络男人的象征没有了。

呃……

尴尬之余只得挥了挥衣袖，像是驱逐空气中的灰烬，又像是将尴尬一扫而空，而后对着郭业苦笑道：“小小九品，倒是牙尖嘴利，不过你刚才在江上之所为本官都看在眼里，一身白袍，端的勇猛，不错！”

郭业听着卢承庆似贬实赞的言语，心中也是窃喜，心道，看来这卢承庆也不是那么高傲之人啊，到底是有本事的人，自然不屑做那不地道的事儿。

当即对着卢承庆再次抱拳致谢道：“侍郎大人谬赞，谬赞了，下官也只是略尽本分而已。”

卢承庆回头看了一眼还在继续扑火的一帮府兵，又舔了舔干涩的嘴唇，问道：“你看本官这船被烧得没有囫囵之处，小巡检，莫非你不想请本官你去船上一坐，以茶汤待之？”

唔？

郭业心中再次一喜，不请自去，莫非卢承庆还想跟小哥多多沟通感情不是？

嘿嘿，这可是天大的机会，好事，天大的好事哩。

随即哈哈一笑极尽讷媚地说道：“瞧侍郎大人说得甚话，您这么尊贵的客人，下官便是盼星星盼月亮，想请都请不来哩。既如此，还请侍郎大人拨冗一去，下官亲自给您煮上一碗好茶汤！”

“哈哈，好生一个会说话的小巡检，好，前头带路，走吧！”

被郭业这么几句好话一拨弄，卢承庆也是一扫心中因为刚才江中险些遇难的晦气，大步随着郭业朝着银琅船而去。



## 第149章失算了！

郭业与康宝二人将卢承庆请下了花船，引到银琅船之上。

同时，郭业低声吩咐起程二牛与关鸠鸠二人去烧煮茶汤，随后找了一间宽绰的船舱与卢承庆一边攀着交情，一边闲谈起来。

待得茶汤煮沸，卢承庆对郭业和康宝这两个年轻人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而后，关鸠鸠小心翼翼地捧进茶碗一应物什，侍候完船舱三人一碗茶汤之后，悄声退出了船舱。

“侍郎大人请用茶！”

郭业殷情地将茶汤端起，递到卢承庆的手中，一副讪媚小人的模样看得康宝浑身起着鸡皮疙瘩。

“呼，呼呼~~”

卢承庆坦然地接过茶碗吹拂几口热气之后，慢酌慢饮地喝起了茶汤，不一会儿便喝得底儿朝天，甚是解渴。

将空碗搁置了一边之后，卢承庆没有理会殷勤的郭业，相反却是饶有兴趣地问起身边的康宝，道：“你的父亲便是益州的折冲都尉康岳山？”

康宝不同于郭业的殷情讪媚，这小子一副浑浑噩噩地表情，木然地点点头。

的确，让康宝这性子却拍马屁，着实太过为难于他。

不过卢承庆倒是没有计较，反而抚手大赞笑道：“好啊，父从军子行伍，将门虎子，不外如是。”

大赞之后不顾略微被夸得有些羞涩的康宝，又是一阵哈哈狂笑，浑然将郭业晾在了一边，完全成了一个局外人。

郭业看着卢承庆和康宝这两人的鸟样，心中不由吐起酸水，擦，你无视便无视呗，得意个毛啊，瞧你俩那得瑟劲。

不过机会就在眼前，怎能让他稍纵即逝呢？

于是郭业找了个由头，再次厚颜无耻地插嘴问道：“侍郎大人，下官一直疑惑呢，您千里迢迢从长安到来蜀中，还轻装出行就带几名下人与衙役，这是要往何处去啊？”

这也并非郭业没话找话，而是他心中的一个疑惑。

按理说，即便兵部左侍郎这样的四品京官在京城长安并非什么一手遮天的角色，但是到了地方那就不一样了。

不都说吗？

京官到地方，连着大三级。

无法就是因为长安乃天子脚下，御龙治所，连皇帝都能时不时都看见，怎是地方官员所能比拟的？

益州刺史乃中等州郡的刺史，按理说也是从四品的地方大员，但是见到卢承庆这样的正四品兵部左侍郎，那就跟见了钦差一般，恨不得将他供起来拜着。

无非就因为人家能时常得见龙颜，在皇帝面前说上几句好话顶的上你兢兢业业干上一年的政绩；同样，人家在皇帝面前给你泼上几桶脏水，照样顶得上你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干上三年。

这就是差距！

郭业一直都在好奇，为何像卢承庆这样的兵部侍郎怎么会千里迢迢来到蜀中地区。

一，他肯定不是回乡祭祖，因为卢承庆乃是幽州范阳人氏，这里蜀中，一南一北，天差地别。

二，他也不是奉旨替天子巡狩四方，哪个钦差出巡不是带上几百御林军沿途保护，又是锣鼓又是钹的？

哪里会有卢承庆这般寒酸，竟然只带了几个丫鬟老妈子随行伺候，仅仅带了十来个衙役沿途保护。

最后还被水匪围攻洗劫，差点挂在岷江江面之上。

如果真是这样，那卢承庆这个倒霉鬼真是史上第一个被挂在水匪手中的钦差大人了。

卢承庆听着郭业询问，突然伸手摇摆，笑道：“莫要再称呼本官为侍郎大人了，呵呵，刚才水匪烧船围攻，本官一时情急之下，才喊错了嘴，惭愧惭愧！”

啥？

郭业一脸惊怪，双眼顿时瞪得如铜锣这么大，怔怔地望着卢承庆，太不可思议了。

这厮不会装逼，冒认兵部左侍郎卢承庆之名吧？

你娘逼的！

不对啊，郭业将眼珠子转到了卢承庆的绯色官袍之上，心道，即便冒认，这身官袍也没地方可要购置啊，这年头私制朝廷官服，可是杀头的大罪。

到底怎么回事？

郭业一头雾水，旁边的康宝也是被弄得嘴巴一张一合，久久不懂。

卢承庆顺着郭业的目光流转在自己的官袍之上，恍然大悟，自惭一笑，道：“呵呵，本官是卢承庆不假，不过却已不是兵部左侍郎啰！”

说着拍打了几下身上的绯色官袍，说道：“本官今日刚刚到任，还来不及换下这绯色袍，就心急火燎地跑来岷江水面巡视一番，谁知却遇到今天这事，真是造化弄人啊！”

这下郭业算是听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什么叫已不是兵部左侍郎，今日刚刚到任？

你奶奶的腿儿，这卢承庆说话也太矫情了，兜了这么一大个圈子点明来历。

从长安的正四品兵部左侍郎调任到益州来，即便给你一个从四品的益州刺史，那也是降级被发配到地方了呗。

我靠，敢情是在长安被贬到益州来的，那还装什么大半蒜啊？同是天涯沦落人呗。

霎时，

郭业收起了刚才那副讪媚恭维的嘴脸，与康宝对视了一眼，看这小子一脸茫然的样子，敢情还没绕过弯来，没听明白卢承庆的话中之意。

“这是什么？”

卢承庆走到郭业摆放在船舱中的那件神秘物什，猛然掀开了覆在那件东

西上面的油毡。

陡然，

一件约莫长三米，宽两米，栩栩如生，以微缩比例呈现整个益州地貌城池的沙盘，展现在卢承庆眼前。

有山有水有城池，还有联系着各个城池之间，如密密麻麻蜘蛛网般的条条官道。

城池是用大小各一的石子儿替代，石子儿旁边插着一根写着城池名字的竹签；

处处山脉是用泥巴捏塑而成，里面依稀揉碎了一些树叶掺杂在一起，有些许盎然绿意。

至于如脉络般的条条官道，则是用麦秆制成。

粗粗一看之下，当真有点像缩小版的益州。

卢承庆的一声惊疑也将康宝吸引，这厮跑了过去一看，足足吃了一大惊，一边指指点点一边自言自语道：“这咋像咱们益州哈，你看，这是郡城，这是巴蜀县，这是陇西，嗨，这是吴中县，这条看似环绕着整个益州的便是岷江吧？郭兄弟！”

康宝指点一番之后，突然转头问着郭业道：“兄弟，这便是你要跟我爹谈买卖，献给我爹的好玩意？”

既然都被卢承庆掀开了神秘，郭业也懒得遮遮掩掩，随即大大方方地向康宝承认了一番。

倒是卢承庆，从看着沙盘不由惊呆了的神情中缓缓中醒来，有些不可置信地问着郭业道：“这是小巡检你亲手制成的？”

卢承庆并非如康宝那般看待事物如此简单，相反，他能够做到侍郎位置，而且还是掌管全国兵事的兵部侍郎，自然有他的一番眼光。

他从这个不知名的东西中看到了此物对军事战略必能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边防军对阵突厥，能够拥有一个详细描述边疆地带状况的此物，那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至少能加大帅帐对战事的了解与统筹。

如果皇帝陛下能够拥有一个庞大的，关于整个大唐国境十道三百六十一州郡，乃至详细到县的沙盘，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境况？

.....

.....

郭业不知道卢承庆现在所想，但是自从听着卢承庆被贬到益州来之后，心里就拔凉拔凉的。本来打着抱大腿的主意，现在倒好，这大腿还是一个被贬到地方的过气侍郎。

能有啥用？

即便卢承庆主动让他抱大腿，他也不敢抱啊。

要知道，从堂堂四品京官不仅被降级，还被贬到益州这种蜀中偏远地方来，这卢承庆是犯了何等的大罪，惹了多猛烈的龙颜大怒啊。

甭管卢承庆将来会这么红火，至少他看得出来这几年之内，这丫就是口冷灶，还是怎么添柴加火都烧不起来的冷灶。

难不成现在就抱上去，跟这卢承庆这倒霉蛋一起熬，熬到他六十大几当宰相，自己也四十大几再飞黄腾达不成？

擦，你卢承庆愿意，我郭小哥还不愿意呢，你妹的！

“小哥，小哥，卢大人问你话哩！”

康宝打断了郭业的遐思，将他从沉思中拉了出来。

郭业啊了一声一脸冰渣子神情冷冷淡淡看着卢承庆，刚才那股热乎劲几乎一扫而空，随意点头敷衍道：“嗯，正是下官所制。”

言语中也没有了刚才的讪媚劲儿，平平淡淡索然无味。

卢承庆听完郭业的回话之后，也没有注意他的态度，反而有些欣慰地叹道：“好啊，大好啊，没想到本官一到任，便发现了如此精致的奇怪，端的大用处，太有大用处了！尤刺史算是运气不佳了，不能欣赏到如此奇巧之物。小巡检，此物叫何名？”

“沙盘呗！”

郭业还是不咸不淡地敷衍了一句，言语中有些不耐烦。

“呀？”

康宝一声惊呼，冲着卢承庆喊道：“卢大人，原来您接替了尤刺史，掌管咱益州地界儿了？可喜可贺啊！”

郭业听着康宝这个时候烧起冷灶拍马屁，不由心中一阵鄙视。

不过，很快他就鄙视不起来了。

接替可尤刺史？

那卢承庆如今便成了掌管年益州六县的一哥了？

麻痹，县官不如现管啊，这哪里是冷灶啊，对如今的我来说，不正是一口热乎乎的好灶吗？貌似康宝他爹也归刺史管吧？我他妈寻思什么呢？

我日，这回老子失算了！

郭业心神发乱，身形失稳，脚跟一个打滑……

砰！

仰天倒地！！

## 第150章卢刺史的心思

银琅船上，被贬为益州刺史的前兵部左侍郎卢承庆继续围着沙盘悠悠打转，啧啧自语不断赞赏着郭业的这个突发奇想的巧物。

至于郭业，则是被康宝扶起后灌了几口茶汤才稍稍回复如初。

郭业坐定之后，卢承庆猛然转过头来，问道：“郭巡检，这便是你此次前往益州郡城拜访康都尉的目的吗？”

说着指了指地上那个偌大的沙盘，说道：“看不出来你倒是长着一副玲珑心，知道投其所好，别说康都尉这个军伍中人了，便是本官这种读书之人，粗粗看了一眼这个沙，沙什么来着？哦对，沙盘，仅仅看了几眼，便喜欢上了这个东西。哈哈，当真是一件大有用处的好东西啊！”

郭业因为自己前后态度的反差而心里有亏，但是他也知道，如此精致而又跨时代的沙盘对卢承庆这种出身兵部，卓有见识之人，那绝对是有相当大的杀伤力的。

不然的话，卢承庆也不会改变了对他的称呼，不再以“小巡检”相称，相反，连姓带官职的称呼他一声“郭巡检”，可见自己在对方心中的地位，猛然拔地而起。

随即郭业将心中那些尴尬驱逐干净，颇有底气地点头称道：“卢大人好见识，这是下官苦思冥想了好几个月，才灵光乍现偶然得出的东西。呵呵，无论是州府衙门或者军伍都尉府，如果有了这么一件精细如斯的沙盘，端的是事半功倍啊！”

卢承庆深以为然地点点头，没有否认郭业的说法，而后想着康宝刚才大喊郭业，说着郭业献此宝贝，是要跟康宝父亲康都尉谈买卖，顿时来了兴趣。

于是颇为眷恋地再看几眼地上沙盘之后，徐徐走到桌前盘腿稍坐了下去，问着郭业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看来你之前你是打定了主意，要想献此宝贝博得康都尉一笑，好伸手要点什么吧？”

到底是三十五六就做过兵部左侍郎的人，到底是在长安官场摸爬滚打近十年的官油子，眼光何等毒辣，一眼便看出了郭业的所图。

郭业心里先是咯噔一下，但立马恢复了常态，都被别人推敲出来了，他还辩解个毛？再说了，这也不是什么丢人之事。

随即重重地点了几下头，表示卢承庆猜的不错。

卢承庆哈哈一笑，说道：“本官也对这沙盘爱不释手，真起了些许‘横刀夺爱’的心思，你说说吧，看本官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如果本官能办到的话，你何不将这宝贝转送于我呢？再说了，你对本官有救命之恩，就冲这点，本官也要听听你的诉求，看我能够助你一臂之力。”

呃……

郭业一阵语塞，这是赤裸裸的诱惑啊。

要知道，这益州地界儿，他卢承庆接任了刺史之位，那便是稳稳当当的扛把子。

就连康宝他爹，折冲都尉康岳山也归他这个益州刺史节制，自己拜访康岳山所求之事不也在他的节制之内吗？

不过这事儿，会不会有些不地道？

万一让康岳山知道了这事儿，会不会有些不高兴，误以为自己这个小小的九品巡检竟敢跨越了他这个益州折冲都尉，不将他放在眼里呢？

越级诉求，这好像也是职场几个不可逾越的潜规则吧。

一时间，郭业有些犹豫不绝了。

卢承庆心思细腻，从郭业躲躲闪闪的眼神中猜出了一二，随即哈哈大笑道：“放心吧，本官与康都尉本就是精诚合作的益州同僚，而且也算是旧识，想必他知道之后，只有成人之美，绝对不会不开心的。”

说着转头问了句康宝道：“康校尉，令尊可是个坦荡磊落的好汉子，你说的是吧？”

康宝一听卢刺史夸赞自己父亲坦坦荡荡如君子，光明磊落如豪杰，自然面露喜色，不滞点头称是，早已将郭业抛诸脑后了。

郭业见状，得，都这么说了，哥们还不说出来那就太矫情了，到最后既得罪了刺史大人卢承庆，连带的康岳山都懒得理会自己。

两头不讨好，得不偿失之事绝对的不能干。

当即，牙一咬心一横，从怀中掏出之前自己口述由关鸠代笔的那份东西递了上前。

卢承庆一见郭业没有说话，却递给自己一份卷成轴的宣纸，隐约透着黑色墨迹，心下些许疑惑，但还是接了过来。两手缓缓打开卷轴，细细看起来……

《如何利用岷江水域来加强益州六县治安及增加税赋的若干建议》

……

跃入卢承庆眼帘的是这么一副用词拗口却直白易懂的标题，他没有深究这标题的写法，而是耐着性子缓缓看了下去。

通篇大概千八百个字，若论辞藻华丽与否，卢承庆只能嗤之以鼻，简直就是狗屁文章。

但是这直白的文章之中透着的具体意思，卢承庆却是已然看懂，心中更是惊呼：

这郭业真乃鬼才也！

小小年纪，竟然能想得如此通透和深远，能想到利用环绕益州六县的岷江流域，来加固益州六县将其打造成守望相助同气连枝的大堡垒，更是能想到在岷江水域设关卡，拦截过往商船收取税赋，而且还能让过往商船心甘情愿地掏这买路钱。

无他，就因为收完对方的关卡费用，负责沿途保护其顺利开出益州段的岷江流域，而不被水匪所打劫。

将心比心，损失商船货物最后人财两空，与收取些许微薄的过关税，只要有脑子的商贾都会愿意。

孰轻孰重，自有公论。

这样一来，不仅地方治安得到肃清，益州府衙的税赋得到增盈，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份政绩，厚厚实实的政绩。

不错，真不错。

不过这份什么乱七八糟啥啥啥的若干建议也有缺陷的地方，那便是郭业这小子主动请缨，要求得到负责六县的巡检司。

说白了，就是恬不知耻的伸手要权，而且不是小小的要权。

他不仅要担任陇西县的巡检，还要同时兼任巴蜀，吴中等其他五县的巡检。

看到这儿，卢承庆也觉得郭业这小子疯了，简直是失心疯，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人同时兼任六个县衙的九品巡检之位。

真是闻所未闻。如果真要准了他的要求，这不是闹出官场笑话了吗？让其他州郡知晓，非笑掉大牙不可。到时候自己这个益州刺史的名声可就毁了，在蜀中地区甭想抬头做人了。

但是郭业的这份计划，又委实令他太过心动了。

此时的他就好像一只快要饿死的老鼠，看见前面有块又大又肥的五花肉，心中恨不得撒丫子跑过去叼在嘴里，可惜肥肉却在老鼠夹子上。

矛盾，纠结！

“呵呵……”

卢承庆将手中卷轴搁于桌上，张嘴苦笑一声，对着郭业叹道：“郭巡检小年纪，倒是雄心壮志啊，一人就想独揽六县巡检之职。”

郭业一听，知道卢承庆这话哪里是夸他，这是变相的损了他一把。

但是他知道卢承庆还有后话，于是表情淡然地不说话，坐等着下文。

果然，卢承庆摇摇头指了指康宝，说道：“你所提议之事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本官也竭力认可。但是，你所要求之事，别说康校尉的父亲，就连本官都无法应允于你，难，委实太难了，官场之中未曾有这先例开过呀。”

咯噔！

郭业的心中瞬间沉下，心道，麻痹的，忙活的半死，难不成白费功夫了？

霎时，

整个船舱之内陷入了平静，郭业脸沉如水不言语，卢承庆皱眉闭眼似苦思冥想，而康宝则是挠着后脑勺，愣是不知道这两人到底打得什么哑谜。

静，

半盏茶的光阴就在寂静中渡过……

卢承庆没办法不绞尽脑汁想招儿，现在他从京城长安被贬到蜀中益州这种偏远的地方，委实需要极大的政绩来证明自己，引起长安朝廷的再次重视。

郭业的若干提议便是给他带来政绩的契机，难不成眼睁睁地看着如此大的一个契机从自己眼前悄然飘过？

突然，

卢承庆轻咳一声，打破了这份寂静，若有所思地沉吟道：“兴许可以变向的取一个折衷之法……”

## 第151章益州六县团练使

“咦？”

郭业双眸陡然一亮，脱口问道：“什么折衷的办法？”

卢承庆轻声吐道：“你可曾听说过，十道各州府可自行组建一定人数的团练兵，用以维护本州境内的匪乱民变？”

团练兵？

郭业猛然被这新名词给唬住了，大唐的禁军，府兵，神策六军，包括大唐晚期各地节度使所掌控的藩镇兵，他都听说过。

但是这团练兵到底是什么玩意，他还是第一次听说。

看着郭业一脸不知的样子，卢承庆心道，任凭鬼才多多，到底还是出身小小地方的九品巡检，孤陋寡闻，知之甚少啊。

随即转头对着旁边的康宝说道：“康校尉，你出身将门，又领兵行伍，总该听过何谓团练兵吧？”

康宝听到卢承庆的问话，这下可把他乐坏了，敢情郭业这小子也有不知道的东西啊？

继而不无得意地朝郭业眨巴了两下眼睛，才回卢承庆道：“刺史大人算是问对了，如果何谓团练兵都不知晓的话，咱老康家也真的没脸在军中混下去了。”

随后走到郭业的身旁，轻声解释道：“团练兵不属边军，也不属府兵，而是一支归各州刺史统御的武装。这支部队人数不多，主要从民间征集，约莫一百五十户人家征募十五名青壮吧。这些被征募的青壮不入军籍，不出州境，专事本州境内的匪乱民变。对哈，还有，团练兵春夏为农，秋冬集训，州府只负责口粮酱菜，不给军饷哈。”

听明白了！

郭业嘖巴两下嘴，总算是听明白这团练兵到底是什么地干活了。

你妹，不就跟后世的民兵预备役差不了多少嘛，战时为兵，闲时为农，秋冬农闲之时统一军事训练嘛。

民兵民兵，又民又兵呗。

放在二十世纪初三四十年代，这民兵就变味儿了，跟保安队没什么两样。

霎时间，郭业脑中浮现出某部红色电影，一个斜挎盒子炮，穿着绸缎衫军用靴的狗腿子，冲着日本小鬼子屁颠屁颠跑上前去，一口一个太君，我是保安队地干活。

卧槽儿，

感情团练兵是这么回事啊！

紧接着，卢承庆说道：“我益州辖下六县，在大唐州郡中分属中等州郡，可置团练兵六百。如果将这六百团练兵放在六县岷江水域，是否能够担任起维护百里水域安定以及设关卡收赋税的事宜？郭巡检！”

六百团练兵？

郭业听着卢承庆这问话，貌似想将这六百人的民兵武装交于自己手中？

用六百人地方武装的团练兵来控制环绕六县长达近百里的岷江流域？

这貌似有点难吧！



先不说这流域太长，六百人委实铺张不开来，就说这近百里岷江水域大大小小十几股，人数达到五六千甚至近万的水匪，都不好清剿吧？

“怎么？郭巡检敢狮子大开口，想要兼领六县巡检，却没点本事不成？”

请将不如激将，卢承庆陡然起着高音质问郭业道。

郭业哪里会吃他这一套，断然不会一时意气，将自己再次置身险境，前番独守陇西孤城之事还历历在目呢。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当即继续保持着一脸淡然，抱着商量的口吻问道：“刺史大人，这团练兵可否再扩充一些人数呢？毕竟实力足够了，也能事半功倍不是？”

见着郭业不吃自己这一套，卢承庆有些意外，这小子真是说变就变，之前还讪媚如小子，一遇到关系自身之事却谨小慎微，当真有些吃不准他。

无奈，喟然一叹道：“团练兵一事，朝廷是有过明文规定，上州郡可征募一千人，中州郡可征募六百人，下州郡仅仅只能征募三百人。这是朝廷的章程，本官丁点也不能愉悦。不过——”

卢承庆话锋一转，再次指了指康宝，道：“团练兵虽不归折冲都尉府节制，但是如遇到紧急状况，可拿着本官手令，前往折冲都尉府求兵。同在益州州境内，本应同气连枝嘛。”

“是啊是啊，兄弟！”康宝也插嘴道，“有哥哥我在都尉府呢，你担心个屁啊，到时候你只要言语一声，哥哥怎会眼睁睁地看让你陷入困境呢？到时候咱们兄弟连并肩作战，杀遍岷江水匪无敌手哈。”

康宝口沫飞溅，说得那叫一个慷慨激昂。

郭业听罢，默然点头表示应承了此事，虽然不能没有达到自己兼任六县巡检的愿望，但是能够领着六百团练兵统管百里水域，那也够自己威风的了。

谷德昭不也才掌管三班衙役和壮班两百来人吗？

单单从手下人数上，小哥他妈碾杀这狗日的。

既然接下了这单活，郭业便开始询问起一些事无巨细的问题。

“敢问刺史大人，这六百人的防具兵械，从何而来？”

“既然六百团练兵归我这个益州刺史节制，那这些东西自然是益州府库提供，刀枪剑戟，弓弩箭矢，一应俱全。”

“多谢刺史大人，那我手下六百儿郎的粮草饷银，这，是否足量足饷？”

“哈哈，郭巡检无需考虑这个，皇帝还不饿差兵呢，更何况你能设关卡收税增盈州府，这个本刺史自会安排人手去操办此事。”

“刺史大人，六百团练兵屯兵何处？”

“本官不掺合，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随你自行决定，可否？”

“多谢大人信任，不过在江面上混，这船只可不能少了，大人总不能拿些小渔船来糊弄我吧？”

“这个没问题，折冲都尉府肯定有不少闲置的船只，本刺史亲自张口跟康都尉要。”

“刺史大人，下官觉得折冲都尉府的银浪船不错，是不是也跟康都尉借上几艘？”

“呃……”

卢刺史乍然沉吟，这银浪船在蜀中这种内陆地方可是个稀罕物，价值有

多大他也是知晓，就连益州折冲都尉府也仅有十艘，都是康岳山自行要来的宝贝疙瘩。

夺人所爱只可一不可二，他已经夺了几乎掉进康岳山兜里的沙盘，如果再跟他要银琅船，可就有些不地道了。

这事儿，即便他是康岳山的上司，他也不敢冒然答应。

不过一旁的康宝却爽快地竖起两根手指，然后右手拍打着胸口，对着郭业说道：“这事儿交给哥哥来操办，从我那儿匀两艘给你，我爹那边自有我说道。”

“成！”

郭业握拳轻轻拍打了一下康宝的胸口，竖起拇指赞道：“够仗义！”

既然康宝出头办理此事，自然是皆大欢喜。

卢刺史粗粗呼了一口气，诸事已了。

不过郭业貌似还有问题，急忙追问道：“刺史大人，下官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日你个仙人板板！

卢承庆也学着川蜀人的口头禅心中暗暗骂了一句，这小子还上赶着来，没完没了？

不过他还是保持着涵养，耐着性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你问！”

郭业伸出食指，点了点自己的鼻子，问道：“刺史大人，如今属下统领六百团练兵，掌管着益州六县近百里岷江水域，再叫陇西巡检，有些不合时宜了吧？是不是该换个称呼呢？总得有个名目，有个出处，各地县衙才会配合下官行事，不是？”

卢承庆听着点点头，师出有名倒是有些道理。

略微想了想，说道：“嗯，本官也是第一次组建团练兵，就暂且给你一个益州六县团练使的官职吧，职责便是管辖我益州六县这近百里的岷江水域，这样如何？”

益州六县团练使？

郭业琢磨着这新官职，听着甚是霸气。

不过，他又想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随即问道：“敢问刺史大人，这益州六县团练使，该是几品啊？操着这么大一摊子事儿，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总不能还是个九品小吏吧？”

“我想想……”

## 第152章挂职益州府兵司佐官

“唔……容本官想想！”

卢承庆双目微闭，沉吟了一声之后，久久不语。

他知道，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天下间根本没有这么便宜之事。如今指着郭业这小子带领六百团练兵整治岷江水域，给自己带来一份能够夺目的政绩，所以他不能饿着郭业。

但是他心里也清楚，团练兵本来就并非什么朝廷正规军，哪里有什么品衔可加封的。放眼如今整个大唐，也只有府兵与边军，还有大唐帝都的神策六军与禁军方有军中品衔可配，如果六百人的正规军，怎么也能给郭业请个八品的宣节校尉当当。

可惜郭业统领的仅仅只是六百团练兵，离朝廷正规军就差点儿意思了。

这下可有点难了。

纠结！

突然，卢承庆想到了另外一个折衷的方法，唰的一下，本已合着的眼睑陡然睁开，放出一丝精光，有些失态地拍案而起，大喊道：“有了！”

只听卢承庆转为盈盈笑意赞道：“也就是你机缘深厚方有此契机啊！本官到任之时，听益州长史孙逊言及，尤刺史离任之时，同时也带着原益州府六司的兵司佐官离去，一道赴任长安。如今益州府的兵司佐官一职正好空缺，不如本官就推荐你接任，如何？”

六司亦称六曹。

县衙有六曹房，州府照样也有六曹房，分别负责益州府六县的功、户、兵、仓、刑等事宜。如马元举担任的便是陇西县衙的功曹房佐官，亦称功司佐官。

郭业听闻还没来得及问个究竟，旁边的康宝却是被卢刺史这神来之笔给震惊得瞪大了双眼，嘴中不停啧啧叹息。

郭业被这小子的动静给吸引过去，拱了拱他的腰间，问道：“怎么个意思啊？莫非这兵司佐官很牛逼不成？”

“切！”

康宝收起艳羡的眼神，转而换成不屑鄙视之的神情，哼道：“你小子就知足吧，这一个月没到，蹦达蹦达几下，就从一介布衣到九品，现在更是旱地拔葱水灵灵，愣是一下子窜到从八品的兵司佐官。你娘的，你老郭家的祖坟当真是长了青草冒了青烟。”

从八品？

益州府兵司佐官？

郭业这小子也淡定不住了，一脸的欣喜兴奋之色呼之欲出，再怎么想掩饰都无法遮挡住他那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装逼之色。

乖乖，

卢承庆这倒霉刺史可真舍得下本儿啊，竟然一下子就给小哥提到了从八品的兵司佐官，掌管益州府六县的兵曹房。

不过郭业还是故意眨巴嘴，佯装很是不在乎的口吻念叨：“其实呢，品衔不品衔倒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能够替刺史大人将事情办妥，办好，不是吗？唉，下官也有压力啊，如今猛然窜到从八品的兵司佐官，倍感压力啊！”

装逼！

赤裸裸的装逼！

郭业这臭德行，康宝已经看不下去了，悄悄别过脸心中一阵泛酸，狗日的郭业，老子三十大几的人了，我爹还是益州折冲都尉，在军中风吹雨打这么多年，才捞个八品的宣节校尉。你倒好，冷不丁就跟老子差不多的品衔了。

狗日的，我记得这小子还未满十七哩。

一想到这儿，康宝除了暗暗羡慕郭业的福泽深厚之外，只有一颗滚烫滚烫，差点就蹦达出胸腔的想死之心。

人比人，的确是气死啊！

而卢承庆则是没有理会郭业的这番装逼情调，而是晃悠悠地走到地上的沙盘边儿上，极为珍惜地将轻轻抚摸了一把，然后对着康宝吩咐道：“康校尉，本官的随行衙役几尽战死，看来要你派人护送本官回益州府了。”

康宝点点头称是，刺史大人有命，作为益州府兵校尉的他自然是义不容辞。

紧接着，卢承庆又小心吩咐道：“你命几个手脚稳当之人，将此沙盘搬抬走，一并运回益州府衙，本官要好好研究研究。”

康宝再次点头称是，傻子都看得出来，卢刺史对这郭业巧夺天工的玩意，那是视若珍宝啊。

郭业听着卢承庆这话，显然要先行一步离去的意思，赶忙问道：“刺史大人这是要回益州府了吗？大人巡视江中，到了下官的地盘，下官还未给大人接风洗尘，一尽地主之谊，委实说不过啊！”

“哈哈！”

卢承庆摆手摇了摇头，笑道：“免了免了，本官此次收获良多，喝酒吃饭之事就免了，以待来日吧。郭团练使先将岷江水域治理妥当，拿出一份令本官满意的功绩来，到时候你来益州，本官做东请你吃饭。”

唔？

郭业一愣，照着卢承庆这话的意思，貌似自己这个从八品的兵司佐官只是个挂职，不需要去益州府坐班。

那敢情好啊！

如果要去益州府坐班，他还真心抽不出精力来整治这百里水域，又要练兵又要设关卡，还要剿灭水盗悍匪，擦，下面的事儿多了去了。

郭业心中窃喜地赞了一声卢承庆，真是个好知人善用的好刺史啊！

当即对着卢承庆拍胸脯保证道：“刺史大人请放心，如果治理不好百里岷江水域，别说没脸到益州府吃上大人一顿酒，更是对不起大人的一番栽培。如果下官办事不力，这岷江水底有多深，下官自己就缚上千斤大石，沉到江底有多深。”

说完，作了一个扑江的动作，以表自己的决心。

“好，好，有决心，有胆气，本官看好你哦！”

言罢，卢承庆先行出了船舱，康宝尾随其后去做相应的安排。

不消一会儿，康宝去而复返，带回一句话；“兄弟，哥哥我先陪刺史大人回益州府，那啥，银琅船我给你留两艘，派些桨手给你开回陇西县地界儿去哈。”

郭业握着拳头，轻摔了一下自己胸口，一脸感激之前地对着康宝说道  
哦：“康大哥，心照了！”

“哈哈。”康宝咧嘴大笑，赞道，“兄弟，好好干，你是有大出息的人。有啥困难，派人到折冲都尉府送个口信，哥哥飞马赶到。不枉你我兄弟一场。”

说完，大步流星般离去，颇有些任侠气概。

很快，几名府兵就进来船舱开始搬抬起那个大沙盘，而闻听风声的程二牛和关鸠鸠两人也相继赶来。

程二牛哇哈哈地大叫：“奶奶的，这下爽了，百里岷江任由咱们兄弟驰骋了，小哥霸气！”

而关鸠鸠则是学着古时名士，对着郭业盈盈一拜，贺道：“关某在此恭喜郭大人岷江之上得机缘，乘风破浪行万里。”

啧啧，中听！

郭业此时心情大好，对着关鸠鸠的态度都有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走上前去拍打着他的肩膀笑道：“放心，本官不会亏待了你们，有本官一口干的，绝对你关鸠鸠一个稀的。”

“多谢大人栽培！”

郭业再次放声大笑……

……

……

屋中笑声放荡，陡然有番屋外冬日屋内却是满堂春的景象。

“吱呀～～”

船舱门房被拉开，飘进一道轻柔悦耳的声音：“寸功未立，不嫌高兴的有点早吗？”

我擦，

是谁如此扫兴？

## 第153章吴秀秀的点醒

银琅船徐徐驰进陇西水域，郭业站于甲板之上瞭望前方，离到岸约莫还有十里。

一来一回，虽只有几十里航程，往返之间也仅仅耗费了几个时辰而已，但对于郭业此时的心境来说却是有番脱胎换骨的感觉。

清晨之初，东门之外，携妻随友，萧索中挟着冲天怨气愤而离去，妄图去益州府拜访康宝他爹，碰个大机缘，好能够扬眉吐气而回。

却然没有想到，还没到益州府就在岷江之中撞到了如此大的一个大机缘。

折冲都尉没见到，倒是救了益州刺史卢承庆。

因缘际会，不仅得到了想要的东西，而且还得到了更多。

担任益州六县团练使，统领六百团练兵掌管百里水域，而且还捞了一个从八品的益州府兵司佐官。

还是应了那句老话，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十里，

五里，

三里，

踮着脚尖，依稀可以望见青草葱葱，萧木林立的岸边，那儿便是陇西县的地界。

不知不觉中，郭业顿时有了一丝忐忑，但绝对不是近乡情怯，而是有感之前那声醍醐灌醒的娇叱，来自吴秀秀适时出现的那声“寸功未立，不嫌高兴的太早了吗？”

当时，舱门一经打开，吴秀秀猛然来上这么一句煞风景的话，顿时吓得程二牛和关鸬鹚两人缩了缩脖子，悄声低着脑袋退了出去。

两人再怎么没有眼力劲也知道，这位郭小哥的小娇妻很显然不咋待见他俩的得意忘形。

而郭业听闻吴秀秀的冷声之后，也骤然清醒，将有些迷失的心神从泥足深陷的旋窝中拔腿而出。

心中即便觉得被这小娘皮当着下属跟前扫了面皮，大煞风景，但是他还是待得关鸬鹚二人离去之后正视了吴秀秀。

因为吴秀秀的聪慧他已有领教，无论是独守孤城当日还是忽悠自己爹娘，足以让他见识到这小娘皮的兰心慧质与聪明睿智。

这样的女人绝不会无的放矢，必有自己的一番真知灼见。

果然，吴秀秀直接给郭业抛下了一个重炮弹，那便是仅仅控制百里水域，肃清百里水域有何用处？岷江贯穿蜀中，全程七佰九拾三里，近八百水域。出了益州水域，岷江还有近七百里水域，那剩下沿途七百里谁来护卫商船不被水匪所袭扰？

一言惊醒梦中人啊！

人家做生意的脑袋个个比猴儿精，如果出了一百里水域照样被人洗劫，凭什么给自己交过关费？万一在剩下的七百里水域被洗劫一空，人家照样是得不偿失吗？

擦！

小哥忽略了这个问题。

紧接着，吴秀秀又再次抛下一记深水炸弹，那便是六百团练兵想要对抗百里水域几千甚至近万的水匪，无异于痴人说梦。即便郭业能求来折冲都尉府的援兵，又能怎样？一百里水域就有这么多股势力人数如此庞大的水匪，那整个八百里水域到底有多少水匪存在了？

六百名团练兵，够干嘛使的？

呼~~

郭业极为苦涩地深深呼出一口气，望着徐徐靠近的岸边，转头望了一眼现在还在船舱中有些晕船的吴秀秀，心道，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啊！

虽然吴秀秀毫不留情面地给郭业泼了一桶冰凉刺骨的冷水，但是郭业打心眼里有些欣慰。

人家不是关心咱，记挂着咱，至于这么犯颜直谏吗？

砰！

银琅船搁浅靠岸，关鸠鸠等人已经架起长条大木板，噌噌噌跑上了岸。

程二牛更是迫不及待已经先行跑向县城，貌似是冲庞飞虎、孙明延，朱胖子等人报喜去了。

郭业如今升任从八品益州府兵司佐官，兼任六县团练使，率领六百团练兵掌管六县百里岷江水域。

这对于他们这些死党铁杆来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如今郭业便是他们这个团体的风向标，他好大家都能好，他倒霉大家肯定都跟着遭罪。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同样，城门失火，池中游鱼还能好到哪里去？

吴秀秀也悠悠上了甲板，晕船的缘故致使她脸色还是惨白如寒冬腊雪，看着她单薄的身子晃晃悠悠踏上木板朝着岸边走去。

郭业看着有些恻隐心动，想上前从后面搀扶着她，谁知这小妮子有些执拗地甩了甩，显然不让郭业触碰她的肢体。

擦，还是一如既往的傲娇啊。

郭业不禁有困惑，这小娘皮已经开始学会拉拢小姑娘，哄骗糊弄两公婆了，到底啥时候才让小哥爬上你的床呢？

好歹哥们也是从八品的州府官员了吧？

即便现在从了小哥，也不会辱没你吴秀秀的名声不是？

真心搞不懂。

看来，感情还需要慢慢交流啊，日久生情日久生情，想要生出感情来就需要“日”久，而想要能够久久的“日”就只能靠慢慢交流，培养培养了。

不一会儿，程二牛去而复返，胯下骑着一匹不知在哪儿倒腾来的小弩马疾风而来。

果然，

程二牛后面还跟着一大票的人，陇西郭家班的人马差不多悉数到齐。

庞飞虎，朱胖子，孙明延，牢头邵啸，阮老三，张小七，甘竹寿……

还有好多曾经共过患难，守过孤城的衙役同仁，竞相冲着他这边涌来，真是人潮如蚁军，衣锦还故里啊。

“小哥，小哥！”

“哈哈，郭小哥归来哩，短短一日不见郭小哥，咱老朱可是如隔了三秋啊！”

“呸，三秋算个卵，我孙明延那是隔了三秋加上好几秋啊。”

“小哥如今救了益州刺史大人，官封八品州府兵司佐官，兄弟们以后可真有了盼头哩。”

“那是，我听我二牛哥说了，我们小哥手提虎头湛金枪，一人杀进千人水匪军中，单枪匹马救了刺史大人。”

“少胡扯了，在江面交战，哪里来得骑马？我听说咱郭小哥是一人一舟，杀进水匪军中，七进七出，才救下了刺史大人哩。”

“那啥，大壮哥，吃屎大人？这吃了屎还能做大人哩？”

“滚你娘的少见多怪，那是刺史大人，咱们益州六县的大当家，土皇帝，你懂不？金贵着呢。”

尼玛！！！！

郭业接受着四面用来嘈杂在耳边的信息，顿时脑袋上布满了黑线，那叫一个囧字了得？

特别是他不经意瞥了一眼吴秀秀，发现这小妮子也是颇有韵味地看了他一样，不过对方那双动人心魄的明眸所传递过来的信息可就不那么友善了。

明眸闪动，仿佛再说，就靠这些人，你就妄想将八百里岷江掌于手中？本小姐看着，别说八百两，一百里，就是十里小水沟，你都够呛！

郭业再次被小娘子啪啪一阵无声的打脸。

突然，郭业眼前凑近一个人影，冲着自己中规中矩作了一揖，口称道：“下官见过郭兵司！”

呃.....

郭业先闻其声再见其人，娘唉，一时之间，真不知如何应对了.....



## 第154章马元举替郭业立威

来人双拳微抱，身子稍稍前倾略微弓斜，中规中矩行了一个下属见着上司之礼。

竟然是，  
马元举！

郭业顿时瞪大了眼珠子，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复。

如今的马元举仍旧只是陇西县衙九品功曹，九品功曹参见从州府上官，哪怕是一个从八品的兵司佐官，那也是上官。

于公来说，马元举这番作派说不上丁点错来。

但是于私呢？

二人私交甚笃，更是共过患难，特别是当初郭业一文不名之时，马元举却已然是九品功曹，但是从未计较嫌弃小觑了他。

相反，更是一路提携于他，虽然偶尔耍耍诡诈，但未曾让郭业吃过暗亏，而且，从最后的结果看来都是对郭业惠利之事。

两人一路扶持彼此照拂，马元举在郭业心中不是恩公，胜似恩公；不是兄长，胜似兄长。

但是时过境迁，如今各人机遇不同，彼此身份陡然来了一个天差地别。

马元举还是原来那个马元举，依旧是陇西县衙功曹房的九品小吏。

而郭业呢？

如今已然扶摇直上，短短月余光景，从一介布衣的小班头升迁到九品巡检，到了今日更是得到刺史大人的青睐，眨眼间成了州府六司的佐官，从八品的兵司佐官。

足足大了马元举一个台阶。

郭业从对方的言语和举动中看出，马元举显然早早便从程二牛的回城报喜中得知了自己的岷江奇遇。

可是，自己真的能生受马元举这一揖吗？

不能！

郭业赶紧上前将马元举扶住身形，说道：“马功曹，你这一拜我可生受不起，你对我有大恩，提携之恩当涌泉相报。而且，你我一路合作无间，患难与共，何必如此生分呢？我郭业还是当日的郭业，真的无需如此！”

“不行！”

马元举一板脸色，极为义正辞严的说道：“郭兵司乃是从八品的州府六司佐官，如果到了如今还不能够做到上下有别，尊卑有分。他日怎能率领六百团练兵清剿六县水域，怎能为益州府肃清江面治安？马某人这一礼，你当得，更必须受着。”

言罢，轻轻推搡开郭业扶住的双臂，再次盈盈一个中规中矩的弓腰行礼。

嘶……

郭业懂了！

马元举今天这是为他立威，为他在自己这伙老兄弟面前立威。

为的就是自己今后能够做到令行禁止，上行下效，不至于日后众兄弟对他嬉皮笑脸，不服调令。

想想看，连马元举这样的人都对郭业如此，他人怎还敢仗着自己与郭小哥的交情，没规没矩呢？

果然，

庞飞虎，朱胖子，甘竹寿，孙明延，阮老三，关鸿鹄等人，特别是程二牛这个二逼汉子，个个面面相觑，看着眼前郭业与马元举二人的举动。

众人相继缓缓收起刚才那副有些轻佻的面容，面露凝重，像是在思考着什么。

突然，

庞飞虎，朱胖子二人对望一眼，冲着郭业先是齐齐一个鞠躬，而后高声喊道：“参见郭兵司！”

紧接着，

甘竹寿，孙明延，阮老三，关鸿鹄等人一一效仿，竞相鞠躬高声喊着“见过郭兵司”“见过郭团练使”的话。

程二牛先是被这场面唬得一愣，再是迟疑，最后也一副肃穆地神色喊道：“程二牛见过郭团练使！”

有了这些人的带头，场中哪里还有人敢张口闭口郭小哥的喊着？自然纷纷效仿喊话与行礼。

这一幕被郭业身边的吴秀秀看在眼里，不禁有些动容，特别是望着马元举的眼神中多了一分敬佩。

以马元举与郭业的交情和身份，能做到这番程度，当属不易。

公是公，私是私，公私有别，泾渭分明。

吴秀秀不由在郭业耳边自顾沉吟了一句：“马大人这样的胸襟广阔之人，才是真正的儒家门人！”

郭业诧异地看了一眼吴秀秀，没想到这不冷不热的小娘皮竟然对马元举赞誉如斯。

随后走上前去把住马元举的右臂，沉声道：“马大人，我又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言下之意，马元举自然明白，不过他没有言语回复，而是抱以笑颜，轻声回道：“总算让你这奸诈油似鬼的小子亲口说出这话，当真不易啊！”

“啊？”

郭业先是错愕，紧接着又是一阵仰天狂笑：“哈哈，马功曹，你又摆我一道！”

当然，这只是郭业渲染调节气氛的玩笑之言。

瞬间，整个场面一扫刚才那番肃穆严谨的气氛，又恢复到了之前那番喜庆之中。

一个小插曲，目的仅仅为了替郭业立威，仅此而已！

随后，郭业携着吴秀秀与马元举还有众兄弟纷纷朝着陇西县城的方向慢步回去。

.....

.....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福顺巷郭府两进两出的大院，包括隔壁吴茂才的宅院都被郭业暂时挪来征用，摆开了流水席，招待凡是跟郭业有过交情的兄弟朋友和故旧。

目的就是为庆贺郭家大郎大喜，荣升益州府兵司佐官，兼任益州六县团练使。

这不仅仅是郭家的喜事，也是吴家的大喜事，好歹郭业也是吴家名义上的女婿。

当然，这更是陇西县郭家班的大喜之事。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郭小哥如今飞上枝头变凤凰，下面的人自然也能跟着分一杯羹，不是？即便分不到一杯羹，众人在陇西县城中的地位水涨船高那是铁板钉钉之事。

谁让咱是郭小哥的人，郭家班的嫡系呢？

郭业如此风光，郭家和吴家自然不会去做那锦衣夜行之事，这流水席的场面能摆多大多大，更是对着城中宣称，连摆他三天三夜，凡是能叫的上郭小哥名字之人，或者上门道了一句恭喜，都能入席喝酒吃肉，酒水管够，肉食管饱。

整个陇西县城完全被福顺巷这边夺去了光彩，竞相有百姓如潮水般向福顺巷这边涌去。

当然，有人高兴痛快，自然也有郁闷难受，如坐针毡的。

其中的典型代表自然就是掌管一县治安的县尉谷德昭。

如果顾惟庸听到郭业升迁的消息之后，只有恨恨暗羡的话，那么谷德昭则是赤裸裸的羡慕嫉妒恨，外加一个心中忐忑。

羡慕嫉妒恨自然好理解，想当初郭业在他眼中还只是一只任由他拿捏的小臭虫，谁知仅仅过了半年不到，这小子竟然晋升神速，转眼间爬上了高位，甚至坐上了从八品的益州府兵司佐官。

足足大了他半个品衔。

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是等级森严的大唐官场呢？

所以谷德昭现在开始忐忑，开始后怕了，后怕郭业卷土重来，对他展开赤裸裸，血腥的报复。

要知道就在前几天，谷德昭还连消带打的几乎郭业在陇西县城的根基差点掀了个底儿朝天。

麻痹，谁知道这小子命如此之硬，竟然是个打不死的小强。

唉，造化弄人！

谷德昭心中哀哀一叹，然后在屋中心神不宁地在绕着圈子踱步，整个书房中除了他，还有长随钱贵。

也许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钱贵看着自家大人如此焦躁，心中不以为许，轻声劝慰道：“大人这完全是庸人自扰之啊，莫非您忘了一件至关重要之事？”

唔？

咋！

谷德昭脚步瞬间停止，站住了身形后徐徐回头望着钱贵，阴鹜的眼神中猛然冒出一丝曙光，追问道：“钱长随，此话是何意？”

钱贵干咳一声，眉宇间有丝得意，毕竟到了这个节骨眼，谷县尉再怎么牛逼也要问道于他，嗖的一下，刷到了足足的成就感。

当即他走到谷德昭身边，问道：“县尉大人，郭业，哦不，郭兵司虽然是从八品的州府官员，品衔高过于你。但是您莫非还分不清，您是干什么的，

他郭兵司又是署理什么的？”

## 第155章物极必反

“本县尉自然是掌陇西一县治安，至于那郭，呸，狗屁郭兵司，就一小人得志的狗东西。至于他这个益州府兵司佐官兼六县团练使，听说，是掌管六县百里岷江水域。”

谷德昭自言自语说到这儿，突然停顿下来问道：“钱长随，你这是何意？”

还不懂？

钱贵心中不禁有失望，看来这些年的沉湎酒色，县尉大人的智商已经急剧下降，掉到谷底了。

没辙，钱贵只得将这话掰开了揉碎，说道：“大人，他这个兵司佐官兼六县团练使，管的是百里水域，干我们陇西县何事？说白了，陇西地界儿天上飞的，地上走得皆归您管，而那郭，郭兵司，只得管管百里水域那些游物，还有过往的船只与水匪啊！”

悟了！

谷德昭本已愁云密布的脸颊骤然松开，仿佛如雨后彩虹一般，恢复绚烂。

是啊，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谷德昭心中顿时乐道，老子虽然是九品县尉，郭业这小杂种是八品兵司，但是两者在公务上没有交集的地方，老子凭什么要忌惮他卷土重来，报复于自己呢？

相反，只要谷某人还是陇西一亩三分地上的九品县尉，只要姓郭的小杂碎还有他的家人继续住在陇西县城，还是归老子管辖，生死还是在老子的手中操控着。

几番思虑之中，谷德昭焦灼的心态陡然消散，脸色从阴转晴，脱口得意道：“是极是极，钱贵你说得有理啊，老子不仅不需要忌惮他。相反，只要老子从中使使坏，他这个六县团练使还不一定能不能安逸的干下去哩。”

钱贵乍听谷德昭这最后一句话，不禁责怪起了自己的多嘴，县尉大人就是一不安分儿的主啊。到了如今这个节骨眼儿上，他不仅不肯息事宁人，还要再生枝节来添乱。

即便郭业与他各司其职，两不相干，但是这哪里有九品县尉去主动挑衅和招惹州府官员的？

即便再怎么飞扬跋扈，官场之中的上下尊卑有别总得遵循吧？

他钱贵钱长随拿着县尉大人每个月的俸禄，自然要行那“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看着县尉大人这辆马车都跑偏跑出大道了，不能坐视不理，不去劝谏吧？

不然就太没有职业道德了，这可不是他钱长随的风格。

当即，钱贵硬着头皮劝说道：“大人，虽然各司其职，两不相干，但郭兵司始终是从八品的州府兵司佐官，始终是刺史大人亲自提拔的州官上官，您这么做，恐怕有些不合时宜吧？万一，万一……”

“万一个屁！”

谷德昭眉宇间再次转阴，咬牙切齿一脸妒色地哼道他算个狗屁上官啊，顶多就是一个走了狗屎运的小杂碎，本官心中自有计较。本官就晓得打狗要

趁势，否则悔之晚矣。

当即没有再理会钱贵，而是拔腿朝着书房之外跑去。

这次钱贵没有追问县尉大人这是要去哪里，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个时候自家这位大人肯定去找人商量如何坑害郭业去了。而能容他堂堂一县县尉亲自去拜访的，除了县丞吴奎，便是县令顾惟庸，这两位能顶陇西县城半边天的顶头上司。

大人啊大人，你可知道物极必反的道理呢？

钱贵悠悠一叹，看着谷德昭匆忙离去的身影，脸上呈现复杂神色，时而犹豫，时而发狠，最后跺跺脚叹息一声：“罢了罢了，良禽择木而栖，我钱贵也非从一而终的愚昧傻子。”

几声叹息之后，钱贵收拾心情也跟随着谷德昭的脚步，相继离开了谷德昭的府邸。

.....

.....

此时已近黄昏，福顺巷依旧人潮涌动，争相挤入郭府与吴府蹭吃蹭喝来参加流水席的人络绎不绝，一条长龙队伍排得从头看不到尾，甚是繁闹异常。

郭业与马元举还有庞飞虎，朱胖子等几个死党的那一桌酒席没有设置在院子中，而是在郭府的內堂单独设了一桌。

凡是郭家班中人，除了一个身份有些特殊的马元举之外，皆悉数到场。

一时间，酒桌之上推杯换盏，觥筹交错，尽笑欢颜。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近十条汉子风卷残云，一阵海吃胡喝之后，地上躺满了随处可见的空置酒盅，至于桌上，除了骨头，就是空盘。

“嗝~~”

郭业打了个饱嗝，眼神有些许迷离，望着列为在座之人，双手撑在桌上有些吃力地站起来，对着众人抱拳环顾作了一揖，朗声说道：“诸位，郭业能有今天，离开不了诸位兄弟的鼎力支持。今天还是那句话，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只要郭某人能办到的，兄弟们言语一声，郭业敢皱一下眉头，便不是带卵的汉子。”

“好，好，郭兵司还是当日的郭小哥！”

“我老朱就一直觉得郭小哥定有大出息，你们瞅瞅，哈哈，怎么样？八品州府兵司佐官，服不服，你们服不服老朱的眼力劲？”

“郭小哥如今位高权重了哈，咱们兄弟也不能给你扯后退，今天庞飞虎把话撂这儿了，今后谁给小哥添堵，不给小哥长脸，那别我庞飞虎翻脸不认人啊。”

“是极是极，俺程二牛的打虎拳第一个不饶他！”

.....

.....

一时间，又是此起彼伏的叫嚷之声，此时的众人都有些许酒意，说起话来更是有一说一，不拐弯不抹角，嗓门大得连内堂外的一些宴客都依稀能听见声响。

唯独马元举小杯浅酌，听着众人声声杂乱的言语叫唤不禁有些不悦，眉宇间徐徐紧蹙，看似心中有所遐思。

这般场合说这些浑话，在马元举看来这哪里是官场酒宴啊，简直就是山寨土匪的庆功大会。

程二牛，朱胖子这些人倒也罢了，本来就是狗肉上不了大台面的粗鄙之人，令他生气的郭业这小子，怎得几杯马尿一灌下去又成了现在这般模样了？

真是可惜了自己在岷江岸边自降身价，给他立了威。

看着此时醉眼迷离，两颊酡红的郭业，马元举怎么看他都不像八品的州府佐官，反而像那落草为寇的山大王，一身匪气。

这小子张口闭口就是兄弟义气，唉，真是不学无术，不学无术的朽木啊，当真是无法雕琢成美玉良木。

不过马元举再想着郭业如今还未满十七，却是机缘巧合登上了八品高位，换做普通人是想都不敢想来，这也有他得意忘形的本钱。

这些机缘巧合中也不乏多亏了在场这些人的鼎立拥戴，成就了他极高的人气，最后隐约使他成了郭家班的核心人物。

而维系他郭业在郭家班中如此稳固地位的最大因素，无非就是这小子重情重义，一诺千金，仗义疏财。

如果郭业是个为求一己私利敢于牺牲兄弟情义之人，以马元举看来，可能也没有他郭某人的今天了。

唉！

马元举心中喟然一叹，真是一饮一啄由天定，半分都不由人啊。

罢了，罢了，未满十七能有今天这番成就，也着实令马某人汗颜的，随他吧。

这时，早已醉得东倒西歪的孙明延在张小七的搀扶下站了起来，瓮声道：“郭小哥，哦不，郭兵司，咱们城南那三百兄弟被县尉大人逼得快没饭吃了，整日窝在家中惶惶不可终日，不敢出门。您看，咱是不是到了该出这口恶气的时候了！”

孙明延一提及县尉谷德昭，算是彻底点燃了在场众人的心中那根导火索。谷德昭这王八犊子不招人待见啊，只要名字一出，立马拉满了全场的仇恨。

张小七也附和道：“是啊是啊，这狗日的已经限令咱字花馆三日之内关门歇业，不然统统下大牢哩。”

“可不咋地，现在捕班的兄弟差不多都被调配到杂役去干活了，现在县衙捕快全都是谷德昭的人。”庞飞虎也是吐着苦水，道，“如今你庞大哥这个捕头是空有其名啊，谁都指使不动了。”

“……”

霎时，声讨谷德昭的话再次响起，久久没有停歇。

麻痹，狗日的谷德昭！

郭业此时有些微醉听着兄弟们大吐苦水，一个个苦大仇深的样子那叫一个憋屈。

“砰！”

顿时，郭小哥热血上涌，满口酒气地吐出一个雄浑的口号：“日他妈的谷德昭，今晚就干他娘的！”

“好，好！”

“干他娘的，干他娘的！”

“整死这王八蛋！”

.....

“胡扯！都给本官统统坐下来！”

马元举实在听不下去了，他知道如果自己再不开腔，再不阻止，这帮混蛋兴许今晚真要干出能把天都捅破的糊涂事来。

喝罢了众人之后，马元举一脸严肃地看着郭业，凝声问道：“郭业，本官问你，你现在还当自己是街头混混，还当自己是杂役小班头吗？”



## 第156章小小报复一把

马元举一句“本官问你”，如同一根钢针，瞬间将郭业膨胀得越鼓越大的内心戳漏，满腔的骄横自大，得意忘形顿时化为乌有。

恍然间，郭业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当初那个皂班小衙役，那个平日战战兢兢，行事如履薄冰的小衙役。

每每念及当初的艰辛，便要知道如今的一切是如此来之不易。

唯有惜者，才能福泽绵延，得享荫荫。

穿梭于恍惚与反思之间，郭业的内心缓缓趋于平静，抬手示意叫嚣的众位兄弟静一静，而后对着马元举诚挚说道：“多谢马功曹的当头棒喝，是郭业孟浪，有些得意忘形了。若非马功曹你点醒，真要酿成大祸了。”

郭业说这话并非无的放矢，就在刚才那失神之间，他猛然想到一件事儿，一件古往今来不乏有之的前车之鉴。

这个前车之鉴是诸多统兵之人立了大功之后才会显现的一个通病，那便是骄横无道，功高震主。

以郭业如今的小小八品，自然不会功高震主到皇帝主君那儿，他如果今晚敢率众兄弟去踏平谷德昭的府邸，即便县令顾惟庸见他势大不敢怎么样，但是明天这事儿指不定就径直捅到了益州刺史卢承庆那儿。

倒是卢承庆会怎么想他郭业？

刚刚得以升迁，寸功未立，却敢行这骄横之事，指不定他日就敢踩在他卢承庆的脑袋之上拉屎拉尿了。

如果给刺史卢承庆留下了这么个印象，那就算彻底被打下了一个标签，一个头生反骨桀骜不驯的标签。

连益州府一哥都这么看低你了，以后郭业还要不要混了？

答案是肯定的，别说能在八品兵司位置上混多久，就怕到时候连累的一干兄弟都跟着吃瓜烙。

啪啪啪！

郭业轻轻捶打着自己的脑门，叹道：“酒这玩意真害人啊，差点犯下糊涂事儿。”

当即郭业对着众人抚慰道：“诸位兄弟，如今咱们不能轻举妄动，特别是县令顾惟庸和县丞吴奎，县尉谷德昭等人最近冒领咱们守城之功上报了益州府，正是当红的时候。咱们姑且忍他们一阵子，先将六县百里岷江水域整治好，再谈他事，如何？”

其中朱胖子，庞飞虎，关鸠鸠等人平日里也是较为稳重的，听着马元举的当头棒喝，郭业的细致分析，自然是心中大呼后悔，真是酒水上脑，冲动了。

而程二牛，阮老三等人虽未再说什么，但是心中多少还有不忿，毕竟谷德昭这口气憋得实在太久太久了。

马元举见着差不多都消停下来，再看看天色，暮色已下，也过黄昏，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来。

当即对着郭业抱拳彬彬一礼道：“郭兵司，天色不早，下官先行告退了！”

而后又轻声在郭业耳边叮咛两句：“莫冲动，凡事要有计较，切莫再干杀

故一千自损八百之事，委实划不来。”

言罢，抽身离去，缓缓出了内堂。

见着马元举走后，郭业看着众人多多少少还有些愤慨，特别是孙明延和阮老三，当即心生一计说道：“虽说不能明着整治谷德昭，但是给他一个小教训，也未尝不可！”

嗡……

话音落罢，在场诸人再次一阵骚动，敢情郭小哥还是当初那个龇牙必报，半点小亏吃不得的郭小哥啊。没有因为升了大官而瞻前顾后，失了原先的那股子血性和胆气。

程二牛急着性子追问道：“小哥，你说怎么给这王八蛋一个教训，是不是还跟何家那事儿一样，索性来个干脆？”

何家之事，在场都是郭家班的嫡系，谁也不会陌生，更有甚者直接参与了此事。

月黑风高杀人夜，闯入何府屠满门，鸡犬不留草不生，嫁祸他人任逍遥。

程二牛的意思很清楚，再效仿当初整死何家满门那般，对谷德昭府上再炮制一次。

郭业摇摇头，这种事只可干一次，怎能干第二次？

当即示意程二牛先坐下不要插嘴，然后问着比较鬼灵精的朱胖子道：“老朱，谷德昭依仗着什么在陇西县城耀武扬威不可一世？”

朱胖子想也不想，顺嘴答道：“自然是因为他是咱陇西县尉呗，脱了那身虎皮，他算个鸡巴啊！”

话糙理不糙，郭业点头默许，而后再问：“他一个县尉靠得是什么来震慑城中屑宵呢？”

“当然是三班衙役和他手中那些虾兵蟹将般的壮班士卒呗！”

朱胖子还是瘪瘪嘴，满不在乎地模样回答着。

答完之后，他猛然想到了什么，瞳孔乍然放大，张嘴反问道：“小哥，你是想，想，想……”

连喊三个想，却愣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显然朱胖子猜测到了郭业的想法之后，被惊着了。

“郭大人是想将县尉谷德昭手中的三班衙役，甚至是壮班士卒都统统挖墙脚，安置进您的六县团练兵中。学生猜的可对？”

接过朱胖子的话将郭业的真实用意猜了出来，又能自称学生的，除了关鸠鸠，还能有谁？

郭业将目光从朱胖子身上转移，对着关鸠鸠竖起大拇指赞道：“然也，关鸠鸠还是保留了当日落日山军师的优良品性嘛，一猜一个准，够聪明的！”

关鸠鸠听罢顿时与有荣焉，连连站起身子对着郭业又是哈腰又是鞠躬，嘴中不断称着：“微末本事，学生献丑，献丑了哈。”

虽是自谦，但是在场任何一个人，只要不是傻子都能看得出来这厮现在那副屌样，那叫一个得意。

朱胖子更是白了一眼关鸠鸠，轻声啐道：“你麻痹，瞧你把你得瑟的，草！”

就因为之前关鸠鸠取代了他的位置，陪郭业赴益州，这厮心中早就暗暗

记恨上了。

如今，又被关鸿鹄这狗日的拔了头筹，夺了郭业的夸赞，这让朱胖子这个平日里以郭业手下第一智囊的人物如何自处？让平日里只懂得一些小聪明的朱胖子情何以堪。

霎时，朱胖子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正朝着他步步袭来。

郭业没有注意关鸿鹄和朱胖子两人的明争暗斗，哈哈一笑，对着众人问道：“如果陇西县衙近两百名衙役都集体跳槽，跑到咱们六县团练兵中来，谷德昭拿什么维持地方治安？别说到时候他自己忙得焦头烂额，就怕顾惟庸这条老狗都会找他麻烦，够他姓谷的吃上一壶了。”

“狠！真狠！”

无论是谁，都不禁对郭小哥这招釜底抽薪之计暗暗竖起大拇指，这么一来，县衙无人可用，别说县尉了，连带县丞吴奎，还有顾惟庸这个县令大老爷想出行什么的，恐怕都要自己步行了。

因为衙门中的轿夫也属杂役，郭业会不去挖墙角吗？

这时，朱胖子不甘示弱地挺身而出，主动请缨道：“小哥，老朱一直替您掌着银子，现在咱们手头还有差不多两万两纹银，我便以每月略微高出衙役一两纹银的月银来招募团练兵。咱们衙役那些兄弟肯定趋之如鹜，争相跑到小哥这边来。”

随后还拍着胸脯夸下海口道：“小哥教过，能用银子解决的问题，统统不是问题。”

郭业一听这话，顿时眉开眼笑，对着朱胖子赞道：“还是老朱懂我啊！”

一句老朱懂我，直接将朱胖子捧上了天。

这死胖子挤了挤眉毛，冲着关鸿鹄挑衅地看了一样，心道，你行，哥他妈也行！

关鸿鹄知道自己在郭家班目前还算是个边缘人，根基浅薄没有盟友，只得暂时忍耐了朱胖子的挑衅，装着鸵鸟般在空桌上夹起一些剩菜直接往嘴里送。

有人欢喜有人愁！

一旁好久未发言的牢头邵啸，也算是郭家班的后学末进，县尉谷德昭的威名在他心中积蓄已久。

一听郭业要如此干，不无担心地说道：“小哥，如果县尉大人知道这事儿是您在背后一手操办的，那他会不会恼羞成怒，对你不利啊？”

“切！”

程二牛双拳相互握紧，瓮声道：“他敢对俺家小哥不利？二牛爷爷非让他尝尝打虎拳的滋味！”

郭业听着邵啸的担忧，置之一笑，对着邵啸轻声说道：“县衙的衙役又非军籍，都是衙门雇佣的短工，东家有饭吃东家，如果西家饭中有肉，那自然吃的便是西家饭了。没有强买强卖，本官也没拿刀子逼着他进我团练兵，悉听他们自个儿的意愿，谷德昭能奈我何？”

言罢，郭业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邵啸，说道：“再说了，他谷德昭乃是区区九品县尉，本官几品？邵啸，你说！”

“从，从八品！”

“谁大？”

“自然是小哥您大了……”

“那不就结了！”

## 第157章陇西县城再现大红告示

告示：

八百里岷江，养我蜀中百姓千年，乃有大功德。近年来，水匪盘踞，祸我蜀人，委实恶行累累，罄竹难书。为肃清陇西，巴蜀，吴中六县近百里岷江水域之匪患，还我益州子民安居乐业之家。

特奉益州刺史卢承庆大人令下，即日组建益州六县团练兵，命益州府兵司佐官，兼领益州六县团练使郭业全权处之。

凡入我团练兵者，每日三餐口粮肉食酱菜皆供之，且可领月银五两。

今日特此告示征召我益州六县青壮，希冀蜀中青壮能响应号召入我兵中，护卫我岷江母亲河，护佑我益州六县蜀中百姓之安居。

八百里岷江我的家，任由水盗匪患盘踞祸害，委实可惜，可叹。

即日组建团练兵，剿匪杀贼之日不远矣！

人不分高矮胖瘦，地不分东西南北，凡我益州青壮，皆有守土剿匪，护卫岷江之责。

……

……

翌日清晨，数以百张半文不文，半白不白的大红告示就贴满了陇西县城的各个角落。

无论城南城北，还是大街小巷，凡是人流比较集中的地方，都张贴者这张告示。

这种老套的伎俩自然是朱胖子暗中操作，与昔日满大街小广告构陷满月楼的手法如出一辙。

不过上次是充满负能量的铺天盖地小广告，这次却是充满正能量的征募令。

乔装打扮随着郭业穿梭在城中各处望风的朱胖子轻声叹道：“小哥，你真是有才啊，洋洋洒洒就能随意念叨出如此牛叉的告示来。特别是最后两句，人不分高矮胖瘦，地不分东西南北，凡我益州青壮，皆有守土剿匪，护卫岷江之责。”

说到这儿，朱胖子两眼冒着星星地看着郭业，肉乎乎的脸蛋透着红扑扑，再次赞道：“老朱这种胆小怕事之人听着都觉得带劲，听着就是提气，哈哈，小哥真有才！”

郭业听着朱胖子满嘴跑火车，心中也不无得意，心道，能不带劲吗？想当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人蒋委员长就靠这句话感动了多少的国人？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人家那才叫天下第一大忽悠呢，随意在广播电台里一个抗战声明，多少心怀家国的热血青年前仆后继，奔赴抗日第一线。

郭业谦逊低调地点点头，朝着张贴告示的各处观望了几眼，这封告示的确收到了应有的效果。

至少起到了应有的眼球效应。

处处告示之下的人头攒动就是最好的证明，当然还有不时传入耳中的议论之声：

“老天有眼啊，官府终于肯对岷江上那些无恶不作的畜生动手了。”

“是啊，真是恶有恶报，不是不报，而是时辰未到哩。”

“他三叔啊，你识字多，看看这次官府是动真格儿了吗？”

“老钟叔啊，您老就放心吧，这次官府是下了血本儿了，不仅要组建组建团练兵，而且还要招募六百名哩，这次可算是有太平日子过，可以安心在岷江上捕鱼了。”

“王赐龙，王哥，你看，这里说月银五两，还一日三餐管饱有肉哩，咱要去试试不？”

“切，少见多怪了吧？咱孙明延孙大哥早就替咱们城南三百汉子在郭团练使那儿留了号，兄弟们一个都跑不了，谁也不落空。”

“呀，还真有这等好事啊？看来传言不假，咱们孙大哥跟郭团练使那真是斩过鸡头，烧过黄纸的拜把子兄弟啊！”

.....

.....

郭业和朱胖子彼此对视了一眼，露出了会心一笑。

这时，程二牛穿过人群，疾步跑到这边，轻声在郭业耳边说道：“小哥，在衙门那儿盯着的兄弟传来消息，杂役班，皂班，还有以前那些捕班的兄弟，都纷纷脱掉了皂服，投奔咱们团练兵来了。”

哦？

虽然此事在郭业的预料之中，但是能够这么快就见到分晓，心中还是委实吃了一惊，问道：“那现在他们人在何处？大概有多少兄弟投奔咱们？”

程二牛站稳之后，平定了喘息，满脸阳光灿烂地说道：“三班衙役，除了平日替县令大人出巡开道的站班衙役没有来之外，其他几班兄弟，特别是杂役班的近百人，都悉数投效了咱。呵呵，小哥您是没想到，就连件作房抬尸体的，马厩房喂马的兄弟，都投奔咱们了呢。哈哈，现在的县衙里头除了那些坐班的大老爷之外，基本上已是人去楼空，县衙里头静的跟鬼门关似的。”

“哈哈.....”

郭业听罢再怎么淡定，也禁不住露出笑意发出声来，真是收效甚大啊。

程二牛继续乐道：“现在那些衙役兄弟都在城外的岷江岸边呆着，俺先安排他们上了银琅船，那船儿贼大，一艘至少能容两百来人，暂时作为咱们歇息之地，够够了！”

郭业赞了一声：“办得好！”

然后回头问着朱胖子道：“老朱，前番交代你盘查一下岷江地带的水匪势力，你可注意过这江中附近有什么地方可以适合咱们屯军练兵？要想咱们的团练兵有所战斗力，兵盔器甲不可少，练兵也是必不可少的！”

朱胖子早有准备，点头说道：“小哥放心，老朱之前就找岷江一个老船夫问过，陇西与巴蜀的岷江交接地方有处江心岛，足够咱们屯兵居所，而且那地方离落日山也不远，如果小哥觉得在江心岛不够稳当，咱们也可移居落日山，那地方胜在山路崎岖，有天险可守，端的是易守难攻。”

江心岛，落日山？

郭业嘴中念叨着两个地名，心中略微权衡了一番，这落日山虽说地势险峻适合盘踞，但是之前有孟老贵这伙土匪呆过，名声有点臭。

再加上他们是团练兵，主要管辖的就是岷江，冒然跑到山上去，这也不应景儿。

当下就下了决心打定了主意对朱胖子道：“就江心岛吧，老朱你一直负责咱们的银子，就由你去张罗雇佣一些民夫，这几日就将江心岛这地方好好拾掇拾掇，至少整出一个军营的样子出来。”

然后目光坚毅地叹道：“好好捣鼓，以后那就咱们兄弟的根据地了。”

朱胖子听罢，自然是恭敬从命，屁颠屁颠又开始忙活而去。

待得朱胖子走后，程二牛也是随着郭业的眼光转动，看着告示之下一片繁荣景象，又想到衙门如此多的衙役出走，不由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小哥，你说谷德昭那狗日的现在会不会急得抓心挠肝？”

抓心挠肝？

郭业不由莞尔，二牛这词用得倒是贴切。

随即也是打趣说道：“抓心挠肝本官不知道，但是本官猜得出来，现在谷德昭即便再怎么有气，也是有心无力，只有空悲切了，哈哈！”

程二牛不懂，目露茫然。

郭业笑着指了指随处可见的大红告示，释疑道：“换做以前，这告示一出来，谷德昭早就遣人来撕扯下来了。现在呢？都张贴了一个早上了，这狗日的到现在还没派人来撕扯，为什么？不就因为手下无人可派了吗？哈哈……”

“呀，是呀，是这个理儿。手下无人可用，他这个县尉就是个鸟县尉，哈哈！”

程二牛也是哈哈一阵狂笑，一解这些日子以来在谷德昭那儿所受到的鸟气。

……

……

“哐当！”

城东谷府的客厅中，谷德昭再次抱起一个半人高的瓷瓶，一点都不心疼地砸到地上，发出一声脆响。

见着满地的碎瓷片，谷德昭脸色狰狞地喃喃道：“这些低贱的臭衙役，竟然合伙来反本县尉，竟敢在早上一齐脱下公服甩手不干。气煞本官了！”

“咣当！”

谷德昭随手捡起桌上的一个瓷碗，又是怦然砸在地上，溅起满地的水渍和碎片。

蹭蹭蹭……

长随钱贵急匆匆一进客厅，还没跨过门槛就将脚收了回来，看到满地的碎瓷片，心中庆幸道，幸好刚才不在，不然说不定我这脑袋就遭殃了。

“何事？”

谷德昭目光阴冷地瞥了一眼想进又不敢进的钱贵，冷哼道。

钱贵心中对谷德昭有些犯怵，咬了一下嘴唇之后，还是硬着头皮说道：“县尉大人，刚才门房来报，顾县令有请，请您移驾县衙，说是有事要找你商谈！”

顾惟庸？

谷德昭默默念叨了一下顾县令的名字，这个时候他来找自己，莫非是因为县衙近两百衙役突然甩出不干，集体出走之事？

看来就是这样了，顾惟庸这是想拿此事问罪于自己啊，看来要想想应对之策才是。

妈的，谷德昭抬望眼，朝着二十里外的岷江方向望去，心中恨恨道，郭业，等老子缓过劲来，再跟你算账，你个小杂碎！



## 第158章提拔安置诸兄弟

征募六百名团练兵对于如今声名鹊起的郭业来说，显然并非难事，四处张贴告示无非就是给谷德昭添添堵，恶心得他一把罢了。

三天后，六百名团练兵征募完毕。

六百满额编制的六县团练军由三百城南浞皮，两百名从衙门集体出走的衙役，还有慕名而来的一百名陇西青壮组建而成。

十天后，六县团练军上上下下六百余人齐齐集结在岷江岸边。

当天下午，郭业率领众人乘上两艘巨大的银琅船，迎风破浪，疾疾开往江心岛。

陇西与巴蜀的岷江交界处，江心岛上。

江心岛虽为岛屿，却并非光秃贫瘠，方圆近十里之内除了没有崇山峻岭，山川河流之外，与陆地根本相差无异。

小岛四面环水，除了船只可以抵达之外，并无他径。

朱胖子高薪雇佣了数百民夫，耗费近半个月的时间在岛上砍伐树木修葺了一排连着一排的木屋，作为营房，供六百团练兵分班而宿。

同时在上岛也开垦了不少肥沃良田，种些时令蔬菜与瓜果，以便平日里在外界送粮困难之时能够自给自足。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两艘银琅船相继抵达江心岛，郭业率众与六百团练兵一道，在朱胖子的引领下朝着营地进发。

到底是心思缜密的朱胖子，从上岛伊始到进了营房宿地的一路上，郭业就发现无论是在选址的隐蔽性，还是说实用性，朱胖子都考虑的极为面面俱到，端的是无可挑剔。

特别是一排排鳞次栉比，排列有序的近百间营房所围绕着一个大型练兵场，真是神来之笔。

练兵场足足有两个足球场那般大小，颇有点后世军营那种味道。

操场正当间，竖着一杆十几丈高的粗木杆子，杆子顶端悬挂着一副呈三角形形状的黑面旗帜，正迎风飘荡，飒飒作响。

隐约能看见黑面旗帜上用红线绣着几个硕大的字样，貌似是“益州府六县团练军”。

郭业仰头看着这颇为大气的黑旗，心中颇为激荡，对着朱胖子赞道：“胖子，干得好！”

朱胖子看着郭小哥的神情，听着郭小哥的赞赏，自然是对自己的杰作倍加满意，心中不由得得意异常。

安排完六百团练兵十人一火，百人一队的各自回到自己营房中歇息之后，郭业带着庞飞虎，程二牛等人来到了一间颇为大的木房之中稍作歇息，准备商议如何练兵之事。

这间大木房比普通营房要来得大，顶得上三四间营房那般宽敞，这也是朱胖子有意为之的。

美其名曰，这是六县团练军的营帐，专供郭小哥宿夜和召集下属的地方。

进入营帐的除了郭业之外，包括庞飞虎，程二牛，孙明延，关鸠鸠，朱胖子，阮老三，张小七，甘竹寿等人悉数到齐。

这些人都是郭家班的嫡系，六县团练军的骨干。

众人在营帐中分坐两排，郭业独坐上方正中间，乍眼看去，等级森严，泾渭分明。

待得众人纷纷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郭业清了清嗓子，然后说道：“诸位，今天咱们这六县团练军算是立起来了。正所谓人无信而不立，这治军也是一样，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今日下午，咱们就把这团练军的章程给立起来，如何？”

嗡……

话音落罢，营帐中响起一片交头接耳的声音，众人心知肚明，如今团练军算是组建完成，郭小哥下面就该给他们这些嫡系分享胜利果实了。

很显然，六百团练军肯定要分成若干部分，如果按照府兵编制的话，三百人一团，一百人为一队，十人为一火，这些队正，火长之类的人肯定需要人来填补。

而他们郭家班的嫡系便是这些小头目的最佳人选，最次也能捞个火长不是？怎么着肥水也不能流了外人田不是？

在场诸人多为热血汉子，谁不稀罕率着数百甲兵，手持戈矛驰骋江中，风光光立下一番汗马功劳，光宗耀祖光耀门庭。

当即众人嘈杂议论一番之后，猛然齐齐不约而同地静了下来。

一个个都屏住了呼吸，用期盼的眼神望着郭业，看看郭小哥会如何安置自己。

郭业略微扫了一眼在场诸人，心道，好家伙，眼神冒着绿光，看来这帮家伙都心中盼了许久了。

随即郭业指了指朱胖子，叫道：“老朱！”

“在，嘿嘿，小哥，老朱在！”

朱胖子欣然起身，满脸肥肉堆在一块儿笑得那叫一个灿烂，他也没想到郭小哥会第一个点自己的名字，而且在这么多郭家班人面前第一个点自己的名字。

爽啊，朱胖子心中呜呼哀哉地美了一声，简直是受宠若惊！

郭业眼光柔和的望着朱胖子，朗声道：“这些时日委实辛苦你了，你擅长精打细算，会过日子，以后咱们这团练军的钱谷之事全部交给你操办，你给咱们团练军当个大管家，如何？”

呃……

朱胖子脸色微微错愕，本以为小哥第一个点他名字，肯定会让他管个二三百号人，再次也能捞个百人队的队正，没想到竟然是让他管钱谷。

这，落差感委实有点大！

郭业见着朱胖子这尿性，心中也是好笑，不由开解道：“老朱，兵法有云，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可见钱谷粮草一事对我团练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你想想看，咱们手下六百儿郎如果吃不饱穿不暖，手中无兵械，月月无军饷，谁还会给咱们卖命啊？”

说到这儿，声调陡然一变，极为恳切地说道：“老朱，你别小看了这管钱谷粮草的大管家，你身上的担子不轻呢。而且，这事儿关系我军生死存亡，一般人我又怎会将这掐着我军喉咙命脉之事轻易交付给他？”

“啊？”

朱胖子听罢郭业的话，特别是最后一句话，胖来由身子颤抖了一下，心中颇有些感慨万千，脸色也稍稍缓和，心道，是啊，小哥能把银子和粮草让我老朱打理，那岂止是简简单单的信任？这与性命相托有何区别？

丫丫了个呸，看来我老朱还是小哥最信任之人。

当即朱胖子肥嘟嘟的大手一挥，意气风发地拍着胸脯喊道：“小哥放心，朱胖子知道自己的斤两，领军打仗咱不是块料，但是精打细算过日子咱是一把好手。老朱夸句海口，以后兄弟们吃不饱穿不暖，尽管找咱，咱不给小哥栽面儿，替小哥看好这个家！”

“好！”

郭业欣然击节，对着朱胖子笑道：“有老朱这句话，我这团练军的军心至少稳了一大半。”

示意朱胖子坐下之后，郭业又看了看其他几个跃跃欲试之人，说道：“六百团练军，本官准备分成六个百人队，分别由程二牛，庞飞虎，阮老三，甘竹寿，张小七，邵啸六人率领，你们六人暂且领个队正之职。等肃清岷江上的水匪之后，本官自会向刺史大人请赏，让你们也尝尝鲤鱼跳龙门的滋味。”

唧～～

帐中又是一阵骚动，人人都有份，都领了一个队正之职，而且郭业这话也说得清楚，只要立了功就会向刺史卢承庆举荐。

鲤鱼跃龙门是嘛意思？

无非就是让他们与自己一般，仗着手中军功，将他们从一介布衣提拔至九品末流。

九品虽为末流，但是对于众人来说可是想都不敢想之事，那是绝对的光宗耀祖，祖坟冒青烟的大喜之事。

郭业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程二牛六人焉能不满意？

纷纷起身抱拳，齐声喊道：

“郭兵司大恩，我等敢不效死乎？”

唯独场中的孙明延一副苦瓜着脸，见着大家都落到了好处，分到了一杯羹，唉声叹气地自怨自艾起来。

自己虽然不是郭家班最早的嫡系，但是屡次协助郭小哥办了几件大事，就连屠杀何家满门之事都参与了。

这次更是带着城南三百泼皮投奔郭小哥的团练军，可算是连裤裆地典当给郭小哥了。

咋就连个队正都捞不到呢？

郭业瞥了一眼孙明延，见着他耷拉着脑袋，挂起一副老婆偷汉子，自己被戴了绿帽子的倒霉脸，心中不由暗乐。

当即对着孙明延打趣道：“老孙莫急，对你，本官自有安排，怎会让你白白吃上一亏？”

呃？

孙明延猛然欣喜地抬头望去，真是峰回路转啊！

继而一扫晦气脸色，春光灿烂猪八戒般望向了郭业，静待着郭小哥的下文……

## 第159章谋而后动

“老孙你的事儿先不急，晚些时候我单独再与你谈！”

郭业看着望眼欲穿都快穿出水儿来的孙明延，再次卖了个关子，将他那痒痒难耐的好奇心给高高悬在半空。

郭小哥既有安排，现在又不便说出来，孙明延只好忍住了万蚁噬心般煎熬的好奇心，跟个倒霉汉子似的耷拉着脑袋垮着脸坐了下来，继续默不作声装哑巴。

紧接着郭业指了指陪坐在右侧末端的关鸩鸩，说道：“至于关鸩鸩，虽然之前在落日山助纣为虐，但是好在及时醒悟，幡然回头，归顺了本官。孔老夫子不都说过吗？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咱们不能将人一棍子打死嘛。”

说到这儿，关鸩鸩面色已是有些激动，两眼冒着雾气地看着郭业，嘴唇一张一合，久久说出话来。

郭业宽慰地看了一眼关鸩鸩，说道：“归顺本官后，关鸩鸩兢兢业业，克己任劳，本官都看在眼里。今后咱们团练军中的书信与公文往来之事，就交给关鸩鸩来操办吧。唔，暂且委任你一个军中书办之职吧。以后我团练军克有大功，自然有你关书办的一分功劳。”

言下之意，郭业是在告诉关鸩鸩，别看你丫是半路出家投奔咱郭家班，但是只要你忠心耿耿，办好差事，你的待遇还是和庞飞虎，朱胖子等人是一样的。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当过土匪，是半路投降来郭家班，就妄自菲薄，心存芥蒂。

关鸩鸩听完，自然已是感激涕零，扯着衣袖擦拭着鼻涕和眼泪，一时间被感动无以复加。

擦拭完鼻涕眼泪之后，哽咽着嗓子断断续续地说道：“学生谢过兵司大人的宽宏大量，学生定当克己任劳，为兵司大人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发光发热流尽身上最后一滴血。”

眼泪儿抹着，马屁拍着，活脱一个刚死了丈夫的受气小寡妇。

对郭业效忠完一番之后，关鸩鸩又走到帐中间，抱拳环顾作了一揖，深深叹道：“以后学生做得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还望诸位同仁能够及时指正。”

放下姿态，彬彬有礼，立马博了个满堂彩。

众人呼声叫好之间，唯独朱胖子翻着白眼瞥了关鸩鸩一眼，心中暗暗哼道，矫揉造作，虚情假意，伪君子一枚！

待得众人都得了好，落了实惠，如同封神榜上有名者，姜子牙一一司了其职封了神邸般，郭业最后拍了拍双手朗声说道：“好了，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了。诸位看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赠～！

又是程二牛急咧咧地站了起来，摩拳擦掌地喊道：“小哥，是要跟水匪开战了吗？俺二牛领上一百人，给小哥打先锋，可好？”

无语！

郭业立马白眼还击，哼道：“你这暴脾气，屁股还没坐热就想着剿灭水匪了？我问你，你可知现在六县百里岷江水域有几股水匪？共有多少人数？凭

借咱们六百团练兵，又能征剿几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老朱你来说！”

说着指了指被刚刚任命为军中钱谷大管家的朱胖子。

朱胖子啊了一声抬头，顿时有了一种人在其位，谋其事的觉悟，掰扯着手指，娓娓说道：“刺史大人之前答应过咱们的兵盔器甲至今还未运到，拿啥跟人水匪干？赤手空拳，抄着扁担给人家干仗不成？”

“呃……”

程二牛一阵语塞，悻悻坐了下来，面红耳赤有些尴尬地笑道：“俺这暴脾气，小哥莫怪，莫怪！”

“再说了~~”

被任命为军中书办的关鸿鹄刚坐下没多久又突然站起，犯起了在落日山的军师瘾来，摇着脑袋叽歪道：“依学生之见，咱这六县团练兵新近组建，而且六百儿郎虽有对敌厮杀的经验，但总得来说战斗力还是较为低下。照学生看来，咱们前期必须隐忍不发，先练军治军一阵子，再谈剿匪较为妥当。为将者，谋而后动方才是为正道。正所谓……”

说完见着众人目光齐刷刷地落到自己身上，顿感有些不妥，立马止住了臭显摆的自言自语，连连摆手推笑道：“一家之言，嘿嘿，当不得真，当不得真哩。”

虽然言语谦卑低调，但是在老冤家朱胖子听来又是另外一股子炫耀的味道，呸，多读几本书有甚了不起？直娘贼！

郭业倒是没有计较关鸿鹄的冒头发言，相反频频点头表示赞赏与同意。

而后接过关鸿鹄的话说了起来：“关书办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建军容易治军难，要想咱这六百团练兵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就必须先练上一阵子的军。隐忍发展，再行一发冲天才是硬道理啊！”

较为稳重的庞飞虎也是点头同意郭业的提议，附和说道：“兵司大人说得没错，弟兄们不仅没有战斗力，而且也没有在江面作战的经验，现在贸然出击剿灭水匪，那是对手下儿郎的不负责任。”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一直扮演着僵尸一般角色的瘦竹竿甘竹寿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来，然后又闭目养神归于平静。

郭业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你妹的，这厮如果不开口说话，真心将他给遗忘掉了。

也不在乎他冷言冷语加冷脸的吊死鬼德行，轻笑一声说道：“甘队正说得没错，连要对付的是些什么样的水匪咱都不知道，剿个屁的匪啊。老朱，之前交代你的事儿，你现在可以向大家介绍了。”

郭业交代朱胖子之事，自然就是前番去益州府前让他探查的一些关于水匪的信息。

朱胖子早已做好功课，说道：“咱们六县岷江水域大大小小的有五六支水匪在江面上讨生活，虽然都是些乌合之众，但是数量那是相当的大，约莫有五千入众。其中最大的一支大概就是新近冒头比较厉害的一伙水匪，人数在小两千左右，水匪头子叫做王八斤，听说他们的二当家就是昔日落日山山匪的二当家，叫赵九丑。”

说到赵九丑的名字，朱胖子有意无意地看了一眼关鸿鹄。

关鸿鹄仿佛也感觉到了朱胖子那股灼热的目光，脸皮没来由的抖动一

下，不过很快就被掩饰过去，没有上了朱胖子的鬼当，跳脚出来澄清什么。百里水域竟然藏匿了近五千人的水匪？

在场诸人纷纷开始议论了起来，特别是程二牛那头憨货，更是吧唧着嘴巴，一阵感叹，心中暗暗惭愧自己刚才的冲动。

六百人跟五千人来干，这不是作死吗？

至于郭业则是暗暗念叨着王八斤，赵九丑的名字，没想到之前在江面上交过一次手，原来这伙人才是最大的一支水匪。

赵九丑，貌似还欠老子半条命来着。

郭业心中稍稍过了一遍，突然又看了一眼在下面继续苦汪汪着脸，瓜兮兮的跟个瓜娃子似的孙明延，猛然——

一招妙计，计上心头来！

当即，郭业对着朱胖子吩咐道：“时候不早了，老朱，你这个大管家该去安排伙房准备今晚的晚饭了。告诉伙房，今晚是咱们第一次扎根江心岛，多整点肉食，要让儿郎们吃好吃饱！”

朱胖子欣然领命，转身匆匆离去。

而后郭业遣散了众人，说道：“都下去休息休息，今晚好好吃上一顿，明日再行商议如何练军之事，如何？”

忙活了一天，大家都是腰酸背痛腿抽筋，巴不得躺下去歇息一会儿松松骨。

于是，庞飞虎等人起身冲着郭业抱拳告辞，陆续朝着营帐外离去。

这时，郭业冲着走在最后，双腿飘忽不定心事重重的孙明延喊道：“老孙，你等会儿再走。本官有要事与你商量。”

唔？

孙明延驻足停步，想起郭小哥之前说过，对自己另有一番安排，莫非现在就要开始委以重任了？

他的脑袋瓜一转动，见着现在营帐中就剩自己与郭小哥，难道郭小哥有什么机密之事委任自己？

擦，朱胖子你屌个毛？俺老孙才是郭小哥推心置腹的嫡系，嫡系中的嫡系哩。

继而，孙明延转头回身，再次春光灿烂猪八戒般眼巴巴地望向郭业……眼神中充满了兴奋与期冀！

## 第160章孙明延的安排

“老孙，坐，请坐！”

郭业摊了摊手，示意孙明延继续坐回原位。

不过孙明延坐下之后，看着郭小哥这满脸的笑意竟然心中犯起怵来，刚才那窃喜之情瞬间消逝。

因为熟悉郭业之人都太了解郭某人这招牌式的贱笑了，这是憋着一肚子坏水儿的贼笑。

不经意间，坐着稳稳的孙明延向后挪了挪屁股，脸上莫名浮起一丝紧张，心中哀哀一叹：

娘唉，八成是要上了郭小哥的鬼当了！

“嘿嘿，老孙，别怕，放松点，放松点！”

郭业察觉到了孙明延举止间的那几许不自然，稍稍宽慰之后，说道：“老孙，之所以不委你重任，是因为小哥心中有自己的打算，想安排你去做另外一件大事。我手下所有人中，除了老孙，我想再也无人能担当此重任了。”

好大一顶大高帽，唰的一下，猛然套在了孙明延的脑袋上。

不过孙明延毕竟是泼皮混混出身，自己就是灌迷魂汤的一把好手，郭业越这么说，他心里越是膈应。

不祥之感越来越凝重，心中霎时慌乱如林间野猴，上窜下跳停不下来。

孙明延苦哈哈地看着郭业，心中越想越后怕，你个仙人板板的，来了来了，看来郭小哥又要算计老孙一番了。

心中一阵唏嘘之后，唯有硬着头皮忐忑说道：“小哥，您到底有啥事交代咱啊？”

这话问得再也没有当日捶胸犹如擂战鼓般那么有底气。

郭业见状，心中也做了自我反省，难不成哥们现在的人品差到这种地步了？还是说咱就长着一副坑死人不偿命的脸蛋？

当即他也不再兜圈子，而是打开天窗说亮话道：“老孙，要委屈你一阵子，我想让你去水匪头子王八斤那儿当几个月的水匪。咋样？”

“啥？啥玩意？”

噌~~~

孙明延就跟屁股被扎了刺儿一般，猛然窜跳起来，一脸怒容大大咧咧叫喊道：“小哥，你也忒不仗义了吧？一直以来，我孙明延鞍前马后地替您办这事儿，从未有一句话怨言。这一次，您要组建团练兵，老孙二话不说，扯起三百弟兄就投奔你而来。老孙即便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孙明延越叫嗓门越高亢，同时也是越嚎越委屈，陡然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埋入膝盖，呜呜一阵哽咽，满腔怨气和委屈如黄河之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一边呜咽一边断断续续地哽咽道：“咱老孙的要求不高，就想在小哥麾下谋份差事。您瞅瞅，就连阮老三，甘竹寿这些人都能捞个队正，你倒好，竟然让我去当劳什子的水匪，我他妈冤不冤？呜呜……”

堂堂七尺男儿，蹲地伏首而哭，哭得那叫一个肝肠寸断，哭得那叫一个闻者伤心听着流泪。

“那啥……老孙，你先听我说完嘛！”

郭业被孙明延冷不丁来这么一下，立马手足无措，顿时不知何以然。

“我不听，我不听，老孙那叫一个憋屈啊，心中那个苦啊，呜呜……”

这时候的孙明延就跟个风骚小寡妇似的，被相好的上完，本想着这下能入了府进了门当个大小奶奶。可谁知这相好的倒是无情无义，提起裤子就走人，挥挥手不留一丝云彩。

焉能不委屈，不伤心？

擦！

郭业被孙明延这大汉哭得一阵心烦意乱，顿时拉下了脸，提着高八度的音调吼了一嗓子道：“哭哭哭，哭你妹啊！你嚎丧呢？等我说完你再来嚎丧，成不成？”

“嘎……”

被郭业这力拔山河提气一吼，孙明延先是被吓了一跳，随后抽抽噎噎将哭声缓缓止了下来。

紧接着抬起头睁开泪汪汪的双眼望着郭业，呜咽道：“你要说啥，还想说点啥？”

麻痹，郭业看着这厮的表情，咋就那么欠揍呢？

当即在凑下身子附在他耳边轻声说起了话……

而就在郭业轻声细语地说这话之时，孙明延的脸部表情真可谓是一个精彩了得。

闻言之后，沮丧直垮垮的脸蛋先是一怔，接着错愕，再是蹙眉思索，最后竟然变成了一脸的兴奋，就跟欲求不满的大汉进了青楼寨子见着一群莺莺燕燕围堵上来一般，真是太刺激了！！

郭业耳语完之后将身子徐徐提起，向后退了退，离孙明延约有三步之遥。

噌！

蹲在地上的孙明延再次站起身子，一边抹着眼泪和鼻涕，一边瞪大了眼珠子满脸欣喜地追问道：“小哥，你说得可是当真，决不食言？”

郭业鄙夷地看了一眼这变脸丝毫不亚于川剧大师的家伙，哼道：“我骗你干个球？我若食言，我是你养得！”

“不敢不敢，嘿嘿，我哪里养得出你这么有出息的娃子！”

孙明延听完郭业的承诺之后，早已乐得没边儿，言语间也跳脱起来，嘴边说话也没了把门儿的。

郭业一听这王八蛋竟然占起自己的便宜，挥舞着拳头作势要打，怒斥道：“放你娘的屁，小心老子锤死你！”

噎噎噎~~~

孙明延嘻嘻哈哈转哭为笑地闪躲退后几步，躲过了郭业的捶打，而后问道：“对了，小哥，我进了水匪窝子，资历浅薄，王八斤凭啥信我？”

郭业双手交叉背后，自顾在帐中踱步了一圈，悠悠说道：“这个不难，你混进水匪窝子后去找他们的二当家赵九丑，你问他是否还记得欠陇西郭业半条性命。有了他的帮忙，王八斤自然会重用于你！”

赵九丑？

孙明延自然也是识得这个家伙。

不过他还是有些担忧，问道：“小哥，咱们是兵，他们是匪，赵九丑这家



伙更是水匪二当家，他明知道我是你的人，怎么可能还会帮我？”

对于孙明延的这个隐忧，郭业比任何人都要来得有信心，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太了解赵九丑这种人了。

这种人属于奇葩中的战斗机。

为了刷出老子是二当家的存在感，能够拼死阻挡明知不可拦截的强敌，甘愿一死也要刷出自己的存在。

当日更是为了让人知道自己赵九丑是条汉子，是个一诺重千金的好儿郎，甘愿放弃嘴边的肥肉，在稳占上风的情况下还率众撤离，为的就是还给郭业半份恩情。

像赵九丑这种人，存世者已是凤毛麟角，当属偏执狂中的偏执狂。

郭业有信心，只要孙明延报上他陇西郭业的名号，再跟他索要另外半条性命的恩情，他绝对会帮助孙明延达成所愿，甚至为偿还郭业的半份恩情，将大当家王八斤击杀。

郭业摆摆手没有细细解释给孙明延听，而是用笃定的语气说道：“这点你完全可以放心，如果赵九丑是有恩不报之人，我把自己的人头砍下来给你当球踢。”

见着郭业说得如此信誓旦旦，孙明延自然选择无条件信任，对着郭业抱拳说道：“那行，正所谓富贵险中来，不搏一搏，忒儿对不起小哥的一番允诺了。我这就回去准备准备，明日一早便动身去投身水匪窝。”

郭业也是抱拳还礼，叮嘱道：“老孙，保重！这一趟你能全身而退，你下半辈子就无忧了！”

孙明延脸色一紧，极为凝重地说道：“如若老孙运气不好，每逢清明，别忘了给咱烧点元宝蜡烛啥的哈？”

“滚你娘的蛋，要吃元宝蜡烛自个儿回来拿，滚蛋吧！”

说着抬起右腿，作势来了一记侧踢，目标对准孙明延的屁股。

这厮噌噌几下，窜出了营帐。

郭业慢步尾随着孙明延跳脱的背影，徐徐走出了营帐，望着偌大一个练兵场，喃喃自语道：“既然兵行正道无法彻底解决岷江匪患，不如提前布局，咱也学一次绿林中人，来一个江湖事，江湖了！”

随后，行走在操场之中时不时仰头望着迎风飒飒的黑旗，暗暗提醒自己，哥们一定要隐忍，练完兵布好局，蓄势待发……

## 第161章《纪效新书》乃是我著

“凡我团练军中将士，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众人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此为号令篇。”

“选兵者，如藤牌宜于少壮便健，狼筅长牌宜于健大雄伟，长枪短兵宜于精敏有杀气之人。……皆当因其材力而授习不同。……此为束伍篇。”

“凡赏罚，军中要柄。若该赏处，就是平时要害我的冤家，有功也是赏，有患难也是扶持看顾；若犯军令，就是我的亲子侄，也要依法施行，决不干预恩仇。……此为禁令篇。”

“以十人为一火，居首一人火长，旁二人夹长盾，又次二从持狼筅，复次四从夹长矛、长枪，再次二人夹短兵。此为鸳鸯阵。阵法可随机应变，变纵队为横队即称两仪阵，两仪阵又可变为三才阵，三才阵攻防兼宜，适合于山林、道路、田埂等狭窄地形。”

“守哨篇……”

“旌旗篇……”

“水战篇……”

“行营篇……”

“战法篇……”

……

……

夜里挑灯，营帐之中，郭业断断续续地口述着脑海记忆中的一些东西，而书办关鸬则是一边听着一边伏案誊写。

即便关鸬心中极为震撼郭兵司哪里来的这么多闻所未闻的练兵法门，但还是一字不落地将郭业所复述的内容一一誊写了出来。

约莫了过了一个多时辰，外间处处营房都早已熄了蜡烛与油灯，郭业才停止了磕磕巴巴的口述，轻轻走到关鸬的身边端详着案上纸张誊写的文字。

同一时间，关鸬抽了抽懒腰，将毛笔小心翼翼地搁在砚台上，而后在纸张哈了一口热气，加速墨迹的干涸。

随后，悠悠站起身子让出了位置，对郭业说道：“兵司大人，学生已誊写完毕，共计十八篇十八卷。啧啧，学生今天总算是见识了什么叫兵中奇书，此练兵十八篇法门端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啊！”

说着将桌上誊写好的纸张一一叠放在一起，递到郭业的手中，叹道：“此十八篇兵书面面俱到，从选兵至练兵，乃至对敌作战皆有教授，比《孙子兵法》更加详实自成一体，莫非乃是我大唐战神，当朝尚书仆射，卫国公，李靖李大人的《卫公兵法》？”

说到这儿，他突然用一种极为畏惧而又惊恐的眼神望着郭业，心想着，如果自己猜对了，那眼前这位郭兵司的来头岂能小的了？

据民间传闻，这《卫公兵法》乃是卫国公李靖得以扬名立万，建功立业的凭仗，从未传授于他人。

郭业见着关鸬这幅怪异的表情，哈哈一笑，摇头说道：“关书办，你想多了！卫公兵法是卫公兵法，与我没有任何干系！”

他才懒得拉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李靖的虎皮，因为自己这十八篇兵书的

确不是来自卫公兵法，而且自己这十八卷兵法迟早要传扬出去，如果现在自己乱攀亲戚，到时候假李鬼遇到真李逵，不是让人平添笑料吗？

只要这十八卷兵法被程二牛等人一经流传，迟早都会被有心人收集而去。

如果为了给自己壮威风胡乱扯到李靖的《卫公兵法》上去，那不仅自己失了面子，就算将来想指着这兵书扬名立万也够呛了。

听着郭业否认，关鸬鹚追问道：“啧啧，敢问兵司大人这十八篇兵法可有名字？学生实在是太过好奇了，普天之下除了李卫公，怎还有如此奇才能谱出这绝世兵法来。”

郭业极为珍惜地轻抚着手中的十八篇兵法，一字一字顿道：“此十八篇兵法，名曰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

闻罢，关鸬鹚嘴里来回反复念叨着这个有些拗口的名字。

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到底是读过书的老秀才，从字面上就分析出了这四字兵书的涵义。

“纪效”之意，便是指这些兵法都是从实战经验中总结出来的；

“新书”二字就更好理解了，顾名思义就是强调在战争中灵活处理出现的情况，不会拘泥于常形。

很快，关鸬鹚言辞恳切地再次问道：“这纪效新书，学生可是从未听闻。敢问郭兵司，这兵书乃是哪位不世出的高人所著，学生是否有幸拜见他一面？”

“啊？这个呀……”

郭业惊疑了一声后，面现尴尬，深吸几口气之后，对着关鸬鹚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道：“你要见得高人就在你眼前，你天天都能见到，没什么有幸不有幸啊！”

啥？

关鸬鹚再次目瞪口呆，吞吞吐吐地指着郭业怪叫道：“兵司大人的意思是说，这，这兵书是，是您所著？”

很显然，关鸬鹚一脸的不可置信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郭业见罢，冷哼一声道：“咋的？不信啊？”

见着郭业有些愠怒，关鸬鹚心中有些骇然，很快，他便相信了郭业的所言。

因为如果不是郭业所著，他哪里能口述的如此一字不差。除非是原著人，否则的话，这纪效新书中一些新奇的战法和练兵法门，根本不是旁人所能口述的。

很快，关鸬鹚就选择了相信郭业所说之话。

而后，双眼冒着小星星地望着郭业，一份二逼脑残粉丝模样对着郭业又是作揖又是哈腰拜道：“兵司大人真是奇才啊，年纪轻轻就有如此兵法造诣，简直是武曲星下凡，不外如是。”

郭业看着关鸬鹚现在这般语无伦次的屌样，心中除了恬不知耻地窃笑之外，只得深感内疚地叹道，戚继光大大，对不起了，切术不算偷书哈？

纪效新书，明朝抗倭将领戚继光所著。这兵书是戚继光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期间练兵和治军的总结。

虽然郭业将本该明朝才出现的兵书提前搬到了唐朝，更是让关鸿鹄这等读书人一度奉为与《卫公兵法》相提并论的至高存在。

但是在后世互联网上，多数军事论坛，铁血论坛中都能找到此兵书，无论是文言文本，还是白话本皆可找到。

郭业非常荣幸自己当年能够成为伪军事迷中的一员。

郭业之所以选择剽窃戚继光戚少保这本《纪效新书》作为练兵治军的首选，除了这本书是戚少保综合了明朝以前历朝历代的各家兵法之大成，更是因为这兵书中也涉及到了关于水战的一些要领与诀窍。

对于目前急需练兵治军来整治百里水域的郭业来说，这兵书实在是来得太应景儿了。

感谢完互联网军事论坛大大们的无私分享和抗倭名将戚少保之后，郭业重拾心情将这十八篇《纪效新书》收好，再看关鸿鹄一眼，发现这老秀才就跟着了魔似的，一口一个“纪效新书”念叨着。

你妹，不会这么邪吧？

郭业推搡了一下关鸿鹄，说道：“关书办，喂，醒醒，醒醒啦！”

“啊？”

关鸿鹄被郭业推醒，将灼热的眼神投到郭业身上，说道：“兵司大人，以后学生誓死效忠您，只要兵司大人一声令下，纵是赴死学生也心甘情愿，绝不会犹豫后退半步。”

呃？

关鸿鹄这冷不丁又是一番效忠把他整迷糊了，这好端端地咋突然宣誓效起忠来。

不过很快郭业就释然了，为啥？

不就因为关鸿鹄这奸诈油似鬼的家伙现在看待郭业的眼神已然不一样了，能够以郭业这般年纪著出如此牛叉的兵书之人，将来岂能等闲？

正所谓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

关鸿鹄现在打定了主意，紧跟郭兵司的脚步，誓死跟随郭兵司的步伐，哪怕是个死也要一往无前地向前走去。

为的就是将来郭兵司真能化作龙了，他这个害过人命当过土匪的落魄秀才才能有一番大作为吗？

“好了好了，太晚了，赶紧休息去吧，你的忠心本官已然知晓。好好干，以后亏不了你丫的。”

郭业懒得和关鸿鹄磨嘴皮子，直接下起了逐客令。

关鸿鹄再次作揖道了一声告辞，这才缓缓离开了郭业的营帐。

此时已近一更天，再过不多久就要天亮。

郭业走到临时搭建的床榻边上，熄了油灯，吹灭了蜡烛，草草和衣入睡，为明日早起养精蓄锐。

.....

.....

月落星沉，斗转星移，几更过去，天色微凉，东方已然鱼肚白。

“咚咚咚，咚咚咚！”

一阵拍门之声在郭业的营帐外响起，郭业迷迷瞪瞪听着程二牛扯起嗓门在外头喊道：“小哥，哦不，兵司大人，兄弟们，哦不，儿郎们都集结完毕，

就等着你起来训话哩！”

啊？

郭业猛然从床榻上坐起，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睛，自责地拍了拍脑门，惊呼道：“该死，今天是新兵训练的第一天，老子竟然睡过了头！”

当即也顾不得洗漱，急急穿起皮靴拖沓着走到营帐门口，推门而出。

呼~~

一阵寒风吹袭脸颊，生起刺骨的凉意，连眼睛都被刮得有些睁不开，郭业冷不丁打了个寒颤，娘希匹的，入了冬的江风就是冷！

不过被寒风刮了几下面皮，郭业的困意顿消，打起了几分精神，徐徐睁开眼睛朝着操场中间望去。

十几丈高的大杆子之上，黑色军旗依旧迎风飘荡。

继而，眼睛徐徐向下看去，朝着大杆子的四周看去.....

## 第162章马元举渡江传信

顺着黑旗杆子，郭业眼光徐徐向下望去……

他奶奶的！

不看还好，一看之下，肺都快气炸了。

这哪里是兵啊，活脱就是一群从暗无天日的大牢里赶出来放风的囚犯。

六百团练兵散落在操场各处，一个个慵懒的晒着初晨的阳光，或三五人围坐一起摆龙门阵侃大山，或七八人勾肩搭背嘻嘻哈哈有说有笑，追忆着什么狗日的开心往事，更有甚者不知从哪里抱来一些干草，铺在地上当成床铺，躺在上面一边晒着太阳取暖一边呼哧呼哧打着呼噜竟然假寐了起来。

日你们个仙人板板！

郭业强行按捺住胸口那股邪火，冷眼回望着庞飞虎，程二牛等人。

完蛋！

众人看着郭业的神情，领略着郭小哥那足以秒杀一地死人的凛冽眼神，脑中同时浮现起这两个字来。

一时间，

庞飞虎，程二牛，阮老三，邵啸等人纷纷朝着操场中跑去，挥舞双手高声喝骂着自己的队中团练兵：

“起来起来，赶紧给老子起来！”

“你们这群懒鬼，赶紧站好了，信不信老子抽你？”

“王赐龙，你他娘的还敢再睡？你小子属猪的？吃了睡，睡了吃，赶紧起来！”

……

……

污言秽语骂声冲天，听得郭业眉头紧皱，就没舒展松开的时候。

看着程二牛，邵啸这些所谓的队正们那股耀武扬威的得瑟劲，郭业躁狂的心中不禁在滴血，妈唉，我手下都是些什么人啊，这哪里是带兵之人，全他妈是一群下了山披上军甲的土匪嘛。

“够了！”

郭业实在是忍无可忍，冲着操场中怒吼一声，咆哮道：“从现在开始，绕着练兵场给老子跑，玩命了跑，跑到太阳下山为止。”

说着又指了指程二牛这几位各队的队正，警醒道：“如果让老子知道哪个队的人敢偷偷奸耍滑敷衍了事，或者拖拖拉拉掉队，哼哼，你们这些当队正的也连坐，晚饭谁也甭想吃！”

我日！！！

在场诸人听完郭业的训斥都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你妹啊，现在是大清早太阳东升之时，要围着偌大一个练兵场跑步跑到太阳落山之时。

足足跑一个白天，这不是要人命吗？

“怎么？难道现在连本官的话都不管用了吗？”

见着众人还在傻傻发呆，郭业再次怒吼道。

哗～～

郭业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在练兵场上消极怠工这些团练兵哪里还能坐得住？

当即，纷纷开始站起身来各自找好各自的队伍，绕着圈子徐徐跑动起来。

程二牛，邵啸，阮老三，张小七，吊死鬼甘竹寿这些各队队正也不敢怠慢，随着自家队伍徐徐跑动。一边腿脚跑着一边嘴上也没闲着，不停地咒骂着队中的某些老油条死懒鬼。

郭业看着这跑如游蛇的长龙队伍不时有人掉队和踩踏队友，心下颇为失望地摇摇头，心道，这都是群什么兵啊？

这时，至始至终一言未发的庞飞虎走上前来，轻声说道：“郭小，哦不，兵司大人，整整跑上一天，风吹日晒的，兄弟们会不会撑不住啊？”

庞飞虎脸有忧色地向郭业进言道。

郭业摇摇头一脸狠色地望着场中乱糟局面，冷声道：“这些人都是老油条，不狠狠操练他们一些时日，他们还以为是县衙的官差老爷，还以为自己是城南的泼皮无赖呢。庞大哥，咱们如今是团练军，剿匪的团练军，只要一上战场，那就是要死人的。”

而后一脸苦涩地笑容叹道：“现在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你应该懂得我这番苦心才是。”

闻罢，庞飞虎脸色一滞，喃喃自语道：“现在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有理，言之有理啊！”

随后一脸愧色地向郭业致歉道：“看来是我庞飞虎妇人之仁了，兵司大人放心，庞某会好好盯紧弟兄们操练的。我想只要有半年这般强度的训练，咱们六县团练军的战斗力必然不比益州府兵差上半许。”

半年训练？

郭业闻言摇摇头，说道：“恐怕训练不了半年了，离年关只有两个月了，我准备过完正月十五，就要停止训练，着手岷江水域的剿匪计划了。”

啥？

庞飞虎诧异地双眼一瞪，过完正月十五就要开始剿灭水匪了？那按郭小哥的意思来看，训练的时间也只有三两个月之短了？

继而他一脸同情地看着操场，看着那些还在你挤我我挤你跑着步的六百团练兵，心中呜呼道，这三两月有你们这群混蛋受得了，节哀吧。

噌噌噌~~

负责岛上后勤保障的大管家朱胖子气喘吁吁地跑上前来，满脸虚汗地喊道：“小，兵司大人，那啥，马功曹来了，说是有急事找您就不上岛了，他在岸边候着您呢！”

马元举？

他怎么来了？

要知道江心岛与陇西县城可是有段路程，马元举能够不辞辛劳，乘着舟船渡江来到江心岛找他，可见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他派个人过来传信知会一声就完了呗。

而且这事儿肯定很急，不然他不会连营地都不进来，非要自己去岸边与他相会。

随即，郭业对庞飞虎交代了几句，让他们帮忙督促一下操场中那群懒鬼，然后与朱胖子一道飞速朝着岸边跑去。

朱胖子对于岛上各处熟门熟路，不消一会儿便领着郭业来到了岸边。

郭业远远便瞅见岸边停着一艘渡船，一袭灰衫的马元举正焦急地站在船头眺望岛上。

一发现郭业和朱胖子的身影，马元举拼命地连连挥手示意，告知郭业自己在这儿。

郭业撇下朱胖子，拔腿就往马元举那边跑去。

还没登上渡船，马元举就急急喊道：“不用上来了，我有急事跟你说，就三两句话的事儿。我还要着急返回县城去。”

你妹，郭业越琢磨越不对劲，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竟然这么急？

于是止住了脚步看着马元举，也不再出声儿给他打岔。

马元举咽了口唾沫，急急喊道：“昨夜，益州府刺史大人派人送来吏部嘉奖文书，是关于前些日子陇西守城驱逐贼匪一事。”

啊？

马元举不说，郭业差点就将此事抛诸脑后了。

但是这份大功劳不是被顾惟庸，吴奎，谷德昭三个狗日的给窃取瓜分了。

马元举急咧咧地跑来说这事儿，什么意思啊？

莫非这份吏部嘉奖文书下来还跟哥们有着关系不成？

马元举见着郭业面露疑惑，像是猜中了郭业所想似的，点头说道：“你猜得没错，这吏部嘉奖文书的内容却是与你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然我怎能如此着急，天一亮就雇了船只来这江中岛上寻你呢？”

日，郭业听罢，心中更加地好奇这份吏部嘉奖文书的内容到底说了些什么东东了。



## 第163章各人有各人的造化

“顾县令，吴县丞，还有谷德昭那孽障三人皆俱有升迁！”

尽管马元举说这话之时竭力压制住自己的语速口吻，但是郭业还是听出了一丝的不淡定和不甘心，甚至多少有些愤慨。

不过他没有刨根问底的询问，而是切入主题直接问道：“顾县令迁往何方？”

马元举道：“顾县令高升长安，迁任兵部员外郎，主掌兵部库司，乃是从六品的六部京官。”

听罢，郭业咂舌感叹，擦，丫走得好大一坨狗屎运啊，竟然从一个七品县令直接窜到从六品的帝都六品京官。

兵部也就是如今的国防部，有主官兵部尚书与左右副手兵部侍郎共掌之。

兵部下分四个司，即兵司，职方司，驾司，库司。

这个四个司相当于国防部下属级别的司，有各司的郎中与员外郎共掌之。

兵司主管大唐边军，府兵，神策军等等兵种，以及全国各地的战事；

职方司主管凡兵部编制之内所有人员的升迁与提拔，算是人事。

驾司，顾名思义与马匹有关，凡事朝廷战时所需用马皆归兵司调遣与供给。

至于库司就更好理解了，无非就是军械器甲，战时消耗品之类。

这个四个司组成了偌大一个兵部，等同于国防部下属级别的司，有各司的郎中与员外郎共掌之。

各司郎中就相当于如今国防部下属厅级司长级别的人物，至于员外郎自然便是副厅级别的副司长了。

就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拿我们现如今的外交部来讲，部长、常务副部长，副部长等级别之下，还有主管欧洲司的司长，副司长，非洲司的司长，副司长等等级别。

如今即将高升迁任兵部库司员外郎的顾惟庸，差不多就等同兵部下面四大司中的一个副司长级别。

从正处级的县令直接升到副厅级的长安兵部库司的副司长，对于顾惟庸来说，的确确实是高升了，而且从地方到中央，是一个大的跨越，也是一个质的飞跃。

郭业心中暗暗艳羡之外，同时想到了顾惟庸乃是二甲进士出身，算是天子门生，早有金字招牌在手。如今在陇西县窝了这么多年又立了大功，尽管这大功是夺了自己的，能够突飞猛进升到京城去，也算是求仁得仁，都在情理之中。

咱除了羡慕，还能有啥？谁让人家是正统科班出身的进士呢？

正如顾惟庸对自己讲得一样，这份功劳在自己这个没有背景的小衙役手中，确实体现不出其应有的价值。

不过顾惟庸高升也是好事，至少自己与他算是有了个了断，以后见面摩擦的机会渺茫了。

成，心头总算有块石头落地了。

于是郭业再次问道：“那吴奎和谷德昭呢？不会也祖坟冒青烟，一齐迁到了长安吧？”

“呵呵，他们倒是想呢！”

马元举嘴角略微上扬，不无鄙夷地摇头晒笑道：“吴奎与谷德昭并非进士出身，吴奎只是一个屡试不中的老举人，而谷德昭更是不堪，仅是一个靠着祖荫的无能之辈，有何资格迁升京城？”

郭业急急追问道：“那他俩到底咋样了？你倒是说啊，马功曹！”

“吴奎，借着此次功劳，也算有番长进，不日即将升任益州府别驾。”

“益州府别驾？啥意思？”

郭业不懂这别驾到底是一个什么官，看着马元举那神态和之前提到得与自己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莫非就是这个？

果然，马元举有些同情地看着他，解释道：“别驾，即位郡丞，益州府乃是中等州郡，益州别驾当属从七品，判六司。懂了吧？”

懂了！

麻痹，咋还能不懂！

县丞跟郡丞无非一个是县令的副手，一个则是州府刺史的副手。

判六司，不就是主管包括自己兵司在内的益州六司吗？

日啊，郭业心中顿时生气一股无力感来。

闹来闹去，吴奎这老王八蛋还是爬到自己头上，继续成了自己的上司。

郭小哥欲哭无泪，没成想将守城之功让出去，竟然让吴奎得到了这么一个天大的好处，哥他妈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随后心中恶狠狠咒骂着吴奎，你个老骗驴，前番是县城二把手，这次又是州府二把手，真是千年不变的老二啊。

马元举轻声说道：“然则你也不必太过担忧，毕竟你是卢刺史亲手提拔，又长年在岷江之上剿匪，吴奎纵是想对你不利那也鞭长莫及。不过你需要防备的倒是谷德昭此人！”

日你个仙人板板，郭小哥听着马元举最后一句话，更是想抱着他痛哭一场了，咋还有谷德昭的事儿？

接着，只听马元举说道：“谷德昭倒是这次事件的直接受益者，吏部文书提及，由他接任吴奎，升任陇西八品县丞，暂时负责陇西县衙诸事。”

郭业再次听懵了，脱口问道：“啥意思？”

马元举略略苦笑道：“意思是说吏部暂时不会委任新县令来陇西县，至少三五个月内，陇西县城是谷德昭说了算。”

什么？

暂时不委派新县令？那这三五个月不是让谷德昭那狗日的威风十足，以他那逢地都要刮三尺的性格，还不捞足了油水？

马元举见着郭业一脸的诧异，继续解释道：“因为再过三五个月，各地举人就要赴京会试了，明年开春的科考一完，选出新的一二三甲进士，才会派遣合适的新科进士来县城任职。如今吏部也是缺员啊！”

我日你妹啊，咋会那么巧！

郭业一脸沮丧，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谷德昭这狗日的才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成了大赢家。

不过郭业貌似想到了什么，贱笑道：“去他妈的，爱谁谁，谷德昭再怎么

想报复咱，他也管不了咱，不是？郭某人隶属卢刺史麾下的益州兵司，不在他的管辖范围。”

马元举再次摇头，表示不认同，而后轻声点醒道：“谷德昭的确无法把你怎么样，但是你别忘了，你的父母，你的家人，你的岳丈，你的妻子，乃至你属下几百人的亲人家属还在陇西县城之内呐。只要他想对你不利，何愁找不到办法？”

呃……

马元举这话算是直接戳到了郭业的要害，心房猛地一颤，脱口惊呼：“我草，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随即下意识地问求助马元举道：“马功曹，那怎么办？赶紧给兄弟支个招儿啊！”

马元举听着郭业这番赤诚之言，在自己面前毫无保留的求助，心中着实一暖。

不过暖归暖，脸上还流露出颇为无奈地苦笑，说道：“这一次，马某人可能帮不了你了。”

“啊？”

郭业又是一脸茫然与不解，马元举今天说话咋怪怪的？

马元举擦拭了一下略微被江风吹得有些迷离的眼睛，说道：“谷德昭这位新任县丞兼代县令今日清早上台的第一件事，便是重新任命县衙六曹的主官，呵呵，很不幸，马某人成了谷县丞新官上任三把火所烧的第一把火。”

傻了！

郭业彻底傻眼地望着马元举，被这个消息吓得委实不轻，堂堂一个九品吏员，咋说撸就撸掉了呢？

谷德昭这厮再怎么飞扬跋扈，也不敢随意撸掉一个九品的功曹佐官啊。

除非是马元举这暴脾气和清高的性子，不愿受谷德昭的支使，受了人家的激将法，直接撸挑子不干才差不多。

果然，马元举有些尴尬地笑道：“还是你了解我马元举，让我堂堂圣人弟子受这卑鄙龌龊的小人调遣，呵呵，马某宁可穷死饿死也不会趋炎附势，听之任之。”

真的是原来如此啊！

这么久以来的合作无间，一条战线走到死，郭业对马元举的了解，就跟马元举对郭业的了解一般，谁都知道对方的性子和需求。

不过郭业怎能让马元举生生吃了谷德昭这个大亏，随即一脸愤慨地说道：“马功曹放心，我一会儿就前往益州府，面见刺史大人，在卢刺史面前替你直言，他谷德昭算个屁啊？”

马元举摆手拒绝，仰天怔怔望了一会儿，突然口气清冷地说道：“郭业的一番心意，马元举心领了。不过，经历了这么多，马某也有了些许感悟。益州府你无需再去，昨天我想了许多，我已有了自己的一番打算。”

还是那副死倔死倔的性子，郭业太熟悉马元举这个犟驴脾气了。

随即郭业有些不悦，脱口急问道：“什么打算？人家都欺负到家门口了，你还这么顽固不化。你还能有什么打算？草他姥姥的，这次听我的，就干他狗日的！”

## 第164章马元举的决定

“罢了罢了……”

马元举提袖挥手，在舟船之上一个华丽落寞的转身，背对着郭业悠悠吟道：“郭某思前想后，唯有进行赴考，科举一道才是我马某人的出路。只有金榜题名，进士及第，才能让我马元举一展胸中抱负，才能为大唐江山，为天下百姓谋福祉。”

言罢，对着摆渡船工低沉地吩咐了一声：“开船，回城！”

船上艄公回了一声喏，而后高亢嘹亮地扯起嗓门，喊道：“开船咯喂～～”

霎时，帆转，船动，徐徐离岸，朝着陇西县城方向回航。

郭业目送渡船离去，目送马元举萧索地背影走进乌篷，痴痴地想着刚才马元举最后的一番话。

原来，马元举的另外一番打算便是进京赴考啊！

突闻马元举做出这个决定，郭业心中百味杂陈，颇有不舍。

自从来到大唐，迄今为止，能够称得上他郭业良师益友的，唯有马元举一人耳。

现在自己一路披荆斩棘，从一介布衣到了如今的八品益州兵司，纵然是自己的努力与机遇，纵然有手下兄弟出力不少，但是马元举同样功不可没。

可以这么说，没有马元举前番种下的因，就没有郭业郭小哥如今结下的果。

如今良师益友子然离去，彼此可能要各奔前程，郭业心中尽是悲怆。

酸涩苦楚徐徐蔓延，泪腺下那点猫尿差点夺眶而出，但最后郭业还是忍住了。

他暗暗提醒自己，作为朋友，应该替马元举高兴，他这是走向大道，如果科举成功，雁塔题名，将来的前程绝对不可限量。

如果真有怨气真有恨，那也在谷德昭这个狗日的身上，若非是他从中作梗，马元举也不会对陇西如此心灰意冷，执意走上这条看似正道，说不定也是不归路的科举一道。

要知道，科举虽然是一条金光大道。

但是古往今来多少有才之士葬送在这条大道之上。

都说沙场乃是英雄折戟之地，其实不然，毕竟折戟沙场死得那也是轰轰烈烈，那叫一个痛快，不带一丝憋屈。

而科举？

成功者固然可喜可贺，固然富贵延绵，但是名落孙山者呢？或者从此籍籍无名，消声灭迹，或者庸庸碌碌几十年，最后成为冢中枯骨，一杯黄土。

死都死得跟个屈死鬼一般窝囊。

郭业即便替马元举开心，但也很是替他担心，怕马元举科举不顺，就这么一头栽在上面，从此无法自拔。

造成这一切一切的罪魁祸首是谁？

除了大狼狗谷德昭，还能有谁？

喇～～

郭业脸色骤然变得阴沉，双眼看似要迸出火来一般遥望陇西县城方向，恶声骂道：“谷德昭，你个狗娘养的，老子们是上了你媳妇了，还是抱不家小

孩跳井了，竟然要如此与我们作对，与我们添堵？”

“兵，兵司大人？”

站在远远的朱胖子见着郭业一个发呆，悄声跑上前来唤道。

郭业立马被朱胖子唤醒，问道：“朱胖子，你说那天我没听二牛的提议，没有趁机灭了谷家整死谷德昭，是不是我的一大败笔？”

啊？

朱胖子不知马元举与郭小哥聊了什么，也不知郭小哥为何会有此一问。

不过他看着郭业的脸色确实不太对劲，看来又是谷德昭那驴日的又使什么幺蛾子了。

随即问着郭业到底发生了何事。

郭业对朱胖子没有隐瞒，将马元举与他对话的内容一一相告，更是将马元举心灰意冷的去向道了出来。

朱胖子显然也很震惊这一消息，特别是听到马元举辞去了功曹一职，竟然一头扎进科举一道去博功名之事，更是无法理解。

嘴中不停喃喃道：“可惜，太可惜了。”

郭业摇头轻叹道：“说是可惜也不可惜，各人有各人的造化吧？朱胖子，你说，现在整死谷德昭还来得及吗？”

“不，不行，千万不要这么干，小哥！”

朱胖子连连阻止了郭业这个冲动，着急之下连兵司大人的称呼都忘记了喊，直接喊起了小哥。

只听朱胖子分析道：“小哥啊，现如今已经过了整死谷德昭的最佳时机。现在陇西官场谁不知道你跟谷德昭的仇隙啊，如果你现在再去做谷家灭门案，那就是不打自招了。现在陇西县衙由谷德昭一人说了算，要想灭他满门，整死他，谈何容易？”

说到这儿，朱胖子皱眉停顿一下，说道：“兴许谷德昭如今已经搬进了县衙后院，那儿是衙门重地，想要杀他谈何容易啊！难不成你还想带兵攻打县衙不成？不行不行，带兵攻打县衙，无异于造反，届时你就等着朝廷的惩治吧！”

朱胖子分析的事无巨细，头头是道，郭业也不得不认同他讲得有理。

不过，他还是无法消掉心中那头邪火。

当即吼道：“难不成白白便宜了这王八蛋？”

“那不会！”

朱胖子冷笑一声，说道：“小哥刚才也说了，顾县令升迁进京，吴奎高升益州府别驾，那整个陇西县衙虽然看似谷德昭一人只手遮天，但是他也是一人技穷，毫无助力的时候啊！不一定非要打打杀杀方能解决得了他，不是？”

郭业听着朱胖子这话明显话里有话，藏着后招。

当即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赶紧的，别兜圈子，快点解我心头怒火！”

听着郭业催促，朱胖子猥琐的个性再次被激发出来，习惯性地左右探头了一下，确定无人之后，在郭业耳边嘀嘀咕咕讲起了自己的阴损主意。

郭业鄙视地看了他一眼，妈的，这是在江心岛的岸边，老子的地盘，对面就是茫茫江面，哪里还有什么偷听之人？

不过朱胖子嘀嘀咕咕献的计策倒是听得他一愣一愣，脸上阴沉缓缓散去，紧蹙的眉头也徐徐舒展开来……

砰！

最后更是重重地拍了一下朱胖子的肩膀，赞道：“好，真有你的，你小子够他妈损啊！”

噌噌噌，

朱胖子被郭业猛力一拍，踉踉跄跄摇晃退了两步，差点没站住一头栽进江中。

不过看得出来，朱胖子也是乐在其中，因为郭小哥对他献的计，很满意。

……

……

陇西县衙后堂，谷德昭鸠占鹊巢，在顾惟庸的书房中见了一人。

此人一瘸一拐的走进书房，对着谷德昭恭敬地哈腰一拜，说道：“见过县丞大人，刘二在此恭贺大人高升！”

此人正是当日郭业接管捕班，杀鸡儆猴之时被扒了公服，踢出捕班赶出县衙的刘二，捕头秦威的心腹爪牙。

看如今的刘二，右腿不便，显然是上次被程二牛给踢瘸了。再看他如今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一股子难闻的酸臭味。

看来自从被赶出县衙之后，混得很潦倒啊！

谷德昭捂着鼻子，双眼嫌恶地望着刘二，问道：“刘二，知道本县丞为何将你找来吗？”

刘二木讷地摇摇头，突然猜测道：“小的之前听闻县衙的衙役集体离职，投奔了团练军，莫非是因为县衙缺人，大人又觉得刘二之前办事得力，所以才召回小的，为大人鞍前马后，供您差遣跑跑腿儿？”

办事得力，鞍前马后？

谷德昭心中冷笑，一个瘸子也配鞍前马后跑腿？好笑！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心中那股不屑的笑意，相反语气很是柔和地说道：“你猜的没错，刘二的才能本官心中有数，不过这只是其一。”

刘二不解追问道：“大人尽管说，刘二愿闻其详！”

谷德昭倒是没有解释其二，其三，而是反问了一句：“刘二，你恨郭业吗？”

恨！！

刘二做梦都在恨着郭业，如果不是郭业，他怎会落到如今这般地步？

就跟条要死不死的癞皮狗一般，供人取笑，让人厌恶，而始作俑者，正是郭业这个杂碎！

当即刘二满脸阴狠，五官顿时扭曲，龇牙低吼道：“恨，我恨不得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恨不得抽了他的筋！我睡觉做梦都在想着如何报的当日之仇！”

无边无际的恨意，无休无止的怨气，听得谷德昭都忍俊不禁打了个寒颤。

刘二这小子真他娘的变态！

不过他就需要这样变态扭曲的刘二！

随即，谷德昭猛然站起，大声喊道：“好，刘二，本官就成全你，让你得偿所愿！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陇西县衙的捕头，本官命令人，凡是与郭业

有关系的人和事，你都给我盯紧了。”

“至于这些人的良田，铺子，产业，嘿嘿，想尽一切办法，让它们统统都姓谷，我谷德昭的谷！！！”

## 第165章老吴家的野望

两天后的一个正午，福顺巷，吴府。

吴茂才翘着二郎腿坐在客厅，手中把着一件新近添置的玉佩赏玩着，心里那叫一个惬意啊！

如今他老吴家托了郭业在陇西县城的名头，几个铺子的生意都做的风生水起，日进斗金不敢讲，一天赚他百八十两银子那叫一个玩似的。

这他妈比在乡下靠天吃饭，等着收地租来得强啊，何止强了百倍。

更让他得意的是，他的女婿，老吴家的姑爷郭业，如今贵为益州府八品兵司，手中有六百披甲之士，管着六县百里水域，那地位是相当的高啊。

这放在神话故事里，就跟天庭中那掌管万里天河的天蓬元帅有啥区别？

凡是岷江江面上漂着的，水中游着的，都归他老吴家的姑爷掌管，好姑爷够霸气！

尤其是外间传言，自家这位姑爷蒙益州府大老爷，刺史大人卢承庆看重，格外赏识越级提拔这才有了如今八品兵司之位。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益州府六县各地，都要卖他吴家姑爷郭大郎一个面子。

啧啧，吴茂才都不得不佩服自己当初的眼光，竟然能撺掇自己的宝贝女儿，招了郭业做个假女婿。

现在看看，时来运转了吧？

吴茂才现如今越来越信一句话，那便是老天永远都不会亏大精打细算之人。

吴大财主现在一边恋恋不舍地抚摸着手中这块玉佩，一边哼着蜀中小调，心里更是一边寻思，是不是可以借着自家姑爷的这番势头，将吴家的生意再做得大些，多开他几家铺子，然后缓缓图谋其他几个县。

在有生之年，让老吴家光耀门楣，让老吴家做上益州府第一首富的位置。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现今春风得意马蹄疾的他，又如何会看重区区一个陇西首富的虚名呢？

即便现如今在陇西城，老吴家还是半桶水，还未在陇西县做到第一首富，但是吴大财主相信，有郭业这位好姑爷在，这是早晚的事儿。

现在自己的格局要放宽些，脚步要迈得大些嘛！

爽！

别说未达到，便是想想这事儿，吴大财主都不禁久旱之下干渴之人如饮甘露般，就是一个字：爽！

蹭蹭蹭蹭~~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头传来，吴茂才被惊醒之下抬头望去，只见平手里手脚不利索，老胳膊老腿儿的管家福伯此时竟然脚步如飞，朝着客厅里头跑来。

人未进到跟前，嘶哑老态的嗓门就传来了，哀哀之中犹如报丧。

“老爷，老爷啊！大事不了，大事不好哩！”

呼哧呼哧~~

福伯干哑的声音嚎完丧之后，这才跑到吴茂才跟前，满脸的惊慌喊



道：“老爷，完了，完了！”

“完个球，老爷好着呢！”

吴茂才被福伯这么不应景儿的哀嚎给惊到了，立马起身一脸没好气地看着福伯，皱眉问道：“福伯，你是咱们吴家的老人了，咋办事还跟毛头小伙似的，毛毛躁躁的呢？要知道，咱们吴家已是今时不同往日，咱家姑爷可是堂堂八品的……”

“我的亲亲老爷唉，别整这些没用的了，咱们家的几个铺子都被人砸了，店门砸的那叫一个稀巴烂啊！”

我草！

这下吴茂才也稳不住了，刚才那得瑟意淫劲头陡然消散，急急问道：“咋回事？谁他妈吃了豹子胆，敢在陇西城中砸我老吴家的铺子？报官了吗？”

吴茂才一连三问之后，福伯总算是喘完了气儿，静了心，苦巴巴地摇头道：“老爷啊，报个啥官啊！砸吴家铺子的就是衙门里头的捕快，就是那群差老爷干得哩！”

我去~~

官差砸吴家的铺子？

吴茂才更是一脸气急败坏相，鼻孔吭哧吭哧喘着热气儿，这不是孔夫子庙里，你玩焚书坑儒吗？

难道这群官差不知道老吴家的来头吗？

当即对着福伯吼道：“那几个掌柜都是死人啊？老子花重金聘请他们来看铺子，难不成他们就干看着官差砸店，不会告诉那群官差，这铺子是兵司大人，六县团练使郭业大人的老丈人开的吗？”

福伯苦涩地摇头说道：“说了，老奴也在当场，苦口婆心地求那帮差老爷莫要砸，说这是郭兵司家的铺子。可人家不管这个，还说，还说那啥……”

“啥啥啥啊？赶紧的，啰嗦个甚！”

福伯心虚地看了眼吴茂才，最后艰难地吐道：“领头的一个瘸子，好像是个捕头，他说知道是郭业这杂碎家的铺子才要砸，而且还要狠狠砸，砸得姥姥都认不出来。”

娘唉！

吴茂才身形一晃，差点没被福伯的话给击倒在地，咋回事？

这群官差明明知道这是郭业是老吴家的姑爷，咋还要明里对着干，拆吴家的台呢？

莫非咱这位便宜女婿——郭业，又罩不住了？

不行，我得去找郭老憨问问到底咋回事！

于是乎，吴茂才冲着后堂喊道：“秀儿，秀儿，赶紧陪爹去趟你公公婆婆家！”

这时，吴秀秀的贴身丫鬟春香碎步小跑出来，对吴茂才禀报道：“老爷，小姐出去了，说是陪马功曹家的娘子去逛逛集市，购置些胭脂水粉哩。”

吴茂才一听，心中有些许失望，喟然叹道：“老吴家都快罩不住了，这死妮子咋还有心思去涂脂抹粉？有空不会多陪陪自家相公吗？死丫头，回头好好说道说道！”

随即对春香挥挥手，示意她退出，然后对福伯吩咐道：“福伯，去厨房割上两条腌肉带着，陪老爷去趟亲家公家。”

福伯点头应了一声，然后出了客厅朝着厨房的方向颤颤悠悠走去。

走路间，后头又传来吴茂才的喊话：“福伯，你别往死里割，小小割上两条就好了，咱老吴家也没多少余粮了！”

福伯这次没有回应吴茂才，心中小小鄙视了一把自家这位老爷，心道，可真够抠儿的！

.....

.....

陇西县城二十里外的岷江岸边，郭业渡船从江心岛而来。

为免引起太大的惊动，这次没有乘坐大型巨舰银琅船，而是吩咐朱胖子购买了一艘乌篷小船，仅仅带着程二牛，甘竹寿，朱胖子三人，还有十几个腿脚功夫还不错的团练兵抵达了岸边。

看架势，貌似要回陇西城。

一下了乌篷船，郭业让渡船艄公先找个地方将乌篷船藏好，然后对着朱胖子问道：“胖子，下面的事儿就交给你了，你要怎么干大家伙都听你的，就连本官都听你支使。老子就有一点要求，务必让狗日的谷德昭狠狠吃上一亏，不死也要让他掉成皮。”

朱胖子听着郭业说得如此兴师动众，连连摆手推诿道：“小哥莫要如此，老朱怎能支使您呢？不过进了城之后，兄弟们可真要听老朱的使唤，莫要轻举妄动！”

“哎呀，磨叽个卵蛋！”

程二牛已经急不可耐，拔腿就要朝着陇西县城赶回去，碎碎叨叨道：“赶紧的，先回城喝顿酒再说，老子都有点想念醉仙楼的美酒了！”

“打住打住，二牛你疯个什么劲儿！”

朱胖子先是对郭业敬畏地使了使眼色，表示自己要开始越俎代庖，代替小哥发号施令了。

然后冲着朱胖子喊道：“现在进去不是告诉全陇西县城的人，咱们团练兵进城了吗？嘿嘿，咱们要等着天黑，悄悄的进城！”

郭业看着朱胖子猥琐的神情，听着最后那句话，不由顺口接道：“都听朱胖子的，悄悄地进城，打枪的不要.....”

## 第166章清心小筑

咚，咚咚，咚咚咚……

六百通宵禁鼓响罢，陇西县城的四道城门再次合上关闭。

夜幕下沉，一更之后，宵禁开始。

郭业与朱胖子，甘竹寿，程二牛还有其他十来个披甲士卒分成四队，乔装打扮混杂在涌入城中的百姓之中分别从四道门溜了进来。

端的是神不知，鬼不觉，只有自个儿心里明。

四伙人朝着城北的烟花柳巷方向赶去，将一早就准备好的短刀利刃藏进衣衫之内，最后在一处阴暗的小巷中汇聚。

郭业见大家伙都来得差不多了，突然问起朱胖子道：“老朱，怎么今天的闭门鼓听着不对劲啊？越到后面听着越没力道呢？莫非负责关城门敲大鼓的皂隶今天没吃饱饭不成？”

朱胖子嘿嘿一笑，说道：“哈，这还不是托了兵司大人的福？”

朱胖子一说，在场诸人纷纷低声窃笑起来。

郭业恍然明白，原来是自己之前挖了县衙的墙角，如今的县衙衙役肯定紧张。

这衙役缺员紧张，谷德昭只得将每道城门负责守门的皂隶从两个减免到了一个。

郭业当初也守过城门，自然知道连敲六百通大鼓是什么概念。

两人轮流着敲都费劲，现在剩下一个人连敲六百下，这不是要人命吗？

难怪这闭门鼓声越到后面越是后继无力，敲得跟挠痒痒似的，委实没劲儿。

不过心中转念一想，既然如今衙役缺员紧张，那谷德昭身边肯定没什么保护了，嘿嘿，这倒是误打误撞，好事一桩啊！

夜幕下，十来人穿梭在烟花之地的小巷之中，脚步轻便如山猫爬墙，根本听不出嘈杂声响。

约莫绕了几条巷子，领头的朱胖子突然停住了脚步，抬手示意众人止步。

然后转头对着郭业低声叫道：“兵司大人，到了！”

说着，右手顺着正前方向一指。

郭业与众人顺着朱胖子的手指方向一看，只见小巷之外，数十步之外立着那么一处宅院，宅院门口有青衣小厮，大红灯笼在院墙之外高高挂起，莺声燕语不时从院里头传出。

乍眼一看这宅院大门与院墙倒也大气，红砖绿瓦之外栽种着片片竹子，喧闹中取出了一丝幽静。

再看宅院大门，两名迎客小厮的脑袋上方，赫然挂着一个鎏金木匾，上书四个大字：清心小筑。

郭业粗粗看罢眼前景象，肚中腹贬道，你妹的，一个妓院搞得这么清雅有致，这妓院老板可真心有头脑。

比起满月楼那种俗不可耐的装饰，这清心小筑的档次可不止高上好几层了。

不过后世有句话说得好，再小清新的淡妆素颜，也掩饰不了你低级恶趣

重口味的内心。

这句话放到这儿一样，妓院始终还是妓院，还是那个日日做新郎，夜夜换新娘的窑子。

清心小筑，切，挂羊头卖狗肉的地方，再怎么清心进去还不是一阵啪啪啪。到时候就是想清心也是满脑子的精虫上脑。

.....

朱胖子轻声说道：“据我所知，谷德昭那狗日的长期光顾的就是这家清心小筑，每逢夜里无事，他便会在这儿寻欢作乐。他还有个相好的在这儿呢，是清心小筑的头牌，叫紫鹃。”

擦！

郭业砸吧砸吧嘴，心道，紫鹃？小婊子取得艺名还他么的挺有文艺范儿的。

不过他也不得不佩服谷德昭的眼光，就冲这清心小筑的档次，绝对是隐藏在城北烟花柳巷中的好地方。

满月楼，温柔乡，怡红院那些所谓的红火青楼，跟这一比，简直弱爆了！

小小一个县城就有如此雅致的妓院，郭业不禁对这妓寨老板产生了兴趣，随即问道：“你可知道这清心小筑是何人所开？”

朱胖子摇摇头，说道：“这个老朱就不晓得了，嘿嘿，说句实在话，老朱还没进去享受过哩。”

一旁早已被这清心小筑这个妓院的阵势给看傻眼的程二牛突然醒来，问道：“朱胖子，你咋知道这个地方的？俺二牛土生土长陇西人，还真未听过这地方哩。”

“嗨！”朱胖子哂笑一声，说道，“想当初老朱也是误打误撞走到这儿，谁知那帮狗仗人势的狗东西嫌弃老朱穷酸不让进，老子是官差，凭啥不让进？可谁想老子在门口一撒泼，竟然招来县尉谷德昭从里头出来，训斥我一顿，差点就将我揍了一顿，娘希匹的！”

随后，发现自己自揭伤疤有些尴尬，立马又对程二牛瞟了一眼，一副“不是没有好地方，而是你少见多怪”的神情臭臭拉起一张脸来。

郭业听完朱胖子的话后，心道，感情朱胖子从一早就恨上谷德昭了，不然怎么能惦记他到现在，连他光顾这家妓院都查得底儿掉。

当即，郭业挥挥手示意不要吵吵，轻声问道：“看样子要想去里头绑架谷德昭，有点难度哈，咱们从这正门冲杀进去，必然引起里头的人注意，如果谷德昭提前溜了，就得不偿失了！”

到了这时，郭业才说出了此行的目的，原来是绑架新任县丞谷德昭。

这事儿除了朱胖子这个献计出主意之人，在场没有人提前知道。

听完郭业揭晓答案之后，顿时纷纷失了颜色，脸上呈现的都是诧异之色。

就连拉着脸很臭屁的活僵尸甘竹寿，都不由抽了抽嘴角，用眼角余光瞥了一眼郭业，表示甘哥很震惊！

不过众人如今和兵司大人郭业可都是一条船上的兄弟伙，一条绳上的小蚂蚱。谁也不是傻子，都知道郭业这颗大树不能倒，因为他们都已入了团练军，没有了退路。

如果郭业这棵大树一倒，他们这群人包括江心岛上的几百号人可不是树倒猢狲散那么简单了，背不住这些猢狲连回陇西县城立脚的机会都没有了。

随即都很知趣儿地默不作声，表示听从郭小哥的吩咐。

朱胖子早已被打上“郭家班头号爪牙”的标签，早已习惯帮衬着郭业助纣为虐，听着郭业说闯正门会打草惊蛇之后，立马嘿嘿再次奸笑，说道：“兵司大人，我有路子，后门，咱从后门进！”

说着对郭业招招手，然后领着众人绕道了另外一条胡同，穿起了一条更窄更暗更脏的小巷子来。

.....

.....

清心小筑的一间雅间内，一伙儿衙役公服打扮的捕快正大碗喝着酒大块吃着肉，是不是讲着荤腥不忌的野笑话，不时引起一阵哈哈狂笑。

而独坐在一处角落中替这些粗鄙客人们弹着古筝的歌妓则是低垂着脑袋，看不见样貌，手中拨弄着筝弦。

不过从这些捕快每每谈及一个荤腥笑话之时，这歌妓就别过脑袋可以看出，这是她从艺以来接待过最为低俗的客人。

来他们清心小筑的客人，哪个不是彬彬有礼，无论是读书之人，还是生意商贾，即便在外头再怎么粗鲁不堪，到了他们清心小筑不得装起斯文人来。

可偏偏这些吃香难看，说话嗓门特大的捕快，从未有过顾忌。

不过她知道这些客人不能得罪，就因为这是清心小筑的老主顾，新任县丞谷德昭大人亲口吩咐要侍候好的。

于是乎，小歌妓装作两耳不闻跟前事，装起聋子继续谈着清扬悦耳的古筝。

好一曲《高山流水》，曲调时而高亢嘹亮如汨汨长流，时而低迷婉转如潺潺小溪。

可惜，眼前这些客官儿不懂得欣赏，实乃粗鄙不堪！

.....

“哈哈.....刘二哥，这可是俺第一次来这么高档的地方，您的面子真够大的哈？”

“不是我刘二面子大，而是咱们县丞大人面子大，你们晓得不，今天兄弟们砸了吴家铺子，打了郭业那杂碎的脸，县丞大人很欣慰啊！”

“哦，敢情今晚这一顿，是县尉，哦不，县丞大人奖赏咱们兄弟伙儿的？”

刘二咕咚咕咚干完跟前一碗酒，啧啧两声抹了嘴角酒渍，意气风发地笑道：“兄弟们，只要你们跟着我刘二，好好替县丞大人办事，嘿嘿，今后少不了你们喝花酒的机会。”

众捕快又是一阵嘿嘿猥琐干笑，趋炎附势之声俨然十足。

突然，刘二突然觉得眼前一道白光晃过，下意识地用手去捂了捂被白光晃得刺眼的眼睛。

好端端地心中突然有了一丝惊惶，一股不祥之感浮上心头。

一道白光被晃眼过后，总感觉有十几双眼睛在暗处盯着偷窥自己似的。

随即对着旁边一个喝得不多，还尚清醒的捕快吩咐道：“四骡子，你去看

看，外头是啥玩意那么晃眼？”

那名被成为四骡子的捕快点头应了一声，腾起身子打开了房门，朝院中寻觅发出白光的出处……

## 第167章刘二还有用处

“哈，出来了，小哥快看，勾搭出一条狗腿子来！”

朱胖子与郭业等人躲在一处花丛中，手中宽刀一边借着月光的映照折射出一簇亮光晃点着刘二所在的窗口，一边指着刘二的下属四骡子在院中寻觅的身影低声说着。

郭业点点头对着程二牛耳语道：“二牛，你绕道后面去，一刀捅死这个小喽喽，然后咱们借着他尸体敲门，杀进房间给刘二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又对众人吩咐了一声：“弟兄们，杀进房间，只要刘二一个活口，其他人，哼……”

郭业用手比划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表示一个不留。

众人皆噤声不言语，默默点头表示知晓，这边程二牛已经低着身子窜出了花丛，徐徐绕到了四骡子的背后。

十步，五步，三步，一步，

噗哧！！

二牛猛然窜到四骡子的背后，没有一丝阻滞与拖沓，手中匕首已然从对方后背狠狠插了进去，直入心房。

四骡子还没呜呼哀嚎，就被程二牛反手捂住了嘴巴，生生忍受着后背钻心之痛，活活给捂死了事。

随后程二牛冲郭业等人方向打了一个搞定的手势，而后扶起早已死透透的尸体朝着刘二的雅间放低了脚步声，徐徐走去。

郭业等人尾随其后，缓缓逼近……

……

……

“嗝儿，刘二哥，这酒足饭饱了，咱们是不是叫老鸨子进来，让她安排几个姑娘让兄弟们乐呵乐呵哈？”

“嘿嘿嘿嘿……是呀是呀，弟兄们好久不沾荤腥，今晚非要操死这里的娘们。”

“哈哈哈哈……”

又是一阵猥琐淫荡的笑声从雅间里头响起，一旁弹古筝的歌妓手指猛然一顿，本来还曲调呜呜的筝声戛然而止，显然她被这些齷蹉捕快给惊着了。

刘二听着古筝声没来由一停，转头怒目相望古筝歌妓，本想破口大骂几句显摆显摆，刷刷自己人上人的成就感。

突然，

“笃笃笃笃……”

一阵拍门声突兀响起，沉重有力，刘二寻思，肯定是四骡子这小子。

随即对着一个靠近门口的醉汉吩咐道：“去，给四骡子开门！”

那捕快醉眼迷离，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朝着房门走去。

吱呀一声！

随手将房门拉扯开，嘴中不满地嘟囔着：“四骡子，二哥让你查探一番，你他娘的去这么久，老子还以为你死在哪个娘们肚皮上了。嘿嘿，赶紧进来喝酒！”

言罢，连看都没看一眼四骡子，转身准备返回自己的座位。

骤然，

门口的四骡子仿佛被狠狠推了一把，冷不丁冲击推撞之下，将那醉汉扑快扑倒在地。

“动手！”

紧接着，一道清冷的声音从门口响起。

哗啦哗啦～～

挤进十来个浑然全黑夜行衣蒙着黑色面巾的不速之客，手持短刀利刃进来就是一阵乱砍。

乒乒乓乓，

噼里啪啦，

整个房间霎时一阵鸡飞狗跳，不过乱象仅仅持续了十几秒钟，就连那名歌妓还未惊恐叫出声儿来，房间又再次陷入了寂静。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在场七八个捕快晃眼间的功夫，一一身中十几刀，竞相毙命。

仅存下两个活口，一个是刚反应过来想要拔刀，却被程二牛狠狠踩踏在脚下的刘二。

一个是那个被突来乱象吓得蹲在墙角不敢支吾的那名歌妓。

等着刘二被踩踏得疼痛哼哼唧唧叫出声儿来之时，郭业等人早已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控制了房间整个局面。

“你，你们是什么人？”

刘二尽管被一地砍死的尸体吓坏了，尽管被程二牛踩踏得五脏六腑错了位，但还是酒意顿消，战战兢兢地问出话来。

郭业蹲在地上，望着刘二惊悚的眼睛，拍了拍他有些发凉的面颊，奚落道：“要你命的人！”

“啥？”

刘二的瞳孔瞬间放大，这些人竟然是冲自己来的？自己啥时候得罪过如此强势又如此心狠手辣的匪徒？

随即赶忙解释道：“好汉爷爷，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小的叫刘二，可从来没有得罪过各位爷爷啊？”

“嗤……”

郭业一声冷笑，将手中血淋淋湿答答的匕首贴在刘二的面颊上下刮动着，问道：“爷们没找错人，找的就是你这条瘸狗，还有你家主人。刘二，你今天不是很威风吗？光店铺就砸了好几家，嘿嘿，老子不再陇西县城了，你倒是长出息了！”

“是你？”

刘二的脊梁骨瞬间凉透，霎时明白了眼前之人是谁了，原来正是自己那个日思夜想都要啖其肉噬其血的杂碎——郭业。

“砰！”

容不得刘二醒悟过来，旁边的甘竹寿突然一记化掌为刀，一记手刀砸在刘二的脖颈上，立马将其击晕。

郭业没好气地瞪了一眼甘竹寿，低声喝道：“我说老甘你急个啥玩意？小哥还没问出谷德昭这狗日的躲在哪个房间寻欢呢。”

甘竹寿不为郭业的气急败坏所动，也没有回答郭业的问话，而是用手指



了指被击昏在地的刘二，说道：“一叫唤，全玩完！”

然后又指了指那被朱胖子逼在墙角的歌妓，说道：“她，知道！”

着啊！

郭业立即醒转，还是甘竹寿这老僵尸考虑得周全。

随即走到那歌妓跟前，强迫自己的声音变得柔和一些，问道：“姑娘，莫怕，你我往日无仇，近日无怨，咱不会害你。不过你要告诉我，新任县丞谷德昭现在在哪个雅间里头寻欢问柳喝花酒呢？”

说着还是发出一串自嘲为很和善的笑声。

谁知听在那歌妓的耳中，典型的就一诓骗天真烂漫小红帽的狼外婆。

这么一来，那歌妓更是躲躲闪闪，拼了命的摇头一个劲儿地挪动翘臀往墙角里头挪进去。

麻痹，郭业没摘面罩，如果面罩一摘，指不定被气得一脸的黑线。

旁边的朱胖子突然朝着那歌妓上前跨了一步，手中刀刃在她脸上比划着，威胁道：“别磨叽，赶紧说。你如果不说，信不信爷爷们把你扒光了衣服，先奸后杀，再奸再杀？最后在你的小脸蛋上用小刀划上几道，让你做个无盐丑女？”

“唔……”

那歌妓听着朱胖子绘声绘色恶狠狠的威胁，吓得捂住小嘴惊恐望向朱胖子，虽不言语却是无声地拼命摇着脑袋，示意不要。

都说女人的天性便是爱美，就连东施那丑八怪都不怕自己丑得出来吓人，学那西施捧心效颦。

更别说这等靠着美色与琴艺吃饭的歌妓了。

随即，那歌妓战战兢兢之下将谷德昭所在的雅间地址说了出来。

说完之后，还是惊魂未定地看着朱胖子，生怕这胖嘟嘟的刽子手真要给自已来上几刀。

奸不奸倒是无所谓，没有去在乎。

对她们来说，失节是小，毁容是大哩。

郭业正纠结如何处置这小娘皮的时候，突然见着甘竹寿又是猛然窜上前去，手起掌落又是一记手刀，对着那歌妓的脖颈又是狠狠一砸。

吭哧！

那歌妓瞬间被击晕，不省人事。

郭业看着甘竹寿那熟练的手法，不禁有些目瞪口呆，心中奇怪，这狗日的活僵尸以前到底是干啥玩意的？咋手法就那么熟练呢？

再加上之前在东流乡吴家大院，甘竹寿与水匪对敌故意藏拙，郭业更加好奇这王八犊子以前是干啥买卖的了。

还来不及郭业去询问，一旁的程二牛就问道：“小哥，那啥，这刘二咋办？难不成又饶他一条狗命不成？”

郭业被程二牛这么一打岔，再次将噎在嗓子眼想问甘竹寿的话给憋了回来。

随后看了一眼跟条死狗躺在地上的刘二，恶狠狠道：“不整死他岂不是太便宜他了？”

“那成，俺来宰了他！”

言罢，程二牛对准刘二的心口，将短刀高高举起，就要对这狗日的心脏

狠狠扎上一刀。

突然，郭业对程二牛叫道：“住手！”

阻止了程二牛的惊艳一刀之后，郭业轻轻摇头说道：“先留一条狗命，让两个兄弟在这儿看着，不要让刘二醒来。等抓到了谷德昭，将他们二人一起带到岷江河边，嘿嘿，这小子一会儿还有大用处。”

程二牛听完郭业的阻喝，只得将短刀在刘二衣裳上蹭了蹭血渍之后，放进了袖子之中。

接着郭业安排了两名兄弟在这儿看住现场，不要让外人进来惊动了整个清心小筑。

最后才对程二牛，朱胖子，还有甘竹寿等人挥挥手，说道：“走，朱胖子前面带路，咱们爬窗出去，前去捉拿谷德昭这条贱狗！”

“得嘞……”

悉悉索索，吱吱咯咯……

众人逐一爬窗遁到了院子，一阵如老鼠挠墙的动静又在窗口处响起……

## 第168章生擒谷德昭

清心小筑，这个青楼妓院的另类，可算是让郭业等人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在朱胖子的带领下，他们至少绕过三个荷塘池子，穿过两片小竹林，最后走过一座底下小溪潺流的小木桥，才找到了县丞谷德昭的玩乐之所。

小小一座江南园林式的妓院，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整整折腾一圈，可真是别有洞天啊。

郭业看着远处一座石头堆砌而成假山之下立着一栋小木屋，那便是那名歌妓所说的谷德昭藏身之所。

不仅郭业满头大喊怔怔看呆，其他跟随而来之人都是情不自禁地咂巴着嘴，感叹谷德昭这鳖孙真是会玩啊，真他娘的懂得享受啊。

此时，那栋小木屋中传来阵阵琵琶拨弦的清脆之声，时不时伴着一曲儿蜀中小调，听得众人如痴如醉。

闹中取静，不外如是！

郭业率先缓过神来，对着众人催促道：“醒醒，都别发愣了，赶紧的吧，不然被人发现就大大不妙了。”

众人顿时醒悟，纷纷朝着小木屋的方向，踩在满地的冬日落叶，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悄声摸去……

……

……

“好啊，真是好啊，紫鹃，你这歌艺是越来越长进了，哈哈，真是绕梁三日，曲终声还在啊！”

此时的谷德昭脱得精光，身上披着一条淡紫花色羊绒毛毯卧在床榻之上，看着一名坐在床边的艳丽女子，身披薄纱半遮半掩着身子抱着琵琶，不禁赞叹道。

那名叫紫鹃的女子听罢谷德昭的赞赏，又是咯咯一阵浪笑，笑得浑身如筛糠般颤颤抖抖，那两团在薄纱半遮半掩下一阵乱窜的酥胸霎时呼之欲出。

看得谷德昭两眼再次泛起精光，咕咚一声咽了口唾沫，心道，小妖精真是越来越诱人了，老子真是体力不支，不然非要再跟你这小妖精大战三百回合不可。

紫鹃颇懂得对男人欲拒还迎的伎俩，知道谷德昭对着自己那两团白花花的白眼泛精光，故意将手中的琵琶往胸前一挡，让谷德昭光看吃不着，急死这个臭男人。

然后风骚入骨地白了一眼谷德昭，撒娇道：“谷大人专会捡好听的说给奴家听，你呀你，都好久没来看奴家了。”

说着还不依不饶轻轻捏了一把谷德昭的大腿，腻声道：“大人是不知道奴家的心思。你可知每逢夜里，奴家偎依窗前吹着习习凉风，对着天上那轮圆月许愿么，就盼着谷大人能够早点来咱清心小筑，跟看上奴家这么一眼吗？”

谷德昭刚与紫鹃床上激烈运动了一回，正是浑身疲软之时，听着紫鹃这么肉麻露骨的情话，没来由下面又是微微翘起，很快，就在羊绒毛毯上顶起了一个小帐篷。

随即淫笑笑道：“紫鹃这话真有点金风玉露一相逢的意思哈，嗨，你这小嘴巴就是甜，甜的都能腻死人了哟！不过本官前些时日不是刚升任了县丞吗？呵呵，整个陇西县衙之事都要本官自己来操心，忙啊，忙得一塌糊涂。这不，今晚才迟迟来找紫鹃，找你解解乏，好开心一回吗？”

紫鹃早就听闻谷德昭升任了八品县丞，一直未得到证实，现在听着谷德昭亲口说出，不由两耳尖尖竖起，装作惊讶诧异地神情，掩嘴喊道：“呀，大人高升了？真是可喜可贺哩！”

说到这儿，再次将琵琶从胸前挪开搁在地上，然后故意将酥胸袒露凑低了身子逼近谷德昭的面颊，腻声道：“大人，不如你将奴家收进房中，哪怕做个妾侍奴家也愿意呢。以后紫鹃就每日陪伴大人，白日替大人斟茶倒水伺候左右，晚上替大人红袖添香暖被窝，闲暇之余，拨弄琵琶给大人唱上几口小调，可好哩？”

“好，好，好得很！如今陇西县城本官说了算，谅你们那位东家也不敢拂了本官的意思。明日本官就派人接你回府，如何？小美人！”

谷德昭被紫鹃这么低胸凑过来，眼睛早看得发晕，被蛊惑得五迷三道，连爹爹亲娘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现在他最迫切的是再次将紫鹃就地阵法，将这小骚货压在胯下挥戈驰骋才是正事儿。

紫鹃听完谷德昭信誓旦旦的允诺，也是咯咯浪笑，立马骚尽风骚地将自己压在来谷德昭的身上，哼哼唧唧自娱自乐地淫声浪叫起来。

突兀，

小木屋的木门一阵松动，砰的一声，木门应声从外到内一脚踹了进来，中门大开。

“哈哈，麻痹的，老子憋不住了，可他妈恶心死我了！”

率先闯进来的是头戴面罩的郭业，霎时，程二牛，朱胖子等人纷纷涌了进来，直接比划着短刀利刃朝谷德昭的床榻边儿冲了过去。

紫鹃是第一个发现有不速之客闯将进来，刚想尖叫一声表示自己的震惊。

谁知还未叫出声儿来，就被甘竹寿又是一记手刀砸到脖颈上，硬生生给击昏了过去。

郭业再次咂舌，这手法真他娘的老练啊。

不过容不得他再次询问，就被谷德昭给吸引了过去，只见刚才还在紫鹃身下，跟头大狼狗似的伸着大舌头一阵舔舐的谷德昭猛然惊醒。

见着这么多身穿夜行衣的人将自己围拢，谷德昭那支起的冲天小帐篷顿时干瘪了下去，那口小钢炮立马变成了小牙签，再也不听使唤。

谷德昭平日骄横惯了，纵是知道自己肯定是遇见了劫匪，还是口出恶语地吼道：“你们是谁？你们知道本官是谁？难道你们是吃了豹子胆不成？连本官也敢劫持？”

一连四问，霸气十足，不过谁也没有搭腔。

因为下面就看郭小哥如何处理这狗日的了。

只听郭业走到谷德昭的跟前，手中匕首一划，直接在谷德昭脸上划出了一道血槽，不顾狗日的哇哇痛叫，又是跳起凌空一拳击在他的眼眶上，奚落道：“你咋就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呢？死到临头，是谁给你这么装逼的底气？”

谷德昭被郭业划了一道，又闷声挨了一记电炮，哪里还能讲出话来，哆哆嗦嗦地遥指郭业，喝道：“本官堂堂八品县丞，暂代陇西县令，你敢动手打我？难道就不怕朝军大军剿灭了你们的匪窝吗？”

擦，这丫挺的到现在还以为郭业等人是哪个山头上下来劫财的山匪。

旁边的甘竹寿突然催促道：“抓紧时间，一会儿，晚了！”

郭业点头接受了老甘的提醒，然后对着甘竹寿挥挥手，说道：“你来动手，那玩意你熟！”

显然他是让甘竹寿故技重施，再来一记手刀将谷德昭击晕。

突然，谷德昭听着郭业说完话，好像想起了什么，一副不可置信地神情大喊道：“我听出你的声音来，你，你是郭业那个小畜生！！！！”

“他奶奶的，小哥，留他不得了，他认出了你！”

旁边的程二牛抽出匕首，上去就要给谷德昭扎上一刀子。

郭业心中顿时大怒，瞪了一眼程二牛，小哥小哥，小哥你妹啊，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随即一把将程二牛拉住，直接对甘竹寿喊道：“老甘，赶紧动手，将他带到岷江岸边，速度！”

谷德昭已然从程二牛的话中判断出了自己的猜测，郭业等人已经现形。

急，急，急，事情大发了，容不得半点耽搁，千钧一发之际！

甘竹寿大步上前，砰！

又是一记砍瓜切菜般的手刀，依样画葫芦，将谷德昭砸晕。

郭业吩咐程二牛道：“二牛，你将谷德昭扛起来，跟我一道，撤到岷江岸边。”

随后又对朱胖子匆忙吩咐道：“老朱，带上几个兄弟，赶紧协助雅间那边两位兄弟，将刘二运出城，咱们岷江岸边会和！”

朱胖子这次没有耍嘴皮子，径直拉起几个弟兄原路返回，去接应雅间那两位弟兄。

嗨呀！

程二牛扛起被击晕的谷德昭，跟在了郭业的后面。

甘竹寿突然转头问着郭业：“在这儿杀了就完事，何必转移到岷江岸边，多此一举？”

这句话算是甘竹寿说得最完整的一句话。

郭业看了他一眼，而后转头恨恨地看着程二牛肩上扛着的谷德昭，阴冷说道：“这么死，太便宜他了。老子和弟兄们屡受他的欺压，哼哼，老子这一次。”

说着停顿了一下，将短刀的血渍在夜行衣上擦拭了一下，一字一字地咬牙顿道：

“老子要给他一个，身.....败.....名.....裂.....的.....死.....法！！！”

恨，

杀，

言语之中，唯有无尽的恨意与杀意！

## 第169章浸猪笼

郭业与朱胖子两帮人马分道而行，终在天亮之前将谷德昭和刘二两人顺利从清心小筑转移而出。

最终趁着夜色溜出了城门，在天亮之前会和在岷江岸边。

夜风萧萧，草木飒飒，岷江岸边。

岸边躺在地上的谷德昭与刘二两人，此时还未醒来，可见甘竹寿的手法是何等的娴熟，手刀劈下去的力道是何等的用力。

朱胖子颇有眼色地走到郭业跟前，指了指地上两人，问道：“小哥，要不要我去整点水来，将这两个货给浇醒？”

郭业摇摇头，却对朱胖子吩咐起另外一件事儿来：“老朱，你带上两人去附近百姓家后院看看，是不是有猪笼啥的，有的话，顺手偷一个出来，我们在这儿等你！”

猪笼？

朱胖子不明所以，好端端地放着眼前的两人不去解决，反而去整这没边儿的事儿，小哥这是咋了？

不过看着郭业那阴沉的脸，他也不敢多嘴询问，只得叫上两名弟兄在夜里满世界给郭小哥偷猪笼而去。

朱胖子率人走后，郭业又叫来阮老三，让他去找之前的替他们江心岛团练军撑船摆渡的艄公，准备准备，一会儿就要赶回江心岛去。

阮老三走后，在场诸人更是一脸不解，郭小哥这是咋的了？

又是让朱胖子去寻毫不相干的猪笼，又是让阮老三去把艄公唤来，准备启程返航。

那地上这两个狗东西就不管了，听之任之地扔在岸边？

那费老牛鼻子劲将这两人从城中劫持出来干毛用？

霎时，

郭业不语，众人纷纷陷入了猜测与不解之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月落星沉，天色也开始有了从黑夜转变到初白的迹象、

唰唰唰，

一阵脚步在草丛中跑动的声响，朱胖子带着两人回来了。

不过郭业还是发现了不同，就是朱胖子身后的两人一前一后，齐齐扛着一个硕大的猪笼。

嚯哦，好家伙！

这猪笼够大的，至少能够装上一头几百斤的大母猪了。

待得朱胖子等人气喘吁吁地来到跟前，将猪笼搁在地上，他才揭晓了谜底，一解众人之迷惑。

只听郭业指了指地上继续昏迷不醒地两人，然后对着众人吩咐道：“来，大家都一起动手，将这两个狗日的衣裳裤子都给扒了，扒干净了哈，要一丝不挂。”

众人听着郭业这变态的命令，更是大大不解，好端端地扒两个男人的裤头干嘛使？

这不是变态是啥？

郭业见着众人还是傻傻发呆，迟迟不肯动手。

只得继续说道：“将这两个王八蛋扒干净了，光溜溜地一齐装进猪笼里头，让他俩沉江而死，懂了吧？”

懂了！

不就是活人浸猪笼沉江吗？咋还不懂？

不过有没有搞错啊？

这两个大男人咋能一起沉江？

在场所有人都知道，浸猪笼属于地方私刑，一般是乡村地方的宗庙祠堂专门给不守妇道的狗男女，奸夫淫妇所设。

只要有女子不守妇道，背着丈夫与他人行那苟且之事，一经发现都会装进猪笼里，活活将其淹死。

这是地方宗族祠堂，惩戒族内村中淫荡女子所设的私刑，俗称浸猪笼。

见过将一个水性杨花女子沉江而死的，也见过将一对狗男女，奸夫淫妇沉江而死的。

这还是第一次见着有人要把两个男人一起沉进江中淹死的。

这不是变态是啥？

郭业见着众人还是一阵迟疑，貌似不可接受似的，随即解释道：“本官说过，要让谷德昭身败名裂而死，一开始还想着将他赤裸着身子吊死在城门口来着。嘿嘿，谁知道刘二这头傻鸟也往套子里钻，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老子何不也成全他一番呢？”

随即又焦急了眼天色，喝道：“赶紧的，都别磨蹭了，动手！”

这下众人算是彻底明白了，郭小哥的手段可真够他妈的狠辣的。

果然，这招浸猪笼用在谷德昭和刘二身上，被杀了他们活剐了他们还要来得难受啊。

先不说活活淹死已经够遭罪了，就连死后身后名都让人诟病引以为耻。

想想看，两个大男人赤裸着身体，被脱得光溜溜，一起被装进一个猪笼里，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两个大男人竟然有龙阳之好，这不是令人鄙夷的臭事吗？

这年头同性恋可不好当，即便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想养个变童，学学某些人附庸风雅，那也只敢在家里偷偷摸摸地来，哪里敢在公众场合，两个大男人亲亲我？

真跟后世某些人一样，高调宣布出柜，嗨，唾沫星子都能把人活活淹死。

在场诸人，包括头号爪牙朱胖子，此时看着郭业的眼神都有些发虚，后背脊梁骨有些发寒。

狠，

郭小哥可真够狠的啊！

损，

郭小哥可真够阴损的啊！

缺，

郭小哥可真是缺了八辈子的大德了！

这种让人身败名裂的手段，后面到底有没有来者，不敢妄下判断，但是他们敢保证，前面绝对是没有古人这么干的。

不过想着谷德昭平日里对众人的欺压，就跟随地拉出来的臭狗屎一样，整天恶恶心人，现在遭到这个报应，也是心里爽歪歪。

随即，众人纷纷蹲下，为刘二与谷德昭两人开始脱衣解裤，不时发出一阵阴损的坏笑。

约莫一会儿，两人就被光溜溜地装进了猪笼之中。

而阮老三唤回的艄公也欣然赶回，将早就藏在江边芦苇荡中的乌篷船徐徐开了出来，而后靠岸。

郭业命令众人抬着猪笼一一上了船。

撑杆，渡船，回江心岛。

乌篷船顺风离岸，缓缓驰向了江中。

大概乌篷船离岸有些距离了，郭业命令力气稍微大点的程二牛与甘竹寿二人去充当刽子手。

两人使足力气，一人把住猪笼一头，将装有谷德昭和刘二的猪笼抬了起来，浸入江中。

噗通噗通！

猪笼浸入水中约莫不到几息时间，谷德昭和刘二显然被江水呛入口中，猛然醒来。

可任凭他们再怎么挣扎，始终挤在猪笼里无法动弹，咳咳咳的呛喉之声不时响起，两人身体扭动的频率也越大。

郭业见状，对着程二牛和甘竹寿叫道：“别松手，继续往下沉，彻底淹死这两个王八犊子。”

甘竹寿两人听令行事，又使上几分力气牢牢把住猪笼两头，继续往下沉。

咳咳咳……

噗通噗通……

水下猪笼之中，挣扎的声音在继续，不过动静和幅度却是随着时间的逝去，而越来越小。

直到最后，没有了一丝声响。

郭业抬抬手，示意两人将猪笼提上来，检查一番这两人到底是否死翘翘。

哗啦~~

猪笼重新被提上乌篷船甲板之上，笼中两人两眼翻白，嘴唇发紫，郭业上前探了探鼻息，再摸了摸两人的脉搏。

显然，一点生息都不存了。

在陇西县城盘踞甚久，作恶多年的谷德昭，就这么稀里糊涂，颜面无存地死去。

郭业看着谷德昭了无生机的尸体就放在自己眼前，心道，谷德昭，路，都是你自己选得。

而后瞥了一眼跟个小娘们似的紧紧保住谷德昭腰间的刘二，鄙夷道，好在你俩有个伴儿，黄泉路上不寂寞。

随后，郭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一直以来都特别压抑，今日总算彻底得到解脱一般。

阴沉地脸色悠悠褪去，平日那股子玩世不恭地劲儿再次显现脸上，然后



对程二牛和甘竹寿吩咐道：“将猪笼抛到江中去吧，呵呵，兴许明日就会有好心人给发现了。”

哗啦~~砰！

猪笼再次被甘竹寿、程二牛两人齐齐甩进了江中，不过这次是彻底脱手。

郭业看着漂流在江面上的猪笼，回望了一眼陇西县城，自言自语道：“谷德昭今日一死，无人主持县衙大事，群龙无首，再过些时日，哼哼，看陇西县城又会是一番什么景象！”

## 第170章益州刺史府里的小会议

心头大事已了，郭业率着众人回到江心岛上，继续过起了激情燃烧的大练兵生活。

大练兵期间，爹娘和小妹郭小蛮来过江心岛一趟，还盘亘了好几个晚上，着实让郭业享受了一把家庭的天伦之乐。

特别是他的小妹郭小蛮，小丫头貌似有些情窦初开的迹象，好死不死竟然一个白天的光景地跟在程二牛的后头。

特别是看着程二牛这孔武有力的粗汉子在操场上演练兵器之时，更是哇哇激动地乱叫。

这事儿即便郭小蛮情窦初开，即使程二牛粗鲁汉子啥也不懂，但还是被郭业发现了。

你娘唉，小妹只有十四岁，还是虚岁。

很显然，郭业最后毅然决然，还是将小妹的早恋迹象给生生的压了下来，故意支使程二牛带着自己那队团练兵，驾着银琅船出江巡视。

这么做，不是郭业看不上程二牛，相反，他还是比较欣赏程二牛，而且也愿意成全程二牛与小妹，但是，

心里那关过不去，小妹始终是他的心头疙瘩和宝贝，早恋现象，必须杜绝，谁让郭小哥的灵魂是后世之人呢？

爹娘和嘟囔着嘴的郭小蛮离岛之后，便宜岳父吴茂才也话赶话的登上了江心岛。

老狐狸名义上来看望自己家的姑爷，实际上是探听郭业的口风，想问问姑爷到底为啥老住在岛上不回家呢？

难不成和自己的女儿真心没感情？

老岳父来了，郭业面子肯定要给足，何况自己与他的女儿吴秀秀现在虽然不是那般如胶似漆，但好歹感情方面也有了长进。

如果非要较劲为何自己不回吴家，无非就是因为吴秀秀那小娘皮太他妈难驯服了。

天天在她面前戟面儿，时间长了，郭业也会不好意思是不？

老头子在岛上呆了一段日子，郭业好吃好喝供着，若非不是惦记县城里头的产业，老狐狸还真有心常住下来。

因为在这儿岛上吃喝，吴茂才这抠门儿财主觉得一文钱也不花，太划算了。

两天后，送走了岳父吴茂才，郭业再次过起了风风火火地练兵岁月……

……

……

几天后的一个凌晨，一名渔夫在岷江上撒网捕鱼，终于发现了郭业他们那天扔弃在江上的猪笼子。

也怪谷德昭这死鬼倒霉，郭业本以为第二天就会有人发现这漂浮的猪笼子，谁知道猪笼飘进芦苇荡，竟然在七八天后才被发现。

结果可想而知，等捞上来之后，猪笼子里的两具尸体已经开始发臭，而且五官有些腐烂的迹象。

等得通知了县衙，派来仵作老郑一验尸，结果出来简直吓坏了在场旁观

的百姓与同来的衙役。

这，这两具尸体竟然是失踪了七八天的县丞谷德昭大人与捕快刘二。

顿时，整个县衙里能动的吏员与衙役都自然而然的动了起来。

一个县衙，没有了县令，没有了县丞，更是没有了县尉，只有六曹的九品吏员来负责此事。

而六曹佐官中能力最出众的功曹马元举又辞官多日，闭门在家读书，等待着来年开春进京应试。

所以其他五曹佐官只得集体商议，这事儿他们处理不了，事儿太大了，麻痹的，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报，接连三封急件送往了益州府的刺史府。

而谷德昭与刘二的尸体，只得暂时停在县衙停尸间了。至于是否还会发臭发烂，如今整个陇西县城无论是衙门，还是市井，都乱糟糟的，人心惶惶如天崩地陷，谁还有时间去管，爱他妈谁谁吧？

发现尸体，五曹佐官开始连续发急件的两天后，益州府刺史卢承庆，折冲都尉康岳山，还有新任郡丞吴奎，都各自收到了关于如今陇西县城的急件。

三人收到信件之后，不约而同地相聚在了刺史府。

卢承庆将两人引进自己歇息的后堂之后，又将两人带进了书房。

待得下人上完茶汤与糕点离去之后，卢承庆苦笑地看着在坐两人，说道：“两位，真是没想到啊，短短几日，陇西县城竟然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县衙之中无主事之人，市井各处乱成一锅粥，唉，乱啊！”

康岳山约莫近五十来岁，国字脸浓眉大眼，早年出自边军，而后被调任益州府挡任折冲都尉，掌管益州府全境的兵源。

多年的军旅生涯虽然给了他强健的体魄，但整日在户外操兵练兵，风霜也将他的两鬓与须发都熬得煞白。

猛然一看，五十岁的人像个花白胡子老头，有点未老先衰的赶脚。

晃眼间，在益州府他已扎根了将近十来个年头，比起卢承庆来，他也算是彻彻底底的地头蛇了。

听着卢承庆有些自乱阵脚的着急忙慌，作为早已认识多年的好友，康岳山当仁不让地站了出来，一股子军人的沉稳霎时体现了出来。

只见他右臂微微抬起，爽利地一挥，没有一丝拖泥带水，而后爽朗地笑道：“卢刺史，莫急莫急，一个小小的县城又能乱到哪里？你忘了咱们当年大帅帐下效力的峥嵘岁月了？那时候千军万马来相会，将你我大军围困在孤城之中也不见你有这般惊慌啊？”

说到这儿，顿然有了一股子回首往昔豪情岁月的意气风发，然后捋了捋颔下白须，打趣卢承庆道：“莫非卢大人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不成？哈哈哈哈哈……”

卢承庆自从长安被贬到地方之后，就已是心情乱糟糟，生怕自己益州治下出乱子，以后连迁升长安的资格都没有了。

现在真是越怕什么就来什么。

而此时又见着康岳山这老兵痞子在自己最着急的时候，竟然开始插科打诨，难不成还嫌自己头上虱子不够多不成？

当即佯怒喝骂道：“你个老兵痞子，这么多年来还是这般不晓得轻重，可急死本官了！”

康岳山哈哈一笑，指着边儿上坐着不发言的郡丞吴奎，说道：“陇西县城你有人家吴郡丞了解吗？他好歹也在陇西县衙担任了这么多年的县丞了，此事先问问他的意见为好。”

吴奎听着康岳山竟然如此看重自己，顿时受宠若惊，赶忙起身朝着卢承庆和康岳山哈腰行礼，嘴中喃喃自谦“过奖，过奖”，卑躬屈膝奴才相，毫无节操可言。

按常理来讲，除非是正规场合，不然的话，在私下会晤吴奎这个郡丞是无需给刺史卢承庆和折冲都尉康岳山行如此礼节的。

但是吴奎自从上任益州府以来，一直都是谨小慎微，生怕得罪了刺史大人与都尉康岳山。

不为别的，就因为他这个益州郡丞含金量太水了。

首先功劳是窃取的，没什么底气，其次呢功名只是个举人，这辈子除非是太宗皇帝是他吴奎亲爹，不然郡丞已经是他的顶点。

最后一点，在益州府无论是在府衙里，还是在外头，他吴奎连点根基都木有，上面要靠山没靠山，底下要自己人没自己人，要下了小县，披着郡丞的虎皮还能作威作福，耀武扬威。

如果在益州府的话，他连个屁都算不上。

所以只有巴结好顶头上司刺史卢承庆，和益州府的军方代表折冲都尉康岳山，才是他继续装逼的唯一出路。

现在听着康岳山如此高抬于他，他怎能不激动？

于是哆哆嗦嗦地嘴唇说道：“依下官之见，现在必须赶紧派人接管陇西县衙，主持大局，将县中诸事稳定下来，不然，日子一久，必会大事乱起。”

吴奎这么一说，中规中矩，倒是说得还算靠谱。

康岳山点点头，表示认可这个意思。

卢承庆苦笑道：“此前就是因为吏部如今缺员的厉害，才将县令空置了下来，等着明年开春再委任新科进士赴任陇西县令一职。因此这才让新任县丞谷德昭暂时署理县衙嘛。唉，谷德昭当真无用，在自己的地盘，一县之丞，竟然无端遭人浸入猪笼，死相还如此难看，龙，龙阳之好，真是本官治下的耻辱啊！！！”

说到最后，卢承庆已是义愤填膺，激动地不行了。

康岳山也是嫌恶地皱皱眉，对谷德昭的私生活深恶恶心。

只有吴奎心里觉得蹊跷，他与谷德昭又不是不认识，谷德昭到底有没有龙阳之好他是知晓的，随即沉默了下来不再说话。

卢承庆静下心来，思前想后了一番，突然说道：“对了，兵司佐官郭业的团练兵不就在岷江之上吗？不如暂时就由他带兵进入陇西县，由他暂时署理陇西县衙，先控制住乱局再说，如何？”

“不可！”

吴奎听罢突然跳脚起来，连连摇手拒绝道：“不可不可，郭业此人不可用啊！”

卢承庆刚刚还为自己的突发奇想而感到庆幸，却猛然听到吴奎泼了他一盆冷水，心中颇为有些不悦。

随即脸色有些阴沉地问道：“为何不能用？”

吴奎低头整理话语，没有注意卢承庆的脸色，自顾自说道：“听说郭业与

县丞谷德昭素有仇隙，下官觉得也许此次谷德昭被害一事，就是他暗地里下得黑手，所以，所以……”

“我呸！”

一旁的康岳山突然暴怒，恶狠狠地瞪了一眼猥琐的吴奎，斥骂道：“吴郡丞，我早就听我家大郎提及，你在陇西县城屡次为难郭业这小子，偏偏这小子每次都走运，躲过了你的坑害。现在你听他要暂时署理陇西县衙，妒心再起，又想在他背后搞这些泼脏水的阴损之事？”

说到这儿，鄙夷地吐了口唾沫在地上，哼道：“吴郡丞，你都快到了花甲之年，怎得为了些许小事如此耿耿于怀，这做人的气量也太狭隘了吧？”

“你，你，你……”

吴奎被康岳山突然倒戈一击，顿时打得东西南北分不清，特别是被他当着刺史大人的面一阵没羞没臊地挖苦，竟然一时间语塞，说不出话来。

无奈，只得将求助的眼神望向了刺史卢承庆。

谁知，卢承庆听完康岳山的话，再加上之前他与郭业的关系在前，立马给吴奎的为人处事与品性判了死刑。

继而，面对着吴奎求助的眼神，他选择性地无视了过去，颇为失望地对着吴奎摇了摇头。

然后对着书房外喊道：“来人，传本官口信，命令郭业率他的六县团练军即刻进入陇西县城，主持大局，稳住人心……”

## 第171章东门口，演讲！

刺史大人卢承庆派人传信，命六县团练军即可进城，暂时由兵司佐官，六县团练使郭业署理陇西县衙诸事。

在接到益州刺史卢承庆口信的第二天，郭业立即召来了手下各个队正，对江心岛的六个百人队团练兵做出了两步安排。

责令庞飞虎，邵啸，甘竹寿，阮老三，张小七五人各领一个百人队继续驻扎在江心岛操练，分班轮次对六县岷江流域进行巡逻。

并且暂时任命庞飞虎主持江心岛事宜，有临时断机之权。

至于他自己，则带着程二牛的百人队还有团练军书办关鸿鹄，团练兵的钱袋子朱胖子再次离岛，踏上了返回陇西县城的归程。

当郭业骑着高头大马率着身后百来披甲之士抵达陇西县衙东门口，望着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陇西东门，郭业顿时有了一种衣锦还乡归故里，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感觉。

面对这次卢承庆的意外传信，他也被震得有些措手不及，心中侥幸地窃喜一番，没想到这次误打误撞整死谷德昭，竟然能得到如此天大的好处与实惠。

卢承庆让他暂时署理陇西县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郭业在新县令还未到任的这两三个月之内，绝对是陇西县地界儿说一不二的主儿，一顶一的大哥大，扛把子。

想想就过瘾来着……

这不，当郭业率人从东门进城的那一刹那，陡然传来轰天雷响般的爆竹之声，声势颇为浩大。

郭业被这突如其来的动静吓了一跳，稍稍一寻觅，正是便宜老丈人吴茂才，还有自己的亲爹郭老憨率着郭、吴两家的仆役下人在东门口子那儿放起来炮仗。

擦，郭业心中一阵纠结，这俩老头玩得还挺嗨。

见着郭业骑乘着高头大马进了城，老丈人吴茂才立马甩开郭老憨，撒丫子朝着郭业这边跑来。

一边跑着一边挥舞着双臂高呼：“贤婿，贤婿，这儿呢，这儿呢！”

嗓门之大堪比铜锣，生怕围观之人不知道自个儿就是郭业的岳丈似的。

郭业抬手示意后面的程二牛等人止住脚步，任凭吴茂才上来牵着他的马嚼子，问道：“我说岳父大人，您这是玩得哪一出啊？无端放这么大动静的炮仗，还把我爹也拉来凑热闹，嗨，这不是瞎闹嘛！”

吴茂才只顾着傻乐还未答话，郭业他爹郭老憨就蹦达蹦达着老骨头窜了过来，皱眉啐道：“你这倒霉娃子说得甚话，现在城里头可是传开了，现在整个陇西县城都归你娃管，你爹和你岳丈咋能不开心？放个炮仗咋地啦？还能有人敢对你这个县令大人说啥不乐意的话？”

我了个去，郭业满脸大囧，赶忙解释道：“爹，错了错了，不是县令，是暂时署理陇西县衙诸事，等新县令一到任，你儿子我还是要将县衙让出来。”

郭老憨听罢先是一愣，然后又连连甩头喊道：“那暂时署理是啥玩意？不是一个意思嘛，至少陇西县城现在归我老郭家的娃子掌管哩，那是天大的荣耀，放个炮仗能咋地？啧啧，你是我郭顺程的娃儿，你现在是县太爷，咱老

郭家这回可神气哩，老郭家的祖宗真格儿显灵哩，我娃是县太爷！”

郭业看着老爹兴奋地手舞足蹈，一副神神叨叨的乐呵样儿，心道，罢了罢了，县太爷就县太爷，只要老头子能高兴。

而一旁的吴茂才也一个劲儿地揪在郭业的衣角，傻乐傻乐地喃喃着：“也是我吴家女婿，我老吴家的姑爷，嘿嘿，嘿嘿！”

日，吴茂才那眯眼笑着的个兴奋劲儿，比花痴还花痴。

郭业对着两个可乐儿的牢头，心中大呼，疯了，当真是疯了。

这时，城中不少富户乡绅都闻讯赶来东门口，不少人郭业都有认识，当初陇西县城保卫战前夕，可没少敲诈这帮人银子。

就连县衙六曹的五位佐官都紧赶慢赶坐着轿子嘎吱嘎吱赶到东门口，来迎接郭业这位昔日的下属小喽喽，今日的顶头上司。

郭业看着赶来的人越来越多，心道，这阵势，恐怕当初顾惟庸上任都没有这么隆重吧？

看来，老爹和老岳父也是错有错着，连番放炮仗的动静竟然把这些人连拨都给引了过来。

一时间，东门内的大街口被挤得水泄不通，人头攒动，肉眼所能看到之处，都是人。

比之逢年过节的赶集，还要来得热闹。

不过这次又不同往日，这次围堵在大街的都是陇西地面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当真是面子够大。

不过郭业也从这些来人中分析出了一个事实，那便是最近陇西县衙群龙无首，整个县城乱成了一锅粥，也把这些有钱有名望的人急得够呛。

县中局势动荡，人心不稳，可见一般。

郭业寻思，看来自己这个陇西临时扛把子，很有必要站出来说上一番话，稳定稳定人心了哈。

当即，郭业翻身下马，找了一个地势坡陡的地方踩了上去，展开双臂示意众人都噤声，他有话要说。

关鸠冲程二牛耳语了一阵，程二牛点头表示会意，立即将自己手下那一百士卒分批次地调遣起来，百人持戈矛披甲胄，围成一个大圈，将郭业十步之内的地方一一警戒了起来。

霎时，东门街头一带的气氛瞬间肃穆了起来，议论声交头接耳声还有嬉笑之声竞相停了下来。

郭业清了清嗓子，抱拳喊道：“诸位陇西的父老，乡亲，还有诸位县衙的同僚，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讲几句。”

前有百来甲胄之士施以威压，后有郭业立于台上高声大喊，街头之上顿时鸦雀无声，众人纷纷将目光凝聚在郭业一人身上。

郭业看了看现场，再次朗声喊道：“小弟郭业，蒙刺史卢大人看重，暂时署理陇西县衙诸事，顿感身上担子不轻啊！谷县丞之事在下也有耳闻，如此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在咱们陇西县城，兄弟我心有悲戚的同时，也是义愤难平啊！”

“如今我陇西县城局面混乱，人心浮动，但是请大家放心，刺史大人派我率军进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安心，为了让局势尽快稳定起来。”

“所以，今天我特意带了一百披甲士卒进城，亲自平定县中各处动荡，如

果一百士卒不够，咱们江心岛还有五百披甲操戈之士。如果还是不够，请大家放心，益州折冲都尉府还有一千二百府兵任凭兄弟我调遣。”

“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尽快让陇西局势稳定，让老百姓，让诸位乡绅富户，能够安居乐业，能够踏踏实实放宽心做买卖。”

“年关将近，从年头忙到年尾，谁不想着过年的时候过上几天安乐日子？即日起，我郭业与陇西县诸位一道，吃住在县城之中，誓将局势以最快的时间稳定下来，恢复到原样。让大家踏踏实实，开开心心过个欢……乐……年！！！”

絮絮叨叨近千字，说得郭业口干舌燥，不过看现场的情形，也的确达到了应有的效果。

整个现场沉寂了约莫几息时间，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呐喊之声不绝于耳。

显然，郭业的这番讲话都戳到了在场诸人的心坎之中，引起了效果极佳的共鸣。

郭业立于台上，脸上红润四方点头向着众人示意，仿佛后世某国元首巡视一般，就差脱下绅士帽鞠躬了。

人群中，春香搀扶着吴家大小姐吴秀秀，蹦蹦跳跳雀跃喊道：“小姐小姐，你快看，咱家姑爷这次可真是神气哩，你咋不过去跟他见个面呢？”

吴秀秀看着郭业的眼神也有些痴痴，听着春香在耳边喊话，顿时嘴角一抿，脸有羞涩地摇了摇头，晃荡着发簪步摇叮当作响，而后说道：“现在上去，不是涨了这狡猾无赖的威风么？”

春香一阵无语……

同样在人群中，贞娘提着竹篮里头装着刚从铺子里买的一些糕点小吃，闻听这边如此大的动静，不由驻足看起热闹，当她发现了郭业那意气风发身影，听到他震耳发聩令人兴奋的讲话之后，不由痴痴地望着他，恍然不知外物……

而站在郭业附近的关鸠鸠，朱胖子两人看着现场如此热烈的气氛，一脸含笑意，为郭小哥如此高涨的人气而由衷感到高兴，浑然忘了两人之间的勾心斗角。

只有程二牛一脸傻叉样儿，悄声地走到两人中间，嘟囔着嘴讲道：“嗨，我说两位，你们发现没？咱们家小哥最近可是越来越能装逼了哈，谷德昭不是咱整死的吗？他咋还感到心有悲戚，又义愤难平哩？”

麻痹，你是傻叉吧？

朱胖子和关鸠鸠不约而同地转头，一脸不屑和鄙视地看着程二牛，久久不语……



## 第172章锋芒太露的代价

经过中午东门口临时的那一幕之后，郭业的那番气贯长虹的演讲与治理陇西县乱局的决心，通过口口相传，逐一传到了县中各处。

经此一役，本有些浮动的人心，算是稍稍趋于稳定了下来。

接下来如何，就要靠郭业这个临时县太爷的行动了。

打铁要趁热，快刀斩乱麻！

当日下午，郭业没有立马赶回福顺巷的家中，而是立马入主陇西县衙，暂时代理陇西县令一职。

与仅存的五位各曹佐官会晤商谈之后，郭业命令关鸿鹄暂代马元举，主持户曹房诸事，先将县衙在职人员都清点一番，查漏补缺，将所需的人员一一汇报上来。

继而，又委派程二牛率领麾下百人队，替代谷德昭的壮班，担负起维持陇西治安的职能。

同时给程二牛下了死令，凡是扰乱地方治安者，凡是公然违抗大唐律例者，一律从严法办，轻者下大牢，重者当场格杀勿论。

要求程二牛必须做到违法必究，彻底剿除隐患。

就连随身左右的朱胖子都有些惊愕郭小哥这次的手段，当真是果决狠辣。

莫怪郭业狠，他心里清楚，此时的陇西县城如散沙一盘，因为没了县衙的约束，到处都滋生着不法分子与投机分子，这些人如不以雷霆手段给予惩治，必会影响到整个县城安危。

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怎么来的？都是由小见大，徐徐蔓延，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这些血的教训怎能忘却？

乱世需用重典，此时的陇西县城不外如是。

接下来的日子，程二牛带着百人披甲士卒穿梭在县城各处，不少混混地痞，流氓恶霸，皆一一栽倒在他手中，俨然十足的罪恶克星。

很快，陇西县城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紧张肃杀气氛之中，但是效果也徐徐体现了出来，百姓不用在心惊胆颤连睡觉都怕有人闯入宅中抢劫掠财，商户也能够安心打开店门做起了生意。

街上的人流也缓缓多了起来，走街窜巷的小贩与货郎也敢吆喝起嗓子鼓捣小买卖，整个县城的治安得到了一个很好的管束。

如果用郭业的话来讲，如果一个县城连军管都无法消除不安与隐患，那除非是战火纷飞，乱世为王的年代。

要知道，如今可是贞观三年，大唐盛世的列车已经徐徐开启在轨道之上，就等着休养生息几年之后，到达盛世的高潮与鼎盛。

大唐盛世的大环境下，郭业占了天大的福缘。

转眼，过了一个半月，虽然县衙大牢里早已人满为患，但是陇西县城的局势也终于稳定了下来。

期间，刺史卢承庆更是派遣专人下来巡视，来人巡阅一番之后将实情回报了上去。

卢承庆对于这个结果自然是粗粗松了一口气，心情格外愉悦起来，不仅

对郭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治理好陇西县交口称赞之外，还照例进行了一番嘉奖。

这些嘉奖无非就是金银细软外的奖励，郭业自然不稀罕。

要知道趁着这些日子，郭业暗中利用手中职权，全权接管了谷德昭手中的产业与宅院之外，还给了自己那个便宜岳父一番好处。

最明显的就是，之前何家被衙门与谷德昭侵占而去的几十家店铺，郭业以衙门需要经费为由，统统贱价卖给了自己那位便宜岳父吴茂才。

他深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至上道理。

更何况他这陇西县太爷也是临时的，暂代的，不趁着在位的时候捞点好处，那就太对不起自己了。

不过，如此短时间内治理好陇西县城的弊端也一一显现了出来。

比如不能像之前那般痛快淋漓地大捞特捞好处，还有便是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的把戏再次上演。

就在昨天，离年关仅剩七天左右。

刺史卢承庆又派人送来信函，交代郭业这段时间要极力维稳，要他好好维持住如今陇西县城的原样，等待着开春之后吏部委派的新县令到任，届时做好顺利交棒。

人都是有欲望的，特别是权利这个玩意。

当了快两个月的临时县太爷，郭业实在舍不得将好不容易得到陇西县头把交椅还回去。

想想也是，人心都是肉长的，自己费劲巴拉地治理好陇西县，还没过瘾就要眼巴巴地看着被人摘了桃子。

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他郭业这辈子想当名正言顺的县太爷，除非他也能十年寒窗苦读，考个进士功名，不然神马都是浮云。

县令虽是七品，但历来都是进士出身，天子门生才能担任，不然为什么吴奎这个老举人干了几十年的县丞，到头也只能升任郡丞，当个千年老二？

不仅是县令，便是州郡刺史，或者大唐天下的十道总管，哪个不是要靠着进士功名出身？

除非你是皇亲国戚或者勋贵之后，但那也只是挂个虚职而已。

这就是历朝历代州府县一把手，铁一般的规则。

即便后世也是一般如此，你见过哪个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甚至县委书记，哪个不是党员出身？

不是党员想爬上这一把手的位置？切，别瞎想了，别穷折腾了，白费劲！

君请看，这是谁家天下？

大唐，亦是如此！

不过更令他抓瞎的是刺史卢承庆给他下的最后一道命令，那便是要求郭业在三个月之内彻底解决好百里岷江的匪患。

之所以催得这么急，除了是因为卢承庆这个倒霉刺史立功心切，心急如焚地想整点政绩，好能够配合私底下让人打造并呈现长安的沙盘，届时借助这两股东风，博得太宗皇帝一笑，回迁长安中枢。

更是因为，卢承庆通过郭业这次能够如此短时间内治理好乱局中的陇西县，发现了这小子绝对是个人才。

人才嘛，就是上位者的一把刀。

磨锋利了自然就要尽快派上用场，不然生锈了，就得不偿失了。

这也是郭业锋芒太露的结果。

郭业一时有些捉急，只得召来了朱胖子和关鸬鹚这两个半斤八两的智囊一起商议此事。

在自家小院中，郭业将卢承庆的交代告诉完两人，两人听罢一一陷入了思索对策之中。

郭业看着两人陷入沉思，只得自己踱步在小院中，颇为苦恼地叹道：“真他娘的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难道老子有才也是一种罪过吗？”

看似自怨自艾，实则有些臭显摆。

过了一会儿，关鸬鹚依旧苦无对策，苦巴巴地说道：“百里岷江水匪居多，凭咱们六百团练兵，如果与贼硬干，怕是占不到便宜哟！”

朱胖子这次倒也赞同关鸬鹚的话，点头说道：“别说六百团练兵了，即便兵司大人你能请来折冲都尉府的府兵助阵也无济于事，你想想看，我们能邀来援军，这些水匪难道不能吗？要知道，岷江可不知百里，足足有八百里哟！”

言下之意，八百里岷江之内的水匪足足数万人次，到了关键时候肯定是同气连枝，会联合起来对付官军。

唇亡齿寒的典故，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朱胖子正说道郭业的心坎儿上，不然的话，仅仅六县百里岷江，几千水匪，如果益州府兵能来助阵，还真心不差啥。

关键是八百里岷江，几万水匪一起暴动，那他的六县团练军可真是屌蛋挂刀——离死不远了。

郭业继续踱步，没有和两人搭讪，还是自言自语道：“麻痹的，看来之前安排一个孙明延做卧底，布局得还是有些小家子气了。”

“我想到办法了！”

一旁的关鸬鹚听到郭业突然提及孙明延去做卧底之事，貌似联想到了什么，说道：“兵司大人何不将棋盘摆得再大一些，让这几万水匪自相残杀，咱们从中来一个渔翁得利呢？”

“切！！！”

朱胖子鄙夷地瞟了一眼关鸬鹚，冷嘲热讽道：“让几万水匪自相残杀？谈何容易哩！我看关书办你平日里听咱们兵司大人‘说三国’听多了，痴人说梦吧？简直是书生气！”

“你……”

关鸬鹚被朱胖子喷得一阵语塞，一时间也说不出个完整计划来，只得生生受了朱胖子的这口气。

不过说者无意，听者有心。

关鸬鹚这话倒是刺激了郭业的思路，脑子瞬间活泛了起来。

“自相残杀，渔翁得利？”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棋盘摆得再大一些？”

“陇西县城，能容十几二十万人，倒是一个不错的场地！”

“建漕帮，选舵主，掌管八百里岷江？”

……

……

此时郭业的脑子就跟装了小马达一样，吧嗒吧嗒转个不停，听过的计谋看过的故事都一一浮现上了心头，嘴中不停地自言自语，仿佛着火入了魔一般。

看得朱胖子心惊胆颤，生怕郭小哥就此疯了。

听得关鸠鸠满头雾水，兵司大人神叨叨想干啥？

最后，郭业猛然加快步伐，像练功走火入魔的疯子一样手舞足蹈地围着院子跑了起来，边跑边叫：“哈哈，老子想到办法了，哥们真心有才！”

“什么办法？”

朱胖子和关鸠鸠异口同声，目光追寻着郭业的身影齐齐喊道。

嘎吱~~

郭业脚步一停陡然驻足，不经意间踩断了足下一根烂木枯枝，然后转头对着二人笑逐颜开地朗声说道：

“我决定在陇西县城召开一次天大的盛会！”

天大的盛会？

这跟剿灭水匪有个屁的关系？貌似连边儿都挨不上啊！

两人又是机缘巧合，再次异口同声询问道：

“什么天大的盛会啊？”

郭业比了一个OK的手势，也不管两人看得懂看不懂，自顾自地沉声说道：

“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

## 第173章英雄大会之广发英雄帖

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

朱胖子与关鸠鸠二人好像听出了点名堂，但是始终无法悟透，兵司大人这是玩得哪一出？

怎么听着有点跟绿林好汉，江湖豪杰摆擂台似的呢？

英雄大会，莫非这个英雄指的便是八百里岷江上的那几万水匪不成？

称呼水匪为英雄，噫，兵司大人也忒儿抬举这帮贼人了。

难不成这英雄大会一开，八百里岷江的数万水匪就会自行解散，不再岷江上作恶了么？

不解，委实大大地不解！

朱胖子和关鸠鸠相继摇头，一脸茫然状地望着郭业。

郭业见状，立马解释道：“我问你俩，水匪作恶岷江之上，为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求财呗，不然还能咋地？”

两人异口同声，不分先后答道。

郭业点点头，这些人放在安生日子不过，却冒着掉脑袋，被官军剿灭的风险去干水匪，除了想不劳而获劫财之外，不无他想。

水匪这个行业本来就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危险活。

接着问着两人道：“那本官再问，如果你们是水匪，如果以后不需要提心吊胆在江面打劫，不需要过着刀口舔血的日子，不需要担心官府的围剿。相反，官府还会承认他们的合法性，允许他们在岷江之上存在，同时，照样能赚到当水匪时一样多的银子，你说他们愿意吗？”

呃？

两人被郭业这么绕来绕去，顿时傻眼，天下间哪有这般便宜之事？

不需要在江面当水匪去抢劫船只，就有银子送上门来，除了干水匪，还能干啥玩意？

而且还能得到官府的承认，承认其合法性，难道真要官匪一家亲？

从刺史大人剿除水匪的决心来看，从朝廷这些年来雷声大雨点小的剿匪行动中来看，官匪一家亲根本是不可能，纯属无稽之谈。

当即，两人跟呆头鹅似的连连摇晃着脑袋，相继讶然喊道：

“这怎么可能？”

“兵司大人这前言后语太过自相矛盾了呀！”

呼～～

郭业呼出胸中一口浊气，心道，看来两人还是没彻底整明白哥们的意思。

算了，不兜圈子了！

蓦地，郭业走到两人边儿上，围着院中石桌示意两人一起坐下，而后说道：“本官的意思很简单，我要以官府的名义在岷江之上组建漕帮，将数万水匪全部纳入漕帮之中。而漕帮今后的用途就不在打家劫舍上，而是专门护卫八百里岷江沿途过往船只，无论是商船还是民船，统统由漕帮来护卫。当然，以后涉及到一些搬搬抬抬的体力活，商户也可以花上些许银子请漕帮兄弟来代劳。”

“而八百里岷江，咱们可以每隔五十里设置一个关卡，作为漕运的税卡，八百里岷江足足可以设置十六道税卡，这些银子将是一笔可观的巨银。这些银子将会由漕帮与朝廷分而食之，懂了吗？”

“哦……哦哦……”

关鸿鹄率先回过神来，接着郭业的话茬说道：“这就是兵司大人你说的，无需打家劫舍也有银子送上门来，果然果然，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啊。这样一来，这数万水匪有了正当的行业，可以用体力来赚些微薄的银钱，还可以分享十六道税卡带来的巨银。如此这般，水匪怎会放着安逸日子不过，去过那刀头舔血，与官府作对的日子啊？真是一举两得啊！”

郭业欣然点头，赞许地看了一眼关鸿鹄，到底是读书人，考虑得就是周全。

“喊！”

一边见着关鸿鹄拔了头筹的朱胖子撇着嘴，不悦地拉起来脸，冲着关鸿鹄哼道：“你想得倒美？别说八百里岷江至少有几十股势力各一的水匪，就说咱们六县百里流域，都有七八股水匪哩。如果统统组建成漕帮，到底听谁的？你可别忘了，这些贼人野性难驯，谁会服气谁？”

“嘎……”

关鸿鹄被朱胖子这么一呛，顿时说不上话来，因为朱胖子说得丁点没错。

谁知郭业微微一笑，说道：“朱胖子担心的极是，不过这也是我举办‘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的真正用意所在！毕竟漕帮一旦草创，便是携众几万，横霸八百里岷江。呵呵，必然要选一个众人都能信服，众望所归之人来担当这漕帮总舵主，由他来统领这数万帮众才不会出了乱子咯！”

关鸿鹄听罢，陷入了思索，不再言语。

朱胖子急急追问道：“那这劳什子总舵主咋选啊？这些水匪平日里都是各自为政，各拉山头，而这漕帮总舵主位高权重，任何一个水匪头子都会挤破脑袋想当这老大。难，难哟！”

“哈哈，他们都想当这总舵主才是好事。这些江湖中人平日里最服气什么？不就是比自己强大的人吗？本官就掐住他们这个死穴，借着这次英雄大会，来一次以武论英雄。这些水匪大当家里，只要谁能技压群雄，那就由谁来挡任这总舵主一位。凡是想当这总舵主的各位当家，谁都可以上台来比试，胜者王侯败则寇，愿赌服输，谁也别磨叽。”

郭业说完之后，反问朱胖子：“老朱，这下你还有什么担心和顾虑的吗？”

朱胖子已然被郭业的话给折服，心道原来小哥已经想得如此细致和长远了，不得不服啊。

当即一脸宽心地连连摇头说道：“好，很好，好得很哩！不过还有个疑问哩，那些水匪大当家怎会放心咱们，敢来陇西县城参加这个英雄大会呢？难道他们不怕咱们将他们诓骗进县城，然而群起而围歼吗？”

郭业摇摇头，看傻帽似的看着朱胖子道：“如今岷江水匪达几万众，而我们陇西县，乃至益州府可用兵力也仅仅两千不到，拿什么对人家群起而围歼？水匪头子们都是傻子吗？”

“而且，既然是官府出文要组建漕帮，召开英雄大会，难道还能食言而肥

吗？言不正则身不正，人无信不立，更何况官府，朝廷乎？偌大一个朝廷对水匪失言，传言出去，这不是丢了大唐江山的颜面吗？你我能想到，水匪头子们也自然能想到，胖子，你多虑了！”

朱胖子听着郭业细细分析下来，也是这么一个理儿，能息事宁人，化干戈为玉帛，怎么可能还会大兴刀兵呢？

自己最近脑子真是有点秀逗了。

而一旁沉默许久的关鸬鹚突然自顾自地沉吟道：“兵司大人这招连环计用得妙啊！建漕帮，吸纳水匪为帮众，让他们衣食无忧不再出来作恶，接着再是借着由谁来担任漕帮总舵主这个引子召开英雄大会，到时候这些水匪大当家肯定谁也不服谁，皆会跃跃欲试。呵呵，都是水匪出身，野性难驯，谁不想当这个号令数万人的总舵主啊？妙计，妙计啊！”

最后，突然又想到了什么，眼神犀利地盯着郭业，轻声问道：“兵司大人，这英雄大会不会仅仅选出总舵主就戛然而止吧？看兵司大人以往的布局谋划来看，学生觉得您肯定还有后招，如果纯粹是为了招安这些水匪，何须如此大动干戈呢？”

呃？

郭业诧异地看了一眼关鸬鹚，与他的双眸相相对视，仿佛想通过对方的眼中看透对方的内心世界一般。

约莫对视了三五秒，郭业收敛了眼神，失笑道：“建漕帮，招安水匪，选总舵主，维护八百里岷江，仅此而已！关书办，你想得太多了！”

关鸬鹚被郭业盯得心里发毛，心里暗暗责怪自己装什么大尾巴狼，装什么高深莫测，真心要改改这多嘴的毛病了。

而后，悄悄地垂下了脑袋，佯装低调不敢再多嘴了。

朱胖子见着关鸬鹚吃瘪，心里大呼过瘾，于是对郭业主动请缨道：“兵司大人，年关将近，再过几日就要过年了，此事肯定要抓紧操办，有啥事需要老朱去办的，您尽管吩咐，愿为大人分忧。”

这话说得那叫一个顺溜儿，听得郭业心里一阵甘之如饴，心道到底是身边的老人啊，还是朱胖子有眼力劲。

继而豁然起身，对着朱胖子点头说道：“还真让你说着了，下面正有一件紧要的事儿要去办！”

朱胖子闻言一喜，看来自己在小哥心中的份量还是要略略高于关鸬鹚那个鸟人的嘛？

随即跟着起身，拱起肉乎乎的胖手，活像一个弥勒佛似的笑道：“兵司大人请吩咐！”

郭业指了指垂头丧气地关鸬鹚，说道：“此事还需关书办与你一起操办。”

啊？

关鸬鹚心里正忐忑呢，猛然听着郭业提及自己，还让自己和朱胖子一起办事，顿时泪牛满面啊！

心头一阵激动，那没出息的眼泪又他妈差点滚了出来。

于是强忍酸酸哭意，点头哈腰道：“学生一定办好，一定办妥，绝不给兵司大人失了颜面。”

朱胖子撇撇嘴瞪了一眼关鸬鹚，心中啐道，又让这鸟人沾了光。

郭业没有理会朱胖子心中那点龌蹉事儿，对着两人吩咐道：“今晚关书办先连夜草拟出一份颇有气势的邀请函来，将建漕帮选舵主一事写明其中，然后交由朱胖子，朱胖子负责誊印，然后派人顺着八百里岷江，给老子挨家挨户将英雄帖送到各个水匪头子手中。”

稍稍停顿一下，很快郭业就思索道：“唔，这玩意叫邀请函显得有些俗气，索性直接改为英雄帖吧！”

“广发英雄帖，诚邀岷江八百里各路好汉来赴会！！！”



## 第174章英雄大会之密访益州府

第二日，办事颇有效率的朱胖子就拿着找人誊抄好的近百封英雄帖，返回了江心岛。

在八百里岷江上寻觅水匪派发英雄帖，可不是朱胖子一人就能搞定的，他必须借助江心岛上暂由庞飞虎节制的五百团练兵去做此事。

再者说了，朱胖子拿着郭业的鸡毛当令箭，率着几百团练兵驰骋江上，也算是偿了他之前的那番小心愿。

接连几日，朱胖子一直率人在岷江上乘舟游弋，广发英雄帖，迟迟没有返回陇西县城。

连年三十都没有来得及赶回家中……

年关已至，三十到头，新春即将伊始。

爆竹声声辞旧岁，瑞雪纷飞迎新年。

天公他老人家也颇为应景儿，昨日还未曾有雪花飘零，今日赶巧到了年三十，竟然如此作美，漫天落起了鹅毛般的雪花……

很快，整个陇西县城披上了薄薄一层白纱，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越发得有了年味儿。

这是郭业来到大唐后过得第一个年三十，也是郭、吴两家联姻后第一次一起过大年。

到了夜里，郭老憨，郭柳氏，郭小蛮，吴茂才，吴秀秀两家人欢聚一堂在郭府，围着满满当当一到桌子菜小酌惬意，气氛极为融洽，唯独缺了正主儿——郭业。

此时的郭业并不在福顺巷郭府中，而是已经搭着银琅船，率着关鸿鹄还有十几个暂为随从的团练兵，顺江直下前往了益州府。

都说这年夜饭，都是旧年尾守岁到新年头，国人老传统，一家老小围桌一块吃个团圆饭。

可郭业却偏偏选择这个时候趁着夜色前往了益州府，要说怪，也不怪。

谁让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已经开始筹备了呢？

他要趁着陇西县城还在他的掌控之中时，将这英雄大会提前办起，此事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啊。

谁知道拖拖拉拉再过个把月，到时候来了新县令，人家同不同意让他在陇西县城举行英雄大会呢？

要知道到时候的陇西县城水匪云集，刀光剑影，没点胆量的文人县令，可是不敢承办这种大会。

江船顺江而下，扬帆而动，疾速驰骋。

约莫过了个把时辰，已经稳稳进了益州府渡口。

郭业没有来过益州府，不熟悉益州府地形，更别说这漫天大雪又黑灯瞎火，更是找不着北。

不过幸亏有了关鸿鹄，这小子没上落日山落草为匪之时竟然在益州府也谋过生计，对这益州府那是相当的熟悉。

借着微弱的月光，关鸿鹄前头带路，郭业和十几个随从后面紧跟着，朝着折冲都尉康乐山的私人府邸赶去。

没错，郭业此次趁夜赶来益州府并非是拜访刺史卢承庆，而是悄悄乘船

密访康岳山而来。

今夜是年三十，按照习俗，折冲都尉康岳山现在肯定不在军营之中，他老康家有老有小，有家有业，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家中吃着团圆饭喝着阖家酒吧。

因此，郭业直接让关鸿鹄径直朝益州康府寻去。

康家是益州的大家族，世代从军，掌管着益州府的军力，关鸿鹄自然听闻过，很快，众人就摸到了康家大门之外。

夜色虽茫，但是走近康府跟前，郭业还是看得较为清楚，映入眼帘的是红漆铜边大门，两头足有一人高的石狮子各立左右，虽早已盖上了一层厚实飘雪，但仍旧掩盖不了那股子威严气势。

关鸿鹄指了指大门上挂着的那副硕大的匾额，提醒道：“兵司大人，您瞧，写着康府两字呢，就是这儿，错不了！”

郭业点点头，吩咐道：“敲门吧，就说我们是康宝的好友，特来访友拜年的。”

郭业不提康岳山是因为两人未曾见面，虽有耳闻但却不曾深交。而对康宝自己又是平辈论交，访友拜年也不会失了颜面，省得让康府下人以为自己是巴结他们家大老爷而故意刁难自己。

都说宰相门人七品官，这益州府康家的门人怎么着也能算个从九品吧？

嘎吱~~

关鸿鹄敲了几下大门之后，大门就从里头缓缓拉开，钻出一个下人模样的中年人来。

果然如郭业所料，这中年下人本以为郭业等人是来巴结大老爷来的，谁知一听关鸿鹄言称是大少爷康宝的好友，立马改了脸皮，恭敬地称了一声“稍等”，然后再次关好大门，屁颠屁颠前去回报康宝了。

郭业看着这小人敬小慎微的模样，心道，看来康宝这厮在府中颇有凶名啊！

不一会儿，大门再次吱呀吱呀打开，康宝人还未出，声音已然传来，吆喝喊道：“哪个混球在年三十找老子啊？年三十在家陪老爹吃饭，哪儿也不去啊，别他妈拿青楼酒肆来馋你家康宝爷爷！呃……怎么是你？兄弟！”

咋咋呼呼的康宝陡然一见郭业，立马愣了神，一副极为诧异的神情。

郭业依旧一副微笑模样回应，古井不波。

康宝知道自己府中这些下人的德行，立马吧嗒一声敲了那下人一脸壳，骂骂咧咧喊道：“这是我兄弟，汇报你娘个球，敢怠慢我家兄弟，看我整不死你？”

那下人一脸委屈地模样徐徐将大门打开，心中真是委屈得不行。

郭业走上前去拍了拍康宝的肩膀，轻声说道：“别为难他了，他回报不是很正常吗？万一有歹人冒充你的好友，大过年的，闯进府中作乱这不是出大事了吗？”

康宝热情地拉着郭业径直往大门中进，继续咋咋呼呼吼道：“扯淡，益州府谁敢对我康家起坏心思？活腻味了吧？”

说着又开始吹嘘起康家在益州府如何如何牛掰，如何如何根深蒂固，枝叶繁茂。

郭业立马打住了康宝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轻声阻喝道：“行了，别臭显

摆了，知道你康家牛逼，成不？赶紧带我见你家老爷子，我有大事相告！”

“见我家老头子？”

康宝瞪大了眼珠子，错愕地问道：“你小子不是特意来给我拜年的？”

入了康府，郭业哪里还会和康宝继续磨叽下去，嗔道：“给你拜年有的是机会，今晚我是有要事来拜访你家老爷子的，我送上一桩天大的富贵给折冲都尉康岳山康大人！”

“切！”

康宝太了解郭业的尿性了，不可置信地唾弃道：“你小子会有这么好心？送我爹一场天大的富贵？不会是你小子捅了天大的篓子，自己罩不住，想找我爹帮忙吧？”

我靠！

康宝这小子也不傻啊！

郭业顿时有了想揍全天下聪明人的冲动，因为聪明人往往都喜欢揭人疮疤。

康宝见着郭业脸色有些恼怒，哈哈大笑道：“好了好了，不逗你玩了，来得正好，我爹正在厅中吃饭，我这就带你去见他。算你小子来着了。”

郭业心中鄙视道，什么叫算我来着了？哥们这是有计划而来好不？

当即，郭业吩咐关鸠鸠等人和康府下人先去找个地方歇歇脚，然后随着康宝前往了康家人正在吃饭的内堂而去。

刚进了康家内堂后院，前面不远处传来一阵欢快地娇声：“哥哥，你这是干嘛去了？爹爹说你再不回去吃年夜饭，明日让你带兵镇守益州城头呢。”

康宝哈哈一笑，郭业只听来人声音却还未看清来人身影，只听那道娇柔俏皮的声音再次充满疑惑地惊呼道：

“咦，小衙役，小捕头，怎得是你？”

## 第175章英雄大会之偶遇俏佳人

声音落罢，前边隐约飘来一团红影，从头至脚，从里到外，处处皆红，如一团炽热火球一般，在寒冬风雪之下，让人顿感一阵格外的暖阳。

噌噌噌，

那团火球般的人儿很快就跑到了郭业的跟前，与之相伴而来的，不仅有沁人心扉的少女处子幽香，还有那举手投足间清脆于耳的铃铛之声。

郭业凝目打量着跑近跟前的少女，上身着金边银线紫红襦衣，娇俏喜庆，鸳鸯绣带系于腰间可堪盈盈一握，下身裙摆更是红得发紫，仿佛要沁出血丝而来一般。

一身大红，配上那皎洁如月光的脸蛋，衬着那双透着丝丝狡黠的灵眸，如火中涅槃而出的小彩凤。

疾步如飞，曼妙天真，好一个是风风火火俏丫头。

细细打量之下，郭业总算看出了来人是谁，这火红小丫头可不就是当日被自己误打误撞救下的康家小千金，康芷茹吗？

郭业眼尖的发现，康芷茹这俏姑娘真是够潮儿的啊！

一身大红不说，就连小足都穿着红皮包面鹿皮靴，啧啧，莫非康芷茹对这红色情有独钟？

只见康芷茹脚步一停，举手投足间再次发出清脆的铃铛之声。

嚯，原来这丫头的手腕与脚裸都系着串串纤细的银铃铛，真心会打扮哩。

这样的着装打扮出去，不吸引目光，回头率没有百分百，除非路人都是瞎子。

郭业盯着康芷茹纤细脚裸处的银铃铛，怔怔失神，想起了当日这位康姑娘送给自己的那串名贵檀木手串。

而看者无心，被看者却是有了几许扭捏与不自然。

被看得有些心里发慌康芷茹突然狠狠瞪了一眼郭业，两家突然彩霞绯红，恶声啐道：“好你个小衙役，些许日子不见，你倒是变成了登徒浪子一般的贼人，再看，再看挖瞎你那作恶的双眼。”

骂完之后又没好气地瞥了一眼康宝，哼声道：“哥哥，你不怕明日去城头吃雪花喝冷风，你就继续磨蹭着吧，少不得爹爹正月初一给你来一出‘严父教子’。”

言罢，转身疾跑而去，脚步踉跄有些许慌乱，跌跌撞撞间偶尔回头剐了郭业几眼。

到了康芷茹离去，郭业才傻傻反应过来，摸着下颚的那点毛绒，一脸无辜地看着康宝。

康宝从郭业的表情中读出了郭业的意思，这小子在埋汰他老康家呢，意思是说，你们康家的人咋那么彪悍啊？男的如此，女的亦是如此。

自己妹子的性子康宝咋会不了解？

又是一次仰头哈哈大笑，对着郭业打趣道：“我们康家就这么一个姑娘，嘿嘿，这丫头被我爹我娘，还有都宠惯了，兄弟不要在意哈。”

郭业点点头，现在有事儿拜访康岳山，哪里有心思去在意康芷茹。

不过一旁的康宝突然收敛了狂态，眉宇间有些拧巴地对郭业压低了嗓

门，轻声劝道：“喂，我跟你说哈，你小子可别撩拨我妹纸，这丫头可不是那么好招惹的，让她缠上你的话，你小子不死也得蜕层皮。”

草！

郭业白了一眼康宝，这小子脑袋瓜子里装得都是些什么玩意？

哥们和康芷茹拢共也就见了两次面，第一次是搭救，第二次就是今天，还被这丫头片子埋汰了几句。

哥们去招惹她？这根本挨不着好不？

萝莉虽好，可不能贪杯，这可是至理名言。

郭业没好气地嚷嚷道：“别整这些有的没的，你看我像是那种人吗？别说朋友妻不可欺了，就是朋友妹子也不能糟蹋啊？”

说着心里跟着咕哝一句：妈的，老子连吴秀秀那个死倔死倔的冷丫头都没搞定，哪里有心思去招惹你康家这位姑奶奶？

康宝听着郭业的信誓旦旦，连连点头称是，而后带着郭业冲着前面走去。

走在路上，这小子就跟个话唠似的再三告诫郭业，千万别没事招惹他妹子，不然以后真心有的烦了。

郭业心中藏着急事儿，自然对康宝的话是左耳进，右耳出，浑然不当一回事。

快到了康岳山一家子吃饭的地方，郭业指了指隔壁的客厅，说道：“我已经用过饭了，你们一家子人吃饭我就不凑热闹了。再说，吃饭那地方人多口杂，我这事儿极为隐蔽，需要你父亲单独商议，这样，康宝，你先去吃饭。饭后，你再引见你父亲康大人与我认识。”

看着郭业那一脸小心翼翼的模样，康宝心中也慎重起来，看来这小子真是有大事相商。

当即点头说道：“行，兄弟，那你先在客厅坐会儿，我让下人给你上碗茶汤暖暖身。吃完年夜饭，我就领着我爹来客厅与你相见。”

郭业称好，转道走进了隔壁的客厅之中。

不一会儿，有丫鬟端上一碗茶汤供郭业暖身，这么一坐约莫就半个多时辰过去了。

郭业也没闲着，一边坐在客厅中喝着茶汤，一边心神下沉静下心来，脑中慢慢组织起一会儿与康岳山的谈话。

大概又过了半盏茶的时间，客厅之外传来几声嘈杂的脚步，像是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踩踏积雪之声，咯吱咯吱作响。

待得郭业起身想要看个究竟，突然传来一道中气十足的爽朗笑声：“哇哈哈，原来是咱老康家的小恩公来了，咋不一块儿进来用饭哩！康宝，你这混球就是不懂人情世故，怎能把贵客单独晾在客厅呢？混账玩意！”

闻罢，郭业也不打算看个究竟了，因为从来人中气十足的喊话言语中和话语间的那股浓浓兵痞味儿，郭业已然猜出，来人正是益州折冲都尉，康宝他爹康岳山。

果然，率先进来的一人龙骧虎步，脚步沉稳有力，一看便是出自军伍，而那满脸风霜须发皆白的模样，正是康岳山。

康宝呢，则是一副老鼠见了猫似的模样跟在他爹身后，不时冲郭业挤眉弄眼。

郭业没有搭理康宝，而是大步上前迎去，与康岳山两步之遥时突然拱手抱拳，身子微微前倾，拜道：“卑职六县团练使郭业，见过折冲都尉大人！”

郭业自报家门，耍了个小聪明，不报自己益州府兵司佐官的头衔，唯单单报了六县团练使这个虚衔。

不为别的，就为了能与康岳山瞬间拉近距离。

康岳山出身军伍，对行军打仗之人自然是高看一眼。

而郭业这个六县团练军虽然不是正规军，但好歹也是民兵预备役，多少能与康岳山的正规军拉扯一点关系起来。

正所谓老兵见新兵，心里疼得慌！

果不其然，郭业这个小伎俩立马奏了效。

康岳山上前两步，直接扶着郭业的肩膀，一副老兵考校新兵蛋子的模样，狠狠拍了拍郭业那钢铁般生硬的肩膀，哈哈笑着赞道：“不错不错，是块当兵的好料子，窝在陇西那土疙瘩地方委实可惜了。”

郭业谦虚地笑着摇了摇头，然后请康岳山往客厅上位坐去。

自己家中，又仗着长辈，康岳山自然不矫情，虎虎生风地大步上前，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

然后兴趣盎然地打量着郭业，这个令自己耳朵都快听出茧来的年轻人。

郭业则站于厅中，与康岳山双目对视，不卑不亢，傲然挺立。

先是见面有礼有节，那是仗着与康宝的关系，晚辈对长辈的行礼。

现在与康岳山平视而站，腰身挺拔，傲然独立，没有阿谀奉承的嫌隙。

康岳山是越看越喜欢这胆气不俗的小子，心中美滋滋地赞道，好，带种，有点意思。

约莫对视一会儿，康岳山直来直去的性子再次发作，示意郭业先坐下，然后问道：“咱们以前种种先不去细谈，康宝说你今晚有急事找我，到底所为何事，竟然让你连年三十都不在陇西，连夜跑来益州府？”

康宝也是在旁边跳脚说道：“是哩，你小子赶紧说，吊着老子胃口，烦死个人！”

郭业收敛脸色，义正辞严地再次抱拳道：“今夜，卑职是来找康大人求援的，兹事体大，这事儿康宝都无法作主，思来想去，也只有康大人方能助卑职一臂之力。”

哦？

康岳山与康宝父子二人听着郭业说得如此兴师动众，顿时脸色相继一紧，张望着郭业，眼神中透着汨汨询问之意。

康宝都无法作主，看来这事儿小不了哟！

## 第176章英雄大会之原来如此

郭业没有立即回答两人的询问，而是起身走到客厅门口，一扇门一扇门的自顾关了起来。

如此小心翼翼，兹事体大，可见一斑。

神秘兮兮，更勾起了康家父子的好奇之心，两人皆屏息静气地望着郭业，谁也没有胡乱插言打断，多说一句话。

随即，郭业便将自己着手准备“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之事向两人一五一十，前前后后的因由说了出来。

.....

“卑职擅作主张，以陇西县衙名义广发英雄帖，组建漕帮，招安水匪，实属无奈之举。”

.....

“如果此事能够顺利圆满成功，那么八百里岷江之上再无水匪横行，再无刀兵之祸。如此一来，对于陇西县衙，乃至益州六县，甚至是蜀中剑南道三十几个州府而言，都是天大的功德之事。”

.....

“此事已按部就班开始实施，约莫再过半拉月左右，各路水匪就会齐聚陇西县城，赴约参与盛会。到时候，还需要康宝大哥调集两个百人团前往陇西，帮忙维持治安，光靠卑职手下六百团练兵，委实有些牵强。”

.....

郭业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却不失慌乱，条理清晰地将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之事向二人娓娓道来，并将其中的利与弊一一讲到点子上。

听得康宝眉飞色舞，双拳分外握紧，一脸期待之色呼之欲出。

而康岳山则是不动如山，时而蹙眉事儿惊叹，最后捋了捋花白长须，摇头苦笑道：“郭业啊郭业，你一个小小的八品兵司佐官，竟敢行如此天大之事。八百里岷江水匪，人数达数万，一直都是蜀中剑南道各州府的足下之癖，尾大不除啊！你知道为何没有一个州郡的折冲都尉府，主动发兵去围剿本州境内岷江流域的水匪吗？”

郭业摇摇头，这玩意他上哪儿知道去？

康岳山释疑道：“因为岷江绵延八百里，基本上流经蜀中剑南道各个州郡，只要哪个州郡敢出兵剿灭水匪，其他流域的水匪皆会遥相呼应。到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谁敢冒然出击剿匪？”

这也就解释了之前郭业的疑惑，疑惑为何任由岷江上的水匪横亘江上作恶如此多年。

岷江水匪数万，而普通州郡的折冲都尉府基本上只有一千到一千二的常驻府兵，甚至就连剑南道的治所成都府，也才一千五百的府兵。

几万水匪如果联盟起来打一个仅有一千左右府兵的州郡，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儿吗？

原来如此！

不过基于此，郭业心中也在吐槽这掌管剑南道三十几个州府的剑南道总管，干嘛不组织整个剑南道三十几个州郡的折冲都尉府，合并一处共同剿匪呢？

显然，康岳山猜出了郭业的心思，轻声笑道：“你以为让剑南道三十几个州的折冲都尉府合兵一处是如此容易之事？再说，前几个月，兵部发下了公文，皇帝陛下命李靖李卫公为行军总管，提兵数万前去征讨突厥，如今边疆形势不容乐观，皇帝陛下再三知会兵部，国内各道各州府不得轻启战事，必须休养生息。”

擦，康岳山牛叉啊，哥们想什么都知道，不过听他这么一解释，瞬间明了。

当即郭业仔细一回忆，可不是咋滴？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后世史书上记载，贞观三年八月，太宗李世民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张公谨为副总管，前去征讨突厥。直到贞观四年，李绩白山败突厥，而李靖则是在阴山将颉利可汗干趴下。

日，怎么把这么一件重要历史大事件给忘记了。要知道，大唐击败了突厥，才奠定了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天下之位。

此时已到了正月，那边的战争应该到了白热化吧？

该死，竟然没想到去那边捞点好处，明知道是一场天大功劳的大胜仗，还不赶紧整点好处，那委实太对不起自己这个穿越众了吧？

郭业心中纠结道，不知道忙完英雄大会，是否还来得及呢？

“哈哈……郭小子，这些都是你不知道的吧？也对，你一个小小的八品兵司，上哪儿知道这些朝廷大事。”

郭业还沉寂在李靖率军征讨突厥一事之中，跑了神儿，哪里还能理会康岳山的打趣。

而康岳山以为自己打趣郭业，这小子脸皮薄竟然发呆走神，随即又补充道：“哈哈，不过你小子这次倒是歪打正着想到了如此一个能够捅破大天的办法。如果此事能成，你小子前途无量，如果办不成还出了纰漏，你小子就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哟！真是不知道说你郭业是胆大包了天呢，还是说你小子无知者无畏啊，啧啧……”

“咣当！”

康岳山话音落罢，客厅外头猛然传来一声响动，像是什么东西被绊倒了一般。

唰唰唰~~

郭业，康岳山，康宝三人脸色瞬间一变，说好是密访相谈的，怎得外头还有人来偷听？

郭业还没说啥，康岳山就喝令康宝道：“大郎，去外头看看，到底是谁在外偷听？”

康宝听罢立即折返出了客厅，紧接着康岳山又吩咐道：“大郎，你就在外头守着，别让闲杂人等靠近客厅。”

老头子有令，康宝焉敢不出？

他也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吃了熊心豹子胆的竟敢来偷听，瞬即快跑推门而出。

康宝将门再次带出关好之后，康岳山突然脸色有些玩味地盯着郭业，轻声说道：“以本官这些时日的耳闻，还有派人打听到关于你的一些事情，呵呵，你小子心思缜密胜过我家大郎百倍，你小子长得就是一副玲珑剔透心。说吧，今晚见我到底还有何事？”



说着不顾郭业的面色诧异，直直站起身子下来厅中，走到郭业的跟前，凑近小声说道：“如果单单是这个鸟英雄大会，你与我家孩儿就能操办，根本用不着求助老夫。你肯定还有后续谋略，对否？”

言下之意，郭业今日肯定是来者不善，就像普通老百姓，如果单单是去庙里求子，那肯定去找送子观音，怎么可能跪拜如来佛祖呢？

就在康岳山戳破自己心中最后那点心思的一瞬间，

郭业彻底佩服这看似粗鲁，实则却是张飞绣花棉里针的康老头子，真心不是善茬儿啊！

郭业心中有些被识破心计的无力，心道，看来关鸠鸠是第一个，而康岳山则是第二个，老子的心境与养气功夫还得学啊，喜怒不形于色仅仅只是表面功夫而已。

随即，郭业诚心实意地对康岳山鞠躬一拜，由衷赞道：“康大人好眼力，此事也只有康大人能援手卑职。如果此事能成，那才是真的一场天大的富贵！届时，我敢保证，益州折冲都尉府的府兵弟兄，吃香的喝辣的，穿金戴银个个不愁哩！而且，我敢保证，此事若成，我康宝兄弟的前程，绝对无量！！！”

“哦？”

“这又关我家大郎何事？”

康岳山冷抽一口气，眼珠子瞪得大大的，一副兴趣盎然地口吻喊道：“竟然有如此好事？快说快说，老夫倒是越来越喜欢你这混小子了，赶紧的！”

## 第177章英雄大会之家有神秘客

整整过了一个时辰！

窗门紧密，密不透风的客厅内突然传出康岳山的爽朗大笑之声，还有康岳山的叫好之声，显然郭业与康岳山两人密谈甚欢，至少康岳山对郭业的这次谈话很满意。

笑声落罢，又传出康岳山一记豪言壮语般地允诺声：“好，既如此，天大的好事，老夫答应与你又何妨？放心，你嘱托一事，老夫定当去周旋，届时自有分晓。”

相比康岳山洪亮的大嗓门，郭业的声音就显得有些细弱，传出几声感谢之后，没了动静。

吱呀~~

郭业打开客厅的大门，大步大步走了出来，脸上带着微笑，一副满意神情，显然，对于此行，他从康岳山嘴中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

在外面充当门卫的康宝看着郭业一脸小人得志的模样美滋滋从客厅中出来，顿时围了上来好奇问道：“兄弟，什么情况？你到底跟我爹谈了啥子哟，把老头子哄得这般高兴呢？”

郭业得意之余摆出一副神棍的架势，摇头晃脑文绉绉地吟道：“天机，不可泄露！”

“嘿，瞧你那个揍性！”

康宝被郭业吊着胃口心痒难耐，骂骂咧咧了一句之后，再次巴巴求道：“你就说说呗，不带这么馋你哥哥我的，昂？”

郭业还是继续摇头，后来委实扛不住康宝的水磨，只得说道：“过些日子你就知道了，以后少不了你小子的好处！”

草！

康宝再次被吊起胃口，虎目一瞪，颇有猛虎屁股被捅了一下即将发威的趋势，刚要提起嗓门破口大骂郭业的不仗义。

谁知里头传来他爹康岳山的吼叫：“大郎，赶紧滚进来，老子有事交代于你！”

随后又冲着郭业喊道：“郭家小子，那个鸟英雄大会举办在即，陇西县城与八百里岷江此时肯定是风云四起，处处动荡，你小子肩上的担子不轻啊！今日老夫就不留你了，他日如果大事能成，老夫请你喝酒，请你喝我康家自酿的好酒！”

郭业也不矫情，转身对着客厅内的康岳山遥遥拱手道：“康大人，那卑职就先行告辞了！”

而后又对康宝笑了笑，打趣道：“赶紧进去吧，过几天咱俩又能一块儿共事了，回见哈！”

回见你奶奶个腿儿，你个不仗义的混球！

康宝冲着郭业的身影龇牙了一下，突然客厅中的康岳山再次吼道：“磨磨蹭蹭像个娘们，呆在外头干啥？难不成你明日还想去益州城头喝西北风？”

哎呀我去！

康宝听着老爷子一声令下，浑身打了个寒颤，打小就被老头子打怕了的他，畏父如畏虎，命里合该有这一遭儿。

无奈，只得悻悻返回了客厅之中。

.....

.....

郭业记着道儿，从康府后院的客厅中返回前院，走在路上，他突然想起一事儿来，原来忘记问刚才康宝了，到底是谁人在外头偷听呢？

算球，郭业摇摇头也懒得再返回去追问康宝，大事在即，丁点屁事懒得分神。

到了前院，有康府下人领着郭业前往门房之地，与围着火炉烤火取暖的关鸿鹄等人会和。

见着关鸿鹄众人围着火炉烤着火还能磕着瓜子儿，看来康家还是挺地道的，至少没有屈就了自己带来之人。

随即招呼起关鸿鹄和随行而来十几人动身，准备趁夜返回陇西县城。

这次熟门熟路，很快，一伙人就到了益州府船坞渡口。

扬帆，船动，回航。

.....

.....

银琅船逆流而上，途经江心岛，再抵达陇西县城二十里外的岸边，已是天色微亮，早已过了年三十。

天边曙光在即，应该是新的一天了。

正月初一，一年中的头一天。

郭业站于甲板之上，等待着船身徐徐靠岸，对着身边的关鸿鹄莫名其妙地感慨道：“一年，竟然就这么过去了。”

郭业话中之意，关鸿鹄不懂，也该他不懂，只有郭业自己一人懂。

关鸿鹄抓耳挠腮不解其意，没话找话回道：“短短不到一年间，兵司大人有如今这番成就，嘿嘿，让我等蹉跎世间数十载之人情何以堪哩？”

千穿万穿，唯有马屁不穿！

郭业听着关鸿鹄这奉承话，自然没有去一般见识，但是纵使听着是溜须阿谀，但是听进耳间也是蛮过瘾的。

当即拍了拍关鸿鹄那低着身子的肩膀，说道：“放心，只要你尽心办事，有本官升仙日，就有你关鸿鹄的得道时，哈哈.....”

关鸿鹄听罢又是一阵眉开眼笑，不滞哈腰点头。

聪明人，在绝对的强者面前永远都会摆正自己的位置，关鸿鹄深谙此道。

砰.....

船身一阵摇晃，显然银琅船已然靠岸。

郭业率人下了船，早有随从取了坐骑，一行人再次浩浩荡荡朝着陇西县城进发而去。

此时已是曙光乍现，积雪渐渐消融，好个正月初一放晴天。

.....

.....

福顺巷，郭府。

就在郭业还在返城途中，郭家也迎来了正月初一前来拜门的第一拨客人，仅有两人。

不过这拨仅有两人的客人有点意思，入了郭府手中竟然没有提着拜年的礼物。

而且看着这两位客人，面相有点凶狠，不像郭业平日里交的朋友。反倒像是什么匪类。

作为一家之主的郭老憨到底是养尊处优了些许日子，人也变得有些大气，并未因此怠慢了这拨客人，而是将这两人请到郭业的书房之中。

然后又命贞娘这个女管家安排下人给这两位面生的客人上茶上糕点，坐等郭业回府。

待得丫鬟上完茶水和糕点之后，那两名客人示意丫鬟退下，将房门关了起来。

两人一个模样俊秀但两眼却带着虎气，而另外一人却是满脸的络腮胡子，一脸凶相。

只听那满脸凶相的人苦笑一声，然后对那俊秀后生叹道：“赵九丑，你瞧见没？我这他妈才当了多久的水匪啊？郭家老爷子竟然都不认识我了，草的，跟你们这些水匪为伍，老子现在也是一脸匪气，是个好人都不敢靠近来啊。造孽！”

“孙明延，这都是你自找的，哼！这些日子来，我助你在我们山寨中上位，助你成为我们大当家的心腹，任务该是完成了。我与你那位郭小哥，陇西郭业的恩情，算是一笔勾销了吧？”

原来两人便是水匪二当家赵九丑，与卧底水匪窝里的孙明延。

听着赵九丑说完，孙明延嘿嘿一笑，一把揽住赵九丑的熊腰套近乎道：“丑哥，咱们兄弟不是合作得相当愉快吗？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哈，我告诉你，跟着我们郭小哥，绝对有你好处！”

“哼！”

赵九丑一记冷哼，摆起臭臭的脸，哼道：“你以为我帮你是为了巴结姓郭的吗？你错看赵某人，我赵九丑响当当的汉子，重情重义，帮你是为了还姓郭的恩情，别无他想。”

孙明延听罢，心中冷笑，重情重义？那咋还为了还报恩情而助我接近大当家王八斤呢？万一老子下了狠手直接干掉王八斤，你小子不是不仁不义出卖大当家了吗？

擦，自相矛盾的混球，纯属有病！

紧接着，赵九丑又好像记起了什么，说道：“你别想歪了，我今日跟你前来郭府，可不为别的，我是想当面询问郭业一件事，我要他亲口回答我！”

“什么事？”

砰！

郭业推门而入，脸颊因为策马狂奔而被寒风吹刮的有些腮红，口中冒着热气儿冲着赵九丑径直问道。

## 第178章英雄大会之对谈赵九丑

声音响罢，房门大开，郭业一人，进来屋中。

他将肩膀白色披风解下，放在手中抖了抖，而后对着孙明延说道：“老孙，你先出去一下，我跟赵二当家单独谈谈。你我之事，容后再谈！”

孙明延嗯了一声，他也懒得管赵九丑那些狗屁倒灶之事，大步朝着书房外而去。

寒冬腊月，天气骤寒，孙明延这一去，八成又是去找关鸠或者程二牛这些人，围着火炉喝酒侃大山而去。

孙明延一走，房中仅剩郭业与赵九丑二人。

这是两人第一次在如此近距离，如此狭小的空间内，不动兵戈的前提下见面。

气氛多少有些不同。

赵九丑细细打量着眼前这位少年郎，委实看不出来这少年郎到底隐藏了多少他不知道东西。

当初仅凭三两百之众就将他们落日山千人山匪挡在城外。

当初自己与之厮杀，竟然在他手中走不出十招，端的是天生神力亦或蛮力。

这一次，这少年郎又将主意打到了岷江水匪身上，而且从最近各个水匪山寨大当家互通有无传来的信息，这位少年郎要召开的劳什子英雄大会，竟然是要号召八百里岷江的水匪都来赴会。

阴差阳错，自己如今就是八百里岷江数万水匪中的一员。

唉，自个儿真是倒霉催的，不当山匪好多日，却又是走到哪儿就跟这位诡计多端，下手狠辣的少年郎碰到哪儿。

造孽！

呼~~

赵九丑没来由的深深叹了口气，却被郭业给发现了。

郭业首先起开话匣子，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道：“来，赵二当家，你我并非陌生人，请坐！”

赵九丑也不认生，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不过还是一言不发，就跟二愣子瞅着傻媳妇似的，眼巴巴地瞅着郭业不吱声。

郭业被他看得心里一揪，心道，你妹的，没事吧？

随即有些不自然地笑了笑，咧嘴问道：“刚才你在房中与老孙的谈话我已听清，好吧，你现在问吧，到底有什么事儿要当面问我！”

闻言，赵九丑这才收起了如针毡般盯着郭业的直勾勾眼神，挺起胸膛问道：“郭，郭，郭……”

“叫我郭业就成，兄弟们一般称我郭小哥，赵二当家随意！”

见着赵九丑扭扭捏捏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称呼，郭业反倒开解起来。

赵九丑闻言后点点头，不过还是遵着自己的习惯，称呼道：“郭大人，当日你在鬼马坡下你饶我性命，言称我欠你一条命。今日我赵九丑已然全部还清，然否？”

呃？

其实郭业自己当日真是一句戏言，到最后他也没想到赵九丑竟然如此信

守承诺，将此话记在心中。

那一日，岷江江面，卢承庆遇水匪围攻，自己率众营救，赵九丑在实力均定甚至略高于自己的情况下撤退，本已算是还了恩情。

没想到这厮竟然说是仅还半条命。

而后自己又借着剩下半条命的恩情，安排了孙明延卧底水匪山寨，接近大当家王八斤，赵九丑照样兑现了承诺。

照这么说的话，的确全部还清，两不相欠。

随即对着赵九丑重重点头，说道：“赵二当家言而有信，一诺重千金，实属天下男儿之中的好汉子，你我，两不相欠！”

听着郭业如此说，赵九丑突然扬起脑袋脸颊朝天，粗粗呼出一口浊气，仿佛像是了偿了一件多年憾事一般。

继而再次挺起胸膛，问着郭业道：“我赵九丑是否真汉子？我这二当家是否实至名归，入你郭大人法眼？”

嗯？

这下可把郭业问傻了，这他妈挨得着吗？

但是一想到昔日赵九丑为了一句“老子是二当家”的虚名，竟然拼死阻挡自己前进，立马想起了对方不同常人的性格。

当即点头，竖起拇指附和道：“二当家，实至名归！真汉子也！”

“既然如此，那我赵九丑如今可与郭大人平起平坐否？”

啥？

郭业再次被问住了，这他妈的挨得着吗？

突然，郭业将眼睛看向赵九丑，凝聚在他的双眸之上，对方的眼神之中没有犯傻，有的却是清澈，自信，还有十足诚意。

瞬间，郭业懂了！

这是一个追求精神洁癖，道德洁癖的人，他的内心世界没有其他，没有阿谀我诈，只有光明磊落，只有有恩报恩，两不相欠。

如果他欠了你的人情，必是性命相抵在所不惜。

如今他恩情以报，剩下的浑然就是坦荡无畏。

都说几千才出一个孔子，郭业不禁咂舌，日你妹的，估计纵观整个大唐三百年，也就出了一个赵九丑这样的奇葩吧？

也许连赵九丑都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但是郭业懂他。

随即，郭业一脸诚挚，点头道：“赵兄，你我平起平坐，有机会，我更希望你成为朋友，坦诚相见的朋友！”

称呼一声赵兄，可见郭业对赵九丑的敬重。

赵九丑听罢，脸上有些许不自然，不过还是坐直了身子很有底气地说道：“既然你我平起平坐，那我心里就不藏着话了，我想问郭大人，你这次召开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当真是为了消除岷江之上的匪患，让我们这些刀尖上行走的弟兄都能吃上一口安乐饭吗？”

言下之意，问得便是郭业，建漕帮招安水匪，当真是为了吸纳帮众，让大家都放下手中屠刀，既往不咎，过上安生日子否？

这个时候，郭业像敷衍关公那些一般忽悠一阵，而是觉得没有必要隐瞒，欺骗赵九丑这样铁血丹心的汉子，他心里委实过意不去。

面对这样纯粹的人，郭业绝对自己的心间不能藏着污垢。

继而，他将昨夜在益州康府，与康岳山二人单独密谈的后续谋划也一一说了出来。

约莫说了一会儿，不顾赵九丑的脸色巨变，郭业最后说道：“赵兄，继我之后，除了折冲都尉康大人，你是第三个知道兄弟我真正用意之人，还望你……”

“罢了！”

赵九丑突然有些颓丧地摆摆手，阻止了郭业的说话，有些英雄迟暮与萧索地叹道：“虽然杀孽滔天，但是对于那些被逼无奈，生活所迫的兄弟来说，这是好事。水匪，刀头舔血，终究长远活路！”

郭业闻罢，顿时释然，看来他也懂！

不过他还是纠结，这样的人真是土匪吗？怎么感觉像个心怀苍生的江湖侠客呢？真是一个怪咖型的水匪。

随即趁热打铁邀请道：“赵兄，此事之后，你可来我团练军中效力否？你要知道，大好男儿奔前程，顶上功名马上取，也不枉费你那一身的本事与刀法呀！”

“打断一下！”

赵九丑摇摇头，面露殷切地反问郭业道：“郭大人，说句良心话，赵某人虽然不同意的你这番鬼域行为，但是我打心眼里知道你这是为了蜀中百姓，只要八百里岷江清平，蜀中百姓的活路也就多多了。不过赵某有个不情之请，如果将来我到了大人帐下效力，可否答应我一个请求！”

郭业点头允诺，伸手示意他请讲。

赵九丑轻声叹道：“大当家王八斤虽然在岷江之上杀人越货，造孽无数，但是他始终厚待过赵某人。希望到了郭大人收官那一日，能够放王八斤王大当家一条活路！”

如同郭业了解赵九丑性格一般，猜也猜得出来这厮将会提出什么请求，全在他的意料之内。

只有赵九丑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也只有赵九丑才会提出这样的请求。

若非这样，他也不不再是赵九丑！

因为赵九丑是一条真正的汉子，而且是真汉子中的另类，他心无杂念，纯粹如泰山之巅饱经风蚀的顽石，即便化成齏粉，他还是一块纯粹的顽石。

能够收的一猛将，条件仅仅就是给自己眼中啥也不是的水匪头子一条活路。

如此便宜的大买卖，为何不做？

郭业已然重重点头，抬起手掌放在心口，轻拍三下，却没有言语回复，无声。

赵九丑能懂，此乃心照不宣之意。

收到郭业的无声允诺之后，赵九丑心无旁骛，对着他拱手抱拳，言称：“告辞！”

然后开门而出，大步离去，没有一丝停滞与犹豫。

郭业看着赵九丑那“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步伐与背影，摇头喃喃道：“得一赵九丑，如若上了战场，即便千军万马来袭，哥们也能踏实在帐中睡个安稳觉了！”

刚一叹完，就听见书房之外不远处又传来阵阵的渣渣呜呜叫喊之声，声音有点熟。

因为这嗓门听起来很贱，貌似就是朱胖子的。

“兵司大人，我老朱的亲亲小哥呀，老朱回来了，幸不辱命，英雄帖统统发完了，哈哈……”

郭业闻言一喜，不再理会朱胖子到底如何贱，贱到什么程度。

因为他知道，散完英雄帖，英雄大会算是提上日程了，下面一步，就坐等康宝的六百益州府兵与自己麾下的六百团练军不日齐聚陇西城，进行商讨如何布防英雄大会的承办地——陇西城。



## 第179章英雄大会之会前布置与安排

朱胖子成功返回陇西县城，代表着几十封英雄帖一一发放到了各个水匪山寨之中。

仅仅几天的光景，竟然能有如此效率，郭业对他也不吝溢美之词。

同时，庞飞虎暂时节制的五队团练军也随着朱胖子相继返回了陇西县城之中，听候郭业的调遣。

至此，六队团练军共计六百人，正式驻进陇西县城。

两天后，即正月初三，康宝率益州折冲都尉府的两个百人团，合计六百人抵达陇西县城，协助郭业维持英雄大会期间，陇西城的治安。

郭业亲自到东门口相迎，兄弟相逢欢聚一时。

基于此，加上县衙原先留下的零散衙役，约莫百来人。陇西县城之中可供郭业调遣甲兵达一千三百余人，这是一支不容小觑且不容忽视的队伍。

郭业将康宝领进自己家中，又差人将庞飞虎、程二牛、邵啸，阮老三等人逐一请来，商量如何布防陇西县城，以免数万水匪进城引起骚乱。

同时又令后勤大管家朱胖子前去通知陇西县城内负责衣食住行各行各业的大商贾大东家，晚点与他们商议他事。

不一会儿，六县团练军里的几个队正都相继进了福顺巷郭府。

郭业略略一看，唯独缺了程二牛这个憨货。

再联想到自己小妹这几天面带桃花春意盎然，无人的时候更是独个儿傻乐乐的，这丫头不是犯了花痴，就是坠入了爱河。

很明显，这丫头又跟程二牛这傻小子眉来眼去了。

日，郭业脸色立马沉了下来，这两人还真是打断了胳膊连着筋呢，哥们之前还狠着心化身王母来着，硬生生将这早恋的苗头给扑灭了。

哟呵，这臭丫头和那傻小子短短几天又暗通曲款，王八对绿豆对上眼儿了。

郭业心中不悦归不悦，但还是很好奇程二牛那傻子到底用了什么泡妞手段，竟然把他家妹纸糊弄的神魂颠倒的。

现在程二牛没来参加会议，他小妹郭小蛮肯定也不会在府中了，两人八成又到哪儿逛去了。

真是不省心的玩意。

郭业暗暗发下宏愿，等英雄大会结束，誓将这有点苗头的早恋之火扑灭，绝对不容他们成就熊熊烈火。

庞飞虎见着郭业脸色有些不好看，八成是为了程二牛的缺席，随即说起好话来：“兵司大人莫急，要不我再派人去找找二牛吧，想必他是有什么事儿给耽搁了。”

郭业摇摇头，嘟囔了句：“屁的耽搁，这小子现在指不定在哪儿乐不思蜀呢，日他妹的，这小子敢乱来，我非生阉了他，擦！”

庞飞虎，康宝与众人被郭业最后一句话听得莫名其妙，纷纷投来疑惑的眼神。

郭业见罢，知道自己情急说漏了嘴，连连转移话题道：“好了，咱们先商量正事儿吧！”

继而静下心来，对众人说道：“英雄大会将在正月十五那日举行，想必再

过几天，或多或少，就会有水匪进城赴会了，现在咱们需要商榷几件事情下来。”

众人被郭业这么一转移话题，相继纷纷点头，将心思放到了正事儿上来。

康宝更是大咧咧地喊道：“兄弟，我家老头子临行前再三吩咐，让我来陇西县城后皆听你调遣，这他娘的，老子可是八品宣节校尉哩，我为兄你为弟，还要听命于你，憋气，憋气的很哩！”

郭业哈哈一笑，摇头说道：“康大哥，谈不上谁听命于谁，咱们兄弟精诚合作，落下功劳，谁都能雨露均沾不是？”

“哈哈，还是我家兄弟会说话，比我家的糟老头子强多了，哥哥听着顺耳也舒坦，嗯，你说，哥哥听着。”

康宝笑着拍打了几下肚皮，又一副乐呵的样子坐了下来，听着郭业的安排。

郭业脸含笑意地对康宝摇摇头，哪里有这么埋汰自家老子的，不过也没有深究，而是安排道：“六百府兵远道而来，对城中街道巷子极为不熟，不适合在城中巡逻职守。因此镇守陇西县城四道城门的重任，就落在康大哥肩上了。”

康宝想想也是这个理儿，不矫情欣然点头应允。

接着，郭业对庞飞虎等五位队正说道：“英雄大会期间，城中肯定会涌入数以万计的水匪，到时候六百团练兵分成两班，两个百人队负责白日城中巡逻，两个百人队负责宵禁夜间的巡逻，维持县城治安。至于剩下的两个百人队，则是维持大会现场秩序，毕竟擂台之日肯定是人山人海，容易出乱子，没有专人维持擂台四周的秩序，肯定是行不通的。”

几名队正纷纷点头致意，对郭业这个安排表示无异议。

郭业看了眼庞飞虎，单独对他说道：“老庞，我最近杂事颇多，无暇掌管团练军。团练军这六个百人队暂时归你节制，由你来安排谁人负责白天巡逻，谁人负责夜间巡逻，还有谁人负责会场秩序吧。”

庞飞虎当仁不让，沉声抱拳道：“愿为兵司大人分忧！”

言语简单有力，动作有板有眼，尽显沉稳老练。

郭业唔了一声，不过还是加重了语气嘱托道：“告诉兄弟们，这次英雄大会至关重要，千万要处理好与赴会水匪之间的态度，别动不动就张嘴骂人家是土匪水匪的，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只要求两个字，和谐！”

郭业不是无的放矢，无论是城中良籍百姓，还是军中士卒青壮，压根儿就瞧不起落草为寇，杀人越货的水匪。

现在团练军干得是城管的活儿，再看不起对方，也要学会隐忍，别一句话不和就动起手来，到时候坏了大事乱了大局。

后世那些城管趾高气扬，当街殴打小贩的事儿时常有之，更何况水匪进城呢？

他较为担心的就是这个！

庞飞虎点头应允，回复道：“兵司大人的意思我懂，我会让弟兄们收敛的。这次是招安水匪，如果招安成功，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伙了，抬头不见低头见，不是？”

一旁的关鸣也是附和道：“还是兵司大人考虑得周全，小不忍则乱大谋

嘛！”

郭业又横了一眼关鸿鹄，日你娘的，你不卖弄会死啊？

关鸿鹄被郭业瞪得心里再一次发毛，探了下脑袋赶紧锁了回去，心中悔烂了肠子，貌似自己的嘴又犯贱欠收拾了。

郭业见着庞飞虎回答得体，稍稍放宽了心，又对其他几名队正同样叮嘱了几句。

阮老三，张小七几人纷纷称是，就连甘竹寿也极为罕见地拱手抱拳，回应了一句：“我懂，定不会误了大事毁了一番心血。”

郭业看着关鸿鹄耷拉着脑袋，心里好笑，真他妈是一个患得患失的可怜人儿。

随即对他安排了任务道：“关鸿鹄，英雄大会的擂台就由你了选址，本官只有一个要求，那便是要求够大够广，整个场地必须足以容纳近万人方才够用。”

嗖！

关鸿鹄听着自己也有安排，顿时来了精神，容光焕发第二春似的站了起来说道：“这事儿交给学生，大人定可放心，放宽了心！学生这就去操办。”

说着，急不可耐地冲出了房中，火急火燎如下山偷玉米的老猴子。

砰！

突然从房外传来一声碰撞声，显然是关鸿鹄和别人撞了个满怀。

“你娘哩，走路没长眼啊？”

郭业听出了这是朱胖子的声音。

关鸿鹄倒是没有与之纠缠还嘴，而是嘟囔了两句：“粗鄙，粗鄙的很呐！”

然后逃之夭夭远遁而去，可见心急要办大事。

郭业在里头喊道：“是朱胖子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

声音落罢，朱胖子就龇着牙嘴中哼哼唧唧仿佛喊着疼痛似得，一边揉着肩膀，一边走进了房中。

见着郭业之后，这厮急急说道：“兵司大人，我已通知城中各位大商贾大东家们，让他们晚饭后前来郭府，兵司大人有事相商。”

郭业颌首称道：“不错，办得漂亮。差不多到饭点了，诸位，今天就在我府中用饭吧，吃完饭再回去各忙各的。”

众人刚要称好，就连康宝都兴致盎然地站起来高呼，要和郭业拼上几杯酒。

只见朱胖子突然上前走了几步，来到郭业的身边，猥琐地凑到郭业耳边儿上轻声说着：“那啥，通知是通知了，不过还是出了点小纰漏，就是那个食为天出了点问题。”

脸色娇羞，扭扭捏捏，那叫一个费劲。

郭业听着食为天三个字，顿时愣了一下神儿，脱口问道：“怎么的？那老东家徐崇年难不成还端起架子，不肯来吗？”

## 第180章英雄大会之徐崇年之谜

见着朱胖子说话欲言又止，说得那叫一个累挺，看来这小子是要单独和他谈食为天徐崇年之事。

当即，郭业对着众人挥挥手示意先出去，又对着庞飞虎吩咐道：“老庞，先带我康宝大哥去城里逛逛，哪里好玩去哪里，城北的怡红院，飘香楼，温柔乡不都挺不错的嘛？带我康大哥开开荤去，哈哈……”

怡红院，飘香楼，温柔乡，康宝光听名字就知道咋回事儿了，不就是燕瘦环肥，莺莺燕燕的调调儿吗？

再看庞飞虎，邵啸，阮老三等人憋着的那脸子坏笑与淫荡样儿，心中猜得早已八九不离十。

擦，哪个男人不爱这调调？

色字头上一把刀？

那是骗小孩子的鬼话！

真有美色当前，是个男人都会心肌梗塞小澎湃，纵有刀山火海堪为险阻，那也是义无反顾，勇往无前！

果不其然，康宝咧嘴一笑，笑得那叫一个春光灿烂桃花荡漾，对着郭业的胸口擂了一拳，嘿嘿笑道：“还是兄弟你懂我！走着走着，兄弟们都走着，今天康某人请客，只要你吃得消，叫上十个八个都成，别给咱省银子！”

言罢，勾搭着庞飞虎的肩膀，与众人嘻嘻哈哈鬼崇般笑着出了房中。

霎时，一阵淫声浪语飘过，连带着被郭业留下来的朱胖子都蠢蠢欲动，看着康宝等人出去的身影，直流哈喇子。

“啪！”

郭业弹了一下朱胖子肉乎乎油光亮的脑门，鄙夷道：“别看了，赶紧说正事儿吧，瞧你那个揍性！”

朱胖子脑门吃疼，回过神儿来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是是是，大事为重，之前兵司大人不是要老朱挨家挨户通知商贾东家们来商议正事儿吗？可老朱去了食为天酒楼，你猜怎么着？”

郭业配合地问了句：“怎么着？”

朱胖子立马回道：“关门歇业了！”

言罢不顾郭业诧异的表情，继续说道：“当时老朱就纳闷，这食为天也是咱陇西县城数一数二的大酒楼，咋好端端地就关门歇业了呢？于是乎，打听了一下老东家徐崇年的宅子，想去看个明白，可一去了徐府，你猜怎么着？”

郭业心里装着事儿，又见朱胖子卖关子，立即呵斥道：“别磨磨唧唧的，赶紧痛快儿的，徐崇年的食为天到底怎么回事？”

朱胖子知道自己磨叽的老毛病又犯了，佯装轻轻扇了一下自己的嘴巴，继续说道：“瞧老朱这臭毛病，小哥莫怪哈！我到了徐家那儿，早已是人去宅子空，就留下几个老胳膊老腿的下人在那儿看着院子。”

擦！

食为天的徐崇年一家失踪了？

郭业顿时头如簸箕大，这他娘的到底是咋个回事呀？咋那么突然？

他可是有好多好多的事情要朝徐崇年问个究竟哩。

他想问徐崇年，为何当初好端端地送他虎头湛金枪，明光铠甲助他守

城？

他想问徐崇年，为何他徐家会有管制极为严格，只有军中精锐骑兵才能配备的伏远弩。

他想问徐崇年，为何无端给他郭府购买那么多的下人，还专挑自己的喜好，将贞娘高价买下，送与自己。

这些明显都是想与自己交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可一直也没见徐崇年上门找自己索求什么啊？

还有一件事令他耿耿于怀，那便是当日俘获捉拿谷德昭的清心小筑到底是不是徐家开设的。

因为自从他接管陇西县城后，他曾派朱胖子调查过清心小筑的背景，为何小小一座县城之中会有江南园林式的妓院中，太诡异了。

谁知几番查探之下，都毫无线索。

唯一的线索便是清心小筑里偶尔有客人点吃食与酒水，都是从食为天送过来。

好巧，清心小筑也在年三十的前两天，突然悄无声息地关门歇业了，里面那些歌姬艺伎，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声灭迹，只留下了一座荒无人烟如废墟般空荡荡的江南园林宅院。

现在将食为天的关门歇业，徐家的人去宅子空与清心小筑联系起来，看来，也是出自徐崇年这位敦厚而又神秘的老者手中。

草他奶奶的，貌似又变成了一桩无头公案。

徐崇年到底再搞什么玩意？

郭业的心脏没来由的砰砰狂跳起来，想起来有些诡异与后怕。

情急之下，郭业一把抓住朱胖子的胳膊，追问道：“你没问徐家那几个老下人，他们家主去哪儿了吗？”

“问了问了！”

朱胖子被郭业的右手狠命一抓，如铁钳一般箍住有些吃疼，连连叫道：“那下人说，他们东主不仅弃了陇西县的产业，就连益州府的几家食府都贱卖掉，携家带口统统去了长安，说是做大买卖去了，一时半会指定不会回来了。”

抛家舍业，贱卖食府，统统去了长安？

郭业再次被这个答案给惊着了。

长安，

大唐的帝都！

莫非徐崇年在陇西或者益州府地界儿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然后怕东窗事发，先提前拖家带口的跑路？

这貌似有点不靠谱！

看他徐崇年办得这些事儿，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

大隐隐于市，小隐隐于朝。

如果徐崇年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他又为何栖身在小小的陇西县城呢？

一时间，

郭业满脑子的疑惑夹带震惊，突然一下子没了头绪。

“哦，对，有个老下人听咱是小哥您的人，还给我一封信，说是他的主人徐崇年留给小哥你的。”

说着，朱胖子从袖子里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书信，信封上盖着火漆，显然没有被人私下拆开过。

我草，郭业更是错愕，徐崇年与他谈不上深交，咋还特意给他留了一封信，貌似还猜到自己会上门找他似的。

郭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徐崇年到底想说什么，立马从朱胖子手中抢过信来，抠掉腥红火漆，将信函取出细细看了起来。

郭业摊开信函背着朱胖子细细看了起来……

一旁的朱胖子索然无味，既看不见郭业的脸上表情，也看不见这信上到底写了些什么玩意。

不过只见郭小哥很快就看完了信函，然后将那封信函小心翼翼地摺叠好，贴身放于怀中，然后转身对着朱胖子，说道：“就这么一封信？”

咋滴？

朱胖子惊讶地反问道：“难道还有啥吗？”

说着又在自己身上抠抠搜搜地捣腾了一遍，对郭业摊手无奈地摇摇头，道：“小哥你得信老朱啊，这玩意我藏着也没用啊。”

郭业点点头，他自然是信得过朱胖子，关键是这封信写得也太那啥了，愣是没看怎么明白。

随即他笑着安慰朱胖子道：“别多心了，我只是没有看懂徐崇年到底想跟我说啥。”

朱胖子问道：“那徐老头在信上说啥了？小哥。”

郭业紧蹙眉头，又细想了信中的内容，还是心中无解，随即叹气道：“暂时没看懂，徐崇年仅在信中写了一首诗。”

诗？

朱胖子也是满脸地疑惑，心中苦笑道，我草，诗词这么高雅的玩意，老朱可是不懂。连小哥这么一个会作诗的人都没看懂，咱就不掺乎了。

当即傻笑了一番，表示这事儿不是他所能参与的。

郭业再三回想信中那首徐崇年留下的诗来，倒是能动此诗之意，但是不知道徐崇年到底想表达什么。

罢了罢了，既然想不通，那就等着将来有机会，上了长安，再当面质问徐崇年这神秘的糟老头子吧。

这时，外头传来阵阵欢快的脚步声，貌似蹦蹦跳跳，不亦乐乎。

紧接着，房门嘎吱一响被推开了来，探进来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脑袋瓜子。

原来是自己那个宝贝妹妹——郭小蛮。

郭小蛮的出现立即将郭业的视线拉了过去，立马让他想到了程二牛与这臭丫头的早恋苗头。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防微杜渐，预防森林大火，必须率先扑灭小火苗。

当即郭业拉下了长脸，喝骂道：“你个死丫头，还敢回来，你当我的话是耳边风呢？你哥哥我今天看来要再当一回王母娘娘，非生生将你这小织女和程二牛那头傻牛郎给分开。”

说着大步大步朝着满脸惊慌害怕的郭小蛮走去，一边走着一边碎骂道：“我让你不学好，我让你早恋，你个臭丫头！”

突然，郭小蛮脑袋一缩，羊角辫轻轻一甩，对着门外喊道：“哥哥要欺负

人了，嫂嫂救我！”

原来臭丫头后面还有人呐，嫂嫂？？？

## 第181章英雄大会之吴秀秀说情

郭小蛮这鬼灵精将自己的嫂嫂吴秀秀往前那么一推，然后吱溜烟儿跑了。

逃之夭夭，蹦蹦哒哒，不时回头冲着吴秀秀喊道：“嫂子，你好好说教我哥一番，太欺负人了！”

郭业还没咋地，房中的朱胖子见机得快，推说要去催催那帮商贾东家是否起身来郭府，然后猫着腰噌噌滚着肥嘟嘟的身子，来离开了这个气氛看似有些暧昧的地方。

此时，就剩下郭业与吴秀秀两人。

不过一个在房中，一个在门外，一道门槛儿将二人阻隔。

吴秀秀面凉如水，一双美目扑闪扑闪地看着郭业，久久不语，不过脸腮处却是有些不自然。

因为每每与郭业独处，她心中都会感觉有些紧张，尽管心中千呼万唤提醒自己，眼前这个男人将是你的一切，将会陪你走到终老。

但是奈何就是心中紧张，完全放不开自己。

一道矮矮的门槛儿，始终没有勇气跨越过去。

郭业见她不肯说话，自己一下子也找不到谈话的由头，干笑两声搓了搓手心，轻声说道：“秀秀，那啥，要不进来谈谈？”

尽管他竭力想用温和的语言与之对话，让对方真真儿感觉得到，他郭业就是个正人君子柳下惠，绝对不会趁着无人对她毛手毛脚，乱动邪念。

但是看在吴秀秀眼里，听在吴秀秀耳中，郭业这厮就是个色胚子，从头顶到脚底，都透着一股子怀心思和歪心眼。

唉，郭业心中哀哀一叹，看来想要消除自己在吴秀秀心中的坏形象当真不易，要想翻开新的篇章难于上青山哟。

做人难，做个好人更难，做个好男人，难上加难。

正如郭业预料的一样，吴秀秀始终没有迈进门槛儿，而是轻轻摇了摇头，又抬起纤纤细手扶了扶正头上的云鬓步摇。

缓缓说道：“今天，我是替小蛮来说情的，你为何就对她与二牛之事，横加阻拦呢。”

果然，郭业心中暗暗寻思，吴秀秀就是小蛮那臭丫头找来的援兵。

切，你真把你哥哥我看低了，以为使个美人计就能让你哥哥我妥协，同意你和二牛来往？

想得美！

但是他心中也在窃窃寻思，如果吴秀秀的这招美人计真能有所牺牲，肯定和他那啥，做一对真正的夫妻，哈哈，一切都好谈嘛，啥啥啥都不是未尝不可嘛。

不过现在既然吴秀秀如此作派，郭业自然也是义正言辞地拒绝道：“不可能，小蛮还小，我这做哥哥的不同意她与二牛这么早来往，也是基于对她的关心和爱护。再说了，婚姻这种事儿，哪里是私相授受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如此。”

然而郭业说完最后几句话都有些暗暗臊得慌，心里又起了另外的波澜，草，啥时候哥们变成封建制度包办婚姻的拥护者了？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啊。

在后世，这狗屁的包办婚姻就是扯淡，如今自己才来大唐不到一年，就便净化成这般模样，典型一个封建大家长嘛？

此风不可助长，哥们有时间还要反省反省。

不过既然说出去的话，那就是泼出去的水，覆水岂能收回？

吴秀秀听着郭业的话倒是没有太多的责怪，相反也是略微颌首表示同意的说法。

但是她也有自己不同的意见，轻声劝道：“我知道你是小蛮的哥哥，关心她是自然的，但是二牛也不是什么歹人，而且在你帐下效力，如此一段良缘，何不成全与他们呢？你没看见，二牛最近见你都有些扭扭捏捏。”

说到这儿，突然语气有些凝重起来，道：“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军国大事，但是身为你的妻子，郭家的长媳，我也是替你考虑。二牛是你的得力手下，如果伤了他的心，你的其他兄弟会如何看待你，如何看待他们的将来与前程！”

砰！

郭业的心房被吴秀秀的话猛然一击，有些摇摇欲坠。

一句身为你的妻子，郭家的长媳，令他浑身暖流淌伴。

一句替你考虑，令他刚才有些失落的心顿时回涨，看着吴秀秀的眼神越发的趋于柔情，貌似还有些蜜意。

被郭业炽热的眼神灼烧着，吴秀秀明显感到了一丝局促，情不自禁地向后退了一步，慌乱甩下一句话：“我言尽于此，听与不听，随你！”

说完之后，匆忙提起裙摆，噌噌噌地踩着小碎步，朝着郭业父母的小院跑去。

再一次，落荒而逃，郭业完胜！

不过郭业却是不喜欢这样的完胜，哪怕再与这娇羞如海棠初醒的吴秀秀多呆一会儿，也是令人心旷神怡之事。

郭业看着吴秀秀的背影，苦笑一声：“靠，小哥真有那么可怕吗？秀秀啊，本来我还想说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现在看来——哼哼。”

稍稍停顿了一下，颇有些赌气成分在内的冲着郭小蛮刚才远遁的方向啐骂道：“现在看来，我必须先晾一晾那臭丫头和傻二牛，哪里有老哥还水深火热之中，小妹就和情郎浓情蜜意上的事儿，这也不科学啊！”

郭业再一次将扑灭早恋迹象，提上了日程。

吴秀秀这次算是好心办了坏事，可怜的程二牛，再次躺着中枪，真是无处申冤。

突然，前院传来阵阵嘈杂的脚步之声，十人，二十人，甚至有三十人。

郭业耳中隐隐听见朱胖子在前院的吆喝声，好像是带着这些人去了客厅。

八成是县城的那些商贾东家们都来赴会了。

嗯，先办正事！

郭业抬起脚步，朝着前院的方向急急走去。

客厅之中，近三十号人齐聚郭府，将偌大一个客厅挤得满满当当，一眼望去都是人。

朱胖子代为主人，一边让郭府丫鬟们上茶汤替郭业招待起这些商贾东

家，一边讲解着郭兵司这次为何将这些人召入郭府。

絮絮叨叨，口若悬河，连连喝了两碗茶汤，朱胖子才将英雄大会之事将了出来。

最后说道：“兵司大人此次召尔等郭府，其实也不是大事，而是因为英雄大会召开在即，届时将会有几万水匪入城。这么多人入了城，肯定要吃喝拉撒住吧？哈哈，所以希望你们要做好相关的配合事宜。”

底下二三十人傻傻愣愣地听完朱胖子的讲话之后，才从呆若木鸡地僵尸状中恢复到平常。

顿时，下面叽叽喳喳议论起来，窃窃私语，评头论足，吵翻了天。

有人问道：“我的天，几万水匪进城，这不会出什么大事吧？”

朱胖子气定神闲，摇摇头极为肯定地说道：“这次有咱们兵司大人坐镇县城，你们怕啥？再说了此次英雄大会便是要招安水匪，兵司大人有了一切部署，你们无需担心。”

又有人问道：“敢问朱大人，此次英雄大会在何时在陇西召开？”

朱胖子比划了一下手势，说道：“正月十五？”

“为期几天呢？”

朱胖子也不含糊，伸出一个巴掌，说道：“仅需五天！”

不少人再次陷入了沉默，五天，几万人在陇西停留，的确是一件盛会，至少能促进陇西地方经济小小腾飞一把，GDP怎么着也能翻上几番吧？

这可是捞钱赚银子的好时候了。

不过这次的捞钱对象却是令人谈虎色变的水匪，尼玛，还是几万人。

真是老鼠给猫做三陪，要钱不要命了。

既然有郭业坐镇陇西，众人倒也没有那么糟心，不过很快，又想到了一个致命性的问题。

果然，有脑子灵活的人立马提了出来，问道：“那啥，这几万水匪在陇西的衣食住行，能给银子吗？”

是呀！

这才是关键，谁见过土匪吃饭下馆子住客栈，还大大方方给你银子？

但是几万人水匪来消费，不给银子，这不是要把陇西县城吃得底儿朝天，吃得刮地三尺吗？

朱胖子被这么一问，也霎时陷入了犹豫，这事儿好像还真没考虑过哈。

因为他也没见过，哪家土匪吃饭下馆子给银子的。

这他妈该怎么回答？

突然，一道浑厚笃定的声音从外头传了进来：“我给钱！”

“你们放心大胆地招待客人，所有银子，统统由本官来买单！”

唰唰唰~~

在场二三十号人纷纷循迹着声音的出处，朝着厅外望去，赫然正是翩翩而来，英姿飒爽的六县团练使——郭业。

## 第182章英雄大会之水匪进城

得到此次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的举办人兼承办人，益州府兵司大人郭业的亲口允诺。

本次活动一切花销皆由郭大人支付。

众人如干渴于炎炎夏日中，却能饮上一杯冰镇酸梅汤一般，甘之如饴，痛快至极。

有了郭业这句话，就跟吃上一颗定心丸一般，妥妥的。

陇西地界十里八村，甚至于益州府境内，谁知道郭小哥那是相当的信守承诺，从不扒瞎，端的是季布一诺，重于千斤。

当即，众人纷纷点头附和称赞，一扫前番那波忧虑，随后相继出了郭府。

真可谓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目送这几十号商贾东家出了客厅，朝着郭府大门走去，一旁的朱胖子踌躇半天，扭扭捏捏地在郭业身后叹道：“小，小哥唉，您这狮子张口是不是开得有些大了，别看几万水匪在城中仅仅折腾五天，但是没有十七八万两银子，啧啧，甭想打的住这缺口啊！”

郭业蓦然点头，回身望道：“咱现在还有多少银子？难不成前些日子的搜刮，连几万两银子都没攒起来？”

军中银子粮草兵械之类的杂事，一直以来都是朱胖子在负责，郭业还真心不知自己现在到底有多少家底。

朱胖子闻言，脸色凝重地说道：“银子勉勉强强够应付，可这英雄大会这么一折腾，咱好不容易攒下的这些家底可就要统统付之东流了。接下来又他娘的要紧巴巴过日子了。”

朱胖子言下之意，辛辛苦苦攒家底儿，如果英雄大会承包一切所有的活，非得一下子回到解放前。

听罢，郭业笑着看了一眼守财奴葛朗台般市侩神情的朱胖子，笑道：“胖子，银子这玩意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小钱不出，大财不进啊！放心，等着将来漕帮建成，呵呵，八百里岷江咱的家，就等于捧着个金饭碗过日子了，届时黄金白银如流水，哗哗躺进咱兜里。”

郭业说罢，没有容朱胖子再三磨叽，催促道：“去吧去吧，听哥们的错不了，如果一下子手头紧缺，可以找我岳父商量商量，哪怕跟他高息借贷也未尝不可。这老头比你精明，知道如何才能赚大银子，你一开口，他指定同意。”

说完，强行推搡着朱胖子出了客厅，不让他矫情下去。

而后走到院中，郭业掰扯手指算了算日子，喃喃道：“看来我也得抓紧时间与关伯伯那厮商议一番，选完场地之后将英雄大会期间主持事宜交给他，也只有他这样的装逼汉子才能上了场面不露怯。至于老子，可还有好玩的事儿要办哩……”

突然郭业抬眼发现一道娇弱的身影在回廊中穿行，赫然正是步履姗姗，摇晃着小腰臀走动的郭府女管家，小少妇贞娘。

立马跑了上去，喊道：“贞娘，你去看看程二牛那呆瓜还在不在府中，就说小哥召他有事儿去办。”

“呀！”

贞娘被郭业这冷不丁吆喝一嗓子给吓唬到了，步履有些慌乱地停住，然后转头看着急急奔来的郭业，脸色一滞小手拍打着胸口，嗔道：“原来是郭小哥哩，吓了奴家一跳。”

擦，都说疯骚娘们俏寡妇，一点错不了。

看着贞娘这般骚尽风骚，媚到骨子里的作态，郭业心里没来由地蠢蠢欲动了一下。

不过很快又被正事儿给纠偏了过来，强行忍下了上前轻薄一下的冲动，吩咐道：“贞娘，去把程二牛给找来，小蛮这臭丫头指定知道他在哪儿。”

贞娘屈膝欠身道了个万福，称了一声好，再次转身摇着小电臀离去。

看着贞娘袅袅离去的背影，郭业心中不无遐想道，办完英雄大会，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将贞娘这小娘们给办了？这长年累月的干耗着，也不是一回事儿啊，咱也是正常男人，不是？

.....

.....

接下来的几天，整个陇西县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就跟上了发条一般，开始忙乎转动起来，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英雄大会的顺利召开，与圆满结束。

第一天，康宝将府兵分置四门，自己亲率两百人，坐镇东门城头。

第二天，团练军开始分班负责巡逻城内各处。

第三天，城中各个客栈酒肆，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铺子门口纷纷贴上大红喜报，上写“欢迎各路好汉光临小店”“欢迎各路好汉投宿本客栈”“欢迎各路好汉来本店品茶。”“欢迎.....”

真可谓五花八门，花样繁多，整个陇西县城气氛顿时被渲染，就跟初一十五赶集赴庙会一般的热闹。

再加上如今乃是正月里，春节余热还在，更是闹上加闹，丝毫找不到原先那种水匪要进城的惶惶之感。

第四天，关鸿鹄将已选好的大会地址修葺完毕，并接到了郭业的命令，此次大会由他关鸿鹄来主持大局，凡事皆按郭小哥交代下来的章程来操办。

而郭业本人，则是交代完关鸿鹄之后便如同消声灭迹了一般，突然一下子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之中。

福顺巷郭府没有，吴府没有，县衙没有，大街小巷也没有，愣是找不到他的人影。

与郭业一同消失的还有，程二牛以及程二牛百人队中那二三十个身手不错的弟兄。

好在这些郭家班心腹铁杆都曾得到郭业的传言，小哥另有别的大事儿要办，万事不变。

不然，别说这英雄大会还没开始，陇西县城就要因为寻找郭业而先开始乱上一番了。

一切，都在进行之中，离正月十五的大会日子，越发逼近。

.....

.....

几天后，已经有不少离得较近的水匪开始渡江而来，纷纷在陇西岸边抵

达，不约而同来赴会。

此时陇西地段的岷江岸上，停靠着一眼望不到边，至少百来艘大小不一的船只，有乌篷船，有小渡船，有竹筏，有木筏……

纷纷朝着陇西岸边靠来，快者已经有人开始登岸而行。

这些熙熙攘攘朝着陇西城方向徒步进发的人群，着装不一，看似寻常百姓，但是肩上扛得，手中拎得，腰里别的，不是宽背大刀，就是分水钢叉，至少也扛着一把柴刀。

听着这些人边走边是污言秽语，哇啦哇啦叫嚣，已然将他们水匪的身份表露无遗。

“擦，这不是胡大当家吗？咋的，还没死呢？”

“哪个裤裆没拴住，将你这个狗操的给露了出来，你没死，老子能死吗？赵四！”

“喂，大家都是江面上谋生的兄弟，能不吵吵别吵吵哈，官府办这英雄大会咱们这些江湖中人可要一条心不是？”

“哟，原谅是王八斤王大当家，到底是咱们这片儿有实力的大当家，就您这话说得，老胡就爱听，没说得，只要王大当家能够当上这总舵主，老胡第一个支持。”

“切，舔屁眼的玩意，我赵四从不服人，都是胳膊大腿都齐活儿的好汉子，凭啥听命于别人？王八斤王大当家，我赵四到时候令教你的高招，弟兄们，咱们走！”

“随时恭候，哈哈……”

闹闹哄哄，拥拥挤挤，此时通往陇西县城的路上就一个字，乱。

满脸黝黑，穿着草鞋背着大刀的王八斤抱拳相送，另外一个水匪头子赵四之后，面色阴沉。

这时，他身边窜出一个络腮胡子的手下来，气愤不过冲着赵四的背影嚷道：“麻痹，大当家不要气，属下这就去弄死他！”

“老孙莫要冲动！”

络腮胡子孙明延刚叫嚣完，身背金丝大环刀，面相俊逸的赵九丑一脸淡定地走了出来，劝阻完孙明延后，对王八斤进言道：“大当家莫急，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和赵四闹起来，不仅让官府看笑话，别的水寨大当家也乐得坐山观虎斗呢。”

王八斤唔的应了一声，对着孙明延这个自己水寨中新近冒出头的汉子点点头，赞赏道：“老孙的忠心本大当家知道，等以后老子坐上了总舵主一位，你和我九丑兄弟就是左右护法哈。走着，咱们先去陇西县城……”

孙明延和赵九丑听闻，彼此对视了一眼，眼神中多少夹杂着别的韵味，而后立马将眼神岔开，跟着王八斤徐徐朝着陇西县城方向跟去。

……

……

陇西县城东门，水匪已经开始相继进城。

能够冠冕堂皇，正大光明，大摇大摆进入县城，还是大白天的情况下，放在平日里，这些水匪可是想都不敢想。

如今一切，竟然乾坤颠倒，水匪也能光天化日进城了。

此时的东门，自然是格外的热闹与喧嚣。

这时东门城头之上站着十位年轻府兵，皆是身披藤甲，手持戈矛，眼神冷峻威风凛凛地望着下方不断涌进的人群，齐齐扯着嗓子吼道：

“奉六县团练使郭兵司之命，相告各路英雄豪杰，凡入城者，皆禁止械斗。如有在城中械斗闹事者，定斩不饶！”

“凡各路水寨大当家，请约束好各自手下弟兄，如若纵人闹事者，一律取消争夺漕帮总舵主资格。”

“欢迎各路好汉进驻陇西城，参加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

## 第183章英雄大会之郭小哥玩潜伏

陆续几天，八百里岷江之上的各路水匪相继进城，竞相参与盛会。

正如郭业所言，世人蹉跎人世间，无论是高高在上的九五之尊，还是行走于市井的贩夫走卒，始终摆脱不了名利两字。

岷江之上，匪众达数万，试问哪一个水寨大当家能够逃脱得了漕帮总舵主这个天大的诱惑呢？

漕帮，官府牵头组建，吸纳岷江数万水匪的一个帮派，横霸整条岷江。

自然而然，这漕帮总舵主一位在这些水匪眼中，更胜黄金万两。

只要掌握了这个朝廷承认允许存在的漕帮，号令数万帮众横霸八百里岷江，难道将来还会缺了银子吗？

富贵近在眼前，是个人都会伸手去抓。

今日乃是正月十四，离英雄大会开幕，组漕帮，选舵主的日子，还有一天。

经过这几天陆续进入城中的水匪数量估算，至少匪众达四万余人。

而且每每有哪个水寨的大当家进城，便会来县衙登基在册一番。

经过这些时日的登记造册，关鸿鹄粗略数了一遍，约莫有五六水匪头子。

看到这个信息，连关鸿鹄自己都震惊了，都说岷江之上匪患严重，没想到光是水匪窝子就达五十六个，难怪，难怪，都说岷江剿匪之难，难于上青天。

同时心中也是暗暗赞叹郭业的好手段，也只有咱兵司大人的才智，方能想出这个英雄大会的点子来，投其所好，知道漕帮总舵主一位对于水匪的杀伤力。

关鸿鹄拿着手中的名册，在县衙户曹房中发愣，如果，如果兵司大人手眼通天，能够从哪儿求来十万大军围剿陇西县，直接将这些水匪一锅端了，那不是一劳永逸，永无后患了吗？

不过想到这儿，他自己也觉得好笑，想得太过天真了。

如果郭兵司真的手眼通天，他还会在陇西县城这豆腐渣的地方一呆就是一年？

郭业什么背景什么来历，他关鸿鹄还能不清楚？

这一下子求来十万大军，别说郭兵司了，就连益州刺史卢承庆想必都没这般能耐。

除非是兵部尚书，卫国公，军神李靖这般的人物……

想太多了！

关鸿鹄摇摇头，随意翻阅了几下诸路水匪当家的名字，苦笑道：“兵司大人拍拍屁股便将这主持大会事宜交给关某，嗨，还真看得起我啊！罢了罢了，既然接下就要给兵司大人办好，不然惹得大人不高兴失了宠，还会被那该死的胖子嗤笑一番。”

当即，关鸿鹄冲着户曹房外喊道：“来人呀，去找上几个办事稳妥之人，去城中各个客栈通知诸路水寨大当家，就说让他们晚饭后来县衙议事，商议明日打擂台选舵主的具体细则。”

外面随从应了一声喏，便匆匆跑了出去操办此事。

约莫过了一會兒，投宿在城中几家客栈的各路水匪大当家皆纷纷收到了关鸣的这份通知。

这事儿关系到自身的利益，关系到自己明日能否当上漕帮舵主，任谁都没有马虎。

一时间，这些水匪大当家纷纷出了客栈找酒肆饭馆，赶紧吃点东西垫补垫补，饭后去衙门议事。

水匪头子去衙门参议大事，想想都觉得好笑。这天，变得也忒邪乎了。

约莫到了一更时分，六百通宵禁鼓声声告罄，街上已无晃荡闲人，即便偶尔有水匪想出来得瑟，也是统统去了城北的烟花柳巷消遣。

城北城北不夜城，脂粉骷髏销金窝，那儿才是水匪们一直以来都渴望进城消遣的地方，如今愿望得以实现，披着夜色杀将到城北那边去的水匪，如过江之鲫，多如牛毛。

今夜，城北的掌柜老鸨子，兴许数着银子笑疯了。

今夜，城北的莺莺燕燕们，兴许躺在银子堆儿上睡懵了。

有了银子数，管你床榻如何嘎吱摇……

同时，收到关鸣消息的水匪大当家们都轻车从简，顶多带上一两个带刀随从，陆续进入了县衙大门。

在衙役的引领下，这些见不得光的水匪托了这次英雄大会的福分，竟然正大光明地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县衙大门，公堂是什么样儿，明镜高悬为何物了。

待得人员陆续抵达，被安排在平日里升堂的公堂之上，齐聚一堂之时，关鸣这摇着鸡毛扇的老学究才千呼万唤地死出来。

一脸装逼得瑟劲儿的关鸣一边晃晃悠悠摇着鸡毛扇，一边走到县令大老爷才能坐的公堂大椅上，对着公堂中的众人抱拳一稽首，臭屁地学着三国风流名士一般，高声宣道：“六县团练使，兵司佐官郭大人座下书办，关鸣关某人，见过诸位各路英雄好汉了。”

众人听着关鸣一报名号，脸色一开始倒是挺肃穆的，但是听着后来关鸣说到“郭大人座下书办”之时，众人的脸色顿时一变。

如晴空万里的艳阳天陡然刮起阴风，霎时变天了一般，纷纷露出了不屑鄙夷的神情。

关鸣从这些的脸上多少看出了一些味道。

但是他暗暗警醒自己，千万不能露怯，不能输了阵势，千万不能怂，万万不能丢人现眼。

当即他深吸一口气，无视这些人的不屑与鄙视，冲着左右负责点算人数的衙役喊问道：“你们都点算过了吗？诸位大当家都来齐了吗？”

左右衙役逐一点头，齐声说道：“大人，都点算过了，今夜这公堂之上，一共来了五十七位大当家。”

五十七位？

关鸣手中摇着的鸡毛扇猛然一顿，心中暗暗惊道，登记入册的不是只有五十六位吗？咋突然变成五十七位了？

继而眼睛下意识地朝着公堂之中扫去，哎呀妈，不看还好，一看之后顿时吓尿了。



你猜他到了谁，竟然看见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次活动的举办人，郭业郭兵司。

霎时，关鸿鹄骇然的眼神与郭业来了一个眼神碰撞与交流。

只见郭业冲着关鸿鹄眨巴了一下眼睛，然后指了指自己身上标准的土匪打扮，身穿粗布麻衣，背后挂着个斗笠，裤腿卷的老高穿着草鞋，手中提着一把锈迹斑斑的鬼头刀。

关鸿鹄这下终于明白郭业为何将主持大会之事交给自己，终于知道郭业为何这段时间无缘无故消失了。

原来兵司大人乔装打扮成水匪头子，也要来参加这次英雄大会啊。

“咳咳……”

关鸿鹄干咳两声掩饰突兀和惊骇，然后对着众人说道：“欢迎诸位莅临县衙，今日召集大家只有一件事，那便是关于漕帮总舵主人选的商榷。承蒙兵司大人看重，由学生来主持……”

“磨磨唧唧个球啊。”

突然一声嚷嚷打断了关鸿鹄的讲话，原来是水匪头子中的一员，当日在岸边渡口与王八斤叫板的赵四。

只听赵四撸起袖子嚷嚷道：“商榷个毛，咱都是江上讨生活的，谁的拳头大就听谁的。谁要当这个漕帮总舵主，先打赢了我赵四再说！”

在场诸人到底是刀口舔血野性难驯的水匪，蛮横惯了，听着赵四的提议，纷纷鼓噪喧闹，大有赞成赵四的意见。

人群中的王八斤瞥了一眼赵四，心中哼道，跳梁小丑，不知死活，老子一定活劈了你。

场面一时喧闹，有点朝着关鸿鹄控制不住的趋势演变。

关鸿鹄叫唤了几声肃静，愣是没人屁他。

无奈，他只得将求救的眼神望向郭业，眼神中带着浓浓愧疚，大有要当场哭上一嗓子的架势。

郭业心中暗暗摇头，心道，这老学究也是个耍耍嘴皮子的料，一遇到事就怂包软蛋了。

看来，还得小哥自己出马啊！

当即，郭业突然高高举起双臂，对着众人振臂疾呼道：“诸位，诸位，肃静肃静，既然是官府牵头组建漕帮，咱们就先听听官府要如何选这总舵主，如何？”

喊声落罢，嘈杂的声音有些下缓，不少人将注意力纷纷集中到这个年纪轻轻的水匪同行身上。

趁热打铁，郭业继续喊道：“晚辈也是在岷江上讨生活的，手里就那么几个虾兵蟹将，哈哈，在场诸位可都是前辈高人。晚辈先说两句话，要我说啊，既然是官府牵头组建漕帮，咱们就先听听官府要如何选举这个总舵主，咱们江湖好汉，就服气一个强者为大，实力为尊，不是？”

说着，郭业挪动着身子挤出人群，来到关鸿鹄身边，指了指关鸿鹄说道：“既然他是官府派出来的人，咱就先听他讲完，省的别人说咱们江湖好汉都是乌合之众，根本不是做大事的人。嗨，也免得被那些官老爷们小瞧了咱们英雄好汉，不是？”

霎时，公堂之上的声音归为平静，众人被郭业这三言两语说得有些静下

了心来。

在水匪头子中颇有些资历的王八斤突然看了眼郭业，第一个响应道：“这青皮后生说得在理，一个晚辈都能如此，咱这些混迹江面几十年的人还会失了颜面？谁要破坏规矩丢人现眼，赶紧滚出陇西城，省的坏了这次英雄大会，砸了咱们岷江几万弟兄的前程。”

言罢，似有似无地望了一眼刚才叫嚣最凶的赵四。

众人顺着他的眼神，纷纷侧头望向赵四。

一时间，赵四被王八斤软枪夹棒明朝暗讽得有些臊得慌，脸色有些不自然地将头昂了起来，哼道：“老子怎能坏了规矩？少他妈给老子泼脏水。”

而后突然遥指发呆发愣地关鸠鸠，叫骂道：“兀那摇扇子的酸丁，赶紧说说，如何选舵主？”

## 第184章英雄大会之擂台赛，生死状

“这选舵主的办法很简单！”

有了郭业在侧，关鸿鹄的底气足了些，说话也慢慢趋于淡定，朝着堂下众人幽幽说道：

“擂台之上较生死！！！”

轰~~

关鸿鹄的声音虽然有些小，但是短短七个字，在场诸人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顿时掀起轩然大波。

擂台之上较生死，谁都能明白这透着血腥味儿的七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凭本事吃饭，谁有能耐在擂台上赢得所有人，他才是当之无愧的漕帮总舵主。

正如郭业之前所言，都是江面之上抄刀混饭吃的，讲得就是一个实力为尊，强者至上。

有没有三两三，岂敢上梁山？

没有擂台斗技拼生死的本事，你当个鸡蛋的总舵主？

在场诸人也都不是良家百姓，虽然这个办法有些残忍和血腥，但无不纷纷点头同意，无不叫好称赞好办法。

适者生存，强者为大，这根本就是水匪的生存法则与处事准则。

当中有人问道：“咋个擂台打法？咱们这可有五十几位当家的，官府不会是想让咱们上台打群架吧？”

关鸿鹄摇头解释道：“这个自然不会，关于此次擂台较技，朝廷和兵司大人都做过全盘考虑，诸位莫要着急，听学生慢慢说来……”

“慢慢说你娘的腿儿，赶紧的，大爷还要去温柔乡找娘们喝花酒呢？”

“磨磨叽叽，絮絮叨叨，你这酸丁啰嗦个甚？”

……

……

关鸿鹄的讲话再次被无情打断，只得忍着心里的不乐意，耐着性子解释道：“好好好，我这就说，这就说。此次英雄大会历时五天，届时将会把诸位当家分成甲乙丙丁四组，甲组安排在明天，即正月十五，每组只取一个头名，以此类推，乙组安排在正月十六，丙组安排在正月十七，丁组安排在正月十八，同样，每组只取一个头名胜出者。到了正月十九，四组头名人选，再进行擂台生死斗，最终只取唯一胜出者，这位胜出者，便是咱们漕帮总舵主的唯一人选。”

“正月二十，益州刺史卢承庆卢大人将会亲赴陇西城，亲自为岷江漕帮题字，嘿嘿，并委任这位唯一胜出者为漕帮总舵主。管着几万人的漕帮总舵主当然有资格与卢刺史坐在一块儿喝酒吃饭哩。”

“至于诸位到底被分在哪一组，全凭运气抓阄决定，来人，将木箱呈上来，让诸位当家的抓阄选组。”

“抓阄的纸条中不仅写着甲乙丙丁四组，还写着上台比赛的次序，至于谁最先上台，还是最后上台，这事儿只得靠各自的运气了哈。半点容不得作假。”

不一会儿，就有一名衙役抱着一个红漆木盒上来公堂，在人群中晃荡了一圈，让诸水匪伸手进入木箱中抓阄拿纸条。

很快，在场之人都抓阄完毕，竞相摊开手中纸条看自己分着哪一组。

“嘿嘿，看来老天是眷顾我赵四的，爷们竟然是甲组最后上台的，嘿嘿，这不是坐享其成吗？”

赵四率先摊开纸条，臭屁的抖落起来，甲组最后一名上台，意味着他可以坐山观虎斗，等到最后再上台。到时候即便前面那个能坚持下来的赢者，估计体力也快支撑不住了。如果赵四的武力值与之相差无几，那么赵四这厮稳胜。

他这臭显摆，立即招来了不少人的妒忌和红眼，特别是那些抽到各组第一位上台的大当家，更是甭提有多来气。

但是来气归来气，正如关鸿鹄所言，全凭运气使然。

再者说了，你等着抽完签抓完阄了再叫唤不公平，这不是砸自己的招牌打自己的脸吗？这不是在告诉众人，老子拳脚武艺不行，就只会钻小空子捞便宜么？

这可不是江湖人的作派。

众人摊开纸条后基本都清楚了自己所属哪一组，该第几个上台打擂，纷纷沉寂下来缄了口，心思渐渐活泛起来，想着到时候该如何去争这头名。

郭业悄悄将纸条放进了怀中，一脸晦气地瞥了一眼身边的关鸿鹄，因为他抓到的纸条上写着——丙组，第一位上台守擂。

日你妈啊，一个组将近十五人，他郭某人如果要拿下头名，就必须守擂到最后，连败十五人方能遂了心愿。

这他妈不是要累死老子吗？

早知道会这样，之前就跟关鸿鹄通个气儿，来一次暗箱操作了。

就在郭业心里犯嘀咕之时，消停许久，却又不甘寂寞的水匪头子赵四又嚷嚷道：“嗨，这办法好，咱老赵喜欢。不过关书生，要是赵某人手脚没个轻重，打死了人咋办？万一老赵擂台之上勇挫群雄，嘿嘿，挣了个头名下来，他们这些瓜娃子耍赖，不同意俺当这个总舵主，咋办？”

嗤……

赵四这狗日的，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也忒儿目中无人了。

老冤家王八斤更是横眉冷对，一点都不忌惮地哼道：“这总舵主是靠拳脚打下来的，不是吹牛耍嘴皮子挣出来的，瓜兮兮！”

这次赵四倒是没有和王八斤较上劲，而是吐了口唾沫在地上，用脚狠踩两下，呸道：“你管我？老子乐意！”

“草！”

王八斤爽拳紧握，恨不得现在就上去一拳锤死赵四这狗娘养的，同行是冤家，诚然也。

“静静，静静！”

关鸿鹄看着底下有人又开始掐起来，赶忙喊道：“赵大当家考虑得极是，不过这不是问题，因为凡参加上擂台比斗抢总舵主的诸位当家，今日都必须先做一件事。”

“那便是——签生死状！”

生死状？

这话一出，在场众人又是一阵纷纷议论如蜂鸣，转眼间，底下又嚷嚷起来。

生死状，江湖中人都不会陌生。

江湖之上历来都是争强斗狠之地，一言不合就结下仇怨。正所谓江湖事江湖了，这也就有了比武较技了恩仇的传统。

凡是有解不开的仇隙非要打擂台斗出个生死者，都会签上一份生死状，也可以理解成免责声明书或者免责合同，内容不外乎就是“生死两不追究”“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云云。

如今听见关鸿鹄这官府中人也提起生死状，好奇归好奇，但也在理解的范畴。

但是江湖绿林有句话广为流传：只要签了生死状，半只脚就算踏进了鬼门关。

即便到时候你想在擂台上认输求饶，那也得对方说可以方才可以，完全不是自己能作主了事的。

此时，纵是这些整日在江上刀头舔血，心狠手辣杀人不带皱一下眉头的水匪，也不由心中泛起了丝丝犹豫。

漕帮总舵主即便再是风光无限，麻痹，也得有命去当，有命去享才是啊。

值得吗？

顿时，整个场面有些冷场，众人纷纷踌躇起来。

关鸿鹄见罢，霎时心急如焚，再次求助般看着郭业，眼神询问，大人唉，这可咋办？学生就这点本事了，下面可不知道咋办了。

而郭业呢？

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万般诸事都按着预定的轨道在进行，这个时候可不要掉链子啊。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丝也不为过。

如果这些水匪头子们这个时候认怂，统统反悔不参与这事儿，那自己的全盘计划就泡汤了。

看来，还得自己出马才行啊！

随即，郭业高高举起右臂，平地一声雷，装作兴奋地模样吼道：“在下郭靖，愿意签这生死状！”

郭业临时编了一个名字，剽窃了金庸大大笔下射雕大侠郭靖的名字，依然决然地当了这个出头鸟。

紧接着，郭业的语气显得有些跳脱，浑然不将在场这些人放在眼中一般，傲气地喊道：“我郭靖虽然只是岷江上的后学末进，资历没有诸位前辈深厚，但是这胆气从不输人。嘿嘿，掌管几万帮众的漕帮总舵主，想想都过瘾。到时候，郭某人位高权重，一声令下，百里岷江，莫敢不从，哼，哈哈……”

摇头狂笑之时不忘挥舞着手中的鬼头刀，舞出几个漂亮的刀花，而后嘟囔一句：“我爹他老人家果真没说错，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啊！”

擦！

这话算是彻底开了地图炮。

甭管郭业这话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还是老把戏，请将不如激将。

反正算是将在场诸位大当家给狠狠扇了一嘴巴子。

不过，效果也终于显现了出来，整个公堂之上算是彻底炸开了锅。

“你麻痹，青皮后生好大的口气，你敢签，老子就不敢签吗？赶紧的，算我赵四一个，签完之后老子还要喝花酒。”

“日你仙人板板啊，混了这么多年的江湖，竟然让一个恶瓜娃子给小瞧了，老子也签。”

“哼，耍鬼头刀的娃娃，莫要逞强，你爹我家中的生死状多的都能糊墙了，来，我赵铁枪也签，算我一个。”

“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嘿嘿，咱王八斤这个老江湖竟然被一个娃娃给打了老脸，娃娃，希望你命挺到正月十九的四人夺擂。”

“我签！”

“都是一个肩膀扛一个脑袋，怕个卵？我也签！”

.....

.....

场面再一次失控，不过对于这种场面，关鸠鸠还是欣喜异常，总算不负郭兵司的重托了。

当即，偷摸冲着郭业眨巴了一下眼，然后暗暗竖起大拇指，低声赞道：“还是大人您高明！”

郭业见状，立马转过头，选择无视，免得被有心人瞧出了什么。

关鸠鸠哑然失笑，志得意满地拔出腰间的鸡毛扇，得瑟地摇了起来，然后冲着公堂之外喊道：

“来人呀，将生死状拿上来，供在场诸位大当家签字画押！！！”

## 第185章英雄大会之打擂台定胜负（1）

正月十五，注定是陇西县城不平凡的一天。

它的不平凡不仅仅是因为今天是元宵佳节，更因为今天乃是为期五天的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正式拉开帷幕的大喜日子。

为了这一天，八百里岷江之上的各路豪杰齐聚陇西县，为了漕帮总舵主之位而龙争虎斗闹擂台。

为了这一天，整个陇西县城格外沸腾与喧嚣，大街小巷之中人头攒动，川流不息，人挤人，车赶车，纷纷朝着城北的英雄大会擂台地点奔去。

为了这一天，郭业年前就开始布局，调动了他自己所能调动的各方力量，以期这场大会能够获得大圆满。

这不是一个人的大会，这也不是几十个水匪头子争抢第一的大会，而是一场激流涌动的暗斗，各方势力的云动，更是郭业实现心中大抱负的一块巨大跳板。

.....

.....

陇西县，城北，一块荒废旷地，占地约莫十来顷。

这块地方因为靠近陇西县的乱葬岗，阴气深重不吉利，故而一直荒废着。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关鸿鹄这傻屌竟然好死不死，选了这么一块空旷无比，能够容纳近万人的空地作为此次英雄大会的场地。

擂台，就搭建在空地的正中央。

这下倒好，平日里阴风阵阵，连人影都不见一枚的地方，今日倒是来了个大逆转，人山人海，生声鼎沸，呐喊喧天。

正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强，死地都变福荫地。

今日正月十五，按照擂台赛的规矩，应当是甲组的十四位水匪头子逐一上头较技。

萧规曹随，今天还是由关鸿鹄这个活动临时话事人主持。

只见这厮今天也不知吃了什么壮阳药鹿胎丸，对着近万人的场面，竟然也不露怯。

大冬天的正月里，这厮还是一如既往风骚的摇着鸡毛扇，扑哧扑哧摇着扇子，上来搭建好的约莫两丈高的台子上，对着台子四周恭恭敬敬作了一揖。

然后红着脸憋着气儿，扯着嗓门尖声嚎道：“诸位，蒙六县团练使郭业郭兵司看重，由本人主持此次的擂台争霸赛。本次擂台赛一共五十七位当家人参加，且签订了生死状，秉着公平，公正，公.....”

“公你麻痹啊，啰啰嗦嗦个鸡巴！”

突然，从台下围观的人群中平地一声雷，将关鸿鹄的出场秀生生打断。

而后，叫唤完还不过瘾，那人又脱下一只布鞋来，嗖的一下朝台上扔了上来。

看这粗鲁不守规矩的作派，无疑是哪个水寨的水匪。

关鸿鹄运气好，堪堪躲过了那只臭鞋子的袭击。

不过今天他知道千万不能怯场，不然当着近万人的面被人轰下台可就颜

面无存了。

不仅是死对头朱胖子瞧不起他，以后陇西县的百姓也都会在背后笑话他。

当即，他怒视着台下，摇着鸡毛扇高喊道：“巡场团练兵何在？将这个捣乱不守规矩的看客给拉走，先关进大牢几天，待英雄大会结束再将他放出，以儆效尤。”

话音落罢，就有三五个肩挎弓箭，身披藤甲，手持横刀的团练兵挤入人群，将那个打闹的水匪给拉出了人群。

霎时，不少同来的水匪纷纷站起来指着关鸿鹄痛骂起来，怎么难听怎么来，骂爹骂娘都有之。

就连关鸿鹄身后那些准备参赛打擂台的水匪头子都坐不住了，打狗也要看主人，麻痹的，敢动我水匪兄弟？

猛然，关鸿鹄像打了鸡血一般冲着后面龇牙咧嘴恶狠狠地威胁道：“谁敢坏了规矩？”

一声喝骂之后，又缓缓说道：“谁敢带头坏了规矩，不仅剥夺上台打擂资格，将来组建漕帮，连带他整个水寨都将排挤在外。不入漕帮，以后还想在岷江江面混饭吃？笑话！”

最后一句话算是大大地戳中了这些当家的软肋，是啊，如果被单单排挤出漕帮，千八百人如何跟偌大一个漕帮几万帮众对抗？

如果真发生这种事情，岷江之上真是挣不到饭吃了。

草，  
忍了！

不一会儿，后面那些当家人纷纷偃旗息鼓下来，更有甚者破口大骂底下各自的匪众，勒令手下消停下来。

有了这次小插曲，关鸿鹄这个临时话事人的威算是立了起来。

而后从袖子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折子，利落打开，念叨：“甲组第一位上台者，田家水寨大当家田虎。”

砰！

一个手持分水钢叉的中年汉子听到自己名字，三两下便窜上了台，朝着台下高举分水钢叉耀武扬威。

霎时，又引来一阵阵的喧喊叫好声，显然叫好之人皆是这位大当家田虎的手下。

关鸿鹄伸手示意安静，然后又点名道：“下一位上台挑战者，七里水匪大当家贺毛子。”

噌噌噌~~

一名手抄棍棒的四旬汉子也立即跑上台来，对着自己台下的手下同样是一番耀武扬威的逞能。

唰唰唰，

不自觉竟然耍起棍棒，舞动得虎虎生风，颇有气势。

这番卖弄，又引来泼天的叫好之声，真格儿给力。

关鸿鹄怕对方伤到自己，连忙退后数步，一边下台一边急咧咧地说了一句：“擂，擂台赛开始，胜者留台，输者下。赶，赶紧干吧！”

关鸿鹄刚退下还没到一秒钟，手持分水钢叉的田虎就哈哈一笑，挑衅着



舞棒的贺毛子道：“卖弄个球啊，你他妈的以为自个儿是唱大戏跳花鼓的戏子啊？”

一句取笑，瞬间引来台下一阵哄笑。

贺毛子阴沉着脸将舞着的棍棒停息，怒骂一声：“草你娘，找死，吃老子一棒！”

言罢，快速跑步上前，举棒朝着田虎的天灵盖下就砸。

日~~

田虎脸色一紧，立马举起分水钢叉下意识格挡反击，当的一声，直接在头顶半空将贺毛子的棍棒给生生阻挡住了。

而后破口大骂：“日你妈，跟老子玩偷袭？我他妈……”

话还没说完，突然趁着贺毛子分神听自己的话，立马抬起右脚狠狠朝着对方的小腹就是死命一踹！

噗~~

右边深深踢到了贺毛子的小腹，发出一记肉乎乎的声响。

噌噌噌，

贺毛子吃疼连退数步，脸色通红通红，看额头跟着出来的虚汗就知道，这一脚，踹得挺狠。

田虎见机得快，趁着贺毛子后退的空档，再次举起分水钢叉对准贺毛子的胸口，高喝道：“老子非捅死你个王八蛋！”

贺毛子小腹吃了一脚，身形稍稍站稳，哪里还敢跟田虎硬碰硬的对着干。

见着分水钢叉再次直挺挺地袭来，立马又是连退数步，先稳住局面，等待最佳时机反扑。

突然！！

贺毛子还没退后三步，身子猛然向后一仰，双臂挥舞手中棍棒落地，哇呀一叫，竟然踩空了……

喀嚓！

就在贺毛子就要从擂台上掉下之机，他的右手突然抓住了擂台边儿上的一角，好悬，人还没掉下去。

台上台下相隔两丈高，如果掉下去，非摔个五脏六腑移位不可。

好险好险，贺毛子死命抓着擂台边角，欲图想重新爬上擂台。

台下那些水匪更是悬着一颗心嚷嚷叫道：“大当家的，加油啊，赶紧爬上去啊！”

就在贺毛子竭力往上爬之时，这边小胜半场大占上风的田虎猛然跑上前来，居高临下看着正在攀爬的贺毛子，一脸的得意狠笑。

贺毛子一边爬一边破口骂道：“日你娘的，你小子别得意，老子上来照样把你打趴下。”

田虎哈哈一笑，一副看傻子的表情看着贺毛子，狠声说道：“你他妈傻啊？你真以为老子会让你上来再跟我干一架？”

贺毛子突然感觉不对劲，脸色巨变问道：“你想作甚？”

喀嚓！

田虎抬起右脚，再次狠狠踩在贺毛子抓着擂台边儿的右手，听声音，貌似手指骨折。

十指连心，断骨之疼，痛彻心扉。

贺毛子哇的一声，条件反射地松开了抓着擂台边儿的右手，直线下坠，堕下擂台。

砰！

脸朝下，背朝上，贺毛子狠狠掉下擂台，只看身体蠕动，却久久无法爬起。

悬了，看来不死也剩半条命。

第一场，田虎守擂成功！

后面那些准备参赛的大当家们纷纷站起身来，瞩目着擂台之上，心中各有所想。

而远远在一处高地上观战的郭业也不禁摇头，喃喃道：“娘的，我以为水匪会有什么狠角色，这他妈跟街头混混打架有什么区别？”

一旁随侍左右，假扮水匪小弟的程二牛也一脸不屑地附和道：“是极是极，不按套路出招儿，乌合之众哩。”

郭业还想说话，突然远远在擂台上又传来关鸠鸠的喊声：“第一局，田家水寨大当家田虎胜，守擂成功！”

“第三位上台挑战者，浪里白条阮小二，阮大当家。”

## 第186章英雄大会之打擂台定生死（2）

浪里白条阮小二上场攻擂，不过时运不济，三招败北，田家水寨大当家田虎守擂成功。

也不知是田虎人品大爆发，还是他的对手昨晚喝花酒睡婊子纵欲过了度，今天统统变成了软脚蟹。

在郭业眼中如街头混混干架的田虎，竟然连着干趴下八位上台攻擂者。无论是郭业，还是场上诸人都惊得张大了嘴巴，差点没把下巴磕在地上，田虎这王八蛋还真他妈是一匹冷门啊！

不过，好景不长。

正所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

这厮最终还是败在了第九位攻擂者，一位擅使翻天桨的老头手中。

不过严格意义上来说，田虎这厮不是败倒，而是纯属体力不支，累倒的！

再精壮的牛犊子也禁不住没日没夜的耕犁，更何乎人？田虎亦是如此。他步上了起初贺毛子的后尘，累趴在擂台上之后，被翻天桨如扫尘土一般，扫下了擂台，摔了一个蛋碎。

这匹冷门黑马的下场，再次亮瞎了在场诸人的眼睛。

接下来几位上台的，就毫无亮点可言了，基本上就是上来一位，下去一位，轮着班儿站台守擂。

熬呀熬，等呀等，抽签抽到最后上场的幸运儿赵四，终于等来了他的春天。

这厮一上场，三下五除二，各种明招儿暗招儿，还有阴招儿，统统一块儿使了出来。

幸运女神再次眷顾了他，攻擂成功！

就在这厮哇哇伸展双臂冲着台下臭显摆自己独赢到最后之时，关鸬鹚晃悠悠上来台上，宣布了最终结果。

“我宣布，今日擂台赛，由江湖诨号‘一根竹竿震岷江’赵四赵大当家获胜，夺得甲组头名。此次擂台比斗，秉着公平，公开，公……”

“公你姥姥的腿儿，磨叽……”

台下乌乌泱泱乱糟糟的观战水匪，再次爆粗口打断了关鸬鹚的讲话。

不过关鸬鹚还是耐着性子宣布道：“今日擂台赛圆满结束，明日正月十六，由乙组十四位大当家，再战擂台。欲要观战者，明日请早哈！”

“喊……”

台下又是响起一片嘘声，近万人纷纷退场，朝着城区熙熙攘攘返回。

又一次地扫了关鸬鹚的面子，留下这厮铁青着脸独自站在擂台之上，久久发呆不语。

不远处的郭业看完今日擂台赛整个过程，颇为失望地摇了摇头，自言自语道：“真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老子还以为江湖是啥样，感情就这个屌样啊？”

说着，拍了拍程二牛的肩膀，提醒道：“走吧！”

程二牛点头应了一声唉，然后嘟囔道：“得嘞，咱明儿再来看，希望明天能够出彩一点哈。”

郭业再次摇头说道：“明日你自个儿来看吧，本官要去见个人，有大事要办。”

程二牛疑惑地看了一眼郭业，刚想问什么，突然看见远方身披重甲，腰佩横刀的康宝奔驰而来，当即止住了询问，对郭业轻声说道：“瞧，康校尉来寻你了。”

郭业顺着程二牛指的方向寻望，可不是康宝吗？

等着康宝噌噌噌跑到跟前，一脸焦急地神情说道：“可算是找到你了，兄弟。”

郭业见着对方的神情，心中嘀咕，莫非出了啥事儿不成？

果然，康宝还未等得郭业询问，就急咧咧地说道：“兄弟，陇西地界儿是你的地盘，你知根知底比我哥哥我熟悉，你可要帮我个大忙。”

郭业连连点头，问道：“赶紧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康宝知道程二牛是郭业的心腹铁杆，也就没了顾忌，大大方方地说道：“我母亲刚派人给我送信来，我家妹子在三天前离家出走了，我估摸着她是来陇西县城凑热闹，来看看这劳什子的英雄大会了。”

我了个去！

郭业瞪大了眼珠子惊问道：“你是说你小妹康芷茹，离家出走，奔着咱陇西来了？”

康宝点点头，又不太敢肯定，只得表情纠结地说动啊：“估摸是！”

郭业想了一下康芷茹那古灵精怪的性格，又有当日被人贩子拐卖的前科，这丫头就是喜欢图新鲜，好奇心害死个猫。

听着康宝的猜测，他猛然回忆到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莫非当日在你康府客厅外偷听咱们讲话的，不是什么山猫野狗，而是你妹子康芷茹？”

康宝见着郭业已然猜到，颇为羞臊地唔了一声，轻声说道：“唉，我那妹子就是不让人省心，你说一个大姑娘家家的，非整的跟个野小子似的，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哈。”

不幸你妹啊！

郭业白了一眼康宝，心中啐道，你妹子可长得比你幸运多了，你小子长得才叫一个家门不幸。

当即推了推身边的程二牛，吩咐道：“二牛，这事儿你来操办，最好是联系一下孙明延，陇西地面上的那些泼皮混混都跟他熟稔。找人这种事儿，他们的路子最广。”

程二牛嗯了一声，又冲康宝道了句告辞，立马飞奔而去。

听着郭业对程二牛的细细嘱托，康宝心中自是感激，不过还是有些不放心的，说道：“兄弟，要不我从东门抽调出一百个府兵来，满城搜寻如何？你也知道，我那妹子随我爹的性子，大大咧咧缺心眼，万一再像上次一样碰到个歹人，被拐卖了咋办？”

我靠！

听着康宝这话，郭业忍不住想乐，幸亏康岳山老爷子不在，不然这小子不死也要脱成皮。

哪里有这么埋汰自己老子的？

但是从康宝这急匆匆不经思索的言语中，郭业看得出来，他这兄妹之情倒是真真儿的，半点也做不得假。

不过，郭业还是拒绝了康宝的这个提议，先是安慰说道：“放心吧，有二牛去操办这个事儿，你妹子丢不了，即便是将陇西县城翻个底儿朝天，也能将你妹子寻回来。”

康宝欲言又止，还想坚持着什么。

但郭业还是没让他说出口，而是飞快脱口说道：“今晚咱俩还有一个地方要去，所以你必须跟我在一块儿。今晚一事关系着几天后的一件大事情，因此，你必须随我赴场。”

康宝被提起了兴趣，追问道：“擦，神神秘秘的，今晚咱俩要去什么地方？”

郭业指了指陇西二十里外的岷江方向，说道：“岷江之上，江心岛，我团练兵驻地。”

江心岛？

康宝诧异地问道：“团练兵不是都在城中了吗？那里现在鬼影都没一个，去干球啊？”

郭业继续装神棍，神秘兮兮地说道：“谁说鬼影没一个？今晚就是要去江心岛，见一个人。”

娘的，康宝最讨厌的就是郭业那副吊胃口装高深莫测的嘴脸，这下彻底将妹子康芷茹离家出走一事置之脑后，问道：“草，赶紧说，别老勾搭我胃口，到底去见谁？”

可惜郭业一如既往将他的好奇心高高吊了起来，摇头轻笑道：“先不跟你说，你随我一去就知道了。”

说着，双手交叉负在身后，臭屁地大步大步，晃晃悠悠下了小山坡而去。

康宝望着这厮的背影，呸了一口唾沫在地，哼道：“你个小王八蛋，就他娘的爱耍这神神叨叨的鬼把戏”

骂归骂，还是紧跟着郭业的背影跑步前行。

## 第187章英雄大会之夜泛江心岛

夜，苍凉如水。

江，卷浪如潮。

郭业领着康宝乘着一艘小舟，如枝头落叶摇曳在江面上，费劲巴拉，终于缓缓抵达了江心岛浅滩边儿。

康宝随着郭业上了岸，本以为岛上空无一人，谁知上岸往深里走了几十步，陡然吓了一跳。

这哪里是无人小岛啊，只见路边灌木被踩踏得明显乱糟糟，到处都是男子脚印，因为地面泥泞潮湿的缘故，这脚印越发的明显。

耐住好奇，继续跟着郭业往里走去，进了原团练军的屯军营地。

好家伙，虽然排排营房早已没了灯火，却传来阵阵鼻鼾之声，显然每间营房里头都有人睡觉。

康宝不禁疑惑，这岛上的团练军已经全部撤出，哪里来的人呢？而且从刚才路上杂乱的脚印与此时各处营房传来的鼻鼾声，人数明显不少。

刚想开口询问，郭业抬手止住了他的发问，指了指平日自己歇息的那间大营房，轻声道：“去了那儿，你就知道了，不过也怪哈，就连明哨暗哨都不见一个，胆子够大的。”

康宝一听郭业这话，已然清楚此时的江心岛上又来了一支驻军，不过却不知是何人。

同为军伍中人，竟然在营地四周都没有布置哨卡，岂止是粗心大意啊？

当即语气极为不屑和鄙视地说道：“切，这领军之人就是个草包，给老子五十斤候探子摸进营地，指定全给丫一锅端了。”

康宝鄙视完后还不过瘾，一边跟着郭业朝大营帐走去，一边更是不解气地嘟囔着：“我倒要看看啥样的人，竟然统兵统成这个屌样，草包一个嘛！”

喇～～

郭业在前头带路，康宝刚念叨完，他就抵达了营帐前，猛然掀开帐前布帘，里头赫然有一人蹲在地上，借着油灯微弱的亮光观摩着郭业之前临时在营地制作的沙盘，关于益州六县地理环境的粗制沙盘。

此沙盘虽然没有之前敬献给刺史卢承庆那个精致，却也博得那蹲地之人阵阵惊赞，嘴中连称好东西，真乃巧夺天工的好东西。

郭业掀开布帘后，指了指里头那人，对着康宝低声道：“喏，这就是我们今晚要见之人，你口中的那个草包。”

康宝推开跟前的郭业，嘴中哼道：“起开起开，我看看这草包到底是谁，还敢摆这么大的谱儿，竟敢让咱们大老远从陇西……那啥，爹，他是我爹？？？”

看清了里头之人，康宝差点没将嘴巴给吓歪了，自己口中的草包，竟然是他家老头子——益州折冲都尉康岳山。

郭业白了一眼他，一脸戏谑地模样哼哼道：“废话，不是你爹是我爹啊？怎么着，还敢说你爹是草包不？”

“噓，你小子想害死我？再敢说草包两字儿，我跟你没完！”

康宝可是知道自家老头子的手段，打小就是在军棍下长大的他对谁敢龇牙，都不敢对他爹龇牙，可谓一物降一物。

“咳咳……”

外头门口的动静也惊动了康岳山，老爷子从地上悠悠起来，拍了拍双手朝门口望来，一脸严肃地神情问道：“你们来了？刚才在门口偷偷摸摸议论什么呢？老夫好像听见草包二字，谁是草包啊？”

郭业一脸坏笑地看着康宝，把这小子看得三魂丢了七魄，一个劲儿地冲郭业挤眉弄眼，示意他别坑爹。

然后嘿嘿笑着跑到康岳山跟前，说道：“爹，您听岔儿了，我们是在议论您老人家精明老练哩。对了，您怎么大老远从益州跑到陇西县这边来了？”

康宝机警的快，立马转移了话题，生怕老头子抓着草包二字细细深究。

康岳山果然被转移了视线，指了指郭业，对着康宝说道：“怎么？郭家小子没跟你说老夫此行的目的吗？”

康宝愣了，莫非这就是郭业当日在自己家中，与父亲两人单独谈话的秘密？

擦，这小子不够仗义啊，到现在还瞒着我。

继而，一脸埋怨地看着郭业。

郭业哑然失笑，说道：“当初是计划还未成熟，所以只能与康都尉一人商量来着，哈哈，康大哥莫怪。现在终于到了揭晓谜底的时候了。”

说着，从门口走进帐中，一把搂住了康宝的肩膀以示安慰，然后解释道：“此次英雄大会只是一个幌子，你真以为凭一个英雄大会选个什么鬼舵主就真能让这几万水匪折服吗？”

康宝还是一脸疑惑，喃喃问道：“啥意思？难不成都是假的，闹着玩的？”

郭业又是摇头又是点头，悠悠说道：“真亦假时，假亦真。”

“啥意思？”

康宝还是听不懂郭业这神神叨叨的鬼话。

“混球，就是真真假假虚实掺半，懂了吧？郭家小子，你好好说话，别绕我家大郎，跟他说明白。”

康岳山突然朝康宝甩了冷脸，然后找了个木墩坐了下来催促郭业道。

郭业唔了一声，对着康宝说道：“此次英雄大会仅仅是一个引子，招安几万水匪建漕帮，打擂台选总舵主也只是手段罢了，目的就是将所有水匪全部集中在陇西县城，彻底解决岷江匪患。”

我靠！

康宝瞪大了眼珠子，讷讷问道：“你的意思是将几万人骗到陇西县城，然后聚而歼之，统统宰干净？我草，一屠就是几万人，你小子是不是太狠了？”

“呸！”

郭业啐道：“你当我杀人有瘾啊？毕竟几万水匪不全是该杀之人，我此次将他们集中在县城之中，最终目的还是将他们收服组建漕帮，让匪患绝迹岷江，但是收服这帮水匪仅仅靠一个漕帮那根本不见起色，怀柔手段之外，还需要血腥镇压，一硬一软，相得益彰，懂了吗？”

康宝听罢，点头道：“差不多懂了，这就是你平日里说的，啥美帝国主义，胡萝卜加大棒呗？”

郭业莞尔一笑，说道：“差不多这意思吧。到了正月十九那天，只要我赢了四人夺擂大赛，届时我就是漕帮名义上的总舵主，然后我会自揭身份。只

要我身份一曝光，届时肯定有人不服，或者说，有人不尊号令，借机搞事。到时候，就是我们杀人立威的时候，只要杀了领头那些人，哼哼，底下那些小喽喽，还能成什么气候？”

“再说了，对于那几万水匪喽喽来说，当水匪和当漕帮帮众有什么区别？只要哪个能赚银子，就干哪个？所以咱们只要解决掉那些所谓的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还有他们的铁杆爪牙之后，还愁收服不了这散沙一盘的几万水匪喽喽吗？”

康宝听完郭业的全盘计划之后，怔怔发呆，原来这才他的全盘打算啊。

一下子要收服几万水匪为己用，这小子的心可真够大的啊。

不过还是有问题。

康宝急急问道：“大哥，几万水匪在城中，加上你六百团练兵，我六百府兵，即便再加上我爹带到江心岛上的六百府兵，也差近两千人，咋能镇住这帮水匪啊？你小子是不是想得太过简单了？”

“哈哈！”

郭业眼神透着自信地狂笑一声，然后反问一句：“水匪上了岸，困在县城，就跟鱼儿离了水，还有何可惧的？再者说了，你真以为咱们就两千来人吗？太过小看我郭业了。”

然后看了眼捋着银白长须，一副极为欣赏眼神望着自己的康岳山，嘴角抿笑道：“当然，你也太小看你的父亲了，康大人可是战场之上摸爬滚打的老儿了，你说是不？康大人。”

这个时候，郭业仍不忘小小拍了一记康岳山的马屁。

康岳山听着郭业这小马屁啪啪拍得，那叫一个舒坦儿，然后鄙视地看了眼自己的儿子，哼道：“天天就知道喊打喊杀，早叫你读点兵法韬略了，混球。”

说到这儿，冲着郭业拍拍胸脯说道：“郭小子，咱老康家在蜀中呆了十几载，些许小事还能难得住我？你之前与我商量之事，已是八九不离十了。”

“哈哈，大善！”

郭业闻言欣喜地竖起拇指冲康岳山一挑，急急问道：“果真是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啊！康大人，那您赶紧说说呗，您到底求来多少援军助我降服这数万水匪了？”

我草，康宝再次心中惊骇，还有援军？郭业这小子竟然能够支使动我爹去求援军？

瓜娃子，真是好大的脸面！



## 第188章英雄大会之攻城大杀器

康岳山对着郭业说道：“当日你离开本官府邸之后，老夫连发九封急件，且已经得到了回音，一共有九家折冲都尉府同仁，愿意共襄盛举，嘿嘿，助老夫此次剿匪行动。加上老夫的益州折冲都尉府兵，约莫有一万余兵力，怎么样，够用了吧？”

够，

足够了。

郭业闻讯，喜不胜收。

当日与康岳山密谈，最大的一件事便是如何求得援军。

真心没想到啊，康岳山的面子竟然如此广，人脉如此宽，竟然能够拉来九个州郡的折冲都尉府兵襄助此次行动。

紧接着，康岳山为了给郭业吃上一颗定心丸，沉声说道：“别小觑了咱这一万余府兵，小子，我跟你讲，论真刀真枪的往死里干，岷江那般水匪根本不是咱这些吃兵粮的对手。为了此次剿匪平乱能够顺利成功，达到一击必中，雷霆万钧的效果，呵呵，老夫还亲自跟成都府的折冲都尉苏大人借来十架大型重器。懂了吧？”

大型重器？

郭业脱口问道：“弓弩箭矢？”

康岳山摇头答道：“这是人手配备的玩意，不算啥。实话告诉你吧，这次其他折冲都尉府都将会携带大型投石机，而老夫则是跟成都折冲都尉府借来十架三弓床弩机，届时十架三弓床弩喀嚓喀嚓往城外一摆，那些水匪还被震破了胆，吓尿了床？”

投石机？这个玩意郭业懂，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就有过这玩意，一块儿一块儿大石头往城里抛来，如天降陨石，看着给力。

三弓床弩机？

郭业细细搜寻了自己脑海中所知道的信息，莫非就是后世俗称的“八牛弩”？

八牛弩，官方称为三弓床弩，箭矢以坚硬的木头为箭杆，以铁片为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发射的时候蔚为壮观，箭支有如标枪，近距离发射可以直接钉入到城墙里面，齐射的时候，成排成行的踏橛箭牢牢地钉入城墙，攻城兵士可以藉此攀缘而上。

之所以称之为八牛弩，是因为若要拉开这床弩进行发射，就必须用上八头老牛的力量，差不多等于三五十个体格健硕的青壮之力。

射程在二百到三百步，大概是三百七到五百六十米左右。

在冷兵器时代，绝对是不可多得的攻城利器和远程大杀器。

与之相比，被古代战争爱好者们称之为“冷兵器时代绞肉机”的绞车弩，简直是弱爆了。

因为八牛弩不仅是在绞车弩的基础上加以改良，更是因为八牛弩的造价昂贵，且制作极为不易。

因此不作为常备兵器适用于军中。

从康岳山的话中，郭业也听出了八牛弩的珍贵，偌大一个剑南道三十几个州郡，也仅仅作为治所的成都府拥有此种大杀器。

没想到啊，康岳山竟然能够从成都府的折冲都尉手中借来八牛弩，要知道成都府作为剑南道的治所，绝对不是益州这种中等州郡不能比拟的，此时成都府的重要性就相当于浙江的省会杭州，而益州顶多算个金华，台州这样的地级市，低了半格。

同理，成都的折冲都尉品衔绝对是高于康岳山这个益州折冲都尉。

偏偏康岳山这个品衔低了一级的折冲都尉，竟然能从成都府那边借来如此稀缺的八牛弩。

郭业重新审视了康岳山一番，看来老康同志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啊。

不是有深厚的背景，便是有不凡的经历。

手腕，也许真能通了天。

“哈哈，听傻了吧？郭家小子！”

康岳山见着郭业怔怔发呆，不无打趣道。

康宝也是轻轻推了推郭业，轻声提醒道：“兄弟，我爹叫你呢。”

“啊？”

郭业猛然醒来，由衷对着康岳山拜服道：“康大人，小子服了，彻底服服帖帖了。”

“哈哈，那是当然，你小子不服，也不会叫老夫来帮衬了不是？不过你小子要记清楚了，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老夫舍了这张老脸求这求那的来帮衬你，除了是回报你当日救小女脱困之恩外，还有就是你小子的亲口允诺。”

“亲口允诺？”一旁的康宝听着还有他不知晓的东西，立马插嘴问道，“啥亲口允诺？爹，郭业答应了你啥玩意？”

康岳山瞪了康宝一眼，啐道：“没你啥事儿，你小子要争气点，莫要白瞎了你爹我帮你的筹划。”

这下康宝更是听得五迷三道，头大如斗，碍于老头子的神情肃穆，也不敢再冒然追问。

而郭业则是一脸郑重地拱手道：“康大人请放心，你的帮衬小子铭记于心。咱大老爷们一口唾沫一个钉，说出去的话，便是十头马也拉不回来。”

康岳山听着郭业信誓旦旦地保证，欣慰地点点头，说道：“这几日我带着手下六百儿郎就先驻扎在江心岛上，至于其他各府府兵，为避免引起城中水匪起疑，老夫与他们约好，正月十九正午时分，同时抵达陇西岸边。”

“届时，只要你城中派遣人来报信儿，一万府兵奔赴陇西东门，稍纵即到，不会误你大事。”

郭业道：“这样更好，一切就有劳康大人谋划了。”

康岳山看了看天色，再聊下去就快天亮了，随即对两人催促道：“回去吧，这几天城中之事就靠你们自己了。”

郭业唔了一声，拉起康宝就要离去。

“对了，先等等！”

人还没走到营帐口，康岳山突然叫住了郭业，指着地上的沙盘，说道：“这玩意老夫看着喜欢，与其在这儿荒废着，不如送与老夫如何？”

郭业转头看了一眼地上的沙盘，心中乐道，还真是有缘分，本来当初做的第一个沙盘就是想送给老康同志的，后来被刺史卢承庆截了胡。

现在兜兜转转，绕了一圈，这沙盘还是跟老康同志有缘分。

随即脸带笑意，痛快地说道：“康大人喜欢，只管拿去。先告辞了！”

说着，再次与康宝一道走出了营帐。

准备趁着夜色，渡江而返。

康岳山目送二人走远之后，又蹲在了地上继续观摩着沙盘。

观赏了好一阵子之后，才松口赞道：“真是个好东西，前番让卢承庆那小子拔了头筹，可算又弄来一个。郭家小子真是看不通透，出身寒门却如此才情，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不服老不行啊！”

言罢，悠悠起身走到桌边吹熄了油灯，而后摸黑来到床榻上和衣而睡，自顾说道：“养儿到一百，长忧九十九，大郎啊，郭业这小子定不是池中之物！希望你跟着郭业这小子，将来也能谋个好前程，好出身。千万不要跟你爹似的，一辈子就窝在蜀中益州这个鬼地方。”

“睡吧睡吧，这么多年没回长安，梦回长安也是一桩美事哩！”

.....

.....

哗，

哗哗，

江面之上，夜色虽重，但是漫天星辰依旧为郭业这艘小舟指着航路。

艄公在摇橹返航，郭业和康宝窝在了乌篷中，两人都闭眼假寐休憩。

似静，

却不静。

虽无人声，但却有浪打浪的哗哗之声，还有艄公手中的船桨摇曳咯吱声。

突然，康宝睁眼问着郭业道：“兄弟，你到底答应了我爹啥玩意？竟然能让老头子如此卖力的为你办事？”

郭业闻声睁眼，不无羡慕道：“康大哥，你有个好父亲！”

“你小子别跟整这些煽情的话，我爹是好爹，我自然知晓，我是问你，你到底允诺了老头子什么东西？”

郭业知道康宝好奇，却还是没有说出他和康岳山之间的承诺。

只是喟然叹了一口气，说道：“现在跟你说了也没屁用，过些日子，你就知道了。”然后又闭着眼睛假寐休憩。

这下倒好！

郭业这欲说欲不说的鸟样，再次把康宝急得抓心挠肝，砰砰砰砸了几下头顶乌篷，以泄心头之愤怒。

## 第189章英雄大会之郭小哥守擂

返城，归家。

又是一夜过去。

正月十六，擂台赛继续，毫无悬念，大当家王八斤胜出。

正月十七擂台赛，丙组爆出一匹黑马，而且是一匹老黑马，年近五旬的水匪老当家——赵铁枪，竟然凭着手中一杆生了锈的破铁枪，连挑十四位水匪头子，夺得丙组头名。

就连郭业这个使虎头湛金枪的行家里手，也无不赞叹，真乃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期盼已久的正月十八终于到来，此次擂台较技的最后一组人也逐一登场。

郭业很倒霉得抽到了丁组第一位上台守擂的资格。

既然也守擂到最后，郭业自然准备拿出自己的真实水平，不能继续藏拙了。

当即，他舍弃了装门面的那把破鬼头刀，换上了虎头湛金枪，雄赳赳气昂昂地上了擂台。

自家主子上台，关鸬鸬的开场白也分外卖力，颇有点为郭业造势的嫌疑。

这厮破天荒没有摇着鸡毛扇上台，而是小步稳健地走到台子中央，朗声喊道：“今日是擂台赛四组争霸赛的最后一日，由丁组十五位当家好汉争抢头名资格。第一位上场的乃是岷江后起之秀，郭靖郭大当家。诸位爷们，甭看郭大当家年纪轻轻，可这手中的本事委实不小。你们瞧瞧这身板，这虎背狼腰，学生敢断定，今日之战，必定是龙争虎斗，而郭大当家必然会笑到最后一人。拭目以待哈……”

“拭目以待你娘个卵蛋，滚蛋！”

关鸬鸬絮絮叨叨的废话引起了台下围观水匪们的不满，这他妈的也太偏袒了，能不引起别人的不满吗？

“郭靖？老子没听过，赶紧打，别磨叽！”

“啥后起之秀，嘴上无毛的瓜娃子，老子赌他第一场就熬不过去，瓜兮兮的哈皮。”

“别废话，赶紧打，赶紧打！”

“打，打，打……”

“杀，杀，杀……”

此时台下因为某些人的撺掇，群小叫嚷白热化，激情已燃至最高潮。

郭业冲关鸬鸬使了个眼神，心中暗骂，二逼玩意，没事儿扯什么犊子，老子需要你这么造势吗？

关鸬鸬先是听着台下叫嚣，再是看着郭业的白眼相加，知道自己又他娘的好心办坏了事儿。

“那啥，下一位上台挑战者，乃是绰号江中大肥羊的杨巨力杨大当家。”

关鸬鸬甩下一句话后急忙退场。

砰，

砰砰！

……

沉重的脚步犹如万斤巨石不断地捶打地面，擂台隐约在颤抖，郭业回望擂台上选手出场的方向，我了个去！

来人真是没有白叫“江中大肥羊”的绰号。

足足两米来高的个子，长着浓密汗毛的右手拎着黑铁实心流星锤，赤裸着身子光着膀子不遮一物，浑身大肥肉随着脚步前进而一颤再颤。

妈妈咪呀，丰乳肥臀？不靠谱！丫至少也有三四百斤的份量吧？

江中大肥羊，真不是浪得虚名，够肥！

郭业面沉如水，心中哼道，既然叫杨巨力，那就希望你真是臂有巨力吧！

哐当！

大肥羊杨巨力猛然将手中的流星锤扔在地上，发出一记震人心魄的巨响。

台上台下，都被杨巨力这个庞然大物给镇住了，纷纷屏息静气，鸦雀无声地观望着台上即将开打的一幕。

与杨巨力想比，年纪轻轻，手持虎头湛金枪的郭业即便再怎么傲然挺立，还是略显渺小。

已经有人在下面默默致哀，可怜的娃子，甭说杨巨力手中那百来斤重的流星锤了，就他那磨盘的大屁股往你身上一坐，都得被压成肉饼吧？

可怜，就这么英年早逝。

郭业提起手中长枪，马步扎成弓形，摆出一个防御的架势，丝毫不输底气地沉声道：“好健壮的汉子，请赐教！”

“嗝儿！”

杨巨力打了一个饱嗝，甩甩手提起地上的流星锤，哼道：“好嫩的娃娃，赶紧滚下台去吧，不然死在你大肥羊爷爷手中，委实可惜了！”

去你妹的！

水匪出场，咋都这么一个口头禅？

郭业不由怒极反笑，腾出左手冲杨巨力招招手，道：“废话少说，个子大就稳赢了不成？背不住是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呢，来吧，也让你郭家小爷爷看看你的本事。”

“好胆，找死！”

噌噌噌，

杨巨力被郭业一激，提起流星锤呼呼狂甩，甩成一个圈圈，然后大步如夸父追日般，三两下就冲到郭业近前。

嗖！

不停转动在半空的流星锤猛然甩出，径直朝着郭业面颊袭去，风声飒飒，看似力道十足。

你有夸父追日，

郭小哥自然有蟾蜍赶月，

只见郭业机警地一个侧身闪躲，跑出了流星锤攻击的方向，待得杨巨力反应过来，他已经小巧地跑到了对方的身后，然后纵身一起对着杨巨力后背一个劈空踢腿。

砰！

劲道十足的右脚直接击中杨巨力的后背，如铁塔般的身子轻轻晃荡一下，不过之后，却再也没有什么反应。

而郭业呢？

则是因为出腿力道太过刚猛，再加上对方如犀牛皮一般厚实的后背委实无法撼动，竟然被反弹了回来。

噌噌噌，  
连退数步。

我草！

郭业瞪大了眼珠子看着慢腾腾转身的杨巨力，这个大个子竟然如此天赋异禀，皮厚如铁啊。

因为刚才想一腿干趴对方，所以腿劲用了十成十，因此反弹回来的力道也是十成十，郭业的右脚趾都有些隐隐作痛。

看着郭业一击不奏效，转身面对着他的杨巨力仰天狂笑，喊道：“娃娃，你真以为你大肥羊爷爷是那些阿猫阿狗，三两脚就能倒地的废物？”

郭业看着对面这个巨灵神一样的玩意，真心纠结，老子一身神力在这个混蛋面前，竟然半点屁用都没有。

就好比霸王项羽，纵使他能扛起千斤大鼎，力大无比，但面对一座耸立云峦的大山，照样无计可施。

人力终有穷时。

真是愁死老子了，可咋办啊！

既然硬来不行，只能用软的了。

郭业灵机一动，看了看自己身后两步之外就是擂台边儿，再往前一步，可就是一脚要踏空了。

有了！

郭业突然将手中的虎头湛金枪往地上一扔，对着杨巨力哼哼道：“呸，你这大个子好不要脸的口气，敢不敢跟小爷爷比上一场摔跤，如果你能将小爷爷摔倒在地，压在身子下面，小爷爷甘愿认输。”

说着，偷摸向后退了两步，小心站稳身形，然后双腿分叉扎起马步，躬着腰身摆出一副摔跤的架势。

摔跤，作为竞技项目，自古就有之，并非蒙古人的专利。在大唐这个热血的年代，更是被市井泼皮和汉子广泛玩耍。

“嘿嘿嘿嘿……摔跤？”

大肥羊杨巨力有样学样儿，将手中流星锤扔在地上，一脸怪异地笑着问道：“你娃娃这是在找死吗？就你这小体格儿，和老子玩摔跤，凭你能小身板还能撼得动我？？？”

两人无论是体重还是身高，都有着云泥之别。

别说杨巨力，就连听见郭业这话的所有人都大跌眼镜，这小娃娃不是找死吗？

傻子都看得出来，杨巨力只要能抓住这娃娃的胳膊或肩膀，肯定能将郭业摔倒在地，压成稀巴烂。

这，找死也不是这么找的吧？

郭业对于台下的这番议论倒是无所谓，撇撇嘴冲着杨巨力挑衅道：“废话少说，你倒是来啊？怎么？不敢了吗？哈哈，你这么大的个子，莫非是个软

脚蟹不成？”

“哇呀呀，小子休狂！你要找死，大肥羊爷爷成全你！”

说着张牙舞爪毫无招式，冲着郭业砰砰砰大步向前冲去，夸父追日，一步竟是三两米。

还没跨出三步，杨巨力离郭业仅仅只有一臂之隔。

眼瞅着杨巨力就要冲着郭业的双肩抓过来，郭业还是不为所动，仿佛被吓傻了一般，依然如巍峨泰山屹立不动。

一臂之隔，

半臂之隔，

杨巨力的大脚板继续急速向前，他不仅要抓住郭业的双肩，还妄图想着用自己冲杀向前的力道直接将对方压倒在地，变成肉泥。

“嘿嘿！”

看着成功越来越近，杨巨力咧嘴笑了，在他眼中，此时一动不动的郭业就跟飞到嘴边的肥肉，只需舌头一舔就能吞进嘴中。

就在这时，

郭业动了！

只见郭业身子再次一侧，瞬间闪躲，避过了杨巨力直线进攻的方向。

麻痹，敢躲？

杨巨力也发现了郭业的异动，想着改变脚步方向朝另外一边的郭业抓去。

可惜晚了！

自己居然已经到了擂台边儿个，纵是想刹车也来不及了，惯性之下加上一个不留神，右脚踩了空，身子向前一倾……

“哇呀呀，小畜生，你敢耍诈！”

“砰！！！”

巨灵神一般的杨巨力踩出了擂台，刚骂完郭业便直接坠落到离擂台两丈高的地面之上。

如此一个庞然大物，从高处下落，摔得动静自然是响天彻地，溅起满地的灰尘。

轰~~

全场再次起了轩然大波，纷纷错愕不已。

唯独台上的郭业悠悠走到擂台边儿上，居高临下俯身下看，摔得狗啃泥似的杨巨力，鄙视道：“胸大无脑这句话，说得是一点都没错啊，你丫就是个傻大个儿！”

“江中大肥羊？好霸气的外号，难道你不知道肥羊只有挨宰的份儿吗？”

郭业唧唧歪歪两句之后，拍拍手冲着关鸠鸠喊道：“赶紧宣布结果吧，老子赶时间，让接下来的十三位大当家都一起上场吧！”

“啊？？？”

“我草，欺人太甚！”

“日你娘的，好大的口气！”

“娃娃，你狗日的说大话不怕闪了腰？”

……

……

正月十八，今天的郭业，最是抢眼，最是夺目！



## 第190章英雄大会之以一当十三

素有凶名的杨巨力败于郭业的算计之中，众人不禁对郭业另眼相看起来，甚至有些许忌惮。

但是人要脸，树要皮。郭业如此赤裸裸的挑衅最终还是激怒了剩余的十三位水匪头子。

既然对方如此狂妄自大，那么他们也顾不得什么以大欺小，还是江湖规矩，十三人一齐上台，势要将郭业这个狂妄的青皮后生打下擂台。如果能合力当场将其整死在台上，不失为一个减少劲敌的好方法。

刹那间，

十三个水匪头子，有老有少，逐一从擂台各个角落跳上台来，从四面八方各个方向将郭业围在了圈内。

以一当十三？

好大的口气，好浑的胆气。

在场无论是观战看客，还是起哄呐喊的水匪，甚至连郭业的部下，那些维持现场治安的团练兵们，无一不信郭业能有此实力。

这十三人可不是普通的虾兵蟹将，而是凶名在外的水匪头子，手上没两把刷子，能够当得了水匪大当家？

郭业今日对众咆哮，视在场英雄为无物，端的是惹了众怒。

更有甚者，已然偷偷心中窃喜，诸如王八斤与赵四二人。

这两个老冤家彼此对视一眼，从对方的眼中各自看出了味道。

他们双双窃以为，即便郭业能够侥幸胜得了在场十三人，但也是强弩之末，说不得遍体鳞伤，即便不是，体力大大消耗之后，明日怎能还有一战之力？

笑话，这小子以为自己是霸王项羽，杀神白起吗？

他们乐观其成，最好是擂台上的十四人统统战死掉才好，那么明日就剩下三人夺擂，各自的胜算都大大增加了。

还未开打，郭业以一当十三的风声已然从城北开始传扬，更多城中百姓闻风之后不约而同朝着便本来观战。

像陇西这样的小县城，八百里岷江水匪齐聚就已经是罕见的盛事了。

更别说是这种盛会上，能够看见如此惊天动地的比斗。

说成百年难得一见，都不过分。

“杀呀！”

“大伙齐心协力，先将这狂妄小子斩于台上。”

“兄弟们，来，一起动手！”

砰砰砰，

嗡嗡嗡，

云从龙，风从虎，擂台之上已然开打，一时间打得难解难分，只见人影晃动，兵戈交击，乍眼看去，乱战成一团。

唯独，郭业始终战斗在正中心……

对此一战，有人欢喜，自然就有人忧。

在关鸣鸣，朱胖子等人不无担忧地多嘴多舌下，郭业假扮水匪，在擂台上比斗，更是以一人之躯，独战十三个水匪头子之事自然而然传入了福顺巷

的郭府。

如今整个府中，除了郭业的老爹和老娘不得而知之外，其他人早已听见了风声。

管家贞娘率先勒令府中下人禁止传扬此事，以免老爷老太太知道后，过于担忧出了什么差池。

交代完之后，她迅速返回自己的房中。

对着墙壁上早午晚供奉的佛龕又是烧香又是跪拜，跪在蒲团之上，婀娜的身子更显得曲线玲珑。

不过此时，她能做的便是对着佛龕菩萨为郭业祈福保佑之外，别无他法。

只听她一边叩首，一边念念有词地喃喃自语道：“菩萨啊菩萨，请保佑郭小哥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吧！如若菩萨显灵，信女甘愿茹素食斋一年。”

“望菩萨保佑，他是一个好人。”

.....

.....

郭府隔壁的吴府之中，吴茂才和吴秀秀父女二人坐于客厅之内，不过不同的是，今天父女两人显然脸色焦急，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

突然，从门外闯进来一少女，头扎羊角辫，赫然正是郭业的小妹郭小蛮。

只见郭小蛮慌慌张张，一脸惶恐地喊道：“嫂子嫂子，我府中的下人们都在传言，我兄长现在在英雄大会上，独斗十三个大水匪，可是当真？”

郭小蛮的惊惶失措叫喊声打破了吴家客厅的寂静，宛如漆黑如墨的星空陡然划过一道璀璨流星一般的醒目。

噌~~

吴秀秀豁然起身，将郭小蛮拉进怀中拍着她的香肩抚慰道：“小蛮莫要担心，我已经派了几波下人去打探你哥哥的消息了。即便你哥哥真与水匪打斗，你哥哥的本事你还不晓得吗？肯定会没事的。”

对于此，吴秀秀也是半真半假，一半担心一半放心。

郭业的本事，她的确见过，当日敢率十八骑偷袭山匪后营，最后安然无恙地归返，可见本事之高。

不过她现在心中也没底，因为郭业对付的是十三个水匪头子，个个都是穷凶极恶，横霸岷江一方的恶匪。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腿，更何况是十三人。

一旁的吴茂才听着女儿半真半假安慰郭小蛮的话，也是颤颤悠悠地站起身来，哆嗦着嘴角尽显忧虑，不过担心的话一到嘴边，却说成了：“是啊，我吴家的姑爷是有本事之人，更何况，这小子是个大富大贵命，吉人自有天相嘛！”

说良心话，吴茂才比任何人都担心郭业出事。

为啥？

就为了如今吴家的大好局面，只要郭业不倒，吴家的将来更是好上加好。

而郭业倒下呢？

他即便再怎么榆木脑袋，也能想到吴家肯定瞬间轰然倒塌，兴许又要回

到以前的土财主状况。

说来说去，无论吴家的现在，还是将来，都系在自己这个女婿的身上。

哒哒哒，

一阵匆忙的脚步声从外头传来，原来是管家福伯。

一把年纪老胳膊老腿此时却跑得如有神助般，秒杀了普通小伙儿。

福伯跑进客厅，脸带窃喜地大声喊道：“老爷，小姐，咱，咱家姑爷神勇无比哈，竟然一枪直接将一个大水匪挑翻扔下擂台。”

呼～

呼呼～～

吴秀秀这边三人竞相喘息，松了一口气。

十三去其一，还剩十二个。

约莫三人刚刚缓了一会劲儿后，陡然，

从外头又啪啪啪小跑进一个小厮模样的仆役，对着吴茂才喊道：“老爷，咱家姑爷神了哈，刚才竟然用手中铁枪就这么狠狠一下子。”

说着比划了一个刺杀的动作，继续掰话道，“这么一下子，嘿，直接穿透了两个大水匪的胸口，是两个哦，两人都被贯胸而过，死翘翘了！”

“真的？”

吴茂才瞪大了眼珠子惊讶问道，丝毫不为郭业刚整死两人的血腥手段而感到恐慌。

那小厮连连点头，然后道了一句：“小的现在再去探查一番，再汇报老爷。”

说完，转身又大步大步狂奔而去，这种热闹，谁都不想错过。

小厮刚跑出客厅就传来一阵“哎哟”之声，原来是和跑进来的另外一个仆役撞了个满怀。

那被撞倒在地上的仆役拍拍屁股立起来身，嘟囔埋怨了一句那个将他撞倒的小厮之后，不敢耽误，跑进了客厅。

然后冲着吴茂才汇报道：“老爷，刚才姑爷被十人逼退至擂台边儿上，险些跌落下来。所幸姑爷艺高人胆大啊，竟然腾起身来，直接将一杆铁枪硬生生插进一个大水匪的天灵盖上，借力返回擂台中央，啧啧，好悬！”

擦！

吴家在场几人的心再次被悬了起来，心中安慰道，幸好幸好，又死一个，还剩九个。

谁知那仆役咕咚一个唾沫之后，又说道：“不过，不过，那啥！”

“不过个卵蛋啊？吞吞吐吐作甚？”

吴茂才破口大骂，就连一向沉稳淡定的吴秀秀都想呵斥这仆役两句。

那仆役被吴茂才吼得吓了个激灵，立马补充道：“不过咱家姑爷也中了一刀，那血啊，喇的一下就喷了出来。”

“啊？”

“嫂子嫂子，我哥哥，呜呜呜……！”

吴秀秀闻言动容，惊骇地呼了一声。

而郭小蛮已经吓得鼻涕眼泪一块儿全出来了。

“小姐莫急，咱姑爷没事，只是肩膀中了一刀，没伤到要害，还越战越勇哩！”

那仆役又补充了一句。

呼~~

吴家这边几人又是松了一口气，刚提起来悬在半空的心又放了下去。

吴茂才刚想破口大骂这个狗日的下人，谁知旁边的吴秀秀已然牵着郭小蛮的手急急奔出了客厅。

迈出门槛儿后，不忘回头对着吴茂才娇喊了一声：“爹爹，女儿自己去那边看看方能安心，这个竟让人揪心的冤家！”

“也好，也好！”

吴茂才目送着吴秀秀离去的背影，面色铁青地喃喃自语着。

## 第191章英雄大会之受伤

酣战整整一个下午，以水匪八死六伤而宣告结束。

郭业，撑到了最后，也笑到了最后，以身中三刀为代价获得惨胜。最狠的一刀，径直在他后背开了一道如百足蜈蚣般粗长的狰狞伤口。

自此，丁组擂台赛，郭业夺得头名，结束。

比起前三天前三组的擂台赛，今日的擂台赛打得最为惨烈，死伤最令人骇然。

因为签订生死状的缘故，不少水匪即便对伤重还在流血的郭业心怀歹意，蠢蠢欲动，但仍不敢冒这天下之大不韪趁乱报仇。

场面虽有些混乱，但还是陆续攘攘退场。

多数前来围观的城中百姓因为郭业乔装打扮的缘故，没有将对方仔细辨认出来，但是仍不失为津津乐道此战。

更是对于这个名不显山不露水，名叫郭靖的年轻水匪低声议论。

“真没想到水匪之中竟然有如此彪悍勇猛的年轻人啊，如果以如此本事报效朝廷，定当又是一个冠军侯哩。”

“冠军侯俺是不晓得，不过这后生仔可真是了不得，刚才好几次频频陷入险境，竟然都能转危为安，了不起啊！”

“可不呗，以一当十三啊，啧啧，你看到他后背那道刀伤没？估计今晚能不能挺得过去都难哩。”

“也许，也只有咱陇西郭业郭小哥，方有与这青皮后生拼上一拼的能耐。”

“是啊是啊，可惜如此厉害一人，竟然是个水匪，委实可惜了！”

.....

.....

大批水匪随着自家老大纷纷退场，而城中观战的百姓一边品头论足一边也随着人潮相继离去，反正今日一战，当真是值回票价了。

在庞飞虎和关鸣鸣等人的安排下，伤口还在汨汨流血，体力快有些支不住的郭业，在同为化妆成水匪的程二牛等人保护下，抄了近路，偷偷摸摸被转移回了福顺巷的郭府。

熙熙攘攘的人潮继续退场，一眼望不到边儿。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偌大一个足可容纳万人的场地，霎时清静了不少。

零零散散几个人，最后也相继缓缓离去。

呼呼~~

一阵寒风吹过，宛如一阵阴风般吹刮着整个近乎空荡的场地，倍添几分凄凉与萧索。

作为最后离去的其中几人，赵四，王八斤，赵铁枪，这三位前三组的头名走到了最后。

三人并排走在一起，在寒风的吹袭下感觉到了凉意和阴森，不约而同地紧了紧身上的衣衫，以期御寒。

三人并排，一路走着，却谁也没说话，默默地朝着城中客栈的方向前行着。

大概走了半里地，右侧的王八斤突然咧嘴一笑，声音有些低沉地说

道：“嘿嘿，真的让他赢了，以一当十三，夺得红头筹，足以让他名动八百里岷江之上了。”

言下之意，这个自称郭靖的少年郎，经过此役，名声大噪，如今在数万水匪中，已然有了一席之地，而且排名靠前。

往深里说，这个少年郎如果真赢得了明日的四人擂台战，那么，凭他此时的声望，绝对有资格坐上漕帮的第一把交椅了。

赵四虽然与王八斤不对付，但是今日也被郭业这一战给震住了，这小子可真是公鸡的战斗力和九尾猫的命啊。

所以，王八斤刚才所言，他并没有抬杠反驳，相反一脸凝重地说道：“论单打独斗，明日谁也不是这少年郎的对手。明日最后一战，哼哼，凶多吉少啊。”

最后一句，赵四也是一语双关。

凶多吉少不仅暗指三人的性命堪忧，更是点名了与漕帮总舵主的无缘。

“呵呵，这倒未必，难不成你忘了明日最后一战的规矩吗？”

王八斤摇头提醒道，此时语速淡然，丝毫没有之前与赵四，针尖对麦芒的态度。

赵四不假思索地重复着明日最后一战的规则，念道：“明日最后一战，地点在东门城楼上，时间是正午时分，至于规则，不就是四人擂台赛，你我四人混战，谁撑到最后，算谁赢吗？”

王八斤毅然点头笑而不语，不过笑容中却透着玩味。

霎时，

赵四从王八斤鬼祟的笑容中看出了端倪，脱口惊呼道：“你是说明日混战之时，咱们三人不要彼此针对，合力对付他一人？”

王八斤依然点头不语，不过却是将目光转向了一直沉默不语的老黑马——赵铁枪的身上。

赵铁枪感受到了王八斤投出来的询问眼神，突然驻足不前，砰的一声将手中那杆破旧铁枪插在地上，惜字如金地问道：“合力赢了那少年郎之后，三人之中，谁为大？”

话中之意，这老黑马更是狠厉，直接开始问起关于总舵主一位如何分赃了。

王八斤和赵四脸上都不由闪过一丝厉色，然而稍纵即逝。

只听王八斤悄声低语道：“赢了之后，我们可以如此……”

正是阴风阵阵荒废地，三匪勾搭作联盟。

而此时他们嘴中一直念念不忘，十分忌惮的郭业却是已经被程二牛背回了福顺巷的家中。

刚进了郭业自己的小院，关鸠鸠，朱胖子，程二牛等人就屏退了小院外前来围观凑热闹看个究竟的下人，并严令他们将消息外泄，否则全部统统炒鱿鱼。

就留下了贞娘和吴秀秀两个女人，一个是郭府的管家，对郭府上下知根知底，到时候有个好赖事儿也能找到人去办。

另外一个则是郭业的妻子，怎能不让他在场照看自己的夫君呢？

不一会儿，庞飞虎就请来了城中某家药铺的郎中，拎着药箱急匆匆进了小院。

大概耗费了个把时辰，老郎中才将郭业身上的血给止了住，又号了一会儿脉开了一张药方，方才对房中众人说道：“嗨，老朽这才知道，原来今日以一当十三，擂台之上勇斗水匪的少年郎竟然是咱们陇西郭业郭小哥呐。唉，伤得不轻呐！”

此时的郭业已经昏昏沉沉，有些神志不清了，再加上脸色惨白惨白，分外吓人。

听着老郎中的言语，吴秀秀和贞娘明显脸带悲戚，特别是吴秀秀，已经吧嗒吧嗒开始啜泣起来，显然，此番她也无法矜持下去了。

“不过~~”

郎中突然又转了话锋，说道：“不过统统都是皮外伤，并未伤及五脏六腑，好在郭小哥体格健硕，虽然失血过多，体力透支严重，但是只需静养个把月，应该就能下地走路了。”

呼~~

随着老郎中的话锋陡转，众人也跟着粗粗松了口气，宽了下心。

特别是吴秀秀更是止住了啜泣，与贞娘一起替郭业盖着被子。

程二牛猛然一把将老郎中的衣领抓起，唾骂道：“你个老倌儿，竟敢耍起你家爷爷！”

“啊.....”

老郎中被程二牛跟抓小鸡似的提起，吓得尖叫一声。

庞飞虎见状，皱眉喝骂道：“二牛，别犯浑，咱小哥没事就成，你赶紧去随郎中去药铺抓药，拿回了药好让贞娘熬了给小哥服下。”

贞娘唔了一声表示应允，却是一脸紧张地望着昏迷中的郭业。

此时的她，根本没有因为吴秀秀的在旁而有一丝忌讳。

发乎情，止乎礼，贞娘觉得自己并没有一丝僭越，完全是出于心中对郭业的紧张。

程二牛啥也没说，拎着哇哇尖叫的老郎中大大咧咧朝着房外走去，到了门外才吆喝道：“赶紧带爷爷抓药去，你个饶舌的老倌儿。”

兴许是被程二牛的嚷嚷唤醒，或者老郎中的尖叫吵闹了昏迷中的郭业。

躺在床上昏迷的他突然坐起，眼眶一睁，瞪大了眼珠子喊道：“朱胖子，赶紧，赶紧让康宝去江心岛，让康大人明日提前进发，今日一战，事，事情有变！！！”

啪！！

竭尽浑身力气说完话之后，又闭眼直挺挺地昏迷了过去。

在场之人都看得出来，刚才这一遭，完全是郭小哥下意识地举动。

不过朱胖子没有怠慢此事，立马夺门而出寻康宝。

关鸬鸬更是摆起一张揪心的脸，叹道：“唉，咱家大人可真是糟心啊，就连晕阙过去，心里都装着事儿，实在是我等效仿的楷模啊！”

“别你娘的废话了，赶紧都出去，让咱们小哥好好休息一阵儿吧！”

一旁的庞飞虎厌恶地鄙视了一声关鸬鸬，然后挥手示意众人纷纷出去，不用停留。

庞飞虎前边走，关鸬鸬，阮老三等人后面跟随。

吴秀秀看了一眼贞娘，眼神之中似有质问之意。

意思很简单，本小姐是郭业的妻子，自然要留在这儿来照顾自己的丈

夫。

这丫头明显是趁郭业昏迷之时，向贞娘宣示主权。

贞娘被吴秀秀这意味深长地眼神一看，心中慌如小鹿乱撞，仿佛被人看透了一些不该被人知道的事儿一般。

当即缓缓垂下了脸，心道，也对，秀秀小姐才是郭小哥的夫人，奴家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即，转身就要离去。

突然，贞娘纤细藕白的右手腕仿佛被箍住了一般，被人攥在手心动弹不得。

惊骇之下，猛然回头，竟然是昏迷中的郭业郭小哥。

“呀……”

贞娘惊呼一声，甩着胳膊欲要挣脱，可死活拽不出手腕来。

这边动静也引起了吴秀秀的注意，吴大小姐见罢，怒不可遏，该死的，昏迷了还敢如此作恶，活该你要身中三刀，失血昏迷。

活该活该，混蛋色胚！

郭业如此明目张胆在自己面前轻薄他人，吴秀秀气得浑身瑟瑟，脸罩寒霜。

眼不见为净，该死的色胚！

当即，拔腿就冲房门外跑去。

就在她右脚迈出门槛儿的一瞬间，昏迷中的郭业突然喃喃自语道：“秀，秀秀，你别走，不要不理我，以后不再与你斗嘴了。”

“啊！”

吴秀秀疾奔而去的身形立马定格在门槛儿那，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一时间心中五味杂陈，时而酸酸涩意，时而甜如蜜饯。

踌躇间，吴秀秀心中嗔道，该死的冤家，你怎就如此让人糟心呢。



## 第192章英雄大会之最后一战

贞娘使足全身气力，羞愤挣脱了郭业的手心夺门而出。

路过停滞在门槛儿处的吴秀秀身边之时，贞娘本想为自己辩解两句，可惜始终没有鼓起那个勇气。

晃眼间，人已远去，出了小院。

见着贞娘主动让位，知趣儿乖巧地离开，吴秀秀纹丝不动地身子稍稍有些转动，望着贞娘离去的小院门口那边，清寒的小脸猛然会心一笑。

此笑，虽无展颜尽笑般倾国倾城，却有别有一番味道，仿佛透着一股笃定的自信，更像是孩童争抢玩具时，得胜孩童脸上那股纯真无邪的满足与雀跃。

仅仅一笑，风韵多多。

吴秀秀颇为惬意地回身来到房中床榻边儿，看着继续晕阙之中的郭业，凑低了身子一查，这厮呼吸均匀，不时夹杂着几声中气十足的鼻鼾之声。

呀，原来这小无赖不是昏迷晕阙，而是呼呼睡着了。

吴秀秀气急之下本来狠狠掐一下他的胳膊，不过当她看到郭业满脸湿漉，汗渍与血渍混杂，跟个邋遢鬼似的，不由心中立马柔软。

特别是郭业鼻鼾呛呛，不时砸吧着嘴，仿佛像在睡梦中饿着肚子的婴孩一般，格外有趣。

都说每人男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娘炮，其实女人也不外乎如是。

不过她们心中住着的是另外一个，那便是母性。

无论是十五六岁的怀春少女，还是七八十岁的老妪，母性是她们与生俱来就拥有的。

母性跟天性纯良或者满腹恶毒没有关系，只要是女人便具有。

它最伟大的光辉就体现在对弱者或幼者的怜爱。

酣睡中的郭业在这一刻萌发出了吴秀秀隐藏在内心的母性，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吴秀秀一脸的温柔，如月光照映下的镜湖那般的恬静，低身凑在离郭业面颊仅仅一臂之隔的地方，喃喃自语道：“你这又是何苦来哉呢？干嘛要给自己如此大的责任与负担？简单点，平凡点，不好吗？”

郭业睡得死死，自然听不见吴秀秀的和煦细语。

回应对方的，除了呼呼鼾声外，不无他物。

吴秀秀眼带怜惜，心中最柔软的地方被郭业的睡相给击得防线尽破，情不自禁地伸出葱白小手，抚摸在郭业的脸颊之上。

轻如和风细雨，徐徐摩挲，像是抚慰，又像是擦拭他脸上的污渍。

陡然，吴秀秀壮着胆子继续垂下脑袋，粉嫩如初开花蕾般的小嘴，战战兢兢如一个进了大人屋里偷拿吃食的还，徐徐地朝着郭业的脸颊凑去。

梦中轻吻？

长长的睫毛如风中垂柳般颤动，心中之紧张不言而喻。

近了，

再近了，

第一次亲密接触就要告破了，即将，

“贞娘，贞娘，药抓回来了！”

“咦，人呢？”

呼~~

吴秀秀浑身一颤打了个激灵，陡然将凑近前去的小脑袋拉回，如同一个被现场抓住的小贼一般，肃然起身站直身子，东张西望地看向门外。

这是程二牛那个憨货的声音哩。

可惜，

郭业现在还在睡梦中；

侥幸，

程二牛坏人好事，却无人知晓。

吴秀秀捋了捋有些褶皱的衣袂，抬起一如既往那张静如止水的面孔，朝着门外走去。

“贞娘不在，将药交给我吧，我亲自去厨房替相公煎熬！”

“嗨，嫂子，您在啊？”

.....

.....

当夜，郭业服完药再睡，第二日天刚朦亮，便早早醒来。

昨天房中到底发生了何事，浑然不知。

待得他在两个丫鬟的服侍下，才勉强强洗漱完毕，直到喝完两碗稀饭，又用过一碗汤药之后，人才稍稍显得有些精神。

这时，关鸠鸠，朱胖子，庞飞虎等人相继来访，就连昨日去江心岛折返回城的康宝，都大清早的来到了郭业的房中。

“嗨，兄弟，听说你昨几个神勇无比啊，可惜哥哥昨天忙于找我那不省心的妹子，无缘一见兄弟你大展雄威哈！”

一听嗓门，郭业就知道这是康宝的声音。

随即笑了笑，准备起身相迎。

不过还没起身，愣是被康宝匆忙跑上前按了下去，提醒道：“别乱动，听说你身中三刀，可要好好将养。”

郭业摇摇头笑道：“咱没那么金贵，休息一晚就差不多了，除了刀伤没有愈合之外，其他没啥大事。”

说着，示意众人自己找位置坐下，然后才说道：“再说了，今天正午，还有东门最后一战呢。”

“啥玩意？你还要和王八斤，赵四那几个混蛋再干上一仗？你刀伤未愈，能行不？”

不仅康宝愕然，就连关鸠鸠，朱胖子等人都有些错愕，这小哥还真以为自己是铁打的不成？

不过，郭业仅仅反问了一句：“我今日如果不去赴战，那昨日身中三道就白挨了？前功尽弃哩。”

这话一出，众人就相继闭了嘴，谁都知道，那三人更巴不得郭小哥不去呢。

突然，郭业像是想起了什么，先是看了一眼朱胖子，然后再看着康宝，说道：“昨日一战，王八斤，赵四，赵铁枪三人肯定坐不住了，我猜今日东门最后一战会有变数。康大人那边传信了没？”

朱胖子点头，然后望向康宝。

康宝拍着胸脯噗噗作响，嚷嚷道：“放心吧，我爹说了，正午时分，咱益州府，还有其他九个州郡的折冲都尉府兵皆会悉数上岸，兵临陇西城下。”

郭业颌首，自言自语道：“唔，那也不枉为将今日最后一战选在了东门。如果没有一万府兵压境城下，造成威势，数万观战水匪肯定无法弹压。呵呵，否则以我今天这身子骨，肯定要在东门毙命，如果就这么挂掉的话，那真是太他妈冤了。”

众人心中也是暗道，敢情你也知道自己今天毫无一战之力啊？

程二牛不解问道：“小哥，你今天明明不能打，干啥玩意还去东门城楼应战啊？”

“废话！”

郭业白了一眼程二牛，哼道：“我今日不去应战，何来东门城楼上自揭身份，收服数万水匪组建漕帮啊？再说了，我辛辛苦苦组织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这么一个能出大风头的机会，怎么着也不能错过吧？”

“哦……”

程二牛似懂非懂，不过还是点了脑袋表示真懂。

关鸬看了眼窗外天上的太阳，然后轻声提醒郭业道：“大人，时辰快到了，咱们该出发去东门了。”

郭业脸色一紧，对着众人吩咐道：“现在开始，收拢你们各自的手下，全部开往东门，夹杂在观战的数万水匪中。届时一乱，只要敢拿兵刃抵抗者，统统杀无赦！”

众人皆拱手抱拳称喏应声，连康宝都在这种肃穆的气氛下，情不自禁地朝着郭业拱手称了一声喏。

随即，诸人纷纷出了郭业的房间，前去准备。

房间仅剩关鸬和朱胖子这两个半桶水的智囊，随侍郭业左右。

看着自己身边这俩文不文武不武的活宝，郭业走到角落提起虎头湛金枪，夺门而出，喊道：“走着，随小哥东门城楼杀贼去！”

关鸬闻言心中一阵激动，吧唧一声从腰间里抽出鸡毛扇，扑哧扑哧扇了几下，看着郭业的身影自顾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

“呃……”

貌似这话虽应景，但是不吉利啊！

旁边的朱胖子立马回过味儿来，赤红着脸瞪大了眼珠子，双手叉腰指着关鸬的鼻子一阵臭骂：“风萧萧你娘的腿儿，我家小哥要是出了点啥差错，老朱咬死你！”

言罢，张牙舞爪一番做了个饿虎扑羊的姿势，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借着由头打压关鸬一回，最后心里舒坦地屁颠屁颠追随着郭业的脚步而去。

前往，东门！

## 第193章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正午，东门内外。

艳阳高照，偶尔有几阵冬季暖风拂过。

纵是再耀眼的阳光，也遮挡不住东门内外几万双拭目以待透着炯炯眼神的双眸。

同样，再和煦的暖风也掳不走几万人心中那份对激情的渴望。

这份激情，源于正月十九，东门城楼大决战。

也是岷江八百里英雄大会的最后一战。

只要此战罢了，一切将会尘埃落定。

水匪散，漕帮立，最后的胜者将会振臂一挥，荣登漕帮总舵主一位，号令漕帮内外岷江上下数万兄弟。

大战，即将拉开序幕……

城楼上下，截然不同。

城楼之下，数万人翘首以待，而城楼之上，却仅仅只有四人，各立城楼空地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西位，王八斤，肩背大环刀，眼神阴鹜张望左右；

北位，赵铁枪，手握破旧铁枪，闭目，敛息不语。

南位，赵四，右手心攥着棍棒，不停敲打玩耍着地面上的碎石。

东位郭业，昨日水匪装扮早已去除，今日焕然一新，一身崭新白袍明光甲，红缨兜鍪，白色大氅迎风摆尾，飒飒作响。

就连手中那杆虎头湛金枪，都擦拭得干干净净，昨日斑斑血迹荡然无存，金色枪头在阳光熠熠下透着光泽。

今日这身装扮英姿勃发，不仅震慑在场三人，就连台下数万双眼珠子都差点亮瞎。

谁能想到，

昨日水匪少年郎，今日却变成了浑身透着英气的白袍小将。

突然，观战的人群中不知谁爆出了一声巨响，嗷嗷叫唤道：“哈哈，快瞅瞅，原来昨日那勇猛少年郎，竟然是咱们陇西郭业郭小哥啊，哈哈！”

“我草，真是啊！”

“可不就是郭小哥？想当初他还在俺的馒头铺买过好几屉的馒头哩。”

“没错没错，就是咱陇西郭小哥，想当初，满县衙的衙役就小哥一人最面善，从不为难咱小老百姓。”

“哈哈……原来昨日一人之力勇挫十三人的，竟然是郭小哥啊？他娘的，我看谁敢再说我陇西无好汉哩？”

……

……

一番掀起轩然大波的叫唤声，顿时将郭业的身份昭然若揭，无所遁形。此时，数万观战的水匪也自然闻了消息，本以为是水匪后起之秀的少年郎，竟然是此次英雄大会的组织者，官府中人。

日他娘的，那么说，昨日一战不就是赤裸裸的打脸吗？

往大了说，可不就是官府VS水匪，岷江水匪完败呗？

娘的，丢人丢大发了。

其中有几个水匪更是嗷嗷冲着城楼上叫嚣道：“王八斤王大当家，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这个狗日的郭业。”

“对，打得他妈都认不出来。”

“替咱们岷江几万兄弟挣回脸面啊！”

“你们谁当总舵主俺们都没意见，只要不是这个官府中人来当就成，三位大当家，你们一定要雄起，雄起啊！”

“日他仙人板板的，你们一定要搞死这个官府的瓜娃子啊。他手上可是沾满了咱们好多大当家的鲜血哩。”

.....

.....

一时间，数万水匪顿时同仇敌忾，将仇恨目标集中到了郭业一人身上。

这一点也不奇怪，水匪和官府历来就是不对付。

郭业听着下面此起彼伏的辱骂声，叫嚣声，心中苦笑，日你娘的，老子竟然拉了这么多的仇恨，草的。

随即回头闪望一番，寻到康宝，庞飞虎等人的身影，冲他们眨巴了两下眼睛。

康宝，庞飞虎等人会意，开始低声耳语，层层传递，开始安排团练军和府兵的弟兄们逐渐混入水匪的人群之中。

城楼上，王八斤三人在知道了郭业的身份之后，唰唰唰齐齐将目光凝聚在他的身上，眼神中透出的狠厉可见一斑。

突然，王八斤阴鸷的眉头猛然舒展开来，干笑着说道：

“嘿嘿，原来是郭业郭大人啊，咱们这些人可真是走了眼，竟然让您得逞到现在，嘿嘿，了不起，小小年纪了不起啊！”

赵四与赵铁枪则同时握紧了手中的棍棒与破枪，脚步蠕动，隐约有对准郭业的意思。

郭业置之一笑，极为潇洒地甩了一下脑袋，说道：“终年打雁被雁啄之事，时常有之，算不得新鲜。少废话，本官的目的很清楚，只要岷江之上再无水匪，蜀中百姓安居乐业，官府无需再为岷江烦心，足矣。”

话音落罢，赵四抢先说道：“放屁，你不让咱们兄弟当水匪，你让老子们喝西北风去啊？不当水匪也成，组建漕帮俺们也同意，但是这总舵主一职，必须是俺们三人轮着来，晓得伐？”

噤里啪啦说了一通，郭业却是嘴角一扬，不屑道：“这就是你们三人昨日偷摸商议密谋的结果？三人轮着当舵主，你他妈的以为是尧舜禹汤禅让制啊？傻逼！”

“你！！！”

赵四手中棍棒一扬，差点被郭业激怒得就要冲上前去打杀，可谁知王八斤和赵铁枪都没动。

郭业昨日虎威历历在目，赵四最终还是忍下了心头气，恨恨地望着郭业。

一言不发地赵铁枪突然吭声道：“你昨日激战，身负重伤，你真以为凭借一具残躯，能够抵得住我们三人的联手合围？”

“呸！”

郭业下巴昂起，手中虎头湛金枪平举胸前，不屑地哼哼道：“早就料到你

们就这点出息，不就是三人合围吗？老子以一当十三照样游刃有余，对付你们三人？足矣！”

说着解下领口白色披风，唰的一声，高高抛起随风飘荡几许缓缓落地。

然后长枪一扬，睥睨着在场三人，傲然喝道：“你要战，我便战！”

“郭某一具残躯，对付你们三个无胆匪类，足矣！”

陡然间，身上散发出一股磅礴的战意，从四面八方袭去。

就连王八斤三人，都被这股战意侵扰后，感到极为震慑。

可他妈又可曾知道，郭业心中也在叫苦，他这是竭力耗尽体内残存的力气来支撑自己，昨日伤痛未愈，今日又怎有再战之力？

他在撑，死撑，撑到康岳山那边的援军到来。

拖延时间，无可厚非。

隐约间，他听到了轰隆的巨轮压地嘎吱嘎吱的声音，下意识地朝东门城外的远处看去。

远处除了寥寥烟雾之外，空无一物。

莫非是自己的错觉不成？

突然，还未合围动手的三人徐徐靠拢，三人排成一线，最后异口同声，仿佛给郭业下最后通牒般齐声喊道：

“姓郭的！！！难道你就不怕东门内外，数万水匪暴动，杀伤抢掠，将偌大一个陇西县城毁于一旦吗？”

闻罢，郭业怒容乍现，手中长枪一扫带出吼吼啸风，高喝道：“你们敢？”

三人中间的赵四仰天狂笑，笑得额头青筋暴突狰狞，叫嚣道：“哈哈，有何不敢？老子本来就是水匪，别看了老子上了岸离了水，不过你别忘了，老子照样还是带着一个匪字。”

“你们敢暴动一下，我郭某人保证，将会让你们统统死无葬身之地！！！”

“哈，老子就暴动给你看，兄弟们……”

咻！！！！

一声厉啸朝东门之外刺耳地传声而来，声音尖锐愈传愈近。

突然，一道黑色痕影带着长长的尾巴，似疾风，似鬼魅，朝着城楼上扑啸而来。

噗哧！

这道长长黑影猛然扑啸城楼，硬生生射进了正在叫嚣暴动的赵四胸口之中。

蹭蹭蹭蹭……

赵四不由自主连退好几步，还未站稳，突然又被一股巨力拖后好几米。

啪嗒！

一道木桩扎进地里的声音！

再看赵四，双目爆瞪一脸狰狞五官扭曲，已然死翘翘。

而他的胸口，

竟然插了一根巨大的长箭，这根长箭从箭头到箭尾，除了几根不知名的鸟羽之外，全身黑铁所铸。

足足有扁担那般大小。

而赵四就是被这根扁担大小的黑铁长箭贯胸而过，硬生生盯在了城楼的一处墙壁之上。

草，真狠啊！

郭业心中惊骇，莫非这是八牛弩的羽箭？

援军来了？

就在王八斤和赵铁枪还未反映过来之机，郭业再次转头回望城外。

黑压压，乌泱泱，如乌云密布一般的人群冲这边徐徐靠拢。

黑云压城城欲摧，鸣镝擂鼓叩潼关。

十州一万余府兵，终于来了！

郭业心中再无忌惮，指着死相及其难看的赵四胸口那根巨大的黑铁长箭哈哈狂笑，他娘的，终于后顾之忧了。

然后对着城楼下那些早已布置混进水匪群中的团练兵和府兵们咆哮道：

“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兄弟们，援军已来，动手！！！！”

## 第194章乱战

一支穿云箭，  
千军万马来相见！  
援兵已到，更待何时？

郭业猛然暴喝，杀意再盛。

城楼之下，内外两边，千余士卒闻令之后，纷纷刀剑出鞘！

骤然，东门内外乱成一片，刀光剑影，杀声震天，早已磨刀霍霍准备妥当的一千两百士卒打得水匪一个措手不及。

乱，  
大乱。

……

不过，城楼之上却是一如既往的寂静。

王八斤和赵铁枪也被那一记破空而来的长箭给震慑住了，不约而同朝着城外望去。

半里之外，烟尘滚滚席卷而来。

前近百架抛石机嘎吱嘎吱向东门推进，十架硕大无比的八牛弩同时在侧，几十壮丁哼哼哈嘿地拼命向前推来。

再观后面，

近万披甲士卒人头攒动，如乌云遮日一般紧随抛石机与八牛弩之后，紧张压抑的气氛逼得王八斤和赵铁枪有些喘不过气来。

两人怔怔许久，就连城下一片乱战都无暇关心。

突然，王八斤冲着郭业声嘶力竭吼道：“你，你早有埋伏，你不守信用！”

赵铁枪也是额头透着涔涔冷汗，手中破枪握得紧紧，直指郭业斥骂道：“假借英雄大会，却暗中布置伏兵，为的就是将我们一网打尽，好狠的龌龊手段！呸，官府中人，果真信不得。”

郭业冷笑以对，哼道：“如果本官不极早谋划与布局，今日恐怕就要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在城中作乱，烧伤抢掠了吧？”

说着指了指被长箭贯胸而过毙命，像一块风干的腊肉般挂在墙壁上的赵四，嗤笑道：“再说了，如果你们不是心存歹念，老老实实接受招安，即使有十万援兵，又有何惧？”

话语落罢，陡然从城外越来越逼近的一万府兵阵营中传来一阵苍凉远古的牛角之声。

“嘟呜——嘟呜嘟呜——”

郭业闻罢，脸色骤然巨变，这是他和康岳山之前约好的进攻号角。

而且，具体进攻步骤先是远程狂轰滥炸一番，将几万水匪的士气轰到低迷，然后再是一万府兵冲杀上来，贴身近战。

不好！

郭业顾不得王八斤和赵铁枪两人怨毒的眼神，冲着城楼下嘶声喊道：

“康宝，康宝，抛石机，八牛弩要开始进攻了，叫弟兄们十人为一组，立盾！”

“二牛，程二牛，速速立盾防御！”



“庞飞虎，立盾！”

“立盾，立盾！”

……

……

这边喊完，下面的团练兵和府兵们立马做出应对，十人为一组紧紧靠拢，将手中盾牌纷纷拼凑在一起，顶在脑袋之上，远远望去，如朵朵巨大的蘑菇一般。

砰，砰砰！

这是抛石机远程投石的声音。

嗖，嗖嗖！

八牛弩紧跟其后，厉啸风声接踵而来。

一时间，近百颗巨大的石头从远处破风而来，划出一道漂亮的弧线飞至东门上空，紧接着，又从高处往下扑啸而来，如天降陨石般，纷纷往下落罢。

唰唰唰，

八牛弩上三弓齐发，十架八牛弩每每发射一次，就是几十根长箭，径直射来城上。

叮叮当当，

不少长箭已然叮入了城楼墙壁和柱子之中，入土三寸，入木三分，端的威力无比。

叮！

一根巨大的长箭硬生生扎在了郭业的脚尖跟前，尾羽颤动，溅起一小撮碎石。

仅仅离郭业的脚背，只有一寸的距离。

擦！

郭业恨恨地转头望着城外，骂骂咧咧道：“你他妈不会瞅准了再射吗？王八犊子，想谋财害命啊？”

说着，身形一闪奔向了城楼上一处有遮挡物的地方，先躲过八牛弩和抛石机的威胁。

见着郭业要跑，王八斤和赵铁枪同时大骂一声：“姓郭的，哪里跑？”

一人抡刀一人舞枪，纷纷追赶着郭业，意图要将郭业这个始作俑者给挂掉。

郭业前边跑，两人后边追，真是苦不堪言。

这厮心中大呼苦矣，又要躲着不长眼的抛石机和八牛弩，又要躲着后头两人的追杀。

麻痹啊，咋就那么狼狈呢？

以他此时的身体，哪里还有一战之力？虚张声势装装逼唬唬人，还差不多。

真枪真刀，跟昨儿个一样再大战三百回合，想都甭想。

这么一阵疾跑，貌似又扯动了伤口，疼得郭业龇牙咧嘴哇哇大叫。

约莫被追赶了一小会儿，抛石机和八牛弩已然停止了远程进攻，只听着一浪高过一浪的冲杀之声从城外响起。

我草，康岳山那老头总算开始发动进攻了。

仅仅不到半里的距离，说话的功夫，一万余府兵已经开始与数万水匪贴身近战起来。

此时的一万余府兵挟势而来，有准备有计划的全身武装，刀枪剑戟一应俱全，杀进东门内外，数万水匪直接慌乱如麻。

上了岸的水匪就如折了翼的天使，你再怎么扑腾也飞不起来。

再说了，这些水匪原本就是来东门观战的，哪里会有准备预防这次突然伏击。

一时间，被打得节节败退与四处散逃。

大势已去！

有点兵败如山倒的味道儿。

一万余府兵们与郭业的团练兵们胜利会师，磨刀霍霍追击乱了阵脚四处逃窜的水匪，不时口中警示：

“缴械不杀，府兵威武！”

“投降不杀，府兵扬威！”

同时团练兵们也纷纷在各自的队正带领下，痛打落水狗，嘴中也是振振有词：

“赶紧投降，草你娘的，不然统统死啦死啦的。”

“别跑，别跑，老子要放箭了啊？”

“站住，赶紧从良，加入漕帮！”

.....

.....

一时间，什么乱七八糟的口号蜂拥而起，听得那些一起杀贼，训练有素的府兵们相继摇头。

多数人心中更是犯起嘀咕，到底咱才是正规军啊，团练军，毫无章法，弱爆了。

郭业自然不知道自己的那些手下竟然给他丢了如此大一个面子。

此时的他，还是被王八斤和赵铁枪两人追得在城楼上躲猫猫。

那叫一个狼狈啊！

王八斤和赵铁枪在追逐郭业的同时，已然看到了东门内外的巨变，兵败如山倒，一点不由人啊。

数万水匪，岷江霸业，如镜中水月，梦幻泡影。

啥也没有了！

失落之余，现在他们的心思唯有就郭业整死，方能解心中怨恨。

即便一会儿要死在楼下那些府兵的刀下，也要拉郭业这狗日的垫背偿命。

“直娘贼，别跑！”

“八斤大当家，咱俩分开追，你围堵那头儿，趁着姓郭的满身是伤，还未痊愈，没有一战之力，今天必须要让他毙命！”

“放心，这小子毁了老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好大一副家业，不活剐了他，难解心头之恨。”

当即，王八斤调头，与赵铁枪两人分开包抄，这会儿，郭业悬了。

郭业一边闪躲，一边暗暗愤恨自己这不争气的伤口，麻痹的，不然怎么会如此狼狈？

突然，康宝抡着一把横刀冲上城来，对郭业嚷嚷道：“兄弟，哥哥前来助你！”

喊罢，将目标锁定在了同是抡着大环刀的王八斤身上，随即哇呀呀叫骂一声，挥舞横刀扑上前去。

见着康宝来援手，郭业呼的一声松了口气。

猛然回头，日他娘的，赵铁枪这老鬼又提着破枪紧追上来……

还能怎么着？

先跑呗！

无意间眼神瞥到了正在城门下手握金丝大环刀的赵九丑，这厮一边和官军叮叮当当挥舞手中长刀交着手，这边看见一个团练兵被水匪围攻，差点遇了险，又出手援助了一把。

立场不坚定，那个纠结啊！

郭业连忙冲着他的方向吼道：“赵九丑，你他娘的到底是哪头的？”

“郭贼，纳命来！”

还没喊完话，后头的赵铁枪又是紧追上来，对着郭业的后背直挺挺扎枪过来，非要将这小子扎个透心凉。

郭业自然警醒，立马又冲前头跑去，躲过一击。

然后不忘对城楼下的赵九丑吼道：“日你娘的赵九丑，赶紧上来帮老子一把啊！赶紧替我解决后面这个老鬼！”

适时，又扯破了嗓门补上一句：

“此时不献投名状，何时再来献？你个驴蛋粪粪，赵九丑！！！！”

## 第195章给你投名状

“呼哧呼哧……”

郭业倚在墙边喘着气儿，那边赵九丑已然飞奔上城，将赵铁枪的前路挡住，双手紧握金丝大环刀，劈杀上阵。

叮叮当当，

一刀一枪，转瞬间，交手不下十个回合，俨然厮杀在一起。

十个回合，

二十个回合，

三十个回合，

……

两人你来我挡杀得正酣，一时间难分高下。

而郭业稍稍歇息回复了一下体力之后，观望着这边白热化的战斗，心中笃定道，不出一百回合，赵铁枪必败。

他心里清楚，别看赵铁枪与赵九丑两人斗得旗鼓相当，好似乎手，谁也奈何不了谁。

其实不然，如今赵铁枪年迈，而赵九丑正当壮年不到三十，只要过了一百招，下面就开始长期拉锯战。

拉锯战这玩意消耗得就是体力，谁年轻力壮谁占便宜。

看着赵铁枪一边与赵九丑厮杀打斗，眼角余光始终锁在自己身上，显然这老狗非要将自己杀之而后快。

日你姥姥的，郭业被赵铁枪这余光扫着心里一阵不痛快，若非老子现在刀伤未愈，一开打就扯破伤口，还能让你这老棺材瓢子追得跟条丧家之犬似的。

战斗在继续，

两人貌似已经在一百个回合之外，郭业所料不错，赵铁枪的体力明显不支，额头渗汗如豆粒儿，因为大冬天的缘故，嘴中不时喘出白雾般的腾腾热气儿。

看来，这赵铁枪这杆破枪篓子坚持不了多久了。

眼尖的他发现，赵九丑这厮斗得继续游刃有余，而老狗却是咬牙竭力支撑，动作迟缓，就连眼角的余光都无暇继续锁定郭业。

十招

十招之后，必败！

郭业懒得再去理会赵九丑的最后一击，而是将注意力转到了康宝与王八斤那边。

好家伙！

没想到康宝这厮的战斗如此坚挺。

两人同使长刀，一把横刀一把大环刀，但是康宝那刀使得才叫一个干脆利落，浑然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连劈带砍，叮叮当当作响，王八斤那厮只有节节后退，持刀防守的份儿。

叮！！！！

一记龙吟般的脆响。

康宝手中横刀一记斜挑，径直将王八斤手中的大环刀挑飞，徐徐抛起，咣当一声落在地上。

这还不止，康宝将挑飞了对方手中的大刀，立马乘胜追击，步步进逼。

这厮横刀轻轻回收用了一个漂亮的刀花，晃了晃王八斤的视线，猛然再次往前伸去，如灵蛇舞动一般直取对方的咽喉。

噌噌噌～～

王八斤到底也是江湖老手，见着危机再次袭来，立即连连后退，被地上一块儿石头绊倒，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不过也幸运地堪堪避过康宝直取咽喉的这一刀。

瘫坐在地上，毫无还手之力，唯有任人宰割的份儿。

万般无奈，王八斤只得闭气眼睛，等待康宝要命的一刀。

康宝也不矫情，双手捧握横刀高高举起，哇呀呀大叫：“老子活劈了你，狗日的！”

一记力劈华山，噌噌噌连进数步，朝着王八斤的脑袋天灵盖上而去。

一刀劈出，毅然决然，仿佛摆在眼前的不是一颗人头，而是一颗大西瓜。

手起刀落，眼瞅着就要刀芒见红，血浆飞溅……

“康宝，住手！”

“刀下留人！”

两道声音从康宝身后惊起，唤住了横刀锋刃仅离王八斤脑袋两寸之地的康宝。

郭业奔上前去，一把将康宝手中的横刀夺了下来，生怕他杀性一起，横刀一砍，人头落地。

而另外一道声音的主人正是赵九丑。

赵九丑也是疾步跑上前去，挡在王八斤跟前，左手一伸将其护住，一副忠心护主的模样。

满脸汗渍与血迹，双眼炯炯透着坚毅。

郭业太熟悉这幅面孔与神情了，当初自己偷袭孟老贵的后营，赵九丑可不就是这幅模样吗？

这时，赵九丑右手提起往地上甩出一颗黑乎乎的东西，对郭业喊道：“投名状在此，郭大人，你之前可是答应过，留我大当家一命！”

黑乎乎的东西吧嗒吧嗒如皮球滚到郭业的脚下，定睛一看，赫然正是赵铁枪的人头。

再回望一眼刚才两人的战场，一句无头尸体已然倒地，唯有那杆破旧铁枪直挺挺地立在地上，风中寂寞。

不用说，赵铁枪已败，连人头都被赵九丑给剁了下来。

郭业嫌恶地一脚将人头踢开，对着赵九丑沉声说道：“郭某人说一不二，你赵九丑言而有信，我郭业怎会反复无常？”

说着将赵九丑一把拽到自己的身边，冲着因为劫后余生而傻傻发呆的王八斤喝道：“王八斤，既然赵九丑保你一命，本官自然不会为难于你，你走吧！回你的水寨收拾一下细软，带着你的家人，无论是远走高飞也行，到穷乡僻壤当个富家翁也罢，本官悉听尊便。本官只有一个要求。”

说着缓缓蹲下身来，目光灼灼地盯着王八斤那张惨白如白纸的连，警告

道：“从今往后，不许你出现在岷江之上，如果再让本官知道你出现在岷江之上，哼，定斩不饶！”

王八斤稍稍缓过神来，先是震惊再是惊讶，最后是劫后余生的庆幸，嘴中回应着郭业的警告，喃喃自语道：“输了，全完了，彻彻底底的毁了。老子还有何脸面和资格在岷江之上混饭？罢了罢了，好死不如赖活。”

说着，双手撑在地上艰难起身，神情落寞又像是行尸走肉一般朝着城下方向慢慢走去，嘴中不停自语着：“输的一塌糊涂，全完了，岷江之上，再有没有王八斤这么一号人了。”

郭业看着王八斤离去的刹那，真有点英雄末路的味道。

可惜了，自己压根儿瞧不上他。

不然收归己用，未尝不是一件美事。

不过得一赵九丑这样的忠勇之士，足足抵得上十个百个王八斤，不是赵铁枪、赵四这些凡俗匪类所能比拟的。

赵九丑突然扭捏地对郭业拱手抱拳道：“郭，郭大人，我想去送一下王大当家，我与他毕竟是那什么，还希望郭大人能够成全！”

扭扭捏捏像个要上花轿入洞房的大姑娘，丝毫没有刚才百招斗悍匪，挥刀落人头的那番英雄豪迈。

郭业见状，赵九丑还是那个赵九丑啊！

此人，绝对可堪大用。

随即，郭业拍着赵九丑的肩膀，笑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你虽为我效力，但是我却对你百般交心。去吧，毕竟曾经一起共过事，你若不提这个请求，我才觉得怪哩。”

赵九丑咧嘴难得一笑，嘴中喊了一声谢过大人，然后飞奔而去，朝着王八斤的身影快速追上。

康宝看着赵九丑离去的背影，由衷赞道：“兄弟，这人够义胆忠心的呀，有了此人在旁，纵使千军万马来袭，你也能睡得安稳觉。”

郭业诧异地看了一眼康宝，因为这话他也说过。

康宝与郭业对视一眼，意犹未尽，搓着手跟郭业商量道：“这个姓赵的汉子让给我如何？”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让给你？莫非你看他长得俊俏，想搞基不成？”

“放屁呢，少埋汰老子！”

这些日子整日跟郭业混在一起，康宝自然也知道搞基之意就是龙阳之好，绝对不是什么好词儿。

骂骂咧咧一句之后，轻声说道：“你看哈，我这两个百人团中也没什么像样的人才，不如你将他让给我，如何？”

郭业还是摇摇头，这事儿没得商量。

康宝不死心，继续说道：“切，他到了我手下，我肯定能给他一个九品陪戎校尉，咋样？够意思吧？”

郭业没好气地别过头，望着城外的荒芜，叹道：“在你手中，他兴许一辈子也就是个陪戎校尉，而在我帐下，将来说不定还能封个万户侯，上将军呢？”

“我呸！”

康宝对着郭业的背影啐道：“兄弟，现在风大，你说话靠谱点，小心闪了你那没着没臊的舌头。你他娘的现在也才不过一个八品兵司佐官，你小子够不要脸哈！”

郭业没有理会他，拍拍屁股离去，无视康宝赤裸裸的鄙视。

还没走几步，就望见关鸠鸠摇着鸡毛扇，一副气定神闲仿佛算尽天下事的德行，大摇大摆地朝郭业走了过来。

后面还跟着几个身披木棉甲的府兵，更是助涨了这个臭酸丁的尿性。

见到郭业，关鸠鸠收起鸡毛扇，小跑上来对着郭业喊道：“我的大人唉，你咋还在这儿呢，折冲都尉康大人正四处派人找您呢！”

言罢，指了指后头跟着他的那几个一脸严肃的府兵军卒。

其中一名府兵上前，抱拳躬身行礼，朗声说道：“郭兵司，我家大人与其他九府的折冲都尉大人正下榻在陇西县衙，大人有令，让您速速去县衙见他。”

好家伙！

郭业听着心中委实震撼了一把，加上康岳山这个益州折冲都尉，小小一座陇西县衙里，竟然住进去了十个从五品以上的折冲都尉。

真应了那句话，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啊！

十个折冲都尉，直娘贼，走着，去看看，到底有何重大之事，要如此迫不及待地见小哥我！

## 第196章见过诸位大人

闻讯之后，郭业甩开康宝、关鸣鸣几人，如脚踩风火轮一般飞奔疾驰县衙而去。

一路之上，尽是苍夷，到处皆是乱战过后的鸡飞狗跳乱糟糟光景。

郭业飞奔至半路，不知从哪儿夺来一匹马儿代步，继续奔驰县衙方向。

颠簸在坐骑之上，郭业看着路边不时还在惊惶乱窜的水匪，看着被这些王八犊子糟蹋得凌乱不堪的街景，心中无奈叹道，难道我郭业八字与陇西县对冲，先是贼匪攻城，再是数万水匪在城中祸害。

尽管府兵援军到来没让他们得逞，但或多或少还是让这座县城再次受惊。

聿……

一阵胡思乱想间，马儿嘶鸣，扬蹄跃起，而后缓缓减速直至停步驻足。

抬头一看前方，俨然到了县衙不足十步外。

噌，

郭业翻身下马，随意将马交给衙门口站班的衙役，然后径直入了县衙之内。

熟门熟路，不一会儿就穿到了县衙后堂，平日里县令大老爷待客的客厅之上。

人还未到，就听见客厅之内传来阵阵交谈说话与哄堂大笑声。

人还真不少！

郭业跨进门槛儿，粗粗扫了一眼，果然，里头坐了整整十个人，各分左右。

而唯一与之相熟的益州府折冲都尉康岳山，就坐在右侧的一把椅子上。

郭业停驻脚步，冲着在场十人拱手抱拳，恭声道：“卑职，益州府兵司佐官，郭业，见过列为折冲都尉大人。”

既然不知道在场这些人谁是谁，那只能用列位大人来替代了。

“哈哈，郭家小子来了哈！”

康岳山第一起身将郭业拉扯到自己身边，然后指了指身边一把空椅子，说道：“坐！”

坐？

郭业一脸地惊骇，老康你开玩笑吧？哥们哪里敢坐啊？

在场在坐之人，再次都是个从五品的折冲都尉，他郭业一个从八品的兵司佐官，怎么可能敢与他们平起平坐啊？

郭小哥虽然身体受伤，但是脑子好使，这点上下级之分的觉悟还是有的。

随即，他保持着谦逊的笑容，再次拱手推诿道：“列位大人跟前，哪里有什么下官坐的份儿啊。下官还是站着吧，站着自在点。”

果然，这份矜持与自谦还是博得了在场其他九位折冲都尉大人的好感，相继纷纷点头。

若非康岳山一力介绍，他们还真不稀罕呆在这小县衙见这个小小的八品兵司佐官，而且还是从八品。

换做平日，你便是备上一份厚礼亲自登门造访，他们还不一定肯见呢。



毕竟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哪里有什么共同的语言。

从五品，从八品，在等级森严的大唐官制中，不知跨越了多少个分水岭。

康岳山见着郭业矫情，冷然不悦，哼道：“若非知道你小子身中三刀，今日还独自赴约与贼邀战，老夫哪里会让你坐下？而且此次岷江匪患能够根除，你小子功不可没，哈哈，让你坐就坐，别婆婆妈妈的，一点也不爽快！”

说着，康岳山将郭业如何筹备举办八百里岷江英雄大会，如何设计布局将水匪引入陇西县城，如何与他康岳山密议邀请九府援兵老助阵，共襄义举，剿除匪患之事，絮絮叨叨地朝着众人说了来。

特别是讲到郭业昨日擂台之上，如何以一当十三，独斗诸水匪，以身中三刀的代价手刃八名匪首，打伤打残声誉匪首这个事情，更是口沫飞溅，绘声绘色得描述的栩栩如生，仿佛他昨日就在当场观战一般。

说到最后，为了增强说服力，康岳山更是让郭业卸下明光甲，露出后背给众人看。

郭业在康岳山这老头连唬带吓之下，只得悻悻卸下明光甲，露出光溜上身，光着膀子杵在客厅，尴尬异常。

昨日刀伤，今日依然可见其狰狞惨状。

肩膀一刀四寸长，左肋一刀五寸长，而后背那道最为醒目渗人。

如一条百足蜈蚣爬过一样，从后腰间一直延伸到后肩膀，这样的刀伤之下，不死都算郭业这小子命大。

此时的客厅鸦雀无声，唯有众人看过伤口之后，不滞抽着冷风。

这些折冲都尉大多数都是从军中出身，或多或少都在太宗皇帝李世民身为秦王之时的军中校尉，后来秦王玄武门事变独登大宝，他们这些出身秦王府麾下的校尉自然水涨船高，纷纷变成了一方守将。

跟着李世民这样的大老虎，算是他们押对了宝，从校尉之身脱离边军，提拔擢升到各地当起了一州军府的折冲都尉。

既然出身军中年，那么肯定就保留了在军中的一些秉性，比如喜爱勇猛之士。

很显然，此时的郭业已经被列入了勇猛之士的行列之中。

特别是这小子还有出彩的地方，竟然能有如此缜密心思和脑袋来布局如此庞大的一盘棋。

说他有勇有谋，一点都不为过。

一时间，众人都动了爱才之心，康岳山今天的本意就是想卖郭业一个人情，将这些地方大佬逐一介绍给他，让他将来也多一些人脉。

毕竟郭业与他还有着暗中的承诺，郭业好，他家大郎就好。

就在他一一介绍在场的折冲都尉给郭业认识之时，这位大佬们也坐不住了。

这样有勇有谋的少年郎招为己用，说不上如虎添翼，至少也可以引为助力嘛。

当即，康岳山每每介绍一个人给郭业认识，对方就会冲郭业发出邀请与招纳。

“这位是滕州的折冲都尉大人，张定疆张大人！”

郭业依旧谦恭有度，彬彬有礼地称呼道：“小子见过张大人！”

“哈哈，郭兵司年纪轻轻却是有勇有谋，要不来我滕州折冲都尉府任职如何？我让你统领两个百人团。”

郭业还未答话，有人不干了，大声喊道：“两个百人团又能咋样？郭业，你来我郴州折冲都尉府，老子给你三个百人团，老子啥事也不掺乎，只要你甩开膀子干。”

“切，小家子气，郭小将，你来我陵州，陵州军府与成都折冲都尉府是一个规制的。只要你肯来我陵州都尉府任职，本官给你一个从七品的翊麾校尉，让你统管三个百人团，如何？只要你也给本官立上几个小功劳，本官保证，明年的今日，便是你擢升正七品致果校尉之时，咋样？”

又是一记浑厚有力的声音响起，为了招纳郭业可是足足下了功夫。

这位陵州的折冲都尉一发话，不仅郭业骇然傻眼，就连其他几位折冲都尉大人都果断闭嘴。

因为在场的这些人之中，就属陵州是上等州郡，所以陵州折冲都尉府的规格与成都军府一般无二，比其他折冲都尉府略高半级。

麻痹，人比人，气死人。

这是地域规格的客观因素，谁有无法左右，一比之下底气果真不足。

诸位折冲都尉大人一边虎视眈眈看着郭业，一边又对这位来自陵州的折冲都尉大人恨得牙痒痒。

狗日的，不带这么不守规矩来拉人的。

康岳山看着诸人龇牙咧嘴，用手轻轻拱了一下郭业，眨巴眼睛示意着，好像再说，怎么样？老夫对你不薄吧？你小子的人脉至少拓宽了不少吧？

可郭业心中却想着另外一件事儿，那边这位陵州折冲都尉的话。

一过去就是从七品的翊麾校尉，掌管三个百人团，一下子从八品兵司佐官蹦达到了从七品，好大的一个跨度啊。

正常来将，从八品到正八品是一个跨度，而正八品到从七品又是一跨度，后者的跨度之难可不是随便些许小功劳就能上去的。

这下到好，一下子就窜到从七品，而且明年这个时候，差不多就能擢升到正七品的致果校尉，日你娘的，太勾引人了。

正七品的军中品衔虽然没有正七品的文官那么显赫，但怎么着这品衔是实打实的，放在后世军中也是一个营级或副团级干部了不是？

此时的郭业就像一个汉子，像中年汉子，盼子心切而家中那老娘们却是久久无法怀孕，眼瞅着就要断子绝孙无人送终了。

突然一个风骚入骨的大屁股女人来到这个汉子跟前，晃着肥臀扭着细腰媚笑着：“汉子汉子娶我吧，我指定给你生娃娃，保证今年生俩，明年抱三儿。”

你说这汉子能不愿意吗？

郭业此时就跟这中年汉子一般心思，心中那个蠢蠢欲动就甭提有多浪了。

不过他也有自己的顾忌与不舍。

顾忌的是陵州在那儿都不知道，谁知道去了那边，人生地不熟会被欺负成什么样儿。

不舍的是这边有自己的父母，有自己的妻子和朋友，还有一群同生共死过的弟兄。

一想到这些，他心中那股蠢蠢欲动的火苗瞬间就被熄灭。

难道拒绝不成？

我靠，如果拒绝的话，是不是连带着在场的诸位地方大佬都给得罪了？会不会觉得自己不识抬举，或者恃才傲物哩？

麻痹，真心纠结。

随即，他转头看向康岳山，想让老康同志帮自己解解围，好歹今天这个局也是老头组起来的嘛。

可当他看向康岳山的时候，老头子竟然跟那位叫张定疆的折冲都尉聊得火热，貌似在缅怀当年的从军生涯。

日，还真会挑选时候。

而这边那位陵州的折冲都尉灼热眼神望着自己，等待着自己的答复。

郭小哥真心彷徨了！

“咣，咣咣！”

这时，县衙之外突然传来一阵铜钹敲响的声音，有点当初结巴县令顾惟庸出巡的场面，也是锣鼓铜钹开道。

“哈哈……”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离客厅几十步之外就传来一阵中气十足，心情格外兴奋笑声，笑声越来越近，直到郭业看见来人的面庞，才听见对方朗声道：“怎么着？这么多军府的折冲都尉大人围拢着我益州府的一个小小兵司，难不成你们想挖我卢承庆的墙角不成？哈哈……”

救星来了！

郭业如久旱逢甘露一般，心中渴望地无声呐喊道，卢刺史啊卢刺史，你真是及时雨宋公明，我郭业的大救星啊！

## 第197章卢承庆的安排

郭业的及时雨，益州刺史卢承庆一进入客厅，那个气场瞬间蔓延，一句简单的玩笑之话顿时令在场诸位折冲都尉不知如何回复。

在场十位折冲都尉，除了陵州军府那位折冲都尉是从四品外，其余之人皆是从五品，在卢承庆这个从四品的一州刺史，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官面前竟然有些压抑。

无他，就因为卢承庆这个从四品的刺史含金量之高，绝非他们所能比拟的。

纵使延续了盛世王朝太平年间，武将见文官，平白矮三分的官场潜规则。

其实，更多是因为卢承庆这软趴趴的文官曾经在兵部任过左侍郎的缘故。

兵部是干啥玩意的？

大唐王朝的六部之一，实打实的大唐国防部，主管大唐军事及天下兵马事。

而大唐十道六百多个州郡的折冲都尉府正好就在兵部的管辖之内。

左侍郎仅仅屈居于兵部尚书之下，在兵部中手握实权排名第二，即便是千年老二，也是老二中的战斗二。

如今这丫挺虽然被贬为地方刺史，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正如拔了牙的下山猛虎，就算咬不死人，余威却是尚在。

这丫挺眼神这么睥睨，众人竟然纷纷偃旗息鼓下来，停止了拉拢招纳郭业的心思。

各个心中嘀咕着，难不成这小小的八品兵司还是卢承庆这落难凤凰的宝贝疙瘩不成？

卢承庆见着众人都不说话，只有自己的老友康岳山眯着一双浑浊老眼打量着自己，笑意盈盈。

当然，还有郭业冲自己不滞点头以示感激。

卢承庆见着自己这句玩笑话达到了应有的效果之后，又冲众人拱手致谢道：“今日蒙九位折冲都尉大人援手相助，解围陇西城，剿灭岷江匪患，实则大功德一件啊。本官自会上奏朝廷，为诸位大人请功请赏。在此，卢某替陇西八万百姓，谢过诸位大人了。”

高姿态骤然一变，卢承庆冲着众人拱手抱拳，弯腰一拜，肺腑之言透着诚挚。

花花轿子人抬人，卢承庆言语诚挚姿态谦恭，众人自然不能拂了他的谢意。

继而纷纷抱拳谦让，这个说应该的，那个说微末之功不足挂齿，反正怎么谦让怎么说。

一时间，整个县衙后堂中宾主尽欢，一扫刚才因为抢夺郭业的紧张尴尬气氛。

接着额，卢承庆一副东道主的模样与诸位远来客人进行一番官场形式的谈话之后，以在城中备了酒宴款待客人为由，将这九位远来的都尉大人相继请了出去。

这九位折冲都尉也算是一方大佬一时豪杰，竟然在卢承庆这厮的三寸不烂之舌下被说得五迷三道，纷纷一脸满意地走出了后堂客厅。

走出去之时，还不时与康岳山和郭业点头致意，哪里还有刚才的那番气势。

郭业至始至终就像个呆头鹅似的，站在一边儿看着卢承庆的个人秀，佩服得不行，麻痹，帅呆了！

到底是干过兵部左侍郎，上朝见过皇帝的人，简简单单的一番话外带十足的气场，径直将形势来了一个大逆转。

难怪这厮到了李世民的儿子唐高宗李治手中，还干了几年的宰相。

果然也是一个有真本事人啊！

郭业心中有些暗暗焦急，当初还是小觑了自己这位顶头上司，看来还得重新审视一番才是。

就在郭业发愣空档，康岳山捋须摇头对着卢承庆笑道：“老子算是明白了，你比老子小个十来年，却爬得比老子还要高，就光是一张嘴，我康岳山就拍马莫及啊！”

卢承庆扫了一眼康岳山，仿佛很是无奈地笑道：“我怎么听着这话那么怪呢？难不成在你眼里，卢某人光会耍嘴皮子？那和古之弄臣有何区别？”

“哈哈……”

康岳山见着卢承庆佯怒吃瘪，赶紧大笑转移话题道：“不过好在你来，不然老夫可真不知道如何应付场面了。也怪郭家小子有本事，引来如此这么多人抢夺。商量一下怎么样？将这小子让与我，让他来我都尉府军中效力得了。”

卢承庆哼了一声后速速将脑袋别了过去，雁翅帽的羽翼扑哧扑哧晃动，然后双眼透着欣慰地眼神看着郭业赞道：“郭业，你的确没让本官失望，短短时间内就将岷江匪患根除，不错，不错，真的很错。”

一连赞叹三个不错，看见此时卢承庆心中对郭业的满意。

接着，卢承庆话锋一转，对郭业说道：“不过本官是不同意你转入军中，你是个可造人才，如今又是天下承平，如若荒废在军中，呵呵，那就委实太过浪费了！”

“喂，姓卢的，你什么意思？老夫还没死呢，你当着我的面说这话，忒不地道了吧？”

康岳山越听卢承庆的话越是吃味，这狗日的真是睚眦必报啊，三两句话就将刚才自己埋汰他的话，一一反击了回来。

不过卢承庆却是没有与康岳山纠缠，而是抬起右手示意康岳山不要胡乱打断的讲话，继续说道：“康老头，一把年纪怎得还如此冲动？先听本官把话讲完。”

随即又对郭业继续说道：“即便现在入了府兵，进了折冲都尉府，你要知道，那就等于入了军籍，一辈子的军籍呀。即便现在给你一个正七品的致果校尉又如何？将来若想要转成文官，任职地方，呵呵，这可是难上加难，在军中效力，穷你终生之力，顶多一个地方州府的折冲都尉。本官看得出来，你是有大抱负之人，你甘心一辈子当个五品的折冲都尉？”

说到这儿，根本无视旁边即将发飙的康岳山，继续说道：“再说了，要想爬上折冲都尉一职，没个几十年没有几件大军功在身，呵呵，能不能当上还

是两说啊！”

“我日你个龟儿子仙人板板！！！”

康岳山满脸赤红，终于忍不住发飙怒骂了，卢承庆这狗日的也太能埋汰人了，竟然当着他的面如此埋汰军中之人，好像入了府兵是件丢了祖宗颜面的事儿一般。

随即哇哇大叫道：“你放屁呢，照你这么说，入了我府兵就是丢人现眼之事？”

看来老头动了心火，继续阴阳怪气地反讽道：“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郭家小子没有功名在身，他要进入仕途为文官，主政一方？呸，这比登天还难，你真以为如今进士功名如狗爬，满地都能随便捣腾一个来吗？”

康岳山总算说到了点子上，没有功名在身，郭业妄想主政一方，想都别想。

郭业心中也是赞同康岳山的说法，貌似这卢承庆有点睁着眼睛说瞎话，红口白牙胡乱扯淡的嫌疑。

“不然。”卢承庆再次抬手摇了摇，说道，“如今正有一个契机，只要郭业能完成本官下面交代之事，那么加上今日根除岷江匪患的大功劳，两件大功在身，本官届时上表朝廷，保举他出任益州府别驾一职，此事十拿九稳。这益州别驾较之你那劳什子致果校尉，又如何？”

虾米？

益州别驾？

康岳山脸色骤变，而郭业更是心中激荡。

益州别驾，又称别驾从事。

与吴奎那个郡丞一样，这个别驾也是刺史的佐官，相当于刺史的副手。

不过两者间虽然同级，但是却又有主次之分。

郡丞多为处理州府的琐碎小事，属于那种光办事却刷不出成就感的老黄牛职位。而这别驾就不一样了，虽然品衔大大低于刺史，但是如果刺史不在的情况下，基本上都由别驾说了算。

而且自唐以来，州府别驾通常都是由皇族中的偏远血脉担任，比如皇帝他大爷家小儿子的孙子，反正离正统皇族甚远，但是在民间却还是套着皇族头衔那类人担任。

这个可以有啊！

虽属七品，但是含金量绝对是嗷嗷的，比起那个劳什子的致果校尉强上何止百倍。

即便他这个没有功名在身，他这个益州别驾下了各个县衙，县令都要以上官之礼待之。

而吴奎那种郡丞下县衙，就差点意思了，届时县令大人能派出来个县尉或者县丞迎接一下，那已经算是给面子了。

两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

相由心生，郭业此时脸庞已然动容，不过一想到卢承庆刚才言及，貌似还要替他完成一件大事儿。

这感觉有点怪怪的，仿佛这老小子刚才一直在打伏笔，为的就是让自己替他再办好一件事，方能落实这别驾一职。

有点大忽悠的感觉啊！

康岳山也是脸色动容，不过他还是讲出了郭业心中所想的话，问道：“卢大人，你这是交易吗？”

对，郭业心中大赞老康同志的仗义直言，讲出了自己想问却不敢问的话。

而卢承庆竟然也不矫情，点头说道：“说是交易也未尝不可，只要郭业能替本官完成此事，呵呵，那么几桩事儿下来，本官在这儿益州刺史任上，也算是作了些许政绩。”

说着，喟然一叹作着远眺长安的神情，渴望地说道：“届时，本官兴许还能再返长安，任职兵部啊。”

我靠！

听着卢承庆自揭心中赤裸裸的想法，郭业顿时恍然大悟，你妹的，卢承庆还是那个卢承庆，回长安之心一天不死。

先是沙盘，再是剿匪，到今天又要自己去办一件大事，种种事情下来，无非都是为他自己升迁回长安做努力。

不过，卢承庆直言不讳说出心中想法，郭业虽然心里不舒服，但是多少还是有些认同。

真小人也好，无利不起早，唯利是图也罢，至少什么都能摆在明面上谈，而且是跟自己这个小八品谈，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尊重吧。

当即顺着嘴问道：“敢问卢大人，到底是什么事儿要下官去办？”

卢承庆看着郭业，缓缓说出了自己要交代之事。

“事情是这样的，正月初五，本官接到一封书信……”

卢承庆在说，郭业和康岳山两人屏息凝气在听，谁也没有插言打断。

只不过听着卢承庆越是往下说这事儿，心中越是骇然，两人的眼睛彼此频频对视，都能看得出来心中的惊讶。

待得卢承庆讲至最后，道：“事情大概是这样，你意下如何？”

多少还是征求了郭业的意愿。

谁知康岳山和郭业两人已然一脸震惊，不约而同地惊呼道：

“怎么会这么巧？？”

## 第198章纠结的选择

为何康岳山和郭业两人会有如此震惊失色的表情，而且还异口同声大呼，怎么会这么巧？

巧就巧在，刺史卢承庆所要郭业去办的这件大事之上。

卢承庆竟然提出，让郭业这个小小的八品兵司代替益州府，率众押送一份大礼进长安。

这份大礼正是他招募数百益州能工巧匠，耗费近一个月的时间，制作的大唐国境全貌沙盘。

而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进长安献礼的原因，正是因为正月初五边疆大捷，皇帝李世民欣喜闻之，昭告天下，普天同庆。

他一说边疆大捷，郭业立马猜出了此边疆指的便是大唐国境与突厥交壤的北疆之地。

因为唐初贞观三年到四年，也只有突厥与大唐之间有战事。

而且据郭业所知道的史籍所载，贞观三年八月，唐太宗接受了代州都督张公瑾的建议，决定出击东突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以张公瑾为副，发起了强大的军事攻势。

同时又任命并州都督李绩、华州刺史柴绍、灵州大都督薛万彻等为各道总管，统率十几万军队，分道出击突厥。

到了贞观四年正月初，也就是郭业忙前忙后筹备英雄大会的时间，李绩在白道败突厥，而李靖在阴山大败突厥的颉利可汗。

如果他记得没错的话，再过半个月，也就是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三千骑自马邑进驻恶阳岭，夜袭定襄，大败突厥。颉利可汗大惊，迁牙帐于碛口。

而李靖更是使了离间之计，令颉利的亲信康苏密献上隋炀帝后萧氏及其孙杨政道降唐。

在大唐几方大军的夹击与摧枯拉朽下，突厥的颉利可汗苟延残喘到了三月份，最终大势已去，无力回天，也被生擒押解进了长安。

东突厥自此消亡，大唐北疆也自此再无战事。

覆灭东突厥，不仅奠定了李靖战神之名，更是为贞观盛世的形成扫平了外困，同时也为太宗李世民“天可汗”的威名种下了因果。

郭业自从在康岳山府上想起这件事之后，做梦也想着在这一次征讨突厥的大战中捞点好处。

因为他知道，这一战大唐必胜，哪怕他率着千把人现在跑去北疆，怎么也能沾点好处回来。

这也是他之前和康岳山密议的一个内容，他跟康岳山有过约定，只要英雄大会事情一了，然后进入折冲都尉府干个校尉，与康宝一道，带着六百团练兵和六百府兵奔赴北疆。

哪怕就算赶不上覆灭突厥的大战，怎么着也能赶上三月份，趁机擒拿颉利可汗以建大功。

既然他清楚整个战事的过程，那么颉利可汗的逃跑路线自然也是清楚。

他想着只要守住对方逃跑路线的关卡，来一次守株逮兔，肯定能成功。

活捉一国之主，如此盖世功劳可比打赢几场胜仗还要来得煊赫。



而且正是因为他利用后世的先知先觉，对边疆战事分析得极为透彻，令康岳山震惊之余也万般信服。基于此，康岳山才会与之达成协议，会如此花大力气的帮助他。

一切都源于合作交易，互惠互利。

只要郭业能在北疆奏功，那么康宝肯定也能分上一场大功劳。

如果今天卢承庆没有来，也许，只要再过上几天，稳定了岷江局势，郭业就会履行承诺，带着康宝和近千名士卒偷摸前往北疆地带。

可惜，卢承庆今天不请自来，还带来如此突兀的一份任务：押送贺礼进长安，庆祝北疆正月初的那场大捷。

这也是郭业和康岳山为何会大惊失色，同呼为何这么巧的真正缘故。

卢承庆被两人搞得迷糊，他哪里能知道两人会有如此大的反应。

于是问道：“怎么回事？”

康岳山与郭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说话。

最后还是郭业说了一句：“蜀中赴长安，山高水远，而且郭业双亲尚在，不敢远游。还望刺史大人容我再考虑一番，如何？”

想来想去，也只有以这个为理由，先搪塞过去再说了。

他必须要和康岳山再商量一番才是。

毕竟北疆那边刻不容缓，如果真答应了卢承庆的提议，那么可能就要和一件天大的功劳失之交臂，更会失去康岳山这个可靠的盟友。

康岳山听着郭业如此说，自然知道这小子的用意，轻声说道：“是啊，这小子才这么点年纪，别说长安了，连剑南道都没出过，你能放心将如此重要之事托付于他？”

意思是让卢承庆另定人选，郭业这小子年纪太小不靠谱啊。

谁知卢承庆苦笑一声，摇头叹道：“唉，本官一直在长安为官，益州这边连个得力的下属都没有，一直以来郭业甚对本官的胃口，不选他，本官还能选谁？”

言下之意，他卢承庆手下无大将，这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见着郭业沉吟不语，卢承庆以为郭业没有出过远门，有些顾虑，而且父母在不远游这句话的确是最好的理由，孝道至上，谁也不能强求。

随即他也不想逼迫太紧，只得用商量的口吻说道：“这样，郭业你先好好考虑一番，本官先去酒楼宴请招待一番其他各州的诸位折冲都尉大人，希望你这几天内能给本官一个答复。”

这话说的也够憋屈，堂堂益州刺史，曾经的兵部左侍郎，竟然用一种商量的口吻和下属说话，而且还是个小小的八品兵司。

这也是卢承庆的无奈啊，手下无人，朝廷又有规定，凡各州刺史及折冲都尉，未奉诏，皆不能私自离开本州进长安。

防的就是某些别有用心的各州封疆大吏率军进长安作乱。

卢承庆都如此低姿态说话了，郭业还能咋样？只得点头恭送，并保证会详加考虑，给对方一个答复。

随即卢承庆冲着康岳山道了句告辞，而后翩翩离去。

卢承庆一走，郭业立马就跳脚起来，如热锅上的蚂蚁在客厅中来回打转，急急喊道：“怎么会这么背？卢刺史怎么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想着让我进长安献礼啊？”

康岳山倒是有些沉得住气，摇头苦笑道：“还能为什么？不外乎是心急了吧，想凭着敬献沙盘这份奇特的贺礼与根除岷江匪患两件大功，能够挽回陛下昔日对他的宠幸，早些升迁回长安呗。”

擦，郭业心中埋怨，这也太他娘的心急了吧。

康岳山思索一番之后，说道：“郭家小子，要不北疆之行就算了吧，对于北疆，你也是仅仅凭着推测来断定我军必胜。战场之上，瞬息万变，说不定一个契机，就会翻盘。即便你与康宝率人去北疆，也不一定能够奏得大功。与其如此，何不答应了卢承庆押解贺礼进长安呢？至少，这件事办下来，你一个益州别驾之位，没得跑。”

“我怎么可能推测错误？除非。”

说到这儿，郭业差点就说漏了嘴，将“除非历史教科书上根本是胡编乱造”，但是这一说出来，估计就要出大乱子了。

难道他跟康岳山说，哥们来自后世，通晓后续千年的历史变革？

这也太扯淡，对方听罢不是认为天方夜谭，就是认为自己疯了。

随即他只能圆谎道：“一点都不会错，我之前推测正月初，我唐军肯定会有大捷，怎么样？这不都一一兑现了吗？现在长安城已经接到了北疆捷报，不然卢刺史何必这么着急敬献贺礼进长安呢？”

康岳山听罢先是错愕，再是点头说道：“是啊，从卢承庆这老小子带来的消息得出，你的推测没有错，北疆之行，兴许正是你和我家大郎一个天大的契机。”

郭业点头如捣蒜，重重说道：“可不是呗！”

康岳山反问道：“那你是想拒绝卢承庆的提议了？”

郭业思索了一阵之后，叹道：“那还能怎么样？孰轻孰重，康大人，你应该比我要清楚啊。”

“是啊。”康岳山习惯性地捋了捋须，叹道，“如果真能在北疆立点功劳下来，趁着征讨突厥这一战的重要性，呵呵，益州别驾又算得了什么？不过，你难道就不怕因此得罪了卢承庆？”

“唔？”

郭业面露疑惑，问道：“康大人，你的意思是说，卢刺史会因此忌恨于我，从此树下一个大敌？”

康岳山道：“卢承庆刚才也说了，他现在手中无人能替他办此大事，你如果再去拒绝，那么敬献贺礼去长安之事就告吹了。这么一来，他升迁回长安之事可能真要拖沓下去，你想想看，你小子间接地妨碍了人家升迁，他卢承庆能不怪你吗？”

我靠！

郭业一脸晦气地望着康岳山，怔怔失神说道：“这也能联系得起来？这也可以说得通？”

康岳山无奈说道：“别人兴许不会，但是老夫与卢承庆早年就相识，我怎会不了解他的性格。这件事儿，他看得很重，不然也不会以益州刺史之尊，特意跑来陇西县了，你还真以为他是为了庆贺你剿灭水匪吗？你小子想得太过简单了。”

卢承庆会是这种人吗？那也太奇葩了吧？难道他拉不出屎来，还要怪地球没有吸引力，茅坑的风水位置不利他的八字？

随即郭业赌气说道：“如果卢刺史真是这种人，哼，那郭业得罪他又有何妨？我又不是众人兜里的银子，总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喜欢我吧？”

“哈哈，你小子就牙尖嘴利吧！”

康岳山哈哈一笑之后，突然脸色凝重地望着郭业，说道：“你可知道卢承庆的真正来历？你可知道他为何会从兵部左侍郎之位，突然被贬至蜀中益州这种小地方来？”

连连反问两句之后，康岳山看着郭业年轻的有些过分的面庞，不无关心地叮嘱道：“你若知道一些事儿，你就不会这么草率下决定了。”

## 第199章康岳山爆八卦

“他早前不就是兵部的左侍郎吗？至于他如何被贬，我上哪儿知道去？”

郭业不解地看着康岳山，说道：“咱只是蜀中益州的一个小小八品兵司，出身偏远小县的小山村，离庙堂太远，消息闭塞啊！”

言罢，期翼地眼神看着康岳山，显然让老头子科普科普到底是怎么回事。

康岳山示意郭业先坐下，然后自己也找了个座儿缓缓坐下，然后才道：“这事儿说来话就长了，你只知道卢承庆与我都出自军中，而且仅知道他此前任职兵部左侍郎，有些陈年往事你指定不清楚。”

“赶紧赶紧呀，康大人，这个时候还卖关子吊胃口，不厚道啊！”

郭业的好奇心顿时又被激了起来，后世历史资料肯定多少有些丢失与断层，明显没有当事之人知道的清楚。顿时，郭某人的八卦之心熊熊燃起，连忙催促起来。

康岳山还是招牌动作，臭屁地捋了捋下颚银须，叹道：“卢承庆虽与我同是出自军中，可是出身背景却是不同，老夫早年出身草莽，而后入了秦王大军屡立军功，才有了今日之造化。而他却是不同，就因为他有个好爹荫了父荫。他爹乃是当年太上皇太原起兵抗隋的从龙功臣，所以这小子当年比我年轻一大截，一入军营在秦王帐下却与我一般平起平坐。要不然，以他一个咬文嚼字的文人，能在军中混得开？”

说到这儿，康岳山的脸色略微红润起来，显然有些激动和小小的不平，还记着当年这点憋屈事儿呢。

紧接着，康岳山继续说道：“后来大唐建国，太上皇登基之后大封有功之臣，而这小子的爹死得早，太上皇念及卢家老头的功劳和那点旧情，愣是给卢承庆世袭了一个范阳郡公，直接转成了文职，太上皇在位的整整武德十年间，这小子借着父荫，步步高升，竟然爬到了兵部的左侍郎之位。在兵部左侍郎任上一干，就干到贞观三年。”

显然，老康同志越说怨气越重，在他眼里，卢承庆一无是处，就是靠着吃死去老爹的老本儿才有了今天。

郭业显然也被卢承庆的来头惊到了，乖乖，原来卢承庆还有这份来头呢？

康岳山口中的太上皇就是唐高祖李渊，而卢承庆他爹竟然是李渊太原起兵造反的从龙之臣，来头够大啊。

如果康岳山今天不说，他可真不知道，后世历史貌似也没记录过这些，显然在后续的一千多年史料多少出现了毁坏遗漏，以至于出现断层。

从龙之臣是什么？

就是对方没做上皇帝你就在他身边忠心耿耿地侍候着，一路扶持，一路跟随，直到对方登上大宝。

最终的结果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而卢承庆他爹就是那升天的鸡犬，不过可惜啊，他老子没这个福气享受从龙之臣的待遇，只得将这份福缘转嫁到了卢承庆这个儿子头上了。

原来，拼爹的时代在大唐就已然盛行。

如果没有秦王李世民没有发动玄武门事变，现在还是高祖皇帝李渊稳坐

龙庭，郭业相信，卢承庆这小子背不住就是大唐史上最年轻的兵部尚书了，也许还能更进一步。

这小子压根儿就是武德旧臣一系啊，看来李世民挺厚道，宰了太子哥哥和齐王弟弟，将老爹拉下皇位幽禁在冷宫之后，还能让卢承庆这个武德旧臣继续干了三年的兵部左侍郎。

当即对着康岳山大胆猜测道：“原来卢刺史还有这份背景在啊，难怪，难怪。不过康大人，你信不信我能猜出来他为何被贬。”

康岳山见着郭业又玩起推测的把戏，随即说道：“嗯，你姑且猜测一下，卢承庆为何被贬。”

郭业信心百倍地说道：“谁都知道当今皇上未登基之前不仅受封秦王，更在武德四年击败窦建德和王世充联军之后受封天策上将军，拥有天策府一系的文武心腹旧臣。而卢承庆既然是萌了他父亲的阴德，那么自然属于武德旧臣，如今陛下登基已然三年，他这位占了三年兵部左侍郎位置的武德旧臣也该退位让贤了，是不？”

郭业没有大大咧咧说什么玄武门事变，也没有提及太宗皇帝玄武门杀太子和齐王，把老爹赶下马，这类言语，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太宗皇帝李世民的忌讳，疮疤，禁忌，傻瓜才会瞎咧咧给自己招来祸根呢。

祸从口出这个道理，他多少还是懂得。

尽管他说的很是隐晦，康岳山还是听得明明白白，不由赞赏的看了一眼这个聪明的小子，然后说道：“你知道得倒是不少，连武德四年，秦王率军击败王世充，窦建德的联军这种旧事你都能记得清楚，呵呵，看来也不是孤陋寡闻嘛。不过——”

语气陡然一转，摇头否定了郭业的猜测，说道：“你这次猜得可是不准，你太小看当今陛下的胸襟和气度了，他能留下太子府旧臣，当朝谏议大夫魏征，为何会容不下卢承庆这么一个兵部左侍郎呢？”

啊？

不是因为这个？

郭业顿时有些傻眼，不由脱口问道：“那是因为啥？”

康岳山再次捋须，停顿了一下，缓缓说道：“这个我也是听成都府的折冲都尉苏大人告知的，呵呵，毕竟成都府是剑南道的治所，朝中消息自然我们小小益州要灵通。要说卢承庆这个罢黜被贬也委实够冤，错就错在他太过小人之心了。既然你能知道朝中有天策府旧臣和武德旧臣两系，那你应该也听说过太子旧臣系，对吧？”

太子旧臣系？不就是原先效忠太子李建成的臣子吗？

经玄武门事变，李世民登基做皇帝，为了迅速稳定有些动荡的局面，彰显自己仁君的博大胸襟，他继续留用太子建成的旧臣在朝中为官。

最典型的一个人便是以二愣子性格著称，敢直言纳谏的谏议大夫魏征，他是当年太子李建成铁杆中的铁杆。

还比如说贞观名臣韦挺，郑善国，武将冯立等人。

这些人在李世民登基之后被他挽留在朝中当官，既不属于武德旧臣，也不属于天策府旧臣，而是属于身份地位最尴尬的太子旧臣。

所以贞观年间的朝廷派系一共有三个，属天策府旧臣最吃香，武德旧臣最老资格，而太子旧臣系呢？则是最尴尬，却是最不怕死最混不吝，什么事

儿他们都不敢干得出来。

反正指责皇帝过失，否定皇帝决策的事儿，基本都是太子旧臣系的这些二愣子大臣在做。

现在听着康岳山提及这第三个派系，郭业连连点头，表示知晓。

然后竖起耳朵，继续听着老八卦康岳山的继续爆料。

康岳山见状，继续说道：“咱们当今陛下虽然宅心仁厚，心胸博大，但是正所谓，伴君如伴虎，至理名言也。”

郭业心中很是不屑，太宗皇帝李二陛下宅心仁厚？不见得吧，杀兄逼宫夺位这种事儿是宅心仁厚之人能干得出来的？

至于心胸宽广嘛，那叫见仁见智了，他留下魏征，韦挺等人，未尝不是一种政治投机的手段呢。

不过这些离他太远，何止十万八千里，他关心的是卢承庆到底是怎么被贬的。

随即急急追问道：“康大人，你就直接切入主题吧，卢刺史到底是因为什么被罢黜被贬至益州的？卖关子吊胃口，可真是不厚道啊。这跟我拒绝执行敬献贺礼进长安之事有个屁的关系啊？”

康岳山有些口干舌燥，舔舐了一下有些干巴巴地嘴唇，然后说道：“不急不急，现在天还没黑，老夫有大把的时间跟你谈论此事呢。”

说完径直站起身来，在客厅里头四处寻觅茶汤用以解渴。

娘的，郭业心中啐道，这老头子越到捉急的时候越来劲，真是懒驴上磨屎尿多啊。

当即，对着客厅外头嚷嚷道：“来人呀，上茶汤，上好茶汤，康大人渴了！”

康岳山哈哈一笑，又慢悠悠地转了回来，坐到原先那把椅子之上，身子微微向后仰靠，徐徐闭起眼睛，左手放在大腿膝盖之上，右手则是搭在八仙桌上，吧嗒吧嗒叩着指头，节奏倒是挺整齐。

郭业再次催促道：“康大人，赶紧的吧，外头还有一大堆事儿要去善后呢。”

言罢，一名杂役双手端着托盘，上来两碗浓绿碧翠的茶汤搁于桌上，康老头取过茶碗，啧啧喝了起来，颇为享受。

待得茶碗见底，他才悠悠说来：“这事儿啊，绕来绕去，还得从，唔，前太子建成这里开始说起……”

## 第200章朝廷那些事儿

康岳山此时的笑容有些鬼祟，更多透着幸灾乐祸的味道。

只见他用大拇指抹了一下嘴角的茶渍，嘿了一声，说道：“每年的腊月初八，陛下都习惯在宫中开宴，宴请朝中重臣入宫进食腊八粥。君臣同乐，自太上皇登基以来，就一直保留着这个传统至今，呵呵，卢承庆就是在腊月初八那一天犯了傻。”

言罢，还是觉得说着不过瘾，竟然自顾哈哈大笑，自个儿独乐乐起来。

腊月初八吃腊八粥，这个习俗郭业是知道的，不仅仅是宫中，就连民间亦是如此。

腊月初八俗称腊八节，据说是传自印度天竺，为纪念佛陀成道而设的纪念日，佛教又称其为法宝节。

传入中土之后，渐渐广为流传起来。

唐朝崇佛，这是众所周知之事，从李二陛下他爹李渊就一直竭力推广佛教，到了李二陛下这儿，更是不遗余力的大力推广。

不然，后世也不会有太宗皇帝认御弟，玄奘拜别唐王西天取经的野史故事，更不会有明朝吴承恩的《西游记》，这样的经典名著问世。

基于崇佛的缘故，所以这个从天竺佛教传入中土的腊八节，对李唐王朝来说，较之九九重阳这些传统节日，还要来得重视。

当然，推广佛教，也有李氏自己的政治意图，佛陀劝人向善，普渡众生，作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更希望治下百姓如同绵羊一般的温顺，加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康岳山见着郭业听着入神，也就不再继续卖关子，说道：“腊八节那天，陛下与群臣正在宫中进食腊八粥。突闻一阵哭声从殿下的群臣中，派人查看之下，原来是谏议大夫魏征端着一碗腊八粥，婴婴啼哭。”

“好端端哭啥？难不成魏大夫觉着自己分到的这碗腊八粥少了，不够吃？”

郭业一想到宫中众人在吧唧吧唧喝着粥，魏征一个人嗷嗷一阵哭的情景，他娘的太有喜感了。

可乐之下不由打趣的插科打诨道。

康岳山哼了一声，说道：“少废话，继续听老夫说来，陛下为魏大夫为何啼哭。谁知魏大夫也不含糊，直接来上一句，臣端着这碗腊八粥之时，脑中浮想起当年太子殿下为臣宽衣解带熬粥，且亲手喂食病榻上的微臣那番光景。如今却已物是人非，怎叫微臣不睹物思人呢？”

我草！！

果然是一身虎胆的魏征啊，这种话都敢当着李二陛下的面说出来，他难道不怕李二皇帝一怒之下将他脑袋喀嚓了吗？

都说太子旧臣系是最不怕死最富有二愣子精神的一班人，果真不假啊。

李二陛下发动玄武门事变，亲手宰了自己的太子哥哥和齐王弟弟，才有了今天这个皇帝宝座。

魏征竟敢在他的面前直言不讳提起太子李建成，并为他婴婴啼哭，这不是一边狠狠戳着李二陛下的伤疤，一边问他疼不疼？还要不要撒点盐吗？

康岳山不知道郭业此时如何想，只管自己说道：“陛下乃是有德之君，千

古仁君，自然不会因为这个而迁怒魏大夫。相反还关怀地问了一句，朕能为卿做些什么？”

“那魏征咋说啊？”

“呵呵，魏大夫也真是罕有的铮铮硬臣啊，他竟然跟陛下提出要求，希望皇帝陛下以储君之礼葬太子建成，并追赠储君封号，且定谥号。”

日，纵是郭业早就知道了魏征与太宗李世民间的传说，但是还是感叹魏征的一身虎胆不怕死。

这得是吃了多少颗的定心丸，喝了多少杯的壮行酒，才敢当着这么多朝臣的面向李世民提这个过分到极致的要求啊。

这不是让李二陛下不答应也得答应吗？纯属变相逼迫皇帝答应自己的请求。

自大唐开国以来，也只有魏征敢这么玩了。

当即郭业顺嘴说道：“这种场面，哈哈，陛下纵是不愿意，也得答应吧？不然以魏大夫的那连天都敢捅个大窟窿的性子，如果陛下拒绝的话，肯定又是一阵数落与质问，不将陛下埋汰成千古第一昏君，他都不带收手的，对不对？”

“哈哈，你小子眼光够毒！”

说着自鸣得意地捋须三下，摇头晃脑道：“这事儿，你看得通透，老夫也看得通透，朝中群臣也看得通透，唯独一人看不通透。就在陛下为了好让天下知道自己的胸襟如何广阔之时，有一个却是蹦达出来与魏大夫唱对台戏，拂逆了陛下的心思，等同当众让皇帝下不来台。蠢材啊！”

郭业一拍额头，恍然大悟道：“莫非是咱们这位时任兵部左侍郎的卢刺史卢大人？”

“然也！”

康岳山再次幸灾乐祸地笑道：“就是他，这厮不仅不同意魏大夫向陛下提出的请求，更是提议陛下掘出太子建成的尸骨，鞭其骸骨三日，再暴晒三日以儆效尤！”

“日他个仙人板板，这厮够狠的啊？不过也忒儿傻了点吧？皇帝既然都这么干了，他还傻傻分不清楚的蹦达出来？”

“嘿嘿，他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太过小聪明，被利欲熏心遮蔽了眼睛，看不透事情的大局一面啊！”

“我明白了！”

郭业脱口叫道：“他是觉得如今太上皇退位许久，而自己又是托了父辈荫成了武德旧臣一系。一朝天子一朝臣，他怕自己这个兵部左侍郎因为不是天策府旧臣系的缘故，将会地位不稳，所以才看不清局势着急跑出来抱大腿，献媚皇帝，期冀改换门庭，是不？”

康岳山诧异地看着郭业，这小子长得一副七巧玲珑心吗？咋什么事儿都被看得如此通透？

有这种细腻心思，不进仕途绝对是大大的可惜。

继而含笑说道：“然也，正是如此。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这种事儿来，你猜结果怎么样？”

郭业不假思索，爽快地说道：“第一，他反驳了魏征的提议，还要求挖掘棺木，鞭尸暴晒，自然是得罪了太子旧臣一系；第二，他拂逆皇帝的心思，



天官府旧臣自然容不了他；第三，他毫无气节，太上皇还在深宫之中，武德旧臣大有人在，他却这么着急改换门庭，自然受武德一干旧臣唾弃。我日，他这次枉做小人，三系都容不下他，这下众人还不群起而攻之这个无耻败类啊？”

“啪啪啪！”

康岳山鼓起双手，赞道：“你小子洞察事事，心思缜密，天生就是块当官的料，你分析的一点都没错。三系对他口诛笔伐，朝中已无他立足之地，此人又不招皇帝喜爱，还不趁此机会将他赶出朝堂，贬出兵部，发配到益州这个蜀中小地来？也好将兵部左侍郎这个至关重要的位置给腾出空来，好让有能者居之嘛。”

不可思议！

这世上还有这么倒霉招他人所恨之人，三系群起而攻之，被贬都算你丫幸运了，孙子就偷着乐儿吧。

郭业想着，卢承庆刚刚用三寸不烂之舌对付九位折冲都尉的场景，再回忆着将来卢承庆在高宗年间位极人臣的成就，不能否认，他是一个有本事有真才实学之人。

但是再有本事，在官场这种残酷的环境里，只要一步走错，那就是万丈深渊，不然他也不会现在混得如此凄惨。

不过这也可以解释了，为什么卢承庆在贞观年间如此的籍籍无名，不显山不露水了。

敢情是招到贞观三大派系的共同打压和皇帝的讨厌啊，麻痹的，真够可怜的，比过街老鼠还要惨！

突然，郭业猛然醒悟，对着康岳山问道：“康大人，你的意思是说，我根本无需去理会卢刺史，该干什么干什么，是不？”

不过，这时的康岳山却变得狡猾狡猾，一脸坏笑地说道：“我可没这么说，本官什么也没说过。你觉得以本官和卢刺史之间的交情，我会在背后乱嚼舌根诋毁他吗？”

“我靠！”

郭业被老康头的无耻行径，毫无节操的自辩给雷到了，原来这个老康头才是最坏的一个，娘的，算卢承庆这位刺史大人倒霉，竟然误交如此损友。

郭业心中只得默默哀悼着，卢承庆，请节哀，看来这长安城，一时半会，没个一二十年，您老人家是回不去了，有啥委屈就憋着吧。不过小哥坚信，你一定会出人头地的，至少在六十大几的时候，高宗皇帝会给你过把宰相瘾。

哀悼完之后，他刚想对康岳山表明自己的选择与态度，突然程二牛从外头满身血浆的跑了进来，朗朗跄跄跨过门槛儿，哇哇大叫郭小哥。

郭业止住了要对康岳山说的话，赶忙将程二牛一把扶住，问道：“咋回事？这么着急忙慌的，这一身血浆，你别告诉我，外头还在大肆剿灭水匪？人杀光了，老子的漕帮怎么办？”

“没，没，呼呼~~”

程二牛一脸疲惫气喘吁吁，搭着郭业的肩膀断断续续地喊道：“乱套了，可他娘的全乱套了，小哥，你赶紧出去看看吧。没有你在，谁说话都不好

使！”

## 第201章动一下试试看

“又出什么乱子了？”

程二牛趴在郭业耳边，咬起了耳朵……

郭业听罢，脑袋顿时发大，头皮发麻，破事儿烂事儿真是一桩接一桩，接踵而来啊！

当即，急匆匆地对着康岳山抱了一拳，说道：“康大人，我先出去看看，改日我们再议此事。”

“等会儿，老夫还没说完哩！你要知道，正因为卢承庆如今……”

“事不宜迟，耽误不得！”

郭业还是失礼地打断了康岳山的讲话，拉扯着程二牛转身跑了出去，不忘回头喊了一声：“康大人，外头真是出了大事，小子改日再去益州拜访您，得罪了！”

言罢，对着程二牛催促了一声：“二牛，赶紧走，前面带路。”

话还未说全乎，两人已时候风风火火闯九州般窜出好远，朝着县衙外头奔去。

康岳山有些愠怒地看着郭业这咋咋呼呼离去的背影，不禁有些好气地咆哮道：“毛毛躁躁，老夫还未讲完哩，老夫是要跟提醒你，如今卢承庆被三系打压，又被皇帝不喜，已经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

“如今，你小子若拒绝帮他进献沙盘其物进长安，无异于断他前程，绝了他回迁长安的念头。呵呵，届时卢承庆狗急跳墙，你小子就有难咯……”

“一个疯子，还有什么干不出来的？届时，有你小子抓瞎的时候。”

康岳山一人独在县衙后堂，絮絮叨叨自言自语，讲出了郭业未考虑到的顾忌所在，可惜郭业已经听不到了。

此时的郭业出了县衙，直接奔向了陇西城北，当初英雄大会打擂台选舵主的选址，也就是那块阴风阵阵的荒废地。

郭业一边跑着，一边不断地问询着程二牛具体情况。

“二牛，你说剩余水匪全被各州的府兵统统押解到了那块荒废地上，那现在总共收拢了多少岷江水匪？”

“之前东门内外乱战，再加上各州府兵杀入城来，这些混球下手那叫一个狠啊。这不，死死伤伤，拢共差不多还有近一万余的水匪。”

“我草他祖姥姥的！！！”

郭业惊骇地瞪着眼睛，收住了脚步站在那儿，一把揪住程二牛的后衣领子，哇哇叫道：“三万多的水匪，就剩一万余人了？死亡率竟然达到三去其二？杀了这么多人，老子的漕帮咋办？”

程二牛扭捏地将郭业的右手推开，整了整身上水匪装扮的土布麻衣，无奈地说道：“小哥，你是不知道那些来增援咱们的府兵有多操蛋，俺们跟他们交代过，尽量要俘虏，要活口，人家根本不当一回事儿。陵州府兵那个管事儿的头头还他娘的说，除恶要务尽，这不，那剩下的水匪统统被押解在了荒废地，狗日的说，非要，非要，那啥——”

“哪啥啊？说话别吞吞吐吐，跟个老娘们似的！”

此时的郭业心情已然不美丽，连带着说话的嗓门都高亢了些许。

程二牛一脸苦涩地说道：“那狗日的说，要将这一万水匪统统押回陵州，

入矿山罚做苦役，这不，已经在那边点算水匪人数了。”

郭业不听还则罢了，一听之下立马就跟点燃的爆竹，砰的一声炸了开来，怒吼道：“我草！反了他狗日的，竟敢来老子的地盘抢人？你们都是死人啊，都欺负到家门口了，还让他继续装逼下去？”

程二牛叹道：“那有啥招儿？人家是堂堂陵州折冲府的果毅都尉，俺们去跟他讲理交涉，他愣是不理俺们，说俺们的级别太低，不是一个档次的。所以，所以！”

郭业不等他说完，抢话道：“所以你们就认怂了？”

面对小哥的再次质问，程二牛这次没有辩解，显然默认了郭业的说法。

郭业看着程二牛那呆呆傻傻的委屈劲儿，心中忿忿道，果毅都尉，哼，虽说是陵州折冲都尉的副手，不也才是个六品的武官吗？犯的着跟天塌下来似的吗？

老子倒也会会，这劳什子果毅都尉到底能有多牛逼，看你丫横行到几时。

当即，郭业踹了下程二牛的屁股，哼哼道：“瞧你们那点出息，以后别他妈说是我郭业的兵，小哥还嫌不够丢人的！走吧，随我去会一会他！”

末了，抢先一步跑到程二牛前边，自己撒丫子先跑而去，一边跑着一边嚷嚷着：“陇西有个郭小哥，拳打下山装逼虎，专治各种不服……”

程二牛见着郭业悄然跑远，重重地跺了下脚，懊悔地叫了声哎呀，也扑腾扑腾追跑而去。

……

……

城北荒废地，原先关鸿鹄组织民夫搭建的擂台场地还在，与前些日子一般无二，偌大一块空地上同样是人山人海，水匪云集，一眼望去人头攒动，尽是熙攘。

不过不同的是，上次水匪是为了观战而来，今日呢，却是成了笼中之鸟阶下囚，统统被府兵押解到了这儿，无一不是蹲在地上不敢起身。

场地四周旌旗招展，到处都立着戈矛甲卒，皆是府兵装束，将整个荒废地包围得严严实实，肃穆万分。

不远处，关鸿鹄，朱胖子，庞飞虎，阮老三等人细数在场，就连卧底水匪好多日的孙明延都现了身，众人将一个府兵头头模样之人围拢在圈中，好像是在交涉着什么。

那人身着甲胄不同于普通士卒，腰间佩着的横刀看似也不同，刀鞘之上花纹点缀，不同凡品。

再加上那一袭高调风骚的红色披风，更是将他的身份赤裸裸地炫耀出来。

折冲都尉府中，别说普通府兵，就连七品的致果校尉都没有资格披着腥红披风，唯有折冲都尉大人，与其副手，即两位左右果毅都尉方有资格佩戴。

而此时陵州的折冲都尉大人正在酒楼中跟卢承庆那倒霉刺史在推杯换盏，觥筹交错中呢。

所以唯一的解释便是，此人正是程二牛嘴中的那个嚣张屁爆的果毅都尉了。

而且还是一位年轻得一塌糊涂的六品果毅都尉。

这种年轻人能身居如此高位，除了是有大本事之人，便是萌了父辈阴德来军中镀金的纨绔子弟。

一看这年轻果毅都尉的操性，不用多说，又是一个尸位素餐的纨绔子弟，或者说是官二代。

郭业人在远处，却已将对方观察得仔仔细细，入木三分，狗日的，这大红披风一挂，还真有点遥想公谨当年，江中美周郎的感觉。

挺上镜！

当即，郭业徐徐走了上去……

人未到，就听见那果毅都尉张牙舞爪冲着关鸿鹄等人叫嚣道：“一群穷乡僻壤的乡巴佬，跟本官讲规矩？赶紧滚开，再围着本官，在我耳边聒噪，信不信我都尉一声令下，统统将你们抓回陵州，上山开矿去？”

关鸿鹄下意识地退后一步，朱胖子亦然。

而庞飞虎，阮老三，孙明延，张小七，甘竹寿等人，却是纹丝未动，嘴中只有一句话：“谁也不能在我们陇西抢人，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

擦，郭业听着暗暗赞了一声，够气魄，这才咱郭家班出来的人嘛。

同时愧疚地看了眼程二牛，看来刚才气急攻心，有点冤枉了这憨货。

不过，那年轻果毅都尉显然没有被吓退，反而嗓门再次提得老高，冲着四周的府兵喊道：“反了反了，竟敢围攻朝廷命官，来人啊，统统将他们拿下！”

噌噌噌~~

郭业闻声步动，快速上前闯进关鸿鹄等人的圈子，掰开了来，猛然一把将那果毅都尉推开了来，那厮连退数步。

不等他出声质问，郭业已经先声夺人吼道：

“你他妈算个屁，敢来我陇西装大尾巴狼？孙子，你动一下他们试试看？”

“给我听清了，你敢动他们一根汗毛，老子保证你出不了陇西地界儿！！！”

## 第202章收拢水匪

简单两句话，却无不是透着郭业森森威胁肃杀之意，郭业更是肆无忌惮地将右手扶在刀柄上，做了一个即将拔刀的动作。

这年轻果毅都尉猛然惊恐，但平日养成的骄横无常还是让觉得下不来台，只见他抬手怒指郭业，气急败坏地叫道：

“大胆！”

气势看似虽强，实则已是外强中干。

郭业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无想到，果真是一个绣花枕头草包男，翻不起甚大浪来。

当即挥手示意庞飞虎，孙明延，甘竹寿等人稍稍散开，然后对着那年轻果毅都尉冷笑道：“你动一下他们试试看，你看我敢不敢？”

言罢，眼睛如鹰视虎凝般死死锁着对方的面庞，气场十足地不再言语，仿佛要用眼神将对方秒杀殆尽一般。

他只看不说话，而那果毅都尉则是眼神闪烁地与之对望，时不时躲开郭业那锋利的目光，眺望远方而思索。

光气势，已然输了一半。

两人还是不说话，继续你看我我看你，一直僵持着。

不过那年轻果毅都尉纵然输了底气，但还是不肯丢了面子主动让步，看着郭业的装束打扮，呵斥道：“本官乃是堂堂陵州折冲都尉府的果毅右都尉范通，郭业，难不成你想忤逆上官，以下犯上不成？”

“果毅右都尉？饭桶？嘿嘿……”

郭业听罢一阵低声笑着，不过在场之人任谁都能听出，笑声中充斥着诸多不屑，只听郭业笑声一顿，嗓门突然变得更加亢奋起来，朗声说道：

“果毅右都尉？居左之右，也不就是个从六品的都尉官吗？看把你能耐的，瞧你刚才那副揍性，老子还以为你是天王老子下凡来呢。姓范的，你别忘了，这里不是你们陵州，而是我益州大陇西！！！”

说完不顾范通气得面红耳赤，双眼进火，继续说道：“姓范的，你们从陵州迢迢过江来我陇西县援手，郭某人心中自是感激。但是你若借着小小援手之恩，来我陇西县抓壮丁，呵呵，那就别怪老子不念恩情，翻脸不认人。来人呀，将这一万水匪统统带回江心岛。”

“你敢！这些是水匪俘虏，本官押解回陵州上山开矿有何过错？”范通还是色厉内荏，但仍旧不肯让步。

磨叽！

郭业心中也是气急，狠声回道：“即便是俘虏也是我们陇西的俘虏，关你们陵州屁事？闪一边去……”

说着，冲庞飞虎，阮老三，甘竹寿等人挥挥手，示意他们带人动手，将这些水匪一一押回江心岛。

谁知范通也犯了牛劲，觉得一而再再而三被郭业这个小小八品兵司扫了面子，于是冲着自已的陵州府兵喊道：“来人，谁敢动手，统统给我拿下！”

霎时，一千多陵州府兵舞动戈矛，纷纷朝庞飞虎等人这边涌了上来。

气氛，紧张，剑弩拔张一般的紧张。

看这架势，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开打的趋势。

突兀，郭业噌噌跑到当日打擂搭建的那个高高擂台之上，对着台下那一万多蹲在地上任人宰割的水匪们喊道：“奉益州刺史卢大人之命，英雄大会告罢，今日便要组建漕帮，你们愿意入我漕帮，在岷江行护航之事否？只要入了漕帮，即可脱去水匪恶名，赐尔等陇西良籍。是去陵州做苦役，还是入了漕帮做良民，你等自行斟酌！”

嗡……

场下顿时一阵骚乱，这下，那一万多惊恐未定面容木讷的水匪们再也坐不住了。

事情竟然来了一个大逆转！

本以为这次中了官府奸计，失手成擒，不死也要判奴役。

如今这位陇西郭小哥突然宣布这个决定，顿时有些失而复得祸福相依的惊喜。

加入漕帮，脱去匪名，纳入良籍。

这十二个字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一个是山高水远被送去陵州做苦役，一个是加入漕帮继续驰骋在江面上，可以不用躲躲藏藏做水匪，相反还可以光明正大做良民。

孰好孰坏，高下立判。

傻子都能分辨的出来。

霎时，

整个台下爆出阵阵欢呼雀跃与呐喊之声，接踵而来的水匪心声时时传进郭业与众人的耳中，包括陵州果毅右都尉范通的耳中。

“愿意！”

“我们愿意重回岷江，加入漕帮！”

“我们不去陵州做苦役，还望郭小哥看在陇西一脉的份儿上，救我们脱离苦海。”

“没错，生是陇西人，死是陇西鬼。即便是死，我们也要死在陇西地界，不做那异乡孤魂与野鬼。”

“我们不去陵州，不去，不去！”

“不去，死也不去！！”

……

……

整个场面立时沸腾，看得围拢在外头的陵州府兵不由心颤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

要知道，场中可是有足足一万多的水匪，而他们陵州府兵也仅仅一两千入。

而且此时一万多水匪被台上那少年郎鼓噪得群潮汹涌，随时都能演变成一场对抗的动乱。

就连果毅右都尉范通见罢，心中都抽起了寒气，这姓郭的真他娘操蛋，三言两语间，竟然挑动起这一万水匪，妄图与他们陵州府兵对抗。

好你个阴险的陇西郭业，早知道就要劝谏折冲都尉大人，不该来陇西援手，狗日的。

郭业见着此时的形势急剧变化，站在高高擂台之上冲着不远处的范通嘶声吼道：“姓范的，你现在还想押他们回陵州吗？是谁给你们这么大的权利，

竟敢跨州界来掠夺良民，罚做苦役？”

“你……”

范通一时言语闭塞，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得怒目相视郭业，脑中急寻对策。

不能就这么认输，本官堂堂果毅都尉官，不能向一个小小的八品兵司低头！

郭业见着对方被自己逼得一时难有对策，当即趁热打铁，继续喝骂道：“你仗势欺人，以为官大，人多就可以为所欲为吗？你看看，现在老子这边有多少人？”

说着，抬手指了一圈场中躁动不堪的一万多水匪，还有自己那六百心腹团练兵，再而威胁道：“你今天敢在我陇西地界惹事，哼，你信不信老子这一万多人整死你丫一千余人的府兵？届时，少不得在刺史大人面前告你一状，治你一个跨境扰民的罪名。”

我，我恨！！

范通被郭业这颠倒黑白，仗势凌人的话给彻彻底底给呛到了。姓郭的不仅因为鼓动起一万多水匪而占据了主动权，而且还胡乱给他编织罪名。

此时，风向巨变，形势严峻，对方现在的确比自己强。

难道就这么放弃？

眼睁睁地将这一万多免费的苦役拱手让人？

一万多免费壮丁可以开出多少矿产了？那可都是银子啊！

可惜了，正如姓郭的所说，这里是陇西，不是陵州！

郭业见着对方继续一言不发，心里貌似继续纠葛煎熬着，于是趁势对庞飞虎，关鸠鸠，朱胖子等人喊道：“兄弟们，将漕帮的弟兄们统统带回江心岛，好吃好喝供着，明日，我们便组建漕帮，还岷江一个朗朗乾坤！”

砰！

言罢之后，只见他从几丈高的擂台之上一个健跃，英姿勃发地跳将下来，稳稳落在地上。

然后大手一挥对着众人喊道：“我漕帮的弟兄们，莫要垂头丧气，莫要自行惭愧，从今天开始，你们便是漕帮中人，挺起胸膛，堂堂做人，谁也奈何不了你们！”

“庞飞虎，带你的百人队，前头开路！”

“关鸠鸠，朱胖子，你们回县城采购粮食，准备江心岛上一切供给。”

“阮老三，张小七，甘竹寿，孙明延，你们收拢漕帮的兄弟，分批次出陇西县城，咱们岸边集合。”

“二牛，带上你的百人队殿后，谁敢追击，给我老子灭了狗日的。”

“记住，不要有任何顾忌，一发现不对，天王老子来了也照砍不误。”

说到这儿，眼神似有似无地闪烁在陵州果毅都尉范通身上，幽幽说道：“刀剑出鞘，是要见血的！”

“你……”

范通再次被郭业隐晦的威胁给气到了，奈何人家形势比人强，好汉岂能吃了眼前亏？

麻痹，姓郭的，今天算你狠，老子忍了！

而此时的郭业已经夹杂在水匪的队伍中，与众人一起规划分配，徐徐分



队分批次将这一万水匪缓缓带出了荒废地。

朝着陇西城外奔去。

目的地，陇西岸边；终点站，岷江之上江心岛。

对郭业来说，后有大事要办，时间紧迫，漕帮之组建对他在陇西的基业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

.....

望着郭业缓缓消逝的身影，范通枣红的脸色退却，变成铁青僵硬，垂着地双手紧紧握拳，咬牙切齿恨恨说道：“姓郭的，算你狠，来日方长，咱们走着瞧！”

太恨了！

一个堂堂六品果毅都尉官，竟然被一个小小的八品兵司给欺辱成如此惨状，这个气，焉能生吞活咽下去？

## 第203章漕帮总舵主

过了两个时辰，一万多水匪被逐一分批次登上了岸边的银琅船，仅有两艘银琅船明显装载不下这么多人。

情急之下，郭业又让关鸠鸠挤牙膏似的挤出团练军中最后一点银子，在岸边附近的渔家中征召了大大小小近五六十艘小船，浩浩荡荡开往了江心岛。

远望江面，大船小船，白帆点点，甚是壮观。

约莫到了黄昏时分，几十艘船只才徐徐靠岸，到了江心岛浅滩。

打发走那些征召而来的渔船之后，郭业命众人将这些初登江心岛的水匪带回团练军营地，先暂时安置下来再说。

到了营地，拢共才一百来栋小木屋，怎能住得下这么多人？没招儿，除了营房中挤得拥挤不堪之外，就连操练场地都开始搭建起临时的草庐，以供余下之人容身。

留下阮老三和张小七等人练兵场上督工之外，郭业带着朱胖子，关鸠鸠，庞飞虎，孙明延，还有程二牛等人回到了自己的大营房中，商榷后续的一些事宜。

还是那句话，繁杂琐事一桩接一桩，时间根本不够用。

大营房中，众人聚首议事。

郭业还未坐稳，先前卧底水匪窝中的孙明延已经迫不及待地追问道：“小哥，那啥，这漕帮是否真要组建啊？”

“废话！”

郭业白眼相加，哼道：“不组建漕帮，我费那个劲干嘛？如今江面已无匪患，届时江上来往船只肯定多如牛毛，那些商贾们会放着运输便捷的水运不走，去走那费时费力崎岖难平的山路？组建漕帮，呵呵，才能捞大钱，不然费劲巴拉剿匪作甚？”

钱袋子朱胖子已然眉开眼笑，抢先插嘴道：“是极是极，岷江水运即将开始繁盛起来，呵呵，这江面设上几道关卡，就好比端上一个聚宝盆，再也不愁银子短缺了。”

朱胖子心急如焚，郭业自然知道，前些日子筹备和举行英雄大会，差不多已将早前得来的那些银子花得精光。

开源节流，不开源，哪里来得银子？

朱胖子的话顿时引起了众人的共鸣，纷纷点头称好，一番辛苦总算初见成效，也算是苦尽甘来了。

唯独孙明延脸色没有欣喜，反而有些焦急，扭扭捏捏地问道：“那啥，小哥，这漕帮组建之后，这总舵主的人选该是何人呢？”

“切！”

在坐的程二牛顿时鄙夷了哼了一声，大声叫道：“咱小哥之前赢了擂台赛，当然他才是漕帮的总舵主呗。咋地？你老孙你想干干这总舵主，过把瘾不成？”

“哈哈……”

“老孙真逗！”

“孙兄还真是志向高远啊，这漕帮总舵主可是岷江之上的扛把子，江上霸

主，等闲人岂能胜任？”

程二牛一番奚落之后，在场诸人，就连关鸠鸠这个臭酸丁都纷纷取笑起孙明延来。

孙明延顿时面红耳赤颇为尴尬，当即粗着脖子争道：“孙某人就是要当这总舵主，有何不可？你问郭小哥，是不是这个理儿？”

说完，眼神希冀地望着座上的郭业，渴望地翘盼着郭小哥嘴中能够说出一个是字。

谁知郭业就不言语，反而一副笑意盈盈地神情望着孙明延，好像在等待着什么似的。

孙明延见状，心里突慌，心道，难道事情有变？

我靠，忙前忙后委曲求全，冒死卧底周旋匪窝，竟然换来这个待遇？

当即焦躁地冲着郭业喊道：“小哥，你怎能言而无信？你当初可是答应过我，漕帮组建那日，便是我孙明延登上总舵主之位那天，不然我怎会单身赴险入匪窝？咋地，咋地，现在过了河就想着，想着拆桥？……呜呜……不带这样欺负人的，当初可是你，呜呜，你，亲口答应咱的？咋能这样，做人咋能这么不厚道？呜呜，老孙心里那个憋屈哇……”

说着说着，声调渐渐颤抖，越说越心酸呢，猛然悲呛。真是孙明延哭腔一出，谁敢与之争锋？

顿时，整个答应中充斥着孙明延这个蜀中汉子独特的哭腔，绕梁三日谈不上，众人洗耳三天，那是必须的。

哭得真叫一个难听，就跟老母鸡下蛋难产，一个硕大的鸡蛋愣是卡在肛门上下不来似的，好听不到哪里去。

众人纷纷蹙眉，心中一一啐道，好端端哭个球，莫非小哥真的答应过他？

郭业看着孙明延现在这般操性，拍案而起，呵斥道：“哭哭哭，哭个蛋啊，瞧你那个揍性，咋就这个德性改不了呢？老子什么时候说过不守承诺啊？”

“呃~~”

孙明延闻声立马打了个响嗝儿，止住了嗓子眼的哭腔，泣声戛然而止。

继而一副怔怔眼神望着郭业，喃喃道：“我还能当总舵主？”

天！

郭业貌似有些后悔了，万名帮众的漕帮总舵主，就这出息这尿性？

但还是点点头回答道：“你见我何时说过的话，又收回来过？”

有戏！

孙明延立马破涕为笑，不顾眼角鼻涕在脸上肆意横行，一副恭维的神情点头赞道：“哪里哪里，小哥怎会轻毁承诺，这陇西县城，益州地界，岷江八百里江上，谁不知道咱郭小哥那是季布一诺，重于千斤。”

啦啦啦~~

在场众人将眼神全都集中到了郭业的身上，眼神中透着疑惑，貌似想让郭业给他们解释一番，这个承诺是啥时候的事儿。

孙明延这厮当万人漕帮的总舵主？这也忒儿不靠谱了。

这厮勇则勇矣，但有程二牛勇吗？

这厮忠则忠矣，但有庞飞虎忠吗？

这厮鬼则鬼宜，担忧朱胖子鬼吗？

就不说这三点，就冲着这厮动不动就哭哭啼啼卖弄悲情的屁样，也不是总舵主的料啊？

看他哭起来的那个尿性，连关鸠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臭酸丁都看不过去，心中怨道，狗日的真是好命道，比咱老关还爱哭哭啼啼之人，也能干个总舵主，啧啧，祖上积德了。

郭业知道，必须给手下之人解释一番，便将自己当初如何安排孙明延卧底王八斤匪窝，如何潜伏在王八斤身边探听一切有用信息，并对他以总舵主之位允诺的事儿，一一讲了出来。

众人听罢，心中对此事只有一个看法，那便是，孙明延这厮，生了一副好命。

既然郭小哥都已然许下诺言，众人谁会不同意？

殊不知郭小哥平日最在意的就是手足兄弟之情，与轻不许诺，一旦许诺必定是一诺千金重。

如果冒然因为自己心中的那点小嫉妒，而劝诫郭小哥，毁了孙明延今天的前程。

那么明日，他们也可能会重蹈孙明延的覆辙。

损人不利己之事，只要脑子不傻，没人会去干。

如今郭小哥亲口许诺，孙明延做这漕帮总舵主，那么就是尘埃落地之事，谁也不想也不能去更改。

当即纷纷改变脸色，一一站起身来道喜。

就连最先取笑孙明延的程二牛也走上前来，极为热情地拉着孙明延的胳膊，龇牙咧嘴哈哈大笑，说道：“老孙，你小子就是命好啊，啧啧，管着偌大一个万人帮派，你小子真是祖上积德。以后有啥好事，可不能忘了咱二牛啊？”

孙明延此时已是脑子晕乎乎如坠云端，心中那个美滋滋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想想看，当初只是城南街头一个混混头子，曾几何时，自己竟然能做到万人帮派的老大，这对于一个街头混混古惑仔来说，这简直就是出人头地之事啊。

看着孙明延飘飘然然的模样，郭业也能理解，也未加呵斥，而是提高声音喊了一声：“静一下，既然漕帮总舵主之事搞定，那么接下来就议一议另外一件事。”

郭业一声喝令，营房中诸人徐徐止住了自己的声音，看着郭小哥。

一小会儿，房中就安静了下来，就连孙明延都知趣儿地走到一个角落搬来墩子，老实坐了下去，一人偷着乐儿。

肃然寂静，鸦雀无声，甚好！

郭业心中较为满意点点头，然后对着诸人说道：“下面这个事情，决定诸位的前程与命运，当然，也与你们的性命有关，容不得有半点马虎。所以郭某人没有擅作主张，需要征求一下你们自己的意见。”

嘶.....

众人脸色顿时变得更加严肃，纷纷嘴中抽着冷风，因为这是郭业第一次如此慎重严谨的说话，而且还是与他们商量。

看来这事儿，真心小不了。

郭业见着众人有些发愣，又补充点醒了一句：“此事只能出我口，入你们耳。离开这大营房，谁也不许给小哥瞎传，否则，连兄弟都没得当！”

## 第204章表态

就目前而言，能够郭业如此谨慎对待，入得众人耳，却只得出自他口的事情，除了偷摸前往北疆从征讨突厥大战中捞功劳这件事儿，还能是什么事儿？

如果让益州倒霉刺史卢承庆知道郭业有这个心思和打算，那还不坏了菜？

即便卢承庆再怎么不得意，但始终还是郭业的顶头上司，从四品的益州刺史要碾杀一个小小的兵司佐官，百般花样与手段自是绰绰有余。

因此，郭业怕对着众人讲出这件事之后，人多口杂传扬出去，还未出发就传进卢承庆的耳中。

但是卢承庆简简单单一个命令，未经本官允许，严禁私自出川。

次奥，那纵是想得再怎么远，计划得再怎么周全，那都是水中捞月，不能成行。

再说了，这老小子还盘算着让郭业押解精心准备的沙盘进长安，以期能够博得皇帝一笑，简在帝心，最终一纸诏书，让他衣锦归长安呢。

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还允许郭业去干私活呢？这不是要毁他堂堂益州大刺史的前程吗？

.....

众人听着郭小哥说得如此慎重，绝非是雷声大，雨点小之事，当即纷纷点头，一脸肃穆不吱声，静静听着小哥的讲话。

郭业唔了一声，对着程二牛挥挥手，示意他站在大营房门口警戒，防止有人偷听，嘱咐道：“五十步之内，不允许有人靠近！”

程二牛听命行事，如铁塔一般堵在了营房门口，活脱一个守门巨灵神。

随即，郭业这才将自己打算率着众人出蜀中去北疆，跟突厥人干一把捞个天大的功劳。

他当然不会跟这众人说，哥们现在连突厥颉利可汗几时兵败，几时灭国，几时被擒，逃跑路线如何都清楚，这鬼话说出去，大家非把他当疯子不可。

无奈，他只得用忽悠康岳山的办法，故作高深莫测地推算着北疆此时的战事及走向，然后又将最新的动态告诉他们，并且点出了康岳山已然同意康宝带着六百府兵偷摸随自己出征。

众人听着郭业徐徐讲来，即便心里有所准备，但仍旧被震惊得里焦外嫩，一个个瞪大了眼睛，嘴巴张得足以塞下一个鹅卵那般大笑，这幅表情持续好久，皆是一言不发地望着郭小哥。

显然，他们也被郭业天马行空的想法给镇住了。

太刺激了！

最后，郭业霍然起身，信心百倍地拍着胸脯喊到：“小哥相信，我大唐军队在多位将帅的统筹下，此战必胜。突厥与我大唐乃是宿敌，如此至关重要一战绝对是惊天动地的一战，如若此战大胜，你们自己想想看，这得是多大的功劳？”

他隐约记得，这战之后，李靖从兵部尚书之位直接窜进了贞观四年的宰相班子，想想看，一个军事统帅从武转文，直接进入朝廷文官梦寐以求的宰

相班子里，这是何等的荣耀？

这里自然也有卫公李靖自己牛逼闪闪的本事，但抛开这些，若没有这份功劳，太宗皇帝李二这么精明的人怎么可能会允许一个在军中有如此声望的人，进入宰相班子呢？

难道他不怕李靖功高盖主吗？

显然，他之所以这么干，是因为北灭突厥，实在令他太高兴，太兴奋了，忘乎所以了。

至于其他各道参与作战的行军总管，如李绩，张公瑾，柴绍等人，皆各个分到了各自应得的功劳，而且都是天大的功劳。

郭业清楚这一切的来龙去脉与最终结果，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放弃，看着如此天大的机会在自己眼前悄悄流逝。

待得众人慢慢恢复了正常状态，郭业才缓缓坐了下来，甩下一句话：“此事事关重大，如若能成，他日立了功，大家都能有个好出身；如若在北疆失败，呵呵，也许此生再也无缘回到蜀中老家了。”

嗡～～

在场几人听完郭业的话之后，已然彼此对视，窃窃私议起来。

没啥好人缘，唯有紧抱郭业大腿的关鸿鹄倒是第一个表态，文绉绉地说道：“大丈夫，当血洒疆场，马革裹尸，才不枉来这世上走一遭嘛！学生不才，愿跟随郭大人前往北疆，虽无孔武之力，却也能在大人身旁出谋划策！”

好一个不要脸的关鸿鹄！

这是在场其他人共同的心声，关鸿鹄抱着什么心思谁会看不出来，这小子现在无亲无故在陇西又无根基，还身负命案干过山匪，离开郭业只有死路一条。

麻痹，这孙子是没得选才会做出这个选择，整的自己跟个忠肝义胆两肋插刀的英雄汉子似的。

郭业自然也是知道关鸿鹄打得小算盘，但是既然人家愿意跟随自己前往北疆，那还有啥说得？

当即点点，赞道：“儒门之中有好汉，关书办当我一个，以后小哥亏不了你！”

“嘿嘿，大人谬赞，学生汗颜啊！”

说完下意识地瞟了一眼朱胖子，有点挑衅的味道。

这挑衅的眼神正好被朱胖子逮个正着，这厮还在犹豫到底去不去呢，活了这么多年，连益州都出过的他，怎么会有胆气前往北疆呢？而且还是去北疆与传说中彪悍的突厥人干仗。

不过好死不死，让他逮到了狗日的关鸿鹄那道嚣张的挑衅眼神，心中顿时怒火大盛，这不是明显看不起我朱胖子吗？

你以为就你小子会表忠心是吧？

你行，老子也行！

当即起身对着郭业喊道：“小哥，给俺老朱几天时间安顿一下家中婆姨，老朱也随你去北疆。虽说咱不懂马上打仗，但是替你管个钱粮啥的，绰绰有余。再说了，能替小哥您精打细算筹划钱粮的，除了老朱，还能有谁？”

言下之意，后勤大管家这种活，除了我朱胖子这个贴心人，还能有谁值得小哥你信任？

霎时间，一副舍我其谁的傲娇姿态，随着不停颤动着的肥乎乎的浑身赘肉，尽显而出。

关鸿鹄见状，心里酸酸地别了过去，管钱粮这种事儿的确都是心腹之人才能去管，朱胖子正好戳到了他肉痛的地方。

别过头去之后，心中呸道，得意个啥？不就追随郭大人的时间久一点吗？呸，小人得志，哦不对，胖子得志。

见着关鸿鹄和朱胖子这两个没有武力值的人都表了态，庞飞虎，邵啸，包括门口的程二牛等人怎么可能还矫情下去？

有这两人在前头表示愿意跟随郭业前往北疆，剩下的人别说矫情，就连拒绝都困难。

不然的话，将会受到整个郭家班的唾弃与鄙夷不可。

郭业在众人思虑表态期间，一句话未曾讲过，只是静静观望。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也委实没有让他失望，至少众人都愿意跟随他前往北疆，不枉与他们兄弟一场，平日对他们照拂有加了。

就在郭业准备起身和众人简单嘱咐几句之时，心思较之他人的确有些泛滥的关鸿鹄又提出了一个摆在眼前的困难。

那便是如何能让刺史卢承庆答应他们出蜀中奔北疆？

偷偷摸摸出去，现在看来可是有点不靠谱了。

毕竟郭小哥现在也是益州六县有些影响力的人，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眼中。

别说带着这么多人离开益州府，离开剑南道了，动静一出肯定小不了，到时候卢刺史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届时，如果他不允准的话，又如何应对？

郭业听着关鸿鹄的提问，唔了一声点点头表示自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然后说道：“关书办到底心思细腻，你这一问也正问道点子上，不过此事不难，正好有一件事情给我们光明正大出川带来契机。”

说着，眼角颇有些趣味地看着众人，轻轻说道：“这事儿啊，也要感谢咱们这位卢刺史。事情是这样的……”



## 第205章编织的美梦

“押运贺礼进长安？”

“让咱去帝都长安？”

“呀呀呀，这可是稀罕事儿啊，长安帝都，天子脚下耶！！！”

在场诸人听着郭业讲起卢承庆让他率人押解沙盘进长安之事，顿时引来几声惊叹与讶然，言语中透着丝丝喜庆。

唯独程二牛一把掀开门口布帘闯将进来，一改往日憋气，满脸煞气地沉声表态道：“要去你们去，俺二牛死也不进长安城！”

众人还在错愕这傻大个咋反应如此激烈，郭业却是听出了程二牛话间的个中韵味。

心中立马冒出一个想法，莫非二牛还去过长安，或者在长安生活过？

而且貌似对长安格外忌讳。

难道这厮还有什么事情是小哥我不知道的？

刚想张嘴问询程二牛，谁知这小子也是个狗脾气，说完那句话之后便调转方向，脚步躁动地奔出了大营房，不知去往何处。

这突然变故将在场诸人再次愣住了，纷纷在想，这小子到底抽的哪门子疯？

郭业抬手示意众人噤声，寻思着，看来自己也得找个机会跟二牛好好谈谈了。

做兄弟这么久，今天才发现他心中竟然装着一个连自己都不曾知道的秘密，也许称作伤心往事，更为恰当。

郭业甩甩头，将程二牛之事先搁在一边，对着众人说道：“呵呵，长安咱们肯定要去，但不是现在。我的意思很简单，既然卢刺史要求我们护送宝物出川，那么咱就借着这个由头，跟他伸手要钱要粮集结兵马，索性正大光明地出川，出了蜀中剑南道之后，咱们再去哪里，就不是他说了算。你们懂我的意思不？”

“呃……”

众人顿时陷入沉默，消化着郭业这话中隐晦之意。

关鸬鹚则率先反应过来，摇头晃脑文绉绉地说道：“略懂略懂，兵司大人的意思是说，咱们假借替卢刺史押送宝物进长安的由头浩浩荡荡开拔出蜀中，出了蜀中之后天高皇帝远，海阔任鱼跃，想干啥就干啥，直接杀向北疆，掺和进突厥战场中去赚些大功劳，您看学生说得可对？”

“对，对极了，不愧是本官身边的关书办！”

郭业点头交口称赞着关鸬鹚。

赞罢，关鸬鹚这厮自然又是沾沾自喜，手中鸡毛扇摇得更加欢实，仿佛被摇鸡毛扇，智商立马降到最低下限。

沉默中的朱胖子看着关鸬鹚这番尿性，气得牙根痒痒，心中啐道，揍性，啥事儿都有你，显摆你能耐是不？

当即对着郭业不无担忧地问道：“小哥，难道你就不怕事后卢刺史的问罪么？这未经他的允许，未得兵部批准，擅离本州跨境作战，就连折冲都尉府都没这个权利呢。”

“是啊……”

朱胖子话一说完，庞飞虎，邵啸等人纷纷垂下脑袋，轻声附和道。

就连刚才还在臭得瑟的关鸠也觉得自己疏忽了这事儿，兵司大人兴许有些冒进了，这样可不妥，大大的不妥。

这厮刚想出声儿提醒郭业几句来着，谁知郭业突然脸色发狠，说道：“以后事以后谈，富贵险中求，不去搏一搏，哪里来得富贵？”

说到这儿，声调一变语重心长起来：“再说了，如果咱们取得大功，还需忌憚卢刺史事后问罪和翻旧帐吗？呵呵，如果咱们兄弟运气好，擒下突厥颉利可汗，哈哈，就发达了！届时还要回这蜀中益州来受卢刺史的鸟气？”

说得口干舌燥，当即咽了口唾沫润润嗓子，继续说道：“到时候肯定是押着突厥贼酋赴长安，皇帝一高兴，给咱来个论功行赏，擒拿突厥可汗，你以为等闲小功劳呢？封个万户侯都绰绰有余，切，到时候都把家里人接到长安去，咱也在帝都长安，天子脚下，买房置地，过过京城贵族的瘾。你们说，是不？”

正如郭业所说的一切，其实也是他心中所想的一切，这小子一开始就想着利用自己知道的历史轨迹走向，趁机去抓颉利可汗这头大肥羊。

他这边说完反问一声之后，却是久久得不到众人的回应，再看一眼在场几人。

麻痹，就这点出息！

原来一个个都闭目养神，纷纷陶醉在郭小哥编织的美梦之中。

擒贼酋，进长安；

论功行赏万户侯，买房置地做个长安人。

想想都美！

郭业说完话许久，竟然没有一个人回应，皆不愿意在郭业编织的美梦中醒来。

不用说了，看这些人此时此刻的情形，出川之事，板上钉钉。

当即，郭业看向蹲在墙角正掰扯着手指头的孙明延，这厮也是好心性，不为外物所动，正一边掰扯指头一边盘算着如何将漕帮打造成蜀中最强最大的帮派。

想着有些乏累了，孙明延索性将身子倚靠在墙壁上，嘴角淌着哈喇子，想象中在他手中发扬光大的漕帮是如何一个景象。

届时，自己登高一呼，蜀中万人，十万人，百万人遥相呼应，纷纷拜服。

大唐十道三百多州郡的江湖武林中，谁提及漕帮孙总舵主，不竖起拇指赞一个，真好汉真英雄！

“啪！”

“喂，醒醒啦，别做梦了！”

郭业直接弹了孙明延一个脑门，直接将他打醒，然后说道：“三天之内，帮我从漕帮中选出一千八百个青壮出来，最好是会些刀把式的，届时与我六百团练兵，还有康宝的六百府兵，凑足三千人整，一起出川赴北疆！”

孙明延虽然吃疼醒过神来，但还是有些乏累，木讷地点头称是，言称三日内保证挑出一千八百青壮来。

郭业又扯着嗓门叫醒了其他几个做梦之人，让他们好好准备准备，要回家的就回家，有老婆孩子的先团聚团聚，三日后，江心岛上集合。

朱胖子，庞飞虎等人相继离去，唯独关鸣鹤一人没有离去，留在郭业身边。

郭业知道，关鸣鹤这小子也挺惨，如今别说是家人，连个说得上话的朋友都没有一个。

刚想让他随自己一块儿回陇西县，到自己家先住三两天，然后再回江心岛。

怎么着，他郭业也是有家有室之人，真要远行，即便他一个人主意再打，家里那边也要通个气儿不是？

不过还未说出口，就有一团练兵士卒在外报告，说是宾客来访。

郭业吩咐请进来人，谁知布帘掀开进来得是一女的。

原来是吴秀秀身边的贴身丫鬟春香。

这丫头以前可是不咋待见郭业这位吴家假姑爷，不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

如今的郭业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就连她家老爷吴茂才都要看郭业的脸色，仰其鼻息而在陇西横行。

她一个小小丫鬟还敢炸刺儿？

只见春香进来之后对着郭业盈盈道了个万福，异常乖巧欢快地说道：“奴婢给姑爷请安了，我家小姐命奴婢来岛上请姑爷速速回家一趟。”

吴秀秀找我？

速速回家一趟？

郭业显然有些诧异，吴秀秀这小丫头可还没到对自己如胶似漆的份儿上，这么着急请咱回去干啥玩意？

当即打趣着问春香道：“咋了？你家小姐可是许久没有见到我了，故意差你来请我啊？啧啧，让你一个小丫鬟片子渡江上岛来催我回家，这是有多想我啊？”

唰~~

春香两腮顿时浮现飞霞，她不是傻瓜，怎能听不出郭业的话里有话啊。

羞愤之余心中更是啐道，姑爷还是跟以前那般，一如既往的不要脸哩。

不过今天她确实是另有其事而来，赶忙对着郭业说道：“姑爷许久没回家，小姐自然是想的哩。不过今日小姐差婢子上岛，是为了姑爷的好友马元举马大人呢。”

马元举？

我擦，郭业心中痛骂自己，这段时间忙前忙后，竟然将马元举给疏忽了。

貌似上次他渡江送信之后，自己就再也没见过他一面了。

这厮不是说开春进京赴考吗？

难道出了什么状况不成？

当即，郭业急急催问道：“快点说，马元举怎么了？”

## 第206章马元举即将离去

春香不知道姑爷为何会反应这么大，但还是老实地回答道：“马大人昨日去了福顺巷的郭府，姑爷没在家，是小姐接待的，好像是说马大人要走了，要请姑爷和小姐在一品楼吃饭来着。”

说到这儿，努努嘴指了指自己，说道：“这不，我家小姐今日就派奴婢来寻姑爷，让姑爷一更时分要到家，赴马大人的宴。”

春香说完，郭业懂了！

马元举这是真要走了，要进京赴考而去。

他这个犟驴脾气没啥人缘，在陇西县城中就自己和他最好，他是要临走之前，请自己夫妻吃顿便饭啊。

突然，听到春香说到马元举设宴的地点订在一品楼，忽觉好巧，诸多思绪顿时如泉涌一般袭上心头。

一品楼，那是他俩从认识到相知，到惺惺相惜的见证者。

响起马元举当初戏耍自己，让自己结了好几次帐，后来自己也学乖了，反将他一军。

貌似那次，马元举兜里没带银子，就被一品楼的伙计，掌柜，大厨给团团围住了，当众出了丑，尴尬异常。

扑哧……

郭业没来由的失笑出来，想着往事，尽是两人彼此友情的美好记忆。

不过想着想着，心中也是有些酸涩，这老犟驴真要走了，就他这看不惯逮谁就咬的直性子，去了长安，能混得开吗？别人欺负他怎么办？

他为官清廉，俸禄微薄，平日没什么积蓄，去了长安，银子够花吗？

还想着要主动设宴请老子吃饭，这老犟驴，真是银子多得骚包了不成？

不知不觉中，郭业感觉双眼发涩，有些湿润的东西在眼眶中打转。

发觉不对，这厮为掩自己的失态，连连对着春香说道：“你先回去，跟你家小姐说，我过会儿就回来，让她准备几百两银子放进包裹里，就说是我让她送给马功曹夫人的。”

春香知趣儿地喏了一声，然后急忙转身出了大营房。

待得春香走后，郭业也收了带关鸬鹚回家的心思，叮嘱他几句，让他在岛上先照应着其他事儿，他先回城一趟。

关鸬鹚点头称是，离开了大营房。

郭业一番准备，叫来三两个士卒随他一道，奔向岸边准备渡江回陇西。

……

……

回到陇西，已近一更时分，天色昏暗。

不过福顺巷中已经有辆马车停在吴府的门口，赶车之人显然认识郭业，远远见郭业从巷外走进来，连连打招呼道：“姑爷姑爷，小姐已经在车中等候多时了。”

没错，正是吴家的马车。

吴秀秀已然在车中传来声音道：“郭业，赶紧上车吧，马大人估计已经在一品楼等候多时了，误了赴宴时间，委实失礼呢。”

郭业嗯了一声，吩咐那几个随行的士卒无需跟随，先回郭府。

然后这才登上了吴秀秀的马车，不一会儿，一记清脆扬鞭的声音，马车前行木轮滚动。

郭业在车中坐稳，无心撩拨吴秀秀，两人在马车中一路无话，徐徐赶往城北那边的一品楼。

哒哒哒……

约莫过了半柱香的时间，马车驶进城北，绕了几条小街穿了一条巷子，停在了一品楼前。

郭业与吴秀秀下来马车，一品楼伙计和掌柜对郭业早已熟得不能再熟了，陇西郭业，谁人不识？

还未出声询问，掌柜的就是指了指楼上，轻声说道：“还是老规矩，马大人包了二楼。”

郭业心中哼道，这老辈驴还学人家包场，臭毛病。

随即没有理会掌柜的巴结，与吴秀秀一道跟着伙计上了二楼。

吱呀，

推门而入，

一少妇正愁眉苦脸地坐在厢房的圆桌边儿上，这女人郭业认识，正是马元举的夫人马杨氏。

而马元举这老辈驴，还是老样子，一袭青衫，身影落寞与孤寂，拎着一个酒盅倚在窗边看着外头的街景，不时咕咚灌上两口。

房门推开的响动惊醒了马杨氏，而马元举却依然古井不波，我行我素。

郭业冲着马杨氏点了一下头，轻声称道：“嫂夫人。”

马杨氏还了一礼，然后上前将吴秀秀拉扯到身边，两人本来就熟络，徐徐话起了家常。

郭业看着马元举依然没有转身，装逼范儿还是一点没有改啊。

站在马元举的身后，对着他的背影轻轻一叹：“些许日子不见，你消瘦了！”

“嗝儿！”

马元举毫无仪态地打了个酒嗝，缓缓转身冲着郭业苦笑一声，说道：“你小子别假惺惺的，马某就受不了你这个。以前你一说好话，我便心中打颤，八成你小子又惦记在哪儿挖坑等我了。”

言语随意，跳脱俏皮，毫无心防，确实，马元举与他郭业，乃是交心。

郭业被马元举敞开心扉这么一说，不由哈哈笑了起来，有些放浪形骸地感觉。

泼天大笑引来了吴秀秀和马杨氏两个在一边话家常的女人，看罢之后，相继彼此无奈地摇摇头，男人的事儿，她们女儿真不懂。

郭业笑罢之后，问道：“几时走？”

马元举继续拎起酒盅灌了一口，说道：“明天清晨便走，不然也不会这么着急将你寻来见面了。”

郭业诧异问道：“这么急？”

马元举点头道：“此去长安路迢迢，不早点动身就怕误了开春的科举啊！”

郭业点点头表示知晓，然后两人又沉默了下来。

一时无话，唯有一个傻站着，一个傻喝着。

约莫过了马元举酒盅见底，郭业腿脚站着发酸，两人这才又彼此对视了一眼。

马元举抢先说道：“你最近的所作所为，我都知道，郭业，你果真没让我失望。英雄大会，铲除岷江匪患，功德无量啊！”

郭业摇摇头，问道：“先不说这个，我想问你一句，不走行不行？赴京赶考，不止千里迢迢，京城之中更是人才济济，各地才子共聚帝都，开春科举肯定又是一场龙争虎斗，咱就不去掺和了，行不？”

言语之中，担心牵挂之情，不予言表。

马元举执拗地摇摇头，说道：“非去不可，进士及天子门生，然后主政一方造福万民，最后进入庙堂位列宰执，是我这辈子的梦想。我始终相信，站得越高，机会越大，而且也更容易施展我生平抱负，莫要劝我，我心意已定。”

郭业不是不知道马元举的志向，但是京城科举无异于鲤鱼跳龙门，过江之鲫何其多？

一个进士都是龙争虎斗了，更别说什么进入庙堂位列宰执了。

宰执是什么？不就是进入宰相班子吗？而且是宰相班子中排名第一的宰相。

这他妈是多么艰难的事儿，不对，不应该说是艰难，而应该说是渺茫。

宰相之位真这么容易得到，那卢承庆那倒霉蛋也不会有如此深厚家世背景的情况下，还熬到六十大几，才做了几年的过渡宰相。

最后还不是让武则天给一脚踹下宰辅之位吗？

这老羴驴真他娘的不是一般的羴。

既然多说无益不听劝，郭业也就顺其自然不再强求了。他愿意试就让他试吧，反正将来他撞了南墙，回来之后自己能帮衬他一把就行。

真正的朋友，不讲求荣耀时的分享，而在乎落魄之时的扶持。

郭业一直这么认为。

马元举看了眼沉思中的郭业，问道：“郭业，你我朋友一场，下一次见面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身无长物，没什么能送你的，这样吧，你现在应该还没取字吧？索性，由我来取吧！”

“字？”

郭业被马元举这不着调的询问没缓过神儿来，下意识脱口反问道。

马元举误以为郭业不懂字是何意，不由蹙眉有些苛责道：“早就要你多读些书了，如今你已是八品兵司，怎么连字是什么都不懂呢？说出去不是貽笑大方吗？”

我靠，谁不懂了？字嘛？不就是诸葛亮，字孔明嘛！

不过马元举并未来得及让郭业辩解，继续絮叨道：“男子二十冠而字，你如今年方十七，再过三年便要冠礼取字了。就好比，我，姓马，名周，字元举，想当年……”

郭业听着马元举讲起自己的名与字，不由笑道：“哈哈，原来你叫马周，咱俩认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就叫马元举呢？看来我这当朋友的，有些不靠谱啊，哈哈！”

马元举，马周，倒是顺口！

马周，

马周？

马周？？？

郭业嘴中念叨了马周二字，突然发疯了似的一把拽住马元举的胳膊死命摇晃着，面孔神情有些怪异，声嘶力竭地低吼道：

“你说什么？你是马周？你是陇西马周？？？？”

## 第207章马周其人

马元举设宴一品楼，这顿饭吃得较快，再加上赴宴之时拖沓到一更时分，时候已然不早了，因而草草便结束了这顿饭。

马元举夫妇与郭业小夫妻一齐下了二楼，在一品楼门口互道祝福互嘱珍惜之后，分道扬镳。

郭业与吴秀秀一起上了马车，朝着城东福顺巷那边徐徐赶回。

跟来时一样，马车之中也只有他们夫妻二人，不过聪慧的吴秀秀还是发现了不一样的东西，那边郭业身上的端倪。

她明显能感觉到郭业自从知道马元举的名后，一直表现得魂不守舍，就连刚才与马元举吃饭之时，都有些不自然，甚至有些魂游天外。

就连马元举举杯邀请与之碰杯，他都能仿佛视而不见般，一个劲儿地呢喃自语。

到底呢喃什么，因为声音小的缘故，她是一个字儿也没听清。

总之就一句话，自从听了马周两字之后，他便开始神神叨叨，怪怪的。

嗒嗒嗒嗒……

夜中，马车继续在静谧的大街之上游走，一阵清脆节奏的马蹄之声夹着车轱辘压地的咯吱作响声环绕吴秀秀的耳边。

再看郭业，依旧那副魂游外物的神情倚靠在车壁上，再次独自一人呢喃自语着一些讳莫如深的话。

很快郭业就停止了呢喃自语，陷入了沉思，心中波涛汹涌，满脑子都是关于马周此人的信息。

马周，少年贫寒好读书，满腹经纶堪比三国凤雏庞统。武德年间出仕任刀笔小吏，因不满衙门肮脏龌龊，悲愤之下，挂冠而出。这个马元举是一样一样的呀！

为官清廉刚正不可，生平无积蓄，时常囊中羞涩累及家人，一气之下上京赴考，欲图鲤鱼跃龙门，蟾宫折桂枝，进士及第天子门生。这也跟马元举一样一样的，毫无偏差啊！

不过据史料记载，马周这次赴京赶考，因为文章直言不讳，用词太过犀利，为时任主考官的吏部尚书，齐国公长孙无忌所不喜，而将其文章雪藏之，导致马周名落孙山。为求生计在长安，他只得投入玄武门事变功臣，时任中郎将的常何门下为门客，获得银钱以养家。后因其满腹经纶与才华，多为常何出谋划策，引为心腹幕僚。

风云突变，时来运转，贞观五年，公元631年的某个早朝，太宗皇帝要求朝廷文武官员下朝之后，回家写上一篇关于朝政得失的文章。常何是武将出身，哪里懂得舞文弄墨，只得将此事交给了心腹幕僚马周。

常何交代完此事之后，马周立马伏案疾书，洋洋洒洒近千字，短短时间之内便写出了二十余条策论出来。常何见状固然可喜，立马迫不及待地將这篇文章藏进袖中，赶赴宫中面呈圣上。

这二十余条关于时政得失的策论，不就是被后人广为流传的《马周上太宗书》吗？

貌似后世大拿对此篇文章评价很高哩，就连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毛太祖都曾评价到：“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



者，纸上空谈耳。”

如此评价，可想而知，马周这二十余条策略之真正价值所在了。

常何进攻后，太宗皇帝取阅观之，到底是千古明君，一眼就看出了这二十余条策论的价值所在，而且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文不是常何这般武将所能写出。常何为人老实，自然不敢欺瞒，将马周代笔之事一一讲了出来，更是向太宗皇帝提及马周如何如何命运多舛，时运不济，却有如何如何有才。太宗皇帝闻之欣喜，立马遣人去招马周进宫。

而马周这厮也是够傲，因为竟然拒绝了太宗皇帝的求贤令，言称自己就想平平凡凡赚点养家钱买酒钱。这就更加激起了太宗皇帝的兴趣，恃才方能傲物，有点意思。行，你丫拒绝，我再请，连番请了四次，遣人送了四次求贤令，才将马周请进了宫。

就连当时朝廷中都有官员留下打油诗为凭，说什么，古有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今有皇帝四召马周皆被拒。

进宫之后，太宗皇帝屏退所有人，只邀马周一人相谈，问询那篇二十余条策论该如何具体实施。马周也不含糊，对答如流，分析独到，深得太宗喜爱。出来之后，皇帝将马周先调入掌管机要的门下省任职，一年后升其为监察御史，贞观十二年迁升中书舍人，贞观十八年迁升中书令，当上了大唐第一宰相。

仅仅用了十三年的时间，完成了其他官员可能一辈子也无法跨越的界限。从无到有，从一介布衣落魄举人，到大唐第一宰相，当为大唐政坛第一传奇人物啊！

……

……

“秀秀，刚才马元举说他真叫马周来着？”

突然，一路沉默只言片语都未曾说过的郭业突然开口，吓了吴秀秀一跳。

不过她还是点头回道：“正是啊，他姓马名周，字元举，你是他朋友，连这个都不清楚，唉，真是不懂你们男人之间的事儿。”

郭业尴尬一笑，说道：“呵呵，他可曾有说过，他除了元举这个字之外，还有其他的字吗？”

吴秀秀闻言，再次白眼相加颇有媚态，轻吟出来道：“你这话倒是怪得很，一个人怎能有两个字？不过我倒是听嫂夫人提及过，元举这个字是他的启蒙恩师穆恭取得，就是当初咱们陇西县的穆师爷。而马大人的父亲在他出生之时也取过一个字，不过他父亲取那个字的本意是希望马大人能够蟾宫折桂枝。没想到他考上举人之后，就在科场上就一直郁郁不得志，再加上他父亲过世得及早，他心中有愧，所以前些年马大人就将他父亲取得那个字弃而不用。一直用……”

“那啥，那他父亲取得字叫什么？嫂夫人可曾提及过？”

郭业打断了吴秀秀的讲解，再次急咧咧问道。

吴秀秀唔了一声，仰脸遐思一番，回道：“好像是字宾王吧。”

“宾王？”

郭业身子没来由一颤，心中笃定地喊道，是了是了，就是他了，马周马宾王，我靠，原来马元举只是他成名之前的小马甲啊！

好你个老驽驴，学啥不好，非学人家披马甲。

不过，他心中也是惊喜万分，真是没想到啊，若干年后的大唐第一宰相，在功成名就之前，竟然与我交往了这么久，老天这次终于对我开眼了。

当即郭业问道：“秀秀，我之前让你准备五百两银子的包裹，你交给嫂夫人了吗？”

吴秀秀乖巧地点头，答道：“这是自然，不用你吩咐，我也知晓怎么做，嫂夫人一向对我亲近，我怎能让她随马大人进京而囊中羞涩呢？”

好，好贤妻！

郭业再次大喜，问道：“秀秀，刚才马大人好像提过，我郭业是他马周这辈子唯一的挚友，可对？”

吴秀秀看着郭业无缘无故兴奋起来，不由奇怪，不过还是翔实回答道：“嗯，今晚马大人喝得有些多，言语跳脱放浪形骸，当真狂士。他提过，你俩相识于微末，是他此生唯一的挚友，将来如果他马周有大成之日，必要与你痛饮三百杯。”

“哈哈，够了够了，有马周这句话，老子就啥也不愁了，你管他喝多喝少，喝多了才能酒后吐真言嘛？郭业是马周此生唯一挚友，这话纵是万两黄金也不换哈！”

郭业跟个神经病似的在车中挥舞双臂，兴奋到没边儿。

吴秀秀看着郭业这番疯状，心中叹道，果真和马周一样，都是疯疯癫癫之人，到底是好友，形不似神却似，不然怎能相知相识相惜呢？

不过她还是疑惑，为何郭业在知道马周字宾王之后，竟然如此高兴若斯，刚想开口问及，突然车子猛然一顿，叮叮当当，车内一阵踉跄。

聿~~

外头赶车的车夫扬鞭一甩，高喝一声，停住了马车。

然后回头对着车内两人说道：“小姐，姑爷，到家了！”

吴秀秀在车里嗯了一声，准备下车。

突然，

郭业一把将其手臂拽住，唐突问道：“秀秀，要不，今晚去我家里住吧？”

“啊？”

吴秀秀面容惊慌，被郭业的拽手与问话打了一个措手不及，一时间不知该如何抉择。

住，

还是不住？

## 第208章怎么不行？

夜入两更，屋外骤寒，几许寒风袭扰过，刮起郭府小院一地的枯枝，风卷落叶，飒飒吟唱。

而屋内，郭业的卧室之中，却是烛影绰绰，倩影稀稀。相比于外头的寒冷，不仅多了几分燥热，更多了几分异样与紧张的气氛。

一切源头，来自于此时正在屋中坐立不安的吴秀秀。

就在此前不久，郭业在府外马车上尝试着邀请吴秀秀夜宿郭府，没想到吴秀秀竟然破天荒没有一口拒绝，郭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更是提起有重要之事与她相商，将她半推半就地请进了府中。

想想刚才吴秀秀又是犹豫不决又是踌躇不前的情景，郭业也是心中感叹一声，把这傲娇老婆骗进卧室，当真不易啊！

既然已经被骗进了卧室，下一步该如何操办呢？

郭业一时间捉急了，娘的，哥们现在越来越龌蹉了还是咋的？怎么着吴秀秀也是咱媳妇不是？想跟她同睡一屋，还用诓骗的手段，说出去真是一部厚重的血泪史啊！

屋内桌上烛台上烛光闪烁，蜡烛眼瞅着都快烧了一半，两人却是一言不发，就这么干坐着。

郭业是沉心静气默默盘算，而吴秀秀则是垂下脑袋看着地上，额前几撮发绺遮住面容，看不清她此时到底如何。不过从她放在膝盖上来回摩挲的纤纤素手，可见紧张至极。

此情此景，再回想当初洞房花烛夜的那般光景，差距可不是一般的大。

想当初，吴秀秀孤冷清傲，倾城而独立，青铜面具下尽是寒蝉声声。

完全一副傲娇女王范儿。

再看现在，小家碧玉坐立难安，虽然不见她的脸色，想必已是红霞满天飞。

完全一副受制于人的小娇妻。

仿佛这一刻，郭业已然兑现了当日洞房之外的重诺，要用百般柔情炽热红唇，劈开她这座坐封百年的冰山。

沉默，

继续沉默，唯有吴秀秀的呼吸之声越发急促与不安。

呼哧，

烛灭！

整个房间陷入一片黑暗，漆如墨色伸手不见五指。

黑暗遮蔽双眼，黑暗更使人不安。

吴秀秀忍俊不住，呀的一声尖叫起来，听着圆凳挪移的嘎吱声响，显然已是起身。

只听她突然问道：“郭业，你，你不是要和我说重要之事吗？如若没事，我，我先回去了。”

声线颤抖，犹如黑夜中被冒着幽光眼神的独狼所环饲的小兔一般，心中惶惶不可止。

郭业先是被烛光熄灭给惊起，再听吴秀秀的紧张至极的问话，心中也是叫苦不堪。

奶奶的，我的吴大小姐，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啊？

深更半夜，我把你请来我的卧室，你我又本是夫妻，你说我想干啥？

难不成我是想和你对酒三百杯，还是说我想跟你讲那十万个为什么？或者秉烛夜谈，对酒当歌到天明？

这不是扯淡呢吗？

噌，噌噌～～

听着吴秀秀好像有迈步移动的声音，郭业心中一愣，坏菜，这臭丫头不会是真想着回去吧？那不是一番辛苦，付诸东流了吗？

当即，郭业突然出声叫道：“且慢，是真有重要之事与你商谈。”

言罢，挪步的声响戛然而止，又剩下吴秀秀有些粗重急促的呼吸之声，而后不再言语，好似等待着郭业说话。

郭业立马编了一套说词儿，说道：“秀秀，可能有很大一段时间，我无法照顾我的爹娘与小妹，届时就需要你来照顾二老了。”

“嗯？”

一声带着疑惑的娇吟，吴秀秀好似听懂了郭业的意思，立即求证反问道：“你的意思说你要离开陇西一段时日？”

“是的，而且是很长一段时间，也许……”

“也许什么？”

吴秀秀显然把郭业吊起了胃口，好奇心浓重起来。

随即，郭业将自己准备率着三千儿郎奔赴北疆之事说了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漆黑夜色之中，郭业无法看到吴秀秀此时的表情，但是他从自己说话间，吴秀秀连番几声惊讶反应中，听出了对方的震惊和不可置信。

郭业一通气说到最后，更是夸大其词道：“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此次出川赴北疆，凶险异常，生死未知，唉，到时候，爹娘就托你照顾了，小蛮年纪还小，少不更事，家中之事也统统拜托你了。如果，如果我有啥不测的话，你，你就找个好人嫁了吧！”

“啊？怎么可以？”

吴秀秀又是一声惊骇，反问一句怎么可以，也不知是说郭业怎么可以有不测，还是她自己怎么可以改嫁。

不过她没有说得通透，郭业自然也听不出具体意思，见着对方貌似有些不为所动，看来还需要再加把火烧烧看。

当即，他又冲着吴秀秀喟然一叹道：“唉，可怜我郭家，几代单传，到我这儿还是这么一个男丁，如果我有啥不测，老郭家可真是要绝后了。”

言罢，吴秀秀还是没有反应，夜色之中唯有娇喘呼吸之声，貌似还正在消化郭业带个她的这个震骇的信息。

郭业见着自己已经说得如此通透了，对方好像还啥也不懂似的，心中那叫一个屈啊，娘的，哥们已经毫无节操地说到这个份儿上，你这臭丫头咋就不开窍呢？

哥们悲情牌打了一张又一张，你好歹表示表示啊？

在他的预想之中，他在说完这番话之后，吴秀秀应该是不顾矜持与束缚，勇往直前跑上来，直接扑进她的怀中，然后柔弱娇怜地来上一句，郭业，今晚我要为你郭家开枝散叶，要了我吧！

而吴秀秀竟然一点举动都没有，哪怕连句贴己话都没有，太不靠谱了！靠，丢人丢大发了。

郭业心中羞愤难当，索性破罐子破摔说道：“秀秀，要不我明天就纳个妾吧？在出征之前，先给郭业留条根啥的，总不能让老郭家在我手里，断子绝孙吧？我看贞娘就挺靠谱的，索性明日我就将她收进房中，纳为妾室吧？”

“不行！！！”

这边说完，吴秀秀第一时间做出决定，断然否决了郭业这个饿到极致的主意。

我靠，拒绝的时候，你倒是干脆哈？

郭业被吴秀秀这一弄，也来了火性，立马怒喝道：“为何不行？传宗接代，开枝散叶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再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是？我要纳妾，你还能管我不成？”

吴秀秀也不含糊，言辞犀利冷然地反击道：“我说不行就不行，别忘了，你是我招赘入婿进我吴家的！”

日他个仙人板板！

郭业顿时想死的心都有了，若非吴秀秀提及，他差点忘记了自己最初的身份，是他吴家入赘的女婿。

赘婿可不是普通女婿，上门当了人家的女婿，别说纳个妾了，就连将来儿子都要姓他吴家的。

昏招，一记昏招啊！

老爹，老爹，你干了一记蠢事啊！

郭业心中忿忿不平，上门女婿无尊严啊。

不过他还是不服输，近似耍无赖地喊道：“赘婿个屁啊？你见过哪家赘婿不能和妻子同床共枕的，老子要传宗接代，你偏偏不肯，这算哪门子的夫妻？纳贞娘为妾，万一在北疆战场上，老子光荣了，至少还可以给老郭家留个根。你呢？你行吗？”

哇哇一阵叫，近乎歇斯底，郭业这回真的怒了。

“怎么不行？贞娘能行，本小姐也行！！！”

吴秀秀一句似赌气似决意的话，却如炎炎夏日中，一桶凉彻心扉的井水，直接从郭业的脑袋浇灌到脚底，从头到脚，躁火全熄，来了一个透心凉！

## 第209章调教吴秀秀

呼哧～～

郭业吹燃火摺子点亮另外一盏烛台，一丝火苗腾起，烛光徐徐照亮整个房内。

熄灭火摺子后，郭业借着烛台上摇摆不定的烛光，看到了嚷嚷一声“我也行”之后的吴秀秀。

此时的她，两腮酡红，飞霞漫天，眉黛不再清冷，多了几分小女人的娇柔媚态。

“那啥，你说你也行？”

郭业半点都淡定不住，鬼使神差地问上了这么一句二逼话。

说完之后郭业立马后悔了，暗暗责骂自己，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还矜持个什么劲啊？

直接扑倒，推倒不完事了吗？

霎时，郭业心念一动，脚步跟着挪动，三两步就来到吴秀秀跟前，仅有一步之遥。

刚要再进一步，吴秀秀突如惊弓之鸟般，娇弱身子侧退几步，闪过了郭业的正面突袭，惶惶喊道：“你，你别过来，我，我……”

“吴秀秀，你不会言而无信吧？好妹纸，应该一诺千金重啊！”

郭业见状，心里咯噔一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脱口而出。

吴秀秀躲开了郭业恣意可侵的范围，将身子贴在床榻旁的木雕屏风上，惊骇道：“本小姐，我，我要什么一诺千金？那是你们七尺男儿说的话，我只是一介女流，刚才说得做不得数。”

郭业听罢，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靠，这种事儿还带反悔的？

奶奶的，这个时候你知道自己是弱女子了？想当初傲娇欺凌小哥的时候，你咋不知道自己是一介女流？在我爹娘面前毁我的时候，你咋不知道自己也是弱女子呢？

欺人太甚，吴秀秀！

郭业顿时怒容尽现，心中愤愤不平，气得咬牙切齿看似一脸狰狞，破口骂道：“好，吴秀秀，这是你逼老子的！”

说完，砰的一声，一脚将跟前的圆凳踹翻，拔腿就要往房外走去。

吴秀秀下意识地喊道：“大晚上，你要做什么去？”

郭业正在气头上，哪里会去管吴秀秀这话到底是出于关心，还是出于什么缘故，头也不回地答道：“管你屁事？装什么丫挺？不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吗？老子这就去贞娘那儿，给她添点是非。”

言下之意呼之欲出，这是要名正言顺地告诉吴秀秀这小娘们，哥们这是要赶赴下一场，到贞娘那儿快活快活，气死你个小娘皮。

也不知道郭业这话是故意激将吴秀秀，还是出于真心，反正话已出口，覆水难收。

不过却也达到了非一般的效果。

吴秀秀果然醋意又发，娇声斥道：“不可以，你不能去，你不可以！”

“这也不可以，那也不可以，你这是要干嘛？想活活憋死老子吗？吴秀秀，你这是万恶美帝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老子要控诉，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天底下哪里有这般烂事儿？”

郭业此时就跟个欲火焚身的无赖汉，屁话鬼话囫圇话统统满嘴喷出。

吴秀秀听不懂郭业话中的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到底是神马东东，但是她能清楚感受到，此时郭业的怒火已经被燃到了鼎点，极致。

这一刻，她脑海中死守的防线有了一丝松懈与动摇。

她能感觉得到，如果自己再坚持己见，如郭业所说的冥顽不灵，也许，下一刻，郭业就将愤而离去，游回在贞娘的房外。

接着，踏足贞娘的房间，去干自己绝对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到了那个时候，自己与郭业间，真的会有一条永远都无法弥补的裂缝。

这，是她不愿意看到的。

呼~~

杂乱思绪纷纷袭来脑中，吴秀秀深深呼出一口气，傲娇胸脯猛然一挺，仿佛做出一个万难的决定一般，开口说道：“非，非今晚不可吗？”

唔？

背对着吴秀秀，离房门仅有三步之远的郭业听罢，双肩显然情不自禁地抖落一下，难不成，还真有戏？

郭业缓缓转身，心中默念，阿基米德大人曾经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看来，哥们今晚的激将法，显然将吴秀秀与生俱来的醋意激发得淋漓尽致。

醋意，善妒，女人的天性，足以翘起她内心的一切抗拒。

有戏，绝对有戏！

转身望着吴秀秀的同时，郭业暗暗告诫自己，千万不要急，不要冲动，眼前这只小鹿还未彻底放下戒心，凡事都有第一次，一定要温水煮青蛙，慢慢来，慢慢来……

随即，郭业收敛脸上暴戾与怒意，渐渐转向淡然，继而转向深情，乃至柔情。

铁汉柔情，对于女人来说，近乎核武器般的杀伤力。

郭业悄悄蠕动着脚步，柔声说道：“秀秀，你我本是夫妻，如果你心中没我，想当初东门抗击山匪，你又怎会独上城楼助我，为我壮行呢？如果你心中没我，你又怎会视我双亲如家老呢？如果你心中没有我，你又怎会为了我小妹与二牛之事与我说情呢？”

一步，

两步，

三步。

趁着自己说话吸引了吴秀秀的注意力，郭业徐徐靠近，步步进逼，继续说道：“你我最初的结合，也许是场闹剧，也许是个权宜之计，但是今时今日，你敢说，你心中没我，你对我毫无爱意吗？”

“回答我，秀秀！”

吴秀秀听着怔怔入神，浑然忘记郭业离她，如今仅有一拳之隔。

“回答我，回答我！”

“嗡~~”

吴秀秀脑中一阵嗡鸣，天旋地转，等他听清郭业的问话之后，已经感觉

身上被一股强大无比不可抗拒的力量死死困住，身体的反应告诉她，自己已经被别人揽入了怀中。

感受着对方隔着衣衫传递过来的燥热，感受着对方胸膛砰砰作响的有力跳动，感受着对方嘴中呼出的热气袭向自己的脸颊，这一刻她反应过来了。

她，已然被郭业死死抱住，困住，无法动弹。

“放，放，放，开，我！好，好吗？”

先是语气铿锵的拒绝，不过待到最后说出的两个字，却是已经有些求饶的味道。

郭业隔着她轻柔的绸裳，搂住了她的细腰，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你觉得，到了现在，我还会放开你吗？”

“我……”

“我知道你怕，但是莫要忘了，凡事都有第一次，都有一个过程。你觉得前有困阻，却不去尝试，不去破除，是处事之道吗？”

“还，还是紧，紧张……”

吴秀秀此时被郭业双手游走在背后，紧张到浑身打颤，就连说话牙齿都在打着颤儿。

郭业双手继续游走，从后背到细腰，不断轻柔摩挲与抚慰。一裳之隔，传来细腻柔软的手感让他徐徐进入了状态，闭目享受之际，不知不觉间连呼吸之声都有些急促了。

不过还是没有忘记开解诱导着吴秀秀，道：“紧张是正常的，不要怕，不要怕，闭上眼睛，跟着感觉走，你，是我郭业明媒正娶的妻子，将来，更是与我相知相伴一辈子的女人……”

“啊……”

一声娇吟从吴秀秀的喉咙中呻吟而出，顿时划破了屋内的所有寂静。

听着郭业的话，她乖巧地闭上眼睛，任由郭业将她紧紧搂住，双手在她后背上下游走，就手心触及到她翘而不肥的香臀的刹那间，她突然挣扎扭打起来，仿佛一条脱了水的鱼儿，一条在岸上扑打的锦鲤，一切都变得更加的紧凑起来。

郭业始终还没松开他紧搂吴秀秀的手臂，任由她扭打，因为从对方的扭打中，他感觉到吴秀秀的一丝情动。

紧接着，吴秀秀缓缓停摆摇晃，不过娇声喘息却越发急促和大声，郭业能分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胸口的衣裳已然被她呼出的热气而浸湿。

情到浓时人自醉，爱到深处心不悔。

郭业刚想将嘴唇凑在吴秀秀的耳垂边，说上几句浓情蜜意之话。以他的经验，这个时候说上几句甜蜜痴心话，堪比生猛催情剂还要来得厉害。

不过刚要说出口，吴秀秀突然止住急促的呼吸和娇喘，破天荒说了一句：“郭，郭业，我们去床榻那边吧，站着久了，腿脚有些发酸了。”

呃？

美人相约，怎能拒绝？

不过这个时候郭业还是拿上了劲儿，一口将吴秀秀的细嫩耳垂含在嘴中，含糊其辞地呢喃道：“别叫郭业，叫，相公！”

“唔，相公！”

“干啥？”



“腿，腿儿有点酸麻，去，去床榻那边，可，可好？”

尽管吴秀秀已然情动，但还是说话间带着娇羞与矜持。

听着吴秀秀顺从无比，郭业心中窃喜万分，无声喊道，成了，调教成功！

继而搀扶近乎强抱着吴秀秀，拖向床榻而去，不忘装逼无限地朗声道：“好，既然秀秀有这个要求，为夫又怎能不如你所愿呢？长夜漫漫，咱们这就去床榻之上，再好好沟通沟通……”

“嗯……”

## 第210章蓬门今始为君开

烛光摇曳，美人娇吟。

白纱帐中，颠龙倒凤。

郭业将吴秀秀抱得床上，一件件褪去她身上的装束，襦衣，笋裙，红绸肚兜，束胸裹布……

一地的凌乱与暧昧。

恍惚间，一具白玉观音般的酮体横亘床榻之上，白玉无瑕玲珑剔透，尽现郭业眼前。

就连右臂一点红痣守宫砂，也展露无遗。

咕咚！

郭业猛然咽下一口唾沫，眼神痴痴呢喃一声：“真，真美！”

“嚶哼～～”

吴秀秀面颊红晕羞臊地哼了一声，唤醒了郭业，这厮赶忙猴急地脱起了自己身上的衣裳。

三下五除二，顿时精光赤溜，寸衣不缕，一丝不挂地赤条条上阵。

此时的吴秀秀就如一尊喝醉了酒的白玉美人，脸颊绯红，虽然没有吱声言语，身体也没有跟起初一般扭打挣扎，但是紧闭的双眸处睫毛不时扑闪扑闪地颤动，可见其现在还是紧张至极。

郭业稍稍俯下身子，细细鉴赏着那对云峦白雪，美不胜收，特别是点缀在白雪之巅的那一抹樱红，粉嫩椒乳惹人怜爱。

郭业心中不由感叹，吴秀秀，这个出身一个地主老财家的大小姐，竟然能有此倾世容颜，有此傲娇身材，真是老天的厚爱啊。

手随心动，忍俊不禁之下，郭业挑起食指，轻轻逗弄了一下那一抹樱红，又是一声“嚶哼”从紧闭双眸的吴秀秀嘴中吟出。

就郭业指尖轻轻触碰之下，粉嫩椒乳上的那抹樱红霎时做出了回应，如严冬腊月下的寒梅，傲然挺立起来，如即将绽放的花蕾，就待春暖花开。

郭业见状，不由诧异，真是好敏感。

指尖小小触碰就如此异状，那如果亲吻之下，又该如何呢？

缓缓，

沉沉，

郭业将脑袋垂下脸颊凑近吴秀秀的那两团致命的诱惑，舌尖浅尝，亲吻红晕……

“嗯～～哼～～吹，吹蜡烛……”

吴秀秀已经在郭业的异样刺激下，连一句全乎话都说得哆哆嗦嗦。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但凡吴秀秀有所要求，郭业怎能不应？

侧了一下身子弯腰捡起地上一只布靴，朝着桌面烛台瞅准了位置，随手扔出……

吧嗒！

台倒，烛灭，房间再次一片黑暗。

就在烛灭的刹那间，郭业整个压到了吴秀秀的身上，喘息着粗重的声音从她耳垂开始吸嚼轻咬，脖颈，香肩，锁骨，酥胸，平坦小腹，肚脐……

一路向下，极尽温柔，处处留下了郭小哥爱的痕迹。

再观吴秀秀，已然到了无法自控的能力，纤纤双手紧紧搂住郭业的后腰，十指不断抓挠着郭业的后背，抓挠出条条沁着血丝的爪痕。

即便如此，依然无法抑制住郭业口舌在她身上驰骋所带来的酥麻痒痒之感。

就这样，

一个口舌驰骋于白玉美人身上，流连忘返；

一个酥麻痒痒如万只蚂蚁肆虐，难以言状。

唯有两人的娇哼与喘息叠加有致，粗声狂野，吟声婉转，仿佛正在谱写着一曲爱的协奏曲，琴瑟和鸣，环绕屋中，满堂皆春。

突然，

吴秀秀蜷起双腿微微抬高，猛然夹住郭业的后腰，如八爪章鱼般缠绕着郭业，讲出一句连她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话来。

“嗯哼，郭，相公，进，进来吧，我，我要~~”

.....

郭业顿时心潮澎湃，不由喜道，果然真是情到浓时自然来啊！

当即，郭业身子向后一倾调准姿势，轻轻回道：“唔，秀秀，你是我的，从今以后，你永远都是我的！”

“你要轻点，我，奴家这是第一次，望君怜惜则个。”

“唔，破瓜之痛，终生一次，我必定怜你若珍宝.....”

.....

.....

“啊，疼！”

“忍忍就好，忍忍就好，深呼吸，呼~~吸~~”

“还，还是疼，你，你慢点，呀！！！你出来，求求你，你快出来，好疼！”

“忍忍，秀秀，忍忍就能过去，闭目享受，下面才是美奂美仑的享受，相公不会骗你！”

“不，你出来，姓郭的，你这个骗子，好疼！！！”

噗哧.....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一进一出间，

斑斑落红点缀床单，迅速染出了一朵殷红的梅花，仅此一朵，绝无替代。

喊痛之声缓缓减低，取而代之的是阵阵沉沦欲海的欲仙欲死之声，靡靡低沉，传遍房中每一个角落。

郭业，继续耕耘着.....

.....

.....

一夜，

春风一夜，过去。

当窗外第一线初晨阳光照进房间之时，郭业与吴秀秀大被同眠，显然还未醒来。

喔喔喔~~~

又是几声公鸡啼鸣，外头小院不时传来沙沙扫地之声，显然是郭府下人开始打扫院子，清理昨夜寒风吹刮下的满地落叶枯枝。

扰耳的声音惊醒了郭业，微微睁开眼睛，正好那透窗而入的那一线阳光给刺眼到，徐徐别过了头去。

转头之际，正好看到身旁寸衣不缕赤裸着身子蜷缩在被窝中的吴秀秀。

小娘子睡得正酣，脸色红润有了初为人妇的光彩，香肩锁骨正好裸露在锦被之外，别有一番韵味。

郭业看着她这般模样，再听着吴秀秀均匀有致的呼吸之声，不由看得怔怔入神。

突然，心中起了一份渴望，多了一丝厌倦。

渴望能够与吴秀秀长相厮守，耳鬓厮磨，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着小日子。

如果能够与世无争，守着这么一个漂亮媳妇，安安逸逸的一辈子过去，该有多好？

厌倦的是打打杀杀奔波劳碌无休止的日子，还有肩上去了一桩又来一桩的责任与重担。

这样的活法，真心好累。

喔喔喔~~

院外那头该死煞风景的公鸡就跟发了早春似的，又再次啼鸣，硬生生将郭业从沉思遐想中拔了出来。

郭业脸色稍稍错愕，觉得自己有点古怪，这马上就要去奔赴北疆去建功立业捞好处了，怎么会无端乱想这些呢？

不辛苦不付出，哪里来得安逸日子过？

就像当初，自己如果还是那个在吴家大院混吃等死的假女婿，昨夜又怎能抱得美人归？

这世上那样这般便宜之事。

想要得到，就要学会付出；想要得到更多，就要学会付出更多。

正如孤阴不生，独阳不长是一个道理。

想明白这里头的道道，郭业不由自嘲苦笑一番，轻声吟道：“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卖弄了一首白居易的长恨歌之后，郭业自顾笑道：“果然啊，温柔乡就是英雄冢，最是消磨男儿意志的地方，这话放在哪里都适用。”

“咦，这是诗也是你做的？郭，哦不，相公！”

突然，吴秀秀裹着被子仰起小脑袋，眨巴着眼睛问道郭业。

显然，她也被郭业或者外头那只煞风景发早春的公鸡给吵醒了。

郭业再见此时的吴秀秀，完全是一副乖巧温顺小人妻的范儿，不由捏了捏她的尖尖白皙下巴，臭不要脸地说道：“当然，这诗名为《长恨歌》，乃是我闲暇无事之时所作。你想想看，这世上除了你相公，谁还能做出这般应景儿的诗来？”

说完，贼兮兮地怪笑着看向吴秀秀。

吴秀秀起初一愣，回味了一番这首诗的内容，再想到昨晚两人颠鸾倒凤近乎疯狂。

唧~~

酡红再上两腮，羞臊之下，拉起锦被将脑袋钻了进去，在被窝里头不断啐道：“你，真是，油嘴滑舌，不知丑字怎么写哩！”

“哈哈！咱是夫妻，有啥好害臊的？来，秀秀，让相公香一个，给你一个早安吻，如何？”

“呸，不要脸，我才不要！”

“来嘛，哈哈，就香一口，就一口哈，我来了噢？”

“笃笃笃，笃笃笃……”

一阵敲门声响起，间接打断了郭业想对吴秀秀一亲芳泽的机会。

他娘的，谁这么没眼力劲，坏老子好事？

随即郭业别过头去，冲着门外喊道：“谁啊？大清早的，敲什么敲？”

“啊？”

声音柔弱中带着惊讶，显然是一道女人的声音。

紧接着，门外敲门之人说道：“奴家贞娘，听说昨夜郭小哥赴宴归来，奴家担心小哥昨夜宿醉的厉害，早上起床难受，所以，所以给您送来一碗醒酒汤！”

一听完话，郭业脸色顿时绿了，竟然是贞娘？这，这个时候过来送劳什子醒酒汤，这不是给我添乱吗？

果然，被窝里的吴秀秀陡然探出脑袋，一副兴师问罪的眼神望向郭业，小嘴紧紧抿着，一言不发，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郭业。

## 第211章 闺房之乐

“咳咳，那啥，贞娘啊，小哥昨夜没有宿醉，你有心了！”

说着右眼瞄了一下吴秀秀，跟个偷鸡贼被当场抓了现形似的，继续冲着门外喊道：“醒酒汤就免了哈，你先忙你的去吧。这大清早的，咱郭府家大业大，你又身为一府管家，肯定有不少差事要去忙，去吧去吧，小哥再歇会儿。”

言罢，有点虚脱了似的，粗粗松了一口气。

就这松口气的功夫，吴秀秀被窝里的藕白小胳膊悄悄伸了出来，在郭业的大腿根儿上使劲那么一掐。

嗷呜~~日你个仙人板板，好疼！

郭业虽未叫出声儿来，但是龇牙抽着冷风，可见小娘子手劲之大，下了狠手。

看来，吴秀秀不满意郭业这番欲盖弥彰的答复啊。

郭业一边吃疼一边心中叫屈，老子跟贞娘一点事儿都没有啊，清清白白，咋就越描越黑哩？

谁知外头的贞娘不开窍，仿佛没有离开的意思，继续柔声似水地轻轻说道：“奴家不忙，奴家就是专程为小哥送醒酒汤来的。”

晕！

送你妹啊，咋就听不懂人话呢？

再看吴秀秀小嘴越撅越高，如下山小老虎似的双眼凌厉望着郭业，仿佛能秒杀一切不服般。

坏菜，要糟。

心中一凛，大腿儿根的疼痛再次传遍全身，而且被上次还要来得猛烈，吴秀秀的牙齿咬的咯咯作响，扭掐的手劲显然比上次还要大。

郭业看不见蜷在被窝里的大腿儿，但是他能预见，现在大腿根儿的地方，肯定是青一块紫一块，疼得他嘶嘶抽着冷气儿。

当即佯怒对着外头的贞娘呵斥道：“叫你走，你就走，磨磨叽叽个啥？去，赶紧忙你的去，小哥要，要睡觉，嘶~~”

“噢，奴家知道了！”

贞娘的声音再次传进房中，不过听着有些失望与落寞，很快门外就传来莲步挪移的步履声，显然贞娘端着醒酒汤离去。

呼~~

郭业深深呼了口气，可算是走了，大清早的，真是飞来横祸啊。

再看吴秀秀此时的脸色，缓和了不少，而且掐着大腿根儿的小手霎时松开，针扎般的疼痛感荡然无存。

不过隐隐有些酸痛的感觉还是让他有些不服，凭啥老子嘛也没干，你他娘的就对我进行惨绝人寰，没有一丝人道主义的迫害？

当即郭业对着吴秀秀有些埋怨地说道：“秀秀，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你这里可是相夫教子啊，典型的家有悍妻啊！”

“我管你呢？反正我不许你跟贞娘有往来。”

都说女人一旦破了心里最后那道防线，接踵而来的便是蛮不讲理，胡搅蛮缠，什么矜持，什么腼腆，统统荡然无存。这话讲得真是一点都没错啊。

此时此刻，郭业终于体会到了这话的精髓所在。

但是，这可不是好现象，郭业觉得此风不能助涨，很有必要杀杀这股威风邪气。

立马沉下脸色如虎面狼眸一般盯着吴秀秀，瓮声说道：“不行，我必须重振夫纲，好好教训你一顿，不然你尾巴翘上了大天，这可怎么得了？”

吴秀秀听着郭业如是说，丁点也不含糊，傲娇地性子再发，反击道：“重振夫纲？嘁，你哪里来得夫纲？少臭美了！”

卧槽儿！

郭业脸色顿时发绿，丫了个呸呸的，你还敢还嘴？

如果一个女人想要征服一个男人，首先就要抓住他的胃。

同样一个男人想要政府一个女人，首先就要在床榻之上掌握绝对的主动权，就跟一个国家的主权一般，制空权，制海权，一个都不能少。

郭业深感此理，噌的一下将锦被高高掀起，落在地上，然后眼神凶狠地贱笑道：“奶奶的，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就是说你这样的。吴秀秀，看来昨晚还是折腾得你不够，咱们继续，小哥非折腾到你求饶为止。”

“啊？！！！”

吴秀秀被郭业这个突然举措委实吓得有些不知所措，裸露在空气之下的身体顿然觉得一冷，双手捂住胸前一片花白与柔软，惊叫起来喊道：“你，你白昼宣淫，端的无耻，无耻之尤！”

“切，无耻不无耻，一会儿你再说，你个傲娇的小娘皮，现在说无耻，晚点你就叫哥哥，好哥哥了。来，看我郭氏春宫十八招，第一招，霸王举鼎！”

说着光着身子屁蛋挂刀迎风抖擞，将吴秀秀娇弱的身子整个儿横抱了起来，继而扛在肩上哈哈大笑，右手掌不滞在吴秀秀光滑细腻的翘臀上一阵猛拍，啪啪作响，香臀响臀，不外如是。

吴秀秀一边吃疼一边羞臊，被郭业扛小鸡儿似的扛在肩上动弹不得，双腿不断晃荡扭打着以示抗议，嘴中更是啐骂道：“姓郭的，放我下来，你个色胚子！”

“色胚子就色胚子，小哥问你，吴秀秀，你服不服？”

“呸，你无耻下作，休想让本小姐服气，我就是不服！”

奶奶的，还敢嘴硬，看打！

啪啪啪啪，

右手又是一阵拍打扇着吴秀秀的翘臀。

前有两军阵前擂战鼓，今有郭业床上打屁屁。

真是满堂皆春，闺房之乐不外如是。

郭业停罢手中动作继续逼问道：“吴秀秀，服不服？”

“不服不服就不服！”

小娘子死鸭子嘴硬，气喘吁吁脸颊香汗淋漓，但是依旧继续顽抗到底。

郭业心中那个气啊，奶奶的，还真继续跟小哥我硬抗到底，是不？

昨晚那搔首弄姿媚态无双的吴秀秀去了哪儿？

老子就不信堂堂一个穿越弄潮儿，还治不住你这么个刚刚破瓜初为人妇的小娘皮。

抬手，高举，继续……

“砰砰砰！”

不是拍臀儿声，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奶奶的，郭业玩得正酣，硬是被这敲门声给打断了，贞娘咋就没眼力劲儿呢？

当即心中来了火气，冲着门外骂道：“不是跟你说了吗？贞娘，小哥昨夜没有宿醉，不喝啥醒酒汤，早些时候再说！”

“那啥，小哥，是我，朱胖子啊！”

呃……

不是贞娘，原来是朱胖子这混球。

郭业缓缓放下高举的右手，又蹲下身子将吴秀秀从肩上轻轻放了下来，扯起大红锦被将其遮盖住。

然后冲着门外喊道：“朱胖子，我不是交代过了吗？这三两天，先和家人团聚团聚。届时，咱们江心岛上集合，一起出征。”

“不，不，小哥，老朱不是为了出征之事啊，是江心岛那边传来消息，卢刺史派人登岛送信。小哥你不在江心岛，孙明延那厮直接派人将卢刺史的信函送进了陇西县城，这不，老朱就替你送了过来。”

卢承庆派人送信？

奶奶的，难道这老小子现在立功心切，连给弟兄们休假与家人团聚的时间都等不急了吗？

得，自己率着三千儿郎出川，途经十几个州郡，到时候还要靠他签发的出境文牒呢。

这种人，能不得罪，尽量不要得罪，划不来啊！

想到这儿，对着门外的朱胖子喊了一声等会儿，然后自顾穿起了绿衣官袍。

穿衣完毕之后，他坐在床沿儿边上套起布靴，不时回头看了看钻进被窝中不肯出来的吴秀秀。

小娘子现在就跟沙漠里的鸵鸟般，恨不得整个人都钻进被窝里，羞臊地不肯出来见郭业。

真是欲拒还迎，好一个傲娇女王范儿中藏着一颗情趣的心啊。

有点意思！

穿上靴子后，郭业隔着锦被对里头不肯出来的吴秀秀轻声笑道：“不服是吧？晚上再回来收拾你！”

说完转身便冲着房门走去。

就在他转身之机，被窝里的吴秀秀听完郭业的话后，猛然一个颤抖，亦不知是紧张至极，还是含羞期待……



## 第212章卢承庆够无耻

郭业出来房间将朱胖子手中的信函拿了过来，一边拆阅一边朝着小院外走去。

缓缓踱步在青石铺成的小路之上，郭业看着卢承庆派送来的信函，越看脸色越是难看，到了最后更是骂骂咧咧道：“妈了个巴子的，狗日的卢承庆，果然跟康老头说得一般无二，就他娘属狗的，典型的卑鄙无耻龌龊小人一个。”

骂完还不解气，喀嚓喀嚓三两下，就将手中的信函撕烂成碎渣且揉搓成一团，径直丢在了路边的一处草丛中。

朱胖子见着郭业如此动怒，不由问道：“小哥，卢刺史信里说啥？”

郭业眉头紧锁，一脸怒容地哼道：“这狗日的卢承庆，竟然威胁老子，信中说如果老子明日不启程益州府，替他押解沙盘进长安。就剥了老子八品兵司佐官的职位，还要夺了老子六县团练使的兵权，派人来接手此事。”

“啊？”

朱胖子听得这消息有些震骇，肉乎乎的脸蛋情不自禁抖动了一下，然后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卢刺史应该不至于如此下作，过河拆桥吧？小哥不就是想让弟兄们回家与家人团聚一番，晚几天再行出发吗？再说了，小哥你率领弟兄们剿除岷江匪患，这是天大的功劳，难不成卢刺史还看不到这些？”

“可拉倒吧！这狗日的还在信中提及，以后漕帮在岷江水运关卡所收到的银两，统一要上交益州府库再行分配。”

朱胖子一听，更是抓瞎，不由喃喃自语道：“这可咋整啊？难不成咱们弟兄累死累活还白忙活了一场，全给他人做了嫁衣裳？这银子进了卢刺史那儿，咋还能吐得出来啊。”

郭业哼了一声，狠声道：“做他娘的春秋大梦，他卢承庆的如意算盘打得倒是响叮当，这事儿你无需担心，届时我对孙明延自有交代。”

既然郭小哥自有打算，朱胖子也就不再掺和，心中些许担忧霎时一扫而空，因为他知道，就没有郭小哥办不成的事儿。

盲目信任若斯，可见郭业在郭家班众人心中的地位，已然无法撼动。

紧接着，郭业吩咐道：“朱胖子，你去通知庞飞虎，程二牛，阮老三，张小七等人速回江心岛，不要再在家中盘亘了。回头我便跟上你们，咱们正午时分，江心岛之上点齐三千人马，火速开拔，争取在今晚在益州府过夜，明早开拔。”

朱胖子一愣，脱口问道：“啊？这么急？”

郭业喟然叹气，摇头说道：“不急不行啊，狗日的卢承庆跟个催命鬼似的，早已迫不及待地想借着沙盘一物进献长安，去给当今皇帝舔菊。我担心再耽误下去，磨了他的耐性，到时候他找其他去进献礼物，到时候咱们再想借着这个天赐良机出川赴北疆，就难咯。”

因为唐律有规定，凡州郡境内兵马是不允许私自出境的，无论是府兵，还是团练兵，都只能维护本州境内的治安，不得私自出州境。

除非是特殊情况，得到各州刺史的签押文书，也可称文牒，方能出州境。

即便如此，也是超级麻烦，每过一个州境，都要将文书送入当地的刺史

衙门，由当地刺史或别驾盖印生效，方能离境。

如果卢承庆另找他人去押送沙盘进长安，郭业上哪儿捣腾这出境文书？

朱胖子闻言，也想通了此中的关节，点点头不再多说废话，毅然称是转身离去。

郭业也一脸扫兴地朝着自己的卧室走去，前去跟吴秀秀嘱咐几句道个别。

走在路上，脸色依旧不悦，气得他将卢承庆祖宗十八代都给挖出来挨个骂个遍。

刚与吴秀秀洞房燕尔，正是两人食髓知味的时候，还没温存两天又要开拔离去，谁他妈愿意在这个时候背井离乡，餐风饮露的？

无奈，为了长远之计，将来之事，只得如此。

走着走着，

咯吱一声，

推开了房门，此时的吴秀秀已经梳洗妥当，容光焕发，别样风采，与之前那般小小女儿韵味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看得郭业眼睛发直，心中直赞，碧玉虽好，却不如人妻美味甘醇啊。

人妻两个字在心头浮现，贞娘那般柔中带媚的情影犹如附骨之蛆般，又钻入了郭业的脑中。

可惜了，郭业颇为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还是时间太过仓促紧迫，只得等着下次归返再做其他了。

.....

.....

正午光景，骄阳当空，江心岛上，人影杂杂。

朱胖子，程二牛，阮老三，张小七等人早已抵达岛上，郭业也是掐着时间踩着点，赶在正午时分返回。

一回岛上，郭业就让庞飞虎等诸位队正与关鸠鸠，还有朱胖子几人去练兵场，将孙明延事先挑选好的一千八百归顺漕帮的水匪审查一番。

最近几日，众人特别是关鸠鸠，都在研习郭业的《纪效新书》，里头就有关于挑选士卒的页目，对于如何挑选士卒有一个系统的剖析。

从神行体态上着手，经此筛选出的士卒方有可能变成悍卒。

郭业之所以将这个任务交由他们，一是因为要考验考验这番人最近是否用心研习《纪效新书》，都要去北疆干仗了，连兵法都不曾看过，那打个球的仗。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时间太过仓促，他委实腾不出手来，他必须在临走前要跟新任漕帮总舵主孙明延，交代一番。

大营房中，郭业仰躺坐着，竖起耳朵正听孙明延恭恭敬敬杵在那儿，汇报着这两天组建漕帮的一些情况。

滔滔不绝说完后，郭业下意识点了点头，大体是对孙明延组建漕帮规划漕帮的思路和行事手段，还是比较满意的。

到底是城南街头的混混泼皮出身，对于这些事情虽然不能驾轻就熟，但是怎么着也是殊途同归，大问题倒是没有。

继而郭业点头赞道：“小哥没有看错人，你孙明延是条汉子，也是混江湖的一把好手，漕帮交给你，我放心！”

孙明延闻言大喜，不滞表着忠心说道：“小哥放心，漕帮在我手中，指定是发扬光大，不会给您栽面儿丢人。我孙明延是个知恩图报之人，别人诋毁我唾弃我，唯独小哥从未轻看我，将我从一个泼皮无赖汉子收入郭家班中，一路提携，才有了今时今日。还是那句话，孙某人这条命虽不值钱，但是小哥啥时候要，老孙要皱一下眉头，绝对不是站着撒尿的主儿。”

“哈哈……”

郭业笑声而过，对着孙明延说道：“我不信你，我怎会将偌大一个漕帮交给你？你要记住，小小一个漕帮，才是你人生的起点，将来你也许会走得更远，更远。漕帮不仅仅只能在岷江上称王称霸，还要出了蜀中去中原，如果哪一天，咱们大唐的江河湖海，都有你漕帮的身影存在，才是磨孙明延真正成功的那一天。”

呃？

孙明延听着郭业编织规划的美梦，顿时愣住了，满眼都亮晶晶的星星在盘绕。

小哥这心，也忒儿大了吧？咱大唐得有多少像岷江这样的江河啊？

啧啧，孙明延心中叹道，俺老孙真心不敢想，一想就兴奋，一兴奋今晚指定又睡不着觉了。

郭业见着孙明延痴痴呆呆仿佛入了梦境，开口说道：“不过有件事儿，我不在期间，你必须要小心操办。”

“啊？”

孙明延缓过神儿来，问道：“小哥请吩咐。”

郭业嘱托道：“关于漕帮在岷江设卡收费的银子，你必须分成三份。漕帮自己截留一份，这份是咱们郭家班的；另外两份，你每月都要送到益州，一份是给折冲都尉府的康岳山大人，这是之前便有过的协议；最后一份就是给刺史卢承庆送过去，当然，这份必须是最少的，那条狗是喂不熟的白眼狼，差不多意思就得了。”

孙明延点头称好，心中盘算了一番，保证会将此事办妥。

郭业担心自己不在期间，卢承庆会使什么手段来搞漕帮，又对孙明延语重心长嘱咐道：“如果有什么事情是你无法解决的，你就去益州折冲都尉府找康大人，他与我关系非同一般，更与咱们郭家班，漕帮都是攻守同盟。他肯定会襄助于你。”

孙明延知道郭小哥是给他在拉靠山，竟然益州的折冲都尉大人，心中自然是喜不胜收，连连点头称好。

这时，营房门口布帘被掀开，关鸬鸬臭屁地摇着鸡毛扇，一步一个脚印地迈着进来，对郭业遥遥一祝，稽首道：“兵司大人，一千八百名随我等出川建功的儿郎都已筛选完毕，您是不是要出去说上两句？嘿嘿，就当是鼓舞士气了哈！”

郭业听罢，也是颌首赞同，这个可以有。

当即做了一个请的手势，抬腿往外走去，说道：“走着，让你关鸬鸬这个文化人儿看看，啥叫唇枪舌剑，啥叫口才了得……”

## 第213章誓师大会

江心岛练兵场中，此时正是日头最盛的时候。

一千八百名从水匪中筛选出来的青壮，齐唰唰分排并立站在场中央。

郭业则是站在关关临时叫人搭建的台子上，美其名曰点将台。

郭业借着台子的优势，一览无遗台下所有人与物，心中称赞了一下关关，倒是挺有眼力劲儿。

清了清嗓子后，郭业目光扫视着台下那一张张年轻而又陌生的面孔，开口第一句话就将在场所以人都给震住了。

只听郭业大手挥舞指着台下那一千八百名漕帮青壮，喊道：“弟兄们，今天你们能经过筛选而站在本官面前，你们应该感到庆幸，你们真是好命啊！”

庆幸？

好命？

台下一千多人顿时傻帽似的望着郭业，面露疑惑纷纷不解郭业为何会如此说。

不是说要组建三千儿郎奔北疆吗？去了北疆可不就是打仗吗？

傻子都知道，一打仗就会兵戈交击，流矢飞箭满天飞，届时不是缺胳膊少腿儿，就是一命呜呼，魂归他乡。

这他娘的哪里算是好命？

唯独郭业的郭家班几位嫡系纷纷心有灵犀地对视一眼，彼此心道，瞧瞧咱们郭小哥，又开始忽悠瞎掰活了。

此时，下边一位筛选过关的漕帮帮众壮着胆子，冲郭业问道：“郭大人，你的名头俺们自然晓得，你的虎威俺们也见识过，至今历历在目。不过俺就是弄不明白了，出去打仗是要死人的，俺们咋就好命了呢？”

郭业听罢，将目光凝聚到那位喊话的青壮身上，心中乐道，说话还一套一套的，小哥的虎威，历历在目，这马屁哥们爱听。

不过郭业无暇臭美，对着那位帮众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兄弟。”

听着郭业单独问话自己，还叫了自己一声兄弟，那帮众顿感脸面生光，挺起胸膛昂着脑袋回道：“郭大人，俺叫童虎，下山虎的虎。”

“哈哈，好名字，你可知道本官帐下也有一名猛汉，姓庞名飞虎吗？你是下山虎，他是飞天虎，希望你将来能与庞队正一般，成为本官的左膀右臂，届时你们就是本官帐下二虎了。”

说完，不无打趣地望了一眼庞飞虎。

庞飞虎也不矫情，走出身来冲着众人拱手抱拳喊道：“在下庞飞虎，入了郭小哥帐下，大家都是兄弟，而且是肝胆相照的兄弟。”

庞飞虎这番光磊坦荡的作派，立即赢来台下那一千多漕帮帮众的好感，纷纷面露期待。

那名叫童虎的帮众，也抱去粗壮的拳头冲庞飞虎拱手敬道：“庞飞虎的大名，俺当水匪的时候就听过，是当初陇西县衙最仗义的班头，俺知道。”

庞飞虎只得矜持笑笑点头，又后退两步回到自己的位置，这个时候他知道，不能为了自己出彩而夺了小哥的光芒。

郭业看着庞飞虎的知趣儿，心道，庞大哥可是越来越有大将的风度了。

随即转头看向那漕帮帮众童虎，朗声道：“本官现在就回答你的问题，童

虎，你愿意顿顿大鱼大肉，还是餐餐白菜萝卜地瓜粥，清汤寡水过一辈子？”

童虎也不怯场，大声回道：“郭大人说笑了哩，谁不愿意顿顿吃肉？有头发去当秃子，那是六更清净的大和尚。”

“哈哈……”

“擦，童虎这小子真逗哈，连郭大人都敢开玩笑。”

……

童虎一语落罢，台下一千多人相继哄堂大笑，乐个不停。

郭业不以为意，点点头再问：“童虎，我为你，你做水匪的时候，日子过得怎么样？入了漕帮以后，顿顿桌上有肥肉吗？你兜里有余钱去城里逛窑子，找个粉头喝顿花酒听小曲儿吗？”

“呃……”

童虎顿时被郭业连番问话给哑住了，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

不过想了一番之后，他还是硬着头皮回道：“当水匪的时候，银子都被当家的拿走了，过年兴许能发上一点肉回家。入了漕帮后，孙总舵主对兄弟们不薄，但不可能顿顿吃肉，更别提去城里喝花酒找粉头听小曲儿了，这事儿，俺们也只能梦里想想，嘿嘿。”

这话一出，顿时引起了台下千余人的共鸣，纷纷点头称是，不少人脸上更是流露出一平和忿忿叫屈的神情。

郭业没有示意众人噤声，相反，他对不远处维持现场秩序的三个团练兵招招手，把他们召了过来。

三名团练兵披甲跨刀相继跑了上来，询问郭业有何吩咐。

郭业对着三人面露笑容，和煦问道：“你们三人告诉他们，入了我团练兵之后，你们现在过得如何？”

三人先是一怔，而后转身冲着众人据实回答了起来。

“在下罗大米，团练使郭大人麾下小卒，咱军中伙食三餐管饱，晚餐加肉。”

“在下王赐龙，团练使郭大人麾下小卒，咱军中秋冬两季都给定制衣裳，逢年过节还配发布匹，肉食，粮食，能给家中老幼贴补一段时日。”

“在下陈增旺，团练使郭大人麾下小卒，咱军中管吃饱管穿暖，每月饷银新兵三两，老兵五两，绝不欠饷。有了这月银闲钱，有家室的可以养家糊口奉养老人，没有家室的，一个月几顿花酒喝下来，绰绰有余。当然，咱粉头过夜睡觉，就有些不够花了哈。”

“哈哈……”

那名叫陈增旺的士卒最后一句话顿时又引起一阵乱笑，不过乱笑的背后，在场那一千八百名漕帮帮众也暗暗艳羡起来。

管吃饱管穿暖，过年过节有补贴，每月还有饷银拿，啧啧，这待遇，给个水匪小头领也不换啊。

郭业抬手示意，止住了嘈杂乱笑的景象，然后问道那三名团练兵士卒，道：“本官对你们如此厚待，可曾对你们有何要求？”

三人听罢，立马双脚并拢一齐挺身高喊道：“不怕死，不怕累，效忠郭大人！”

郭业脸含笑意点头，然后挥挥手，示意三人回到自己的岗位。

三人离去后，郭业又继续对着童虎说道：“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

屎。跟着本官的弟兄，何曾挨过饿，受过冻？童虎，我问你，你愿意做那吃肉狼，还是做那吃屎狗？”

童虎脖子一挣，握紧拳头高喊道：“郭大人，我懂了，童虎要做便做吃肉狼，不，吃肉虎。”

孺子可教，大善！

郭业满意地点头赞许，心中稍稍记了一下童虎的名字和脸孔，然后又冲众人喊道：“你们呢？”

“你们愿意做哪般？”

唰~~

唰唰唰~~

有心之人带领下，一千八百多人齐声高喊：

“吃肉狼，吃肉狼！”

“不怕死，不怕累！”

“效忠郭大人，就有花酒喝！”

“还有千娇百媚红粉头……”

场面顿时喧哗，喊声震天，颇有气势。

就连庞飞虎，程二牛，朱胖子，甘竹寿，阮老三等人都纷纷挥拳跟着口号喊起，情绪带动之下脸色潮红，双眉陡立眼神激动。

唯独关鸣鸣看着此情此景，又臭显摆地摇着鸡毛扇走到郭业的后边，声音虽小近乎耳语道：“啧啧，军心可用，兵司大人当真一副号口舌，学生佩服了。”

郭业没有回答，只是耸了耸肩，表示哥们就是这么牛逼，咋样？

关鸣鸣继续自顾自地喃喃道：“陇西郭业，已成气候。嘿嘿，看来出了川蜀之地，咱这三千陇西军将会扬名立万了哈。”

说者到底是无心无心不可考究，但是郭业这个听者绝对是动了心思。

当即也是一副深思地模样言语道：“三千陇西军？这名字倒是挺霸气，质的考虑哈。”

自言自语后，又抬头望了望天色，正当空的日头有些西落的迹象，该是动身的时刻了。

继而冲着朱胖子喊道：“老朱，船只可曾征召妥当？是否够用？”

朱胖子立马上前答道：“老朱办事，小哥放心。两艘银琅船早已停靠岸边，咱还征召了近五十艘的白帆船和渔船。现在出发，绝对能够在太阳下山前抵达益州城。”

郭业竖起拇指赞了一下朱胖子，然后冲着在场所有人右臂挥舞，连带抖落着拉风无比的白色披风，高声喊道：

“时辰已到，大家再回望一眼陇西城……”

约莫偌大一个练兵场沉寂了三五分钟之事，郭业拔出腰间那柄横刀，高高举起，如一个出塞征战的将军一般，意气风发地喊道：

“兄弟们，好男儿志在四方，随小哥我出川建功，开拔益州城！！！”

## 第214章抵达益州城入康府

两艘巨大高达三层的银琅船率先驰骋，迎风破浪，尾随浩浩荡荡大大小小近五十艘的船只。

白帆点点，乌篷影影，甚为壮观。

益州城位于岷江下游，风向又颇为给力，船队正好顺江而下，顺势而行，一路上虽有礁石矗立，滩危险阻，却也没能影响到郭业等人分毫。

朱胖子所料不差，就在太阳堪堪落山前，银琅船率先抵达了益州城船坞渡头。

先是两艘巨大的银琅船，紧接着斑斑点点，相继靠拢而来是那五十艘白帆船与乌篷船。

霎时，整个船坞渡头纷纷被这突然进来的船队给惊住了。

附近百姓纷纷赶来观望，更有负责船坞都头的小吏上来与郭业等人交涉。

交涉完一番之后，这小吏也是听闻过郭业的名头，更别说郭业现在还是益州刺史府的八品兵司佐官，自然不敢怠慢。

关鸿鹄代笔郭业与那小吏沟通了一番之后，船队暂时停靠在了渡头上，此事暂告一段落。

而那小吏连郭业都面都没见到就回到岸上，朝着刺史卢承庆的府邸赶去，汇报此事。

郭业先是吩咐关鸿鹄朱胖子等人在船上逗留，负责船上之事，严令船上一千八百名帮众和六百团练军组成的两千余陇西军，不得私自下船进入益州城内。

谁知道这些汉子进了城会惹出什么乱子来。

自古丘八最惹事，这当兵的进了城，能消停到哪里去。

而他却带着程二牛，还有三两个士卒随行，前往益州康府，康岳山的家中奔去。

前番来过一次，老马识途，郭业轻车熟路地来到了康府门前。

还是一如既往先敲门，门房小厮一见来人，擦，竟然是上次来府的小贵客，不仅与府中大公子康宝称兄道弟，又与老爷相谈甚欢，焉能得罪？

有了前次康宝的斥骂，这门房小厮连通报也没有通报就将郭业领了进去。

门房小厮先是程二牛和几个随从士卒安排在门房里头烤火歇息，然后带领着郭业去了康府的客厅。

进客厅落了座，又是丫鬟奉茶汤，又是小厮上糕点，当真是高规格待遇。

不一会儿，那门房小厮就将康岳山和康宝父子请来了。

两人一进客厅，康岳山便习惯性地捋须狂笑，声如洪钟地喊道：“哈哈，你小子手脚不慢嘛，这么快就开拔出发，到益州城了。”

康宝也是上前不由分说，将郭业抱了一个严严实实，高兴叫道：“兄弟，几日不见，想死哥哥我了。”

肉麻兮兮，郭业连连将康宝推开，佯装害怕地怪叫道：“少来，咱可没有龙阳之癖的调调！”

“去你奶奶的，你才龙阳之癖呢。”

康宝听罢也是一把将郭业推开，连退数步。

康岳山见着两人的胡闹怪状，也没有见怪，继续捋须含笑一阵，然后才对康宝说道：“大郎，你先回军营把你那两个百人团调拨出来，准备准备，明日就和郭业一起出益州境，出川建功立业去吧。”

康宝也不含糊，嬉闹不恭的脸色立马收起，对着康岳山噗通一声跪了下去，连磕三个响头，言语中有些酸楚地叫道：“爹，孩儿不孝，不能在您膝下承欢尽孝。古人有云，父母在，不远游……”

“得~~得~~得得！！”

康岳山连忙摆手出声打断了康宝满腔肺腑之言，有些佯怒地骂道：“大老爷们，婆婆妈妈的，老子还没死呢，跪个卵蛋？你现在就去军营把那两个百人团调走，今晚夜宿渡头，无需再回府了。”

康宝被老爹骂得晕乎乎，诧异地问道：“啥？那么急？”

康岳山白了他一眼，催促道：“磨磨蹭蹭干啥玩意？又不是以后都见不着？你这是要奔赴疆场，建功立业，老子给你讨个好意头，这叫建功立业宜趁早，懂不？”

康宝还是有些不舍，喏喏道：“那啥，好歹让我在家里再住一晚，陪您和娘亲聊一宿呗。”

“赶紧滚蛋！再不走，老子抽你了！”

“嗷呜~~！”

见着老头子动了真火，作势要起身揍他，康宝立马撒丫子跑出了客厅，连头也没回一下。

待得康宝跑远，郭业转头看向康岳山，发现老康同志竟然偷摸摸着眼角，感情是哭了。

到底是父子连心，这个他懂，康岳山是怕康宝这小子出川之后回想念家中，直接给丫下了记猛药。

唉，养儿到一百，长忧九十九。

自己的父母，又何尝不是呢？

随即，郭业上前对着康岳山宽慰道：“康大人，你无需担心，康宝兄弟自幼就跟你进出军营，有多大的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战场之上，即便不能立功，自保也是无余。”

康岳山突然脸色一紧，沉声说道：“老夫怎会管他？当兵吃粮，就要上战场，就要经得住生死存亡。在老夫眼中，上了战场，拉开了架势，任谁都是一个兵，根本没有什么父父子子之分。”

切！

郭业听着康岳山说话如此的硬气，不自然地撇起了嘴，心中哼道，你就装吧，瞧你刚才擦眼泪的那个揍性，跟个老牛舔犊似的，这会儿又装老子英雄儿好汉起来了？

郭业刚想开口说上两句逗乐的话，开涮开涮康岳山这老顽固，谁知康岳山突然哀哀一声长叹。

然后面露殷殷关爱之情地神色，对郭业嘱托道：“郭家小子，我老康家就这么一根独苗苗，你可给我看好了啊，千万不能让我家大郎出什么差错哈。”

我了个去！



这变得也忒快了吧？刚才你不是跟头老驴似的，硬气到底吗？

不过郭业还是安慰道：“康大人，你我合作至今，可曾见我办事出过什么纰漏？再说了，我跟我宝哥的交情，那是杠杠的。别说保他无事，万一造化弄人，嘿嘿，到时候背不住还能给你老康家挣个世袭爵位来哩。”

世袭爵位？

康岳山听着郭业说得如此轻松，又如此得淡定，仿佛偌大功劳如囊中之物，轻轻一取即可似的。

紧张担忧之色徐徐褪去，捋须眯着眼睛，大声赞道：“善，大善啊！”

郭业心中也是千呼万唤，我的颡利可汗，你一定要等我啊，小哥在你身上可是下了重注的啊。你千万别出什么大事儿，一定要挺到小哥进了北疆，让我一网成擒才是。

突然，康岳山轻声问着郭业道：“刚才府里下人说，渡口那儿突然进来大小船只五六十艘，看来都是你从陇西开拔而来的吧？你这次准备带多少人，替卢刺史卢大人押送宝物进长安啊？”

押送宝物进长安？

郭业听着康岳山如此问，顿时明白他的真正用意。

轻声回复道：“加上康宝那两个百人团近六百府兵，此次出川赴北疆，呵呵，足有三千人，应该够用了。”

“嘶……”

康岳山掀起一根银白长须，讶异地砸吧了一下嘴，叹道：“三千人？你小子置办的好大一副家业啊，岂止够用？如若操练够长，战斗力强悍，灭杀突厥一个部落，绰绰有余了。”

很显然，康岳山不知道郭业此次奔赴北疆到底是想干啥，想当然的以为就是先去趁势打扫战场，秋风扫落叶般顺点功劳在手。

郭业嘿嘿笑了一声，又对康岳山沾沾自喜道：“那是，如果纠集不到三千人，咱陇西郭业的名头岂是白叫？再说了，我用三千人给卢承庆护送宝物进长安，这狗日的还不乐美了？对了，康大人，我这三千人就叫陇西军，如何？”

“陇西军？”

康岳山先是一怔，然后哑然失笑道：“你小子就闹吧，没有兵部签发的公文，你哪里来得番号？你要知道，除了各地边军有各自的番号，就连咱们府兵都不曾有过。你小子想得倒美，随便拉起三千人，就敢自封陇西军。不过名字起来，倒是霸气。”

郭业瘪瘪嘴，哼道：“现在没有兵部签发公文批准你，不代表将来不行啊？切，我这叫未雨绸缪，就这么叫了。到时候，我三千陇西军北疆一行，定当名扬天下！”

康岳山看着郭业讲话间猛然一股气势腾然而出，心中赞道，倒有一副白袍小将的气度。

不过，这陇西军嘛，儿戏，太过儿戏了哟。

既然郭业是随便叫叫，康岳山也就不加阻拦了，随他吧，年轻人，不就是趁个兴头，一番血性吗？

噌噌噌~~

又见那名门房小厮进来。

那小厮冲着康岳山躬着腰拜道：“禀老爷，刺史大人派人上门传话，说是要请郭大人过府一叙，商谈公事。”

郭业和康岳山听罢，彼此对视了一眼，这卢承庆倒是消息灵通。

不过想想也能想通，船坞渡口那边这么大的动静，如果到了这个时候，卢承庆还收不到郭业抵达益州的消息，他这个刺史真就白混了，可以改行去倒马桶去了。

郭业努努嘴，冲着康岳山点头说道：“反正今晚不见，明日也要见，我还得借着他的出境文牒过其他州郡呢。再说了，这三千人出川，怎么着也要置一些粮草吧？而且盔甲兵器，我那儿也紧缺不少，卢刺史不出血，谁出血？”

说完，康岳山已然仰头大笑，乐道：“也是，既然马儿跑，怎能不让马儿吃够草呢？卢刺史是做大事之人，还久居庙堂，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继而对着郭业挥挥手，和煦说道：“去吧，去吧！”

## 第215章刺史门前是非多

“郭大人，到了！”

康岳山亲自将自己的轿子借给郭业，又让家中轿夫将他送到了刺史卢承庆的府邸前。

程二牛和几个士卒则骑着从康府临时借来的马儿，慢行缓步尾随在其后。

前头那个轿夫压轿，郭业从轿中出来，看着矗立在眼前的卢府，还真有些不同。

不同于康府的大气，卢府大门的装饰更显得书香气息浓重一些。

郭业心中泰然，也是，康岳山是武将，而卢承庆是文官，自然格调不一样了。

此时卢府门口，早有卢家下人早早等候，一见郭业下轿就上前问道：“可是兵司佐官郭业，郭大人？”

郭业颌首不语，从怀里掏出益州府兵司官印，证明了自己的身份。

那下人点头，然后请手道：“郭大人，请进府，刺史大人等候多时了。”

彬彬有礼，倒也没有郭业想象中的刺史门前有恶犬的感觉。

不过这个念头刚刚升起，就被无情的打击破碎了。

因为那下人突然又拦住了要尾随进去的程二牛和其他几个士卒，傲慢斥骂道：“你们几个不能进，刺史大人只见郭兵司，你们算甚？再说了。”

说着指了指程二牛等人腰间的横刀，鄙夷道：“你一个小小士卒，无品无衔，竟敢堂而皇之的佩刀进入刺史府。也不看看你们的身份。笑话！”

“笑话你娘个腿儿！”

程二牛勃然大怒，一把将那下人的衣领给揪了起来，抬手就是一个巴掌，喝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老子在折冲都尉康大人家，也是拎着横刀来回晃荡，康大人都没说俺半句话，你这刺史门前一条狗，算个鸡巴？老子非揍死你不可，好让你尝尝你家二牛爷爷的打虎拳！”

说着握紧右拳如钵大，高高举起，作势一拳就要砸到那下人的鼻子上。

郭业懒得理会，本以为这下人多少有些教养，没想到还是如想象中那般不堪，打就打吧，侮辱二牛就等于打老子的脸，只要不打死就成。

默不作声，徐徐走上台阶，朝着刺史府里走去。

突然，门里跑出一个灰衣人影，速度之快，与郭业竟擦肩而过。

郭业还未看清来人面容，那人的声音就冲着程二牛的方向嚷嚷起：“程二牛，住手！刺史大人门前还如此嚣张跋扈，你是要作乱吗？”

唔？

郭业心中怪怪，这人好熟悉的声音，而且还能叫出二牛的全名来。

莫非是他？

转身望去，背影清瘦伛偻像一副人干，原来是他！

来人竟是当初的陇西县丞，如今的益州郡丞，吴奎。

瞬间，

郭业思路顺畅，无比清晰，想必刚才这一幕也是吴奎这个老不死的暗中设计的吧？

这老狗本想着借刺史府下人呵斥责骂二牛等人，来扇自己的脸。

没成想，二牛就是个油盐不进，赤脚走路不怕地不平的猛货。

不过，吴奎在陇西县衙积威甚久，即便如今离开了陇西，但是对于二牛等人来说，余威还是尚存。

他这么一嚷嚷，程二牛高举的拳头顿时停在半空，不知如何自处。

继续揪着那下人的衣领，像提溜小鸡似的，就是拳头挥砸不下去。

郭业看着二牛这时候有些认怂，心中来气不打一处来。

站在台阶上脸沉如水，对着程二牛哼道：“二牛，你是我团练军中的队正，虽然没有品衔，但好歹吃拿着朝廷的俸禄，替朝廷办事。一个小小下人算个甚？既然他言语冲撞辱及到你，该打打，该教训教训，小作惩戒，无伤大雅。”

“唔，知道了。”程二牛醒悟点点头，举起拳头在半空挥舞两圈，然后喝道，“俺看着这张狗眼看人低的嘴脸就来气，非让他尝尝俺的打虎拳。”

“啊……”

拳头还未落下，那下人已经惊惧骇然，大叫道，“吴郡丞，您老人家救救小的，小的是奉了……”

“闭嘴，蠢货！”

吴奎喝住了那小人紧接着就要吐出的真相，然后对着程二牛喊道：“程二牛，他是刺史大人家中下人，即便他有何过错，自有刺史大人的家法伺候，何时轮到你擅自主张了？”

说着，吴奎也是反转身子与郭业来了一个对视，郭业见罢，这条老狗还是阴沉老脸带着秃鹫眼，一如既往的令人可憎与厌恶。

继而咧嘴笑道：“瞧吴郡丞说得哪里话，一名下人而已，打了也就打了，哪里还需要刺史大人请动家法？他老人家日理万机，难不成咱还因为这点小屁事给他添累赘找麻烦吗？得，今天就由我们替刺史大人管教管家得了。”

说完，冲着二牛喝道：“二牛，傻愣着干啥？打！”

接着，还煞有介事地用凌厉地眼神盯着吴奎，一字一字顿道：“二牛，我告诉你！如果你小子一拳打不断这小子的鼻梁骨，以后你就别跟人说你是我郭业的兵，呵呵，咱陇西军中不养老棺材瓢子！”

老棺材瓢子五个字咬音极重，而且还是看着吴奎而说，指桑骂槐之意，明显十足。

“你……”

吴奎气得瑟瑟发抖，歇斯底里地尖叫道：“郭业，你这是目无尊卑，你这是飞扬跋扈，刺史大人不会饶过你的！”

郭业冷笑一声，回道：“我是目无尊卑也好，飞扬跋扈也罢，你吴奎算个蛋？哪里轮到你指手画脚，莫要忘了你这郡丞之位谁成全你的？老狗！”

唧~~

吴奎被郭业骂得体无完肤，脸色瞬间惨白，气得浑身哆嗦直叫：“你，你，混账，混账，岂有此理……”

“废话少说，二牛，给老子揍这不知死活的狗东西，狠狠地揍，让他知道替老棺材瓢子舔菊是个什么样的下场！”

言中再次指桑骂槐，吴奎被激得已然不知所以，毫无反击之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程二牛那边……

只见程二牛拳头再次挥动，砰的一声落了下来。

喀嚓！

一声骨头撕裂折断的脆响。

“嗷呜……”

那下人鼻梁被硬生生一拳砸断，哀嚎一声昏厥过去软瘫在地，如死狗一般赖在地上不能起来。

郭业看罢，轻轻摇头故作无奈地叹道：“做狗就要有做狗的觉悟，要时刻想到做狗的下场。小狗如此，呵呵，老狗亦是如此！”

吴奎纵是气得发疯，纵是气得无法反抗，但是听过郭业如此炫耀自己此时胜利的姿态，还是心中怒火中烧，恨不得自己现在就化作滔滔烈火。将郭业吞噬其中，与之同归于尽，玉石俱焚。

可这样顶多是想想，赤裸裸被郭业连扇好几个嘴巴子的现实还是摆在面前。

就在吴奎站在那儿不知怎么办，不知如何下台收场之机，突然从卢府门槛那儿传来一阵鼓掌击节的声音。

“啪，啪啪，啪啪啪！”

掌声落罢，刺史卢承庆姗姗来迟不过始终出场了。

一出场，就听见他似笑非笑地看着郭业，语气平淡地说道：“好，好啊。郭兵司现在越发凌厉，越发盛气逼人了。年轻人，有冲劲，有朝气，是好事。本官看着着实很欣慰嘛。”

又看了一眼地上昏阙在地的下人，说道：“郭兵司能够替本刺史管教下人，本官是不是还要说一声感谢呢？”

门口几道目光，包括郭业和吴奎，都纷纷投向了卢承庆身上，此人即便在朝堂之上再是不堪，但是到了益州府这种地方，气场还是足足的。

到底是京城下来的人，接帝气接皇气嘛！

他即便是头从皇宫里跑出来的老鼠，那它也是皇家老鼠，不是？

不过郭业还是从卢承庆的话中一丝不悦，显然不满意郭业这般的骄横。有点埋怨郭业打狗也不看主人的意思。

郭业无所谓，耸耸肩，故作矜持地拱手道：“见过刺史大人，下官僭越了！”

卢承庆见着郭业如此，眼睛斜视了他一番，然后轻轻摇头，说道：“罢了，下次莫要如此浮躁了。进来吧，此次押送宝物进长安之事，本官要对你好好交代一番。”

郭业唔了一声，继续走上台阶朝着卢承庆方向走去。

而刚才在门口吃了大亏的吴奎突然跑步上来，冲着卢承庆嚷嚷道：“刺史大人，郭业刺史府门前动武，是为嚣张跋扈；刚才辱骂下官，一州郡丞，是为目无尊卑。您怎能饶恕了他呢？当要治他的罪才是啊！”

说到这儿，唯恐没有这话对卢承庆没有说服力，更是阴毒地挑拨离间，说道：“大人，他郭业今天对我一州郡丞尚且如此，将来，他还会把你这益州刺史放入眼中吗？”

麻痹，郭业厌恶地看着吴奎，这老狗无时无刻都想着坑老子一把，草他祖宗的。

当即趁着卢承庆还未做出反应之时心生一计，抓住卢承庆的软肋死穴说道：“刺史大人，此次进长安押送宝物，事关大人的前程，我想我们两人应该

秘密商议才是。这万一人多口杂，传扬出去，被有心人截了胡，那这事儿就……”

显然，这正中卢承庆的下怀，对他来说，再也没有比押送宝物进长安这件事来得重要了。

随即他点点头，冲着吴奎挥挥手说道：“郭兵司言之有理，国之重器，岂可入了他人耳间？吴郡丞，你就先在府外呆着吧，等郭大人出来府，你再进来，如何？”

“我，我……郭，郭业，你……”

“砰！”

吴奎怒火攻心，两眼一黑，身子向后徐徐仰去……

卢承庆和郭业被这厮突然来这么一出，足足吓了一跳，你妹，竟然会气成这个屁样？

“二牛，赶紧的，别愣着，找两人将吴郡丞抬到平坦地方，年纪大就别出来瞎晃荡嘛，贫血缺钙，能不头晕吗？”

## 第216章三千陇西军，出川！

郭业进了卢府，一呆就是几个时辰，到了三更时分还未出来。

尽管外间夜色撩人，尽管外头天寒地冻，而卢府的书房中仍旧是灯火通明，暖意融融，感觉不到一丝寒冷。

郭业呆在卢承庆的书房这么久，自然也发现了房中摆放的两个炭炉，不然房中哪里会有这么暖和。

郭业发现两个炭炉在房中燃着木炭升着温，竟然没有一丝烟熏火燎之气，和呛鼻之味。

结论只有一个，那便是卢承庆所用的木炭，绝对是上好的松木炭，称之为价格昂贵的极品松炭也不为过。

奶奶的，到底是在萌着父荫的世袭勋贵子弟，养尊处优惯了。即便被贬地方，也还是这么注重享受，连木炭都与寻常人家不同。

郭业心不在焉地听卢承庆讲着进长安之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进了长安之后将宝物一定要先呈献到长安城中的鸿宾楼，切莫无头苍蝇乱撞般闯皇宫献贺礼，不然被御林军咔嚓了脑袋都不知道咋回事。

最后还是不放心地嘱咐道：“这一点你一定要记住，凡是各地州府呈送的礼物都要先送入礼部名下的鸿宾楼，再由负责鸿宾楼的礼部员外郎检查妥当之后，由他送入皇宫呈到皇帝陛下面前。呵呵，你一个小州郡的八品兵司，是不可能进的皇宫，得见天字龙颜的。”

郭业听罢没有说话，依旧心不在焉地张望着脑袋朝房外望去，貌似担心着什么。

卢承庆瞥了他一眼，哼道：“本刺史跟你说的话，你可记清了？”

郭业随意答了一个啊字，又点点头表示听清楚了。

卢承庆见着郭业还是如此敷衍，不禁愠怒道：“哼，放心吧，你那几个手下，本官已经让下人将他们领进门房烤火取暖了，冻不坏他们。”

郭业闻言，宽了宽心，那就好，还以为二牛他们在外头受冻呢。

随后鄙视了一番卢承庆，你娘的，太墨迹了，一晚上几个时辰老子都在听你说话，啥时候轮到我说啊。

这时，卢承庆又问道：“听说此番押送宝物，你带了大批人赴长安？”

既然程二牛等人有了安排，他心里也就踏实了许多，不滞点头，将想好的说词说了出来道：“大人说得没错，为保这次押送沙盘进长安能够安保无虞，不会出现什么纰漏，下官组织了三千人，亲率他们进长安，沿途保护。”

“三千人？？？”

卢承庆诧异地惊呼了一声。

郭业立即补充道：“这也是情非得已啊，这次押送的宝物关系到大人的前程，更关乎到下官的益州别驾之位，不谨慎不行啊。小心方能驶得万年船嘛！”

这么一说，又戳到了卢承庆的心坎儿上。

只见他脸色虽然被这三千人数给惊到了，不过还是微微点头，自言自语道：“是啊，小心能使万年船，好吧，本官准了。还有，出境文牒本官早已叫人准备好，一会儿你记得带走。除了这个，你还有什么要求，你可以跟本官提出来，能满足你的，本官一并都满足于你。”

卢承庆这种混了朝堂十来年的人，自然知道要想马儿跑得快，不给它来点粮草怎么能行？

郭业心中也是一阵窃喜，日啊，这么几个时辰耗下来，就等你这句话啊。

当即，郭业对着卢承庆说道：“大人，长安离我蜀中，何止千里迢迢？这三千人的粮草和饷银，这个……”

“这个不是问题，明日一早，本官便会吩咐吴郡丞押送足够的粮草，还有一万两白银到船坞渡口，你到时候接收一番即可。”

郭业没想到卢承庆这次如此的爽快，粮草若干，白银万两，勉勉强强能让三千人撑上个把月了，暂时够用。

随即又说道：“大人，从益州府出境，就要摒弃水运，改为步行陆运方能成行。跋山涉水，路途遥远，可否调拨一些战马啥的呢？”

卢承庆这下可难住了，一脸犯难地沉思了起来。

停顿几息的时间之后，吱吱唔唔地说道：“唉，别说咱们益州府，就连成都府，战马都是稀缺的玩意啊。此次征讨突厥，兵部差不多将国内的战马都征召给各道行军总管帐下。你现在跟本官索要战马，难，太难了。要不，我明日清晨，给你调拨三百头骡子，暂且用之吧。”

卢承庆说完，郭业心中也是有了一番了解，纵观唐朝三百年，战马的确是个稀缺战备资源，就算是后来的南北两宋，也都急缺战马。

因为无论是中原之地，还是江南富庶之地，都不易圈养战马。就算能够豢养成功，那也不是正儿八经的战马。只有边陲各族，还有北方游牧，才适合豢养战马。

这也是唐宋两朝的骑兵为何战斗力薄弱的致命性关键所在。

想想也能想得通，胯下连匹像样的战马都木有，你玩个屁的骑兵。

战马稀缺，你跟突厥人，吐蕃人，回鹘人，甚至后来的契丹人，西夏人，蒙古玩骑兵战术，玩个锤子哟！

想通了此中关节，郭业也不强求，心道，罢了罢了，不强求。

既然卢承庆给不了战马，又期冀自己能够安安全全将宝物押送到长安，索性来个以退为进吧。

当即，郭业对着卢承庆最后要求道：“大人，既然如此，下官也难理解您的难处。我那三千人的铠甲兵械，弓箭箭矢，你总能给下官拨全了吧？万一，路上遇到大股劫匪，或者流民草寇，冲撞了您的宝物沙盘，下官担心……”

“行了行了，本官知道了。明日一早，也会通知吴郡丞将这些武器防具统统给你配齐。本刺史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此沙盘宝物给我安安稳稳，一帆风顺地运送到长安。明白了吗？”

没办法，谁让郭业的话，又戳中了卢承庆的痛痒之处呢？他可是对此次进献宝物寄予很高的期望。

能不能回迁长安，不再这蜀中之地遭罪，就靠郭业此行了。

郭业闻言，立马大喜，对着卢承庆拱手抱拳，信誓旦旦地保证道：“大人放宽心，有了您的大力支持，下官一定将差事办得漂漂亮亮。”

说完之后，心中立马又接上一句，出了蜀中，老子最大。

卢承庆听着郭业如此保证，心情稍稍转好，刚才被郭业敲诈勒索的闷气



徐徐退散。

然后对着郭业挥挥手，下了逐客令道：“去吧去吧，早点休息。明日一早，收到你要的东西之后，就早早出川去吧。”

又催！

郭业选择性地无视了这句话，然后点点头，转身出了书房。

而卢承庆则冲外头喊道：“来人呐，去将吴郡丞给本刺史找来，有要事相商。”

隐约间，外头一个下人回了一句是，匆匆去了厢房的院落，去将至今还昏阙未醒的吴奎请来。

.....

.....

翌日清晨，半夜悄回船坞渡口的郭业将三千陇西军逐一遣上了岸，集结完毕。

而关鸬鹚和朱胖子则带着少部分人，在岸上点算着一大早，吴奎率人送来的粮草，饷银，兵盔器甲，弓弩箭矢等一应事物，包括三百匹哞哞嗷叫的骡子。

这三百匹骡子也不消停，拉得岸上到处都是粪便，臭气熏天。

吴奎率人一骡车一骡车地运送完毕之后，草草离去，他怕再多呆一会儿，又跟郭业这个狗日的煞星碰面。

昨日刺史门前的光景，这老棺材瓢子记得历历在目，犹在眼前。

惹不起，也只能选择躲得起了。

不一会儿，关鸬鹚和朱胖子，还有庞飞虎，程二牛等各个队正纷纷上前冲郭业报道。

朱胖子滚着水桶身子，笑意盈盈地喊道：“小哥，粮草，饷银，还有三百头骡子都点算完了，没有差错，嘿嘿，狗日的吴奎这次没有克扣咱们。”

关鸬鹚风骚地摇着鸡毛扇，慢条斯理地回道：“兵司大人，兵盔器甲，还有弓弩箭矢，都差不离儿，学生已经一一让儿郎们领齐全了。”

两人禀报完毕之后，却又很有默契地走到郭业的身后，一左一右各站一边，如哼哈二将一般的存在。

紧接着，庞飞虎，程二牛，甘竹寿，邵啸等各个队正纷纷站于一排成线，齐齐抱拳喊道：

“禀报大人，三千陇西军，集结完毕！”

众人声音爽利果断，又是异口同声，煞有介事，破壮声威。

郭业始终一脸淡然地听着众人的禀报，眼神赞许满意点头向着他们逐一致敬。

最后又望着前方集结完毕，将整个渡口填塞得黑压压一大片的三千陇西军，伸手一探，接过身边一名士卒递上的虎头湛金枪，高高举起，凌空挥舞成风。

聿.....

一声马鸣嘶叫，鼙声震天。

这时，一名长得极为俊俏可人的小兵卒低着脑袋，将一匹白色战马牵到郭业跟前，憋着嗓子尖声说道：“大人，请上马！”

呃？

郭业对这突然其来的一幕有点意外，不过开拔在即，他也懒得细究，肯定又是好弄这些细节之事的关鸠鸠所为。

于是径直走到白马旁边，摸了摸白如霜雪的马鬃，欣喜赞道：“好马！”  
腾~~

翻身上马，动作爽落，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马上稳坐之后，郭业再次举起虎头湛金枪，遥指北疆之地，高声吼道：“弟兄们，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随我出川！”

白袍铠甲，白色战马，真是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端的是英姿飒爽，威武逼人！

三千陇西军被郭业的气势所感染，异口同声冲天吼道：

“出川，出川！”

“开拔，开拔！”

.....

.....

无论是关鸠鸠，还是朱胖子，乃至康宝，庞飞虎等人，无疑都被此情此景给感染到了，一时间，热血沸腾，战意燃烧，无法抑制。

而某个不显眼的地方，也有一个人看着战马之上的郭业，久久未曾眨眼，看着听着，感受着，不由傻傻愣在那儿，痴了.....

## 第217章出川分岔口

一连近半个月，郭业率着三千陇西军一路奔波，又是走官道，又是涉山道，靠着卢承庆签发盖印的过关文牒，连过梓州、阆州、果州、雅州等四州，皆相安无事。

在第十五天，一行人终于顺顺利利地出了蜀中剑南道。

即便顺利，这十五天中的跋山涉水，艰辛奔波中，还是有近百匹骡子因为马不停蹄地赶路而活活累死，甚至有几个陇西士卒都差点病死在途中。

去芜存菁，不外如是。

出了蜀中剑南道通往外界的最后一道关卡，郭业找到一块空地命令陇西军安营扎寨，先做歇息，不然这么赶路下去，纵是铁人也撑不了多久。

在安营扎寨的同时，他又勒令程二牛率着几个斥候探马前去探路，看看前边的路途是个什么情况。

古代的交通工具，除了船只竹筏走水运外，便是骡子战马骑毛驴。而郭业与他的三千陇西军，则是全凭一双腿脚在赶路。

因此，他更是要小心谨慎选择好路线，万一走错走反，那可不是简简单单调头回返就可以的。

程二牛率人骑着军中仅有的几匹弩马前去探路，郭业回望了一眼通往蜀中剑南道的那口关卡，再扫了一眼正安营扎寨的三千儿郎，一个个累得跟狗似的精疲力竭，颇为无奈地摇摇头。

心道，李太白都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此言非虚啊，哥们这次是尝到苦头了。

几个士卒正在为郭业忙忙碌碌地钉着木桩，准备搭建油布帐篷，而康宝等人则是各自指挥手下，同样在安营扎寨。

郭业捡了点干草垫在屁股底下，两脚发酸地一屁股坐了下来，想着歇息一会儿。

这时，朱胖子也是挂着一脸油腻汗渍跑上前来，对着郭业喊道：“小，小哥，看这天色再赶路是不成了。所幸安营扎寨下来就先休息一晚上再走吧，你看儿郎们都累得不成人样儿，我先下去让伙头兵们准备垒灶，生火造饭，如何？”

郭业听着朱胖子这么说，下意识地看了看天色，太阳明显有了西垂的迹象，估计再耽搁一会儿夜色就要下来了。

到了晚上再赶路，有危险不说，而且蜀中之外的地形路线他也不熟，貌似白天赶路比晚上赶路稳妥啊。

刚想点头说好，突然关鸬鸬也从不远处跑来，显然听见了朱胖子刚才的建议，连连摇头否决，喊道：“兵司大人万万不可啊，万万不可，千万不能歇息下去了。”

“嗯？”

一声带着质疑的鼻音，乃是朱胖子所发。

郭业也望着关鸬鸬，想问个为什么。

谁知朱胖子已经噼里啪啦对关鸬鸬开炮了，斥骂道：“你个臭酸丁，你懂个球？你一路趴在骡子上随军而行，当然不知道双脚步行的艰辛。你看看咱们这些儿郎，累成什么样儿了？再这么没日没夜地赶下去，非要出大事不

可。”

听着朱胖子提起自己一路趴在骡子上随军而行，关鸿鹄的老脸没来由的一红，心中顿时有些底气不足。

惭愧啊，之前关书办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秀才刚出益州境就差点没累晕过去，幸亏郭业厚爱，直接让朱胖子腾出一匹载粮草的骡子让与他骑，这才坚持到了现在。

关鸿鹄脸色臊红，轻声对朱胖子回道：“姓朱的，今天我不和你吵。学生这么说，自然有学生的道理。”

然后又对郭业说道：“兵司大人，之前您说过，北疆战事，再有一两个月就要结束。您看看，我们单单出蜀中，就用了将近半个月，那抵达北疆需要多久？即便我们到了北疆，此时的战事肯定已到了白热化阶段，甚至是尾声阶段，我朝廷大军如今肯定深入了突厥腹地。咱们到了北疆，再深入突厥腹地，又要耗费多长时间？”

说完哀哀一叹，道：“若再荒废下去，将时不予我啊！”

郭业听着关鸿鹄的话，知道他说得一点都没错，分析的步步到位，特别是自己心里一直惦记的颉利可汗，再过个把月就会抄小道逃亡西突厥，如果不趁他逃跑路线时设埋伏，将他擒拿，那自己北疆之行就枉费工夫了。

到时候，不仅功劳丁点也没捞到，还没有完成刺史卢承庆交代进长安献宝物的任务，两头不讨好，最后肯定要吃上大亏。

最简单来说，自己无功而返，没有荣耀庇护，回到益州，卢承庆能轻饶了自己？

郭业在沉思，一旁的朱胖子听见关鸿鹄分析后，也停止了准备对关鸿鹄的口诛笔伐，心中竟然暗暗同意了关鸿鹄的说法。

不过……

朱胖子又回头望了望那三千疲劳之师，纠结！

就在关鸿鹄的话引起三人沉默不语之时，嗒嗒嗒一阵马蹄飞扬之声从前方传来。

一共七八骑快速冲这边疾驰而来，来人正是前方探路回来的程二牛等人。

程二牛策马近前，翻身下马，挥手让其他几骑另寻他地稍作休息。

然后朝郭业抱拳喊道：“小哥，前方路已探明，俺刚才一连寻了当地几个砍柴樵夫问了个遍，咱们果真出了蜀中。那啥，一直往前走就是出川的路，不过约莫一里之外有两个分岔口，俺问了下，两个岔路口都能通往北方，不过……”

郭业此时耐性不佳，径直问道：“不过什么？”

程二牛挠头说道：“那两岔路口，一个通往山南道的，从那儿出川到北疆，路途虽较远，但是胜在一路之上都是大唐国境，显然无事；另外一个岔路口通往的却是吐蕃边境，如果顺着吐蕃边境一直往北走，到北疆的行程至少缩短了一半。不过，听说这吐蕃国虽然未与我大唐开战，但亦未与我大唐结盟，就怕咱们……”

吐蕃？

郭业的脑中瞬间浮出一个人的名字，那边吐蕃国王，即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这位吐蕃国承前启后的国王，吐蕃史上最有大作为的赞普。

如果没记错的话，此时的松赞干布已经继承了他父亲囊日论赞的赞普之位，正在吐蕃国内发展军事平息各地叛乱，休养生息低调发展的时候。

如今的吐蕃国一未和大唐建立邦交，二未和大唐结盟，直到贞观八年，才会遣使到长安沟通关系。

这松赞干布也是个真孙子，一边遣使赴大唐沟通关系，一边暗地里和南部的泥婆罗国通好，暗中建立攻守同盟。

直到贞观十二年，这狗日的竟然亲率吐蕃军攻打唐朝边境的松州，真是国小胆大。

李世民这位天可汗自然是龙颜震怒，当即就派遣大将侯君集为当弥道行营大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执失思力为白兰道行军总管，左武卫将军牛进达为阔水道行军总管，右领军将军刘兰为洮河道行军总管，率步骑五万剿灭进犯松州的吐蕃军。

大唐的英雄们自然没有让皇帝李世民失望，最终击退来敌。更是让松赞干布归还了被占去的党项、白兰羌及青海地区，遣使谢罪。

不过，这狗日的表面上是认输了，心里还是不服气，头生反骨之人，永远都靠不住。

松赞干布这孙子心里想着，行啊，我既然打不过你唐军，那我就祸害你们大唐公主去，顺便从你们大唐骗点金银财宝和一些有用的东西过来。

随即，他不仅乖乖和李世民认错，更是非常虔诚地派遣了使者进长安求婚，希望天可汗陛下能够下嫁一个公主给他，让大唐的仁爱泽被四方。

李二陛下也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对了，竟然还真答应了松赞干布的要求。

将文成公主许配给了他，这也就有了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典故。

这明显就可以将吐蕃亡国灭种的一件事儿，竟然被李二陛下玩出了这般花样来。

不仅开启了大唐与外族通婚的先例，更是养虎为患，将吐蕃这条白眼狼养得肥肥。

再有唐后期，吐蕃国力强盛，连番进犯我大唐边境，蚕食大唐国土和牛马。

没招儿，唐后期的皇帝们也只能学老祖宗的招数，继续派遣公主入藏，和亲，再和亲。

说来也怪，本来是一件有损大国威严之事，竟然被一些史学家们描述成什么大唐与吐蕃友谊的美好见证。

养虎为患，不外如是。

郭业念及此，心中也是抱怨，李二陛下绝对是下了一步大大的昏招，与他千古明君的身份不相符啊。

走山南道，远；

走吐蕃边境，近；

郭业一边权衡着，一边又看了看安营扎寨完后，到处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横七竖八地呼呼打着酣睡的儿郎们。

关鸿鹄一看郭业这个神色和举动，知道郭业心中可得有了侧重，还是劝道：“兵司大人，如果走吐蕃边境往北走，那万一碰见吐蕃人的骑兵咋办？听说吐蕃人可是出了名的凶残，经常在边境抢掠马牛羊和过往的商旅，还时不

时冲击咱们大唐的边陲小镇呢。”

关鸬鹚说完这话，程二牛对他白了一眼，朱胖子对他哼了一声。

郭业却是没有看他，而是悠悠转身眺望远方，颇为不屑地哼道：“吐蕃人凶残？那就打呗！咱们上北疆敢打突厥人，麻痹的，他吐蕃人如果赶虎口捋须，呵呵，老子就打得他叫疼叫怕为止。”

说到这儿，不无卖弄一下自己的底气，说道：“吐蕃国内现在是什么揍性，别以为老子不晓得。”

听着郭业说出这番胆气十足的话，关鸬鹚已然清楚郭小哥到底要选哪条路北上了。

## 第218章边境荒凉无人烟

出川耽误了半个月的时，人困马乏，郭业唯有冒险选择顺着吐蕃边境北上北疆。

安营扎寨歇息了一晚上，天蒙蒙亮便生火造饭，而后开拔转道。

约莫徒步行军走了一天，终于抵达剑南道雅州与康定的交接处。

康定属吐蕃国境，毗邻雅州。

郭业率军抵达到这儿，总算是感受到了什么叫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原滋原味的高原面貌，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黄土高坡与矮矮葱葱青稞草。

时不时看见几只野生牦牛被途经的陇西大军惊起，嗷嗷叫，撒丫子狂奔逃跑，溅起漫天的尘土。

喇～～

一道凛冽刺骨中带着干燥的高原大风刮过，吹得郭业脸颊有些生疼。

他拉紧缰绳驻马而停，对着身边众人不无感叹道：“看到没，咱们蜀中与吐蕃相邻，却是各有不同啊。”

朱胖子看着旷野无际的高原，感受着遍野苍凉，不无得意地说道：“那是，咱们蜀中田野肥沃，自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吐蕃国，虽未踏足进去，但是看看他们边境就已然知晓，嘿嘿，没得比，穷啊！”

趴在骡子上，显然有点受不了临近吐蕃便产生的高原反应，喘着粗气吭吭吭说道：“吐蕃国自然比不上咱们蜀中富饶，更比不上中原富庶，不然他们怎么会常常踏过边境，来抢掠粮草与牛羊呢？”

“我呸！”

朱胖子鄙夷地啐骂道：“闭上你的乌鸦嘴，别张口闭口抢掠的，万一招来吐蕃骑兵咋办？”

关鸠心中也是惧怕这个，这次破天荒没有和朱胖子开骂，果断闭上嘴。

郭业倒是无所谓，耸耸肩哼道：“别把吐蕃人想象得那么牛逼，成不？如果真在边境撞上他们，那就打呗。”

朱胖子自然脾性不改，附和笑着连连称赞郭小哥霸气。

唯有关鸠继续趴在骡子上，心中祈祷，千万别撞上吐蕃骑兵啊。

真要撞上开打，自然是免不了，关键是打仗注定要死人，要消磨时间，万一耽误了去北疆突厥战场，那不是前功尽弃了吗？

嗒嗒嗒～～

前方一阵马蹄飞扬，又是七八匹战马驰骋而来之声。

郭业知道，应该是负责前方探路的程二牛再次归来。

果然，

只见程二牛挥舞着手中横刀，远远喊道：“前方安全，前进，前进！！”

郭业对着身边两个哼哼二智囊说道：“通知下去，加紧步伐，争取在天黑前找到有大唐边军驻守的城池，不然到了夜间，盗匪横行不说，万一真撞见吐蕃骑兵，那就真瞎了。”

地形不熟，夜间作战，再加上赶来一天路程当属疲劳之师，郭业心中纵是有胆气和吐蕃人干一仗，也没这个信心能保证一战告捷。

随即，手中长枪一记挥戈，对着身后如长龙摆尾般排列有序的三千陇西军传令喊道：“继续前进，前进！”

“前进！”

“郭大人有令，前进，前进！”

.....

.....

声声令下，逐级传递，不一会儿，长龙队形开始蠕动，缓缓向前迁徙。

一里，

五里，

十里，

二十里，

临近天黑，陇西军继续在荒凉的吐蕃边境上继续前进，路上别说吐蕃骑兵与小股盗匪，就连普普通通的放牧吐蕃人都看不见。

不过，他们一路之上既然看不到人烟，自然便也寻不到可供他们栖身的城池。

夜幕缓缓下来，漫天星斗逐一闪耀，月色撩人，更是挠得郭业心中惴惴不安。

为什么就看不见有城池呢？莫非今晚真要在荒原上安营扎寨不成？

万一睡到半夜，突然有吐蕃骑兵杀来，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麻痹，郭业有点后悔走吐蕃边境这条路了。

既然不敢在荒原露宿，郭业只得叫队伍放慢行军脚步，以便保存体力。

然后再次吩咐程二牛率着七匹快马作为斥候探马，火速前方探路。

随后，队伍龟速一般，蠕动前进.....

又是行了将近五里地，依旧看不到灯火，看不到人烟，更别提可供栖息的城池了。

这个时候，三千陇西军饥寒交迫，多数士卒的体力明显开始不支了，更有甚者嚷嚷着要休息，要安营扎寨睡觉。

累，太累了！

别说他们这些水匪出身的士卒，压根儿就没受过正规操练，就连郭业自己都明显感到体力正一点一点地流失。

所以，他不怪手下这些叫苦叫累要睡觉的士卒，只得耐下性子，继续放慢行军速度，让康宝，庞飞虎他们尽量抚慰，莫要责骂鞭打。

放慢行军速度，走走停停，又消磨了将近半个时辰。

突然，

程二牛所率的斥候探马再次归来，踩着踢踏入耳的马蹄之声火速归来。

不过这次，郭业敏锐地发现，渐渐逼近自己的程二牛没有一如既往地喊着前进，而是哇哇大叫语无伦次，虽然听不清他在叫些什么，但是很明显，这厮慌乱至极。

莫非，

前面出了什么状况不成？

心念之间，程二牛已然策马狂奔到了跟前，脸色紧张，胯下弩马吭哧吭哧打着鼻鼾，估计都快跑折了腿儿。

他还未开口问话，程二牛已然在马上对着郭业叫道：“小哥，大事不好，



前方出大事了。”

连拱手抱拳之礼都因为慌乱，而忘记了打。

郭业听罢，抬手止住他急促喘气地说话，抚慰道：“别急，慢慢说，先顺口气。”

“嗯嗯嗯，前面有座土城，足足有陇西县城那么大的土城。”

程二牛没有停歇，继续喊道：“俺们远远瞅见土城之外，数百盏火把闪动，还有听不懂的尖叫高呼嚷嚷声，应该是，应该是吐蕃人的骑兵在攻城。”

“什么？”

郭业听罢，脸色诧异地惊呼一声。

身后的朱胖子顿时木然，吓得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眼角瞥着关鸿鹄。

而关鸿鹄虽未说话，不过趴在骡子上的身子立马跟条件反射似的，蹭的一下窜了起来，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厮心中叫苦，完了，难道朱胖子说得没错？我就是乌鸦嘴？

想罢之后，立马催促郭业道：“大人，吐蕃骑兵在边境以凶残著称，咱们赶紧回撤吧。”

朱胖子这次也是罕见地赞同道：“小哥，我看咱还是原路返回到分岔口，走山南道吧。”

两人的惊叫劝阻之声，立马吸引了康宝，庞飞虎等人的注意，纷纷围拢到郭业身边来。

郭业没有立即表态，而是问程二牛道：“二牛，你可看见土城之上，守城的是什么人？”

程二牛此时已经顺完气，点头说道：“俺虽看不见土城上是些什么人，不过俺能听见说得都是咱们汉人的口音，对了，俺还看见城头上，竖着一杆镶黄龙旗哩！”

镶黄龙旗，汉人口音？

郭业稍稍一怔，寻思道，那就是咱们大唐的城池呗。

郭业想到，康宝等人也想到，纷纷面露诧异地望着前方，看来应该就是吐蕃骑兵夜袭大唐城池。

郭业再次问道：“土城之外数百盏火把？”

程二牛唔了一声继续点头。

闻罢，郭业不再发问，陷入了沉默之中。

数百吐蕃骑兵就敢来夜袭大唐的城池，难道这个土城之中驻军非常薄弱不成？

现在如果原来返回，那怎么可能还来得及抵达北疆？

但是如果继续前进，必定要先剿灭那数百吐蕃骑兵，要先打一仗再说了。

对三千还未操练过，还未上过战场的陇西军来说，数百马上功夫娴熟的吐蕃骑兵，可不是闹着玩的。

即便能够和土城中的大唐边军一起将吐蕃骑兵击退，但是打了小的，老的能不来吗？

边境线后面，就是吐蕃国啊，万一弄得不好，动则就是数千吐蕃骑兵被引过来。

到时候……

难道真要原来返回？

难道真要见死不救？

郭业一时间踌躇了起来，权衡利弊，也许原路返回未尝不是一件保全自己的好对策。

但是，如果就这么撤退，我郭业于心何忍？虽然不认识那些边军，但是好歹大家都是炎黄子孙，汉家儿郎，大唐子民。

任由他们被吐蕃狗烧伤抢掠，自己不仅无动于衷不去救援，相反还逃之夭夭。

这他妈还算是个站着撒尿的主儿吗？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但是今天这事儿，既然碰见了，我郭业就不能认怂。

当即，郭业望着康宝等人，问道：“你们怎么看？”

这事儿，他不问关鸣鸿和朱胖子，这两个货上了战场绝对就是孬货，典型的主和不主战的主儿。

谁知话音一落，康宝，庞飞虎等人脸色坚毅，纷纷望着郭业。

康宝率先表态，喊道：“兄弟，这事儿不能认怂，干吧！”

紧接着，庞飞虎，邵啸，程二牛，阮老三等人也是相继抱拳，转为一脸肃穆地齐声喊道：

“小哥，我们都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咱们陇西儿郎绝不是孬货。”

郭业看着众人的表态，既感动又无奈，感动得是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无奈得是，今天这一仗只要开打，后患无穷啊。

不过，他还是第一时间做出了选择，对着众人苦笑道：“弟兄们，看来今天我郭业又要任性一次了！”

然后缰绳高高拉起，冲着众人喊道：“传我令，火速前进，增援兄弟军，击退吐蕃狗。”

“是！！！”

众人再次齐声回复，没有一丝丝的犹豫与不决。

不一会儿，命令相继逐级传令下去，扩散到三千陇西军各处。

“郭大人有令，火速前进，挥戈退敌！”

“兄弟们，开干啦，开干啦！”

“王二毛，你奶奶的吃货，别睡了，赶紧拿起家伙，跟郭小哥杀敌去！”

……

……

三千陇西军，

士气，如薪柴加火，陡然大盛……

## 第219章似盗匪似马贼

奔袭，  
救援，  
策马狂奔嘶如吼，三千儿郎势如虹。

借着星月交辉，郭业一马当先挥舞长枪，后背大氅迎风展展，甚是威风凛凛。

三千陇西甲卒紧跟其后，响彻漫天的脚步如雷之声卷席而去。

五里，  
三里，  
一里，  
近了。

未见其形，先闻其声。

郭业远远听见的是阵阵马鸣嘶啼与听不清楚的叽里咕噜叫嚷声，紧接而上的又传来一阵中原汉话的骂声，貌似是土城一方的声音。

望着熠熠闪动数百盏火把，郭业心道，果然是出了大状况，不过……

郭业勒紧缰绳放慢了胯下马儿的速度，心中陡然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因为他听见那些在土城外袭扰之人口中叽里咕噜的嚷嚷声，绝非是吐蕃话。

吐蕃话到底什么样儿，他没有做过研究。但是后世他也去过西藏，曾经跟团去布达拉宫旅游过，听过游牧藏民和住在拉萨等地的藏民说话，藏语绝非是这种强调。

相反，这些土城外的人，阵阵不停地叫嚷声更像是带着口音的汉语，近乎于西北方言。

莫非这些攻城袭扰之人，并非吐蕃骑兵？

霎时，郭业脑中又浮出一个问题来，莫非自己猜错了，他们这是汉人打汉人？

那么这些操着西北方言的汉人只有一个身份，那便是西北高原一带的盗匪，而且能够组织数百盗匪袭扰有驻军的土城，可见这股盗匪在吐蕃边境一带的实力不一般。

管他娘的是盗匪，还是吐蕃狗，只要敢攻打袭扰土城，抱着烧杀抢掠为目的，那就不是好人。

郭业打定了主意，干他娘的！

当即，郭业再次高举手中虎头湛金枪，高喝传令道：“传我令，吹牛角号……”

不一会儿，  
嘟呜，嘟呜嘟呜……

苍凉远古的牛角号陡然从三千陇西军中响起，此起彼伏，响彻不停。

紧接着，郭业又对身后康宝等人喊道：“诸位，传令下去，喊口号，就喊‘大唐鹰扬’四个字。”

鹰扬，意指逞威，大展雄才之意，多数唐军出征出战都会以之为口号。

虎贲三军，鹰扬千里。

霎时间，三千士卒在声声不绝传百里的牛角号中，泼天口号响起，端的是鹰扬千里。

仅仅与土城相隔一里，郭业却在出击之前做了这么多工夫。

磨刀不误砍柴工，关鸠鸠和朱胖子等人立马瞅出了端倪，小哥这是在虚张声势，想让攻城袭扰土城之人知道，大唐军队前来救援，好让他们知难而退。

没错，假扮挟大唐天威而来的唐军前来增援。

郭业见着一切就绪，陡然再次晃枪，双腿猛然一夹马鞍，喝道：“出击！”

沙沙沙沙.....

三千陇西军，在前进，火速前进。

.....

.....

果不其然，

漫天传来嘟嘟呜呜的牛角号，还有大唐鹰扬口号声，顿时让一里之外的土城内外骚动起来。

土城外，数百盏火把闪动地更加剧烈了，本来还有条不紊地朝着城楼之上投掷火把，还有射弩抛石，突闻一里外陇西军传来的动静之后，立马有些慌乱起来。

就连撞击土城城门的节奏都趋于缓慢下来，惶惶不安，躁动异常地叫嚷声骤然响起。

“唐，唐军来了？”

“见鬼，此地怎得会有戍边的唐军？”

“大哥，听着牛角声和军中振威声，绝对是唐军啊！”

“是啊是啊，大首领，我听得真真儿的，对方足足有十盏牛角号在奏起，人数至少三千人以上啊。”

“拼了？”

“大首领，你要三思啊，咱们才几百号人，怎会是三千戍边唐军的对手？”

“呃.....干他娘的，倒霉，撤！”

“弟兄们，大首领有命，撤，撤，撤！”

“风紧，扯呼~~”

“风紧.....”

“扯呼.....”

.....

.....

沙沙沙沙，

聿.....

一阵慌乱的脚步之声和马蹄嘶鸣声杂乱不堪地响起，不一会儿，数百盏火把朝着陇西军奔来的反方向陆续挪动，显然是在撤退。

随着这些人撤退离去，火把逐一盏盏熄灭，越遁越远。

待得郭业率众杀上前来，到了土城之外，这些攻城袭扰之人已然离得不远。

郭业见罢，心中庆幸道，假扮唐军，果然奏效。

穷寇莫追，逢林莫入，这个道理郭业还是懂得。

随即，他再次传令，停止追击，原地歇息。

待得三千陇西军在土城外的一处空地上停罢歇息下来之后，康宝跑上前来对郭业喊道：“兄弟，你刚才听见没？好像这帮人不是吐蕃骑兵啊。”

郭业点点头表示认同康宝的看法，因为他刚才也隐约听见“风紧扯呼”“大首领”的口号，纵然是西北方言，多少还是听明白了一些。

见着郭业点头，康宝脱口问道：“既然不是吐蕃骑兵，更像是盗匪，或者西北马贼，兄弟你刚才为啥不下令追击呢？啧啧，你没发现他们所骑的那些马都是上好战马么？啧啧，我是光听这马儿的嘶鸣声和马蹄落地声，就听出了名堂，的确是西北的上好战马啊。”

言罢，还极为惋惜地摇头叹气。

谁知郭业答道：“康大哥，你真以为我不眼馋那些战马啊？而且我更好奇的是，这似盗匪似马贼的几百人，怎得会有如此多的上等战马，你说奇怪不奇怪？”

康宝听着郭业的话后，显然更加疑惑了，心想，你小子既然兴趣盎然，咋不下令追击上去，探个明白呢？

郭业一脸淡然，眼神睿智冷静，显然看出了康宝心中的揣测。

当即指了指空地上黑压压的三千陇西士卒，个个人仰马翻，困乏得不行。

然后说道：“你看看咱们的兄弟，赶了快一天一夜的路了，哪里还有与敌一战之力？不然刚才小弟也不会虚张声势，假扮唐军了。直接杀上去干他娘得了。”

“唔……”

康宝这才恍然大悟，疲劳之师果真不宜征伐啊。

随即点头说道：“兄弟顾虑的极是，而且咱们的当前任务是北上突厥，不能在这儿瞎耽误功夫，那啥，咱们是不是先进土城里歇息一晚上，明早再行出发？”

郭业笑着称是，说道：“咱们替这土城守军解了围城之急，想必让咱们进城歇息是免不了的，说不准还能大鱼大肉犒劳答谢咱们呢。”

“哈哈，这感情好，奶奶的，这几天累得跟狗似的，可是许久没尝过肉味儿了。”

康宝这边哈哈大笑，郭业那边已然安排关鸿鹄带着几个士卒前去土城叫门，好让他们进城歇息。

约莫了一小会儿，关鸿鹄就一脸愤愤不平之色去而复返，来到郭业跟前。

然后指着两百步之外的土城城头，怒骂道：“兵司大人，这土城守军当真忘恩负义，良心都被野狗叼走了。”

郭业见状，诧异地问道：“怎么回事？他们没有打开城门？”

关鸿鹄气得咬牙跺脚，恨恨点头。

一旁的康宝急问道：“奶奶的，你就没跟他们说，咱们陇西虽非戍边唐军，但也属地方军卒，份属军中一脉吗？？”

关鸿鹄面对康宝的斥责，哇哇叫屈道：“说了，咋没说，你猜那土城守军

咋说？他们说，多谢咱们的仗义解围，但是不能让咱们进城，让咱们在城外露宿一晚，明早即刻离去。”

“我草！”

康宝听罢淡定不住了，破口大骂道：“他们真这么说？老子非揍死这帮薄情寡义的狗东西。”

一时间，庞飞虎，程二牛，阮老三，甘竹寿等人也相继围了上来，纷纷摩拳擦掌忿忿不平，统统响应康宝的举动。

这也太他娘的憋屈了，救了他们，不仅不设宴款待，宰牛杀羊犒劳一番，还不让他们进城休整。

天底下哪里有这么忘恩负义之人？

就在众人气势汹汹，纷纷出谋献要给土城守军一个教训的时候，郭业突然喊道：“大家稍安勿躁，先冷静下来。”

而后指着两百步外的土城城头，脸色极为怪异地喊道：“诸位，你们看，你们没发现城头那杆大旗有些不同吗？”

嗯？

众人竞相哼出一个疑惑的鼻音，相继转头望着城头上那杆随风飘荡的镶黄龙旗，目不转睛地望着。

他们望过去的同时，脑海中第一时间冒出不解，有啥不同，不就是我大唐的龙旗吗？

这有啥好奇怪的，无论是行军大营，还是驻军之地，有代表大唐天子威仪的龙旗，这是很平常之事。

龙旗的存在，至少让军中儿郎们知道，你们是为谁而战；至少让敌军知道，你前方到底是何人大军。

郭业眼神犀利地望着那杆龙旗，

众人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杆龙旗，

突然，

关鸠鸠猛然跳脚起来，仿佛一朝得道，大彻大悟一般，口中拉起长长地调子怪叫道：“我一知一道——了！！！”

## 第220章郭业月下阵前骂

一杆镶黄龙旗，树立城头，虽形单影只，却甚为抢眼夺目。

星月交辉下，众人清晰可见龙旗上五爪金龙的片片龙鳞，泛着黄光，显然龙旗之上的龙鳞都是用纯金线手工绣成。

借此可判断出，这杆龙旗绝非普通军中的广泛使用的龙旗，如果各个行军大营和驻军之所都用镶金线的龙旗，那大唐国库得富裕到什么程度？

不过，郭业知道，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发现这杆龙旗并没有跟所有大唐的龙旗一般，都绣着一个“李”字。

相反，这杆龙旗除了红底镶黄边，上绣五爪金龙之外，啥也没有。

郭业心中莫名其妙地萌生一个想法，难道这些人不是戍边土城的唐军？

但是如果不是唐军的话，这些土城守军刚才与敌城上对骂又明显是中原口音啊。

太矛盾了！

一时间，郭业尽管瞅出端倪，却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这时，康宝突然拍了一下脑袋，惊呼一声道：“兄弟，不对劲啊！按常理来说，这土城应该有两杆旗才对哩。一大一小，大的是咱大唐的龙旗，小的是土城守将战旗。你看，这土城城头只有龙旗，而且还不知是不是咱大唐的龙旗。太诡异了！”

康宝这么一点醒，众人顿时反应了过来，原来怪就怪在这儿。

郭业也猛然醒悟，对啊，古代军旅中，凡是军队，都有龙旗与守将旗并存。龙旗为大，代表的是国家；而守将旗为小，往往代表的是一军统帅或主将，如果边军的话，更是代表着番号。如果是三军主帅的话，稍稍比这守将旗要大些，也称帅旗，帅旗插在何处就代表着帅帐在何处。而这土城城头上，唯独缺了守将旗。

在看影视剧的时候，经常看见两件对垒，双方都有扛旗兵，上写着主将的姓氏，周吴郑王等等。主将在何处，扛旗兵就策马跟在何处，往往起着稳定军心振奋军心的作用。

同理，只要帅气或将旗一倒，军心将会顿时涣散不堪，意味着这支部队离败退甚至灭亡已然不远。

怪哉！

就在这时，郭业好像想到了什么，康宝这个众人中军旅资格最老的人也想到了什么，两人纷纷对望了一眼，眼中透着诧异和古怪。

康宝先一口喊道：“不会这么巧吧？”

郭业嘴角微翘，划出一个狡猾的弧度，笑道：“试试便知！”

关鸠鸠，朱胖子，庞飞虎等人被两人弄得神神叨叨，全然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郭业突然提枪上马，对着众人喊道：“你们权且在这儿呆着，我亲自上前叫阵，探个究竟！”

康宝从旁边夺过一匹弩马，也翻身上去将横刀抽出鞘中，对着郭业喊道：“兄弟，算我一份，咱们哥俩并肩子上，如果真是如此，咱们可就发达了！”

郭业点头称好，双腿一夹马鞍高喝一声：“驾！”

康宝左手刀鞘一甩，啪的一声狠狠抽一下弩马屁股，马儿吃疼，嘶聿一声撒腿就往前追去。

两人，一前一后；

两马，一白一黑。

如月下狐影，你追我逐，不一会儿，就到了土城门下二十步之外。

聿~~

马儿驻足，郭业上前叫阵道：“喂，快快开城门，让我们进去休整。”

康宝尾随而到，一拉缰绳横刀怒指城头叫骂道：“奶奶的，忘恩负义的狗东西，老子帮你们解了围，你们竟如此天性凉薄？赶紧，速速开城门！”

郭业猫了一眼凶神恶煞的康宝，心中窃笑，好一个影帝级别的人物，跟朱胖子不相上下。

不过，城头之上除了人影晃动之外，竟然没有回声。

尴尬，

过了许久，仍旧没有人回复与他们二人。

郭业与康宝对视了一眼，越发肯定了心中的猜测，继续冲着城头试探道：“喂，这土城守将乃是何人？同属大唐军中一脉，为何不肯开城门让我等进去？”

还是人头攒动，没有回声儿。

郭业继续思索如何让城中守兵露出狐狸尾巴，康宝已经气得不行，哇哇大叫道：“直娘贼，你娃生儿没屁眼，若非老子们拼死增援，替你们解了围，你们怎能苟延残喘？我呸，还军中儿郎，区区数百乌合之众就能将你们土城差点攻下，还守你娘的城，赶紧回家喂孩子热炕头吧！”

扑哧~~

郭业忍俊不禁一乐，康宝这厮别看平日里大大咧咧跟程二牛似的，没想到骂起阵来嘴巴还挺毒的。

他刚想着也凑凑热闹骂上两句，好激怒城楼上的那些守军。

谁知一记冷笑从城头响起，突然回道：“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若非我们将军率着兄弟们去了马场，兵力都不在土城中，那帮马贼怎能得逞？还需要你们救援？些许马贼，即便没有你们唐军解围，我们也能撑到将军率军回援。滚吧，阿里土城不欢迎唐军。”

嗯？

郭业听罢，脑子立马不停运转，分析着城楼传下来的这句话所蕴含的诸多信息。

首先，这座土城叫阿里土城，的确存在驻军镇守，而且兵力不少，只是暂时大股兵力不在城中，而是去了马场。

马场，这个阿里土城的守军竟然有自己的马场！！

郭业心中百转千结，一个小小的土城竟然拥有自己的马场，盛产战马的马场。

不过最后一句话，连康宝都听出了端倪，阿里土城不欢迎唐军。

言下之意，土城的驻军并非唐军，但是操着中原口音，又悬挂镶黄龙旗，却又不是大唐的边军。

康宝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劲儿，对郭业悄声嚷嚷道：“兄弟，看来咱



们真猜对了，他们真是……”

“嘘，噤声！我最后试探一次！”

郭业打断了康宝的咋呼，冲着城头继续喊道：“既然如此，那我们也就不多做打扰，敢问阿里土城的守将乃是何人？”

城楼上再次响起一道响声，不过貌似有些许傲娇，回道：“我们将军姓杨，至于叫什么，呵呵，将军身份尊贵，岂是你们能问的？走吧，离阿里土城越远越好。”

姓杨！果然如此。

郭业故意调转马头，又对康宝使了使眼色，催促他调转马头，做出一副即将离去的样子，然后转头冲城楼上问道：“对了，敢问城楼上这位说话的将军，如何称呼你？”

突然，城楼上又陷入了小小的沉默，没有答话。

不过很快，那人就回答道：“告诉你又有何妨？在下华明，忝为阿里土城副将。哈哈……”

言罢，还颇为自己副将的身份一阵得意。

郭业趁着他大笑之际，顺嘴问道：“对了，你们应该是隋朝余孽吧？”

“嗯？你怎么知道？混账，竟敢诓我话来，来人……”

“放箭，放箭，放箭！！！”

“射死他们，给本将射死他们……”

城楼上那位叫华明的副将突然反应过来，自己竟然被郭业试探出身份来，恼羞成怒之下哇哇大叫。

霎时，

嗖嗖嗖……

漫天箭雨，如黑云蔽日一般将星月之光徐徐遮住，朝着二十步之外的郭业和康宝铺天盖地而来。

郭业和康宝早有准备，见机得快，箭雨还未扑来，二人早已策马狂奔，如狡兔四散，跑出了射程之外。

堪堪避过了城楼上的箭雨突袭，郭业和康宝继续策马飞奔回陇西军的驻地。

不消一会儿，两人就返回了驻地，关鸠鸠，朱胖子等人见他们回来，纷纷上前围拢了上去，问个究竟。

康宝一下马，冲着众人哈哈大笑道：“果真没有猜错啊，阿里土城竟然是隋朝余孽的藏身之地。”

“什么？？？”

“怎么可能？”

“隋朝余孽？”

……

……

郭业也翻身下马，将手中虎头湛金枪砰的一声插在地上，入土三分。

然后一脸谨慎地看着众人，说道：“康宝并未胡诌，本官刚才试探了一番，这守城副将也是个人头猪脑的货色，三两下就被诓出了底子。此城名为阿里土城，驻扎得就是传说中早已亡国灭种的隋朝余孽。”

“而且。”郭业停顿了一下，有些不太肯定地说道，“据说这阿里土城的守

将姓杨，应该就是隋朝被灭之后，苟延残喘至今的杨氏皇族一脉。”

话语一落，众人脸色更是震惊，朱胖子已经淡定不住了，肉乎乎的身体跟皮球似的，一蹦一蹦跳着着急问道：“啥？小小土城，竟然藏着这么一条大鱼？小哥，你说咋办吧？”

## 第221章抉择，是打还是走

“咋办？”

郭业托着下巴远远瞅着两百步开外的阿里古城，一时间难以取舍，难下判断。

阿里古城的出现，绝对出乎他的意料，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变数。

而且里面还涉及到一个沉重的话题，那就是这个阿里古城竟然是隋朝余孽的藏身之地。

隋朝余孽，无论是郭业这个后世穿越而来之人，还是康宝，庞飞虎，朱胖子，关鸠鸠等活在当下之人，都是一点都不会陌生。

隋朝灭亡离如今贞观四年才多久？

隋炀帝这个史上最败家玩意的混蛋，在二十六年前（即公元604年）杀兄弑父淫嫂，发动宫廷政变夺得帝位。

这番作为在历朝历代的皇位更迭之中，倒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毕竟生在帝王家，血腥手段不乏有之。就连当今大唐皇帝李二陛下不也是玄武门宰了自己的太子哥哥和齐王弟弟，威逼自己的父亲退位让贤的，没啥大不了的。

但是他跟人李二陛下就是不能比，人家李二陛下子承父业后还励精图治，开创了贞观之治。

而隋炀帝杨广这个暴君呢？前期还能似模似样，到来后期就完犊子了，又是大兴土木造宫殿，又是花费民脂民膏人力物力开凿运河，这也就罢了，至少还能有些用处。

关键这位败家皇帝不惜福啊，不止为了满足自己的骄逸淫奢，而提高全国各地的赋税，搞得各地民怨沸腾，网罗天下美女，搞得各地有女之家人心惶惶。而且，登基数年之后就大肆排除异己，迫害良臣忠义之士，逼得到处朝臣人人自危，暗中联盟准备揭竿而起。

特别是国内都乱成这个尿性了，他还不消停，不励精图治，相反好大喜功的性子也越发明显了。

最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国内不稳的情况下，还大肆兴兵三征高丽而未成功，搞得国库空虚，大隋多少好儿郎葬身高丽棒子的土地之上。

连蒋委员长都知道攘外必先安内，可他偏偏反其道而行之。

败家败到这个程度，真是史上罕见。

别说大隋到他手中仅仅二十年来年，任凭他爹隋文帝杨坚留下的开皇之治有多牛掰，也禁不住他这么造啊。

这不，好端端的一个大隋王朝，到了他手仅仅维持了十几年就分崩离析，全国各地烽烟四起，最终被李唐王朝取而代之。

他自己也没捞到好下场，被他最信任的佞臣宇文述之子，隋唐第二好汉字文化及硬是逼着上吊自杀。

落得个身死他乡的下场，连口棺材都没有。

据说还是如今身在东突厥的萧皇后和一些太监宫女拆下了床板，给他做了个小棺材，勉强凑合才能入土。

一代帝王，落得这般下场，可悲可叹。

他死之后，李渊登基做了皇帝，建立了大唐王朝。

而他的杨氏子孙，大隋皇族自然也是狡兔死，走狗烹，运气好的，还能成为树倒之前散掉的猢猻。

他的皇后萧氏和孙子杨政道则被东突厥的处罗可汗（当今东突厥颉利可汗他爹）迎到东突厥，将东突厥境内的中原人交给这祖孙俩管治，建立了最后的大隋王朝，史称后隋，杨政道被封为隋王。实则就是突厥人的傀儡罢了。

郭业撇撇嘴，心道，再过些时日，这萧皇后和隋王杨政道估计也要随着东突厥的灭亡，而被押解进长安了。

如今贞观四年，离隋亡仅仅十来年，在场诸人自然都多少不会感到陌生。

现在听着有现成的隋朝余孽占着阿里土城苟延残喘，自然是兴奋得不行。

这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天大的功劳。

这不，康宝已经急不可耐地喊道：“还考虑个球啊，兄弟。你要知道，如今占着阿里土城的竟然是隋朝余孽，姓杨的话，更应该是隋朝余孽杨氏皇族后裔，咋能就这么放过这天大的功劳而白白错过呢？”

为了引起郭业的重视，康宝将郭业身边的关雎推搡开来，自己凑上前去，掰着手指算道：“哥哥替你掰扯一下哈，如今阿里土城在大唐和吐蕃边境，既然被隋朝余孽占着，说明是个三不管地带。只要攻下了阿里土城，敬献长安皇帝陛下，哈哈，开疆的功劳少不了吧？”

说到这儿，吞了下口水，继续掰扯手指说道：“第二，你抓了杨氏皇族后裔，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皇帝陛下如今除了忌惮环伺我大唐边疆的邻国之外，就应该是剿灭国内潜在的动乱了吧？这国内的隐忧有两个，一个是前太子李建成残留在各地，蠢蠢欲动的余党，一个便是前隋残存势力。这，这，阿里土城的杨氏皇族后裔这个现成的大功劳放在眼前，咋能不去挣？”

郭业懂康宝之意，也明白他焦急的原因，无论是替大唐辟土开疆，还是成功擒拿前隋皇族后裔，都是了不起的大功劳。

别说康宝，就连他自己听着分析，都已心动心了。

这时，朱胖子也将跟前的关雎一把推开，蹦达上来喊道：“小哥唉，你要知道，阿里土城的杨氏后裔，可是有他们自己的马场哩。这年头，战马都比黄金贵，如果咱能将这个马场占为己有，嘿嘿，发了，真是发了，发大发了。”

马场！

郭业对于这事儿记忆犹新，大唐军队如今对外作战，缺的就是战马。

一匹西北战马在中原的市场，那是有价无市，别说是中原各个世家争相抢购之物，就连大唐朝廷都会不惜一切高价来购买战马。

战争年代，战马可比黄金，这话丝毫不掺假。

如果有了自己的马场，等同于坐拥一只，不，十只，百只会下金蛋的母鸡啊。

而且，如果自己手中有一个马场，能够为自己源源不断提供战马，那么也许，我郭业，也能拥有自己的一支骑兵哩。

后世来客，他的心永远都不会安分。

郭业，亦是如此。

就在郭业动心之时，关鸿鹄上前进言道：“兵司大人，这阿里土城堪比陇西县城那般大，谁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其他城池相依呢？再说，咱们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拥兵多少，对不对？如果为了攻占阿里土城，而耽误了北上突厥的时间，到时候，岂不是坏了您心中的计划。”

北上突厥捞功劳？

郭业权衡了两者一番，如果按照康宝和朱胖子的分析，那么北上突厥与之相比，岂不是比鸡肋还鸡肋？

擒拿颉利可汗固然是可以让自己名震天下，说不定还能见到李二陛下。

不过与攻下阿里土城相比，这其中的利益就少之又少了。

阿里土城有城池，还有马场，颉利可汗有啥？

到时候说不定李二陛下随意给自己一个闲散官职，让自己去哪个清水衙门混吃等死，那就得不偿失了。

再说了，单单拿下阿里土城，替大唐辟土开疆，将大唐的版图再扩大一点，而且还是开在与吐蕃交界的地方，呵呵，这功劳说大不大，但说小也不小啊。

就这么权衡利弊之下，郭业已然有了答案，对着关鸿鹄轻笑一声，说道：“人算不如天算，计划始终赶不上变化快。你觉得好端端放弃到嘴边的肥肉，是小哥我的风格吗？”

“呃……”

关鸿鹄一阵无语，听着郭业的意思，显然已经有了取舍。

他是个聪明人，始终秉承着郭大人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的原则做事。

既然郭大人心中有了决意，他这个聪明人当然懂得见风转舵，立马点头赞道：“兵司大人言之有理，学生服了，心服口服。”

溜须拍马之本事，关鸿鹄敢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就连朱胖子都不敢与之交锋，谁让人家是读书来着。

顶多，朱胖子撇撇嘴报以不屑，嘟囔了一句：“呸，马屁精。”

众人见着郭业下定了决心，要先拿阿里土城开刀，自然都是雀跃地点头叫好。

康宝问道：“兄弟，现在就开干不？要不趁着夜色，咱们发起突袭，干他娘一把。”

郭业淡然地摇摇头，说道：“估计早在那般马贼攻城之机，城中早有人送信给那位杨姓将军了，显然，援兵一会儿就能从马场赶回来。”

“而且。”

郭业顿了顿，说道：“现在兄弟们都已经人累马乏，现在冒然出击攻城，别说咱们三千儿郎撑不住，就算撑得住，咱们没有完善部署贸然行动，也属不智。罢了，反正城中守军已然受惊，戒备必然开始森严起来。咱们不如明日部署周全一些，再定如何攻下阿里土城。”

康宝听着郭业精明分析，不无折服，心道，还是郭兄弟想得周全啊，难怪我家老头子让我此行一定要听他号令哩。

一旁急于表现的关鸿鹄傻帽地问道：“那啥，兵司大人，咱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哈哈，精明如你之人也有难得糊涂的时候啊，看来你也累了！”

郭业不由打趣了一下关鸠鸠，然后对着众人吩咐道：“先原地休息，二牛何在？”

程二牛急急喊道：“在呢，在呢，小哥，一直在呢。”

郭业略微颌首，吩咐道：“你带上你的斥候探马，方圆一里之内搜索，给我找一块高地，我要在那儿安营扎寨，与阿里土城遥遥相望！”

程二牛当仁不让，抱拳沉声喊道：“得令！”

言罢，转身悄然而去，倒也有一番大将风度。

## 第222章战前的棘手问题

很快，程二牛所率七乘快马相继返回，在不远的一处空旷地带找到了一块小高地。

高地四周—马平川，视野空旷，正适合陇西军宿营，有什么风吹草动，立马就能闻风而动。

而且高地顶峰，正好与阿里土城遥遥相望，多少能望见土城城楼上的一些状况。

好地方！

郭业不由称赞，一声令下，三千陇西军再次开拔，朝着那处高地迁徙而去。

很快就抵达了要宿营的高地，因为天色已晚的缘故，郭业急急安排了庞飞虎率人负责警戒，便命令各营赶紧就地宿夜，养精蓄锐，迎接明日的到来。

一夜，  
过去。

.....

.....

吐蕃边境，西北边陲，本就天黑得快，也亮得早。

天灰蒙蒙亮之初，郭业还没醒转，朱胖子已经开始安排火头兵们开始生火造饭，陡然，袅袅烟火在高山腾起，与清晨的晨雾夹杂一块儿，更显得天色灰白。

阵阵高原大风吹过，刮得漫天灰烬风中躲藏，也徐徐吹到了与高地遥遥相望的土城城楼之上。

“娘的，这些唐军是要常驻在此不成？竟然还生火造饭起来，他奶奶的！”

一名身材略显浮肿的青年，身穿盔甲，五官还算清秀，不过眉宇间多少有些戾气。

再看他腰间所系的那把长剑，剑鞘镶着几颗红蓝宝石，一看就非凡品，应该是名青年将领。

只见这名青年将领骂了几声之后，一抹脸上从天空刮下来的灰烬，又是一阵呸呸呸嫌恶地吐着唾沫。

不过青年将领身边还有一人，年纪约莫四十五六许，也是一身盔甲佩剑的装扮，虽然眉宇间没有那青年将领的戾气，却多了几分阴鹭。

只听他白了一眼青年将领，哼道：“还不是你干的好事？若非你自露马脚，被人诓骗出咱们的来历，他们会在吐蕃边境餐风饮露？华明啊，你怎能如此莽撞呢？你不知道大将军最近正和吐蕃国的一位贵族在商议联盟之事吗？如今这帮唐军不走，兴许真要坏了咱们的大事。”

青年将领显然有些忌惮身边这人，弱弱地说道：“卫穆叔，我.....”

“住口！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称我卫守将。若非你父亲替老将军尽了忠，咱们大将军焉能如此厚待你？本将若非与你父亲交好，怎会一路提携你？你啊，太不长进了！”

显然，这两人皆有来历，中年将来正是阿里土城的守将卫穆，而那位青

年将领，便是傻逼呵呵被郭业诓骗出来历来的阿里土城副将华明。

至于他们嘴中所说的大将军，兴许就是郭业猜测的隋朝余孽，杨氏皇族后裔吧。

副将华明被卫穆这个又是世叔又是上司的人连番斥骂，脸皮早就兜不住了，双拳紧握双眼迸出火光地望着不远处的高地，看着尿尿腾起的炊烟，咬牙切齿道：“卫穆叔，哦不，守将大人，反正大将军不是让你带着三千人回来守城了吗？要不你将三千人调拨给我，我去灭了这帮唐军。”

“不可鲁莽！”

卫穆略显沉稳地摆了摆手，双手扶在城头的护栏之上望着前方的高地，语重心长地说道：“大将军曾交代本将，不可鲁莽行事。本讲临行之前，他曾说过，咱们避开唐军围剿，迁徙到吐蕃边境这么多年，一边苟延残喘，一边隐忍发展至今，才有了今天的阿里土城，还有大将军马场所在的图瓦城，两大城池咱们得来不易啊。”

说着收回远眺的目光，望着华明这个坏了一锅粥的老鼠屎，说不上厌恶，但绝对是失望，继续沉声说道：“如今大将军正和吐蕃一个贵族做贩马的买卖，关系正是不错的时候。而且那位吐蕃贵族能够帮大将军与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牵上关系，在这个时候，咱们和唐军产生摩擦，肯定会引起吐蕃方面的注意，到时候就怕坏了大局啊。”

华明执拗地摇摇头，忿忿说道：“守将大人，我们不动手，不代表唐军不动手啊。如果他们真没有想法的话，怎会流连在此不走？你看——”

说着，他指了指不远处高地上正有陇西士卒搭建草棚营帐，恨恨说道：“他们又是生火造饭，又是搭建营地，看来是要长时间驻扎下来，覬觎咱们阿里土城啊。”

谁说不是呢？

一听华明提起这个，卫穆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若非你这傻屌被人诓出了来历，别人怎会对边境的一个小城有想法呢？

不知为何，还为何唐军交战过，卫穆心中就产生了一丝悲凉。

仿佛隋朝余孽四个字就跟千年魔咒一般，让他背负了几十年，有些仓惶和悲凉。

是啊，对他来说，大隋已亡，他们这些人李唐王朝巴不得欲灭之而后快，如今发现了他们的藏身之所，怎会轻言放弃。

傻子都看得出来，此时的他们对于唐军来说，无异于天大的功劳。

特别是华明这个不争气的傻屌，竟然还将大将军的姓氏给暴露了出去。

杨姓乃是大隋国姓，只要那唐军有点脑子，都会想到他们这个阿里土城的占有者，他们口中的大将军，与大隋皇族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擒拿一个隋朝皇族后裔敬献给李唐天子，这样的功劳谁会让他白白从自己的手指缝间溜走？

看着华明蠢蠢欲动的样子，卫穆还是静下心来劝诫道：“你别莽撞，大将军说过先观望几天再做决议。也许几天后，大将军能够得到吐蕃国的帮助，两家一起出兵灭了高地上的唐军也未尝没有可能。行军作战，特别是我们如今的尴尬身份，拖泥带水万万不可，宁可制造假象让唐军麻痹一下，等着最后雷霆万钧的一击，直接将他们灭杀。省得大蛇不死，让他们撤离此地报信。”



说到这里，突然连卫穆自己都有些惶恐起来，脸色极差地叹道：“万一引来大批大批的唐军，那就更加不妙了。”

华明被卫穆长篇大论说得头昏脑胀，不过他也明白了此间的道理，不能轻易出击，静观几天，等着大将军那边的回音。

大将军的脾气他多少也知道一点，最反感的就是不遵号令者，如若敢犯，连亲信都能下的去狠手。

随即缩了缩脑袋，终于说出一句今天他最后建设性地话来：“守将大人说的是，那些唐军看样子就是路经此地的远军，粮草始终有限，说不定他们粮草快要耗尽的那一日，正是我们出兵诛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卫穆没有说话，不过却是点头认同了华明的观点。

.....

.....

高地之上，一座刚刚搭建好的简易营帐中，郭业和众位手下正吃着早饭，一人两个馒头，一份米汤，还有一小份的腌菜。

饿了一夜，康宝，庞飞虎等人，包括郭业，都饿的快不行了，一个个狼吞虎咽，整个营帐中稀里哗啦的吃饭声儿，此起彼伏。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打了个饱嗝儿，抹了一下嘴角，说道：“其他事儿都可以按部就班的去做，唯独一件事儿咱们不能大意。”

说完，眼光毒辣地望着正大口大口嚼着馒头的朱胖子，怒了努嘴，示意他说。

朱胖子立马将手中馒头放进怀里，胡乱擦拭了一下嘴，囫圇说道：“之前老朱就跟小哥反馈过，咱们的粮草顶多还能支持十天。不过吐蕃边境的气候委实太冷了，兄弟们吃少了根本无法御寒，一天至少两顿干饭才能填饱肚子，这么算下来，咱们所带的粮草，勉强还能支撑六天左右。”

“咣当！”

康宝手中的木碗跌落在地，诧异地叫道：“什么玩意？朱胖子，你别开玩笑，六天的粮草怎么够？要拿下阿里土城，凭着咱们三千陇西军，六天的时间怎么够？先不说对方有多少兵力了，就说对方与咱们实力相当，怎么着也要十天半个月的时间来缓冲吧？更别说攻下整座城池了。”

朱胖子听罢也是苦哈哈地一张脸，摊摊手无奈叹道：“那我也没辙儿啊，咱们出征前也没想到会有阿里土城这一茬儿，对不？康校尉，你要觉得老朱这几百斤肉能当饭食，你只管宰了去。”

“呸，少恶心我。”康宝鄙夷地看了眼朱胖子，啐道，“你朱胖子再胖，也不能顶上一头大肥猪啊，老子没有吃人肉的习惯。”

“哈哈.....”

康宝这玩笑话一出，顿时逗乐了众人，缓解了帐中些许紧张的气氛。

“嗝儿~~”

关鸠突然打了一记饱嗝，凑到郭业跟前，献媚地笑道：“小哥，其实要说粮草啊，也并非不能解决，我倒是有个主意，兴许能替咱们陇西军的口粮撑上半拉月来。”

“哦？”

郭业眼睛顿时一亮，饶有兴趣地叫道：“来，别卖关子，赶紧说来听听！”

## 第223章事情比想象中要复杂

郭业催促，关鸿鹄自然不敢再卖关子，心虚地看了一眼朱胖子之后，悄声说道：“那啥，咱们此次出川，不是有三百头骡子随行吗？实在不行，咱们可以……”

“不行！”

郭业还未表态，朱胖子双手叉腰冲着关鸿鹄劈头盖脸一阵骂道：“姓关的杀才，你是想吃肉想疯了吧？你娘的，竟然打起老子那三百头骡子的主意，你个混账王八蛋，没了这骡子，谁来驮东西？”

关鸿鹄的主意就是打在那三百头骡子上，而这三百头骡子又归朱胖子调配，现在被他一阵臭骂，立马心里更加发虚，缓缓垂下脑袋。

不过心中还是有些不服气，嘀咕了一句道：“死脑筋，到时候这人都要饿死了，还哪有闲心去管骡子的死活。”

“你说啥？”

朱胖子被气得够呛，继续咄咄逼人喊道。

“不要吵了！”

郭业摆摆手，出声儿制止了朱胖子的得理不饶人。而后盘算了一下，还是摇头说道：“真要宰杀这三百头骡子，也未尝不行。正如关书办所言，到时候人都要饿死了，还哪里有闲心去管骡子的死活。此一时彼一时，老朱，你火性太大了。”

“嗯？”

关鸿鹄眼神顿时发亮，抬头看着郭业，还是兵司大人懂我老关的心啊。

既然郭小哥都这么发话了，朱胖子还能怎么着，只得恨恨地瞪了一眼关鸿鹄，这个讨人厌的家伙。

既然这段时间的口粮问题得以解决，郭业回到了正题，问着庞飞虎道：“对了，赵九丑那家伙回来了没有？昨夜我让你安排他带人去勘察阿里土城四周的情况，如何？”

自从赵九丑归顺郭业以来，也许是半路归顺，与众人打不成一片的缘故。这厮一直过着比较低调的生活，郭业只能将他暂时安排在性子最为温和的庞飞虎麾下作为副手，锻炼锻炼他一把。

本来勘察地形，打探情报这事儿，他昨夜是准备交给程二牛的，可程二牛和他的斥候探马实在是太累了，呼呼一觉睡到天亮。

无奈，只得安排赵九丑带人连夜出去了。

庞飞虎刚想说赵九丑等人彻夜未归，谁知营帐外传来一阵沉重的脚步声，貌似有人正朝着这边走来。

都说白天不说人，夜里不说鬼，半点都不错。

赵九丑拖着一脸的憔悴和疲累的身子已然进了营帐。

进来之后，这厮谁也没有打招呼，直接对郭业抱了一拳，语速缓缓地说道：“回来了，路上抓了几个牧羊人，审问了一番，也许，事情有点大。”

郭业了解赵九丑的性格，这厮话不多，但是句句都透着实诚，不会夸大其词，漫天吹牛。

听他这话说得有些沉重，难道还真让他打探到了一些特别之事不成？

众人也是敛息静气，纷纷瞩目着赵九丑，没有插言。

郭业业招手，示意道：“坐，慢慢说！”

“唔！”

不矫情，直接走到一个土墩上，大大咧咧地一屁股坐了下来，解下腰间的水囊咕咚咕咚灌了两口，然后精神一震地说道：“这个地方虽说大唐与吐蕃的边境，但因为地势贫瘠，还有人烟稀少的缘故，一直都是三不管的地带。再加上杨氏隋朝余孽遁到此处十来年，一直隐忍低调，从不招惹是非，所以至今没有引起大唐边军的注意。”

说到这儿，赵九丑突然觉得好笑，这个从不苟言笑的汉子也没来由的嘴角一咧，扑哧笑道：“呵呵，若非那个叫华明的守城副将脑子被驴踢了，被郭大人三言两语诓出来历，兴许，咱们也不会发现阿里土城的猫腻。呵呵……”

即便言罢之后，他觉得好笑，众人也是轰然大笑，纷纷奚落那个叫华明的傻屌。

不过郭业看着赵九丑的笑还是特别扭，真是不笑则已，一笑起来比哭还要难看。

郭业也是淡然一笑，抬手示意众人噤声，然后对赵九丑说道：“说下去，还打探一些什么来。”

“唔。”赵九丑收敛那堪比哭还要委屈的笑容，继续说道，“那几个牧羊人是吐蕃人，长年在边境放羊，会说上几句汉语。据他们交代，这离阿里土城十里之外，还有一座图瓦城，那才是杨氏皇族后裔的老巢所在，因为杨氏马场就隐秘在图瓦城附近。呵呵，这些吐蕃人经常与杨氏马场有往来，所以，这算不得什么大秘密。”

“什么？”

这个消息对郭业来说，的确是够震撼的。

只见他突然起身，言语中透着有些诧异地问道：“你是说，阿里土城仅仅是隋朝余孽的外围城池，还有另外一座城池？麻痹，这才十来年，就在吐蕃边境搞出两座城池来，这杨氏的后裔来头不小，本事挺大啊。”

赵九丑依旧那副天塌下来还是稳稳当当样儿，沉稳地回复郭业道：“没错，今天我还特意去阿里土城不远处探查了一下，看来他们的援军已到，至少回防了三千人。照这么推算，图瓦城中还有大股的兵力。而且，那几个吐蕃牧羊人不是说了吗？杨氏马场与吐蕃国内有往来。那么，也许大人您起兵攻打阿里土城，这些隋朝余孽还能引来吐蕃的援军，对我们两面夹击，到时候……”

赵九丑没有将话说完，但是众人也猜到了他下面的内容。

朱胖子和关鸠两个不擅征战之人已经脸色变得极为难看，特别是关鸠，放在膝盖上的双手有些颤抖，显然多了几许紧张。

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吱声，但是他们知道，事情并非他们想象中那么乐观了。

而郭业则是默不作声，低头不语地想着事情。

约莫过了一会儿，他猛然抬头，脸色依旧不变，对着赵九丑吩咐道：“忙了一宿，你也累了，赶紧下去休息吧。”

赵九丑还是不矫情，唔了一声豁然起身，大摇大摆地走出了营帐。

走到门口，郭业大声追了一句：“那几个吐蕃牧羊人，你是如何处理的？”

赵九丑没有回头，却森冷地回了一句：“为保险起见，属下擅自主张，全部就地解决了。”

言罢，也没有请罪，也没有表功，翩翩离去。

郭业看着赵九丑的身影，心道，就地解决？这小子倒是下得去狠手，行啊，吐蕃人变成吐蕃之地的肥料，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待得赵九丑走后，康宝已经面色严肃地对郭业说道：“兄弟，看来事情没有你我想象中那么简单，先不说阿里土城的三四千人。如果一旦咱们开始攻城，图瓦城的援军如何应对？而且，吐蕃人狼子野心，一直与这些隋朝余孽暗地做着买卖，肯定早已成了攻守同盟，到时候，他们再搀上一腿，这事儿真大发了。”

“是啊，大人！”

紧张至极的关鸿鹄也哆嗦着嘴唇，劝道：“到时候，别说攻下阿里土城，捉拿隋朝杨氏后裔了，就连咱们能不能安然撤退，都成了问题呢。要不……”

“不行！”

郭业摇头否定了关鸿鹄的主意，苦笑道：“现在就是咱们想跑，估计也来不及了。你想想看，这些隋朝余孽会让他们跑出他们的势力范围，去给大唐边军报信吗？难道他们不怕隐匿了十来年的行踪暴露，招致我大唐王师的讨伐？”

关鸿鹄听罢，立马止了声音不再言语，心中那个悲苦啊，最早他就是竭力反对攻占阿里土城的，当初如果听自己的话，现在兴许已经撤离出隋军的实力范围，继续北上突厥了。

康宝，庞飞虎等人也是面色凝重，他们知道，现在每做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三千陇西军及在场诸人的生死存亡。

这个时候，大主意还是要郭小哥自己拿啊。

突然，一直从未说话的甘竹寿冷不丁冒出一句话来：“快刀斩乱麻，第一时间攻占土城，以此为堡垒据点。然后，快马报信，坐等援军的到来。合而围之！”

呃……

众人纷纷被甘竹寿这个吊死鬼的言论给吸引了过去，好家伙，他是从来不开声儿，一吭声儿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谁都听得懂，甘竹寿的意思是要现在就展开进攻，在图瓦城和吐蕃的援军还未到来之前，第一时间占据阿里土城。

郭业也是深以为然地点头，赞许地望了一眼甘竹寿，谁知这位爷们又开始闭目养神儿了，怪胎。

不过他就这幅德性，郭业早就见怪不怪了。

郭业对着众人说道：“既然来不及撤退，咱们就和他们干一仗吧。康宝，一会儿开战之机，你带着你几个府兵沿途策马北上，我相信北边肯定有咱们大唐的边军驻守，你负责求援。”

“还有，咱们一共二十匹战马，悉数归你调用。你们一人换乘三骑，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求得援军。”

康宝一听这话，立马不干了，摇头拒绝道：“那怎么行？兄弟你在这儿和隋军拼死拼活，哥哥怎么能做逃兵呢？”

郭业制止了他的牢骚，格外认真地说道：“不要争了，求得援兵就是救了

咱们陇西军，你的任务比谁都要艰巨，你若磨磨蹭蹭，兄弟们被隋军剿灭，你罪无可恕！！！”

郭业最后四个字几乎是吼叫出来，康宝听得心里一阵发颤，最终咬牙点头应承了下来，立马飞奔出帐外去准备。

郭业冲着帐外喊道：“来人，将我明光甲，虎头湛金枪拿进来，小哥今天打头阵！”

啥？

众人又再次不依了，关鸠鸠更是竭力反对，言称主将怎能轻身犯险，不妥不妥。

程二牛也是嚷嚷道：“不成，俺打头阵。”

郭业还是依然拒绝了众人的劝谏，说道：“今日一战非同小可，我若亲自上阵拔了头筹，咱们陇西军的士气必定大涨，谁也不要和老子抢。”

说完，一个娇俏可人的士兵抱着厚重的明光甲，白袍白披风，还有虎头湛金枪跑了进来。

不一会儿，就替郭业笨拙地穿戴起来。

唯独朱胖子没有主动请战，而是有些犯愁地说道：“小哥，咱们在这儿呆了一宿，土城守军都没有出来，想必他们是想集结全部兵力，再来剿灭咱们。现在咱们下去，他们怎么会出城与我们对阵呢？”

这个问题，郭业在赵九丑复述情况的时候就想到了。

不过他相信，以阿里土城那位傻屌副将的智商，应该将他引出城来对战，不是太难的事儿。

当即，冲着朱胖子晒然一笑，朗声道：“因人制宜，诸多法门，各有不同。对于阿里土城那个叫华明的傻屌副将嘛，呵呵，要想将他引出城来还不简单？”

“请战，不如激将！”

## 第224章阵前惊现花木兰

嘟呜，嘟呜……

苍凉远古的牛角号响彻高地，大军开拔！

不一会儿，郭业率三千陇西军抵达阿里土城半里之外。

一声号令，旌旗展起！

二声号令，排兵布阵！

三声号令，战鼓擂起！

咚，咚咚，咚咚咚……

震人心肺的皮鼓之声漫天响起，郭业翻身上马，策动缰绳，徐徐朝着阿里古城城门前奔去，后面尾随一名俊俏可人的小兵，正吃力地扛着一杆大旗，上写一个斗大的“郭”字。

好家伙，郭业这厮倒是做足了表面功夫，来自己的战旗都赶制了出来。

马儿驱使到土城城门不远处，郭业勒紧缰绳喝停战马，冲着城楼遥遥喊道：“大唐陇西军在此，隋朝余孽，可敢开城门与我等一战？”

一声震吼，碎破九霄，城楼之上自是一片骚乱。

阿里土城的守将卫穆此时因事已不在城楼上，由副将华明代为守之。

躲在一处角落打着酣睡的华明，早就被城外漫天鼓声扰了他的休憩。这时听着郭业在城下叫阵，立马跑上前来遥望城下……

只见城下，

一马一旗，

白袍小将端坐于马上，挥舞手中长枪叫骂城头，而一名看不清人脸的小兵正如影随形地跟着白袍小将身后，死死将大旗立在地上。

华明望着那杆大旗，一个斗大的“郭”字。

他知道，只有一军主将才有资格拥有自己的姓氏战旗，莫非楼下白袍小将正是那三千唐军的主将？

这时候，华明的心思有些活泛了起来，如果……

就在这时，郭业貌似也远远看到了明盔器甲穿戴着的华明，不由暗喜道，这狗日就在城上，真是老天助我。

于是长枪猛然遥指城上，喝道：“可是土城副将华明？可敢与我一战？”

华明脸色一怔，麻痹的，竟然指名道姓上了，刚想冲动下城楼，出了城门与郭业大战三百回合。

可自己的上司卫穆之前交代的话，历历在耳，俨然熄灭了心中的怒火。

郭业见着对方没有反应，只得再添把火，高声骂道：“华明，你他娘的就这点胆子？哈哈，如此胆量也敢为一城副将，我看你那副将之位也不是自个儿挣出来的，八成是爬上你家主子的床上，卖屁股卖出来的吧？哈哈……”

“扑哧……”

郭业这番恶毒咒骂，竟然逗得身后的扛旗小兵掩嘴偷笑。笑得肩膀上的大旗都摇摇晃晃。

郭业发觉后，转头看着这小兵，仔细瞅着他的脸蛋，顿时有些诧异，这小脸蛋咋那么眼熟？

突然，他好似想到了什么，再仔细看着那扛旗小兵的脸蛋，惊恐失声喊道：“怎么会是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那扛旗小兵被郭业这么一吼，立马愣住了……

……

……

“放箭，放箭！给本将射死这个口出不逊的贼人！”

城楼之上的副将华明怒声滔滔，被郭业刚才那番恶毒咒骂羞辱得体无完肤。

好像被郭业戳中了心中的软肋，因为他这个副将之位全靠大将军念着死去老爹的忠心耿耿而格外赏赐于他的。

本来因为名不正言不顺，就被土城的守军所诟病，时常有人在背后借此诋毁于他。

现在被郭业这么添油加醋一番戏弄，焉能不生气。

嗖嗖嗖~~

城楼之上，一轮箭射直扑城下。

好在郭业精明，之前就选好叫骂的地方，正好是普通箭矢的射程之外。

数百羽箭疾射而出，去是扑了空，在郭业跟前几步之外，纷纷掉落在地。

一名小兵朝着华明喊道：“华副将，贼人奸猾，不在箭矢射程内，徒劳无益啊！”

“啊……”

华明恼羞成怒，仿佛周围这些守军都用一种奚落暧昧的眼神看着自己的屁股，狂躁之下，对着身边的一个士卒喊道：“来人，给本将备马，我要亲自出城与这个贼人会上一会！”

“可是卫守将有言在先，不得私自出城会战！”

一名士卒还是劝诫着华明。

谁知此时的华明就跟得了狂犬症一样的疯狗，被郭业戳到了痛处，又感觉周围所有人都在盯着他的屁股，实在是一刻都不想呆在城楼上。

冲着那士卒喊道：“住嘴！少拿卫穆那条老狗来压本将，现在的城楼，本将说了算！”

说完，急匆匆地下了城楼，准备率军出城，与郭业决一死战。

士可杀，不可辱，他这个副将虽是傻屌，但也知之甚详。

……

“康芷茹！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郭业惊吓之余，一口道出了眼前扛起小兵的真正身份。

不是别人，正是月前离家出走，康宝的小妹，康家小姐康芷茹。

见鬼了！

郭业叫出这小妞的名字之后，还是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显然被她的出现而惊到了。

果然，

那小兵被郭业点出身份之后，索性将头上藤盔一摘，摔落在地，哼道：“本姑娘怎么就不能出现在这儿？”

唰~~

藤盔落地间，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如破布般展露披肩，让郭业眼前好是一阵亮。

娘的，真是康芷茹这小娘皮。

乱了，乱了，郭业满脑子一头乱麻，暗暗责怪自己，怎么会让这小娘皮混在陇西军中出来呢。

稍稍一回忆，貌似当日出征，益州渡口牵马的那个娇俏小兵也是她了？

今日在营帐中给自己递送明光甲，虎头湛金枪的也是她了？

日啊，我怎么那么粗心大意，这小丫头在我身边乔装打扮如影随形这么久，我都看不出来。

一时间，无言以对……

嘎嘎吱吱~~~

一串酸牙的声音从土城城楼那边响起，郭业回望一眼过去，赫然是城门要开了。

心中突道，莫非是那个二逼副将被自己激将出城来了？

果然，

明盔器甲打扮，手握一把华丽剑鞘的长剑，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出来城门。

正是土城副将——华明。

后面跟着十几个摇旗呐喊的小喽喽，旗上赫然写着一个硕大的“华”字。

真被自己激将出城来了。

出来城门后，只听一声喝驾，华明已经将长剑拔出剑鞘，朝自己这边徐徐杀将过来。

郭业心中一凛，立马对身后的康芷茹喝道：“赶紧回去，这里危险！”

康芷茹重新将大旗高高竖起，执拗地摇头，犟嘴道：“我不，我要和你并肩作战。”

并肩作战个屁啊，郭业心中那个气啊，关键时候出了这么一个纰漏，烦人。

他多少从康宝的嘴中知道他妹子康芷茹的性格，吃软不吃硬。

于是耐着性子对她说道：“康小姐，你先回去，你在这儿，我还要分心照顾你，等我宰了这狗日的副将，我再和你说话，可好？”

听着郭业柔声细语，而且他这话说得自己好像死缠烂打他似的，康芷茹唰的一下，两腮没来由的一阵酡红。

当即羞赧地啐道：“呸，谁要和你说话。我要走也可以，你要答应我，不许赶我回益州。”

郭业点点头表示答应，心中苦笑道，姑娘啊，你就是想要回益州，现在老子也办不到哦。

见着郭业应允，康芷茹自然是脸色雀跃，又遥指那缓缓策马而来的华明，说道：“那敌将手中的宝剑好漂亮，我要你送给我！”

郭业自然是连连点头，暗暗鄙视康氏一家子，连生个女儿都是这个德行，不爱胭脂爱宝剑。

康芷茹见着郭业如此的顺从，自是开行的不行，在他的催促下，终于又费劲地扛起大旗，小身子骨一蹦一跳地朝着陇西军的阵地跑回去。

跑到一半，突然转头对郭业遥遥喊道：“喂，姓郭的，我在阵前替你温壶酒啊，看你能不能在酒沸前，将那敌将斩于马下哟！”



言罢，又是一阵蹦蹦跳跳扛着大旗往回跑去。

郭业见着这小娘皮这个时候还有这闲心，不由哑然失笑道：“你当我是关公呢？人家是关羽温酒斩华雄，我算啥？”

刚自言自语完，土城狗副将华明已然离他不远，突然加速策马，挥舞手中长剑，对郭业嚷嚷道：“唐军贼将，看本副将取你狗命！”

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

郭业收拾心情，将虎头湛金枪往前一伸，双腿夹紧马鞍，高声喊道：

“狗副将，莫猖狂！”

言罢，马蹄飞扬，已然杀上前去，还未与华明交戈，郭业又是一阵叫骂：

“今天，看你郭家小哥如何取你狗头！！！”

## 第225章郭业温酒斩华明

郭业左手册紧马缰，右手紧握虎头湛金枪根部，猛力一扫，如秋风扫落叶般朝着华明的面颊扑去。

挥舞过来的长枪还未近身，华明顿感凛冽罡风直刺面颊，刮得脸皮生疼。

下意识，

华明举起手中宝剑，期冀格挡住郭业这霸道绝伦的一枪。

当，

一声撞响！

虎头湛金枪的确与华明手中宝剑相撞，迸出星点火光。

不过就在华明庆幸自己挡住郭业这霸道一枪之时，突然握剑右手的虎口一麻，紧接着，一阵撕裂的疼痛。

原来，就在长枪宝剑相撞的那一刹那，郭业手中使了巧力，直接将枪头挑向华明握剑的右手。

叮~~

虎口撕裂，手心脱力，那柄用以保命的长剑被高高挑起，脱离了华明的掌控。

哐当，

又从高处落于地上。

仅仅一招，郭业便挑落了对方的兵刃。

华明虎口疼痛难当，撕心裂肺的疼痛让他脑子立刻清醒过来，冷静下来，不再有刚才那般冲动。

刚才仅仅一招，他就意识到自己远非眼前这个姓郭的白袍小将之对手。

混账，刚才自己热血上头犯了糊涂，中了激将法。

不好，要糟！

说时迟，那时快。

短短不可计数的恍惚间，华明已然头脑清明，立即调转马头用剑鞘狠狠拍打着坐骑的屁股，高喊着：“驾，驾，回城，进城，关城门！”

华明这番嚷嚷，那十来个摇旗呐喊的小兵已然开始撒丫子往城门那边跑去。

华明策马驱动，紧跟其后……

想跑？

郭业嘴角一扬，哼道：“现在醒来，不嫌为时晚矣了吗？”

念罢，死死盯着华明的后背，突然将手心握于虎头湛金枪的中间，右臂弯曲，微微举起，姿势宛如运动健将投掷标枪一般。

一，

二，

三，

郭业心中默念三声，嗨呀一声直接将手中长枪当作标枪，朝着策马离去的华明背影远远投掷而去。

嗖！

虎头湛金枪如离弦之箭，破风而出，紧紧追着华明的后背，疾射而

去……

转眼间，  
带着飒飒的破风之声，仿佛要化作牙尖锋利的虎口，将前边儿的华明吞噬于口中。

“噗嗤！”

虎头湛金枪带着千钧万钧之力，直挺挺插入华明的后背，贯胸而出。

华明这狗副将，还来不及呜呼哀哉一声，就栽下了战马。

落在地上一动不动，犹如死狗躺尸一般，唯有他胯下那马儿，浑然不知外物，继续玩命地向着城门奔去。

哒哒哒哒哒……

马蹄扬尘，一会儿便与前面那十几个摇旗呐喊小兵一道儿，逃入了城门之中。

嘎嘎吱吱~~

土楼城门再行关闭。

不过，

他们的副将华明，却再也无法返回土城之中了。

霎时，

城楼之上又是一阵骚动慌乱，不少人更是惊呼喊道：“华将军死了，赶紧通知守将大人啊！”

“戒备，戒备，防止唐军突袭！”

……

……

城楼之上，军心涣散，人人自危，惶恐至极。

相反，

陇西军那一方，已经开始欢呼雀跃，战鼓之声又再次重重擂起。

郭业稳坐马上，泛起笑意回望了一眼自己军中那边。

然后策马来到华明躺尸的位置，翻身下马，吭哧一声，将直挺挺插在华明身上的长枪拔了下来。

然后走到刚才宝剑落地的位置，将宝剑捡起来，又走回到华明的尸体位置。

谁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不过，郭业并未打算一枪搞死华明就罢休，他还要做一件震慑土城守军的事情来。

只见他挑衅地冲着土城守军挥舞着华明的佩剑，然后高高举起，对准华明的脖颈，狠狠一劈。

噗哧！

此佩剑系出名剑，一剑斩进华明的脖颈，直接砍断了他的颈椎，入骨三分。

尽管砍断了颈椎，不过还是没有斩下头颅。

血水溅到郭业的脸上，尽显狰狞，只听他狂笑道：“狗副将，小哥说过要取你狗头，说到便要做到！”

言罢，又是噗嗤，噗嗤，连砍两剑……

两剑过后，华明的脑袋和身体立马分了家，大好头颅在地上打滚，最终

被郭业踩在脚下。

轰~~

城楼之上传下阵阵嘘声，不少胆小之人更是哇哇大叫，惊恐喊道：“这个屠夫，他砍下了华将军的头颅。”

“你们看他脚下~~”

“呕……”

城楼之上的守军们早就被郭业的这场屠戮秀给震惊了，胆小者已然吓得双手发凉，不停摩挲在胸口借以取暖和抚慰害怕的心灵。

震慑敌人！

这就是郭业砍下华明脑袋的真正用意。

不过这还不够，只见他将华明的宝剑归于剑鞘，插在马鞍之后，又抄起虎头湛金枪，直接将枪头插进对方的头颅中，高高挑起，朝着城楼上甩着。

口中更是叫嚣道：“若敢冥顽不灵，顽抗到底，哼，华明今日之下场，就是你们谁也逃不掉！”

高声威胁一番之后，也不管对方到底听见没听见，立刻翻身上马，举起虎头湛金枪挑着华明的狗头，朝着自己的阵营那一方扬蹄而去。

哒哒哒哒哒……

郭业还未抵达阵营前，关鸬鸬，庞飞虎，程二牛，阮老三等人已经老远就跑来相迎。

众人欢呼雀跃，个个脸上泛着光彩，显然受到了郭业刚才那番勇猛过人的鼓舞。

关鸬鸬更是不放过任何一个拍马屁的机会，挤开众人冲着郭业吹捧道：“兵司大人刚才真格儿威武霸气啊。仅仅一招就挑落了敌将的兵刃，还斩了敌将的脑袋，啧啧，学生真是开了眼界啊！依我看来，三国虎将，也不外如是嘛！”

郭业这个时候心情大好，听着关鸬鸬的马屁也觉得身心愉悦，随意将华明的脑袋从枪头上取了下来，放在手中如皮球一般掂了掂。

突然，扔到关鸬鸬的怀里，大笑道：“老关，小哥心情不错，这狗头送给你了。”

“哇呀！”

关鸬鸬怀里突然多了一物，发现竟然是华明的脑袋，立马吓得哇哇大叫，慌乱将脑袋扔在地上，跑远开来哇哇一阵呕吐。

看来，这厮被郭业突如其来的举动吓得够呛！

众人看着关鸬鸬吃瘪，再次哈哈大笑起来，特别是朱胖子，那叫笑得一个酣畅淋漓。

郭业一身白袍，满脸血渍地领着众人徐徐向阵前走去。

刚走近来，整个陇西军阵营中爆发出阵阵喧哗吼叫之声：

“郭小哥，威武，威武！”

“陇西郭业，陇西郭业！”

……

“陇西军，鹰扬，鹰扬！”

“开战，开战，开战！”

……

……

三千人摇旗呐喊，持戈挥矛，场面甚为壮观与振奋人心。

郭业见着此情此景，心道，军心可用啊，看来华明之死倒是大涨了我军的士气。

这时，

一名娇弱小兵挤进人群，只见他一头青丝披肩没有束发，双手捧着一个瓷碗，冲着郭业喊道：

“郭业，酒已温好，满饮此杯吧！”

郭业一看来人，可不就是康芷茹那小丫头？小脸蛋红扑扑，娇媚中不失英气。

看着她双手所捧的那晚酒，郭业不由笑道：“你这臭丫头，还真温了一壶酒啊？”

康芷茹将瓷碗放入郭业的手中，嗯了一声说道：“骗你作甚？快喝吧，本姑娘亲自替你温的酒，喝了驱驱寒。”

郭业哈哈一笑，将瓷碗端在手中仰头一灌，大赞一声：“温度适中，倒是好酒！”

康芷茹尖尖下巴一扬，哼了一声，嗔道：“算你识货。”

言罢，一溜烟跑进了阵营之中，不知作何而去。

呕吐完毕之后的关鸩见着刚才一幕，又屁颠屁颠揣着惨白的脸蛋上前来，奉承道：“妙啊，秒啊！古有关羽温酒斩华雄，今有郭业温酒斩华明。兵司大人，果真虎将也！”

又是一记马屁，排山倒海般袭来。

郭业把玩着手里的瓷碗，摇头轻笑，道：“哈哈，倒也应景儿！”

言罢，突然脸色一紧，将手中的瓷碗高高举起，又猛然一摔，落在地上。

哐当！

瓷碗立马碎成了稀巴烂。

郭业借着这个势头，对着军中喊道：“三千陇西军听令，即刻，开始攻城！！！”

“喏！！！”

……

……

## 第226章强攻阿里土城

郭业阵前掷碗，碗碎令出，声声号令下，三千陇西军前仆后继，开始强攻阿里土城。

正是，郭业温酒斩华明，军心振奋如虎蛟。

城头守军还在为刚才城下一幕而心有余悸，恍惚间，三千陇西军在庞飞虎，程二牛等骁将率领下，已然杀将过来。

速度之快，令人着实震惊。

更有甚者数百名士卒，已经冲到了城门跟前，开始合力撞击城门。

郭业在后面粗粗打量了一眼，貌似这几百个最快冲到土城城门位置的，便是康宝所率的六百府兵。

听着这六百府兵嗨呀嗨呀节奏紧凑的低吼声，撞得城门摇摇欲坠嘎吱泛着酸响，郭业心中不由一赞，到底是久经训练的府兵，正规军就是正规军，直接将自己招募的水匪和团练兵抛诸于后。

不过他也奇怪，没有了康宝的指挥，这六百府兵还能如臂指使般有秩序。正所谓，蛇无头不行，他们是怎么办到的？

再仔细一瞅六百府兵最显眼的位置，我了个去，一眼就瞧见了康芷茹这个臭丫头正代替她的哥哥指挥着府兵撞门。

原来如此啊！

康宝这个府兵百人团的校尉不在，其妹康芷茹竟然替兄督战，益州府兵一直都是听命益州康氏，自然也服从康芷茹的调令了。

看着康芷茹左手挥动着一根藤条状的黑色马鞭，右手叉着小细腰，站在城门一处显眼的位置，发号施令，郭业看着一阵养眼。

真他娘是康岳山的种啊，生个闺女都这么彪悍，军中花木兰，舍她其谁？

不过郭业看着养眼的同时，心中也是一阵肝颤儿，这小丫头也太混不吝了，刀剑无眼，流矢乱投，万一出点啥事儿，自己回头跟老康同志和康宝如何交代？

当即，他冲着还未冲杀第一线的赵九丑喊道：“丑哥，赶紧上去，替我将那康小姐拉扯下来，一个女人家家亲临第一线，这不是胡闹吗？”

赵九丑唔了一声，提起手中金丝大环刀，头也不回地冲杀上去，奔着康芷茹那边直去。

随后，郭业继续在后方发号施令地吼道：“前进，前进，攻下阿里土城，我请弟兄们喝酒吃肉！”

陇西军，继续前仆后继，以最快的速度扑向城楼，最早一拨抵达城楼下方的，已经开始架起简易云梯，徐徐攀登城楼。

士气如虹，形势，一片大好。

.....

.....

土城城楼之上，虽然之前因为怯战的缘故，让郭业的陇西军占了先机。

但好歹是作为防御一方，在守将卫穆还未抵达城楼督战，就业已开始做出积极的防御。

向城下射箭，投掷石头，圆木，凡是可以做出的手段，无一没有落下。

待得卫穆匆忙从城中的府邸赶回城楼指挥作战，至少因为反击及时，城楼还未丢掉。

卫穆一登上城楼，立马做出了应多措施，将近四千的守军分配出一千人下到城楼，堵住城门不被撞破。

然后留守三千人在城楼，继续反击，妄图击退陇西军的凌厉攻势。一场攻城战，不一会儿间，就被转化成了一场白热化的拉锯战。

.....

.....

稍稍稳定住了局面，卫穆就开始咒骂起被郭业斩了脑袋的华明，怒道：“不中用的狗东西，跟你那死鬼父亲一样，一味蛮干，都是不长脑子的玩意，活该你丢了脑袋。”

这时，一名守军跑来报道：“守将大人，唐军的攻势太猛了，他们都不是人啊，死了一批又上一批，咱们城楼上的石头，圆木都快不够用了。”

“该死！”

卫穆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狠狠踩了两脚，嘶声吼道：“我不管这个，通知下去，一定要守住城楼，唐军才三千人，咱们有四千守军，怎么会守不住？没有圆木，没有石头，你们就给老子往城下抛尸体，懂了吗？”

“这.....”

听着卫穆这没有人性的狠话，那小兵显然有些犹豫。

卫穆瞪了他一眼，喝骂道：“还不快去？”

“喏！”

.....

也许是卫穆的狠话激起了守军的凶性，一时间，城楼上反击又猛烈起来。

城上落下的石头圆木，还有射出的箭矢，又凌厉了几许。

陇西军的攻势明显多了几分阻滞，特别是跑在最前边儿的，死伤倒地一大片。

身居后面发号施令的郭业，远远望去，看着自己从蜀中带出来的弟兄，一个有一个的倒下，心中顿时绞如刀割。

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心中尽量告诫自己，只要有战争就会有死人，但始终难受异常。

不行，不能再怎么拖沓下去了，打消耗战持久战，守方永远优越于攻方。

就在这时，他看见邵啸这个小子竟然带着几百人又开始架起云梯攀爬起来，心道，好机会。

随即，他一把抢过身边鼓手的两根鼓棒，冲着邵啸喊道：“邵啸，带着你的人爬上城楼，给我将守军旗帜拔掉，小哥亲自给你击鼓助威！”

正组织手下弟兄攀爬城楼的邵啸貌似听见了郭业的喊话，回望郭业这边，咧嘴一笑，露出两个大板牙，挥舞了一下胳膊，好像再说没问题。

郭业走到两人抱的战鼓旁边，握紧两根鼓棒，砰砰敲起，鼓声高昂，节奏有序，听得众人心神振奋。

说来也怪，郭业这边鼓声一起，邵啸那边的几百人就开始加紧攀爬起来。

隐约间，都能听到城头守军的慌乱，好像在高喊唐军爬上城来了。

就在郭业一边擂鼓一边看着邵啸这边的人一个一个往上爬之时，城上守军又开始反击起来，不少刚爬上城楼的陇西军又纷纷坠落了下来。

麻痹，郭业心中一叹，又功败垂成了！

“娘的！我来……”

牢头出身，平日里有些胆小的邵啸，突然推开身边的士卒，自己率先攀爬云梯起来。

一边爬着云梯一边冲在身下的陇西士卒们喊道：“弟兄们，随我爬上去，拔了狗日的军旗，小哥在那边替咱们擂鼓看着呢！”

“是！！”

“喏……”

霎时，十几把云梯上布满了攀爬的士卒，纷纷跟着邵啸的脚步，朝着城楼攀爬上去。

三丈，两丈，一丈，近了！

邵啸竟然第一个登上城楼，抽出腰间横刀，杀将起来，紧接着，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近几十个陇西士卒逐一登上城楼，随着邵啸开始与守军厮杀到了一块儿。

“咚，咚，咚，咚……”

郭业远望欣喜，擂鼓的速度更加地欢快了。

不过，很快，他就欢快不起来了，因为他看见了隋军守将卫穆高高站在城楼护栏上，正在狞狂笑，手中提溜着一个东西仰天长笑。

郭业看清了，卫穆手中那个东西是个人头，一颗血淋淋的人头，那颗人头他不陌生，他的主人就是刚才还活蹦乱跳，第一个登上城楼的邵啸。

咣当！

郭业顿时大骇，手心一慌乱，将手中的鼓棒掉落在地。

邵啸，死了？

就在郭业错愕间，守将卫穆一边摇晃着邵啸的脑袋，一边大喊道：“统统给老子扔下去。”

唰唰唰，

砰砰砰，

数十具尸体逐一被扔下了城楼，又砸到一大片攻城的陇西军。

郭业依稀瞅着那些尸体的衣甲，好像都是他们陇西军的服饰。

看来，邵啸和那几十个登上城楼的弟兄，全军覆没被人守军给围歼了。

此时的卫穆显然得意万分，冲着擂鼓的郭业叫嚣道：“唐军小儿，速速撤退，不然，你们统统都是这个下场！哇哈哈……”

草你祖宗！

郭业心中在滴血，一股戾气澎湃霎时充斥在体内，双眼通红地望着叫嚣得意的卫穆。

看着这厮竟然得意忘形地将自己整个人暴露在外面，他顾不得心中的难受，对着身边的一名士卒喊道：“来人，速速拿把弓箭来，老子要取他狗命！”

霎时，弓箭呈上，郭业将箭矢轻轻搭上，扣弦拉满，马步硬扎，对准还在仰天长笑得得意至极的卫穆。



对准目标，不做他想，  
只见他紧扣弓弦的食指，一松！

嗖.....

利箭脱弦，破风而出，箭指城楼守将——卫穆！

## 第227章阿里土城，不要男丁

“噗嗤！”

一记铁簇插进喉咙的声音！

在箭羽插入卫穆喉咙的一瞬间，他突然双眼猛地睁大，一副不可置信地眼神仰望天空，第一时间扔掉手中邵啸的头颅，双手紧紧捂住喉咙中箭的地方。

“嚎~~嚎嚎~~”

一阵囫圇地干吼，表情痛苦五官扭曲地一头扎下了城楼。

噗通！

卫穆整个身子栽倒在城下，摔成了稀巴烂，骤然引起一片轩然。

“中了！小哥神射！”

突然，攻城的陇西军中爆出一记响亮的叫好声，好像程二牛的声音。

霎时，

城下本来因为邵啸之死有些低迷的陇西军，再次因为敌军守将被郭业一箭射杀而信心爆棚，叫好声喝彩声响彻城楼之下。

“弟兄们，敌将已死，速速架起云梯！”

“哈哈，直娘贼，射的好，射死这个狗日的，为邵队正报仇哩！”

“撞门，撞门，用力撞门~~！”

而城楼之上，因为守将卫穆之死，折损近三成的守军顿时如无头苍蝇般，慌乱成了一片。

一时间，反击防御之势，大大地松懈瓦解。

郭业见状，抛却心中因为邵啸陨落而充斥的悲戚，冲着身边两个腰胯牛角号的士卒吩咐道：

“吹牛角号，命令陇西军，继续攻城，不拿下阿里土城，誓不罢休！”

“喏！”

“喏！！”

.....

嘟呜，嘟呜嘟呜.....

两道苍凉远古的牛角号声，再次响起.....

前方，

三千陇西军，在牛角号的节节吹奏下，奋勇攻城，越战越勇。

郭业叫来身边一个年轻士卒，吩咐道：“童虎，你去替我转告庞飞虎，程二牛等人，攻破城楼后，呵呵，不要一个俘虏！”

童虎乃是水匪出身，凶性彪悍，当日因为与郭业的几番问话，郭业对其有印象。今日战前，故将他留在了自己身边当个随从士卒。

童虎本就因为不能出战而憋屈，现在听着郭业如此说，立马雀跃起来。

二话不说，这厮提着手中鬼头刀，兴奋地撒丫子冲上前去。

嘟呜，嘟呜嘟呜.....

牛角号继续在吹响，前方陇西士卒已然开始登上了城楼，与守军乱杀成了一片。

旁边的关鸠鸠看着眼前越来越利好的战势，听罢郭业对童虎的吩咐之后，不无担心道：“兵司大人，这古书有云，杀俘不详啊！”

“呵呵！”

郭业阴冷地望着城头相继被砍下城的守军，没有看关鸿鹄，而是冷笑说道：“关书办，本官从来不信古书，只信兵书，你懂吗？”

“再者说了，不屠尽土城守军，我拿谁给我陇西数百殉难的弟兄陪葬，我拿谁给我兄弟邵啸祭旗？”

关鸿鹄听罢心中一寒，毕竟眼前可是大几千的守军，说一个不留就一个不留，这也太狠了。

当即还是不死心地劝道：“兵司大人，毕竟是几千条人命，而且他们节节败退，已无一战之力了。要不……”

“放屁！”

郭业一声怒骂，喝道：“他们的命是命，我兄弟的命不是命吗？关书办，无需多言，战争始终是要死人的。”

言罢，他眼光灼灼地望着前方负隅顽抗的守军，咬牙切齿道：“他们既然敢轻启战端，就要学会承受战败的后果！”

“可……”

“废话少说，本官这么做，自有本官的用意！”

郭业见着关鸿鹄啰里吧嗦，直接打断了他的劝谏，一手提起脚边的虎头湛金枪，准备也亲赴前线。

突然，一记清脆欢快的娇声传进耳中：“破了破了，城门破了！”

郭业随着声音寻去，原来是康芷茹这丫头指挥的六百府兵终于撞破了城门。

而赵九丑正紧紧地跟在她的身边，护着她的周全。

看来，赵九丑始终没有将这臭丫头拉扯下来，而是选择在她身边贴身保护着。

罢了，人没事儿就好！

嘎吱嘎吱~~

酸牙的开门声响在耳边，土城城门徐徐被推开，六百府兵一拥而入，与里头堵截的守军再次杀将起来，乱成了一团。

郭业见状，心中紧张康芷茹的安全，怕刀剑无眼她出了什么闪失，再加上体内热血澎湃，实在静不下心来在后方观战。

于是对着关鸿鹄喊道：“你与朱胖子等人，晚些再进城，本官先砍他几百颗头颅过过瘾再说。”

说完，一人一枪，飞奔前往土城而去。

……

……

土城城门的失陷，宣告着阿里土城的陷落，继六百府兵之后，大部分陇西兵陆续涌入城中，鱼贯而入。

杀，

杀，杀杀！

整个城楼上下，到处充斥着杀戮与战斗……

三千陇西军早已接到了郭业的死命令，不留一个俘虏，所到之处，皆没有活口。

唯有，杀！

除了杀，还是杀！

丢盔弃甲溃不成军自不用说，一路所溃退之地，皆留下横七竖八躺下的尸体。

都说三军主帅是为魂，华明已亡，卫穆已死，土城守军还能有何作为？被陇西击溃得到处逃散和追击，节节败退不可数；

相反，陇西军这边越战越勇，不仅拿下了城楼的主控权，就连城门以内三条街的主控权都被掌于手中，稳如磐石。

剩下的，就是搂草打兔子，痛打落水狗。

白热化的战斗，总算告一段落。

郭业一把揪住了还要继续往城中追击的康芷茹，突然板下脸呵斥道：“你还想闹哪样？老实跟在我身边，哪儿也不许去！”

康芷茹本就心虚，陡然被郭业一把揪住，劈头盖脸斥骂，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

当即委屈地撇了撇嘴，对着郭业怨道：“吼什么吼？若非本小姐，这土城城门能那么容易攻破？”

郭业听罢，将她身边的赵九丑拉了过来，指着他的胳膊冲康芷茹吼道：“你鲁莽行事，还沾沾自喜有理了？你看看我丑哥，若非为了护你周全，怎会遭此大罪？”

康芷茹讶异地转头望向赵九丑的胳膊，赫然一根箭羽插在右臂之上，到现在还有不少血水从伤口位置汩汩渗出。

不过，她发现这个背着大刀的男子，至始至终就没吭过声。

看着赵九丑右臂上插着的箭矢，听着郭业的臭骂，康芷茹突然眼眶夺泪，也不知是因为郭业的怒骂而委屈，还是因为看着赵九丑为了自己受伤而过意不去。

吧嗒吧嗒掉了好一阵子眼泪之后，突然，恨恨地跺了跺脚，拔腿就跑，一下子就隐没在了陇西军的人群之中。

郭业见罢，心中怒道，这个不省心的臭丫头，娘的，老康家没有一个省心的。

担心康芷茹出事儿，刚想拔腿去追，却被赵九丑拦了下来。

赵九丑右手拍了拍左臂的箭伤，一副轻松地样子摇头说道：“小小伤势无伤大碍，你现在还要发号施令，还是我去追康家小姐吧。”

郭业听罢只能点点头，因为赵九丑说得没错，这边他根本抽不出手脚来理会康芷茹的小性子。

当即歉意地冲赵九丑点点头说道：“丑哥，有劳了。”

不过赵九丑没有回声儿，龇牙狠劲一发，直接将箭簇从左臂拔了出来，随意找了块布条缠绕了几圈，忍着疼痛钻进了人群。

郭业见状，妈的，不要命的愣种。

回过神儿来后，冲着身边的陇西士卒喊道：“传我令，阿里土城中，不留一个守军活口，除了老幼妇孺，一律诛除！”

“喏！”

“喏喏！！”

.....

.....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登上了土城城楼，随行的还有关鸣，朱胖子，负责传来的童虎等人。

他远眺城中，看着各个大街上的追逐与厮杀，不由心中一阵叹息，你们别怪我，阿里土城现在不能存在隐患，乱世用重典，所以，你们必须死。

谁也不知道郭业在想什么，只有郭业自己知道，自己现在在做什么。

朱胖子站在郭业的身后，浑然没有关鸣的皱眉苦思，而是一脸兴奋劲儿地说道：“小哥，这，这么大的一座城池，以后归咱们了？”

郭业重重颌首，吐道：“是啊，葬送了这么多弟兄的性命，总算归了咱们。”

说完，他走上前去俯视着下面到处躺地的尸首，分不清有多少是陇西军，有多少是土城守军。

突然，他对朱胖子说道：“老朱，你带几个人下去，将邵啸的身体和脑袋给我找出来，命人缝制好，咱们不能让自己兄弟到了下面，也做个无头鬼吧？”

郭业一提起邵啸，朱胖子满脸的兴奋顿时消散，人心都是肉长的，说不伤心那是假的，到底是一块儿从陇西出来的弟兄，而且邵啸还是郭家班的嫡系。

言罢，朱胖子重重点了点头，不再多说一句话，带着几个人扑腾扑腾下了城楼。

“童虎，将旗拿来！”

一声令下，童虎将肩上扛着的那杆绣着斗大“郭”字的三角大旗缓缓扛了上来，双手捧着递到郭业的手中。

郭业将旗接过，一脚将绣着“卫”字的大旗踹下了城去，将自己这面三角大旗狠狠插了上去。

自此，阿里土城，姓郭。

看着迎风飘荡的三角大旗，听着城中厮杀叫喊的喧声，郭业微微闭上了双眼，心中暗叹，邵啸，你这个大板牙，咋就那么福薄呢？

一想起与邵啸相识的日子，想起那个胆小如鼠的大板牙，郭业心中忍不住泛起酸楚来。

一时间，竟然有些难以自抑，有点想哭出来的冲动。

但是，他知道，这个时候，纵是有眼泪也要憋回去，陇西军的军心不容许他的哭泣。

心里难受至极，郭业再次一发狠，冲着童虎嚷嚷道：“传令下去，阿里土城，不要男丁！！！！”

## 第228章贫瘠的阿里土城

阿里土城，不要男丁！

简简单单一句话，却透着郭业无尽的怒意与杀伐。

杀令一出，贯达三军。

一时间，

三千陇西军，在行动。

整个阿里土城中掀起了一场浪卷浪似的腥风血雨，一场杀鸡宰狗般的杀戮。

大街，尸横遍野，哀嚎声声；

小巷，血流成河，夕阳残色。

凡城中各处，有人的地方，都能看见陇西兵手起刀落，挥舞屠刀狰狞狂笑。

凡城中各处，有人的地方，都能闻见呛鼻令人作呕的味道，空气中弥漫的尽是无边的血腥。

杀戮，

压倒性的屠杀，一直在持续……

……

……

郭业此时已经将大军营帐搬迁到了阿里土城的守将府，当日卫穆的居所。

这是一座有着西北特色的房子，外面是用土黄色的泥砖堆砌而成，四面外墙都是一水儿的土黄色，颜色单调简单到看着都有些寒酸。

实则不然，里面却是别有洞天。

房子内的架构与装饰，完全就是仿照长安，洛阳等地的富贵宅子而来。

古色古香不乏富贵奢靡。

郭业端坐书桌前，发现桌角上袅袅腾烟的熏炉都是难得一见的当下珍品。

可见卫穆等人虽身在西北塞外，却心中仍旧牵挂着中原，牵挂着昔日的故土，当然，还要念念不忘当年的富贵生活。

至于四面外墙，连个透气的窗户都开一口，那就更好解释了。

因为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风沙极大，并非中原地区或者江南富庶之地所能比拟。

西风烈，尘沙暴，说得就是西北地方的特征。

一天早午晚，顿顿西风，那是家常便饭；沙尘暴这种玩意更是时不时来一下，如过家家般的儿戏。

普通人，谁受得了？

这种气候和环境下，还凿墙开窗看风景的话，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就是脑子让驴蹄子给踢傻了。

外面杀戮正酣，郭业此时却躲进了守将府中，犹如浮生偷得半日闲，两耳不闻窗外事般。

一个人，独坐在房中，静静地想着事儿……

约莫过了一会儿，

突然外头嘈嘈嚷嚷起来，脚步声沉重且又杂乱。

声音再往近了听，

骂骂咧咧，嬉笑怒骂，扯皮闲淡。

炮仗嗓门的程二牛赫然在其中。

吱呀~~

房门被推开了来，果真程二牛首当其冲，紧接着，庞飞虎，甘竹寿，阮老三，张小七等人纷纷涌入门中，鱼贯而入。

到齐了，

郭家班能上马征战者皆到齐，一个也未落下。

这几人进来纷纷冲郭业行了礼打了招呼，屁股还未落座，关鸿鹄和朱胖子两大狗头智囊姗姗来迟，步着前面几人的足迹进了来。

郭业扫视了一眼众人，抛开关鸿鹄和朱胖子两个不擅上马抄刀之人不说，其他人全都是蓬头垢面，满脸污秽，浑身上下就看不见有干净的地方。一身的血渍分外现眼，特别是程二牛这厮，更是连脚上皮靴都踩着泥浆，确切地说，应该是血浆。

郭业看着他们的表情，心道，看来外间事了，杀够了。

果然，程二牛已然大大咧咧喊道：“小哥，奶奶的，将来俺到了下面，肯定要被阎罗王扔进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了。你知道俺今天率着手下儿郎杀了多少人不？足足两千来人，你瞅瞅~~”

说着，将自己腰间横刀抽拔了出来，双手捧起递到郭业跟前，说道：“连上好精铁锻造的横刀，都砍出了这么几个口子，嗨，俺娘知道俺这糊涂事儿，估计又得吃斋念佛好一阵子了。”

郭业听着程二牛的怨言，再看了一眼近前的横刀，果然满是豁口，已经报废不能再用了。

程二牛说完，庞飞虎，阮老三，张小七等人纷纷抽出自己的横刀，敬献给郭业看，果真满是豁口，统统报废。

而甘竹寿虽一言不发，却是将横刀放到郭业的桌前，郭业一看之下更是错愕，你奶奶的吊死鬼，这得杀了多少人才会将横刀毁成这般操行？

这厮的横刀刀背都完好，唯独本是锋利无比的刀刃太吓唬人了。光滑锋利的片片刀刃竟然砍得翻卷了起来，报废得不能再报废，成了废铁一块。

几个领头的尚且如此，三千陇西士卒可想而知。

朱胖子这个后勤大管家已经满脸苦逼色，委屈地冲郭业和众人喊道：“小哥，咱们陇西军可是没有多少银子添置新刀具了。老朱手中可真没闲钱了。”

关鸿鹄摇着鸡毛扇，也站了起来说道：“学生刚才带着几个随从走了一遍阿里土城，嗨，别看跟咱们陇西一般大，穷得那叫一个叮当响。没店铺，没酒肆，没集市，就连娼妓喝花酒听小曲的地方都看不见一家。”

说到这儿，满是牢骚地将鸡毛扇扔在了右手边的茶几上，哼哼道：“唉，看来咱是白忙活了，这阿里土城压根儿就是一座废城，死城。难怪只有四干的守军，不见那个劳什子隋朝余孽杨氏后裔。”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就连朱胖子这一次都坚定不移地站在了关鸿鹄的这一边，都觉得郭小哥这次攻城下得本儿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郭业仅仅一句话就推翻了众人的想法。

只听郭业说道：“饭要一口一口吃，不拿下阿里土城，怎么循循渐进，夺

下图瓦城？阿里土城的贫瘠，本官早有预料，真正的大油水，肯定都在图瓦城中，还有杨氏马场上。能拿下阿里土城，那么我们离成功已然跨出一大步了。”

关鸿鹄还是有些许抱怨，小声嘀咕道：“小哥唉，为了拿下这么一座穷得叮当响的死城，咱们可是折损了将近五六百的陇西儿郎哩。”

“什么？折损五六百士卒？”

郭业闻言，顿时大惊。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关鸿鹄，然后又环顾了众人一眼，真心没想到折损率会有这么高。

无论是关鸿鹄，还是程二牛，庞飞虎等人，都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肯定地答复了郭业的疑问。

草他姥姥的，

六百条活蹦乱跳的鲜活生命，说没就没了，尽管知道战争始终是要流血牺牲，要死人的。但是于情于理，郭业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毕竟，这些都是他从蜀中带出来的儿郎，虽个个都未曾相识相交，但是好歹他们都称呼自己一声郭小哥。

三千士卒，仅仅一战就折损了六百人，草！

砰！

郭业一拳狠狠砸在黄花梨木的书桌上，咯吱作响。

不过很快，久居上位的他越来越懂得喜怒不形于色，就心中那份悲怆生吞活咽了下去。

眼神中透着坚韧地说道：“六百人换来一座城池，值了！阿里土城虽说贫瘠不堪，看似没什么花头，但是胜在地理位置的优越。只要稍加经营，小哥我坚信，他将会成为我们大唐与吐蕃交界的一道关键要塞，哼，到时候拿下图瓦城，连成一片，还怕不兴隆昌盛吗？”

此时，郭业心中早有了千百个主意，统统借鉴后世的经验与主意，有信心将阿里土城搞得风生水起，使其成为吐蕃边境一道繁荣昌盛而又至关重要的风景线。

危与机，虽仅隔一线，但始终相连。

一听有花头可以搞，将来有大笔大笔的银子可以进账，朱胖子顿时一扫刚才的愁眉苦脸，神色转阴为晴，急急问道：“小哥，你说如何能将阿里土城搞得风生水起啊？这么大一座城池放在这里荒废，真他妈的白瞎了。”

众人也很好奇，郭小哥到底有何能耐，能够变废为宝。

谁知郭业却是淡然一笑，摇头说道：“现在谈这个还为时过早，你们以为拿下阿里土城就万事大吉了？估计现在图瓦城的隋朝余孽已经开始行动，朝着阿里土城这边猛扑过来了。”

吊了一下胃口之后，再抛出一记重炮弹，沉声说道：“运气不好的话，可能连吐蕃那边都会搀和此事。现在嘛，咱们先保命要紧，只有将阿里土城保在手中，撑到康宝求救的援军到来，才是迫在眉睫之事啊！”

众人听罢，纷纷神色紧张起来，尤其是关鸿鹄，嘴中直念叨着：“是呀是呀，轻重缓急，还是小哥拎得清！”

啪啪啪~~~

郭业猛然击节，权且算作鼓舞振奋众人，朗声说道：“现在不做他想，敌



军转瞬即到，来，咱们先商议一下，如何打好这场艰巨持久的阿里土城保卫战吧！”

“喏！！！”

众志成城，高声齐呼。

## 第229章杨大将军

郭业暂时将死鬼卫穆的守将府作为临时营帐，与众下属几番商议，做出了安排与部署。

半个时辰之后，

郭业让众人陆续出了守将府，各司其职而去，唯独留下了关鸬鹚与朱胖子二人。

两人虽为郭业左右哼哈两智囊，却是不懂兵事，所以郭业在安排庞飞虎等人如何部署防御之时，愣是一句话也没有插嘴。

不过关、朱两人彼此不对付，但胜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便是敬小慎微，说难听就是有些瞻前顾后，胆子小如鼠。

待得庞飞虎等人离去甚远之后，朱胖子终于耐不住沉默，率先开口道：“小哥，老朱虽然只管钱粮之事，但是有句话委实不吐不快，还望担待。”

郭业刚刚布置完关于阿里土城的防御，心情正是舒缓之际，听着朱胖子也学关鸬鹚咬文嚼字，不由哈哈一笑，请手道：“老朱何时说话也变得这样了？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别搞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

一旁的关鸬鹚本来听着朱胖子这话口吻不对味儿，被郭业一点拨，才醒悟，原来如此。

这死胖子胸无点墨，竟然也学自己这般斯文讲话，不由鄙视地瞄了一眼他，手中鸡毛猛地扑腾扑腾扇了起来。

得意之情，不予言表。

朱胖子嘿嘿一笑，恢复了本来的脾性，说道：“那老朱就直言不讳了，那啥，咱们三千陇西军此次攻城损失巨大。刚才小哥又将全部兵力重压在阿里土城的正门，仅将部分伤兵分散在其他三门，老朱不明白小哥为何这么冒险？”

郭业一听，心中有些失望地叹道，朱胖子到底只适合管管钱粮啊，兵事方面的能力就差点意思了。

他心里清楚，说到底，朱胖子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及时撤兵，继续北上突厥，放弃这个贫瘠毫无油水可捞的阿里土城。

但是，阿里土城真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吗？

很显然，郭业自己心里比谁都清楚，以后若干年间，阿里土城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不说别的，就单说阿里土城紧挨在吐蕃边境，就具有非常大的战略意义。

也许，因缘际会的前提下，自己可以将阿里土城与图瓦城连成一片，打造成大唐在吐蕃边境的桥头堡，也未尝没有可能。

可惜，朱胖子不懂。

当即郭业只是淡然地回复了一句：“老朱，管好你自己的分内之事即可。至于阿里土城的重要性，将来你会知晓。而小哥我特意将陇西军所有有生兵力集结在东门，这个，关书办你应该清楚吧？”

说着，将目光转移到了一直得意洋洋摇着鸡毛扇的关鸬鹚身上。

关鸬鹚吧唧一声收好鸡毛扇，神色严肃地说道：“清楚，学生清楚兵司大

人的用意。正所谓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据学生之前的走访得知，图瓦城与阿里土城相隔近五十里，图瓦城那位杨氏后裔想要以最快的速度奔袭救援阿里土城，呵呵，就要走捷径。至于这捷径的终点嘛，就是阿里土城的正门，所以，他们要强攻，也肯定会强攻正门，不可能舍近求远，再行绕道攻占其他三门，对不，兵司大人？”

“兵司大人将所有兵力单独集结在正门，就是想制造一个假象，让他误以为咱们单单一个正门的兵力就达两千余，城中肯定还有后续兵力。如此，图瓦城的援军便不敢轻举妄动。正好为我们坐等康校尉所求的援军而争取了时间，是这意思不，兵司大人？”

郭业点点头，竖起拇指，赞道：“一针见血，丝毫不差！”

赞声一落，关鸿鹄再次得意，微微起身冲着郭业鞠躬谦逊，口中连称不敢当，谬赞。

然而，这番谦逊完之后，关鸿鹄也说出了自己的隐忧道：“大人，尽管如此，学生也还是不同意死守阿里土城。”

“哦？”

这声惊呼并非郭业所发，而是关鸿鹄的死对头朱胖子所发，他没想到这个时候，关鸿鹄能跟自己站在同一个立场上。

郭业没有表示什么，继续淡然地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关鸿鹄道：“如果单单图瓦城的隋朝余孽援军，兴许咱们能勉强撑到康校尉的援军到来。但是您别忘了，杨氏后裔与吐蕃国那边暗通曲款，万一引来吐蕃国的援手，强攻下来，咱们可就……”

“嗯。”郭业颌首答道，“你有这个顾虑是正常的，不过本官也早就预料到吐蕃国那边肯定有杨氏的联盟，这事儿我自自有对策，你们无需再担心此事。”

啊？

关鸿鹄脸色一怔，没想到兵司大人已经有了对付吐蕃国那边援军的对策。

既然如此，他是个聪明人，自然不会再去反对上司的主意。

他聪明，朱胖子也不笨，当即沉默下来，不再发表自己的看法。

郭业看着两人，宽慰地笑了笑，说道：“好了，这几天，阿里土城中的安抚之事就交由你们两人去打理了。特别是有一点，尽快将城中各处的尸体处理一下，搁置时间久了，难免会有霍乱瘟疫之类的疾病。到时候别说敌军围剿我们了，传染病都能要了咱们陇西军的命。”

关，朱二人点头称是，相继出了房门。

郭业看着两人一前一后出去之后，脑中想着关鸿鹄刚才提及的吐蕃国那边的援军之事，心中镇定道，杨氏与吐蕃那个所谓的贵族联盟，无非就是一个利字吗？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吐蕃人从来都是有奶便是娘，只要小哥许足了利益，给足了甜头，杨氏能给的，小哥加倍给他。我就不信了，这个吐蕃贵族还会跟银子过不去。

想罢之后，心中泰然处之，冲着房门外喊道：“童虎，去将赵丑丑给我找来，小哥有急事与他商议。”

外头负责把守的童虎回了一声喏之后，立马飞奔疾去。

……

……

同一时间，约莫午时三刻，距离阿里土城五十里外的图瓦城。

图瓦城之大足以抵得上十个阿里土城，四面高墙，城高十来丈，城下四周挖了几丈深的壕沟，仅有一座吊桥可以进城。

经过隋朝杨氏后裔的经营，城中颇有规模，无论是店铺酒肆，还是集市闹市，都不是阿里土城所能比拟的。

十来年的经营下，有点州郡府城的繁华与喧闹，与阿里土城的死寂荒凉有着云泥之别。

在这里，没有朝廷衙门，没有大唐边军，城中无论是披甲士卒，还是商人百姓，只听命于一个姓氏，那便是杨氏。

图瓦城只有一个统治者，那便是卫穆口中的主人，华明嘴中的杨大将军。

这位杨大将军，也就是郭业等人所猜测的隋朝余党皇室后裔。

图瓦城最东面的一座府邸，门口左右立着两座青石镇狮，威严雄壮。

府邸大门，镶着铜环，红砖绿瓦富丽堂皇，大门正上方挂着一个镶着金边的硕大门匾，上书三个字——将军府。

将军府中，同样是仿造长安豪门大院的奢华富丽，完全没有西北大宅的简朴之风。

此时的将军府书房中，一名身着华贵服饰的中年男子听着一个老者口中回报关于阿里土城失守之事，雷霆大怒，嘴中不断咆哮着“蠢材”“该死”“废物”等话。

那老者在汇报完之后，知趣儿地退到了角落，任凭中年男子再是如何震怒，再是如何咆哮，愣是一句话也没有吭声。

因为他知道，大将军很久没有发过这么大的火了，现在这个时候上去劝解，完全是自讨没趣。

到时候，怒火烧到了自己身上，替卫穆和华明那两个傻屌挡了灾，就大大不妙划不来了。

所猜不错，那位穿着华贵服饰的中年男子正是图瓦城和阿里土城的主人，众人口中的杨大将军——杨泰。

当然，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一个高贵的身份，亡隋皇族杨氏后裔。

杨泰的确有些龙子凤孙的血统，虽说不是出自隋文帝杨坚一脉，但是他的祖父却是赫赫有名的靠山王杨林。

杨林何许人也？

乃是隋文帝杨坚的兄弟，隋炀帝杨广的叔叔，兴隋九老之一，爵封靠山王。

野史有云，靠山王杨林擅使囚龙棒，乃是隋唐第八条好汉。

当年的靠山王帐下十万金戈铁马，膝下义子号称十三太保，就连当今朝廷钦封的翼国公秦琼秦叔宝都曾是杨林的义子。

当真是呼风唤雨一般的人物。

不过在后来大隋江山分崩离析，各方势力大战之中，靠山王杨林与罗艺之子罗成对战中，死于罗成的回马枪之下。

一代枭雄，就此陨落。

如今的图瓦城大将军杨泰，正是靠山王杨林的嫡亲孙子，在太原李氏改

朝换代之机，纠结了当年祖父的旧将残兵，一路西逃。

杨泰到了吐蕃边境，隐忍低调经营了十来年，创下了如今阿里土城和图瓦城，还有杨氏马场，好大一份家业。

辛辛苦苦十来年，如今听到竟然被唐军发现了踪迹，还被夺了阿里土城，杨泰焉能不怒？

一番自顾咆哮之后，他渐渐静下心来，最后吐道：“卫穆，华明，两个狗才，死则死矣，本将军一点都不在乎。关键是阿里土城的丢失，本将恨不得活剥了这两个狗才的皮方能泄恨。”

这时，看着杨泰心绪有些平复后，那位角落的老者突然低声说道：“大将军，必须第一时间剿灭阿里土城的唐军，否则消息一旦泄露，引来李唐朝廷的注意，那就大大不妙了。”

杨泰听罢固然点头，是啊，这十来年就跟老鼠一样，永远藏在阴暗角落不敢张扬，无非就是担心李唐朝廷的大军扑灭。

如今自己的实力根本在李唐朝廷的眼中，犹如蝼蚁，根本不足以撼动李唐江山之万一。

唯有，低调与隐忍。

杨泰溘然长叹一声，心中想到，阿里土城之事不能懈怠，必须第一时间剿灭城中的唐军，防止消息外泄。

当即，对着那名老者急声吩咐道：“保叔，赶紧替我草拟信函，我要得到吐蕃的桑巴大头人的帮助！”

老者保叔唔了一声，自顾走到杨泰的书桌前，不紧不慢地开始研磨铺纸……

## 第230章为荣誉而战

图瓦城大将军杨泰遗传了祖父靠山王杨林的枭雄秉性，深知当断则断，不断自乱的道理。

当他的老仆保叔草拟完信函，派人蜜蜡封好亲赴吐蕃境内送信之后，他便挥刀斩乱麻，亲率图瓦城四千甲卒出了城。

出城之后，他选择了离阿里土城最近的便道，连夜奔袭。

他必须赶在唐军将自己的消息外泄出去之前，第一时间夺回阿里土城，将城中的唐军逐个清剿干净。

尽管他在行军途中依旧无法得知阿里土城中的情况，不知城中唐军人数几何，守备力量是否强大。

但是他坚信，只要保叔将信送到吐蕃境内的桑巴大头人手中，对方看完信肯定会派出援军，助自己一臂之力夺回阿里土城。

两面夹击，任凭唐军再如何强横，他也丝毫不惧。

出城，奔袭。

第一站，阿里土城外十里处，抢先到达地方，与桑巴大头人的吐蕃奴隶军会合。

策马挥斥行军途中的四千甲卒，杨泰隐约找到了当年祖父靠山王杨林，金戈铁马，挥斥方遒的感觉。

杨氏皇族血脉在体内激荡，祖父靠山王杨林在天上看着，杨泰心中气象万千，澎湃之心呼之欲出。

只见他紧握拳头，心中默念道，我杨泰定不负大隋杨氏列祖列宗的厚望，以恢复故土重铸祖宗太庙为己任，今日牛刀小试，先拿阿里土城的唐军试试刀刃。

默念一番之后，杨泰坐于马上突然将双眼微闭，仰天长啸：“祖父，请保佑我！”

此时，图瓦城大军离阿里土城，还有四十五里之遥。

.....

.....

阿里土城正门城楼之上，郭业正带着随从士卒童虎巡视着城头之上的防御部署。

城楼上，两千余陇西士卒操刀挽弩，严阵以待，眼神中透着坚韧，显然经过阿里土城一战的洗礼，他们越发朝着百战士卒转变。

除了两千余士卒之外，城楼之上随处可见堆砌成小山状的大石头，滚木，还有一桶桶随时准备加热的菜油。

这些东西是为了防止守城之时，弓矢用尽的情况下，拿来最后抵挡敌军进攻的工具。

郭业看着一桶桶在城中搜刮而来的菜油，不知为何突然想到了吴秀秀。

想当初，自己亲率数百衙役坚守陇西城头，吴秀秀也出了城下泼热油的计策。

不知现在吴秀秀在干什么呢？

想着想着，郭业嘴角没来由地一扬，这女人啊，一旦成了真正的女人，任凭你再清冷孤傲，任凭你再卓尔不群，她骨子里始终是女人，上善若水而

做的女人。

当日自己出征在即，临别寄语嘱佳人之时，愣是没想到这个自己一直认为争强好胜的吴秀秀，竟然会哭得一塌糊涂。

不仅哭得梨花带雨，还主动搂住自己的腰间，喃喃情话，依依不舍，诉尽了衷肠。

特别是自己甲冑齐身手扶佩刀，夺门而出的那一瞬间，吴秀秀冲着自己的背影啜泣吟诵的那一段话，郭业那颗佯装坚毅的心都快破碎了。

至今，倩影依稀梦徊萦绕，泣声断肠历历在耳。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

江水为竭，

冬雷震震，

夏雨雪，

天地合，

乃敢与君绝

……

如此凄美，如此断肠，如此佳人诉衷肠，我郭业何德何能，竟能受此美人恩？

一时间，想着念着，郭业站于城头，矗立风中，竟然痴了……

“小哥，小哥？”

庞飞虎见着郭业好端端地，突然杵立在那儿发起呆来，不由生疑，当即走上前来小小推搡了一把。

郭业猛然惊醒，有些失态地惊呼了一声，然后问道：“何事？”

庞飞虎指了指城头上两千余陇西士卒，说道：“过两天又是一场血战了，生死难测祸福难料。要不，你给咱们陇西儿郎们讲上两句？”

听着庞飞虎这么一说，郭业突然有些错愕，再看附近不远处一张张转向自己的面庞，都带着殷切和期望，而且不少人脸上更是带着几许思乡归家的乡愁。

是啊，人心都是肉长的，谁没有父母亲人，谁没有兄弟姐妹？他们远离故土随自己跑这塞外来，无非是想着多赚点银子贴补家用，或者奔个好前程。

如今坚守阿里土城给众人就是喋血孤城的感觉，谁不珍惜自己的性命？凭啥就要因为些许军饷和一个看不到的前程，为自己送了大好性命？

郭业心房猛然一抽，脸色陡然慎重起来，心思道，看来很有必要给大家鼓鼓劲了，不然别还未开战，军心就涣散了。

这时，程二牛也恰逢跑上来，冲着郭业喊道：“对的堆得，小哥讲话就是带劲儿，给兄弟们说上两句吧？”

程二牛的嗓门就属破锣的，一嚷嚷便传遍了四周，霎时，传扬了开来。

紧接着，陇西儿郎们纷纷嚷嚷着要听郭小哥讲话。

郭业心中吐槽了一下，娘的，赶鸭子上架是吧？老子可是兵司佐官，不是卖弄嘴巴的单口相声演员。

不过吐槽归吐槽，他还是扯开了嗓门喊道：“成啊，讲一讲就讲一讲！”  
也怪，

他扯开嗓门一喊话，四周临近顿时噤了声，所有人的眼睛齐刷刷地望向了他。

郭业淡然一笑，喊道：“弟兄们，咱们大老远从蜀中来到这塞外边境，还要孤军死守这阿里土城，为的是什么？”

“为了军饷！”

“为了三餐吃饱饭！”

“为了当兵吃粮呗！”

“为了谋个前程当大官。”

“切，就你王赐龙那挫样，还当官？”

“哈哈，是啊，五短身材还当官，你小子当个卵蛋吧？”

“哈哈哈哈哈……”

一时间，郭业一开话头，立即引来了四面八方的喧闹和议论。

郭业聆听着七嘴八舌的议论，不以为许，摆摆手示意众人噤声，喊道：“没错，无论是当兵吃粮，还是为了军饷，甚至是为了当官，这都没错。不过这只是小家之言，上不来台面，也成不了我让兄弟们死守阿里土城的根本理由。”

说到这儿，除了些许人能够明白郭业的话中之意外，多数人脸上还是一脸茫然。

郭业突然握紧拳头，砰砰拍了两下胸脯，然后右脚狠狠跺了一下城楼的地面，竖起拇指往下指了指地面，喊道：“不为别的，就因为阿里土城是咱们大唐的国土。作为大唐的子民，你们愿意看到我们的国土任外敌侵占，任吐蕃人蚕食吗？”

“现在，图瓦城的隋朝余孽不顾廉耻，不顾祖宗蒙羞，妄图出卖汉人国土，与吐蕃人勾结。”

“自古以来，汉夷有别。什么时候，吐蕃这种茹毛饮血的夷人，也能马踏我汉家土地了？”

“作为大唐子民，作为汉家儿郎，我们能答应吗？”

“大家扪心自问，如果贸然放弃这块土地，这个城池，我们对得起列祖列宗，对得起子孙后代吗？”

……

……

洋洋洒洒数百字，郭业嘴不停歇舌如莲绽，说得整个城头一阵沉寂，一阵肃穆，除了急促的喘息声之外，别无他声儿。

特别是程二牛，庞飞虎等人，手中紧握横刀，一脸的肃杀睥睨着在场所有的陇西儿郎。

一种玄之又玄的气氛，缠绕在整个城头之上。

郭业知道这种感觉，这就是所谓的荣誉感。

因为，每个大唐子民，每个汉家儿郎，与生俱来，都是骄傲的。骨子里都容不得外族蛮夷有半点欺凌与羞辱。

为家国而战，为荣誉而战，死者死矣，却是马革裹尸，青史留名。

君不见西汉名将陈汤面见汉帝，呈上豪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一句豪言语，万古永流传。

“杀！”

在静默了许久之后，陇西士卒中突然不合群地爆出一个杀字。

“杀，杀，杀！”

“死守，死守，死守！”

“誓与阿里古城共存亡，共存亡！”

.....

.....

不约而同，整个城头爆出此起彼伏的口号，战意盎然，杀意滔天。

郭业与庞飞虎等人对视一番，彼此心道，大势所趋，军心可用，足矣！

噌噌噌，

一阵仓促的脚步声跑上前来。

郭业抬头一看，赵九丑肩背大刀，沉稳依然，大步跑来。

走近郭业两步外，赵九丑拱手抱拳，沉声说道：“大人，路已探清，马已备好，可以出发了！”

啪！

郭业双掌一击，大喜赞道：“办得好！此番出行，你与我，两人足矣！”

唔？

大战在即，小哥要出城远行？

郭业身边几个心腹之人顿时大愕，他们事先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收到啊。

急性子的程二牛忍俊不禁地催问道：“小哥，你和赵九丑两人这个时候出城，这是要干啥去啊？咋不带上俺二牛哩？”

他即使再浑，也不会浑到认为郭小哥这是怯战了，要跑路了。看架势，小哥肯定是要出去办大事了。

## 第231章桑巴头人的来历

任凭程二牛撒泼打诨，郭业硬是没有带他出城办事，而是简单交代了庞飞虎几句之后，便带着赵九丑策马狂奔出了阿里土城。

出了城门，郭业坐于马上回身望向城楼子，依稀看见程二牛这小子耷拉个脑袋快快的神情，心中不由打趣了一下身边同行的赵九丑，说道：“丑哥，程二牛这愣种以为我带你出行是因为你在武艺一道胜过他，这小子心中肯定不服，八成在骂你祖宗十八代呢，哈哈……”

赵九丑肩背金丝大环刀，坐于马上，学着郭业的习惯耸耸肩，淡淡地说了一句：“骂就骂吧，如果骂得不过瘾，他大可下去找他们理论，随他怎么折腾。”

马蹄哒哒在踏，郭业听着赵九丑似有意似无意之话，顿时后背有些发凉。

娘的，这说得是人话吗？

什么叫下去找他们？老赵家的祖宗十八代早就冢中枯骨，化为黄土了，他让程二牛下去找他们理论，妹的，下哪儿理论去？

黄泉地府？

郭业诧异地转头看了一眼赵九丑，这厮仍旧一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神情，真想不到这么冷冰冰的一个人儿，还能讲出这么冷的笑话来。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瓢碗啊。

一路无话，疾驰而去远远将阿里土城甩在了后边，相距越发甚远。

过了一会儿，两人策马来到了的一处关隘之地，不约而同地聿声叫起，勒紧缰绳停了下来。

赵九丑指了指前方关隘，说道：“前方就是吐蕃国境了，你确定要过去？”

郭业毅然点头，问道：“形势严峻，非去不可。此前交代你的事儿，都打听清楚了没有？”

赵九丑嗯了一声，淡淡说道：“你之前让我去拷问守将卫穆的家属，正好他们听卫穆提及过，那个一直与杨氏后裔有生意往来的吐蕃贵族，叫做桑巴。在吐蕃国中也算个不大不小的贵族，这关隘过去所能见到的肥沃土地，还有无数牛羊都归这个桑巴奴隶主所有，而且他手中还有将近一万的奴隶，至少可以抽调出五千的青壮奴隶军来。”

“这个桑巴大头人，是如今吐蕃国大相没庐德乃的远房亲戚。因为吐蕃大相没庐德乃的庇护，桑巴才有了如今的领地，奴隶，还有数之不清的牛羊。”

“至于图瓦城那位杨氏后裔之所以和桑巴暗通曲款，频频与之做生意，就是为了想通过桑巴，巴结上吐蕃大相没庐德乃。呵呵，堂堂隋朝皇室竟然想到巴结一个外族蛮夷的大相，真是越活越回去了，说出来都令人不耻。”

赵九丑嘴中又是杨氏后裔，又是桑巴头子，最后又是什么吐蕃大相没庐德乃，差点没把郭业听昏过去。

吐蕃如今是一个什么状况，他多少是了解一些的。

如今新任吐蕃国的赞普，也就是俗称的国王，正是松赞干布。

这个人想必都不怎么陌生，而此时的吐蕃王朝迎来了最好的时代，即松赞干布时代。

虽然松赞干布即位后，一直在平定国内叛乱，极力加强自己的统治，但是他对于吐蕃国的治理还是逐见成效的。

至少经过松赞干布的这些年治理之下，如今的吐蕃国正是进入了崛起的时代。

吐蕃实行的是一种赞普集权领导下，众臣分治的一种制度。

赞普是集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一切权力于身的最高统治者。政治权力集中在赞普手中。

所以，在吐蕃，松赞干布的地位就像天可汗李二陛下在大唐的地位一般，谁人也无法替代。

在赞普之下有大相（主管军事和对外事务）、内大相（主管政务）和准事大相（主管法务）和笨波上师（主管祭祀）。

而赵九丑口中那个桑巴头人的亲戚兼靠山，没庐德乃，正是吐蕃大相。

这个大相听着有些不伦不类，没办法，谁让吐蕃国如今刚刚崛起，凡事都学得有些三不四。

这个大相说白了，就是咱们后世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是军政双权的官员，拥有着非常大的权力。

吐蕃大相的地位，在吐蕃，仅次于赞普之下。

要说这没庐德乃也算了不起，不是说这人有多牛逼，而是因为没庐氏家族，历来在吐蕃都是除了王族以外的第一家族。

从松赞干布的爷爷布聂赛，老爹囊日论赞起，没庐家族一直都是最坚定的支持者。

如果说，吐蕃国从部落联盟到如今的奴隶制政权，完全得益于布聂赛、囊日论赞，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话，那么没庐家族近百年始终如一的坚定支持，绝对是功不可没。

因此，没庐家族在吐蕃也有第二王族的美称。

吐蕃大相没庐德乃，正是没庐家族这一代的家主，而且貌似与赞普松赞干布还有着师生之谊。

无论在朝在野，此人在吐蕃国的能力的确是呼风唤雨，如日中天啊。

郭业自己沉下心来细细分析了一番之后，喃喃自语道：“难怪图瓦城杨氏后裔要和吐蕃头人做生意，如果让他取得了没庐德乃的友谊或者支持，无异于得到了整个吐蕃国的支持。呵呵，这隋朝落魄皇室后裔的野心，不小啊！”

赵九丑突然扬起马鞭，遥指前方道：“时辰不早了，你确定去还是不去？你要知道，一踏入吐蕃国境，生死就两茫茫了。”

郭业依然决然，也同样高高扬起马鞭地喊道：“去，必须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且，只有去了吐蕃那个桑巴头人那儿，方能让他与图瓦城杨氏决裂，不会出兵夹击我们。”

赵九丑很是好奇，郭业为何如此笃定那个吐蕃头人会倒戈相向，不由疑惑地望着他，但是没有开口。

他没开口，不代表郭业不懂他的意思。

郭业用马鞭指了指自己的嘴巴，笑道：“凭得就是这个，你别忘了，我不仅手上功夫过得去，嘿嘿，三寸不烂之舌也不输那些所谓的风流名士。”

赵九丑心道，原来又是郭业最擅长的那套合纵连横，瞎掰加忽悠的套路。

这么说来，差不多也懂郭业的真正想法了。

但是还是最后问道：“桑巴与图瓦城杨氏有生意往来，应该早已确立了攻守同盟，你有何把握凭借三寸口舌，让他置身事外坐壁上观，甚至倒戈相向于杨氏呢？”

郭业这次没有多说，只是眺望前方，简简单单地说出一个字：

“利！”

言罢，突然高举地马鞭猛然抽向马臀，啪的一声脆响，马儿吃疼一声嘶叫起来。

“时辰不早，出发吧，驾！！！”

马儿扬蹄，高高跃起，如大漠孤烟一骑飞尘而去。

赵九丑见状，自然紧跟其上，心中默念了一句，你要死，老子就陪你死。

想罢也是马鞭扬起，高喝一声：

“驾，驾驾！！！”

## 第232章进入吐蕃国

“驾~~”

郭业与赵九丑策马过了关隘，踏入了吐蕃国境之内。

在桑巴头人的领地上一路马踏留声儿，不知跑了多长时间。

从一开始的毫无人烟，到依稀可见牛羊，再到人烟稀少却依旧可以零星偶遇吐蕃牧羊人。

约莫跑了几十里，郭业突然拉起了缰绳，停了下来。

赵九丑尽管疑惑，但还是跟着喝住了胯下马儿，停靠在郭业的身边。

心下生疑地问道：“为何中途无故停下？刚才那个牧羊人不是说，离桑巴的宿营地还有二十里吗？”

郭业指了指自己的白袍白甲，再指了指赵九丑的一身士卒木棉甲，苦笑又道：“现在越来越接近桑巴的宿营地了，届时一路上肯定吐蕃人也会越来越多，你觉得咱们穿着这身衣服，能混进桑巴的地盘吗？”

赵九丑这下恍然大悟，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

他们穿着唐军的衣甲，大大咧咧地穿行在吐蕃人的国土上，这不是没事儿找抽吗？

幸亏刚才路上的那些牧羊人只是桑巴家的奴隶，没有格外注意到这些。

可要想混进桑巴平日生活的宿营地，堂而皇之地穿着这身衣甲，可就有点逼了。

赵九丑为难地捉急道：“咱们出来也没带吐蕃人的衣服，怎么办？”

郭业砸吧了下嘴，沉吟道：“马儿和铠甲，倒是可以就地掩藏起来。不过这吐蕃人的衣服，还有我们假扮牧羊人混进宿营地的牛羊，就要你去借了。”

“呃？”

赵九丑疑惑地望着郭业，差点就脱口喊道老子在这儿人生地不熟，上哪儿给你借衣服，借牛羊去？

谁知话未出口，郭业已经右手抬起遥遥指了指前方不远处。

顺着他的指向，赵九丑看见了恰巧有两个吐蕃牧羊人，穿着吐蕃人独有的右衽斜襟窄袖长袍，赶着十几头羊羔子朝着这边赶来。

看着这窄袖长袍的成色，乃是粗麻所制，应该也是桑巴家负责放羊的奴隶。

赵九丑立马明白了郭业的意思，当即将肩上的金丝大环刀徐徐拔了出来，哼了一句：“这种事儿，看来又是赵某替你代劳了，是吧？”

说完踩着马镫，双腿使劲儿一夹马鞍，人已随着马儿，挥舞着大刀，疾驰飞去。

郭业轻轻别过头，不忍看那血腥一幕，心中赞了赵九丑一句，老子慧眼识人啊，老赵越来越像一把好刀了。

.....

.....

过了半盏茶的时间，路上多了两个牧羊而归朝着宿营地徐徐返回的吐蕃奴隶，不过看着赶羊的架势，倒是有些笨手笨脚，完全一副新手模样。

此时，离桑巴家的宿营地，还有十七八里的脚程。

同时，图瓦城杨泰所派的信使保叔，业已先郭业等人一步，赶到了桑巴

头人所在的宿营地。

这个宿营地，设在一处靠近水源的地方，以此为据点，方圆五十里的土地，都是桑巴头子的私有领地。

这块土地上无论是地里长得，还是地上爬的，都属于桑巴一人所有，包括这片土地上的一万个奴隶。

桑巴居住的地方，就在这个靠近水源的宿营地正中心，一处用圆木搭建的房子。

房子高两层，楼下一层是牲畜和奴隶混居，楼上则住着桑巴一家子。

牲畜与人同居一栋房子，仅隔一层，听着看着特显别扭，但是这在吐蕃却是见怪不怪之事。

相反，这些头人奴隶主们更是觉得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其一，奴隶与牲口混居，说明奴隶在他们眼中，如同牲口一般，毫无地位，只有待宰的份儿；其二，牲口住在楼下，这些头人奴隶主会睡得很踏实，因为牲口意味着口粮，口粮就在楼下，说明他们不会挨饿。

没办法，吐蕃奴隶制政权下的产物，无论是国家，风土人情，还是人，都是这么怪咖。

保叔应该不是第一次来桑巴这儿，一进入宿营地就被桑巴的私人卫队认出，并迎到了桑巴居住的二楼。

见着保叔冒然来访，本来还坐在火堆这边烧水取暖的桑巴陡然站起来。

桑巴人近中年身材矮小，却长着一脸的浓密虬须颇显豪气，可惜了这五短身材与这虬须愣是格格不入。

人虽小个嗓门倒是挺大，站起来之后满脸堆笑人畜无害地对着保叔哇哇叫道：“啊，我亲爱的汉人朋友又来看望我这个老朋友了。这次，你的将军主人又托你带了什么汉人的好东西给桑巴了呢？”

言罢，还真不客气，眼睛直溜溜地打量了保叔身前身后一圈，愣是子身一人，啥也没带。

在桑巴的印象里，图瓦城杨泰与自己做交往可是从来不吝啬银子的。

就比如做生意吧，自己时不时贩卖吐蕃战马给杨泰，对方给的价钱往往高出吐蕃国内市价的五成；相反，如果自己从杨泰手中购置汉人的茶叶，瓷器，丝绸，还有胭脂水粉，盐巴，甚至精美华丽的汉人衣服，对方给自己的价格往往很低很低，低到一个自己都难以置信的价格。

桑巴虽然喜欢银子，但是人不傻。

他能看得出来，杨泰和自己交好，肯定是想通过自己来认识他背后的大靠山——吐蕃大相没庐德乃。

因此，他一直以来都吊着杨泰，就是想从他手中获得更多的好处。

而杨泰也不让他失望，除了在双方做生意的时候，大幅度地惠及桑巴之外，还定时定期地派人前来问候，嘘寒问暖。

当然这个问候是有前提的，就如汉人所说，上门拜访怎能空手而来呢？

因而桑巴很喜欢也很期待，每次杨泰派人前来问候。

只要来一次，他就能狠狠地赚上一笔。

没招儿，谁让他桑巴太爱银子，谁让吐蕃国地势特殊，穷得要啥没啥呢？

不过，

今天保叔竟然空手而来，桑巴头人很失望，也很生气。

当即拉下了臭脸，收起刚才那番和煦的笑容，继续一屁股坐回刚才的位置，哼哼道：“杨大将军现在是不是忘记桑巴这个好朋友了？这，也太，太失礼了吧？”

“呃？”

保叔先是一愣，不过很快就想到了桑巴为什么前后的转变和莫名其妙说出的这番话了。

桑巴是什么操性，他早就听自家将军说过，这就是头永远都喂不饱的吐蕃狼。

随即，保叔对着桑巴摊手无奈地苦笑一声，说道：“桑巴头人先别生气，我家将军并没有忘记您。相反，他还是时常念叨着您。今天，是小人来得仓促，忘记了礼仪，桑巴头人莫怪。”

听他这么一说，桑巴脸上缓和了起来，不过还是一言不发，显然心里还在计较空手而来上门的落差感。

保叔见状，心中尽管恨得牙痒痒，但还是堆起笑脸继续讨好道：“桑巴头人，还望您不要生气，我家将军如今遇到了天大的麻烦，急需您的援助。”

说完，从袖中掏出之前在图瓦城替杨泰草拟好的信函，递给了桑巴。

桑巴虽是吐蕃人，但是好在与没庐家族有亲戚，因此自幼就在没庐家学过汉语，懂得辨认汉字。

见着保叔说得如此信誓旦旦，虽一言不发却还是接过了信函，稍稍打开来阅览了起来。

越看越是脸色变得闪烁，连连惊呼了几声怎么可能。

最后，好赖总算将这封信函看完。

看完之后，他将信函扔到了跟前烧水的火堆之中，再次陡然站起，直视着保叔。

眼神中透着浓浓的精芒，似市侩，似精明，似贪婪，深深哈了一口气之后，沉声说道：“出兵可以，我可以给你们出五千奴隶兵，吐蕃国不缺下贱的奴隶。不过——”

声音陡然提高了几许，赤裸裸地问道：“不过，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家大将军又能给我桑巴什么好处？？？”

## 第233章桑巴头人的野心

好处？

听着桑巴头人这么直言不讳地索要好处，保叔神情微微错愕，但是心中倒是没有起多大的波澜。

因为临行之前，大将军针对桑巴此人早有交代，要想这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吐蕃狼出兵救援，肯定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正如大将军所言，联盟合作，无非就是彼此之间交换筹码，各取所需不罢了。

当即，保叔脸色稍缓，轻笑一声，低语道：“桑巴头人无需担心这一方面，我家将军素来对朋友，都是很大方的。不然，你我两家也不可能合作至今，不是？”

“哈哈，那是那是。”桑巴头人脸色也跟着保叔的说话而转变，转眼间，又是一脸牲畜无害的笑容，大声笑道，“你家将军乃是前朝皇室贵胄，用你们汉人的话讲，那叫龙子凤孙，出手岂能寒酸？说说吧，你家将军到底许了我什么好处？”

闻罢，保叔心中尽管非常嫌恶桑巴这个没有礼义廉耻的吐蕃狗，但还是脸上挂着笑容，缓缓转达了杨泰的许诺，道：“只要桑巴头人肯出五千奴隶兵援助我们夺回阿里土城，剿灭城中唐军，呵呵，我家将军答应你。”

说道这儿，掰扯起手指，一一转述道：“今后，凡是从桑巴头人处购置的吐蕃战马，价格将会提高至市价的七成；同样，凡是桑巴头人从我家将军处购置中原产物，如盐巴，茶叶，瓷器，丝绸等等物什，价格将会再降低两成。如何？”

“这样啊……”

桑巴听罢，拖了一道长长的鼻音，归于沉默，心中却是另一番权衡盘算起来。

他心里盘算着，杨泰原先从自己这儿购置的战马，基本上是高于市价的五成，如今许诺后变成了七成；而自己从杨泰处购置的中原产物，基本上是市价的五成，半价而购置，如今再低两成，等同三成价钱就可以购买。

就好比自己一匹价值三百两的战马，销到杨泰那儿，今后至少能卖到五百一十两；而自己从杨泰那儿购置价值一百两的茶叶，今后仅仅只需要三十两就能购置得到。

这是一份令他格外动心，难以拒绝的价格。

没想到，杨泰竟然为了让自己出兵，肯定付出如此大的一笔筹码。

要知道，近几年来，他桑巴的大名在吐蕃王庭那边也略有名声，完全得益于他从杨泰那儿源源不断供给的低价中原产物。

通过这些中原特有的产物，他不仅在吐蕃大相没庐德乃眼中地位日益提升，就连吐蕃国内的许多贵族，都被他通过一笔又一笔的银子和中原产物，打通了关系。

他坚信，再给他三五年的时间，他桑巴绝对会挤入吐蕃国的贵族阶层，将会成为吐蕃国都城逻些（今西藏拉萨）红到发紫的人物。

届时，只要稍加运作一番之后，吐蕃国主，赞普松赞干布阁下兴许都会召见于他，给他封个一官半职，正式成为吐蕃国世袭罔替的贵族也不一定



呢。

想着想着，桑巴的心思越发活泛和野望起来。

一个小小的头人，一个小小的奴隶主，并非他桑巴的梦想。

不过，桑巴能够从没庐家族一个微乎其微，可有可无的远房亲戚，到如今一个拥有大片私地，无数牛羊和一万奴隶的头人奴隶主，自然有他独到的地方。

至少，贪得无厌和诡诈狡猾，是他赖以生存至今的优势。

他竭力抑制住心中的澎湃，让自己冷静下来，想着杨泰为何肯花如此大的血本儿，让自己出兵援助呢？

答案只有一个，那便是阿里土城的唐军已经威胁到了杨泰的根本，危及到了杨泰的存亡，他必须舍下重本让自己与他迅速剿灭唐军，夺回阿里土城。

桑巴的眼珠子突然咕噜一转，心中算计道，既如此，那么杨泰让保叔转达的许诺，是否仅仅只是初始价格呢？是否还有可谈的空间呢？

桑巴虽是吐蕃人，但在没庐家族中多少也听说过一点中原人的兵法韬略，这个时候不跟杨泰狮子大开口，那真是太对不起自己了。

趁你病，要你命，这句汉人俚语，桑巴多少也明白其中意思。

如今正是机会难得的时候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随即，桑巴突然破口狂笑，连连摇头如拨浪鼓一般地说道：“不不不，杨泰大将军身为前隋皇室后裔，不嫌这般出手太过寒酸小气了吗？一点也没有皇家气派嘛！”

“啊？”

保叔被桑巴的突然转变打了个措手不及，听着对方的语气和口吻，显然，桑巴不满意自家将军提出的许诺和好处。

不过，这事儿，保叔也不能擅自做主，因为临行前，将军仅仅交代了这些。

怎么办？

如今是他们图瓦城杨氏求人办事，谈判的主动权已经被桑巴彻底掌握在手中。

如何是好？

保叔心中哀叹，将军还是错估了桑巴的野心啊，这个人哪里是一头喂不饱的吐蕃狼啊，简直就是一头薄情寡义，永远也喂不熟的白眼狼才对。

他忍下心头的怒火，对着桑巴微微鞠躬说道：“桑巴头人，这事儿老奴无法作主，我必须先知会我家将军，方能回复头人。如今形势紧急，不如这样，大头人先兵发阿里土城，等拿回阿里土城之后，再商谈此事，可好？”

说到这儿，不忘补充一句：“对于朋友，我家将军从不吝啬。”

谁知桑巴这条老狐狸也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听着保叔的话油盐不进，连连摇头说不，最后说道：“这样，保叔你书信一封，将这边之事写在信上告诉你家将军。我桑巴什么都缺，就不缺快马。你写完信，我就遣我领地上的马奴飞马送呈你家杨将军手中，等他的回复，我再行出兵，如何？”

马奴，是吐蕃奴隶主专门挑选出来，负责骑马报信的奴隶。

保叔嘴巴一咧，桑巴竟然诡诈到这个地步，但又能怎么样？现在主动权，完全在对方手中。

继而点点头，表示同意，现在大将军那边等着桑巴的奴隶兵，保叔也只能任凭桑巴摆弄。

桑巴又是哈哈一笑，人畜无害地笑道：“那就有劳保叔亲笔书信一封了。”

言罢，又隔着窗户冲着楼下负责巡逻的私人卫队喊道：“来人，送我尊贵的汉人朋友去歇息，安排最好的酒肉给汉人朋友吃食。”

继而，保叔冲桑巴微倾身子告辞，随着几个佩着弯刀的吐蕃人走下了二楼。

目送走保叔之后，桑巴心情极好，又叫来奴隶送上一大盘羊肉和几壶青稞酒，自斟自饮吃喝了起来。

约莫到了黄昏时分，突然，一个佩刀吐蕃人赤着双脚跑进了桑巴大房中，弱弱地看了一眼盘腿坐在羊毛毯上的桑巴喝得东倒西歪，轻声报道：

“头人，楼，楼下，有两个奴隶要见您！”

咣当！

桑巴喝得正酣却被人打扰了心情，一听又是什么奴隶要见他，自然恼羞成怒地将手中酒壶扔在了那个人的跟前，喝骂道：

“放屁，两个下贱的奴隶也想见本头人？你是不是这几天吃青稞米吃傻了？看来是要给你换换野菜，吃上几天醒醒脑了。”

噗通一声，那名吐蕃人猛然吓得跪倒在地，匍匐在桑巴的跟前，心惊胆颤地喊道：“头人息怒，那两个奴隶属下也没见过，现在正被您的私人卫队围拢在楼下。他们说，他们说……”

“说什么？”

“他们说，他们此番前来，是给头人送上一场天大的富贵而来。”

“什么？”

桑巴猛然醒酒，盘在羊毛毯上的双腿立马伸直站起，诧异地脱口喊道：“天大，天大的富贵？”

“有点儿意思，替，替本头人将那两个奴隶，押上来！”

## 第234章郭业的允诺

几个赤脚佩弯刀的吐蕃人将那两名奴隶带上二楼之后，桑巴捏着下颚那几撮浓须，打量了眼前两名奴隶好一阵子，疑惑地问道：

“两位看着眼生，好像不是本头人的奴隶那么简单吧？”

两名奴隶彼此对望一眼，浑然不顾身后几个腰佩弯刀的吐蕃人，不约而同地冷哼一声。

哼声之后，其中一个显得较为年轻的先开了口：“我们都是汉人，我们都是大唐子民！”

“什么？”

桑巴吓得差点没一脚踩到身边的火堆上，眼珠子瞪得足足有鹌鹑蛋那么大，惊得失声喊道：“汉，汉人？你们来自大唐？你们敢冒然潜入吐蕃国境，难道就不怕死吗？？？”

叮叮叮~~

桑巴惊呼之时，身后的几个吐蕃人也迅速抽出鞘中弯刀，跑到桑巴的跟前将其保护起来，而手中明亮的弯刀正对准着眼前两个假装吐蕃奴隶的汉人。

不速之客，历来都不受桑巴的欢迎。

突然，一阵仰天长笑的奚落笑声，还是刚才那个显得较为年轻的汉人发出。

笑罢之后，只听他不屑地说道：“你管我们是吐蕃人，还是汉人？反正我们是来给桑巴头人送上一场天大的富贵而来。怎么着？桑巴头人也有不喜欢白花银子的时候？或者说，拥有无数牛羊和奴隶的桑巴头人，昔日的胆气已经荡然无存，垂垂老矣？”

“放肆！”

桑巴跟前的一名吐蕃人见着主人受辱，立马抬起手中的弯刀上前就要将这个大放厥词的汉人拿下。

“住手！”

开口喝止的，依然还是桑巴。

只见桑巴推开跟前几个保护自己的吐蕃人，扫视了眼前两个来历颇为神秘的汉人，嗤笑一声道：“我桑巴是喜欢银子，恨不得方圆五十里的领地之内都能长出银子来，不过，嘿嘿，烫手的银子，我桑巴也不会傻到火中取栗，给自己遭来天大的灾难。”

那年轻汉人依旧淡定地笑道：“烫不烫手，能不能拿，桑巴头人何不听我说完，再做定夺呢？”

闻罢，桑巴眯起眼神再次仔细地打量着眼前两个汉人，沉寂了好一阵子之后，突然砸吧了两下嘴，嘿嘿笑道：“有点意思，好，姑且让你说来听听吧。但是，你先要自报家门才是，桑巴还没愚蠢到如同高原的大牦牛一般，来历不明的银子桑巴是不稀罕的，我相信你们绝非普通的汉人。”

两名汉人再次对视了一眼，而后彼此点了一下头，不过没有接过桑巴的话茬儿自我介绍起来。

相反，还煞有介事地看了看保护着桑巴的那几个吐蕃人。

这个动作被桑巴捕捉到，显然明白了对方不愿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事

儿，以防隔墙有耳被闲人露了口风。

看来，这场富贵还非同一般的小。

这就越发勾起了桑巴的好奇之心，颇有些蠢蠢欲动。

当即对着几个持刀的吐蕃人叽里咕噜说了几句吐蕃话，遣散他们出了去，都统统到了房外。

见着保护自己的吐蕃人出去，桑巴摊摊手，轻声道：“本头人遣散护卫，算是信任了你们，怎么样？可以说说你们的来历了吧？”

那年轻汉人先是竖起拇指赞了一句：“桑巴头人好胆气，我们也就不遮遮掩掩了。在下郭业，暂时添为阿里土城的新主人，我旁边这位，乃是我的铁杆兄弟，赵九丑。至于我们的来意，知道我们的底细后，桑巴大人现在也应该猜到一二了吧？”

郭业，阿里土城的新主人？

桑巴顿时被对方的自曝来历震得张开了嘴巴，吱吱唔唔地惊道：“你，你们是唐，唐军，攻占了阿里土城的唐军？”

两人正是潜入吐蕃国桑巴领地，密杀了吐蕃牧羊人乔装打扮混进桑巴宿营地的郭业与赵九丑二人。

赵九丑依旧一言不发，抱起双臂静静地站在郭业的身边。

郭业耸耸肩，点头称道：“正是，没吓坏桑巴大头人吧？”

桑巴心里惊骇无比，他真是想都没想到，竟然让唐军如此简单的混迹了自己的宿营地，如果这两个有心要趁现在杀了自己，那，那简直太过易如反掌了。

该死的，看来要抽时间出来好好教训领地上那些放羊的奴隶了，竟然连唐军混进吐蕃，潜入自己领地都不知晓。

至少也要杀上几百个奴隶，以儆效尤才是。

不过此时桑巴没有时间去操办这个事儿，既然郭业两人现在没有对自己动手，说白对方肯定不会存在这方面的心思。

当即放下了戒备，看着两人沉声道：“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吐蕃与大唐虽不是敌对，但也未邦交，你们敢冒然进入他国领土，即便本头人杀了你们，你们大唐朝廷也说不出个不是来。”

小小一记威胁，有点杀威棒的味道，郭业知道，桑巴这老狐狸是想一改刚才被自己牵着鼻子走的处境，掌握谈话的主动权。

既已知晓，郭业又怎会吃他这套呢？

继而还是耸耸肩，淡定地笑道：“刚才在下不是说了吗？桑巴头人怎么会和银子过不去？图瓦城杨氏能给你的，本官照样能给你，甚至更多，肯定不会让桑巴头子失望。”

“哦？”

桑巴心无防备，自然一门心思又扑到了银子上，顿时兴趣灼灼地问道：“两位，请坐，我们吐蕃人历来都是好客的，而我桑巴不仅是吐蕃国的头人，更是吐蕃国成功的商人。哈哈，商人，自然是不会将银子拒之门外。来，请坐，咱们慢慢谈……”

这番话落罢，郭业脸上虽然依旧保持淡定，但还是不无得意地瞟了一眼身边的赵九丑。

赵九丑也下意识地肩膀一抖，明显有些意外，止住心中的那份激动，与

郭业一道，静静地盘腿坐了下来。

郭业坐下之后，也不矫情，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郭某也不问大头人，图瓦城杨氏给您许了多大的好处。我只说一句，只要您不出兵协助杨氏，两面夹击攻打阿里土城，我给您的好处，将会是杨氏的两倍以上。”

说到这儿，郭业眼尖地捕捉到，桑巴下意识地一把揪住下颚虬须，把玩了起来。

他能想到，这老狐狸在权衡利弊。

随即，郭业又补充了一句，抛下一记重磅炸弹道：“当然，如果大头人能给我合作，守望相助，建立攻守同盟。不仅不发兵帮助图瓦城杨氏，关键时候还能倒戈一击的话，呵呵，那你将会获得更大的利益，也许几番合作之后，您将会成为吐蕃国最富有的大头人，甚至，凭着富可敌国的财富，您跻身进入吐蕃国朝廷，也不是没有可能。”

补充的话讲完，桑巴还是一言不发，不过郭业发现这老狐狸把玩着下颚虬须的右手，明显微微开始颤抖。

手随心动，郭业肯定，桑巴正是这种人。

沉吟了半晌之后，桑巴突然放下揪着虬须的右手，轻轻覆在膝盖上，冲着郭业格外严肃地说道：“郭，郭业是吧？郭大人，请说说您的计划，还有您能给予的好处，我现在越来越有兴趣，听您的讲话了。”

郭业微微颌首，将考虑成熟与周全的计划和利益，一五一十详尽地向桑巴说了起来。

一旁的赵九丑虽然始终一言不发，但是发现桑巴的姿态没有原先那般骄傲目中无人了，连说话都开口闭口称着您。

一个在说，一个在听，另外一个在观察，差不多耗费了一个时辰的时间，外头天色已经黯淡如墨。

最后，桑巴突然拍拍手，冲着外头喊道：“来人，来人，安排两匹最好的吐蕃马，送郭大人和他的朋友出境，安安全全地离开吐蕃国。”

郭业没有言语，微微点头致谢，然后拉着旁边有些昏昏欲睡的赵九丑，离开了桑巴的房中，下了二楼。

待得郭业两人离去之后，桑巴又冲房外喊道：“来人啊，去通知杨泰将军派来的老仆一声，就说本头人想通了，朋友之间怎能动不动就索要好处和利益呢？本头人决定亲率五千奴隶兵，亲赴阿里土城，与他并肩作战。”

“是！”

一阵唧当的脚步声响起，渐行渐远而去。

.....

.....

郭业和赵九丑出了桑巴的宿营地，马蹄飞驰地朝着之前掩藏白袍铠甲的地方而去。

后头有十几名腰佩弯刀的吐蕃人骑马护送。

赵九丑与郭业在前头并肩策马飞奔，见着郭业一路无话，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大人，这桑巴大头人最后也没有表态，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郭业一边挥动手中马鞭，一边迎风呛了几口后，大笑道：“丑哥，你觉得桑巴如果不同意与我们合作的话，会这么好心派人护送我们出境？以他贪得无厌的性格，早就将我们绑缚起来，呈送给杨泰领赏了，哈哈.....”

听着郭业如此一说，赵九丑差不多听懂了其中的意思。而后情不自禁地抹了一把额头，惊呼道：“日他个仙人板板，真他娘的悬啊！”

## 第235章主动出击

郭业和赵九丑在桑巴派遣的吐蕃人护送下，过了边境关隘，顺利出了吐蕃国境，回到了大唐国土。

进入大唐国土后，夜黑如漆，却胜在月明星耀，两人策马慢行，徐徐抵达了阿里土城外。

庞飞虎率众坐镇正门城楼，见着郭业与赵九丑归来，命人大开城门，将两人迎了进来。

诸人再次团聚，自是一阵寒暄，饶是众人再怎么旁敲侧击郭业和赵九丑，两人愣是不说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差不多到了三更时分，郭业才草草拖着疲累的身子回到了暂为行营的守将府，和衣将就睡了一宿。

翌日，城楼派人回报，猛叩郭业的房门，言称发现图瓦城杨氏大军，如今距离阿里土城仅有十里之遥。

郭业猛然惊醒，轻揉惺忪的睡醒打开房门，望了望天色，麻痹的，这天才微微亮，敢情自己才睡了几个小时而已。

随意洗漱了之后，郭业赶往城头，在路上暗暗庆幸，幸亏小哥早有防备冒险去了一趟桑巴的领地，不然被双方两面夹击，纵是自己再怎么运筹帷幄，也要步上土崩瓦解，城破军灭的地步。

一上来城头，庞飞虎，关鸿鹄，程二牛，朱胖子等人纷纷围拢了上来，七嘴八舌闹闹哄哄地向他讲着图瓦城杨氏大军的情况。

“小哥，小哥，狗日的隋朝余孽领着四千人驻扎在离城十里之外的地方，按兵不动了。”

“小哥，他们这是想干嘛？莫非想等着吐蕃人的援兵一到，合兵一处，再杀将过来？”

“兵司大人唉，你咋就那么沉得住气呢？吐蕃人和图瓦城杨氏合兵，可不是闹着玩得。”

“是啊，小哥，这康校尉的援军到底啥时候来啊？”

“兵司大人，实在不行，咱们只能豁出老本儿固守待援了。愁死学生了……”

……

……

郭业的脑子都快被众人的纷纷攘攘给挤爆了，双手高高抬起，喝止道：“都给老子住嘴！这敌军还未到，你们就开始自乱阵脚，还什么固守待援，御敌城外？”

这一声儿喝止，郭业平日积威尚在，倒是把众人喝得纷纷偃旗息鼓下来。

郭业先是看了一眼关鸿鹄，朗声道：“康宝大哥的援军到底几时来，至今我还未接到任何消息。所以，不要对还没影儿的援军心存妄想，这番生死存亡，还得靠我们陇西军自己了。”

“啥？”

关鸿鹄一开始见着郭业如此淡定，真以为兵司大人心中早有定计，兴许援军即将到来，才会如此稳稳不乱。

现在一听援军还没影儿，不由苦着脸叹道：“看来，免不了又是一次孤军守城，唉，吐蕃人与图瓦城杨氏合兵一处，来势汹汹，苦矣，凶矣！”

听着关鸿鹄这丧气的话，众人的情绪也逐一被他带动了起来，面呈惆怅之色。

郭业白了一眼这个不合时宜的家伙，哼道：“什么狗屁的孤军守城，什么扯淡的固守待援？我什么时候说过，此次咱们是孤军奋战？”

“而且，小哥决定了，今天这一战，不但不会固守待援，不能坐以待毙，而且还要主动出击，我要亲自领军，与那个劳什子皇室后裔的杨大将军交手，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货色！”

虾米？？？

郭小哥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啊！

众人顿时被他这番气象万千的豪言壮语给震住了，不仅不固守待援，还要主动出击。

用区区两千余人的陇西军，去主动挑衅出击图瓦城杨氏和吐蕃人的联军。

难道小哥疯了不成？

众人如是想不代表脑子最活络的朱胖子和关鸿鹄亦是如此认为，他俩同时从郭业的话中听出了端倪。

异口同声喊道：“明白了，明白了。小哥昨日出城，肯定是会见吐蕃那个头人了，是不？”

郭业淡然一笑，看了一眼从城头拐角处赶来的赵九丑一眼，这厮也是刚刚睡醒。

然后投给了关，朱二人一个“算你们聪明”的眼神。

听着关鸿鹄和朱胖子一语道破天机，庞飞虎，程二牛等人顿时神情大震，纷纷回味过来，原来如此啊。

还是小哥技高一筹啊，想的深，看得远哩！

这时，郭业暂时的护卫随从童虎捧着虎头湛金枪跑了上来，说道：“大人，您的枪落在了守将府中。”

郭业单手接过枪，虚空挥舞两下，对着众人喊道：“吹牛角号，集结城中全部有一战之力的儿郎，小哥我要领军出城，出击杨氏余孽。”

嘟呜，嘟呜嘟呜……

童虎随手从腰间掏出一个牛角号，高高捧起鼓着腮帮子吹鸣起来。

一时间，人头攒动，陇西士卒纷纷朝着城下集结而去。

郭业对着身边几位郭家班的嫡系喊道：

“小哥要领军出战，谁愿意当我先锋，打头阵？”

霎时，

程二牛第一个站了出来，叫道：“俺去，谁今天再跟俺争，俺就刨他家十八代祖坟！”

恶狠狠地叫罢，还特意瞪了一眼赵九丑，看来这厮还记着前事儿。

赵九丑学着郭业的习惯，无所谓地耸耸肩，淡然一笑没有言语。

程二牛都这么说了，庞飞虎，阮老三等人自然也就不再争论什么。

郭业点头称好，说道：“行，二牛，我给你五百人，你打头阵，先行出发！”



程二牛大喜，重重嗯了一声，快快抄起一根棍棒，扶住腰间的横刀跑下了城楼。

程二牛领命而去，郭业又对庞飞虎和甘竹寿吩咐道：“你二人，各领五百人，为我左右两翼，随我中路一道出击图瓦城杨氏。”

庞飞虎，甘竹寿两人不废话，称了一声是，扭头就走。

郭业对着关鸿鹄，朱胖子二人说道：“你俩带着伤残士卒坚守城门，除非我们得胜归来，不然死也不开城门。”

关、朱二人点头称是。

随后郭业对着剩下诸人说道：“其他人与我一道，中路出击。”

说着转向身边的赵九丑刚想交代什么，谁知这厮抢先摇头道：“我这性子，不能领军，我就随你左右，护你后背。”

言下之意，他要贴身保护郭业，充当郭业后背的那双眼睛。

郭业点点头，说道：“老子的后背交给你，放心的很！”

言罢，对着众人大手一挥，喊道：“弟兄们，出发。”

随后下了城楼，浩浩荡荡人潮汹涌地出了正门，直奔十里外的图瓦城杨氏大军的驻地而去。

.....

.....

过了半柱香的时间，十里之外，图瓦城四千甲卒的驻地。

杨泰今天也是甲冑齐身，甚是魁梧雄壮，此时的他正倚在一块岩石上听着一个老者说话。

这名老者就是从桑巴领土安然归返的保叔。

听完保叔的转述之后，杨泰发出酣畅地笑声，赞道：“好啊，关键时候，桑巴竟然没有给本将军坐地起价。呵呵，算他识相，你想，以本将军的性子，还能亏待得了他吗？”

见着自家将军如此欢快，保叔倒是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乐观，有些担忧道：“将军，以我们对桑巴性格的了解，他不该是如此仗义之人。而且之前谈话时，他还待价而沽过一次，此事有点蹊跷啊。要不.....”

“保叔，你想多了！”

杨泰拍了拍保叔孱弱的肩膀，自信地说道：“桑巴即便是个贪得无厌的头人，但他也是个聪明的商人。商人不仅会坐地起价，待价而沽，同时也善于慧眼识人。难不成他会为了阿里土城的唐军，和本将军决裂不成？除非他桑巴眼睛被大雁给啄瞎了，哈哈.....”

说到这儿，不忘打量了一眼跟前完完整整不带一点磕碰的保叔，宽慰道：“你此番前往吐蕃，他不仅没有为难于你，还安然派人送你出境。你说，如果他要和本将决裂，还需要对你如此格外的照拂吗？”

“保叔，你想多了.....”

## 第236章交手

“报~~”

一声长音拖地而来，声落人已到，只见一名小卒跑到杨泰跟前，慌乱喊道：“大将军，阿里土城的唐，唐军出城了！”

“什么？”

杨泰以为自己听错了，一把揪住眼前小卒的衣领，恶声问道：“到底怎么回事？给本将军说清楚了！”

小卒还未开口，身边的保叔突然抬手一指后头阿里土城的方向，惊呼道：“将军，看，快看！”

唰~~

杨泰扭头别过，遥望阿里土城方向.....

只见，

尘烟滚滚，乌乌泱泱，宛如天际黑云飘然而至。

再听，

声音嘈杂，步履沉沉，嘶喊打杀之声接踵而至。

最显眼之处，莫过于人头攒动之机，大唐龙旗飘荡，迎风招展愈来愈近。

果然，

杨泰一把松开被揪住衣领吓得有点仓惶的小卒，心中确认，正是阿里土城的唐军倾巢而出，杀将过来。

目测，至少已近二里之外。

杨泰望着前方奔袭而来的唐军，竟然丝毫不见慌乱，阴恻恻地笑道：“竟然有如此不怕死的，这个时候，不仅不知固守待援死守土城，嘿嘿，还敢主动出击。难道这唐军主将是个酒囊饭袋天生愣种不成？”

一念及此，杨泰心中对丢失阿里土城的守将卫穆和副将华明更加的唾弃鄙夷，竟然会将城池丢失在如此愚笨的唐军手中，这两条狗才的确死不足惜。

不过，保叔却是脸沉如海，更加的隐忧起来。

杨泰当机立断，大声喝道：“竟然他们要前来送死，哼，那本将就成全于他。只要将他们拖住一会儿，桑巴头人的五千奴隶兵一到，便能合兵一处，将他们围而歼之。”

“保叔，传令下去，准备迎敌！”

事已至此，敌军骤然将至，保叔唯有祈祷自己的担忧是多余的，是庸人自扰之。

而后躬身答道：“是，老奴这就传令下去.....”

.....

.....

二里，

一里，

一百步，

五十步，

近了，拼杀！！！！

程二牛领着五百人，一马当先挥舞着手中的棍棒直接杀入图瓦城杨氏大军驻地。

叮叮当当，

双方兵行交戈，乱战中厮杀而起，程二牛仿若杀神，孤身率着五百人杀进四千人的营地中，越战越勇，颇有万人不敌之勇一般。

砰，

棍棒横扫，又掀翻几个围拢上来的隋军，纷纷仰面倒地。

杀得正酣，敌将杨泰刚要下令，集结重兵将这五百人剿杀，突然，又传来一阵冲杀呐喊之声。

抬头一望，

又是土城那边的唐军兵分左中右三股，如洪水猛兽般倾巢袭来。

特别是中路那支人马，一杆数丈的三角黑旗高高矗立，向前移动而来，赫然可见，斗大的一个郭字显于旗上。

郭？

莫非就是那个夺我土城屠我几千儿郎的唐军主将？

杨泰见猎心喜，岂会错失亲手击杀郭业的机会？

当即放弃了组织重兵围剿程二牛先锋部队的念头，换而喊道：“来人，随本将军出击，活捉唐军主将。”

“喏！！！”

不一会儿，杨氏大军留下数百人与程二牛的五百人继续周旋，大股兵力则随着大将军杨泰而行，朝着郭业三路兵马冲杀而去。

仅仅几个呼吸之后，双方交手于几十步之外。

兵对兵，将对将，各找正主儿，一时间杀得难解难分。

被杨泰误以为是一军主将的郭业，自然也与之对上了面交起了手。

杨泰擅使一根长约两米的囚龙棒，传自乃祖靠山王杨林的一套棍法自然是刚猛异常，挥舞间，已于郭业交上了三五个回合。

一柄虎头湛金枪，一根囚龙棒，咣咣铛铛交手三五回合之后，两人才彼此看清了对方。

郭业见着杨泰身形魁梧，稍稍诧异。

而杨泰见着郭业年纪竟然如此轻许，则是诧异中带着震惊，特别是刚刚交手没有制服对方，反而差点被眼前这少年郎手中的天生蛮力给伤着。

怪哉，杨泰架起囚龙棒护住周身，心中叹道，莫非这世上真有天生神力者？

疑惑归疑惑，杨泰还是从郭业年轻的面庞上得到了些许宽慰，庆幸道，天生神力又如何？稚嫩年纪毕竟还是经验尚浅，难怪敢如此冒失，敢冒然带兵出城。

呵呵，杨泰冷笑一声，仿佛看将死之人一般看着郭业，到时候桑巴的奴隶军一到，你就知道自己到底犯了多大的错误了，小子！

霸王项羽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吗？不也照样喝了沛公刘邦的洗脚水，最终来了个兵败如山倒，自刎乌江畔吗？

蛮力者，顶多为一无脑猛将罢了。

想罢，杨泰陡然狂笑，手中囚龙棒猛地一扬，遥指郭业道：“唐军主将，不过尔尔！”

郭业听罢，不由一阵好笑，你妹的，大言不惭是不是败军之将们固有的套路？

当初，那个傻屌副将华明也曾这么说过。

郭业见着对方口出狂言手下却没有动作，随即也站住了身子，将虎头湛金枪立于身旁。

而后脑袋微微斜着，右手小指挠了挠耳朵，晒笑道：“看来你就是那个东躲西藏如丧家犬，苟延残喘到如今的隋朝余孽了？”

说着，将嘴巴凑到掏完耳朵的小指近处，鼓足腮帮子轻轻一吹气，一副无赖泼皮的样子哼道：“你说你咋就那么不争气呢？如今改朝换代已有几十年，天下早已大定，你瞎折腾个球啊？你能苟且偷生就已经偷着乐儿了，还他妈的不安分，私底下在边境这么瞎鼓捣，我看你是活腻味了！”

“放肆！”

杨泰显然被郭业这番浑不吝的市井泼皮强调给激怒了。杨泰心中怒意滔滔，想想自己乃是叱咤风云，兴隋九老靠山王杨林的孙子，堂堂一个龙孙凤子，有着无比尊贵的皇室血统。

如今，竟然被眼前一个年不过十八九，浑身冒着市井痞性的小小唐将给如此奚落，焉能感觉不受辱？

只见杨泰手中的囚龙棒再次举起，遥遥对准郭业的面门，喝骂道：“敢辱我大隋杨氏，本将军今天定让你挫骨扬灰！！”

郭业脚面一提，将虎头湛金枪蹬起，握于手中摆出一个防御格挡的架势，继而摊开左手冲着杨泰招了招，讥讽道：“还他妈大隋杨氏，你那大隋江山早让你那败家玩意的祖宗败到爪哇国去了。废话少说，要打就打，费那个口水干嘛？”

“哇呀呀，小子，找死！！”

囚龙棒再次扬起，朝着郭业的面门径直挥去。

郭业身子一侧，虎头湛金枪格挡住对方的凌厉一击，再次来了个旗鼓相当。

趁着杨泰收棍之机，郭业找着了对方一个疏忽遗漏空出的位置，刚想着举枪就要扎过去。

谁知，

一阵猛力的马踏之声骤然响起，从不远处传来，踩踏地动的马蹄之声轰然而来，愈传愈近。

貌似是从吐蕃边境那边传来。

莫非，

是桑巴的五千奴隶军而至？

果然，就在郭业和杨泰都被这股马踏震天之声吸引过去之时，远处黑压压的人群中响起一片嘈杂的叽里咕噜哇哇叫之声。

应该是吐蕃人独有的冲杀嘶喊喧哗声儿。

正是桑巴的五千奴隶兵如约而至。

杨泰见状，立马望闻大喜，脸上得意之色渐浓，冲着郭业哈哈狂笑道：“唐军小将，看见没？本将军的援兵已到，看来，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祭日了，哈，哈哈……”

闻罢，郭业眉宇间浮现出了嘲弄之色，仿佛看着跳梁小丑一般看着杨

泰，鄙夷地唾弃道：

“呸，做你妹的春秋大梦吧？”

紧接着又用着近乎蚊声，唯有他自己方能听到的声音嘀咕道：“傻瓜，到底是谁的援军也不知道呢！”

## 第237章临阵倒戈

桑巴的五千奴隶军转瞬即到，立马加入了厮杀混战之中。

两方厮杀乱战，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三方大混战。

因为吐蕃奴隶军的搀和，战场形势骤然大变……

不过很快，

杨泰就笑不出来了，相反，满脸骇然如遭雷击，嘴中喃喃自语：“怎么会这样？”

原来，桑巴的奴隶军一加入战圈，立马倒戈相向，朝着杨氏隋军开刀。

一时间，在桑巴五千奴隶兵倒戈相向地协助下，陇西军气势大盛，杀得图瓦城隋军一个措手不及人仰马翻，颇有些兵败如山倒的颓势。

咣当！

杨泰紧握的囚龙棒猛然落地，还是怔怔惊呼：“怎么会这样？桑巴，桑巴，怎么会这样？”

趁你病，要你命！

郭业见着杨泰精神恍惚间，虎头湛金枪再次扬起，嗤笑道：“傻瓜！这叫临阵倒戈，你大隋的败家祖宗没教过你吗？这次还整不死你？”

唰~~~

猛然一股大力通过手臂灌入长枪之中，朝着杨泰面门横扫过去，霸王力拔山兮举九鼎，小哥天生蛮力枪挑贼。

虎头湛金枪狠狠砸去，直指发愣的杨泰脸上，眼瞅着就要将这对方的脑袋砸个稀巴烂。

突然，

一柄横刀挡住了虎头湛金枪的去势，当的一声，刀枪狠狠撞击了一下。

郭业长枪受阻，而那横刀显然也是吃不住枪上传来的浑然大力，嘎吱作响仿佛要碎裂一般。

赫然挡住郭业这一枪的，正是杨泰的老奴——保叔。

只见保叔一把将杨泰推开了来，脸色惨白仿若因为刚才那一挡而受了内伤一般，持刀右臂瑟瑟发抖，显然受到巨震之后业已难撑。

噗~~~

保叔一口淤血从口中喷出，嘴角淌血面色狰狞地冲着杨泰嘶声吼道：“大将军，我们上当了，桑巴这个吐蕃狗叛变了，你快撤，快撤！！”

说着又是伸出左臂将发愣中的杨泰推醒，一直推到杨泰的坐骑旁边，催促他赶紧上马逃回图瓦城。

杨泰猛然惊醒，眼中所看到的，再加上保叔口中所提醒的，到了这个时候，焉能不懂？

桑巴，叛变！

当即，立马翻身上马急急抽动马鞭，一边溃逃一边沿路喊道：“撤，撤，撤！！！”

“想跑？”

郭业见状，提枪就要朝着杨泰方向追赶而去。

“站住，看刀！”

谁知，苟延残喘的保叔再次挥刀一砍，封住了郭业的去路。

看着这颇有些忠心的杨家老仆，此时脸色煞白身体摇摇欲坠，已是强弩之末，现在全凭一股信念在支撑，给杨泰争取逃跑的时间。

郭业心中有些怜悯这老仆，但是这种人已经留之无用了，相反，不杀他，他能对你一直纠缠不休。

杀之，又有些下不去手。

眼角扫到了地上刚才杨泰所使的囚龙棒，立即用脚尖一勾起，抓到手中。

正好身边不远的程二牛正挥舞棍棒在大杀四方。

于是对着程二牛喊道：“二牛，这根囚龙棒适合你用，接棒！”

说完，将手中囚龙棒冲着程二牛大力一甩。

程二牛反应过来，右手一探将囚龙棒接在手中，掂了掂赞道：“谢谢小哥赐棒，端的是一根好棒哩！”

郭业指了指跟前双脚发颤体力不支的保叔，对程二牛交代道：“二牛，替小哥解决了这老奴！”

“好嘞！”

话落，程二牛已然跃入郭业和保叔的战圈，径直朝着保叔挥棒而去。

一根囚龙棒，霎时舞动得虎虎生风，水泼不进。

郭业趁机跳出了保叔的视线，寻觅杨泰的踪影。

可惜，还是晚了两步。

这厮已然带着近千的残兵溃逃而去，远远还能看见图瓦城方向，一路扬起的尘嚣。

麻痹，狗日的，跑得倒是顺溜！

郭业立即冲着四周喊道：“庞飞虎，甘竹寿，立即收拢兵力，随我杀向图瓦城，一千余人，杨氏成不了气候！”

“喏！”

“喏！！”

“弟兄们，集结，集结！”

.....

.....

这时，乱战中的陇西军和五千奴隶军经此这么一张罗，顿时泾渭分明了起来。

陇西军在庞飞虎，甘竹寿，阮老三等人的集结下，徐徐成队形，而桑巴的奴隶兵则还一个个跟个叫花子似的蹲在地上，扒拉着地上的隋军尸体，又是拣戈矛，又是扒衣甲，更有甚者将捣鼓出来的碎银铜钱啥的统一放在事先准备好的框子里，然后抬到主人桑巴的跟前。

郭业看得傻眼，你麻痹的桑巴，你是来助战的，还是来打秋风来的？

你娘的，视财如命到这种地步了？

桑巴仿佛也感受到了郭业那灼热的眼神，被他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轻轻一抽马臀，朝郭业徐徐驰来，坐于马上对郭业喊道：“郭大人，桑巴如约而至，哈哈.....”

郭业心中冷哼一声，老子早看到了，你个吐蕃二货，幸亏今天打了杨泰一个措手不及，不然摊上你这群二逼奴隶军，还不知道咋样。

尽管心中有些恼怒，郭业还是笑声如雷地冲着桑巴打招呼道：“桑巴头人

果真是言而有信之人啊！”

“哈哈，吐蕃人素来友好，桑巴更是喜欢结交好朋友。郭大人邀约，桑巴怎么会拒绝？今天，桑巴做到了，希望郭大人也不要背弃当日盟约啊！”

桑巴一边吩咐着奴隶们继续打扫战场，一边不忘提醒郭业，允诺之事。

郭业点点头拍着胸脯道：“桑巴头人多虑了，你将不会后悔今日之决定！”

这时，庞飞虎上前报道，队伍集结完毕，可以杀向图瓦城，适时将其攻占了。

郭业唔了一声，然后对桑巴拱拱手告辞道：“桑巴头人，杨氏叛逆已是强弩之末，打铁要趁热，攻占图瓦城在即，在下就先行告辞。来日，我再与你商谈，你我两家的合作之事，如何？”

“不不不不……”

桑巴突然摇头如拨浪鼓，一脸殷勤地说道：“郭大人，我们是朋友，你现在要去攻占图瓦城，我怎能袖手旁观呢？我必须助你一臂之力，助你早日夺取图瓦城。”

呃……

郭业听着有些诧异，桑巴转性了？竟然热情若斯？他不可能这么好心，除非太阳打西边儿出来。

脑子里面过了一遍之后，再看看满地扒拉着尸体的吐蕃奴隶，立马明白了怎么回事。

心中不无鄙夷地唾弃了一声，草，出息，穷疯了吧？

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郭业还是抱拳拱手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本官先行谢过了。我这就率军出发，你们，你们那啥后，就尾随赶来吧。到时候我们图瓦城城外会和。”

桑巴听闻，咧嘴一笑喜上眉梢，连称几声好，策马回到奴隶军中挥舞着马鞭，抽打着地上的奴隶，叽里咕噜又是一阵骂。

郭业见状摇头叹道：“桑巴这狗日的，还真下得去手。”

身边的庞飞虎瘪瘪嘴，哼道：“奴隶嘛，在他眼中，与猪狗有何分别？不过小哥，桑巴会这么好心助我们攻占图瓦城？这狗日的不会是想最后来一个鸠占鹊巢，将图瓦城占为己有吧？”

谁知郭业摇头大笑，指了指地上继续扒拉尸体的奴隶，笑道：“不可能，他是看准图瓦城杨氏必败，想趁乱捞点好处罢了。这点微末的蝇头小利，无足挂齿。给他便是。”

言罢又不屑地望着继续挥动马鞭抽打奴隶的桑巴，冷声道：“至于你说得，鸠占鹊巢之事，呵呵，桑巴纵是贪得无厌，他也不敢干这事儿！”

庞飞虎追问：“为什么？”

郭业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转身走到童虎牵来的坐骑上，接着才对着庞飞虎说道：“理由很简单，咱们先行赶路，直奔图瓦城。路上，我再与你慢慢细说……”



## 第238章杨大将军，疯了！

陇西士卒集结完毕，小跑前进，行军遥指四十里之外的图瓦城。

约莫行进了三十来里路，郭业终于给庞飞虎释了疑。

郭业侧过身子手中马鞭遥点了还在后头慢慢悠悠行进的桑巴五千奴隶军，哼道：“桑巴之所以不敢鸠占鹊巢，很简单，就因为图瓦城在我大唐国土之上。你觉得朝廷如若知晓桑巴此举，会如何处置？你要知道，如今的朝廷并非孱弱朝廷，正是磨剑十年，利剑出鞘，锋芒正盛的时候，岂容外族挑衅与凌辱？这下——”

郭业停顿了一下，意味深长地问道：“你该懂了吧？”

庞飞虎驰马紧随其右，唔了一声，恍然大悟道：“懂了，小哥的意思是说，桑巴如果敢强占图瓦城归己用，那便是外族入侵，往大了说，就能扯到大唐与吐蕃两国之间的战事。因而，桑巴不敢轻易做那开启战端的祸首，是不是？”

“呵呵，正是此理，两国争端无小事。以桑巴那老狐狸的性子，纵使贪得无厌，也拎得清孰轻孰重，什么事儿能干，什么事儿不能干，这条吐蕃老狗的鼻子比你我都要灵敏。”

郭业自顾回答了一番之后，又摇头苦笑道：“一会儿攻下图瓦城，你负责领上一千人，亲自坐镇图瓦城城门口。没我命令，不许放进桑巴一兵一卒进城，这老狗大事儿不敢做，纵兵抢掠之事未尝不敢干，到时候这奴隶军如果一进城，好好的图瓦城估计要被他们祸害不浅。”

庞飞虎默然点头，附和道：“是啊，这老狗连尸体上的东西都不放过，堪比雁过拔毛的性子，得贪婪到什么程度？穷疯了！”

随后拍胸保证道：“小哥放心，有庞飞虎坐镇城门口，别说吐蕃奴隶兵，便是吐蕃苍蝇也飞不进图瓦城。”

郭业哈哈一笑，挥动马鞭猛然一抽，高喝一声“驾”，再次策马狂奔，加速了前进的脚步。

庞飞虎见状，陡然转身朝着队伍中喊道：“传令下去，火速前进，天黑之前，拿下图瓦城！”

“喏！！”

霎时，声声传令下达各路陇西军中，嘈杂拖沓的行军脚步声陡然一变，砰砰有力而急促。

.....

.....

郭业率着陇西军火速推进，桑巴领着五千奴隶兵虽然拖沓但始终紧跟其后，隐约已能瞧见图瓦城城头。

在古道苍凉的塞北，傲立而存的图瓦城城头分外抢眼。

而最先率着近千残兵撤退的杨泰，此时业已狼狈逃回图瓦城中。

千人残兵入城后，关闭图瓦城门，悬起吊桥，留下一条深大一丈的壕沟护卫城池，将图瓦城与外界隔绝了起来。

杨泰下令几百残兵暂时把守在城门后，仓皇如败犬般领着近百的心腹亲兵直奔自己的大将军府。

狼藉地回到自己的将军府中之后，杨泰独自一人站在偌大的客厅中，好

像魂不守舍一般喃喃自语。

“桑巴，怎么会叛变？”

“本将军跟他合作近十年，为何，为何他会临阵倒戈？”

“输了，本将输了，阿里土城失陷，图瓦城四千甲卒仅剩一千残兵，输了，本将输得彻彻底底，枉为大隋皇室子孙。”

.....

.....

杨泰孤身一人落寞站于客厅中，彷徨无主，自顾自喃喃自语。

突然，他脸色急剧大变，双眼变得如血水一般的通红，猛然跑到客厅墙壁跟前，走到悬挂在壁上的一把看似分外名贵下边，伸手猛然一拔.....

嗡~~

一道冗长利剑出鞘之声，如龙吟一般绵绵不绝，端的不是凡品。

杨泰把剑而出，冲着客厅的圆柱胡乱劈砍，口中嘶声吼道：“啊.....我不服！我不服！！！”

“我乃大隋皇室，我乃靠山王杨林之后，岂能如此轻易言败？”

“叛我者，必死！”

“桑巴，我要把你挫骨扬灰！！！”

“本将不会败，不会.....”

此时的杨泰挥舞长剑劈砍圆柱，剑剑入木三分，砍得圆柱嘎吱作响，脸色潮红双目失神，状如癫狂。

砰！

右臂挥舞间，抬手不小心将自己的兜盔打落在地，发簪扯断顿然披头散发，狰狞恐怖更似疯子。

“不会的，不会的，本将军还有偌大一个马场，还有大隋宝.....保叔，保叔呢？”

杨泰突然声调更加高亢，冲着客厅之外凄厉喊道：“保叔，保叔，你在哪里？只有保叔，才是真正忠心本将军的。来人，来人.....”

“报，报~~大将军！”

突然一个亲兵模样的士卒奔进客厅之中，单腿跪地拱手喊道：“禀报大将军，唐军与吐蕃奴隶军，离，离城仅有一里，如，如何.....”

“保叔呢？”

杨泰仿佛对亲兵的报信置若罔闻，暴戾地挥手打断了他的禀报，披头散发提着长剑，走到他的跟前，眼神直勾勾都问道：

“保叔呢？保叔在哪里？去把保叔给本将军找来。哈哈，我们还未输！！！”

那跪地的亲兵显然已经被杨泰的疯癫给吓到了，不可置信地抬头仰望着他，脸色堪忧地咽了口唾沫，弱弱说道：“禀报大，大将军，保叔，保叔早已阵亡。”

砰！

杨泰猛然一脚踹在那亲兵的胸口，将他踹翻在地，再次声线凄厉地喊问道：“该死，你说什么？”

“啊？”

那亲兵捂住胸口，脸色有些痛苦，显然刚才胸口挨了杨泰一脚，伤得不

轻。不过，痛苦的脸色中夹杂着害怕，蠕动着屁股缓缓朝着客厅外挪去。

蠕动后退的同时，嘴里还是下意识地重复了一句：“保叔已死，大，大将军，图瓦城，要，要不保了！”

“你胡说！”

砰砰砰，杨泰再次提剑上前几步，猛然举起手中长剑对准仰倒在地的亲兵，朝着他的胸口狠狠往下一扎。

噗嗤！

长剑贯胸而入，溅起三尺高的血水，喷洒杨泰一脸，更是狰狞诡异。

那多嘴亲兵愣是一声惨叫都未来得及，便一命呜呼，垂下脑袋气绝而亡。

杀完自己的亲兵之后，杨泰仿佛冷静了下来，蹲在地上看着被自己亲手杀死的亲兵，双眼爆睁，一副死不瞑目的神情。

盯了死尸许久之后，杨泰轻声摇头说道：“乱我军心，你该死！”

“哈哈，保叔都死了？本将军还有谁可以信？”

“败了吗？本将苦心经营十几年，一朝一夕间，竟然全盘皆输？”

“不对，你这小小贱兵，肯定在乱说，我堂堂大隋皇室后裔，靠山王之后，怎会轻易输给别人？”

“哈哈哈哈哈.....”

疯了，杨泰猛然起身，对着虚空挥舞着乱剑，不忘仰天狂笑，真的疯了。

嗡嗡嗡，

几个亲兵突然跑进客厅，想查探情况来着，突然见着杨泰披头散发在客厅中挥舞长剑仰天狂笑，又见着地上躺着一具血水汩汩而流的尸体。

竟然是他们袍泽弟兄的尸体。

赫然杨泰手中挥舞的长剑，还吧嗒吧嗒淌着血水。

喇~~~

几个亲兵见状，纷纷彼此对视，眼神中充满了惶恐与害怕，仅仅对视一番之后，立马不约而同地拔腿朝着院子外头跑去。

一边撒腿狂跑，一边不忘张臂大喊：

“疯了，杨大将军疯了！”

“弟兄们，赶紧逃命去吧，大将军完了！”

“开城门，迎唐军，我们还有活路.....”

.....

.....

客厅中的杨泰显然根本不关心外头院子乱成什么样，而是自顾提剑在客厅中胡乱劈砍和发疯。

发疯了许多之后，突然驻足停罢了下来，环顾了一眼装饰得格外奢华大气的将军府客厅，最后走在客厅墙壁上裱好的一副巨大的山水画之下，沉默下来静静地观赏着。

这幅巨画中，有高山峻岭，有名川大河，有巨鹰翱翔俯视万里河山。

看巨画右下角的印鉴，好像出自乃祖靠山王杨林的手迹，画名取为《万里江山在足下》，果真波澜壮阔，气象万千。

盯了这幅画许久，杨泰嘴角一扬，握紧手中长剑，陡然长笑了起来，这

声长笑不似刚才那般癫狂，多了几分颓然。

“本将乃是大隋皇室，血统高贵，岂能让凡夫俗子染指？”

“本将的命运，谁也无法掌控！”

“哈哈……我杨泰的生死，只有我自己才能决定，其他人，哼，休想！！！”

## 第239章死得真够体面！

咯吱，咯吱咯吱……

酸牙的绞索声儿断断续续响起，图瓦城正门那座吊桥徐徐被放下，将与外界隔绝的图瓦城再次连通。

砰！

吊桥彻底放平，架在壕沟之上。

图瓦城，中门大开！

此时，

陇西军已经抵达图瓦城下，面对这突然放下的吊桥，无论是准备越过壕沟强行攻城的两千陇西儿郎，还是郭业等人，都是极为错愕。

奶奶的，郭业诧异地看着纷纷从城头上自发走下来的守城隋军，个个脸色颓废如丧考妣，仿佛死了亲娘似的颓废中带着些许惊惶。

更有甚者，已然将手中戈矛，盾牌，弓矢纷纷丢弃在地，透着浓浓求生的眼神看着仅有一桥之隔的陇西军。

这下，郭业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这些守城的隋军是想不战而降啊！

郭业看明白，其他人亦如庞飞虎，甘竹寿等人亦是看清了情势。

纷纷猛吞口水心中惊呼，天底下还有这般容易之事，不说咱陇西军鸿运当头，还真说不过去了。

程二牛竖起手中囚龙棒，砰砰戳地，喜出望外道：“奶奶的，俺以为这次又要强攻猛打来着，这帮隋军竟然主动开城门投降，小哥，咱是不是赚大发了？”

郭业呵呵一笑，对着程二牛，还有庞飞虎等人晒然笑道：“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上伐谋之计，看来，图瓦城中出状况了。”

其他人未懂，庞飞虎率先反应过来，惊呼问道：“小哥，你是说图瓦城杨泰出了事儿？还是说隋军内乱？”

“呵呵。”郭业也吃不准到底是怎么个情况，摇头说道，“现在还说不准，不过进城一看便知分晓。”

程二牛指了指吊桥那边放下手中兵刃，毫无反击之力的守城隋军，问道：“小哥，那啥，这次还像阿里土城那样不？”

说完，比划了一个手起刀落的架势。

奶奶个腿，郭业看着这二货真是屠城屠出瘾来了，当即白了他一眼，轻声喝骂道：“闭嘴，二货！”

说完，冲着众人叮嘱道：“他们愿降，更省我们事儿。但是此次与上次不一样，大局已定，此一时彼一时也，我再强调一次，进城之后，不许屠杀俘虏，不许扰民，尽量让图瓦城恢复原样。否则，战后重建，能把我们累死，而且将来，这图瓦城就是咱们的地盘，咱们现在自毁基业，不是傻逼吗？”

众人纷纷称诺，甘竹寿，阮老三，张小七等人已然领着各自的人马过吊桥进城。

郭业转头对庞飞虎吩咐道：“给你五百人，立即接管城楼，吊起吊桥，不能让桑巴那头老狐狸带人轻易进城。”

庞飞虎喏了一声，收拢起五百人气势汹涌地上了城楼。

郭业对着程二牛说道：“二牛，你去问一下这些降军，杨泰现在在何处？”

郭业与程二牛率着余下的人马过了吊桥，随意找了个士卒，盘问起杨泰的下落。

一打听之下，郭业全然了解了情况，真没想到杨泰会在这个时候发疯，凭空便宜了他们。

随即，他与程二牛率众行军在图瓦城闹市街区，朝着杨泰的将军府，直奔过去。

奔徙在路上，郭业心中有些纠结，甭管杨泰发疯还是装疯，一定要抓活的，只有抓了活口献给长安，这才是一等一的大功劳。

想罢，心中忐忑，希望，还来得及，千万别他妈给老子玩自刎将军府中这种老戏码哈。

一路奔跑前进。

要说这图瓦城，也真非阿里土城这种小城池所能比拟，足足有益州郡城那般大。

郭业率军从城门出发，绕了至少三条大街，不知惊起多少沿街의百姓和商户。

几股唐军，兵戎凶凶，戈矛林立的开进城中，这些十来年慑服在杨氏淫威下的平头百姓怎能不惧？

无论大街还是小巷，都是鸡飞狗跳，人心惶惶之景，处处一片风声鹤唳。

郭业一边率军前进，一边沿途欣赏着图瓦城这般颇具州府郡城的景象，不由感叹道，看来杨泰这十几年的光阴全然花在了这图瓦城的建设之上了，不然图瓦城怎能有此规模？

想想也能理解杨泰突然疯癫了，任凭是谁，辛辛苦苦十几年的心血，突然一朝付之东流，不疯才怪。

约莫奔行了将近半个时辰，前面突然涌来股股人潮，发了疯似的朝着郭业等人这边涌来。

郭业还未看清如此急匆匆涌来到底是何许人，这边程二牛已经扯起嗓门喊道：“敌袭，立盾，竖戈，迎敌！”

一番口令下达，早已操练一段时日《纪效新书》的陇西儿郎们纷纷开始在第一排立起一人之高的大型藤甲盾牌，筑起一面盾墙，直接拦截砍断街面。

唰唰唰~~~

第二排，第三排的士卒则是透过盾牌间隙，将戈矛纷纷刺了出去，就等前面汹涌人潮再近身一些，直接穿个透心凉。

跑近跑近，仅隔二三十步，郭业发现涌上来的这些人不是披甲士卒，而是平民装扮，手舞足蹈面色仓皇的平头百姓。

不由心中一凛，挥手下令道：“不是敌袭，速速撤阵，莫要误伤百姓！”

唰唰唰~~~

戈矛再次拨回，竖立起来，第一排的盾墙继而纷纷撤散，士卒们各站街面两边，让出一条路来。

不一会儿，这些汹涌狂奔而来的平民就乌乌泱泱地边跑边喊：

“前面起火了，赶紧跑啊！”

“好大的火，连成一片，几十栋宅子全毁了。”

“火海，火海啊！”

.....

.....

起火了？

郭业并没有惊扰这些逃命的百姓，而是使劲嗅了嗅扑面而来的空气，却是有梁木烧焦的味道，而且这味道还比较冲。

随手在空气中一抓，摊开手心一看，多少有些细微的灰烬，随着顺风在空气中飘荡着。

看来，前面真是着火了，而且是火势非常之大！

这时，程二牛已经盘问完一个从前边火海中逃命而来的平民，放走了对方之后跟郭业禀报道：

“小哥，大事不好，俺刚才问了下，这火海源头，竟然是杨泰的大将军府！”

“什么？”

郭业顿时淡定不住了，杨泰的大将军府着火？难道这孙子想学商纣王火烧摘星楼，来一出自焚的戏码？

奶奶的！

郭业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呸呸吐着口中的灰烬。

这事儿，不用再去调查，他也敢肯定是杨泰这孙子自己放的火了。

以他这种龙子凤孙，自恃血统高贵的性格，又是带兵出身，性子自是刚烈，肯定不屑做个俘虏啥的。他想出自焚这招儿，八成还是那个高傲的性子在作祟，自己给了自己一个体面的死法。

“奶奶的。”郭业脱口骂道，“你倒是体面的死了，老子的头等大功劳就这么毁了，日，失算了！”

郭业大手一挥，继续领着程二牛和几百儿郎冒然前进，行进了几百米之后，终于看到了这番火海的场面。

看到眼前几十栋宅子连贯成一片的火海，郭业不由痴了，我靠，杨泰这死法可真够给自己脸上贴金的。

这是要干嘛？火烧连营八百里吗？

郭业恨恨地跺了跺脚，冲着程二牛喊道：“给我调集全城所有的兵力，征集附近所有的水井，给老子救火，救火，救火！”

“成，俺这就去办！”

郭业不管程二牛如何组织救火，只是痴痴地看着眼前连成一片，堪称壮观的火海，喃喃自语道：“小哥我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哪怕你烧成灰烬，我怎么着也要找点代表杨泰的信物出来，不然这事儿上报朝廷，谁他妈信我灭了前隋皇室后裔呢？”

.....

.....

大火从白天开始蔓延燃烧，即便程二牛等人如何组织得力，如何救援及时，也一直到了夜里三更才将火海扑灭。

待得大火扑灭之后，大将军府及周围连成片的几十栋宅子都已经烧得七

零八落，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几乎没有一座宅子是完好的。

火势虽然熄灭，程二牛却是率人继续彻夜不眠地搜寻，搜寻关于杨泰的蛛丝马迹。

一直到了天明。

郭业到了夜里就随意征召了一家客栈作为大本营，一觉睡到大天亮。

砰砰砰！

天明后，人累体乏还未醒觉，不过不合时宜的敲门声还是骤然响起。

郭业闻声而起，打开房门一见，正是蓬头垢面，满脸沾满灰烬的程二牛。

这厮虽然一脸的狼狈，眼神却是闪烁光彩，兴奋之色呼之欲出，哆嗦着嘴巴喊道：“小，小哥，哈哈，你猜，你猜，俺找到什么了？”

郭业揉着惺忪的睡眼，赞了一句：“果真没让我失望，杨泰的尸体还能辨认否？”

程二牛闻罢，却是摇头喊道：“不，不是杨泰，你赶紧，快，快，随俺来看，发了，真发了，这次真真儿的发了！”

“什么玩意？神神叨叨的……”

郭业还未洗漱，就被程二牛格外激动地拽出了房门，出了客栈朝着杨泰的大将军府遗址跑去。



## 第240章前隋遗宝

天未大亮，郭业就被程二牛叫醒，火急火燎拽来残破的大将军府上。

昔日的大将军府，如今已是残垣断壁，处处灰烬，满目疮痍。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程二牛弯弯绕绕了几条坎坷小路，将郭业领到的一处假山之下。

这座假山之下，程二牛命把守的士卒合力推开一块大石头。

砰，大石应声而倒，显现出一条密道……

黝黑深邃，蜿蜒曲折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密道。

程二牛粗中有细，先是安排了自己的几个心腹士卒把守在密道口上，然后才与郭业两人钻入密道，躬着腰身缓缓前行，走过了将近几百步路程的密道。

密道过后，竟然是别有洞天！！

金光灿灿，白芒四射，分外夺目耀眼，恍惚间，郭业宛如置身一座金碧辉煌的地下宫殿之中。

在密道中，郭业就听程二牛提及过，若非他们彻夜搜寻也许早化为灰烬的杨泰之尸体，无意中发现假山的端倪，也许，穷其一生，也无法找到大将军府内的那条密道。

通过蜿蜒曲折的密道，他发现了这座奢华无比，占地将近两顷的地下宫殿。

对于郭业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

与其说是地下宫殿，郭业更倾向于地下宝库这个称呼。

入眼处，偌大的空地上囤积着数以十万担的粮草，码放整齐排列有序，光这些存粮，就足够图瓦城一城之人维持整整一年的口粮。

粮草的一旁，堆砌着藏着数以百箱的雪花银子，箱内银子从箱中散落一地，堆砌而起更像是一座银山，银山脚下，更有大大小小数十箩筐的金砖，赤足金砖，金芒刺眼撩拨心弦。

一个偏角之地，更是富贵惊人！

颗粒圆整光泽透明的珍珠，大盘小盘，盛放而起，白光熠熠；

红色玛瑙而成的手串项链，散落在干燥稻草铺成的地上；

绿意盎然翠绿通透的翡翠，洁白无瑕纯如奶色的白玉更是成堆，有的还是原始初状还未雕琢，有的已然成了玉镯，发簪，或是雕成佩玉。

奇珍异宝，七彩夺目，富贵撩人，看得郭业心脏不争气地砰砰作响。

程二牛兴趣缺缺地转道去了一边，而郭业继续饶有兴趣地打量着眼前这个角落所摆放的宝物。

嫣红如火，状若小树，这应该是火珊瑚吧？

色泽圆润，鸽蛋大小，这应该是海东珠吧？

琳琅满目的各式瓷器，不知年代的卷轴字画，就这么放着不怕潮湿虫咬吗？

真是暴殄天物啊，魂淡！

郭业已然置身宝山之中，心无旁骛地游赏着各式各样的奇珍异宝，看得心旷神怡，忘却时间，浑然忘返矣。

.....

.....

“小哥，小哥，你快来！”

那边一个角落，程二牛叫声再起，粗犷的回音环绕地宫，响彻在郭业的耳边。

什么情况？

郭业猛然被惊起，随手抓起跟前的一块玉佩握于手中，一边把玩，一边朝着程二牛那边奔跑过去。

来到程二牛的身边，他发现这小子已经闭口不说话了，而是大口大口喘着粗重的鼻音，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边。

郭业顺着他的眼神望去.....

奶奶的，疯了！

不远处的那个角落，竟然戈矛林立，刀枪剑戟，弓矢羽簇，盾牌马鞍，无所不有。

这下轮到郭业兴匆匆地拽着程二牛跑上前去，兴致勃勃地捡起来把玩着。

奶奶的，郭业敢肯定，眼前所见到的兵甲器械的存数量绝对大大超过益州府的司库，哪怕剑南道的治所成都府，其兵库之内也不敢与之比拟。

粗粗估算一下，至少能配备起一支三五万人次的部队。

而且光这些武器防具的种类，至少能装备起一支具备长枪兵，弓弩兵，刀盾兵，骑兵等诸多兵种的部队。

郭业看着，不由脱口叹道：“狗日的杨泰，他这是在积蓄力量，等着造反啊！”

郭业能想象，再给杨泰五年的时间，凭借着手中的财力物力，绝对能在边境一带拉起这么一支强大的队伍，甚至到时候借着吐蕃人的力量，在边境割据一方，建立另外一个大隋朝也不一定。

这小子的心，果真够野啊！

程二牛也是感叹：“小哥，刚才咱们见到的一切，杨泰一个小小的图瓦城咋能囤积起来？俺都怀疑，这小子是不是继承了当年隋朝的宝藏，并且转移到了这里。”

“前隋遗宝？”

郭业疑惑地反问了一句，又是摇头道：“这地宫中的金银珠宝，粮草兵械堪称巨富，但还未到富可敌国的地步。前隋遗宝至少也是一个隋朝几十年的积累，怎么可能就这些呢？如果非要冠上一个前隋遗宝的名头，也顶多只有五分之一吧？”

“不不不。”程二牛突然摇头解释道，“小哥，你有所不知，杨泰能继承到这些已经相当不易，据说，前隋遗宝一共被分成了五份，一份在隋炀帝杨广的皇后萧氏和孙子杨侗手中，如今被突厥人占了去；一份被隋炀帝的叔父，兴隋九老之一的靠山王杨林得去，这个杨泰应该就是靠山王杨林之后。”

说着，又掂了掂手中的囚龙棒，说道：“喏，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囚龙棒！

郭业懊恼地拍了下自己的脑袋，这个囚龙棒是自己当日临时赠送给程二牛的，是杨泰的常用武器，自己咋就忽略了这个呢？

说唐全传里，不就是说过，靠山王杨林，擅使一根囚龙棒，排名第八条好汉吗？

不过郭业更好奇另外三分前隋遗宝在哪里，下意识地问道：“那另外三份宝藏何处呢？”

程二牛思索了一番，双眼迷离地说道：“传言，前隋大臣宇文文化及逼缢隋炀帝之后，立了秦王杨浩为帝。后来兵败李密大军之后，退走魏县。同时废了傀儡皇帝杨浩，自立为帝，国号‘许’，年号‘天寿’，不过仅仅立国半年就被窦建德击败擒杀之。”

郭业听着这段典故有点熟悉，不禁点头说道：“这事儿我听过，宇文文化及嘛，这老子说过那么一句话不是挺牛掰的吗？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嘿嘿，他也算是过了帝王瘾了。他的儿子宇文成都不是号称隋唐第二条好汉吗？”

这第一条好汉，自然就是李渊家那个脑残少年史前巨兽——李元霸了。

程二牛听罢也是连着嗯了两声，说道：“宇文成都后来也战死沙场，不过宇文文化及有两个儿子，除了宇文成都之外，还有一个名为宇文成趾，这另外三份宝藏据说就在宇文成趾手中。”

郭业整理了一下，这个也有可能，宇文文化及干死了隋炀帝，然后控制了秦王杨浩，自然就接管了前隋遗宝。

而宇文文化及和宇文成都都挂掉之后，那么老二宇文成趾自然就是直接接受宝藏的合理人选。

奶奶的，五份宝藏，宇文家就独占了三分，跟谁说理去？

不过这宇文成趾在历史上倒是个不显山不露水之人哟，貌似没怎么听过。

郭业急急追问道：“那宇文成趾呢？是不是后来也被李唐大军给整死了，这份宝藏自然而然进了大唐国库？”

“错！”

程二牛摇了摇头，说道：“宇文成趾不但未死，而且已经不在中原。传闻，他带了另外三份宝藏，还有数以万计宇文家的残军撤出了中原，远遁海外。有人说，宇文成趾去了扶桑；有人说，宇文成趾去了高丽；更有人说，宇文成趾率军出海外逃之机，偶遇飓风，葬身于茫茫大海之中。”

言罢，喟然一叹道：“嗨，陈年往事，以讹传讹，谁又能说的准呢？”

昂？

郭业纳闷了，就这么一个结尾？

心中更是恶搞的想道，也许，宇文成趾出海成功，最终成了小日本或者高丽棒子的祖先吧？

难怪高丽棒子天天嚷嚷着中医是俺们的，屈原是俺们的，孔圣人也是俺们的。

你奶奶的，恬不知耻的高丽棒子，小哥真想告诉你，你们的祖先，是俺们的。

三份宝藏啊，就这么渺无音讯了。

郭业想想都有些肉疼，如果五份宝藏合一，那真可称之富可敌国了。

有机会，真要去寻寻，可惜了。

突然，

郭业想起一个很严肃的事情，猛然问程二牛道：“二牛，你小子终年生活在蜀中陇西县这种地方，你又是怎么知道这种陈年秘辛的？”

“啊？”

程二牛陡然脸色巨变，吱吱唔唔地吭了一句：“小时候，听，听俺爹说过。”

二牛他爹？

郭业貌似记得庞飞虎当初提过，二牛他爹不也是衙门的一个普通皂隶吗？那么，他爹又是如何知晓的？

而且，二牛貌似是因为他爹病故，才子承父业的。

于是还是不死心地问道：“那你爹又是怎么知道的？莫非你爹当年参加过隋末大战？”

唰~~

程二牛脸色陡然铁青，恨恨地一跺脚，扭头沉声道：“俺爹死了，俺也不想提俺爹，小哥莫要问了，俺去前头看看~~”

说完，大步大步跑着离开，朝着囤积粮草的那边奔去。

郭业看着程二牛跑动中略显仓促的脚步，还有刚才起伏不定的心情，心中不由挂起一个偌大的疑问。

他站于原地，心中暗想，二牛这小子，身上肯定有故事。而且他身上藏着的故事，绝对比甘竹寿那吊死鬼还要来得大。

想着想着，郭业欲哭无泪，奶奶的，小哥身边都是些什么人啊，马周马元举，吊死鬼甘竹寿，还有如今这个程二牛.....

## 第241章留，与不留

“小哥，快来，你快来看看这边……”

程二牛跑远不一会儿，又在那边叫唤了起来。

奶奶的，一惊一乍！

郭业闻言之后，舍弃了眼前一片乱人眼的兵械，朝着程二牛那边跑去。

跑近程二牛身边，不看则以，一看之下，立马也淡定不住了。

难怪程二牛会如此一惊一乍了，敢情刚才点着盏盏火把进入地宫后，猛然出现的一片白芒是从这儿发出的啊。

眼前，挂在凿开的岩壁之上，全是铠甲，而且是并非普通一般货色的铠甲。

刚也上前摸了几把，细细辨认之后，心中做出了判断，他很肯定挂的岩壁到处都是的铠甲，而且还是名气不在明光甲之下的——锁子甲。

所谓的锁子甲，便是由细小的铁环相套，形成一件连头套的长衣，罩在贴身的衣物外面。所有的重量都由肩膀承担，可以有效的防护刀剑枪矛等利器的攻击，主要的作用还有对弓弩的防御。

锁子甲与明光甲一样，不仅做工精致程序繁琐，而且还是出了名的造价昂贵。

从当初食为天老东家徐崇年送郭业一套明光甲，而引得满城风雨便可窥出端倪。

当然，锁子甲始终不同于明光甲，而最显著的区别就在于，明光甲趋于有些笨重，而锁子甲则是较为轻便。

越是昂贵的明光甲越是笨重，而锁子甲则通常都是十到十三公斤左右，端的是便于穿戴。

如果说，明光甲是为步兵量身打造的昂贵铠甲，那么锁子甲就是骑兵部队的首选铠甲，没有之一。

郭业看着岩壁之上整齐挂好的每一具锁子甲上，都搭配着一件披风，如雪雕白翼般的白袍披风。

看这样式，内穿锁子甲，外系白袍披风，胯下神驹，策马飞驰，是真够拉风的。

“哈哈，小哥，俺点算过了，一共八百副铠甲，貌似这就是传说中的锁子甲吧？奶奶的，这姓杨的真够阔绰哈，一出手就是八百副锁子甲，你说这得糟蹋多少银子？”

程二牛顺着岩壁，竟然挨个挨个地点算了过去，一共点算出八百副锁子甲来。

郭业诧异地看了一眼程二牛，脱口喊道：“嗯？你小子连锁子甲都知道？”

不过一出口，程二牛仿佛未曾听见一般，跑到另外一边摘下岩壁上的一副锁子甲，自顾试穿了起来。

郭业因眼前八百副锁子甲的缘故，只得放弃了追问过去旁敲侧击这小子。

他心中猜度，又是锁子甲，又是从吐蕃人那儿购置战马发展杨氏马场，看来杨泰这个落魄皇族还真有为自己打造一支轻骑兵的打算啊。

八百副锁子甲，八百件白袍披风，如果挑选出八百个擅于骑射的精兵，再配上上好的战马八百匹，也许，真能如他所愿。

而且，这支八百人的轻骑兵，来无影去无踪，绝对是一件大杀器。

八百白袍在手，虽不能马踏天下，但单单自保，足矣。

郭业的脑海中突然幻想出一幅画面，自己一马当先驰骋万里，身后八百白袍马踏疾驰，紧随身后，当真是一件痛快之事啊。

隐约间，郭业的心中有些骚动，杨氏马场，地宫宝藏，兵械铠甲，如果，这些东西能不上交给朝廷的话，该有多好？

宝山在前，怎能舍弃？

难道真拿这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去讨好李二陛下，博一个官升几品的前程？

这，代价，未免有些太大了吧？

而且，将图瓦城，阿里土城，杨氏马场，地宫宝藏一一敬献长安，兴许未必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呢？

万一李二陛下直接给我一个清水衙门的职司，咋办？

这，也太亏了吧？

想着想着，郭业竟然生出了几丝不舍。

突然，他冲着程二牛嚷嚷道：“二牛，这宝藏之事，除了你和密道口几个小卒之外，还有人知晓否？”

问出这番话后，郭业的嗓子有些微微颤抖，他知道，这是心虚亏心所导致。

谁知程二牛的回话宛如晴天霹雳，差点没将他给劈懵了。

只听程二牛嘎嘣嘎嘣地回答道：“哈，小哥不是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吗？俺去客栈寻你之前，已将此事通知了庞飞虎，甘竹寿，阮老三，张小七等人，对哈，今早关鸬鸬，朱胖子，还有康家小姐都抵达图瓦城了，嘿嘿，俺也将这好消息与他们几人分享了。”

你麻痹，你个二逼！

郭业差点冲动地跑过去，将这大嘴巴的二货给捶上一顿了。

日你个仙人板板，敢情小哥我是最后一个知道消息的人？

看来，地宫宝藏之事，在郭家班之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知道的人，太多了。

郭业内心深处一个充满欲望蛊惑的声音喊问道，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偌大一个宝藏，还有能够源源不断提供战马的马场，就要拱手送入长安吗？

对了，程二牛刚才提及关鸬鸬，朱胖子抵达图瓦城，这个可以理解。

怎么康芷茹那个不省心的臭丫头也来图瓦城了？

当即问道：“康芷茹来图瓦城了？她怎么来了？”

程二牛嘿嘿咧嘴一笑，挠了挠后脑勺，苦笑道：“小哥，康小姐的性子你还不知道啊？别说关书办和朱胖子了，就连小哥您，不都要让她三分吗？俺们谁敢忤逆她？”

“放屁呢？谁要让她三分了？”

郭业顿时翻了个白眼，非常不爽程二牛这么理解自己与康芷茹之间的主次之分。

而后继续问道：“那她现在人呢？如今图瓦城尚未稳定，局势不够明朗，

可别让她在城中又惹出什么幺蛾子来，出了什么事儿。到时候康宝回来，我可不好交代。”

程二牛笑道：“小哥放心吧，康家小姐一早进了图瓦城，就带走了百来个益州府兵，兴致勃勃地赶往了图瓦城北面的杨氏马场。她说要给自己挑上一匹好马。”

“去杨氏马场挑马？”

郭业自言自语了一句，有些不乐意地说道：“这个臭丫头倒是一点都不矫情啊，现在这马场可是姓郭了，要挑选好马怎么着也要先问问我这主人吧？”

程二牛可不想搀和郭业和康芷茹的事儿，自顾傻笑站在一旁。

接下来，两人差不多在地宫晃悠了一圈，这才又钻出了密道，悄然离去。

出了密道口，郭业再三叮嘱程二牛，日夜安排人手先将密道口严密看管住，禁止闲杂人等靠近。

然后才悄然离去，回到暂时被征召为临时营帐的那家客栈。

走在客栈的路上，郭业心中还在想着地宫宝藏与马场之事，盘算着如何将这两样令他垂涎欲滴的东西占为己有。

心中那个纠结啊！

这东西被程二牛一嚷嚷，早已曝光，整个郭家班的嫡系统统知晓，连康芷茹都听说了此事。

这个节骨眼儿上，他若想独吞宝藏和马场，而不上交给朝廷，占为己有的话，万一被谁说漏了嘴或者告密，肯定是满城风雨，杀头免不了，甚至株连九族都有可能。

但是，就这么白白献入长安，归到国库之中，这，这，太甘心了！

虽说康芷茹这丫头好糊弄，但是郭家班中的那些人是一个比一个心里明镜儿，尽管说是他郭业的嫡系，谁敢保证在大利益面前，能继续紧跟郭小哥的脚步，为郭小哥赴汤蹈火呢？

先不说人心隔肚皮，就说在利益驱使之下，手足相残祸起萧墙之事古来常有之。

多少大人物，一方枭雄都曾在这背信弃义四个字里头栽了个跟头翻了船？

就如杨泰，如果不是属下见图瓦城不保，发现杨将军大势已去无力回天，私底下反水开了城门，他郭业和陇西军怎能轻易得到图瓦城？

如果对方凭借地势，顽抗到底，他们想要夺下图瓦城，至少也要费上两天的光景，付出死伤近千人的代价吧？

好的主子固然要有，但属下也得靠谱，不然便是独木难倾，谁也做不了大事儿。

想着走着，郭业脑海中将关鸠鸠，朱胖子，庞飞虎，程二牛，甘竹寿，阮老三，张小七等人一一过了遍。

选择相信他们呢？还是，还是……

一时间，郭业踌躇无法自主。

再看前面，业已到了那家客栈的门口，而赵九丑已经久久在客栈门口等候于他。

赵九丑？

也许，这个时候，这种大事，只能与他商量才算靠谱。

因为郭业实在找不出一个赵九丑能够出卖他的理由。

随即迎上前去，赵九丑还是那副臭臭的表情，淡然地站在门口，没有殷勤的招呼，只有微微点了一下头。

郭业轻轻扯了一下他的胳膊，轻声说道：“丑哥，我心里有个难事儿，无人可以令我敞开心扉，只能寻你商量一番了。”

赵九丑听罢，显然有些错愕，不过脸色还是那副要死不活地淡定，继续微微一个点头，轻轻唔了一声。

仅仅回应了一声，再也没有过多的只言片语。

而后，随着郭业进了客栈，一路无话径直跟随，来到了郭业下榻的客栈后院，一个独门独户，清静无人扰烦的后院。

入院进了房中，两人一番密议.....



## 第242章抉择，设宴

院内，房中，郭业封闭了门窗，再三确认门外十步之内无人偷听墙角之后，与赵九丑缓缓道出了心中那道最大的秘密。

地宫宝藏，杨氏马场，留，还是不留。

郭业语速沉稳，丝毫没有异样地将这事儿缓缓说了出来。

一边说着，郭业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赵九丑的脸庞，希冀能从对方的神情之上看出来些许波澜。

谁知，从头到尾，至始至终，赵九丑的脸色纹丝不变，就连眼睑都分毫未抖动过，还是那般不苟言笑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听完了郭业整段话。

说好听点，郭业称之为处事不惊；说难听点，郭业直接给丫下了判决书，就是一张臭屁顶天的脸蛋。

不过，赵九丑越是这样，郭业越是放心，这才是真正的赵九丑，一个纯粹到无以复加之人。

在赵九丑眼中，郭业选择信任他，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之事。

同样，在郭业的眼中，赵九丑纯而不杂，重情更加重诺。

不然，他怎么会单单向赵九丑倾述心中这道最为隐秘的想法呢？

郭业讲完之后，没有问询，而是投过去一个眼神。仅仅一个眼神，足矣。

果然，赵九丑终于开口说话了，第一句话就是：“财帛动人心，人之常情。不过你确定，真要将这地宫宝藏和杨氏马场隐匿下来，收归己有？”

郭业依然决然地点点头，称道：“你也说了，财帛动人心，我非圣人，怎能把持？再者说了，入了宝山岂能空手而回？”

赵九丑嗯了一声，说道：“朱胖子，关书办，甘竹寿，甚至庞飞虎，程二牛等人，你难道还信不过？”

郭业自嘲地笑了笑，叹道：“此事非同小可，关系到我的身家性命。如果要将宝藏与马场暗中隐匿下来，中间绝对不能出现偏差，可惜，知道的人太多了。”

闻罢，赵九丑反手抚摸了一下肩后背着的大刀刀柄，声音陡然变冷，寒声道：“你如果想不放心，我可以替你背这骂名。一夜之间，轻易决定几人之生死，赵某尚能办到。”

嘶……

郭业听罢，冷不丁打了个寒颤，奶奶的，这小子真敢说啊。

虽然不过也曾有过这个念头，但是于公于私，于情于理，他都下不去这个狠手。

这些人，哪个不是出身他郭家班嫡系？哪个不是与他同生共死过？

如果还未知道这些人的真正想法就冒然让赵九丑下手，自己哪里是冷血，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

这，不是他郭业的风格。

对待敌人，郭小哥可以是宁可我负天下人，也不能让天下人负我。

但是，对待自己的嫡系，对待与自己曾经共患难，共生死的袍泽，怎么能如此冒然下狠手？

但是，郭业心中想到宝藏与马场，想到万一将来有人告密或泄漏风声，

后患又是无穷无尽。

轻则，人头落地；重则，株连九族，直接牵连到老爹，老娘，小妹，便宜岳父，还有初为人妻的吴秀秀……

“唉……”

郭业悠悠长叹一声，身子后仰在躺椅上，微微闭起双目，脑海浮现出关雎鸠，朱胖子等人的身影，无言而又纠结地喃喃自语道：

“拿什么相信你，我的兄弟！”

站着的赵九丑继续秉承着令人寒颤的嗓门，压低了声线，提醒道：“既然你有心要将这泼天的富贵收为己有，你就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古，人心最是难测。妇人之仁，乃是成大事者之大忌。”

“呵呵。”

郭业缓缓睁开双眼苦笑一声，叹道：“丑哥，你说得我都懂。但是你要知道，若非我郭业重情重义，对兄弟义字当先，焉能有今时今日之地位？若非这样，我也许还是陇西衙门任由他人欺凌的小皂隶呢。”

郭业这么说，赵九丑便缄口不言了，既如此，多说亦是无益。

郭业再次陷入了沉默，过了一小会儿后，拳头突兀握紧，眼神透着精芒，仿佛下定了决心般说道：“对待兄弟，宁可他们先负我，我郭业绝对不能先开这不仁不义的口子。”

这话赵九丑听着就有些名堂了，宁可他们先负郭业，莫非……这小子又要设局？

当即顺着郭业的思路，问道：“计将安出？”

郭业赞许地看了一眼，将手覆在胸口，一扫改成的焦虑和纠结的神情，淡定地说道：“计，在心中。”

继而追问了赵九丑一句：“丑哥，陇西军中可有你当初在落日山为二当家时的弟兄？”

赵九丑点头肯定了郭业的询问。

郭业叫了一声好，而后又问道：“能听命于你，且可信任者，有多少人？”

赵九丑稍稍盘算了一下，竖起右手一根指头，答道：“足有一百心腹弟兄，你要如何打算？”

郭业又是叫了一声好，说道：“成，你一会儿将这一百心腹弟兄秘密调遣出来，化为刀斧手，随你左右。对了，图瓦城可有什么好点的酒楼？比如说动静再打，也不会扰了四邻啥的。”

赵九丑越听下去，心中越是谨慎，粗粗想了一下，说道：“离杨泰被烧毁的将军府两百步开外，有一家酒楼，名为望山楼，酒楼虽不大，却胜在清静，四周林木丛生，并无瓦舍，适合埋伏刀手于楼外。难道你想……”

“对！”

郭业打断了赵九丑的猜想，斩钉截铁地说道：“成，你在天黑之前就将刀斧手埋伏在望山楼外，今晚我要在望山楼中设宴，与我郭家班的一众兄弟推心置腹一番。如若有何异状，我会从掷杯出窗，咱们以酒杯碎地之声为信号。到时候你就……”

“放心，这事儿交给我。所有骂名，我赵九丑一人全背了！”

赵九丑也打断了郭业的话，因为他知道下面这句话绝对是最不想说，最

难以启齿的话。

言罢，紧了紧肩后的金丝大环刀，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郭业，说道：“你无需介怀，赵某人说过，此生这条命给你，就给你。些许骂名算个卵蛋？”

声音落地，人已飘然出了房间，朝院外离去，很快，便离开了郭业临时征召的这家客栈。

待得赵九丑走后，郭业在房间一个人发呆许久，谁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最后有些意兴阑珊地耸耸肩，叹道：“果然，人越到了一个高度，就越觉得如履薄冰，步步惊心。曾几何时，我心中竟然也对老朱和飞虎他们生出如此一道警戒线来？”

“罢了，谁让小哥如今一人举动，牵涉如此多的人？高处不胜寒啊！希望今晚的推心置腹，是我郭业小心过了头。但愿赵九丑今天所造的一切，都是无用功。”

喃喃自语发了一通感慨之后，郭业走出房门，冲着院外喊道：“童虎，童虎何在？”

“在，在，大人，我一直在院外守着呢。”

负责临时跟班随从的童虎，听到郭业喊话，立马从院外窜了进来。

郭业看着童虎，朗声吩咐道：“你去望山楼那里打点一下，就说今晚小哥包了他们的场子。还有，给庞飞虎，关书办，朱胖子等人传话一声儿，就说小哥今晚设宴望山楼，为他们连日来的鏖战大捷而庆功。”

童虎毫无意外，重重点头称了一声喏。

而后飞快转身，疾步匆忙地朝着院外跑去，打点着今晚的一切。

## 第243章设宴，表态

入夜，风凉，窗外枝头残影，风中摇曳，不甚萧索。

望山楼中，却是正热，闹腾得热火朝天。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酣畅淋漓，众人脸色业已酡红，微醉之余尚且神智清醒，郭业亦是不能例外。

程二牛，朱胖子等人喝得忘乎所以，愣是心思比白面还要细腻的关鸬，也没发现今天的郭小哥饮酒如灌水，喝得比平日要猛烈，更要放得开。

连带着说话，嗓门都比平日要来得粗犷和大气。

“嗝儿~~”

郭业不由打了个酒嗝，单手撑着下巴搭在酒桌上，醉眼迷离地扫了桌上在座的诸人一眼，嘿嘿笑道：“今天，小哥包下了这望山楼，不请别人，就请我郭家班的诸位弟兄。怎么样？弟兄们吃喝得是否过瘾，是否尽兴啊？”

“哈哈，小哥宴请咱们弟兄，哪能不尽兴，不过瘾？”

见缝插针，抢先说出这般体面话的，除了朱胖子，还能有谁？

关鸬自然也不甘于朱胖子之后，起身慢条斯理地剔了剔牙，冲着郭业讪媚笑道：“据学生所知，望山楼可是图瓦城最为雅致的酒家。战事一过，小哥就在这望山楼宴请我等，对我等有这份心思，可见不忘旧人啊。这份重情重义的胸襟气度，舍我陇西郭小哥，还能有谁？”

朱胖子白了一眼说了一口漂亮话的关鸬，暗暗呸道，马屁精，日你娘。

一样，关鸬也是下意识地冲着朱胖子抖了抖眉毛，以作示威。

郭业虽明着看醉得有些不轻，实则心里跟个明镜儿似的，丁是丁，卯是卯，一清二楚。

关，朱二人的这些小动作他都看在眼里，心道，能在这种场合还不忘彼此狗咬狗，看来两人压根儿没什么醉。

既然酒量最浅的朱胖子和关鸬都没怎么醉，那么庞飞虎，程二牛这些海量之人，更是谈不上醉不醉。

行啊！

郭业心中暗暗寻思，你们没醉，那小哥就跟你们装装醉。人家是曹操煮酒论英雄，那么小哥今天就唱上一出，佯醉扮疯敞心扉吧。

当即故意有些不剩酒力似的，双手放在太阳穴两边，自顾扭捏起来，而后故作很难受地敲了敲脑袋，念叨了一句，这酒还真够上头的。

随后将脑袋趴在桌上，似有意似无意地说了一句：“大家既然已经知道了前隋遗宝和杨氏马场之事，那么，说说诸位的看法吧？”

嗡~~

雅间内顿时一阵低声嗡鸣，众人纷纷收敛了醉态，交头接耳小声议论起来。

这个时候，郭业猛然抬头，开始观察起众人的神情来。

在观察众人咬耳朵议论之间，他索性开门见山，借着满脸酡红的醉意脱口而出道：“杨氏马场，每三年可出栏成年战马数百匹，端的是价值不菲；而前隋遗宝，更是价值连城。哈哈，说实在话，小哥我是动心了，这等好东西白白送进长安，嘿嘿，以后肯定是食无味，寝难安，抓心挠肝般的难受咯。”

显然，郭业这句明不明，暗不暗的话，彻彻底底地将自己的意图一次性吐了出来。

在场诸人看似一个比一个粗鲁无知，实则到了关键时候，心里也跟郭业一般，明镜儿着呢。

就拿大二货程二牛来讲，天天张口闭口俺俺俺的，心里其实装着的事儿比谁都多，丫就是一个张飞穿针，粗中有细的人物。

连程二牛都听懂了郭业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在场谁还会不懂。

他们不仅懂了郭业的话中之意，更明白过来，郭小哥今晚这顿请功犒劳宴，奶奶的，是宴无好宴啊。

小哥能当着大家说这番话，显然就是让大家表态，同意，还是不同意。

就这么简单！

不过本以为这些人中，肯定会是关、朱二人率先表态，甭管同意还是不同意，这两个主儿，绝对是耐不住寂寞的两个主儿。

可谁知，

第一个表态的竟然是甘竹寿，只见这厮陡然站起，高瘦身子宛如竹竿而立，脱口说道：“甘某跟着小哥，奔着钱程来的。不然，拿啥买房置地？”

还是和原来一样，言简意赅。

言罢之后，啥也不说一屁股坐了下来拎起酒壶，咕咚咕咚自己灌起老酒来。

郭业没有什么表情波动，双眼看着眼前空置的酒杯，没有说话。

庞飞虎第二个起身，拍了拍身上的皮甲和腰里的横刀，说道：“没有小哥，庞飞虎如今哪里来得风光日子？你说啥就是啥。”

说完之后，看了眼身边的阮老三，示意他，轮到你老小子了。

阮老三到底是四十来岁的人，本来想着安安稳稳在衙门当差，赚点小银子养家糊口，不过跟了郭业以后却是日子过得越发滋润。

越是这个年纪，越是这般恬淡性子的人，越是珍惜眼前得到的一切。

同时，业已懂得一个做人的道理，直接讲了出来：“喝水不忘挖井人，饮水思源，没有小哥，我阮老三一家五口人还挤在破胡同的民房里过日，我跟小哥一条道走到黑。”

说完，突然一把抢过吊死鬼甘竹寿手中的酒壶，对嘴一阵猛灌，右手有些颤抖，显然是在压惊。

郭业嘴角一扬，但还是纹丝不动看着眼前这个空置的酒杯。

朱胖子已经按耐不住自己的心思，圆胖的身子噌的跳起，胸前两团赘肉吭哧吭哧晃荡着，双眼发亮地看着郭业，叫道：

“那么多的银子凭啥便宜给朝廷？给了朝廷，也落不到咱们兄弟的手中。但是，到了小哥手中就不一样了，小哥的性子里兄弟们都知道，还能短了咱们弟兄的花头？俺朱胖子自打跟了小哥，就暗暗发过誓，凡是小哥支持的，俺朱胖子坚决维护；凡是小哥反对的，咱老朱……”

“行了行了！老朱，你先坐下吧！你的意思，我懂了。”

郭业实在是淡定不住了，直接打断了朱胖子的啰里吧嗦，那个磨叽啊！

而后不顾朱胖子讨好的讪笑，而是径直看向关鸣鸣，问道：“老关，你是这些人里面唯一有过功名在身的人，你学问多，识大体顾大局，我想听听你怎么说。”

“啊？”

关鸿鹄被郭业点名，惊呼了一声，声音有些不自然，脸色看着有些紧张，显然还被郭业这个胆大妄为的念头给震慑住了。

郭业这厮要干嘛？他心里最清楚不过了，这是要欺瞒朝廷，要将朝廷收归国库的东西收为己用。

说郭小哥是中饱私囊都不足以罗织他要干的这件事儿，胆子也忒儿大了。

平复了心情之后，关鸿鹄早已没有了平日里摇着鸡毛扇臭得瑟的显摆劲儿，而是眉头紧皱地反问郭业一句：“小，小哥，你可知道这么干的后果？欺瞒朝廷，欺瞒圣上，这，这是要……”

“别说了，我懂你的意思，我就问你，你对此是什么一个态度。不用去管别的，我只关心你的态度和决定。”

郭业言罢之后，看着关鸿鹄，将手放在了桌上，离那个空杯仅有一拳之隔。

关鸿鹄见着郭业如此强势，显然小哥是豁出命去要这两份价值连城的东西了。

可是，他心脏跳的太快了，这事儿不仅突然，而且太大，大得绝对超出了他的认知。

天啊，这可咋整啊！

关鸿鹄心中也有苦，本以为脱了土匪窝，投效了郭小哥，总算有个前程了吧？

谁知这郭小哥办起大事儿来一点不含糊，出手比土匪还要来得霸道。

人家土匪抢得是老百姓的财物，而郭小哥这次竟然要截了朝廷和皇帝陛下的胡。

这，这，可咋整啊？

“老关，你别犹豫，小哥从不强人所难，只要有一个弟兄反对，小哥就会放弃这个念头。咱不能拿弟兄们的前途和命运开玩笑，是吧？”

关鸿鹄看着郭业，为难地拖拖拉拉犹豫道：“这，这，这，小哥，这事儿吧……”

磨叽，犹豫，彷徨！

郭业看在了眼里，眼中闪过一丝戾气，悄然伸出手一把将桌上那个空酒杯抄在了手中，紧紧我于手心，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大开的窗户。

而后，回过神儿来，将空杯扣于手心后，目不转睛地盯着欲言又止的关鸿鹄，坐等他的下文和答案。

## 第244章异状

“兵司大人，此事事关重大，牵连甚广，学生打心眼儿里不敢苟同！”

关鸠鸠咬紧牙关，艰难地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想法。

唰~~

在场诸人的眼神齐唰唰地转向了关鸠鸠，这个平日里素爱逢迎阿谀郭业的臭酸丁，竟然在这个时候，公然与郭业唱起了对台戏。

太不可思议了，胆儿也太肥了吧？

就连朱胖子此时都浑然熄灭了和关鸠鸠招架的欲望，胖嘟嘟的脸蛋上那双金鱼眼目不转睛地瞅着关鸠鸠，嘴巴长得老大，显然错愕万分。

“你居然不同意？”

郭业强压着自己心中的暴虐，森冷地问了一句。

而后握紧酒杯的手臂微微抬起，冲着窗外显然就要投掷而出。

突然，关鸠鸠好似没有注意到郭业的举动一般，又是自嘲地苦笑一声，像是自言自语般说道：“但是——”

话锋一转，郭业立即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再次看向了关鸠鸠。

只听关鸠鸠继续耷拉着一张倒霉脸，自顾自地叹道：“但是，兵司大人觉得学生还有得选吗？学生当年犯下了糊涂事儿，身上背了东主一家十几口性命，又投了落日山匪窝，浑身都带着腥臊，此生这辈子，哪里还洗的清啊？”

说到这儿，眼神中带着浓浓感激看向郭业，说道：“而后得遇兵司大人，蒙您不弃，不计前嫌，不仅不计较学生厮混过匪窝名声腥臭，还包容学生身上背着十几条人命。如果这个时候，学生背叛兵司大人，弃大人而逃之夭夭。良心何在？”

最后，轻声嘟囔了一句：“说不定，哪天学生当年的命案一败露，呵呵，天下之大，兴许连个藏身之地都没有了。”

关鸠鸠一番话却是几经波折与跌宕起伏，总算将自己的态度给表明了。

很简单，因为没得选，所以只能无条件地支持郭小哥。

呼~~

郭业吐出胸中一口浊气，将右臂徐徐放下，把手心的酒杯放在了桌上。

没好气地看了一眼关鸠鸠，你他奶奶的，说几句话表个态差点没把老子的屎尿憋了出来。

现在关鸠鸠也这番表态了，众人顿时没了心结，不约而同哈哈狂笑了出来。

笑罢之后，更是放肆地撒起欢来，个个嘴中念念有词儿：

“哈哈，小哥，这关书办到底是个读书人啊。说起话来都是文绉绉，慢条斯理的，差点没将俺二牛的屎尿给憋出来哩。”

“二牛这话甚是煞风景哈，庞某早就说过，咱们兄弟同心，其利肯定能断金！”

“嘿嘿，老朱就喜欢小哥那句话来着，狼行千里吃肉，狗走天下吃屎。咱们就是草原上的狼群，小哥就是领袖咱们群狼的头狼啊！”

.....

.....

郭业也是缓缓舒展开了紧皱的眉头，看来，郭家班一干嫡系不存在其他

想法，祸起萧墙之事总算可以避免了。

果然如自己所希望的一样，楼外埋伏的一百刀斧手和赵九丑，没有派上用场，浑然做了无用功。

不过，这无用功做得好啊，小哥乐见其成。

挥泪斩马谡之事，郭业宁可这辈子都不要去做。

突然，

朱胖子推了一把身边久久没说过话的张小七，打趣道：“小七，你小子咋不吭声儿呢？是不是被小哥的胆大妄为给吓尿了？”

说着，作势伸出右手朝着张小七的裤裆摸去，要亲手验证一下，这小子是不是真被吓尿了。

众人见状，更是哈哈一阵放声大笑。

唯独郭业心中再次警醒起来，对啊，张小七还未表态呢？

再看此时的张小七，三两步窜出了朱胖子的偷袭，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莫非，这小子……

随即将朱胖子喝止住，然后问着张小七道：“小七，你说说你的想法。”

“啊？”

张小七还是有些心不在焉，惊呼一声之后，脸色不自然地有些紧张与仓惶，与郭业对视了一眼之后，又急忙将脑袋垂了下去。

而后连着摇头，说道：“小哥说啥，就，就是啥！”

言罢之后，坐回了原位，一声不吭。

众人自然觉得张小七平日里就这般尿性，无关紧要。

郭业却是心中极为骇然，因为他刚才与张小七眼神对望之机，竟然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心虚，一种好像做了亏心事儿似的心虚。

难道小七有别的想法不成？

不过郭业并未现场发作，也没有掷杯到窗外，而是装作没有察觉，与众人继续嬉笑玩闹了起来。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之后，众人纷纷退散，一直沉默寡言的张小七也夹杂在人群中退了出去。

送走了众人之后，郭业出了望山楼，楼外空空荡荡的灌木丛林堆轻轻拍了一下掌。

蹭蹭蹭蹭，

先是林木灌草一阵骚乱，而后近百号人相继从四周涌了出来。

赵九丑赫然率先出现，走到郭业跟前。

赵九丑看了看郭业，又瞅了瞅此时烟消云散无闹声的望山楼，冲着郭业淡然一笑道：“总算如你所愿，呵呵，赵某人也可以不用背负这个刽子手的骂名了。”

郭业先是冲这一百来位刀斧手挥挥手，说了一句幸苦弟兄们了，然后示意他们自行退散，各归各营各找各妈。

然后语气凝重地对着赵九丑说道：“大局已定，不过还是出了些许偏差。事关重大，必须先行验证一番才是。”

随即，他将张小七刚才在自己问话之时的异状，还有张小七今天魂不守舍心不在焉的情况说了一遍。

最后苦笑道：“也许，验证过后，这个刽子手的事儿，你还是跑不了。”



赵九丑无所谓地耸耸肩，问道：“如何验证，你说个章程出来。”

郭业沉吟了一下，说道：“如果张小七真有异心，肯定会因为熟悉蜀中到此的路程，而朝着益州府那边赶回，到时候肯定会跟刺史卢承庆告密，然后给自己谋个好前程。”

说到这儿，见着赵九丑也是颇为同意地点头，然后继续说道：“所以，你现在就快马出城，看看张小七是否出城，赶往何方？如果他真的出了城，而且朝着益州方向原路返回的话。你就……”

“懂了！”

赵九丑有一次将郭业的话给生生打断，然后将肩上的金丝大环刀取在手中，凌空劈了一下，狠声道：“如果真有这么巧合的话，那就宁枉勿纵，然否？”

宁枉勿纵？

郭业稍稍迟疑了一下，然后斩钉截铁地说道：“如果真有这么巧合都被张小七摊上，哼，那老天注定他今晚死于你大刀之下。”

赵九丑重重地点头嗯了一声，多余话不在说，转身朝着蓄养战马的马厩方向走去。

没走出几步，转头冲郭业喊了一声：“等我好消息！”

郭业看着赵九丑渐行渐远的身影，仰望夜空那轮弯月，轻声叹道：“好消息？我倒是希望，这种好消息不要来！”

嗖~~

仰望夜空，凝望弯月之机，天际间，竟然划过一道白光，短短一瞬间，霎时消逝……

郭业正好望见了这惊鸿一瞥的白光，虽然消逝极快，但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

他嗤笑一声，这玩意不像是许愿流星，倒是有点像扫把星陨落，大吉大利啊！

## 第245章尘埃落地

天亦黑，月未沉。

当赵九丑策马疾驰，奔到图瓦城正门之时，发现城门吊桥已经放下，城门打开。

一经询问城头守兵，得到的回答是队正张小七奉郭大人之命，星夜出城办事，所以才开了城门。

而且守城士卒接下来的回复更是令他讶然，说是队正张小七出城之后，约莫过了一小会儿，又有一道黑影策马闯出了城门，貌似是追着队正张小七而去。

守城士卒以为两人一前一后，都是奉郭大人之命星夜出城，也就麻痹大意没有追出城去询问。

不过赵九丑听候就更加奇怪了，这第二道星夜策马出城的又是谁呢？

难道是张小七的同党？

如果是同党的话，那为何又不一起出城呢？

赵九丑满头雾水，见着时间紧迫也就懒得去训斥这些不长脑的守城兵，连连挥动马鞭催促马儿疾奔，朝着张小七离去的方向紧追而去。

正如郭业猜测的一般，守城士卒告诉赵九丑，张小七就是往蜀中益州府那边的方向而去。

赵九丑一边抽动马鞭风风火火追赶，一边不由感叹郭业的猜测精准。

从图瓦城通往蜀中方向的路，只要经过阿里土城后，沿着吐蕃边境一路折返而回，就能抵达。

这也省了赵九丑的麻烦，直接一条道追到底。

马儿疾驰扬蹄起，披星戴月追叛将。

约莫过了好大一会儿，赵九丑寻思差不多奔跑了将近十里之地，突然从不远处传来两声横刀撞击之声。

他心中陡然一凛，兵戈交击之声，莫非前方打斗？

低声催喝一声，马儿急急向前靠近，打斗声已然停止，却是看见两道身影。

不，应该是一道活人的身影，一道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尸体。

赵九丑心中更是诡异，刚才两声儿横刀交击声可以理解成两人交手两招，难道仅仅两招就分出了胜负，判下了生死？

看着地上那具尸体的身形，还有皮甲佩饰，赵九丑敢肯定，死的就是要追赶的张小七。

日你个仙人板板，赵九丑暗暗啐骂一声，竟然让人截了胡。

当即拍马再次奔上前去，怒骂道：“什么人？”

声音落罢，人已近身。

只见对方仿佛知道了赵九丑早已在不远处站了一会儿似的，一点也不对这声怒骂有所诧异。

而是悠悠转身，与骑在马上的赵九丑直接来了一个面对面。

一转过面来，

赵九丑再是淡定也惊呼了一声，喊道：“是你？”

那人一身夜行衣打扮，高高瘦瘦的个子，将沾满血迹的横刀在裤腿上抹

了抹，然后插回刀鞘之中，冷声说道：“怎么不能是我？”

赵九丑太过震撼了，怎么也想不到，竟然会是他提前杀了张小七。

不由问道：“你为何要杀张小七？私仇？”

那人摇摇头，冷笑一声：“无怨无仇！”

赵九丑还想再问，怎知对方又极为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道：“我与你目的  
一样，他不死，谁也别想独活。”

言罢，走到自己的坐骑旁边，一踩马镫翻身上马，冲着赵九丑继续冷冷  
说道：“告辞！”

啪~~

一抽马臀，马儿吃疼，聿.....的嘶鸣一声，撒蹄而去，朝着图瓦城的方向  
回返。

赵九丑看走远去的一人一马，再回望了一眼躺在地上毫无生机的张小  
七。

突然下马走到张小七跟前，缓缓蹲了下去，探了一下他的鼻息，号了一  
下他的脉搏。

全然停止，了无生机。

确定张小七死翘翘，赵九丑喟然冷笑道：“他说得对，你不死，谁也别想  
独活。”

而后双手覆在张小七的脸上，将他那双瞪得大大死不瞑目的眼睛缓缓给  
合了起来，自顾言道：“你啊，放着好好的前程不要，非要搞这种旁门左道。  
张小七，下辈子好好做条汉子。”

说完，撇开他的尸体将他弃之荒野，重新翻身上马同样朝着图瓦城的方向  
折返而回。

约莫半个时辰之后，他进了图瓦城，吩咐守城士卒拉起吊桥，关闭城门  
之后，朝着郭业宿夜的那家客栈赶去复命。

进了客栈入了后院，他发现郭业的房间灯火通明，还未入睡。

显然，郭业一直在等他的消息。

笃笃笃笃.....

赵九丑叩门之后，在门外说道：“我回来了。”

郭业并未开门，而是招呼道：“门未栓，自个儿推门进来说话吧！”

赵九丑执拗地摇了摇头，说道：“不用了，说两句，我就回去休息，天色  
不早了。”

郭业唔了一声。

赵九丑语速如常地报道：“如你所料，张小七头生反骨，确实出城想着回  
蜀中告密。”

“唉.....”

郭业悠悠一叹，显然这个答案是他最不想听到的。

赵九丑继续说道：“人已死，债已消！”

屋中的郭业一阵沉默，隔着纸糊的门窗，赵九丑见了里头郭业的人影在  
点头。

他继续报道：“不过，却并非我亲自动的手？”

“哦？”

郭业听闻，立马开腔问道：“何人所为？”

“甘竹寿！！！！”

“什么？”

显然，郭业也对这个答案极为吃惊，怎么甘竹寿在宴会之时就发现了张小七的不对劲了吗？

又是一阵无言的沉默，隔了好一阵子，郭业问道：“你与甘竹寿可曾碰面？”

“碰过！”

“他曾说过什么？”

甘竹寿的话，赵九丑记忆犹新，立马回道：“他说，张小七不死，谁也不能独活。”

“嗯？”

郭业再次一声疑惑地鼻音，很快他就回道：“算了，此事就到此为止吧，甘竹寿之事也莫要再去深究。这人，虽与我是一条心，但是身上所藏之秘密，绝非我们看见的那般简单。”

“知道！你知道的，我不爱管闲事！”

赵九丑干脆地回了一句之后，对着郭业告辞道：“事情已了，天色不早，我回去休息了。”

郭业唔了一声，突然交代道：“明日，随我一起去杨氏马场转转吧。这偌大一个马场马上就要改姓郭了，我这个当主人的，好歹也要去熟悉熟悉地方，不是？”

郭业的言语中，赵九丑听出了尘埃落地的安心。

随即轻轻应了一声嗯之后，别无他花，转身，大步离去……

## 第246章泉边小语

翌日清晨，薄雾未散，晶莹露珠犹挂在山间小草灌木之上。

哒哒哒哒……

一阵清脆响落于耳的马蹄之声，尘嚣在的一条山道之中。

这条山道蜿蜒曲折，坎坷不平，却是连通图瓦城与杨氏马场的必经之路。

山道之上，仅有两骑，唯郭业与赵九丑耳。

山路崎岖，地势陡峭，极为难走，故而，两人不敢放马奔腾，唯有坐于马上，缓缓慢行。

行到了山间一处高耸云端的峭壁之下，正好有一湾山泉潺潺而流，泉边杂草丛生，但泉水却是极为清澈。

郭业见状，勒紧缰绳停了下来，对着赵九丑说道：“此地离杨氏马场还有多远？”

赵九丑从怀中摊开一张粗制地图，像是临时描画而成，比划了一下，说道：“从这崖下过去，再行二十里就能到了。”

说着，指了指前边山道两旁，被马蹄践踏过的一堆枯枝烂草，说道：“你看，前边有马蹄踩过的痕迹，应该是前日康小姐他们去马场的足迹，通往马场只有这么一条路，指定不会错。”

二十里？

郭业望了望来回的路，心道，杨泰这孙子的马场可建的真够隐蔽的。

不过一听到赵九丑提及康芷茹，不由又是发起了牢骚，说道：“这康家的臭丫头，到今天还没返回图瓦城，想必在马场那边玩得乐不思蜀了。奶奶的，等康宝回来，赶紧让丫把她带走。”

赵九丑无言地呵呵干笑两声儿，这事儿，他不掺合，也搀和不上。

郭业吐槽完康芷茹后，翻身下马解下马鞍上的水囊咕咚咕咚喝了几口，然后吧唧一声扔给了赵九丑，说道：“天色尚早，先歇会儿吧！喏——”

指了指一湾清泉那边，说道：“咱去那边，一路赶来，想必这马儿也饥渴了，吃点草喝点水，再行赶路。”

赵九丑嗯了一声，随着郭业牵着马走向了清泉那边。

放任着马儿在泉边啃着青草，两人各自找了块大石，坐了下来歇脚。

闲暇间，郭业突然问道：“你今天起得大早，张小七的事儿，想必庞飞虎等人已然知晓了吧？”

呃……

赵九丑先是被郭业突然提起这话茬，表情一怔，而后老实答道：“早晨，张小七的尸体就被城外负责巡逻的士兵找回，并拉回了图瓦城中。一开始，庞飞虎，阮老三等人情激奋，不过我将张小七夜奔出城告密益州府之事讲出来之后，大家也就心知肚明了。不过——”

郭业饶有兴趣地追问道：“不过什么？”

赵九丑苦思犹豫了一下，将手中水囊拧好，重新扔回给郭业，沉声说道：“不过，庞飞虎，阮老三等人还是张罗着将张小七给厚葬了。这事儿，他们并没有通知你，我倒是在场。”

言罢，神情古怪地看着郭业，貌似有点担忧。

郭业正好与之面对面，瞧得一清二楚，不由哈哈大笑，说道：“你担心我因为此事，而迁怒庞飞虎，阮老三等人？”

赵九丑不无隐瞒，点头表示了自己的忧虑。

郭业见状，不由摇头说道：“那你就错了。如果他们任凭张小七暴尸荒野，任由野狼分食，不管不问，小哥我才轻看了他们。张小七虽然背叛我，背叛弟兄，但好歹也是从陇西县城一起出来的人，也是我们郭家班的老人。如果他们连这点香火情都没有。以后，我还怎么敢将大事相托于他们？”

赵九丑好像从话里听懂了什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喃喃自语，又似反问道：“我懂你的意思了，难怪关鸠鸠一开始不同意厚葬张小七，庞飞虎却说，你不会责怪的。”

郭业听罢，想象着关鸠鸠当时的表情，肯定是唯恐惹祸上身，失了自己的信任呗？这倒符合关鸠鸠的性格。

至于庞飞虎嘛？

郭业放声一笑：“哈哈，不愧为我的老班头，还是他最懂我。”

赵九丑无言，沉默以对。

郭业又想起赵九丑提及的，关于昨夜荒野之外，手段冷酷，两招格杀张小七的甘竹寿。

于是问道：“甘竹寿那吊死鬼有何异常？”

赵九丑摇头，道：“没有任何异常，好似昨晚压根儿就没发生过那件事一般。而且，厚葬张小七之时，他也去了。”

唔？

这吊死鬼倒是心理素质很强啊。

随即置之一笑说道：“既然他不愿意提，那这个屎盆子只能扣你这儿了，呵呵，这甘竹寿倒是越发有意思了。”

赵九丑一直不解郭业为何不刨根问底，将甘竹寿的身份查个水落石出。

颇有些担心地说道：“此人，沉默寡言，手段凶狠不失果断，这种人放在身边，你就不觉得危险么？”

“有什么好危险的？”

郭业耸耸肩，无所谓地说道：“我知道甘竹寿手上功夫不赖，却一直甘心在陇西县城当个皂隶，而且连与人拼杀都藏拙，说明此人肯定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故事。我现在正是用人之时，既然甘竹寿对我没有不轨之意，还肯甘心为我办事，任我驱使，我何必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言罢，仿佛很是笃定地说道：“而且，昨夜之事被你知晓后，他还能泰然处之，说明他心无邪念，问心无愧。我猜吧，不用半个月，他肯定会跟小哥我袒露心迹，说不定还能将自己的来历交底呢。”

“不拘一格降人才嘛，哈哈！”

赵九丑听着郭业这逻辑分析，不由一阵巨汗，胆子还真够大的，真是什么人都敢用啊。

在他看来，郭业的用人手法，的确确实是不拘一格。

就拿自己来说吧，山匪出身，还与郭业拼斗厮杀过，而且并非最早的郭家班嫡系。没成想，郭业竟然最信任的还是自己。

赵九丑寻思来寻思去，再一次的无言以对。

最后只得悻悻说了一句：“你，真是怪胎！”

郭业见着赵九丑吃瘪，好似格外痛快，满脸地自得其意，打趣道：“怪胎就怪胎吧，反正小哥我如今……等会，好像有人冲这边赶来……”

说着，将头侧向图瓦城方向，猛然站起眺望着赶来的路上。

赵九丑随之而然地站起，叮的一声抽出肩上背的大刀，起刀式摆出，准备迎敌。

哒哒哒哒哒~~

马蹄声，越来越近。

陡然，郭业看清了坐骑之上来人的面貌，原来是程二牛这小子。

同时，程二牛挥动马鞭，不惧山路陡峭，快马赶来，近了之后也发现了郭业和赵九丑的行踪。

舞动手臂高喊道：“小哥，小哥，留步，等下俺！”

话音落完，再过一小会儿，程二牛策马到了跟前。

郭业满心奇怪，难不成这小子也想跟着自己去马车见识见识不成？

话未出口，程二牛就喘着粗气地叫道：“幸好赶上了小哥，那啥，赶紧回去吧，康，康校尉求来援军了，正进驻图瓦城中呢！”

康宝？

援军已来？

拿下图瓦城之后，郭业都差点忘记了派遣康宝去求援军这个事儿了。

看来，今天马场这趟，是白跑了。

当机立断，冲着赵九丑挥挥手，说道：“回！”

说罢，径直与赵九丑走向泉边，去牵来坐骑尽早赶回图瓦城。

## 第247章迟来的援军，河西军

返回图瓦城，直奔城门方向。

清晨大街，人影稀疏，郭业愣是骑马飞奔横冲直撞，也未惊起鸡飞狗跳之象。

越发靠近城门，郭业骑于马上眺望前方的双眼越是觉得刺目晃眼，隐约前方有白光折射而来。

他知道，这是金属折射阳光而耀目的感觉。

金属！

莫非是打造盔甲的金属不成？

日，能折射出如此耀目刺瞎眼的太阳光来，城门那边得有多少戴铠披甲的士卒，得挤成什么样儿了。

果然，

吊桥之后，城门之内，兵马云集，戈矛林立，到处都是披甲戴铠之士，将整个城门内的一条足足宽上四五丈的大街，挤得水泄不通。

与其说挤，不如说排列有序更来得恰当，只是人数太多了，所以即便排列再怎么井然有序，也还是显得拥挤。

郭业怕冲撞了前面，低声嘱咐了赵九丑和程二牛两人之后，随即放慢了策马的速度，缓缓抵达了数千兵卒的前头。

好家伙，这些就是康宝求来的援军？看这人数，至少也有两千来人啊。

郭业打量着这支两千人的部队，不由心中啧啧感叹，边军就是边军啊，到底就是不一样。

与之一比，地方府兵便是穷屌丝遇见了高富帅，更别说自己手中的这支破烂的陇西军了。

这支两千人的边军，给郭业的第一印象便是军容整齐，装备齐全，凛冽肃杀。

特别是最后一点，从这些士卒一板一眼的动作、骄横的眉宇与透着杀气的双眸，无疑都说明了，这支边军上过真正的战场杀过敌，从死人堆里滚爬过来的。

仔细观察之下，他更是发现，两千余人甲冑齐全，竟然都是山纹甲，细鳞甲之类的铁甲，奶奶的，连皮甲，木棉甲之类的廉价货都找不出一件来。

两千来人都配备这样的盔甲，这得花多少银子才能够啊？

而且不团的方队，兵种各是不一。

排列在前面的一千余人，手持长枪，应该是长枪兵；中间五百来人，肩背长弓，腰胯手弩，应该是弓弩兵；至于后面三百人，个个骑于马上，腰胯横刀，系着披风，威风十足，不用说，这三百人绝对是这支部队最精锐的骑兵。

至于最最最后，扎堆拍在城门口位置的两百人，郭业光看到两百副白光熠熠的明光铠披身，不知道是何兵种。

不过按理说，明光甲是军中造价最为昂贵的铠甲，这两百人能够统一配备齐全，更应该是精锐中的精锐，至少不比骑兵差啊。

郭业愣是猜不出这两百人到底是什么兵种来。

罢了，他放弃了无谓的猜测，寻思着届时找这两千人的主将问上一问便



能知晓。

郭业发现细致观察了这么久，这支部队好像双腿灌了铅似的，一动不动，丝毫没有挪动，更别提像寻常兵油子和丘八一般，进了城中要消遣，作威作福一番。

看来，是主将有令，就地休整。

令行禁止，果然是一支军纪森然的边军啊。

此时的郭业，翻身下马驻足不前，除了感叹，还是感叹。

.....

.....

“兄弟，哈哈，兄弟，哥哥我回来了！”

一声粗犷热络的嗓门由远渐近，郭业不无意外，因为他听出来了，这是康宝的声音。

寻着声音的方向，郭业转头过去一看，康宝大步跑来，满脸地欣喜之情。

一跑上前来，康宝不滞哈哈大笑，习惯性地郭业熊抱起来，然后在他后背轻轻擂了一拳，赞道：“兄弟啊，真有你的，你竟然凭着不声不响，没等到援军到来，就将图瓦城也拿下来了，草，哥哥服了！”

熟归熟，郭业还是没有习惯康宝的拥抱，两个大男人抱来抱去，总是怪怪的。

继而躲开康宝的熊抱，退后一步，一副小生怕怕的样子说道：“康大哥，你还是喜欢这个调调啊。”

康宝心情不错，这次没有和郭业斗嘴，反而打趣了一句：“兄弟你还是没有习惯这个调调啊！”

“哈~~”

“哈哈.....”

康宝这话一出，不仅逗乐了郭业，连带着自己都捧腹而笑。

两人口头寒暄了两句之后，郭业抢先问道：“康大哥，你这是上哪儿求得援军啊？”

康宝乍听，还以为是郭业在埋怨他的援兵迟迟赶来，差点误了陇西军两千余人的性命。

顿时，一股内疚和负罪感，油然而生。

“唉.....”

喟然一叹，摇头懊恼道：“甭提了，这他妈说来话长啊。你知道不，从这儿一路北上，处处沙漠，荒凉无比，除了零星几个边哨和烽火台之外，别说边防驻军了，就他娘的连个落脚讨碗水喝的地方都木有啊！”

“边哨和烽火台的驻兵，拢共加起来也没有几百人，求来这种有何用？”

“好在哥哥心里惦记着兄弟你们，不敢有丝毫懈怠，这一路北上，吃了好大的苦，差点没渴死在路上，有两次还险些被沙尘暴给卷走了去。奶奶的，皇天不负有心人，总算让老子安安全全进入了河西道。”

“我爹的一个故交，正好在河西道的一个州府任折冲都尉，我便寻上门去拜见了这位世叔，将阿里土城和隋朝余孽之事一一告知，让他帮忙想想办法。”

“嗨，也不知咋的，此事隔日就传进了河西道行军大总管柴大人的耳中。

后来，我虽未得见柴大人，却从我世叔手中得到柴大人的允诺，派遣两千人的援军随我赶回救援并剿灭残存在吐蕃边境的隋朝余孽。”

“喏——”

康宝竖起大拇指甩了甩这两千人的部队，说道：“他们就是河西军，一共两千，奉河西道行军总管柴大人之命，前来救援咱们的。”

乖乖，陇西道行军大总管？柴大人？

莫非就是李渊的爱婿，传说中大唐第一女将军李秀宁的丈夫，李世民的妹夫，当朝驸马中辈分最高的战斗马——柴绍？

郭业可是很清楚，这柴绍可不是一般人啊，这位爷们可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的人物。

端的是神仙放屁，非同凡响啊。

通常而言，驸马都尉不封侯不拜相，不领军不坐镇，就是个混吃等死的白面相公。

而这柴绍却是不同，唐高祖李渊起兵太远，柴家砸锅卖铁支援老李头造反，不仅被招了驸马，还成了李世民麾下的战将，大唐建国之后，还封了一个霍国公的爵位。

封了国公还不止，李二陛下玄武门事变继位后，更是举贤不避亲，重用柴绍这个又是驸马又是国公的奇葩，先是给了他一个左卫大将军衔，出任华州刺史。

这一次征讨突厥，更是命他为河西道行军大总管，让他配合卫国公李靖的大军，一起夹击东突厥颉利可汗的老巢来着。

如今这战事的情况，东突厥已经败得元气大伤，离亡国灭种已然不远。这个时候让柴绍领军北征突厥，说白了，这就是李二陛下给自己的妹婿白送天大的军功来了呗。

想到这儿，郭业突然一愣，对啊，河西道的大军不是要开拔去突厥干最后一场仗了么？

怎么这个时候还能腾出援军来？

莫非是隋朝余孽四个字勾起了柴绍这位老驸马的欲望？

奶奶的，这老驸马可不是一般的贪心，遍地撒网啊。那边北征突厥的功劳要去捞，这边剿灭隋朝余孽的功劳也想分上一杯羹。

郭业可没天真想当然的认为，柴绍派两千人是为了就他们这支名不经传的陇西杂牌军。

不过想想，他也觉得好笑。如果不是自己派遣康宝去求援军，就不会有柴绍派军来图瓦城之事。

那么这支两千人的河西军肯定能在北征突厥中捞到大功劳，现在倒好，随着杨泰的死，隋朝余孽已成梦幻泡影。

这两千河西军白跑一趟，北征突厥又不赶不上柴绍的主力部队，最后肯定是啥也没捞着。

成了十足的倒霉蛋。

看来自己真不是一般的坑爹啊。

心血来潮之下，郭业忍住笑意问道：“如今图瓦城被攻破，这支河西军算是白忙活了。不过咱也不能失礼于人，对不？小哥我要亲自感谢一下这两千人的主将，你与他们一道同来，应该知道主将为谁吧？”

康宝不知道郭业心中打得是什么主意，当即点头嗯了一声，说道：“知道，这一路上瞎叨叨聊着天，算是有些熟络。这人虽为河西军柴大人麾下的郎将，但是丁点架子都没有，倒是个好相处之人哩。”

郎将？

郎将为五品，从五品为归德郎将，正五品为怀化郎将。

以五品郎将领两千河西军，倒是合情合理。

听着康宝如此赞誉此人，更加来了兴趣，因为倒霉蛋往往都是由好人来充当的。

于是问道：“哦？那我更要见识见识了，姓甚名谁？”

康宝道：“姓苏，名烈，年纪嘛，比我要长个四五岁许。”

苏烈？

郭业下意识地哦了一声，点点头。

康宝不忘补充了一句，道：“不过这位苏郎将通常都是以字示人，他那字也相当的霸气，字定方，够霸气吧？”

字定方，苏定方呗！

郭业再次哦了一声，突兀——

他猛然抬头，双眼炽热地望着康宝，嘴角不由狠狠地抽动了一下，呐呐地惊骇道：“啥？”

“你说啥？”

“你说他叫，苏，苏，苏定方？？？”

## 第248章苏定方，神一样的男子

苏烈，字定方，冀州武邑人氏。

其名不显，而以定方二字闻名于世。

也许，在名将云集的贞观年间，上有李靖，秦叔宝，尉迟敬德，李勣等人光彩耀眼而夺目，苏定方略显黯淡。

可是如果翻开此人之生平履历细细察看，你会发现，此人绝对是也是名将榜上的风云人物。

苏定方，自幼便以“骁悍多力，胆气绝伦”而在乡里著称。年仅十五岁，便随父作战，每战必当先锋，首当其冲。

隋末动荡，群雄割据。

胸怀壮志凌云的苏定方带着乡里青壮，投奔了窦建德大军，又被窦建德大将高雅贤收为义子，军功卓著。

后窦建德大败，又随其养父高雅贤投奔了刘黑闥大军，为其攻城掠地，以勇猛绝伦悍不畏死而著称。

先投窦建德，再投刘黑闥，两次都与李渊造反大军失之交臂，这就注定了苏定方不可能成为李氏父子的嫡系和从龙功臣。

直到刘黑闥也被李世民大败剿灭，养父高雅贤战死，苏定方才心灰意冷地回到了乡里，过起了隐居生活。

后来，秦王李世民登基，大赦天下。还死要面子的发布了招贤令，期冀做个面子工程，博一个明君的名声，也好洗刷自己玄武门杀太子哥哥宰齐王弟弟的骂名。

李二陛下发大宏愿，誓要做到，超多君子，野无遗贤。

就这样，贞观初年，苏定方蒙举荐接到招贤令而复出，出任匡道府的五品折冲都尉一职。

复出那一年，苏定方已然三十五岁。

而与苏定方同一辈之人，此时不是戍边的一方大将，便是牧守一方的刺史。

他不仅不是李家嫡系，而且还曾经效命过窦建德，刘黑闥这种与李家敌对的军阀。

自然复出之后也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浮浮沉沉几年之后，又被调拨到了柴绍麾下，出任一个正五品的怀化郎将。

单单看到这儿，也许世人都会以为，苏定方不过尔尔，大浪淘沙宦海浮沉，苏定方点背走霉运，无法进入李氏皇族的嫡系行列，他也就这么回事儿了。

如果这么想，便大错特错了。

就是从柴绍的河西大军开始进入北疆，征讨突厥开始，苏定方的人生再次来了一个大逆转。

突厥一战中，苏定方人品大爆发，先是被卫公李靖看重，引为先锋。而后仅率两百骑兵，手持弓弩，趁着夜雾茫茫突厥大军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竟然发现了颉利可汗的王帐。

当机立断，苏定方以两百骑兵突袭颉利可汗王帐，打得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直至拖得李靖大军的到来。

援军一到，趁势破败突厥军，大捷。

将颉利可汗追得如丧家之犬，惶惶而逃。

随后，李绩大军接踵而至，合理围剿，将东突厥的最后五万人马搞得干干净净，东突厥自此，宣告瓦解。

这就是史称的阴山之战，而苏定方当立首功。

最终，颉利可汗这倒霉玩意在灵州西北的苏尼失被大将张宝相活捉。

就这一战后，苏定方名声大噪，连李二陛下都亲自接见于他，从此人生轨道大变。

先是封爵左武侯，提拔中郎将，再是简在帝心，步步高升，迁任左卫中郎将。

到了贞观后期，那时，李靖，秦叔宝等人去世，李绩，程咬金，尉迟敬德等人因年纪渐老而相继退出第一线，侯君集被砍了头。

而苏定方，正当盛年，就越发的牛掰了起来。

与薛仁贵二人，合称贞观后期的龙虎二将，都是一时的风云人物。

这还不止，到了太子李治登基之后，苏定方更是将星耀目，屡屡出征建奇功。

最值得世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苏定方在高宗年间的灭三国、擒三主之盖世奇功。

先后灭西突厥，征葱岭，平百济三国，擒拿三国的国主押解入长安。

而后迁左卫大将军，爵封邢国公，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纵观唐朝三百余年，唯苏定方一人，能建下如此泼天之奇功。

.....

郭业听着苏定方的名字，脑子里浮现出苏定方的重重过往与盖世奇功，不由震惊万分，喃喃自语：“这，是一个神一样的男子！”

康宝不懂郭业为何听到苏定方三个字后，就跟魔怔了一般，傻傻发呆口齿不清地自言自语。

不过，他知道这小子经常时不时的犯一下傻，也就见怪不怪了。

随即推搡了一下他，问道：“兄弟，没事儿吧？不就一个五品的中郎将吗？瞧把你吓得那个揍性。我爹不也是五品折冲都尉吗？卢承庆不更是从四品的益州刺史么？也没见你小子如此失态啊？”

你妹！

郭业听着康宝这话，明显是在奚落自己下里巴人没见过大场面，真想破口大骂，你爹康老头面前算个球，至于卢承庆？那头靠老乌龟般的寿命熬上去的宰相，更是算个蛋。

苏定方，那才是神一样的男子，没有之一。

突然，

他啪的一声，狠狠敲了一下自己的脑袋，大惊失色地喊道：“我靠，苏定方率兵来图瓦城，那么便没有去北疆征讨突厥了？”

康宝坏笑道：“可不呗，要不咋说这位苏将军倒霉呢？不仅没能去突厥建功立业，来了图瓦城，又被你小子破了城，狗屁捞不到。”

康宝这么说，郭业想得却是另外一头事儿。

如今苏定方错失了北上征讨突厥的机会，那么就意味着他不能被卫公李靖看重引为先锋，就意味着阴山之战他不能独建首功，被李二陛下召见了？

那，没了李二陛下的召见，苏定方的人生轨迹，是不是又.....  
完！

郭业悔烂了肠子，难不成，苏定方这个旷世名将的前程尽毁，全砸在老子的手里了？

日啊，这孽造大了！

此时的郭业就差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大骂自己是二逼了。

康宝看着郭业此时纠结得跟个疯子似的，心有戚戚焉，奶奶的，这小子今天到底犯了什么病？

不就一个中郎将吗？至于把他刺激成这样吗？

而郭业懊恼了半晌，神色浮躁地摇头自语道：“不行不行，没有机会，小哥也创造机会，不能让苏定方毁在小哥我的手里。”

康宝听着郭业如此说，脸色陡然变得更加奇怪了。

失声喊道：“那啥，兄弟，真没事？”

郭业现在心情复杂，心里没主意满脑子乱糟糟，听着康宝这话说得怪味儿，没好气地答道：“老子没事儿，好得很！”

言罢，突然想到了什么，又是一声惊呼喊道：“想到了，老子想到了，老子想到用什么来弥补苏定方了，谢天谢地，否则小哥我真是一辈子都不能心安了。”

.....

“哈哈.....”

陡然，一阵爽朗的笑声传了过来，郭业耳膜一震，又听见一道浑厚的男声儿传来道：

“本将寸功未立，还救援来迟，这位白袍小将说得哪里话？苏某怎能平白要你补偿呢？哈哈，小兄弟，不带这么寒碜人的哟！”

听着口气和话中意思，郭业知道，正主儿来了.....

## 第249章惜英雄，重英雄

郭业瞅着苏定方愈走愈近，看得越发细致。

正所谓异人自有异相。

郭业以前不信，现在却是信得真真儿。

先不说苏定方虎背熊腰，鹰视狼眸，刀削斧劈的脸颊上透着一股刚毅和凛冽，一股冲天的气势逼近郭业，令他压抑，无所适从。

他知道，若非久经沙场，厮杀过万之人，根本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这些还谈不上苏定方的异相，苏定方的异相就在于不仅身板魁梧而强壮，身高更是足足有六尺之高。

六尺用现代单位来换算，那就是足足的两米啊。

要知道，古代人特别是汉人，因为基因遗传问题，加上营养普遍跟不上，而且更是没有“从小一杯牛奶，改变一个民族”的口号，因此身高基本上很少有那种往死里疯长的大高个。

而苏定方，却有两米之高，放在后世也能跑NBA混口饭吃了，再加上他拿强健的体魄，跟姚明一样，打个大中锋绝对是绰绰有余了。

奶奶的，竟然这么高！

郭业此时是仰着脑袋看向苏定方，乖乖，就这身高，就这身边，难怪敢每战必当先锋，难怪攻城掠地之机，敌将闻其叫阵，而缩头不敢出了。

跟这样的大怪兽单挑，一般人跑过去，不是自己找虐吗？

苏定方，长得，也太颠覆小哥的三观了。

此时的郭业，仰着脑袋脖子发酸，不过还是傻傻地望着，口里不时淌出哈喇子。

康宝以为郭业被苏定方的巨人之貌给吓傻了，心中暗暗鄙视，咋这就这么点出息呢？

继而轻轻抬起右脚，脚尖在郭业的脚裸微微一踢，将其惊醒。

郭业啊的一声恍如隔世，右手揉了揉发酸的脖子，对着苏定方抱拳道：“在下郭业，益州府兵司佐官，见，见过郎将大人。”

郭业仅是八品兵司，而苏定方却是正五品的怀化郎将，论品衔比益州折冲都尉，康宝他爹康岳山都要高上半级。

因此，郭业对他行下属之礼，完全说得通。

苏定方见着郭业抱拳行礼，微微点头回应了一声，至于刚才那傻呵呵的发呆样，他早已见怪不怪了，自己这种巨人般的身高，放到哪儿都是罕见的新鲜事儿。当初他在匡道府任职折冲都尉时，每每出府上街，不知引来多少百姓在后头窃窃议论。

见怪不怪了。

点头致意之后，苏定方方才问道：“就是你，率着这杂乱无章毫无战斗力的两千陇西团练兵，抢占了阿里土城，攻下了图瓦城吗？”

评点陇西军之时，苏定方丝毫不留情面，丁点面子都不给郭业和康宝留，直接用上了杂乱无章，毫无战斗力，两个词语囊括全部。

言语不仅尖锐犀利，而且相当的自傲，一股大唐第一正规军——边防军的优越感砰然而出。

康宝回望了一眼苏定方那两千站姿挺拔，英姿飒爽的河西军，不由面生

惭愧缓缓低下了脑袋。

郭业则不然，心中顿时不满，奶奶的，太不给面子了吧？五品怀化郎将，盖世名将就这么屌？

不由暗生怨气，酸酸地想道，小苏啊，你离名将的路，还很远呢。

心生不满，自然嘴上就不留口德了，犀利地还嘴道：“是啊，就是我这三千乌合之众般的陇西军，以折损五六百弟兄的性命为代价，总算攻下了阿里土城和图瓦城，将隋朝皇室后裔杨泰及他的七千大军剿灭殆尽。让苏郎将见笑了！”

这还不止，又补充一句道：“如果苏郎将能够早些救援，呵呵，我们弟兄也不会伤亡如此之大。以卑职想来，只要苏郎将两千虎贲往城外这么一站，隋朝余孽别说顽抗了，估计早就乖乖开城门投降了，可惜啊，苏郎将还是来晚了一步。”

郭业这话口气硬如茅坑臭石，连讽带刺，暗藏奚落，狠狠地还击了苏定方的傲慢言语。

其中酸酸的味道，别说苏定方，就连康宝都听出了端倪。

康宝闻言后，心中有些焦灼起来，你个傻小子，干啥说这种话，这不是让迟来救援的苏定方下不来台吗？

奶奶的，苏定方说话再难听，他好歹也是参加过隋末混战的前辈，两千边军的主将，堂堂的五品怀化郎将。

无论是资历，还是品衔，都甩你小子几条大街，你跟他较劲，这不是犯傻，是什么？

就在康宝暗中焦急，以为苏定方会勃然震怒之时，谁知——

苏定方竟然仰头大笑，六尺巨灵神的身板笑得豪态尽出，蒲扇大的右手手掌猛然击在郭业的肩膀上，放声笑道：“有意思，你小子倒是胆大的很啊。竟然敢与本将当面锣对面鼓的直言不讳，口无遮拦，有意思，这点的像我，像我啊！”

苏定方正是以“骁悍多力，胆气绝伦”而著称。

郭业刚才这番对着上官之面频频挖苦的话，足以表现胆大妄为之性格，竟然跟苏定方的性格不谋而合。

看着苏定方此时的态度，说话的内容和口吻，居然有将郭业引为知己的感觉。

别说康宝傻眼，就连郭业自己都觉得有些懵圈。

刚才那番话，完全是出于本心，就是看不惯苏定方贬低自己的陇西军，言语太过傲慢而说得。

没想到错有错着，竟然还博得了苏定方的认可。

这他娘的，莫非是小哥的人品大爆发了不成？

不过，苏定方刚才才猛然一掌击在自个儿肩膀上，饶是自己的体格强健，也有些隐隐生疼。

郭业心中不由起了心思，如果自己和苏定方对战的话，谁输谁赢呢？

然而苏定方可没给他机会，而是看到旁边有家酒肆，一把拽起郭业胳膊，强行将他拉扯过去，就像提溜儿着小鸡崽儿似的，边走边喊道：“走走走，本将军请你喝酒，哈哈，跟本将军说说，你是如何率领这些乌合之众，哦不，哈哈，是勇猛的陇西儿郎，连夺两城的。”



显然，苏定方也是个性情中人，从对郭业个人的改观，继而转变了对陇西军的看法。

郭业半推半就地随着苏定方走进了那家酒肆，康宝紧随其后。

大清早，酒肆也是刚开门，故而没什么酒客，楼下大堂极为清静。

三人就在楼下找了张空桌坐了下来，点起酒菜之后，大清早竟然吃起肉喝起酒来了。

三人一边吃着觥筹交错海喝着，郭业一边将自己如何夺下阿里土城，又如何游说吐蕃头人桑巴，与自己联盟，关键时候反水，临阵倒戈杨泰大军，最终顺利拿下图瓦城之事一一讲了出来。

当然，前隋遗宝和杨氏马场之事，则被郭业选择性地避而不谈。

如今，他跟苏定方，顶多是一个惜英雄，重英雄的关系。

还没到那种推心置腹，掏心掏肺的地步。

听着郭业侃侃而谈，一直没参与此事的康宝听着脸色激动，大叫痛快。

而苏定方却是从头到尾，一言不发地听了全乎，待得郭业讲完之后，从嘴中仅仅蹦出了一句话：

“你小子，有勇有谋，绝对是上将军之才。”

郭业听着苏定方如此赞赏自己，心中不激动那才叫有鬼，对方是何许人也？

唐朝三百年，唯一一个灭三国擒三主的大将，唯一一个与薛仁贵并称龙虎二将的人物。

能得到这样的人物赞赏，面子里子都有了，与有荣焉啊。

心情一激动之下，竟然说话也秃噜了起来，口没遮拦道：“我知道这次让苏将军白跑一趟，错失了去北疆征讨突厥的绝好机会，为弥补我的过失，你的损失，卑职手中有一份大礼送与将军您！”

谁知——

“砰！”

苏定方一巴掌狠狠拍在酒桌之上，溅得满桌都是酒水，震得碟碗相撞，一片凌乱。

只见对方不仅不领情，还勃然大怒，冲着郭业言语冷峻凌厉地喝骂道：“郭业小儿，枉本将不以你位卑而小觑，引你为知己。你何来如此羞辱于我？”

啥？

听着苏定方无端震怒，郭业陡然一阵晕乎，脸色顿时也沉了下来，老子啥时候羞辱你了？

奶奶的，苏定方你个神一样的男子，难不成属狗的，逢人就咬？

## 第250章到底想要干什么？

气氛紧张，一度剑弩拔张。

蹭~~

康宝立起身，摊开双臂充起和事佬道：“息怒，苏将军请息怒。我了解我兄弟的性子，绝非那种出言不逊之人，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经由康宝这么一抚慰，苏定方也不是咄咄逼人的性子，冷哼一声不再言语，侧过身子别过头去独坐一旁。

郭业见状，心里更是憋屈，老子不是犯贱呢吗？

若非因为小哥这边之事掐断了你的人生转折点，小哥吃饱了撑的，给你弥补。

心中愤愤难平，也是冷哼一声，啐道：“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嘶~~

康宝顿时冷抽一口气，脸色慌乱地上前一把捂住郭业那张频频惹事的嘴巴，跺脚喝骂道：“消停点吧，我的祖宗！”

说完，频频冲郭业眨巴眼睛，又偷瞄了一眼早已因为生气而移动另外一张空桌的苏定方，正闷头啧啧喝着小酒，好似没听见。

呼~~

康宝松了一口气，幸好没听见，不然指不定又惹出什么乱子来。

而后恨恨地瞪了一眼郭业，轻声提醒道：“兄弟，你以为普天下之人都喜欢平白占他人之便宜？你刚才那番话，听在苏将军耳中，他能如何想？想着你又想奚落挖苦于他？而且，你看苏将军这人，像是喜欢白占便宜的人吗？”

“啊？”

郭业顿然醒悟，康宝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醒悟后，郭业暗暗懊恼，莫非最近自己太过急功近利，说话频频口没遮拦，失了分寸？

这可不是七窍玲珑郭小哥的做事风格啊。

经康宝这么一说，郭业总算明白苏定方为何会如此的生气了？

无他，就因为他是苏定方，不是张定方，李定方。

苏定方是什么人？

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大豪杰，将来是进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榜上人物。

他有灭三国擒三主的上将之才，有官封左卫大将军，爵封邢国公的大气运。

往往这样的人，其他先抛开别说，就单单一点是有共通性的，那便是自负与自傲，宁死不受辱，从不吃嗟来之食。

苏定方亦是如此，也许他的外表粗鄙不堪一身草莽习气，但是骨子里绝对对是骄傲得一塌糊涂。

正如有人所说，我是一个骄傲的人，你可以剔除我身上那些皮与肉，但是我那后背那根脊柱，永远都是宁折不弯。

寻思了一遍，郭业豁然开朗。

他知道，自己刚才那番话，固然有自己的本意，也有自己的出发点，但听在苏定方耳中，除了羞辱，还是羞辱。

曾几何时，骄傲若斯的苏定方，已经需要一个小小的八品兵司给予怜悯和施舍了？

郭业脸色稍稍缓和，看着邻桌闷头喝酒的魁梧汉子苏定方，小声嘀咕道：“原来，自己犯了忌讳！”

当即，郭业甩开身边的康宝，独自走到苏定方那边，轻声说了一句：“苏将军，刚才言语冒犯，是下官的过失，还望见谅。”

言罢，收起刚才那副较真儿到底的架势，冲苏定方抱拳微微躬身，盈盈一个鞠躬。

闻罢，见罢，

苏定方握着酒杯的手稍稍一抖，滞留在了半空，久久没有拿下，虽未看郭业一眼，虽未回郭业一句，但是表情也是徐徐缓和，也不再冷哼相对。

在郭业看来，苏定方气已消，不过是死要面子罢了。

行了，人家一个堂堂五品怀化郎将能够对自己如此宽怀大度，郭业自己也觉得也没啥好抱屈得了。

于是乎，拉起身后的一条长凳，左近了过去，与之面对面，轻声说道：“苏将军，其实刚才那番话我说得不对，应该是说，眼下，需要苏将军帮我一把，渡过眼前之危机。”

“嗯？”

苏定方微微鼻音了一声，诧异抬头看着郭业，将手中酒杯四平八稳地放于桌上，开口问道：“需要我帮你什么忙？尽管直言！”

大气！

郭业心中大大竖起一个姆赞，不由赞了一声。

当即，将自己奉刺史卢承庆之命出川，押解贡品宝物进长安，然而自己私下改了主意，去绕道吐蕃边境，欲图奔赴北疆参与突厥大战，以便捞取军功等事情一一道了出来。

这般事情，在苏定方耳中听来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他怎么也想不到，郭业竟敢私自忤逆上司，将押解贡品进长安之事给懈怠了，反而去做自己想做的，喜欢做之事。

这胆子简直大到没边儿了，胆大妄为，胆大包天八个字根本不足以形容这小子的荒诞。

郭业说完之后，苏定方久久才将这个信息给消化掉。

而后，抓起桌上酒杯，咕咚一口灌了下去，吧唧着嘴叹道：“你小子，真是死字不知道怎么写啊，你一个小小的八品兵司，是谁给你如此底气，竟敢如此荒诞不羁？本将也不知是赞你胆大好呢，还是骂你不懂礼法章程了。你……”

“至少，眼下发生的一切，证明了下官的决定没有错。若非下官当初没有私底下改道去北疆，今日怎能剿灭了隋朝余孽，将阿里土城和图瓦城收归大唐版图？您说是吧？”

郭业打断了苏定方的感慨，将心里话讲了出来。

苏定方闻言，倒是同意地点点头，说道：“有因必有果，也对，若非你当初的荒诞不羁，后来也不会发现隋朝余孽的藏身之所，更不会发现杨氏子孙竟然与吐蕃暗中联络。如果任其坐大，将来，也许又是一场剧变。”

说到这儿，对着郭业投过去一个宽慰地眼神说道：“不过你放心，如今你

夺得两城，虽然这城池小的可怜，不过也算是捍卫了我大唐国土，此乃一功；再加上你剿除了隋朝余孽，这与东突厥的前隋皇后及伪皇帝杨侗一般重要，都是陛下多年来的足下之癖，每每想及，就巨痒难耐。如今被你误打误撞给了结，这更是一大功。凭此两大功劳在身，那刺史卢承庆无论如何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相反，也许陛下欣闻之后，还能给你加官进爵，调你入长安也不一定。小子，你也算是福缘深厚了。”

谁知郭业听完之后，连连摆手拒绝道：“不不不，这就是我最为担心的地方，所以才想让苏将军与我一道分享这两个大功，替我一解忧愁。”

啥？

苏定方听着郭业这番说词，顿时有些晕乎，这小子没病吧？

这官场中人都以加官进爵，步步高升，调入长安，常伴君前为目标与方向，并为此孜孜不倦。

这小子倒好，竟然还怕升官升到长安去的。

苏定方心中无解，面露疑惑地望向郭业。

郭业立马释疑道：“高升进长安，常伴君王前。自然是我辈为之奋斗的目标，不过以我这般资历，苏将军觉得我进了长安能有什么用？还不是给一个清水衙门，混吃等死？这不是下官的梦想。”

“所以，下官就想着让苏将军领着这两个大功。然后在请功奏折中分点微末功劳给下官，然后提携下官统兵坐镇阿里土城与图瓦城这一带，替我大唐戍守边疆。”

郭业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意图，就是要统兵坐镇阿里土城和图瓦城这一带，包括绵延漫长从南至北数百里直到玉门关一带的吐蕃边境。

说穿了，很简单，要一个边军的番号，再要一个地盘。

不然，他光得了杨氏马场和前隋遗宝有何用？挪也挪不走，难道干放着存在那里，等着自己老死掉吗？

当然，前隋遗宝和杨氏马场，苏定方是根本不知道，但是郭业眼神中瞬间闪过的那厮雄心壮志和不甘蛰伏，他是瞧得真真儿的。

心想，这小子要守着这两个没什么大用，根本不繁华的城池有什么用？还要跟朝廷要一个边军的番号，到底图的是什麼？

立下两大功劳，就仅仅要这么点东西？

苏定方可不是普通人，不是郭业那么轻易能糊弄的。

随即，眼神灼灼地望着郭业，凑近了身子，语气凝重地问道：“为何单单就看上这么一块破地方？你小子心中到底打得是什麼主意？”

郭业听罢明显脸色一怔，瞬间，又被苏定方抓个正着，继续咄咄逼人地威胁道：

“你若说不出个子卯寅丑来，嘿嘿，你这功劳，苏某可不敢要！”

言语中，陡然又恢复了刚才的那般凌云傲气。

## 第251章我的理想与追求

靠，这孙子，眼光可真够毒的！

郭业借着低头弯腰拍打乌皮靴上的尘灰，掩饰掉了自己心中的骇然。

脑中立马生出一个由头，决定用这个由头来忽悠敷衍一番苏定方。

当即猛然抬头，一股浩然正气充斥脸面，字字青天可鉴地朗声说道：“很简单，因为我有更高的追求，我有更高的理想，我不是别人，我是陇西郭业！”

“哦？你小子倒是好大的口气……”

果然，苏定方看着郭业陡然的一脸正气，听着郭业字字珠玑，立马勾起了兴趣。

他不敢肯定郭业这番话是否出于本心，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经对这小子的所谓理想和追求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当即问道：“说来听听！”

郭业傲然起身，抬手单指遥点长安的方向，说道：“现在若调我回长安，是，凭借我如今身负两功，荣华富贵纸醉金迷，我触手可及。但是，安逸奢靡的日子会使我消磨意志，清水衙门的混吃等死，会让我斗志丧失。那，我便再也不是我了！”

“我的理想，是将来能够出则为将，入则为相。我的追求，入朝堂，能进谏纳言，针砭时政，为黎民百姓江山社稷而尽上一分心力；而出了朝堂，能够统兵一方，戍边疆域，抵挡外族，卫我大唐疆土。有机会，更要领兵出征，为我大唐天子开疆辟土，建立不世奇功。”

“让我大唐赫赫威名传遍域外，令四海外族蛮夷诚服于我大唐天子脚下。”

“这，就是我郭业的理想与追求，也是我曾经的大宏愿！”

一番斗志激昂的慷慨陈词，一时间滔滔不绝从郭业嘴中而出，顿时，在小小的酒肆大堂内激起了千层浪。

酒肆的酒保伙计，跑弄传菜，掌管东家，一个个目瞪口呆，望着一身白袍，器宇轩昂，侃侃而谈似周郎的郭业。

显然，都被镇住了！

尤其是康宝，两眼冒着星星地瞅着郭业，脱口叫好赞道：“兄弟啊，哥哥看走眼了啊！原来你是有如此大志向之人啊，啧啧，兄弟，你这话说得太哥哥差点没激动地尿了出来。”

郭业矜持地笑了笑，却是将凌厉的眼神望向苏定方。

而苏定方呢？

面对着郭业的目视，莞尔一笑。

仅仅只是一笑。

仿佛颇有不屑，眉毛有些轻佻地抖落两下，笑道：“你一个小小的八品兵司，想这个，是不是有些远了？说你是志向高远好呢？还是好高骛远好呢？”言语之中，充满不屑与奚落。

就好像之前，在酒肆之外，郭业嘲讽挖苦苏定方一般，赤裸裸不带一丝情面。

苏定方本以为郭业会勃然大怒，然后不了了之。

谁知郭业这回可真是淡定住了，满脸充满自信地朝着苏定方说出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苏定方很意外，不是意外郭业这句话，而是意外郭业此时的心境。

竟然任凭自己如何挑衅，但没有刚才那番龇牙较真儿。

随即，心中缓缓沉了下来，想道，没成想，这小子还真有如此高远的志向。

看来，刚才自己有些想多，枉作小人了。

不过，尽管如此，苏定方还是叹了一口气：“放着安逸的日子不去过，你小子非要折腾到这种漫天飞沙的鬼地方，不是吃饱了撑的吗？你再好好想想，斟酌斟酌一番。”

郭业坚定摇了摇头，拒绝道：“不用再想，苏将军，你是军伍中人，大小征战肯定不下数百回，应该清楚一个道理，那便是，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朝廷，永远都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对否？”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

出自《孟子·告子下》中的一句，这篇文章还有一句被世人传诵朗朗上口的话，那便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苏定方焉能不懂郭业话中之意。

此时他想到了自己从年少时到如今的过往种种，若非凭着自己的勇猛绝伦和心中那口奋发向上的精气神，焉能屡经波折与坎坷，却是越挫越勇，一路向前？

隐约间，看着郭业那张俊毅中透着坚定的脸庞，苏定方仿佛看到了少年轻狂时的自己。

一时间，久久不语，心中却共鸣不已。

过了半晌之后，苏定方神情淡然地开口问了一句：“你要统率边军坐镇这南北绵延数百里的边境线，莫非你说得建功立业，就从对面的吐蕃国开始？”

我去了！

郭业心中不由惊赞，到底是闻名于后世的军事大家，一眼就看出了小哥的意图。

虽然他觊觎垂涎前隋遗宝和杨氏马场，但是他这些东西始终都会用在练兵之上。

强化了兵马，那么，他的开刀对象便是正在崛起，渐渐不如繁盛的吐蕃国。

他不仅要从小吐蕃人身上捞到足够的功劳，以之作为跳板，让自己快速强大起来。

无论是品衔，爵位，兵马，还是将来的成就，他坚信，吐蕃人会给他这么一个机会，强势崛起。

因为，贞观九年，也就是再过五年，吐蕃人将会大举兴兵进犯松州，到时候，就是戍边五年的他，利剑出鞘强势崛起之时。

他要阻止吐蕃人进犯松州，烧伤抢掠；

他更要阻止文成公主下嫁吐蕃国，因为这是国耻；

他要大唐自此不与外族联姻，扬我堂堂汉人铮铮铁骨；

有机会，

他更要灭掉吐蕃国，生擒松赞干布，面见李二陛下，博他一个万户侯。如今，他还有五年的准备时间。

他现在听着苏定方的问话和语气，显然，对方的态度已经开始渐渐有所转变，貌似会与他分享这两大功劳，并想办法成全于他，让他留在这边。

呼~~

郭业松了一口气，心中甚是窃喜万分，总算说动了这块顽石开了窍。

继而，斩钉截铁点头道：“苏将军所料不错，我正是此意。”

苏定方同样驻守玉门关一带，他也对吐蕃国的情况有所了解，如今吐蕃是一个什么状况，他不比郭业知道的少。

吐蕃，大唐将来迟早会有一战，他之前心中就早有定论。

不过他很好奇，郭业一个小小的八品兵司，从来没有军伍经验，更没有大规模作战的经验，他是怎么能判断，大唐与吐蕃迟早会有大战。

随后竖起食指，问道：“最后一个问题，你为何如此言之凿凿，吐蕃与我大唐不能和睦相处，反而会有兵戈之争？”

郭业这次却是卖了关注，风轻云淡地吐了一口气，说道：“时间，会证明一切。我用五年，甚至十年的光阴和青春来赌这个机会。难道，苏将军还不肯成全于我吗？”

苏定方身子猛然一颤，为郭业如此的执着而有了些许感动。

最后，仅仅唔了一声，转身大步大步走出酒肆门口，飘飘忽忽地传来一句话：

“我河西军将会在图瓦城逗留两日，你草拟份章程，回头派人送来给我吧！”

声音落罢，人已不见踪影，遁逝于两千士卒的人潮之中。

.....

.....

成了！

郭业双拳紧握，兴奋地临空挥舞了一下。

而后吐槽了一句：“奶奶的，总算是答应了。这从来只有别人抢着要来分功劳。今天倒是邪门儿了，送上门的功劳与好处，求爷爷告奶奶，人家还不领情。擦~~”

“苏定方就是苏定方，牛叉！”

郭业心情不错，现在怎么看苏定方怎么顺眼。

而康宝却是一脸严肃地看着郭业，轻声问道：“兄弟，那啥，我想问你，刚才你说的那番话，可是当真？你真有如此大志向？”

郭业闻言，明白康宝指的是什么，无非就是自己刚才将所有人镇住的那番话，我的理想与追求。

他看着一脸求知欲和探索欲的康宝，似笑非笑地耸耸肩，摇头大笑道：“半真半假，亦真亦假，你猜呢？”

言罢，留给康宝一道拉风的背影，大摇大摆哼着小曲儿出了酒肆的大门。

## 第252章抚恤银

离开酒肆，郭业回到客栈，召来了关鸿鹄耳提面命一番，直接将请功表一事交由了他来草拟。

听着郭业娓娓口述交代，兵司大人竟然将偌大的两件大功劳平白让于素不相识的苏定方。而对于郭业之名，郭家班嫡系们，还有陇西几千儿郎的功绩，仅仅提及只言片语，转瞬间，功劳簿主次颠倒的一塌糊涂。

听罢之后，关鸿鹄一脸心不甘情不愿的扼腕与叹惜。

待得郭业讲完，他也差不多备注完请功表的纲要之后，他还是没有忍住，唏嘘道：“兵司大人，咱们这，这做，是不是亏得太大了？可惜，可惜咯……”

郭业看着关鸿鹄那副地主老财被坑了百亩良田般的倒霉样，不由觉得好笑，嘴角噙着笑意说道：“关书办，个中玄机，以后再与你说道。”

而后又趁势补充了一句，说道：“你记住，小哥做事素来喜欢走一步，看三步。如今小小的忍让与退步，是为了将来能到的更多。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不舍哪里来的得？再者说了，如今我们根基尚浅，即便让我们一步登天入了长安，到那水浅王八多的龙虎风云地，你觉得，小哥在长安城中罩得住吗？”

“啊……”

关鸿鹄满脑子浆糊，被郭业说得一阵后怕，一脸混沌相。

郭业看着关鸿鹄这个尿性，语重心长地告诫道：“关鸿鹄，聪明人和蠢人最大的区别在于，聪明人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的饭量有多少，所以他能吃饱吃好；而蠢人呢？从来不会考虑自己有多少饭量，肚子一饿就胡吃海喝，甭管肚子能不能装得下，就是一个劲儿地拼了命吃喝，最后的结果，就是活活肚胀撑死。”

“这回，懂了吧？”

关鸿鹄头一次被郭业说教得如此严厉，后背冷汗涔涔，为自己一时的利益熏心而暗暗后悔。

经郭业这么一说，他已然明白了兵司大人为何要将大半功劳送与苏定方手中，说穿了，道理很简单，如今的郭小哥还有郭家班，根基尚浅。

是啊，多大的胃口吃多大碗的饭，半点不能勉强。

想通了此理，关鸿鹄不禁频频颌首，盈盈一拜地谦逊道：“大人字字珠玑，一番肺腑，学生受教了。”

说着，将之前誊写好的请功表纲要妥善摺叠好放于袖中，轻声道：“学生这就去草拟请功表，先行告辞了。”

郭业唔了一声，挥挥手示意其自行告退。

待得关鸿鹄慢腾腾地走向房门，极为臭屁地摇着鸡毛扇，精神为之一抖擞地离去后。

郭业摇头苦笑道：“近期事事顺利连番大捷，别说他们了，连小哥自己都有些急功近利了。个个都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种浮夸风气硬是要不得哟！”

自言一番之后，郭业心中暗暗提了个醒，过段时间大肆练兵是必然，不过思想政治教育也要逐步跟上。



唏嘘感慨差不离，刚想着出门来着，突然，门外又滚进了一团肉球。

关鸠前脚刚走，朱胖子紧跟其后进来房间。

两大伪智囊，两个死对头，还真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啊。

见着房中仅有郭业一人，朱胖子显得有些随意，一脸贱笑地冲着郭业招呼道：“嘿嘿，本以为小哥日理万机，肯定不在房中，没想到老朱还是赶上了。”

郭业看着朱胖子时间掐得这么准，心里早已猜了个透，这哪里是赶上了，这孙子就是掐着点，看着关鸠从自己房中出去后，才进来的。

不过郭业没点透，朱胖子与关鸠在自己面前争宠邀功这点小心思，他怎能看不清楚？

而且，他对此现象也是乐见其成。

他记得一个伟大的帝王曾经说过，最高明的驭下之道，不在于你的下属有多团结，而是在于你的下属在你能掌控的范围之内，争斗得有多厉害。

郭业，深以为然。

人人都有危机感，人人都有忌惮与受限，这才能激发出每个人的价值最大化，而且，能对上竭尽所能的保持忠心。

郭业示意朱胖子自己找座儿，然后问道：“你这钱袋子无事不登三宝殿，莫非又是口袋空空，伸手跟我银子了？”

朱胖子哈哈一笑，特意将凳子挪近前来，与郭业保持一份亲热地说道：“哪能啊，如今得了前隋宝藏，那些堆积成山的银子看得老朱双眼缭绕，如今咱陇西军根本不差钱。再者说了，老朱已经派人回益州，跟漕帮总舵主孙明延伸手要第一期的岷江水运的红利来，不差钱，不差钱哈。”

郭业昨日就授权朱胖子，地宫宝藏中的藏宝，可以支取部分白银出来用以周转。

不过他没想到朱胖子竟然开始安排起漕帮孙明延的水运红利事宜，这倒是他始料未及的。

漕帮每年的红利，价值不菲。

开源节流，两者相依方是大道，一味地花销地宫中的藏银也不是长久之计。

对于朱胖子能提前筹备水运红利之事，他很欣慰。

继而满意地点点头，赞道：“你办事，我放心！”

朱胖子闻言大喜，与有荣焉，又是绵绵不绝的马屁袭来。

歌功颂德郭小哥之后，朱胖子才开始进入话题，提及今日过来的正事儿。

他说道：“小哥，你整日住在客栈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啊。要不，我在城中给你寻上一处好的宅子，权且作为您的府邸，如何？”

朱胖子不提，郭业还真就将此事抛之脑后了。

是啊，整天占着人家买卖人的客栈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只要过些日子苏定方入长安运作完之后，自己以后兴许就要在图瓦城常驻了。

到时候，肯定要将父母小妹还有秀秀等家眷迁徙过来，自己好歹也是图瓦城的当家人了，没有座府邸算怎么一回事？

可惜了杨泰那座将军府了，被烧得片瓦不存，不然的话倒是一座绝佳的府邸。

而且前隋遗宝就在将军府的地下，这样稳妥。

要不，索性就……

当即他就下了决定，说道：“无需再找府邸，你替小哥我在城中高价招募匠人和民夫，就在杨泰的将军府遗址上再起一栋新宅吧？而且宝藏就在宅子下面，既安全，又安心。”

朱胖子听罢，回道：“索性，我将附近被烧毁的破宅一并购入手中，要建，就建个更大的郭府大宅，如何？”

郭业寻思道，也成，这样就更加稳妥了。老爹不是喜欢大宅子吗？那我就索性打造一个连绵的宅群，让老头子来次刘姥姥游大观园，让他老人家高兴高兴一把。

继而，点头表示了同意，仅仅提出一个要求：“宅子用料务求最好，迁入新宅的时日务求最快，无需替我省银子，你懂得，不差钱。”

朱胖子哈哈一笑，花钱的事儿，他在行。

就在朱胖子准备告辞之机，郭业突然将其叫住，问道：“老朱，回头你还要另外准备一笔银子出来，数目不小。”

朱胖子疑惑，该办的都已经在着手准备了，愣是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需要用到大笔银子。

郭业面色陡然有些凝重地说道：“此次三千陇西军出川，两战下来折损近千儿郎。谁不是爹生娘养的娃子，谁的命不是命？所以，你与庞飞虎等人统计一下人数与姓名，凡是阵亡弟兄，都记得给其家属捎上一份抚恤银两，暂定一百两吧。这事儿，你要亲自办，命信任之人将银子亲自押回蜀中陇西县。将这笔卖命钱，一定要发到阵亡弟兄的家眷手中。”

抚恤银子？暂定百两？

朱胖子收起刚才跳脱的神色，心中粗粗一算，将近需要十万两的雪花银。

白两银子在陇西已经能买屋置地，当个小富即安的小财主了。

心中对郭业如此大方出手暗暗咋舌，不禁竖起拇指赞道：“小哥高义，老朱会亲手操办此事。这是弟兄们的卖命钱，谁也不敢贪墨，不然就丧天良了。”

郭业嗯了声儿，点点头，叹道：“虽命比草芥，但咱不能让弟兄们战场丢了命，到了下面还要牵挂家中妻儿老小吧？那以后，谁给咱卖命？”

朱胖子点头称是，而后转身就要出们。

郭业突然想起了什么，再次将他叫住，吩咐道：“对了，还有张小七，记得给他家里捎去一千两的抚恤银子。”

“啥？”

朱胖子离去的背影猛然停滞，肩膀猛然一抖，显然很是震惊。

张小七的丑事，普通士卒不知道，但郭家班的几个嫡系怎能不清楚？

朱胖子很诧异到了这个时候，郭业还能想起张小七，还大手笔给他家中捎去抚恤银。

这岂止是简简单单的不计前嫌？怎得一个大仁大义了得？

想着想着，朱胖子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鼻子有些酸楚，这辈子算是跟对了人。

虽为转身，却是重重点头嗯了一声，表示知晓。

郭业喟然一叹，吩咐道：“去吧，记得跟送抚恤银的弟兄交代一声，阿里土城一战，张小七身中六箭，壮烈殉国，马革裹尸，没给陇西父老丢人。”

“算是保全了他最后一点脸面吧！”

朱胖子听着听着，早已泣不成声，擦拭着眼角泪水儿，夺门而出。

一边埋头疾步而走，一边如鱼刺噎喉般断断续续地哽咽着：“高义，小哥高义，咱们弟兄跟对了人……”

## 第253章送行

两日后，苏定方率两千河西军开拔启程。

郭业闻讯，率着关鸬鹚等人飞奔赶至图瓦城城门口，亲自相送。

两千明盔亮甲，旌旗招展的河西军陆续出城，过吊桥，朝着北方缓缓进发。

身为两千河西军主将的苏定方是出城的最后一拨，正好被郭业赶上。

一见着苏定方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甲冑齐身，腥红披风迎风飒飒，郭业上前拱手道：“郎将大人怎得就那么着急呢？在图瓦城中多多盘桓几日，也好让卑职一尽地主之谊呀。”

此时，郭业俨然以图瓦城及阿里土城的主人自居。

苏定方见着郭业一副殷情神色，伸手不打笑脸人，客气回道：“既然图瓦城隋朝余孽已定，本将多留无益，还是及早动身开拔为好。如今河西玉门关一带，边防空虚，不时有马贼出没，本将还是尽早回防较为稳妥。”

郭业听罢，连连摇头更是殷情挽留道：“不妥不妥，苏郎将好歹也是为了救援我图瓦城而来，怎能让你这么草草就回去呢？卑职招待不周，招待不周啊。”

“少废话！”

苏定方见着郭业此时的殷情透着浓浓的贱相，不由拉下了脸一声喝骂，道：“本将不吃你这套！赶紧的，拿过来吧？”

呃……

郭业汗颜，貌似马屁拍到马腿上了，这苏定方就是个油盐不进的魂淡啊。

见着苏定方伸手给自己索要东西，他自然知道对方要自己呈上什么东西。

当即对着关鸬鹚使了使眼色，关鸬鹚也是人精，立马领会了心意。

一副毕恭毕敬地模样小跑到苏定方的马前，从袖中掏出早已誊写好的请功表，双手奉上。

苏定方接过请功表，展开粗粗一看，大概其意思了然于胸。

先是瞥了一眼关鸬鹚，而后才望向郭业，郑重地说道：“这请功表只要本官呈入长安，就无从更改了。本官最后问你一次，你可想清楚了？”

郭业毫无犹豫，斩钉截铁地点了一下头，以示自己的态度。

苏定方见状，小心收起请功表，透过胸前铠甲护心镜的边儿，塞入自己怀中。

而后对郭业说道：“既然如此，也算本将承你一个人情。”

郭业笑道：“苏将军哪里的话，这是您应得的，咱们只是互惠互利而已。”

“少废话！”

奶奶的，郭业再次肯定，苏定方丫就是属狗的，好端端的又厉声骂人。

苏定方啐骂之后，对郭业沉声说道：“本将还没厚颜无耻到那种地步，说过承你人情就承你人情。长安那边，本官也会给你多多争取一些实惠的东西。”

“哈哈，那感情好。”郭业闻言咧嘴一乐，又是一脸贱笑道，“苏将军如此

仗义，卑职感激不尽啊。是否需要卑职准备点银子，好让苏将军进长安打点一番啊？”

“少废话！”

苏定方回应的，又是一声唾骂。

你妹的，郭业彻底无语，老子这话说得中规中矩，这也有错？

只听苏定方嘴角一扬，颇不以为然地说道：“本将为人光明磊落，何须学那旁门左道？本将此次只递奏折，没有旨意，不得率兵进长安。奏折送入长安之后，自有当朝重臣替本官疏通，亲自放在陛下的龙案之上。”

嗯？

郭业心中打了个机灵，苏定方这话所蕴含的信息量可是巨大哦。

首先，说明了戍边将领不奉诏不得进长安，这是任何一个皇帝都忌讳之事。

其二，苏定方如今虽是五品怀化郎将，但在李二陛下还有朝廷中枢中，还是个不起眼的角色，即便进了长安也没有什么屁用，还要靠上面的人疏通。

亮点就在当朝重臣会替他疏通这句话上，这是嘛意思？

很明显嘛，苏定方上面也有人罩着呗。

郭业回想着当朝重臣四个字，会是谁呢？

一身虎胆不畏死的谏议大夫，魏征？

还是素有房谋杜断之称的房玄龄，杜如晦？

还是，李二陛下的大舅子，凌烟阁第一功臣，当朝尚书右仆射兼皇亲国戚，长孙无忌？

或者说是，同为尚书左仆射，被李渊和李二陛下两父子倚为股肱之臣的宋国公萧瑀？

申国公高士廉，永兴县子虞世南也都有可能哦？

奶奶的，长安朝廷中文臣武将，大神云集，随便扒拉一个都能做靠山；随便揪一根腿毛出来，都比咱的胳膊粗。

到底谁是苏定方上面那个人，这可不好说了。

猜不透，也猜不准。

一想到长安，郭业脑子里有浮现出马周马元举那头驢驴，不知道现在到了长安没有。

郭业心中感慨着，马周啊，你一定要顺着你的人生轨迹走，千万不要学苏定方这孙子，关键时候还要老子费尽心思地去给他铺路。

若干年以后，朝堂之中，庙堂之上便有你马周的一席之地了，到时候说不定小哥还真与你在长安相会了呢。

一想到马周，郭业就想起在陇西县城的往事，那段快乐小衙役的日子，终生不能忘。

马周，结巴县令，穆师爷，还有自己那个初为人妻的漂亮老婆吴秀秀……

往事如烟去，点滴在心头。

不经意间，郭业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会心的笑容，整个傻愣愣地杵在那儿一动不动。

时间，缓缓而过。

……

……

“小哥，小哥？”

程二牛上前推搡了下郭业，将其从遐思中唤醒。

“啊？”

郭业惊呼一声，醒悟过来，再看自己身边诸人，个个嘴唇紧闭都忍着笑意，仿佛像是看大戏般打量着自己。

奶奶的，又神游天外了。

突然，他发现自己跟前，吊桥之上，早已空空荡荡无一人。

苏定方，也不见了。

郭业转头疑问道：“苏将军人呢？”

“哈哈……”

“哈哈……”

“哈哈，小哥，人早走了。”

“苏将军看着你一人发呆，就先行离去了。苏将军临走还说，还说……”

众人大笑，唯独关鸩一边矜持地轻笑，一边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郭业急问：“苏将军临走前说了什么？”

“他说，他说……”

“靠，磨叽你娘的蛋啊？赶紧说，他说什么了？”

郭业见着关鸩那欲言又止的屌样，顿时来了脾气。

关鸩无奈，唯有硬着头皮说道：“苏将军说，兵司大人您就是一个二逼。”

二逼？

苏定方敢学老子讲话？

郭业顿时火冒三丈，你奶奶的腿儿，你倒是现学现用的很快啊。

见着众人又是一阵放肆大笑，郭业满脸黑线，绝对的受侮辱了。

生气之余，唯有叉着腰遥指苏定方大军离去的方向，破口大骂：“苏定方，小哥跟你没完。”

发泄一通之后，遣散了众人离去。

郭业对着城门上挥挥手，命令道：“起吊桥，关城门！”

郭业的长随跟班童虎，正好此时在城楼之上，听着郭业的吩咐，跟着吆喝命令起来：

“大人有令，起吊桥，关城门！”

随后，

嘎吱嘎吱地酸牙声儿响起，十来个士卒滚动着绞索徐徐提起吊桥。

不过声音响动一会儿，戛然而止，吊桥悬在半空不再动弹。

郭业正好在城门位置看得清楚，疑惑地喊道：“怎么回事？”

城楼之上骤然传来一阵驿动声，仿佛交头接耳的议论声。

继而，上面童虎就传话下来：“大人，不远处好像有骑兵朝这边赶来，足有几百骑兵。”

昂？

难道是苏定方去而复返？

刚想问话，童虎的声音再次传来，嗓门透亮地吼道：“大人，大人，是吐

蕃人的骑兵，好像是上次那些吐蕃奴隶军。”

几百吐蕃奴隶军？还是骑兵？

莫非是……

童虎在城头上眺望一阵，辨认清楚之后确认道：“大人，是桑巴头人来访，离此仅有一百步，是否放下吊桥？”

桑巴？

他这个时候来干嘛？

郭业心中陡然疑云布起，不过还是冲着童虎挥手下下令道：

“无需紧张，放下吊桥！”

……

“大人有令，放下吊桥，让桑巴头人进城！”

## 第254章两国集市

吊桥缓缓放下……

约莫十几息后，一阵凌乱马蹄踏上吊桥。

令人之人正是桑巴头人，一路马奔浑身沾染尘沙，率着三百多奴隶骑兵，进入了图瓦城。

一见着郭业，桑巴头人就立刻下马跑山前去，对他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口中不断赞道：

“多谢郭大人如此看得起桑巴，竟然亲自在城门口相迎。嗨，桑巴真是，真是感动啊！”

呃……

郭业听罢顿时傻眼，这他娘的哪儿跟哪儿啊？

老子亲自在城门口迎接你？你脸大啊？

郭业真想吐他一脸唾沫，跟他说一声，这只是巧合好不？

罢了，错有错着，既然桑巴这么认为，郭业乐此不彼，平白捡了个人情，不要白不要。

当即放声大笑，将桑巴这浑身羊骚味的吐蕃人徐徐推开，强忍腹中反胃笑道：“哈哈，你我曾一起携手杀贼，又何须如此客套？愿你我两人的友谊，地久天长。”

啪啪啪！

桑巴闻言大喜，脸上堆满了笑容，抬手击掌三下，然后冲后头的吐蕃奴隶们喊道：“来呀，将本头人送给郭大人的礼物抬上来。第一次来图瓦城拜访，自然不能空手而来。”

话落，七八个赤脚的吐蕃奴隶两人一组，各自抬着一个大木桶来到郭业跟前。立马，郭业的跟前就多了四个木桶，里面貌似盛满了东西。

郭业感觉桶中传来的味道有些熟悉，使劲嗅了嗅，再凑前打开桶盖一看，马勒戈壁的~~

郭业看罢，差点没将昨夜的饭菜都给吐了出来。

敢情这味儿咋那么熟悉，原来桶中盛放得全是羊奶，摸着桶壁传来的余温，感情还是早上新鲜挤出来的？

难怪桑巴身上咋一股羊膻味呢？

郭业见着桑巴送给自己的礼物，竟然是四桶新鲜出炉的羊奶，不仅差点反胃呕吐，还差点当场给丫甩脸了。

来到大唐这么久了，该有的见识也有了，郭业还没见过送礼，送来四桶羊奶的。

还他娘的纯天然纯手工现挤现送。

郭业心中暗暗鄙视了一把桑巴，你以为自个儿是蒙牛和伊利啊？一出手就是奶福利。

对于桑巴的性子他多少了解一点，这丫送四桶羊奶也没什么坏心眼，说白了就是抠门到家，在桑巴领地那儿，除了石头沙子，就属羊奶最廉价了。

狗日的不仅视财如命，还抠门到家。

一阵无言，只得冲着童虎招招手，说道：“去，叫兄弟们将羊奶搬上城楼，桑巴头人赏弟兄们的，多喝点，这玩意大补。”



童虎哭丧着脸，他也看这玩意恶心，只得悻悻带人将羊奶搬抬了上去。

处理完这不应景儿的四桶羊奶之后，郭业冲着桑巴说道：“桑巴头人肯定无事不登三宝殿，想必是有事找郭某吧？此处非说话之地，走，去我住处相谈。”

桑巴闻言，自然无不应允，他也想见识见识大唐官员的府邸。

说真的，以前那杨泰太小家子气，从来没让他率吐蕃奴隶见过图瓦城，更别提杨泰那幢金碧辉煌的将军府了。

继而，叽里咕噜说了一番吐蕃语，让随行的奴隶原地等候，交代完之后便随着郭业徐徐朝着住处走去。

一路之上，桑巴算是长了见识，尽管图瓦城不能与中原之地相比。

但看在桑巴眼中却是喧闹繁华至极了。

无论是酒肆，茶楼，店铺，客栈，还是集市，闹市，都不是自己那个方圆五百里的领地所能比拟的。

这里处处是人气儿，而自己那儿，他妈的处处是羊粪牛屎。

桑巴紧跟郭业身后，心中叹道，汉人，可真会过日子啊。

见识完一路的繁华之后，再跟郭业进了客栈去了他平日下榻的后院。

进来之后，桑巴突然有些傻眼，不会吧？这位郭大人就住在这儿？

按理说，大唐的官员住得不都是高屋瓦舍，几进几出的大宅院吗？

咋的，这位郭大人住得不仅如此简单，怎么这住处连个使唤的奴隶都没有呢？

不对，大唐这边不兴叫奴隶，而是叫下人，仆役，小厮，丫鬟。

郭业将桑巴领入房间之后，见着他没有只言片语，又见他双眼环顾四周，脸上颇有遗憾。

立马就猜到了他心中所想的是什么。

当即对着他请手道：“桑巴头人请坐。本官的府邸还正在修葺之中，等府邸落成之日，定邀大头人前来观礼。”

桑巴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如此。

在他眼中，没有一个大唐官员习惯过着苦修士的生活，不然当官是为了什么？

随后，郭业叫人送来茶汤，两人小饮几口之后，这才正式进入了话题。

郭业率先问道：“桑巴头人，今日突来造访，想必是有事与我相商。现在屋中就你我二人，可以说说了。”

桑巴唔了一声，将手中精美的青釉瓷碗缓缓放在一旁，对着郭业说道：“在下此次过来，是想询问一下郭大人，以后这图瓦城及绵延几百里至玉门关一带的边境，是否归你镇守了？”

这事儿郭业无心隐瞒，颌首确认道：“八九不离十吧！”

啪！

桑巴一掌重重地拍在膝盖之上，脸上顿时泛起兴奋之色，高兴喊道：“那么以后咱俩真成邻居了？哈哈，太好了，既如此，那么我们之前商定好的两国集市可以开通了？”

原来如此！

郭业这下终于知道桑巴此来的目的了。

饶老绕去，还是一个钱字在作祟啊。

郭业之前曾经答应过桑巴，只要他肯与自己合作，便会在大唐与吐蕃交界处建立一个超级大的集市。

这个集市可以贩卖战马与牲口，也可以贩卖两国特产，供两国商人彼此来采购。

也就是说，吐蕃人的战马和特产，可以在这个集市上贩卖给来自中原的商人；同理，大唐的特产，如茶叶，丝绸，瓷器等等物品，也可以在集市中间贩卖给来自吐蕃国内的各地商人。

说白了就是一个批发市场，超级大的批发市场。

而这个批发市场建立之后，对两国商人都开放，欢迎来摆摊做生意。

而郭业他们要做的，就是抽税。

因为这里的商品将会被两国商人彼此采购到各自国内，进行高价转手贩卖。

这是一门暴利的生意，肯定两国有很多商人趋之如鹜。

因此，郭业将会大肆提高税率，抽取重税。

而他答应桑巴的就是，将来只要这个大型的超级批发市场运转起来，收取的税率中，桑巴将会分到四成。

这是一笔巨大可观的利润，桑巴早已抓心挠肝般的动心不已。

现在证实了郭业将会掌管图瓦城及数百里的边境线，桑巴焉能淡定的住？

这样越发加速推动了这个计划的进一步提前实施。

郭业心中思量，桑巴望眼欲穿，房中一时间沉默了下来。

待得桑巴瓷碗中的茶汤喝到见底，郭业才开口说道：“你说，这两国集市选择建在何处为好？”

桑巴眼珠子一转悠，心里突然有了自己的小主意，故作大方地说道：“要不这样，我让出五十亩土地出来，将这两国集市建在我的领地之内，如何？”

扯鸡巴蛋！

郭业听完桑巴的提议，心中立马下了这个定义。

桑巴打什么鬼心思，他一眼就看了通透。

他自然不会同意这个提议，故作为难地说道：“不行不行，构筑两国集市，必须要有配套的设施，例如酒肆，客栈等吃住之地。这些做买卖之人肯定不会呆上一天就走，短则三五天，长则三五个月。所以配套设施要跟上。”

这么细致的分析立马戳到了桑巴的软肋，尼玛的，还没见到银子，就要如此大手笔的投入，这不是要桑巴头人的老命吗？

不成不成，这事儿不能揽上身。

就在桑巴有些犹豫退怯，想要将这个包袱扔还给郭业之时，只听郭业悠悠说道：

“我倒是有个地方，用于构建两国集市，最是合适不过了。”

桑巴闻听大喜，连连催促道：“哦？那是何处？快说，快说……”

## 第255章商榷

桑巴闻之，翘首期盼连连催问。

郭业嘴中徐徐吐出四个字：“阿里土城！”

“呃……”

顿时，桑巴的脸色为之一怔，阿里土城？

正所谓人老精，鬼老灵，桑巴这头吐蕃狐狸半点也不含糊，立马猜出了郭业与自己一般，都有共同的心思。

到底是什么心思呢？

说穿了就是两人都想将两国集市建在自己的国土之上，目的就是便于掌控集市。

集市建在谁这一边，谁就掌握了控制权和主动权。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集市如果建在桑巴的领地上，就等于建在吐蕃国内，那郭业能将抽取重税之事交给桑巴去做吧？只要交到这老狐狸的手中，指定就被他吃干抹净仅剩一地的骨头渣子。

到时候郭业再不满，也不敢率兵越界杀到桑巴的领地去吧？那便是他国领土，率兵越界过去，这不是轻启战端吗？到时候吐蕃人一份国书发进长安。

他郭业，吃不了兜着走。

同样，将集市建在阿里土城，桑巴也萌生出了与郭业一般的顾虑。

郭业看着桑巴听完自己的提议，既不反对，也不表态，心中琢磨道，老狐狸现在八成再做思想斗争呢吧？

看来还是要给他下点猛料，不然桑巴这视财如命的性子不是那么容易松动的。

继而，郭业仿似自言自语般掰扯着手指头算道：“酒肆，茶楼，客栈，饭庄等一系列吃住配套设施，肯定要投入不少银子呢。这未见盈利，却要先投入如此一大笔银子，这好像也不是本官的风格。要不——”

郭业试探性地问道：“要不，桑巴头人，集市就建在你的领地之上吧？而且你手中的奴隶这么多，正好可以免费使用你的奴隶嘛！想要办好如此大的一个集市，没有一大银子和人力投入进去，绝非可以办好的。”

桑巴听着要先投入一笔巨银搞配套，早已眉头紧锁，闷闷不乐了。再听郭业要免费使用他家的奴隶，哪里还能吃这个亏？

奶奶的，桑巴看着郭业此时那副算计的精明劲儿，心里恨道，真拿吐蕃头人不当干部，是不？

你精明，我桑巴也不是蠢蛋。

继而立马摇头拒绝道：“不不不不，郭大人说得哪里话。我觉得吧，将两国集市建在阿里土城，是最为正确的选择。再者说了，贵国乃是天朝上邦，礼仪之邦，如果将如此盛大的集市建在我们外族小国之上，那不是失了你们泱泱大国的风范吗？”

狗日的，郭业顿觉又气又好笑，桑巴这混蛋为了一己之私，什么言不由衷地话都敢往外说啊。

不过，既然桑巴知难而退，拱手相让此事。

他也不能太过矫情了。

于是故作矜持地反问了一句：“既然桑巴头人都这么说了，那么我就勉为其难？”

桑巴闻郭业同意了将集市建在阿里土城，陡然大喜，连连点头，义正辞严地说道：“应该的，应该的，大唐乃是天朝上国，郭大人乃是人中龙凤，能者多劳嘛。”

自以为奸计得逞一般，满脸的贱笑中透着坏水儿。

郭业见状心中暗暗发笑，也不点破，而且还很是大方地先给了桑巴一点甜头，朗声说道：“这样吧，阿里土城的集市建成以后，肯定吐蕃商人也是云集，到时候桑巴头人就送来一千个奴隶在城中为那些吐蕃商人服务吧。”

“这……”

桑巴明显有些犹豫，白送奴隶过去多不划算。

郭业还未说完，继续补充道：“当然，也不能让桑巴头人白出这些个人，我就以阿里土城的名义从你手中招募这些奴隶吧。嗯每个奴隶一个月暂定一两工钱。这一千奴隶的工钱，我每个月都派人给桑巴头人送过去。至于奴隶是否能拿到工钱，就看桑巴头人的心情了。如何？”

“啊？”

桑巴果然脸色再变，堆起满脸的笑意，他哪里会不知道这是郭业变向地给他送银子啊。

每月一千两纹银，纯属郭业白送于他。

这银子只要到了他的手中，怎么可能还吐得出来？奴隶还能有工钱？

笑话，在吐蕃，还真没有听过谁家奴隶能从主人家拿到一文钱的工钱。

随即，桑巴站起身来，心奋不已地来到身边，将他再次熊抱起来，赞道：“我的朋友，感谢你的慷慨，你得到了桑巴的友谊！”

郭业猛然被桑巴紧抱，身体还未做出反应，奶奶的，一股冲天的羊骚味扑鼻而来。

狗日的桑巴！

郭业硬撑着笑容将他推开，然后转移话题道：“桑巴头人，那这事儿，咱们就这么定了？”

桑巴道：“定了，定了，就阿里土城！”

郭业道：“好，一言为定。”

接下来，郭业索性趁热打铁，与桑巴一块儿将兴建集市的日子，还有名字都一一商榷了下来。

日子嘛，当然是越快越好，如今图瓦城和阿里土城经过前段时间的大兴干戈，人心和气氛都有些萎靡不振，除了稳定之外，更急需经济的复苏和刺激。

兴建集市就是渡过这个坎儿的突破口。

郭业要尽早安排图瓦城和阿里土城顺利上轨道，称之为百废待兴亦不为过。

商议来商议去，破土动工的日子最终选择了十天之后的三月十五。

至于集市的名称，两人先是心平气和地讨论，没成想徐徐开始地讨论，竟然演变成不休的争论。

最后还被桑巴上升到了吐蕃国的荣誉之上。

原来，郭业提议集市名为“唐蕃大集市”，大唐名在前，吐蕃在后。

而桑巴自然不干，他认为这是对吐蕃国的不尊重，要求更名为“蕃唐大集市”，以示对吐蕃国的尊重。

郭业心里不服气了，你一个小小的吐蕃国凭啥就要排在我们大唐上邦的前面？

一个刚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番外效果，你就敢这么要求，你还要不要点逼脸？

郭业自然没有答应桑巴这个丧权辱国的要求，尽管他是以一时之气争一时之长短，但他还是以朝廷的体面为由，直接将桑巴的提议给驳回。

就这样，两人一直争论不休，没完没了。

唐蕃大集市，不行；

蕃唐大集市，自然也是不行。

郭业心中愤愤难平，蕃唐大集市，你咋不提议叫菠萝大集市呢？一点品味都没有。

最后，两人各退一步，哪个名称都不用，直接沿用了“两国大集市”这个旧称。

桑巴一脸红润得到了满足，自认为自己为吐蕃国在大唐官员面前百折不挠，挣回了脸面。

而郭业呢？

心中则是暗暗发笑，尼玛的，这集市都要落户在我们阿里土城，大唐国土，老子还跟扯这个虚名？傻帽！

砰~~

房门陡然被撞了开来，一团火红色的倩影跌跌撞撞跑进房中，娇声大呼：

“姓郭的，本小姐回来了！”

郭业不看来人，光听声音，就知道是谁这么孟浪敢乱撞自己的房门了。

而桑巴则是一脸暧昧地看着郭业，赞道：“郭大人艳福不浅呐！这位，莫非就您的夫人？”

闻言，

郭业立马额头渗出虚汗，你娘的桑巴，也太能扯了吧？

## 第256章调戏康芷茹

桑巴这么一问，郭业顿时被雷得里焦外嫩，没有即时作出回答。

“哪里来的矮陀螺？瞎了你的狗眼，乱嚼什么舌根？”

郭业没及时回答，不代表另外不作出回应。

如此泼辣，素喜一身红绫衣裳打扮自个儿的，除了康家小姐康芷茹外，还能有谁？

小辣椒对桑巴一顿臭骂，立马将这头吐蕃老狐狸骂得蔫了吧唧，转头可怜巴巴地向郭业求助。

郭业听着矮陀螺三个字，再看桑巴的身材，可不就是一个人型的矮陀螺么？

强忍笑意，冲着康芷茹瞪了瞪眼神以制止，然后对桑巴下了逐客令道：“桑巴头人，既然事情已经定下来，那接下来咱们就按部就班即可，如何？”

桑巴听着郭业如此说，自然知道对方是给他一个台阶下，离开这是非之地。

他心里也是忌惮，敢横冲直撞郭大人的房间，还敢在郭大人的房中对客人发飙，又非郭大人的夫人。

莫非这女的大有来头？父辈或家族中有人在朝中为重臣？

想想就摀下了找回脸面的念头，接受了郭业这个善意的下台阶，重重点头恩了一声，然后说道：

“那在下先行告辞，郭大人若有什么事情，派人送信即可。桑巴，随叫随到！”

郭业道：“一定！”

继而起身将桑巴送出了房外，又叫来跟班童虎与桑巴头人一道儿，前往城门口。

送走了桑巴头人，郭业再回身看着康芷茹，这臭丫头正襟危坐在圆凳之上，翘着小腿儿，用手中一根价值不菲的鎏金马鞭捌饬着小红靴上的泥泞。

那自来熟，浑然不拿自己当外人的模样，看在郭业眼中，要多欠揍有多欠揍。

这还不止，小丫头见着郭业凝望于她，心里也不犯怵，反而抬头似笑非笑地望着郭业，精灵般的眼瞳中透着丝丝狡黠，看得郭业反而心里发起了毛。

康芷茹就这么望着郭业，一改往日小话唠的形象。

奶奶的，郭业心虚道，这小娘皮一言不发，盯着老子看个没完没了，这是要干什么？

莫非……

一想到这儿，郭业情不自禁地脱口喊道：“喂，康家丫头，你别想歪了，桑巴那是满嘴喷粪做不得数，小哥是有夫之妇，你不能有非分之想哈！”

噲~~

康芷茹闻言陡然窜起，仿佛受到了莫大的羞辱一般，脸色铁青成一片，声音骤然变寒道：

“放你的狗臭……”脏话差点脱口而出，小女子矜持令她戛然而止，另说

道，“你，再说一遍？”

郭业以为对方没听清楚，放慢了语速，一字一字念道：“我说，小哥对你这个黄毛丫头没兴趣。”

咯吱……

康芷茹手中的鎏金马鞭握得越发紧实，双眼冒火地狠声道：“姓郭的，你再说一遍！”

郭业这个时候心里装着‘两国集市’的事儿，哪里懂什么儿女情怀，巴不得康芷茹早些离去，继而大大咧咧地喊道：

“怎那么磨叽呢？小哥说了，你没戏，没戏！”

连着重复两声没戏，直接将康芷茹这根小炮仗瞬间点燃，引爆。

唰~

手中小马鞭突然一扬，冲郭业劈头盖脸就是狠狠甩来，直袭他的面门。

我靠，小娘皮疯了！

郭业顿感危机袭来，闪身一躲，堪堪躲过康芷茹的凌厉一鞭。

郭业站稳身子，破口大骂道：“你丫有病啊，说打就打，果然是老康家的女儿，都是一样的野蛮骄横！”

“什么？你敢说我野蛮？”

康芷茹此时就跟个山间觅食的小野猫似的，一发狠起来，啪啪啪甩起三鞭冲郭业抽打而来。

我跳，我跳，我再跳~~

郭业连跳三下，再次躲过了康芷茹的袭击，还没开口再骂，康芷茹径直冲上前来，扬鞭又要开打。

一边冲跑一边恨声骂道：“你敢羞辱本小姐，看我打不死你个混账，你脸皮怎得如此厚？谁对你这无赖贼子臭衙役有非份之想。”

呃……

听完康芷茹的话，郭业顿觉自己乌龙了，原来是哥们想多了。

那刚才你跟我怪笑跟毛啊？你怪笑，小哥能乱想一通吗？

可惜，

已经没有给他开口解释的机会了，康芷茹举鞭抽打而来，近在眼前。

奶奶的，既然无法解释，只能用强将这头小野猫降服了。

瞬间，郭业右手抬起，径直将康芷茹举鞭的右臂格挡一下，眼疾手快，左手一探爪，将纤纤手中的鎏金马鞭抢了过来，抓于手中。

没了凶器，看你丫挺怎么作恶。

继而得意洋洋一脸犯贱地冲康芷茹扬了扬手中的马鞭。

“你个混蛋！”

康芷茹见马鞭被夺，恼羞成怒再次破口大骂。

这一刻，她真的小山猫附体，战斗力飙升到最高值。

臭骂完之后，她竟然张牙舞爪冲着郭业扑来，又是狠命抓挠，又是开口就冲郭业的肩膀撕咬，将“武器便是身体，身体便是武器”这句至理名言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靠！

郭业哪里会想到康芷茹竟然不顾矜持，手足口齿并用？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咋办？

还能咋办？只能以暴制暴呗！

先是借着身体的力量将康芷茹轻轻撞开，然后双臂一发力直接将这臭丫头紧紧抱住，直接来了一记大凶招~~

嗨~~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

康芷茹又岂能与盘根地底的杨柳树相提并论？

郭业一发力，轻轻松松就将康芷茹倒立了起来，跟旱地拔葱没有两样儿。

小丫头经这么一折腾，顿时失去了反抗之力。

只得头朝地，脚朝上，挥舞双臂哇哇大叫，口中惊慌喊道：“你个混蛋，放下我，看我打不死你！”

奶奶的，还敢嘴硬？

郭业心里微微愠怒，这哪里是官宦人家的小姐，简直就是头还未开牙的小老虎啊。

听着康芷茹这般处境下，嘴里还敢大放厥词，焉能轻饶？

正好抬眼处，小妮子的红绫长裙散落开来，粉红色的亵裤尽露眼前，而那入眼凌乱处，正是傲娇挺拔的小香臀。

郭业捉弄的心思马上上来，你不是口口声声打不死小哥我吗？

成，我今天就来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左右手互换一下，左右继续将臭丫头拔地而起，右手腾出空来，手中鎏金小马鞭高高扬起。

啪~~

力道适中，小马鞭抽打在康芷茹的小臀之上，发出一记清脆的响声。

过瘾，痛快，郭业畅快地想道，还他妈的香艳十足。

谁知这马鞭下去，康芷茹竟然破天荒地停止了口中的叫嚣，沉寂了下来。

“果然。”郭业喃喃自语道，“你这臭丫头就是吃硬不吃软，欠收拾！今天，我就替你父亲和你兄长好好教育教育你，免得将来没有好人家敢要你。”

啪，啪啪~~

马鞭高高扬起，轻轻落下，抽打在小香臀之上又起了几道鞭痕。

郭业心里畅快至极，身心一阵愉悦，心中坏坏地想道，难怪那么多人喜欢小皮鞭，红蜡烛了，敢情这是释放压力的最佳途经啊？

“呜呜，呜呜呜，你个混蛋，看我杀不死你，才怪！”

头朝下脚朝上的康芷茹猛然传出一阵哽咽，婴婴啼哭，仿佛孩童受人欺负了一般，落泪不止。

吧唧，

郭业闻声之后心中顿时一阵慌乱，你妹的，这么轻轻打了几下就哭了？

不科学啊，小哥的力道控制得正合适啊。

刚想将康芷茹调转身子过来，问个明白或者稍加安慰一番。

突然，门口闯进一人，看着房中此情此景，惊得嘴巴大张，讶然喊道：

“兄弟，你这是干啥玩意的？光天化日之下，你不关门就玩起这调调来？”



郭业骇然，竟然是康宝，而且再次被误解，转头刚要澄清。

抽噎中的康芷茹突然哭得越发急促起来，泣声大喊道：“哥，救我~~这混蛋，轻薄于我！”

“我靠，小妹，你是我小妹？”

话音落罢，康宝已然冲到了郭业与康芷茹的跟前，看着两人这暧昧的姿势，急急蹲在地上，瞅着脑袋朝地的康芷茹，细细辨认起来。

郭业一脸囧相，这回，玩大发了！

## 第257章康芷茹的委屈

“老天，真是我家小妹！”

蹲在地上的康宝辨认确定完之后，缓缓直起腰身脱口感叹道。

他很好奇，在岷江英雄大会期间，小妹不是离家出走玩失踪吗？怎么会出现在蜀中几百里之外的吐蕃边境图瓦城中呢？

不过他更好奇，郭兄弟和小妹这是闹得哪一出？

而后一脸茫然地问着郭业道：“兄弟，你俩干啥玩意呢？”

囧~~

郭业顿时脑子短路，有种被人现场捉奸的尴尬。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康宝这个问题为好。

下意识苦笑着回道：“那啥，我说我们在练体操，你信吗？”

体操是什么玩意，康宝哪里去知晓。

不过小妹被郭业旱地拔葱这么捣腾着，他是看着真真儿的，而且康芷茹哭哭啼哭中夹杂痛苦呻吟，他更是听得分外清晰。

莫非，这小子对小妹不轨？

奶奶的，欺人太甚！

康宝刚要破口大骂，甚至为了小妹之清白撸起袖子跟郭业这小王八蛋干上一架。

突然，康芷茹一阵干咳，说话分外吃力地喊道：“放，放我下来，喘，喘不过气，气来~~”

这时，别说康宝慌乱，就连郭业都吓得变了神色。

立马双手再次使力一倒换，将康芷茹头脚调转过来，缓缓放了下来。

“咳，咳咳……”

康芷茹被倒立时间过长，差点没脑充血过去，双腿发虚地扶在身边一个黄花梨木的四角茶几上，双眼恶狠狠地望着郭业，不忘骂道：

“你个混账，轻薄我，哥，你要替我报仇！！！”

最后半句话，是声嘶力竭冲着康宝而发。

康宝平日粗犷，但并非鲁莽之人。

见着小妹安然无恙，又念及自己和康家与郭业之间的匪浅关系，先摁住心中那团暴走的怒火，然后打量了小妹一眼。

一身红绫襦衣和长裙，虽是褶皱多多，破有凌乱，但是未见撕裂和破损，显然小妹与郭业还未有越过雷区的肌肤之亲。

但是看着康芷茹那副要吃人的神情，再看看郭业这小子一副做贼心虚，无从辩解的模样，差不多明白了其中的道道儿。

他清楚郭业的脾性，从来没有循规蹈矩过，礼教礼法这玩意在他身上连根毛都找不到，男女授受不亲这玩意在这小子手中也是扯淡，根本没有顾忌。

至于自己的小妹，什么脾气他还能不知道？整天一副风风火火的性子，再加上那天生暴脾气，别说自己了，就连老爹康老头都要忌惮三分。

干柴碰到烈火，些许误会作梗，还能不烧起来？

明白了其中的关节，他顿然不知如何处理才好了。

这边是自己的嫡亲小妹，家中的掌上明珠；那边是自己的兄弟，虽无血

缘但胜似亲兄弟。

手心手背都是肉，这可咋办？

见着康宝迟迟不为自己作主，康芷茹哭得更是一个伤心欲绝，仿佛就跟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弃儿般。

康芷茹哭得越凶，康宝的头皮就是越是发麻。

最后，还是狠狠瞪了一眼郭业以示警告之后，踱步来到康芷茹的身后，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抚慰道：“小妹，别哭了，我想这肯定是误会，你看，你不是好好的吗？”

“哇~~”

康宝这话仿佛就是一支助燃剂，令康芷茹心中那团委屈的火苗陡然大盛，哭得越发响亮和凄惨了。

郭业见状，轻轻往后退了两步，心中叫苦，真是何苦来哉，老子没事儿惹她干嘛？

康宝继续抚慰道：“小妹不哭啊，你看郭业是哥哥的兄弟，你又是我的亲小妹，你让哥哥指责谁才好呢？好了，一场误会，既然都没有损失，这事儿，咱们就到此为止吧！”

“呜，呜呜~~误会？”

康芷茹泪眼婆娑，抽噎着转头恨恨地看着自己这个偏心眼的哥哥，怒道，“如果是误会的话，他怎能如此羞辱于我？如果是误会的话，他怎能拿马鞭抽我屁……”

说到这儿，康芷茹的抽噎声戛然而止，欲言又止苦苦说不出来。

特别是下面那两个字，不仅难以启齿，还让人臊得慌。一时间，心头的委屈渐少，多了几分羞愤和慌乱。

康巴听着小妹诉苦，冷不丁就断言不语，追问道：“啥？他用马鞭抽你？抽你哪里了？”

“抽我……”

康芷茹想说又说出口，无奈之下愤愤地将胳膊肘向后一撞击，推开了康宝。

然后冲着康宝大骂道：“哥，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是我哥吗？”

言罢，鼻头又是酸楚无比，委屈的情绪又浮现心头，冲着门口拔腿就小跑出去。

小碎步跨过门槛儿，回头狠狠地望着郭业，双眼迸火地咬牙切齿道：“姓郭的，咱们没完！”

言罢，康宝还未提腿去追赶，火红倩影已然远遁。

康宝喟然一叹，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唉，臭丫头永远都不让人省心，看来早点派人将她送走，免得老爹和老娘挂念。

郭业见状，一脸莫名的冤屈，冲着康宝苦笑道：“宝哥，那啥，兄弟我冤啊！”

康宝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哼道：“我早就跟你说过，别惹我小妹，你是自找的，怪谁？”

郭业微微颌首，表示明白，清楚，懂了。

心中跟着吐槽道，有得选，小哥保证以后见着她，绝对的退避三舍。

不过看着小丫头那离去的伤心背影，郭业的妇人之仁又发作了，颇有些

担心地问道：“那啥，是不是派些弟兄，将令妹给找回来啊？”

康宝倒是干脆，直接摇头说道：“不用找了，芷茹的性子我这当哥哥的还不清楚吗？闹腾两天，再碰见什么新鲜玩意，就没事了。你说的倒是轻巧，现在去把她找回来，找回来——”

“找回来，你娶她啊？男女还授受不亲呢！”

啥？

郭业被康宝这话给吓倒了，连连摆手摇头，如风中摆尾的枝叶般，苦笑着敬谢不敏道：“谢谢宝哥的好意，心领了，心领了。”

这么刁蛮的野丫头谁敢娶？

虽是个小美人儿，但也太野蛮了，娶进家来干什么？当祖宗一样供着吗？

省省吧！

康宝见着郭业一脸茫然和为难的样子，算是给了这小子一个教训，然后宽慰道：“得了，没事，我小妹性子要强，过两天就没事了。今天我过来找你，是另有他事，你小子得实话跟我说，不许扒瞎。”

康宝转移了话题，郭业有了台阶可下，心中一阵感激。

当即拍胸表态道：“哦？什么事？宝哥你说，兄弟对你，自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咱们兄弟玩得就是交心。”

康宝满意地“唔”了一声，正面直视着郭业，问道：“听说，今天早上那个劳什子的吐蕃头人，叫桑巴的，来图瓦城与你相见了？”

这事儿不是秘密，没必要隐瞒，郭业自然点头称是。

康宝又问道：“听说你们商议在边境兴建集市，让两国商人互通有无？”

郭业闻言，肯定是桑巴这个大嘴巴出城的时候逢人炫耀，被有心人传进了康宝的耳中。

不过这事儿迟早大家都会知道，没什么好遮遮掩掩的。

当即回道：“正是！”

听着郭业肯定地答复之后，康宝脸色急剧变化，变为一脸严肃，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唉……兄弟，你糊涂啊！”

昂？

郭业一脸不知所以然，疑问道：“宝哥，咋的了？”

## 第258章五年计划

郭业丝毫不懂，为何康宝会对兴办两国集市有如此大的反应。

轻声说道：“宝哥，你别急，到底是怎么回事？慢慢说，我细细听着……”

康宝寻了一处位置，自顾坐了下来，脸色凝重眉宇紧蹙地反问道：“以兄弟你这缜密的心思，委实不该和那个吐蕃人搞劳什子大集市啊。你知道我们和吐蕃人什么关系不？”

郭业默然点头，表示知道。

如今吐蕃人在吐蕃一代英主松赞干布的带领下，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崛起道路中。

现在看似与大唐没有兵戈战祸，但是郭业知道将领的历史走向，贞观九年吐蕃人就会开始派遣骑兵滋扰松州一带，不是抢点粮食，就是抢点牲口，都是小打小闹。

直到贞观十二年，松赞干布积蓄足够的实力之后，下令吐蕃国举重兵进犯松州，正式打响了唐蕃两国的第一战。

松赞干布的目的是如何，有人认为是松赞干布想要当李二陛下的女婿，所以想要在未来老丈人面前展现展现自己的实力，看是否够格儿当你李唐的驸马爷？

也有人认为那几年吐蕃国流年不利，风不调雨不顺，导致收成不好，国内饿殍遍野，伏尸百万。

所以吐蕃赞普饿得实在撑不住了，破罐子破摔，决定铤而走险，进犯松州与大唐开战，狠狠干上一票大活，捞上一笔粮食和猪马牛羊，救济一下国内。

以上两个观点，郭业都丫直接否决掉。

如若松赞干布仅仅为了以上两点，和大唐开战，那他就是二的不能再二的国王了，史书之上也不会给他费上浓墨写上一笔了。

松赞干布这小白眼狼的真正目的，就是吐谷浑。

因为贞观九年之后，吐蕃国扩张已然到了一个瓶颈，必须向外再行推进，而恰恰吐谷浑这个倒霉国家，就夹在大唐和吐蕃两国之内，成了松赞干布的眼中钉肉中刺，当然，也是一块肥硕的嘴边肉。

因此，他打起了吐谷浑的主意。

吐谷浑虽国小兵弱，但好在时运不错，贞观九年被李二陛下派军神李靖收服之后，就一直臣服与大唐，效忠李二陛下。

松赞干布知道吐谷浑小国背景很大，跟大唐是小弟跟大哥的关系。有大唐罩着吐谷浑，松赞干布又怎敢冒然行动。

不敢冒然行动不代表放弃了行动，为了试试大唐的反应，他竟然先是安排游牧骑兵在松州一带滋扰，直到贞观十二年再大举兴兵就犯。

希望凭借强大的吐蕃国军事力量，让大唐与他平等对话和谈判，然后放弃对吐谷浑的笼罩。

可惜，李二陛下也是个血性的汉子……

你要战，我便战。

松赞干布这头小白眼狼敢跟李二陛下这种巨人掰手腕，自然输的一塌糊涂。

涂。

不过李二陛下哪根筋不对，败了吐蕃，不仅趁热打铁灭了吐蕃，还将文成公主下嫁这个蛮夷之地。

开启了大唐公主进藏的先例。

一代天可汗，也有出昏招的时候，郭业甚为惋惜。

不过，有小哥在，一切将会改变！

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那头小白眼狼？貌似小哥都比他要强上百倍。

“兄弟，兄弟？”

康宝见着郭业又开始习惯性地发呆，将其推搡弄醒，然后催问道：“你可知道，吐蕃人文化落后，更别提什么生产冶炼铸刀造剑的本事。你知道否？如若这个集市一开，多少咱们大唐的好东西流入吐蕃？将来吐蕃人吸取我们汉人的精华，逐渐强大起来，甚至——”

“甚至兴兵来进犯挑衅我们大唐，你这集市就是真正的罪魁祸首啊！”

我靠，郭业眉毛一跳，脱口喊道：“宝哥，你这好大的一顶帽子，兄弟我可不敢戴。”

康宝道：“你是个聪明人，我就不信你没有过我这方面的考虑与顾忌。难不成你小子真钻进钱眼里，要助纣为虐，要帮吐蕃人强大起来？”

太激动了！

郭业看着宝哥口沫飞溅，一脸正气的朗声讨伐，反而有些淡然了起来。

习惯性地耸耸肩，冲着康宝嘴角微翘，笑道：“宝哥，你说得这些我都懂，我都想过。但是你想过没，即便没有这个大集市，吐蕃人想学我们大唐的生产冶炼，铸刀造剑，兵法韬略，排兵布阵，难道他们会没有办法吗？这又岂是我一个小小的集市所能改变得了的？”

说着，郭业遥指长安的方向，说道：“说不定，现在国子监和太学之中，就隐藏着吐蕃人乔装潜伏下来的士子文人，正学着我大唐的文化。说不定在长安工部衙门里头，就有吐蕃人的密谍在偷学我大唐的铸造技术。”

“宝哥，这些又岂是我们能阻止的了？”

“啥？”

康宝顿时愣住了，郭业刚才说得，他可真心丁点都没往那边考虑。

直接迷茫地来了一句：“那可咋办？”

郭业莞尔一笑，道：“凉拌！”

当然，这是玩笑话，他示意康宝先冷静，稍安勿躁，然后轻声说道：“宝哥，相反，我这个两国商人互通有无的大集市除了能够获取重税银子之外，还能替你解了刚才那个担心。”

说着走到康宝身边，摁住他的肩膀，悠悠了一句：“既然咱们无法阻挡吐蕃人的偷师，不如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康宝被摁住站不起来，提高嗓门了喊道：“啥啥啥？咋说？”

郭业盯着康宝，招牌式的坏笑徐徐浮现在脸上，轻声问道：“宝哥，如果你是吐蕃贵族，会不会喜欢咱们大唐的瓷器？”

“如果你是吐蕃贵族，会不会喜欢咱们大唐的丝绸？”

“.....会不会喜欢咱们大唐的美酒佳酿？”

“.....会不会喜欢咱们大唐的茶叶？”

“.....会不会喜欢.....”

郭业娓娓数落着大唐所拥有的一切，无一不是吐蕃人所没有的，唯有大唐才拥有的特产。

康宝听着脑子发懵，尚还清醒，嘟囔了一嘴：“你这不是废话吗？吐蕃人不喜欢，咋还高价到咱们大唐来弄？”

“答对了！”

郭业轻轻一合掌，继续问道：“如果吐蕃国内盛传咱们大唐的特产，吐蕃贵族整日追逐纸醉金迷的奢靡生活，整个吐蕃国内以拥有大唐的特产为荣？他们会如何？”

“自然是无心农事，无心兵事，无心……啊？我懂了~~！”

康宝恍然大悟，瞪大双眼不可置信地望着郭业，喃喃道：“你这是要通过，通过，嗨，我也讲不出来，反正是要瓦解，瓦解吐蕃人的精神与意志？对不？”

郭业得意神色浮现在脸上，点了点头，心中补充道，这叫倾销，倾销一切所有能瓦解敌人战斗力的享乐物品。

随后郭业补充道：“如果，我说如果啊，吐蕃人一个个都喜欢上了咱们大唐的美酒佳酿，咱们大集市突然断货了，而吐蕃人偷学会了酿造技术，该有多好啊。”

康宝下意识地接话道：“那他们肯定会穷其吐蕃国内的粮食，自己酿酒自己享用。到时候，吐蕃国内就会出现粮荒，连吃饭都成问题。”

“饭都吃不饱，他们还有啥力气去打仗？呵呵，打仗？我看上炕都费劲，还打个乱的仗啊！”

听着郭业最后这句话，康宝已然服气，五体投地的服气，唯有竖起大拇指赞了一声：

“兄弟，够狠，够毒，够阴损！”

奶奶的，郭业一阵无语，够阴损？有这么夸人的吗？

看着康宝有些过于乐观，郭业只得严肃地提醒道：“当然，这是一项漫长的计划，我将其定为五年计划。五年之内，我要让吐蕃国的国力，不仅无法提升，还要让其至少下降三成。”

五年计划？

康宝念叨着郭业嘴中蹦达出的又一个新名词儿，倒是挺新鲜，挺有意思。

随即表态道：“成，兄弟，哥哥这就写信给我爹，我让在这吐蕃边境呆上五年，陪兄弟你戍边，顺便看看你是如何在五年之内让吐蕃国力下降三成。”

郭业伸出右手，与康宝击掌盟誓，朗声道：“没问题，你就拭目以待吧！”

击掌盟约之后，郭业见着康宝这就要急匆匆地跑出去写信，一把将其拽住，说道：“写信之事儿不急，我这边还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我参谋参谋，毕竟咱们这批人里面，就你在军营中呆过，能给我比较中肯的建议。”

康宝停住脚步，点头应允道：“行，兄弟你说啥，就是啥！”

## 第259章东厂的构思

郭业看得出来，自从知道了自己那个五年计划后，康宝的心情很激动，很是一阵小澎湃。

喜怒形于色，未尝不是一种率直的表现。

继而笑道：“宝哥，是这么个情况。估计再有个十来天才，咱们的请功表将会被苏郎将安排的百里快骑送进长安。我相信长则一个月，短则半个月，朝廷的封赏将会下来。此次两件大功虽不是什么盖世奇功，但却是意义非凡。即便我们只占了些许微末之功，皇帝陛下肯定也会对我等不吝重赏。届时……”

“这些我都知道。”康宝义无反顾地打断了郭业的话，急急催道，“兄弟，你还是说重点吧，升不升官的，哥哥无所谓。就想着将来战场上能和吐蕃人痛痛快快地干上一仗，也不枉咱大好男儿来这世上走一遭。”

“呃……”

郭业铺垫这么久，愣是被康宝无情打断，大失面子一时语塞。

得，直接切入主题得了。

当即说道：“是这样，如果我预计不错的话，咱们戍边的番号不日便会与朝廷的封赏一并颁下来。以阿里土城到图瓦城，再到玉门关一带约莫几百里的边境线长度，至少也能挣到一个三千人的编制。而咱们陇西军两战下来，折损过千，因此……”

“我懂了！”

康宝再次打断郭业的讲话，说道：“你的意思是要扩编招募，是不？”

郭业点头道：“正是，不过这只是其一，招募扩编不算难事，到时候我会修书一封给漕帮的孙明延，让他派送一千陇西儿郎来边塞。”

“那其二呢，是啥？”

闻言，郭业立马饶有兴趣地笑道：“其二嘛，正是我找你参谋之事。届时，我想将陇西军的兵种一分为四，组建三军一厂，你意下如何？”

“兵种一分为四，建三军一厂？哈哈，这可有点意思。这三军兵种哥哥我多少能猜到点，不就是长枪兵，刀盾兵，还有你小子天天惦记的骑兵嘛。”

康宝仿佛知道天大的事儿一样，神秘兮兮地说道：“我可是听说了，你小子黑了杨泰一个马场。这事儿你藏着捂着瞒了哥哥我好些日子，可是不地道啊？”

麻痹，郭业脸色发绿，又是哪个嚼舌头的混球走漏了风声？肯定是程二牛这小子，被康宝灌了两杯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姓啥了。

不过如今马场之事也没有隐瞒康宝的必要了，这小子都下了决心要和自己戍边五年，再加上自己和他康家父子的关系，也算是信得过之人了。

当即尴尬地笑道：“宝哥，你误会了哈，咱俩啥关系？这事儿我瞒谁也不能瞒你啊。这不是最近天天忙乎这个忙活那个吗？忘了，一时忘了而已。”

康宝倒是光棍坦荡的很，无所谓地摇头道：“不扯这个，反正到时候送哥哥一匹上等战马即可，不然老子可是管不住我自己这张破嘴。”

郭业汗颜，一匹战马就搞定？咋这么点出息。

康宝没有郭业那么的弯弯绕绕，反而好奇心大盛地问道：“对了，三军一厂，那一厂到底是啥玩意？”



“东厂！”

郭业言简意赅，直接将大明朝老朱家的概念给剽窃了过来。

康宝有点迷糊了，这东厂是什么玩意？无论是朝廷六部，还是各州军府，乃至禁军，边军，都没有听过有“东厂”这个衙门啊？

想不通透，就大方问道：“这东厂是个啥？”

郭业沉吟了一下，东厂是明成祖朱棣首创，里头一水儿全都是太监宦官，是他们老朱家用来维持权力统治，最为信任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机关，专管各种不服。

但是到了他嘴中就变味了，篡改了其本意，解释道：“东厂嘛，是我突发奇想，另设的一个部门，直接归我直属，专事情报收集。”

专事情报？

康宝多少有些明白了，验证道：“你特意另设这么一个东厂，是否就跟军中的斥候探马是一个意思？”

斥候探马，专为军中开路，打探和收集敌方一切有用之消息。

郭业听着又是点头，又是摇头，说道：“虽不中，亦不远矣。”

不对？

康宝更来了兴趣，又是催喊道：“说说，赶紧说说。”

郭业解释道：“东厂，这是一个特殊部门，是为了一切有用之情报而存在的部门。他不仅用于两军作战时，窃取收集对方的一切相关信息，更能针对敌国，敌手，收集到对我们有利的信息。比如，安排密谍渗入吐蕃国，乔装成吐蕃贩夫走卒，吐蕃贵族家中的奴隶仆役，甚至吐蕃宫廷之中的内侍宫女，一切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信息。”

内侍宫女？

康宝砸吧了一下嘴，混进吐蕃宫廷中当内侍？下意识地，他将双手缓缓下移，捂住了裤裆。

内侍，不就是没有卵蛋的阉货吗？

这得多大的牺牲啊？

不过，他算是听出郭业的意思了，所谓的东厂，应该就跟江湖之上那种专门从事贩卖情报消息的包打听没什么区别。

只不过，郭业的路数耍得更野一些，更大一些罢了。

郭业不知康宝在想些什么，自顾自地继续说道：“这东厂一旦组建，构架完整，运转周密，呵呵，比十万大军之功效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你想想看，如果明日一早我们和吐蕃人开仗，而此时，吐蕃人的排兵布阵，战争动向，还有分兵几处，粮草又在何处，援军有几何，我们都了然于胸，明日一战还会受制于人吗？”

见着康宝听得津津有味，他说得自然是滔滔不绝，道：“不敢说咱能百分百将对手击垮，至少能保证战争的主动权在我们手中，你说对吗？”

闻言，

康宝脸色微变，不由感叹道：“是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却被你小子的这个东厂发挥得淋漓尽致。也许，无需等到开战，你真有密谍安插在敌军主帅身边，趁着夜间天黑之时，直接潜入帅帐，手起刀落，万事皆休了，哇哈哈~”

郭业不得不佩服康宝的思维跳跃，自己说情报，他能想到潜伏刺杀，人

才啊。

不过康宝还是有最后一个疑问，苦思不解地问道：“专事情报，为何单单取东厂这么一个不伦不类之名呢？”

呃……

奶奶的，还真有刨根问底的。

郭业不可能跟康宝解释东厂的名称由来，是东缉事厂的简称，这么解释下来，等到猴年马月才能圆谎？

灵光一闪，有了！！

东厂既然全部是太监宦官组成，那这次只能拿东方不败这个假妹纸来扯扯淡了。

随即，他摆出一副傲娇的神情，说道：“东厂，意在一个东字，正所谓日出东方，唯我不败，我正是取这个好兆头，希望东厂能发挥其最大的功效。”

日出东方，唯我不败？

康宝寻思着这句话，听着倒是霸气，对于东厂这个名称也就不再纠缠下去了。

郭业趁机转移话题问道：“你说这东厂到底如何？”

“我看行！”

康宝竖起拇指，果断地赞了一声。

既然康宝都说觉得可行，郭业也深觉此事靠谱，继而问道：“如今东厂只是一个构思，需要有人来领衔将其从无到有的组建出来。宝哥，我看你对这东厂还挺有兴趣的，不如就由你出面，来组建这个东厂，如何？”

当然，郭业这话里还有促狭的意思，大明朝老朱家的东厂头头可都是大太监出身，要是康宝挡住了这个东厂头头的话。

哈哈，郭业想想都来劲儿。

谁知康宝这小子也是气运加身，没有掉进郭业挖的坑，连连摆手推辞道：“不不不，这活儿老子可干不了。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哪里有驰骋疆场，浴血杀敌来得带劲？这不阴不阳的活，可不是咱老康家的人干得。”

奶奶的，郭业心里暗暗叽歪，莫非宝哥还真感觉出点什么来了？

这不科学啊，六七百年后的事情，他上哪儿知道去？

这只能归结于，康宝的气运够强，没有被郭业坑进去。

康宝拒绝之后，思虑了一会儿，徐徐说道：“不过，哥哥我倒是可以跟你推荐一个人选。这人干这东厂的头头，是最他妈合适不过了。”

昂？

郭业一时间还真想不出，还有谁比康宝合适这东厂头头的人选。

当即也被勾起了兴致，问道：“谁人可当？说来听听——”

## 第260章对谈甘竹寿

“哈哈，这个人便是……”

“笃笃笃笃～～”

康宝的话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突然一阵厚重地敲门声响起。

生生打断了康宝即将揭晓的名字。

奶奶的，郭业嘟囔了一嘴，示意康宝先别吱声儿，然后冲着房门走去，问道：“谁？”

“是我！”

语气低沉，声音淡然冷如冰霜，不过郭业还是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

嘎吱一声，将房门拉开，外头赫然站立着一个人，高高瘦瘦，沉着一副死人脸。

舍我吊死鬼甘竹寿，还能有谁？

郭业颇为诧异这个时候甘竹寿怎会主动找上门来，莫非是为了前番夜里，出城截杀张小七之事而来吗？

当即将甘竹寿请入了屋中，突然——

康宝跟半夜撞了鬼似的，怪叫起来：“他奶奶的，真是夜里不能说鬼，白天不能说人啊。兄弟，兄弟——”

噌噌噌几步跑上前来，阻隔在郭业和甘竹寿中间，一把将甘竹寿的胳膊拽起，哈哈大笑道：“兄弟，我说得那个合适人选，就是甘老哥啊！”

甘竹寿年约三十七八许，整天沉默寡言阴沉着一副脸，长相又显老，足以当得起康宝这一声老哥。

郭业心里暗乐，怎会那么巧？说着说着就自动上门了，还真够邪乎。

不过他一琢磨康宝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甘竹寿不仅性子阴沉寡言少语，而且办事果断出手狠辣，真真儿是这个东厂头头的不二人选。

康宝这次推荐，一点都不扒瞎。

甘竹寿半途而来，哪里会知道两人之前嘀咕之事，阴沉的脸上浮现几分莫名，开口问道：“怎么回事？”

郭业欲要开口解释刚才他与康宝所讨论关于东厂的事宜。

谁知康宝突然抬腿就往房门外走去，边走边嘟囔道：“这事儿咱可不掺和，你俩细谈，哥哥去城楼逛逛。”

走到门口，不忘转头对郭业叮嘱道：“兄弟，别忘了哈，你还欠你哥哥我一匹上等战马。我可管不住自己这张破嘴，哪天喝多了尿性，嘴巴一张说秃噜出去，那就不妙了。”

言罢，还得意洋洋地大笑三声儿，提臀闪人。

郭业听着康宝这假粗鲁真聪明，最后不忘卖个萌，恨得那叫一个牙痒痒。

见着康宝走远，才走上前去将房门悠悠关起，又紧闭窗户，好似神秘。

甘竹寿一言未发，默默看着郭业来回走动的背影，静待答案。

郭业请他坐下之后，将之前东厂之事娓娓道了出来，倒是没有一丝隐瞒。

就连为何取名东厂那个扯淡之说，都如实相告。

甘竹寿听着郭业叙来，脸上仍旧古井不波，没有一丝起伏，还是那副阴

沉的脸。

有时候郭业都怀疑，这孙子是不是天生面瘫来着。

谁知这个猜测刚一下，甘竹寿就打破了他的猜疑，陡然咧嘴一笑：

“嘿嘿……”

麻痹，郭小哥差点没个吓尿了，这笑得那叫一个与众不同，简直就是另辟奇径的一笑。

咧嘴一笑扯动着那张僵硬的脸颊，比老寡妇坟头哭丧还要难看。

特别是那笑声儿，阴沉而低迷，仿佛夜里老鸹独个儿鸣叫，不是一般的瘆人。

郭业有理由相信，如果现在给甘竹寿披上一件黑袍，蒙脸黑袍，手拿一根拐棍，丫就是个加长增高版的苗疆大巫师。

这样的人，这样的形象，太适合担任东厂这个阴暗组织的代言人了。

郭业目光灼灼地看着甘竹寿，脸色凝重地说道：“老甘，我有意让你出面负责这个东厂，你意下如何？”

甘竹寿没有一丝的受宠若惊，反问直言不讳地问道：“我看这个东厂，应该没有小哥你说的那么简单吧？真的仅仅就是刺探敌国敌军的情报而已吗？”

啥？

郭业被甘竹寿那看破万物的口吻给吓了一跳，莫非这孙子也是从大明朝赶着过来的？

当然，这事儿不靠谱，直觉告诉郭业，肯定是甘竹寿那隐藏的身世背景和不凡的阅历，看破了自己建立东厂的真正目的。

东厂是什么？

现在看来只是郭业用于刺探军事情报和一切有利益价值的情报机构，但是将来呢？

也许也会跟大明朝老朱家一样，整成一个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部门。

不过，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在他看来，现在的东厂只能够为一切军事行动而服务。

听着甘竹寿如此当面锣对面鼓的直问，郭业没有生气也没有质问，而是用一种知己般的口吻说道：

“老甘，你是个聪明人，小哥我一直认为，恪守本分，从不越雷池一步，才是你老甘的处世之道，以为然否？”

郭业也直接给甘竹寿打了一句机锋。

跟聪明人打交道，说得太白，未尝是一件好事。

果然，甘竹寿略有所思地点点头，不再多问。

而是说道：“东厂我可以替你操办，但是你缘何如此信任我？前番我截杀张小七，你一直不管不问，拖沓到至今；今日你又将如此机要的东厂交由我负责，敢问郭小哥，信任，从何而来？”

郭业莞尔一笑，一副智珠在握的神情，心中暗乐道，早就知道你会憋不出，找我来问此事，小哥就等着你上门，自个儿主动交来历。

继而一一分析给甘竹寿听来：“首先，你截杀张小七，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张小七该死，你杀还是赵九丑杀，反正都一样，不影响大局。既然你出手替我摆平此事，我何必要质疑你？”

“其二，你我相识于微末，在陇西县衙就曾一起患难与共，一路走来，你

可曾对我不利过？可曾算计加害过我？没有！既然没有，我又干嘛枉做小人，去做那些庸人自扰之事呢？”

“最后一点，从当日你在东流乡伏击秦威与水匪的战斗中，我早就看出你身手不凡，只是藏拙罢了。而且，你虽性子阴沉寡言少语，心中却是极为讲义哥们义气，因此你不是一个天性凉薄之人。但是你的行为你的脾性，恰恰又让人时刻感觉到你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冷冰冰如块顽石。这又是为何呢？呵呵，答案只有一个——”

甘竹寿细细听着郭业头头是道的分析，尽管脸上依旧阴沉不变，但心中却是微起波澜，他怎么也想不到郭业竟然观察细微到如此地步，而且琢磨人性的造诣，当真不凡。

不由脱口问道：“那是为何？答案是什么？”

郭业从甘竹寿的眼中，捕捉到了一丝焦躁与仓惶。

见罢，嘴角不由微微翘起，心中分为得意地说道：“答案便是，老甘，你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有故事的人？

甘竹寿喃喃念叨了几遍，再次嘴角一咧，笑了出来。

不过这次再也不是那般僵硬的怪笑，而是苦笑，苦涩之笑，仿佛这一刻，等了很久，憋了很久一般，无声地苦笑着，笑着笑着，眼角竟然淌出两颗浑浊的眼泪。

徐徐蹲地，嘴巴张大苦笑着，眼泪一颗又一颗，右手握拳猛捶自己的胸口。

不过，无论是笑与哭，还是捶胸与顿足，愣是没有一点声响。

郭业站于跟前，仿佛看着一幕单人哑剧一般的诡异。

不过，他知道，这才是真正的甘竹寿。

人啊，封闭太久，伪装太久，累了~~

突然，

甘竹寿的喉咙里发出了几丝如山林猛兽般嘶吼的声音一般，干涸地自言自语道：

“呆在县衙四年，无人认出我是谁。”

“在庞飞虎手中办差四年，他只知道我异地流落陇西。”

“与朱胖子搭班四年，他只知道我寡言少语，生人勿近。”

“同僚们皆以为我天性凉薄，不可深交之。个个见我如鬼怪，唯恐避之不及。”

“唯独——”

“唯独你是第一个看出，我是有故事之人。”

“哈哈，哈哈，到头来，竟然还是你最懂我！！！”

吼完最后一句话，甘竹寿的胸口仿佛如火山爆发之天摇地动般，此起彼伏，激烈喘息。

喘息一阵之后，猛然抬头红着双眼如脱困囚笼的野兽一般，凝望着郭业那张淡然自信的脸颊，第一次敞开心扉地问道：

“郭业，你可曾听过暗夜这两个字？”

郭小哥摇头不语，表示不知。

“那你愿意听听我的故事吗？”

言罢，  
脸颊有些许激动，询问的口吻中带着浓浓的恳求，令郭业不忍拒之。

## 第261章历史就是这么八卦

甘竹寿愿意倾诉往事，愿意自揭身份，郭业正求之不得，怎会拒绝？

不过尽管如此，他仍是淡然一笑，并未表现出过多的兴趣一般，轻轻说道：“老甘，你愿说，我自然愿听？朋友是用来干嘛的？不就是倾听苦楚，一解忧愁而用吗？我说过了，你一直是郭业的兄弟，老兄弟！”

言罢，握拳放于自己胸前，轻轻三捶，以示交心。

甘竹寿此时并未将注意力放在郭业身上，而是神情恍惚的仰头对天，微微闭起双眸，长叹一声：“唉，四年了，足足压抑我心间，藏了四年，也是该找个人说说的时候了。”

叹罢，面色微微缓和，有了些许暖色，说道：“我来自长安，确切地说，应该是四年前的长安。郭业，你可知道四年前长安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之大事否？”

四年前，长安，大事？

如今是贞观四年，四年前，太上皇李渊退位，时为秦王的李二陛下继位，登基九五，改元贞观，开启了贞观盛世的序章。

如果非要说四年前发生在长安的大事，除了新皇帝换老皇帝这种改朝换代之事，还能有什么大事？

不过看着甘竹寿这副如丧妣考的倒霉相，应该指的不是这事儿。

那还能有什么大事？

四年前，长安，改朝换代，改元贞观……

等等！！

郭业的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件事情来，一件充满着血腥的大事，一件不亚于李二登基做皇帝还要轰动的大事。

这事儿放在如今一直都是讳莫如深，颇为忌讳的话题。

祸起萧墙，手足相残。

玄武门事变！！

太子建成死，齐王元吉毙，秦王李世民独赢最后，登顶九五。

喇～～

郭业的脸上骤然浮现一阵巨骇，再也没有刚才那般伪装的淡然，而是不可置信来回摇着脑袋的嘟囔道：“难道是那件祸，祸事儿？不，不可能，老甘，你别告诉，你跟那件事儿，有，有关系……”

这事儿，无论是放在当年，还是现今，只要谁沾上，绝对都是一个天大的麻烦。

前段日子，卢承庆为何从兵部左侍郎突然被贬到蜀中小州郡，当一个冷灶般的刺史？无非就是提起了那事儿，尽管他是为李二陛下出馊主意，但天微不可测，最终还是被贬地方。

傻子都看得出来，这事儿一直是李二陛下的伤口，一直是李二陛下心中最为敏感的禁区，提都不能提。

郭业知道自己的分量，自己如今跟卢承庆相比，那还是一盘小菜，他都搞不定的事情，放在自己身上那还不等于天灾人祸？

巨骇，诧异，缓缓变化……

郭业的脸上慢慢呈现出了惶惶不安与惊慌。

甘竹寿将郭业的表情变化收入眼底，尽管没有表示郭业的猜测是否正确，不过郭业知道，他没出来否定，说明自己猜得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正等着甘竹寿交底的时候，突然这孙子冷不丁岔开了话题，又问了一句：“郭业，你对齐王元吉了解多少？你是否曾听闻齐王府上有一个暗夜阁？”

郭业现在满脑子都是麻烦，哪里会有闲心和甘竹寿扯这个闲淡，连着摇头催问倒：“什么暗夜阁，白日阁的，小哥上哪儿知道去？老甘，你，你，真的跟当年玄武门事变有关？你张口闭口齐王府，莫非，莫非你就是齐王一党的余，余……”

余孽二字，郭业真心不忍说出口，毕竟甘竹寿一直与自己办事这么久，这话说出来明显有些伤人。

但是，他知道，今天甘竹寿透露出来的东西，更是伤了自己，吓到了自己。

“余孽吗？”

甘竹寿不以为意的自嘲了一声，苦笑道：“你猜的没错，我正是齐王元吉一党的余孽，一个该死不死之人，哈哈，苟延残喘至今。”

听着甘竹寿言语悲戚，郭业也觉得自己刚才那话说得有些伤人，连连改口道：“老甘，你别误会，小哥我不是那个意思。事情都已经过去了，齐王元吉那种人死不足惜，不值得你念念不忘至今，好了，这事儿就到此为止吧，咱不说了。今日我权当你什么也没说过。”

“放屁！！！！”

突然，甘竹寿双眼赤红，歇斯底里的咆哮道：“不许你对齐王不敬，你又对齐王有多少了解？怎的在此大放厥词？”

呃……

甘竹寿这么冷不丁一发病，倒是吓了一跳，脱口反问道：“难道我说的不是吗？”

据史书记载，齐王元吉乃是高祖李渊第四子，生性凶残与暴虐，一直尾附太子建成左右，对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忌惮在心，常有谋害之心。

而且，元吉生性荒淫，玄武门事变后李世民面呈父皇李渊，给给其定的罪便是谋害兄长，淫乱后宫。

这孙子，典型的就是一作死的富二代，不，应该是皇二代。

甘竹寿嗤笑一声，哼道：“成者王侯败者寇，史书自然任由赢家篡改。齐王殿下若是真有民间传言那般不堪，当年太上皇为何又对他最为钟爱呢？为何太子建成又一直倚仗其为左膀右臂呢？”

我靠，郭业听完甘竹寿这话，立马有了几分的揣测，莫非李元吉此人还真不是史书记载的那么垃圾？

成者王侯败者寇，的确，野史传闻，李二陛下曾经严令史官修改过关于玄武门变事的经过和目的，还曾被魏征这个彪呼呼的直臣给喷了好几次口水。

李元吉如果并非像传言中那般不堪，那又会是什么样一个人呢？

好在甘竹寿已经给他释疑了，只听他声音颇为缅怀滴说道：“齐王殿下为太上皇第四子，自幼便有大才，行军打仗之能不比当年的秦王差。而且素来与太子建成，年轻早逝的卫王李元霸等几位兄弟交好，与秦王也是从未红过



脸。哪里会有谋害兄长的说法。呵呵，只不过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罢了。”

郭业心道，奶奶的，这么说来，齐王元吉这人还是天生好人缘咯？李元霸这个隋唐地一条好汉都跟他亲近，看来这厮的确有点本事。

李元霸这小子武力值无上限，但是智商确是无下限啊，能够让他跟李元吉交好，看来没有点本事的确很难。

郭业越来越倾向于甘竹寿这个说法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何李二陛下发动玄武门事变，不仅要宰了直接威胁自己登基的太子哥哥这块绊脚石，还要心狠手辣到连齐王弟弟都要一起解决，据传闻齐王府直系血脉几十口，统统被李二陛下杀得干干净净。

能不杀吗？

杀一个是杀，是一百个也是杀，更何况甘竹寿口中的齐王元吉可是与李世民相提并论之人。

以李二陛下这种雄才大略之人，怎会容忍一个和自己有同样资格，同样本事之人活在身边呢？这他妈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啊！

原来，齐王元吉，竟然也是一个不凡之人。

甘竹寿仿佛看穿了郭业的猜测，继续冷笑道：“都说最是无情帝王家，果真一点不假啊。当今皇帝手段之残忍与狠辣，并非你能想象的。你兴许觉得他是一代英主，但是在我眼中，他泯灭人性。你知道吗？玄武门事变之前，秦王不止三番四次会晤齐王元吉，多次试图拉拢于他，可一一被齐王拒绝，齐王曾言及，太子之位，历来都是长子嫡孙而继，绝不做祸起萧墙之事。这也是太子建成倚重齐王的最关键之处。”

见着郭业脸色诧异之色更加浓重，甘竹寿反问一句：“一个与世无争，顾及人伦，兄友弟恭之人，怎会是一个谋害兄长，淫乱后宫之人呢？”

我靠！

郭业傻眼了，太子建成倚重李元吉，秦王李世民拉拢李元吉，这李元吉真有这么吃香吗？不过也挺二，你都拒绝了李世民的邀请了，他怎么可能还能容你？

这也许，正是李元吉最失败的地方，身在帝王家，却把亲情看得太像那么一回事了。

不过郭业很好奇，为何李世民和李建成为何都要拉拢李元吉，难道就因为他有才？太扯淡了，这天下有才的人多了去了。

随即不解问道：“齐王元吉能得两方如此看重，难道他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地方吗？”甘竹寿赞许地看了一眼郭业，重重吐出三个字：“暗夜阁！”

暗夜阁？

又是暗夜阁！！

今天已经不是第一次听到甘竹寿提及暗夜与暗夜阁了，难道这就是李元吉最牛逼的地方？

但是，这暗夜阁，无论是史书，还是野史，他都从没听过暗夜以及暗夜阁。

于是乎，急急问道：“这暗夜阁到底似乎什么东西？竟然能够让当年的秦王和太子都如此看重，甚至忌惮！”

甘竹寿面色不改，不过显然脸色有了几分怀念，甚至眉宇间多了丝丝自豪，朗声说道：

“暗夜阁，是一个神秘的存在！”

“至于暗夜，呵呵，他是一个人，也是一个代号，更是一个传说……”

## 第262章暗夜与暗夜阁

暗夜，是一个人，也是一个代号，更是一个传说。

郭业听着老神在在，看着甘竹寿那一脸向往和缅怀的自豪神情，不由嘀咕道：“哎哟我去，这么屌？”

暗夜，听着名字就上不来世俗台面见不了光，从字面上不难理解，这是一个行走于暗中，出没于夜晚的人或代号。

莫非，暗夜是一个杀手？

旋即，他试着求证问道：“老甘，莫非这个暗夜阁是齐王元吉蓄养的杀手组织，而里头的杀手，皆被冠以‘暗夜’之名？”

甘竹寿略微点头，道：“对，也不对！”

闻言，郭业立马闭口不言，一副求解释，求爆料的期冀眼神看着甘竹寿。

甘竹寿没有令郭业失望，徐徐解释了起来：“暗夜阁是齐王殿下蓄养的杀手组织，这没错。而且实力极为强横，非一般人能够想象。你只要想到当年连太子建成和秦王都争着拉拢齐王殿下，为的就是想将暗夜阁收为己用，便可知暗夜阁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存在。”

“暗夜阁一共有三十六名杀手供齐王殿下差遣，这些杀手在江湖中都是籍籍无名之辈，但论身手，论刺杀，论潜伏，论乔装易容，却非江湖一流高手所能比拟。他们平日是市井平民，各有各的生活，唯有齐王殿下召唤才会现身。当然，他们也各有各的名字，唯独一人不同，他便是——”

“暗夜阁三十六杀手排名第一之人！”

“暗夜阁每五年较技一次论排名先后，凡赢得头名之人，便会舍弃自己的名字，冠以暗夜之名。”

“所以，我刚才说了，他是一个人，一个代号，更是一个传说。”

.....

郭业听罢，总算是长了见识，难怪自己从未在史书上见过关于暗夜阁与暗夜的相关文字记载。

原来，这些都是江湖奇闻，都是武林秘史，哪里会有史官去记载这些玩意啊。

看着甘竹寿对暗夜阁如此了解，如数家珍般说得一字不漏，莫非他也是暗夜阁之人？

刚想提问，甘竹寿下面的话已然验证了他的猜想。

只听甘竹寿苦笑一声，说道：“你想得没错，我正是暗夜阁三十六个杀手之一，而且最后一次五年较技，我拔得头筹，是为暗夜。”

“我日！！！真的假的？？”

噌~~

郭业面色迥异，惊呼大喊一句，陡然站立起来，傻傻分不清楚地看着甘竹寿。

老甘，竟然是暗夜阁排名第一的杀手，太不可思议了。

原来，真正的高手就潜伏在自己的身边，狗日的，这算怎么回事儿啊。

高手在民间，丁点不掺假。

不过，郭业吃惊归吃惊，还是问道：“老甘，既然齐王元吉最后身死玄武

门，说明他和秦王谈崩了，说明他手中的暗夜阁没有被秦王拉拢过去。那为什么……”

“为什么暗夜阁如此强大，还是没能护卫齐王殿下逃出生天，是吗？”

聪明，一猜就透，郭业点头不语，静等答案。

这时，甘竹寿满脸怨毒之色尽露无遗，字字如冰渣一般的寒冷地咬牙恨道：“呵呵，实力再强大又能如何？怎能抵得过人心的险恶？谁能想到，当年秦王见拉拢不行早有暗计，齐王府中布满了秦王天策府的耳目与暗棋，就连当年最得齐王殿下信任的王府长史王处一，都已被秦王暗中收买了过去。”

“齐王府长史王处一，是除了齐王之外，唯一一个能下召集令传唤我等之人。”

“就在玄武门事变的头天夜里，我们三十六人接到了齐王的召集令，说是要我们子时三分，在长安城外东边五十里的一片竹林中集合，要与我等共谋大事。”

“由王处一传令，而且那片竹林一直都是我们与齐王碰面的老地方，我们自然是信以为真，到了夜里纷纷朝着竹林而去。”

“结果可想而知，竹林早有秦王天策府的最为精锐的五千黑甲军埋伏左右，由尉迟敬德统率。暗夜阁仅仅几十人，又是在毫无知情的情况下，对阵最为精锐的五千黑甲军，呵呵，结果可想而知。”

……

郭业听得既是如痴如醉，又是惊心动魄，奶奶的，一个秘辛比一个秘辛要来得劲爆。他从甘竹寿的语气中可以听出，那一晚，暗夜阁肯定是全完了。

可惜了，这么牛叉的一个杀手组织，竟然被伏击得彻彻底底，一夜之间土崩瓦解，烟消云散。

不过，他还是有一个疑问，既然暗夜阁都全完了，甘竹寿怎得还在呢？莫非他能从五千人之中杀出一条血路不成？

统领五千黑甲军的尉迟敬德是李世民铁杆手下，立功心切，肯定不会独留活口；而五千黑甲军如甘竹寿所言，又是天策府最精锐的存在，怎么可能让他独独逃出升天呢？

这不科学啊！无论你甘竹寿武力值最高，终究是一个人，除非有飞天遁地的神仙本事，不然不可能存活下来。

一时间，郭业百思不得其解起来了。

难道去问甘竹寿，你丫是不是背叛了兄弟，贪生怕死投降缴械，独活了下来？

这，这有些不地道，有些在别人伤口上撒盐的嫌疑。

见着郭业踌躇，甘竹寿呛然一笑，满含悲戚地问道：“你是想问，为何暗夜阁其他兄弟都死了，我还不死？”

呃……

又被猜出来了，这，这真是有些难以启齿，好奇心驱使下，郭业硬着头皮尴尬地点了点头。

见状，甘竹寿懊悔地长叹一声，说道：“事无可对人言，很简单，因为那天晚上，是我家孩儿的满月酒，我因多喝了两杯，过了子时才启程前往竹林。当我到达竹林之外时，里头已是杀成了一片。作为暗夜阁头名杀手，我

没有一腔热血地冲进竹林，我冷静地蛰伏下来，在竹林之外看着我的兄弟们一个一个倒下，最终，等着尉迟敬德率领五千黑甲军离去，我才悄然走进竹林替兄弟们收尸掩埋。”

呼~~

原来如此。

郭业还真担心甘竹寿做出出卖弟兄这等遭天谴的事儿来，好在是他幸运，躲过了这一劫。

然后问道：“那后来呢？是不是你就携带着妻儿，来到了陇西县扎根了下来？不对啊，老甘，没听说过你在陇西有老婆孩子啊，你好像一直都是独住的吧？”

“呵呵……”

谁知回过来的，却是一记令人悚然的冷笑。

甘竹寿的声音陡然又变回那种阎罗地狱般的阴森诡异，音色干涸地说道：“死了，都死了。”

“什么？谁干得？莫非那个叛徒王处一发现暗夜阁三十六人还有一人未死，告密秦王，然后到你家屠，屠……”

“呸，休想！”

甘竹寿冷声道：“王处一？我在竹林掩埋完兄弟的尸体之后，回城第一个杀得就是他。呵呵，当晚，我便取了王处一的脑袋祭奠我那三十五位死去的弟兄，至于王家一十七口，呵呵，无一存活。”

郭业暗暗点头，这种败类，就他妈该死，死有余辜，不过丁点没有同情。

他现在关心的是甘竹寿的老婆孩子怎么死的。

“我取了王处一的人头祭拜兄弟之后，便悄然装作无事发生一般悄然返家，想着第二天潜入齐王府，将暗夜阁毁于一旦之事告知齐王殿下。可还是晚了一步，第二天，满城风雨，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身陨玄武门之事传得街知巷闻。唉……”

郭业默不做作，继续听着。

“我闻之，如天崩地陷，齐王殿下对我暗夜阁三十六位弟兄恩重如山。如今恩主身死玄武门，齐王府满门抄斩，暗夜阁中唯我独活，我岂能无动于衷？”

“事后，我花费了很长一段时间，计划极为周详，准备潜入宫中，刺杀刚刚登基的李世民。为了此去没有后顾之忧，为了让我自己心存必死之心，身存玉石俱焚之意，我哄睡了我那贤惠的妻子，还有尚在襁褓中的孩儿。夜里，我……我……将，将，将她们母子……母子……给……”

甘竹寿言语断续，声音颤抖，而郭业听着毛骨悚然，脸色惨白地惊叫起来：“你，你将你的妻儿，妻儿给，给，老甘，虎毒尚且不食子，你他麻痹的，你是人吗？”

郭业胸口喘气起伏如山，双目红如朱砂声嘶力竭地吼道：“你不是人，你是禽兽，你是畜生啊，甘竹寿！！！”

静，

静得吓人。

听着郭业如血控诉，甘竹寿不仅没有如狼嚎吼叫，亦没有如夜叉啼哭，

反而冷静得极为渗人，轻声问道：“还有下文，你还想听下去吗？”

## 第263章往事不可追忆

郭业能理解甘竹寿兄弟义气，手足情深，也敬佩他忠心为主，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大丈夫行径。

可他怎么也无法理解，也无法认同，甘竹寿为了让自己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入宫刺杀李世民而一击即中，做出杀妻毒子这种丧尽天良遭天谴之事。

虎毒尚且不食子，何况人乎？

无法理解，

无法原谅，

郭业面色惨白下意识地来回轻摇着脑袋，恨意滔天痛骂道：“你怎么就那么混蛋呢？那可是你相濡以沫的妻子，你血浓于水的子嗣啊，老甘，老甘，你怎么就能下得去手呢？”

任凭郭业如何唾骂，如何指责，甘竹寿愣是回到原先古井不波的神情，不为所动，仿佛郭业所说得，与他毫无瓜葛一般。

静静站在那里，眼神空洞，如行尸走肉般平平说道：“不杀又能如何？我若不给他们一个痛快，让他们毫无痛楚地离开人世。呵呵，你知道一旦我进宫行刺，无论成与不成，她们都会受到什么折磨吗？”

“无论成败，只要东窗事发，她们绝无可能活着离开长安城。你真以为天策府黑甲军是吃干饭的？一旦她们母子被擒拿，将会冠之谋害君王的罪名。而且，刑部大牢中，将会有千百般的酷刑等待着她们母子。”

“活着受罪，不如死了来得痛快！”

“我知道，只要我抱着进宫行刺之心，她们母子就绝无存活下来的可能。”

“我这是让他们解脱！”

“解脱！！”

“解脱！！！”

甘竹寿平淡的声调陡然高昂起来，冲着郭业如笼中困兽一般狂吼道：“你懂吗？？？”

“借口！”

郭业断然还击道：“你进宫行刺又如何？如今皇帝还不是好好的坐在龙椅之上吗？这就证明你的行刺计划已然失败。但失败了又如何？你不是也全身而退，逃出生天，躲在陇西县安安稳稳四年了吗？你完全有可能将她们母子先安排出城，再去行刺！”

“呵呵，你想得太过天真了，皇宫禁卫何等森严？行刺是失败了，但是你真以为凭我一己之力，能够逃出几万禁军把守的皇宫大内？”

郭业反问一句：“难道不是吗？”

“错了，错了，行刺那一夜，若非得一神秘人相助，将我掩藏于枯井之中，呵呵，我又怎能苟活至今。郭业，我是对不起他们母子，但我并不后悔我所做之一切。旧主恩情如海深，岂能一日忘怀？若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进宫刺杀李世民之心——”

“矢志不渝！”

……

……

甘竹寿，忠，大忠，太忠，已经超越愚忠。

郭业也是重情重义之人，但是他很难想象，一个人为了报效旧主之恩，为了一血旧主之仇，竟然做出杀妻毒子这种有违伦常之事。

尽管了解完整件事情的始末之后，多少对甘竹寿的态度有所缓和，但是心中始终有所芥蒂，这王八蛋太狠了。

心狠到一个无法想像的地步。

不过他话中提到得神秘人相助，而且还是皇宫大内之中，顿时又来了好奇，问道：“进宫行刺君王乃是诛九族的大罪，那神秘人为何救你？他能够在皇宫中如此自由行走救下你，那他的身份肯定不简单，不外乎是皇家子嗣，内侍宫女，或者后宫妃嫔。但是他为何甘冒着杀头灭族的风险，就你这么一刺客？”

说到这儿，郭业发现甘竹寿也是一脸茫然地摇摇头，神情有些恍惚地说道：“不知道，但是此人身份绝非是你所说的这些身份。因为那天夜里虽然天黑，看不清那人的，面庞，但是借着微弱月光我看见了衣着打扮，他，身材颇为消瘦，一身道袍打扮，手持拂尘，有着几许仙风道骨。我敢肯定，他是道家中人。”

道家中人？道士？

郭业陷入了沉默，大唐三百年，佛道都处于鼎盛的争锋时期，唐贞观年间，能够在皇宫大内中自由行走的道士，肯定是道教中凤毛麟角的人物。

莫非是传说中的那两个人物之一？

无端引出一个传说级别的道教老神仙，这也太能扯了吧？

郭业在沉思，甘竹寿也在回忆，惊呼道：“对，那道士从头至尾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命不该绝，将来自有贵人相助，冤案自有平反昭雪的那一天。”

奶奶的，神神叨叨，玄之又玄，郭业听罢更加将心中的猜想侧重于那两个传说中的道人之一。

郭业问道：“他有没有说他是何人？”

甘竹寿摇摇头，回道：“没有。在他襄助下，我逃出了皇宫，以后再也没有见过此人。”

郭业若有所思点点头，心中将目标锁定在了那两个道士身上。

甘竹寿继续说道：“逃出皇宫，离开了长安，我如丧家之犬般逃亡蜀中之地，一呆就是四年，接下来的事情，我想你也清楚了。”

“嗯！”

郭业将那神秘人之事悄悄留了个记号，藏进了心间，突兀问道：“老甘，暗夜阁也好，齐王也罢，你付出和失去太多太多的东西了。你可曾后悔过？”

闻之，甘竹寿一脸坚毅，语气决绝地说道：

“无怨，无悔！”

“友情，恩情，亲情，我取二舍一，断然不会后悔。”

真他妈无语，这是什么狗屁逻辑。

郭业不禁叹道：“你这又是何苦呢？”

甘竹寿苦笑一声，颓然道：“也许我命犯天煞孤星，注定孤独终老吧？无论是当初，还是如今，甚至是将来，满腔的仇恨，才是支撑我苟延残喘苦苦坚持下来的唯一。”



仇恨！

也对，仇恨跟欲望一样，都是人类的原动力。

有人为了欲望，而升官发财，同样有人为了仇恨，苦苦挣扎苟活。

甘竹寿的这句话，郭业难得没有反驳，情不自禁地点头表示赞同。

“我的故事，你也听完了。怎么样？如今还敢当我是朋友，还敢用我主持你那个东厂吗？”

甘竹寿冷不丁这么一问，顿时被郭业给问住了。

当朋友，没问题啊！

主持东厂，一起共事？

想到这儿他可就后怕了，这孙子满腔的仇恨，天天惦记着要杀李二陛下，哪天万一又犯浑把自己牵扯进去，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

想归想，怕归怕，郭业还是郭业。

当即回道：“当朋友自然没问题，从今往后，你不仅是我郭业的朋友，还是我的好兄弟。不过老甘，我想真真儿地问你一句，你真放不放下仇恨吗？”

“放不下！”

甘竹寿斩钉截铁，毫无妥协。

奶奶的，郭业一阵无语，大唐的人儿，怎么只要有些本事之人，都那么有个性呢？

而且倔驴一般的脾性是他们的共同特点。

马周如此，苏定方如此，甘竹寿这个杀手也玩倔强到底的调调。

“放不下又如何？如今秦王登基做了皇帝后，对内，国泰民安，各行各业都朝气蓬勃，百姓皆能吃饱穿暖安居乐业；对外，震慑外族，捍卫疆土，大唐之威名，传遍外族蛮夷各国。东突厥不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吗？至少，他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皇帝。”

“再者说了，即便让你进了长安，你觉得你还能向上次一般混入皇宫，刺杀成功吗？如今无论是当年的皇帝，还是当初的天策府，都已经羽翼丰满，无法撼动，你觉得凭你那一己之力，还能得逞？”

“老甘，你小看天下人了！！！”

……

……

郭业一番说道之后，甘竹寿缓缓安静了下来，默默地思虑了起来。

脸上，表情变幻无穷，一会儿咬牙切齿，一会儿蹙眉感叹，一会儿面目狰狞，一会儿颓然丧气。

过了好一阵子，甘竹寿突然开口道：“你这些话，我虽听着极为刺耳，但是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但是齐王不能冤死，屈死，枉死，若穷我终生之力还不能替殿下讨不回一个说法，一个公道，我，我甘竹寿，到了下面也无颜再见齐王与暗夜阁的兄弟。”

退让了，

郭业听得出来，甘竹寿的底线在松动了。

再也没有之前那般喊打喊杀，鱼死网破的话，而是要一个说法，一个公道。

说白了，就是要替齐王元吉平反昭雪呗。

但是，这也太难了，你不是要李二陛下公然站出来道歉吗？

不过现下也只能哄着他道：“老甘啊，这事儿说难不难，说难也够难。咱们弟兄就这点实力，小哥我也才是个小小的八品兵司。给齐王平反昭雪这种事儿，怎么着也得小哥我青云直上入了朝堂，才有机会吧？你说的是吗？”

“我能等，等到死也能等！”

奶奶的球，又是一路倔到底。

既然都这么说了，郭业还能咋的？只能点头应允道：“成成成，将来我有幸入了长安能够站在朝堂上说话，一定替齐王殿下，平反昭雪讨个说法！”

甘竹寿听闻，如守得云开见月明般，露出了一丝多少有些人性的笑容，言语颇为轻松地说道：“好，东厂交于我手中，你大可放心。以后，东厂上下，只效忠你郭业一人。”

对头，要得就是这种感觉。

郭业闻言大喜，眉开眼笑道：“那就一言为定，老甘，好兄弟，一辈子！”

甘竹寿重重点头，说道：“另外，你既然肯定替齐王讨回一个公道与说法，我也对你推心置腹。届时入了长安，我会送你一份天大的好处，助你一臂之力！”

送你一份天大的好处？

郭业还没来得及骇然大喜，就被这个词儿给镇住了，这话咋听着那么耳熟呢？

## 第264章世上再无甘竹寿此人

送你一份天大的好处！

这话听着怪耳熟，郭业稍稍回想，立马莞尔一笑，敢情这话自己也讲过。

岳父大人，送你一场天大呢富贵！

自己那个便宜岳父不知被自己这话忽悠过了多少次。

八成现在岳父吴茂才听到自己这句话，肯定不会再信，连肝儿都得吓出来。

这可是自己忽悠人的一句经典口头禅呢。

不过看甘竹寿这架势，应该不像是哄自己开心，来忽悠自己的。

当即哈哈一笑，赞道：“好呀，又便宜不占王八蛋，白白送上门的好处干嘛不要？老甘，说说看，什么天大的好处？”

谁知甘竹寿这孙子也操蛋，刚被人的胃口吊起来立马就怂了，轻晃两下脑袋，说道：“不是说了吗？到了长安，我会双手奉上。如今嘛，说了也毫无用处。”

奶奶的，这不是吊胃口是什么？

郭业终于尝到了被人吊起胃口腾在云中，又狠狠摔了下来的滋味儿。

这种感觉比火急火燎上了小媳妇的床儿，却发现今晚小媳妇不方便，还要来得抓心挠肝。

得，甘竹寿的脾气他不是不知道，认准的事儿，十头骡马也拽不回来。

既然目前强求不来，他也懒得追问，反正将来到了长安，以甘竹寿那说一不二的性子，肯定不会食言。

心中厚颜无耻地想道，罢了，就先暂且寄放在老甘那儿吧。

现在甘竹寿同意暂且蛰伏，接手自己东厂一事，那么目前来说，诸事已了。

整个气氛也稍加的缓和轻松起来。这时，郭业不由想起了暗夜阁杀手排名的事情。

暗夜阁既然是一个连李世民和太子建成都忌惮的一个神秘存在，可见三十六名杀手之后实力足够强大。

而且甘竹寿也说了，论刺杀，论潜伏这些阴暗角落的把戏，暗夜阁绝对是不可超越的存在。

那么郭业很好奇，暗夜阁杀手排名第一，夺冠“暗夜”尊称的甘竹寿，到底实力如何？

之前这孙子次次厮杀之中都藏拙，将自己真正的本事给掩饰了起来，郭业根本看不出他的实力有多少。

现在甘竹寿袒露了身份与来历，那么他的身手应该不会在藏拙了吧？

于是他饶有兴趣地问道：“老甘，我很好奇你的身手到底高到一个什么样儿的程度。小哥擅使长兵器，要不我们练练？”

不过甘竹寿一点面子都不给郭业，好像对郭业的挑衅完全无视一般，风轻云淡地说道：“不一样，你擅长战场厮杀大开大阖之道，而杀手的真正本质却是在黑夜中行走，讲的就是一个快很准，力求做到一击毙命，然后能够悄然全身而退。”

奶奶的，云山雾绕，郭业一时抓瞎，不死心地问道：“啥意思？比比呗，反正咱也不往死里干，纯属比试而已。”

“没法比！”

甘竹寿还是执拗地拒绝了郭业，答道：“你若要看到一个杀手真正的本事，那必须做好承担死亡的准备。杀手出招，必须带着凌厉杀气而出招方能奏效，同样，杀手的刀剑出鞘，必然要见血！不是目标的鲜血，便是自己的鲜血。”

说穿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郭业听着顿时不乐意了，麻痹的，搞得老子好像技不如人似的。

不服气地怪叫一声：“草，你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走，咱俩外头过几招，小哥也让你知道，这世上，一山还比一山高。”

甘竹寿依旧淡定从容，郭业的刻意激怒直接被他免疫，丝毫挑不起他争斗的火气。

不过，他的右手却在动。

右臂徐徐从左袖中抽出一根长约半米，拇指粗细的竹管，确切地说，应该是竹管为鞘的竹剑。

郭业见罢，顿然傻眼，与甘竹寿相识这么久，第一次看见这老小子竟然在袖子里藏了这么一支细长的竹剑。

我日，一把小小竹剑终日随身携带，还真是职业杀手的觉悟啊。

甘竹寿右手抓于竹管剑鞘正中间，左手握于剑柄，举在半空中定格在那儿，望着郭业说道：“我擅于左手用剑，精于快剑，从无剑法套路，追求的是——一击毙命，一剑击杀。一剑之后，从无活口。至今，也从未有人见我用过第二剑。”

“切。”郭业自然不服气，嘟囔道，“神神秘秘，别搞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剑客，好不？你以为自己真是‘一剑飙血’冯西范啊？功法再好也怕板砖，老甘，莫装逼，装逼过头遭雷……”

喇~~~

话未说完，突然一道白光闪过，极为刺眼，白芒耀眼晃得郭业眼睛下意识闭了一下，瞬间又重新睁开。

睁开眼睛之后，再看甘竹寿，右手抓着竹管剑鞘，左手握在剑柄，举在半空继续定格在那儿，浑然未曾动过。

但是他明显能感觉出来，刚才那道刺眼白光绝对就是剑芒所发。

刚想问甘竹寿，却听对方声音低沉地说道：“看看你的胸前外衣。”

郭业低下脑袋垂下双眼看胸口，今日所穿一件崭新袍衫已然在胸口处划破了一道，从心脏的位置，一直到肚脐眼的位置，自上而下，整整一道裂痕。

嘶……

郭业用一种半夜撞见鬼的惊恐神情看着甘竹寿，指了指自己裂开一道痕的袍衫，又指了指甘竹寿举在半空，一动未动的竹剑，吞吞吐吐地问道：“你，你干得？”

甘竹寿点头承认，道：“我说了，我擅使快剑，力求一击毙命，如果刚才力道再大一点，划破的不仅仅是你的衣服了。这回，你信了吧？”

信！

老子再不信，你他妈就要给在我身上再试剑，给老子开膛破肚了。

郭业心中折服地叹道，真快啊！

甘竹寿看着郭业此时信服的表情，徐徐将双手放下，再将竹剑藏回左袖之中。

而后转过身子，很是拉风地说道：“我先行告退，东厂之事，你就放心吧。不出七天，我肯定会将东厂办起，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会给你训练出一批像样的厂卫出来。”

厂卫？

郭业迟疑了一下，貌似大明朝也是这么叫的。

眼瞅着甘竹寿那幽灵一般身子就要跨出门槛儿，郭业突然喊问道：“以后是叫你甘竹寿，还是暗夜？”

闻声之后，甘竹寿的身子猛然停滞，回过身子答道：“甘竹寿乃是我的本名，不过暗夜却是重于生命。从今天开始，甘竹寿已死，唯有暗夜独活，暗夜之名，将会伴我终老此生。”

甘竹寿已死，唯有暗夜存活。

郭业细细品味了一番，点头嗯了一声。

他知道，从此以后再无甘竹寿，唯有东厂番子头暗夜了。

甘竹寿好像想起了什么，又交代了一声，说道：“以后，我就隐于暗中帮你做事，不再踏足于军中了。郭业，替我向庞飞虎，朱胖子交代一声，县衙那四年，我过得很快乐，有朝一日，我会从暗中走出，再与他们相见。”

郭业心中明白，老甘这是不想让太多人知道自己的秘密，在交代一些身为甘竹寿之时的未了之事，以后他的出现肯定就是另外一个身份了。

哪怕与庞飞虎，朱胖子他们近在咫尺，他也不会再行相认了。

至于他说得有朝一日，应该就是自己替齐王李元吉平反昭雪的那一日吧？

不过，这一日会在什么时候，会有多漫长，谁也说不清。

郭业突然提醒道：“你在我身边办事，朱胖子和庞飞虎与你相处四年，又怎会不认识你？大家都是兄弟，何必遮遮掩掩呢？”

只听甘竹寿，更加准确地说，应该是暗夜轻笑一声，说道：“要替你办好东厂，就必须斩断一切仁与义，做到无情无义，方能令人忌惮东厂之恐怖。至于他们是否会认出于我，你就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言罢，脚步鬼魅飘忽地闪出了郭业的房门。

人影，一闪而逝。

果然就是个夜间行走的幽灵。

郭业听着他最后一句话，想想也是，他是杀手，擅于乔装易容，肯定有办法能让朱胖子他们认不出来。

不过这孙子刚才说得那段话可是有些蹊跷，为什么替自己办好东厂，要做到无情无义？

莫非，

莫非这混蛋真要将东厂办成一个令人闻风丧胆，臭名昭彰，替自己铲除异己的特务机关和秘密警察部门？

那此东厂还大明老朱家的东厂，如出一辙啊。

罢了罢了，要想成大事者，仁义道德固然重要，但是染血屠刀也必须兼

备。

就让暗夜和东厂，作为我郭业手中那柄令异己闻风丧胆，谈郭色变的血腥屠刀吧。

既然东厂之事已定，下面紧接着要上手的便是整编陇西军三大兵种了。长枪兵，刀盾兵，还有马踏边境的骑兵。

继而，他走出房门，看了一下左右，发现跟班童虎这小子好像不在。

只得走出客栈后院，冲着前头嚷嚷道：“童虎，童虎，你小子死哪儿去了？”

“来，来了~~”

童虎闻着郭业的召唤，从客栈后面的后厨房跑了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白面馒头，嘴里还咀嚼不停，呜咽道：“在，在，大人，我在呢。”

奶奶的，吃货一个，压根儿就没有跟班的觉悟。

郭业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吩咐道：“替我传令庞飞虎，程二牛，阮老三等人，明日一早，来我这儿商讨大事。”

“唔，晓得啦！嗝儿~~”

“对了，还有康校尉，也一并通知了。”

“嗯嗯嗯，嗝儿.....”

## 第265章后院议整编

甘竹寿化身暗夜，退出陇西军，隐匿在幕下，替郭业暗自筹备起东厂一事。

翌日，军中便有传言，甘竹寿莫名离开，不知所踪。

甘竹寿并非寻常普通士卒，突然失踪自然不是小事，继而在军中泛起了几番波澜，人心有些慌乱。

庞飞虎，程二牛等人趁着昨日童虎传令，今日一齐来到了郭业暂时寄居的客栈之中。

借着商讨整编事宜，将甘竹寿失踪一事也细细问询了起来。

特别是性子比较敦厚的阮老三，满脸失落地叹着：“唉，最近是咋回事啊，咱们这些老兄弟频频出事，前有张小七那不争气的狗东西，今又有甘竹寿不告而别。”

今日与会的，除了康宝之外，郭家班的嫡系诸如庞飞虎，程二牛，阮老三，朱胖子，关鸠鸠等人，悉数到场，一个不落。

听着阮老三感慨，众人无不点头附和响应。

如果张小七那厮是咎由自取的话，甘竹寿的失踪就是突如其来，任谁都无法接受这个意外的消息。

而与甘竹寿在县衙中搭班四年的朱胖子更是百般不信，冲郭业问道：“甘竹寿那老小子在陇西无亲无故，孑然一身。咋会突然不告而别呢？他到底是干啥玩意去了？小哥，看您一脸淡定的表情，想必一早就知晓了此事，你说说看，到底是哪个回事儿哦？”

今天因为人多的缘故，郭业并没有在狭小的房中与众人坐在一起，而是选择了空荡荡的后院之中。

之前便叫来童虎安排几人在院中的一颗有些年份的白杨老树下支起一张大桌，然后煮起了茶汤。

待得朱胖子问完话，童虎亦客串起小厮，上来几碗茶汤挨个儿分发到众人的跟前。

郭业没有第一时间回答朱胖子的问话，而是伸手请道：“诸位，请茶，先用茶。”

言罢之后，捧起一碗成色浓绿的茶汤，自顾先喝了起来，看着他这番淡然无惊无喜的作派，众人更加断定，小哥肯定提前知晓来甘竹寿离去的消息。

心下就更加好奇了起来。

就连与甘竹寿素来没有感情交集的康宝，都不由心急催促道：“兄弟，你就说吧，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郭业见着诸人跟前的茶碗纹丝不动，个个焦虑的眼神望着自己，看来是不打破砂锅问到底，今天是不罢休了。

可是，甘竹寿既然已经化身暗夜，潜于幕后操办东厂，而且再三交代，甘竹寿已死，以后唯有暗夜。暂时不会再与众人相认。

那么郭业只得成全于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此事兜底出来。

随即他放下手中的茶碗，轻声说道：“没错，甘竹寿一事我早已知晓，不过不是突然失踪，而是他有大事要办。”

“啥大事儿？”

程二牛顺着话，脱口问道。

众人虽未问，但从神情中，郭业看出了与程二牛一般无二的心思。

“私事，一件不足与外人道的私事，老甘也未曾与我细说。也许，他也有他的难言之隐吧。”

随便替甘竹寿杜撰了一个子虚乌有的难言之隐私事，郭业张嘴就来。

众人跃跃欲试，还想着继续发问，谁知郭业突然右手幅度稍大的一摆，说道：“好了，天下没有不散之筵席。老甘也曾说过，办完事之后，他会立即归队。大家就不要再深究此事了，回头都好好安抚一下军中，莫要因为此事搞得人心浮动。”

一番话，郭业直接将众人想要再次询问的念头给硬生生堵上，挡了回去。

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众人也就不再有往深里追究询问的意思。

纷纷若有所思地沉静了下来，就连急性子的程二牛都止住了心中的那份疑问，嘟囔了两句：“奶奶的甘竹寿，下次回来，老子非好好臭骂他一顿，大老爷们也跟小娘皮学那些扭扭捏捏的不告而别。”

吐槽完之后便老实端起自己跟前桌上那碗茶汤，咕咚咕咚如牛饮一般灌进嘴中。

郭业闻罢，再看程二牛那番义愤填膺的神情，不禁莞尔一笑。

下意识地将脑袋微微侧转，眼睛余光瞥向了这后院一个不起眼的黑暗角落，心道，老甘，暗夜，你小子如果能听见的话就自个儿寻思，拉完屎还要老子替你擦屁股，这不是混蛋嘛。

现场气氛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郭业扫了一眼后院各处，然后对一旁侍候煮茶的童虎指指点点了几下，示意他到后院之外把守戒严着。

童虎唔了应了一下，默不作声小跑出了后院。

这时，郭业便将昨日与康宝提过的，关于将陇西军分成三个兵种之事向众人一一讲了出来。

这才是他今日召集众人的头等大事。

一听郭业讲述完，作为后勤大管家的朱胖子和协助郭业处理文案之事的关鸠，两人这次极为聪明地一起噤声闭了嘴，既不发言也不表态，如同一个旁观者看着场中诸事。

因为他俩有自知之明，军中之事他二人是外行，根本插不上话。

相比于两人的沉默，其他几人的反应就形成了鲜明对比，表现得都极为热烈。

因为他们知道，陇西军分成长枪兵，刀盾兵，骑兵三个兵种，这不仅是陇西军转向正规边军的征召，更意味着也许，在场几人都有了独挡一面的机会。

果然，就在众人表现欣喜异常之机，郭业开口讲道：“在江心岛之上，我就给你们讲解过《纪效新书》中的诸多练兵之道，领兵之法，想必你们多少也有了一定的收获。如今也该到了你们自己独领一军的时候了。我宣布——”

“长枪兵，设常备甲卒一千二百人，由康宝统领。”

“刀盾兵，设常备甲卒一千人，由阮老三统领。”

“骑兵，一人配三骑，设常备甲卒八百人，由程二牛统领。”



“不知诸位有何意义否？”

郭业一气呵成，将三个兵种的配备人数与统领之人都讲了出来。

安排一出，康宝几人自然是面露欣喜，谁不愿意自领一军独当一面？

康宝觉着郭业让自己统领人数最多的长枪兵，心愿十足；程二牛则是认为八百骑兵，马踏天下，方是大好男儿该做之事，自然百般满意。

而阮老三呢？因为性子敦厚，年纪偏大，以为自己也就是个其他几人打打下手的料，没成想郭小哥竟然仁义至此，雨露均沾，早已激动的哆嗦着嘴唇，眼眶中冒着薄薄水雾，久久不能说出一句囫囵话来。

唯独庞飞虎，因为没有听到郭业对自己的安排，虽然脸上仍旧一副稳重不焦躁的神情，但是心中还是多少有几分失落。

对此，郭业自然是看在眼里，喜在心中，不由赞道，不骄不躁，这才是真正大将之风啊。

庞飞虎不说话不吱声，不代表没有人不替他抱打不平。

曾经在庞飞虎手下朱胖子小心翼翼地看着郭业，轻声提醒道：“小哥，那啥，您是不是说漏了谁啊？庞，庞……”

“哈哈，我怎能遗漏？小哥话还没说完哩……”

说着，将目光转向庞飞虎，竖起拇指赞道：“飞虎老兄，好气度！”

言罢，对着众人微微一笑，颇为满意地宣布道：“至于庞飞虎，哈哈，小哥我另有倚重的地方，别急，我还没宣布完哩，瞧你们那点出息，都跟老庞学着，淡定，淡定~~”

## 第266章捧庞飞虎上位

另有安排？

甬说众人，就连庞飞虎自个儿都有些意外了起来，纷纷朝着郭业寻望过去。

郭业收敛笑意，颇为严肃地说道：“阿里土城虽然贫瘠不堪，较之图瓦城也是小的可怜，但是这几百里的边境线上，独独就两座城池，所以它的地理位置也是极为关键。特别是过些日子，两国大集市设在阿里土城之中，大唐与吐蕃两国的客商云集，势必会为阿里土城的繁盛带来庞大的契机。”

言罢，众人陡然心疑郭小哥怎么无端说起阿里土城，而忽略了庞飞虎的安排呢？

任谁都知道，阿里土城的崛起势在必然，只要两国集市一开，日进斗金不为过。

可这跟庞飞虎的任命没有一文钱的关系呀。

众人心中不知所以然，只听郭业话锋一转，又说起庞飞虎道：“而飞虎大兄老成持重，做事沉稳，不失为一个主事之人。所以我决定——”

“由庞飞虎坐镇阿里土城，掌管阿里土城所有军政大事，包括两国大集市，也由庞飞虎一人主持。”

啊？

太突然了！

在场所有现下终于明白，郭小哥为何先提阿里土城，再提庞飞虎的任命。

原来如此！

如果说图瓦城是一座主城的话，那么如今的阿里土城便是图瓦城的卫星城市。

而两国大集市开放之后的阿里土城，更是有着超然一等的重要地位。

两城相距四五十里，郭业不可能两头来回跑，势必要安排一个人坐镇阿里土城进行统筹安排。

而遍数在场这么多人里面，他竟然选择了庞飞虎。

也许坐镇阿里土城没有程二牛那般独领八百骑兵来得痛快，来得拉风，但是众人都不是傻子，都是长了心之人。

阿里土城再小，但也是仅次于郭业坐镇的图瓦城的第二座城池。

拢共就两座城池，而由谁坐镇阿里土城，就决定了谁能坐上郭家班嫡系第二把交椅。

郭业没有选择贴心的朱胖子，能舞文弄墨的关鸠鸠，也没有选择大有来头的康宝，勇猛无比的程二牛，独独选择了老上司庞飞虎。

可见对其的信任与倚重。

众人诧异，庞飞虎更是有些局促不安，连连摇手婉拒道：“不不不，我庞飞虎何德何能？小哥你让我冲锋陷阵尚可，你让我坐镇阿里土城，统筹全局，这，这，这不，不合适，不合适啊！”

郭业却是没有在意他的推让谦辞，而是信心百倍地说道：“老庞，你行的！”

“嗨，小哥太抬举我了，我个人能力有限，根本张罗不开这么大一个摊子

哟。”

庞飞虎还是一如既往的推辞婉拒。

谁知郭业就是一门心思要捧他上位，说道：“老庞莫要妄自菲薄，论资历，你是我的老上司；论私交，当年在衙门你一直对我照顾有加；至于论能力嘛，——”

“小哥说你行，你就行！庞飞虎的能力，大家都有目共睹，谁敢说个不字？”

言罢，威慑的眼神朝着在坐几人逐一扫了过去，谁也不是傻逼，这个时候跳出来跟庞飞虎抢位置，这不是跟郭小哥抬杠来着吗？

当即，从朱胖子，关鸿鹄开始，相继附和郭业的提议，对庞飞虎交口称赞。

而庞飞虎始终犹豫，没有对郭业明确表态。

一个人去坐镇阿里土城，郭业也能理解庞飞虎的顾虑，大家都是衙役出身，现在让他坐镇阿里土城无异于将他从县衙班头，一下子推到了陇西县令的位置上去。

这个时候彷徨，踌躇，犹豫，是正常的，可以理解。

继而，他对着庞飞虎交底道：“老庞，你不要顾虑太多，操办两国集市之事，朱胖子这边会旁协助于你。无论是要钱要人，朱胖子都责无旁贷的协助。听见了没？老朱！”

最后一句话，是提高着嗓门冲着朱胖子而去。

朱胖子闻言自然是满脸和善地冲着庞飞虎点头，拍胸保证道：“那是当然，于公于私，老朱都会好好协助的。”

郭业又指了指院外把守戒严的童虎，对庞飞虎说道：“你不要觉着自己撑不起这个摊子来，我会让童虎过去帮衬于你。这小子跟了我这么久，多少也学到一些东西。这下总没问题了吧？”

说到这儿，不无补上一句：“当然，童虎这小子这是你的副手而已，一切事宜皆以你为主，他只能听调听宣，却不能左右你的意见。”

嘶……

关鸿鹄，朱胖子几人纷纷暗暗感叹童虎这小子的福缘深厚，仅仅跟了郭小哥一段时日，就被委以重任。

即便是庞飞虎的副手，那也是一飞冲天，鲤鱼跳龙门般，自此在陇西军中，身份地位陡然转变，不再是原先的普通士卒了。

看来这小子如果不出偏差，大大有可能被郭业吸纳进入郭家班，转为嫡系。

真他娘的时也命也啊！

但是他们更是感叹郭小哥刚才这番话的意思，这是要为庞飞虎正名，要为他立威啊，就连童虎过去，也只能任人调遣，不能左右庞飞虎的意见。

对于庞飞虎而言，这是何等的信任与知遇之恩啊。

听完郭业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庞飞虎觉得自己再行拒绝，那就未免太过矫情了。

于是脸色微微凝重起来，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起身抱拳答道：“那，庞飞虎就恭敬不如从命，一心为小哥打理好阿里土城。”

“我自然相信，不然我也不会千挑万选，安排你去坐镇阿里土城了。”

郭业说完，这事儿就算基本上定了下来，再也不会更改。

花花轿子人人抬，如今庞飞虎坐上郭家班第二把交椅，自然是可喜可贺之事。

众人纷纷起身对其语出祝福，一时间，院中气氛甚为和谐融洽。

郭业也是大赞一声：“好呀，以后阿里土城交由庞飞虎手中，又有童虎这小子在旁协助，果真应了我当日益州码头出征那天所说的话。你二人必会成为我陇西军中响当当的陇西双虎，哈哈，应景儿，真是应景儿啊！”

笑声酣畅，声如洪钟，就连在院外把守戒严的童虎都隐约听见了自己的名字，不时探着脑袋朝里头观望而来。

“没了童虎跟随小哥左右，那以后您身边不是没人了吗？”

都说朱胖子最贴心，果真不假，第一时间就想到了郭业的跟班随从问题。

郭业闻言一愣，微微佯怒道：“小哥又不是关鸠那般弱不禁风的书生，没了童虎，小哥就寸步难行了吗？放心吧，赵九丑这小子如影随形，我自然不差调遣的随从。别忘了，连赵九丑也不是我的十合之敌，我何须惧怕屑宵行刺？”

至此，郭业心中也是稍稍得意，哼，到时候暗夜的东厂一开始运转，小周周遭都是潜在暗中保护和听候调遣的厂卫，还担心个屁。

朱胖子嘿嘿一笑，扭捏地坐了下来，不忘奉承了一句：“多关心小哥是应该的，谁让小哥今日不同往日，这么多兄弟都得倚仗着您，小心驶得万年船嘛！”

千穿万穿，唯有马屁不穿。

朱胖子这话自然再次博得了郭业的一阵大笑，欢乐多多。

关鸠鄙夷地看了一眼朱胖子，这个随时随地无时无刻都在阿谀奉承的死猪，看着真他娘的糟心。

不过他却想到了另外一个关键性地问题，起身朝着郭业询问道：“兵司大人，阿里土城这边，您好像还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郭业顿时被提起了兴致，苦思冥想一阵，无果。

自己基本上已经面面俱到，好像没什么疏忽掉的地方啊？

于是催问了一声：“该安排的都已安排，关书办，你说说看，还有什么地方，哪个环节疏漏了？”

“这……本来是军中之事，学生不好发言，不过，这也是关心则乱，谁让学生心系兵司大人呢？”

关鸠一记马屁不着痕迹地轻轻挥过，然后不顾朱胖子止不住的翻白眼，对着郭业小心问道，“我那我就说说？”

“说嘛，尽管大大方方地说出来，小哥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再者说了，召集大家伙的目的不就是拾遗补缺嘛！”

郭业很是大气，在他看来，连下属一点小建议还接受不了，那还能成什么大气候？

## 第267章驻军兵力何处来？

关鸿鹄的矫情劲儿，郭业何尝不知道，早就习以为常了。

见到郭小哥说得如此谦卑，大有礼贤下士的风范儿。

贤士是谁？关鸿鹄当仁不让，将自己对号入座而上。

一时间油光满面，顿觉大涨面子，不无得意地将腰间那把鸡毛扇吧唧一声拔了出来。

手持鸡毛扇，斜眼睨视死对头朱胖子，发出一声微乎其微地哼声。

众人没听清，朱胖子却是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听进了耳中，心中暗暗唾弃，拽得跟裤裆里那根玩意似的，小人得志的东西，狗日的，有你吃瘪的时候。

关鸿鹄风头大盛，激动的声音脱口而出，对着郭业说道：“兵司大人，只要两国大集市建在阿里土城之后，想必城中肯定是两国的商贩云集，客似云来吧？”

郭业不无否认道：“这个当然！”

“喂，姓关的，你这不是废话吗？小哥刚才不也说过此话了吗？我呸，拾人牙慧的破事儿，你也在这儿沾沾自喜，还要不要脸了？”

能见缝插针般对关鸿鹄发起攻击的，除了朱胖子，不做第二人猜想。

关鸿鹄被人搅了局，自然不乐意，委屈地冲着郭业说道：“大人，学生的话还没说完呢，朱胖子这般捣乱，学生可是说不下去了。”

“你他奶奶的，还敢威胁小哥，看老朱我骂不死你狗日的。你……”

“老朱，闭嘴！”

郭业一声呵斥，喝住了朱胖子即将开始的坑爹骂娘凌厉嘴仗。

然后伸手示意关鸿鹄继续。

见着兵司大人替自己出头，关鸿鹄就跟斗胜的公鸡一般傲然挺胸，无视了挨骂的朱胖子。

继续侃侃而谈道：“大人，有了两国大集市的兴起，注定着阿里土城将会兴旺发达。届时，阿里土城中肯定是喧嚣繁闹，不输于我们益州的陇西县城。那么，谁来维持城中的治安，谁来负责城中商贾百姓的安定，谁来保障南来北往两国商贩的安全？还有，谁又来驻守阿里土城四道城门的守卫？”

关鸿鹄这一连着发问，顿时将一个重大的议题摆在了众人面前，那便是关于阿里土城驻军的问题。

以郭业之前整编陇西军来看，长枪兵，刀盾兵，骑兵共计三千余人，肯定是以图瓦城，还有从两城外的边境一带到玉门关一带漫长的几百里为主，不可能再分出兵力来驻守阿里土城，去干关鸿鹄口中所说得这些琐碎杂事。

再说了，他说得这些事情也不是边军所为，更应该是府兵作为城中驻军而为。

那么，摆在郭业和众人眼前的一个很现实问题出来了。

便是，

阿里土城哪里来的驻军？

一时间，众人都纷纷点头赞同关鸿鹄的提议，就连庞飞虎都一脸凝重，轻声问及郭业道：“是啊，以阿里土城的规模以及两国大集市的重要性，没有一千兵力驻守，未免太过空洞。万一……”

“哈哈……”郭业放声一笑，打断了庞飞虎的忧虑，冲着关鸿鹄说道，“关书办想得倒是周详，甚好甚好。不过嘛——”

郭业停顿一下，眉宇间浮现出几分自信，对着关鸿鹄在内的所有人说道：“关书办所顾虑到的东西，小哥我心中早有了腹案，而且早前已经派人去安排此事了。”

“呃……”

刚才还在美滋滋摇着鸡毛扇的关鸿鹄闻言，右手陡然停住了动作，一脸吃瘪地语塞了起来。

敢情儿，小哥自个儿已经有了打算。

庞飞虎等人脸色渐渐浮现欣喜，郭小哥就是郭小哥，果真是走一步看三步的主儿。

而朱胖子却是放肆地狂笑起来，指着关鸿鹄地那尴尬地面皮笑得道：“姓关的，老子让你得瑟，瞧你丫那个揍性。怎么样？现在不得瑟了吧？听见没？小哥早有安排了，哈，哈哈……”

“你……啪……”

关鸿鹄被朱胖子气得够呛，又无言反驳，只得恨恨地将鸡毛扇摔在地上，一肚子闷气地坐了下来。

郭业看着两人闹剧般的争锋相对，一时无语，只得再次喝止了朱胖子的冷言酸语，又对关鸿鹄不痛不痒地勉励了几句。

然后对着众人说道：“这一千余驻军从何而来，我心中早有了定计。大家稍安勿躁。”

而后冲着院外门口喊道：“童虎，你去看看赵九丑这厮回来了没有？”

外头童虎爽利地答道：“回来了，回来了，一早就回来在外头候着呢。”

郭业心中一愣，神速啊，赵九丑办事倒是麻利儿。

念叨了一句进来，就见肩背金丝大环刀，风尘仆仆衣袍尽沾黄土，一脸疲惫地走进了院中。

进来后，他冲着众人点头致意了一翻后，走到郭业跟前轻声说道：“都打听清楚了。”

郭业闻言一喜，问道：“两城附近及方圆几十里一带，一共有几股？实力如何？有何来历？”

赵九丑摊开手掌，比划起五根手指头，说道：“一共五拨，至于实力嘛，彼此都在伯仲之间吧。不过有一股好像有吐蕃人的嫌疑，据我观察，与桑巴头人多少有点干系。”

“桑巴？”郭业诧异地惊呼一声，瞬间释然道，“我就知道这王八蛋的屁股也不干净，奶奶的，竟然把歪主意打到大唐疆土这边来了。”

赵九丑仅仅点了下头，便继续默不作声起来。

而在场诸人，包括刚才还在斗嘴的关鸿鹄与朱胖子二人，都被郭业和赵九丑的对话听得云山雾绕，面露疑惑，不知两人所云。

怎得又是五拨人马，又是实力伯仲间，最后连吐蕃人都牵扯了进来。

小哥这是要干嘛？

郭业见着众人尽是刚听完天书一般的恍惚，不由自责地拍了下脑袋，笑道：“哈哈，事先没和你们打过招呼，难怪你们听不懂。之前，我曾交代过赵九丑，让他负责搜集一下咱们这一带的沙匪马贼的信息，毕竟这些混账都是

能够威胁两国大集市安全的隐患，特别是南来北往的商贩，万一在城外被马贼盯上出了事儿，那咱们两国大集市的招牌算是砸了。”

“再说了，这些都是不安定的因素，必须加以剿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喔~~

众人相继恍然大悟，原来如此。

敢情儿郭小哥是准备要清剿附近的沙匪马贼，肃清图瓦城及阿里土城一带的匪患啊？

而庞飞虎却是另外想到了一点东西，试问道：“小哥，莫非你说驻守阿里土城的一千兵力，指的便是要收编这些沙匪马贼？”

到底是当事人，庞飞虎想到的却是比其他人要深远的多。

果然，郭业肯定道：“没错，赵九丑刚才也说，五拨沙匪马贼，怎么着也能收编出一千来人了。总之就一句话，愿意顺从的就收编，不愿意收编的嘛，呵呵——”

郭业单手化掌，在自个儿脖子上比划可一下，冷声道：“一个不留！”

久久没说过话的程二牛突然来了一句：“刚才九丑兄弟不是说还有一拨马贼，疑是吐蕃人。难不成吐蕃人也收编过来？”

郭业闻之，摇头不屑地轻笑一声，说道：“吐蕃人能用吗？你想太多了，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我知道。”蔫了吧唧的关鸬鸬趁势蹦达起来，补上一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郭业点头赞道：“正是此理！”

众人纷纷点头，表示懂了。

“好，下面咱们就商议商议，如何……”

“等一下，赵某还有话要讲！”

就在郭业准备询问众人有何剿匪灭贼的计策之时，赵九丑冷不丁打断了郭业的讲话。

郭业有些闷闷不乐，你妹的，早干嘛去了？早不说，晚不说，偏偏哥们要说正事儿，你又有话要说。

赵九丑仿佛看懂了郭业的表情，歉意地冲郭业点了一下头，然后轻声说道：“因为这事儿并非公事，所以赵某才没有早早说来。不过既然康校尉在场，这事儿我得郑重地通知你一声。”

康宝咧嘴一笑，大声道：“嗨，还跟我有关系？什么事儿，九丑兄弟尽管说来。”

赵九丑唔了一声，说道：“刚才我进城的时候，听着守城士卒在低声议论，说是有两个马贼策马飞奔来到城下，射进城中两道箭书。”

康宝惊叫道：“不会吧？这马贼的胆子也太肥了吧？光天化日之下，敢明目张胆地投书城楼。”

而后再不解地问道：“这马贼投书，跟我有何关系？”

郭业也甚是好奇，康宝这小子什么时候跟马贼扯上了关系。

不过赵九丑自顾说道：“我看过那马贼投进城中的箭书，好像是说令妹在他们手中，限咱们图瓦城三天的时间，准备好一千两黄金的赎……”

“什么？我家小妹被绑架了？”

康宝就跟屁股被狠狠扎了一针似的，噌的一下窜了起来，拔腿就往后院门口跑去，一边狂奔一边嚷嚷：

“草你奶奶的赵九丑，你他娘咋不早说？”

声音落罢，康宝已然跑出了后院，应该是冲着图瓦城的城楼子方向而去，去亲眼目睹一番那封绑架勒索的马贼投书。

随后，郭业，庞飞虎，关鸠鸠，程二牛等人接二连三地起身离座儿，拔腿就往城门方向跑去



## 第268章康芷茹被绑票

康宝前脚如疯魔一般登上了城楼，郭业率着庞飞虎等人接踵而至。

城外边塞，砂风四起，凛冽寒号，刮得人心里一阵儿乱糟。

不过众人再乱，也没有康宝此时来得更加慌乱，更加揪心。

守城小兵将马贼投书毕恭毕敬地递了上来，这厮性子急眼一把夺了过来，拆打开来飞速观阅起来。

马贼投书一式两份，郭业从守城士卒手中拿过另外一份信函，与其他人相互传阅看来起来。

当中有人识字，自然也有人不识字。

轮到关鸿鹄那儿，这厮自然双手捏着信函两角，摇头晃脑卖弄起来道：

“面呈唐军诸位当家的，欣闻图瓦城与阿里土城已易其主，掌于贵军手中，实乃可喜可贺。正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想必图瓦城杨氏留下之财富委实可观吧？我等无意冒犯唐军虎威，无奈财帛动人心弦，痒痒难耐。如今贵军获此两城，我等与你们又是比邻而居，可有荣幸与诸位分上一杯羹呢？”

“我等侥幸，于三日前在野外擒获一妙龄少女，芳华绝代，真乃罕有之大美人。盘问之下此女子姓康，乃蜀中益州人氏，乃贵军康校尉之么妹。如今人在我等手中，不过诸位放心，肉票安然无恙，我等求财不求命，只愿与诸君换取一千两黄金。届时钱货两讫，自当将康家小姐毫发无损的奉还。”

“两天后，请派人将一千两黄金备齐，送往图瓦城向西二十里的野狼峪，自有人前来接手交换。记住，三五人来即可，如若不然，如若不然……”

“别念了！”

康宝将手中信函揉成一团，重重摔在地上，喝住了关鸿鹄吟诗弄月般的咬文嚼字，然后冲着郭业急吼道：“兄弟，给我两千儿郎，我他娘的非踏平野狼峪，灭了这帮狗日的马贼。”

显然，康宝已经到了暴走的边缘。

郭业上前一把将他拽住，轻声问道：“冷静点，先冷静下来，看看其中是否有诈？”

康宝虽被拽住，但是心中还是暴躁不堪，不断摇头说道：“不会错，假不了，肯定是小妹出城落在了马贼的手中。不然他们从何得知妙龄少女，姓康，乃是蜀中益州人氏？而且怎么会知道这少女，与我有莫大的关系？肯定是小妹被马贼抓获了，否则这些马贼上哪里知道的如此详细？”

是啊，若非康芷茹落在了马贼手中，不然这些信息马贼纵是想要收集，也不是短短几日便能收集到的。

郭业心中如是想，也越发地肯定了康芷茹落在马贼手中的消息。

不过他更是很好奇，康芷茹这臭丫头怎么好端端地会落在马贼手中呢？

这时，赵九丑上来解了郭业心中的疑惑。

只见他悄悄走到郭业身边，附到耳边低语着：“我刚才问询了一遍这几日守城的弟兄，他们说前日，康小姐穿着一身火红衣裳，火急火燎地策马奔出了图瓦城。而且，出城之时脾气很是不好，还抽了拦阻她的弟兄一马鞭。所以那守城弟兄，记忆犹新。”

前日，康芷茹这臭丫头策马狂奔出了城？

郭业暗暗寻思了着，还火急火燎，脾气很不好？

娘的，前日不就是在房中调戏她的那一日吗？

又是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又是鎏金马鞭打屁股。

莫非这丫头是因为那天的事情，心中羞忿难堪，而后一气之下想出城骑马散散心。

然后玩疯了玩野了，越跑越远，落在了马贼的手中？

我靠！

一联想起来，郭业不仅心中确认康芷茹肯定落在马贼手中，而且还相信，康芷茹有此一遭，与自己有莫大的关系。

奶奶的，郭业心虚看瞥了眼康宝，发现宝哥紧锁眉头心中想着事儿，没有将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身上。

越是如此，郭业心里越是难安，当即表态地喊道：“马贼必须剿灭，康小姐也必须救出来。宝哥的妹子不也是我郭业的妹子吗？首要救人，那是必须的！”

郭业表了态，众人也是义愤填膺声援着康宝。

尤其是程二牛，更是挥舞双臂主动请缨道：“小哥，让俺领着八百骑兵，先破了这狗日的野狼峪再说吧。”

郭业止住了诸人的冲动，对着康宝保证道：“宝哥，你放心，便是拼了咱们陇西军的家底，咱也得把芷茹小姐给营救出来。不过，咱们不能蛮干，毕竟芷茹小姐还扣在马贼手中，不能轻举妄动激怒了马贼，否则就是害了令妹。”

听着郭业如是说，康宝那颗频频处在暴走边缘的心，稍稍静了下来，脸上明显有了几分后怕。

不要说妹子出了什么事儿，爹娘那不好交代，便是他康宝这一辈子也不会安心。

于是对着郭业点头说道：“兄弟，你说吧，你说怎么安排，哥哥就怎么办，都听你的。我只希望我家小妹能够安然无恙，毫发无损地回来。”

说着，收紧脸色，中规中矩冲郭业拱手抱拳，盈盈一拜以示感谢。

郭业自然是一把将他扶起，轻声念叨了一句：“一切由我，稍安勿躁。”

而后对着身边的赵九丑问道：“野狼峪的马贼是否在你所说的五拨之内？实力如何？”

赵九丑唔了一声，答道：“没错，野狼峪的这伙人不仅是方圆几十里之内的五拨沙匪马贼之一，而且是最大的一股。据我打听，野狼峪至少有一千余人的马贼，干得就是杀人越货之事，就连桑巴都吃过这帮马贼的亏，时常被野狼峪的马贼过境抢劫牛羊。因为野狼峪地势险要的缘故，桑巴也对他们无计可施。”

“据说，野狼峪的马贼大当家姓廖名霸，在西北一带也是响当当的马贼巨寇，人送诨号独狼。”

闻罢，郭业心中沉思，康芷茹这臭丫头也真不会挑时候，偏偏在这个节骨眼落在马贼的手中。

而且还是最大的一支马贼手中。

本来他的计划是主动出击，逐一围剿这五拨沙匪马贼，现在倒好，人都扣在他们手中了，还主动个屁？

主动变被动，完全就是两码子事儿啊。

如今出了康芷茹这么一茬儿，强攻野狼峪肯定是指望不上了。

智取？

郭业突然将关鸿鹄手中拿捏着的那份信函夺了过来，再次细细看起。

他从对方信中那慢条斯理的讲话内容，文绉绉的用词，还有端正得体的字迹，可以看出，这写信的马贼，肯定是念过书有点脑子的。

有这样的人从旁协助，再加上野狼峪大当家廖霸，这厮诨号独狼，又是西北一带有名的马贼巨寇。

岂不是那么容易设局糊弄的？

智取，看来有些不大现实了。

奶奶的，郭业脸上没表现出来，心中却是焦灼而起，暗暗想道，强攻不行，智取也够呛，这是要闹哪样？

难不成真顺了野狼峪马贼的心思，直接交了赎金换回人再说？

这更加不靠谱！

先不说兵匪势不两立，只有匪服兵，哪里见过兵顺匪的？

再者说，如果自己顺了野狼峪马贼的心思，交了赎金换回康芷茹，无异于认怂服软，低头认输。

这事儿传扬出去，小哥还要不要在边境一带抬头做人了？这不是砸了自个儿陇西郭业的招牌吗？

那将来，还何以面目在边境一带立威戍边？还有何脸面进长安，叱咤风云？

人啊，就怕有污点，翻旧帐。

特别是如今是大唐盛世，一个人的名气，往往比你的才华还要来得重要百倍。

看来，妥协与顺从，决计是不可行了。

郭业从内心处，直接否定了给野狼峪马贼交赎金的可能性。

到底如何办才好呢？

众人，包括康宝，都一一宁声敛气，默不作声地苦思了起来。

.....

“小哥，我倒是有个办法，不知可行不可行！”

约莫过了一会儿，诸人中响起了一道不够自信，略有腼腆的声音。

众人寻着声音一看，说话之人竟然是众人中年纪最长，一直以来都是附和众人跟大流，随波逐流混日子的阮老三。

郭业真心没想到，自己都苦苦无计之下，阮老三倒是有了主意。

当即投过去一个赞许的眼神，和煦笑道：“老三哥，你如今也是统领一千刀盾兵的头头，是该有自己的主见和意识的时候了。值此关键时候，你能出谋划策提出想法，小哥很欣慰。”

继而冲着阮老三伸手请道：“老三哥，将你的办法说来听听看。”

## 第269章阮老三的土办法

郭业小小这么一捧，阮老三明显能感觉得到，唰唰唰，数道目光全部汇聚在了自己的身上。

他素来随波逐流，为人低调，从来不会标新立异，平日哪里享受过如此这般众星捧月的感觉。

对他来说，这种第一次受人重视受人瞩目的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啊。

此时的他，谈不上泪牛满面，却也是飘飘欲仙，美得冒泡。

咕咚~~

阮老三生吞活咽了一口舌尖上的唾沫，打了个哆嗦，有些小激动地说道：“我，我，那我就说说？不过我这办法挺土，乡下人的把戏，可上不了什么大台面哩。”

郭业握紧拳头，轻轻一顶，比划了一个“你一定行”的手势，而后替他打气道：“不管土不土，有疗效就成。乡下人咋了？高手在民间嘛！”

阮老三嗯了一声儿，却转道先问了赵九丑，道：“九丑兄弟，你刚才说野狼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可否描绘下地形？”

赵九丑稍稍惊愕，看见郭业冲他点点头，随即事无巨细地介绍道：“野狼峪，说穿了就是一处四面环山的大峡谷，唯有一个峡口通往外面。信中马贼约好的交易地点就是空旷的峡谷地带。至于马贼的栖身之地嘛，狡兔三窟，肯定不会将山贼建在峡谷中。据我所知，这一千马贼的山寨就在地势陡峭的山峰之上，当地人也叫野狼峰。”

阮老三又问：“那通往野狼峰，是否只有进入野狼峪大峡谷这么一条路，方到达那儿？”

赵九丑点头答道：“这是自然，否则桑巴这个地头蛇虽拥五千奴隶军，却也对这帮马贼束手无策。”

“只有这么一条道？”

阮老三颇为失望地自言自语念叨了一句。

赵九丑突然想到了什么，惊呼道：“对了，其实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往野狼峰。”说到这儿，赵九丑又自顾摇头叹道，“算了算了，这条路即便有，也等于无，要想通过那儿登上野狼峰，有些痴人说梦了。”

阮老三听罢，精神却为之一抖擞，急急求证道：“九丑兄弟是不是想说，可以从野狼峪峡谷外，用过山崖峭壁向上攀爬，直接登上野狼峰之上？”

“噢，你怎么知道？”

赵九丑瞪大了眼珠子看着阮老三，怪异地叫了一声。

不过惊诧之色瞬间而逝，反而有些意兴阑珊地叹道：“那野狼峰高达一百多丈，山势垂直而下，崖壁陡峭，险象环生，要想攀爬上去谈何容易？再说了，如今正值天寒地冻之际，崖壁之上覆满冰霜，光滑如水磨，除非肋生双翅，否则想要爬上野狼峰，比登天还要难上百倍。”

众人也在暗暗叹气，就连郭业都对阮老三有了些许失望，难道咋咋呼呼就是这个不可为之的馊主意？

谁知阮老三却是一脸欣喜之色，手舞足蹈地哈哈大笑道：“果然与我所料不错，小哥小哥，真让我蒙对了。这冰天雪地，天寒地冻，覆水便能结冰，才是最好的攀爬季节。老天有眼啊，总算让我阮老三蒙对了一次。”

奶奶的！

郭业听罢，差点没气得鼻孔冒火，阮老三这混蛋竟然用蒙着的办法来糊弄自己？

就连庞飞虎都极为不快地瞪了眼有些得意忘形的阮老三，这个混蛋，今日怎得如此莽撞，这个时候还敢大言不惭？

阮老三一个人自导自演般手舞足蹈狂笑一番之后，总算停罢了下来。

看着郭业此时脸色尽是愠怒之色，立马出口解释道：“小哥小哥，莫要恼怒，先听我说完。我阮老三敢保证，肯定有办法登上这野狼峰。”

郭业一脸不快，心中直接蹦达出两个字，放屁！

他很清楚，一百多丈的山壁差不多就三百多米高，山势陡峭垂直而下，已经难以攀爬了。如今又是寒冬季节，崖壁处处都结了冰，滑不溜秋想要抓牢都难，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冲着阮老三点点头，示意他继续。

阮老三道：“我刚才不是说有过乡下人的土办法吗？其实很简单，咱们蜀中那儿到了冬季，珍稀药材的行情就会见涨，因此时不时就会有采药人会结伴而起，进山里去采珍稀药材。一般而言，越是价格昂贵的上等药材，越是长在悬崖峭壁之上，但是冰天雪地攀爬山壁肯定极为艰难，而他们却是有自己的土办法能爬上去。”

“哦？”

看着阮老三说得有板有眼，郭业心中颇为骚动，难不成阮老三真有招儿？

继而对阮老三催促道：“什么办法，说下去！”

阮老三道：“通常，这些采药人会凑银子采购一批羊羔子一起赶进山中，辗转山林野道，寻到山崖下后，你猜怎么着？”

郭业摇头表示不解，这攀爬峭壁跟赶羊进山，他妈的，哪里挨得着啊？

阮老三继续说道：“来到山崖下，他们会将羊羔子悉数宰死，然后砍下全部羊腿，带着热乎羊血的羊腿，只要稍稍附在崖壁上。天寒地冻，不消一会儿羊血干涸后，羊腿就能牢牢地贴在满是冰渣的峭壁之上，怎么掰都掰不下来，步步向上，便能在峭壁上架起一座羊腿长梯。然后……”

“我草，这也行？”

郭业听着犹如天方夜谭，这他妈也太能扯了吧？

阮老三这土办法，不仅土到怪异，更是土到吓人。

郭业利用科学原理在脑中分析了一下，砍下一根根羊腿，利用天寒地冻和羊血有热温的原理，确实能做到将其牢牢镶嵌在崖壁上。

只是，这得浪费多少根羊腿啊，宰杀多少只羊羔子啊？这成本也太大了吧？

采药而已，至于吗？

阮老三滔滔不绝说完，发现众人神情呆滞如木鸡，石化在了当场。

而郭小哥更是惊得张大了嘴，久久无法合拢。

竟然无人响应和附和，阮老三双手无措地杵在当场，那叫一个尴尬了得。

赵九丑兴许看出了郭业的心思，附耳道：“小哥，这办法我倒是也老家人提过。你莫要轻看了这些采药人的如意算盘，寒冬腊月采上几颗稀罕的药

草，待价而沽，往往能卖出高价来。呵呵，甭说这点羊羔子，基本上开春后整年都无忧了。不过，风险自然也有，这种采药极具风险，一个不小心，可是要出人命的。”

“哦~~原来如此！”

听着赵九丑这么解释，郭业算是了然于胸了。

羊腿能行，那其他的也都成了？

很快，郭业心中就有了一个大概其的规划，虽然只有雏形，但是他坚信再给他一点时间，肯定能行成一个完整的文字规划。

当即，他打定了主意，对着朱胖子吩咐道：“朱胖子，你现在就回去，向图瓦城所有百姓家购置羊羔子，越多越好，没有羊羔子，骡子，驴子都成。”

朱胖子闻言立马应了声，离去。

郭业见着阮老三还尴尬站在那儿，莞尔一笑，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赞道：“老三哥，你今天算是帮了大忙，我说过，你行的！”

阮老三听罢，挠了挠胸口外衣，抬头冲郭业羞赧一笑。

郭业相继遣散了众人，又对康宝宽慰道：“宝哥，现在办法已经有了，你没必要太过牵挂令妹。我今晚就拿出一个具体章程来，看看我们明天该如何行动。”

康宝还是满脸焦急，嘱托道：“兄弟，我家小妹千万不能出事儿啊，不然，我这当兄长的便是死了，也难辞其咎啊。”

“放心放心，马贼投书不是讲了吗？只求财，不要命！所以令妹暂时来说，绝对是安全的。”

郭业一边讲着，一边将康宝也推搡下了城楼，并保证道，“这一次，我们不仅要令妹安然无恙毫发无损地营救出来，还要将野狼峪那帮狗娘养的马贼，悉数剿灭。敢掳劫我们陇西军的人，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活腻味了吗？”

康宝听着郭业如此信誓旦旦保证，算是宽心了不少，当即也是拍胸道：“兄弟，这次哥哥我打头阵，老子非出这口怨气不可，妈的，要是我家小妹有个闪失，老子定要拉上这帮马贼一起陪葬！”

郭业哈哈一笑，喊道：“你先回去休息，我今晚就做出剿灭野狼峪马贼与营救芷茹小姐的计划来，明日一早便会跟大家宣布如何行动！”

康宝一边下了楼梯，一边还是面有忧色地转头看着郭业，虽不说话，心中却仍是焦虑万分。

郭业冲他挥手一番，然后握紧拳头，轻轻擂了三下自己的胸口，示意康宝放心，一切有我。

康宝下了城楼阶梯，转身之后，消逝于郭业的眼帘。

再看身边，唯独留下关鸬鸬一人没走，紧跟在自己身后，仿佛心中有话如骨梗咽喉，不吐不快。

郭业奇问道：“老关，怎么？你还有事儿？”

关鸬鸬欲言又止，扭扭捏捏。

郭业知道，矫情劲儿又来了。

当即拉下脸，轻轻喝道：“吞吞吐吐干嘛？有话说，有屁放，再矫情，淹了你！”

关鸬鸬也是贱骨头，郭业这么一喝骂，他立马浑身舒坦，连讲话都有底

气了。

继而轻声说道：“小哥，我总感觉这马贼投书和绑架康小姐为肉票，行勒索之事，有点太过儿戏。你知道的，学生当初也在落日山当过山匪，我感觉这次马贼绑票，包括投书勒索，总少了点东西。”

郭业知道关鸠鸠当过山匪，能说出这番话来，也算是经验总结，随即格外慎重的问道：“什么东西？”

关鸠鸠道：“无论是信中讲话，还是行为举止，这野狼峪的马贼少了一股狠劲儿。以赵九丑之前对野狼峪马贼的分析，他们不应该啊！”

郭业心中咯噔一下，脱口问道：“你说这次绑票勒索有诈？这也不对啊，至少康芷茹的确在他们手中，这点做不得假吧？”

关鸠鸠先是摇头，后是点头，再是摇头点头一起来，最后脸有难色地叹道：

“这个，嗨，学生也吃不准，始终琢磨不透里面的怪异之处。”

关鸠鸠无解，郭业也是茫然，随即叹道：“罢了，毕竟康芷茹在他们手中，人命关天，咱们不能马虎，权且当作剿匪救人质来办此事吧！”

郭业既然如此说，关鸠鸠也只得唔了一声，不再言语，紧随其后，下了城楼。

## 第270章打法就这么简单

曙光初露端倪，又是一个寒夜逝去。

咯吱~~

郭业将房门自外而内拉开，一脸颓废相地走了从房中走到院里。

整整一宿，他在房中殚精竭虑，拟定计划到天明，现在出了黑漆漆的小房到了院间，曙光虽不刺眼但眼睛多少还是有些酸涩。

眼睛酸涩难受，郭业下意识地抬手遮挡在眼睑前，习惯性地冲院子里喊了几嗓子童虎的名字。

可惜久久没有听到童虎的回应。

这时，他才想起来，童虎昨夜就与庞飞虎一道，奉自己之命赶往了阿里土城，走马上任。

康芷茹要救，野狼峰马贼要剿，同样，阿里土城的两国大集市也该提上议程，不能再无休止地搁置下去了。

童虎不在，赵九丑却适时走进了院中，冲郭业打了个招呼。

郭业念叨了一声，来得正好，白抓一个壮丁。

暂且将赵九丑当跟班长随使唤了起来，命其将庞飞虎，康宝，朱胖子等人召集过院，共商破贼之策。

.....

.....

半盏茶的功夫，后院白杨树树下，青石桌上已经茶炉鼎沸，热气腾腾，郭业正自得起乐地洗涮着盖碗。

郭业刚把洗涮好的盖碗一一摆放在石桌后，康宝率先进来院中。

看着脸色发白，眼袋有些黑青，精神萎靡不振，显然一晚上都没睡好觉。

康宝火急火燎进来院中，一屁股坐在木墩之上，还未开口发问，院外有陆续进来人。

程二牛，阮老三，朱胖子赫然在列。

大清早摇着鸡毛扇的关鸠鸠姗姗来迟，排在最后，走起路来打着晃悠，口中哈欠不断，很明显是被赵九丑从被窝里硬生生拽出来。

郭业示意众人坐下，先是拿起木勺给众人一一舀好茶汤，喝杯清茶醒醒神。而后待得赵九丑也进了院中，这才开口谈起了正事儿。

他先是发问朱胖子，道：“老朱，昨日让你准备的羊羔子，骡子，驴子，可购置妥当？”

朱胖子囁了口盖碗中烫嘴的茶汤，唔了一声，连连点头。

“那就好！”

郭业满意点头，然后对着众人讲道：“此次攀爬冰雪峭壁，委实太过冒险，必须要有些身手的弟兄方能胜任。此次攀爬野狼峰，兵不在多，在于精。人数暂且定在两百人左右吧。”

康宝率先响应道：“长枪兵中基本是我益州府兵的老底子，擅于攀爬，带些武艺身手不错的弟兄，我长枪兵中挑选出百人，不算难。”

阮老三也附和道：“刀盾兵中多数是曾经岷江为匪的汉子，挑一百个身手不赖的弟兄，也非难事，我现在就能应承下来。”



程二牛也不甘人后，嚷嚷道：“我八百骑兵中……”

“打住。”郭业伸手打断了程二牛的讲话，说道，“有长枪兵和刀盾兵各挑一百人，足矣。好钢用在刀刃上，你们骑兵的战场是在马上，重在冲锋陷阵，而非攀爬山崖。”

程二牛闻言，悻悻缄口。

郭业吩咐道：“二牛，回头你就和朱胖子前往郭氏马场，先从马场中挑选出八百匹战马来给你八百骑兵配上，骑兵不骑马，无异于和尚不念经吗？上了战场也是白费。”

一听有战马可标配，程二牛自然乐意，顿时脸色转阴为晴。

郭业又嘱咐了一声朱胖子，道：“将地宫宝库中那八百副锁子甲和白袍披风全给二牛的骑兵配上。这次野狼峪一战，一定要打出咱们陇西军八百白袍的威风来。”

崽卖爷田不心疼，朱胖子自然乐得成全，很是痛快地点头应允。

“哈哈，小哥这是要让俺那八百骑兵过过地主老财的日子啊。又是战马，又是白袍锁子甲，啧啧，威风得紧啊！”

程二牛咧嘴放声大笑，冲着还傻坐着的朱胖子踢了一脚，吆喝道：“胖子，别愣着了，赶紧带着俺和俺八百儿郎先去马场挑战马吧。”

朱胖子屁股被程二牛这二逼踹了一脚，正吃着疼想要破口大骂，已然被心痒难耐的程二牛拽起身来，急急出了后院。

郭业看着程二牛像牵陀螺一般扯着朱胖子飞速出了院，不由笑骂道：“毛毛躁躁，这点出息！”

阮老三和关鸬鹚也是附和着笑骂，不过康宝现在可是没有心情扯这些闲淡，感情被绑票的是自己的亲妹子。

继而问着郭业道：“兄弟，那这次是怎么个打法？”

“简单！”

郭业投过去一个宽慰的眼神，朗声说道：“两百人随我攀爬野狼峰，突袭马贼山寨。只要我们突袭进山寨，找到令妹之后，我会命人在山上燃起狼烟。咱们以狼烟为信号，届时，长枪兵，刀盾兵，还有八百骑兵一起杀进野狼峪大峡谷，一路厮杀上山，咱们给马贼两面夹击。”

“就这么简单？”

康宝惊愕地看着郭业问道。

郭业笑道：“他们再怎么彪悍，也不外乎是一群马贼而已，你以为有多复杂？再说了，攀爬野狼峰的两百弟兄皆身手不错，又经过阵仗，经验丰富，那么单兵作战能力肯定强过马贼数倍。有此两百人突袭山寨，足矣。”

这两百个单兵作战能力出众之人，可是郭业昨日想了一宿，准备作为特种部队苗子来培养的。

这一次攀爬野狼峰，算是一个适者生存的初练吧。

喝了两碗茶汤，困意渐消的关鸬鹚突然惊叫起啦，喊道：“兵司大人，你，你刚才说，你要亲自带队，攀爬野狼峰？不行不行，太过凶险了。”

关鸬鹚这么一嚷嚷，康宝，赵九丑几人才反应过来。

随即纷纷起身反对，一致认为绝度不可行。

尤其是康宝，更是竭力反对，争抢道：“兄弟，这次是我家小妹不懂事，惹了这么大一个麻烦，怎么还能让你亲身涉险呢？要带队，也要我康宝自己

带队才行啊。”

阮老三自知自己武力值不够，虽反对，但也没有主动请缨。

而赵九丑则是语气坚决地说道：“关书办和康校尉说得在理，要不，我来带队攀爬吧？有老三兄弟的土法，你应该信得过赵某人的身手才是。”

关鸠鸠深知郭业与自己的利害关系，郭业荣，他荣；郭业毁，他则是无路可走，退无可退。

继而再次摇头晃脑地卖弄斯文劝道：“兵司大人唉，自古兵书就有云，为将者，当以发号施令统筹大局为先。你这么干，太冒险，太冒险了。不行，学生今天必须死谏，一定不能让你如此一意孤行。”

说着，将鸡毛扇插回腰间，转头看了下左右，先看看青石桌，再看看白杨树，本想着学那戏文里的忠臣，唱上一出头撞梁柱，死谏主上的感人戏码。

可事到临头，又没那个胆儿，光嘴巴说说没了下文。

关鸠鸠的德行，郭业还不清楚？

顺势给了他一个台阶下来，说道：“老关，你的忠心小哥是知道的，不过今天这事儿，我必须亲自上马。我倒是要会一会那个狗胆包天的马贼大首领，独狼廖霸。”

关鸠鸠就着台阶滚了下来，算是做了一回忠臣良将，挂着一脸不甘心地坐了下来。

真让这孙子撞破脑袋磕得头破血流，那比攀爬野狼峰还要来得难。

见着郭业如此倔得厉害，谁也没有再行相劝，竞相偃旗息鼓静了下来。

郭业见状，笑道：“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现在各司其职，你们先回去准备，好好休整一夜。明日与马贼约好交赎金的时间是中午，唔，你们明日一大早就出城，直奔野狼峪峡谷外。”

说到这儿，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说道：“至于我和那两百弟兄，今晚夜里就会提前出发，趁着天黑攀爬野狼峰，这样不易引起马贼的注意。”

几人闻言，纷纷点头表示知晓，而后相继离去。

康宝最后一个走，临走之时，还是不放心，再三嘱托道：“兄弟，我家小妹……”

“宝哥，你就放心吧，有我呢！”

郭业伸出右手握紧成拳，百般保证道：“一切尽在掌握中……”

送走了康宝，郭业百无聊赖地在院中晃悠了一圈，突然停住脚步，冲着院中一个无人的角落看了一眼。

而后随口问道：“东厂的厂卫，你现在招募多少人？”

如疯子一般站在原地，对着空气说话。

谁知那空无一人的角落处，竟然传出了一道低沉的声音：“厂卫还在暗中招募，现在我手中已经有五六十人矣。”

“甚好！”

郭业甬管对方看得到看不到，自顾点了一下头，而后慎重地嘱咐道：

“今夜我便出城离去，城中一切，就拜托你暗中负责了。”

“放心，既然应承了你，自然会为你尽心尽力，扫除一切不安定因素。”

言罢，忽然大道人影掠过那角落，稍纵即逝。

郭业能清楚地感觉到，刚才说话的那股气息此时已经离去，不在院中。

刚才那番谈话从头到尾，至始至终，东厂的负责人——暗夜，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郭业看着这厮如鬼魅出没，不由叹道：“奶球的，就这来无影去无踪的本事，不干东厂都对不起他那身本事。”

得到了暗夜的应承，郭业心里踏实不少，随后双手负在背后，大摇大摆地出了后院，前去筛选那两百名作为特种部队苗子的陇西儿郎。

## 第271章刀剑出鞘，亮兵刃！！

郭业筛选完两百儿郎，趁着天黑赶着几百头羊羔子和骡马驴子出了城，绕道野狼峪峡谷外，朝着野狼峰山脚进发。

事实证明，阮老三的土办法的确可用。

宰杀完几百头牲口，剥下牲口四足后，郭业从两百儿郎中挑选出十来名身手最为敏捷，个子最为小巧擅攀爬之人，步步为营，周密布置起这条通往野狼峰山顶的长梯。

根根新鲜带血的羊腿与驴蹄，趁着热乎劲儿镶嵌进了冰雪峭壁之中，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几百米牢不可破的长梯终于搭建而成，直通山顶。

而那十几个负责布置长梯的弟兄，已然登上了山巅，冲着崖下的众人不断挥舞双臂，不时从山巅抛下一早就准备好的，由麻绳制成的绳索，示意一切准备就绪。

呼~~

郭业站于崖下，仰头望着这条险象环生的羊腿长梯，对着山下剩下众人吩咐道：“大家脱掉身上铠甲，扔掉身上的负重，轻装上阵，快，趁着现在长梯牢固，火速攀爬。”

悉悉索索.....

一声令下，四处尽是脱盔弃甲落地之声，动作稍快者已然开始顺着羊腿长梯，向上徐徐攀爬。

月色正浓，夜里寒风在耳边呼啸，远远望着野狼峰的峭壁，近两百号人密密麻麻如匍匐前进的蜘蛛大军一般，朝着山顶徐徐向上爬去。

.....

.....

随着郭业伸出右手将最后一人拉上山顶，预示着此次攀爬野狼峰的行动，大功告成。

集结完众人，郭业重新开始点卯人数，明明两百人出发，点算到最后，竟然只有一百八十号人，现场还差二十人。

郭业诧异间，人群中有一名个子小巧的少年站了出来，声音有些哽咽地对着郭业报道：“大人，他们，他们上不来了，刚才.....”

“知道了！”

听着这矮个少年一说，郭业立马知道了怎么回事，挥手打断了他的汇报。

显然，那二十人已经在攀爬的过程中坠落山崖，身陨遇难。

他心里清楚，走这条险道，注定凶险万分，稍有不慎就有丢了性命的可能。

心疼归心疼，也只能怪他们时运不济，学艺不精了。

郭业重拾心情，问着矮个少年道：“你叫何名？可是陇西衙役出身？”

矮个少年摇头否认，低声答道：“回大人，小的姓米，单名一个吉字，曾在王八斤大当家手下混过饭吃，后来蒙大人恩赦，招募入了陇西军。”

米.....吉？水匪出身？貌似刚才第一批负责架梯的人中，就有这小子在里头。

郭业看着眼前这个黑黑瘦瘦个子小巧的少年，倒是有番机灵劲儿。

随即说道：“米吉是吧？好样的！今晚铺架羊腿长梯，你们十来人当记首功。这样，今晚突袭马贼山寨，小哥为主，你为我副手，如果今晚咱们有命返回图瓦城，呵呵，今后这两百弟兄就归你统领。”

“啥？”

米吉傻愣地惊呼一声，连连摇头推辞，道：“使不得，使不得，小的不行，嘿嘿，不是那块料。”

“少废话。”郭业出声阻止了米吉的拒绝，哼道，“小哥说你行，你就行。不过，也要留着性命过了今晚再说。”

听着郭业的口气有些愠怒，米吉立马闭紧了嘴巴，轻轻唔了一声。

郭业扬起右手，冲着众人徐徐一挥，压低着声音喝道：“弟兄们，听我命令，一路搜索，目标——马贼山寨。”

“喏！！！”

一百八十号人轻装上阵，全身夜行衣打扮，彼此肩背一把横刀，不打火把不吭声，借着黯淡月光和微亮曙光的映照，浑身没有目标，摸爬寻找着马贼山寨。

悉悉索索，唰唰唰~~

整个草丛灌木之中，尽是脚踩枯枝烂叶的阵阵轻响。

此时，几近凌晨，离天亮还有一小段的时间。

.....

.....

同一时间，

图瓦城城楼之上又嘎吱嘎吱泛起一阵酸牙声儿，吊桥徐徐放下，将壕沟填平。

砰！

图瓦城正门，大开。

哒哒哒哒~~

率先出城的是程二牛所率的八百骑兵，一人配一骑，一水儿内穿锁子甲外系白袍衣，威风凛凛，气势恢宏。

胯下战马雄壮，马上骑兵勇武。

当真是八百骑兵白袍将，马踏天下敢争先，拉风至极。

八百骑兵一出城门，如开闸泄洪一般，溅起滚滚烟尘，朝着野狼峪方向急驰而去。

骑兵如此风骚的出场，立即引来了城门上负责守成楼方吊桥士卒的一阵喝彩，叫好暗羨之声此起彼伏。

紧接而出的是康宝所率领的长枪兵，因为岷江漕帮那边兵员补给还未到位，此次陇西军整编又先紧着程二牛的骑兵满编，所以长枪兵虽有一千二的编制，却也只有九百来人。

不过，前面骑兵臭显摆，后头长枪兵就跟着遭了大罪。

康宝的九百长枪兵吃着前面骑兵所溅起的尘灰，一边咳嗽一边小跑上了吊桥出了城。

骑在马上康宝看着奔驰远去的八百骑兵，心中那叫一个羡慕嫉妒恨。

暗暗鄙夷了下装逼的程二牛，康宝吐掉溅到口中的黄土沙粒，恨恨骂道：“麻痹，程二牛你小子是成心的吧？”

随后，喝令手下长枪兵，全速前进，步行跟上。

最后，才轮到阮老三的刀盾兵出城。

最末出场人数仅有五百来人的刀盾兵就跟阮老三的性子一样，低调沉稳，慢慢吞吞，一步都不曾逾越长枪兵长队，紧跟其后，徐徐跟进。

待得骑兵，长枪兵，刀盾兵陆续出了图瓦城，朝着野狼峪方向进军之时，天上星辰已然退散，残月坠落，东方天际曙光大现。

此时，天色朦朦亮起……

……

……

野狼峰上，郭业在副手米吉的协助下，领着一百八十名身手矫健的汉子，继续穿梭在丛林灌木之中。

继续前进，继续搜索……

突然，

身边的米吉一把拽住郭业的胳膊，抬手指向前边不远处，惊喊道：“大人，快看！”

郭业欣然极目远望，脸上顿时浮现起几分笑意，奶奶的，总算是找到了！

只见前方百步之外，是一块至少占地数十亩的空旷平地，四周环着茂密丛林，树木阴阴郁郁，将整个平地包裹在其中。

平地之上，一栋栋高矮不一的木屋竹楼连绵而起，至少百来间之多，最显眼的便是平地之外架起的一排栅栏大门，两边各有一栋小小塔楼，应该是做瞭望警戒之用。

此时凝耳听来，那边悄然成一片，没有喧哗，没有嬉闹，唯有不时传入耳中的马蹄嘶鸣之声，应该是马贼圈养战马的马厩也搭建在此处。

郭业心中断定，现在这个时候，马贼们肯定还在梦乡之中，正是突袭的大好时机。

奶奶的，正好给这帮孙子来个一锅端。

当即，对着米吉吩咐道：“栅栏大门处便是山寨大门，肯定有马贼职守警戒，趁着现在防守松懈，你带着几个弟兄摸过去，将山寨哨卫给一并解决了。”

“是！”

米吉稍稍一抬腿，右手一探将藏于乌皮靴中的匕首拔了出来，招呼了几个自己知根知底儿的弟兄，大手一挥，轻声说道：“走，咱们上！”

悉悉索索，

又是一阵微乎其微的脚步之声匆匆前行。

待得米吉率人摸爬上去，郭业又叫来几个儿郎，吩咐道：“你们五人，原地待命，搜集枯枝烂叶聚成一堆。只要山寨里头打鬥一起，你们就在此处燃起狼烟，给山下的大军发信号。”

“喏！！！”

五人相继散开，弯腰伛偻着身子，开始四处搜集枯枝烂叶，堆砌而起。郭业回望了一眼继续瞧瞧摸爬上去的米吉几人，而后握紧拳头高高举起，对着原地剩下所有喊道：

“弟兄们，抄家伙，准备开干，听我命令——”

“刀剑出鞘，亮兵刃！！！”

## 第272章破寨灭贼

喀嚓，一道脆响，一名打着呼噜酣睡正香的马贼哨卫被拧断了脖子。

嗤，又是一记纸张被利刃划破的声响，一名夜里尿尿的马贼哨卫被割破了喉咙断了气管，霎时咽气。

噗，噗噗～～

米吉身边的几人陆续挥刀屠戮，悄无声息地解决了麻痹大意中的几名马贼哨卫。

咔，咔咔～～

米吉和几名弟兄徐徐将山寨的大门向左向右各自推开，山寨大门一带，防备解除。

布谷布谷，学了几声鸟儿夜啼，给郭业发过去信号。

不一会儿，收到信号的郭业带着原地待命的一百几十号人，将声音压低到了极致，窸窸窣窣尽数赶到了山寨大门处。

见着山寨门口横七竖八躺着几句早已断了气的尸首，郭业冲着米吉竖起拇指，轻声赞道：“米吉，干得好！有胆特种兵的样子。”

特种兵？

米吉头一遭听到这么新鲜的说法，一脸茫然不解。

所幸郭业立马岔开了话题，吩咐道：“现在兵分两路，米吉，你带一些弟兄，从左边开始，挨个木屋挨个竹楼的解决睡梦中的马贼，同时搜寻康小姐的下落，记住，尽量不要发出动静，以免惊扰了马贼。必须保证康小姐的安全。”

米吉拱手抱拳，爽利地回道：“得令！”

言罢，对着刚才那几个刺杀哨卫的弟兄挥手道：“哥几个，咱们走！”

待得米吉走后，郭业对原地剩下众人吩咐道：“现在，每二十人一小队，从右边出发，记住，下手狠点，利索点，别让马贼醒过神来，到时候又是麻烦四起。”

“喏！！”

众人得令之后，自发二十人组成一小队，相继顺着右边，挨个木屋挨个竹楼的悄悄摸了进去。

郭业也领着二十人，直闯山寨中间那条道，朝着马贼平日聚会的大厅奔去。

因为他判断，马贼首领廖霸，肯定会携众歇息在这大厅后面的那几栋小楼之中。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如果能第一时间将独狼廖霸给擒下，未尝不是控制大局的最快捷径。

噌噌噌，

一路向前，径直杀将进去。

近两百精锐，化整为零，左右两边，同时动手，突袭睡梦中的马贼，径直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的打击。

一时间，

各个木屋竹楼中，刀光剑影，血光冲天，不知多少马贼在睡梦中稀里糊涂被割破了喉咙，扭断了脖子，葬送了性命。



左边，米吉带人重在一路仔细搜寻康芷茹的下落；  
右边，二十人一小队，屠戮正酣，一发不可收拾。

郭业，

则带着二十人闯进了马贼的聚义大厅，在聚义大厅和厅后头的几处楼屋中搜寻一气儿，谁知——

人算不如天算，他妈的，竟然扑了个空！

除了解决掉几个无关痛痒的小小马贼之外，根本找不到马贼首领廖霸的踪影。

奶奶的，郭业将沾染腥红血水的横刀刀背在裤腿上蹭了一下，紧蹙眉纹暗骂道，难道廖霸不在山寨之上？

这时，匆匆跑来一名士卒，气喘吁吁喊道：“小哥小哥，有兄弟手脚不够麻利儿，惊醒了马贼！”

我草，要瞎！

郭业重重一跺脚，唾骂道：“是哪个不成器的玩意坏了事儿？现在山寨之中还有多少马贼没有一并解决掉？”

那士卒回道：“小哥莫要担心，刚才有马贼交代，一千马贼，至少有一半人驻扎在野狼峪峡谷中，为的就是防备咱们夜里会发兵野狼峪大峡谷，上山突袭。如今山寨之中，负隅顽抗者，估计也仅剩五六十人了。”

郭业呼了一声，叹道：“幸好幸好，幸好小哥找了一条险道，不然真要抓瞎。”

而后，对着身边众人喊道：“速度，随我先杀将出去，将山寨之上的马贼扑灭再说。”

“喏！！！”

可众人还未窜出聚义厅大门，郭业就与一个赶来报信儿的自己人撞了个满怀。

抬眼看罢，刚要呵斥两句。

谁知那士卒一脸焦躁地喊道：“小哥，不成了，惊起马贼，他们一并扎堆在一处竹楼之内，兄弟们攻不进去啊！”

奶奶的，又出状况！这些混蛋的实战经验真心够逊的。

想着生气，郭业破口大骂道：“现在他们都成强弩之末了，你们还攻不进去？真是一群饭桶，哪顿饭也不见你们少吃啊！”

被郭业劈头盖脸一阵骂，报信士卒也备感委屈，委屈叫道：“小哥，不是弟兄们不上心啊，关键是那竹楼之内有个百分百中的神箭手，奶奶的，弟兄们冲杀了好几轮，被射杀十几人。”

百分百中的神箭手？

郭业稍稍诧异，没想到马贼之中还有这等人物，靠，真是低估了。

那士卒继续急叫道：“小哥你是不知，一开始那些马贼就跟乌合之众似的，被咱们弟兄追着砍杀。谁知躲进竹楼之后，被那神箭手整顿几句，竟然有板有眼地抵抗起来。要想攻进去，至少还要赔上几十条兄弟的性命。”

“姥姥！”郭业不服，叫嚣道，“我倒是要看看，什么神箭手那么牛逼，看小哥整不死他。”

随后大步率先朝着大厅外奔去。

报信士卒跟随其后，顺嘴说道：“我们听着那些马贼叫那神箭手，为，为

大首领。”

我靠！

郭业脚步一滞，稳住身形，侧头转身惊喊道：“大首领，独狼廖霸？？？这孙子真的在山寨之中？太好了！”

当即甩下身后几十人，朝着马贼扎堆的竹楼方向跑去。

奔到那儿，果然，近百士卒远远地将竹楼围拢起来，而竹楼与众士卒之间，竟然凌乱躺着十几具尸体，都是一箭毙命，中箭之处不是心口正中央，便是喉咙处。

郭业不由咋舌，箭法够他妈准的啊？要一箭毙命并非难事，关键是能做到箭箭毙命，那就真要有点本事才行了。

连他自己都不敢打包票，能保证箭不虚发，箭箭射中要害。

想当初自己在陇西城头射杀水匪郑三江，貌似就是要射他喉咙，却射穿了郑三江的眼眶。

就他这样，还被庞飞虎等人捧为神射。

如今跟竹楼里之位一比，那真是天壤之别了。

众人一见郭业来到，仿佛主心骨来了般，顿时义愤填膺，纷纷问着郭业如何攻下对面竹楼。

郭业没有回答众人，而是冲着不远处，箭矢射程之外的竹楼喊话道：“廖霸，别他妈死撑了，现在什么形势你还不知道啊？赶紧的，出来投降，饶你不死。”

“放屁！”

突然，一道有些沧桑低沉的声音响起，尽管低沉，但里头蕴含的怒气却是澎湃而出如巨浪袭来，怒声咆哮道：“你们是何人？老子和你们有何过节，非要行这半夜突袭的龌蹉事！”

真他娘死鸭子嘴硬，郭业不由被廖霸的质问给气到了吗，半夜突袭这叫兵行奇道，跟龌蹉哪里搭边了？

随后看着地上那十几具自己人的尸体，心中火气陡然大盛，喝道：“甭磨叽，咱们弟兄就是要你们马贼狗命之人，你到底降，还是不降！”

郭业最后一个通牒发过去，谁知迎来的却是廖霸的一记硬气地回复：

“你毁我山贼，杀我弟兄，要老子降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呵呵，小子，你就等着我野狼峪援军的到来吧！”

言罢，竹楼中突然传来嗡的一声，郭业听得清楚，这是挽弓扣弦之声。不好！

条件反射之下，郭业连退数步，果然，唰的一声，一道箭矢从远处射来，径直射到郭业刚才所站这位置。

日你个仙人板板，好悬，差点就被这孙子一箭毙命。

狗日的，你这边说老子半夜突袭是龌蹉，你他妈暗中放冷箭，就是英雄所为了？

当即，郭业冲着左右一百多号士卒喊道：“弟兄们，去，统统去抱些干草柴禾，堆在竹楼附近，记住，别太靠近小心箭矢。”

“速度，在竹楼一圈堆砌干草柴禾，小哥今天要活活熏死，热死，竹楼里这帮马贼。”

“廖霸，你嘴硬是吧？今天我就让你的手足弟兄，统统和你一起陪葬！”

.....

.....

郭业连连发号施令，留下五十来人原地看管监视竹楼动静，其余一百来人纷纷散开四周，搜集干草柴禾而去。

渐渐地，

竹楼附近一圈，徐徐堆起了一个又一个如小山高般的干草垛子与柴禾堆。

看郭业今天这架势，不仅要熏死热死竹楼里的廖霸和马贼，还要将整座山寨烧成灰烬不可。

十来名士卒各举一个火把，虎视眈眈，严阵以待地站在干草垛子边儿上，等待着郭业的点火命令。

郭业高高举起右边，鄙夷地望了一眼远处的竹楼，心道，冥顽不灵，哼，留你何用？

“准备，点.....”

“住手！”

一道娇俏的声音，如雏凤初啼，从郭业的脑后传来，响彻耳间。

好熟悉的声音！

就在郭业转身要断定来人是否康芷茹之时，那臭丫头一道火红的身影已然窜到郭业的身边。

康芷茹小脸惊骇，神色焦躁匆匆劝说道：“姓郭的，你不能点火，快，快让你的手下住手，快点住手啊！！！”

## 第273章中计了？

康芷茹刁蛮的喊话中带着丝丝可怜的央求，显然，她也被凌晨这会儿马贼山寨突发的状况给惊吓到了。

郭业再次抬起右手，示意负责点火的士卒们停止动作，等待命令。

而后扫了一眼近在跟前的康芷茹，颇为诧异，这臭丫头绑票进了贼窝，竟然看不出一丝肉票的遭罪样儿，不仅完好无损，而且精神头儿还挺不错。

见着她如此，郭业总算是安了心。

看来，这帮马贼还算有职业道德，赎金没到手，愣是不会对肉票怎么样。

康芷茹虽惊惶未定，但还是秉着以往刁蛮的性子冲郭业嚷嚷道：“姓郭的，这是要干嘛？”

奶奶的，郭业白了一眼这个不长心的臭丫头，你说要干嘛？不会被马贼囚了两天，就傻帽了吧？

当即使足力气将康芷茹一把拉到自己身后，冲她说道：“你没事就好，奶奶的，这帮马贼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绑票勒索到小哥头上来了。哼，老子今天要不灭了野狼峰这帮狗日的马贼，以后还怎么在边境混？”

康芷茹乍听后，惊惶的小脸满是怪异，万份不解地惊叫道：“什么？什么……”

“小哥，呼呼，呀，康小姐先我们一步了。”负责营救康芷茹的米吉率众一路小跑了过来，来到郭业跟前，有些疲惫地拱手报道，“幸不辱命，康小姐安然无恙地营救出来了。”

看着米吉等人气喘吁吁，虚汗涔涔，累得够呛，郭业本想勉励几句。

谁知康芷茹又不消停地鼓着腮帮子，气呼呼地指责米吉道：“谁让你营救本小姐了？本小姐在楼中睡得好好，你们这群汉子竟然冒然闯进，我还以为是强盗入室，欲图不轨呢？”

呃……

米吉等人一阵汗颜语塞，忆及刚才康芷茹睡梦中被惊醒，猛然一阵发飙，当真彪悍无比啊。

郭业听着心中愠怒，你娘的蛋，你个傻丫头被马贼绑票囚禁傻了吧？人家好心救你，你却当米吉他们是扰人清梦。

什么叫强盗入室？最大的强盗不是你丫如今身处的马贼山寨吗？

以康芷茹的智商，康家人的遗传，郭业不禁奇怪，她不该这么犯傻啊？

难道……

随即脱口问道：“到底怎么回事？”

康芷茹反问一句：“你刚才说有马贼将我绑票，向你勒索，谁跟你说的？”

郭业毫无隐瞒，直接答道：“这不是废话吗？当然是马贼自己说得呗！前两天，马贼投书于图瓦城楼，言及你被强行绑入野狼峪，冲我们要赎金……”

旋即，郭业将马贼投书之事以及勒索书信中的内容一字不漏地重复给了康芷茹听。

康芷茹越听越是摇头，小脸惊疑越发浓重，最后斩钉截铁地摇头喊道：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我是自发自愿来野狼峰作客的，野狼峰山寨的人怎

么可能绑架了我？是他们请我上山的。”

郭业断然不信，马贼请你上山？神经病吧？

立马回道：“怎么不可能？不然马贼没事请你上山干嘛？你小丫头片子涉世未深，不知江湖险恶。”

尽管郭业数落自己，康芷茹这次却是没有和他顶牛，而是石破天惊地答道：

“我说不可能就不可能，因为野狼峰山寨大首领廖叔叔，乃是我父亲的旧友故交！！！”

我草，廖霸和康岳山那老鬼是旧友故交？

当真是层层迷雾如薄纱，揭开一层露一山啊。

郭业听到康芷茹这句话，顿时被雷得里焦外嫩，神情之怪异犹如乡下农夫听着天方夜谭一般。

眼前的康芷茹讲出这番话，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他被马贼洗了脑，得了失心疯；要么就是这件事也许真是峰回路转，另有隐情。

看她现在好端端的模样，说话有板有眼，虽然一脸茫然，浑不知情的样子，但可以肯定，臭丫头没有疯。

那么，莫非，马贼投书关于康芷茹被绑架之事，另有别情？

霎时，

郭业脑中千回百转，想着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而康芷茹则趁着郭业愣神的间隙，冲向了竹楼，对着里头大声道：“廖叔叔，廖叔叔，没事了，快快出来，都是自己呢！”

嘎吱~~

竹楼的竹门被推开了来，一名年约四十大几的中年汉子，身子不高却很精壮，上身只匆忙穿着一件汗衫，手提一把弯弓走了出来。

其身后，陆续出来几十个衣衫褴褛，狼狈不堪的马贼，一个个显然都是从睡梦中惊起，被郭业的人打得措手不及，连外衣都顾不得穿上。

见着不少人都光着膀子袒露着胸口，康芷茹顿然羞愧，下意识地跑回到了郭业的身后，躲避这尴尬地场面。

廖霸带着人，大大咧咧地冲郭业这边走了过来，没有刚才在竹楼中隔空对话的那般戒备。

康芷茹探出一个小脑袋，对着廖霸叫道：“廖叔叔，郭，郭业说你派人下山投书图瓦城，说将我绑上山勒索于他，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廖霸徐徐逼近，怒目而视郭业，沉声道：“你是我侄女，我绑你干甚？到底怎么回事，呵呵，就要问这位年轻有为的郭大人了。”

“不用说了！”

郭业突然打断了廖霸的讲话，冲着米吉吩咐道：“你速速带人下山，命令康宝，二牛等人，莫动干戈，全部退出野狼峪，看来，是我们中计了！”

米吉见着郭业脸色凝重，不敢询问究竟，应了一声带着几人飞速离去。

康芷茹喃喃道：“中计？到底怎么回事啊？”

就连满脸怒色的廖霸都稍稍怔住，盯着郭业不再出声儿。

郭业先是冲着四周挥舞右臂，示意围拢的士卒们不要轻举妄动。

然后自嘲地笑了笑，叹道：“真是一招华丽的借刀杀人之计啊！”

康芷茹还是听不懂郭业到底在讲些什么，但是廖霸已然有些懵懂，将手

中的铁臂弯弓交给身后的一名马贼，冷声说道：“郭大人，你这是何意？想为今晚你们夜袭我山寨掩饰搪塞吗？”

郭业听着这质问的口气，不爽地哼道：“你们是马贼，老子是官军，自古兵匪道不同，我率军剿你，天经地义。我用得着搪塞与掩饰吗？不过，今晚的事实便是你我皆中了计，中了他人的借刀杀人之计！”

廖霸被郭业这么强势的话呛得再次怒火燃起，不过他心底也认同郭业所说得兵匪道不同。

然后令他更好奇的是，郭业为何三呼中计，还是借刀杀人之计？

难道他麻痹的，今晚这件事儿，是有人在背后算计促成的？

那这个仇就结大了！

随即，他冲着郭业森然叫嚣道：“郭大人，你今晚突袭野狼峰，毁我山寨，杀我弟兄，这个梁子咱们是结下了。但是，你说你我皆中了他人的借刀杀人之计，你倒是要说出个子卯寅丑来，不然，呵呵——”

“不然，我廖霸也不是泥捏的，定与你死磕到底！”

“切！”

郭业不屑地回应了一声儿，指着他身后的几十名马贼，哼道：“你瞧瞧你还有多少人，都成强弩之末了还死撑到底，你拿什么和我死磕？姓廖的，还是那句话，自古官兵剿马贼，天经地义，你怨不得谁。”

廖霸听罢，脸颊两边的横肉不自然地抖动了一下，眼神极为凌厉地盯着郭业，低吼道：“一码归一码，你我之事先放一边，我现在更想知道，到底是谁耍了这借刀杀人之计，在后面阴我！”

闻之，郭业心道，这马贼头子还真够倔的！

不过还是痛快地说道：“行，说与你听，又有何妨？听好了——”

## 第274章不简单

说话间，康宝，程二牛等人带着小部分兵马，相继从野狼峪峡谷上了山。

当然，与他们相伴而来的还有廖霸早早驻扎在峡谷中的几百山匪。

因为郭业让米吉传达的止戈令，两方人马，一边是兵一边贼，竟然都偃旗息鼓，暂时握手言和一起上了山。

兵匪同道相伴而行，倒也算是一桩奇闻。

康宝等人上山，除了关心康芷茹的安危之外，自然更要的是问询郭业，为何突然罢手言和。

至于那些马贼，可就惨得多了。

几个马贼小头领扎堆围在廖霸身边，哭天抹泪儿地诉着苦，大叫唐军人多势众，己方损伤惨重云云。

两人人马，高下立判，气势不可同日而语。

此时，廖霸看着郭业的眼神，越发得凌厉，恨不得现在就把郭业这王八蛋五马分尸，以解心头之恨。

不过，他还是摁下了满腔呼之欲出的怒火，听着郭业细细分析这借刀杀人之计与背后耍诈之人。

郭业示意众人噤声，然后冲着廖霸说道：“姓廖的，众所周知，这方圆几百里漫长的边境线上，除了我方人马，便是你们四处横行肆虐的五拨马贼了。而能挑动你我大动干戈之人，想必就在其中。”

“这些人中，谁与你野狼峪有仇隙？你应该心知肚明。”

“这些人中，谁对我图瓦城的情况知之甚详，我也无需多说。”

“而且这人很清楚，以我平日的处事原则及立场，只要得知康芷茹被绑架，肯定是不会与你们马贼妥协交纳赎金的，他恰恰就是抓住这个细节，笃定我会出兵剿灭你们野狼峪，踏平野狼峰。”

“因此，自从他发现康芷茹被你邀上山来作客小住后，就开始盘算酝酿这个借刀杀人之计。马贼投书之计，真是基于此才设计的。”

“呵呵，难怪啊，难怪关鸿鹄之前跟本官提过，说这马贼行绑票勒索这手段，怎得就少了那股狠劲。原来如此，一切明了！”

郭业娓娓叙来分析着这一切，最后将目光锁在廖霸身上，问道：“现在，你该明白，是谁在后面布局这一切了吧？”

廖霸没有说话，不过双拳相扣，死死握紧，牙齿要得咯咯作响，显然心中已然有了人选。

而他身后一名马贼小头领更是气呼呼叫道：“大哥，肯定是五马坡的那帮吐蕃人暗中搞得鬼，草他姥姥的，他们这是记着前账嫁祸我们，想借着唐军之手灭了我们啊！”

五马坡的吐蕃人，正是赵九丑之前跟郭业提及的，五拨沙匪马贼中的一拨。

这拨马贼正是桑巴暗中蓄养，伪装成汉人马贼的吐蕃人，一直以来占着五马坡这块地方，行那杀人越货的勾当。

最为可气的是，五马坡属于大唐国境。

想及此，郭业暗暗痛骂了一声桑巴这个狗娘养的。

因为，他也百分百肯定，这招借刀杀人之计就是桑巴所布置。

整个边境，除了桑巴，没有人能了解郭业的行事作风若斯，也没有人如此痛恨野狼峰的马贼。

要知道，廖霸时常带着野狼峰的马贼纵马闯进吐蕃国土，在桑巴的领地里掠劫牛羊。

就冲这个举动，郭业打心眼里对廖霸此人竖起大拇指。

不过他很好奇，为何廖霸的手下立马就能猜出，这次是桑巴与他蓄养在五马坡的手下捣的鬼呢？

难道他们和其他三拨马贼没有仇隙吗？

继而冲着廖霸那手下问道：“你为何如此笃定？”

廖霸还么来得及阻止，那小头领噙里啪啦一阵儿叫道：“少见多怪了不是？你真以为俺们大首领就野狼峰这点人马？实话告诉你，其他三处山寨，都是我们大首领故意安置的。别以为你们唐军就了不起，合起其他其他三处人马来，哼，我们不比你们唐军少！”

嘶……

郭业的神情瞬间呆滞，难道说五拨马贼中，廖霸就占了四拨？

这孙子想干嘛？

难怪刚才敢跟老子说，如若不然就死磕到底，原来是有死磕到底的本钱啊！

就在郭业惊叹间，他身边的程二牛听着那小头领说话的口气，立马不干了。

手中囚龙棒一扬，直指那小头领喊道：“兀那厮，少放你娘的狗臭屁，俺们不是照样把你们打得哭爹喊娘吗？不服，咱就在拉起人马，再干一仗。你二牛爷爷让你尝尝俺那八百白袍的厉害。”

这憋货自从手中有八百白袍铁骑，说话都不一样了，听在郭业耳中，那叫一个霸气。

那小头领被程二牛唬住，一下子不知如何应对，可怜兮兮地看着廖霸，貌似求救。

廖霸看着自己这个不争气的手下，咋就这么点出息呢？不仅嘴巴秃噜的快，三言两语就被人家诈出了底细，还怂包成这个尿性。

当即没有好脸对他，喝骂道：“不争气的狗东西，滚下去。”

既然廖霸息事宁人，郭业自然也轻轻将程二牛手中扬起的囚龙棒徐徐摁下。

随即郭业朝着廖霸意味深长地说道：“原来其他三处马贼都是廖大首领的人，呵呵，真是胸有沟壑，腹有乾坤啊！怎么样？本官所指何人，你心中该是了然了吧？”

廖霸听得出来，郭业这话里有话，带着浓浓的酸讽之意。

不过他现在仇恨转移，满脑子都是桑巴的名字，总算明白今晚自己山寨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完全是这条吐蕃狗这使坏。

不由咬牙切齿恨恨道：“果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你这话我赞同，一点都没错！”

郭业接过话，沉声道：“桑巴这孙子，竟敢连老子都算计进去，呵呵，我会让他知道，算计我的后果有多严重。”



“宝哥，二牛，老三！”

“在！！”

三人听闻召唤，纷纷拱手立正。

郭业又指着身边不远处的赵九丑，说道：“赵九丑知道五马坡在何处，我现在就命令你们，集结各自麾下兵马，由赵九丑带路，一起杀向五马坡，不惜一切代价，将那儿的吐蕃人统统剿灭。”

“喏！！！”

三人各自领命，严阵以待，准备出发。

临行前，郭业不忘阴毒地吩咐道：“攻下五马坡后，一个吐蕃人都不许留。统统砍掉他们的脑袋，然后将这些头颅运送至两国交界，扔到吐蕃国那边去。老子要桑巴知道，暗地里搞小动作，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

“遵命！”

随即，三人各自收拢兵马，与赵九丑一道，齐齐下了山，再奔另外一个战场。

“好！”

突然，廖霸爆出一记叫好声，冲郭业喊道：“算我一份，对付吐蕃人，你我同仇敌忾。”

啥？

郭业被廖霸骤然转了风向吓了一跳，刚才还和老子要打要杀的，这时候又和哥们我同仇敌忾了？

见着对方此时脸上虽有戾气，但是看着自己的双眼却是光明磊落，不夹杂阴鹭。

应该是出于真心的。

而且桑巴这孙子明显摆了他一道，让他吃了这么大一个亏，他要出兵前往杀吐蕃人，明显合情合理。

既然如此，郭业不可能将对方的援手推之门外。

而且，他现在心中有很多的疑惑需要廖霸来释疑，现在廖霸有所求，这倒是个拉近距离的机会。

不过廖霸的援手到了郭业嘴中，就变成了请求，只听郭业朗声喊道：“剿杀异族，人人有责。既然廖大首领有如此拳拳报国之心，我又怎能将这份殷殷请求拒之门外？不过——”

郭业停顿一下，眼带笑意地望着廖霸，说道：“不过，在下心中有好多疑惑与不解，还需廖首领不吝赐教啊！”

廖霸闻之，甚有戒心地望了一眼郭业，然后思虑了半晌。

半晌后， he 先是吩咐手下几个首领收拢残兵，然后通知其他三处山寨的弟兄一起出兵五马坡。

安排妥当之后，随意在地上找了块干净的大石头，一屁股坐了下去，然后对郭业说道：“就冲与你并肩诛杀吐蕃狗的份儿上，与你说说又何妨？”

而后抬手一指郭业身后的康芷茹，笑道：“就先从我这乖侄女之父，我的老友，康岳山说起吧。来，丫头，到廖叔叔这儿坐着。”

言罢，脸带慈爱笑容，哪里还有刚才那般满身匪气与戾气。

此时，郭业再看此时犹如邻家大叔般的廖霸，也没有了刚才那番讨人嫌。

## 第275章听廖叔叔讲故事

康芷茹乖巧地坐在廖霸身旁，双手托腮倾听着郭业与廖叔叔的谈话。

这个时候，小丫头是一个很好的听众，没有了胡搅蛮缠，没有了刁蛮任性。

廖霸望着竖耳倾听的郭业，先是倚老卖老地叹了一口气，而后才悠悠说道：“要说起康岳山与我的交情，那就要从当年在瓦岗军说起了……”

虾米玩意？

郭业小指掏了掏耳朵，一脸怪状，生怕自己听错了，重复确认道：“瓦岗军？你是说当年隋末乱战之时，李密翟让所统领的那支瓦岗军？”

“呵呵，不然呢？这世上难不成还有第二支瓦岗军？”

廖霸嘲弄了郭业一句，又再次仰头闭目陷入了沉思之中，好似回忆着当年的峥嵘岁月一般。

而郭业则是慢慢消化着廖霸刚才短短一句话所蕴含的巨大信息量。

河南的瓦岗军，与江淮的杜伏威大军，河北的窦建德大军，并称隋末三大农民起义大军。

虽然太原李家后来者居上，逐鹿中原，问鼎天下，最终成功建立了李唐江山。

但是，隋朝能够如此快速的土崩瓦解，与隋末这三支农民起义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基于此，如今大唐朝廷中许多文臣武将，公亲贵族，都出身这三支农民起义军当中。

就连郭业口中所讲的那个神一样的男子，苏定方，当年都在窦建德大军效过力。

可见三大农民起义军的影响力之深远了。

其中，三支大军中又属河南瓦岗军的影响最大，波及最广。

如今李唐朝廷中，有不少位高权重之人都与瓦岗军渊源甚深。其中最为出名的便是程咬金，秦叔宝，徐茂功（即李绩），罗成几人。

想当初，程咬金，秦叔宝，罗成，还有单雄信，王伯当五人更是名震天下，合称瓦岗五虎将。

不过后来瓦当五虎将因为种种原因分成了两派，一派自是入了秦王天策府，跟随李世民征战天下的程咬金，秦叔宝，徐茂功等人。

而另外一派仅剩单雄信，王伯当则是继续跟随义军首领李密，留在了瓦岗军中。

后来又是一番群雄割据，逐鹿中原，单雄信，罗成相继战死沙场。

正所谓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直到太原李家大势已定，基业大成，这场拉锯了多年的战争才告消弭。殊途同归，当今太上皇李渊定都洛阳，建国大唐之后，李密率着王伯当，领着瓦岗军归附了大唐。

瓦岗兄弟再次相聚，本以为皆大欢喜。

谁知道这李密也是个曝死的家伙，归附了李唐之后看着李渊父子登顶九五，心生羡慕嫉妒恨，总觉得自己不应该屈居人下，应该也是天生皇帝命才是。

李密不甘寂寞，不甘人下，吃喝拉撒睡时时刻刻不甘心李渊这老不死的压在自己头上。

脑中时刻有个声音在蛊惑着他，凭啥都姓李，凭啥都是造反起家，凭啥我李密就要站于殿下，而你李渊却能高高在上，稳坐殿上龙庭，号称九五之尊呢？

这做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爷们不服！

既然心生不服，歪念邪念就开始作祟了。这不，受了李渊的封赏，娶了李渊的表妹独孤氏，炕头还没捂热，又率着人称白衣神箭的王伯当，还有一千瓦岗旧属，再次起兵反唐自立为王。

不过，如今李唐天下已经根基稳定，不再是当初窝在太原城中左右夹缝求生存的李密了。

李密这个时候造反，无异于自寻死路，嘍死也不挑时候。

胳膊，怎扭得过大腿。

最终，反唐出走的李密被平叛大军剿灭，一千旧属不是降得降，就是死得死，而李密本人也落得个身死的下场。

至于他的头号铁杆，瓦当五虎将之一的白衣神箭王伯当，传闻也随着李密陨落雄州。

不过民间也有传闻，王伯当不甘受擒，为主守节，最终跳崖而死，落得个尸骨无存的下场。

反正瓦岗军的结局两极分化严重，一边是位极人臣，享尽富贵荣华；一边是昨日黄花尽凋零，那叫一个凄惨了得。

.....

郭业看着此时廖霸遐思中那落寞的神情，心中猜测着，莫非，廖霸就是当年瓦岗军中倒霉的李密一派？

一有这个念头，他综合了廖霸如今的境况，越发肯定，廖霸就是未被李唐剿灭逃出熊州的李密余党。

不然的话，瓦岗军出身这个噱头在如今大唐朝廷可是一块金字招牌，谁都知道，李二陛下这人挺念旧，怎会让自己的人流落边塞，落草为寇？

看看如今秦叔宝，徐茂功，程咬金这些大佬混得风生水起，就可见一斑了。

“呵呵——”

突然，廖霸自嘲地笑了一声，眼光透着犀利地看着郭业，哼道：“你倒是个机灵人，这么快就猜出了老子的来历，嗯，不错，跟康岳山那老鬼一样，透着奸猾。”

很显然，从郭业闪烁的眼神和不时的惊讶声中，廖霸猜出了郭业心中的所想。

到底人老滑鬼老精，饶是郭业，这个时候也不得不服廖霸的眼光毒辣。

不过他说话，继续听着廖霸讲道：“不过康岳山这老鬼也是糊涂，他以为不随先主叛出李唐，李世民就会重用他？呵呵，笑话，不也窝在益州这种地方十来年了吗？嗨，也算他福泽深厚，虽然在益州折冲都尉府上烧了十来年的冷灶，不过至少能够儿女膝下承欢。我不如他啊.....”

我靠，又是一个大爆料！

郭业心脏陡然加速跳动，原来康岳山也是李密一党。

而且听着廖霸的口气，好像当初康岳山在李密军中地位还不低哩。

不过郭业也明白了过来，康岳山虽然没有跟随李密反唐自立，保住了后半生，但是他身上李密一党的烙印这一辈子也甭想去除。

这也解了郭业当初认识康岳山时的一个疑惑，为何以康岳山的年纪资历，而且还和卢承庆在一个帐下共事过，怎么仅仅才是一个从五品的折冲都尉。

而且还是蜀中这种偏远地区的州府都尉。

感情这老小子也是站错队，来益州烧冷灶来的。

郭业继续不吱声儿，期待着廖霸再来爆料，不过廖霸此时却将注意力转移到了身边的康芷茹身上。

爱怜地摸了下小丫头的脑袋，笑道：“也算是缘分啊，竟然在这荒凉戈壁能够遇见康岳山那老鬼的女儿，哈哈，丫头啊，你可知道当年你周岁之时，叔叔可是抱过你，送过你东西的。”

“嗯，我虽从未见过叔叔，但是我父亲时常跟我，还有我兄长提起，他有一个好兄弟，同生共死的好兄弟。若非我将您送我的玉坠挂在胸前，叔叔怎能与我相认呢？”

康芷茹把玩着垂挂在胸口身上的一块玉坠，一块羊脂玉雕刻而成的迷你弥勒佛，端的是雕工细琢。

男带观音，女佩佛，这是习俗。

郭业听着康芷茹这话，不由惊讶叫道：“康芷茹，难不成你以前从未见过廖大首领？”

康芷茹摇摇头，娇笑道：“廖叔叔与我父亲共事之时，我才那么丁点儿大，哪里能记得那些事儿？别说我哥哥了，就连我兄长，也许都对廖叔叔没有记忆了。”

说到这儿，康芷茹突然面露奇怪，问道：“不过也是奇怪，每次我与哥哥问起爹爹，怎么老是念叨自己这位好兄弟，却从没见他来家中作客的时候，爹爹都是缄口不言，甚至会勃然大怒，吓得我与哥哥不敢追问。而且，就连廖叔叔之名，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郭业闻之，更是一阵汗颜，奶奶的康芷茹，我是说你天真无邪好呢，还是一点不长心好呢？

你连人家面都见过，名字都没听过，就冲一个玉坠就与之相认，还叔叔长叔叔短的叫着。

幸亏廖霸真与康岳山是旧交，不然你这臭丫头被别人卖了还替别人数着钱呢。

不过听完康芷茹的疑惑，廖霸倒是苦笑连连，带着些许怨气地说道：“呵呵，他怎么可能会在你们面前提起我呢？这些年，你爹如果跟我搭上一边，他还能在益州安稳若斯？如果他心中无所图，当年就不会留在李唐为李世民效力了，呵呵，命运弄人啊。”

言罢，应该是衣裳单薄仅穿一件汗衫的缘故，被清晨山风这么一吹，廖霸陡然打了个寒颤。

寒颤之后，他又补充一句道：“也不怪他不敢在你们面前提及我的名字，也不怪你从未听过叔叔之名。这廖霸二字乃是我少年行走江湖之时所用的化名而已。”

“大首领，山里晨雾重，您先披件衣服吧！”

一名马贼小卒小跑过来，抄着一件外衣，轻轻掸了掸上面的灰尘，披在了廖霸的身上。

郭业随意瞥了一眼廖霸身上所披的外衣，是一件及腰袍衫，上下单色，浑身雪白。

披在廖霸身上，竟然将他那身匪气去芜殆尽，有了几分出尘的味道。

看着这件白色袍衫，郭业好像有些熟悉的感觉。

白色袍衫，洁白如雪；

铁臂弯弓，百步穿杨，例不虚发。

又白衣，

又神箭，

廖霸非其本名，仅是行走江湖之化名。

突然，

郭业猛然站起身子，一副见了鬼似的神情连退数步，隔空遥指廖霸，惊悚地叫道：

“难道，莫非你是……”

## 第276章白衣神箭王伯当

这边野狼峰上话旧事，爆料一个比一个猛，真相一个比一个骇人。

而那边——

陇西军与马贼合并一道，行军前往五马坡途中，欲图入我大唐国境，暗中捣鬼的吐蕃人，剿灭殆尽。

用郭业的话讲，过了境的吐蕃人，一个不留，别说桑巴，就连松赞干布亲自过来，他也挑不出理儿来。

也好让桑巴这孙子尝尝，得罪我陇西郭业该是什么下场。

.....

.....

趁着廖霸说话间的态度有所缓和，郭业适时邀请他去那图瓦城，再细细详聊。

廖霸自然也看出了郭业想与自己讲和的心思，不过他也很意外，眼前这透着诡劲的少年郎既然猜到了自己的真正身份，却还能主动邀请自己去图瓦城中一叙。

倒是对郭业另眼相看了起来，暂且将之前那番怨恨放在了一边。

随后点头表示接受郭业的邀请，口中言道：“你有胆邀请，某还惧你不成？如若这时候还扭扭捏捏，岂不让天下英雄小觑了某？走就走，前边带路便是.....”

郭业既已知道了对方的真正身份，自然又是另外一种眼光看待他，甚至在言语之上多了几分尊重。

听着廖霸如此豪杰范儿，不忘吹捧了一句，赞道：“大首领果乃大英雄，真不愧是隋唐英雄榜上排名第十七的人物，人中豪杰不外如是啊！”

赞罢，便收拢呼喝起滞留在山寨上，与他一块儿攀爬野狼峰的一百余人，领着廖霸与康芷茹等人一道，徐徐下山，朝着图瓦城方向赶回。

不过下了山后，前头带路的郭业脸上又是另外一番光景，那叫一个春风得意马蹄疾，红光满面如遇红事。

米吉紧跟其后，不时听到郭业一边赶路，一边嘴中忘乎所以地喃喃自语，听得分外清晰。

“草，没想到白衣神箭王伯当竟然还存活于世，奶奶的，这世上还有什么事儿是不可能的？”

“隋唐第十七条好汉又咋样？还不是让哥们半夜突袭，端了老窝，抄了山寨，困于楼中！”

“白衣神箭王伯当，传闻白衣胜雪，风度翩翩，跟那早早阵亡的玉面寒枪俏罗成可是隋唐两大美男子哟。现在看来也是以讹传讹，卑鄙的炒作嘛！”

“现如今的王伯当哪里还是美男子？简直就是一年过中年的抠脚大叔，草，八卦炒作果然自古便有。”

“再牛逼不也吃了小哥的洗脚水，败于小哥手中了吗？嘿嘿，白衣神箭咋地啦，武功再高，也怕板砖；水平再好，也怕流氓。”

“哈，哈哈哈.....”

.....

.....

突然，郭业一把将紧跟后头的米吉拉扯上来，反问一句：“米吉，白衣神箭真败于本官手中？”

米吉愣了一下，立马明白过来郭业所指何人，小小个子猛然点头如捣蒜般答道：“是极是极，大人妙计安天下，打得马贼抱头窜。这不，那人老老实实地跟在咱们后头哩！”

说着，不忘指了指尾随其后，一路跟康芷茹谈话聊天的白衣神箭王伯当。

郭业下意识地转头忘了一眼，陡然放声大笑，笑声震耳发聩，任谁都听出了里头的酣畅快意。

笑罢，又呼喝米吉等人加快脚步，速速回城而去。

而后头的王伯当与康芷茹爷俩聊得正是如火如荼，仿佛久居山中未与人讲过话似的，总有话不完的家常。

鬼灵精的康芷茹张口闭口一个白叔叔，叫的王伯当那叫一个心花怒放，很是享受这种濡沫亲情，脸上挂满了和蔼笑意。

两人被郭业莫名其妙地放声大笑给打断了谈话，王伯当不知所以然，问着康芷茹郭业缘何突然发笑。

康芷茹哪里知道郭业现在的心思，平日与郭业又是针尖对麦芒，彼此不对付。

自然没好气地白了一眼前边得瑟的郭业，自顾哼道：“谁知道，这人脑子不正常，白叔叔无需理会。”

哼唧之后，望着郭业那装逼的背影，陡然想起当日自己为何离城出走，一路下来闹出如此多的波折。

下意识地将下手落到小臀边，当日郭业房中，旱地拔葱马鞭抽打的羞人一幕浮现在眼前，那羞臊的疼痛感和异样的刺激至今历历在心头，喇~~

康芷茹刚才还满是笑意的脸蛋骤然酡红，用近乎蚊声地语调呐呐道：“那厮不仅脑子不正常，还是个混蛋，下流胚子，不正经……”

喔~~

王伯当颇为意外地看着康芷茹，刚才还跟小老虎似的，现在又变成这般的小儿女姿态。

看着她双颊飞霞，酡红之色都快滴出血来，王伯当岂能不懂康芷茹此时心中所想。

想当年他的江湖诨号可是白衣神箭，与玉面寒枪俏罗成并称隋唐两大美男子。

像他们这样的风流人物岂能没有对其倾心，甚至疯狂若斯的女粉丝？

女粉丝不仅有，而且遍布各大阶层，从青楼妓女，歌舞艺妓，到小家碧玉，邻家嫂嫂，甚至是豪门贵妇，大家闺秀。

老中青三代，通吃！

对风花雪月之事，他王伯当虽不敢夸口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但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鲜事儿，早已见怪不怪了。

此时见状，心中一猜一个准，不由打趣道：“看来我的乖侄女也长大了，开始学着藏心事儿了。”

康芷茹听出了王伯当的弦外之音，喇的一下，双颊酡红变得更加浓重，越发的绛红绛紫。

不过倒是一改以往以前那刁蛮任性的脾气，没有和王伯当顶牛犟嘴，而是飞快低下脑袋，不吭一声赶起自己的路来，自动将王伯当无视一旁。

这般娇羞女儿态，更是惹得王伯当心生慈爱，不由大笑出声儿来。

.....

.....

一路紧赶慢赶，一行人终于抵达了图瓦城城门外。

守城士卒见着郭业回城，自然没有盘问，主动放下吊桥，恭迎大人进城。

过了吊桥，入了城门，郭业遣散了米吉所率的一百余人，让他好生安顿众弟兄，先行找地方休整。

而后才对进入城中的王伯当讲道：“廖大首领，哦不，应该是王前辈，嘿嘿，现在天色尚早，先到我那儿歇息一会儿，一同进了午饭，咱们再聊他个一下午，如何？”

王伯当自然应允，无所畏惧，大大方方答道：“悉听尊便。”

心中也是好奇道，这小子前倨后恭，某定要探个究竟，他意欲何为。

郭业闻听王伯当如此痛快，喊道：“成，估摸着咱们下午长谈罢，五马坡那边也该有捷报传来了，届时我再邀你与众位弟兄一起喝那庆功酒。”

王伯当再次点头，轻吟一声：“走吧，前头带路便是.....”

卧槽，这是郭业第二次听见王八蛋重复这句话了。

奶奶的，敢情儿你把哥们当成带路党，天生给你这个抠脚大叔带路不是？

郭业算是明白过来，原来不知不觉中，自己在嘴巴上吃了两记暗亏。

算你狠！

回头，看哥们怎么消遣于你。



## 第277章骂哭康芷茹，气疯王伯当

引着王伯当进了临时暂住的客栈，郭业还是习惯性地两人聊天的场所设在了院中。

还是那棵白杨树下，还是那张青石桌上，还有零星散落在石桌四周的木墩。

唯一不同的是，今天的煮茶换了人，不再是郭业，而是康芷茹这个平日里跳脱清扬的妮子。

石桌之上，炭炉灼热，炉上茶盏鼎沸，噗噗冒着热气儿，水气夹杂雾气，不滞宣泄而出。

不一会儿，整个石桌周遭白雾缭绕，恰似飘渺仙境。

白雾弥漫间，郭业与王伯当各坐木墩之上，看着康芷茹纤细葱白的手指不断轻灵舞动，一副认真细致的神情洗刷着盖碗茶具，倒是别有一番风味。

郭业瞅着瞅着，不由痴痴，越是发现此时的康芷茹，格外耐看，区别于吴秀秀的孤冷轻傲，多了几分秀外慧中和几许的灵气。

也许，大概，可能，康芷茹这妮子也并不是那么的惹人讨厌，而且多少还有些

噌！！

郭业猛然收紧心房，祛除心中那陡然冒出的想法，他不知道自己为何突然对康芷茹改变了看法，放下了成见。

但是他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他陇西老家郭府中那位美女，可不是好惹的，好说话的。

至少他知道，吴秀秀的心胸还没宽广到能让别的女人，与她一同分享郭业的爱。

甭说眼前这个不着调的康芷茹，就连自家府上那位俏寡妇，他想收入房中纳为妾室，都是一个漫长而又久远的工程。

静心，静心，郭业暗暗督促自己，连连念了几句佛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静下本心，驱除杂念，不动如山，阿弥陀佛！

不过貌似念经驱邪这玩意是和尚的专利，他越是念经驱除心中那股落地生根徐徐滋长繁衍的邪念，越是心神难静。

下意识地转头看康芷茹的频率越发频繁了起来。

不过，很快，有人就让他彻底静下心来来了……

咣当！

盖碗重重落在青石桌上，发出一声清脆的撞击之声，虽未碎成渣片，但碗中滚烫的茶汤却洒出星点，溅到了郭业的脸上。

唰！～

烫烧灼热下，郭业整个人窜跳起来，捂住脸颊一边擦拭水渍一边叫骂道：

“呜哇～～康芷茹，你这是要杀人不成？烫死爹了！”

“哼！”

康芷茹恶狠狠地望着郭业，争锋相对道：“烫死你活该，最好是烫瞎你那双贼眼。谁让你目不转睛地盯着本小姐的？你个登徒子色胚……”

“我草。”郭业死皮赖脸，自然不会承认刚才自己一直偷窥康芷茹这妮子，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地反击道，“我目不转睛盯着你？你是长得好看，还是咋地？切，别忘了，我是一个有家室之人，你说这话，是对一个有妇之夫好男人最大的侮辱，知道不？”

说完还不解气，不忘揶揄道：“我家娘子吴秀秀，美艳无双，那是一等一的大美人，我用得着看你吗？再说了，我家娘子不仅沉鱼落雁，倾国倾城，更是知书达理，温婉贤惠，你再看看你自己，你说我会舍弃一美娇娘，去看你这假小子吗？老子脑袋还没被驴踢过，好得很！”

郭业叽里呱啦，一阵吐槽，直接把凶悍发飙濒临暴走边缘的康芷茹，给喷的体无完肤，七晕八素脑子昏沉。

论毒舌之最，谁有郭业这身集齐古今中外名家吐槽的本事？

喇~~

康芷茹小脸顿时惨白成一片，眼眶冒着腾腾雾气，汩汩眼泪儿呼之欲出。

咯吱咯吱~~

藕白小臂下的拳头握得紧紧，不是颤烁，大有一怒之下拳脚相加的势头。

郭业毒舌反击后，心里猛然有些后悔，再见康芷茹现在这状态，更是心虚地退了几步。

而作为康家故交与长辈的王伯当自然也看不下去了，虽然他也不知道康芷茹有点莽撞，但郭业这嘴巴，也太过狠毒了。

当即就要起身劝慰一番康芷茹。

双手撑在膝盖上，就要起身之际，突然——

“哇呜……”

康芷茹眼泪儿夺眶而出，婴婴啼哭而起，眼带怨念地恨骂道：“姓郭的，你个无赖，你，你太欺负人了……”

“呜呜，呜呜……”

小丫头还来不及抬手在脸蛋上擦拭着眼泪儿，扭头就跑，啼哭泣泪，步履蹒跚地摇摇晃晃跑出了郭业的小院中。

这是康芷茹第二次被郭业折腾到哭。

听着康芷茹那我见犹怜的哽咽哭诉声儿，再见她那单薄的背影，郭业心中隐隐有些不忍。

也许，刚才自己做的有些太过火了。

就在他暗暗忏悔之时，久久未说话的王伯当脸色有些不满地哼道：“郭大人，对一娇弱小女子口出如此恶毒之言，不嫌气量太过狭隘吗？这哪里是大丈夫之所为？”

呃……

郭业冷不丁被王伯当这么一教训，心中刚刚生出的那一点懊悔之心，荡然间，一挥而去。

要说郭业脸皮厚如城墙，口中花花不时嘴欠，行事作风不拘一格，但是骨子里却也是一个桀骜不驯之人。

王伯当是什么人？

虽说是隋唐第十七条好汉，江湖人送诨号白衣神箭，是郭业心目中前辈

级的英雄豪杰。

但这只能换来郭业对其的尊重。

却不代表他能随时随地要这种口气来教训郭业。

因为抛开王伯当身上这些被神化掉的外衣，郭业始终认为，王伯当实际上就是一个凡人，一个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凡人。

而且还是被自己夜里突袭，围困竹楼的手下败将。

成者王侯败者寇，作为失败者，你就应该有失败者的觉悟，至少要学会谦卑与谨慎。

你凭啥拿这些陈年往事的旧黄历充老资格，来教训哥们？

殊不知，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更别提，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再次你王伯当也必须清醒地认知到，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终有新人笑，也有旧人哭的时候吧？

即便你要教训，咱们也必须站在对等的平台，用对等的语气说教不是？

王伯当用这鼓鼓囊囊地口气教训着自己，郭业听着立马不爽了。

随即还击道：“王前辈，你这未免管的也太宽了吧？就康芷茹这小母豹还娇弱女子？你这是什么眼神儿？难怪跟着李密那个噁死的倒霉蛋一条道走到黑，愣是不走寻常路……”

“放肆！你敢口出不逊，辱及先主？”

郭业这话就跟钢针儿扎到了王伯当的心尖尖上，闻之面色大变，勃然大怒训斥道。

斥骂间，王伯当已然站起，手中虽无趁手弓弩，但双拳不断挥舞，大有一言不合就跟郭业死磕到底。

郭业既然敢在王伯当面前大放厥词，放肆无忌，自然就早有这番预料，心中也有了腹案。

无所畏惧地习惯性耸耸肩，轻声说道：“王前辈，你当年也算是叱咤风云的一方人物，怎得到了如今还如此执迷不悟，自己放逐边塞十来年，怎么愣是没悟透这人生到底是什么呢？”

王伯当显然被郭业给忽悠住了，双拳徐徐放下，眼神凛冽地看着他，口中冒着寒气地问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郭业闻之，假装颇为失望地摇了摇头，却没有直接回答王伯当的话。

而是继续将他往沟里带着，顾左右而言其他道：“王前辈，你手中四拨马贼，应该都是你出生入死，情同手足的弟兄吧？你难道就忍心，让他们不敢抛头露面地跟你这么厮混一辈子不成？”

王伯当闻言又是一愣，眼神稍稍缓和，继续问道：“你这话，又是何意？”

不过郭业再次让他失望了，因为这厮还是没有正面回答他第二个问题。

而是继续揪着他的浓浓好奇心，自得其乐地瞎扯淡道：“刚才王前辈说晚辈子气量狭隘，要我说啊，真正气量狭隘，心胸毫无格局的，应该是王前辈你啊！枉你还是名扬天下，人人敬仰的英雄豪杰哩！可惜，可惜了……”

王伯当此时好奇心害死猫，再加上怒火攻心之下，思维早已有些混乱，差不多已经被郭业带到了阴沟之中。

现在郭业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竟敢当着他的面质疑他此生引以为

傲的人品与名头，怎能甘心？

对他来说，失身是小，失节是大。

突然，

出手迅捷闪电，一把将揪起郭业胸前衣襟，将其拉扯到自己跟前，急急喝骂道：“你辱我旧主在先，疑我本人在后，你好大的胆子。你，你到底想说什么？”

砰砰砰……

逢时，米吉从院外跑了进来，看着两人貌似要干架似的，连连报道：“大人，已近正午，饭菜准备妥当，可以进食了。”

啪！～

郭业重重甩手将王伯当的爪子拍开，故作镇定地捋了捋凌乱不堪褶皱无比的衣襟，嘴角一扬淡然微笑，很是淡定地说道：“吃饭，先吃饭，咱们吃完饭再谈。反正时辰尚早，有的是时间，容我与王前辈谈话。”

言罢之后，彬彬有礼地伸出右手，请道：“王前辈，粗茶淡饭，还望不要嫌弃才是。请，这边请～～”

此时的郭业，无论是说话和神情，还是行事作态，在王伯当看来都是那么的小人得志，那么的欠揍。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而且郭业此时还有礼有节，热络洋溢，王伯当怎能继续发作？那不是失了自己的气度，又好让郭业抓到言语攻击的把柄吗？

继而浑身气得瑟瑟颤抖，怒道：“算你小子有种，走，吃饭去，回头你不给我说个子卯寅丑来，王某人必定和你……”

话未说完，郭业抢先打断道：“死磕到底嘛！我早知道了！”

“你……咳咳……”

王伯当，的确被气得够呛！

## 第278章养贼自重的心思

能把名号响当当的白衣神箭王伯当气成这样，郭业觉得很解气，也很过瘾。

在成名的大腕儿面前刷到成就感，郭业很享受这种酣畅淋漓、无与伦比的感觉。

自然而然，中午这顿饭，他食欲大振吃得是津津有味。相反被气够呛的王伯当，自觉栽了面儿，更是被郭业绕得稀里糊涂，好奇心越发浓重，一顿饭下来索然无味，吃啥啥不香，喝啥啥没味儿。

“嗝儿~~”

郭业在餐桌上风卷残云一番后，不由打了个饱嗝，习惯性地拿桌上的筷子剔剔牙。

不过刚抄起筷子顺到嘴边，早已放下手中碗筷的王伯当豁然起身，气急败坏地将郭业拽起，冲出饭堂径直往早上闲聊的院中跑去。

一边拽着跑着，一边言语不悦地哼道：“这吃也吃完了，喝也喝过了，该谈些正事儿了吧？郭大人，今天你要是不跟某说个子丑寅卯出来，某家非跟你.....”

“死磕到底呗！”

郭业顺嘴又将话抢了过来，嘟囔着：“你烦不烦啊，翻来覆去就这么一句话。成成成，反正今天下午闲来无事，我就好好与你说道说道。”

王伯当闻罢，这才歇手。

走着走着还未进院，突闻仓促如疾风骤雨般的脚步声从后头传来，应该是几人匆忙跑进客栈奔着后院而来。

脚步声至，喊声也相继传来。

“小哥，俺们回来了。”

“哈哈，兄弟，哥哥回来也，今天这仗打得那叫一个痛快！”

郭业猛然使力，如铅灌脚底，停住了脚步。任凭王伯当再怎么拽拉，死活不动弹。

因为这两道声音他太熟悉了，第一个说话之人正是程二牛，而居其次的，乃是康宝。

听着两人的言语中气十足，郭业知道这意味着，五马坡一仗，宣告大捷。

后院门口，碰个正着。

从康宝和程二牛此时脸上挂着的欣喜之色，可以看出，五马坡一战不仅大捷，而且斩获颇丰。

而两人与郭业碰面后，见着小哥身边还站着王伯当这个白衣大叔，也是颇为惊讶。

不过二人多少猜出了点什么，也没当场详问王伯当为何会在这儿，而是自得其乐的上前与郭业寒暄了起来。

郭业附在康宝耳边，将康芷茹刚才被自己气哭之事一五一十道了出来，催促康宝先去看看妹子，别到时候小丫头有整出什么幺蛾子。

汇报战况这种事儿，有程二牛一人在，足矣。

康宝听罢郭业的附耳之话后，也是一阵捉急，自家小妹怎得跟郭业就是

天生斗气冤家似的呢，俩人走到哪儿掐到哪儿，奶奶的，还要他这个当哥哥的去收拾残局。

听着郭业这般说来，他也是担心妹子，急急道了一声告辞，冲王伯当这个还未见过面行过礼的长辈稍稍抱拳再会之后，急急返身离去。

待得康宝离去，郭业示意程二牛进院再谈，与王伯当一道入了后院。

还是那棵老白杨下，围坐于青石桌旁，听着程二牛绘声绘色地讲着五马坡一仗的情况。

这小子最近口舌功夫见涨，讲起今日五马坡剿杀吐蕃人时，语调抑扬顿挫，神情眉飞色舞，倒也让人有了几许身临其境的感觉。

就连王伯当，听着听着早已入了神，特别是听到自己手下那四拨弟兄与陇西军联手杀吐蕃马贼的场景，眉宇间隐隐有些自豪，有点强将手下无弱兵的意思。

浑然忘记了，早上郭业顾左右而言其他，绕他进沟吊着他胃口的那些话。

他的神情举止虽然不经意间流露，却还是被郭业给敏锐地捕捉到。

见状，郭业心中不无得意道，看小哥拖不死你，不把你耗在图瓦城三天两夜，不制造点机会好让小哥收拢你这几千马贼，我就不信这个邪了。

原来郭业自从在野狼峰得知王伯当的真正身份之后，就动起了这个心思。

他并非要真正收编王伯当，也不是要将王伯当手下这将近三千人数的马贼收入陇西军中。

相反，他希望王伯当及其近三千人数的手下继续为匪为贼，继续游离在陇西军之外，保持马贼的名号。

不过此马贼非彼马贼。

区别就在于，这些马贼包括王伯当本人，要在他郭业的掌控之中。

说得再是直白一点，他这是在——养贼自重。

养贼自重，顾名思义便是自己圈养着马贼，给自己树立一个敌对势力，好让天下人知道，自己的地盘不太平。名为自家对手敌寇，实为自己暗中帮手。

这种事儿，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各地节度使这么干过，历朝历代，掌管一地兵马的大人物都这么干过。

郭业记忆犹新的便是，史上最会做官的第一人——曾国藩，都这么干过。

曾国藩历来剿贼灭寇都有一个习惯，剿一半收一半，将收编的那一半掌控好之后又继续放养出去，任其为祸地方，接着又出兵剿匪，来来回回，循环使用。

曾国藩这么做目的只有一个，便是让朝廷知道，贼寇还未剿灭，你们不能卸磨杀驴。而且也是让朝廷知道，这个地方，不能没了我曾国藩，否则谁也玩不转。

郭业，正是打得这个如意算盘。

虽然朝廷对他的封赏圣旨迟迟还未下来，但是他知道这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他的性子属走一步看三步之人，他知道三两年后的图瓦城、阿里土城

一带，在自己的手中，绝对会变成一块繁华地带，会变成一个具备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

再加上日进斗金的两国大集市一开市，财源滚滚来。

到时候盯着这个地方的人，各路神仙与妖魔，肯定就多了去，海了深。

现在不趁早做养贼自重的计划，到时候别人来来摘桃子，抢夺胜利果实的时候，便悔之晚矣了。

时间，他需要时间与王伯当接触，熟络，乃至交心。

这也是他一而再，再三而地拖着王伯当滞留在图瓦城中的真正用意。

养贼自重，说来简单，做起来却是极难。

他首要做的，便是攻破王伯当的心防，让他能对自己产生信任，毫无保留的信任。

时间，

还是时间的问题。

.....

.....

郭业在想，王伯当在听，而程二牛则继续眉飞色舞，天花烂坠地一阵瞎掰活着：

“小哥，你是没看见当时的情形，你知道咱们这次斩了多少吐蕃人的首级不？”

“嗨，足足一千人，五马坡那破地方，现如今处处尽是横七竖八的无头尸体，那干巴巴的土地上，尽是吐蕃人身上淌出的血水，染红一地，暗紫暗紫。”

“听您的吩咐，咱们砍了这些吐蕃人的脑袋，而后趁势赶赴边境处，直接将一千余颗大好头颅，统统扔到了桑巴的领地上。”

“哈，哈哈，痛快，真是过瘾的很呐！”

.....

好一阵儿过去，程二牛总算是讲完了所知道，所看到，所能讲的一切一切，仿佛意犹未尽般砸吧了两下嘴，不滞叫唤着过瘾。

随着二牛结束了精彩绝伦的复述，王伯当也从听得入神的状态中徐徐走出，脸色稍稍有些骇然地问道：“你是说，五马坡一千余吐蕃人，无一存活，而且还被你们枭了首级，统统扔过边境？”

程二牛不置可否地点头。

“痛快，某家也觉得痛快至极啊！”

陡然，王伯当双手击节，幸灾乐祸地笑道：“我倒是要看看桑巴这个兔崽子，现在会是一副表情，哈哈哈哈哈.....”

声若龙吟，状若疯癫。

郭业看着王伯当这般模样，想想也能理解，桑巴跟他相邻十来年，摩擦不断十来年，彼此都将对方恨之入骨。

特别是这一次桑巴暗中捣鬼，致使野狼峰及半数马贼被自己毁于一旦，致使王伯当这个珍惜名声如羽翼之人被自己围困竹楼中，名声大受损失。

就冲以上种种，郭业有理由相信，桑巴如果在跟前，王伯当都手撕了这吐蕃牲口。

要说王伯当不恨桑巴的话，那也只有一个理由，那边两人搞基有奸情。

当然，最后一句话是郭业自己的玩笑屁话。

现在看着王伯当的情绪也差不多渲染起来了，仇恨也转移得很是成功，郭业觉得到了是该与之好好深谈一次的时候了。

随即冲着程二牛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行离开院子。

待得程二牛出了院子，郭业才轻声提道：“王前辈，看来你我，需要好好深谈一次了。放下成见，敞开心扉地好好谈话一次。”

王伯当正是心里痛快时，自然不无应允，抬手示意道：“你讲，我听着……”

郭业唔了一声，说道：“今日要和王前辈讲得事儿，是这么一回事。你看啊，你手下有四拨共计三千余人的弟兄，而我陇西军呢？又是……”

整个院中，仅有两人，到底谈了什么，无人知晓，直至到了晚饭的时候，两人还未踏出后院。看这天色，大有秉烛夜谈的趋势，倒也宾主尽欢，气氛融洽。

不过，

与图瓦城仅隔几里边境线的对面，吐蕃国土桑巴头人的领地内，可就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散落一地，数之不清地颗颗脑袋，怎得一个乱字了得。

正好有放羊牧民经过，见到了这狰狞恐怖，渗人骨髓的一幕。

……

……

“天啊，野利兄弟，你过来看，好多的人头，发生了何事？”

“快，洛乞兄弟，你发现了没有，这发饰应该是我们吐蕃族人的发饰，这些是咱们吐蕃人的脑袋。”

“快，咱俩必须赶营地，速速报告桑巴大头人，这边出大事儿了！”



## 第279章模棱两可的协议

不知不觉间，王伯当竟然在图瓦城中盘桓了足足三日，才结束了与郭业之间秘而不宣，断断续续的谈话。

这三天的谈话，两人有过面红耳赤地争吵，有过其乐融融的畅谈，也有过饮酒作乐的醉后狂言，更有过翠绿茶汤下的品茗交心。

但是，三天里，至始至终，都只有他们二人。

谁也不知道郭业与王伯当到底谈了些什么；

谁也不清楚郭业与王伯当达成了暗中达成了协议。

但是图瓦城中，郭家班一千人等都知道，王伯当离开图瓦城之时，那是面带笑意，乘兴离去。

至少，众人都知道，两人的谈话肯定是皆大欢喜而结束，不然郭业也不会在今天起个大早，亲自送王伯当出了城门，目送他离去，奔向野狼峪。

送走王伯当后，郭家班的嫡系成员们纷纷挤到了郭业那间简陋的小院中，想探个究竟。

无论是谁，朱胖子也罢，程二牛也好，就连平日话最少的阮老三，都面露奇趣，很想开口询问郭小哥到底与王伯当这位前辈级的豪杰人物达成了什么协议。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

更甭提这个八卦旋窝中的人物是早在十几年前便名扬天下的白衣神箭王伯当。

不过愣是谁也没先提出这个问题，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用眼神怂恿对方去提问。

不过谁都不是傻子，知道郭小哥从来都是能说的便说，不能说的，从来不会多费口舌一个字。

唉，众人又是好奇，又是无奈，心头就跟万蚁噬心般，挠得痒痒难耐。

一时间，整个小院没有只言片语，唯有时而短促，时而悠长的喘气声儿。

郭业自己则认为养贼自重的计划越少人知道越好，特别是自己手底下有那么几个口没遮拦的奇葩，说多无益。

继而打定了主意，任谁想来撬开自己的牙口，都是不松半分，让他们自个儿琢磨瞎想去得了。

不过好在人群中也有机灵人儿，专管钱粮的朱胖子算一个。

他跟众人一样，此时也是抓心挠肝好奇不已。

肥嘟嘟的脸上挂着丝丝狡猾，眼咕噜一转，突然冲郭业问道：“小哥，那啥，就这么放王，王伯当离去，以后在外头碰见野狼峪的马贼，咱们是打呢，还是不打呢？你也知道，毕竟，嘿嘿，咱们为朝廷戍着边，不是？”

言罢之后，贼兮兮的双眼灼灼望着郭业，期冀着答案。

啦啦啦~~

在场几人的眼神全部从郭业的身上，转移到了朱胖子的身上。

听罢朱胖子的话后，心中同时产生了共鸣，对朱胖子刚才这个问题只有两个字的评价：聪明！

就连郭业心中都不由暗暗赞道，好你个朱胖子，拐着弯抹着角来套话，

而且这个问题哥你们还真必须回答。

不然，以后在城外，陇西军和野狼峪的马贼始终都有撞面的时候。

旋即，他冲着众人说道：“我与王前辈到底达成什么协议，诸位无需关心。不过有一点我可以明白儿地告诉你们，凡图瓦城，阿里士城方圆五十里之内，野狼峪的马贼不会踏入。如果他们敢踏入这个禁区，抢掠过往商旅，你们大可放开手脚击杀彼等贼獠。”

言罢，看着众人若有所思，又不忘补充道：“当然，以后几百里绵长的边境之内，也只有野狼峪一家马贼独大。凡野狼峪方圆二十里之内区域，我陇西军禁止踏入，谁也不许违抗此令。至于以后王伯当和他的三千马贼越境吐蕃国，做那些烧杀抢掠之事，我们大可视而不见，与我们无关。”

最后，提高嗓门重重问了一句：“大家都听懂本官的意思了吗？”

郭业话中点明了陇西军和野狼峪马贼各有各的区域，谁也不许踏过彼此的禁区，有些互不侵犯的意思在里头。

众人多少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不过郭业没有明确点明，他们也不敢胡乱猜测妄下判断。

程二牛是最后一个回过味儿来的，径直问道：“懂了，小哥意思是说，以后马贼去搞吐蕃人，咱们爱谁谁，不去理会呗。以后大家都是一家人，都是联盟兄弟伙呗？”

“错！”

郭业竖起食指轻轻摇晃，一脸浩然正气，义正辞严地声明道：“我们是官军，过些时日更是吃着朝廷粮饷的戍边之军；野狼峪是什么地方？马贼的老窝。我们与他们怎么可能是一家人，怎么可能是联盟关系？自古官匪不同道，势不两立，水火不容。”

一番慷慨陈词，再次向众人表明着自己的立场。

程二牛听着犯迷糊，这前言不搭后语啊，咋就那么乱呢？

于是急急追问道：“可是小哥，你刚才不是说，我们……”

“二牛，你今天的问题有点多了，还是先回你的骑兵营中干你的分内事儿吧。”不等程二牛问完，郭业便打断了程二牛的问话。

心中也是暗暗生气，这孙子成心的吧？咋还不开窍呢？

一旁早已醒悟过来的阮老三赶紧拉扯起犯浑的程二牛，一边催促一边出了小院。

院中唯独剩下朱胖子一人。

今天没有老对头关鸣鸣在场，程二牛多少有些自在，不无献媚地竖起拇指赞道：“小哥的手段，就是高明！”

郭业报之一笑，朝朱胖子吩咐道：“老朱，你是个聪明人，回头你让阮老三的刀盾兵护送你前往野狼峪一趟，替我办件差事儿。”

朱胖子立马摆出万死不辞的架势，挺起胸膛问道：“有何差遣，小哥尽管吩咐！”

郭业对他招手示意，待他近上身来，凑到他耳边轻轻说道：“回头你去郭府新宅的地宫中调出一些粮食，还有银两，让阮老三的刀盾兵护卫你，亲自送往野狼峪。”

朱胖子听闻虽然惊讶，但是心中有数，没有多问，连连点头称是。

他心里清楚得很，小哥这是要暗中资助马贼，补偿其不能在图瓦城周遭

抢掠的损失。

郭业再次强调道：“这事儿以后就由你负责，记住，每隔三个月，押送一次粮食与银两，尽量培养几个心腹之人来操办此事。”

朱胖子唔了一声，返身出了小院。

跨出院门的刹那，正好与赵九丑来了一个擦肩而过。

赵九丑还是那副臭屁的模样，连招呼都懒得和朱胖子打一个就进了小院。

走到郭业跟前后，拱手说道：“米吉听你吩咐，早上便率着一百几十号人前往几十里外的郭氏马场而去。”

郭业微微颌首，这事儿他是知道的，他有意将那一百余人作为特种兵培养，栽培米吉为负责人，那么自然就不能将这些人整日留在自己的身边。

因此，他这两天草草写了几篇关于特殊兵种如何练成的文章，一并交给了米吉，将他们一千人等发配至蓄养战马的郭氏马场，作为练兵场所。那地方胜在一个隐蔽，正好适合米吉他们这支奇兵进行训练。

郭业表示知晓后，又看着赵九丑，笑道：“成，那以后就委屈你，作为我的长随跟班使唤了，哈哈……”

如今童虎去了阿里土城，米吉去了郭氏马场，其他诸人又各司其职，那么只有赵九丑一人可供自己差遣了。

赵九丑倒是无所谓，淡淡说道：“怎么样都行，你知道的，我对带兵之事委实没有兴趣。”

郭业嗯了一声后，回座到了木墩之上，闲问了一句：“还有什么事儿吗？”

赵九丑讲完话没有离去，显然还有她事。

听着郭业如是问，他还是那副不着调的淡定神情，不急不慢地说道：“桑巴头人两个时辰前就入了图瓦城，还带着一千奴隶同时进城，说是要将这些吐蕃奴隶亲自交到你的手中。现在，正在客栈对面的茶肆呆着，关书办一直陪坐左右。”

桑巴这老狗又来了？

还主动送来一千个供阿里土城使用的奴隶？

郭业闻之，倒是有点意外，这抠门到家的老鬼竟然也会主动出大血，不易啊！

不过他很清楚，桑巴为何会如此主动与殷勤，他来的目的又是什么，心里跟个明镜儿似的。

不外乎，还是三天前扔过边境的那一千颗吐蕃人的脑袋在作怪。

不过赵九丑也够缺德的，竟然将桑巴晾在茶肆两个来时辰，估计这老子频频饮茶都饮出尿急来了吧？

旋即又是一阵哈哈大笑，冲着赵九丑乐道：“可真有你的，不过我喜欢。事情出了三天，这老小子才姗姗来迟见我，倒也算是沉得住气。”

而后挥挥手，揽着赵九丑那终日不离大刀的肩膀，请手道：“走，陪我去会会这吐蕃老狐狸，看看他如何狡辩前番暗中捣鬼之事。”

## 第280章终于来了

郭业进了茶肆之后，偌大一个店堂里空空荡荡，仅有关鸬鹚一人独坐，却未见桑巴的踪影。

询问了关鸬鹚才知道，桑巴这厮已经是第七次尿急上茅房了。

郭业听罢一阵暗乐，对桑巴这抠门的老狐狸甚为无语，没事儿你喝那么多茶干嘛？敢情喝茶不用你花银子，你就往死里喝不成？

待得他稳稳坐下，关鸬鹚替他盛好一碗翠绿茶汤之后，桑巴才步履蹒跚轻飘不定的姗姗返回。

看这厮的脸色比徽州宣纸还要白如雪，八成是快尿虚脱了，

郭业冲着关鸬鹚挥挥手，让他先与赵九丑在茶肆外候着，而后才一脸和善地笑着与桑巴打起了招呼：

“本官公务繁忙，让桑巴头人久等了，恕罪恕罪呐！”

桑巴此番前来，本就是为了试探郭业是否知道自己暗中捣鬼之事。

如今郭业这番话听在耳中，说话间的那股淡然敷衍的态度看在眼里，立马心虚了起来。

心中鬼祟地猜想着，莫非姓郭的已然看出了本头人那天衣无缝的借刀杀人之计？

脑中一闪出这个念头后，桑巴越来越觉得自己这趟真是来对了，他暗暗打定主意，要趁着郭业质问之前，赶紧修补修补两人的关系。

毕竟，他前番只不过假借郭业的陇西军，而真正要对付的却是频频越境骚扰自己领地的野狼峪马贼。

而且，因为两国大集市的开办在即，桑巴绝对不允许因为小小的纰漏，致使到了嘴边的肥肉不翼而飞。

于是，走近郭业，自行找了个座位坐了下来，假装不知道前两天陇西军与野狼峪马贼之事，同样在脸上泛起与人无害的笑容，近乎讪笑地冲郭业招呼道：

“啊哈，郭大人！好久不见，想煞本头人了。不知郭大人近来得可好？”

擦！

郭业见着桑巴故意装糊涂，心中不由暗恼，王八蛋，我让你继续装孙子。

说实话，他也不愿当着桑巴的面，诚心挑破这孙子借刀杀人的阴招。

不是因为他惧怕桑巴，而是他认为，桑巴还有利用的价值。如果为了解一时之气而失去这个利益伙伴，有点得不偿失。

反正来日方长，迟早会跟这孙子新帐旧账一起算。

旋即冲着桑巴点头笑道：“哈哈，是好久不见。不过托桑巴头人的福气，本官过得很好，好得很呐。”

正所谓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不管郭业这话说得有心，还是无意，反正听在桑巴耳中又是另外一番味道。

在他听来，郭业这是在埋怨，隐晦地埋怨自己不够地道，不够仗义，为了对付野狼峪的马贼，连联盟伙伴都算计。

……

修补，必须修补。

与郭业的利益联盟相比，桑巴觉得命丧五马坡的那一千余头手下连个屁都不是。

不就一千余头奴隶吗？吐蕃国啥都缺，就是不缺奴隶。

摆正心态之后，桑巴笑呵呵道：“那就好，那就好啊，本头人此番前来没啥大事，就是特意给郭大人送来之前您要的那一千个奴隶。哈哈，两国大集市虽说开办在阿里土城，但好歹也是咱们合作下的产物嘛。”

郭业心中冷笑，他焉能听不出桑巴这棉里针一般的话意，无非是在试探郭业，是否对联盟办集市之事有了变数和动摇。

不过郭业还是讲心中的这股怒意悄悄掩藏了起来，佯装欣喜地答道：“哦哦哦，桑巴头人竟然提前将奴隶运送过来了？哈哈，这可是好事啊，能与你这样有责任心的伙伴合作，是本官的荣幸啊。”

呼~~

桑巴总算松了一口气，郭业肯收他一千奴隶，说明联盟办集市之事儿，不再更改，不会再有变数。

想来想去，虚惊一场！

郭业又冲门外喊了一声：“赵九丑，你负责接受桑巴头人的一千奴隶，亲自送往阿里土城，交于庞飞虎手中，由他安排。”

赵九丑回应道：“喏！”

而后，便是离去的仓促脚步之声。

镇定之后的桑巴闻之郭业对赵九丑的话，不由又是一阵扭扭捏捏，吞吞吐吐道：“郭大人，那什么，你是不知道，这一千奴隶可是我那儿最好的奴隶。胜在年轻，精壮，肯卖力干活，你便是一天一顿饭，他们也能给你踏踏实实干活。你看……”

日你娘的桑巴，真够心黑的，一天一顿饭，还让奴隶卖力干活，这他妈还是人吗？这是人，不是牲口啊。

郭业心中不由对这些无法掌控自己命运，被桑巴当作牲口一般使唤的吐蕃奴隶，暗暗生出了同情之心。

不过桑巴的言外之意，他也听懂了。

他这是在伸手跟自己要银子，这老狗抠门到家，怎么可能会平白无故送自己奴隶？

而且之前自己也曾答应他，以后奴隶的薪水都交由桑巴自己手中，由他自己安排发放。

既然允诺，即便郭业再讨厌桑巴，也不会不认这笔帐。

旋即冲着门外又是一声吆喝，叫道：“关鸠鸠，去，你带着桑巴头人到朱胖子那儿一趟，将这一千奴隶的三个月薪资一并拨给桑巴头人。咱们要言而有信。”

啊？

一下子就拨一千奴隶三个月的薪水？

桑巴心中激动得无以复加，暗自掰扯着手指算着到底应得多少钱。

算得差不离儿，想着对郭业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几句，不过还是被关鸠鸠给生拉硬扯了出去。

出了门口不忘嘴中喃喃着：“郭大人真是好人，好人呐，认识郭大人，结交郭大人，真是本头人的荣幸，荣幸啊！”

郭业看着桑巴出门离去的背影，心中哼道，好人？荣幸？

嘿，桑巴，你将来会知道，老子到底是好人还是恶人，希望你到时候还能认识老子而感动荣幸。

你真以为哥们的银子，是那么好拿的吗？

有你后悔的那一天……

……

……

桑巴的到来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无论是图瓦城，还是阿里土城，都是百废待兴，根本不容郭业等人花太多时间搭理桑巴。

时间，一天天在过，身边人，身边物，都在变化。

一个礼拜后，阿里土城在庞飞虎的主持下，徐徐走上正轨，宣布两国大集市正式开始兴建。

郭业更是下令，凡陇西军与图瓦城的一切资源，优先阿里土城使用，要保证两国大集市在保质保量的前提下，早日完工。

而经过半个月的重建与修缮，郭业的新宅在朱胖子强大银子的凌厉攻势下，以大财力换大人力的作用下，竟然也初见端倪。

郭家大宅虽然没有正式竣工，细致的工程至少还有三两月，但是却不能影响郭业搬迁进去暂住。

睡在地宫宝藏的上面，郭业也觉得踏实。

……

这一夜，

是郭业搬入新宅的第一个夜晚。

为了讨个彩头，图个吉利，他邀了康宝，程二牛，关鸬鸬，朱胖子等人过来府中，让赵九丑从望山楼中置办来一桌酒席。

也摆上一桌乔迁喜宴。

就在众人喝得美美的时候，暂时轮班职守正门城楼的阮老三派人来报，说是河西军的怀化郎将苏定方苏大人前来拜访。

郭业稍稍诧异，分别将近二十天的苏定方，竟然不请自来。

莫非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不成？

不过阮老三派了的士卒说出第二句话的时候，郭业瞬间酒醒。

“苏郎将让小的带话给大人，他此番是陪着宫中内侍大人前来的……”

宫中内侍？

郭业知道内侍便是宦官，是唐朝太监的一个职位，也是一个称呼。

宫中宦官不远从长安而来，夜访图瓦城，还由苏定方亲自陪同而来。

郭业稍稍迟疑了一下之后，立马又惊又喜，莫非翘首以待这么多天的封赏圣旨，终于下来了？

## 第281章西川小都护府

“圣旨下，陇西人氏郭业，接旨！”

“圣旨临府，如朕亲临，众人，跪！！！”

.....

.....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闻出蜀之地有阿里土城，图瓦城。二城至玉门关一带绵延纵长几百里，却一直游离在大唐国土之外，此乃大唐紧邻吐蕃国之边境，却无兵镇守，无吏整治，且被前隋余孽占据足足十余年而不知，朕深感惶惶。”

“欣闻蜀中陇西人氏郭业者，出身寒门，年方十七，却是少有大志，忠心为国，率陇西三千儿郎出蜀中。前有协助河西军苏定方部剿灭前隋余孽杨氏之功，后有襄助河西军苏定方部开疆辟土献二城之功，朕心甚是宽悦。”

“正所谓名之不正，何来言之顺？大唐国土岂能没有大唐官衙署理？经朝中诸臣工商榷并奏请，朕决心在图瓦城，阿里土城，至玉门关一带近六百里纵长之边境线设置界碑，设立官署。且由该官署治理此片毗邻吐蕃国之疆域。”

“该官署定名为西川小都护府，归剑南道节制。”

“小都护府可招募三千甲卒以定边，赐番西川军。”

“敕命原益州刺史府八品兵司佐官——郭业，出任西川小都护一职，望卿坐镇西川，下辖三千虎贲，守我边疆，卫我国门，尽忠报国，报效君上。”

“此次立功，凡郭业以下蜀中儿郎者，皆有封赏.....”

.....

.....

郭业的新宅中，一位穿着五彩斑斓华服的贵人，虽是男相，而眼角眉宇间却透着阴柔，其腰间插着一杠白须拂尘，居于大堂之上，双手摊开一卷黄帛圣旨，冲着下方跪地的郭业尖着嗓门儿宣读着。

显然，这位贵气逼人的阴柔男子，正是不远千里，从长安皇宫中前来宣旨的内侍宦官，又称阉宦，太监。

整个大堂中除了这位宣读圣旨的宦官，下跪接旨的郭业之外，还有苏定方陪跪在郭业的左右。

虽然这封圣旨关他屁事，但是谁让他陪伴宣旨宦官在当场呢。只要圣旨一来，如朕亲临，甭管关不关你屁事，你都得跪着，以示敬服。

这封圣旨的篇幅又长又文绉晦涩，郭业尽管听着昏昏欲睡，但却不得不起打起百倍的精神听完全篇。

谁让这圣旨关乎到他的切身利益呢？

好不容易听完了这封圣旨了，郭业借着双手捧握接过圣旨的刹那间抬头，总算看清了这宦官的模样。

太监嘛，在后世的影视剧中早已见怪不怪，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第一次与真正的太监面对面，郭业多少有些好奇。

虽然一身斑斓袍衣，贵气逼人，而且声音尖锐貌似公鸭叫唤，但是这太监的貌相郭业还是看着比较顺眼。

虽眉宇阴柔，但一张大大的国字脸上浓眉大眼，给人透着厚实的感觉，

多少让他比较容易接受，心里丝毫不膈应对方的下面少了两个蛋蛋。

学着后世影视剧中的情景，郭业毕恭毕敬地接过圣旨，高呼两声吾皇万岁。

起身捧着圣旨，步履稳重地走到堂上，将圣旨摆放在一早就准备好的案桌上。先是将双手放入铜盆中洗涮一下，然后再在香炉上焚香祷告，嘴中有模有样地念念有词，好似在祷告上苍，为李二陛下祈福。

这些根本不需要别人教，如果这些繁文缛节还不懂的话，真心枉为穿越众了。

郭业这一幕表现得有条不紊，中规中矩，从容不迫，不见一丝慌乱。

那国字脸的宦官看得目瞪口呆，不经意间咦了一声，眼神诧异地转向了陪他来图瓦城的苏定方。

眼神中透过来的信息，苏定方怎会不懂？

这位宦官分明就是在责怪自己，好似在说：

好你个苏定方，你不是说郭业这少年出身蜀中偏远山村，不识朝廷礼数，让洒家到时候要多担待吗？

你瞅瞅，眼前这少年郎哪里不识得朝廷礼数了？他从跪拜听旨，到起身接旨，到净手焚香，祷告上苍，为陛下祈福，这一连串的礼数可是做得周全至极啊。

这哪里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少年郎能懂的，莫非苏定方你在诓骗洒家不成？

而苏定方呢？

也是被郭业此番举动看傻了，奶奶的，这小子哪里学来的这些繁文礼节？郭业的出身他又不是不清楚，郭业的谈吐他又不是不知道，粗鲁不堪，与市井混混毫无区别。

莫非这小子新近拜了哪个大儒为师不成？

不过这边塞荒漠之地，哪里来得大儒指导于他呢？

一时间，苏定方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又无法跟冲他瞪眼的宦官解释。

只得摊手手掌无奈地摇摇头，表示自己也是不解。

至于继续双手合什祷告上苍的郭业，自然是不知道两人之间的眼神交流。

他嘴中虽念念有词，名为李二陛下祷告祈福，心中却是另想他事，想着与祷告祈福无关之事。

他一脸虔诚，内心里则在消化着这封圣旨所带来的巨大信息量。

从圣旨中不难听出李二陛下的一系列封赏。

之前要求苏定方替自己陇西军求个边军的番号，如今也成了，不过却被命名成了西川军。

之前要求苏定方替自己想办法坐镇这一带，如今也成了，不过却是搞了一个劳什子的西川小都护府。

都护，从字面上不难理解，“都”即全部之意，“护”嘛，带兵监护之意。都护都护，便是总监护的意思。

都护府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呢？

这是朝廷为督察边境各民族而设置的军事机关，辖下区域不设文官治理，全部军管治理。



要知道，唐朝疆域极为辽阔，唐朝朝廷为了更好的控制征伐占领下来异族领地，就用了都护府这个特殊的机构进行管理。

不由文官治理，而由武将率兵坐镇，严格掌控。

光从唐太宗时期到武则天时期，唐朝就曾建立了安东、东夷、安北、单于、安西、北庭、昆陵、蒙池、安南等九个都护府。

不过到了唐玄宗开元天宝时，这都护府就逐渐凋零了，数量急剧下降。

你可以理解成，都护府越多，代表大唐军事实力越鼎盛，反之亦然。

郭业对都护府这个机构并不陌生，都护府掌统诸蕃，抚慰征讨，叙功罚过，权利不是一般的小。

在唐朝，文官中最高官职的“开府仪同三司”与武将中最高官职的“骠骑大将军”，还有藩王级别的王爵允许开府设衙，可以在府内设置长史、司马、录事参军、录事、诸曹参军、参军事等。

除了以上三者，无论你是二品还是三品，甚至是闲散王爵，都是不允许开府设衙的，违者当以谋逆罪论处。

但是，唯独还有一种人可以开府设衙，那便是朝廷分置在各地的都护府。

因为都护府大都护的位置至关重要，再加上秉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往往都是由皇室亲王遥领着都护府大都护一职，从来不让非皇室之人出任此职。

遥领之意便是，远程统领。

说穿了，就是挂名。

遥领大都护一职的亲王，通常都是在长安城中喝酒吃肉，风花雪月，乐得逍遥自在，哪里会去边关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吃苦受罪？

通常都是由朝廷再派一个得力能干的副都护去做实际的管理工作。

但是，上下有分，主次有别。

甭看你这个副都护是实际管理者，但是往往做一些重大决议的时候，还是要经过在长安城中作乐享福的那位遥领大都护的亲王首肯。

如果你这个屁毛副都护敢擅作主张，直接无视长安亲王大都护，那么，很遗憾，你摊上大事儿了。

先视你为造反，给你一个谋逆大罪，然后在将你在长安城中名为优待功臣实为人质监管的一家老小，甚至九族，都给你丫全部诛杀殆尽。

.....

都护，都护府，郭业都懂，都明白。

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个西川都护府要加个小字呢？

难道是因为哥们掌管的地方太小了，实在担不起西川都护府的大名，所以加了一个小字，以作区别不成？

奶奶的，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难不成以后便说，我大唐拥有九个都护府，还有一个小都护府？我大唐有九个大都护，还有一个小都护？

恍然间，郭业有些郁闷，李二陛下也太能整人了。

不过这都不是重点，他更关心的是，李二陛下圣旨中明确指出，由他掌管西川小都护府，他出任西川小都护一职。

他一不是亲王，而不是皇室中人，由他出任西川小都护一职，这也不科

学啊。

按照正常的章程来走，他顶多也就一个副职而已，出任西川一副一小一都一护。

奶奶的，这副职怎么念怎么别扭。

但是，这都是次要的，他最最关心的是，他这个西川小都护到底是几品？

要知道都护府的副都护，若是文官出任的话，至少需要正五品的中散大夫衔；若是武将出任的话，至少需要一个正五品的定远将军衔方有资格出任。

他一个小小的八品兵司佐官，接任一个奇葩型的西川小都护一职，又需要什么资格呢？

或者说，李二陛下给这个西川小都护定为几品呢？

于是转身冲着那宦官遥遥一拱手，刚想开口询问来着。

谁知那宦官像变戏法似的从袖中再次掏出一份黄帛圣旨来，相比于刚才这一封圣旨，宽幅都略略显小。

就在郭业稍稍一愣之际，那宦官公鸭似的声音又从嗓子眼中蹦出：“郭小都护，圣上有谕旨，请下跪，接旨！”

见之，闻之，

郭业不得不惊呼一声：“我草，还有？”

## 第282章授勋骁骑尉

竟然还有第二道圣旨！

别说郭业这个愣头青，就连见过世面的苏定方都不由好奇。

连下两道圣旨之事，并非没有，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连下三道四道圣旨的事儿都有之。

不过通常这种情况下，都是军情紧急或者帝都变故，皇帝才会连下几道圣旨，以示事态之严重，情况之危急。

希望通过连发几道圣谕，引起接旨之人的重视。

不过以上种种情况，跟郭业挨得着吗？哪怕帝都长安闹地震了，关他郭业屁事。

不是苏定方瞧不起郭业，他打心眼里不认为郭业这个小小的八品兵司没有什么地方值得皇帝重视。

哪怕如今他出任了这么一个另类别致的西川小都护之职，但这也不是皇帝给他连发两道圣旨的理由啊？

莫非，陛下他……

苏定方心中一猜疑，不由对郭业有了几分羡慕与嫉妒，这小子八成是要走狗屎运了。

再瞥了一眼郭业，显然这小子也是格外震惊，傻愣当场久久不言语，不知心中作何他想。

“咳咳，郭小都护，郭小都护？”

那宦官展开圣旨，见着郭业发呆，不由尖着嗓音儿催促他道：“赶紧跪拜，接旨哩！”

郭业被唤醒，惊呼道：“啊？是极是极，多谢内侍大人提醒！”

继而开始了今天第二次跪拜，表面恭敬如斯的山呼小臣接旨，心中暗暗鄙夷了令他今天又跪又拜两次的李二陛下一番。

不过这番谦恭的神情看在那宣旨太监眼中，又是一番滋味，不由赞道，谦卑有度，唔，孺子可教也。

随后清了一嗓子，宣道：“大唐立国近十五载，朕登基亦有四年余，而前隋余孽杨氏后裔却如附骨之蛆，久久不能剿除殆尽。此拨屑宵藏于暗中专行鬼祟之事，欲图颠覆大唐根基，复隋而代唐之。朕，寝食难安，夜不能寐。”

“怀化郎将苏定方奏中言及，陇西郭业，勇猛绝伦，仅凭一杆长枪七进七出敌军阵中，以一敌百，终取得杨氏余孽贼梟——杨泰之首级。朕闻之，仿如炎炎夏日如饮甘露，甚是快哉，快哉！朕终究了却心头癖疾，可睡一个稳如磐石之觉矣！”

“陇西郭业，不及弱冠之龄，却勇猛若斯。莫非我大唐又出一秦叔宝，尉迟敬德乎？朕心大悦，此等英才，赏，当赏，当大赏！”

“郭业此功，足以授勋骁骑尉，统领西川小都护府上下。”

……

……

“皇恩浩荡，恩泽四方，郭业，钦此，谢恩呐~！”

随着宣读圣旨接近尾声，宦官的语调此起彼伏，最后这句话基本就是唱罄而出。

听在耳中，倒是别有一番韵味，有点唱大戏的赶脚。

虽然还是这封圣旨秉承了上一封圣旨的特色，依旧还是那么文绉绉，臭又长。

但是郭业却是听出了三个总结。

第一，远在长安帝都，高高在上如坐神坛的李二陛下对他很满意。

第二，苏定方这混蛋胆大包天，竟敢捏造事实，谎称自己七进七出敌营，取了杨泰的首级。

我日，杨泰这倒霉孩子是没事玩自焚挂掉的好不？哥们什么时候那么屌了，还七进七出，敢情儿将哥们比拟常山赵子龙了。

第三，因为苏定方的夸大其词，李二陛下竟然给自己加封了武勋，正六品的武勋位——骁骑尉。

自此，郭业也明白他这个横空出世的西川小都护，是几品官儿了。

李二陛下在圣旨中说得明白，以正六品的骁骑尉，出任西川小都护一职，统领小都护府上下。

唐代的官阶是极为复杂的，可分为四种：职事官、散官、勋官和爵号。

所谓的职事官，就是具体职掌的事务。比如郭业这个西川小都护，就是职事官。

所谓的散官，便是职事官的品阶。

散官又分文武散官，文散官，顾名思义就是文官的品阶，共二十九阶，最低一阶是从九品的将士郎，而最高一级便是前文提及的开府仪同三司。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陇西县令就等于职事官，而不代表陇西县令就是七品，这要看该县令是几阶散官，通常的县令都是文散官第十九阶的宣德郎出任，第十九阶，乃是七品。

所以通常我们都说七品县令，其实县令只是他的职事官，七品是因为绝大多数的县令，文散官都排名第十九阶的宣德郎。

久而久之，便都以为县令都属七品。

其实也有六品县令，比如长安京畿一带的县衙，因为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加上近水楼台先得月，几乎都由文散官第十四阶的朝议郎出任。

拿后世的官场来解释，也许会更加通俗易懂，例如，某某市的市委书记。

那么市委书记便是他的职事官，而正厅级便是他的文散官。

同样，不是所有的市委书记都是正厅级，比如县级市的市委书记，他便是正处级或者副厅级，正处或副厅级便是他的文散官。

同理，省会城市的市委书记，基本都是副部级，那么副部级便是他的文散官。

职事不代表官阶。

至于武散官就更好理解了，武官的品阶嘛，康宝的宣节校尉便是武散官。大家也可以理解成后世的军衔。

从下士，中士，一路往上数，少校……少将……上将，大将，元帅。

以上文武散官是历朝历代的主流官阶。

当然还有另外两种，勋与爵。

爵，很好理解，公侯伯子男。

勋，功勋也，亦分文武二勋。

文勋，专封文臣及为朝廷出谋划策的大才之士，类似咱们现在的中科院院士，国务院特聘专家，特聘顾问等荣誉头衔，虽没实权，但享受国务院津贴及其待遇。

武勋，则尽不相同，全靠一刀一枪拼杀出来的，靠军功累积而成，非大军功者，不授勋。

影视剧中常常看到，某某少年领兵打了胜仗，立了偌大军功，朝廷给封了一个某某侯，某某公。

这是纯属扯淡，误导青少年。

无论是盛世大唐，还是乌烟瘴气的晚清，一个非皇亲国戚之人想要封个爵位，并非仅仅军功就可，天时地利人和，无一不可缺。

爵位的封赐，是及其严格的，尺度不掌握在朝中大臣手中，而是掌握中历朝历代的皇亲宗室手中。

哪个皇室愿意一个外姓人突然闯进来，打破一家之姓的和谐？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家族企业，里头上至董事长，总经理，下至部门经理与主任，都是同一个家族同姓之人。

突然董事长召来一个外姓人，说要让他进入家族管理层，提拔他当个副总经理，这些家族成员能干吗？

封爵同样是这么一个道理。

大唐为什么成为古往今来第一盛世，很有大部分原因是因为李二陛下兴建了凌烟阁，里头二十四功臣中至少有二十人是非皇室中人，却都封了国公之爵位。

这是历朝历代都无法与之比拟的，可见李氏皇族对功臣的赐爵尺度之大。

但是武勋官就不一样了，他是游离在皇亲宗室外面的一个特殊群体。

既不属于散官群体，又不属于赐爵行列。

武勋自成一个体系，分十二阶，亦称十二转，从最高一阶的“上柱国”开始、依次是柱国、上大将军、大将军、上轻车都尉、轻车都尉、上骑都尉、骑都尉、骁骑尉、飞骑尉、云骑尉、武骑尉。

武骑尉，第一阶，相当于从七品，以此类推，第十二阶的上柱国就相当于从二品。

如果哪一天，累积军功，蹭蹭往上涨，武勋位升迁到了上柱国，升无可升之时，那么离封爵真心不远矣。

特别是身在厚待功臣的大唐盛世。

.....

.....

郭业喃喃自语：“骁骑尉，哥们如今也是有武勋傍身之人了？次奥.....”一声感叹，他将眼神从宦官身上转移到了苏定方身上，眼神中充满了感激。

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能捞来一个寻常文武官吏终极一辈子的光阴，兴许都得不到的勋官。

他知道自己这个正六品的骁骑尉，虽然是素来大方的李二陛下因为杨泰之死，欣喜之下心血来潮授予的。

但是很大程度上也是苏定方给自己争取而来的。

如果不是苏定方在奏折中瞎扯淡，夸大其词，给自己乱添功劳，自己哪里跟这驍骑尉的武勋位挨得着边儿呢？

那宦官在前，郭业不好明着冲苏定方说些什么，只得无声地张张嘴，打了一个谢谢的口型。

苏定方坦然受之，颌首回笑，也打了一个口型，貌似告诉郭业，这是你小子应得的，你我两不相欠。

“咳咳，咳咳，郭小都护？”

宦官又是一阵催促，道：“您该谢恩哩。”

郭业啊的一声，故作皇恩浩荡受宠若惊的样子，又冲着长安方向作揖山呼万岁。

那宦官很是满意郭业的表现，不由脱口赞道：“郭小都护真是年轻有为啊，不及弱冠之龄，却已然成了六品驍骑尉，坐镇掌管一方军机，啧啧，羡慕我等庸碌狗辈了。”

郭业连忙转身，都说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

这没了蛋蛋的太监，纵是长得敦厚老实，内心肯定还是阴暗面居多。

郭业不想得罪这种时常在宫中行走之人，立即拱手堆笑道：“内侍大人远道而来，委实辛苦，我已遣人备下薄酒，为你与苏大人接风洗尘来着。”

“嘿嘿……”

宦官一阵柔笑，稍稍轻掩一下嘴后，娘娘腔道：“郭小都护真是伶俐的很哟，难怪年纪轻轻却有如此成就，前途当真不可限量哩。”

“内侍大人谬赞，请，这边请……”

“不不不，喝酒吃饭之事儿不着忙。”

宦官摇头婉拒了郭业的邀请，收敛笑意，神色再次凝重地说道：“老奴这里还有正经事儿要跟郭小都护说哩，大事未操办完，老奴怎敢去饮酒？”

我了个去~~

郭业再次目瞪口呆，敢情两道圣旨完了，还有啥圣谕口讯不成？

汗颜捉急一阵后，郭业喃喃问道：“内侍大人，莫非陛下还有口谕训诫臣下？”

“非也，非也，非陛下圣谕也……”

宦官尖锐阴柔的声音中带着几许的和善笑意，边笑边摇头而说。

## 第283章顺公公传话

宦官说完要说的话后，通过苏定方从中穿针引线，郭业也大致了解了这个宦官的来历。

前来宣旨的宦官，姓董名顺，年四十，在宫中任正六品的内侍省内给事一职。

所谓的内侍省便是朝廷太监机构，唐代内侍省下辖六局（亦称六司），统领宫中近三万宦官。

因而，唐初所有宦官不叫太监，太监是对有品阶有资历的少部分宦官一种称呼。更多得是因为内侍省的缘故，凡宦官者，皆被称为内侍。

久而久之，太监这个称呼到了后期才广泛应用起来……

至于有人称宦官为公公，这就更有说头了，凡内侍省各局掌事，或六品以上内侍太监，方有资格称之为公公。

也就是说，公公这个称呼，不是哪个内侍太监都可以称呼的，这是对有一定品阶宦官的尊称。

而董顺这个六品内给事正好到了公公的门槛儿。

……

内侍省的头头儿叫内常侍，正五品，是宫中所有太监的老大。从字面上不难理解，内，皇宫大内；常侍，长时间侍候皇族中人。非皇家心腹宦官，不得出任此职。

至于董顺这个六品内给事一职，虽说品阶不比正五品的内常侍，但是胜在亲近，谁也不敢小觑。

与谁亲近？自然是与皇帝亲近。

内侍省一共有十个内给事，他们从来不参与管事，唯独服务皇帝一人。

十名内给事各司其职，有替皇帝传达奏折的，有伺候皇帝在御书房办公的，有替皇帝上朝下朝伴驾喧声的，有替皇帝传召大臣的。

而董顺这个内给事，则是负责替皇帝宣旨传谕，出宫劳军一事。

宦官有好有坏，但是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地方官吏，都没有人愿意去得罪宦官。

一嘛是人家在天子身边，好坏一句话都能抵得上你在地方折腾一年半载的，二嘛是甭管宦官好坏，割了蛋蛋的宦官就非正常男人，内心多少有些阴暗和不正常。

能不得罪，尽量少得罪为妙。

郭业亦是如此，开口闭口便是内侍大人，轰得董顺眉开眼笑，自觉大有面子。

董顺捏着嗓子低声细语，将最后要说的话轻声道出之后，此次出宫的任务方才宣告结束。

郭业立马招来关鸩鸩与朱胖子这两个自己身边最会溜须拍马的家伙，陪着董顺前往了望山楼。

董顺宣旨前，郭府新宅本的一干人等本就是夜中共饮，此时夜色正浓，关、朱二人领着董顺出府，正应了夜宴董顺的景儿。

不一会儿，在郭业的吩咐下，康宝，程二牛，阮老三等人相继离开郭府，前往望山楼而去。

他希冀自己的手下越多人去陪衬，越让董顺觉得受到礼遇受到重视。并宣称，自己与苏定方二人随后便会如约而至。

.....

.....

董顺在朱胖子、关鸿鹄二人相伴下离去，宅中大堂仅剩郭业与苏定方二人。

此时堂中各处掌着盏盏明亮烛灯，灯火甚是通明，两人脸上神情清晰可见。

苏定方依然故我，铁塔般两米有余的身子屹立堂上，活脱灯下巨灵神，甚是威武。

虽不说话，眼睛却是没有一丝移动地盯着郭业身上，久久才开口叹道：“呵呵，你小子倒是好福气，竟然萌授了六品武勋官。以后便是打断了双腿，也不用愁了。”

我呸！

郭业暗啐一声，恨不得仰起头来，吐口吐沫到大高个苏定方的脸上。

什么叫打断了双腿也不用愁了？

他知道苏定方这话是什么意思，其实并非咒骂之意。而是指朝廷对文武勋官各个品阶都有不同的待遇，六品勋官，朝廷每年至少能发放米粮五百石，以作厚待。

五百石的粮食，甭说一家十口吃一年了，就是百口人也吃不完。

继而，郭业自动无视这张破嘴，相反，抱以笑意地拱手道：“能萌授武勋骁骑尉，嘿嘿，也是我始料未及之事。虽说陛下皇恩浩荡不敢忘，但是苏郎将此次举荐之功，我也是终生不敢忘啊！”

“别，大可不必！”

苏定方还是那么不给郭业面子，径直拒绝了郭业的示好，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说道：“本将说过，这次是沾了你的光，这些都是你应得的。而且，托你鸿福，本将不日便要随顺公公一块儿进长安面圣了。”

啊？苏定方不日要进长安面圣？

当即反应过来惊喜问道：“这么说，苏大人这是要升迁入长安了？”

“升不升迁，本官不得而知，顺公公也未讲明。不过陛下让顺公公传旨，让本将先进兵部历练一番再做安排。”

兵部？

那可是掌管全国军事力量的国防部啊！

而且李二陛下先让苏定方进兵部历练，后再做安排，这可是要重用苏定方，栽培苏定方的征兆啊。

郭业总算是定下了心来，果然，苏定方还是走回了原先的人生轨迹。

栽培，重用，独挡一方，名震天下，千古名将。

欣喜之下，郭业拱手道贺：“恭喜恭喜，苏郎将，这是要高升的吉兆啊，啧啧，果然你也是一个有大福缘之人哩。”

“呵呵.....”

臭屁的苏定方闻此喜庆话，纵是一张臭脸也不由咧嘴笑开来，缓缓点头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无所谓高升不高升.....”

切~~



郭业借着烛影被风吹斜的空档儿，暗中白了一眼苏定方，草，你不装冷酷，不装逼能死？

继而又想起刚才董顺与自己传来的话，不由沉吟讶道：“那么，这一次，咱们三儿可以结伴而行，一起赶赴长安了？”

苏定方闻言，耳中自然也响起了刚才董顺对郭业的传话。

深思熟虑一番之后，并没有表现出与郭业一般的雀跃，相反很是谨慎地问道：“你确定这个时候，你要进长安？”

郭业惊疑，反问道：“怎么？莫非里面另有玄机不成？”

说着又自顾沉吟道：“刚才顺公公的话，你不是也听见了吗？难道我要硬生生拒绝掉不成？而且能进长安拜见那位大人，未尝不是一份大机缘啊，你也知道，我出身草根，毫无背景，正所谓朝中有人好做官，不是？”

“呵呵……”

苏定方晒然一笑，看着郭业的眼神，俨然一种年纪轻，见识浅薄的味道在里头。

笑罢，语意深邃地说道：“郭小子，你我算是相交一场，我受你这份恩情自然有着一份香火情，你觉得我会坑害于你吗？”

郭业斩钉截铁，摇头答道：“不会！”

苏定方听罢很是满意，语重心长地叮嘱道：“现在四下无人，你再将顺公公刚才那番话自个儿念叨一遍，好好体会个中玄机吧。”

“呃……”

郭业思索了一下，原原本本地照着记忆，念道：“顺公公刚才传话，让我三天后启程奔赴长安，说是……”

## 第284章礼部尚书的邀请

“礼部尚书李纲，素来爱惜人才。欣闻骁骑尉郭业年不及弱冠，却是勇冠西川，更以十七稚龄，统率三千西川虎贲，坐镇大唐西川门户，实乃难得之将才。李纲老人家爱才心切，诚邀郭小都护赴长安，入吏部尚书府一叙。老人家乃是两朝元老，蒙太上皇看重，得当今陛下倚重，如若老人家肯对郭小都护照拂一二，当真是前途无量啊！”

郭业原原本本，一字不落地将董顺刚才的传话念诵了出来，仔细回味着这话中的个中玄机。

要说这礼部尚书李纲，郭业并不陌生，在后世史籍中多少知道一些他的资料。

李纲此人，最最出名的不是他有多么位高权重，也不是他有多么博古通今，学识渊博。

而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太子詹事。

太子詹事是干嘛使得？他的主要职责便是辅导太子好好读书，天天向上；教授太子礼义廉耻，以仁治国，以孝顺上，教导太子好好做人，争取做一个人人称道的好太子。

说穿了，他就是太子的老师。

如果将来太子登基做了皇帝，那么他就是帝师。

其实这重身份还足以让李纲名扬千古，真正让他名声在外的是，这糟老头子竟然做过三任太子詹事，也就是说三位太子的老师。

他曾经担任过前隋太子杨勇的太子詹事，就是那位被弟弟隋炀帝杨广喀嚓掉的正牌太子哥哥。

他曾经担任过李渊长子，前太子李建成的太子詹事，不过李建成时运不济，玄武门事变中也死在了弟弟，小狼狗李世民的手中。

如今他第三次复出，在礼部尚书的位置上，继续出任太子詹事。这一次他担任的是李世民的长子，太子李承乾的太子詹事。

也许，李纲这位倒霉大儒就是一个魔咒，哪个太子爷摊上他当老师，绝对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苏定方不知道当今太子李承乾的将来，郭业这个后来人怎会不懂？

李承乾，太宗长子，在贞观元年即太宗即位那一年，便被册封为太子，成了国储。

不过李承乾还是无法逃脱李纲带来的魔咒，一直被自己那位狡猾狡猾的弟弟魏王李泰算计，与他争夺储位。

在贞观十七年，看着李泰越来越得父皇李二陛下的宠幸，李承乾这小子胆子一肥，直接勾搭起自己的心腹起兵造反。

结果可想而知，还是被他的天可汗父亲李二陛下给无情地镇压了下来。

先是剥夺太子储位，而后圈禁，两年后，本应继承大宝的太子李承乾郁郁而死。死后别说国储之葬，就连个亲王级别的葬礼都木有，被以国公礼而葬之。

总得算起来，李承乾也是间接死于弟弟的手中。

从以上三位太子殿下的人生轨迹和下场来看……

三位太子都拜李纲为太子詹事，引为太子师，而最终，三位太子都是福

薄之人，离帝王宝座始终差了一步，而且直接或间接死于自己的兄弟之手。

郭业想着这种怪事巧事，不由叹道，这位礼部尚书老李头可不是一般的丧门星，简直就是新一代的“太子杀手”啊！

不过，刚才苏定方的态度，很明显，不支持自己接受这位丧门星老尚书的邀请。

可郭业不迷信，如果单单是因为这三位太子的遭遇，而与这位六部尚书之一的大佬失之交臂，那不是可惜了吗？

苏定方见着郭业迟迟不说话，只得提醒问道：“你真以为李尚书邀你赴长安，单单就是因为你人才了得，要请你喝酒吃肉，风花雪月？”

郭业想想都知道怎么可能这么简单，人家历经隋唐二朝，又是名扬天下学识渊博的当代大儒，堂堂朝廷正二品的礼部尚书，六部大佬之一，整个大唐的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都归他掌管。

就连朝廷礼制，宫中礼仪，君王的操守，他都能掺和上。

放在后世，这老李头就是教育部长一般的人物。

这样一位大佬，会单单因为一个勇猛西川，人才难得的理由，纡尊降贵，邀请自己进长安，请自己喝酒吃饭？

别扯淡了，郭业内心是强大，但绝非自大。

而且他多少猜出这位素不相识地礼部尚书之用意，试着问道：“在下一不是士子出身，二不是武将出身，应该不值得李尚书如此兴师动众，将我收归门下吧？”

“哈哈……”

苏定方笑道：“你小子还算脑子清醒，知道自己的斤两，不过李尚书的的确确是想将你收归门下，确切地说，是想将你拉拢于麾下。”

“啊？至于吗？我充其量一个六品的骁骑尉，虽说是武勋，但在长安城中，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官职，他何须如此……”

“错！”

苏定方摇摇手，说道：“别说你一个六品的武勋骁骑尉，便是轻车都尉又如何？这位礼部老尚书看重的是你西川小都护一职，统兵三千，坐镇一地，虽然麾下士卒与辖地少得可怜，但是有他照拂你，将来未尝不可能统兵几万，镇守一方。”

郭业惊呼一声：“啊？原来如此！”

而后面带得意神情地说道：“那有啥不好的？草，差点被你吓死，还以为李纲老大人暗地里想鼓捣什么，拉我一起跳坑里呢。咱跟你不一样，你至少已经简在帝心，咱连个靠山都没有，如今有个六部大佬肯罩我，我还有啥不知足的？”

“嘿嘿……”

苏定方突然冷笑一声，轻声说道：“你真以为就这么简单吗？你真以为李纲单纯的是爱惜人才，看重你的潜力，想将你收归门下，好好栽培一番？”

麻痹，苏定方又开始卖关子，对于长安城中那些上层大佬的心思，他真心没有苏定方了解得多。

随即忍住心中的不满，茫然地摇头表示不知。

苏定方再次提醒道：“你再好好想一想，李纲除了礼部尚书一职之外，还有什么身份？”

这个难不倒郭业，径直回答：“太子詹事呗！”

苏定方知道郭业这小子八卦的消息挺多，这小子知道李纲太子詹事的身  
份不足为奇。

而是继续笑着问道：“太子詹事是干嘛的？你再好好想一想，为什么李纲  
会不遗余力地拉拢你这个小小的六品西川小都护。满朝文武，能人辈出，名  
臣猛将，多如过江之鲫，看人家为什么就单单想拉拢你这个小小的骁骑尉  
呢？”

郭业听着苏定方言之凿凿，虽有笑意，却不似随口胡诌开玩笑。

旋即，陷入了沉默。

太子詹事，太子的老师。

不拉拢满朝文武，偏偏王八看绿豆，瞧上了他这个偏居边塞，小小的六  
品西川小都护。

苏定方说得有道理，人家看重的是自己的三千西川军，还有独立掌控的  
方圆几百里的西川小地盘。

李纲一把年纪，黄土都差不多盖到脖子了，还能有多少个年头可活？他  
拉拢党羽有屁用？

而且老李头还是一个教育部长，与兵马诸事差得十万八千里，要拉拢自  
己也不该他这样的人来拉拢啊？

莫非这不是李纲自己的用意？而是另有其人？

是谁能差使得动李纲出面搞这种费力不讨好，纡尊降贵之事呢？

苏定方一个劲儿地在自己耳边强调，李纲的另外一层身份。

突然，

郭业的脸色陡然大变，一副不可思议地眼神望着苏定方，惶惶喊道：“俺  
滴个亲娘唉，老苏，你别告诉我，这李纲背后另有其人授意此事？而且这人  
便是……”

## 第285章祸福相依

“此人……莫……莫……非便是当今，当即……太……太子殿下？？？”

郭业强忍心中慌乱，将隐藏在礼部尚书老李头背后授意的那人名字，断断续续哆嗦了出来。

不过苏定方笑而不语，眨巴了两下眼前，大巨人俏皮了一把，算是肯定了郭业心中的猜测。

郭业见罢，心中震撼道，娘唉，不知不觉又引出一头深宫禁苑内的大BOSS出来。

而且级别还不低，竟然是国储太子——李承乾。

李承乾想干嘛？

堂堂太子之尊，竟然自掉身价，拉拢起自己这么一个偏远地方的六品小都护。

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满朝文武分三大派系，太上皇李渊的武德旧臣系，李建成残留下来的建成旧臣系，还有被李二陛下引为心腹，如今在朝中越发牛掰的天策府嫡系。

那么当今太子李承乾想打造建立一派自己的太子府嫡系，自然不可能从这三派中下手。

自然而然，如今地方上一些六七品的小官小将，自然成了他的首选目标。

而且拉拢这些官职品阶小的地方臣子，也不会太过引起他那位聪明决定老爹的注意与忌惮。

啧啧，郭业不由一阵咋舌，他可是知道李承乾这倒霉太子的将来走向。

这位太子爷的战船，可不是那么好坐的。

现在坐上去看似风光，若干年后，谁上谁倒霉，就连李世民继卫国公李靖，英国公李绩之后，最为倚重的玄武门功臣，名将侯君集，搭上这艘太子战船后，都落得个身死的下场。

既然知道李承乾将来的悲剧下场，郭业还会傻不隆冬屁颠屁颠屁颠往贼船上跑吗？

答案是肯定的，小哥脑子不秀逗，不能往火坑里跳。

不过看惯后世宫斗剧的他还是不由感叹道：“真没想到啊，太子殿下如今也才十三四岁的年纪，真的心智如此超然了呢？”

说得好听点，是心智成熟，说得难听点，尼玛就是跟他爹一个德行，打小就这么腹黑，满脑子的阴谋诡计。

苏定方隐晦地说了一句：“生在帝王家，呵呵，哪有一个是简单的人物啊？”

但是他没听懂郭业的弦外之音，以为郭业已然动心，想去攀太子殿下这根高枝。

他不敢背后非议皇家中人，而且还是一个太子之尊，但还是忍不住警醒郭业道：“呵呵，郭小子，你别犯浑。当今天子正是春秋鼎盛之机，太子想要登基大宝，还要循规蹈矩二三十年方有机会。你要记住，你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个君乃是当今陛下，别主次不分，给自己招来祸事。”

尽管苏定方用词谨慎，言辞隐晦，但郭业还是听出了意思。

废话，就是苏定方不提醒，他也不能去摊这趟浑水啊。

太子虽好，可惜不是哥们的那盘菜。

李二陛下至少还要在位近二十年，如果出现变数的话，也许还能在位三十年，甚至四十年，五十年。

李承乾？

可拉倒吧，那就是一个悲剧人物。

郭业打心里已经准备拒绝了礼部尚书李纲的邀请，老李头，你他奶奶的，这不是把哥们往粪坑里拉扯吗？

可是，他又想到了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

李承乾被夺了太子之位，要在贞观十七年左右，那么这位倒霉太子爷至少要在位十三年左右。

如果现在自己拒绝了对方的橄榄枝，遭到对方的忌恨，那这十三年可他妈咋过啊？

当即，他将心中的担忧说道：“苏大人，如果我冒然拒绝了李尚书的邀请，您说，上面那位会不会因此忌恨于我啊？”

说着，抬手指了指脑袋上方，暗喻太子李承乾。

苏定方双手抱在胸前，砸吧了一下嘴，思索一小会儿，叹道：“当今太子虽说心智成熟，但始终也才十三四岁，你若拒绝了他，他第一反应肯定会觉得颜面尽失。自觉堂堂一个太子殿下，竟然还得不到你小小六品骁骑尉的忠心，下面的嘛，呵呵……有些惨咯！”

“啊？”

郭业听懂了苏定方的意思了，李承乾不仅会忌恨自己，如果少年心性一发狠，说不定还会对自己猛烈的报复。

顿时，脸颊扭成了苦菜花，哇哇叫冤道：“这他妈真是无妄之灾啊！苏大人，你说这上哪儿说理去？我他妈招谁惹谁了？赶紧的，是兄弟的话，就帮忙出出主意支支招儿吧！”

苏定方见着郭业这无赖般的模样，不由好笑，今天第五次笑出声儿来，特别是看着郭业吃瘪的模样，更是心里舒坦儿。

不由吟笑道：“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你这边春风得意马蹄疾，那边却有暗潮涌上来。果然，这老话说得一点都不错啊！”

“别卖弄骚气儿了！”

郭业心情不悦地冲苏定方嘟囔埋怨了一句，近乎央求地声音说道：“苏大人，想想办法，拉兄弟一把吧！”

苏定方摇头叹道：“此事，去与不去，都有祸福。暂时而言，无解，无解呐！”

郭业恨道：“靠，这就是你的答案？”

突兀，

苏定方扭动了一下脖子，转头看了下外头天色，想起了什么，说道：“不好，再晚点，就要误了顺公公的接风宴了。”

言罢，自顾转身朝着堂外走去，走到半途，回望郭业一眼，说道：“今晚，苏某说得已经够多了。凡事，还要你自己拿主意。三天后，苏某会与顺公公一起赶赴长安，去与不去，我们都会在城门口等你一个时辰。”

去与不去？

郭业看着苏定方说完话，拍拍屁股走人那风骚的身影，那叫一个郁闷。

妈的，这事儿你苏定方就一点责任都没有？这个时候直接给老子甩下一句，无解，无解？

奶奶的，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苏定方言下之意，去与不去，他无法给自己建议，而且三天后就要交答案了。

到底去，

还是不去呢？

真是向前一步是刀山火海，退后一步却是万丈深渊啊。

纠结矛盾的情绪滋生蔓延开来，立马冲淡了郭业刚才那番授勋升迁所带来的喜悦。

他缓缓起身，满嘴碎碎念地走出了大堂，心有忧虑地朝着望山楼方向赴宴而去。

三天，

只有三天的时间权作考虑……

## 第286章破解旧信，找寻方法

望山楼夜宴贵客，酒行千杯，菜肴无数，落得个宾主尽欢。

无论是顺公公这位远道而来的宴会主角，还是关鸠鸠，朱胖子等诸位陪坐酒宴之人。

最后皆是醉眼迷离，步履蹒跚，晃晃悠悠相扶之下出了望山楼。

郭业亦不能独醒，心中藏着心事，更是与苏定方两人敞开了喝。

正所谓酒国无英雄，喝死一个算一个。

当郭业第二天醒来之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了新宅的卧房床榻之上。

不用问，肯定是昨夜陪坐左右，滴酒不沾的赵九丑将自己搀扶回府。

虽已醒酒，但多少还有些宿醉后的难受，艰难地起了床。

因为偌大一个宅子，竟然连个丫鬟都木有。无奈之下，郭业只得自己去院中水井处提来凉水，简单洗漱了一番。

井水清凉彻骨，泼洒在脸上顿时生出一股寒意，霎时，从脊椎尾骨处起了一分凉意，直冲天灵盖。

整个人，

立马为之清醒了过来。

拧干毛巾后，郭业独自出来院中，逛着空空荡荡的新宅各处，心思着，如今西川小都护府已成，诸事安定，也是到了将爹娘、小妹，还有秀秀接出来的时候了。

貌似，他依稀听负责东厂的暗夜汇报过，程二牛这小子一直和自家小妹鸿雁传情，这孙子倒也痴情。

可现在接来西川，入驻图瓦城合适吗？

霎时，

太子李承乾授意太子詹事李纲传话于他，想拉上太子府这艘烂船之事，就像一块大石一般突然压在了他的胸口，骤然有些压抑，闷不过气儿来。

此事不做一个合理的解决与了断，终会酿成祸害，不仅危及自身，波及郭家班一干弟兄，西川军三千儿郎，更会祸及到自己的父母妻妹。

又回到了一个昨夜那个纠结矛盾的问题上，去，还是不去？

踌躇中徘徊在宅子内外，踱步而行，信步而走，郭业寻到一处假山下，独自一人坐了下来。

这座假山非比寻常，是通往地宫宝藏的唯一通道。

此时的郭业，就坐在地宫宝藏之上，想着生死存亡之问题，颇有几分古怪地味道。

坐着，想着.....

假山四周栽满大树，清风拂过，一片凋零的枯叶风中摇摆拍打在郭业的脸颊上。

他，巍然不动，陷入遐思。

时间随风逝去，不知不觉间，日高而起，时辰都快近了晌午。

期间，郭业想了很多，想到了郭氏马场，想到了地宫宝藏，想到了郭家班成员，想到了暗夜的东厂，米吉的奇兵，二牛的八百白袍，西川军三千儿郎.....

突然，



灵光乍现！

郭业像发了疯似的在自己怀中翻来覆去，总算找到了自己想要找的东西。

一封发黄褶皱跟烂菜渣似的信函。

这是当日陇西县之时，食为仙老东家徐崇年赴长安前，让徐府管家转呈自己的一封留书。

当日，徐崇年变卖州府县城各地的食为仙酒楼，火急火燎去了长安，当真离去得有些莫名其妙。

而且此人太过神秘，一直对自己示好，在陇西县中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

郭业重新审视了这封信函，还是跟原先一样，啥也没有，仅仅留下一首七言绝句：

长桥新晴好天气，安石本怀经济意；

揭日旗常旷世荣，秘文镂石藏青壁。

他默念着这首诗，再次回味着诗中，徐崇年想要表达的意思。

怎么念都是狗屁不通的玩意啊！莫非徐崇年这老头耍着哥们玩？

就在翻转信笺之时，他好像发现了什么，等等，每一句诗的第一个字，连贯起来……

长……安……揭……秘！！

我靠，原来这首上下丝毫不衔接，狗屁不通的七言绝句，竟然是一首藏头诗。

长安揭秘，

徐崇年留书一首藏头诗，就是想告诉自己，想知道他为何对自己如此帮助，想知道他到底图谋什么，就来长安，他会告诉自己一切想要知道的东西。

不外如是！

奶奶的，好你个徐崇年，人老鬼精。

郭业从接触徐崇年开始，就知道这个老头一点都不简单，颇有些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的感觉。

要不，去长安找这个屡次援手自己的徐崇年，帮忙？

可对方是当朝太子，徐崇年真有招儿应付吗？

郭业有些不确定。

正如他的性格一般，有问题不去解决，始终存在问题；而知难而上去面对，始终有迎刃解决的时候。

郭业拍拍屁股下的大石头，暗想着地底下的地宫宝藏，要不先赴长安，一边找徐崇年应对解决，一边带些价值连城的宝贝赴长安，利用银弹攻势，多结交一些朝中大佬，双管齐下，总有解决的办法吧？

到时候苏定方肯定有办法能让自己拜访到他上面那位大佬吧？

即便最终没有办法，那么先虚与委蛇答应了李承乾又何妨？

李承乾这倒霉太子要倒台，也要等到贞观十七年，这十几年间，哥们总有摆脱掣肘的时候。

去长安，问题也许能够解决；

不去长安，肯定没有解决问题的一线之机。

很显然，郭业的心中有了答案。

“爽！”

心中有了答案，郭业一时神清气爽起来，拍拍屁股从大石块上起来，深深吐出压抑了一个晚上的郁闷之气。

此去长安，短则一个月，长则三五月，西川小都护府草创初期，根基不稳，他必须在后天走之前，将西川小都护府的大小事务，做一个全面的安排。

旋即，他走出了假山所在的这处院子，想着找个人去通知一下郭家班的一千人等，速速前来商议。

可是走啊走啊走，奶奶的，新宅由几个院落组成，占地太过宽广。

走了好几条长廊，绕了几处院落，愣是找不到一个可以通知报信之人。

甭说丫鬟仆役，就连护卫士卒都没有一个。

果然，男人就不适合持家，他一边寻觅闲人，一边心中惦记起贤内助吴秀秀起来了。

秀秀如果在这儿，就好了；

要是贞娘在这儿打理，也成啊，至少能够打理的井井有条不是？

“你是在找人吗？”

突然，从某个角落传出一声鬼魅的声音，心无旁骛有些焦躁的郭业乍听，脚步趑趄一撞，差点没吓尿摔倒在地。

空空荡荡，没有人烟的新宅，冒然蹦出这么一记鬼魅空洞的声音，仿佛荒岛鬼屋闹了鬼。

不过，很快，他镇静了下来，因为这道声音他熟悉，这是东厂暗夜独有的声调。

“奶奶的，暗夜，你坑爹啊？”

郭业连暗夜人在何处都没找到，就对着空气开口破骂了起来，唧唧歪歪喊道：“一惊一乍，神出鬼没，活人都要被你吓得短寿十年，靠，你出来啊，我这儿正有事让你东厂的人去操办一下。”

“嘿，我已经在你后面了！”

“呃……你丫就是个幽灵，还是原来的甘竹寿可爱，至少老子找他，不用提心吊胆的！”

言罢，快速转过身来，与郭业对面而站。

说实话，自从上次自揭身份来历之后，这家伙就一直藏于暗处，没有露过面，郭业连与他对话，都仿佛跟空气在讲话一般。

旋即，

转身，

面对与面。

郭业习惯性想着见着这厮之后，开涮两句。

谁知，

见到身后的暗夜曝于阳光之下后，他立马讲不出话来了，目瞪口呆，与刚才一惊一乍不一样，这回看着暗夜，真心跟见了鬼一般无二。

抬手遥指对方，哆嗦着嘴唇，断断续续地呐呐惊惶道：“你，你，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 第287章论功行赏

这回，郭业真的吓尿了！

不，应该是被震尿了。

“你，你，你怎么会变成这幅样子？”

郭业惊骇失措地言语下，与之对面而站的暗夜倒是镇定，还是保持低沉的声调，说道：“我曾跟你说过，我有信心不会让程二牛，朱胖子他们认出于我。自然就需要下上一番苦功夫。怎么，你全然忘记了？”

郭业快被气疯了，你丫变态吧？为了让他们认不出你来，你竟然自虐到这种地步？

不怪郭业惊骇，而是暗夜此时的样子，太过可怕！

只见——

原来瘦如竹竿的身材，浑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副与朱胖子相差无二的胖乎乎。

只不过加上原先的身高，再加上这满身的赘肉，却是比以前看着要协调，多了几分魁梧之色。

这不是多穿几件衣服就能把身子撑开，郭业敢肯定，这厮肯定是有着快速增肥的法子。

而且看着那满身赘肉，绝对是吃出来的增肥方法。

由瘦变胖，在郭业眼中只是突兀，到不觉得恐怖。

最令他骇然的是，这厮的面庞，一张原本好好的脸皮，竟然变幻得如此恐怖。

确切的说，不能称之为一张脸皮，应该说是半张脸皮。

而那另外半张脸颊，则全然被半幅青铜面具硬生生给遮掩了进去。

从眉心处开始，半张脸遮挡在了半张青铜面具之下。

面具青铜而制，泛起一层诡异的青黑之色，那半张面具下的脸，只露出深邃闪动的眼珠子。

郭业抽着冷风入牙缝，壮着胆子走近看来，麻痹，真狠啊！

暗夜脸上半张面具，这辈子看来是甭想脱下来来。

这半张青铜面具竟然不是套戴上去的，看着面具与脸皮接壤处，竟是一道狰狞突起的疤痕，像是高温烫伤下的疤痕。

莫非这厮是将青铜面具置于炉中烧红烧烫，然后镶于脸上？

郭业的脑中不由浮现出烧得红彤彤的烙铁，浇筑在鲜嫩的皮肤上，发出一阵白眼和滋滋作响之声。

莫名其妙地，郭业的鼻中好似闻到了一股皮焦肉烂的味道。

多少有些反胃，多少有些胆颤，多少有些恐惧。

但是

更多更多的是心疼，一阵发自内心的心疼和怜悯。

他对自己如此的残忍自虐，这是要让甘竹寿彻底死去，要让暗夜重获新生啊。

郭业紧蹙眉宇，喟然叹道：“兄弟，你这又是何必呢？”

暗夜本就不苟言笑，如今镶上半张青铜面具后，郭业更加看不见他的神情。

不过他还是发现了对方听到自己这句话后，双肩猛然抖动了一下。

不过这个细微动作，稍纵即逝。

而后还是一如既往地低沉着嗓子，说道：“我说过，甘竹寿已死，今后只有暗夜。我也曾跟你许诺过，以后谁也不会认出我是谁，无论是二牛，朱胖子，还是远在长安城，昔日的天策府黑甲军，你觉得现在的我，谁还能认得出来？”

郭业知道多说无益，只得收住了到嘴边的话。

他现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已经被暗夜这番突然举动给击中，能为自己付出这么多之人，已经不仅仅曾经的彼此交易，还有一种东西在牵绕着彼此。

半张面具，满脸狰狞，是允诺，是代价，更是暗夜对郭业的——情与义。

郭业心中酸楚，回想着暗夜的前半生，基本是为了齐王元吉和暗夜阁而活，为此付出了妻儿性命。

现在，他的命运再次转手，交于自己的手中。

他已经无亲无故，孑然一身，了无牵挂。

郭业盯着面具旁边的半张脸，沉声问道：“暗夜大兄，你如此情义对我，我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暗夜倒是洒脱，语调依旧低沉地说道：“你答应过我，替我旧主讨回一个说法。单此一点，足矣，我不再有何奢望。从今往后，东厂上下便是为你驱虎吞狼的野狗，而我这条命，今后也归你！”

言罢，轻身魅影离去，头虽没回，却不忘甩来一句：“你刚才是要差人去召集康宝等人吧？我这便安排东厂厂卫前去通知。”

郭业见着这厮三下五除二，很快便消逝在了自己的视线之内。

发呆之中，半张青铜面具，半张不苟言笑的脸蛋，始终盘旋在他的心中。

半晌，他才悠悠叹道：“青铜面具似冰冷，半张面皮不苟笑。呵呵，暗夜这个人倒是天生的铁面心冷啊！”

“希望，有朝一日，凡与我郭业暗中作祟之人，每每提及东厂铁面——暗夜，能够让他们食难下，寝不安，闻之色变吧？”

也许，会有机会的！

东厂铁面——暗夜！

.....

.....

约莫过了个把时辰，收到召集通知的康宝，程二牛，关鸪鸪，阮老三，朱胖子纷纷来到郭业新宅，聚首客堂。

就连远在五十里外阿里土城，主持兴建规划两国大集市的庞飞虎都不远奔程，将城中诸事托付于副手童虎之后，策马返回图瓦城。

庞飞虎是姗姗来迟的最后一位。

召集了众人聚首新宅客堂，大家彼此寒暄了一小段，郭业才示意他们噤声，讲起话来。

看着众人脸上闪烁着异样的光彩，有雀跃，有兴奋，眉宇间都透着喜庆，显然，大家已经知道了朝廷置建西川小都护府之事。

郭业想到，看来自己授勋六品骁骑尉，受封西川小都护一事，也不是什么秘密了。

随即，他先将昨夜顺公公前来宣旨，宣了李二陛下两道圣旨之事讲了出来。

不过，礼部尚书老李头传话那段，还有李承乾拉拢上贼船那一段，他果断地给掐掉了。

不是信不过众人，而是这个时候提这个事儿，有些不靠谱。

他又不能跟众人详说太子李承乾的前世今生，也不能说太子殿下不是棵好大树，谁抱谁必死。

因为这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理还乱。

回头只能编个理由，就说三天后自己要去长安拜访某位达官贵人得嘞。

李承乾之事儿，还是他自己一个人头疼算了，一人烦闷总比众人添乱要来的强。

现在他迫切需要讲得，也是众人迫切希望郭业讲得，只有一件事儿。

那便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事儿。

何谓？

西川小都护府既然有了建制，西川军已然有了朝廷赐予的边军番号。

而郭业郭小哥，如今俨然成了西川小都护，堂堂正六品的武勋骁骑尉。

那么小哥吃肉，弟兄们总得喝口汤吧？

郭业如是想，郭家班众兄弟也是如是想。

既如此，郭业怎么还能矫情下去？

“砰！”

郭业一记重拳，狠狠砸在身边的昨日焚香祷告接圣旨的案桌之上，一脚踩在案桌下的一把圆凳上，活脱一个山大王的架势。

众人看着他的眼神，透着汨汨殷切劲儿，都快挤出水儿来了。

“哈哈……”

他不再卖关子，仰天长啸两声后，撸起袖子对着众人拍胸喊道：

“诸位弟兄，咱们相识于微末，一晃眼他妈的已然一年多了。咱们这一年里死死熬着，苦苦挣扎着，为的就是今天的这番造化！”

“小哥废话不多说，今天——”

“正是论功行赏的大日子……”

……

……

“喔呼～！”

“奶奶的，可算是盼来了。”

“哈哈，小哥，你可是答应过老朱哩，你说过要给老朱一个官身，再次咱也要闹个八品大官儿当当哈。”

“陪，有辱斯文，有辱斯文。那啥，兵司大，哦不，小都护大人，学生关鸠鸣曾经有过秀才功名，你看西川小都护府中是否需要文职吏员啊？那啥，我不贪心，八品就成，八品实在没有，咱就要九品，九品足矣。”

“小都护大人，俺阮老三不识字，也能有个官身不？”

……

……

整个客厅，闹哄成一片，众人七嘴八舌，将一个本有些消停的客厅，糟蹋成了一个菜市场一般。

不过，

郭业笑望着诸人此时的神情激动，对于这一幕……

他乐见其成！

## 第288章郭家班文武分两道

郭业在苏定方呈送入长安的请功折子中，事无巨细地将庞飞虎，康宝等人列了进去，人人有份，永不落空。

自然而然，顺公公此次带来的朝廷封赏，不仅仅是郭业一人之封赏，还有三千儿郎的奖励。除了绸缎布帛和恩赏银两之外，自然还有对郭家班嫡系的升迁提拔。

西川小都护府及西川军中都是初建草创，里头空置的编制便是对众人最好的升迁安排。

郭家新宅客堂中，嬉笑乱哄成一堂。

趁着大家伙在兴头上，郭业对诸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升迁提拔与安排。

朱胖子，迁西川小都护府，正八品司马一职，掌小都护府及西川军粮食饷银，军马兵械事。

关鸠鸠，迁西川小都护府，正八品录事参军一职，掌西川小都护府内文簿事及负有监察风纪之责。

这录事参军颇有点工作秘书兼纪委的味道，正好让关鸠鸠这个老秀才学以致用。平日里写写画画加上弹劾监督他人，正是关鸠鸠的专长。

康宝，迁西川军正七品致果校尉，掌一千二百长枪兵。

程二牛，迁西川军正八品宣节校尉，掌八百白袍骑兵。

阮老三，迁西川军正八品宣节校尉，掌一千刀盾兵。

庞飞虎如今不在西川军中掌兵，郭业将他归入了西川小都护府内的文散官序列。

特意给庞飞虎安置了一个正七品的小都护府长史之职。

长史，亦称别驾，凡掌印主官不在的情况下，皆由长史代为处理。

喝水不忘挖井人，郭业直接将自己这位曾经的老上司提拔到小都护府内副手的位置。

而庞飞虎也正可以名正言顺地以七品长史，节制兼管着阿里土城及两国大集市诸事。

如今的庞飞虎在郭家班之地位，总算被郭业确定无疑。这在众人中，可是蝎子拉屎——毒（独）一份。

至于童虎这小子，居然以郭家班后起之秀的气运，在功劳簿中分上一杯羹，也领了一个正九品的陪戎校尉。

郭业有意让他在阿里土城作为庞飞虎副手的同时，组建一千团练兵驻军于城中。

不仅驻守阿里土城，也维持着两国大集市的秩序。

至于赵九丑，暗夜两人，还有野狼峰一战被郭业列为培养对象的米吉，郭业并未将三人提上功劳簿。

相反，有意将三人升迁提拔之事暂时搁置下来。

赵九丑，是因为无心官场淡泊名利；暗夜，是因为东厂还未兴建完毕，有意隐身暗处不愿曝光；至于米吉，这支奇兵还只是一个雏型，现在早早让他们问世，还为之过早。

因此，郭业对三人的安排暂时没有提上议程，反正以后自己掌管了西川小都护府及西川军文武两道，提个八品九品的官身，也并非难事。

也许，暂时搁置，对他们三人来说，并非是一件坏事。

.....

.....

宣布完众人的任命之后，整个客堂内闹腾得更加厉害，早已没了刚才翘首以待地那种噤声。

纷纷七嘴八舌，彼此交头接耳，满脸欣喜之色地道贺。

一时间，满堂和煦之色。

就连朱胖子和关鸿鹄这两个死对头，都因为各自的升迁任命而暂时放弃了争锋相对的念头。

只见关鸿鹄得瑟十足地摇着鸡毛扇，学着以前在县里见到的官老爷那般架势，威仪十足地冲关鸿鹄贺道：“恭喜朱司马，贺喜朱司马啊，掌管小都护府与西川军之粮草饷银，军马兵械事，正是你的专长嘛！”

朱胖子心情本就激动，再听着关鸿鹄这番喜庆话，自然更是喜上眉梢，脸上两堆赘肉笑得直打颤，浑似天蓬元帅下凡来。

傻乐一阵儿后，突然看见关鸿鹄这孙子眼神闪烁着得意之色，貌似没憋什么好屁。

而后再仔细回味了这狗日的刚才那番话，立马寻出味道来了，他奶奶的，这酸秀才话里有话，是在取笑咱老朱天生就是个管家婆，不，管家公的料？

越想越对路，狗日的，欺人太甚！

旋即，朱胖子笑意立马冷却，阴阳怪气地反击道：“关书办，哦不，关秀才的录事参军也很对口嘛。你看看写写画画本是你的专长，还肩负监察风纪之责，以后咱们这些人可真要防着点关参军您了。”

说完，不忘对着在场其他相谈正欢诸人，故意提高嗓门说道：“你看看，咱们在场的几位弟兄都是粗人，不比关鸿鹄满腹经纶啊。万一哪天一不留神被您抓个小辫子，那可可真瞎了。到时候，你可要高抬贵手哟！”

喇喇喇~~~

朱胖子一席话，立马引来在场众人的注意，替关鸿鹄开了一个地图炮，拉起了怨念通达的仇恨。

他这番话除了讥讽关鸿鹄是个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酸丁之外，更是奚落关鸿鹄小心眼，喜欢抓人小辫子，煽风点火。

也是，谁让这孙子摊上了监察风纪之责呢？就拿后世，纪委，中纪委的那些办事人员，官场中人除了忌惮之外，就是讨厌憎恶。

关鸿鹄的这个录事参军，兼得就是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活。

众人目光齐齐聚在关鸿鹄身上，对关某人来说可不是什么众星捧月的好事，他分明从这些眼神中嗅出了浓浓的忌惮和戒备之意。

这下，关鸿鹄急眼了，日你奶奶的朱胖子，你敢毁老子？

可他又被朱胖子戳中了要害，毁得体的无完肤，一下子不知如何翻盘自救。

无奈，他只得将求救的目光望向郭业，欲要开口，又不知如何启齿。

郭业此时正想着其他事儿，感叹着如今郭家班的大好形势，自此郭家班文武分两道，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当他发现喧闹的客堂突然清冷下来，再听见关鸿鹄和朱胖子两人的狗咬



狗。

立马知道，自己要出来救救场了。

他喜欢自己下面的人彼此不对付，这样便于掌控；但是不喜欢他们因为彼此不对付，彼此互咬，而将整个郭家班糟蹋得崩盘，误了正事。

随即，他轻咳两声，开口喝道：“肃静，一天一小吵，三天一大吵，你们当本官的府邸是集市啊？”

果然，一嗓子下去，纷纷噤声偃旗息鼓下来，端的是余威尚存。

继而，他又各自看了一眼关、朱二人，呵斥道：“一个是都护府八品司马，一个是都护府八品录事参军，怎得跟街头悍妇一般荏架呢？你们要时刻记住，你们是有官身，有地位之人了，与以前不一样了。你们在外面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小都护府与本官的脸面，清楚了吗？”

又是三两嗓子下去，这次是指名道姓，直指两位当事人。

朱胖子闻之，抹了一把额头虚汗，点头喃喃道：“懂，懂了！”

关鸠则是心中暗暗懊恼，咋又上了这死胖子的鬼当，自己又在小都护大人面前失了颜面出了丑。

随即作揖弯腰拜道：“大人教训的是，学生受教了。大人今天这番话，学生当三日自省吾身。”

郭业听着这厮忏悔之计，还不忘无孔不入的拍上一马屁，果真是本性难移啊。

心中也懒得再与二人计较，反正能将暂时的争端平息下来就够，其他的，你们越闹得凶，小哥就越开心，只要尺度在控制之内，随你们怎么折腾。

继而，他唔了声，坐回了大椅之上，双手扶在大椅两边把守，冲诸人说道：“升官发财，这都是大喜之事，值得庆祝。这样，今晚我在望山楼设宴，为诸位弟兄庆贺。”

诸人纷纷致谢，昨日刚喝的还没缓过劲儿来的康宝听罢，已然又跟庞飞虎，程二牛几人下起了拼酒的战帖。

小风波过后，气氛又恢复到了刚才那般状况，郭业冲着康宝等人摆摆手，说道：“西川军诸位可以先行退场，各自寻乐去吧！”

“至于小都护府内的三位司马，长史与录事参军，暂且留下，本官还有其他事情与你们商议！”

“得令！”

“喏！！！”

.....

郭业一声令下，解散了会场，程二牛率先第一个撒丫子冲出了客堂，一边狂奔一边呜呜喳喳地叫唤道：

“哈哈，俺堂堂正正靠着自己的战功，升了八品宣节校尉，俺要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小蛮.....”

## 第289章离去前的嘱托

时间紧迫，郭业无暇去扑灭程二牛和妹子小蛮的早恋小火苗，暂时姑且听之任之。

客堂中只剩庞飞虎，朱胖子三人，正用一种促狭的眼光看着郭业，显然他们也在寻思程二牛这头蛮牛是如何将郭小蛮糊弄到手的。

特别是关鸿鹄这浑身長满心眼的家伙，心里又在琢磨着郭业为何没有阻止程二牛勾搭郭小姐之事。

莫非郭大人听之任之，愿意成全这段良缘？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程二牛成了郭小都护的妹婿，今后岂不是比庞飞虎的地位还要来得稳固和亲密？

想到这儿，关鸿鹄已经打定了主意，以后还要多多和程二牛这汉子多多走动走动。

而且老是和朱胖子对着干，总是占不到便宜，也是要拉个联盟引为援助的时候了。

郭业自然不知道因为程二牛随意一句兴头之上的话，竟然引得关鸿鹄浮想联翩。

他示意三人各自找了座位，然后说道：“三位，后天我将会随顺公公，苏郎将一道，前往长安。所以，我不在这段时日，西川小都护府一干事宜，就要全权委托三位来打理了。”

长安？

三人明显脸色一变，都变得有些耐人寻味。

这圣旨下来，该赏的也赏了，该封的也封了，都护大人还要上长安干嘛？

三人面面相觑心里琢磨，却不出声，郭业清楚他们想得什么。

当即他将太子李承乾，礼部尚书老李头这段插曲主动给掐掉，将腹中早已编好的一套说词徐徐讲了出来。

说词很简单，就说如今西川小都护府及西川军草创初建，可郭业及郭家班众人都是无根飘萍，上面无人罩着，如履薄冰，步步艰难啊。

现在需要去长安拜访拜访几位有影响力的京官，引为靠山和助力，好为众人将来的前程做个铺垫和打算。

这套说词一讲出来，自然受到了关鸿鹄和朱胖子的追捧，大声疾呼郭小哥英明，都护大人登高望远，未雨绸缪，想得及时周全云云。

唯独庞飞虎微微沉吟了一声，问道：“莫非朝中已经有人觊觎咱们西川小都护府这块地盘了？”

郭业微微惊讶，脸上浮现些许意外之色，好在一闪即逝，打了个哈哈笑着掩饰道：“老庞果然是我理想中的长史人选，考虑就是周全。不过，这次倒是与你想得有些出入，咱们西川小都护府虽然兵稠地稀，不比其他大地方，不过也算是执掌一方了。现在多去结识几个大佬，对我们将来的发展是有所裨益的。”

庞飞虎哦了一声，略有所思地点点头，挤出一丝笑容道：“那是下官想多了。都护大人顾虑得极是。”

郭业一听庞飞虎自称下官，口称都护大人，立马进入了角色互换，眼神

中不由又多了几分赞许。

公是公，私是私，这才他需要的副手，他倚重的都护府长史。

继而对着三人道：“走之前，我先交代一些事儿，不然便是去了长安，我心里也不安。”

三人不再言语，纷纷起来站好，微微躬身，做了一个竖耳聆听状。

郭业见状，直言不讳地说道：“我走之后，庞长史就坐镇图瓦城中，全权负责西川小都护府诸事，还有，西川军也归你节制。”

以前在陇西之时，庞飞虎就替郭业节制过江心岛团练军，而且干得也是有声有色，所以对他说来并不陌生。

继而抱拳信心十足地应道：“都护大人尽管放心，庞飞虎人在西川，乱不起来。”

郭业微微颌首，待庞飞虎坐下之后，又对关鸿鹄道：“都护府中的文簿书信之事由你负责，有何情况，立马飞马报信入长安，长安有酒楼名为食为天，那儿暂且作为通信之地，记住，凡有事，好让我第一时间知道。”

关鸿鹄连连点头称是。

郭业遣散了庞飞虎和关鸿鹄后，独独留下朱胖子，开口第一句话便问道：“野狼峪王伯当那边，第一笔粮食与饷银是否送达？”

显然，这事儿是朱胖子一人经手，郭业不愿别人知道得太多。

朱胖子自然知道郭业遣散关鸿鹄二人的用意，心中油然而生一股自豪感来，挺胸傲娇说道：“一切办妥，老朱办事，您放心，不会出现任何纰漏。”

郭业轻笑一声，继续交代道：“如果西川这边出现变故，兵力不够，野狼峪王伯当所部，你可以求援。不过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求援。这是我给你的一道底牌。”

郭业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朱胖子再也不能淡定了，郭业竟然给他如此之大的权利，野狼峪里头可是有足足三千人的马贼。

这种待遇，可是连庞飞虎都不曾享受。

朱胖子抖动着肩膀，语音有些哽咽，说道：“大，大人，老朱何德何能，怎能，怎能……”

奶奶的，朱胖子什么都好，就是太感性了。郭业颇为头疼地说道：“别妄自卑薄，如若信不过你老朱，钱粮之事我又怎会交于你手中？偌大一个地宫宝藏，我怎么可能放心让你打理？”

朱胖子听闻止住了激动，讪讪笑着连连点头说道：“是是是，大人莫怪，老朱就是这个德行。哦，对了……”

停顿了一下，朱胖子从袖兜里掏出一本账簿，双手奉上递到郭业跟前，道：“这是前段时日，钱粮支取的用度，还有上次阵亡数百陇西士卒，所发放的抚恤银数额。大人您过目一下。”

郭业看了一眼朱胖子手中那本厚厚的账簿，伸出了右手，不过没有接过来，而是挡了回去。

然后摇头说道：“正如你所说，你朱胖子办事，我不放心的话，我还能信任谁？”

奶奶的，这话就跟催泪剂似的，朱胖子圆嘟嘟的脸蛋硬是挤成了苦瓜脸，哆嗦着嘴唇，仿佛又要感性一把。

大老爷们动不动就一把鼻涕一把泪，郭业看着真格儿揪心。

他见机得快，立马岔开了话题，问道：“抚恤银之事都安排妥当了吧？记住，必须发放到每个阵亡弟兄的父母与妻儿手中。”

朱胖子应道：“小哥放心，早前就安排押送回陇西了，押送银子的都是咱们陇西出来的汉子，也有老朱的心腹，办事绝对信得过。约莫再过半拉月，就能回来了。对了，我擅作主张，差人给府上的老爷子老太太，还有小蛮小姐，秀秀夫人送了些珠宝玉石，最近您忙前忙后，来不及通知你。”

郭业会心一笑，拍了拍朱胖子的肩膀赞道：“你有心了。没事了，出去吧！”

听完朱胖子最后那句话，他立马有些郁闷起来了，有些质疑自己的孝道。

这么久以来竟然没有跟父母和妻子通过信，报过平安，若非朱胖子提前给自己送了东西回陇西，自己都不知道要耽误到几时。

他心中那个将父母妻妹接到西川享福的念头，越发的强烈起来。

罢了罢了，等从长安回来之后，一定要将此事付诸于行动，一定要将爹娘小妹，还有秀秀从陇西接到西川图瓦城来。

不止是自己的家人，还有将郭家班众人的家眷统统接到西川来，也让众人享受天伦之乐，子女膝下承欢的温馨。

一定，

一定要！

离去之前的诸事已经吩咐完毕，朱胖子趁着郭业沉静遐思之时，悄然出了客堂，不作打扰。

过了好大一会儿，郭业猛然想起还有一件事儿没有交代，这件事儿才是重中之重的大事。

旋即，坐在一个空空荡荡的客堂之中，他仿佛跟空气说话似的，貌似自言自语一般问道：

“暗夜，你在否？”

叫了一嗓子，没有回音儿。

静如死水，没有一道声音打破这份肃静。

郭业再叫：“奶奶的，神出鬼没，需要你的时候愣是找不到你人！”

……

……

几息之后，没有得到回复，郭业只得起身准备出门寻人。

谁知，突然从脑袋上空传来一道幽冷的声音：

“在，一直都在，刚才潜于房梁之上，打了个盹儿！”

冷不丁来这么一下，饶是郭业没有心脏病也得吓出个好歹来。

怒极，破骂：“我草，你这混蛋，不吓唬人能死啊？房梁之上你都能打盹，你他娘属耗子的啊？”

## 第290章出发

平躺在房梁之上，充当了一回梁上君子的暗夜轻飘飘说了一句话之后。

突然，暗夜稍稍身子侧翻，呼的一声。

疾如旋风，动如脱兔，闪如鬼魅，快而稳地落在了地上。

动作连贯如行云流水，干脆利落，又不失轻柔，看得郭业双眼直愣愣地发呆不吭声。

呆滞原地的同时，心中不由感叹，奶奶的，对于暗夜这孙子，我到底还有多少不了解的？

镶着半张青铜面具，诡异地站在郭业跟前，低问道：“找我何事？”

“呃……”

郭业喉咙中艰难地发出一串感慨，而后言归正传道：“东厂现在兴办得如何？如今招募了多少厂卫？厂卫名单可带在身上？”

连着三问，听似紧迫。

暗夜先是从怀中掏出一份羊皮卷纸，呈送郭业手中，而后回道：“东厂之地已经选好，近期便可动土开工兴建。如今已招募了两百来名良家子弟，我正准备将你之前交给我的教案逐一分类地授予他们。至于这些人的名字与来历，包括其家庭情况，都在这羊皮卷纸中，你可拿去看看。”

回答细致无漏，郭业听着暗自点头，随后——

唰~~

将手中羊皮卷纸缓缓摊开，粗粗看了几眼这份名单，竟然找不出一个他有印象的名字。

显然，暗夜挑选的这两百名厂卫都不是来自西川军，而是从图瓦城与阿里土城的百姓之中挑选。

至于暗夜嘴中所说的那些教案，无非就是自己凭着记忆与印象，剽窃了后世他所知道的关于间谍、特工、密探的培训课程。

诸如《中情局档案》、《FBI解密》、《情报密码起源》、《审讯与盘问技巧》、《心理战术指南》《读心奥妙》《潜伏与暗杀》等等一些杂书。

当然，这些教程里面有搀和了暗夜作为金牌杀手时的一些技巧，比如乔装打扮，尾随跟踪等杀手所具备的手段，还有简单的一些刺杀手段。

郭业对东厂对暗夜所提的要求很简单，总结出来就是一句话：作为一名优秀的东厂厂卫，除了要扮演狼狗的角色，还要扮演豺狼，甚至羊羔子的角色。

因此，郭业也心里一发狠，曾对暗夜提议，如果厂卫身上不揣着点真本事，那么就直接人道毁灭，别出来丢人现眼，误了大事。

郭业如此要求，如此提议，暗夜仍是无条件地服从与照做。

沙沙沙~~

郭业再次将羊皮卷成轴状，归还给暗夜，轻声嘱托道：“好生放好，藏好，名单上的部分人将来可能是间谍密探，莫要泄了身份。”

这个自然，暗夜整日将这羊皮卷纸贴身放于身上，如果这份名单中的那些密探间谍身份被流传出去，公诸于世，那么理由只有一个——

除非是暗夜本人，死于刀兵下，名单遭人掳走。

暗夜将羊皮卷纸贴身放好之后，问道：“无需挂心，我办事自有分寸。还

有其他事吗？”

“有！”

郭业点头，然后问道：“桑巴那边，你可曾安排人潜入？或者桑巴的身边，有没有咱们自己人？”

暗夜摇头，道：“暂时没有，现在的厂卫都被我幽禁在一处地方，以学习教程为主。所以一直没有腾出时间来办此事。”

又追问了一句：“很急吗？”

郭业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脸色极为凝重地说道：“急，很急。后天，我便要……”

随之，郭业将自己要离开西川，前往长安一事娓娓说了出来。

他猜着暗夜刚才在房梁上假寐，应该多少听到了一些，于是长话短说，很快便将事情交代完。

随即又是叮嘱道：“桑巴这人看似粗鄙，实则满腹鬼蜮伎俩，不可不防。潜伏间谍一事，要尽早安排。你从厂卫中挑选出几个会说吐蕃话的，乔装成其他吐蕃头人领地私逃而出的奴隶，然后……”

“懂了！”

郭业刚讲完乔装潜伏靠近桑巴的办法后，暗夜心中立马有了整个轮廓的主意，应了一声之后，快速离开了客堂。

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将郭业独个儿晾在了客堂之中。

郭业看着这厮的作派，当真是干脆至极，丝毫不拖泥带水。

心中欣慰自己找对了人的同时，也在暗暗臭骂，奶奶的，老子好歹也是你的上司，你打个招呼尊重一下我，会死啊？

不过暗夜早已远遁，他也没地儿说理去，只得自嘲般苦笑了两声。

……

……

团团转转，忙碌了三天，郭业该交代的已经交代，该未雨绸缪的业已未雨绸缪，就连防微杜渐之事也做得滴水不漏。

既然诸事已经交代得八九不离十，郭业也能踏踏实实地与苏定方，顺公公一道儿，赶赴长安而去。

三天后，也是苏定方与郭业约好启程赴长安的日子。

这一日的晌午，天高云淡，风和日丽，天公作美，算是给了远游者一个天大的面子。

苏定方策马独站吊桥桥头，顺公公还有他从长安带来的宣旨慰劳仪仗队共计六十六人，业已在吊桥的另一侧，准备出发。

唯独不见郭业的踪影。

顺公公遮着眼睛抬头望了望天上的日头，脸色有些焦躁地冲苏定方念叨着：“苏郎将，时辰也不早了，这郭小都护怎得还不出发哩？”

苏定方淡定地回了一声：“再等等，再等等……”

顺公公显然见着时辰不早，怕误了回长安的日子，有些焦急，不由质疑惊呼道：“郭小都护不，不会不来了吧？天呐，这可是礼部尚书李纲李大人的邀请呐。”

言下之意的潜台词便是：郭业不会这么不识抬举吧？

苏定方闻言一笑，道：“不会的，我相信他肯定会来的。”

心中更是想道，郭小子精得跟个猴儿似的，怎会拎不清哪头轻哪头重？他是个聪明人，这趟长安之行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啊。

希望郭小子能悟透，解铃还需系铃人，同样，这个尴尬的局面也必须在长安方能得到解决才是。

顺公公听着苏定方说得如此笃定，不再啰嗦催促，他也不想因为自己的碎碎念去和苏定方抬杠，瞎子都看得出来，如今的苏定方是简在帝心，圣眷正隆的时候。

像顺公公这样的阉宦是能得罪的一个也不手软，能不得罪的一个也不敢僭越。

这是他们阉宦内侍的生存法则。

……

突然，顺公公遥指着城门内大街的方向，捏着兰花指尖声细语地欢呼叫道：

“呀，呀呀，真让苏郎将说中了，看，快看看，来了……”

顺公公的手指的方向，正有两匹一白一黑的高头大马朝着吊桥这边狂奔而来，发出嗒嗒的马蹄之声，越响越近。

前头乃是白马，白马之上人身穿明光甲，阳光下闪闪熠熠，外披白袍，手持一杆枪头金黄似虎头的长枪，正不断呼喝着驾驾驾的催蹄声儿。

来人不是郭业，还有何人？

至于后面如影随形骑着黑马之人，身背金丝大环刀，不断挥舞手中马鞭紧跟其后，正是郭业的长随，赵九丑。

苏定方望着郭业越来越远的身影，颇为欣慰地赞道：“算你小子还是个聪明人，虽不学无术，却不糊涂！”

## 第291章来首诗，应应景儿

晌午时分，苏定方、郭业等一行人浩浩荡荡从图瓦城出发。

一路北上，行进了三个时辰左右，天色明显暗沉，北边已然星辰挂起，有了几许天黑的味道。

接踵而来，是弯月当空，夜幕下沉，不时寒风骤起，夹杂着边境黄沙，无情吹打着行进中的队伍。

足足北上行进三个时辰，却只走了不到五十里路，可真是把郭业和苏定方等人气得够呛。

可他们再气还是忍住了心中的怒意，因为这拖沓行进速度的，就是那位从长安远道而来的顺公公。

这顺公公在图瓦城还好端端的，不时还多加催促着郭业赶紧动身。可离开图瓦城后，踏实北上返回的路程之后，便开始矫情起来。

这边推说身子骨不舒服，有些水土不服，这边又找借口说长时间坐于马上，屁股坐得磨出了水泡，需要赶赶停停。

奶奶的，可气坏了苏定方和郭业两人，两人暗中有不止一次咒骂过顺公公，这个没卵蛋的死太监。

不过怒归怒，咒骂归咒骂，他们还是忍气吞声，任由顺公公矫情下去，谁让人家整日在皇帝跟前行走呢？

现在得罪了他，将来穿个小鞋不是没有可能。

无奈，只得继续慢慢腾腾龟速般向北行驶。

策马与苏定方走在前头的郭业静静地寻思着，奶奶的，这顺公公这一路上对哥们爱理不理，时不时拿着架子，这满脸忠厚的死太监对苏定方就挺热情友善的呀。

明显顺公公就是冲这自己来的。

可是他为何单单冲着自己呢？按理说，自己对他也够尊重的了，而且在图瓦城中自己对他也礼遇有加，半分面子都没给对方落下。

为何出了图瓦城，这死太监就开始犯病了，处处看自己不顺眼了？

想来想去，郭业始终琢磨不出一个道理来。

好在身边的苏定方也在寻思这事儿，突然勒住缰绳，停住马步，轻声附在郭业耳边问道：“郭小子，此次返回长安，你对顺公公可有表示？”

表示？

郭业听出来了，这是在问自己是否孝敬过董顺一份厚礼。

这事儿，他可真不知道，反正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铜板都没贿赂过顺公公。

但是在图瓦城中，朱胖子应该替自己办好这事儿了吧？

随即，他招来紧跟他身后的赵九丑，询问朱胖子是否替自己孝敬顺公公没有。

赵九丑细想了一番后，摇头答道：“关鸠倒是有这个意思，但是朱胖子说顺公公以后又不常驻图瓦城，招待他好吃好喝好住好玩就成，没必要多浪费银子在一个阉……”

“嘘！”

郭业立马止住了赵九丑的答话，然后冲身边装作没听见的苏定方尴尬一



笑。

而后立马反应过来顺公公为何一出城就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了。

奶奶的，敢情这孙子觉得自己白跑了一趟，毛也没捞到啊。

而且自己出城的时候，为了去长安能够拜见一些朝中大佬，特意准备了满满一大红木箱子的古董字画，玉佩翡翠等稀罕宝贝。

这大红木箱子随行而北上，如此昭昭晃眼，肯定被顺公公察觉到了。

这不，肯定是心里不平衡，跟自己闹别扭呢。

奶奶的朱胖子，平时精的跟猴似的，咋关键时候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历朝历代总结出血的教训说明，外戚揽权，阉宦揽财。

这死太监不能生育不能人道，自然对这些黄白之物格外的喜爱了。

喂饱顺公公的这点银子也能省得了？

郭业心中暗暗记着，回头一定要跟朱胖子好好算账，敲打敲打这看似精明，关键时候老掉链子的家伙。

收起对朱胖子的不满，郭业耳语赵九丑几句之后，只见赵九丑策马回身来到骡子驮着的红木箱子处。

打开箱子捣腾了几下，赵九丑手里提了一尊翡翠玉佛朝着后头远处顺公公的方向奔去。

约莫过了一会儿，赵九丑就冲后方传来一句吆喝：“小都护大人，顺公公 有命，说让队伍加快脚步，趁着天还没黑透，找个能遮风挡雨之地。”

果然，真他妈是这么回事儿。

郭业朝着苏定方看过去，正好两人来了一个原来如此的眼神碰撞。

苏定方轻声道：“走吧，加快脚程，前面十里处，好像有一个年久失修，早有没有士卒镇守的烽火台。”

郭业唔了一声，猛然甩动马鞭，喝道：“驾~~”

.....

.....

过了半柱香的时间，他们奔出了十里路程，来到苏定方之前提到的那处早被遗弃的烽火台处。

这片地带离图瓦城已经是六十里开外，处处黄沙，尽是荒芜，有一座能够遮风挡雨御寒的烽火台，算是运气不错了。

这座烽火台规模不小，有差不多大小的方块儿青石砌成，上下两层，最上一层自然是用来燃放狼烟，警示烽火。

下面一层便是供烽火台守卒歇息之用。

不过现在轮到郭业等人暂作为栖息之地。

顺公公，郭业，苏定方率着众人齐齐挤进了烽火台中，燃起篝火，忙活于今晚的晚饭。

说白了就是煮点开水，然后就着随身携带的大饼干吃着，出门在外，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的享受。

郭业坐在一旁，看着冉冉篝火，再听着烽火台外哀嚎不绝于耳的凄厉寒风。

又想了过些时日之后，终于可以到长安去领略领略什么叫真正的大唐盛世，什么叫中世纪国际大都市了。

风土人情，醉生梦死，帝都风采，一个也不能少。

心中莫名万般，突然脑中浮现出一首颇为应景儿的诗来，确切地说应该是剽窃山寨出一首诗来，不由朗朗念出道：

“昔日衙役不足夸，今朝已是文武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一首唐中期诗人孟郊的《登科后》让他剽窃来，并加以篡改，居然也能如此应景儿，而且朗朗上口。

特别是第一句，正是郭业从衙役到武勋骁骑尉的一个历程。

最后一句，与此次郭业奔赴长安极为对路，起了一个画龙点睛之作用。

“咦……”

“哟……”

两声惊讶，分别从苏定方和顺公公两人嘴中而出。

苏定方诧异道：“你居然会作诗？”

不过仅仅是一个诧异他便恢复了正常，郭业什么德行他还不知道啊？怎么可能是那种精通诗词歌赋之人呢？

他想着这诗八成是郭小子都护府上那个姓关的录事参军所做。没想到那酸丁倒也有些文采，居然能对照郭业的履历做出这么脍炙人口，催人向上的励志诗来。

但顺公公就不一样了，他对郭业可是半点底细都不了解。

而且如今大唐国内算是四海升平，长安城中的诗文风气越来越是鼎盛，随之而然，凡是会吟诗作赋的才子，虽无功名在身，却地位徐徐上升，俨然正朝着吃香的方向前进。

顺公公愣是没想到，郭业这位身负武勋，手有实权的年轻人，除了勇猛绝伦之外，还能吟诗，啧啧……

这就是文武双全，年轻俊彦啊！

霎时，顺公公看向郭业的眼神都有些暖和了，轻轻小赞一句：“真没想的啊，郭小都护竟然还是胸有诗才，腹有经纶之人啊。佩服，佩服得紧呐……”

我晕！

郭业一阵汗颜，这哪儿跟哪儿啊？哥们只是应景儿剽窃一把，加以篡改一下罢了。

胸有诗才，腹有经纶？

郭业暗暗笑道，顺公公你也太抬举哥们我了，你说我胸有胸肌，腹有腹肌，我倒是更加开心。

人家都这么夸自己了，郭业厚颜无耻的秉性怎么可能会拒绝之？

想着起身跟顺公公抱抱拳，谦虚几句来着，突然——

他脸色陡然一变，

与之脸色一起骤变的还有苏定方，赵九丑两人。

三人齐齐相互对视，眼神中充满着警示，异口同声喝道：

“不好，敌袭！！”

这荒芜之地，除了马贼沙匪，断然不可能还有其他武装力量。

而且三人都听得真真儿，外头不远处传来的脚步声嘈杂凌乱，人数肯定不在少数。

不过相对于苏定方的震骇，郭业心中还有另外一层想法，这片区域还是

我西川小都护府区域啊，王伯当这孙子不是跟我说，附近的马贼都是他的手下吗？

怎么这个时候，又冒出一支人数不少的马贼队伍来呢？

苏定方一边安抚着吓得蹿在某个角落趴着的顺公公，一边呼喝着烽火台中诸人，抄起武器防具，准备迎敌抵御马贼。

就在这时……

情形突变，围拢烽火台的嘈杂脚步陡然没了声音，貌似集体停住了前进。

旋即，外头远远传来一声呼喝：

“敢问，西川小都护府，郭业郭大人，是否在此歇脚？”

郭业愣神，奶球，还认识我来着？

## 第292章王伯当的手段

郭业隔着缝隙从里头向外望去，果真是数百马贼，数百人围拢烽火台四周，不过却将脚步停在了百步之外。

显然，对方没有进攻突袭的念头。

而且对方称呼自己的口吻和语气，客气至极，可见对方没有敌意。

莫非这些马贼是王伯当所部？

那，这个时候跑来寻觅自己，意欲何为？

郭业先是让苏定方等人稍安勿躁，对方可能是熟人，然后吩咐门口的赵九丑推开石门。

趴在地上吓得战战兢兢的顺公公闻听郭业之话，顿时如释重负，灰头土脸地爬了起来，不过还是心有余悸躲在了苏定方铁塔般的身子之后。

阊宦就是阊宦，一遇到正经事儿，指定要认怂。

郭业见状，不由撇撇嘴，走了出去。

一出烽火台，寒风霎时扑打在脸上，如刀割一般阵痛，漫天尘沙肆虐，刺得郭业睁不开双眼，不由眯着眼睛问道：

“本官正是西川小都护——郭业，你们又是何人？”

外头数百马贼清一色地骑着战马，身上衣裳包裹得严严实实，连头上都统统裹着纱巾，只露出两双寻路的眼睛。

显然这些马贼有着丰富的塞外经验，知道沙尘暴风之下该如何保护自己。

郭业这么一问，数百人中上来一人，应该是头领级别的人物。

只见他翻身下马，冲着郭业抱拳道：“我家大首领听闻郭大人北上长安，路途遥远，甚是艰辛。特命我等奉上熏肉、美酒，替郭大人践行，些许酒肉，权作路上口粮。”

言罢见着郭业还满脸疑惑，不忘补充道：“大人莫要多心，我们来自野狼峪。”

野狼峪？

可不就是王伯当所部么。

郭业脸上做了一个了然理解的神情，微微点头，不过他心中奇怪这个时候王伯当搞这一出，想干嘛？

那马贼小头领大手一挥，冲后面的人喊道：“弟兄们，抬上来。”

“喏！！”

不一会儿，两筐子黑漆漆的熏肉，还有几大坛子的美酒，很快就被几个小喽喽抬着送进了烽火台中。

送完东西，马贼头领又翻身上马，调转马头，冲发愣疑惑地郭业拱手抱拳，特意放大了嗓门喊道：

“我家大首领说过，郭大人任官一任，造福一方，勇猛之名更是响彻西川。今后，凡西川军所到之处，我等好汉皆退避三舍，甘愿让路。”

“话已带到，某家告辞！”

“弟兄们，撤~~”

“聿……”

“驾，驾驾……”

霎时，

马蹄嘶鸣之声骤然响起，轰隆铁蹄响彻周遭，数百马贼以迅捷之速度离开了烽火台附近，隐没于浓浓尘暴，嚎嚎狂风之中。

郭业总算是想明白了，王伯当突然玩这么一手是想干嘛来着。

他是听说了自己要奔赴长安，特意派遣手下马贼过来晃荡一下，提醒自己莫要忘记与他暗中盟约之事。

也就是所谓的养贼自重计划的条件。

不过这厮也是个聪明人，担心自己反感别人的威胁，特意送上了一份薄礼。

可别小看了这两筐子的熏肉与几坛子的美酒，关键年在于王伯当这数百马贼营造出来的这股气势。

还有那马贼头领最后一句话的画龙点睛之处。

显然，

这是给自己造势，立威。

这是在告诉长安来的顺公公，西川，不能没有郭大人！

很是肆无忌惮地提醒顺公公及众人，西川一带横行出没的马贼，甚是敬畏郭业郭大人。

王伯当这招确实玩得漂亮，也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此时，受惊过度的顺公公悠悠缓过来神儿，看着郭业的眼神明显充满了佩服。

啧啧，郭小都护如此年纪，竟然在西川这种沙匪马贼频频出没的贫寒之地，有这么高的声望。

而且此人还能吟上一手好诗，之前真是看走了眼啊。

顺公公的心中多少有了些，有眼不识金镶玉的懊悔。

暗暗打定主意，这一路上定要跟郭小都护好好相处一番，这种人将来定是前途无量啊，现在一番人情，将来必是一份香火。

不仅顺公公，就连他手底下那些刚才被数百马贼围拢威压的仪仗士卒，看着郭业的眼神明显跟之前大不一样了。

哪里还有之前赶路时，自恃来自长安的那种骄横样儿。

唯独苏定方一脸疑惑，心中不解道，这小子明明刚平定西川不久，这些马贼何来的敬畏之心？

不解不解，甚是不解啊。

郭业见着烽火台中的众生相，心中得意了一番，奶奶的王伯当，这双手互博之术玩得漂亮啊，哥们受了你这情，定不会忘记你我之间的约定。

而后进来烽火台后，朝着顺公公与苏定方点头致意，与其他众人笑声说着虚惊一场，一场误会云云。

最后很是装逼地说了一句：“唉，这西川之地不像中原，民风太过彪悍。本官一日不在都护府坐镇，生怕出了什么乱子来。这次去长安，定要早去早回。”

顺公公轻笑一声，满是和善地附和道：“是极是极，郭大人言之有理。”

苏定方看着顺公公的热情明显从他的身上，直接转嫁到了郭业的身上，不由有些吃味，心中酸酸地嘟囔了一句：“狗日的郭业，小小六品骁骑尉，可真能装啊！”

在他眼中，此时郭业的这番话，算是村委书记的命，却操着国家总理的心。

夜幕已下，外头风沙漫天，哀嚎连连，烽火台中却是篝火冉冉，暖意融融。

此时，有酒有肉，气氛也甚是融洽，自然又是一番欢饮共乐。

一直歇到天明，众人才离开烽火台，继续向前赶路……

经过昨夜的横生枝节，加上顺公公的有意配合不再矫情，接下来的赶路速度明显有所加快。

两天后，众人抵达原苏定方率兵镇守之地——玉门关一带。

在玉门关小做休整，补给了一些淡水与肉食口粮，又重新踏上北上的征程。

离开玉门关，出了河西地带，再向北上，连着近十天马不停蹄，不再耽搁，郭业一行人安然抵达朔方道一带。

进了朔方道区域，走了小半天的官道，直到晌午时分，他们才进入了朔方道治所——灵州郡城。

进入灵州郡城之后，郭业可算长了见识，一边听着见多识广的苏定方向其介绍灵州郡城的情况，一边欣赏着不同于蜀中风情的西北风土。

一路上走马观花，巡游在宽广的郡城街面之上。

到底还是顺公公的招牌好用。

灵州刺史听闻有朝廷内侍上差路经灵州，早已派人来寻他们，并将他们领进了灵州郡的驿馆，以作歇脚之处。

入了驿馆，顺公公一路风尘累得够呛，在下属的随同下前往了房间歇息。

而郭业则是与苏定方二人梳洗了一番，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带着赵九丑一道，出了驿馆。

趁着在灵州小住一天的机会，好好逛逛灵州这座古城。

谁说逛街是女人的专利？郭业逛着古城，见识着灵州独有的风土人情，早已有些流连忘返。

特别是身边还有一个好的导游——见多识广的苏定方。

耳边不时冒泡着灵州二字，郭业耳根发痒，貌似想起了什么。

突然驻足脚步，朝着解说不停的苏定方打断一声，古怪地说道：

“等会儿，苏郎将，我怎么觉得灵州郡城这么耳熟呢？你等会儿，先让我好好琢磨琢磨，哥们好像想起了一些事儿。”

……

……

想了好一阵子，苏定方和赵九丑两人还真在路上陪他站了一阵子。

啪！～

郭业拍了下脑门额头，恍然大悟地咦了一声，然后问着身边的赵九丑道：

“九丑，今天是三月初几？”

## 第293章灵州意外

“九丑，今天三月初几来着？”

言罢，好似有话要说一般，等着赵九丑的回复。

赵九丑满脸鄙视，淡淡地说道：“三月中我们便启程离开西川图瓦城，紧赶慢赶花将近十天，咱们才到的灵州。你说现在三月初几了？”

晕！原来已经快三月底了。

听完赵九丑的回复，郭业脸上一阵儿臊得慌，奶奶的，这日子过得可有够糊涂的。

而后一阵儿喃喃自语：“三月底？那事儿是三月初，三月中，还是三月底发生的呢？靠，具体什么日子我也记不清了。应该是来晚了吧？”

郭业的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赵九丑早已见怪不怪，但身边的苏定方不懂啊。

以为这小子又卖弄起什么玄机来，于是问道：“发生了何事？”

郭业面带期冀之色，眼神多少有些雀跃，但是话到嘴边又吞回了喉中，硬是生生说不出来。

不是他不想说，而是他无从出口，不知如何说起。

随即将话头给掐在了心里，摇头憨笑道：“没，没事儿，刚才瞎想起一些事儿来。”

“神经！”

这下，连苏定方都对他不由鄙视起来了，一惊一乍，不是神经是什么。

郭业心中那叫一个有苦说不出啊，只得嘿嘿尴尬地笑着，随手指了路边一家酒肆，转移话题说道：“嘿，我可是听说灵州的烧刀子是出了名的烈酒，咱们路过灵州不尝上两口，可有些划不来哈。”

苏定方收起鄙夷，不过摆出一副少见多怪的神情，哼哼道：“灵州名酒烧刀子，入口烈入喉醇，可是咱们各地戍边军的至爱。而路过灵州仅仅喝烧刀子还不够，你小子就少见多怪吧！”

“吹得跟真事儿似的，我听你在这儿吹牛逼，那才叫少见多怪！”

郭业不由一阵不服气苏定方的倚老卖老，直接朝着酒肆进了去。

苏定方见着郭业连载两次面儿，连吃两次憋，难得快意一回，追在后头哈哈大笑。

三人进了酒肆后，上了二楼找了一处靠窗的位置，叫来跑堂伙计，直接点了三坛烧刀子，再切上三斤熟牛肉佐味儿下酒。

伙计见着三人虽然穿着便服，但是郭业和苏定方身上那种气势不是随意就能掩饰掉的，立马恭敬哈腰地奉承回应起来，态度极为恭敬。

要完酒菜，伙计刚要转身走，却被苏定方叫住了退路，然后冲着郭业哼道：“这回让你小子瞧瞧，什么才是灵州特色。”

随后从袖中掏出一小锭的银子，约莫五两重，冲着伙计吩咐道：“去，给大爷们叫上几个会耍秦腔的娘子来，让咱们这位小哥听听，什么是灵州特色。”

而后又从袖子里摸出一小块儿碎银，塞到伙计手中，说道：“麻溜儿地去，大爷赏你的。”

伙计陡然碎银握爪心，本就恭敬万分，此时连着哈腰受宠若惊般飞奔下

了楼。

秦腔！

灵州，又名灵武，可不就是今陕西甘肃一带？

郭业恍然大悟，苏定方说得原来是这个地方特色啊。

一阵无语，若非苏定方提及，自己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只得服了气。

不一会儿，三坛封泥未启的烧刀子和几斤切好的熟牛肉一一端了上来。

好酒上桌，苏定方不磨叽，直接拎过酒坛撕开封泥，坛子对嘴咕咚咕咚喝了三大口。

“啊……啧啧，真他娘的够味儿！”

苏定方抹了抹嘴角的酒渍，大赞一声，对着郭业说道：“这烧刀子啊，要跟我这么喝，你那一杯一杯小酌，跟个娘们儿似的，那叫女儿红，哪里是烧刀子？咱们戍边军中的儿郎们哪里会这么喝酒？”

郭业启开封你，刚想倒在杯中，却被苏定方这么一数落，顿时一阵气急。

奶奶的，今天哥们是踩你尾巴了？咋就事事挑刺哩？

烧刀子咋的？戍边军常喝得酒就牛掰啊？

敢情这烧刀子在苏定方嘴中，倒成了军方指定唯一特供酒似的，牛逼轰轰。

不过入乡随俗，他也学着苏定方的样子，拎起酒坛对着嘴，径直咕咚咕咚猛灌饮起来。

奶奶的，当真不枉烧刀子之名。

入口烈，入喉醇，进了肚中转三回，小腹丹田处竟然一阵儿烧得慌。

“咳，咳咳咳……”

由于喝得急促，郭业一口气没顺过来，连连咳嗽起来。

一旁的赵九丑见状，忙起身在他后背轻轻拍打起来，助他顺气儿。

显然，这下可在苏定方面前出了丑！

这是郭业今天第三次在苏定方跟前栽了面儿。

果然，苏定方又是一阵儿得意地哈哈狂笑起来，听着甚是豪迈，不过听在郭业耳中就有了几分刺耳和跌份儿。

心下也不好跟苏定方发火，只得冲着楼下火气十足地喊道：“小二，死哪儿去了？那唱秦腔的娘子怎么这么久还没来？”

噌噌噌……

刚才那个收了小费的伙计火急火燎地小跑了上来，哈腰来到郭业跟前，一脸委屈为难地说道：“这位小哥，唱秦腔的娘子是叫来了，可是，可是……”

旁边掏银子买唱的苏定方听着也不乐意了，喝骂道：“可是什么？莫非嫌大爷给的银子不够？你这灵州地界儿唱小曲的娘子什么价？”

出门在外，就好个面子，谁都一样。

那伙计被两人一通邪火吓得连连摇头挥手，胆怯地说道：“不不不，大爷给的银子够够了。只不过那三位娘子一进酒肆，就被雅间的几位大爷叫过去了。嘿，那几位大爷暴脾气，小的不敢惹！”

“砰！”

苏定方一巴掌拍在酒桌上，破口大骂跟前伙计：“他奶奶的，他们不好



惹，大爷们就是烂瓜儿软柿子，你挑着捏是吧？你这孙子，收了赏钱不办人事儿，老子非活剥了你不可。”

说着，猛然站起，足足两米多的身板如巨灵神般威压着伙计，吓得他连退三步，满脸惊骇。

突然，

郭业拉扯住苏定方，脸上虽不痛快但还是压住了性子，劝说者苏定方道：“算了算了，他就一小伙计，你跟他计较个啥？咱们要找，也得找那几个半道截胡的王八蛋不是？”

伙计闻言，如蒙大赦，对着郭业连着哈腰致谢。

郭业问道：“那几个王八蛋在哪个雅间儿喝酒来着？”

伙计转身，指了指与郭业他们这桌相隔一条走廊的幽静处，说道：“就在那儿……”

而后，好像又发现了什么，将手指向楼梯口的位置，轻声说道：“喏——那位抱着酒坛子上楼的大爷，就是那个雅间儿的贵客。”

“好了，你下去吧！”

郭业挥挥手，示意伙计退下，然后拉扯起苏定方，与赵九丑三人朝着那个抱酒坛子回雅间儿的汉子走去。

那汉子走在前头，他们三人跟在后面，准备直接踢门入雅间儿，教训教训这几个半道截胡的王八蛋。

跟在后面慢慢走着，郭业发现那抱着酒坛子晃晃悠悠的汉子有些不对劲。

身材算是健硕，有点孔武有力的意思。

可问题不在这儿，而在于他们的着装打扮上。

明面上看，这人头上戴着幪头，身上穿着棉丝袍衫，银丝腰带缠身，像是走南闯北的商贩豪客。

可郭业往戏里观察，发现这厮里头竟然穿着羊皮袄，脚上也不是中原人习惯穿戴的靴子，更像是少数民族常穿的羊皮靴。

嘎吱……

前头汉子推开房门，走进了雅间儿。

苏定方刚要跑上前去踢门，却被郭业死命拽住，轻声附耳道：“等会儿，有猫腻，这帮人来头肯定有问题。”

“有个鸡巴的猫腻，不就是一伙儿商旅吗？敢半路截本将的胡，草，活腻味了！”

苏定方哪里肯依？还是要楞头往里冲。

这个时候，郭业真是半点看不出这孙子哪里有盖世名将的影子，活脱一个恶霸流氓兵痞子。

饶是如此，郭业还是将他生拉硬拽地离开雅间儿附近，并叫赵九丑去观察雅间儿里头这些人是如何吃东西，如何讲话的。

不一会儿，赵九丑去而复返，回禀道：“讲得话听不懂，肯定不是中原话。他们点的是烤羊腿，不过没有事先吩咐厨房切好，而是自带小刀，在那儿切着吃，应该不是咱们中原汉人。”

这话一出，别说郭业，就连暴走边缘的苏定方都冷静了下来，喃喃自语道：“灵州是边防重地，啥时候任由吐蕃人自由进出了？”

郭业冷笑一声，哼道：“哼，屁的吐蕃人。”

而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地对苏定方小小报复了一把，鄙夷道：“少见多怪了不是？”

苏定方现在满肚子疑惑，哪里会去计较郭业的小心眼，急急问道：“那你说，这帮孙子什么来头？”

不过，郭业却没有正面回复他的问题，而是沉思不语起来。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才开口说话，但是不是对苏定方而言，却是自问自答地絮叨着：

“莫非那事儿真是三月底？如果这些人是逃窜此地的犬牙，那他肯定就在灵州境内了。奶奶的，不会真这么巧吧？”

突然，

他甚是兴奋地一把将苏定方抱住，因为对方个头太高，他实在是亲不到，只得将头靠在苏定方的胸膛上一阵磨蹭，极度激动地喊道：

“老苏，真是送上门的富贵啊！我跟你说，咱们兴许到长安之前，还能逮条大鱼哩，哇哈哈……”

## 第294章大鱼在灵州

在郭业眼中，此时在厢房中那些饮酒作乐切牛羊腿，假扮商旅之人，便是大鱼身边的小鱼。

为了不让苏定方这个暴脾气惊扰了小鱼儿，郭业将其生拉硬拽下了二楼，出了酒肆。

并吩咐赵九丑潜于暗中，悄悄尾随盯梢这些人，一有风吹草动，立马飞奔驿馆回报。

苏定方被郭业强行拖出了酒肆，两人寻到一处没有人烟的陋巷中。

啪！

苏定方大手发力一甩，将郭业的爪子从自己的胳膊上拍了开来，怒不可遏地啐道：“你小子这是要造反不是？本将好歹也是你的上官，他奶奶的，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

“切，苏郎将，您就先消停消停吧！”

郭业白了一眼暴躁的苏定方，心中暗暗鄙夷，这哪里有名将风采了？这就是翻版的程二牛，混不吝一个嘛。

随后语重心长地说道：“您现在忌恨我，回头我说完这些人的来历，您就偷着乐吧，你个死没良心的。”

最后一句话说得苏定方鸡皮疙瘩骤然浮起，浑身有些寒意地抱起双臂，急急催问道：“少说废话，他们这些人到底是何来历？”

郭业张望左右，确定四下无人之后，才悄声反问一句道：“苏郎将，你还记得咱俩在图瓦城见面，第一次对谈的情景吗？”

苏定方点头不语，表示记得。

郭业又问：“那你还记得当日，我与你分析的关于北疆战场之战事演变吗？可曾记得，我当初为何会毅然决然地忤逆刺史卢承庆，不往长安，绕道西川边境前往北疆吗？”

“啊？”

苏定方惊呼一声，猛然想起当日郭业与自己谈话的情景，那些石破天惊，不同常人的话，至今还历历在耳边。

随即惊叹道：“你是说，这些人并非吐蕃人，而是突厥人？”

郭业笑意盈盈地点头答道：“没错，就是突厥人，而且是落荒而逃，流窜灵州的突厥人。如果估计不错的话，东突厥的颉利可汗俨然在阴山一战中，吃了败仗，逃亡出来……”

“我的天！”

苏定方顿时明白，郭业之前所说的大鱼指的是什么了，而且联想到当初郭业在图瓦城与自己言及，去北疆就是有目的性的捞功劳。

原来这个功劳指的就是擒拿贼首啊？

太过突然，太过意外！

苏定方内心激荡，起伏不定，保险起见还是确认了一句：“你是说，酒肆中的那些人是从北疆战场窜逃而出的突厥人；而且，突厥敌酋颉利可汗已经流窜进了灵州？”

郭业伸手比划了一下，答道：“我至少有七成的把握敢肯定，颉利可汗暂时就藏身在灵州境内。”

心中稍稍嘀咕了一句，如果哥们没记错史书记载的话，颉利可汗应该就是在灵州境内，被灵州刺史张宝相活捉。

而后张宝相擒贼有功，慢慢发迹起来。

苏定方一边听着郭业的话，一边消化着突如其来的巨大信息量。

随后叹道：“原来你叫赵九丑盯梢雅间儿那些突厥人，就是为了查出颉利可汗的行踪啊？”

郭业答道：“正是，灵州离吐谷浑较近，也可以通往高昌国。颉利这敌酋八成打定了主意，先藏身灵州，等风波过后再从灵州出境，投靠吐谷浑国王慕容伏允，或者高昌国国王麴文泰。好休养一阵儿，再图东山再起之大业。”

苏定方听着郭业分析，连连赞同，换成他是走投无路的颉利可汗，绝对会这么干。

只要让颉利可汗缓过劲儿来，与西突厥再行联盟，呵呵，到时候大唐北疆地区，又是尾大不除的大麻烦。

苏定方陷入了沉默，一个人紧蹙眉头独思法子，将满心欢喜的郭业晾在一边。

稍后，才回过神儿来自言自语地犯难道：“颉利可汗再是狼狈不堪，手中肯定也不止雅间儿那几个残兵败将，说不定潜入灵州的，有数百人，甚至数千人的流寇呢？咱们就几十号人，要想活捉此獠，可是有些费劲。”

郭业深以为然，不是有些费劲，而是超级难。

除非能引来外援。

而他西川小都护府中三千西川军，与苏定方之前镇守在玉门关的几千河西军，又离灵州太远。

远水解不了近渴，要想他们过来增援，肯定是鞭长莫及，时间也不赶趟儿。

看来，还得在灵州想办法。

苏定方与郭业想着同样一个问题，不过他先有了答案，惊呼道：“有了，灵州就有折冲都尉府，如果灵州刺史张宝相肯襄助咱们的话，此事定能成功。”

郭业也是欣然赞同，喜道：“对啊，我怎么没想起这茬儿。”

历史上张宝相既然能活捉颉利可汗立了大功，自然那手中有与之匹敌的兵力呀。

不过，他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

当即犹豫道：“可是张刺史如果得知了颉利可汗藏身灵州，他还会与我们联手吗？这么大的一个功劳，我可不信张刺史愿意与人共享，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事儿，放在这件事儿上，谁也不是傻子。”

苏定方却没有郭业这份犹豫，而是脸上很是从容地笑道：“张宝相未必会与我们分享功劳，但是有一个人，他不敢不分享。”

郭业听罢，立马想到了此人是谁。

我靠，苏定方这脑子真够活络的，我咋就一时没想到呢？

继而哈哈笑道：“是极是极，但凡张宝相是个官，他就得担心，就得忌惮，哪天被人穿小鞋。顺公公，绝对是游说张宝相的合适人选。”

苏定方问道：“那顺公公那边……”

郭业拍着胸脯保证道：“放心，顺公公那儿，自然由我来忽悠，哦不，由

我来劝说。此次这番功劳，咱如果不沾点荤腥过来，那也太对不起老天爷给的机会啦。”

苏定方一掌拍在郭业的肩膀上，赞道：“成，你小子巧舌如簧，这点老子信。走，咱们这就回驿馆，找顺公公去……”

郭业唔了一声，两人再次结伴而行，出了陋巷。

这次返回不像刚才出驿馆游街那般，闲情逸致地从容赏景，反而是双腿疾奔而回，能有多大劲儿就使足多大劲儿。

恨不得一步就奔到驿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郭业与苏定方回到了驿馆。

问询顺公公身边的仪仗士卒，打听到顺公公就在驿馆二楼的房中休憩。

事情紧急，自然不会多做耽搁，噌噌跑上楼去。

寻到顺公公休息的房间，郭业抬脚就是猛力一踹……

砰！

房门应声被踹了开来。

“谁？好大的胆子，作死呢？”

刚躺下和衣休息的顺公公，突闻破门之声，吓得跟后背装弹簧似的，陡然弹了起来，坐在床榻边儿尖声厉啸道。

脸色那叫一个阴晴不定，显然被人打扰睡觉，是多么一件不愉快的事儿啊。

苏定方退却没有上前，推了推郭业的后背，示意他上前解说。

郭业收到讯号，先是一阵哈哈大笑，这才大步踏进顺公公的卧房，哇呀呀地叫道：

“顺公公莫要生气，郭某这是要给你送上一场天大的富贵啊！”

昂？

一听天大的富贵五个字儿，顺公公的脸色徐徐缓和，尽管怒意健在，但是眉目间那股子阴鸷之色已经渐渐消散。

随后起身离开床榻，紧着嗓子眼儿，尖声中带着几许心动，好奇说道：

“郭大人好雅兴，苏大人好兴致，来，老奴倒是要听听，这天大的富贵为何物哩……”

## 第295章游说顺公公

顺公公饶有兴趣地一问，为郭业的瞎掰扯淡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随后，郭业口若悬河，吐沫星子漫天飞，发挥着忽悠死人不偿命的扯淡精神，将之前与苏定方谈话的内容，重新回炉加工一遍，说与顺公公听。

剩饭固然馊，但是翻炒翻炒又是一盘好饭。

郭业瞎掰扯淡忽悠着，顺公公却是听得精神头十足，不时呀呀惊叹。

连他都趋于相信，颉利可汗如果藏身灵州境内，绝对是老天长眼，天官赐福啊。

过了好一阵子，郭业结束了煽动性极强的游说，试探性地问道：“顺公公，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你看如何？”

顺公公心动归心动，不过还是有些犹豫，因为这也仅仅是郭业和苏定方的猜测。不见颉利可汗真身，说得再多也不作数，始终还是如梦幻泡影。

而且如果真在灵州耗费太多的时间与光景，那么必定会拖沓了回长安复旨的时间。

到时候，内侍省中一直看自己不顺眼的那几位内常侍大人，指不定又要找什么由头来给自己身上泼脏水了。

想想，还是算了吧，求稳维稳才是顺公公的宦海法则。

当即对着郭业挤出一丝勉强的笑容，说道：“郭大人，你看，颉利可汗之事也是你们推测出来的，既不是板上钉钉之事，也有可能是子虚乌有之事。如果在灵州多做耽搁，延误了老奴复旨的时辰，嘿嘿，不太好。”

随后又聪明地补充一句：“再说了，您也不能让礼部尚书李纲老大人久等不是？让他老人家以为您办事拖拉，不堪造就，那就得不偿失哩。”

郭业听闻顺公公这明显是婉拒的言词，心中不由暗乐，如果李纲这个倒霉的礼部尚书真这么看我，哥们就烧高香了，你以为我愿意进长安去趟太子殿下那摊浑水、脏水、臭水不成？

二逼才愿意上那艘烂到沉的破船。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郭业不可能年眼睁睁地错过擒拿颉利可汗一事。

与苏定方对了一眼，只见对方连连使眼色，让自己加把劲添把火。

随即心思活络了一阵儿后，冲着顺公公蛊惑道：“顺公公在宫中有些年头了吧？”

董顺如今四十大几，当今太上皇李渊登基做皇帝的时候就净身入了宫，一步一步稳扎稳打，熬完了武德十年，又熬到了贞观四年，这才有了今时今日之宫中内侍省中的地位。

对于郭业此问，他尽管不知其真正的用意，但还是很自然地点头表示了肯定。

郭业又问道：“我看顺公公也是有大志向之人，在宫中呆了这么多年怎得才熬了个正六品的内给事呢？以顺公公的才情，能力，还有年限资历，加上您祖籍太原，跟咱们大唐李氏也算是同乡之谊了，不该就屈居在六品内给事上啊。”

顺公公听罢还是不说话，不过郭业这番话倒是引起了他的共鸣。

可不呗，凭啥同等资历的人都多年媳妇熬成了婆，成了内侍省仅有的十位常侍，可他还是继续在内给事的位置上苦苦挣扎。

忒儿他妈不公平了。

郭业见着如此，继续蛊惑道：“如果灵州刺史张宝相大人能够与我们联手，将颉利可汗活捉送入长安，嘿嘿，顺公公，那您就是咱们长安宫里几万内侍的这个啊——”

说完，郭业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比划了一下。

而后笑道：“想必此事之后，内侍省十常侍中，必有您的一席之地。您以为如何？”

“啊？”

顺公公身子一颤，很明显郭业这话说到了他的心坎儿上，戳中了他的软肋。

霎时，

顺公公满脑子都开始活泛起来，心头骚动之下，不断翻滚着郭业刚才的这番话。

立下此功，定能成阉宦之中第一人，十常侍中必有一席之地。

即便郭业和苏定方推测错了，顶多也就是因延误回京复旨的时辰，担下一个办事不力的罪责。

充其量廷杖二十下，虽能打的皮开肉绽，后腓开花，但还不至于要了人命。

与郭业所说的功劳一比，嘿嘿，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富贵险中求，青云直上多坎坷，拼了！

顺公公咬咬牙，重重地嗯了一声，点了一下头。

然后握紧拳头沉声道：“郭大人说得没错，的确是一场天大的富贵，不去搏一搏求一求，委实对不起老天的厚赐了。”

说完拔腿跑动，夺门而出……

路过苏定方身边之时，苏定方急急问道：“顺公公，你这是要……”

“老奴这就去找灵州刺史张宝相，与他好好合计合计一番。”

言罢，话中尾音已经是从远远飘来，显然人已经疾跑甚远了。

……

……

郭业刚才之游说收到了预期的目的，不无得意地竖起两根手指，摆了个V造型冲苏定方显摆道：“成了！”

苏定方是知道郭业的口才了得，不过还是由衷地赞了一声：“真有你的！”

而后又回到正题，问道：“下面，咱们该做什么？”

郭业从容答道：“不急不急，现在咱们静观其变，唯一能做的便是等，等天时地利与人和。不过，估摸着，赵九丑也应该回来报信儿了吧？”

也不知道郭业是提前知晓驿馆楼下的动静，还是老天爷给面子，愣是让他当了一回活诸葛。

话音刚落，门口处便出现一个人影，双手负背傲然独立地背着一把金丝大环刀，款款走进了房中。

可不就是负责盯梢的赵九丑？

苏定方讶然张大了嘴巴，活活能吞下一个鸡蛋，心道，奶奶的，这也太巧了吧？还是这小子真有预知后事的本事？

郭业很是装逼地昂了昂脑袋，如斗战胜佛无敌小狼狗似的摆出一副一切尽在掌握中的架势。

冲着赵九丑招招手，问道：“九丑，打探得如何？”

赵九丑非常臭屁地点点头，然后不吭声，先自顾走到桌边沏了一碗凉白开咕咚咕咚喝着解渴。

待得足足喝完两碗清水后，他才打了个饱嗝儿，说道：“一切如你所料，这些人全都是突厥人，而且是从北疆战场逃窜而来的突厥人。”

“老苏，你听听，你听听……”

得到赵九丑准确的回复，郭业兴奋地冲苏定方叫唤着，然后又急问赵九丑道：

“那啥，你跟踪他们到了哪里？有没有发现那条大鱼儿？”

赵九丑露出一个堪比哭丧还难看的笑容，说道：“灵州城郊有座大佛寺，我一直跟踪他们到了那儿，确定那便是突厥人的藏身地点，才回来。”

啪~~

“成了！”

郭业欣喜地击掌而叫，地点已然确定，那下面就是收网捕鱼的时候了。

不过赵九丑很煞风景，就在郭业雀跃不已，连苏定方都露出欣慰的神情之时，话锋一转，表情转为凝重肃穆地说道：“不过，此事并非你想得那般简单，形势有些不乐观啊！”

奶奶的，郭业不由一怔，难道与自己预想得还是有偏差不成？

随即目光投向赵九丑，询问着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苏定方也催道：“磨磨叽叽，你几个意思啊？”

物似主人型，傲娇的赵九丑无视苏定方的催问，对着郭业竖起两根手指，掰扯道：“两个消息，一好一坏，先听哪个吧？”

日，郭业心里立马犯起嘀咕，看来自己还是想得太过简单了，里头八成又多了几分变故，藏了他所不知的弯弯绕绕之事了。

随即，找来一个圆凳，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示意赵九丑将打探到的东西，统统讲出来。

苏定方当仁不让，也靠在一方墙壁上，坐等赵九丑带回来的两个消息。



## 第296章大佛寺，另有隐情

赵九丑稍稍整理了下头绪，说道：“这好消息嘛，正如你所料，突厥贼酋颉利可汗真真切切藏身在大佛寺之中。而今日我们在酒肆所见的那几个突厥人，正是他的扈从。”

呼~~

听到这则真真儿的消息，郭业算是安心了下来，只要颉利可汗真在灵州就成，不然就白高兴一场，瞎费一番水磨功夫了。

而苏定方却是急性子般催问道：“那坏消息呢？莫非这颉利可汗此次潜入灵州，携众甚广？”

如果真是携众甚广，窜逃入灵州境内的突厥残兵人数过多的话，倒也在苏定方与郭业的预料之中。

不然，也不会让顺公公去游说灵州刺史张宝相，出动灵州折冲都尉府的府兵前来助阵了。

赵九丑摇摇头，答道：“哪有这般简单？据我在大佛寺附近打听了一番，大佛寺占地数十顷，庙宇大殿繁多，别说灵州境内，便是整个朔方道三十六个州郡，也是香火最为鼎盛的寺院。寺中僧众至少上千。不过——”

“不过什么？你娘的，吞吞吐吐，真是急死个人呐！”

苏定方被赵九丑这般饶老绕去给惹毛了，急得连连跳脚。

郭业安抚了一番，示意赵九丑继续说下去。

赵九丑无视苏定方，继续回报郭业道：“不过很奇怪，据附近的百姓提及，这几日来，香火如此鼎盛的大佛寺竟然封了山门，暂时不接待来往祈福上香的香客。你再想想，如此规模的一座寺庙，拥有上千僧众，自从突厥贼酋藏身寺中后，便突然封了山门，不接待香客。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啊！”

“我明白了！”

郭业突然接过赵九丑的话，仔细分析道：“很简单，显然大佛寺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已经被颉利可汗控制住，为防止消息走漏，他定会将上千僧众劫持软禁。这大封山门便很好解释了。不过，这个二逼怎么会选择藏身大佛寺呢，那地方是能够随便封山门就能掩饰行踪的吗？”

砰！

苏定方一拳擂在墙壁上，恨恨骂道：“这条突厥狗，连佛家庄严之地也敢亵渎，他就不怕遭报应吗？”

唐朝崇佛尚道，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头百姓贩夫走卒，对佛龛寺庙与僧尼都是格外礼遇。

苏定方这么激动，郭业自然表示理解。

不过他还是扬着嘴角说道：“佛祖又不是突厥人的佛祖，他亵不亵渎，关佛祖鸟事？”

打趣完一句之后，对着苏定方正色说道：“看来这事儿真有点棘手了。如果上千僧众真被突厥人劫持于手中，就非率兵强攻大佛寺能够解决的。到时候，颉利可汗狗急跳墙，来个破罐子破摔，行鱼死网破之事。那么，大佛寺指定血流成河，上千僧众难免……”

苏定方敛去焦躁神色，深以为然地叹道：“是啊……”

赵九丑不解地问了句：“不就是千余僧人吗？与擒获颉利可汗如此大功一

比，还有什么难以取舍的？”

这孙子说话，跟东厂铁面暗夜有得一拼，颇有些视人命如草芥。

郭业摆摆手说道：“九丑，这你就不懂了！”

苏定方颇为讶然地看了一眼赵九丑，发现郭小子身边的人，没有一个是善茬儿啊。

一千来人的性命，说舍弃就舍弃，不过赵九丑还是不比郭小子，见识始终有些浅薄。

没有过多详细解释，而是稍稍提道：“当今陛下崇佛尚道，长孙皇后更是佛家信徒，据传闻皇后娘娘多年来早午晚必会诵经三次，为江山社稷，为皇室宗族祈福，甚是虔诚。呵呵，如果大佛寺一千僧众遇害的消息传入长安，虽罪魁祸首是突厥狗，但是你我又能脱得了干系？”

这下，赵九丑彻底明白郭业等人为何踌躇犹豫了。

真发生大佛寺惨案，即便因为颉利可汗之功，李二陛下不责怪郭业，苏定方，乃至顺公公，灵州刺史张宝相。

但是，作为佛门信徒的长孙皇后焉能视如无睹？要知道，枕头风的危害之大，绝对不亚于当朝御史的弹劾。

随后，三人在房中一言不发，苦苦思索对策，沉默了下来。

过了好大一会儿，还是无解。

苏定方知道郭业平日里歪招邪招层出不穷，随即问道：“郭小子，你有什么办法？”

郭业摊摊手，习惯性耸肩表示无奈。

一时无解，苏定方唯有长叹一声道：“我先去顺公公和张刺史那儿，将大佛寺的情况报与他们听。让他们别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逼着突厥人狗急跳墙就坏菜了。”

郭业嗯了一声，说道：“一同走吧，我与赵九丑先去大佛寺附近再探察探察，想想其他行之有效的办法。”

随后，两人联袂出了房间，下了楼，在驿馆门口分道扬镳。

郭业与赵九丑别过苏定方后，朝着大佛寺的方向徐徐慢行而去。

走在路上，赵九丑突然说道：“对了，还有一事儿忘了说。我们今日见到那几个假扮商旅的突厥兵，是专门出来采购肉食的，你也知道，寺庙茹素，而这些突厥人一天都离不开荤腥。”

郭业闻听眉毛陡然一立，恍然大悟般说道：“我说他们胆子怎么那么肥呢？这个节骨眼儿不去准备前往高昌国或者吐谷浑，反而大摇大摆出来花天酒地。敢情是吃素吃腻了。呵呵，颉利可汗败有这些蠢笨如猪的手下，难怪在北疆战场一败涂地。”

而后自言自语地分析着：“他们既然能够控制住上千僧众，那么大佛寺中至少有两千人数以上的突厥兵。如此庞大的肉食消耗量，说不准一天就要出门采买一趟，也许这倒是个机会。”

一听郭业猜测突厥兵至少有两千人数以上，赵九丑也不禁咋舌，不无鄙夷道：“这灵州刺史也真够可以的，两千突厥人，外带一个突厥可汗，潜入灵州，竟然毫不知觉。呵呵，刺史大人刺史大人，果真是吃屎大人啊！”

郭业闻言，赵九丑的吐槽够毒的，不由暗暗好笑。

随即笑骂道：“行了，有心算无心，张刺史管理偌大一个灵州郡城，又怎

能做到面面俱到呢？走吧，赶紧带我去大佛寺附近看看再说。”

赵九丑唔了一声，缄口不言，加快步伐前头带路，朝着大佛寺方向赶去。

灵州又非益州，也非西川图瓦城，不是自己的地盘，他们有所顾忌，并没有在城中策马而行，全凭双腿赶路。

大佛寺在灵州郡城的西郊，离郭业等人所住的驿馆隔了大半个城。

如此远的距离，是颇费脚力的活计。

约莫走了几条大街，天色已近黄昏，眼瞅着就要行到灵州西城门这边。

突然，前头带路的赵九丑停住了脚步，指着前边儿街面上一处楼阁，说道：“大人，你看！”

郭业闻言驻足，顺着赵九丑指的方向看去，看罢之后有些不悦，嗔道：“奶奶的，我看你是憋疯了吧？一家青楼妓院，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一惊一乍……”

“不是啊。”赵九丑继续手指那家妓院，说道，“我是说你看那妓院门口，那门口之人竟然是个小沙弥？”

呃？

郭业听着这话，妓院门口站着小和尚？这绝对是反常规之事儿嘛。

顿时来了精神。

只见这小和尚一身土灰色僧服，脑袋剃得油光锃亮，看着挺拔的身高和直板的背影，怎么着也是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儿。

莫非小和尚思春，要去妓院嫖上一把？

不过仔细望过去之后，他还是发现了比小和尚站在妓院门口更奇怪的事儿。

这小和尚竟然撸着袖子，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两边各拎一只。

郭业大呼无语，光天化日之下，和尚站在青楼前本就怪哉了，现在这和尚还肆无忌惮，双手拎着鸡鸭活物，难道他除了不戒色，还他娘的不戒荤腥？

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郭业很快发现了不对劲。

这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小和尚，并非大大方方地进了青楼，而是在门口踌躇犹豫，想进又不敢进。

来来回回地上前，又退后，愣是没有进去，那叫一个纠结折磨啊！

郭业太好奇了，独自一人朝着这个奇葩小和尚方向走去。

## 第297章小僧法号玄奘

也许是发觉有人冲自己走来，那妓院门口的和尚突然转身，露出一个正脸与郭业相对而望。

这一露脸不打紧，却被郭业给镇住了！

奶奶的，这个和尚长得真是俊俏，如果说郭业眼中的赵九丑是个清秀男子的话，那么在这个和尚跟前一比，那就是黑毛乌鸦见着百灵鸟，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

小和尚完爆赵九丑，赵九丑在他跟前就是个渣渣。

用后世帅哥的标准去衡量，赵九丑充其量就是个小县城剧院里头的台柱子，而眼前的小和尚绝对是花美男一枚。

好帅好正太！

这是郭业对眼前小和尚的第一个印象。

被郭业这么目不转睛地盯着，小和尚白皙地脸颊唰地一下通红通红，心虚地低下了脑袋，嘴中喃喃念道：“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仿若小孩子做了错事儿，在大人跟前扭捏胆怯不敢抬头。

郭业觉着好笑，打趣开玩笑道：“小和尚，你两手沾着荤腥，又在妓院门口徘徊，沙弥十戒中的杀生戒与色戒你都犯了，小心佛祖怪罪于你哦！”

“呀~~”

正低着头的小和尚闻言之后，猛然抬起头来，一脸欣喜地望着郭业，喊道：“施主连沙弥十戒都知道，莫非也是我们佛门中人？”

再看看郭业的衣着打扮，俨然不是和尚，忙改口问道：“施主不是僧侣，莫非是我佛门中的居士？”

居士，指的是束发在家，潜修佛学的普通人。

郭业顿觉这小和尚可爱，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而是说道：“小和尚，你先跟我说，你一个出家人在这儿做什么？莫非真是忍不住寂寞，偷偷溜出寺庙，来红尘之中尝尝女人味儿，看看女人到底是不是老虎呀？”

唰~~

被郭业这么一挑侃，小和尚的脸蛋又是一片绯红，双手拎着鸡鸭，合什而念：“罪过罪过，佛祖宽恕！”

念叨罢才对郭业轻声说道：“施主，小僧不是小和尚，小僧今年二十有八，出家皈依我佛，足足二十多个年头了。”

我了个去~~

郭业被对方的话给震惊了，面前这个花美男和尚竟然二十八岁了？

这面相看上去怎么像是十七八岁，甚至比自己还要小的多呢？

二十八岁，标准大叔的年龄，竟然长着一副小正太的躯壳。

奶奶的，这是何等的妖孽啊？

郭业不禁好奇这小和尚，哦不，大和尚。这大和尚是不是练过什么采阴补阳，驻颜有术的神秘手段。

随后饶有兴趣地问道：“小，大和尚，你在哪间宝刹修行啊？咋就长得这么妖孽呢？”

正太大和尚据实回答道：“小僧来自东都洛阳的净土寺。不过去年来到灵州，就在前边儿不远的大佛寺挂单参研佛法，算算一年有余啦。”

大和尚后面一句话立马把郭业吓到了，怎么会那么巧？

这大和尚竟然是大佛寺的挂单和尚。

所谓的挂单，就是从其他寺庙到另外一个寺庙暂时寄宿，名为参研佛法，实际上多为混吃混喝。

不过郭业不关心这个，他关心的是，大佛寺不是被突厥人控制住，所有僧众都被囚禁劫持了吗？

这大和尚是怎么出来的？

难道他侥幸躲过一劫？

就在郭业怔怔失神之机，大和尚弱弱地叫道：“施、施主，小僧能不能求你一件事儿啊？”

听着语气，再看他那表情，尴尬至极。

郭业点头应允。

大和尚见状陡然大喜，从僧袍中掏出几块碎银塞到郭业的手中，恳请道：“施主，麻烦您进这个青楼中，替小僧叫几个歌妓粉头出，出来，随小僧走一趟呗。”

我草~~

郭业用小拇指在耳中使劲掏了几遍，生怕自己听错了对方的话。

然后一脸怪异地叫道：“我靠，大和尚，你没喝多吧？你重复一遍刚才的话。”

大和尚再次扭扭捏捏，极为腼腆地将刚才这番话重复了一遍。

郭业第二次听完，确定自己没有听错。

奶奶的，一个大和尚，竟然叫自己堂堂一个六品小都护，武勋骁骑尉，替他召妓？

你当哥们是拉皮条的？

郭业本想破口大骂来着，不过他注意到这大和尚的言语和神情，绝对是一个小初哥，而且看对方的面相干净，眉宇不曾有淫秽猥琐之色。

每每自己奚落打趣对方，他都会羞红着脸颊，臊得慌。

按理说，大和尚应该是个谨慎清规戒律的比丘才是啊。

怎么会有这么反常的举动呢？

先是在妓院门口徘徊，又是左手鸡右手鸭，最后还石破天惊地让自己替他召妓。

最关键的是，这大和尚竟然还是大佛寺的挂单和尚。

现在的大佛寺可是被突厥贼酋的两千残兵暗中控制在手中，封了山门，不可能还能让大和尚自由出入的呀。

事出反常必有妖，莫非其中必有隐情？

当机立断，他硬拉着大和尚离开妓院门口这个显眼之地，来到一处偏僻的角落。

沉声问道：“大和尚，你一个苦修沙弥竟然让我去给你从青楼中找歌妓粉头，这不合常理啊。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还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喇~~

大和尚脸色陡然巨变，连连摇头，惊骇地叫道：“不可说不可说，说了可是要出人命的。小僧不能说，施主莫要问！”

郭业见状，心中更是叹道，果真如此！

随即亮明了身份，说道：“大和尚莫要慌乱，本官乃是朝廷命官，西川小都护郭业是也。大佛寺之事，灵州刺史府已然察觉，你赶紧跟本官从实说来，到底发生了何事。”

大和尚哪里知道西川小都护是什么官，但是一听郭业自称朝廷中人，又听灵州刺史府知道了大佛寺的情况，焉能不信郭业之话？

眼前的郭业，仿佛就是他的主心骨一般，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似的一把拽住郭业的胳膊。

霎时，一脸委屈欲欲要哭诉一般，对着郭业急道：“施，施主，郭大人，还望赶紧救救大佛寺吧，佛门宝刹被歹人强贼所占，佛祖定会怪罪我等啊……”

言罢，竟然毫无心防地向郭业说着大佛寺里头发生的事情。

娓娓叙来，大概与郭业所猜差不多，大佛寺的确被突厥狗占鹊巢，一千僧众也被突厥人囚禁在了各个房间中，无法踏出房门一步。

郭业也终于知道这大和尚为何能够自由出入寺庙山门了。

还得多亏了他这幅小正太的面孔。

原来是突厥贼酋颉利可汗整日呆在寺庙中，无酒可喝无肉可食，特别是连个女人都没得摸。

这哪里是一国大王过得日子？

于是他将这个面相最软弱最正太的和尚揪了出来，让他天天出来买酒买肉，如果他敢在外头泄漏消息，绝对让大佛寺一千多口僧人全部陪葬。

以此来要挟大和尚，让他就范。

今天这趟出寺更过分，竟然让大和尚来妓院给他召妓。不用猜，这些歌妓只要进了大佛寺，肯定就是出不来了。

最后，大和尚已是泪流双颊地哭泣道：“刚才不是小僧不想说，而是不敢说啊。就怕一说出去，那些歹人会害了大佛寺一千僧人的性命。还，还望郭大人莫要怪罪小僧。”

小正太大和尚哭得那叫一个楚楚可怜，肝肠寸断，听得郭业心里一阵揪得慌。

只得安抚他道：“不哭不哭，大佛寺乃是庄严佛门之地，朝廷与官府怎么可能任由他人亵渎？放心，我们定会大佛寺一千僧众解救出来。”

大和尚擦拭着眼泪儿，哽咽道：“呜呜，怎么救？”

郭业心里也是犯难，怎么救？你问我，我现在问谁去？

这事儿还得重长计议不是？

不过现在大和尚能够自由出入山门，这倒是个契机。

随即问道：“大和尚，你明天还能出来不？”

“能，那贼酋每天都要喝灵州西城的烧刀子，勒令小僧天天替他出来买酒，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郭业心中约莫了一个模糊的计划，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

随即对大和尚吩咐道：“这样，今天天色有点晚了，诸事都不赶趟。明天正午时分，你想法出来一趟，对，你就说出来替贼酋召妓，你今天无功而返，他明天肯定能让你出来。到时候，我们再商议计划行事。”

听着郭业如此说，心里没了主意的大和尚哪里还会反对，连连点头称是。

然后冲郭业双手合什，道了一声告辞，拎着鸡鸭朝着西郊的大佛寺方向赶回。

郭业见着对方转身离去，突然想起自己整天大和尚大和尚的叫着不对劲儿，立马冲他背影喊道：

“大和尚，你还没告诉我你的法号哩！”

噌~~

大和尚驻足脚步，转身给了郭业一个灿烂而又俊俏的笑容，萌萌的正太脸上闪烁着雀跃劲儿，朗声回道：

“回郭大人的话，小僧……法号……玄……奘！！！”

“啥？啥玩意？唐长老？？”

砰！

郭业听罢连问两声，言语惊骇，心中慌乱成麻团儿，脚步不经意的打滑了下，身子重心不稳，向后仰翻倒地——

摔了个四脚朝天！

## 第298章应对之策

“唐长老有木有？”

“御弟哥哥有木有？”

“大师兄，二师兄，沙师弟，有木有？？ ”

“俺滴个天啊，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郭业被赵九丑从地上搀扶而起，望着那个自称玄奘的大和尚徐徐选去，歇斯底里咆哮惊叫着。

赵九丑不知道郭业为何听到那个大和尚自报法号之后，会如此的失态，不就一个和尚嘛，充其量也就长得俊俏一些的和尚嘛，至于这么大惊失措吗？

他不是郭业，安知郭业心中那个震撼啊！

郭业发泄了一通之后，稍稍缓和镇定了下来，嘴中虽然没有再继续大放赵九丑听不懂的厥词，但是那幽怨的眼神却是一直落在步行远去的玄奘身上。

直至玄奘的身影消逝，他的眼神还是没有一丝的变动，直勾勾地望着前方。

心中不断地惊叹道，奶奶的，老子竟然遇见唐僧唐玄奘了，看对方现在混得不怎么风光，显然还没有前往西天取经，还没有名扬天下，还靠着挂单其他寺院，混吃混喝。

这唐玄奘了不起啊！

无论是神话演义，野史评说，还是史书记载，这唐玄奘都是一个传说啊。

郭业前世遍阅野史杂谈无数，对于唐玄奘这个闻名古今中外的传奇人物记忆犹新。

这厮不仅是个佛门高僧，佛家法相宗的创始人，更是一个旅游家，翻译家，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大唐西域，就冲他天竺取经的壮举，向天竺域外地之宣扬大唐文化的功绩，绝对当得起大唐民间外交家的美称。

即便封他一个大唐文化的传播使者，那也不过份。

这大和尚一生波澜壮阔，不仅佛门地位震古烁今，而且政治地位也是极为尊崇。

太宗李世民到底有没有认他做了干弟弟，这个无可考究。但是，玄奘和尚在李二陛下的心里，在李氏皇族的心中，绝对是份量不轻。

神话演义中，李二陛下十送御弟出长安，路上唐僧收服三个徒弟骑着白龙马，前往西天取经。

而史书所记，贞观初年，玄奘和尚将会背上行囊，踏上征程，偷渡出境前往西方天竺取经而去。

如今掰指算来，玄奘西天之行，应该不远矣。

也许，这大和尚来大佛寺并非挂单混吃混喝那么简单，难道是想在灵州休整一番，然后出灵州，偷渡到吐谷浑，高昌国，然后一路向西？

郭业琢磨了许久，心中想道，如果真是这样，看来大佛寺舍利可汗之事解决了，哥们得好好帮衬一把这大和尚，结上一番善缘，将来终究不会亏。

成！就这么干了。



想罢之后，发现赵九丑满脸都挂着问号，显然很不解自己刚才的冒失与分寸大乱。

郭业本想解释，但还是没有跟赵九丑释疑，嗨，这事儿，小哥跟你解释的清吗？

头疼！

随即装作若无其事般挥挥手，说道：“回吧，大佛寺之事，我心中多少有了一些底儿。明天再过来与玄奘和尚碰个头吧。”

赵九丑没有多嘴追问，默默地跟在郭业身后，朝着驿馆方向徐徐返回。

.....

.....

第二日，还是黄昏时分，还是昨日与玄奘偶遇的老地方——妓院附近的那处偏僻角落。

郭业再次见到了玄奘和尚，不过今天大和尚精神头明显不错，萌翻人的正太脸上挂着期翼。

见到玄奘和尚后，郭业将其领到了旁边一家茶肆，寻了间雅间儿。

不一会儿，赵九丑也来了，随之而来的还有苏定方。

苏定方初见玄奘和尚，也被他那俊俏得一塌糊涂的脸给震住了。

奶奶的，你一个大和尚，长得这么漂亮作甚？

几人聚齐之后，玄奘和尚双手合什冲着诸人唱了一声佛号，致谢道：“小僧在此多谢诸位大人的帮助，还望诸位大人给予援手，救救我大佛寺一千佛门弟子。”

赵九丑记得昨日郭业说过，心中已经有了底儿，那自然是有了办法。

随即不吭声说话，将目光转向郭业身上。

苏定方也寻思郭业将他召来，想必是有了应对之策，继而宽慰说道：“大和尚莫要急，佛门弟子也是咱们大唐子民，我等理当营救。”

旋即赶忙催促郭业道：“郭小子，你心中八成有了招儿，赶紧说说吧？”

郭业莞尔一笑，指了指玄奘，说道：“办法是有，不过此事还得寄希望于玄奘和尚身上。”

“小僧？”

玄奘一脸不解，闪烁着萌萌可爱的大眼睛。

郭业点头道：“正是，这些人中，除了你能够自由出入大佛寺山门，所以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

“你小子就别卖关子了，到底几个意思啊？”

苏定方又在催促。

郭业笑着说道：“我的办法很简单，却很务实，就一句话，擒贼先擒王。只要控制住了颉利可汗，逼他手下两千突厥兵就范，这不是手到擒来之事吗？”

言罢，众人都明白了过来，这是要悄悄将颉利可汗制服，然后让那些突厥兵放弃抵抗，投降罢手啊。

这方法几人都表示可行，但是操作起来，委实太难。

玄奘脸色犯难地说道：“郭大人，小僧是可以自由出入山门，也能在那个贼酋身边走动。但是小僧只会吃斋念佛渡人向善，却是不通武艺，想要将颉利可汗制服谈何容易啊？再者说了，颉利可汗身边时常有扈从保护，小僧，

小僧……”

说着说着，大和尚双手再次合什，撇嘴欲哭，那个可怜样，谁见了都心疼。

郭业摇头笑道：“这事儿自然不需你动手，颉利可汗不是命你在外头找几个歌妓回大佛寺，供其享乐吗？嘿嘿……”

玄奘和尚还未明白透，旁边的苏定方顿时大醒，附和道：“哈哈，老子懂了。你小子是想找人乔装打扮成歌妓，然后近身贼酋之时，突然出手将其制服？”

郭业竖起拇指赞道：“聪明，就是这个意思！”

苏定方先是赞允，但是很快又犯难了，问道：“这，咱们哪里去寻身手武艺俱佳的小娘子，来乔装成歌妓啊？”

郭业遥指苏定方，大声说道：“你啊，你不就是个现成的人选吗？”

言罢，又指了指一言不发的赵九丑，说道：“还有你，长得这般秀气，假扮成歌妓，绝对是伪娘中的伪娘。”

啥？

两个大男人去假扮歌妓？他们听不懂郭业嘴中伪娘是何意，但是多少猜出来大概其意思。

赵九丑没说过，既然郭业都发话了，大事当前小小委屈也不是不可以忍受，默默地表示同意。

但是苏定方急眼了，让他一个堂堂七八九尺的大好男儿，去假扮女人，这不是扯淡吗？

大丈夫宁死也不遭这份罪，将来传扬出去，他苏定方还想不想在军中混了？

随即破口大骂郭业的馊主意，喝道：“放屁，老子身形巨大，你见过长得如此身高的小娘子？”

呃……

郭业经他提醒，也反应了过来。

是啊，先不说苏定方这长相太粗犷了，就说这两米多的身高，谁家娘子长成这样？

那一进寺庙山门，还没见到颉利可汗，就提前露了馅。

擦，这事儿还是没有考虑周详。

于是他面有难色地说道：“那咋办？如果单单九丑兄弟一个人混进去，势单力薄，不一定能够成事啊？”

说到这儿，伸爪挠了挠后脑勺，颇为纠结地叹道：“奶奶的，时间紧迫，上哪儿再去找一个合适的人选呢？”

很快，

他发现自己说完话后，苏定方和赵九丑没有回应，随即抬头看向两人。

奶奶的，正直勾勾地看着自己，打量自己浑身上下。

就连老实巴交动不动就羞赧地玄奘大和尚，都盯着自己的面颊，双手合什，口中念念有词：“佛祖保佑，天可怜见。”

顿时，郭业嗅出了一丝不对劲的危险味道。

陡然反应过来，恍然大悟地指着自己的鼻子，冲着三人怪叫道：

“我草，你们不会在打老子的主意吧？”

这个时候，他心中生出了怨念滔滔，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懊恼。

## 第299章两个大骚货

夜色初下，过了许久，苏定方从茶肆中先行走了出来，独自一人朝着驿馆方向，寻顺公公与灵州刺史张宝相而去。

不过出来茶肆的苏定方不同往常，先是捂住嘴巴忍住笑意，待得跑出好远之后，才哈哈一阵大笑。

笑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站在街上双手扶住膝盖，爆笑如雷，直不起腰身来。

这番举动，惹得来往路人阵阵侧目。

又过了约莫半盏茶的功夫，玄奘和尚从茶肆中走出，灰褐僧袍加身，双手合什颇为宝相庄严。

但是前脚跟稍稍踏出茶肆门口，便忍俊不禁地偷偷窃笑起来。

不过还没笑出声儿来，后头便传来一阵冷哼，冰凉刺骨的言语霎时钻入他的耳中：“再笑，信不信赵某一刀结果了你这掉毛秃驴？”

“擦，赵九丑，别尼玛吓唬大和尚，到时候小僧怕怕，进了大佛寺可就露怯。”

显然，玄奘后头两人正是郭业和赵九丑。

两人一出来茶肆，往人前这么一现，难怪苏定方会笑得如此荒诞，难怪玄奘这个小清新正太会窃窃偷笑。

敢情问题就出在两人现在这身儿打扮上。

两人这时穿得花花绿绿，肩上围着雪白狐裘，一水儿的绸缎袄子，脸抹胭脂，唇染红脂，当真是绛紫嘴唇一点红。

再见头上梳着云鬓，横插琳琅玉坠与步摇，走起路来风中摇曳叮当作响，两人手中各自捏着锦帕秀绢，当真是别样风情，妩媚至极。

用苏定方的话讲，你俩就是两头大骚货。

郭业低着脑袋，催了句：“别磨叽了，赶紧出发。”

赵九丑自然不再吭声，低着脑袋看着路，这身儿打扮，饶是他再淡定，也没脸见人。

玄奘和尚闻言不由喃喃念叨：“罪过罪过，小僧着相了，两位，小僧前边儿带路，劳烦二位紧随其后……”

随即，玄奘双手合什，心中不断念诵清心咒好让自己静心敛气，算是壮胆，朝着城郊大佛寺方向走去。

郭业和赵九丑紧低着脑袋，不敢以真面目示人，紧跟其后。

路上，

一个大和尚，后面跟着两人风姿绰约妩媚动人的小娘子，赚足了路人异样的眼球。

每每有泼皮混子吹着口哨，口出污秽之言辱及之，玄奘都是口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一僧两歌妓，款款同行一路，成了夜间灵州城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

……

行道足足近一个时辰，总算临近大佛寺。

玄奘依然故我的前头带路，后头郭业与赵九丑学着女人家走路，可是遭

尽了老罪。

百步，  
五十步，  
三十步，  
二十步，  
大佛寺，近在眼前。

越是接近山门，三人的心思越是忐忑，郭业发现赵九丑有几分不对劲，轻声喝骂道：“九丑，你丫注意点，小心的步子。谁家姑娘粉头走路跟个猛汉似的，大步大步向前跨的？”

赵九丑闻言猛然收紧步子，心虚道：“奶奶的，平生干过山贼，干过水匪，还是头一遭当这妓院小婊子，忒不自在了。没你有经验啊。”

郭业也是一阵无奈，奶奶的，你当婊子才有经验哩。

随即轻声劝道：“坚持，忍忍就过去了……”

“两位大，错了，两位女施主，请稍候，小僧这就去敲山门，一会儿你们莫要吱声，就跟在我后头。”

玄奘打断了两人的窃窃私语，原来已经到了山门前。

大和尚上前敲了几下寺庙大门的铜环，郭业听着好像是一长两短，应该是突厥人给他的暗号。

随后里头传来一声问话，玄奘报出了身份，山门才缓缓打了开来。

郭业和赵九丑低着头，佯装矜持害羞，跟在玄奘的后面进了山门。

那开门的突厥人长得獐头鼠目，一看玄奘领着两个姑娘进来寺庙中，不由哈哈大笑赞道：“哟，大和尚干得不赖，真给我家可汗找来侍寝的姑娘了哈。大爷瞧瞧，这脸蛋子长得如何？”

我草，要坏菜！

别看两人涂脂抹粉的，如果仔细凑近来看，还是能看出端倪。

赵九丑突然将手放进了怀里，显然是要掏出短刀要将这突厥人结果掉。

郭业也准备蓄势待发，准备直接掐断这突厥人的喉咙，一击毙命，不让他叫出声儿引来其他突厥人。

突然，

玄奘集中生智，挡在了郭业和赵九丑的跟前，将要近上前来的突厥人挡住，威胁道：“这位突厥勇士，这两位姑娘是小僧请来侍奉你们可汗的，你现在染指的话，不怕你们可汗怪罪于你吗？”

这话一出，果然奏效，那突厥人的咸猪手立马停在了半空，讪讪笑了几声，挥挥手，示意他们几个人往里头进去吧。

呼~~

郭业和赵九丑粗粗松掉一口气，虚惊一场，奶奶的，能不出手最好不要出手，否则惊动他人就前功尽弃了。

玄奘双手合什冲那突厥人鞠了一躬，然后领着郭业和赵九丑继续往里走去。

刚转身走出两步，赵九丑突然“啊”的惊叫一声。

只见刚才那个开门的突厥人正示威地摇着右爪，一个劲儿地放在鼻子那儿嗅着，一脸猥琐地赞道：“好有弹性的屁股，中原女子真他娘的香啊！”

赵九丑屁股被突厥人调戏着抓了一把，顿时心中大怒，你妈逼啊，老子

长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当作女人摸屁股。

耻辱，莫大的耻辱啊！

当即又将手探入怀中，准备掏出短刀弄死那个突厥人。

郭业见状忍住心中的笑意，将其手捂住，提醒道：“别冲动，小不忍乱大谋，忍忍就好，忍忍就过去了。”

然后硬拉着赵九丑，继续低着脑袋，跟着玄奘和尚向寺庙里头的大雄宝殿走去，因为颉利可汗就住在那儿。

赵九丑忍下心火，与郭业一道朝大雄宝殿方向走去，忿忿不平地冲郭业嘟囔着：“老子一定要剁了他的狗爪。什么叫忍忍就好？敢情被摸的不是你。”

郭业现在是想笑不敢笑，他娘的，乐死老子了。光这事儿，就能埋汰赵九丑一年半载的。

一路向里走去，玄奘默默地走在前头，不时跟郭业介绍着大佛寺里头的情况。

“颉利可汗就住在大雄宝殿后头的主持方丈房中。”

“大佛寺一共分东西两院，两边大小院落连绵不绝。”

“一千佛门弟子就被扣押在东院的几座院子中，由一千突厥兵负责看守。”

“还有一千突厥兵就散落在西院的院落群中，在那儿喝酒吃肉，佛家庄严宝地，竟毁于斯。”

“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

……

一路细说情形，一路前行，入了大雄宝殿，玄奘和尚习惯性地朝着正中央的佛祖像跪下，跪在蒲团之上虔诚地三拜九叩，嘴中嘀咕了两句郭业听不懂的梵文。

而后才领着郭业与赵九丑绕过大殿，去了颉利可汗霸占的那间房子。

穿过几条回廊，总算到了那间房子口外，门口正有两个披甲带刀的突厥侍卫把守。

郭业心道，颉利可汗应在里头。

于是深呼吸一口气，站在玄奘后面继续装沉默装害羞。

那两名突厥侍卫见玄奘和尚领来两个大姑娘，不由显出满脸猥琐下流，叽里咕噜用突厥语对了两句话，听着八成也不是什么好词儿。

好像外头的动静被屋里的颉利可汗听见了，一声暴喝陡然传出，喊道：

“吵什么吵？可是玄奘小秃驴回来了？”

玄奘语音有些害怕的颤抖，不过还是恭敬地回道：“回可汗，正是小僧！”

“本汗要的女人呢？”

颐指气使，威严下令，浑然天成。

玄奘回道：“幸不辱命，小僧带回两个女子，就在门外候着。”

“哦？哇哈哈哈哈，好啊，李世民这小儿打得本汗如丧家之犬，东躲西藏。本汗就先祸害祸害他的大唐子民，你让那两个女人进来吧！”

“小僧遵命！”

然后冲郭业和赵九丑挥挥手，示意二人进去，不过挥手间，手心的汗却是涔涔而出。

突然，那两名突厥侍卫伸手拦截，喝道：“等下，搜身！”

唰~~

郭业和赵九丑的脸色骤变，搜身，你妈的，两人身上不仅各带短刀匕首，关键是两人身上都没有女人的料啊，一搜准露馅。

玄奘一时间也是没了应对之法，双手紧握，连他都准备只要突厥侍卫发现端倪，立马扑上前去撕咬扑打。

这关键时候，出了差错，就是一千僧众来陪葬，他焉能不怕？

郭业和赵九丑纷纷将手放在胸口，只要突厥侍卫警觉，立马动手。

谁知——

里头传来一声厉喝：“搜什么身？区区两个中原女子，本汗还要惧怕？岂不是让李世民那小儿耻笑？本汗今晚就要在床榻之上，征服这两个中原女子，哈，哈哈，哇哈哈……”

嘘~~

玄奘擦着手心，郭业和赵九丑缓缓将胸前的右手放下，虚惊一场。

而后两人各自瞥了一眼对方，彼此眼中的意皆以通晓，这是他俩定好的信号。

入房之后，准备动手，第一时间，将颉利可汗制服，逼迫大佛寺中所有突厥兵就范。

吱呀~~

突厥侍卫一人一边，推开了房门，冲着低着头脑袋的郭业二人，用汉语喝道：

“可汗相召，别磨蹭，赶紧进去吧！”

## 第300章制服贼酋

砰！

门外两名突厥侍卫再次将房门关起。

郭业和赵九丑一入房中，弥漫在封闭房间内的呛人酒味儿直扑鼻中。

酒味中夹杂着浓浓的羊膻味，还有酸腐的呕吐之味儿。

郭业下意识地用手心捂住鼻子，心中一阵唾骂，奶球，敢情这颉利可汗邈遑成这个鸟样，吃喝拉撒都在屋里解决不成？

蛮夷始终就是蛮夷，还堂堂突厥可汗呢，个人卫生不过关，负分，滚粗。

随后余光瞥向房中床榻方向，果然，一个身着织锦镶边棕色长袍的中年男子正侧卧在床榻之上。

长袍乃是少数民族样式，用料极为华贵，袍身上下用金线绣着一头翱翔巨鹰，无时不彰显此人的显贵身份。

再看其腰间所佩带的弯刀，无论是刀鞘还是刀柄，处处镶着蓝汪汪的宝石，绝对的造价不菲。

显然，这人必是东突厥的可汗——颉利可汗。

不过，甭管他穿得怎么富贵，也无法掩饰他蓬头垢面下的萎靡，靡靡不振的身板。

怎么看怎么都像一个落魄的王族。

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在郭业和赵九丑的心中，颉利可汗已经被划上了一个大大的红叉。

“喂！！！”

颉利可汗继续侧卧在床榻未转头，却发出一声喝令道：“汉人女子，给本汗滚过来，今晚本汗要宠幸你们，这是你们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快，自己脱光衣服，清洁溜溜光着屁股滚到本汗这边来，哈哈……”

晕！

郭业听着对方这死到临头的装逼话，不由一阵鄙夷，这都什么节骨眼儿了，还敢要老子们给你侍寝。

还突厥可汗呢，你长没长心啊？让老子们给你侍寝，你这不是耗子请猫做三陪，活腻味了吗？

随即用胳膊肘拱了拱身边的赵九丑，努努嘴示意他过去。

赵九丑理解错误，吓得连汗都出来了，捂住胸口压低着嗓子啐道：“你他娘的别太过分，之前你可是说过，最多假扮女子，并未说要献身来着。”

我晕，想什么呢？

郭业连连翻了一阵白眼，这个时候的赵九丑在他心中，智商绝对降到零。

床榻边的颉利可汗早已等得不耐烦，再次喝骂道：“磨磨蹭蹭做什么？速度滚过来，服侍本汗。”

说话间，徐徐转过身来，即将把面颊转过来，对准郭业二人。

郭业见状闻之，要坏菜，提前动手！

随即啐了一口赵九丑，责骂道：“磨叽什么，抄家伙，速速制住这狗日的。”



喇~~~

右脚一抬，拔出早已藏在靴中的匕首，冲上前去。

噌~~~

赵九丑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从怀里掏出短刀，猛扑向床榻。

砰砰砰！

两人一前一后，将稍稍转身还未反应过来的颀利可汗压在了身下，叠罗汉般严严实实。

颀利可汗受惊，刚要张狂大叫，突然脖颈喉管处凉意袭来，一把冒着幽光的匕首显然贴在自己的喉管皮肤之上。

他相信，匕首再进一分，肯定会被割断喉管。

郭业握紧匕首，看着颀利可汗那张仓惶的脸，哟呵，长得还挺有熟男味儿的。

小麦色的皮肤，国字大脸，一脸的络腮胡子，撮撮虬须扎成小辫，还挺时髦。

看着对方的眼睛缓过神儿来，双眼透着暴怒与惊惶，郭业嘿嘿笑了两声，说道：

“颀利可汗，对不住了，今晚姑娘是没有，汉子倒是两枚！怎么着？还想哥们给你侍寝不？”

郭业制住颀利可汗的上半身，赵九丑挪移身体，制住了颀利可汗的下半身，手中短刀正好抵在对方的裤裆之外，只要手中稍稍一发力，手起刀落

---

肯定是一幕活阎突厥可汗的人间惨剧。

听着郭业这般讲话，赵九丑一阵恶心，呸道：“让老子给他侍寝？成啊，我先骗了这驴日的……”

妹的，重口味！

颀利可汗现在已然知道到底发生了何事，现在怒火滔滔，玄奘和尚，你敢欺骗本汗？你个心肠歹毒的出家人，你个死秃驴。

心中咒骂一顿之后，他知道自己目前被两人所制，两处要害都在对方的掌控中，无从反抗，也不敢冲门口侍卫求救，否则小命肯定不保。

于是，冲着郭业连连摇头，表示自己不敢轻举妄动。

然后低着嗓子问道：“你，你们是何人？”

郭业回道：“朝廷的人！”

完！

颀利可汗心如死灰，本以为会是求财或者求色的劫匪山贼，现在倒好，竟然是朝廷的人。

显然，对方就是冲着自己来的。

难道李世民已经知道我窜逃入灵州了？

想着想着，颀利可汗顿时万念俱灰，本以为可以在灵州暂时休养一段时日，没想到还是李世民这小儿给发现了踪迹。

唉，万年道行一朝毁！

看来投奔高昌国，欲图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夺回北疆突厥领土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郭业看着颀利可汗这死了老娘，夭了娃子的苦逼样，看得出来对方的心

里防线溃败如潮。

心中对胁迫他出寺庙，逼突厥兵投降就范的期望越发的大了些许。

接下来，就是要抓紧时间，和颉利可汗谈判，让他乖乖配合自己，解救寺庙中的一千僧众。

因为房中长时间没有嬉闹调戏，淫声浪语的动静，郭业怕引起门口突厥侍卫的注意。

当即对赵九丑出馊主意道：“九丑，一会儿我和颉利贼酋谈话，你从旁学淫娃荡妇叫上一番床，怎么淫荡怎么叫，好让门口的突厥侍卫不起疑心。成不？”

“不成！去你奶奶的，姓郭的，不带这么坑爹的！”

赵九丑怒目而视，尽量压低着嗓子一阵破口大骂，郭业平日骂人的词儿，他用得那叫一个顺溜。

郭业一脸严肃地轻声劝道：“大局为重，忍忍就好……”

忍，忍你妹啊！

赵九丑恨不得现在就将短刀挪到郭业的裤裆处，这小子接连坑了自己好几次，真是误交损友。

怒归怒，赵九丑还是被郭业的大局为重给说动了，脸上明显有些松动。

真是敢怒不敢言，还得忍气吞声去干这恶心事儿。能有什么招儿？谁让自己是他的心腹手下呢。

不过他还是面有难色地纠结道：“这淫娃荡妇咋叫床？老子也不会啊。这方面你有经验，要不你来？”

呃……

郭业听罢，心道你不会，老子哪里会？什么叫我有经验？这混账是睚眦必报啊。

随后他想了一番，支招儿道：“这样，你就用手捏着喉咙，尖着声儿地叫，至于咋叫，你学公鸡打鸣或者夜猫叫春，都成。反正骚一点，浪一点。”

“知道了，我试试！”

“嗯……咳咳……嗽……”

赵九丑收起短刀入怀，用手捏住喉咙，轻轻咳嗽两声，试着呻吟两声儿。

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

搞定赵九丑，郭业这次望向目标人物，听着两人对话如天方夜谭般表情怪异地颉利可汗说道：

“颉利可汗，你这次是再劫难……”

“啊……嗯……啊啊……嗽~~”

话未说完，愣是被赵九丑的叫床声给打断了，奶奶的，吓得郭业顿时起了浑身的鸡皮疙瘩，太渗人了。

不过倒像那么回事儿。

继而心中暗暗窃笑，老赵还是蛮有声优天赋的嘛，听着虽然让老子肝颤，但还是挺销魂滴。

果然，门外传来一阵低声细语的淫笑之声，显然是门口两个侍卫所发。

他们整日护卫颉利可汗，对他们可汗这种淫秽事儿，早已见怪不怪。

赵九丑继续在骚包地浪叫着……

郭业强忍笑意和恶心，对着颉利可汗说道：“只要你乖乖配合本官，让你的死全部放下兵器放弃抵抗，嘿嘿，本官保证饶你不死。”

“哼——李世民那小儿恨我入骨，本汗入了长安照样是一死，早死晚死有何区别？本汗宁愿玉石俱焚，你趁早死了这个心思吧。”

颉利可汗倒是倔的很。

不过郭业听出了对方话中隐藏的惊惶，看来这老贼酋也是怕死，怕李二陛下将他千刀万剐。

随即继续劝道：“我大唐皇帝，胸怀四海，宽宏大量。本官敢保证，入了长安，陛下肯定会对你宽大处理，甚至既往不咎，厚待于你。”

“嗤……信口雌黄！”

颉利可汗再次言语还击，眼神中充满不屑地哼道：

“你又算什么？本汗凭什么信你？凭什么信李世民那小儿？”

奶奶的，郭业一阵捉急，颉利这孙子，真是抗拒到底啊！

## 第301章劝降

真的仅仅是顽抗到底吗？

郭业敢肯定，颌利可汗此人并非冥顽不灵之人。

如果对方的骨头真有那么硬，真有那么血性，真有那么带种，那么，这厮早就在北疆战场殉节而死了，哪里还会东躲西藏，窜逃灵州了。

那么理由只有一个，那便是这厮不见兔子不撒鹰。

他深知，只要上了谈判桌，就没有什么成与不成，无非是好处与筹码够与不够的问题了。

看来颌利可汗无法相信自己的单单几句话，而放弃顽抗，与自己乖乖配合啊。

也是，不掏点干货出来，谁也不是傻子。

随即，郭业突然语出惊人地说道：“本官是何人？切，说出来吓死你。你信不过本官，难道还信不过我大唐东宫太子的允诺吗？”

呃？

东宫太子四个字猛地一抛，神情颇为激动的颌利可汗立马镇定了下来。

一副诧异地眼神望着郭业的双眸，妄图从对方眼中看出一丝闪烁和诡诈出来。

可惜事与愿违，郭业这小子撒起谎来，连眼睛都不带眨巴一下的。

他仅仅心里默念了一声儿，承乾太子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暂时借你虎皮一用，也不枉为哥们大老远为你从西川跑长安来了。

颌利可汗沉静下来之后，冷声问道：“你说你是大唐东宫太子的人？李承乾这黄毛小儿答应不会动本汗一根汗毛？”

听得出来，话中尽管透着嘴硬若斯，但多少已经有些松动了。

郭业心中窃喜一下，到底是太子的招牌好用啊，名人效应，太子的信用额度就是高啊。

他故作傲娇地淡然一笑，没有点头称是，也没有摇头否认。

既不想给颌利可汗落下口实，又能让对方产生错觉，认为自己就是太子方面的人。

果然，人都是贱骨头，特别是溺入旋窝中做垂死挣扎的颌利可汗。郭业越是这么故作神秘，他越是趋于相信。

但是这终归是关系到颌利将来的命运，他还是没有全身心投入地相信。

继续质疑道：“哼，李承乾那黄毛小儿允诺又如何？他一个国储，焉能左右得了李世民的抉择？呵呵，少诓骗本汗了，本汗不吃这套！”

我草，你他奶奶的。

最后关头，颌利可汗还是多疑，郭业心里一阵儿捉急。

看来还要从李二陛下方面着手，给丫吃定心丸啊。

随即略微搜寻了下史书上关于颌利可汗的记载。

历史上，这倒霉可汗在灵州被张宝相活捉押往长安之后，的确没有遭到李二陛下的毒手。

相反，这个亡国可汗还受到李世民的礼遇。

被绑入长安后，李世民不仅没有百般刁难加以谋害于他，还赐他良田百顷，封了他一个光拿俸禄不干事儿的右卫大将军虚衔。

李二陛下唯一的条件就是令其终生不得出长安半步，算是变相的软禁。尽管是软禁，但对他这个大唐宿敌也算是至仁至信，厚待有加。

哪怕是颉利可汗病逝长安之后，李二陛下还追赠他为归义王，并勒令礼部以突厥习俗之礼厚葬之。

这份待遇，在历朝历代成者王侯败者寇的逐鹿中，可谓之礼遇有加。

所以，郭业这才敢打包票，颉利可汗入了长安，人身方面绝对能够得以保障。

可关键是郭业知道将来事儿，人家颉利可汗哪里会知道？

能够预知未来这种荒诞话，郭业也无从下口啊。

看来，得想个由头好好说道说道……

颉利可汗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郭业，似怀疑，又似期冀。

赵九丑则继续捏着嗓子淫声浪语地学床叫，乐此不疲，叫的那个销魂妩媚劲儿，甭提有多投入了。

隔了半晌，郭业张嘴干笑两声，嘴角处划起的弧度略显自信，显然哥他们已经心中又有招儿了。

果然，郭业一声笑罢，将颉利可汗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之后，陡然问道：“颉利可汗，你可听过我们汉人有个典故，叫做千金买马骨。”

颉利虽为东突厥可汗，但好歹也是一国之王，汉人的经史子集多少有些涉猎。

至于千金买马骨的典故，他自然听过，而且作为一国之王，对于千金买马骨这种谋略型的典故，他耳熟能详。

这则典故告诉所有上位者一个关于招贤纳士，树立自己高大形象的政治手段伎俩，作为东突厥可汗，他怎能不懂？

自然而然，对于郭业的问题，他点头表示肯定。

但是，这跟他绑入长安，李世民小儿不会杀自己有何关系？

郭业发现了他脸上的急色，淡淡笑道：“不急不急，听哥们给你慢慢说来。”

随后缓缓将贴在颉利可汗脖颈喉管处的匕首拿开，好让对方不再压抑紧迫，徐徐说道：“我大唐当今陛下胸怀四海，素有大志。你觉得以他天可汗之名，以他高远的志向和能力，会将大唐版图仅仅止步在东突厥处吗？”

这话颉利可汗尽管听得刺耳，但还是认同了郭业的说法。

“东突厥与我大唐乃是宿敌，如果吾皇在擒获你之后，却能够网开一面，既往不咎。甚至许以官爵与良田，你觉得其他诸如东突厥之小国国主会如何看待吾皇？”

“他们明知无法阻挡大唐之脚步，皆会纷纷猜想，连宿敌东突厥之主，大唐陛下都能赦免其行，赐以官爵封地以终老，岂会亏待彼等？”

“你，颉利可汗，便是吾皇千金所买之——马骨！”

……

……

这就是千金买马骨！

颉利可汗脸色越发松动，但还是执拗地问了一句：“李世民野心勃勃，心狠手辣，连亲兄弟都敢屠戮殆尽，本汗凭什么相信他？”

闻言，郭业差点破口大骂，妈的，真是死扛到底啊！老子废了这么多口

水，就换了你这句二百五的话？

当即没好脸色地哼道：“不凭什么，就凭他乃百族尊奉的天可汗，乃我泱泱大唐之九五至尊！”

言下之意，李二陛下就是亿万富翁，你丫就是个臭要饭的穷光蛋，他怎会因为几毛钱的缘故失信于你？

这话虽是豪言壮语，但听在颉利可汗耳中却是颇有嘲讽的味道，在这个小小的唐朝官吏眼中，貌似自己这个一国可汗很是掉价不值钱。

一时间，他陷入了踌躇，  
降，还是不降？

……

……

“啪啪啪！”

“可汗，可汗，大事不好，唐军将大佛寺给围住了！”

“可汗，咱们被唐军包围了，怎么办？请您下令！！”

一阵慌乱的拍门声将屋中三人惊醒，显然是门口的突厥侍卫的惶惶大叫。

赵九丑立刻停止浪叫，将短刀拔出顶在颉利可汗的裤裆处。

郭业则是将匕首重新贴回颉利可汗的脖颈，心中大骂，苏定方这狗日的，老子还没发信号，你咋就率兵围剿了呢？

你丫如此轻举妄动，就不怕老子 and 赵九丑在里头出啥事儿啊？

骂归骂，他还是将注意力放在颉利可汗身上，将手中匕首向前一推，贴在对方喉管肉处，沁出一丝血槽。

旋即阴恻恻地威胁道：“颉利可汗，我这人不经吓，下手从来都是没轻没重，可管不住自己的手哟！”

最后，他左手指了指门口处，冲颉利可汗下了最后通牒道：

“可汗，看来你该尽快表态了。您是瓷器，我是烂瓦片，玉石俱焚这种事儿，对您来说，可是大大地划不来哩！”

## 第302章功成

砰砰砰！

“大汗，大汗，您没事儿吧？”

见着里头许久没有动静，门外的突厥侍卫着急了，拍门之声变成了踢门之声。

颉利可汗还是没有表态，郭业也是急眼了，低声喝骂道：

“颉利，东突厥已经亡国，难道你还想让东突厥灭种不成？”

“啊？”

郭业这句话如一道晴天霹雳，直接砸进了颉利可汗的心窝窝。

额头虚汗频出，犹豫之色立马散退，惶恐惊骇浮于脸上。

屋外，侍卫声声催问；

屋内，郭业步步进逼。

一时间，场中气氛降至最低温，紧张至极。

突然，制住其下半身的赵九丑举起手中短刀，按捺不住心头的压抑，痛骂一声：“他妈的，给脸不要脸，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真让当郭大人是跟你玩闹呢？”

噗嗤！

短刀举起落下，径直扎进了颉利可汗的大腿之上，鲜血唰的一下，汩汩冒出，溅了赵九丑一脸。

“啊……”

颉利可汗吃痛，惨叫哀嚎，脸上尽是痛苦狰狞。

咣当！

门外突厥侍卫闻听屋内异状，一脚踹开了房门，见着郭业两人制住颉利可汗，惊叫道：“大胆，你们是何人？”

“可汗，可汗，您没事儿吧？”

连番状况的发生，也仅仅是几个呼吸的间隔。

郭业恨恨地瞪了一眼赵九丑这个冒失的家伙，奶奶的，这孙子太沉不住气了。

不过他没有理会那两个侍卫，因为他知道颉利可汗在他手中，这些突厥兵肯定投鼠忌器，不敢对他们如何。

于是继续问着痛苦哀嚎中的颉利可汗道：“颉利，生死全在你自己的抉择之中。同样，东突厥人是否要遭灭种厄运，也在你的一念之间。”

“嘶，嘶……”

颉利单手捂住大腿刀伤处，忍住钻心剧痛，大口大口呼吸喘着气儿，突然——

伸出另外一只手冲进来那两个侍卫摇摇手，示意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然后呻吟了一会儿之后，艰难地说道：“去，去将寺中东西两院的勇士，召、召集起来。”

那两名侍卫闻言，惊呼：“大汗，你这是要……”

“去，快去！！！！”

颉利突然声嘶力竭地吼叫起来，双眼充血般通红地看着郭业，咬牙表态道：

“降，我们降了！”

表完态之后，整个人仿佛充气的娃娃被人扎破一个大洞，陡然泄尽了全身的力气，哀哀地自言自语了一声儿：“本，本汗，绝对不能做东突厥的罪人！”

嘘~~

郭业肩膀一垮，算是松下了那股紧张劲儿，妈的，总算是成了。

待得那两名侍卫如天塌地陷般仓惶离去，通知两院突厥兵之后，他才随意找来一件僧袍，撕出一块破布，将颌利可汗大腿的伤口处包扎了起来，将其止血。

一边包扎一边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说可汗，你这是何苦来哉？早早答应了我，不就大家都省事儿了吗？”

颌利可汗没有回话，而是继续抽着冷风不断吃疼地呻吟着。

赵九丑见他这丑态，哼道：“还一国之君呢，丁点疼痛就如此尿性，就你这怂样，活该你亡国。贱骨头就是贱骨头，不扎你两刀捅个窟窿眼，你都不知马王爷长了几只眼。”

这混蛋！

郭业差点没被他的话给气闷过去，你丫还有脸说，不知道冲动会误了大事儿啊？

难道你不知道颌利可汗是因为亡国灭种那句话，摧毁了他最后一道心理防线吗？

奶奶的，老子得好好罚你！

随即冲颌利可汗抚慰了一句：“可汗真是遭老罪了，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受此磨难？放心，本官不会让你受苦的。”

旋即冲赵九丑喊道：“九丑，你来背着颌利可汗出寺庙，好生给老子背着，谁让你伤了可汗？自己酿的苦果自己吞。”

“啥？”

赵九丑吃惊地望着郭业，奶奶的，扮完娘们，让老子学床叫，现在更是变本加厉让我背这个贼酋出寺庙？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啥啥啥？叫你干嘛就干嘛，哪里来得那么多废话？”

趁着颌利可汗没注意，郭业悄声附在赵九丑耳边，小心翼翼道：“你将他背主，短刀别离手，如果路上有什么变故，直接一刀解决，永除后患。”

赵九丑闻罢，立马会意。走上前去，像扛猪猡一般将颌利可汗背起，短刀就放在手中，轻轻顶在颌利可汗的臀部。

只要这厮敢乱来，直接一刀捅烂他的菊花，让他尘归尘，土归土。

郭业率先出了房门，赵九丑尾随而至，背着哼哼唧唧要死不死的颌利可汗，走出了房门，绕出了大雄宝殿，来到了寺院空地。

这时，东西两院的突厥兵们纷纷涌了出来，见着可汗受制，相继扔下手中兵器，惶惶不可终日，如天崩地陷，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一般。

这时，

山门之外，苏定方的援军——灵州折冲都尉府的府兵们，如潮水般相继涌进山门，将那些放下兵器的突厥兵们层层包围，严阵以待。

自此，大佛寺之危，告捷。



扫尾工作自然是交由这些冲进来的府兵，而郭业与赵九丑，则背着颌利可汗朝着山门方向走出。

刚没走几步，苏定方适时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帘内。

顺公公拎着拂尘随后边小跑，脸上充满洋溢之色，其身边随行一名身穿深绯圆袍，头戴双翅翼官帽的中年文官，满脸的不淡定。

此人应该就是灵州刺史张宝相。

郭业上前与三人碰了个照面，还未打招呼，顺公公已经急急出言赞誉道：

“呀呀呀，郭小都护真乃虎将也。仅凭两人之力，竟敢深入狼穴擒拿突厥贼酋，啧啧，老奴今天真是开了眼界儿。回到长安，老奴定要当面禀报陛下，将郭小都护的此番功劳好好说道说道。”

郭业不怪这阉宦如此激动，早前就答应于他，这番功劳与其共享，看来他升任内常侍之事，应该是差不离儿了。

随即报之一笑，点头道：“郭某不敢独揽大功，若非诸位同心协力，郭某怎能擒下此獠？”

言下就是跟众人剖明心迹，我郭业是不会吃独食的。

顺公公顿时乐得眯起双眼，绕道赵九丑的后面打转，自顾乐道：“老奴倒要看看，这突厥可汗到底长啥样，嘿嘿，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被老奴擒下，啧啧，长脸了，真长脸了，这可是光宗耀祖之事哩。”

郭业和赵九丑，乃至苏定方闻言，纷纷皱了下眉头，麻痹，还要不要脸了？

倒是灵州刺史张宝相没有如此失态，而是冲着郭业笑道：“哈哈，本官与郭小都护今日才见上第一面，竟然就得了这份厚礼。这份情，本官承下了，他日必有厚报啊！”

郭业矜持地笑了笑，心中赞道，这位说话就是中听，难怪历史上因为机缘巧合生擒了颌利可汗，前途坦荡，一片光明。

你不用谢哥们，咱只是将你本该独揽的大功变成了众人分享罢了。

随即拱手抱拳，称道：“张刺史言重了，这本来就是灵州地界儿，您不怪小子冒然出手，僭越贵境，我就惜福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张宝相现在岂会管这些细枝末节之事，相反，郭业这番话在他听来更像是自谦，更像是给自己留余地长面子。

一时间对郭业的好感蹭蹭上升……

这时，苏定方赞许似的点了点头，不过一看郭业和赵九丑还是大姑娘的打扮，不由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刺史张宝相和顺公公闻着笑声，再跟着苏定方的目光，看着郭业和赵九丑的打扮，不由掩嘴窃笑。

心中不约而同地感叹，这位郭小都护办事倒是挺，挺不拘一格的嘛。

赵九丑被人围观，早已羞愧得垂下脑袋。

而郭业则是看着苏定方这鸡巴揍性，又想到刚才自己没发信号，就冒然行动，立马来脾气。

奶奶的，老子在里头冒着风险擒贼，你这孙子不按套路出牌，差点坑了哥们，你还有脸笑？

随即脸上生出几许的不悦，想着骂上几句解解气。

不过——

山门外突然传来一阵马蹄轰轰之声，接踵而至，马蹄嘶鸣，兵戈晃晃，脚步嘈杂，涌向山门。

陡然，

从山门处传来一嗓子，话中充斥不满与暴躁：

“妈了个巴子的，颉利可汗竟然被人先一步擒拿？”

“嗨，老子倒要看看，是谁手脚那么快，摘了爷们的桃子，抢了爷们到嘴边的肥肉？”

人未到，

声，却已然先到一步。

### 第303章游击将军程怀默

来者不善啊！

郭业从对方由远及近的话中，听出了浓浓的不满和愤慨，貌似就对方就是冲着自已等人而发此话。

奇怪，

难道灵州郡城内，除了灵州折冲都尉府的府兵之外，还有其他兵力不成？

旋即，转身对外而望。

顺公公、张宝相、苏定方等人纷纷朝着山门方向望去。

唰唰唰～～

数以千计的金戈明甲之士涌入山门，入了寺中之后却不像府兵那般杂乱。

很快就如江河入渠灌溉两边似的，主动散成两股人潮分站两侧，将中间的行道空置了出来，甚有规律地排列而起。

戈矛林立，明盔亮甲，精神奕奕，颇为雄壮，甚有气势，当为虎贲之师。

这近千突如其来的披甲士卒让郭业很快想到了苏定方的河西军。

看着这些士卒满脸汗渍，不少人的盔甲之外还沾染着血迹，血迹干涸之后黏在其上的泥泞与枯叶。

看情形，应该是从战场上刚刚撤退下来的。

灵州境内又无战事，离灵州最近，频有战事发生的地方，那只有北疆一带了。

莫非这些人是从北疆战场下来的虎贲士卒？

如果是的话，那么近千士卒肯定不是府兵，而是地地道道的边军了。

朔方军？河西军？还是定襄军？

郭业看了一眼身边的苏定方，对方好似知道郭业的问询之意，随即摇头表示不知，但也肯定了这支人马肯定不是他曾经效力的河西军。

噌噌噌～～

突然，从山门口中走进一个武将模样的青年，一身明光甲，身披黑色大氅，头戴红缨盔，腰佩横刀，手扶刀柄大步大步朝着这边走来。

看着龙骧虎步，颇有气势，郭业猜测此人应该就是这近千人的头头儿。

现场诸人中，张宝相的品衔比他高，顺公公的身份比他金贵，尽管他知道对方刚才的话是冲他而发，但他犯不着出头去询问对方来历，随即退到了张宝相与顺公公的后头。

不过张宝相还未开口询问，那年轻小将已然抱拳自报家门道：

“通漠道行军大总管麾下，游击将军程怀默，率一千儿郎追击突厥残兵至此，你们当中谁能主事？”

屁，

屁爆了！

郭业听着对方这话，愣是觉着这小子就像个纨绔子弟进了小县城，跑到县政府大楼颐指气使地嚷嚷一声，喂喂喂，你们谁是县长啊？出来走两步。

妈蛋，这灵州刺史张宝相好歹也是一方刺史，堂堂朝廷四五品的封疆大

史，这般讲话，混账王八蛋也太眼高于顶，目中无人了。

对方看着也就大概二十三四岁，竟然能以这般年纪混到从五品的游击将军，还是戍边的军中。

啧啧，来头不小啊。

通漠道行军大总管麾下？不就是征讨北疆，大败颉利可汗大军与阴山脚下的李绩所部吗？

原来是李绩手下的游击将军，难怪这么屌。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反之，亦然。

强将手下无弱兵啊！

对方气势凌人，张宝相这个灵州刺史倒也不含糊，哼了一声，说道：“本官乃是灵州刺史，灵州诸事本官尽可做主，你这小将有何话，尽管说来。”

随后不忘言辞铿锵地反击一句：“你这小将好不知分寸，冒然率军进入我灵州境内，为何不事先知会本官？边军不得擅入州郡，此乃大唐律例。莫非英国公没有教诲于你们吗？”

郭业听着张宝相这话甚是解气，早看这盛气凌人的游击将军不顺眼了，暗暗对张宝相竖起了大拇指。

心中打了个记号，看来张宝相这人也并非浪得虚名啊。

果然，张宝相这话喷得那年轻武将一阵面红耳赤，脸有怒色，但又无从反驳。

因为张宝相这话说得并无过错，甚至上奏折参他一本，也不是没有可能。

当皇帝最反感什么？自然是军中武将的肆无忌惮，无视朝廷律例。

武将程怀默只得生生咽下这口气，暂时息事宁人地拱手道：“张刺史言之有理，是末将鲁莽了。不过我家大总管有令，命我等一路追击突厥残兵，而后发现颉利贼酋潜入灵州，这才冒然进入。”

对方低了头，而且屡屡提及通漠道行军大总管，英国公李绩，张宝相自然不会拿胳膊去扭英国公李绩的大腿，找回了面子便见好就收吧。

随即不以为意甚是大大地挥挥手，说道：“罢了罢了，看在英国公的面子上，本刺史也不再追究。”

郭业见着张宝相如此低调地处理此事，面子里子全都找了回来，奶奶的，手段不赖啊，牛掰。

不过心里刚夸完张宝相，这边郭业立马就被这魂淡给卖了出去。

只听张宝相再次对程怀默下逐客令道：“颉利可汗已被郭小都护擒拿，两千突厥兵皆受控制，此事就不再劳烦程将军了，本刺史自会安排时间，将其押解入京。呵呵，程将军还是请回吧。”

说着，不忘冲程怀默指了指郭业，并简单介绍两句郭业如何筹划擒贼，如何深入虎穴，又不吝赞词地夸了郭业两句。

郭业听着陡然头大，奶奶的张宝相，竟然让哥们跟你一道分享仇恨，让哥们成为程怀默的众矢之的，够他妈损的。

郭业哪里看不出，程怀默对颉利可汗被人捷足先登，摘了桃子耿耿于怀心中。

他们大军在阴山大败颉利可汗，让其逃走，好不容易追踪到了行迹，又被郭业等人拔了头筹。

饶是程怀默气量再大，也难释怀。

果然，程怀默听过张宝相的介绍后，阴鸷着双眼在郭业身上打量了一番，很是不友善。

随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西川小都护府郭业？嘿嘿，没听过！不过，今日算是听过了，以后本将会牢牢记住这个名字的。”

“嘿嘿，有勇有谋，很好，很好嘛，希望你我还有机会再见面！”

言罢，突然脸色一沉，高举右臂用力一挥，吼道：

“听令，撤兵，回营~~”

简短六个字，不仅呈现了程怀默的统军能力不俗，更听出了他此时内心的愤慨。

程怀默霎时转身，头也不回地大步大步朝着山门疾奔而去，貌似一刻也不想多呆此地。

哗哗哗~~

置于道路两旁的士卒纷纷转身而行，戈矛林立执于手中，小跑有序紧随程怀默的身后。

待得这近千人陆续出了山门，张宝相才笑脸相向地望着郭业，安慰道：“此等匹夫之言，郭小都护莫要放在心上，莽夫一个，不值一晒。”

他自然也听出了程怀默离去之时，对郭业所说的那番话显然是不友善的，隐隐有忌恨威胁之意。

郭业脸色淡然一笑，耸耸肩表示无所谓，心中可是恨透了张宝相这头看似忠厚长者，实则老奸巨猾的老狐狸。

这混账凭空又让自己多了一个仇敌出来，他奶奶的，欠他的还是该他的。

突然，一直久未说话的顺公公突然挤了出来，摇头叹道：“错错错，张刺史此言差异，这程怀默可不是莽夫一个哟。”

郭业好像记得，程怀默来得时候，顺公公悄悄地退进了旁边的士卒人群中。

莫非他是忌惮程怀默？

随即问道：“顺公公，程怀默此人大有来头不成？”

一旁的张宝相不断摇头，竭力否认道：“一个从五品的游击将军，在本刺史面前说话如此嚣张跋扈，哼，不是莽夫一个是什么？而且本官从未听过，近几年来大唐边军中有什么出彩的人物，是叫程怀默的。”

“嘿嘿~~”

顺公公干笑两声，手中拂尘一甩，而后眯着小眼，煞有介事地尖着嗓子说道：

“他倒无足轻重，不过，他的父亲可是鼎鼎大名，绝对是大有来头的人物，嘿嘿，来头很大很大啊.....”

## 第304章大有来头

程怀默他爹大有来头？

年纪轻轻便是从五品的游击将军，而且姓程，如今大唐八大世族之中没有姓程的，皇亲国戚之中没有姓程的。

郭业仅仅斟酌了片刻，程，程姓……

莫非，莫非是他？

是那个全凭三板斧拼来几世富贵的混世魔王？？

当即，心中想到嘴中便是脱口而出道：“可是我大唐开国功臣，当今圣上之股肱，御赐一等卢国公，程咬金程大人？”

唔？

顺公公本想要个神秘卖个关子，却被郭业一语道破，好生有些诧异。

他愣是没想到郭业仅仅全凭一个程姓，便推测出来程怀默的父亲居然是卢国公程咬金。

不过他并未被郭业道破玄机而感到恼怒，相反，心中对郭业越发地看重和好奇起来。

一个出身蜀中偏远小县城之人，一个衙役出身却靠自己一人之力，步步高升至六品武勋，一地小都护府的都护。

而且此人从未去过长安，见识过大世面，竟然能够有此开阔眼界和敏锐目光。

这种人，将来想不出人头地都难啊。

随即，顺公公和善地笑道：“郭小都护猜得一点都不错，这位小程将军的父亲，正是鼎鼎大名的卢国公程咬金。”

“居然是他？”

“原来是他呀……”

苏定方和刺史张宝相的脸色顿时显露惊愕。

他们二人，苏定方曾经在隋末混战群雄逐鹿中与程咬金交过手，虽隶属敌对阵营，但彼此都有过敬仰。

张宝相呢？则是曾经与程咬金在时为秦王的李世民麾下，天策上将府中共过事。不过当时的程咬金已经是天策府几位重要将领之一，而张宝相却仅仅是不显山不露水的文官班底，上头还有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压制着。

不过两人惊愕之余多少还有些感慨，真没想到，匆匆十来年过去，程咬金那个混世魔王的儿子，如今也成了一方小将。

时光荏苒，如白马过隙，用郭业的话来讲，这岁月就他妈是一把无情的杀猪刀啊，得谁让它割两刀，都得留下几道纹路。

不过郭业想到得更多，危机感也徐徐浮上心头。

按常理来说，程咬金这样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堂堂一等国公，暂时来说与他并无交集，八竿子打不到一块儿去。

关键是他有猪一样的队友张宝相。竟然莫名其妙将他坑了一把，让程咬金的儿子程怀默暗暗惦记上了。

就冲对方离去时候的态度，被程怀默惦记上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程咬金是混世魔王，他家的崽子岂是好相与的主儿？堪称小混世魔王也不为过。

奶奶的，这梁子算是结下了，狗日的张宝相，坑爹啊！

果然，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见着郭业神色有些不对，又知道了程怀默的父亲是程咬金，张宝相显然多少猜出了郭业的心思。

甭管自己这次阴损到家，是有意还是无意，郭业心中肯定恨透了自己。

一想到这儿，他这个堂堂灵州刺史心里竟然犯起了嘀咕，怕郭业找他算账来。

又想着颉利可汗之事，自己又承了郭业天大的人情，心中自个儿谴责起了自个儿，那叫一个纠结。

颇有些进退维谷的难受劲。

得了，张宝相想罢，也不留在这儿给郭业添堵了。

于是吩咐附近几个士卒将赵九丑背着的颉利可汗搀扶走，然后对郭业说道：“这颉利可汗，本刺史会安排人手将其押解进长安的，就不劳郭大人费心了。当然——”

他赶忙补充一句话道：“当然，郭大人筹谋布局，深入虎穴，活捉颉利可汗之事，本刺史也会如实记述在奏折当中，呈入朝堂。这请功表上嘛，郭大人当记首功！”

郭业心里暗暗叫苦，首功？首首功都没有用啊！以程咬金那混世魔王的性子，绝对是超级护犊子的奶爸式人物，自己落了他儿子的颜面，万一他在朝堂上毁哥们，给啥大功都没有用啊。

他奶奶的，本想不惹是非，低调地发展，可麻烦就是自动上门。

真是不怕贼偷着，就怕贼惦记啊。

不过这个时候埋怨张宝相也没用，即便他肯放下一州刺史的身段让自己痛扁一段，也无济于事啊。

事情既已发生，就如覆水难收，懊悔也没屁用。

随即卖了个人情给张宝相，很是大度地抱拳说道：“张刺史派专人押解吗？那感情儿好，郭某这边就省事儿了。您轻便！”

张宝相脸有愧疚地拱拱手，又冲着那几个搀扶扣押着颉利可汗的士卒挥挥手，飞快奔出了大佛寺，出了山门。

张宝相一走，顺公公轻轻一甩拂尘，轻笑两声走到郭业跟前宽慰道：“郭小都护的担忧，老奴心里明白。不过你放心，程国公虽然脾气火爆，但大事方面从不糊涂，他应该会清楚，今日之事根本怨不到你身上。”

郭业嘴角一扬，置之一笑，你这老太监说得倒是轻巧，如果程咬金真是这么通情达理的人物，你刚才见程怀默发飙会远远躲在后头？

不过他嘴中还是爽朗地回道：“谢顺公公关心了，郭某心中有数，有数哈。”

顺公公唔了一声，而后又看了一眼郭业身边的苏定方，对两人知会道：“如今功也立了，事儿也办了，歇也歇够了，两位，你看咱们明天是不是该启程回长安了？”

苏定方欣然点头应允，郭业则是勉强点了一下头，心中多少还是有些不愿意。

顺公公见状，随意说了一声告辞，明天见，便匆匆尾随着张宝相的脚步，急急追去。

苏定方拍了拍郭业的肩膀，轻叹一声，虽无言语，却从他的神情看出了几丝祝福与珍重的味道。

而后追着顺公公的脚步，也出了寺庙。

看着几人相继离开，郭业呸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哼道：“奶奶的，都是一群不讲义气的家伙。果然这些官场之中摸爬滚打的官油子就是信不得，哪里有咱们兄弟般的义气？你说对不，九丑？”

“九丑？喂，九丑？？？”

郭业连叫几声赵九丑，对方愣是站在一旁不答话，仿佛神游天外。

无奈，他只得轻轻推搡了一把，将其惊醒问道：“九丑，想什么呢？怎么想得如此全神贯注？”

“啊？”

赵九丑惊呼一声，而后有些犯难地说道：“我在想程怀默此人。”

“靠，人家都离去这么久了，你想他干嘛？搞基你也要分人分时间来搞啊！”

郭业心中烂糟，不由打趣了一句赵九丑。

赵九丑啐了他一声，然后纠正道：“瞎扯淡，你别老是毁我。我是在想程怀默此人的长相特别眼熟，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似的。”

“不会吧？”郭业奇怪问道，“你扎根在蜀中，从未去过长安，上哪儿见过程怀默这种官二代？莫非你偷摸去过长安？”

“不可能！”

赵九丑否定了一声，绞尽脑汁愣是想不出在哪里见过程怀默，喃喃道：“我敢保证我绝对没见过程怀默，只是觉得他像一个人。”

“谁？”

郭业见着赵九丑揪着这个话题不放，显然里头有些干货，于是好奇心再次作祟，急急问道：“程怀默乃是勋贵后代，你说谁长得跟他相像？”

赵九丑挠了挠腮帮子，犯难地说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是……”  
噌噌噌~~

脚步声陡然而起，朝着郭业这边而来，一道亮堂的声音骤然喊来：“呀，郭大人，原来你在这儿啊！让小僧一阵儿好找。”

玄奘和尚远远呼来一句话，愣是打断了赵九丑即将猜出口的人名。

郭业示意他先行离去，此事回头再说。

赵九丑得令，转身同样朝着寺庙山门奔去。

这边奔远，玄奘和尚已经来到郭业的跟前，冲着郭业深深鞠了一个大躬，对郭业朗声道：“郭大人，此次你冒着风险救了大佛寺一千余口僧众性命，真乃功德无量啊！”

郭业被玄奘这个后世赫赫有名的大和尚夸奖，真是与有荣焉，刚才那堵塞在胸口的恶气陡然一散。

伸手扶起鞠躬的玄奘和尚，轻声笑道：“玄奘大和尚过誉了，这都是本官举手之劳而已。对了，你接下来会有何安排？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不是大佛寺的剃度弟子，而是挂单游僧吧？”

“呃……”

玄奘脸上突然一变，有些心虚地低下脑袋，如蚊声般答道：“小，小僧会继续留在大佛寺，参研佛法，普度世人。”



玄奘大和尚是个不会撒谎的人，只要一撒谎，不是害羞就是愧疚，正好心虚低头，说话嗓音颤抖这个细节被郭业敏锐捕捉到。

他再想及史书上关于玄奘西行取经之前，发生的一些隐秘趣闻，不由猜出了玄奘为何自己刚才一提问，他会心虚地低头撒起谎来。

小样儿，敢在哥们这个忽悠老祖宗面前撒谎，你真是胆肥儿了。

旋即，他将双臂抱于胸前，高高昂起头颅，用自己眼神余光瞥着矮自己一头的玄奘大和尚，颇有一番盛气凌人，以势压人的气概。

随后冷哼一声，故作不悦，语带凉意地问道：“玄奘，本官待你如朋友，视你如手足？你看你又是如何待我的？你扪心自问，这样可对？好吧，我打开天窗说亮话——”

“亏我郭业掏心掏肺般待你，你却撒谎瞒骗于我。这可不是朋友间的相处之道啊……”

## 第305章支持玄奘西天取经

玄奘和尚佛法虽是精深，涉世却是未深。

他的人生其实很简单，佛祖心间坐，木鱼手中敲，一句阿弥陀佛不离口，苍白如一张洁白无瑕的白纸。

他哪里能跟郭业这种大染缸里浸泡出来的五毒俱全之人相比。

一个纯情正太和尚，一个奸诈龌龊似鬼狐，根本没有可比性，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

因为之前曾欺瞒过郭业，本就心虚至极，如今被郭业小小这么一诓诈，立马露了怯泄了老底。

他先是心虚地底下脑袋，双手合什念叨了一句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而后才徐徐抬起脑袋，自顾左右张望了一番，看看四周有没有闲杂人，见着四下无人之后，才眨巴着一双萌萌大眼睛，轻声说道：“郭大人，此处非说话之地，请随小僧来，寺中西边有一处小树林，那儿无人叨扰你我说话。”

言罢，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小孩，低着脑袋一言不发地朝着西边走去。

郭业听罢，心道，果然不错，奶奶的，小哥一诓就诓出干货来了。

旋即，嗯了一声，紧跟玄奘前往寺院西头的那片小树林而去。

此时院中处处都是收拢突厥俘虏的府兵，还有被释放囚禁出来的僧侣，各自忙乱，无人理会玄奘和郭业二人。

很快，两人便到了玄奘口中所说的那处小山林。

这小树林离寺中人流汇集的地方偏远，近乎于寺庙的后山脚下，的确是够清静无人的。

进了林中，玄奘驻足突然冲郭业致歉道：“郭大人莫要责怪小僧之前的欺瞒，小僧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并非是有意欺瞒郭大人的。”

郭业心中早已知道玄奘到底欺瞒的是什么，习惯性地耸耸肩，很是无所谓地说道：“玄奘啊，本官早就猜出你这大和尚不老实，你在灵州呆了年余，不就是想出境西域诸国，然后前往天竺取经吗？”

“啊？”

玄奘尽管有了被人揭穿的心理准备，但是被郭业一语道破心中隐藏只是，多少还是有些震惊和害怕。

据史书记载，玄奘去天竺取经的过程可是非常坎坷和艰辛的，无论是出发前，还是出发后，都是历经劫难，相当的不易。

并非如西游记中所提到的，玄奘出长安前往天竺求经，皇帝李世民十里相送，又是赠送物资又是认作御弟。

相反，历史上的玄奘西行，是多次求得朝廷让其西行取经而不果后，偷渡离境前往西行的。

众所周知，在唐朝就是连在国内穿州过省，都需要个个地方衙门发放路引，方能安然过关。

更别提玄奘这种出国前往西方了，没有通关文牒可不就是偷渡客一枚？

这偷渡的其中过程具体有多艰辛，有多苦难，想想便能知道。

当时的大唐正是走向盛世的前奏，朝廷是不允许臣民离开大唐国境的，更何况玄奘这种大德和尚，朝廷管制得更加严格。

生怕这些出国的和尚，将大唐的文化，大唐的军事带到西域诸国，这些

东西会让西域诸国逐渐强大起来，会影响到李二陛下将这些国家划入大唐版图的进程。

所以，玄奘西行，其实是在朝廷不发放护照的前提下，偷渡出国离开大唐的。

见着被郭业揭了老底，玄奘表现出几分惶恐，还有丝丝的无奈，叹道：“郭大人果真慧眼如炬，半点都瞒不了你，唉，小僧就是想前往天竺佛门圣地，取得真经回大唐，普度世人而已。可是——”

说到这儿，玄奘的语气陡然转变，竟然有了几分怨气地说道：“可是，三番四次去求通关文牒都被拒之门外，还勒令小僧不得出国境。这一年中，小僧至少有五六次出灵州前往边疆，却没有一次不被守疆士卒驱逐回来。唉……”

一年偷渡五六次不过关？

这玄奘和尚也真是偷渡客的祖师了。

揶揄归揶揄，但郭业还是对玄奘的这种坚韧毅力表示钦佩。

想想也是，若非没有如此大毅力，玄奘焉能西行成功，最后有如此的成就？

果然，天道酬勤，老天永远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坚韧不拔努力向上的骚人啊。

玄奘款款而言，像是发着满腹牢骚，也像是发着天大宏愿，最后抬起头来望向西方，满脸坚毅目光如火地朗声道：

“小僧会坚持到底，一路向西，只要尚有一口气在，小僧断然不会放弃出关西行，去往天竺，求得真经。”

奶奶的，连郭业听着他这番大誓言大宏愿，都不禁热血沸腾，有了追随向往之心啊。

于是他宽慰道：“玄奘，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志……”

郭业直接甩了他一段孟子的励志格言，以作鼓励，也表现了郭业对其西天取经事业的支持。

这话一说完，玄奘大和尚那叫一个感动啊，萌萌的正太脸上，那双大眼睛不断闪烁眨巴，就差抱着郭业痛苦一场了。

他真心没想到郭业会支持他的一路向西事业，这是碰了多少次壁，受了多少次挫折之后，第一个开口说支持他的。

当当此一句话，玄奘便郭业引为知己，终生知己。

旋即，玄奘后退两步，这次没有双手合什，而是拱手抱拳，冲着郭业盈盈一个鞠躬，言语哽塞地说道：“小，小僧，谢过郭大人，没想到郭大人懂得小僧这颗虔诚向佛之心，多少年了，小僧不易啊！呜呜，呜呜……”

郭业见着玄奘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心中也表示理解，一个倒霉的大和尚，偷渡出境十几二十次不得成功，心中多年的那份坚持无人理解，满腹的委屈可想而知。

继而说道：“玄奘，本官佩服你的坚持，也支持你的事业，但你可曾想过，其实出境离开大唐并非难事。如果能得到皇帝陛下的支持，这西域诸国一行，抵达天竺佛地，兴许也能轻松一些。”

玄奘哀哀一叹，道：“唉，谈何容易。小僧求了不知多少次出关离境，皆

是求告无门啊！”

郭业心思不仅要和唐长老结个善缘，也要为自己将来谋划一番，如果将来史书上对玄奘西行为自己也浓重地写上一笔，那就更加完美了。

于是，他打定了主意要帮助玄奘大和尚顺利出关，西天取经。

不仅要顺利出关，还要让大和尚得到朝廷的赞助，在路上少些磨难，早点从天竺回归中土大唐。

随即轻笑一声，说道：“玄奘啊玄奘，你也是个聪慧之人，怎么做事情就不懂得变通一下呢？如果早早变通，我想你如今也走遍西域诸国，离天竺不远矣。”

玄奘愕然问道：“啊？郭大人，怎么一个变通之法？”

郭业抬手遥指了一下长安的方向，说道：“万事皆有因，你既然无法顺利出关是源于长安，那何不长安走上一遭，好让当今陛下支持你一路向西之宏伟事业呢？”

玄奘听罢，如坠云雾一脸茫然。

郭业继续说道：“如果你禀明圣上，此番出关前往天竺，名为前往天竺圣地求取真经，实则为我大唐将来平定西域诸国，马踏楼兰而做准备，而去打得前哨。嘿嘿——”

“嘿嘿，你说陛下会不让你出关？不支持你前往天竺，求取真经？”

“到时候别说支持你了，就算给你人力物力方面的援助，也未尝没有可能。”

“玄奘，咱不去则已，要去，就要堂堂正正而去，风风光光，堂而皇之的奉谕旨，西天取经！！！”

郭业慷慨而谈，听得玄奘大和尚热血沸腾，满心向往。

而且听着郭业如此言之凿凿，好像不是乱盖，心中不仅猜想，莫非郭大人有万全把握助小僧一路向西？

旋即，又是拱手垂拜，甚是虔诚地问道：

“玄奘懵懂，还望郭大人不吝赐教才是！”

郭业颌首应允，心中乐道，有了哥们帮忙，玄奘，你再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再也不用偷渡出国。

就让哥们重新打造一个郭业版的玄奘西天取经西游记吧。

## 第306章教坏唐长老

看着玄奘那虚心求教的态度，郭业感慨万千，奶奶的，一代大德高僧，竟然在哥们面前垂首请教，状若莘莘学子，这让大师兄，二师兄，沙师弟情何以堪？

旋即，郭业顿然有了一种为人师表的觉悟，挺起胸膛，一扫平日猥琐贱兮兮的鸟样。

轻轻抚摸了一下玄奘那颗光洁锃亮的大脑袋，甚是怜爱心疼般说道：“唉，痴儿痴儿，你既然一门心思前往西天，我又怎能不襄助于你呢？”

玄奘身世凄惨，自幼便入了佛门当沙弥，十几二十年如一日，在寺庙过着清苦孤寂的日子。

何曾享受过兄弟弟恭的舔犊之乐？郭业抚摸他的光头，轻轻这么吟叹，竟然让这个快要奔三的大和尚心中陡起暖暖温情，这是他活了二十八年来，从未有过的感受。

如今他竟然从年仅十七八岁，足足比他小了近一轮的郭业身上，找到了这种感觉。

一时间，双目浸湿，鼻头酸楚，喉咙那儿仿佛卡住了一块什么东西，哽咽得难受。

“啾……”

玄奘深吸一口气，缓和了下心情，双手合什长宣一声佛号，悠悠说道：“郭，郭大人……”

“玄奘，你比我年长，如蒙不弃，你就称呼我一声贤弟吧，今后我必以兄长之礼待你。”

郭业见缝插针，直接将二人的关系，更进一步的缩短了起来。

玄奘面露错愕，但潜意识里没有拒绝郭业的好意，神情虔诚地低语一声：“好，郭大，不，郭贤弟。小僧俗家姓陈，单名一个祗字。不过小僧还是喜欢你称我一声大和尚，亲近……”

“哈哈，恭敬不如从命！”

就这样，三言两语一番作态下，郭业正式与佛门一代大德高僧兄弟相称，与烧黄纸斩鸡头无异。

两人关系再亲近一步后，玄奘也不再矫情，问询道：“郭贤弟，还望你帮忙解惑一二，如何让皇帝陛下放我出关，前往西天求得真经。”

郭业张望一下四周，在地上做到一块突起的大石头，大大咧咧一屁股坐了下去，说道：“大和尚，这事儿其实很简单，朝廷为何三番五次禁令你离境出关？无非就是担心你们这些有才之士将我大唐的文化，锻造之法，工艺技法带入西域诸国，使其强大。你试想一下，哪个国家，哪个君王喜欢被强国环伺，怎能不忌惮大唐毗邻强国？”

郭业一语道破天机，玄奘顿时明悟了过来，心中那叫一个冤枉，就因为如此？

小僧可是佛门弟子，哪里懂得什么农作种植，懂得工艺技法啊？小僧顶多就是导人向善，宣扬佛法而已。

阿米豆腐啊，玄奘心中有了一种躺着也中枪的明悟，自己就是一个和尚，却被成了宁枉勿纵的牺牲品。

唉，玄奘面露苦楚，难道小僧的一路向西梦，小僧的向往佛祖心，就要从此泯灭破碎不成？

不对！

玄奘突然不顾仪态地蹲在地上，如救命稻草般一把抱住郭业的大腿，充满期冀地叫道：“郭贤弟，你之前说过，会襄助小僧前往西天取经，你肯定有法子助小僧成行，对不？”

啧啧啧……

坐在大石头上的郭业心里那叫一个爽啊，唐长老抱着哥们的大腿，央求哥们襄助，说出去，谁信啊？

随即重重一点头，算是给玄奘吃了颗定心丸，笑道：“大和尚莫要慌，我既然敢这么说，自然是有破解之法。既然朝廷有这方面的忌惮，那咱们就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我为何叫你前往长安一行的缘故。”

“果然，贤弟果然是胸有锦绣，腹有乾坤之人啊。实乃人中龙凤，有才之士，不愧为大唐年轻一代之俊彦！”

玄奘吃着郭业给的定心丸，这个萌萌老正太般的大和尚竟然破天荒地拍起了郭业的马屁。

郭业一阵汗颜，心中有了几分内疚，奶奶的，人要学好，非十年二十年不能奏功；人若要学坏，却仅需一朝一夕间便可。

玄奘的这番马屁话，再次验证了近墨者黑的至理名言。

能让一代佛门大德高僧，名扬千古的唐玄奘抱大腿拍马屁，奶奶的，纵是白辛苦一场，郭业也认了。

继而，他侃侃而谈授业解惑般讲道：“如何反其道而行之呢？很简单，便是要让朝廷知晓，让皇帝陛下知道，你这次出行西域，前往天竺并非求取真经那么简单。要让他们真切感受到你玄奘大和尚作为大唐一份子的浓浓自豪感，要让他们知道，此番西行，你是为了大唐之江山社稷，而去谋福祉。”

“比如，你此番西行，必会留意途经每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地理面貌，届时汇成图册，传回大唐长安。”

“比如，你会留意西域诸国每座城池的兵力配置，防御配置，偷摸记录脑中，制成文字，捎回长安。”

“比如，……”

……

……

“比如，你可以留意一下西域各国的美女，看看有没有什么绝代佳人，留心备注，到时候好敬献给咱们伟大的天可汗陛下。”

“当然，咱俩既然是兄弟，你也可以为我留意几个嘛，西域美女，波斯猫啥的，兄弟我还是很有兴趣的哈。”

……

“呃……大和尚，大和尚？”

显然，玄奘大和尚已经被郭业震古烁今的一番论调给吓住了，面色有些苍白，还有些羞愧。

他纵是榆木脑袋，也听出了郭贤弟话中的意思，这是要他去给大唐做国际间谍啊。

做间谍也就罢了，竟然还让他一个纯洁无比的佛门弟子一边西天取经，

一边替皇帝搜罗美女。

这也太惊世骇俗了！

玄奘口中第一反应自然是拒绝，呐呐说道：“这怎么能行？小僧乃是佛门弟子，以导人向善，普度世人为己任，怎能做这些窃取他国机密，搜罗美色之龌龊事？”

“佛祖不会原谅小僧的，阿弥陀佛，罪过罪过！”

说到这儿，玄奘都不好意思再继续再讲下去了，他脸颊臊得慌，默默垂下了脑袋。

郭业看着玄奘矜持矫情劲儿又出，喟然一叹，语重心长地说道：

“嗨，这你就不懂了。如今西域诸国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咱们大唐天可汗陛下与百万大唐雄狮马踏楼兰，将他们脱离苦海。你虽然不耻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作为，但是你可知道孰轻孰重？”

“玄奘啊，佛门有小善果、大善果之分。你普渡一人，两人是为小善，你若拯救了西域诸国的千万黎民百姓，这才叫大善果。仅仅牺牲你一人之名声，却换来西域诸国千万百姓的幸福美满，这才叫真正的佛光普照，普度世人。”

“你若纠结于各人之名声，却将西域诸国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抛诸脑后，任其痛苦煎熬，这哪里是一个佛门圣子，大德高僧该做之事？”

“佛曰，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难道这话你也忘了？”

“你若计较个人名声，置佛门大宏愿而不顾，到时候佛祖可真会不原谅你！”

.....

.....

郭业的这番歪理说罢，玄奘陷入了沉默之中，看其眉宇深皱，面色痛苦，难受至极。

显然，他正在徘徊在小善与大善之间，难以抉择。

郭业心思，该说得哥们也说完了，奶奶的，玄奘你可要理解兄弟我的一番苦心啊。

如果能得到朝廷的支持，你这番西域之行必定通畅无比，哪里会受九九八十一的诸多磨难？

蹭~

他霍然起身，拍了拍沾染尘埃的屁股，冲着还在痛苦抉择间的玄奘说道：“大和尚，兄弟我言尽于此，到底如何全凭你自己的选择。你要知道，此番西行，意义深远，将会一举奠定你在佛门中的地位，你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话毕，旋即转身，悠悠走开.....

走了约莫几十步，突然从后面传来一声清朗的喊话：

“郭贤弟，你们明日几时出发，前往长安？小僧可否与你们同行？”

呼~

大和尚终于想通了！

郭业没有转身继续一步一步慢慢悠悠地向前走去，不过却是高高举起右臂，左右晃动，口中回道：

“累了，乏了，明日晨起，咱们灵州郡城东门会面吧！”

声音落罢，郭业已然走远，拉起一道弧长的身影，入了玄奘眼帘中，不由赞道，郭贤弟，身形洒脱，心有急智，真乃大能之士啊。

与此同时，这位佛门弟子心中也起了一个宏愿：

“郭贤弟，他日，玄奘必有厚报！！！”



## 第307章离开灵州

月沉星落，天边一抹曙光浮头，这一刻的天地间，朦朦胧胧，白昼即将破壳而出。

“喔，喔喔，喔……”

串串晨鸡啼鸣声儿，打破了黎明前的最后一寸黑暗，也将挣扎在梦魇中的郭业陡然唤醒。

“啊……不要，不要，不要啊……”

郭业仿似梦中惊魂，梦呓疾呼一声，猛然醒来坐起。

再看其满脸汗渍，涔涔而流，湿透了衣裳，显然被噩梦惊醒，吓得不轻。

擦拭完脸颊冷汗之后，困意顿消，脸色苍白地抱坐于床榻之上，心有所思一阵儿发呆。

“笃笃笃笃……”

一阵叩门声响起，同睡在驿馆隔壁房间的赵九丑被郭业的梦话叫醒，仓促地手提金丝大环刀，披着外衣跑到郭业的房外。

急声唤道：“大人，郭大人，您没事儿吧？发生何事？”

郭业虽心有余悸噩梦中的情景，但始终知晓这仅仅是一个梦而已，随即回应了一声：“没事，做了个噩梦，现在几更天了？”

赵九丑听着郭业仅仅是做了个噩梦，心里安定了下来，当即回道：“没事就好。现在时辰还早哩，刚刚过了五更天，离出发还早呢，要不你在多睡会，回头我叫你吧。”

刚过五更天，也就是凌晨五点出头，郭业心道，还真挺早的。

不过他心有所思，也无心睡眠，继而说道：“不睡了，我先到驿馆后院走走，再过两个时辰就差不多可以出发，前往长安了。”

赵九丑唔了一声，轻步转身回了自己的房间。

过了一会儿，郭业洗漱妥当来到小院中，静静地找了一处石凳坐了下去，自顾发起呆来。

晨风袭来，丝丝凉意让他为之清爽，倦意徐徐消弭，现在他满脑子想得还是那个令他惊魂未定的噩梦。

莫非这是什么征兆不成？

不过连几千年前的孔老夫子都提倡，子不语怪力乱神。仅仅凭一个噩梦就说不祥之兆，那未免有些太过牵强。

想及噩梦中的情景，郭业哀哀一叹，心道，也许是久久没有回陇西，思念老爹老娘的缘故吧？

随后喃喃自语道：“这趟长安之行结束，哥们一定要回家，好好在爹娘膝下孝顺承欢一番。”

吾家虽陋且鄙，却是吾心之安处！

一晃眼，竟然独坐院中石凳上足足一个时辰，直到赵九丑悄声走来，唤他吃早饭，才姗姗起身离去。

……

……

约莫又折腾了近一个时辰，在灵州刺史张宝相的相送下，顺公公，郭业

一行从驿馆离去，出了灵州郡城东门，然后向北而行，奔赴长安。

不过此行长安团队中，又新增了一名同伴，玄奘大和尚。

为了能让玄奘在长安有机会见到李二陛下，郭业特意安排他与顺公公走在后边。

目的就是让他与顺公公产生点交情，到时候到了长安能够帮衬一把，让玄奘有机会进宫。

郭业面授机宜于玄奘的进宫套路很简单，先托顺公公的关系，以宣扬佛法为由头，进宫面见长孙皇后。

众所周知，长孙皇后是虔诚的佛家信徒，只要玄奘佛法足够精深，那绝对能够入了长孙皇后的法眼。

等着玄奘成了长孙皇后这边的座上宾。届时，再让玄奘求这位千古第一贤后，帮忙在李二陛下枕边吹吹风，那玄奘想要见到李世民，那也绝非难事。

再将自己那套说词讲给李二陛下听，以李二陛下的聪明睿智，郭业有理由相信，到时候肯定是朱砂一批，恩准出关。

奉谕旨，玄奘西天取经一事，可成矣！

不过一切的前提，是要顺公公这个老太监的帮助。

为此，郭业在离开灵州之前，又让赵九丑偷摸塞了几件玉器到了顺公公的手中。

奶奶的，又在这老太监那儿破了财。

不过气归气，这也是没有办法，他有心要助玄奘一臂之力，怎奈自己在长安毫无根基，只得求助于顺公公这边的路子了。

至于邀请自己入长安的礼部尚书李纲，还有那个人小鬼大，小小年纪便城府颇深的太子殿下李承乾。

郭业倒是能让他们襄助一二，但是怎奈他实在不愿意与他们交集太深。

这艘破船，可不是什么好主家，能不摊上，最好不要摊上为妙。

哒哒哒……

马蹄踏踏，一路无话，继续朝着长安方向而行。

走了许久，与郭业同行的苏定方仿佛看穿了他的心思，突然开口问道：“怎么？还在担心入了长安拜见太子殿下后，会招来麻烦？”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岂止是麻烦，摊上这么一位不安份的太子爷，那真是无穷无尽的后患啊。正如你所说，如今陛下春秋鼎盛，哪里容得下太子结党营私，拉小山头？”

“哟呵！”

苏定方诧异地看了一眼郭业，赞道：“你小子现在看事情倒是看得通透至极，老子真是好奇，你出身小小一个蜀中偏远山村，是谁教你这些东西的？去年这个时候，你小子也才是一个不入九流的小衙役，如今却成了六品武勋，一方小都护，奶奶的，老子……”

“打住吧！”

郭业立马将苏定方的话给断了下来，这厮越说下去，也许离真相就越发近了。到时候，他自己真是无从开口去解释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于是赶紧转移了话题，说道：“知道什么叫时势造英雄吗？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很遗憾地告诉你，这三者，哥们样样俱全。你纵是羡慕，也

羡慕不来。”

“他奶奶的，说你胖，你还真喘上了！”

苏定方就见不到郭业这装逼的屌样，笑骂了一句。

然后回头望了一眼与仪仗队一块儿远远走在后面，交谈甚欢的顺公公和玄奘。

确定两人与他俩相隔一段距离，听不见他与郭业的谈话后，这才小心翼翼地附在郭业耳边，说道：

“你不用担心，到时候见机行事呗。实在不行，我帮你想想办法，呵呵，长安城中龙腾虎耀，将星熠熠，能压得住那位不安份太子爷的人，不在少数。”

郭业知道苏定方说得在理，不说别人，就说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随意一个揪出来跑太子府嚷嚷上两句，太子李承乾再是身份金贵儿，那也得服软。

谁让这些人是他那位牛逼轰轰老爸的铁杆呢。

不过，郭业苦笑道：“你可拉倒吧，那些人高高在上，怎么可能为了我这个籍籍无名的六品武勋，去得罪太子殿下？我认识他们，谁他妈认识我啊！奶奶的，憋屈！”

吐槽完之后，郭业发现苏定方笑得不对劲，突然想到了苏定方曾经讲过的话，惊叫道：“咦——我怎么忘记这茬儿了，你上面有人罩着的，是不？”

苏定方鄙夷地看了一眼郭业的后知后觉，哼道：“你才知道啊？”

郭业听罢立马放下了身段，嘿嘿笑了两声极尽猥琐，巴巴地问道：

“苏将军，苏兄，老苏，您上面那位，到底是谁啊？到时候能否帮助小弟一二？说难听点，我这人没啥出息，就想着安安心心地在西川，替陛下守好国门就知足了。”

苏定方悠悠一叹：“嗨，能不能帮你说服太子殿下，咱不敢打包票。不过嘛，我上面这位，能量不小！”

郭业心中再次猜测筛选，愣是确定不出此人是谁，急急问道：“到底是谁啊？你老兄就别卖关子了，说出来让兄弟我长长见识，定定神儿不是？”

苏定方好像就吊住郭业不松口，顾左右而言他道：“嗨，郭小子，我发现你那大红木箱中有一方砚台，倒是有些来历，应该是出自名家之手吧？”

郭业先是一怔，立马知晓对方的意思，奶奶的，趁火打劫是吧？

咬紧牙关重重一顿首，瓮声道：“我靠，你这孙子不够地道啊！给，我给，你还喜欢什么，一口气儿说完，别絮絮叨叨的……”

“哈，哈哈哈……”

## 第308章苏定方的后台

“弘文馆大学士，虞世南！！！”

苏定方一说出他上面之人的名字，郭业显然愣神了一下，心中颇为诧异，居然会是他？

脑中立马浮现关于虞世南生平的十二个字：官位不显，书法大家，德高望重。

虞世南历经北周、前隋、大唐三个王朝，却混得都很开，用如鱼得水来形容都不为过。

不是因为此人曲迎奉上，玲珑剔透会做官，相反，虞世南的性子以忠直而著称，而且官位不显，并未在三朝中担任什么要职。

真正能让其历经三朝而不倒，而且时刻简在帝心的乃是他的博学之才，书翰之绝。

虞世南的书法造诣之高，在大唐文化圈里可是拔尖儿的那么几个人，与褚遂良等人号称唐初书法四大家。

满朝文武，世族勋贵，都以求得虞世南一副墨宝而自喜。

就连精于书法的李二陛下都对其墨宝视若珍宝，每每求之而不得。

恃才傲物，都是文化人儿的通病，虞世南也不能免俗，李二陛下求他墨宝越捉急，他就越矜持。你越是想要，老夫偏偏不给。

换成隋炀帝那种败家皇帝，直接将虞世南捉去一刀给喀嚓了，可偏偏李二陛下这种人好面子，以自己身边有虞世南这种博学多才的元老级别老才子而感到骄傲。

有虞世南这种标杆性的元老级别名士，李二陛下怎么可能舍得杀之？这位皇帝可是要做一代明君的。

他越是惯着虞世南的性子来，越显得他贤明英主不是？

所以，摊上好时代好朝廷的虞世南，不仅在太上皇李渊眼中甚有好感，就连李二陛下都称其书翰之绝，德高望重。

如今大唐朝廷中文武勋贵分三系，武德旧臣系，建成余党系，秦王天策府嫡系，派系林立，错综复杂。

而这位德高望重，年近七旬的元老名士虞世南，超脱三系，哪一派也不搀和，可混得却是风生水起，谁也不敢小觑。

最令人羡慕的是这位老名士，不仅时常被李二陛下召进宫中谈古论今，针砭时政，还大谈书法一道，每每向其求教。

这也罢了，令人亮瞎眼睛的是，就连被软禁在深宫中的太上皇李渊，也时不时将这位曾经与他在前隋朝堂一同当过同僚的虞世南，召进宫中。

两个老头子没事儿唠唠嗑追忆追忆往事，大早上的弄点小咸菜喝喝小米粥，不甚快哉。

换成别人与李渊频频接触，李二陛下指定心里不舒坦，毕竟他老爹是被他逼宫退位，软禁宫中的。

但是就虞世南此人频频与太上皇李渊交往，李二陛下举双手欢迎，还不时赐宴太上皇李渊的深宫中，三人一同吃小咸菜喝小米粥。

也就这个时候，李渊与李世民这对冤家父子还能找到一些天伦之乐。

虞世南，这是一位在官场中不显山不露水，却是在名利场中活得最滋润

的一个老名士。

.....

.....

郭业很好奇，这苏定方乃是一方武将，以如今他的成就，怎么能搭上虞世南这条线。

一个是河西军的五品怀化郎将，一个是当代名士，李二陛下父子的座上宾榻上客。两者地位悬殊如此之大，完全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人物。

怎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呢？

不过稍稍一联系，虞世南历经三个王朝，而苏定方又是从隋末混战，群雄割据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物。也许，他的父辈师辈跟虞世南有过交情，未尝没有可能。

苏定方见着郭业久久未有答话，不由喊问道：“喂，郭小子，如何？虞大学士的招牌，你可曾听过？”

郭业连连点头，不由叹道：“真没想到老苏你居然搭了这么一艘稳稳当当的老船，难怪前番你敢信誓旦旦地保证，请功折子一定能够递到当今圣上的手中。原来你上面之人是虞大学士啊？”

苏定方略微颌首，言道：“此次进了长安，你先不要前往前往李纲府上，也不要冒然前去太子府邸。我领你先拜访虞大学士一趟，看看老大人那边能够襄助你一二。”

郭业喜不胜收，自然连连点头应允。

奶奶的，兜兜转转千百回，太子李承乾这一小劫难的突破口，竟然还是在苏定方身上得以解决。

顿时，郭业有点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感慨。

只要虞世南肯伸手解围一把，郭业绝对相信，令自己头大之事定能迎刃而解。

这位老资格老辈分的老名士，别说前往太子府训斥李承乾一顿，就是打他屁屁，那也是长辈教训晚辈，李承乾这不安分的小子想发飙都没处说理去。

想着想着，一直聚在郭业眉宇间的那团阴郁，陡然间退却，瞬间碧空如洗般晴朗。

苏定方强调道：“至于虞老大人肯否帮忙，那只能看你小子的造化了。”

不过他泼的这盆冷水明显对郭业无效，这小子贱兮兮地笑道：“老苏，咱哥俩谁跟谁啊？你老兄出马游说一番，虞大学士还能不答应？别逗了，你办事，我放心！”

苏定方喊了一声，哼道：“你放心老子，老子还不放心你呢，少给我戴高帽灌迷魂汤。这事儿，全凭老大人自己的心思，苏某直管引你入虞府。”

郭业轻声附和道：“老苏，刚才那方砚台你是送给虞大学士的吧？我那箱子里头还有一些古董字画，要不你再去寻摸寻摸？”

“再说吧，赶路，赶路.....”

苏定方知道郭业这小子最擅长蹬鼻子上脸，直接甩了个冷脸给他，没有理会他的讨好。

勒紧缰绳狠狠抽了一记马鞭，吧嗒吧嗒扬马奋蹄而去。

苏定方油盐不进，但郭业知道，虞世南这边应该这厮还会竭尽出力，谁

让苏定方欠自己天大的人情呢。

继而，他也甩了一记响鞭，策马朝着苏定方的身影疾速追去。

.....

.....

一日复一日，赶了将近七天的路程，顺公公此行已然进了长安京畿一带。

顺公公没有在长安周边的县城耽搁，趁着天色尚早，继续赶路，期冀早些进长安城回皇宫复命。

在通往长安城的官道之上，众人又再行了六十里，此时天色徐徐黯淡，已是接近黄昏时分。

策马走在前头的郭业与苏定方二人，隐约已经能看见巍峨气派的长安城头。

突然，顺公公累得跟条死狗似的趴在马上，连连催喝驱马来到了郭业身边，叫道：“嗨，郭小都护，苏郎将，等等，等等老奴，咱们一块儿进长安城。”

说着从怀里一块腰牌，眉宇间极为自豪地说道：“这个时候城门应该关闭了，嗨，没有老奴手中这块东西，一般人等休想进城。来，咱们一块儿走！”

一块做工极为精致的铁牌，雕龙画凤镶着银线镂边，应该是太监宦官出入宫门的凭证。

这玩意拿出宫来，在宫外装装逼，倒是个稀罕物件。

郭业和苏定方自然不无应允，有顺公公前边开路，等得到时候城头守将盘问，显得一阵麻烦。

随即不再耽搁，开路向前，徐徐奔着仅离此处不足二里的长安城行去。

越是前进，巍峨气魄，墙高城壮的长安城头景象越是清晰。

郭业远远凝望，心中颇有激荡，奶奶的，来到大唐快一年了，总算可以见识大唐帝都长安城了，也让哥们感受感受什么叫天子脚下，威仪雍容，气象万千。

继续前进，

又过一里地。

帝都长安，仅离郭业不足一里之遥。

就在这时，

突然一直尾随众人后面的赵九丑策马奔上来，叫道：“大人，慢行，后头好像有人骑快马追逐咱们，貌似喊话也是冲着你而来。”

郭业听罢，勒马驻足，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这长安附近，他人生地不熟，怎么可能会有人快马寻他？

就在他迟疑间，身边的苏定方也跟着惊呼一声，叫道：“兄弟，好像真是冲你而来。你快看——”

“一骑飞马，白袍白甲，好像就是你西川军的骑兵，没错，错不了，那骑马之人可不就是你那八百骑兵的校尉，程，程什么来着？”

“程二牛！！！”

郭业差点惊得从马上栽下跟头来，因为他也认出了快马追逐，冲他飞快骑来之人，竟然是程二牛这小子。

“我靠！”郭业脱口一声骂，不断揉搓了几下自己的眼睛，生怕自己看错

了。

不过，事实却是，飞马赶来人正是程二牛！

程二牛人还未到跟前，而他那标志性的破锣嗓门，还有对郭业那独有的称呼已然飘入耳中：

“小哥，小哥唉，慢行等俺，等等俺哩……”

## 第309章家书抵万金

“小哥，留步，留步哈……”

哒哒哒哒……

马作的卢飞快，鞭如霹雳雷惊。

转瞬，程二牛便策马飞奔到了郭业跟前，一个爽落的翻身下马。尽管脸带疲色，但还是声若洪钟般喊道：

“日他个仙人板板，可累死俺二牛了，一路上七天七夜，跑死三匹快马，可算是让俺追上小哥了。”

咯噔~~

郭业听着程二牛说得如此严重，心里猛地一颤，萌出一丝的不祥之感来。

急急跳下马问道：“什么事竟值得你连赶七天七夜，还跑死三匹快马。赶紧说，到底出了何事？”

唰唰唰~~

顺公公，苏定方，赵九丑等人的眼光纷纷齐聚在程二牛的身上，心中皆有预感，看来是有大事发生了。

程二牛顾不得歇脚喘息，解下腰间的水囊咕咚咕咚灌了两口，润了润嗓子后，面色沉重地说道：“家里出事儿了！”

郭业听罢，心中更是不解，连连问道：“嗯？我走之前不是布置安排妥当了么？西川小都护府那边怎么可能还有事情发生？莫非吐蕃人又越境抢掠了？狗日的桑巴，看老子不活剥了他的狗皮。”

程二牛重重地甩了甩手中的羊皮水囊，溅了一地的水渍，急道：

“不不不，俺说的不是西川，俺说的是，是咱陇西老家！小蛮跟俺说，家里出了事儿。不，是你郭府出了事儿。嗨，瞧俺这张嘴笨得，对了，这有秀秀夫人让小蛮拖俺捎给你的信，你看完信就知道哩！”

言罢，从袖子里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书信塞到郭业的手中。兴许是累得实在够呛，竟然自个儿独坐在地上，歇起脚来咕咚咕咚又是猛灌羊皮水囊中的清水。

陇西老家出了事儿？

唰~~

郭业的脸色顿时惨白，心脏陡然咚咚跳个不停，一阵儿发慌。

这一刻，他联想到在灵州的那一场惊魂噩梦，莫非真是好的不灵坏的灵？

当即将信封三两下撕把儿开，掏出吴秀秀托小蛮捎来的信函。

果然，娟秀字迹，纸带兰香，的确是自己老婆秀秀的笔迹，还有她身上独有的那股子味道。

本以为吴秀秀会给他写上一封长篇累牍的家书，以寄相思之苦。

谁知信上就简简单单写了三句话。

第一句：夫君见信如面。

最后一句：妻郭吴氏秀秀敬上。

至于中间那句话，只有五个大字：父病危，速归！

父病危，速归！



虽仅五个字，却是字字泣血，如针扎心。

霎时，郭业面容为之惨白无色，呼吸变得急促，手执书信的右手禁不住地颤抖起来。

父亲，老爹，郭老憨，病……病危！

郭业心中惴惴不安，如天间骤然阴云密布而起，哆嗦着嘴唇喃喃自语道：“怎么会这样？我离开陇西之前，他老人家不是还好好的吗？”

灵州那一场噩梦情景再次钻入脑中，梦中，父亲撒手人寰，离他而去。

今日，程二牛送来紧急家书，妻子秀秀信中相告，父病危！

此时，郭业再是子不语怪力乱神，也相信了冥冥之中必有通灵之说。

噌~~~

苏定方见着郭业看不完家书，神情举止完全不对劲，当即上前一把抢过他手中的信函，细细看了起来。

看罢，饶是他平日对郭业横挑鼻子竖挑眼，现在也是神情肃穆，脸色凝重地说道：

“兄弟，家书抵万金啊，赶紧调转马头，归去吧！”

他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让郭业离近在咫尺的长安城不入，速速回老家看望老父。

说道这儿，他突然凑近郭业的耳中低声了一句：“别怪苏某言语冲撞，冥冥之中自有天定啊，你入长安在即，太子之事更是无从解决。如今你老父病危，你现在立刻赶回陇西尽孝，即便是太子再蛮横无理，也挑不出你丁点不是来。”

“回吧，现在火速赶回陇西，迟则生变，到时悔之晚矣！”

苏定方这通话虽是极为刺耳，郭业听着心里不爽，但是未尝没有道理。

百善孝为先，父亲病危，做儿子的回去尽孝，谁敢挑一个不是？

即便是李二陛下相召，也大可无需理会。

郭业心头焦苦，难道这是老爹在冥冥之中保佑我，病危之机助我一解眼前困局？

老爹，你一定要撑住，没事的，大娃这就赶回来见你！纵是寻遍杏林名医，大娃也要治好你的病症。

旋即，郭业打定了主意，立刻返回陇西。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郭业眉头凄苦，口中带涩地冲着苏定方点头说道：“为人子女者，父亲卧病在床，怎能远游在外？老苏，你说得对，我这就快马加鞭返回陇西。”

随后，又走到顺公公这边，拱手念道：“顺公公，家父病危，我当为人子，必须赶回床前尽孝。李纲李老尚书那儿，只能劳烦您替郭业酌情说上一二了。”

顺公公看了半晌，自然也知道家书里头写得什么。

这一次，他倒是没有矫情，也没有耍滑，而是极为仗义地说道：

“董顺也曾为人子，自然理解郭小都护心中的苦楚。放心，你尽管回去，李老尚书那儿，老奴自会替你周全一二。”

这番话一出，别说郭业，就连苏定方都对这老太监刮目相看，这视财如命的老阉宦，也有至诚至孝的一面。

郭业颌首说了一声感谢，然后叫着赵九丑拉来扛着红木箱子的那匹骡

子，到顺公公跟前。

轻轻一个推手，说道：“这箱奇珍异宝，郭某本想着进长安时拿来送呈，现在全权交由顺公公，劳烦你受累，替郭业疏通李尚书与……”

本想说太子李承乾，不过既然顺公公没有点破，他也就点到即止。

不过顺公公明白郭业的意思，心中暗暗赞了一声郭业的机灵。

见着满满一箱子动人心魄的珍宝，心里喜不胜收，嘴中连连答道：“放心，放心，一切有老奴在，郭小都护安心回吧！”

这时，玄奘大和尚颇为仗义地双手合什道：“郭贤弟，小僧之事不急，要不然小僧先随你回陇西，探望一下令尊，也成全了你我之间的这番情谊。”

对于玄奘的赤诚，郭业没有答应，因为大和尚不是杏林高手，去了老爹也不能药到病除。

此去陇西一来一回，何止百里，不仅做那无用功，还耽误了玄奘西行的大事，这就大大划不来了。

当即拒绝道：“玄奘，你我能以兄弟相称，便是一场缘分。来日方长，你我他日，一定还能在长安相见。你，还是随顺公公进长安，办你的大事去吧。记住，如若事情能成，便托人捎信来陇西，也好让我替你开开心心。”

“阿弥陀佛！”

玄奘庄严地宣了一声佛号，虔诚地望着陇西方向，双手合什地诵道：“那小僧定会在长安城中，早午晚三课，在佛祖面前为令尊祈福！”

郭业颇受感动，有些哽咽地低语道：“大和尚，有心了！”

旁边的赵九丑催促道：“大人，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出发吧！”

显然，赵九丑也从吴秀秀的信中感觉到了，郭父这次病危，凶多吉少。

郭业唔了一声，冲着坐在地上歇脚，累得昏昏欲睡的程二牛喊道：“二牛，醒醒，还能否赶路？”

噌的一声，

程二牛如弹簧般跳了起来，拍拍屁股喊道：“累不死俺，小哥，俺随时都能跑……”

“好兄弟！”

郭业轻轻擂了一拳程二牛的胸口，然后快速翻身上马，调转马头。

而后回身冲着苏定方，顺公公，玄奘三人庄重地拱手抱拳，告辞道：“诸位，很遗憾没有跟你们一块儿进长安，领略帝都大好风光。来日方长，咱们后会有期！”

“郭小都护，好走好走，下次来长安，老奴自当再尽地主之谊！”

“郭小子，一路顺风！”

“阿弥陀佛，郭贤弟，你是有大福缘之人，万事莫急莫慌，自有迎忍化解之时。”

苏定方三人纷纷与郭业告别。

最后，郭业看了一眼尽在咫尺，却未能踏入的长安城，心道，来日，哥们一定风风光光进长安。

此时心中记挂老父病危，他也不敢再做耽搁，急急挥动马鞭驱策，原路返回。

程二牛，赵九丑紧随其后，三人三骑，响鞭扬蹄，绝尘而去。

……

.....

苏定方看着郭业策马，渐行渐远，心中默默道，难道这小子真是有大气运之人？以太子承乾的乖张本性，兴许连虞老大人也不一定能镇住。

呵呵，一封家书，足抵万金啊！

苏定方感慨之余，用微乎其微地声音，喃喃自语了一句：“说一句诛心之话，若郭老太公病逝仙游。按祖制，郭小子必须在老家丁忧守孝三年，承乾太子纵是乖张暴戾，焉敢冒这天下之大不韪，再召郭小子入长安？”

### 第310章小哥，请速速登船

郭业心急如焚，归心似箭，率着赵九丑，程二牛彻夜赶路，虽未跑死几匹马，却也差点将自个儿活活累死在途中。

八天后，三人风尘仆仆抵达图瓦城。

不过郭业没有进入城中，在城门口换完关鸿鹄等人准备好的马匹，再次启程入蜀中，回益州陇西。

离开前，他并未带赵九丑回陇西，相反，另有其他安排。

他命赵九丑从康宝手中调拨出一小队的长枪兵，携带好原先益州刺史卢承庆让他押送长安的沙盘，再赴长安一趟。

他要让赵九丑将这沙盘运入长安后，通过顺公公的关系和渠道，转送入太子李承乾手中。

尽管他知道苏定方说得没错，太子李承乾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不让他尽孝道而强行召入长安。

但好歹人家也是国储之尊，而且还有十来年的在位时间，不能落了李承乾的面子，多少给他一点暧昧的示好之意。

深谙官场之道的他，既不想与李承乾走到一块儿，也不想跟太子李承乾当前决裂。

那么，若即若离的手段，便是最为稳妥的处事方法。

以后即便李二陛下发现太子承乾图谋不轨，也不可能因为一件沙盘而迁怒到自己头上。

自己精心制作，加入后世诸多元素在里面的这个沙盘，绝对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产物。以李承乾这小子的城府与见识，郭业敢保证他见到后，绝对会喜欢。

说不定，小小一个沙盘，还能让自己再因祸得福一次也备不住。

交代完赵九丑后，康宝，关鸿鹄，庞飞虎，朱胖子等人纷纷涌来城头，期翼与郭业一同回陇西，前去探望郭老太公一番。

不过皆被郭业以西川不能离了诸位而委婉拒绝。此番归家，他就带着程二牛。

还有，程二牛麾下，那明光器甲的八百白袍……

此事一经郭业拍板，任谁也无法更改其决定。

在众人的目送下，郭业与程二牛率领八百骑兵，徐徐踏上返回陇西的回路。

启程，

归家，

扬蹄，奋进，冲冲冲！！

……

……

老马识途，蜀道再难，亦有前路。

郭业率着八百白袍入了蜀中，穿州绕省，在通关文书的打通下，在十天后抵达了益州郡城。

进入益州已是夜间，八百铁骑披星戴月，夜中踏光，冷峻肃杀般浩浩荡荡入了郡城。

这番举动，自然是惊动了负责州郡治安的折冲都尉府。康岳山听闻郭业这小子半夜入城，闹得鸡飞狗跳，吓得连夜从床榻上爬起，赶往益州渡口。

因为他知道，郭业要回陇西，只有走水陆才是第一捷径。

康岳山在几个府兵的护卫下，欣然赶到渡口，远远瞅见，渡头之上，数百战马林立，井然有序，威武凛冽，煞有气势。

见状，心中不由赞道，臭小子，没想到短短几个月未见，就创下了好一番家业。

朝廷设置西川小都护府，及郭业授勋骁骑尉，出任西川小都护一事儿，他自然从康宝和早已被康宝强行扭送回益州的康芷茹嘴中听到过。

看着如此雄壮的八百骑兵，他越发肯定自己绝对不会看走眼，郭业这小子将来定是有大出息、大前途。

自家康宝跟着他，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指定错不了。

旋即，康岳山欣然下马，朝着郭业疾步而去……

不过，即便康岳山不来找自己，郭业也会派人强行去叩他康家大门。

无他，就因为渡口的几艘银琅船，都掌握在折冲都尉府手中。

“哈哈，你个臭小子，舍得回来了？来来来，让老夫看看，边塞的风沙把你小子吹蔫了没有。”

仅仅相距五十步，康岳山就大步轻盈地冲郭业迈开过来，脸上挂着笑意朗声喊道。

郭业微微一愣，康老头竟然提前过来了，那便更好，省得他还要多多麻烦一次。

当即迎上前去，执晚辈礼冲康岳山微微鞠躬，打了个招呼，寒暄问候了几句。

康岳山还是一如既往的老骥伏枥，在郭业身边团团转了一圈，狠狠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赞道：“不错，有点一府都护的样子了，虽然仅仅六品，但也是封疆一方了，不易，相当不易。武勋骁骑尉，哈哈，你小子造化不浅啊！”

郭业没有心情和康岳山打哈哈，抱拳自谦道：“并非郭业一人之功，康老爷子谬赞了。”

“哟，还懂得自谦了，看来此趟出川，你是出对了。你要知道卢承庆那扁毛刺史听闻你在西川之事，可是急得跳脚大发雷霆哟，整日咒骂你小子忘恩负义，哈哈，你这次算是把他惹毛了。”

郭业嘴角一撇，哼道：“我管他去死，今时今日，他还能拿我怎样？”

三两句间，郭业那赤裸裸地嚣张秉性又重新加身，康岳山暗暗翻了翻白眼，训诫道：“给你三分颜色你就开染坊，夸你两句，你愣是乌鸦飞上枝头充凤凰，低调，低调啊，臭小子。”

拳拳诚意，郭业亦能清晰地感觉出来。

骤然，康岳山仿佛像是想起了什么，冲郭业嚷嚷道：“对了，老夫差点忘记了一件重要之事。你小子在西川对我家芷茹做了什么？怎得我家丫头回来之后就不对劲了？”

郭业心里一凉，莫非之前连番欺负康芷茹，这臭丫头找康岳山告状了？

当即装傻充愣地摇头不解道：“怎么不对劲了？瞧你这话说得，好像我把芷茹妹妹怎么着了似的。在西川，我可是把她当祖宗一样供着，别什么事儿都往我身上扯。”

“那不可能！”康岳山执拗地摇头，喊道，“我家丫头回来之后，就天天念叨你的名字，这可不是什么念想，而是天天自个儿一人独处咒骂你小子。老实说，你到底对我家芷茹做了什么造孽的事儿？”

汗，郭业顿时头都大了。

难道我跟您说，老爷子，你家闺女被我抱起来打屁屁了？

这臭丫头也是，奶奶的，咋那么记仇呢？

不过他不想在康芷茹的问题上，跟康岳山继续纠缠下去，立马转移了话题，说道：“康大人，实不相瞒，小子此次如此着急返回陇西，是因为……”

旋即，郭业将父亲病危之事，毫无隐瞒一五一十地冲康岳山说了出来。

长话短说，仅仅三五句，康岳山便听得真真儿。

随后感叹了一句：“怎么会这样？真是岁数大了不饶人，你做的没错，是该回来。为人子者，这个时候不回来尽孝，还等何时？”

见着康岳山转移了注意力，郭业暗松了一口气，求道：“老爷子，你看，渡口之上我有八百铁骑，寻常小船根本无法渡江回陇西。你折冲都尉府中的银琅船，是否可以调拨五艘出来，助我等回陇西呢？”

些许小忙，以郭业与康家的关系，康岳山怎么可能会不答应。

不过康老头没有立马答应过调遣船只，而是轻轻哂笑道：“你小子啊，许久不回蜀中，真是不知蜀中一二事。仅仅泛岷江，回陇西而已，以你郭业今时今日，还要求到我家下吗？”

言罢，指了指渡口之外，江水滔滔的江面上，笑道：“你自己看吧，接你的人来了！”

嗯？

郭业被康岳山这话说得不由诧异，徐徐转身望向江面。

只见，

月光下，江面之上泛起白影帆帆，大大小小近百艘船只徐徐靠近益州渡口。

由远及近，最大一艘江船已然靠岸，船头上站着一个威武汉子，看着隐约有些眼熟。

陡然，

那威武汉子扯起嗓门一通喊：

“小哥，请速速登船，孙明延恭候多时了！”

竟然是岷江之上漕帮总舵主，自己的铁杆小弟——孙明延。

孙明延一发话，江面之上顿时传来阵阵暴喝之声，皆是冲着郭业这边而来：

“漕帮弟兄，见过郭大人！”

“漕帮三万弟兄，恭迎郭大人。”

“漕帮上下三万弟兄，特来迎接郭大人……”

……

……

“小哥，请移尊驾，速速登船，兄弟们恭候多时了！”

日——

郭业无视旁边康岳山那嫉妒的眼神，讪讪叹道：“搞这么大的场面，作甚？低调，低调啊……”

康岳山收起嫉妒的眼神，悄悄别过头去，为老不尊地嘟囔了一声：“我呸！！！”

## 第311章我回家了！

尽管在西川小都护府中，郭业也有关注陇西之事，漕帮这边也时常有信传来。

但他还是不敢想象，短短几个月，漕帮羽翼初丰，帮众与势力竟然遍布八百里岷江，俨然形势尽在漕帮掌握中。

他暗暗庆幸自己当初没有选错人，孙明延，绝对是块儿干漕帮总舵主的好料。

在孙明延及近百艘漕帮船只的迎送下，郭业辞别渡口的康岳山，率着程二牛的八百骑兵，连人带马一阵喧闹地火速登上了船。

在航行江面，前往陇西的途中，郭业与孙明延寒暄一阵儿，了解了一番漕帮的近况。

帮众发展至三万余人，党羽势力遍布八百里岷江，而且漕帮分出数十股势力相继渗透蜀中各州郡的江河内陆湖中。

大有凡蜀中地区有江河湖海的地方，便有漕帮的船只在航行，便有漕帮的旗杆在立着的趋势。

果真形势可人，发展甚为迅速。

从孙明延的详细禀报中，郭业更加坚信在老孙的带领下，不出三五年，漕帮定能走出岷江，走出益州，走出蜀中，再创一片大好基业。

到时候，蛟龙入海，猛兽脱牢，漕帮肯定又是另外一番波澜壮阔之前景。

航行近两个多时辰，也唠了近两个多时辰的嗑，漕帮船只早已入了陇西水域，相继抵达陇西岸边儿。

此时天色微亮，黑夜转了白昼，众人一夜未眠。

一近岸边，程二牛便率急急指挥着八百骑兵纵马下船，过甲板上了岸，很快便在岸边集结完毕。

郭业婉拒了孙明延要一同前往陇西看望老爹的好意，自个儿上了甲板，登上陇西岸边。

随后，径直领着八百骑兵，光天化日之下马踏疾驰，朝着陇西城的方向急速奔去。

八百骑兵，马蹄轰隆，溅起漫天尘烟，气势何等雄壮？

甭说小小一个陇西县城极为罕见，此等场面纵是益州郡城也是不多见。

岸边到陇西东门，仅二十里路程，铁骑飞驰，转瞬即到。

此时的时辰，正是宵禁解除之时，陇西四道城门，正徐徐打开。

负责守城门收税赋的皂隶们，一个个睡眠惺忪地打着哈欠，归拢着城门诸事。

突然，

郭业一马当先，带着八百骑兵声势浩大地疾疾驰来，强行闯入了东门口，漫天烟尘席卷下，东门一阵鸡飞狗跳。

待得几个守门皂隶明白过来之后，八百白袍来无影，去无踪，匆匆而过，除了留下东门口的一片狼藉之外，早已绝尘而去。

陇西东门口，有新来的皂隶吃了一嘴的沙土，恼羞成怒，不满地冲着八百骑兵离去的方向怒骂：“狗日的，瞎了你们的狗眼，老子操……呜呜，呜



鸣……”

不过话没讲完，就被一位年长的皂隶给捂住了嘴巴，强行阻止了他的咒骂后，惊骇斥道：“你小子活腻味了吧？你第一天当皂隶守城门，老子是怎么教你的？”

那年轻皂隶被松开嘴巴后，嘟囔道：“当然记得，你让我当皂隶守城门时，罩子放亮一点。”

“知道你还骂骂咧咧？你个记吃不记打的败家玩意。”

“可刚才明明是他们强行硬闯东门，这不合规矩啊。不交城门税也就罢了，至少也要通禀一声吧？”

“通禀个蛋蛋。”年长皂隶又是一声责骂，喊道，“你知道刚才领头骑马那人是谁不？”

“谁？”

“郭业，陇西郭业，陇西县衙所有皂隶的祖宗！”

那年轻皂隶闻言，脸色陡然霎变，惊骇喊道：“啊？是他……”

“甭说你一个小小皂隶，就连咱们新来的县令大老爷听到陇西郭业之名，都要忌惮三分。你小子难道不知道，八百里岷江上的三万漕帮帮众，皆尊郭业郭小哥之命？”

看着年轻皂隶听着冷汗涔涔，一副天都要塌下来似的，那年长的皂隶最后哼了一句，唾骂道：

“连他你都敢拦，连他你都敢骂，我看你小子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

“完，完犊子。”年轻皂隶此时脸色惨白，眼神涣散，双腿有些打颤儿地靠在城墙边儿，喃喃道，“这可咋办？老哥，你说我还有活路不？那郭业郭小哥会因此记恨于我，报复于我吗？”

“嘿嘿……”

年长皂隶鄙夷地冷笑一声，笑骂道，“我呸，你倒是会给自己这张狗脸贴金。陇西郭业，何等的英雄人物？会跟你这一文不名的小皂隶计较？别臭美了！”

“啊……那就好，那就好，妥了妥了。嗨，我这张招灾惹祸的破嘴啊，多谢老哥教诲，下次不敢了，一定不敢了……”

小皂隶轻轻扇打了几下自己的嘴巴，心中后怕之余也不仅懊悔，没事儿唧唧歪歪个球啊，刚才几乎跟死神擦肩而过。

要知道，刚才自己嚷嚷咒骂的那人，可是杀人不眨眼的陇西郭业郭小哥啊！

郭业虽已不在陇西，但陇西处处，却依旧有着他的传说……

哒哒哒哒……

震耳发聩，扣人心弦的马蹄之声，踩踏在青石板铺制而成陇西大街之上。

虽刚天亮，路上行人甚少，但不少沿街民宅的百姓还是纷纷打开了门窗，探头寻望着大街之上何来的马蹄之声。

而起个大早出街的菜贩走卒，显然有人认出了纵马当先的郭业，不由惊呼叫唤起来。

一传十，十传百，不消一会儿，整个东门附近便已经开始盛传郭小哥衣

锦还乡归故里之事。

东门盛传，徐徐扩散至东城，渐渐，西城，南城，北城……

不过此时的郭业无暇理会这些，很快，他率八百白袍稍纵就到了福顺巷之外。

福顺巷巷子狭小，哪里容得下八百骑兵的策入？他先是吩咐程二牛解散骑兵，该歇息的歇息，该回家省亲的省亲。

而后才自己一人一马驱策进了福顺巷。

马驹在福顺巷中慢行了几百步，抬望眼，郭府的门匾入了郭业眼帘。

见着郭府大门紧闭，但是大门四周依旧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没有缟素白绫四处悬挂。

呼~~

郭业稍稍放了心，显然，老爹还没如噩梦中的情景一样，尚还健在。

父病危，速归！看来老爹现在病症中。

郭业暗暗发誓道，大好日子还在后头，哥们一定要请来全陇西，不，全蜀中最好的郎中，将老爹的病症医好。

旋即，他翻身下马，将马驹系在门口的一处木桩上。

然后上了郭府的台阶，走到大门处，狠狠用力一推……

嘎吱~~嘎吱嘎吱~~

大门徐徐被推了开来，府中他所熟悉的前院景象，一一落入眼中。

果然，吾心安处，便是吾家。

他强忍心中的激动，扯起嗓门，冲着大门之内高声喊道：

“爹，娘，秀秀，小妹，你们何在？”

“我……回家了！！！”

## 第312章太子探访尚书府

郭业舌绽莲花，吆喝一嗓，如平地起了一声雷，偌大的响动破了郭府的寂静，扰了众人。

前番郭老憨病危，而变得气氛有些压抑肃穆的郭府，因为郭大郎的回归而再次变得喧闹。

郭业浑然不知，他此番长安途中折返陇西，不仅在陇西县城，郭府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即便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长安城，也因为他此番临门折返，而起了丝丝的涟漪。

长安城，

朱雀大街，安定坊，东头。

这是一座四进四出的大宅院，红砖绿瓦，墙高数丈，门口两方石狮睥睨往来，端的是气派非凡。

此乃当朝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的府邸。

此时还未到晌午，李纲却已然从皇城兴庆宫退朝而出，乘着轿子稳稳回到了自家的府邸跟前。

前头轿夫连喊两声，一声落轿，一声压轿，如今高寿八十有三的礼部尚书李纲颤颤巍巍从轿中走了出来。

李府门口两名门房见机得快，立马上前一左一右将老大人搀扶住，悠悠走上台阶，入了府中。

李纲，寿八十有三，却未向李二陛下乞骸骨致仕，仍旧坚持每日早朝，掌管礼部，针砭时政，辅助君王。

先不说老李头有多热爱官场，有多痴恋朝堂，就说他这份毅力，足以让后世那些天天尸位素餐的公务员们汗颜了。

进了府邸，李纲撇开两名搀扶左右的门房，自己朝着书房的位置走去。

每天坚持读书一个时辰，这是李纲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

一路晃晃悠悠走去，一路想着今日圣上在朝堂上对着众臣工们讲得那一番讳莫如深的话。

李纲心道，陛下今天话里有话，值得寻思回味啊，虽是冲着天策府嫡系的一干重臣们发火，但以陛下的雄才伟略，怎会自毁城墙呢？

明着责骂怒斥天策府一系的众臣工，但肯定是另有所指，陛下到底是想拿谁开刀呢？

魏征等人的建成余党一系？

还是萧瑀等人的武德旧臣一系？

嗨，李纲再次悠悠一叹，口中苦涩地喃喃道：“真是伴君如伴虎啊，揣摩圣意之事，不仅劳神，更是伤神。咳咳，咳咳咳……”

轻咳两声，李纲苦笑啐了一句：“还是虞世南这老鬼聪明啊，一上朝堂就装哑巴，谁也不得罪，哪边儿都得宠。嗨，满朝文武，能得太上皇与陛下竞相宠信的，唯一虞世南一人啊！”

就在李纲眉头紧蹙，自言自语之时，突闻一阵仓促的脚步声从身后响起。悠悠转身过去，只见一名仆役下人满脸惊骇地叫道：

“大人，太，太子殿下驾临府中，在，在客厅候着您呢！”

纵是李承乾乃李纲的学生，纵是李承乾时常莅临李纲府中，纵是李纲早就习以为常。

可李承乾始终是太子国储，千岁之尊，每每驾临李府，都能让李家这些下人仆役们惊慌错乱。

李纲闻听自己的好学生太子李承乾到访，紧蹙的眉头徐徐舒展开来，枯槁的老脸上总算露出了会心的一笑。

他教授三任太子读过书，前两任都是福薄之人倒霉蛋，唯独对李承乾这个早慧英武的太子最为满意。

在他看来，假以时日，李承乾继承大统之后，绝对也会是一个英主明君，不比乃父李世民差上几许。

李纲的心情瞬间转阴为明，戏谑地看了眼跟前这个仓惶的仆役，笑骂道：“没出息！”

而后仿佛如有神助般，浑身充满朝气般，体态轻盈地朝着客厅方向小跑而去。

就这一路风骚的小跑，谁又能看得出，这是一位八十有二的老人。

很快，李纲入了客厅。

一进客厅，李纲便瞧见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背影，双手负背，独自一人静静欣赏着客厅中挂在墙壁之上的墨宝。如果自己没记错的话，这幅墨宝正是自己花了两百斤上好松炭，跟虞世南那头老狐狸换来的手书笔迹。

“咳咳……”

李纲故意咳嗽一声，将那少年的注意力吸引了过来，而后拱手微微躬身，毕恭毕敬道：“臣，李纲，见过太子殿下，千岁……”

噌噌噌~~

少年李承乾赶忙跑上前来，扶住李纲的双臂，打断对方的问安，朗声道：“老大人莫要如此大礼，你乃孤之授业恩师，无需行此大礼。”

李纲听罢顿时老怀安慰，心中赞了一声，小小年纪却有了谦谦君子之风范，孺子可教矣。

不过掌管礼部的他自然知道，天地君亲师，君在师之前，太子尊驾前，老师算个啥？

于是矫情地要继续躬身拜见，摇头说道：“不可不可，君臣有别，你是太子之尊，驾临我府，怎能不拜？要的要的，礼数不可废。”

听着李纲如此说，少年李承乾的眉宇间陡然浮现几分满意，英武的俊脸上多了几许与他年纪不相符的心机。

不过一闪而逝，转眼间，便恢复了刚才那般的谦逊得体。

他坚持扶住李纲的双臂，拒绝对方行礼，说道：“老大人说得在理，不过孤今日可是便服出行，你可要看清了哟。今日在贵府，只有师徒，没有君臣哦。”

李纲愕然，抬眼一打量，果真如是，今日的李承乾仅仅穿着普通学子士人的袍衫，连镶玉金边儿朝天冠都被普普通通的士子幞头所替代，十足一个学子模样。

既然李承乾再三要求，李纲也就不再矫情，这个守业恩师的待遇只得坦然受之。

随后李纲问道：“太子殿下，今日突然造访，可是学业上遇到了疑惑？”

“非也非也……”

李承乾摇了摇头，自顾找了个椅子坐了下来，而后又请李纲坐下，徐徐说明来意道：“孤今日来寻老大人，是心里有些别扭，想跟老大人说道说道。”

“哦？太子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说来听听，看看老臣是否能够替你分忧解劳。”

其实李纲听着李承乾这么说，心里还挺美，挺得瑟，你看看太子殿下，心里不痛快能不去找他爹，反而来找老臣，这是多大的信任啊。

李承乾唔了一声，说道：“老大人应该还记得西川小都护府的那名武勋骁骑尉——郭业吧？”

李纲闻罢点头，此人他记忆犹新，因为郭业托顺公公送来的几件珍宝，他还摆在书房，天天把玩来着。

一提起郭业，李承乾脸上顿时有了几分厉色，哼道：“老大人，你说这人怎得就如此不识抬举呢？本太子借你之名义邀他入长安，临到长安城门下，他竟还冒然折返故里。难道在他眼中，他那下里巴人的老父，还重逾本太子？”

李纲一听李承乾这话，顿时有些暗乐，唉，太子再是英姿勃发，平日里说话头头是道，真要到了节骨眼上，还是年纪太小，涉世未深啊。

百善孝为先，这是自古便秉承下来的，而且我大唐不就是以仁孝治天下么？

当即，李纲只得再次充当起好老师的角色，说教道：“哈哈，太子殿下，此事真怨不得郭业这小将。您想一想，先不说百善孝为，咱们就以事论事。如果郭业为了自己的前程，不顾病危中的老父，不在床前尽孝，一门心思钻营你的太子府。那这种人你如何敢委以重任，托付大事呢？”

“呃……”

李承乾显然被李纲简简单单平平实实的这番言论给说动了，不由下意识地地点了一下头。

不过还是有些迷惑，纠结问道：“老大人不是时常教我忠孝难以两全吗？”

李纲微微一怔，游刃有余地继续解惑道：“虽说忠孝难以两全，但这也要分时候，此一时彼一时也！太子殿下，你想想，如果一个人，连孝道都能罔顾，那你还能指望他对你尽忠吗？忠孝难以两全，既要分时候，也要分场合。老臣浅见，不知你是否苟同呢？”

“一人连孝道能都能罔顾，的确是不能指望其忠心耿耿为君上了。本太子懂了，照老师这么说，郭业此人为了在老父面前尽孝，可摒弃远大前程，足见其至仁至孝的赤子情怀。那么，此人可当大任咯？”

李承乾心中对郭业的印象陡然扭转。

李纲微微一笑，对李承乾能如此擅于听见自己的意见而感到欣慰。

眼神中顿然充满慈爱，合掌击节赞道：“太子果真是宅心仁厚之人，不过要看单单一个孝义，并不能代表此人是否可堪大用。呵呵，还要看其是否真有本事才行。”

李承乾知道李纲说得此人指的是郭业，不解道：“孤从未与其深交畅谈过，都是从西川呈入朝廷的捷报中知道此人英勇善战。那敢问老大人，郭业

此人真本事又如何呢？”

对于郭业本事如何，李纲仅仅说了一句：“传言来看，此人不学无术，纯属运气使然。不过嘛，看完这件东西，想必太子殿下会大跌眼镜……”

“哦？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得老大人如此夸赞？快快呈上来让孤赏阅。”

李纲笑意盈盈地微微颌首，然后抬手合掌，连击三下，冲着门外值守的仆役喊道：

“来人，去我书房将遮盖油毡之物抬入客厅，轻着点，别磕坏了！”

### 第313章此人，我必得之

嗨嗨哟哟.....

四名仆役口里哼哼，一人抬着一角，将偌大一个四四方方，遮着油毡布的家伙给抬入了客厅。

待得大家伙四平八稳落了地，李纲挥挥手示意下人们出去。

随后走到大家伙跟前，老胳膊老腿儿弯下腰去，蹲在地上，唰的一声儿

~~~

油毡布尽被掀开，露出油毡下物什的庐山真面目。

嘶.....

李承乾搜肠刮肚，愣是没见过这新鲜玩意是什么，随后倒抽一口凉气，看着这玩意似山似河又似城，处处标识着不同颜色的小旗，林立错综，或多或少看出了一点名堂。

心中猜测道，莫非这稀罕物件跟行军打仗有关系不成？

而后止不住好奇，急急问道：“老大人，这到底是何东西？本太子怎得从未见过这东西？”

李纲对地上这东西也甚是喜欢，爱不释手，轻吟道：“此物乃是西川小都护郭业派专人送入长安，让顺公公送入老臣府中，再托付老臣转呈太子殿下您。至于此物之名嘛，取得倒是贴切，名为——沙盘！”

“沙盘？”

李承乾咀嚼着颇为新颖的名字，悠悠吟道：“聚沙而成，状若落盘，沙盘，不错，甚是贴切。咦？老大人刚才提及，此乃西川小都护郭业要送与本太子的，莫非这沙盘乃是他所研制？”

李纲点头称道：“太子殿下好才情，一语便道破了此沙盘之意。您猜得一点也不错，此物正是小将郭业所研制，呵呵，此物若用行军打仗，端能起到事半功倍之效。主将只需稳坐行营帅帐，便能依照地形与军情，定制策略，发号施令，好东西，真是好东西啊！”

热血男儿素来喜爱金戈铁马，挥斥方遒，李氏皇族的男儿从李渊到李世民，李建成，李元吉，皆是沙场征战出身。作为李家第三代的顺位继承人，李承乾身上亦不缺热血。

如今天下虽然承平许久，但是李承乾身上那传自李家的一腔热血和与身俱来的好战因子，始终没有被磨灭殆尽。

更何况如今的李承乾仅仅十三四岁，正好好动热血之年纪。

此时的他，已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不能亲临第一线去感受战场杀伐所带来的快意。

对于此，他深感缺憾。

不过如今呈现在眼前的沙盘，总算弥补了他的遗憾，见着如此精致逼真的沙盘落于眼前，一股秣兵厉马，剑指敌酋的真实感油然而生。

很快，李家第三代的优秀领军人物——太子李承乾，眼珠子已经掉进了沙盘之上，久久不能拔出。

他端详沙盘有多久，他的老师李纲就蹲在地上有多久，不顾李纲没完没了的品头论足，李承乾权当耳边风，心中浮想翩翩，有了自己的打算。

他在寻思，此沙盘意义非凡，用于军事之上更是能起到突破性的变革，

如果一经流传出去，肯定沦为朝中他老爹手底下那帮子彪悍猛将们必抢的宝贝。

到时候就怕连卫国公李靖，英国公李绩这两位满腹韬略，英勇善战之人，都会淡定不住。

如果这些人跟自己开口要这沙盘的制作方法，自己能不给吗？自己敢不给吗？

到时候不仅半分好处捞不到，还统统便宜了这些抱着皇帝老子大腿的丘八们。

与其这样，本太子不如将其率先敬献给父皇，也好专美于人前。

到时候，父皇一高兴，自己的太子宝座又能稳固上几分，不是？

李承乾是心急拉起自己的太子班底，但他不是傻蛋，他知道如今他老爹正是春秋鼎盛之时，要想继承大统无异于痴人说梦。

甭说皇位，就连太子之位都是他爹一人说了算，现在只有哄好了亲爹，才能稳稳当当。

而且据宫中流传出来的八卦传闻，小道消息，自己那个乳名青雀的“好弟弟”是越来越得父皇宠爱了。

前年，才八岁的李泰就被册封为卫王，害得自己失眠好几个月。

去年更是了不得，这小犊子才九岁啊，父皇竟然一高兴，加封他为扬州大都督与越州都督，提督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苏、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之军事，又督越、婺、泉、建、台、括六州之军事。

仅仅九岁的亲王，封地就达了二十几个州，这还了得？再过几年，这小子不是更要蹦达上天，仗着父皇的宠爱，将自己这个太子哥哥一屁股给拱下宝座来？

如果单单卫王李泰一个小王八犊子给他添堵，也就罢了，更让他闹心的是，蜀王李恪，这也是不是个省油的灯，光封地就多达八个州。

蜀王李恪本来不算啥威胁，但谁让人家有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娘亲呢，父皇对李恪他娘亲杨妃可是极度宠爱，仅次于自己的生母，母仪天下的长孙皇后。

最最揪心的是，李恪那个美人娘亲还他妈是隋炀帝之女，要知道如今满朝文武中可是有不少重臣在隋朝当过臣子。

李恪有半分前隋杨氏的血统，这些前隋遗臣们怎么不会念及香火情，高看一眼呢？

唉，自己这个太子当得也真够窝心的，不说别的皇子，就说这两位好弟弟，就够自己吃一壶的了。

而且，李承乾心中还有潜藏在心中的阴影，那便是当年玄武门事变之时，他已经开始记事。当年事发那一天，他躲在长孙皇后的怀中，战战兢兢，吓得几乎尿了一裤裆。

他们李家可是有皇子弟宰太子哥哥的先例在前，他能不怕吗？

血统这玩意，就怕遗传。

.....

.....

很快，李承乾便打定了主意，一定要将沙盘这个好宝贝，第一时间敬献



给父皇李二陛下，越快越好，争取将父皇的宠爱重新夺回手中。

随即，他将自己的想法一五一十告诉了自己李纲，希望这位授业恩师给予支持。

对于李承乾此举，李纲多少也猜得出来为什么，但是这个举措绝对是好事，他举双手赞同。

得到李纲的支持后，李承乾越发觉得沙盘的价值，同时也越发觉得西川小都护郭业此人的与众不同和重要性。

旋即冲着李纲说道：“老大人，郭业此人绝对是个人才，本太子一定要得到他，无论花上什么代价，都要将他收为己用。你看如何？”

“啊？”

李纲年纪大了，有些跟不上年轻太子的思维跳跃，先是一怔，而后连连摇头叹道：“不妥，大大地不妥啊。若是放在之前，老臣举双手赞同此事，毕竟人才难得啊。不过现在嘛，不行，不行咯……”

“怎么不行？此人，我必得之，谁敢阻我？”

李承乾听闻李纲连说两个不行，脸上戾气又是陡然现出，怒道：“难道凭他小小一个六品武勋骁骑尉，也敢拒绝本太子的善意与邀请？”

李纲没有抬头看李承乾的脸色，而是低着头看着地上的沙盘，喟然一叹，说道：“太子莫要动气，此一时彼一时啊。此前没有将此子收入太子囊下，我们便已经错失了先机。现在再行拉拢此子，已经难上加难了。而且，稍稍一个不留神，绝对会给太子您遭来灭顶之灾。”

灭顶之灾？

一个小小的六品武勋，最多是才华出众，勇猛过人而已，能给本太子招来灭顶之灾？

大唐朝堂之上，貌似最不缺的就是才华横溢之辈吧？

继而轻声不作苟同地回应道：“老大人，你这话是不是太过严重了？”

“不严重，丁点都不严重……”

李纲还是摇头，颇有些苦涩地笑道：“太子啊，你是不知道今日早朝之时，朝堂之上到底发生了何事。事件的旋窝正是郭业此子……”

“什么？竟有此事？”

李承乾收敛怒意与轻视，神情陡然凝重地冲着李纲微微拱手，言语诚挚地问道：

“今日早朝到底发生了何事？还望老大人给学生解惑一二……”

这一刻，在李纲面前，他不以太子自居，仅以学生自居。

## 第314章朝堂风云起

李纲听着李承乾言语诚恳，态度谦卑，举止作派堪为礼贤下士，颇有玄德之风。

心中不由臭美一番，啧啧，太子殿下，大唐国储，如此贤达，不枉老夫一番苦心栽培了，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小小得瑟间，李纲主动无视了李承乾的那两位倒霉“师兄”，前隋太子杨勇和前太子李建成。他浑然忘记这两位倒霉太子，也是出自他老李头的门下，也曾是他的得意门生。

暗暗自鸣得意一番后，李纲脸色颇为凝重地叹道：“嗨，老臣宦海浮沉数十载，什么大风大浪未曾见过，不过今日早朝一幕，老臣至今还心有余悸。啧啧，真是一朝朝堂风云起，方知伴君如伴……”

突然，老李头发现端坐在自己跟前的是太子千岁，立马收住了到嘴边呼之欲出的话来，尴尬一笑。

伴君如伴虎这话也只能私底下说说，你当着人家儿子的面说，你爹就是头性子多变的大老虎，那李承乾不就是虎崽子了吗？

伴君如伴虎这话在这种场合说出来，可不是什么好话。

李承乾心中好奇今日朝堂到底发生了什么，自动将李纲这句有些大不敬的话给无视过去。

急急催问道：“老大人，速速与本太子道来，早朝之上，到底发生了何事？”

李纲感激地冲李承乾点点头，心中赞道，到底是尊师重道的好学生，不枉老夫呕心沥血授你学业一场。

随即说道：“颉利可汗在灵州被活捉，押解入了长安一事，你该听说了吧？”

李承乾应了一声嗯，说道：“此事一入长安便闹得沸沸扬扬，我自然听说了。而且据说，此番擒拿贼酋，全赖灵州刺史张宝相与陇西郭业筹谋有方，呵呵，就连董顺那阉宦竟然也沾光分了功劳。”

突然，他醒悟过来刚才李纲为何说，今日朝堂风韵旋窝就在郭业身上，原来就是因为颉利可汗被擒之事啊。

越是这样，李承乾心中对于将郭业收为己用的心思，就越发的渴望起来，真是人才难得啊。

既然涉及到了颉利可汗被活捉一事，又听李纲提及早朝的旋窝在名声不显的郭业身上，李承乾很自然就想到了四个字——如何封赏。

随即问道：“莫非早朝之时，众臣工们因为如何封赏张宝相，郭业，乃至顺公公，意见不合分歧甚大，惹得父皇龙颜大怒，朝堂之上风云色变？”

“太子睿智！”

李纲笑赞一声，说道：“说来说去，还是头功归谁的问题。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而且从灵州那边传入长安的消息也证明，此次活捉颉利可汗，乃是郭业一人独功。此子计谋层出，深入虎穴，赤手空拳擒下颉利可汗。圣上心中自然也是清楚无比。可惜啊——”

李纲卖了个关子，端起一碗早已凉透的茶汤，轻轻嘬了几口，润了润嗓子，说道：“可惜此子却是资历太浅，仅仅是个六品武勋，又不归属朝廷三系

之内。朝廷众臣工怎么可能让他独揽头功？他们怎么可能任由一个不是本系人马之人悄然崛起？”

李承乾惊愕问道：“满朝文武，三系臣工，统统反对郭业独揽头功？”

得到李纲肯定的点头之后，他不由感叹郭业这小子的人缘也够烂的，竟然如此不招满朝三系文武臣工的待见，一致枪口朝外地反对他。

李纲继续说道：“郭业、张宝相等三人，张宝相乃是天策府一系，房玄龄，杜如晦之流自然是竭力支持张宝相领受头功。而尚书仆射萧瑀等武德旧臣系嘛，呵呵，一直以来都与天策府一系唱对台戏，凡是房玄龄、杜如晦等人所支持的，他们皆是竭力反对，竟然破天荒提议，让董顺这么一个阉宦独领头功。”

说到这儿，李纲都不由笑出声儿来，乐道：“让一个阉宦来领如此天大之功，这不是告诉全天下人，我大唐文武百官连一个无卵之人都比不上了吗？哈哈，笑话！”

“噗~~”

李承乾刚含入嘴巴一口茶水，听完李纲这话之后，立马喷溅出来，连他都觉得让董顺领受此等头功，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不由轻声叹道：“萧瑀此人乃是两朝元老，历经浮沉，怎会如此糊涂出这么一记昏招？”

李纲晒笑道：“呵呵，在派系的利益面前，个人名声与荣辱算什么？不过萧老头这次倒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本来陛下就嫌恶他倚老卖老，这次又……嗨……”

李承乾也跟着李世民上过朝，自然知道朝堂之上争议起来，那叫一个激烈。

这些大臣们平日里，一个个装得跟名士隐士，千古明晨年似的。可一涉及到自身利益与派系利益之时，那吵起架来，比泼妇骂街，菜市里头小贩闹哄，还要来得撒泼。

他已经猜到了，武德旧臣系和天策府一系，肯定又掐起来了，而且掐得死去活来，一掐到底啊。

不过他很好奇，以魏征为代表的建成余党这系，到底支持了谁。

按理说，这些人都是建成旧臣，在朝中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所以也就属他们最不怕死，最豁得出去。

连萧瑀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都掐得死去活来了，那魏征这些人怎么可能还淡定得住？

于是急急问道：“那剩下这些人呢？魏征等人又是如何说？”

一听李承乾提起魏征，李纲更是笑得更加欢实了，哈哈乐道：“魏征真是浑人一个啊，这种节骨眼儿上，竟然提议圣上，三人皆不封赏，冷处理此事，借以平息朝堂争端。”

“什么？？？”

李承乾极为夸张地怪叫一声，一副不可置信地表情，呐呐道：“他倒是打得如意算盘，不仅不让郭业独揽头功，更让其他两系都占不到便宜。难道他不知，这将置父皇于何地？让天下人都鄙夷父皇有功不赏，昏聩无能吗？这，这魏征，当真是其心可诛！！！”

说着说着，说完最后一句话，李承乾已然收不住自己的脾气，怒火中

出。

在他看来，魏征这王八蛋肯定是包藏祸心，谁都知道他是死鬼太子李建成的旧臣，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来拖父皇的后腿。

李纲见着李承乾如此失态，稍稍安抚道：“太子殿下不要动气，魏征此人是出了名的直臣硬骨，这次倒也不是包藏祸心，而是被派系的利益蒙蔽了心智，唉，失策啊！”

李承乾现在哪里会理会魏征怎么想，哪里会管魏征死活。

他更关心的是，下面如何？

随即问道：“老大人，是不是因为三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大局，父皇才会龙颜大怒？”

李纲赞道：“太子殿下英明，天子一怒自然是天威难测，就连你的舅父，天策府系第一人，长孙无忌大人，都受到牵连，被圣上斥骂一顿。”

“啊？”

听着自己的最大支持者，舅父长孙无忌也受到牵连，李承乾不由一阵担忧。

随后急急问道：“那父皇只责骂我舅父等天策府系臣工么？那不是让其他两系得逞了么？”

李纲神秘一笑，说道：“太子啊，你想想看，圣上龙颜大怒，连倚为柱石的天策府众臣都痛骂一顿，其他两系焉能轻饶？”

“那就好，就不该放过这群老是煽风点火的贼子们。”

李承乾恨恨地咒骂了一顿其他两系臣工，然后问道：“父皇如何苛责他们的，老大人？”

李纲摇头道：“陛下没有言语斥骂萧瑀、魏征等人，不过，他却将这头功封赏给了西川小都护——郭业。”

李承乾乍听先是一愣，不过很快便想通了。

他懂了李世民的真正用意，很明显就是，你们将郭业排挤在外，朕非将这头功赏给此人，好让你们知道，朕才是乾坤独断之人，你们闹得最凶，说到底还是渣渣。

李承乾想罢，心中不由仰慕地赞许一声，父皇，霸气。

力排众议，将头功封赏给郭业，无异于给三系狠狠扇了一嘴巴子，硬生生将郭业此人狠狠地拔高了起来。

李承乾已然预见，父皇此举倒真是成全了郭业，让他的名字彻彻底底地响遍朝堂。

如今，满朝文武，谁还没有听说过西川小都护，六品武勋骁骑卫——郭业？

在李承乾看来，父皇力排众议拔高郭业，绝对是为了压制三系人马的肆无忌惮。而机缘巧合下，郭业傻人有傻福，三系人马都封杀不了他，以后的前途将会是一片光明啊。

继而对着李纲讲道：“老大人，此人，本太子必得之。此人将来之成就，当真不可限量，他日必能助太子一臂之力！”

李纲还是执拗地摇头否定道：“不可，万万不可，老臣还是那句话，太子你敢明目张胆地拉拢郭业，必将遭来灭顶之灾。”

又是这句危言耸听的话！

李纲见着李承乾还开窍，只得点破天机道：“你想想看，郭业此子，前番有在西川剿灭前隋杨氏皇族后裔，此番有活捉颉利可汗之大功。”

李纲说得有点累，咽了口唾沫，继续说道：“如今陛下满耳都是此人的名字，心里早就给此人留了记号。这种情况下，你还想再行拉拢，而且如此迫切，难道你就不怕陛下心中生疑，对你心存忌惮吗？”

“太子啊，一招行错，满盘皆输啊！”

“啊？？”

经李纲这么赤裸裸地点拨，李承乾惊呼一声，面色显然有些后怕地变为苍白。

李纲见状，话锋一转，说道：“不过，郭业此子，你既不要拉拢，却可以向其示好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今日结下这番善缘，他日必有善果呀，太子殿下。”

李承乾问道：“呃……如何示好？”

李纲凑近李承乾耳边，低声密语道：“他不是老夫病重嘛？您可以进宫一趟，求见长孙皇后，让她助你从宫中调遣出一名太医，远赴蜀中，为其老夫诊治一番。我想，就冲您这份情谊，郭业焉能忘怀？”

李承乾听罢，立马神色转喜，重重拍掌叫好道：“好主意，就听老大人的。本太子这就进宫去……”

说完，连招呼也忘记与李纲打，便急急转身跑出了客厅，呼来早在院中等候的东宫扈从长随，奔出了礼部尚书府。

……

……

而此时的郭业，身在陇西，自然不知道李纲与李承乾之间的对话。也不可能知道今日早朝时，帝都长安朝堂之上的三系封杀，风云色变，而自己却是气运加身，草根逆袭，杀出重围。

即便知晓，他现在也无暇去关注，去理睬。

因为他此时的心思，全然放在了卧房病榻上的父亲身上。

全陇西县城的郎中都被他请入府中，统统扎堆在郭老憨的床榻边儿上，又是把脉，又是望气，集体会诊郭老憨。

而他自己则领着妻子吴秀秀，守候在父亲的病房外，焦急地左右徘徊团团转。

口中不断念叨着，一定没事的，一定没事的。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病房内的十几个郎中的议论声徐徐平息了下来。

咯吱~~

房门被拉开了，一名老郎中颤颤巍巍从房中先行走出，紧接着，一个，两个，三个，十来名郎中皆相继出来，鱼贯而出。

郭业见状，大步上前一把拽住为首老郎中的胳膊，惴惴不安地喊问道：

“这位老郎中，家父之病，到底如何？”

## 第315章留你们何用？

为首那名老郎中肩带拎着木制小药箱，摇头喟然叹了一口气：“唉……”

叹完气后不敢再言语，而是悄悄垂下了脸颊，默不作声。

郭业心急老父病况，见着老郎中这个德行回应于他，岂会不生气？不由暗骂一声，废物。

而后又接二连三，冲着接踵而出病房的那十来名郎中问询老父的病情到底如何。

不过这些郎中都未说话，没有只言片语的一丝信息反馈过来。

一个个，

不是摇头晃脑，便是唉声叹气，更有甚者，重重顿足自责其医术不精，功夫不到家。

他们不说，不代表郭业不懂。

他明白了，他们对老爹的病情，束手无策，苦无良方。

见罢，他现在心中满是失落，更是怒火中烧，全陇西的郎中大夫都在这里了，难道都无法医治在床榻辛苦煎熬的老爹吗？

随即冲着在场十几个郎中怒吼道：“都他妈是哑巴吗？说啊，我爹到底所患何病？到底能不能治啊？”

众郎中乍听，被喝骂得几许寒蝉，更是不敢吱声儿。

末了，还是那个老郎中走出人群，神情颇为苦涩地朝着郭业叹道：“郭，郭大人啊，老太公年事已高，再加上长年累月的身子不好，顽疾缠身。如今，如今已是药石无医，唉，大限已到，能不能撑过明晚，都是两说之事啊！”

老郎中一起头，其他郎中们纷纷附和，各抒己见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是啊，老太公已到了油尽灯枯的岁数，回天乏术啊！”

“正是此理，阎王让你三更走，岂能容你留午时？”

“的确，生老病死如春夏秋冬之四季循环，纵是扁鹊再生，华佗再世，也无济于事啊哩。”

“唉，郭大人，您还是提前准备准备后事，趁着老太公还有精神头，看看他老人家还想交代点啥，说点啥吧。”

“……”

咣当～

郭业越听越是心火难抑，一脚将跟前一把竹椅窜出了十几步开外，脸色铁青地扫视了一下众人，语带寒冰般冷声问道：

“你们是说，我爹没治了？”

呃……

众郎中不再说话，不过从他们的态度和神情来看，郭老憨的确救无可救。

身旁的吴秀秀见着郭业脸色不对，知夫莫若妻，她知道郭业这头犟驴可能要干什么。

立马用纤纤素手抱住郭业的右臂，柔声似水般喃喃道：“郭业，不要！”

呼～

郭业右臂猛力一甩，将吴秀秀缠绕着的小手甩开，沉声道：“起开，躺在

里面苦苦煎熬的那位，是我爹！！！”

不顾吴秀秀的劝慰，无视吴秀秀小脸煞白的委屈，郭业双眼带着杀意，睥睨着在场这些和稀泥的郎中们。

徐徐一字一字吐道：“你们这群庸医，既不能治病救人，活着都他妈是个累赘！”

“我留你们又有何用？？？”

“来人！！！”

最后一句，郭业泄出了满腔的怒火与恨意，化作气势冲天地滚滚戾气，向院外吼去。

啊.....

郭业一番话语落罢，在场的郎中们顿时慌乱成麻，扎堆成团一个个不知所措，皆被郭业的这番话给吓傻了。

直到从院外闯进来数十名手执横刀，白袍白甲的精壮士卒，他们才恍然明白过来。

郭业这个煞星，一怒之下，竟然是想让他们统统给郭老憨陪葬啊！

郭业心中只记挂老爹，哪里会管这些无关之人死活，冲着数十名随自己返回陇西，闯进院中的骑兵们下令道：

“将这群蠢碌无为的庸医们统统扣押起来，我爹要有个三长两短，老子要让他们统统陪葬！”

片刻，这些郎中们顿感天塌地陷，哭天喊地抹泪儿窜成一片儿，求饶之声响遍整个院中。

旁边的吴秀秀见状，再也顾不得自己刚才被呵斥的委屈，容颜失色地惊叫道：“相公，你不能这么做，他们都是无辜的。”

“呵呵。”郭业冷笑一声，自顾答道，“他们无辜？我爹更无辜，医治不好我爹，他们统统都得去死！”

恣意妄为，蛮不讲理！

吴秀秀立马给郭业又添一条罪状，不过她知道现在不是耍小性的时候，眼前自己的丈夫可是要杀十几个陇西县的郎中，这些可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随意十几头牛羊。

作为妻子，作为贤内助，她不能让自己的丈夫一时气昏了头，而犯下大错。

于是疾言厉色地当头棒喝道：“相公，你即便杀了他们又能如何？公公便能康复如初吗？你是朝廷命官，不能罔顾大唐律例啊！”

“我呸！”

郭业现在满脑子都是老爹的生死，谁劝他都没用，森然喝道：“大唐律例算个屁？我现在就要我爹好好的，谁治不好我爹，都他妈去死！”

“你.....”

吴秀秀一时语塞，看来自己的丈夫现在已经魔障了，她自认现在是无法规劝得了郭业了。

这个时候，只能搬出婆婆这桩大佛来镇压这个煞星了，也只有她老人家方能让郭业回头，以免铸成大错。

于是恨恨地跺了一下脚，急急返身出了小院，去寻郭小蛮和婆婆而去。

郭业一声令下，数十名白袍骑兵没有闲着，遵照郭业的指令，很快就将

在场的十几名郎中统统捆绑了起来。

束手被擒地这些郎中呜呜哇哇慌乱大叫，如千万头鸭子被赶上岸边一般，嘈杂乱哄。

郭业心急老爹返身进屋看望，准备再想其他办法，看看能不能让老爹脱离危机。

对于医术，他当真是一窍不通。

就在这时，

还是那个老郎中突然惊叫一声，仿佛溺水之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稻草，声音格外的响亮，叫道：

“郭大人啊，留步，留步啊，还有一个法子可以一试！”

“唔？”

郭业闻声驻足，心中庆幸道，你们这些王八蛋，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就愣是逼不出你们压箱底的东西来啊。

随即没有好脸色地问道：“还有什么法子？赶紧说来，挽回我爹性命，等同救你们自个儿。”

老郎中也是被吓得半死，后背出汗都湿透了汗衫，赶忙说道：“其实咱们陇西县的郎中，还有一人没有来贵府诊治郭老太公。论医术，他乃是陇西县第一，便是整个剑南道数十个州郡杏林，他也端得起圣手之名。”

嗯？

郭业心中迟疑，还有这么一个人？

他脸带煞气，口出疑惑道：“陇西还有这么一个人？本官为何从未听过？”

“不，他非陇西人氏，居无定所，但近几年却一直长留陇西一带采药救人。”

郭业心道，原来是个走方郎中兼采药客。

继而问道：“现在人在何处？速速报来，本官一定要将他请来，医治好我爹！”

老郎中为难地答道：“我只知道他在陇西一带，但是具体在何处，就真不得而知了。还望郭大人饶了我等啊！”

不过没有理会他的求饶，而是急切问道：“他姓甚名谁？老子要全陇西发告示，召他为他爹诊治。”

老郎中见着郭业没有了刚才那股子杀气，心中多少有些淡定，缓缓说道：

“此人姓孙，名思邈……”



## 第316章奶球，又干上了

“你说什么，你说那人叫孙思邈？？？”

这老郎中说出的话，真是好大一个雷啊！

差点没把郭业给劈哩啪啦一道闷雷给砸晕过去。

那老郎中听着郭业诧异地疑问声，以为郭业不信自己所报之名，于是重重点头，信誓旦旦地说道：

“没错，那人就叫孙思邈，老朽决计不会记错！”

听着老郎中的二次肯定答复后，郭业止住心中的震撼，呢喃自语道：“原来真是他！”

孙思邈之名，他怎么会没听说过，无论是今世还是后世，这名字不仅闻名遐迩于华夏杏林界，就连普通老百姓，每一个华夏子孙都是如雷灌耳。

关于其生平与逸事，郭业耳熟能详之外，亦是如数家珍。

孙思邈，陕西人氏，千古医书《千金方》的作者，中国乃至世界史上伟大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世人尊称其为“药王”与“神医”。

这位孙大神医，出生北周，历经隋，唐，一生之中不仅治病救人无数，更是传下精湛医术万千，最后更是得享高寿一百零一岁，不过野史传闻孙思邈寿终一百四十三岁。

这位孙大神医，乃是与扁鹊，华佗，李时珍并称齐肩的绝世名医。

凡后人提及中医者，无不提及孙思邈及名著《千金方》。

……

确定是孙思邈无疑之后，郭业心中对老爹病况的忧虑尽褪，脸色也徐徐转阴为晴，宽慰道，谢天谢地，只要孙思邈出手，老爹的病情肯定无忧也。

突然又想起刚才老郎中提到，不知道孙思邈如今身居何处，无迹可寻。

于是故意恫吓道：“孙思邈在何处，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

老郎中闻言，满脸尽是苦涩，委屈地叫冤道：“郭大人唉，老朽是真不知道孙大夫身在何处，我骗你无益啊！”

此时的孙思邈虽有医术，却是名声不显，且未得到李二陛下的召见，天下知其名者，并不如后世那般的出名。

所以，这老郎中，包括同行的郎中，都称其为孙郎中或孙大夫。

郭业看着老郎中这番作态，应该没有作假，的确是不知道孙思邈现在何处。

就在他失望之余，突然又窜出一个年轻郎中来，哇哇叫道：“郭大人，郭大人，我知道孙大夫现在在何处。”

“什么，你知道？”

郭业失而复得，心情显然又是大好，连连催问道：“快说，孙思邈现在在哪里？”

年轻郎中讪笑一声，转移话题道：“郭大人，如果我跟您说了实情，你是否放我们出府，归家去啊？”

麻痹的，这个时候还跟老子讲条件？

郭业没来由的拉下脸来，哼道：“别废话，你现在不说，磨磨叽叽的，信不信本官现在就让你的脑袋落地？”

“啊？不敢不敢~~”

年轻郎中吓得缩紧了脖子，老老实实说道：“昨日正午，孙大夫就被新到县令冷天霖冷大人派来的四人大轿，接走送往益州而去。”

冷天霖？

郭业貌似没听过此人，也没时间去打听这个陇西新任县令是何人。

他更关心孙思邈被送完益州干嘛去。

于是问道：“你知道孙大夫具体被冷县令送往益州什么地方吗？益州郡城那么大，本官怎么找？”

年轻郎中回道：“这事儿在下知之甚详，据说是益州刺史卢承庆卢大人患病多日，益州郡城内的郎中大夫都无法诊治痊愈，所以才下令咱们陇西县衙的冷县令，火速将孙大夫送往益州刺史府。”

怎么我爹患了重病，这狗日的卢承庆也患病了呢？

奶奶的，真是冤家路窄啊！

由不得郭业不信，这次又跟刺史卢承庆撞上车了。

随即问道：“卢刺史患了何病，寻常郎中无法医治吗？居然要孙思邈亲往益州刺史府诊治。”

年轻郎中闻言，想笑又不敢笑，最终还是忍住了笑意，轻声说道：“听说卢刺史便秘来好长一阵时日，身子无碍，胃口常开，能吃能喝，愣是不能如厕上茅房。而且寻遍了整个益州城内的郎中，开遍了诸多良方，皆是束手无策，所以……”

“哈哈哈哈……”

这种情形下，郭业本不该发声出笑，但他还是忍不住笑意狂笑了出来。

听着卢承庆这般遭遇，笑得眼泪儿鼓出，乐道：“这厮便秘也能便得这么成功？该不会是缺德事儿干多了，被人爆了菊花，堵住了屁眼儿吧？哈哈……”

意犹未尽，砸吧嘴道赞：“该，该，活他妈该！”

见着郭业在这种公然场合，竟然如此兴奋得诋毁一州刺史，众郎中不得不惊叹陇西郭业此人，当真是凶神恶煞之人啊。

郭业痛痛快快地过完嘴瘾之后，又知道了孙思邈的下落，心情自然不错。

盛名之下无虚士，郭业有理由相信，只要孙思邈出手诊治，老爹绝对能够药到病除。

随即，他一把将跟前的老郎中拽了过来，问道：“你说我爹还能熬多久？”

老郎中被郭业的突然举动吓蒙了，期期艾艾地比划着两根手指头，说道：“两，两天左右吧！”

“知道了，暂且放你们一马！”

郭业松开老郎中，然后挥手示意道：“弟兄们，将他们统统放了！”

待得十几个郎中一一皆被松了绑，郭业喝道：“没事了，都回去吧。”

哗啦～～

郭业一声令下，这帮郎中们立马撒丫子一阵儿狂跑，仓促逃离了小院，奔出了郭府。

看着这帮郎中仓皇而逃，郭业嘟囔了一嘴：“瞧你们一个个的揍性，哪里有一点医者父母心的样子，活该你们成不了孙思邈这样的神医。”

随后他寻思，老爹还能熬到明晚子时，走水路前往益州刺史接回孙思邈，这一来一回，时间绝对够用。

看来，这次又要得罪卢承庆，要和他再干上一次了。

旋即，他安排了几个白袍士卒留守小院，吩咐道：“你们几个好生在这儿守护老太公，不得闲杂人等冒然进屋打扰他老人家。”

“还有，去将管家贞娘寻来，让她安排几个灵巧的丫鬟，进房中给我细心侍候着老太公。一切等我益州归来，不得出现差池，都听清楚了吗？”

被他点名留守原地的几名白袍士卒闻言，纷纷挺胸而站，抱拳异口同声地称道：“尊都护大人令！”

随后，他大手一挥，冲着其他剩下的数十名白袍士卒喝令道：

“小的们，准备准备，随本都护立刻前往益州。”

“嘿嘿，今天小哥带你杀进刺史府，抢上一回人！”

.....

.....

“喏！！！”

数十虎贲闻言顿时来了劲，脸上欣喜之色陡然浮现，气血喷张地挥舞着双臂齐齐叫好。

## 第317章夜闯刺史府

如今的岷江由漕帮把持，胜在乘船渡江便捷。郭业率着几十甲卒刚抵达岸边，孙明延便早早差遣帮众准备好船只，迎郭小哥登船。

登上江船，此去益州又是延绵几十里，天色尚早，微风之下无大浪，江面尚算平静。

顺江而下，无惊无险，仅用了一个时辰，江船便入了益州郡城水域，徐徐靠岸……

登岸之后，已是傍晚用饭的节点，渡头之上也少了平日把守巡逻的州府衙役。

家中老父病痛煎熬，郭业不敢多做耽搁，趁着渡口无人阻滞盘问，率众一路奔向了刺史府。

轻车熟路，如若无人之境，须臾片刻，刺史府已是近在眼前。

有两名站班衙役负责把守刺史府大门口，突见夜色将近，竟然杀出几十号披甲士卒，气势汹汹涌向这边来，焉能不惊？

其中一人立马出声阻喝道：“大胆，何人擅闯刺史府？”

另一人手随声动，叮的一声抽出腰间钢刀，厉声叫道：“止步，速速止步！”

郭业早就打定了夜闯刺史府抢人的主意，哪里有闲心去搭理这两个寻常小衙役。

二话不说，振臂一挥下令道：“唧唧歪歪个球，弟兄们，拿下！”

哗啦！

跑上三五个白袍甲卒，饿虎扑羊般直接将那两个守门的衙役给压在了地上，使其动弹不得。

绝了两人跑进府中报信儿的念头。

郭业留下几人控制住大门后，火速领着剩余几十号人闯入府中，寻觅孙思邈而去。

数十精壮勇猛之士，披甲执刀如凶神恶煞般闯入刺史府中，第一时间便将刺史府中的丫鬟仆役吓得够呛，俨然鸡飞狗走，哭天喊地，乱作一团，疑似强盗突袭刺史府。

郭业率众直取刺史府内院，因为那是刺史卢承庆歇息宿夜之地。

如果这丫召来孙思邈看病，绝对会在内院中诊治。

一路继续往里冲杀进去，路上畅通无阻碍，寻常仆役和下人，焉敢拦截数十虎贲丘八？

刚要进入内院，突然院门口蹦达出一个瘦骨嶙峋的矮个男子，张臂拦截在郭业跟前，叫骂道：

“谁这么大胆，竟敢带兵擅闯刺史大人府邸？咦，是你……”

对方认出了郭业，郭业也认出了对方。

不是冤家不聚头，拦截之人竟然当初的陇西县丞，如今的益州郡丞，当惯副手老二的吴奎。

今时今日的郭业，吴奎又岂能入他法眼？

见着这只跳梁小丑般的臭虫又蹦达出来，不由嫌恶地冷声道：“好狗不挡道，滚开，别误了老子的正事儿。”

“你……”

郭业的轻视与不在乎让吴奎蒙羞不已，当即撸起袖子跳脚吼道：“郭业，你好大的胆，带兵擅闯刺史府，你这是要造反吗？”

又他妈给老子扣帽子。

郭业太了解吴奎那点伎俩了，嗤之以鼻地还击了一声：“你算个什么东西，凭什么质问本官？滚开，好好的朝廷命官却沦为刺史府看家护院的老狗，瞧你那点出息！”

吴奎以一州郡丞之尊，却不在公务时间频频出现在刺史府中，郭业直接将其归类为卢承庆的头号马仔。

“你，你放肆……”

吴奎被羞得面红耳臊，气地心中不禁颤抖道，侮辱，莫大的侮辱啊。

当初的小衙役，如今竟然咒骂他是一条护院狗。

但是见着郭业人多势众，自己又势单力薄，不敢硬抗硬，继而扯起嗓子朝着院里院外喊道：

“来人啊，来人啊，郭业要造反啦，要杀人啦！”

你麻痹！

郭业被吴奎这出下三滥的把戏被气到了，这他妈还是堂堂七品的州府郡丞应有的表现吗？

这根撒泼打滚的恶妇有啥区别？

跟他白费口舌，纯属浪费时间。

旋即，

说时迟，那时快！

郭业上前径直出手，一记“日字冲拳”狠狠砸到吴奎的胸口，将其一击倒地，断了他的狗吠乱叫。

而后一脚重重踩在吴奎的胸口上，偌大一个脚印呈现外衣官袍之上，使其不得动弹。

“呸！”

一嘴口水直接啐到吴奎的老脸上，不顾其哎哎哟哟地疼痛呻吟，鄙夷道：“叫你一声老狗，还真是一点都没错，你他妈就是一条老狗，还是一条死皮赖脸的老狗。”

随后又是重重踩了一脚，对着身边士卒们喊道：“弟兄们，毋需管这老狗，随本官进院抢人。”

哗啦，

撇弃狼狈倒地的吴奎，郭业率着众人冲入了内院之中。

待得郭业众人离去，吴奎才忍住酸痛悻悻从地上爬起，目光怨毒地望着郭业离去，恨恨叫嚣道：

“姓郭的，你等着，你这是嘍死，绝对轻饶不了你！”

继而拖着有些狼狈的身躯，朝着刺史府外方向奔去，八成是搬救兵去了。

郭业心急如焚忧心老父，浑然顾不得那么多，冲进了卢承庆的内院院之后，上下左右一阵搜寻。

终于，

发现内院最西头的一处房间，窗门紧闭，不过透着纸糊的小窗，依稀可

见房中烛光闪烁。不时有几声唧呀唧呀的痛苦呻吟之声传出，声音有些熟悉，应该就是卢承庆所发。

是了，

那间房中，应该就是卢承庆休憩之地。

呻吟的声响，八成是孙思邈正给卢承庆诊治疗伤吧。

奶奶的，便秘之疾也这么大的动静，这得遭多大的罪啊。

郭业冲着属下们大手一挥，吩咐道：“弟兄们，随我冲进去！”

噌噌噌～

嘈杂脚步声骤响，如小雨淅沥转而暴雨倾盆，涌向了那道房门。

咣当！

郭业一脚将房门踹开，眼睛还没看清里面的状况，便急急喊道：

“孙思邈孙神医何在？快快随我走一趟，救救家父一命！”

声音落罢，

突兀之下，

又是一记咣当声响起，仿若木盒落地撞击声儿。

郭业往地上一看，正是一个精致的小木盒掉在地上，细如牛毛般的金针银针与木针，散落一地。

顺着地上木盒的位置，郭业徐徐抬眼，不看则已，一看之下，差点没被眼睛看瞎了。

屋中是两人没错，一个是刺史卢承庆，另一个则是他从未见过的中年男子，面相平庸，粗麻布衣，足穿草鞋，寒酸之中却有着一股轻灵神韵，应该便是神医孙思邈无疑。

真正让他两眼抓瞎的是，此时两人所做之事。

只见，卢承庆全身赤裸，脱得精光赤条条，连下身都脱得光溜干净，正撅着硕白肥胖的大屁股，脚着地趴在四方桌之上。

一个大男人，赤裸全身，风吹屁蛋屁屁凉的，呈现出一个肥胖的弓形，有多别扭有多别扭，有多恶心有多恶心。

而孙思邈呢？

则微微屈膝，仅隔一臂之遥的距离，手执一根银针，正专注地打量着卢承庆的大屁股。

郭业踹门入屋，初见之下，整个画面定格在那儿。

呃……

郭业傻愣当场，这两人这是在干嘛？不就一个便秘吗？咋要搞这么大的阵仗？

不会是哥们撞破了他俩的好事儿吧？

随即不由脱口问道：“那啥，你俩这是治病呢，还是搞基啊？”

## 第318章搅局

“啊.....”

光着身子光着腚的卢承庆率先惊叫起来，陡然直起身体双手捂住裤裆，以防巨屌春光外泄，然后——

噌的一声，

光着屁股窜到了床榻之上，掀起红绸锦被就要往里钻进去。

孙思邈稍稍反应过来，没有理会郭业，而是冲着卢承庆面色仓促地急急喊道：

“刺史大人，请当心，您后背有.....”

“哇.....疼死本官了！！！！”

孙思邈出声儿再快，不过还是晚了一步，最终还是没有阻止住卢承庆钻入被窝缩成一团。

不过这一钻不打紧，关键是他后背密密麻麻扎了十几根银针，全都是身体的关键穴位。

在绸缎锦被的挤压下，这些银针一股脑，再次入肉三分，胖嘟嘟满是赘肉的卢承庆遭此老罪，焉能不叫疼？

听着卢承庆叫声惨烈，孙思邈眉头紧皱，赶忙跑过去探查善后。

郭业见着这一幕，不知是笑好呢，还是笑不好。

眼前的卢承庆哪里还有一州刺史的仪态，现在活脱就一肥头大耳的大猪头。

经过孙思邈的一番善后，又是拔针，又是推拿，卢承庆总算是止住了杀猪般的嚎叫。

随后紧裹着锦被遮住身子，冲郭业怒道：“郭业，你好大的胆子？本官未与你清算旧账，你今日还敢纵兵硬闯刺史府，是谁给你这泼天狗胆？”

旧账？

郭业自然知道卢承庆所指的什么，无非就是自己明明答应替他押送沙盘进长安，中途却转道赴北疆之事。

嗨，郭业也知道这事儿，自己做的有些不地道。

不过，摆明了就是坑他卢承庆的，也就无所谓内疚不内疚了。再说了，卢承庆也未尝不是在利用自己。

反正自己已经得罪了卢承庆一次，不在乎再多一次，两次了。

当即一笑而过，不想和卢承庆在旧事上纠葛太久，拱手说道：“卢刺史，这一切都是误会啊，他日有时间，郭某在和你细说里头之事。今日郭某前来，是专门来寻孙神医治病救人的。”

郭业以前对卢承庆都是自称卑职，下官，今日却已郭某自称，可见其心性之变化。

卢承庆不是蠢蛋，也听出了郭业在称呼上的转变，还是一脸怒容地哼道：“郭业，你别以为得了个武勋骁骑尉就有多了不起，就可以恣意妄为，目无尊卑。本官乃是朝廷钦封正五品的益州刺史，在你这个六品武勋骁骑尉面前，还是当得起你的上官之礼。至于你那劳什子西川小都护，哼，小小边境土城，何足挂齿！”

麻痹~~~

郭业纵是泥人也有了三分火气，更何况陇西郭府那边，病危的老爹已经不容他再做耽搁。

随即拉下来脸，沉声说道：“卢刺史，你是正五品的益州刺史是没错，本官乃是六品武勋骁骑尉，亦是不假。但是圣旨上和朝廷文书中，可是讲得清清楚楚，本官与你一般能，皆受剑南道大总管的节制。”

郭业这话明明白白地告诉卢承庆，别看你丫是正五品，老子才是六品武勋，但是你我根本没有上下级之分，都是听命于统领剑南道数十州郡的大总管，听他一人节制。

掰开来讲，如果剑南道是省委组织部的话，那么两人都是省管干部，只是待遇不同，级别不同而已，没什么谁管谁之说。

“你……”

卢承庆被郭业呛得一事语塞，无从反驳，因为郭业这混账讲得的确确是实情。

如果较真儿来算的话，郭业顶多算是西川一带的军政长官来益州地区来作客而已。

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相出了另外一个由头，冲郭业喝骂道：“这里是本刺史的府邸，你不请自入，还敢纵兵硬闯，意欲何为？滚出去，本刺史这儿不欢迎你！”

没招儿，他也被郭业逼到了墙角，进退维谷，只能想出这个烂到最烂的理由，先出胸中一口恶气再说。

郭业死猪不怕开水烫，反正来都来了，硬闯也硬闯了，你能怎么地？

自鸣得意地哼道：“你别自作多情，你真以为得了个便秘，郭某就非要来探望你不成？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本官这次过来，是专程请孙思邈孙神医回陇西的。”

言罢，还是不忘冲着孙思邈遥遥一拜，彬彬有礼言语诚挚地讲道：“孙神医，正所谓医者父母心，家父如今病危，陇西的郎中大夫断言，家父铁定熬不过明晚。在下知道您医术高明，还望您肯拨冗一回，援手相救家父一命！”

卢承庆一听郭父病危，顿时幸灾乐祸起来，脸色颇为欣喜道：“休想，孙神医乃是本官请来的，凭什么让与你？你父之病乃是病，难道本官所患之疾就不是病了吗？郭业，你还是乖乖滚回陇西，趁着还有时间，好好在你老父面前尽尽孝吧。”

说到这儿，心里没来由的一阵欢快，很自然地无视了郭业的存在，腆着大狗脸冲孙思邈说道：“孙神医，咱们继续，经你刚才一番针灸，本官后，后面的疼痛的确止住了不少。咱们继续吧……”

说着，跟挺尸一般主动地趴在床榻上，锦被盖住下半身羞耻之处，露出后背，让孙思邈继续扎针。

谁知孙思邈突然停住了手中的动作，转身蹲在地上自顾收拾起散落一地的金针和木针，然后小心翼翼装进木盒中。

收拾妥当之后，冲着卢承庆讲道：“刺史大人，你所患之症乃是痔疾，患处在后臀肛门处，在下替你针灸了一番，疏通了经脉，应该已无大碍。近期，您只要少吃辛辣忌杯酒，心情保持平和少动怒，再去抓上几幅清热降火之药材，熬成三碗水，早午晚各一碗，不出七日，必能恢复如初了。”

说着，停顿了一下，将之前早已写好的药方放置于桌上，叹道：“正所谓



医者父母心，郭大人孝义拳拳，不远从陇西急急赶来，想必是家中老父不能耽搁。眼下刺史大人已无大碍，孰轻孰重，一览无余。”

这个时候，卢承庆哪里肯放孙思邈离去？能看着郭业倒霉，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丧父在当前，他乐此不疲。

急急不顾羞耻地光着屁股钻出被窝，速速穿起衣服，拉扯着孙思邈软磨硬泡，愣是不放行。

话里话外，都透着丝丝威胁之意，意思是说，孙神医，你明知道本刺史和姓郭的有仇隙，还要舍本刺史而去，前往救治郭父，那是相当的不仗义啊。以后你在益州走动，会很很不方便的哟。

孙思邈无惧威胁，自顾继续收拾着药箱，显然要随郭业而去。

突然，郭业哈哈大笑起来，拍了下大腿惊道：“痔疾不就是痔疮吗？”

随即冲着卢承庆戏谑道：“哎呀我草，卢刺史你不是便秘吗？原来是得了痔疮这种令人羞愧的病啊。你这是有多缺德啊，竟然得了这种难以启口的顽症。要不要本官替你满城宣扬宣扬啊，看看咱们堂堂刺史大人，到底是得了什么顽疾，竟然遮遮掩掩若斯！”

“你他妈的……”

卢承庆此时也顾不得读书人的矜持，仅有的一张遮羞布都被郭业掀开，恨不得找上一条地缝钻进去。

别小看痔疮这种小病，在读书人眼中，痔疮与花柳病（性病）绝对是掉人品丧人格的两种病症，基本上连医治都是遮遮掩掩，生怕别人知晓的，更别提公诸于世，世人皆知了。

卢承庆恼羞成怒，郭业则是不咸不淡，问道：“怎么着，卢刺史？肯放孙神医出府了吗？”

“滚滚滚滚！！！！”

卢承庆气得满脸枣红如关公醉酒，将心中那团烈火一股脑都给咆哮了出来。

郭业嘴角一扬，再也懒得去看卢承庆一眼，冲着孙思邈请手恭声道：“孙神医，有劳了，咱们这便出发！”

孙思邈不想掺和两人的斗嘴，即便有些不喜郭业拿人家的隐私做文章，但本着医者父母心的态度，还是冲郭业点点头，随他一道出了卢承庆的房间。

刚走到门口，远处奔雷迅捷般闪来一名白袍士卒，郭业隐约记得，这是他之前安排把守刺史府门口的弟兄。

只见那士卒急急喊道：“都护大人，益州郡丞吴奎带来近千折冲都尉府的府兵，将整个刺史府给团团围住了，说咱们佩刀造反，欲图谋害益州府卢刺史。”

麻痹，郭业暗骂一声，又是吴奎这颗老鼠屎。

这老狗真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

而房中刚才还羞得满脸臊红见不得人的卢承庆，突然晴转多云，眉宇间多了几分兴奋，摩拳擦掌，脱口赞了一声：“好吴奎，来得正是时候，不枉本刺史一直对你信任有加。”

赞罢，心中沾沾自喜道，府兵前来救援，嘿嘿，总算可以出口恶气了。本官这次一定要跟姓郭的小杂种，新帐老账一笔清个干净！

## 第319章对峙

孙思邈拎着药箱紧跟郭业其后，低头不管眼前事儿，默不作声，他赤子胸怀，心中只想着速回陇西，治病救人。

很快，郭业与手下数十白袍从刺史府内院径直而出，到了府邸大门口。一见之下，

嚯哦，好家伙，竟然摆了这么大一个阵势。

近千府兵，刀枪剑戟，挽弓立盾，将整个刺史府大门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大门口处，郭业手下的几名白袍手执横刀，将两名衙役控制在手中，倚为人质，退在门槛儿处，逼门外府兵不敢轻举妄动。

两边人马，相距仅仅十步之遥，僵持对峙着。

郭业还未现身，就听见躲在府兵堆中的吴奎歇斯底里叫吼道：“你们倒是冲杀进去啊，刺史大人就在府里，万一出个闪失，你们吃罪得起吗？听本郡丞号令，速速杀将府中，活剐了逆贼郭业，救出卢刺史啊！”

“杀呀，呃……你们倒是冲啊，混蛋！”

任凭吴奎蹦达得再怎么欢快，近千府兵仅做着防守防御的阵势，浑然没有一丝主动进攻的意图。

一个个虎视眈眈，目视着刺史府大门，全然将吴奎的喊话当成了耳旁风。

吴奎见着自己支使不动这些丘八，顿时大囧，仿佛自个儿又蹦又跳，哇哇大叫，就跟个小丑似的。

老脸没来由一阵儿臊得慌。

只得转了话锋，软软松口道：“折冲都尉府的勇士们啊，逆贼郭业率兵强闯刺史府，卢刺史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作为益州府兵，保护上官，当是责无旁贷啊，现在本郡丞下令，凡是杀入刺史府的府兵，一人赏银一两！！！”

……

一千来人，没人回应，连眼神都没有瞟一下吴奎。

吴奎咬咬牙，仿若大出血一般叫道：“一人赏银五两，五两啊！！”

……

还是没人回应，只管摆出防守阵势，连坑都没人坑上一声儿。

“你，你们这，这是要干嘛？想要纵容逆贼郭业兴风作浪不成？现在本郡丞最后再说一下，凡不听我号令着，统统视为逆贼一党，到时候，你们就等着朝廷的株连九族吧！！”

吴奎好说歹说，见来软的不行，只得拿出七品郡丞的官威，言语威吓，来上一手硬的。

“最后再说一遍，凡不听本郡丞号令者，皆视为叛逆！你们听清楚了没有？”

吴奎差不多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声嘶力竭喊出了最后几个字。

话音一落，本来毫无反应的府兵阵营中泛起了几分涟漪吗，陡然从阵营中传出一声爆喝：

“吴奎，你算个鸡巴，咱老康手底下的儿郎，凭啥就要听你的？”

显然，近千府兵的直属上司，益州折冲都尉康岳山姗姗来迟。

紧接着，康岳山冲着有些驿动的阵营喊道：“弟兄们，维持原样，没有老子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喏！！！”

“谨遵都尉大人号令！！！”

霎时，

整个府兵阵营异口同声，齐齐吼出，回应了康岳山的下令。

吴奎见着康岳山一来，就跟自己抬杠作对，不由气道：“康都尉，你想作甚？难不成你要包庇郭业行凶不成？”

康岳山也不含糊，一个七品的郡丞给自己堂堂益州都尉叫板，这不是嘍死呢吗？

当即没有好脸地回了一句：“包庇你妈个头，行你奶奶的凶，你哪只狗眼看见郭家大郎对刺史大人欲图不轨了？”

吴奎拉扯了下自己胸前的官袍，衣裳之上满是脚印，显然就是之前郭业踩踏的。

说道：“你自己瞅瞅，瞅瞅，这都是证据啊，本官刚才就惨遭郭业逆贼的毒手。康都尉，你再不冲进去营救刺史大人，凶多吉少啊！”

康岳山轻轻捋了一把虬龙银须，鄙夷地斜眼打量了一下如跳梁小丑般的吴奎，哼道：

“什么狗屁证据？你说是就是啊？老子没看见！而且本都尉绝对相信郭大郎，他绝对不会做那危害卢刺史之事。不信，咱们走着瞧！”

“你……”

吴奎又是无言以对，麻痹的，这康岳山明显就是偏袒郭业那小杂碎。

只听康岳山冲着刺史府大门内高声喊道：“郭大郎？赶紧出来，好洗刷洗刷自己的清白，免得这藏头露尾小人没完没了的泼你脏水。”

吴奎听着康岳山指桑骂槐，气得牙根儿痒痒，又不敢对康岳山如何。

不过，康岳山的话很快就得到了郭业的回应，只见郭业大步从刺史府走出，冲着康岳山遥遥抱拳道：“哟，康老爷子，这么巧，您也在这儿啊？”

康岳山这老头冲郭业眨巴了两下眼睛，又拍了拍胸口，表示一切有老康在，你小子放宽心，啥事儿没有。

郭业微微颌首，将手掌贴在胸口，表示心照不宣了。

而后说道：“老爷子，家父的病情不容耽搁，小子这就陪孙神医先回陇西了，他日再来登门造访。”

康岳山听闻，立马脸色变得肃穆，不滞点头称道：“速去速去，这边有我在。”

郭业冲着随自己同行而来的白袍弟兄们大手一挥，喊道：“弟兄们，启程，速回陇西！”

不忘轻声对孙思邈请道：“孙神医，咱们这便出发。”

孙思邈唔了一声，轻声回道：“令尊的病情不容耽搁，越快越好。”

言罢，众人纷纷踏上返程，朝着益州渡口方向急急赶回去。

吴奎见着郭业就这么大大方方地走了，顿感煮熟的鸭子飞走，气急吼道：“康岳山，你就这么放他走了？”

康岳山哼道：“吼个球？他是火烧刺史府了，还是行刺卢大人了？刺史府里头，不是一切如常吗？如果卢刺史真出事儿，早有小人哭丧出来了，蠢

材！”

鑫材两字，从康岳山口中而出，带着老康同志的吐沫星子，直接披头盖脸，喷到了吴奎的老脸上。

这时，从郭业离去的原路又返回四个白袍甲卒，飞奔而来，为首一人恭恭敬敬地冲康岳山抱拳道：“康都尉，我家都护大人有个不情之请。”

康岳山道：“但讲无妨！”

那白袍士卒凑到康岳山耳边，细如蚊声地呢喃了起来。

康岳山听罢，顿时脸上一阵苦笑，继而转头，一脸惋惜地看了吴奎一眼，叹道：“你家都护大人真是不让人省心啊！”

白袍士卒脸上拂过一丝机灵，继续抱拳道：“我等也是奉我家都护大人之命，还望康都尉成全！”

康岳山轻轻嗯了一声，不再说话。

白袍士卒闻听，骤然转身锁定吴奎，对着同来的三名白袍兵喊道：“弟兄们，动手，揍死这个狗日的！”

说话间，四人如恶狼扑羊般对吴奎拳脚相加，很快就将他击倒在地，一顿猛揍狂踢。

“打死你个挑拨离间的老狗，砰砰砰……”

“扇烂你这张嚼舌根的破嘴，啪啪啪……”

“打你个老杀才半身不遂，好让你消停消停。”

……

……

转眼间，吴奎被突如其来疾风骤雨般一阵儿踢打，半晌开口讲不了话。

不过还是隐约能听见其咿咿呀呀呻吟叫道：“康，康大人，救，救命啊……”

不过康岳山装作未听见，未看见一般，喃喃自语道：“老子啥也没看见，老子啥也没听见。”

而后冲着近千府兵怪笑一声，吼道：“弟兄们，你们看见了什么，听见了什么？”

“没听见！”

“没看见！！”

康岳山老怀安慰，哈哈狂笑，大手一挥吼道：“听本都尉号令，撤兵回营！”

哗啦哗啦，

又是一阵兵行戈击，脚步嘈杂的行军之声，近千人，浩浩荡荡地撤离出了刺史府大门一带。

……

……

此时的郭业，已然和孙思邈等人登上了江船，等待着刚才那几名猛揍吴奎的白袍兵返回。

很快，几名白袍兵便功成返回，向郭业汇报着刚才的情况。

郭业听罢，甚是解气，又是一阵儿仰天长笑。

随后命令船夫，速速开船，返回陇西县。

桨动，船行，踏上返程……

甲板上，一直与郭业同行在一起，从未主动开口讲过一句话的孙思邈，突然开口问道：

“郭大人，你这是不是有些太过分了？”

郭业稍稍愕然，他知道孙思邈指的不仅是自己对付刺史卢承庆之事，还有派人痛揍郡丞吴奎之事。

不过他并不以为意，耸耸肩无所谓地说道：“孙神医，你不在官场你不知道里头的凶险。恶人如恶犬，你若一味退避忍让，他就会变本加厉地反咬你一口。要么就不打，要打就要将他打疼，打残，打得他毫无反手之力。”

“孙神医啊，对恶犬仁慈，就是对自己最大的不负责任啊！呵呵……”

孙思邈听着郭业这番讲话，心中充满好奇，如此凶残冷酷之人，怎得还能有如此拳拳孝义？

仿佛看穿了孙思邈的疑惑，郭业又是一声轻笑，说道：“孙神医，郭某并非你想象中那般残忍嗜杀，接触久了，你就能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儿的人了。”

孙思邈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没有在言语上与郭业继续下去。

相反，心中想道，接触久了便能了解？算了吧，我就一游方郎中，治病救人，何必与官场之人多过纠葛。

他暗暗下定主意，只要一治好郭父，立马离开陇西，不和郭业瓜葛下去。继续做他孙思邈想做之事，做一个快乐安逸如闲云野鹤般的游医郎中。

## 第320章守候

郭业一行走水路，从益州返回陇西，已是半夜三更。整个陇西县城内黑灯瞎火，寂静无声，偶有几声犬吠，也不过平添了夜幕之下的凄冷。

不过此时福顺巷郭府之中，却是灯火通明，无论是丫鬟仆役们忙碌不停，没有入睡。

就连忙乎奔波了一整天的郭业也是同样无心睡眠，守在老爹的病房之外，焦急地徘徊着。

与他同在房外的等候的，还有妻子吴秀秀，妹妹郭小蛮，老娘郭柳氏。

此时郭小蛮正偎依在吴秀秀的怀中，眼神担忧地望着屋内，哽咽着：“嫂子，我爹会没事的，对吗？”

吴秀秀轻抚着她的后背，将其紧紧裹在怀中，爱怜地说道：“小蛮乖，不用担心，你哥哥不是请来孙郎中在屋内替公公诊治了吗？没事的，孙郎中可是远近驰名的大神医呢。”

郭小蛮听闻吴秀秀的劝慰，抹了一把脸颊两边的泪水染，重重点头，嗯了一声。

倒是郭业的娘亲郭柳氏，显得极为老神在在，独自一人盯着紧闭的房门半晌，又见着郭业焦急担心团团转，不由开口说道：

“大郎，莫要如此慌乱无神。你爹如今病倒了，咱郭家就你这么一个男丁，你要学着扛起这个家，要学着做郭家的主事之人。”

郭业听得老娘话，小小震惊了一把，真没想到老娘竟然如此坚强。随后诧异地看着一眼老娘，轻声问道：“娘，你怎么一点也不……”

“担心有什么用，你爹的身子我还能不清楚吗？大娃呀，你爹跟我穷了一辈子，什么苦日子没有熬过？如今你长出息了，娶了媳妇，当了大官，置办了这么大一座宅子，我跟你爹这辈子算是值了。唉……”

郭柳氏微微一叹，继续说道：“可惜老东西福薄啊，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垮了。孙神医的名头，娘也听过，有他在里头诊治，娘也放心。如果，如果孙神医也治不好你爹，娘，娘……”

说着说着，郭业认为坚强若斯的老娘，居然自顾哽咽起来。

郭业见状，立马上前轻拍着老娘佝偻的后背，安慰道：“娘，没事儿的，我爹吉人自有天相，一定会熬过这关的。孙思邈的医术盖世无双，我相信他一定能医治好爹的。”

言罢，看着天色实在太晚，不能让老娘这么彻夜熬着。

不然屋里头的老爹还没好，屋外头的老娘又病倒了怎么办？

随即轻声在郭柳氏耳边柔声道：“娘，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扛起这个家的，你先去歇息，一有什么情况，我再叫你。”

说着又冲吴秀秀招招手，交代道：“秀秀，你送娘和小妹去休息吧，这里有我就成。”

吴秀秀懂得郭业话中道理，嗯了一声，牵着郭小蛮的手走到郭柳氏身边，将其搀扶住，轻声说道：“婆婆，先去休息吧，这里有相公一人足矣。”

郭柳氏在夜风下干站着，身子骨也的确撑不住了，继而微微颌首表示同意。

在吴秀秀搀扶下，与郭小蛮一道朝着另外一处厢房走去。

走到半路，不忘转头冲郭业远远交代道：“大娃，你爹那个老东西醒来，一定要让娘知道啊。这老东西，好几天没听他骂人，娘，娘也……”

说到这儿，郭柳氏心里发酸，又是一阵抽噎哭泣起来。

郭业应了一声是，然后冲吴秀秀甩甩手，示意她赶紧将老娘搀扶走，省得老太太在这儿，又是心里难受。

母女三儿一走，房外小院中，又剩郭业一人独自站着，眼神殷切地望着房门。

此时的他，别无其他能耐，素来不信鬼神的他，也只有默默祈祷漫天神佛，多多庇佑老爹福泽绵延，同时暗暗期冀孙思邈一定要治好老爹。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从三更到四更，到五更，直到曙光乍现，天色朦

亮。

可是屋内，还是没有动静传出，孙思邈依旧在房中忙活诊治郭老憨。

屋外，郭业就这么直挺挺地站了一宿。

过了一小会儿，郭府管家小寡妇贞娘，满脸憔悴地捧着一个木托盘，慢步来到郭业跟前，轻唤了一声儿：

“大官人，你站了一晚上，受了一宿的凉风，先喝完姜汤驱驱寒暖暖身吧？”

郭府上下，称呼郭老憨一声老太公，那么称呼郭业自然不再是小哥长小哥短了，皆尊称一声大官人。

郭业闻言看向贞娘，小寡妇还是一样的娇艳，越发像熟透了的红苹果，只待他人采颀品尝之。

不过娇艳的面容上多少显现出几分疲惫之色，郭业猜度，贞娘应该也是熬了一晚上没有睡觉。

随即唔了一声，从托盘上取过汤碗，将还有几分热气的姜汤一股脑灌入了口中。

热汤入了肚中，果真暖了许多，郭业将空碗放回托盘，冲贞娘说了一声谢谢。

贞娘欠身道了个万福，将婀娜手段曲线而出，称道：“大官人莫要客气，这是奴婢应该做之事。”

旋即又发现郭业喝完姜汤之后，竟然又目不转睛地望着那道紧闭的房门，满脸尽是焦急殷切之色。

贞娘心中哀哀一叹，郭小哥还是当初那个郭小哥，即便当了大官，身份显贵，还是一如既往的至诚至孝啊。

心中念想及此，贞娘自己都不知道，为何自己心中竟然生出几分暖意和丝丝的甜蜜。

自然而然地将到了嘴边的话讲了出来，说道：“大官人且宽宽心，老太公乃是忠厚长者，老天必有福报，定会让他渡过这一凶险劫难的。”

郭业闻着贞娘的软语相慰，安心了不少，再次冲着贞娘点头称谢。

然后信步走到一个木墩处，坐下来后小小歇息了起来。

郭业昨日奔波劳累，又守候房外熬了一宿，自然困乏难忍。恰巧木墩旁边有棵苍天大树，郭业顺势将后背轻轻倚了过去，不出几个呼吸声儿，竟然打起了盹儿。

贞娘颇为诧异地看了一眼睡着的郭业，见其眉宇间皱成了一团，显然心

有郁结，再看其满脸憔悴，眼袋泛黑，身体肯定疲累不已。

贞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看着望着，不由心疼了起来。

突然发现郭业的脖颈之处有几片落叶，好似刚才树上飘零下来。

贞娘见状走了过去，缓缓蹲下身子，凑近郭业身前，与郭业来了一个最近距离的面对面接触。

如此近距离，就连郭业打鼾呼出的热气，贞娘的脸颊都能分明感受到那汨汨的热度。

热气熏熏之下，贞娘的脸颊陡然生出几分酡红，心中生出几分紧张。

不过她还是伸出右手到郭业的脖颈，准备将那几片落叶摘掉。

嘎吱！

房门突然应声而开，一道声音传出：“郭大人，在否？”

“在！”

郭业的脑子本就高度紧张，闻孙思邈叫唤，霎时醒来，身子条件反射第一时间坐直了开来。

他这一坐直不打紧，却将整个面部都凑了过去，直接和贞娘的近距离，变成零距离。

吧唧～

脸贴脸，面对面，嘴唇对嘴唇，浑然贴在一切，密不可分。

“啊……”

郭业还有困意，贞娘却是率先反应过来，一把将郭业推搡了开来，急急站起了身来，脸色极为惶恐地望着郭业。

郭业也被贞娘的推搡给彻底惊醒，总算知道刚才一瞬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下意识地摸了摸嘴唇，讪讪地说道：“贞娘，这，这，我并非有意，还请你……”

“郭大人，请过来一趟！”

孙思邈的声音再次从房门处传来，郭业一听之下立马将贞娘之事抛诸脑后。

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事儿，比老爹的情况还要来得重要。

继而 he 豁然起身，不再关注贞娘，而是急急朝着打开的房门走去，径直冲着门口，满脸疲惫之色的孙思邈问道：

“孙神医，我父亲怎么样了？是否脱离危险，转危为安了？”



## 第321章父子对话

孙思邈面色疲惫地倚在门框边儿上，欲言又止，郭业心里咯噔一下，顿生不祥之感。

急急问道：“孙神医，我爹的情况到底如何？”

孙思邈忙活了一宿，全身不仅疲累不堪，还被汗水浸湿了汗衫，继而扯起袖口，擦拭了下额头的汗渍，实言相告道：

“令尊年事已高，的确是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

“什么？”

尽管郭业心里有些准备，但最终听到孙思邈的诊断结果，一时间还是无法接受。

此时的他，如同在原地旋转几十圈之后，头重脚轻，几乎站不稳身。

身后不远处的贞娘见机，将刚才尴尬暧昧一幕抛诸脑后，小碎步跑上来一把将郭业扶住。

到底是人的名，树的影。

孙思邈说出这个结果之后，郭业并未像之前对待那些郎中一般对待于他。

毕竟孙思邈乃是千古名医，医德流芳，郭业再怎么耍浑也不会对孙思邈耍浑。

相反，郭业听完这个噩耗惊呼一声之后，他一反常态地怔呆在原地，轻轻挣开贞娘的搀扶，一脸悲戚地呢喃着：“连你都治不好，连大名鼎鼎的孙思邈治不好，为什么？”

“为什么？为什么？”

.....

.....

满脸落寞，近乎痴魔地自言自语，看得贞娘一阵儿发酸，也是心有戚戚焉般怨道，为何，为何老天爷如此不眷顾好人呢。

孙思邈看着郭业这般神情，纵是他医病救人，见惯了生死，还是心生愧疚。

擦完额头与脸颊上的汗渍之后，他抖落了几袖口，说道：“郭大人，我用针灸推拿之术诊治了令尊一宿，虽不能将他老人家治好，使其延寿数十载。但多少还是有些效果，至少止住了他的钻心疼痛，能让他老人家走的时候，安详一点少遭点罪。而且，金针渡穴之后——”

“勉强能让他老人家多撑个七八天吧。趁这七八天的光景，郭大人与家人多多陪伴老太公，看看他还有什么心愿未了之事，郭大人尽量多多满足吧。届时，离去之日也了无缺憾了，不是？”

“啊.....”

郭业双肩颤抖了一下，诧异地看着孙思邈，他的医术竟然已经神化若斯，凭一己之力几根金针，不仅让老爹免受病痛，还能让老爹延寿七八天。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这个还要来得难能可贵了。

随即，郭业冲孙思邈拱手纳头，九十度弓腰深深一拜，诚心实意地说道：

“孙神医，大恩不言谢，他日必有回报！”

孙思邈淡然摇摇头，说道：“治病救人，乃是我之本分。郭大人不也说过么，医者父母心嘛，此话我甚得吾心。”

言罢，兴许是昨夜实在太过疲累，也许是金针渡穴这个手艺的确耗费心神，孙思邈连连打了好几个哈欠，抱拳道：“心力颇为交瘁，我先去歇息歇息，郭大人赶紧进去陪老太公说会儿话吧。”

郭业嗯了一声，吩咐身边的贞娘赶紧领着孙思邈歇息而去。

而他，

则是一脚踏过门槛儿，进了房屋，朝躺在床榻之上的郭老憨蹑手蹑脚，不发出一声响动地走过去。

到了床榻边儿，仿佛知道郭业靠近似的，本在酣睡的郭老憨竟然徐徐睁开眼睛，望着郭业不时眨巴着，一声不吭。

他昨日去益州之前看望过老爹，原是面容枯槁，脸色惨白发青，不时会咿咿呀呀疼痛难当的呻吟着。

此时，却尽然不同。

现在不仅止住了疼痛的呻吟，眼神也不再浑浊，多了几分亮堂。

脸上虽有病态，但那时而惨白时而铁青的脸色早已不见，相反，多了几分红润。

郭业心中欣慰之余，心中猛然蹦出一个词：回光返照！

莫非，孙思邈这金针渡穴之术，就是把将死之人体内残存的潜力全部逼出，使其延寿数日，身体的表象体征与正常人一般无二？

孙思邈，不愧为神医之名啊！

“大，大娃，来了？”

郭老憨悠悠开口，说话有点吃力，好在口齿尚清晰。

郭业见着老爹召唤，急急坐到了床头，掖了下老爹胸前的被子，轻声回道：“爹，我是大娃，您现在感觉怎么样？”

“嗯！”

郭老憨鼻音了一声，然后说道：“好多了，大娃你可别怪爹，这身子骨不争气，说垮就垮，唉，福薄啊……”

郭业闻罢，顿时心如刀绞，鼻子发酸眼泪儿不自然地吧嗒吧嗒往下掉，双手伸入被窝，紧紧攥住老爹的手掌，哽咽着宽慰道：“爹，你别乱想瞎想，孙神医都说了，你过几天就能痊愈，到时候咱们一家又能开开心心……”

“哈哈，你这傻娃。”郭老憨轻笑一声打断了郭业的安慰，嘴角一咧，乐道，“都是朝廷六品大官了，咋撒个谎都那么费劲哩。别安慰爹了，我自个儿的身子骨，我自个儿知晓。”

“爹！”

郭业急急喊了一声，朗声道，“你可别乱想，你的身体真没事儿，真……”

“大娃，你听爹说完话的，咳咳咳……”

郭老憨还是打断了郭业的慰藉之言，连连咳嗽几声，说道：“爹知道你孝顺，爹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有啥看不透的？”

郭业见着老爹咳嗽，赶忙从被窝里伸出右手，上下轻抚他的胸口，替他顺气儿，不再言语。

心如刀割的难受，子欲养亲不在的钻心之痛，只能用眼眶中不断涌出的

眼泪儿，继续着无言的诉说。

郭老憨微微闭起双眸，仿佛用追忆往事，缅怀过去的口吻讲着话：

“大娃啊，爹这辈子没啥本事，不仅让你娘受了一辈子的气不说，还让你和小蛮打小就吃不饱穿不暖，咳咳……”

“当初爹也是没办法，穷怕了，怕你将来也跟爹一样没出息。这才同意吴家的下聘，让你入赘吴家。大娃啊，你莫要怪爹，爹也是逼不得已。”

“嗨，好在大娃你争气啊，爹做梦都想不到，仅仅一年的时间，你竟然从衙役一路高升，九品巡检，八品兵司佐官，又是置地又是买了宅子，这些是爹平日里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啊！”

“听说你在西川那边儿又立了大功，成了一地都护，管着好几座城池，十几万的百姓，手下好几千的雄兵。爹那天听到这个消息，整整一宿没有睡着啊，你知道吗？大娃！”

“对头，朝廷还册封了六品武勋给你，叫啥，啥子来着……”

郭业一边心里发酸地听着，一边忙补充道：“爹，是骁骑尉，六品武勋。”

“对对对，就是这个啥子尉，还是大娃你争气有本事，郭家列祖列宗保佑啊！爹生了你这么个崽儿，还有啥不知足的？便是到了下面，见到咱老郭家的祖先，爹也能挺着胸膛说话了，不是？”

“嗨，值了，俺郭顺程一辈子没啥大本事，不然乡亲们也不会一口一个老憨的叫着哩。不过俺没本事，俺家大娃有本事哩，你看看，谁家儿郎有我家大娃来得出息？”

“值了，便是现在闭眼死掉，俺郭老憨也他娘的值了！”

郭业一听死字，心里又是发慌，紧忙叫道：“爹，咱不说这死死死的不吉利话，好日子才开始，你别乱想瞎想，好好将养，肯定会好的，会好的……”

被窝里，郭老憨与郭业相握的那只枯槁大手猛然一使劲，声音有些激动地喊道：“大娃，别打岔儿，让爹说完，说完的，嗨，爹一辈子也没像今天这么多话，莫要嫌爹啰嗦话唠啊。”

“哪能嫌弃啊，爹，我爱听你说话！”

郭业再次心中阵痛，爹啊，以后想要听你啰嗦，我找谁去啊。

郭老憨闻言，手心渐渐松开，咧嘴笑着，仿若开心小童一般笑得灿烂，对着郭业继续说道：

“大娃啊，以后咱老郭家，就由你当家作主了。不过啊，今天，爹还想着做一回当家人，作上一回主。这次，你要听爹的，让爹心头上无憾，成不？”

郭业止住哽咽，重重点头嗯了一声，说道：“爹，你说啥就是啥，一切都你说的算！”

## 第322章未了之事

郭老憨听着郭业这番保证，眼中泛起几许光彩，较之刚才，又亮堂了几分。

而后张嘴说道：“过完年，小蛮也满十五岁了，是该给她找个好婆家了。咳咳，爹看二牛那小子也个敦厚人，他又在你手下办着差事，再加上他跟你小妹情投意合，咳咳咳……”

说到激动处，郭老憨咳得有些急促，郭业又是连番轻抚胸口，助其顺气儿。

只听郭老憨缓和一阵后，继续说道：“大娃，依爹看，就顺了小蛮和二牛两人吧。这样，就算爹走了，也走得安心，成不？”

郭业心中微微讶异，竟然是自己一直持反对意见的这事儿。

不过他想也不想，毫不犹豫地地点头痛快应道：“爹，我答应你，这事儿听您的！”

“好，好啊……咳咳……”

又是一阵咳嗽，咳得郭老憨急促喘气，听得郭业心里如刀扎针刺，难受至极。

随即他冲外头喊道：“来人，去将老夫人她们请来，就说老太公醒了。”

此时郭老憨撑着讲完这么长的话，显然体力有些不支，有些昏昏欲睡。

郭业凑近耳边，说道：“爹，您先休息会儿，我让娘和小蛮他们过来陪您一会儿，我这就去准备小妹和二牛的婚事，让您老人家早些看到小蛮凤冠霞帔的样子。”

“唔……去吧，去吧，老子也要和糟老婆子唠上几句，嗨，不放心啊，以后就她一个人孤零零的，不放心啊……”

郭老憨闭上双眼，有气无力地哼哼呀呀自言自语起来，听得郭业心里酸涩无比。

心中暗暗赌咒发誓道，爹，我一定会让你看见小蛮出嫁的，好让您老人家安安心心的走。

听着想着，鼻子猛然又是酸楚，垂泪不已，当即轻轻掩面离屋而去。

不一会儿，老太太郭柳氏，吴秀秀，郭小蛮三人在丫鬟的搀扶下，一股脑涌入了郭老憨的房中。

屋中又是一阵儿断断续续的话唠声，不时传出几声时高时低的啜泣啼哭。

郭老太公病危，久不人世的新闻，不消片刻，便在郭府上下传扬了开来。

就连郭业的便宜岳父吴茂才闻言，都从隔壁吴府火急火燎赶了过来。

徐徐，这个消息，在陇西县城的大街小巷纷纷传了开来，愈演愈烈。

……

……

郭业出来府邸，找到门口负责守卫的两名白袍兵，派遣了一名白袍兵前往程二牛家中去将他请来。

而后又对另外一名白袍兵问道：“八百白袍骑兵如今围在何在？”

白袍兵答道：“程校尉之前说咱们弟兄纵马在县城闹市中行走，太过显眼

以免引起慌乱。所以，将弟兄们安排在东门十里外的一处驻扎。”

郭业听罢暗暗点头，此事程二牛处理的不错，倒是越来越稳重了。

随后吩咐道：“你现在就前往军营，调来三匹战马，日夜兼程火速出蜀中赶回图瓦城，通知朱胖子，庞飞虎等诸位大人，就说老太公久不入世，让他们赶紧回来奔丧。”

在他眼里，朱胖子，庞飞虎等人是从陇西出去的，自己老父仙游，不通知他们一声儿委实说不过去。

白袍兵抱拳喏了一声，反问一句：“都护大人，如果诸位大人齐齐回来奔丧，西川都护府无人主事，如何安排？”

“噢……”

郭业诧异地看了一眼这个有些眼生的白袍兵，问道：“你倒想得周全，你叫什么名？”

那白袍兵年约二十上下，长相极为普通，属于那种扔到人堆里也找不出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年轻人。

听着郭业有此一问，白袍兵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受宠若惊，还是语气淡然地回道：

“回都护大人，小的姓李，名珞珈，乃是程校尉麾下骑兵。不敢欺瞒大人，小的真正的身份是东厂厂卫，代号傻虎，奉暗夜大人之命混入骑兵之中，监测八百骑兵及程，程校尉的一言一行，定期回报东厂！”

什么？

郭业眉毛陡然一跳，暗夜这孙子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东厂厂卫竟然已经混进了程二牛的骑兵之中了。

那么长枪兵，刀盾兵，还有童虎的一千余阿里土城的团练兵呢？

肯定也不乏有东厂的影子存在。

尽管郭业觉得暗夜此举，是为了让自己第一时间得到下面的消息，以便能够更好的控制手下。

但是，总感觉怪怪的，这是不是太过小题大做了？

罢了，此事将来再去计较。

旋即，问道：“那谁，李珞珈，呃，傻虎是吧？嗨，本官是叫你李珞珈，还是傻虎呢？”

那白袍兵垂首恭立，猛然抬头一脸自豪地说道：“大人，小的愿意您叫我傻虎。因为暗夜大人讲过，只有咱们东厂的厂卫，才是大人您的心腹之兵，嫡系中的嫡系。在您跟前，属下永远都是东厂厂卫，在您这儿，属下永远都是效忠于您的傻虎！”

日……

郭业听着傻虎这般煽情的效忠话，顿时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暗夜这孙子到底给他们洗脑洗到什么程度啊？

隐约中，郭业感觉大唐第一个间谍头子，军情头子，冉冉而升。

罢了，傻虎就傻虎吧，这名字听着尚算喜庆。

继而郭业赞了一声：“你们的暗夜大人说得没错，东厂厂卫，就是本官藏于黑暗之中的一支神秘力量，是本官最忠诚的卫队。傻虎，好好干，本官不会亏待任何一个效忠于我的人。”

傻虎听罢，早已失去了刚才的淡定，一脸的激动与兴奋，奶奶的，被暗

夜洗脑洗得太狠了。

随后，继续回归到傻虎刚才所提的那个问题，答复道：“你回到图瓦城之后，替本官传信过去，这段期间，图瓦城由康宝康校尉坐镇，而阿里土城则由童虎校尉坐镇，至于其他诸位大人，统统给我回陇西，给老太公奔丧，记住了吗？”

“喏！！”

傻虎再次抱拳应了一声，最后问道：“那，是否要通知一声暗夜大人？”

郭业嘴角一扬，轻笑道：“傻虎，既然诸位大人都收到了你的传信，你觉得凭你们暗夜大人的本事，他会不知道吗？至于回不回，就看他自己的意思了。”

傻虎嗯了一声，不再言语。

郭业挥挥手，催促道：“去吧，速去速回，路上注意安全！”

“得令！属下这就出发……”

声音落罢，人已挎着腰间横刀，急急转身冲福顺巷外头奔去。

约莫过了一会儿，福顺巷巷口处飞奔来一人，跑近郭业跟前，大呼一声：

“小哥，你找俺？”

来人正是接到白袍兵传话，火速赶来的程二牛。

郭业嗯了一声，走到他的跟前，仔仔细细地打量着他，从头看到脚，愣是一句话也不说。

程二牛被郭业看得心里直发毛，紧张得右手伸到屁股处一阵抓挠，龇牙傻笑道：

“那啥，小哥你这么看俺，想做啥子？”

郭业看了许久，口中蹦达出几个字来：“你和小蛮的事儿，我同意了，以后对我妹子好一些，不然小心老子活阉了你！”

“那是那是，俺对小蛮，那真是一颗红心向太阳，啥？你同意了？”

程二牛说着说着，陡然惊异地怪叫一声，傻呵呵地笑道：“小哥，您不是一直都不同意俺和小蛮妹子的事儿么？俺还以为您一直看不上俺呢。”

郭业心里嘟囔了一句，我不同意有个屁用啊，我妹子已经非你不嫁了，我爹又把这当成了心头未了之事，我还能不同意吗？

不过也没多做解释，笑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我又非什么封建大家长，不是？”

说着，不忘加上一句：“日子也不用挑了，准备准备，六天后，你俩就拜堂成亲吧，如果能越快，那就越好了。”

“啥？”

程二牛又是瞪大了眼珠子惊呼一声，心中弱弱地想道，这拜堂成亲之前不是还有个说媒提亲，选黄道吉日的么？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啥个蛋，我说了算，你有意见啊？”

程二牛听着终于能和小蛮妹子修成正果，心里其实也挺美，连连摆手傻笑道：

“哪能有意见啊？挺好，挺好……”

## 第323章老太公仙逝

时光荏苒，六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这几天里，郭业推掉了不知多少陇西县城各界士绅商贾的邀请，为的就是多陪陪老爹，多在床前尽孝。

这几天，他是掰着手指头过日子，恨不得时间停止，甚至倒流。

对他而言，每一个黑夜的过去与白昼的到来，都是一份钻心折磨，因为老爹的身体每况愈下，离孙思邈所言的大限之日越发临近。

.....

.....

今天，整个郭府上下披红挂绿，大红喜字处处张贴，郭业亲自为程二牛和郭小蛮操办婚事。

因为这次婚礼的特殊情况，郭府大门紧闭，没有宴请亲朋，也没有众邀来宾，一切轻车从简，低调处理，仅邀了程二牛的老娘程朱氏一人。

就连住在自己隔壁的便宜岳父吴茂才，郭业都没有让其来凑这份热闹。

虽是大喜之事，但因为郭老太公的事儿压在心头，郭府上下都笼罩在一层肃穆压抑的气氛之下。

郭老憨无法下床走动，郭业只得让老娘郭柳氏，和程二牛的老娘程朱氏在大堂中接受新人的跪拜。

因为一切从简，所以很快，拜堂成亲礼毕。

郭业急急领着程二牛与郭小蛮来到老爹的房中，吴秀秀早已在床边侍候着。

一见几人进来，吴秀秀在昏睡的郭老憨耳边轻轻呼唤，稍待，郭老憨悠悠醒来。

苍白孱弱，枯槁老脸上再次泛起几分血色，艰难地睁开双眼，空洞无神地四处打量着。

郭业走近跟前，大声叫道：“爹啊，小蛮和二牛来看您了。”

郭老憨闻言，眨巴了两下眼睛，断断续续，极为吃力地问道：“完，完事儿了？”

郭业明白老爹所问何事，忙坐到床边，紧挨着郭老憨不滞点头，说道：“办妥了，都办妥了，我妹子今天凤冠霞帔，漂亮极了，您老可以安心了。”

“安，安心，嗨，安心了。”

郭老憨呢喃几句之后，又反复确认了一次，问道：“小，小蛮也嫁人了？二牛，那娃子会对小蛮好不？”

郭业知道这几天，老娘和小蛮、秀秀三人天天陪在老爹身旁左右，该说的，该交代的，都差不多齐活儿了。

唯独念念不忘小蛮的终生大事。

即便是现在，临终之前，最后一口气吊着，还是不忘小蛮的事儿。

立马冲程二牛和郭小蛮招呼道：“二牛、小蛮，你俩赶紧过来，给咱爹跪下，磕个头！”

噌噌噌~~

程二牛牵着凤冠霞帔，大红喜服的郭小蛮急忙跑上前来，噗通两声，双

双跪在地上，一齐重重磕了一记响头。

小蛮更是索性一把间大红盖头掀了开来，爬到床榻边儿上抓着郭老憨的枯瘦老手，哇哇大哭道：

“爹，我是小蛮，呜呜，呜呜……”

郭小蛮出嫁之日，大红喜服，凤冠霞帔，却是哭得人肝肠寸断，连郭业都忍不住心酸，悄悄将头别了过去。

郭老憨吃力地抬手，轻轻抚摸着郭小蛮的红色喜服，浑浊老泪不由顺着鼻梁两边，悄然滚落下来。

而后张嘴断断续续地说道：“不哭，小蛮不哭，今天是大喜之日，好闺女，咱不哭，咳咳……”

又是一阵儿咳嗽，咳得有些凶，稍稍止住了喘息之后，郭老憨又叫道：“二，二牛，你来，来……”

程二牛闻言，连扑带滚地赶忙爬了过去，大声叫道：“老太公，在，在哩，俺在哩。”

旁边作为嫂子的吴秀秀不由轻蹙了一下眉头，心中责骂一声这个憨货，连连轻声啐道：“二牛，怎么还叫老太公呢？你该改口叫一声爹了哩！”

程二牛恍然大悟，赶忙改口叫道：“是俺糊涂了，爹，爹，二牛在，您老还有啥话要跟二牛说的？”

郭老憨无法起床动弹，但是闻听程二牛这声儿爹，心中高兴至极，强撑着身上所有的力气，勉强坐起半身，咧了一下嘴，断断续续地说道：

“好，好女婿，这声儿爹，叫的老汉心里开心，开心啊，咳咳咳……”

吴秀秀见状，又是轻轻拍打着郭老憨的胸口，助其顺气。

郭老憨缓了缓，冲二牛摆摆手，有气无力地咿呀道：“以后，你，你和小蛮，好，好的……”

程二牛领会了郭老憨的话中之意，拍胸保证道：“爹，您老人家放心，俺一定会对小蛮妹子好的。有俺在，谁也欺负不了他！”

郭老憨轻嗯了一声，突然——

身子一阵抽搐，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双眼爆瞪脸色急骤变色，很快，摆弄抬高的手臂徐徐放下，费劲身上最后一声气力，叫道：

“大，大娃，大娃，大……”

郭业闻声，见状，立马转身，飞奔扑上前来，叫道：“爹，我在，我在……”

郭老憨好像要窒息一般，胡乱抓紧了郭业的手臂，箍得死紧死紧，仿佛要被郭业手臂上的肉给扼烂掉一般。

而后爆瞪的双眼霎时合上，漫无边际地轻轻喊上一句：“大娃，爹，爹这辈子，值了，值……”

吧嗒～

郭老憨话未讲完，紧紧箍住郭业胳膊的手臂松了开来，毫无生气地垂落了下来。

不再发出一丝声响，双眼合上，仿佛睡着了一般，极为安详。

在场之人，瞬间，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

“爹，爹啊，你怎么就不要小蛮了啊？呜呜，呜呜……”

一声凄厉哭喊，率先来自郭小蛮。



吴秀秀顿时泪如雨下，抽噎哭泣道：“公公，公公，您老人家醒醒啊！”

程二牛啥也没说，微微退后三步，冲着咽气仙游的郭老憨又是噗通一声跪下，连叩三下响头，心中保证道：“岳父大人，您老走好，二牛一定会好好照顾小蛮，让她不受欺负。”

郭业亲眼见到老爹在自己面前咽气，心中之难受可想而知。再听着小蛮和秀秀两人的哭天喊地，声泪俱下，绞心之痛胜于万刀剜心。

不过这一刻，他却变得也极为冷静，轻轻替老爹把身子躺好，又小心翼翼地掖好他身上的被子，整理的妥妥当当。

旋即，

霍然起身，

挤出人群，走向门口，双拳紧握双肩颤抖，死死抑制住情绪，对着院外大喊：

“来人，速速将府中红喜之物全部摘除，即日起，悬缟挂素，府中所有人，一律披麻戴孝！”

而后再叫了一声：“贞娘何在？”

贞娘随叫随到，走近跟前，盈盈欠身道：“大官人，奴婢早早便在门外候着了。”

郭业唔了一声，吩咐道：“发讣告吧，就说，咱们家老太公，于今日未时三刻驾鹤西归了……”

## 第324章吊唁

在管家贞娘的操持之下，到了第二日，郭府又是另外一番场面。

昨日还是披红挂绿，大红灯笼高高挂的郭府，今日风云突变，缟素悬挂，自下而上所有人皆是披麻戴孝，整个郭府之中处处弥漫着哀伤。

仅仅一夜间，红事变白事，喜堂变成了灵堂……

城中商贾士绅，与郭业郭家有交情者，纷纷闻讯而来，入了郭家大宅，前往灵堂吊唁郭老太公。

因为管家贞娘是女人，不便抛头露面，站在门口唱名迎宾，于是郭业只得将岳丈吴茂才的老管家福伯请来，代为迎宾唱名。

福伯干这种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自然是轻车驾熟，一边收着名帖，一边照着帖子署名唱念道：

“城北同福客栈佟掌柜，前来吊唁……”

“城南汪记油铺汪掌柜，前来吊唁……”

“城西……”

“……”

门口前来吊唁祭拜之宾客，络绎不绝，车水马龙般将整个福顺巷挤得水泄不通，足见郭业郭小哥在陇西县城之名望。

“让开，让开，统统让开……”

噌噌噌～～

突然从巷子口闯入几十号渔民打扮的威武汉子，左挡右劈，硬生生从乌泱泱的人群中开出一条小路来。

随后，一名戴着斗笠穿着蓑衣的赤脚汉子徐徐走进巷子，低着脑袋，谁也看不清他到底长得什么样儿。

那汉子虽然出场气势十足，震慑了不少来往路人。但是一来到郭府门口，见着管家福伯，这汉子却是主动摘下斗笠，冲福伯微微鞠躬，递上门帖。

福伯颇为诧异地看了汉子一眼，顺着名帖念道：

“八百里岷江，漕帮总舵主，孙明延孙大当家，前来吊唁……”

哗啦！

孙明延的名号一报出去，无论是早已进入门内的宾客，还是拥挤在门口处的宾客，无不讶然惊呼。

来人竟是掌管八百里岷江，坐拥帮众三万余人的漕帮总舵主——孙明延。

如今的孙明延，自从打理漕帮开始，基本已是深入简出，很少在坊间露面。

何曾还有人记得，当年这个混在城南的泼皮头子。

这厮不常露面，除了是装神秘装低调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严防刺杀，安全第一。

没办法，谁让如今的漕帮如此势大，不仅掌控了八百里岷江，还徐徐染指了蜀中地区的各条水上要道。

凡南来北往之客商，只要经过岷江的，只要借助漕帮押运的，谁敢不缴纳关税。

财帛动人心，自然便有屑宵隐于暗中，眼红觊觎孙明延及漕帮的这份财富。

高处不甚寒，冷暖自己知，这也是孙明延深居简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郭府大门口内外皆是与漕帮有生意往来，有头有脸的陇西商贾士绅。

如今孙明延冒然现身在郭府门口，岂能不引起轩然大波。

更有好事者，擅于钻营者，已经欺身上前，与孙明延套起了交情，为的就是生意之上，路路畅通。

孙明延着急进院子前往灵堂祭拜老太公，匆匆敷衍了几句，便踏步朝着里头赶去。

赶路间，心中也是苦笑，你们这些钻进钱眼儿的商贾啊，郭小哥这尊大佛你们不去抱，跟俺老孙套交情有个卵用？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

孙明延走后，不出一会儿，门口又井然有序起来，门外来宾陆续往里递帖，福伯继续收帖唱名……

过了半盏茶的时间，巷子外头挤进几名衙役，开了一条小道出来，颇为嚣张地叫道：

“退避，众人退避，本县明府，县令大人驾到！”

一听本县的县尊明府大人都前来祭奠，在场诸人怎能不退避？纷纷主动让出一条道来。

谁知还没见到县令大人的本尊，却远远听见一记清朗的声音传来：

“不得造次，不得无礼，今日乃是郭老太公祭奠之日，本官与众人无异，皆是前来拜祭吊唁而已。”

说话间，一名器宇轩昂的青年人，头戴亮翅乌纱，身穿绿袍，踩着官靴徐徐走入了巷中，来到郭府门口处。

来人正是陇西新任县令，冷天霖。

众人看着这位新县令的面相，猜测也就二十七八岁的年纪。因为初来乍到陇西上任，很少人见过其本尊，更谈不上熟稔。

但是传闻这位县令乃是贞观元年的二榜第七名的进士及第，在长安呆了四年，前些日子补了结巴县令顾惟庸的缺，来到陇西赴任。

别看年纪轻，单单进士及第，七品县令，陇西父母官，长安呆了四年等这些资料，足以令在场这些商贾士绅们忌惮。

冷天霖却是没有摆出官威，相反彬彬有礼地冲福伯拱拱手，递上帖子，念了一声：“有劳！”

这下可把福伯给激动坏了，堂堂进士功名，一县之尊，竟然跟他拱手客套，怎能不受宠若惊？

顿时嗓门也高了不少，抑扬顿挫地朗声念道：

“本县明府，冷天霖冷县令，前来吊唁老太公哩……”

冷天霖走上台阶，转身冲在场排队等候递名帖的那些商贾们微微点头，而后转身进了郭府大院。

从出场，到进场，一连串的作态当真是谦和低调，令人如沐春风。

众人都是第一次见到冷天霖这位父母官，皆纷纷感叹，咱这位新县令，别看年纪轻，却是一点都不傲娇，当真是谦谦君子啊！

随后，风波稍过，门口又再次忙碌起来……

约莫念了二三十个人的名字，福顺巷巷口突然又闯进来一群兵戈器甲之

士，有近百人之多。

明晃晃的铠甲，手执戈矛，陆续开入巷子中，强行将巷子戒严出一条小道来。

又是哪一位大人物来了？

就在众人心中疑惑猜想之间，一名满头银发，虬须花白的老者，身穿普通缎子袍衫，龙骧虎步，颇有气势地走入了巷中。

后头紧跟一名少女，素衣洁白宛如仙女，虽满脸地淡然，但眉宇间与生俱来的狡黠，任她如何掩饰也无法祛除。

这位老者领着白衣少女来到福伯跟前，气势尽管威仪，但始终有礼有节，乖乖递上门帖。

福伯接过帖子，念道：

“益州折冲都尉府，折冲都尉大人，康岳山携女康芷茹，前来吊唁……”

嗡～～

本已沉寂不少的人群，再次炸出几许浪潮……

在场商贾士绅都是去过益州府的人，有不少人在益州亦有产业，折冲都尉康岳山的大名怎会没有听过？

连堂堂一府折冲都尉都亲自前来吊唁，郭业的面子何其之大？

再加上康岳山居然便服出行，携带女儿康芷茹，亲自前来吊唁，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康岳山此行并非是以同僚身份前来祭拜，而是以私人的身份，不然也不会带着女人徒步出行了。

众人纷纷猜测，益州地头蛇的康家，与郭家，郭业，又有何私交的关系呢？

猜测之余，不由感叹，这郭业，当真是了不得啊！

不过看着康岳山身边扈从近百，哪里还有敢上来搭讪，皆纷纷望着康家父女，徐徐迈过门槛儿，进入了郭府的前院中。

喧哗一阵之后，郭府外头再次恢复了刚才的秩序，不过相比于刚才，众人表现的更加雀跃了，生怕自己进去晚了，会错过一些什么东西似的。

……

……

门口处等候进府的人群徐徐骤减，但郭府大门却是进进出出，往来宾客一个也不曾减少。

就冲今天前来吊唁的这番场面，郭家，当之无愧陇西第一家。

也算是成全了郭老太公之身后名。

吊唁拜祭，进进出出，一刻也不曾停歇……

“西川小都护府长史，庞飞虎庞大人前来吊唁……”

“西川小都护府录事参军，关鸠鸠关大人前来吊唁……”

“西川小都护府司马，朱鹏春朱大人赶回奔丧，拜祭老太公。”

“西川军宣节校尉，阮老三阮校尉……”

……

……

郭家班的成员，也终于赶在老太公设灵堂的头一天，集体返回陇西。

时间，刚刚好……

## 第325章善后

按照风俗，设灵堂祭拜，供人吊唁，共为七天，称之为头七。

七天的光景里，上至益州折冲都尉康岳山，陇西县令冷天霖，下至陇西城的贩夫走卒，凡受过郭家恩惠之平头百姓，皆来祭拜吊唁。

特别是第七天，郭老太公出殡之日，更是家家悬挂缟素，参与出城送殡的队伍，从城东正门一直排到城西，近乎半城百姓借来送行。

场面之壮观，当属陇西立衙设县数百年来头一遭。

用县令冷天霖的话来讲：“本官初来乍到陇西县，陇西郭业之名如雷贯耳，郭家之义举亦是频频听闻，起初不以为然，疑有夸大其词之嫌。如今老太公仙逝，山雨欲来风满城，百姓者闻之竞相涕泪，送殡者多大半城之数，纵是万家生佛之首善之家，亦不可足以享其誉也！”

当然，这场别开生面的送殡，冷天霖，康岳山，康芷茹，孙明延等人亦在其列。

抬棺者，皆是西川小都护府的郭家班嫡系成员。

……

……

几日过去，郭府郭老太公的丧事风波算是告一段落，无论是陇西城，还是福顺巷郭府，都徐徐归于平静。

康岳山父女在陇西就如浮光掠影，郭老太公入土为安的当日便启程返回了益州。

而西川小都护府的诸位郭家班嫡系，在陇西与家人小聚了一顿时日之后，也启程飞马回奔西川，坚守岗位。

一切的一切，又渐渐恢复到如往常一般。

不过，郭业还是将关鸩鸩给留在了陇西，因为自己身边离不开一个能写能画之人。

此时的关鸩鸩正在郭府内院的书房中，替郭业草拟着一份奏折，准备快马发往益州府，再由益州刺史府转呈吏部。

郭业这份奏折的内容就如先前苏定方所断言一般，毫无出入，这是一份关于丁忧请辞的奏折。

所谓的丁忧就是祖制，凡朝廷官员的父母去世，无论此人何等官职，上到当朝宰相，下到七品县令，从知道丧事那一天，皆要回祖籍地不问政事，替父母守孝二十七个月。

亦称，丁忧守孝三年。

通常的丁忧官员，这三年期间基本上不问政事，不理朝政，有点像我们后世官员的停职留用的意思。

不过，在古代，这丁忧可是了不得的事儿，因为百善孝为先，孝道也是衡量一个官员品性的依据。

所以，纵你再如何留恋官场，痴迷官位，凡要丁忧者，必须离开岗位，回老家给爹妈守孝去。

否则你这人算是毁了，正如礼部尚书李纲开导太子李承乾一般，一个人，如果连生他养他的父母都不能尽孝，你又如何能相信他能对你百分百的忠诚？

李纲如是说，孔夫子如是说，历朝历代的君王，也是这么衡量忠臣孝子的。

当然，如果皇帝老子离不开这个官员，朝廷一刻也不能离开这个官员，不允许你因为小小孝道而耽误了国家大事，这又另当别论了。

也有它自己专门的称呼，叫做“夺情”。

可以理解成，特殊原因下，强召丁忧臣工入朝为官，替皇帝陛下分忧，替江山社稷谋划。

丁忧期间，被夺情起复的官员，概率很低，除非是当朝宰相，亦或是在外征战，片刻不得离开帅帐的将军，否则，当朝皇帝不会私自开这口子。

不然，这违反祖制之事，满朝的大儒与名士，非喷皇帝一脸的口水。

……

关鸿鹄习惯性地在他写好的奏折上哈了一口气，然后摊开递给郭业，说道：“大人，写好了，请您过目。”

郭业摇摇头，轻轻推了回去，笑道：“我还信不过你么？你办事，我放心！”

现在朱胖子不在，关鸿鹄也没有矫情，腼腆地笑了一下，然后小心翼翼地将奏折折好，放平在郭业的书桌上。

转头看着郭业，发现他眉头紧蹙，似有心事，不由问道：“大人，学生不知道您为何不想去长安，不过，如今这丁忧折子一进长安，至少三年之内您必须在陇西替老太公守孝，不可以离开祖籍地。这样，您的烦心之事不就解决了么？怎么看您还有一脸的不高兴呢？”

郭业听着关鸿鹄这话，自然明白丁忧守孝可以完全跳出李承乾这个是非漩涡，算是得了老爹的福荫了。

不过……

“唉！”

郭业轻叹一声，对着关鸿鹄摇头苦笑道：“老关，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丁忧自然有丁忧的好处，当然也有丁忧的烦恼。我就问你一句，如果按照祖制，我丁忧守孝在陇西，那么是否就要停掉西川小都护的一切官职？到时候，谁来主持西川小都护府？”

说到这儿，郭业颇有些懊恼，连嗓门都提高了不少，叫道：“西川一带的基业，可是咱们兄弟一刀一枪，拿命换回来，要是朝廷空降一个不相干的人来取代我的位置，那不是替他人做了嫁衣裳吗？奶奶的，给人摘了套子，到头来一场空！”

关鸿鹄闻言，脸色骤变，如果西川小都护府被人摘了桃子，那么他这个录事参军，不也扯淡了吗？

他心里清楚得很，没了郭业，他们这帮人啥也不是。

情不自禁，关鸿鹄也后怕起来。

不过很快，关某人就释然了，眼神发亮地冲郭业献策道：“大人，学生饱读圣贤书，对这朝廷祖制之事多少了解一二。也许您不知道，朝廷对丁忧官员也是极为恩恤的，我记得有一条就讲过，凡丁忧官员，皆有权向吏部推荐人选，继任三年。您完全可以再写一个推荐折子，向吏部推荐一个继任人选，考虑到西川一带的特殊情况，加上您近期履立新功，学生认为吏部肯定会酌情考虑一二。”

“是吗？”

郭业倒是第一次听说这个规矩，原来吏部竟然还这么有人情味。

关鸠鸠信誓旦旦地讲道：“大人且宽心，只要有人在吏部打点一番，此事绝对可成。”

郭业闻言，心道，吏部咱也没有认识的人啊，找谁打点去？

就在他犯难之机，贞娘轻叩了几声房门，在外叫道：“大官人，前院来了几位长安的贵客，其中一人自称董顺，说是奉太，太子殿下之命，给老太公送来宫中太医瞧病来着。”

太子李承乾派来太医？

麻痺，我爹都去世了，你的太医现在才来，你这不是扯淡呢吗？

不过旁边的关鸠鸠却是很兴奋地笑了起来，附耳说道：“大人，这董顺不就是顺公公么？有他在，只要打点了他，您还何愁吏部无人打点啊？”

郭业错愕了一下，现在才想起董顺便是顺公公，是啊，这贪财的阉宦倒是个办事儿的人，只要给了足够的好处，绝对能替自己把事情办得妥妥。

虽然这拨人姗姗来迟，错过了给老爹诊治，但是却也成全了自己如今迫在眉睫之事。

真是打着瞌睡，便有人送来枕头啊！

旋即，郭业整了整衣衫，冲门外贞娘吩咐道：“好好招待几位长安来的贵客，本官马上就出来相见。”

“大官人放心，奴婢早让丫鬟们上茶上糕点了，就等着您过去一趟呢！”

贞娘的声音从门外软软传来，听得郭业浑身一阵酥麻，继而与关鸠鸠二人，一前一后，出了书房，朝客厅行去。

## 第326章恰似长安有客来

顺公公此番前来，较之上一次传旨图瓦城，可是大不一样。

上次差事，他是败兴而来，乘兴而归。

自从郭业在长安城前，将那口大红木箱子转送于他之后，入了长安，他可是估算过里头那些稀罕玩意的价值，即便分了一半给礼部尚书李纲，剩下一半亦是价值不菲。

在顺公公现今的心目中，郭业就是财神爷的代名词。

所以此番这趟出长安，他就跟偷油吃的地老鼠一般，有了上次的甜头，而且还是如此好大一个甜头，自然是上了瘾，兴致勃勃来陇西了。

郭业入了客厅之后，顺公公表现得极为热情，仿佛与郭业是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就差斩鸡头烧黄纸，大叫一声好兄弟讲义气了。

被一个太监郭小哥长郭小哥短的叫着，不时被对方摸着自己的胳膊，胸膛，时不时搂搂抱抱，郭业顿时一阵反胃，腹中犹如翻江倒海般，想吐~~

郭业强忍不适，真想竖起中指冲顺公公大叫一句：“滚你娘的假惺惺！”

甭说郭业不适应，就连与顺公公同来的两人，都看得差点将眼珠子给跌了出来。

两人心中纷纷诧异，这还是一路上又傲娇又矫情的顺公公么？

在路上，三人虽有士卒扈从陪行，但因为蜀中之难实在是难于上青天，因此都遭了不少老罪。

顺公公可是没少因为路上遭罪之事，张口闭口就说若非长孙皇后派遣咱家，若非看在太子殿下的面儿上，咱家可是不与你们遭这个罪。

那说话时的态度，与现在这般模样，真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云泥之别啊。

郭业看着与顺公公同来的两人，一人年约五旬，张相颇为敦实，肩拎着一个药箱，应该就是贞娘口中的宫中太医吧？

至于另外一人，年约三旬，长相倒也俊朗，儒雅得体，一看就是读书人出身，不过郭业倒是猜不出他的身份。

好在顺公公肉麻归肉麻，却不忘给郭业介绍两人，经过他的一番介绍，彼此都有了认识。

那位太医姓蔡，单名一个恒，祖父，父辈，到他这一代，自前隋隋文帝起，就一直在宫中担任太医，三代皆出身御医，足见家学之渊源。

至于另一位，姓范，单名一个植，字子建。与三国曹操那位天才儿子，七步成诗的曹植曹子建，虽不同姓，却是同名同字。

这位范植范子建来头挺大，经顺公公的介绍，郭业才知道他竟然担任着东宫太子府的太子舍人一职。

太子舍人是什么滴干活？

太子舍人者，执掌东宫宿卫，佐太子主持东宫诸事宜，常侍其左右，秩正六品。

说穿了便是东宫太子的贴身侍从，生活秘书兼工作秘书，并充任太子东宫警卫排排长。

基本上，属于东宫事务一手抓。

与太子詹事一样，太子舍人亦是太子东宫的实权人物，并立而存。



如果说太子李承乾对他的老师礼部尚书李纲，是尊重与倚仗的话；那么对于范植这位太子舍人，那完完全全便是信赖，真正的引为心腹。

不然，也不可能将掌宿卫之权，处理东宫事宜之权，尽交其手中了。

郭业听完其来历之后，脑中搜寻了关于太子舍人范植这个人，貌似后世基本没有其具体资料。

这不科学啊！按理说，能够担任太子舍人这一职位的人，应该都是将来有所作为之人才是，怎么这个范植在历史上竟然没什么资料留下呢？

难道范植此人是名不见经传之人？

不过，很快，郭业便瞬间释然了，理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

很简单，太子李承乾在贞观后期不是因为谋逆大罪，被夺了太子之位，坐冷板凳了么？最终落得个郁郁而终的下场。

东宫太子都落得这般下次，引为副手的太子舍人能有什么好结果？

以李二陛下这雄图霸略的英主脾气，虽虎毒不食子，仅仅罢黜了李承乾的太子之位。但是，范植这种东宫嫡系还能逃得了李二陛下的怒火滔滔？

肯定免不得一个身死命消的下场。

人都死了，将来还能有个屁的作为？也许，这就是范植未曾在历史上留下记载的真正原因。

可见，跟着一个好老大，找到一个好靠山，是多么的重要。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至理名言啊。

.....

.....

在顺公公的穿针引线之下，郭业与太子舍人，太医蔡恒彼此认识了一番，简单寒暄了几句。

因为此次顺公公不是替朝廷宣旨而来，仅以私人身份领着蔡、范二人来陇西，所以就免了一些繁文缛节，气氛还算安然舒畅。

寒暄间，顺公公三人知道自己等人竟然来迟一步，郭老太公早已驾鹤西去，免不得，又是一场唏嘘与感叹。

而后，郭业叫来贞娘，让她安排太医蔡恒前往偏远厢房休息一番。

太医蔡恒也许是因为来迟一步而心存内疚，也许是看到顺公公如此亲近郭业，想着结上一番善缘。在离开客厅之时，蔡恒主动提出，要问老夫人郭柳氏检查一番身子，算是主动跟郭业示个好。

对此，郭业倒是无所谓，多个朋友多条路，而且给老娘检查身体，也可以防范于未然，这是好事。

继而，道了一声谢谢之后，又吩咐贞娘领着太医蔡恒，前往老太太如今歇息的那个院中。

太医蔡恒走后，顺公公和太子舍人范植各坐客厅两边椅子上，自顾低头喝着茶。

关鸬凑到郭业身边，轻轻用右手拱了拱，掏出袖中的丁忧请奏和推荐奏折，冲顺公公方向努努嘴，郭业顿时明了。

随即冲关鸬眨巴了两下眼睛，指头上比划了下数银子的手势，示意他记得给这个老闺蜜塞点银子。

要让马儿跑，必定让它吃好草，这个道理到哪儿都行得通。

关鸬轻轻唔了一声，走到顺公公跟前，低声耳语几句，顺公公听得眉

开眼笑，连连称好。

随后与郭业告辞了一番，跟随关鸠出了客厅。

两人走后，偌大一个客厅中，仅剩郭业与这位头次见面的太子舍人。

郭业很好奇，这位太子舍人既然是太子李承乾的人，那么肯定是为李承乾办事儿而来。

那么他此番前来陇西，太子李承乾又想让他来干嘛呢？

显然召唤自己去长安，为其效命，那是不可能的了，因为自己有丁忧三年这道护身符在身。

纵是李承乾再怎么肆意妄为，也不敢替他皇帝老子行那“夺情”之事。

至少，他心中坦然，李承乾这艘破船，他总算是无需去搭乘，是非漩涡三年之内，与他无缘。

两人就这么干坐在客厅之中，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闲淡，尽说些没有营养的话。

直到坐了半柱香的功夫，两人茶碗中的茶汤喝得见底，喝到索然无味之时。

自认涵养功夫已经到家的太子舍人范植，还是没有忍住空虚与寂寞，微微起身，整理了下衣裳，冲郭业极为庄重地拱手一番，讲道：

“郭大人，实不相瞒，在下此番前来，是兼着重任而来。”

“哦？”

郭业佯装成格外诧异地表情，重重咿呀一声，而后将手中茶碗轻轻搁在茶几之上。

也是礼节性地起身，冲着太子舍人范植遥遥一请手，淡笑道：

“不知范舍人此番前来，有何重任？在陇西地界儿，有用得着郭某人的地方，您尽可言语，我义不容辞！”

“咳咳……”

范植看着郭业表情诚挚，言语真诚，倒像不是刻意伪装出来。

随即眼神余光瞥了下客厅外头，发现外间无人后，朗声说道：

“太子殿下有令，让下官给郭大人捎上几句话来！”

“啥？太子殿下竟然知道下官？还让范舍人亲自带话给下官？这，这如何使得，下官实在是，实在是……”

郭业闻言，顿时将脸颊挤得怪异，仿佛神情万分激动般，颇有些语无伦次的感觉。

不过看在范植眼中，却是多少又加了几分，暗暗想道，果然，一提太子二字，就激动成这般模样，果真是偏远之地，边塞西川的地方小吏，到底是没去过长安，没有见过大场面，大世面！

## 第327章太子殿下要保荐

郭业做戏做的极佳，简直入木三分，令范植不由生出了轻视之心。

不过轻视归轻视，范植能做到东宫太子府的太子舍人之位，定有其不同于常人之处。

至少他知道眼前这位西川小都护，虽年纪轻轻，出身寒门，但能力卓卓，履立新功，颇得太子殿下的喜爱。

不然，太子殿下亦不会让自己山高水远的跑到蜀中之地来，转达东宫太子府的善意。

太子殿下高高在上深居长安，地位显赫乃一国储君，竟然如此低姿态的朝一个偏远之地的小小六品都护抛橄榄枝，可见心中对其的看重。

而且据传闻，朝堂之上，当今圣上竟然不顾三系朝臣的竭力反对，力推郭业此人独揽颉利可汗之首功。

这可是简在帝心，颇有些天子门生的表现呐。

范植更是大胆推测，若非郭业这小子运气不好，老父刚刚驾鹤西归，不得不留祖籍地，按祖制丁忧守孝三年。不然的话，不出三两月，眼前此人兴许就会被一纸诏书调入长安。

唉，时也命也！

纵是如此，此人在范植的心目中，亦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守孝三年满之后，说不定圣上的心中还对此人有印象呢？那平步青云冲九霄，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一念及此，范植的心中，越发对自家那位十三四岁的太子殿下，钦佩不已。

趁着郭业丁忧守孝期间，派自己山水迢迢地来陇西，对其示好，施以恩惠，将来郭业还能不念着太子殿下的好处？

啧啧，小小年纪看得如此深远，果真不愧为当朝太子，国之储君啊！

.....

.....

思索一番之后，范植轻笑一声，说道：“郭大人不必如此紧张，太子殿下可是在我等耳边，时常念叨着你的名字啊。先是剿灭前隋杨氏余孽，再是开疆辟土，将西川一带夺回我大唐版图，最后更是石破天惊，一人独擒突厥贼酋颉利可汗。这几桩功劳下来，嘿嘿，想不认识郭大人都难哟！”

郭业听着范植这么说，脸上仍旧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心中却是连连摇头，奶奶的，任你小子说得天花烂坠，老子铁定不会上你们东宫太子府的这艘破船。

继而，言语甚为恭敬地说道：“太子殿下的厚爱，臣只得望长安而垂拜，感恩戴德铭记于心中。还望范舍人帮忙转达，郭某对太子殿下的谢意。”

见着郭业的姿态竟然谦卑若斯，身为东宫太子府一员的范植自然是心中感慨，与有荣焉。

旋即，直入主题说道：“郭大人放心，本官自会将你的心意转达于太子殿下。不过，现在嘛，你应该先听听太子殿下到底让下官给您捎来什么话，如何？”

郭业愕然，妈的，跟你这混球耍太极玩花架子，差点将正事儿给撂在一

边儿了。

当即打了个哈哈，请手道：“范舍人请讲，郭业洗耳恭听太子殿下下的聆训！”

不错不错，范植心中再次一赞，此子虽年不到十八，出身寒门，不读圣贤书，连秀才功名都不曾有之，却能做到六品西川小都护，果真也有其独到的一面。

继而笑着徐徐讲出了太子李承乾让他捎来陇西，让他逐字逐字转达郭业的话。

.....

.....

范植字字清晰地转达着太子李承乾的话.....

而郭业则是竖起耳朵，态度毕恭毕敬地听着，心中却一阵苦笑，奶奶的，虽然不像之前那般明着拉拢收编老子，但话里话外无非透着想要让老子给太子府办事的意思。哥们真就跟个香饽饽似的？还是说，堂堂东宫太子府，就连个像样的能力出众之人都木有？

李承乾这小子真是一门心思走到底，非要将自己拉入他的阵营啊。

无奈！

范植讲完话之后，看着郭业言语不吭，轻声问道：“郭大人，能让太子殿下出面保荐，这可是邀天之宠啊，您意下如何？”

郭业听罢，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只得拿丁忧守孝的借口推诿道：“范舍人，您也看到了，家父刚刚仙逝，按照祖制，必须留祖籍地陇西，替父守孝丁忧三年，这.....”

范植听完郭业的话，脸色为之一变，不过很快便恢复了过来，轻叹一声道：“是呀，老太公驾鹤西去之事亦是我等始料未及。不过——”

停顿一下，话锋一转，继续道：“郭大人无需有这方面的顾忌，太子殿下宅心仁厚，乃是念旧之人，下官敢保证，太子殿下的保荐允诺，即便是三年后，郭大人的丁忧期一满，他亦能兑现不误。现在，就看您的态度了。”

态度？

老子给你个球的态度，能不能当然是不去了，谁他妈愿意去长安和李承乾这个倒霉太子有一丝的瓜葛？

但是，李承乾这小王八蛋也太能磨人了，老子又不是美女，干嘛死拽着我不放啊！！！

郭业心中恼火，即便李承乾保荐的官职极具诱惑力，绝对是自己专业对口的活儿，而且是光宗耀祖的职位。

但是，明知道李承乾那儿是火坑，咱还能往里头跳进去吗？

现在范植又等待着自己的态度，颇有一番不表态誓不罢休的意思。

拒绝的话，郭业相信丁忧守孝三年，绝对不能消停，这可咋整啊。

奶奶的个球，本以为丁忧三年能躲避开李承乾这口是非漩涡，看来想要跳出可没那么容易哟。

“郭大人，您意下如何？”

范植再次催促.....

“呃.....这事儿吧，臣何德何能，竟能让太子殿下如此抬举呢？惶恐，惶恐至极啊！”

无奈，郭业再次嘴巴上打着太极，心中百转千计，想着如何应对，才是最合适的。

答应，还是，拒绝？

“大官人，大官人……”

突然，从后堂跑出一名丫鬟，满脸惊慌地叫道：“大官人，我家小姐腹如绞痛，您赶紧过去看一看吧。”

郭业转头一看，竟然是吴秀秀的贴身丫鬟春香。

秀秀腹如绞痛？郭业满脸疑惑，哪个回事啊，不是早上还好好的吗？

继而问道：“夫人现在哪儿？”

春香指了指后堂女眷的院中方向，急急喊道：“在那儿哩，疼煞我家小姐了，正喊着您的名字呢。”

郭业不敢耽搁，冲着范植拱手抱歉道：“范舍人，贱内身体抱恙，我得先过去一趟。”

范植听闻，亦放弃了逼问郭业的态度，连连点头说道：“应该的，应该的，郭大人赶紧去看看少夫人。”

郭业点头嗯了一声，然后春香呆在客厅好好侍候范植，疾步跑向后堂，火急火燎地看望吴秀秀而去。

跑入后堂之后，突然有人冲他正招着手，奶奶个球，可不就是吴秀秀吗？

丫了个呸呸，这不是好好的吗？

郭业走过去，问道：“秀秀，你不是……麻痹，春香这丫头噤死呢？竟敢戏耍老子？”

吴秀秀正俏着小脸面露笑意，伸出一根葱白小手放在唇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

然后白了一眼郭业，哼道：“若非这样，你能脱得了身？要不是看你被那位长安来的贵客逼得无路可退，你以为妾身愿意装病不成？”

“啊？”

郭业总算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儿，敢情吴秀秀全程偷听了自己跟范植的对话啊。

颇有些汗颜地贱笑说道：“秀秀，你果真是贤妻一枚啊！”

说着，作势伸出爪子就要去摸吴秀秀的脸蛋，好轻薄一番。

啪！

吴秀秀轻轻将他的爪子打掉，没好气地斥责道：“怎么就没个正形呢？刚才妾身没听清楚，太子殿下到底允诺什么官职给你，让你如此忌惮不敢赴长安哩？”

郭业心道，这哪里是官职不官职的问题，而是太子殿下这艘破船不能搭乘啊。

不过，他还是满足了吴秀秀的好奇心，轻声说出了李承乾允诺保荐的官职：

“大理寺少卿，从五品，如何？”

“呀！！！”

吴秀秀小手掩在唇边，惊呼一声。

可谁曾想惊呼完之后，又萌萌地问了一嘴：“这大理寺少卿又是何官职

呢？从五品，很大吗？”

奶奶的，郭业一阵气闷，本想着在吴秀秀面前炫耀一下，可他娘的哪里知道，吴秀秀会问出这么令人无语的话来。

顿时，郭业有了重拳打在棉花上的无奈感觉。

## 第328章贤妻支招儿

李承乾派太子舍人范植，山高水远来陇西给郭业捎话，抛出的橄榄枝，便是保荐其出任大理寺从五品的大理寺少卿。

而且，范植也拍胸保证，太子殿下宅心仁厚，这个承诺即便是郭业丁忧守孝三年之后，仍然有效。

当然，天上不会掉馅饼，世间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一切的前提就是要郭业的表态。

如今陇西郭业已非吴下阿蒙，早已因为三系排挤而闹得满朝皆知，连皇帝老子那儿都挂上了号。

但人就是犯贱，往往得不到的东西就认为是最好的，形势越是这样，李承乾对郭业的渴望越是心痒难耐，越是想将其收入麾下。

为了必会他爹李二陛下的忌讳，李承乾听从了太子詹事李纲的建议。

对郭业此人，以示好拉拢为主，将来在关键时候引为助力即可。

如今，他派遣范植来陇西，要得就是郭业一个态度。

可见，李承乾此次，对郭业是下了重本，下了血本，就连范植都有些暗暗妒忌郭业的好运道。

即便三年之后，郭业也才二十岁出头，但偏偏就是这个二十岁出头，一没功名二没荫荫，低贱衙役出身的寒门小子，却只需点一下头，便可轻松获得从五品大理寺少卿之官职，普通士人学子，穷其一辈子光阴，也未尝能企及这个高度。

真应了一句话，人比人，气死人。

那么，这大理寺少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竟能令满心抵触李承乾的郭业，都差点未守住底线，犹豫踌躇不决呢？

大理寺，并非寺庙之意，等同于后世的最高法庭。

世人多数会将大理寺与朝廷六部之一的刑部混淆，其实不然，两者是并列而存。

严格意义上讲，大理寺虽不在六部之中，但其地位却超然于刑部。

刑部主管的是大唐律例、罚律、刑律等刑政，凡各地衙门审理的案件，皆归刑部审核，并签押最后决断。

而大理寺呢？主管的皆是重大案件，如死刑秋决案，平反冤案，官员贪污受贿案，株连九族之大案要案等等。

若要区分大理寺与刑部，其实很简单，刑部是天下案子皆归他管，但是只要案件重大，都不能独断，皆要发往大理寺，再由大理寺做最后一轮的复审。

而涉案重大之时，大理寺亦不会独断复审，往往会由大理寺正卿出面，召集刑部尚书，刑部侍郎，以及御史中丞一块儿来复审此案。

俗称，三司会审，或三堂会审。

所以，大理寺，非要案命案重案，不会出面。地位之超然，权利之大，绝非刑部所能比拟。

大理寺正卿一职，虽正三品，却不是专人专职，皆是朝中德高望重之大臣所兼任。

如今的大理寺正卿，乃是李二陛下的大舅子，李承乾他舅舅，凌烟阁二

十四功臣第一人，《大唐律》的修订者，当朝大司徒，齐国公，长孙无忌。

而李承乾许诺保荐郭业出任的大理寺少卿，虽乃从五品，却在大理寺中仅次于正卿之下。

因为大理寺正卿乃是兼职，所以根本不会腾出时间来专顾大理寺。

因此，大理寺内大事小事，基本上都是由大理寺少卿说了算。

当然，为了防止一家独大，朝廷往往会在大理寺内设置两名少卿，互为制衡。

能够出任大理寺少卿者，非宦海浮沉二十载者，非资历深厚者，非功名学识卓卓者，甯想染指。

李承乾能够如此有信心举荐郭业出任，除了以太子国储之尊外，还有舅舅长孙无忌的关系。

当然，这与过郭业履立几份大功，已经在李二陛下心中挂了号，颇似简在帝心的关系分不开。

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换成太子舍人范植，李承乾便是想保荐，也不敢开这口。

.....

.....

听着郭业细致详实地分析着来龙去脉，解说着这大理寺少卿到底是什么玩意，吴秀秀低声连连惊呼不已。

解说到最后，郭业不由打了个比喻，贱笑道：“如果说刑部是咱们陇西妓院中那些千人骑万人乘的粉头妓女，嘿嘿，那么大理寺就是长安妓院中的花魁，没有高价出场费，休想让她抛头露面。这孰高孰低，便一目了然了吧？”

“呸！”

吴秀秀初为人妇，极为妩媚地抛了一记白眼给郭业，啐道：“怎得说着说着，又开始口没遮拦了哩？不过——”

数落完郭业一句话之后，吴秀秀又是轻声叹道：“看来，太子殿下对相公很是看重啊，为何你还如此不高兴呢？反而，还有一些忌惮后怕，很是讨厌与当今太子牵扯上一点关系呢？”

“呃.....”

郭业哑然，没想到吴秀秀竟然观察的如此细致，不过自己能跟他说实话实话吗？

难不成跟她说，几年后太子殿下就要倒台了，现在靠上去无异于自寻死路？

如果这妮子刨根问底，那自己又该怎么解释下去？

奶奶的，一个谎言，果真要成千上百个谎话来圆，不然迟早有露馅的那一天。

无奈，郭业只得套用苏定方的话讲道：“秀秀真乃贤妻，兰心慧质，一眼就看出了相公的心中忌惮。其实这事儿很简单，太子殿下这么竭力拉拢相公，将来肯定所图甚大，一个太子国储，他所图的又是什么？秀秀，以你之聪慧，应该能想象的出来。最最关键的是.....”

郭业停顿了一下，尽量将声音压低了，说道：“关键是，当今圣上正是春秋鼎盛之时，太子殿下如此这般下去，呵呵，迟早是要出大事的啊。到时候，你说相公我跟太子殿下沾上边，还能好到哪里去？”



言罢，郭业用手在脖颈上比划了个杀头的动作，吓得吴秀秀寒蝉若惊，不可置信地呐呐道：

“不，不会吧？太子殿下今年也才十三四岁呀，他真有如此深远似海的城府心计？”

郭业微微扬起嘴角，轻笑道：“生在帝王家，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唉，这些龙子凤孙们想一出是一出，哪个会安份儿，让人省心的主儿？他们是爽了，可就苦坏了我们这些下面的人了，妈蛋的！”

“不许口出脏话！”

吴秀秀就反感郭业这地痞无赖似的模样，跟他如今的身份，真是太过不相称了。

郭业的脏话口头禅，自己是习以为常了，听着吴秀秀呵斥，只得抱以嘿嘿一笑。

不过眉宇间还是有郁结挥之不去，吐槽道：“这可愁死我了，范植这孙子也是，咄咄逼人，若不给他一个交代，相公是甭想安生了。可关键是如何答复范植呢？左右都不是。”

郭业纠结，身为妻子的吴秀秀也跟着犯愁，真如郭业所讲，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啊！

沉思半晌之后，吴秀秀突然轻笑一声，瞬间，艳若桃李，姹紫嫣红。

笑罢之后，吴秀秀数落了一句郭业道：“相公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哩，你现在答应又有何妨？至少三年之内，你要留守祖籍地丁忧守孝，太子殿下又不能强行将你召入长安，不是？”

“切！我当你有何好办法呢！”

郭业瘪瘪嘴，鄙视了下吴秀秀，哼道：“关键是三年之后，我该如何办？”

面对郭业的这番不屑，吴秀秀不以为然，继续说道：“相公你也说了，三年之后才需要去面对，那不是还有三年的时间可以缓冲吗？三年之内，可以改变的东西，好多好多呢。”

郭业听着话里有话，但还是茫然不解，继而问道：“怎么更改？他是太子，我就一六品武勋，跟他斗不是螳臂撼大树么？胳膊哪里扭得过大腿啊？”

郭业连番发问，吴秀秀没有过多解释，而是竖起两根葱白小指，比划了一下，轻声道：

“自污！”

郭业还是听得一知半解，催问道：“自污？怎么说？”

吴秀秀道：“自污以求全！”

自污以求安？

郭业听罢，口口喃喃这五个字，反复咀嚼着个中意思。

恍然间，

他有了一种拨开雾黑见月明的感觉……

## 第329章自污以求全

自污以求全！

吴秀秀贝齿明眸闪烁出这五个字，郭业顿时有了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明悟。

心中骤然亮堂起来，眉宇间的阴郁顿时一扫而空，心中疾呼，对啊，哥们怎么没想到这招儿。

在当官当官出仕，除了注重功名学识之外，还讲究出身，当然，还有一样也是至关重要的。

那便是，名声！

在古代，一个官场中人的名声往往就代表了他的官声，他的名节，他的操守。

如果一个名声烂糟臭大街的人，要想在仕途上走得更远更高，那是不大可能的。相反，上官会摒弃于你，同僚会羞与你同伍，生怕玷污了自己。

皇帝自然也不会搭理于你，如果君王看重提拔一个名声臭出十里大街的官员，无疑在告诉世人他也是个昏君二傻子。如果他一意孤行敢这么做，那他就等着御史言官们喷口水，史书上给自己留下浓重一笔不光彩的记录。

所以，历朝历代的大奸臣大佞臣，往往面子功夫都做的很足，在外头永远是赛过孟尝君，盖过信陵君的谦谦君子风范。

可在暗地里干得那些龌蹉事，就差强人意了。

指不定一个不一个来得脏。

放在后世官场也是这么一个理儿，君不见一集视频，一副艳照只要被曝光，那些劳什子书记市长的，甭看在电视上衣着再怎么光鲜，摩丝啫喱水打得怎这么漂亮，还不是该撸就撸，该下台就下台，该银铛入狱就银铛入狱。

可见无论是在古代，在大唐，还是在后世官场，名声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有多重要了。

反其道而行之，许多不愿意出仕为君王效力的名流隐士，就借助这个规则，总结出了“自污以求全”的办法来。

他们这些人打心里宁可愿意在深山老林中读书品茶，孤独终老吗，也不愿意出仕，不愿意出山辅助君王，又怕君王会挥起屠刀要了自己的性命。

因此这些人就拼了老命的给自己抹黑，给自己泼脏水，搞臭自己，看哪个君王敢强迫自己。

除非君王不要脸面，想史书留名，遗臭万年，否则，看见他们都要捂住鼻子退避三舍。

这就是所谓的自污以求全。

.....

.....

吧唧~~

郭业心中豁然开朗，一把将吴秀秀揽入怀中，在她的小脸狠狠亲了一口，叫道：“真是家有贤妻啊，秀秀，相公我爱死你了！”

“郭业你噁死呢！”

吴秀秀将郭业强行推了开来，羞臊脸颊顿时一阵儿酡红，呵斥道：“你怎得如此孟浪？你看看这是哪里，不分场合，毫无庄重，哼~~”

“嘿嘿嘿……”

郭业抹着嘴唇回味了一番，意犹未尽地咂吧了两下嘴，贱笑道：“成成成，娘子骂的对，是为夫不分场合，到夜里咱们再小夫妻卿卿我我，成不？”一脸贱笑口花花，听在吴秀秀耳中又如淫声浪语，令人羞赧。

当即没好脸地啐了一口：“滚，无赖！”

啐罢，急急转身，踩着碎步冲后院方向跑去。

看着吴秀秀朗朗跄跄，惊慌若斯的背影，郭业心中美道，嘿嘿，真是贤妻一枚啊，晚上又要好好调教一番了。

随后，他整理了一下衣裳，朝着客厅方向走去……

这个时候，他心中已有抉择，也知道该如何回复范植，该如何给远在长安的太子李承乾一个态度了。

……

……

与太子舍人范植气氛融洽得交谈半个时辰，郭业这才派春香丫鬟领着范植前往厢房休息，再三嘱咐，好吃好喝供着范大人，莫要委屈了长安来的贵客。

通过这番畅谈，郭业心中找到了如何解决一直困扰着他的办法，而范植呢？得到了郭业肯定的答复，可以顺利给太子殿下李承乾交差。

这样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

送走范植之后，郭业发觉肚子有些打鸣，空腹打鸣，自然是饿了呗。

看了下天色，也没到吃晚饭的时间啊。

现在秀秀又去陪了老娘郭柳氏，贞娘领着蔡太医也去了老娘那儿诊治身体，连丫鬟春香也安排范植的住处而去。

其他下人忙碌不见人影，郭业只得自个儿去厨房找些吃食垫补垫补。

到了厨房，空无一人，府中厨娘这个时间应该不当班，忙活别的事儿去了。

郭业寻摸了一遍，发现灶台上还有些中午吃剩下的凉菜和半只烧鸡。

显然是有些饿坏了，他也不挑地方，直接在厨房中找来一条长凳，坐了下来抓起烧鸡腿吭巴吭巴撕咬起来。

吃着吃着，刚想起来找些水喝，突然厨房门口闯进一人来，身影还没站稳显然已经发现郭业的存在，带着怨气叫道：

“哎哟喂，我的大人唉，你可让学生一阵儿好找。”

不用猜，整个郭府中，在郭业面前自称学生者，唯关鸠鸠一人耳。

“嗝儿~~”

郭业手抓烧鸡腿，打了个饱嗝，左袖一抹嘴边油腻，嚼着口中肉食，囫圇问道：“老关，怎么是你？本官不是让你去安排顺公公，搞定那个丁忧表和推荐折子之事吗？”

关鸠鸠看着郭业跟饿死鬼投胎似的，一副邋遢相，想笑不敢笑，转身从旁边的桌上端来一碗清水，递了过去，说道：“大人，你先顺一顺，顺一顺。”

郭业将手中残羹剩菜扔在地上，走到关鸠鸠身边，将手掌的油腻抹在他的衣服上，不顾关鸠鸠的皱眉苦笑，接过清水咕咚咕咚喝了起来。

饮完水，顺了一口气之后，郭业这才问道：“怎么回事？是不是顺公公那

边出了状况，给了银子也不愿帮这个忙？”

“不不不。”关鸿鹄连连摇着手，鄙夷道，“那位顺公公上辈子就是铁公鸡投胎的，学生给他送了三盘金锭子进去，眼睛立马冒了蓝光，怎会不愿意？他高兴的不得了呢。”

郭业听罢更加不解了，问道：“那你火急火燎找我作甚，几个意思啊？”

关鸿鹄苦笑道：“我的大人唉，顺公公收了金子自然是愿意帮忙了，关键是您没给学生继任西川小都护的人选啊。推荐继任人选这事儿，您不开口，学生哪里敢作主啊？”

继任人选？

郭业哑然失笑，拍着额头苦笑道：“哈哈，是本官自己疏忽了，老关莫怪莫怪！”

笑着自责一番之后，郭业突然问道：“老关，依你的意思，谁是继任西川小都护的合适人选？”

关鸿鹄闻言，尴尬地笑了笑，说道：“大人，这事儿我可不敢支招儿，您看学生我在您麾下办事的日子尚短，资历尚浅，学生……”

“少废话，叫你说你就说！”

郭业一眼就看出了关鸿鹄这老小子在耍滑头，什么不敢支招儿，是不愿意支招才差不多。

站在他的立场，提谁都不愿意啊，要知道郭家班这些人，大家都是半斤对八两，谁陡然上位，诸人能服气？

关鸿鹄这点小心思，郭业焉能看不出来？

“啊？”

关鸿鹄被郭业这么一喝骂，立马老实了下来，收起了自己那点小心思。

而后轻声提议道：“都护府长史庞飞虎，为人厚重，稳如磐石，是一个人选。还有一个是长枪兵校尉，康宝康康校尉，将门虎子，在西川军中颇有威望。这两人都是继任西川小都护的上上人选。”

“不错！”

郭业闻言赞道：“老关你说得，跟本官想得如出一辙，两人都是合适人选，但是西川小都护的位置只有一个，你说庞飞虎和康宝，谁合适？”

关鸿鹄一时也不知道选谁，万金油般说道：“两人都是一时瑜亮，难以取舍啊，难，难哦！”

“少他娘的兜圈子，让你说你就说呗，老关你这是跟我玩心眼，耍花枪呢？”

郭业又再次看穿了关鸿鹄的心思。

关鸿鹄今天命犯太岁，屡屡挨郭业的刺儿，现在又被郭业说得满脸羞愤，委屈的哭丧着脸叫道：

“大人，这事儿实在是兹事体大了，学生不敢作主啊。您就别为难学生了。还是大人您自个儿选吧。”

随后不忘举起双臂，补充道：“凡是大人的决定，学生都坚定不移，矢志不渝地拥护！”

小小马屁，立马跟上。

郭业看着关鸿鹄那受气样儿，也不再问难于他，静下心来全盘衡量着庞飞虎与康宝二人。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点头作出决定道：“成，就是他了，就推荐他继任西川小都护的位置吧！”

关鸿鹄心道，这么快就有了取舍？

旋即，他凑过身子去，好奇地问道：“大人，庞、康二位，你钟意何人啊？”

## 第330章绝佳人选挺纠结

“康宝！”

郭业沉思半晌之后，说出了自己心中属意的继任人选。

关鸱闻言，下意识地怔了一下，因为在他看来，庞飞虎与郭业的私交最为甚笃，也最值得郭业信赖。

不然的话，当初郭业也不会让庞飞虎坐镇阿里土城，后来又将其从众人之中提拔跃出，添为都护府长史。

长史，这可是西川小都护府的佐官之位。

他本以为郭业会提名庞飞虎为小都护的继任人选，没想到最后，还是提名了康宝。

这一结果，有点出乎关鸱的预料。

郭业继续说着：“康宝手握西川军中半数兵力，又出自将门，资历颇丰，在军中素有威望。由康宝执掌西川小都护府，兼领西川军中一千余长枪兵，他绝对能够胜任。至于庞飞虎，老成持重，就添为其副手，从旁辅助一二，你觉得如何？”

关鸱听着郭业的分析，的确是头头是道，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总归来说，他还是倾向于庞飞虎。

最最关键的是，庞飞虎乃是郭家班嫡系中的领头羊，而康宝呢？虽与郭业私交甚笃，但始终不在郭家班嫡系之内，谁知道康宝总揽大权之后，会出现什么变数？

人心这玩意，谁也不说不准。

随即拉长了声调，吱吱唔唔道：“这……嗨，大人，要不您再好好考虑考虑，再三斟酌斟酌？”

郭业听着这老学究话里有话，貌似没有言明，矫情劲儿又来了。

当即郭业就喝骂道：“吞吞吐吐个屁啊？有什么想说的赶紧说，磨磨叽叽，瞧你这个矫情劲儿。”

关鸱就欠骂，郭业骂上一嗓子，立马变老实了，轻声说道：“大人，您也知道，学生是读圣贤书的人，不该在人家背后说是非，乱嚼舌根。可是，学生一心系在大人身上，忧大人之所忧，急大人之所急，有些话委实不吐不快啊。圣人有云……”

“圣人你奶奶个腿儿，正经节骨眼上，你再啰里吧嗦，信不信老子把你扔出厨房去？”

郭业被他絮叨得脑袋都发懵，断然又是一声喝骂，心中不忘补充一句，你个老秀才，背后说人是非的时候还少啊？朱胖子都快被你个王八蛋黑出屎尿来了。

关鸱猛然打了个寒颤，看着郭业那脸色越发不好，心中直恨自己的臭毛病，永远都是不分场合做一些不合时宜的事儿。

暗暗抽了自己两嘴巴子后，微微将自己为何倾向庞飞虎，不看好康宝的缘由说了出来。

娓娓叙来，也就三五句话的事情，愣是让关鸱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纵古论今的旁征博引，讲了足足半柱香的时间。

说到最后，反问一句：“大人，康校尉是能力出众，是素有威望，但他一

不是郭家班嫡系，二出身背景较之你，只高不低。您就不担心哪一天他欲壑难填，不甘心久居你之后，反，反了大人您？”

嗡~~

郭业耳中一阵嗡鸣，关鸿鹄最后一句话如锋芒尽出之利剑，直接插进了他的心窝中。

霎时，他整个人，从外到内，都安静了下来，丝毫不见刚才之浮躁。

经关鸿鹄这么一提醒，他心中倒是多少泛起了一些涟漪，是啊，自古人心最难测，往往致命的一刀都是来自心无戒备，都是捅自背后。

康宝，义气深重，与自己也私交甚笃，康、郭两家也算是有了一些交情，但是真到了关键时候，到了利欲膨胀的那一刻，还会甘心蛰伏于自己之下吗？

康宝，乃至康家，与自己的利益纽带又是什么？

目前来说，双方看似花团锦簇，实则已经到了瓶颈，只要康宝继任了西川小都护人选之后，自己貌似已经不能再给他什么了。

经关鸿鹄这么一说，自己这么一想，一时间，郭业有了几分犹豫和踌躇。

推心置腹来讲，论能力，康宝绝对是众人之中的翘楚，而庞飞虎呢？稳重有余，忠心也可信任，但进取不足，以如今西川小都护百废待兴的趋势，不需要守土型人才，而是需要开拓进取型的人才。

本来还饶有兴致地将康宝推出来，如今被关鸿鹄这么一说，自己这么一琢磨，有点后怕了。

很快，他便陷入了纠结之中，因为西川小都护府不容有失，那是自己苦心经营的成果和保障自己的最后倚仗。

随着郭业脸上的阴晴不定，关鸿鹄也同时变得一副极为小心谨慎的模样，不敢吱声。

郭业还是不愿意放弃康宝这个绝佳的人选，捉急地问着关鸿鹄道：“如果本官一意孤行，非选康宝不可，老关，你可有办法来助我破解此局？”

所谓的困局，便是郭业无法找到与康宝之间的利益纽带，换句话说，便是让郭业可以对康宝放一百个心，毫无后顾之忧地将西川小都护府交到康宝手中。

关鸿鹄听到郭业这么说，心中埋怨道，我的大人唉，你咋就这么倔呢？明知道康宝是把双刃剑，还非用不可，还让学生来支招儿破解困局，这不是为难学生我吗？

关鸿鹄又如何能懂郭业的心思，郭业太清楚，人才难得四个字的真谛了。

西川小都护府放在康宝手中，能做大做强；而放在庞飞虎手中，三年之后，以老庞的处事风格来预估，肯定还是维持着原样，兴许三年后还不如现在。

开拓进取型人才与守成有余型人才的真正区别，关鸿鹄又怎能懂？

前者与后者判若两样，有着云泥之别，郭业自然倾心前者，哪怕将风险降到最低，他也要去尝试一把。

关鸿鹄皱着眉头，跟个受了委屈，被人踢破门板的小寡妇般蹲在地上，苦思冥想了起来，想着如何替郭业支招儿想个好办法出来。

没辙，谁让自己替郭大人打着工呢，不替领导分忧解难，迟早要被扫地出门炒鱿鱼。

约莫过了半晌，就在郭业也在抓心挠肝想着办法的时候，关鸿鹄突然跟个弹簧似的，蹭的一声窜了起来，拼了命地挠着大腿痒痒哇哇叫道：

“有了有了，学生有办法了，哈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古人诚不欺我啊！”

疯叫了一会儿，凑到郭业的跟前，极为谄媚地献策道：“大人，学生想到办法了，多读书修学问，果然还是很有用处滴……”

郭业看着他陡然变成小人得志的模样，心中窃喜之余，还是不忘给他浇了一桶冷水，呵斥道：“少废话，赶紧说，说好了有赏，说差了，嘿嘿，你自个儿光腚绕着陇西城跑一圈……”

汗颜……

关鸿鹄吓得双手捂住胸口，拉扯紧了身上衣裳，连退三步，要他光腚裸奔，干这种有辱斯文的事儿，比杀了他还难受。

随即，脑中组织了一下语言，立马向郭业献策，徐徐说出了心中刚刚想到的办法。

……

……

此时已近黄昏，到了家家户户用晚膳的时辰，益州府康家亦是如此。

康宝在西川戍边，但康家还是保持晚饭全家一块儿吃饭的好习惯。

康岳山与夫人早已上桌，一道道刚烹制好，冒着热气儿的菜肴逐一在丫鬟下人的忙活下，上了桌面。

待得饭菜汤羹都相继摆齐，康岳山刚抄起筷子准备开吃，他的夫人突然咦了一声儿，问道：“怎么不见茹儿？”

茹儿自然指的便是康家小姐康芷茹。

康岳山闻言，将手中的筷子又放回了桌面，也是纳闷，自言自语道：“咦，你不说我都没注意，这臭丫头晚饭的时候，往往都是第一个先来的，今天是怎么了？怎么到了饭点，还不见来饭厅？”

继而问起他的夫人道：“茹儿是怎么了？莫非病了不成？”

他的夫人康吴氏摇了摇头，不解道：“我也不知啊，自从上次跟你从陇西回来之后，就一直闷闷不乐，时不时将自个儿锁在屋中，八成是有心事了。妾身去看看怎么回事吧。”

说着，作势起来要去康芷茹的小院。

不过人未起身就被康岳山给拦了下来，康老头经妻子这么一提醒，好像想到了什么，不由捋着银白虬须哈哈一笑，说道：“嗨，不知不觉，咱们家闺女也长大了，会藏着小心事儿了。此事还是老夫这个当爹的去吧。”

说罢，起身拍打了下衣裳，离开座位冲他夫人轻笑道：“茹儿的心事，我能猜得大概齐，你别管了，我过去看看这臭丫头。”

声音落罢，人已离开饭厅，大步大步地朝着康芷茹的小院迈去。



### 第331章康家有女初长成

嘎吱……

康岳山不请自来，也不敲门招呼，直接将康芷茹的房门推开了来。

一进房来，打眼一瞧，正好看见康芷茹正揪着几绺鬓发端坐在梳妆台前，照着铜镜怔怔出神儿，不时发出自怨自艾地叹息之声。

“咳咳……”

康岳山站在门口轻轻咳嗽两声，提醒着发呆石化中的女儿。

康芷茹猛然惊醒，侧身转头看清了来人，见着是自己的父亲，不由嗔道：“爹爹，怎么是你？”

惊呼一声之后，在看窗外暮霭沉沉，显然到了黄昏时分，晚膳时节，立马想到了什么。

随后急急起身跑到康岳山身边，拽着他的宽袖衣袍自责道：“爹爹是来招呼女儿吃晚饭的吧？走，咱这就去饭厅，陪娘一块儿吃饭。”

说话间，一扫刚才脸上那落寞的神情，佯装着笑意，颇为乖巧懂事。

都说知子莫如父，这女儿又是父亲的小棉袄，康岳山岂能不知女儿心里藏着事儿？

而且康芷茹素来跳脱，性子刁蛮惯了，平日哪里会有这般好心性，能够端坐在梳妆台上又是照镜子，又是自怨自艾地叹息。

又经妻子康吴氏提醒，女儿自从陇西归来之后就时常闷闷不乐。

康岳山在来的路上又想起自从西川图瓦城归来之后，女儿就变得与往常不一样，口里时常咒骂郭业那兔崽子的名字。

康岳山从种种迹象中得出一个结论，女儿，长大了！

说得雅致一点，康家有女初长成；说得粗俗一点，嗨，咱老康家这头小蛮鹿，也该到了嫁人的年纪了。

……

康芷茹轻拉扯拽着康岳山往外走，不过任凭她怎么生拉硬拽，康岳山就如一矗山石倚靠在房门边儿上，愣是巍峨屹立，不动如山。

一双眼睛不停在女儿身上游走，眼神中透着浓浓促狭之味，看得康芷茹心里一阵发毛。

被老爹盯得越久，康芷茹就像个犯了错的小孩般，站在那儿手足无措，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

最后心虚地垂下脑袋，细如蚊声地呐呐道：“爹爹，你，你在看什么呀？女儿不就是误了你吃饭的时辰嘛，下次不敢了还不成么？”

此时的康芷茹不复刁蛮风采，娇羞若海棠，一副小儿女状，看得康岳山心中柔软万分，不由一阵酣畅大笑。

笑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惆怅，他直言不讳地戳穿了康芷茹埋藏心底的那份秘密，愁道：“茹儿啊，郭业那混账小子有什么好的？就值得你如此倾心？”

“昂？”

康芷茹先是猛然抬头，一副不可置信地眼神望着父亲，而后又仿佛被人戳穿了秘密一般，慌乱中一阵羞赧。

霎时，再次垂下脑袋，看不清她此时的神情，不过声音还是一如既往地

呐呐道：“爹爹，我，我没有，你瞎说八道，好不好？”

见着女儿否认，康岳山没有跟她纠缠有还是没有，而是依然故我地说道：“茹儿，你想想看，郭业已有了明媒正娶的妻子吴秀秀，你再去搀和，算怎么档子事儿？不过话又说回来，郭业这混账小子倒也是挺有福气，竟然能娶到吴家这么一个姿色落得如此出众，又颇有大家闺秀风范的女儿，这小子走了狗运道啊！”

一听父亲提起吴秀秀，康芷茹仿佛小宇宙被人点燃了一般，鼓起勇气再次抬头，一脸认真地望着父亲，问道：“爹爹，女儿难道会比吴秀秀差吗？”

“哈哈……”

康岳山太了解女儿的脾性了，自己不经意间的一句话竟然撺掇起她那争强好胜之心，随即笑着安抚道：“我家茹儿自然是最好的，我家囡囡自然比吴秀秀要强，关键是我的傻丫头啊，郭业已有正妻，难不成你过去想做那混账小子的妾侍不成？”

康芷茹顺势接了一口：“怎么不可以？”

“混账，当然不可以！”

康岳山见着女儿一根筋倔到底，陡然大怒，喝道：“我康家在益州府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我就你这么个宝贝闺女，郭业这混小子什么出身？你给他做妾？想得甬想！”

随后，看见康芷茹显然被自己陡然震怒给吓坏了，小脸发凉眼神闪烁，想着重症就需下猛剂，索性狠下心来再喝骂一句：

“你要给姓郭的混球做妾，简直就是痴心妄想。你丢得起那人，老子还丢不起那人呢。”

康芷茹被康岳山连番两次喝骂，顿然，眼眶中溢出泪水儿，两边小香肩瑟瑟起伏发抖，委屈至极。

旋即，狠狠一跺脚，甩下一句话来：“做妾就做妾，谁也管不着，坏爹爹，哇……”

一声啼哭出声儿，立马哭若梨花带雨般惨兮，性子一起扭头就跑，很快就跑出了康岳山的视线范围。

康岳山看着女儿哭着跑开，心中也是又气又恼，这臭丫头咋就跟老子一样呢，倔到这种程度，奶奶的。

这是他第一次如此严厉苛责女儿，委实有些心疼，随后苦笑着自言自语道：

“我的傻闺女啊，你以为给人家做妾侍是很光荣的事儿不成？你咋就这么死脑筋呢？郭业这混球怎么看也不像一个香饽饽啊？”

而后想到了郭业他爹郭老太公刚刚去世，康岳山又脸浮宽慰之色，右手抚胸笑着轻声道：“幸好，这小子还在三年守孝之期，不得操办婚嫁喜事，老子还有时间去好好劝道劝道茹儿这臭丫头。”

言罢，又是轻轻一声叹息，扭身朝着饭厅方向走去，肚子早已饿得雷鸣咕咚响，吃饭，吃饭为先。

……

……

陇西郭府的厨房，因为厨娘进来准备晚膳用的饭菜，郭业和关鸿鹄的谈话地点转移了出去。

从厨房转移到了郭业的书房之中。

在书房之中，郭业听完关鸿鹄的献策之后，惊呼叫道：“王八犊子，你让老子把康芷茹那头小蛮驴收入房中？”

关鸿鹄见着郭业反应如此之大，吃不准郭业是开心还是愤怒，只得退了两步才说道：“大人啊，你想想看，如果您娶了康家小姐，那你跟康岳山康都尉就是翁婿关系，那么您跟康宝康校尉不就是妹夫和大舅子，成了一家人了吗？”

说到这儿，关鸿鹄再打量了下郭业的脸色，还是保持刚才那般诧异的神色，暂时没有别的举动。

继而又分析道：“只要您跟康宝校尉成了一家人，这西川小都护府，无论是您坐镇，还是他继任，不都是你们自己家里的事儿吗？嘿嘿，这关起门的事儿，那还叫事儿啊？”

有理！

郭业面上虽未表态，但心中还是赞同地说了一声。

而且他刚才在关鸿鹄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还想到了另外一个事情，那便是之前吴秀秀提出的“自污以求全”这件事儿。

如果自己在守孝期间，还敢惊天动地的娶老婆，那不是告诉全陇西人，甚至告诉远在长安的太子李承乾，他郭业就是个混蛋，不顾祖宗礼法，丁忧守孝办喜事，罔顾孝义吗？

这种事儿极为毁节操，冷声自己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浇大粪啊。

一经传扬出去，他郭业的名声指定也要臭出二里大街去。

嘿嘿，名声如此狼藉，我看你李承乾还敢拿哥们当个香饽饽么？

到时候，八成都唯恐避之不及啊！

好主意！

绝对是一箭双雕，一举双得之事。

康芷茹那臭丫头刁蛮是刁蛮，而且野性难驯，但是容貌上乘，怎么着也是蜀中美女一枚啊。

只要费点心思调教调教，未尝不是一个好伴侣不是？

很快，郭业便打定了主意，冲着关鸿鹄竖起一个拇指赞道：“老关，到底是读过书的人，有脑子，有想法，有前途，我看很好你哦！”

关鸿鹄听着郭业这番夸奖，脸上虽未表现出来，心中却是吐槽不已，大人唉，你这不是在骂人吗？真正读圣贤书的人，哪里会让你在守孝期间迎婚嫁娶啊？学生这才是真正的有辱斯文，枉读圣贤书啊。

此时郭业满脸雀跃之色，但关鸿鹄愣是高兴不起，很是扫兴地说了一句：

“大人，您别高兴得太早，还有个事儿，你要先摆平，不然的话，咱们刚才所谈之话，皆是空谈！”

郭业诧异问道：“什么事儿？你是担心康老头不答应么？”

关鸿鹄摇头说道：“不不不，学生指的不是这个。”

郭业不解，问道：“那还能有什么阻滞？”

关鸿鹄见着郭业还没反应过来，只得又上前两步，凑近身前，低声说道：

“我的大人唉，你咋忘了您自个儿的身份，您起初是入赘吴家，给人当了

女婿。现在您又要再娶妻妾，吴家这关，好像不是那么好过的吧？”

我靠！

郭业猛拍自己的额头，惊叫一声：“我怎么把这个茬儿给忘记了？妈的，这下麻烦大发了。”

“老关，你读书多，懂得多！我问你，这入赘的女婿，还有资格纳妾不？”

关鸠鸠沉吟一声，为难地吱吱唔唔道：“这……”

## 第332章此人可破局

“这……”

关鸿鹄拖着长音，久久没有说出一句完整话来，随后冲着郭业尴尬一笑，颇为无奈地唏嘘一声，摇了摇头。

显然，在关鸿鹄看来，此事很难，比登天还要难。

从关鸿鹄的绝望表情中，郭业也看出了一二，回过头来仔细想想，也是，赘婿要纳妾，谈何容易？

一直以来，在与吴家的相处中，无论是吴茂才，还是妻子吴秀秀，他都占据着主动，因此他没有感受到赘婿身份的无奈。

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可以忽视赘婿这重身份，逃避这个现实。

赘婿是什么？入赘的女婿，又称倒插门。

要放在寻常入赘他府的男子身上，连吃饭都要站着吃，跟大家族中那些无名无份姬妾的待遇一般无二。

哪怕将来生出孩子，孩子的姓氏都要跟着女方走，要想冠上父姓，可能性几乎为零。

在女方家中，赘婿代表着劳动力，代表着播种的老牛，代表着混吃等死，任人呼喝。

凡事都有女方说了算！

这种地位悬殊情况下，女方家怎么会容许一个入赘的女婿去纳妾呢？

就好比谁娶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作为男人，你能容忍她在外头招蜂引蝶，广布石榴裙？

想当初郭业入赘吴家之时，吴府的下人是如何看待他的，吴茂才是如何蔑视他的，吴秀秀又是如何冷傲相对于他的。

就连吴秀秀身边的贴身丫鬟春香，都可以对郭业嗤之以鼻，无视加蔑视。

若非郭业自己争气，连番青云直上，打下如此大的基业，继而又大振夫纲，震慑了吴秀秀这小娘皮，还有镇住了他那位便宜岳父，现在他八成还在吴府中任人呼喝支使呢。

纵是如此，郭业始终还是逃不开赘婿这重身份。

毕竟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任你郭业在外头有多蹦达，任你郭业如何成功，如何春风得意，始终更改不了这个赘婿这个事实。

很简单，谁让他爹郭老憨收了吴家的聘礼，同意郭业入赘吴家的呢？

八成吴茂才手中还握着郭老憨收了聘礼，签下的文书呢。

郭业现在是发达了，一跃成了六品武勋骁骑尉，堂堂的朝廷命官，但是归根究底还是吴家的赘婿。

如果他郭业现在想矢口否认，那么，等着他的便是千夫所指，出门被人扔白菜，砸鸡蛋，祖宗山坟被人泼大粪。

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约定俗成几千年，连皇帝老子都要遵循一二，不敢轻易推翻，甭说郭业小小一个六品骁骑尉了。

除非他想冒天下之大不韪，否则，就得乖乖地顺从着……

“麻痹啊！”

郭业想着想着顿时心烦不已，脱口骂道：“当年我老爹办下了糊涂事儿，

如今要我这个做儿子的来偿还，可遭了老罪了！”

懊恼之余，又催问了一句：“老关，你说怎么破？”

怎么破？

关国栋迟疑了一下，随即满脸捉急地摇头道：“我的大人唉，这事还能怎么破？一天入赘，终身便是入赘，除非……”

“除非啥子？”

关国栋咽了口唾沫，轻声说道：“说句诛心的话，除非吴家满门死绝，要么是秀秀夫人大笔一挥，一纸休书直接将你逐出吴府，否则，您就永远都是吴家的上门女婿。哟哟，大人，您别揪我耳朵啊，疼，疼煞学生了……”

关国栋还没说完话，郭业已经揪着关国栋的耳朵，训斥道：“我呸，你他妈就不能有个好点子的吗？你那圣贤书都读狗肚子里去了？怎么尽出这些阴损的主意呢？”

骂完之后，郭业松开揪着关国栋耳朵的手，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怒目圆睁地望着他。

关国栋脸色赤红，一边揉着被郭业揪疼了的耳朵，一边委屈地嘟囔道：“那还能有什么主意？学生现在也无计可施，除非，秀秀夫人和您那位岳丈老爷肯答应您纳妾，否则，您就别惦记跟益州康家联姻的事儿了。”

说完，关国栋主动补充一句，喃喃道：“嗨，您现在就跟肥田里的庄稼，不要浇粪也能势头大涨，吴家怎么可能会大度到让您纳妾，分了秀秀夫人的独宠呢？不靠谱，不靠谱，呀，疼，大人，放手，您怎么又揪着学生的耳朵了，哎哟喂，疼……”

关国栋话未叽歪完，又被郭业揪着耳朵痛骂道：“你小子狗嘴吐不出象牙啊，说谁是庄稼呢？大粪往哪儿浇呢？”

“嘶，疼……”

关国栋强行用手睁开郭业的揪耳朵，抽着凉风尴尬笑道：“嘿嘿，我就这么一比方而已，大人莫怪。说实在话，这事儿，学生有心无力，爱莫能助啊！”

郭业甩了甩手，哼了他一句：“你老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造次了，不过，你刚才说除非我岳丈和我夫人同意，我便可纳妾，倒是提醒了我。也许，这事儿还有转机。”

“哦？”

关国栋轻哦了一声，好奇问道：“大人，您是说吴府亲家老爷和秀秀夫人会同意您纳妾？这怎么可能？”

郭业寻了一下，心中大概有了几分主意，说道：“我去自然是没有什么可能，除非我那便宜岳父是脑子进了水，除非我家娘子大肚能容天下事。不过有一人出马去游说，绝对是马到功成，一切问题皆能迎刃而解。”

关国栋眉毛一跳，问道：“大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如此厉害？”

不过郭业没有回答关国栋的话，而是问道：“老关，现在顺公公人在何处？”

关国栋心思，莫非大人是想让顺公公出马不成？

继而答道：“学生安排顺公公在北院的厢房中稍作休憩。”

“甚好，我这就去找顺公公。”

郭业想到就去做，又急忙吩咐了一声关国栋道：“老关，你去我书房中，

将我从图瓦城带回来的一尊翡翠观音寻来，随后送往顺公公的房中。嘿嘿，这阉宦无利不起早，可不是那么轻易能够使唤得动的。”

吩咐罢，撇下关鸠，独个儿径直朝着北院顺公公休息的厢房跑去。

关鸠愣在当场，消化了郭业的这番话之后，自言自语道：“自上而下，高压威吓，嘿嘿，大人，真有你的……”

……

……

晚膳，郭业在郭府设宴款待了顺公公，太子舍人范植，太医蔡恒等人，关鸠敬陪末座。

气氛融洽，吃喝得相当恰到好处，众人中，除了滴酒不沾的顺公公之外，皆有微醉。

宴后，纷纷返回了各自的住处，相继歇息。

唯独顺公公一人除外，在郭府下人的带领下走出了郭府，徒步来到相邻的吴府。

此时的吴茂才正在客厅中，点着油灯敲打着算盘，盘算着最近时日在城中各处铺子的收益。

一听下人来报，说是隔壁郭府的贵客，来自长安宫中的天使大人顺公公前来拜访老爷。

吧嗒……

吴茂才激动得将手中的算盘扔在了桌上，衣衫不整，拖着鞋履匆匆跑向了前院。

一边跑着一边满脸兴奋地嘴中喃喃道：“老天爷啊，这皇宫里的贵人都下榻我吴府，这是造化啊，啧啧，老吴家最近是怎么了，愣是时来运转了呢？”

在吴茂才眼中，顺公公这种在皇帝跟前走动的红人，才是贵人中的贵人。

与顺公公一比，什么陇西县令，什么益州折冲都尉，简直弱爆了！

只要跟顺公公这等手眼通天之人搭上线，老吴家那才叫做平地一声雷，崛起在望啊。

噌噌噌~~~

急急一路跑来，滚着有着富态的身子，吴茂才可算是跑到了大门口。

正眼一瞧，顺公正笑意盈盈地在大门处打量着自己。

吴茂才见状，忍住心下激动，冲着门口的下人叫道：“你们这些杀才，顺公是何等贵客？你们竟然将他晾在门口？混蛋，混蛋啊！”

“福伯，人呢？赶紧，放炮仗，放炮仗，迎接顺公公进我吴家大院哩……”

顺公公看着吴茂才的举动，听着他的喊话，心中不由轻视，小地方的乡绅就是受不起抬举哟。

不过心中惦记着郭业的嘱托，又想着郭业允诺事成之后，少不了大大的好处。

旋即精神为之一抖擞，遥遥冲着吴茂才一拱手道：“哈哈，亲家老爷实在是太客气了，能得亲家老爷这般隆重接待，老奴真是受宠若惊啊！”

“顺公公，请进，请进，您大驾光临，我吴家小门小户，才是受宠若惊，蓬荜生辉啊！”

顺公公客套完之后，又摆出长安皇宫贵客的气派，略微一颌首，对吴茂才的讪媚坦然受之。

而后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跨过了吴府大门槛儿，走到吴茂才的跟前，脸仍带笑意地说道：

“亲家老爷，老奴今日造访，虽是唐突，不过可是给您实打实，送上一场天大的富贵来了哟……”



### 第333章顺公公作说客

厅外，月光如水，铺洒满院一地的银辉。

厅内，

油灯闪烁，一盏两盏三四盏，盏盏摆放在客厅四周，随风摆动的灯影，  
映照一片亮堂。

偌大的客厅中，仅有吴茂才和顺公公二人。

东道主的吴茂才不敢托大，没有居于正堂首位，而是与顺公公一样居于下首，对面而坐，分坐在两排的客座之上。

茶过半盏，话过无味……

顺公公尖着嗓门儿继续说着自己的此番来意，吴茂才却越听越不对劲，越听越是心惊胆颤。

自己的贤婿郭业，竟然想着要纳妾？？？

这哪里是一场头大的富贵啊？

顺公公的这番话就如当头一棒，砸得吴茂才胸闷气短，两眼冒星星。

瞬间，吴茂才勃然大怒，气得手中紧捧着茶碗与茶盖也咣当作响，反了，真反了，入赘的女婿竟然想着要纳妾，姓郭的这是拿老吴家当泥捏的不成？

吴茂才现在哪里还看不出来，顺公公今天明显就是替郭业这混账来当说客的。

怒归怒，气归气，吴茂才自然不敢在顺公公面前撂蹶子，甩脸子，但作为一家之主，他还是做出了不服的抗争。

只见他砰的一声将茶碗重重放在木茶几之上，阴沉着脸咬着牙哼道：“郭业竟然还想纳妾？难道他不知自己的身份吗？顺公公，您给评理，天底下哪有入赘的女婿嚷嚷着要纳妾的，这便是说破大天也说不出个理来啊，是不是？”

顺公公见着吴茂才的反应，心中咦了一声，哟呵，咱家当前，还有点小脾气，真是不识抬举。

不过他还是好说歹说地笑道：“亲家老爷莫要恼，这郭大人也是怕惹你生气，才让老奴来当这个说客的嘛，哈哈……”

吴茂才执拗地摇摇头，哼道：“不妥不妥，甭管郭业爬得再高，混得再好，他始终是我老吴家的上门女婿，这纳妾之事断然不行。一来我老吴家人还没死绝，二来我家秀秀也没犯七出之条，纳妾之事，还轮不到他郭业作主。这传扬出去，老吴家还不被县里乡老，街坊四邻平白笑话不成？不行，绝对不行……”

顺公公听着吴茂才言之凿凿，半点余地都没得商量，丁点面子也不卖给自己，心中顿然起了怒意，脸上瞬间阴沉了下来。

哟呵，一个土财主，竟然给脸不要脸，蹬鼻子上脸，真当咱家是好相与的不成？

见软的不行，顺公公只得摆出官威，耍着气势，冷哼一声：“吴老爷，您这可就未免有点不近人情吧？”

一时间，连称呼都从“亲家老爷”改换成了“吴老爷”，立马显出了生分与疏离。

吴茂才也感受到了顺公公的话间寒意，陡然打了个机灵，心中颇为怨恨，奶奶的，被郭业这混账气坏了，竟然害得自己语无伦次，气话连篇，冲撞了顺公公。

不过纵是如此，吴茂才亦不后悔自己的决定，郭业要纳妾，门儿都没有。

除非自己脑子被门夹了，被驴踢了，否则不会傻到让另外一个女子来和女儿秀秀争宠。

他心里清楚，郭业这小子势头看涨，正是平步青云的好时候，这可是专属老吴家的胜利成果，容不得他人染指。

顺公公见着自己语气变得骤寒，吴茂才的态度还是没有回转的余地，心里甭提有多不得劲了。

好你个穷乡僻壤狗乡绅，竟敢无视咱家的存在。

旋即，顺公公陡然起身，冲着吴茂才喝道：“吴老爷，你可知道你家女婿三年后，将会上哪儿赴任哩？”

吴茂才顺嘴问道：“哪里？”

“哼！”

顺公公冷哼一声，捏着兰花指冲着长安方向遥遥一指，尖声道：“大唐帝都，长安！”

吴茂才颇为诧异，反问道：“长安？上哪儿做啥子去啊？”

“嘁，少见多怪了不是？”

顺公公极为傲娇地挺起胸膛，继续娘娘腔道：“当今太子殿下甚是看重你家女婿，三年后兴许就要将他调入长安当差。”

“什么？太子殿下？？？”

吴茂才也随之猛然起身，一副不可置信地神情，睁大眼睛惊惶叫道。

顺公公见着自己拉虎皮委实震慑到了吴茂才，不由心头一阵得意，为自己是长安来客而感到自豪。

旋即，说道：“那是，不然太子舍人范大人为何不远千里来郭府，咱家为何三番两次来见郭大人？你真以为宫中太医是你家地里种的大白菜，一文不值呐？”

吴茂才听罢，恍然大悟，轻咦一声，心道，原来如此。

顺公公趁着吴茂才还在发怔，继续说道：“吴老爷，你是个聪明人，是个有眼光之人，不然也不会在郭大人未发家之时便将其收为上门女婿不是？你想想看，以郭大人如今的势头，加上太子殿下的看重，您觉得他将来的成就普普通通么？”

先是褒扬了一番吴茂才的慧眼识人，又吹嘘和预测了番郭业的将来，顺公公紧接着说道：“你想想看，将来到了长安有太子殿下作主，他怎么可能会跟普通人一样，守着一个妻子过一生？肯定是三妻四妾官运亨通哩。到时候……”

吴茂才顿然有了危机感，急急问道：“到时候怎得？”

顺公公道：“到时候他因为您现在的一意孤行，冥顽不灵生了烦意。自个儿在长安置个家，与陇西吴府老死不相来往，嘿嘿，受委屈的还是您的闺女，吃亏的还是吴家不是？”

“帝都长安可是个花花世界，也是个处处都能闻着铜臭味的地方，您就不

想借着您女婿的势头，将来也在长安开上几家铺子，当个长安富绅大老爷？”

“咱家知道您在陇西有几分产业，有几家铺子，但是陇西才多大地方啊？能跟寸土寸金的长安城相提并论么？您真将生意做到长安城去，嗨，我的亲家大老爷啊，这才是您光宗耀祖的事儿，对不？”

“咳咳，咱家说了这么，孰轻孰重，您心中有杆秤，自个儿有个能掂量着办了吧？”

“最后咱家再送您一句金玉良言，郭大人这纳妾之事啊，这就跟大禹治水一样，堵不如疏啊！”

.....

.....

吴茂才听着顺公公这番又是提醒，又是威胁的话，心思活泛了起来。

特别是最后四个字，堵不如疏，更如千斤巨石砸到了一座闭塞千年的大门之上，渐渐，有了些许松动。

堵不如疏，堵的好处绝对不如疏.....

吴茂才沉静了许久，突然冲着顺公公轻声道了一句：“顺公公，您慢坐，我先去派人将我闺女从郭府召回，我得与她商量商量才能再做决定。”

说完，便急匆匆地返回后堂，一溜烟没了人影。

顺公公看着吴茂才消逝的身影，脸上渐渐浮现笑意，很是开心地呢喃道：“嘿嘿，看来咱家算是不负所托了，这趟陇西之行，八成又能盘钵满盈的回长安咯！”

“来人呐，给咱家再上一碗茶汤，说得这么久，咱家嗓子都要冒烟儿了。”

.....

.....

郭府，郭业正端坐在书房中，等着一个人的到来。

笃，笃笃.....

紧凑的叩门声从外头响起，郭业吱唔一声，外间就响起了关鸠鸠的声音。

只听关鸠鸠在外头恭顺地喊了一声：“大人，学生回来啦！”

郭业没有起身开门，继续端坐于位置上，隔着房门问道：“人，请来了吗？”

关鸠鸠回道：“大人，学生不辱使命，将冷天霖冷县令请来了。冷大人与学生一道，在门外候着呢！”

“哦？”

郭业这下坐不住了，急急起身冲门外喊道：“那还冷着干什么？竟然还让冷县令在外头等候，快，快将冷县令请入房中来，不能失了礼数！”

声音落罢，房门松动。

嘎吱~~

关鸠鸠推门而入，低头哈腰将后头之人恭恭敬敬请入了书房之中，而后又退将出去，自动把房门给带了出去。

来人，正是与郭业并无太多交情的陇西新任县令，冷天霖！

### 第334章初谈冷天霖

郭业起身相迎，将冷天霖请入房中，亲自搬来一把木椅热络地说道：“冷县令，坐，呵呵，请坐！”

冷天霖今夜是便服打扮，一身士子袍衫凸显欣长的身材，年轻的脸庞上掩不住的卷卷书生味道。

他坐罢之后，心中很是不解，眼前这位郭大人深更半夜派人相请，到底意欲何为？

因为郭业既非文散官，也非武散官，乃是六品武勋骁骑尉，文武本就不同班，更别说跳出文武散官序列的勋官了。两人丝毫没有从属的关系，更别说公务上的交集。

莫非是因为自己曾经前往郭府祭奠郭老太公，又亲自送殡郭老太公入土为安的缘故，郭大人想着感谢自己一番？

这明显又有些不太靠谱，要答谢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啊，外头天色都明显已经二更天了，哪里有人深更半夜急匆匆把人请到自己家中，再行答谢的？

况且自己当初前来祭奠郭老太公灵堂，包括送殡上山，不外乎是因为郭家乃是陇西大家，自己又是初来乍到陇西县，无非是想借着郭家的宝地，郭业的名声，在陇西士绅面前露个脸罢了。

自己这点小心思，郭大人怎会看不通透？

着实令人费解郭大人今晚到底是想做甚……

坐罢之后，心中百思不得其解，脱口问道：“不知郭大人深更半夜派人相请冷某过府，有何贵干呢？”

他乃文散官，郭业乃武勋官，不是一个序列的官员，而话中他既不自称下官，也不自称本官，仅用冷某二字替代，可见其心中自有文散官读书人的骄傲与矜持，也有对陇西郭家地头蛇的礼让，算是有礼有节，恰到好处。

这种自称，正好符合他与郭业此时的关系。

盛世大唐，乱世渐渐平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意识越发的明显。

乱世重武，盛世重文。

随着士人学子读书人受当权者的重视，这些文官们也渐渐吃香起来。

除非是二品、三品大将军当前，否则你休想让一个进士及第出身的七品县令文散官对你弓腰口称一声“下官”。

不然，寒门子弟们为啥一个个十年寒窗苦读，挤破脑袋冲向科场，期待一朝得志，鲤鱼跳龙门，位列三榜呢？

这声冷某在郭业的耳中听来，未免有些托大，但是他今晚的确是有所求冷天霖，所以直接无视冷天霖的小小傲娇，继续摆出一副笑脸，冲着冷天霖微微一拱手，说道：

“冷县令，你年长郭某近十岁，在下可否叫你一声天霖兄呢？”

郭业打蛇随棍上，立马又与冷天霖套起了交情。

这一声天霖兄，可就让冷天霖更加的不自在了。

心中越发好奇起来，正所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郭业先是摆着低姿态相迎自己，再是要对自己兄长相称。

看来今晚相邀，郭业必有所图啊！

不过冷天霖在长安高中进士之后，连坐了四年的冷板凳，对官场的人情世故有些看透，早已过了书生意气的时候。

尽管摸不透郭业到底想干嘛，但伸手不打笑脸人，这点常识他还是谨记心中。

官场之中嘛，冷天霖自认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来得稳当。

随即，他也拱手微微还礼，称道：“郭大人客气，冷某的年岁虽虚长郭大人，的确当得起郭大人的这一声兄长相称。不过，这要论起你我品秩，郭大人乃是六品，冷某也仅是七品而已，嗨，汗颜，委实汗颜啊！”

这话虽是客套，但也默许了郭业的这一声天霖兄。

郭业听出了个中玄机，心中不由暗乐，这读书人啊，就死要面子，那点矜持真是不要得。

既然两人的关系拉近了不少，郭业就为今晚的主题开始铺垫起来。

他转身坐回自己的位置，轻声问道：“天霖兄赴任陇西县令也有些日子了，对我们陇西县可有看法呀？”

“唔？”

冷天霖不知郭业这话到底有何深意，不过同为官场中人，也就说起自己赴任陇西后的见闻。

说了不少陇西的风土人情，所见所听，还有公式化地感谢了几句上任结巴县令顾惟庸大人留下的大好基业，最后话锋一转，喟然叹道：“不过，下官初任陇西县令，肩上的担子也是很重呐。”

郭业趁势问道：“冷大人可是在陇西为百姓做点实事，为自己的官途添上一笔政绩？”

“哈哈……”

冷天霖听着郭业这么赤裸裸的一问，不由笑道：“郭大人问得倒是有些意思，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本就是这些父母官应尽的本分。要不，如何为当今圣上牧守一方呢？圣人有云，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乃吾辈应当应分之事啊！”

奶球，郭业听着这客套话心中腻歪，还一套一套的，跟关雎鸠似的，到底是读书人啊，始终脱不了身上那股子酸味儿。

不过冷天霖心中有所抱负正合他的心意，如果冷天霖又如结巴县令顾惟庸那狗日的，混吃等死，他才后怕呢。

旋即，啪啪两声，他双手击节，口中赞道：“说得好，天霖兄真不愧为读书人的楷模榜样啊。陇西有你这般父母官，真是百姓之福啊。刚才，天霖兄说起肩有重任之时，郭某见你脸上郁郁寡欢，可是有所烦心之事或有所阻滞？说出来听听，看看小弟能否帮你一把呢？”

冷天霖闻罢，不假思索地叹道：“唉……郭大人久居陇西，应该有所耳闻，其实在陇西地界上，真正能主事的并非官府衙门。甭说陇西了，就连益州府下辖几个县衙，都是如此。官府衙门的威信不足，又如何让冷某人施政一方，一展胸中抱负？”

陇西地界儿，包括益州其他几个县衙，都不能说了算？

郭业立马听出了冷天霖心中的窝囊气，原来他暗指漕帮势力太大啊。

也是，漕帮帮众三万余人，益州几大县有多少百姓是靠着岷江，靠着漕帮混饭吃。

有时候，往往漕帮总舵主孙明延的一句话，真心比陇西县令冷天霖还要管用。

难怪冷天霖窝火没面子了。

郭业想罢，心中窃喜万分，奶奶的，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这事儿还真巧了。

当即，豁然起身冲着冷天霖说道：“我倒是什么事儿呢，原来是岷江之上的漕帮啊！天霖兄苦恼的竟然是这件事啊？”

冷天霖一脸憋屈地点点头，瓮声道：“可不就是漕帮么？上次在老太公的白事上见着漕帮总舵主一面，呵呵，这江湖草莽毫无礼数，竟然不顾本官当面，也不来拜见一面。唉，堂堂朝廷命官，替天子牧守一方，竟然遭如此冷遇，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

郭业闻言，当即大包大揽说道：“哈哈，天霖兄莫要苦恼，孙明延此人目不识丁，不懂礼数，一江湖草莽耳。既然天霖兄觉着漕帮有些碍手，那小弟就传话给孙明延，凡陇西地界，漕帮必须以天霖兄马首是瞻，这不完了么？此乃小事一桩耳！”

“当真？？？”

冷天霖乍听，脸色突变，惊喜万分之余冲上前几步，来到郭业的书桌前，大呼道：“如果真是这样，郭大人真是帮了冷某的大忙了。”

郭业见着冷天霖有些质疑，傲娇地说道：“天霖兄忘了？家父仙逝之时，孙明延都急匆匆赶来奔丧，可见他对我郭家的尊敬。实话跟你说吧，孙明延当年落魄之时，嘿嘿，全靠小弟的救济与扶持，方有今日之成就。郭某仅需一言，孙明延必会尊崇。”

郭业扯了个弥天大谎，并未将自己与漕帮的真正关系说给他听，省得对方瞎猜乱想，又是一番费口舌的解释。

不过这番谎话听在冷天霖耳中，却是信得真真儿的，因为孙明延在老太公灵堂前的那一日，他可是见得切切实实。

别人在老太公的灵柩前，是鞠躬致意；而孙明延呢？虽为漕帮总舵主，却是跪在蒲团之上，又是跪拜又是叩首，与孝子一般无异。

而且送殡当日，抬棺木之人中，除了郭业的几个下属之外，孙明延也在其中。

就冲孙明延的所作所为，冷天霖绝对相信郭业所说的一切。

没想到啊，自己抓破头皮的难解之事，在郭业这儿竟然不当一回事儿，三言两语，迎刃而解。

只要没有漕帮缚手缚脚，能让自己这个县令大人的施政纲领通传陇西各处。

冷天霖相信，在陇西任上，他绝对会有一番作为。

而且，郭业也发话了，在陇西地界，漕帮以自己马首是瞻，这意味着，有些时候，他还可以引漕帮为助力。

这样的情况下，自己还不能有所作为的话，那真可以一头撞墙，蒙羞去死吧。

激动，太激动了！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今日郭府一趟，虽是败兴而来，当真却是乘兴而归啊。

只见冷天霖哆嗦着嘴唇，冲着郭业再次拱手抱拳，微微弯下他那高傲的脊梁骨，躬身道：“那就有劳郭大人了，这让冷某人如何感谢才是啊。喂——”

突然，弯下腰的冷天霖陡然将腰身直挺挺而起，面带狐疑地惊疑一声，有些恍然大悟般地叫道：“郭大人为何如此帮助冷某？你我先无私交，再无同谊，郭大人可是有用到冷某人的地方？”

还是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这句话，提醒了有些脑子发热的冷天霖，立马清醒了过来。

郭业微微颌首，轻笑道：“天霖兄真乃聪明人啊，和聪明人谈事，就是不费劲。小弟正有所求，还望天霖兄援手帮衬一把。”

冷天霖有些堤防地看了郭业一眼，稍稍退后两步，坐回原位，正襟危坐起来，颇有些矜持地抬起胸膛，问道：

“郭大人，你先说说你要冷某人帮忙之事吧，不然你这天大的好处，冷某人委实不敢贪图。”

## 第335章保媒拉纤

看着冷天霖这番傲娇作派，郭业心中小小赞道，倒是虽有向上攀爬之心却不贪功不冒进，倒不失为一个圆滑世故的书呆子。

冷天霖胜在年轻，才二十七八岁许，熬炼个十年八年，又恰逢机遇的话。就凭这份心智，未尝不能扶摇直上，高居庙堂。

这人，倒是有点意思。

随后，他将书桌后头的椅子搬了出来，与冷天霖面对面的坐着，翘起二郎腿，将自己今夜相邀欲求之事婉婉说了出来。

.....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郭业讲完最后一个字，还想问上一句冷天霖意下如何？

谁知——

噌~~

冷天霖仿佛屁股下头被钢钉扎了一针，猛然站起，浑身绷紧，满脸地惊骇之色，诧异问道：“什，什么？郭大人想要冷某前往益州康都尉府上，替，替你说媒？”

他还有后半句未讲，那便是郭业不仅让他去做说媒拉纤的勾当，而且还惦记着要纳康都尉家的千金为妾！

这，这，不是要他冷天霖前去康府噁死吗？

惊骇之余，心中气急万分，不断咒骂着郭业的不知天高地厚，让一个堂堂益州折冲都尉家的千金小姐给你做妾，你何德何能，你这不是噁死是什么？

妈的，你噁死还要拉上本县令，这简直就是胡扯，瞎扯啊！

“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冷某人至今还未婚娶，怎能给你做这保媒拉纤的活儿？而且，而且还要纳康都尉家的小姐为妾，郭大人，你这是要把冷某人往火坑里推啊，万一康大人一急眼，这.....”

冷天霖想想都后怕，先不说自己一个年纪轻轻的单身汉子给人保媒拉纤，这本身就不符合礼法。

就说康都尉那儿，一提纳妾之事，去了都要遭殃，不死也要脱层皮。

康岳山什么人？

益州府的折冲都尉，掌管一州的府兵，说一不二的地头蛇。

虽说是五品武散官，自己七品文散官对上他，根本不在乎什么官大官小的问题。

关键是自己去益州康家，是要剜康岳山的心头肉，要让他女儿给郭业做妾侍啊。

这理亏在前，心虚在后，去了那里康岳山能给自己好脸色看？

不成不成，得罪康岳山，惹得康岳山雷霆震怒，自己还在陇西干着县令，盘算一下，这可不是什么划得来的好事。

郭业见状也跟着起身，摠住徘徊在暴走边缘的冷天霖肩膀，将他慢慢压了下去，坐回原位，安抚他道：“天霖兄莫急莫急，你先听小弟我说来。”

随后，他侃侃而谈道：“不瞒天霖兄，我与康家芷茹小姐彼此早已心生情愫，这妮子打心眼里非我郭业不嫁啦，这可是自由恋爱哈！”



郭业言罢，稍稍将脸转过，生怕冷天霖看见自己不要脸扯犊子而羞愧。

停顿一下，又回转头，望着冷天霖继续说道：“二来嘛，我与康家的关系也甚是融洽，康家长子康宝更与我兄弟相交，在我西川军中颇得重用。你此番前去，只要跟康岳山提及，小弟丁忧守孝之后，西川小都护府一应事宜，包括小都护的人选，我自会推荐康宝继任。康岳山听罢必会思量里头的轻重。放心吧，你只需当个媒公，此番定能成事。”

唔？

冷天霖听罢郭业的分析，特别是第二点，关于推荐康宝继任西川小都护府，不由冷静了下来。

莫非，这是一笔两家联姻的交易不成？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此事还真能成。

不过他还是有些不解，直接问道：“郭大人，你手下能人辈出，你与我素我往来，为何要让冷某替你跑上这一趟？而且，还要费尽周折地拿出漕帮这一筹码来交换？这未免有些多此一举吧？”

“问得好！”

郭业赞了一声，指了指冷天霖现在所穿的士子袍衫，笑道：“嘿嘿，不就因为冷县令您是士子文人，是二榜进士及第出身嘛。你想想看，康老头是个武夫，您一个堂堂的进士文人亲自上门替小弟提亲，老家伙面上有光不是？小弟面子里子都给康老头做足了，他焉能不同意？”

冷天霖听着郭业这番话，也是小小的自鸣得意了一把，也是，自己堂堂一个二榜第七名的进士及第，堂堂七品陇西父母官，到康府去保媒拉纤，康岳山的确应该感到有面子。

没辙儿，谁让如今大唐正值太平光景，盛世重文，贞观盛世的迹象越发的明显，文人的地位正如东山冉冉而起之朝阳，亦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文人高一等乃大势所趋，乃是潮流所向，不可逆转。

康岳山这种武将，更讲究这个。

听罢，想罢，权衡罢，冷天霖心中那杆天平再一次倾斜了起来。

不过，

他打心眼儿还是有些抗拒保媒拉纤这活儿，感觉忒儿没面子了，有些抵触地摇头道：“嗨，还是算了吧，万一康都尉不同意，冷某人这张脸可往哪儿搁啊？我看，郭大人还是另请高明吧？对了，您府上那位录事参军关鸬鸬关大人，不就是读书人出身吗？要不……”

“不行，关鸬鸬哪里能行？”

郭业顿然拒绝了冷天霖的提议，吐槽起关鸬鸬道：“不行，老关早就被革了秀才功名，哪里有天霖兄的进士功名来得显赫？让老关去？嘁，他丢得起那人，老子还丢不起那人呢！”

咣当~~

门外传来一阵硬物落地的声音，郭业用脚指头都能想到，八成是关鸬鸬这孙子在门外听墙根，被自己的话给刺激得气闷过去，摔倒在地了。

活该，这就是偷听墙根的下场！

暂时不去理会关鸬鸬，郭业索性给冷天霖吃了颗定心丸，言之凿凿地说道：“天霖兄，这样吧，只要您答应小弟此事。不管成与不成，我都替你搞定漕帮孙明延之事，包括陇西地界儿上之事，小弟都替你摆平，让你早出政

绩，早日得以高升，如何？”

“这……”

冷天霖再一次陷入了踌躇，郭业这颗定心丸，可真够诱人的，而且他也相信，以郭业在陇西的地位，绝对能替他达成所愿。

犹豫一阵之后，

冷天霖猛然握紧拳头，重重点头瓮声道：“成，我答应郭大人，暂且一试！”

“哈哈，甚好，小弟在此先感谢天霖兄的大恩大德了。正所谓，宁拆一座庙，不毁一桩婚，天霖兄，你这是行善积德啊。将来，必有福报，必有福报啊！”

郭业不吝溢美之词地褒扬着冷天霖，什么好听捡着什么说。

冷天霖又恢复到了刚才的矜持模样，微微颌首致意，甩下一句话：“那成，冷某明日就前往益州康府，替郭大人暂且做上一回保媒拉纤的活儿。天色已晚，我便先行告辞了！”

郭业连连请手，尾随他走到门口，说道：“天霖兄，好走！”

哎呀~~

冷天霖推开房门，抬脚刚要跨出门槛儿，突然，转头反问了一句：

“郭大人，令尊刚刚去世不久，七七四十九都还没过掉，您就开始寻思纳妾之事，这，有点不妥吧？”

“而且，朝廷官员丁忧守孝三年，是不允许操办红事喜事的，莫非郭大人不清楚吗？这可是有辱名声，败坏道德之事啊。”

“据我所知，郭大人并非不孝之人啊，莫非，其中另有隐情或有苦衷不成？”

冷天霖陡然连番发问，郭业脸色骤然呆滞，欲要张口解释，但想想和冷天霖的交情还没到推心置腹的那一步。

继而轻轻摇了一下头，推诿说道：“天霖兄，嗨，一言难尽，改日有机会，小弟再跟你解释一二吧。这不孝的骂名，背着就背着吧。”

冷天霖也是聪明人，见着郭业不愿明说，心中多少有些猜疑，不过还是知晓分寸没有继续追问。

微微点头告辞之后，大步踏出了书房，郭业在走到门口喊来一个下人，带着冷天霖朝着郭府大门口走去。

冷天霖一走，他也走出了书房，见着书房四周不见人影，连刚才摔倒在地上的关鸠鸠也遁得无影无踪。

八成是怕自己苛责他偷听之罪，而悄悄躲起来了吧。

“呵呵，这个狡猾的鬼东西！”

郭业笑骂了一句之后，看着天色，的确是够晚的了，随即朝着自己与吴秀秀同眠的卧室走去。

穿堂绕廊，不一会儿便临到卧室门口，只见丫鬟春香正蹲在门口处打着瞌睡。

一听到郭业脚步声，春香两耳稍稍立起，陡然醒了过来。

见到郭业欲要推门而入，春香骤然张开双臂，拦住了郭业的去路，阻道：

“大官人，我家小姐吩咐了，以后未经她的允许，不准您踏进她的房门半

步！”

昂？

郭业顿时想到了当初自己与吴秀秀成婚的第一夜，貌似当时的待遇也如现在这般。

不过这可是自己家中，可不是她吴府好不？

而且，这段时间自己与她夫唱妇随，挺琴瑟和鸣的么？咋又来上这么一出？

旋即，脱口问道：“为毛？你家小姐又想搞毛？”

## 第336章茶肆余波

呜呼，

哀哉！

卷起铺盖头，往肩上这么一扛，郭小哥今晚照旧睡书房……

为了不去其他院子惊动早已睡着的老娘，还有新婚不久的小妹和程二牛那呆子，而且空置的厢房中又被顺公公，太子舍人范植，还有太医蔡恒等人，还有随行从长安而来的太子府扈从几十号人给霸占一空，郭业只得在书房中凑合了一宿。

想想也是，因果寻循环，报应不爽啊！

当初入赘吴家的第一夜，是在书房中空虚寂寞冷的过了一夜；再看如今，因为自己要纳妾，又被吴秀秀这小娘皮赶出了卧房，在书房中凑合了一宿。

郭业并非傻子，经过春香这么一打岔，自然知道吴秀秀怎得突然不让自己进房睡觉的原因了。

无非就是因为自己要纳妾之事呗。

看情形，这妮子应该是从他老爹吴茂才那边得到了消息，而且八成吴茂才也被顺公公给游说松了口。

一家之主的吴茂才都松了口，吴秀秀还能拗着意见，与她爹对着干不成？

只得将心中的怒气撒到了郭业的身上，做出无言的抗争。

得，今晚这个书房郭业睡得也心安理得了，谁让自己心虚理亏吴秀秀呢？

在书房中几把椅子，几张圆凳胡乱拼凑，裹着被子，郭业一边愧疚着吴秀秀，一边发誓将来要如何如何补偿吴秀秀，就这样——

迷迷糊糊，凑合，过了一宿。

翌日，

郭业便早早醒来，为免吴秀秀今日突来苛责，又或者老娘因为自己守孝期间办红事而絮叨，赶忙躲出了郭府，漫无目的在陇西县城中心瞎溜达了起来。

当然，与之随行的还有跟班赵九丑。

这厮可是有日子没与郭业在外头瞎晃荡了，紧随其后，逛得是不亦乐乎。

逛着逛着，肚子明显空荡荡饿得不行，继而两人结伴而行进了一间茶肆，吩咐伙计去外头买上两斤包子，就着清晨茶汤，喝起了广式早茶。

此时的茶肆中亦有不少闲散客人来这饮茶吹牛打屁，门口处不时有些游手好闲之人，三五人扎堆，进入了茶肆大堂中。

不消一会儿，整个茶肆大堂就喧哗热闹了起来，打招呼声，笑骂声，此起彼伏，吵得郭业与赵九丑两人想悄声说会儿话的心气儿都没了。

郭业冲着赵九丑打了打眼色，重新挪了下位置，找了个僻静的座位，继续喝茶吃包子，不时低声说着话。

不过，很快，两人又没心思低声小语了，连喝茶吃包子的动作都放慢停止下来。

因为郭业身后，又传来一声叫嚷声，而且话中内容好像涉及到了自己。

赵九丑这下淡定不住了，既然非议之声扯到郭业，他肯定要当仁不让的站出身来，替郭大人分忧啊。

不过，郭业虽未出声，却是抬起手臂冲他挥舞了一下，示意他镇静，然后眨巴眼睛提醒他继续别冲动，继续听下去。

果然，后面的内容越来越火爆，话题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他而来。

近在咫尺，听得清晰入耳。

“诸位，你们可是听说了？咱们陇西县城又出新鲜事儿了？”

“哦？什么新鲜事儿？顾三哥，你可是咱们陇西城中出了名的包打听，顺风耳哩，赶紧，说来听听，让兄弟们长长见识！”

“格老子，包打听，顺风耳？这诨号老子爱听。王二麻子，算你小子机灵，三哥就说出来让你长长见识。知道郭府么？福顺巷郭府。”

“郭府，不就是郭小哥府上么？知道哩。”

“哈哈，郭家在咱们陇西县城可是一等一的大家啊，谁人不识？”

“俺也知道，上次郭老太公仙逝，俺们家也随了份子呢，当日老太公出殡的场面，那是相当的大啊！”

“可不咋地，这郭家今时今日的地位，可都是郭小哥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啧啧，小小年纪，这番本事，能人啊，真是能人。”

“要不咋说陇西郭业，名震蜀中呢？当日郭家摆灵堂做头七，漕帮总舵主孙大当家，咱们陇西父母官冷县令，还有益州府的折冲都尉大人都亲临郭府了呢。那面子，是相当的足啊！”

“是啊是啊，大家别吵吵了，都噤声！听顾三哥给咱们说郭家的新鲜事儿呗。三哥，您给弟兄们说说，福顺巷郭家又出啥事儿了？”

.....

.....

郭业背对着扯皮的众人，听得真真儿，参与议论者至少十几二十来人，貌似说话的源头就是这个顾三哥。

只听这位顾三哥清了清嗓子，喝了口茶吧唧了下嘴，继续说道：“哈哈，既然都知道福顺巷郭府，那爷们就再给你们爆个料，就是咱们这位大孝子，大能人，陇西郭业郭小哥，要纳妾啦，老爷子头七刚过没几天，又要开始纳妾啦！你们说这事儿新鲜不？”

哗啦~~

刚静下场来的茶肆大堂，如千斤巨石猛然砸进一潭死水般，顿时起了轩然大波，此起彼伏，杂七杂八的议论声纷至沓来。

更有甚者，已经开始扯起嗓门开骂了，这白事未过，又惦记着办红事，甭说官员丁忧守孝的朝廷礼法，就连人性道德，民间习俗都无法容忍，过不了关。

“什么？郭业竟然如此混账？不该啊，不该。”

“啧啧，是啊，郭小哥咋能干这事儿呢？老太公前脚刚走，后脚跟他就办红事，这，这，嗨，真不该啊！”

“这是不孝啊，郭小哥枉为我陇西豪杰了。”

“狗屁豪杰，真心枉为我蜀中男儿了，我呸！”

.....

……

“狗日的！”

赵九丑按捺不住，低声吼道：“大人莫急，我这就过去教训教训这般懒汉，撕烂这顾老三的狗嘴。”

作势就要起身，可还是被郭业给喝骂住了：“住手，他们说他们的，咱们吃咱们的，别多事，听听就算了。”

赵九丑闻言，悻悻坐好，不过脸上却是极为诧异，都骂道家门口，被骂的体无完肤了，郭业竟然还能容忍到这种程度。

他可不认为郭业的涵养会有这么好。

既然郭业都这么说了，他只得照办，恨恨地抄起桌上一个包子，吭巴吭巴往嘴里送，一边嚼着一边囫囵嘟囔道：“妈的，大人要纳妾的消息也是昨天才在府中说起的事儿，这今天一大早怎么就露出了府邸，传到了城中来？回头让我查出府中是谁在嚼舌根，我非掌狗日的嘴三百下。”

郭业扑哧轻笑一声，说道：“这事儿甭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呗。我也猜到了是谁将这消息传出府外的了。”

赵九丑停罢手中的包子，扔到桌上，哼道：“谁啊？这不是活腻味了么？”

郭业摇摇头，冲他说道：“这事儿你甭管，她要传就让她传吧，正好歪打正着，帮到了我。”

很显然，郭业已经将这散播谣言的嫌疑对象锁定在了春香身上。

无他，这臭丫头就是想着替自家小姐抱打不平，让自己臭名远扬呗。

不过这倒好，郭业还想着如何提前将这消息传扬出去，毁毁自己的名声，以期达到自污以求全之目的呢。

无形之中，春香倒是帮了他一个大忙。

想想看，自己守孝期间纳妾这种烂糟事儿，连市井的平头百姓都如此义愤填膺，恨不得往自己身上吐上一口吐沫谢谢分。

那么一传入长安，传到太子李承乾耳中，传到太子詹事，掌管天下礼法的礼部尚书李纲耳中，说不定会气成什么样，肯定会直接放弃了收拢自己的想法。

只要自己名声扫地，李承乾还不对自己退避三舍？唯恐自己这块臭狗屎黏上他，惹得一身臭味。

与自己这等不孝之人为伍，李承乾还不被朝廷的御史言官们在朝堂上喷个半死？

仔细一衡量，李承乾自然知道孰轻孰重，哪里会给御史言官们这个抓住痛脚的机会啊。

要知道清平盛世，御史们可是憋了一肚子邪火，无处可抨击呢。

甭说李承乾这太子爷害怕，就连他爹李二陛下也头疼言官们的嘴炮，一个魏征就让李二陛下吃不消了。

郭业想到这些，胸口那块大石总算稍稍落定，就等着自己这混账之事传到长安，静待李承乾放逐自己的消息了。

欣慰之余，心中也对已故的老爹忏悔一声，老爹，恕儿不孝，让您老人家受委屈了。

刚忏悔罢，对面的赵九丑突然遥手一指门口处，低声惊呼喊道：“大人，

快看，是范舍人，没想到他大清早也来茶肆喝茶呀。咦，范舍人这是要离开啊！”

郭业扭头望向门口处，正看见一身便服打扮的太子舍人范植，正脸色焦急地在柜台上结账，而后半步没有停留，火急火燎出了茶肆店门。

赵九丑催促道：“大人，要不要跟上去，跟范舍人打个招呼啊？”

郭业心中微微一想，立马明白了范植为何如此匆匆离去。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好你个范植，打小报告倒是挺积极。

旋即，郭业脸上会心一笑，摆手道：“不必了，本官知道范大人干什么去了。呵呵，让范大人去做他该做之事吧。八成，范大人在茶肆中听到本官的糊涂事，比你我还要着急啊！”

“九丑，别声张，结完帐咱们偷摸离去吧，嗨，接下来的日子，小哥的脊梁骨真心要被陇西百姓给戳烂了。”

.....

.....

### 第337章不专业的媒公

白衣儒衫风傲骨，一叶扁舟波万顷。

与郭业同样早早出门的，还有陇西县令冷天霖。

他此番前来身负重任，顺江而流下益州，约莫到了正午时分，进了郡城。

因为此番行的是保媒拉纤的活儿，并非公务纯属揽私活，所以冷天霖未带随从，独来独往就他自己一人。

悄悄地进城，打枪的不要，一人行至康岳山府外，叩响了康府大门。

恰巧康岳山今日正在府中休沐，冷天霖自报家门之后，很快便被下人引进了府中，在客厅与康岳山见了面。

冷天霖与康岳山已非第一次见面，前前后后，在诸多场合都有过会晤，不过都属公务性质的见面。

像今日这种揽私活，保媒拉纤的八婆事，还是头一遭。

尽管吃了郭业一颗定心丸，冷天霖的心中多少还有些犯怵，硬着头皮将郭业交代之事坑坑巴巴地说了出来。

结果，

可想而知，

康岳山康老爷子，怒了！

“我去你妈了个痹！”

康岳山震天一声吼，咆哮而出的脏话带着滚滚汹涌气浪，差点没将端坐一旁轻啜茶汤的冷天霖给吓倒在地。

完，完了！

冷天霖见状，心中大呼苦也，敢情儿上了郭大人的鬼当，看着情形，人家康都尉压根儿就是竭力反对这事儿。

一时间，冷天霖骑虎难下，不知该如何自处了。

现在认怂退出，估计两边都讨不了好处，奶奶的，自己真是利令智昏，竟然将郭业的话信以为真了。

怎么办？

冷天霖脑子飞速运转，权衡一番利弊之后，咬紧牙关，暗暗警醒自己，千万不能后怕，已经退无可退。

索性，替郭业将此事办到底，一条道走到黑吧。

如果成了，至少还能得了两边的好处。

继而，他脸上的惊惶一闪而逝，强壮镇定，摆出一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文人傲骨，骤然起身，哼道：“康都尉，你堂堂一州都尉，怎能如此出言无状？好歹我乃贞观元年二甲进士第七名，堂堂的天子门生，士可杀不可辱，还望康都尉收回刚才这番莽撞之言。”

“呃……”

康岳山见状，心中颇为震惊，还真有不怕死的，这文人硬是要得。

显然，冷天霖这番一往无前的气派，震慑住了康岳山，毕竟康岳山的心中對文人还是相当敬重的。

正如郭业所猜测的一样，冷天霖的二榜进士第七名，的确是金字招牌，就冲冷天霖这个身份前来提亲，康岳山也是与有荣焉。



随即，康岳山停住了暴走发狂，压下心头这口邪气，微微拱手冲冷天霖说道：“冷大人，见谅见谅，老夫骂得并非是你，而是郭业那兔崽子。这混账东西竟敢纳老夫之女为妾，亏他舔着狗脸想得出来。”

康岳山的这小小赔不是，立马让双方的气势来了一个大逆转，高下立判。

冷天霖心道，果然如郭业所猜，真不懂这小子的七巧玲珑心是如何长成的，竟然揣测得通透。

随后，他有摆出极为大度的样子，挥挥手笑道：“罢了罢了，康都尉爱女心切，在下也能体会。不过康都尉，请听在下一言，正所谓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如果贵千金真与郭大人情投意合，您又何必从中作梗呢？”

“我堂堂康府千金，许配郭业为妾？不妥不妥，纵是情投意合，老夫也要做上一回棒打鸳鸯之事。”

康岳山执拗地摇头，断然拒绝了冷天霖的建议。

冷天霖不死心，继续说道：“康都尉莫急，您虽一州都尉，掌管益州折冲都尉府，在益州地界说一不二。但是平心而论，郭业也并非籍籍无名之人，再者说了，他已经提名令公子康校尉继任西川小都护府一职。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您心知肚明。呵呵，对于郭业郭大人的了解，想必康都尉应该比在下要清楚的多吧？”

亲上加亲，联姻联盟！

康岳山脑中瞬间闪出这八个大字。

只要自己长子康宝能坐上西川小都护府一职，再加上与郭业成了妹夫与大舅子的关系，将来的前程路上，至少有了一个忠诚的伙伴。

这些，都是他这个当爹的无法给予他的。

康岳山又何尝对郭业这个筹码不动心呢？

但是，茹儿是自己的宝贝疙瘩，冒然下嫁给郭业为妾，康岳山愣是觉得不舒坦，气难平。

见着康岳山一言不发，陷入沉默，冷天霖突然想到了前几天在陇西听到关于郭业的一则传闻。

于是说道：“康都尉，听说这几日，长安有贵客盘桓在郭大人府上。有宫里的内给事中董顺公公，有长孙皇后娘娘亲自委派的太医蔡恒，还有东宫太子府的太子舍人范植范舍人。貌似有传言，嘿嘿……”

康岳山闻听，擦，这些人的身份的确当得上长安贵客的名头，竟然不远千里从长安来到陇西，还在郭府盘桓小住。

这些人扎堆来郭府，莫非郭业这小子又摊上什么好事不成？

随即，饶有兴趣地问道：“冷大人，您听到了什么传言？”

冷天霖颇有些嫉妒地说道：“听说郭大人丁忧守孝三年前一满，就要被调往长安，出任大理寺少卿一职。嗨，真是人比人气死啊，三年后，郭大人也才二十啷当岁。跟郭大人这么一比，冷某都觉得自己这般岁数活到狗肚子上了！”

“什么？？？”

康岳山身子踉跄一下，惊叫一声道。

大理寺少卿？从五品的大理寺二把手？

郭业这小子是拜了哪家的菩萨，抱了哪尊大佛的腿儿，竟然能有如此深

厚福缘？

大理寺少卿，虽仅从五品，却是六部之外极为显赫的一个官职啊。

听着冷天霖最后一句自嘲，康岳山也不由心中跟上一句，甭说是你了，跟这混账一比，就连老子这般岁数也活到狗肚子上了。

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

康岳山默默地哀叹两声，心中也寻思着，年仅二十岁就跻身从五品的大理寺少卿，普通官员穷极一辈子也无法达到，就连金科状元，榜眼探花也不一定能达到此番成就。

可偏偏就是这个不学无术，毫无功名傍身的小子能获此机缘，莫非他是个大气运之人，得上天垂青不成？

那三十岁，四十岁之后呢？兴许已是身居庙堂，封侯拜相也未尝没有可能了。

如果真是这样，我家茹儿给他做妾侍，貌似，貌似也不怎么吃亏。

最重要的是，将来自己百年之后，也替自家大郎寻觅了一个强有力的援手。

郭业这小子虽然混账，但康岳山清楚这小子是个念旧念情之人，届时肯定会因为两家的姻亲关系，对康宝一路提携。

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想要的么？

想着盘算着，康岳山心中那杆天平，好像已经开始倾斜。

突然，

他问了冷天霖一句毫无关联的话，道：“冷县令，老夫看你应该是至今未娶，还一直单着吧？”

昂？

冷天霖被康岳山这么一问，顿时搞不懂对方想干什么，下意识地点点头，承认了康岳山的猜测。

康岳山见状，刚才还有些冷峻的脸颊突然浮出笑意，捋着两腮银须，哈哈打趣道：“难怪难怪，你说你一个二榜进士第七名的大才子，怎得好端端干起这保媒拉纤的活儿，哈哈，算是给足了老夫面子。”

呃.....

冷天霖听罢一阵气闷，康岳山这是在开涮自己啊，在打趣自己堂堂一介文人，而且还是单身汉，竟然干起媒婆媒公这种烂糟事。

霎时，

冷天霖的脸颊有些臊得慌，心中不断咒骂郭业真是坑爹啊，令自己受了康岳山的言语奚落，此乃奇耻大辱。

刚想言语上还击几句，不过康岳山并未给他机会，继续说道：“冷大人，你堂堂二榜进士第七名替郭业来保媒拉纤，是给足了老夫面子。但是，你总得走走提亲的章程，做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等六礼拿？”

言下之意，冷天霖听出了康岳山是嫌自己不懂礼数。

一个武将竟然指责一个进士及第，天子门生不懂礼数，冷天霖真心没脸没皮了。

饶是冷天霖脾气再好，涵养再高，也委实受不了康岳山连番的言语奚落与侮辱。

立马，他准备拂袖而去，这保媒拉纤的活儿，不干也罢，谁他妈愿意来

谁来，反正他是打定主意不受这份气了。

就在冷天霖准备怒容拂袖而去之时，又听康岳山嘟囔了一句：“如此轻率行事，老夫又怎得有颜面将茹儿许配给郭业为妾？脸上无光哟！”

我靠，一句接一句，没完了？

冷天霖淡定不住了，就在准备转身撂蹶子之时，他陡然听出了康岳山的弦外之音。

康老头，同，同意了？

昏，冷天霖心中一阵捉急，自己刚才真是气坏了，将成之事差点又坏了菜。

旋即，保险起见，他再次确认问道：“康都尉，您同意了？”

康岳山见着冷天霖竟然如此的后知后觉，不由又摆起刚才那副臭屁的脸色，重重一甩袖，别过脑袋哼道：

“好话不说第二遍！”

臭屁完之后，为了找回面子，又道：“冷大人，回头啊，你还是找个媒婆，再来我康家第二趟吧！”

昏！冷天霖连翻几下白眼，敢情是说自己这个媒公不专业呗。

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答应了下来。

康岳山最后交代道：“告诉郭业那小子，纳妾可以，面子必须给老夫做足了。还有，让他亲自我康家，我要听他解释亲口解释，为何非要在丁忧守孝这三年，来行这纳妾之事。”

冷天霖心中暗道，别说你了，本县令也想知道这里头的道道儿。

不过既然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他也就替郭业大包大揽了起来，口中连连称道：

“康都尉放心，在下一定替您将话，原原本本地转达给郭大人。”

呼～

冷天霖松了一口气，今日总算是不虚此行了。

不过心中也是暗暗叫苦，堂堂天子门生，二榜进士第七名，今天算是丢尽了颜面，郭业啊郭业，你欠我这番人情可是欠大了，不行，本官还要跟你多多讨要一些好处才是。

### 第338章棋高一招

县令冷天霖做媒益州府康家，算是不负所托，大功告成。

随后在康老头的目送下，出了康府，重新登渡江船，航行于岷江之上。

天黑之前，自能抵达陇西县衙。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就在冷天霖踏上返回陇西县衙的江面之机，郭府之内也是暗流涌动，不得消停。

太子舍人范植急急起草了一封书信，从随行而来的太子府扈从中挑选出一名健卒，命他火速离开陇西县城，将这封信函第一时间送回长安，交于太子殿下手中。

至于信中之内容，可以猜想得知，肯定是向李承乾汇报郭业在丁忧守孝期间行纳妾寻美这等丧节操之事。

他不同于顺公公这个贪财的阉宦，作为太子府舍人，自然一切都以太子殿下利益为前提考虑。

他深知太子殿下看重郭业，欲要将其收拢府内，这种紧要关头，郭业却要行守孝纳妾此等不孝之事。

如果郭业真成了太子府的人，那么此事一经传扬出去，也必会大大地影响到太子殿下的清誉。

到时候世人皆会认为，太子殿下看重郭业此等不孝之人，并与之为伍，让满朝文武如何想？让士林学子如何看？这样的太子，岂能当国之储君，岂能为天下之表率？

特别是，当今圣上最重孝道，因为玄武门的惨痛经历，更注重兄友弟恭，父慈子孝。

如果.....

没有如果了，范植不敢想象这番连锁效应之下，太子殿下会遭到什么样的反噬。

而且，他知道卫王李泰，蜀王李恪，这几个小王爷可是虎视眈眈地躲在一旁，时时刻刻瞅着自己的太子哥哥。只要太子殿下走错一步，他相信两位小王爷肯定会不遗余力地朝太子哥哥头上泼脏水，扔粪球。

范植越想越后怕，这边十万火急地派遣扈从飞奔长安报信，这边在郭府满大院的寻摸着顺公公的身影。

他想着赶紧寻到顺公公，然后催促他赶紧回长安，除了飞信回报之外，他必须要第一时间赶回长安，当着太子殿下的面，将陇西这边的情况，还有郭业办得这件蠢事据实相告。

院中辗转几个来回，终于在一处荷塘的凉亭之中寻到了顺公公的身影。

此时正值午后，有了些许倦意的顺公公，正与太医蔡恒二人在凉亭中吃着时令瓜果扯着闲篇。

风吹荷塘边，吹起一池的湖水，浮出水面的莲叶伴着风吹飒飒作响，好不自在。

范植因为赶路奔跑，满脸的汗渍，汗水湿透了衣襟，见着二人如此悠然自得，心中不免牢骚，奶奶的，竟然这么悠闲。

旋即，他跑上架在池塘之上，连通湖心凉亭的长廊，奔入凉亭中，对顺

公公喊道：“我的顺公公唉，看算是找到你了，您二位躲在这儿清闲，可让下官一阵好找。”

顺公公一见范植范舍人大驾光临，自然是热情地张罗着他坐下，与他们二人一起吹吹凉风侃侃大山，顺便吃个瓜果解解暑。

不过范植并不领情，而是一脸凝重地叫道：“嗨，在下哪里还有如此闲情逸致与顺公公纵情山水间，下官此番找您，是有大事相商。”

一听有大事相商，顺公公身边的太医蔡恒主动起身，说是厨房正熬着汤药，要去监督监督，打了一个稽首，告辞而去。

作为宫中太医，蔡恒做人很有分寸，某些场合与场面，他是要避讳不去参与的。

见着蔡恒离去，顺公公伸伸懒腰坐正了身子，甚是慵懒惬意地问道：“何事这般火急火燎啊，范舍人？来，且坐下，赏赏这一塘荷色，吹吹风呗！”

范植大大咧咧坐下，心中却是嗤之以鼻，你倒是悠哉悠哉，一塘荷色再美，又干卿何事？

顾不得和顺公公扯淡，正襟危坐地说道：“顺公公，这么来陇西这么久，该传的话也传了，该办的事儿也办了，是不是该启程回长安了？”

“啊？”

顺公公听着范植这么一说，掰扯了下手指，算了下日子，说道：“没想到一晃眼，咱们来陇西竟然这么多天了，不过范大人，既然长安又没什么着急的事儿，咱家也不急着回宫向皇后娘娘复命，嘿嘿，是不是再多呆几天呢？其实陇西这地方挺好，地灵人杰，而且，郭大人也很好客嘛！”

屁！

范植心中又是小小鄙视了一把，顺公公打得什么鬼主意他还不知道啊？

地灵人杰，郭业好客？无非是贪郭业给的金银珠宝呗，狗日的阉宦。

不过范植没有戳穿顺公公的谎言，而是找了个由头说道：“顺公公，太子殿下交给下官的任务已经完成，八成正在长安等着下官的回禀呢。陇西的确地灵人杰，郭大人也的确好客，但是咱们毕竟是长安来客，久呆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是不？”

“这……”

顺公公拖长了声调，貌似有些难言之隐。

范植见着这死太监屁股长了根，愣是拔不起来，连连催促道：“顺公公啊，要不咱们明日便启程吧？如今你功德圆满，尽早回到宫中复命，皇后娘娘肯定不吝赏赐公公您呢。”

本以为拿皇后的赏赐来诱惑顺公公，这阉宦会答应，谁知顺公公轻叹一声，摇头苦笑道：

“明日启程？难，难哟！”

范植惊疑，腿在自己脚上，还有迈不动的时候？

顺公公乃是宫中南内给事，谁敢拦着他不让走？

随即不解问道：“为何？莫非是郭大人有意为难顺公公，不让顺公公极早离去？”

“哈哈……范大人言重了！”

顺公公再次苦笑两声，颇有些尴尬地说道：“郭大人如此好客，怎会做这强人所难之事？只不过是本公公答应了郭大人，暂时无法离开陇西哟！”

“顺公公答应了他何事？”

“呃……”

顺公公一向没有脸皮，被范植追问，却有些尴尬，吞吞吐吐地说道：“其实也没啥，只不过本公公中午的时候答应了郭大人，过些时日，要为他与康都尉的千金主婚！”

“什么？”

范植陡然跳脚起来，急急喊道：“顺公公，你怎能答应郭大人这个要求？要不您推辞了此事，咱们明日便趁早返回长安吧。”

顺公公听着范植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自己离去，有些不悦地说道：“本公公虽是阉人，但为何不能替郭大人主持婚礼？再说了，这是好事，本公公还沾着喜气呢，为何要推辞？再说了，郭大人还给了本公公……”

噌噌噌~~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入两人耳中，打断了顺公公的讲话，一记浑厚的声音响起：

“赵九丑见过顺公公，我家大人已经准备了一笔丰厚的礼物送入公公的房中，说是感谢顺公公的赏脸，替我家大人主持婚礼！”

“啊？”

“什么？”

两声惊呼分别从顺公公和范植的嘴中传出，一声充满喜悦兴奋，一声带着震撼与惊讶。

顺公公惊呼之后，满脸欣喜，顾不得与范植废话，急急起身屁颠屁颠离开了凉亭，赶回了自己的房中。

他现在心急如焚，想要去房中点算点算郭业这次的出手，一看究竟。

赵九丑见着顺公公急匆匆的猥琐模样，与自己擦肩而过之时，嘴角不无得意地扬了起来，心道，还是大人想得深远，看得通透啊，果真是棋高一招啊

心中惊赞一番郭业之后，窃喜寻思着，这样一来，顺公公等人的又要被郭大人限制住了启程的时间，顺便将他们这些人一起拉入了坑中。

高，实在是高！

他抬头间，正好看见惊愕得合不拢嘴的范植，朗声说道：“我家大人吩咐了，届时还望范大人赏光，一同参加婚宴！”

言罢，转身大步而行，雄赳赳气昂昂地拉起一道风骚的背影，缓缓离去。

范植望着赵九丑离去的背影，气得浑身颤抖，怒目相视，双眼都快迸出火光。

这些的状态持续了几个呼吸之后，突然仰天长啸道：“唉，顺公公误我啊！”

同时心中对顺公公的怨恨陡然升到一个顶点，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怒火中烧之余，陡然一拂袖，将桌上大盘小盘的扫落在地，一片狼藉。

双唇微微哆嗦，语气带着寒蝉地自言自语道：“郭业，郭业，又让你先了一步，本官决不认输。你若敢丁忧守孝纳小妾，办了这等糊涂事，你就等着在太子殿下跟前失宠吧！”

.....

.....

殊不知，郭业正躲在荷塘旁边的一簇灌木中，偷看着凉亭这边发生的一幕，掩嘴窃笑不已。

### 第339章太子发飙

别看太子舍人范植是太子府的红人，但是他们这拨从长安来的贵客，还是以顺公公为尊。

一嘛顺公公乃是宫中内侍省内给事中，是皇帝跟前走动的老人，太子跟皇帝陛下一比，谁大？

二嘛顺公公此番是受了长孙皇后之命，领着太医蔡恒前来陇西，尽管从宫中派太医是长孙皇后宠溺长子李承乾，随他心意所办之事。

但好歹顺公公代表的是皇后那边出宫的人，这里有皇后娘娘的体面在里头。

因此，范植尽管心中厌恶顺公公，但还是以他的意见为大，不可能忤逆于他，跟他对着干。

自己不可能跟顺公公掰手腕，因为万一惹了顺公公，被这死太监捅到宫里，惹得皇帝和皇后不悦的话，这牵扯就大了。

因为两人的较劲直接涉及到，皇上两口子跟太子殿下，谁大谁小的问题，再往远了扯，便是这天下之事，到底是皇帝老子说了算，还是太子殿下作得主。

这问题还用问吗？

范植便是用屁股都能想到大小。

因此，他不敢鲁莽行事，心中哀哀叹道，唉，可真苦了太子殿下。

看着顺公公被郭业的金银珠宝给砸晕了，范植无可奈何，只得不得不情愿地留在了陇西，呆在了福顺巷郭府。

不过这并不代表他逆来顺受，他还是在不屈不挠地抗争着，以期达到劝服顺公公启程，尽早回长安的目的。

顺公公收了郭业的好处，自然更加舍不得走，几天下来任凭范植如何游说，如何软磨硬泡，愣是不动身。

死太监还指望着自己以长安贵客的身份，替郭业主持完婚礼之后，仗义疏财又豪爽的郭小哥能给他封上一包大吉大利的红包呢。

范植气得心肝直颤儿，差点没一口吐血来。

无奈之下，只得又起草了一封加紧信，又派出两名随行扈从，命令他们日夜兼程，甭管跑死多少匹马，必须火速回道长安，将这封加紧信送到太子殿下手中，好让他做出关于郭业此事的应对之法。

这封信的发出，距离之前发出的第一封信，正好三天。

晃眼间，

又过了七天后。

郭府这边已经开始张灯结彩，府中上上下下忙忙碌碌，都在准备着郭大官人纳益州康家小姐为妾之事。

而远在长安城的东宫太子李承乾，业已收到了范植从陇西发来的信函。

正午光景，刚收到一封还没拆阅，下午又是收到第二封，前前后后超不出三个时辰。

这下李承乾不敢疏忽大意，他知道范植的性子，没有重大之事，轻易不会连发两封急件。随后将两封信函都拆阅了开来，内容居然都是一模一样。

看罢之后，李承乾脸罩寒霜，陡然阴沉了下来。



喀喀喀喀，三两声儿，两封书信被他撕成碎片，狠狠往上一抛，如漫天飞絮般洋洋洒洒，飘落一地。

而后，

他双手负背站在原地，久久不语……

最后，口中语气森寒地蹦出一句话来：“混账，亏本太子如此看重于你，你便是一滩烂泥，废物，蠢材！”

至于李承乾口中的烂泥，混账，废物，蠢材指的又是何人，答案呼之欲出。

……

……

半柱香的时间，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承乾的股肱老臣李纲奉命从家中赶到太子府外，匆匆下了马车，来到太子府中面见太子殿下。

李承乾相召李纲匆匆过府，自然还是为了范植两封加急信函之事。

老胳膊老腿儿地李纲满头虚汗来到太子府大厅中，浑身疲软地瘫坐在大椅之上，听着李承乾叙述着范植信中禀报之事。

……

……

李承乾话毕，

前一秒钟，李纲还累得病怏怏，仿佛命悬一线，再听完李承乾的叙述之后，陡然——

噌的一声，诈尸一般窜了起来，跳脚骂道：“此，此事当真？”

李承乾重重地点了头，斩钉截铁地说道：“当真，千真万确！”

而后不忘补充一句：“太子舍人范植，乃是本太子心腹，老大人还信不过他吗？”

李纲自然知道范植在李承乾心中的份量，而且平日他也与此人共事过，口没遮拦，无中生有之事，范植还是干不出来的。

继而，他喟然一叹，重重跺了一下老寒腿，竖起食指遥点蜀中方向，痛骂道：“郭业此子，当真是不学无术，罔顾孝道，蔑视礼法，委实不堪大用啊！丁忧守孝期，他竟敢行纳妾之事，就不怕天下人戳烂了他的脊梁骨么？唉……”

痛骂一番之后，李纲顿时反应过来，急道：“太子殿下，此人名声即将臭出三里长街，注定要背上不孝之名。此等声名狼藉之人，您一定要撇开与其之关系。毕竟您在皇后娘娘面前替此人美言过，还央求皇后娘娘派遣太医入蜀中，万一传入皇上耳中，不免又起一番波澜啊！”

李承乾收敛了阴沉的脸色，黯然叹道：“老大人所虑及是，范植在信中也是这么提醒本太子的。不过本太子是心有不甘啊，因为我曾允诺其三年之后，保荐他一个大理寺少卿之位。既然不能为我所用，本太子又何必许他如此天大的好处？”

太子储君，虽不是一国之君，但代表的是皇家的体面。

李承乾自然知道，自己的话亦是金口玉言，说出去的话，允下的诺，如泼出去的水，又怎能收回？

关键是郭业这种名声臭熏天的人注定不能收为己用，就这么平白无故地便宜郭业，真心不甘啊。

从五品的大理寺少卿啊，这可不是菜摊上的烂白菜，猪肉摊上的猪下水，这是一个极尽显赫的职位，垂涎欲滴者不知凡几。

隐隐中，李承乾有种被郭业摆了一道的错觉。

听着李承乾的吐苦水，李纲突然面色一紧，摆出老师的派头，当头棒喝道：“太子殿下，一个大理寺少卿而已，就当便宜于他了。你现在不该关心这事儿，你该关心如何撇清与郭业之间的关系。也许，皇帝陛下业已从皇后娘娘口中听到了你关于派遣太医赴蜀中之事。所以，你现在应该表明自己的立场，你的立场便是——”

“郭业，与你毫无关系！”

“啊？父皇！！”

李承乾惊呼一声，脑中浮想联翩，他知道自己皇帝老子最重孝道，如果知道自己在拉拢收编一个背负大不孝之人，肯定也会将自己与之视为一丘之貉。

那么后果，也许，可能，肯定，百分百的相当严重！

从自己如履薄冰的太子生涯中，李承乾怎么预料不到这严重后果所导致的一连串悲剧~~

郭业，你当真是个害人精，害人害己的祸害，败类！

李承乾心中不断咒骂着郭业，然后口中求助道：“老大人，本太子又该如何向父皇表明自己的立场？”

李纲也是颤颤悠悠地站在原地，微微闭起双眼，沉思了起来。

约莫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李纲突然双眸一睁，闪过一丝精芒，庆幸道：“有了，老夫想到办法了！”

李承乾闻言，肩膀一垮，总算松了一口气，急急叫道：“什么办法？老大人，快快说，可愁死本太子了！”

李纲仿似回忆了一下，说道：“今早，陛下好像又旧话重提，提起过郭业擒拿颉利可汗之事，后来问过该如何封赏郭业的首功。不过后来因为黄河水灾之事，就将这话题给搁置了下来。”

言罢，突然朝着李承乾走近了几步，悄声说道：“太子殿下，你即刻进宫面见圣上，这个时候，正是你撇清与郭业关系的大好机会！”

李承乾其实挺郁闷的，自己没事瞎鸡巴拉拢，还没拉拢到郭业，反倒惹了一身骚。

现在听着李纲让自己面见父皇，他打心眼里挺怕见他这个牛逼闪闪带火光的皇帝老子，心中早已慌乱如麻，不知进宫面见父皇之后又怎么办。

于是他苦着一张挺俊俏的脸蛋，冲李纲拱手问道：“老大人，本太子真是吃饱了撑的，你说没事儿招惹郭业这个害人精干嘛？唉，还望老大人教我，见了父皇，我该如何说才能撇清我与那混账的关系？”

李纲也是深有同感的无奈摇摇头，叹道：“是啊，老夫也是终年打雁被雁啄，看错了郭业此子竟然如此下作！至于面见圣上之后你该如何说，老夫已有腹稿，太子殿下勿恼！”

随后冲仅仅一步之遥的李承乾招招手，一副机密不与外人道的样子，轻声说道：

“太子殿下，请附耳过来，老臣教你如何跟圣上说……”

## 第340章进宫

听罢太子詹事李纲的一番面授机宜之后，李承乾撇下老师独坐太子府大厅，自己匆匆离开府邸，准备进宫面见自己的老爹李二陛下。

太子殿下出府这是头等大事，动静自然小不了。

太子府内宿卫呼喝集结，负责前方开路与警戒，两匹西域骏马齐头并进，并驾齐驱拉拽着马车，缓缓朝着皇宫方向行去。

李承乾坐于马车之内，脑中盘旋着刚才李纲面授的那番话，心中淡定了不少，不由感慨道，幸亏本太子左有舍人范植，右有太子詹事李纲，相互辅助，不然此次真要吃了大亏哟。

感慨之余，也想到了害得自己一步走错，差点满盘皆输的郭业，心中怨气冲天。

在车厢内怒目圆睁，冒着寒气儿一字一字顿道：“郭业，这是你自找的，别怪本太子心狠手辣！”

哒哒哒哒.....

马车一直朝前行去，出了太子府所在的永福坊，进了朱雀大街，不消一会儿，便到了皇宫的外围城墙。

入了外围城墙，再行约莫十里直长的大道，通过闻名于当世，藏着无数故事与血腥回忆的玄武门。

过了玄武门，李承乾一行正式进入了皇宫。

到了玄武门口，李承乾依足规矩下了马车，吩咐自己的宿卫扈从在玄武门外等候，半点不敢造次逾越。

而他自己则在一个内侍小黄门的带领下，步行入了玄武门，走进皇城宫苑之中，朝着掖庭宫的方向行去。

他知道自己父亲李二陛下，下了早朝之后都会在掖庭宫之中批阅奏折，一直忙碌到天黑就寝，才会去母后长孙无垢掌管的后宫中歇息。

走在通往掖庭宫的路上，李承乾不时张望着路上的风景，依稀间，还能眺望到本应属于自己的东宫。

按理说，为了区别于太子与诸王的区别，他这个太子殿下就应该住在皇城宫苑之内，就该住进东宫之中。

除了可以向世人，向满朝文武，向皇亲国戚们证明自己乃是皇位合法继承人之外，还能不时聆听皇帝的垂询，增加皇帝与太子之间的感情。

李承乾本应也有这个待遇，可是谁让他摊上了这么一个强势的皇帝老子呢？

李世民什么人？

千古一帝，罕有之明君，李氏王朝大唐天下，说难听点至少有半壁江山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可谓是马上得了天下。

就连李世民自己都自诩天可汗。

摊上这么一个牛逼轰轰的老爹，作为儿子的，而且是作为长子的储君太子，肯定是更有压力。

老百姓都知道老子英雄儿好汉，李世民亦不外如是。

因此，他自然对儿子李承乾的期望值也很高很高，首先一点他就认为作为李家男子，作为大唐储君，绝对不能娇生惯养，要学会承担。

一国之君的地位，加上严父的身份，让李世民懂得，温室里的话多虽娇嫩，却始终没有饱经风霜的花骨朵要来得坚强。

所以李承乾在东宫呆到十岁左右，也就是刚过完贞观元年，李二陛下登基满一年之初，就将李承乾撵出了东宫，让他在外面开府设衙。

.....

.....

李承乾一边随着小黄门走上汉白玉台阶，一边眺望着好几年未曾去过的东宫，心中叹道，何时，本太子才能名正言顺的入主东宫啊。

心中叹罢，突然起了几许的意兴阑珊，不由颓然地摇了摇头，心中对自己的牛逼老爹生出了一许怨气。

“太子殿下请止步，咱们到掖庭宫了！”

猛然，前头的内侍小黄门停住了脚步，转头出声阻止了李承乾的前进，然后继续说道：“太子殿下稍待，奴婢这便进去通禀今天负责掖庭宫的内给事大人，让他代为通传陛下一声，太子殿下前来面圣。”

李承乾止住了脚步，唔了一声，点点头示意那小黄门请便。

他知道掖庭宫何其之大，自己的父皇此时应该就在掖庭宫最深处的暖春阁内批阅奏折。

从暖春阁到掖庭宫的大门，九曲十八弯，层层都有禁军把守，道道都有御林军守卫，没有负责掖庭宫的内侍通传，谁也不得擅闯。

约莫过了一会儿，掖庭宫大门内出来一个老内侍，花白头发，老态龙钟之态，面颊无须，身穿一身红袍，手里提着一把拂尘。

这老内侍他打小就认识，居然不是平日职守掖庭宫的内给事，而是父亲身边的老内侍，掌管宫中三万内侍的一哥，内侍省的内常侍——平四。

平四今年已过六旬高龄，乃是前隋皇宫中的内侍，却与李家有着深厚友谊，曾经在隋炀帝面前为李渊周旋过，还给李世民通风报信过。

因此，李家得了天下之后，平四水涨船高，不仅得到李渊的信任，李世民登基之后更是一跃成为了三万宫中太监之首。

据传闻当年玄武门事变，平四曾为李世民出力不少，手上也沾过李建成和李元吉等人党羽的鲜血。

凭此渊源与忠心，平四深得李世民的信任。

宫中三万内侍都尊称他一声：老祖宗。

就连李承乾，李泰，李恪这些龙子凤孙们，打小都被他抱过，喜欢昵称他一声平阿翁。

阿翁，即爷爷的意思。

能够让东宫太子，诸王亲王昵称一声阿翁，可见平四这个老太监在李世民眼中的份量。

.....

见着平四小步跑出掖庭宫，李承乾脸呈笑意，迎上前去，叫道：“平阿翁，怎得是你出来迎接本太子？”

“呀，太子殿下可别再叫老奴阿翁了，你都是太子储君了，再叫老奴阿翁不合适哩。老奴惶恐，惶恐哟！”

平四的声音有些干涩，有些尖锐，但是言语中多少透着长辈对晚辈的欢喜。

李承乾听着平四如此说，心中也知道平四忌惮朝中御史言官的那张臭嘴，万一被有心人夸大其词，一个太监宦官都敢让太子储君称阿翁，那还了得？

直接扣他一个宦官专权，就是擦不干净的烂屁股了。

于是机警地冲平四眨巴了一下眼睛，凑到他耳边吹风道：“有人，阿翁便是平公公；无人，阿翁还是平阿翁。嘻嘻……”

平四闻言，倒是满心欢喜，满脸褶子如万朵菊花盛开一般，笑得极为灿烂，连连点头赞道：“还是太子殿下贴老奴的心哟，不枉阿翁当年抱过你，还被你尿湿了一裤子。”

李承乾听罢有些窘态，尿裤子这种陈芝麻烂谷子之事，现在听来真有些臊得慌。

随后赶紧扯开话题，问道：“阿翁，父皇此时可在暖春阁？他同意意见我了吗？”

“在，在哟！”

平四一甩手中拂尘，笑道：“圣上一听太子殿下下来了，便让老奴亲自前来迎接。”

随后不忘在李承乾耳边嘀咕了一句：“陛下今天心情不错，殿下，你懂得……”

李承乾闻罢，重重点了一下头，应道：“懂了，谢谢阿翁的提醒！”

“唔，老奴知道太子殿下是个聪慧人儿。殿下，随老奴前往暖春阁吧！”

平四说着话间，已然拎起拂尘转身屁颠屁颠进入了掖庭宫，朝着暖春阁方向悠悠行去。

李承乾听着父皇心情甚佳之后，心中也是笃定了不少，对于今天要办之事也大大有了把握。

继而，随着平四的脚步，徐徐跟着前往暖春阁而去。

两人，

一前一后，

走着，走着，

大概走了一刻钟的时间，经过宫中侍卫层层放行，终于抵达了暖春阁外。

两人一到暖春阁外，门口负责把守，听候屋内皇帝差遣的两个内侍小黄门见着李承乾到来，自然是跪地拜见，口称太子千岁。

李承乾不断摆手，示意两名内侍黄门起来。

一时间，门口多了几分嘈杂。

兴许是嘈杂的声音惊动了暖春阁内批阅奏折的李二陛下，陡然，里头传来李二陛下浑厚独有，带着浓浓威严的声音：

“何人在外喧哗？”

声音一落，门口顿时一阵噤声，顿时变得鸦雀无声。

李承乾身子一紧，恭恭敬敬地朝着紧闭的暖春阁房门遥遥一躬身，答道：“父皇，是儿臣！”

“哦，是吾儿承乾啊？”

陡然，李世民语气一转，多了几分亲情的味道。

而后声调徐徐下降，言语中的威仪也骤然而散，轻笑道：

“呵呵，进来吧！”

“喏！”

霎时，

两名内侍黄门一左一右，将暖春阁的大门往里用力推开。

嘎……吱……

房门，徐徐打开，李承乾深吸一口气，挺起胸膛大步跨过了门槛儿，进入了暖春阁中。

## 第341章史上最金贵的父子谈话

李承乾一入暖春阁中，见着父皇李世民正伏在龙案之上，批阅着奏折。

此时李世民已下了朝，卸掉了天子专属的翼善冠，换上了平日里所穿戴的，较为轻便的通天冠，不过那身明黄龙袍还依旧没有换下，平添几分威仪，令李承乾的敬畏之心再次升腾几许。

金线织成的五爪金龙绕满龙袍之上，龙头所在的位置就在龙袍的胸口之处。

李世民听着李承乾的脚步声，将手中的朱砂笔搁置在笔洗之上，稍稍抬起了身子。恰恰正好，龙头之上的那对龙眼怒目圆睁，与李承乾对个正着。

眼神睥睨，气势凌厉，令李承乾望而生畏。

旋即，止住了脚步，冲李世民拱手鞠躬，喊道：“儿，儿臣见过父皇！”

李二陛下哪里会知道自己这个儿子，竟然会让自己龙袍上那双龙眼给瞪得心虚，不然非得气死。

这哪里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啊？简直就是老子英雄儿混蛋嘛！

如今贞观四年，李世民登基的第四个年头，坐了四年江山的他不仅富有天下，万邦拜服，而且正值壮年，此时也不过三十一二岁许。

三十二岁的李世民，与十三岁的李承乾倒是应了子生父相这句老话。

爷俩的模样就跟一个模子里刻出来一般，不过相比于李承乾的英俊，李世民的脸上多了几分刚毅，多了几分威严，多了几分成熟与稳重。

而且下颚留着几缕墨黑虬须，配合着他那张近乎中年帅哥的脸蛋，更添了几分杀伐与果断。

李世民放下手中笔之后，唔了一声算是回应了李承乾，然后居高临下，问着龙案之下的李承乾道：“承乾，此时黄昏已过，天色近黑，你匆匆入宫见朕，可是有何要事？”

李承乾道：“就是好久未见父皇，想念父皇了。”

这话一出，果真戳中了李二陛下的心坎坎，脸上顿时浮现出笑意，颇为满意地冲李承乾点了一头，轻声念了一个好字。

正如世人所知，经历过玄武门的手足相残，又经历过入宫逼宫父亲李渊退位的他，如今对待孝道，对待亲情，身为看重。

李世民的脸上现在尽是舐犊之情，满意李承乾这番得体的应答之余，也不忘提醒道：“你不能光看父皇啊，你母后时常在父皇耳边念叨着你，你有时也要多抽空陪陪她才是。”

李承乾又是低头躬身回道：“儿臣谨记父皇训示，以后一定会多多进宫陪伴母后。”

“甚好，大善！”

李世民听罢，再次不吝赞赏地夸奖了一句李承乾，果真如内常侍平四所提醒的一样，皇帝今天的心情不错。

正当李承乾心中美滋滋之余，突然李世民话锋一转，语气颇为耐人寻味地说道：“说说吧，你今天进宫见朕，除了想念朕看望朕之外，还有何事？”

“啊？”

李承乾陡然脸色大变，仿佛有种被人窥透心中一切的仓惶。

不过他此时正低着头，李世民看不到他此时脸上的神色。

李承乾深吸一口气，心道：镇定镇定，不怕不怕。

徐徐恢复神色之后，缓缓抬头看着李世民，轻声问道：“父皇，听说您正准备封赏擒拿颉利可汗的首功之臣，西川小都护郭业？”

唔？

李世民显然对李承乾突然提起这个话题，感到很是意外。

不过很快他便若有所思地点头呢喃道：“你怎会关注一个小小的六品武勋骁骑尉？哦，朕想起来了，朕听你母后提起过，你曾央求她派出宫中太医前往蜀中陇西为郭业之父诊病。怎得？你与他认识，乃是挚友不成？”

“不不不——”

李承乾听着李世民的话，差点没把魂给吓丢了，谁跟那混账东西是挚友，那小子过些日子就是坨大便了，谁沾上他准要迎风臭几里。

连说三个不字之后，李承乾赶忙解释道：“父皇与母后误会了，儿臣与他不认识，更谈不上乃是挚友。儿臣之所以央求太后派遣太医入蜀中，那是因为听闻郭业之父病危，想替父皇体恤体恤臣工，这才求了母后。”

李世民闻言，哦了一声，低吟了一句令李承乾晦涩难懂之话，道：“你倒是想得周全！”

李承乾无暇去琢磨父皇的这句话，急急按着太子詹事李纲所教的话说道：“不过儿臣派人护送宫中太医入蜀中之后，却又听闻了郭业的一些事。又恰巧听说父皇要封赏郭业，因此，儿臣觉得很有必要，且必须第一时间将郭业在陇西的所作所为据实禀报父皇。好让父皇做出一个明智地判断。”

“郭业在陇西的所作所为？”

李世民反问了一句，饶有兴趣地说道：“说与朕听听。”

“喏！”

李承乾应了一声之后，便缓缓按着太子舍人范植从陇西发来的急件内容说了起来。

从郭老憨病逝，到郭业丁忧守孝，到郭业罔顾礼法不顾孝义，要在丁忧守孝期间纳妾之事，逐一说了出来。

一边说着，他一边小心观察着自己皇帝老子的脸色，果然，阴沉又阴郁，如暴雨来临之初，乌云盖顶黑压压。

讲完最后一个字之后，李承乾心中顿时松垮了下来，说出这番话，将郭业的丑事道了个干干净净，总算是在父皇面前撇清了自己与之的关系，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他的立场便是，如此罔顾孝道之人，就是个人渣，不值得父皇的青睐，不值得朝廷的封赏。

至少，父皇不会认为自己与郭业这个大不孝之人有瓜葛了吧？

“讲完了？”

李世民脸上阴沉若斯，却没有发怒，仅仅反问了一句。

李承乾心中尽管诧异父皇为何没有痛斥郭业的行径，但还是本分地应了一声：“禀报父皇，儿臣讲完了。”

李世民点点头，说道：“嗯，知道了。没别的事，你先退下吧！”

“啊？父皇……”

李承乾惊呼一声，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费尽唇舌说了这么多话，父皇竟然下了逐客令。



李世民没有理会李承乾的诧异，又交代了一声：“对了，过几天便是你祖父的寿宴，朕希望你与卫王、蜀王等孙辈在你祖父面前好好表现一番，不要让朕失望。”

“啊？”

李承乾又是一声惊呼，他真心无法理解父皇的思维跳跃，竟然如此厉害，愣是打得他莫名其妙，找不到东西南北。

可偏偏就是故意绕开了郭业这个茬儿，难道父皇不信我说的话？

李承乾心中忐忑了一下，想想又不对，如果父皇不信的话，怎么又会一脸的阴郁呢？刚才好几次，还看见若隐若现的怒容浮现在父皇的脸上。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李承乾呆呆傻傻，发怔站在原地之时，李世民突然有些意兴阑珊地挥挥手，再次下了逐客令道：“下去吧，顺便去你母后的宫中，看望一下她吧！”

“嗯，是，儿臣知道了！”

李承乾见着父皇下了第二次逐客令，哪里还敢停留，尽管一脑袋的浆糊，满心的疑惑与不解。

不过还是拱手躬身，道：“儿臣告退，儿臣这就去看望母后！”

言罢，步步后退，徐徐退出了暖春阁。

吱呀……砰！

门口两名内侍小黄门再次将暖春阁的房门关了起来。

李世民双手负背，站于暖春阁的龙案边上，微微扬起头颅，自言自语道：“朕这儿子啊，聪慧是聪慧，就好耍点小聪明！”

叹罢，突然——

面向暖春阁中摆在右手边不远处的一座木雕屏风，问道：“听，你也听完了，看，你也看完了，说说吧，朕这儿子将来是否能承担得起大唐的江山与社稷？”

木雕屏风处，丁点动静也没有。

李世民继续道：“还有，郭业此子朕屡次听你提及过，承乾这番话看来不假，你也来评价评价郭业此番行径吧。”

木雕屏风处，还是丁点动静都没有。

李世民突然气急发笑，咒骂道：“虞卿，你个老狐狸，别跟朕耍滑头，一把年纪还玩装聋作哑的臭把戏？”

“扑哧，嘿嘿……”

木雕屏风的后面，陡然传来一声苍老的干笑之声，笑中颇有些无奈与不情愿。

“速速，给朕滚出来，虞世南！！！”

这下，

李二陛下可真格儿发飙了！

## 第342章郭小哥纳妾

谁也未曾料想，包括李承乾都始料未及，自己为了急于在李世民面前表明立场而对郭业一番进言与抹黑，竟然误打误撞，事情远远偏离了原先预定的轨迹。

不仅让李世民再次将郭业的名字记于心中，更是在虞世南的谈话后，下了一道连虞世南都错愕的旨意，破天荒让郭业渔翁得了利，成全了其波澜壮阔的一生。

.....

.....

天色，黯淡。

虞世南与李世民谈完话之后，趁着夜色匆匆离开了掖庭宫，出了玄武门，走出了皇城。

来到朱雀大街之后，虞世南并没有勒令车夫驾车回府，反而是转道长安小雁塔附近的崇义坊。

他去往崇义坊乃是带着李二陛下的旨意，前去拜访时任中书省的中书令大人房玄龄。

因为中书省掌管着草拟圣旨及敕令等职能，李世民的这道旨意他必须知会中书令房玄龄，由中书省的中书令签字画押，方能变成一道黄帛圣旨，发往远在蜀中的陇西。

至于接圣旨之人，自然是李承乾想坑没坑成的郭业无疑。

.....

.....

九天后，陇西。

郭业的妹夫兼一号打手程二牛亲自带队，由其麾下的八百白袍共同组建的郭家迎亲队伍，成功将康芷茹从益州府康家接出，登江船过岷江，在漕帮三万帮众，千艘江船的护送下，声势浩大地顺利抵达陇西。

登上岸后，八百白袍在前，近千上岸的漕帮帮众殿后，大红花轿在中间，径直开往福顺巷郭府。

此时的福顺巷中，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好不热闹。

陡然传来一声：“新娘子来了，让道让道，诸位乡亲父老请让道.....”

话音落罢，福顺巷中熙熙攘攘，拥堵不堪的人群才勉强让出一条道路出来，让康芷茹乘坐的大红花轿堪堪得以通过。

此次康芷茹乘坐的大红花轿乃是一前一后，仅由两名轿夫抬着。

因为郭业是纳妾康芷茹，所以依照规矩，甭管康家再怎么有势力，康芷茹也不得乘坐八抬大轿。

妾侍进门，除了不得乘坐明媒正娶的八抬大轿之外，还不得从正门而入。

因此，当大红花轿到了郭府大门，管家贞娘也只得吩咐下人开了偏门，迎新娘子入府。

充当此次证婚人的顺公公站在郭府台阶上，满脸红光甚是喜庆地捏着嗓子尖叫道：“新娘子到了，新郎官出来踢轿门哟.....”

噌噌噌……

再次穿上大红喜服的郭业从偏门走出，正了正头上的礼帽，紧了紧系在胸前的花球，在一帮子下人的簇拥中下了台阶，走到轿子前。

伸出右腿，砰的一声，将花轿踢开了来。

哗啦~~~

巷中围观人群又是爆出声声喝彩，讨个口彩。

顺公公再次尖着嗓门儿喊道：“轿门一开，百子千孙，新郎官背新娘子进府行礼了哟……”

郭业闻言，背过身去缓缓蹲了下来，旁边有随行而来的媒婆凑近轿中，对披着红盖头的康芷茹低声几句。

然后康芷茹嚤唛一声，在媒婆的搀扶下趴在了郭业的背上，任由他背进府中。

嗨哟！

郭业背着康芷茹，感觉身若无骨很是轻盈，轻轻松松地便上了台阶，朝着偏门进去。

突然，

背上的康芷茹轻喝一声：“停！”

呃？

郭业愣了一下，停住了脚步，轻声问道：“康小姐，怎么回事？”

康芷茹遮着盖头，自顾说道：“我不走偏门，我要从正门进去！”

“啥玩意？”

郭业听得心里咯噔一下，失声喊道：“你要从正门进去？”

失声喊出，嗓门有点大，周围之人皆听得清楚，知道了郭业为何突然停止不走的缘故。

不由发出阵阵如蜂鸣的非议之声。

康家小姐要从正门进入府中，放在平日里压根儿不算什么大事，关键今天是她进门之日。

她的身份是妾侍，按照礼制，今日进门必须走偏门，这是规矩，妾侍与妻室的区别。

如果她今天从正门进去，那置郭府的少夫人吴秀秀于何地？

众人看着眼前这突发的一幕，心中腹诽道，看来康家小姐玩这一出并非心血来潮啊，也不是个省油的灯哟，以后郭府的后院八成是没得消停了。

郭业背着康芷茹愣在当场，进退维谷，不知如何应对。

无奈，只得望向站在门口作为证婚人的顺公公，眼神充满求助。

顺公公也被康芷茹这横生枝节给怔住了，呢喃道：“郭，郭大人，妾侍便是妾侍，头天从正门进府，这不合规矩啊！”

顺公公话一出，立即引来了围攻之人的附和之声，纷纷出言指责道：

“是啊，天底下哪里有妾侍进门之日从正门而入的？”

“可不呗，这不是闹了天大的笑话吗？”

“看来这康府千金也不是好相与之日啊！”

“如果这般，那置郭府少夫人吴家小姐于何地啊？”

“不妥不妥，委实不妥！”

……

……

郭业听着嗡嗡般的议论非议之声，顿时头大如球，头皮一阵发麻，为免出现僵局闹了陇西城今天最大的笑话，他委婉地冲康芷茹商量道：

“康小姐，芷茹妹子，今天咱不闹哈，先从偏门进，别让人看了笑话。”

可是背上的康芷茹硬是王八吃秤——铁了心，执拗地摇着头甩着红盖头，拒绝道：“不，我娘说过，今日如果从偏门进府，那便是低了吴秀秀一头，以后指定要被她打压。今天，本小姐非要从正门进府！”

你妹的，郭业心中破口大骂康芷茹的娘，敢情是这老太太在后面使得坏，这不是添乱的么？

再说了，吴秀秀打压不打压康芷茹另当别论，妾侍嘛，肯定是低了妻室一头，这有什么好争的？

身为妾侍，就要有妾侍的觉悟嘛！

奶奶的，竟然在这儿节骨眼上给哥们留上一手。

郭业真心想一发狠，将这刁蛮的康芷茹扔在地上，尼玛的，爱进不进，不进滚回益州康家继续当你的千金大小姐去。

但，这也只是想想罢了。

万一自己真干出事儿来，那郭府，包括他郭业，指不定要被陇西百姓从年头笑到年尾了。

再者说了，自己丁忧守孝期纳妾收房，本来就已经被人戳烂了脊梁骨，多少等着看自己的笑话呢。

想到这儿，郭业强压了自己心中闷气，运转脑筋想着对策，如何哄好康芷茹从偏门而入。

围观人群中不少替郭业着想考虑之人，都暗暗捏着一把汗，看他如何应付现下的局面。

就连顺公公这个长安来的贵客也是跺脚徘徊原地，这可是他这个阉宦第一次当证婚人，可别搞砸了场面，让人传言到长安笑话。

一时间，场面僵持在了下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从偏门奔出一个丫鬟来，飞来到郭业身边，郭业看清来人，赫然正是吴秀秀的贴身丫鬟春香。

只听春香对郭业说道：“大官人，我家小姐在府中陪着老夫人，她让我带个话给新娘子。”

郭业心中好奇，吴秀秀想干啥？看自己的笑话？

反倒是蒙着红盖头，伏在郭业背上的康芷茹不安分地立起了身子，隔着红盖头问道：“吴秀秀想对我说什么？这还没进府呢，就想仗着身份训斥本小姐吗？”

春香轻笑一声，摇头道：“新娘子想多了，我家小姐宽宏大度，并非没有气量之人，不然也不可能同意大官人纳你为妾收入房中了。”

“哼~~”

康芷茹冷哼一声，有些气恼地嗔道：“好一个牙尖嘴利的丫鬟，可见主人不一般了。废话少说，吴秀秀想让你跟我说什么？”

春香白了一眼康芷茹，反正隔着红盖头，康芷茹也看不见，白了纵是枉然，随后走到康芷茹身边，掂着脚尖凑近她的红盖头边儿上，低声耳语了起来。

声音之小，连郭业都听得模糊，唯独康芷茹听得真真儿。

春香传话完毕，甩下一句：“我家夫人说了，从正门而入，还是从偏门而入，任凭新娘子喜欢。我家夫人贤良淑德，绝不计较。话尽于此，奴婢告退！”

言罢，急急转身，匆匆返入偏门，进了院中冲吴秀秀复明而去。

郭业不知道吴秀秀到底让春香跟康芷茹说了什么，但是他能清晰感受到背上康芷茹的瑟瑟发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明显是被气的，受刺激了。

就待郭业想询问到底怎么回事之时。

突然——

康芷茹怒气冲冲地在郭业背上狠狠锤了一拳，冷声娇斥道：“气死本小姐了，吴秀秀，你欺人太甚！”

完蛋！

郭业肩膀虽疼了一下，但比不上心里的慌乱，你娘的，别还没进门，两人就开始掐起来吧？

赶紧先安抚安抚！

郭业刚要开口抚慰几句康芷茹，谁知——

康芷茹骤然话音一转，无可奈何般叹道：“姓郭的，傻愣着干嘛？还不从偏门进府？”

卧槽儿~

郭业听罢，心中顿时甘之如饴，赶忙大步向前背着康芷茹，朝偏门走去。

一边走着，一边寻思，奶奶的，秀秀到底使了什么法子，能让刁蛮的康芷茹老老实实趴下，妥协进了偏门？

## 第343章醉酒

郭业按照风俗，背着心不甘情不愿的新娘子康芷茹进了偏门，入了府中。

偏门过后，进了府中前院，郭业侧头一看正门所对着的天井，好家伙，敢情儿是这么一回事儿啊。

总算是明白了为何康芷茹听了吴秀秀的话之后，会乖乖选择妥协，顺从自己入了偏门。

只见从紧闭的正门处到长长的天井，再到拜堂成亲的礼堂正厅，足足摆了十八个铜盆。

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火盆。

十八个全都是如洗漱脸盆一样大小的铜盆，里头装着木炭汩汩燃着炭火，不时发出噼里啪啦的烧焦声儿。

民间有新娘子入正门进府中要跨火盆一说，当然，这针对的是明媒正娶的正房妻室。

至于入偏门的妾侍，就省去了这一关节。

至于怎么会连摆十八个火盆，连成一条长龙直通大厅，郭业就不得而知了，应该是吴秀秀说动自己的老娘摆弄的。

原来，吴秀秀吩咐春香给康芷茹传的话便是，你要走正门可以，但是你若选择正门，那么需要连跨十八个火盆，安然无恙进入大厅。

连跨十八个火盆，怎么可能安然无恙？

康芷茹凤冠霞帔，红裙拖地，就连跨一个火盆都费劲，而且眼尖地郭业发现，这些火盆底下明显都加了青石板，垫高了许多。

郭业见着吴秀秀摆的这十八火盆大阵，真心替康芷茹捏了一把汗，这刁蛮丫头要想穿着大红喜服整整齐齐跨过火盆，除非她属袋鼠的。

不然，甭说十八个了，估计跳到第三个，第四个，红裙都要被盆中炭火给烧着。

到时候红裙噼里啪啦烧起火来，甭说会不会烧伤身体，估计春光外泄，众目睽睽之下大出洋相也是不可避免的。

吴秀秀，这一招够狠啊！

难怪康芷茹纵是心不甘情不愿，也选择了妥协，从偏门而入。

尽管吴秀秀替郭业解了刚才门口的僵持局面，但是他还是一阵头皮发麻，以后吴秀秀和康芷茹这两人，八成是消停不下来了。

过些时日的郭府大宅，九成九是要被两人斗得鸡飞狗跳，家宅不宁了。

唉~~

郭业心中哀哀一叹，还能怎么着？都娶进了家门，还能离了是咋滴？只得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哩。

接下来的程序，就较为简单了，毕竟是纳妾，而非娶妻，所以一切成亲的礼仪都是从简。

郭业背着康芷茹，在顺公公这个证婚人的引领下来到了悬挂红绫绸带的大堂之中，免去了三拜三叩头的礼仪。

仅仅是康芷茹蒙着红盖头，先是给郭府老夫人请安上茶，再是给吴秀秀这个正房大姐上茶，简简单单两个步骤而已。

康芷茹再给吴秀秀上茶的那刻，郭业心中又是捏着一把汗。

这丫头兴许是记着刚才吴秀秀摆十八火盆阵的仇，双手奉茶给吴秀秀之时，故意手上一抖落，直接将滚烫的茶水溅到了吴秀秀的胸口衣衫上。

虽然溅湿了吴秀秀的衣裳，不过康芷茹自己也不好过，滚烫的茶水也同时烫到了自己的白皙小手，疼得她在红盖头中直抽凉风。

不过这丫头死倔，不肯在吴秀秀面前认怂，硬着咬着牙齿闷声挺了下来，直到被郭府下人和媒婆们送入了洞房。

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郭业看着两人这掐着死去活来的劲儿，心中再次满是悲催，欲哭无泪。

不由无声抗议着，麻痹的，老子是招谁惹谁了，不就纳个妾，娶个妻吗？咋招来的两尊菩萨都不是省油的灯，不懂得退让呢？

话虽如此，郭业又何曾知道，女人的战争，男人不懂！

待得康芷茹被簇拥着送入洞房之后，郭家前后左右四个大院放起轰天动地的炮竹，宾朋亲友纷纷上桌，喜宴正式开吃。

老夫人和吴秀秀，郭小蛮这些女眷不便抛头露面，出来迎客招待四方，自然躲在了后院自成一桌。

而郭业和顺公公，太子舍人范植，太医蔡恒，陇西县令冷天霖等人在前院共坐一桌。

当然，这一桌还有郭业的妹夫兼打手程二牛，还有益州康府派来赴宴的代表。

康岳山并没有前来，也许是因为自己的女儿被纳了妾，抹不开面子吧，仅仅派来康府的管家代为赴宴。

这一桌，算是整个郭府宅院中身份最显赫的一桌人。

席间，郭业四方敬酒，纵是有程二牛帮忙挡酒，还是被灌了不少。

待他回到自己这桌坐定之后，已然有些微醉，脸色酡红，双眼迷离。

几个院子将近五十桌酒席，唯独剩下本桌人没有敬酒。

随即，郭业抓起一个盛满酒水的杯子，冲着顺公公敬道：“顺公公，今天您赏脸替郭某人主婚，这杯酒我敬你！”

啧啧两声，一口饮尽。

顺公公这一次既收了郭业的金银珠宝，又得了郭业满桌第一杯敬酒，甚有面子，纵是不会饮酒还是象征性地嘬了一口，自谦地回道：“能替郭小哥主婚，也是咱家的荣幸，哈哈，咱家祝您花开富贵，子孙满堂哩。”

郭业赞了一声好，又敬起第二杯酒：“冷县令，您堂堂二榜进士第七名，能替郭业保媒拉纤，在下感激不尽！”

吧唧一声，又是一口干！

冷天霖听着郭业提起二榜进士第七名，保媒拉纤等字眼，脸上肌肉不自然地颤抖了一下，谦逊地起身回敬了一杯，没有言语。

心中忏悔道，唉，误入贼坑，斯文扫地，可叹可叹。

接着又轮到太子舍人范植，太医蔡恒，康府管家等人，郭业一一敬酒，此时已是喝得东倒西歪，有些站不稳身形了。

最后轮到程二牛，他已经说话囫囵，大着舌头叫道：“二，二牛，好妹夫，好，好兄弟，咱俩是感情深，一口闷呐，来，小哥敬你！”

程二牛今晚喝得较少，加上有妻子小蛮的叮嘱，倒是清醒的很，将郭业

握着酒杯的手给压了下来，轻声催促道：“小哥，您可不能再喝了，回头您还要入洞房哩，呵呵！”

郭业闻言，果然奏效，径直将酒杯放了下来，叫嚣道：“对，爷们不能醉，今晚不能当了软脚蟹，平白让康芷茹那臭丫头笑话咱！”

“嗝儿~~”

重重打了个酒嗝，郭业一把拽住程二牛的胳膊，身子微微斜靠在他的身上，说道：“二，二牛，送我去洞房，不，不能醉，男儿雄风必须振！”

在程二牛的搀扶，郭业起身离席，不忘对在场诸人挥手醉喊道：“诸位，吃好喝好，喝好吃好……”

随后，徐徐走出喜宴，步履蹒跚地在程二牛的搀扶下，朝着设在偏院的洞房走去。

夜风吹拂，习习凉风熏得醉酒的郭业微微清醒，待得走了好大一段路，虽步履蹒跚，但脑子已经清醒不少。

至少，他知道今晚的任务是洞房花烛夜，驰骋康芷茹这头小母虎。

在夜里月色与院中处处灯笼火光的映照下，在程二牛的搀扶下，郭业走在通往偏院的林荫小道之上。

走着，走着……

陡然后面传来赵九丑的招呼声，脚步匆匆，显然是追跑而来。

郭业闻言，与程二牛相继停住了脚步，转身回头看着赵九丑。

郭业见状，哈哈笑道：“九丑，奶奶的，刚才你去哪儿了？是不是现在要跟小哥我讨杯水酒喝了哩？”

“嗝儿~~”

说罢又是一声酒嗝儿，滚滚酒气扑嘴而出，继续打趣道：“我告诉你，晚了，小哥现在要去洞房，谁也挡不住！”

赵九丑见着郭业憨态可掬的酒醉样儿，不由苦笑一声，说道：“小哥，看来你今晚的洞房八成是要取消了！”

郭业听闻，脑子霎时又是一清醒，奇怪问道“怎么说？又出了什么事儿？”

赵九丑抬起右手，指了指郭府大门的方向，说道：“长安又来公公了，说是宣旨来了，要您即刻前去迎接圣旨！”

“我日，圣旨？什么圣旨？老子要洞房，朝廷来圣旨，这不是添乱吗？”

郭业不满地吐槽了一句后，甩开程二牛的搀扶，回身朝着郭府大门方向奔去。

一边小跑着，一边嚷嚷道：“九丑，你脚步快，通知府里下人，大开咱家正门，迎接圣旨入内！”



### 第344章先圣旨后口谕

时值入夜，府中各院正大开喜宴，胡吃海喝，喧闹无比。

正堂之内，除了红缎绸绶悬挂四处，大红囍字张贴四壁之外，更多了一个香案，作为迎接圣旨而用。

长安又来圣旨，挺巧，前来宣旨的阍宦跟顺公公不仅认识，而且还同品，也是个从五品的内给事。

不过郭业看着两人铁鸡斗蜈蚣般的眼神，貌似并不对付。

这位新来的内给事姓仇，名得黑，人如其名，不仅五短身材，而且又丑又黑，活脱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武大郎。

郭业很好奇这位仇公公长得这幅怱样，是怎么混进宫中当了太监的。

在宫中当太监，侍候的不是皇帝，就是皇后与后宫妃嫔、三千佳丽，至少模样也过得去，看得顺眼吧？

不然的话，那些后宫妃嫔与佳丽们天天被这么一个又黑又丑的武大郎侍候着，那得多憋屈啊？八成吃啥都没胃口了。

尽管仇公公长得太不招人待见了，但郭业还是不敢怠慢。恭恭敬敬将他请进堂中之后，自个儿在铜盆中用水净手一番，然后在香案上焚香祷告。

净手、焚香、祈祷等程序结束后，郭业恭敬站于台下，准备聆听着仇公公开始宣读圣旨。

站在大堂之上的仇公公看罢郭业迎接圣旨的程序，完全是无懈可击，微微颌首表示满意之后，冲着堂中以郭业为首的诸人喊道：“圣旨下，郭业接旨……其他诸人，跪！”

哗啦~~~

郭业曲起双膝，入乡随俗，不情不愿地跪了下。至于顺公公，程二牛，赵九丑，关鸠鸠等人，一听圣旨二字，哪里还敢犹豫，迫不及待地跪地匍匐，连头都不敢抬起张望。

仇公公居高临下，展开圣旨，无视郭业等人，却看着顺公公跪趴在自己眼前，无比的畅快舒爽。

清了兩声嗓子之后，先是照着黄帛圣旨，吆喝一声：“敕命！”

稍稍停顿一下，才徐徐念道：“西川小都护，骁骑尉郭业，履立大功，而一举擒拿东突厥贼酋颉利可汗，更是头功一件，大唐有此骁勇小将，朕感欣慰。闻郭业之父陇西人氏郭顺程者病故，朕深感悲戚。准许西川小都护郭业保留武勋位，丁忧三年，为其父守孝，一尽为人子者之孝道。至于西川小都护继任人选，令郭业推荐人选呈送吏部，以供甄选。”

听到这儿，郭业暗暗松了一口气，有李二陛下的金口玉言，加上顺公公回长安后替自己活动活得一番，看来康宝继任西川小都护的机会应该是九成九了。

不过皇帝下圣旨难道就是单单为了之事儿？将自己擒拿颉利可汗之事，仅用朕感欣慰四个字一笔带过？如此大的功劳就这么不了了之了？我草，忒他妈黑了吧？

就在郭业腹贬吐槽之际，仇公公宣着圣旨的嗓门陡然拔高，语气有些严厉地念道：

“大唐立国几十载，素以仁孝治天下，朕乃恪守孝道之人，我大唐千千万

万子民皆以孝悌闻名外邦。朕却闻郭业在亡父七七未过之日，便行纳妾之勾当，实乃混帐透顶，真乃大不孝之人。寻常百姓，朕可姑息，而郭业乃朝廷命官，犯此有违孝义之事，置礼义廉耻于何处？虽罪不当诛，却难逃道义之谴责。经朝中老臣提议，朕决定判郭业功过相抵，既不追究其守孝期间纳妾之事，亦不封赏擒拿颉利可汗之大功。望郭业，好自为之，切记，切记！”

啥？

我草！

郭业听着仇公公宣得这段圣旨，表面虽还是诚惶诚恐，但心里却是毛躁起来。

奶奶的，真是应了“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这句话啊，这才多少天的功夫，自己丁忧守孝纳康芷茹为妾的事儿，就传进宫里，传到李二陛下的耳中了？

大哥，我这是自污以求全，为的就是躲避你家那个不安分的倒霉太子，你不能因为这事儿就把哥们的功劳一笔摘掉吧？

冤不冤啊！

郭业低着脑袋看着地，心中怨道，到底是哪个混账王八蛋将老子的事情这么快传进李二陛下的耳中，缺不缺德啊？

还有，李二陛下判自己功过相抵，貌似是听了某个老臣的意见，哪个朝中老臣那么缺心眼啊，不会提议公示功过试过吗？

好端端一嘴话，愣是把老子精心筹备，冒着风险入虎穴，擒拿颉利可汗的大功劳给轻轻抹杀干净。

奶奶的，别让老子知道你是谁，不然老子非活扒了你的狗皮。

郭业此时恨意滔天，怨气冲天，同时也是悔烂了肠子，这次自污以求全的计策算是成功了，但是也是杀敌一千，自损了八百，平白折了一个天大的功劳。

郁闷啊，这他妈找谁说理去？

无奈，谁让这年头皇帝是头顶天，脚落地，一切都他说了算，自己还能辩驳啥？毕竟小辩让人家抓个正着。

郭业懒得申辩，心不甘情不愿地再次双手伏地，低着脑袋恭敬说道：“圣上教训的极是，臣郭业领旨领罪……”

言罢，就要起身双手接旨。

谁知这位又丑又黑的仇公公突然惊叫一声：“郭大人，且慢，陛下还让老奴带来口谕。”

我靠，还有？

没辙儿，继续趴地上听着吧。

仇公公传话道：“传陛下口谕，郭业罔顾孝义，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守孝期间行纳妾之勾当，实属不该。念其读书不多，不曾受圣人教诲，朕姑且原谅之。命郭业丁忧守孝三年期满，便即刻动身速往长安国子监报道，不得无故拖沓，否则按欺君之罪惩治之。”

吧唧~~

郭业听罢李二陛下的口谕，差点没跪稳摔个狗啃泥，一脸的诧异，不可置信地发起呆来。

而仇公公还没完没了，转头对着匍匐在自己跟前的顺公公说道：“董顺，

老祖宗让咱家给你带个话，如果觉着陇西比咱们长安好，那你一辈子都呆在陇西，永远不要滚回宫中来了。”

吧唧~~

顺公公被仇公公这话说得双腿发颤，真真摔了个狗啃泥，也不知是被仇得黑气得，还是被老祖宗吓得。

仇公公嘴中的这位老祖宗，自然指的便是宫中三万内斯太监的老祖宗，内常侍大人平四。

内常侍平四，在顺公公，仇公公等人的心目中，淫威十足，绝对是一个恐怖的存在。

赵九丑和程二牛两人一左一右，将双腿发软顺公公搀扶了起来，只见顺公公起身之机，眼神极为怨毒地望了一眼正得意洋洋的仇得黑，不过没有与他硬着来。

而是心有余悸地喃喃答道：“谨遵老祖宗之命，董顺不日便返回长安宫中。”

可见内常侍平四在董顺等人心中的威慑力。

郭业也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从一脸自鸣得意的仇得黑仇公公接过圣旨之后，问了句：“仇公公，敢问陛下让我丁忧守孝期满后，前往国子监报道，到底去做什么啊？”

仇公公嘿嘿干笑两声，阴阴说道：“哟，郭大人，您怎么一个聪慧的人儿，还悟不透陛下的意思吗？”

郭业从袖兜中掏出一坨金锭，塞进仇得黑手中，低声问道：“还望仇公公解惑。”

仇得黑暗暗掂了掂手中的金锭，份量足足，心道这姓郭的果真名不虚传，出手真是大方哩。

而后突然想通了董顺这狗日的，为何在陇西拖拖拉拉不走了，敢情儿这郭业就是座金山啊？

想到此处，心中不免有了几分嫉妒，恨恨地瞥了一眼董顺。

随后才言归正传，回答了郭业的问题，言道：“至于陛下让郭大人前往国子监报道所为何事。嘿嘿，国子监是什么地方，郭大人应该知道吧？您听好了，咱家揣摩圣意，就送您九个字——”

“读好书，做好人，行好事！”

### 第345章要去国子监上学

夜快三更，院落各处的喜宴早已散去，倦意徐徐袭扰着厅中诸人。

仇公公宣完旨传完话之后，因为风尘仆仆日夜兼程地赶路，早已累得不成人样。

随即，郭业让赵九丑赶紧领着仇得黑仇公公下去歇息。

至于顺公公，则像斗败的公鸡无精打采，病怏怏地冲郭业叹叹气摇摇头，与程二牛一道离开了大堂。

堂中仅剩关鸣随随身跟在郭业的身边，看着郭业满脸不解，不时哼哼唧唧琢磨出着声儿，看在眼里愁在心头。

暂时不知郭业怎么想，他只得默不作声地站在一旁，呆呆傻愣着。

读好书？

做好人？

行好事？

郭业嘴中回想着仇公公揣摩圣意，送给自己的九个字。

而后又想着李二陛下下的口谕，三年守孝期一满，便动身前往长安，速到国子监报道。

郭业又非第一天来大唐，怎会不知国子监是什么地方。

国子监，在隋唐以前，又称太学，是大唐朝廷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

论学府等级完全可以媲美当今的清华北大。

但是国子监绝对比清华北大要牛逼，因为国子监除了统管大唐十道各州府县乡的学府，起到了一个管理机关的功能之外。

还有一点，国子监的学子统统都来自官宦二代，豪门世家子弟，在国子监中你随便揪一个学子出来都是官二代，富二代，纨绔子弟，勋戚后裔。

普通寒门弟子要想进国子监深造，门儿都没有。

单从最高学府的性子来看待国子监，纵是称之为贵族学校不为过，称之为“大唐朝廷储备干部的摇篮”亦不为过。

进了国子监，只要不是蠢笨如猪，那将来的前途绝逼是妥妥儿的。

相对于科举考试进了三榜进士便自称为天字门生而言，国子监出来的学子，那才是真正的世家官宦的后备力量，天子门生的这块招牌，含金量绝对高于寒门学子。

郭业寻思着国子监的特殊地位，再琢磨着仇得黑送给自己的九个字，大概其能明白李二陛下为何让自己守孝三年满之后，去国子监报道了。

不外乎就是让自己去国子监熏陶熏陶，进修学问与品性，饱读四书与五经，明白何谓“忠孝礼义仁智信”。

李二陛下这么安排的目的，无非就是因为自己罔顾孝道，离经叛道，守孝未满便行纳妾之事。

唉，奶奶的，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背，疼痛只有自己知啊！

国子监，奶球，这是要让自己去国子监上学读书啊！！

“恭喜大人，贺喜大人！”

关鸣突然一脸喜庆和艳羡，抱拳恭祝道：“大人呐，皇上让您守孝三年满后前往国子监，那可是天大的宠幸啊。好教大人知道，国子监中的学子三

百人，皆是朝中诸位大臣家的子弟，勋贵王公后裔，大唐八大世家子孙，还有各地豪门世族的子弟，寒门弟子或毫无背景之人，一辈子也休想进国子监，唯独大人您是独一份啊！”

郭业听着关鸿鹄的奉承，没好气地回应了一句：“老子知道！”

“呃……”

关鸿鹄热脸蛋贴了冷屁股，尴尬至极，吱吱唔唔道：“既然大人您知道国子监乃是我大唐最高学府，又蒙当今圣上金口玉言准许入学，怎得还如此兴致缺缺啊？”

郭业知道关鸿鹄这个老秀才的心思，这些寒门出身的读书人，这辈子除了中秀才，中举人，中进士名列三榜，为官一方之外，也许就属进国子监最有诱惑力了。

可惜郭业不是他，压根儿不稀罕什么国子监什么最高学府。

有啥用啊，清华北大出来，还不照样集市里头卖猪肉，街边摊子卖烧烤。

相反，他就读过几天私塾，不照样建功立业，授勋骁骑尉，手下拥兵三千么？

这玩意，学历是一回事，能力又是一回事。

而且，他对进国子监不仅不敢兴趣，还有自己的难言之隐。

旋即，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老关啊，你想想看，国子监里头的三百学子哪个是省油的灯？不是官二代就是富二代，老子这个破家魄户的蜀中小赤佬，到里头去能威风个屁啊？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知道不？而且，而且……”

“而且什么？大人！”

关鸿鹄多少了解郭业的性子，无论是蜀中益州，陇西，还是西川都护府，都是嚣张跋扈一人说了算惯了。的确，以郭业这点底子，前往国子监除非夹着尾巴做人，不然真心很难像如今这般，登高一呼，万众响应。

里头那些学子，可没有一个是简单角色啊，光家世背景说出来都能吓死个人。

郭业听着关鸿鹄追问，一脸无奈地叹道：“而且什么？你真以为皇帝让老子进国子监是去逛窑子？那是要整天拿着书本儿，摇头晃脑之乎者也啊！你说，你说……”

“哦，大人的意思，学生懂了！”

关鸿鹄这个时候还听不懂郭业的话，那他真是个棒槌了。敢情儿郭业是担心自己腹中没有干货和草料，去国子监读书就是去遭罪，去受辱啊。

郭大人的学问，真心是他的硬伤啊！

继而，关鸿鹄喟然叹道：“大人所言极是，去了国子监，以大人的那什么，的确是挺遭罪的！”

他不敢说以郭大人您一肚子草包，去了国子监指定要遭罪，不然的话，郭业非扇死他。

关鸿鹄也一时无解，郭业这道硬伤，他这个狗头军师真心不能替大人排忧解难。

这个时候，他唯有宽慰道：“大人，桥到船头必然直，莫要唉声叹气，唏嘘感慨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进国子监未尝不是大人青云直上的前奏

呢？嘿嘿，您看这天色——”

说着，关鸠鸠指了指外头那黑如乌墨的夜色，说道：“天色也不早了，今晚可是您的洞房花烛夜，春宵一刻值千金呀，莫要让佳人等候太久，大人！”

“洞个屁的房啊！”

郭业将还紧紧握在手中的黄帛圣旨，轻轻一抛落在香案桌上，然后冲着大堂门口走去，说道：“这心里压着事儿，哪还有心情去洞房？即便去了康芷茹那儿，就老子现在这丧气劲儿，八成也是个阳痿不举的货色。”

说着，买过门槛儿，骤然停住脚步转身叫了一声：“老关，你今晚随我去书房吧，咱俩去书房聊到天明得了！”

“啥？”

关鸠鸠一听郭业要聊到天明，顿时一脸苦逼，娘唉，这不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

继而苦哈哈地问道：“大人，咱们两个大老爷们，这大半夜的还聊啥啊？”

郭业白了一眼噁死的关鸠鸠，哼道：“聊啥？三年后的长安，看来势在必行了，咱们不得未雨绸缪一番不是？不然老子去了长安，就是白丁一个，还不被长安的那些地头蛇给欺负死了？”

关鸠鸠闻言，脱口叫道：“俺那个亲娘唉！大人啊，您也说了，这是三年后的事情，也不急着今晚未雨绸缪不是？”

“少废话，赶紧死过来，老子今晚没得睡，你个老瓜货也甭想睡踏实了，赶紧的，跟上哥的脚步……”

郭业发了一通邪火后，人已然飘出了大堂门口，朝着书房所在的院子疾步而去。

## 第346章去长安开会所

接下来的三天，郭业大门不出，小门不迈，基本都在府中渡过。

而在这三天里，更是频频在书房中与关鸩一起商议着密事。

在府中所有人看来，刚刚纳妾抱得美人归，小小春风也得意的郭大官人仿佛与那个猥琐的关老秀才聊不完的话题。

不敢郭业曾下令，最近时日闲杂人等不得靠近书房十步之内，所以府中诸人皆是心中好奇不已，却不知二人到底密议着什么事儿。

堂堂郭府少夫人吴秀秀不知，妹夫兼头号打手的程二牛亦不知，就连洞房花烛夜被晾在房中干等了一晚上，接连三天独守空房的康芷茹亦不得而知。

.....

.....

郭府，书房。

关鸩与郭业对坐房中，看着平日里自诩斯文白净的关鸩此时已是胡子拉碴，一脸颓废相，可见最近几天被郭业折腾过头，累够呛。

“喔.....”

关鸩抻了抻懒腰，打了个哈欠儿说道：“大人，可困死学生了，容学生去眯上一觉儿，养养神再谈吧？”

“别啊，老关！”

郭业一脸亢奋地劝阻道：“知道为何小哥我总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么？就因为小哥总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早早布局。难不成你想我三年后去长安，让人家在长安欺负得满地找牙不成？”

关鸩揉了揉睡眼惺忪地眼眶，又是连连打了两个哈欠，艰难地说道：“大人唉，咱们这三天，该准备的您也准备了，该打点的您也打点了，就连朝中诸位臣工家的大门朝哪儿开，您不也派人捎信给那位神秘莫测的暗夜大人，让他派人去查实了吗？这，这还有啥要商议的？”

关鸩觉得自己这位郭大人简直就是有些焦虑过度，这离去长安还有三年呢，咋就这么着急忙慌的呢？

再说了，去长安国子监那是去上学去镀金，又不是上战场，又不是去鬼门关走一遭。

至于这么小心翼翼筹谋吗？

郭业听着关鸩的牢骚，直接喷了一句：“你知道个蛋，别磨叽，老实呆着，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

唉~~

郭业一发威，关鸩只得老实趴着，心中哀哀一叹，收回了刚到嗓子眼儿的二次牢骚。

提醒郭业道：“刚才大人说到，要派人去长安经营买卖，先替大人在长安城中打好前哨，结实点人脉，站稳脚跟。”

郭业点头嗯了声，应道：“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我琢磨着吧，长安城乃天子脚下，城中不乏高门大户，权贵世家，肯定不缺吃喝的买卖行当。所以准备从西川小都护府那边的地宫宝藏中调拨点银两出来，在长安城中搞点娱乐行业，肯定能赚大发了。”

关鸠鸠一听，新鲜！

不由好奇问道：“呃？敢问大人，何谓娱乐行业？”

郭业闻言一怔，也是，这年头谁知道娱乐行业是什么玩意。

随即解释道：“这娱乐行业吧，就是吃喝玩乐一天龙服务呗，比如吃吃饭喝喝酒，洗个桑拿泡个脚，听个小曲儿逗个乐儿，咋样？”

郭业本想说吃吃饭喝喝酒，洗个桑拿唱歌K，可这年头上哪儿捣腾KTV的器材？只得把唱变成听了。

关鸠鸠一听，又是新鲜。

再次问道：“大人，吃饭喝酒听小曲，学生知道，何谓洗桑拿泡个脚啊？”

奶球！

郭业又是一阵儿抓瞎，时代代沟，沟通起来就是费劲。

继而又解释了什么叫桑拿，什么叫泡脚，白话了一通，关鸠鸠才整明白。

不由恍然大悟道：“原来桑拿就是洗澡啊，嗨，大人嘴里的词儿可真够新鲜的。呀，大人？敢情您是要搞青楼妓院啊？不妥不妥，大人您是有身份的人，将来是要进国子监的人才，咋能搞这种下九流的行当呢？”

“我呸！”

郭业溅了关鸠鸠一脸唾沫星子，啐道：“你丫才搞青楼妓院呢，咱这叫会所，高档会所，咱们不做皮肉生意，咋玩得就是一个格调，懂不？”

关鸠鸠干脆至极，直接摇头道：“不懂！”

郭业只得又耐着性子解释道：“咱这会所呢，玩得就是一个格调，玩得就是一种服务。先说吃喝吧，招募各地大厨，什么川菜鲁菜粤菜江南小菜的大师傅，统统招来，然后组成一个八大菜系，让长安的老爷们不出长安城就能吃到各地的菜系。你说咋样？”

关鸠鸠听罢吃喝方面，不由点头赞许道：“不出长安城便能吃到各地菜系，这个点子不错。据学生所知，朝廷的大臣都是来自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哪里人氏都有。能在长安城中吃到家乡的风味，这些大老爷们肯定喜欢，可行，绝对可行。”

郭业继续言道：“至于玩乐嘛，咱们就花大价钱，在大唐各地征集美女，嘿嘿，你想想看，你洗澡的时候有个大美人替你搓着背，你听小曲儿的时候，有个大美人给斟酒垂肩摁着背，那叫一个惬意啊，咋样？”

关鸠鸠立马又是苦着脸，摇头道：“大人，这还不就是青楼？”

“放你奶奶的屁，你全家才是青楼呢，听老子讲完。咱这会所的规矩就是可以享受美女的服务，就是不做皮肉生意，懂不？不做皮肉生意，那还叫青楼，还是妓院啊？”

也是哈，关鸠鸠略略一点头，不过马上有质疑道：“不过大人，您这会所里头美女云集，又是搓背又是垂肩的，搞这些贴身服务，把人搞得欲火焚身，却不作皮肉生意，那还有啥买卖啊？人家客人来过一次，还会来第二次呐？”

郭业倒是蛮有自信，轻笑道：“老关，这你就不懂了。正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这越是有身份的人，越是有银子的主儿，他就更喜欢这个调调。懂了不？”



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

关鸿鹄念叨着这十几个字儿，越琢磨越是有些道理。也对，长安城中各式青楼妓院，多如过江之鲫，人家要恣欲泄火，不差他们这一家。

如果独树一帜，搞出这么一个调调的会所，还真是大有所为。

而且里头的美人几个顶个的好看，却偏偏都吃不到嘴里，那些人还不往死里来他们这儿玩。

高，郭大人就是高啊！

关鸿鹄再次被郭业的惊艳主意给镇住了，不由奉承道：“大人，您就好比璀璨星空中那颗最耀眼的星星，学生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可……”

“打住！”

郭业制止了关鸿鹄的马屁，说道：“要搞这么一个会所，必须要有强有力的靠山，不然肯定被长安的那些个青楼巨头给吃得骨头不剩。所以，你此番去长安搞这会所，首先要发动银钱攻势，先将顺公公拿下，在通过顺公公结识一些长安权贵，引为靠山，懂了么？”

关鸿鹄不假思索地点头应道：“嗯，同行是冤家，更何况长安城那是藏龙卧虎之地，这个学生懂得！咦，俺滴个亲娘唉……”

突然，关鸿鹄一脸惊惶地叫道：“大人，您是说让学生赴长安搞这辱没斯文的青楼？哦不，会所，会所！”

郭业道：“没错，就是你！”

关鸿鹄顿时双眼眩晕，天旋地转，仿佛在站在原地转了几十个圈圈后那般的发昏无力，哭着嗓门叫道：“大人，学生乃是读书之人，跟是堂堂西川都护府的录事参军，您让学生辱没斯文，违背孔圣人教诲，去，去搞青，会所？”

郭业不置可否地再次点头，答道：“嘿嘿，本官手中都是粗枝大叶之人，数来数去，也就老关你最合适。放心吧，你跟着小哥我，咱还能亏了你？”

言罢，郭业站起身来走到关鸿鹄身边，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老关啊，眼光放远些嘛，难道一个小小的录事参军就是你的野心吗？听好了，咱们三年后的舞台，不在西川，也不在蜀中，而是在——”

郭业昂起脑袋，遥指长安，坚定地说道：“在……长安！！”

关鸿鹄听着郭业一阵忽悠，顿时陷入了沉默，脑中天人交战，久久不息。

最后也是霍然起身，重重地跺了一脚，口中蹦出两字儿：“拼了！”

郭业脸浮笑意，欣慰道：“哈哈，还是老关有远见，你的前途绝对是大大的。”

关鸿鹄脸上赔笑，心里泛着苦水，奶奶的，不同意还能咋滴？都上了你这艘破船，我这张旧船票也不能上别的船不是？

“砰砰砰~”

一阵急促的捶门声骤然响起，郭业乍听，奶奶的，不是说过了，不许闲杂人等靠近书房吗？

刚想发火，突然传来康芷茹那独有的蛮横声调：“姓郭的，你出来，本小姐嫁进郭府三天，你竟然就晾了本小姐三天，你是何意思？纯心想羞辱本小姐，想羞辱我康家吗？”

日，是这小辣椒！

现在轮到郭业苦着脸，脑袋直疼了。奶球，怎么把这茬儿给忘记了？

### 第347章芷茹妹子要回门

康芷茹急匆而来，毛躁破门，气鼓鼓地叉着小细腰站于门口，吓得关鸿缩了下脖子，猫腰闪出了书房。

与康芷茹擦肩而过的那一刹那，他隐约听见了战斗的号角声，闻到了滚滚硝烟的味道。

心中暗暗庆幸康小姐的不请自来，让自己得以解脱，逃出了郭大人的魔爪，总算可以去安心睡个回笼觉了。

不过在迈出门槛儿的空档儿，转头同情地望了眼郭业，唉，看康小姐这架势，八成是要和郭大人死掐了，节哀吧，我大人。

噌~~

一溜烟儿，逃之夭夭，没影儿了。

郭业见着关鸿这孙子竟然如此不讲义气，心里头直接骂了他十八辈儿祖宗，甭管是不是，反正姓关的，一个也没得逃，连耍大刀的武圣关公都骂进去了。

心里骂归骂，脸上却堆起笑容，赶紧将康芷茹请进了书房中，甜言蜜语地安抚着：“芷茹妹子啊，你看哥哥这几天忙得脚不沾地，竟然冷落了了你，该死该死~~”

紧接着，郭业不敢耽搁，将洞房花烛夜那晚，长安传来圣旨之事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就连李二陛下勒令自己丁忧三年守孝期满后，赴长安去国子监之事都据实相告。

渐渐地，康芷茹这小老虎平息了心中的愤愤不平，神情极为诧异地呀了一声，自言自语地呢喃道：“三年后去长安呀？那么……”

说到这里，她机敏地掐断了话，突然转话题道：“对了，被你一打岔，本小姐差点将正经事忘了跟你说，姓郭，呃……不，郭业，我嫁来你郭家已经三天了。唔，可否，可否陪我回益州娘家一趟，我有点想我娘了。”

切，郭业听完这小辣椒的话，怎么还听出她话中的意思，敢情儿是想着回门一趟啊？

按照婚俗，女方在成婚三天后，应该回门一趟去娘家。

不过，这是妻子的待遇，貌似妾侍没有这个福利吧？

郭业暗暗寻思了一下，立马明白康芷茹打得什么鬼主意，这妮子八成是想在吴秀秀面前找回面子。

因为成婚那天，吴秀秀鼓捣了一个十八火盆阵，摆了她一道。

所以她想着让郭业陪她回门一趟，向吴秀秀示威。

无非就是先告诉吴秀秀，别看本小姐是妾侍的身份，但是你妻室的待遇，本小姐照样能享受到。

奶奶的，这又掐上了。

郭业一阵儿头疼，不过想着康芷茹这几天受的委屈，加上他也想着将圣旨和李二陛下的口谕之事告诉康岳山，当即应承了下来。

应承完之后，他轻轻抚摸着康芷茹的香肩，揩了揩油，说道：“芷茹妹子啊，你看你都是我郭家的人了，别老是本小姐本小姐的，成不？这也忒没规矩了，传扬出去，你让相公的脸面往哪儿放？”

康芷茹因为郭业答应陪自己回门，替自己从吴秀秀那儿挣回面子，心里

早已乐开了花。

继而笑意盈盈美目盼兮，皱了一下琼鼻，嗯了声儿鼻音儿。

破天荒地婉婉一个欠身，恭道：“妾身谨遵相公之命！”

擦～

郭业听着心里那个美啊，大呼三声爽爽爽～～

旋即冲着书房外头瞎嚷嚷道：“赵九丑，赵九丑，在不？本官要陪二夫人回益州一趟，备马备轿，你火速赶往岷江岸边儿，张罗一下船只。”

“晓得了！”

书房之外，貌似在院中某个地方，传来了赵九丑的回音儿。

听着郭业如此给面子，康芷茹的态度彻底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小样儿高兴地手舞足蹈，浑然没有察觉郭业在她身上大逞狼爪之欲。

现在爽歪歪的郭业隐约有点琢磨过味儿来，这女人呐，就是靠哄的。

……

……

约莫日上三竿之时出发，到了正午时分，郭业和康芷茹乘着漕帮的江船，顺流而下，抵达了益州郡城。

进了康府大门之时，康岳山正和老伴康吴氏吃完午饭，在大堂中小憩着。

一听女婿女儿从陇西归来，而且是行回门之礼，可乐坏了康岳山老两口。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女儿去郭家是为人妾侍，按理说是没有资格行回门之礼，但郭业却给足了康家面子。康岳山这个折冲都尉是益州地头蛇，是场面上的人，郭业这个面子至少值千金。

而康吴氏更是乐开了花，一嘛以为自己教女儿那招烂法子出了效，二嘛觉得郭业既然肯陪女儿回门，显然女儿在郭家很受宠。

作为母亲，单凭这两点，康吴氏不仅开心，更是丈母娘看女婿，越看郭业越顺眼。

不一会儿，康吴氏便拉着女儿康芷茹离开大堂，回自己房间而去，娘俩嘀嘀咕咕也不知道在叨叨啥玩意。

而郭业和康岳山二人则是坐在大堂中，翁婿两人讲起了话来。

两人原先的关系就甚佳，如今看着自己的女儿跟郭业相处得貌似还琴瑟和鸣的，康岳山对待郭业的态度自然也就更加亲昵了起来。

到了如今这个份儿上，郭业对康岳山也没有过多隐瞒，将自己如何避开李承乾的拉拢，如何实施自污以求全的计策，新婚那晚长安突来圣旨，包括李二陛下的口谕等诸多事情从头到尾讲了出来。

最后怕引起康岳山的误会，郭业赶紧解释了下道：“岳父，小婿跟芷茹妹子的感情，那是杠杠的。只不过跟自污以求全之事恰巧撞到了一块儿，您老可别想茬儿了。”

康岳山听着郭业缓缓道出之事，简直就是一环扣一环，设计不仅精妙，而且时机也是恰到好处，特别是听他分析李承乾这个太子殿下，更是一针见血，心中颇为震撼。

过了许久，他才从恍惚中惊醒过来，呐呐叹道：“你考虑得极为周全，也分析得极为到位，如今圣上正是鼎盛之年，太子殿下这般急不可耐，与噉死

无异。”

叹罢之后，又赞道：“郭业啊，老夫真没想到你如此这般年纪，竟然能抵挡得住太子殿下这块金字招牌的诱惑。唉，你这哪是少年郎啊，兴许年过五旬之老臣都不一定有你这份淡定之心。千般荣华，万般富贵之下，你还能保持如此冷静的心思，汗颜，奶奶的，老夫真是白活了。”

郭业哪里会告诉他，以自己无利不起早的性子，哪里会淡定得住，压根儿就是李承乾那小子就是个祸害，跟潜力股绝缘。

不过，对着康岳山此番赞赏，他还是坦然受之，矜持地笑了笑，口称岳父大人谬赞。

紧接着，康岳山针对李二陛下那道口谕，说道：“真不知道说你小子倒霉透顶呢，还是真如冷天霖那小子所言，你小子就是个福缘深厚之人。按理说你让当今圣上口谕训诫，绝对是灾星附体，但是陛下却又让你三年期满赴国子监报道，这无疑是想栽培你一番啊。”

郭业听着康岳山的这番分析，也是无奈地耸耸肩，口中苦笑道：“嗨，我上哪儿知道去啊！”

康岳山也是摇头苦笑，若有所思了一番之后，说道：“不过进国子监倒是你的一个契机，这些年大唐国内趋于安定，颇有些歌舞升平的盛世之景，武将终非是条光明大道。相反，进了国子监好好增补下自己，以你如今六品骁骑尉的武勋，假以时日，便能转成文散官。文官，才是王道，将来才能高居庙堂之上哩。”

康老头的这番分析，的确是一言中的，郭业也是知之甚清，但是让他这么一个不学无术之人去国子监，真心就是遭罪啊。

同时，他也向康岳山袒露了自己的担忧，到了卧虎藏龙的长安，进了官二代富二代云集的国子监，以他这种性子不免惹出什么幺蛾子来。

哪里有自己在西川小都护府当大哥，说一不二来得痛快？

不过吐苦水归吐苦水，他知道三年之后赴长安已是势在必行，无奈地说道：“还能咋滴？皇帝都发话了，我还能怎样？逆来顺受，只有去呗。再者说了，不都这么嚷嚷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哩！”

“哈哈，屁话！”

康岳山习惯性地捋了几下须，笑骂道：“你小子什么尿性老子会不知道？君要你死，你真能老实去死？拉倒吧！”

郭业一下子被康岳山戳破了谎言，尴尬一笑后昂起胸膛，甚是忠肝义胆地说道：“岳父大人，请不要侮辱小婿心中那颗滚烫的忠臣之心。”

康岳山再次笑骂：“滚，少跟老子打哈哈！话又说回来，国子监读书之事，老夫的确是爱莫能助。不过长安城中之事多少知道一些，倒是可以给你几句忠告，免得你小子跟个愣头青似的，什么马蜂窝都去捅！”

郭业不由一怔，对头啊，自家这位岳父大人可是有些来历，当年也是李密的部下，连白衣神箭王伯当都与他有交情。

长安城中权贵圈里的一些事儿，他应该能给自己科普科普，好让自己到了长安，多长个心眼，多留点神。

旋即，郭业收起玩世不恭的神情，抱拳问道：“岳父大人请说，小婿愿闻其详！”

## 第348章江船之上斗志扬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宁得罪房杜，莫遭惹魏征！”

“言官清流，猛于莽粗，把柄小辫莫被抓。”

“打了小的，来了老的……”

……

……

康岳山送了郭业四句忠告之后，便扯开了话题聊起了别的新鲜事。

诸如康宝捎信回来，说在西川小都护府如何如何，一提起这个越发长进的儿子，康岳山仿佛有说不完的话。

难得康老头如此高兴，郭业只得随了老头的心愿，听着他叨叨起来。

直到黄昏时分，在康府吃完晚饭，郭业才以在守孝期间不得外出耽搁太久为由，提出了辞呈，携着康芷茹返回了陇西。

反正益州与陇西才一两个时辰的水路，胜在离得较近，康家老两口也遂了郭业的意思，送着郭业小两口出了康府。

康芷茹得见娘亲一面，又讨教了几招对付吴秀秀的小伎俩，心中正美得很，巴不得现在就飞回陇西郭府去试验一番。

满是欣喜地蹦蹦跳跳跟在郭业后头，前往了益州郡城渡头。

到了渡头上江船，不一会儿，漕帮的艄公唱起号子，呼喝船中舵手，朝着陇西方向扬帆起航。

江面，波涛滚滚，风声赫赫，郭业撇下康芷茹在船舱中，自己一人上了甲板，看着江面景观，心里回想着康岳山的四句忠告。

第一句，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很好理解，就是在警告郭业，到了藏龙卧虎的帝都之后，不要争强好胜多管闲事。

第二句，宁得罪房杜，莫遭惹魏征。所谓的房杜，便是传说中李二陛下的左膀右臂，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又称房谋杜断。这两人乃是天策府嫡系中文散官的佼佼者，甚得李世民的倚重。

至于魏征，那就更有名了。古今名臣以直言进谏而流芳百世的，魏征当为第一人。这厮不仅一身虎胆浑不怕死，而且是火爆脾气，啥话都敢冲李二陛下嚷嚷，惹急了他还能撸起袖子，不顾仪态地喷李世民一脸口水。

换做别人这么干，早死了千八百遍，不过魏征不同，越是这样鞭笞皇帝，踩呼皇帝，李二陛下越是开心，幸福。

不然史书上也不会记载，当魏征病逝之后，李世民悲痛交加，罢朝三日，更是亲往魏府灵堂祭奠，痛呼：“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徵没，朕亡一镜矣！”

康岳山这句话颇有些看不爽魏征，有点宁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的赶脚。

郭业不知道得罪了房玄龄，杜如晦二人会如何，但是他知道，如果把魏征给惹毛了，这老丫挺绝对能跟你纠缠到底，不死不休。

大概其有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老子都要在皇帝面前毁死你的意思。

第三句，言官清流，猛于莽粗，把柄小辫莫被抓。唐朝的言官清流，指的便是御史台里的官员，由御史大夫领衔掌管，其下由监察御史组成，又称

御史言官。

御史言官的品衔不高，但是威慑力却是极大，他们的职责便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他们与其他官员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监察对象是大唐的文武百官。

凡是大唐官员，他们皆有权监察，专替皇帝盯着官员的贪污腐败，百官的生活作风，同僚的私生活等等，反正就是以监察百官，给文武官员添堵为己任。

有点纠察大队替皇帝这个老板看好下属职工的味道，美其名曰皇帝的顺风耳，千里眼。

不过大多数官员们私底下极为厌恶御史言官，通常以“官员克星”称呼之。

而且，御史言官的门槛儿也是极其高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当的。

皇帝筛选御史言官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御史言官皆从清流中筛选。

所谓的清流，说好听是在士林中卓有声誉，且不与世俗同流而污，浊世而清之大儒。

说难听点，就是脑子一根筋的读书人，这是一群自诩一身清骨，两袖清风，家无薄资，天天喊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书呆子。

只有这样的人，皇帝才敢大胆放心地任用其为御史言官，不会出现官官相护的情况。

在百姓眼中，苛政猛于虎；而在官员眼中，御史言官才是克星中的克星。

只要干出点破事烂事，被御史言官握了把柄，攥了小辫，其结果只有一个，那便是在早朝之上，皇帝跟前弹劾死你，也是一个不死不休。

郭业稍稍搜寻了记忆，贞观四年，如今的御史台老大，御史大夫一职貌似是由高士廉担任。

御史大夫高士廉，谏议大夫魏征，可是朝廷两大克星。

一个是文武百官的克星，一个却是李二陛下的克星。

寻常官员纵是对高士廉恨得牙痒痒，但就是不敢拿他怎么样。

因为高士廉不仅是贞观朝文臣第一人长孙无忌的舅舅，更是长孙皇后的舅舅，这兄妹俩可是他一手拉扯大的。

就连李二陛下见着他，心情大好的情况下，也会私底下跟着长孙皇后叫一声舅父。

这个标着皇亲国戚标签的高士廉，哪个人敢惹？也只能在暗地里诅咒几句，骂骂这个专打小报告的糟老头罢了。

郭业寻思完，摸了摸后脖子，不由出了一声冷汗。

至于第四句，打了小的，来了老的。普通人可能理解不了，但是护犊子的郭业却是明白的很透彻。

长安是什么地方？

天子脚下，朝中重臣之所，说藏龙卧虎可以，说虎踞龙盘亦可。

先不说长安城里头的太子与诸王，不说皇亲宗室与国戚，单说朝中重臣，单拎一个出来哪个不是跺跺脚，长安城也要颤三颤的人物。

有了这些牛逼轰轰的开国功臣，自然就会繁衍出拼爹的功臣后代，勋贵子弟，俗称官宦二代纨绔子弟。

往往这些拼爹的纨绔子弟都是坑爹货，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康岳山说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警告郭业莫要得罪了这些纨绔子弟败家玩意，不然你欺负了人家儿子，当爹的岂能袖手旁观？

你郭业纵是再牛逼，总不能跟这些朝中重臣，开国功臣们掰手腕，斗上一斗吧？

次奥~~

郭业一想到史上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家家貌似都有子弟受荫荫，这长安城可真够乱的。

他更想到，自己三年后要进去的国子监，貌似里头更是纨绔子弟集中营。

奶奶的，这下可真是掉进坑里了。

康岳山这四句忠告在郭业听来虽是言简意赅，但透出来的信息量委实巨大啊。

“呼！”

郭业舒展双臂，深呼一口气出来，冲着波澜起伏的江面嗷嗷喊道：“日你个仙人板板啊！”

喊完一嗓子之后，心里舒坦了不少，自言自语地嘀咕道：“麻痹的，老子在西川，在陇西，乃至在益州府，都是高帅富。可他妈去了长安，进了国子监，就活生生从高富帅变成了极品屌丝了。六品武勋骁骑尉，算个球啊！”

从远端堕落在地上，那种强烈的落差感让郭业生出了无奈，更多的是无力。

徐徐走在甲板上，不时眺望着江面，风，骤然起大，掀起滚滚波浪。

哗，哗哗~~

一浪，盖过一浪.....

渐渐，无力感伸到了尽头.....

郭业草根出身，从底层步步向上攀爬，与生俱来便拥有一股不同于常人的斗志。

见着江上起伏不定的浪潮，心中猛然又是生出一股豪气，破口喊道：“长江前浪推后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妈了个巴子的，别人拼爹，老子拼自己。拼爹总有爹死那一天，你爹死之时，便是老子崛起那一日。”

没辙儿，喊完之后，郭业心中再次舒坦了不少，淡定地想道，别人拼爹，那是先天优势，咱既然没有这个先天优势，那只得靠后天。

旋即，他握紧拳头暗暗给自己打气，叫道：“郭业，努力努力再努力，加油再加油，争取也给你儿子一个拼爹的机会，给你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拼爹的平台。”

.....

“嗷.....靠岸啰，落帆，减速啰.....”

江船上，艄公那独有的号子声，再次响起，将郭业的视线缓缓拉回了陇西岸边。

天色渐黑，可算到家了。



### 第349章三年变迁

从益州归来之后，郭业不再跳脱，不再飞扬，过起了枯燥的丁忧守孝生活。

光阴，一岁而知秋；

举止，深入而简出。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业这个焦点人物慢慢淡出了陇西县城的公众视线之内。

一年刚过，程二牛便携着娇妻郭小蛮道别老娘与郭老太，在郭业的勒令下，率着八百白袍骑兵返回了西川。

两年，

三年，

时间飞逝，如白马过隙，任谁也抓不住光阴的留痕，而与郭业有关的一切，亦是早已物是人非。

西川小都护府在郭业大舅子康宝的主持下，频频传来佳音。郭业所牵挂的三千西川军，两国大集市，郭氏马场蒸蒸日上，越发走上了轨道。

漕帮在孙明延的掌舵下，发展迅速，不仅彻底控制了八百里岷江流域，帮众党羽及势力更是遍布整个蜀中各地江河。

漕帮之名，威名远扬。

老丈人康岳山因到了致仕的年纪，上书兵部主动请辞了益州折冲都尉一职，告老携带老妻与家人来到陇西，颐养天年。

至于益州折冲都尉一职，则是由康岳山的老部下，果毅都尉邱衡接掌。

显然，康岳山这个地头蛇虽然致仕请辞告老还乡，但还是间接掌控着益州府的军事力量，只不过从明面转为暗处罢了。

官场军中之潜规则，不说也罢。

至于郭业的死对头益州刺史卢承庆，在益州任上呆了三年，从漕帮送来的关卡税银中敛财颇丰，不知走了长安哪个大佬的路子，不知投进了朝堂三系哪个阵营，竟然上个月接到吏部公文，调其回长安赴任吏部左侍郎一职。

当年从兵部左侍郎的位置被赶到长安，三年之后又被调回长安任了吏部左侍郎一职，算是官复原职，得偿所愿。

对于卢承庆的这番造化，是郭业始料未及。

不过他更始料未及的是卢承庆的狗腿子，被郭业蹂躏多次的老对头益州郡丞吴奎。

这老东西自打那一次在刺史府门口被郭业蹂躏，而后因为卢承庆专心敛财，不再看重于他之后，便郁郁压抑不得志。

半年前，吴奎老狗心血来潮，想着去益州府下辖的巴蜀县衙捞点油水打打秋风，便兴师动众的率人乘船前往巴蜀县。

谁知时运不济，乘船归来之时在岷江之上遇到飓风，江风大浪席卷下，竟然将吴奎连人带船打翻，沉入江底。

与他一块儿遇难的，还有数十个随行衙役。

岷江之水，滩险流急，长年有江船撞礁，有飓风翻船，屡见不鲜。至今，益州刺史府都未找到吴奎的尸骨。

卢承庆本已放弃了吴奎此人，更何况吴奎已死，更无什么用处。于是，

他打消了派遣人力消耗物力去搜寻尸骨的念头，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只是随意写了个折子，提及益州郡丞吴奎出外公干，遇难殉难，呈送吏部，草草了事。

岷江之上的事儿，又岂能瞒得了漕帮，逃得过郭业的法眼，吴奎之死，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也许，只有漕帮舵主孙明延与郭业两人心里自知。

至于陇西县令冷天霖，因为郭业的帮助和漕帮的协助，在陇西县如鱼得水，政绩颇佳，官声大好，在陇西民间有着“冷青天”之称。

吏部每年都有官员政绩考核，冷天霖连着三年拿了吏部考核的优评，对于他来说，算是求仁得仁，尝了心中所愿。

郭业暗暗揣度，冷天霖只要再拿上一个吏部的优评，八成明年就能被召回长安，被吏部委以重用。

也许是留在长安，也许可能下放到州府。

.....

如今的福顺巷，可是陇西县城名副其实的第一旺地。

福顺巷除了有陇西名人郭业郭小哥的府邸，有陇西第一大财主吴茂才的府邸，还有前任益州折冲都尉康岳山的府邸。

这三家单个拎出来，都是陇西县各大姓氏难以向背的大家族。

更何况，这三家都联着姻亲，行事皆是抱成团。在陇西县城，乃至放眼整个益州，都是了不起的一股力量。

因为这三家，福顺巷成了陇西县的第一风水宝地，许多陇西望族皆搬迁至福顺巷内，或者迁徙至福顺巷周围。

一时间，以福顺巷为中心的这一地段，地价房价噌噌上涨，久而久之，在城中更是传出了“洛阳纸贵，却难比陇西福顺巷子贵”的口号。

.....

.....

这一日，离丁忧守孝三年期，还有三天的期限。

郭业正在自家书房所在的小院中信步闲游，如今的他已年近二十，到了弱冠之年。

虽然英气尚存，但当初稚嫩的脸颊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成熟与稳重，而且这几年时常请来一些老秀才来家中教授自己，更是多了几分书卷气。

他走到一处石墩处，缓缓坐了下来，若有所思地呢喃道：“还有三天，便满三年了，嗨，时间过得可真够快啊！”

言罢，本来还平静的脸颊上多出了一丝的愁滋味。

因为只要三年期满，他便要离开陇西，前往长安赴国子监报道了。

这番愁滋味，正是离乡背井的乡愁滋味。

叹罢之后，独坐石墩，看着处处枯，树杆皮裂的老槐树，不时飘落下几张凋零黄叶，发起了呆来。

过了一会儿，留在陇西三年的跟班长随赵九丑手执一封书信走了进来，冲他喊道：“大人，长安来信！”

“哦？”

郭业眉头一跳，不由问道：“是暗夜的东厂番子来信，还是关鸠鸠？”

赵九丑看了下信封之后，将书信递到了郭业的手中，答道：“是关鸿鹄。”

郭业唔了一声，撕开信封上的火签，掏出书信细细看了起来。

很快，阅毕书信之后，郭业脸上颇为恼怒地将信函揉捏成一团，狠狠摔在地上。

圆圆纸团蹦达几下，滚到赵九丑脚下，赵九丑看着郭业的神色，小心问道：“大人，关鸿鹄信中说了什么？莫非在长安遇到什么阻滞了？”

郭业无奈地摇摇头，哼道：“阻滞倒是没有，这老小子的确精明，搞得那个八大菜系的酒楼，短短三年光景就在长安站稳了脚跟，而且继续经营下去，颇有长安第一大酒楼的趋势。呵呵，海天盛宴大酒楼主打的八大菜系，在长安城中也是闻名遐迩啊！”

海天盛宴，便是关鸿鹄在长安开设的那家酒楼之名。

此名自然是郭业所取，用意之深，足见郭业之志向。

海，广阔；天，至高；盛，隆重；宴，唯庖丁之地，吃喝之所。

取此雄心壮志之名，郭业势必要将海天盛宴打造成长安第一酒楼，更是要将其打造成大唐第一饮食集团。

郭业小小赞罢关鸿鹄之后，突然话锋一转，痛斥道：“关鸿鹄的确是精明，也颇有经营之才。不过这厮也太让老子失望了，三年前我便说过要开设专供玩乐的会所，可至今，就是不见他的动静。此番信中，他吱吱唔唔，还劝老子能否打消这个念头。奶奶的，这老学究是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皮痒痒了！”

赵九丑问道：“关鸿鹄明知大人对于开设此会所，乃势在必行之举。他如此这般，又是为何？”

郭业笑骂道：“还能为啥？这老学究自认是个读书人，抹不开面搞那莺莺燕燕之事呗。”

赵九丑恍然大悟，哦了一声，也对，这到符合关鸿鹄那个矫情劲。

随即劝道：“大人无需动怒，再过几天您就要动身去长安了。到了长安，还怕关鸿鹄这老崽子不从？”

郭业哈哈一笑，点头道：“是极，三年未见他，此番去长安，是该敲打敲打他了。”

“哈哈……”

赵九丑自然知道郭业口中的敲打是何意思，八成这回，关鸿鹄的意志又要遭受郭小哥的摧残了。

听闻赵九丑的笑声，郭业看着这三年来，赵九丑不图钱财与官职，一直守信留在自己身边听候差遣，心中也是颇为感动。

继而言语诚挚地说道：“九丑，这三年辛苦你了！”

赵九丑摇摇头，收敛了笑容，说道：“好男儿，当守诺。而且，跟在大人身边办事，赵九丑也不委屈。”

郭业听罢，不再言语，只是无声地点头，抱以感激。

窸窸窣窣~~

一直紧凑的莲步声儿骤然传来，很快便进了小院，来到郭业和赵九丑的跟前。

正是越发妩媚动人的女管家贞娘。

过了三年，贞娘越发像一只熟透了的红苹果，无需轻咬，便是站在身边闻上一闻，都是香甜美味。

不过，此时的贞娘脸色有些焦急，不待郭业招呼，也来不及和郭业道个万福金安，急匆匆地脱口喊道：

“大官人，您快去老夫人那边看看吧，又起火了~~”

贞娘口中的起火，并非真正的着了火，而是郭府中人的一个俗称。

说白了便是少夫人吴秀秀和二姨娘康芷茹的势同水火。

三年来，这一妻一妾虽然没有给郭业诞下个一男半女，却是三天一小吵，三月一大闹，郭府中人早就习以为常。

郭业听着贞娘这话，看着她那脸色，又掰指头算日子，差不多又到了三月一大闹的周期了。

奶奶的，这两个娘们真他妈不让人省心啊！

随即嗯了一声，对赵九丑招呼道：“走，九丑，去看看去！”

谁知赵九丑连连摇手，推辞道：“这是大人的家事，赵某就不掺合了。属下还有其他事，先行告辞了。”

唰唰唰~~

拔腿就跑，撩得比兔子还要快。

郭业看着很快便消逝的人影，痛骂道：“妈的，不厚道！”

旋即冲贞娘挥挥手，说道：“贞娘，走，去看看，路上跟我说说，她俩今天又因为什么事儿掐起来了？”

贞娘低低应了一声嗯，跟在郭业后头，边走边说起了缘由来。

## 第350章后院起火

郭业走在前头，一路听着贞娘讲起后院两位姑奶奶吵闹的缘由，总算明白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敢情儿争吵的缘由还是为了郭业，原来两人都争着要前往长安，陪伴郭业左右。

郭业明白过来之后，顿时郁闷无比，奶奶的，哥们这是去国子监读书，这是去学习深造，她们莫非以为老子去游山玩水不成？

知道了怎么个情况之后，郭业二话不说，一脚跨进了老太太平日住着的院子。

一进院门，就听见康芷茹的呜呜啼哭之声，哭中夹杂着康芷茹对吴秀秀的控诉，好像是冲着老太太哭嚷着的。

只听见康芷茹泣泪交加地控诉道：“婆婆，您老人家来评评理，主持主持公道，吴秀秀仗着自己是郭家的妻室，愣是对我指手画脚，极其蛮横不讲理呢。呜呜……”

话音落罢，并未听见郭业老娘的回音儿，却传来吴秀秀的一声冷哼，呵斥道：“还反了你不成？平日里你不尊重我，从未叫我一声姐姐也就罢了，今日竟然还敢在婆婆面前告起刁状来。康芷茹，你要记住，这郭府之中，我乃妻室，而你康芷茹再是千金小姐，也不过妾侍之名。妻室、妾侍，孰高孰低，你拎得清吗？”

“吴秀秀，你不就是仗着妻室的名头骄横么？告诉你，我，我不吃你这一套。”

“呵呵，还真是牙尖嘴利，你康家好歹也是益州一方大族，怎得教出你这么一个不知尊卑，不知高低的女儿呢？”

康芷茹听着吴秀秀连康家，连自己父母都被牵扯了进去，立马炸了刺儿，叉着小腰叫骂道：“吴秀秀，你说谁没教养呢？”

吴秀秀并未被康芷茹激怒，相反缓缓冷静了下来，秀美的嘴角噙起一条弧线，神情之上有了些许得意。

随后冷声直逼康芷茹道：“妻就是妻，妾便是妾，这是礼法，任你纵是恣意妄为也必须遵从。康芷茹，你的的确确少了教养。”

“放肆！！吴秀秀，看我不撕烂你的臭嘴！”

康芷茹就像一头下山小母虎，战斗力嗷嗷直线上升，作势就要扑上前去，抓挠撕扯吴秀秀。

吴秀秀并未后退，康芷茹此举正中她的下怀，她更巴不得康芷茹恼羞成怒，先动起手来。

到时候，纵是老太太不主持公道，告到夫君郭业处，她吴秀秀这个妻室也占了道理，占了道义。

屋内的郭老太太还是没有动静，仿佛屋外两个儿媳妇的争吵跟她没有关系一般。

不过院门处的郭业见两人竟然到了剑弩拔张的情形，再也淡定不住，收起了观望的心思，泼天一声吼道：“住手，统统给老子消停下来！”

声音落罢，人已经冲到两人的中间，将两个小娘皮迅速隔开了来。

吴秀秀和康芷茹见着郭业陡然现身，又被他这么一嗓子吼了下来，纷纷

蔫了下来。

康芷茹顿时发觉自己貌似中了吴秀秀的激将法，有些心虚地低下脑袋，退后了两步。

而吴秀秀呢，还是一脸淡然，眼角瞥着郭业，然后白皙尖下巴冲着康芷茹那方扬了扬。

她这是示意郭业自己看清楚，康芷茹张狂到如此程度，她可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

郭业心里清楚，论心计，十个康芷茹都不是吴秀秀的对手。

很明显，吴秀秀一早就察觉到自己的到来，成心就想激怒康芷茹，让她现出刁蛮乱了规矩的原形。

很可惜，康芷茹还是上当了。

如果郭业及时现身，郭业相信，这小辣椒绝对敢动手上前撕扯吴秀秀。

奶奶的，到时候真要出大事了。

要知道，妾侍如果敢以下犯上，对妻室动起手脚来，那么吴秀秀便无需郭业的同意，就能将康芷茹逐出郭府。

因为只要她敢动手，就犯了七出之条。

好在郭业来得及时，制止了悲剧的发生。

不过，她还是极为愤怒地瞪了一眼康芷茹，喝骂道：“没大没小，竟敢动起手脚，你眼里还有祖宗家法和规矩吗？”

康芷茹现在想通了此中关节，也是吓得一身冷汗，弱弱地继续低着脑袋，听着郭业的训斥，不敢吱声儿。

这个时候，屋里的老太太总算开口了：“大娃啊，你可算来了，好好管管你家的女人吗？这天天闹下去，老身如何能静心念佛？是不是要我这个老太婆长住尼姑庵堂，才称了她们的的心愿？”

老太太说完话，贞娘已经进入屋中，见老太太搀扶了出来。

自从老太公仙逝后，郭业的老娘郭老太太便信了佛，三年来基本上大门不出，小门不迈，就在自己住的院子里吃斋念佛，为郭业和郭家祈福。

而且吴秀秀和康芷茹也不是第一天势成水火了，说难听点，老太太已经烦不胜烦了。

再者，两人这三年来都未替郭家产下一男半女，老太太对两个吵闹的儿媳也颇有微词。

在贞娘的搀扶下，老太太手执念珠，一边拨弄着珠串上的念珠，一边连若寒蝉地盯了吴秀秀和康芷茹一眼。

随后又冲郭业训斥道：“大娃，难道你想一直家无宁日，让老身也随你爹去了，才甘心吗？”

老太太这次动了真火，声色俱厉地喝骂下，郭业不由一阵愧疚，赶忙叫道：“娘，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

吴秀秀和康芷茹也被老太太这般严重的话吓到了，这次倒是出奇的合拍，异口同声地喊道：“婆婆息怒，是儿媳不懂事了！”

老太太没有理会两人，而是对郭业说道：“大娃，娘知道再过几日你便要远赴长安，这是有出息之事，娘不反对。不过你身边没个女人照应着，娘也不安心。唉，要不，你就都带着她们去长安吧！”

郭业闻言，摇头道：“不妥不妥，儿子此去长安不知要呆到几时，小妹又

在西川那边，娘身边没个贴心的人照应着，我纵是去了也不安心啊。”

郭业的意思，吴秀秀和康芷茹，一个留在陇西照顾老娘，一个随自己前往长安照顾自己的起居，这是最合心意的。

老太太听罢，各指了一下吴秀秀和康芷茹，说道：“那你说带谁去长安？她们可不就因为此事闹到老身这来吗？这事儿老身替你做不了主，还是你自己个儿选吧！”

唰唰～～

霎时，吴秀秀和康芷茹两人齐齐将目光转到了郭业的身上，彼此眼神中都透着希冀。

郭业见罢，又何尝不知道两人的心思？

不说别的，谁能随行郭业去长安，就证明了谁在郭业心中的地位略高一筹。

而且，两人目前都无所出，只有多呆在郭业的身边，才有机会怀孕，替郭家传宗接代。

正所谓母以子贵，如果康芷茹比吴秀秀先生出儿子来，那么吴秀秀在郭家的地位就真心岌岌可危了。

反之亦然，如果吴秀秀比康芷茹先产下一子，那么本就偏低的地位，就会更加的不值钱。

唉……

郭业脸上虽无表示，不过心中却是哀哀一叹，这手心食肉，手背也是肉，又该如何取舍呢？

这种单项选择题，只要选择任何一方，都会让另一方悲痛欲绝，典型的顺了哥情失嫂意。

纠结！

一时间，郭业不知如何选择了。

踌躇的时间，

一分一秒地过去，

两个女人的眼神，

越发地明亮剔透，期冀炽热。

“咳咳……”

老太太一声轻咳，停罢了手中拨动的念珠，突然出声道：“不用考虑了，此事老身替你作主了，就是她了！”

老太太抬起持着念珠的右手，指向了一个人。

不是吴秀秀，亦非康芷茹。

而是一直搀扶着自己的女管家——贞娘！

“啊？”

“啊？”

“啊？”

……

顿时，惊起了四道惊疑之声，分别来自郭业，吴秀秀，康芷茹，还有贞娘。

四道惊疑声中，有惊讶，有失落，有彷徨，还有郭某人诧异中带着的小小窃喜。

## 第351章离别在即

“不可以！”

吴秀秀惊呼一声之后，斩钉截铁地否决老太太的这个提议。

她不同意贞娘赴长安的原因很简单，还是因为始作俑者郭某人。

她至今仍记忆犹新，郭业与贞娘曾经存在过小暧昧，虽然没有坐实，但那只不过是郭业没吃到嘴边而已。

吴秀秀一直认为，郭业心中对贞娘念念不忘，色心犹存。不然的话，郭业也不会听见老太太说让贞娘一道赴长安，眉宇间便浮现出蠢蠢欲动的兴奋。

而且，在吴秀秀眼中，贞娘这个小寡妇，身段婀娜纤瘦水蛇腰，面容姣好似出水芙蓉，特别是那双水汪汪的媚眼，极为勾人心魄。

有的时候，她反倒觉得贞娘这小寡妇，比康芷茹还要来得危险。

从康芷茹身上，她最多会产生气愤，但是从贞娘身上，吴秀秀不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因为老太太神来之笔的提议，贞娘立马成了众矢之的，吴秀秀与康芷茹争相将眼神贯注在了她的身上。

兴许是感到了压力，贞娘无奈地低下了脑袋，紧紧挨着老太太不敢吱声。

可这一动作在吴秀秀看来，就耐人寻味了，她觉得贞娘肯定是仗着老太太的信任，也想跻身郭府的妻妾之列。

不行，

坚决不行！

一个康芷茹已经闹得鸡飞狗跳，让自己有些疲累，如果再来一个贞娘，那自己绝对是无力争心了。

旋即，吴秀秀暂时摈弃了对康芷茹的成见，冲康芷茹眨巴了两下眼睛，破天荒地叫了一声芷茹妹妹。

然后柔声中带着蛊惑说道：“贞娘乃是咱们郭府的管家，由她陪同夫君前往长安，侍候起居，好像不太合适吗？”

显然，无论是郭业，还是老太太与贞娘，都听出了吴秀秀的弦外之音，这小娘皮是想和康芷茹化敌为友，暂时放下成见，引为联盟，共同对付贞娘这个外敌。

偏偏就康芷茹听不懂对方的弦外之音。

也不知是真听不懂，还是假听不懂，康芷茹愣是高傲地扬起小下巴，冲着吴秀秀的示好冷哼一声，然后说道：“我看让贞娘前往长安侍候夫君的起居，倒是挺合适！”

“什么？你，你同意了？”

吴秀秀华容色变地惊呼道，她想都没想到，康芷茹竟然会支持婆婆的昏招。

康芷茹见着吴秀秀如此吃瘪，如此惊慌失措，顿时得意洋洋，趁这机会数落着吴秀秀道：“在妾身看来，婆婆安排贞娘陪夫君前往长安，甚是妥当。吴秀秀，你十指不沾阳春水，你觉得你去了长安，能侍候得好夫君的一应事宜吗？”



吴秀秀被康芷茹问个正着，有些气馁地吱吱唔唔道：“我，我，我……”

“哼，一看你肯定就不会，你不会，我也不会，那咱俩去了长安能侍候得了夫君么？到时候别说照顾夫君了，就怕咱们去了还给他贴了累赘，您说是吗，婆婆？”

最后一句话，康芷茹显然是对着老太太而问。

听着康芷茹竭力赞同自己的建议，老太太难得泛起笑脸，颇为满意地点点头道：“芷茹这话说得在理，颇有些大家风范，嗯，不错，如你所言，老身就是这个意思。”

被老太太这么一夸赞，康芷茹一扫之前被吴秀秀打压的倒霉气，再次扬了扬下巴，冲吴秀秀示威了一番。

且心中不无兴奋地想道，吴秀秀，纵你机智百出，还不是被本小姐耍了个团团转？哼，既然你不想让我去长安，本小姐也断了你去长安的念头，你不仁我不义，我偏偏就让贞娘随着夫君去。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你！！

康芷茹无声地一连冲吴秀秀做了三个口型，此刻，她俨然以一个胜利者之姿呈现在吴秀秀跟前。

而吴秀秀此时也大概其猜透了康芷茹的心思，心中不由郁闷至极，唉，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康芷茹，你愚蠢至极，肯定有你后悔啼哭的时候。

不过，她还是不肯放弃，做着最后的一丝努力地劝阻道：“婆婆，贞娘管理咱们郭府一直管理的井井有条，她突然去了长安，咱们郭府家大业大，下人又众多，届时不是要乱了套了？”

老太太还未答话，康芷茹趁机插进了一句：“秀秀姐姐真是杞人忧天了，没了贞娘，郭府不是还有你我吗？婆婆，放心吧，相公不在，我和秀秀姐姐会当好这个家的。”

噗~~

吴秀秀差点被康芷茹的插话给气得吐血来，心中只有一个字，猪，猪，猪啊！！

自然，康芷茹气死吴秀秀不偿命的话，又得到了老太太的赞赏，反而对吴秀秀有了几许意见起来。

当即，拉下了脸子冲吴秀秀冷声道：“行了，无需多言了，贞娘陪大娃赴长安之事，老身今天便拍板决定，贞娘……”

说着，老太太低声对身边的贞娘吩咐道：“回头准备准备，过几天就随大官人前往长安，常伴其左右。他的衣食住行老身就全权交给你了，莫要让大官人到了长安挨饿受冻了。”

贞娘没敢抬头看着吴秀秀，继续低着头冲老太太盈盈一个欠身，道了万福金安，应道：“老太太您放心，贞娘一定照顾好大官人的起居。”

老太太挥挥手，对着吴秀秀，康芷茹，还有贞娘三人下了逐客令道：“老身累了，你们都下去吧。大娃……”

待得三个女人都转身往返之际，老太太叫住了也欲要随行出去的郭业，问道：“还有几天去长安呐？”

郭业停住了脚步，回道：“娘，还有三天！”

老太太略有所思地点点头，嗯了一声，说道：“也不算长了，要准备的东

西回头都让贞娘给你备齐，别到了长安又忘了拿这个，忘了带这个。还有，四季衣裳要带齐，银子要带够，到了长安莫要因为银子的事儿，失了体面。还有……”

老太太有点啰嗦，郭业却听着有些暖心，颇有些“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感觉。

郭业默不作声，听着老太太的啰嗦交代，一个劲儿地点头，一会儿称知道，一会儿又称晓得了。

而后老太太又交天道：“临行前，记得去你爹坟头除除草，添把土，看看那个死老头子，让他保佑你此去长安，大吉大利，无惊无险。”

郭业唔了一声，称道：“娘放心，儿子知道怎么做。”

老太太又满意地点了下头，一时间不知道还有什么要交代郭业的，随即扬起脸来看着屋檐，一脸所思仿似回忆。

突然，老太太貌似又记起了什么，突然叫道：“对了，娘又想起一件事儿来，你此去长安，记得多多给家里来信，别像这西川似的，好几个月渺无音讯。”

郭业看着老娘那恋恋不舍的神情，再看她那双枯槁的双手，满脸起伏如沟壑的皱纹，心中顿时酸涩无比。

郭业心中酸涩之余，猛然一动，冲着老太太喊道：“娘，反正还有三天才赴长安。要不，儿子这三天就陪在娘的身边，陪娘说说话吧？”

老太太闻言，霎时笑逐颜开，连连赞道：“甚好，甚好！”

而后伸出胳膊紧紧握住郭业的手臂，道：“唉，养儿到一百，长忧九十九，大娃，娘舍不得你啊……”

唉~~

郭业听着老太太的话，心中更是酸楚万分，爱哀叹道，老娘，儿子又何尝舍得您老人家呢？

## 第352章黄河边上风陵渡

相比于蜀中内陆，北地三月，依旧是天寒地冻，风声嚎嚎。天空飘落着鹅毛般的雪花，久久不歇，洁白中透着晶莹的雪花铺洒在北方大地之上，处处尽显银装素裹，广袤无垠。

就连飞流急泻的滚滚黄河，也因为天气太过严寒，结起了冰渣，再加上冰渣之上积雪甚多，船只根本无法通行，因此黄河渡口各处的艚公都停止了摆渡，暂时歇了业。

有胆壮的渡河之人，因为急于过黄河，曾试着徒步踩在冰渣上过河。可惜没走三五步，便因河面冰渣不够厚硬而无法承受重力，最终堕进了冰下，淹覆于滔滔黄河水之下，化为万千水鬼中的一员。

黄河既然不能通行，那些想渡河的来往商旅或过客只得止步于黄河岸边，坐等黄河冰雪融化，等着船只能够畅行。

.....

.....

风陵渡，仅离黄河岸边三里地。

风陵渡本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小土城，常为渡河商旅或过客的歇脚之地，久而久之，此地渐渐兴盛了起来。

因为土城简陋仅靠黄河，交通并不四通八达，又无常住人口，朝廷并未在风陵渡设置官署衙门。

不过也正是因为如此，没了衙门的征丁收税，风陵渡中才有了各行各业，大到客栈酒肆，小到菜摊肉铺，不乏有之。

经过数十年的更替，风陵渡渐渐成了渡河商旅游客的歇脚过夜之地，也成了一个刀客土匪，泼皮无赖横行之所，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三不管地带。

风陵渡上最大的一家客栈，乃是位于风陵渡正中心的风陵客栈，貌似从风陵渡有了人烟开始，这家客栈便存在了。

迄今为止风陵客栈已经经营了数十年，客栈老板古三也在风陵渡扎根了数十年，从当初的青年古三变成了如今的糟老头古三，不过风陵渡的人还是尊称他一声古三爷。

因为古三爷经营风陵客栈数十年，几十年间一直平安无事，在风陵渡中屹立不倒，所以威望甚高。

据传闻古三爷和风陵渡一带的刀客土匪都是颇有交情，所以从来没有泼皮无赖在客栈中捣过乱，也不曾听说有土匪刀客在风陵客栈生过事。

因此，风陵客栈往往都是过往商旅和游客歇脚过夜的首选之地。

也正因此，风陵客栈常常客满为患，生意兴隆。

最近时日，北地天气骤寒，飘雪肆意，致使黄河之上无法通行，也使得风陵客栈生意再次爆满。

此时黄昏暮霭，正值晚饭时分，风陵客栈的大堂已是座无虚席，桌桌都围满了客人。

风陵渡属于关中一带，因此吃食方面不同于蜀中内地，大盘卤牛肉，大盘羊腿，大盘的白面馍馍，还有坛坛烈酒，在各桌随处可见。

区别于蜀中小菜的精致，关中菜肴多了一个豪爽与大气。

整个大堂之中喧闹无比，处处都是觥筹交错的碰碗之声，还有扯天谈地

的嚷嚷之声，不时夹杂着肆意的狂笑怒骂之声。

此情此景，只能用四个字形容：关中豪客。

不过纵是如此，还是有那么一桌客人不同于大堂中的所有人，位于大堂西面小角落的一桌客人，两男一女，吃得慢条斯理，喝得小杯饮酌，说得低声细语，生怕吵到了别人。

两个男人中，一个面相清秀，二十岁许，穿着一袭的灰白袍衫，神情颇为悠哉，若手中再多上一把折扇，倒像是个翩翩公子哥；至于另一个男人，则是土灰对襟装，面容也颇为俊逸，肩背一把金丝大环刀，倒像是个护院随从之人。

至于剩下那女的，虽素面朝天，神情间却是极为妩媚动人，正慢条斯理地掰着白面馍馍，小口轻咽着。

这两男一女，正是从蜀中赴往长安，因黄河不得通行而暂时住宿在风陵客栈的郭业、赵九丑、贞娘三人。

郭业看着赵九丑听着喧闹无比的嚷嚷声，不时紧蹙眉头，不由放下手中的杯盏，问道：“九丑，怎的了？身子不舒服？”

赵九丑闻言，连着摇头说道：“身子好得很，只是此处太过吵闹，颇为不习惯。没事没事……”

一旁的贞娘轻轻将手中的白面馍馍搁于盘中，轻蹙着眉黛，叹道：“也不知这黄河冰雪何时方能融化，船只何时方能通行呢？如果继续耽搁下去，怕是要误了大官人前往国子监报道的日期哩。”

赵九丑听罢，冲郭业附和道：“是啊，大人，贞娘所言极是。要不，我们再想想其他法子，不一定非渡过黄河才能入长安不是？”

郭业道：“咱们都到黄河岸边了，再行其他法子入长安，那得浪费多少时间啊？得不偿失，别费那个劲了，迟到便迟到吧。再说了，与其要折返离开黄河边，花大时间去寻其他路途，不如留在风陵渡多呆上几天等冰雪融化吧。风陵渡此地颇有关中味道，呵呵，倒是个有意思的地方。”

贞娘不再言语，低着头伸出葱白小手捡起盘中白面馍馍，又继续掰扯了起来。

赵九丑还想再劝上几句，突然一声暴喝之声打断了他的话茬儿……

“嗨，诸位爷们，可曾听说了吗？距咱们风陵渡百里之外，黄河下游的几个州府都出大事儿了。”

不知何人在堂中平地一声雷，将众人的注意力全部吸引了过去，刚才还嘈杂不堪的大堂顿时静了下来，顿时鸦雀无声。

赵九丑被这突兀的嚷嚷声也吓了一跳，脸上顿浮几分戾气，欲要站起身来痛斥那位不速之客。

谁知却被郭业摁住了胳膊，只见郭业轻摇两下头，然后低声说道：“人生地不熟，莫要惹事。且听他说说，黄河下游几个州府到底出了何事。”

赵九丑听着郭业如此说，只得作罢，抄起桌上一杯酒灌入口中，以示忿忿。

这时，堂中有好事者点出了喊话之人的姓名，喊道：“原来是古三爷啊，您老人家今天又给俺们带来什么新鲜事儿啊？”

一点出喊话之人的姓名，柜台上的一位精壮老头顿时成了大堂之中的焦点，齐唰唰数十道目光全部汇聚于古三爷的身上。

郭业暗暗冲赵九丑眨巴了下眼睛，轻声说道：“幸亏你没炸刺儿，原来是风陵渡的掌柜古三。这几天你我呆在风陵客栈，听了他不小传闻，呵呵，来头貌似不小啊！”

赵九丑转头冲柜台上的古三爷瞥了一眼，哼道：“别人惧他，我赵九丑可不惯着他，除非他想试试咱老赵的大刀快不快，哼！”

郭业立马阻道：“得了，咱们只是途经风陵渡而已，犯不着惹事。且先听他说说看，我倒是好奇，黄河下游到底出了何事。”

显然，郭业内心中的八卦之后，又熊熊燃起了。

堂中众客官的眼神齐聚在古三爷的身上，颇有些众星拱月的意思。

古三爷仿佛也很享受这种被人重视的感觉，冲着柜台前的跑堂小二喊了一嗓子道：“骡子，去，给三爷到后厨倒碗山西老陈醋来喝上几口，三爷就好这一口。”

跑堂小二应了一声，飞快跑向后厨方向。

郭业心中暗乐，奶奶的，这古三爷还挺装逼，不过也挺另类哈。别人讲话都喜欢喝上一口酒水润润喉咙，他倒好，直接喝上了老陈醋。

敢情儿，这位古三爷还是山西人呐。

很快，跑堂小二就端着碗陈醋，步履平稳地来到了古三爷跟前。

古三爷接过陈醋啧啧嘬了两口，颇为享受地叹了一口气：“啊……得劲儿！”

然后将那碗陈醋搁在了一边，跟老猴子一样窜到了柜台上，双腿盘了起来坐在柜台上，撸起袖子冲众人说道：“你们知道黄河下游几个州府出了啥事不？嗨，说出来吓你们一跳！”

说到这儿，故意停顿了下来卖了个关子，闭口不言。

一下子，众人都被古三爷吊起了胃口，包括郭业也是一样。

不过，他倒是没有急急追问这糟老头，因为他知道自有客人会开口追问。

果然，在坐的客人中有一人急匆匆地喊道：“我的三爷哟，您老就喜欢卖关子，赶紧说说吧，下游到底出了何事？”

“嘿嘿……”

古三爷盘腿而坐，露出一个得逞的笑容，跟老乌龟探出壳似的将脑袋伸了出来，故意压低了声音，说道：

“你们知道不？黄河下游现在正死人呢，死了好多好多老百姓，那家伙，当真是尸横遍野，啧啧，那真叫一个惨啊！”

嗡～～

这消息顿时震撼了堂中所有的客人，包括郭业在内。

不过郭业震撼归震撼，想得却是更多……

瘟疫？

饥荒？

天灾，或人祸？

## 第353章黄河下游闹饥荒

无风不起浪！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听着古三爷说得如此言之凿凿，他心中不禁起疑，能让几个州府都大片大片地死着人，除了瘟疫，饥荒等天灾之外，还能有什么？

至于人祸方面，郭业完全忽略，因为大唐承平十几二十年，国内早无战事。

而且在他印象中，好像贞观四年貌似没有什么地方兵乱什么的。

很快，古三爷就不问自答，释疑了郭业心中的答案，自顾说道：“嘿，诸位爷们在咱们风陵渡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自然痛快！你们可是不知道，黄河下游的几个州府早已是饿殍遍野，老百姓早已闹饥荒闹得扒树根，刨观音土来吃了，更有的地方，已经开始易子相食了哟，啧啧，惨，惨呐！”

古三爷说得言语翔实，神情真真儿，仿佛身临其境一般。

“啊……”

听到易子相食四字之后，低着头掰撕着白面馍馍的贞娘顿时停住了手，惊呼一声之后，立马将白面馍馍又放回了盘中，神情恭敬和虔诚，仿佛为自己刚才在浪费粮食而感到羞耻。

此时的大堂之中又是一阵嗡嗡的交头接耳之声，仿若寂静的大堂中猛然飞窜进来几百上千头麻雀一般，再次乱哄哄。

郭业从众人的脸上发现了惊惶与不可置信，即便是一些桌上放着长刀，走南闯北，见惯生死的关中刀客，也是不由彼此唏嘘感叹，摇头晃脑。

一时间，大堂中又嘈杂议论了起来：

“这些年，咱们关中一带都是风调雨顺哩，咋还会闹饥荒呢？”

“我的天呐，几个州府闹饥荒，几十万老百姓扒树根，刨观音土填肚子，还易子相食，这，这是要死多少人哩？”

“可不呗，去年年初，俺押镖路过下游的长泰府，俺可是见着他们收成还挺好的呢。”

“静一静，静一静！”

突然，人群中站起来一个穿着灰白儒衫的老者，挥舞着双臂阻止着堂中七嘴八舌的议论。

郭业看他桌上放着包袱，应该是在风陵渡歇脚住宿的客人。

只听这老者冲古三爷抱拳问道：“古三爷，您见多识广，消息灵通，是否知道这黄河下游的几个州府为何无端闹起饥荒来呢？”

古三爷重重地拖长了鼻音，嗯了一声，点头答道：“看您老这穿衣打扮，应该是个读书人吧？您老算是问对人了，古三扎根风陵渡几十年，对黄河这一带算是了如指掌。至于这闹饥荒之事，也多少有些清楚。”

老者哦了一声，冲古三再次拱了一下手，请道：“既然如此，还望古三爷能够替我等释疑一二。”

古三见着这个老者，身为读书人却能够对自己一个做买卖的客栈老板如此给面子，自然是面上有光，极为满意地唔了一声。

而后冲他说道：“其实啊，这都是命，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关中人也是一样，靠着黄河吃黄河，就因为有了黄河的灌溉，咱们关中一带的土

地才能够肥沃，年年都有好收成。可也正是因为黄河，今年下游的几个州府都统统遭了殃！诸位都是远道来客，也许不知啊，去年年中，黄河下游泛滥，可就坑坏了下游几个州府的百姓哟……”

古三侃侃而谈，说出了下游闹饥荒的真正原因，原来是黄河下游河水泛滥，冲垮了河堤，漫过了岸边，滚滚黄河水，淹没了下游几千里一马平川的田地，毁了几千里肥沃之地上的庄稼，致使百姓今年没了收成……

原来如此！

有不少靠近关中一带的客人纷纷点头，敢情他们也曾听说过此事，但是没想到严重到如此地步。

至于郭业，虽未曾发过一言，但是对于古三说起的这事儿，他好像也有些印象。

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记得是从顺公公嘴中听说过此事。

不过当时顺公公说得是黄河闹灾，朝廷赈灾，至于其他，顺公公没有详说，远不及古三爷口中得来的更为翔实。

不过他很是好奇，既然朝廷都已经开始赈灾了，以李二陛下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这下游几个州府百姓怎么可能还严重到如此田地呢？

继而脱口冲着古三爷问道：“朝廷不是已经安排赈灾了吗？怎么还能让下游几个州府的百姓遭了如此大罪？”

话音一落，突然传来一声诧异：“咦？”

不过这声惊疑并非来自古三爷，而是刚才冲古三爷提问的那位老者。

只见这老者将目光转向郭业，眼光灼灼地盯着他，问道：“你这少年郎倒是知道得不少，莫非你也来自长安？”

郭业见着老者虽是灰白儒衫略显寒酸，但是老者问话之时与生俱来的那种气势，却非寻常商贾所能拥有。

特别是听到老者最后那句“你也来自长安”，他留了心思，很显然，这老者肯定来自长安。

莫非，他是来……

郭业好像想到了什么，随即没有失礼于人，抱拳回道：“好叫老人家知晓，小子并非来自长安，而是来自蜀中，乃益州府陇西人氏。”

一听郭业并非长安人氏，老者好像失去了兴趣再行问询，而是转头望向古三爷，继续问道：“古三爷，这少年郎所言极是，朝廷不是派了赈灾银于下游几个州府了吗？怎得百姓还遭如此大罪呢？”

古三爷听着郭业和老者的对话，以他数十年来的阅历，看得出两人都来历不凡。

随即也收起了刚才那番妄自尊大的神情，笑道：“您两位倒是明白人，朝廷的确在一个月前便派了赈灾银，而且就经过咱们风陵渡，听说足足有一百五十万贯（两）。不过嘛……”

老者一听古三爷又卖起关子，闭口不言，旋即脸色分外焦急起来，连连催问道：“古三爷，不过什么？”

古三爷收起笑意，一脸严肃地说道：“罢了罢了，咱们风陵客栈是小本经营，再谈下去，连古某人也担待不起了。诸位，吃好喝好，今天堂中诸位桌上的酒肉，都算古三的。”

老者心有不甘，欲要再行追问，谁知古三爷这个糟老头子就是属猴的，

噌的一声儿蹿下了柜台，借口外头有事，急急出了客栈大门。

剩下的，除了大堂中众客人的交口相赞，称道古三爷仗义，古三爷敞亮大方之话，别无其他。

很快，大堂之中又恢复到了刚才吃喝吵闹的那番情景，仿佛刚才古三爷所提及的下游闹饥荒之事，与在坐各位无关一般。

唯独两人还站着，一位是那位儒衣老者，另外一人便是郭业。

那老者站在原位，看着古三爷消失的门口，若有所思地呆滞了一会儿，随后意兴阑珊地冲在同桌的两名随从挥挥手，轻声低语了几句，徐徐上了楼梯，返回了客栈二楼的客房之中。

至于郭业，站虽站着，眼神却是一路跟随着那位老者的身影而变动，直至老者走上楼梯，回到房间去，他还矗立原地。

赵九丑知道郭业的性子，轻声劝道：“大人，还是入长安赴国子监要紧，正如你之前所训斥我一般，人生地不熟，咱们莫管闲事了啊。”

郭业回头看了一眼赵九丑，笑道：“你倒是学得挺快，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路不平有人踩，老赵啊，下游几十万百姓遭着罪，咱怎能视而不见呢？”

赵九丑知道自己猜中了郭业的心思，不由有些生气地说道：“大人，下游几个州府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你我也不了解，怎生去管？还有，咱们此番出来，可就是你我，贞娘三人，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言下之意，还是劝诫郭业，三思而后行，此次闹饥荒的幕后，肯定水深浑浊，莫要飞蛾扑火，做无谓的牺牲。

赵九丑这一提醒，郭业心里自然有数，不过他还是执拗地摇了摇头，回绝了赵九丑的劝诫。

随后，将脸转向古三爷消失的门口，说道：“这位古三爷，不简单！”

言罢之后，又抬起右臂遥指了一下二楼楼梯口的位置，说道：“那位上楼的老爷子，更不简单呐！”

霎时，赵九丑和低头不语的贞娘相继转头望向二楼，齐唰唰将目光对准了那老者进入的房间。



## 第354章夜谈

入夜，熙攘繁闹的风陵渡渐渐归于平静。

无边夜色笼罩下，除了没完没了地肆虐着关中大地的嚎嚎寒风外，便是夜风席卷下漫天飘零的鹅毛大雪。

夜下的关中，夜中的风陵渡，甚是荒芜……

这个时辰，这种天气，哪里还会有新来客人投宿？于是风陵客栈便早早熄了灯火，关起店门打了烺。

整个风陵客栈中，比之客栈外头，更加的寂静。

各个房间的住客熄了灯火入了眠，户户房门都紧闭而起，浑然不知外头事。

唯独二楼最西头的一间客房，灯火通明，貌似还未入睡。

这个客房的主人便是郭业。

此时的房间中，除了郭业之外，还有贞娘与赵九丑在内。

郭业与赵九丑围坐在桌边说着话，而贞娘则自顾倒着热水注入木盆中，不时探手入木盆，试着水温。

少顷，她端起木盆走到郭业跟前，低声说道：“大官人，水温正合适，可以先泡泡脚了。”

言罢，立马将木盆搁置在郭业脚跟前，蹲在地上替他脱起靴袜，而后将郭业的双足缓缓放于木盆之中，浸泡在热水之下。

“嘶……”

郭业双足入水立马感受到了烫意，龇牙呻吟一声后赞了一句：“不错不错，冻了一天的脚，正解乏，啧啧，舒坦儿啊！”

赞完之后，贞娘继续蹲在地上替郭业洗着脚，嫩滑小手在郭业的双足上摩挲着，手脚触及之下，一股异样的感觉浮遍郭业全身，止不住的又是啧啧几声轻赞着。

舒服归舒服，不过他现在无暇在贞娘身上下功夫，因为他和赵九丑正谈着正事儿，只得将美人抚足所带来的异样刺激先搁一边了。

一边烫着脚享受着，一边回头问身边的赵九丑道：“嗨，九丑，咱们继续，刚才说到哪儿了？”

赵九丑知道郭业对贞娘的那点心思，早已见怪不怪，继而回归正题，回答道：“刚才正说到古三爷这儿，今天晚饭后，您不是让我跟踪古三爷的行踪吗？我从晚饭后一直跟到一更时分，发现这老鬼根本就不住在风陵客栈中，而且这老鬼戒备心很强，跟踪了他差不多两个时辰，奶奶的，基本上是被他带着瞎逛。”

郭业一听赵九丑这么说，连连拍手叫道：“你看吧，你看吧，我说得没错吧？我就说这老鬼一点都不简单。而且我发现他今天说这番话就是有意为之。专门说给一个人听。”

赵九丑并没有郭业那般观察细微，不由奇道：“莫非他发现了大人你的身份？”

郭业听罢，顿时一阵脸颊臊红，啐道：“赵九丑，不带这么埋汰人的。我一个小小的六品骁骑尉，一个过了气的西川小都护，跟关中一带无甚瓜葛，他把下游几个州府遭灾之事说与我听有个屁用啊？”

赵九丑问道：“那大人刚才说，古三这老鬼今天说这番话是有意而为之，专门说给一个人听？”

郭业有点郁闷赵九丑的反应，不过正替他洗着脚的贞娘突然抬头，眨巴着眼睛，轻声问道：“大官人说得这人，莫非是今日那儒服老者？”

“还是贞娘聪明！”

郭业夸赞一声，情不自禁地伸出右手，掐了一把贞娘水灵灵的面颊，揩油道：“这次带贞娘去长安，真心没带错啊，来，让小哥我……”

“呀！！”

贞娘小脸被郭业一招，顿时羞臊惊惶地跳窜而起，踉跄之下，将木盆中的温水溅洒了一地。

噌噌噌，贞娘连退三两步，逃到房门处，有些惶惶地喊道：“大官人怎能如此孟浪哩？奴家先回房休息了，明，明日再见……”

咣当～

拉开房门，夺门而出，身姿矫健如脱兔，顿时逃之夭夭。

郭业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当着赵九丑的面撩拨贞娘，的确有些轻浮。

见着贞娘落荒而逃，不好意思地看了一眼赵九丑，尴尬一笑。

谁知赵九丑压根儿就没正眼看他，显然他也懒得管郭业这点龌龊事。

相反，他饶有兴趣地问着郭业道：“原来大人说得是那位老爷子啊？对了，晚饭之时，大人你说这位老爷子不简单，莫非他是什么大人物不成？”

郭业没有即时回答赵九丑的提问，从屁股底下拿起擦脚布擦拭了一下湿透的双足，然后站起身来走到门口，将房门再次关起。

然后一边慢步走向，一边说道：“是否称得上大人物，现在不得而知。不过我观这老者，谈吐不凡，与生俱来之气势亦是长年累月的养尊处优下所形成，再加上他问我那句‘也从长安来’可以断定，这位老者肯定来头不小。如果你今天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古三爷讲话之时，眼光基本都锁定在那位老者身上，显然是刻意为之，或者说特意说给这位老爷子听的。”

说到这儿，郭业故意压低了声音，说道：“古三这老鬼今天讲的这番话有其弦外之音，其言下之意是再告诉这位老者，朝廷的确是拨下来一百五十万贯的赈灾银，只不过并未用到赈灾之上。而是……”

“而是啥？”

郭业白了一眼，哼道：“笨呐，如此巨大的一笔银子拨到几个州府，却没用赈灾，那显然就是被几个州府的官员给贪墨了呗。”

赵九丑听罢脸色骤变，不可置信地惊呼道：“什么？这赈灾的银子他们也敢贪，这他娘的都死了多少人了，莫非这几个州府的刺史都是狼心狗肺之辈？难道他们就不怕因为饿死了这么多百姓，而令朝廷起疑追查？”

郭业轻摇两下头，陡然冷笑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至于这几个州府刺史为何如此明目张胆，又如此愚蠢地去贪墨这巨大的一笔赈灾银，那就不得而知了。也许，背后还有更大的隐情，需要一点一点去将它扒拉出来。对了，言归正传……”

笃笃两声儿，郭业轻叩了两下桌面，轻声说道：“能将几个州府刺史或者刺史以下的佐官，都牵扯进来的一桩贪墨案，这事儿指定小不了。再加上古三今日讲话的有意为之，还有那位老者的问话句句不离黄河下游的饥荒，加上他又从长安来，综合种种迹象与蛛丝马迹，这位老爷子的身份应该呼之欲

出了吧？”

赵九丑霍然起身，斩钉截铁地叫道：“他是朝廷中人，肯定专门为了下游几个州府的灾情而来。”

“没错！”

郭业点头应道：“而且，我相信这位老者本意是考察灾情而来，不过到了风陵渡之后，才发现黄河下游闹饥荒的背后，还牵扯出了几个州府刺史的贪墨案来。不然，他不可能从长安仅带两个扈从，呵呵，真要查牵扯甚广的贪墨案，凭他三人，根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赵九丑听着这事儿颇为严重，不由有些担忧道：“大人，这事儿既然朝廷派人了专人来查实此事，那么我们就不要管闲事了吧？而且，咱们如今也在那些赃官的地盘之上，如果，万一……”

郭业很清楚赵九丑说得在理儿，如果下游几个州府的刺史都参与了贪墨赈灾银的案子中，那么参与这个案子绝对是危险系数嗷嗷高。

这些赃官刺史别看是读书人出身，只要触及到了他们的根本利益，郭业坚信这些斯文人绝对会扯掉光鲜的外衣，露出狰狞的利爪出来。

到时候，自己三个人，双拳能敌成百上千条腿儿，对方给自己搞个人间蒸发，那就真的摊上大事儿了。

一想到这儿，郭业有些犹豫了……

笃笃笃~~~

一阵叩门声骤然响起，打断了郭业的思绪。

赵九丑脸色霎变，瞬间抄起桌上的金丝大环刀就要破门，却被郭业一把拽住了冲动，摇头示意他莫要轻举妄动。

此时的赵九丑，在郭业看来，有点草木皆兵的赶脚。

制止住了赵九丑之后，他凝声问向门外，道：“什么人？”

“这位小哥，可曾记得今日大堂用晚膳之时，与你对话的老者？”

一道忠厚平和的声音从门外响起，听他话中意思，应该就是今日那位儒服老者的扈从。

随即，郭业回道：“记得，什么事儿？”

外头那扈从回道：“我家老爷想请小哥过房一趟，说是有一件重要之事与你相叙。”

郭业心中大为意外，奶奶的，还主动找上门来了。

而且他敢断定，这位老者正如自己所料，也是察觉到了饥荒背后的贪墨案。但是目前黄河又无法通行，老者求不到长安的援兵，所以在手底下极度缺人的情况下，想到了与他有一面之缘的自己。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看来是撇不开这事儿了，不然到了长安，万一这老头在朝中是个什么大佬，那自己在国子监还混不混了？

旋即，冲门外回了一声：“通知你家老爷稍待，我一会儿便过房与他相见。”

言罢，又冲赵九丑苦笑地叹道：“看吧，这事儿想躲都躲不掉，他自个儿主动找上门来了。”

赵九丑也是相当地无语，跟着郭业这么久，发现他啥事儿都能搀上一脚。

甭管主动还是被动，在他看来，郭业天生就是一个招灾惹祸的主儿！

## 第355章御史大夫高士廉

郭业撇下赵九丑一人独在房中，出门随那扈从去了老者的房间。

将郭业领入老者房间后，扈从低声说了一句：“大人，人给您带到了，小的就在门口守着。”

言罢，颇为戒备地看了郭业一眼，便转身出了房门。

当房门被扈从咣当一声带起之后，郭业总算是与这位气势不凡的老者，有了一次近距离的接触。

也许是刚洗漱完准备就寝的缘故，老者此时褪去了儒服，仅穿着一身的斜襟右衽白衫。

看着郭业站在门内盯着自己，老者抬了抬双臂，颇为尴尬地笑道：“这么晚，而且如此唐突将小兄弟召来，还如此衣着待客，完全是事发突然，失礼怠慢之处，小兄弟莫怪。”

郭业笑着摇头说道：“哪里话，长者请，不敢辞。不知老人家召小子过来，所为何事？”

听着郭业这般文绉绉地说话，老者苍眉一抖，狐疑问道：“看小兄弟衣着打扮，谈吐说话，莫非小哥也是我辈士子文人读书郎？此番停留风陵渡，可都是为了前往长安求学不成？”

郭业知道对方肯定颇有来头，也没必要隐瞒，随即大大方方地承认道：“老人家猜得没错，小子乃蜀中人氏，此次赴长安，乃是前往国子监。”

“赴长安，国子监？”

瞬间，老者的脸色凝重了起来，额头乃至眉毛都拧巴成了一团，陷入了沉默。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老者突然怪叫道：“你说你从陇西而来，此番入长安乃是前往国子监，老夫问你，你可是姓郭？”

郭业也是顿时满脸怪异，脱口问道：“老人家怎得知道小子？”

老者再次求证问道：“武勋骁骑尉，陇西郭业？”

郭业斩钉截铁地点头，应道：“正是小子！”

不过还是心有疑虑地问道：“老人家，您怎得认识小子我？”

“哈哈，好啊，好啊~~”

老者突然击节大笑，请手示意郭业赶紧坐下，然后喊道：“真是巧了，太巧了，老夫在风陵渡居然能碰到你，委实太过巧了！”

笑罢之后，见着郭业一脸茫然，老者赶紧解释道：“小兄弟也许不知，你陇西郭业在朝中可是名声斐然啊，单单你生擒颉利可汗之事，便让陛下足足高兴了好长一阵时日，夸了你好长一段时间哩。”

原来如此！

郭业暗暗点了下头，这事儿，他听顺公公也提及过，能从皇帝口中说出自己的名字，看来自己在长安也算有点名头了。

心中窃喜了一番之后，突然听着老者话中又是朝中之事，又是陛下亲口夸赞，莫非真如自己所料，这位老头来历不凡？

随即拱手问道：“不知老人家您是……”

老者应声回道：“老夫姓高，名士廉，不知小兄弟听过否？”

噌！！

郭业陡然起身，一脸意外地脱口喊道：“原来是你？”

很显然，他知道高士廉到底是谁。

正是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兄妹俩的娘舅，国戚中真正的老牌国戚。

而且，上文提过，如今的高士廉掌管着被称之为百官克星的御史台，添为御史大夫一职。

高士廉这个御史大夫，与魏征那个谏议大夫，合称朝堂两大灾星！

见着郭业这番神情，高士廉显然很满意，颇有成就感地说道：“看来你听过老夫之名，哈哈，那就更省得老夫多费唇舌来介绍了。郭业，今番突兀请你过来，实乃无奈，老夫有重要之事需要你的襄助。”

言罢，高士廉便将今晚唐突将郭业请过来的真正用意讲了出来。

差不多讲到一半，郭业便知道了高士廉大概其的意思。

正如他对赵九丑之前的大胆推测一般无二，高士廉这个御史大夫此番出长安，正是奉了皇帝的旨意前往黄河下游的几个州府来查实黄河决堤的灾情，而且也是来看看之前朝廷拨发的一百五十万贯赈灾银是否用到了实处。

御史台，管的就是百官的风纪纠察之职，这也颇符合高士廉此番出长安的意图。

不过等到高士廉过了黄河，暗中的下游几个州府走动了一下，发现真正的实际情况并非如呈入长安的奏折一般，相反，情况更加的严重。

饿殍遍野，易子相食，人间惨剧，如果再这样下去，高士廉相信，只需要有人牵头扯旗，那么这几个州府几十万的百姓绝对会因饥荒受灾而揭竿造反，这几十万百姓将会变成几十万的流寇。

到时候，后果不堪设想……

而且他越发查探下去，越发地疑云密布，一百五十万贯的赈灾银居然起不到一丝的安抚灾民，援救灾民之作用？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理由这一个，那便是这一百五十万贯的赈灾银并未用到实处，用到灾民身上。

巨贪贪墨案，呼之欲出！

……

当高士廉怀疑这一状况之时，想着自己加两个扈从，如果去查贪墨案肯定人手不够。

但是老天不给面子不给力，黄河又无法通行，无法及时向长安朝廷汇报这边的情况。

于是乎，他现在是取不到贪墨案的证据，又求不来长安的援兵，一阵儿干着急。

直到今天在风陵客栈……

从古三爷讲得那番话，高士廉可以看出对方应该是个知情人，可这个人奸诈油滑似鬼，跟个万金油一般显然不愿摊这趟浑水。

而从郭业问得那些话中，高士廉可以看出这少年郎应该是个读书人，也许能暂时倚为助手。

在没有人可用的情况下，高士廉只得非常突兀地将郭业请来，说明了自己的意图。

……

听完高士廉的这番话，郭业暗暗点头，与自己推测没有多大的出入。

本来就有心相助，如今知道了高士廉的身份，郭业又岂能入宝山空手而回呢？

白白帮忙不计酬劳，这可不是郭业的风格。

于是，他故作为难地说道：“高大人，本来吧，身为朝廷命官，天子臣工，这种事小子本当义不容辞。但是圣上有命，让小子如期前往国子监报道，如果延误了赴国子监的日子，到时候国子监中的诸位师长要是责难小子……”

“没问题！”

高士廉大手一挥，精神抖擞地信誓旦旦说道：“国子监祭酒乃是虞世南这老狐狸任着，他多少要卖老夫一点面子。只需老夫一句话，郭业你大可在国子监之中畅行无阻。”

妙！

郭业暗暗赞了一下，如果有高士廉和虞世南两尊辈分极高的大佬罩着，自己进了国子监，还真心不需要担忧那些纨绔子弟们欺负自己了。

至少，他们这些官宦二代们的父母，多少也要卖这两位老爷子一份面子吧？

既然收到了好处，郭业自然痛快无比，拍着胸脯保证道：“高大人请放心，从今天开始，我郭业便是你手中的小卒，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老话说得好，我是朝廷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高大人，怎么干，您尽管吩咐！”

嗨，此时的郭业，捶胸顿足砰砰响，口舌霹雳莲花绽，这份忠肝义胆，八成精忠报国岳武穆见到了，都得羞愧地低下头颅。

高士廉听着郭业这番话，呢喃着：“我是朝廷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有点意思，言辞粗糙，但却极为顺溜直白易懂，不错不错！郭业，老夫保证，他日若能建功，请功表上必有你一席之地。”

郭业心中窃喜，脸上却还是那股子地忠心耿耿，硬着脖子叫道：“啥功不功的，能替圣上铲除朝廷败类，能替高大人效力，已经是小子郭业莫大的荣幸了。”

“好！”

高士廉现在是满面地喜笑颜开，连连颌首赞道：“好，好，好小子，现在老夫就说说此次查案的方法，你可要挺好了。”

郭业嗯了一声，聚精会神地竖起耳朵，不再插话。

高士廉道：“此番，咱们兵分两路前往下游几个州府，咱们两拨人马一明一暗，来一次明察暗访，声东击西之计。”

郭业听得懵懵懂懂，坐等高士廉继续科普如何一个明察暗访，声东击西。

谁知高士廉突然脸色肃穆地冲郭业沉声道：“郭业，本官奉圣命前往黄河下游查访灾情，你可愿意助本官一臂之力？哪怕再大危险，你是否也愿意一往无前？”

奶奶的，高士廉突然一变脸，郭业怔了一下，心道，这是唱的哪一出？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应道：“敢不效死尔？”

高士廉又是赞了一声好，然后说道：“好，从现在开始，本官暂时任命你

为御史台的监察御史，秩六品，由你全权负责查访下游几个州府的灾情。记住，必须敲锣打鼓，光明正大地前往下游查访，清楚了吗？”

御史台监察御史？咱也成了专门替皇帝打小报告的专职人员了？

郭业心中冷不丁窃喜了一下，不过很快，他就淡定不住了。

因为他回想起刚才高士廉说要兵分两路，一明一暗，声东击西。

而他又要求自己敲锣打鼓，光明正大地去查访灾情。

次奥！

他终于想通了，高士廉是想将自己摆在明面，去做那声动之事。

麻痹啊，现在下游几个州府的官场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他还不知道。

而高士廉却将他摆在了桌面，让自己在那些赃官贪官的众目睽睽之下，去查访灾情。

坑，被坑了，绝对被高士廉这老鬼给坑了！

陡然间，

郭业骤然头皮发麻，他好像隐约闻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正步步靠近着自己……

## 第356章留一手

郭业心里越想，后背脊椎越是有些发凉，缓缓转身，背对着高士廉自顾思索了起来……

踌躇一阵之后，他立马转身回看高老头，毅然点了点头，应道：“成，就依着高大人的主意，不过下官还有个请求。”

“哦？”

高士廉见着郭业最后的答复，自然心里落下了石头，心情愉悦地问道：“哈哈，郭业还有何要求尽管提来，本官竭力办到。”

郭业伸出右臂，将右手摊开冲高士廉要道：“下官此番扮作御史台的监察御史，一无官文在身，二无官印在手，如何取信下游几个州府的官员。所以，下官斗胆，跟高大人借上一件宝贝。”

“嗯，你说得在理，你要向本官借何物？”

郭业嘿嘿一笑，说道：“高大人既然奉了陛下旨意出长安，那么自然是代天巡狩的一方钦差，手中必然有陛下所赐的圣旨或其他信物。如果高大人能够将此物借给下官，下官前往下游几个州府查访，必定是水到渠成，高大人，不知您……”

高士廉脸色微微收紧，他显然听懂了郭业的意思，不过他并未第一时间给郭业答复，而是沉默了下来。

正如郭业所言，他此番奉圣命出长安办案，手中自然有天子御赐之物，否则如何引为钦差之凭证，如何震慑沿路各道各州的官员？

要知道，朝堂重臣，长安勋贵都认识他御史大夫高士廉，但是下面的官员可不一定都认识他。

高士廉的招牌在长安好使，但是到了地方，就不一定有一州刺史，一县令好用。

但是有了天子御赐之圣旨或其他信物，那就不同了，只要是大唐的官员，谁人不识朝廷圣旨，天子信物。

天子御赐，如朕亲临，谁敢造次不给面子，不尊圣命？

……

高士廉听着郭业这小子的要求，的确犹豫了。

毕竟谁拥有了皇帝颁下的圣旨，天子御赐的信物，谁才真正的代天巡狩的钦差。

这样庄严肃穆意义非凡之物，岂能随意交给郭业，万一……

而且他启用郭业为助力，将他摆在明面的真正意图，仅仅只是让他吸引下游几个州府那些脏官的注意力而已。

……

见着高士廉如此反应，郭业心里暗暗啐骂高老头的老奸巨猾，心思缜密。

不过口中还是轻声说道：“高大人，下官在明面上办事，为的就是让下游几个州府的官员信以为真。如果不能像模像样，栩栩如生，又如何蒙骗得了那些贪婪的官员呢？那，高大人又如何能够隐藏暗中，顺顺利利地找寻证据呢？”

高士廉听着微微颌首，不过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将东西交到郭业手中。



郭业暗自着急，奶奶的高士廉，真够沉得住气啊。

没辙儿，只得又耍了自己的老套子——撂蹶子！

当即佯装生气地说道：“高大人，莫非你信不过下官不成？下官可是一片赤胆忠心，满腔忠义，可昭日月啊！”

说着，装出一副灰心丧气，颇为神伤的鸟样，缓缓转身走向门口，留给高士廉一个落寞的背影。

“嘶，且慢！”

高士廉终于开口说话了：“郭业稍待，老夫这就给你取来！”

喊住了郭业，高士廉转身走向床榻，翻开床上一个软枕，从里头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卷包得严严实实的卷轴，应该是圣旨之类的东西。

然后走回交到郭业手中，语重心长地说道：“这是出长安前，陛下给老夫的圣旨，此圣旨之用处，里头写得明明白白，你看罢自然清楚。”

郭业雀跃地接过圣旨，恭敬地将其贴身藏于怀中，对高士廉郑重说道：“多谢高大人的信任，下官一定竭尽全力，替大人吸引火力，做好大人的马前卒。”

高士廉这次笑，反而一脸郑重地说道：“此圣旨乃是陛下亲笔朱砂所写，盖有传国玉玺印鉴，还附有陛下一方私印，你必须小心藏好，莫要遗失。”

郭业听罢，忍不住的心脏砰砰作响，奶奶的，这圣旨里头到底写了啥玩意，竟然值得李二陛下如此隆重，值得高士廉如此慎重对待。

因为他知道，朝廷圣旨按照流程来讲，一般都是由中书省草拟，最后由皇帝盖上传国玉玺，由门下省颁发下去。

所以皇帝只会口述旨意，由他人代笔草拟圣旨。不然一天各地官府衙门加上处处边关几十上百道圣旨，都有皇帝一人写的话，那他不得活活累死。

如果一道圣旨能够让皇帝亲笔草拟，盖印，最后还附上皇帝自己的私人印鉴，从头到尾都是皇帝自己独个儿一条龙服务，那么这道圣旨绝非普通圣旨。

下意识地，郭业将手贴放于胸口，对高士廉保证道：“高大人请放心，人在，圣旨在。”

高士廉唔了一声，补充道：“人不在，圣旨也要在，切记，切记！”

我草！

郭业真心想喷高老头一脸唾沫，有你这么诅咒哥们的吗？魂淡。

不过还是敷衍道：“是是是，高大人所言极是。”

言罢，说了一句告辞，便转身徐徐走出了高士廉的房间。

高士廉见着郭业离去，赶紧跑到床榻边儿，重新掀开软枕，拿出一块巴掌大小，雕琢着九龙飞舞的玉佩，脸色极为慎重地说道：“此物之用，大过圣旨千百倍，郭业此子即便得了圣旨，还是翻不出老夫的手掌心，呵呵，希望他得了圣旨后，能够真的助老夫一臂之力，办好此案！”

这是一块九龙玉佩，玉佩光滑的表面赫然刻着四个字：“如朕亲临！”

高高捧起玉佩端详一阵之后，高士廉再次将其藏进软枕之中，小心翼翼到了极致。

谁知——

郭业出了房门后，竟然没有直接离去，而是绕开了高士廉门口的扈从，躲到了房间外的另一侧。

这厮行事鬼祟，用口水蘸湿了某个窗口的糊纸，一指戳破，独眼偷窥着高士廉房中的一举一动，高士廉刚才找出九龙玉佩的那一幕，被他看得干干净净，高士廉自言自语地那一段话，也被他听得彻彻底底。

之后，

他立马转身离去，不再多呆一秒钟。

走在路上，骂骂咧咧道：“奶奶的，我就知道高士廉是贞观朝出了名的老狐狸，果然还留了后手，居然手上还有一块如朕亲临的九龙玉佩，老鬼，真是奸诈！”

不过他还是下意识地用手拍了拍胸口，喜道：“不过，一道圣旨，足矣！哥们倒要看看，咱到底能不能未进长安前再立一功，届时好声名鹊起，风光光进国子监报道！”

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一番之后，他差不多也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

刚一进房间，就见到赵九丑正焦急地徘徊在房中。

他还未跟赵九丑打招呼，就被赵九丑急匆匆地又拽出了房间大门，听着赵九丑说动啊：“大人，你可算回来了，快，快跟我来……”

郭业挣脱了赵九丑的拽走，一头雾水地问道：“大半夜的，你带我干球用？老赵，赶紧休息，咱们明天要办大事了！”

赵九丑二话不说，又再次拽着郭业的手臂，一个劲儿地往前拖着，低声说道：“别明天了，今晚就有大事要办了，我的大人！”

“咦？怎么说？”

“古三这老鬼终于回来了，就在客栈后院的账房中，还有，还有那啥……”

“还有什么，哪啥啊？吞吞吐吐干啥玩意，说，快说！！！”

一听古三回来，这回轮到郭业开始着急起来了。

赵九丑回道：“古三并非一个人回来，与他同来的还有三个男子，皆是从后院翻墙进来，行踪诡异至极！此时三更半夜，几个人还在账房中，灯火通明，显然是有……”

“废话，肯定是有机密之事商议来着，我就说这古三爷不简单吧？走，咱们赶紧过去听上一回墙根儿……”

噌噌噌……

此时，来了个调转，变成郭业跑在前边儿，拽着赵九丑的手臂，疾步匆匆地下了二楼楼梯，朝着后院方向摸黑而去……

## 第357章古三爷，果然不简单

风陵客栈，后院偏角的账房中，灯火通明，隔着窗户从外往外看，人影攒动，里面之人不时做着交头接耳状。

郭业和赵九丑两人猫腰半蹲在账房窗户底下，屋内古三爷与其他三人的说话声听得分外清楚。

听着里头几人的对话，赵九丑好像有话要说，凑近郭业的耳边想要说着什么。

不过郭业还是抬起了手，示意他不要打茬儿，然后指了指屋内，将声音压到最低，嘘道：“别吵吵，回头再说，继续听下去……”

只听里头突然响起一声笑骂，嗓门有些粗犷地嚷嚷道：“哈哈，古三爷，你说你好歹也是风陵客栈的东家，凭啥回自个儿家还要藏头露尾，偷偷摸摸的？哈哈……”

“刀疤刘，你他娘的小点声，几十岁的人了怎么还咋咋呼呼的？”

这个声音郭业听得熟悉，显然就是风陵客栈的东家古三。

只听刀疤刘被古三这么一喝，顿时蔫了下去，嘟囔了一声：“跟老子凶个蛋，揍性！”

显然，刀疤刘对古三这个做买卖的老头，心里有点犯怵。

郭业很好奇古三与刀疤刘几人到底是什么关系，貌似古三在四人中还挺有威望似的，随即直起了腰来，食指蘸了下口水，戳破了窗户纸，瞄眼进去偷窥起屋内来。

看罢，屋内果然是四个人。

除了古三爷略显身材矮小之外，其他三人个个身形彪悍，皆是一副关中刀客的打扮，身上都携带着兵刃，特别是那个左脸刀疤的汉子，一条长如蜈蚣的刀疤从鬓角处一直延伸到了下巴，愣是狰狞无比。

一看三人架势，显然都是刀口舔血的亡命之徒。

不过他发现很有意思的一幕，屋内四个人，除了古三爷是坐着，其他三人居然都是站着，而且面朝着古三爷，神情姿态略显恭敬。

郭业不禁心中起疑道，莫非这三人都听古三爷的号令不成？莫非古三这老鬼客栈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真正身份不成？

越是这么想着，郭业越是觉得自己之前的推测准确无误，古三此人，不简单呐。

就在他偷摸观察之机，里头又开始说起话来，只听古三刻意将嗓门压低了说道：“嗨，小心驶得万年船，知道不？实话告诉你们三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客栈之中正住着长安朝廷派来的大官儿，就住在二楼的天字客房中，嘿嘿，就他那两个随身扈从，身手绝对不比你们三儿含糊。看那老者的气势，官阶绝对低不了，而且此番停歇风陵渡，就是冲着下游灾情而去。”

另外两个汉子默默点头不支声，反倒是刀疤刘，冷哼一声歪了外脖子，显然不服气。

古三没有理会他，继续说道：“而且，今日我在客栈大堂讲话的时候，留意到一个年轻人，也不是个简单人物，他身边那位青年肩背一把金丝大环刀，走路生风，也是个难缠的人物。至于那位年轻人自称是蜀中人氏，嘿嘿，鬼才知道，说不定也是从长安而来，专门查访下游灾情而来。”

最后，古三一脸凝重地冲着三人，尤其是看着刀疤刘讲道：“兄弟们，如今的风陵渡不同往日啊。”

“怕个蛋！”

又是刀疤刘再炸刺儿，这厮扯红了脖子瓮声道：“当家的，先不说这风陵渡一直都是三不管的地界儿，而且一直是咱们黄河帮的地盘。就说咱们此番准备诛杀贪官，盗出赈灾银，救济灾民，也是为了下游几个州府的百姓讨个公道不是，到时候朝廷不仅不会怪罪咱们，而且还要封赏咱们弟兄，嘉奖咱们黄河帮不是？”

说到这儿，刀疤刘不顾古三那张憋气憋得猪肝酱紫色的脸蛋，凑近跟前嘿嘿笑道：“到时候，咱们黄河帮声名大噪，皇帝老子一高兴，封咱们一个天下第一帮，那可是光宗耀祖的事儿哩，嘿嘿，嘿嘿嘿……”

咄~~

古三豁然起身，抬手就是一嘴巴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接扇了刀疤刘一嘴巴子，气得浑身哆嗦地骂道：“闭嘴，蠢货！！”

……

屋里头，古三陡然间褪去商贾猥琐外衣，行雷霆霹雳手段；而外头的郭业，听着刀疤刘的话，心中却是惊涛骇浪。

从刀疤刘的话中，反馈回来的信息量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古三原来是黄河一带的匪帮黄河帮的帮主，而风陵客栈只是他掩饰真实身份的一个障眼法。

古三他们竟然准备趁着下游几个州府闹灾情，赈灾银被官府贪墨之机，去杀官抢劫赈灾银。

听刀疤刘的话，说是要杀官盗银，救济灾民，可谁知道这价值一百五十万贯的银子，古三他们会如何处理？

而且他听高士廉讲过，此番受灾的州府有汝州、许州、蔡州等三个州府，一百五十万贯赈灾银已经调拨至汝州刺史府，由三州刺史统一调配发放，用来救灾。

郭业震惊古三这帮人的来头，不过更奇怪刀疤刘的话，杀官盗银，而且还是一百五十万贯的巨银，一个小小的黄河帮哪里来的实力？

要知道，如今一百五十万贯赈灾银就统一存放在汝州地界中，三州刺史相互处理与监督，那么关于这笔赈灾银的护卫与保卫措施肯定是极为严密的。

古三等人，又哪里来得那么大的信心，能够有把握将被贪墨，存放在汝州刺史府的赈灾银，盗劫出来呢？

依照大唐兵制，每个州府都有自己的折冲都尉府，汝州光府兵就有八百，更何况竟然三州刺史及三州境内的官员已经准备贪墨并瓜分这笔银子，那肯定还有私下的武装力量作为防备。

一个小小的匪帮，拿什么力量与官府力量抗衡？

而且，古三这些人远上风陵渡，一个绿林帮派哪里得来那么多的详密消息，知道赈灾银藏在何处？保卫力量有几何？

郭业满头雾水，疑团太多……

不过，令他最最奇怪的是，古三为何要将那番欲遮欲掩，隐晦指出下游三个州府的官员意图将这笔赈灾银贪墨的话，在大庭广众之下，告诉疑似朝

廷大官的高士廉呢？

这不是和他们准备杀官盗银的想法，自相矛盾起了冲突吗？

他始终无法自圆其说，不过屋里刚吃完古三一嘴巴子的刀疤刘替他问出了这个疑惑。

刀疤刘颇有好了伤疤忘了疼似的，又嘿嘿干笑两声，问道：“当家的打得对，是俺嘴欠，该打，该打哈！不过当家的，既然咱们想要那啥，您又为何将那些狗官做的臭事告诉那个朝廷大官哩？”

“问得好！”

这次刀疤刘的问话，不仅没遭到古三的呵斥，反而博了一声赞赏。

古三轻声说道：“我之所以告诉那个老头，无非就是要让他得知消息，前往汝州官场查访。到时候这朝廷大官一进汝州，势必引来汝州那些狗官的注意，哈哈，届时……”

“噗！”

一记闷响，打断了古三的讲话。

古三脸色霎变，转头望向窗外，急急喝骂道：“不好，什么人？？”

郭业见状，立马蹲下了身子，转头看向发出闷响的地方，正是赵九丑的位置。

紧接着，闻到了一股臭鸡蛋的闻到。

我草！

他差点想破口大骂赵九丑，你妈的，这么关键的时候，干这么隐蔽的事情，你竟然放起屁来？而且还是响屁？

赵九丑也是一脸无辜的样子，委屈嘟囔道：“属下刚才就想说，憋不住屁想先离开一步，可小哥您不让啊！”

“滚你娘的蛋！”

郭业捂着鼻子，啐道：“放屁这种事儿，还需要申请吗？”

骂完之后，见着赵九丑还蹲在原地，他又是急急一声喝：“别傻蹲着了，赶紧闪人啊~~”

声音还未落罢，郭业率先拔腿冲着后院的院墙跑去，准备翻墙而出。

赵九丑打了个激灵，随之起身追赶而上。

咣当！

账房的门乍然而开，刀疤刘手提砍刀夺门而出，见着两人的身影，急追而喊：

“哪里来的鸟人，别跑，速速停下受死！”

吧唧~~

刀疤刘屁股挨了古三一脚，又被古三骂道：“你他妈当这儿是戏台子呢？磨叽个蛋，赶紧把那两个偷听之人截下，截下！！！”

## 第358章前往汝州

.....

.....

约莫追了半柱香的时间，古三、刀疤刘四人翻墙跑出好几里地，愣是没有追到那两道身影。

古三神色沮丧地带着刀疤刘三人返回风陵客栈，重新翻进院墙，回到了账房。

一入房间，刀疤刘就急不可耐地破口大骂道：“狗日的，撩得比兔子还要快，别让你刀疤爷爷逮到，不然老子非将他的脑袋拧下来当夜壶用！”

古三爷坐回原位，收起沮丧之色，开口就冲着刀疤刘骂道：“闭嘴吧，蠢货！”

刀疤刘就是欠骂，立马闭口耷拉着脑袋，蔫了下来。

古三爷心中琢磨着偷听之人到底是何人，一边面向其他两人，语重心长地说道：“老二、老三，看来咱们已经被人留意上了。咱们黄河帮要做之事已然被老四这张破嘴给泄露出去了.....”

古三爷口中这个坏事的老四，显然指的便是刀疤刘。

那两人相继点头，继续保持沉默不支声，静等老大古三爷的吩咐。

听着古三这么说，刀疤刘现在懊恼至极，已经预感到自己犯了多大的错儿，突兀——

啪啪~~两声儿！！

手起掌落，刀疤刘直接抽了自己两大嘴巴子，然后冲着古三爷认错道：“当家的，都怪我，都怪我！”

古三喟然摇头，说道：“现在纵是撕烂你的嘴也没用了，罢了，你这事儿先搁置一边，先紧着正事儿来，不然拖得时间越久，弟兄们肩膀的脑袋越悬。”

“当家的，你说咋办吧？”

“当家的，咱们三儿兄弟都听您的！”

霎时，连刀疤刘在内的三人立马表了态，一切唯古三马首是瞻。

古三不矫情，急急嗯了一声，说道：“咱们连夜回九曲滩水寨，召集帮中弟兄。明日一早，让帮中全部兄弟扮作遭难灾民，统统混进汝州郡城中.....”

三人竞相抱拳，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是。

古三爷骤然起身，连收拾都懒得收拾，就出了账房，见着三人还未跟上，不忘催促一句：“走，现在就走，不能再行耽搁，迟则生变！”

噌噌噌.....

四人再次翻墙而出，并未惊动客栈中的伙计与其他人。看古三这破釜沉舟的架势，显然已经打算将这经营了几十年的风陵客栈割舍掉，抛之不顾了。

.....

.....

古三四人刚走不久，从后院的院墙外又翻进来两道人影，动作干净利落，霎时出现在了院里空地上。

赫然就是刚才貌似翻墙离去的赵九丑和郭业。

赵九丑看了一眼账房，烛火已灭，房门大开，显然人去房空。不由竖起拇指赞了一声郭业道：“大人，还是您高明，你咋知道古三他们很快就会离去哩？”

郭业耸耸肩，极为轻松地说道：“废话，他们被咱们知道了这么机密重大的事儿，他还能淡定得住？如果哥们估计不错的话，古三肯定赶回他黄河帮的老巢，也许，将之前刀疤刘所提及的计划提前进行行动，也未尝可知。”

赵九丑自然也听到了刀疤刘的话，他所提到的计划便是黄河帮进汝州郡城，杀官盗银，救济灾民。

不过站在他的角度，如果古三他们真是救济灾民的话，这倒是一件好事，至少这些赈灾银用到了实处，不会那些贪赃枉法，丧尽天良的狗官贪墨。

于是，他说道：“大人，您不是接了高大人的任务，查访赈灾银贪墨案吗？黄河帮，属下在风陵渡也听说过，帮众近千，乃是黄河沿岸一带最大的帮会，要不，咱们就装作今晚之事没有发生过吧？”

郭业也知晓赵九丑的意思，但是他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打了个哈欠，颇为困顿地摇摇手，说道：“这事儿先不急，很晚了，我们先休息。明日一早本官这个御史台监察御史，还要以朝廷钦差的身份，奉旨前往汝州察看赈灾银的情况呢。”

说罢，双手负背拖着有些倦意的身子，缓缓走出了客栈后院，来到大堂顺着楼梯上了二楼。

将赵九丑一人独自晾在了后院那儿，傻傻发愣。

……

……

月落星沉，初阳东升，昨日还是大雪纷飞，今日倒是一个晴朗天。

雪，停了！

一早，贞娘便打来热水，敲响了郭业的房门，而后进入房中侍候起郭业洗漱起来。

郭业一边用毛巾擦着脸，一边偷摸观察了下贞娘，还算正常，好似将昨夜自己轻薄她之事浑然忘记。

得，郭业心道，愿意装糊涂就装吧，接下来还有正事儿，也容不得自己分心。

洗漱完之后，郭业将毛巾递还给贞娘，顺口问道：“赵九丑起来了没有？”

“大人，我来了！”

贞娘还未回答，赵九丑精神奕奕地大步走进了郭业的房中，冲郭业打了个招呼。

不过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可又把郭业给怔到了。

只见他趁着贞娘端着木盆转身出门之机，凑近郭业跟前，轻声道：“大人，属下刚才找楼下伙计打听，你猜怎么着？高士廉高大人和他的两个扈从早已退房走人了。”

郭业质疑地嗯了一声，道：“走了？高大人怎么也不知会一声儿？靠，一点都不尊重合作伙伴！”

随后问着赵九丑道：“高大人什么时候走的，前往何处？”

赵九丑应道：“那伙计说，他们三人轻装便服，天灰朦朦亮就离去了，至于去哪儿嘛，大人您应该猜得到吧？”

言罢，用手遥指了一下汝州的方向。

郭业恍然大悟，原来是先走一步了，奶奶的，这高老头还真挺不够仗义的，说走就走。

不过想想也是，自己已然答应他会耀武张扬地前往汝州，替然吸引火力，他自然是尽早混进汝州越好。

心中有了个大概之后，又问道：“古三那老鬼应该没有再回风陵客栈了吧？”

赵九丑摇摇头，表示没有。

听罢，郭业坐回圆凳上，自顾穿起了靴子，冲着隔壁房间的贞娘嚷嚷道：“贞娘，贞娘，将秀秀夫人亲制的那套白色士子服拿来，还有，将芷茹二夫人托人从益州府购置的那柄折扇也一道顺过来，小哥我要好好打扮打扮儿……”

贞娘在隔壁房间遥遥回话：“大官人稍待，这就过来！”

赵九丑听着郭业要打扮打扮，又是士子服，又是折扇，这是要转型当翩翩公子风流学子啊。

随即问道：“大人，咱们莫非也要早上出发，前往汝州不成？”

郭业嗯了一声，突然想到了什么，吩咐道：“九丑，你去贞娘那儿取上两锭金子，去风陵渡雇上一辆马车，要好马好车，别要寒碜巴拉的，知道不？还有，去招募几个关中刀客作为随从，两锭金子兴许不够，唔，去跟贞娘要上四锭，去，赶紧去！”

“啥意思？大人，您这是要干嘛？”

赵九丑一时间，真心反应不过来郭业的思维跳跃。

郭业回道：“很简单，人靠衣衫马靠鞍。咱不好好置办点行头，风风光光地前往汝州，到了那儿，谁会搭理咱啊？你见过顺公公啥时候自个儿一人，徒步从长安走到陇西？寒碜不寒碜啊？”

赵九丑明白了郭业的意思，点了下头说道：“是哈，还真是这个理儿，钦差出巡不能寒酸，属下这就去办……”

言罢，急急转身出门，到隔壁房间跟贞娘讨要金子而去。



### 第359章三州刺史迎钦差

天气放晴，一轮火红日头当空而照，从风陵渡通往汝州的官道上，积雪渐渐消融，一路之上满是泥泞。

车轱辘嘎吱嘎吱在泥泞的路上滚动着，郭业与贞娘乘坐一车，赵九丑策马随车一侧前行。

至于他招募的几名关中刀客，也是骑于马上一边慵懒地晒着太阳，一边慢慢悠悠在前面开着路。

从风陵渡出发，此去汝州将近百里路，若是快马加鞭，黄昏时分应能赶至汝州城门关闭前进城。

可惜马车在这泥泞的官道上不能跑得太快，而且官道因为年久失修的缘故，尽是坑坑洼洼。

郭业寻思，又是满地泥泞，又是坑坑洼洼地势不平，万一跑得太快掀翻了马车，那就扯蛋了。

随即他也就任凭前面开路的刀手慢腾腾，一百里的路程，足足赶了两天，方才到了汝州境内。

当他们一行人到了汝州城外之时，就发现苗头不对了。

因为越是往汝州郡城接近，官道两边的尸体越是频繁多了起来。

看着路边多数的尸体都是衣衫褴褛，面黄肌肉，骨瘦如柴，明显是被活生生饿死的。

至于少数尸体他们就看不出到底是怎么死的了。因为这些尸体基本已经开始腐烂发臭，尸体之上爬满了白色蠕动的蛆虫……

荒凉的官道，凄凉的汝州郡城方圆十里，愣是见不到一条野狗，更别提活人了。

“呕~~”

“呕呕……”

前面开路的四名关中刀客坐在马上，竞相一阵反胃，捂住嘴巴一阵干呕。

直到后来入眼的尸体越来越多，才稍稍有些麻痹，见怪不怪起来，唯有眼观前方，继续开路走起。

走在前头，依稀可见死气沉沉的汝州城头……

赵九丑骑马紧靠在郭业的马车之外，转头冲着车内的郭业悲叹一声：“大人，真惨啊！”

坐在马车之内的郭业与贞娘虽然隔了帘布，看不见马车之外的凄凉惨景，但是一路上尸体腐烂的酸臭之外不时钻进车内，心中多少也有了一些准备。

车内，郭业在左，贞娘在右。

郭业还未回应赵九丑的话，这小娘皮竟然掀开右边的车帘，探头往外一看……

“啊……”

探出脑袋还没几秒钟，贞娘便惊慌失措地怪叫了起来，立马缩回了小脑袋，脸色霎时变得惨白，哆嗦着嘴唇，一副欲要呕吐的样子。

不过最终还是没有呕吐出来，而是抱住双膝将脑袋深埋在膝间，沉默了

起来。过了一会儿，贞娘的香肩断断续续地一阵儿耸动，偶有抽噎啜泣之声。

郭业哀哀长叹一声儿，伸出右手在她柔弱纤细的后背一阵轻抚，以示劝慰。

这个时候，他倒是收了揩油之心。

这厢一边替贞娘轻抚后背，那边冲着车帘外的赵九丑说道：“这帮狗官，真他娘的不拿人命当回事啊，草他妈的，老子宁可摘掉这六品乌纱不要，这回也要整死这些狗日的畜生。”

赵九丑唔了一声以作回应，不过郭业能听得出来，赵九丑回应之时喉咙中有些许哽咽，而且呼吸也颇为急促。

他知道，在这一刻，赵九丑的心中已然推翻了之前不想惹事，置身事外的念头。

.....

“聿.....”

前方开路的刀手高呼喝厅马儿，冲着郭业这边喊道：“郭御、御、御史，到，到汝州城门下啦.....”

显然，这名刀手还是不适应郭业此时的新称呼。此时的郭业被高士廉暂时委任为御史台的监察御史，自然当得起郭御史之称。

不过一路上，饶是郭业再怎么教他们，再怎么叮嘱他们，这些走南闯北，常常为人保镖走货的关中刀客，还是不怎么习惯这个称呼。

毕竟充当朝廷监察御史的扈从，他们也是头一遭。

郭业在车内听着他们叫的如此拗口，心中也是替这些人捉急，咋就那么不灵光，一点就透呢？

不过此时无暇追究这些，而是冲着车外的赵九丑吩咐道：“九丑，你前去城门下叫开城门，就说监察御史郭大人，奉旨前来汝州城督察灾情，让守城士卒通知汝州刺史前来城门口，迎接朝廷钦差入城。”

说罢，掏出怀中的圣旨，扯掉之前高士廉裹好的布条，将圣旨独有的黄绢帛布尽显而出。

然后通过车窗递给了外头的赵九丑。

赵九丑整日跟在郭业身边，耳濡目染，干这种事儿，自然比那些临时招募的刀手要强。

当即，他右手高举黄帛圣旨，左手策马上前，冲着城门之上嚷嚷道：

“尔等守城士卒听好，监察御史郭大人，奉陛下之命前来汝州，郑州，安州三地督察灾情。圣旨在此，尔等快开城门，通报你家刺史大人速速前来城门口，迎接钦差大人郭御史！！！”

守城士卒听得赵九丑抑扬顿挫，铿锵有词，又见着赵九丑朝廷圣旨，黄绢帛布满是皇家气派，这些哪里能作假？

于是，一个个在城头上冒出头来，张望着下方，打量着郭业乘坐的那辆比较豪华的马车，还有那几个骑在马上身形彪悍的关中刀手。

乖乖，难道钦差大人竟然微服私访来俺们汝州城？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守城的衙差班头打了个激灵，心道，赶紧通知刺史大人去吧，不然开罪了钦差大人，即便这个郭御史不跟自己一般见识，刺史大人还削不死咱？

当即，他一边派了人前去刺史府通报，一边安排着手，让守城的衙役赶紧下去将城门打开。

迎接钦差大人一行进城！

咯吱……咯吱……

很快，重重的汝州城门一左一右被拉了开来，那守城的衙役班头领着十几二十号皂隶来到城门口。

当郭业的马车进了城门之时，这皂隶班头二话不说，拉着自己手底下的一票人，欣然跪倒在地，将脑门贴在地上，与众衙役一道，山呼着：

“恭迎钦差大人驾临汝州城！”

郭业下来马车，看着这么十几二十号人跪拜在自己跟前，匍匐贴在地上诚惶诚恐的样子。

此时，赵九丑高捧着黄帛圣旨立在自己身边，而那四名刀手这时候也是意外得恰到好处，竟然纷纷下了马，威武雄壮地站在自己的身后。

郭业又左右环顾了一眼，奶奶的，还挺应景儿，还真有点钦差大人下地方的意思。

这一刻，他阴错阳差地被这些人众星拱月地围在了中间，傲然挺立，颇有气势。

这种气势，郭业也能清楚地从周围的这些人身上反馈得到。

于是乎，为了让闻讯而来的汝州刺史更加相信，更有说服力，他心思一记，何不利用这股子气势来震慑震慑那狗官，先从精气神上打压打压他呢？

随即，他刻意保持住这种气势，将胸口挺得更前，见脑袋扬得更高，鼻孔近乎朝天了天。

刻意养出一种颐指气使地口气，桀骜地说道：“哼，汝州刺史怎么还不来迎接本钦差呢？你们先跪着吧，你们刺史大人何时到，你们再何时起来，哼……”

这招一出，立马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只见跟前跪地的那些守城皂隶们，之前是脑门贴地，现在居然被郭业一句话说得，连胸口地伏在了地上。

可见诚惶诚恐至极！

连赵九丑这个知根知底的人，见着此情此景，心里不禁感叹，大人真能装啊，现在他这精气神，当真是贵气了得啊！将来若不整个万户侯、上将军啥的，那都是埋没人才，皇帝瞎了眼啊。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汝州刺史还未赶到。

郭业继续傲娇着，那些皂隶们继续匍匐着……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挺胸挺得腰都酸麻了，穿着绯色紫袍，戴着双翅帽的汝州刺史才姗姗赶来。

不过看对方那边来的人数，好像还不止他一个，貌似有好几个人。

郭业故意不正眼瞧着冲自己跑来的这些人，眼光瞥了一下，继续傲娇地昂着脑袋，就这么站着。

那副欠揍的表情，好似这些人欠了他三百两银子不还似的。

噌噌噌～～

来得这些再跑近些，郭业再次用眼睛余光一瞥，奶奶的，居然有三道绯紫色的身影，莫非……

这时，

来人已经开始冲着郭业遥遥自报身份了：

“汝州刺史戴明德，恭迎钦差大人莅临汝州！”

“郑州刺史涨势元，前来迎接钦差大人进城！”

“安州刺史赵飞轩……”

……

紧接着，又是陆续几个汝州刺史府的官员自报其身份来，什么汝州司马，汝州长史，还有汝州刺史府的六曹佐官云云。

不过郭业没有留意后面这些人的身份，仅仅记住了开头那三人的身份。

好家伙，郭业深吸一口气，心中琢磨着，汝州，郑州，安州，三州刺史齐聚首，而且一同来到城门口迎接自己，好大的阵势！

郭业徐徐将脑袋转了过去，犀利的眼神扫视着三州刺史，挨个儿挨个儿地看了过去，仿佛要将三人的内心深处看个通透。

## 第360章宴席上的蹊跷

很快，郭业便被汝州，郑州，安州三位州刺史及汝州刺史府的各级官员，恭迎进了汝州城中。

入了城，正值晌午时分，第一件事儿，自然是接风洗尘之宴。

作为东道主的汝州刺史戴明德，在汝州郡城最大的酒家江滨楼设宴，为奉旨钦差，监察御史郭业大人接风洗尘。

别看州府刺史都是四五品的文散官，而郭业既不是手握实权的六部堂官，也不是节制军马的将帅，仅仅只是一个六品的监察御史。

但，无论是汝州刺史戴明德，还是郑州刺史张士元，安州刺史赵飞轩，都不敢怠慢郭业半分。

其一，御史台的监察御史，俗称百官克星，专抓各地官员的小辫子，专给皇帝打小报告，容不得他们不忌惮。

其二，郭业奉旨出长安，前来督察三州灾情及赈灾银的发放情况。口衔圣命，奉旨督办，容不得他们不敢不敬。

再加上三位刺史大人干了亏心事，心里发虚，纵是列席宴会的汝州各级官员，没有一个屁股是干净的。

所以，这次宴席，倒是别开生面，郭业算是被诸位官员捧上了天……

郭业脸上继续保持着钦差的那份桀骜不驯的劲头，对诸位官员的奉承讨好来者不拒，一脸的春风得意马蹄疾。

颇有少年一朝得了志，雏凤啼鸣扶九天的味道。

不过，

他脑子清醒得很，心里也很是明镜儿，这帮人没有一个是干净的。

与他们觥筹交错，推杯换盏，虚与委蛇之时，郭业忽略了其他官员，倒是格外留意这三位州刺史。

汝州刺史戴明德，大概五十来岁，官场资历颇丰，时刻陪着笑脸，好像人畜无害的样子。

乍一感觉，还挺像个敦厚老子，但郭业知道，这一切都是假象。

郑州刺史张士元，四十来岁，说他是文官，倒不如他更像个武将。不仅人长得极为粗犷，没有普通文官的那般斯文相貌，而且与郭业同在一桌交换杯盏之时，张口闭口都是郭兄弟长，郭兄弟短，仿佛两人乃多年至交一般。

不过张士元越是放下一州刺史的架子，与自己如此套近乎，郭业越觉得此人不可信任。

至于安州刺史赵飞轩，相比那两位，不仅年轻许多，而且更像是一个深受孔孟之道，正正经经的读书人。

而且从面相和眉宇来看，这位赵飞轩赵刺史不像是那种心中龌龊，藏污纳垢之人。

席间，此人压根儿就没主动跟郭业讨好阿谀，自顾低头一个劲儿地饮酒，基本上也从未主动说过一句话。

郭业在一次与他无意间的眼神碰撞中，捕捉到了一丝的不对劲，那便是赵飞轩刚刚与他对视一眼，立马便闪躲了开来。

莫非，此人并未跟汝州，郑州的两位刺史同流合污，贪墨赈灾银？

但很快，他便推翻了这个想法。

因为朝廷有令，一百五十万贯的赈灾银由三州刺史共同调配，相互监管。

如果赵飞轩没有参与贪墨案，其他两位刺史焉敢冒着掉脑袋，诛三族的风险，去干这事？

奶奶的，真是奇了怪了！

旋即，郭业又回忆起自己刚刚进城，从城门口一路到江滨楼的情景。

街道之上干净无比，来往百姓井然有序，并未见到过饥荒之时应有的尸横遍野场景。

大街两边的各家铺子，照样是大门开着，做买卖的做买卖，该吆喝的在吆喝……

这分明就是太平年间的光景，哪里有尸横遍野，饿殍满道的场面？

但是城外那一桩又一桩的惨状，郭业至今历历在目。

显然，汝州城中的这段太平光景，是戴明德戴刺史刻意而为之的，为的就是蒙蔽他的双眼，麻痹的注意力。

一时间，因为安州刺史的赵飞轩异状，郭业陷入了矛盾之中。

心里不断在问着自己，奶奶的，到底谁是人，谁是鬼？还是说汝州城中，处处尽是鬼？

想了好大一会儿，他索性端起杯盏，冲着汝州刺史戴明德旁敲侧击了起来，问道：“戴刺史，汝州，安州，郑州因黄河决堤，而闹了灾情与饥荒，那是不争的事实，本官也是为此而奉圣命前来督察。不过，我看这汝州城中，倒是干净整洁，不像是遭过灾闹过饥荒的样子啊。在下着实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望戴刺史能够替郭某释疑一二。”

唔？

听闻郭业这么一问，一丝的惊惶明显从戴明德的脸上闪过，不过很快被消弭于无形，恢复了常态。

继而一阵哈哈畅笑，貌似挺得意地说道：“郭御史有所不知啊，自从朝廷拨了赈灾银之后，本刺史与张刺史，还有赵刺史三人精诚合作，合理迅捷地调配着这笔赈灾银。第一时间将灾情过后的饥荒控制住，有了朝廷的赈灾银，官府才有了银子购置粮食，百姓也才有了灾后的口粮。”

说到这儿，戴明德分别瞟了一眼张士元和赵飞轩，继续说道：“遭此大灾，汝州城能够如此迅速地控制住灾情，将百姓的伤亡控制到最低，全托了圣上的鸿福啊，天不亡我汝州二十万父老乡亲哩。你说不？张刺史！”

最后一句话，是冲着郑州刺史张士元而讲。

张士元重重地点了一下头，站起身来感叹道：“是啊，汝州如此，我郑州亦是如此，虽灾情巨大，但是伤亡却是极低，极低！郑州三十万百姓，在灾情之中几乎是零伤亡，这不仅是郑州众官员的光荣，也是朝廷的体面啊，幸甚，幸甚啊！”

说到最后，更是托起酒盏有感而发道：“正所谓，大灾无情，朝廷有情，圣上能够如此迅速地拨下赈灾银，绝对是千古第一任君啊，爱民如子，莫过如斯！”

“咳咳咳……”

突然，低头只顾饮酒的安州刺史赵飞轩猛然一阵咳嗽，貌似喝酒喝得太

急太快，给呛到了。

郭业将头转向赵飞轩，故意问道：“赵刺史，你可是有什么话想说？还是说有什么心里话，不吐不快？”

很明显，郭业这是话里有话。

不过赵飞轩仅仅只是起身，拱手回道：“钦差大人，下官身体不适，想早些回去休息休息，这便先行告辞了！”

说完，又冲张士元，戴明德二人点点头，转身缓缓离去。

郭业看着这厮离去的背影，心道，我草，说走就走，还挺有个性，这姓赵的，哥们咋就不透呢？

这时，旁边的张士元亮起他那粗犷的嗓门，替赵飞轩解释道：“郭御史，莫怪莫怪，赵刺史最近因为赈灾之事，身体疲累不堪，并无怠慢之意。”

郭业耸耸肩，无所谓道：“不怪，赵刺史替朝廷牧守一方，又如此敬忠职守，以至于身体疲累不堪，令郭某肃然起敬啊！”

既然赵飞轩走了，那么这个宴席就没什么意思了，从戴明德和张士元的嘴中，郭业相信根本敲不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

随即，以自己一路奔波疲倦不堪为托词，跟两人告了辞，带着赵九丑离开了江滨楼，朝着下榻的驿馆回去。

自此，戴明德为钦差大人特设的接风洗尘之宴，因为郭业的离去，而宣告结束。

郭业一走，将戴明德与张士元，还有汝州各级官员留在了江滨楼中。

……

郭业与赵九丑出了江滨楼，走在前往驿馆路上。

郭业发现赵九丑欲言又止，笑道：“想问就问吧，憋着多难受？”

赵九丑唔了一声，脱口问道：“大人，你不会真信了姓戴的和姓张的，那两个狗官的鬼话吧？”

郭业置之一笑，仅仅说了一个字：“屁！”

赵九丑继续冷笑道：“那姓张的刺史，真是臭不要脸，瞎话鬼话张嘴就来，什么叫郑州三十万百姓，几乎零伤亡？这他妈不是骗鬼的吗？大人，他是拿你当三岁小孩耍弄呢。”

郭业应道：“我心里有数，他们愿意拿老子当二百五，那老子就当一回二百五吧。不过九丑，现在有件事儿需要你亲自去办。”

“大人，请吩咐！”

赵九丑停住了脚步，抱拳聆听。

郭业眯起了双眼，轻声慢慢说道：“我觉得那位安州刺史赵飞轩，与戴明德和张士元两人有点不一样。说他们没有官官相护，狼狈为奸，打死我我也不信，但是说赵飞轩和那两位乃是一丘之貉，我又如何也无法相信，感觉里头还有些东西没有摸顺。”

“所以大人您让我去盯着姓赵的梢，看他有什么诡异反常的举动，是这意思不？”

听着赵九丑都会抢答了，郭业不由竖起拇指，赞道：“聪明，去吧，注意安全！”

赵九丑喏了一声背过身，朝着反方向又原路返了回去。

至于赵飞轩这位安州刺史在汝州城的临时住所，郭业相信以赵九丑的能

力，很容易能够找到。

很快，赵九丑被消逝在了郭业的视线之中.....



## 第361章又是峰回路转

郭业此次来汝州极为仓促，手头的资料不多，所以对戴明德等三位州刺史知之甚少。

特别是安州刺史赵飞轩，他更是满脑子的抓瞎。

离开江滨楼，郭业安排走赵九丑前去盯梢安州刺史赵飞轩之后，他独自一人回道驿馆中。

负责驿馆的小吏是个年过五旬的老秀才，年过半百，科举无望之后，就在汝州刺史府寻了这个负责驿馆的差事。

这老秀才属于混吃等死，入不了汝州刺史戴明德法眼的人物。

偏偏越是这种人，越是知道的挺多，爱贪小便宜，而且是个话唠。

在郭业三言两语的蛊惑下，在加上郭业从袖子里掏了一小锭金子。

老秀才竟然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讲起了郭业想知道的一切。

特别是关于安州刺史赵飞轩此人，从老秀才身上，他掏到了相当有价值的信息。

.....

其实说起赵飞轩这个名字，当年在长安城还是轰动一时的，特别是天下寒门学子读书人，更是对这赵飞轩知之甚深。

因为赵飞轩在武德六年，也就是李二陛下他爹李渊在位的第六个年头，乃是科举的二甲进士头名。

什么叫二甲进士头名？

一甲共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

而一甲三人之后，便是二甲，这二甲头名仅仅屈居状元，榜眼，探花之后的第四名。

这个名次就是二甲头名，也有其专门的称呼——传胪。

偏偏在武德六年，那一甲前三名不是世家子弟，便是官宦二代，而这个二甲头名的赵飞轩却是出自的一个山东境内的寒门士子。

要知道，历年来的科场考试之中，基本上都是由勋戚子弟，世家子弟，官宦二代包揽了进士一甲二甲这两榜的名次。

这么多年下来，这貌似已经形成了科考之中的潜规则，进士帮当之上的铁律。

可偏偏当年就是这个寒门学子赵飞轩，因为才高八斗，写得一手花团锦簇的锦绣文章，策论问答更是博得当年主考官，当今礼部尚书李纲的惊赞与青睐。

李纲爱惜其人才了得，以至于赵飞轩这个寒门学子的代表人物竟然蟾宫折挂，像一匹黑马一般杀进了二甲，抢到了头名。

当年红榜一出，赵飞轩榜上有名，高居二甲头名得了传胪，天下寒门学子哗然成一片。

因此，赵飞轩的名字，在当年也算是天下皆知。

至于为什么赵飞轩出身寒门，毫无背景与家世，却能以三十余岁之龄，一路高升坐到了寻常官员穷其一生都难以达到的刺史之位。

里头又有一些常人所不知之事。

那又要说到武德九年，玄武门事变之后，贞观元年李二陛下登基临朝的

时候。

恰巧，贞观元年，这个负责驿馆的倒霉老秀才那一年也进了长安，去投靠一个同窗好友去谋份差事维以生计。

玄武门事变，李二陛下虽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却也因为杀兄弑弟，逼迫父皇，而背了一个不忠不孝的天下骂名。

当时，传胪出身的赵飞轩正被安排在翰林院，做一些写写记记的活儿，经常要写一些花团锦簇的漂亮文章来满足朝廷和皇帝的需要。

身在翰林院的赵飞轩自然消息灵通，知道玄武门事变的情况，也知道李二陛下最近很上火。

他知道李二陛下是坐在龙椅上，却因为恶骂如潮的不忠不孝之名而如坐针毡，浑身难受。

随即，他灵机一动，私底下写了篇文章，并通过自己在长安的同窗同乡帮忙誊写，而后在长安街头四处散发。

文章的标题很给力，也很劲爆，名为《论太子建成七宗罪，披齐王元吉十宗罪》。

可想而知，四处散发的小广告，成了长安街头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小广告传到了长安诸位大佬的手中，也传到了李二陛下的龙案之上。

当然，龙颜大悦，李二陛下笑着说了四个字：“朕心甚悦！”

从此，一个屌丝走上逆袭崛起的道路……

四年之内，赵飞轩从贞观元年一个没有实权的从六品翰林院编修，连着三级跳，到贞观四年年初，也就是今年年初，竟然跳到了安州刺史之位。

安州是一个小州郡，安州刺史的官阶略低于汝州刺史，汝州刺史乃从四品，而赵飞轩仅有五品。

但纵是五品，那也是一个实打实的一州刺史，手握实权的一方封疆之吏。

赵飞轩升官速度之快，听得郭业一阵儿咋舌，奶奶的，这厮也太好运，太妖孽了。

想想赵飞轩三十余岁的五品刺史，再看看自己二十岁的六品监察御史，郭业不由感叹，年轻真好，年轻真是本钱啊。

最后，他又扔了一锭金子给那老秀才，再三叮嘱他一番不要与外人说自己打听之事，他才缓缓进了驿馆二楼，准备小憩一会儿。

回到房中后，他很奇怪，以赵飞轩这样的人，这样的经历和际遇，为何会和戴明德，张士元那种半截入土的狗官同流合污呢？

像赵飞轩这样的人，应该有更大更高的追求才是啊，怎么会眼馋那一百五十万贯的赈灾银。

他这种人应该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声如羽翼才对啊，咋会干这混蛋事儿呢？

可事实又证明，赵飞轩和戴明德，张士元那两个老渣渣绝对有一腿。

想来想去，郭业愣是没有一个清晰的头绪，不由抓狂喊道：“这他妈不科学啊”

抓狂之后，郭业才冷静了下来，呆呆地坐在床榻上发起愣来，也不知道赵九丑那边有没有什么收获呢？

笃笃笃~~~

一阵敲门声骤然响起，打断了他的发愣，道了一声进来之后，赵九丑一脸急色地推门而入。

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

还未等郭业问话，赵九丑已然张口就来，说道：“大人，您英明，赵飞轩果然不简单，那边真有猫腻啊！”

郭业急问：“怎么个情况？”

赵九丑返身将房门关好，声音略低地问道：“大人，您猜我看到哪两个人去了赵刺史在汝州暂住的宅院了吗？”

郭业没有应他，继续等着他的揭晓。

赵九丑自顾说道：“你猜是谁，居然是风陵渡的那个古三爷，还有刀疤刘，真他奶奶的峰回路转啊！”

“什么？”

郭业突然炸毛，猛然窜了起来，跳得老高老高，怪叫道：“你是说姓赵的，和那帮准备杀官盗银的黄河帮有染，暗藏勾当？”

郭业真心不敢相信，赵飞轩不仅和戴明德，张士元同流合污，而且还和黄河帮这些人来往。

我草，郭业真心无语了，口中喃喃自语道：“赵飞轩到底是一个啥样的人啊，奶奶的，老子这次真是半点都琢磨不透这个人。”

赵九丑见郭业毛躁起来，连忙安抚说道：“大人别急，别急，属下之前潜入他院中，偷听了古三与赵刺史的谈话，你我都猜错了，大错特错啊。”

郭业听着赵九丑的话，就跟过山车似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早已没了精力和他对谈，直接看着他，静等答案。

赵九丑沉声说道：“大人，此事颇为复杂，另有隐衷啊，莫急，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 第362章好官，好汉子

赵九丑将自己如何潜入安州刺史赵飞轩的宅院，赵飞轩和古三，刀疤刘见面之后又说了一些什么，毫无保留地娓娓跟郭业道了出来。

听着赵九丑一五一十地复述着，郭业脸上的神情变化那叫一个精彩了得。

听到最后，赵九丑讲完最后一个字符，郭业才从震惊的状态中缓缓走了出来。

事已至此，明知赵九丑不会冲他扒瞎，他还是用不可置信的口吻问道：“你，你是说，古三和黄河帮之所以对汝州城的情况如此了解，之所以对赈灾银的情况摸得如此剔透，之所以如此信心百倍的杀官盗银，全赖赵飞轩给他们通风报信，引为内应？堂堂一个朝廷五品安州刺史，竟然与江湖帮派厮混，狼狈为奸？”

赵九丑先是点头默认，继而又摇了摇头，纠正了郭业的说法道：“大人，赵飞轩与古三等人有联络是不假，但说到狼狈为奸，就未免有些泼脏水了。”

切，郭业认为赵九丑这话前后明显有了矛盾，赵飞轩身为朝廷命官，却与江湖匪帮勾结，作为古三等人的内应，欲图杀官盗银，难道这还是狼狈为奸是什么？

随即反问了赵九丑一句：“这还有何区别吗？莫非赵飞轩如此做，还另有隐情不成？”

赵九丑点头回道：“大人猜得没错，区别大了去了！因为属下听到赵飞轩再三要求古三和刀疤刘，盗出赈灾银之后，不许私吞。事成之后，一百五十万贯的赈灾银可以让黄河帮拿走三成，剩下的七成，赵飞轩一再要求古三必须全部用来救济灾民。”

言罢，又纠正了郭业刚才的措辞，说道：“大人，与其说赵飞轩与古三等人乃是狼狈为奸，不如说他们是合作伙伴。合作将赈灾银盗出，然后用来救济灾民。在属下看来，赵飞轩赵刺史这么做，绝对是这个……”

说着，竖起大拇指比划了一下，说道：“这才是一心为民的好官，纯爷们中的纯爷们，大丈夫中的大丈夫。”

原来如此！

郭业终于明白赵飞轩为什么在酒宴之上，虽然与戴明德，张士元等赃官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但却一直保持着缄默，好像默声做着抗议。

原来这厮不是沉默寡言啊，而是沉稳内敛，行事隐忍，憋着一肚子的大事儿，而且还是如此石破天惊之事。

身为朝廷命官，却干着与匪帮勾结盗取赈灾银这种事，奶奶的，虽然乍听起来，赵飞轩真够操蛋的。

但是盗取赈灾银之后，赵飞轩却并非想着私吞，与戴明德，张士元两个狗刺史有着天壤之别。

人家赵飞轩赵刺史是暗地里想着将这笔赈灾银，从两位贪官污吏手中盗出，用来救济灾民，造福苍生。

这位赵刺史，做大事，而且还是做大善事，却如此地不拘小节……

郭业又想到了当年赵飞轩写得《论太子建成七宗罪，齐王元吉十宗罪》那篇文章，而且出了诡异手段，居然想到在长安街头发小广告。

最终入了李二陛下的法眼，一路青云扶摇上。

这件事儿，与赵飞轩勾结匪帮，杀官盗银救济灾民以一比较，的确，都带着浓浓的赵氏风格。

郭业现在对赵飞轩还能说啥，唯有竖起一个拇指，赞道：“赵飞轩，好官一枚，纯爷们一只，奶奶的，做事儿就是石破天惊！”

赞完赵飞轩之后，突然想到了古三，随即问道：“赵飞轩要求赈灾银的七成拿来救济灾民，那古三呢？他是否应承了下来。”

赵九丑笑了笑，又摇了摇头，不过脸带欣慰。

郭业一见神情便猜出了大概，问道：“古三是不是拒绝了赵飞轩的要求，而且还跟赵飞轩承诺，此番盗银，他黄河帮分文不取，统统用来赈灾，救济百姓？”

“噢？大人，你是如何知道的？”

赵九丑的一声惊呼，显然证明了郭业的猜测是正确的。

郭业笑道：“如果古三是那种见钱眼开，背信弃义之徒，以赵飞轩的聪明才智又岂会选他作为合作对象？在关中一带，黄河帮虽然是最大的匪帮，但据我了解，黄河帮的口碑甚佳。依我看来，赵飞轩这个人的眼界儿，还是挺高的。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接下来的事儿，你懂了吧？”

赵九丑再次暗暗佩服起郭业的逻辑推理，与强悍的分析能力，无言以赞，只得再次伸出拇指，比划地赞了一下。

见着赵九丑的比划，郭业知道自己猜对了，古三这老鬼真倒有几分豪杰之风，游侠之气。

随即发自内心地褒扬了一声古三和黄河帮，道：“古三这些人，虽出身草莽，落草为匪，却都是一群真好汉。真豪杰啊！”

赵九丑嗯了一声，回道：“谁说不是呢？大人，依我看，这事儿咱们就别管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赵刺史与古三等人虽然行事有些不合规矩，但是至少是利民之好事，总比便宜了贪墨赈灾银的戴明德那些狗官要来得强。您说是吗？”

对于赵九丑这番话，郭业内心里，私底下表示赞同。

但是这并不代表他就认同了赵飞轩和古三等人的做法，这种做法只会背下骂名，杀官盗银虽然救济了灾民，却也打了朝廷的脸面，将来还不惹来朝廷大军的围剿？

于是呢喃自语道：“不应该啊，以赵飞轩今时今日之地位，不应该干这种猛撞之事啊，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干的后果吗？借用黄河帮的势力，加上他作为内应，的确能杀了戴明德，张士元，也能将赈灾银盗出，但是，这根本不是一个上上之策。唉，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一个破烂主意来？”

说到这儿，抬头看着赵九丑，说道：“凭他赵飞轩如今五品安州刺史的地位，他绝对有上书朝廷一封奏折或进长安面呈李二陛下的权利，只要将汝州，安州等地之事据实相报，戴明德，张士元还能蹦达下去？这不也同样能把赈灾银从贪官手中夺回，用于赈灾，救济灾民之用吗？糊涂，确实有些糊涂啊……”

“不，大人，赵飞轩并不糊涂，而是有他自己的难言之隐。”

今天的赵九丑仿佛鬼上身，拼了命的替赵飞轩开脱和澄清。

郭业自然知道赵九丑的忠臣，从来不会无的放矢，既然敢这么说，必定

有他自己的道理。

旋即，他问道：“他到底有何难言之隐与苦衷？又是什么样的苦衷，能让他明面上和戴明德等贪官虚与委蛇，暗地里又干着杀官盗银的孟浪之事？”

说到这儿，郭业突然想到了什么，惊呼道：“莫非，莫非赵飞轩又是把柄或小辫子攥在了戴明德手中？而这个把柄逼得他不得不与戴明德同流合污。良心的不安与道德的谴责，又让他暗中宁可冒着巨大的风险，与匪帮合作，干着不违背良心之事？”

赵九丑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叹道：“大人，您猜得也对，也不对，不过虽不中亦不远矣！”

陡然，

赵九丑脸色剧变，眉宇间冒出勃勃煞气，双拳紧握，咬牙切齿地痛斥道：“大人，您有所不知，戴明德，张士元之流，真不是人啊！草他俩十八辈儿祖宗的，称他们一声畜生，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畜生之行径！”

“唔？九丑，别激动，慢慢说，我倒要听听，戴明德这狗日的到底掌握了什么，能够让赵飞轩如此地忌惮？这他妈是要把好人往绝路上逼啊！”

郭业轻拍着赵九丑因愤怒至极而蠕动着肩膀，安抚着他激动的情绪，让他继续讲下去。

### 第363章赵飞轩的软肋

赵九丑调整了一下情绪，缓缓吐道：“赵飞轩赵刺史家中除了有妻有女外，还有有位七十高龄之寡母。赵刺史无论在何地为官，都会将老母接来身边，侍奉其左右，可谓孝顺至极。今年年初，赵刺史赴任安州刺史，不仅携带家眷妻女，亦是将老母接来了安州。”

关于赵九丑提到赵飞轩孝顺这个事儿，他多少从那个驿馆老秀才的口中听到了一些八卦。

传闻这位赵刺史自幼便是老母一人拉扯长大，母子俩相依为命之时，日子过得相当拮据。这边要供着赵飞轩读书，那边也要维持家里生计，郭业可以想象得出，赵母那些年的含辛茹苦。

所幸，赵飞轩自己也够争气，连番的际遇与成就，并没有让老母失望。

他之所以将老母留在身边，无非就是想着老母那些年的艰辛，惦记时刻反哺着生他养他培育他的寡母。

正所谓，自古寒门出孝子。郭业可以想象的出，赵飞轩同赵老太太之间的母子情深。

但是，

郭业不明白好端端地，赵九丑介绍起赵飞轩的家世干啥玩意。

莫非……

旋即，他惊骇问道：“你是说，戴明德，张士元等人把持住了赵飞轩的软肋？同为朝廷命官，他们竟然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

赵九丑冷笑一声：“他们能够为了一己私利去贪墨一百五十万贯赈灾银，而罔顾三州近百万灾民的死活。他们宁可让三州尸横遍野，饿殍满道，也要将这笔救命银子收于囊中，一逞私欲。还有什么事儿是他们做不出来的？”

砰！

赵九丑挥出一记重拳，狠狠砸在桌上，咆哮道：“他们明知道老母乃是赵刺史的致命所在，为了逼其就范，他们竟然将这位七十高龄的老人家囚禁起来，让赵刺史与她不得相见。为的就是逼迫赵刺史与他们同流合污，为的就是威胁赵刺史一同合作，贪墨这笔赈灾银。狗日的……”

囚禁赵母，逼赵飞轩就范。

原来真正的源头，在这里！

瞬间，郭业统统明白了过来，满腔怒火顿时充斥于胸，愤恨骂道：“我草，戴明德，张士元，这两个天杀的狗东西！”

骂完之后，又想到了赵九丑对戴明德等人阳奉阴违，暗地里勾结匪帮，杀官盗银，救济灾民之事。

想罢，叹道：“九丑，这位赵刺史当真了不起啊！”

赵九丑深有同感地点头应道：“是啊，赵刺史才是真正的好官。我老赵平生不咋瞧得起穷酸文人，但是赵刺史例外，他不仅是哥好官，还是好汉子。”

“没错，好官，好汉子，而且还是个大孝子！”

此时此刻，郭业心中对赵飞轩，除了敬仰，还是敬仰。

赞罢，郭业语气深重地冲赵九丑说道：“九丑，咱们必须帮衬一把赵刺史，不能让他与古三等人干杀官盗银之事，纵然戴明德，张士元这些狗官该死，也不能死在赵飞轩和古三的手上。不然，他们这么胡乱蛮干，必定惹来

朝廷的震怒，即便救济了灾民，事发之后，赵飞轩也难逃一死！他走得是下下策，走得是一条不归路。朝廷有朝廷的律法，你懂吧？”

赵九丑尽管心中赞同赵飞轩和古三等人的快意恩仇，一刀了结戴明德这些狗日的，但理智告诉他，郭业说得没错，赵刺史走得是一条与朝廷律法背道而驰的路。

随即问道：“大人，如何帮衬？您的意思，莫非是想将赵母营救出来，让赵大人没有了掣肘与后顾之忧，然后……”

郭业点点头，应道：“没错，大致上是这么一个意思，至于具体计划如何，我还需要好好斟酌一番。”

言罢，他看了下窗外的天色，有些暮霭，也到了吃完饭的时间，随即他说道：“先这样，走，咱们先去叫上几样小菜，吃饱喝足了，再来商议这具体计划。”

赵九丑嗯了一声，跟在了郭业的身后，出了房门……

黄昏时分，晚饭光景，汝州刺史府中，戴明德与郑州刺史继接风洗尘宴后，就没有分开过，始终如影随形，勾搭在一起。

从宴席上归来后，戴明德与张士元就窃议了一下午，话题始终围绕在钦差御史郭业的到访，还有贪墨到手，还暗囤在汝州的赈灾银等话题。

戴明德邀请张士元在府中吃完晚饭后，两人有勾肩搭背地回到了自己的书房中，继续私议起话来。

待得府中下人上完茶汤之后，戴明德将人遣散出去，又亲手关起门窗，将整个书房遮掩得黑沉沉。

点起一盏烛台，戴明德借着闪烁烛光看着张士元的脸色，还有些忧色。

不由宽慰道：“张刺史，不要太过担忧了。依本官看，这姓郭的年纪轻轻，便当上监察御史，必定得了萌萌而已，没啥大本事。而且你我也没听到风声，说长安那头对赈灾银发放之事有了怀疑，是不？”

张士元一改之前在接风宴上的粗犷豪迈之色，眉宇间阴鹭缭绕，嘿嘿干笑两声，摇头道：“戴大人，本官担忧的不是姓郭的那个年轻人，他倒是不足为惧。本官担心的是赵飞轩赵刺史，今日接风宴上，他这态度可是有些反常哟。”

“哈哈。”戴明德听着张士元如此说，更是放声大笑，颇为不屑地说道，“赵飞轩？张大人更加无需担心了，莫非您忘了咱们手里攥着什么？他的妻女，他的老母，都在咱们手中，以你我对赵飞轩的了解，他还能翻出什么大浪来不成？”

说着，将手中烛台放在桌上，轻拍着张士元的肩膀，安抚道：“不要担心啦，只要将这姓郭的御史送走之后，咱们瓜分了这笔巨银，将账本做得滴水不漏，任谁也看不出端倪来。至于死人嘛，与你我何干？哪有闹灾不死人的？有了这笔银子，你我便是不做这一州刺史又有何妨？”

张士元被戴明德一阵宽慰，稍稍安下心来，点头附和道：“也对，汝州，郑州，安州三州的官场，哪个官员不想分上一杯羹？哪个官员屁股是干净的？嘿嘿，根子都已经烂透了！只要咱们将这事儿捂得紧紧，绝对不会出什么乱子来。戴大人，话说这赵飞轩的老母与妻女，你可看管的严实？莫要被人找到救出才是啊！”

戴明德拍了下胸脯，信心百倍地说道：“放心，赵飞轩一家老小的藏身之



处，嘿嘿，任谁都想不到。事成之后，咱们将他们，连带赵飞轩本人都……”

说着，戴明德做了一个抹脖子的手势，语气决绝地说道：“那就更加地高枕无忧了，哈，哈哈……到时候，给朝廷发个奏折，闹灾嘛，哪有不死人的？赵刺史劳累过度，替朝廷尽了忠，也算是求仁得仁了，是不？”

张士元听着戴明德说得信誓旦旦，心中已是大定，褪去刚才脸上那副隐忧之色，转瞬便眉开眼笑起来，竖起拇指冲着戴明德赞道：“戴刺史，戴大人，高，高啊~~”

张士元一脸欣喜地连连赞赏，戴明德坦然处之地点着头深受着，然后徐徐转过了身子，背对着张士元。

此时的戴明德双手负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桌上烛光摇曳地烛台，心中默默地念了一句：“一百五十万贯啊，穷其本官一生搜刮，亦不能积累如此之多。届时，赵飞轩能为朝廷尽忠，你张士元又为何不能为了朝廷，为了圣上……”

如果这个时候，张士元能够走到戴明德跟前，借着烛光看清戴明德的神情，他肯定会被吓一跳。

因为平日无时无刻都陪着笑脸的戴明德，在这一刻，竟然是满脸的——狰狞！

戾气！

## 第364章夜访赵刺史

晚饭间隙，郭业与赵九丑交头接耳了几句，将自己心中的计划初初道了出来。

赵九丑领会神意，听得郭业附耳讲完之后，饭也不吃完便急急出了驿馆，带着那四名高价招募而来的关中刀手离去。

贞娘随侍在郭业左右，一直替他舀汤添饭。

她见着郭业与赵九丑神秘秘，嘀嘀咕咕，心里虽是好奇，但还是谨记自己的身份，没有过问。

郭业夹了一口鸡脯往嘴里送，然后示意贞娘坐下，道：“贞娘，坐下来一块儿吃饭吧。”

贞娘轻轻左右摇头，说道：“奴家是郭府的管家，是老夫人派来侍候大官人的，岂能就坐？奴家侍候大官人吃饭便可。”

郭业继续招手道：“没事，这又没外人，哪里来的那么多破规矩？再说了，我何曾拿你当过下人看待？”

贞娘这次倒是没有想象中的那般乖巧顺从，而是执拗地摇头回道：“大官人对奴家不仅不薄，而且恩重如山。但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主仆有别，礼数不能坏，奴家站着侍候大官人就成。”

日~~还挺犟！

旋即，郭业拉下来脸，佯装甚是不悦地说道：“我让你坐，你就坐？是不是出了陇西，我的话都不好使了？再说了，咱们在风陵渡又不是没有同桌吃过饭，这有什么的？贞娘，莫非真是出了陇西郭府，我说话就不管用了？”

“啊.....”

贞娘一听郭业这么说，顿时有些惊慌了起来，急急解释道：“大官人莫要误会，奴家没有那个意思。奴家的意思是，是.....”

郭业抬手打住贞娘的解释，继续说道：“坐吧，一边吃吧，你不是一直很好奇我跟赵九丑嘀嘀咕咕说些什么吗？你答应我坐下来一起吃饭，我便给你慢慢讲来。”

贞娘迟疑了一下，最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走到桌子边儿上拉出一个圆凳，缓缓坐了下来。

坐罢之后，先是盛了一碗汤羹小口，一边吹着热气一边儿浅尝了起来。

郭业见状，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提起筷子不断地给贞娘夹菜，生怕她因为矜持而不敢动筷，饿坏了她。

贞娘连连推辞，喊道：“够了，够了，大官人某要再夹了，奴家答应大官人好好吃饭便是。”

郭业这才收回了筷子，一边开动吃着，一边讲起了自己刚才与赵九丑的这番话。

当然，主要是介绍了关于赵飞轩的一切，比如赵飞轩是如何从一个寒门子弟变成一州刺史的，赵飞轩幼年与老母相依为命，如何贫苦的，赵飞轩又是如何孝顺老母的，最后连戴明德，张士元囚禁赵母，逼赵飞轩同流合污，就范贪墨都一一说了出来。

贞娘从头至尾就夹了一口菜心放入嘴中，轻嚼慢咽起来，郭业长篇累牍讲完话，贞娘愣是还没将那口菜心吃完。

她的注意力全集中在郭业所讲之事上。

最后，才呢喃自语道：“大官人，那，那照你这么说，赵刺史不仅是个大孝子，还是一个天大的好官哩。可怜他那七十高龄的老母了，落在那两个大贪官手中，不知要遭了多少罪啊！”

郭业嗯了一声，算是认同了贞娘的看法。

听着贞娘如此赞扬赵飞轩，郭业突然心血来潮，问道：“贞娘，反正吃完晚饭左右也没个事儿，索性你一会儿陪同我走一趟，拜访拜访这位赵刺史？”

贞娘听完赵飞轩的事迹之后，自然更想看看本尊，一个大孝子，又是一个大贪官，贞娘也想见识见识。

继而回应了一声：“好呀，奴婢陪大官人走一遭便是。”

郭业笑着指了指贞娘碗里堆砌如山的菜，说道：“那你还不赶紧吃完饭菜？你要知道，如今汝州还有灾民在挨饿，浪费是可耻的！”

贞娘听罢，重重地点头嗯了一声，然后便低着脑袋扒拉起碗里的饭菜。

看这架势，食欲大开。

过了一会儿，贞娘便随着郭业出了驿馆。

郭业照着赵九丑之前所报的路线，一路上寻觅，再加上此时汝州城中空空荡荡，畅通无阻，两人很快便抵达了赵飞轩的府邸。

此时已快一更天，宅院的下人早早便关起了大门，门口并没有郭业想象中的车水马龙，而是寂静一片。

考虑到贞娘是个女流之辈，郭业自己上前叩响了宅院大门，笃笃笃笃~~~约莫从里头隐约传来几声回应，越发逼近，大门处响起一道酸掉牙的响动。

咯.....咯吱.....

大门缓缓从里头被拉了开来，开门之人郭业有些印象，貌似是赵飞轩从安州带来的幕僚。

这位幕僚此时充当着赵飞轩临时府邸的管家角色。

这座宅院是戴明德调配给赵飞轩在汝州的临时住处，所以赵飞轩一直都没有添置下人。

整个宅院中，除了他，便是刚才开门的这位，一直随侍他左右的幕僚。

这位幕僚自然也在接风洗尘宴上见过郭业，认识这位从长安来的钦差御史大人。

知道了郭业的身份，他自然就不敢怠慢了，将郭业与贞娘请进了宅院中。

关好大门后，一边前边带路，一边嚷嚷喊道：“大人，大人，钦差大人郭御史，前来拜访您而来呀！”

在这位幕僚的引领下，郭业率着贞娘来到了赵飞轩宅院的客厅。

入了客厅之后，赵飞轩已经问询，从书房那边赶到客厅中来，比郭业先了一步。

见着郭业入内，幕僚转身离去之后，赵飞轩第一句话并不是打招呼，也不是吩咐客串管家的幕僚去奉上茗茶，而是语气有些冷淡地说了一句：

“郭御史，天色已黑，不知道您这么晚来找本官，有何贵干啊？”

语气之冷淡和不耐，颇有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

贞娘听着这话，下意识地躲到了郭业的身后。

郭业纵是耐性很好，听着赵飞轩这句话也显得有些开心，麻痹的，你这也太傲了吧？哥们如今好歹也是百官克星，监察御史，你好歹尊重一下，不是？

既然如此，郭业也懒得和他耍花枪，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赵刺史，本御史知道您是一位肯为百姓谋福祉的好官，我也猜得出来，您肯定有些难言之隐。今晚，趁着您府中没有外人，不如你我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如何？”

一听郭业说得如此直接，赵飞轩的脸色骤然剧变，不过这也是一瞬间的事儿，两个呼吸的时间，他便又恢复了原状。

随后轻笑两声，颇为不屑地说道：“本刺史不知郭御史这话从何谈起，也不知道郭御史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本官没有什么难言之隐，本官自问也没什么东西需要与您开诚布公相谈。”

奶奶的，郭业心里忿忿不平，装什么装，这明显就是不信任哥们嘛。

听着赵飞轩这不咸不淡的讲话，看着赵飞轩那冷淡不热络的表情，顿时，郭业有了一种好心被当成驴肝肺的赶脚。

既然打开天窗说亮话，郭业索性将这天窗开的更大一些，盯着赵飞轩的眼睛，径直说道：“赵大人，您不会天真地认为，本御史被汝州刺史戴明德故意粉饰的汝州太平盛世给迷惑了吧？本官想劝赵刺史一句话，谎言永远掩盖不了真相，纸哪里还能包得住火？”

噌~~

赵飞轩急急站立起来，脸色更显凌厉，仿佛生人勿近一般，冲着郭业摆手道：“郭御史，本官真不知道你在讲些什么？太晚了，请回吧。如果您真想了解汝州状况，还请您询问汝州刺史戴大人吧！”

说罢，赵飞轩伸出右手，冲着客厅门外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顾名思义，好走，不送！

郭业自然知道赵飞轩还是信不过自己，堤防着自己。

不过现在赵飞轩都下起了逐客令，他今天也不想逼得太紧，只得改用温水煮青蛙的方法，慢慢再撬开他警惕十足的心防。

随即，他冲着赵飞轩微微点头，真诚地说了一句：“赵刺史，本官知道你是好官，但是请你记住，天底下肯为民请命，为民谋福祉的好官，并不单单只有你赵刺史一人。郭某不才，自认也是有良知的官员。”

说到这儿，郭业眯起眼睛盯着赵飞轩的双眸，深邃地眼神仿佛要将他刺穿一般，说道：“赵大人，人在做，天在看。希望赵大人想通了，能够派人通知郭某一声。届时，郭某还是亲自上门，与郭大人畅谈。”

最后冲赵飞轩拱拱手，道了句：“告辞！”

而后便转身朝着客厅门口走去。

郭业一走，身后的贞娘现出了身影，礼节性地冲赵飞轩欠欠身，道了个万福，柔声道：“奴婢告退！”

声音落罢，急急返身追上了郭业的脚步。

“咦？”

就在贞娘现出身影，展露在赵飞轩眼前之色，赵飞轩的眼睛明显一亮，轻呼一声之后，陷入了短暂的沉思。

大概三五秒间，眼瞅着郭业与贞娘两人前脚贴后脚，即将踏出客厅大门处的门槛儿之时。

突然，

站在原地的赵飞轩伸出手来，冲着两人的背影招呼一声道：“且慢！”

蹭~~

蹭蹭~~

郭业和贞娘相继停住了脚步，郭业心中颇喜，没想到赵飞轩这么快便改变了心意。

就在他暗暗庆幸之时，赵飞轩也追了上来，不过——

赵飞轩奔上来之后，却是冲着真娘走去，而非郭业。

只见赵飞轩站在贞娘身后一步的距离，拱手长揖问道：“敢问这位姑娘，您可是姓杨？”

“啊？”

贞娘明显大为错愕，缓缓转过身来，满心狐疑地看着赵飞轩，傻愣点头称是。

郭业也是一副见鬼的神情望着两人。

只听赵飞轩再问：“敢问姑娘的闺名，可是上婉下贞，山东曲阜人氏？”

噌噌，

贞娘连退三步，也是一副见了鬼的神情站到郭业身边，冲着赵飞轩惊骇问道：

“你，你，你怎么知道？你是什么人？”

杨婉贞，正是贞娘的名字，郭业早在陇西当小衙役的时候就知道。

可他跟贞娘一样，赵飞轩堂堂一个安州刺史，朝廷五品文散官，怎么会知道贞娘的闺名？

这两人的身份与地位，都仿若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好似两条平行线，根本没有交集。

但是，

赵飞轩，又是怎么知道贞娘的闺名呢？

## 第365章山水终有相逢时

“这位姑娘，你可是姓杨，闺名上婉下贞，祖籍山东曲阜人氏？”

赵飞轩此时早已没了刚才的冷淡，而是双眼透着炽热，灼灼眼神仿佛要将贞娘烧焦一般，久久盯着她不放，期冀着贞娘的回答。

贞娘显然被素不相识的赵飞轩吓得够呛，对方不仅叫出了她的名字，而且还用这种眼神盯着自己，一时间手足无措。

如受惊小鹿一般，慌乱地闪躲到了郭业的身后。

郭业下意识地将贞娘护在身后，仿若母鸡护小鸡，虎视眈眈地望着透着奇怪的赵飞轩。

然后伸出右手阻止着赵飞轩的前进，问道：“赵刺史，怎么回事？你怎么会知道贞娘的闺名？”

赵飞轩听罢，没有第一时间回答郭业的问题，而是若有所思地呢喃道：“贞娘？我怎么会知道贞娘的闺名？郭御史，你是说……”

噌噌～～

赵飞轩又上前两步，欣喜叫道：“郭御史，你是说，这位姑娘真叫杨婉贞？我说怎么会长得这么像呢，太像了，太像了！！”

“赵刺史！”

见着赵飞轩又突进两步，郭业再次喝道：“赵刺史，请自重！”

听闻郭业一声喝，赵飞轩这次反应过来，自己刚才太过激动，太过孟浪，以致让贞娘受了惊吓。

随即尴尬一笑，主动又退后了数步，与郭业、贞娘分开一段距离。

然后抖落了一下宽袖，缓缓说道：“郭御史莫怪，赵某是因为能在茫茫人海中偶遇婉贞妹妹，而太过激动了，唉，真是乱了分寸，失了颜面。”

婉贞妹妹？

赵飞轩竟然对贞娘用这个称呼，难道他俩还是什么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关系？

旋即，他转头望向了身后初初镇定下来的贞娘。

贞娘自然也看出了郭业问询的眼神，不过她还是冲郭业摇了摇头，说道：“大官人，奴家的确是山东曲阜人氏，这个你很早就知晓的。但奴家并不认识这位赵大人哩。”

不认识？

不认识赵飞轩又怎能叫出贞娘的名字，还有的籍贯？

但看着贞娘清澈的眼神中透着无辜，郭业相信贞娘不会骗他。

奶奶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会是撞了鬼吧？

“咳咳……”

赵飞轩同样也听到了贞娘的回答，轻轻咳嗽一声，说道：“婉贞妹妹，我将近十五年未见，你怎么可能还记得我呢？十五年前，我在你家中之时，你还是个黄毛小丫头哩。不过，我问你，当年你爹在曲阜开馆授徒教人学问之时，你记得有位轩哥哥，时常在你家吃饭呢？”

“轩哥哥？”

贞娘念叨着这三个字，徐徐陷入了沉思之中，脸上渐渐浮现出了一些对青葱回忆的缅怀神情，不过更多的是痛苦的神色。

趁着贞娘发呆不说话之计，赵飞轩冲着郭业说道：“郭御史，婉贞妹妹的父亲乃曲阜一个乡下地方的老秀才，姓杨名开泰。恰恰，也是赵某的开蒙恩师。若非当年恩师教我读书识字，替我开蒙，赵某焉能走上考取功名的这条路？当年赵某家徒四壁，仅有老母一人拉扯并维持生计，恩师不仅不收我每年的束脩（学费），还时常接济我跟我娘，我想，我也没有机会坚持到最后，长安科举蟾宫折挂。呵呵，我这位恩师虽是我开蒙恩师，赵某却是一直当成父亲一般的存在。”

贞娘的父亲是在曲阜乡间，开馆授徒的老秀才？

郭业猛然想起贞娘好像地区略通文墨，而且当年她嫁给陇西滥赌鬼胡皮的时候，好些人说她是出自书香门第。

如果她爹是位秀才公，那么贞娘粗通文墨，就很好解释了，家学渊源嘛。

不过，他还是问道：“赵大人，贞娘的父亲不是已经过世了吗？”

赵飞轩点点头，说道：“没错，武德七年的科场中出现了一桩丑闻。曲阜县试，出现了舞弊案。而我的恩师杨开泰在武德七年，已经被曲阜县令招贤为曲阜县学的学正，也算是吃着朝廷俸禄的九品吏员。”

“郭御史可知曲阜是什么地方？孔圣人之祖地。儒门先师的祖地，出现了的舞弊案，这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这让朝廷的脸面往哪儿放？这件事越闹越大，县、州、道、最后捅到了长安，连当年的圣上，当今的太上皇都知道了。结果自然是龙颜大怒，曲阜官场大大震荡，上至曲阜县令，下至曲阜涉案学子，统统被打进了死牢。”

“我的恩师，身为曲阜县学的学正，管着曲阜所有的进学童生，自然也难辞其咎，遭了泼天大难，难逃一死！”

“我的恩师不仅被判了秋后斩首，而且家属统统流放三千里，而且是天各一方的流放。我的师母，婉贞妹妹的母亲病死在流放山西的途中，而婉贞妹妹则流放蜀中，至于她那位一母同胞，仅大她三岁的姐姐婉慧，则是流放到了汝州。”

“惨啊，郭大人，我恩师一家真是遭了无妄之灾，从此血脉相离，天人永隔啊！”

.....

郭业心中震撼，贞娘的身世，竟然如此凄惨。

难怪她最后会嫁给胡皮这样的滥赌鬼，原来是流放到了陇西。

她这么一个弱女子，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便如无根飘萍，衣食不能保障，嫁给胡皮至少能保证她饿不死，至少能保证她不会为了生活，而沦落风尘，用堕苦海。

“嚶咿~~娘亲，娘亲.....”

贞娘突兀悲戚一声，蹲在地上哇哇哭了起来，好似多年积压在心中的抑郁统统发泄了出来。

这么多年，她是第一次听到母亲的下落，不过已经是天人永隔。

显然，贞娘的哭，也验证了赵飞轩说得乃是实话。

郭业被贞娘哭得心酸破碎，也跟着蹲在地上，轻轻拍打着她的后背，无声地抚慰着。

突然，郭业又猛然抬起头来，望向赵飞轩，发问道：“赵刺史，你说贞娘

的父亲是你的启蒙恩师，你是十五年前见过贞娘，她当年还是一个黄毛丫头。那么十五年未见，当年的黄毛丫头已经蜕变成这般，你又如何认出贞娘来的呢？”

赵飞轩不假思索地说道：“因为，她和她的姐姐杨婉慧长得很像很像，而在四年前，我在长安翰林院任编修一职之时，我便托人在汝州找到了婉慧，而且将她接回长安，娶她为妻。婉慧是我的妻子，婉贞是婉慧的亲妹，姐妹俩长得如此相像，我又怎能认不出来？”

什么？

郭业停止了替贞娘抚背的动作，惊呼道：“你是说，你已经找到了贞娘的姐姐，而且她还成了你的妻子？这么说来，贞娘不就是你的小姨子么？”

赵飞轩点头应道：“正是如此，娶婉慧为妻，算是赵某告慰恩师的在天之灵，让他老人家好安心。如今又找到婉贞，师母也能安息了，唉……”

郭业怔怔看着赵飞轩，心中敬佩之余，不由感动，赵飞轩此人，不仅是个孝子，是个好官，还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奇男子。

杨开泰对他的恩，仅仅是当年的开蒙教学，还有偶尔接济他，让他吃上两顿饱饭。

小小恩情，回报若斯。

无论是得人恩果千年记，还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赵飞轩都做到了。

郭业不由竖起拇指，由衷地赞道：“赵刺史，你的所作所为，令郭业除了佩服之余，还有敬重，你是这个！”

竖起拇指的右手略微一扬，郭业发自内心的褒扬。

唰！！

贞娘啜泣一阵之后，陡然起身，一边擦拭着眼角的泪水，一边哽咽问道：“轩，轩哥，不，姐夫，我姐呢？我要见我姐，我要见我姐！！”

贞娘从武德七年一直到贞观四年，怔怔七年的光景没有见过姐姐杨婉慧，平复完丧母的悲痛心情之后，自然第一时间要见到的，就是与之血脉相通的姐姐——杨婉慧。

不过一听到贞娘急不可遏地要见姐姐，刚才还君子坦荡荡的赵飞轩，突然变得有些扭捏起来，一会儿脸有难色地看了下贞娘，一会儿又颇为忌惮地看了下郭业。

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贞娘，吞吞吐吐地呢喃着：“你姐，你姐，婉贞妹妹，你姐姐……”

吱吱唔唔半天，口中愣是蹦达不出一个字来。



### 第366章贞娘，哭

赵飞轩吱吱唔唔，半天蹦达不出一个屁来，哪里还是刚才那个重情重义，慷慨激昂的奇男子。

贞娘双眼透着期冀，就盯着赵飞轩，想从他嘴中知道姐姐的近况，想与姐姐相见。

而郭业这个时候，却偏偏抽身事外，抱起双手看着赵飞轩如何应对贞娘的发问。

贞娘不知赵飞轩为何吱吱唔唔，似有难言之隐，但是郭业却是门儿清，心里跟明镜儿似的亮堂。

他知道，别说是赵飞轩的妻子，贞娘的姐姐杨婉贞，就连赵飞轩的那位七十老娘，都被戴明德掳走，私下囚禁住。

他清楚赵飞轩吱吱唔唔的原因，他并非是怕贞娘知道婉慧下落后再次伤心欲绝，而是因为自己就站在当面。

赵飞轩可是红口白牙地在自己面前说过，一切安好，一切正常。

如果他当着自己的面跟贞娘说，你姐姐被戴明德那狗日的掳走囚禁了，那不是自己掌自己的嘴吗？

他，理解赵飞轩有口难言的痛苦。

不过，他不支声儿，继续看戏，看赵飞轩能撑到什么时候。

.....

.....

赵飞轩之所以语音凝噎，说不出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那便是只要他一说出事情真相，那么就会围绕这个话题牵扯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出来。

这些问题有大有小，但是个个都是要人命掉脑袋的问题，比如戴明德拿家眷老母逼迫威胁自己；比如自己与戴明德，张士元以及三州官场各级官员，虚与委蛇，贪墨了一百五十万贯的赈灾银；比如灾情饥荒之中，那成千上万死去的灾民，正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而且，也许，可能，连他与古三等人筹备的杀官盗银之事，都会被郭业推敲得浮出水面来。

到时候，不仅被郭业一掺和，不仅救不出妻子老母，还杀不了戴明德，张士元，倒不出赈灾银，前功尽弃，功败垂成。

一联想到这些种种牵连在一起，掰碎了还连着筋的诸多问题，赵飞轩顿时头如簸箕大，有点斗大如麻的沉重感。

每每想跟贞娘说实话，可话到嘴边，又生生咽了回来。

贞娘不懂里头弯弯绕绕，只晓得追问：“轩哥，姐夫，我姐姐呢？”

“这.....”

“姐夫，我要和我姐姐见面，姐夫，我七年未见我姐，你于心何忍？呜，呜呜.....”

贞娘再次不淡定地哭了起来，越哭越凶。

赵飞轩慌了手脚，赶紧解释道：“婉贞妹妹，姐夫怎么可能不让你见你姐姐呢？只是，只是.....”

“呜呜.....”贞娘哽咽问道，“姐夫，莫非我姐姐出事了不成？”

赵飞轩乍听，顿时戒备地瞅了郭业一眼，然后又冲贞娘连连摆手，急

道：“不不不，你姐姐好着呢，好着呢！”

“那姐夫为何不让我见上我姐姐一面？姐夫，求求你，让我见上姐姐一面吧？我已经没了爹，没了娘，你知道我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吗？呜，呜呜.....”

贞娘越说越激动，越哭越悲戚，听得赵飞轩鼻头泛酸，心中苦涩，是啊，他们姐俩这些年真是遭了不少罪，特别是婉贞，小小年纪，便.....

“咳咳.....”

郭业轻咳一声儿，打断了赵飞轩的思绪，总算开口说话了，只听这厮凑到贞娘身边，似抚慰似揩油地拍着她香肩，冲着赵飞轩阴阳怪气地说道：

“是啊，赵刺史，贞娘这些年不容易啊。父母与她天人永隔，姐妹与他血脉相离，你说你这是于心何忍呢？唉，瞧瞧都苦成什么样儿了？真是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啊！”

“郭御史，你.....”

赵飞轩脸色巨变，他又何尝听不出来郭业是在落井下石呢？

可是这块石头下得真他妈重啊！

贞娘继续在哭，泪眼婆娑地盯着赵飞轩，而郭业则继续站在贞娘身边，再次抱起双手戏谑地看着赵飞轩，闭口不言。

赵飞轩见状，有点骑虎难下，真是有些后悔当着郭业的面，与贞娘相认了。

事已至此，赵飞轩纵是如何盘算，都绕不过这一关了。

随后，他缓缓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沉思了起来。

差不多沉思了半晌，郭业依然半句话也未讲地站在那儿，而贞娘兴许是哭累了，哭得岔过气儿去了，已然有些身子晃悠，双腿踉跄，若非郭业搀扶着，八成都瘫软在地。

最后，赵飞轩毅然抬起头望向郭业，似下定决心般言语铿锵说道：“郭御史，我想我们应该好好谈一谈了！”

郭业闻言大喜，嘴角微微上扬划出一道弧线，点头应了一声：“赵刺史，我们早就应该好好谈一谈了。不过现在嘛.....”

说着，指了指自己身边有些体力不支的贞娘。

赵飞轩明白，朝着门外叫了一嗓子，将刚才那位充当管家的幕僚喊来，欲要安排贞娘下去休息。

谁知贞娘拧巴得要死，即便体力不支有些站不住身子，还是摇头如拨浪鼓般，死活不离开，非要见上姐姐杨婉慧一面。

赵飞轩劝说无效，无奈之下只得看向郭业，眼神向其求助。

郭业领会深意，在贞娘耳边轻轻说道：“贞娘，小哥办事你还不放心？去吧，好好休息，我一定会让你见上你姐姐的。”

“当真？”

郭业丝毫不犹豫，重重应道：“当真！”

“唔.....大官人的能耐，奴家是知晓的。贞娘恳求大官人，定要让奴家与姐姐.....”

“别说了，贞娘。你之事，便是我之事，你应该懂得！”

郭业打断了贞娘的话，说出了这句有些暧昧的话，但是贞娘此时已经来不及矜持羞赧了。

身子疲累不堪，随着赵飞轩的幕僚管家徐徐离去……

待得贞娘走后，赵飞轩暗中长长吁出一口气来，这婉贞妹妹，模样虽便了，但是那股子拧巴劲儿，还是跟十五年前一般无二。

当然，犟脾气也跟她的父亲，自己的恩师，杨开泰一模一样。

感慨一番之后，赵飞轩陡然换了脸面，兴许是因为被郭业这般胁迫有些载面儿的缘故，径直冷哼道：“郭御史，倒是挺会抓准时机的，呵呵，年纪轻轻，城府却是极深啊！”

郭业恬不知耻，拿赵飞轩的冷嘲热讽纯当鼓励与夸奖，乐呵呵地谦让道：“赵刺史，谬赞了！”

随后不忘提醒道：“赵刺史，咱们是不是该好好聊聊了？”

“你……”

赵飞轩见着郭业被自己冷嘲热讽，竟然不气不怒，反而沾沾自喜，顿时更加憋气。

重重地哼了一声之后，转身走到客厅的首座，徐徐做下来之后，望着郭业。

约莫几秒钟的光景，赵飞轩猛然声调一变，重重叹了一声：“唉……说起这事儿，赵某也算是遭了无妄之灾啊！”

郭业心中好笑，你要说得，哥们都知道，哥们逼你说的目的，就是要你一个态度而已。

随即他闭嘴不言，任凭赵飞轩从头到尾，将所有事情统统告知了过来。

……

……

果然，这一次赵飞轩的态度很端正，费尽唇舌滔滔不绝，讲了约莫一个多时辰。

讲得竟然与郭业所知道的毫无出入，可见其没有一丝的隐瞒。

就连他如何与黄河帮暗中合作，作为他们的内应，准备杀官盗银，救济灾民一事，他都没有一丝隐瞒，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郭业心中很是满意，态度很端正嘛，有进步，有进步啊！

随后冲着赵飞轩劝道：“赵刺史，我能理解你怕家眷老小遭到戴明德的毒手，而与之虚与委蛇；我也能理解你一心为民，宁可背上杀头的大罪，也要与匪帮勾结，杀官盗银，救济灾民。但是——”

郭业话锋一转，声音略显高昂地说道：“但是，我不赞同你这么鲁莽行事。你知道你这样做的后果吗？”

赵飞轩意兴阑珊地点头答道：“知道，无非就是一个罢官免职，交由刑部处理，了不起不就一个死字吗？赵某既然敢这么干，自然就无惧丢掉性命。能用赵某一人的脑袋，让三州百姓在饥荒中少死一些人，这笔买卖划得来！”

郭业冷不丁问了一句：“那你可曾考虑过你的妻女家眷，可曾考虑过你的七十老母？你觉得你掉了脑袋，她们还能有活下去的动力吗？你能够与戴明德虚与委蛇，违背良心，不就是为了她们能够活下来吗？赵刺史，你这么做，欠妥啊！”

“啊？”

一听郭业再次提起妻女家眷，还有老母，赵飞轩明显不像刚才那般洒脱了。

惊呼之后，又有些无力地叹道：“呵呵，这世上哪有两全其美之事儿？正如忠孝不能两全，郭御史，换做你，你认为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有！！！”

郭业甚是干脆地回答了他，信心十足地讲道：“我不仅有办法将你的家眷妻女，还有灵堂救出虎口；还能将戴明德，张士元，以及汝州等诸州官员绳之以法，让其接受大唐律法的制裁。”

“什么？”

这下轮到赵飞轩不淡定了，惊叫一声之后，猛然站起。

噌噌噌~~

疾步冲郭业跑来，一把拽住他的胳膊，期冀的眼神透着乞求一般，急不可遏地催促道：

“郭御史，计将安出？策从何处？还望不吝赐教。”

而后，放开郭业的胳膊，主动退后两步，拱手作了一个长揖，言语诚挚地请道：

“郭御史，还望您伸以援手救我赵氏一家老小，望您大慈大悲拯救汝州，安州，郑州近百万在饥荒中挣扎的灾民，这是功德无量之事啊！”

.....

## 第367章谈拢，合作

能让赵飞轩如此低声下气说着话，在这汝州地界儿上，郭业也算是独一份儿了。

君不见在接风洗尘宴上，赵飞轩身上那股子傲娇劲儿，说身子不适就身子不适，说走就走，拍拍屁股，不带一丝云彩。

这份傲气凌云，这份傲骨凌霜，绝对衬得上他二甲头名的传胪功名，绝对配得上他三十出头，却已是五品刺史的一方大吏的身份。

与当日一比，今天的赵飞轩仿佛从天上直接摔到了地下，溅起了一地的尘嚣。

天渊之别，不外如是！

.....

不过郭业并未鄙视赵飞轩现在的这番姿态，他心里真真儿亮如明镜。这厮能为妻子老母，百万灾民如此放低身段，可见不仅是个好丈夫，好儿子，还是一名真真正正，踏踏实实肯为百姓谋福祉的好官。

就冲这个，郭业也得义无反顾地帮他，助他。

随即，他托起赵飞轩的长揖，说道：“赵刺史，无需如此大礼，郭某说过，天底下并非只有你一个好官。既然你想让郭某伸以援手，那你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

赵飞轩自然应承，保证道：“郭大人尽管问，我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郭业赞了一声好，率先问道：“赵刺史，敢问这一百五十万贯赈灾银，如今囤放何处？”

赵飞轩略微一沉吟，便回道：“因为朝廷有旨，赈灾银置放在汝州，由我们三人互相调配与监管。所以，这笔赈灾银并未挪走，而且时间太过仓促，戴明德、张士元等人短时间内也无法将其转移，所以就存放在汝州城之中。”

郭业问道：“汝州城这么大，具体藏银的位置，想必赵刺史应该清楚吧？”

赵飞轩没有隐瞒，直言不讳道：“就存放在汝州城城东的粮仓之中，那地方连着几十座粮仓，粮仓四周没有人家，甚是隐蔽，寻常人根本无法察觉。”

银子藏在粮仓中，郭业心思，这的确是个不被人容易发现的地方。

而且，戴明德若派重兵保护粮仓，寻常人即便发现端倪，也会以为重兵乃是保护粮食不被灾民哄抢而已。

继而，他问道：“粮仓位置，具体有多少兵力保护，赵刺史也应该清楚吧？”

在他看来，既然赵飞轩已经打算和古三合作，杀官盗银，那么粮仓附近的兵力部署应该甚是了解才对。

果然，赵飞轩苦笑道：“郭御史倒是看得通透，如今戴明德已将汝州折冲都尉府的一千二百名府兵，已经团团布置在粮仓周围。而且，郑州刺史张士元也从郑州折冲都尉府调来一千府兵，增援汝州。包括我们安州的八百府兵，业已听从戴明德的调令，保卫汝州粮仓。这么算下来，差不多有三千府兵的兵力在粮仓四周，真可谓是层层把关，防卫森严啊！”

郭业颇有些好笑地说道：“赵刺史，你就甭装了，你安州那八百名府兵虽

说调来汝州，但始终还是听你的，对吧？不然你怎么可能凭着黄河帮那一千几百的江湖草莽，就敢杀官盗银？算下来，真正听命于戴明德和张士元的府兵，顶多两千二，对吧？”

“呃……”

赵飞轩的小心思被郭业当场识破，甚是尴尬，只得又是连连苦笑，掩饰自己的拙计。

随后叹了一口气：“唉，怎么着也瞒骗不了郭御史，您分析得滴水不漏，佩服！”

郭业见着赵飞轩亲口承认，心中早有的计划也越发的清晰起来。

于是问道：“赵刺史，安州的折冲都尉与汝州的折冲都尉，是否已经与戴明德等人同流合污，唯戴明德之命是从了？这两州的府兵可否为我等所用？”

赵飞轩说道：“府兵自然是朝廷的府兵，大唐的府兵，这点毋庸置疑。但是，安州折冲都尉高重海，乃是张士元的妻弟；而汝州折冲都尉戴远山，却是戴明德的堂弟，这两人与戴明德等人早已穿了同一条裤子，根子已经烂透了，想要为郭御史所用，呵呵，比登天还难哟！”

郭业唔了一声，表示知晓。

然后安慰赵飞轩道：“这点倒是不足为惧。赵刺史，如果你不行杀官盗银之策，古三以及他的黄河帮，还能为你所用吗？”

赵飞轩听罢，笃定地点头应道：“古义士曾言过，只要能将赈灾银拿出来救济灾民，他们黄河帮必定誓死效命。纵是刀山火海，亦为本官马首是瞻！”

“好！”

郭业击掌而赞，称道：“这古三的确称得上义士之名，本官能否与古三见上一面。我必须当面授予机宜，方能行事。”

赵飞轩心无旁骛，亦未藏污纳垢，坦坦荡荡地应了一声好，说道：“五天后的正午时分，古三还会来我这宅院中，届时郭御史可与他相见。”

郭业心下安逸，这古三与黄河帮一千多号人，也是他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如今听到赵飞轩的应承，自然更加笃定了。

最后，他提起了他最关心的一个问题，道：“赵大人，本御史从风陵渡而来，看见汝州城外饿殍满道，每隔十步必有一具横尸，可为何进了这汝州城中，倒是另外一番光景呢？本御史也知道，这肯定是戴明德给我制造的假象，但是我很好奇，这汝州城的灾民呢？”

“呵呵……”

赵飞轩一记冷笑，说道：“他当然不能让郭御史看到汝州城的真实惨状。城中之所以没有灾民，是因为那些灾民统统让他赶出了汝州城，任他们自生自灭。因此，整个汝州城中还是那副太平景象。”

“将灾民赶出城，任其自生自灭？”

郭业狐疑问道：“那些灾民宁可在城外饿死，难道就不会强行涌进城中来吗？”

赵飞轩有些不耻地恨声骂道：“他们都是些饿得头昏眼花，手无寸铁的灾民，哪里敢强行涌进汝州城？郭大人兴许未曾去过汝州北门，灾民就被赶在北门之外，除了能够从北门进入汝州，别无他途。郭大人知道守卫汝州北门城楼的都是些什么人吗？”

郭业摇头表示不知，因为他压根儿就没去过北门。

赵飞轩释疑解惑道：“守在北城城楼的，都是戴明德和张士元两人花银子豢养的私兵，平日里在主家为奴为仆，战时却能挽弓拉弦。这支私兵大约有一千来人。戴明德将汝州兵械库的弓箭弩矢统统配备给了这支私兵。而且，而且曾下令……”

“下什么令？”

“他曾下令，凡敢强行硬闯北门者，弓弩无眼，杀无赦！！！”

赵飞轩一字一字将戴明德的杀令念出，口中冒着寒气说道：“郭大人，换做您是灾民，您敢吗？至少在城外，他们还能扒拉着树皮苟活几日。如果冒然闯门，呵呵，当场毙命。”

“草他佬的。”郭业痛骂一句戴明德，然后起身冲着赵飞轩保证道：“赵刺史，放心，我如果办不了姓戴的，你把我脑袋揪下来当尿壶！”

赵飞轩听着郭业堂堂一个钦差御史，却说出这般粗糙的话，心中自然是觉得好笑，但口中还是连称岂敢岂敢。谁让郭业还顶着个钦差的头衔呢，年纪虽小，该敬还得敬。

郭业问也问得差不多了，该知道的也基本清楚无误了，郭业心中的计划也越发清晰明了。

接下来，他只需解决掉赵飞轩的后顾之忧，便能依照计划开始行事。

赵飞轩的后顾之忧自然指的就是家眷老母，作为赵飞轩与郭业的合作前提，郭业必须先救出赵飞轩的老娘和妻女。

不然的话，不仅失信于人，而且也得不到赵飞轩的真正鼎力襄助，包括对赵飞轩信任至极的古三与黄河帮的力量。

因此，要开始实施计划，首先就是将履行自己对赵飞轩的承诺，救出他的妻女与老母，将他的后顾之忧摘除。

随即，他拱手冲着赵飞轩告辞道：“赵刺史，你且在家中等我消息，五天后的正午时分，我再来你家中。”

赵飞轩点点头，表示知道。

郭业刚要迈腿离去，突然又停了下来，说道：“对了，贞娘既然是你的妻妹，那么这几天就先让她在你家中暂住吧。目前来说，你这儿，至少比我那儿要安全得多。”

赵飞轩应道：“郭御史放心，婉贞自有我这个做姐夫的照顾，绝对不让她受半点委屈。”

郭业唔了一声，拔腿就走，毫无一丝拖泥带水。

赵飞轩看着郭业离去的身影，心中赞道，真是办事果断，行事爽利的少年郎啊，回头可要找婉贞妹妹打听打听，这郭御史到底什么来头。

……

郭业一出赵飞轩的宅院，已是天色大黑，黑得一塌糊涂，宅院之外静的只有蛙虫鸣叫。

可当他下来阶梯，却发现赵九丑早已在大门外等候，一人骑一马，肩后背一刀，默默地在门外等候者郭业。

郭业见状，立马上前招呼道：“你怎么在这儿？我之前吩咐你之事可有眉目？”

“噌～～”

赵九丑坐于马上，说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大人请先上轿吧，具体事情咱们回驿馆再谈。”

啾~~

言罢，又吹起一声尖锐的口哨，黑暗之中，四人抬着一顶华丽的轿子从附近的一处胡同中小跑而出，正是之前他们从风陵渡高价招募而来那顶轿子，抬轿的轿夫，亦是他们高价招募而来的四名关中刀手。

郭业点点头，应道：“言之有理，先回驿馆再说其他，走，上轿，回驿馆！”



## 第368章夜入戴府

返回驿馆，入了房中。

郭业急急关起房门，问询赵九丑道：“怎么样？我交代你的事儿，可有眉目了？”

赵九丑面露惭愧，耳根子发红好似臊得慌，缓缓低下头来叹道：“大人，属下办事不力，请您责罚！”

郭业闻言，心里咯噔了一下，提在心尖儿上的事儿迅速坠沉下来，直落谷底。

有些不死心地再次求证道：“你和刀手们出去转悠了一晚上，一点也没有打听到赵刺史家眷老母的音讯？”

赵九丑摇头答道：“没有，好似人间蒸发，半点消息也打听不到。”

郭业问道：“我之前让你从戴明德的手下人开始入手，包括与戴明德有关系的地方，都要去搜寻，你可曾做到？”

赵九丑点头肯定地答道：“大人的交代，我一丝不敢懈怠，该查的地方都查了，该打听的人也都打听了。哪怕汝州城大牢，属下花了银子打点，借着囚犯家属的身份进去探视，整个大牢几乎转了个遍，愣是没有发现赵刺史妻女与老母的踪影。”

郭业听着赵九丑言之凿凿，也徐徐低下了脑袋，沉思了起来。

那就奇了怪了，戴明德究竟会将赵飞轩的妻女与老母藏身何处呢？

按照常理，戴明德绝对不会将她们转移出城，因为她们是戴明德掣肘肋迫赵飞轩的致命武器，不能出现半点差错，不能被赵飞轩救走。

不然赵飞轩将会脱离他的掌控，只要赵飞轩没有掣肘，那便会跟脱缰的野马一般，戴明德，张士元等人便再也无法制衡其。

最后，坏戴明德大事者，必是赵飞轩。

这么浅显的道理，郭业能懂，戴明德这种混了官场几十年的老油子自然也懂。

所以，他肯定会将赵飞轩的妻女与老母藏身在汝州城中，只有在他自己的眼皮子底下控制着，戴明德才能睡得安心觉。

对！！！！

郭业心里猛然活络起来，浮现出刚才思绪之中的五个字：眼皮子底下！

啪~~

郭业狠狠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惊呼道：“奶球，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既然眼皮子底下最安全，那么戴明德兴许会将她们安置在……”

自言自语到这儿，他已然起身拉起赵九丑破门而出，边走边说道：“走，我想到戴明德会将她们藏身何处了，咱们这就去。”

噌噌噌~~

说话的功夫，已然下了驿馆的二楼楼梯，出了驿馆的大门。

赵九丑问道：“大人，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郭业笑道：“去了你便知晓。”

赵九丑不再追问，而是驻足转身，去马厩处牵马，不过还未成行就被郭业再次拉扯住。

郭业劝道：“马匹就不需要了，咱们这次悄悄的去，悄悄的回，如果能救

回人质，那更是最好不过。废话少说，赶紧跟我走……”

言罢，已经飞奔而去，如流星赶月般迅捷。

……

……

很快，郭业在前边跑着，赵九丑在后头茫然追着，直到郭业停住了脚步，赵九丑才发现郭业要带他去哪里。

就在他们十步之前，立着一座宅院，大门上头高悬一块门匾，赫然写着“戴府”两个大字。

赵九丑知道，这个戴府正是汝州刺史戴明德的府邸。

乖乖，赵九丑心里一嘀咕，敢情大人是怀疑戴明德居然将赵飞轩的妻女与老母，藏到了自己的府邸。

随即问道：“大人，你是说，说戴明德会把人质藏在自己家里头？不会吧……他难道就不怕赵刺史发现了端倪，解救出人质来吗？戴明德这也太草率了，貌似赵刺史还不时被他邀来府中议事来着。”

郭业压低了声音，本想呵呵一笑，谁知变成了桀桀干笑，轻声吐道：“是，赵飞轩是经常来戴府，但不是也没将注意力放在戴府吗？赵飞轩也如你这般认为，所以他才不会留意。戴明德打得就是这么一个主意。你要知道，往往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戴明德，玩得就是这个套路。”

“呃……”

赵九丑一阵无语，听着郭业这么说，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

又听郭业问道：“汝州城中，凡是跟戴明德有关系的地方，你都查过，毫无所获。那我问你，戴府你查过吗？”

赵九丑听罢，越觉得郭业分析的有道理，貌似这戴府他也没查过。

因为他潜意识里认为，戴府根本不可能藏着人质。

正如郭业所讲，他赵九丑这么认为，正中戴明德的下怀。

奶奶的，失算了！

赵九丑懊恼地摇了摇头，当即大步向前朝着戴府大门走去。

刚走两步，就被郭业拽了回来，数落道：“你干啥去？”

赵九丑大方应道：“叩门，进府，寻人呗。”

“寻你奶奶的腿儿，你没睡醒啊？”

郭业顿时被赵九丑气懵了，轻声责骂道：“你光明正大地去敲门，去寻人，这不是打草惊蛇吗？猪头！戴明德岂会让你如愿？”

赵九丑恍然大悟过来，哦了一声，道：“大人的意思，咱们做回梁上君子，悄悄潜入戴府呗！”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废话，今晚不做贼，我大半夜把你拽出来干啥？你见过哪家的贼会大半夜走别人家的正门？”

“有！”

“什么贼？”

赵九丑调皮地回了一句：“笨贼！”

郭业抬脚就是一腿，呸道：“都什么时候了，贫什么嘴？走，咱们翻墙进去！”

言罢，蹑手蹑脚地走到戴府院墙的墙根底下，跃跃欲试地准备翻墙进去，一探究竟。

他们绕着外头院墙走了一圈，寻到戴府后院的院墙，攀了上去，然后飞身一跃，落入院中。

抬望眼，整个院中灯火昏暗，没有巡逻家丁，也没有防贼大狗。

四处寻摸了一遍，这才发现，敢情儿他们翻进了戴府女眷居住的苑所。

戴明德的结发妻子住在东边的院子，剩下的几名姬妾都住在郭业他们进来的这个院落。

郭业心里暗暗咋舌，乖乖，一个不留神，竟然闯进了戴家的脂粉堆。

刚嘀咕完，赵九丑在回廊前边的拐角处冲郭业拼命招着手。

唔？

郭业心里一震，莫非有发现不成？

随即，他收起胡思乱想，飞快冲赵九丑那边奔了进去。

奔了过去，发现赵九丑正撅着屁股，偷瞄着一个被他捅破的窗户纸，貌似房间之中有着新鲜事儿。

郭业轻身凑过去，附耳问道：“怎么着？你找到人了？”

赵九丑转过头来，竖起食指放在嘴边，嘘了一声，低着嗓门道：“大人，活春宫啊，快瞅瞅~~”

郭业听罢一阵好气，妈的，叫你过来寻人，你他妈玩偷窥，还能有点正事儿没？

他发现最近赵九丑是越来越没正形了，离当初那个威武汉子可是越走越远了。

当即恨铁不成钢地回了一嘴，道：“看个蛋蛋，有啥好看的，你没见过锄禾日当午还是咋的？戴明德这老不死的脱光了跟条泥鳅似的，有啥好看，赶紧寻人，别让人发现了。”

可赵九丑愣是半步也不挪移，还扯住郭业地衣袖，非让他窗户纸偷窥。

一脸坏水的指着房间里头，神秘兮兮地说道：“大人，您先看一眼嘛，看完之后，您就知道咋回事了。”

郭业只得忍住心头的火气，缓缓凑上前去，将眼睛瞄进捅破的窗户纸里看去，看了大概有几秒钟，突然——

“嘶.....不会吧？”

抽着凉风一副不可置信地喃喃道。

赵九丑捂着嘴巴，坏笑道：“有意思吧？里头被脱得赤条条的，应该就是上次在接风洗尘宴上，戴刺史的二夫人。至于压在二夫人身上，脱得光溜溜像头死肥猪那位.....”

郭业立马接上话，斩钉截铁道：“老子敢肯定，他不是戴明德。麻痹，戴明德那老狗被人戴了绿帽子？”

赵九丑嘿嘿笑了两声，听着屋里头咿咿呀呀的呻吟声，鬼祟笑道：“可不呗，瞧这两位，玩着这么高难度的姿势，配合的竟然如此默契，戴刺史这顶绿帽子不成不是戴了一天两天了。咦，大人，我貌似在哪里见过屋里那头死肥猪.....”

郭业一副“你才想起来啊”的鄙视神情看着赵九丑，幸灾乐祸地说道：“何止你见过，老子也见过他，麻痹，戴明德这顶绿帽子戴的可真够冤的，嘿嘿，嘿嘿嘿.....”

郭业想笑，想放声大笑，却又愣是不敢笑出声来。

### 第369章戴府风云

屋里头的那对狗男女，依旧在床上滚来滚去，翻云覆雨，淫声浪语此起彼伏，戴府二夫人阵阵妖娆的呻吟声儿不绝于郭业、赵九丑耳边。

随着那死肥猪如蚯蚓般蠕动频率渐渐加大，二夫人的呻吟之声亦是徐徐增高，似乎到了最高之处，如坐云端般忘乎所以地啼鸣而起。

这个时候，郭业发现刚才还笑嘻嘻的赵九丑，一抹红潮浮上脸，看来赵九丑也颇为不耻，听不下去了。

郭业见状又起一脚，轻轻踹了下赵九丑，笑骂道：“走吧，咱们还有正事儿，戴明德被扣了绿帽子，干卿何事？”

显然，郭业乐见其成。

赵九丑嘟囔了一句：“大人，就这么白白便宜了张士元这厮不成？”

没错，屋中那位如公狗一般趴在戴府二夫人身上的男子，正是戴明德的盟友，郑州刺史张士元。

郭业不知道张士元如何会跟戴明德的二夫人搞在一起，也不知道戴明德这顶绿帽子到底戴了多久。

不过，他对戴明德跟张士元都是同样的厌恶，所以谁上了谁的女人，他根本懒得去关心。

随即笑道：“张士元上了戴明德的小妾，关老子屁事？难道你还想替戴明德那条老狗抱打不平吗？”

赵九丑稍稍一怔，而后点头回道：“大人说得对，不关咱们的事儿。”

郭业心系人质的下落，不想在此多耽搁时间，赶忙催促道：“走，赶紧寻人去。”

话一说完，突然，他脸色剧变，耳朵敏锐的他仿佛听到了不远处传来阵阵嘈杂仓促的脚步之声。

紧接着，又听见有人说着话来：“老爷，快，就在二夫人的房间中，小的之前看得清清楚楚……”

“废话少说，速速随我前去，我倒要看看到底是哪个不要命的狗东西，吃了熊心豹子胆，哼~~”

这个声音，郭业听着有点像汝州刺史戴明德。

不好！！

郭业不假思索，脱口喊道：“快，九丑，咱们赶紧找地方躲起来，是戴明德那老狗前来捉奸了！”

赵九丑这下才反应过来，傻傻地问道：“大人，您不是说寻人吗？”

“我呸！”

郭业啐了一口反应迟钝的赵九丑，道：“你觉得咱们现在还能踏实寻人吗？快，回廊尽头那边有处假山，就躲那儿去，速度~~”

说话间，他已经拉扯着赵九丑飞身奔向回廊的尽头，藏匿到了假山后面。

好险~

就在两人藏匿好，戴明德便怒发冲冠般手提一把三尺青峰，在十几个家丁仆役的簇拥下来到了二夫人的房门外。

郭业躲在假山后头，虽隔了一条回廊，但也能瞅着真真儿。

咣当~~

戴明德一脚将二夫人的房门踹开，冲着手下仆役们呼喝道：“来人，将里头那两个臭不要脸的狗男女给我抓出来。”

“喏！！”

几名下人领命之后，蜂涌般进了房间.....

紧接着，房中传来二夫人惊慌失措的尖叫之声，还有张士元被捆绑住不断挣扎的咒骂声。

很快，一男一女两人便被五花大绑地捆出了房中，此时的张士元是光溜溜赤条条，鸡鸡屁蛋迎风吹；而二夫人则是白花花，汗淋淋，丰乳肥臀凌乱发。

咕咚，咕咚~~

顿时，戴明德手下那一帮子仆役下人皆眼睛发亮地盯着二夫人的身子，不断咽着口水。

碍于家主戴明德在场，这些人只得逞了眼福，不敢再有其他非份之想。

张士元现在因为赤条条之下被五花大绑，更像一头大肥猪。

见着自己的丑事竟然被戴明德抓个正着，哪里还有底气抬头看着戴明德？悄悄底下了头颅，羞臊至极。

不过二夫人就不一样了，虽被绳索捆绑着，但是嘴巴还能喊话，随即哇哇哭叫道：“老爷啊，你可要为奴家作主啊，这个姓张的是个畜生啊！他趁着老爷不在后院，仗着与老爷的交情，爬进了奴家的房中，对奴家.....呜，呜呜.....”

二夫人边哭边喊，喊得戴明德眉头紧蹙，心里一阵烦乱。

麻痹的，被人戴了绿帽子的滋味，戴明德岂能好受？而且戴绿帽子之人，竟然还是平日里与他称兄道弟，准备一起瓜分赈灾银的同僚。

他刚想喝骂二夫人让他闭嘴，谁知一直沉默不敢抬头的张士元猛然抬起头来，辩驳道：“放屁，你个小荡妇，莫要血口喷人。如果不是你勾引本官，本官岂能与你苟且？你个不要脸的骚货！！！”

痛骂完之后，又冲着戴明德证明道：“戴大人，明德兄，你要相信兄弟，兄弟我是清白的，都是这个骚货捣的鬼！”

“闭嘴，张士元！”

听着张士元这番话，戴明德更加怒火中烧，破口骂道：“我拿什么相信你，张士元？你都与她苟且媾和了，我还怎么相信你？你个混蛋，撬墙角撬到老子府上来了，你麻痹的，汝州城里青楼妓院这么多，你他妈怎么就盯上我家后院了？”

戴明德自诩文人，整日笑脸对人，今天却是满口脏话，可见自家葡萄架被人推倒的感觉，是多么的窝火了。

旁边的二夫人早已被戴明德吓坏了，在她印象里，自家老爷永远都是不温不火的斯文模样，今天这番变化委实吓傻了，口中只顾念叨：“奴家是被逼的，被逼的.....”

张士元被戴明德骂得雷声阵阵，耳膜嗡嗡，心想着，奶奶的，反正被捉奸当场，赖，肯定是赖不掉了。

索性，耍浑吧！

他相信，以他和戴明德私底下一起干得龌蹉事，戴明德应该不会为了一

个小妾对他怎么样。

随即，他耍起光棍来，挣着脖子嚷嚷道：“戴兄，上也上了，睡也睡了，你还能怎么样？兄弟我不远从郑州过来与戴兄共谋大事，夜里唏嘘寂寞，总得有个娘们陪陪床吧？反正就一个小妾，戴兄何须动怒呢？要不，回头老弟从郑州给你物色几个美娇娘来，送与戴兄？”

“你，你……”

戴明德一时间被张士元说得哑了火，浑身气得发抖，喝道：“放屁，那你还不把你家老娘送给本刺史睡上一晚？”

张士元自幼老娘便死得早，听着戴明德这么说，顿时也来了火气，拉下脸皮，阴声道：“戴兄，打人不打脸，骂人不骂娘，你这有点无理取闹了啊？”

戴明德本来就是苦主，自己老婆被人睡了，还被人说成无理取闹，心里更加来气，感觉胸口积着满满淤血，就要脱口喷出，手中三尺青峰握得更加紧紧，咬牙切齿寒声说道：

“你说我无理取闹？姓张的，你搞了我的女人，你还敢说我不理取闹？你还要不要脸？圣贤书，你都读到狗肚子去了？”

张士元现在也是甩开了肩膀，和戴明德卯上了，哼道：“戴兄，咱是二哥别笑话三哥。你和我连救济灾民的赈灾银都贪墨了，还要啥脸？圣贤书读了，还能顶银子花不成？戴兄，消消火吧，贪墨了赈灾银，咱俩便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也不能把谁怎么着。嘿嘿，此事就此作罢吧，赶紧的，让你的人替我松绑吧！”

张士元一提起赈灾银三个字，戴明德的身子顿然紧绷起来，特别是张士元话间隐晦地透着威胁自己，戴明德的脸色越发铁青了起来。

脸色铁青之余，陡然有一抹赤红从脖颈间，浮到了双颊，呼吸也越发急促了起来……

不过，他这次倒是出乎意料地没有痛骂张士元，而是盯着对方久久不语。

约莫盯了几个呼吸间隔，突然……

戴明德右手臂微微提起，手中三尺青峰对准张士元的胸口猛力一扎——  
噗！

青峰刺胸，溅出一道血水，洒了戴明德一脸！！

胸口挨了如此狠厉一剑，刺穿了心肺，张士元焉能活命？

张士元瞪大了眼珠子，到死都没有明白，为何戴明德会突然下起杀手。

咿呀一声，倒头栽地，一命呜呼～～

戴明德铁青着脸，哆嗦着嘴唇喃喃道：“没人能够威胁本官，也没人能够抓得住本官的痛脚。”

“张士元，今日你敢威胁本官，你敢睡我女人，他日你定会为了吞没我的银子，谋害本官。不能留你，你该死，该死啊！”

……

“啊……”

二夫人见着身边的张士元被戴明德一剑刺死，倒在自己跟前，吓得又是一声尖叫，叫的戴明德三魂六魄立马归位。

顿时，戴明德阴沉着双眸盯在了二夫人惊骇的脸庞上，又想起了张士元

给自己戴绿帽的耻辱，恨意再次袭上心头。

二夫人见着戴明德眼中透着杀气，立马又是哭天喊地地求饶道：“老爷，放过奴家吧，我不想死，不想死哇，哇，我什么也没听到，我什么也看到，饶我一命哇！！！”

戴明德铁青着脸，双手负背转过身去，低沉地说了一句：“来人，将这骚货与张士元一起，沉到后院井中淹死！记住，完事之后，盖上大石，从此封井……”

“喏！”

几个身材魁梧的戴府下人纷纷行动起来，两人抬着张士元的尸体，两人架起二夫人，拖向水井处，缓缓走去。

水井的位置，就在假山附近，就离郭业两人的藏身处不远。

郭业看完了事发的这一幕，心中震撼不已，草他妈的戴明德，真够狠啊，一州刺史，就这么一命呜呼，还有啥他不敢干的。

真他娘的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

不过张士元的死，也让他临时想到了一个计策，随即他吩咐赵九丑道：“那二夫人不能死，咱们要救她，她可是一枚好棋子！”

赵九丑面露苦涩地指着前边徐徐过来的人群，为难道：“大人，咋救啊？这可有二十几号人呢，咱们赶紧闪人吧，不然一会儿就被他们发现了。”

郭业神秘兮兮地说道：“你甭管，一会儿你只管跑上去抢人，带着那个二夫人翻墙离开。而且，也许我还能知道，戴明德到底将人质关押在什么地方。”

赵九丑听罢，诧异喊道：“大人，你说笑的吧？”

在他听来，郭业这话有点异想天开。

郭业阻道：“少废话，我数一、二、三，数完之后，你等戴明德喊完话，你再冲上去抢人哈，记得没？”

赵九丑将信将疑地点点头，答道：“知道！”

一，  
二，  
三，

郭业深吸一口气，憋足了劲儿冲天嚷嚷道：“走水啦，走水啦，府里着火啦，大家快来救火呐~~”

声音之大，之洪亮，足以响彻整个戴府各个院落。

顿时，整个戴府又是处处亮起灯火来……

果然，

正往这边抬着尸体，拖着二夫人的那群下人闻声，停住了脚步，东张西望愣神了起来。

而戴明德则冲他们喊道：“赶紧去几个人到北院，将柴房中的几个人救出来，快，不容有半点闪失！”

“喏！！”

二十几个下人又分出十来人，冲北院方向匆匆跑去。

郭业猛推了一下赵九丑，低声喝道：

“速度抢人，老子来殿后！！！”

## 第370章计划赶不上变化

赵九丑不辱使命，趁着那群下人失神的空档儿，猛然出击，抢过并扛起赤身裸体光屁股的二夫人，噌噌噌三两下，就翻墙而出。

这下那群下人才慌了神，马上意识到不对劲，哇哇大叫：

“不好了，二夫人被抢走了！”

“来人呀，有刺客，有刺客哩~~”

“老爷，老爷，上当了，咱们上当了，院里根本没走水……”

最后一声儿，是冲着张罗人准备去扑灭夜火的戴明德而叫。

戴明德气得哇哇嚎叫直跺脚，痛骂那群下人道：“那你们还杵在那儿干嘛？赶紧把人抢回来啊，蠢货们！！！”

郭业躲在假山隐蔽的位置本想出手阻拦，可当他发现赵九丑已然扛起二夫人翻出了院墙，应该走远。

索性，他便不再阻拦，趁着天黑猫腰继续藏匿在假山后头。

再者说了，现在戴府乱成一锅粥，谁还有心思看假山后面还有没有躲在里头。

而且，他不出手阻拦，躲在假山后头不走，还有两个重要的原因。其一，他想知道戴明德最终会将张士元的尸体如何处置，或埋土或沉井，这尸体将来可是制裁戴明德的关键证据啊。

其二嘛，他想等着戴府的乱局消停后，独自潜入北院看看。既然刚才戴明德话里提到北院，提到救出柴房里的人，很显然这几个人对戴明德很重要。

郭业现在用脚指头也能想到，那几个人肯定就是安州刺史赵飞轩的妻女与老娘。

他现在是艺高人胆大，纵然戴府北院乃是龙潭虎穴，他也要闯上一闯。

反正此番潜入北院，他也只是查探，而非营救，他有信心全身而退。

……

……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亲眼目睹着戴明德指挥着几个下人，在水井旁边重新抛了个坑，将张士元草草了事地埋进了坑中。

郭业清楚戴明德之所以放弃将尸体抛入井中，那是因为戴明德担心二夫人如果抢夺不回来，泄漏了杀人抛尸的秘密。

与其这样，他不如换个埋尸地点。届时只要找不到张士元的尸体，任凭二夫人红口白牙，也无法给他定罪。

至于二夫人，哼，戴明德坚信，只要人在汝州城中，就谅这个骚货飞不出他的手掌心。

他现在更好奇的是，到底是谁劫走了二夫人？

既然劫走了二夫人，想必他肯定看见了自己一剑刺死张士元的情景。

到底是谁呢？

戴明德阴恻恻的低下头，一边看着手下人填土埋尸，一边寻思着这半路杀出的不速之客到底是谁。

难道是二夫人暗中的相好？

还是被自己胁迫合作的安州刺史赵飞轩？



或者是那位从长安来的钦差——监察御史郭业？

莫非自己因为对方年纪轻轻而看走了眼？

不对，此人甚是可疑！

随即，戴明德召来一名下人，吩咐道：“你现在就去粮仓那边，找折冲都尉戴远山戴大人，让他调拨三百人，火速包围驿馆，等待本官的亲往！”

那下人应了一声，急急转身离去。

戴明德下完令之后，冲着那些下人嚷嚷道：“埋好了没有？”

那群下人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替戴明德干这事儿，甚是熟稔地填完最后一铲子土，又纷纷走到埋尸的土上狠狠踩踏起来，将土壤踩的更加严实平整一些。

最后，在搬来几块大石堆在土上，这才齐活儿。

戴明德见状，冷声警告道：“今晚之事，通知下去，谁也不许给我嚼舌头，否则……本官不怕你们逃，你们的家人应该都在汝州城中吧？”

“我等不敢！”

听着戴明德赤裸裸地威胁，这帮下人岂敢违命？他们帮戴明德干坏事也不是一天两天，自然知道戴刺史的手段是如何阴损毒辣了。

再者说了，刚才张士元就死在他们的前面，同为刺史的张士元，戴明德都敢杀，他们哪里还敢去犯戴明德的忌讳？

众人一副唯唯诺诺地神情，看在戴明德眼中，自然是安心了不少。

他了解自己的爪牙，不怕他们嚼舌头，就怕他们不知死。

旋即，呼喝之下，又带着这帮下人离开了后院，出府赶往郭业所住的驿馆。

戴明德老奸巨猾，心黑手辣，不过他千算万算，却偏偏算漏了郭业还藏在假山后面。

待得戴明德离去后，郭业这才缓缓从暗中走了出来，自言自语哼道：“傻帽了不是？赵九丑反应迟钝，但不傻！他如果傻呵呵地再回驿馆，让你逮个正着，那老子就跟你姓……”

随后，他也动身摸黑，前往了戴府的北院。

到了北院，刚才还喧闹一时的戴府，因为下人全被戴明德打发遣散出府，显得再次静悄悄。

北院基本都是戴府的下人歇息之所，所以现在顿时人去楼空，格外的空荡荡。

郭业很快便找到了戴明德口中所说的柴房。

柴房房门紧闭，赫然一把大锁锁在那儿，更让郭业觉得此地极为重要。

顺着墙边儿绕到柴房外，郭业本想找个窗户或门缝啥的偷看两眼，看看里面是否真关押着人。

谁知人还未凑近去，就猛然听见一阵苍老的咳嗽声儿：“咳，咳咳，咳咳咳……”

紧接着又是一个孩童稚嫩的哭闹声：“娘，我想我爹了，我想回家，月儿不想呆在这里。”

“咳咳咳……”

老人的咳嗽再起，伴随着咳嗽喘着粗气，显然难受至极。

咳嗽声听罢，又传来一声年轻女人的声音：“月儿乖，你爹爹肯定会来就

咱们的。月儿别闹啊，娘亲要替你祖母拍背顺顺气儿……”

接着，传来颇有节奏的拍背声，力道听着适中。

“婆婆，好点了没？”

老人好像舒服了不少，喘气之声没有刚才那般急促和难受，重重叹了一口气：“唉，咱们赵家真是飞来横祸啊……”

“婆婆莫急，相公肯定会救咱们三儿的！”

“老了老了，还给轩儿添累赘，真是不中用啊！老婆子死便死了，只哭了你们娘俩了，月儿又这般小，丧天良呐，这姓戴的贼子！”

“婆婆，莫气，再气又要咳嗽了……”

“祖母，娘亲，不哭，呜呜~~”

老人与年轻女人的凄凉对话，又引来那孩童的哭闹，听得门口郭业一阵心里发酸。

祖孙三代，竟然被戴明德关在柴房遭罪，狗日的，真是丧天良……

毋庸置疑，这些柴房中的祖孙三人，便是赵飞轩的妻子杨婉慧，四岁女儿赵月，还有他那位七十高龄的老母。

郭业真想现在就劈开这柴房的大门，将这祖孙三人救出，但他还是忍住了这个冲动的念头。

救出三人又如何？

他可以全身而退，柴房中三人有老有小，万一被戴府外院的下人发现，插翅都难逃。

现在对祖孙三人来说，戴府柴房虽遭罪，至少还算安全。

而且通过今晚戴府的事情，他原先的计划必须改变了，不能再按照原来的计划行事。

果真是计划没有变化快！

旋即，他硬起心肠离开了柴房，寻找院墙准备攀墙出戴府，不一会儿，便安全离去。

离开戴府之后，他自然也没有傻不愣登地返回驿馆，二遍才会往戴明德的笼子里钻。

他之前和赵九丑约定的碰头地点乃是赵飞轩的府邸，这是他临时想到的，因为目前而言，整个汝州城中，也就赵飞轩的宅院还算安全。

而且，计划有变，他必须知会赵飞轩。

随后，拔腿就往赵飞轩的宅院跑去。到了赵飞轩的宅院，他发现他的管家兼幕僚正准备关门。

旋即冲上前去，喊道：“快，叫你家大人到客厅，就说我有急事找他。”

那管家兼幕僚也被郭业的冷不丁出现吓了一跳，惊叫道：“怎么回事啊？郭御史！刚才您那位长随半夜敲门，还扛着个赤条条的女人，差点没把我吓死。您这又是闹得哪一出啊？”

郭业一听这话，就知道赵九丑安全抵达，心里踏实了不少。

而后主动替那管家关起门来，急匆匆喊道：“别问了，赶紧的，快去你家大人来客厅，快去！”

“不用叫了！”

赵飞轩的声音骤然出现，声音落罢人已接踵而至，出现在郭业的眼前，有些不悦地埋怨道：“郭御史，你跟你那位长随跟班在我大门口闹这么大的动

静，我哪里还听不到？到底出了何事，你这是要唱哪一出啊？”

郭业看着赵飞轩衣衫凌乱不整，显然是在睡梦中被自己和赵九丑吵醒。

不过现在也不是致歉的时候，他懒得磨叽，上前二话不说，就拉起赵飞轩的胳膊往客厅走去，嚷嚷道：

“走，客厅说话，事情有变，我必须提前更改计划！”

## 第371章定计

赵飞轩被郭业生拉硬扯，拖进了客厅之中，好似这一刻郭业才是这座宅院的祝愿你一般。

郭业一边往里进着，一边讲着自己今晚在戴府的所见所闻。

讲到一半入了客厅，赵飞轩屁股还没坐稳，便惊骇叫道：“什么？戴刺史一剑刺死了张，张刺史？？？”

郭业现在倒是气定神闲了，翘起二郎腿自顾坐了下来，冷笑道：“甭说您不信，换做是我，若非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会信戴刺史敢这么干。可事实上，张士元张刺史的确命陨戴府后院，连埋尸地点我都瞧得真真儿。这事儿错不了！”

赵飞轩杵在原地，显然被这个爆炸新闻给震撼到了，还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喃喃自语道：“怎么可能，张刺史可是朝廷命官，从四品的郑州刺史，戴，戴明德怎敢如此肆无忌惮，怎敢……”

“别嘀咕了，我的赵大人！”

郭业出声儿打断了赵飞轩的呢喃，分析道：“张士元贪墨赈灾银，淫人妻女，死有余辜。再说了，戴明德都敢掳你家人，胁迫你同流合污贪墨赈灾银，他还有啥事儿不敢做的？”

一听到这儿，赵飞轩缓缓趋于镇定下来，急忙问道：“对了，郭御史，您刚才提及我的妻女，还有那可怜的老母，都被戴明德关押在戴府之中。此事，当真？”

郭业见着赵飞轩还是有些信不过他，郁闷说道：“赵大人，我骗你又有何用？您刚才不是没瞧见我那跟班随赵九丑，他肩上扛着的那位光屁股娘们，便是戴明德的二夫人。她，可是戴明德杀死张士元的目击证人啊！要不，将她拉上来，赵大人问个明白？”

说罢，郭业气呼呼地将背靠在椅子上，颇有点甩手不想干的意思。

赵飞轩听完，心里也是暗暗后悔自己的多疑，这都到什么节骨眼上了，而且自己之前也对郭业交完了底，怎么这个时候倒是疑神疑鬼上了。

而且，正如郭业所讲，那位戴府二夫人，决计做不了假。

随即，他赶忙作起长揖致歉道：“郭御史莫怪，莫怪，是本官太多疑了，还望见谅！”

道歉完之后，见着郭业的脸色渐渐缓和，立马旧事重提道：“郭御史，您之前答应过在下，会将我的家人救出。如今我那老娘和妻女还在戴府遭着罪，不知郭御史如何搭救啊？”

郭业享受完堂堂一州刺史的道歉之后，缓缓将身子坐直，说道：“救人之事，赵大人不要着急，至少，令堂与令夫人，令千金，目前来说，是安全无虞的。如今张士元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恰巧又被我瞧个正着，嘿嘿，这倒是一个直接将戴明德拿下的机会。”

直接拿下？

赵飞轩狐疑道：“郭御史，如何一个直接拿下法？”

郭业笑道：“赵大人，莫非你忘了郭某的身份？”

赵飞轩迟疑了一下，老实答道：“郭大人乃是御史台六品监察御史，朝廷委派的钦差。在下怎会忘记？”

郭业道：“那不就结了？堂堂郑州刺史，朝廷从四品的封疆大吏凭空消失，死于戴府。本官这个钦差难道还能坐视不管？咱姑且先不论赈灾银被贪墨一事，直接先给戴明德扣下一顶残害同僚的罪名，先将他拿下再说。至于赈灾银的事儿，拿下戴明德，还怕他逃脱贪墨罪名吗？”

赵飞轩听着郭业天马行空的想法，白天还在讨论如何从贪墨赈灾银这边入手，现在又想着从张士元被杀一案中入手，委实变幻太快，有些绕不过弯来。

而且，直接拿下戴明德，谈何容易哦！

旋即，他苦笑道：“郭御史，这汝州城乃是戴明德的地盘，汝州折冲都尉又是他的堂弟戴远山，北门之上还有戴府的一千余私兵，要想拿下戴明德，谈何容易啊？要是稍稍一个不留神，我的家人还被他扣押在戴府之中呢。唉……”

“哈哈……”

郭业置之一笑，轻描淡写地说道：“赵大人，你多虑了。戴明德虽是汝州刺史，戴远山虽是汝州折冲都尉，但你莫忘了，汝州归根究底还是大唐的社稷，陛下的江山，姓戴的岂能一手遮天？放心，我有这个……”

“咚咚咚！”

郭业连拍三下胸口，将藏在胸口中的圣旨徐徐掏了出来，哼道：“汝州，郑州，安州三府的府兵，吃着朝廷的粮饷，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听朝廷的法令，皇帝的圣旨，还是听戴明德的这个贼子的。”

如今大唐国内承平，盛世之景凸显，朝廷的公信力，圣旨的威慑力，无论在朝在野，都是极高极高的。

这点，赵飞轩确信无疑。

随后，他下定决心狠狠点头道：“成，就听郭御史的。下面第一步，我们需要怎么做？”

“第一步嘛……”

郭业拖长了鼻音，盯着赵飞轩的眼睛，轻轻说道：“我必须先与古三见上一面，黄河帮这近千人的力量，不容忽视。好钢用在刀刃上……”

赵飞轩问道：“郭御史需要何时与古三见面？”

“越快越好，至少要赶在戴明德发现我藏身在你宅院之前！”

“好，本官这就去安排……”

言罢，赵飞轩急匆匆跑到客厅门口，冲着外头嚷嚷道：“徐福，速速给黄河帮古大当家长信……”

徐福，正是赵飞轩那位随身左右客串宅院管家的幕僚。

……

……

翌日正午，郭业与赵九丑在宅院的一处房间中，与戴明德的二夫人谈这话。

死里逃生，捡回一条性命的二夫人，如今惊魂未定。若非郭业叫着贞娘作陪，八成这骚娘们连跟郭业正经谈话的心性都没有。

郭业搅动三寸不烂之舌，一边安抚一边游说着二夫人，目的就是希望她作为目击证人，到时候当堂指证戴明德残杀张士元。

二夫人虽然水性杨花，但整日厮混在戴明德的身边，多少也是个聪明

人。

她很清楚，现在戴明德肯定不会留她性命，只要戴明德不倒台，她只有死路一条。

所以，郭业的游说很成功，二夫人应承了当堂指证戴明德之事。

郭业听着二夫人满口应承，也是满心欢喜。

人证，物证，皆齐全，这次戴明德，必倒台！

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如何第一时间剪除戴明德的党羽。

就在这时，那位管家徐福前来叩门，说是自家大人有请，黄河帮古大当家已到。

郭业闻言，心道，来得好快！

随即吩咐贞娘陪在二夫人的身边，又让赵九丑在房外把守，以保护二夫人这个重要证人的安全。

安排完之后，郭业才开门而出，随着徐福前往了赵飞轩的书房之中。

很快，穿堂绕廊，走过后院的林荫小道，郭业到了赵飞轩的书房。

推门而入，赫然，房中有三人，

赵飞轩这个主人自不消说，古三也是有过一面之缘，至于另外一个站在古三身边，脸颊之处留着一条蜈蚣爬虫般狰狞吓人的汉子，肯定就是赵九丑口中的那个刀疤刘。

对于郭业的进来，古三显得极为讶然，因为当日在风陵渡客栈，郭业在大堂之中起身问话，他颇有印象。

听着赵飞轩介绍起郭业的来头之后，古三心下也是颇为震撼。

没想到，当日那个年轻少年郎，竟然是朝廷委派下来的钦差。

随即，古三先抱拳问好道：“见过郭大人，古三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原来昔日有过一面之缘的少年郎，竟然乃是朝廷钦察，监察御史。失敬，失敬啊！”

郭业微微颌首，笑道：“古大当家，咱们也无需客套。你们黄河帮虽是江湖帮派，却是心系灾民，郭某甚是佩服。如今情况紧急，咱们长话短说，我现在急需古大当家，还有黄河帮的众位好汉帮忙……”

古三一扫之前昔日商贾的形象，小小身板昂起胸来直挺挺，甚有气势地一挥手，说道：“郭御史跟赵刺史都是好官，古三信你们。只要能为百万灾民做点事，咱们黄河帮的弟兄纵是抛头颅洒热血，豁出这条老命，也在所不惜。”

“对头，郭御史，您有啥话就直说吧，不，应该是尽管吩咐，哈哈，俺刀疤刘不怕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

站在古三后面闲不住嘴的刀疤刘也积极响应道。

郭业看着刀疤刘，不由竖起拇指赞了一下：“诸位真乃响当当的铁骨汉子，好，既然诸位如此爽快，郭某也不矫情！”

赞罢，郭业稍稍停顿了一下，凝聚目光转投到古三的身上，一字一字地吐道：

“今晚入夜，我希望古大当家能够带领黄河帮的弟兄，将把守北门的一千余戴府私兵，呵呵……”

郭业说到这儿，爽利地做了一个手起刀落的手势，沉声说道：

“统统打掉，一个不留！！！”

## 第372章戴府，破

戴明德家藏私兵千余人，把持了汝州北门城楼。

相对于府兵，这近千私兵吃得是戴明德的粮饷，不服王命，仅忠心听命戴明德一人。

郭业意识到这一千私兵的危害，所以风颤雷鸣般对着古三下了死命令，统统打掉，一个不留。

只要干掉这一千私兵，戴明德便无所倚仗。

古三听罢，到底是江湖豪杰，帮会大当家，果真是干脆爽快至极，拍胸冲郭业保证了一声：“郭御史请放心，我黄河帮的弟兄早已潜入汝州城。今晚纵是拼光了我黄河帮的一兵一卒，古某人也会攻下北门，静候佳音吧！”

言罢，招呼了一声刀疤刘，拔腿就朝着书房之外离去。

刀疤刘这次也挺有规矩，冲郭业和赵飞轩相继拱手抱拳，一言不发地低头离去。

看着两人离去的身影，赵飞轩由衷赞道：“古大当家虽为江湖草莽，行的却是英雄豪杰，拯救苍生之事，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啊！英雄，莫问出处……”

刀疤刘最后离去的刹那间，身影萧索却带着执着。

郭业望其背影，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触，也是深深叹道：“仗义每多屠狗辈，与他们相比，戴明德，张士元之流，就更加该死了！”

赵飞轩唯有点头唏嘘，没有再发表表态。

他已经预见到，今晚入了夜，天色转了黑，汝州城中必是一场刀剑血光之惨烈景象。

……

……

书房中，两人皆起身直立，相继沉默了许久，各有所思。

过了一会儿，赵飞轩才问道：“郭大人，现在离天黑还有一个时辰左右，接下来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郭业闻言惊醒，问道：“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兵分两路。赵刺史，你现在需要暗中调动安州府兵三百，冷不丁杀进戴明德府中，当机立断速战速决，将戴府控制住。在救出你的妻女与老母的同时，还要第一时间将戴明德擒拿！不知你能否做到？”

赵飞轩闻言，顿时一脸肃容地点头应道：“安州府兵一直听命于本刺史，这点毋庸置疑。但是粮仓那边还有汝州、郑州两府近两千的府兵，如果戴府这边出了状况，他们闻讯而来，必是一场刀兵之祸。万一……”

郭业知道赵飞轩担心的是什么，无非是赵飞轩觉得那两千府兵万一作乱，那整个汝州城势必乱成一锅粥。

而且他手中只有八百的府兵，根本不能与之对抗。

寡不敌众，力量甚是悬殊！

随即，郭业习惯性地耸耸双肩，表情极为轻松地说道：“赵刺史，莫非你忘了郭某了？粮仓那边的府兵，由我来搞定。届时，你只需知会你安州的折冲都尉，听我号令行事即可！”

赵飞轩将信将疑地问道：“郭御史，你当真要学那三国谋士，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那两千府兵，止住兵戈？”

郭业拍了拍胸内藏着的圣旨，回道：“放心，我有圣旨护身，高重海，戴远山又能奈我何？我自想办法应对！”

赵飞轩听着郭业说得如此信誓旦旦，信心百倍，只得信了他。

随后，又唤来幕僚徐福，让他暗中通知自己的心腹，安州折冲都尉罗威，届时一切听从郭业郭御史调令。

并让徐福下令罗威，偷摸从粮仓那边调来三百安州府兵，先行埋伏在戴府周围，静等入夜。

郭业自然也将戴府内的情况，毫无保留细致详实地说与赵飞轩听，并将他的妻女老母藏身地点，还有张士元埋尸之地都告知清楚。

交换完情报之后，两人相继深吸一口气，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站在原地，又沉默了下来。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东风，

唯天黑入夜耳！

东风，

唯黄河帮对北门发起总攻！

现在，

唯有静等，

除了等，还是等……

……

……

黑幕降下，天色渐暗，今晚夜里的风出奇的大，吹得哀嚎四起，仿若一曲挽歌丧调。

汝州城中各条主干街道早已没了人迹，人们仿佛预知到今晚必有大事发生一般，早早关了窗闭了门。

风，继续吹着。

戴明德戴刺史的府邸，却是有些不同于往日，无论外头风势如何愈演愈烈，戴府大门依旧敞开着……

门口悬挂着的两个红灯笼，被风刮落了一个在地上，随风满地乱走。

剩下那个悬挂的大红灯笼，孤立无援般继续任凭夜风拍打着，咣当作响……

今夜的风，不仅出奇的大，也有点邪。

这不仅是戴府二十几号下人的共同心声，也是戴府主人，汝州刺史戴明德的真实想法。

此时的他，从昨晚府中出状况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整整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他已经很困很困，却无心睡眠。

从昨夜一剑刺死郑州刺史张士元开始，到二夫人被人从府中半道救走，再到朝廷钦差，监察御史郭业从驿馆中失踪，至今没有音讯。

这种种迹象表面，可能要有大事发生了。

他松垮垮地坐在客厅之中，听着厉啸不绝于耳的风声，看着随风弄舞，一闪一闪濒临熄灭的烛火，心脏跳动的速度骤然加快。

而且，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右眼皮跳的厉害。



老百姓都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莫非，真有什么厄运要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吗？

戴明德虽然拿不出真凭实据，但是他能感觉得到，救走二夫人这个骚娘们的，应该就是监察御史郭业。

而且，此番钦差下汝州，应该就是冲着自已是否贪墨了赈灾银而来。

“唉……”

戴明德长叹一息，颇有些懊恼地拍打着自已的大腿，悔道：“失算了，小看了这小小少年郎。”

懊悔之余，戴明德眼睛闪过一丝凶光，脸上凶相毕露地狞声道：“不过你救走那骚娘们又如何？哼，这是汝州城，并非你长安城，这里——”

“老子说了算！！！”

……

噌噌噌~~

“老爷，老爷，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就在戴明德暗暗发狠之际，一名下人连滚带爬，衣衫邋遢面相狼狈地跌跌撞撞跑进客厅中，差点没站稳一头栽倒在地。

“咚咚，咚咚咚！”

戴明德陡然见状，心脏跳动的速度越发加快，不详的预感越发清晰，强行镇定了心神，怒极而起痛斥道：“嚎什么丧？本官还没死，废物，好好说话，到底出了何事？”

那下人听着戴明德的凶骂，但是浑然无视，而是带着哭腔急急喊道：“老爷啊，北门，北门突然出现一千多人，已经在攻打城楼了。咱们的人快撑不住了……”

“什么？”

戴明德惊叫一声，上前一把掐住那下人的脖子，不可置信地问道：“你说什么？有人攻打北门？汝州城中，怎会有这么一股兵力？是谁？到底是谁？”

那下人被他掐得喘不过气来，粗红着脖子憋得脸也通红，艰难地摇头，哑着嗓子嘶叫道：“小的不，不知道，老爷饶，饶命！”

戴明德猛然松开手，一把将那下人推开，喝骂道：“废物，连被什么人攻打都不知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突然，他意识到昨夜开始的一系列不寻常，心中顿然震骇，立马叫道：“快，快去粮仓那边通知戴都尉，让他派兵增援北门，杀光所有不明来历之人。杀，杀杀杀！！！”

砰！

客厅本已打开的大门，猛然被人踹出一记响声来。

一道暴喝响起：“晚了，戴远山！”

“什么人？”

戴明德也被足足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出口喊问，不过喊过之后，他已然认出了来人。

来人竟然是一直受他胁迫的安州刺史——赵飞轩。

戴明德立马明白了，赵飞轩这混账竟然倒戈相向。

随即喝道：“赵飞轩，反了你！你想作甚？”

话音落罢，赵飞轩一介书生，手提三尺青峰傲然独立门口，冲着客厅门

外一挥手，喝道：“来人，将戴明德给本刺史拿下！”

哗啦哗啦~~

数十个府兵模样的兵卒第一时间涌向客厅中，将戴明德与刚才那个报信的下人团团围住，戈矛相向。

戴明德见状，狗急跳墙红着双眸怒吼道：“赵飞轩，你敢背信弃义？难道你敢与我作对，难道就不怕你那妻女，还有你那七十高龄之老母，陪你一同遭罪吗？”

最后，又好像想到了什么，狂笑道：“哈哈，我知道了，原来你另投新主，跟那毛头小子钦差御史同穿一条裤子啊。别忘了，这里是汝州城，粮仓那边还有本官的两千府兵，你能奈我何？”

赵飞轩一脸鄙夷地看着戴明德，缓缓放下手中提着的长剑，慢条斯理地说道：“姓戴的，还想着拿我家人威胁我呢？回头你看看，你戴府之中还有几个活口？戴府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你还天真地想拿我家人威胁本官？笑话！”

言罢，鄙夷的神色更加浓郁，极为轻松地笑道：“至于粮仓那边，呵呵，本官与你一样，都静待佳音！”

戴明德被赵飞轩最后一句话说得有些糊涂，失口问道：“什么意思？”

不过赵飞轩已经懒得再理会他，再次冲客厅中围拢的府兵挥挥手，表情极为严肃地喊道：

“奉朝廷钦差，监察御史郭业郭大人之命，戴明德于昨夜在府中，残害郑州刺史张士元，证据确凿，人证物证俱在，来呀，——拿下！！！！”

“喏！！”

.....

戴明德突然像发了疯一般，借着刚才坐着的椅子，跳到了客厅首座的八仙桌之上，高高举起右臂，直指头上一物：

“此物在此，谁敢拿我？”

## 第373章粮仓重地

就在赵飞轩率着三百府兵突兀杀进戴府，将戴明德团团围住之机，郭业也动身出发，飞速前往粮仓重地。

因为戴明德二夫人的缘故，赵九丑必须留在赵府中，护卫其周全。

郭业曾再三交代于他，二夫人乃是张士元命案的重要认证，不容闪失。

所以，郭业此番前往粮仓，赵九丑没能成行。郭业唯有叫来赵飞轩的幕僚徐福，与自己同行。

徐福乃文弱书生，不会骑马，郭业只得与他共乘一骑，两人一块儿抵达了粮仓外围。

一到地方，之前接到赵飞轩安排的安州折冲都尉罗威，便前来迎接二人。

尽管他这个折冲都尉乃是从五品的武职，但见着郭业这个六品监察御史的文职，还是不敢懈怠轻慢。

特别是郭业口衔圣命而来，实打实的朝廷钦差，他更加不敢傲慢。

见着郭业策马而来，急急亲自上前牵马坠蹬，以示恭请。

从五品的折冲都尉，给六品监察御史牵马坠蹬，即便在长安，也是不多见。

郭业冲罗威微微颌首，一个抬腿便翻身下了马，两名府兵有赶忙上前将幕僚徐福小心翼翼地搀扶了下来。

徐福下马之后，有些疲累地冲罗威象征性地介绍了下郭业。

罗威拱手抱拳道：“见过郭御史！”

郭业此时也管不了那些虚头八脑的礼数，而是神情郑重地冲罗威说道：“罗都尉，现在北门城楼即将易主，被我们的人掌控。而戴明德，差不多也被你家刺史大人控制住。现在就剩下粮仓这边，郑州、汝州两府近两千的府兵。现在这边是怎么一个情况？”

罗威面有苦涩地笑了笑，说道：“郭御史，不怕您笑话。自从被调来汝州之后，戴刺史就命我郑州八百府兵把守粮仓外围，不让我们进入粮仓重地。粮仓重地一直都有汝州、郑州两地的府兵把守。里头的情况，末将当真不知。高重海，戴明德两人同穿一条裤子，您如果要单身匹马冒然进去，游说这两千府兵归顺，恐怕……”

郭业还未等罗威劝完，断然挥手拒绝了他的劝告，说道：“我意已决，无需再劝。如果戴远山听闻戴府被围，怂恿这两千府兵作乱，后果不堪设想。走，你这就带我进入粮仓重地。”

“可是……”

罗威显然有些犹豫，踌躇不前地沉吟着。

郭业双手负背，横眉冷怒罗威，喝道：“罗都尉，本御史口衔圣命而来，怎么？难不成你想抗旨不尊？”

旁边的徐福也是恨铁不成钢地呵斥道：“罗都尉，赵刺史有命，一切听从郭御史号令。刺史大人对你有提拔保举之恩，莫非你想忘恩负义不成？”

罗威赶忙又是作了个长揖，冲郭业说道：“御史大人言重了，末将岂敢抗旨不尊？这可是杀头诛九族的大罪！”

旋即，冲着自己身边仅剩的五百府兵吼道：“弟兄们，钦差大人有令，即

刻火速前往粮仓重地，不得有误！”

“喏！！！”

五百人手持戈矛，齐声聚喊。

五百府兵前边开路，郭业、罗威、徐福紧随其后，很快，便过了粮仓外围。

待得五百府兵停下脚步之后，郭业才凝目向前望去，原来汝州城的粮仓重地是这般样子的。

所谓的粮仓重地，是由十八座粮仓连成一片，然后四周圈起高达十几丈的围墙。

郭业正对面的不远处，正是粮仓重地的正门。

正门乃是由两座塔楼搭建而成，中间是两扇巨型木门，两座塔楼顶端相连搭成一座小型的城楼。

如果将粮仓重地比成一座城池的话，粮仓的正门倒是挺像一个迷你型的城门楼子。

此时粮仓两扇巨型大木门紧闭，两座塔楼之上各有近百挽弓搭箭之士，遥遥对准正门下边。

罗威的五百府兵停住脚步后，塔楼上便传来一阵喊话：“我家戴都尉有令，你们安州府兵，不得擅入粮仓重地，退后，速速退后。否则弓箭无眼，伤了自己性命！”

“你妈的！”

这声斥骂出自罗威。

听着楼上那府兵桀骜不驯的措辞，他纵是泥人也来了三分火气，在他听来，这些汝州、郑州的府兵，好像压根儿就没把安州的府兵当一回事。

喊话的口气。好像当他们是杂役下人那般呼喝。

随即，他走上前去冲着城楼喊道：“放肆，你算个蛋？叫你家戴都尉上来答话！”

“我家戴都尉和高都尉正饮酒，没空！”

这番回答顿时惹怒了罗威，感觉自己堂堂一个从五品折冲都尉被轻视了，脸上无光不说，还备受羞辱。

旋即，再次高声骂道：“草你娘的小兵蛋子，嘍死呢？赶紧通传你家都尉戴远山，朝廷钦差，监察御史郭大人驾到，速速前来开门迎接！！”

这话一出，塔楼上面顿时没了声音，又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应该是塔楼上的府兵跑去通知戴远山了。

郭业听着刚才塔楼上的府兵与罗威的答话，心道，奶奶的，这兵倒是挺骄的，兵是好兵啊，白瞎跟了戴远山这狗贼了。

正当郭业思绪间，塔楼上又上来几个人，其中两人的装扮不同其他兵卒，都是明光铠甲，腰佩横刀，红缨盔兜，不出意外正是戴远山，高重海两人。

不过郭业眼尖，还是看得出两人的区别。

左边一人个高稍壮实，右边一人偏胖偏矮一点。

先冲郭业开口喊话的，乃是右边胖矮那人。

只听他喊道：“本将戴远山，不知钦差大人郭御史半夜前来粮仓重地，有何贵干？”

郭业的眼睛锁定在他的身上，自然发现了对方的眼睛也看着自己。

听着他喊话，心道，原来他便是戴远山，汝州刺史戴明德的堂弟。

郭业拨开前面挡住身子的几名府兵，上前几步遥遥回答道：“既然你是戴远山，那么你身边之人便是郑州折冲都尉高重海咯？”

左边那位个高壮实之人应道：“正是高某！”

郭业微微颌首，称了一声好，突然——

只见他从怀中掏出黄帛圣旨，高高举起，冲着塔楼之上所有人，包括戴远山，高重海两人，憋足了气高声喊道：

“圣旨在此，众人接旨！”

黄帛圣旨，高高举在半空，明黄之色透着尊贵，让人不敢有一丝亵渎。

郭业身边之人，罗威与徐福先后率着五百府兵齐齐跪下，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时间，山呼万岁之后，连带着塔楼之上，包括粮仓围墙之上两千的府兵皆被喊声震慑，相继跪倒在地，山呼万岁起来。

郭业知道，圣旨一出，必定能有这番效果。

大唐帝国的圣旨，不仅代表着皇帝敕命，尊贵无比，还代表着每个大唐子民，大唐士卒的荣誉。

这是任何一个强盛国家的人民，与生俱来的荣誉与尊严。

这也就解释了，每当我们看到国庆大阅兵之时，每当在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国歌奏起的那一刻，心中会激荡不已。

这就是强国百姓的荣誉与尊严。

……

高重海与戴远山没有料到，郭业竟然会突然高举圣旨，造出这般声势来。

尽管二人心中藏有污秽，但圣旨当前，他们岂敢不敬？

随即，两人不情不愿地相继跪了下去。

一时间，

塔上塔下，仓内仓外，将近几千人齐齐跪倒在地，唯有郭业一人傲然挺立，缓缓展开圣旨，宣道：

“即日起，由钦差大臣，御史台监察御史郭业，节制三州折冲都尉府兵马，违令者，当以欺君之罪处之！”

宣罢之后，几千府兵再次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而后相继起身，几千道目光瞬间凝聚到了郭业的身上，郭业能从他们眼中看出敬畏之意。

心中美滋滋，甭提多带劲。

奶奶的，这盛世大唐当官的感觉，奏是不一样。

他宣完旨意之后，迅速将圣旨卷成轴，藏进了衣袖之中。这道圣旨，他私底下看过不知多少次了。

其实他之所以这么着急将圣旨藏好，是担心戴远山会伸手跟他索要圣旨，一看究竟。

因为他虽是照着圣旨这么念，但是胆大妄为多少有些篡改，将御史大夫高士廉的名字，换成了监察御史郭业。

这如果被戴远山索要过去，他这个假扮钦差不就露馅了吗？

不过还好，现在戴远山和高重海明显相信了郭业所念的圣旨。

只不过两人的眼神透着惊骇，这道圣旨下来，意味着他们都要听命于郭业。

粮仓之中可是藏着足足一百五十万贯的赈灾银。

如果郭业要强行打开粮仓，那么……

当即，戴远山赶紧喊道：“郭御史，不知您还有何事要吩咐？我等职责所在，守卫粮仓，就不开仓门迎接大人进粮仓重地了。”

言下之意，颇有下逐客令之意。

他巴不得赶紧将郭业这尊瘟神送走，心中也是不断埋怨自己的堂哥戴明德，怎么让郭业来到粮仓重地呢？

谁知郭业明显没有走的意思，而是石破天惊地又爆出一道命令来：

“本御史奉圣命督办三州灾情，节制三州折冲都尉府。本官宣布，即日起，由高重海高都尉身兼两府，同时掌管汝州折冲都尉府与郑州折冲都尉府。”

高重海闻言，显然面露诧异，不过诧异之后嘴角之处还是不露痕迹地翘起一道弧线，貌似喜色。

而戴远山则是不同，满脸怒容地遥遥一指郭业，气急败坏地喊道：“郭御史，你这是何意？”

“什么意思？”

郭业冷笑一声，眼皮子都懒得冲戴远山抬一下，冷声道：“本官的意思你还听不懂吗？戴远山，你给我听好了——”

“从今天开始，你折冲都尉一职，被撸了！！”

## 第374章互斗

被撸了？

戴远山或多或少听懂了这三个字的意思，顾名思义，自己被塔下这位钦差，监察御史郭大人革职了。

革职？

革职？？

戴远山像发了疯一般痛骂道：“姓郭的，你凭什么革老子的职？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堂哥是何人，你清楚吗？我告诉你，这里不是长安城，这儿是汝州！！！”

旁边的高重海斜着眼睛瞟了一眼戴远山，心道，疯了，这厮疯了。

郭业见着戴远山突然发疯，心中窃喜，不怕你疯癫，就怕激怒不了你。

旋即冷笑连连，遥遥对喊道：“革职？你想得倒美，本官不仅要革你的职，还要将你查办。至于你说的堂哥，是汝州刺史戴明德吧？”

话毕，郭业抬手侧身遥指了一下戴府的方向，笑道：“估计戴明德现在都自身难保了。实话跟你说，戴远山，你堂哥，汝州刺史戴明德，昨夜将郑州刺史张士元凶杀于府中，哼，人证物证俱在，他难逃一死！此刻，应该已被赵飞轩赵刺史拿下了！”

“什么？”

塔楼之上又响起一声充满骇然的暴喝。

不过却是出自一直没有插话的高重海。

他难以置信地望着郭业，急色匆匆喊叫道：“郭御史，你把话说清楚了。你说，戴明德戴大人昨天夜里，杀了我姐夫张士元张刺史？？”

郭业重重点头，应道：“没错，一剑刺入胸口，一剑毙命。如果我猜得没错的话，现在赵刺史应该带人从戴府后院，挖出了张士元大人的遗体。”

砰！

高重海狠狠一拳砸在塔楼的一处木桩上，发出一道闷实的响声。

一脸苦涩摇头叫道：“不，我不信，这不可能。戴刺史与我姐夫张士元相处甚佳，他们暗中还一起……”

“高都尉，请慎言！”

旁边的戴远山机敏地堵住了高重海的语无伦次，轻声劝道：“高都尉，我堂哥与你姐夫乃是好友，怎会做这杀人行凶之事呢？肯定是这姓郭的凭空捏造，莫要轻信才是。”

“呵呵，戴远山，你说起瞎话来倒是挺溜儿啊。”

郭业讥讽了一下戴远山，然后继续对着高重海喊道：“高都尉，本御史乃是堂堂朝廷钦差，岂会信口雌黄？你若不信本御史，你可以问问我身边这位徐福徐大人，徐大人乃是赵刺史的幕僚，我想你应该不陌生吧？”

果然，高重海听完郭业讲话之后，将目光转向了郭业身后的徐福。

徐福微微扬起头来，与高重海直接对视，脸色哀愁地缓缓吐道：“高都尉，郭御史方才所说之话，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还望高都尉，节哀啊！”

“啊……”

高重海仰天一声厉啸，而后不断咒骂道：“戴明德，我草你姥姥，我跟你

势不两立！”

如果郭业刚才说的那番话，高重海是七分相信三分怀疑的话，那么徐福的话，无疑是将高重海的三分怀疑都给硬生生打消了。

在他看来，身为朝廷钦差的郭业，断然没有捏造事实欺骗他的理由，因为郭业代表的是朝廷的脸面，朝廷的公信力。

而徐福这位赵飞轩赵刺史幕僚，则更没有编造事实的理由。

同时，与高重海一样被徐福这番话打消疑虑的，还有刚才发疯发狂的戴远山。

他不知道堂兄为何要杀了张士元，但是他知道他现在很危险，因为高重海恨屋及乌，肯定会将对堂兄戴明德的仇恨转嫁到自己身上。

果然，高重海红着双眼，恶狠狠地瞪着戴远山，一字一字咒骂道：“戴远山，你堂兄竟然杀了我姐夫，狗日的，亏我与我姐夫二人不远从郑州远赴汝州，对你堂兄弟二人信赖有加。杀千刀的，你们姓戴的都不得好死。”

此时高重海的心中恨意滔天，姐夫张士元的死，无异将他的倚仗与靠山断绝。

要知道，他这个郑州折冲都尉一职，乃是靠着他的姐夫张士元，一步步举荐提拔上去的。

如今，张士元一死，他真心不知道自己还能依靠得了谁。

归根究底，都怪戴明德这个狗操的，竟然一剑刺死了姐夫张士元。

姓戴的，都没有一个好东西！

高重海现在的眼神，就像一头草原孤狼独自漫步在荒野之中，恰恰，这头草原孤狼饿了七天七夜……

显然，戴远山也被高重海盯得心里发虚，连退两步摆着双手叫道：“重海兄，冷静，冷静啊~~”

塔楼上的一切，皆被郭业看在眼里，高重海心里如何想，他也或多或少能猜到一二。

于是乎，他准备火上浇油，再给高重海添上一把柴薪。

随即清了下嗓子说道：“高都尉，张士元张刺史之死，本官也深感心痛。本官一入汝州城中，就风闻戴明德等人贪墨赈灾银，连安州刺史赵飞轩大人都受其胁迫。本官也知道，你与你姐夫张刺史肯定也是受到戴明德的蛊惑与胁迫，放心，如今赵刺史已经幡然醒悟，本御史也决定既往不咎。至于高都尉你，如果能将戴远山擒下，定是将功赎罪之举，希望高都尉你能回头是岸。”

唰~~

这话一出，不仅高重海本人脸色剧变，就连戴远山都变得惨败无比。

原来，赈灾银被贪墨一事，再也不是秘密了。

不过戴远山更害怕的是高重海，因为这厮听完郭业的话后，竟然步步进逼自己，显然要将自己拿下，敬献给郭业一般。

戴远山被步步紧逼，一退再退。而他手下的那些汝州府兵，包括几个折冲都尉府的校尉，副手果毅都尉，皆听到钦差大人郭业罢免了他之后，不再搭理于他。

可见戴远山在军中的威望，也是个渣滓，不怎么招人待见。

郭业趁热打铁继续催促高重海道：“高都尉，擒下戴远山，开了粮仓大



门，你便是拨乱反正，头功一件。纵使你姐夫张刺史不在了，将来你还是有升迁的机会。”

这话算是说到了高重海的心坎儿上，刚才还义愤填膺的神情骤然消失，换之却是满脸的精神奕奕，显然被郭业说得心里再次有了底。

而后高呼喊道：“汝州，安州两府的弟兄们，戴氏一门恶贯满盈，咱们不能助纣为虐啊！钦差大人有令，开启粮仓大门，迎钦差大人进来！”

“喏！”

“恭敬钦差大人进粮仓！”

.....

嘎吱，嘎吱嘎吱.....

粮仓正门的那两扇巨型木门缓缓被拉开，任凭戴远山再怎么蹦达，怎么叫嚣，愣是没人搭理他，继续开启大门。

此时的他，面容惨白，腿脚站都站不稳，颇有些众叛亲离的感觉。

不过高重海不打算放过他，继续步步紧逼着他，欲图将他擒下。

戴远山如今顿感浑身无力，感觉被高重海压抑得喘不过气来，继续往后退去。

一步，

两步，

三步，

“啊.....”

突兀，戴远山连退不知几步，脚底打滑一踩空，身子向后仰去，任凭双臂再怎么挥舞，愣是站不住身子。

砰！！

面朝天，背朝地，一头从塔楼之上栽倒了下来。

摔得七窍流血，脑浆迸出，溅起了一地的红白黏糊之物。

死了？

郭业稍稍诧异，他当真没想到戴远山竟然会这么戏剧性地死掉。

这时，站在塔楼上的高重海精神抖擞，像是换了一个人，焕发第二春一般，再也没有刚才听闻姐夫被杀死的那股子倒霉相。

正挥舞着双臂，冲郭业嚷嚷喊道：“恭请钦差大人，进粮仓巡察！”

郭业心中啧啧叹道，这孙子也真够薄情寡义的，姐夫被杀，同僚兼合作伙伴又刚刚被他逼死，竟然还能有这么好的心态。

这种人，不该保他一命，保他前程。

旋即，他一边向粮仓大门方向走去，一边对紧紧跟在他旁边的安州折冲都尉罗威吩咐道：“进了大门之后，找准时机，直接也将高重海拿下！”

“啊？御史大人，怎么回事？”

罗威显然被郭业的这个突然决定给惊到了，连问口吻都变得有些哆嗦。

不过郭业没有解释，而是继续笑脸望着塔楼上的高重海，不滞点头示好打招呼。

余光一瞥间，突然发现徐福没有跟上来。

下意识地转头望去，正发现有一个府兵正趴在徐福耳边悄悄说这话。

这府兵满脸汗渍，应该是急急赶路而来，莫非是赵飞轩那边的府兵？

就在郭业心疑间，徐福提拉着衣袂，姗姗跑来，神情有些不对劲。

待他来到郭业身边，郭业文斗啊：“怎么回事？”

徐福低叹道：“御史大人，事情有些不妙。我家刺史大人那边出了状况，刚才派人来报，请大人火速赶往戴府。”

说着，踮起脚尖在郭业耳边悄悄说起了话。

郭业越听，心里越是震撼，满心都是十万个为什么，百万个怎么回事。

听完徐福的悄声之后，郭业还是竭尽维持自己的笑脸，生怕塔楼上的高重海瞧出了端倪。

而后冲身边的罗威再次吩咐道：“罗都尉，莫要忘记本御史交代你之事。徐福，你从协助之。”

说罢，突然冲塔楼上的高重海拱手说道：“高都尉，以后我们便是一家人了，本御史那便还有点事儿。巡察粮仓一事，就交由徐福徐大人，咱们回头再见。”

高重海不知有假，还二逼呵呵地拱手回礼道：“钦差大人贵人事忙，日理万机，咱们下次再见，下次再见，还望大人莫要忘记了下官才是。”

话中，透着浓浓的马屁味儿，还有不合时宜的奴才味。

不过郭业此时已经转身离去，也瞧不见高重海说话间的那番模样。

郭业这边离去，奔向戴府。

罗威，徐福则带领着五百府兵，入了粮仓大门，准备找准时机，行郭御史刚才交代之事.....

## 第375章有物护身

郭业一进戴府大门，里头进进出出皆是赵飞轩的安州府兵，这些府兵陆续押解着戴府的下人仆役出了大门。

恰巧，走过前院的一处长廊之时，郭业还见到三五名府兵簇拥着三人朝着戴府大门处行去。

郭业走近来，才发现这三人乃是一位约莫七旬老妪，一名少妇，怀里还抱着一小丫头。

他很肯定，这老少三人应该便是赵飞轩的老母与娘子杨婉慧，至于怀中抱着的丫头自然便是赵飞轩的宝贝千金。

郭业特意看了眼赵飞轩的娘子，奶奶的，果然与贞娘长得极为相像，不说她俩一母同胞都没人相信了。

几名府兵簇拥祖孙三人，与郭业碰个正着，自然也认识郭业这位朝廷钦差，监察御史。

旋即，纷纷停下脚步，躬身问好打招呼，张口必称见过郭御史。

郭业微微颌首，与杨婉慧稍稍对了一眼，轻轻称呼了一声嫂夫人，便自行离去前往客厅。

擦肩而过，各走各路。

没走十几步，他下意识地转头再望，发现杨婉慧怀中的小丫头突然冲郭业吐了吐舌头，调皮捣蛋地做了个鬼脸。

杨婉慧赶忙呵斥了女儿几句，冲郭业致以歉意地笑了笑，便低声吩咐几名府兵起程离去。

郭业见状不由莞尔，摇了摇头会心一笑，亦朝着客厅方向奔去。

他不敢再行耽搁，因为赵飞轩派人报信，戴明德虽被围困，却有所倚仗无法直接冒然拿下，现在正骑虎难下，局势僵持在客厅那边。

穿过戴府的水榭长廊，再绕过一簇花园，走来约莫五十来步的林荫小道，豁然开朗一处天井。

戴府客厅，到了。

还未进客厅，郭业就见着里三层外三层，将近百名府兵将整个戴府客厅围得水泄不通。

黑压压的人群攒动，叫嚣斥骂此起彼伏，怎得一个嘈杂凌乱了得。

不过郭业一眼便找到了戴明德与赵飞轩的身影。

赵飞轩身在人群正中央，极为显眼。而戴明德则是站在八仙桌之上，肩扛一块牌匾，更加惹眼夺目，想不抢眼都难啊。

奶奶的，这戴明德扛着块牌匾站在八仙桌上，又蹦又跳，这是闹哪出？这是疯了，还是在跳大神？

郭业真心搞不懂赵飞轩，戴明德这般一撒野，就束手无策了？

随即，他径直走向客厅，挣扎挤过人群突然出现在了赵飞轩的身边，埋怨道：“赵刺史，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戴明德都成了笼中困兽，你还磨磨蹭蹭个球啊？”

埋怨完之后，还不给赵飞轩辩白的机会，眼神颇为鄙视地盯着赵飞轩，从头到脚打量个遍，阴阳怪气道：“啧啧，赵刺史，你知道不？爷们单枪匹马杀进了粮仓重地，口若悬河说得两千府兵齐卸甲，戴远山更是从塔楼一头栽

死在地上。唉~~赵刺史啊，你这办事能力，不行呐.....”

“郭御史，我.....”

赵飞轩被郭业一阵数落，冷嘲热讽，顿时脸上挂不住，臊得面颊通红，恨不得找条地缝一头钻进去。

他其实是有苦难言啊！

就在他想解释之机，突兀——

砰砰砰~~

扛着牌匾的戴明德突然暴跳如雷，双眼充血一般通红地瞪着郭业，喊骂道：“什么？远山死了？姓郭的，你逼死我堂弟远山，我不会放过你的！”

郭业根本不拿戴明德的言语威胁当回事，冲着戴明德冷笑连连说道：“戴明德，你疯了吧？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屌样，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的德行，你拿什么不放过我？真他妈疯了！来人——”

说着，郭业朝周围的府兵一招手，喊道：“动手，将戴明德给我拿下！”

“谁敢拿我？”

郭业喊话落罢，戴明德将肩膀的牌匾重重地落在八仙桌上，一边扶着牌匾，一边眼神睥睨，甚是傲娇地叫嚣道：“我有御赐牌匾在手，谁敢拿我？”

果然，戴明德将这牌匾往桌上这么一立，那些刚要围上去的府兵，再一次地退了下来，眼神看着牌匾颇有些敬畏。

御赐牌匾？

郭业也被戴明德的话给怔住了，满脸狐疑地转头看着赵飞轩，想让赵飞轩给自己一个解释，这到底是怎么一档子事儿。

赵飞轩自然也感受到了郭业询问中带着责怪的眼神，再次苦笑摇头，说道：“本官刚才就想解释来着，郭大人您叽里呱啦一阵数落，你让我如何开口？唉——”

悠悠长叹一声，赵飞轩指着戴明德立在八仙桌上的牌匾，说道：“就是因为有这御赐牌匾护身，本官才拿戴明德束手无策啊！”

郭业颇为诧异地问道：“这玩意大有来头？”

赵飞轩点点头，应道：“御赐牌匾，来头能不大吗？据在下所知，汝州戴氏当年也是随太上皇太原起兵的老部下。戴明德之父，还有两位亲弟弟，都死于洛阳一战，整个戴家独剩戴明德。后来李唐建国，太上皇听闻臣子提及此事，汝州戴家为大唐立国拼尽血脉，近乎灭族，甚是感动。太上皇有感于此，特亲笔提了一个牌匾赐予戴家。这可是实打实的御赐牌匾啊！喏，你自个儿瞅瞅~~”

赵飞轩努了努嘴，郭业顺着指引目光往牌匾上看去，果然，写着“忠义千秋”四个大字。

旁边还有落款写着武德三年秋的字样，除了传国玉玺之外，还有太上皇李渊的私人印鉴。

可见，这牌匾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御赐牌匾。

能被赏赐一份这样的御赐牌匾，绝对是光宗耀祖，惠及子孙的大好事。

御赐牌匾虽说比不上传说中的丹书铁卷，免死金牌，但御赐牌匾到底是皇家赏赐的恩物，份量委实不小。

戴明德就仗着御赐牌匾在手，谅赵飞轩不敢冒犯，因为只要赵飞轩因为强拿自己而毁坏了牌匾，这欺君之罪指定跑不了。

戴明德倚仗的，正是赵飞轩所忌惮的。

所以一时间，他愣是拿戴明德没招儿，无计可施之下只得求助于郭业这位钦差御史了。

……

郭业望着戴明德扶着的牌匾怔怔出神，突然问了一句赵飞轩，道：“赵刺史，你是说这牌匾是太上皇所赐？”

赵飞轩点点头，敷衍地应了声。

郭业闻言略微一点头，再次反复问道：“赵刺史，你确定这牌匾乃是太上皇所赐，而不是当今圣上所赐？”

赵飞轩现在正捉急，听着郭业这么磨叽，有些不耐烦地指着戴明德扶着的牌匾，急急说道：“郭御史，武德三年秋，可不就是太上皇的在位第三年？再说了，太上皇他老人家的私人印鉴还不是戳在那儿吗？这事儿岂能作假？”

郭业听着赵飞轩言之凿凿，下意识地呢喃了一句：“那就好办了！”

随后又问了一句：“赵刺史，今年是何年？”

赵飞轩不知道郭业到底想问什么，他现在因为一时拿不下戴明德而心里焦躁不堪，听着郭业这么关键的时候还这么磨叽，顿时烦躁了起来。

大声叫道：“郭御史，你好啰嗦！今年自然是贞观四年，你当我是傻子吗？”

郭业见着赵飞轩恼怒起来，不由笑着劝道：“赵刺史别急，别急哈，请听我一言。”

说着，郭业居然一步一步走向戴明德，边走边说道：“既然如今是贞观四年，那武德三年的事儿提他干嘛？当今圣上是当今圣上，关太上皇什么事？我们乃是当今圣上的臣子，效忠的唯有一人，那便是当今圣上。这又关太上皇什么事儿？”

“什么？”

赵飞轩不可置信地听着郭业的言论，吓得冷汗涔涔，瞪大了眼珠子，小心肝直颤儿~~

这郭御史的话，也太逆天了，他这是要干嘛？

突然，

赵飞轩还未反应过来，只见郭业突然出手，快手闪电般将戴明德扶着的牌匾抢到手中，叫道：

“这牌匾乃是太上皇所赐，关当今圣上何事？陈年旧事的玩意，拿出啦吓唬鬼呢？来人，将戴明德拿下！”

“姓郭的，你还我御赐牌匾！！！”

戴明德现在也反应过来郭业抢了自己的御赐牌匾，急得哇哇直叫，状似更加疯癫，仿佛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被人夺走一般。

郭业嫖了一眼戴明德，又横扫了一眼四周还是不敢上前拿人的府兵，冷哼道：

“吓唬小孩子的玩意，你他妈拿出来吓唬大人？姓戴的，这狗屁御赐牌匾，老子当场将它砸了，看你还有何倚仗？”

……

呼~~

郭业双手捧着御赐牌匾，高高举起盖头脑袋，如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一

般睥睨四方，准备将这牌匾狠狠往地上砸去。

“姓郭的，不要，你还我御赐牌匾！！”

“郭御史，莫冲动，不要砸啊！”

戴明德和赵飞轩相继喊话，欲图阻止郭业。

“嗨~~”

郭业不听劝，一声高喝，今天这牌匾他是砸定了，如若不然这些府兵，包括赵飞轩，根本不敢拿下戴明德这狗日的。

“让开，让开~~”

就在这时，客厅大门口处传来一阵威严的喊声：

“郭业，住手，快快住手！”

“郭小子，砸不得啊，千万不能砸啊！！”

连番叫喊都出自一人，郭业听着这声音颇为苍老，更有点耳熟.....

## 第376章高老头镇场子

郭业闻声转头，上下打量喊话之人，奶奶的，姗姗来迟，又赶得恰到好处。

来人竟是御史大夫——高士廉！

高老头在两个扈从的护卫下，身子骨老当益壮，左挡右推，强行挤过人群跑到郭业的身边，抬起双臂握住郭业的手腕，叫道：“砸不得啊，郭业，一砸此匾，你就要惹上天大的祸事啊！”

正牌的朝廷钦差都发话了，而且还说得如此危言耸听，郭业怎么还会不听？

随即，将牌匾交到了高士廉的两个扈从手中，与高士廉站在一块。

立马瘪瘪嘴耸耸肩，冲高士廉颇有怨气地哼道：“高大人，您可算来了，来得还挺是时候。”

郭业说着这话，想着自己这几天平白无故替高士廉干了这么多事，劳心劳力是小，担惊受怕是大。

要说没有怨气没有愤慨，那是假的。

高士廉自然也听出了郭业话中的不满，不过却未与之计较。因为他心中对郭业也满是愧疚，毕竟凭郭业一己之力，在汝州城中干下这么大一摊子事儿，换做高士廉自己，也不一定能够如此顺利。

而且，郭业在汝州城中的所作所为，在高士廉看来，亦是可圈可点，将有勇有谋四个字，当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

随即高士廉放低了身段，低声附耳道：“不晚不晚，正是恰到好处。老夫这些时日在汝州城中，收集着戴明德等人的证据，也听说了郭小子你的所作所为，不错，不错啊。回到长安，自有你的一番好处。”

郭业听着高士廉如此说，自然得了便宜卖起乖来，表现的矜持起来说道：“高大人谬赞了，为人臣子，替皇上效力，替高大人办事儿，要啥好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是应当的。对了，高大人，戴明德这王八犊子的证据收集的如何？”

高士廉本来心里和腹贬郭业这小子，说话的风向转得比猴儿还快。

但是一听到郭业提及戴明德，脸色陡然阴沉起来，哼道：“证据？呵呵，足以让戴明德等人死上千八百遍了。”

不仅看了一眼八仙桌上怔怔发傻的戴明德，还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身后的赵飞轩。

赵飞轩被高士廉这么一瞥，陡然打了个激灵，心中忐忑不已。

因为郭业未来之前，他因为家人被扣的缘故，也和戴明德妥协过。

如果真要较真儿，灾情饥荒之时，万千灾民的死也和脱不了干系。

此时的他不仅忐忑，而且后怕，一撮冷汗从尾椎骨那儿开始往上直冒，顺着脊椎一直冷颤到脖颈四周，一片寒冷。

因为高士廉，他认识。

他在翰林院任过编修，怎么可能没有见过高士廉这样的风云人物呢？

高士廉的地位，声望，还有能量，绝非他所能想象的。

郭业也察觉到了赵飞轩的神情变化，退后一步握住他的手心，轻声附耳道：“赵大人莫慌，你的情况不一样，我自会跟高大人陈情，一切有我，放

心！”

赵飞轩听着郭业这般说，这才算是稳定了心神，继续低着头保持沉默起来。

如今既然高士廉这个货真价实的钦差来了，郭业主动退位让贤，指着八仙桌上站着的戴明德，冲高士廉说道：“高大人，这家伙就交给您了，人家有御赐牌匾护身，您不让我砸匾，那我可真拿他没辙儿了。”

高士廉听罢，揪了揪下颚那撮山羊胡，默然点点头。

然后缓缓走向八仙桌前，突然衣袖中掏出一块玉佩，高高举起，面迎戴明德，暴喝道：“戴明德，不知此物，你还认识？”

戴明德盯着高士廉手中玉佩许久，眼睛越瞪得越大，更死鱼眼没什么两样，脸上的表情五花八门，最后锁定在诧异之上，艰难地吐道：“九，九龙玉佩？”

砰~

说完话后，戴明德顿觉双腿发软，仿若一滩烂泥般瘫倒在桌上，呢喃自语着：“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有这个东西，怎么可能……”

高士廉轻蔑地看着戴明德，冷笑道：“你无需管我哪里来的九龙玉佩。你为官多年，应该知道——”

“九龙玉佩，如朕亲临！！！”

高士廉用尽全身的力气，喊出了最后这句话，声势陡然间威仪万分，令戴明德极度压抑。

在场包括赵飞轩在内的近百人，闻听最后一句话，皆纷纷下跪参拜。

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郭业也在跪拜的行列，心中抱怨不已，奶奶的，老子就知道高老头肯定会用这个宝贝。

紧接着，高士廉手持九龙玉佩，示意众人请起。

继续对着戴明德喝道：“戴明德，你食君之禄，却不忠君之事。为一己私利，罔顾三州近百万灾民性命，真是罪该万死，杀你一千次也难恕你的罪过。”

“太上皇的御赐牌匾？在九龙玉佩当前，甭说一块御赐功绩牌匾，纵是龙子凤孙，皇亲国戚又有何用？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戴明德，本官问你，服也不服？”

“郑州刺史张士元死于你手，人证物证俱在，此罪，你认也不认？”

……

……

戴明德此时瘫坐在桌上，面无表情，双眼直勾勾地盯着桌面，一句话也蹦达不出口。

唯有呼吸之声，越发的急促……

高士廉见状，看得出来戴明德嘴上无话，心中已如死灰。

随即小心翼翼收好九龙玉佩，冲着赵飞轩吩咐道：“赵刺史，让你的人将戴明德带下去关押好，他日本官要将他押解进长安。”

赵飞轩猛然抬头，听着高士廉的这番话，俨如焕发了第二春一般，面露喜色，不滞点头称是。

高士廉瞪了他一眼，轻声呵斥道：“本官知道你的情况，这次算你将功赎



罪，加上……”

说着无言地指了指赵飞轩身边的郭业。

赵飞轩自然明白了高士廉的意思，感激地冲郭业深深地鞠了一躬。

郭业赶忙将他扶起，让他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这下，赵飞轩才呼喝吩咐着诸多府兵，将戴明德五花大绑起来，押解下去准备先打入汝州城的大牢之中，他日再由高士廉提取出来押解进长安。

赵飞轩领着一千府兵下去之后，刚才还喧闹拥挤的戴府客厅，顿时消停了下来。

仅仅剩下郭业，高士廉，还有他那两位扈从。

郭业见着高士廉继续揪着山羊胡，看着戴明德被押解下去的身影，不由凑上前轻声说道：“高大人，嘿嘿，多谢您给小子我面子哈，对赵刺史网开一面。”

高士廉瞥了眼郭业，言不由衷地哼道：“老夫要给你什么面子？本官是看如今的汝州，郑州两府突然没了刺史，无人坐镇，需要赵飞轩帮忙稳定局面。”

郭业貌似吃了高老头的憋，立马白了他一眼，回了一声：“切！”

高士廉被郭业吃瘪的窘状逗乐，笑道：“哈哈，罢了罢了，其实老夫走访地方多日，也知道赵飞轩是个难得的好官，口碑甚佳。而且进来戴府之前，老夫也才知道原来他的老母与妻女被戴明德扣押胁迫，一切皆有缘由，既往不咎吧。”

郭业听罢，伸展了下懒腰，慵懒呻吟道：“日，累死哥了。再过一会儿就天亮了，忙活了一宿，我得眯上一眼补补觉。高大人，那我也先下去了……”

“慢！”

高士廉突然喝住了郭业，说道：“戴明德一事差不多已经了结，老夫明日一早就要押解他进长安复命。所以，趁着今晚老夫还在，有些话，老夫必须跟你交代两句。”

郭业闻言有些惊起，不解地问道：“天亮就走？黄河之上。船只不是还不能通行吗？高大人，你为何如此着急离开？莫非长安有什么大事发生不成？”

## 第377章高士廉的教诲

“长安又有大事发生？”

高士廉重复着郭业的问话，饱经沧桑的面颊上闪过一丝慌乱，不过稍纵即逝。到底是精于世故，见惯风雨的老狐狸，没有给郭业一丝的机会去留意。

霎那间的神情变化，郭业愣是没有捕捉到。

“哈哈，郭小子，你想太多了……”

随即，就听见高士廉那苍老中带着爽朗的笑声再次飘起，半真半假地冲郭业解释道：“长安哪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只不过是老夫的一位晚辈外甥女最近身体抱恙，颇为严重，老夫着急赶回长安探望罢了。”

不过高士廉越是这么说，郭业越是心中疑云四起。

奶奶的，晚辈外甥女身体抱恙，你高士廉一个长辈这么着急忙慌赶回去作甚？

而且又不是你高老头的亲生闺女，这么上赶着回去，这不是扯淡吗？

等会儿！！！

突然，郭业想到了高士廉的身份，这老头可是正宗的老牌皇亲国戚啊。

外甥女？

外甥女？？

莫非是她？？？

瞬间，郭业懂了，高士廉刚才那番有些主次颠倒的话，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高士廉见郭业怔怔出神，轻推了一把，说道：“郭小子，别瞎想了。话说回来，老夫刚才着实替你捏了一把汗，知道不？你刚才差点就惹下了天大的祸事……”

显然，高士廉这次的转移话题很是成功，郭业就像咬了钩的大头鱼，将眼神投到了高士廉的身上，好奇问道：“高大人，您是指刚才那块御赐牌匾的事儿？”

高士廉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揪了揪下颚山羊胡，沉声道：“御赐之物，怎能轻易毁坏？如果你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御赐牌匾给砸了，呵呵，你就等着御史台的监察御史们如何给罗织罪状吧！”

谁知郭业听罢，立马不以为然起来，轻笑道：“高大人，你真以为小子我是这么莽撞的人吗？如果我不这么闹一下，您老人家舍得出来吗？”

“什么？”

高士廉瞪大了眼睛，狠狠揪了一把山羊胡，差点没把自己那小撮胡子给揪断，失声叫道：“你，你小子早就发现了老夫的到来？”

郭业心中叽歪了一声，废话，近百人都是府兵装扮，唯独你这糟老头子一身儒服打扮，想不显眼都难哟。

再瞟了两眼高老头身边那两个二逼呵呵的扈从，竟然还风骚无比地换上了御林军独有的白羽兜盔，夹杂在这么多府兵当中犹如鹤立鸡群一般的存在。

郭业好笑，除非郭小哥是瞎子，不然还能看不出你们爷三儿的来头？

不过话到郭业口边，又换做了另外一番说词，只见他闪动着那双贼兮兮

地眼睛，冲着高士廉说道：

“高大人，你以为你躲起来我就找不到你了吗，没有用的，象你这么出众的老头，无论躲到哪里都象黑夜里的萤火虫一样，亮的星明，亮的耀目，你那忧郁的眼神，唏嘘的山羊胡，富态贵气的仪态，傲然挺立的站姿，都深深的迷住了我，不管你躲到天涯海角，我都能将你找出。当时，您老往人群中那么一盪……”

“呕~！！”

高士廉那个风骚的扈从听得郭业这番话，满身顿起鸡皮疙瘩，险些掉了一地。

颇有些反胃地打了个寒颤，纷纷冲高士廉喊道：“大人，我俩先去客厅外头候着您。”

说罢，也不等高士廉同意不同意，双双鄙夷地瞅了一眼溜须拍马到神乎其技的郭业，相继走出了客厅，将客厅的大门主动带了出来关好。

高老头比那两个扈从好不到哪里去，这些年马屁听多了，不过想郭某人这种赤裸裸中带着令人作呕的马屁，还是第一遭听到。

随即轻轻喝骂了一声：“打住，你小子想把老夫恶心死不成？”

喝骂完之后，继续揪着山羊胡，耐人寻味地问了一句：“这么说来，老夫是上了你小子的鬼当，被你诓骗了出来咯？”

郭业心里得意，但面上自然不会承认，笑嘻嘻地拱手道了一声：“岂敢，岂敢！”

不过他不想在这个话题上与高士廉纠缠，免得惹来这位老牌皇亲国戚的反感。

于是也学着高士廉般转移了话题，说道：“高大人，您不是说有话要交代下官吗？”

“哦~哦哦~~”

果然，高士廉轻拍了两下额头，说道：“被你小子这么一打岔，老夫差点忘记了正事儿。没错，老夫明日一早便要离开汝州，返回长安，所以临走前必须跟你交代几句。你我好歹在汝州也算是一场缘分，免得你将来去了长安，惹了祸事。”

郭业听着高士廉说得如此严重，也顾不得问高士廉怎么返回长安，因为如今天气虽然渐转，但黄河中的冰雪也还未消融殆尽，渡船过河，至少还要七八天的时间。

继而，他站好身板稍稍倾斜，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高士廉看着他，言语中透着严肃地说道：“你今天胆大妄为，竟敢胡乱置评太上皇他老人家与当今圣上。如果你今天评议太上皇的这番话，还有欲图砸碎太上皇御赐牌匾之事传到长安，传进太上皇耳中，哼，小子，你就自求多福吧。”

郭业瘪瘪嘴，本想问高士廉太上皇都被李二陛下幽禁在了宫中，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他还能出手整死我还是咋的？

再说了，咱贬低李渊这个倒霉太上皇的同时，不也将李二陛下高高捧起了吗？

哪个皇帝，哪个天子，哪个九五之尊，不喜欢独断乾坤，而喜欢头上还有座五指山压着？

不过高士廉仿佛看穿了郭业的心思一般，笑道：“小子，你想得太简单了。你要记住，太上皇他老人家还在世，死忠党羽不敢说遍布朝野，但至少还有很大一部分唯他老人家之命是从。而且，当今圣上乃是孝顺之人，他也想让人知道，他虽为皇帝却也是至孝之人。如果你这番话被有心之人编排，送到圣上的跟前，告你一个居心叵测，离间陛下父子之情，呵呵，你说，谁还能保你？”

“我草！！”

郭业脱口又是一声口头禅，突然感到有些后怕，难道自己“狠踩李渊，高捧李二陛下”的这通马屁，有些过头了？

照高士廉这么说，倒是有点马屁拍到马腿上的意思。

奶奶的，郭业整理了下头绪，果然，自己光顾着想通过有心人的嘴巴将自己那番传到李二陛下的耳中，以表自己的忠心。

但是却完全忽略了，李二陛下是个要面子的人，喜欢拿孝道做文章的人，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他是个大孝子的人。

如果跟面子，跟名声比起来，郭业坚信，李二陛下绝对会抛弃自己这份小小的忠心。

妈的，真是失算了！

郭业现在满心除了后怕，就是后悔。

高士廉见着郭业如此，貌似非常高兴，很有成就感，揪着山羊胡的频率也越发地快了。

最后哈哈笑道：“郭小子不要担心了，老夫不是阻止了你的莽撞吗？这次汝州之行，哈哈，你不仅办得漂亮，而且功劳也是大大的，小子，回到长安，老夫定不会亏待于你的！”

郭业顿时一翻白眼，心中啐道，娘的，高士廉这是典型的打一巴掌给老子一颗甜枣啊！

不过这颗甜枣，郭业嚼着倒是甘之如饴。

他权衡了一番，到了长安，如果有高士廉这么一尊大佬引为靠山，那进了国子监还真心没啥好忌惮的了。

毕竟，正如高士廉所言，这次汝州城中，破获贪墨案，擒拿戴明德，哥们功不可没，不是？

如此一来，这趟汝州之行，倒还是赚得盘钵满盈，不虚此行啊。

随即，郭业也有了早点去长安的念头，说道：“高大人，既然你明天要回长安，不如我也跟着你一起回呗。路上也有个伴儿，不是？”

谁知高士廉闻言，连连摇头大呼：“不行不行，明日回长安，老夫不能带你。你必须替老夫在汝州多呆上几天，这也算是老夫拜托于你的一件重要之事。”

啥？

还要多呆汝州几天？

郭业顿时傻眼了，汝州此间事了，自己还有呆在汝州城的必要吗？

当即，他不由急眼不干了，问道：“高大人，您老人家这就不厚道了哈。您之前交代的事儿，小子都替您办了，我还能在汝州呆个球啊，不行，我也要一起去长安。”

这家伙，郭业立马撒泼打滚耍无赖上了。

高士廉也被郭业的小孩子气逗乐了，笑道：“郭小子，老夫问你，这监察御史干得可是舒坦儿？想不想到了长安进了国子监，还兼着监察御史一职？”

监察御史，百官克星，郭业干得自然舒坦。

如果进了国子监，还能穿着监察御史这身虎皮，郭业自然是巴不得。

到时候，甭说国子监里头那些官宦二代熊孩子，便是国子监里的老师，不成也要忌惮自己这身虎皮吧？

随即重重点头应道：“想，怎么不想？”

高士廉唔了一声，又揪了下山羊胡，语重心长说道：“既然想，那你就老老实实在汝州城再呆上七八天，等着黄河船只能够通行，再去长安吧。”

“呃……”

郭业不明所以，不懂高士廉为什么这么坚持让自己多呆汝州七八天。

这跟自己能否穿上监察御史的虎皮有什么关系？

这跟自己从御史台临时监察御史，转为长期合同工的正式监察御史有什么关系？

当下，脱口问道：“这里面到底有什么说头啊？高大人！”

## 第378章城楼赏雪

翌日清晨，放晴了数日的天气，又突然飘起了细碎的小雪……

雪花不大，如米粒儿般细小，但是在凛冽寒风的吹刮下，不到中午时分便在关中大地上铺砌起了薄薄的一层积雪。

此种天气，行路难，行远路更难。

不过，御史大夫高士廉还是带着两个扈从，又从汝州折冲都尉府中临时征召了近百名府兵，将戴明德押上囚车，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返回长安的征程。

水路不通，长路漫漫，高士廉着急折返长安，宁可绕道其他州郡走陆路。

可见，长安他那位“晚辈外甥女”病得不轻，急煞了高士廉。

此时乃是中午时分，雪势不增不减，还是依然故我的下着细碎雪花。

郭业独自站在汝州东门的城头之上，看着城外的银装素裹，看着早已被积雪掩盖的车辙印和脚印，心中想着高士廉昨夜临行前的交代。

高士廉让他在汝州城中多呆几天，明面上是协助赵飞轩这个安州刺史，将赈灾银落到实处，抓紧时间拯救饥荒中的灾民。

高士廉美其名曰考验郭业，考验他这个后补的监察御史是否能胜任这个职务，实则高士廉还是不放心的赵飞轩这个曾经有前科的安州刺史。

说是协助，实则监督，监督赵飞轩，监督汝州、安州、郑州三地的官员，在调配赈灾银期间，是否还会出现中饱私囊之事。

高士廉此举在郭业看来，当真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

因为他相信赵飞轩的人品，官品，坚信赵飞轩乃是一个肯为百姓谋福祉，办实事的大好官。

至于汝州，安州，郑州三地的大小官员，那就更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因为如今张士元身死，戴明德又被押往长安受审，等同杀鸡儆猴看，那些无足轻重的官员，难道还敢顶风作案不成？

郭业轻笑一声，叹道：“高老头真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啊！呵呵，明明就是多此一举嘛。”

“呵呵，郭御史居然在城楼之上赏着雪景，真是好雅兴啊，哈哈~~”

远远传来赵飞轩的爽朗笑声，不一会儿，从城楼拐角楼梯处走了上来，来到了郭业的身边。

赵飞轩自从家人被救出，高士廉又对自己网开一面，既往不咎之后，短短过了一夜，精神状态恢复如初，人也开朗了不少。

早已没有了之前郭业见他时，那种郁闷压抑的心情。

对于赵飞轩突然寻到自己，郭业也是颇为诧异，问道：“咦？赵刺史，您不是正在汝州刺史府中主持赈灾之事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

赵飞轩摇头苦笑道：“郭御史，您倒是落得轻松了，可把本刺史累够呛了。高大人临行前可是说过，郭御史留在汝州七天，是为协助本官发放赈灾银，救济灾民。您倒好，竟然跑到这儿躲清闲来了。”

郭业听得出来，赵飞轩这是开玩笑的话，但还是一板一眼地回答道：“赵刺史，话要说清楚，高大人是让我来协助您。协助，对吧？既然你赵刺史一个人便能主持大局，就能搞定那些官员参与赈灾，那郭某还瞎掺和个什么劲

儿啊。”

说完，伸出双手冲赵飞轩摊开了来，笑道：“郭某这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嘛！”

赵飞轩其实心里很清楚高士廉将郭业留下来的缘故，说好听点是怕自己一人主持汝州三地的赈灾事宜忙不过来，让郭业留下来协助自己；实则是对自己信任不过，对三州官员信任不过，让郭业留下来监督着自己，怕自己与三州官员重蹈戴明德、张士元覆辙。

虽然赵飞轩心里挺不得劲儿，但是这也沒辦法，谁让自己和三地官员都曾经脏过呢？

怨不得高士廉多疑，唯有怨自己有了污点。

但是高士廉一走，郭业却秉着不理不问不掺和的态度，完全抽身事外，凡事都由自己一人操办。

很明显，郭业对待赵飞轩的态度，与高士廉截然相反。

赵飞轩知道，郭业这是信任自己的人品，官品，这是一种无以复加的信任，特别在这个时候，无疑对自己是最大的支持。

大家都是聪明人，半遮半掩便能看出端倪来。

赵飞轩对于郭业，除了感激之外，唯有感动。

郭业看着赵飞轩怔怔出神，以为对方真有些责怪自己三不管的态度，赶忙笑道：“赵刺史，哈哈，本官对于主持地方事宜真心不擅长，莫怪本官的偷懒啊！”

赵飞轩知道郭业误解了，连忙解释道：“不不不，郭御史说得哪里话，你对赵某的大恩大德，唯有感激，哪里来的怪罪？”

郭业连连摇手将这话题揭了过去，言归正传道：“赵刺史，我看你忙碌了一早上，话又说回来，现在赈灾情况如何了？没了戴明德，是否汝州官场还能继续运转得起来？”

赵飞轩闻言，也收起了笑意，正儿八经地答道：“郭御史放心，汝州官场多数官员都跟戴明德同流合污过，但高士廉高大人仅押解了戴明德一人赴长安，对于其他官员没有追责，大家心里都跟明镜儿似的，一清二楚。很显然，高大人这是在抓大放下。”

郭业听着连连点头，答道：“没错，如今汝州、郑州三地都缺刺史，群龙无首，暂时都由赵刺史您一人负责。如果再把三地官员都抓个干净，那三地的官府真格儿要瘫痪了，那何人来赈灾？何人来救济灾民？所以高大人曾说过，既然一百五十万贯赈灾银还在，灾民还需要拯救，那么，此事就到戴明德，张士元为止即可。”

“是啊。”赵飞轩深有同感地应道，“既然高大人饶了三地官员，大家伙还不敢不往死里效命吗？都将此次赈灾事宜当作一次将功折罪的机会呢。放心吧，早上我已经将具体事宜都吩咐了下去，而且汝州城北门也已经打开，让城外灾民入城接受赈灾救济。”

“甚好，甚好！”

郭业赞了两声后，问道：“涌入城中的灾民肯定会与日俱增，赵刺史，你这边……”

“郭御史放心，我这边已经有了全盘的赈灾策略，先从汝州开始，今日起先在城中搭建粥棚。本官要求属下官员，城中每隔百步，必须搭建上一个粥

棚，供灾民果腹温饱，冬衣棉被，也会在每个粥棚边上发放，防止灾民入了城中，还饿死，冻死……”

“很好，赵刺史安排的极为周到。郭某人还是那句话，不左右赵刺史的赈灾方案，一切皆由赵刺史作主。我只有一个要求，那便是粥必须稠，筷子插而不倒；冬衣棉被，不得偷工减料，至少能让灾民能抵过严寒。至于房子，能将城中腾出来的地方都先腾出来，供灾民优先住宿。”

说到这儿，郭业稍稍停顿了一下，叹道：“赵刺史，咱们都是爹生娘养的，百姓灾民也是。朝廷和官府起初就已经对不住他们了，咱们不能再让他们再饿着肚子，受着严寒，在雪地里露宿，在大街上过夜吧？”

郭业这番话说得情真意切，赵飞轩听着鼻头发酸，郑重表态道：“郭御史尽管放心，如果赈灾期间，再出现有人偷工减料，中饱私囊，罔顾灾民性命。不用您操刀，赵某人先割了自己这颗项上人头，以谢天下！”

“哈哈，赵刺史您言重了！”

听着赵飞轩说得有些上火，气氛有些压抑，郭业连忙打了个哈哈，笑道：“我说了，赈灾之事，全权由赵刺史作主，郭某只是协助而已，不理不问不掺和，这便是郭某人对赵刺史最大的支持。”

兜兜转转，绕来绕去，赵飞轩听着郭业又回到了刚才的那个话题上，不由无奈一笑。

心中叹道，难怪郭御史年纪轻轻，却深得高士廉高大人如此看重与信赖，不简单啊，当真不简单。

聪明机智能力强，既会做人又会做官，这是赵飞轩对郭业心中最中肯的评价。

一时无话，郭业只得又寻了一个话头，问道：“对了，赵刺史，您不会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陪我在这城楼上赏雪景吧？”

咄~~

听得郭业这般问，赵飞轩轻拍额头，仿佛记起事情来一般急道：“瞧我这狗记性，郭御史不说，赵某还真忘在脑后了。”

昂？

郭业显然也是一愣，巧了，莫非赵飞轩还真有其他事儿？

随即眼光透着询问看向赵飞轩，示意他说来什么事。

赵飞轩笑道：“其实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只不过是我家夫人，想跟郭御史单独见上一面，说说话。”

啥玩意？

郭业乍闻，脸色顿时变得怪怪，看着赵飞轩的眼神又大不一样起来。

你娘子让你来找我，想跟我见上一面说说话？还是单独见上一面？

郭业再看赵飞轩说完这话后，眼神清澈如尘，心中尴尬，莫非是想歪了不成？



## 第379章嫂夫人相约

郭业下了城楼，赵飞轩的马夫早套好马车在城楼下等候，随即蹭了下赵飞轩的顺风车，搭乘上去朝着赵飞轩那处临时的宅院行去。

一路之上，赵飞轩隔着车帘对城中街道各处指指点点，一边指点一边悄声解说着。

郭业发现，短短一个早上的功夫，萧条许久的汝州城中竟然不同于往日了起来。

并非繁华，而是喧闹哄哄又拥挤堵塞，无他，正因为赵飞轩下令开了城门，让城外挨饿受冻的灾民涌入城中，充斥在大街小巷各处。

不过他也留心到了灾民身上的变化，路上来往攒动的灾民身上，多数已经裹起了冬衣，或穿着新制冬衣，或套着陈年旧棉袄。

郭业猜度，应该是赵飞轩以官府的名义，从汝州城中的富户家中征募或购置而来的吧。

而且他细心地发现，赵飞轩并未食言，汝州的官员也未敢消极怠工，的确，每隔百步已经开始搭建起粥棚来。

不少粥棚之外已经开始排起了长龙，灾民们手持碗碟，等候着官府的施粥。

府兵、衙役悉数冲动，维持着各处粥棚的秩序，虽嘈杂却不显动乱。

看着眼前的此情此景，郭业不由赞叹赵飞轩的办事效率之高。

心中默默揣度，估计再过个半拉月，只要天公作美，停歇冰霜雹子，也许这赈灾一事就差不多能够了结。

接下来的，便应该考虑如何替灾民重建家园了。

不过，真到了重建家园那个阶段，也许朝廷自会派出专员来署理。

毕竟赵飞轩再怎么能力出众，让他一人兼管三个州府也不合规矩。

八成到了那个时候，吏部自然会空降新的汝州刺史，郑州刺史赴任两地了。

.....

哒哒哒.....

马儿朝前一路踏响，郭业与赵飞轩各有所思，思绪飞扬，一时无话，整个车厢中沉闷了起来。

快到赵府的当口，赵飞轩的幕僚徐福突然骑着小毛驴急急赶来。

因为徐福天生不敢骑马，只得用毛驴代足。

叫住了马车之后，徐福冲赵飞轩禀报，说是召集了汝州城中的富绅商贾，请赵刺史过去训话。

这也是郭业之前给赵飞轩支的招儿，因为如今灾民太多，仅靠官府的力量明显不够。

所以他给赵飞轩出主意，灾难当头之余，应该发动所有能发动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特别是汝州城中的那些富户商贾，让他们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为汝州赈灾添砖加瓦，献上一份力量和责任。

众人拾柴火焰高，越是凝聚更多的力量来赈灾，越是能减少灾民的伤亡。

赵飞轩对郭业这个主意深以为然，随即早早便让幕僚徐福前去发帖召集

汝州城中的商贾富绅，汇聚汝州刺史府，也就是戴明德的府邸。

听闻徐福的通报之后，赵飞轩冲着郭业歉意地苦笑道：“郭御史，你看……呵呵，赵某还惦记着偷得浮生半日闲来，可惜啊！”

郭业点点头说道：“赵刺史，甭管我，我自己认识道儿，我自己前去跟嫂夫人见面就成。你先忙你的，正事儿要紧，莫要耽误了灾情。”

说吧，落得干脆直接出了车厢跳下了马车，连头也不回便大步匆匆地朝着赵府奔去。

此间离赵府，也就一个胡同小巷的距离。

见着郭业离去，赵飞轩才张罗起徐福，让他舍弃毛驴登上马车，一道儿朝汝州刺史府赶去。

这位安州刺史，干得确是汝州刺史的活儿，赵飞轩打心眼儿一阵无语。

……

……

很快，郭业便到了赵府的大门。

如今的赵府不再似往日那般清静，门口有了府兵把守，乃是赵飞轩为了老母和妻子女儿的安全考虑，而特意添加的守卫。

无法也是因为上次戴明德掳人的缘故，赵飞轩有些后怕了，这才增加了宅院的防卫。

门口的府兵乃是赵飞轩从安州带到汝州的府兵，那天晚上在粮仓重地也见过郭业这位钦差。

见着钦差大人要进府，自然不敢妄加阻拦，大大方方将他请进了府中。

一入府中，郭业问询身边的府兵，赵刺史夫人现在身在何处？

府兵老实回答夫人正在府中后院，正陪着老夫人，杨二小姐，还有刺史大人的千金在院中赏雪来着。

郭业清楚，这杨二小姐应该指的便是贞娘。如今贞娘与杨婉贞姐妹相认，可不就是杨家二小姐嘛？

郭业唔了一声，示意说话那名府兵前头带路，说是受夫人相邀，前来拜见。

府兵自然不敢怠慢，带着郭业前往了后院的花园处。

到了后院花园外，府兵止步，说道：“钦差大人，后院乃是刺史大人的家眷所在，小的不便进入。小的告退，您自便！”

郭业如今也是有家有业之人，早非当年之吴下阿蒙，自然知道官宦人家，大户人家的规矩。

凡一府后院，除了家主之外，其他成年男子是不得私自入内的。

毕竟后院乃是女眷居所，多有不便之外，还容易平添是非。

随即支使走了府兵之后，郭业独自一人进了后院那道拱门，入了赵府后院的花园之中。

粗粗扫了一眼花园处，顿时有些失望，这府兵不是瞎扯淡么，花园四处空荡荡，除了花，便是草。

哪里来的夫人正陪老夫人，杨二小姐赏雪？

咚，咚咚咚～～

突然，一个皮球模样的东西不知从什么地方朝郭业滚了过来，滴溜溜地转到他的脚下。

郭业一脚踩住皮球，赫然一看，原来是用羊皮缝制而成的一个皮球，不过大小更像一个足球。

当即，郭业弯腰将其捡起来，放在手中掂了掂份量，很轻很轻，双手挤了挤这羊皮球，里面并未充气，软软的，应该是填充了一些棉絮之类的东西。

原来是个蹴球！

蹴球，便是蹴鞠用的球。

蹴鞠是中国一项古老的体育竞技，就单冲玩法来讲，在当时足以媲美后世之足球。

太平年间，蹴鞠这个活动是大人，小孩都钟爱的一门运动。

郭业猜测，这蹴球手工粗糙，应该是赵飞轩这个书呆子给他女儿赵月制作的一个玩具。

这个蹴球，远远没有达到真正蹴球的制作水准。

郭业看得出来，赵飞轩对自己的闺女是疼爱到了极致。

“把我的蹴球，还，还给我！”

突然，一道有些胆怯，稚嫩的声音在郭业耳边响起。

郭业寻着声音抬头望去，十步之外正站着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正弱弱地看着郭业。

确切地说，应该是郭业手中的那个蹴球。

这女孩，郭业有印象，当日在戴府还冲自己吐过小舌头，可不就是赵飞轩的宝贝女儿么？

随即，他掂了掂手中的蹴球，坏坏笑道：“你叫月儿？”

小女孩没有了父母在身边，怎么看郭业怎么都像个恶人，坏蛋。

而且郭业这坏坏的笑容，在月儿看来，就是恶人要干坏事之前的奏鸣曲。

毫无意外，听着郭业的问话，月儿后退了两步，又眼馋郭业手中的蹴球，舍不得离去，只得点头嗯了一声。

见着月儿这般害怕，郭业一阵郁闷，奶奶的，老子脑门刻着“混蛋”两个字不成？

继而收起了逗弄小女孩的心思，问道：“月儿，你告诉叔叔，你娘亲她们哪里去了？你告诉叔叔她们人在哪里，叔叔把便蹴球还给你，怎么样？”

月儿天真无邪，伸手指了不远处的一道房门，稚声说道：“祖母跟贞姨娘在房中说着话，娘亲替爹爹收拾卧房去了。说完了，还我蹴球！！”

说着，月儿小宇宙爆发，装起胆来张开小臂，冲郭业再次嚷嚷道：“还我蹴球，还我蹴球，不还我，我哭给你看，你大人欺负小孩，不要脸！！”

日~~

郭业那叫一个郁闷啊，老子啥时候说不还给你了？

为恐月儿真哭啼起来惹来不必要的麻烦，郭业只得投降点头道：“好好好，还你蹴球！”

说完，微微使力将蹴球抛出，掷到了一簇花丛中，催促月儿道：“赶紧捡球去，不然蹴球一会儿就被大灰狼叼走了。到时候球没了，哭鼻子别怨我……”

噌噌噌~~~

郭业这番威胁果然奏效，小月儿直接朝着花丛方向奔去，生怕跑慢了，蹴球被大灰狼叼走。

小小插曲一过，郭业便起身朝着赵飞轩的卧房走去，想看看赵飞轩的夫人，贞娘的姐姐杨婉慧到底找自己有何事。

不一会儿，便寻到了赵飞轩的卧房外，房门正开着……

他一探脑袋，里头好像没人，难道月儿这臭丫头骗老子？

不过房中好像传出些许悉悉索索的声音，应该有人在里头。

既然房门没关，那他也懒得敲门，径直跨进了门槛儿。

窸窸窣窣，

好像声音还在，寻望过去，是房中一处四围木雕大屏风里头传来。

原来杨婉慧在里头。

把我请来见面，自己躲在屏风后面干嘛？算怎么一回事儿？

不过，他没有吱声儿，而是重重的在地上顿了一下脚，发出砰的一声儿。

响声过后，屏风后面果然传来杨婉慧的糯柔的声音：

“你先等一会儿呢，刚才陪月儿在花园玩耍，累了一身汗，湿透了衣衫。”

“等我先换下衣衫，再出来见你哦。”

“说来也怪，生完月儿之后，我这身子怎得就不见胖呢，我婆婆还想着让我再生养一个，为赵家生个男丁好传宗接代。唉……”

杨婉慧一边在里头换着衣裳，一边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冲房中的郭业说这话。

可郭业听得却是心中慌乱如麻，犹如惊涛骇浪般臆想翩翩……

奶奶的，杨婉慧跟我说这些干毛？

这是要跟哥们我搞婚外情的前奏不成？

赵飞轩跟我也算是患难之交了，他在外面主持赈灾，我在他家中跟他媳妇搞暧昧，这，这……

好歹哥们也得称她一声嫂夫人，这他妈的算怎么档子事儿啊？

这有太不厚道了吧？

## 第380章有点小暧昧

“一身汗湿答答，真个儿难受的很哩——”

喀拉~~

杨婉慧一边说着话，一边整理着刚换上的衣衫，缓缓从木屏风后边走了出来.....

“啊？”

“啊！！”

“啊！！！！”

出了屏风人还未站稳，杨婉慧又是连着三声尖叫，一声赛过一声，刺得郭业耳膜阵阵生疼。

“你，你怎么会在这儿？”

杨婉慧三声尖叫罢了，惊慌不安中带着深深戒备地喝问着郭业道。

郭业怔在原地没有回话，而是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杨婉慧，像是魔障了一般无二，杵在原地。

看着看着，咕咚一声儿，郭业的喉咙深处发出了一记吞咽口水的声音。

杨婉慧听得清楚，更是清楚看见郭业的喉结蠕动，不由一阵后怕。

噌噌噌，咣当~~

被郭业如独狼般的眼神盯望着，杨婉慧连退三步不小心撞到了木屏风之上，险些跌倒在地。

突然女人天生的防范意识令她猛然捂紧胸口，惊惧十足地再次喊道：“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郭业依旧不说话，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杨婉慧，心中直呼，美，真美，美如熟透半边天的红苹果。

此时的杨婉慧因为匆匆换了衣裳，又因为在自家女眷后院，所以并未穿得如出门那般的正式。

此时的穿衣打扮甚是随意，里头仅穿了件粉红褰衣，外头披了一件带着狐裘领子的冬衣，没有扣起仅仅搭在肩上，雪白香肩上隐约还能看见红肚兜系着的那根红绳儿。

整个透着一股子的慵懒.....

郭业从头到脚，打量着杨婉慧，看得眼睛发直，心中感慨道，我的天，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美艳少妇啊！

清音柔体小萝莉，怎又敌得过桃眼杏腮美少妇？

好，真好，真真好.....

“你到底是谁？好大的胆子，竟敢擅闯刺史府女眷后院，成何体统？？出去，出去，滚出去！！！”

杨婉慧再次发飙怒吼，就差上前将郭业撕掰成两半。

到了这个时候，郭业才缓缓回魂，将流连忘返的目光从杨婉慧的身上依依不舍地收了回来。

显然，他从杨婉慧抗拒的神情和暴跳的言语中看出来，自己刚才想多了。

旋即，他立马装成刚才啥也没看见一般，迷糊说道：“嫂夫人，咱们不是之前见过面么？我乃郭业啊！不是你让赵刺史来请我过府一见，商谈要事的

吗？”

听到郭业自曝身份，杨婉慧明显稍稍迟疑了一下，捂紧着胸口，反复确认了一句：“你，你是监察御史郭业，郭大人？”

郭业应道：“如假包换，我正是郭业。嫂夫人，咱们之前在戴府，不是有过一面之缘吗？你好好想想，当日在戴府的回廊中，擦肩而过，是否还记得？”

杨婉慧稍稍一回忆，好像当日真是有过一面之缘，当日月儿在自己怀中，还冲他调皮地吐着舌头，挨了自己一声训斥。

而且，杨婉慧记得早上夫君赵飞轩出门之时，自己的确叮咛过他，请郭业来府上一趟，有事相谈来着。

但是没想到自己那位粗枝大叶的丈夫，竟然让郭业独自一人冒然跑进女眷后院，这，这个粗心的死鬼啊！

想罢，杨婉慧收起满脸的惊惶，冲郭业盈盈欠身道了个万福，柔声说道：“郭御史请稍候……”

说完，继续抱紧胸口急匆匆跑进了木屏风的后面，接着又传出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

显然，杨婉慧应该又躲进屏风后面，梳理妆容，整理穿戴去了。

郭业听着屏风后面的动静，颇为勾魂，真想冲动地跑进屏风后面，大饱一把眼福。

不过想归想，理智还是阻止了他的孟浪行事。

他站在外头瞅着大木屏风，啥也看不见，却是心如万蚁爬过，痒痒难耐。

驿动之余，他也在寻思，刚才嫂夫人在屏风后面说的话，是冲着谁说的呢？

她以为站在外头那人是谁呢？莫非是贞娘？

奶奶的，这乌龙闹得够大，搞得老子以为嫂夫人惦记勾引我似的。

日，郭业越想着刚才的一幕，小肚里头的那团邪火烧得越是火旺火旺。

“咳咳……”

杨婉慧此时穿戴整齐，妆容端庄地从屏风后头再次走了出来，清咳两声打断了郭业的思绪，问道：“郭御史，在想什么呢？”

这一刻，她好像变得与刚才判若两人，早已不见刚才的那股子慵懒劲儿，至于方才的彷徨不安更是一扫而空。

看着眼前端庄的杨婉慧，郭业心中不由又是一叹，女人，真他娘的百变啊。

一会儿像慵懒秋菊，一会儿又像斗艳牡丹。

再一次，郭业又怔怔望着杨婉慧发起呆来，过了好一阵子，才缓过神儿来，说道：“回嫂夫人的话，没想什么，呵呵，只是心中羡慕着赵兄，一时间愣神了，见谅见谅！”

喇~~~

郭业话落，杨婉慧的双颊飞霞，顿时又起了一阵儿红晕。

她又非不懂人事的小姑娘，她是个过来人，当然听得懂郭业这番话的内涵。

心中不由啐骂郭业的不要脸，口花花，语出轻浮。

听着郭业这番轻抚话，她不由又想起之前在木屏风后面说的那些没羞没遮的话。

当时，她错以为屏风外头乃是自己的小妹婉贞，所以才说了一些姐妹间的体己话。

没想到，外头竟然站着一个陌生的男子。

刚才说得那些话，还历历在耳边，越是想着，杨婉慧越是臊得慌。

三两下的功夫，脸颊飞霞布起的薄薄红晕变得更加酡红，心中羞臊不已，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脸上烧得阵阵火辣辣。

唉~~

杨婉慧心中不由轻叹，真是冤孽，如此大意搞出这么一件令人羞耻之事。

郭业看着杨婉慧也跟自己一样，突然愣神发起呆来，而且脸色红得出血。

毕竟是赵飞轩的娘子，贞娘的姐姐，他赶紧收敛了心态，不敢乱加调戏了。

于是也学着杨婉慧般清咳两声，惊醒了对方，问道：“嫂夫人，不知你找郭某前来府中，所为何事啊？”

“是？”

杨婉慧显然也被郭业提醒到了，连连点头说道：“对，有事，有大事。”

说罢，踩着莲步缓缓走到房中的那张圆桌边儿上，指了指桌上的几盘东西，说道：“郭御史，妾身有一事相求，这是给您的……”

郭业朝着桌面上的东西看去，摆放着四个长方形的托盘，每个托盘上面盖着红布，看着甚是喜庆。

郭业看罢，不用猜，这木托盘上的东西肯定不是银锭，就是金子。

这玩意，他早已见怪不怪了。

不过他还是装作不懂，问道：“嫂夫人，这是什么东西啊？”

杨婉慧伸向一个托盘，纤纤细手一抖落，唰的一下，掀开了一块红布

---

果然，托盘之上码放着一锭又一锭的银子，都是一锭十两重的马鞍状银锭，整个托盘上差不多有二十锭左右。

郭业粗粗算了下，四个托盘的银子，大概其有个八百两左右。

杨婉慧掀开一块红布后，又连着将剩下三个托盘的红布统统掀开，指了指桌上的四个托盘，柔声说道：

“郭御史，我夫君为官清廉，家中没什么积蓄。这些银子都是妾身自个儿攒的私房钱，今天一并给了郭御史。”

昂？

郭业一愣，你的私房钱不给你丈夫，反倒给我？

杨婉慧看着郭业的表情，立马猜出郭业又想歪了，一时无语，不由急急纠正改口道：

“郭御史莫要想歪了，妾身是想拿这笔银子，跟郭御史做一笔买卖。”

买卖？

郭业不解问道：“嫂夫人，你我皆非商贾，有啥买卖可做是？嫂夫人有什么话，大可不必藏着掖着，云里雾里的，咱们还是明着说吧。”

“你找我，到底有啥事？”



### 第381章调戏嫂夫人

见着郭业有些恼怒，杨婉慧也不敢再拐弯抹角，生怕逼急了郭业，坏了自己今天要办之事儿。

旋即冲郭业再次盈盈欠身，婉婉问道：“郭御史，贞娘乃是妾身一母同胞之亲妹，这事儿您应该知道了吧？”

郭业听罢不由心说，难道今天她找我来，还跟贞娘有关不成？

继而点头说道：“是啊，峰回路转，若非我偶然带着贞娘前来府上拜会赵刺史，若非贞娘与嫂夫人长得实在相像，被赵刺史一眼认出断明身份。呵，我还不知道贞娘竟然还有一个姐姐来着，这也算是老天有眼，事隔这么多年，还能让你们姐妹相认。”

杨婉慧听着郭业这番话，心中也是唏嘘不已，当初自己和婆婆，月儿被救回赵府，一见到在后院花园信步闲游，赏雪弄草的贞娘，还差点以为撞见了鬼。

她一眼便从贞娘的相貌和神韵中断定，贞娘便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小妹。没想到小妹竟然还活着，而且还活生生地出现在了她的眼前。

姐妹相逢团聚之余，杨婉慧除了唏嘘杨家命运多舛之外，唯有感谢苍天有眼，终让她寻得小妹贞娘。

.....

听到郭业如是说，杨婉慧不禁又想到了小妹贞娘流落蜀中，遇人不淑下嫁胡皮的悲惨经历。

后来胡皮虽然人死如灯灭，但是小妹的命运却仍未得到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卖身进了郭府为婢。

纵是成了郭府的管家，那也是卖身为奴，失去了良籍。

所以在她看来，郭业与胡皮都是一丘之貉，没什么两样。胡皮也好，郭业也罢，在她看来，两人都是见着自己小妹孤苦无依，又生得如此美貌，动了色心，纯属一路货色。

她越想越气，脸上陡然浮现一层寒霜，指了指桌面上的那四盘银锭，冷声说道：“郭御史，咱们长话短说。这里有八百两银子，统统都是给你的！”

昂？

郭业听着杨婉慧的声音骤然变调，起初还没摸不着头脑，又听着杨婉慧话中意思，更是不知所以然。

无端给老子八百两银子干啥玩意？老赵家可没什么家底，不可能钱多到烧包了。

就在他瞎琢磨之计，杨婉慧继续说道：“郭御史别琢磨了，妾身想用这八百两银子，买回我家小妹的卖身契。做姐姐的，哪能见着妹妹沦为贱籍，让人糟践呢？还望郭御史成全！”

原来如此！

杨婉慧这么一说，郭业顿时明了，敢情杨婉慧是想替贞娘赎身啊。

不过，自始至终，郭业真心没把贞娘当成下人丫鬟看待。

听着杨婉慧最后那两句话，郭业越是觉得不是滋味，怎么说话呢？谁糟践贞娘了？

郭业脑中清晰记得，当年自己来到陇西县衙，还是一个快乐的小衙役之

时，程二牛带着自己去贞娘豆花店吃豆花的情景。

当时，见到贞娘的第一眼，他顿时惊为天人……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如果说吴秀秀是他的第一个妻子，那么贞娘，便是他到大唐之后，第一个令他动心的女人。

令人第一个动心的女人，在杨婉慧口中，仿佛就能用八百两银子来衡量一般。

心里最美好的念想，在杨婉慧口中说来，好像仅值八百两银子。

奶奶的，郭业心中顿时有了一种被轻视，被误解，甚至被亵渎的感觉。

一时间，看向杨婉慧的眼神都带着些许的鄙夷。

不过这种鄙夷神情在杨婉慧看来，又是另外一番味道。

旋即，杨婉慧语气更加冷淡地说道：“郭御史，莫非八百两银子还不满足？先不说蜀中那种地方了，就说帝都长安吧，一个丫鬟婢子也就二三十两银子的价钱。八百两银子，足可以让你在长安购上四五十个丫鬟婢子了。妾身想来，当初你们郭府买我小妹之时，也顶多花个几十两银子吧？这么算下来，呵呵，郭御史，您还是赚到了！”

“你放屁呢？”

郭业顾不得体面，对着杨婉慧就是一声臭骂。

他本来就因为杨婉慧要赎回贞娘而感到失落，再因为杨婉慧用银子这种腌臢物，来衡量贞娘在自己心目中得地位而窝火。

现在听着杨婉慧越说越没边儿，典型就是一个集市菜摊上讨价还价的泼妇。

麻痹的，听着杨婉慧这番屁话，郭业心中气急想道，这般算计，这般讨价还价，这般市侩，你这是想着侮辱你自己的妹子呢？还是想着恶心老子？

随即，冷笑连连地瞥了一眼杨婉慧，哼道：“八百两，很多吗？”

杨婉慧堂堂一个刺史夫人，被郭业骂了一句放屁，也顿时自觉失了颜面，冷若寒霜的脸上浮现几丝臊红，不服气地哼道：“郭御史，扪心自问，八百两银子买个丫鬟婢子，难道还不多吗？”

我草，郭业听罢，心中火气又被挑高，这娘们怎么就跟掉进钱眼里似的呢？张口闭口都是银子。

难道老子看着就像缺钱的主儿吗？

人家姐妹要团聚，郭业自然不能阻止。即便贞娘的卖身契在他手上，他也不会阻止。只要贞娘愿意，郭业随时都会让她脱了贱籍，回到杨婉慧身边。

他始终秉承着最初的心意，贞娘，永远是令他心动的第一个女人，压根儿就没想着让她为奴为婢，将她捆绑在自己身边成为自己的禁脔。

如果贞娘因为这样而每日以泪洗面，闷闷不乐，这，绝对不是他所愿意看到的。

但是，杨婉慧说的话，真他妈的刺耳，纯属来恶心添堵自己的。

这一刻，他已经打定了主意，贞娘要走要留，悉听尊便，只要她开心，他绝对不会妄加阻拦。

但是，杨婉慧这娘们的这张破嘴，他必须要严惩一番，谁让他以小人之心度哥们之腹，谁让他恶心老子来着？

随即，他上前两步，逼近杨婉慧身前，凝视着他问道：“嫂夫人，你刚才说你用八百两银子来换取贞娘？”

杨婉慧被郭业突兀逼来，有些心慌，不滞点头称是。

郭业心道，好，臭娘们，这是你自找的。

继而，他嘴角一扬轻笑问道：“这么说来，贞娘这个亲妹子在嫂夫人眼中，等同八百两银子咯？”

“啊？我哪里是这个意思，你莫要乱说……”

杨婉慧听出了郭业话中的歧义，立马辩驳起来。

可惜郭业容不得她辩白，趁热打铁地说道：“既然如此，这八百两银子我也不不要了，贞娘的卖身契我也会烧掉，还她自由之身。因为我郭业，压根儿不缺那点银子……”

“啊？那你意欲何为，你什么意思？”

杨婉慧被郭业这么一说弄糊涂了，不仅不要银子，而且还小妹自由之身。

姓郭的，会有这么好心？

就在他疑心之机，郭业又上前逼近一步，胸口贴着杨婉慧那两团高高耸起的峦峰之处，紧紧贴着，堪堪隔了一层衣物。

杨婉慧何曾被一个陌生男子如此轻薄过，顿时慌乱如麻，想退后避开却又退无可退。

因为她的背已经紧紧贴在了木屏风之上。

此时的她，唯有惶惶叫喊：“你想干什么？”

郭业与她前胸隔着衣物相贴，面颊之间的距离，也不过相隔了几寸，能清晰地闻到杨婉慧叫喊中的吐气如兰。

还有，真切地感受到杨婉慧身上传来的那股子淡淡清香。

郭业得了便宜，不过没给她好脸，一副居高临下地姿态说道：“我说了，我郭业不差银子。我不仅会双手奉还贞娘的卖身契，而且还不要你那八百两私房钱。只不过，嘿嘿，既然嫂夫人喜欢用银子来说事儿，那么，我再给嫂夫人八百两银子，不，一千两银子，只要求嫂夫人能够陪郭某睡上一觉，如何？”

“啊？你放肆！！！”

显然，杨婉慧被郭业的话给镇住了，声音陡然高出好几迈，震得郭业耳膜刺痛。

不过，郭业没打算就这么放过她，不给这娘们一个难忘的教训，她还真不知道悔改。

他伸手右手，一把捏住杨婉慧的尖尖下巴，稍稍用力将其抬起，让她与自己能够双眼对视。

继续说道：“嫂夫人，一千两银子不少了。甭说汝州这种地方了，就说帝都长安吧，去个青楼喝次花酒，也顶多二三十两银子即可。如果要姑娘陪夜，嘿嘿，不也才百八十两银子吗？难道嫂夫人还嫌少不成？”

“混蛋！你将我比作那些个下贱的青楼女子？”

杨婉慧被气懵了，说话明显有点混乱。

郭业又抓住这个语病，笑道：“哪里？如果将嫂夫人比作青楼女子，郭某怎么可能给你一千两银子，让你陪睡一晚呢？”

“什么，你，你，混账，你……”

见着杨婉慧已经被气得够呛，吓得够哆嗦，郭业心中那口恶气也顿时冰消瓦解。

心中恨恨道，妈的，看你下次还敢恶心老子否。

不过还是没打算过就这么放过杨婉慧，而是放声大笑道：“哈哈，怎么样？嫂夫人，你就从了郭某吧~~”

“你……”

……

……

“娘亲，你和坏叔叔在干嘛呢？”

突然，月儿抱着一个蹴球出现在了门口，一副不知所以然的神情望着房中两人。

“放开我，畜生！”

杨婉慧趁着郭业转头分神之机，挣脱了郭业的束缚，急急跑出了房间，一把将月儿抱了起来，逃之夭夭。

被杨婉慧抱起来的月儿，不知道娘亲为何急匆匆离开，不过还是俏皮地冲郭业吐了吐舌头，叫道：

“坏叔叔，刚才门口府兵哥哥来报，说府外有一个刀疤叔叔来找你。”

“坏叔叔，不要脸，欺负小孩，又欺负我娘亲……”

很快，母女二人消逝在了郭业的视线之中。

……

……

郭业听着月儿天真十足的话，不由一阵头大，奶奶的，月儿怎么会这么巧，出现在这儿？

看来，哥们在小孩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啊！

不过，他更好奇的是月儿的通知，府外有个刀疤叔叔找我？

莫非是黄河帮的刀疤刘？

是哈，古三，刀疤刘等人，自从北门一战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走着，看看到底是不是刀疤刘来找。

## 第382章青山处处埋忠骨

出了卧房，郭业在赵府后花园处溜达了一圈，还是没有见到贞娘本人。

兴许，又是杨婉慧那娘们捣的鬼。

罢了，郭业杵在花园中呢喃两句：“贞娘亦非我的禁脔，如果她真要回到姐姐身边，我更加不能阻拦，免得让人小觑，显得小家子气。”

说归说，嘴上说得这么大气。实则，郭业心里还挺不是滋味，有股淡淡的酸楚弥漫在心中，泛起涩涩的味道。

也许汝州一别，自己与贞娘再也没有相见的那一天。

想来，颇有些失望，意兴阑珊地走出了后花园，朝着赵府大门外慢腾腾地走去。

过了一会儿，郭业来到赵府大门口。

大门台阶之下正蹲着一个汉子，抓耳挠腮不时唉声叹着气，显得分外焦躁不安。

那汉子察觉郭业的到来，站起身抬起头来望向大门处，郭业这才看清了来人的相貌。

可不就是黄河帮的四当家，古三身边的刀疤刘吗？

郭业奇怪，自己跟古三以及黄河帮的交情，远不及赵飞轩与他们的交情，怎么刀疤刘突然会寻找自己呢？

不过奇怪归奇怪，他还是走出大门下来台阶，拱手问道：“刘四当家，不知你找我有何事？”

刀疤刘一见郭业下来，也是神情颇为激动，脸上那条蜈蚣状的刀疤也随着神情而抖动，义愤填膺地喊道：“郭御史，你可算出来了。俺是来找你伸冤，讨份公道来的。”

嗯？

黄河帮乃是江湖匪帮，竟然找我伸冤，讨公道？

郭业听着刀疤刘这番说，更加奇怪了，即便受了什么冤屈，即便要讨公道，刀疤刘大可去找赵飞轩啊，毕竟自己与黄河帮交情不深。

但毕竟黄河帮攻打北门有功，郭业还是客套地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别急，你慢慢说，本官能做到的，自会帮你们作主。”

突然，他发现刀疤刘今天竟然是形单影只一人前来，平日他都是紧随大当家古三左右出现的。

又补充问了一句：“噢，你们古大当家呢？怎得不见他与你一道前来？”

刀疤刘听着郭业提起古三，堂堂七尺大汉竟然小声啜泣抽噎起来，随后又狠狠一擦眼角的泪水，哽咽道：“郭御史，跟我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说完，拔腿就往北门方向走去。

郭业已经被刀疤刘搞懵了，到底是唱得哪一出啊？

刀疤刘我行我素，走得疾步如飞，郭业只得耐着奇怪，紧紧跟着他的背影冲北门方向小跑而去。

走了几条大街，刀疤刘依旧一言不发就在前边带路，很快，就到了北门。

到了北门后，依旧不见他停住脚步，而是继续出了北门，朝着北门外的一处山坳奔去。

出北门的刹那间，郭业还有些迟疑是否要跟继续前行，但是刀疤刘今天的表现太过奇奇怪怪了。

在他印象中，平日里的刀疤刘是嗓门大，说话都带着雷声的一个人，今天却能忍住一言不发，只管前头带路。

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他觉得这背后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于是乎，继续跟着刀疤刘出了北门，约莫走了五里路，进了一处山坳。

进了山坳再行半里路，刀疤刘总算停住了脚步。

郭业仔细一看到达地方的环境，这是山坳中的一处斜坡，四周草木丛生，灌木林立，挂着一层皑皑白雪。

漫天雪花，依旧飘落着……

在斜坡之上，刀疤刘正对着的地方，是一处破烂的山神庙，看这烂墙破瓦，显然早已荒废多时。

刀疤刘停住脚步后，冲着十几步之外的山神庙嚷嚷喊道：“弟兄们，郭御史来了，统统都给老子出来吧！”

噌噌噌~~~

很快，破烂的山神庙中涌出来一群衣衫褴褛，邋里邋遢脏兮兮的汉子，约莫有一百来号人。

有几个汉子蓬头垢面，但面容郭业依稀貌似还记得，想来都是黄河帮的帮众。

这百来号人出来之后，并未冲上前来，而是不约而同，同时做了一个同样的动作……

噗通噗通~~~

双膝着地，落在铺满积雪的地上，齐齐朝着郭业跪了下来，齐声喊道：

“郭御史，求您给我们讨个公道吧！”

什么情况？

郭业被这百来号人的阵势给吓到了，好端端冲自己一齐跪下，声称讨要公道。

而且喊声之中带着无奈与心酸，这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啊？

他不知所以然，只得将目光转向刀疤刘。

谁知刀疤刘也是噗通一声跪了下来，啜泣哽咽嚷嚷道：“郭御史，俺知道你是个好官，求你发发慈悲，替我们黄河帮作主，替我们古大当家，二当家，三当家，还有死去的近千弟兄讨回一个公道吧？”

郭业急急上前将刀疤刘生拉硬拽了起来，惊呼道：“你是说，黄河帮北门一战，死了近千人，就剩这百来号人了？”

“呜呜……都死了，都死了，死得就剩这些人了……”

刀疤刘被郭业扶起，悲呛地哭诉着。

都死了？北门一战，黄河帮损失如此惨重？

郭业心里发寒，一千余人对阵一千戴明德私兵，一面攻，一面守。黄河帮几乎付出了全帮毁灭的代价，可以想想当时攻夺北门一战该有多么惨烈。

他扫视了跪在地上的一百来号人，突然没有发现古三等人的踪影，急急问着扶起的刀疤刘：“莫非古大当家，还有其他两位当家也……”

“唉……”

刀疤刘停止了抽泣，哀哀一叹近乎心如死灰，摇头说道：“都没了，郭御

史，请跟我来……”

说完，挣脱了郭业的搀扶，绕到了山神庙的后面。

郭业冲着那百来号人叫道：“弟兄们，你们先起来，先起来……”

喊完话，他追着刀疤刘的脚步，也去了山神庙后面。

一绕到山神庙后头，郭业顿时被眼前的一幕给怔住了，久久说出一句话来。

嗓子眼儿处，好像堵着什么东西，愣是有些压抑和难受。

山神庙后面，是一块平地。

这块平地本该也是草木丛深之地，此时却一根杂草也见到，更别提灌木了。

而且，下了一天的小雪，却不见平地上积起雪堆，像是一有雪堆就被人即时清理干净了一般。

但是，

就是这块没有草木，没有积雪的平地之上，竟然立起了几百上千个坟包，大小不一，有的用乱石堆起，有的用泥土堆砌，个个坟包上插着一块木牌，权当了墓碑。

远远看去，就是一座坟场，更像是一个乱葬岗，透着渗人的气息。

郭业冲着刀疤刘的背影讶异喊道：“这，这是黄河帮死难弟兄的埋骨处？”

刀疤刘点点头默不作声，继续朝着最靠前的三个坟头走去，轻轻地擦拭着一个木牌上的雪花，说道：“这里埋着我们古大当家……”

接着又走到第二个，同样的动作擦抹着木牌，说道：“这是老二的……”

走到第三个，又是一番同样的动作，叹道：“这是老三的……”

“死了，都死了，黄河帮，完了！！！”

最后两个字，刀疤刘仰天而叹，充满了悲绝。

郭业随着刀疤刘的指引，走到古三的坟头，默默地鞠了一躬。

冲着古三的木牌鞠躬之后，郭业又冲着近千个坟头，弯腰齐齐鞠了一躬。

虽然死得都是江湖草莽，但是他们却是为了夺取北门而死，郭业觉得，他们当得起自己的一鞠躬。

刀疤刘看着郭业冲古三的坟头鞠躬，看着郭业冲黄河帮死难弟兄鞠躬，哭得更哇哇落泪，带着哭腔嚷嚷道：

“大当家，老二，老三，弟兄们，你们瞧见没，郭御史给你们鞠躬了，他没有瞧不起咱们，呜呜，呜呜……”

郭业走到刀疤刘跟前，见他蹲在地上哇哇啼哭，七尺大汉哭得那叫一个稀里哗啦，惨不忍睹。

随即拍了拍他的肩膀宽慰道：“四当家，大当家和弟兄们都是英雄豪杰，死得壮烈，郭某怎会瞧不起他们？”

言罢，又冲着这近千坟头的四周环顾了一眼，叹道：“青山处处埋忠骨，黄河帮的弟兄，当得起郭业一拜！”

叹罢之后，他收拾了心情，重新审视着刀疤刘，盯着他的眼睛，问道：

“四当家，黄河帮到底受了什么冤屈？你们到底需要本官给你们讨要什么公道？”

刀疤刘闻言，再次止住了抽噎，轻扯衣袖擦拭了眼泪儿，炯炯地望着郭业。

郭业见刀疤刘光看不说话，不由催促道：“四当家，你尽管直言，凡我郭业能做到的，我绝对不会推辞！”



### 第383章擦屁股

听着郭业信誓旦旦的保证，刀疤刘狰狞的面孔上陡然一阵扭曲地抽搐，眼神怨毒地看着汝州城方向，咬牙切齿地吐出三个字：

“赵飞轩！！！”

郭业早已习惯了刀疤刘凶狠的一面，但是听他念出赵飞轩的名字之时，却更加地茫然不解了。

古三与黄河帮不是对赵飞轩一直推崇备加的吗？他清楚的记得，当日刀疤刘还当着郭业的面，盛赞赵飞轩乃是大大的好官来着。

不然当初他们也不会答应赵飞轩，协助他杀官盗银，救济灾民了。

怎么北门一战之后，刀疤刘却对赵飞轩怨恨若斯了呢？

当即，他不解问道：“莫非你刚才提及的伸冤，讨回公道，跟赵飞轩有关？这跟赵飞轩赵刺史有何关系？”

“呵呵~~”

刀疤刘一声冷笑，语气森寒地说道：“关系大了去啦，郭御史，且听我慢慢道来……”

言罢，刀疤刘仰头闭目，表情有些痛苦地回忆道：“当日北门一战之后，我们黄河帮损失惨重，千余人出动，生还者竟然仅剩百来人。而且二当家，三当家虽战死北门城楼，但我们大当家却还幸存，身负重伤苟延残喘到了战斗结束。”

郭业听罢，心道，当时古三还未死，仅是身负重伤？

继而插嘴问道：“那既然古大当家幸存到最后，怎么最后还……”

说着，指了指古三的坟头，眼神中透着询问，看向刀疤刘，为何古三最后还是没有活下来。

刀疤刘显然领会了郭业的眼神，回道：“没错，大当家并非战死，也非受重伤不治身亡。而是，而是被赵飞轩活活气死！！！”

什么玩意？

刀疤刘这话可是奇峰突起，郭业不由猜度，赵飞轩不是和古三一直都相互敬重吗？

古三盛赞赵飞轩乃是好官，而赵飞轩褒扬古三乃是英雄豪杰，是条汉子。

怎么仅仅北门一战结束后，古三会被赵飞轩活活气死？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啪~~

刀疤刘冷不丁抽了自己一嘴巴子，自责道：“都怪我们当初瞎了眼，错信了赵飞轩，这个彻头彻尾的伪君子。朝廷当官的就是信不过，这天底下的读书人就没一个好东西，都他妈是混账王八蛋，假惺惺伪君子！”

骂了一通之后，刀疤刘突然发现有些口没遮拦，又急急向郭业澄清道：“郭御史，我没说您，您是个好官，我骂得是赵飞轩那个伪君子！”

郭业瘪瘪嘴，心道，老子也不是读书人，爱骂就骂吧，骂死一个少一个。

旋即故作大方地摆摆手说道：“没事，本官理解你的心情。跟我说说，赵飞轩怎么就伪君子了，他到底是怎么把古大当家气死的？”

郭业如此大气，刀疤刘自然心存感激。

继而感激地冲郭业点点头，说道：“当日北门一战结束后，我们百来号弟兄抬着大当家来到这山神庙落脚。然后大当家派人进汝州城，请来赵飞轩来山神庙中一聚。过了约莫两个时辰，赵飞轩姗姗来迟，见着我们黄河帮损失惨重，大当家又如此伤重，仅仅免慰了几句，就说汝州城中还有要事想忙，必须赶回城中处理。”

“赵飞轩刚想走，就被大当家叫住了。大当家跟 he 说道，如今黄河帮近乎遭到灭帮的损失，回到九曲滩水寨势必会让其他帮派势力吞并剿灭。所以大当家央求赵飞轩，可否安排咱们这百来号的弟兄入安州折冲都尉府，吃皇粮拿饷银，再也不用在江湖上厮混，过刀头舔血的日子。也算是为黄河帮幸存的弟兄找上一口安乐饭吃。”

郭业听着暗自点头，古三想得倒是周全，黄河帮当初号称关中一带的头号匪帮，自然仇家势力众多。

如今北门一战折损近千，黄河帮元气大伤，实力肯定一落千丈，迟早被仇家帮派吞并剿灭。

江湖，本来玩得就是弱肉强食，大鱼吃小鱼的游戏规则。

古三能够想到带着仅存的弟兄加入折冲都尉府，彻底金盆洗手，披上兵服，未尝不是自保的最佳办法。

而且刀头舔血的江湖日子，哪里有当兵吃皇粮来的安逸？

想到这儿，不由插嘴道：“你们黄河帮是为了夺取北门而几尽毁灭，对戴明德一案委实有着大功，赵刺史应该会欣然同意纳你们进折冲都尉府吧？”

“屁！”

刀疤刘咕咚了一口唾沫，啐到地上，摇头笑道：“赵飞轩当场拒绝了大当家的请求，任凭大当家怎么哀求，赵飞轩就是不答应。”

“咦？这是为啥？”

在郭业看来，赵飞轩乃是谦谦君子，怎么可能如此不近人情，忘恩负义呢？

说句最通白的话，黄河帮会落到如此田地，赵飞轩难辞其咎。

刀疤刘指了指脸上那条狰狞刀疤，冷笑道：“赵飞轩那狗日的说了，黄河帮的弟兄曾经干得都是杀人越货之事，早已脱了良籍，不再是良家子弟。如果招入折冲都尉府中，不仅会徒惹非议，一经传扬出去，还会坏了官府的名声。郭御史，您听听，这说得是人话吗？”

“呃……”

郭业顿时被赵飞轩这说法给震住了，说到底，赵飞轩还是读书人出身，满腔最多的仍是书生气啊。

他多少能理解赵飞轩的苦衷，考虑的永远是名声，考虑的永远是官府的体面，朝廷的威望。

放着良家子弟不去招募，而招募一群土匪出身的江湖人，的确会徒惹非议，如果被有心人在朝堂上参上一本，他赵飞轩绝对也吃瓜烙儿。

自古以来，明不与官争，江湖人更是从来不与朝廷走动，这是一条无法规避的规则。

赵飞轩始终站在朝廷，官府，读书人的角度去考虑看待这个问题。

可他偏偏忽略了，江湖人最注重的东西——恩与义。

郭业心中不由叹道，赵飞轩不该啊，这事儿处理得还是草率了。至少忽略了黄河帮这些人的感受。

换句话说，赵飞轩这个进士出身的一州刺史，在心中压根儿就瞧不起这些江湖草莽。

……

刀疤刘见着郭业怔怔愣神，不由又是冲着汝州城方向叫骂道：“赵飞轩这个伪君子，狗官，当初用得着我们黄河帮之时，怎么不见他说我们乃是土匪，并非良家子呢？我们兄弟的命，难道就不是命吧？”

噗通～～

刀疤刘猛然又冲跪下，嚷嚷道：“郭御史啊，您一定要为我们讨个公道啊！！”

郭业再次使力将其扶起，问道：“难道就因为这个，古大当家就活活气死不成？”

刀疤刘点点头，道：“大当家见着赵飞轩如此薄情寡义，觉得愧对死去的弟兄，郁郁寡欢，加上身受重伤，第二日我们醒来，大当家就已经咽气了。您说，这不是被赵飞轩气死的吗？”

原来如此！

郭业琢磨了一会儿，细细想着，较起真儿来，古三这死应该是伤重不治而死，但赵飞轩毫不留情面地拒绝，应该也有削弱他求生意志的因素在里面。

颇有些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意思。

如果刀疤刘硬要将这笔帐算到赵飞轩头上，那只能怨赵飞轩倒霉了。

这件事儿，

如果他站在局外之人的角度来看，赵飞轩的确不仗义。

如果他站在朝廷中人的立场来说，此事赵飞轩并未做错什么，双方责任，一半儿一半儿吧。

听着刀疤刘口口声声要自己为黄河帮伸冤，讨回公道，一时间真的有些纠结犯愁了。

真置身事外不管吧，黄河帮那些战死的汉子，个个令人敬重。

看来，今天自己是要为赵飞轩擦上一次屁股了。

难不成是因为今天调戏了下他的娘子，老天惩罚自己为他擦屁股吗？

奶奶的，冤得慌！

随即冲刀疤刘说道：“四当家，这事儿本官说个章程，替你们与赵刺史化解一次干戈，也算为大当家和死去的弟兄讨回一个公道。如何？”

嗯？

刀疤刘也颇为意外，没成想郭御史竟然真接下了自己的请求。

心中对郭业的信任与好感度再次陡升。

继而拱手说道：“郭御史请讲，我刀疤刘听您的。”

郭业伸手比划了下眼前近千座坟头，说道：“既然大当家和弟兄们都安息于此，那么我回头就让赵刺史将这里修葺成一个英雄冢，并让他将山神庙修葺为英烈祠供人祭拜，让他派专人在这里一年四季守墓，平日里给大当家和死去的兄弟们上上香，除除草，让他们得以安息。你看如何？”

刀疤刘听着郭业的话，听着极为顺耳，建英雄冢，修英烈祠，一年四季

有专人守墓，也算是替大当家和兄弟们正名，也算死得其所。

随即重重点头应道：“中！就听郭御史的。”

郭业微微颌首，又说道：“既然大当家临终前的遗愿是让黄河帮仅存的弟兄不再刀头舔血，吃上一口安乐饭。那么，我这儿倒是有个好去处，让你和百来弟兄都能吃皇粮拿饷银，说不定将来还能建功立业，封个万户侯当当，你意下如何？”

刀疤刘听得极为诧异，惊得嘴巴都咧开老大老大，怔怔问道：“有，有这等好事？”

郭业拍了拍胸脯，严肃问道：“难不成你以为郭某人是信口开河之人？”

“不不不不……”

刀疤刘摇着双手矢口否认，急急问道：“郭御史，您说得好去处，到底是哪儿啊？只要您吱声儿，我刘刀疤和弟兄们一百个同意！”

郭业高高抬起右手，遥指着天际西南方……

## 第384章离去

三天后，赵九丑奉了郭业之命，朝着西南方向折返而回。

不过赵九丑并非一人折返，与之随行的还有黄河帮四当家刀疤刘，还有黄河帮仅剩的百来号人。

西南方向，正是西川小都护府所在。

郭业安排赵九丑带队，让刀疤刘与一百来号人齐齐投奔康宝，让他们加入西川军。

这番安排，不仅是了偿古大当家的临终遗愿，更是让刀疤刘这群铁铮铮的江湖汉子有所归处。

在他看来，这百来号人都是北门一战去芜存菁后，留下来的善战之人，加入西川军在将来的吐蕃战场上，更会有一番作为。

有了自己的引荐和赵九丑的陪同，郭业相信康宝不会委屈和埋没了这帮铁血汉子。

战场，才是英雄汉子建功立业的真正舞台。

.....

.....

接下来，成了光杆司令一枚的郭业，在汝州城中兜兜转转又过了五天，见着汝州的赈灾事宜一天比一天好转。

而赵飞轩对汝州城的赈灾之事开始放手，交于下面官员来操办。大有将重心转移到郑州，安州两地的趋势。

恰巧，风陵渡那边又传来消息，黄河之上冰消融解，河面已然可以渡江而行。

郭业闻之，自然欣喜。因为掰算起日子来，长安之行已然耽搁了将近一个月。而且，这汝州人生地不熟的，呆着也的确索然无味。

此时的国子监早过了报道入学的日子了，不能再行拖延耽误了。

如今，也该到了动身启程赴长安的时候了。

于是，他谁也没有通知，连夜收拾妥当，在第二日清晨便坐上之前在风陵渡雇来的马车，带着招募的四名关中刀手，离开驿馆缓缓朝着汝州东门而去。

马车刚驶到东门口，赵飞轩便闻讯赶来，急急策马前来相送。

郭业闻之，喝停了马夫出来马车与赵飞轩相见。

赵飞轩翻身下马来到马车前，苦笑道：“郭御史，走也不打声招呼，这也太不拿赵某当朋友了。”

也许是因为黄河帮和古三之事，郭业心里始终存在着疙瘩，生起了芥蒂。

纵使理智告诉他，赵飞轩的出发点压根儿就没错，全盘都是为朝廷为官府的名声作考虑。

但是，郭业却是一个感性多过理性的人，虽在官场却始终讲究恩与义。

谁对他好，他会百倍还之；反之亦然，谁对不起他，他能连对方的祖坟都给丫刨了，管你东西南北风，丁点情面也不给。

这点，郭业颇有江湖人的脾性。

所以，近些时日，他跟赵飞轩就没有了往日那般的亲密无间，慢慢地，

彼此隔起了一层纱来。

郭业起身从车厢探出脑袋来，公式化地笑道：“赵刺史言重了，郭某只是想着，既然前番乃是悄悄地来汝州，那么悄悄地离去，亦未尝不是一件美事来着。再说了，赵刺史如今公务繁忙，汝州赈灾虽有些眉目，略见好转，但安州、郑州却还未开始。所以……”

敷衍~~

赵飞轩从郭业的笑容中，从郭业的闪烁言辞中，听出了玄机，听出了味道，那便是——敷衍。

不过自从当日郭业从山神庙归来，来刺史府中见自己，赵飞轩就多少猜到了今天两人的结局。

郭业不仅没有苟同自己对待古三以及黄河帮的态度，更是竭力要求自己将山神庙修葺为英烈祠，将坟场扩建为英雄冢，还要自己安排专人守墓。

郭业的这番种种要求，让赵飞轩知道，郭业郭御史在替古三以及黄河帮等人鸣不平，抱不屈。

从那一刻，两人做官的理念，甚是说为人处事的方法，已经出现了隔阂，甚至冲突。

后来，赵飞轩照着郭业的说法一去做，但又有何用？

事情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再也无法挽回。

覆水岂能回收，破镜又怎能重圆？

隔阂，芥蒂，已然悄悄在两人的心间生根发了芽……

赵飞轩心中清楚，若没有当初郭业的帮忙，他根本无法从戴明德的捆绑中挣脱，也不可能从御史大夫高士廉那儿，争取到网开一面，戴罪立功的结果。

在他眼中，郭业不仅会做官，而且能将高士廉引为靠山，委实是一个难得的官场同盟。

他不想轻易失去这么一个官场同僚的友谊。

随即，他堂堂一个二甲进士头名出身，堂堂一州刺史，朝着郭业缓缓低下高傲的头颅，轻声叹道：“郭御史，古三以及黄河帮一事，赵某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毕竟江湖中人始终就是江湖中人，匪帮始终还是匪帮，如果赵某的外事手法惹来郭御史的不喜，还望见谅！”

郭业听在耳中，还是替死去的古三、死去的黄河帮众感到不值，看来，妄想赵飞轩改变初衷，显然比登天还难。

既然如此，那边随之任之吧，这种态度，也并非赵飞轩一人才有，凡官场中人，又有几人瞧得起江湖草莽之辈？

继而，郭业笑道：“赵刺史不要多心了，你我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但我们始终一起在汝州并肩作战过。你赵飞轩，在我郭业眼中，依旧是个好官。当然，也是我郭业的朋友。”

一听郭业提到朋友两个字，赵飞轩显然松了口气，脸上的神情也明显愉悦了许多。

但他却没注意到，郭业只提朋友二字，却始终没有提兄弟二字。

他殊不知，在郭业心中，兄弟比朋友更要来得重要。

因为郭业不仅出身草根，出身市井，也非正经读书人，更是浑身充满了后世青年所应有感性一面。如果说江湖中人多豪气，那么，郭业不仅当仁不

让，更是不逞多让。

.....

赵飞轩心情从阴转晴后，观察力也好了些许。他发现郭业说完话之后，走出了车厢，朝着自己身后左右以及附近打量，不知在寻找什么。

继而不解问道：“郭御史，您这是在找什么呢？”

郭业摇摇头，问道：“赵刺史，你，就你一个人来？”

赵飞轩不滞点头称道：“是啊，就赵某独自一人前来相送啊。若非赵某来得及时，不然都错过了相送郭御史的时间。怎么？郭御史还在等人？莫非您在汝州城中又结识了新朋友不成？”

郭业听罢，脸上立马失望万分，皮笑肉不笑地淡淡说道：“呵呵，我只是随便问问，随便问问而已。没等谁，没等谁。”

这时，负责前面开路的一名关中刀手冲着郭业喊道：“大人，该出发了。不然的话，今晚就赶不到风陵渡了。露宿荒野，凶险异常呐！”

郭业回应了一声，再次冲赵飞轩拱手告辞道：“赵刺史，他日再来长安，一定要来找我聚上一番哈？时候不早了，我这便先行出发了。”

赵飞轩拱手回礼，答道：“一定一定，到时候一定找郭御史叨扰一番。赵某在此预祝郭大人，前边行路平平坦坦，顺顺利利入长安。”

郭业真诚地一笑，谢道：“承您吉言！”

而后回身又钻回了车厢之中，冲着马夫下令道：“出城，出发.....”

“驾~~”

一声鞭响，马蹄嗒嗒朝着东门口外行去。

赵飞轩目送着郭业的马车缓缓走出了城门，渐行渐远.....

目送之外，赵飞轩也心中奇怪，都要赴长安了，郭御史怎么看着兴致缺缺啊？而且，郭御史钻入车厢的刹那，我分明听到了一声叹息，莫非心头还有什么牵挂未了之事？

就在他恍惚愣神间，耳边突然传来一声颇为熟悉的娇呼之声：

“大官人，请等等，等等奴家.....”

声音从身后传来，远远传来，愈传却是愈近。

赵飞轩转身望去，原来是自己的妻妹贞娘拎着一个包裹，踩着碎步急急朝着自己这边奔来。

不过，看她招手的方向，应该不是自个儿。

贞娘继续朝着东门这边奔跑追逐着。

“聿.....”

东门外，又传来一声马鞭扬起的声响，好似郭业的马夫喝停住了马儿，停了下来。

他极目望去，郭业已然又钻出了车厢，从马车上急急蹦了下来。

他依稀可见，郭业的神情颇为激动。

看看贞娘，

望望郭业，

赵飞轩好像明白了一些事儿，脸上不由会心一笑，呢喃自语道：

“一声叹息，原来如此啊.....”

这一刻，他脑中迅速理清了郭业与贞娘的关系，理清了贞娘与自己家的关系，心情越发地振奋了起来。

此时的他，颇有些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窃喜与兴奋……



## 第385章就开一间房？

贞娘从城中跑来，浑然不顾地追逐着郭业的马车。

就连与赵飞轩擦肩而过，她都忘我地没有理会，而是一路跌跌撞撞跑出了城门。

赵飞轩见状，因为贞娘的无视而顿感大失颜面，暗暗啐了一口，索性眼不见为净，低头转了身子，准备返家。

刚没走几步，又见着自己的娘子杨婉慧迎面而来，好似追赶着贞娘一般。

旋即伸出双臂将她拦阻，问道：“慧娘，你怎得来了？”

杨婉慧没有立马回话，而是踮着脚尖，望着贞娘出了城门，径直接被郭业抱上马车，很快，马儿扬蹄拖拉着马车渐行渐远。

看来真是来不及追不上了，杨婉慧一阵恼怒，一阵跺脚气急。

赵飞轩是个聪明人，立马明白了杨婉慧的意思，敢情儿慧娘这个当姐姐的，还不大愿意让小妹贞娘随郭业入长安呢。

旋即，扯了扯她的袖子，笑道：“走吧，别看了，人都追远，纵是你想追又如何？追的回来婉贞的人，又怎能追回来她的心呢？与其这样，不如索性成全了她的心思吧。”

说着，牵着马儿作势就要拉着杨婉慧一道散步回家。

谁知杨婉慧听他这么一说，就更加来气，嗔怒道：“我这妹妹也不知道得了哪门子失心疯，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自甘下贱跟着姓郭的去长安，服侍姓郭的不等同给他做丫鬟侍女吗？”

这话说得有点重了，而且还说得是自己的亲小妹。

不过赵飞轩是知道自己婆娘的性子，别看在外人面前显得端庄大方，实则有些泼辣厉害。

有时候发起飙来，赵飞轩都要退避三分，他早已习惯使然，见怪不怪了。

随即轻笑安抚道：“哪有你这么说自己妹妹的？其实贞娘跟在郭御史身边亦非什么委屈的事儿。你想想看，贞娘在蜀中早已嫁作人妇，可惜是段孽缘，错配了青皮无赖，本已凄苦。如今他那丈夫又早早过世，她年纪轻轻便成了寡妇。你将贞娘留在身边，莫非还想给她一个小寡妇觅上一段好姻缘不成？”

“这……”

听着赵飞轩这般说词，杨婉慧也是一阵苦闷。她心里何尝又不清楚，以妹妹丧父守寡之身，哪里还能再嫁好人家？

要么就给她重新找个懒汉穷人家嫁了，要么就是看哪家富绅大户的糟老头子需要纳妾的，将贞娘许之。

但，这么干的话，她这个当姐姐的又于心何忍呢？

不过，她还是有些转不过性子来，赌气道：“那也总比给姓郭的当丫鬟强啊？至少在咱们家，她还有个良籍。跟在姓郭的身边，能有什么？奴籍之身，操持着服侍人的贱役。”

“呵呵，奴籍怎么了？丫鬟又如何？”

赵飞轩连笑两声，遥遥指了指城外早已远去的车影，说道：“我看郭御史

对贞娘还是有情有义的，谁说丫鬟就一辈子是个丫鬟？说不定将来，婉贞运气使然，成了郭府的妾侍填房呢？给郭御史做妾侍，总比给七老八十的地主老财做填房要来得强吧？”

“什么？”

一听到赵飞轩这般说，杨婉慧立马炸刺儿，有些气急败坏地反问道：“你说让我妹妹给姓郭做妾侍？”

赵飞轩点点头，不置可否地应道：“有何不可？郭御史年纪轻轻，前途坦荡，将来不可限量。以贞娘的这番经历，给郭御史做妾，也不算委屈了她，不是吗？”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杨婉慧连连摇头若杨柳吹摆，态度异常坚决地说道：“小妹纵是下嫁给穷苦人家，我这个做姐姐的，亦会接济于她。但是给姓郭的做妾侍，哼，坚决不行！”

赵飞轩真是搞不懂自己的娘子今天是怎么了，平日里纵是泼辣，也不敢对自己的意思连番拒绝不从，今天却是如此坚定。

甚是疑惑地问道：“慧娘，你这是怎么了？郭御史到底有什么不好的？”

杨婉慧听罢，不假思索地脱口数落道：“姓郭的，年轻浮荡，好色荒淫，小妹给他做妾侍，就是害了小妹！”

年轻浮荡，好色荒淫？

赵飞轩很是诧异，慧娘为何会对郭业下了如此严厉地八个字评价。

可在他眼中，郭业压根儿就不是这种人啊。

继而追问道：“慧娘，你怎么知道郭御史年轻浮荡，好色荒淫？莫非其中有什么误会不成？”

“啊？”

杨婉慧顿时惊呼一声，神情尴尬又惊惶，听着丈夫这么问，小心肝猛然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恍然间，她又想到了当日赵府后院，卧房之中，郭业调戏自己的那一幕情景。

越想越是愤慨，越想越是羞赧。

一抹儿红晕，染红了雪白的脖颈，悄悄爬到两腮上……

“慧娘。”

“慧娘？”

“慧娘？？？”

赵飞轩见着妻子脸色有些异样，连呼三声方将杨婉慧从遐思中唤醒。

杨婉慧强抑心中的不安，骤然转身背对着丈夫，倾吐道：“没事，妾身只是有些想念婉贞罢了。算了，婉贞也不是稚龄小童，随她吧。”

说着，挪动身子徐徐踩着莲步，脚步中明显有些慌乱，去不忘催促一声：“夫君，我们回去吧，婆婆熬了你最爱喝的玉米面粥，月儿也好久没与你一道吃饭了呢。”

杨婉慧态度上的突然转变，令赵飞轩又是一怔。

不过既然慧娘不干预婉贞的事儿，他也就宽心了不少，轻笑一声，便急急追赶着杨婉慧的脚步，附和道：

“是嘛，这也才对嘛。婉贞，自有婉贞自己的姻缘与造化。走，咱们回家

去~~~”

夫妻二人，牵着一马，缓缓步行，朝着家中行去。

.....

.....

天色渐渐暮霭起来，冬日白昼较短，显然黄昏已过了几分。

郭业一行人早上赶路，一路匆匆不敢停留，终于在这个时候抵达了风陵渡。

车中，

郭业与贞娘同坐车内，两人路上尽管聊了好久好久，但郭业仿佛还未满足，短短几天未与贞娘相见，他觉得无穷无尽地话要与卿诉说。

贞娘尽管舟车劳顿，身子有些疲累，但是还是眨巴着一双妩媚的眼睛倾听着。

因为她喜欢听郭小哥讲话。

身体的疲累，又怎抵得过心中的愉悦与甜蜜呢？

郭业挪动了下屁股，靠近了贞娘半分，紧紧挨着她的胳膊，油嘴滑舌地说道：

“贞娘，再次欢迎你挣脱杨婉慧的束缚，朝着自由的生活，幸福的日子，又迈进一步。哈哈.....”

贞娘被郭业逗乐，掩嘴咯咯一笑，极尽妩媚动人，嗔道：“大官人又说话没正经了哩.....”

郭业不以为许，反正哥就是这个揍性了，爱咋咋地吧。

又是卖嘴不要脸地问道：“贞娘，你早上义无反顾地出城追向我这边，是不是心中委实割舍不下我呐？”

一路上被郭业言语挑逗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贞娘也发现经过几天的分离，郭业对她的态度明显更加不规矩了。

现在又听郭业这般花言巧语，不由又是一阵两腮酡红，还是有些不习惯，缓缓低下了头，搪塞道：“大官人少捉弄奴家，奴家之前在陇西郭府答应过老夫人，要在长安好好照顾大官人起居呢。”

害羞了~~

郭业心里嘀咕，贞娘还是一如既往地那般害羞，真是越看越馋人啊！

“乖.....”

外头又是一声马鞭响，马夫喝停了马儿，马车趑趄晃荡了一下，停了下来。

一名关中刀手来到郭业的马车外，隔着车帘喊道：“大人，风陵客栈到了。今天天色已晚，渡河无望，今晚暂且住这儿一宿吧？”

郭业唔了一声，心道，还真够巧的，又是风陵客栈。

朝外头吩咐了一声，道：“成，今晚就住这儿吧，你且去给兄弟们订上几间上房吧。至于我和贞娘嘛.....”

说着，突然心血来潮地转头问着身边的贞娘，道：“贞娘，要不，今晚咱俩就开一间房？”

“啊？”

贞娘明显错愕的惊呼了一声，脑子陷入一阵混沌。

郭业趁热打铁，卖起苦逼来说道：“贞娘，咱们入了长安之后，还不知道

要花多少银子呢。咱们出门盘缠有限，能省则省，是不？开两间上房，太浪费了~~”

贞娘默不作声，不知如何回答。

不过郭业这个省银子的理由也委实太过蹩脚了。

郭业说完以后，恨不得扇自己两嘴巴子，他娘的，傻啊？贞娘难道不知自己是出了名的大手大脚吗？还省银子，骗鬼呢吧？

谁知——

贞娘左思右想一阵之后，竟然破天荒地重重点了一下头，鼻中发出一声微乎其微地响声。

不过郭业却听得真真儿，因为那是一声儿——嗯~！

## 第386章择日不如撞日

又是风陵客栈！

一样的风陵客栈，一样的大堂陈设，一样的跑堂伙计，貌似还是老样子，半点都不曾有过更改。

看着客栈大堂中拥挤喧闹的食客，看着一脸殷情的伙计跑堂，郭业仿佛又想到了当日在风陵客栈大堂喝酒吃肉时的情景。

可惜，那天盘腿坐在柜台上说故事的老掌柜古三，再也不会回来了。

也许是客栈伙计天天迎来送往，招待四方来客的缘故，郭业与贞娘进来客栈后，愣是没有伙计认出他们来。

那四名关中刀客与马夫围坐一桌，早早开始吃喝起来，显然赶了一天的路，饿极了。

郭业与贞娘在伙计的引领下，来到另外一桌空桌上，点了一盅小酒，要来半斤熟牛肉和六个馒头。

不一会儿，酒肉馒头皆上桌，两人草草吃了起来。

也许是贞娘心里有了其他心思，任凭郭业再怎么劝酒，贞娘愣是一口也不沾。

即不沾酒，也不食肉，而是捡起一个白面馒头掰扯着，小口小口送进嘴里嚼咽着。

郭业发现贞娘也许察觉了自己那点小心思，不由尴尬地哈哈一笑，自顾撕掰着牛肉一边吃着，一边小酒喝着。

一时间，一个自顾吃喝，一个低头掰扯馒头，又是一阵无话。

约莫过了半拉时辰，大堂内的食客陆续离去，就连那四名关中刀客与马夫也各自上楼返回房间，歇息而去。

整个大堂之中，除了摆弄桌椅收拾打烊的伙计跑堂外，唯独剩下坐在角落的郭业与贞娘二人。

郭业透着右手边不远处的木窗朝外望，天色已经黑漆如墨，堪堪冒头的月亮已然挂上了柳梢头。

看着桌上的吃食还有大半，而贞娘依旧低头不语不知在寻思些什么。

郭业轻声说道：“那啥，贞娘，这天色不早了，明天咱们还要起早赶路去黄河渡头。那啥，咱们是不是应该上楼歇息了？”

本以为会废上好大的劲儿，谁知贞娘又是一声低吟：“嗯~~”

美了~~

郭业闻之霎时心花怒放，急急站起冲着收拾桌椅的伙计喊道：“小二，酒菜钱明日跟房费一并结算。”

喊吧，一把将贞娘拉起，噌噌噌跑上了二楼，飞速奔回了早已订好的上房。

咣当~！

使劲儿一推房门，又是用脚往后这么一勾，房门再次啷作响，闭了起来。

喀嚓~

插好门闩，又关了两扇窗户，整个房间顿时变得黑不隆冬。

郭业捡起客栈早早就在桌上备好火折子，呼的一声将火折子吹起，点亮

了桌上的那盏烛台。

唰~~

漆黑的房间骤然变得亮堂起来，烛光熠熠映射在郭业的脸上，满是通红。

这满脸通红，也不知是烛光映射下的通红，还是心情激动小澎湃下的潮红。

郭业借着烛光一扫，发现贞娘还杵在进门的那个地方一动不动，一会儿低头，一会儿四处张望，愣是不敢朝郭业这边看来。

郭业提着烛台，缓缓朝贞娘那边走去，边走边说到：“贞娘，愣在那儿干什么？”

说罢，走到贞娘跟前又是一把拽住她的手腕处，手心如孙猴子的紧箍咒般紧紧套弄住不让贞娘挣脱，拉扯着她走到了床榻跟前。

将烛台放在床榻边儿的妆台之上后，郭业看着床榻不由一阵赞美，感谢风陵客栈的设计者，竟然知道将这间房子的床榻搞成双人床，挺好。

他深知这个时候贞娘肯定是心中忐忑，有些畏惧，纵是心里愿意面上也抹不开。

所以贞娘越是这样，作为男人就越要有担当，不能矫情，宁可做禽兽，也不能做禽兽不如之事。

于是放开了脸面，自顾脱起了外衣，还老神在在地叹道：“嗨，赶了一天的路，风尘仆仆满是尘灰，这衣裳也该脱了，省得脏了床榻。”

风尘仆仆，满是尘灰？

郭业这个时候哪里还记得，他们是赶了一天的路，没错！但是他们可是坐在马车之内，脚不沾地，何来的满是尘灰？

贞娘见着郭业又是拉她到床榻边，又是自顾脱起衣裳，而且一件一件脱下摔在地上，身上是越脱，所剩越少，很快就清洁溜溜了上身，坦露着胸膛。

贞娘与郭业独处的机会本身就不多，又哪里见过这般阵仗？

顿时惊呼一声：“啊……”

然后赶忙蹲在地上，将郭业脱掉的衣服全部抱在了怀中，转身就要往房门口处跑去。

郭业见状，这次发了狠没有将她拽住，而是伸出双臂揽住了她的纤纤细腰，如老树盘根一般让她动弹不得。

不止如此，还将嘴巴凑近贞娘的耳边坏坏地喘气热气，呼道贞娘耳边，用慵懒地口吻问道：“你，要，干什么去呀？贞娘！”

贞娘被郭业呼出的热气吹得耳朵痒痒难耐，先是耳朵痒痒，再是雪白脖颈发热转瞬通红，最后是脸颊一阵臊得慌。

心脏扑腾扑腾狂跳不停，哆嗦着嘴唇说道：“奴，奴家给大官人洗洗衣裳去，顺，顺便端盆热，热水给大官人烫烫脚。”

我了个去~~

这个时候洗个屁的衣裳，洗个鸳鸯浴还差不多。

哗啦！

郭业揽住贞娘细腰的双手腾出一只来，用力一扯，将贞娘怀中抱着的衣物统统扯到地上，凌乱一地。

而后另外那只手使劲一托，双手互助之下将贞娘整个人横抱了起来。

身轻巧似云中燕，柔若无骨体轻盈。

郭业横抱贞娘而起，一点都不费力，大步折返回了床榻上。

然后弯腰将贞娘轻轻放到了床榻上。

贞娘猛然遭此横抱，刚云里雾里又突然被放在床榻上，有些受惊如小鹿乱撞，还未惊呼出声儿来。

只见郭业竖起拇指放到嘴边，长长地嘘了一声，冲贞娘眨巴了下眼睛，笑道：“贞娘，都说男追女隔重山，女追男隔层纱。今晚，咱们甭管他是山和纱，都给丫统统捅破了。来一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层次交流，可好？”

贞娘下意识地床榻上坐起，噌噌噌往床榻的角落退缩，紧捂着胸口的衣裳，哆嗦紧张道：“大官人，你听我说，奴家……”

“嘘……”

郭业又是一声长嘘，止住了贞娘颤抖地说话声，道：“贞娘，我对你的心思，你还不明白吗？若然你不明白，怎得又会同意与我同眠一室呢？”

贞娘听罢，止住了略带哭腔的声调，先是一阵点头，突然又是摇头，急急说道：“大官人，奴家当然知道你的心意，但是奴家以为大官人是因为今日一路说话还未尽兴，想着彻夜长谈，才欣然应允来大官人房中。”

我靠~~

郭业听着贞娘这话也急了，谈天，还彻夜谈天，谈个鬼哟！哪有那么多的话可以谈？

现在他也是欲火中烧，有些猴急得不行，自从离开陇西到现在，少说也要两个来月了，意味着郭业离开吴秀秀和康芷茹也有两个月了。

你让一个无肉不欢的汉子突然遁入空门，茹素两个月，天天青菜萝卜，活人也要被逼疯。

更何况，郭业这么一个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

听着贞娘这般天真无邪的话，他顿时拉下了脸，哼道：“不管了，今天你一定要顺我一次意，不然，不然，老子可要被憋疯，憋炸了。”

发了一通邪火，郭业又声调变得温柔，款款说道：“贞娘，既然你懂我的心意，你心中亦有小哥我。又何必拘泥矜持呢？你看我这般难受，于心何忍呢？”

“贞娘，你就成全我一次呗！”

“好贞娘，你就顺我一次意呗……”

郭业这般卖萌装可怜，甭说贞娘心中对他早有芳心暗许，就算没有也是百炼钢化成了绕指柔。

贞娘柔是柔了，但还是一脸地委屈，叹道：“大官人，贞娘乃是残花败柳之身，能得大官人如此垂怜，心里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会故作姿态多番推诿呢？换做平日，贞娘自然对大官人百依百顺。可，可是今天，不行，万万不行。”

郭业听着贞娘如是说，不由气急，问道：“怎么不行了？难不成这事儿还要看黄历挑日子不成？”

“不不不……”

贞娘连连摇头，自怨自艾地说道：“今天不行，是因为贞娘来了污秽，怕脏了大官人，不吉利……”

“什么污秽啊？啥玩意乱七八糟的？”

“大官人，就是女人一个月一次的红事呀！”

.....

喀嚓，噼里啪啦，砰！

郭业感觉脑袋上方打起万声闷雷，劈起万道闪电，那叫一个郁闷了得啊！

红事，尼玛的，不就是来月经来例假，大姨妈到访了吗？

我日啊，咋这么倒霉啊！

他不死心，问道：“真，真的？”

贞娘微微颌首，叹道：“真真儿的！”

言罢，缓缓垂下了脑袋，不敢再看郭业一眼，感觉做错事了一般，愧疚不已。

郭业现在不仅郁闷，还愤愤不平，满脑子都是闷雷闪电，还有月经例假，麻痹的，咋就这么巧呢。

越想越郁闷，越想越愤慨，不知从哪儿涌出一股子邪气来，冲着贞娘嚷嚷喊道：

“奶奶的，裤子都脱了，你就让我看这个？”

郭业一番吐槽，贞娘委实听不懂，愣是被郭业一通邪火发得不敢抬头。

噌~~

郭业弯腰捡起外衣，快速地披在自己的身上，头也不回地朝着房外大步走去。

贞娘闻声，见状，陡然抬头，担心问道：“大官人，这么晚了，你这是要去哪里？”

喀嚓~

拉开门栓。

咣当~~

打开房门。

郭业一脚跨出了房门，继续头也没回地嚷嚷了一句：

“冲个凉水澡，降降温，败败火，靠.....”



## 第387章长安城，我来了！

当夜，郭业来到客栈后院，从井中打了两桶哇凉哇凉的井水，洗了个冷水澡。

寒冬腊月三九天，两大桶子的井水从头到脚淋下去，纵是欲火焚身，也水到火熄，浇了个透心凉。

歇罢了欲火，擦干了身子之后，郭业没有回贞娘的房中，而是去了马夫的房中凑合了一宿。

如果再去贞娘房中，与这小寡妇深更半夜共处一室，暗室藏春不说，满堂春色肯定关不住，他指不定又会生出什么邪火来。

这跟抱着罐助燃剂，拎着桶汽油在火堆旁边散步有何区别？

草草凑合了一宿，翌日醒来，郭业神清气爽，就跟啥事都没发生过一般，与众人一道吃完了早饭。

因为昨晚的事儿，贞娘自然有些放不开，不过还是被郭业半推半就地扶上了马车，出发前往黄河渡口。

约莫行了二十里地，抵达了黄河渡口。

黄河河面恢复了航行，渡口自然又热闹了起来。数之不尽地的渡船停摆在渡口，艄公们满嘴的关中腔调在那儿拉着江客，络绎不绝地人群上了各自的渡船。

郭业相中了一艘闲置的江船，不仅可以搭乘他们一行人，而且完全可以载驮马车和马匹过黄河，随即了打发了一名刀手前去跟艄公交涉，准备包船过黄河。

一番交涉定价，郭业等人陆续上了江船。

艄公是半百老头，独有的关中腔调喊起长长的号子，呼喝着船上舵手纷纷解绳，起竿，划桨，出航。

长长的号子随风飘，船动；

数十的水桨江中游，渡河。

.....

.....

船上，郭业扶栏望江，黄河之滩险水急，之波澜壮阔，唯有置身黄河之上，身临其境方能真切感受。

一叶扁舟摇曳于滚滚黄河之中，跌宕起伏左右摆动，此时纵是郭业有着力拔山兮气盖世之英雄豪迈，亦是微乎其微，人力不可抗之。

行船之中，数次浪高水击，扑打在甲板之上，沾湿了郭业的衣襟，数次紧紧扶住栏杆，才幸免跌倒在地。

郭业连番感叹，这才是大自然的力量，人力在大自然面前，始终显得渺小.....

江船在河中约莫行了个把时辰，方见岸边。

艄公独有的号子声再次响起，像是在提醒着郭业等人，即将到岸。

一名刀手从船舱中上来甲板，通知郭业道：“大人，快到岸了！”

郭业唔了一声，随即下了船舱。

靠岸，

下船，

登陆。

黄河之行，有惊无险……

这名马夫和四名关中刀手，都是郭业为了下汝州查案时，装装门面而高价雇佣的。

本来过了黄河，他们的任务也基本完成。

但是此去长安还有好大一段路程，郭业不可能舍了马车而徒步去长安，纵是他受得了，贞娘一介女流又怎能遭得了这个罪？

而且如今赵九丑不在身边，那四名刀手郭业也是越使越顺手，于是他又重新与刀手和马夫商量一番，打算雇佣他们到了长安再行解聘。

刀手们与马夫自然乐此不彼，因为郭业郭大人不仅是个好金主，雇佣的价钱颇高，而且这些时日跟着郭业下来，也的确逞尽了威风。

有大把的银子赚，还能不受气，他们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乎，一番商议定价之后，郭业让贞娘付了诸人一半的佣金，趁着天色尚早继续赶起了路来。

渡了黄河之后，此去长安虽然还有一段距离，但是前方路途也较为平坦顺畅了很多。

不外乎穿州过府走官道，条条大道通长安，再也不用跋山涉水那般辛苦。

……

……

一路向着长安而行，一行人大概行了八九天的路程，渐渐进入了长安城的郊县。

在郊县小宿一夜，翌日出发，顺顺利利中午时分抵达了长安城东门。

到了长安城门口，马夫喝停了马车，知会了一声，长安城，到了！

郭业将路引文牒交给一名关中刀手，让他前往城门处与守城士卒交涉。

长安乃是帝都，天子脚下，城门守卫自然森严，外地人士与马车想要进车，没有路引文牒想要进城，那是相当得费劲。

趁着刀手与守城士卒交涉路引之时，郭业特意从马车中探出脑袋端详了一番长安城头。

与上次止步长安城门外又匆匆返回陇西奔丧相比，这次，是郭业近距离的观看长安城楼。

巍峨高耸的城楼令人敬畏，斑驳陈旧长满青苔的城墙，无时无刻不在告诉初到长安的人，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名城。

往前几步，入得城门中，便是长安城。

这是一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它不仅是大唐的都城，亦是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历朝历代最大的都城。

而且，如今世界的舞台上，长安城亦是规模最大的城市，没有一座城市可以与之匹及。

郭业隔着几步外的城门，稍稍地瞥了两眼，他已经闻到了长安城的气息，一种百业兴旺，繁华尘嚣的气息，一种皇城根儿独有的气息。

此时他的心间，充满了激动，忐忑，期待，好奇……

无法用单独的文字表达，唯有感觉。

这种感觉，无论是蜀中益州，还是陇西县城，乃至他途经的任何一个州

府郡城，都无法给他的感觉。

看着想着感受着，他不由呢喃自语道：

“这，才是我的舞台！”

听着郭业的呢喃声，坐在马车中的贞娘也将脑袋探出了车帘外，初看之下，惊呼一声便默不作声了。

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几步之外的长安城。

郭业听着贞娘的惊呼声，下意识地转头望去，从贞娘的眼中，他看到了另外一种韵味，那便是——震撼！

再看城门口来来往往出没的长安百姓，一脸地坦然，坦然中带着帝都人与生俱来的自信。

再看看贞娘，还有刚才那番感受，郭业不由叹道，蛙虫不跳出井中，又岂知世界之大？

这时，之前拿着路引文牒前去城门守卫处交涉的刀手折返而回，跑到郭业马车前复命道：“大人，一切办妥，可以进城了。”

郭业接过路引放回袖中，拍了拍贞娘还探在车外的脑袋，笑道：“喂，回魂了！”

贞娘啊的一声，显然因为自己刚才的出神而脸色有些羞赧，吐了下小舌缩回了车中。

郭业冲着马夫喊道：“好了，进城吧！”

啪~~

马夫熟练地甩了一记响鞭，吆喝了一声：“驾……”

嘎吱，嘎吱，嘎吱~~

马车的车轱辘在马儿的牵引下，缓缓转动发出声响，徐徐朝着长安城内驶去。

郭业坐回马车中，发现旁边的贞娘又土包子般从车窗中探出脑袋，好奇地看着长安城中的景象。

不过他没有多加劝阻，而是自顾敛息凝气，微微闭上双眸，平复着初到帝都长安城的种种心情。

约莫待得马车驶过长安城门，行入了大街，听得马车外，大街两旁纷纷扰耳的声音传入车中。

他才睁开双眸，眼神中充满着自信，握紧了拳头心中给自己鼓劲道：

“大唐帝都长安城，我，郭业，来了！！！！”

## 第388章长安城中走马观花

大唐帝都长安城与汉代长安城是两码子事儿，汉长安位于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

而大唐帝都长安城，则位于汉长安城东南二十里的龙首原。

大唐长安城规模之大，并非汉长安城所能比拟的，足足大了汉长安城的两倍有余。

后世的明清北京城，亦无法与唐长安城相比肩。唐长安城足足大了其一倍有余。

就连与大唐同时期的古罗马城，也仅有唐长安城的五分之一。至于同时期的拜占庭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仅仅只有唐长安的七分之一。

大唐长安城，在当时，的确确实当之无愧为世界第一城。

长安城共有十二座城门，南面正中为明德门，东西分别为启夏门和安化门；东面正中为春明门，南北分别为延兴门和通化门；西面正中为金光门，南北分别为延平门和开远门；北面的中段和东段分别与宫城北墙和大明宫南墙重合，西段中为景耀门，东西分别为芳林门和光化门。

郭业等人进的城门正是明德门，乃是长安城连接城外最大的一座城门。

整个长安城的布局，如星落棋盘，纵横交错。不仅拥有一百一十座坊，分布在城中东西南北各区域。更是拥有八条贯穿南北，十四条横亘东西之大街，每条大街之宽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朱雀大街竟然达到一百五十五米。

长安城中分布各处的一百一十座坊，居住着长安城的达官显贵与长安城的百万民众。各坊都有各自的名称，面积不一，每座坊的四周都筑有围墙，有点类似我们后世的小区。

当然，每座坊的占地面积绝对不是后世小区所能比拟的。

因此，坊，也可以理解成泛指小区或者街道。

.....

.....

郭业乘车进入了明德门之后，进入的正是长安最大的一条街——朱雀大街。

朱雀大街不仅是长安最大的街，也是最长的一条街，南北纵横，贯穿明德门与皇城正门朱雀门。

进了朱雀门，那里头就是皇城趋于了，非皇室宗亲与皇族中人不得入驻。

入了皇城，那么离李二陛下，长孙皇后，还有后宫佳丽三千居住的宫城，还会远吗？

宫城是大唐帝国权利核心的所在，而皇城则是横亘在长安城与宫城中间的最后一道屏障。

.....

在朱雀大街约莫行了一小段路，马夫突然又喝住了马儿停下车来，隔着车帘问着郭业道：“大人，咱们先是前往国子监报道呢？还是先去西市？如果先去西市，那小的就先往左边拐了。”

马夫口中的西市，指的是长安城的经济活动中心，也是当时全国工商业贸易中心，还是大唐与其他番外各国进行经济交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里商

贾云集，邸店林立，物品琳琅满目，贸易极为繁荣。

自然，与西市相对应的，还有东市。

只不过一个在长安城西城区，一个在长安城东城区。

郭业突闻西市有些迷糊，好在旁边的贞娘记得清楚，随即提醒道：“大官人，莫非你忘了？关鸠关先生的海天盛宴大酒楼，就开在西市哩。”

晕！

郭业也是暗骂自己忘性太大，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貌似自己在没进长安城前就叮嘱过马夫，自家在长安城的酒楼就开着西市，让他快到西市提醒自己来着。

继而冲贞娘笑了笑，又对着马夫吩咐道：“到了长安城，自然是先选好落脚的地方。国子监嘛，反正已经延误了这么久，也不差这一天两天了。就先往西市吧，找好落脚地方再说。”

马夫闻声，应道：“得嘞，大人您坐稳了！”

啪~~

又是一记响鞭，马车缓缓又是开始转动，颠得厉害明显是在转弯。

那四名本该是负责开路的关中刀手，这个时候与马车调了位置，紧紧跟着马车，策马慢行着。

哒哒哒~~

马蹄疾驰，马车跑动，很快便转进了通往西市方向的街道，不紧不慢地行驶着。

约莫行了半个时辰，马车终于进入了西市区域。

一进入西市，甭说车外的马夫，策马的刀手，就连车内的郭业和贞娘也被西市的繁闹给镇住了。

西市，果真不愧为长安的经济贸易中心，跟后世的商业闹市区有得一拼。

来来往往，车水马龙，郭业明显能感受到路上的拥堵，导致马车的行驶速度变得缓慢。

沿街之处，各地口音皆有之的吆喝叫卖之声，充斥于耳。

沿街各式商铺算是彻底让郭业开了眼界。

什么成衣店，胡饼店，香烛店，油糯米铺，铁匠铺，客栈，饭馆酒肆，茶楼，珠宝首饰店等等，这些不足为奇。

令郭业看眼界的是，居然还有专卖刀枪剑戟的兵器铺子，我了个去，莫非大唐对兵器的管制这么松散？

而且这还是帝都长安，天子脚下啊。看来唐人尚武的风气，从帝都长安民间，就可见一斑。

突然，一股清香钻进鼻中，寻觅发出香味的一间铺子，居然是香料铺子，而站在柜台上吆喝卖香料的居然还是个老外。

大鼻子蓝眼睛一头金丝卷发的老外。

这大鼻子居然还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吆喝着：“走过的路过的，老少爷们大姑娘大婶子，莫要错过啊！大食国新到的香料啊，俺们大食那疙瘩最讲信誉，最重品质啊。卖了劣等次货，你们削死我啊！”

大食国的老外，可不就是阿拉伯人吗？

奶球，这大食人怎么说起汉语来还一股东北味儿啊？莫非这大鼻子还在

东北那疙瘩深造过？

车子继续前行，越是往前走，老外开的铺子就发的多了起来，居然还有百济，新罗人开的人参铺子，高丽人开的小咸菜铺子，小日本开的咸鱼铺子，当然这咸鱼肯定是海鱼类的咸鱼。

我了个去，这些狗日的小日本和高丽棒子真是什么都敢卖啊？

这西市真是海外侨民居住的大杂烩之地啊。

车子继续前行……

等会儿，郭业好像看到了什么，猛然将脑袋探的更靠外了。

居然是——胡姬酒肆。

胡姬酒肆可并非普通酒肆，而是由西域人开设，且从西域带来西域美女为酒客跳舞，侍酒的地方。

这可是男人除了青楼妓院之外，最愿意去的地方了。

大诗人李白不也在这儿得瑟过吗，而且还一边看着西域美女跳着肚脐舞，一边小酒喝得美滋滋，酒到酣处诗兴大发，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少年行》。

郭业至今脑中还记忆犹新：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

“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看看此诗，再想想李白当时的情境，便能体会出老李当时喝高了，是何等的惬意，何等的意气风发。

酒肆外头正站着几个婀娜妖冶的西域胡姬，见着郭业探出脑袋朝她们望去，于是不断挥舞着手臂，口中莺莺燕燕说着孟浪之语，招呼着郭业进来。

嘶……

郭业腰间一疼，好似被人狠狠拧了一把，将脑袋缩回，发现贞娘妩媚至极地白了他一眼。

瞬间明了，贞娘还挺护食儿的嘛！

马车继续前进，哒哒马蹄之声，依旧发着脆响……

约莫又过了半盏茶的功夫，突闻马车一声喝：

“聿……”

马车总算是停了，马夫在外头张罗一声：“大人，海天盛宴大酒楼，可算是找到了！嚯哦，大人家的酒楼可真是气派哩，足足三层楼这么高！”

“唔！”

郭业应了一声，刚想出来马车，突然又听马夫一声惊疑，喃喃道：“咦，不对劲啊，这是咋个回事？”

怎么？莫非找错地儿了？

郭业缓缓起身，掀开帘子探出脑袋刚要瞅个究竟。

一名刀手突然下马来到了他的马车前，报道：

“大人，你家的酒楼，好像遇到麻烦了……”

### 第389章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郭业下来马车，只见眼前十步开外，飞檐画栋，粉墙红瓦，气势冲天拔地而起，矗立着一幢古色古香宝塔阁楼。

楼分三层，层层飞檐而出，远观之，仿佛闹市之中立着一幢大雁塔，分外抢眼。

看楼外青石台阶下，竖着一块足有一人高的长条石碑，入土三分，扎实不可撼动。

碑文上刻“海天盛宴大酒楼”七个大字，笔走龙蛇，遒劲有力，显然出自名家之手。

再看石碑落款题名处，居然乃是国子监祭酒，当朝书法大家虞世南。

乖乖，虞世南的字可是千金不卖，连李二陛下都难得一求，关鸿鹄这厮是怎么求来的？

不过他现在无心细想这些，正如那名关中刀手所言，酒楼貌似遇到麻烦了。

因为这个时间段，本该打开大门做生意的酒楼大门，竟然关的严严实实，连窗户都如封似闭。

不仅如此，紧闭的大门上还贴着一张红纸黑字，上面写着“歇业数日，择日再开”八个大字。

这个字体郭业看着眼熟，应该是出自关鸿鹄之手。

怎么回事？

没听关鸿鹄信中提及在长安遇到什么麻烦事儿啊，怎么突然关张歇业起来了呢？

这时，贞娘也下来马车，轻轻走到郭业身边，神情颇为担忧紧张地问道：“大官人，这是怎么了？”

郭业轻轻摇头没有回答，他也是五迷三道迷迷糊糊，上哪儿知道发生了啥事儿。

随即，对着贞娘吩咐道：“贞娘，先给这四位关中兄弟，还有马夫老哥把剩下的那一半佣金给结了，咱不能耽误了人家。”

贞娘乖巧地嗯了一声，返身回到车厢中，将郭业与她的包袱都拎了出来。

然后细数了十几锭银两出来，逐一发放到那四名刀手和马夫手中。

随后，郭业冲几人抱拳道：“诸位，看情况今晚是不能留诸位在我酒楼过夜了。这一路相送，多有辛苦，郭某在此谢了！”

五人从贞娘手中领了银子，清点了下数目，半厘不差。

纷纷藏好银子后，钱货两讫，再无瓜葛，于是跟郭业相继抱拳告辞。

说实在话，既然酬劳到手，他们也没必要多呆在这儿。五人虽然知道郭大人来头不小，乃是朝廷的监察御史，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仰望不可及的存在。

但是长安乃是天子脚下，虎踞龙盘之地，六品的监察御史在长安又算得了什么？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郭大人家的酒楼显然遇上了麻烦。

他们可不愿意在长安这个陌生地方沾惹是非，能早走便早走，能早日返回风陵渡，便早日返回风陵渡。

郭业见着几人匆匆离去的背影，不由冲贞娘笑道：“这人啊，你说一路下来也该有些感情不是？怎得一见苗头不对，就……”

贞娘见着郭业发牢骚，不由掩嘴轻笑：“大官人，他们只是赚些辛苦银子而已，犯不着为了我们去惹麻烦，不是？再说了，他们一路上也算尽心，至少没因为我们包中的银两而起了歹心，是不？”

郭业点点头，不过心中却不屑道，他们若敢起歹心，哼，老子纵是没有虎头湛金枪在手，也能一个一个拍死他们。

收拾了心情，郭业吱唔了一声：“好了，总归是到了自家的地方，走吧，咱们进去看看。”

“奴家听大官人的！”

贞娘一手一个提着包袱跟在了郭业后面，缓缓走上了酒楼台阶。

郭业走到大门前，本想叩门三下叫开，可近了跟前才发现酒楼大门虽关着，却是虚掩地关着，并未关严实。

继而轻轻推了一下……

吱呀~~

大门应声而开，借着门开映射进去的亮光，门内的一切立马映入眼帘。

我靠~

郭业差点没破口一声国骂，感情里头是别有洞天啊。

这别有洞天，并非指的是里头装潢与摆设有多牛逼，而是里间，居然七零八落坐满了人。

而且最为诡异的是，这些人的桌面上，竟然空无一物，连碗水都没有。

这是要闹哪样？

酒楼大门的突然打开，自然也惊醒了里间四处坐着的人群，所有人的眼光纷纷朝着门口郭业处扫射过来。

显然，众人都发现郭业这个不速之客了。

“小，小哥？哦不，大，大人？你怎么来了？”

一道熟悉的声音，响彻郭业耳边。

不是别人，

正是关鸿鹄这个酸秀才。

三四年未见，郭业发现老关居然富态了，也越来越有样儿了。

嘴角留起了八字须，肩上披着紫黑貂皮围脖，身上穿得袄子都是上好的料子所制，造价绝对不菲。

奶奶的，混出息了！

噌噌噌，几步大跑，关鸿鹄窜到了郭业的身边。

关鸿鹄还是一脸无法抑制地激动，歪扭着神情貌似快哭了一般，哆哆嗦嗦嘴唇问安道：“大，大人，你可算是来了，想煞学生我了。”

郭业听着这熟悉的声音，心里有些温暖，这老东西说话还是一如既往的酸。

继而轻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这些年，你受苦了，老关！”

“不苦，不苦，大人一来，学生纵是受了再多的苦，也化为一江春水，向东流逝。”

酸，酸的没边儿了。

“哈哈……”



突然从在坐的一桌人中站起一壮汉，大冷天却穿着短衫露着胸口，声音甚是粗犷地喊道：“关掌柜，今天你既然有朋友远道而来，那么在下就先告辞了。改天，某家再带着弟兄过来造访，与关掌柜再好好商谈此事！”

言罢，还抓痒痒一般挠了挠胸口上那一抹黑不溜秋的胸毛，随后大手一挥冲诸人喊道：“兄弟们，走人！”

哗啦，哗啦啦……

这么一呼喝，竟然整个大堂中在坐的人都招呼起来，在他的率领下夺门而出，郭业稍稍避让了一下。

不一会儿，刚才还满满当当充斥在大堂中的人，竟然走得七七八八，所剩无几。

不过郭业发现，无论是这个大冬天还袒胸露毛的骚包汉子，还是他手下的那一伙弟兄，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

那便是都流里流气，好像市井街头的混混一般。

如果这些人是长安街头的市井泼皮，郭业很好奇，他们找关掌柜干什么？商谈什么事儿？关掌柜没事儿招惹这些人干嘛？

不过他现在没时间也不方便问关掌柜这些疑问，因为大堂之中还有一拨人未走。

不过这拨人经郭业初初一看，却是发现与刚才那拨流里流气的混混迥然相异，截然相反。

这拨人仅有四人，两男两女，不过分外惹人瞩目。

两人男子都是年轻少年郎，一人坐着，一人站着。

坐着之人，长得极为俊朗，穿着一身白袍，从头到脚皆是白色，布靴是白色，玉带是白色，哪怕系在头上之士子方巾，都是白色。端的是白衣胜雪，翩翩公子。

而站着那少年，一脸的猥琐模样，青衣小帽，紧挨在白衣公子身边，显然不是书童就是小厮。

郭业心道，看样子两人之身份，当属主仆二人。

至于那两名女子都属妙龄少女，谈不上有多么貌美如花，但是气质当属上乘。

两女，一人抱琴，一人抱剑，则是寸步不离地站于那名白衣公子后面，应该是白衣公子的贴身侍女或丫鬟。

奶奶的，这出场方式倒是有古龙范儿的。

郭业的脑海中，不由浮现出武侠剧中某某山庄的什么神秘公子形象。

就在郭业看得怔怔出神之机，那位白衣公子突然站了起来，轻轻拂了几下身上的白衣，仿佛不想惹上尘埃一般。

而后冲着关掌柜遥遥说道：“关掌柜，既然家有贵客，那么梁某就不叨扰了。咱们也改日再叙此事。”

言罢，对着身边的青衣小厮说道：“背本公子出门，这酒楼之地人来人往，委实太脏，本公子不愿污了双足。”

说着，青衣小厮弯腰提臀，竟然将那白衣公子背在了身上。

听得郭业一阵耳鸣，看得郭业一顿眼瞎，尼玛啊，这到门外就那么几步路都要背着，这是要干虾米？

啥叫这地太脏，污了双足？这也太他娘的贵气了吧？

就在郭业心里腹贬不停时，又听小厮背上那位白衣梁公子侧头对身后那两名少女吩咐道：

“小桃红，小桂莲，抱好琴剑，咱们回吧……”

虾米？

郭业听得差点没吓尿了。

给贴身侍女取名小桃红，小桂莲？这位梁公子还有没有文化了？

小桃红，小桂莲，貌似都是青楼粉头的专用艺名啊。

这位梁公子也太搞了吧？

郭业想笑，碍于礼数，又不好意思笑，只得憋着。

看着青衣小厮嗨啾嗨啾背着白衣梁公子走来，再看着那两位抱剑抱琴少女一脸的委屈，郭业心里暗暗乐道，这长安城真是卧虎藏龙，什么人都有啊。

“扑哧～～”

就在青衣小厮背着梁公子与郭业擦身而过之机，郭业实在忍不住了，喷笑了出来。

“慢着！”

梁公子突然叫住了小厮，在小厮背上转头一脸茫然地看着郭业，淡淡的眼神中带着丝丝的忧郁，轻声望着郭业：

“你，在笑什么？”

郭业再看梁公子这忧郁王子的装逼范儿，紧紧抿住了嘴唇，连连摇头。

憋得那叫一个难受，瞬间红了双颊。

那甘当孺子牛的青衣小厮见着郭业不说话，连连喝道：“不得无礼，我家公子乃是长安梁百万家的二公子。惹怒了咱们长安梁家，小心给自个儿招灾，哼！”

我草，一个青衣小厮还敢龇牙叫嚣？

郭业刚想教训这狗仗人势的青衣小厮，谁知——

那位梁公子轻轻拍打了一下小厮的肩膀，一脸愁容地摇头叹道：“嘘……低调，低调啊！”

说着伸出手臂向前指引了一下，示意青衣小厮赶紧赶路，离去。

很快，主仆四人出了酒楼大门，消逝在了郭业的眼线之内。

郭业听着梁公子的那句话，再看他离去之时那摇头喟叹的惆怅背影，不由啐道：

“我草，不装逼，能死啊？”

随后一脸坐井观天的模样看着关鸠鸠，问道：“老关，这都什么人啊？你怎么会招惹上这些人啊？”

关鸠鸠顿时苦笑连连，说道：“这位白衣公子叫梁叔宇，唉，大有来头，来头不小啊！！”

罢罢，又道：“至于怎么会招惹上这些人，唉，这就说来话长了。”

## 第390章都是狠人呐！

随后，关鸿鹄习惯性地啰里吧嗦，将前前后后之事絮絮叨叨地讲来出来。

郭业没有出言打岔儿，耐着性子默默听着。不过越是听下去，脸色便越发的冷厉，越发的难看起来。

待得关鸿鹄絮叨完最后一句话，郭业总算是清楚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总结起来就两句话，第一句，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第二句，财帛动人心，富贵扣人弦。

说老说去，纷纷扰扰的一切源头还是为了这间“海天盛宴大酒楼”。

仅仅几年间，海天盛宴在郭业的远程规划下，关鸿鹄一丝不苟的执行下，俨然成了长安城最富盛名的一家酒楼。

进出海天盛宴大楼者，非富即贵，皆是慕名八大菜系而来。不然，虞世南这种当代大儒，当世名家，平日里千金难求一字，怎么可能会为一家酒楼题字落款？

盛名之下无虚士，海天盛宴大酒楼不仅在长安城中闻名遐迩，更是赚得盆钵满盈，惹得众多同行红了双眼，暗中觊觎。

而今日在酒楼大堂中先后离去的两拨人，正是这些眼红之人中最有实力的两拨人。

……

……

郭业看着关鸿鹄一脸愁容，说完话后唉声叹气提不起精神头来，显然应付这两拨人操碎了心，有些心累疲沓。

不过示意贞娘去搬了一条长凳让关鸿鹄坐下，然后问道：“老关，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第一拨离去之人应该就是横行在西市的泼皮混混吧？”

“咦？”

关鸿鹄闻言讶异地看了郭业一眼，竖起拇指赞道：“大人，您英明！您猜得没错，刚才那第一拨人正是横霸西市的泼皮混混，凡是西市中能够赚银子的行当，他们都会掺和上一脚。唉，西市中不知有多少商贾行家受他们欺凌，敢怒而不敢言啊！今日为首之人，对，就是那个袒胸露毛的汉子，就是他们的头头，姓贾名旺，绰号西市一虎。委实凶煞的很哩！”

哦？

原来还不是普通的泼皮混混，还懂得生财有道。

凡赚钱的生意都掺和一脚，那不就是仗势要干股拿红利呗。

这种人还有另外一种称呼，叫做市霸。

不过纵是穷凶极恶的市霸又如何？骨子里还是一些拉帮结伙，仗势欺人，鱼肉商贾的混混吗？

郭业很是不明白，海天盛宴大酒楼连虞世南的亲笔题字都能要到，肯定也结交了不少官府中人，怎得还会忌惮这些市霸呢？

随即他不解问起了关鸿鹄，莫非其中还另有隐情不成？

关鸿鹄苦笑道：“大人唉，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哟。西市一虎贾旺之所以敢在西市中横行霸道，恣意妄为，欺凌商家，并非单单靠得逞凶斗狠，聚

众打杀。他背后还另有高人呐。”

郭业依稀有些明白，原来是背后有靠山，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啊！

随即问道：“谁啊？官府中人？”

关鸿鹄点点头，应道：“没错，掌管长安西市的西市巡官于得水，正是贾旺的姨丈。据传言，贾旺其实只是西市巡官于得水的傀儡，于得水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西市巡官，掌管整个西市，西市各处街道集市的治安及近万家店面的税收，都归西市巡官掌管。县官不如现管，你说，谁敢不忌惮贾旺三分啊？”

西市巡官？

按职责范围来讲当属户部，负责区域来讲又归长安府尹治下。但因为要管理长安西市近万家商铺，将近十万左右的全国各地以及其他番邦国家的商贾，而配备了一定数量的甲卒兵丁，便于管理。

所以，西市巡官虽然只是个六品的官职，却又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因为他既归户部和长安府尹节制，又可以独立设衙存在的一个官职。

在西市之中，西市巡官就是所有商家头顶之上的一片天，西市所有商家心目中的土皇帝。

有时候，在西市之中，长安府尹还不如西市巡官说话管用。

郭业越是琢磨，越是发现这西市巡官越像管理长安西市的工商局。

而且这个工商局还超级牛掰，拥有自己单独的武装力量。

如果真是如此，倒还真有些麻烦了。

西市巡官掌管着西市的治安及税收，是个油水十足的肥缺。这样的人，肯定也有自己横亘纵深的利益网，哪个官场中人会跟银子过不去，为了关鸿鹄一个开酒楼的与西市巡官过不去？

即便那人不收西市巡官的银子，即便不同流合污，也不会为了关鸿鹄，与之撕破了脸皮。

如果论人脉，西市巡官又岂是关鸿鹄所能相比肩的？

既然如此，郭业索性将西市巡官先放一边，问起了另外一拨人的来历道：“先不管西市巡官，就说刚才那位梁叔宇梁公子。听他那尖牙利嘴小厮提及，他乃梁百万家的二公子。既然他家老爷敢号称梁百万，显然家财百万贯，但银子再多也是个商贾，并非官场中人，你怎得还如此忌惮他呢？”

言罢，颇为些不解地补充问道：“看你刚才的表情，忌惮这位梁公子，反而比忌惮贾旺还要来得厉害，这是什么情况？”

关鸿鹄嘿地干笑一声，脸色更加地苦逼，直摇头晃脑道：“大人，这梁家可不是普通商贾哟。您初来长安可能不知道，梁家家主，也就是梁公子的父亲之所以号称百万，实则是因为梁家家底丰厚，令人咋舌。您知道不？东市至少有三成的店面，都在梁家的名下。”

嘶……

郭业冷不丁地抽了口凉风，东市与西市一样，都是长安两大商业活动区域。

东市三成的店面都属于梁家，这是什么概念。

就好比有人跟你说，北京王府井商业地带的地产店面，有一半都是老子的。

王府井的地价堪比寸土寸金，拥有王府井商业地带一半的产业，恐怕北

京首富都不敢夸下这般海口吧？

奶奶的，郭业不由咋舌，这梁家的家底还真够殷实的，果真不愧为梁百万的绰号啊。

但是关鸿鹄还是没有说到重点，即便是长安首富，他也就占着银子多而已。

富可敌国又如何？士农工商，商排最末。

于是他催问道：“家资百万，就让你这般出息了？那咱们在西川的地宫宝藏如果全部都兑换成银子，亦可凑足百万，你忌惮他个蛋啊？不就是比谁银子多吗？妈了个蛋的！”

关鸿鹄还是摇头，叹道：“大人，您别急，再听我跟你细说这梁家。梁家在东市三成店面仅仅是冰上一角而已。梁家在长安郊县有自己的酒庄，而且是十八座酒庄，专门酿造美酒。大人，您知道梁家酿造出的美酒销往何处吗？”

郭业白了一眼关鸿鹄，哼道：“老子还是第一次听说长安梁家，上哪儿知道他们的酒销往何处？”

关鸿鹄又是一声嘿嘿地干笑，指了指朱雀门的方向，轻声道：

“皇宫大内！！！”

说罢不顾郭业的顿时震惊，继续比划道：“琼林宴，宫廷宴，君臣同宴，万邦来朝贺宴……啧啧，饮得都是梁家酿造的美酒。就连当今陛下，喝得都是梁家特酿，您说……”

“我草，梁家的酒居然是御贡美酒？”

郭业这下淡定不住了，他真心没想到梁家竟然还是御贡美酒的供应商。

奶奶的，来头居然这么，这么大！

往小了说，梁家造的是御贡美酒，皇家酒水供应商；往大了说，这可是名副其实的皇商啊。

有官府背景的商家，可以称之为官商。比如清末，得到军机大臣左宗棠一力扶持，最后做到富可敌国，慈禧太后赏赐顶戴花翎，御赐黄马褂的商人胡雪岩，便是官商的其中佼佼者，世人谓之为“红顶商人”。

那么给皇家供酒的梁家，可不就是皇商吗？纵然不算真正的皇商，也是小皇商一枚。

擦擦擦擦擦~~

郭业心中一阵怨念，奶奶的，梁家这么厚家底的人，这么大来头的人，没事儿你惦记俺们家酒楼做啥子？

难怪关鸿鹄会对梁公子忌惮若斯，比之市霸贾旺，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下算是整明白了。

此刻，他也终于理解了关鸿鹄的苦衷，心中悠悠一叹，老关不易啊！

叹罢之后，他问关鸿鹄道：“他们今日齐聚你酒楼中，都是想着对海天盛宴大酒楼掺上一脚。你心中可有什么想法？”

关鸿鹄叫道：“大人，这海天盛宴大酒楼是咱们一拳一脚打出来的，几年辛苦熬出来的，凭啥要白白分给别人一杯羹哩？再说了，这两人都不是省油的灯哟。贾旺提出，要拿五成干股，而那梁公子却是要收购七成，今后酒楼之事由他们梁家说了算！”

郭业听罢顿时怒火中出，五成干股？贾旺你麻痹，你狗日的怎么不去

抢？

还有那梁公子，竟然想着收购七成，居然还想做到绝对控股。你妹的，老子们几年种树，你倒是想着过来摘桃。

奶奶的，都不是好货色！

继而又问着关鸠鸠道：“他们给你做出决定的最后期限是什么时候？”

关鸠鸠掰扯了下手指，算道：“差不多还有半个月。”

郭业微微颌首，嘀咕道：“半个月，还算来得及。”

随后冲着关鸠鸠吩咐道：“你先给贞娘安排个住处，你找个熟悉长安城的伙计随我出去一趟。”

关鸠鸠讶然问道：“大人，长安城你人生地不熟的，你这是要干嘛去？”

郭业冷笑道：“他们有靠山有背景，难不成老子就是无根的飘萍，野地里的孩子不成？”

笑罢，拔腿而出，甩头回了一句：“老子在路上耽搁辛苦了这么久，也是到了该索回一点好处的时候了……”

## 第391章吏部公文

出了西市，便是光德坊。光德坊再往东，郭业在酒楼伙计的带领下，途经兴化坊、丰乐坊、安仁坊，进入了崇义坊。

在崇义坊中绕了几条巷子，两人来到一座深宅府邸前，伙计指着府邸跟郭业报道：“东家，这便是御史大夫高士廉高大人的府邸。”

既然关鸠是海天盛宴大酒楼的掌柜，这些伙计称郭业一声儿东家也说得过去。

而且这伙计倒是机灵，叫一声“东家”的确比叫一声“大人”，要来得亲热贴己。

郭业嗯了一声，微微抬头一看府门之上悬着的匾额，赫然正是“高府”两字。

粗粗一看这高府大门，装饰得倒也简单甚至有些朴素陈旧，跟郭业在陇西的宅子没什么大的区别。

郭业看罢颇为诧异，这高士廉也够低调的，这哪里是监察百官之御史台一哥的规格啊？

再者说了，高士廉这位御史大夫，还是老牌的皇亲国戚，当今皇后长孙无垢的亲舅舅。

在他印象中，什么国舅，国丈这些皇亲国戚可是屌爆了，平日里恨不得臭屁轰轰嘎嘣响，牛逼闪闪带火花。

哪里会有高士廉这般的低调？

瞬间，郭业对高士廉的印象再次拔高了丈许，高老头，不错！

这时，高府大门正开着，门房里头有个下人正打着盹儿。

郭业上前招呼了一声，说明来意自己想见高大人一面。

郭业说完话，那伙计机警地从袖子里掏出几颗碎银子，约莫三五两的样子，咬咬牙忍着心疼递进了门房，想着打点那位门房仆役。

郭业见状，暗赞，好一个机灵的伙计，到底是关鸠手底下的伙计，聪明，会来事儿。

谁知门房中那下人瞟了一眼伙计，哼了一声，高傲地别过了脑袋。

奶奶的，莫非嫌少？

郭业心思着是不是要扇他狗日的两嘴巴子，可谁曾想到，那门房下人竟然说道：“我家老爷乃是堂堂的御史大夫，监督纠察朝中文武百官，我怎能收你们银子？这不是要污了我家老爷的官声，堕了我家老爷的名头吗？”

我了个擦！

郭业立马傻眼，都说宰相门下七品官，这御史大夫的门房怎么着也该是九品吧？

怎得素质这么高？

听完门房这番话，郭业不由感叹高老头的家教，硬是了得。

随即脸色变得友善起来，拱手说道：“果真不愧为高大人家的人，郭某这厢领教了。还望这位兄弟受累，本官乃御史台监察御史郭业，前来贵府有要事禀报你家老爷。”

虽然郭业这个监察御史还未得到吏部的正式公文，只是高士廉口中允诺，充其量也只是个临时的，后补的监察御史。

但是郭业深知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个时候报出自己监察御史的名头，至少可以顺顺利利入高府见高士廉。

自己是监察御史，高士廉是御史大夫，下属见上司，还有公事要禀报，如果不让见这也说不过去吧？

果然，

那门房一听郭业自报家门，脸上立马变了颜色，有些恭敬地抱拳作揖道：“原来是我家老爷的职属啊？要得要得，请大人随下的进府，我家老爷这个时候估摸着改在书房中呢。小的这便带大人进去……”

说着，出了门房，哈腰抬手请着郭业进了府中。

郭业回了一句有劳，然后对着身后的伙计说道：“你先回酒楼去吧。回去之后跟你家掌柜领上十两银子，就说本官赏你的！”

这趟出来，郭业可是一文钱都没带在身上，全由贞娘一人管着。

那伙计自然是喜得眉飞色舞，连连弯腰致谢，撒丫子奔离了高府，朝着西市方向跑回。

那门房下人见状，看着离去的伙计，脸上不免有了些许艳羡之色。

而后对郭业说道：“大人，请进府，小的这就带您去见我家老爷！”

郭业唔了一声，抬脚迈过大门门槛儿，与门房一道儿进了高府之中。

进入高府，随着那门房下人一路走去，见着高府之中的景象，不由发出几道惊呼之声，一声比一声来得惊讶，来得诧异。

别看高府大门简约陈旧，原来府中竟然是别有洞天啊，好一座漂亮的宅子。

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阶下石子漫成甬路。游廊过后便是一片佳木葱葱的小林。林木间辟出一条小道，直通后院。

入了后院，假山奇石映入眼帘，当间一座奇峰突起，一道清流，从峰中涌出，徐徐奔向水渠，最后注入一湾水塘之中。塘中栽满莲荷，此时正值冬末，莲荷萎靡仅剩枯茎，塘中一副衰败景象，倒也与寒冬腊月应景儿。

绕过塘边一条石子小路，两人来到一处拱门，门房下人便停住了脚步，说道：“拱门之后，便是我家老爷的书房，里间还有会客之地。大人稍待，我喊上里头老管家替您引路。拱门之后，小的是不能进的。”

话毕，冲里头轻轻招呼了两声，一名老者应声而出。那下人冲老者嘀咕了两句，然后转身便飞奔离去。

郭业从入了高府一路所见，再到门房下人的一连串表现，不由感叹，高家不愧为官宦世家，高老头不愧历经几朝，这当真是有底蕴的人家啊。

此番种种，绝非官场暴发户或一朝富贵的人家所能比拟。

郭业此刻，心中只有一个字，那便是——服！

老者冲着郭业问道：“大人既然姓郭名业，那可是协助我家老爷在汝州破获贪墨案的陇西郭业？”

郭业稍稍一怔，看来这老管家深得高士廉信任，不然高士廉不会将汝州之事告知于他。

随即点点头，说道：“正是在下！”

那老头一得到郭业的确认，态度立马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热情道：“郭大人，快快请进！我家老爷现在正在书房会客，老奴先带郭大人去偏厅候着，先饮上一杯茶汤稍作歇息。”



郭业这个时候越发表现的宠辱不惊，张弛有度地拱手，矜持回道：“有劳了！”

话落，便随着老管家进了拱门，拱门之后仅仅也只是一个院子，不过院中却栽种了株株梅树，此时寒冬腊月正是梅花吐蕊之机。

整个院中，株株梅树花儿吐蕊，万紫嫣红，煞是好看。

郭业心道，奶奶的，改明儿老子也得置办一个跟高府差不多的院子，这样的地方住着，那才叫雅致，才叫安逸。

很快，他便随着老管家来到了偏厅，离高士廉的书房同在回廊上。

入了偏厅坐罢后，老管家适时奉上茶汤，而后从木盘上捧起一张盖着印鉴的白纸黑字，递给了郭业，说道：

“郭大人，我家老爷让您稍待片刻，他还在书房中有事要谈。这是我家老爷之前答应于你之事，请您收好。”

郭业接过那白纸黑字的玩意，粗粗一看那落款印鉴，诧异问道：“这是吏部公文？”

老管家微微颌首，笑道：“确切地手，应该是吏部给郭大人的调任公文。调任郭大人进入御史台，担任六品监察御史一职。”

牛掰啊~~

郭业伸出食指，轻弹了两下吏部公文，不由心花怒放。

监察御史一职，之前是高士廉口头允诺，不见吏部批准，郭业的心始终悬着。

如今白纸黑字，大红印鉴的吏部公文拿在手中，郭业悬着的那颗心终于稳稳落地。

心中不吝溢美之词地对高士廉赞道，高老头，没说得，果真信人啊！

有了这份吏部公文，老子这个监察御史算是坐实了。

那么今天来找高老头之事，算是了结了一半，至少他想到如何对付市霸贾旺，还有他幕后的西市巡官于得水。

至于那位皇商梁百万家的梁公子嘛，那还得找找高老头的路子，不知对方深浅，他轻易不敢去碰触啊！

咣当~~

突然耳中传来一阵摔杯落地之声，貌似从高士廉的书房那边传来。

郭业吓了一跳，抬头问着老管家道：“怎么回事儿啊？高大人没事儿吧？”

老管家苦笑了一声，摇头叹道：“没事，大人勿惊，我家老爷最近几天着急上火，脾气有些燥得慌！”

郭业哦了一声，心中颇为奇怪，这贪墨案子都告破了，还如此顺利，李二陛下肯定对高士廉有番封赏。

高老头还能因为什么事儿，如此着急上火？

陡然，

郭业脑中浮现出高士廉离开汝州那一晚对自己说的话，声称自家的晚辈外甥女身体抱恙，必须迅速赶回长安。

莫非，高老头着急上火的原因，是因为她？

这位主儿，可不是普通的晚辈外甥女啊！

## 第392章下屬見上司

郭业招呼老管家该干啥干啥去，不用刻意陪他，他就在这儿等着高大人。

老管家显然手头还有事儿忙，听到郭业这么说也不矫情，转身拍拍屁股便自顾离去。

郭业若有所思地静坐于偏厅中，心中琢磨起一些事儿来。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耳中隐约传来一声吱呀的开门之声，接着是一个中年男子说着话：“高大人，请留步！我这厢回去再仔细琢磨琢磨，好好想想法子。尽最大的努力……”

郭业听得这人说话语气有些恭敬，态度格外谦卑，明显就是冲着高士廉所说。

莫非是高士廉在书房中谈完事儿了？

不过这中年男子的谦卑态度，恭敬言语，好似并未换来高士廉的待见。

只听高士廉一声冷哼，颇为不悦地阻喝道：“少说这些没用的话，本官不需要你尽最大的努力，而是一定要最到。听清楚了吗？一定要做到！否则的话……”

突然，停顿了一下，嗓门陡然提高了起来，森然地喝道：“否则的话，蔡恒，你这个太医是当到头了。而你蔡家三代御医的金子招牌就砸在你手中了。回吧，本官要第一时间听到你的好消息！！！”

“是，是，是，下官告退……”

郭业总算听出了那中年男子是谁人来了。原来是上次和顺公公一起来陇西的那位太医蔡恒啊。

难怪听着声音有些耳熟呢。

高士廉刚才在书房中怒砸盖碗，就是因为太医蔡恒？

堂堂一个御史大夫召见一个太医院的太医，而且还大发雷霆，动怒砸碗。

郭业越发觉得自己猜测是对的，高士廉百分百就是为了他那位晚辈外甥女的身体情况而着急上火。

他那位晚辈外甥女是谁？

除了当今皇后长孙无垢之外，郭业实在难以想到，还有什么晚辈外甥女，能够让高士廉如此牵肠挂肚。

高士廉前半生的光阴，基本将心血耗在了长孙无忌与长孙无垢这对兄妹的栽培上。

当年，他这个当娘舅的更是慧眼识人，毅然决然地将风华绝代，年少聪颖的长孙无垢许配给了还未登基，甚至还未封王的李世民。

所以说，高士廉这一生做对了两次明智的抉择，其一是娘舅大如父，抚养栽培了年少便孤苦无依的长孙兄妹；其二便是慧眼识人，将长孙无垢许配给李世民。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的善因得善果。

时间和事实也证明，高士廉的两次抉择是正确的，甚至说是完美的。他的后半生成就，什么爵封申国公，什么官居当朝御史大夫，德高望重，基本也全凭长孙兄妹的反哺得来。

李二陛下后来登基后，妃嫔多如云，但是这些如云妃嫔的众多皇亲国戚中，唯独尊敬高士廉一人。

.....

.....

而且就在刚刚，郭业得知高士廉书房约谈太医蔡恒，还有为此大动干戈，雷霆动怒后，他更加断定——

长孙皇后，病了！

而且还病得不轻。

到底长孙皇后得了什么病呢？

这点，也许除了宫中太医之外，只有郭业知道的最清楚。

因为长孙皇后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后，有关她的史料典籍可是事无巨细。

郭业记得清清楚楚，长孙皇后之病，用中医的话讲叫做气疾，如果用现代人的说法去解释，应该就叫做哮喘。

哮喘病啊，这在后世自然不算什么绝症，但是放在古代，放在如今的大唐，那绝对是令太医们抓破头皮的疑难杂症。

.....

.....

“不过嘛，嘿嘿.....”

郭业想着想着，脸上浮现出一丝窃笑，冷不丁笑出了声儿来。

“郭大人可是遇到什么好事了啊？怎么独自一人站在厅中偷笑傻乐呢？”

高士廉飘然而至，正好捕捉到了郭业窃笑偷着乐儿的一幕。

囧~~

郭业可不愿意让高士廉误会，人家外甥女长孙皇后现在正病得不轻，自己还在这边偷乐窃笑，这不是打高老头的脸吗？

他赶紧解释道：“让高大人见笑了，下官是因为拿到吏部的公文，想到自己以后能在御史台中，高大人手下效力，感到欣喜和高兴。”

好在脑筋转得快，郭业张嘴就扯起了犊子。

看着高老头的神情，好像是糊弄了过去。

呼~

郭业暗暗松了一口气，随即冲高士廉拱手抱拳请安道：“下官御史台监察御史郭业，见过御史大夫高大人！”

这也算是郭业入职御史台，下属第一次对高士廉这个上司行礼。

他可还没愚蠢到，自认为跟高士廉一起在汝州办过案子，就滚刀肉自来熟，什么规矩都可以废掉。

这可是职场大忌，没有一个上司会喜欢这么不着调，不靠谱，不守规矩的下属。

果不其然，高士廉老爷子纵然心情不是很美丽，但是对于郭业能够如此谨守本分，懂得分寸甚是满意。

刚才还是阴沉的一张脸，缓缓有了一些阴转晴。

而后走入厅中对郭业摆摆手，示意他请坐，自己则走到右侧的一张椅子上自顾坐了下来，说道：“很好，以后郭御史在御史台中任职，便是老夫的下属，那就是一家人了。本官对属下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特别是郭御史，乃是奉旨入国子监学习，老夫更没有什么大的要求。老夫只要求一点，希望郭

御史以后能够时刻谨记自己所在的位置，时刻清楚自己的职责，如此而已！”

言罢，看着郭业，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御史台，不比其他地方啊。自身不清，何来监察百官呢？”

郭业算是听出来了，这入职的第一天，高老头就提醒他，监察御史千万不能行差一步，不能贪赃枉法，知法犯法，与其他官员同流合污，时刻保持自己的清白。

否则，又怎能替皇帝监督其他官员，自身若不清，若不正，将来又怎能上奏弹劾其他官员，给文武百官穿小鞋抓小辫子，打小报告呢？

郭业脸色凝重地点点头，说道：“高大人训诫得极是，下官知晓了，并会时刻谨记大人的教诲。”

高士廉嗯了一声，又问道：“对了，我来之前听我那老管家提及，郭御史好像有心事，老夫未来之前有些坐立不安，可是有什么事儿需要老夫帮衬来着？”

说到这儿，高士廉又是自言自语地嘀咕两句：“也对，你初来长安，人生地不熟，遇到些难事也实属正常。可是住处没有安置好？还是说手头短缺银子？若有难处，尽管提来，老夫身为御史大夫，掌管御史台百来御史，自然要对你们要照顾提点一二。”

啧啧，这话说得郭业心中一阵小感动，高老头不仅是个信人，还是个实在人啊！

好上司，绝对是天字第一号的好上司啊！

既然高士廉说到这个份儿上，郭业也不再矫情，从关雎鸠三年前便在长安开设海天盛宴大酒楼开始说起，一直说到最近酒楼遇到的麻烦事儿。

当然，市霸贾旺与那位装逼公子梁叔宇对酒楼的觊觎之事也一一说道了出来。

言罢，高士廉显然有些震惊，震惊得是郭业这小子好大的手笔。

海天盛宴大酒楼在长安城中亦非小打小闹，连虞世南这个老东西他夸口赞好，他自然也去品尝过数次。

但是他没想到海天盛宴大酒楼的幕后大老板，竟然是自己眼前这个小子。

官员虽不屑经商，但是长安大多数官员都有各自的产业，或交由家人打理或交由下人打理，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所以对于郭业是海天盛宴大酒楼的东家，高士廉尽管有些震惊，但是却没有什麼反感。

相反，他倒是挺赞成郭业这般做法，至少郭业手头有产业，那就不会去做贪囤银子出卖律法之事。

不过，听到郭业最后提及的市霸贾旺还有御贡美酒梁家，高老头心中留意了起来。

市霸贾旺，他这种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倒是没听过，不过梁家，他怎能没有听说过？

梁家家主号称梁百万，东市占了三成的产业，这在长安城可不是空穴来风之事。

听郭业话中之意，显然是希望自己这个上司为他主持公道，帮他摆平这两家的觊觎。

随即，沉默了一会儿之后，高士廉叹道：“小小市霸，老夫相信凭你监察御史的身份，你也能搞得定。至于梁家嘛，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从太上皇登基伊始，梁家便一直是向宫中呈送御酒，就连当今皇上都对梁家的美酒赞赏有加啊。这事儿吧……”

显然，高士廉不想摊郭业这趟浑水。

郭业暗暗鄙视了一把高老头，奶奶的，刚才还说有困难找领导呢，这么会儿的功夫就想抽身事外了？

继而，郭业不死心地说道：“高大人，其实吧，这酒楼纵是全部给了梁家又有何妨？谁让人家财大气粗呢？但是吧，小子如今好歹也是御史台的监察御史了，好歹也是高大人您手底下的人了，梁家这么做，不是明摆着不将您放在眼里吗？这，也忒猖狂了，不是？下官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罢了！”

“扑哧～～”

高士廉听着郭业这番说法，不由乐道：“小子，老夫好歹也是活了几十年的人了，激将法对老夫丁点用处都没有。听老夫一句劝，你初到长安，能不尽量树敌，就不要多沾染是非。你还年轻，仕途永远比银子要来得重要，听见了吗？”

奶奶的，这就是不管了？

郭业彻底对高老头无语，看来自己那点激将法人家完全不放在心里啊。

好，这是你逼我的，高老头。

最后，郭业只好祭出杀手锏来了，他今天是非要把高老头拉进这滩浑水中来。

当即，他突然嘴角一扬，走近高老头的身边，附耳说道：“高大人，下官在蜀中因为机缘，倒是认识一个神医。这神医的手段绝非宫中太医所能比拟。虽说不能起死回生，但些许疑难杂症，下官坚信，对他来说绝对是——”

“绝对是，小菜一碟儿！！”

噌～～

高士廉猛然站起，一副惊愕中带着难以置信地眼神望着郭业，久久无话。

过了许久，才用一种极度怀疑的口吻确认道：“你，说得当真？？？”

“高大人请放心，下官好歹也是监察御史，朝廷命官，怎能随口扒瞎？”

## 第393章她的身份

毋庸置疑，郭业口中的这位神医，姓孙，名思邈。

据野史传闻，李二陛下确实邀请过孙思邈入长安，进皇宫为长孙皇后医治气疾来着。

可邀请孙思邈进宫的时候，已然是贞观十年六月份，也就是长孙皇后去世的最后一个月。

这个时候，长孙无垢已经病入膏肓，孙思邈纵然有着超凡入圣的医术，亦不能挽回长孙皇后的性命。

贞观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一代贤后，长孙无垢，薨！

长孙皇后出殡那一日，李世民曾对大舅子长孙无忌哭诉：“朕悔不当初，若能早日延请医神孙思邈进宫医治观音婢，朕今日又怎会受着肝肠寸断之苦楚？”

最后李二陛下也未曾为难孙思邈，竭力挽留孙思邈在宫中任太医院主事，不过奈何孙思邈性喜淡泊，闲云野鹤，受不了宫中规矩之束缚。

后来，李二陛下也并未恼怒孙思邈的拒绝，还是大大方方派人将他送出了宫，并赠予了足够的盘缠好让孙思邈继续云游天下。

不过，无法挽回长孙皇后的性命，也成了孙思邈一辈子的痛。

因为孙思邈知道，历朝历代，英主易得，贤后难求啊。

.....

如今是贞观四年初，郭业心中掰扯着算了下，看来长孙皇后还未到病入膏肓的阶段，如果现在早早请来孙思邈，说不定还能将长孙皇后的病根儿祛除。

如果长孙皇后没有红颜早逝，也许将来的李二陛下也不会做出那种蠢事，还没到六十就吞食丹药中毒而驾崩归天。

郭业更是心存侥幸，如果李二陛下能够活到七八十岁，甚至九十来岁，那是否就能杜绝了高宗年间武后夺权，牝鸡司晨，谋朝篡位，改弦易帜大唐变大周的悲剧了？

也许，李二陛下还能带大唐帝国走到一个更加强盛的地步。

想着想着，郭业不由紧紧握住了拳头，浑然忘了身边还有一个心急如焚的高士廉。

高士廉连连催问了几次，还不见郭业回应，只见这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发着愣。

啪~

高老头发怒了，狠狠地拍了下郭业的后脑勺，喝道：“老夫拍你一个鬼打后脑勺，让你走神，让你神游天外。呸！！郭小子，给老夫回魂了！”

“嘶.....”

郭业吃疼顿时醒了过来，不停地揉着后脑勺，叫屈道：“高大人，你干嘛呢？玩老道士捉鬼啊？莫非您老人家也学过道家鬼画符的本事？”

“少说废话，老夫不是袁天罡那老鼻子，也不是李淳风那小道士。快说，你口中那神医如今身在何处？”

高老头明显已经急得跳脚了，失去了往日淡泊雅致的仪态。

郭业继续揉着后脑勺，说道：“应该还在蜀中吧，至于在陇西，还是在哪

个角落疙瘩，就要好好派人去寻觅了。”

其实关于寻找孙思邈的问题，对郭业来说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首先甬说在陇西县，在益州府，乃至整个蜀中，对于孙明延的漕帮来说，打听一个人的下落有何难？

其次即便漕帮办不到，他还有铁面暗夜负责的东厂来帮衬，对于东厂来说，寻个人显然不是什么难事儿。

只不过，既然这个已经成了砝码，那么很有必要让高老头做出一个态度，不然又是一场替他人做嫁衣裳的无用功。

说穿了，郭业故意遮遮掩掩，成心吞吞吐吐，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谁让高老头在梁家之事上，袖手旁观不想掺和呢？

为了对高老头旁敲侧击提醒一下，郭业继续装糊涂道：“那啥，高大人，你看下官初到长安，还得奉旨前往国子监学习来着，肯定没有时间再千里迢迢回陇西寻人不是？其实吧，这事儿我倒是可以交给我手下人去办。但是你看，如今我家那酒楼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危在旦夕，这实在是抽不出人手和心力去办这事儿啊！唉，这可肿么办啊？”

“屁话！”

高老头听着听着，算是回过味儿来了，敢情儿郭业这小子在学自己的口气说话推诿来着。

但是他又不敢说，长孙皇后性命，你身为臣子岂敢不照办？

因为这事儿他不敢说，一说出去万一被郭业传扬出去，岂不是天下皆知？

到时候肯定朝野震荡，好心人嘛肯定天天祈福希望长孙皇后早日康复；心存其他心思的人，肯定就开始暗中盯着自家外甥女的皇后宝座了。

届时，指不定又会生出多少未知之数，至少有了一些歪心的外臣掺和，后宫指定不会平静，么蛾子频生。

高士廉所担心的，正是郭业所倚仗的，不然他也不会拿这个当成杀手锏，最后的武器。

唉……

高士廉看着郭业眼神中闪烁的些许小人得志，心中嘀咕道，看来梁家之事，老夫还真得掺和一脚。

不过通过这件事，再总结了之前在风陵渡、汝州等与郭业的共事，高士廉发现一个规律。

那便是郭业这小子每每都能拿出别人最动心的东西作为交易，来让对方为他办事儿，而且办得还让对方挑不出理，生不出气。

因为这小子不是在胁迫，而时时刻刻都在谈判，在交易，在妥协。

他不会去破坏游戏规则，让你生出反感，他只会规则之内做精做狠，让你不得不与之交易。

这小子啊，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就是一把能披荆斩棘的利刃；用得不好，就会伤到自己。

对郭业重新有了一个认识之后，高士廉说了一句模棱两可之话：“你很好，的确懂分寸，知进退，而且聪明狡猾至极。老夫喜欢你这样的年轻人！”

呼~

郭业暗暗喘了口气，看来高老头这是在表明了态度。不再当他是一条可

有可无的小杂鱼了。

旋即，他拍胸保证道：“高大人，您放心。孙神医之事您就交由下官来办，我保证让人将他安安全全，顺顺利利送入长安来。”

高士廉唔了一声，问道：“需要多久？”

郭业掰算着日子，嘀咕道：“此去蜀中，再回陇西，一来一回，加上寻人需要的日子。唔，短则三月，长则半年。我想，高大人您那位尊贵的晚辈，应该能挺得住！”

高士廉再次讶然，这小子暗话连连，感情儿什么都猜到了啊。

莫非他偷听了自己跟太医蔡恒的话？

蔡恒的原话也是这般，长孙皇后如今的病情已然控制，但是很难除根。目前来说，还不会有何变故，只会频频发作，倍感痛苦而已。但若不除根，迟则生变。

不过高士廉听着郭业宁装糊涂不愿点明，他也就懒得揭穿，徒增枝节。

继而点头应了一声，说道：“那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那位孙神医若不能……”

“那大人就将下官的脑袋拧下来，当凳子坐还是当球踢，悉听尊便！”

听着郭业如此信誓旦旦地保证，高士廉的心中是越发的高兴，越发的安心起来。

继而难得畅快笑道：“哈哈，话虽糙，但颇有气势。好，君子一言？”

说道这儿，高老头缓缓伸出他那枯如老树般的手掌，对着郭业……

郭业知其意，立马伸出手心，与高士廉的手心一碰，双双击节，发出一声啪的脆响。

豪气干云地说道：“驷马难追！！”

话落，他轻声地问了一句：“高大人，梁家那事儿？”

高士廉白了他一眼，啐道：“老夫是那种言而无信之人吗？过些时日，老夫会请梁家家主梁百万来府中一叙，替你解决这个烦恼。至于那劳什子市霸，老夫就不去掺和了，不然堂堂一个御史大夫去和市霸混混打交道，这不是让满朝文武，天下人耻笑吗？”

市霸贾旺？

郭业心中有了定计，哼道，贾旺，于得水，你俩孙子给我老子等着，有你们他妈哭的时候！

今日郭业过高府，一件是吏部公文之事，一件是梁家之事。现在大概其都解决的差不多，郭业心中的阴霾渐渐散去，舒坦了不少。

看这天色也差不多了，也该回去找贞娘、老关他们吃晚饭了。

想着，他准备向高士廉告辞来着，刚想拱手告辞，突然见着老管家匆匆再来偏厅，冲高士廉禀报道：

“老爷，国子监祭酒虞世南大人造访！”

高士廉闻言，突然对郭业打趣道：“瞧瞧，虞世南这老狐狸居然都是赶着饭点来老夫家。郭小子，发什么愣？要不要老夫引荐你去见见虞世南？这老狐狸可是专管你们这些人，不拍好他的马屁，你可是要遭罪的哟！”

专管自己这些人？

郭业错愕疑惑，自己不是监察御史，归高士廉统管吗？

突然，他想到了虞世南的职位乃是国子监祭酒吗。而自己眼瞅着马上就



要入学国子监了，这么算起来可不就专管自己了吗？

原来如此！

国子监祭酒，不就是自己以后的校长吗？

得见，得见，必须见啊！

不然将来入了国子监，凭自己半桶水的文言文功底，交不出功课找谁求情去？将来想跷课出来找个青楼喝顿花酒啥的，找谁请假去？

### 第394章我的校长虞世南

高士廉没有让老管家将虞世南请入拱门小院中，也不打算在偏厅与书房见虞世南。

而是吩咐老管家将虞世南请到了府中那湾池塘中的湖心亭中。

看着郭业对于见虞世南表现得兴致盎然，他索性来了个成人之美，笑道：“郭小子，走，老夫替你引荐引荐虞世南。”

郭业闻言自然大喜，连连称谢。

随后两人出了偏厅，过了小院拱门，朝着湖心亭方向而去。

.....

.....

走了些许路，沿路走来，郭业一边二次欣赏着高府院中的山水布置，一边不忘对高士廉小屁股拍着。

什么高大人府中布置真乃独具匠心啊，高大人闲情逸致，真懂得享受啊，高大人的品味真是高呐，诸如此类话，引得高士廉一路哈哈大笑，甚是得意。

郭业见着高老头这般得意府中这番布置，莫非真是出自高老头的手笔不成？

如果真是这样，那高老头不去当个园林设计师可真是浪费了。

猜度间，高士廉已经引着他来到了池塘边儿上，走上一条径直通往湖心亭的小桥.....

郭业一脚一脚踩在小桥之上，能感受到小桥的轻轻摇坠，坠咯吱作响传入耳中。

晚风轻轻拂过脸颊颇有凉意，转首间是满池的残荷枯茎风中摇曳，飒飒作响，说不出的意境之美。

走在桥上，暮色已下，湖心亭中早已挂满了盏盏纸灯，应该是老管家的安排。

突然，走在后头的郭业听着高士廉一声笑骂：“好你个虞世南，老夫这个主人家还未来，你倒是先吃喝上了。莫不是到我高家蹭饭蹭出毛病来了？还讲不讲礼数了，主人未至，宾客岂能先饮？”

“哈哈.....”

亭中亦然发出一记笑声，笑声如高士廉一般有些苍老，但却是格外爽朗。

显然这发笑之人便是虞世南本人无疑。

只听虞世南回应了一句：“高老头，你家大业大，还怕被我这穷酸老儒吃空了不成？嫩小气哩.....”

话声落罢，郭业已与高士廉前后脚入了亭中。

这个时候，郭业才真真儿瞅清了一代大儒，书法名家虞世南到底长得什么样。

灰衣圆袍裹着清瘦的身材，额头上布满了小溪似的皱纹，看着苍老无比。

颧骨突起，将一张苍老的面颊衬得有些不苟言笑。令郭业有些质疑。刚才那爽朗的笑声竟是眼前这老头发出来的？

他特别留意了一下虞世南抓着酒壶的右手，枯瘦如竹，仿佛只有嶙峋骨头不见皮肉，有点像武侠小说里面那些专门练鹰爪功的高人之手。

他暗暗猜度，莫非这鹰爪一般的手，乃是年复一年日积月累练就书法而造成的？

殊不知，他细细瞅着虞世南的同时，虞世南也正凝目打量着他。

其实虞世南也颇为惊讶，一直以来他到高家，从未见高士廉带着晚辈年轻人与自己相见过。

这年轻少年郎什么来头，竟然能让高士廉亲自带来与自己相见。

高士廉的两个儿子人到中年，早在地方任职，久不在长安生活。

莫非这少年郎是高士廉在外头的风流债，私生子不成？

“咳咳咳……”

高士廉猜到了虞世南的心思，连忙一阵咳嗽惊醒了对方，急忙纠正道：“虞老鬼，老夫可没你想得那般龌龊不堪，这位少年郎乃是我御史台的新任监察御史，恰巧在我府中述职。正好，老夫带着他来见见你这位当世名家，也好让他长长见识，仅此而已，莫作他想！”

哦，原来如此！

听着高士廉这般说，虞世南这才恍然大悟地点点头。不过他还是很好奇，高士廉这般举动明显就是提拔后学未进，这个少年郎到底什么来路？竟然如此年轻能入了高士廉的法眼，提拔进入御史台。

而且能让高士廉带他见自己，那显然很得高士廉的重用才是。

啧啧，真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老夫怎得没听过长安还有如此出众的少年。

这，到底是哪家的子弟呢？

就在虞世南心中乱猜之机，郭业趁势上前一步，拱手作起长揖，掷地有声地说道：“国子监学子郭业，见过校长大人，不，见过国子监祭酒虞大人！”

这小子还是自己国子监的学生？

虞世南微微闭上双眸，搜肠刮肚想了一番，怎么对这个学生一点印象都没有？

是前几届的国子监学子吗？也不对啊，压根儿就没有印象。

郭业，姓郭，长安姓郭的显赫人家，貌似没有！

等会儿~~

突然，虞世南好似想起了什么，诧异地问道：“你便是那个奉旨入国子监学习的郭业，陇西郭业？”

郭业心道，您老人家总算记起我来了？看来苏定方的确没有忘记在虞世南面前提及自己。

苏定方曾有言提到，自个儿上面之人，正是虞世南。

继而，他微微颌首，表现得格外谦谦君子地说道：“正是后学未进，陇西郭业。此番奉旨入长安，进国子监学习。见过祭酒大人……”

虞世南收起诧异之色，缓缓点头说道：“原来是你，我说看你怎得一脸不学无术之相，原来你便是定方口中屡屡提及的陇西郭业啊？”

日你个仙人板板，郭业暗地里将苏定方骂了个底掉，你妹的，你在虞世南面前提起我也就罢了，没事儿你给我戴个不学无术的帽子干屁啊？

当年在陇西马周马元举说他学不学无术；益州前折冲都尉，自己的老丈人康岳山也说他不学无术；貌似在风陵渡，高士廉也说他不学无术。

郭业每每想起这些事儿就纳闷，难道哥们真长着一副不学无术的脸？

我靠，不学无术的人能像我这般，升官如坐火箭一般的速度吗？

次奥~~

“咦？你不是丁忧守孝三年奉旨入长安吗？怎么无缘无故会调任御史台监察御史？怎么回事？还有，这国子监开学早过了月余，你怎得还不来报道？你从蜀中到长安，莫非是一路爬进长安城的？”

好了，好了，郭业心中纠结，校长大人发飙了，这就开始秋后算账了。

无奈，这些事儿他个人解释没什么用，必须要高士廉出马了。

随即将求助的眼神望向高士廉，可怜巴巴至极，好像在说，高老头，这事儿是你惹得，你也跟我保证过会罩我，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高士廉见状，又是哈哈大笑，冲虞世南说道：“虞老鬼，莫要这般严厉，免得吓坏了后生晚辈。事情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说来……”

他说这话自个儿寻了个座位，示意郭业也一同坐下，然后冲着虞世南说起了郭业为何会姗姗来迟长安的缘故。

高士廉娓娓道来，从风陵渡偶遇郭业开始，到自己让郭业协查贪墨赈灾银一案，到自己见郭业人才难得将他调任御史台监察御史，诸多事情事无巨细地给虞世南说了起来。

说道最后，高老头一把夺过虞世南手中的酒壶，自个儿对嘴灌了两口，润润嗓子眼儿，笑道：“虞老鬼，郭业此番迟来国子监，因我而起。嘿嘿，老夫的面子，你总得卖一个吧？不然，你吃了我高家多少东西，喝了我高家多少美酒，你统统给我吐出来。”

虞世南闻言之后，白了一眼高士廉，哼道：“国子监乃是国之重器，乃是替陛下培育英才之地。你少拿吃喝来说事儿。若国子监的学子都如他这般，一句事出有因就草草了事不予追究，那老夫当真枉为国子监祭酒了。”

完了！

郭业心中哀哀一叹，妈蛋的，虞世南可真不是一般的铁面无私啊，摊上这校长算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了。看来他还是不卖高士廉的面子，要惩戒自己一番啊。

谁知——

虞世南突然话锋一转，又说道：“不过嘛，郭业协助查处贪墨赈灾案也是正事儿，及时协助安州刺史让汝州三地灾民早日渡过灾情更是有功。设身处地，换做老夫，也会这般选择。正所谓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吾辈读书人就该舍小义，成大义，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这次之事嘛，罢了罢了……”

晕~

神转折啊！

郭业不由被虞世南惊出一身汗，先抑后扬，再找回国子监的面子不予追究自己，自己的校长大人这手法倒是玩得顺溜儿。

郭业还能说啥？被白白吓唬了一顿后，还得抱拳作揖，感谢校长大人的理解和宽宏仁爱。

他本想着跟虞世南请上几天假，去处理市霸贾旺之事来着，不过现在看这苗头，请假之事八成是够呛了。

果然，虞世南冲着郭业指点说道：“你啊，没有功名之身却能身居如今监察御史之位，实属异数。你应该感谢皇恩浩荡，感谢朝廷的不拘一格降人才。如今你能入国子监读书，更应该倍加珍惜才是。这样吧，明日一早你便来国子监报道，唔，看你也说话谈吐倒是有几分私塾的底子，就先入国子监研习书学吧。”

郭业听着虞世南虚头八脑一阵儿白话儿，愣是让虞世南说得脑袋发晕，昏昏欲睡，呆滞地一个劲儿点头称是。

倒是旁边的高士廉突然发出一声惊呼：“什么？你，你让他先研习书学一道？”

虞世南抓起桌上的一张胡饼，撕掰开来吃了起来，吞咽了两口咀嚼说道：“怎么地？有什么问题？”

高士廉一脸怪笑地摇摇头，道：“哈哈，没，没问题，你是国子监祭酒，你说了算，哈哈……”

随后转头怜悯地看了郭业一眼，恰巧这个眼神被郭业抓个正着。

顿时，郭业心中生气一股不祥之感，又是极度困惑，这书学，到底是个嘛玩意？有这么可怕吗？

## 第395章何谓国子监书学

书学到底是个嘛玩意？竟然能让高士廉乐得如此失了仪态？

一开始郭业还五迷三道不知所措，待得他在湖心亭中与高士廉、虞世南两位大佬战战兢兢吃完晚饭后，起身告辞离开了高府。

在高府老管家相送至门口，一路上郭业对其旁敲侧击加打听下，总算明白了这国子监书学到底是何物。

书学，竟然是……

唉，丢人呐，真心丢人呐！

出了高府大门，郭业背对着高府大门缓缓步行离去，他脸上火辣辣臊得慌，他能清楚地感受到站在高府大门目送他离去的老管家，正用一种鄙夷的眼神望着自己。

他本以为国子监这个大唐最高等学府，说穿了就是专门让大唐官宦二代读书学习，子曰诗云混日子的地方。

没想到，国子监还分得如此细致。

从老管家的口中得知，国子监包含了国子学、太学、算学、书学四个学科，每个学科针对不同类别的学子。

如果说国子学属于针对刚入学之学子的初等学科的话，那么太学就是专门培育在国子监中有些年头，值得培养的学子，属于高等学科。

先入国子学，再升太学，这是每一个学习治国经世之道学子的必经之路。

至于算学，说白了就是学习算数，学习加减加减再加减的学科，属于兴趣班类的课程。

那么书学又属于什么呢？

无他，仅仅是研习书法的学科，属于兴趣班中的兴趣班，如果不是国子监祭酒虞世南乃当世书法名家，也许书学早就无人问津了。

为什么郭业会认为虞世南安排他进国子监研习书学是一件丢人的事儿呢？

就因为刚才老管家无意中透露，如今的国子监数学班中，都是一些不成器不长进的纨绔子弟。入了国子监数学班，基本上等于被虞世南放弃放逐，如果不是因为这些纨绔子弟的父母都是朝中有头有脸的人物，虞世南这个校长大人早就将他们拿起笤帚，扫地出校了。

将他们统统归拢到国子监，就等着这些纨绔子弟们在里头呆个几年，然后向送佛上西天一般将他们安安稳稳送出校门。

用现在的话讲，算学可以理解成兴趣班，你爱上不上；国子监可以归类为初中高中部的重点班；至于太学嘛，就是重点名校清华北大之流。

至于书学班，连个专科院校都算不上，就是一个借着研习书法为幌子，虞世南亲手打造的普通班，差等生与垃圾学生的集中营。

奶奶的，郭业一阵惆怅，高士廉忒不讲究了，竟然任凭虞世南把老子推到火坑里。

先不说国子监书学班的名声在长安城中已经臭名远扬，传播出去自己压根儿就抬不起头来。

就说书学班里头的那些纨绔子弟，哪个家里头不是大有背景与来头？典

型的一批混世魔王第二代。

这些小祖宗能是循规蹈矩的人？一经闹起事儿来，指定能把天都给丫捅破了。

与这些混蛋同在书学班，郭业已经能预料到自己国子监读书生涯的悲惨景象了。

愁着愁着，耳中不由浮现出虞世南喝着小酒，对自己的谆谆教诲：“郭业啊，正所谓学做官先学做人，同样的道理，要读书必先学写字。特别是朝廷命官，写得一手好字就是长着一副好脸皮啊。你现在书学班沉淀沉淀，本祭酒看好你哟……”

“呸！！”

郭业想罢，重重地啐了口吐沫在地上，用脚狠狠使劲地踩了踩，仿佛地上踩着的乃是虞世南那老匹夫一般，甚是解气。

然后一边走着，一边骂骂咧咧道：“虞世南，我是抱你家孩子跳井了，还是搂着你家小妾睡觉了？竟然把哥们编排到那种地方去，这不是变相地想整死我吗？”

次奥~~

骂完之后，郭业心里还是愤慨难当，委屈异常，就差泪奔回西市了。

……

……

约莫走了有个把时辰，长安城中，西市之外已经开始响彻六百声闭门鼓，宵禁时间已到。

而入了西市，依然是灯火辉煌，处处人潮涌动，各家各户的店铺依旧开着门做着生意。

长安的宵禁，唯独东市与西市可以免除。

郭业挤过汹涌潮潮的来往人群，总算是回到了海天盛宴大酒店的门口。

此时店门还是紧闭，显然自己没有传回消息来，关鸠鸠还是不敢开门营业，继续歇业中。

刚要上去推门，大门吱呀一声从里头拉了开来，探出一个脑袋来，赫然就是之前带自己前往高士廉府邸的那个机灵伙计。

那伙计钻出大门，喊道：“东家，您可算回来了？”

郭业惊疑一声，问道：“怎么会有此一问？莫非又出了什么事儿不成？”

“不不不……”

伙计摆手摇头说道：“啥事儿没有。关掌柜吩咐小的在这儿等候东家多时哩，说东家没回来，小的不得去睡。”

什么情况？

郭业狐疑问道：“莫非关掌柜没在酒楼中？”

伙计点头应道：“是的，不仅关掌柜不在，今日与东家一道过来的贞娘子也不在店中。他们去东家的新宅子了，掌柜的交代，东家一旦回来，就让小的带着您去新宅子。”

郭业有些茫然，新宅子？我的新宅子？

伙计见状，连忙解释道：“小的嘴拙，说不清事儿，东家恕罪。是这样的，掌柜的趁东家下午不在的空档儿，与贞娘子一道，给东家您置办了一座宅院。这宅院就落在太平坊中，啧啧，东家，那可是好地方。”

这下郭业算是听明白了，原来是关鸠和贞娘趁着自己不在的这会儿功夫，替自己早长安买了一座宅院。

也好，久居长安，若然没有自己的宅子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旋即，他冲着伙计努努嘴，说道：“好，前头带路，去瞅瞅……”

“得嘞！”

伙计吱溜一声儿，关好大门屁颠屁颠跑到郭业前头，带起了路来。

太平坊，不在西市中，而是位于光德坊的北面，紧挨着皇城三道门中的含光门，也离朱雀门不远。

伙计轻车熟路，带着郭业很快就进了太平坊中。

一入了太平坊，郭业总算是知道为何伙计说这是个好地方。

只见坊中街道宽阔，较之光德坊等地方，更显得开阔。而街道两边皆是朱门大户，处处透着豪奢富贵。

感情儿这些朱门大户的宅子，住得都是些非富即贵的人啊。

如果说光德坊那些地方属于普通住宅区的话，那么太平坊这地方，绝对属于高档小区，有权有势有钱之人的居住地带。

这样的宅子，应该称得上寸土寸金了吧？

“咱们到了，东家！”

伙计指了指眼前一座府邸大门，说道：“太平坊，南头第一家，便是东家的新宅子。瞧，大门还开着呢，掌柜的肯定带着人在里头拾掇呢。”

郭业听罢，看向了大门，与坊中其他豪门大户人家一样的规格，也是一水儿的朱门显堂皇，墙高瓦檐飞。

不错，够大气！

赞罢之后，他有些迫不及待地想一窥府中之究竟，随即冲伙计喝了一声：“走着，瞧瞧去~~”

伙计应了一声喏，急急又是奔进了大门之中。

郭业随之而入，进了大门，立马被映入眼帘的景象给镇住了，一时间看得出神……

久久之后，口中才蹦出几个字来：

“好地方，我喜欢……”



## 第396章太平坊的新家

此时已过一更天，夜色初下，虽谈不上伸手不见五指，但在郭业想来，这种天色若要看清院中景致，看得抓瞎。

谁知一入大门，映入眼帘却是与想得相去甚远，居然另有一番气象。

华灯初上，盏盏密布挂着，数之不清的遍布于整个院中各处，或悬于壁上，或掌于梁下，或挂在枝头……

将整个新宅照得一片亮堂，犹如白昼。

郭业见猎心喜，大赞：“好地方，我喜欢！”

这番可就快活了，将整个新宅一人兜兜转转逛了个遍。

粉墙环护于整个新宅前后左右各苑，绿柳周垂，三间垂花门楼，四面抄手游廊。院中鹅卵石小路相衔，山石点缀，假山林立，湖塘有蛙声。

各个大小院落富丽堂皇，雍容华贵；花园之中虽是冬季，却不乏有花儿锦簇，剔透玲珑，后院满架葡萄藤、爬山虎，一带水池湖塘，偌大一条长廊将其围绕。

虽没有高府中那般在湖中设一湖心亭，但胜在湖塘够大，竟然泊着两艇木舟，夏秋之际倒也可以在湖中泛舟而行，煮茶品茗，兼顾欣赏湖中满塘的莲荷。

美，  
赞，  
安逸。

郭业不由再次赞叹，这他娘的是个好地方！

地价昂贵的长安城，寸土寸金的太平坊中，还能找到这样一个地方，关鸬鹚，牛逼大发了！

这个时候，郭业听着不知从哪儿中传来一阵喧闹之声，好像还有关鸬鹚憋着嗓门起着高调在那儿叫唤的声音。

他循着声音缓缓走去，七拐八绕总算是找到了地方，原来是府中正堂。

人刚走到堂外，就听见里头关鸬鹚的叫唤声儿又陡然响起：

“轻着点儿，轻着点儿，我说你手轻着点儿，这可是上好的瓷器，莫要打碎了。不然纵是卖了你小子，也赔不起这好东西。”

“喂喂喂，还有你，你擦归擦，可别蹭坏了这椅子的刷漆，贵着呢～～”

“哎哟，我的亲娘唉，我说你们这几位大姑奶奶是庄稼地里上来的？咋就出手这么重呢？这是陶瓷摆件儿，金贵着呢，可不是你家地里的锄头随便往地里一扔就完事儿。”

“你们都机灵着点，咱们家大人如今有头有脸，又有这太平坊的府邸衬着，嘿，以后郭府也算是在长安城中立下了根儿。你们当下人的，要有当下人的觉悟，今后记住，主人家大过天，懂了吗？”

“喏！！！”

堂中将近三四十号丫鬟与仆役纷纷停下手中的活儿，站着冲关鸬鹚鞠了一躬齐齐应道。

关鸬鹚见状，突然摆摆手摇头说道：“你们不该冲我应声儿，你们该冲贞娘鞠躬应声儿，她才是郭府的大管家哩！”

“喏……”

又是齐齐一声回应儿，而后转头向着贞娘，四十来号人纷纷喊道：“奴婢们（小的们）今后皆以贞娘大管家马首是瞻！”

“啊？”

站在关鸿鹄侧边儿的贞娘惊呼一声，她虽在陇西福顺巷郭府当过管家，但何曾见过眼前这般阵仗，而且关鸿鹄买来的这些丫鬟仆役显然都是经过调教的，颇懂规矩甚有礼数，根本不是陇西郭府的那些下人所能比的。

第一次见到这种大场面，而且发生在自己身上，贞娘显然有些犯怵，惊呼一声后下意识地退了一步，摇头道：“不敢当，不敢当呢。”

.....

“怎么不敢当？”

郭业闻言，毅然大步跨入了堂中，没几步便走到贞娘的身边，一手搭在她的香肩上，替她站台助威道：“贞娘，今后你便是长安太平坊郭府的大管家，他们这一礼，你当的！”

有了郭业在旁助阵，贞娘显然多了几分底气，呢喃了一句：“唔，奴家都听大官人的！”

言罢，贞娘不由深呼一口气，收起刚才脸上那点惶惶神色，冲着堂中这几十号的下人吩咐道：

“这位便是咱们郭府的主人，郭大官人。今后在府中，你们都要随奴家，哦不，都要随本管家尊称他一声儿，大官人！”

“喏！！”

“见过大官人！！”

.....

.....

不错，长安的下人就是专业，就是有素质，郭业颇为满意。

而后冲他们挥挥手，吩咐道：“都下去吧，忙去吧！”

哗啦哗啦~~

几十号丫鬟仆役闻言，如潮水般纷纷退散出大堂。

待得他们离去之后，郭业对关鸿鹄赞道：“老关，不错，办得真不错。这丫鬟和仆役招募的好，这宅子买得更好。正如你所说，咱们郭家在长安，算是有了自个儿的立锥之地了。”

关鸿鹄听得郭业赞赏，下意识地将手掏向腰间，想拔出鸡毛扇来扇一扇得瑟一番。

可惜腰无一物，自从来了长安经营起海天盛宴大酒楼，就有三年没摸过鸡毛扇了。

毕竟他当了三年的掌柜，摇鸡毛扇的手已经变成打算盘的手了。

手一落空，关鸿鹄才醒悟过来，尴尬地冲郭业苦笑了一番。

郭业见状，心中也颇为惭愧，好端端一个摇扇子的读书人，愣是让自己折腾成一个打算盘的掌柜。

继而拍了下他的肩膀，宽慰道：“老关，再忍一忍，回头我便将你抽出酒楼，替你合计合计，重新给你安排一个差事。”

关鸿鹄心中顿时激动，不易啊，苦熬了三年总算可以抽身了，我关鸿鹄骨子里还是个读书人，就应该当官，不该打算盘算帐簿数银子过一生啊。

接着，郭业将高士廉那儿拿来的吏部公文递给了关鸿鹄，说道：“这是吏

部调任我进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的文。暂时先寄放在你那儿，只要贾旺那混混头子还敢来捣乱，你便将这个东西给他看。贾旺再没眼力劲，他背后的西市巡官于得水也不会蠢笨如猪。我看来于得水到底是要酒楼呢，还是宁可得罪我这监察御史，好让御史台上奏折弹劾他一通，哼！”

郭业相信于得水这样贪得无厌的西市巡官，生冷不忌，连长安府尹也不放在眼中，但是百分百畏惧御史台，害怕监察御史的弹劾。

因为监察御史是奉旨打小报告的百官克星！

关鸿鹄轻轻抚摸着这封吏部公文，赞道：“原来大人已经高升御史台了，可喜可贺哈！啧啧，有了大人这监察御史的招牌，老关还真啥也不怕了。”

说罢，视若珍宝地将吏部公文藏进了袖兜之中。

而后突然又想起解决了贾旺和于得水，可还有梁家二公子梁叔宇啊。

那位公子哥儿，更加难缠哟！

郭业看着关鸿鹄骤然转喜为忧，像是猜到了什么，笑道：“放心吧，梁叔宇之事你不用操心。高士廉高大人自会摆平他爹梁百万，到时候咱们海天盛宴大酒楼照常营业，啥事儿没有！”

我的天，高士廉？

关鸿鹄瞪大了眼珠子，他久在长安三年，自然知道御史大夫高士廉的地位与份量。

没想到小哥初来长安，竟然能说动高大人去摆平梁家，啧啧，这得有多少深厚的关系方能做到啊？

服了，服了，真心的服了，妥妥的服了。

关鸿鹄此时的心情无语言表，就差纳头拜倒在地了。

接着又寒暄了三两句，关鸿鹄才告辞离去，回他目前不能离开的岗位——海天盛宴大酒楼。

关鸿鹄一走，仅剩郭业和贞娘两人。

郭业问了一句：“贞娘，今晚新宅尚能入住否？”

贞娘乖巧地应了一声嗯，连连点头说道：“大官人的卧房奴家已经叫人早早收拾好，都是新褥子，新棉被。北方天冷奴家怕大官人不习惯，也早早叫人卧房中生起了炭炉，供大官人取暖哩。”

啧啧，真温馨，真贴心！

郭业心里没来由的一暖，本想调戏调戏贞娘几句来着，不过想着明日要早起赴国子监，也就收起了这番心思。

而后冲贞娘说道：“谢谢贞娘了，府中我也陌生的紧，你先令我回卧房休息吧。明日一早，我还得早起赴国子监报道。”

贞娘嗯了一声，说了句：“大官人请随奴家来。”

言罢，速速转身扭腰提臀，摇曳着妩媚的身姿前边带起了路。

……

……

郭业草草入睡，早早起了床，抓来府中一名熟知长安的下人，让他带着路前往了国子监。

府中暂时没有购置马车，主仆二人全凭两条腿走着，约莫走了半柱香的功夫，才到了设在朱雀门不远处的国子监。

在下人的指引下郭业走到国子监门口，还没来得及打量这大唐最高等学

府国子监的大门，郭业就被大门口一位身穿儒袍的中年男子叫停住了脚步。

“当面者，可是新来国子监报道的学子，陇西郭业？”

咦？

郭业听着对方一本正经的问话，看着对方不苟言笑的面容，不由奇怪，他怎知我是谁？

不过看着对方的打扮，应该是国子监里头专门负责教授课程的学官吧？

随即应道：“学生正是郭业！”

那中年男子听罢，微微颌首鼻音了一声唔，自报家门道：“本官乃是国子监祭酒虞大人的佐官卢敬宗，添为国子监主簿。你倒是好大的架子，祭酒大人昨夜命我今日在此迎你，本官足足等了你半个时辰！”

郭业听得出来，这国子监主簿卢敬宗言语有些生硬，显然因为等候自己有些不高兴。

不过他心里倒是挺美，虞世南这老头还算厚道，怕我进书学班受欺负，先让国子监主簿给我带路，站站台助助威。

随即拱手抱拳，极为礼貌地见礼道：“国子监学生见过主簿卢大人。”

卢敬宗仿佛天生就一副冷面孔，还是鼻音了一声唔，然后说道：“走吧，本主簿带你进国子监，将你送到书学班。顺便在路上跟你说说咱们国子监的规矩！”

“得嘞，卢主簿，走着……”

“唔～～”

卢敬宗还是冷着脸，鼻音了一声，而后臭屁地转身带着郭业入了国子监。

## 第397章国子监里的那些事儿

郭业跟在国子监主簿卢敬宗后头，一路走来，一路听着，对于国子监终于有了一个细致详实全面的了解。

高等学府国子监，不简单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国子监最高负责人自然是国子监祭酒虞世南这个校长，主持国子监政务。

虞世南这个校长在朝在野都是个大名人，又是当世大儒，又是书法名家，时常为李二陛下所召唤，平日里又是要赴宴应酬赶场子，忙得一逼。

所以实则上的国子监政务却是由国子监二把手，即国子监司业大人褚遂良主持，有点常务副校长的赶脚。

褚遂良此人郭业自然也是如雷灌耳，这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别看现在还仅仅是个最高学府的副校长，可若干年后，他可是被李二陛下托孤为顾命大臣辅助高宗李治的人物，满朝文武唯有褚遂良与长孙无忌二人得李二陛下托孤。

不过运气也不咋地，最终还是被武媚娘这个彪悍的女人给喀嚓了，谁让他挡了武媚娘谋朝篡位的前路呢？

郭业依稀记得，褚遂良也是一个书法名家，虽目前还未盛名于世，但后来也是被公认为和虞世南同等地位的书法名家。

两人都是书法名家，郭业甚至在想是不是虞世南与褚遂良兴趣相投，这才让褚遂良干了常务副校长这个职位。

祭酒之下，除了国子监司业之外，还有主簿，主簿下面是录事。

主簿负责的就是国子监学生的点名应卯，思想作风，纠察纪律等诸事，有点教导处主任的赶脚。

至于录事，基本上就属于替几位领导跑跑腿，打打杂的普通官员，没啥大的权利了。

当然，国子监四道学科都有自己的学官，从最高级别的博士、到助教、点学、直讲。他们负责国子监各门学科的教学工作。

相对而言，从博士到直讲都是一些饱学之士，名儒大师之流，最次都是三甲进士出身，他们基本不问政务，只管学业。

前文提及国子监的学生皆是官宦子弟出身，招生的门槛儿从外派五品文武官员的子弟到当朝重臣家的犊子，都可以来国子监中读书。

因为地域的关系，所以国子监也分住校生与通校生。

住校生，通常为外地官员家的孩子；通校生嘛，就更好理解了，家在长安城的官员子弟，谁愿意住校受校方管束？一下学，吱溜一声基本全部跑光，出校得瑟去了。

听到这儿，郭业心里踏实了不少，如果让他吃住都在国子监中，真心离发疯不远了。

而后，继续听着主簿卢敬宗的介绍。

国子监从入学到毕业，拢共五到八年。成绩优异者，表现卓佳者，基本上呆个三年五载，就能顺顺利利毕业，镀上一层国子监毕业的金。

郭业心里一阵沮丧，镀金？书学班那群臭名昭彰的纨绔子弟肯定除外，奶奶的，连老子也够呛。

卢敬宗接着说道：“国子监，也有自己的休假时间，有旬假、田假、授衣假等。所谓旬假，即指一个月每旬休假一天，即十日休假一日；田假则是专门为农忙时期而放的假；授衣假，意为九月天气变冷之时，专门休长假让尔等回家准备过冬的衣裳。往年来，田假和九月的授衣假假期都比较长，时间约莫一个月。听清了吗？”

郭业听罢点头，应了一声嗯，表示清楚。

心中暗道，十天放一天假，还行，勉强能接受。

至于一个月假期的田假和九月授衣假，在郭业理解来，几乎就是寒暑假，奶奶的，还跟后世放假那么一回事儿。

见着郭业点头却低头沉思，误以为郭业觉得国子监的假期不多，随即补充道：“当然，逢年过节，各时令节气，国子监中也有各自的休假，长短不一。如遇重要之事不能前来听课，需向本主簿请假报备，这个很重要，会直接影响到你年末的考绩，懂了吗？”

逢年过节，时令节气，也有放假？

我了个去，郭业顿时觉得真心回到了后世的孩提时代，心中对国子监的看法，再次改变了几分。其实国子监，也挺人性化的嘛。

郭业心情大悦，连说话声音都大了起来，应道：“学生知道了，谢谢主簿大人的教诲。”

卢敬宗还是冷着一张脸，唔了声儿。不过这个时候，他突然停住了脚步，不再向前。

郭业正奇怪呢，只见卢敬宗指了指十几步之外的一处地方，说道：“前头，就是书学班的课室，你自己进去便可。”

昂？

郭业傻了吧唧愣了一下，抬头看去，十步之外果真有间大大的房子，偌大一间房子独门独户，四周树荫围绕。

树荫之外，是开阔的活动地带，类似于操场啥的。

他心里纳闷，咋的？这书学班居然没有和太学，四门学，算学等学科的课室在一起？

不过他更奇怪，卢敬宗不是虞世南派来给自己站台助威的吗？怎么不带自己进去呢？

随即他反复求证问道：“卢主簿，那啥，就学生自己一人进去？”

“没错。本主簿已经跟你们书学班的博士打过招呼，你自己进去便可”

说罢，见着郭业杵在那儿一动不动，不由奚落道：“你怎的还站着？听闻郭大人曾经带过兵当过西川小都护，更是听闻郭大人独自一人下汝州，查出赈灾银贪墨案，可谓是见过沙场生死见过官场阵势，怎得？莫非入了国子监，胆子变小了，连进小小的书学班都腿打哆嗦犯怵了？”

话间，卢敬宗不再称呼郭业为国子监学子，而是以郭大人相称，显然已经从虞世南处知道了郭业乃监察御史的身份。

这番话里话外，字里行间，无不透着激将与奚落，颇有些鄙视郭业胆小如鼠，名不副实的味道。

郭业自然也听出了话中玄机，不知哪里来的底气挺起了胸膛，轻笑一声，道：“卢主簿说笑了，入了国子监，还哪里来的大人之称？不过卢主簿还是看错了某，郭某人最大的毛病就是胆大无畏，风里来雨里去的，什么玩意

没见过啊？小小书学班，我会怯场？切……”

哼唧唧罢，郭业抬起右腿，径直走向书学班，头也不回地朝着书学班的课室门走去。

卢敬宗看着郭业离去的身影，刚才还冷着的一张脸突然松垮了下来，不再是刚才那般臭屁，宛如春暖风般和煦地笑了起来。

边望着郭业向前走着，边轻笑道：“还真像祭酒大人说得那么回事儿，不过没到最后谁也不说准。希望他能在书学班中熬得过三个月吧。”

十步之外，转瞬即到。

吱呀~~

郭业双手向前一推，课室大门被缓缓推了进去。

人未进去，还没看到课室里头的情景，只听里头突然传来一声暴喝：

“又有新人到——”

“小的们，出来接客啦！！”

我去他奶奶的，郭业听到这声喊，冷不丁被唬了一下，误以为自个儿上错了哪座妖山，进错了哪个妖洞。

这哪里是课室啊，这绝逼就是一个万妖洞啊！

## 第398章藏龙卧虎

推门而入，课室一目了然显现于眼前。

单人单桌单凳，约莫十五六个位置，讲台之上摆着一张书桌，文房四宝笔墨纸砚，镇纸戒尺一一具备，跟明清时期的私塾没什么两样儿。

不过令郭业瞩目的不是课室中的摆设，而是课室中的这十几号人。

个个穿着锦袍玉带，个个都是十五六岁少年郎，而且都有看他们的脸上神情，都无形中有着同一种气质存在。

与其说气质，不如说气势，飞扬跋扈的气势。

郭业进入课室的刹那间，那道喊声落罢间，稀里哗啦十几号人齐齐站起，将目光统统凝聚在郭业的身上。

郭业能读懂他们的眼神，满满的挑衅之意……

这帮孙子，哪里来得这么大的敌意？

此时课室之中貌似还没来学官，一水儿的全是这帮小王八蛋，个个如狼似虎般地眼神盯着郭业，就这么盯着……

按说年纪，郭业比他们大个三四岁；心智，后世穿越今世崛起，指定比他们成熟。

郭业被这帮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如群狼盯着猎物一般，就这么干瞪着眼瞅着，心里还是发起了毛。

“咳咳……”

他清咳了两声儿打破了这份诡异的寂静，而后开口自我介绍道：“在下郭业，呵呵，今日新来国子监。以后还请大家多多……”

“郭业是谁？”

突然人群中蹦达出一个声音打断了郭业的讲话，郭业心中暗恼，不过还是压着心火瞅了过去。

只见这帮人中有一人被众星拱月般围拢在了中间，几乎被郭业忽略掉。

仔细一打量这中间之人，看着比身边的这些家伙都要年长，应该也有二十三四五岁的样子。

面如冠玉，英姿挺拔，眉宇间若隐若现勃勃之气，看着穿衣打扮，加上与生具有的气势，浑身上下都透着雍容富贵之气。

郭业心道，如果估摸不错，这人应该就是这些家伙的老大了吗？

事实证明郭业并未猜错，这人俨然一副带头大哥的姿态自居，冲着左右的家伙们摆摆手，说道：“都散开，散开！”

说罢，走了出来倚在一张课桌前，上下打量了郭业一眼，哼道：“长安城有姓郭的人物吗？我怎么没听说过？”

我草，郭业纵是一尊泥人也来了火气，这孙子讲话也忒儿目中无人了吧？

随即他也学着对方的模样，倚在门板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哼道：“你又是哪位啊？长安城中我怎得没见过你这么一号人物呢？”

“嘁……”

那青年一副你少见多怪的样子，瞥了一眼郭业后，不再言语。

然后冲身边一个小胖子努努嘴，示意他来介绍开场白。

那小胖子倒也机灵，蹦出两步叉起腰来冲郭业嚷嚷道：“小子，爷们说出



来你可要站稳了，小心吓尿了你，滋自个儿一裤裆！”

奶奶的腿儿，这小胖子又是什么玩意，怎得说话都那么桀骜不驯呢？

只听那小胖子挺起胸膛，甚是骄傲地说道：“我身边这位，乃是当朝尚书左仆射，大理寺正卿，齐国公，长孙大人家的三公子，咱们书学班的带头大哥——长孙羽默。听清了吗？”

尚书左仆射，大理寺正卿，齐国公，长孙大人？

不就是贞观朝文臣第一人的长孙无忌吗？

原来是长孙无忌家的三小子，难怪屁到爆，傲娇无边儿了。

长孙羽默，这人在历史上还真没怎么听过，显然是庸庸碌碌之辈吧？

不过他的大哥，长孙家的大小子——长孙冲，郭业却是耳熟能详，不是因为长孙冲如何牛逼，而是长孙冲在若干年后娶了李二陛下家的宝贝——长乐公主。

据传闻这长乐公主乃是李二陛下第五女，也是最受李世民两口子最疼爱的女儿，因为她打小体弱多病，而且相貌性情也是最像长孙皇后。

能将最疼爱的公主许配给长孙家的大小子，不仅是李二陛下对长孙家的圣眷，也是李二陛下对长孙冲这小子的肯定。

至于眼前这个长孙羽默，郭业当真儿没听过。

见着郭业一言不发好似在想着什么，那小胖子以为郭业被自己放出来的消息给震撼到了，随即更是沾沾自喜地叫嚣道：

“小子，我告诉你，长孙三公子十六岁便进了国子监，在咱们书学班呆了七年，一直都是咱们书学班的老大。今后来了书学班，是龙，你得我们盘着；是虎，你得给我趴着，乖乖听从长孙三公子的吩咐。听清了吗？”

尼玛的，这他妈都是些什么孩子啊？

郭业不仅被小胖子的话给气闷了，也被长孙羽默的辉煌战绩给吓到了。

在书学班呆了七年，还没毕业？

这简直可以媲美超级吊车尾，牛掰留级生了吧？

想到这儿，郭业脸上浮现出一抹怪怪的笑意，看着长孙羽默的眼神都有些鄙视。

被郭业这么看了几眼，长孙羽默也显然猜到了郭业在寻思什么，暗暗骂了一句小胖子的多嘴，蠢货，什么话都往外哔哔。

郭业成心就看这小胖子不爽，又问了一句：“哟，你原来是长孙三公子的跟班啊？那我想问问，你又是什么来头？”

小胖子一听郭业这么问话，越发得意了，根本不以长孙羽默的跟班为耻，得瑟道：“我嘛，姓李，名少植。你知道我爹是谁不？”

姓李？莫非这小胖子是皇族中人？

不过郭业瞬间就推翻了这个猜测，因为皇族子弟怎么可能会在国子监读书？

随即问道：“你爹是谁啊？说出来也让我长长见识呗。”

那小胖子傲娇地抬起胖到看不见脖子的下巴，眉宇间满满优越感地说道：“不怕告诉你，听好罗——”

“我爸是李纲！！！”

“扑哧~~”

郭业一听这自报家门不由乐了，这话怎么听起来这么耳熟，不由让他想

到了后世某家官二代的那句风靡于网络，红遍全中国的蠢话。

这句话，不仅火了李纲这个名字，也让网民们发明了一个新词儿：坑爹！

看着小胖子的模样，典型就是一个坑爹货！

见着郭业陡然发笑，小胖子没来由的愣了一下，以为郭业不明白李纲是谁，急急解释道：“我爹李纲你都没听过？礼部尚书，太子詹事，这么大的人物，你居然没听说过？”

其实不用小胖子李少植详说，郭业知道李纲是什么人。想当初太子李承乾要拉拢他上破船，就是李纲这老鬼出得馊主意。

不过郭业很好奇，李纲都七老八十的年纪了，怎么会有这么小的儿子？

除了佩服李纲老同志在床上的战斗力之外，郭业实在想不出还能说点啥。

晚年得子固然是令人欣喜，不过如果李少植就这般德行的话，毫无疑问，又是一个坑爹货。

李少植见着郭业还是有些无动于衷，不由有些失落，妈的，我爹是李纲，对面这人竟然一点反应都木有。

这时，突然挤出四五个人来，将小胖子李少植推搡到了一边，其中一个皮肤黝黑，个子高壮的少年鄙夷唾弃了一把李少植，哼道：“你爹李纲算个屁？瞧你得瑟的那个傻劲儿。喂，门口那位，你知道我爹是谁不？”

郭业照样表现得极为淡然，风轻云淡地倚在门板上摇着头。

那黝黑高个少年拍了下胸脯说道：“我爹乃卢国公，程咬金，听说过不？”

我草，混世魔王家的小崽子！！

接着又走出一个脸黑如木炭的少年，冲着郭业哼道：“我爹乃是尉迟恭，爵封鄂国公，你小子总该听过吧？”

“呵呵，家父乃是胡国公，姓秦名琼，字叔宝！”

郭业一听两人这话，心中又是一阵愕然，奶奶的，连两大门神家的孩子都出来。

“家父乃是莱国公杜如晦，爷们姓杜，当名一个荷……”

“我乃房遗爱，梁国公房玄龄家乃我父亲，我在家中排行老二。”

房遗爱？

这位小哥可是大大的名人啊，娶妻娶了个淫荡的高阳公主，最终苦逼地沦为大唐绿帽子王。

我了个乖乖，连“房谋杜断”家的孩子也出来了，这书学班里头真是真他娘的生猛海鲜大杂烩，什么人都有啊！

……

……

“咳咳咳……肃静，肃静～～”

书学班里的带头大哥长孙羽默发话了，习惯性地挥挥手，示意众人都退下。

然后单手一指郭业，冷声道：“小子，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我们都自曝了家门，现在，也该轮到你们了吧？”

长孙羽默盛气逼人地看着郭业，咄咄逼人道：

“来，说出来听听，也让我们长长见识，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 第399章巧舌如簧震纨绔

郭业依旧懒洋洋地倚在门板上，用淡淡地口吻说道：

“我爹郭顺程！”

郭顺程？

长安城中有这么一号人物吗？或者说，满朝文武，各地封疆大吏中，有郭顺程这个字号的人物么？

在场诸位纨绔子弟少年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皆是一脸茫然，显然没有听说过。

最后，又都将目光统统集聚在了带头大哥——长孙羽默的身上。

长孙羽默也对郭顺程这个名字极为陌生，无论是从父亲长孙无忌口中，还是从哥哥长孙冲嘴里，都从未听说过这个人。

见着身边的人纷纷将眼神凝聚在自己身上，不由心中焦躁道，本公子他妈上哪儿知道郭顺程到底是何人？

被诸人盯得时间久了，又想不出郭顺程到底是谁，长孙羽默不由有些生气，呵斥了诸位少年郎一句：

“你们看着我干啥玩意？你们问我，我问谁去？”

呵斥一番后，他才抬头重新审视起郭业，径直问道：“别绕弯子了，说吧，你爹郭顺程到底是什么人？如今在哪儿高就？”

听着长孙羽默直呼老父姓名，郭业心里虽有些怒其唐突，但还是保持着极好的涵养没有发货，继续一副淡淡地口气回答道：

“先父已经仙逝三年整，至于先父到底是什么人嘛？呵呵，实话不怕告诉你，他就是蜀中陇西小县的一个山野村夫。”

什么？山野村夫？

哗啦~~

以长孙羽默为核心，在场诸位少年郎为拥泵的纨绔官二代集团顿时议论纷纷炸了窝。

长孙羽默听罢，脸色更是一阵铁青，咬牙切齿愤慨地望着郭业，哼道：“你，竟敢耍我？”

在场诸人都以为郭业他爹是哪个朝廷重臣或者封疆大吏，却没想到从郭业口中说出，他父亲居然是个山野村夫。

这不是耍弄在场诸人是什么？

不过郭业却是一脸无辜地摊摊手，依旧语速淡定地答道：“不是你让我说出先父是谁人的吗？我怎么耍你了？我实话实说而已，再者说了，先父的确以务农为生，不是山野村夫是什么？何来耍弄一说？真是好笑了……”

说完最后一句话，郭业的神情陡然变幻，脸上的鄙夷之色越发浓重。

“你……”

长孙羽默被郭业反击的一阵语塞，貌似自己刚才还真是这么问。

此时他心中郁闷的感觉，就好像硬生生被人从嘴中塞进去一个拳头大的鹅蛋，想吐也吐不出来。

自己这么问，郭业这么答，真心一点错都救不出来。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压抑感觉，顿时弥漫心中。

大哥有难，小弟自然当仁不让，一一冒头。

有的恶言相加咒骂郭业的放肆；有的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想要上去胖揍郭业一顿。

还是礼部尚书李纲家的三小子李少植见机的快，蹦达出来跳脚喝问道：“咦？你既然是山野村夫之子，那便是出身寒门，你又有什么资格来国子监读书？国子监的规矩你莫非不知？五品以下官员的子弟，一律没有资格进国子监哩！”

三胖子李少植这么一问，算是抓住了重点，众人纷纷醒悟过来，斥责郭业不守律法，不尊礼法，视国子监的规矩如无物。

一帮人气势汹汹，颇有些民愤滔天，口诛笔伐的赶脚。

就差将郭业五马分尸，拉到菜市口斩首示众以儆效尤，仿佛到了不杀郭业难以平民愤的地步一般。

郭业继续慵懒地倚在门板上，看着这帮小祖宗们纷纷跳脚，躁狂，脸上鄙夷之色更加的浓郁。

看戏，看猴戏，看人耍猴戏！

这是郭业现在表现出来的一种姿态。

这边淡泊闲雅，宁静致远，那边暴跳如雷，气势汹汹。

孰高孰低，高下立判。

一时间，画面定格在了那儿……

约莫过去了几个呼吸的瞬间，郭业突然张口发出一道声音：“呵呵……”

一声呵呵，冷艳而高贵，孤芳而自赏，自郭业喉间涌向嗓门儿，通过鼻音哼出，满满地不屑与鄙视。

只见郭业轻拍两下胸口，说道：“没错，我爹是普通老百姓，我是平民之子。说白了，我出身寒门，出身草根，……”

言罢，又伸出右手食指遥点了一下长孙羽默，道：“而你，齐国公长孙大人之子。”

接着遥指了一下三胖子李少植：“你乃礼部尚书之子……”

又遥指了一下将来的大唐绿帽子王房遗爱，嗤之以鼻道：“你乃梁国公之子……”

“你……”

“还有你……”

“还有就是你……”

在场诸人统统让他遥点了一个遍，最后汇聚成一句话道：“你们都是官宦二代，世家子弟，你们都摊上了一个好爹，所以都能进得国子监中读书。”

说到这儿，他又将重心转移到自己身上，继续说道：“而我郭业虽出身寒门，草根一枚，却也能与你们一般，都能入得国子监读书。你们与我的出身虽是天差地别，有着天壤之异，但是最后的结果呢？还不是一样进了国子监，一样被分在书学班中。”

“出身是爹妈给的，谁也更改不了。但我却最终能与你们一般在国子监中读书，呵呵，不因为别的——”

郭业说罢，一脸睥睨众生的傲娇姿态扫视了对面的纨绔们一眼，优越感十足地笑道：“就因为我有这个……”

言罢，郭业抬起食指轻轻戳了三下自己的太阳穴，他在告诉对面这些败家玩意们，我郭业能有今天，就因为我有脑子。

相反，你们没有！

“砰！”

长孙羽默听罢一脚踹翻身边的一条板凳，恼羞成怒气急败坏地吼道：“什么？你敢说本公子是个没脑的蠢蛋？？？”

三胖子李少植听到这儿，也终于醒悟过来，骂骂咧咧道：“狗日的，一个寒门子弟敢这般侮辱我等？兄弟们，咱们一起动手，将这山野匹夫轰出课室！”

“好……”

三胖子李少植的这声号令，立马引来众人的声援，这些败家玩意平日都是爷爷疼着奶奶哄着的主儿，都是长安城里的小霸王，何曾受过这份奚落？

一时间，个个撸起袖子，跃跃欲试想上前围攻郭业，将其胖揍一顿。

郭业见状，心中丝毫不惊，突然挺直了身板，不再倚靠在门板上，气定神闲地冷声喝道：

“谁敢动我？老子进国子监读书，奉得是朝廷的圣旨，陛下的口谕，谁敢造次？”

这还不够，郭业又再加了一句，提高嗓门先声夺人般吼道：“我乃御史台监察御史，堂堂的朝廷六品文散官，谁敢动我？就不怕我上书御史台，君前启奏弹劾你们这般败家玩意？”

郭业舌绽莲花，吼声如雷，一身官气不怒自威，唬得那般纨绔子弟们竟然不敢上前一步，颇有些偃旗息鼓要认怂的样子。

就连长孙羽默听罢，都不再轻举妄动，而是下意识地白了一眼三胖子李少植，眼中之意像是在告诫三胖子，你他妈当我这个带头大哥是死人啊？什么时候书学班你说了算啊？

三胖子李少植被长孙羽默这么一记白眼，竟然有些害怕，退后三步躲进了人群中。

堂堂礼部尚书家的三公子，也就这般出息。

因为郭业的这番话，长孙羽默与诸位纨绔都不敢再轻举妄动，忤逆皇帝的旨意，殴打监察御史，这可不是闹着玩得，这可是在鞭撻朝廷的脸面啊。

他们到底是官宦二代，政治上的嗅觉在父辈们的耳濡目染之下，自然灵敏于常人。

进，又不能进；

退，又不知如何找台阶退。

局势，又一次地僵持在这里。

就在这时，突然门口闯进来一个少年，与郭业擦肩而过，跑到长孙羽默的跟前，神色慌张地喊道：

“大，大哥，出事儿了，太学的那般混蛋又开始闹事儿了，他们这是在赤裸裸地打咱们书学班的脸啊！”

长孙羽默与李少植，房遗爱都少年郎听罢，第一时间将注意力又转移到了那报信的少年郎身上。

特别是三胖子李少植，蹭的一下又钻出人群，仿佛被人踩了尾巴一样，叫嚣道：“什么？太学那帮书呆子又开始找事儿了？妈的，兄弟们，走，整死这帮狗日的书呆子。”

“啪~！”

话音一落，脑袋上硬生生吃了长孙羽默一记打，只听长孙羽默啐了一声道：“书学班，你说了算，还是本公子说了算？”

三胖子李少植吃疼地揉着后脑勺，一脸沮丧地回道：“大，大哥说了算，您说了算！”

长孙羽默又是回了一声冷哼，不再去看他。

而后冲着郭业瞪了一眼，哼道：“算你运气好，回头再找你算账！”

趁着这事儿找了个台阶下来，对着身后的一众纨绔子弟们挥了一下手，意气风发地喊道：

“走，兄弟们，看看去，这次一定要让这帮太学的书呆子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走，都跟我走……”

哗啦啦~~

长孙羽默率先夺门而出，十几号纨绔子弟官二代纷纷尾随在后面，齐齐涌出了书学班。

郭业见状，心中微微赞道，这长孙羽默倒是有几分带头大哥的风范哈。

不过，太学的学子跟书学班这群小祖宗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

好像这矛盾不是一天两天的，不然也三胖子李少植也不会说“又”字。

郭业心中分外好奇，脸上浮现出一抹笑意，呢喃道：“嘿嘿，看看去，到底是一出什么好戏来着……”

## 第400章冲突

郭业走出了课室的房门，在后头不吭一声地跟着长孙羽默、三胖子李少植等人群，欲要看个究竟。

约莫走了一小段路，郭业尾随人群走到了国子监后山山脚的一处竹林之内。

郭业进来竹林前粗略打量了一番，竹林之大一眼难以望穿，占地至少也是几十亩开外。

随着往竹林中深入，他发现这竹林之中却是内有乾坤啊。

从山上引来一条小河贯穿竹林内外，河上建有几座木拱桥，紧挨着小河边，立着几栋小竹屋，清风拂过，吹得竹林飒飒，颇有小桥流水人家的意境。

郭业很惊讶庄重严肃的国子监中，竟然有这么一处风景独特，景色怡人之地。

平日读书累了，这倒是一个可以让学子们休憩闲玩之地啊。

很快，长孙羽默等人就在一处小桥的桥头停住了脚步。郭业微微寻望过去，小桥的那一头，竟然也扎堆着将近二三十号人。

双方隔着木拱桥纷纷停住了脚步，各占一头，彼此望着对方。

郭业看着长孙羽默的眼神，充满了敌意。

同样，小桥另一头的二十几号人也是满满的敌意等着这边儿，眼神扫射之下，连郭业这个蹭在最后之人也囊括进去。

长孙羽默隔桥喝道：“姓萧的，你们是打算跟我们书学班抬杠到底了？你明知道过些时日，我们要用这竹林办大事，你们还想强占？”

“呵呵……”

一声冷笑，对面的人群中缓缓走出一个锦衣玉袍的翩翩公子哥，手执折扇轻轻打着节拍，一身的浓浓书卷气。

此人跟长孙羽默差不多年纪，长孙羽默点明其姓，他应声而出，郭业猜度这人应该就是对面太学班众学子的头头吧。

只听这萧姓公子吧嗒一声，很是优雅地将折扇打开，徐徐扇着轻风，慢条斯理地说道：“这竹林乃是国子监的产业，何时成了你们书学班的产业了？笑话！再说了，你们要在这儿办大事，光我们何事？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了，这竹林，这竹屋，这场地，我们太学班是用定了。你们要办什么乌七八糟之事，还是另寻他地吧！”

“放你娘的屁！你们太学班算个屁啊！”

长孙羽默还未说话，三胖子李少植又蹦达出来臭骂了一句对面之人，骂完之后嗖的一声又躲回了长孙羽默的背后，像是挺害怕对面这萧姓年轻人。

不过三胖子李少植这话，也彻底激怒了对方太学班的学子，纷纷撸起袖子叉起腰，开始对书学班痛斥起来：

“脏话连篇，粗口频频，你们书学班就这点出息！”

“可不呗，不然书学班怎会成为藏污纳垢之场所呢？”

“哈哈，正是此理，上次本公子在海天盛宴大酒楼中吃酒，听某位朝中重臣提及，国子监的书学班就是个杂碎班，尽些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在里间。”



“哈哈，骂得好，痛快！”

“只有我们太学班的学子，将来才是朝廷的栋梁，至于书学班？哈哈，得了父辈萌萌的混吃等死之辈而已。”

……

……

太学班的学生嘴巴也够辣，舌头也够毒，骂得书学班这些纨绔子弟们一个个气红了脸，个个摩拳擦掌，就等长孙羽默一声令下，杀将过去，胖揍这些书呆子一顿。

郭业极为纳闷，不就一片竹林，几间竹屋吗？有什么好争的？这帮国子监的学生们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

突然，郭业感觉身边挤过来一个人，正笑嘻嘻地看着他，貌似有些印象，好像就是刚才进书学班课室传信的那少年。

郭业不明所以，一脸狐疑地看着，不知道这孙子想干嘛。

只听这小子凑近身来，腆着脸笑嘻嘻地问道：“新来的吧？”

郭业不置可否，点头应了一声唔。

这小子又继续一副猥琐的笑容问道：“不知道咱们书学班跟太学班为什么争这片竹林吧？”

郭业依旧点点头，没有说话。

这小子见状，立马卖起自己见多识广、老前辈的资格，轻声说道：“嘿，咱们书学班和太学班历来就不对付。咱们瞧不上这些书呆子，而那些书呆子呢，也是瞧不上咱们这些不学无术的官宦子弟。争夺这竹林的使用，只是一个引子而已，时间长了，你就见怪不怪了。”

喔？

郭业意外地看了一眼这小子，还知道自嘲自己书学班等人是不学无术的官宦子弟，说得如此自然不造作，这小子还挺有意思。

随即问道：“不就一片竹林，几间竹楼而已嘛，有什么好争的？”

这小子摇摇头，一脸你不了解内幕的神情，继续充满成就感地说道：

“我这么跟你说吧，再过五天不就是咱们国子监每十天一日的休假日吗？长孙公子想在那一天请太常寺教坊司的伶人、歌姬和舞姬，来在竹林中吹拉弹唱舞上几曲，好让咱们书学班的弟兄也见识见识。你也知道，咱们这些人还咱们虽然父辈都是朝中重臣，但咱们没进过皇宫见识过宫廷乐舞啊。好在长孙公子面子大，跟教坊司的教坊使熟络。谁知——”

说到这儿，这小子也是一脸愤慨地看着对面萧姓年轻人，恨恨说道：“谁知对面姓萧的，哦，忘了告诉你，他姓萧，单名一个廷。乃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萧瑀之子。萧廷这王八犊子就跟他爹一个揍性，就喜欢跟长孙家作对。听着我们书学班也在这儿竹林请来教坊司的人，见识宫廷乐舞。这孙子就暗暗使坏，说休假日那天，他们要请朝中一位大儒来竹林给他们讲课。这不，时间就撞上了。”

他说完这些，郭业算是明白了，不仅是朝中分三系，就连他们的子女也分派系啊。

长孙无忌乃当朝尚书左仆射，统领天策府嫡系，而萧瑀则是当朝尚书右仆射，乃武德旧臣系第一人。两系本就不对付，在朝中势如水火，如今顺着顺着，竟然连彼此的子女都不对付分派别了。

奶奶的，郭业感叹这些错综复杂的派系党争，真他娘的复杂啊！

而且今天整件事情听着这小子说来，郭业也明白了怎么一回事儿。

事情很简单，书学班的带头大哥长孙羽默五天后要征用竹林，跟书学班的弟兄一起在这办事儿。而萧瑀之子、太学班的学子领袖萧廷听闻，成心添堵不让长孙羽默如意，也选在五天后的休假日，请朝中大儒在竹林为太学班的学子授学讲课。

因为这事儿，两边就这么掐上了。

郭业不由有些不解，问道：“这教坊司的歌舞奏乐哪里不能欣赏？干嘛不退一步，另寻一个好地方呢？”

“切！”

这小子鄙视了郭业一眼，哼道：“这事儿怎么能退让？咱们退让，不就让太学班得逞了吗？这不就告诉对面那些王八犊子，咱们书学班认怂了吗？”

也对！

郭业暗暗点头，输人不输阵嘛！

突然，他发现这小子倒是挺机灵挺有才的，随口问道：“对了，跟你聊了这么久，还不知道你叫什么？”

那小子瘪瘪嘴，无所谓地答道：“我叫魏叔玉，专门替长孙公子他们跑腿儿的！”

魏叔玉？

郭业寻思，怎么听着这名字那么耳熟呢？

很快他就想起来了，魏叔玉这名字他之所以那么熟悉，是因为他曾经看过一段史料，就是关于这魏叔玉的。

史料之所以记载这小子，不是说他有多么多么牛逼，而是说这小子有多么多么倒霉。

史料记载，太宗皇帝李世民曾经想下嫁新城公主给魏叔玉，已经到了议婚的阶段了，就差正式招他为东床快婿驸马爷了。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魏叔玉的父亲病逝，按照祖制魏叔玉不得不守孝三年。

而三年之后，新城公主已经改嫁了他人。

所以这小子倒霉，不仅老爹病死，还与驸马爷的宝座失之交臂。

人家是官宦二代是拼爹，魏叔玉的这个爹倒是拖了儿子的后腿。

有坑爹的，自然有“坑儿”的了。

那么魏叔玉的爹是谁呢？

郭业立马追问道：“你父亲可是当朝谏议大夫魏征魏大人？”

魏叔玉也是格外诧异地看了一眼郭业，重重地点了一下头。

得到魏叔玉的确认后，郭业不由心中叹道，奶奶的，扒拉扒拉，又扒拉出一个名臣的子弟。

不过他早已被课堂众纨绔自报家门的那一幕给麻痹了，对于眼前这小子是魏征家的崽子早已见怪不怪了。

不过，他还有另外一个疑惑，想问又不好意思问，不过最终好奇心还是战胜了矫情劲儿，径直问道：

“魏公子，我很好奇，你父亲乃当朝谏议大夫魏大人，深得陛下信任，圣眷正浓。为何长孙羽默等人会如此不待见你，竟然让你干跑腿盯梢的活儿

呢？”

魏叔玉闻言，也是一脸的郁闷，十五六岁却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喟然叹到：“唉……还能因为什么？不就是我那位爱惹事的爹呗。我爹那张嘴只要一说话，指定要得罪人。他连当今陛下都敢指责，朝中还有谁他不敢得罪的？这不……”

说着，指了指前头书学班的人群，说道：“他们说我爹不合群，指不定我这当儿子的也不是什么好鸟，也先考察考察我一段时间，才能加入他们。兄弟，你是不知道啊，起先我也是对他们爱理不理的，不过后果很严重，这帮孙子对他就是一顿胖揍，揍着揍着，我就学乖了，老实了。”

说罢，魏叔玉重重地跺了一下脚，怒道：“你说我是招谁惹谁了？罪魁祸首也是我爹啊，又不是我？我那爹，真坑啊！”

郭业听着听着，暗中都快笑得直不起腰来了，心道，小子，你爹坑你，也不止这一次。

敢情魏征习惯性坑儿子啊！

不过郭业也能理解，长孙羽默他们这些天策府嫡系家的子弟，排斥魏征的儿子魏叔玉，那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魏征也跟长孙无忌不对付，因为魏征乃是太子建成余党系，当年天策府的人杀了多少太子建成系的人啊。

魏征能跟长孙无忌尿到一壶去？

还是那句话，父辈分了派系，子侄辈自然也是各有归属，立场分明。

郭业想着想着，脑袋不由一阵儿大，再次感叹，真他娘的复杂啊，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剪不清理还乱啊！

突然，

魏叔玉猛然一把拽住郭业的胳膊，一脸兴奋却竭力压低着自己的声音，提醒道：

“快，兄弟，你快看，两帮人这是要打起来了，哈哈……”

郭业闻声，缓缓抬头望向了不约而同挤上木拱桥的两方人马。

## 第401章制止闹剧

“兄弟，快看，打起来了，哈哈，打起来了！”

魏叔玉兴奋地挥舞着双臂，哇哇一阵儿叫道：“对，干死他们，搞死太学班的书呆子。长孙公子，打得好，打得萧廷这王八犊子满地找牙，打得他爹都认不出他是谁！！”

“次奥，揍啊，杜荷，你倒是打啊，这个时候还撸个毛的袖子！”

“我的天，房遗爱，你他娘的是孬瓜啊？被人打了脸，你捂个屁啊？赶紧还手啊，不行上去咬死他狗日的。”

……

……

疯了！

魏叔玉疯了！

书学班和太学班的两帮子人都疯了！

整个木拱桥之上，两帮人马撕扯扭打在了一起，没有了半分国子监学子的风采，哪里还有读书人的矜持。

斯文扫地，莫过于此！

郭业看着手舞足蹈，兴奋至极，满脸泛着红潮沁着颗颗细汗的魏叔玉，不滞摇头，暗暗啐骂道：“魏叔玉这小子心理也真够扭曲的，自己的同班学友跟人家掐起来，他竟然不上前帮忙，反而在后头看得津津有味，入戏如此之深。奶奶的，这不是混蛋吗？”

此时的小桥，因为两方几十号人马的推搡撕扯，早已不受重负，颤颤巍巍摇摇欲坠，咯吱作响。

小桥晃动，桥上混乱成一片，郭业早已分不清到底哪些人是书学班的那群败家玩意，哪些又是整日子曰诗云，斯斯文文的太学班学子。

就在这时，突然从后头传来一声暴喝：

“住手，统统住手！”

郭业循声回望，咦，这不是国子监主簿卢敬宗吗？

好嘛，教导处主任亲临现场，制止闹剧来了。

卢敬宗并不是一人独来，而是带着十几号人前来，郭业猜测这些人应该就是卢敬宗这个主簿麾下的录事学官之类，而且还有几个糟老头子，应该是负责各学科的博士。

他在猜度间，卢敬宗立马吩咐身后诸人道：“几位博士，请上前喝止你们两班学子。还有，诸位录事学官也不要闲着，统统给本主簿上前拉架。若有人胆敢不听违逆，立马逐出国子监，决不留情！”

“喏！”

十几号人齐声应罢后，纷纷挤上了小桥，彼此拉着各班的学员。

而几名录事学官，更是将两班学子中各自领头的围困住，长孙羽默与萧廷纷纷被止住了手脚。

带头大哥都住了手，再加上国子监的博士与录事学官都出动了，这些当小弟的学子自然也跟着纷纷罢手，偃旗息鼓了起来。

接着，主簿李敬忠挤上木拱桥，走到小桥当间，双手一左一右的展臂开来，呼喝道：“都退下小桥，退下去……”

哗啦啦~~~

两方人马彼此依旧大眼瞪小眼，仿佛生死宿敌一般地彼此怨恨着对方。见着卢敬宗发了话后，尽管心中不情愿，但还是乖乖地退下了木拱桥，各自扎堆在小桥两侧。

一场闹剧，算是暂告一段落，稍作罢歇。

卢敬宗见着现场已被控制住，这个时候才清了清嗓子，习惯性地冷着脸训斥道：“国子监学子，将来便是天子门生，怎得学起街头泼皮无赖，动手动脚打架呢？圣人之学，孔孟之道，都读到狗肚子去了？”

卢敬宗这个冷面主簿在国子监中素有威名，甭说太学班的学子，就是书学班那群纨绔子弟也是忌惮三分。

经他一番斥骂，纷纷低下了脑袋，不敢吱声儿。谁知道这个时候冒头，卢敬宗这混蛋会怎么拾掇自己呢。

郭业听着卢敬宗的这番斥骂，心里也是好笑，这卢主簿倒也是个性情中人，最后一句话骂得真够绝的，难道这么骂就不辱没斯文了？挺有意思。

卢敬宗骂了一嗓子，见着两边学子都噤声蔫了下来，收到了自己想要的效果，心中颇为满意。

继而问道：“说说吧，因为什么事儿打起来？本主簿倒是很好奇，到底是什么事儿值得你们如此罔顾同窗之情，大打出手。”

静，

现场没有一个人回答，还是纷纷低头不语。

卢敬宗将目光扫到长孙羽默身上，直接点名道：“长孙羽默，你来说，到底因为什么事儿？”

长孙羽默这小子也是傲娇，微微闭起眼睛别过脑袋，冷哼一声，不作回答。

卢敬宗见状，心中摇头叹道，桀骜不驯，半点不学好，真是堕了长孙大人的名声啊。

不过他没有发怒，而是将头转向了另一边，太学班领袖萧廷身上，问道：“萧廷，你说！”

萧廷先是迟疑了一下，而后眼珠子咕噜一转，好像想到了什么，连忙拱手应道：“是，卢主簿，学生这就说！”

当即，萧廷便将双方人马为何争夺竹林使用权一事缓缓说了出来。

说得格外条理清晰，没有一丝遗漏。

不过，

这小子却是颠倒了顺序，言称自己太学班五天后的休假日要请大儒来国子监中讲课，但是长孙羽默这帮书学班的纨绔诚心添堵捣乱，非要在那天邀请教坊司的歌舞伎来竹林耍乐，与他们争夺那天的竹林使用。

颠倒了黑白之后，萧廷容不得书学班的人插嘴，又继续禀报道：“卢主簿，先不说我们太学班比书学班先一步征用这竹林，历来都是先来者居之，哪有后来者居上的道理？就说延请大儒讲课与邀请教坊司歌舞伎来竹林耍乐这两件事儿，孰轻孰重，主簿大人心中应该知晓。”

最后不忘摆出一副忧国忧民忧君上的姿态，有些痛心地叹道：“我辈国子监学子，乃是朝廷的栋梁之材，自然要以学业为主。早日学得文武艺，报得帝王家，这才是正理。哪里有先玩乐，学业次之的道理呢？主簿大人以为然

否？”

一番义正言辞的话说得卢敬宗不滞点头，看向萧廷的眼神都缓缓和煦起来。

郭业站在最后，听完萧廷这不分是非黑白的话，心中顿时对这人的印象直线下降，尼玛的，还要不要脸了？这姓萧的典型一个伪君子，说起谎话编起瞎话来，是张嘴即来啊！

这种王八犊子将来出了国子监，入仕当官也是一个十足的奸佞之辈，妈蛋，恶心人！

郭业暗暗吐槽了伪君子萧廷之后，下意识地望向前方被几个录事学官围住的长孙羽默，心道，长孙羽默这小子骄傲惯了，哪里会受萧廷这小子的气，下边肯定还得要闹。

果不其然，郭业这边刚揣测完，长孙羽默立马回过头来，愤慨的眼神直视萧廷，陡然间像一头被激怒了的雄狮一般，开口咆哮道：“姓萧的，去你妈的逼，你他妈的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还要不要脸了？”

萧廷见着长孙羽默发疯，正合心意，暗暗窃喜了一番之后，故作害怕地退后两步，伸手指向长孙羽默，回道：“休要骂人，我辈学子，真能张口闭口都是污言秽语呢？况且，学生说得是事实。”

说罢之后，可怜兮兮一副苦主的神情，嘟囔了两句，道：“再说了，你们书学班历来都是不学无术，飞扬跋扈，整个国子监的名声都毁于你们手中。”

嘟囔之后，不忘看了两眼主簿卢敬宗，好似这番话就是说给卢敬宗听得。

这话一入卢敬宗的耳中，果然，刚刚还有些和煦的脸色陡然又是一阵寒蝉若惊，恢复了冷面主簿的模样。

长孙羽默见着萧廷这王八蛋越抹越黑，哪里还能从容淡定，怒火中烧气得浑身发抖。

“放你娘的狗臭屁，看本公子打不死你这伪君子！”

猛然一声厉啸后，欲图挣脱那些录事学官的围拢，想要冲过小桥痛揍萧廷一顿。

不过还是被几名录事学官给拦截了下来，没能冲过小桥。

卢敬宗见状，对长孙羽默，以及书学班的厌恶再添一分，喝骂着长孙羽默道：“不得无礼，本主簿面前还敢喊打喊杀，你视国子监为何物？视国子监的规矩如无物？”

正暗自得意的萧廷不忘称赞了一声：“主簿大人英明！”

卢敬宗冷着脸没有理会萧廷，继续说道：“此事，本官不会偏听你们任何一方。我自会询问他人。”

说着，他将目光投向了魏叔玉与郭业身上，他貌似记得刚才双方打架的时候，这两人没有上去搀和。

继而，立于小桥之上遥手一指魏叔玉，喝道：“你来说，萧廷之话是否属实？”

魏叔玉被卢敬宗这么一吓唬，顿时打了个哆嗦，张口便是吞吞吐吐地吱唔道：“我……我……我……”

此时的卢敬宗心情已经很美丽，听着魏叔玉吱吱唔唔半天，愣是放不出一个屁来，早已不耐烦至极。

狠狠瞪了一眼魏叔玉，骂道：“一句囫囵话也讲不清，你能干啥？废物！”

随后他又将目光转移到了郭业的身上，指着他喝道：“你来说，萧廷之话是否属实？”

郭业见着卢敬宗问向自己，不由心里咯噔一下，奶奶的，我只是来看戏的，干嘛扯上我？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他很清楚，甭管怎么回答，肯定会得罪其中一方。

见着郭业迟疑，卢敬宗再次逼问：“快说，将你听到的，看见的，统统讲出来。”

“本主簿再问你一遍，萧廷之话是否属实？”

## 第402章书学班VS太学班

经卢敬宗这么连番两次喝问，霎时，郭业成了众矢之的。

无论是卢敬宗本人，国子监的录事学官，还是太学班、书学班的两方学子，都将目光齐聚在了他的身上。

喇喇喇～～

郭业能清晰地感受到，几十道眼神投射在了自己身上。

说，

还是不说？

无意中，郭业瞟了一眼书学班的那边，赫然发现那群纨绔子弟早已没了之前的高傲神情，取而代之的是殷殷期待与几许焦急的神色。

就连长孙羽默本人，也是望向郭业这边，一言不发就这么看着他。

身后的魏叔玉突然嘀咕了一句：“兄弟，咱们可是书学班的。纵是长孙公子他们之前哪里对不住你，这个时候你也得摒弃前嫌，共同对抗外敌，不是？”

声音虽细如蚊声，但郭业却是听得清清楚楚，下意识地回头瞪了一眼魏叔玉这小子，你奶奶的腿儿，刚才卢敬宗问你话你还磕磕巴巴，现在说得倒是顺溜，刚才的结巴是装的吧？混蛋，自己装结巴，倒是扔了一个手雷给老子。

他猜出来魏叔玉这小子的那点鬼心思，有些气闷。不过气归气，魏叔玉的话也是提醒了他，对啊，他如今已是书学班的人，纵是长孙羽默这些人刚才对自己不厚道，但是自己不能违心出卖他们啊。

再说了，帮着太学班这伙人，帮着萧廷这伪君子说假话，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而且，萧廷就是一个十足的伪君子，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稍稍权衡了一下，他心中立马有了主意。

随即抬起下巴冲着卢敬宗看去，径直问道：“卢主簿，你真让我说？”

卢敬宗有些不耐烦，蹙着眉头应了一声嗯。

郭业又问了一句：“我说得话，卢主簿就能相信？”

卢敬宗本就不耐烦了，听着郭业又这般磨叽，顿然又是喝骂：“啰啰嗦嗦作甚？本主簿问你，自然是信得过你，说，快说！”

郭业乖乖地应了一声唉，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远处的萧廷。

萧廷一开始觉得郭业迟疑，没有立即回答卢主簿的话，以为对方是不愿得罪自己，得罪太学班；接着听郭业连番询问卢主簿，好像话里有话，心中微微感到有些不妙。

这个时候，郭业那意味深长地眼神，他读懂了，妈的，这小子是给卢主簿下套，好让卢主簿无法抵赖不认账啊。

不妙，要坏菜！

萧廷想通此中关节，刚要开口说话，只听郭业突然抬手往自己这边狠狠一指，臭骂道：

“回卢主簿的话，萧廷身为读书人，却信口开河，颠倒是非黑白，妄图迷惑卢主簿的判断。此人，十足的伪君子，枉为国子监学子。我郭业，羞于此人同在国子监。”



“呃……”

听到郭业这番犀利的痛斥，卢敬宗顿时一阵无语，心中有些犹豫，难道萧廷这个太学班的学子，真跟本主簿说了谎话？

他现在也想明白郭业为何刚才磨叽自己，连问两个问题，敢情是在挖坑下套，在这儿等着自己啊。

自己刚才好像说了一句“本主簿信得过你”，好了，现在郭业这话说出来，自己又怎能随意推翻？

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脸吗？

好小子，居然敢算计到本主簿头上来。这回，卢敬宗也不得不承认，真是三岁小孩绷倒七十岁老娘，自己这次算是阴沟里翻了船。

郭业这番痛骂自然将萧廷羞臊的满脸通红，看着郭业的眼神都快喷出火来了。

双拳紧握，牙齿咬得咯咯咯作响，那叫一个恨之入骨啊！

他愣是没想到，这个从未打过照面，应该是新来的书学班学子，居然会如此诋毁贬低自己。

萧廷将郭业整个人记在了心间，怨恨道，混蛋，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郭业这话，算是一锤定音，将整件事儿的真相宣布了出来。再加上刚才卢敬宗那番允诺在，郭业说得真相便是公道，谁也不得更改半分。

有人忧愁愤慨，自然就有人欣喜开心。

相比于萧廷的怨恨，相比于太学班学子的士气低落，书学班那头就乐开了花，一阵喧闹鼓舞。

更有甚者，已经纷纷冲着郭业嚷嚷道：

“哈哈，骂得好，骂死萧廷那狗日的。”

“好，好，没错，萧廷你丫就是个伪君子。”

“对头，萧廷，咱们书学班这位弟兄说得没错，我们羞与你同在国子监。”

“萧廷，滚吧！”

“郭兄弟，不愧是咱们书学班的好兄弟！”

“郭兄弟，够仗义！”

……

……

一时间，书学班的这群祖宗们对郭业好评如潮，杜荷、房遗爱，程怀义（程咬金家的小小子）等人更是止不住的奔放，对郭业投来善意而热络的眼神。

就连长孙羽默这个带头大哥，也冲郭业微微点头，嘴唇蠕动着想说点什么。

不过最终仅仅嘴唇张合，卡在嗓子眼儿的话还是没有说出口。

但郭业能猜得出，长孙羽默这位桀骜不驯的世家公子哥儿，其实就想说“谢谢”两字。

但还是世家公子哥儿骨子里的高傲，让他没有将这两个字说出口。

郭业不以为许，反正他这一手玩的漂亮，长孙羽默纵是嘴巴没有表达感激之情，但是这番欠他郭业的人情，那是铁板钉钉，想赖也赖不掉的。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

郭业刚才的抉择，对于长孙羽默来说，不正是战胜书学班，击败萧廷谎话的最后一把稻草吗？

所以，郭业不怕长孙羽默赖人情，除非长孙家这位公子爷不要那个逼脸。

这时，萧廷慌神儿了，又使出了杀手锏冲主簿卢敬宗嚷嚷道：“主簿大人，莫要听信了他的鬼话啊。书学班的那些人，都是烂泥扶不上墙，一群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这人明显就是书学班中人，他的话您怎能采信？”

卢敬宗听着萧廷这声嚷嚷，真是恨不得上前一巴掌拍死他。不是因为萧廷睁眼说瞎话颠倒事实，他不关心这个，因为他平日里也不待见书学班这群祸害。

他生气的是萧廷这个蠢货，竟然让他在书学班这些祸害面前失了颜面，中了郭业这小子的诡计。

如今事实摆在面前，加上自己之前对郭业的承诺，只要郭业肯说出来，他都予以采信。

难道事到临头，他有矢口否认？

卢敬宗自觉丢不起这个人。

旋即，他狠狠瞪了一眼萧廷，吓得萧廷立马噤声不敢言语。

接着，卢敬宗冲着萧廷以及太学班那些学子训斥道：“既然事情已经弄清楚了，岂容你们抵赖？先来后到这么浅显的道理，还要本主簿教你们吗？无中生有，兴风作浪，这便是你们平日读圣贤书学到的东西？一群蠢货！”

“今日之事，错在太学班等诸人。现在罚你们太学班在场诸位学子，每人抄上一百次《弟子规》，以作惩戒。明日太阳落山之前交到本主簿的手上，你们可有异议？”

“喏！”

萧廷与一千太学班学子纷纷低下头颅，齐声回道。

打完了太学班这边一棍子，卢敬宗又将目光转向书学班，哼道：“你们身为同窗学友，岂能拳脚相加动手打人？不过念在此次太学班有错在先，姑且放你们一马。还有，国子监乃庄严肃穆之地，是替朝廷培养栋梁人才之地，岂能任由教坊司那些歌舞伶人入内？还载歌载舞，聚堆耍乐，真是岂有此理。”

“切……”

长孙羽默撇撇嘴，一副毫不在乎的神情，与他一般，书学班的这群人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毫不将卢敬宗的话放在心间。

看来在国子监中干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他们也不是第一次了。

魏叔玉悄悄在郭业后头说道：“没事，卢主簿也就说说。五天的休假日，国子监中一个师长学官都没有，都齐齐返家了，他们能奈我们如何？他训他的，我们玩我们的，不相干！”

这就是传说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次奥，郭业现在终于理解了书学班为什么是杂碎班了，果真都是一群混世小魔王。

卢敬宗两边都训完话后，才对随行而来的录事学官，各学科的博士挥挥手，说道：“诸位，咱们走！”

卢敬宗缓缓下了木拱桥，与诸位学官一道，准备离开。

长孙羽默见着卢敬宗要离去，偷摸看了一眼萧廷，正好发现萧廷也怒视着他，一副不甘心的样子。

两眼相对，长孙羽默突然冲萧廷招招手，鄙夷地笑道：“不服？来，你咬我啊？你不是能说会道吗？肯定涨了一副好牙口！”

“你……”

萧廷一阵气急，他还没昏头到被长孙羽默一激就跑过去张嘴咬人。

此时，长孙羽默表了态，书学班的学生们纷纷隔着木拱桥，冲太学班的那群人发起威来。

不是做鬼脸，就是嘲笑，更有甚至竟然一桥之隔吐气口水，呸呸作响。

气得太学班那群人个个心中窝火，此时卢敬宗等人还没走远，他们又不敢与书学班这些纨绔们干起来。

如果还敢动手，真是错上加错，那就不是誊抄一百遍弟子规那么简单了。

作为太学班领袖的萧廷，见着自己受辱，见着太学班受辱，还有时刻感受到太学班中人对自己的动摇与不信任，此时心中腾起的怒意与羞愤之意，是无语言表的。

萧廷寻望卢敬宗等人离去的方向，突然抬腿一阵儿猛追……

追了十几步，冲着跟前不远的卢敬宗背影嚷嚷道：

“主簿大人，我们太学班要跟他们书学班比试一场，还望主簿大人能够成全！”

比试一场？

卢敬宗闻言，立马停住了脚步不在前行，缓缓转过身来，一脸狐疑地看着萧廷。

他很想知道萧廷这个蠢货，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

## 第403章老规矩，比试判输赢

“嗯？”

卢敬宗稍稍迟疑，不知萧廷又要出什么幺蛾子，皱起了眉头问道：“你意欲何为？”

卢敬宗这么一问，远处正接受注目洗礼的郭业，也被萧廷唱的这一出给闹懵了。他很是不解，萧廷都被打脸到这个份儿了，他娘的还想干啥玩意？

萧廷又摆出之前那副斯斯文文的模样，冲卢敬宗长揖一礼，说道：“主簿大人，咱们国子监有个老规矩，凡是两方争端，互不相让，僵持难判之际，皆可通过比试判输赢，通过比试一锤定音。不知您是否还记得？”

卢敬宗尽管心中不明萧廷的真正用意，但还是点了一下头，应道：“没错，是有这么一个规矩。怎么？你对本主簿刚才的判罚不服？”

萧廷不假思索地重重点了一下头，斩钉截铁地答道：“刚才那答话之人乃是书学班之人，屁股早就歪到书学班那边儿，你让学生如何信服？不服，就是不服！”

卢敬宗听完萧廷这番话，对于萧廷对自己的质疑，居然没有发火，一时间沉默了起来。

约莫沉默了几个呼吸间，冷着脸哼道：“既然你不服，你们太学班的学子不服，国子监又有这个老规矩。好，本主簿今天就答应你，让太学班与书学班比试一场，赢者，休假之日，竹林之地就归谁使用。”

萧廷闻言暗暗窃喜，达成了心愿，面露喜色，又是一声长揖喊道：“主簿大人英明！”

我草，

郭业听得傻眼，卢敬宗的屁股够歪的啊，这明显就是两人一唱一和，偏袒着太学班，好让萧廷这帮人有翻盘的机会啊。

随即他悄声问了一嘴身边的魏叔玉，道：“国子监，还有这规矩？”

魏叔玉一脸唾弃地看着又沾沾自喜起来的萧廷，回答郭业道：“可不呗，咱大唐国子监自打设立那天起，就定下了这规矩。奶奶的，啥破规矩啊，卢主簿明显就是偏袒萧廷这帮书呆子，瞧不上咱们书学班这伙爷们呗。”

顿时，书学班这边炸开了锅，气愤汹涌，他们不敢骂卢敬宗的屁股歪到爪哇国，但是对于萧廷和太学班的人，口中丝毫没有留情。

“萧廷，我呸，你丫还要不要脸来着？”

“草，萧廷，伪君子，一点都没说错你。”

“输了不认账，好歹你爹也是当朝尚书右仆射，真他娘替你爹臊得慌！”

“直娘贼，满口仁义道德，实则道貌岸然，说得就是太学班这帮人，无耻啊无耻！”

“哪个裤裆没夹住，把你们这群混账给露了出来。早知道，爹当年就把你们这群混账统统射到墙上去！！！”

.....

“扑哧！”

郭业被最后一人的吐槽逗乐，没忍住发出一声轻笑，听嗓门就知道是程咬金家的三小子程怀义。

不过此时的萧廷好像很是从容淡定，书学班这群纨绔子弟的咒骂压根儿

就激怒不起他。

而是继续对卢敬宗致谢道：“多谢主簿大人的成全！”

卢敬宗听着书学班那边的连番咒骂，早已不耐烦，皱紧着眉头，片刻都不想呆在这儿听他们的污言秽语。

急急问道：“说吧，你想比试什么？”

郭业本以为萧廷这群太学班的学子们，肯定想着用比拼书法或者来一场斗诗大赛，毕竟他们都是正儿八经的太学学子，比试这些才能稳占上风不是。

谁知萧廷居然回道：“我们太学班决定和他们书学班，来上一场击鞠比赛，赢者，方能用这竹林之地。”

“击鞠？”

卢敬宗沉吟了一声，而后意外地看了一眼萧廷，仅仅看了一眼，便说道：“击鞠乃是强身健体之事，好，很好，本主簿答应了。唔，时间就定在两天后的早上吧！”

言罢，卢敬宗仿佛一刻也不想长呆在此，急急地呼喝着诸位学官，喊道：“诸位，咱们走！”

萧廷又是深深一个长揖，目送着卢敬宗等人急急离去，还故意提着嗓门高声喊道：“多谢主簿大人的成全！！”

待得卢敬宗率着众学官走远之后，萧廷不由扫了一眼书学班这边，眼神中带着满满的得意，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中一般的自信。

而眼神扫过郭业之时，居然透出浓浓的怨毒之色。

郭业也感觉到了萧廷的敌意，不过他没有理会萧廷的心胸狭隘若斯，小肚鸡肠到这种地步。

而是静静地想着萧廷口中要比试的东西——击鞠。

击鞠，正如卢敬宗所言，乃是一项强身健体的运动。放在后世，它有它的专门名称，叫做马球。

这是一项难度颇大，运动量巨大的运动，简而言之，就是骑在马背上用长柄球槌拍击木球的运动。

击鞠，即马球，据考究在汉末就存在过，三国时期曹操家的大才子曹植就曾作诗盛赞过击鞠，诗曰：“连骑击鞠壤，巧捷推万端”。

不过击鞠盛行却是在唐宋元三代，特别是唐代，更是风靡于官宦世家贵族圈中。

前文曾经提过，汝州刺史赵飞轩给女儿赵月制作过一个简易的鞠球。

蹴鞠，在唐代跟击鞠一样，都是比较流行的运动。

只不过蹴鞠是用脚来踢，类似于后世的足球。

而击鞠，则是骑在马背上用，用长柄球杖来击打。这长柄球杖俗称为毬杖，长约数尺，端如偃月，有点类似于后世的冰球杆。

两者都是唐代比较盛行的户外运动，除了一个是用脚踢，一个是骑在马背用毬杖击打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蹴鞠属于全民运动，因为他成本低廉，一只鞠球足矣。

而击鞠多为贵族圈里的运动，因为它成本极其大，仅仅用来骑乘的马匹就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拥有的。

.....

.....

郭业没想到萧廷竟然会提出比试马球，不对，在唐代应该成击鞠。

这不是舍本逐末吗？不用擅长的诗文书画，而想着用击鞠这种户外运动来跟这群纨绔子弟来比试。

论户外运动，书呆子哪里是专门吃喝玩乐的纨绔子弟之对手啊。

以己之短，攻敌之长，这萧廷在郭业看来，智商绝对跟他的家世不成正比啊。

待得他想完，再抬头寻找萧廷的身影之时，这厮竟然已经领着太学班的学子们意气风发地离去。

看着这厮离去的背影，郭业不由叹道，这厮说不定也是个坑爹货。

“唉.....”

一声长吁将郭业的视线拉回到了身边，这声长叹乃是身边的魏叔玉所叹。

再看魏叔玉身边这些人，程怀义，杜荷，房遗爱，一个个都苦巴巴着脸，蔫了吧唧耷拉着脑袋，个个提不起精神来。

哪里还有刚才斗志高昂咒骂萧廷的模样。

再看带头大哥长孙羽默，这小子虽然没有一脸颓废，但却是满脸愤慨之色，望着早已远去的萧廷方向，牙齿咬得咯吱作响，不时呢喃咒骂：“无耻，真他妈的小人一个！”

怎么回事？

这下可把郭业给闹糊涂了。

萧廷不用诗文书画来比试，反而糊涂地选择击鞠，他们书学班不应该高兴才是吗？

难道这些纨绔子弟不懂击鞠不成？

这不科学啊！

一个个都是官宦子弟，世家公子，说自己不会击鞠，说出去谁信啊？

随即，他用胳膊肘撞了下身边的魏叔玉，轻声问道：“怎么？莫非萧廷这帮太学学子，擅长击鞠，远胜于你们？”

魏叔玉听闻，一脸鄙夷地啐道：“呸，论击鞠，萧廷算个毛啊！让他骑马，咱骑驴，照样赢他千百回。”

这么一说，郭业更糊涂了，不解问道：“那既然击鞠赢定了他们，那怎么一个个还如此意兴阑珊，好像提不起兴致来？”

魏叔玉听罢，又是一脸苦逼地摇头道：“唉，兄弟，你出来国子监，你是不懂里头的道道儿。萧廷要比试击鞠，那是因为他有必胜的把握，最关键是，他有他的倚仗哟！”

尼玛的，郭业真心被绕糊涂了！

这边都说骑着毛驴都能赢萧廷等太学班学子，这边又说萧廷有必胜的把握，有他的倚仗。

没辙儿，郭业在好奇心地驱使下，只得打破砂锅问到底了：

“倚仗？萧廷有何倚仗？莫非他比赛之时能够大变身，还能变出个三头六臂，超级赛亚人？”

## 第404章倚仗

郭业打破砂锅问到底，势将八卦进行到底的精神，没有改变魏叔玉的一脸苦逼相，也未曾激发出书学班所以纨绔子弟的说话欲。

在长孙羽默的带领下，众人意兴阑珊地返回了书学班的课室。

在这种气氛下，郭业都觉得有种兵败如山倒，退守野狼山的悲壮与凄凉。

在课室中看着这些人一个个提不起精神头来，张口闭口都是输定了，死定了。

郭业不由一阵儿气急，尼玛的，至于吗？

当即，他再次推搡了一下魏叔玉，问道：“到底怎么回事儿啊？你刚才不是说萧廷有必胜的倚仗么，这倚仗到底是啥？”

魏叔玉实在受不了郭业的八卦，有气无力地哼道：“还有啥倚仗？就因为长安城的神风击鞠社，乃是萧家所开。懂了吧？”

不懂！

郭业摇摇头，很是不懂，怎么又冒出一个神风击鞠社来？听名字，好像有点职业马球队的意思。

见着郭业摇头不解，魏叔玉只得耐着性子解释道：“这么跟你说吧，在长安城中时常有击鞠比赛。许多长安城有头有脸的官宦世家、大家族都有自己的击鞠社，包括皇宫之中都有专门御用的皇家击鞠社。击鞠社的输赢，往往关系到各大世家、家族的脸面，你晓得伐？”

说到这儿，魏叔玉咽了口唾沫，舔了下干裂的嘴唇，继续说道：“而神风击鞠社，就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萧廷他爹萧瑀那老王八犊子蓄养的一支击鞠队。这下清楚了吧？”

郭业微微颌首，有点懂了。

击鞠社，就是职业马球队，而在幕后控制这些职业马球队的就是各大官宦世家与家族，也许是一个家族控制，也有可能是几个家族联盟控制。

击鞠赛事的输赢，往往就关系到各大世家，甚至是朝廷三大派系各自的脸面。

而这些所谓的官宦世家、大家族，就是这些职业马球队的投资人。

大概其，郭业就是这么理解。

但是魏叔玉说这些，跟两天后的马球赛有啥关系？

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惊呼一声脱口问道：“你是说，萧廷可以请神风击鞠社当外援？次奥，这怎么可以？”

“外援？”

魏叔玉疑惑地反问了一句，显然他听不懂外援是什么意思。

郭业见状，连忙解释道：“我的意思是问，两天后的击鞠比赛，萧廷会让神风击鞠社这种专业玩击鞠的队伍，下场与你们比赛？”

魏叔玉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应道：“可不咋地？不然，凭萧廷那群王八犊子，怎么可能赢得过我们书学班？”

我晕，郭业立马明白了过来为何萧廷会选择马球，而不是诗词歌赋了。原来是打着请职业马球队当外援啊。

不过他还是不懂国子监里头的道道儿，问道：“萧廷请外援与你们比赛，

何来公平？这怎么可以？”

魏叔玉瞥了一眼郭业，带着些许鄙视，说道：“少见多怪了，是不？国子监里也没有明文规定不准请他人助阵啊？再说了，只要到时候萧廷带着几个太学班的书呆子下场凑凑人数，充充场面，卢主簿也不能说啥，毕竟太学班的人也下场比赛了，是不？这种鬼蜮伎俩，萧廷这孙子已经不是第一次干了。”

郭业一阵无语，奶奶的，这样也行？

不过他想着，既然萧廷有神风击鞠社，那么长孙羽默他们也可以有啊！

以长孙羽默他爹长孙无忌，以程怀义他爹程咬金，秦怀玉他爹秦叔宝，尉迟宝庆他爹尉迟恭，杜荷他爹杜如晦，房遗爱他爹房玄龄，这些人的来头，哪一个不是位高权重之辈？随便跺跺脚，整个长安城都要颤三颤，怎么可能没有自己的职业马球队？

即使职业马球队的开销特别大，单独一家很能养得起，那也可以一起蓄养一支马球队啊？

不过这次魏叔玉没等郭业提问，他自个儿就主动回答出来道：“我知道你在寻思什么。嗨，这里也就我家不富裕，他们各家都有自家的击鞠社，可有啥用啊？萧家的神风击鞠社乃是长安城中实力最强的一支，已经连夺了五年的长安击鞠赛头名。就连宫中的皇家击鞠社，与神风击鞠社比试，输赢都在五五开外。草，真不知道萧家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手里养着这么一支牛逼的击鞠队。”

哦……

郭业听完心中总算是清楚了，原来如此！

难怪长孙羽默他们会如临大敌一般，原来神风击鞠社是长安城最强的一支击鞠队，连夺了五年的击鞠大赛头名，压得各家的击鞠社都抬不起头来。

就好比各家击鞠社还在为冲出亚洲，拿到世界杯门票而努力之余，萧家的神风击鞠社已经高高捧起了大力神杯，而且连捧了五届的大力神杯。

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

这下，郭业也缓缓陷入了沉默，的确，如果魏叔玉说得都是真的，没有夸大其实，那么萧廷真的有必胜的倚仗。

郭业在和魏叔玉交头接耳间，长孙羽默已经在课室中狠狠地发了一通火，好几把课室的板凳都被这小子砸得稀巴烂。

对于长孙羽默及一千纨绔子弟来说，两天后的击鞠社不仅关系到五天后休假日场地的使用权，还关系到太学班和书学班的脸面。

如果再往大了说，这事儿还关系到各自家族的脸面。

长孙羽默不生气，不发火，不雷霆震怒，不气火攻心，那才叫怪事呢。

一千纨绔子弟们这个时候，都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浑然没有头绪，都是耷拉着脑袋，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

至于长孙羽默，发完一通邪火之后，就跟被人抢了配偶的公狮子一般无二，除了咆哮，还是咆哮……

这个时候，谁也不敢上去劝他，那不是找死吗？长孙公子的暴脾气，在场的谁没领教过？

唯独郭业一人，静静地沉思着，眼观鼻，鼻观心，杵在那儿一动不动，仿佛老僧入定了一般。



也不知道过去了多久，突然，郭业嘴角浮起一丝笑意，故意将声音提高了不少，轻声吐道：“其实要想赢神风击鞠社，也不是没有办法！”

“什么？你有办法？”

不知谁惊呼了一声，霎时，唰唰唰，十几道目光齐聚在了郭业的身上，灼灼眼神透着浓浓的期待，就差将郭业扒得一丝不挂光着腚。

郭业佯装大吃一惊地样子，问道：“那啥，你们看我干啥？”

这厮在装傻充愣！

陡然，

长孙羽默步步走来，来到郭业跟前，直视着郭业问道：“快说，你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赢神风击鞠社！”

郭业一听他这高高在上呼来喝去的话，心里顿时不乐意了，你妹的，老子欠你的？什么态度！

随即他也傲娇了一回，别过脑袋哼了一声：“我凭什么告诉你？早晨是谁为难哥们来着？你们都这么对我，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费心思替你们想招儿？”

“你……”

长孙羽默乍见郭业这个屁样，再听他这装孙子的话，养尊处优公子哥儿的脾性又要发出。

突然，三胖子李少植上前扯了扯他的衣襟，提醒道：“长孙公子，淡定，淡定啊！咱们现在要对付的是萧廷那个混球。”

这时候，魏叔玉也凑到郭业身边，轻声劝道：“是啊，兄弟。这个时候咱们必须抱成一团，共同对付外敌，是不？可不能再窝里斗了，至少你如今也是书学班的一员，对吧？难道你就眼睁睁看着咱们书学班败北，在太学班那群书呆子跟前丢人现眼？”

郭业撇撇嘴，哼道：“少来这套，小哥不吃你们这套。我这边替你们想了法子，赢了神风击鞠社，回头你们得意忘形，又排挤老子，故意为难老子，这怎么算？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事儿，小哥可是没少见过。”

魏叔玉听罢一阵哑然，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轻笑道：“我的天，兄弟，你们能这么看我们呢？好歹咱们都是长安城有头有脸人家的孩子，是不？绝对不会干这种事儿，你多虑了！”

三胖子李少植也不滞点头道：“对呗，长孙公子怎么可能会干这种事儿？丢人不丢人呐！”

说着，轻轻扯了下长孙羽默的衣袖，嘀咕一声：“长孙公子，你倒是给这位新来的兄弟说句话，表个态啊！大局为重，淡定，淡定啊！”

“你……”

长孙羽默何曾受过这份气，这暴脾气眼看着又要上来了，不过还是硬生生被自己压了下来。

而后冲郭业喝道：“少说废话，我长孙羽默绝不干过河拆桥之事。之前你仗义执言，我们书学班已经欠了你的人情。如果你能替我想出法子摆平神风击鞠社，唔……以后，你就是咱们书学班的二当家，你我平起平坐，大家都听咱们俩的。如何？”

二当家，平起平坐？

你妹的，你当这儿是土匪窝呢？

不过郭业还是满心窃喜，长孙羽默这一番话正中他的下怀。

你想想看，长安城中这些有头有脸的世家公子哥儿，都成了他郭业的小弟，那得是多么拉风的一件事儿。

当即，他脸色稍缓，转头望着长孙羽默道：“此话当真？”

长孙羽默斩钉截铁回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说出去的话就是泼出去的水，怎么收的回来？自然当真！”

郭业再三确认，又问道：“决不反悔？”

长孙羽默有些不耐烦，气急连连点头喊道：“反悔个屁，你不要脸我还要脸！”

郭业貌似还是不放心的对方的人品，最后冲着在场诸人嚷嚷道：“这事儿大家伙都听见了，看见了哈，今天你们做个见证，长孙羽默他……”

“我草！”

长孙羽默早已心急如焚，见着郭业还在磨叽，立马暴脾气又上来了，嗷嗷咆哮道：“别他妈废话了，赶紧说啊！”

郭业对于长孙羽默被自己气得三尸神暴跳，没有一丝的惧意，相反眼神中多了几许的自信，心中多了些许的掌握，满脸清风拂山岗般的和煦笑容，冲着长孙羽默盈盈颌首，道：

“长孙公子莫急莫气，既然你如此盛情难却，那郭某就勉为其难，为大家出谋划策一番吧！”

“诸位，都坐，都请坐下！”

“咦，长孙公子，你站着干啥，莫要客气，请坐请坐！”

……

……

“姓郭的，你要啰嗦到什么时候？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长孙公子的暴脾气，再次被郭小哥给整上头来了。

## 第405章下学回家

长孙羽默再次将暴脾气压了下去，一边吭哧吭哧如老牛喘气般消停儿坐了下来，一边侧耳倾听郭业到底有何计策替书学班赢那萧家的神风击鞠社。

谁知——

郭业这孙子貌似打定了主意要耍弄他一般，先是看看长孙羽默，再环顾扫了一眼在场诸人，悠哉悠哉地说了一句：

“山人自有妙计，天机不可泄露！”

尼玛的，这说了不等于没说吗？

“呃……”

“嘘……”

“喊……”

众人听罢一阵傻眼，纷纷口中发出一阵倒喝彩的声音，以示自己心中的不满。

长孙羽默双眼如狼眸，愣是被呛得一句话也说不出，盯视着郭业半晌，竭力压制自己心中的怒气，怔怔问道：“说完了？这就完了？”

郭业很是配合地点点头，应道：“完了呀，反正两天之后的击鞠比赛，我保证神风击鞠社一败涂地。至于计策到底如何，到时候你们自然会见分晓。”

咣当~~

长孙羽默再次暴躁起身，一脚将屁股底下的板凳踹飞，跟头发疯了公牛一般怒吼道：“你他娘的敢耍我？”

堂堂长孙世家的公子，竟然被一个寒门子弟接二连三的戏耍，让心高气傲的长孙羽默情何以堪？

饶是郭业之前对书学班仗义执言，现在也被长孙羽默自动无视过去了。

郭业差不多摸透了长孙羽默的性子，早料到这厮肯定会发飙，不发飙那就不科学了。

不过这次他也不再笑脸相迎，而是拉下来脸，半步也不退让地反击道：“吼吼吼，你跟我吼个蛋呐？你当小哥我是你长孙家的家奴啊？爱信不信，有能耐自己想辙儿去！！”

“你……大胆！！！”

长孙羽默被郭业的突然发飙也是唬得一愣，大觉失了面子，可心里又惦记郭业的破敌之法，一时间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颇有些进退维谷的意思。

旁边的三胖子李少植见机的快，立马充当起和事佬来，打了个哈哈，笑道：“长孙公子息息怒，郭兄弟消消火，咱们这都不是为了书学班的面子嘛？”

说着又轻扯了下长孙羽默的衣袖，蚊声道：“长孙公子，淡定，淡定啊，大局为重，大局为重啊！想想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磨剑，为的就是复越灭吴一雪前耻。那啥，长孙公子您应当效仿越王……”

“少他妈唧唧歪歪！”

长孙羽默喝阻了三胖子李少植的啰里吧嗦，指着郭业叫道：“哼，姑且信你一回！如果你真能让我们书学班在两天后，击败萧廷和神风击鞠社，本公子之前的允诺依然作数。如果……”

“如果个球啊，少他娘的威胁我！现在是你求我办事儿，不是我死乞白赖求着你们，主次要分清，明白？”

郭业再一次毫不留情面地言语反击，彻底将长孙羽默最后一丝世家公子哥的傲娇劲儿击碎，狠狠踩在地上。

“你……”

郭业趁着长孙羽默被自己呛得说不出话的空档儿，话锋一转，柔和说道：“好让你们放心，两天后的击鞠比赛，我也参加，这样你总该安心了吧？”

长孙羽默早被打击得不知如何开口了，旁边的李少植趁机缓解气氛道：“安心，安心了，我们长孙公子自然信得过郭兄弟你啊！”

郭业唔了一声，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找了个空位置坐了回去，顺便遥指了一下魏叔玉道：“魏叔玉，明天晚上你小子要跟我出去办事，听候我差遣。没问题吧？”

说话的口气，俨然一副老大下命令的样子，直接将带头大哥长孙羽默给忽略过去。

“我？”

魏叔玉大感诧异，指着自己的鼻子狐疑问道。

郭业没有理会魏叔玉的反问，倒是三胖子李勺子跑到魏叔玉的身边，壮着胆拍了下他的后脑勺，跳脚叫道：“废什么话？郭兄弟找你办事，那是信得过你。”

拍了下魏叔玉的后脑勺后，三胖子李勺子立马撤了回来，躲到长孙羽默的身后，轻声献媚道：“长孙公子，对吧？”

长孙羽默也没有抬眼看魏叔玉，也懒得搭理李少植，而是扶起地上的板凳，意兴阑珊地坐回了原位。

今天，是他入国子监后，有史以来受气最多的一天！

但是他心中也在哀鸣，尼玛的，有什么办法？谁让自个儿现在求到人家头上了。

这个时候，不知谁突然喊了一嗓子：“司马博士来了！”

郭业闻声抬眼看向门口，一个颤颤巍巍地糟老头子徒步慢悠悠地进了书学班课室。

他心中猜测，这司马博士应该是负责书学班，教授书法的老师吧。

司马博士进了课室，仿佛就当这些纨绔子弟是空气一般，走上讲台拿起戒尺，自顾摇头晃脑开始讲起课来。

好似，当讲台下面的这群猴子就没存在过一般。

看这老头也真够可怜的，一大把年纪还要整日面对这群窜上跳下的纨绔子弟，糟心又劳力啊！

明显，司马博士的这番作派，就是纯属来混日子的。都说为人师者，有教无类，司马博士这般举动，在郭业看来也纯属无奈之举。

就这样，

讲台上司马老头闭着眼睛讲得口沫飞溅，颇为陶醉。

讲台下面，课室之中，这些纨绔子弟们各行其事，依然故我。

师长与学生，就这么混着日子，消耗着光阴，倒也不起冲突，相处的相得益彰。

郭业本身就对什么之乎者也，小篆隶书不感冒，听得也是如坠云雾，因意缓缓袭来……

国子监的第一天，  
就这般浑浑噩噩地渡了过去。

……

……

到了放学的时间，郭业与长孙羽默，魏叔玉，李少植等人一样，都是家在长安城，属于宿在国子监外的通校生。

自然而然，到了点都齐齐出了国子监，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而去。

不过也有人张罗要去秦楼楚馆潇洒潇洒，当中属三胖子李少植，魏叔玉，程怀义，房遗爱等人叫的最欢实。

尼玛，秦楼楚馆不就是青楼妓院吗？纨绔子弟遛狗斗鸡，这么点年纪，竟然就对喝花酒狎妓这种风花雪月的事儿，这么热衷。

这帮败家玩意，真心毁了！

郭业返家心切，再是还没和他们混熟，与他们一道去花天酒地指不定又要生出什么幺蛾子来，于是选择了回家。

熟门熟路，不消一会儿便进了太平坊，回到了自己的新府邸。

入了郭府大门，一路进去，不时有下人驻足行礼，可见短短一天的时间，贞娘管教煞是不错。

到了正堂，稍稍坐下，贞娘便风姿绰约地捧着一个木盆，胳膊上搭着条毛巾，进来招呼道：“大官人下学了？奴家给你们准备了热水和毛巾，忙活一天该累了吧？先洗洗脸擦把汗吧！”

忙活一天？

郭业接过贞娘浸湿拧好的毛巾，一边擦拭着脸颊，一边暗暗笑道，是啊，国子监里头是够忙的，这哪是去读书啊？这就是去打仗来着。

擦拭完连后，郭业将毛巾递还给贞娘，又有丫鬟捧着茶汤入了正堂。

郭业一边吹着碗中茶汤冒着的热气儿，一边慢慢小口喝着，倒也惬意，快活。

见着郭业休憩了一小会儿，贞娘突然说道：“对了，大官人。今日关鸿鹄关先生送来一张帖子，说是之前梁家那位二公子要请您饮酒一叙来着。”

梁家二公子？不就是梁百万家的二小子吗？

那个惦记海天盛宴大酒楼的装逼二公子梁叔宇呗。

跟他素不相识的，他邀我饮酒一叙作甚？

莫非是高士廉那边找他爹梁百万谈话了，他顶不住高士廉的压力要跟我谈？

不过瞬间，郭业便否定了这个念头。

梁叔宇真顶不住高士廉和他爹梁百万的压力，大不了不再惦记酒楼就完事儿了呗，哪里还要自跌身价专门请自己饮酒一叙呢？

这里头肯定有猫腻，这小子指不定没憋什么好屁！

不过他现在也没心思去搭理梁叔宇那边，因为两天后书学班和太学班的击鞠赛就要开始了，他那个破敌之法得赶紧准备了。

随即对贞娘吩咐道：“这事儿我知道了，暂时不用去管先，他梁叔宇要请我喝酒，那也要看我郭业心情如何，是不是？”

“扑哧~”

贞娘掩嘴一笑，心中美道，大官人真是越来越有气势来。

轻笑一声后，贞娘柔声问道：“大官人，肚子饿了没？要不奴家现在就吩咐厨房，给你准备晚膳去！”

郭业闻言立马摇了摇头，将茶碗轻轻放回身边的茶几之上，对着贞娘笑道：“吃晚饭？这个不忙！贞娘，我这边有事儿要让你帮我跑一趟。”

贞娘不滞轻点着脑袋，应道：“大官人要奴家做什么去，尽管吩咐！”

郭业缓缓起身，走到贞娘跟前附耳说道：“你去跑趟药铺，帮我买上两斤的……”

“啊？大官人要买这东西作甚哩？”

贞娘的耳垂感受着郭业口中呼出的热气，湿湿热热，羞赧万分。再听郭业让她买的这个东西，羞赧之中多了几分惊奇。

郭业神秘兮兮地笑道：“当然是有大用处！”

说罢，冲着贞娘挥挥手，催促道：“去吧，赶紧去，回头去晚了，宵禁鼓声一起，药铺都要关门了。”

贞娘点点头，盈盈欠身道了个万福，乖顺地回道：“喏，奴家这就出门买去……”

## 第406章蓄势，阴招儿

当夜，郭业将贞娘去药铺买的东西小心收起，草草入了睡。

翌日醒来已是大天亮，他简单洗漱一番后，去厨房随意抓了两个热乎的胡饼，屁颠屁颠地朝着国子监赶去。

轻车熟路进了国子监，来到书学班。

看着课室中这些个败家玩意，各个懒洋洋打着哈欠，顶着一双熊猫眼无精打采地在课室中打着屁扯着闲篇，而程怀义、房遗爱更是离谱，居然还趴在课桌上打着呼噜瞌睡着。

奶奶的，郭业用屁股都能猜得出来，这些小王八蛋昨夜肯定又在哪家秦楼楚馆疯玩了一宿。

唯独长孙羽默正襟危坐着发着呆，好像着想些什么事儿。

郭业估摸着，这小子肯定还是信不过自己昨日的话，暗暗再想着其他对策吧？

不一会儿，混日子的司马博士踩着点来到了课室中，还是秉着优良老传统，眼皮子都不带闪动一下的站到了讲台上。

自顾拿着书本又是一阵摇头晃脑地之乎者也，自得其乐陶醉其中。

.....

.....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日之欢在放学。

郭业浑浑噩噩又混了一天，一到放学的点儿，司马博士脚底抹油一溜烟儿，第一时间闪出了课室。

一整天都无精打采病怏怏的纨绔们，如蒙大赦，又跟打了鸡血似的活了过来。

有的在张罗着下学到哪儿吃喝，有的已经开始盘算今晚去哪家秦楼楚馆潇洒。

一时间，整个课室再次闹腾了起来。

长孙羽默没有和他凑热闹，而是起身先行离去，路过郭业身边之余，欲言又止，好像有什么话要讲。

郭业知道他想问，连忙抬手阻住道：“我的长孙公子唉，你就放宽心吧，明日一战，小哥我保证书学班夺魁！”

长孙羽默被郭业一句话堵了回来，脸色颇为精彩，似愤慨似郁闷，又似有些欣慰。

真是五味杂陈，精彩了得！

在郭业身边停驻不过三五秒的时间，长孙羽默便独自先行离去。

以三胖子李少植，程怀义，秦怀玉，房遗爱等玩乐分子也兴致勃勃地呼朋唤友，跟在长孙羽默身后撒丫子跑出了课室。

魏叔玉是这伙人中手脚最慢的一个，急急收拾完课桌，就惦记着紧追吃喝嫖赌大军而去。

不过刚离开课桌就被郭业一把拎了回来，急得哇哇大叫。

嚷嚷了几声后，魏叔玉猴急地冲郭业嚷嚷道：“干嘛呢，干嘛呢？拽我干嘛呢？一会儿都赶不上他们了。”

郭业松开魏叔玉的后衣领，鄙视道：“你小子咋就这么点出息？好歹你爹

也是当朝谏议大夫，你小子怎么就这么热衷于吃喝嫖赌呢？完犊子！”

魏叔玉一边整理着衣衿一边哼道：“切，我爹是我爹，关我屁事？再说了，每次去都是李少植他们掏银子，我干嘛不去？又便宜不占王八蛋，不是？”

郭业真心替魏征感到惋惜，怎么就生出这么一个不思长进的混蛋玩意来呢。

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这老魏家倒好，老子英雄儿混蛋！

不过他也懒得和魏叔玉磨牙，单刀直入说道：“今晚你哪也不许去玩，莫要忘了，你这几天归我差遣来着。”

“呃……”

魏叔玉一脸苦逼相，猛然想起了昨夜郭业的话，心中不由腹诽道，昏，这么多人不挑，非挑我。

随即满腹怨气地问道：“说吧，你要我去办什么事儿？”

郭业问道：“这神风击鞠社驻屯在什么地方，你总该知道吧？”

魏叔玉点点头应了一声嗯。

郭业又问：“击鞠社里头，你熟吧？”

魏叔玉有些急躁，口不择言地答道：“熟啊，怎能不熟？我偷摸去过好几回了，每次长安击鞠赛，我在外面赌档盘口都下得神风击鞠社赢，切，我又不是……”

说到这儿，魏叔玉发现自己说漏了嘴，脸色有些尴尬，连忙解释道：“那啥，郭兄弟，你知道的。我们家没什么银子，我不可能看着神风击鞠社稳赢，还下别的击鞠队，对吧？咱可以跟萧家置气，都不能跟银子过不去嗦，对不对？”

郭业看着这个毫无节操的魏叔玉，奶奶的，你身为书学班的人，明知道书学班里头的家伙和萧廷萧家都不对付，你居然还下庄买萧家的神风击鞠社赢。

这节操，真他娘碎了满地。

不过他还是敷衍地点头应道：“我不管你这些事儿，你只要熟悉神风击鞠社里头就好。夜里三更之后，你来我家找我。太平坊南头第一家，郭府。记清楚了吗？”

太平坊，南头第一家？

对于整日混在长安城中的魏叔玉来说，自然不会陌生，于是连连点头表示知晓。

不过点完头之后，他又诧异地叫道：“夜里三更去找你？郭兄弟，一更天之后长安城就执行宵禁了，这半夜三更出去不怕被城里的巡兵给抓起来啊？”

郭业白了他一眼，啐道：“少他娘的废话，你好歹也是当朝谏议大夫魏征家的孩子，宵禁对你来说算个屁啊？别告诉我，你宵禁的时候没出去鬼混过。”

魏叔玉听闻，脸上有些堆起笑容，颇有些自得其意地说道：“哈哈，那是，好歹我爹也是个名人。那些人不给我面子，好歹也会给爹魏征魏大夫的面子，放心，妥了。”

郭业听到这小子的答话，心里一阵郁闷，尼玛的，刚刚还说你爹这不好那不好，这个时候又想起你爹魏征的好了？



生出这些的败家玩意，魏征也算一世英名付之东流了。

随即，他最后叮嘱了一句：“记住，三更之后，来太平坊郭府来找我，咱俩一起出去办大事！”

说完，头也不回拔腿就走，匆匆离开了书学班课室，家里还有好些事儿要去准备呢。

.....

.....

离开国子监，急急返回家中的郭业没有多做耽搁，赶忙从房中拿出贞娘昨日在药铺买来的东西。

然后又吩咐府中的丫鬟去弄来几斤麦子，又让下人去外头抱来一堆麦秸秆，独自一人在府中偏僻的地方又剁又碾压。

这番举动在贞娘和府中下人们看来，大官人好像是在调配马饲料。

不过郭业不说，他们也就不敢多做细问。

任凭郭大官人自己一人在那儿又剁又碾的，最后将混成的东西装进了麻布袋中。

将麻布袋放到隐蔽的地方之后，郭业这才让贞娘开始张罗晚饭，体力劳动了一番，自然饿的前胸贴后背。

待得吃完晚饭，郭业静等着夜幕降临，长安闭门鼓声响起。

一更天，

二更天，

好不容易熬到了三更天，魏叔玉如约而至来到了郭府中。

一入郭府中，魏叔玉见到郭业的第一句话就是：“啧啧，郭兄弟，你这府邸真是阔气。跟你们家一比，我们老魏家那真是穷得响叮当咯。”

郭业没有搭理魏叔玉的哭穷，不过能让名臣魏征的儿子艳羡，也未尝不是一件美事，至少能刷到成就感。

郭业示意魏叔玉稍坐片刻，然后自个儿一人返屋取来早已装填好马料的麻布袋。

去而复返，魏叔玉见着郭业居然扛着约莫十几斤的布袋，不由怪叫道：“郭兄弟，你这是要干啥呀？这里头装了什么？”

说罢，指了指郭业肩上扛得麻布袋。

郭业笑道：“不是什么好玩意，我自个儿调的马饲料。”

马饲料？

魏叔玉蹙眉稍稍迟疑了一下，口中嘀咕道：“白天你问我是否熟悉神风击鞠社里头，你这又扛着马饲料，咦？莫非你要潜入神风击鞠社，给他们喂马不成？哈哈，别逗了~~”

说着说着，魏叔玉也被自己的推测给逗乐了。郭业偷摸去宰了神风击鞠社的马，他倒是相信。

喂马？

这不是脑子抽风了吗？喂饱了人家的马匹，第二天再狠狠地发力击败书学班吗？

谁知郭业却是嘴角一样，坏坏地说道：“没错，就是给神风击鞠社喂马去，将他们的马儿喂得饱饱的，好让他们明日在击鞠场上出风头呗！”

“次奥~~郭兄弟，你到底打得什么主意啊？你把我给绕糊涂了！”

郭业拍了拍肩上扛着的麻布袋，继续卖关子道：“这里头装的是我自主研发的郭氏马料，明天，你就能见分晓了。别磨叽，走着，跟我一道，咱们给敌人喂马去……。”

## 第407章击鞠比赛（1）

初升的骄阳，慢慢腾空，阳光穿过薄薄云雾，透过树叶间的空隙，照进国子监，一缕缕地洒满了设在国子监内的击鞠场中。

这个击鞠场地是国子监平日给学子们做户外运动的场所，所以远没有正规击鞠赛场那么大。

大型的击鞠赛场，足可以容下两支十人的击鞠队进行比赛，但是国子监这个小型场地，充其量只能让双方各派四人上场。

四人四马，两支队伍合起来的话就是八人八马。八马奔腾，动静之大，即便是小型场地也足有后世半个足球场那般大小。

早早，双方的队伍还未策马进场，场地周围就上下坐满了观球之人，座无虚席，不外如是。

有太学班的学子，书学班的学子，还有国子监中的各位学官老师。

就连国子监主簿卢敬宗也赫然在座，不过这次他好像不是主要人物，因为他坐那儿正低着头与一个面相威仪，下颚长须的中年男子说着话，姿态有些谦卑。

那中年男子一身红袍，听着卢敬宗的禀报，不时捋着颚下长须，频频点头，倒有美髯公的架势。

扎在书学班人群中的魏叔玉眼尖，遥指卢敬宗的方向，指点着那美髯公，惊呼喊道：“我的天，咱们国子监的司业大人也来了，你们快看！”

司业，国子监祭酒之下第一人，用郭业的话来讲，这就是常务副校长的存在。

国子监的司业大人，在场诸人谁也不会陌生，正是褚遂良本尊驾到。

闻得魏叔玉的惊呼，三胖子李少植与一干书学班的学子纷纷朝着褚遂良的方向瞅去。

可不，两班的一场小小比赛，竟然惊动了司业大人，可见这次比赛，在国子监中委实闹出了动静。

不过李少植的注意力并未被卢敬宗和褚遂良吸引住，而是侧头悄声问着魏叔玉道：“叔玉，那啥，你不是昨天跟郭兄弟去办事儿了吗？肯定跟今天的击鞠赛有关吧？你说来听听呗，郭兄弟到底有何破敌之策？”

魏叔玉闻言，立马怔怔愣神，回想起了昨夜跟郭业潜入神风击鞠社，悄悄摸到他们的马厩，给他们的马匹喂马料的情景。

虽然平日里偷鸡摸狗的事儿，他没少干。但是想昨夜与郭业干得事儿，他到现在想起来还回味无穷，简直太刺激了。

他到了地方才明白，为何郭业要到了三更天才行动，原来是等着神风击鞠社的人沉沉睡死过去。

至于郭业给神风击鞠社的马喂了什么草料，粗粗看上去就跟普通的麦秸秆加麦子没什么两样，属于大陆货色，不然马儿也不会吃不是？

但正如他所说，给敌人的马匹喂马料，这不是脑子抽风吗？他是到了离开神风击鞠社，才知道这马料里头到底加了什么东西。

奶奶的，在人家的地盘，人家的眼皮子底下，竟然想到给马儿喂食那种玩意。魏叔玉从昨夜到现在心里一直在琢磨，这郭兄弟真够坏的，属于那种坏到流脓出水儿的那类型。

不过郭业再三警告他不说出去，让他三缄其口管好自己这张破嘴，否则就用同样的办法来招呼自己。

一想到郭业如果硬逼着自己吃那玩意，魏叔玉浑身就起了鸡皮疙瘩，掉满一地。

“叔玉，魏叔玉？”

三胖子李少植推搡了一下魏叔玉，分外好奇地催促问道：“你倒是说啊，你们昨儿个到底干什么去了？郭兄弟到底有什么把握能让咱们赢了神风击鞠社？”

魏叔玉记得郭业的警告，只得摇头推诿道：“我上哪儿知道去？你问我，我问谁去？”

“啪~”

三胖子李少植敲了下魏叔玉的后脑勺，气急败坏骂道：“魏叔玉，你长出息了哈？跟着姓郭的才一天，就敢在我面前五人六装孙子了，是吧？别忘了，长孙公子对你还在考察期，你还不是咱们书学班真正的一员，知道不？”

你麻痹的李少植，欺人太甚！！

魏叔玉顿觉受辱，心里又是委屈又是愤慨，真想撸起袖子甩开膀子跟李少植这个狗日的干上一架。

一想到自己还在书学班众人的排挤之外，又深深咽下了这口气。

心中暗暗忌恨道，李少植，你他娘的给老子等着，等着我郭兄弟崛起，老子再狠狠地抽你丫一顿。

这一刻，魏叔玉打定了主意，以后在书学班中，就跟着郭兄弟混。期冀郭兄弟混好了，也让他扬眉吐气一回。

突然，他发现击鞠场中有了些异动，想着赶紧将三胖子李少植分心出来，于是立马叫嚷道：“快看，太学班萧廷他们出场了！”

果然，听着魏叔玉的惊呼，李少植立马坐不住了，霍然起身踮着脚尖朝场下眺望去……

只见，击鞠场中的北角，萧廷一行四人骑着高头大黑马缓缓走向场中。

萧廷为首，其他三人不像是太学班的学员，应该都是神风击鞠社的成员。

四人都是骑着高头大黑马，着一身黑衣，就连头上都系着黑丝带，远观如四朵乌云黑压压，颇有煞气。

萧廷四人四马一出场，立马赢得太学班学子的掌声与喝彩之声，萧廷更是高高举起右臂，挥舞着手中那杆毬杖，向场中所以致意。

一时间，整个击鞠赛场中都成了太学班学子的自留地，纷纷叫好道：

“太学班，必胜，必胜！”

“君子六艺，骑射为一艺。萧兄，就让书学班的饭桶们看看咱们太学班的风采！”

“打倒书学班，击垮书学班！”

“必胜，必胜！”

……

……

太学班的嚣张气焰，萧廷的臭屁模样，自然落在了书学班众人眼中。

众人见罢听罢，仿佛生吞活咽了一枚茅厕的臭苍蝇那般的恶心。

不过也不气短，纷纷站起身来倒喝起彩来，更有甚者已经开始咒骂起萧廷，怎么难听怎么来……

突然，

不知谁喊了一句：“快看，咱们的人也出来了！”

众人相继不约而同地转头望向场地南角，果真，出场四人正是书学班之人，领头的不就是带头大哥长孙羽默吗？

但听得蹄声如雷，四人乘马疾风般卷来，人似虎，马如龙。每一匹马都是高头长腿，通体白毛，奔到场中，阳光映照下，白光闪闪，好不耀眼。

除了领头之人乃是长孙羽默之外，其余三人分别是程怀义，秦怀玉，还有郭业。

四人都是胯下白驹，身着白衣，一头凌乱的长发系于脑后，迎风飒飒甚是英姿勃勃。

此番出战，长孙羽默挑了程怀义与秦怀玉，不外乎两人都出自将门世家，相比于三胖子李少植，杜荷，房遗爱这几个文人之后，两人更善于击鞠。

至于挑选郭业出场，不外乎还是惦记他那个破敌之法。

双方队伍都来到了场中，萧廷见着长孙羽默这边竟然没有请外援，四人都是书学班的成员，心中好奇不已。

他不由奇怪道，莫非长孙羽默这帮人觉得今日必输，所以才懒得请外援？

一想到此，他甚是满意地转头看了眼身后三名来自神风击鞠社的成员，心中一阵自鸣得意，也对，神风击鞠社出马，长孙羽默还请个屁的外援。

随即，他手中毬杖遥指场地一边的长孙羽默，叫阵道：“长孙羽默，你如果现在乖乖认输，那还来得及。不然一会儿开完球，纵是你想告饶，也为时晚矣！”

长孙羽默不假思索地冷笑道：“认输？做你娘的春秋大梦。咱们书学班的爷们，宁可站着死，也不会跪着生！”

反击完毕后，轻轻嘀咕了一声：“萧家的瘪犊子，你有你的车马炮，我有我的过墙梯。鹿死谁手，未尝可知！”

这番话像是说给自己听，为自己和身后三人打气，也好似说给后头的郭业听，似有弦外之音。

呢喃罢，他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郭业，正见着程怀义策马与郭业并肩，对郭业教道：“郭兄弟，这边是我们的地盘，那边是太学班的地盘，你切莫搞混了。”

说着，程怀义又指了指双方各自架起的网兜，指道：“这边是我们的龙门，那边是他们的龙门，对，就是那个网兜里的窟窿眼儿，必须把球用毬杖敲进龙门中，方得一球。”

“对了哈，赛球期间，必须用毬杖进球，当然，也可以用足踢或用头顶进球，千万不要用手抓秋哈。不然，只要犯了规矩，就判对方赢一球！”

……

……

长孙羽默听着程怀义像教一个新人一般指导着郭业，脑袋一阵头疼，感情儿这姓郭的还是个新手啊？

一时间，他心中浮起了几分阴霾。

恰巧，程怀义与郭业的对话隐约传到了对面的萧廷耳中，惹得对方更是放声大笑，乐道：“哈哈，你们书学班是不是没人了？竟然叫一个不懂击鞠的人上场，笑死本公子了。”

萧廷这么一嚷嚷，整个场中又是一阵哄笑，闹得书学班与太学班的观球学子又是放肆对骂起来。

听着声声入耳的奚落，长孙羽默顿觉失了颜面，脸色时而铁青，时而赤红，尴尬异常。

这时，观球台上一直与褚遂良交头接耳的主簿卢敬宗骤然起身，冲着场下厉声吼道：

“时间到，开赛！！！”

喊声落罢，场内走来一名负责维持规则与判罚的一名录事学官，手中捧着一个拳头大小的鞠球，走到场间正中央，冲着左右双方喊道：

“双方各派一人来到场中央，准备开球……”

## 第408章击鞠比赛（2）

“开球！”

“砰~~”

学官一声令下，只听砰的一声，长孙羽默迅雷闪电般一挥毬杖，将平放在地上的鞠球一击而中，朝着对方的龙门方向飞去。

长孙羽默一击得手，头也不回地喊了一声：“怀义，你们速速跟上，助我进球！”

喊罢，一抖缰绳催马前奔，高喝：“驾~~”

哒哒哒~~

马蹄飞奔，疾追旋转飞行中的鞠球而去。

鞠球拳头大小，皮囊填充着硬物而制成，颜色鲜红，更似五彩斑斓。

一击而飞中，鞠球像是一道红光，极为醒目直奔对方的场地。

萧廷见着被长孙羽默抢了先机，暗暗咒骂了一句该死，然后冲着己方地盘上的三人喊道：“拦截，拦截，不能让他进球！”

这个时候，程怀义居中，秦怀玉与郭业两人各位侧翼，火速策马跟上。

骑马这种事儿，对郭业来说简直小菜一碟，半点不费劲。

很快，三人便策马追入了对方的地盘。

鞠球坠地，落在对方地盘上，长孙羽默又是拔得头筹将球护住，刚想对准对方不远处的龙门挥杖而出。

突见对方那三名神风击鞠社的成员策马涌来，准备拦截自己进球。

无奈，他只得转动毬杖，朝着程怀义方向轻轻一挥而出，喝道：“怀义，接球！”

声音落罢，鞠球再次腾空而起，朝着程怀义的方向如一道流星般飞射而去。

程怀义停住马蹄，挥着毬杖正准备接球来着。

突然，咣当一声，鞠球在半空被人用毬杖拦截，落在地上。

拦截之人，正是萧廷。

萧廷稳住地上滚动的鞠球，冲着己方三人喊道：“前进，助我进球！”

“喏！！！”

三人齐声应答，舍弃了长孙羽默，追随者萧廷的方向而去。

这个时候，不用长孙羽默吩咐，郭业三人也知道该干啥了。

肯定是回防，准备拦截应对呗。

又见场中弥漫尘烟，马蹄轰轰如雷，朝着自家的地盘而飞奔。

三人兵分三路，各自追着萧廷这边的三名神风社成员，准备隔开他们，好让他们不得做出配合。

神风社三人到底是专业的击鞠队员，无论郭业三人怎么拦截，他们都有办法绕出包围。

长孙羽默很快策马跟上了萧廷，准备用毬杖将萧廷杖下滚动的鞠球击出场外。

萧廷这个时候也没有逞英雄，直接将球传开，传到离他最近一人，喊道：“萧五，接球！”

砰~

又是一声闷响，鞠球又是腾空而起，朝着神风社萧五的方向飞去。

萧五，正由秦怀玉负责防守。

秦怀玉见状，立马挥舞毬杖欲图在半空就将鞠球击落。

不过秦怀玉再是勇猛，哪里抵得过萧五这个专业球员的经验？

萧五好似算准了鞠球的落点，居然呼喝着胯下黑马，拼命一阵狂奔，精准地在鞠球落地之前，对准郭业这边的龙门方向，狠狠挥出一杖。

砰~~~

鞠球一触而就，划出一道弧线，完美地落入龙门网兜。

球，进了！

.....

.....

那名负责判罚的学官跑入场中，高喝一声：“太学班，进一球。”

轰~~~

场中太学班的学员发出雷鸣般的鼓掌喝彩之声，一时间，整个击鞠场成了太学班学员喜悦的海洋。

就连附近落座的那些录事学官与老博士们都纷纷点头，盛赞着这个球的完美配合。

相比于太学班这边，书学班这边自然显出了几分低迷之气。

就连场中的长孙羽默几人，也是一阵丧气，彼此对视了几眼。

萧廷此番更是趾高气扬，一边挥舞着毬杖向自己的学员们显摆致意，一边冲着长孙羽默怪叫道：“哈哈，居然让我们得了开门红，天意如此啊！长孙羽默，本公子说过，你现在求饶，已经晚了！”

长孙羽默嘴硬骂骂咧咧道：“求饶你奶奶个腿儿，滚粗！”

这时，那名负责判罚的学官将鞠球放到长孙羽默这边的场地，喊道：“下一球，由书学班开球！”

第二轮开球的优先权，在输方！

萧廷等人见状，各自退散回到了自己的地盘，摆出一个羽翼型的防守阵势。

秦怀玉与程怀义，郭业三人策马来到开球的地方，与长孙羽默合兵一处，准备开球。

见着长孙羽默脸色阴沉，迟迟不肯开杆，秦怀玉宽慰道：“长孙，别灰心。毕竟神风击鞠社的实力摆在那儿，并不是我们所能企及的。”

长孙羽默还是一脸的阴沉，没有只言片语。

倒是程怀义嚷嚷道：“奶奶的，这么下去不是回事儿啊，迟早要被萧廷他们剃光头，吃个大鸭蛋。咱们必须想辙儿啊！”

嚷嚷罢，程怀义和秦怀玉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郭业，长孙羽默也是如此，转头盯着郭业不语。

三人眼神中的意思郭业怎能不知道？无非是想问，你之前不是信誓旦旦的保证咱们书学班能够夺魁吗？你郭业的破敌之策在哪里？

这都火烧屁股了，怎么还不见你出来吱声？

别看郭业现在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好似稳如泰山，一切尽在掌握中一般。

实则，他也是心急如焚，焦灼万分，不时打量着萧廷四人胯下的黑马，



嘀咕道，怎么回事啊？怎么现在还能疾步如飞啊？莫非是昨天的马料，下的份量还不够？

这个时候，都已经上了球场，一切都难以回头，一切都来不及了。

郭业唯有祈祷老天爷，赶紧让昨夜的马料奏效吧，不然老子可是丢人丢到家，成了书学班的千古罪人了。

“请书学班速速开球！”

不远处，判罚官再次喊话催促。

郭业只得对三人强装笑颜，保持淡定地说道：“开球吧，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长孙羽默也知道发牢骚发暴脾气也无济于事，只能相信郭业所说的话了。

砰~~

又是一记潇洒的挥杆，直接将鞠球击飞.....

四人催动胯下马儿，奔驰如风，风驰电掣追着鞠球，朝着对方的地盘奔去。

双方，又开始新一轮的进攻与防守。

.....

.....

可惜事与愿违，专业球队的质素与实力永远都不是业余球队所能比拟的。

无论是从个人的击鞠实力，还是多人的配合，神风击鞠社都远胜郭业等人几条大街。

在一切绝对实力面前，弱者只有被碾杀的命运。

书学班从最初的头球失利，到接下来的第二球失利，噩运接踵而至，接二连三的丢球.....

二比零，

三比零，

四比零，

经过了半柱香的时间，神风击鞠赛三人越战越猛，萧廷基本成了摆设。

仅靠神风社三人，就打得郭业这边四人毫无还手之利。

“噗~”

鞠球又被击入龙门网兜！

当然，进得是书学班的龙门网兜，这进球之人又是神风击鞠社的人。

判罚官又是一声宣布：“太学班，又进一球！下面，由书学班开球！”

比分，落到了五比零这么个大差距。

台上，自然又赢来太学班学子如山崩地裂一般的叫好喝彩声，而书学班这边，算是彻底地蔫了下来，输得半个屁都蹦不出来。

场中，长孙羽默已经输的有些麻木了，神情呆滞地策马来到开球的地方。

秦怀玉和程怀义、郭业三人相继跟上。

来到开球点，长孙羽默手握毬杖，久久没有开球，四人间的气氛顿时有些沉闷萧索起来。

突然，程怀义将手中的毬杖往地上一扔，破口大骂道：“去他娘的，老子

不玩了，这么输下去，以后咱们甭想在国子监立足了。”

秦怀玉这次没有开口劝任何人，而是深有同感地叹道：“是啊，以后萧廷这混蛋，肯定会拿这事儿从年头笑到年尾！”

长孙羽默神情呆滞地面庞转向郭业，声音有些嘶哑地问道：“姓郭的，你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郭业知道，今天这事儿，算是彻底毁了！

麻痹啊，早知道昨天就应该拿点砒霜耗子药啥的，直接毒死神风社的马才是。

此时的他也是汗颜无比，再也无复之前的淡定和从容，羞臊的低下了脑袋。

就在他低下脑袋，眼睛扫到地面之时……

倏地——

他看到了一些早就望眼欲穿的东西！

顿时，满脸惊喜地抬头低声嚷嚷道：“快，快，你们看，你们看，地上，地上，快看啊！”

三人纷纷又将目光集中在他的脸上，一副看神经病的样子打量着他。

程怀义更是没给他好脸，骂骂咧咧地啐道：“看地上看个毛啊？这击鞠场满地除了土坷垃，就是臭烘烘的玩意，难不成你让哥几个看臭气熏天的马粪不成？”

郭业听着程怀义的怨词不仅没有恼怒，反而惊喜之色上加了几分的兴奋劲，频频点头如小鸡啄米，笑道：

“你咋知道哩？就是让你们看满地的马粪啊，快点的，赶紧看地上的马粪……”

## 第409章形势骤变

三人将信将疑的低下头，仔细打量起地上随处可见的马粪。

此时地上随处可见的马粪，居然不是平日里见到的马粪团子，而是像和稀泥一般地又是马粪又是汁儿地搅合在了一起，东一堆西一滩的，极其恶心。

程怀义还没琢磨过味儿来，倒是秦怀玉讶异道：“我爹跟我说过行军途中的事儿，拉下这种马粪的战马，不是瘟病就是拉稀了。难道这是……”

郭业抢过秦怀玉的话，笑道：“没错。令尊秦叔宝将军见多识广，说得一点都没错。这就是马儿拉稀的症状！”

秦怀玉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倒是程怀义有些好奇，狐疑道：“真的假的？马儿拉下几泡屎来，你就断定它是拉稀了？”

郭业见程怀义质疑自己，白了一眼哼道：“你自己看，正常的马粪都是成团的，你再看看现在的马粪，稀了吧唧的跟面糊似的。你若不信，你自己可以下马蘸点马粪闻一闻嘛，保证那马粪味道是腥臭刺鼻，不同于正常的马粪团子。”

“我呸~~”

程怀义啐了口唾沫，仿佛真吃上了两口马粪一般的恶心，啐道：“小爷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吃马粪干嘛？”

“怀义别添乱！”

长孙羽默打断了程怀义的叽歪，转头望向郭业，诧异地问道：“听你的意思，这些马粪应该是萧廷他们胯下之马的。莫非你是说，萧廷他们的黑马都拉稀了？”

郭业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很是装逼地应道：“然也！”

长孙羽默顿时喜出望外，激动地喊道：“真的？”

郭业知道这厮已经备受煎熬了，也不想再消遣他，斩钉截铁地说道：“真真儿的！”

“太好了！”

长孙羽默陡然挺直了腰杆子，雀跃叫道：“娘的，只要他们的坐骑拉稀就会跑慢甚至跑不到，拉稀的时间一长，指定虚脱倒下。哈哈，没了胯下马匹，他们还打个屁的击鞠。难道他们徒步奔跑，与我们玩击鞠？”

兴奋之余，长孙羽默猛然想起郭业的话，问道：“莫非，这就是你说的破敌之策？”

郭业又保持起淡定从容的神色，矜持地点头表示肯定。

一旁的秦怀玉插嘴道：“还是不行啊，没了这四匹高头黑马根本影响不了大局。这次比赛，神风击鞠社已经全员出动，整个击鞠社加上储备的马匹，少说也有二十匹。他们可以换没有拉稀的马匹上场啊！”

秦怀玉说罢，不等长孙羽默询问，郭业已经神秘兮兮地笑道：“我会告诉你们，他们现在整个击鞠社，没有一匹马不拉稀的吗？”

“什么？”

这时，连秦怀玉也淡定不住了，呐呐问道：“莫非，是你暗中搞得鬼？”

郭业闻言却没有表态，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突然，一直盯着马粪看得程怀义恍然大悟，哇哇叫道：“我知道了，你小子昨晚肯定去神风击鞠社下药了，对吧？我猜猜看，对，你小子昨夜肯定在他们的马料中混了巴豆，对吧？只有巴豆这玩意混在草料中，马儿吃着才不会察觉！”

“嘘！！！”

郭业赶紧努嘴噓了他一下，狠狠瞪了他一眼，喝道：“姓程的，你非要搞得天下皆知才满意，是不？”

程怀义猜得虽不算精确，但已经差不多猜到大概其了，他这么大声嚷嚷出来，把郭业委实吓了一跳。

没错，他之前叫在贞娘买的，正是巴豆。

巴豆，这可是天然无污染的好玩意，适量的巴豆掺入中药里，可以起到通肠排泄治便秘的功用。

俗话说，物极必反，过犹不及，诚然不是没有道理。

如果巴豆用量过大的话，就会起到反作用，小溪潺潺自然就变成了洪水滔天，拉稀非拉到姥姥家不可了。

.....

程怀义经郭业这么一喝阻，又被长孙羽默与秦怀玉双双瞪了一眼，这才消停了下来。

坐在马背上弯腰俯身，捡起地上的毬杖，然后冲郭业赞道：“姓郭的，你牛逼，这种阴损招儿你都想得出来，我算是服了！”

郭业听着一阵无语，尼玛的，这是夸人还是损人啊？

秦怀玉没有说话，心里却是暗暗叹道，怀义说的没错，这招儿够损够阴啊！

倒是长孙羽默脸色越发地缓和了下来，冲郭业轻声说道：“正所谓射人先射马，把萧廷他们赖以飞奔场中的马匹搞掉，你的确想得高明！郭业，即便我们赢不了这场比赛，我之前的承诺依然奏效！”

郭业！

这是长孙羽默第一次称呼郭业的名字，算是正式接纳郭业进入书学班这个团体之中。

郭业轻摇脑袋，笑道：“如果在马匹拉稀的情况下还赢不了他们，那么只能怨我们自己无能了！”

“对！”

长孙羽默听罢郭业这般说，突然意气风发了起来，挥舞着手中的毬杖振奋人心道：“诸位，咱们今天就打他狗日的，什么萧廷，什么神风击鞠社，全都去他娘的蛋！”

郭业见着长孙羽默英姿勃下，发脏话狠话张口就来，不由一阵儿侧目，心道，这位长孙公子倒真有几分匪气啊，这跟他爹长孙无忌文官第一人的身份，完全不搭调啊。

不过，这话倒是听着蛮带劲的。

于是乎，他也不再和长孙羽默抬杠，扬起手中毬杖，笑道：“没错，今天就打他狗日的！”

“打他狗娘养的萧廷！”

“彻底击垮神风击鞠社不可战胜的神话！”

程怀义、秦怀玉相继扬起手中的毬杖，斗志激昂热血澎湃地嚷嚷了起来。

一时间，这边四人的情况发生了天旋地转的改变，在场围观之人，包括萧廷那边，都不知发生了何事，为何四人突然斗志如此旺盛了起来。

这时，判罚官又在场中央催促道：“请书学班尽快开球，否则……”

“开球！”

“砰！”

长孙羽默一声低喝，身姿极为飘逸地弯腰俯身，行云流水般挥出一杖，再次将球击飞。

挥罢，人已风驰电掣般抖着缰绳，追求而去。

剩下三人，同时握紧缰绳，准备催马前行。

郭业主动对着秦怀玉两人发号施令，俨然二当家一般喊道：“两位，进攻，进攻！”

“驾~~”

“喝~~”

一时间，书学班四人战意盎然，气如长虹般踩着马蹄，朝着萧廷方向碾压而去。

双方，再次展开了防守与进攻。

……

……

约莫过了一会儿，台上有眼尖的国子监学子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发现了场中微妙的变化，一个，两个，三五个……

特别是书学班这边的人，更是看得跌破了眼镜，这是怎么回事？萧廷那小子和神风社那三个瘪犊子不会是故意防水吧？

三胖子李少植率先站起身来，不淡定地喊道：“快看，萧廷那孙子的马跑不动了！”

“何止他的马，他那三个同伴的马也跑慢了，怎得跟头老马似的呢？”

“不对劲，病怏怏的，好像得了瘟病！”

“瘟病个毛啊，应该是拉稀，你没看那马边跑边拉吗？笨蛋！”

“哈哈，快看，萧廷的马好像撑不住了，马腿打着颤儿，好像连站都站不住了。”

“砰！”

一身巨响，萧廷胯下坐骑轰然倒地，一阵抽搐口吐白沫，就跟中了羊癫疯似的。

就连萧廷本人都硬生生摔了个狗吃屎。

……

……

萧廷的狼狈样引得书学班的人一阵哄笑，不时有人开涮萧廷这头蠢猪，把马给压死了。

萧廷本就摔在地上极其狼狈，现在又被围观之人一阵奚落，面红耳赤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遮羞。

旋即，他冲着场外嚷嚷道：“来人，赶紧给本公子重新换皮吗来，速度！”

这时，有人匆忙跑到场边，哭丧着嗓门急急喊道：“萧公子啊，不得了了，出大事儿了！咱们神风社的马，全部拉稀了，有好几匹马儿已经拉得虚脱倒地不起了。”

“什么？”

萧廷一副不可置信地眼神，惶惶听着场边那人的答复，一边走向场外一边呢喃自语道：“你他妈的是在告诉我，现在……本公子……无马可用了？？？”

“吧唧！”

萧廷一个不留神，踩到了一滩稀了吧唧的马粪上，脚底一滑又摔了一跤，整个人扑倒在地。

不过这次运气不好，俊秀的脸蛋没磕在地上，居然磕到了一滩稀泥一般的马粪之上。

和自家马匹拉稀的马粪，来了一次最亲密的接触！

“呕～～”

“我草，真你娘的恶心！”

“萧公子真是重口味。”

“想必萧公子，是真饿了！”

台上，场外，又传来此起彼伏的幸灾乐祸声儿。

满脸都沾满马粪的萧廷，这个时候已经不指望地上裂条地缝钻进去遮羞了。

刺客他恨不得来一次天崩地裂，让自己彻底消逝在众人的视线之中，免受这份羞辱。

## 第410章一球定胜负

萧廷摔了一跤跌了个狗啃泥巴满脸屎，自然而然退出了比赛，另选了一名太学班的学员作为替补上场。

但是击鞠比赛讲得是一个团体配合，人马合一，如今神风击鞠社的马不是拉稀，就是虚脱，哪里还有一战之力？

胯下坐骑病怏怏，蔫了吧唧如懒驴拉磨，饶是你神风社的人经验再如何老道，都没什么鸟用。

正如武术高手，没了趁手的兵器，平日里身手再好，也怕小流氓的板砖。

这下，轮到书学班这边四人开始发力。

郭业等人秉承着趁你病，要你命的战斗宗旨，将痛打落水狗的精神发扬光大。

场中局势，顿时来了大逆转，颇有一边倒之趋势。

一番较技之后，大比分落差徐徐回升，五比一，五比二，五比三，五比四……

“噗～～”

鞠球又进龙门网兜。

这次，进的是太学班的龙门。

书学班长孙羽默又进一球。

比分，终于拉平！

场外，台上，又爆出一阵叫好之声，书学班的那群败家玩意们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嗷嗷叫唤。

这番，换成太学班的学子们耷拉着脑袋，跟闹了瘟病的小鸡崽儿似的，默不作声。

就连台上的卢敬宗也不再和国子监司业褚遂良说话，而是神情紧张地看着场中。

书学班的中场崛起，与太学班的一路萎靡，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不过看着太学班的马匹，他好像猜出了什么。

……

……

判罚官扯着嗓门，擦抹了下额头上的虚汗，宣布道：“书学班进一球，双方打平。下一轮，由太学班开球！”

喊毕，双方人马各归各位，又各自摆出防守进攻的阵势。

书学班那边的神风社成员都无精打采，无论他们如何鞭笞胯下的坐骑，马儿还是病怏怏的停停走走，愣是跑不起来。

费了好大劲，四人才集中在开球点，准备开球。

而郭业这边四人方阵，却有着天壤之异，马上之人个个神情雀跃透着勃勃斗志，胯下坐骑马蹄嘶鸣，健蹄如飞，不时奋起扬蹄，好似在叫嚣着对面那四匹软脚蟹般的同类。

开球，在即。

郭业转头场外，凝望了一下离判罚官身边不远的一处案桌，桌上摆着一尊香炉，香炉中插着一根檀香。

那檀香乃是用来计时，香灭，则赛事终。

此时，檀香已经快燃到了底部，眼瞅着就要……

随即，郭业冲着四人低语道：“诸位，檀香快烧尽了，咱们必须抓紧时间，也许这一球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球了。”

言下之意，双方已然打平，如今只剩最后一球定胜负了。

长孙羽默几人自然也懂，霎时，脸上兴奋之色收起，纷纷透出从所未有的凝重。

突然，郭业心生一计，对着几人招呼道：“诸位，时间紧迫，咱连巴豆都敢下，也顾不得什么规矩比规矩了。来，附耳过来，我这儿有个主意……”

这时的郭业，俨然有了书学班二当家的气势，就连长孙羽默这个带头大哥，都对他信服不已。

浑然不计较郭业是否会取代自己在书学班的地位，配合着郭业，将脑袋凑了过去。

秦怀玉，程怀义二人亦是如此，听着郭业的话，下意识将耳朵凑了过去。

郭业悄声说道：“一会儿，咱们就这么干……”

……

……

“开球！”

“砰！”

判罚官一声令下，太学班这边已然将最后一球开出。

鞠球一击而飞，几匹拉稀拉到病怏怏的黑马一经催喝，跟几个小脚老太太般晃晃悠悠，朝着郭业这边小跑而来。

不过这次，郭业四人没有主动出击拦截，而是守在原地，各自盯防自己的目标。

一人一马，矗立原地，不动如山般防守着自己的领地。

以不变，应万变！

吧嗒~！

鞠球落地，四人四马冲入书学班的这边的阵地，将注意力全放在鞠球与书学班的龙门之上，并未注意到郭业等人的变化。

渐渐地，

太学班四人四马越发靠近……

郭业嘴角一扬，坏笑一声冲着长孙羽默三人喊道：“哥几个，动手！”

“驾……”

抖落缰绳，胯下马驹脱缰而去，四人的注意力不在地上翻滚的鞠球上，而是将目标锁定在了对方的坐骑之上。

突然，郭业等人将手中的毬杖高高举起，一手策马缰，一手挥舞毬杖，就跟大草原之上围捕猎物的汉子一般，口中不断吆喝着，不时发出声声咒骂：

“打他狗日的！”

“废了狗日的坐骑……”

“噗！”

“噗！！”



“噗噗噗！！！”

长达数尺，头如偃月，硬木所制重逾十几斤的毬杖，不约而同，齐齐击在对方的马腿之上。

霎时，

对方本已拉稀拉得虚脱腿发软的马驹，哪里还受得了这番硬物击腿，吃疼不已一阵儿马鸣嘶叫，极为痛苦。

喀嚓喀嚓～～

马腿骨裂，顿时连着人仰马翻。

很快，一匹，两匹，三匹，四匹……

相继倒在地上，哀嚎不已，几名击鞠球员亦随着马翻而摔倒在地，彼此狼狈不堪。

“哈哈……”

郭业见着自己的小手段得逞，不由一阵开怀畅笑，兴奋地嚷嚷道：“你妹的，功夫再好，也怕板砖啊！”

“郭业，接球！”

砰～

一道闷响，长孙羽默已经将地上的无主鞠球击飞，朝着郭业这边飞旋而来。

郭业愣是没想到长孙羽默会将一决胜负的最后一球交给自己，这小子变化的也太快了。

不过仅仅迟疑了一秒钟，他便恢复了常态，伸出毬杖将鞠球格挡了下来，顺手往前击出，朝着对方的龙门方向策马奔去。

奔袭之余，不忘回头冲长孙羽默看了一眼，露出一个自以为很有亲和力的笑容。

谁知长孙羽默这孙子就是狗改不了吃屎，见着郭业对自己笑，居然哼了一声别过脸去。

草，傲娇个什么劲儿啊！

此时，太学班这边已经空无一人防守，郭业推送着鞠球向前跑动，如入无人之境。

百步开外，

五十步，

三十步，

十步，

龙门在前，击球在即～

“聿……”

郭业突然勒紧缰绳，马儿吃力高高扬起前蹄，将马鞍上的郭业托得高高。

只见郭业毬杖轻轻一勾，将地上的鞠球带起，潇洒飘逸地挥起毬杖，对准龙门网兜方向，冲鞠球奋力一击……

噗～～

鞠球应声朝前飞去，鞠球颜色五彩斑斓，腾飞之余划起一道绚丽的弧线，朝着龙门网兜疾飞而去。

呼，呼呼呼～～

眶当！

球，进了！！

最后一球，郭业挥杆击入。

判罚官见状，朝着场外喊道：“球进，书学班领先一球！”

宣布完毕，又瞟了一眼案桌上那尊香炉中的檀香，恰恰灰烬熄灭时。

继而，又是一声宣布：“香灭，时间到！今日比试，书学班遥领一球，判，书学班，赢！！”

赢了？

赢了！

霎时，无论是场中郭业四人，还是场外书学班的那群纨绔子弟，都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

特别是程怀义，更是风骚的策马在整个场地中绕圈奔跑了起来，口中不断叫嚣着书学班威武！

郭业与长孙羽默像是心有灵犀一般，彼此又对上了一眼，不过这次长孙羽默倒是给面子，没有闷哼别过脸，而是与郭业对视了一番。

郭业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兴奋与激动，还有一丝若隐若现的感激。

嗨，

郭业粗粗松了一口气，心中颇为欣慰想道，今日一战，旗开得胜，哥们总算是正式加入这群败家玩意的大集体之中了。

场中场外，一片闹腾。

不过不少太学班的学子已经开始灰溜溜的撤退，不少学官老师亦摇头唏嘘地离开了看台上。

……

……

场外看台最高处，褚遂良捋着颔下美髯，看着场中的书学班四人，面色依旧威严，但眼中却多了几分的别味儿。

卢敬宗陪在褚遂良身边，心中再次暗骂萧廷这个蠢货，居然有神风击鞠社作为倚仗，还输给了书学班，还输的如此的难堪。

真是罔顾了他爹萧瑀的名声，堕了萧家的声望。

卢敬宗打心眼里，是多么希望太学班，希望萧廷与神风击鞠社，能够杀杀书学班的威风，打压打压书学班这群不肖子弟。

谁知想得美美，却被人反打脸。

长孙羽默，郭业等人胜利之后的喜悦笑容，在卢敬宗看来，仿佛就像是在讥笑着自己一般。

此刻，他浑然像吞食了茅坑里蠕动的蛆虫那般的恶心。

卢敬宗趁着褚遂良在注目场下之机，突然想道，你们这群不学无术的混蛋，本主簿岂能让你们称心如意？

倏地，他冲褚遂良拱手低声说道：“司业大人，下官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褚遂良虽未回看卢敬宗，但依旧威严十足的说道：“讲嘛，你我同在国子监任职，有何不能讲得？卢主簿，但讲无妨！”

卢敬宗低眉顺眼地答道：“如果下官估摸不错的话，萧廷等人的坐骑，应该是被别有用心之人下了巴豆，以致于败给了书学班。很明显，这下巴豆肯

定是书学班中人搞得鬼。还有，刚才书学班四人居然用毬杖袭击对方的坐骑，导致对方人仰马翻，这也不合击鞠规则啊。”

说到这儿，他偷瞄了一眼褚遂良，发现对方脸色也随之阴沉了下来。

见状，卢敬宗心中更加的窃喜，继续谏言道：“书学班学子，先是下巴豆，再是袭击马腿，这完全就是下烂招数耍无赖，完全胜之不武啊！还望司业大人能够替太学班主持公道才是。”

褚遂良听罢，缓缓转过头来看向卢敬宗，阴沉的脸色突然轻声一笑，瞬间如天气放晴了一般，而后摇头说道：“卢主簿，你这可是太偏心了哟！太学班萧廷请来神风击鞠社助阵，又当如何算？”

“啊？”

卢敬宗惊呼一声，不知道为何褚遂良会态度如此改变，而且好像有些责怪自己偏心太学班，为难书学班的意思。

就在他琢磨间，褚遂良继续捋须说道：“既然太学班能够引来强援，为何书学班就不能做出应对呢？我看很好嘛，书学班在此番比赛中，不仅展现了不畏强敌，坚韧不屈，一往直前的良好心态，而且有勇有谋，可圈可点，正是我大唐朝廷，江山社稷需要的人才嘛！”

说完，再也不理弯腰在前的卢敬宗，双手负背仪态翩翩地抬足离去，边走还不忘称赞：“好，很好，非常好嘛！”

待得褚遂良走远，卢敬宗还是弯腰低头，一动不动。

不过他的后背，却已经被惊得冷汗涔涔，脑中久久盘旋着褚遂良刚才这番话，始终琢磨不出到底有何用意。

## 第411章国子监，郭二哥

最终结果定格在六比五，书学班赢一球，击败了萧廷为首，神风击鞠社为助力的太学班。

继而，也赢得了三天后的竹林征用权。

郭业和长孙羽默等书学班学子以胜利者的姿态，用不屑地眼神看着太学班那群书呆子们，一个接一个灰溜溜地退出了场地，心里那叫一个痛快。

郭业将胯下马匹归还给长孙羽默的家人牵回之后，与魏叔玉、程怀义、秦怀玉、三胖子李少植等人一道儿，返回了书学班的课室。

回到课室后，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负责教课的司马博士居然姗姗来迟。

而且司马老头一入课室，便言称今天自己身体不适，需要告假一天，宣布书学班今日之课室自由活动。

宣布完之后，司马老头便匆匆离去，好像有急事要办似的。

郭业打量着司马老头急急离去，心道，怎么回事儿？司马老头健步如飞，看着不像身体不适的样子啊？

不过此时因为赢了太学班那伙子人，整个课室闹腾成一片，嘈杂之下他也没有将司马老头的异样太往心里去。

课室中因为没有了司马博士的存在，就显得更加的肆无忌惮，这群纨绔子弟闹将得就差拆墙角掀房顶了。

整个书学班十几个人扎成两堆，长孙羽默这边一堆，聚着程怀义、秦怀玉、三胖子李少植等人，好像正合计着三天后邀请教坊司的歌舞伎来竹林来耍乐之事。

而另外一堆正围在郭业这儿，人数较少，仅仅三两人，除了魏叔玉之外，还有将来的大唐绿帽子王房遗爱、还有杜如晦家的公子杜荷。

这房遗爱与杜荷两人虽然也是书学班中人，但在书学班中的地位比魏叔玉好不到哪里去。

魏叔玉属于那种还在考察阶段的类型，而房遗爱与杜荷则是属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比较受排挤和不受待见的类型。

原因很简单，就因为这两个小子兜里基本没啥银两，属于整天蹭吃蹭喝蹭嫖的类型。

这蹭吃蹭喝蹭嫖时间一久，饶是长孙羽默再大方，饶是秦怀玉、程怀义，三胖子李少植几人再怎么富裕，也经不起他们这么日复一日的造啊。

想想看，每场饭局，每顿花酒你俩都来，但是偏偏来的时候就带一张嘴，兜儿比脸还干净。吃完嫖完拍拍屁股就走人，从来不买单。

换成谁，谁能受得了这种贪便宜的主儿？

所以，渐渐地，房遗爱与杜荷两人，便被排挤到了纨绔子弟公子团的边缘。

这些事儿，郭业也是从魏叔玉这小子那儿听八卦新闻一样听来的。

按理说，杜荷与房遗爱他俩人的家世也牛逼啊，虽然比不上长孙氏家，但好歹房玄龄与杜如晦乃是李世民在文臣中的左膀右臂，号称房谋杜断。

怎么堂堂房杜两家的公子哥儿，会磕碰到这种程度？

他想来想去，理由只有一个，罪魁祸首还是他俩的爹。

八成这两人的爹跟魏叔玉他爹魏征一个揍性，也是个坑儿的货色。

房玄龄也好，杜如晦、魏征也罢，肯定是爱惜名声，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自己的官声，为了自己能够流芳后世，从来没有借助自己的官位，而去伸手捞钱。

连利用职权挣点银子的心思都没有，就更别提在外头置办点产业，赚点外快了。

是，这般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铮臣魏征，房谋杜断，名声那是响当当，可囊中也是空荡荡了。

按照房遗爱、杜荷、魏叔玉这些长安公子哥儿的习性，平日了吃喝嫖赌大手大脚惯了，就凭他们爹那点微薄俸禄怎么经得起他们一顿胡造啊？

没了银子，品行恶习又改不掉，那还能怎么办？

蹭呗！

.....

.....

郭业看着三人围在自己身边，那家伙，垂手恭立一直陪着笑，神色殷勤谦卑有礼，哪里还有当日对自己炫家世的那股子劲儿。

他当然知道，魏叔玉之所以对自己殷情倍加，那是因为自己助长孙羽默赢了书学班，长孙羽默又对自己允诺过二当家的事儿，所以被排挤在书学班外的他急需找一个好靠山，抱大腿。

至于房遗爱、杜荷嘛？

归根究底还是一个字，钱。

这两个小子习惯蹭吃蹭喝蹭嫖，八成是听到魏叔玉这大嘴巴说自己在太平坊的府邸多么多么大气豪华，家底如何如何殷实，便对自己动了心思。

将那占小便宜的鬼主意又打到了自己身上。

奶奶的，郭业想到此处不由暗乐，这两个混球真是糟蹋了世家公子哥儿的金子招牌。

不过也好，现在自己在刚刚进书学班，立足未稳，即便是国子监中，自己也是势单力薄。

倒是需要像他们这种帮忙打下手的帮闲。

也罢，自己需要人手，他们需要银子，各取所需，倒也相得益彰。

尚好！

随即，他浮起笑容对三人示意道：“坐嘛，你们三儿也坐着，别傻站在那儿，以后咱们同在书学班就是一家人了。”

听着郭业这般说，三人又是一阵猥琐的眉开眼笑，乐得合不拢嘴，纷纷拉着板凳围坐了下来。

坐罢，魏叔玉便急不可耐地恭维道：“郭兄弟，给敌人喂马下巴豆，也就您能想得出来，此计真是高啊！”

魏叔玉说话，这边杜荷也插嘴奉承道：“要我说啊，还是郭兄弟在场中临时想到的计谋才叫厉害，居然想到将对方的马腿齐齐砸断，一劳永逸，真乃神来之笔啊！”

“错错错，你俩都说错了！”

房遗爱也不甘人后，摇头晃脑地赞道：“要我说啊，郭兄弟最后进的那一球才叫惊艳。列位，你们想想当时的情境，我们书学班与太学班五球对五球

正好打平。郭兄弟居然在最后的时间将鞠球击入对方的龙门，一球定了胜负！”

说到这儿，房遗爱仿佛身临其境一般咂咂嘴，继续回味道：“当时你们是没有注意郭兄弟坐于马上如何挥杆入球，那身段，那姿势，真叫一个英姿飒爽，真叫一个英雄了得啊！”

尼玛的，这一个比一个奉承的厉害，一个比一个献媚的露骨，郭业听着听着，脸都快被他们臊出血丝来了。

这个时候明知他们是阿谀奉承，但他也不能打击三人的积极性不是？

只得强忍心中的羞臊，硬着头皮听了下来。唯有暗暗地啐道，节操呢？你们三儿的节操何在？

“姓郭的！”

一记叫声打断了郭业这边的融洽和谐气氛，只见三胖子李少植噌噌噌跑到郭业跟前，叉着腰又摆起一副嘍死的姿态，颐指气使地喝道：“姓郭的，咱们长孙公子叫你过去一趟！”

唰~~

郭业听罢，立马将脸拉了下来，不是一般的阴沉。

只见他缓缓抬头，盯着三胖子李少植，有些怪笑地问道：“你刚才叫我什么？”

三胖子李少植脱口答道：“废什么话，你姓郭，自然叫你姓郭的！赶紧的，我们长孙公子找你呢，起来，速度点~~”

“啪！！”

一记脆响传出，郭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抬起右手狠狠抽了李勺子肥嘟嘟的脸颊一嘴巴子，打得三胖子晕头转向，不明所以。

“我日你先人的，干嘛打我？”

三胖子被抽得脸颊顿时起了五指红印，吃疼得捂住脸颊尖叫起来。

“啪！”

郭业还未放下的右手又是一记嘴巴子反抽了过去，这次打在了李少植的左脸上。

霎时，李少植的左脸又起了五指红印。

李少植吃疼又是一声尖叫，不过这次学聪明了，立马退了好几步，与郭业保持一定的距离，气如泼妇般哇哇叫道：“姓郭的，你这是要干嘛？”

呼~~

这边突发的一幕不仅将魏叔玉三人看呆了，就连长孙羽默，程怀义几人都闻声而被惊动。

长孙羽默朝着郭业这边看来，眉头轻蹙颇为不快地问道：“郭业，怎么回事？”

秦怀玉不支声儿，盯着郭业等待他的答案。

倒是程怀义对郭业好感急剧升温，颇为关心地问道：“郭兄弟，咋地了？三胖子是不是又惹你了？嗨，打狗也要看主人嘛，你好歹卖长孙一个面子呗！”

程怀义这话顿时惹来挨打的三胖子一阵儿不快，除了委屈地看向长孙羽默之外，还不断冲程怀义瞟去白眼。

你娘的程怀义，谁是狗？你他妈的说谁是狗？

程怀义声音落罢，魏叔玉、房遗爱三人也是将目光转到郭业身上，乖乖，郭兄弟不会是现在就要跟长孙公子宣战吧？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谁知郭业冲着长孙羽默摇头苦笑一声，指了指三胖子李少植，问道：“你让他自己说，他刚才叫我什么？”

唰唰唰~~

一群人又将目光转向了受害者三胖子李少植身上。

李少植被大家目光逼视着，呐呐说道：“我，我叫他姓郭的啊！”

长孙羽默与众人听罢，一阵儿寻思，这称呼没有什么不妥啊，怎能惹得郭业动手抽李少植呢？

倒是程怀义听罢，顿时放声大笑起来：“哈哈，活该你小子挨揍，你莫非忘了长孙之前对郭兄弟的允诺？”

长孙羽默的允诺？

众人立马明白了过来，长孙羽默之前曾答应过，只要郭业助书学班赢了萧廷，那郭业就是书学班的二号人物，可以与他平起平坐。

三胖子竟然对着书学班的二号人物大呼小叫，张口闭口姓郭的，换成任何一个人听来，这都是在赤裸裸的挑衅。

霎时，在场诸人纷纷摇头，目光中带着怜悯，就连长孙羽默地轻轻摇头唾弃道：“你是自讨苦吃，活该，以后管好你自己的破嘴！”

说这话，明显就是想将这事儿给揭过去，好让郭业不再计较三胖子。

偏偏三胖子还傻兮兮地问道：“不叫姓郭的，那以后叫啥？”

对啊，以后该如何称呼郭业呢？

众人一阵迷糊，二当家这个说法也太匪气了，不合时宜，不合时宜哟。

回头大庭广众之下嚷嚷，还不让长安禁军给当成不稳定因素，被剿匪掉。

倒是魏叔玉机灵，趁机又对郭业献媚示好道：“不如，以后咱们就称呼长孙公子为大哥，称呼郭兄弟为郭二哥，大家以为如何？”

长孙大哥？郭二哥？

众人纷纷点头称赞，这叫法合适，也应景儿。

郭业听罢，颇为赞许地望了一眼魏叔玉，心中嘀咕道，郭二哥？听着挺带劲儿，不错！

国子监里头有位郭二哥！

挺好挺好，郭业心里一阵欢快，暗暗美道，以后咱在长安城中，也算是有字号的人物了。

## 第412章走着，逛青楼去

郭业抽了三胖子李少植两嘴巴子，愣是抽出一个郭二哥的名头来。

真乃意外之喜。

一番吵吵闹闹歇罢，书学班的气氛倒也融洽了起来，至少没有当日那种剑弩拔张的感觉。

渐渐地，郭业也喜欢上了这种气氛，徐徐与班中的这群纨绔子弟打闹成了一片儿。

熟稔之中，众人多少从郭业的聊天中知道了他的过往与经历。

饶是这帮平日里眼高手低，锦衣玉食的纨绔子弟，听着郭业从一个毫无背景的小小衙役，自己摸爬滚打数年，居然混到了六品武勋骁骑尉。不仅被老牌皇亲国戚高士廉召入御史台中当那监察御史，还能混进国子监中读书镀金。

奶奶的，真牛掰啊！

特别是听到郭业竟然还在吐蕃边界干过西川小都护，领兵三千坐镇边界，奶奶的，这可是了不得的事儿。

书学班中的人都是官宦子弟，将门虎种。你让他们好好读书，将来进入仕途当官，也许他们很是不屑。

但是一说到纵横沙场，领兵作战，这就和他们的脾气、性子对路了。

哪个少年不想当大英雄，扬名立万？哪个少年不想做那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般的虎将？

一时间，众人的眼神都冒着星星围拢在了郭业的身边，不滞提问：

“郭二哥，那啥，你那三千西川军跟吐蕃人干过仗没？”

“对呗，郭二哥，我长这么大还见过吐蕃兵长啥样哩。”

“嘿嘿，郭二哥，你的意思是说，你也杀过人呗？咋样？杀人的感觉是不是特带劲？一刀子捅进敌人的心窝窝，噗的一声，溅你一脸血，是这意思不？”

.....

.....

此时的郭业，对着这群纨绔子弟的艳羡与膜拜，颇有些众星拱月的感觉，多少有些享受。

就连桀骜不驯如长孙羽默那般的带头大哥，此时都静静地坐在郭业的不远处，听着郭业讲起过往的事情。

郭业见状，心中寻思，嘿嘿，这下，哥们算是将这群纨绔子弟给镇住了。

郭业真心想跟他们吹嘘吹嘘，当今太子殿下还曾经妄图拉拢你们二哥我来着，求贤若渴啊！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痒痒没有说出来，因为里面涉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特别是自己还暗中摆了太子李承乾一道，不能说得太透。否则，兴许会给自己遭灾。

于是，只能讲讲这些纨绔子弟们从未经历过的事儿，不过多少夹杂了一些自己的个人元素在内，包括一些后世的见闻。

不过仅仅如此，已经将这群纨绔子弟们深深地震慑住了。



约莫到了下午时分，临近国子监放学的时辰。

远坐的长孙羽默听着郭业的讲话，见着自己书学班这群人对郭业的热络，渐渐有了些如坐针毡的感觉，仿佛他看到了一丝的危机。

一种郭业会取而代之于他的危机。

一念之此，他也淡定不住了。

噌！

长孙羽默霍然起身，插话道：“诸位，也差不多该下学了。今天既然这么高兴，要不由本公子做东，咱们今晚去风满楼为郭业接风洗尘，欢迎他入学国子监，如何？”

这话一出，立马迎来了众人的欢呼。

尤其是房遗爱与杜荷这两位蹭吃蹭喝蹭嫖的主儿，更是反响强烈。

一时间，众人已经开始收拾起随身家伙什，准备下学时间一到，就撒丫子冲出国子监，齐奔风满楼。

刚刚晋级贴身小弟的魏叔玉悄悄附在郭业耳边，提醒道：“郭二哥，那啥，风满楼可是个好地方，名列长安城四大风花雪月之地哟。嘿嘿，你懂得！”

风满楼，名列四大风花雪月之地？好大的名头！

郭业顿时反应过来，奶奶的，不就是长安城当红的妓院吗？

郭业一阵无语，这帮孙子，还真是喜欢这个调调啊！

看着众人积极性这么高，房遗爱、杜荷两人望眼欲穿地看着自己。

郭业寻思既然是长孙羽默为自己接风洗尘，自然不能扫了大家的雅兴。

随即对着长孙羽默默点头，应道：“成啊，我倒是要见识见识长安的秦楼楚馆，到底是什么样儿。那就让长孙公子破费了哈。”

长孙羽默这个时候多了几分大哥范儿，不以为许地挥挥手，笑道：“谈不上破费，既然以后都是一家人了，还谈这些干嘛？”

房遗爱与杜荷两人趁势附和道：“对啊对啊，长孙公子哪里会缺这点小钱？走吧，走吧……”

郭业一阵苦笑点头，这两个孬货，就这点出息，和这点追求了！

见着郭业应允，房遗爱、杜荷、魏叔玉率先冲出了课室，余下人群纷纷争先恐后地涌了出去。

跟在后头与长孙羽默一道儿的郭业见着此番情景，不由想到了自己在后世儿时放学的情景。

当年放学时，当年童心未泯的自己，不也是这般打闹的吗？

瞬间，诸多记忆与思绪纷纷袭来，充斥在了脑中。

很快，众人纷纷出了国子监，郭业与长孙羽默殿后。

郭业在出国子监的刹那间，突然发现了一个颇为眼熟的人影，在翘首期盼地望着国子监大门。

像是在等人。

这人并非别人，而是海天盛宴大酒楼关鸠麾下的那个机灵伙计。

当初正是这个伙计领自己去的高士廉府邸，还是这个机灵小伙计领自己回的太平坊新家。

见着郭业出来，那伙计立马激动不已，噌噌噌一阵小跑窜了上来，嚷嚷道：“东家，可算是等到你下学了。”

郭业稍稍点头致意，这小子果真是在等着自己。

旁边的长孙羽默心里奇怪这小子怎么称呼郭业为东家，不过看着这伙计好像有急事寻找郭业一般。

随即他避嫌道：“郭兄弟，我们在前边岔路口等你，你快点跟来。”

言罢，便追寻着走在前头的三胖子李少植，程怀义等人而去。

郭业应了一声好，继而对着伙计问道：“你找我何事？莫非是你家关掌柜让你来的？”

“嗯，是的是的！”

伙计连连点头，抹了下额头的汗渍，禀报道：“这国子监不让闲杂人等入内，所以小的就在这儿一直等着东家。”

说着，从袖兜里掏出一封烫金红帖递了过去，说道：“这是关掌柜让小的送过来的。”

郭业接过红帖粗粗一看，晕，又是那个梁百万家的二公子设宴邀请自己过去饮酒。

看罢，郭业立马怔住了，这小子到底想干嘛，这好像是第二次投帖相邀了吧？

郭业实在搞不懂，高士廉都已经出面摆平了那件事儿，他还要跟自己见面干嘛？

难道是觊觎酒楼之心不死？这也不科学啊，这海天盛宴酒楼虽然略有名声，也能赚些银子，但也不至于让这位梁家二公子如此垂涎不已啊。

奶奶的，怪了！

“郭二哥，郭二哥，赶紧的啊，大家伙都在等你咧！”

就在郭业拿着帖子一人瞎琢磨之时，走远的房遗爱又屁颠屁颠的跑回来，催喊着郭业。

郭业听罢，将帖子放回袖兜中，冲着远处的房遗爱回应了一声：“来了，稍等！”

喊吧，冲着伙计吩咐道：“你跟你家掌柜的说，帖子已经交到我手中，此事我自会处理。回吧！”

伙计见着任务完成，稍稍弯腰拜别，转身又飞奔回海天盛宴大酒楼。

伙计这边刚走，郭业也抬脚出发，朝着岔路口的方向走去。

一边追赶着与众人会合，一边心里寻思，这梁二公子看来是必有所图，爷们姑且先晾他一晾。

至于今晚嘛？

先到那风满楼见识见识再说，看看这个号称长安四大青楼之一的风满楼，到底有地方如此的了不起，竟然能让这些纨绔子弟们如此的痴迷。

踏夜寻芳风满楼，风花雪月艳无边……

## 第413章平康坊，风满楼

号称长安四大风花雪雨之所的风满楼，就坐落在平康坊之中。

平康坊，位于长安东城的第五坊，东邻东市，北与崇仁坊隔春明大街相邻，南近宣阳坊，都属于“闹市闹坊”之地。

平康坊在长安城中有着自己独特的特殊性，与东市西市一样，都属于不需要执行宵禁政策的地带。

因为，平康坊是长安城中所有秦楼楚馆聚居之地，与明清两代之时秦淮河畔的烟花场所，有异曲同工之妙。真可算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有规模有组织且具有合法性的红灯区。

到了夜间，没有了宵禁政策的束缚，平康坊中真乃是昼夜喧呼，莺莺燕燕，往来人群络绎不绝，处处灯火不绝，煌煌蔽目。

平康坊之所以能够成为长安城中最大的红灯区，除了此地乃是烟花柳巷，秦楼楚馆的聚居之地外，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

那就是因为与平康坊一街之隔的崇仁坊。

崇仁坊是什么地方？它也是一个长安城中比较特殊的里坊。

因为崇仁坊乃是外地举子、选人和外地驻京官吏和各地进京人员的聚集地。

驻京官员和进京人员聚集崇仁坊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崇仁坊是各州府衙门在长安设立进奏院的区域。

这进奏院就相当于后世各省市的驻京办事处。

驻京办事处都设在崇仁坊中了，那些外地进京的官员怎么可能不会寄宿在崇仁坊中呢？

到了夜间古代又没什么娱乐活动，所以一街之隔的红灯区平康坊就成了消遣娱乐打发时间的首选之地。

喝花酒听小曲，狎妓风花雪月，哪个男人不爱？

至于外地考生和选人云集京城赴选应举，参加科考，都会选择住宿在崇仁坊中就更好理解了。

因为崇仁坊是长安最大的一个里坊，这里客栈林立，酒肆饭店多如牛毛，而且便宜。

这些举子考生们选择崇仁坊中除了是因为这里的客栈酒肆之地较为便宜，可以负担的起。还有便是这里是外地各州府的驻京办事处的聚集地。

设在长安的进奏院（驻京办事处）就等同这些外地举子的娘家，这个时候去拜会一下娘家的官员，将来多少有个照应。

在古代官场，同乡之谊是铁上加铁的关系，跟同窗之谊，同师之谊（同个座师），同年之谊（即同科或同榜高中），并称为古代官场四大铁。

每年进长安赴考的选人与举子都是上千上万，这也促进了平康坊这个红灯区的高速发展，生意兴隆。

郭业曾经剽窃过唐孟郊的一首诗，原诗是“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这就是当时这位叫孟郊的举子高中进士之后的真实写照。

这位孟郊诗中提到春风得意指的便是高中进士，至于一日看见长安花，就是说骑上快马去赏花。这个赏花并非是要去赏什么牡丹花或者牵牛花。

而是闻的高中进士的喜悦之后，火速骑马飞奔进平康坊。

进平康坊干啥？不就是太高兴了，太开心了，必须找个漂亮妹纸聊聊天，办办事儿呗。

在古代，进平康坊找妹纸，喝喝花酒听听小曲，搞一搞风花雪月，实乃是一件大雅之事。并不像像如今，需要藏着掖着，躲躲藏藏跟个偷鸡贼似的鬼祟，生怕别人认出自己来。

.....

.....

所以，长孙羽默及书学班这群败家玩意，势将大雅之事进行到底。

房遗爱、杜荷在前面挺胸抬头，满面春光的走在平康坊中，熟门熟路的将郭业等人带进了风满楼。

一入风满楼，郭业总算是知道为什么此楼号称长安四大风花雪月之地了。

这尼玛哪像妓院啊，品味，绝对的有品味。

两扇正红朱漆大门开着，大门口顶端悬着黑色金丝楠木匾额，上面龙凤舞地题着三个大字‘风满楼’。

入了门中，便是风满楼迎客之大厅。

这大厅成抱圆成环之状，四周处处设有木雕屏风，屏风之后设有雅间，看似颇为清雅。

郭业悄悄瞄了一眼，这屏风后的雅间，陈设着矮矮的圆形木墩，木墩上边摆放着一应茶具，貌似是品茗茶艺之地。

我的乖乖，郭业不由咋舌，这哪里像喝花酒找小妹的地方，倒像是品茶休闲的场所。

不过他脸上仍是一副古井不波的样子，他可不想让长孙羽默这些瞧出他心中的震撼，不然刚刚立起来的威就散掉了，被人家当成土包子的感觉肯定不是滋味。

大厅左右两侧各架有一座楼梯，房遗爱等人甚是熟稔的从左边的楼梯径直上去，直接上二楼。

一到二楼，就有一名龟公迎上来，满脸热络地嚷嚷道：“呀，原来是长孙公子来了？”

招呼一声后，又冲众人作揖道：“小的诸位公子行礼了。”

郭业瞅着，这厮显然知道长孙羽默的来头，而且这帮纨绔子弟应该也是风满楼的老主顾了。

长孙羽默懒得搭理这龟公，感觉跟这龟公说话很掉价似的，鼻音哼唧了一声之后，说道：“本公子今晚要为朋友接风洗尘，还是老地方吧。”

龟公继续腆着笑脸作揖道：“得嘞，老地方凤来阁，早就给诸位公子们留着了。”

说罢，主动前头带路，将众人朝着二楼西头走去。

不消一会儿，龟公便领着众人进了凤来阁。

凤来阁，顾名思义，有凤来仪。

众人入内，郭业稍稍打量了下凤来阁里头的装饰，房中属于大间套小间的布局。无论是屏风墙壁，还是桌椅窗门，颜色都采用暖色调。

令人一入房中，就有了几分暧昧的遐思。

就连小间中的床榻帷幔，都是粉红感人。

大小房间中弥漫着一股沁人心扉的香味，有点像龙涎香的味道。

郭业落座之后，暗暗心思，这风满楼的老板还真挺会下本，就冲这暖味的布置装饰和独到巧妙的设计，风满楼想不红火都难哟。

不过这些始终都属于硬件设施，秦楼楚馆嘛，关键还在于软件设施的素质到底如何了。

秦楼楚馆风花雪月之地，这软件设施自然指的便是妹子了。

郭业看着在座诸人都一个个神情猥琐，暗暗笑道，接下来，应该是叫小姐了吧？

果然，只见长孙羽默掏出一小锭碎银径直抛到龟公的手中，吩咐

道：“去，叫些姑娘进来陪我这些兄弟喝喝酒说说话。”

龟公小心翼翼地接过赏银，一脸掩不住的喜色，不滞冲长孙羽默点头致谢，口中哆嗦应道：“要得要得，小的这就通知妈妈给诸位公子安排姑娘。”

说罢，转身掂了掂手中的碎银，就要迈步出门。

突然，长孙羽默招手又喊道：“等会儿……”

喊毕，稍稍转头看了眼郭业，神秘兮兮地笑道：“去把尤姬姑娘叫来，让她过来陪我这位兄弟喝酒聊天。”

“我的天，尤姬姑娘？”

长孙羽默说罢，魏叔玉突然惊呼一声，满脸诧异地看了一眼长孙羽默，然后附耳对郭业说道：“郭二哥，这尤姬姑娘可是风满楼的头牌哩。去年，还差点夺了长安花魁。咱们长孙公子来了风满楼不知多少次，就是请不到尤姬姑娘过来喝酒。啧啧，长孙公子居然让尤姬姑娘来陪您喝酒，这，这真是仗义啊！”

旁边一干纨绔也是面露诧异和艳羡，纷纷附和道：“长孙公子真是大气，没说得。”

尤姬姑娘？

郭业将这名字放嘴中念叨了一遍，听这名字倒是挺勾人啊？

不过他很好奇，一个青楼红牌，别说没夺到长安花魁，就算拿到长安花魁又能怎样？不也还是个风尘女子吗？怎么长孙羽默三番五次请她陪酒都请不到？

连长孙无忌家的公子也不卖面子，这架子也忒大了吧？

瞬间，郭业对这风满楼红牌尤姬姑娘的好奇心，升到了顶点。

有点意思，还真要见见这位尤姬姑娘，是长成沉鱼落雁呢，还是闭月羞花？到底祸国殃民到什么程度？

想罢，他冲长孙羽默点点头，很是感谢对方如此的大方，居然想着最好的让给自己。

就冲这个大方劲儿，长孙羽默这小子还是可以交往的嘛。

长孙羽默冲郭业难得腼腆一笑，然后转头发现这龟公居然跟个木头似的杵在那儿，一动不动。

而且眉宇颇有难色地苦笑着，咿呀咿呀哼哼着，吞吞吐吐欲言又止。

长孙羽默立马不痛快了，喝骂道：“怎么着？你他娘的别告诉我，尤姬姑娘今天又不能过来坐陪哈？本公子三番五次点她，她都来不了，莫非本公子的银子不是钱？还是说长孙家的名头不够响亮？”

三言两语间，世家公子的派头又显现出来，那龟公已经被吓得发愣，满脸苦逼就差哭出来了。

又是连连作揖哆嗦道：“长孙公子息怒啊，小的只是一个跑腿儿的，实在做不了主。半点不敢瞒骗长孙公子，尤姬姑娘此时正陪着几位官老爷喝酒聊天呢，今晚委实过不来！”

“砰！”

长孙羽默听罢，暴脾气立马又上来，怒骂道：“去他娘的，上次你们风满楼不是说尤姬姑娘从不坐陪朝廷官员吗？怎么今天又去坐陪了？莫非上次是耍弄本公子不成？”

说着，起身上前一把拽住那龟公的衣领，拉扯问道：“告诉我，那官员是谁？小爷今天非要蛮横一回，去抢上一次人不可。告诉本公子，那官员姓甚名谁，现在他们在哪个雅间？”

长孙羽默这一发飙，在场的纨绔子弟们也被激出血性来了，纨绔本性纷纷上头，一齐叫嚷道：

“长孙公子霸气，今晚咱也抢上一次人。”

“没错，那官员再牛掰，有咱们的父亲大人来得显赫吗？”

“靠他姥姥的，今晚尤姬姑娘不过来，小爷们就把这风满楼给砸了……”

群情激怒，现场暴虐，情况堪忧……

好在郭业继续落座未起，一脸的风轻云淡好似见怪不怪。但心中也是纳闷，妈蛋，怎么哥们到哪儿，哪里就不太平呢？

## 第414章飞燕阁中有佳人

风来阁经这群公子哥儿这么一闹，顿时升温不少，整个房间中弥漫着一股子硝烟战火的味道。

无论是长孙羽默，还是程怀义等少年郎，一个个凶神恶煞要吃人一般，如同暴晒在野外的炸药桶一般，一点立马就着。

郭业仍旧一副泰山崩于顶而不惊的样子，翘着二郎腿端坐着观望这一幕。

他并未出声儿制止众人，一来这群官宦子弟就这幅德行，劝了也没什么鸟用；二来，他心中委实对这尤姬姑娘甚是好奇，到底这姑娘如何出众，竟能惹得这帮祖宗如此激动。

闹吧，反正这伙子人在长安城中也不怕惹事儿，真惹了事儿也可以拼爹一把，自然有他们的老子出来替他们擦屁股。

“你他娘的说不说？”

铁杆马屁精三胖子李少植狐假虎威，一脚踹到龟公的屁股上，张牙舞爪地叫唤道。

龟公衣领被长孙羽默拽住不能动弹，屁股又硬生生吃了这死胖子一记飞毛腿，心里那叫一个苦，近乎哭一般地喊道：“哎哟，疼呐！我说，我说，他们就在飞燕阁，那雅间儿长孙公子您也去过呀！”

飞燕阁？

长孙羽默呢喃一声，松开了龟公衣领，哼道：“算你识相，弟兄们，咱们走！”

大手一挥，如聚啸山林的响马好汉一般，作势就要冲出凤来阁，前往飞燕阁抢人。

噌噌噌～～

突然从门外极为仓促地跑进来一道粉红影子，快步拦在了长孙羽默的跟前，气喘吁吁地阻道：“呀，长孙公子，且慢行，慢行哩！”

原来是个女的，还是一个长得颇为丰满圆润、徐娘半老的女子。

这女子一身低领粉红宫裙，姿色下乘的脸颊上处处透着精明与世故。

郭业断定这徐娘半老的女子，八成就是龟公之前口中所提及的风满楼的妈妈，亦称老鸨子。

果然，长孙羽默认得拦住去路的这个女人，脸色铁青地哼道：“原来是徐妈妈啊？怎么着？小爷们不闹点动静，你就打算一直不出来了？”

老鸨子徐妈妈拦住了众人的去路，赔笑说道：“哪能啊？长孙公子还有诸位小爷都是请都请不来的贵客，奴家怎么可能避而不见哩？”

不过郭业看着徐妈妈眉宇间的苦涩，应该是对这群公子哥儿有点犯怵，打心眼里应该是不愿意他们频频光顾风满楼。

“少说废话！”

长孙羽默懒得和徐妈妈兜圈子，径直喝问道：“你们风满楼的尤姬姑娘不是一直自恃清高，从不陪坐朝廷官员吗？本公子连请她三五次都被她拒之门外，丁点面子不曾给。哟呵，今天是怎么个意思？风满楼的头牌尤姬姑娘，居然也开始坐陪官场中人，怎么着？不再自视清高，孤芳自赏了？”

“这……”

徐妈妈被长孙羽默噤里啪啦一阵喷，顿时哑火不知如何应对，而后转头恨恨地瞪了一眼身后的龟公，这个多嘴多舌的狗东西。

呼～～

长孙羽默见着徐妈妈应对不上来，右手使上蛮劲直接将其划拉到一边儿，推搡开了来，哼道：“少他娘的唧唧歪歪，今晚这人，本公子是抢定了。嘿嘿，我倒要看看到底的多大的官儿，敢虎口夺食抢了本公子要的人。”

言罢，又是大手一挥冲着身后程怀义、房遗爱等人嚷嚷道：“弟兄们，走着……”

这架势，俨然山大王带着一群巡山小妖下山抢亲一般，来得霸气。

书学班这伙人都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主儿，听着带头大哥长孙羽默一声招呼，一个个的，都恨不得脚踩风火轮，长出三头六臂一般前往飞燕阁闹事抢人去。

哗啦，哗啦～

一千人等争先涌出了凤来阁，齐奔飞燕阁而去。

这个时候，郭业才悚然起身，身为书学班的一员，这种场合如果他不凑上一脚，那也太对不起郭二哥的字号了。

随即，他起身拔腿而出凤来阁。

与呆站在一旁的徐妈妈擦肩而过，刹那间，他发现徐妈妈不仅被吓得神情恍惚，抹着胭脂的嘴唇更是哆嗦不已，呢喃道：“毁了，毁了，这帮小爷可是要闯大祸了！”

呢喃自语罢，只见徐妈妈突然冲着身后的龟公惊叫道：“四娃子，赶紧的，你赶紧去右领军卫府衙门报官啊，不然一会儿真要出大事儿了。”

那龟公也被徐妈妈唤醒，赶忙应了一声好嘞，便急急返身出了凤来阁。

郭业看完这一幕，出门之际不由揣测道，这老鸨子是知道长孙羽默这群官二代来头的，但明知道这群小祖宗的身世背景后，竟然还如此忌惮飞燕阁那边的官员，莫非那几个官员真的不是普通官员？

一念及此，郭业不由起了几分担心，不行，我得赶紧过去，这帮混球小打小闹可以，真要捅了漏子，到时候连带着自己都要吃瓜烙了。

想罢，郭业的足下脚步多了几分仓促……

……

……

风满楼，飞燕阁。

房中袅袅传出一阵悦耳古筝之声，筝曲声声入耳，时而如白云苍狗，飘忽于顶，时而犹如潺潺小溪，婉约且柔。

筝曲响彻的房中，配上青铜炉鼎中正燃着对龙涎香，徐徐腾起阵阵沁人心扉的烟雾，弥漫缭绕于房中，宛如仙境。

蒲团上，一名清新淡雅的绝美女子跪坐而立，拨弄着跟前的古筝，听得房中三名男子如痴如醉，不由摇头晃脑搭着节奏不时击节拍打着。

甚是享受。

手停，筝止，曲罢！

飞燕阁中重新归于平静，只见那绝美女子轻轻将古筝抱到身侧，轻笑柔声道：“尤姬献丑，倒是让三位见笑了。”

“哪里哪里，好一曲高山流水啊，尤姬姑娘的这琴技真是与日俱增，越发



的超凡入圣了，啧啧，佩服，佩服呐！”

“卢大人说得没错，尤姬姑娘小弹一曲，端是余音未了，必是绕梁三日啊。萧某今天算是一饱耳福了，哈哈……”

“卢大人与大哥说得都在理，不过依小弟来看，大哥今日所赠尤姬姑娘之古筝，才是关键所在。正所谓宝剑赠英雄，名筝赠佳人，绝配，绝配呢！”

尤姬话毕，房中三名男子纷纷不吝溢美之词，对眼前这位尤姬姑娘大放赞词。

仔细一看这房中三人，都是便服出行并未身穿什么官袍，除了那位卢大人乃是中年男人之外，剩下那两人都是俊逸青年。

特别是这两名俊逸青年，年岁相差有个五六岁，但眉宇间长得极为相像。

如果郭业在此的话，肯定能够认出那个年纪偏小，称呼另外一人为大哥的青年男子，必会惊呼一声：原来是萧廷你这个瘪犊子。

没错，更确切的说，两个青年人都姓萧，年纪略小之人自然是萧廷，至于年纪偏长的另外一个青年，却是萧廷的嫡亲大哥，当朝尚书右仆射萧瑀的长子，去年（贞观三年）的新科状元——萧慎。

至于与萧氏兄弟同坐飞燕阁的那名中年人，亦是郭业的老熟人老冤家，当初的益州刺史，而后走了狗屎运攀上萧家高枝，官迁吏部左侍郎的卢承庆。

萧廷今早在国子监灰头土脸输掉比赛之后，便羞愧地逃出了国子监急急返回家中。恰巧在家听闻兄长萧慎要与吏部左侍郎卢承庆聚会风满楼，便洗洗脸擦掉了马粪，屁颠屁颠尾随二人来此。

……

跪坐在蒲团上的尤姬，听着房中三人的溢美，本就有些羞赧。特别是萧廷最后语带双关的那句“绝配”之话后，耳根更有些发红，胆怯地看了一眼面容英俊，才华横溢，又有状元之名的萧慎，娇柔地低下了头脑，低声说了一句：

“多谢萧公子相赠古筝，尤姬心里喜欢的紧！”

卢承庆这老鬼心眼颇多，见识也多，见着尤姬姑娘这般神情，心里多少猜出了这位风满楼的头牌必是对萧家大公子有了芳心暗吐之意。

到底是寡妇爱俏郎，婊子爱才子，不外如是啊。

继而跟着萧廷瞎起哄道：“二公子说得在理啊，下官亦觉得大公子与尤姬姑娘，真乃绝配啊！”

说罢，自顾冲萧慎痴痴地笑着，笑容不仅猥琐，更是卑躬屈膝，极尽无耻。

萧廷听罢，配合地笑道：“哈哈，卢大人所言甚是，我方才之话正是此意呢。”

经卢承庆和萧廷这么一唱一和，尤姬姑娘的脸垂得更加低了，整个飞燕阁的气氛则更加的暧昧起来。

至于萧慎，能得美人垂青，芳心暗吐，怎能不得意？

不过他还是装作极为矜持地摆摆手，故意呵斥责怪两人道：“卢大人，二弟，你俩怎么能如此的说话没边儿呢？没看尤姬姑娘都羞赧不已了吗？”

说着作势起身，冲尤姬姑娘抱拳长长作了一揖，自诩君子风度般的说

道：“尤姬姑娘莫要在意，卢大人与我二弟都是素爱开玩笑之人，切莫怪罪才是。”

再见萧慎如此的君子从容，尤姬更是低下头来不敢抬头正视，恨不得芳心插上一对翅膀，飞入萧慎的心房中。

而后，萧慎又落座原位，突然转头问着身边的萧廷道：“二弟，我听说今早国子监中的击鞠比赛，你居然输给了长孙家那个不学无术的子弟？到底怎么回事？咱们萧家的神风击鞠社，何时孱弱败退到如此地步？”

萧慎不说这个还好，一说起这个，萧廷顿时脸色变青，一脸的怨毒之色，咬牙切齿道：“大哥，这事儿小弟输的真够冤呐。今天在国子监中，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了，还请大哥替小弟洗涮这番耻辱！”

“唔？”

萧慎听着萧廷这么说，明白了里头必有蹊跷，顿时好奇问道：“到底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萧廷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正准备开口说话——

突然，

砰！！

飞燕阁的房门被人从外面，一脚狠狠踹了开来，房门摇摆晃荡，咯吱作响。

“什么人胆大妄为若斯？”

紧靠门口处的卢承庆率先开了嗓子，冲着门口乌泱泱的人群一阵喝骂。

## 第415章郭二哥迟迟出场

毋庸置疑，踹门闯入之人正是长孙羽默为首的一群书学班子弟。

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质问喊话的卢承庆还没闹清这些鲜衣怒马的少年是什么人，后头的萧廷已然喊出声儿来：

“长孙羽默，你们想要作甚？”

萧廷的尖叫也将自己暴露在了书学班众人的眼前，真是冤家路窄啊，早上刚干完一仗，这到了晚上，又在风满楼撞上了。

尤其是当先闯入的长孙羽默，更是气得牙痒痒，尼玛的萧廷，就跟茅坑里的臭蛆虫一般，无论蹲哪个茅坑都能碰见。

至于萧廷身边萧慎，长孙羽默自然也不会陌生，萧家那位颇有出息的长子嘛。

而且他心里清楚的很，萧慎跟自己的大哥长孙冲也正暗暗较着劲。

先抛开萧家和长孙家分属不同阵营乃是政敌不说，就说去年贞观三年的科考殿试，自己的大哥长孙冲跟萧慎都觊觎状元之位。

谁知最后阴错阳差，萧慎棋高一着，夺了新科状元，自己的哥哥只能沦为第二名的榜眼。

为这事儿，他们的父亲长孙无忌被死对头萧瑀这老不死的，足足笑了好几个月。

不为别的，就冲这个，也注定了长孙家与萧家的后辈，不仅老死不相往来，而且还要死磕到底！

长孙羽默带着冲撞进了飞燕阁，见着萧廷这般喝问，面色不悦地哼道：“我要作啥关你屁事？你哪位啊？手下败将！”

“你……”

一听手下败将四个字，萧廷几乎被气得吐血。他怎会不懂长孙羽默口中的“手下败将”是什么意思？早上击鞠比赛不仅败北，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啃了一脸的马粪，这可是萧廷的一个大疮疤。

如今被长孙羽默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毫不留情的揭开疮疤，萧廷焉能好受？

顿时，萧廷铁青的脸色瞬间泛红，胸口起伏不定急促喘气，双眼通红如要吃人一般注目着长孙羽默。

不过愣是被气得一句话也骂不出来。

弟弟有难哥哥上，见着萧廷吃瘪受辱，萧慎这个做哥哥的自然不能坐视不管，袖手旁观。

随即抢身上前将萧廷挡在身后，威仪十足的抬起右臂遥指长孙羽默喝骂道：“长孙羽默，你擅闯我们的雅间儿，难道你家长辈，还有你那位榜眼大哥没教过你，进别人的房间要先要先敲门这个礼数吗？”

萧慎这话说得义正言辞，但话里有话，而且颇为尖酸毒辣。

这话除了暗指长孙无忌没有家教之外，还暗讽长孙羽默的大哥长孙冲，屈居自己这个状元爷之下，始终就是个榜眼。

长孙羽默是冲动，是暴脾气，但他不傻，怎能听不出萧慎这指桑骂槐的弦外之音呢？

不过这小子这次倒是镇定，居然和萧慎耍起了光棍，呸道：“你算个蛋？我兄长夺得榜眼那叫实至名归，至于你这状元嘛？兴许是我姑丈看你爹萧瑀一大把年纪，眼瞅着没几年活头了，索性可怜你们萧家一把，愣是给你了个状元头衔呗？瞧你得意成那个屁样，摇尾乞怜得来的状元之名，不嫌臊得慌？我呸……”

长孙羽默这话也真够毒，就连被堵在外头没有进来的郭业，听着也是一阵儿摇头。

这短短几句话，不仅咒骂了萧瑀是个老不死的东西，还愣是给萧慎泼了一身的脏粪，说他这个状元并不实至名归，而是他姑丈可怜萧家，施舍给萧家的。

他口中的姑丈，自然说得便是当今圣上，李二陛下。

奶奶的，有前途，长孙家这位公子将来绝对是耍泼打诨的行家里手。

咒骂萧瑀老不死倒还好说，至少萧家的人暗地里也不时咒骂长孙无忌。

令萧慎最无法容忍近乎气爆肚子的是，长孙羽默的这番泼脏水。而且这小子说得好像还言之凿凿，好像真有这么一回事事儿似的。

萧慎平生最得意的就是去年殿试，赢了长孙冲，夺了状元。

现在被长孙羽默这般抹黑，哪里还能淡定？

特别是他无意间瞥了一眼身边的尤姬姑娘，发现这位对自己芳心暗吐的风满楼红牌，娇滴滴的大美人，居然望向自己的眼神中，也多了几分怀疑。

是可忍，孰不可忍！

萧慎狠狠一挥宽袍衣袖，怒骂道：“放肆，你这是诬陷，你这是栽赃，你这是……”

“这是你奶奶个腿儿！”

长孙羽默乘胜追击，打断了萧慎的指责，佯装很是鄙夷地哼道：“懒得搭理你，今天本公子是来尤姬姑娘的！”

说着，姿态极为傲娇地单手叉在腰间，另外一只手搭在腰间的语带上，身子稍稍往后仰去，扬起下巴看着尤姬，沉声问道：

“尤姬姑娘，我记得你曾有过‘三不陪’的规矩吧？地痞流氓不陪，无才无德之辈不陪，朝中官吏不陪。怎么着？今天你这是要坏了自己的规矩啊？”

“我……我……我……”

尤姬姑娘抱着古筝一时间无法应答，心虚地往后退了几步，不敢抬头看向长孙羽默的逼视。

其实较起真儿来，也不算尤姬姑娘自个儿坏了规矩。

因为今日萧慎与卢承庆来风满楼都未穿官袍，算不得以官职来狎妓逛青楼。而且萧慎素有名声在外，又是去岁的新科状元，有才高八斗之称。

以往，尤姬也曾多次作陪过萧慎，这位状元爷不仅才高，而且脾气好，颇有谦谦君子之风。一来二去，毕竟有了几分熟稔，算是回头客一枚。

种种前因之下，尤姬这小娘们早就对这位状元才子，暗暗倾慕。

再加上今天萧慎不知从哪儿得来一把古筝，说是前人所留之名器，要赠予尤姬姑娘。

这小娘们除了喜欢才子之外，就喜欢搜罗这些名器佳品。

萧慎投其所好，这才有了尤姬陪坐飞燕阁之事。

现在她被长孙羽默这么咄咄逼问，端的不知从何说起才好。但是长孙羽

默问的也没错，从明着看，毕竟是个儿坏了规矩先，由不得别人不来质问。

一时心虚，一时气短，尤姬姑娘只得躲在了暂时倚为臂膀与港湾的萧慎身后。

美人受欺落了窠，萧慎这个状元爷加大才子自然又不能袖手旁观了。

随即又是虎躯一震，除了挡在自己弟弟萧廷的身前之外，又将尤姬挡在身后，气急道：“长孙羽默，你欺负一个柔弱女子，算得什么本事？尤姬姑娘今天先陪了我们，先来后到的规矩，莫非你也不懂？”

长孙羽默见着萧慎这王八犊子又出头来，纨绔本性立马暴露，叫嚣道：“去你妈的先来后到，小爷们今天就要抢你们的人，怎么着吧？懒得和你费劲磨牙，长孙家的子弟什么时候要和你萧家的杂碎讲规矩？”

说罢，展开双臂冲着身后一千早已跃跃欲试的纨绔们嚷嚷道：“弟兄们，今天咱们就做一次地地道道的长安小霸王，听好咯，抢人！！！”

“喏！！！”

房遗爱，程怀义，杜荷，魏叔玉，李少植这些鳖孙们早已摩拳擦掌，一听号令，顿时涌上前去，作势就要扑来抢人。

这个时候，一直没有吭声儿的卢承庆再也坐不住了，猛然冲到中间挡在了众人的去路，官威十足的喊道：“放肆，无礼！！！”

卢承庆这也是硬着头皮迎难而上，毕竟长孙家、还有这些房家，程家，杜家的名头，他曾经久居长安，甚至高居庙堂，早就如雷灌耳，岂能不知？

尤其是这些门阀家族的子弟，嚣张跋扈早已成了他们的代名词，岂是那么好相与？

而如今自己的靠山萧家子弟有难，他是不想上，不敢上，但还是要冲上前去，为主家解围。

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如今，萧家与他卢承庆可是休戚相关。

没有萧家的家主萧瑀，他卢承庆八成还要呆在益州那种鬼地方受苦。

同样，如果这个时候他不出头，萧家兄弟肯定忌恨他，到时候在萧瑀面前抹黑自己，萧瑀能轻饶的了自己？

他卢承庆如今在朝中可是人见人厌，狗见狗躲，没了萧瑀的庇护，他真心啥也不是。

罢了，得罪这些纨绔子弟就得罪吧，顺了哥情总要失嫂意，这是注定的事儿。

只见卢承庆拦住了众纨绔之后，官味十足地喝骂道：“不得造次！你们虽萌了父荫，虽地位金贵，但始终非朝廷官员，还属一介草民，难道你们不知明不与官争吗？如此冒然冲撞诋毁朝廷命官，公然在朝廷命官的房中强抢……”

他本来想说强抢民女来着，但这尤姬姑娘就是个青楼女子，何来的民女一说？

一时间，这话又接不下去，卡在了那儿。

不过这番顿喝倒是唬住了长孙羽默等人，奶奶的，卢承庆这话说到点子上了，貌似除了萧廷，屋中两人都是朝廷命官吧？

长孙羽默好像记得萧慎自从高中状元之后，就在礼部任职六品的通事舍人一职，专门负责接待进京面圣的外邦使者。

正如卢承庆讲，民不与官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在不占理的情况下，他们这些荫子弟还与官员争抢，那就是目无尊卑了。

这事儿，好像还真有些可大可小，就看对方文章怎么做了。

随即，那帮纨绔子弟们纷纷泄了气，眼神问询般投到长孙羽默的身上。

长孙羽默一时捉急，不知如何进退了。

奶奶的，该死的，竟然忘记他们会拿官身说事儿。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棘手受窘之余，门口之外陡然传来一声冷笑：“哈哈，好一句民不与官争，在这种场合听到这句话，本御史算是长了见识！”

显然，躲在人群后面迟迟不肯露面的郭业，终于出场了。

只见他步伐稳健地走进飞燕阁中，走到长孙羽默的身边，轻轻拍了下他的肩膀，示意他不用着急。

而后用一种戏谑的目光看着卢承庆，奚落道：“卢刺史，好久不见，没想到你我又在长安相会了。”

“啊？怎么是你？”

对于郭业的出现，卢承庆显然也是极为错愕。

郭业面容轻笑，依旧用一种奚落的口吻说道：“怎么不能是我？对了，忘了告诉卢承庆，本人如今就职御史台，任监察御史一职。”

卢承庆闻罢，惊呼一声：“什么？这怎么可能？”

郭业轻轻摇头，不以为许，继续戏谑道：“怎么不可能？不可能的事儿多着呢。就如卢刺史刚才这句话，本御史听着也是觉得不可能啊！”

说到这儿，郭业声音陡然变冷，颇有些肃穆地讲道：“堂堂朝廷命官，而且是有品有衔的官员，居然在风满楼这种风月场合，与一帮没有官身的少年郎争抢狎妓。哈哈，狎妓本是一件雅事儿，奈何卢刺史，还有这位萧状元这般不顾体面，哈哈，太失颜面了。”

奚落戏谑嘲讽完毕之后，只有郭业微微拱手，朝着皇宫的方向抱拳说道：“如果本御史将两位今天这桩糊涂上书御史台，御史大夫高大人明日早朝启奏圣上，又不知道会是一番什么滋味呢？”

## 第416章萧慎的反击

“啊？”

郭业的迟迟出场让卢承庆好是一阵意外，连番错愕，神情当真是变幻多端。

先是在距益州千里之外的长安城与郭业相遇，再是听闻郭业居然任职御史台监察御史，最后是郭业的话中，字里行间带着的浓浓威胁之意。

此时卢承庆的心境，犹如惊涛巨浪一般，一浪接着比一浪高。

郭业最后所提及的话，卢承庆怎会听不懂？

这小子竟然要以监察御史的身份，上奏御史台弹劾自己与萧慎，不顾朝廷命官的颜面在青楼中与他人争抢风尘女子。

这事儿真被捅到朝堂之上，卢承庆可以想象的到，不仅能惹得文武百官哄堂大笑，鄙夷不止，而且还会惹来圣上的龙颜大怒。

正如郭业所讲，朝廷命官去风花雪月之地狎妓，本是雅事，但如果不顾一介官员的体面去和几个少年郎争抢风尘女子，那这就有失体统，有损朝廷的威仪了。

好好的一件雅事，瞬间就变成丑事，烂事

联想翩翩，念及此处，卢承庆不由一阵后怕，甚至惶恐。

两人本有旧仇，今日又平添新恨，卢承庆一时间望向郭业的怨毒眼神又浓烈了几分。

小畜生，算你狠，咱们走着瞧！

随即，卢承庆将心头的怨恨稍稍压制，转头附耳身边的萧家大公子萧慎，嘀咕道：“萧大公子，这事儿当真可大可小啊，那啥，依在下所见，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要不……”

萧慎听着卢承庆的耳语，并未表态，而是望着刚刚出场便夺去了所有人眼球的郭业，若有所思地盯着他，一句话也没吭声。

倒是他身边的好弟弟萧廷一见郭业蹦达出来，立马就跟撞见鬼似的，指着郭某人惊叫喊道：“大哥，就是他，就是这个姓郭的王八蛋，害得我今日在国子监中输了击鞠，颜面扫地，还吃了一嘴的……”

刚想说吃了一嘴的马粪，不过这事儿实在是太他妈丢人了，萧廷见机得快，霎时戛然而止。

话锋一转，央求道：“大哥，你今天可是要小弟作主啊。”

“闭嘴！”

萧慎怒其不争地白了一眼自己的弟弟，打断了他的央求之话，啐道：“蠢货，还嫌不够丢人的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郭业刚才话间的威胁，卢承庆能想到能顾虑到，萧慎又岂能忽视？

如今他正在平步青云上升期，如果真被这个姓郭的监察御史捅到御史台，传到皇帝的耳中，那么自己的名声当真是毁了。

一个堂堂的六品通事舍人，去年的金榜状元，居然不顾颜面地在青楼中与人争抢风尘女子，这不是让人笑掉大牙的丑事吗？

可是，就这么低头认怂？

萧慎心里立马打消了这个念头，呵呵，今天不仅争得是尤姬姑娘，最重

要的却是长孙氏与萧氏两家的面子之争。

如果自己拱手将尤姬姑娘让给长孙羽默等人，先不说失了男子气概，尤姬这个大美人今后肯定会小觑了自己，之前在她面前刻意经营的形象肯定瞬间倒塌。

这只是其一，最最关键的是，只要一低头认怂，那么就表明萧家斗不过长孙家，此事一经长孙羽默这群纨绔子弟们得瑟传扬出去，哼，整个长安的贵族圈中指定会拿这个当作笑柄。

今后自己见了长孙家的长子长孙冲，还谈何底气？谈何暗斗？

不行，绝对不行！

今晚在风满楼，无论如何都不能栽面儿！

萧慎立马将这个念头驱除出脑中，眼咕噜一转，发现自己与卢承庆等人今日出门，都未穿官袍。

有了！

心思一动，很快便有了应对的主意。

随即冲郭业拱拱手，假装淡定斯文地轻笑道：“你姓郭，陇西郭业，新任御史台郭御史，是吧？”

郭业见着萧慎这个时候还能淡定从容地笑出声儿来，不由绷紧了神经，奶奶的，还真是个硬茬儿，看来想要拿御史台言官的范儿来唬住这孙子，是有点够呛了。

但他又不知对方打得什么鬼主意，继而只能抱拳还礼道：“正是区区在下！”

萧慎继续一脸笑意地颌首，而后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裳，再指了指卢承庆身上的衣裳，笑道：“你自己看看，我与卢承庆卢侍郎今日都是便服出行，这个时候又是入夜一更时分，无需当值。这脱了官袍，又不在当班职守时间，我们便与平民百姓一样，都是凡夫俗子嘛！”

我草！

郭业立马听懂了萧慎的话中之意，监察御史是有纠察百官，弹劾官员之职能，但是官员下了班，自己的私人时间，你总不能也要监督吧？

如果往深了说，官员上班下班所有时间监察御史都要纠察，那么这就不不是官员了，而是囚犯嫌犯了，不是？

这明显就是下套子让郭业钻啊！

只要他这般说，郭业还要来一句老子非要监察到底，那么这就惹了众怒。

说句实在话，御史台的御史，满朝文武没有一个喜欢的，任何一个人的屁股多少都有点脏，就烦被监察御史闻点腥臭。

所以，御史台也有过规定，文武百官在下班之后不得监察，文武百官在休沐或丁忧守制期间，不得监察。

如果郭业这个新来的监察御史，在人家官员下班逛青楼的时候还用监察御史的虎皮来说事，明日早朝肯定会引来文武百官的众怒。

官场的官员，无论是敌对还是盟友，对待御史台的态度上，都是一种唇亡齿寒的态度。

谁让御史台的言官御史们，号称百官克星，始终都站在文武百官的对立面呢？



……

萧慎的小小一个推脱，直接连消带打将郭业这个中途出场的监察御史，逼到了另一个境地。

看来今天这事儿，监察御史这身虎皮也不好使了。他不仅不能管，连搀和一下下都不行。

否则，就是自讨苦吃啊！

一时间，郭业无法言语回应，让萧慎占回了先机。

萧慎身边的卢承庆还有他那个傻弟弟，齐齐竖起拇指赞道：“大公子（大哥），还是您高明呐！”

就连萧慎身后的尤姬姑娘，看着萧慎的后脑勺，双眼一个劲儿冒星星，心中激动道：“帅，好帅，萧公子真帅！”

郭业看在萧慎这孙子又得瑟起来了，不由一阵气急，暗骂道，妈的，想跟你做一次斯文人，你倒是跟我玩起花活来，孙子，有你的！

随后，他看向身边的长孙羽默，摊摊手表示无奈，一语双关地提醒道：“长孙，人家萧公子都说了，今晚他们是平民百姓，并不是什么朝廷命官。嘿嘿，我这个监察御史只能纠察官员，对待平民百姓嘛，还是你们内行，对吧？”

长孙羽默好似听懂了郭业的提醒，重重地点头应了一声嗯，顿时露出一脸的凶相。

郭业徐徐转身，走到那群纨绔子弟的中间，故意说了一声：“佛争一炷香，人争一口气，是不？你们该干啥就干啥吧，我什么也没看见。”

说完，自顾走到了飞燕阁的一个无人角落。

长孙羽默与众纨绔们没让他失望，只听一声爆喝：“弟兄们，揍他狗娘养的！”

轰~~

十几号人在长孙羽默的带领下，个个撸起袖子突然动手，冲着萧慎三人乌泱泱涌了过去。

一言不合，便是血溅三尺，管你娘的东西南北风，照揍不误。

这就是长安小霸王的行事作风！

谁知萧慎见状，猛地一个推搡将卢承庆推到前面挡起了拳头，然后拉起尤姬姑娘与傻弟弟萧廷退后数步，退到飞燕阁的窗户边儿上，冲着楼下一声怒吼：

“来人呐，本公子遇袭，速速上来救援！”

窗户下边，正好是飞燕阁的沿街。

郭业听着楼下顿时传来汹涌嘈杂的呼喝回应，尼玛的，原来这孙子居然带了萧家的家奴在下面守候着。

逛个窑子都带着一干家奴在外边守候，这孙子的戒备心是要有多强啊。

看着被纨绔子弟们围起来一顿胖揍的卢承庆，不时哇哇痛叫，郭业心里说不出的痛快。

不过再看萧廷眉宇间的狠厉，郭业知道，今晚这一仗，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动静还真的很不小了啊。

他目光锁定在萧廷与萧慎两兄弟身上，暗暗琢磨，一会儿到底要不要出手？

不过如果他真动手打了萧家兄弟，那么他跟萧家的仇可真结大了！

——关键这两个混蛋的爹不是一般人，当朝尚书右仆射，武德旧臣系第一人——萧瑀。

如果自己光看戏不动手，又不好跟书学班这伙人交代吧？好歹咱也是书学班郭二哥，这保持中立的话，会不会忒不仗义了？

一时间，郭业踌躇犹豫纠结了起来……

奶奶的，揍，还是不揍？

## 第417章右领军卫府将军

萧家的恶奴闻听大公子召唤，二十来人纷拥而入风满楼，跑上了二楼的飞燕阁中。

一进飞燕阁门中，萧慎这个当哥哥的还未有开口，他那个傻弟弟就掩不住的一脸兴奋，挥拳下令道：“打，给我狠狠的打，让他们尝尝拳头的滋味儿，好教他们知晓咱们萧家的厉害。”

“喏！！”

二十几个腰粗臂膀的恶奴齐齐应了一声，霎时加入了战圈，与长孙羽默这群纨绔公子哥们扭打撕扯在了一起，双方几十号人将偌大一个飞燕阁堵得严严实实。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

这二十几个恶奴一摆出开打的架势，郭业就一眼瞧出，萧家这群恶奴显然是经过调教的，平日里干得就是助纣为虐，替萧家兄弟充当打手的角色。

一时间，风头大盛，形势顿时来了一个大逆转。

人数本身就占少的纨绔子弟，又怎能是人数占多，训练有数的恶奴之对手。

长孙羽默等人被打得节节败退，退到了飞燕阁的另外一个角落。

本身战斗力就渣到底的三胖子李少植，魏叔玉，房遗爱等人，更是被打得鼻青脸肿，特别是杜荷那小子，被恶奴一拳狠狠打在鼻梁上，溅的满脸都是血，甚是凄惨。

这个时候，卢承庆趁着混乱的空档，跟条老狗似的四肢着地，爬出了战圈。而后，披头散发，衣衫破烂地跌跌撞撞跑到萧慎的身边。

此时哪里还有刚才那般官威十足的形象，乍眼看去，就跟个臭要饭似的。

摆脱困局的卢承庆哇哇哭诉道：“真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啊，殴打朝廷命官，大罪，大罪呐！”

萧慎继续观望着战局，见着自己这边占了上风，一脸得意之色。

尤其是他那位傻弟弟，此时已经兴奋地连连跳脚叫道：“打啊，打啊，哈哈，谁替二爷抽长孙羽默这孙子一嘴巴子，二爷有赏，有大赏！”

.....

.....

郭业见着形势已经堪忧，容不得他再犹豫不决了，彻底与萧家撕破脸，已经无可避免。

随即打定了主意，欲要擒贼先擒王，先将萧家大公子萧慎先行拿下。

当即，他锁定目标萧慎，撸起袖子就要出手.....

“住手！！！”

突然，

门口处传来一阵爆喝，喝声刚落，只见数十名披甲兵卒，手执戈矛如潮水般哗啦啦涌入了飞燕阁中。

不约而同，数十甲卒甚有规律地将混战的人群围拢了起来。

唰~~~

数十柄戈矛齐唰唰地对准还在混战的两方人马，相继出声喝阻道：

“罢手，罢手，平康坊中不得滋事！”

“右领军卫府在此，统统罢手！”

“还不罢手，你们是想蹲大狱，吃牢饭不成？”

“再不听劝，格杀勿论！”

.....

.....

数十悍卒，兵戈器甲，齐齐上阵，声声肃杀，几分喝阻之后，双方才稍稍歇罢。

很快，混战的战圈就被几名甲卒熟稔地隔离了开来，看来这群甲卒处理这种事情也不是第一次了。

郭业闻的门口传来的第一声“住手”，便停住了手中的动作，颇有意外地朝着门口处看去。

因为，这个声音他居然听起来有些耳熟。

待得士卒们将飞燕阁中的乱局控制住之后，门口之外才铿锵走入一名武将。

高，很高，高于普通人，非常高的个子，两鬓长满络腮胡子，一身的明光铠，手扶腰间系着的横刀刀柄，立于飞燕阁中。

甚是抢眼，极为夺目。

眼神如冰山般冷冽，嗓门如觅食猛虎咆哮山林般洪亮威势，断然吼道：“我乃领军卫府衙门将军，掌右领军卫，何人在此闹事？”

一番混乱归于平静，郭业总算看清了来人，居然是他。

没想到他居然平步青云到如此地步，做了右领军卫府的将军。

左右领军卫，大唐十六卫中的两位，与府兵，边军不同编制的大唐精锐。

而右领军卫，掌管着长安城朱雀大街以西所有坊间的治安及宵禁，守卫着长安城及皇城半数以上的城门。

平康坊，崇仁坊等闹市闹区，正是右领军卫的管辖范围。

郭业当真有些感叹，果真是得了李二陛下的信任，不然也不会将长安外郭城及皇城半数的布防交在他手中。

奶奶的，你给请老子喝酒。

不过这名右领军卫将军并未发现郭业，而是继续说道：“天子脚下，长安城中，竟敢群体斗殴，真当本将及我右领军卫府衙门的儿郎，都是死人吗？”

这时，卢承庆整了整衣衫，一脸狼狈相地走上前去，低声说道：“这位将军，这边说话……”

说着话的功夫，就要拉扯着这将军要走到一边。

谁知这人半点面子也不给卢承庆，狠狠一挥手拍打开了卢承庆的拉扯，继续一脸虎气地哼道：“有什么话在这儿说，莫要做那鬼祟龌龊事！”

这下卢承庆的老脸收不住了，沉声说道：“本官乃是吏部左侍郎，卢承庆是也。这位将军，今天之事完全是这群纨绔子弟惹是生非，坏我等雅兴。”

“本官萧慎，乃去岁新科状元，如今添为礼部通事舍人，家父乃尚书右仆射萧瑀。这位将军，卢侍郎说得没错，正是如此。还望将军快快将这伙惹是生非的家伙带走。”

这名武将听完两人的话，随即转头一脸厉色地看着长孙羽默等人。

谁知长孙羽默这伙败家玩意也不是省油的灯，纷纷出言咒骂起来：

“放屁，萧慎，放你娘的狗臭屁！”

“这位将军，我爹乃是当朝尚书左仆射长孙无忌，还望将军能够严办萧、卢二人。”

“没错，就是萧贼、卢狗仗势欺人。这位将军，家父乃是梁国公，中书省中书令大人房玄龄是也。”

“萧慎，你得瑟个鸡巴毛，你一个小小的通事舍人算个蛋啊？还不是我老爹的麾下小官。这位将军，家父李纲，不仅是礼部尚书，还是东宫太子府太子詹事。还请将军给个面子，把萧家两条小狗，还有卢承庆这条老狗统统带走。最好打入大牢，让他们吃尽苦头！”

.....

.....

武将听闻双方人马自曝家门之后，心里起了微微的波澜，两边的人马不仅来头不小，还极尽显赫啊。

不过他并未因此而缓下来脸色，而是仍旧一副冷酷的神情扫视着众人，嘴角一扬甚是不屑地笑道：“本将办事，还需要你们教吗？本将只听当今皇上敕命，收起你们这些鬼蜮伎俩，本将军不吃你们这一套！”

说罢，冲着甲卒们一挥手，喝道：“儿郎们，将这群在平康坊寻衅滋事，集体斗殴之人统统拿下，押回右领军卫府衙门，明日再上报领军卫大将军，听候大将军的发落！”

“喏！！！”

唰唰唰唰~~

戈矛再次逼近，士卒们相继呼喝起在场双方人马，准备将在场诸人带出风满楼，押解回卫府衙门。

我草，众人皆是一阵慌乱，搬出自家老爹，搬出自身身份，居然在这名武将面前都不管用。

一时间，此起彼伏的叫嚷又是响起：

“我靠，这位将军，你连我爹的面子都不给？”

“这位将军，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别他妈用戈矛戳我，你们几个意思啊？”

“本官吏部左侍郎，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本官。”

“大哥，怎么办？我不想进大牢啊，大哥快想想办法，进了大牢，咱们萧家明天又要被人沦为笑柄了。”

.....

霎时，场面怎得一个乱字了的。

双方人马被右领军卫的士卒们推搡押解出了飞燕阁，不情不愿，咒骂吐槽满天飞。

这名将领眼神冰冷看着徐徐押解出去的人群，哼道：“在本将面前扯家世，扯背景，扯来历？哼，莫要忘了，天底下，皇帝最大！一群蠢货.....”

“啪，啪啪.....”

话音刚落，突然耳边响起一阵击节之声，不紧不慢颇有节奏。

郭业徐徐从角落走出，对着这名将军轻笑道：“好一位公事公办，雷厉风行的将军啊，今天我算是见识到什么叫官法如炉了。牛，赞一个！”

“咦？”

这名将军寻着声音看清楚了郭业的面貌，惊呼一声之后，极为诧异地叫道：“怎么会是你小子？”

郭业满脸喜色，慢步走近这位将军，耸耸肩继续笑意盎然，俏皮地反问了一句：

“人生何处不相逢，你我再相见又有何难？苏大哥，当日一别又三载，你现在混得可是越来越好了，小弟郭业今天特来求罩罩……”

## 第418章老友重聚

“罩你奶奶个腿儿！我方才看你小子躲躲掩掩，现在没了闲人，你才肯定出来相认。怎么着，我苏定方声名狼藉若斯？”

原来这位高个子的右领军卫府衙门的将军，正是与郭业一别三载，被郭业盛赞为‘神一样的男子’苏定方。

郭业见着苏定方寒冬般酷冷的脸颊上，浮现出笑意，话里话外都透着调侃，也不由乐道：“苏大哥说得哪门子话？小弟我哪能这般不识抬举？以苏大哥今日今日之地位，啧啧，右领军卫府的将军，掌管大唐帝都，天子脚下长安城，半数的治安与宵禁，小弟我巴结还来不及呢。”

郭业臭贫嘴口花花的本事，苏定方是早已领教过，不由苦笑道：“得了，在我面前，就收起你那套忽悠死人不偿命的臭本事吧。对了，你小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长安城？你不是说打死不来长安的吗？而且，你怎会混迹在这伙人中？”

突然，苏定方的眉宇多了几分焦灼，殷殷嘱咐道：“小子，我告诉你啊，这帮人的来头背景都极尽显赫，你可别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罪受啊？如果你在长安城中犯了什么大事儿，我可保不了你！”

“切，这是哪儿跟哪儿的事啊？”

郭业白了一眼瞎操心的苏定方，回应了一句。不过心中还是掠过几许的暖意，他听得出来，看得真真儿，苏定方对他是真的关心。

随即，他将自己三年丁忧期满，奉旨入国子监读书之事讲了出来，包括中途帮助御史大夫高士廉在汝州等地查处贪墨案，而后又被高士廉召入了御史台中任职监察御史之事，也一一讲了出来。

言罢，这才有些臭屁地得瑟道：“苏大哥，你兄弟我现在也非吴下阿蒙了。监察御史虽品衔不高，奈何这身虎皮好用，百官克星亦不是白叫的，是不？再说了，我如今在国子监读书，将来出了国子监，怎么着也算是天子门生吧？咱这是在镀金，嘿嘿……”

苏定方听着郭业述说着这三年来的境况，听得是目瞪口呆，张着嘴久久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

听得郭业最后的一句臭屁话，这才稍稍缓和了错愕的神情，甚是感慨地叹道：“你小子的运气，真不是一般的好啊，居然能入了两榜进士挤破脑袋都进不去的御史台担任监察御史，而且还能蒙圣恩入国子监读书。啧啧，小子，我真想去你家的祖坟之地看看……”

呃？

苏定方最后一句话说得没头没脑，郭业一时没反应过来，傻咧咧地问道：“啥意思？跑我家祖坟看啥？”

苏定方貌似奸计得逞一般，坏笑道：“看你家祖坟是否冒了青烟啊。不然你小子怎能如此连连撞了大运。”

郭业顿时反应过来，苏定方这孙子是在挖坑等着他呢，不过今天老友相聚心情不错，暂且让他得逞一回，继续臭显摆道：

“切，苏大哥此言差矣！小弟我虽出身寒门，但我始终相信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所以说啊，小弟我这是时也命也，造化也！当然，还有一个最关键的所在，那就是小弟我是大大的人才也！”

苏定方听着郭业吹得越来越没边儿了，顿时摇头摆手打断道：“得了得了，瞧你那点出息，都小二十岁的人，怎么就不懂的内敛一些呢？臭贫的毛病，你是半点都未曾改掉，说起话来，还越发高调了。”

郭业继续沾沾自喜道：“那是，凭啥要低调啊？做人要低调，做事要高调，这可是小弟一贯秉承的宗旨。”

“别他娘的废话了！”

这话赶话，终于轮到苏定方头疼不淡定了，呵斥完郭业后，好像想到了今天风满楼的群体斗殴事件有些蹊跷。

立马恍然大悟过来，问道：“我知道了，今天这风满楼的群体殴斗事件，八成是你小子挑起来的吧？我就知道，你小子走哪儿，哪就不太平！”

我草~冤枉啊！

郭业赶忙解释道：“这可不关我的事儿啊。长安长孙家个萧家早就不对付，这你应该比我清楚啊。你可别胡乱冤枉我，这两家任谁一家我都吃罪不起。嘿嘿，不过嘛，如果非要较真儿的话，今天这件事儿，我倒是起了一个推进剂的作用，只是加快了事情的节奏而已。其他的，一概与我无关。”

“真跟你没有关系？”

显然，苏定方还是不信郭业的渣渣人品。

郭业只得义正辞严地拍胸保证道：“真的跟我没有关系。不过嘛，苏大哥，这事儿你得给我个面子。”

苏定方闻言又是一道识破奸计的笑意，轻声说道：“还说跟你无关？既然卢承庆跟萧家兄弟是一伙儿的，卢承庆跟你小子在益州之时就彼此不对付，想必你跟长孙家，还有房家，程家那几个瘪犊子是一伙儿的了？”

郭业竖起拇指赞道：“苏大哥，您睿智，您英明！”

对于郭业的大高帽，苏定方敬谢不敏，摇头轻笑道：“今天算你小子运气好，撞到我手里了。这样，我先做做样子，将这两伙子人都带到卫府衙门去。现在差不多快两更天了，三更天的时候，我会安排人将他们放出去。算是卖你一个面子。至于萧家兄弟和那个狗屁卢承庆，呵呵——”

苏定方停顿了一下，有些阴损地笑道：“先关他们一宿，明日再让他们家人拿银子赎人，算是替你解解气。”

郭业连连点头称谢，又不由有些担心地问道：“苏大哥，不会给你惹上什么麻烦吧？”

言下之意，他是担心苏定方如此不给面子，惹怒了尚书右仆射萧瑀。

苏定方闻言，顿时脸色一变尽是凜然，沉声说道：“敢在夜间群体斗殴，扰乱帝都治安，关他们一宿算是轻的，明日不萧家不送来银子，看我敢不敢连关他萧家兄弟几天几夜。放心，卫府衙门这一亩三分地，哥哥我还玩得转，他萧瑀纵是位高权重，再是牛逼轰轰有能耐，也管不到我们领军卫的头上来。”

霸气，当真是霸气侧漏啊！

苏定方短短几句话，透出来的那股子气势，让郭业折服万分。

这才是神一样的男子，不枉苏定方三个字。

这时，风满楼外押解着一干犯众的士卒上来催促，苏定方看着耽搁的也差不多了，便对郭业拱手抱拳告辞道：“兄弟，今日公务在身，哥哥就不再逗留了。右领军卫府衙门在长安城很好找，你随便找个人打听一番，就能找



到。回头你找哥哥我，我请你喝顿好酒。”

郭业亦是拱手还礼，笑道：“能与苏大哥再次相见，小弟也是万分高兴。改日，改日咱们兄弟再聚。”

“得嘞！！”

苏定方爽落一个转身，对着门口等候的士卒呼喝道：“走着，开路，回衙门~~”

郭业看着苏定方不带一丝的拖泥带水，走得那叫一个干脆了得。

心中美美赞道，啧啧，这才是爷们。

咣当！

好似青铜酒盏落地之声，惊醒了目送苏定方离去的郭业。

奶奶的，这房中还有漏网之鱼？

稍稍转身，原来是尤姬这个小娘们。

只见尤姬姑娘抱着古筝，蜷缩在桌角之下，不小心碰到桌角，晃得桌上的一个酒盏掉落在地。

尤姬好像也发现了郭业正朝着自己这边看来，早被刚才一幕又一幕惊吓到的她，自然也对郭业有些害怕。

先是纨绔子弟与恶奴殴斗，再是披甲持戈的数十虎贲闯入飞燕阁，尤姬纵是风满楼的头牌，又何曾见过这么大的阵仗？

郭业看着这小娘们柔柔弱弱，惊慌失措的样子，颇有些我见犹怜的感觉。

再看那仓惶的容颜，多了几分病态之美。

头牌就是头牌，果真是美得冒泡。

霎时，郭业浮现起自诩为比较和善的笑容，缓缓走向蜷缩在桌边边儿的尤姬。

可这笑容再尤姬姑娘看来，如果满脸的淫笑与猥琐，极为面目可憎。

见着郭业步步逼近自己，她不由惊惧叫嚷道：“你，你想干嘛？色胚，登徒子，你别过来！！！”

“来，来人呐.....”

“救，救命啊.....”

“这位公子，奴家蒲柳之姿，当不起公子的怜惜，您就饶了奴家吧！”

尼玛的，郭业差点门没被尤姬的话气得背过气去，心中恨恨想道，难道老子脑门刻着‘色狼’‘淫棍’二字？

不过他极力克制，极尽柔情万分地说道：“尤姬姑娘，别害怕，我没有恶意。看来尤姬姑娘对我有误会呐，咱们必须聊上一聊.....”

谁知郭业越是这样，尤姬这小娘们叫的越是欢实，再次尖叫道：“不，不要啊.....”

我日，还叫？

郭业彻底褪去狼外婆的面具，拉下来脸，哼道：“他娘的，老子又没强奸你，你叫个蛋啊？安静，安静！”

“放过我吧，这位公子。奴家在风满楼中只卖艺，只陪酒，从不卖身啊！”

尼玛，这是哪儿跟哪儿啊？

郭业彻底发飙：“你卖身老子还不稀罕呢，叫个毛？再不安静，老子可真

要把你扒干净扔床上了哈？唧唧歪歪叫个没完，老子就来硬的哈？赤裸羔羊  
啥样你啥样，你滴，明白？”

## 第419章文青范儿的尤姬姑娘

其实郭业真的没起什么坏心思，现在不是才到三更天吗？

他就想着拉这位尤姬姑娘聊聊天，打发打发时间，等着三更天的时候，好去卫府衙门那儿接长孙羽默等人出来。

谁知这位尤姬会这么敏感，老感觉自己会趁虚而入，将她怎么着似的。

奶奶的，哥们好歹也是一个有品味有格调有前途的年轻官员吧？

强奸这种事儿，也太掉价了，不干，坚决不能干。

不仅不想，而且不屑，这种事儿只要一做，那真是名声尽臭，迎风臭出长安城百里地。

特别是尤姬属于风满楼的清倌人，并非娼妓，不是想日就日。

虽然同样是在秦楼楚馆赚银子，但是有着明明白白的分水岭。

娼妓嘛，是给了银子就能上；清倌人嘛，说好听点，是卖艺不卖身，说难听点便是想日，也要对方瞧得上你。

不然尤姬这个小娘们也不会立出三不陪的规矩。

如果强上清倌人，那可是要被风尘玩家们的唾沫星子给淹死的，这也属于圈内的一条潜规则吧。

不然的话，以长孙羽默这群败家玩意的脾气，还能被尤姬这小娘们连番拒绝三五次？

不是长孙公子好脾气啊，而是清倌人委实不敢硬来呐。

.....

.....

待得郭业喊完最后一句话后，尤姬这小娘皮这才缓缓平静了下来。

然后从桌子角边儿盈盈而起，紧紧抱着怀里的古筝，跪坐于蒲团之上，浑身打着哆嗦不敢吱声，更不敢抬头张望郭业。

咔~~

郭业拉来临近的一条凳子，一屁股坐了下来，与尤姬隔了三两步的距离，翘起二郎腿没话找话道：“尤姬姑娘，我听说你有三不陪的规矩，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理说，你们这些清倌人在青楼中赚点银子也是辛苦，你怎得还要将唾手可得的银子拒之于门外呢？”

嗯？

尤姬听着郭业这般发问，心中暗道，这位公子爷看来真是没什么歹意，没起什么坏心思，且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

罢了，暂且应付一下他吧，就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吧。

随即尤姬将怀中的古筝缓缓平放在席上，竭力平复自己忐忑的心情，轻声说道：“回这位公子的话，奴家若非家道中落，自幼被卖入风满楼中做了清倌人，又怎会甘心沦落风尘呢？唉，这就是命，半点不由人。不过奴家虽堕入风尘，但亦爱读书，自然懂得一些大是大非。”

说着，尤姬掰扯起纤纤素白的手指，说道：“第一，流氓泼皮不作陪，是因为奴家嫌弃这些人腌臢污秽，不屑赚他们的银子；第二，无德无才之辈不作陪，是因为陪他们喝酒，替他们弹筝，奴家觉得恶心，掉身价，这种银子不赚也罢！至于第三.....”

郭业听着尤姬解释起前面那两条不作陪的原因，顿时对这小小清倌人产

生了些许好感。因为对方虽落了风尘，但傲骨还在，居然为了自己的一些坚持，而对唾手可取的银子不动心。

不过郭业也能听得出来，这尤姬多少有些占着自己是风满楼红牌的缘故，对客人挑三拣四。

如同后世的明星一般，这小娘皮就是在耍大牌，秀品味。

有点意思，郭业继续竖起耳朵聆听着尤姬的第三条不作陪。

只听尤姬继续说道：“朝廷官员不作陪，也许大人会觉得尤姬这是在自抬身价，其实不然。在尤姬看来，整日流连于秦楼楚馆中的官员，必定不能专心操持公务，不能为百姓谋福祉，算不上一个爱民如子的好官员。如果因为尤姬一人，而致使官员不能勤于公务，那么尤姬的罪过，就大矣！”

“昂？呃……”

听完尤姬关乎第三条的解释，郭业顿时被呛到了，这尼玛还是一个青楼女子清信人的觉悟吗？这思想觉悟简直太高了，真令郭业这个朝廷官员一阵汗颜啊。

这哪里还是风尘女子？这就是圣母玛利亚啊！

异数，尤姬这小美人绝对就是青楼界风尘圈子里的异数。

她不去布施传道，不去宣传仁德，真是太可惜了。

郭业震撼间，突然觉得尤姬要是来干监察御史，监察各地官员的政务，那简直太合适不过了。

可惜她是个女儿身哟！

郭业本想找尤姬瞎扯淡用于打发时间，谁知短短一个聊天，居然聊出一个不一样的异类清信人。

顿时，郭业对她的好感度与好奇度噌噌噌一阵儿往上涨，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随即郭业又问道：“尤姬姑娘，真是可惜了你这样的奇女子啊。对了，你除了弹弹古筝，还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郭业这也是纯属没话找话，没辙儿啊，他对人家产生了好奇，就想从多方面了解一下对方。

他不问倒好，他这么一问尤姬的脸上顿时欢快了起来，刚才惊惧的神情荡然无存。

只见尤姬脸色欢快之后，突然又有些羞赧地低下了脑袋，看得郭业莫名其妙，这是要闹哪样？

“奴家平日里除了喜欢诗词歌赋之外，还喜欢自己写写话本儿，权当消遣。”

话本儿？

郭业甚是诧异，他知道“话本”是古代人对“白话小说”的一个统称。

这个不值得诧异，他诧异的是尤姬这个清信人居然会自己写小说？

我了个去，白话小说在大唐还不甚流行，甚至说是还没大肆发掘出来，尤姬这个风尘女子居然已经自创白话小说了。

这怎能不让郭业诧异与好奇的呢？

才女啊，这是大大的才女。

随即饶有兴趣地问道：“尤姬姑娘，不知你都写了什么话本啊？可否皆本公子一阅呢？”

“这……”

尤姬显然好是一阵迟疑，不过最后还是明眸微闭，皓齿紧咬，毅然决然地从衣袖里掏出几页纸张，卷的皱皱巴巴，递给了郭业。

而后有些羞涩地低语道：“这位公子……”

郭业接过纸张后，徐徐将其展平，抢话道：“我姓郭，尤姬姑娘可以叫我郭业。”

“奴家不敢，奴家就称您一身郭公子吧！”

尤姬改口了称呼，很是没有底气地说道：“郭公子，这是奴家随手涂鸦之作，登不得大雅之堂。而且郭公子也是第一个看奴家话本之人，切莫笑话奴家。”

郭业一边看着话本上的故事，一边摇头自语道：“哪能笑话，尤姬姑娘这才是奇女子才有的范儿。”

说罢不再言语，自顾看起了尤姬手写的这个话本。

字迹清秀，言语通俗，浅显易懂，果然就是纯天然的通俗小说。

郭业看着这个话本，篇幅不长，讲得故事很简单。

说白了就是一个大户人家有两个女儿，这两个女儿是同父异母，姐姐是正房夫人所生，心肠歹毒；妹妹是小妾所生，心地善良。

后来这个小妾病逝，大妈和心肠歹毒的姐姐就经常欺负她，不仅让她天天挑水干家务活，还天天不给她吃饱饭，不给她漂亮衣服穿，让她整天衣衫邋遢，以脏兮兮的面目见人。所有人都因为妹妹的邋遢与脏兮兮，而避之不及。

终于有一天，妹妹去河边挑水的时候，捡到一双绣花鞋子。这双绣花鞋乃是神仙所赐吗，妹妹穿上绣花鞋后居然不再邋遢，衣裳华贵又漂亮。

时间一天天过去，

后来有一位太子路过河边，看见漂亮的妹妹正坐在河边，居然一见钟情。

……

郭业看到这儿，不由脱口喊道：“尼玛，这不是《灰姑娘》的故事吗？”

我了个去，尤姬这小娘皮居然将灰姑娘的故事，在大唐率先生根发芽了。

惊愕之后，他又粗粗将结局看了一下，妈的，不看还好，一看之后差点没将眼给看瞎了。

尤姬这故事的结局居然是，居然是恶毒的姐姐发现了妹妹神奇的绣花鞋，然后暗中下砒霜将她毒死，然后自己穿上了绣花鞋，嫁给了那位太子做了太子妃，接着太子登基做皇帝，恶毒姐姐成了皇后。

最后皇帝和恶毒姐姐两口子，快快乐乐幸福在一起。

尼玛啊，尤姬这是要逆天啊，居然把结局改了个天翻地覆。

……

见着郭业神情变化，阴晴不定，尤姬极为忐忑地问道：“郭，郭公子，你觉得还可以吗？”

郭业正想痛骂她一顿，好好一个姑娘家，咋的就这么恶趣味呢？

不过一想到不能太过打击别人的创作积极性，随即含糊点头说道：“嗯，故事不错，很是平民化。除了整个故事情节不过圆润之外，还有一点很重要

呐。”

尤姬神情凝重地看向郭业，说道：“还望郭公子不吝赐教，毕竟你是第一个看我话本的，最具有发言权了。”

郭业嗯了一声，说道：“尤姬姑娘，这个故事的最后，你为什么不让可怜的妹妹与太子在一起，快快乐乐过一生呢？这才是皆大欢喜的大圆满结局啊？”

尤姬听罢，顿时陷入了沉思，蛾眉之间泛起几分的疑惑，反问了一句：“难道郭公子不觉得以这种悲剧作为结尾，很凄美吗？奴家觉得很凄美，必能勾起所有看官的悲怜之心，郭公子以为如何？”

凄美？

你奶奶的，这小娘皮不仅是个圣母玛利亚，还是个文青范儿十足的清信人。

天呐，郭业心中疾呼，原来文青在大唐就已经存在了。

郭业很清楚文青的通病，你跟他谈情节，他跟你说文笔；你跟他说文笔，他跟你谈意境。

没法沟通，沟通不了。

“笃，笃笃……”

打更的更夫好似在风满楼外头路过，敲起了三更天的梆子。

郭业精神一振，急忙起身说道：“尤姬姑娘，三更天到了，我必须去卫府衙门接我的朋友，先行告辞了。”

说罢，将那几张纸塞回了尤姬的手中，返身就要出门离去。

尤姬将几页话本放入袖中，见着郭业已然出了房门，赶忙起身追了出去。

冲着郭业匆忙的身影喊道：“郭公子，你何时再来风满楼？”

“改日，改日定来再会尤姬姑娘……”

声音飘忽，郭业已然遁远。

回廊中一名龟公正好从路过尤姬姑娘身边，心中很是诧异，俺的娘唉，这尤姬姑娘平日冷傲如霜，常拒人于千里之外，今天居然对这名公子如此痴恋，啧啧，这位公子真乃高手，高手呐！

## 第420章一觉醒来惊闻怪事

到了三更天，苏定方果然给面子，直接将长孙羽默诸人放出了卫府衙门。

众人一出卫府衙门，见着郭业在外头等候，自然一个个诧异得目瞪口呆。

乖乖，郭二哥居然没被逮进去。

特别是听闻押解他们出卫府衙门的士卒提及，苏将军与郭御史乃是兄弟相交，因此卖郭御史一个面子，放尔等出衙门，不予追究。

这家伙，郭业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再次拔高了几丈，原来他们今晚能够幸免不遭罪，不用在卫府衙门过夜，还是托了郭二哥的面子啊。

一时间，一群人甭管安然无恙的，还是鼻青脸肿受了伤的，皆围在郭业的身边，叽叽喳喳问个不停。

郭业很是装逼的摇摇头，耸耸肩，仅仅回复了一句：“呵呵，我跟右领军卫府的苏将军啊，算是老友了。没成想，居然会在长安再聚，缘分，缘分呐！”

他越是这么装低调装神秘，这群纨绔子弟们越是胡乱瞎想，越是觉得郭二哥这才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唤，高深莫测之典范。

一旁的长孙羽默此时也收起了平日的傲娇劲儿，冲郭业叨咕了一声谢谢，然后问起来苏将军会如何处置萧家兄弟还有卢承庆等人。

郭业从这小子殷切的眼神中看得出来，他是巴不得这几日摊上大事倒上血霉啊。

随即笑道：“长孙，你放心吧。萧家兄弟还有那个狗日的卢承庆，今晚至少要在卫府衙门的大牢中过上一夜。明日才会通知萧家过来交银子领人回去。嘿嘿，你如果有心，你大可以叫人明天在卫府衙门前做做文章，奚落奚落萧家那两头瘪犊子嘛！”

“真的？”

长孙羽默的眼中射出两道精芒，兴奋至极，不滞点头晒笑道：“解气，真他娘的解气。明天我就叫我府中的下人来在卫府衙门口蹲点，等萧家兄弟灰头土脸一出来，就围观奚落他们一顿。嘿……”

郭业听着长孙羽默这话，总算是能体会到长孙氏与萧氏两家死磕到什么程度了。

此时城中打更的更夫又敲着木梆子打卫府衙门口路过，郭业听着这梆子声，三更天已过。

而后又扫了众人一眼，看着不少人都是鼻青脸肿挂着彩，房遗爱那厮更是被打的满脸都是鼻血，甚是狰狞恐怖。

随即对着众人说道：“时辰不早了，明日咱们还得去国子监上课。大家赶紧回去吧，还有，脸上，身上的伤口，赶紧处理处理，不然明天一个个去国子监跟个大猪头似的，徒惹别人的笑话。”

这话一出，众人纷纷响应，今晚算是扬眉吐气了，即便脸上身上皆挂彩也是值了。

继而纷纷拱手抱拳，三五成群结伴，相继告辞离去。

长孙羽默是最后一个离去的，见着左右无人只有郭业在前，这才真心实

意地说了一声：“郭业，连番承你的情，感激不尽。以后，你就是我长孙羽默的好兄弟，今后有啥事你尽管言语吱声儿。”

说罢，还等不及郭业的回应，他便撒丫子匆匆跑开离去。

这可是长孙羽默第一次对郭业如此诚心实意的说话，说话之时看得出来，满是肺腑不再傲娇。

郭业本来想上两句煽情的话，谁知这小子说完话便撒丫子跑了开来，好像脸皮挂不住似的。

奶奶的！

郭业望着长孙羽默跑远饿的背影，不由会心一笑，这小子心眼是不坏，就是放不下那世家公子的矫情劲儿，哈哈。

随后，他也抬脚离去，朝着太平坊的方向疾步赶回。

一路上并未遇见巡逻宵禁的兵卒，很快，他便进了太平坊回到了府邸。

天色已晚，困倦之意袭来，眼皮子都有些睁不开，不发出一声响动地钻回了自己的卧房，草草睡觉。

.....

.....

夜色徐徐隐退，天色微微亮起。

喔喔喔.....

公鸡亮嗓，叫来了一轮红日的东升。

不过因为昨晚到家都快四更天了，等得郭业醒来，已是日上三竿，火红太阳晒得屁股火辣辣。

看着外头的烈日，郭业急忙替换起衣裳来，一边冲着卧房外胡乱瞎咧咧地叫道：“贞娘，贞娘.....”

约莫过了一会儿，贞娘端着木盆，手臂上搭着毛巾，扭着小腰肥臀推门而入，一脸关切地说道：“来了，来了，大官人怎得不再多睡一会儿呢？”

郭业穿戴妥当之后，白了一眼贞娘，指了指外头的太阳，说道：“这都什么时辰了，你不知道我今天还要去国子监读书来着？”

说着，接过贞娘投洗拧干好的毛巾，胡乱一阵擦脸。

“扑哧~~”

贞娘掩嘴一笑，犹如万紫千红春满大地般尽是妖娆，看着郭业这般猴急样儿，不由笑道：“大官人如今越来越有样儿了，居然还知道国子监上学堂不能迟到。那你昨夜又怎能去秦楼楚馆风花雪月之地厮混一宿，迟迟不归家哩？”

“呃.....”

郭业很是诧异，贞娘咋会知道自己昨儿个去鬼混了？

不知为何，被贞娘这么一说，郭业顿时有些臊得慌。

于是将手中的毛巾轻轻甩进木盆中，借着要赶去国子监学堂的由头，嚷嚷道：“嘿嘿，不和贞娘细说了，我现在得赶紧去国子监。”

说着就要往卧房外头跑去。

还跑两步就听贞娘娇声呼道：“大官人且留步，刚才你们国子监派人送来消息，说是你们书学班今明几日都休假，无需再去学堂。”

啥？

书学班今明几日连着休假？



怎么个意思？

郭业止住了脚步，诧异地回头问着贞娘：“怎么回事？离休假还有两天来着，怎得好端端连着几日休假了呢？”

贞娘听闻，突然脸色一萎，喟然叹道：“奴家也不是知之甚详，但是听前来送消息的国子监录事大人提及，好像是负责你们书学班的那位司马博士，昨夜突然犯了疟疾，暴毙在家中。这不，书学班没了博士讲课，你们还上的哪门子课哩？”

“什么？？？”

郭业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震撼到了，差点没站住而脚底打了滑。

顿时，他的脑中浮起万千个问号。

司马老头犯了疟疾，暴毙家中？

昨天好像司马老头上课上到中途就急匆匆离去，说是身体不适，急需告假回家。

但是清楚记得，司马老头走的时候健步如飞，说话底气十足，哪里像是身体抱恙之人？

相反，这老头昨日更像是有什么棘手的事情，急于回家一趟才是。

现在倒好，居然短短隔了一夜，就传来暴毙家中的消息。

这，他妈也太扯了。

郭业对司马老头谈不上什么恶感，更谈什么亲近，对这老头的印象也仅限于混日子般敷衍地上了几堂课。

可是昨日还是一个活蹦乱跳，好端端活生生的人儿，今日，居然已是天人永隔。

要说郭业心里不震撼，不惊异，那才是假话。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震撼归震撼，惊异归惊异，总得来说，郭业觉得司马老头突然暴毙而亡这事，还是太过突然，太过蹊跷，很是不符合常理。

别的不说，就冲昨天司马老头还活蹦乱跳，健步如飞，郭业打死也不信他会无端暴毙而亡。

一时间，郭业的脸色变得有些凝重，冲贞娘反复确认了一句：“此事当真？”

贞娘听罢，立马不干了，给郭业甩起小脸子来，妩媚地娇哼道：“奴家又不是乱嚼舌头之人，怎会拿人家的生死当话茬儿？”

笃笃笃~~

突然门口传来一阵敲门声，郭业喝了一声进来。

只见一名丫鬟匆匆跨过门槛儿进来房中，冲郭业道了个万福，禀报道：“好叫大官人知晓，客厅那儿来了三位大官人在国子监的同窗，说是有急事要见大官人一面。”

郭业下意识地问了句：“他们自报家门了吗？”

丫鬟应道：“报了，一位是房公子，一位是杜公子，还有一位是之前就来过咱们府的魏公子。”

郭业微微颌首，原来是房遗爱，杜荷，魏叔玉三人啊。

咦？他们三人怎么会凑到一块儿来我府上？

郭业好像联想到了司马老头暴毙之事，暗暗猜到莫非他们也是闻得司马博士突然暴毙之讯，联袂而来报消息？

随即，他冲着丫鬟吩咐道：“让下人们给三位公子上茶，上好茶。本公子稍后就来客厅见他们。”

丫鬟又是盈盈一个欠身，应道：“喏！奴婢这就去给三位公子上茶……”

## 第421章死得蹊跷，关我何事？

客厅中，魏叔玉俨然半个郭府主人般，自来熟的对着房遗爱、杜荷两人一阵瞎掰活儿。

这厮翘着二郎腿将茶盏托于膝盖上，端坐在椅子上，眉宇间沾沾自喜地说道：“怎么样？今天算是长眼了吧？这就是咱们郭二哥在太平坊的宅邸，够大够宽够阔气吧？啧啧，太平坊可是紧靠着皇城三道门的地界，这地价可是寸土寸金呐……”

房遗爱和杜荷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脸上飘着欣喜与侥幸的神情，而后冲魏叔玉小鸡啄米般点着头，表示信服。

房遗爱叹道：“唉，你说咱们三儿的爹也算是当朝重臣了，怎么咱们的家底就那么穷哩，跟人郭二哥家一比，啧啧，真是磕碜寒酸呐！”

杜荷也是深有同感地附和道：“可不呗，人家郭二哥还是寒门子弟出身呢，你看看人家这置办的家业，那叫一个富丽堂皇，那叫一个宅深地广啊！我看咱们三儿的爹算是白活了，除了有个好名声，还给咱们剩下啥了？真是坑儿的货啊！”

“嗨~~”

魏叔玉听罢两人的吐槽，脸上多了几分神秘，凑低了脸冲二人低声说道：“两位，我可是跟这郭府的下人打听清楚了，知道海天盛宴大酒楼不？”

海天盛宴大酒楼？

房、杜二人是出了名蹭吃蹭喝蹭嫖的主儿，怎么可能会没听说过闻名遐迩，坐落在西市的海天盛宴大酒楼？

随即纷纷点头表示听过，而后一脸疑惑地望着魏叔玉，这当口儿提这个干啥玩意？

不过房遗爱略比杜荷脑子转得快，立马警醒了过来，瞪大了眼珠子惊骇问道：“叔玉，你是说这海天盛宴大酒楼，就是咱们郭二哥家的产业？乖乖，那可是长安城首屈一指的大酒楼啊，咱上次蹭着长孙公子的饭局去过一次，啧啧，那可是日进斗金的大买卖。”

魏叔玉微微颌首，将托于膝盖上的茶盏放在身边的茶几上，一副孺子可教也的神情看着房遗爱，唏嘘道：“正是如此！两位，怎么样？我魏叔玉让你俩紧抱郭二哥的大腿，没错吧？跟着郭二哥，吃香的，喝辣的，银子可劲儿花着。两位，你们就偷着乐吧……”

“是是是，叔玉可真是慧眼识人啊！”

“可不呗，我就说叔玉兄弟的眼神那叫一个毒辣，那叫一个精准。茫茫人海中，竟然让你攀上了郭二哥的高枝，佩服，佩服呐~~”

两人心中兴奋至极，好家伙，这以后跟着郭业那真是不缺银子使唤了，真乃好主家，好大腿啊！

……

“哈哈，你们三儿怎么齐齐来我府上了？”

郭业姗姗而来，适时进了客厅，远远看着三人正聊得欢畅，人未至，声先到了。

入了客厅，郭业自行走到首座，端坐了下来，扫视了三人一眼，饶有兴趣地问道：“你们三儿在谈什么呢？我刚才听着杜荷连叹两声佩服。何人值得

你如此佩服啊？”

“呃……”

杜荷被郭业问个正着，他们可真没打算让郭业知晓那点小心思，吱吱唔唔不知如何应答。

倒是魏叔玉急智，抢话道：“不就是佩服郭二哥呗。昨晚若非郭二哥，兄弟们可就要在卫府衙门的大牢呆上一宿遭老罪了，估计这个时候不见银子，卫府衙门还不定放人呢。谁知郭二哥三言两句，竟化困难为无形，佩服，佩服啊！”

房遗爱、杜荷听着魏叔玉这孙子张嘴便是阿谀奉承，信手拈来即是，奶奶的，心中除了敬仰就是羡慕嫉妒恨。

乖乖，这小子好巧的一张嘴，难怪能得郭二哥信任。

随即也是接着魏叔玉的话，连连附和着。

郭业怎会不知道三人那点小心思，不过正如他之前所盘算的。他初到长安，除了是用人之际，也是广撒银两结善缘的时候，所以对于这三人，他抱着兼收并蓄收为己用的想法，至于银两嘛，花去呗！

只要能有助于自己，对自己有所裨益，纵是花再多的银两，那都不叫事儿。

随即冲着三人一阵暖风和笑，打趣道：“得了，大家今后都是自家兄弟，不要整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以后有困难，捉襟见肘手头短寸的时候，尽管吱声儿。”

“谢郭二哥！”

三人纷纷起身，心中激荡一脸的欣喜抱拳齐声回道。

郭业一副大哥范儿，不以为许地挥挥手，言归正传道：“好了，你们三儿联袂而来，肯定不是专拣好听话来说与我听得吧？说吧，到底什么事儿？不会是来告诉我，司马博士的死讯吧？”

三人闻言，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带有异色，显然是被郭业说中了下怀。

郭业指了指魏叔玉，说道：“叔玉，你来讲。”

魏叔玉嗯了一声，应道：“二哥，没错，咱们三儿今日过府，就为了跟您说这事儿。嘿嘿，没想到你也知道了这事儿。”

郭业心道，果然如此，专为此事而来。

不过他很奇怪，司马老头暴毙而亡，跟他们又扯不上一毛钱的关系，他们至于这么兴师动众吗？

随即他不好奇问道：“这事儿我早上听说了。不过我很好奇，平日里司马博士跟咱们书学班的人都是彼此互不交集，他讲他的课，你们在下面该怎么玩怎么玩。你们今天是怎么了？你们别告诉我，司马博士之死，跟你们有关系？”

蹭~~

三人听着郭业这般说，好似屁股底下被钢钉扎了一针似的，窜了起来。

而后脸色有些难看地纷纷摇手，异口同声喊道：“二哥，这事儿可不能乱开玩笑。咱们昨夜可都在一起，大闹了风满楼，还被押进了卫府衙门，差不多到了四更天才彼此散去。司马博士的死，可跟咱们弟兄一点关系都没有哈。不能乱讲，不然可是要摊上大事儿的。”

郭业见着三人被自己一句玩笑话吓得跟撞见鬼似的，不由暗暗发笑，他也是一句玩笑话而已，谁知道三人的反应这么强烈。

昨夜书学班所有人都有不在场的证据，再说了，郭业心里很清楚，这群纨绔子弟虽然平日素喜胡乱闹事，也无心学业，但是本性还是纯良的。

即便再不喜欢上学，也不可能做出杀害司马博士灭绝人寰之事。

再者说了，国子监的录事学官不也跟贞娘说了吗，司马博士乃是暴毙而亡，又非他杀。

随即，他笑道：“跟你们开玩笑呢，瞎激动个蛋啊！”

呼～～

三人粗粗松了一口气，不滞拍打着各自的胸脯，纷纷唏嘘道：“这事儿可不能乱开玩笑。”

“可不呗，二哥，你要吓死我们呐！”

“差点被二哥的玩笑话吓尿了……”

郭业听着三人心有余悸的话，不由白了一眼三人，啐道：“瞧你们三儿那点出息，揍性！”

而后指了指魏叔玉道：“叔玉，你跟我说实话，今天你们郭府找我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我可不信你们就是单单来告诉我司马博士的死讯，里头肯定还有别的事儿。”

魏叔玉轻声说道：“二哥，虽然咱们弟兄平日里不怎么待见司马博士，可是司马博士教了我们好几年，多少有些感情。最难能可贵的是，司马博士在教授我们的这几年，从未对我们苛责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过且过，说到底，咱们书学班的弟兄还是念着司马博士的好。”

郭业听罢，微微颌首，眼神颇有赞许，暗道，算你们这群混小子还有点良心，纵是司马老头敷衍教学好几年，怎么着也算是你们的恩师。师恩怎能轻易忘怀？

见着郭业不语，魏叔玉继续说道：“二哥，其实来你府上之前，咱们也去找过长孙公子。怎奈长孙公子因为昨晚的事儿，被他爹长孙大人禁足，所以咱们才不得已来找您的。”

长孙羽默被他爹禁足关起来了？肯定还是因为昨天大闹风满楼的事儿。

不过现在长孙羽默的事儿不是重点。

当即，郭业喝道：“别磨叽，说重点。”

魏叔玉唉了一声，叹道：“二哥，你来书学班时日尚短，有些事儿你可能还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敢跟你保证，司马博士之死，绝对事有蹊跷，根本不可能是暴毙而亡。”

呼～！

听着魏叔玉这般说，郭业霍然起身，心中讶异道，果真不出我所料，我就说司马老头的死，绝对不简单。

但是魏叔玉又为何说得如此信誓旦旦，言之凿凿呢？

而且魏叔玉找他说这事儿有个屁用，真觉得司马老头死得蹊跷或者死得冤枉，那也自有长安府的府尹以及一千官吏去管，跟自己说有啥用？

即便自己是御史台监察御史，那也只有监察百官之责，不负责刑侦诉讼，错假冤案。

这些事情，都是长安府尹该干的事儿，长安府尹管不了自有刑部，刑部

搞不定还有大理寺，找自己干屁？

见着郭业满脸疑惑，魏叔玉轻声说道：“二哥，你别误会，咱们不是替司马博士来找您伸冤的，您也管不了这事儿啊！”

郭业问道：“那你们找我干屁？”

谁知这个时候魏叔玉不再围着司马博士之死说下去了，而是顾左右而言地问了一句：

“二哥，你来长安城也有些许日子，你可曾听说过咱们长安城中，离东市不远的长乐坊？”

“长乐坊？”

郭业顿时又被魏叔玉吊起了胃口，不解问道：“那是个什么地方？这个司马老头的死，又有什么关系？”

## 第422章细说长乐坊

“长乐坊？”

郭业还真没听过这地方，委实不解地问道：“听这名儿倒是像长安城中的里坊名，这到底是个什么地界儿？”

魏叔玉应道：“二哥，这长乐坊在长安城中可是大大的有名啊，不比崇仁坊，平康坊，还有您这太平坊的名头小。”

“就是就是。”一旁的房遗爱插嘴道，“太平坊中达官贵人的宅邸云集；崇仁坊中客栈林立，乃是各地州府的进奏院（驻京办事处）所在；平康坊嘛，昨儿个咱们去过，处处皆是烟花柳巷风月场所。至于这长乐坊嘛……”

“少他娘的废话，说重点！”

郭业打断了房遗爱的啰里吧嗦，催促道：“赶紧说，这长乐坊又是什么之地？”

房遗爱被郭业这么一呼喝，怂了下来，不敢再吱声。

魏叔玉白了一眼这个爱抢风头的孬货，解释道：“二哥莫急，这长乐坊之所以有名气，就胜在一个赌字。长乐坊中，共有大大小小数十家赌坊，零零碎碎近百个赌档，端的是赌徒流连之地啊。而且长安府有过明文，长安城中唯有长乐坊之地方可设立赌坊赌档，其他里坊，一概不允。”

我了个去，郭业算是听明白了，原来是个赌博圣地啊，敢情这长乐坊就是受大唐律例保护的小拉斯维加斯呀！

长见识，真的长见识了。

大唐的长安城中不仅有合法红灯区，还有合法的赌博区哩。

不过魏叔玉好端端跟他提起长乐坊想干屁？总不会是想让自己带着他们哥三儿去长乐坊赌他两把？

不靠谱！

肯定没这么简单。

继而，他试探地问道：“难道你的意思是说，司马博士之死，跟这长乐坊有着一丝一缕的关系？”

魏叔玉摇摇头，哂笑道：“我的二哥啊，岂止是一丝一缕的关系，那是板上钉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这么跟您说罢，司马博士压根儿就不是暴毙而亡的，而是被活活被逼死的！！！”

“什么？”

郭业神情再次失色，惊异道：“你的意思是说，司马博士因为好赌如命而流连赌坊，欠下高额赌债却无力偿还，最后在昨夜自杀而死？”

魏叔玉先是点头，再是摇头，继而模棱两可地说道：“自杀而死，这点毋庸置疑，但却不是司马博士欠下的巨额赌债。”

日，郭业被魏叔玉说得满脑子浆糊，这话听起来怎么就那么的自相矛盾呢？

当即喝道：“魏叔玉，你他妈把话说清楚了，你再跟老子兜圈子，信不信现在我就把你撵出去？”

看来，魏叔玉的兜圈子卖关子，真的将郭业惹毛了。

魏叔玉只得哈腰连称二哥息怒，随后解释道：“二哥，是这么一回事。司马博士膝下呢，有一个儿子，跟二哥您差不多大，全名司马平邦。这小子就

是个真正正不学无术的混蛋玩意，他爹乃国子监博士，他却不思长进嗜赌如命，二十大几的人了，还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除了靠他爹司马博士那点微薄俸禄接济着吃喝，就爱在长乐坊的各个赌坊厮混。啧啧，司马博士也是作孽啊，竟然生出这么个混蛋玩意。”

司马平邦？平邦平邦，平定国邦，这名字倒是气派，可见司马老头对这个儿子的期望有多高了。

可惜啊，真如魏叔玉所说的那样，那这小子也真够不争气，甚至有些丢人现眼的。

堂堂国子监博士之子，居然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还嗜赌如命。这不是混蛋玩意是什么？

虎父犬子虎父犬子，说得就是这种不争气的东西。

突然，他想到魏叔玉那句模棱两可的话，又听到他提及司马博士这个不肖子。

难道……

倏地，他猜测问道：“你是说，欠下赌坊巨额赌债的并非司马博士，而是司马平邦？而司马博士只是因为司马家无力偿还这笔赌债，而深感无奈，郁郁羞愤，自杀而死？”

“啪~~全中！！！”

魏叔玉狠狠拍了下大腿，赞道：“二哥就是二哥，啥事儿都瞒不了你。我们三儿早上路过司马博士家的破院之时，听说他们家那座破院一大早就被赌坊占去，抵作赌债。而司马博士的尸骨，被赌坊的人用一张烂草席裹着搁在了院外。至于他那个不肖子司马平邦，唉……”

郭业急问：“司马平邦怎么了？”

魏叔玉脸上颇为愤恨地吐道：“听说司马平邦那不肖子，司马博士尸骨未寒，他就将他爹留下的那些经史子集一股脑贱价卖得干干净净。然后揣着那点碎银子又跑去长乐坊耍赌去了，对他爹的尸骨不管不问也不顾，任其停在路边，暴晒外头。”

咣当~~

郭业抬脚就是一记飞腿，直接将身边的椅子一脚踹翻，恨骂道：“这还是人吗？这还是为人子女吗？司马平邦就是个畜生啊！不，他连畜生都不如！！！”

魏叔玉三人也是心有悲戚地摇头唏嘘，替司马博士感伤。

魏叔玉趁势说道：“司马平邦固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逼死司马博士的赌坊也不是善类，唉，真是造孽！”

被魏叔玉这么一提醒，郭业这才转移注意力到这个作恶多端的赌坊上来，问道：“逼得司马博士家破人亡的，是哪个赌坊？”

“是四海赌坊！”

“四海赌坊控制了长乐坊中半数以上的赌坊赌档，整个长乐坊中就他们家势力最强。”

杜荷与房遗爱两人不等魏叔玉解释，就一前一后将赌坊的路数讲了出来。

四海赌坊？

郭业咂嘴寻思着这个名字，居然掌控了长乐坊中半数以上的赌坊赌档，



这他妈才是真正的长乐坊土皇帝了，狗日的。

这四海赌坊到底是什么来头？居然敢这么明目张胆逼得别人家破人亡，司马博士虽然是国子监中讲课的老儒，但论品衔也是六品的朝廷命官。

到底是什么底气，能够让四海赌坊胆大若斯呢？

随即，他问着魏叔玉道：“这四海赌坊应该不是普通泼皮混混搞的吧？他们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长安城中大户？还是世家望族？或者说是朝廷官员？”

突然，他发现在他问完这个问题，望向三人的时候，无论是魏叔玉，房遗爱，还是杜荷，三人的眼神都有躲闪，甚至有些惊惶。

立马，他静下心来，回忆了一些事情，从魏叔玉三人今天来自己府上与自己说得第一句话开始，到现在眼神躲闪甚至惊惶失措。

好像所有事情，都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而且总感觉里头还有事儿，魏叔玉没有交代彻底。

难道？

噌噌噌~~

郭业突然从首座的位置跑了下来，站于客厅正中间，逼视着三人，喝问道：“难道你们还有事儿瞒着我？”

“啊？”

三人齐齐惊呼一声，脸色明显平添了几分仓惶。

魏叔玉连忙摆手喊道：“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二哥，您莫要想得太多，真的没有欺瞒二哥。”

“哼！！”

郭业沉下脸来，睥睨着三人，森然威胁道：“别拿替司马老头鸣不平当借口，郭某耍阴谋诡计的时候，你们三儿估计还不知道孙子兵法为何物。”

说到这儿，嗓门陡然拔高了几许，厉喝道：“魏叔玉，房遗爱，杜荷，你们三人现在如果不实话实说，哼，到时候别说你们爹，就算是神仙下凡都救不了你们。”

话音一落，郭业再细细观察着三人的脸色，果然，刚才还仅仅只是仓惶，现在却变得苍白如纸，没有了一丝血色。

奶奶的，本想诈他们一诈，难道还真有事瞒着老子？

果不其然，

咚，咚，咚~~

三声硬物锤地的声音，连番响起.....

只见魏叔玉三人玩下膝盖，纷纷跪地，苍白如纸的脸颊看着郭业，三人皆是带着哭腔嚷嚷道：

“二哥，郭二哥，救命，救我们三儿一命吧！！！”

## 第423章真实的目的

奶球，这三个混蛋还真有事瞒着自己啊！

郭业一脸阴恻地看着三人，看着三人跪地哭天抹泪喊着让自己救命，好像即将大难临头，天都要塌下来一般。

不过，面对着三人的苦情戏，他觉得半点都不值得同情。

相反，他心里已然怒火滔滔，恨不得直接将这三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狗杂碎轰出郭府。

到了这个时候，郭业怎能还会不清楚魏叔玉这三个王八蛋打得什么主意。

明面儿上是给自己报司马博士的死讯，是告诉自己司马博士的真正死因，好像是替司马博士伸冤鸣不平，让自己清楚知道罪魁祸首乃是四海赌坊。

实际呢？

这三个王八犊子就是想拿自己当枪使，希望自己出手对付长乐坊的四海赌坊，甚至将其铲平。

妈的，竟然他娘的如此抬举老子。

到了这个时候，郭业哪里还会相信他们是因为四海赌坊逼得司马博士家破人亡，暴尸路边，而本性纯良，期冀自己出手铲除四海赌坊，除去这个作恶多端的毒瘤。

很明显，这三个孙子铺垫了这么多东西，肯定还是为了自己。

那么理由只有一个，他们有把柄在四海赌坊手中，害怕步上司马博士的后尘。

确切地说，应该是他们跟司马平邦一样，在四海赌坊中同样欠着巨额赌债。

日你们三儿的仙人板板，居然打得如意算盘，鬼主意算计到老子头上来了。

郭业越是推理下去，越是肯定这三个混蛋打得就是这个主意。

当即，怒意陡盛，喝骂道：“亏老子拿你们当朋友，你们居然如此算计于我，王八蛋，龟孙子，滚，滚，现在就滚出我家，滚！！！”

最后一个滚字，郭业已然使尽了全身力气，呼喝而出。

可三人的膝盖就跟黏了狗皮膏药似的，愣是半分都不见挪动。

不仅如此，而且三个大小伙子还哭哭啼啼不止，呜咽地嚷嚷道：

“二哥啊，我们知道错了，我们不该瞒着你。呜呜，拉兄弟一把吧，不然司马博士昨夜之下场，兴许便是我们明日之下场了。”

“是啊，二哥，四海赌坊的人凶残无比，没有人性啊。他们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只要欠了他们的银子，他们便能烧你房子，灭你满门呐！”

“二哥，您家大业大，您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兄弟们去死吧？你发发善心，就搭救我们一把吧？”

三人求爷爷告奶奶地哭天喊地，在郭业听来就跟癞皮狗似的死磨硬泡。

随即奚落着三人道：“呵呵，你们还用的着求我吗？你们三个人好歹都是官二代，你们哪个人的爹不是当朝显赫重臣？一个谏议大夫魏征之子，一个是中书省中书令杜如晦之子，一个是尚书省尚书令房玄龄之子，还要担心四

海赌坊那种破皮混混？嘿嘿，也太长他人志气，灭你们爹的威风了吧？”

谁知郭业这么一说，三人哭得更猛烈了，魏叔玉先是急急嚷道：“二哥，我的好二哥，我的亲二哥，不能让我爹知道我欠四海赌坊赌债的事儿，不然我爹能活活打死我。”

房遗爱也叫道：“是啊，二哥，不能让我爹知道啊，我爹什么性子，我还不清楚吗？别说我们家没啥家底，根本还不起四海赌坊的赌债，便是能还上我爹也不可能帮我。相反，他若知道了这事儿，指定能把我逐出家门，脱离了父子关系，保全他自己一是清名啊！”

杜荷更是吓得嗷嗷叫，对着郭业磕头如捣蒜般哭诉道：“二哥，千万不能让我爹知道我的事儿啊。不然，那个老东西真会做出大义灭亲之事来，呜呜呜……”

我草~~

这还真有可能！

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三人，那可是流芳百世的名臣啊，不仅家无余资，而且还爱惜名声如珍惜羽翼。如果他们真听到家门不幸出了此等不肖子，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儿，还真能干出狠事来。

唉，郭业听着三人张口闭口郭二哥，将自己当成救世主大活佛似的，再硬的心肠都被哭软了。

他的内心始终坚持相信，书学班里的这群败家玩意只是行事恣意妄为，秉性还是纯良居多。

继而叹了一口气，问道：“你们三儿，合计欠了四海赌坊多少银子？”

昂？

三人听罢，顿时止住了哭嚷，连抽噎都生生压了下来。同时张头四顾，彼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最后，魏叔玉抬起右手竖起五个指头，可怜巴巴地看着郭业。

郭业见状，粗粗松了一口气，哼道：“五百两也不算什么大数目，就当买个教训吧。”

“不不不，不是五百两。”

魏叔玉摇头说道：“二哥，是，是五万两……”

“什么？五万两？？？”

郭业气得顿时跳脚起来，就差一人赏赐一飞腿，直接踹出客厅去了。

五万两？尼玛的，怎么会这么多？

要知道，这座太平坊的新府邸，也才花了关雎五千两的银子。

这三人混蛋居然欠下五万两的赌债，这是要逆天了吗？

接着，他又再次确认问道：“五万两？”

这回，不止魏叔玉点头，就连房遗爱和杜荷两人也不约而同点头，齐声应道：“嗯呐！”

“嗯呐你妈个蛋啊！”

郭业这下淡定不住了，五万两啊，海天盛宴大酒楼虽说传言日进斗金，实则生意再好一年也就进账三四万两纹银而已。

这三个王八蛋，居然欠下了五万两的赌债，真是胆大敢捅天啊，这么多银两都敢借下来。

暗骂这三个混球的时候，他也不断琢磨这四海赌坊，这三个小子只是国

子监的学生，四海赌坊居然敢借出去五万两纹银。

奶奶的，真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

瞬间，他也想通了其中关节，四海赌坊自然不怕这三个混球赖账，谁让他们三人都摊上了天下皆知，乃是朝廷重臣的爹呢？

但是四海赌坊又怎么有把握，从房玄龄，杜如晦，魏征这些当朝重臣手中收回赌债呢？

莫非他们的后台，较之房杜魏三人还要来得牛逼显赫？

看来，这四海赌坊的水，很深呐！

一想到这儿，郭业对这三人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尼玛的，拿老子当枪使，忽悠老子去搞四海赌坊，你们就不怕老子冲动之下去撩拨四海赌坊，出生未捷身先死吗？

郭业现在对这三人是又气又恨又怒，不过又是可怜。

麻痹的，到底帮，还是不帮？

一下子拿出五万两银子，估计关雎鸠那儿的家底都能让他掏空了。

但是不拿，真的又眼睁睁地让三人出了事儿吗？

于心不忍！

想不花一文钱摆平四海赌坊的事儿，郭业觉得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还是那句话，四海赌坊的水，深着呐！

一时间，郭业沉默了下来，思前想后瞻前顾后，恍然间，脑中天人交战了起来。

久久不能止息……

……

……

约莫沉默了半柱香的时间，突然——

郭业稍稍整了整衣裳，正了正头上的幞头，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唉……摊上你们这群败家玩意，真他娘的晦气又糟心！”

感慨了一句之后，翩翩飘然抬腿走出了客厅。

三人还是跪在原地，见着郭业没有明确表个态度就突然离去，心里一阵慌乱，极为惶惶不安。

魏叔玉冲着郭业的背影嗷嗷叫道：“二哥，二哥，你干啥玩意去？你真见死不救啊？”

郭业头也没回，不过还是闷哼了一句：“别他妈跪着了，赶紧起来随我去趟司马博士家吧。好歹师生一场，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司马博士暴尸路边吧？”

“呃……”

“昂？”

“二哥这是啥意思？”

三人听着郭业突然要他们一块儿去给司马博士收尸，闹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

三人相继起身拍打着膝盖上，袍衫上的尘灰，小跑追赶着郭业而去。

路上，房遗爱止不住心中的忐忑，低声问着魏叔玉：“叔玉，你说二哥是啥意思啊？咱这事儿，他到底管不管了？”

魏叔玉心里一阵烦躁，没好脸地回了一句：“哼，你问我，我问谁去？”

杜荷推搡了两人一下，催促道：“别哔哔了，你们觉得现在除了二哥能救咱们三儿，还有谁能救咱们？赶紧的吧，权且死马当作活马医呗！”

## 第424章收尸

司马博士的家在宣德坊，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里坊，并不是什么富贵云集之地。

郭业出了府，叫来下人套了一辆骡车，在魏叔玉三人的带路下，不到半个时辰便驶入了宣德坊中。

骡车的车轱辘嘎吱吱轧在路上，一行人慢慢悠悠到了宣德坊的一处小街之中。

司马博士家的那座破败小院很容易找到，因为此时小院附近围满了里坊中的居民，甚是显眼。

魏叔玉止住了脚步，低声传道：“二哥，到了！”

郭业这时才好好打量了司马家的小院，果真是墙破门旧，一穷二白，黄泥垒成的院墙上长满了荒草。

看到这儿，郭业心中多少有些心酸，司马博士好歹也是国子监老儒，堂堂朝廷命官，居然家败如斯，一贫如洗，唉……

不过现在这座小院的院门已经被关得严严实实，门上交叉贴着白纸黑字的封条，应该出自四海赌坊的手笔。

妈的，人刚死，这帮孙子鸠占鹊巢的手脚就这么快，狗日的。

郭业发怔间，魏叔玉又指着前头人群围拢处，提醒道：“二哥，司马博士的尸骨就在那儿，喏~~用草席裹着，搁在地上的就是。”

循着魏叔玉手指的方向，郭业看到了草席裹着的尸体，一群里坊居民围拢而看，不时伸手指指点点，唏嘘长叹。

郭业徐徐走了过去，挤开人群蹲在了地上，动着手慢慢掀开了裹着司马博士的那张破草席。

哗~~

他的这个举动，顿时又引来围观之人的一阵喧哗与议论。

郭业心生不快，皱紧了眉头冲着身后的魏叔玉三人吩咐道：“叔玉，司马博士好歹也是我们的授业恩师，尸骨未寒岂能让人围观非议？将这些人驱散了吧。”

魏叔玉三人得令，纨绔子弟的痞性顿时又撒泼了开来：

“散了吧，散了吧，有啥好看的？”

“看什么看？没见过死人啊？”

“唧唧歪歪说个球，说你呢，老娘们，还不赶紧去给你家老爷们做饭？妇道人家老娘们，瞎凑什么热闹？”

轰~~

三人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轰散着围观人群……

郭业静静地蹲在地上，掀开草席端详着司马博士的遗容。

虽脸色发青，嘴唇发白，脖颈有一条拇指粗细的勒痕，但身上衣裳完整无破损，指甲手腕处都没有搏斗的痕迹。

用他在陇西当衙役的经验来判断，司马博士的死显然自杀的可能性多过他杀。

而且看样子，更像是自缢而亡。

检查了遗体一番之后，郭业又将草席徐徐裹上，用近乎自己才能听见的

声音轻轻呢喃着：“司马博士，师生一场，郭业定不会让你暴尸野外，裹尸乱葬岗的。至于你那不长进的小畜生，学生也定会替你好好拾掇拾掇。”

呢喃罢，郭业猛然回头冲着魏叔玉三人喊道：“叔玉，你们三儿过来，二哥我有事交代你们去办……”

……

……

离司马博士沿街停尸不足百米的一处茶肆二楼，正有两人手扶围栏，凝目眺望着这边。

两人都是一身宽袍儒服，一灰一白，一老者一中年，神色一样的落寞惆怅。

老者乃是国子监祭酒虞世南，而白袍中年男子则是国子监司业褚遂良。

郭业几人在下面的一举一动，都被两人收于眼底。

褚遂良正值壮年，眼神自然比虞世南来得好，他辨清了收尸的几人之后，不由惊讶喊道：“老大人，居然是书学班的四名学子。”

惊喊了一嗓子后，褚遂良的脸色不由有些羞愧，自嘲道：“唉，惭愧！我褚遂良自诩坦荡君子，居然还没几个学子来得率真。老大人，下官一早就派人通知长安府的仵作前来替司马博士收尸，验尸，并非下官……”

最后一句话，褚遂良显然是急匆匆向虞世南解释着，想着要替自己澄清什么。

虞世南继续看着郭业等人的一举一动，听闻褚遂良的话后稍稍抬起右臂，免慰道：“登善（褚遂良的字），无须解释，老夫对你的人品自然信得过。只不过下面那几个孩子做事，比你我更加直接些，率性而为嘛。”

褚遂良稍稍拱手，低头又是念叨一句惭愧。

虞世南细数着百米外的四人，逐一念叨：“一个是谏议大夫魏征家的小子，一个是中书令杜如晦家的独子，还有一个是尚书令房玄龄家的二小子。这三个娃娃倒是热心肠，不错，咦，那个领头的居然高士廉引荐的陇西小子，郭业？”

褚遂良点头应道：“正是此人，正是书学班新来的学子郭业。下官亲眼所见，之前书学班在击鞠比赛中险胜太学班，完全就是得益于此人的策略之下。端的是有勇有谋，年少有为啊……”

虞世南立马接过话茬儿，晒笑道：“呵呵，可惜也是不通文墨，一肚子的草包。简直就是不学无实之典范呐！”

“呃……”

褚遂良多少虞世南口中听到了一些，一些关于郭业的负面传闻。

如今再次听到老大人这般说，不由一阵无语，因为老大人说得都是实话。

胸无点墨，可惜了这么一个机灵的少年了，而且年纪轻轻就已是六品监察御史，如果腹中有经纶，胸中有才华的话，也许将来定是出阁拜相之种呐。

褚遂良这边还叹着可惜，突然又见虞世南颇为自傲地捋须赞道：“不错不错，谁说书学班里头都是害群之马？至少老夫亲眼所见，这些孩子都是秉性纯良之辈，只需加以时日雕琢一番，未必不是一块美玉啊？”

咦？

褚遂良愣愣是纳闷，老大人刚才还奚落了郭业一顿，这才过了多久，咋又夸上了？

他一时间也抓不住虞世南的心思，只得赞同地附和道：“老大人所言极是，下官铭记于心。”

虞世南唔了一声，又转移话题道：“听说昨夜，长孙家那小子和萧家的老大老二又在掐起来了？”

说到这个，褚遂良的脸上顿时浮现出几分怪笑，欢快地说道：“是呀是呀，这长孙家和萧家也真是老冤家，老的在朝堂唇枪舌战，小的就在学堂中掐得你死我活。昨夜是在平康坊的风满楼中，好像是为了争抢一个清信人而大打出手，最后还惹得右领军卫府衙门出动了人手……”

虞世南闻言，也是不由笑道：“小小年纪不学好，学着狎妓，居然还为了一个清信人在风花雪月之地大打出手，这群纨绔子弟还真长出息了。”

褚遂良说了一声儿是呀，不解问道：“我听说，萧家的人被卫府衙门关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才交了赎银才肯放回。不过很奇怪，书学班那群学子却是连夜就放了出来。卫府衙门的将军苏定方，此人是出了名的六亲不认，怎么会偏袒起书学班的学子？”

“哈哈……”虞世南听到这儿，笑得更加欢实了，他将目光锁定在了百米外的郭业身上，轻轻摇头笑道，“定方虽素喜公事公办，但也是有血有肉之人嘛。这事不用再去计较，不过书学班的那群孩子殴打了吏部左侍郎卢承庆，这事你要留个心思，此人是出了名的小心眼，睚眦必报啊！”

褚遂良听着卢承庆三个字，很是不屑道：“老大人放心，卢承庆虽为吏部左侍郎，但国子监乃是为圣上培养英才之地，他卢承庆的手再长，也无法插足国子监之中。卢承庆实乃沐猴而冠之辈，真是丢了我辈读书人的脸面。”

听得出来，褚遂良对卢承庆这人，也是讨厌得紧。卢承庆果真是个人见人厌，狗见狗躲的恶心玩意。

虞世南闻言，突然转过头来，眼光灼灼地看着褚遂良，意味深长地提醒了一句：“据老夫所知，国子监主簿也是姓卢吧？”

国子监主簿卢敬宗？

顿时，褚遂良好像听出了虞世南的弦外之音，脸色凝重地说道：“老大人请放心，下官一定会替大人照应好国子监的一亩三分之地，绝不容无耻之徒得逞！”

显然，褚遂良听懂了虞世南的提醒。

虞世南收起那份意味深长，又恢复了闲云野鹤般的飘逸轻松，调侃道：“那是当然，若非有登善你精心打理国子监，老夫岂能如此悠闲自在？快看，这帮孩子要走了……”

说着，活脱老顽童般雀跃地指着百米外的郭业等人。

……

……

郭业与魏叔玉三人小心翼翼地抬起草席，将司马博士的遗体平放在了骡车上。

而后，郭业对着魏叔玉三人吩咐道：“你们去找海天盛宴大酒楼的关掌柜，让他帮忙找个风水堪舆的先生，给司马博士找一块风水宝地，然后买上一副最好的金丝楠木棺材，好好厚葬咱们的司马老师。”



一听郭业提到海天盛宴大酒楼七个字，魏叔玉下意识地瞥了一眼房遗爱，发现这两个混蛋也是眼睛冒着绿光，脸有窃喜之色。

魏叔玉应道：“二哥放心，我们一定会为厚葬司马博士的。”

说罢，就见着郭业双手负背，抬腿走着就要离去，而且离去的方向是反方向，貌似不同他们一块儿走。

魏叔玉急急喊道：“二哥，你这是要干啥去？不跟我们一块儿走吗？”

郭业没有回头，仅仅举起右臂挥了一挥，遥遥传声道：“不了，司马博士之事就交由你们去办吧！至于你们二哥我嘛，自有要紧事要办！”

说着，居然用京腔自顾唱道：“卧龙先生教俺，常言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看前面黑洞洞，定是那敌人杀将而来，哇呀呀……”

魏叔玉三人一脸石化呆站原地，完全被郭业给吓到了。

房遗爱听着郭业的唱腔唱词，不由狐疑问道：“那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是孙子兵法吗？”

啪~~

魏叔玉敲了他一记脑门，喝道：“废什么话，你坐骡车前面儿，让车夫赶路吧……”

## 第425章五湖四海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说白了，郭业这是要去打听和收集敌人的所有信息而去。

至于他想收集什么人的信息与情报，明摆在那儿，正是在长乐坊中拥有半数赌坊赌档的四海赌坊。

走在路上，他多么希望此时此刻，由他亲自打造的东厂负责人暗夜，能够出现在面前，亲口告诉自己想要知道的一切。

常言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同理，他也坚信世上也没有东厂打听不到的消息和情报。

可惜如今的东厂还没牛逼轰轰到在长安都设有办事处，暗夜以及东厂的力量如今也仅仅限在西川一带，吐蕃国交界处。

远水解不了近渴。

没辙儿，他现在也只得找一个人去打听关于四海赌坊的一切，这个人便是——再次相逢的老友，苏定方。

苏定方如今身为卫府衙门的将军，掌管着长安城半数的里坊治安及宵禁。

郭业认为，四海赌坊的背景和底细，苏定方肯定知晓。

约莫过了一会儿，便来到了卫府衙门门口。

守卒进去通传了一声，便去而复返领着郭业进了衙门，将他带到衙门中的一处演武场。

因为此时，他们的将军苏定方正在演武场上，独个儿演练着棍棒。

演武场不大，也就跟一个擂台的大小，四周摆满了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

苏定方刚刚练罢了棍棒，就见着郭业进来演武场，随即扔掉棍棒，抄起木架上的毛巾擦拭着脸颊和身子。

而后走到郭业的跟前，问道：“你怎么来了？”

郭业见着苏定方这架势应该是刚刚完事儿，于是一脸凝重地叹道：“苏大哥，今日突兀过来，是有件要事相询。”

嗯？

苏定方颇为意外，因为往日郭业不是嬉皮笑脸，就是臭贫嘴，难得见到他一脸认真的样儿。

显然，这小子肯定是摊上事儿了。

随即，苏定方将毛巾随意扔在地上，一把抓起郭业的胳膊说道：“走，我这衙门离东市很近。我请你去东市的胡姬酒肆喝酒，咱们边喝边谈。”

郭业唔了一声不再言语，默默地跟在苏定方的后面。

苏定方前边走着，走到卫府衙门的大门，嚷嚷了一声：“来人，备车，送本将军和郭御史前往东市。”

“喏~~”

难得苏定方今日不骑马改乘车，搞得手下一阵瞎忙活。

约莫过了一会儿，马车备好，两人相继上了车，马车徐徐驶离了卫府衙门，朝着东市方向而去。

车上，两人聊了开来……

仅仅过了几条贯穿纵深的街道，马车驶进了东市，停在了一处酒肆前。

苏定方应该是常来这家胡姬酒肆，一下车便有门口的几名胡姬迎了上来，香风袭人，袅袅婀娜将苏定方围着推搡进了酒肆。

郭业倒是第一次在大唐近距离见到胡姬，这些西域女人个个都是蓝眼长发，高鼻美目，身材欣长身体健美，绝对不同于大唐女子。

初初一见，很有几分异国风情的味道。郭业总算明白了诗仙李白为何要在《少年行》中，写到“笑入胡姬酒肆中”了。

这不废话嘛，置身于此情此景中，面对这群热情洋溢的西域美女，你不笑难道还能哭出来不成？

两人被几名胡姬迎入酒肆中之后，见着酒肆一楼客座已满，好不喧哗热闹。

不仅没地方可坐，也不是谈话说事儿的地方，随即苏定方选了二楼。

待得两人被几名风骚入骨的胡姬拥上二楼后，这才找了间靠窗的雅间，要了美酒和胡饼、肉食。

待得酒肉上桌，两人落座之下推杯换盏，连着三杯美酒落了肚。

“啧啧……啊……爽，舒坦儿啊！”

苏定方连灌了三杯之后，抹了抹嘴边的酒渍，冲着郭业勾勾手，比划着空酒杯，喊道：“兄弟，来，给哥哥满上。”

尼玛的，郭业暗暗白了一眼苏定方这操行，这是多少年没喝过酒了，咋看着就这么土鳖呢？

还让小哥给你满上？当了卫府衙门的一把手，开始耍大牌了，是不？

吐槽归吐槽，他还是老老实实地替苏定方斟满了酒杯。

咕咚~~

苏定方又是把盏灌喉，一口气儿饮尽了杯中酒，赞道：“奶奶的，舒坦儿，今天哥哥可是要多喝两杯，来，兄弟，继续，给哥哥我满上！”

比划着让郭业继续让他斟酒，继续叹道：“这到了长安连个一块儿喝酒的人都找不到，真他娘的糟心啊。兄弟啊，你是不知道，这长安城哪里有这么边疆塞外来得自在，纵马驰骋塞外地，极目尽是楚天阔。只有边疆塞外，才是咱们血性男儿该去的地方啊，不是？唉，如今把哥哥我困在长安之城中，就好比笼中之鸟，振翅亦难高飞，难，难，难哟……”

咕咚~~

一番感慨之后，苏定方抬手又是灌了满杯，一饮而干。

郭业听着苏定方的话，心思，老苏这说话口气和情绪不对啊，奶奶的，今天是我来求他办事儿，还是他求我听他发牢骚的？

随即继续替苏定方斟满一杯后，轻声提醒道：“苏大哥，那啥，刚才在来得路上马车中，我跟你打听的那事儿，你多少应该清楚些吧？”

在来胡姬酒肆的路上，郭业已将司马博士的惨剧说了一通，并向苏定方打听四海赌坊的事儿。

不过苏定方在马车没有明说，只是说到了地方再谈，熬得郭业心痒难耐。

苏定方见着郭业旧话重提，将手中刚要提起的酒杯重新搁回桌上，言归正传了起来，道：“实话跟你说，长乐坊也归我们右领军衙门管辖。不过，我赴任右领军卫府衙门将军之时，不仅一直照拂我的虞世南虞大人提醒过我，

就连我的顶头上司，负责左右领军卫的殷大将军也曾经告诫过我，长乐坊虽为我的管辖范围，但是不要轻易踏入。所以，长乐坊之地，哥哥我虽知道在哪儿，但却未曾踏进去半步。”

我靠，郭业心中猛地一震，这长乐坊还这么牛逼？怎么听着像是非之地，上帝禁区一样呢？

他不解问道：“这是为啥？既然是你们的管辖之地，怎得还不能轻易踏入？”

苏定方极为神秘地低声说道：“就因为你口中屡屡提及的四海赌坊。兄弟，你的朋友若真欠了四海赌坊的银子，你还掉就是，莫要与他们扯上干系惹是非。真的，哥哥是跟你说真心话，四海赌坊的后台背景，就跟千年老树扎在地底的盘根，不仅硬实无比，而且还纵横交错，极为复杂。”

被苏定方这么说着，郭业心里也犯起了寒意，妈的，居然连苏定方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武夫都如此忌惮，看来四海赌坊真的不简单。

长安城藏龙卧虎，郭业还没自大到现在他比苏定方混的好。

那到底四海赌坊的后台之人是谁呢？

继而，他问道：“苏大哥，你放心，兄弟我是个惜命之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心里门儿清。我就是想问问，四海赌坊到底是什么人的。”

苏定方听着郭业这么表态，也就放心了，赞许地看了一眼，说道：“算你小子还算脑子清醒。外界都传言，四海赌坊掌控着长乐坊半数以上的赌坊赌档，嘿嘿，其实不然。我跟你这么说吧，除了四海赌坊之外，长乐坊另外一半的赌坊赌档都在五湖赌坊的名下。这下你能整明白了吗？”

怎么又蹦达出一个五湖赌坊来？

郭业摇摇头，表示不明白。

苏定方又提醒道：“四海赌坊，五湖赌坊，你就听出一丝的玄机来？”

郭业皱紧眉头念叨了这两个赌坊的名字，突然脸有异色地喊道：“五湖四海皆兄弟，难道，难道这两家赌坊根本就是一家？”

苏定方竖起大拇指，赞道：“还行，来了长安吃喝玩乐，脑子还没退化。说白了，无论是五湖赌坊，还是四海赌坊，都属一家之姓。只不过一家分两名，分开了来装成两家像是彼此争斗不休的样子。呵呵，虚张声势掩人耳目的手段罢了。这样说，你该明白长乐坊里头的情况了吧？”

奶奶的，这还能不明白？

郭业连连点头，问道：“苏大哥，到底是什么人这么牛逼，居然控制了长乐坊几百家的赌坊赌档？这每天的银子可真赚海了，这才是真真正正的长安首富啊！”

苏定方轻笑道：“我问你，你认为长安城中什么人的势力最是浑厚？”

郭业听罢，将长安城中的文臣武将功勋世族暗暗数了个遍，从长孙无忌，萧瑀开始，一个个往下数……

不过这些人虽都是位高权重，门阀大族之辈，但皆是一时瑜亮，不可能分出孰强孰弱。

苏定方提醒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一经提醒，郭业愣神了。

这句话最是浅显易懂了，但是他还没傻呵呵的认为苏定方在提醒他，四海赌坊的后台是当今圣上李二陛下。

李二陛下又不是脑残，怎么可能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放着大好江山不去治理，跑长乐坊开赌档。

这天底下的江山，这天底下的银子都是他这个当皇帝的，他怎么可能会费那个劲儿跑长乐坊穷折腾。

难道苏大哥指的是.....

他瞬间秒懂，讶异道：“难道是皇族中人？”

苏定方点头应道：“没错，正是皇族中人，而且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皇族。”

“谁？”

“江夏王！！！”

噗~~

郭业刚含在嘴里的一口酒，顿时喷了出来，溅得苏定方一脸的狼狈。

不过他没有及时致歉，而是极为震撼地反问道：“江夏王，李道宗？？？”

一时间，满脑子开始搜罗着江夏王李道宗的相关信息，在他的印象中，这位江夏王李道宗，端的是——

神仙放屁，不同凡响呐！

## 第426章异类的皇族

从苏定方口中，郭业知道了掌控长乐坊的真正幕后之人竟然是江夏王李道宗。

对于历史上这位江夏王李道宗，拥有后世记忆的郭业并不怎么感到陌生。

无论是民间演义，还是影视剧，只要谈到大唐贞观朝，只要涉及到大唐皇族，必有这位江夏王李道宗的存在。

李道宗与太宗李世民分属同辈，但论皇族血统，李道宗跟太宗李世民其实不算亲近。

追祖朔宗，李道宗的爷爷跟李世民的爷爷乃是堂兄弟；到了李道宗的父亲，被追封为东平王的李韶这一辈，和李世民他爹高祖李渊也只是堂兄弟。

最后到了李道宗本人和太宗李世民这一辈，两人还是堂兄弟。

不过这堂兄弟的血缘，是一代比一代稀薄，勉勉强强过了皇室宗亲的及格线。

俗话说瘦死的骆驼，它还是骆驼，不可能变成骡子和驴子。

所以李道宗的皇族血统再是稀薄，但他还是皇族中人。

按理说，李道宗这种跑偏了好几里地的皇族不仅算不上直系皇族，就连旁系都勉勉强强够格。

太远李氏家大业大，枝繁叶茂，跟李道宗一样勉强达标的皇室宗亲，不知凡几。这些人差不多就是顶着个县子县公的爵位混吃等死领着皇族救济粮度日。

可为什么独独李道宗一人被封了江夏王，还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呢？

要知道凌烟阁可是李二陛下专为大唐的开国元勋所设，以供后人瞻仰。

其实很简单，就因为李道宗买定离手，买到了李二陛下这支潜力股。李世民还未发迹的时候，他就追在人家屁股后面一口一个堂哥的叫着，贴心腻人。后来李渊父子太原起兵造反后，他更是紧追堂哥李世民的脚步，南征北战，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功勋卓著，为李氏皇族大大长了脸面。

这么一个出类拔萃有本事的皇族子弟，而且对自己又如此忠心耿耿，李二陛下就是忘了谁，也不能把好堂弟李道宗给忘了啊。

因此，江夏王李道宗，相比于李氏那些资质平庸，只懂得风花雪月，遛狗斗鸡，只会享福分蛋糕的皇族中人来说，绝对是一个异类的存在。

……

原来，长乐坊的真正幕后之人是他！

郭业心中很是震撼了一把，难怪苏定方会如此讳莫如深了。

换做别的皇帝，如果皇族中出了李道宗这样一个异类，都恨不得第一时间削弱了李道宗的权利与势力，甚至将这小子刺配三千里，途中赐丫的毒酒一杯，赶紧让这小子给挂了，以免这小子头生反骨夺了自己的龙椅。

但李二陛下不仅没有如此做，反而给予李道宗百倍信任与支持，能有多倚重，就有多重用。

就冲这些，不单单体现了李二陛下的博大胸襟，还体现了李二陛下的政治智慧。

而且李二陛下从来没有担心过李道宗会对自己的宝座，对大唐的权力巅峰生出觊觎之心，因为李道宗跟历史一些出类拔萃的皇族中人根本不同。

郭业记得史上记载过一件关于李道宗的趣事，贞观的某年中，大食国的使者前来长安拜见李二陛下，李世民安排李道宗这个杰出的皇室中人负责接待，以示隆重。

可李道宗倒好，看了大食国使者手上戴着一枚红宝石的戒指，竟然生出了贪婪之心，明目张胆向其勒索。

而大食国这种极西之地的人，跟唐人的思维就是两码事儿，见着李道宗公然索贿，居然义愤填膺的朝李二陛下打了李道宗的小报告。

事情的结果，自然是李二陛下自觉失了国体，狠狠地训斥了李道宗一顿。

李道宗也因为索贿失节而惹得满朝文武一阵讥笑。

但是偏偏李二陛下在训斥完李道宗之后，暗中又差宫中太监送去好大一堆财物到李道宗的江夏王府。

还与皇后长孙无垢屡屡提及，皇室中人若都与道宗一般模样，朕真可高枕无忧了。

真乃非常之帝王，办非常之事啊！

其实李世民为何前后有如此的反差，郭业这个后世之人怎能不清楚？

李二陛下这才是真正的帝王之术。

李道宗越是这样肆无忌惮的索贿，视财如命，他越是喜欢，越是放心。

为啥？

就因为这样贪财如命，雁过拔毛的人，根本不配拥有帝王之心，更谈不上觊觎龙椅的野心了。些许钱财，对李二陛下来说，又算得了什么事儿？

……

郭业对江夏王李道宗此人，总结来总结去就一句话，骁勇善战，位高权重，地位超然，但却嗜财如命，贪婪之心令人毛骨悚然。

想想看，一个近乎富可敌国的王爷，居然会垂涎一个异国使者的戒指，而且为了这么一个戒指，不顾大唐国体，皇族颜面，竟公然勒索。

这尼玛嗜财如命到什么地步啊！

对于江夏王李道宗这个长乐坊的后台，郭业顿时心中生出了一股无力之感，轻声呢喃道：“狗日的，你这是病啊，得治！”

郭业这边发愣想着事儿，那边苏定方一人自得其乐的独饮着。

突然从楼下跑上来一名披甲士卒，在苏定方耳边嘀咕了几句。

苏定方脸色稍稍变幻，放下手中的酒具，起身对郭业说道：“兄弟，卫府衙门有急事，我得赶紧回去。哥哥先撤了哈~~”

郭业闻言，也是起身相送，点头道：“没事，苏大哥有事先忙，来日方长咱们改日再聚！”

苏定方应了一声好，急急跟着那名士卒离开了雅间。

刚走到雅间儿门口，苏定方骤然驻足回望了郭业一眼，一脸慎重地嘱咐道：

“兄弟，听哥哥的话，不要在长乐坊中惹是生非。江夏王此人，不是你能挑衅的，记住了！”

郭业点点头，应道：“苏大哥放心，我自个儿几斤几两我还拎得清，你见

过小弟我啥时候脑子发热，去做那赔本的买卖？放心啦！”

苏定方念叨了一句：“这就好！”

霎时，转身跨出了雅间儿，接着传来咚咚咚的急促脚步声，显然匆匆下了楼。

郭业缓缓走到雅间的靠窗，站在窗口看向街面，目送着苏定方离去。

突然，

他发现街上走过去一道极为熟悉的背影，那人是个中年男子，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袍衫，身材消瘦孤寂，脚步极为匆匆……

“咦？老子没看花眼吧？”

郭业不由惊呼一声，急急返出雅间，欲要下楼离开酒肆，去追赶这道极为熟悉的背影。

咚咚咚~~

刚下了楼，走到胡姬酒肆的门口，突然有人从后面将他的衣襟拉扯住了。

郭业立马回头一看是谁拉扯自己，只见一名白衣少女抱着一把古琴，脸色有些羞赧地看着自己。

郭业看着少女那害羞的神情，一头雾水，奶奶的，不会来趟胡姬酒肆都能飞来艳福吧？

不过这白衣少女虽然气质尚可，但容貌差点意思。

郭业刚想开口问对方什么事儿，谁知白衣少女抢先开口说道：“郭御史，奴婢小桃红，我家二公子就在这家酒肆二楼饮酒，请您过去相见一番。”

白衣少女抱着琴，小桃红，二公子？

给侍女取这么奇葩的名字，郭业知道这二公子到底是谁了。

怎么又是他？这已经是第三次要邀见自己了。

奶奶的，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思索间，郭业突然又想起刚才那道熟悉的背影，再不追赶一会儿真找不到人了。

随即对着白衣少女说道：“小，小，小桃红是吧？跟你家二公子说，小哥现在没空，回头再约哈！”

当即，拔腿就跑出了胡姬酒肆的门口，朝着那道背影的方向追赶而去。

小桃红听着郭业如此说，不由有些气恼，狠狠跺了下小脚，恨恨啐道：“我家二公子连请三次，居然连拒三次，哼，这人好大的架子！”

倏地，急急转身返回了酒肆楼上，回去禀报那位装逼有洁癖的梁家二公子而去。



## 第427章惹不起也要添添堵

郭业再拒梁二公子的邀见，拔腿跑出了胡姬酒肆，去追赶那道极为熟悉的背影。

不过等到他追上去之后，那道背影就好似惊鸿一瞥般，消逝在了人群之中，再也寻不到其一丝的踪影。

郭业站在街心，捉急挠腮纳闷道：“奶奶的，真是活见鬼了，莫非老子刚才看花了眼？也许真是眼睛看花了，世上背影相似之人海了去，罢了，罢了……”

郁闷地嘀咕了一番之后，他只得迈脚步朝太平坊的方向回去。

胡姬酒肆所在的东市离太平坊隔了将近半城，需走上好长一段路程。

郭业在路上走走停停，时不时驻足赏着长安城的街景和新鲜玩意，等他回到太平坊，已是午饭后的光景。

入了府中，肚子早已饿得叫嚣抗议直打雷鸣，饥肠辘辘。

秉着渴了找贞娘，饿了找贞娘的习惯，郭业进了府中又是满世界嚷嚷着贞娘的名字。

乖巧的贞娘一早就替郭业留了吃的，从厨房中端着热好的饭菜径直来到郭业的书房。

还是贞娘贴心！

郭业一见饭菜上桌，甩开膀子就是一阵儿吧唧吃起，那叫一个饿啊！

如此糟糕吃相看得贞娘却是满脸欢心，杵在那儿看着郭业吧唧吧唧猪拱食儿。

待得郭业吃得差不离儿，有下人来报关鸬前来造访。

郭业估摸着老关应该是来回报厚葬司马博士的事儿，随即让下人请关鸬进来书房。

一会儿，关鸬便风尘仆仆进来书房中，贞娘见机立马将郭业跟前的空盘碗撤了下去，与关鸬一进一出擦肩而过。

果不其然，关鸬入来房中，就嘬嘬嘬一阵汇报，如手打算盘噼里啪啦似的，将厚葬司马博士以及选坟点穴等所需支出的银两明细说了一遍，事无巨细毫无分差。

郭业笑着示意关鸬坐下，赞道：“老关，没想到一个早上就将这么多事儿给办了。不错不错，你这办事效率绝对是杠杠的。”

关鸬矜持地回道：“大人谬赞了，嘿嘿，不是老关能耐，而是这年头有钱好办事啊。大人，账目在此，您再过目一下吧。”

说着，从衣袖中将账本掏了出来，就要递给郭业。

郭业摇手推辞，笑道：“老关，我还信不过你吗？你办事，我放心。查账这种事儿，以后就免了吧。”

关鸬嘿嘿干笑两下，又将账簿重新塞回了袖兜中。

只听郭业又问道：“厚葬完司马博士，魏叔玉那几个混球干嘛去了？”

魏叔玉？

关鸬立马反应过来，道：“大人说的是早上送遗体过来的那几位公子啊？哦，都回去了，好像都各自回府了。学生听着那位姓魏的公子说，最近几日要在家中修生养性，足不出府来着。”

修生养性，足不出府？

谁信！

郭业莞尔一笑，司马博士这事儿显然给这几个混蛋敲了警钟，看来他们三儿也是四海赌坊吓得够呛了。

关鸠见着郭业莫名一笑，以为自个儿说错了什么，适时补充了一句：“学生早上与这几位公子稍稍接触过，听得出来，他们对大人那是相当的敬佩，貌似对您马首是瞻。”

郭业听着老关这么一说，笑得更欢了，这不是废话吗？如今能替他们解决四海赌坊的赌债危机的，唯有自己，他们还能不对自己马首是瞻吗？

罢了，看来这事儿，自己还得出手啊。

随即，他问道：“老关，现在你那儿还有多少现银？能够短时间内替我凑出五万两纹银了？”

“啥？”

关鸠一听五万两巨银，顿时脸色骤变，自言自语地叨咕了一句：“五万两？这么多？”

郭业问道：“怎么？有问题？”

“不不不。”关鸠连连摇头，说道，“咱们海天盛宴大酒楼在长安开了有小三年，多少也攒了点家底。五万两的现银嘛，勉强还能凑得出来。不过大人，恕学生多嘴问一句，您要这么多银子干嘛使啊？莫非是要打点朝廷大佬什么的吗？”

郭业对关鸠倒没有什么可隐瞒的，继而将魏叔玉三人欠四海赌坊五万两赌债之事娓娓道了出来。

其中包括司马博士之死，四海赌坊、五湖赌坊本一家及其幕后的真正掌舵人，都一一讲了出来。

故事讲得峰回路转，听得关鸠脸色高潮迭起，变化莫测，最后颇有些惊悚地说道：“学生在长安三年，也听说过长乐坊的名头，真没想到啊，幕后居然是大名鼎鼎的江夏王李道宗，啧啧，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郭业深有同感地点头说道：“是啊，若非知晓后面站着一个江夏王，不然以我的性子，怎么可能会白白便宜四海赌坊，替那几个混球偿还那五万两的赌债。”

“嘿嘿，那是那是，大人的性子学生自然清楚。”

关鸠陪笑一番，郭业的性子他还能不清楚，那可是一位从来不易吃亏的主儿，哪怕被狗咬了一口，他也要顺带啃回一嘴带血的毛。

不过他听着郭业居然大方到要替魏叔玉几人偿还赌债，不由有些不舍地提醒道：“大人，五万两银子两天内，学生定能凑齐。不过您可要想好啊，这五万两可是真金白银，花在这几个纨绔公子哥儿头上，白白便宜了四海赌坊，是不是有些冤得慌？”

“不冤，一点也不冤！”

郭业很是坚决地摇头，点醒了关鸠一句：“老关，别说这几个纨绔子弟本性不坏，将来可以引为臂力。就冲他们三人的父亲，魏、房、杜三位大人的名头，岂止五万两纹银能够衡量的？如今结下一番善缘，他朝未必能亏了咱自个儿。还记得我在陇西的时候，经常挂嘴边的一句话吗？”

关鸠听着郭业的分析，暗暗觉得在理，如果将来大人在官场中能够得

到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三位大人的帮助，那前程当真是不可限量啊。

至于郭业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他铭记于心，怎能忘记？

立马回答道：“学生当然记得，大人曾讲过，能用银子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郭业哈哈一笑，说道：“对头，就是这么个意思。好了，你先回去准备，等你准备好了银子，你再回府通知我一声儿，我让魏叔玉那几个混账陪你走上一遭长乐坊。”

关鸠应了一声是，起身抱拳告辞，返身出了书房门，徐徐离去。

郭业走到书房门口，目送着关鸠离去，脸上顿时现出痛苦之色，扭曲着脸颊恨声道：“五万两啊，混蛋，足足抵得上海天盛宴大酒楼一年的进项啊！四海赌坊，长乐坊，还有江夏王，你们这是在割老子的肉，喝老子的血，尼玛的！！！”

啪~~

郭业狠狠一掌拍在房门边的门柱上，一脸的怨毒之色。

杵在那儿，怔怔发呆了一会儿……

突然，郭业抽回扶在门柱上的手，双手负在背后，慢悠悠地走出了书房门，来到书房外面的小院中。

在小院中，他踱步沉思，自言自语地说道：“麻痹，五万两银子就当是喂狗了。不过老子不会让你们这么安逸，拿了老子的银子，至少也要恶心你们一把。哼，也替冤死的司马博士出上一口恶气。”

“老子惹不起你，难不成还不敢给你添添堵吗？”

发了一通牢骚之后，郭业心中隐约产生了一个念头，甚至一个计划，冲着小院外漫无目标地嚷嚷道：“来人，来人……”

一名下人应声从小院外匆匆跑了进来，弯腰作揖候着命。

郭业问道：“你叫什么名字？可是长安本地人？”

下人拘谨地回道：“小的黄傲，土生土长的长安人。”

黄傲？

郭业咀嚼了下这两个字儿，倒是一个挺有出息的名字，看来也是好人家的子弟，至少没有入郭府为下人前，应该是个良家子弟。

随即，郭业轻声说道：“黄傲，本官有件事儿差你去办，只要办成了，以后就升你做咱们郭府的外院管事，专门替贞娘大管家打下手。如何？”

黄傲闻言，仿佛天上掉了个大馅饼般，满脸放出春色，喜道：“大官人请吩咐，小的一定办得妥妥当当，漂漂亮亮！”

随即，郭业附在黄傲的耳边，轻声嘀咕了一句：“一会儿，你换换衣裳，去贞娘那儿支上十两银子，偷摸去趟长乐坊。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是郭府的人，你去了长乐坊后先进四海赌坊去赌上两把，然后替本官找一个人出来……”

## 第428章落霞山祭拜

两日后，本该是国子监每十日休假的日子，也本该是长孙羽默他们邀请教坊司歌舞伎，来国子监竹林耍乐的日子。

不过因为出了司马博士这档子事儿，也因为长孙羽默被他爹长孙无忌禁足家中不得外出，因此一切都皆以告吹。

不过扬言要足不出府，修身养性的魏叔玉、房遗爱、杜荷三人可就欢实了。

因为郭业在这两天里，已经让关鸿鹄筹够了五万两纹银，装得大车小车骡车驴车十好几辆，押着他们三人去了长乐坊一趟，将他们在四海赌坊欠下的五万两赌债一次了清。

关鸿鹄这边与四海赌坊的人交付了银两，那边看着这三人劫后余生，眉飞色舞的高兴劲，不由摇头不语，心中叹道，唉，你们真以为我们家大人的银子是白给的吗？这五万两银子就是你们三儿的卖身银了，将来指不定被我家大人支使差遣成什么样儿。

果然不出关鸿鹄的所料，待得三人屁颠屁颠出了长乐坊，齐齐联袂造访太平坊郭府，准备亲自上门答谢郭业一番之时。

郭业还未等三人进了客厅落座，便又将三人拽出了郭府，提溜着竹篮子出门办事儿去了。

离开郭府走了小一段路，眼尖的关鸿鹄发现郭业的竹篮中装满了东西，有檀香、黄纸、香烛，还有纸元宝……

魏叔玉傻眼了，这些都是祭拜扫墓用的家伙什儿啊？这又不是清明时节，二哥这是要闹哪样？

突然，他好像明白郭二哥这是要做什么去了。

当即停住了脚步，问道：“二哥，莫非你这是要去祭拜司马博士？”

郭业应道：“没错，好歹师生一场，怎么着也不能让司马博士到了下面没银子花，没有元宝蜡烛吃，做个孤魂野鬼吧？”

说到这儿，往前推搡了下魏叔玉的肩膀，说道：“对了，你们三儿不是帮忙关掌柜下葬了司马博士吗？你们知道葬在何处，前头带路吧！”

“就这么简单？”

魏叔玉不死心地问了一嘴，他怎么也想不通郭业为什么会对司马博士这么上心，不仅厚葬了对方，还专门跑去祭拜他。

要知道，司马老头不仅平日敷衍教学纯属混日子，而且郭业才来国子监书学班几天啊，哪里谈得上深厚的师生之情啊。

郭业见着魏叔玉这小子倒是挺机灵，笑道：“祭拜当然是诚心实意祭拜，不然我图个啥？不过一会到了那儿，还有件事儿要办，算是成全司马博士与我等师生一场。”

除了祭拜，还有事儿要办？

魏叔玉更懵圈了，这到了坟地，除了拔拔草，烧点元宝蜡烛祭拜一番，还能有啥事儿要办？

郭业见他张嘴又要问，随即敲了下他的后脑勺，催促道：“哪里来得那么多问题？十万个为什么啊？赶紧的，先出发，到了地方你们就知道了。”

“唉，得嘞！”

魏叔玉不敢再问，招呼了房遗爱与杜荷两人前面一起带路，朝着司马博士坟地所在的落霞山而去。

.....

.....

落霞山的一条山道上，正有两名年轻男子一前一后披荆斩棘地趟着路，朝着不知目标的地方汗流浹背走着。

前面男子正是几天前听从郭业吩咐，前往长乐坊寻人的郭府下人黄傲。

至于后面那男子，瘦骨嶙峋，一脸颓丧的倒霉相，穿着邋遢的袍衫，蓬头垢面，看着很是寒酸落魄。

走着走着，后面那落魄年轻人突然停住了脚步，脸色颇为警戒地张望了下四周的环境，喘了两口大气，试探地问道：“黄傲兄弟，这荒郊野岭的，你是要带我上哪儿啊？”

黄傲闻声也停住了脚步，转身看着对方，笑道：“干嘛？我说你害怕什么啊，你看看你，邋里邋遢脏兮兮，浑身上下搜不出一个铜板来，我能图你钱财吗？放心，跟着我走就行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

瘦骨嶙峋的年轻男子被黄傲看穿了心思，只得一阵附和地陪笑，说道：“是啊，我就一穷光蛋，这两天还是吃着黄兄弟的，喝着黄兄弟的，不然早他娘饿死在长乐坊中了。黄兄弟怎么可能会图我钱财呢？不图钱财，嘿嘿，不图钱财.....”

一阵傻笑之后，这厮身子突然紧绷起来，双手捂住屁股，一脸巨骇地叫道：“黄兄弟，难道你想对我？”

“呸，放你娘的屁！！”

黄傲极为恶心地呸了一口唾沫，白了一眼他，哼道：“想什么呢？我可不好这个调调，再说了，你可你张那个怂样，一脸倒霉相，谁稀罕？实话跟你说吧，是我家公子想见你！”

“你家公子？”

年轻男子更加疑惑了，看黄傲这几天的出手很是阔气，竟然还是一个小厮不成？

黄傲显然猜出了对方的心思，轻笑道：“你猜对了，你别看我这几天出手阔绰，又是管你吃又是管你喝，没事儿还去赌坊耍上几把，呵呵，那都是我家公子安排的。为的就是将你找出来，约你见上一面。”

年轻男子被黄傲说得越发得五迷三道，对方如此煞费苦心将自己找出来，还安排黄傲接近自己取得信任，将自己带出长乐坊，来到这荒郊野岭，到底图什么啊？

狐疑地问道：“黄傲兄弟，莫非我以前有得罪过你家公子，所以你家公子想在这儿荒郊野岭对我.....”

“扯淡！”

黄傲真心佩服这孙子的想象力，哼道：“大错特错，我家公子要见你，是因为要送你一场天大的富贵，晓得了吧？”

一场天大的富贵？

一听到这个，年轻男子就跟饿疯了的懒汉见着白面馒头一般，两眼霎时冒出了绿光。

不过他脑子还算清醒，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我与你家公子素不相识，凭

啥送我一场天大的富贵？莫非，莫非我那死去的爹是你家公子的授业恩师不成？”

咦？

黄傲颇为诧异，这孙子居然还能想到这儿，看来并非愚蠢至极啊。

既然都走到这儿了，黄傲也不打算瞒着这小子，轻声说道：“你猜得没错，不过只对了一半，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因为你叫——司马平邦！！！”

此人正是司马博士那个烂赌到极致，混账到极致的不肖子——司马平邦。

司马平邦听着黄傲这般说，狠狠抹了一下脸上的污渍，还要问个究竟。

岂知黄傲突然发现右手边不远处，洋洋洒洒飘起漫天的纸钱，顺着风不时刮起细细灰烬，檀香的味道扑鼻而来。

当即一把拽住司马平邦的胳膊，跟提溜小鸡崽儿似的趟着草丛走过，嘀咕道：“别磨叽了，我家大官人就在前边儿不远处！”

.....

.....

哗啦哗啦~~

双足踩踏草丛传来的声音，也惊动了前面正在焚香烧纸祭拜司马博士的郭业。

郭业冲着正撒着纸钱的魏叔玉、房遗爱三人轻笑一声：“我们要等得人，来了~~”

而后将手中最后一点黄纸放进了坟头前的火堆中，冲着司马博士的墓碑恭敬地抱了一拳，高声唱和道：

“司马博士，今天学生发回飙，替您好好教教这个不孝子.....”

声若龙吟，响彻寰宇，直入九霄。

咔嚓.....轰~~

突然，晴天一道霹雳响起，接踵而至，又是一记闷雷炸响。

郭业着实吓了一跳，下意识地将目光转向司马博士的墓碑，就这么一直盯着，心有所思，久久不语。

直至，

黄傲拽着司马平邦，缓缓来到郭业的背后.....

## 第429章不孝子司马平邦

郭业盯着墓碑久久不语，突兀森然喝道：“跪下！！”

冷不丁一声厉喝，着实将身后的司马平邦吓了一跳。

就连魏叔玉等人皆纷纷诧异地望向郭业，不知道郭二哥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

郭府下人黄傲听着大官人这么吩咐，机灵地一脚踢在司马平邦的膝盖关节处，令其站不稳身姿，而后双手狠狠按了下对方的双肩，将其摁了下去，喝道：“耳朵聋了还是咋的，我家大官人让你跪下！”

“咚！”

司马平邦膝盖落地，疼得哇哇大叫：“干啥呀？这是要干啥呀？你们到底想干啥呀？”

唰~

郭业豁然转身，盯着瘦骨嶙峋跟个瘾君子吸毒鬼似的司马平邦，抬手一指身后的坟包，阴笑道：“知道这里面埋的是谁吗？”

转身刹那间，司马平邦总算见到了郭业的正脸，印象里压根儿就没这个人。

他上哪里知道坟包里埋得是什么人，不过眼光下意识地瞟了眼墓碑上的铭文。

赫然正是自己父亲的名字。

“我，我爹？”

司马平邦惊骇地望着郭业，呐呐道：“是，是你们替我爹收的尸，入的土？”

郭业见着这孙子还是一副后知后觉的样子，不由又是一声冷笑：“我们不替司马博士收尸入土下葬，难不成还指望你这个丧天良的畜生？”

听着这般臭骂，司马平邦貌似习以为常一般，忘却了之前的惊骇，瘪瘪嘴耍无赖道：“那啥，我不是身上没银子嘛，所以让我爹的遗体在外头多呆上两天呗。我是打算着在赌坊里赢到了银子，再将我爹厚葬来着，嘿嘿，没想到让你们抢了先……”

“王八犊子！！！”

一声咆哮骤然响起，不过并非来自郭业，而是魏叔玉身边的杜荷。

杜荷咆哮之后，抬起一记飞腿直接将司马平邦踹倒在地，骂道：“你他妈说得是人话吗？司马博士怎么会有你这么一个混账不孝子？”

嘭~

房遗爱不甘落后，匆匆跑上前去狠狠踩了一脚司马平邦，啐道：“司马博士当年就该把你这小畜生射到墙上去，你个败家玩意！”

司马平邦先后挨了两人又踢又踩，自然又跟癞皮狗似的在地上一阵扭动，哇哇叫疼。

郭业见状，心道，麻痹，司马博士好歹也是读圣贤书的老儒，怎么就生出养出这种货色呢？

无药可救！

这是郭业心中对司马平邦的评价。

见着司马平邦在地上撒泼打滚，叫爹喊娘的一阵扭打，郭业冲着房遗爱

和杜荷两人挥挥手，示意两人稍安勿躁，退下。

然后冲着司马平邦轻轻吐道：“想要银子吗？”

昂？

司马平邦闻声立马停止了扭打，悠悠爬起，双腿继续跪在地上，抬起头来一脸期冀地望着郭业，不滞点头流着哈喇子媚笑道：“想，想要，做梦都想耍哩！”

说罢，突然脸色又是一变，狐疑问道：“你，你会这么好心，白送我银子花？”

郭业弯腰伸出双手将他扶起，顺带拍了拍他身上的土灰和杂草，轻笑道：“当然是有条件的，前提是你必须帮我做一件事情。”

这么一说，司马平邦倒是心里踏实相信了，问道：“啥事儿？你说！只要能给我银子，我啥事儿都替你干。那啥，先说好哈，杀人放火这种犯法的事儿，我可不干，那是要吃官司蹲大狱，甚至掉脑袋的。”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杀人放火？瞧你那瘦皮猴的样儿，我纵是要找人替我杀人放火，也不会找你这种货色。附耳过来，我跟你说。”

一听郭业并不是叫他杀人放火，司马平邦露出了欣喜之色，兴奋地凑耳过去。

司马平邦一边听着郭业低声细语说这话，一边不忘卖弄着嚷嚷喊道：“你赶紧说，这长安城还真没我司马平邦不敢做的事儿，只要不是杀人放火，只要你给得起银子，我就……呃，啥？你让我去……不干不干，打死也不干，给再多银子也不干！！！”

郭业凑在司马平邦耳边讲完话，这小子的态度立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之前还是一脸雀跃兴奋劲儿，现在头已经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态度极为坚决。

就连黄傲、魏叔玉、房遗爱等人也被搞得一头雾水，很是好奇郭业到底跟司马平邦说了什么。

郭业也是颇为诧异，司马平邦这小子不给面子，居然拒绝了自己。

不过他并未恼羞成怒，而是淡定地竖起一根指头，在司马平邦的眼前晃荡了一下，说道：“只要你肯答应，我给你这个数。”

司马平邦瞪着眼睛问道：“一百两？”

郭业摇摇头，继续左右晃着那根手指。

“你是说一，一，一千两？？？”

司马平邦不可置信地喊出这个令他怦然心动的数目。

郭业还是未说话，不过摇头变成了点头，以示肯定。

见着郭业点头确认，司马平邦心脏砰然跳动，说实话，他心动了。

刚才还异常坚决的态度，也开始了动摇，一千两，足能让他在长乐坊耍上好几个月，而且鸿运当头的话，还能用这一千两银子赢上几千，甚至上万两的银子。

在烂赌鬼的心里，一直都认为，输输赢赢总有时，人不可能永远都这么倒霉，始终有赢的那一天。

不过这小子还是没有下定决心，犹犹豫豫地说道：“一千两银子当然好，不过你刚才的事儿，可是会送命的哩！！”



郭业听罢，暗暗冷笑，尼玛滥赌鬼，还学会讨价还价了。

随即继续扔出筹码道：“只要你肯定答应，一千两银子今天就能兑现。至于事成之后嘛，本公子答应你，不仅再给你三千两银子，还会将你安安全全送出长安，送你去蜀中益州那边。有了这三千两银子傍身，纵是到了蜀中益州那边，你大可以置地买田盖大屋，娶上一房漂亮媳妇，安安心心做个富翁，下半辈子无忧矣！”

“啥？你说啥？”

这下可把司马平邦激动坏了，突然上前一把拽住郭业的衣袖，激动喊道：“你说得可是当真？”

郭业嘴角一扬，笑道：“自然当真，绝无虚言。再说了，你父亲乃是我们的授业恩师，我们只想为你父亲出上一口恶气而已，骗你作甚？”

司马平邦略微恢复了淡定，自顾念叨道：“事关我的生死，你容我考虑考虑哈。”

考虑你奶奶个腿儿！

郭业突然拍开司马平邦的爪子，一把揪住他的衣领，将他拽拉到司马博士的墓碑前，沉声喝道：“司马平邦，你要知道里面埋着的，是你的父亲，含辛茹苦拉扯你长大的父亲。他乃是因你而死，你个混账东西！”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司马平邦，如果你的良心还没被狗吃干净的话，这件事，你必须做，也算是你幡然醒悟，告慰你亡父的在天之灵！！！”

……

“啊？”

司马平邦被郭业连番呵斥，顿时陷入了沉默，眼睛盯着司马博士的墓碑，怔怔想着事情。

约莫过了一会儿，司马平邦突然深吸一口气，站直了身子冲郭业沉声道：“好，我答应你，这事儿我干了！”

郭业见着对方答应了自己，脸色不由露出了几分欣慰，无论司马平邦是真的幡然醒悟，还是抱着富贵险中求的想法，这已经都不重要了。

至少，自己那个出口恶气的计划，开始正式启动了。

随即，他冲黄傲吩咐道：“黄傲，暂时你不能回咱们郭府。你将司马平邦带走，在城中租间小院，消消停停呆上一小段日子，等候我的命令。”

黄傲不滞应允，说着就要上前拉扯着司马平邦离去。

司马平邦离开之机，冲郭业伸手右手，一脸地贱笑好像在讨要着什么。

郭业狠狠瞪了他一眼，冷声道：“放心，一千两银子明日我就叫人给你送来。”

“嘿嘿，谢谢公子，谢谢公子。”

司马平邦又是一阵点头哈腰，极尽无耻地随着黄傲离去。

看着司马平邦被黄傲拉扯着，越走越远。

郭业心里也是一阵郁闷，麻痹的，我这是替你爹讨回一个公道，还要付给你银子，老子这是何苦来哉？

魏叔玉凑了上来，叽叽喳喳问道：“二哥，你到底跟这厮说了什么？”

郭业神秘笑道：“不可说，不可说，过些日子你们就知道了。”

魏叔玉听罢立马一脸郁闷，看来郭二哥还是没有彻底信任自己。

随即表了忠心说道：“二哥，您破财消灾，替我们三儿还了四海赌坊的赌债，堪比我们三儿的再生父母啊。有什么事需要我们跑跑腿打打下手的，您尽管吩咐！”

房遗爱和杜荷两人也凑了上来，连连点头称是。

郭业轻声道：“放心，过几天就有你们忙活的时候了。”

说着，拍了拍魏叔玉的肩膀，吩咐道：“时候不早了，咱们回去吧，顺便打听打听，咱们书学班的休假何时结束。”

“得嘞~~”

三人一口应承了下来，拥着郭业离开了司马博士的坟地，缓缓下了落霞山。

.....

.....

回到城中，魏叔玉三人各自打道回府，郭业也返回了太平坊的郭府大门前。

他现在需要回家静静一个人呆会儿，筹划着下一步的计划。

刚准备入府来着，他突然发现门口外头停着一抬轿子，花花绿绿软轿子，配着四个蹲在地上打盹儿的轿夫，这应该是女眷专用的轿子。

难不成今天家里来了女客人？

郭业带着满心疑问，抬脚上了台阶径直入府中而去。

## 第430章突来造访

郭业刚进了府邸大门，就瞅见贞娘正叉着细腰儿训着几个下人和丫鬟。

郭业立马停住了脚步，怔怔地张望着眼前的一幕，只见贞娘风姿绰约地站在那儿，如春日暖风拂过似的柔声说着话，不像训话，更像是聊天。

不过，那几个下人和丫鬟们就弱爆了，愣是在纤柔似柳的贞娘面前，老老实实地低下脑袋杵着，一个字儿也不敢吱声儿。

我了个去，郭业心中不由暗叹，真是百炼钢化作绕指柔啊。这来长安才短短多少日子啊？贞娘居然这么有范儿了。

兴许是发现了郭业的驻足观望，训话训到一半的贞娘突然挥挥手，遣散了跟前这几个呆若木鸡的丫鬟和下人。

而后踩着碎步，冲郭业徐徐走了过去，微微欠身道了个万福，有些娇羞地说道：“下面的人不长进，老是窝里斗，所以奴家才训上几句。没成想让大官人瞧个正着，奴家管束不力，还请大官人责罚！”

郭业听罢连连摇头，笑道：“责罚个球啊，府里有贞娘你看着，我放心的很。贞娘，你现在是越来越有样儿了哈！”

听着郭业言语中带着调侃，贞娘的神情更显羞赧，摇头低语道：“大官人莫要取笑奴家。出去了这么久，大官人该是渴了饿了吧？奴家这就去厨房给大官人准备准备。”

说着，作势就要转身离去。

郭业突然想起门口停着的那顶软轿子，随即阻道：“贞娘且慢，那啥，咱们家今天是不是来了客人？怎么外头还停着一抬轿子呢？”

本是随口一问，谁知贞娘的神情骤然转变，霎时含若寒蝉罩起可一层霜降，双眼冒着愤慨之色瞪着郭业

昂？

郭业顿时一头雾水，贞娘这是怎么回事？

他仔细想了下刚才的问话，貌似没什么不对的地方啊。

贞娘不满地瞪了郭业几眼之后，突然开口说道：“大官人，你如今不仅是朝廷的命官，还是国子监的学子。你可是有身份的人，怎能做坏名声之事呢？”

啥？

郭业听着一头雾水之下更是晕得找不到南北，这是哪儿跟哪儿的话？哥们什么时候做坏名声的事儿了？

贞娘见着郭业不吱声不回应，更加来气了，语气也变得越发地严肃，啐道：“奴家虽是奉了老夫人之命，来长安好生照顾大官人的衣食起居。但奴家自觉更有义务替秀秀夫人，芷茹二夫人看着大官人，不能让大官人做一些败坏郭家门风的勾当。大官人，你如今可是有妻有妾有家室之人了，再也不是风月浪荡子哩，你这么做，怎么对得起……”

“打住，打住打住打住~~”

郭业连说四声打住，他着实让贞娘搞糊涂了，奇奇怪怪，好端端地说教自己干嘛？

当下急问道：“贞娘，这是说得哪门子胡话？我又干了什么天怒人怨之事，竟然惹得你把秀秀和芷茹都搬了出来？”

贞娘听着郭业这话，明显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还一副死不改悔的样子，心中更加来气，哼道：“你不是问咱们家大门口的那顶轿子吗？我问你，你在平康坊那种乌烟瘴气之地耍弄也就罢了，为何还将那种不三不四的女子也招惹进家来？”

平康坊，不三不四的女人？招惹进家中来？

难不成门口那顶轿子的主人是风尘女子？

会是谁呢？

郭业思前想后，除了风满楼的头牌，清信人尤姬姑娘，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自己在平康坊有过接触的女子。

继而试问道：“你是说尤姬姑娘？”

贞娘冷声应道：“正是那自甘堕落下贱的风尘女子。”

我靠，好大的怨气啊～

郭业连忙纠正道：“贞娘，尤姬姑娘并非不三不四的女人，她只是个清信人，只卖艺从不卖……”

“那也不是什么好女人，平康坊中出卖色相赚银子，岂是什么正经人家的女子？世上三百六十行，行行都能养活自己，干嘛非要堕入风尘，做那令人耻笑的苟且活计？”

贞娘坚决打断郭业为尤姬姑娘正名的话，一脸的鄙夷之色。

得，郭业暗自摇头，跟贞娘这种良家小少妇解释清信人与妓女，就跟对牛弹琴，根本不通。

随即问道：“好了好了，咱不说这个了。对了，尤姬姑娘既然入了咱们府中，那她现人在何处？”

贞娘听着郭业还死皮赖脸地打听尤姬的下落，哪里还有什么好脸色？

果断地甩下一句不知道，立马扭头就走，看来真是动了肝火生气了。

就在郭业郁闷至极之时，走出没多远的贞娘突然停下了脚步，没有回头却说了一声：“那女人就在咱们府中的池塘边儿上。哼！！”

说完拔腿就走，走步如小跑，很是匆忙，八成是气得够呛。

郭业望着贞娘跑远的背影，一脸苦笑摇头叹道：“奶奶的，难道小少妇是吃干醋了？”

……

……

府中那处池塘，郭业自打乔迁入新宅，还真没怎么仔细游赏过。

他信步闲游朝着府中的那处人工池塘走去，远远便看见了一道绛紫背影，正蹲在池塘边儿上望着满塘残荷的池水，

郭业走近了看，果然正是风满楼的清信人，尤姬姑娘。

今天的尤姬，穿着紫萝宫裙，低矮的胸襟露出一片浮白，看得郭业一阵眼花花。

奶奶的，这还没到大夏天，穿这么清凉干啥玩意？

此时的尤姬还未发现郭业近在身旁，怔怔愣神地望着满塘的残荷。

不过她手里好像还拿着一朵在冬季还盛开着的墙下红，这是一种野花，院中处处角落随处可见。

只见尤姬呆呆看了许久池中枯萎的残荷，又转移目光到手中那朵墙下红，眉头轻蹙了起来，自怨自艾道：“纵是盛开又如何？亦是一朵任人践踏的

野花。哪里有这满塘的残荷来得凄美？残荷虽已枯萎，却让人有期盼春天到来的念头。野花再是盛开，终究还是一朵无人赏阅的野花，不是吗？”

尼玛~~

郭业听着一阵脑袋大，看来这位尤姬姑娘的文青病又犯了。

没事儿，你跟路边小野花较什么劲？

此时此刻，郭业真心想说，尤姬姑娘，文青是一种病，得治啊！

“咳咳咳……”

他清咳两声，提醒着蹲在地上的尤姬，自己的到来。

果然，尤姬被郭业的响动惊醒，发现是郭业的到来，立马扔掉手中的墙下红，盈盈起身，冲郭业万福道：“郭公子什么时候来的，奴家竟然没有发现。”

郭业会告诉她哥们已经将你那洁白如雪，耸如山峦的胸脯看了个遍吗？

当即打了个哈哈笑道：“刚来一会儿，尤姬姑娘真乃稀客啊，居然会来我府中找我。郭某是不是应该说一声受宠若惊呐？”

“扑哧~！”

尤姬莞尔一笑，娇羞地掩着嘴唇，说道：“郭公子真会说笑，还望郭公子能够包涵尤姬的不请自来，莽撞了！”

郭业闻言，暗道，不包涵你不是也来了吗？奶奶的，来也不提前打声招呼，害得哥们被贞娘劈头盖脸一阵责怪。

不过他面上还是一脸和煦地笑道：“尤姬姑娘说得哪里话，太客气了。像你这种大美人，别人纵是想请还请不来，是不？”

尤姬被郭业这么一捧，更羞得如初醒海棠，说话的声儿都越发地小了去。

呢喃了一嘴：“郭公子真会说话，尤姬听着满心欢悦呢。”

郭业置之一笑，伸手作了一个请的手势，冲边儿上的一处回廊指道：“咱们去那边儿坐着聊吧，把客人晾在池塘边儿说话，这可不是郭某人的待客之道。”

尤姬轻吟一声喏，跟着郭业缓缓朝着回廊处走去。

待得郭业在回廊处寻到可以坐下的位置，两人稍稍坐罢，才言归正传问道：“不知尤姬姑娘今日造访，所为何事呢？”

他还没自大到这位傲娇的风满楼头牌，来自己府中就是为了见上自己一面，一解相思之苦。

郭业认为，要让尤姬这种傲娇的，色艺双绝娇滴滴的清倌人惦记上，而且还是个文青到极致的大美人害了相思病，那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定的事情。

果然，尤姬听罢郭业的问话之后，淡雅的脸上浮出几分感激，柔声说道：“奴家此次冒昧造访，是为了感谢郭公子的。”

感谢？

郭业不解地问道：“我也没帮衬过尤姬姑娘什么，何来感谢一说？”

“不，郭公子可是帮了我大忙。”

尤姬说着又从袖兜里掏出那几页皱巴巴的纸张，说道：“郭公子请看！”

郭业接过纸张，心道，这不是之前她写得那个大唐版灰姑娘的故事吗？而且还是一个毁三观的悲惨结局版本。

他很是好奇，上次自己不就看过了吗，怎么今日又让哥们看，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儿干，来消遣哥们来的吧？

尤姬兴许是察觉到了郭业的不耐烦，也看到了郭业一脸的疑惑，心下没来由的一阵焦急。

当即换上柔柔中带着央求的口吻，娇声说道：“郭公子再看一次嘛，看完之后奴家再与你说，如何？”

郭业将信将疑地低下了脑袋，又重新审阅起这个以悲剧性结局，毁三观的大唐版本灰姑娘的故事。

## 第431章尤姬的请求

郭业拿着尤姬手写的话本静静地看着，好是一阵纳闷，这就跟原来一模一样，没什么不同啊。

就连字迹都未曾涂改过，还是原来的故事，原来的人物，原来的情节，纹丝没有变化。

这尤姬小娘们到底想干什么？

郭业狐疑地翻到最后，凑合扫视了一眼，咦？

最后结局那一大段文字好像被墨迹涂过，又重新加了一段文字。

郭业看着这段新文，这才明白尤姬为何让自己看完再说了。

原来她听从了自己的意见，居然将那个悲剧的结尾彻头彻尾翻新了一遍。

大概其意思是那位善良的妹妹最终和那位英俊的太子殿下快快乐乐幸福过一生。

至于那位恶毒姐姐的归宿，尤姬居然给了她一个阴谋败露后，淫乐砒霜服毒自尽的下场。

奶奶的，可真是舍得下死手啊！

狠，不是一般的狠。

不过貌似这恶毒姐姐坏事做尽，落得个饮毒自尽的下场，看着倒是挺解气的。

原来她是想让自己看她改的话本结局，从悲剧变成了大圆满的喜剧啊。

随即郭业合上手稿，颌首赞道：“不错不错，这么写才对嘛。这结局，挺好！”

“是啊。”尤姬也是一脸兴奋地点头，摇得脑袋上插着的玉簪步摇叮当作响，柔声说道，“自打奴家听了郭公子的建议，修改了结局之后。我们风满楼那些姐姐们看罢，都说好，更有别家秦楼楚馆的姐姐闻风而来，来我们风满楼中跟我借阅话本一看呢。”

此时的尤姬，哪里还像什么风月场所的清倖人啊，那眉目之间难以掩饰的兴奋劲儿与自豪感，活脱后世那些刚刚出道便有人找来拍戏的小明星。

有种被鸿运突然砸到脑袋的莫名幸福感。

郭业微微颌首笑道：“那是当然了，写小说嘛，并非你自己觉得好看才算好；要读者说了好看才叫好嘛。读者就是市场，市场决定一切嘛！”

“读者？市场？？”

尤姬从郭业手中取回手稿，格外珍惜地放回袖兜中，眨巴着眼睛，不解问道：“读者，奴家能理解，大意指观阅我话本的那些人。不知郭公子口中所提到的市场，又是何物？”

“这市场嘛，就是……”

郭业正准备解释来着，不过话刚一出口顿时卡了下来，心中一阵郁闷，奶奶的，我跟她长篇大论，又是资本论，又是市场经济的，我解释得着吗？她得懂吗？这哪儿跟哪儿的事儿啊。

随即敷衍道：“嗨，说白了，这市场啊，就是看你话本的那些人。她们说好，才是真的好。呃……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哦……”

尤姬木讷地点头，似懂非懂，不过脸上冒着的小幸福已经在心底告诉了她，她的市场挺好～

郭业看看天色，也该到了吃晚饭的光景，继而发出邀请道：“尤姬姑娘，既然没别的事儿了，那就赏个脸在我府中吃完晚饭再走吧？”

“不不不。”

尤姬又是摆着手，又是摇着头，拒绝道：“郭公子有心了，奴家还得赶回风满楼去，就不叨扰郭公子了。”

说着，缓缓起身欲要离去。

站是站起来了，不过郭业发现她好像没有迈动脚步离开的意思，看她的眼神有些期冀，张了几下小嘴，愣是说不出话来。

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郭业将这一幕收入眼底，瞎琢磨着，难道是心中感激哥们的指点迷津，规划了她的写作道路，尤姬姑娘想要以身相许，跟自己告白？

擦，女才子往往都有这通病，备不住就是啊！

于是乎，郭业极为善解人意地问道：“莫非尤姬姑娘还有话要讲？有话就说，不要吞吞吐吐嘛。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嘛！”

尤姬听着郭业这般体贴，心中颇为感动，硬着头皮讲道：“郭公子说得没错，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那奴家这就说了哩？”

果然，郭业暗暗窃喜，这是要告白，要在一起的前奏啊！

大美人虽不喜欢？虽然是个清倌人，但也是个有才的清倌人，红袖添香，软玉入怀之事，哪个男人不喜欢？

他满心期待，但还是表现得极为矜持，微微颌首嗯了一声，伸出右手作了一个“请讲”的手势。

尤姬备受鼓舞，朗声说道：“奴家想求郭公子一件事儿，希望郭公子能帮衬奴家一把！”

喀嚓～～

晴天霹雳啊！

郭业听罢尤姬的话，淡定的他差点一屁股没坐住，跌倒在地。

我了个去，竟然不是告白，害得老子差点没表错情，丢了人现了眼。

咒怨，赤裸裸的咒怨充斥在郭业的心中，你个小娘皮，你求人办事儿就求人办事儿呗，没事儿你搞得这么暧昧干嘛？

擦，还幸福是要靠自己争取的，这跟幸福挨得着吗？

饶是郭业怨气横生，他还是坐正了姿势，翘着二郎腿极力淡定地问道：“尤姬姑娘有何事需要在下帮忙的？尽管说……”

尤姬嗯了一声，言道：“是这样的，眼瞅着这冬末时节就要过去，再有一个月的日子就是清明时节了。往往清明过后三五天，长安就会举行花魁大赛。奴家希望郭公子能够帮衬奴家，夺得今年花魁大赛的头名。不知郭公子……”

长安花魁大赛？

这个之前在风满楼，郭业听魏叔玉提过一嘴，好像去年的花魁大赛，眼前这位尤姬姑娘就差点拿到了长安花魁的名头。

不过到了最后关头，败北别人手中，功败垂成。

不过他纳闷，尤姬跟他也只是一面之缘，怎得会找自己帮忙来着。



随即问道：“尤姬姑娘，我很好奇，你我相识不久，你怎会让我来帮忙？正所谓，进了庙宇求佛祖，入了庵堂拜观音。你找我来帮忙，好像进错了庙吧？”

“没错没错。”尤姬急急说道，“奴家一点都没找错人。奴家虽然愚钝，但眼睛明亮得很。那晚风满楼之事，奴家瞅见长孙公子还有其他诸位公子，都对郭公子尊敬有加。而且，奴家听见平日里冷面如阎罗的那位卫府衙门苏将军，都与郭公子称兄道弟，交情甚笃。可见，郭公子必是不凡之人，肯定能帮奴家夺得花魁。”

咦？

郭业听着尤姬这分析，当真是条理清晰，逻辑强硬，不由重新审视起了这位时而犯犯文青病的才女清倌人。

感情儿，这姑娘也有精明的时候，并非彻头彻尾傻姑娘一个啊。

紧接着，尤姬又说道：“至于奴家为何与郭公子相识不久，便来求郭公子帮衬，而不去找那些平日里在风满楼花天酒地的公子哥儿，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奴家的眼中，郭公子跟那些纸醉金迷，色欲熏心的纨绔子弟不一样，郭公子是个好人，定不会因为帮衬了奴家，而对奴家有觊觎之心。”

说到这儿，尤姬已然满面绯红，垂下了脑袋。虽说是个清倌人，但是在青楼这种三教九流之地，还有什么勾当是她没见过的？

不过最后一句话听在郭业的耳中，就变味儿了。

什么叫郭公子是个好人啊？

大家闺秀，世家千金发发好人卡，倒是大雅之事。可让一个青楼中的清倌人给自己发好人卡，郭业怎么听着怎么别扭。

看来这位尤姬姑娘对今年的花魁大赛，真是志在必得啊。

不过在他印象中，参选花魁大赛的那些风尘女子，不外乎就是想借着这种比赛打响知名度，目的是为了抬高身价，赚更多的银子。

可尤姬这个连对客人都有要求，还立了三不陪的清倌人，为什么还要对这种花魁大赛耿耿于怀呢？

于是他问道：“尤姬姑娘，我看你也不急缺银子，也不缺用花魁大赛头名来抬高身价，为何会对这个长安花魁的名头如此热衷呢？”

见着郭业这般问，尤姬倒也没有隐瞒，径直说道：“其实理由很简单，只要奴家夺了长安花魁，那么以后就会有更多的人来看奴家写的话本。郭公子，奴家志在话本能够传阅长安城中，你能理解否？”

理解，相当的理解。

原来这姑娘打的是名人效应的主意，到时候只要她夺了长安花魁的名头，别说她写得话本了，就连她穿过的亵衣亵裤绣花鞋，都有人抢破了头。

郭业打量了尤姬一眼，赞道：“尤姬姑娘还真是热爱文学啊，佩服，佩服！”

尤姬期翼地望着郭业，说道：“还望郭公子能够帮衬奴家，成全我这番心愿。”

郭业略微思索了一会儿，沉吟道：“尤姬姑娘，你看哈，我对这花魁大赛也不是很熟悉，大赛的流程，如何操作能让你夺得花魁，这些都不懂。需要一点时间去了解下，你看……”

尤姬听着郭业这般讲，立马惊喜叫道：“郭公子，你是答应了？”

我靠~

郭业翻了翻白眼，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我不是说先要了解一下吗？这神逻辑，神思维，咋想的。

不过看着尤姬这满怀期待的神色，真是美人相求，不忍拒之啊！

他暗暗琢磨了一下，如果拉上书学班那群败家玩意，这事儿应该还是有可行性的。

但是，自己跟尤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难道就因为对方是个娇滴滴的大美人，就要耗费精力煞费苦心地去帮助她，扶她夺得花魁？

这笔买卖，怎么看怎么都是亏本啊！

倏地，他眼咕噜一转，佯装很是为难的样子，悠悠叹道：“尤姬姑娘，难得你对文学创作如此热忱。唉，不过这事儿难度还是有的，我这边需要筹谋布局，有需要寻人襄助一二，人情多多啊。你说你不是让我为难吗？这事儿啊.....”

“郭公子，你只要肯帮我夺得长安花魁，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尤姬能办到的，绝对不会推辞.....”

昂？

听着尤姬不等自己唧唧歪歪完，就直接讲出了自己心底最想要听到的那句话。

啧啧，好一个尤姬姑娘！

你看似粗枝大叶神经大条，实则精明的很呐，我喜欢！

## 第432章四海赌坊罗四海

尤姬固然聪明，但郭业也不笨，多少听出了尤姬话中之意。

显然，尤姬预料到了郭业肯定不会白帮这个大忙，早就打算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念头，只不过也放出了自己的底线。

什么叫“只要尤姬能够办到的，绝对不会推辞”？

说穿了，便是只要她自己不愿意的，郭业也不能勉强于她。

比如出卖自己之类的非分念头，郭业想到不要想。

得嘞，郭业暗暗砸吧嘴，看似傻姑娘，实则狡猾狡猾滴。

当然，他也没打算提那种没品的要求，强扭的瓜不甜，不熟的葡萄吃着也酸牙。

随即，郭业置之一笑，道：“哈哈，成，尤姬姑娘这事儿，郭某接下了。至于要求不要求的，以后再说吧。”

“郭公子真乃坦荡君子，尤姬在这儿谢过了！”

尤姬闻言，心里踏实不少，冲着郭业又是盈盈一拂。

一时间，郭业还真不知道让尤姬替自己做什么作为交换，只得放到以后有了需要再提。

没成想还落了个坦荡君子的好名声，这倒是意外之得。

继而笑道：“尤姬姑娘不要多礼，这事儿时间还长，待郭某筹谋筹谋，再做打算。那啥，你看天色也不早了，一起吃个晚饭呗。”

尤姬还是一如既往的摇头，不过脸上多少有些歉意，低声道：“郭公子见谅，今晚在风满楼还有一名贵客需要尤姬坐陪献艺，实不敢怠慢得罪于他。奴家现在就要赶回风满楼去，公子恕罪则个。”

贵客？

连个性十足的尤姬姑娘都不敢得罪于他？

这家伙又是什么来头？

郭业心里暗暗奇怪，八成又是哪个王孙贵胄吧？

既然尤姬没有明说，郭业懒得打破砂锅问到底，只得耸耸肩摇摇头，表示遗憾。

而后说道：“那成，来日方长，改日我再请尤姬姑娘，我这就送你出府。”

尤姬听着郭业如此大度贴心，心中莫名感动，暗暗为自己找对了人帮忙而感动庆幸，柔声说道：“多谢郭公子体谅，奴家这就告辞！”

说罢，在郭业的相送下，步步生莲般朝着郭府大门方向徐徐走去。

很快，两人便到了大门口，尤姬钻入软轿中，启程离府而去，赶回了风满楼。

目送尤姬乘轿离去后，郭业这才想起刚才贞娘被自己气得够呛，醋坛子八成打翻了一地。

奶奶的，看来还得饿着肚子去哄哄这位小少妇，不然今晚这顿晚饭估摸着就味同嚼蜡了，没劲了。

随即，找来附近的一名下人，打听了贞娘大管家现在何处，急急赶了过去。

.....

……

天色渐黑，宵禁闭门鼓已然敲响，城中各处大街小巷如秋风扫落叶般，越发得趋于寂静。

但也有例外。

相比于平康坊的歌舞升平，莺莺燕燕，这个时间段的长乐坊却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在这个缺乏娱乐，缺乏夜生活的时代，有钱的男人除了狎妓之外，也许唯一的乐趣就是在长乐坊赌上两把了。

赌，

有人靠着它一夜暴富，妻妾成群；但更多的人沾上这玩意，却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不过纵是如此，长乐坊几百家赌坊赌档依然坚挺，经久不衰，客似云来。

曾有人说过，赌场之中，十赌九输，唯一不会输的，永远是开赌场的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赌客可以每天都在更替迭换，只要赌场不倒，每天都有心存侥幸之人，心存一夜暴富之人，如苍蝇闻着粪臭味儿一般，往死里钻入长乐坊中。

生意，依然在继续……

四海赌坊在长乐坊中共有赌坊赌档将近两百家，占了长乐坊的半数。

而四海赌坊的总铺子，就在长乐坊最东头。

这里，除了是四海赌坊的总铺子，还是四海赌坊的盘账之地，两百来家小字号每日流水银子的汇集地。

藏银的地窖中，负责四海赌坊盘账的总账房郑老六手执一个算盘，正对着一个中年汉子噼里啪啦敲着算盘，报着今日的账目。

相比于郑老六佝偻的身子，这位中年汉子却是长得虎背熊腰，穿着一件露胳膊的汗衫，好像整天都有出不完的汗，不时用汗巾擦拭着身子。

大冬天的，穿着短袖汗衫，露出一身的腱子肉，胳膊上更是虬筋突起，看着像是个练家子。

能够让四海赌坊的总账房，钱袋子郑老六如此毕恭毕敬对待的，遍数整个四海赌坊上下，绝找不出第二人来。

此人正是四海赌坊的东家，罗四海。

当郑老六拨完算盘，报完最后一笔进项的时候，罗四海停罢了手中的动作，将毛巾狠狠摔在身旁的架子上，颇为诧异地问道：“你是说，魏叔玉、房遗爱、杜荷那三个纨绔子弟，居然将五万两赌债还上了？”

郑老六也深感吃惊，点头说道：“是啊，小的还以为这笔债要追上好些日子呢。毕竟这三人的父亲可是出了名的清廉如水，家底不够殷实啊。”

罗四海龇牙发笑道：“奶奶的，这是奇了怪，这三个小混蛋哪里来这笔巨银？今日他们送银子来，你可发现什么端倪？”

恰巧，因为这笔赌债数目巨大，所以今天是郑老六亲自交接的。

听着罗四海这么问，他略微思索回忆了一番，重重点了下头，说道：“东家这么问，好像还真有那么一回事。小的记得今天和这三人一一起来的，还有一位看似富态的生意人，瞧他那一身衣着打扮，显然也是个趁钱的主儿。对

了，如果小的没记错，这人应该就是海天盛宴大酒楼的掌柜，好像姓关。”

海天盛宴大酒楼？

罗四海听罢，立马反问道：“可是这两年在长安风头渐盛的海天盛宴大酒楼？好像就在西市那边~~”

“没错没错。”郑老六这次相当得肯定自己的猜测，说道，“就是那家酒楼的掌柜。今年年初，小的跟您，还有五湖赌坊的王东家在那儿吃过一次饭来着。那菜色是相当得美味啊，啧啧，现在想想还真是名不虚传！”

“嘿嘿，管他劳什子海天盛宴大酒楼。”罗四海颇为不屑地哼道，“只要能还得起银子，老子管他是谁。好了，回头你就把那三个纨绔子弟的帐给消掉。真没想到啊，老子以为这三个小兔崽子只是小鱼，没成想赌债还得那叫一个痛快。看来，老子还得再设局将他三儿引来，再刮上他们一笔，哈哈哈.....”

郑老六一见罗四海这么说，不由脸上起了几分犹豫，嘀咕道：“东家，这三人的父亲好歹也是朝中的重臣。咱们这么坑他们，是不是有些冒失啊？毕竟，民不与官斗，咱们.....”

“放屁！”

罗四海啐了一口唾沫星子，溅到郑老六的脸上，骂骂咧咧道：“朝中重臣又能咋的？老子打开门做生意，赚得就是白花花的银子。咱又没拿刀子架在他们三儿脖子上，逼他们来咱们四海赌坊耍银子。愿赌服输，输了就要给银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说了——”

罗四海眯起双眸，似笑非笑般阴鹜地瞟了一眼郑老六，哼道：“朝中重臣很了不起吗？莫要忘了，咱们身后站得是谁。江夏王的性子你难道不清楚吗？谁要敢坏了他来钱的路子，嘿嘿，他还能让别人安生一辈子？”

江夏王，李道宗！

郑老六也是四海赌坊的老人儿了，多少知道些内幕。一听到罗四海提起这位长乐坊的幕后东家，心里的底气又恢复如常。

脸色犹豫之色顿消，口中不滞附和道：“那是那是，咱们家这位爷深得当今圣上信任与器重，谁又敢在老虎嘴边捋须？嘿嘿.....”

“算你郑老六知道轻重，哼！”

罗四海一声冷哼之后，感觉说完一番后身上燥热难当，肩膀、胳膊、胸口处又开始冒出热汗来。

随即又走到架子前拿起汗巾，急急擦拭起身上的汗渍来。

擦着擦着，突然负责在地窖上边守候的跟班随从嚷嚷道：“东家，五湖赌坊的王东家来了，说是找东家有事相商来着。”

五湖四海皆兄弟，两家赌坊是一家。

罗四海再次将手中的汗巾扔回到架子上，呢喃了一声：“老大过来了？这个时候找我来要干嘛？”

嘀咕自语后，罗四海自顾走到梯子跟前，准备爬出地窖口，一边爬着一边冲藏银地窖里头的郑老六吩咐道：“这里就交给你打点了，我去见见老大。”

声音落罢，三两下子，人已经爬出了地窖，回到了地面。

## 第433章五湖赌坊王五湖

“老大，你咋过来了？”

罗四海一爬出地窖，便看见了五湖赌坊的东家王五湖。

王五湖和罗四海差不多的年纪，身材偏矮，偏瘦，穿着一件料子面儿的棉袄，肩上披着一条灰黑狐裘，双手捧在嘴边不停哈着气，取着暖。

可见王五湖跟罗四海不同，身体底子略差，有些怕寒。

站在地窖上面的空地处，不停跺着脚，哈着热气，一身料子面儿的王五湖，更像是一个买卖人。

王五湖听着罗四海招呼，再看这厮穿得如此单薄，不由又是打了个哆嗦，急急说道：“老二，你可算上来了，赶紧的，找个有火炉的地方取取暖，我有事儿跟你打听呢。”

见着王五湖这番怂样，罗四海忍不住打趣道：“嘿嘿，老大，你这小体格儿真差劲，这点严寒算啥，想当年咱们随江夏王……”

“得了，得了，赶紧的吧，冻死个鸟唉！”

王五湖打断了罗四海的话，又是一阵催促。

罗四海闻罢，收起了玩笑，请道：“走，去我屋里说话，我让伙计生个火炉送进来。”

说着，一边张罗伙计烧炉子，一边领着王五湖前头走去。

很快，罗四海便将王五湖带进了自己平日会客的屋中，两人坐罢之后，赌坊的伙计及时送来火炉，不一会儿，整个房中的温度徐徐变暖。

身材矮小的王五湖窝在火炉旁边，就跟个老鼯鼠似的，烘着身子取着暖。

这下，王五湖的脸色才红扑扑起来，暖洋洋舒服了一会儿，又开始解下披肩上的灰黑狐裘，放在了一旁。

王五湖是舒服安逸了，但也坑坏了罗四海。

这厮天生就怕热，刚才在外头都穿着短袖汗衫，露着胳膊露着胸膛，现在在屋中生气火炉，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当即，他从屋中的架子上抄起一条备用的汗巾，又没命地狂擦着汗渍，急急催促道：“老大，你到底有啥事啊？老子都快热死了。”

王五湖经罗四海这么一催，这才想起今日过来的正事儿，急忙问道：“老二，你对那个整日混在长乐坊中滥赌的司马平邦有印象不？”

滥赌鬼司马平邦？

罗四海连忙点头，应道：“怎么会没印象？嘿嘿，前几天我手底下的弟兄才封了他家的院子。麻痹的，这小子欠了我四海赌坊近千两银子，本以为他爹是个国子监博士，大小也是个朝廷命官，没成想愣是家徒四壁，一穷二白，就那么一间破败小院，这笔买卖算是夸大发了。”

说罢，罗四海又抓起汗巾玩命儿地擦拭着身子的汗，奶奶的，这鸡巴火炉烤的满屋子都是热气儿，忒热了！

王五湖听完罗四海的话，有些不淡定地喊道：“那司马平邦那个在国子监执教的爹。几天前在家中自缢而亡，你也听说了？”

罗四海又是点点头，仿佛死个人没什么大不了似的，随意说道：“我手下的弟兄给我禀报过，他们去司马家逼债的时候跟这司马老头倒是发生过口

角，也曾威肋过几句，说是只要还不起赌债，就去国子监闹腾，让司马老头这个为人师者身败名裂。嘿嘿，没成想第二天一早，这老小子就上吊寻了短见。这老东西到底是个读书人，就是爱面子啊！”

王五湖更加不淡定了，又问道：“然后你们见着人家上吊自杀，强行将尸骨扔到院外，让其暴尸路边？而且，还收了人家的院子？”

罗四海不置可否，还是点点头说道：“那还能咋的？他人人都死了，他那个败家儿子司马平邦又还不起银子，还不许我收了他家的院子抵债啊？”

“唉……”

蹲在火炉边儿上的王五湖长叹一声，突然站起身来重重地跺了下脚，有些丧气地喊道：“老二，你好糊涂啊！”

“昂？”

罗四海见着王五湖异样，居然还说教起自己来，顿时有些摸不着头脑，问道：“我咋糊涂了？老大，莫非这司马家的后台深不可测？”

王五湖摇摇头，叹道：“一个小小的国子监博士，穷酸老教书匠，能有什么后台啊。”

“嘁~~”罗四海听罢，不由鄙夷道，“你吓我一跳，我还以为这司马家还跟什么王孙贵族沾着亲呢。老大，我说你今天是吃错了药，还是踩着耗子尾巴了？怎么一副兢兢战战的模样？”

王五湖没有理会罗四海的嘲笑，而是怨声说道：“老二，我不是经常跟你说吗？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真是好糊涂啊……”

“老大，你这话有点小题大做了吧？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话固然没错，但也歹分什么人吧？司马家就是个破落读书人家，还能有啥本事？再说了，我四海赌坊每年毁的人家，逼死的赌鬼还算少吗？也不差他姓司马的这一家了。”

说着，罗四海又是重重地将手中的汗巾摔在了桌上，发狠道：“我看今后，谁还敢欠我们四海赌坊的银子！”

王五湖差点被罗四海的言论气炸，有些恨铁不成钢地骂道：“你目光咋就那么短浅呢？咱们开门做生意的，能够和气生财固然最好，即便不能和气生财，也要做到不惹众怒才是。你说你啊，怎么就那么……”

“少跟我说这个~~”

罗四海好像听够了王五湖的这些话，很是不耐烦地哼道：“老大，你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啊！莫要忘了，咱们的身后站着谁？难不成长安城中，还有江夏王摆不平的事儿吗？”

一听罗四海提起江夏王三个字，王五湖立马蔫了下来。

见着王五湖不再叽歪，罗四海反问了一句：“大哥，莫非你忘了江夏王对咱们的交代？江夏王曾经叮嘱过咱们，凡是欠咱们长乐坊的，哪怕借出去一根绣花针，也得收回来。你我这边做了和事佬，江夏王那边如何交代？”

凡是欠长乐坊的，哪怕借出去一根绣花针，也得收回来！

王五湖自然记得这句话，也很是清楚江夏王那惜财如命，吝啬如铁公鸡的性格。

但王五湖心中时刻提醒自己，做人不能这么不赶尽杀绝啊，谁都有个喝凉水也嗑牙的倒霉时候，不可能一辈子都吉星高照走鸿运。

可现在罗四海搬出了江夏王这尊镇山宝塔，他王五湖还能说啥？

说句最难听的话，别看他俩表面风光，在长乐坊中一呼百应，但在江夏王面前，他俩顶多算是个臭打工的。

一时间，王五湖真是不知如何应对罗四海的话了。

罗四海见着王五湖怔怔发呆，以为老大被自己说服了，随即哈哈一阵得意大笑，走到王五湖跟前，揽着他的肩膀笑道：“好了，别杞人忧天了，我的老大。走，我让下人炒上几盘小菜儿，咱俩喝两盅，给你暖暖身子，嘿嘿——”

干笑两声，低声打趣道：“顺便壮壮你那老鼠胆儿，嘿嘿！”

王五湖被身材高大的罗四海搂着肩膀，更显得单薄瘦小，心中只得无奈地叹道，但愿如你所说，真的没事才好啊。

心中叹罢，顺手捡起桌上的狐裘微波，还未披上就被罗四海急急强行拉扯出了屋中。

……

……

太平坊，郭府。

天色已晚，郭业费了近半个时辰的功夫，好说歹说一阵瞎掰活才将贞娘哄好。痛痛快快地用完了晚膳，吃饱喝足之后，便一早钻入了自己的书房中，忙活了起来。

到了就寝的时间，他还在书房中独自一人忙活着，还未去休息。

坐在书桌前，他拿着毛笔在纸上一阵挥毫，涂涂写写，字迹歪歪扭扭如狗爬，好赖算是写完。

倏地，他抽了抽腰，打了个哈欠，又重新看了一遍自己写得计划，如何给长乐坊，乃至江夏王添添堵恶心一把的计划。

看罢之后，直接将那惨不忍睹的字迹忽略过去，不由称赞着自己道：“哥们真是天才啊，这种计划都能想得出来，嘿嘿，你们这帮吃人不吐骨头的孙子，就等着哥们的狂风骤雨吧！”

自得其乐地美了一把之后，他又犯起愁来，念叨：“计划是好，可惜还缺一个关键的人物，一个在长安城中多少有些能量的人物。如果能得到这番助力与暗中配合，嘿嘿，这计划准成啊！不过这个关键的人，到底找谁好呢？”

高士廉？

不行，这老头太奸猾了，指不定哪天被他卖了都不知道。

长孙羽默这小子？

还是不行，这小子太高调，心里绝对藏不住事儿。嘴上有个把门儿的，万一说秃噜了，指不定也会把哥们卖了。

这不行，那不行，郭业顿时有些头大，奶奶的，初来长安，也就认识这么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再次陷入沉默，重新琢磨起那个关键的人选来。

为人低调，要有本事，要嘴上有个把门儿的，心里能够藏得住事儿，还要自己相识的。

这样的人，真心不好找啊！

突然，

郭业抬起头来，看着快烧到一半的烛台，嘴角扬起笑意，轻声呢喃道：“嘿嘿，他，倒是一个最佳的人选。要不，明儿去找找他？”



## 第434章相请不如偶遇

夜里睡得太迟，郭业今明一觉醒来，又是日上三竿近中午。

起床后叫来贞娘，简单梳洗了一番，顺便问询了下国子监有没有送来消息，到底啥时候开课。

贞娘摇摇头表示未曾有人前来通报，郭业闻之心里偷着乐，看来国子监一时半会儿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替代司马博士负责书学班这群猴子。

也罢，能多休假几日这是好事。

洗漱完毕之后，贞娘正要给郭业安排饭食，却被郭业给阻住了，扬言道：“今儿个我得去咱们自家的酒楼撮一顿，改善改善伙食。贞娘你甭管了～”

说着，轻拍几下袍衫捋直了，抬脚出了房间，朝着府外大门走去。

贞娘见着郭业匆匆离去，不由娇嗔道：“改善改善伙食？说得好像奴家伺候得不周到，平白亏了你似的，哼！”

等她嗔罢反应过来，郭业已然走远……

见着郭业来到大门处，门房的仆人赶忙哈腰问了一声好，郭业唔了一声出了大门，就要下台阶。

唧唧唧唧～～

恰巧，一辆马车由东向西徐徐赶来，停在了郭府大门前。

只见那马车，乃是由两匹白鬃白毛，通体纯白无杂色的高头大马，并驾齐驱拉着。

驻足之后，两匹白马不时左右甩动马尾，摇着脑袋打着鼻鼾，声响沉闷有力，端的是两匹上等好马。

车顶华盖鎏金，车厢乃是上等红木所制，外面精雕细琢着名川大河的纹路，可见煞费了一番苦心。

较之普通的马车，这马车明显拉长了许多，车内足可容纳十来人。

奶奶的，郭业暗暗咂舌，也不知这马车的主人是谁，不就一代步工具吗？倒是舍得下本儿啊！

不过当他看到拿着响鞭的赶车之人，郭业便猜出了这车的主人是谁了。

身着青衣脚踏布靴，脑袋扣着个泛青小帽，这不是当日自己初进海天盛宴大酒楼时，梁家那个多嘴多舌、有点狗仗人势的青衣小厮吗？

看来，这马车里头坐着的，应该是梁家那位装逼有洁癖的梁二公子了。

果不其然，那小厮一改前番趾高气扬的神色，冲着郭业恭声唤道：“郭大人，我家公子请您上车一聚！”

呀嘞，听着这青衣小厮的话，貌似这位梁二公子不是偶然经过自己家门口，而是刻意来接自己的。

这礼数可真够周全的。

不过郭业也能猜得出来，这位梁二公子之前被自己三请三拒，今天直接堵到家门口来了。

光冲这番毅力，绝对是块做生意的好料子。

也罢，昨夜自己琢磨来琢磨去，这位梁二公子才是自己付诸计划的关键人选，不然自己也不会起床便匆忙离府赶去关鸠处，让关鸠想法儿找到梁二公子。

没成想啊，今天他自己居然主动撞上枪口来了。

顿时，郭业有了一种瞌睡来时便有人送枕头的感觉。

至于这位梁二公子如此大费周章地邀见自己，又是所为何事？这对于郭业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正所谓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到时候再见招拆招得了。

随即，郭业爽快地颌首应了下来，朝着马车走去。

见着郭业走近，青衣小厮主动掀开车帘，郭业钻了进去。

一钻进车厢，郭业不由被车内的布置委实吓了一跳，怔怔看傻了眼。

真是小小车厢，内有乾坤，别有洞天啊！

车内，不仅空间够大，而且还布局精致，应有尽有。

正前方摆着一鼎四角铜炉，里头生着上等的松木炭火，给车内升着温。四周摆放着供人靠背与休憩的软枕，车板上铺着厚软的羊绒毛毯，一屁股坐在地上也不嫌咯得慌。

最最令他瞪目结舌的是，这车厢的中间还隔了一层珠帘，珠帘之后的那一节车厢里头依稀坐着个白影，应该就是梁二公子。

珠帘之外的这一层，自然坐着梁二公子的两位侍女，一个抱着古琴，一个抱着剑匣，分别端坐左右。

次奥，主人一间，侍女一间，主仆有别，泾渭分明，这位梁二公子的气派还真不是一般的足啊。

看着两位侍女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郭业不由打招呼道：“小桃红，小桂莲，你们好呀~~”

一叫出这两个俗之又俗，土鳖到渣的名字，郭业再次被逗乐了。

这两个侍女的名字，立马毁了这车厢的雅致与梁二公子的豪奢。

傻子都听得出来郭业这是在奚落调侃，两名侍女自然满脸的愧色与羞赧。没办法，谁让她们摊上这么一个奇葩的主子呢，偏偏给她俩选了这两个逗人发笑的名字。

一时间，车内的气氛有些尴尬了起来。

“咳咳……”

珠帘之后的梁二公子终于吭声了，冲着郭业传声说道：“郭大人真是大忙人啊，本公子三次延请，你居然拒绝了三次，好大的架子呐！”

郭业嘿嘿干笑，回道：“梁公子可别误会，这三次都事出有因。你看，你今日再请，我不是就上来了吗？”

“呵呵。”梁二公子淡然轻笑一声，奚落着郭业道，“恐怕不是这样吧？若非本公子堵到郭大人门口，八成今天又要被郭大人所拒吧？”

“哈哈，二公子太抬举郭某了，咱这就叫好事多磨，就叫相请不如偶遇，是不？”

郭业既然打定心思要拉得梁二公子的帮忙，那肯定是要好言相对。任凭对方怎么言语讥讽，也得笑脸相迎，伸手不打笑脸人嘛。

这招儿果然奏效，梁二公子貌似听完郭业的话，心情平复痛快了不少，说道：“今日找郭大人，是有一件事情与你相商，不知你能否赏个薄面，费点时间，与我一叙呢？”

来了~

郭业一听对方有事与自己相商，就知道这位梁二公子三番邀见自己，肯定是黄老鼠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不过心中也是暗道，你今天不找我，我也得找你啊，得嘞，统统一并解决了吧。

当即，很是痛快地回答道：“二公子如此盛意拳拳，我郭业再是拒绝，那就有些说不过去了。成，反正今日左右无事，我就与二公子叙上一叙。”

说着，弯着腰板往里走了几步，就要掀开珠帘，进到梁二公子里面儿去。

“且慢！”

郭业刚要掀开珠帘，就被梁二公子阻住，并说道：“郭大人，梁某这人生性嗜洁，这珠帘里头乃是梁某一人独处之地，容不得他人入内。对不住了，只得委屈郭大人坐在珠帘外头，与我这两名侍女共处一室了。”

尼玛啊，郭业听着差点没气得骂娘，这小子也太怪癖了吧？嗜洁到不愿意和人相处一室，这种不是洁癖是什么？

装，真他娘的能装！

郭业若非心中藏着今日志在必得之事，还真懒得搭理他，受他这份闲气。换做平日，直接跳下马车，爱谁谁去。

忍下心头这口气，郭业寻到一处位置，靠着软枕坐了下来，口中答道：“好吧，客随主便。”

梁二公子轻轻说了声多谢，然后又冲车厢外的青衣小厮遥声吩咐道：“赶车吧！”

青衣小厮问道：“公子，咱们现在去哪儿？是回东市，还是回府啊？”

梁二公子道：“既不回东市，也不回府，咱们去长安城城郊吧。城郊有处云山寺，那里清静正是煮茶谈事的好地方。”

说罢，又貌似极为享受地自顾沉吟道：“也只有云山寺那口老井中的清泉，才能配得起本公子珍藏的好茶叶。唉，长安城中太过乌烟瘴气，处处都是利益熏心，污浊，污浊，甚是污浊啊！”

郭业听闻，又是下意识地撇过头去，狠狠白了一眼珠帘之后，那位孤芳自赏装逼无下限的梁二公子，暗暗呸了一声，不装逼，能死啊？

忽听一声——

“驾~~”

青衣小厮甩了一记响鞭，呼喝赶起了那两匹拉车的高头大马。

得得得得~~

车轴转动，嘎吱轧地发出酸牙的声响，不急不慢地朝着长安城郊奔去。

## 第435章云山寺

马车出了长安城，驶到郊外，往北顺着官道行二十里至岔路口，再往转左驶入一条土坷垃小路，约莫五里地，便是摩云山。

云山寺，就坐落在摩云山的山脚。

摩云山山脚没有人家，只此云山寺一家寺庙。

嘚嘚嘚嘚~~

马车停在了云山寺外，颠簸了一路屁股生疼，郭业率先跳下了车来。

一下马车，就见云山寺附近青山环绕，绿荫成林，好不清静。郭业仰头稍稍望了下摩云山，此山如一根天柱般直入云端，仿佛望不尽山巅，直通九霄。

依稀可见山峰至高处，白云苍狗，薄薄缭绕，较之于山脚处，更多了几分飘渺意境。

郭业见着不由嘟囔道：“这云山寺怎么会选址在山脚？如果盖在云雾缭绕山峦间，不是更显得神仙意境吗？可惜了~~”

“此言差矣！”

说话间，梁二公子已经在两个在两个侍女的搀扶下，来到了车帘处，准备下马车来着。

可就在这时，梁二公子站着不动了，而是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负责赶马的青衣小厮。

那小厮见罢，狠狠拍了下自己的脑门，惧道：“二公子恕罪，小的给忘记了！”

说着，小厮站起身来从屁股底下抱起一卷一仗来宽厚厚的地毯，从马车的位置开始铺起，一直铺进云山寺中，弯着腰滚着毛毯继续往里铺去.....

郭业诧异地看着这主仆两人，奶奶的，不会吧？这排场也忒儿大了吧？这孙子以为自个儿是皇帝啊？

得，郭业看出来了，这又是梁二公子的洁癖，嫌地上的土坷垃脏，怕污了自己的双足呗。

见着下人铺好地毯，梁二公子这才跳下马来，自言自语念了一嘴：“我本神仙人，无意堕凡尘，三千红尘业，处处惹尘埃。唉，苦矣苦矣！”

郭业闻言嗤之以鼻，心中哼道，你丫就装吧，奶奶的，还神仙中人，装啥子大尾巴狼？

突然又想起刚才梁二公子的那句此言差矣，问道：“刚才我说得难道不对？这云山寺本是挺不错的恬淡之地，可惜落在了山脚，如果放在云中山处，那肯定就是个神仙地方。”

梁二公子鄙视地瞥了一眼，淡淡说道：“你又非佛门中人，又怎能懂得我佛之大慈大悲？”

郭业不解问道：“嗯？这难道还有什么说头？”

梁二公子闻之，脸色骤然生出几分向往与尊重，解释道：“云山寺始建于前隋大业元年，至今也有三十几个年头了。此寺庙乃是本寺方丈元光大师耗费十年筹集银两而建，呵呵，当初也有人同你一般问元光大师，为何不将云山寺建在山腰处或山峦间。元光大师闻言，置之一笑，你猜大师怎么说？”

郭业问道：“他怎么说？”

梁二公子用一种极为虔诚的口吻缓缓说道：“元光大师说，开山建庙是为何？无法就是劝人向善，普渡众生。将云山寺建在山脚，为的就是方便善男信女们省去脚力爬山攀峰，更加轻松和容易得来到云山寺，烧香拜佛聆听佛音。唉……我佛慈悲，元光大师这才是真正的大德高僧啊！”

原来如此！

郭业听着这番解释，倒是暗合佛家的悲天悯人之心。

随即微微颌首，道：“这位元光大师言之有理，倒显得郭某俗气了。回头郭某真要好好拜访一下这位大德高僧。”

“呵呵。”梁二公子轻轻摇头，说道，“去年，元光大师便已圆寂。不过大师坐化之后的舍利子，倒还保存在寺内宝塔中。如果你真有心，梁某回头便知会元光大师的弟子，如今云山寺的方丈了空师傅一声，让你入宝塔中拜谒一番元光大师的舍利子。”

这感情儿好！传闻大德高僧的舍利子可是驱邪镇魔的宝贝，拜上一拜，兴许还能增加几分气运呢。

郭业不由点头称道：“那就有劳梁二公子了。”

梁二公子摇摇头不以为许，朝着寺庙山门处指点道：“走，咱们这就进去吧。”

郭业看着青衣小厮进去铺地毯都好久了，愣是没有任何一个云山寺的僧人出来山门接待。

不由问道：“咱们不用通传一声吗？”

梁二公子又是一番摇头，不再管郭业，自顾抬腿踩在地毯上，朝着山门内走去。

不过那两名侍女倒是及时解答了郭业的疑惑。

抱琴的小桃红快嘴说道：“我家公子跟云山寺的元光大师，有了空大师都甚是熟稔，进云山寺无需通传，来去自由如自家，哼。”

抱剑的小桂莲也插嘴说道：“我家公子每年都会给云山寺捐上一笔银子，而且是很大很大的数目，云山寺上下都对我家公子尊敬有加哩！”

郭业听罢，恍然明白，原来如此！难怪梁叔宇千挑万选谈事之地，会选在长安郊外的云山寺。

听着两个侍女叽叽喳喳，前头走路的梁叔宇驻足转头，微微呵斥道：“多嘴多舌，低调，低调，懂了吗？”

“喏！！”

两名侍女又是微微欠身，紧跟着梁叔宇进了寺庙山门。

郭业亦随之而入。

对于两个侍女进入寺庙，郭业并不奇怪，好多武侠小说曾提及女人不得进寺庙，那多少有些误区。

如果女人不让进寺庙，佛门哪里来得善男信女？

有人认为女人不能进寺庙，那仅仅是针对怀孕期的女人和月经期的女人，并不是针对所有女人。

入了山门之后，郭业发现真如两名侍女所言，一路之人的僧人小沙弥，都对这位梁二公子礼敬有加，而且甚是亲热，像是自家人一般。

随着长长一条地毯铺起的方向，郭业跟在梁二公子后面，来到了寺中一处颇为清静的小院，地毯的尽头正是小院中的一间静室。

那青衣小厮早已在静室门口等候，一见主子到来立马迎了上去，恭声说道：“二公子，小的早早打来寺中那口古井之水，且已经烧上了，公子入屋稍待，一会儿就能烧开。”

这时，小桃红和小桂莲两名侍女入了屋中，将身上的包袱解下，将煮茶品茗的一应茶具都摆放了出来。

好家伙，郭业暗暗咋舌，这出门带这么多东西，貌似还挺全乎儿，也不嫌累得慌啊？

梁叔宇冲郭业请手道：“郭大人，请吧~”

言罢，自己率先入了内，郭业紧跟其后。

静室不算大，显眼处是一张床榻，榻上放着小茶几，上面摆放着侍女摆好的茶具。至于屋中其他摆设，也就三五个凳子，还有一张四角桌子，再也别无他物。

空落落的墙上，仅仅挂着一个泼墨而成，斗大的“静”字。

四周墙壁刷着土灰，看着有些简朴寒酸。

看来，这位梁公子虽说洁癖又装逼，但也像是一个受得了苦修生活的富家公子哥儿。

看着梁叔宇脱掉布靴，上了床榻双腿盘了起来，自顾涮洗着茶具，不急不慢，从容淡定，郭业心中多少对他有了几分的改观。

这人，挺有意思！

当即，他也有样学样儿的脱掉皮靴，上来床榻与梁叔宇隔着一个茶几，对坐着。

静静地看着他熟练地涮洗着茶具，不发一言。

约莫过了一会儿，青衣小厮提来烧沸的茗泉，放在茶几上之后，与两名侍女一道儿，自觉的退出了静室，关好了门。

这时，梁叔宇才开口问向郭业道：“郭大人，你以为本公子三番四次找你，是为了你家那个海天盛宴大酒楼吗？”

昂？

郭业被他突如其来的这么一问，顿时有些迷糊，脱口问道：“难道不是吗？”

“嗤.....”

梁叔宇晒然一笑，摇头淡然说道：“差矣差矣，郭大人也忒小看梁某人。其实，梁某是想从郭大人手中买一件东西.....”

跟我买东西？

郭业摊摊手很是无解，在他看来，梁家乃是御贡酒商，家资不计其数，好像啥也不缺吧？

再说了，自己身上貌似也没什么宝贝东西，能够值得梁叔宇如此大费周章，三番四次邀见自己啊？

无解，很是无解！

继而，他伸手右手请道：“梁公子将在下说糊涂了，还请梁公子开门见山，言明一切吧~~”

## 第436章梁二公子买创意

“郭大人，喝茶，喝茶……”

梁叔宇动作娴熟，双手十指舞动如穿花蝴蝶般摆弄着茶艺，沏上了两杯香茗，冲郭业邀请道。

要知道这个时代的茶叶，还是以茶叶制成砖块的茶砖为主，喝茶的方式也是以茶砖入水煮沸成汤居多。

直到晚唐茶圣陆羽的《茶经》问世，这喝茶的方式才花样百多起来，茶艺之道也才渐渐盛行起来。

而此时正值初唐，茶道还是一些上流人家才会偶尔触碰的玩意。

郭业见着眼前这位梁二公子居然将还未闻名于世，甚至有些稀罕的茶艺玩得如此娴熟，从洗茶、闻香、到最后茶成而品，一个环节亦不曾落下。

当真是有些惊愕，到底是长安百万巨资的人家，几代的御贡酒商，这底蕴当真厚实的很呐。

心中微微暗赞了一声之后，郭业双手轻轻捏起精致的茗杯，凑到鼻尖下闻起香来，念叨一句：“清香扑鼻，沁人心扉。”

闻香罢，郭业将茗杯凑到嘴边浅尝两口，闭起双眸回味了起来。

很快他便睁开了眼睛，又是称赞道：“茶色淡绿清澈，茶味醇厚绵延，啧啧，应该是绿茶中的翘楚，上品中的上品。如果在下估摸不错，应该是采自南方的云雾绿茶，而且是今年霜降雨水过后的第一批新茶。”

“咦？”

梁叔宇惊呼一声，诧异地瞪着郭业重新审视打量了起来。

他的诧异并非来自郭业的连连称赞，而是因为郭业居然对茶艺一道颇有造诣。

茶艺讲究的是未品茗先闻香，郭业显然做到了，无论是手势动作，还是意境韵味，俨然都已经到了行家里手的地步。

就连自己所用的茶叶产地，甚至新茶还是陈茶，郭业都能品的出来，梁叔宇怎能不惊？

因为在他派人搜集郭业的资料来看，这位监察御史只是一个运气十足福缘深厚，连番撞了大运的寒门小子，祖上三代都是佃户出身。

在他看来，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三餐都有时不济，又怎么可能会有这品茶的本事和底蕴。茶道这玩意，目前而言，还是贵族圈里的稀罕事儿。

梁叔宇不由对之前搜集的资料产生了质疑，轻声问道：“莫非郭大人专门研究过茶道这门学问？”

郭业轻轻放下手中的茗杯，嘴角微扬淡然笑道：“偶有涉猎，偶有涉猎，哈哈……”

偶有涉猎，虚虚实实，半遮半掩，半假半真，听得梁叔宇更是心中遍布疑云。

对面的郭业看着梁叔宇低下头来，貌似陷入遐思，心中不由窃喜庆幸道，看来以前陪领导大人去茶室消磨的光阴，还算没有白费，嘿嘿！

不过他也不想和梁叔宇再纠缠在这个问题上，小露一手震慑震慑对方，让对方别把自己当成土包子，小看了自己就成。

继而问道：“梁公子，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

“啊？”

梁叔宇经郭业这么提醒，显然脸色有些尴尬，脸上多了几分笑意，少了几分装逼的味道，说道：“对，先谈正事，闲暇下来再与郭大人讨教茶道学问。上次，御史大夫高士廉高大人出了面，家父自然要照拂高大人的面子，让梁某打消了并购你家酒楼的念头。梁某之所以三番五次邀见郭大人，并非是对你家的海天盛宴大酒楼念念不忘。而是梁某想跟郭大人买上一件东西，这话也不对，容我想想——”

梁叔宇停顿了三五个呼吸，纠正道：“确切地说，应该是跟郭大人买上一句话。”

“跟我买上一句话？梁公子，你可把我绕糊涂了。”

郭业脸上的疑惑之色再添几分，差点就站起来指着梁叔宇的鼻子骂道，你丫想闹哪样，有病吧？

梁叔宇赶忙解释道：“是这么一个情况，之前在下曾听海天盛宴大酒楼的关掌柜说起过，郭大人在开这家酒楼之前，还有过另外一个主意，就是另开一家娱什么，会，会什么来着？哦对，娱乐会所！是也不是？”

娱乐会所？

郭业听梁叔宇这么一说，还真想起了这事儿来。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关鸠鸣这酸秀才不给力啊，为了读书人那丁点可怜的面子，愣是花了三年的时间还没有搞起这个会所来。

郭业的初衷是想着在全国各地招募一批质素颇高的女子，然后对她们稍加培训，从形体，礼仪到个人素质全方位的培训，让她们专门伺候长安城的达官贵人与显赫士绅。

这个伺候并非如青楼楚馆一般，而是有底线的，严格意义上讲，这批女子卖的是服务，卖的是素质，走的是高端路线。

有点类似于风满楼头牌尤姬姑娘这种清信人，多少有些卖艺不卖身的味道。

秉承着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的思路，将陪吃陪喝陪聊解闷进行到底。

如果说青楼玩得是出卖肉体与色相，以供男人寻欢问柳的路数，那自己这个娱乐会所更侧重于高档休闲会所的风格。

如果将青楼比作十全大补汤这种重口味的汤药，那么自己琢磨的娱乐会所更像是一碗心灵鸡汤，玩得是精神层次的交流。

郭业听着梁叔宇这么问，心中猜测到，莫非他对这个超级感兴趣？

随即问道：“是有这么一回事儿，不过关掌柜心有余而力不足，一直将郭某的这个计划给搁置了下来。怎么？梁公子怎么突然问起这件事儿来？”

梁叔宇颇有些兴奋地赞道：“郭大人，说句实话，你不做买卖人，委实可惜了。无论是海天盛宴大酒楼，还是这个劳什子娱乐会所，都是令人惊艳的买卖，绝对是财源广进的好路子。啧啧，梁某对你，那是相当的佩服啊！”

说到买卖，说到赚钱，郭业发现这位好装逼好洁癖的梁公子，居然脸色红润精力十足地说个滔滔不绝，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

梁叔宇赞完之后，对郭业说道：“既然关掌柜心有余而力不足，郭大人又没有精力操作这个娱乐会所的计划。不如就将这个计划卖给梁某，由梁某亲手打造这个娱乐会所，如何？”



品？

原来这小子是买自己一句话，指的就是这个？

好家伙，他倒是挺前卫的，居然会想到购买自己的创意。这简直就是保护知识产权的先驱啊！

不过他很奇怪，为何梁叔宇已经从多嘴的关鸠口中得到了这个概念，为何还要掏银子跟自己再买一遍呢？

郭业可不认为这位梁公子银子多了藏不住，骚包至极。

梁叔宇见着郭业脸上有了狐疑之色，大概其猜出了郭业的想法，轻笑道：“当然，梁某不可能花那冤枉钱跟郭大人买这个计划，还是有前提的哈！”

郭业问道：“什么前提？”

梁叔宇道：“前提便是，郭大人既然将这个会所的计划卖给了梁某，那么郭大人就不能收了银子，又自个儿另起炉灶，再开一家会所，与梁某抢生意，是不？”

我了个去，原来如此！

这梁二公子还真是够前卫够潮儿的，竟然还想到了“竞业协议”。

所谓的竞业协议，就是签完协议之后，当事人不能再从事同一行业，否则就以违约论处。光违约金就能赔到卖裤衩儿~

郭业心中颇为感叹，真是天生的生意胚子，以一个大唐时代的人，居然有如此敏锐的嗅觉和跨时代的眼光。郭业套用对方刚才称赞自己的一句话，梁二公子不做买卖，才是真得可惜了。

不过，他还是问道：“梁二公子，难道你就不怕你这会所一搞起来，有人见着眼红，也跟风随大流，学你操弄这个买卖，抄你后路吗？”

梁叔宇听罢，颇为不屑地笑道：“郭大人多虑了，只要梁某抢得了先机，在长安城中占了口碑，竖起了大旗，再加上我们梁家的财力与实力。呵呵，别人纵是想要跟风效仿，分上一杯羹，那也是三四年之后的事情了，几年之后再想与我对抗，从我口中夺食，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呃……”

郭业顿时怔呆了，这小子可真够绝的啊，说白了就是明招暗招与阴谋阳谋齐头并进，抢了先机之后就会在几年之内排挤碾杀竞争对手，彻底垄断这个行业。

人，真不可貌相！

白衣胜雪翩翩公子哥儿，竟然如此腹黑多智，且杀伐果断，真是枭雄曹操一般的商人啊！

听着梁叔宇这般分析，郭业也重新对这位梁家二公子有了一个认识。

突然，脑中闪出一个念头，一发便不可收拾……

见着郭业发呆了许久，梁叔宇以为对方在琢磨价钱，于是轻声问道：“郭大人，怎么样，卖吗？价钱好商量，银子随你开。梁某只需要一人独享此计划。”

郭业闻言，猛然直视着对方面颊，问道：“梁公子，你我二人，谁对会所这个计划知根知底，透彻明白？”

梁叔宇微微讶异，不过还是回道：“计划是你想出来的，自然你比梁某要清楚明白！”

郭业微微点头，又问道：“那敢问梁公子，这个计划由你来执行，或者由郭某本人亲自实施，谁更有把握，谁更能胜券在握？”

“这还用问吗？计划由你提出来，当然是……咦？”

说到一半，梁叔宇微有愠怒地看着郭业，冷声道：“郭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你在耍弄梁某，根本就没有出售会所计划的意思？”

“非也，非也！”

现在，轮到郭业淡定从容地摇头晃脑，咬文嚼字了。

哼哼完之后，郭业亲手拿起茶海替梁叔宇斟了一杯茗茶，推到他的跟前，嘴角噙笑地问道：

“梁公子，先喝口茶败败火气！且问梁公子，你是否知道什么叫技术入股吗？知道什么叫做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吗？还有，知道什么叫做互利双赢模式吗？”

问了也是白问，梁叔宇再是商业嗅觉敏锐，眼光再是卓越跨时代，但上哪儿去知道这些后世的专业术语？

梁叔宇直接摇头，将郭业推到跟前的那杯茗茶，又重新推了回去，言语有些清冷地说道：

“未曾听说过！”

## 第437章合作无间

“这么跟你说吧！”

郭业自己给自己沏上一杯茶，咕咚一口入了喉润了下嗓子，解释道：“我不需要梁公子你花银子购买我的会所计划，不仅一文钱都不要你付，而且还会将这计划翔实巨细地做出来，从资金预算，到地点选址，还有各方面所需要的支持，都给梁公子一一罗列出来，你看如何？”

嗯？

这回轮到梁叔宇惊呼诧异了，怎么郭业的态度后来了这么大的一个反差呢？

奇哉怪哉！

不过他不会天真地认为真有天下掉馅饼这样的美事。

随即条件反射性地问道：“你，想要做什么？或者说，郭大人想要从我这儿获得什么？”

郭业笑道：“哈哈，很简单，郭某以技术入股，再加上创意总监的身份全程参与会所的初建与后期运营，沾沾梁公子的财气，与梁公子建立最棒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如何？”

什么技术入股，什么创意总监，什么战略合作伙伴，梁二公子听得云山雾绕，愣是搞不懂郭业哪里来得这些稀奇古怪的词儿。

但是郭业这句“沾沾梁公子的财气”，他听懂了。

原来对面这个跟自己差不多岁数的年轻人，是想一文钱不出，从自己手上分上一杯羹啊！

梁叔宇下意识想到的就是拒绝，一人能够独食，凭什么要与人分食呢？

但是这个念头一出，脑中又想起另外一个声音，好像另外一个自己在发出劝告，与他合作吧，与他合作吧，如果他把计划卖与别人，你连半分利益都捞不到。

这个声音落罢，心中又纠结想道，难道要真跟此人合作，将大好钱程分他一杯羹？

一时间，梁叔宇的内心矛盾了起来。

郭业见状，趁热打铁道：“梁公子，你们梁家乃是几代的御贡酒商，底蕴自然深厚。我想你的目光不会这么短浅吧？郭某今天能有娱乐会所这个惊艳的计划，难保以后还会不时想出更加赚银子的路子来。涸泽而渔，焚林而猎，这可不是一个好商人的思维方式哟！”

以后还会有更加赚银子的路数？

霎时，梁叔宇的眼睛顿时亮堂起来，不过稍纵即逝，内心的谨慎让他立马收起了眼中的这份垂涎。

好的买卖人，从来不会悲喜形于色，这是他父亲梁百万打小就灌输给他的准则。

随即，他心中有了主意，声调低沉问道：“分上一杯羹，不是不可以。但是，我想问问郭大人，你这个所谓的技术入股，创、创什么来着，哦，创意总监身份参与，又想从梁某手中分上几杯羹呢？”

言下之意，姓郭的，合作可以，但是你一分钱不出，光动动嘴皮子，想要从我手中要走几成干股？

郭业伸出右手，将五指伸长比划了一下，道：“这个数！”

“什么？”

梁叔宇脸色顿时又拉了下来，骇然道：“你狮子大开口，竟然敢要五成？不行，绝对不行！！梁某要对这个娱乐会所绝对掌控，五成？那不是和我平分秋色了吗？”

奶奶的，郭业也是纳闷，这小子怎么就对绝对控股权有着天生的喜爱呢，之前他欲图收购关鸣鸣的海天盛宴大酒楼之时，貌似也要绝对控股权来着。

不过梁叔宇这个剧烈的反应，也正在郭业的预料之中，他也知道自己有点狮子大开口了。

但是一开始的狮子大开口，就是为了接下来的讨价还价留下余地。

随即，他将五个伸直的手指弯曲了一个，说道：“那就这个数吧？”

四成？

梁叔宇还是坚决地摇头，伸出两根手指，冷声道：“最多两成！”

两成？

郭业心中暗叹，果然跟我所料不错，这小子虽白衣胜雪，但心够黑。

但是郭业哪里会轻易就范，佯装微怒哼道：“梁公子也太欺人太甚了吧？难不成郭某的计画与郭某这个人，在梁公子眼中就如此的不值钱？哼，既然梁公子有眼不识金镶玉，那就恕郭某不给你面子了。”

说着，立马起身，一副极尽受辱，满脸悲愤就差撞墙自杀了。

起身之后，似自言自语般补充了一句：“我就不信了，偌大一个长安城，除了梁公子识货，就再也没人识货了吗？切，走着瞧~~”

声音落罢，便欲要拂袖而去，彻底翻脸。

岂不料郭业最后一句话，正好戳中了梁叔宇的心坎与软肋，这小子本就打算要比他人捷足先登，拉开别人几年的时间。

如果郭业真一怒之下，将这个计画贩卖与他人，或者与他人合作。

到头来，他梁叔宇不就美梦落空，白算计了一场吗？

倏地，

梁叔宇急急起身，冲着正穿靴子的郭业喊道：“且慢，三成，最多三成，不能再多了！”

吧嗒~

郭业将手中正要套进脚上的靴子扔在地上，脸色骤变，一副暖意春风的样子，连连笑道：“爽快，三成就三成，就听梁公子的！”

嗯？

梁叔宇见着郭业的态度，前后又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差，特别那一脸笑容，怎么看怎么别扭。

心中默默暗道，莫非他刚才是在吓唬我？

就在他猜疑间，郭业又盘腿上了床榻，伸出右手冲梁叔宇握手道：“来，梁公子，为了你我接下来的合作愉快，这里无酒，咱们只能握手言欢了。”

见着郭业伸出手来，梁叔宇又想到他这手貌似刚才还拎过靴子，不由一阵腻味不适应。

郭业伸着右手悬在空处，看这厮居然毫无反应，一点面子也不给，心里也不痛快了。

有些不悦道：“怎么？梁公子莫非瞧不起郭某？作为合作伙伴而言，咱们得亲密无间，是不？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哟！”

梁叔宇知道自己郭业说得没错，既然都已经是合作伙伴了，就不该自负拿乔了。

但是，素来洁癖的他，看着郭业这右手，是当真的反胃作呕啊！

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颤颤巍巍地伸出手来，跟郭业轻碰握了起来。

郭业正准备握紧对方的手，重重甩两下，表示热忱之意。

谁知梁叔宇刚与郭业的手一握，霎时，又抽了回来，这还不打紧，只见这厮居然从袖中掏出一条白色锦帕，频频擦拭着手心，好像刚才不是握手，而是伸手去掏茅厕，掏粪池去了似的。

我次奥！

郭业虽知道这位梁二公子有洁癖，但见了对方的这个举动，还是倍感受辱。

矫情若斯，装逼拿乔无下限，你小子也算蝎子拉屎毒一份儿了。

郭业之前本想着，利用梁二公子来促成计划，以期达到恶心添堵江夏王李道宗一把，心里觉着还挺内疚。

如今看来，这小子就欠利用，欠收拾。

随即将心思回到正事儿上来，冲梁叔宇说道：“二公子，你看哈，如今咱们是合作伙伴了，今后肯定还有更多赚银子的合作。我郭业肯定想你所想，急你所急，那啥，梁公子是否也是如此呢？”

梁叔宇还是心无旁骛地用白色锦帕擦拭着手心，听着郭业如此说，好像是这么一个道理，继而点头表示认可。

上钩了！

郭业趁势又说道：“那郭某现在有个事儿需要梁公子来帮衬一把，不知你是否愿意呢？”

梁叔宇还是一如既往地擦拭着手心，仿佛手上有抹不尽的腌臢，这边光顾着点头了。

进套了！

郭业暗暗窃喜了下，忽悠问道：“这么说，二公子是愿意帮我这个忙了？”

二公子还是点头，连眼皮子都懒得抬一下。

郭业最后确认道：“红口白牙，决不反悔？”

呼～

梁叔宇将手中的锦帕厌恶地丢弃在了地上，有些不耐烦地哼道：“郭大人好不罗嗦，梁某既然答应了你，又何来反悔一说？我们梁家乃是诚信商贾，岂会做那言而无信之事？”

说罢，被动化主动，居然催促起了郭业道：“到底何事，快点说，梁某浑身痒痒难受不自在，要立马去沐浴更衣一番……”

你妹哦，跟哥们握个手，你居然要去洗澡换衣服？

郭业彻底傻眼，心中暗道，洁癖若斯，前无古人，后，后也应该无来者了吧？

## 第438章梁家其实不简单

“赶紧说，说啊~~”

此时的梁二公子早已不满足擦拭手心了，仿若浑身长了癣疾似的，一会儿挠着胳膊，一会儿在后背上抓痒，如万千蚂蚁爬过一般痒痒难受。

他恨不得现在就跑去好好沐浴一番，换上干净衣裳。见着郭业还在磨叽，声嘶力竭地催促道。

郭业看得眼睛发直，暗道，不会吧？

不过他也不敢再做耽搁，万一对方撒丫子跑去洗澡，神清气爽之后淡定下来，再听了自己要相托之事，指不定又不认账了。

趁你病，要你病！

随即，他缓缓讲道：“事情是这样的。据在下所知，长乐坊之地乃是赌坊赌档盘踞之所，素闻万贯家财者进得长乐坊，皆是家底掏空而出，更有家败人亡，妻离子散之事，不乏鲜有之。正所谓，路不平有人踩，事不平有人管。郭某早看长乐坊这种罪恶源地心生不爽，所以想给长乐坊这数百家吃人不吐骨头的赌坊赌档一个教训，需要梁公子襄助一二。”

“什么？”

梁叔宇听到郭业要去招惹长乐坊，给这数百家赌坊赌档一个狠狠的教训，不由惊喊了一声。

惊诧之下，连手中的动作都停止了，顾不得挠痒痒，急问道：“郭大人，你说得倒是轻巧。你知道长乐坊的幕后之人是谁吗？你知道惹怒了他，会是什么后果吗？虽说梁某生平也最恨玩物丧志、赌博败家之人，但长乐坊开门做生意，他们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能管得着？再说了——”

梁叔宇稍稍停顿了一下，轻声说道：“再说了，长乐坊这数百家赌坊赌档，都是合法经营，朝廷都不管，你郭大人操得哪门子心啊？”

显然，梁叔宇清楚长乐坊的背后，站着江夏王李道宗这么一尊彪悍的人物。

郭业听着梁叔宇的话，知道对方不想摊浑水，给自己招惹麻烦。

乖乖，郭业岂能让他如意，常言道请将不如激将，郭业只得故作不屑地哼哼道：“我算是听明白了，梁家世代御贡酒商，几代人的积淀，号称百万家财，长安第一富。莫非在江夏王等人眼中，亦如蝼蚁一般的存在乎？”

“郭大人无需多费唇舌，激将法对梁某人一点用也没有。”梁叔宇摆了摆衣袖，游刃有余道，“梁某不掺合长乐坊之事，完全是站在买卖人的角度看待此事。为了一件不仅毫无利益可言，相反还会反噬到自身的不相干之事，梁某如果跃跃欲试，那才是蠢材一个。还是那句话，我们梁家世代都是买卖人，什么是买卖人？除了要广结天下善缘，还要懂得无利不起早！”

郭业听罢梁叔宇的话，一阵气闷，仿佛自己积蓄力量狠狠挥出一拳，不过到最后却是砸在一团棉花之上，当真是有力使不上劲。

不过他听着梁叔宇话里话外，无不透着一个意思，那便是一个利字，而不是单纯地为了拒绝而拒绝。

难道对方真是商贾买卖人的本性而已？并非是因为其他原因而拒绝？

随即试探地问道：“真不是因为惧了江夏王？”

“呵呵。”梁叔宇看着郭业这小子还是不死心，不由笑道，“本公子刚才说

了，买卖人就该广结天下善缘。江夏王与我梁家往日无怨，今日无仇，我为什么要为一件不相干之事与他为敌？至于郭大人所问的，梁家惧不惧江夏王，呵呵，你真当梁家只是空有一副家底不成？郭大人，你是个聪明人，我们梁家在前朝大隋开始，就已经是御贡酒商。大唐立国之后，我们梁家依然地位稳固，继续给皇家酿造呈送御酒，成为大唐朝的御贡酒商。难道，你真以为是我梁家酒好的缘故？”

“嗯？难道不是？”

郭业下意识地反问一句之后，再看向梁叔宇的神情，就悔烂了肠子。

看对方的略略不屑的神情，明显就是语带玄机嘛。

他听出来了，也许梁家之酒称得上美酒，但绝非不是梁家能够历经两个王朝而屹立不倒的真正原因。

那么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便是梁家亦非如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旋即，他讶异问道：“莫非你们梁家山上有人？”

山上有人与身后有靠山之意，如出一辙。

梁叔宇听得懂郭业的这个意思，不过这个时候他倒卖起关子来了，微微摇头轻笑道：“各家都有各家事，我们梁家的山上到底有没有人，这点便不足与外人道也！”

奶球，关键时候卖起关子来。

不过郭业心中却是暗暗兴奋，就跟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原来梁家真的并不简单。

从梁叔宇的语气和神情中可见，他们梁家那位靠山的地位或者能量，肯定不会比江夏王李道宗来得差。

但，即便如此，对方的态度也很鲜明，买卖人就该广结天下善缘，不该搀和不相干的事情为自己树敌结仇。

可郭业并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还留意到了梁叔宇的后边半句话：

“买卖人，不仅应该广结天下善缘，还要懂得无利不起早。”

关键还是围绕在一个利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郭业暗暗琢磨，看来这小子真正的意思不是不想搀和，而是不愿白白搀和。

他深呼一口气，盯着眼前这个印象里爱装逼爱排场的梁二公子。

原来，这小子精明着呢，爱装逼爱排场，仅仅只是他的外衣罢了。

敢情儿自己那个“要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的如意算盘是落空了。

看来，是该到了下点本钱，让梁叔宇掂量掂量的时候了。

旋即，他轻声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秘密，道：“梁公子，实不相瞒，三年前郭某在西川那边，还搞了一个‘两国大集市’。呵呵，买卖还算凑合，不知梁公子是否有兴趣掺上一股呢？”

两国大集市？

梁叔宇到底是个见识广博之人，一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个贸易之地，而且还是两国之间的商贸交易之地。

西川，不就是吐蕃和大唐在西南交界之地吗？

跟吐蕃人做买卖？

喇~

梁叔宇的眼睛顿时油光瓦亮，饶有兴趣地催道：“郭大人，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快快说来听听~~”

郭业见状，嘴角处顿时浮起了几分笑意，不怕你小子油滑奸似鬼，不怕你小子无利不起早，就怕你小子不心动。

旋即，他侃侃而谈，将自己在西川搞了两国大集市之事，娓娓跟梁叔宇道了出来。

.....

.....

待得郭业讲完两国大集市的初建，经过三年的摸爬滚打已颇见成效，渐渐走上正轨云云，才问着早已听得有些傻眼的梁叔宇道：“二公子，如何？有兴趣玩上一票两国贸易不？生意人嘛，不能老是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要做大，要做强，要走出国门，扬我国威.....”

“呃.....”梁叔宇自动忽略了郭业最后那句忽悠人的话，而是感叹道，“梁某早就说了嘛，郭大人不做买卖人，委实太可惜了。没成想，你在西川已经搞了这么大的家业，啧啧，佩服，佩服啊！这两国集市，绝对是一个顶好的赚钱路子。郭大人今天真是令梁某开了眼界啊，频频出招，皆是惊艳手笔！！！”

“那梁公子意下如何？”

梁叔宇这下毫无犹豫，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颅，斩钉截铁地说道：“梁某是个买卖人，重诚重信，绝对是言必行，行必果。之前我不就答应了郭大人吗？说吧，到底需要梁某帮什么忙？尽管说，只要梁某力所能及，必.....”

尼玛！

郭业听着梁叔宇信誓旦旦的保证，差点没气得喷他一脸唾沫。

格老子的，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这好赖话都让你小子一个人说全乎了。

不过见着梁叔宇已经被两国大集市搞得怦然心动，郭业也懒得再去计较这小子的前后变幻。

继而说道：“好，爽快！其实吧，郭某这个忙也并非很难，对梁公子来说顶多算是举手之劳而已。那，郭某这就说了？”

梁叔宇急急催道：“郭大人，好不罗嗦。说，请说，快快说来吧！！！”



## 第439章各有心思

见着梁叔宇这般着急，郭业又重新找回了胜券在握的感觉。

继而，将自己的计划徐徐讲了出来……

郭业一人在讲，梁叔宇对坐倾听，没有中途打断和插言。

直到郭业言罢，他才一副极其诧异撞见鬼般的神情，怔怔问道：“就，就这样？”

郭业莞尔一笑，道：“不这样，你还想怎样？你真以为我让你蓄养死士，杀进长乐坊中，将偌大一个长乐坊，数百家赌坊赌档，焚烧殆尽，毁于一旦？”

“啊？”

梁叔宇错愕一声，道：“没，没什么，只是有些奇怪罢了。郭公子，你大费周章做这些事儿，难道只是为了给长乐坊添添堵，恶心恶心江夏王一把？”

郭业轻笑道：“不然你以为是什么呢？切，我又不是什么杀人眨眼，心狠手黑的江洋大盗，你寻思什么呢？”

梁叔宇干笑两声以示遮掩，一想到郭业愿意分出一杯羹，以让自己参与两国大集市为代价，为的就是让自己帮这么一个忙，梁叔宇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当即摇了摇头，叹道：“郭大人，平心而论，你明知对方非自己所能撼动，却还要一往无前，实乃不智；而仅仅为了替你的师长出上一口恶气，就如此煞费苦心，付出若干代价，更是得不偿失。这根本不像郭大人的行事作风。敢问郭大人，你到底图的是什么？值得吗？”

梁叔宇这么一问，也不禁扣动了郭业的心弦。

从得知司马博士自缢而亡，到替魏叔玉三个混蛋偿还了五万的赌债，再到厚葬了司马博士，下定决心要替他出上一口气，接下来的连番布局筹谋。

无论是与郭业亲近的关鸠鸠，还是与郭业达成合作关系的梁叔宇。郭业这番举动怎么看，都是冲动莽撞不理智，怎么做都是亏本的买卖。

不过在郭业自己看来，实则不然。

正所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这些看似不理智的行为，除了与生俱来的急公好义、任侠性子在作祟之外，还有一个潜藏心中未曾对人言及的原因，那便是——

他察觉到长安城中，乃至朝堂之上，早就有人一直对长乐坊这个乌烟瘴气之地心生不忿，甚至对骄横嗜财的江夏王李道宗心生不满。

比如，虞世南、褚遂良等清流大佬，又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两袖清风之名臣。

他想通过这件事，以期达到替司马博士鸣不平，出出恶气之外；还想通过这件事，来进入某些人的视野。

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佬们知道，也有他郭业这么一号人存在。

郭业时常在想，身处阵营错综复杂的帝都长安中，步步惊心，做一个无根无底无阵营的孤魂野鬼，也是挺可怜的。

而且争对长乐坊这件事，他准备隐约暗中计划一切，江夏王李道宗纵是气得雷霆暴怒，也不可能拿他郭业如何。

所以此事，对郭业本身而言，百利而无一害。

既然是潜藏于心中的想法，那就不能与梁叔宇明说了。

郭业随口编了一个理由说道：“梁公子，有些事情谈不上值得不值得，郭某还是那句话，路不平有人踩，信不信随你吧！”

梁叔宇听着郭业的解释，一阵无语，虽不知郭业到底打得什么目的，但肯定不信郭业这个牵强的理由。

不过这些他都不关心，他关心的是郭业远在西川的两国大集市。

继而问道：“郭大人，你的真正用意梁某不愿再问。我只关心一点，是否我只需按照你刚才说得那般去做，我梁家便能从两国大集市中分上一杯羹？”

郭业心中暗笑，买卖人始终是买卖人，有百分之两百的利润，都能罔顾冒着上绞刑架的风险。

随即应承道：“梁公子大可放心，只要你肯答应帮忙，我便能兑现承诺。再说了，你们梁家实力雄厚，我让你们参与两国大集市又有何不好？正是强强联合，越做越强。专注眼前的蝇头小利岂是我郭业的做事风格？”

“好！”

梁叔宇大赞一声，言道：“好一个强强联合，越做越强，郭大人好大的魄力！为表梁某人的诚心，届时我会用我们梁家在长安东市的十家店铺与郭大人交换，交换两国大集市的三成分子。同样，专注蝇头小利，亦非我梁叔宇的风格！”

昂？

十家东市的铺子？

郭业顿时有些错愕，他本打算拱手相送两国大集市的三成分子，没成想梁叔宇竟然大方若斯，宁愿交换，也不愿白要。

这点，真心完全出乎郭业的预料。

白来的十家铺子，而且还是在东市这种寸土寸金之地，郭业干嘛不要？

“痛快！”

他也是大赞一声，脸带笑意，再次向梁叔宇伸出右手，示意道：“梁公子，预祝我们二次合作愉快！”

“好！”

梁叔宇此时心中也是热血沸腾，大喊一声就要伸出手去与郭业相握。

可手伸出一半，还未与郭业相握便又抽了回来。

显然，嗜洁之症又开始作祟。

刹那间，梁叔宇有感到千万只蚂蚁在身上蠕动，痒痒难忍。

郭业再次腹贬，奶奶的，这是什么毛病啊？

只见梁叔宇突然身体有些不自在地从榻上爬起，飞速穿起靴子来，拔腿就往外跑，边跑边喊道：“郭大人，见谅。梁某身体不适，必须先沐浴更衣一番，至于你那个计划，只要到时候派人到东市知会梁某一声，梁某定会在东市做出响应！”

声音落罢，人已经窜出了静室，来到了外头。

郭业见状，立马追喊道：“我靠，梁公子，你走了，一会儿谁送我回城啊？你不会让我自己一人走回城去吧？”

隐约间，郭业好像听到梁叔宇传来的回音：“二骡子，二骡子，人死哪儿去了？你赶紧用我的马车送郭大人回城，本公子今晚暂住云山寺中。”

“公子放心，小的一定将郭大人安全送回城中。”

主仆二人的应答传入郭业的耳中，郭业暗暗猜测，这二骡子应该就是那个负责赶车的书童青衣小厮。

真是重口味，一个青衣小厮般的书童，居然起了二骡子这样的贱名。

先是侍女叫做小桃红，小桂莲，再是书童叫做二骡子。

郭业再次对梁二公子起名的水平感到无奈和悲哀。

约莫过了一会儿，青衣小厮二骡子来到静室，通知郭业已经在寺外套好马车，随时都能回城。

郭业嗯了一声出了静室，与之离开云山寺，重新踏上返回长安城的路程。

到了城里，回到太平坊郭府，已经是傍晚时分。

.....

.....

两天后的一个早上，负责跟随加监视司马平邦的郭府下人黄傲欣然回府，来到郭府的书房想郭业禀报事情。

郭业听得黄傲禀报黄傲这两天的情况后，问道：“这小子居然会这么快就找齐了人手？”

黄傲这两天日夜都在司马平邦身边，对这厮的所作所为知之甚详。

听着郭业问来，不由轻笑道：“大官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司马平邦是什么货色？滥赌鬼一个，你让他再找一些烂赌落魄的人，还不好找？好家伙，仅仅两天，这厮仅仅花了几十两银子，便找齐了将近一百来个三餐不继的滥赌鬼。”

郭业莞尔一笑，又问道：“那这些人都愿意听从司马平邦的吩咐？”

“哪能不愿意？司马平邦许诺他们，事成之后，再一人赏他们十两银子，这些家伙都把司马平邦当成财神爷一般供着了。”

“好！”

郭业击节赞道：“看不出来这小子还有点小聪明，知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还有，我让他准备的那些东西，他也一并准备好了？”

“嗯，准备妥当！”

黄傲回道：“这小子巴不得现在就替大官人办完事，然后拿着大官人的银子去蜀中那边置房买地当个富家翁呢。”

“哈哈.....”

郭业畅笑一声，极为满意地说道：“这就好。黄傲，这两天你再辛苦辛苦，替本大人看好司马平邦这小子，别让他中途变卦耍什么幺蛾子。”

黄傲应了一声嗯，问道：“大官人，司马平邦托我问下您，如今他已经一切准备妥当，您让他做的事情，具体定在哪一天？”

郭业略微沉吟了下，说道：“趁热打铁，长乐坊应该是傍晚时分最为热闹，那就定在明天黄昏之后吧！”

“成，我这就回去通知这小子！”

说罢，黄傲转身就要出书房。

“且慢！”

郭业突然又叫住了他，吩咐道：“你一会儿去跟贞娘大管家说一声，让她派人给魏叔玉、房遗爱、杜荷三人送信，让他们明日午饭后来我府中。”

黄傲点头表示知晓，这才抬腿离开了书房。

待得黄傲走后，郭业坐在椅子上，一人静静地盯着书桌上早早摊开的雪白宣纸。

伸出右手食指轻轻蘸了一下砚台上的墨汁儿，往洁白如雪的宣纸上屈指一弹……

吧嗒~

一点墨汁弹出指尖，落在宣纸上，霎时，浸染了开来，徐徐往外扩散，宛如一坨墨黑！

“明天，就看司马平邦这点墨水儿，能不能把满池子的清水给搅合黑了？”

“好戏即将开锣，今晚可要早早入睡，养精蓄锐咯……”

## 第440章反赌斗士司马平邦

翌日黄昏时分，长乐坊，四海赌坊的总铺子中。

四海赌坊的掌柜罗四海一如既往地下了藏银地窖，听着赌坊总账房郑老六的报账。

每日黄昏时分一报账，这已经成了罗四海雷打不动定下来的规矩与习惯。

因为罗四海觉得每次听完郑老六的报账，他的晚饭吃得就特别香，而且胃口大开吃得多。

噼里啪啦，啪啪啪～

郑老六拨打着手中的算盘，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口中有条不紊地念出今日四海赌坊各家分号的流水。

罗四海习惯性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大马金刀撇开大腿，将背靠在椅背上，不时用汗巾擦拭着脸上涔涔泌出的汗渍。

纵使觉着燥热，但是听着各个分号今日进账的流水，心中也是凉爽至极。

“来呀，给爷换条毛巾。”罗四海拧了拧手中早已被汗水浸湿了的毛巾，骂骂咧咧道，“真他娘的热，下次老子去弄点冰块存在地窖里，降降温～”

郑老六报完账目，将算盘搁在了桌上，听到罗四海竟然要在地窖中放冰块来降温，不由打了个哆嗦。

妈呀，现在还没开春，天气还是寒冷异常，长安城哪个人不是裹着袄袍，穿着长靴来御寒。掌柜的居然要在地窖里放冰块，这以后我还咋在这地窖对账？这不是想要了我郑老六的命吗？

看着自家掌柜一身短袖汗衫，浑身汗水吧嗒，郑老六暗暗啐了一口，真是怪物。

罗四海没空搭理郑老六在想什么，因为他发现他冲地窖上面叫了一嗓子，竟然还没有伙计送下来干净的汗巾。

顿时，勃然大怒冲上面骂道：“人呢？都聋了还是都死了？没听见老子说的话吗？”

这时，上面总算有了回应。

噌噌噌～

只听见一阵仓促的脚步声在上面跑动，不一会儿，地窖口的位置探下来一个脑袋，冲着罗四海嚷嚷道：

“掌柜的，快些上来吧，出，出事儿了？”

呼～

罗四海乍听，心生不祥猛然站起，喊道：“慌慌张张个球？长乐坊中还能有什么事儿？这次又是哪家混账王八蛋在赌坊里输了银子在闹事儿啊？”

江湖人，江湖胆。像罗四海这样设局开赌的人，早就习惯了突发事件的发生。

“不，不是咱们赌坊出事，是长乐坊口那儿出事儿了，掌柜的，您快去看看吧，不然长乐坊今晚甭想开门做生意了！”

罗四海闻听之下，顿时脸色骤变，特别是伙计最后那句话，绝非危言耸听。

吧唧一声，罗四海将手中的汗巾扔在地上，嚷嚷道：“老子这就上去，我倒要看看，是哪个混账王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在老子的长乐坊口闹事，活腻味了吧？”

说罢，五大三粗的身子居然动若脱兔般，窜上梯子出了藏银地窖。

.....

.....

很快，罗四海就在一群赌坊伙计的簇拥下，气势汹汹地来到了长乐坊口。

这个口，坊外进入长乐坊的唯一入口。

一到了那里，罗四海才发现在坊口闹事的不是一个王八蛋，是将近一百来个王八蛋。

这一百来个王八蛋分成几排，静坐在坊口外，将整个长乐坊口堵得严严实实，水泄不通，车马人流无法通行。

只见坊口处，除了一百来个号人静坐在地上之外，还处处拉着白色布条所制的横幅，近几十根竹竿立在左右两侧。根根竹竿上悬着亦是白布所制的条幅。

寒风骤过，刮得横幅猎猎作响，吹得数十根竹竿上的白色条幅如万千银蛇摆尾，左右摇曳。

远远望去，这些竹竿俨然如出殡的幡杆，而那些白色条幅就与送殡的招魂幡无异，长乐坊口处就如缟素齐发，披麻戴孝的送殡队伍中途停歇了一般，看着好不晦气。

罗四海被这场面足足怔了好几息的时间，才稍稍反应过来，顿时，他的胸中生出一股怒意，一股让他恨不得将这伙子人挖坑活埋的怒意。

这群混账王八蛋，这么一搞，谁还敢来长乐坊赌钱？老子还怎么还开门做生意？

狗日的！

这时，一名伙计指了指横幅与条幅，叫道：“掌柜的，快看，这伙人就是冲着咱们赌坊来的。”

罗四海忍下心头这口怒意与恶意，眯着眼睛打量着处处如招魂幡一般的横幅与摆动不停的条幅，居然上面还用墨汁儿写着字，一看不打紧，差点没被吓得把眼珠子掉在地上。

“万恶淫为首，赌排淫之前！”

“不孝有三，以赌为最！”

“莫沾赌，沾赌必会毁一生，必会妻离子散，必会家破人亡！”

“一夜暴富不常有，一夜输尽常有之。”

“纵有万贯家财，他日必是赌坊囊中之物。”

“珍惜生命，远离赌坊。”

.....

.....

罗四海看着招魂幡上写着各式各样的标语，肺都快气爆了。

这些王八蛋，显然是来拆台的。

不一会儿，长乐坊口之事已经传得人尽皆知，临近里坊的百姓和商贾都纷纷跑来围观。包括前来长乐坊，准备耍钱的赌客，都被眼前这一幕给震撼

到了。

此时的长乐坊口，早已不是水泄不通，人头攒动之处，连放个屁的空余之地都没有。

事态，越扩越大，好事之人继续在城中奔走相告……

罗四海气得牙齿咯咯作响，双拳紧握不停颤抖着，因为他看见了静坐的第一排人中居然有一个眼熟之人。

这人全身披麻戴孝，头发凌乱散开，额头还系着一条白布，静静地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这人罗四海认得，正是被他逼死的那个国子监博士之子，长乐坊有名的滥赌鬼——司马平邦。

“王八蛋，竟敢来我长乐坊砸场子！”

罗四海痛骂一声，就要奔出长乐坊，将司马平邦揪出来胖揍一顿。

不过人没蹦出去，就被几名伙计抱住了腰间，劝阻道：“掌柜的，不能冲动啊！出了坊口，那便不是我们长乐坊之地了。万一惹来右领军卫府衙门的军汉，那就大大不妙了！”

“扯淡，放开老子。”罗四海强扭着身子，欲要揍死司马平邦这个狗杂碎，嚷嚷道，“右领军卫府衙门算个屁？老子上面有人，放开我，统统给老子滚开！”

见着几个伙计还死抱着自己，罗四海又遥指着静坐第一批的司马平邦叫骂道：“司马平邦，你敢来拆我四海赌坊的台，你是不想活了吗？”

喇～～

司马平邦闻言豁然起身，浑身披麻戴孝，头发凌乱随风飘舞，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悲凉。

只见司马平邦脸上的仓惶一闪而逝，摆出一股气势，冲罗四海叫板道：“姓罗的，我司马平邦沉迷赌博，以致家父被某些无良狗辈活活逼死，我悔烂了肝肠。今日，我司马平邦终于醒悟，我定要用我司马家血的教训来告诉城中父老，赌博乃万恶之源！今天，无论你罗四海怎么财雄势大，我司马平邦都要做一个——”

“我司马平邦定要做个反赌斗士！！！”

轰～～

围观人群中顿时爆出阵阵叫好与鼓掌之声：

“好样儿的！”

“这位兄弟真乃义士！”

“不错不错，浪子回头金不换，这位兄弟幡然醒悟，为时不晚！”

“唉，这长乐坊的赌坊真是害人啊，听说去年二狗他爹就是被他们逼得活活跳了河。”

“可不，咱们坊里的张员外家，就是在长乐坊中耍银子败得家。”

“真是造孽，上个月王家妹子不是被他那不争气的丈夫给卖到窑子去了吗？听说就是欠了四海赌坊的银子。”

“唉，害人的玩意。”

“是呀，开赌坊的就该断子绝孙。”

“断子绝孙都是轻得，就该刨了他们祖宗十八代的坟，让他们先人都不得安息。”

.....

罗四海听得司马平邦说得如此光面堂皇，而且居然博得了围观人群的喝彩叫好，气得更加不行了，哆嗦着嘴唇，目露凶光，恨恨威胁道：“你，你，你给老子等着，到时候有你哭得时候！”

.....

.....

离人群涌动的长乐坊口仅仅百步之外，有一家小酒肆，店小偏僻，不过二楼正好看以窥尽长乐坊口的全貌。

此时的郭业已经将这家小酒肆包了下来，与魏叔玉、房遗爱三人站在二楼靠窗的位置看着长乐坊口发生的一幕幕。

魏叔玉等人已经洞悉了郭业的计划，也知道了眼前司马平邦率众打闹长乐坊口也是出自郭二哥的手笔。

这种歪招晦气招儿都能想得出来，他们三儿当真是对郭业佩服的不行。

旁边的魏叔玉轻轻叹道：“二哥，看罗四海那架势，八成是要动粗了。估计司马平邦这小子一会儿得遭殃！”

“呵呵，未必！”

郭业摇摇头，指道：“你没看见司马平邦他们在哪个位置吗？只在长乐坊之外，并没在里面。再说了，你当右领军卫府衙门是吃干饭的？”

说罢，他将头转向左手边的杜荷说道：“杜荷，麻烦你跑一趟右领军卫府衙门找苏定方苏将军。你就说你是郭业的兄弟，有人要在长乐坊外头闹事，兴许要出人命了！”

杜荷嗯了一声，立马转身飞奔下了小酒肆。

郭业又转头对右手边的房遗爱吩咐道：“遗爱，你跑一趟东市，入了东市后你进去左手第一家胡姬酒肆，就说郭业让你来找梁叔宇梁二公子。见到了梁二公子，你跟他说一声，可以动手了。”

房遗爱有些迷惑地问道：“二哥，动什么手？”

郭业摇头轻笑，说道：“这个你甭管了，梁二公子知道该怎么做！”

说罢，稍稍拍了拍房遗爱的后背，示意他赶紧去报，不要误了时间。



## 第441章救兵到了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功夫，长乐坊口还是被堵得人山人海，喧闹嘈杂，就如正月里来去赶集的大集市一般热闹。

反赌斗士司马平邦一身孝衣，率着一百多号人仍旧静坐在坊口，默默地做着抗议，一步也未曾离去。

“二哥快看，四海赌坊的帮手来了~~”

郭业正躲在百步之外小酒肆二楼看热闹看风景，听闻魏叔玉这么一咋呼，随即望向长乐坊里头。

好家伙，乌乌泱泱几百号人，手执棍棒，气势汹汹，貌似嘴巴还骂骂咧咧，正朝着长乐坊口的司马平邦等人方向涌来。

不用说，这几百号人正是四海赌坊蓄养的看场伙计兼收债的打手。

眼瞅着几百号人就要冲到长乐坊口，杀将出去……

魏叔玉颇有担忧地摇头叹道：“毁了毁了，司马平邦这伙子人八成是要遭罪了~”

说罢，刚才还闪烁着八卦精神的双眸顿时有了几分灰暗，明显有了失望。

郭业知道魏叔玉三人也是心里忌恨四海赌坊和罗四海，不由笑道：“遭罪？我看未必，你自己看吧。”

说着，他抬起右手遥指了长乐坊口西面的一处街口。

魏叔玉循着郭业手指的方向，一望……

几百号人，戈矛林立，银铠闪闪，一字排开成长蛇，正冲着长乐坊口这边奔来。

魏叔玉对这些人眼熟得很，正是那晚在风满楼闹事，将他们押走的右领军卫府衙门的士卒。

正想到郭业刚才让杜荷这小子跑了一趟卫府衙门，心中呼了一口气，赞道：“奶奶的，救兵来了，真乃及时雨啊！”

郭业听罢暗笑，什么狗屁及时雨，那也得老子会布施云雨才行。

接着，拍了拍魏叔玉的肩膀，说道：“走吧，咱们也下去看看，走得近了，这热闹才能看得清楚。”

魏叔玉唔了一声，随着郭业下了二楼，准备出酒肆。

出了酒肆门口，恰巧碰见了杜荷，三人成行朝着长乐坊口不急不慢地走去。

……

……

“来人，驱散围观人群，保持道路通畅！”

苏定方骑在高头大马上，率先冲到了长乐坊口，近身到司马平邦等人边儿上，第一时间冲手下士卒发号施令。

“喏！！！”

几百号虎视眈眈的士卒齐声应喝，瞬间挤入人山人海中，不断将围观在坊口的人群往外逼退。

同时，将司马平邦等一百来号静坐抗议的反赌斗士们，齐齐围拢成一圈，间接地将这些人保护了起来，不被四海赌坊的打手们所攻击。

苏定方这一招果然奏效！

一时间，

罗四海带领的几百号打手还未冲出长乐坊，就被眼前的场面给镇住了，纷纷止住了脚步，停留在长乐坊之内，离坊口仅余十步之遥。

不是他们不想冲出去，而是他们不敢，不仅他们不敢，就连罗四海本人也不敢。

因为只要一冲出长乐坊，若要厮打司马平邦等人，势必就要冲撞卫府衙门的士卒。

只要一冲撞，那就意味着摊上大事儿了。

罗四海虽然生性彪悍又莽撞，但还分得清轻重。他知道只要自己率众与卫府衙门的人冲撞起来，那就是冲撞官军，冲撞官府，如果稍一不慎就会被扣上扯旗作乱，危害帝都治安的帽子。

到时候，即便江夏王李道宗能够罩得住自己，那也是频频麻烦加身，不仅整不死司马平邦，平白还给自己惹来一身骚。

他手执棍棒喝住了身后赌坊的几百帮闲打手，眼睛盯着十步之外的那些军汉，心中很是好奇，这帮丘八怎来得那么及时？难道一早就埋伏在长乐坊外头不成？

随即，他冲苏定方拱手问道：“可是右领军卫府衙门的苏定方苏将军？”

苏定方坐于马上，没有拱手还礼，仅仅点头致意道：“正是苏某。不知罗掌柜率着几百号人，又是手拿棍棒，又是喊打喊杀，这是要干嘛呢？”

罗四海一见苏定方那姿态，明显就是不待见自己。再听对方的问话，显然有了几分质问的意思。

罗四海心里那叫一个恨啊！直娘贼苏定方，你眼睛瞎了不成？没看见被你们保护在里头的那群王八蛋吗？

恨归恨，罗四海还是忍下了心中那口恶气，耐着性子说道：“苏将军，不是罗某要惹事啊！你看看坊口这群家伙，又是摇着招魂幡，又是静坐在长乐坊口，搞得长乐坊口人山人海，道路不通。他们这么一搞，让我们长乐坊如何开门做生意？”

苏定方稍稍瞥了一眼静坐着的司马平邦等人，再看四周那随风摇动的条幅，心中不由一阵好笑，郭业这小子，尽出些阴损的坏招儿。

抑住笑意，苏定方一脸冷色地淡然说道：“罗掌柜，他们仅仅在长乐坊外，并未进入长乐坊中寻衅滋事。你这带人出长乐坊喊打喊杀的，好像不妥吧？”

言下之意，你罗四海算个屁，长乐坊外的事情你也管，这手伸得也忒长了吧？

罗四海立马听懂了苏定方的意思，看来苏定方今天的立场很鲜明，肯定不会站在自己这边。

麻痹的，难道司马平邦等人敢闹事，就是因为苏定方在后面撑腰？

“你……”

罗四海握着棍棒的手心又紧了三分，冲着苏定方吼道：“苏将军，你怎么个意思？难不成今天你要偏帮这群闹事的贱民？”

苏定方被罗四海这么一吼，居然还是保持着淡定从容，继续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说道：“罗掌柜此言差矣，苏某没有偏帮任何一方。我只是公事公

办，他们的确没有进入长乐坊中闹事。再说了，本将军奉圣命统御右领军卫府衙门，掌管着长安半城的治安。谁敢在长安城中闹事，谁就是朝廷作对。难道本将军尽忠职守，维护治安，也需要跟罗掌柜报备不成？”

“叮～～”

一声龙吟，苏定方横刀出鞘，气势万千遥指罗四海，厉喝道：“难道罗掌柜比圣上还要大吗？”

咣当～

罗四海被苏定方猛然暴喝，心神摇曳，手中棍棒脱落，掉在地上。

要死啊，苏定方这话是在给他栽赃陷害扣帽子。

当即仓促解释道：“苏将军莫要误会，罗某不是那个意思，罗某是说……”

“无需解释！”

苏定方翻脸无情，冲着手下士卒们喊道：“儿郎们，今天只要有人在长乐坊外闹事，格……杀……勿……论！！！”

“喏！！！”

几百虎贲，高举戈矛，气势如虹。

霎时，

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在了长乐坊口四周……

苏定方镇住了场面之后，语气又陡然转柔，轻声说道：“罗掌柜，苏某自打接管卫府衙门以来，从未率军踏入长乐坊中，已经给够了你家主子的面子。如果你今日敢在长乐坊外闹事，哼……”

苏定方心中也是忌惮江夏王李道宗，随即讲出了这句话，照拂了李道宗的面子。

目的就是让李道宗知道，他这么做也实属无奈，完全是圣命在身，身不由己。

罗四海现在满脑子都是晕乎乎的，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傻傻地率着几百号帮闲打手，愣在了当场不知如何自处。

……

……

混在人群中的郭业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偷摸打量了几眼苏定方，暗笑道，苏大哥是越发地成熟了，脑筋转得真够快啊，让罗四海这孙子吃了个哑巴亏。到时候就算江夏王李道宗对苏大哥心生不满，也无从下手找他麻烦。

因为苏定方面子里子都已经给足了江夏王，如果江夏王还要找麻烦，那就真的里外不是人了。

戏看到这个份儿上，郭业觉着也差不多了。

旋即，他招呼了下魏叔玉、杜荷两人，低声说道：“走，去东市！”

两人看着罗四海吃瘪，甚是解气，觉着还未看够。听闻郭业要中途退场，不解问道：“二哥，这好戏还没看够哩，咋说走就走呢？”

郭业笑道：“走吧，再看下去也啥味儿了。这边落幕，东市那边的好戏才刚刚上演呢……”

说着，左右拉扯着两人的胳膊，强行挤出了人群之中，朝着东市的方向，徐徐赶去。

## 第442章东市响应

郭业三人全凭足下一双脚力赶到东市，已然是黄昏将尽，早已过了吃晚饭的正常时辰。

不过待得他们进入东市之后，却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便是东市中，无论是酒肆和饭肆外头，还是消遣娱乐的茶肆门口，都聚集扎堆着各式人群。

这些人中有前来吃饭的食客，又呼朋唤友共聚一醉的酒友，更有在东市之中做生意的买卖人，嘈嘈嚷嚷，骂骂咧咧，不少有更是口出秽言，貌似群情愤慨，心生不平一般。

郭业三人走马观花东市中，穿了几条街巷，都或多或少存在着这个现象。

以至于东市中的酒肆饭肆与茶肆处处，都是熙熙攘攘，拥挤万分。

跟在郭业身后的魏叔玉和杜荷两人，随着郭二哥东游西荡，一时间搞不懂东市今天是怎么了。

魏叔玉赶忙问道：“二哥，真是邪了门儿！你说这些饭肆酒肆茶肆都是打开门做生意，怎么看情形好像是要将门口这些客人拒之门外，不让进去呢？”

杜荷也是迷糊问道：“可不，真是奇了怪了。人家真金白银进去花销，还有将客人拒之门外的道理。而且还不是一家，貌似整个东市的酒肆饭肆和茶肆，都如此这般。见鬼了！”

郭业莞尔一笑，随手指了一间饭肆的门口，提醒道：“你们俩真是个睁眼瞎啊，没看到人家饭肆门口挂着牌子吗？自个儿凑过去看看，到底写着啥。”

两人经郭业这么一提醒，立马细瞅了过去，只见饭肆门口悬挂着一副长条形的木牌子，上面赫然写着一句话：“赌坊造孽，害人不浅。本店响应号召，概不招待赌徒赌棍。”

我了个去，两人看罢足足吃了一惊，一副不可置信地眼神转头看向郭业，好像要从郭业口中得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似的。

郭业抿嘴微笑，又指了指旁边的一家茶肆……

又是一块长条木板高悬而起，上面写着四个大字：“赌客止步！”

魏叔玉、杜荷两人眼神惊惧地彼此对望一眼，又在附近几家酒肆饭肆和茶肆寻摸了一遍……

“赌坊常客，恕不招待！”

“品茶高雅，赌乃腌臢。高雅与腌臢岂能混为一谈？”

“本酒肆不赚赌徒脏银，请绕道！”

“止步止步请止步，本店……”

天啊！

两人的眼睛都快被亮瞎了，任何一家酒肆饭肆和茶肆都挂着一块长条形的木板，上面的标语五花八门，什么话都有。

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便是凡沾赌之人，拒绝入内。

两人都是脑筋活泛之人，立马猜出了东市这一幕绝对跟长乐坊口之事如出一辙，肯定也是出自郭二哥的手笔。

但是两人实在不敢相信，郭二哥能让整个东市的酒肆茶肆和饭肆都听他号令？而且明显是看着亏本做买卖的听他号令？

偌大一个东市，乃是与西市一样，乃是长安两大贸易集散之地，店铺集市达数万家。

里头光饭肆茶肆酒肆，就多达近千家。

郭二哥的能量，居然能够强大若斯？

看着两人一副半夜撞见鬼的模样，郭业笑道：“瞎琢磨什么呢？让东市近千家酒肆饭肆和茶肆为我所用，我还真没这么大的能耐！”

魏叔玉惊疑问道：“那这个纯属偶然，碰巧之事？”

郭业摇头笑道：“这世间哪里有那么多碰巧的事情？莫要忘了，这东市中近半的产业和铺子，都归一家所有。它们的主人姓梁！”

旁边的杜荷一听姓梁，立马诧异喊道：“莫非是号称长安首富，富可敌国，专产宫廷御酒的梁百万梁家？”

郭业点头，呼了一声然也。

这时魏叔玉才幡然醒悟，叫道：“我明白了，难怪二哥刚才让遗爱跑一趟东市，找梁二公子。莫非这位梁二公子就是梁百万家的公子？”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别告诉我，你现在才猜出来？”

“嘿嘿。”魏叔玉挠挠头，干笑道，“二哥莫要见笑，这梁家梁百万，包括这位梁二公子，咱们弟兄都只是听说而已，还真见过面。更别提有什么交集了。”

郭业闻言，想想也是，书学班这群官二代，跟梁叔宇这种实干型的富二代，还真不是一个圈里混得。

也许有可能彼此听说过，但是要说交集，还真够呛。

魏叔玉、杜荷二人从郭业的神情中肯定了自己的猜测，这梁二公子真是梁百万家的公子。

霎时，

两人脸上的神色又五花八门起来，变幻到了最后，殊途同归，两人的眼神彼此又交流上了。

彼此都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兴奋。

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念头，那便是郭二哥既然能让梁二公子配合他，让东市近千家酒肆饭肆和茶肆做出响应，宁可亏本做买卖也要响应二哥的举动。

那两人的交情肯定是莫逆之交了。

乖乖，梁家在他们眼中不仅代表着长安首富，还代表着今后混在郭二哥身边，肯定有花不完的银子啊。

真没想到，郭二哥这条大腿，如此的肥硕啊！

就在两人心中兴奋至极，感慨万分之余，突然迎面跑来一个人，冲着他们挥手致意打着招呼。

赫然正是早早被郭业差遣到东市的房遗爱。

这小子一来到郭业跟前，就雀跃叫道：“二哥，我已经通禀梁二公子了，乖乖，这梁二公子好大的排场呢。比我爹他们上朝还要讲究。”

郭业置之一笑，问道：“不错，干得好。二公子如今身在何处？”

“哦，对！”

房遗爱轻轻拍了下自己的脑袋，讪笑道：“瞧我这狗记性，二公子让我来找二哥，说是在刚才那家胡姬酒肆等您，说是有话要跟你说说……”

刚才那家胡姬酒肆？

郭业知道，就是进来东市后左手第一家胡姬酒肆。

想罢，他让房遗爱前面领路，带着魏叔玉两人朝着东市口的胡姬酒肆走去。

入了胡姬酒肆中，魏叔玉和杜荷两人立马被门口负责迎客的胡姬给勾了魂过去，风骚入骨的胡姬正是这两人的菜。

郭业笑了笑，让他们三人自个儿逗弄这群骚娘们，而他自己则是大步入了酒肆。

一入酒肆，梁叔宇的侍女小桃红早已在那儿等候，每每见到郭业郭大人，小桃红都是一脸苦涩，生怕被郭业拿自己的名字取笑。

郭业示意小桃红带他去见梁叔宇，随后两人上了楼。

上了楼，整个二楼空无一人，压根儿见不到其他酒客的身影。

显然，酒肆二楼又被爱装逼爱排场的梁二公子给包场了。

小桃红将郭业带到一处雅间儿门口，推门而入。

梁叔宇赫然在室内，正自得其乐的喝着小酒，一见郭业进来，脸上多了几分笑意，招呼道：“郭大人，请坐！”

郭业打了声招呼，随手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梁叔宇替郭业斟了一杯小酒，推到对方跟前，喇的一声，手又立马缩了回来。

郭业知道这厮的毛病，早已见怪不怪了。

正好嗓子眼儿有些冒烟，渴得慌，继而端起杯盏浅尝了两口，酒味陈香，甘醇绵绵，看来应该是出自梁家的御贡美酒。

以梁叔宇的性子，怎么可能会喝别人家酿造的酒水呢。

梁叔宇开口苦笑道：“郭大人，这近千家酒肆饭肆和茶肆一闹，我们梁家可算是做了一笔亏本的买卖哟！”

郭业立马放下酒盏，回应笑道：“梁公子就别叫苦了，你们梁家怎么可能做亏本的买卖？眼光放长些嘛！再说了，你们梁家还差这一天两天的银子吗？哈哈……”

梁叔宇见着郭业又开始口花花，不由问道：“郭大人，东市这种情形，还需要维持几天？这么一直拒客，我父亲可是轻饶不了我！”

切～

郭业知道梁叔宇这小子商贾的本性又发作了，随即说道：“梁公子，再替我撑三天的场子。三天之后，我便修书一封，你率人前往西川小都护府，找当地的小都护大人康宝，还有在阿里土城负责两国大集市的庞飞虎庞大人。到时候，他们看完我的亲笔信，便会知道怎么做！”

“好！”

一听郭业如是说，梁叔宇双眼立马冒出精光，大赞道：“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后，东市千家酒肆饭肆和茶肆，便会照常营业。不过郭大人，你今天这么一闹，可真够长乐坊吃上一壶的了。今后长乐坊的生意若还想恢复如初，颇为困难了。”

郭业听罢，笑道：“梁公子可别这么说，今天之事关我何事？长乐坊口是司马平邦他们自发组织，抵制赌博害人；而东市近千家店铺，跟郭某更是没有一文钱的关系。你可千万别瞎说，回头让江夏王知道，郭某可真就要遭殃

了！”

切~

梁叔宇白了一眼郭业，奚落道：“郭大人也忒奸猾了。不过你们惧怕江夏王，却不代表我们梁家也要忌惮他三分，哼~！”

最后一句话，梁叔宇说得底气十足，显然他们梁家的靠山当真不简单啊。

郭业没有刨根问底，再去打听梁家后面那位到底是谁。

而是颇有遗憾地叹道：“唉，今天无论是长乐坊口，还是东市这边，都干得不错。不过若是加上娱乐报纸，八卦周刊啥的铺天盖地一阵报道渲染，也许还能有更大的效果。可惜了，咱手头没有这些玩意，不然，啧啧……”

“咦？”

商人的敏锐再一次在梁叔宇的身上发生，他惊疑一声之后，饶有兴趣地问道：“郭大人，你口中的报纸，是什么东西？怎么梁某从未听过呢？”

问到这儿，眼神中透着浓浓的炽热，仿佛要将郭业烧焦了一般地急急问道：“莫非，这报纸又是一门可以赚银子的行当？？”

## 第443章罗四海入皇城

“呃……”

梁叔宇这么一问，郭业才发觉自己说秃噜了嘴，怎么在他面前说出报纸这个行当呢？

郭业一早就想过，等得在长安站稳了脚跟，就利用手中资源和渠道办一份报纸，连报纸名字都想好了，就叫《长安帝都报》。

办这个报纸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让自己在长安中，甚至将来在朝廷里掌握着话语权。

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告诉他，掌握媒体喉舌与宣传口，还是很重要的。

不仅能在顺境中造势，还能在逆境中做出反弹，端的妙用无穷啊！

他看着梁叔宇问话间，双眸犹如正午骄阳般发光发热，就猜出了这小子又闻到了铜臭味，钻进了钱眼儿中。

他心里很清楚，办报纸不仅是一朝一夕能搞定，也不是一人一力就能促成，还得需要找个强有力的合作伙伴。

至于那位合作伙伴，绝对不是梁叔宇这个钱串子。

至少，那个人要有一定的名望和影响力，梁叔宇这个钱串子虽然趁钱，靠山也有，但绝对不是他办报纸的理想合作人。

随即，郭业搪塞道：“奶奶的，时辰不早了，我也该回府了。再者，瞎子也看得出来今天东市这一幕出自你梁二公子的手笔，这两天我得离你远点，省得有心人看到传到江夏王的耳中，那就大大不妙了。”

果然，梁叔宇被郭业这么一转移话题，脸上立马露出有些不屑地神情，哼道：“郭大人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了吧？江夏王纵是知道东市这边出自我的授意，他有能奈我何？我开门做生意，拒客不拒客，还需要他江夏王批准不成？”

郭业哈哈一笑，抱拳说道：“二公子，知道你牛逼，知道你家靠山硬。不过郭某如今只是国子监的一个学生，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小的六品监察御史。在江夏王眼中，要想对付我就跟踩死一只蚂蚁般简单。得嘞，我不跟你耍嘴皮子了，我先回了哈。”

说着，转身拔腿就出了雅间儿，到了雅间儿门口不忘回头冲梁叔宇喊道：“三天后，我派人修书派人送到你手中，届时西川一行，梁公子可以多盘桓几日，让康宝与庞飞虎二人替我一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梁公子。走也~~”

拖着长长的尾音，人已经离去，噌噌噌，脚步凌乱愈传愈远，显然已经下了二楼的楼梯。

梁叔宇见着郭业人来疯般，一撩眼，人已经跑没了。

右手不由托着下巴，嘀咕了一声：“既然知道江夏王不好惹，你还敢触他霉头？你不知道长乐坊的数百家赌坊就是他的心头肉吗？郭业啊，你这是拿刀刺着江夏王的肉，自己不知道疼啊！”

……

……

因为天色黯淡，入了宵禁的缘故，长乐坊口的围观人群早已被右领军卫府衙门的士卒驱散，就连反赌斗士司马平邦等人，亦被苏定方连呼带喝驱赶



了回家。

长乐坊口虽然早已没了人影，但是今天这么一闹，加上东市那边的连锁反应，今晚来长乐坊中耍钱的客流明显骤减。

罗四海早已回到总铺子中，之前派出去的伙计也调查完各个分号的客流，逐一站在他的跟前给他汇报着今晚各家分号的生意。

听罢众人的回报之后，罗四海脸色阴沉，顾不得拿汗巾擦拭身上的汗渍，只是一个劲儿地哆嗦着嘴唇，念念有词道：“该死，真该死，客流居然不到平日的七成。该死，统统该死啊！”

吧唧～

一怒之下，手中的汗巾被他摔在地上，狠狠踩了两脚以作发泄。

在他口中，该死的不仅是司马平邦这个混账，还有从中阻拦的苏定方，更有远在东市给长乐坊添乱的梁家二公子。

见着生性彪悍的罗掌柜发怒，汇报完情况的一干伙计皆是寒蝉若惊，没有一个敢吱声说话的。

咚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外头传来，一名伙计瞬间跑到他的跟前，喊道：“掌，掌柜的，掌……”

“掌你妈逼啊！”

罗四海心烦气躁，见着又有人匆匆跑来，立马骂道：“又出什么事儿了？是不是司马平邦那狗杂碎又在长乐坊闹事了？草他妈的，他当真我罗四海是泥捏的吗？”

怒骂之后，罗四海凶相毕露，吼道：“来呀，跟老子去长乐坊口，老子今天非活扒了他的狗皮。去他娘的苏定方，爱谁谁～”

“不，不是。”那名报信的伙计显然被罗四海吓到了，急声出言阻喝道，“掌柜的，不是有人闹事，是，是江夏王府有人传话，说江夏王要见掌柜的，让您火速赶往皇城中，面见江夏王。”

啪～

罗四海抬起左臂，对那伙计反手就是嘴巴子，喝骂道：“王爷相召，你他妈还吞吞吐吐的？混蛋玩意，小心老子下次割了你的舌头！”

又打又骂这个冤枉至极的伙计后，罗四海才大步跑了出去，准备着前往皇城中的江夏王府。

很快，罗四海就让他的小人套好马车，急急出了长乐坊，朝皇城三道门赶去。

哒哒哒哒～～嘎吱嘎吱～～

马蹄疾飞，车轱辘滚动，罗四海的马车很快就抵达了皇城三道门的朱雀门外。

皇城乃是连接皇宫与长安城的城郭，不仅李氏皇族中人的府邸都在皇城中，就连大唐六部（吏、礼、兵、刑、工、户）衙门、各道各司衙门、所有朝廷重要部门都设在皇城之中。

可以这么说，皇城不仅是皇族的聚居地，更是朝中大臣们工作的地方。

而皇城三道门是长安城进入皇城的唯一入口，所以除了戒备森严之外，就连进入皇城都需要令牌、通关文书或信函。

罗四海手中有江夏王府邸的令牌，可证明自己是江夏王府的人，随即

将令牌给了赶车的下人让他前往三道门中的朱雀门进行交涉。

经过一阵问询和交涉，罗四海的马车又经过几名守兵的细致检查，朱雀门的守将才下令放行，让罗四海通关入皇城。

入了皇城，显然那赶车的下人亦非第一次去往江夏王府，轻车熟路地在皇城中走了几条街巷，很快来到了皇城西边的一条大街上。

江夏王府，就在这条大街的尽头。

到了江夏王府，夜色朦胧，早已看不清江夏王府门口如何如何气派，如何如何威武雄壮。

罗四海着急忙慌跳下车来，此时的他早已没了刚才在四海赌坊的那股子暴躁与桀骜，而是循规蹈矩、蹑手蹑脚地走上王府阶梯，躬着腰言语恭顺地朝王府的守卫低声说这话。

门口四名守卫皆是披甲带刀的虎贲之士，其中一名带头之人听着罗四海自报家门，又奉江夏王之命前来拜见，低喝一声：“怎么现在才来？我家王爷早就等候多时了，赶紧的，随我来！”

人前吆五喝六的罗四海被这守卫一顿呵斥，居然没有半点回应，继续低头哈腰地跟在了守卫后面，进了江夏王府。

不过在路上，看着前边带路的守卫背影，罗四海还是心中腹诽了几句，你娘的，老子当年跟王爷浴血奋战的时候，你他妈的还不知道在哪里和稀泥的。

很快，守卫走捷径领着罗四海来到了江夏王平日会客的客厅之外。

低声说了一句：“进去吧，我家王爷一人呆在客厅都快半个时辰了。”

说完，颇有些幸灾乐祸地瞥了一眼罗四海，便急急返身离开了此地。

罗四海正琢磨着对方为何会有这种脸色之时，突然——

“咣当~！”

“咚~”

“乒乒乓乓！”

“砰！”

客厅之中传来一阵砸东西，摔东西的声音，动静不小，而且是砸完一件又一件，摔完一样又一样。

嗡~

罗四海的脑中顿时响起一阵蜂鸣，头皮阵阵发麻，心脏没来由不争气地砰砰跳动，越跳越看。

他猜得出来，客厅之中的江夏王，心情非常非常糟糕，看来今晚自己八成是要遭老罪了！

## 第444章李道宗也头疼

罗四海知道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进去，不然江夏王正在气头上，如果一怒之下，兴许自己的小命都难保。

随即，他就傻傻地站在客厅外头等候，等着客厅中不再传出砸东西摔东西的声音，他再琢磨进去。

约莫过了好一会儿，罗四海站得双腿发酸，有些困倦的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哈欠脱口而出：“喔……”

这一哈欠一打，发出了声响，罗四海吓得脖子一缩，立马抬手捂住了嘴巴，生怕惊到里面发飙的江夏王。

果然，里面传来一声中气十足，带着满满质问地咆哮：“什么人？藏头露尾，鬼鬼祟祟，还不给本王滚进来！！”

完蛋！

罗四海真想扇自己一嘴巴子，关键时候咋就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呢。

听着江夏王这般吼问，他怎么还敢在客厅外避风头？

无奈只得硬着头皮回道：“禀报王爷，是小的罗四海，奉王爷之命，前来拜见！”

“嘿嘿。”里头的江夏王又是一声阴恻恻的笑声，不冷不热的喝道，“既然来了，还在外面作甚？给本王滚进来！”

“喏，小的这就滚进来！”

罗四海心惊胆颤地步步向前走去，吱呀一声，推开了客厅的扇门，走了进去。

嘎吱～

脚刚迈进去，靴子底下好像就踩到了什么硬物，有些咯得慌，发出声响。

罗四海借着客厅四周的烛台映射，粗粗一扫客厅的地面，好家伙，碎了一地的瓷片，溅得整个客厅的地面到处都是坷垃。

心中暗叹，王爷这是砸了多少东西，摔了多少瓶瓶罐罐啊？

就在罗四海怔怔看着地上发呆之时，江夏王终于发话了：“罗四海，你倒是精明啊，知道本王正在气头上，居然在外面避风头不进客厅。怎么？明知道本王在等你，还敢在外面磨蹭，你眼里还有我这个江夏王吗？”

“啊？”

罗四海惊呼一声，躬着腰连呼小的不敢。

而后又偷瞄了一眼江夏王，头戴冲天冠，一身奢华蟒袍，腰系玉带的江夏王正站在客厅中，虽三十来岁年纪比自己还要小，但满脸刚严不怒自威。

抛开王爵高贵，抛开主仆之分，单单冲江夏王这份威严气度，罗四海始终都慑服其下。

罗四海运气委实不错，看着满地的苍夷和凌乱，显然江夏王李道宗已经发泄得差不多了。

只见李道宗轻拍了几下有些褶皱的蟒袍，自顾走到客厅首座，自顾坐了下来，问道：“听说今天长乐坊出事儿了？”

听着江夏王直接问起正事，罗四海就知道自己已经逃过一劫。

江夏王的习惯他多少还记得，问罪或杀人之前，绝对不会问这么多。

而且他在来江夏王府的路上就预料到，江夏王突然召见他显然就是为了司马平邦率众大闹长乐坊口之事。

继而，他心中有了应对。

噌噌噌，上前几步近身来到江夏王面前，控诉道：“王爷，你可要为小的作主啊！这苏定方欺人太甚，这长安梁百万家，太目中无人了！”

随后，虎背熊腰的罗四海居然学那娇弱小女儿状，强行从眼中挤下几滴鳄鱼的眼泪，痛陈起司马平邦、苏定方，乃至远在长安东市响应的梁叔宇等人来。

神情得那叫一个受尽委屈，说话那叫一个荡气回肠，听得江夏王李道宗脸色越发地阴沉难看。

只不过罗四海太过投入表演，没有察觉而已。

待得他噤里啪啦说到尾声处，突然胸口感到一阵猛烈的冲击，嘭~~

李道宗陡然出脚，踹到罗四海的胸口，五大三粗的罗某人居然应声而飞，如断线风筝一般向后仰飞而出，跌倒在地。

“咳咳咳……”

罗四海捂着疼痛的胸口，一阵剧烈咳嗽，惊恐地望着江夏王，艰难地呐喊道：“王，王爷，你，你为何……”

“蠢货！！”

江夏王遥指着罗四海怒骂道：“罗四海，你就是个没脑的货色！！那个姓司马的为何没有争对王五湖的五湖赌坊，而偏偏争对你？为何老是你四海赌坊频频出事，为什么？你真当本王是眼瞎耳聋，对长乐坊一无所知吗？”

罗四海胸口挨的这一脚委实不轻，强壮若斯的身子居然颤颤巍巍半天才从地上爬起，带着咳嗽急喘地辩解道：“王爷，王爷，你听小的说……”

“无需辩解，多说无益！”

江夏王继续一副阴沉的嘴脸，哼道：“你以为你逼死国子监博士之事，本王不知道吗？罗四海啊罗四海，你太让本王失望了。”

罗四海痛苦的脸上浮现茫然，难道自己收赌债也有错？在他印象里，江夏王一直是雁过拔毛的性格，就连王府的夜香（粪便）都不会便宜外人，统统浇到王府的田地上。

怎么？自己替赌坊替王爷收赌债，居然引得王爷不满意？王爷什么时候转性了？

见着罗四海这幅样子，江夏王知道罗四海到现在还没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

随即摇头叹道：“你替本王收回欠下的赌债固然没错，哼，欠了本王的银子，怎么可能一文钱都不用还？你错就错在不该逼死那个滥赌鬼之父，那个国子监的老儒。收回银子的方法有很多，你为何偏偏选了这么一个易惹众怒，吃力不讨好的方法呢？混蛋！蠢货！！！”

听着江夏王如此说，罗四海总算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了，原来王爷也不是什么都罩得住啊，总有些顾忌。

江夏王继续说道：“你知道吗？虞世南这个老东西已经在皇上面前参了本王一本，就连御史大夫高士廉那老鬼，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倚老卖老，今日在朝堂上明朝暗讽本王。这些读书人虽然不足为惧，纵是皇上对本王多有偏袒，也是麻烦多多啊！唉……”

罗四海听闻又是国子监祭酒，一代名士虞世南，又是当今皇后的娘舅，掌管御史台的御史大夫高士廉，顿时心惊肉跳，真是一个不一个来得显赫啊。

看来，自己逼死国子监那个老儒，真是一记败笔啊！

当即，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失声喊道：“王爷，小的知道错了，给王爷惹事了！”

“罢了~”

江夏王李道宗也懂得驯狗之法，知道爆打一顿再扔块骨头的道理，声音转柔说道：“你也是一片忠心，本王心中也有数，此事就此作罢吧！那个长安梁百万家的小崽子，你也不要再去招惹，就让他闹腾两天吧，不然惹来梁家后面的那个老妖怪，本王更是头疼！”

就此作罢？

依江夏王的性子，能说这句偃旗息鼓的话来，在罗四海看来，当真不易啊！

看来，王爷所受的压力委实不小。

得，这个哑巴亏，就这么生生咽下去吧！

突然，

一名守卫在客厅外喊道：“王爷，领军卫大将军殷天宗大人前来拜访！”

领军卫，殷开山？

江夏王闻言微微一怔，他怎么这个时辰来找自己？

稍稍一想，江夏王立马明白了过来，嘴角浮出笑意，冷哼道：“八成是为他的属下，右领军卫府那个苏定方来说情的吧？”

随即，冲着罗四海厌恶地挥挥手，吩咐道：“回去吧，多跟王五湖学学，他才是正儿八经的买卖人。”

罗四海应了一声，拱手抱拳躬着腰说了一声小的告退，立马转身飞奔离去。

见着罗四海离开，李道宗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冲天王冠和蟒袍玉带，再看了一眼凌乱不堪的客厅和一地的碎瓷烂陶片。

微微摇头，对着客厅外的守卫吩咐道：“带殷天宗殷大将军去本王的书房稍坐，本王随后便来！”

“喏！！！”

## 第445章暂罢，重新开课

翌日一早，郭业便让关鸿鹄支取银子，安排司马平邦这个混球安全出了长安城，且派人送他前往蜀中益州府陇西县，就地扎根安生下来。

而东市那边，梁叔宇亦信守承诺，让近千家酒肆饭肆与茶肆接连三日罢市，搞得东市那边鸡飞狗跳，一片狼藉。

正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梁叔宇如此这般付出，郭业自然也是言出必行。他叫来关鸿鹄替他修书一封远在西川的康宝与庞飞虎，将自己应允梁家参与两国大集市之事说得明明白白。

且让关鸿鹄将书信交到梁叔宇的手中，通知他凭此书信，可择日启程前往西川小都护府。

至于长乐坊，因为连锁反应之下，以致于连续几天客流骤减，生意略显萧条。

搞得罗四海、王五湖等人焦头烂额，委实一阵补救。再加上江夏王李道宗的训斥，长乐坊的行事作风多少有了一些收敛。

至始至终，无论是罗四海，还是江夏王李道宗，都不知道是郭业在后面煽风点火添堵恶心，生生吃了这个哑巴亏。

正如江夏王所言，各方压力颇大，此事就此作罢。

又过了一日，因为国子监连番休假，郭业早已习惯日上三竿才起床。

天蒙蒙亮，正当他睡意正酣之时，贞娘敲开了他的卧房，唤他起床。

迷迷糊糊间，贞娘已经端进木盆，唤道：“大官人，洗漱了，国子监来人报信，说今天一早便要开课哩！”

昂？

郭业揉搓着酸涩困倦的眼睛，从床上爬起来，一边接过贞娘递来的毛巾擦脸，一边打着哈欠问道：“开学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咋不知道？”

说罢，便将擦完脸的毛巾递还给贞娘。

贞娘接过毛巾扔回木盆中，没好气地白了一眼郭业，略显风韵，不时娇嗔道：“大官人哪里知道这事儿啊？这是昨天夜里咱们府里接到的通知，昨天夜里大官人您又在哪儿呢？”

呃……

贞娘这话，郭业怎么听怎么一股醋坛子打翻在地的味道，而且还是山西老陈醋。

昨天夜里？

郭业暗暗砸吧了下嘴，想起来了～

昨天夜里，正是长孙羽默这小子为了庆祝他自己成功解除了足禁，而请书学班的弟兄去了风满楼，又是海吃胡喝一顿。

个中风花雪月之事，那肯定是有的了。

貌似昨几个，坐陪自己的正是风满楼头牌尤姬姑娘。

而且自己昨夜因为心情高兴，喝得还挺多，醉意朦胧，回到府上就闷头大睡，不省人事。

也不知道是谁搀扶送自己回府的。

难道贞娘是因为自己又去风满楼，误以为自己在那儿花天酒地找姑娘，吃起了干醋？

奶奶的，误会啊！

这个时候，他也顾不得和贞娘解释，这小少妇正在醋劲头上，越解释肯定越费劲。

旋即，他整理了一下衣裳，对贞娘念叨了一句：“那啥，贞娘，这时候也不早了，我必须去国子监报道了哈。不然今天第一天开课，我就迟到，影响不好，是不？”

话音还未落罢，一溜烟儿，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贞娘见得郭业又半路遁逃，气得将手中的毛巾狠狠摔进了木盆中。

哗～

毛巾入水，溅起几许水珠，落得贞娘满脸水渍……

“呀～”

贞娘惊呼一声，一边狼狈地擦拭着俏脸，一边恨恨跺脚骂道：“这个冤家，还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若非昨夜奴家来得及时，风满楼尤姬那个小妖精说不定就在卧房与他同榻而眠了，哼，假惺惺说送大官人回府，这小妖精打得什么主意，真以为奴家不清楚吗？”

说罢，又是长叹一息：“唉……”

叹息之中仅仅一个字，却饱含了贞娘无尽的怨念与无奈。

原来，郭业昨夜醉酒，是尤姬亲自送他回府的。

……

……

国子监一路疾跑，如狗撵兔子般出了郭府，出了太平坊，而后放慢了脚步，终于赶在国子监大门关闭前来到。

所幸，没有迟到。

很快，他入了国子监中后，驾轻就熟来到了书学班的课堂。

一进课堂中，迎面顿时扑来阵阵熟悉的氛围。

“喔～～困死了，咋说开课就开课呢！”

“奶奶的，还没玩够呢，没劲。”

“喂，你们说这次负责教授咱们书学班的，是什么人呐？”

“管他什么人？只要能让咱们安逸舒坦过日子，他就是个好人。”

“哈哈，三胖子这话说得没错，咱们还是想想下学之后去哪里消遣吧？风满楼可不能再去了哈，有点玩腻味儿了！”

“房遗爱，尼玛就这点出息……”

“我怎么了？我这叫及时行乐，你懂吗？魏叔玉！”

“我呸，瞧你那个揍性！呀？……二哥来了！！！”

……

轰～

魏叔玉一阵咋呼，大家伙的目光全部汇聚在了课室门口的郭业身上。

郭业座下三大将魏叔玉、杜荷、房遗爱三人立马叽叽喳喳地围拢了上去。

就连书学班的带头大哥长孙羽默都微微起身，冲郭业招手示意。

从昨晚风满楼玩乐的时候，郭业就发现自打禁了几天足，长孙羽默稳重内敛了不少。

当然，纨绔脾性还是依然坚挺。

兴许是因为禁忌的缘故而没有参与郭业耍弄长乐坊的计划，没有替司马老头出口恶气，长孙羽默总觉得心里对郭业几人过意不去。

所以，昨天夜里就对郭业一直礼待有加，俨然是真心实意拿郭业当兄弟，视郭业为书学班的二当家。

此时的郭业如众星拱月一般被魏叔玉三人围拢，与长孙羽默、程怀义、秦怀玉、还有讨人嫌的三胖子李少植等人打起了招呼。

众人寒暄了一阵后，郭业才走到自己的位置，准备落座等待着新任书学班博士的到来。

不过还未坐下，门口突然探进来一个脑袋，嚷嚷道：“谁是郭业？”

郭业听着对方找自己，转向门口应道：“我就是郭业。”

再看对方的衣着打扮，原来是国子监的录事学官。而且这个人他依稀有些印象，貌似见过几次，每次都是跟在国子监主簿卢敬宗的屁股后面。

应该是卢敬宗那厮的马仔吧。

那学官听闻郭业回话，冲他招招手，言语有些轻视地喊道：“你出来，随本录事走一遭！”

呃？

郭业不明所以，这小小录事学官找我干啥？莫非是卢敬宗那狗日的想找我麻烦？

不过郭业没吱声儿，不代表他的三名得力手下不表态。

在他们看来，一个录事学官屁大点的品衔，居然敢跟郭二哥呼来喝去，这不是不把书学班的众位小爷放在眼里吗？奶奶的，嘍死呢吧？

当即，三人如恶犬反扑般激烈措辞回应了过去：

“你他妈谁啊？你说出来就出来啊？”

“就是，你爹没教过你好好说人话啊？不会说请字吗？”

“奏是奏是，一个屁大点的录事学官，装什么大尾巴狼？”

……

吓~~

这录事学官明显被魏叔玉、房遗爱三人的激烈回应给唬到了。

他也知道书学班里面的这些小祖宗不好惹，不然他也不会只伸进来半个身子，而不是大大咧咧闯进来。

但谁知道他们居然如此护着郭业。

霎时，这个录事学官心里对主簿卢敬宗的怨念陡然飙升，暗骂道，姓卢的，你他娘的不是跟我说，姓郭的就是一穷家败户吗？咋这么得人心呢？

倏地，录事学官收起刚才那副神气样儿，腆笑道：“诸位莫恼，莫恼，是本学官口不择言了哈。”

嘴脸贱笑完之后，又冲郭业和声说道：“郭业，麻烦你跟我走一趟，那啥，咱们国子监祭酒虞世南大人请你过去一趟。”

国子监祭酒虞世南？

顿时，整个书学班的纨绔都蔫了下来，不敢再炸刺儿。奶奶的，原来是国子监祭酒虞世南啊，这个老东西甭说他们了，就连他们各自的爹都要礼让三分。

谁让人家是一代大儒，当代名士，备受太上皇与当今圣上父子两人礼遇信任呢？



郭业初听虞世南三字，也不由一怔。

还以为是卢敬宗这个国子监主簿想找他麻烦呢，原来是校长大人有请啊？

不过这书学班刚开课，校长大人就找他过去，这是想干啥玩意？

当即，郭业重重地点了下脑袋，应道：“稍等，我这便出来跟你走一遭！”

说话的功夫，人已经离开座位，朝着门口方向不急不慢地走去。

## 第446章校长大人召见

郭业在录事学官的带领下，离开了书学班的课室，七拐八绕，居然来到了国子监后山脚下的那处竹林外。

此处竹林他怎会陌生？当日初来国子监，书学班和太学班的人不就是在一片竹林中掐起来的吗？

到了竹林外间，录事学官适时驻足不前，冲里头指了指，态度较好地笑道：“祭酒大人就在竹林中等你，唔，就是盖有几间竹舍的地方。你一直往里走就能瞅见。”

郭业嗯了一声，自顾迈腿走了进去。

一直朝里走，约莫过了一会儿便走到了当日争吵掐架的地方，小桥流水而过，河边盖有几间竹舍。

老地方，熟悉了。

刚走上小桥，准备过桥去往竹舍。他突然发现小桥之下的溪水中有块大石，哗哗溪水撞着大石流淌而过，漫过了大石的三分之一，露出一大部分在溪面上。

而真正引他好奇的是，大石之上赫然坐着一个人，一个白衣宽袍，坐姿怡然的老人。

老人将宽袍掖起盖在大石上，露出双足不时击打着流淌而下的溪水，溅起小小水花。

老人尽情戏水宛若天真无邪的孩童，甚是悠然自得。

玩得至酣处，老人更是引亢高歌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看着老人天性雅洁，童趣盎然，郭业不由抿嘴一笑，这老头倒是挺逗，好像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一般。

大儒就是大儒，名士就是名士，端得举止不凡，与众不同。

郭业已经看清河中大石上，赤足戏水的老人乃是何人，正是国子监祭酒虞世南。

“咦？”

赤着双足、忘我戏水的虞世南貌似发现了郭业的到来，从水中抬起双足，转身回望桥上的郭业，惊呼一声后说道：“你何时来的？怎得不招呼老夫一声呢？”

郭业见着虞世南问询自己，自然不敢怠慢，拱起双手拜道：“见过祭酒大人，学生也是刚来，刚来，呵呵……”

这是郭业第二次与虞世南见面，之前一次是在御史大夫高士廉的府中。

第一次见到虞世南时，这老头是一手抓着鸡腿，一手握着酒壶灌口而入，吃相极尽猥琐，浑然忘却自己国子监祭酒的身份，亦浑然忘却自己乃天下读书人表率的身份，更像是丐帮帮主洪七公的赶脚。

这一次再见虞世南，居然见着老头赤着双足在戏水，仿若孩童，天真童趣。

两次的场景皆不同，但有一点是真真切切地相同，那便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地，虞世南都不会刻意伪装自己，永远都是将自己最真的一面表现出来。

知行合一，不外如是，实乃真性情，真坦荡的风流名士。

郭业拱手作揖罢之后，再看虞世南，老头已经在溪中大石头上站起，三步两步跳上岸来。一边蹦蹦跳跳穿着靴子，一边朗朗跄跄来到桥上。

穿戴完毕之后，老头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郭业，没来由地赞了一声：“唔，高士廉那老匹夫说得不错，你的确有一番赤子情怀。郭业，你来到国子监的表现，老夫甚是满意。”

“昂？”

郭业被虞世南这么一夸，顿时找不到东西南北，怎么无端端夸赞起自己来了？这不科学啊！

而且，自己在国子监也没正经上过几天学，但却捅了不少篓子。

打脸萧廷，得罪卢主簿，这应该都是让国子监里面的师长们厌恶之事。

怎么在虞世南这个校长的眼中，愣是变成了表现不错呢？

见着郭业一头雾水般瞎琢磨，虞世南清咳两声，点醒道：“你们孩子间的矛盾冲突，谈不上谁对谁错，老夫自然不会横加阻拦。不过，你跟魏征家、房玄龄家那几个小犊子私自厚葬司马博士一事，老夫全看在眼里。不错，很是不错。”

原来如此啊！

郭业暗暗醒悟，原来自己那天去司马博士家将他尸体拉走厚葬的事情，全被虞世南看在眼里了。

随即，他稍稍矜持了一下，说道：“祭酒大人谬赞了。郭业虽不好学问，但多少也知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道理。替司马博士入土为安，也是我们做学生的本分。”

“哈哈……好，好啊！”

虞世南闻言又是一阵笑道：“这话老夫爱听，谁说一定就要学而优则仕呢？平日多读书，能够懂得做人，做好人，这才真正的圣人教化嘛！不过你自己刚才也说了，自个儿不好学问。这可不是什么好现象呐！既然入了国子监，就更应该多读书，长学问，不能虚度光阴，消耗时日。再说了，你如今俨然乃是御史台的监察御史，老夫还未曾听过古往今来，哪个监察御史是不通文墨，连封家书都写得歪歪扭扭跟狗爬似的。对吧？”

呃……

郭业被虞世南苦口婆心一阵说教，闹得头皮发麻，这老虞头是要干嘛？不会让人把自己叫来，就是说教一通吧？

不知道虞世南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郭业只得硬着头皮点头呐呐道：“祭酒大人说教的是，学生知道错了，以后会好好努力，不负祭酒大人的栽培，不服圣上的恩宠！”

“对了嘛~”

郭业这番话显然很对虞世南的胃口，脸上的笑容从一开始就没有褪去过，继续说道：“圣上不是曾在圣旨上对你有过训示吗？读好书，做好人，行好事。老夫亦是对你这般期盼。”

“是，是，祭酒大人说的是！”

郭业现在除了点头称是，还能说点什么呢？

突然，虞世南冷不丁叫了一声：“郭业！”

点头如小鸡啄米般的郭业诧异地应了声：“啊？”

虞世南径直问道：“长乐坊口的闹剧，还有东市近千家酒肆茶肆还有饭肆连着三日拒客，亦是出自你的手笔吧？”

晕～

郭业极为惊讶，差点没喊出一声是来。

不过他的表情亦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只听虞世南脸上继续一副笑意，不过言语就没有了刚才那般的和煦善意，有些低沉地摇头说道：“此番虽让你得了逞，但却不值，得不偿失哟！且，殊为不智！”

不值，郭业知道虞世南应该是指，为了一时之气而捅了江夏王李道宗的篓子，惹来对方的反扑，得不偿失。

至于这不智的说法，郭业就不知道从何说起了。他觉得自己的计划在任何一个关节都设计的很是机密与巧妙啊，怎么会不智呢？

虞世南瞥了一眼郭业，轻声叹道：“你自以为设计的精妙绝伦，岂不知一山更有一山高？不然，老夫怎能看出此番乃是出自你的手笔啊？而且，最关键之处在于，你此番打闹只是小道耳。”

说罢，双手负背仰头而望，陡然间，仿佛一股磅礴气势冲天而出，居然压抑得郭业有些心里发慌。

郭业能清楚地感觉到，这就是上位者的气势！

只听虞世南沉默一会儿后，才缓缓低下头来，逼视着郭业的双眸，说道：“阴谋不长久，夫君子者，唯有阳谋方是正道。懂了吗？”

阴谋？阳谋？

郭业心中暗暗不敢苟同，你管他什么谋，反正能达到目的，它就是好谋。

千年后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不也说了咩，管它黑猫与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

不过虞世南当前，他可不敢顶嘴，弱弱地回应了一句：“学生知晓了。”

见着郭业态度良好，虞世南才收起刚才那股逼人的气势，神情语气皆转和道：“孺子可教也！好吧，你回去吧～”

纳尼？

这就完了？

郭业愣是搞不懂，虞世南大费周章叫人把他招呼过来，就是跟自己说这些？

想着琢磨着，一时间，居然没有移动脚步离去。

虞世南见着郭业迟迟不肯走，猛然醒悟过来，轻轻拍了下额头，自嘲笑道：“哈哈，瞧老夫这记性，真是老了老了，丢三落四。今天找你过来，还有一件事要交代与你！”

郭业听罢，神情显然一松，我就说嘛，老虞头肯定还有别的事儿，不可能单单就我过来说教两句。

于是乎，郭业双手抱起，低声问道：“祭酒大人请吩咐，学生必定效丛。”

虞世南嗯了一声，不过没有直入主题，而是问了一个不着边际的话题，道：“听说你在书学班混得如鱼得水，那群爱惹事的小犊子们对你敬畏有加？”

昂？

郭业脸色又是一滞，这问得又是哪一出？

虞世南自顾说道：“你不用说老夫亦知道，不然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他们几家的孩子也不会紧随你左右了。呵呵，你的本事不小嘛，才几天的功夫就在书学班站住了脚跟。”

郭业脸上一阵汗颜，心里却是一阵得意，真想冲虞世南显摆两句，那是兄弟们给面子，尊我为二当家。

不过他可不敢这么说，不然虞世南非削死他不可。

见着虞世南说话间有跑题的嫌疑，郭业轻声提醒道：“祭酒大人，您刚才不是说有事情要交代学生去办吗？”

“哦，对！”

虞世南急急点头，答道：“是要交代你一件事，不过这事儿老夫就不掺合了，你去找一下国子监的司业大人褚遂良吧，老夫还得去竹舍那边研磨，趁着今天心情不错，肯定能写上一篇好字。去吧去吧……”

说着，连招呼也懒得和郭业打一声，扭头便匆匆跑过了小桥，冲着一幢竹舍奔去。

尼玛，郭业暗暗埋怨了一句，有什么事儿不能现在说完，非得让我再去找副校长褚遂良大人？

郭业看着虞世南苍老的背影居然跑得飞快，稍纵即逝，遁入了竹舍之中。

随后不由喃喃自语：“我了个去，咱们这位校长大人哪里是什么名士风流啊，我看就是个‘人来疯’，想一出，是一出啊！”

## 第447章面见常务褚副校长

国子监中既有长孙羽默、郭业、萧廷这类的通校生，亦有一些外地而来的官宦子弟住校生。

国子监的老师亦不例外，也有专门提供给老师在国子监中的住处，尽管国子监中师长、录事学官，乃至国子监祭酒虞世南，在长安城中都有各自的宅邸和住处。

但每个人在国子监内都有各自的临时住处，只不过按司职而分配大小罢了。

套用一句后世最时髦的话来讲，按照各人的行政级别进行住房分配。

虽然这些住房只是国子监临时分配给老师的，但品衔不同，司职不同，住处的大小亦是不同。泾渭分明，任何人都不敢有逾越的地方。

这不仅是规则，更是礼制。

褚遂良乃国子监司业，仅仅屈居国子监祭酒虞世南之下。

而虞世南这个所谓的校长又是个甩手掌柜，国子监中大小事务基本都是褚遂良在包办。

所以郭业要寻觅常务副校长褚遂良的住址，还是很容易的，在路上随便找个录事学官打听一番，便能得到具体位置。

在一个年长的录事学官指引下，郭业来到了褚遂良的住处。

离刚才的竹林不远，也是依山傍水在山脚下的一处小院，院墙竖起半人高的篱笆，院门乃是用毛竹并排制成，依稀能从院中闻到泥土的芬芳味儿。

郭业在小院外头溜达了一圈，这地方怎么看怎么不像堂堂一个国子监司业的住处，更像是一户农家小院。

嘎吱一声，

郭业推开院门，入了院中，一看～

果真就是农家小院，院子不大，硬是被分成了好几垄地，不是栽种着小苗，就是藤蔓爬杆，好不凌乱。

一垄地上，正有一人头戴斗笠蹲在地上，左手拿着大碗，不断身边的木桶中舀出水来浇灌着地。

貌似下里巴人老农夫一枚。

乍眼看去，郭业还真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心里直怀疑这里到底是不是国子监司业褚遂良的住处。

不过，那农夫很快就发现了他的到来，将手中大碗扔回桶中，支起腰身转过来面朝郭业，问道：“你是什么人？来此有何事？”

对方的尽管一身农夫打扮，但威仪气度与凌厉口吻都绝非农夫所能匹配。

郭业虽入国子监有些日子，却从未见过司业褚遂良，若真有印象，那也是当日击鞠大赛时的惊鸿一瞥。

但他很肯定，从此人的气度与仪态来看，乃褚遂良无疑。

他心中很是疑惑为何堂堂一个国子监司业，常务副校长般的存在，放着不去国子监治理，却在自家院中开荒垄地，当起农夫来。

尽管如此，他还是彬彬有礼地抱拳问安道：“学生郭业，奉虞祭酒之命，前来拜见褚司业！”

“我正是褚遂良，你是郭业？”

对方听完郭业的自报家门之后，径直近上郭业身来，上下打量了一番。从头到脚看了个仔细，是郭业，没错。

随即，他指了指院中西头的一处茅庐，说道：“走，那儿凉快些，咱们去那儿坐吧。”

不由分说，褚遂良自己先走向了茅庐，郭业紧跟其后，暗道，这名人就是名人啊，虞世南是天性使然举止可爱，褚遂良却是喜欢自己开荒种地，是不是书法家都有这些异于常人的习惯呢？

虞世南是自前隋大业年间就已经是一代书法家，到了武德、贞观年间，更是名声鼎盛。

而褚遂良的书法之名亦是名声鹊起于贞观初年，到了贞观后期和唐高宗李治初期更是闻名遐迩。

郭业又想到了留下绝世名篇《兰亭序集》的书圣王羲之，不也是喜欢酗酒醉酒，喜欢嗑药吃五石散的主儿吗？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且以此成名的职业，书法家。

无奈，郭业只得感叹，书法家，真心伤不起。

入了茅庐，褚遂良摘掉斗笠扔在一旁，突然率先开口说道：“你跟在褚某人后面，是不是在想为何堂堂一个国子监司业，不务正业，却干起这开荒种地的荒唐事来？”

“啊？”

郭业脸色错愕，连连摇头否认道：“学生不敢，学生哪里会这么猜度司业大人呢？”

不过他那错愕的表情还是瞬间被褚遂良抓个正着，只听褚遂良笑道：“其实你这么想也实属正常。不仅是你，褚某看来普天下的读书人兴许都会有这么个想法。可一个读书人，真的要读死书，读一辈子的书才叫真正的圣人子弟吗？”

褚遂良反问了郭业一句之后，还未等到郭业回答，又自顾解说了起来：“如果一个人光会读书，却四肢不勤、五谷不分，最终学而优则仕，为官一地，坐镇一方，又岂是地方百姓之福呢？”

褚遂良这番话一说出来，虽然平平淡淡，浅显易懂，但在郭业耳中却宛如惊天霹雳，字字珠玑。

瞬间，郭业看向褚遂良的眼神都有些敬重起来，难怪褚遂良将来的成就如此之高，难怪李二陛下在临终之时会将他与长孙无忌两人作为托孤之臣，让其二人共同辅助年轻的皇帝李治。

敢情儿，褚遂良不仅是学识渊博，书法造诣了得，还是一个实干型、实践性的官员啊。

就冲这点，郭业就觉得褚遂良比那些满口仁义道德，满嘴的子曰诗云，到最后连豆浆和豆腐脑都分不清的穷酸大儒要强上一百倍。

随即，他真心实意地冲褚遂良拱手一拜：“褚司业言之有理，学生受教。”

褚遂良见罢，颇为满意地含笑看着郭业，说道：“哈哈，有感而发，有感而发罢了。你看看，说了这么一通，居然把正事儿给忘记了。”

当即，他冲郭业揉了揉手心，示意他坐下，问道：“郭业，你在国子监做

的一些事情，本司业多少也听说了一些。总体来说，你还是不错的。你可知道祭酒虞大人让你来找我，所为何事吗？”

郭业摇摇头，表示不知，不过还是补充了一句：“祭酒大人多少有些提及，说是有些事情要交代学生去办。”

“嗯，是的！”

褚遂良颌首应道：“是这么一回事，自从你们书学班的司马博士过世之后，书学班群龙无首，一直停课至今。而国子监中学官紧张，太学那边一共十个班，无论是学子还是博士、助教、直讲官，都是满编满员。不可能从太学那边抽调出多余的人来负责书学班。头疼哟~~”

太学班又分十班，这个郭业是知道的，分别是按照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个字来排序，暗合天干地支中的天干十字。

而之前被他们书学班打脸的太学生领袖萧廷，就是太学甲班的学生。

所以相比较而言，书学班就小猫小狗十来只，人数少得可怜。

不过他很好奇，褚遂良这个常务副校长跟他说这个干嘛？他郭业再是能耐，也只是个书学班学子，不可能替国子监来当这个书学班的班主任——国子监博士一职吧？

只听褚遂良又颇为苦涩地笑道：“呵呵，你也知道，书学班名声在外，无论虞世南老人在吏部那儿如何讨要博士人选，都无人敢来国子监述职，负责书学班的教学。真是，唉，一言难尽啊！”

悲剧了~

郭业脸上也泛起苦涩，褚遂良口中的名声在外绝对不是什么好词儿，换个说法就是臭名昭著啊！

书学班这群混蛋，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换做他郭业是吏部的主事，也不会把好人放进国子监中当博士，去管这群纨绔子弟。

这不是要把好人往火坑里推吗？

郭业一边暗恼书学班的名声臭气，羞于这群人为伍；一边又暗自窃喜书学班没有老师的话，是不是可以无限期放假？

突然，褚遂良冷不丁来了一句：“所幸！”

而后脸上泛起笑意道：“圣上听闻了此事之后，训斥了吏部的推诿不作为。居然亲自下旨调配了人选，来负责你们书学班的教学。真是皇恩浩荡，邀天之宠，实乃我国子监的荣耀啊！”

虾米？

郭业实难相信，李二陛下竟然亲自给书学班选派班主任？这动静闹得也忒大了吧？

“不过嘛……”

郭业这边还在震惊之余，褚遂良副校长又来神转折了，继续说道：“不过陛下给你们选派的这位博士也只是临时的，暂代司马博士一职而已。而且他亦是公务繁忙，不可能全天候来督促你们书学班学子。所以，本司业思前想后，必须替他，还有替你们国子监选出一名助教来。”

国子监助教，乃国子监博士的助手，专门负责点点花名册啊，做做学生心理工作之类的粗活。

如果将国子监博士比作班主任的话，那么国子监助教就是大学里头的辅



导员。

郭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口应了一声：“应该的，自然是应该的。”

在他看来，不给那位新来的博士配助教怎么能行？人家又不是全职，听意思就是兼职而已。

褚遂良依然点点嗯了一声，继续道：“这位助教虽然品衔不高，顶多是从七品，但是责任很艰巨啊！首先，要熟悉国子监，好配合协助新来的书学班博士；其次嘛，要年富力强，毕竟多数是跑腿的伙计；再次嘛，要对书学班以及对书学班的学子了解得极为透彻；最后一点至关重要，也是目前我们国子监最需要的……”

褚遂良说着有些嗓子冒烟儿，稍稍停顿了下，说道：“就是这位助教要在书学班中有一定的威望，不然如何降服得了那群不安分的猴子呢？”

“哦……”

郭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褚遂良分析得及时到位，特别是最后一点直接切中要害，正是如此。

他回应了一声之后，再抬头看了一眼褚遂良，见对方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再想到之前虞世南说有事情要交代自己去办，突然间——

他好似想到了什么，脸上顿现一阵惊恐之色……

倏地，

郭业抬起食指指着自己的鼻尖儿，目瞪口呆地惊叫道：“褚，司业大人，你说得那个助教，那啥，那啥，不会是我吧？”

## 第448章硬逼着上马

“正是！”

褚遂良笑意盈盈地颌首赞道：“一叶而知秋，一点即通明，还是虞祭酒慧眼识人啊！”

“啥？”

郭业听懂了褚遂良话中之意，惊喊一声罢，不由睁目结舌不敢相信地喊道：“司业大人，你是说乃是老虞头，哦不，是虞祭酒虞大人推荐的我，来任这书学班助教一职？”

褚遂良继续重重点头，算是肯定的回复了郭业的问题。

日啊，老虞头这是要搞什么鬼名堂？无端端地推荐我来出任这助教一职呢？

甭管这是好事坏事，郭业打心眼里一百个不愿意干。

一嘛自己已经已经是堂堂六品的监察御史，哪里会看得上这国子监助教这个从七品的文散官闲职；二嘛，助教助教，协助教授，只是一个跑跑腿打打下手的边角料，又不是什么要害部门的肥差，除非自己吃饱了撑得没事儿干，不然图啥呀？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随即，郭业立马摇头推诿道：“不行不行，学生何德何能，怎能出任这助教一职？司业大人还是另请高明吧！说句难听话，学生连写封家书都写不全乎的人，哪里能胜任这国子监助教一职啊？”

“哈哈……郭业太过自谦了。”褚遂良一副我知道你秘密的神情看着郭业，低声说道：“外人都说你不通文墨，一肚子草包，包括虞祭酒都说你学无术，不过本司业可是曾听宫里的顺公公提过，郭业作得一手好诗哟！”

说着，自顾吟道：“昔日衙役不足夸，今朝已是文武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吟毕，又是津津有味地赞道：“啧啧，好诗，好气魄，亦是好应景儿啊~~”

昂？

郭业清楚记得这是自己剽窃加篡改的孟郊《登科后》，而且貌似是当日郭业与顺公公等人第一次赴长安途中，夜宿在一处烽火台中时，围着篝火瞎咧咧的。

没成想，居然通过顺公公的嘴传到了褚遂良的耳中，这两人啥关系啊？

不过现在他可没心思去管两人到底什么关系，而是眼前褚遂良对他先入为主的想法已经让他满脑子的浆糊了。

他真想跟褚遂良坦白，大哥，我这是偷诗，我这是该诗，你较什么真儿啊？

听到褚遂良依然顾我地摇头晃脑，大赞好诗，郭业欲哭无泪，连死的心都有了。

我哪里是做得一手好诗啊？我这是囍得一手好死啊！

没辙儿，他只得又借用别的由头，继续推辞道：“司业大人，我只是个国子监的在业学子，并非吏部后补的官员，哪里有资格胜任助教一职啊？这不合规矩，也不合礼法啊，是不？你看……”

“哈哈，你岂止国子监学子那么简单啊？”

褚遂良再次无情击碎了郭业的侥幸，笑道：“莫非你忘了，你还是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啊。你堂堂六品监察御史，兼着国子监助教，只能说屈尊了你，又何来的不合礼法呢？至于你说的国子监学生兼任助教不合规矩，那更不成问题了。我朝虽未有过先例，但前隋国子监中就曾有过先例啊。再说了，书学班的学子，又有哪一个正经的学子呢？”

昂？

见着褚遂良又拿书学班那群混蛋说事儿，言下之意很清楚，这群败家玩意压根儿就是来当学生，而是来混吃等死混日子来的。既然如此，出了你郭业这么一个学子兼助教，又有何不可？

看这架势，褚遂良是要硬逼着自个儿上马就职不可啊。

褚遂良见郭业还这般犹犹豫豫，又说道：“年轻人，不要顾虑那么多。你的顾虑虞祭酒也曾考虑过，他跟本司业交代过一句话。”

郭业有些意兴阑珊地问道：“什么话？”

褚遂良颇为神情向往地说道：“虞祭酒曾言道，规矩是死的，人是活得嘛！”

我日……这老虞头！！

郭业差点没气得一口老血喷洒而出，能在此情此景上说出这话，虞世南这老东西就是个无赖，老无赖，跟名士大儒一毛钱的关系都不沾边。

话说到这份儿上，郭业纵是不想就任，也难了。

褚遂良又蛊惑道：“其实吧，这国子监助教一职虽非什么显赫职位，亦非是油腻肥差，但多少也有些好处的嘛！”

好嘛，硬逼着上马后又用员工福利来诱惑人了。

郭业眼皮子稍稍抬了一下，看着褚遂良。

褚遂良说道：“这国子监助教，吃住都在国子监，而且每月还能领上五两俸银，五斗米粮，如何？”

郭业没有吱声，不过嘴角鄙夷地神情显然在告诉褚遂良，切，谁稀罕！

褚遂良继续说道：“到了夏天，有冰敬；到了冬天，有炭敬，如何？”

冰敬就是类似于后世的高温补助费，炭敬嘛就是冬天到了送点木炭烤烤火或者按市价折合成些许银两。

郭业还是没有吱声，谁稀罕啊～

见着郭业还是不为所动，褚遂良最后只得说道：“你看哈，你作为国子监学子，十天只能休一天吧？但是你当上这个国子监助教就不同了。如果你们书学班那位博士不在国子监中，休不休假，还不是你这个助教说了算？”

褚遂良堂堂一个常务副校长，居然暗中怂恿班级辅导员随时可以跷课休假，节操当真碎了一地。

不过郭业听在耳中，却真是天大的福利。

这好处的确实惠，只要那位兼职的新来博士出了国子监去忙公务，书学班到底要不要上课，还不是他郭业一人说了算？

平日里要十天休一天，以后，这个休假就比较机动随意，全凭自己一心了。

为确保这个福利的真实有效，郭业顺嘴确认道：“当真？若新来的博士不在，当真由我一人说了算？祭酒大人，司业大人，还有那位卢主簿也不从中

阻拦？”

褚遂良见着郭业有此一问，脸上露出会心一笑，连连点头保证道：“放心，褚某好歹也是国子监司业，岂会做言而无信之事？”

“你保证？”

“本司业言之凿凿，岂会诓骗于你？”

“好，成交！”

“恭喜你，郭业。以后你不仅是国子监的学子，更是咱们国子监的助教了，书学班那些猴子，还要你多多看护监督才是啊！”

说罢，褚遂良已然抱起双手，嘱托起了郭业。

郭业颌首坦然受之，最后貌似才想起正经事儿来，径直问道：“对了，敢问司业大人，咱们那位新来的国子监博士姓甚名谁啊？为人如何？是否好相处？我可告诉你哈，我只是协助而已，可不给别人当什么三孙子，如果要伺候这个伺候那个，还是另请高明得了！”

见着郭业动不动就撂蹶子，褚遂良也是一阵郁闷，这哪里是下官给上官说话的口气啊。

不像话，不成体统！

但褚遂良也是没辙儿，貌似除了郭业，他还真找不出一个能够降伏书学班那群纨绔子弟的主儿来。

只得耐着性子回答起郭业的问题来：“那位新来的博士应该是在中书省任职，年纪也不算大，貌似还在地方任过职。听虞祭酒提过，此人并非什么桀骜不驯之辈，也算容易相处。至于姓甚名谁，褚某倒真的不清楚。唔……”

褚遂良微微仰头回忆了一番，好似想到了什么，说道：“哦对，此人好像姓马，至于叫什么，我就真的不记得了。”

“姓马？”

郭业暗暗翻起了白眼，这世上姓马的人多了去，马王爷还长了三只眼呢。

就在郭业暗暗吐槽之机，褚遂良指着院门方向，惊叫了一声：“咦，说曹操，曹操就到了，你看，他来了！”

郭业扭头朝着院门望去……

“敢问国子监司业褚大人居于此处否？在下来自中书省，奉陛下之命，前来国子监报道……”

一道消瘦的身影，一袭洗得发白的袍衫，孤身站在小小院门外朗声喊道。

此人，如寒冬腊月九天飘雪下的一株寒梅，傲然独立，存于世间！

## 第449章中书舍人马元举

是他??

是他!!!

莫名激动，郭业的心中泛起层层涟漪，荡漾在心间。眼眶中骤然升腾起磅礴雾气，打湿了眼角……

他就这么站着，看着来人一步一步走入院中，走向茅庐。他想要叫出来人的名字，嗓子眼儿愣是被什么东西给堵住似的，咿咿呀呀半天叫唤不出一个字眼来。

来人也注意到了站在茅庐中，神情激动久久盯着自己的郭业，脸色亦是不断来回变幻，诧异、激动、甚至有几分思念，五味杂陈，精彩至极。

不过那人强忍住了与郭业打招呼的念头，走到茅庐外头后不再看向郭业，而是冲着褚遂良拱手盈盈一拜道：

“中书舍人马周，奉陛下之命前来国子监报道。敢问当前可是褚遂良褚司业？”

中书舍人马周，

来人正是郭业昔日在陇西的同僚，功曹大人马周马元举！

听着马周自保姓名与官职，郭业心中不由一阵感慨，没成想分隔几年，马周还是马周，依然按照历史的轨迹，走上了中书舍人的位置。

中书舍人，六品文散官，专门在中书省负责抄抄写写起草一些政令，看似品衔不高，实则地位超然，在中书省中有着特殊的作用。

中书舍人，乃是一个跳板，一个通往大唐帝国权利核心枢纽的一个跳板。

能够走到中书舍人这个位置的，不是状元榜眼探花的功名，便是某个派系极力扶植的青壮力量。

大唐帝国的最高政务机构分为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辅助皇帝各司其职，处理政务。

中书省秉承君主意旨，掌管机要、发布政令的机构；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与政令，防止中书省阴奉阳违，私自篡改；而尚书省，泛指兵、礼、吏等六部，负责执行中书省发布的诏令。

各司其职，各有不同。

三省的智能功效堪比后世的国务院，至于马周的中书舍人一职，亦可以理解为国务院办公厅主任。

不过因为中书舍人一职职责繁重，一个人根本玩不转，所以朝廷一共设了六个中书舍人。故而，马周这个国务院办公厅主任并不是手拿把攥一人说了算，也得跟其他五人商量着来。

不过纵是如此，也是极尽显赫。

因为凡皇帝旨意、诏令，第一时间都要经过中书舍人的手进行起草或修缮，较之六部尚书还要早早知道帝国的政策。

就冲这一点，马周这个中书舍人想要不吃香都不行。

……

……

褚遂良见着马周这个皇帝跟前的小红人，居然如此谦恭有礼，大大出乎

他的意料。

自然，他也不敢仗着自己品衔比马周要来得高，就怠慢了人家。

随即赶忙起身冲马周拱手还礼道：“原来是马舍人啊，早就听过你的大名了，幸会幸会！”

说着，便急急延请马周入得茅庐中来，又将他和郭业彼此介绍了起来。

郭业一开始就发现了马周不打算在褚遂良面前，与自己相认。

他不认为是马周混好了就不理他这个昔日朋友了，显然对方有着自己的用意，或难处吧。

继而他也是装起一副不认识马周的样子，平复了心情，与马周重新认识了一番。

当着马周的面，褚遂良又将郭业出任书学班助教一事说与了马周听。

尽管马周脸上仍是一副不咸不淡，雷动不惊的神情，但郭业还是发现了对方嘴角那一弯弧起，显然对方是忍俊不禁想笑出声儿来。

尼玛的，郭业暗暗腹诽了一声，想笑就笑呗，装什么装？哥们出任助教，协助你督导书学班，很好笑，很掉价吗？

接着，褚遂良又跟马周介绍起书学班之中的情况，并将司马博士平日应做之事与之交接了一番。

从头到尾，就是褚遂良一个人在滔滔不绝说这话，马周没有过多的赘言，不是“了解了解”，便是“知晓知晓”。

显然，他在来国子监之前已经做足了功课，知道国子监博士的职责所在。

然而，郭业亦是旁静坐，从未插过只言片语。除了听两人的对话外，就光看着马周了。

看着这厮的那惜字如金的模样，油然间，他又找到了久违的熟悉，还是一如既往的清高孤傲啊。

待得马周与褚遂良谈罢，马周突然站起身来告辞道：“褚司业，若没其他事，马某就先行告辞了。今日中书省还有几份政令要草拟，马某还得赶回去。”

“啊？”

褚遂良听闻也站起身来，本想着张罗马周吃顿饭啥的，但一听人家都说要有公务要忙，就不再挽留。

笑意满满地说道：“那好，既然马舍人要赶回中书省，那自然是公事为先，褚某就不多做挽留了。好走，好走……”

说着，就要放下从五品国子监司业的架子，送马周这个皇帝跟前小红人出小院。

马周谦恭地拒绝褚遂良相送，阻拦道：“褚司业请留步，马某人知道回去的路，留步，留步。”

转身间，马周又冲郭业挤了两下眉毛，眨巴了三下眼睛，看似做鬼脸，实则在示意着郭业什么。

郭业立马醒悟，径直站起身来，冲褚遂良喊道：“司业大人，学生正要回书学班去。要不，就由我替司业大人送马舍人吧。”

褚遂良一见郭业如此机警会来事儿，自然很是满意地颌首赞道：“如此甚好，那你就替褚某送马舍人出院吧，哈哈……”

话音落罢，马周在前，郭业在后，相继离开茅庐，绕过院中几垄地出了褚遂良的农家小院。

出了院后，两人很是默契地缄口不言，彼此没有说过一句话。

约莫走了好长一段路，将褚遂良的住处甩得远远，郭业张望着脑袋四下打量了一番，确定附近无人之后。

突然，

停住了脚步，一把将马周的衣袖拉扯住，跳脚数落道：“好你个马元举，现在春风得意了，就不认旧友了，是吧？要知道，咱俩当年可是一起扛过枪，一起杀过敌，更是一起嫖过娼，咋的？翻脸不认人了是不？”

“扯淡！”

马周马元举听着郭业嗷嗷乱叫，亦是立马停驻脚步，呵斥郭业道：“少满嘴喷粪，我马元举何时跟你嫖过娼了？有辱斯文，有辱斯文！”

“哈哈……”

郭业被马元举一脸正经地模样逗乐，不由畅笑道：“终于肯跟我说话了哈？你这个老骡驴，不给你下点猛料，估摸着会一直装作不认识我吧？”

“哼。”马元举将攥在郭业手心的衣襟拉扯了回来，捋了捋，啐道，“时隔三年，你怎得还一副不学无术的样儿？真不知道你这六品的监察御史是怎么升上来的，唉……”

郭业一听马元举最后一句话，心里没来由的一热，讶异道：“咦，你咋知道我已经是六品监察御史了？莫非你这头老骡驴一直关注着我？”

“呸，谁关注你了？”

马元举嘴硬如石，将郭业的臭美击碎到底，不过他的表情还是出卖了他，脸上已然浮现出了几分时隔多年，老友重聚的喜悦与激动。

这一切，郭业尽收眼底，自顾嘟囔了一句：“你个嘴硬心软的老骡驴，这么多年还这样，你既然时刻都关注我，咋不来找我呢？哪怕给我来封书信也成啊。死要面子活受罪！”

按照史书记载，马元举当年来到长安赴考，因为某些原因没能名列进士三榜，最后名落孙山。很长一段时间，落魄至极，到了连三餐都不继的地步。

若非他家娘子患了重病没钱医治，马元举也不可能放低心中那股傲气，屈就给中郎将常何当门客。

纵是马元举在常何家中当门客，机缘巧合之下，进入了李二陛下的视线，得了李二陛下的宠信与重用，青云直上。

但是，马元举这些年遭的罪受的苦，绝非普通人可以想象的。

郭业自然知道马元举这些的苦，不由有些气闷地呵斥道：“你个老骡驴，就是不拿我郭业当朋友。朋友是干嘛使得？就是你过得好的时候，我不在你的身边；你过得不好的时候，我偏偏出现在你的身边。这就叫朋友。哼~！”

马元举听着郭业的话，亦是一股久违的熟悉感浮上心头，鼻头有些发酸，叹道：“我不是抹不开面儿来找你吗？当年你让秀秀给我娘子送银子，我也是出了蜀中后才知道的。谁知来到长安后，居然发现盘缠银子被人趁夜摸了。我还有啥脸面来找你救济啊？罢了，罢了，总算是苦尽甘来，一切都好了。”

盘缠丢了？

郭业无奈地摇了摇头，历史轨迹就是历史轨迹啊，原来这才是导致马元举没有名列进士三榜的真正原因啊。

来到长安，兜里没银子，吃饭住宿都成问题了，还有什么银子孝敬座师？还考个屁的功名？

唉，时也命也！

不过马元举的这番机遇恰恰也应证了一句话，正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正如马元举所说，一切都已经结束，如今已是苦尽甘来。

就冲这个，郭业也为马元举感到开心。

随即，他再次拉起马元举的胳膊，雀跃道：“今天咱们老友重聚，值得浮上一大白。走着，去我府上，咱们今天来个一醉方休。”

不过任凭郭业如何生拉硬拽马元举，对方愣是不挪步，反而脸色严谨地低声问了一句郭业道：“你对国子监熟悉，这里有没有什么偏僻寂静的地方？我有话要跟你说？”

郭业看着马元举神秘秘，一副半夜摸进人家院里偷鸡贼的样子，不由奇道：“干啥？走着，去我家喝酒去。其他事情，今天统统放一边。”

马元举显然不想和郭业在这儿多做解释，又催促了一句：“喝酒以后有的是时间，我问你，到底有没有偏僻机密之地？”

郭业看着这老犟驴一脸严肃地样子，貌似不是闹着玩，只得点头应道：“有，你跟我来！”

说着，抬腿向前走了几步，而后拐了个弯朝着之前与虞世南会面的那片竹林走去。

整个国子监中，也就那个地方清静，没什么闲杂人。



## 第450章替陛下分忧而来

郭业领着马元举进了国子监的那片竹林中，不过没有去往小桥流水精竹舍的那片区域，而是来到一处人迹罕至的灌木丛旁。

因为没什么人来过，所以此处灌木丛生，杂草横生，倒也不失为一个隐蔽之地。

郭业在附近寻了一块空地，搬来两块大石充作石墩，与马元举两人先后坐了下来。

坐罢，郭业才急急催道：“神神叨叨的，你想说啥啊？还得挑这么一个鸟都不拉屎的偏僻之地？”

马元举也是颇为诧异，国子监中竟然还有这么大一片茂密的竹林，端得是个闲玩散心的好去处。

听着郭业催问，他整理思绪一番后，没好气地说道：“让你找偏僻的地方，自然是要跟你说一些不能被外人所知道的话。你倒是找了个好去处！”

郭业乍听，顿时来了精神，讶异喊道：“不能被外人所知道的话？”

立马，他又想到马元举如今乃是中书省负责草拟诏令和圣谕旨意的中书舍人，掌握着大唐权利核心的第一手消息与资料。

莫非……

随即，郭业心中八卦之火熊熊燃烧，哇哇叫道：“快说，是不是有什么内幕消息要爆料？莫非是当今圣上又有什么大的政令要颁布来着？快，说来听听……”

不过，得到的只是马元举一个鄙夷眼神的回应。

继而马元举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啐道：“中书省何等的机密之地，圣上的旨意，朝廷的政令岂能容我随口瞎诌，岂能这般儿戏？好了，言归正传，你知道我此番来国子监是为何而来吗？”

郭业刚才也只是开开玩笑罢了，马元举的性子他怎会不了解？能说的，他肯定会说；不能说的，你纵是拿刀子架在他脖子上，拿铁锹撬开他的嘴巴，他都不会说一个字儿。

不然，也枉称老骡驴了。

听着马元举的问话，郭业亦是好笑，调侃道：“我年轻力壮耳朵也不背，当然知道你到国子监干嘛来得。褚司业不是说了吗？你乃奉陛下之命前来国子监暂时替代司马博士，督导书学班一干子弟。”

马元举先点了点头，而后又摇了摇头，说道：“是，也不是。奉陛下旨意前来国子监暂代博士一职不假。不过，却不是陛下强逼着我来，而是我毛遂自荐来国子监中暂代博士一职的。”

“啥？”

郭业瞪大了眼珠子望着马元举，好像在说你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吧？放着正儿八经的中书舍人不好好干，放着好好的金光大道不去走，非来国子监这里耽误功夫瞎折腾。

马元举多少也猜出了郭业的心思，笑意盈盈地抬手一指郭业，语不惊人死不休地说道：“而且我毛遂自荐来国子监暂代博士一职，恰恰还是因为你小子就在国子监中。若非你不在国子监中，我马周还真不愿意出这个头。”

“什么乱七八糟的？”

郭业越听越是一脸茫然，摇头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都把我绕糊涂了！”

马元举哈哈一笑，奚落道：“也有你小子糊涂的时候啊？你不是鬼精鬼精的吗？”

“切，少来。你这番话，是个正经人都能被你绕糊涂了。”郭业稍稍反击了一嘴，催道，“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难道你来国子监暂代博士，教授书学班一事，远非事情表面那么简单？”

说到这儿，郭业仿佛摸到了几分头绪，试问道：“还是说，另有隐衷？”

话音一落，马周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赞道：“不错，脑袋瓜子还是一如既往的机灵，与在陇西一般无二。看来来到长安这个花花世界中，整日与书学班这群纨绔子弟的吃喝玩乐厮混一气，还没将你腐蚀烂透，还没让你的脑袋瓜生了锈，转不动轴。”

日，听着马周这番似赞似贬的话，郭业立马白眼相向，心道，你丫才脑袋瓜生了锈，转不动轴呢。老马这话说得怎么当日苏定方说得一样一样儿。

随即，有些不痛快地嚷嚷道：“马元举，这刚一见面你就奚落上了，不带你这样不仗义的啊？赶紧的，别云里雾里故弄玄虚，咱有事说事，成不？”

马元举见着郭业这小子的痞性又发作了，也不再调侃，略略点头之后，正襟危坐地说道：“确切地说，我毛遂自荐来国子监中，乃是替陛下分忧而来。”

替李二陛下分忧？

郭业就纳闷了，这是分的哪门子忧？他绝不相信李二陛下为因为国子监书学班没了授课的博士，而感到忧虑。

显然此忧非彼忧！

继而，他问道：“莫非陛下这个忧，还跟我们书学班扯上莫大的关系不成？”

“然也！”

马元举颌首肯定郭业的猜疑，继续说道：“你曾在西川做过小都护，你可知道咱们大唐的邻国吐蕃？”

吐蕃？郭业自然知道，而且知道的很清楚，继而连番点头继续听着马元举的后话。

马元举又问：“那你可知道如今吐蕃国的国主是谁？哦，按照吐蕃人的叫法，应该是吐蕃国的赞普乃是何人？”

郭业怎么可能不知道，大大咧咧地回道：“不就是松赞干布吗？”

“不错不错，看来你在坐镇西川的那些日子没有荒废。正是松赞干布。”马元举说道，“据说，此人年纪轻轻便接了他父亲的赞普之位，而且是一位精明能干，颇有远见卓识、雄才伟略的有为之君。此人继位不久便统一了吐蕃国内的各方势力，而且这些年励精图治，吐蕃国已然具备了强国的厚实基础，被吐蕃国内誉为吐蕃百年难得一见的‘明君’。”

听着马元举不吝溢美之词的评价松赞干布，郭业也是极为赞同，没错，松赞干布的确是雄才伟略，吐蕃国百年难得一见的明君。

不过他也暗暗补充了一句，这位年轻的吐蕃国主也是一位百年难得一见的狼子野心之辈，自打这小子继位赞普以来，就没少惦记过咱们大唐肥沃的疆土与富饶的物产。

不过郭业觉得马元举这貌似有点跑题了，吐蕃国王松赞干布再怎么牛逼闪闪带火花，跟他马元举来国子监任职博士有毛的关系？跟他郭业更是风牛马不相及也。

随即，他打岔提醒道：“咳咳……那啥，老马，你不是说你来国子监是替陛下分忧来的吗？咱们先说一说陛下的忧吧，成不？”

“别打岔，混账小子！”

马元举喝骂了一声郭业，继续说道：“我这不正说着的吗？松赞干布自任吐蕃国主以来，一直想与我大唐修好缔结盟约，一直想来长安拜见吾皇，可是因为吐蕃国内的诸多问题，他迟迟未能如愿。这不，半个月后，他派出的使者便会抵达长安，前来面见我大唐天可汗陛下。且代表吐蕃国主松赞干布，与我大唐缔结两国盟约，同气连枝，共修万世之好！”

昂？

郭业下意识地惊呼了一声：“吐蕃派遣使者来我大唐结盟？”

郭业总感觉吐蕃国这个举动有些怪怪的，但是一时间又说不出哪里出了问题。

反正，就是觉着别扭。

突然，他又猛然想起正事儿来，急道：“我说马元举你也忒啰里吧嗦了吧？怎么扯着扯着，又跑题了？这吐蕃国派遣使者来我大唐，跟你来国子监任教有一文钱的关系吗？跟我郭业，跟我们书学班，更是八竿子都打不着吧？”

“又打岔！！！”

马元举颇为怨恨地骂道：“你怎么就改不了猴急猴急的毛病呢？多年丁忧在家，怎得半点都不见你稳重起来？我这话不是还没说完吗？”

“得，你甭说了，你这么啰里吧嗦的，就是说到天亮也说不到正题。”郭业也是嘴巴厉害半点不饶人，还嘴道，“你尽说些不着边际，一文钱关系都没有的话。甭说吐蕃使者访唐，就是他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来长安，跟我，跟书学班，都没有关系，是不？赶紧的，切入正题来~”

“怎么没关系？”马元举也是被郭业气得抖落袖子狠狠一拂袖，喊道，“我告诉你，这次吐蕃使者访唐，正是陛下的忧虑所在。这不仅跟我，跟你，还是跟你们书学班，都关系大了去！”

“那你倒是说啊，我的马大人，急死个人哩……”

郭业已然急咧咧地站起身来，大声叫嚷道。

## 第451章吐蕃少年天才团

马元举见郭业毛躁起来，也不再铺垫，直接切进主题道：“因为这次吐蕃使者访唐并非是一个人而来，而是……”

“废话，使者访唐肯定是率团访问，简称使团呗！”

郭业又打断了马元举的话。

这下马元举也急了，刚坐回大石头上的屁股猛然撅了起来，好似要拂袖而去的样子，喝骂道：“你再打岔，随意断我说话，我可走了。”

“好，好，好，你牛逼。”郭业举起双手讨饶，腆笑道，“我这不也是干着急嘛？得，我不说话了，我闭嘴，我竖起耳朵专心听讲，这总行了吧？”

“哼！”

马元举冷哼了一声，脸色稍稍缓和，接着说道：“没错，此番吐蕃使者前来正是率着使团而来，而且规模阵容不小，若连随行扈从与侍卫算起来，约莫一千来人。”

“嘶……”

郭业没有再说话打断马元举，但是却狠狠抽了一口冷风，居然带了一千多人，这些吐蕃人是不是在吐蕃饿疯了，想跑我们大唐来蹭饭啊？奶奶的，这一蹭就带着一千多人来蹭，好不要脸。

显然，马元举也是对这一千多人的使团规模略有感慨，自顾苦笑了一下，继续说道：“这一千多人访唐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毕竟吐蕃国气候严寒，土地贫瘠，没见过我大唐的富饶美丽，这么多人来长安见识世面也可以理解。关键这一千多人中有一个十人团，令人头疼哟！”

十人团？什么玩意？

郭业疑惑地望着马元举，还是忍住疑问不插嘴。

很快，马元举无需郭业发问，他又自顾说解释疑道：“这十人团，乃是吐蕃王公大臣的孩子，年龄约莫都在十六七岁，自幼便接受我们汉家文化的熏陶与教导，算是吐蕃国中比较优秀的年轻一辈。这十人团的首领，正是多赤罗，啧啧，阵容不小啊！”

郭业听着马元举这解释，就有点意思了。

先是王公大臣家的孩子，再是精通汉文化的吐蕃年轻一辈，怎么听着这十人团有点少年天才班的赶脚呢？

而且听这意思，好像并非来长安瞻仰一下大唐帝都繁华那么简单，相反，有点儿砸场子的味道呢？

特别是，十人团的首领多赤罗是谁？怎么听着马元举的口吻，还感慨颇多呢？

马元举这边讲完之后便不再说话，而是怔怔看着郭业貌似沉思般的发呆，约莫过了许久也不见郭业开口说话。

随即问道：“怎么？你就没什么东西要问我的吗？”

“靠！”

憋了一嗓子眼话的郭业忍不住爆了个粗口，骂骂咧咧道：“不是你让我不要说话的吗？”

“你……”

马元举被郭业这个回答给呛到了，一时间居然找不到话来反驳郭业。

这小子，真是让人闹心。跟他说话，不仅能累死个人，还能呛死个人。不过马元举还是极力保持了自己的淡定，说道：“讲完了，你问吧。”

郭业如蒙大赦，总算是能开口说话了，差点没把哥们憋出屎尿来。开口第一句便问道：“这多赤罗是什么人？怎么听你那语气，这小子好像来头很大，本事不小的样子呢？”

马元举轻轻摇头，叹道：“岂止是来头很大，本事不小啊？他是来头极大，本事也是极大啊。多赤罗乃是当今吐蕃国王松赞干布的幼弟，年仅十七，却已经是响誉整个吐蕃国的才子。他不仅能说吐蕃语，汉语，西域诸国的语言，还精通我汉家文化，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无一不精。在吐蕃国，多赤罗这个吐蕃小王爷，绝对是文曲星一般的存在。”

说到这里，马元举脸上都有些黯然失色，苦笑问道：“你知道吐蕃民间流传了一句什么话吗？”

郭业早已被多赤罗这个十七岁小伙子的传奇震惊了，下意识地摇摇头，问道：“什么话？”

马元举缓缓说道：“吐蕃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上天赋予了松赞干布无上的权力，却赐予了多赤罗无尽的才华。”

我了个去，这么牛逼？

郭业怎么听怎么都觉得，这多赤罗就是个少年天才，而且还是那种才华横溢的少年天才。

不过他还是有些不可置信，甚至不服气地说道：“无尽的才华？老马，吐蕃人也太能装逼了吧？再这么说，咱们也是泱泱大唐，人才济济。每逢长安会考总有那么几个才华横溢之辈，状元之才，比起这多赤罗也不会差吧？夸大其词了，绝对是夸大其词了，会不会是吐蕃人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造声势，随意造出这么一个少年天才来？”

在郭业的眼中，吐蕃人这就是典型的造星计划，就跟汉人最喜欢的造神计划如出一辙。

马元举摇摇头否定了郭业的这个猜测，说道：“少年天才又有何奇怪？甘罗十二便拜相，何况这多赤罗已然十七岁矣。反正多赤罗此番领着吐蕃的十人少年团已经跟着使团走在途中了，是不是夸大其词，到时候你一试便知！”

“试试就~”郭业死鸭子嘴硬，哼道，“我倒要看看这怪物一般的天才到底是不是真材实料。不对，等会儿，等会儿！”

郭业回味过来马元举的话中意思，急忙惊叫道：“什么意思？什么叫我到时候一试便知？他们吐蕃少年天才团来我们大唐，跟我有屁的关系？”

“关系大了去！”

马元举还是用这句话来回应了郭业，说道：“多赤罗是什么人？吐蕃赞普的幼弟，在我们大唐来讲，他就是真真正正的小王爷。而他那十人团都是些什么身份？皆是吐蕃王公贵族的子孙，都是非富即贵之少年郎。你以为他们来长安真是欣赏大唐帝都的繁华吗？”

郭业问道：“难道还是到我们大唐挑衅来的？”

马元举道：“没错，确切的说，应该是切磋交流而来。而且人家已经指名道姓了，此番前来长安，就是来会一会长安国子监的贵族子弟。而整个国子监中，真正能称得上贵族子弟的又在哪里？不就在你们书学班中吗？”

卧槽儿！

郭业眉毛一挑，暗暗惊道，这些吐蕃少年郎也真够怪的，找人交流切磋本事又不是找媳妇找老公，还非要门当户对？

吐蕃小王爷领着吐蕃贵族子弟，挑战长安的贵族子弟，书学班的纨绔？而书学班里都是些什么货色？不是酒囊饭袋，就是好色之徒。

这群吐蕃小崽子说好听点就是找门当户对，找差不多身份家世的人做对手；说难听点，这他妈就是专挑软柿子捏啊！

无耻，真无耻啊！

难怪李二陛下要担忧了，如果书学班这群货色对上这群吐蕃少年天才，那只有完败的份儿。

到时候长安贵族圈的脸面往哪儿搁？朝廷的颜面，大唐的国体又往哪儿放？

往高了说，这就是吐蕃年轻一辈跟大唐帝国年轻一辈的较量。再往上升华，可就是吐蕃国与大唐帝国的面子问题了。

如果书学班这群败家玩意，被吐蕃这群少年天才完虐，那号称天可汗的李二陛下，又往哪儿去存放他那个自诩高人一等的脸面？

难怪他要担忧了，谁让长安的官二代们狗肉上不了大台面，如此的不争气呢？

但是，这跟马元举毛遂自荐来国子监任职有必然的联系吗？难道马周还有信心在短短半个月间，将这群纨绔子弟们统统培训成四书五经，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的人才？

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这话说出去，连鬼都不信，更别说活人了。

突然，他想到马元举刚才还说来着，因为自己也在书学班，他才毛遂自荐来着。

这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自己是有一肚子的剽窃诗词，但那也是狗肉上不了席，剽窃的东西始终不是自己的，暂时应付下场面还行，真刀真枪拼上了，哪里有人家现场发挥的好？

郭业脑中一阵混乱，只听马元举说道：“这不，听闻你在书学班中，我才毛遂自荐主动替陛下分忧来着。我是知道你小子虽不学无术，却是心中有术啊。一肚子的男盗女娼之外，还有一肚子的歪招怪招和邪招。有你在，我是大大放心了。”

“什么？”

郭业诧异喊道：“别别别，你可别大大地放心。老马，你可太他妈抬举我了。这事儿，我干不了，你另请高明吧。这可不是说随便出了阴损招就能应付了事的，事关两国的颜面，人家肯定是准备充足而来，不是我郭业所能对付。”

对于马元举的高帽，郭业敬谢不敏，连忙推辞起来。让他跟多赤罗这种吐蕃家喻户晓的天才博弈，让他带着书学班那群草包和吐蕃那十人少年天才团比拼，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马元举见着郭业拒绝，脸色陡然转暗，苦涩地笑道：“你再推辞也没用了，我已经跟陛下信誓旦旦地保证，若君辱，则臣死！”

郭业不解，问道：“啥意思？”

马元举久久看着郭业，一副毅然决然慷慨赴死的神情，沉声说道：“意思很简单，只要书学班败在多赤罗率领的十人团手中，那吐蕃番外之国明显胜

我们大唐一头，则会令大唐颜面尽失。陛下作为一国之君，岂不受辱？那么结果只有一个，便是我马元举办事不力，愿意引颈自戮，为陛下保存一丝天可汗的尊严！”

我靠，这是立军令状啊！

君前无戏言，马元举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倏地，郭业喝骂道：“马元举，你是疯了吧？你说你图什么呢？我看你八成是失心疯了，要替陛下分忧，也不是你这么个分忧法啊！”

对于郭业的痛骂，马元举没有一丝的懊恼之意，相反脸上又浮现出几分愧意，低声道：“在陛下面前，我不仅为我自己表态，亦将你带进去了。郭业，如果此事办砸了，不单单是我一人，就连你也……”

日你个仙人板板呀！

砰！

郭业顿时跳脚起来，上前一把握马元举胸前的衣襟，撒泼急眼嚷嚷道：

“姓马的，你什么意思？你自己曝死还要带上我？我草，有你这么当朋友的吗？你就坑爹吧！！！”

## 第452章荒唐的比赛

“莫恼，莫恼，怎得如此毛毛躁躁？你如今好歹亦是堂堂的御史台监察御史。”

郭小哥这暴脾气一上来，马元举也是有些慌乱，只得连忙安抚说道：“你这话说得就有失偏颇了，怎么能说是马某人坑害朋友呢？你莫要忘了，此事若是办成了，也是好处多多，裨益多多啊，郭业！”

“你少他妈忽悠我！！”

郭业现在怎么看马元举怎么讨厌，奶奶的，刚一见面就给哥们挖了这么大一个坑，挖坑还不止，关键是这坑还是万丈深渊，一头猛扎进去便是死无葬身之地。

在他看来，书学班这群纨绔子弟，都是些吃喝玩乐的败家玩意，要想赢那个劳什子吐蕃少年天才团，这比让公鸡下蛋还要难。

甭说稳赢对方，就连侥幸的机会都没有。

到时候输了比试，李二陛下龙颜大怒，谁都吃不了兜着走。

越想越气，郭业怒喊道：“你都将吐蕃那个小王爷多赤罗，还有那个扯犊子的少年天才十人团说得那般厉害，还比个屁啊？书学班稳输，输定了！到时候陛下失了颜面，迁怒我等，甭说好处与裨益，你我等着吃瓜烙吧！”

喊罢，郭业不悦的脸色有些潮红，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显然即便骂了马元举一通，还是难泄心头之气。

马元举倒是不急不慢起来，好似郭业此番的激动尽在他的预料之中一般。

只见马元举缓缓坐回石墩上，有点小鄙视地瞥了一眼郭业，哼道：“你何时见我马元举做过没有把握之事？”

昂？

郭业听着对方冷不丁的一句话，心道，看你这老骡驴还一副无所在乎的样子，难道你还有必胜的把握不成？

短短一句话，成功将郭业的躁狂转移降温，亦冷静地坐回大石头上，静静听着马元举的后话。

只听马元举说道：“你连多赤罗率吐蕃十人团来长安比试什么都不知道，又何来的必败一说呢？”

郭业回道：“还能比试什么？你既然都说了，这位吐蕃小王爷精通我们汉人的诗词歌赋，四书五经，而且他们那个十人团钻研的乃是我汉家文化。那肯定比试的就是斗斗诗，对对联子呗。难不成还跑长安来和我们斗鸡斗狗不成？”

“嗨，你还真说对了！”马元举突然大叫一声，道，“他们此番前来，还真是来找国子监的书学班斗狗来的。不然，你觉得单单是斗诗对对子，我会来找你帮忙？”

言罢，又是一脸赤裸裸的鄙夷之色看着郭业。很明显，从马元举的口气和神情中，郭业听懂了，看明白了，这厮这是在讥讽自己不学无术，胸无点墨，是个一肚子草包的货色。

奶奶的，被人看扁的感觉当真不爽！

不过现在他无暇和马元举再斗嘴置气，更多的是关心吐蕃小王爷多赤罗



这次带人来长安，居然是来斗狗的！

斗狗啊，你妹的，纨绔的专长就是遛狗斗鸡，这个吐蕃小王爷这是要干嘛？

难道真的要来一场吐蕃纨绔与大唐纨绔之间的对决吗？

马元举见郭业居然出奇的没有顶嘴，反而发起了呆，只得继续说道：“他们此番前来长安斗狗，看似有些儿戏，甚至荒唐有辱斯文。可这毕竟关系到两国的颜面，我大唐岂能轻易言输？我看着陛下为此事伤神，又想到你小子平日就擅长偷鸡摸狗的把戏，这才冒头应承了下来此事，替陛下分忧来着。”

“我草，怎么说话呢？”

郭业听完马元举的话，冷静下来还没几个放屁的功夫，又不痛快了，哼声道：“谁擅长偷鸡摸狗的把戏了？姓马的，不带你这么侮辱人的。我又是偷鸡摸狗之辈，你丫就是个一肚子男盗女娼的老混蛋！”

郭业的毒舌，自认第二，没人敢认第一。

马元举听罢也是一阵头皮发麻，暗暗为自己刚才说出心里话而感到懊悔，又是连连安抚道：“别急别急，刚才实属口误，口误啊！”

安抚几句，马元举转移话题道：“你想想看，我大唐的国力远胜吐蕃国，唯独稀缺战马，吐蕃人压我们一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你当真以为那个吐蕃多赤罗来斗狗纯属贪玩好胜吗？这明显出自他的兄长松赞干布之手笔，是想借着此番斗狗大赛连提醒，甚至羞辱我们！”

郭业马上警醒过来，道：“你是说，吐蕃人想告诉我们，吐蕃国不仅战马比我们大唐要强，就连他们的吐蕃狗都比我们大唐要厉害，是这意思不？”

马元举点头应道：“没错，正是此意！”

猜出了吐蕃人的真正用意，郭业也是一脸愤慨，哼道：“我靠，真是欺人太甚！难道吐蕃国主松赞干布就不怕惹怒了我们大唐皇帝，派兵攻打吐蕃国，灭了丫挺狗日的？”

“两国之间，牵扯的东西太多，哪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马元举摇摇头，说道，“再说了，如果因为一个斗狗比赛，陛下就恼羞成怒派兵攻打吐蕃国，这让我们大唐的其他邻国如何看待？泱泱大唐，礼仪之邦，陛下尊称天可汗，难道这点容人之量都没有？”

靠，听着马元举这个解释，郭业又是翻了翻白眼，这边又不想输了比试丢面子，那边又死要面子装大佬，李二陛下当真不是一般的爱面子。

还泱泱大国，礼仪之邦，难道满朝文武都不懂弱国无邦交的浅显道理吗？就一句话，不服就开干，打呗！

搞这么多虚头八脑不实惠的玩意，真心不知道咋想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吐蕃人的战马比大唐的战马强，这是事实。

但是吐蕃狗也厉害啊，藏獒的凶残彪悍好勇斗狠，那可是出了名的！

想到这儿，郭业不由问道：“此番吐蕃使团带了多少藏獒过来？”

“藏獒？”

郭业稍稍一迟疑，立马明白了过来，问道：“你是说吐蕃原产的番狗——雪山狮子吧？咦，你连这个都知晓？看来我这次真没找错人，你小子的确有些本事。”

郭业听着马元举这话，醒悟过来，藏獒只是后世的一个泛称，现如今可不叫藏獒，唐人称之为番狗，吐蕃人尊称为雪山狮子，而吐蕃喇嘛则是爱称

为守护神犬。

见着马元举又给自己戴起高帽了，郭业自动左耳进右耳出，问道：“说正经的，他们这次带来多少只雪山狮子？我跟你说，雪山狮子体格庞大，生性凶残好斗，可不是咱们大唐的狗所能拼杀的。这比赛，我还是那句话，悬了！”

马元举心中暗道，废话，稳赢还找你干嘛？就因为悬了，才找你这个满脑子阴损招儿的小子帮衬。

随即说道：“他们已经在途中，估摸着也有十头左右吧。如何一个斗狗法，还得吐蕃使团进了长安，商榷下来才知晓。不过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办法替我们大唐赢得这场斗狗大赛的，对吧？”

很明显，马元举的这句话又遭来郭业的一记白眼，哼道：“你咋知道？”

“呵呵。”马元举也是自动无视郭业的白眼，笑道，“因为自打马某认识你郭业以来，见你小子闯过大大小小不少阵仗，就未曾见你输过一次。每每到紧要关头，你小子总有反败为胜，翻盘定局的惊艳一笔。”

“呃……”

今天马元举的好话当真听了不少，不过在郭业听来，就这句话最为中听，说得自己就是个福将似的。

看着马元举一脸的期冀之色，郭业长叹一息，摇头苦笑道：“姓马的，你个坑爹的货色，你觉得我还有选择的余地吗？皇帝面前你个老骡驴都拉着我立下军令状，你活够了，我还没活够呢？”

马元举闻言，顿时笑如夏花，惊喜道：“这么说，你是同意帮我一把了？”

“唉！”

郭业嘟囔了一句：“帮你，还不是帮我自己吗？靠，真是没看老黄历，出门遇损友，平添给自己惹了这么一桩麻烦上身！”

马元举多少有些惭愧，鼓励道：“郭业，不要这么悲观嘛！即便马某没有拉扯你掺和此事，身为大唐的一份子，身为朝廷的官员，身为国子监的学子，你也有义务尽上一份力，是不？此番国难大头，你郭业更应当仁不让站出来嘛！”

去你姥姥的国难大头，郭业顿时一阵语噎，一个斗狗比赛竟然让马元举升华到这种高度，几年不见，居然巧舌如簧若斯了。

郭业真想痛骂一句，狗屁的国难当头，老子今天遇上你，才是真正的大难临头。

斗狗斗狗，一个不留神输掉，轻则乌纱难保，重则脑袋落地，你个坑爹货。

突然，他好像想起刚才马元举说得一句话，赶忙问道：“对了，你刚才说什么来着？赢了比赛，好处多多，裨益多多？”

“呃……是极是极！”

马元举连连点头，说道：“那是当然，那是当然，不过现在还不到说出来的时候。趁吐蕃使团还有半个月才到长安，你现在应该第一时间去物色好狗，准备与之比斗，是不？一心不能二用，你可不能分心，先专心备赛迎接吐蕃使团的到来吧！”

说着，自顾起身看了看天色，呢喃一句：“眼瞅着又快到晌午时辰了，我

得赶回中书省，还有些紧急公务要去处理。”

说完，居然连招呼都不打一声，拔腿就匆忙跑出了灌木丛中，朝着国子监的大门方向奔去。

郭业被马元举这撒丫子一跑打了个措手不及，当他反应过来，这厮已经跑远。

无奈，他只得望马兴叹，随地抓起地上一把土坷垃，冲着马元举跑远的方向狠狠扔去，跳脚咒骂：“你个老犟驴，去你奶的，回头再找你丫算账，有你好看的时候！”

## 第453章宣布，无限期放假

马元举拔腿撒丫子就跑，匆忙离去，有点落荒而逃的味道。

郭业望着马元举的背影一阵唾骂，狗日的，不仗义。

骂了几嗓子发了一通邪火后，蔫了吧唧耷拉着脑袋朝书学班的方向回去。

不怪他蔫了吧唧跟斗败的公鸡似的，委实是他一时间真的想不出招儿来对付吐蕃人引以为傲的藏獒，即雪山狮子。

满脑子捉急没辙儿，他又从哪里来的底气雄赳赳气昂昂，斗志昂扬回返书学班呢？

郭业一进书学班课室中，本来还闹哄哄貌似扯旗造反般的纨绔子弟们顿时鸦雀无声静了下来。

一个个见着郭二哥意兴阑珊，不吭一声儿的模样，暗暗琢磨，二哥这是咋地啦？

郭业的第一狗腿子魏叔玉护主心切，嗖的一下窜到郭业身边，低声关切地问道：“二哥，怎了？是不是被虞祭酒训斥了？”

魏叔玉前脚刚到问完话，房遗爱 and 杜荷两人亦是后脚跟屁颠屁颠跑来，杜荷出言安慰道：

“二哥，甭往心里去，你就当做耳旁风，左耳进，右耳出得了。那老东西可不好惹！”

“是的是的。”房遗爱附和说道，“那老东西厉害着呢？二哥，你是不知道，你别看我爹在当今圣上面前如何出谋划策看似厉害，其实回到家中见到我娘就跟老鼠见到猫儿似的。可偏偏就是我那位母狮子般的娘亲，每每见到虞世南那老鬼，那真叫一个害怕至极，退避三舍啊！你想想看，我爹怕我娘，我娘怕虞世南，你就知道老虞头有多厉害了！”

“嗤……”

郭业听着房遗爱这混球这么埋汰自己的老爹，不由莞尔一笑。

要说起这房玄龄和他的夫人卢氏，这里头还有一个典故。

据说房玄龄两口子感情至深，偏偏这位房夫人卢氏有个毛病，极其善妒，是个出了名的醋坛子。

有一次，太宗皇帝李二陛下看着房玄龄这个帝国宰相了劳苦功高，想赐予他一个美人。

可房玄龄听闻此事后，彻底吓尿了，连连推辞不敢收。李二陛下好奇之下一打听，原来房玄龄惧内，房夫人卢氏太过厉害，压得老房同志不敢有别的心思。

李二陛下一听之下，这还了得？老房好歹也是帝国宰相，怎能屈服在一个妇道人家的淫威之下？

于是，硬逼着房玄龄将这美人收下，让他暂且居住在宫中，拍着胸脯保证道，老房你放心，美人你尽管享用，一切都有朕给你撑腰。

君王有所命，又见着美人心动，房玄龄怎生拒绝？只得躲在宫里消受起美人恩来。

这事儿被房夫人卢氏，就是房遗爱他娘知道后，坏菜了。

腰间围裙还没解下就拎着一把菜刀闯进宫来，扬言要将房玄龄这个负心

的王八蛋给剁了。

房玄龄自然不敢出来，求到了李二陛下面前。李二陛下听说之后，霸气侧漏，奶奶的，一个妇道人家居然善妒到这种程度，看来朕是要替房爱卿振振夫纲了。

旋即，他叫人装来一坛子的陈醋故意说成是毒酒，送到卢氏跟前说道，要么同意房玄龄纳妾，要么朕赐你毒酒一坛自个儿了断吧。

谁知卢氏二话不说，菜刀往地上一扔，拎起坛子咕咚咕咚就是一阵儿猛饮。

当时负责送酒的宫中太监和宫女见状，赶忙像皇帝回禀此事。

房玄龄和他的老伙伴们，都惊呆了。

李二陛下更是感叹，天底下竟然还有如此奇女子？是善妒焉，或爱到切肤之痛焉？

继而，也就将送给房玄龄的美人收了回来，不再掺和房玄龄的家事。

回到家中的房玄龄被他那位连死都不怕的夫人卢氏，一阵胖揍，连着半个月上不了朝。

而我们经常说某个女子吃醋，某娘们是个醋坛子，也是通过这典故而来。

可见，房玄龄惧内怕老婆，跟他千古名臣一样，都是流传千古的美谈。

.....

房家典故，一则美谈，啰里吧嗦，言归正传。

听着房遗爱这般说，郭业莞尔一笑后，冲着大家伙摆摆手说道：“没事没事，大家伙不要替我担心，屁事没有。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哈，从今天开始，书学班又要连着放假了哈，复课之日，待定！”

“啥？”

率先叫唤出声儿的三胖子李少植，他走到郭业跟前质疑道：“郭二哥，这是什么时候的消息？不是说跟咱们书学班找好博士了吗？怎么又开始放假了？”

郭业笑道：“刚刚的消息，决定放假之人，正是你郭二哥我。听清了吗，三胖子？”

三胖子还是没明白，愣道：“郭二哥决定给书学班放假？凭啥呀？”

尼玛的三胖子，连番质疑，真是不给哥们面子。

郭业不由哼道：“切，就因为咱们书学班的博士有一段时间不能来国子监书学班执教了。书学班里的事儿，暂时由我这个助教来决定。”

助教？书学班的助教？

顿时，整个书学班里头又再一次炸开了锅，众人面露惊疑，议论纷纷起来。

“起开！”

吧唧一声，久久无话的带头大哥长孙羽默冲上前来，一把将三胖子撞开来，急问道：“郭业，到底怎么回事？赶紧说个明白啊，听得大家伙都是云里雾里的。”

旋即，郭业将国子监司业褚遂良将他找去，让其担任书学班助教一事说了出来。

这下大家伙算是听明白怎么回事了，纷纷面露喜色，这是好事哇，郭业

是书学班二哥，是自己人，如果郭业当了书学班助教，还不是便宜了他们？

明白了事情真相后，众人望向郭业的眼神都有些敬畏起来，奶奶的，以学子的身份兼任过国子监助教，在他们的印象里，郭二哥这可是独一份儿啊！

特别是郭业一上任就带来一个利好消息，书学班即日起无限期放假，这不是福利，那什么还是福利？

此刻，连长孙羽默都淡定不住了，又是张开双臂，登高一呼，嚷嚷道：“肃静，大家肃静，为了庆祝咱们郭兄弟接任书学班助教一职。那啥，今晚本公子决定在天香院大肆庆祝，乐呵乐呵一把，一切花销本公子买单！”

哇呜~~~

又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欢呼雀跃之声，郭业从众人的目露淫光，一脸猥琐相中看出了端倪。

再听这天香院的名字，取自国色天香之意，想必，这去处又是平康坊中的一家秦楼楚馆。

不过，郭业并没能让众人如愿，出声阻道：“今天可能是不行了，因为今天咱们还有一件大事要办。”

呃.....

听着郭业这般说，众人立马泄了气，叽叽喳喳问着郭业到底还有什么事儿比今晚去天香院纸醉金迷来得重要。

郭业没有隐瞒，又将兼任书学班博士的中书舍人马元举与自己相谈之事讲了出来，其中包括吐蕃使团半月后抵达长安，吐蕃小王爷多赤罗率领的十人团，届时会跟国子监书学班挑战，来上一场两国斗狗大赛之事统统都讲了出来，没有半分的隐瞒。

如果郭业没讲此事之前，书学班顶多算是嘈嘈嚷嚷的话；那么讲完这事后，整个书学班中就跟大锅烧水，煮沸了一般，群情激昂，分外激烈起来。

一时间，书学班的这群败家玩意们已经将天香院的事儿，抛诸于脑后，众志成城地对吐蕃人这次挑衅开起炮来：

“千挑万选居然找上咱们书学班？这个吐蕃小王爷绝逼是要砸这么书学班的场子啊！”

“奶奶的，斗鸡遛狗可是咱们爷们的专长啊，这真是打着灯笼去粪坑，找屎（死）来得吗？”

“可不呗，诗词歌赋咱们不在行，斗狗还会输给吐蕃小杂种？干，必须干，干到他们吐蕃人服为止！”

“对，死磕到底，死磕到底！”

“没错，斗狗场上，扬我国威！”

“大唐狗威武，吐蕃狗渣渣！”

“狗日的房遗爱，你这是骂咱们自己吗？”

.....

.....

郭业听着这群纨绔们不三不四的口号，脸都绿了，有热情是好事，可尼玛这也太粗鄙了。

郭业伸出双臂示意众人噤声，说道：“这次比赛至关重要。如果这次咱们输给吐蕃人，那不仅丢得是书学班的面面，丢得还是大唐的国威。倘若输

了，将来走在路上，要受着长安老百姓的鄙夷唾骂，回到国子监中，还得被太学的那些书呆子耻笑。”

说到这儿，郭业清了清嗓子，语重心长地叹道：“此次比赛，若是输了，咱们甭想抬起头来；赢了，那就是咱们扬眉吐气，耀武扬威之时！所以说啊，弟兄们，此番任务，很是艰巨呐！”

就在众人听罢彼此唏嘘时，长孙羽默率先表态道：“郭兄弟，你点子多，主意多，你说咋干就咋干。我们书学班上下，都听你的安排！”

郭业闻言，冲长孙羽默投过去一个感谢的眼神，心中赞道，大是大非面前，长孙公子还是不拘小节的嘛！

继而宣布道：“咱们暂时不能图一时之乐，需将正事办好。首先要做的是，挑狗，挑好狗，挑上一批能在斗狗比赛上与吐蕃狗一较高下的猛狗！”

“这还不好办？”

长孙羽默很是轻松地笑道：“咱们这些人，哪家没有养上一两条看家护院的好狗？你就放心吧，明日一早，咱们约个地方，大家都把家里的好狗带出来，让你挑个够，咋样？”

郭业点点头，又冲众人扫视了一下，只见众人此时统统收起了嬉笑的嘴脸和玩世不恭的神情，纷纷点头齐声回应道：

“事关面子问题，绝不给郭二哥掉链子！”

郭业闻言赞许地冲众人竖起拇指，说道：“甚好，明天早上约好地方，诸位带着自家好狗，咱们不见不散！”

最后不忘眉开眼笑地吼了一嗓子：“为充足备战两国斗狗大赛，本助教隆重宣布，书学班上下即日起，无限期放假！！”

## 第454章城外有座蟠龙观

第二日碰头相聚的地方，长孙羽默挑在了一个类似大操场的场地，位于长安福寿坊中，那地方曾经是长孙家的击鞠社练球之所。

不过后来长孙家的击鞠社换了新址，那练球场地也就荒废了下来，一直无人问津。

长孙羽默之所以选在那个地方，图得就是场地空旷，又没人居住，到时候诸人牵来几十条狗来也不嫌闹得慌。

郭业一觉醒来，便如约赶到了位于福寿坊的这个场地。

一进来，未见人烟，已然听见了嘈杂凌乱震耳发聩的狗吠之声，显然长孙羽默、魏叔玉、房遗爱等人已经比他先一步赶到了。

在场地中走了十几步，方才看见不远处聚着十几号人，周遭一圈的木桩上拴着大大小小几十条狗。

又是声声犬吠扰人耳，又是狗屎狗尿臭气熏天，令人作呕。

一见郭业到来，众人纷纷围拢上来，颇有些炫耀的意思不分先后地嚷嚷道：

“二哥，我这次可是把我家那条大黑狗带来了。这畜生一直都是吃肉长大的，可凶着呢！”

“郭二哥，你来看看我们家的狗，那家伙，在聚德坊中也出了名的恶犬，只要它这么一嗷嗷，坊里其他人家的狗指定不敢叫唤。”

“吹牛呢吧，杜荷？你家那狗看着瘦不拉几，八成饿了好几顿了吧？真是倒霉狗，摊上你这么个主人。”

“你放屁呢，三胖子。你看你们家那狗，长着一副欠揍的狗脸，真尼玛物似主人型啊！”

“卧槽儿，你小子玩人身攻击是吧？”

“攻击你咋了？你个死胖子！”

.....

.....

“好了，别吵吵了！”

郭业被他们吵得头皮发麻，真是烂泥扶不上墙，三言两语又玩起内讧了，真是出息。

顿时拉下脸来，喝骂道：“吵什么吵？姑且让我过去看看再说。”

说着，挤出人群朝着拴狗的木桩方向走去。

一到了那里，仔细这么一打量，尼玛，真是要亮瞎了自己的双眼，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啊？

难道这帮混球真想拿这些狗去比赛，赢吐蕃人的藏獒？

只见十几根木桩上拴着各式土狗，约莫三四十条，颜色有黑有黄也有棕色，大小不一，有半人之高的大犬，也有仅到膝盖那儿的小型犬类。

看狗相估摸其品种，基本上跟后世的土狗没什么区别。

这倒没什么好让郭业惊讶的，让他惊讶的是，这些三四十条土狗也太他妈的奇葩了。

有瘦不拉几跟饿了好几顿似的，有狗眼颓废郁郁寡欢的，有大着肚子明显怀孕的，更有一根木桩上拴着大狗小狗七八条之多，居然是狗妈妈带着一



窝的狗崽子。

看那母狗乳头下坠，毛色干枯，狗肚松软，明显还在喂奶哺乳期。

这不，那几条小狗崽子正唧唧呀呀围在狗妈妈的身边，争抢着乳头，准备找奶喝。

我了个去，这群混蛋到底想干啥，郭业顿时无语，别告诉他们真的打算拿这些狗去比赛。

心中愠怒间，郭业想起了刚才杜荷骂三胖子李少植的那句话，物似主人型。

这丫骂得一点都不错，物似主人型，狗是废物，这狗的主人也是统统是废物。

一旁的长孙羽默看着郭业脸色不悦，轻声问了一嘴：“怎么？莫非郭兄弟看不上这些狗？”

郭业没好气地横了他一眼，反问一句：“长孙公子，你说呢？”

“嘿嘿……”

长孙羽默颇为尴尬地笑了两声，摇头叹道：“郭兄弟莫怪，我也知道咱们这次带来的狗差点意思。但是事情仓促，一时间咱们弟兄也找不出什么好狗来啊！”

郭业听着长孙羽默的开脱，一口老血几乎脱喉而出，什么叫差点意思，这他奶奶的差远了，这些狗只要敢上场，三五秒之内绝对被吐蕃人的雪山狮子撕咬成稀巴烂。

真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啊！

郭业看着眼前这群乱吠的奇葩狗，不由叹道：“瞎了，还有半个月的时间，这上哪儿整点好狗去呢？”

“我知道！”

刚才被杜荷人身攻击的三胖子李少植突然蹦达出来，高举右臂喊道：“我知道哪里有好狗，就是……”

“甭废话，赶紧说来，到底哪里？”郭业打断了李少植的话，催促道。

李少植看着他的带头大哥长孙羽默也是冲他点点头，示意他赶紧说来，继而神秘兮兮地低声道：

“蟠龙观！”

嘶……

李少植一说出蟠龙观三个字，甭说在场如魏叔玉、房遗爱、杜荷、程怀义等人，就连长孙羽默都不由地抽了一口冷风，面面相觑脸色古怪起来。

郭业见状，不就是一座道观吗？至于这幅见了鬼一样的表情吗？

随即，不解地冲长孙羽默问道：“长孙公子，这蟠龙观是什么地方？居然能让你们一个个神情如此忌惮？”

长孙羽默见着郭业问起自己，有些讳莫如深地说道：“郭兄弟，这蟠龙观虽只是一座道观，里头却住着两个妖怪啊~”

啥，连妖怪都出来了？

砰砰砰，郭业的心脏没来由地一阵跳动起来，催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故弄起玄虚来。”

长孙羽默道：“这蟠龙观在长安城二十多里开外的地方，道观不大，也就住着几十个道士。不过嘛，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啊。你听我跟你将

来……”

……

……

出了长安城往北顺着官道行二十里，遇岔路口，往左而行乃是摩云山山脚的云山寺。

而岔路口往右行走约莫十几里路，便是——蟠龙观。

此时的蟠龙观大殿中，空空荡荡无一人，看似清静无比。

实则三清祖师像的背后，有两名身穿灰色道袍的道士，一老一少，老道士约莫六十许，须发皆白，脸色却是红润仿若婴孩，看似神仙中人一般。

而那年轻道士，也就三十来岁，俊俏的脸颊下多了几分不食人间烟火味儿。

一老一少盘腿而坐在蒲团之上，彼此双眼微闭静静坐着，仿佛冥想感悟一般。

约莫过了片许，那年轻道士徐徐睁开眼睛，问道：“师傅，你几年前夜观星象之时，不是曾断言我大唐西南蜀中之地出现了一颗妖星吗？”

呼～

老道士闻言，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眼眸猛然睁开，闪过一丝精芒，稍纵即逝，而后恢复如常。

眼神平淡如水地看向了面前的年轻道士，笑问道：“淳风，为何有此一问？”

那被唤作淳风的年轻道士恭敬回道：“因为徒弟前日也学着师傅教的法子，夜观了一番星象，发现长安上空有一颗星辰闪烁得极为诡异，时而淡淡，时而璀璨，甚至有几许妖艳。当时徒弟就在想，这可诡异的星辰，会不会就是师傅口中的那颗妖星呢？”

“咦？”

老道士颇为诧异地惊疑一声，说道：“原来你也发现了？看来你观星的本事略有所长啊！确切地说，你所说的那颗诡异的星辰，早在近一个月前就出现在了帝都上空。”

听着老道士在一个月前就发现了这颗诡异的星辰，年轻道士颇有些汗颜，不过还是追问道：“师傅，莫非西南蜀中的那颗妖星，真的转移到帝都方向来了？”

老道士没有肯定回复，而是摇头说道：“虽然两颗星辰有些相似，但帝上空这颗，却多了几分土色。你知道土色代表着什么？”

年轻道士嗯了一声，应道：“知道，五行之土，代表厚德载物，通为坦荡之君子，英伟之丈夫。”

“呵呵。”老道士一甩拂尘，笑道，“既然称之为妖星，又来得厚德载物，坦荡君子，英伟丈夫一说？这不是近乎于自相矛盾了吗？”

老道士这么一说，年轻道士奇怪了，呢喃自语道：“师傅言之有理！难道这两颗星辰并非同一个人？但也太过相似了。”

老道士继续摇头道：“先不要急着下结论，再观察一段时日再说吧。现在，说不准，说不准呐！”

咚咚咚～

一阵慌乱的脚步声陡然在大殿内响起，一名道童闯入大殿中高呼道：“师

傅，师傅，有人来我们蟠龙观中偷狗，被我们抓个正着，师傅快来殿外一看哇~~”

道童声音一落，那年轻道士的脸上顿时掠过几分怒色，作势就要起身出殿。

而那老道士却是纹丝未动，依然稳如磐石般盘坐于蒲团之上，握着拂尘的左手拽住年轻道士，右手暗掐了几下指诀，口中嘀嘀咕咕说着一些讳莫如深的话。

猛然，

老道士脸色巨变，瞪大了眼睛，吹了一下花白胡子，口中宣道：“无量寿福，原来如此！”

倏地，霍然起身对着年轻道士说道：“淳风，为师可以肯定，两颗星辰都属同一人！西南蜀中之妖星，正是帝都上空这颗诡异的星辰，怪哉，怪哉，居然不请自来我蟠龙观中，莫非也是一番机缘？”

## 第455章偷狗不成蚀把米

老道士一语道破天机，年轻道士面露惊容，诧异喊道：“师傅，你是说那颗妖星已经来到我们蟠龙观？”

老道士轻轻一挥拂尘，悠悠点了一下头，问道前来报信的道童：“来我观中偷狗者一共几人，可曾擒拿住？都是些什么人？”

道童连连点头，兴奋地喊道：“擒住了擒住了，现下就被观中的诸位师兄团团围在殿外的一处空地上，等候着师傅的发落。至于他们的身份，徒儿听其中一个胖子叫嚣，他们的家世都来头不小哩，应该都是当朝重臣家的孩子。哦对，有个姓郭的少年宣称，他们乃是国子监书学班的学子。”

当朝重臣家的孩子？国子监书学班的学子？

老道士听罢小道童的话，细细回味了一番，自顾念叨道：“据老道所知，这国子监书学班中的学子皆来自豪门世家，统统是些纨绔子弟之辈。怎得无端来我观中偷狗呢？莫非是虞世南那老东西嘴馋，又惦记起我蟠龙观蓄养的狗，故而怂恿弟子前来我观中偷狗一解食欲？”

“扑哧～”

年轻道士听着师傅这般说，不由好笑道：“师傅，虞世南好歹也是当世大儒，一代名家。怎会做这种偷鸡摸狗之事？应该是这群纨绔子弟生性贪玩，无法无天。居然敢来我蟠龙观偷狗捣乱，少不得要给他们一番教训！”

旁边的小道士听着大师兄说得这般强势威风，也是连连附和喊道：“就是就是，大师兄说得在理。师傅，您老人家可是当今圣上御封的钦天监，替大唐天子监察着国运。而咱们蟠龙观自大唐立国以来就是御赐的护国正观，岂容这群纨绔子弟如此亵渎？少不得给他们一顿教训，好叫他们知晓道家圣地岂容捣乱？”

小道士唧唧呱呱说了一通，言语神色中油然而生起一股自豪感来。

谁知老道士神情依旧是纹丝未变，不起一丝波澜，轻声说道：“不忙不忙，清风——”

老道士对着小道童吩咐道：“你让你诸位师兄继续将这群孩子围住，不要轻举妄动，毕竟都是朝中重臣家的孩子，多少有顾及一些，不是？”

小道童听着老道士这么说，顿时哑火，只得唉了一声急急返出了大殿。

小道童一走，老道士就对身边的年轻道士说道：“淳风，你与为师先找个偏僻的地方，老道要对这群孩子观上一观，看个究竟！”

观上一观，看个究竟？

年轻道士顿时迷糊了，不就一群来观中捣乱的纨绔子弟们，师傅何必这么兴师动众？

就在他疑惑间，老道士轻声点醒道：“莫非你忘了？蜀中方向的妖星，帝都上空的异星，淳风……”

“啊？”

年轻道士经老道士这么一点拨，立马醒悟过来，连连点头称道：“徒儿差点忘了这茬儿！师傅，这边走，那儿有个窗户，恰能瞧个真真儿～”

……

……

蟠龙观大殿外，是一块空旷的院落，院落四周高木围绕，栽种着棵棵百

年老树，将整个院落遮荫看似苍翠成林。

平日里，此处乃是供观中道士习练拳脚的地方。

不过今日嘛，竟成了郭业、长孙羽默等人十几人落网成擒之处。

只见郭业十几人站在院落中央，四周将近五六十个灰袍道士手持棍棒，将他们里三层，外三层围了起来。

除了郭业表情镇定，长孙羽默勉强从容之外，其他诸人皆是一脸仓惶，显然惊恐至极。

特别是最先提出蟠龙观有好狗的三胖子李少植，除了神情害怕之外，不忘哆嗦着嘴唇嘀咕道：“毁了毁了，这下真是偷狗不成蚀把米了！唉，我就说蟠龙观里的道士不好惹，里头住着两个妖怪，厉害的紧。可郭二哥你偏要来，好了吧？这下弟兄们全要遭殃了！”

听着三胖子冲郭业发牢骚，郭业的头号小弟魏叔玉不干了，纵是害怕也要护主，言语反击道：“闭嘴吧，三胖子。不是你他妈出的馊主意，二哥能带咱们来蟠龙观偷狗？”

房遗爱见着魏叔玉开炮，不忘冲三胖子落井下石道：“就是，若非你这个死胖子出的馊主意，咱们能到这儿来？日你娘的，一会儿就把你交出去，交给蟠龙观的道士，就说这一切都是你小子出得馊主意。”

杜荷点头附和道：“就是就是，始作俑者，绝无后乎，说得就是你这个死胖子！”

三人同气连枝，打算将讨伐三胖子进行到底。

三胖子听着三人对自己开炮，那叫一个冤啊，带着哭腔冲长孙羽默嚷嚷道：“长孙公子，你可要为我作主啊，我只是提个建议，说了个去处而已，怎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呢？”

长孙羽默瞥了一眼三胖子，尽管心中对蟠龙观里那两个大小妖怪心里犯怵，但还是佯装冷静地喝了一句：“别唧唧歪歪了，现在好搞什么窝里斗？赶紧想想法子逃出蟠龙观才是真的。”

说罢，见郭业还是一脸镇定，不由奇道：“郭兄弟，你咋不说话呢？来之前我就跟你说过蟠龙观的底细，你可是跟我打过包票，屁事没有啊！”

郭业镇定的脸上浮出一丝笑意，低声说道：“长孙公子，人家正主儿都没出来，咱们急个屁？别自乱了阵脚。你有没有感觉到，好像有人在暗中盯着咱们？”

“昂？”

长孙羽默冷不丁打了个寒颤，点头说道：“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感觉到了，总感觉背后有双眼睛盯着我，慎得慌！”

郭业冲长孙羽默安抚道：“来之前你就跟我交代过蟠龙观的事儿，既然如此，我还敢来蟠龙观偷狗，我肯定有我的把握。放心吧，一切有我呢！”

长孙羽默听着郭业说得这般轻松，不由腹贬道，我放心个屁啊，你有把握咱们还能被人家给团团围住？现在咱们与落了陷阱，任人宰割的猎物有何区别？

郭业将眼睛扫视了一下四周几十个道士，随口问道：“诸位道长，可否让你们蟠龙观的观主现身一见？我等有事陈情！”

问完话，几十个道士愣是没有一个人搭理他，继续虎视眈眈地手执棍棒，盯梢着他们，纹丝不动。

尼玛！

郭业的脸皮有些挂不住了，屁什么屁？你们这群臭杂毛。

随即，他放开嗓子冲着四周漫无目标地嚷嚷开来：

“袁天罡、李淳风、你们师徒打算躲到什么时候？”

“出来，出来，你们两个大小杂毛故弄玄虚，赶紧给爷们滚出来！”

“藏头露尾，猥猥琐琐，算哪门子的道家中人？”

“袁天罡，老杂毛！”

“李淳风，小杂毛！”

“出来，出来……”

……

……

“大胆！！”

“不得放肆！！！”

郭业扯开嗓子一通乱嚷嚷，立马迎来了四周几十名手执棍棒道士的齐声喝骂。

喝骂之后，不由向郭业等人逼近了一步，显然将围拢的圈子收紧了几许。

顿时，三胖子李少植等人纷纷发出惊吓的唏嘘声，看这架势今天是免不了要被这群臭道士胖揍一顿。

形势顿时严峻起来，郭业见着嚷嚷一通无效，逼不出蟠龙观的正主儿来。

心中猛然一紧，暗道，看来老子不来点猛的，是勾不出这大小杂毛师徒俩来了。

旋即，郭业再次漫无目标地冲整个院落喊道：

“唐中弱，女主昌！”

“袁天罡，你以为这世上就你一人知道天机吗？”

……

……

吧嗒~

大殿之中，老道士的拂尘陡然脱手落地，发出一记坠响……

## 第456章大小神棍袁天罡、李淳风

噌噌噌.....

年轻道士从大殿之内走出，下来台阶走了几十步来到人群外边，喊道：“众弟子听令，收阵！”

唰唰唰~~~

几十名道人收起手中棍棒，退避到了院落两侧，不过仍旧虎视眈眈地盯着郭业等人，一点未曾放松警戒。

就在长孙羽默、三胖子李少植等人粗粗松了一口气之余，那年轻道士单手遥指郭业，朗声说道：“这位小兄弟，家师请你进殿中一叙！”

郭业闻罢，心中哼道，奶奶的，总算舍得见我了。

随即微微颌首，继续保持着淡定、宠辱不惊地嗯了一声，走出圈中离开了长孙羽默等人。

见着郭业被召入大殿中，三胖子李少植突然唤住年轻道士：“那啥，这位道长，是不是我们可以离去了？”

言下之意，对方只找郭业的麻烦，跟他们应该再无瓜葛了吧？

年轻道士还未表态，郭业立马扭过头来狠狠瞪了一眼三胖子，尼玛的，你小子居然想把哥们一人撇在这儿？草，真他娘的不仗义。

当即，郭业的三大小弟魏叔玉、房遗爱等人又对三胖子开炮道：“离去个屁，三胖子你敢独自撇下二哥，回去看我们三儿整不死你？”

呃.....

三胖子一脸委屈郁闷，转头看了眼长孙羽默，想询问他的意思。

谁知长孙羽默亦是一副同仇敌忾的眼神望着他，轻哼道：“你今天敢私自离去，我长孙羽默第一个放不过你！”

训罢，冲郭业重重点了一下头，示意好兄弟讲义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郭业冲长孙羽默耸耸肩，跟大家伙说了一句：“甭担心，又不是赴刑场，且看我郭业风力风里来，雨里雨里去！”

言罢，冲那年轻道士念叨了一句请带路，便跟着他徐徐走向了不远处的大殿。

年轻道士走在前面，郭业紧跟在后面，两人始终间隔两步的距离，不紧不慢地走向大殿。

还未走到殿门口的台阶，年轻道士突然扭头问了一句：“你叫何名，看不出来你还挺得人心的嘛，居然能得这群纨绔子弟如此拥戴。”

郭业嘴角一扬，傲娇道：“在下姓郭名业，这位道长谬赞了，那是兄弟们给面子，谁让咱喜欢冒头拔尖儿，好张罗个事儿呢。”

吹嘘了两口，又顺到问了一嘴：“敢问这位道长如何称呼？劳烦你亲自出来引领郭某，真是过意不去！”

听到郭业问起自己，那道士脸上浮出几分怪异的笑容，淡淡地回道：“贫道就是你口中的小杂毛，李淳风！”

李淳风？

郭业的脚步适时戛然而止，停了下来。

眼前这个三十来岁，有些小帅的年轻道士，居然就是袁天罡的亲传弟

子，精通预言推演之术，著出天下第一奇书《推背图》的李淳风？

我草，原来是这个妖孽啊！

纵是郭业在来蟠龙观前知道了底细，有了心理准备。但是当活生生的李淳风就在自己面前，且替自己带路的时候，郭业还是没有淡定的住。

这个被长孙羽默等纨绔们称之为妖怪的李淳风，可是千古奇人啊！

不过貌似这个时候，李淳风的《推背图》还没弄出来吧？

贞观朝，前有袁天罡，后有李淳风。也就是说李淳风真正扬名立万，还是在他师傅袁天罡归隐之后，处于贞观后期了。

乖乖，这年轻小杂毛可是一条长线潜力股啊，郭业萌生出了紧紧死抱大腿的心思。

既然李淳风就在跟前，那么在里头大殿之中邀见自己的，就是李淳风的师傅——袁天罡了？

这师徒俩，号称‘史上混得最好的两大神棍’，今日总算是得以见到真人了！

也算是一了郭业的好奇夙愿。

.....

李淳风见着郭业突然驻足不走，不由问道：“怎么了？我这名字很奇怪吗？”

啊？

郭业脸上颇为尴尬笑道：“嘿嘿，不奇怪不奇怪，只是对李淳风李道长的名声如雷灌耳，今日总算得见真人，有些失态了。”

花花轿子人人抬，李淳风毕竟还年轻，听着郭业这般高捧自己，脸色不由缓和下来多了几分善意。

眼神闪烁地看着郭业，一语双关说道：“谬赞了，不过你也很简单啊！居然能以凡人之躯窥破天机，一语道破家师几年前的一句谶言。”

谶言？

郭业立马明白了过来，应该就是自己刚才嚷嚷而出的“唐中弱，女主昌”。

能者李淳风如此夸奖，郭业纵是厚颜无耻也暗暗有些羞愧，心中暗暗道，并非我能窥破天机啊，谁让你师傅袁天罡那么牛逼，一言一行后世皆有记载呢？

又是一次赤裸裸的剽窃为己用！

突然，殿中传来一记飘忽的声音：“淳风？既已请到人来，何不入殿一叙？”

郭业暗暗猜度，应该就是袁天罡在传话。

果然，李淳风恭敬地应了一声是，而后伸臂请郭业上台阶入殿道：“家师已经召唤，请吧！”

郭业嗯了一声，深吸一口气，大步踏上台阶，走进了蟠龙观的大殿之中。

入殿之后，三清祖师法相赫然当立殿中央，殿中四周悬挂着一条条坠地黄帛敕令，颇显道家神秘。

在李淳风的带领下，郭业来到三清祖师像的后头，一名老者盘腿坐在蒲团之上，闭目养神一言不发。



此人正是蟠龙观主，大唐护国法师兼钦天监，李淳风的师傅袁天罡。

待得郭业走近，袁天罡猛然睁开双目，锁定了郭业的身上，将其上下打量了一遍。

在郭业看来，这袁天罡那双略显老态的眼神中，居然蕴含着一股神秘的力量，欲要将人的内心都要看透一般，夺魄扣人心弦。

被袁天罡这么久久盯着不放，郭业的内心不争气地砰砰剧烈跳动起来，有些心惊胆颤起来。

“咦？”

袁天罡最终将目光定格在了郭业的面颊上，惊疑一声之后冲郭业示意道：“你先坐下，贫道问你几句话。”

郭业木讷地点点头，依样画葫芦般学着袁天罡的样子，盘腿坐在了蒲团之上。

袁天罡问道：“你四年前可曾患过一场重病，或遇过危险，差点一命呜呼？”

四年前？

郭业心里顿时警戒了起来，因为四年前正是他灵魂附体到大唐郭业的那一年，莫非是袁天罡察觉到了什么？

不行，万万不行，灵魂穿越附体到大唐，这可是他此生最大的秘密，一个不能与外人道也的秘密。

郭业脸上的紧张戒备之色没有掩饰住，还是被袁天罡察觉的真真儿。

只听袁天罡继续说道：“贫道看你眉有断痕，应属早夭之相，不是急病，便是急险，归根结底皆是难逃大劫。四年前，你本就该死！！”

噌~~

郭业条件反射地窜了起来，惊慌失措地望向袁天罡，好似心中最大的秘密被人发现了一般。

窜起来那一刻，他大脑急速飞转，盘算着如何在最短时间内，将面前的袁天罡与身侧的李淳风两人，第一时间内置于死地。

他身上最大的秘密，不能被人发现，乃至泄密而出。不然，一个来自后世之人，一个清楚知道大唐后世走向之人，若被李二陛下知道，他焉有命在？

“呵呵，小友无需紧张！”

突然袁天罡发出一串和笑之声，冲郭业招招手示意他坐下，继续说道：“不过贫道在四年前发现蜀中之地有妖星闪过而过，而小友的口音应来自蜀中。若贫道没猜错，应该是那颗妖星西坠，救了小友一命吧？”

呼~

郭业暗暗松下一口气，重新盘坐回蒲团之上，虚惊一场，奶奶的，吓死个人了！

既然袁天罡这么猜测，何不成全于他，给自己找个理由呢？

旋即，郭业重重点头，瞎咧咧胡诌道：“道长真乃神人，小子四年前的确患过重症，险些毙命。至于道长说得妖星西坠，小子未曾见过不知晓。不过重病险些丧命的那一夜，小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梦，梦境格外真实，仿若仙家宝地，小子宛若灵魂出了窍一般，梦境里头之事记得格外清楚。”

说到这儿，袁天罡和李淳风师徒俩听得目瞪口呆，嘴巴张得老大老大，

险些磕掉了下巴。

郭业见状，继续说道：“当小子梦中醒来之时，这重病居然痊愈，仿若重生了一般，当真是妙不可言！”

“什么？”

袁天罡脸上显然有些不可思议，呢喃自语道：“妖星西坠居然是梦入仙境？这根本风牛马不相及也，怎么可能？”

站在郭业身侧的李淳风也是一脸的疑惑，一言不发地思索琢磨着。

郭业为了让谎话增加说服力，赶忙又补上一句：“刚才小子那句谶言，便是来自梦境之中，是一个身穿七星八卦道袍，手执拂尘，须发皆白慈眉善目的老道长跟小子说的！”

果然，袁天罡的注意力立马被郭业的描述转移了过去，问道：“莫非是老君与小友说得？”

郭业暗暗欣喜，没辙儿，只能拿太上老君挡挡灾了。

旋即应道：“是吧，他身边还有两个童子，他修炼之地好像就叫兜率宫，应该就是太上老君这位老神仙吧！”

郭业这时把道家的三清祖师爷都给搬抬出来，袁天罡怎能还不信？

又是一声自顾沉吟：“没想到啊，原来祖师爷也断言‘唐中弱，女主昌’，看来贫道推演的没错啊！”

一直瞎琢磨的李淳风按耐不住好奇，问道：“师傅，这‘唐中弱，女主昌’到底是暗指什么啊？徒儿怎得未曾听你细说过？”

谁知袁天罡阻止了他的问话，低声喝道：“淳风先别打岔，待为师与这位小友，哦不，与这位小道友聊上几句。”

旋即，居然冲郭业稽首问道：“郭道友，不知祖师爷还有什么预示否？”  
虾米？

听着袁天罡这个老道士居然称呼自己一声道友，还冲自己中规中矩的打了个稽首，郭业差点一屁股没坐稳，连连起身还礼，言称不敢不敢。

李淳风则是在旁暗暗嘀咕，师傅居然叫这小子一声道友，那我应该称呼他……

## 第457章袁师兄，李师侄

郭业这话听在外人耳中，绝逼就是天方夜谭，匪夷所思。但是入得袁天罡耳中，却是信得不能再信了。

袁天罡到底是道家中人，修的就是长生之道，炼的就是羽化飞升，最终目的还是期冀有朝一日自己能够位列仙班，得享福寿。

恰恰郭业描述的梦境，还有那一句祖师爷口传谶言，正中袁天罡的要害。

当即，老道士想法设法地冲郭业打听，打听郭业梦境中那个仙家宝地到底是怎么一个样子。

郭业见着袁天罡的情绪如此高涨，又是盛意拳拳，如此这般境地下，纵是他打心眼里不想欺骗老头，还是昧着良心瞎说八道胡诌瞎咧咧起来。

毫无意外，他口中的所谓仙家宝地，统统都是从后世影视剧中的《西游记》、《封神演义》中取景，怎么仙音袅袅怎么来，怎么仙气氤氲怎么说，又是兜率宫，八景宫，三十三天外天。又是赤脚大仙，又是太上老君，南极仙翁，玄乎到连郭业自己说得都不敢冒然往下编为止，反正就是突出一个字：仙！

忽悠，一阵忽悠，接着忽悠～

郭业心惊胆颤、肝颤儿心也颤儿地编着，忽悠着，但是袁天罡、李淳风师徒却是听得摇头晃脑，好是一阵享受，两人的脸上尽是向往的神情。

待得郭业瞎掰胡诌完之后，李淳风仿若意犹未尽，主动蹲在地上，冲袁天罡说道：“师傅，没想到真有仙家之地，没想到还有凌霄宝殿，没想到还有三十三天外天。啧啧，原来师傅你以前传经布道讲得长生之道，羽化飞升是真有其事啊！”

这个时候的李淳风在郭业眼中哪里还有一丝的神秘色彩，三十大几的汉子活脱一个好奇宝宝。

袁天罡也是被郭业忽悠的五迷三道，听着爱徒如此发问，立马收起一脸的向往之色，嗤之以鼻地训斥道：“呸，你个孽徒，当真以为师傅是骗你的不成？你没听郭道友说吗？天庭之上，我道家的神仙就占了半数以上，哼，我道家在天庭鼎盛之时，西方佛教还不知道在哪个犄角旮旯呢。居然敢质疑为师？你的夜观天象之术谁教的？你的推演预言之术谁教的？又是谁教你修炼打坐的？混球！”

此事的袁天罡一脸厉色，绝对是严师一名，刚才李淳风对他的质疑仿佛就是莫大的亵渎一般。

吓得李淳风这小子连连稽首致歉，言称知罪。

这个时候郭业装起大只佬，替师徒俩打和道：“袁道长莫要动怒，那啥，李道长这也是入我道门的日子尚浅，修炼的功夫未曾到家，不是？莫怪莫怪，莫怪李道长的莽撞哈！”

李淳风听着郭业替他茬架，立马投去一个感激的眼神，然后对袁天罡连连点头，说道：“师傅，经这位郭兄弟一说，就更加坚定了徒儿的向道之心。师傅放心，徒儿今后会好好研习我道门法典，将我道门发扬光大，不会坠了师傅的名声。”

“什么郭兄弟？”

袁天罡又是一声呵斥，瞪着李淳风喝道：“既然得为师称上一声郭道友，那他便是你的师叔，以后你定要以师叔之礼待之。清楚了否？”

昂？

这话一出，甭说李淳风一阵讶异，就连郭业的脸上都现出了惶恐。

我了个去，这瞎说八道一通，居然变成了袁天罡的师弟，李淳风的师叔？

这也忒不科学了吧？

旋即，郭业摇头摆手推辞道：“袁道长，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哈！您是护国法师老神仙，小子只是个凡夫俗子，怎能当得起李道长一声‘师叔’呢？再说了，小子也非道家中人，如何当得？”

“如何当不得？”

袁天罡见郭业这么不给面子，立马吹胡子瞪眼道：“郭道友能够入梦进仙境，得我道门祖师爷亲口言传，这可是天大的福缘，贫道修道一辈子也未曾有过。这说明郭道友与我道家有缘啊！”

日，这也行？

郭业听着袁天罡说出这么牵强的理由，看着老头的架势，大有不到黄河心不死，如果今天不答应他，兴许还会跟自己干上一架似的。

看来今天这“郭道友”是当定了。

继而应承道：“那小子就却之不恭了？”

见着郭业答应下来，袁天罡完全不顾旁边李淳风一脸的苦逼之色，欣喜地哈哈大笑道：“好好好，今日我道门又添一位福缘之人，注定我道家大兴啊！善，大善！”

自个儿独乐乐一番之后，袁天罡拿起拂尘敲了下李淳风的手背，喝道：“痴儿，还不叫一声郭师叔，也沾上几分机缘？”

“啊？”

李淳风被师傅这么一打一催促，脸上的苦逼之色更加重了。

他看这郭业的年纪比自己还小了将近一轮，又是一个非道家中人，自己好歹也有点名气，师傅居然发疯似的让自己尊称他一声师叔。

那真叫一个别扭啊！

李淳风本不想理会来着，可见着师傅那吃人的眼神正虎视眈眈地瞅着自己，无奈之下只得硬着头皮，期期艾艾地冲郭业唤道：“师，师叔！！”

郭业听罢心里那叫一个痛快，真想大声呼喊，著《推背图》的李淳风乃是我师侄儿！

当即，郭业脸浮笑意，倚老卖老地拍着李淳风的肩膀，拉扯了几下李淳风身上的灰色道袍，说道：“乖了乖了，师侄有心了，回头师叔让人给你赶制一件新道袍，作为见面礼哈！”

尼玛了个……李淳风听着郭业这般不要脸的倚老卖老，真想骂脏话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不过师傅在跟前，他不敢造次，为防止郭业骚扰他，赶紧转移话题道：“师叔，你刚才说得‘唐中弱，女主昌’到底暗指什么天机啊？我师傅当年也曾断言过，可我至今未曾明白。”

袁天罡与郭业瞬间交换了一个眼神儿。

只见袁天罡的眼神闪烁，貌似还轻摇了几下脑袋，好像是提醒郭业，天

机不可泄露！

郭业也知道此事事关重大，关系到大唐的国运，如果这话被年轻的李淳风不经意传出去，传进李二陛下下的耳中，那就真要出大事了。

如今的李二陛下才三十几岁，正是鼎盛年华，帝王霸业最为辉煌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听到这句话的解释，那可当真要血流成河，伏尸遍野，不屠个几万人都枉称天可汗了。

不怪李二陛下嗜杀，凡是危及到大唐国运与李家王朝基业的潜在威胁，是个正常皇帝都会宁枉勿纵，宁可错杀也不会放过。

这兴许也是袁天罡迟迟不肯给李淳风解释这句讖言的真正原因吧？

祸出口出，只需一出，便要造上天大的孽！

旋即，郭业冲李淳风故作神秘地哼道：“还未到时候，以后你自会知晓！”

果然，郭业此话一出，袁天罡的脸色立马松了下来，附和道：“郭师弟所言甚是，时机未到啊！”

李淳风还是不死心，欲要张口再问之时，袁天罡立马抢过话头，问郭业道：“对了，郭师弟，你今日率着这群纨绔子弟来我观中偷狗，又是怎么一回事来着？”

袁天罡这么一转移话题，倒是提醒了郭业，差点将正事儿给抛诸脑后了。

于是乎，他便将半个月后，要与吐蕃人斗狗之事说了出来，翔实无比，一字不落地脱口而出。

说罢，郭业自嘲地笑道：“若非手中无好狗，我又怎会打上蟠龙观的主意？惭愧，惭愧啊！”

“又有何惭愧的？”

袁天罡摇头笑道：“若非如此，你我又怎能相识？”

对哦，郭业听着袁天罡这么说，心里也是一乐，正是错有错着，歪打正着，偷狗不成却意外得了个牛叉的袁师兄，还有一个牛逼闪闪的便宜师侄，李淳风。

继而郭业笑着点头称是，不忘拱手讨道：“还望袁师兄能够借我几条良犬，好让我等与吐蕃人斗狗之时，赢上几番扬我大唐国威！”

袁天罡听着微微点头，说道：“这个当仁不让，郭师弟开口，我这个做师兄的还能不借吗？不过你还是低估了吐蕃的雪山狮子的凶猛彪悍，就算我给你再好的护观神犬也没用，绝非吐蕃番狗雪山狮子的对手。”

其实郭业对于藏獒的厉害，已经有了心理准备，要想在搏斗厮杀上赛过藏獒的，几乎找不到能够与之抗衡的犬种。

但是，他听到袁天罡这么说，心里还是猛地沉了一下，颇有些失望。

袁天罡说得也对，纵是给自己再好的狗又有何用，在品种上，藏獒已经几乎独霸。

突然，李淳风插口说了一句：“那也未必！”

昂？

郭业扭头望向李淳风，急问道：“师侄儿，你莫非有法子能帮我赢了吐蕃人的雪山狮子？”

听着郭业大言不惭地叫着师侄儿，还叫的如此顺口，李淳风的心肝没来

由的揪着疼。

刚想教训教训郭业，故意不说下去，掉掉他的胃口来着。可李淳风一见到师傅那犀利的眼神又投向过来，妈的，忍了！

倏地，站起身来冲郭业嚷嚷道：“师，师叔，你先坐着哈，我取炼丹房取点东西。有了那东西，兴许还真能助你战胜那吐蕃番狗。”

说罢，拔腿就跑转向后堂的炼丹房奔去。

郭业觉得李淳风这话不对劲，什么叫“助你战胜吐蕃番狗”？

这话应该说成“助你的狗，战胜吐蕃番狗”。

混蛋，这小子话里有话，故意将自己与吐蕃番狗一视同仁，草，敢骂老子是狗？

他心里有数，李淳风绝对是为了报复自己张口闭口师侄儿这么叫着。

奶奶的，李淳风，算你小子有种，以后你就是我郭业一辈子的师侄！

师侄儿，师侄儿，师侄儿，看老子还喊不死你！！

## 第458章用以制胜的古怪玩意

不一会儿，李淳风便去而复返，不过左右手中多了两个东西。

这是两个瓷瓶，约莫酒盅大小，李淳风一手拎着一个匆匆返回到郭业身边，递了过去道：“喏，就是这玩意，定能助你一臂之力！”

郭业好奇地接过这两个瓷瓶，不解问道：“这里头装着什么东西？”

李淳风嘴角噙着笑意地说道：“你打开自己看，自己闻嘛！”

“哦……”

郭业将个瓷瓶分别在手中摇晃了一下，初初判断一个应是装着水，另外一个好像装着土泥之类的东西，继而将信将疑地点了一下头，砰，砰两声

连着拨开两个瓷瓶的瓶塞，将两个瓶口捧到鼻下，把鼻子往前凑趣，狠狠一嗅——

“呕~我的个天！！！”

郭业一声怪叫，差点没将手中的两个瓶子扔在地上，脸色痛苦地哇哇嚷嚷道：“李淳风，这到底是啥？怎么那么腥臭那么骚？”

“扑哧~”

李淳风见着郭业此时的窘态，露出了胜利的笑容，尽是一副报仇雪恨的酣畅淋漓。

同样看到郭业窘态的袁天罡亦是不解地问着李淳风：“徒儿，你给你师叔的瓶中到底装了什么？”

郭业第一时间将瓶塞重新塞进瓶口，仿佛被李淳风戏耍了一般，一脸愤慨地望着李淳风这小子。

奶奶的，敢阴老子！

李淳风自动无视郭业足以秒杀自己的眼神，恭敬地回复袁天罡道：“师傅，去年咱们不是在河西附近遇见过一名西域苦行僧吗？不知师傅是否还记得？”

袁天罡若有所思地回忆了一下，点头说道：“你是说那个徒步从西域高昌国而来，赤脚修行，身边还带这一头斑斓虎的西域苦行僧？为师怎会不记得？当时为师还与他辩论了一番关于道门与佛门之争的典故，对吧？”

李淳风嗯了一声，回道：“没错，正是那个西域高昌国的苦行僧！”

李淳风口中的苦行僧，郭业多少清楚一点，相传苦行僧的叫法来自佛教圣地天竺（印度），是佛门僧人中的一种，他们不以参禅打坐为修行手段，而是以苦行作为修行手段。

所谓的苦行，在天竺梵文语中愿意为热。因为天竺的气候普遍炎热，这些僧人便把受热作为苦行的主要手段，以期达到自我节制、自我磨练、拒绝物质和肉体引诱的境界。因此，苦行僧也叫禁欲者或苦行修道者。

他们是佛门僧人中的真正大无畏者。

就在郭业浮想翩翩之时，袁天罡突然醒悟过来，惊问道：“哦，我知道了，莫非这瓶中装的乃是那西域苦行僧所携之猛虎的粪尿？难怪如此腥臭与骚气了！”

李淳风没有再行回答，不过脸上早已抑制不住的笑容已经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肯定了袁天罡的猜测。

一听袁天罡如是说，郭业差点没气得暴走，怒骂道：“李淳风，你个混蛋，你居然让我闻老虎的屎尿，你，你个王八蛋。你对师叔我大不敬，你居心何在？”

郭业又是一口一个师叔，一口一个王八蛋，李淳风帅气的脸上肌肉不由自主地一阵抽搐。

知子莫如父，知徒莫若师。

这时，袁天罡显然猜出了自己李淳风这个举动的确有捉弄郭业的嫌疑，但真正用意的确也是为了相助郭业一臂之力。

旋即，释疑道：“郭师弟，莫要动怒，淳风的性子浮夸，但其本意还是好的。师弟，你想想看，如果你将这瓶中的猛虎屎尿涂抹在良犬身上，那雪山狮子与之对阵之时，会是一个什么效果？”

嗯？

袁天罡这么一说，郭业顿时冷静了下来，用老虎的屎尿涂抹在狗身上，来对付藏獒？

后世斗狗场中曾有一句俗语来：“三只藏獒可以打死一只老虎。”

这话愿意是为了凸显藏獒的凶猛彪悍，确定其斗犬类霸主的地位。

不过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藏獒纵是再凶狠好斗，论单打独斗远非猛虎的对手。

动物的世界是一个很玄妙的世界，他们与生俱来便会明白弱肉强食，实力至上，强者为尊的道理。

同样，对于自己的天敌克星，他们会有一种前所未有的畏惧。

就好比狼群，纵是好勇斗狠，但是他们从不会去招惹狮子，不会向狮子主动发起攻击。这是他们的天性如此，对天敌克星一种潜意识的畏惧，也可以说是传承下来的畏惧。

同理，藏獒纵是善斗凶残，也不会主动去招惹老虎，因为它们潜意识中有一种传承在告诉它们，主动攻击招惹天敌无异于自杀。

老虎的搏斗能力与野性凶狠，在整个动物世界都是排得上号的。

曾有人做过一个试验，将同等体积的藏獒与老虎的拜把子兄弟野豹放在一起，互相撕咬搏斗。一开始混战难解难分，仅仅过了五分钟，藏獒浑身是血笔名当场，而野豹纵是有所损伤，却是最后的赢家。

野豹尚且如此，更何况略胜野豹一筹的老虎呢？

如果藏獒属于家养凶物，那么老虎、狮子、豹子这类的巨型肉食动物无疑就是天生天养的野兽。

家养的再是牛逼，又怎么能与恶劣环境下顽强生存下来的野兽相匹敌呢？

.....

郭业暗暗琢磨，如果将老虎的屎尿涂抹在狗的身上，让藏獒一下场就远远闻到天敌克星野兽的气息，也许，还真能起到震慑的作用。

瞬间，郭业的脑中突然冒出一个成语来，狐假虎威！

纵是狐假虎威，但是能收到效果又如何？本来自己就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随即，郭业将两个瓷瓶小心翼翼地收好，放在身边，默默地点了点头，说道：“还真是这么个理儿。这东西的确是好东西哈！”



“哈哈……”

袁天罡捋着银须长笑一声。不过郭业身边的李淳风却是白了一眼郭业，嘟囔道：“真是不识好人心，刚才谁骂人来着？”

李淳风义愤难平，郭业心里有亏，只得舔起狗脸贱笑道：“师侄儿不要气恼嘛，不知者不罪，是不？”

贱笑一句之后，郭业又问道：“不过我很好奇，师侄儿怎么会收集这种垃圾，哦不，这种古怪玩意？”

李淳风没有做回答，不过袁天罡已然答道：“师弟有所不知，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在世人眼中兴许不值一文，嗤之以鼻。不过对我们道家来说，都是些炼丹的好东西哟！”

郭业闻言，眉头一抖，诧异道：“昂？袁师兄的意思是说，你们会炼丹？”

袁天罡含笑点头，手中拂尘一甩，颇为装逼地假意谦逊了一下：“雕虫小技，略懂略懂！”

李淳风又是鄙视地白了一眼郭业，哼道：“身为道家中人，修得就是体内金丹，长生之道。炼丹这种外门伎俩，我师傅怎会不懂？丹药又分丹丸，散剂，用以救济世人，或疾病，或驱邪，或镇魔……”

李淳风鄙夷归鄙夷，还是郭业科普起了道家的炼丹之术。

呃……

郭业听完师徒俩的话，脑中灵光乍现，急问道：“那袁师兄可会炼制兴奋剂？”

“兴奋剂？？？”

袁天罡松弛的眉头上皱起一个大疙瘩，极为犯难地问道：“这兴奋剂是何物？也是我道家所炼的丹丸不成？莫非这也是师弟在梦境中，祖师爷亲口言传的？”

郭业暗暗啐了两口，妈的，这个时候哪有兴奋剂这个说法。

旋即，立马改口解释道：“呃，这兴奋剂吧，就是那种一经服下，短时间内会极大刺激神经，让神经保持一个高度亢奋的状态，增强爆发力……”

这下，又轮到郭业对师徒俩科普起违禁药物兴奋剂，讲得师徒俩人再一次目瞪口呆，嘴张得老大老大，能活吞下一个鹅蛋那般。

## 第459章颁法旨，传同门

听着郭业科普起兴奋剂的功效来，袁天罡捻着胡子自顾沉思了起来。

李淳风插嘴说道：“莫非你是想将这兴奋剂用在斗狗大赛之上？”

郭业点头应道：“然也！只要给狗服下这玩意，几乎短时间内就处于暴走边缘。到时候，再加上这两样东西涂抹于身——”

说着，郭业指了指摆放在身边的两个白釉瓷瓶，说道：“嘿嘿，即便跟雪山狮子对上，不是猛虎也像似猛虎，对不？”

“可这服药比斗，明显就是弄虚作假和舞弊啊？胜之不武吧？”李淳风颇为不赞同地摇头说道。

“切~~”

郭业白了一眼一本正经的李淳风，哼道：“你知道个啥？你给我拿这老虎粪便和老虎尿，就不是弄虚作假和舞弊了？别假正经哈。再说了，兵者，诡道也！玩得就是一个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你管它过程如何，咱要得就是结果，对不？”

李淳风还是执拗地摇头，说道：“师叔这话恕淳风不敢苟同。行军打仗是行军打仗，可毕竟你这是斗狗而已，若连小小斗狗比赛还舞弊，平白让番邦之国小觑了我泱泱大唐，不是吗？”

奶奶的，郭业恨不得拿榔头敲开李淳风的脑袋，这小子咋就这么轴，转不过弯来呢？

倏地，脸色一沉，有些不客气地喝道：“斗狗大赛咋了？你小子可别小看了这斗狗比赛，事关两国国威，较之一场大战来要来得重要。如果连一场斗狗比赛都输给吐蕃人，那让我们大唐的脸面往哪儿搁？此次比试不仅要赢，还要赢出大唐国威来。你懂了吧？”

三十大几的李淳风被二十啷当岁的郭业一口一个小子叫着，真心气得肺都快炸了。可偏偏郭业说的话还让他无从辩驳，还不上嘴来。

“都别吵吵了~”

突然，沉思许久的袁天罡抬起头喝止了两人，说道：“师弟言之有理，淳风说得无不道理。但是此次比赛既然是师弟参与，自然全权由师弟自己作主。”

袁天罡充当和事佬，将这师叔侄儿两人的架子茬了过去，暂时平息了争吵。

随后冲郭业说道：“师弟刚才所提及的兴奋剂，贫道倒是有了几分头绪。这样，回头我试着炼制一番，一有结果便让淳风进城通知于你。如何？”

郭业听罢，一脸雀跃地喊道：“昂？师兄真能炼制得出来这玩意？那可真是太好了，那小弟对赢吐蕃人更有几分把握了。”

袁天罡习惯性地一甩拂尘，谦逊道：“姑且一试，成败未知。”

听着袁天罡如此说，郭业心里踏实了不少，届时即便不能百分百还原出兴奋剂来，至少也有个七八成像吧？

聊胜于无，略有成效，对于郭业而言，那就意外之喜了。

旋即连称是是是，又将自己在太平坊的府邸住址报了一遍。

报完地址之后，他觉得在蟠龙观呆得时间也有些长了，便起身抱拳告辞道：“师兄，那啥，我那些朋友还在大殿之外，小弟要先回去了，免得他们担

心。”

袁天罡微微颌首，挥挥手示意郭业自便。

刚要起步离开，郭业突然想到还有件事儿，急忙说道：“袁师兄，我看蟠龙观中的护观之狗，颇有几分神气，品种上应该有几分西域良犬的血统。莫非是我大唐与西域两地之狗的杂交？”

袁天罡点头笑道：“算你还有些眼力，正是两地之杂交狗。这狗的母种乃是西域极为罕见的灵提犬。虽比不上吐蕃纯种雪山狮子的凶猛与好斗，但胜在体型矫健，体力顽强，而且奔跑之速度亦是狗类中数一数二的。”

郭业心道，果然如此，我说怎么看怎么像后世以奔速闻名于世的格力犬。

旋即，郭业腴笑道：“袁师兄，你看哈，斗狗大赛迫在眉睫，小弟手中又无好狗可用。不如师兄分出十条杂交灵提犬给小弟，帮衬小弟一把，如何？”

郭业臭不要脸的在袁天罡这个六十来岁的修道之人面前，一口一个小弟，叫的顺乎自然，脸不红心不跳。

袁天罡不以为许，笑骂道：“就知道你小子没憋什么好心思，罢了，护观灵提犬乃在蟠龙观中也不是什么稀罕物，匀你十头又如何？拿去吧！”

郭业听罢乐乐呵呵地冲着袁天罡深深鞠了一躬，连番致谢，这才心满意足地屁颠屁颠绕出三清祖师像的后面，走出了大殿。

见着郭业离去后，受了他不少冤枉气的李淳风这才义愤填膺地冲袁天罡投诉道：“师傅，这人好生无礼！”

袁天罡不解地看着李淳风，问道：“嗯？为何有此一说？”

李淳风道：“师傅，纵是他梦入仙境与我道家有缘又怎样？他三番四次无礼要求师傅，为何师傅听之任之？在徒儿看来，此人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无赖人。”

“呵呵。”袁天罡听着李淳风将郭业贬得一无是处，不由笑道，“淳风啊，你何时见过师傅看走眼过？先有妖星西坠，再有梦入仙境，得祖师爷预示，你当真这一切都是巧合吗？再者说了——”

袁天罡缓缓起身，手执拂尘遥点着大殿外郭业离去的方向，轻声说道：“在为师看来，此子不仅与我道门有莫大的机缘，将来也许还能兴我道门呢。不学无术的无赖？在为师看来，这只是他为求自保的一件外衣罢了。你与他才相识多久，看人岂能一叶障目？”

李淳风听着师傅如此剖析，还是不信地质疑道：“可此人的行径与作派，将来又能有什么大作为？”

“你错了，痴儿！”

袁天罡手中的拂尘轻轻敲打在了李淳风的道冠上，发出嗒嗒嗒三响，似笑非笑地说道：“此人若真如此不堪，他三年前又怎能引导那和尚前往天竺，求取真经？”

听到袁天罡突然这般说，李淳风脸色顿时一片惊恐，哆哆嗦嗦着嘴巴不可置信地喊道：“师，师傅，你是说三年前在长安皇宫中与你有过交道，备受长孙皇后推崇的那个年轻和尚，玄奘？”

袁天罡站立原地，收起拂尘缓缓闭起双目来，仿若在回忆当日在皇宫中与那个叫玄奘和尚的谈话。

约莫过了一会儿，袁天罡长叹一声，有些艳羡道：“是啊，若非今日见到

此子，我差点将此事忘却。若那玄奘和尚天竺取经归来，呵呵，佛教在我大唐中原必将昌盛。届时，又将我道门置于何地？”

“啊？师，师傅，那可咋办？”

李淳风听着听着，也预想到了佛教昌盛，道门凋零的境况。

袁天罡道：“所幸，一切还来得及。因由郭业起，果必由他结。他才是定数中的异数，淳风，传为师法旨于长安诸道观观主、道家同门！”

李淳风陡然站起身来，拱手垂立在袁天罡面前，一脸肃容地应道：“请师傅敕令法旨！”

此时的袁天罡浑身绽放出长安道门第一人的气势，护国大法师的范儿尽显出来，一脸的端庄肃穆，缓缓启口道：

“颁法旨，传同门，今日我蟠龙观又添一位道门护法，实乃可喜可贺！贫道袁天罡，愿与诸同门共庆之！”

道门护法？

李淳风心中暗暗震惊，我的天，看来姓郭的算是彻底坐实了师叔之名！

## 第460章敢欺我大唐无狗乎？

袁天罡这个长安道门第一人突然颁法旨，传同门，封郭业为蟠龙观道门护法之事传扬了出去，一时间引得长安道门轩然震动。

不少道观的观主与在家修行的道门居士皆纷纷四处打听，这郭业到底是何人，居然引得护国大法师袁天罡如此看重与厚待。

几天的时间，郭业竟成了长安道门最为热议的话题人物。

道门的人脉在长安城中，可谓是隐藏至深，容不得忽视。

不过郭业这个当事人却是被蒙在鼓里，浑然不知自己已然走到了道门的风口浪尖之上。

他将十条从蟠龙观带出的灵提犬，暂时寄养在长孙羽默家的那处荒废场地，然后命令魏叔玉等人轮班看守。

而后接连的几天，他都在忙着为与吐蕃人的斗狗大赛而做准备，哪里还会去关注这些方外的八卦消息。

眼瞅着离吐蕃使团进长安还有十天的光景，郭业独自在太平坊的府邸暗暗焦急，怎么马元举这厮自打上次匆匆见面交代完事之后，就不见了踪影呢？

这甩手掌柜当的，让郭业好不生气。

正是夜里不说鬼，白天不提人。

就在郭业在书房中对马元举暗自腹贬之机，已荣升郭府外院管事的黄傲匆匆跑到书房外，通禀中书舍人马大人前来造访。

自打见过袁天罡之后，郭业最近几日都有些神叨叨，听着黄傲通禀，不由暗自琢磨，莫非哥们真是那个有福缘之人，轻轻一个召唤，马元举这厮就接法旨前来拜见？

不过这个念头一闪而逝，郭业不由轻笑一声，认识了那神棍师徒自己都变得神叨叨了。

当即吩咐黄傲将马元举请入书房中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马元举便在黄傲的引领下来到了书房中。

马元举自来熟地坐了下来，黄傲机敏地退出了书房，蹑手蹑脚地将房门带了出去。

马元举见状，轻笑道：“真是什么样的主子，就有什么样的下人啊。你府中这位年轻管事倒要鬼精鬼精的。”

郭业白了一眼马元举，看着对方双鬓带霜，风尘仆仆而来，一落座就拿自己开涮，不由哼道：“马舍人，你费了老鼻子劲来我家中，不会就是跟我这么一句话吧。”

郭业这话纯属挖苦，马元举岂能听不出来？他知道郭业心里对自己挺不待见，总觉得在斗狗大赛这个事情上摆了他一道，心里不平衡。

一念及此，也就没有和郭业计较，轻笑道：“你这小子嘴巴就是臭，你还是叫我马周马元举吧，哪怕叫老马也成，别舍人长舍人短的，马某人听得心里发慌。”

郭业岂是三言两语那么容易摆平的主儿，继续酸言酸语道：“郭某哪里敢啊？你马元举如今是皇帝跟前的小红人，是不是陪驾圣上左右，贵为中书省中书舍人，公务多繁忙啊？你瞧瞧，这都几天了，您老人家才舍得露面，啧

啧啧……”

嗨，这小子还真没完没了的，马元举真想一巴掌拍死这个混账小子。

马元举真想冲郭业咆哮两句，此番斗狗大赛，马某这是给你小子通天捷径走，你还如此不知好歹。

不过此番他前来也是有急事相商，只得将郭业的混账举止放在一边，从衣袖中掏出一张奏折一样的玩意，扔在郭业的书桌上，轻声说道：“别酸言酸语学那寡妇作派了，先看看这个再说吧！”

郭业看着这奏折一样的东西，不由来了精神头，将信将疑地拿起那东西端详了一下，惊讶道：“咦，这玩意好像是传说中的八百里加急奏章。”

说罢，将奏章打开一开，自顾念叨道：“看这落款，是灵州刺史的八百里加急奏章。这里头说得什么玩意？”

马元举摆摆手，示意道：“你自己先看看里头说得什么。我记得你是识字的，别告诉三年未见，你丝毫没有长进啊？”

郭业啐了一声，收起刚才那副小人的嘴脸，认真地看了一遍才明白过来，说道：“原来是那个吐蕃小王爷多赤罗定下的斗狗比赛啊，玩三局两胜制？”

马元举微微颌首，说道：“之前我便算准吐蕃使团前往长安的路线，肯定会在灵州境内停上一站。因此我数日前便给灵州刺史去信，让他帮忙从吐蕃人口中探点口风出来，他们想如何比试这个斗狗大赛。”

郭业暗暗点头，未雨绸缪，不错，这是马元举的行事作风。

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满地奏章扔在桌上，哼道：“这吐蕃人也忒托大了吧？三局两胜，仅仅定下一局博斗赛，其他两句比赛的内容让咱们来定，这不是瞧不起人吗？欺我大唐无人否？”

说话间，郭业又开始炸刺儿了。

马元举听完郭业一句吐槽，不由被逗笑了，说道：“吐蕃人的确是托大，不过人家并非欺我大唐无人，而是欺我大唐无好狗。你想想看，吐蕃人拥有狗中霸主雪山狮子，还怕赢不了这斗狗大赛？甭说三局，纵是四局五局又有何妨？”

郭业听着马元举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想到自己这几天做的准备，不由嘴角一扬，傲娇道：“吐蕃人稳赢？那可未必！”

“咦？”

马元举惊疑一声，他知道郭业这小子口花花臭嘴巴，但是跟自己一样，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听着这小子傲娇满满地说出这句话，不由有些兴奋道：“敢情你小子心里已经有谱儿了？想到对方吐蕃雪山狮子的对策了？”

郭业道：“对策是有，如果没看到这份加急奏章之前，我顶多有个五五胜算；不过如今吐蕃人如此托大，居然将剩下两局的比赛内容交给我们自己定。嘿嘿，胜算大幅度提升啊，至少有八成的胜算。”

“啊？原来只有八成的胜算啊？”

马元举闻言，脸上不由浮出几分失望之色。

郭业顿时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你妹的，这是在否定哥们的能力吗？

倏地，站起身来喝道：“我说马元举，你丫是不是升官升得连哥们交情都没有了？八成胜算你还想咋的？如果不满意，你大可再找别人来干，爷们还真不伺候了！”

嗨，又炸毛了！

马元举一阵无语，生怕这小子撂蹶子，连连摆手说道：“好了好了，八成就八成，总比没有胜算强。对了，这剩下两局到底比试什么，就交给你来定了啊？”

郭业见着马元举服软，也松了口说道：“嗯，我来定就成，反正还有十天，他们才进长安不是？时间方面足够我准备的。”

马元举嗯了一声，突然很好奇郭业到底有什么办法来赢吐蕃人的雪山狮子，随即问道：“对了，你将你那对策说来听听，到底是什么阴损怪招儿？”

一个不学无术，一个阴损怪招儿，显然已经是郭业的代名词。

郭业摇摇头，说道：“说给你听也不是不可以，但前提是你老老实实告诉我，如果赢了吐蕃人，替陛下扬了我大唐国威，到底会许我什么好处？你不能老是给我开空头支票，对不？”

马元举心道，好吧，这小子就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

随即说道：“早说晚说都一样，反正你小子迟早也会知道。既然你这么想知道，我就跟你说吧。也算是给你小子来点动力鼓鼓劲，将吐蕃人给干趴下。”

说罢，马元举稍稍整理下头绪，组织了下语言，准备倾口而出，告与郭业听。

“咚咚咚～”

书房房门应声被叩响，外院管事黄傲的声音在外头响起：“大官人，有个自称李淳风的道士在府外求见，说是奉师命前来给郭师叔送丹药来的。”

李淳风？丹药？

郭业暗道，莫非是之前让袁天罡帮忙试炼的兴奋剂出炉了？

倒是旁边的马元举不淡定了，脱口惊喊道：“李淳风？郭师叔？莫非说的就是你？”

郭业耸耸肩，哼道：“不是我，难道是你啊？”

“啊？”

马元举听到郭业亲口证实后，像见了鬼似的望着郭业，自言自语道：“那护国大法师，钦天监袁天罡不就是你的师兄了？你小子什么时候变成道门中人了？怎么还与蟠龙观的大小妖怪扯上关系了？”

马元举一连几个问题，跟机关枪似的啪啪啪脱口而出。

郭业摇摇头，将马元举晾在一边儿，说道：“这事儿说来话长，回头再跟你解释，我先去见一见我那师侄儿！”

说罢，快步打开书房门，头也不回地带着黄傲离去走远，留马元举一人独自在书房中发着愣儿。

## 第461章升仙丸

郭业匆匆让黄傲前去门口将李淳风请入府中，自己在客厅等候着对方的到来。

当李淳风随着黄傲大步大步入了府中，步步进来客厅，郭业眼前不由一亮。

只见今日的李淳风头戴紫金朝天道冠，身姿挺拔披着崭新的八卦道袍，一柄拂尘握于手中，端的是丰神俊朗，步伐飘逸，宛若半个神仙中人。

郭业不由暗叹，奶奶的，这厮长得真是一副好卖相，若挂着批命算卦的羊头，这得骗走多少深闺怨妇的心呐。

“咳咳……”

站在客厅中的李淳风见着郭业瞪着那双死鱼眼看向自己，感到有些不自在，不由清咳两声，朗声说道：“郭师叔，我奉家师之命，前来给您送药！”

郭业唔了一声，装起一副师叔长辈的派头微微颌首，摆摆手示意李淳风坐下。

然后让黄傲将李淳风手中带来的白釉小瓷瓶给呈了上来。

郭业接过白釉瓷瓶一边拨开瓶塞，一边顾左右而言他地问着李淳风道：“师侄儿，你初来师叔这儿，怎么样？师叔的这处新府邸如何？”

李淳风不知道郭业为何有此一问，下意识地点头回道：“嗯，挺好，挺大，挺气派的！”

他说的事实，他跟他的师傅袁天罡闲暇之余也穿梭于长安各家王公贵族府中，不是看风水，便是看批命算卦，多少有些见识。

郭业的府邸虽没有别家的富丽堂皇、奢华气派，却颇有些别具一格，有些江南园林的意境在里头，多了几分的浑然天成，暗合天人合一之道。

闲逸雅致，恬淡自然，这是李淳风初入郭府的真切感受。

砰～

郭业拨开瓶塞，又听着李淳风这般说，颇为中听，不由有些得意地哼道：“哈哈，算你小子有眼力，我这府邸岂止是挺大挺好挺气派？那是相当的大，相当的好，相当的有气派啊！”

说完，脸上尽是沾沾自喜的自得其乐。

李淳风听罢，暗暗腹贬，唉，这话也是相当的俗气，跟暴发户土包子似的，真是白瞎了这么一座好府邸。

“咦？”

郭业从小瓶中倒出一颗红如火焰般的药丸，疑惑道：“这就是你师傅替我炼制的兴奋剂？怎么不是粉末状，尽是颗颗圆状的药丸？”

李淳风回道：“这个不清楚，这是师傅用丹炉炼制而成。出炉那日便是丹丸之状。而且师傅亦给它重新定名为‘升仙丸’。”

“升仙丸？”

郭业呢喃了一声，问道：“为什么叫升仙丸？”

李淳风解释道：“师傅乃是用无根水、蛇淫草、罌壳为主药，再配上其他一十八种名贵药材来炼此丹，耗费了三天两夜的时间才炼制而成。师傅曾拿观中的灵提犬来试丹，服完此丹丸半个时辰后，不仅能够短时间内将灵提犬自身潜力激发而出，体力与爆发力有一定的增幅，而且药效一过，灵提犬便



会浑身虚脱，飘飘欲仙，极是享受，宛若升仙。因此，师傅更名为‘升仙丸’。”

我草，这么牛逼？真的假的？

郭业脸上写满了不信两个字，这一颗颗拇指大小的丹药，真有李淳风说得邪乎吗？

如果照他这么说，这升仙丸哪里还是兴奋剂的翻版？而是同时兼备了违禁药物兴奋剂、鸦片福寿膏，毒品贵族海洛因等功效啊。

郭业将信将疑地问道：“你说你们在蟠龙观中已经试验过了？”

李淳风重重点头，嗯了一声。

郭业又问道：“既然在灵提犬身上有效，那如果给人喂食此升仙丸呢？”

“啊？”李淳风肩膀猛地一颤，惊惧地看着郭业，诧异问道，“师、师叔，这可使得不得，使得不得，师傅说过炼出此丹已经有违天和。如果给人喂食，先不说效果如何，万一吃死人了怎么办？师叔莫要莽撞，万万使不得。”

郭业脸色怪异地哦了一声，勉强笑道：“师侄儿别紧张，我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对了，我府里正有条看家护院的大黄狗，咱们姑且拿它一试，看看是否真如师侄说得那般玄乎。”

李淳风连连摆手，说道：“淳风今日入城还有其他急事要办，家师命我给城中几位居士送信函，我便不多做打扰了。我这就要走，师叔告辞！”

说罢，转身就要离去。

郭业见状起身叫道：“这么急着走？师叔还惦记请你在府中吃顿饭呢，你看你那观中都是清汤寡水，好不容易吃上一顿肉，来，师叔今天请你吃肉……”

“不了不了，师叔自己慢慢享用吧，走也～！”

李淳风喊吧，人已如离弦之箭，匆忙朝着府外大门方向撒丫子奔跑离去。

郭业看着这小子的身影有些慌乱，暗暗奇怪纳闷，着急忙慌的，这小子搞什么鬼？

掂了掂手中的丹药，郭业暂且不去理会他，而是对身边的黄傲说道：“黄傲，去，把这颗药丸碾碎了，搀到肉里给咱们家的大黄狗吃吃看，咱看看效果如何。”

黄傲接过郭业手中这颗红色丹丸，尽管心中不知道大官人到底想要做什么，但还是老老实实朝着大黄狗所在的院外走去。

郭业独坐在客厅中，静等着黄傲的回报。

约莫过了一会儿，黄傲便匆匆跑来，冲郭业一脸古怪地叫道：“大官人，咱家大黄狗吃完肉食和丹丸了。不过……”

郭业闻言，急问：“不过怎么样？”

黄傲苦笑道：“大黄狗吃完后倒是没什么区别，就是四肢张开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喘着粗气，而且还没完没了摇着头。”

“我草，摇头丸？”

郭业惊呼一声，挥挥手喝道：“再探，再有什么怪异的表现，速来禀报。”

黄傲应了一声，又急急转身跑出了客厅。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黄傲再次屁颠屁颠跑来，脸上尽是见了神仙见

了鬼的样子，哇哇叫道：“大官人，神了神了！哦不，见鬼了！！！”

黄傲语无伦次，听得郭业一阵揪心，连忙喝止道：“舌头捋直了再说话，现在情况如何了？”

黄傲无法平复心情，手舞足蹈地比划道：“咱家大黄狗双眼通红，一狗脸的凶相在院中乱吠乱跑乱蹦达。大官人，您是不知，就咱们家那一人高的假山，大黄狗居然一跃而上，跟个大老虎似的。这，这还是咱家那头性子温顺的大黄狗不？”

“真的？”

郭业听闻，也是一脸激动，心脏暗暗砰砰作响，果然真如李淳风所说，这升仙丸的确能在短时间内将狗的潜力和爆发力逼出体外，达到效果。

妥了，对战雪山狮子，灵提犬至少要五成的把握了。

就在郭业兴奋欣慰之余，突然一名下人步伐踉跄地跑进客厅中，好像天都要踏下来似的喊道：“大官人，不得了了，不得了了，咱们家那大黄狗疯了！”

“唔？”

郭业眼珠子一瞪，刚才黄傲不是说神了吗？怎么就这么一乍么眼的功夫，又变成疯了呢？

随即，郭业将询问的眼神看向黄傲。

黄傲两手一摊摇摇头，表示不知。

郭业只得问向那下人，喝道：“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

那下人听着郭业发问，脸色顿时绯红，吱吱唔唔又摇头，愣是半天憋不出一个屁来。

身为管事的黄傲气得一脚踹到那下人的屁股上，嚷嚷道：“王大拿，大官人让你说你就说，扭扭捏捏个蛋啊！”

那名叫王大拿的下人被黄傲这么一踢，差点没跌倒在地，吃疼地揉着屁股硬着头皮喊道：“咱们家大黄狗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居然在院中荒淫起来。那啥，咱们院子里的母鸡、母鸭、母大鹅，都，都被它欺负了个遍。”

郭业下意识地哼道：“欺负了个遍？狗撵鸡鸭鹅，这不是很正常吗？慌慌张张，像什么样子？”

王大拿见郭业还未听明白，急得跳脚哇哇叫道：“不是不是，就是咱们家的大黄狗把院子里的鸡鸭鹅，统统操翻了！”

“噗~~”

郭业乍听，差点没一口老血气喷出来，尼玛的，这大黄狗饥渴到什么程度？

猛然，郭业心里暗暗寻思，莫非也是这升仙丸的副作用？

肯定就是如此！

郭业气得冲蟠龙观方向嚷嚷道：“袁天罡，你给炼得到底是兴奋剂，还他妈是春药啊？我了个去，这不是坑爹吗？”

旋即，郭业冲黄傲和王大拿吩咐道：“都愣着干嘛？赶紧去把大黄狗制住啊，不然院子里的鸡鸭鹅，都他妈得遭老罪了！”

王大拿害怕地摇摇头，一脸惊惧地退到了管事黄傲的身后。

黄傲下意识地将王大拿一把推开，啐道：“你跑我后面来想干啥？”

啐罢，下意识地捂着屁股冲郭业苦笑道：“大官人，我可不敢去，万一那

大黄狗发起疯来，连我都不放过，那可咋办？”

“啥？”

郭业听着黄傲这么说，身体重心一失衡险些跪下，好在站稳没出什么丑态。

当即，冲着黄傲翻了翻白眼，喷道：“都是狗撵兔子操牲口，哪里听过狗操活人的？黄傲，你废什么话？赶紧的，别他妈让那大黄狗在祸害了，没了院里鸡鸭鹅，看贞娘管家不扒了你丫的狗皮！”

“这……”

黄傲满脸苦逼色，只得嘟囔了一声：“好吧，我这边带人去制住大黄狗，唉……这到底是什么丹药啊，怎得那么邪乎？”

郭业听罢心里哼道，叽歪个蛋，我他娘的也想知道这升仙丸到底是什么玩意！

## 第462章玩票大的

大管家贞娘外出采购还未归来，黄傲只得越俎代庖组织起整个郭府的所有下人，兴师动众地展开抓捕大黄狗。

府中内外顿时混乱成了一片，费了老鼻子的劲儿，才将大黄狗堪堪制服，用大铁链子重新栓了起来。

待得黄傲成功制服大黄狗的捷报传来，郭业闻讯赶往前去观看。

此时的大黄狗早已过了药效，浑身脱力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不时发出唧唧呀呀的哼哼声，仿佛如坠云端般，极为享受。

郭业暗暗咂舌，果然跟李淳风说得一样，神情宛若升仙快感啊。

听着一个个下人报告着府中的损失，郭业的心仿若滴血，那叫一个心疼啊。

奶奶的，一条大黄狗不仅将整个郭府处处院中闹得邋里邋遢，还把府中贞娘特意蓄养的鸡鸭鹅统统操翻操死，无一幸免。

这噶死的癞皮狗，破坏力当真是强悍若斯啊！

郭业总算是领教了这升仙丸的威力，暗暗啐骂着李淳风这小子耍心眼，难怪要落荒而逃匆匆离去，敢情儿是怕自己试验完丹药之后，找他算账啊！

袁天罡，李淳风，算你们师徒俩牛，小爷跟你们记下这笔帐了。

试丹试出一个篓子了，郭业只得让下人们赶紧收拾府中内外，且把那些不堪大黄狗凌辱而致死的鸡鸭鹅统统扔掉，这玩意吃着也嫌恶心不是？

吩咐完之后，他突然想起马元举貌似还被自己晾在书房中呢，差点忘记了这茬儿。

当他让黄傲将马元举请来客厅中之时，谁知黄傲直接苦笑道：“大官人，你刚才光顾着大黄狗了，马舍人早就离去了。”

啊？

郭业听罢甚是汗颜，马元举不会是嫌自己怠慢了他，才离开的吧？

黄傲见着郭业惊疑，说道：“大官人，马舍人刚才留下话来着，他说吐蕃使团近期就要抵达长安，他还约了礼部的通事舍人萧大人商谈关于如何安置吐蕃使团在长安诸事。所以先行离去了。”

礼部通事舍人萧大人？

不就是萧瑀的长子，太学生领袖萧廷的大哥——萧慎吗？

对头，这厮如今添为礼部六品通事舍人，好像主管的就是接待番邦来使的工作。

马元举负责斗狗大赛，自然与萧慎这个通事舍人有所交集，郭业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表示知晓。

随意嘱咐了黄傲几句之后，他亦自行离去。

.....

.....

翌日一早，郭业正在饭厅吃着早饭，听闻下人来报魏叔玉、房遗爱二人突兀登门拜访。

闻言，便遣了下人将二人引来饭厅中。

待得二人匆忙赶来饭厅，郭业吃得正差不多，示意二人自个儿找座儿坐下后，问道：“你俩怎么来了？不是让你们在那边轮班看着那十条灵提犬吗？

那可是咱们比赛的本钱，不要出了什么闪失。”

魏叔玉笑道：“二哥放心，那边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保证不出岔子。咱们今天过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来告知二哥。”

房遗爱也是眼神猥琐，笑意绚烂地附和道：“是极是极，这事儿跟咱们可是息息相关着呢。”

听着二人如此说，郭业来了兴趣，刚想问什么事儿的时候，突然发现今天居然少了杜荷这小子。

这不科学啊！如今这三人是打死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整日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怎会突然少了杜荷呢？

当即疑问道：“对了，杜荷人呢？”

魏叔玉撇撇嘴，无所在乎地说道：“这小子最近是出不了门了，听说他爹病了，这小子正伺候在他爹左右呢。”

杜如晦病了？

人嘛，拉个肚子感个冒，也属正常。郭业也没当回事，只是赞了声：“嗯，父亲生病这小子能收起玩心，专心侍候床前，也算难能可贵，颇有孝心了。”

魏叔玉附和道：“是啊是啊！”

旁边的房遗爱看郭二哥有跑题的嫌疑，轻轻踢了一脚魏叔玉，低声说道：“说正事儿，说正事儿啊！”

“哦对。”魏叔玉经房遗爱这么提醒，急忙说道：“二哥，这两天长安城可是热闹的紧，你可收到了风声没？”

“什么风声？”

郭业这几天都在家中呆着，大门不出一步，还真不知道长安城中又出了什么新鲜事。

魏叔玉讪笑道：“原来二哥不知啊，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传得还是咱们书学班要和吐蕃十人团斗狗之事。”

郭业哦了一声，这事也不是什么机密之事，肯定会有传扬出去的时候，淡淡说道：“你说的是这事儿啊，怎么了？莫非都在等着看咱们的笑话？”

“是也，非也！”

魏叔玉直接掉了下书袋子。

旁边的房遗爱淡定不住了，急道：“魏叔玉，你真啰嗦，还是我来说吧。”

说着自顾站起，冲郭业说道：“二哥，昨天早上，长乐坊的四海赌坊与五湖赌坊联手萧家那个瘪犊子萧廷开了一个赌盘。赌得就是咱们和吐蕃人的斗狗大赛。我草，现在长安城百来个里坊，还有东市、西市，都已经传开了，参与下庄赌博的人不计其数啊！”

拿斗狗大赛做赌盘？

郭业听得也是极为惊诧，妈的，我真没想到这个茬儿呢，居然让萧廷那个混蛋玩意和江夏王李道宗这个财迷捷足先登了。

奶奶的，手脚可真够快的啊！

郭业暗道，不行，咱不能让他们一人独赚，必须也要捞点银子回来，不然岂不是便宜了他们？

随即问道：“盘口有多大？赔率是多少？”

房遗爱爱爱道：“他们放话了，无论下注多少，他们都敢接。至于赔率，妈的，真他娘的丢人！”

说罢，房遗爱懊恼地别过脑袋，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心情糟糕至极。

郭业将眼神望向魏叔玉，指道：“叔玉，你来说，赔率多少？”

魏叔玉苦笑道：“若吐蕃十人团赢，一两银子连本带利赔一两二钱；若咱们书学班赢，一两银子连本带利赔五两。至于平局，则是一两银子连本带利赔付二两银子。”

郭业一听到只要书学班赢，他们就一赔五，顿时脸色也拉了下来。

妈的，这是赤裸裸的无视书学班的实力啊，看死书学班赢不了比赛啊。

真是欺人太甚！

当即又问道：“那现在那边下注的情况怎么样？八成都是下咱们书学班输，吐蕃人赢的吧？”

“没错！我打听了下。”魏叔玉点头说道，“下吐蕃人赢的占了绝大多数，真心气死个人了。”

郭业怪笑道：“难道长乐坊和萧家就不怕所有人都下吐蕃人赢吗？纵是一比一成二的赔率，那也是一笔巨大的损耗啊？”

魏叔玉摇头说道：“二哥，你可算错了，长乐坊和萧家稳赚不赔。因为昨天下午，长乐坊就收到了二十万贯银子的赌注，买得就是咱们书学班独赢。只要收了这笔银子，长乐坊完全可以赔付另外一边的支出，还能替长乐坊和萧家赚足了口碑。当然也有一些零碎买咱们书学班独赢，所以怎么着，他们都赔不了。”

“啊？”郭业不解地问道，“是谁这么大手笔？居然明知道咱们书学班的胜率不高，还肯下这么大的重注？”

魏叔玉神秘兮兮地指了指头顶上空，低声说道：“朝廷这边多少也要意思下，宁可输掉这笔银子，也得做做样子，是不？这毕竟关系到咱大唐的脸面。”

亏本赚吆喝？

郭业暗暗点头，难怪长乐坊和萧家他们敢放言，多少赌注都敢接啊。

继而，他问道：“你们怎么想的？”

魏叔玉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道：“二哥，咱书学班弟兄们都已经凑够了银子，凭良心说，一开始都惦记下注买吐蕃人赢，至少看着稳赚不赔，是不？不过，大家伙后来想了想，毕竟此番比赛关系到咱们大唐的国威，关系到咱们兄弟以后在长安城的脸面。再说了，咱们书学班此番是替大唐出战吐蕃人，怎么还能下银子买自己输呢？所以……”

“所以大家伙一致商量过，都听二哥的安排。”房遗爱陡然站起身来，一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气势说道，“妈的，咱输人不输阵，银子没了大可以不要，但是兄弟义气不能丢，都听二哥你的安排。对了，长孙公子也是这个意思，他此番出了一万两的银子，我们大家伙也凑齐了一万两的银子，都让二哥来安排。”

郭业闻言，要说心里丁点不感动，那是假的。看情形，这群败家玩意们都把平日积攒的那点家底，统统掏出来了。

倏地，郭业亦冲两人拍胸保证道：“放心，你们郭二哥从来不做亏本买卖，一切尽在掌握中。”

落罢，又冲魏叔玉问道：“你刚才说长乐坊和萧家放言，无论下注多少都敢收，是这意思吧？”

魏叔玉点点头，道：“正是！”

啪~

郭业一掌拍在桌上，朗声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偏来闯。既然他们要噶死，二哥我就成全他们，咱就赢他个盆钵满盈，赚他个天大的惊喜出来！”

“来人，来人。”郭业冲着饭厅外头嚷嚷道，“传信给海天盛宴大酒楼的关掌柜，想尽一切办法，给我筹集银两，越多越好，哪怕将酒楼抵押出去，都在所不惜！！！”

呃.....

房遗爱和魏叔玉两人惊得目瞪口呆，望着郭业怔怔出神，心中惊骇道，二哥，这是要玩票大的呀？俺的娘唉！

.....

.....

八天后，浩浩荡荡数达千人的吐蕃使团，终于如期抵达长安东门外，稍作休整，准备进城。

## 第463章频频蹊跷与怪异

长安城外枝桠青，旌旗招展迎风扬。

吐蕃使团人数达千人，声势浩大地进入长安城，动静委实不小，沿路之上引来了无数长安百姓围观。

此次吐蕃使团中不仅有吐蕃国主松赞干布派遣的使节达达尼尔，还有吐蕃国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多赤罗小王爷，属于国与国之间的邦交往来。

所以李二陛下也格外重视并且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不仅命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主持事宜，还让中书舍人马元举与通事舍人萧慎从旁协助，负责使团在长安的一切事宜，当然包括关系到两国面子的斗狗大赛。

礼部尚书李纲率着礼部各司各级官员，与马元举及萧慎二人，早早便来到东门口，迎接着吐蕃使团的进城。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规模近千人的吐蕃使团又是车又是马，一一悉数进入城中，在李纲等人的引领下朝着鸿宾楼方向赶去。

鸿宾楼，并非单单一座楼的意思，而是泛指一个区域，乃是大唐朝廷专门开辟出来以接待番邦使节或来宾，提供吃住的地方。

礼部又兼着外交部的职能功效，所以鸿宾楼自然也归礼部管辖。而萧慎这个通事舍人，正好直管着鸿宾楼。

赶往鸿宾楼的路上，马元举与萧慎二人策马齐头并进跟在李纲后面，而李纲则与吐蕃使节达达尼尔走在前头，有说有笑貌似相谈甚欢的样子。

马元举看着达达尼尔这个吐蕃使节五十来岁的样子，穿着吐蕃人独有的特色服饰，满脸的络腮胡子看似粗犷至极，不过与李纲的对谈中倒是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飞扬跋扈，更像是一个读书人。

马元举暗暗道，看来这些年，吐蕃国内对于汉家文化的推崇与普及可谓不广啊。

不过马元举心中还是有个疙瘩，从进东门到现在，眼瞅着都快到鸿宾楼了，至始至终，那个吐蕃国天才少年多赤罗小王爷，还有他手下的吐蕃天才少年团，愣是连鬼影都没见过。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多赤罗小王爷与十人团来长安交流及斗狗大赛，都是子虚乌有之事？

但想想，马元举又觉得不靠谱，毕竟这事儿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两国国内都人尽皆知，怎么可能会是子虚乌有，半路夭折呢？

要知道，现在长安城中可是有一百多万双眼睛盯着这场比赛呢。

马元举带着心中的疑惑，一路无话与萧慎并行，跟在李纲的后面默默前行着。

.....

.....

过了大概半柱香的时间，吐蕃使团正式入驻鸿宾楼。准备稍作休憩，李纲便会带吐蕃使节达达尼尔面见大唐皇帝，递交吐蕃国主松赞干布的国书。

皇城内，江夏王府。

太学生领袖、萧家第二子萧廷匆忙拜访江夏王李道宗。

萧廷此番前来乃是衔父命与兄命而来，萧家与李道宗的长乐坊此次又是



联手开赌盘，所以李道宗对他倒没有多做为难。

恰巧他正与五湖赌坊、四海赌坊的王五湖、罗四海商议着此番开盘之事，一听萧廷造访便让守卫将其带进来。

萧廷一入江夏王府的大厅中，见王五湖、罗四海也在当场稍稍诧异，不过很快就不感意外了。

因为他知道二人是为李道宗打理长乐坊的主事人，早就从父亲和兄长的口中听过此事，见怪不怪。

李道宗见着萧廷入厅，示意他坐下问了何事。

萧廷用扯起衣袖擦拭了下额头的汗渍，急急说道：“我兄长刚才派人传信，说在鸿宾楼并未见到吐蕃的多赤罗王爷。所以我兄长疑心吐蕃人的斗狗大赛是不是子虚乌有之事，赶紧让我来报与江夏王您听。”

“哈哈……”

李道宗摆摆手摇头笑道：“你兄长多虑了，斗狗之赛虽说较为儿戏，但好歹也是关系到两国的颜面。而且吐蕃人早早就放话传来大唐，要与长安的贵族子弟一决高下，怎么可能说不比赛就不比赛呢？哈哈，贤侄啊，你父萧瑀乃是沉稳之人，怎得你兄弟二人办事却如此毛躁呢？”

贤侄？

萧廷听着李道宗这叫法，脸都绿了。要知道萧廷与萧慎兄弟二人都二十大几的人了，而他们的父亲萧瑀也是六十来岁的人。但李道宗虽然与父亲同朝为官，且功绩彪炳，但却只有三十来岁。

三十来岁的人称呼一个二十来岁的人“贤侄”，萧廷怎么听怎么别扭。

但谁让人家出道得早呢？十七八岁就在秦王麾下出生入死，如今贵为堂堂的江夏王呢？

没辙儿，萧廷硬着头皮讪笑了两声，说道：“江夏王所言极是，是我们兄弟毛躁了。”

说着就要告辞，谁知李道宗又将其叫住，问道：“对了，此番咱们两家联手坐庄开赌盘，你可知道如今外头下注的情况如何？”

萧廷挠挠右腮，摇头说道：“家父曾交代过，此次坐庄开盘全权由长乐坊主持，我们萧家只出银子不得干涉。所以，我只听闻下吐蕃人赢的较多，而下书学班赢的较少。哦对了，听说有一笔二十万贯的银子买了书学班赢，嘿嘿，这不是嫌银子太多花不出去么？”

言下之意，书学班必输！

李道宗听着萧廷的话，心道，萧瑀这老东西倒是会做人，知道本王素来不喜欢别人指手画脚，索性不干涉坐享其成，老狐狸就是老狐狸。

心中赞许了一下萧瑀之后，又瞥了一眼正沾沾自喜的萧廷，不由叹道，可惜生了这么一个草包儿子，官场中人谁不知道那二十万贯银子乃是朝廷专门拨出来给书学班打气来的？这傻鸟，唉……

不过李道宗心里鄙夷归鄙夷，但脸上还是笑意频频，毕竟萧廷说得没错，这就是给本王送银子来花的。

而且不仅仅送了二十万贯，还有……

继而笑道：“二十万贯只是八天前的数目哟！贤侄啊，看来你的消息有些闭塞了。就在三天前，还有人竟然大手笔买了五万贯的书学班独赢，哈哈……”

萧廷瞪大了眼珠子，惊叫道：“什么？是谁这么傻帽？”

李道宗看了一眼旁边在立的罗四海。

罗四海答道：“乃是书学班那群纨绔子弟。正是他们买的自己独赢。”

“哈哈，这群傻鸟，难道这就是噁死的节奏吗？”萧廷一听是死对头书学班那群人，有些肆无忌惮地笑道，“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吗？明知必输还大手笔买入，这是要学三国周公瑾，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罗四海跟着笑了几声，又补充道：“不仅如此，他们其中一个姓郭的学子，还将西市的海天盛宴大酒楼，及东市的十家铺子统统作为赌注，买了书学班独赢！”

“我的天，怎么可能？罗掌柜是说郭业那小子？”

这下，萧廷笑不出来了，而是满脸震撼之色，呢喃道：“他怎么可能会这么阔绰？海天盛宴大酒楼居然是他开设的？奶奶的，这小子藏得够深啊！”

李道宗听着萧廷这般说，不由问道：“莫非贤侄认识这个人？”

萧廷咬牙切齿地恨道：“怎会不认识？若非这姓郭的王八蛋，我当初在书学班怎会如此狼狈？纵是化成灰，我也认得出他来。”

旋即，他将自己与郭业和书学班的仇隙说了一遍。

李道宗听罢之后不仅没有同情萧廷，反而暗暗鄙视着这个酒囊饭袋，真是糟蹋了他爹萧瑀的名头。

很快，他便挥挥手笑道：“罢了罢了，既然他们自己找死，又给本王送来这么多银子，本王就成全他们又如何？海天盛宴大酒楼，东市的十家铺子，哈哈，真是意外之喜，意外之喜啊！”

李道宗曾让罗四海与王五湖估算了下，这家酒楼与东市的十家铺子，其价值基本上可以等同朝廷下注买面子的二十万贯银子。

这不是意外之喜是什么？李道宗已然志在必得。

萧廷收起了怨毒之色，附和阴笑道：“正是，一定要让这些王八蛋赔得血本无归，以报当初被辱之仇。”

“报——”

一名守卫在大厅外头叫道：“禀报王爷，刚才长乐坊那边的总账房郑老六派人传来口信，说是又有人大手笔买了书学班独赢！”

“嗯？”

大厅中几人纷纷被这消息震骇到，难道又是一个银子多到没地方使的骚包？

李道宗脸有窃喜地问道：“买了多少注？”

守卫在外头答道：“五十万贯！！！”

嘶.....

居然是前面两家买入的总和，无论是罗四海，王五湖，萧廷，还是江夏王李道宗，都相继抽了一口冷气。

到底是什么人，好大的气魄！！

李道宗稍稍恢复了平静，沉声问道：“可查出来是什么人下的如此重手笔吗？”

守卫嗯了一声，继续回道：“郑老六已经派人查过，下注买入之人，乃是卫国公府的鱼暖暖鱼小姐！”

“什么？”

“是她？”

“我的天，卫国公府的鱼暖暖？”

大厅之中，四人皆是语出惊人，就连刚刚平静下来的李道宗又再次神情失色地呢喃道：

“怎么可能？姓鱼的妖女怎么会掺和此事？太不可思议了，诡异，蹊跷，蹊跷的很呐……”

念叨完，李道宗再也不复刚才那股铜臭味儿，相反，多了几分昔日战场之上的沉稳与算计。

## 第464章稀奇古怪事，粉墨登场

在萧廷这个瘪犊子匆匆报信江夏王李道宗的同时，郭业也收到了马元举派人传来的口信：

吐蕃小王子多赤罗，至今没有现身，不知身在何处。

马元举更是格外让人告知郭业，一定要看好参加比赛的十条灵提犬，千万不要出了差错，被人钻了空子。

并非马元举小题大做，而是这吐蕃小王爷多赤罗的行踪太过诡异了，居然没有随使团一起进城，由不得他不多心。

而且坊间关于斗狗比赛开赌盘也是传得沸沸扬扬，马元举心里清楚，多少下重注买吐蕃狗赢的人都在暗地里琢磨，巴不得书学班一输到底。

他的忧虑他的顾虑，郭业自然也是心里有数。

收到马元举的消息后，郭业一刻也没有闲着，立马让魏叔玉找来长孙羽默，相约海天盛宴大酒楼见面。

关鸿鹄早早给郭业预备了一间上好的雅间，在海天盛宴三楼一处靠窗的位置，扶栏而望便能俯视整个西市的繁华与喧嚣。

待得关鸿鹄安排好酒菜上桌，长孙羽默也在魏叔玉的带领下上来三楼，与郭业在雅间相见。

三人一一落座，关鸿鹄将雅间的房门带出，招呼买卖而去。

雅间内的魏叔玉有着做小弟的觉悟，机警地替郭业与长孙羽默斟满杯中酒。

郭业示意他坐下，问道：“叔玉，蓄养灵提犬的场地那边，是否有人照应？”

魏叔玉刚夹了一口菜送进嘴中，听着二哥这般问，唔了一声，急急吞咽下口中菜，囫圇说道：“二哥放心，杜荷带着咱们书学班的同窗不分昼夜的盯着呢。就连灵提犬吃的肉食，喝得清水，都是由长孙公子府中的下人送来，绝对出了什么差错。”

郭业望了一眼长孙羽默，对方欣然点头，轻笑道：“放宽心吧，回头我再从家里调来一批护院，专门负责那边的安全。”

郭业赞道：“甚好！越到关键时候，越不能出岔子。这次比赛不仅关乎到我们书学班的面子，朝廷的颜面，还关系到我们大家的钱袋子。我可是把海天盛宴大酒楼和东市的十家铺子统统压了上去，舍下老本一赌了。”

一听郭业提起这个茬儿，纵是两人已经知道郭业的大手笔，还是心有戚戚焉，总觉得郭业还是有点太冒失了。

郭业看着两人的神情，多少猜出来两人对此次比赛还是不看好。毕竟吐蕃藏獒与己方的灵提犬，实力悬殊，明摆在那里，由不得他们不放心。

旋即，安慰道：“放心吧，只要能保证正常比赛，我就有办法赢得吐蕃人。我郭业何曾打过没把握的仗？”

既有升仙丸在手，再有制定两局比赛内容的先手，郭业心中很是淡定。

长孙羽默嗯了一声，小嘬了两口杯中酒，问道：“你今日急急让魏叔玉找我来，应该还有其他事吧？”

郭业嗯了一声，说道：“我刚接到消息，那位吐蕃天才小王爷多赤罗，并未随着吐蕃使团进长安。如果我估计不错的话，这厮应该是乔装打扮进长安

来。可惜，到现在还没收到风声，也没发现他的踪迹。”

“草，这孙子是属兔子的吧？比赛就比赛呗，玩什么狡兔三窟？”

趁两人谈话间吃饱喝足的魏叔玉打了个饱嗝，唧唧歪歪道。

长孙羽默微微颌首，若有所思地应道：“难怪你刚才如此兴师动众地吩咐魏叔玉要照看好场地那边的灵提犬。原来如此啊，你是担心咱们还未上场，就被吐蕃人暗中捣鬼，无狗参赛？”

郭业应道：“这只是其一，这个吐蕃小王爷被吐蕃人甚是推崇，想必是心高气傲之辈，极为托大，应该不会干那种鬼崇勾当。我是在忌惮长乐坊和萧家那边，如果我们赢了，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不把他们赔得底朝天，血本无归才怪呢。先有朝廷的二十万贯重注，再有我们书学班的五万贯，加上我的海天盛宴大酒楼和东市铺子，如果真要五倍赔付，已经够他们两人喝一壶了。据我所知——”

说到这儿，郭业的脸上现出迷惑，轻声叹道：“卫国公府有个女子叫鱼暖暖，居然下了五十万贯的重注买我们书学班赢，真是骇人听闻啊！”

魏叔玉咋舌道：“前前后后将近一百来万贯，若我们赢了，那长乐坊和萧家不就要赔出五百来万贯的真金白银？啧啧，这差不多快抵上半个长乐坊了吧？我的天！”

长孙羽默听着“鱼暖暖”三字，眼皮子猛地一跳，呢喃道：“居然是她？她怎么会掺和此事？”

“怎么？”

郭业饶有兴趣地问道：“长孙你认识这个鱼暖暖？”

长孙羽默汗颜一笑，摇头叹道：“她？我纵是想认识，人家也不理我哦！不过，我兄长长孙冲与她倒是有几分熟稔，多少听说过她的一些事儿。”

郭业惊疑一声哦，心道，这鱼暖暖连长孙羽默都懒得搭理？这姑娘倒是挺有范儿。

当即，郭业好奇地催问道：“长孙，说来听听，这鱼暖暖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都说她是卫国公府的鱼小姐？卫国公姓李名靖，如果是卫国公家的千金，那也应该姓李，不是？”

长孙羽默略微点点头，整理下了思绪，说道：“这里头的事儿，扯起来就是陈年旧事了。话说这鱼暖暖啊，双十妙龄，豆蔻年华，长得那叫一个沉鱼落雁，气质独然，只要是个男人见了，指定走不动道儿。不仅如此，她还……”

……

……

楼上雅间中，郭业与长孙羽默慢谈细聊着。

而海天盛宴大酒楼的大门口，却走进来一对奇怪的男女。

男约莫十七八岁许，一身华服卓尔不凡，腰缠金带坠着巴掌大的玉佩，甚是贵气逼人。

至于那女的，紧跟在这富贵少年郎的身后，一身侍女服饰打扮，长得普普通通，两腮有些红晕，应该是那种长期在严寒气候下生活而被冻到的腮红。

这都不打紧，最令人瞩目的是这个侍女的双手，居然被一条大铁链锁着，走起来叮当作响。

侍女？囚犯？

楼下的食客与酒客没有一人能看得懂，看着那女子对那少年郎恭敬若斯的模样，又像是主仆。

但是天底下哪里有主子用大铁链锁着仆人，然后让她随身服侍的？

一时间，这古古怪怪的一男一女进来，抢尽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吓得没有一个跑堂伙计跟上前迎客。

关鸠鸠硬着头皮上前，一经询问两人真是主仆二人，而且是来吃饭的。

继而，关鸠鸠将这两人带往了一处较为僻静的地方，以免惹得在场食客纷纷侧目，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待得将主仆二人安排落座之后，关鸠鸠见着那侍女主动站到少年郎的身后，居然替少年捶起肩膀来。

双手轻轻捶打着，发出叮叮当当的铁链撞击之声。

关鸠鸠看得这怪异的场景，不由心里嘀咕，真是怪事年年有，今天特别多啊。

因为这不是他今天接待的第一对古怪主仆，另外还有一对……

离去走向大堂的关鸠鸠，下意识用眼睛的余光瞥向了另外一个僻静的角落。

也是一对主仆二人，不过这次是两个女子。

一名少女也是侍女打扮，正不停更换着筷子，给一名俨然一副千金小姐的女子夹着满桌的菜。

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千金小姐脸上居然蒙着纱巾，可以透过薄薄的纱巾，依稀可见这小姐的面容轮廓，端的是闭月羞花之美。

但是，关鸠鸠就搞不懂了，既然来海天盛宴吃饭，还蒙着纱巾做什么呢？

吃上一口还要稍稍掀开面巾，这不吃着别扭吃着累吗？

真是稀奇古怪玩意，今天统统粉墨登场了！

关鸠鸠暗暗嘀咕了两句，便走向柜台安排伙计准备给客人上菜去了。

而此时，

远在偏僻角落的富贵少年郎微微别过头来，望向了那位脸蒙面巾来吃饭的奇异女子。

而面巾少女好似也发现了富贵少年郎的瞩目，隔着面巾扭过头去，望向了那对怪异的主仆。

叮铃当啷……

那双手锁着大铁链的侍女突然停罢手中的动作，脸色阴沉面露凶光地锁定在面巾少女的方向，好像行走在草原上的独狼感受到危险的气息一般，双腿微微屈膝摆出一副攻击的架势。

铁链侍女仿佛严阵以待，只要主人一声令下，随时都能一跃而出，将对方瞬间击毙！

此间，她不像侍女，更像一头时刻都能发起攻击的独狼！

## 第465章鱼暖暖

“砒霜，住手！！”

富贵少年突然一声冷喝叫出了侍女的名字，一把抓住侍女双手锁住的铁链，晃荡两声示意她退后，低声叮咛道：“她们不是敌人，收起你的狼性！”

声音落罢，那名叫做砒霜的侍女拖着手中的大铁链退到了少年身后，低下了脑袋默不作声。

此时，这侍女既不想侍女，也不想独狼，更像是一头乖顺的宠物。

站起身来的富贵少年冲面纱少女的方向拱起双手，歉意道：“两位，对不住了！我这侍女自小就在狼群中长大，虽已成人，却是野性难驯，好勇斗狠。故而平日里都是用大铁链锁住，为的就是防止她冒然攻击陌生人。让两位受惊了，见谅，见谅！”

口中说是冲对面的两名女子道歉，其实目光却一直游离在面纱少女的身上，眼神中闪着灼灼炽热。

面纱少女微微颌首表示回应之后，突然对身边的侍婢低吟一声：“如意，结账，走人！”

侍婢哦了一声，从荷包里掏出一小锭碎银放在桌上，嘟囔了一句：“这满桌子的招牌菜还没吃哩，怪可惜的！”

说罢，鼓起腮帮狠狠瞪了一眼那个富贵少年，紧跟着面纱少女的脚步，急急出了酒楼大堂。

富贵少年看着面纱少女匆匆带着侍婢离去，足下虽未挪步，眼睛却跟着面纱少女轻盈的身影而移动，直到主婢两人出了酒楼大门，彻底消逝在视线之中，才回过神来。

回神之后，仿佛意犹未尽般砸吧了下嘴，赞道：“真是有趣的女子。这中原地大物博，连少女都出落得如此别致，好，真好！”

赞罢，伙计已经开始陆续上菜，都是海天盛宴大酒楼的招牌名菜。

而他那位侍女砒霜已经拖着沉重的铁链，替他分起碗筷，斟起小酒来。

少年重新落座，自顾品尝起酒楼的菜肴与美酒。

而刚才这一幕，从头到尾至始至终，恰恰皆落尽了某些人的眼中。

正是谈完事宜，刚要下楼准备离去的郭业与长孙羽默三人。

长孙羽默和魏叔玉看得是一个热闹与精彩，而郭业，却是看出了门道，看出了意外惊喜。

.....

.....

面纱侍女与侍婢如意走出酒楼大门之后，拐到酒楼左手边一条巷子里，上了一辆早已停候在此的马车。

待得两人钻入车中，侍婢如意轻喝一声吩咐车夫赶车，回府。

“啪~~”

“驾~~”

车夫甩了一记响鞭，吆喝一声后便赶起马来，稍稍一会儿，一辆马车嘎吱嘎吱滚着车轱辘，驶出了这条深巷。

路上，车内。

面纱少女倾吐一声：“捂死个人了哩~”

说着，动作轻盈地将脸上的面纱摘了下来，露出了面纱之后的那张庐山真面目。

都说老天爷是最公平的，给了你一件好东西，势必会拿走你另外一件好东西。

但是偏偏在这个面纱少女身上，老天爷第一次走了眼，倾斜了天秤。

上天不仅给了她一副美奂美仑、精致无暇的容貌，给了她堪比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美。

还给了她一副独有的气质，这是一种空灵，圣洁的气质。

此时摘掉面纱的她，一身莲白宫裙衬托下，宛若玉龙雪山之巅，那一朵傲然存世的雪莲花。

空灵，圣洁，令人只能远远观望，而汗颜不敢近身，一亲芳泽。

侍婢如意接过小姐的面纱，小心翼翼收好，俏皮道：“谁让小姐长得这么美哩？你不戴个面纱，那些吃饭的食客还要不要吃饭了呐？到时候这酒楼的掌柜做不成生意，非找小姐哭诉不可。以后这酒楼门口定要挂着招牌，谢绝卫国公府鱼暖暖小姐入店，嘻嘻！”

“扑哧！”

显然少女被侍婢的俏皮话给逗笑了，笑嗔道：“油嘴滑舌，尽不学好！”

少女展颜一笑，

当真是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就连侍婢如意整日与小姐在一起，此时都有些汗颜自卑。

而从如意的话中，也表明了这少女的身份，正是郭业极有兴趣知道，在长乐坊下了大手笔重注的鱼暖暖鱼小姐。

很快，如意就止不住好奇地问道：“小姐，为何刚才我们要匆匆离去呢？那人不是已经跟我们致歉了吗？”

鱼暖暖坐于车中，双手抱在膝盖上，眼睛中闪过一丝睿智，轻笑道：“傻丫头，如若我们不走，那位富贵少年肯定还会不请自来，纠缠不休也未尝不可哟！到时候，如何打发人家离去？莫要忘了，他身边那位铁链侍女可不是好相与之辈呢。”

“哦哦哦。”如意貌似明白了一般，说道，“原来小姐是怕狂蜂浪蝶呀，也是，我看那少年公子看着小姐的眼神，极尽垂涎。还有他那位侍女，好吓人呢，跟山里的野狼似的，刚才奴婢还以为她要吃人呢。”

鱼暖暖微微摇头，颇有些同情地说道：“那侍女看着也是个可怜人，被人整日与铁链锁着，连做人最起码的尊严都没了。唉，可怜……”

如意不解问道：“那公子不是说他这侍女自幼在狼群中长大，野性难驯，好勇斗狠容易攻击人，才拴着铁链吗？”

“笑话！”

鱼暖暖脸色骤变，眉头紧蹙地冷声道：“野性难驯易攻击人兴许不假，但既然如此又为何贴身带在左右呢？呵呵，据我所知，这种蓄养女奴的方法正是吐蕃贵族中最为盛行的。爹爹说得一点也没错，吐蕃人纵是再怎么汲取我汉家文化，还是一个未开化的番邦小国，低贱！”

如意见着鱼暖暖神色变寒，有些后怕地吐了吐舌头，恭维：“原来是吐蕃人呀？小姐好厉害，奴婢怎么没看出来？”

鱼暖暖明知如意是吹捧自己哄自己开心，不过脸上多少还是恢复了如



此，有趣道：“你这傻丫头只顾着吃喝，当然没注意那侍女的两腮之红可不是涂了胭脂水粉，而是在高原严寒气候下，在野外操持劳役冻出来的腮红哟。这可是爹爹教我的辨别之法。”

如意哦了一声，听到鱼暖暖提到爹爹二字，突然有些惊惶道：“小姐，不过一会儿回府，你可要遭老罪了！卫国公虽出征在外，但夫人却是在府里坐镇呢，没了老爷庇护，你今天肯定要挨上一顿训斥。”

“怎么这么说？”

鱼暖暖收了收脚底的裙摆，问道：“你是指我今日下重注买书学班独赢之事？”

如意连连点头，哆嗦着嘴唇有些后怕地说道：“小姐啊，这不是一吊小钱，足足五十万贯呢。而且你这钱也不是你自己的，而是整个大通钱庄的活钱啊！万一输了，咱们卫国公府拿什么赔给人家啊？我的天，五十万贯，就算把卫国公他老人家卖了，再把夫人卖了，也赔不起啊！”

咚～

鱼暖暖轻轻敲了如意的脑袋一下，啐道：“什么叫把我爹爹和娘亲卖了也赔不起？怎么说话呢？小心回去夫人撕烂你的臭嘴！”

如意揉着脑袋，吓得捂住嘴巴，她也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该打。

鱼暖暖教训完如意之后，轻笑道：“放心吧，我既然敢这么冒险，自然知道里头的风险。但是如意，机会难得啊，如果书学班赢了吐蕃人，那连本带利就是二百五十万贯，届时，我就能将大通钱庄开遍整个长安城！”

言语落罢，鱼暖暖的眉宇间多了几分豪气干云，颇有几分将门虎女的本色。

如意还是不死心，轻轻嘀咕了一声：“外头都在盛传书学班这群纨绔子弟只会吃喝玩乐，跟吐蕃人斗狗，只会一输到底。真不懂小姐哪里来的底气，居然压他们独赢！”

鱼暖暖看着这个喋喋不休的侍婢，大有今天不整个明白，睡觉都睡不踏实的趋势。

旋即竖起两根葱白手指，比划道：“就冲两点，就值得我砸锅卖铁压书学班赢，狠狠博他一把。”

如意不再吱声儿，而是眨巴着眼睛看着鱼暖暖，等着小姐释疑。

鱼暖暖道：“第一，在长安城中，梁家的二公子梁叔宇是出了名的算盘精，而且与我私交甚笃。他这么一个精明又挑剔的人，却能在我面前三番四次提及郭业此人，而且与他合作做买卖。说明郭业这人，不简单！”

“嗯，梁家二公子是小姐为数不多的朋友，是个精明鬼，错不了！那第二呢，小姐？”

鱼暖暖继续说道：“第二，半年前，我在爹爹的书房案头前见过一本兵书，而且看爹爹爱不释手整夜翻阅，不时叫好，说明爹爹对这兵书推崇至极。某日，我偷摸去看了眼这兵书，名为《纪效新书》，而这著这《纪效新书》之人，居然是陇西郭业！！！”

如意狐疑问道：“就是被梁二公子竭力盛赞的郭业？”

鱼暖暖脸上笑意盎然，说道：“没错，就是他！能够著得兵书，还能让爹爹爱不释手彻夜翻阅叫好的人，岂是无谋之辈？而且我可是听说了，这郭业不仅也买了书学班独赢，还将海天盛宴大酒楼，东市十家铺子一齐作为赌注

抵押了过去。如此大手笔，你觉得他会是为了争一时之气吗？”

“这，这……”

如意已经被鱼暖暖的连番爆料给震住了，吱吱唔唔说不出一个囫圇字来。

鱼暖暖轻轻弹了下如意的脑门，自信满满地笑道：“傻丫头，这下能明白本小姐为何会如此孤注一掷，下重注了吧？”

问罢，见着如意已经有些石化傻愣，鱼暖暖颇为感慨地说道：

“遇到机会不算能耐，而能够抓住机会并狠狠利用机会，那才算真正的能耐。行军打仗是这样，做生意做买卖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终有一日，我定要将我们的大通钱庄，开遍整个长安城！！！”

## 第466章好一个马元举！

海天盛宴大酒楼中，郭业站在楼梯拐角处凝望着那对古怪主仆许久，脸上神情时而变幻。

长孙羽默见着郭业看完热闹还不离去，不由拱了拱他的后背，问道：“郭兄弟，你认识那富贵少年郎？”

郭业先摇头后点头，古怪笑道：“以前不认识，不过现在倒是认识了。”

唔？

长孙羽默与魏叔玉彼此对望了一眼，听着郭业这话前后矛盾，稀里糊涂的。心里竞相疑惑，站在楼梯口远远看上两眼就算认识了？

魏叔玉催促道：“那啥，二哥，我看那主仆二人古古怪怪的，也不是什么好鸟。咱还是走吧！”

郭业抬手阻道：“不急！”

而后转头问道身后的长孙羽默道：“长孙，斗狗大赛的日子定在大后天吧？”

郭业记得他将三局两胜中的剩余两局比赛内容送给马元举的时候，听马元举说过一嘴。

现在再问长孙羽默一次，多少是想做最后的确定。

长孙羽默点点头，应道：“正是，我听我爹提过，就定在大后天。到了那天，听说当今圣上都会过来观赛，嘿嘿~”

长孙羽默笑了两声，脸上顿时光彩熠熠。

郭业看得出来，这小子心底还是蛮兴奋的。正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

到时候李二陛下下来观赛，书学班若赢了比赛扬眉吐气，替皇帝替大唐挣回脸面，哥几个想不发达都难。

就连长孙羽默这个皇亲国戚也不能免俗，越是裙带关系，越是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郭业唔了一声微微颌首，冲着身边的魏叔玉吩咐道：“叔玉，你这两天就跟踪这个富贵少年郎，直到斗狗大赛正式开始那一天。期间，莫要让他发现的尾随跟踪，还有，如果这两天他敢耍什么幺蛾子，必须第一时间报与我听。”

“啊？”

魏叔玉瘪嘴叫苦道：“二哥，这盯梢跟人可是个累活啊！这小子一看就是个土包子，跟踪他干嘛？”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蠢货，我让你跟踪自然有跟踪得价值。难道你现在还猜不出那小子的身份？”

魏叔玉摇摇头，表示真猜不出来。

倒是长孙羽默率先反应过来，惊呼道：“郭兄弟，你是说这小子就是那啥，就是吐蕃……”

“嘘！”

郭业竖起食指贴着嘴唇，噤声道：“说出来就没劲了哈。走着，长孙，咱回吧！”

长孙羽默下意识地撇过头，深深地望了一眼那对古怪的主仆，哦了一声

跟着郭业下了楼梯。

只留下还没反应过来的魏叔玉一人，独自呆在楼梯口位置怔怔发着愣。

.....

.....

鸿宾楼，吐蕃使节达达尼尔的房间中。

礼部尚书李纲借着还有公务要忙，先一步离去。留下中书舍人马元举和通事舍人萧慎两人，陪伴在达达尼尔左右。

达达尼尔习惯性地从腰间解下羊皮酒囊，喝了两口吐蕃盛产的青稞酒，砸吧了下嘴，叹道：“啊.....中原的酒还是太淡，不够烈。不如我们吐蕃的青稞酒够劲。两位大人，要不要尝上两口？”

说着，便将羊皮酒囊递给了马元举。

马元举摆摆手拒绝之，言称不客气，敬谢不敏。

达达尼尔又将羊皮酒囊递给萧慎，热情叫道：“哈哈，马舍人不识货，来，萧舍人，你来尝尝，保证你回味无穷！”

萧慎闻罢，亦是连连摆手笑道：“使节大人太客气了，萧某也受不了这么烈的青稞酒，还是使节大人自己慢慢享用吧！”

达达尼尔听着萧慎的推辞，得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再也不复之前路上的斯文模样，双手捧着羊皮酒囊咕咚咕咚灌起酒来。

萧慎见状，趁着达达尼尔忘我灌酒之际，脸上浮出几许讥讽之意，心中暗暗鄙夷道，番邦小国就是番邦小国，纵是极力效仿汉家文化又如何？还是一群未开化的野蛮人。

达达尼尔痛痛快快地灌了好几口青稞酒后，抹了抹嘴角的酒渍，擦拭在衣服上，赞道：“你们是不知，自从西川那边的两国大集市渐渐兴起，咱们吐蕃国中也有好多你们汉人的好东西。什么丝绸茶叶，瓷器字画，嘿嘿，现在吐蕃贵族都喜欢你们汉人的东西。”

说着，从胸襟中掏出一个挂在脖子上的玉坠，臭显摆道：“你看，这就是我花高价买来的玉坠，听说是羊脂玉精雕细琢而成。你们看这刀功，看着纹路，啧啧，好东西啊！”

萧慎无视达达尼尔的臭显摆，倒是对达达尼尔口中那个两国大集市来了兴趣，急忙问道：“使节大人，这两国大集市是怎么回事？恕萧某久居长安，孤陋寡闻，不知边疆近事，还请使节大人释疑一二。”

达达尼尔哦了一声，道：“这两国大集市就设在你们西川小都护府的阿里土城，啧啧，那真叫一个大，真叫一个繁华啊。听说.....”

“且打断一下。”马元举突然出声道，“使节大人，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至于其他琐碎事，咱们等以后再谈如何？”

马元举这是故意打断达达尼尔的释疑，因为他心里清楚，这两国大集市就是郭业搞起来的，而且是个座源源不断给郭业赚银子的小金矿。

如果再让达达尼尔说下去，八成萧慎又开始惦记了，让萧慎惦记上，无疑就是让整个萧家惦记上，让整个与萧家联盟的利益集团惦记上。

对于如今立足未稳的郭业来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

被马元举这么一打岔，达达尼尔果真闭住了嘴巴，连连点头称道：“是，还是先谈正事吧。嘿嘿，我这人喝点酒就容易忘事，两位大人见谅哈！”

而刚被达达尼尔吊起胃口的萧慎，骤然见着达达尼尔缄口不言，心中顿

时来气，暗暗瞪了一眼马元举，这厮真是大煞风景啊！

既然吐蕃使节都这么说了，他还能不让对方说正事儿吗？

随即静静坐在一旁，不再吱声儿。

达达尼尔继续说道：“我们此番前来大唐，除了奉我们的赞普松赞干布之命，面见大唐陛下呈国书，缔结两国之好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儿，便是与大唐的贵族子弟们来上一场斗狗大赛，哈哈……”

马远看微微颌首，心中暗道，果然没憋什么好屁来。

继而问道：“听说此番代表吐蕃率队出赛的，乃是吐蕃赞普的王弟，多赤罗王爷，是吗？”

达达尼尔点头道：“马舍人说得没错，正是我们吐蕃的天才多赤罗王爷！”

马元举好奇问道：“可至今，我们都未曾见到贵国王爷，不知道他如今身在何处呢？”

“他？哈哈……”

达达尼尔又是一阵粗犷大笑，赞道，“我们这位小王爷做事往往都是出人意料，这次也一样，其实吧，他已经先我们使团一步进了长安城。至于他现在身在何处，我就不得而知了。大后天的斗狗大赛，他肯定会如约而至，这点毋庸置疑！”

马元举也是笑了笑，果真不出自己所料，继而说道：“呵呵，这位多赤罗小王爷的行踪倒是喜欢出人意表。哦对了，之前你们说由我方指定三局两胜赛制中其他两局的内容，是吧？”

听着马元举这般问，达达尼尔的眉宇间露出满满的自信，笑道：“正是，这是我们小王爷亲口吩咐的。算是我们对天朝上国的尊重礼让吧！”

在达达尼尔心中，吐蕃的雪山狮子是狗中霸主，任凭大唐一方规定比试什么，雪山狮子永远都会立于不败之地。

马元举纵是知道对方自大，言语中带着谦让、甚至施舍的味道，但是也不急不恼，还是面带笑意地赞道：“吐蕃国果真深得我汉家文化精髓，竟也懂得‘客随主便’的道理。”

马元举短短一句话，宛若太极拳以柔克刚一般，轻易便将吐蕃人的自大施舍化为无形，变成了客随主便的俗理。

不待达达尼尔反应过来，急忙从袖兜中掏出一张信笺，递给了达达尼尔，说道：“使节大人，这是我方制定的剩下两局比赛内容，请你过目！若有什么不足，或者吐蕃国这边有什么为难的地方，尽管提出来，咱们再行商榷。”

“哈哈。”达达尼尔接过马元举的信笺，意气风发地笑道，“我们哪里会有什么为难？让贵国制定，自然是一切都遵循贵国的规矩来。我看看，嘿嘿，剩下两局你们到底想要比试什么……”

说着，仔细端详起信笺的内容来。

马元举身边的萧慎也不甘寂寞，微微站起身来，将脸凑过去瞧个究竟，好第一时间给长乐坊那边通风报信。

约莫一小会儿，

达达尼尔的脸色有些难看起来，放下手中的信笺，眼神古怪地盯着马元举，诧异问道：

“你们确定剩余两场比赛，真要比试这些？”

马元举正襟危坐，挺直了腰板不无自信地点点头，继续面带和煦笑意地说道：“然也，这正是我方提出来的比试内容！怎么？吐蕃方面，莫非有什么问题？如若不行，咱们还是可以改进修缮的嘛。虽说客随主便，虽说说出去的话如泼出去的谁，但好歹远来是客，咱不能让你们吐蕃贵客为难，是不？”

马元举这话，说得格外轻巧，略带轻视。

无形间，轻轻挥手间，已然被动化为主动！

## 第467章江夏王的如意算盘

马元举长歌秀舞，三言两语间，化被动为主动，百炼钢化绕指柔，直接将达达尼尔逼至进退维谷境地，无言以对。

话都让马元举说到了这个份儿上，达达尼尔心中再是忿忿，也不可真的冲马元举提出异议。

毕竟最早是吐蕃人自己托大放话，任凭大唐这边定制剩余两局的赛事。

这个时候再想反悔，即便达达尼尔丢得起这个老脸，他也得为赞普松赞干布，多赤罗王爷去考虑。

一人丢人现眼是小，但一个君王，乃至一个国家，出尔反尔，那就不仅仅是丢人现眼那么简单了。

此时的达达尼尔就像生吞了黄连一般，有苦说不出，暗暗怪罪着多赤罗小王爷，太过将汉人想得那么正人君子了。

无奈，达达尼尔一脸不悦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哼道：“就按贵国说得办，我吐蕃国言出必践，怎会轻易撕毁承诺？”

表完态度之后，达达尼尔猛然站起，右手贴在小腹的位置微微鞠了一礼，冲两人道：“两位请自便，我这边还有些紧要之事需要处理，就不奉陪了！”

说罢，拂袖而去，形色匆忙。

马元举猜得出来，这位使节大人应该是急急跑去找寻那位多赤罗小王爷，商量补救的对策去了。

见着达达尼尔离去，久久没有搭话的通事舍人萧慎尽管神色如常，但看罢马元举那张信笺的内容后，心中还是激起千层浪来。

这姓马的难怪这几年窜的厉害，果然心计、手腕不俗，居然早早就暗中摆了吐蕃人一道。

这样一来，书学班和吐蕃小王爷的斗狗比赛，谁输谁赢还真说不准了。

该死的吐蕃人，怎会托大若斯，让姓马的抓住如此大的纰漏呢？

萧慎暗暗提醒着自己，一定要第一时间将今日的突变告知江夏王李道宗，尽早做好应对之策。

随即，将眼神转移到了马元举脸上，颇为不悦地责备道：“马舍人，吐蕃使者不远千里迢迢从吐蕃而来，远来是客嘛！我们作为东道主，更应该拿出热忱和天朝大国的决决气度来，怎么还能惹得吐蕃使者生气呢？”

马元举听罢，嘴角不由抽搐了一下，眼角余光瞥了一眼萧慎，冷笑道：“敢问萧大人，你是哪国朝廷的官员？吃得是谁家皇粮，拿得谁家俸禄？我需要效忠的是大唐皇帝陛下，而非他国君王！”

言下之意，暗斥萧慎的立场不明，身为大唐官员却胳膊肘往外拐，偏帮吐蕃浑然忘记自己的屁股坐在哪里。

马元举明嘲暗讽，萧慎自然听得出来，脸上顿时挂不住阴沉了下来，气得怒指马元举，道：“你，你……”

你了半天，愣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恼羞成怒亦是拂袖而去，拔腿出了房门。

马元举鄙夷地望着萧慎离去的身影，摇头苦笑道：“难怪郭业这小子和萧家的兄弟能够掐起来，真如这小子所言，这个萧状元空有一身学问，枉为天

子们生，但的确不是什么好鸟！”

说罢，也不再多做停留，悄声出了房门，离开了鸿宾楼，前往斗狗大赛的场地督工一番。

.....

.....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萧慎独自一人来到皇城中的江夏王府。

李道宗闻听萧慎过来，知道萧慎在负责接待吐蕃使团一事，应该是有什  
么最新消息传来，并未怠慢于他，立马在书房中召见了他。

入得江夏王府的书房，萧慎连茶水都顾不得喝，便将鸿宾楼内之前发生  
的一幕如实告知了李道宗。

李道宗竖起耳朵静静听完萧慎的相告后，脸色极为诧异，自言自语  
道：“难怪难怪，我说书学班为何敢下重注买自己独赢，那姓郭的学子居然还  
拿酒楼，店铺来作赌注抵押。原来是有所倚仗啊？呵呵，有点意思！”

“王爷，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萧慎见着李道宗发笑，急声说道：“若真这样的话，书学班赢的几率会是  
很大很大啊！”

李道宗坐定下来，对萧慎言道：“你再将那两场比赛的内容再说一遍！”

萧慎唔了一声，说道：“除了第一场是吐蕃人定来的搏斗厮杀之赛外，剩  
余两场皆由我方定制。分别为斗快，斗智。所谓的斗快，拼的是奔跑速度；  
而斗智，则是斗驯狗之能，将肉食藏匿再一处隐蔽之地，让双方的狗将其找  
出来，谁先找出算谁赢。”

“哦——”

李道宗沉吟一声，道：“第一次搏斗厮杀，故名斗狠；第二场赛狗之速，  
故名斗快；第三场寻找藏匿物，是为斗智。哈哈，还挺有意思。第一局，雪  
山狮子乃是狗中霸主，出了名的凶猛好斗，稳胜无疑。”

停顿一下，继续说道：“但雪山狮子体型健硕，冲击力强大，但奔跑速  
度却稍显缓慢，只要找条灵敏犬类，必能轻易获胜，这书学班倒是打得如意算  
盘啊！这一局书学班应该能有胜算，但是斗智的话，雪山狮子固然蠢笨，奈  
何吐蕃人整日调教，寻找藏匿物应该不算难事。这第三局应该是五五之数  
啊？”

言下之意，充其量也是一胜一负一平。

想到此处，李道宗冲萧慎说道：“三局两胜，打平的话，不更好吗？咱们  
还能赚得更多，你莫要忘了，现在虽说押书学班独赢的银子较多，但是押吐  
蕃人独赢的人数也较多啊。只要双方打平，咱们正好渔翁得利，不是吗？哈  
哈哈.....千算万算，还是便宜了你我两家！”

萧慎一听李道宗的分析，也是暗暗点头，是啊，打平的话，还是我们赚  
银子，我急个屁？

不过他还记着当日风满楼受辱，记着自己的弟弟萧廷在国子监中被书学  
班欺辱，若书学班打平的话，那不是不能得到大仇了吗？

妈的，真是便宜了这群混账！

李道宗见着萧慎脸色阴晴不定，大致猜出了萧慎是怎么想的，暗暗想  
道，这萧家兄弟都是一路的货色啊，端的不是做买卖的好料子。

继而劝道：“贤侄啊，咱们坐庄开赌盘，为的就是赚银子。银子之外的东



西，统统都是浮云啊，懂了吗？不要跟银子较劲，也不要跟银子过不去。”

萧慎心中虽愤愤不平，但还是低下了头拱手答道：“江夏王教训的及时，我懂了！”

“哈哈，孺子可教！”江夏王见着萧慎识时务，颇为赞许道，“拿得起放得下，方是大丈夫嘛！你比你那弟弟强多了，走，本王今天心情不错，你就留在我府上用晚饭吧，陪本王喝上两杯。”

说着，自顾拉起萧慎的胳膊，一边走出书房，一边道：“前些日子，有个西域商人给本王送来几大木桶子的西域葡萄酒，走，今天让你尝尝鲜儿~”

萧慎受宠若惊，连连附和道：“恭敬不如从命，王爷先请。”

.....

.....

这边叔侄二人处得相得益彰，那边吐蕃使节达达尼尔也换上汉人服饰，偷摸出了鸿宾楼，找寻到了小王爷多赤罗。

达达尼尔将刚才突发的一幕一五一十告知了多赤罗，希望小王爷能够及时做好应对之策。

当然，达达尼尔找寻多赤罗之事，毫无意外地落入了魏叔玉的眼中。

这小子机警，第一时间奔回太平坊郭府，将消息传递给了郭业。

郭业听罢，神色轻松地笑道：“三局两胜，哥们要得不是平局，而是要独赢，走着瞧！”

魏叔玉一再追问郭业的制胜招数，郭业三缄其口，愣是没有告诉，只是来来回回就一句话：“到时，你便清楚！”

.....

.....

负责赛事的马元举，在皇城御兽监借了一处场地，将斗狗大赛的场地设在那儿，并加以修缮了一番，足以容纳数千人观赛。

两天后，大唐与吐蕃两国的斗狗大赛正式拉开帷幕，为期一天，早上一场，中午两场。

三局两胜，定鼎输赢！

## 第468章及时的送信

御兽监，顾名思义，为皇宫御兽园培育蓄养珍惜动物，供皇帝皇后和宫中妃嫔欣赏解闷之地。

凡有珍惜奇异动物，必先进入御兽监观察一段时日，再拉入宫中的御兽园中。为的就是让御兽监的人先了解动物的习性，检查检查这动物是否有传染性疾病，不然感染了整个皇宫大内就坏菜了。

当然，皇帝在御兽园中看腻了的动物，或者在御兽园中病亡的动物，都会拉出皇宫，让御兽监进行处理。

相对于御兽园，御兽监起到了一个中转或销毁的奇珍异物的功能。

御兽监坐落在皇城中心，占地颇广，有好几顷地之大，隶属内侍省管辖。

负责御兽监的内侍省宦官颇有眼力劲，一听马元举要占用场地进行斗狗比赛，又听闻此事得当今圣上极为倾心关注，哪里还敢怠慢？

早在几天前，便将斗狗的场地收拾修缮的妥妥当当。

为的就是让今日的斗狗大赛能够如期举行。

.....

.....

斗狗比赛定在辰时开始，现在离辰时尚早，约莫还在卯时左右。

不过观赛的人群，已经开始陆续开始进场。

除了吐蕃使团与书学班参赛双方之外，前来观赛的进场人数多达千人，其中不乏有凑热闹的朝中文武百官，闻风而来的皇亲国戚、功勋后代，还有绝大部分是在长乐坊下注买输赢之人，这些人轻易进入皇城，可见身份来头也是不小。

到了卯时尾声，参赛双方还未出场，观赛的人群已经将整个场地四周坐满。

而吐蕃使者达达尼尔、礼部尚书李纲、通事舍人萧慎、中书舍人马元举等人赫然在坐，稳坐钓鱼台般坐于评判台上。

马元举悄悄瞥了眼吐蕃使节达达尼尔，见这厮此时一脸的风淡云清，好似胸有成竹一般，看着下方空旷如野的场地，不由心中起了嘀咕，昨日还火急火燎，今日怎生变了一副样子？

心中顿时起疑，不由旁敲侧击道：“敢问使节大人，贵国那位踪迹飘忽的多赤罗小王爷可来了？怎得不见他与他的十人团，还有贵国参赛的雪山狮子呢？”

达达尼尔面带微笑，转头回道：“我家小王爷早就来了，十人团与十条雪山狮子亦早早抵达。此时就在贵国安排的房舍中稍作休憩，时间一到，必会出场！”

应罢，达达尼尔又问了一嘴：“敢问马舍人，贵国书学班的贵族子弟呢？怎得迟迟未上场啊？本使节很好奇，贵国到底准备了什么神犬，与我国的雪山狮子相斗呢。”

马元举看着达达尼尔这幅样子，心里总感觉怪怪，但是又不知道这对对方到底怪在哪里。

对方既然知道剩余两场的比试内容后，还如此的镇定自若，看来今天真是来者不善啊！

不过他也是面带笑意，不失风度地回了达达尼尔一句：“书学班的学子们与贵国小王爷一般，也在房舍中休憩，等待着比赛时间的到来！”

达达尼尔挠了挠络腮胡子，嘿嘿地干笑了两声，眼神带着满满的战意不再看向马元举，继续重新盯回了场中。

礼部尚书李纲被两人这通平白的一问一答搞得莫名其妙，自顾与身边的萧慎聊起天来。

.....

.....

御兽监的宦官们给比赛双方都准备了房舍休憩，好让他们做赛前的最后准备。

吐蕃小王爷多赤罗一方被安排在西头，郭业等书学班一千人被安排在了东头。

此时，东头的房舍中，书学班全部人员皆到齐，唯独缺了杜荷一人。

杜荷的父亲杜如晦貌似病得挺重，为人子者侍奉病榻前，郭业等人表示理解。

郭业刚刚给众人打完气加完油，房遗爱、魏叔玉等人正各自牵着十条灵提犬，相继给灵提犬喂食。

趁着大家伙跟灵提犬正交流着感情，培养着默契，郭业将长孙羽默偷偷拉到一个角落，展示了自己的杀手锏——老虎屎，老虎尿，还有升仙丸。

长孙羽默听着郭业解释这些玩意的用处，听得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奶奶的，原来郭业这小子的必胜手段就是玩阴招啊？

只听郭业说道：“有了这些宝贝玩意，除了第一场的搏斗厮杀之外，嘿嘿，其他两场你就瞧好吧！”

长孙羽默一边捂着鼻子，急急挥手示意郭业赶紧将这臭烘烘的屎尿盖好，一边低声说道：“你是说，后面两场斗快和斗智，这些东西能助我们得胜？那第一场你拿什么来保证输赢？”

郭业白了他一眼，啐道：“糊涂，第一场要什么输赢？三局两胜，我们只需胜两场就好。雪山狮子始终是狗种的霸主，即便给灵提犬涂抹了老虎屎尿，也不一定能够取胜。与其这样，咱们不如舍弃第一场。将这些杀招儿用到后面两场上去。”

长孙羽默点点头，醒悟过来，大声叫道：“对哦，对哦，是这么个理儿！”

啷当~啷当啷当~~

一阵铁链撞击摩擦的声音从门外经过，郭业脸色骤变，以外自己的谈话被人窃听，冲门外顿喝一声：“什么人？”

咣当~

长孙羽默已经先他一步推开了房门，冲出了门外。

这厮冲出门外后左右张望了一眼，连个鬼影都木有，只得重新返回了屋中。

刚要跨过门槛儿，发现地上多了一个信封。

他捡起一看，信封上面赫然写着：“郭业亲启！”

旋即，他关好房门冲郭业喊道：“估计是逃之夭夭了，奶奶的，好快的速度，跟野猫窜墙似的。”

说罢，将手中的信封递给了郭业。

郭业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的字样，也是脸上迷糊，莫非这人不是来偷听，而是给自己送信来的？

心里打着鼓拆开了信封，抖落了一下信笺，仔细看去。

不看还好，一看足足吓了一跳，霎时，郭业的脸色阴沉到底，口中连连呓语‘好狠！’真他妈绝！’。

旁边的长孙羽默不明所以，问道：“上面写着什么？你怎得这幅样子？莫非出了什么事儿？”

郭业点点头，将信笺递给了长孙羽默，说道：“是真出了事儿，妈的，若没有这封及时雨的信函，咱们准要吃大亏，吃闷亏！奶奶的，吐蕃小王爷多赤罗，果然不负吐蕃天才之名，居然一夜之间就想到了破解计策，还是个绝户计！”

长孙羽默接过信笺后念叨了一句：“什么绝户计这么厉害？”

继而默默看起了书信上的内容。

看罢之后，长孙羽默的脸色比之郭业还要来得惊骇，呢喃道：“天，这狗日的吐蕃番王居然想到这么干，真是要抄了咱们的后路啊！咦，这书信上没有落款，会不会是假的？”

郭业抢过书信三两下就撕掰成碎片，摇头苦笑道：“应该不会假，不然人家给我们通风报信图什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长孙羽默点点头表示认同，有些着急地问道：“那我们怎么办？如果那吐蕃王爷真这么干，咱们千辛万苦的准备，可就要付之东流了。”

“不会！”

郭业摆摆手，耸耸肩轻松笑道：“他有他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届时，大家伙听我号令就是！”

长孙羽默应道：“成，一切都听你的，你说了算！”

“笃……笃笃笃……”

一阵紧凑的敲门声响起，传来一名宦官的公鸭喉：“太子殿下驾到，时辰已到，诸位书学班学子，准备上场吧！”

时辰已到？

在场诸人顿时紧绷了神经，纷纷望向了郭业。

郭业点头应道：“好，我们这边出发！”

说着冲众人挥挥手，喊道：“弟兄们，出发！”

哗啦啦~

房门大开，

一人牵一狗，相继过了门槛儿上场赴赛而去。

郭业走到最后，见着长孙羽默还愣在当场不腾挪，不由推搡了一下，催道：“想什么呢？走吧！”

长孙羽默疑惑地看了一眼郭业，嘀咕道：“不是说今天当今圣上会来吗？怎么变成太子殿下驾到呢？”

这小子还惦记着在他的皇帝姑丈面前露露脸，逞逞威风。

郭业不由好笑，打趣道：“别瞎想了，兴许今天圣上有重大国事要忙碌，才派遣了太子殿下前来坐镇观赛也不一定啊！再说了，赢了比赛你还怕见不到你那姑丈啊？兴许人家一高兴，还封你一个‘扬我国威斗狗侯’的爵位也不一

定呢，哈哈哈……”

“去你的。”长孙羽默也郭业逗乐，笑骂道，“你小子是骂我不务正业，只会遛狗斗鸡是吧？”

郭业揽着他的肩膀，齐齐朝着房门外走去，边走边说道：“走走走，当今太子殿下好歹也是你的表弟，在你表弟跟前露脸也一样。”

长孙羽默脸上笑笑口中没有回应，不过郭业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小子嘴角的一处神情，好像自己提及他的表弟太子李承乾，他很是鄙夷与不屑似的。

莫非，里头又有什么不得不说的秘密？

一念至此，他又甩了甩脑袋，将这些杂念抛诸脑后，心道，罢了罢了，先赢了今日的斗狗大赛再说。

虽是斗狗之赛，但对郭业而言，今日之战，至关重要！

## 第469章临危不乱

太子李承乾的驾到，顿时在场中内外引起了轩然大波，一顶硕大的金黄金伞盖下，一名少年头戴紫金冠，身着明黄蟒袍在一群宦官、宫女及若干侍卫的簇拥下，徐徐入场中，走上评判席中。

富贵雍容、英姿勃发之少年，正是大唐国储、当今太子李承乾。

礼部尚书李纲、中书舍人马元举、通事舍人萧慎及评判席上的一干大小官员纷纷起身相迎，冲李承乾行臣下之礼。

整个场中，霎时爆出阵阵欢呼呐喊之声，不约而同山呼震天：“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李承乾脸带微笑，冲李纲等人低语一声众卿家免礼，而后走到礼部尚书李纲早早准备好的位置，坐前不忘伸手冲场中四周观赛者挥手致意了一番，这才落座。

一见太子殿下坐罢，李纲、马元举、萧慎等人纷纷落座，与李承乾保持着君臣一步的距离。

吐蕃使节达达尼尔从位置上站了起来，右手贴在小腹的位置冲李承乾鞠了一躬，彬彬有礼问好道：“吐蕃使节达达尼尔，见过大唐国储殿下。外臣谨代表我国赞普，对您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李承乾一副气度雍容的模样微微颌首，将达达尼尔拉到自己的身边，说道：“达达尼尔使节，你就坐在本太子旁边吧，你代吐蕃赞普访唐，地位尊荣，理应有此殊荣与孤王同坐！”

说罢，不由分说拽起达达尼尔的手臂，与自己一道坐了下来。

瞬间，拉近了达达尼尔与自己的关系。

达达尼尔听闻李承乾这般说，又见李承乾这般做，心中顿时对这位大唐太子频生好感，心中自然又是一番感激。

李承乾身后的礼部尚书，又兼太子詹事的李纲，望着太子殿下兼自己的好学生刚才这番举动，心中不由一阵欣慰，感慨道，成熟了，越来越有储君的风范了。

老怀安慰之余，阵阵满意不停捋须颌首带以微笑。

评判席上一番骚动之后，李承乾冲着一名御兽监的宦官摆摆手，吩咐道：“既然时辰已到，那就开始吧？”

“喏！”

这名宦官还充当着今日比赛的司仪，听着太子殿下这般说，立马应了一声跑下评判席，入了场中。

不一会儿，这名御兽监的宦官站到场中，扯起公鸭嗓子唱道：“时辰已到，双方参赛者请入场！”

轰……

声音落罢，场地四周的观赛人群中再次发出一阵轰鸣，议论纷纷交头接耳之声频频传出。

嘈杂声声落罢，众人屏住了呼吸凝着气，目光灼灼地望下场中，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双方参赛的人与狗逐一场。

……

……

率先出场的是西头这边的吐蕃一方。

只见十名吐蕃少年身着吐蕃人独有的衣饰，各自牵着一头雄壮威武的雪山狮子，雄赳赳气昂昂步入场中。

十头雪山狮子颜色不一，有纯黑、铁包金、褐色、金色、灰色。

但却有着共同的相象，皆是头大而方，颈粗有力，毛长而密，犬牙锋利。

胜在体型健硕，个头奇大宛若成年狮子，龇牙咧嘴面露凶相，让人一见之下心生怯意，望而生畏。

十头雪山狮子的一出场，立马夺去了在场数千观赛之人的眼前，惊叹声，诧异声，赞许声，声声不绝于耳。

更有欢笑声此起彼伏而喧嚣，因为这些人多数为长乐坊下注买吐蕃人独赢之人，他们已然看到了冉冉升起的赢局。

在场中接受着注目礼的吐蕃十人团，纷纷面露得意之色，能在大唐的帝都，接受着汉人对他们的顶礼膜拜与褒扬之声，未尝不是一件令人自豪之事。

就连十人团为首的吐蕃小王爷多赤罗，也不由有些飘飘欲仙地望向了东头，看着即将出场的书学班一方。

“书学班一方，请出场！”

司仪宦官又是一记尖声高喊，催促着郭业等人加快出场的进度。

郭业等人闻声而动，牵着十条灵提犬，徐徐出场。

尾随在郭业身后的长孙羽默，打量完了吐蕃人这边的人与狗后，也发现了吐蕃小王爷多赤罗正盯着自己这边。

不由悄声提醒郭业道：“真让你猜中了，当日在海天盛宴大酒楼吃饭的富贵少年郎，正是吐蕃那个番邦小王爷多赤罗。”

郭业嘴角一扬没有作回答，心中哼道，哥们什么时候看走眼过？

待得书学班这方的诸人与众狗一上场，得到的待遇却是截然相反，霎时，哄堂大笑、奚落讥讽，风言风语第一时间从四周袭扰而来。

“我的天，这十头就是代表咱们大唐出赛的狗？咋长得这幅损样儿？”

“你看看这狗，看似骨架挺大，咋瘦成这个鸟样？这还咋斗？剔骨割肉下来，也不够十来斤啊？”

“完犊子，书学班这群纨绔子弟端的是没脑子啊，上哪儿寻摸淘换来的十条倒霉狗？”

“瘦，太瘦，相当的瘦啊！”

……

郭业等人眼不瞎耳不聋，自然听到了纷纷绕耳的这些话语，顿时一个个脸上都挂不住了。

特别是长孙羽默、房遗爱、魏叔玉、程怀义几人，已经开口跟邻近的看客对骂上了，污言秽语脱口而出，不时威胁着那些观赛的看客，纨绔作风再次飙升。

这番举动不仅引来了评判席上李承乾的摇头失望，通事舍人萧慎的一阵窃喜，马元举的频频冲郭业翻白眼，更让礼部李纲唉声叹气大骂孽障丢人现眼。

因为他家的孽障三胖子李少植，赫然在骂街的队伍之中。

郭业也留意到了吐蕃十人团这边的动静，各个脸上都挂着奚落鄙夷之色，特别是看到己方这十条灵提犬后，眼神中多少带着怜悯的味道。

颇有强者望着弱者，心生同情不忍的意思。

郭业暗暗怨念道，得瑟个鸡巴毛，一会儿有你们这群王八蛋哭得时候。

不过他还是发现了那个吐蕃小王多赤罗的举动，只见这厮戒备地看完自己这边后，快步小跑到司仪宦官跟前，比划着双手轻轻说了一通话。

郭业不知道对方说什么，但多少猜得出来，应该跟那个机密信函所说的一样，吐蕃人要开始用上绝户计了。

果真，吐蕃小王子多赤罗说罢离去之后，宦官又清了清嗓子，尖声叫道：“根据吐蕃一方的要求，第一场搏斗比试，双方各派十条狗犬，进行群斗！”

话音一落，率先发出惊呼的自然书学班这边，只见魏叔玉、房遗爱、程怀义等人纷纷噤声，神色慌张地望着郭业，问道：“二哥，这是咋回事啊？吐蕃人事先没说是群斗啊？”

郭业冷笑道：“这帮狗日的提前就下好伏笔，既没说单打独斗，也没说群斗，仅仅说了比试搏斗。妈的，他们打得如意算盘啊，各自派上十条狗，目的就是想让他们的雪山狮子将我们仅有的十条灵提犬在第一局就碾杀掉，让我们后续两场比赛无狗可比。”

同时看过那封及时书信的长孙羽默补充道：“据说，这吐蕃人为了让雪山狮子在第一场发挥出凶性，将我们的灵提犬统统毙命当场，已经足足饿死了他们的雪山狮子一天一夜了。从昨天下午饿到现在，滴水未进，为的就是让它们上场就咬死我们的狗。”

“啊？”

“麻痹，这么狠？”

“他奶奶的，这是要在第一场就制我们于死敌啊！”

“王八犊子，这是要绝我们的户啊！！”

.....

郭业抬手示意诸人噤声，低声道：“别急，我自有对策！”

随后，将眼睛望向了评判席上的李承乾、李纲、马元举诸人，徐徐走了出去。

评判台上，此时也是乱成了一锅粥。

马元举冲吐蕃使节达达尼尔陡然厉喝道：“这怎么可以？搏斗怎得变成了群斗？”

达达尼尔一脸得意之色，反击道：“马舍人，什么时候搏斗不能群斗了？我们吐蕃人言出必践，最重承诺。说过余下两场比赛让你们定制就让你们定制，绝不反悔。但是我们可没说过，第一场比试的搏斗必须是单打独斗啊？搏斗厮杀既可以单打独斗，亦可以群斗群殴，这谁也没有规定过就一定要单打独斗，对吧？”

“你.....”

马元举顿时被呛住了，气得一时间找不出话来回应达达尼尔。

只得暗暗恨自己被吐蕃人抓住了纰漏，让他们有机可乘。

气火攻心之下，心有不甘地吼道：“可你们要群斗的目的，就是想将我方的狗犬全部轰杀，让我方无狗继续比赛。你真当本官看不出来吗？”



达达尼尔不以为许，轻描淡写地说道：“马大人啊，这比赛之事都是五五之数，谁也不能提早下结论啊。万一是你方的那十条瘦狗将我们吐蕃的雪山狮子轰杀，也不是不可能啊？如果你方十条瘦狗真的死于雪山狮子的嘴下，唉，只能怨……”

“够了！”

李承乾瞥了一眼怒发冲冠的马元举，强忍心中一口气，喝道：“马大人不得无礼，既然是比赛，就要遵循规则而来。如果书学班输了头场，无狗可比，那只怪我们实力不济！”

“对啊，哈哈。”达达尼尔大笑道，“还是太子殿下明事理！要我说啊，时辰都已经过了，咱们还是开始比赛吧！”

说着，就要起身催促场中那个司仪宦官，赶紧开赛。

话还未出口，郭业已经走到了评判席前，冲台上诸人拱手抱拳行礼道：“国子监学子郭业，见过太子殿下，见过尚书李大人，见过诸位大人！”昂？

郭业猛然上前的举动，令众人一阵疑惑，特别是马元举，看到这小子脸上似有似无地挂着坏笑，心中疑惑道，莫非这小子早就有了防备的后招儿？一想至此，马元举那颗躁怒的心顿时安静了下来，越俎代庖地问道：“郭业，你有何事？”

郭业轻笑道：“学生代表书学班全体学子，特向诸位大人禀报，第一局群斗之赛，我们书学班弃权！”

“什么？”

郭业话毕，轮到吐蕃使节达达尼尔不淡定了，惊慌失措地站起身来，高声问道：“你，你再说一遍，你们想做什么？”

郭业转过脸去，满脸鄙夷之色地看着达达尼尔，一字一字地顿道：“我说，为保存实力稳胜下面两场比赛，我们书学班全体学子一致决定，第一局，书学班弃权！！”

“保存实力？弃权？不打便认输？”

一时间，达达尼尔脸色变得惨白，好似自己积蓄了全身的力量、奋力一击猛然挥出一拳时，突然发现自己一拳竟然砸到了棉花上，深感无力！

砰~

达达尼尔仪态尽失地瘫坐了下来，眼神涣散地盯着郭业，久久说不出话来。

## 第470章争论不休

吐蕃小王多赤罗正与吐蕃十人团诸人摩拳擦掌，个个磨刀霍霍向猪羊，准备在第一局就完虐书学班。

可评判席那边居然传来郭业主动弃权认输的消息，不由狠狠吃了一惊。

听着司仪宦官正式公布郭业这边的消息，多赤罗不由咧嘴冷笑连连，呢喃自语道：“弃权？保存实力？好狡猾的汉人，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果断做出这么及时的应对，这刀子下得够快啊，嘿嘿……”

冷笑之中，脸上的阴毒之色与怨恨之色并存。

稍稍过了怔了一会儿，多赤罗似笑非笑地望着徐徐从评判席上走回书学班阵营的郭业，自言自语嘀咕道：“剩下两局虽不是我们雪山狮子所擅长的，即便如此，那也是五五之数。但小王真的很好奇，你们汉人已然输了一局，凭什么那么笃定能够稳赢余下两局呢？”

可惜郭业不能回答他的疑惑，走入书学班人群中后，已经大步飞跃地率领着书学班的一干人等，牵着十条灵提犬，朝着东头他们休憩的房舍返回。

按照之前定下的规矩，早上一场，下午两场。

既然早上郭业等人弃权认输，那么早上的比赛就此坐罢，等待着下午余下两场的正式开场。

场中数千人本以为早上就能看到精彩的比赛，却没成想看到的是书学班主动弃权认输，不了了之的一幕。

恨得那叫一个牙痒痒，奶奶的，白跑一趟白高兴一场，真是不值票价啊。

约莫过了一会儿，随着吐蕃十人团在多赤罗的率领下退场后，场中观赛的数千人亦是陆续立场，边退边是咒骂书学班这群混账的不争气，人多口杂又是一阵乱哄。

待得退场得差不多，评判席上诸人才开始骚动起来。

达达尼尔已经不用说，被郭业的干脆耍无赖搞得浑身虚脱，到现在还瘫坐在椅子上病怏怏跟死狗似的。

通事舍人萧慎心里窃喜书学班的第一局失利，但嘴中却不肯放过郭业等人，在李承乾面前给众人穿起小鞋来：“太子殿下，郭业与书学班一千人等真是罪大恶极啊，居然未先战而认输，真是丢了我大唐的国威，耻辱，耻辱啊！”

李承乾听着萧慎这么一说，脸上顿时不悦起来，心里想着，可不是吗？未战先认输，这要到了战场上不是逃兵就降兵，依着父皇的脾气，还不砍了他们的脑袋？

马元举听罢萧慎的泼脏水，又见李承乾脸色不对劲，心中暗道，不好！

当即冲李承乾解释道：“太子殿下，微臣倒不这么认为。书学班明知不可敌而避让之，恰恰说明了书学班一千学员眼观六路，心有大局，不逞匹夫之勇，端的是有勇有谋啊！”

“狡辩，开脱！”萧慎直接对马元举嗤之以鼻，哼道，“照马舍人这么说，书学班郭业等人不仅无罪，反而有功了？这未战先认输，已经失了大唐颜面露了怯，放在行军作战中，不是逃兵便是降兵，当斩，当斩啊！”

“放屁，你是脑子进了水还是耳朵塞了驴毛？”

马元举见着萧慎纠缠不休，一心要将郭业等人置于死地，顿时动了心火，连说话都粗糙了起来，对萧慎喷道：“你不知道吐蕃一方的真正用意吗？他们是想在第一场就让我方无狗可比。郭业不是也说了吗？暂时的认输与弃权，是为了保存实力，稳胜余下两场。你到底有没有大局观啊？”

马元举说话嗓门超级大，喷了萧慎一脸的吐沫星子，最后不忘数落道：“就这样的无脑无才之辈，如若让你指挥千军万马上战场，哼，那就真的瞎了。十万儿郎出征，八成能够生还的也就三两人吧？萧舍人，凡事多动动脑子，成吗？”

“什么？你敢说我没脑子？”

萧慎一听马元举居然敢说自己这个状元郎无才无脑，那还不跳脚？急咧咧地骂道：“马元举，诗词歌赋随你挑，你我比上一比，如何？”

马元举岂会示弱？冷笑道：“就你？比就比，现在吗？”

“够了！！！”

太子李承乾猛然拍案而起，喝住了两人的斗嘴，训斥道：“恶语相加，哪里还有朝廷命官的样子？平白让吐蕃使节笑话不成？”

不过此时的达达尼尔还没缓过神儿来，还真没心思搭理马元举和萧慎的口角，继续瘫坐着。

太子一怒，马、萧二人才消停了下来。

李承乾将眼神转向自己的老师，礼部尚书李纲，问道：“老大人，你如何看待此事？”

李纲还能怎么说？他家的孽障三胖子李少植就在书学班的队伍中，难不成他还能干出大义灭亲之事来？

旋即干笑两声，轻声说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浑然不顾全局者，当为不智。老臣看来，书学班此举，甚是妥当机敏，大善也！”

萧慎还能不懂李纲的心思，暗暗白了一眼这老东西，啐道，你个老屁股，敢情儿是为自己那傻儿子开脱吧？

不过李纲都这么说了，太子殿下还能不听不信？

萧慎也就没必要再触霉头，忍下了这口气来，甭管怎么样，反正书学班第一局是输了，长乐坊与萧家的赢面加大了一分。

李承乾微微颌首，冲身边的两位宦官吩咐道：“来人呐，扶吐蕃使节先去休息，下午再来观赛。”

吩咐完之后，在一千侍卫与宦官的簇拥下自行离去，等待着下午两场赛事的到来。

一时间，整个斗狗场地人去坐空，恢复了平静。

.....

.....

午饭之后休息了半个时辰左右，场地四周再次坐满了人，较之早上，来观赛的人又多了三两成。

绝大多数人还是在长乐坊下了赌注之人，为的就是极早知道结果，早早去长乐坊领钱。

在九成九的人眼中，书学班早上已然输了一局，只要中午任意两局再输一局，那就是一输到底。

吐蕃使节达达尼尔、礼部尚书李纲、还有萧廷、马元举都纷纷落座。

就连本以为会姗姗来迟的太子李承乾，都早早来到评判席上，等候了多时。

在司仪宦官的一声令下，多赤罗与郭业等双方参赛者纷纷上场。

双反的眼神中火花闪闪，对于吐蕃王爷多赤罗来说，只要再赢一场，大势已定。

而对于郭业等人来说，今日下午，一场都不能输。

死磕，

今日下午，双方必定要死磕到底。

司仪宦官站在场中，尖声喊道：“第二场，名为斗快。双方各挑一头狗，在规定的跑道内狂奔赛跑，谁先到达终点者，是为胜方！”

宣布完毕后，早已有御兽监宦官在场中两头站好，作为边裁监督。

长孙羽默低声在郭业耳边说道：“按照你的吩咐，咱们跑得最快那条灵提犬已经涂抹完东西了，喏，就是那条！”

郭业顺着他的指引，微微点头，嘀咕道：“一会儿你就瞧好吧！”

说着，牵来那条灵提犬走向赛跑的起跑点位置而去。

同时，吐蕃一方的藏獒也在多赤罗的牵引下来到起跑点，与郭业并排而站。

这时，两人的目光彼此有了一个对视，多赤罗咧嘴一笑，微微说道：“汉人，你很狡猾！”

郭业耸耸肩，无所谓地撇撇嘴，还击道：“吐蕃人，你也不赖！”

多赤罗刚想再与郭业磨叽两句，突然发现有点自己牵着的雪山狮子有些不对劲，居然有些躁动不安起来，嗷嗷低吼，有些挣脱自己的牵引跑回去原地一般。

他心中一惊，莫非神犬怕生？不对啊，神犬的胆子是出了名的大，怎么可能会见到这么一条瘦狗而害怕呢？

心中疑惑后，他立马蹲下来用手抚摸着雪山狮子的背部，捋着它的浑身长毛，叽哩咕历险记说着话，好像是在安慰一般。

费了好大的劲儿，雪山狮子才被他安抚住，淡定了不少。

他蹲地许久，与灵提犬颇为靠近，发现灵提犬身上传来真真的臭味和冲天的骚气，熏得他有些作呕。

对此，他只能归结为雪山狮子嫌弃汉人的狗臭气熏天，所以才躁动不安起来。

心中暗暗叹道，神犬就是神犬，高贵的血统下自然不愿与肮脏的瘦狗并排而立。

随后，他站起身来，鄙夷地看了眼郭业的灵提犬，冲郭业嗤笑道：“汉人，你的狗也太脏太臭了，这种狗还能跑得赢我们高贵的雪山狮子？笑话！”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吹什么大牛？一会儿不就知道了吗？”

“咳咳……”

司仪宦官匆匆小跑来到两人的旁边，清咳两声后嚷嚷道：“两位，比赛即将开始，请准备！”

郭业点点头，蹲下身来准备解开灵提犬脖颈上的绳索，恰恰与多赤罗并肩而蹲，心中窃笑道，狗日的，你一会儿老子的小脏狗小臭狗会让你大吃一惊，走着瞧……

## 第471章吐蕃人放水？

“预备～～”

“跑！！！”

司仪宦官一声令下，郭业与多赤罗同一时间放掉双手，轻轻拍了下狗臀低喝示意快跑。

灵提犬与雪山狮子没了主人的束缚，如离弦之箭般噌噌噌一阵儿往前飞奔而去，大有蛟龙入海之势般畅快。

嗖，嗖～

两条狗已经撒丫窜出了几十步开外……

“跑了，跑了～”

“开跑了，开跑了！”

场中的注意力再次被两条不同品种的狗给吸引了过去，数千双眼睛盯在了两条狗的身上。

“瞧，齐头并进，没想到雪山狮子这么大的体格，也跑得如此之快，啧啧，真是好狗啊！”

“那是，你知道雪山狮子是吐蕃人的神犬吗？有句话说得好，汗血宝马弥足珍贵，雪山狮子千金不换。瞧瞧，真是神骏呐……”

“嗨，那书学班的瘦狗也不赖嘛，居然能够与雪山狮子齐头并进！”

“这瘦狗看着真他娘的糟心，不仅长得难看，还他娘的瘦成这屌样，割肉剔骨，估计还没二十斤吧？”

“草，你们快看，这，这瘦狗……”

……

轰，

整个场中数千人的目光全部转移到了灵提犬身上，数千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急速奔跑中的灵提犬，怔呆了……

足足五百步的跑道之上，居然发生了诡异的一幕。

灵提犬超了雪山狮子足足两个半的身子，而且继续在急速奔跑之中。

而那雪山狮子呢？

看它矫健的双腿继续奔跑的游刃有余，还没到疲累的程度，明显有一拼之力。

可偏偏它就是始终隔着两个半的身子，紧紧跟在灵提犬的身后，不急不慢奔跑着，貌似没有使出全力一般。

而且众人发现，有好几次雪山狮子明明能够超越灵提犬，可它愣是停下了脚步，刻意将距离拉隔开，放缓速度打着鼻鼾，嗷嗷低吼，仿佛很是忌惮对方。

邪了个门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数千在场观赛之人彼此发问，议论纷纷，更有躁怒者站起身来冲场中吐蕃人骂道：“草你们姥姥的，你们居然敢故意放水？”

评判席上几位大人，包括太子殿下李承乾，都默默地在心间叨咕，这他娘的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最直接的疑惑便是，吐蕃人在故意放水。

但他们很是纳闷，吐蕃人故意放水，图得是什么呢？

多赤罗与他的队员在数千双眼睛的注视下，而且还是在疑惑的眼神，在询问的眼神注视下，顿感亚历山大。

冤啊！

滑天下之大冤啊！！

他们巴不得赢了这局比赛，怎么可能还会故意放水给书学班呢？

可又有谁能解释，雪山狮子为什么会如此刻意拉开了距离，貌似故意放水一般，甭说别人解释不了，就连他们自己也无从解释。

多赤罗看着书学班这条又脏又臭的瘦狗，越来越逼近终点，而自己那条雪山狮子还是稳稳地跟在后面，就跟三孙子见了祖宗似的，不敢逾越对方。

心里那叫一个怒火中天，恨不得现在将雪山狮子强拉回来，一刀结果了这条丢人现眼的吐蕃狗。

嗖嗖嗖~~

跑道之上，两条狗的赛跑即将进入尾声，书学班的灵提犬离终点仅有一步之遥！

“耶~~”

突然一声雀跃地欢呼声从书学班这边发出，紧接着传来阵阵叫喊声：

“赢了，赢了，咱们赢了！”

“哈哈，扳回一局，扳回一局，平了！”

“叔玉，赶紧的，将咱们的有功之狗牵回来，好好喂它一顿鲜肉犒赏一番。”

“好，我这便去！”

书学班的气氛无疑在告诉多赤罗，告诉场中观赛数千人，这一局，书学班赢。

果然，司仪宦官接到客串边裁的宦官传来的结果后，再次宣布道：

“这一局，书学班这边领先，判赢！”

而后，司仪宦官不无提醒一句：“目前赛事，双方打和！！”

在场数千人中至少有九成九都是下注买吐蕃赢的，此时

最后结果一出来，顿时咒骂吐槽声乱成了一片，俨然有吐沫星子淹死吐蕃人的趋势。

幸亏现在这个年头没有矿泉水瓶，没有扔鸡蛋扔青菜萝卜一说，不然今天多赤罗准要遭殃！

“怎么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多赤罗看着自己十人团的成员将雪山狮子牵回来后，一边念叨着，一边急急检查着雪山狮子浑身周遭，愣是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这时，那名牵狗而回的吐蕃少年凑到多赤罗耳边，小声嘀咕了起来。

多赤罗一边听着，一边联想着自己在起跑点的那一幕，双眼时不时瞥了一眼兴高采烈的书学班方向。

待得那名吐蕃少年说罢，顿时恍然大悟过来，心中暗暗惊骇道，原来如此，难怪我的雪山狮子会如此忌惮那条脏狗！

想到了关节处，多赤罗心中怒焰滔天，脸上气煞泛青，哆嗦着嘴唇恨恨道：“无耻，无耻，这帮汉人居然敢耍诈，居然敢用此等鬼蜮伎俩，实在是胜之不武！”

但是，这一场比试已经成了定局，多赤罗心中再是痛恨，也不可能诋毁

不承认。

如果书学班刚才胜之不武的话，自己早上第一场又何曾光明正大了？

懊恼之余，多赤罗心中再次惊诧，难怪他们宁可放弃第一场比赛，也要保存实力来稳胜后面两场比赛，原来是手握暗招，有所倚仗啊？

那第三场斗智，莫非他们还有什么花招儿？

此时，想通所有关节的多赤罗，不仅多了几分顾虑和担忧之外，还有了一丝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多赤罗再瞟了一眼书学班中仿佛智珠在握一般的郭业，对方越是镇定自若，他越是担心第三场的比赛肯定还有猫腻。

不，绝对不能让他们轻易得逞，凭尔等区区鬼蜮伎俩，就想再胜我一局？

不，绝不可能！

随即，他心生一计，徐徐走向了评判席方向……

此时的评判席上，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喜得人眉飞色舞，忧的人暗暗捶胸顿足。

吐蕃使节达达尼尔与通事舍人萧慎，就是忧心之人。

达达尼尔的担忧很简单，吐蕃方失利一场，与书学班打平，那么只能寄望于最后一场。

而萧慎则是担忧书学班只要再赢一局，那么长乐坊和萧家真得要赔得底儿朝天。

两人都纷纷低下了头，不再言语默不作声。

倒是马元举眉飞色舞地击节赞道：“了不起啊，真是了不起，我就说郭业这小子绝对是厚积薄发，必有后手，哈哈……”

礼部尚书李纲这个时候也是笑得满脸老褶子，对李承乾叹道：“太子殿下，书学班不负圣上所望啊，险胜一局，打平了，善，大善啊！”

李承乾此时没有吱声儿，而是远望着书学班的方向，心中甚是好奇，到底他们用了什么办法，能让雪山狮子如此听话，故意跑在那条瘦狗的后面呢？

李承乾绝对不会相信，这是吐蕃方面的放水，肯定是书学班这群人用了什么奇巧淫技，但到底是用了什么呢？

无形间，他对陇西郭业早早散失的兴趣，又重新回来了，暗暗嘀咕道，此人之前虽不能为我所用，但如果此番真能赢了吐蕃人立了大功，父皇对其肯定会有大大的改观，到时候孤王倒是可以重新拉拢过来一用呐。

就在李承乾暗暗思索罢，再猛然抬头，他发现吐蕃这位小王爷多赤罗已经走到了评判席前面。

他刚想以大唐储君的身份，安抚这个番邦小王爷几句，勉励几句，替他找找补补面子回来。

谁知这多赤罗居然怒气冲冲站在评判席前，连基本的礼仪都浑然忘却，野蛮无比地嗷嗷叫道：

“大唐太子殿下，我等初来长安，对大唐水土颇为不服，因此我们的雪山狮子才输了此局。所以，我方强烈要求，今日暂且停赛，等明日正午之后，再来比赛最后一场！”

李承乾见着多赤罗野蛮骄横的样子，心里颇为不悦，不过也被他那句话

给逗乐，心中暗笑，你们水土不服跟雪山狮子输了比赛有何关系？莫非你们自比番狗？

不过李承乾知道这玩笑不好开，也就收住了欲要奚落过去的话语。

听着对方想要停赛休息，他一时间不知如何取舍，将目光望向了他的好老师李纲。

李纲捻着白须，皱着眉头仿佛思索，也没有立即给出李承乾想要的答案。

倒是刚才还蔫了吧唧跟斗败的公鸡一般的萧慎，闻言之后双眼顿时发亮，猛然抬头冲着李承乾劝道：

“太子殿下，吐蕃使团和吐蕃小王爷都是陛下的贵客，不能怠慢啊！再说了，我泱泱大唐，天朝上邦，不能失了气度与威仪，既然他们有所要求，也不好过分，不如就准了吧。”

萧慎这番说词，立马博来了李纲老头和马元举的阵阵白眼，彼此暗暗骂了一声，妄自尊大的傻逼，二逼不解释！

马元举当然不可能放过痛打落水狗的机会，刚要张口谏言。

谁知李承乾这小子也爱面子，自觉不能在番邦小王面前失了体面，随即大手一挥，朗声道：

“准了，今日停赛，你们暂且好好休整一晚。”

“来人呐，传本太子的话，明日再比第三场，一局定输赢！！”



## 第472章狗急跳墙

“今日停赛，明日再比定胜负？”

郭业听闻李承乾这个败家太子，居然在萧慎的蛊惑下在的大好时候宣布停赛一日，让吐蕃人有了喘息之机。

我了个去，郭业差点没气得一口老血喷出，李承乾这倒霉太子的耳根子也忒软了吧？一点主见都木有，骑墙随风倒，这还算个鸟太子啊？

很快，

多赤罗便率着十人团，吐蕃使节达达尼尔等人，牵着藏獒退去；

接着，数千观赛看客陆续退场，退去；

最后，太子李承乾排场极大，在一干宦官和侍卫簇拥下，浩浩荡荡退场。

礼部尚书李纲老胳膊老腿儿，颤颤巍巍尾随其后。

至于频频出馊主意，让郭业恨不得拉来鞭尸三百天的萧慎，鬼头鬼脑地随着人群退去，早已逃之夭夭。

估摸着又是前往皇城江夏王府，给李道宗通风报信，商量对策去了。

待得郭业准备打道回府之时，马元举急赶慢赶地跑到郭业这边，说道：“你且慢走，我有话要和你你说。”

郭业点点头嗯了一声，对魏叔玉、房遗爱等人吩咐道：“你们先回去吧，还有，今晚一定要看好咱们的狗，死守严防在荒废场地那儿，别让吐蕃人来捣鬼。”

而后又对长孙羽默交代道：“长孙，今晚还得辛苦你，带着你府中的一干护院守卫在场地四周，不然我心里不踏实。”

长孙羽默嗯道：“放心吧，那儿有我照应着，你且宽心。倒是你——”

长孙羽默指了指郭业的袖兜中，说道：“那玩意你得放好啊，明天还得指望你那玩意给吐蕃人下绊子呢。”

郭业伸手探进袖兜中摸了一把，笑道：“放心吧，我连睡觉都带着，指定丢不了。”

长孙羽默笑了笑，而后转身冲诸人挥挥手，领着书学班一千人等离开了斗狗赛场。

待得人走得差不多，四周空荡幽静无一人，马元举才问道：“郭业，我且问你，今日已然打平。明日斗智一场，你可有把握赢吐蕃人？”

马元举对郭业的制胜方法一直较为好奇，不过这次却是神色极为严肃，郭业心中有些诧异，说道：“明日斗智，主要是看双方谁的狗第一时间找出藏匿的肉食来。其实对于任何一方来说，都不是难事，因为狗的嗅觉最为灵敏。我之所以选择斗智，主要还是要靠它……”

说罢，从袖兜中掏出之前让袁天罡炼制的翻版兴奋剂，手握瓷瓶指道：“这玩意叫做升仙丸，只要狗吃完之后必会亢奋，激发潜力，妙用无穷。我本意是想在赛跑之时让我们的灵提犬服下，不过后来发现这玩意的副作用极大，短时间内是能让狗亢奋，增加爆发力，却也容易让狗陷入癫狂，不听人的指挥，甚至会，会那啥……”

“哪啥啊？？？”

马元举被郭业说得目瞪口呆，居然还有这种神奇的玩意，这也太耸人听

闻了。

郭业低声说道：“只要碾碎小小一颗升仙丸掺进水中或食物中，让狗喝下。不出半个时辰，便能让狗不仅亢奋，爆发力陡增，还会让狗发疯发颠，而且还会淫乱，甭说同类母狗，就连其他家畜，它都不放过。”

“啊？？”

此地纵是就他们两人，马元举听得还是面红耳赤，呸了一声：“有辱斯文，无耻！”

而后又低声问道：“小小一颗就有这般厉害，那，那两颗，三颗呢？”

郭业张望了四周几眼，声如蚊咬般道：“用量过大，不仅会亢奋到顶点，暴毙而亡，兴许还会残害同类，甚至反扑，反咬主人。这玩意，适量就好，过量就要出事儿。”

“嘶……”

马元举寒蝉若惊，最后呐呐问道：“你的意思是在明日开赛前，就想尽办法投食到对方的雪山狮子口中？谈何容易？对方日夜看守，岂会让你如愿？”

郭业笑着指了指这御兽监的斗狗场地，哼道：“老马，百密必有一疏，他们明日来这儿休憩之时，难道不会给雪山狮子喂食？不会在御兽监的井中打水给雪山狮子喝？放心吧，长孙这小子已经买通了御兽监的宦官，明天这个时候，甭管吐蕃人要的鲜肉，还是要的井水，必会先经过我们手中。嘿嘿，你懂得……”

“你，你竟然想到这么卑。”马元举本想说卑鄙二字，但想想还是顾忌到郭业的面子，果然住嘴。

谁知郭业这小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哼道：“卑鄙是吧？那也怎么样？最终的结果，不就是要赢了吐蕃人，扬我国威吗？”

口花花一阵后，郭业自顾搭在马元举的肩膀上，说教道：“老马，英雄莫问出处，成败莫问招数，懂不？”

“扑哧！”

马元举被郭业逗笑，指点笑骂道：“你个不学无术的无赖，成，既然你这么有把握，明天赛后，我便向圣上替你们请赏。”

“哈哈，老马，够意思，走，一道回吧！”

郭业畅笑几声后，懒洋洋地搭在马元举的肩膀上，朝着赛场之外离去。

……

……

吐蕃小王多赤罗既然曝了光，自然无需遮遮掩掩，离开御兽监后，率着十人团与十条雪山狮子进驻了鸿宾楼中。

让十人团带着雪山狮子下去休整之后，他与达达尼尔来到大唐朝天专门为他准备的豪华房舍中。

不过此时他可无心欣赏房中的豪奢摆设与装饰，而是一脸怨毒地坐在圆凳上，左手搭在桌角，呼哧呼哧喘着怒气，咬牙切齿碎碎念道：

“无耻的汉人，居然想到用老虎的屎尿来对付我的雪山狮子，真够厉害的。”

达达尼尔在路上已经听多赤罗说过此事，不过他还是有些不可置信，问道：“小王爷，您真的能确定汉人是用这种下烂行径来赢得我们？”

多赤罗哼道：“本王百分百确定，你要知道索瓦拉的父亲，甚至他的祖父，都是在吐蕃王宫中专门负责蓄养猛兽的，他闻出汉人那条瘦狗身上传出来的臭味和骚味，就是老虎的尿尿。”

说着，停顿了一下，冲门口外喊道：“砒霜，还不送水进来，想渴死小王吗？”

吼罢之后，又自顾解释道：“索瓦拉说得没错，若非汉人的瘦狗身上涂了老虎尿尿，咱们的雪山狮子怎会如此躁动不安？在赛跑期间，怎会如此忌惮对方，闻到老虎尿尿的味道，误以为是与老虎赛跑，它能不保持距离吗？雪山狮子再是凶猛亦是家畜，怎会不惊恐野兽的气息？”

达达尼尔知道多赤罗口中的索瓦拉是什么人，就是那个在场上与多赤罗交头接耳的吐蕃少年，现在听多赤罗这办法分析，果真头头是道，就是这么回事。

随即，拔腿就往外走去，哼道：“汉人无耻，我要向他们的皇帝控诉，这是无赖行径，胜之不武！”

砰！

多赤罗见状，拍案而起，训斥道：“回来！！！”

唤住了达达尼尔的脚步后，多赤罗冷笑道：“控诉有个屁用？你是想告诉汉人皇帝，我们吐蕃人输不起吗？再说了，咱们第一局临场变化规则，就有些胜之不武。半斤对八两，咱们跟他们双方都没憋什么好屁，有什么好抱怨的？”

吱呀一声，

门口处传来几声当啷当啷的铁链声，多赤罗的侍女砒霜正捧着一个羊皮水囊走了进来，递到多赤罗跟前。

多赤罗拔开囊塞，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凉水，让自己好好好是一阵冷静。

然后将羊皮水囊吧嗒一身狠狠甩在桌上，有些焦躁道：“现在不能再纠结于今日的比赛上，既然已经成了定居，就要着眼明日的最后一场比赛。明日之赛，许胜不许败！！！”

达达尼尔有些苦恼道：“明日斗智之赛，看似简单，普普通通寻觅东西而已。但是，谁知道汉人又会耍什么幺蛾子呢？既然比赛的内容是他们定，肯定他们有必胜的倚仗。唉，气煞人了！”

看达达尼尔这样子，也是心有余悸，吃够了郭业诡计多端的苦头。

多赤罗又捡起水囊，喝了几口凉水后，彻底让自己冷静下来。

而后坐回圆凳上，沉默了一会儿罢，分析道：“这些书学班的汉人学子，无非就是靠鬼蜮伎俩。看今日第二局的比赛就可以看出，无非还是借助一些外力。斗智之赛，莫非他们有什么药物能够增强狗的悟性，或者这个药物吃下之后，犬类的嗅觉能大幅度提升，能轻易寻出藏匿物来？”

“对啊！”

达达尼尔捧起多赤罗的臭脚，赞道：“小王爷高明啊，今日用老虎尿尿来威慑我们的雪山狮子，明日用药物来增强他们的狗之悟性或嗅觉，又有什么不可能呢？咦？”

达达尼尔惊疑一声，压低了声音问道：“小王爷，你的意思是想将汉人的药物窃取过来，不仅让他们无药可用，还要让咱们的雪山狮子服下，然后明日一战，颠倒乾坤？”

多赤罗竖起拇指赞许道：“达达尼尔，你果然是咱们吐蕃人中的智者，居然能够猜出本王的心思。”

达达尼尔蒙多赤罗夸奖，顿时受宠若惊，但还是提问道：“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将药物藏匿在何处？小王爷，这毕竟是大唐帝都长安，属于汉人的地方，要想窃取药物，很有难度啊。”

多赤罗笑道：“这有何难？这种药物自然是随身携带贴身藏匿，至于藏在谁的身上，哼，你没发现今日比赛，至始至终都是那个姓郭的说了算吗？”

达达尼尔细细想了一番，又是连连点头，附和道：“是啊是啊，小王爷，姓郭的这人乃是国子监的学子，小臣听人提过此人，听说在国子监中多少算个名人，轻易就能找到他的住处将他找到。只不过派谁去窃药才合适呢？要不小臣去随行的吐蕃勇士中筛选几个死士出来，去……”

“不必了！”

多赤罗摇手阻止了达达尼尔的主意，而后指了指他的侍女砒霜，说道：“小王让砒霜夜里去一趟定能半成此事，你只需将姓郭的府邸详详细细描绘出图纸来，交给砒霜。”

达达尼尔诧异地瞟了一眼多赤罗的侍女，惊叫道：“她？一个女流之辈，能行吗？”

当啷当啷~~

侍女砒霜双手举起，托起重重的铁链相互撞击了几声，龇牙咧嘴目露凶光地冲达达尼尔示威了一下。

达达尼尔猛然乍见，被这头仿若母狼一般的弱女子吓得连退数步。

“住手，砒霜！”

多赤罗喝止了凶性毕露的侍女砒霜，然后冲达达尼尔指了指砒霜手上的铁链，冷笑道：“砒霜一人，足足抵得上你麾下数十死士。不然本王怎会将她用铁链锁住双手？哼，你若小瞧了她，到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是，是。”显然达达尼尔被砒霜给吓到了，说话有些敷衍附和的味道。

多赤罗微微起身，从腰间掏出一把大钥匙插进锁在铁链上的大铜锁中，喀嚓一声，铜锁应声而开。

当啷，当啷当啷~~

多赤罗亲自替砒霜将铁链解开，取了下来，压低了声音交代道：“砒霜，本王不管你付出什么代价，哪怕断胳膊大腿，都要把姓郭的藏在身上的药物，给我取回来！”

“还有，如果这个姓郭的敢反抗，就将其当场击毙，目的只有一个，把药给本王带回来！”

“吼~~”

砒霜怒目圆睁，活动了下脖子，发出一声低吼以作回应，这一刻，俨然又成了一头即将出窝觅食的独狼化身。

怪，怪物！！

这是达达尼尔对这恐怖侍女最中肯的评价。

## 第473章狼女砒霜

夜里，太平坊，郭府。

卧房中，郭业准备熄灭蜡烛，和衣而睡。

突然——

窗外闪过一道魅影，稍纵即逝，惊起了困意正来的郭业。

紧接着，

烛台火焰嗤嗤两声，猛地窜高几许，好似窗外的夜风潜进了室中。

郭业困意顿消，戒备冉起，下意识地往格子木窗方向别过头去。

吧嗒~

窗户一开一合间发出撞响，一道瘦小的白影俨然通过木窗钻进了房中，手执一把透着寒光的匕首站在桌边儿，离郭业所坐的床榻仅有五步之遥。

来人单薄瘦小的身材，裹着一身白衣，披头散发遮掩住脸颊，直挺挺地站在郭业五步外，宛若冤魂鬼魅，吓得郭业后背阵阵生凉。

大半夜，这么一个鬼样子出现在自己跟前，郭业差点惊呼叫了一声，妈呀，贞子来了！

不过话到了口中，就变成了问话：“什么人？”

问话间，郭业已经暗暗积蓄力量，只要对方敢再靠近一步，必然做出应对之策，将对方击毙当场。

谁知来人站那儿一动不动，右手执匕首，左右稍稍拢了拢发髻，露出了庐山真面目，眼睛仿佛冒着幽光般盯着郭业一眨不眨。

郭业瞧出了来人是谁，狐疑道：“你是多赤罗的侍女，砒霜？你来我房中作甚？”

再看了眼她手中的匕首后，立马醒悟过来，冷声道：“莫非你家主子让你过来暗杀于我？”

咣当~

砒霜突兀做了个举动，竟然将手中的匕首扔在了地上，好像在跟郭业表示自己并没有敌意。

而后张嘴好几次，欲言又止，愣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

这连连古怪举动，看得郭业心里直叫怪异。

约莫僵持了一会儿，砒霜总算是开口了，声音有些干涩地说道：“郭，郭大人，请，请恕罪，属下整整三年未曾开口说过一句人话，实在是有些适，适应不过来。”

三年未曾开口说过一句人话？

不过郭业更好奇的是，她为何称呼自己郭大人，又为何以属下自居？

她，到底是什么人？难道并非多赤罗侍女那么简单？但是在郭业的印象中，好像真不认识这个奇怪的女子。

砒霜说完第一句话后，好像有些适应了过来，连忙比划示意说道：“郭大人，我没有敌意，今早比赛前，便，便是我暗中投递的书信提醒郭大人。”

“是你？”

郭业立马想起了早上那封及时通风的信函，如若没有那个及时的消息，也许第一场他就要让多赤罗摆了一道儿。

经砒霜这么一说，他陡然想起早上接到书信前，好像耳中响起过铁链当

唧撞击声儿。

对啊，这个侍女双手不就一直锁着大铁链吗？

但是，这个长相普通，举止怪异的女子，这个多赤罗身边的贴身侍女，为何要对自己通风报信？

属下？到底是什么属下？

郭业心中满是疑惑，放低了心中的戒备，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暗中助我？又为何自称属下？”

砒霜依旧一副冷淡地神情说道：“属下奉铁面大人之命，潜伏在吐蕃小王子多赤罗身边足足三年。属下受命于铁面大人，在郭大人面前，自然称属下。”

“铁面大人？”

郭业呢喃一嘴，恍然大悟过来，惊道：“你是说你受命于东厂的暗夜？那么，你是东厂的人了？”

砒霜听着郭业提及东厂二字，冷淡的脸色浮现出无限的怀念，重重点头应道：“是，属下就是东厂当年派到吐蕃的第一批细作。算算时间，整整三年零三个月了。”

太意外了！

郭业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个弱小的女子，居然是自己早期让暗夜在西川筹备的东厂之人。

能够说出暗夜之名，能够说出东厂之名，郭业已然相信了砒霜说的话。

脸上的神色也缓和了下来，伸手请她落座道：“砒霜，既然你是本官麾下东厂的人，那便是自己人，坐，请坐！”

砒霜摇摇头，淡淡拒绝道：“属下站习惯了，这三年除了睡觉的时候是躺着，基本都是站着。一直站着能让属下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与使命，不会松弛半分。”

郭业听罢，心中惊赞，暗夜这孙子到底是怎么培养细作的，居然培养出如此隐忍坚韧的女细作来。

郭业心中柔软的地方仿佛被砒霜狠狠撞了一下，有些酸楚，继而关心道：“砒霜，你刚才说你是你们暗夜大人派往吐蕃的第一批细作，那其他人可都安好？”

砒霜拱手抱拳应道：“大人请放心，属下等人在吐蕃各行各业都有潜伏，始终未曾我们的任务与使命。我们忍辱负重，无论是三年，还是三十年，为的就是大人终有一日带兵踏破吐蕃国。届时，不仅是属下等完成任务之日，亦是属下等扬眉吐气之时。”

“好！好砒霜，好气魄！”

郭业颇受鼓舞与振奋，击节而赞道：“巾帼不让须眉，本官定不会让你等辛苦白费，不会让你等失望。”

“大人无需说这话，既然进来东厂，那么这些都是我等自愿的！”

郭业解开了心中一个大的疑惑后，又想起心中一个小的疑惑，问道：“砒霜，你在多赤罗身边足足三年，这三年你装哑巴不说话，我能理解。但为何多赤罗还要整日用铁链锁着你，莫非他信不过你？”

砒霜闻言淡然一笑，摇摇头说道：“大人，你错了。多赤罗不仅信任我，而且是倍加信赖。不然今晚也不会派属下潜入大人府中来。”

郭业眉毛一抖，不解问道：“那为何他还用铁链锁着你足足三年？”

砒霜微微仰起头来，好似思索一般，缓缓说道：“这说来就话长了。因为属下的任务是伺机潜伏在多赤罗小王爷身边，而多赤罗这人生性多疑，阴狠狡诈，平白靠上去不仅无用，还会引起他的狐疑。所以，属下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三年多前，暗夜大人从吐蕃搜集到情报，多赤罗此人喜欢带着雪山狮子去猎捕野狼。所以，暗夜大人就安排属下在吐蕃野外，与狼群聚居生活了足足三个月。为的就是让多赤罗在猎捕狼群的时候，发现属下，并误以为属下是在狼窝长大的狼女。因此，属下不仅要表现出兽性凶残，还要装哑巴不懂人话。这样，才能消除多赤罗的疑心。”

郭业听得心里砰砰直跳，讶道：“你是说，在潜伏到多赤罗身边前，你在狼群中生活了三个月？那你吃什么，喝什么？”

砒霜此时真性情流露，颇有些厌恶地叹道：“还能吃什么？生吃兽肉喝兽血，还要披着狼皮发出野狼的气息，目的就是让狼群认为你是同类。呵呵，到了夜里还要睡在狼群中，要时刻提防狼群发现我的真身。唉，足足呆了三个月，才盼到多赤罗的狩猎。”

“嘶……”

郭业狠狠抽了一口冷风，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的女子，心中颇为不忍。

同时也是心中痛斥，暗夜这个孙子，真是不把人当人看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也许，也只有暗夜，才能将整个东厂撑起来。

换成自己，兴许就多了几分妇人之仁了。

砒霜接着说道：“多赤罗率着侍卫，带着雪山狮子猎杀狼群之时，恰巧发现了我。为了让多赤罗注意到我，属下不仅要和狼群并肩作战，还同时用双手，用牙齿，学着狼群的攻击，将多赤罗的侍卫活活击毙了五个之多。这时，多赤罗才对我产生了兴趣，想着要将我蓄养在身边，当一头人型野兽。”

“他抓捕到我之后，天天饿着我，渴着我，不让我睡觉，就是要调教我，让我像他座下的狗一般，对他忠心耿耿。为了时刻保持我身上的狼性和兽性，多赤罗不反对我在他的王宫中杀人，不仅不反对，还频频鼓励我在王宫中杀人。渐渐地，我在王宫中杀得人越来越多，谁见到我都跟见了鬼怪一样，退避三舍。也正因为如此，多赤罗才命人给我打造了一副大铁链，锁着我的双手。”

“需要我去杀人的时候，他会打开大锁链；如果不需要，就继续用铁链锁着，带在身边贴身侍候左右。”

砰～！

郭业挥起一掌，狠狠拍在桌角边儿上，怒骂道：“多赤罗这个畜生，草他娘的，老子终有一日要活剐了他。”

怒骂罢，心疼地看着砒霜，叹道：“砒霜，这活儿不能再干了。这哪是正常人该干的活？你现在就撤出多赤罗身边，回我身边来。你们暗夜大人那便，只有我来处理！”

砒霜听罢，脸色如常但心中却已然感动万分，强忍自己心中的感激之情与知遇之恩，摇起了脑袋执拗说道：“大人，属下多谢大人的关心。但是属下不能就这么轻易撤离，属下足足呆了三年，深得多赤罗信任，绝对不能半途

而废，功败垂成。大人，你不能让属下三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啊！”

郭业看着对方如此执拗，还能说啥？

只能哀哀叹了一口气，暗道，砒霜，踏破吐蕃之日，我郭业必不会辜负你等东厂之人。

突然，

砒霜惊呼一声，急急说道：“属下该死，光顾着和大人说话，浑然忘记了今晚潜入大人府中的目的。”

郭业也被他这么一说，猛然想起这丫头来的时候，可是手执匕首，来执行多赤罗下达的任务。

随即说道：“多赤罗今晚派你入我府中做什么？莫非是要让你暗杀了我？或者还有其他目的？来，你尽管说，我必定全力配合于你！”



## 第474章窃药，夺命

“窃药，夺命！”

砒霜冷冷说出此番前来的真正意图。

奶奶的！

郭业撇撇嘴，鄙夷道：“夺命？是要取我性命吗？嘿嘿，多赤罗这小王八蛋倒是挺杀伐果断啊？居然敢在我大唐帝都长安，做杀人越货之事。”

夺命，郭业知道多赤罗是想要了自己的性命，但是窃药，又是从何说起？

旋即问道：“砒霜，你具体说说，多赤罗那小子要窃得哪门子药？莫非，这小子以为我手中拥有左右比赛，让狗犬制胜的灵药？”

砒霜缓缓点头嗯了一声，道：“正是，他已经察觉到中午赛跑那一局的猫腻所在，故而断定，大人手中定有什么宝贝灵药，能够让你的狗明天再赢一局。”

接着，砒霜将多赤罗与使节达达尼尔的对话，重新复述了一遍与郭业听之。

郭业听罢，嘴咧得老大老大，久久无法合拢，脑中思绪万千。

我擦！

郭业真心佩服这傻小子的想象力，居然能延伸拓展到这种地步。

灵药？

还真有！！！

郭业突然从袖兜中掏出装满升仙丸的瓷瓶，递给砒霜道：“哈哈，好，既然他想要，那我就给他，还他妈省了我一番功夫！”

将瓷瓶塞进砒霜的手中后，郭业言语轻松，身心愉悦，真有点瞌睡来了，多赤罗给他递枕头的满满幸福感。

砒霜接过瓷瓶，疑惑地看着郭业，不知道郭大人为何将如此宝贝灵药交给自己，转送给多赤罗。

郭业见状，立马解释道：“此物名为升仙丸，正是多赤罗这小子惦记的灵药。你且拿去，呈给他吧！”

砒霜急道：“大人，万万不可。多赤罗就是怕你用这灵药喂狗，才起了心思要窃药夺命，大人为何还……？”

“哈哈。”郭业笑道，“这升仙丸是灵药还是毒药，就看你怎么用了。砒霜，你且听说我，回头你将这升仙丸统统倒出来，碾碎揉搓，每三颗份量搓成一颗，再装回瓶中交给多赤罗。切记，这升仙丸必须让他在比赛前的半个小时内服下，不然过早服下的话，就要露出端倪了，清楚了吗？”

砒霜恍然大悟，惊道：“大人的意思是说，这升仙丸剂量过大，便会起到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之功效？”

郭业赞许地看了她一眼，嘀咕道：“本来这玩意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一颗足以令狗发癫发狂，如果三颗服下，哼，就怕明天多赤罗要遭老罪了！”

“好。”砒霜将瓷瓶小心翼翼地收入腰间的兽袋中，点头保证道，“属下一定会按大人的吩咐去做。只不过，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郭业见着砒霜吞吞吐吐，脸有难色，径直说道：“砒霜，你有话便讲，是

否还需要本官配合你什么？”

砒霜点点头，低声说道：“明日，大人能否装成身负重伤、精神萎靡不振的样子再出场，这样，多赤罗就不会疑心属下今夜窃药之凶险。如果轻易让属下得到这升仙丸，多赤罗肯定会疑心有诈，而且，更会疑心到属下的忠诚。”

郭业听着连连点头，同意道：“这有何难？我答应你便是。正所谓做戏做全套，不然多赤罗那小王八蛋还真不一定能上钩。”

砒霜深深鞠了一躬，道：“谢大人配合体谅！”

谢罢，砒霜缓缓蹲下身子，右手将地上的匕首捡起，趁郭业不注意之时，猛然抬起右手高举匕刃——

噗哧~

只见手起匕落，狠狠扎了自己肩膀一刀，嗤……

匕首一拔出，血水喷洒溅出，零星落到了郭业的脸上。

突如其来，直到砒霜脸色有些痛快地扭曲，用手捂住左肩的伤口，郭业才发现阻之晚矣！

随即急急叫道：“砒霜，你这是作甚？”

砒霜脸上有些难看，摇摇头苦笑道：“大人，若非如此，多赤罗还是会疑心属下。属下夜闯贵府，既伤了你，又窃了药，怎么可能全身而退？不受点伤，多赤罗不会觉得这升仙丸之珍贵，盗药这艰辛！”

郭业尽管心中知道砒霜是为了取信多赤罗，但心中还是不忍。

连忙上前欲要扶住砒霜，帮她包扎一下伤口。

谁知砒霜摇摇头，轻声道了句：“大人保重，砒霜先走一步！”

说完，又如夜猫窜墙一般朝着那户窗子奔去，身形敏捷打开窗户钻了出去。

很快，轻微的脚步之声消逝于无形之中。

只留下，沿路之上，一地的血渍。

郭业看着重新合拢的窗户，皱眉叹道：“唉，苦了你们！”

叹罢，眉宇间立马乍现厉色，自言自语地怨声说道：“多赤罗，明日，老子不让你输得一塌糊涂，光着屁股回吐蕃！”

……

……

此时虽已入了深夜，天时已晚。

但鸿宾楼中的多赤罗依然未睡，正焦急得在房中来回踱步，等待这狼女砒霜的归来。

啪，啪啪~

有人敲门，多赤罗猛地一阵心跳，暗道，回，回来了？

当即，飞速奔去门口，将房门打开来。

房门一开，一入眼帘的正是自己的狼侍女砒霜，脸色惨白至极，肩膀还汩汩流着血水，身子有些摇摇欲坠，貌似失血过多，体力不支的样子。

多赤罗将砒霜拉扯进入房中，急急问道：“怎么样？怎么样？一切是否顺利？”

眉宇间满是焦急与期盼，眼神期冀地望着砒霜。

问完话后，见到砒霜一言不发，他突然醒悟过来，嗔道：“哦，我忘了，

你虽是人，但却不懂得说人话。来，你比划给我看，到底如何？”

与砒霜相处了三年，多赤罗知道砒霜这个狼女虽然不会说话，但是却已经能够听懂自己说什么，而且也会用手势比划着与自己交流。

砒霜点点头，表示听懂了多赤罗的话。

然后拿出匕首挥舞几下，又指了指自己的伤口，好像在跟多赤罗说，自己夜闯郭府杀了不少人，以至于自己也受了伤。

多赤罗看懂了她的意思，问道：“药呢？药拿到了吗？”

砒霜点点头，咬牙忍住伤口的撕裂之痛，从腰间兽袋中掏出瓷瓶放在了桌上。

多赤罗立马见猎心喜，注意力已经围绕在了那个白釉瓷瓶上。

打量了瓶子一番，又打开瓶塞倒出一颗拇指大小的药丸，用鼻子狠狠嗅了一嗅，说道：“味道辛辣中带着甘香，应该多种药材提炼而成，果真让我猜得八九不离十。这姓郭的，果然身怀灵药。不错，就是它了。”

赞罢之后，将灵药重新放进瓶中，问着砒霜道：“对了，那姓郭的呢？杀了？”

噗通～！

砒霜陡然屈膝跪地，咿咿呀呀叫唤比划着，又连连叩头求饶，脸上带着阵阵惧意。

多赤罗不悦道：“你是说，姓郭的没有死，只是受了伤？”

砒霜点头鼻音哼了声唔。

多赤罗本想训斥甚至怒打砒霜一顿，不过想到灵药已经到手，这狼女总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达到了目的。

至于这姓郭的，死不死，也没什么大关系了。

随即，他示意砒霜起来，好似想到了什么，问道：“对了，这灵药你可知道怎么用？如果光有灵药，却不知具体喂食之法，需要避讳什么东西，那不等于白费吗？”

呜……呜呜……

砒霜站起来后，又是连连摇头一阵野狼低吼似的呜呜吠叫。

然后用手指了指桌上的白釉瓷瓶，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最后又拍了拍自己的胸脯，重重点了三下头。

多赤罗见状，立马眉开眼笑地问道：“你是说，你在暗杀之前听到了姓郭的谈话，知道了这灵药的喂食之法？”

唔……唔唔唔！！

砒霜见着多赤罗看懂了自己的比划，也是满脸兴奋雀跃，浑然忘了疼痛，与野兽无异。

多赤罗心里那叫一个爽啊！

冲着砒霜竖起拇指赞道：“好，好，聪明，没想到你这狼女也有急智的时候。等回到吐蕃，本王会给你一百头奴隶，供你厮杀！”

砒霜闻言，心中纵是恶心作呕，但脸上却仍旧是兴奋雀跃，不忘欢呼地嗷嗷嚎叫了几声，宛若猎得食物的野狼一般。

多赤罗将桌上的白釉瓷瓶拿起，塞进砒霜的手中，说道：“既然你知道喂食之法，那这个东西就由你保管，明日便由你来喂食咱们的雪山狮子。”

砒霜低鸣了一声，将瓷瓶再次收入兽袋中。

而后在多赤罗的呼喝下，出了房门急急疗伤而去。

多赤罗一人在房中，甚是志得意满走到一处窗户前，打开窗户抬头望着夜空中的那弯明月，心中冷笑道：

“我定要赢得明日最后一局，不仅要替我吐蕃国赢得脸面，还要赢一个意外之喜，送与赞普王兄！”

## 第475章惊世巨赌

黑夜，总是漫长得让人难以煎熬。

兴奋中的多赤罗战意盎然，丝毫没有困倦之意。

待得天都大亮之时，他已经熬成了熊猫眼，上跳下窜的兴奋劲头早已过去，剩下的是一脸的萎靡不振，仿佛昨天夜里被人从床上操到了地下。

第三局比赛定在今日正午过后，跟熬鹰似的干熬了一宿的多赤罗看着时间尚早，连连打着哈欠，坐着都能眯着眼睛睡着。

在达达尼尔好说歹说的劝谏下，他总算去眯了一觉，当天一觉醒来，已然快到正午时分。

一见小王爷醒来，早已准备妥当的达达尼尔等人便匆忙朝着皇城御兽监中赶去，生怕误了比赛的时间。

当他们这伙人来到御兽监的比赛场地，问询侍候他们进场的宦官，才发现时辰还未到，约莫还有半个时辰。

而场中，御兽监的宦官们早已整理好赛场，多了几个障碍物一般的建筑，应该是专门为斗智之赛而设计，正有一名年轻太监冲着十人团等人解说着比赛规则。

达达尼尔见着大唐太子李承乾已经坐于金黄伞盖之下，身后有礼部尚书李纲，中书舍人马元举，通事舍人萧慎陪伴左右，随即他跟多赤罗告辞一声，走向了评判席。

一到评判席上，达达尼尔发现太子李承乾的身边还坐着一个三十几岁的魁梧汉子，大马金刀地坐在太子身边，穿着一身金线镶边的黄色蟒袍，腰缠玉带，气度威仪。

一经打听，此人居然是大唐皇室中素以骁勇善战而著称的江夏王李道宗。

达达尼尔这个外邦使节自然对江夏王李道宗又是一番寒暄，渐渐熟络起来。

场中等待着开赛的多赤罗冲随行而来的侍女砒霜打了个眼色，示意他时辰快到，可以偷偷给雪山狮子们喂食灵药了。

砒霜微微点头，走到一个无人之地默默从兽袋中拿出白釉瓷瓶，将升仙丸统统倒出扣在手中，准备溶解进水中让雪山狮子们喝下。

多赤罗偷瞄着砒霜的一举一动，直到见雪山狮子们纷纷喝起砒霜呈过来的清水，才心中大定。

今日一战，赢定了！

心中得意之余，打量了下四周前来观赛的看客，人流居然比昨天又增了三五成。

看来，今日最后一战，已然吸引了整个长安城百万人的眼球。

不过，当他的眼神掠过书学班这边的时候，发现书学班的人与狗都已经来齐，唯独缺了那个姓郭的领头人。

多赤罗心中暗道，莫非此人昨日被砒霜击成重伤，不能参与赴赛？

就在他心中猜度间，郭业还是出现在了她的视线之中，姗姗来迟，正缓缓走向书学班的阵营。

多赤罗心中虽不喜，不过当他看到郭业脸色很是难看，惨白无血色，左

臂缠着白色绷带沁出腥红血迹，走路一瘸一拐，狼狈至极。

多赤罗心中的不喜顿时消散，颇有些幸灾乐祸地干笑一声，挑衅地看了郭业一眼。

恰巧，郭业的眼睛也冲他望过来。

两人的眼神一碰撞，居然久久盯上，僵持当间，大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之趋势。

约莫过了一会儿，多赤罗心中盘还算着一个天大的计划，于是懒得再理郭业的仇视，而是别过头去，重新组织起思绪来。

郭业这番又是左臂缠绷带，又是一瘸一拐地闪亮登场，自然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特别是书学班一千人，更是将其围拢起来，七嘴八舌叽叽喳喳地询问个不停。

郭业自觉做戏要做全套，随即隐瞒了众人，谎言称道昨日有刺客潜入府中，欲暗杀于他要他性命。

此消息一出，书学班十几号人顿时就跟捅了马蜂窝似的。

一时间，十几号人义愤填膺，主动将仇恨与愤怒的目光集中火力，投向了吐蕃十人团、多赤罗这边。

傻子都猜得出来，这个比赛的节骨眼上，如此关键的时候，也只有吐蕃人狗急跳墙，干得出这种釜底抽薪的恶毒之事来。

其中程咬金家的小子程怀义已经怒极，抄起地上一块大石，扬言当场就要上去跟多赤罗理论。

魏叔玉、房遗爱、李少植这几个惟恐天下不乱之人，更是嚷嚷着，定不让这群吐蕃人活着走出长安城。

郭业一把拽住程怀义，喝止了他的鲁莽，轻声说道：“别冲动，赢了今日的比赛才是重中之重。”

秦怀玉和长孙羽默两人一左一右架住程怀义，摠住了这厮的举动。

不过郭业昨夜在府中遇刺受伤的消息，还是传扬了出去，消息就跟长了翅膀一般在空中飞翔。

很快，整个场中的数千观赛看客都收到了这个消息，议论纷纷，此起彼伏。

就连评判席上的太子李承乾、江夏王李道宗、礼部尚书李纲等人都收到了风声。

马元举不明真相，一听郭业遇刺受伤，立马将吐蕃人列为了第一怀疑对象。

脸色不善地望向装作没事人一般的达达尼尔，哼道：“暗中下阴招，鬼崇无耻，小人行径，呸~”

昂？

达达尼尔脸色虽有些不自然，但还是强装镇定地反击道：“马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你认为我们吐蕃人会做这种暗杀对手的把戏？别忘了，我们吐蕃人是出了名的重信守诺好汉子。你可莫要冤枉人，不然，我会向贵国皇帝陛下投诉，让他来洗清我们的冤屈。”

马元举见着达达尼尔居然如此厚颜无耻，还冲自己装起无辜来，妈的，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啐道：“诡辩！狡辩！！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无耻

狗辈……”

达达尼尔被马元举说得心中一阵羞臊与慌张，口中还是死不认账道：“你还说？你这是栽赃陷害！”

说罢，达达尼尔委屈地向李承乾喊道：“大唐英明的太子殿下，你可要为我等外邦使臣作主澄清啊！”

旁边一阵儿暗暗高兴、幸灾乐祸的萧慎不由插嘴道：“这事儿兴许是个误会呢？无凭无据，马大人空口白牙岂能诬陷他人？再说了，达达尼尔使节可是陛下的贵客，马大人可不能如此怠慢，不是？”

李承乾下意识地望了眼自己的好老师李纲，老李头正眯着眼睛想这事儿，好像浑然没有听见评判席上的争吵。

一时间没了主意的李承乾不知如何定论，只听见——

久久未说话的江夏王李道宗突然开口道：“好了，无凭无据就不要再凭空猜测了，这书学班的郭业不是人也没事吧？看看天色，时辰快到了吧？该进行比赛了，误了时辰可不好！”

“对对对，江夏王叔言之有理。”李承乾这倒霉太子听着江夏王这番打岔儿，简直就是天降甘霖及时雨，将这没头没尾的事情直接架秧子过去，随即冲马元举和达达尼尔双方说道，“时辰已到，即将开赛，莫要争吵了。赛后，再说其他。”

说罢，不给两人继续争吵的机会，冲着场中负责主持赛事的司仪宦官喊道：“来人，时辰已到，宣布开始吧！”

“喏！！”

司仪宦官收到太子殿下的口令，高高举起右臂，唱道：“时辰已到，准备开始！！！”

“等等~~”

突然，吐蕃一方阵营中，多赤罗突然打断了司仪宦官的开赛，噌噌噌，一阵小跑到评判席跟前，冲太子李承乾喊道：

“尊敬的大唐太子殿下，我有话要说！”

李承乾厌恶地看了一眼这个讨人厌的番邦小王爷，心中有些恼怒，昨天你要停赛本太子已经准许，给足了面子；今天即将开赛你又被你打断，你到底要作甚？

大庭广众之下，李承乾不好发脾气，压着不耐烦的性子，强笑问道：“多赤罗小王爷，你还有什么要求？”

多赤罗嘿嘿干笑两声，与达达尼尔对视了一眼，说道：“大唐太子殿下，你看我们来一趟大唐也不容易，而今日比赛又是最后一局，即将能分出输赢。如此难得的机会，不如我们借着最后一局，双方都押点东西，赌上一把如何？”

啊？

李承乾被多赤罗这个主意给惊呆了，不解问道：“借着比赛赌上一把？你跟我吗？”

“不不不。”多赤罗笑着摇头，说道，“并非你我赌一把，而是我吐蕃国愿借着最后一局比赛，与贵国赌上一把！”

“什么？”

李承乾被多赤罗惊世骇俗之言给吓到了，不淡定地惊呼一声，从位置上

直挺挺站了起来，不可置信地看着多赤罗。

一局斗狗之赛，竟然要国与国之间对赌，这，这岂不是昏君所为，太过儿戏？

倒是旁边的江夏王李道宗眼神闪过一丝厉色，盯着口出狂言的多赤罗，饶有兴趣地问道：“多赤罗小王爷，不知你们吐蕃国想和我们大唐赌什么？银子？瓷器？茶叶？还是女人？”

“不不不不.....”

多赤罗竖起食指，在江夏王李道宗跟前一阵摇晃，转身指了指遥远的西南方向，一字一字地顿道：

“就赌你我两国的.....城.....池！！！”

噌~

话音一落，连镇定自若的江夏王李道宗也被多赤罗的话给吓到了，眼前这个趾高气扬自信满满的吐蕃王子，居然要代表吐蕃，与大唐赌城池。

这，这他妈的，真亏他想得出来啊！

此时，场中资历最高的李道宗不敢作主，而地位最尊崇的大唐太子李承乾亦是不敢作主。

赌城池，两国斗狗赌城池，这是要滑天下之大稽吗？

闭目养神的李纲也被吓得浑身打颤冒冷汗，一个劲儿在李承乾身后低声劝道：“太子殿下，千万不要擅作主张啊，这事儿不是你所能决定的，君是君，储是储，万万不得僭越啊！”

就在众人一时不能做决定，被吐蕃小王子多赤罗逼到进退维谷下不来台面之时。

突然，

场外传来一声郭业听着特别熟悉的声音，好像是顺公公的声音：

“圣旨到.....皇帝有命，请太子殿下火速接旨，不得延误！！！”



## 第476章你要战，我便战

就当众人被吐蕃小王爷多赤罗逼得左右为难，进退维谷间——

突然，

顺公公高唱一声圣旨到，风尘仆仆传旨而来。

李承乾闻言如蒙大赦，暗赞一声，真乃及时雨啊！

旋即，他便率着李道宗、李纲、马元举等人下了评判席，接旨而去。

而本来还喧嚣无比的场中数千人，霎时，噤声凝气，骤然间变得鸦雀无声。

当李承乾来到顺公公跟前儿，发现这厮仅仅手执拂尘，孑然而立，手中哪里有什么黄帛圣旨。

李承乾暗暗纳闷，怎么个意思？莫非这个阉宦敢假传圣旨，糊弄本太子？

顺公公冲李承乾急急嘀咕了一声：“太子殿下，此乃圣上的口谕！”

李承乾哦了一声，恭手垂立，朗声道：“恭请圣谕！”

顺公公清咳了两声，扯着嗓子喊道：“传圣上口谕，太子承乾，诸位臣工，斗狗场中之事朕已知晓。吐蕃国既敢对我大唐下此战约，尔等岂能怯场失了胆气，平白让番邦外族小觑嗤笑？大唐以武开国，不惧任何番邦挑衅。尔等尽管应承下来，谨转告吐蕃小国——”

顺公公说着，将目光停留在了叫嚣的多赤罗身上，一字一字顿道：“吾皇天可汗陛下谨此转告尔等吐蕃异族，你要战，我便战！”

“你要战，我便战！！！”

嗡～

轰～

顺公公一番话落罢，整个场中顿时掀起一股热浪，气氛一时间被推到了一个顶点。

就连多赤罗听到李二陛下最后六个字“你要战，我便战”，都不由脸如霜冻，怔在原地，心中呐呐叹道，真是好大的气魄！

郭业自然也听到了李二陛下的口谕，下意识地张望着脑袋，四周寻找李二陛下的身影。

能够这么快便知道现场的消息，郭业很肯定，李二陛下肯定就在斗狗场中，或者，正在某个居高临下的位置，遥遥观望着整个赛事。

李承乾脸色激动地连连点头应道：“谨遵父皇口谕，儿臣遵旨！”

说罢，他也想到了父皇兴许就在某个地方暗暗监视着场中的一切，随即张望着脑袋四处打量。

顺公公立马喝止道：“太子殿下莫要张望，陛下就在御兽监的一处塔楼之上观赛，虞祭酒和长孙大人陪着呢。”

提醒叮咛了李承乾一身后，顺公公起身告辞说道：“太子殿下定要努力，莫要让陛下失望才是。老奴这就告退！”

说罢，转身疾步离去。

有了父亲李二陛下的撑腰，李承乾这倒霉太子心中的底气立马足了百倍，转身望着多赤罗的一瞬间，脸上已是斗志昂扬状。

回到评判席上，李承乾问道：“多赤罗小王爷，我父皇的话你也听到了，

你说吧，你们的赌注是什么？又需要我们拿什么跟你们赌？”

多赤罗尽管震惊大唐皇帝的豪气，但见着李承乾这般发问，自觉已然得逞了大半，笑道：“贵国只需要拿出西川小都护府的图瓦城与阿里土城两座城池，及两城周边方圆五十里的土地，即可！”

李承乾暗暗琢磨了一下，西川小都护府？不就是郭业几年前坐镇之地？貌似这地方不咋出名啊。大唐疆域辽阔，吐蕃人居然只要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真是穷疯了。

随即大手一挥，得瑟道：“原来是这么个小地方啊？那你们呢？你们又拿什么地方来跟我们对赌？”

多赤罗见着李承乾并无反对，再次暗暗窃喜，急急说道：“我们会拿出西川小都护府以西的八百里吐蕃国土跟你们对赌，那块地方紧靠你我两国的边境线，土地肥沃，水草颇丰，是个天然的牧马之地。八百里土地与你们对赌两座小小的城池和几十里土地，算下来，还是你们占了便宜哟！”

李承乾一听心里顿时乐了，是啊，两座城池对赌吐蕃八百里肥沃土地，貌似赚大发了。

旋即，李承乾的脸上再也抑制不住喜悦之色，已然点头就要开口应承下来。

突然，远处的郭业飞速奔来，大喊一声：“且慢！”

声音落罢，人已经飞奔至多赤罗的身边。

多赤罗还没怎么地，李承乾已经不乐意了，颇为不悦地训斥道：“郭业，你要干什么？没见到本太子和吐蕃王爷在谈判吗？这是国家大事，你一个小小的国子监学子瞎掺和什么？”

郭业闻言，差点没气晕过去，尼玛的，你这叫谈判吗？都是这吐蕃小王八蛋牵着你的鼻子走，谈的哪门子判？真是老子英雄儿混蛋，李二陛下咋就生出你这么个败家太子爷呢？

郭业强忍心中的不满，冲李承乾拱手说道：“太子殿下请恕罪，臣有几句话要跟多赤罗小王爷说道说道。”

“快点快点。”李承乾挥挥手，厌恶地催促道，“莫再延误了开赛时辰！”

郭业不再理会李承乾，而是冷笑连连地看着多赤罗，奚落道：“多赤罗小王爷，你倒是打得如意算盘。你说的西川小都护府以西八百里土地，应该是贵国桑巴头人的领地吧？”

多赤罗猛然一愣，下意识脱口问道：“咦，你这么知道？”

郭业笑道：“西川小都护府乃是我建，我怎会不知道？如果郭某猜得不错的话，贵国意不在图瓦城和阿里土城，而在觊觎阿里土城内的两国大集市吧？怎么着，财帛动人心了？”

瞬间，

多赤罗的脸色变成猪肝酱紫色，仿佛被郭业一语道破了隐藏至深的那点小心思。

当然，他打死也不会承认郭业的猜测，而是强装镇定地说道：“你这汉人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吐蕃国既然拿出多于几倍的土地与你们对赌，自然证明了我们的诚心，你怎么还能乱加猜测呢？”

“甭他妈跟唧唧歪歪，扯东扯西。”郭业厌烦地挥了下手，一副无赖混子

的模样哼道，“要想西川小都护府也行，要得到两国大集市也罢，这都没问题。但是你拿八百里穷不晒馊的土地跟我们赌，那就太他妈扯淡了。除非你们再加一个条件，如果你们输了，两年内吐蕃国必须给我们大唐免费提供上好战马五千匹。否则，呵呵——”

多赤罗一听五千匹战马，肺都要气炸了，吐蕃国内如今能够调集的战马也就二十万匹，这姓郭的居然狮子大开口，一要就要走五千匹，这心也太大了。

继而气呼呼地问道：“否则如何？”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否则？即便你们拿吐蕃国的逻些城跟我对赌，我们也不稀罕！”

逻些城，乃是现在拉萨的古名，正是吐蕃国的帝都王城所在。

郭业最后这话，直接将吐蕃帝都贬得一无是处，在他口中，逻些城居然还比不上西川小都护府。

在多赤罗听来，这就是赤裸裸的鄙夷与侮辱。

顿时，多赤罗火冒三丈，怒道：“岂有此理，你这汉人敢辱我吐蕃国都，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就在多赤罗暴躁跳脚之机，突然他的侍女砮霜拖着手中大铁链跑了上来，手舞足蹈比划了几个动作，这几个动作只有多赤罗才能看懂。

她是在跟多赤罗提醒，雪山狮子已经服完药，再拖拉下去，估计药效就要发作了，到时候让汉人瞧出端倪就来不及了。

多赤罗心里顿时发慌，想也不想急声道：“好，答应你又何妨？反正你们今日输定了！”

说罢，冲太子李承乾抱拳说道：“太子殿下，就依这个姓郭的汉人所说，我们吐蕃方若输，两年内必会免费提供五千匹战马与贵国。请开赛吧！！！”

而后，急急转身带着侍女砮霜回到了自己的阵营中。

砮霜下意识地扭过头看了一眼郭业，郭业冲她做了一个无声的口型，貌似在说，干得好！

这时，李承乾一听多赤罗居然再加赌注，乐得已经找不到北了，刚刚还在训斥郭业的他，立马又是笑逐颜开地夸奖道：“不错不错，干得好，郭业，本太子欣赏你！”

欣赏你妹！

郭业暗暗啐道，求不欣赏，你个倒霉的败家玩意，跟着你迟早会倒霉遭殃。

郭业刚才与多赤罗的谈话，落进了李道宗、李纲、马元举等人的眼中。

马元举自然是用赞赏有加的眼神看着郭业。

李纲呢？又是闭目养神，不知在思索着什么。

萧慎，则是一脸嫉妒地望着郭业，满脸的怨毒之色。

倒是李道宗，似笑非笑地盯了一眼郭业，转瞬，脸上多了几分担忧之色。

当然，郭业在评判席跟前的这番举措，第一时间，也传到了御兽监某处塔楼上的李二陛下耳中，落进了长孙无忌，虞世南两人的眼中。

“哈哈……”虞世南在李二陛下下面前肆无忌惮地放声笑道，“郭业这小子，就是古灵精怪啊，居然狮子大开口跟吐蕃人多要了五千匹战马，不错不

错！”

李世民端坐在一把大椅上，左右虞世南、长孙无忌陪衬着，听着虞世南的笑声，远远看着场中，叹道：“唉，朕这个太子啊，还是不争气不长进。若非有郭业这个小子在场，估计就吃了吐蕃王爷多赤罗的暗亏了。”

一听皇帝不满意太子，虞世南果断地闭起嘴来，连笑声都戛然而止，收了起来。

倒是李承乾的亲舅舅长孙无忌，听着好妹夫不满意自己的外甥，和声劝道：“陛下，太子年纪还小，还需要雕琢打磨一番。他毕竟是您的长子，假以时日，肯定能跟陛下一样，做一个人人称颂的有道明君，不是？”

长孙无忌四十来岁，长相与气度倒是中规中矩，也上得了场面，毕竟是皇后长孙无垢的兄长，妹妹长得端庄贤淑，哥哥再差也差不到哪里去。

他一个高帽轻轻给李二陛下扣了上去，李世民的脸色稍显缓和，点点头说道：“但愿吧，希望他能够多多长进才是。无忌，你这个舅舅倒是挺疼亲外甥啊？”

长孙无忌汗颜，笑道：“娘舅疼外甥，天经地义啊，陛下。再说了，他是大唐的储君，陛下的太子，我身为臣子，对他疼爱照拂，那是最正常不过了。”

说到这儿，长孙无忌突然停顿了一下，他立马感觉李二陛下简简单单一句话，好像话里有话。

他心中嘀咕着，莫非是陛下觉得我这个皇亲国戚，胳膊伸得太长了，管得太宽了？

一念之此，长孙无忌冷不丁打了个寒颤，心里有些后怕的赶忙转移话题道：“陛下，区区一场斗狗比赛，竟然要跟吐蕃人赌起疆土城池来，未免太过儿戏了吧？这传扬出去，天下人可能会……”

“会骂朕是误国昏君？”

李世民似笑非笑地看着长孙无忌，问道：“这事儿不用天下人来说，只要输了比赛，魏征、房玄龄、杜如晦这几个人首先就放不过朕了。唉，这皇帝当得，真够憋屈！”

长孙无忌知道自己的好妹夫就头疼这三个人，不由会心一笑，说道：“既然陛下已经想到这般，为何还要与吐蕃人对赌呢？莫非陛下觉得，此赛书学班稳赢？”

李世民摇摇头，轻拂了下龙袍，叹道：“朕又不能未卜先知，怎能知道他们稳赢？不过嘛，袁天罡那老杂毛倒是替朕算了一卦，卦象上看，看似五五之数，当中却藏着异数。既然老杂毛都这么说了，吐蕃人又欺人太甚若斯，朕何不跟他们赌上一场？免得让吐蕃人逞了威风，哼！”

“啊？？”

长孙无忌听着李二陛下这般解释，不由张口结舌道：“就因为不让吐蕃人逞威风，您就跟他们如此豪赌？陛下，这太过儿戏了。再说了。袁天罡那老神棍的话，您也信？”

“哈哈，可不就这么简单吗？”

李世民想想都觉得好笑，不由乐道：“只要袁天罡算准了，朕就将他的蟠龙观再行扩建。呵呵，只要书学班的郭业真能替朕赢了吐蕃人，朕不仅要封赏书学班一千人等，至于郭业那小子，朕便是赏他一个爵位，又能如何？”

“朕，只要赢，不要输！！”

长孙无忌彻底被李世民的话给惊呆了，执拗地摇头劝谏道：“陛下，这封赏也委实太大了吧？这毕竟只是一场斗狗之赛而已。”

李世民这次没有认同长孙无忌的说法，而是径直摇头道：“无忌，你错了，到了现在这个地步，你觉得它还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斗狗之赛吗？”

“可是……”

“呀！！”

一直默不作声地虞世南突然惊叫一声，提醒道：“陛下，陛下，快看，开赛了！！！”

## 第477章输赢已定，高下立判

司仪宦官依照常例，将最后一场斗智赛的玩法与规矩说了一通，待得双方都表示理解之后，振臂一呼：

“开赛！”

.....

.....

“汪汪汪~~”

“嗷嗷嗷~~”

狗吠狂奔，十头雪山狮子与十头灵提犬一拥而上，争先恐后地闯入了场中，低着脑袋在地上不断嗅着鼻子打着鼻鼾，寻找着埋在场中地下的唯一一块肉食。

偌大的一个斗狗赛场中，地势坑坑洼洼高低起伏，更是设置了几十个障碍物，为的就是给双方的狗在找寻东西增加难度。

这次御兽监的宦官倒是没有作假，他们将一块用荷叶包裹起来的烧鸡埋入地中，都是在吐蕃方与书学班的监督下进行操作的。

因此，狗鼻子再是灵敏，要在整个场中找出这个荷叶烧鸡，也颇有些难度。

此时，无论是评判席上的太子李承乾，江夏王李道宗等人，还是在观看席上注视着场中变化的数千人，哪怕是在塔楼上远远遥望的李世民、长孙无忌、虞世南三人。

所有的人，所有关注这场比赛的人，皆是屏息凝气，脸色严峻，不敢有一丝声张嘈杂，怕惊扰了场中的狗犬。

这场比赛，已经不是一场简简单单的斗狗玩乐之赛，而已经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比赛。

一输一赢，动则就是城池与疆土的收获和付出。

但是，

唯独多赤罗这个吐蕃小王爷例外，在他看来，抢到了郭业的灵药那一刻起，上天已经注定让他赢得这场比赛，现在，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胜券在握，他，多赤罗，吐蕃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将会为吐蕃赢得大唐的西川小都护府，为吐蕃赢来日进斗金的两国大集市。

他，将会是继他的王兄松赞干布之后，第二个兴盛吐蕃国的功臣。

此时的他，也在关注，其实更多的是等待。

等待他的雪山狮子捷足先登，先一步找到埋进地下的荷叶烧鸡。

“小王爷，快看，我们的雪山狮子！”

纳尼？

他身边的一名吐蕃少年惊呼一声，遥指场中的雪山狮子，多赤罗心里骤然激动，心脏噗通噗通狂跳不停，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欢呼：这么快，就赢了？

循着身边少年手指的方向，他凝目眺望场中，看向为自己建功立业的雪山狮子——

“啊？怎么回事？”

多赤罗双腿打了个冷颤，被眼睛所见到的一幕给生生吓到了，嘴唇陡然

间仿佛被冰霜冻过一般，冷颤哆嗦道：“这，这，这是怎么回事？”

只见，

场中十条雪山狮子已经停止了搜寻荷叶烧鸡，而是扎堆在一起围拢成一群，彼此间对吠互叫，宛若疯癫似的要开打撕咬。

此景极为诡异，因为在他看来雪山狮子一直都是和睦相处，彼此互有默契，怎会短短时间内，貌似死敌仇家一般呢？

就在多赤罗暗暗琢磨间，身边的那名吐蕃少年又叫道：“小王爷，你快看，咱们的狗……”

“啪~”

多赤罗狠狠甩了一巴掌过去，骂道：“闭嘴，本王眼睛没瞎，我自己能看！”

多赤罗猛然抬头，继续关注着场中的雪山狮子。

不看倒好，一看他真心觉得自己的眼睛要瞎了，这帮畜生在干嘛？

它们在交配！

值此比赛的重要关头，数千双眼睛众目睽睽之下，吐蕃人引以为傲的神犬，居然在交配！

公藏獒趴在母藏獒身上，不断蠕动着下半身，疯狂地在交配！

不单单一对，足足有四对雪山狮子，一头头垂涎着哈喇子，淌着大舌头，哼哼唧唧，兴奋地做着爱做的大事。

剩下的两头，看情形应该是还没搞上，正玩着你追我赶的把戏。

浑然间，已经将寻找荷叶烧鸡抛诸脑后。

“畜生，这帮畜生！”

多赤罗脸色羞臊，气得浑身颤抖，重重跺脚狠骂道：“来人呀，来人呀，赶紧上前将它们分开啊！”

说着，就要跑入场中，棒打这几对野地交欢的淫荡狗。

刚要跑上去，就被旁边几名负责维持赛场秩序的宦官给拦截了下来。

那名司仪宦官更是急匆匆跑到多赤罗的跟前，义正辞严地指责道：“多赤罗小王爷，已经开赛你怎能冒然上场？你想干扰比赛吗？”

说话间，司仪宦官忍俊不禁掩嘴偷笑，显然已经被场中的雪山狮子兽性大发一幕给逗笑了。

此时，

观赛的数千人也被场中这淫荡的一幕给逗笑了，不时发出哄笑之声。

观赛看客在笑，书学班那边在笑，评判席上马元举等人也在笑。

李承乾多少有些小孩心性，更是肆无忌惮地拍桌顿笑。

礼部尚书李纲一如既往地闭上眼睛，口中喃喃道：“呸，呸，真是有辱斯文，脏了眼睛啊！”

评判席上，唯独三个人笑不出来。

吐蕃使节达达尼尔已经面如死灰，萧慎真是着急得抓耳挠腮，不时望向李道宗，期冀地眼神看着对方，希望对方赶紧想想辙儿。不然吐蕃狗一输，那萧家可就要赔大发了。

李道宗哪里还有心思搭理萧慎，正如司仪宦官所言，已经开赛了，谁敢私自破坏规则前去干扰？

他多少猜得出来，自己的堂兄李世民就在某个地方，远远观望着比赛

呢。

此时的他脸色如常，心中也祈祷着场中这群吐蕃狗，长点心吧，赶紧干点正事儿。

远在塔楼之上观赛的李二陛下，虽不能清晰清楚地看到场中的细致之处，但是他听着场中赶回来的侍卫，一边笑一边一字一字地细说着场中的变化。

他心中大定，难道这就是袁天罡所说的异数之变？

他左右转头各自望了一眼长孙无忌和虞世南，这两个老货也是忍俊不禁，一个劲儿地在那痴痴发笑。

这哪里是比赛啊，就是一场闹剧。

随即，李二陛下重重地说了八个字：“畜生，始终就是畜生。”

不过言语中，多少有了几分轻快。

.....

.....

场中，

吐蕃的雪山狮子仿佛充满了无限的精力，继续在哼哼唧唧，继续在交配，继续在蠕动着下半身。

貌似，要将交配进行到底！

突然，

书学班这边爆喝一声：“快看，咱们的狗找到东西了，在刨地，在刨地！”

“汪汪~~”

只见一头灵提犬刨完地，冲坑中叼出一个荷叶包着的物什，摇头晃脑，甩着小尾巴，迈着小蹄子，冲书学班这便蹦达回来。

一名宦官急急跑到书学班这边，将灵提犬叼着的玩意取了下来检查一遍，顿时满脸喜色，高举着荷叶烧鸡嚷嚷道：

“赢了，书学班赢了！咱们大唐的狗，赢了！”

说罢，兴奋地将荷叶烧鸡呈到司仪宦官手中，司仪宦官不敢有所耽搁，立马双手捧起，呈送到了评判席上。

这一局的赌注已经涉及到两国之间的城池疆土，甭管是场中数千看客，还是场中的宦官，一心都指望着书学班这边赢。

相比于大唐与吐蕃国之间的城池疆土，对于所有人而言，个人下注的筹码与个人得失又算得了什么？

国强，则民强。

国富，则民富。

在场诸人皆为大唐子民，谁人不懂？

如此，书学班捷足先登，正是众望所归，自然博得满堂喝彩。

受着数千人注目礼下的郭业，顿时心胸澎湃，激荡不已。

.....

就在司仪宦官将荷叶烧鸡呈送评判席上的途中，多赤罗趁着宦官们不注意，挣脱拦截冲入场中，高呼道：

“不可能？我的雪山狮子怎么可能输给你们的贱狗？”

“本王的雪山狮子已经服下灵丹妙药，怎么会输？这荷叶烧鸡肯定是假



的，真的肯定还在地底之中未找出！”

“岂有此理，你们这群不争气的畜生，还在交配？看本王打不死你们这群畜生！”

.....

多赤罗头发凌乱的奔入场中，状若疯子，手指手中铁剑，呼喝驱赶着正在交配高潮中的雪山狮子。

“汪汪汪.....”

正享受着高潮的雪山狮子此时早已是浑然忘我，哪里还会认识多赤罗这个主人。

一见有人手持利器，不仅冒然打断了自己的享受，还威胁着自己的性命，哪里肯干？

顿时，兽性大发，团团将多赤罗围住，汪汪吠叫，已然扑上多赤罗，开始撕咬起来。

服下升仙丸的雪山狮子，此时的冲击力爆发力之强，都是空前的。

一扑之下，多赤罗已然招架不住了。

更何况，十头雪山狮子联手，堪比庞然大物，直接将其扑倒在地，撕咬起他的衣裳和鞋袜起来。

“救，救命.....”

“来，来人呐！”

多赤罗被堆压得几乎窒息，呻吟之声断断续续传出。

“不好，小王爷有难！”

“来人啊，小王爷遇险，赶紧救小王爷。”

“冲啊！！！”

一时间，十几个吐蕃少年和数十个吐蕃侍卫手持棍棒与兵器冲入场中。

再次给场中数千看客上演了一场人打狗的闹剧。

先是活春宫，再是人打狗，今天的吐蕃人可谓是丢尽了颜面出尽了丑。

.....

评判席上，李承乾沾沾自喜地接过荷叶烧鸡，仔细检查了一遍，笑意盈盈地点头赞道：“好啊，好啊，咱们赢了哈！”

李纲很合时宜的睁开眼睛，仿佛刚睡醒一般，趁势上前恭维道：“是啊，书学班捷足先登，赢了吐蕃人。真乃托了陛下的庇佑，太子殿下的鸿福啊！”

萧慎趁着评判席上一阵骚乱，偷摸溜走，显然是去给他爹萧瑀报信去了。

至于江夏王李道宗，面色铁青，坐在位置上巍峨不动，单手在桌上叩着手指，嗒嗒作响，宛若敲打算盘。

估摸着应该是在算账，算算长乐坊这次到底要赔付多少赌注，江夏王府这次要亏损多少银子。

一边叩着手指，一边心在滴血，不足与外人道也！

李承乾端详了一番荷叶烧鸡后，又转呈给了旁边的吐蕃使节达达尼尔，说道：“达达尼尔使节，你看看，是否需要验上一验啊？”

达达尼尔哪里还听得见李承乾的话，面如死灰，坐在椅子上瑟瑟发抖，心中不断在呐喊，多赤罗小王爷，你不是说稳赢必胜的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八百里疆土没了，五千匹战马没了，吐蕃人的脸面也丢尽了！

达达尼尔的心在滴血，达达尼尔的胆在颤抖……

他在想，回到吐蕃后，如何跟赞普交代啊？如何跟吐蕃的王公大臣交代啊？如何跟吐蕃国的子民交代啊？

达达尼尔越想越后怕，后背衣衫已经被汗水浸湿，脑袋发晕双眼迷离，感觉有些虚脱好像要昏过去一般。

突然，达达尼尔顿感眼前一黑，身子不由自主地向后仰去，眼瞅着就要磕倒在地。

骤然，

马元举上前将他一把扶住，揽住他的肩膀，怪笑道：“达达尼尔使节，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晕过去哈，挺住，一定要挺住！”

马元举一边怪笑着说这话，一边将达达尼尔扶正位置，在他耳边吹风道：

“那啥，使节大人，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该商议一下，商议如何交割贵国这八百里土地和五千匹战马之事啊？”

砰～

刚刚被马元举扶正的达达尼尔听罢，顿时屁股一耸，整个人从椅子上摔倒在地，气若游丝地哼哼着，愣是说出一句完整话来。

## 第478章江夏王的燃眉之急

病怏怏半死不活的达达尼尔无言以对马元举，被随行的吐蕃扈从架了下去。

而十头疯癫的雪山狮子，在十几个吐蕃少年的棍棒伺候下，在几十个吐蕃武士刀劈斧砍，乱箭射杀下，统统当场毙命。

被营救出来的吐蕃小王爷多赤罗，虽未伤及性命，但却是负了轻伤，衣衫破烂，浑身都被吐蕃狗撕咬得一塌糊涂，疼痛呻吟着，狼狈不堪至极。

估计养伤也要好一阵子方能康复。

很快，李二陛下敕令顺公公带着一群羽林卫来到场中，除了维持场中混乱的局面之外，便是保护多赤罗等吐蕃使团离场，前往鸿宾楼养伤休整。

当然，李二陛下最主要的目的还是让这伙羽林卫监视吐蕃使团，防止这群吐蕃人输了不认账而偷摸溜出长安城，潜逃回吐蕃国。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一时闹哄欢腾的御兽监缓缓趋于平静。

赛事已了，吐蕃使团及吐蕃十人团离去之后，太子李承乾、江夏王李道宗、礼部尚书李纲等人亦是相继离去。

直到数千观赛之人鱼贯而出，蜂涌离场之后，整个御兽监的赛场才彻底平静了下来。

除了整理打扫场地卫生的御兽监宦官之外，唯独剩下郭业与书学班等一千人。

郭业下意识地瞟了一眼御兽监中的一处塔楼，发现之前还人影浮动的塔楼上，现在已是人去楼空，看来李二陛下也散场离去了。

郭业本来还惦记着赢了比赛后，李二陛下会下来场中对自己和书学班诸人勉励一番呢。

谁知跑得这么快，比赛刚一结束，一乍么眼的功夫，居然溜得这么快，真是卸磨杀驴不仗义的主儿。

此时书学班一千人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当中，就连十头灵提犬也是甩着小尾巴左右摇摆晃荡，慢慢悠悠地在场中瞎得瑟。

旁边的长孙羽默发现郭业冷不丁沉默下来，不解问道：“郭兄弟，想什么呢？咱们赢了吐蕃人，咋不见你高兴呢？”

郭业耸耸肩，不无装逼道：“胜败早在预料之中，唉，居然没了高兴的劲头。”

长孙羽默纵是知道郭业这小子的装逼劲儿又犯了，不过还是暗暗佩服郭业的手段。

他怎么也猜不透，郭业是啥时候将升仙丸喂进多赤罗的雪山狮子腹中。奶妈的，透着一股邪劲儿。

他本想问上两句，谁知房遗爱 and 魏叔玉两人挤上前来，围着郭业，兴奋地嚷嚷道：“二哥，咱们今天赢了吐蕃人，怎么着也得庆贺一下吧？”

“对啊对啊，庆贺一下呗。”三胖子李少植闻讯挤来，瞎咧咧道，“要不今晚就去风满楼吧？咱们这次替朝廷挣了脸面，替大唐扬了威风，这风满楼的姑娘还不把咱们当英雄一般供着？背不住尤姬姑娘心旌荡漾，今晚就从了郭二哥你呢？嘿嘿……”

“哈哈……”

三胖子李少植这么一插科打诨，整个书学班中顿时爆出一阵淫荡的笑声。

就连长孙羽默都不由拱了拱郭业的臂膀，低声打趣道：“对啊，郭兄弟，机会难得啊，说不准今晚还真能抱得美人归哩。我跟你说啊，这尤姬姑娘是个清信人，指定还是处子身。”

郭业白了一眼长孙羽默，假正经道：“还能不能有点正事儿了？”

继而又冲书学班等人挥挥手，示意道：“庆贺肯定要庆贺，风满楼肯定也要去，不过不是今晚哈。今晚，咱们可是有一件大事要办，事关在场你我他，去晚了不行，不办也不行。”

听着郭业说得这般隆重，众人顿时止住了笑声，齐齐看着他。

长孙羽默迷惑问道：“什么大事那么严重？非得今晚去办？”

郭业扫视了众人一眼，抿嘴笑道：“今晚要去长乐坊，收账！！！”

这么一说，众人顿时醒悟过来，又是阵阵欢呼与雀跃：

“是啊是啊，怎么把这茬儿给忘记了！”

“哈哈，赚大发了，赚大发了~”

“走，走，大家伙都回去收拾收拾，今晚去长乐坊收账！”

.....

.....

夜幕降下，宵禁开始，街上已无闲逛游荡的人群。

平日这个时候，长乐坊是灯火辉煌，人潮涌动，喧闹之声不绝于耳。

不过今日嘛，坊口紧闭，坊中各赌坊赌档皆已歇业，整个长乐坊中气氛压抑，萧索凄凉，颇有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四海赌坊的总铺中，四海赌坊掌柜罗四海，五湖赌坊王五湖，还有总账房邦老六等人齐聚在藏银地窖之中。

而地窖中，幕后老板江夏王李道宗也赫然端坐在一方大椅之上，不过脸色却是阴沉无比，正听着邦老六的报账。

邦老六一边敲打着算盘，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地报道：“王爷，整个长乐坊数百家赌档赌坊的现银都已经汇兑出来了，共计一百余万贯，正好够赔付朝廷户部押注的二十万贯。按照您的吩咐，晚饭前已经与户部的官员交割完毕，两清了。只不过，只不过.....”

李道宗听着邦老六的话，心在滴血，沉声问道：“只不过什么？吞吞吐吐，信不信本王现在就活剐了你？”

邦老六抖了个激灵，急急说道：“只不过现在，咱们长乐坊中再也没有现银可供调拨了。”

李道宗闻言，喝问道：“不是之前有很多人押注买吐蕃人独赢吗？难道这些银子不翼而飞了？”

邦老六赶忙解释道：“王爷啊，这押注买吐蕃人独赢的人是比较多，但这些都是小钱啊，杯水车薪呢。咱们现在主要还有两个大头没有赔付出去，一个是卫国公家的鱼暖暖小姐，她一个人就押了五十万贯买书学班独赢，她这边赔付出去就足足要连本带利二百五十万贯啊？还有一个是书学班的五万贯，赔付出去需要二十五万贯，这勉强还能挤得出来。关键是姓郭的那小子，押了东市十家铺子，还有西市的海天盛宴大酒楼，这笔帐可就大了去啊！”

李道宗现在满脑子都是浆糊，反问道：“能有多大？”

郑老六找来一本账簿摊开来后，翻到某页指道：“王爷请看，海天盛宴大酒楼估价十五万贯，而东市十家店铺合计估价三十万贯，这么算下来，光书学班和姓郭的一人，咱们就要赔付二百五十万贯。再加上鱼暖暖鱼小姐……”

郑老六咽了口唾沫，强忍心中惶惶，说道：“目前，两方需要赔付五百万贯，王爷啊，咱们哪里有这么多的钱赔给人家啊？”

五百万贯？

李道宗尽管知道自己这次算是赔到姥姥家了，但是听到这个数字后，还是忍不住地豁然站立，一副难以置信地眼神看着郑老六。

五百万贯，甭说他江夏王府，就连长安首富梁百万家，也不一定能一下子拿得出这么多的银子。

而且李道宗这人虽说视财如命，但是却不喜欢藏银，而喜欢购地买房置产业。

让他一下子拿出五百万贯的现银，这比登天还要难啊！

一时间，李道宗怔在原地，不知怎么办了。

站在原地听得耳晕目眩的罗四海突然嘟囔一声道：“王爷，实在不行咱们就不认账呗，管他妈的……”

“放屁！”

罗四海还未说完话，李道宗直接喝阻了罗四海的馊主意，哼道：“鱼暖暖的银子你敢耍赖不给？卫国公李靖那老东西在朝中不仅资历老，军中人脉广，而且在朝中人脉甚好，就连圣上对他都是宠信有加，本王都要退避三分。鱼暖暖虽不是李靖的亲生闺女，但胜似亲生。本王岂能去惹李靖那老东西？至于你说的书学班和姓郭的，如今他们刚赢了吐蕃人，替大唐扬了威风，如若本王对他们耍赖，哼，长安的老百姓还不戳烂本王的脊梁骨？”

说到这儿，突然想起今日赛场上皇帝兴许也在观赛，又是一阵摇头叹道：“特别是那姓郭的，此番替陛下赢了八百里吐蕃疆土，你觉得还是吴下阿蒙吗？唉，说不定，又是我大唐一颗徐徐升起的新星啊！”

李道宗心里那叫一个难受啊，既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赔付，又忌惮这些债主不敢耍赖。

现在的他，五味杂陈，纠结，矛盾，心疼，肝疼，哪儿都疼！

罗四海出了馊主意，挨了一顿训斥，不由蔫了吧唧地垂下了头来不敢再吱声儿。

稍显冷静的王五湖哀叹一声，轻声说道：“王爷，如今只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了。”

李道宗闻言眼前一亮，问道：“什么办法？”

王五湖怯怯地忘了一眼李道宗，弱弱说道：“如今，也只有以物抵债这个办法了！”

李道宗皱眉催促道：“什么意思？说详细点！”

王五湖点点头，低声说起了自己的办法……

咚咚咚咚～

一阵仓促的脚步声从地窖口传下来，一名伙计探下脑袋嚷嚷道：

“王爷，王爷，书学班那群纨绔子弟冲进了长乐坊，气势汹汹扬言收账来了！！！”

## 第479章变相耍无赖

“哼。”李道宗闻言冷哼一声，皱眉不悦道，“比赛才刚刚结束，便如此迫不及待，匆匆闯来我长乐坊。莫非他们还怕本王跑了不成？”

王五湖与郑老六对视一眼，脸色唯有苦笑。

倒是罗四海龇牙咧嘴，叫嚣道：“奶奶的，欺人太甚！王爷，俺这就率着长乐坊数百伙计，将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伢子打出去！”

“放屁！”

李道宗再次对罗四海失望加无语，训斥道：“你脑子让门缝给夹了吧？你这么一开打，本王的名声就彻底让你打臭了，以后谁还愿意跟本王做买卖？”

训罢，李道宗不再理会罗四海，冲王五湖与郑老六说道：“你俩陪本王上去一趟，会会这帮书学班的纨绔子弟，且听听他们如何说，再做计议！”

“喏！”

噌噌噌，

李道宗率先爬上了梯子，出了藏银地窖口。

.....

.....

四海赌坊的总铺会客厅中，早已被郭业与长孙羽默一千人等挤爆，吵吵嚷嚷着还钱收账。

江夏王率着王五湖二人姗姗来迟，三人一出现，大厅中的气氛便更加高涨起来，不像收账更像闹事起哄。

李道宗脸色如常，心中却是百感交集，暗暗叹道，真是丢人啊！

堂堂大唐皇室，军功累累的江夏王，居然被一群国子监的学生逼债逼得亲自出现，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李道宗见着大厅中如此嘈嘈嚷嚷，不由拉下脸来喝道：“都闹腾什么？本王岂会赖你们一文钱的银子？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本王既敢开设赌局，自然就会赔付你们该得的银子，分毫不差！”

郭业听着李道宗之言，心中不由冷哼道，打肿脸充胖子的家伙，装什么大尾巴狼，你现在也知道被人逼债的滋味儿了吧？王八犊子！

当即抬起右臂示意众人噤声，而后说道：“江夏王说得没错，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咱们今天来长乐坊，自然是要钱来的，还请江夏王痛快儿点，赶紧赔付我们的银子。拿了银子，我们兄弟自然立马走人，片刻也绝不会耽搁！”

郭业话音一落，长孙羽默等人纷纷面带笑意的点着头，口中附和着就是就是。

能跟长安城有名的铁公鸡江夏王逼债，对他们来说，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刺.....激了~！

李道宗听着郭业的话，刚刚还威仪十足，霸气凛然的脸庞顿时变绿，妈的，老子还如要有现银赔付你们，还会出来丢这个人？

“咳咳.....”

王五湖清咳两声，冲江夏王看了两眼，眨巴了下眼睛示意了一下。

郑老六更是凑近李道宗身边，附耳道：“王爷，您莫非忘记王五湖王掌柜的主意？以物抵债呀！”

经王五湖和郑老六这么一提醒，李道宗赶忙沉下心来，点头冲郭业

道：“书学班押了五万贯，加上你的海天盛宴大酒楼及东市十家店铺的估价抵押，共计五十万贯。按照赔率，本王应该赔付你们两百五十万贯，对否？”

郭业点点笑道：“王爷英明，一点儿都没错！”

李道宗看着郭业那笑嘻嘻的神色，怎么看怎么讨厌。

但还是耐着性子，叹道：“两百五十万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长乐坊的现银统统赔付给了户部。如今整个长乐坊，不可能拿出两百五十万贯现银，要不这样如何？本王以物抵债，给你们打上一张条，他日筹够了银子再从你们手中赎回条子，如何？”

以物抵债打白条？

郭业心中冷笑，你个鳖孙，真他妈会打算盘。

但是口中故意装傻充愣说道：“什么叫以物抵债打条子，我等不懂啊？”

江夏王解释道：“是这么回事，你看啊，本王的长乐坊欠了你们两百五十万贯，可本王一时间又拿不出这么多的银子来。为了让你们安心，吃上一颗定心丸，本王就想到了这么个办法。本王的长乐坊共有赌坊赌档将近三百家，都归本王所有。按市面上的估价，长乐坊的产业至少值五百万贯。所以呢，本王决定将长乐坊中凡四海赌坊名下的赌坊赌档，皆抵押给你们，给你们开具一张条子。”

郭业面上不起波澜，极为冷静地问道：“王爷，那条子上怎么写呢？是不是凡长乐坊中四海赌坊的赌坊赌档，从今往后皆归本人所有呢？”

“非也非也。”李道宗老奸巨猾地笑道，“条子上这么写，三年之内，本王若没有付清你那两百五十万贯银两，那么，三年之后，长乐坊内四海赌坊名下的赌坊赌档皆归你所有。”

郭业算是听出来了，李道宗这是跟他玩文字游戏呢。说是将长乐坊半数左右的赌坊赌档作为债务都抵押给郭业，但是呢，前提是要三年之后。

也就是说，三年之内，李道宗还是在用这些赌坊赌档在赚银子。如果三年内他还清了郭业的债务，那长乐坊半数的产业，跟郭业还有个屁的关系？

奶奶的，打得如意算盘，乍听之下还真是一颗定心丸。

郭业心里啐道，偏偏老子在后世见惯了你这套玩法，压根儿不吃你这套。

旋即，他故意卖萌说道：“王爷，既然你有这个心将长乐坊半数的产业作为赌债赔付于我，为何还要三年之后呢？你我双方何必今日就交割，钱货两讫呢？”

唰~

李道宗面色霎变，失声喊道：“这怎么可以？这半数产业只是抵押，不是赔付，懂了吗？”

郭业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点点头，哦了一声，反问道：“那王爷何必干脆一点，直接将这半数产业赔付给我呢？再等三年，才能拿到手，嘿嘿，郭某还真等不急等不起了呢。”

“什么？”

李道宗顿然明白，妈的，这小子原来一直在装傻充愣啊，敢情儿是惦记上了自己长乐坊这块儿地盘。

真是癞蛤蟆冲着天鹅直流口水，野心不小啊！

陡然，李道宗收起了那副和气生财的样子，沉着脸阴恻恻道：“郭业，你的胃口不小啊，居然惦记上本王的长乐坊了。嘿嘿……”

郭业浑然无所畏惧，笑对道：“王爷此言差矣，您现在不是没有现银吗？既然没有现银，这边又要偿还我的赌债，何必用长乐坊这半数的产业赔付呢？这样，你我都合适了，债务一消，大家都清爽了，是不？”

见着威胁不行，李道宗只得使出最后一个杀手锏，道：“好，你要长乐坊半数产业也成，本王就答应你。不过嘛，本王的长乐坊不可能卖一半留一半，你若想要长乐坊，那你就将整个长乐坊都买过去，计价五百万贯。如今本王欠你们两百五十万贯，你只需再付两百五十万贯现银给本王，即可！”

说罢，冷笑一声鄙夷道：“本王问你，两百五十万贯现银，你拿的出来吗？如若拿不出来，那就按着本王的意思办，本王还是那句话，不会赖你一文钱。”

尼玛的，

郭业听着李道宗这么说，立马脸色转阴，这狗王爷是在变相的耍无赖啊！

耍无赖就耍无赖，还装着一副既要当婊子又要立贞节牌坊的鸟样，郭业看着心里腾腾直冒火。

两百五十万贯，他上哪儿给他捣腾去？

书学班这群纨绔子弟，东拼西凑能够凑出十万贯已经是烧高香了，哪里能凑出这笔天文数字。

梁二公子梁叔宇？

郭业立马想到了这厮，可惜对方还在西川那边考察两国大集市，短时间内无法联系上。

自己唯一可以调度大批量银子的，唯有西川小都护府中的地下藏宝和两国大集市那边。

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啊！

而且，地下藏宝还要一点一点套现，不然容易让有心人发现端倪，时间方面也来不及。

奶球，郭业瞥了一眼江夏王，这厮是算准了自己短时间内凑不出两百五十万贯，才说出这话啊！

一时间，郭业当真是无计可施。

书学班中长孙羽默、魏叔玉等人也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半点招儿都想没有，脸上尽是无奈与无助。

不甘心，真是不甘心！

“郭公子，加上我这两百五十万贯，长乐坊二一添作五，你我一人一半，如何？”

陡然，

大厅门口处飘来一阵扑鼻的幽香，一记天籁般的声音徐徐传入大厅之中，灌进所有人的耳中。

郭业闻声，还未看清来人是谁，心中已然大呼，老天有眼，真是一场及时雨啊！

江夏王李道宗闻言，身子猛然一颤，双眼怔怔地望着大厅门口，脸色极其难看，口中干涩地吐出来人的名字：



“鱼、鱼暖暖？”

喃喃罢，

李道宗喉咙微感腥甜，强忍中即将脱口喷溅而出的一口气血。

恍然间，他顿感双眼泛黑天旋地转，心中叫苦连连，天啊，这个妖女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啊？

## 第480章二一添作五，拿下！

声音落罢，鱼暖暖一袭莲白宫裙如凤舞香罗般，率着侍婢如意飘然而至。

缓缓走来，举步轻盈，如白莲花般绽开般圣洁，令人不敢逼视。

挤爆在大厅中的书学班诸人主动让开一条道儿，让鱼暖暖走入来到了郭业的身边。

鱼暖暖与郭业保持两步的距离，并肩而战，别过头来冲郭业轻露贝齿微笑道：“小女子托了郭公子的福，也是小赚了一笔呢。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小女子愿与郭公子一块儿，将整个长乐坊吃下。不知郭公子意下如何呢？”

笑，如春风拂柳般暖意融融；

声，如珠玉落盘般清脆悦耳。

郭业尽管心旌荡漾，但又怎能听不懂鱼暖暖的话中之意呢？

对方虽是在征求着自己的意思，但何曾不是在紧急关头，帮衬自己一把？

他深知，现在可不是在美女面前装好汉，打肿脸充胖子的时候，自然是应允不已。

随即连连颌首不失风度地答道：“鱼家妹子有这兴趣，有这番雅兴，郭某欢迎都来不及，怎会将你这份好意拒之门外呢？好，就听鱼家妹子的，咱们二一添作五，合力吃下长乐坊。”

“多谢郭公子成全！”

鱼暖暖风姿绰约地欠身道了一个万福，随后冲着李道宗面色如常，淡淡地问道：“江夏王爷，如此这般的话，小女子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即日起，长乐坊易主，不再归属江夏王爷您了呢？”

“鱼暖暖，你……”

李道宗彻底被两人的一唱一和给气懵了，自己刚才说出去的话掷地有声，如今被鱼暖暖这个妖女一挤兑，他如何还能失口否认和反悔呢？

如果自己此刻放下皇室的身段，彻底耍浑耍无赖的话，先不说李靖那老东西不好惹，一经传扬出去，恐怕今后溜达在长安城街头上，他都得戴个斗笠出门了。

因为像他这种地为尊荣身份高贵之人，倘若言而无信，信誉值掉到渣，绝壁是丢人现眼，必受千夫所指啊！

今后，无论是在官场中，还是在买卖上，谁还愿意跟自己联盟与合作？

先是被郭业逼到死角放出狠话，再是被鱼暖暖恰到好处挤兑，李道宗今天算是认栽了。

一时间，站立当场，久久下不来台。

越想越是气氛，越呆越是尴尬，当即一发狠喝道：“本王说到做到，即日起，长乐坊易主，跟本王再无一分干系。郑老六，王五湖，你们留下来和他们交割一番，本王先走一步！”

说着，又狠狠瞪了一眼郭业，出气如霜风般咬牙切齿哼道：“郭业，算你狠，本王记住你了！咱们，走着瞧！”

言罢，怒哼之中重重一拂袖，与郭业擦身而过，挤出了人群，出了大

厅。

郭业撇撇嘴，对李道宗的威胁不以为意，轻声叽歪了一句：“你自己刚才还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娘的，怎么着，这就威胁上了？真是人面一套，背后一套，没劲了哈~”

“扑哧！”

鱼暖暖被郭业的自言自语奚落逗笑了，嫣然一笑抿嘴嗔道：“郭公子说得委实风凉话，江夏王现在指不定心疼肉疼肝儿也疼呢，你就让江夏王说几句场面又能如何？”

“嘿嘿。”郭业讪笑道，“鱼家妹子说得在理，发牢骚放狠话的，永远是输家。咱是赢家，咱不跟他计较！”

鱼暖暖收起笑容，说道：“郭公子，小女子有几句话要和你单独说上一番，不知可否厅外一叙？”

郭业应道：“当然可以！”

言罢，冲长孙羽默与魏叔玉、房遗爱等人交代道：“长孙，你带着大家伙和江夏王的人交割一番，这里就交给你们了，多费点心思。”

长孙羽默等人此时早已心里乐开花了，半个长乐坊到了郭业名下，可不就是等同于到了他们的名下一般？

有了半个长乐坊在手，以后谁出门还会有囊中羞涩的一幕？

自然是连连点头应允不已，就连鱼暖暖这样的绝美之色放在眼前，他们都浑然无视，急急上前和王五湖，郑老六等人进行交割。

鱼暖暖也吩咐着侍婢如意，道：“如意，你也跟长孙公子，魏公子他们一道儿，将咱们应得的那份点算清楚。”

丫头如意整日混迹在鱼暖暖身边，一点也不怯场，重重点头应了一声是。

随后，郭业与鱼暖暖一道儿，两人出了大厅，来到了厅外一处僻静无人的地方。

看着四下无人，郭业才正式拱起手来冲鱼暖暖说道：“鱼家妹子，今日还真多谢你及时援手襄助，不然今天还得着了江夏王这老狐狸的道儿！”

鱼暖暖仍旧是一副淡笑，摇头谦逊道：“郭公子莫要如此客气，小女子之前说了，若非托了你们的鸿福，我又如何能赢得这笔意外之财？与其说帮助你，不如说成全我自己吧。谁让长乐坊的的确确是个好地方呢？”

郭业听着这小娘皮说话，那真叫一个如沐春风，人美声甜会讲话。

噌噌噌~这家伙，好感度直线飙升！

不由打了个哈哈，道：“鱼家妹子真是会讲话，这话讲得都能甜到人的心扉里。”

只见鱼暖暖嗔道：“郭公子，你能不能不要老叫我鱼家妹子。你可以称为一声鱼小姐，或者叫一声暖暖小姐也成。这鱼家妹子怎么听着，跟渔家妹子似的呢？无论是我义父卫国公李靖，还是我亲生父亲，可没有一个是打渔人家出身的哦？”

“哈哈。”郭业轻轻拍下了自己的嘴巴，尴尬笑道，“口误口误，恕罪恕罪，暖暖小姐，咱们言归正传吧，你单独约我谈话，可是有什么事儿吗？”

一番笑罢之后，鱼暖暖正色问道：“郭公子，如今长乐坊一半归你，一半归我已成事实。敢问郭公子，今后你对长乐坊有何规划吗？”

郭业听着有些不解，问道：“莫非暖暖小姐是不想让长乐坊继续成为聚赌之地？”

鱼暖暖点头应道：“郭公子果真乃是聪明人，一言中的，小女子正是此意。虽说小赌能够怡情，但殊不知大赌烂赌流连赌坊者，最终都会走上败家败户的不归路。开赌坊敛财，委实太过有伤天和了。所以，小女子打算关闭我名下的长乐坊各个赌坊赌档，另寻其他门路！”

果然颇为赞许地点点头，称道：“暖暖小姐倒是菩萨心肠，那长乐坊不开赌坊赌档，还能做什么呢？难道你还想将其整成如东市、西市那样的闹市闹坊，将几百家铺子全部租出去收租不成？”

鱼暖暖摇头笑道：“你当我是梁叔宇那个二愣子呢？坐拥东市几千家铺子，居然只是拿来收取租金。不，这样太过安逸了，小女子的志向可在于此。”

喏，这小娘皮还真是好大的口气！

鱼暖暖一番话下来，不由得郭业对他刮目相看，饶有兴趣地问道：“暖暖小姐，你且先说来听听，你到底有什么想法？如果可行，郭某索性与你联手，一起重新打造长乐坊！”

郭业说罢，鱼暖暖脸上颇有些红润，应该是心中激动澎湃所至。

整理了下思绪与心情，鱼暖暖缓缓说道：“小女子初步打算，是想将整个长乐坊数百家铺子整合起来，打算……”

“我的天，郭业，总算找到你了，你真躲在这儿啊？”

鱼暖暖刚说到点子上，突然被一不速之客的声音硬生生打算。

声音落罢，不速之客已然欺身来到郭业的身边，正是郭业的挚友，中书舍人马元举。

鱼暖暖没好气地瞪了一眼马元举这个不速之客，有些气鼓鼓地闭口不言，显然这妮子是不想让自己的商机传进不相干的人耳中。

郭业歉意地冲鱼暖暖一笑，拦下了满头急汗的马元举，问道：“老马，你怎么来了？”

马元举对着郭业一阵数落：“你知道我跑了多少地方找你？国子监，海天盛宴大酒楼，还有你的府上。若非你家那位贞娘跟我说你来了长乐坊，我还不知道要跑多少冤枉路呢。”

郭业看着他一脸焦急之色，不由奇道：“都快天黑了，你找我能有什么事儿？”

马元举白了他一眼，哼道：“我能找你有什么事儿？是皇上要急召你进宫！”

什么？

甭说郭业本人，就连见惯大场面的鱼暖暖都脸色不由一滞。

郭业一脸不可思议地呐呐问道：“天都快黑了，你说皇上召我进宫面圣？不，不会吧？”

循例，除非是有紧急军国大事，不然皇帝一般是不会在天黑或者深夜召集朝臣进宫。

即便召集，那也是朝中重臣，而非郭业这样的小角色三脚猫。

论品衔，他也就充其量是个六品的监察御史，连平日上早朝的资格都木有。

“什么不会？圣上让我亲自来找你，这还能有假？”

马元举听着郭业质疑，狗脸一番，催促道：“别磨磨蹭蹭了，赶紧随我进宫吧，圣上等着呢！”

说着，就强拉着郭业急急离去，至始至终都没正眼瞧过鱼暖暖这位漂亮可爱的妹子一眼。

郭业被马元举急急拉走，只能一边走着，一边冲鱼暖暖挥手致歉喊道：“暖暖小姐，对不住了哈，改天，改天我们再议你的计划！”

鱼暖暖此时还能说什么？

圣上召见，这是天大的事儿，谁都耽误不起！

她只能淡笑面对着郭业，目送着对方的身影急急离去。

## 第481章进宫面圣

郭业随着马元举抵达朱雀门外之时，俨然已是暮色沉沉，夜幕沉下。

马元举轻车熟路，掏出行走皇宫内外的令牌示意了一下，朱雀门的守卫们主动放行，两人进了皇城。

进了皇城并非入了皇宫，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七拐八绕，到了承天门外。

进了承天门，才算是正儿八经的踏进了大唐皇宫。

承天门内，便是皇宫最大的宫殿群落——太极宫。

太极宫主体建筑采用“前朝后寝”的原则，以朱明门、肃章门、虔化门等宫院墙门为界，把宫内划分为“前朝”和“内廷”前后两个部分。

前朝，自然是皇帝早朝，处理政务的地方。

内廷之中亭台楼阁，山水景观，数不胜数，最为重要的是，内廷还是皇帝与皇后，包括三宫六院一众妃嫔们就寝歇息之地。

太极宫中，前朝与内廷泾渭分明，有着一严格的分水岭。

朱明门、虔化门以外属于“前朝”部分；而两门以内，自然就是内廷之所。

若非皇帝召见或口衔圣旨，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朝中重臣，皆休想踏进朱明门与虔化门半步。

当然，太监宫女除外，未成年的皇家子嗣亦除外。

马元举带着郭业直奔朱明门方向而去，因为此时的李二陛下就在内廷中的两仪殿等着他们。

入了承天门进了太极宫中，沿路之上皆有左右千牛卫的人严防死守，十步一岗，不时有巡逻千牛卫行过，凡有可疑面孔者，千牛卫皆有权利盘查，无论对方什么来头。

千牛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是皇宫之内专门负责皇帝安全的宿卫，也可称为“大内带刀侍卫”。

经过一路盘查，马元举驾轻就熟，凡有千牛卫来问询，马元举一律手执皇帝钦赐腰佩挡掉，省去了诸多功夫，很快便进了朱明门，抵达了两仪殿。

郭业随着马元举一路走来不吭声，一边听着马元举讲着宫廷之礼，面圣之礼，一边借着宫中灯火与天上月色，观赏着大唐皇宫的巍峨壮丽与气势恢宏。

这是他第一次进宫面圣，也是他头一次真正领略大唐帝国皇宫的风采。

要说他郭业不好奇，不惊赞，那是说假话。

一直到了两仪殿白玉石阶下，马元举才唤醒了脑子有些发懵的郭业，轻声提醒着：“到了，陛下就在里面！”

郭业恍然醒来，恰巧值守两仪殿门口的太监一见马元举到来，急急上前催道：“马舍人唉，你可真够晚的，陛下都等了好一阵子了。房玄龄房大人也在里头，赶紧进去吧！”

说着，这太监连看都没看郭业一眼，便自顾带着两人进了两仪殿中。

宰相门下七品官，更何况是替皇帝职守殿门的太监呢？郭业早已见怪不怪，懒得和这种小阉人计较。

继续装沉默，跟着马元举上了台阶进了两仪殿中。

来到两仪殿中，马元举轻声解释道：“陛下只要下了早朝若还未就寝，一般都在掖庭宫那边操持政务。今晚在内廷两仪殿见你，八成是想着一会儿就回皇后甘露殿就寝来着。走，一会儿你小子在陛下面前，可莫要犯老毛病口花花……”

郭业嗯了一声，继续无话。

两仪殿，确切地说，应该称之为两仪宫，绝非普普通通一个大殿那么简单。

进了殿门，郭业不知道拐了多少个长廊，路经多少个楼宇，方抵达了李二陛下所在的阁楼。

抬头看去，赫然写着“望北阁”，题款落名正是李世民三字。

原来是李二陛下自个儿取得名，这名字倒是有点意思，因为郭业听马元举介绍，两仪殿的北面正是长孙皇后所在的甘露殿。

莫非李二陛下是想告诉长孙皇后，媳妇啊，你看我处理公务的时候，还惦记着你，望北而思念么？

“陛下，马舍人来了！”

领路的太监在望北阁门外轻轻唤了一声。

只听里头传来一道雄浑有力的声音：“进来吧！”

吱呀~

太监将房门推开，马元举大步而入，自然洒脱，丝毫不显得拘谨。

倒是郭业，跨过门槛儿的一刹那，心里还是激荡起伏，总算是得见天颜了，终于可以见到千古一帝唐太宗了。

两人一前一后相继进来，郭业低着头眼神稍稍往前面一瞥，正有两人。

三十大几，头戴紫金冕冠，一身金黄龙袍，端坐在首席案后龙椅之上者，非李二陛下莫属了。

纵是李世民忙碌了一天，依旧是精神抖擞，面色红润。鹰钩鼻子带着威色，双眼如狼视般同样扫视了郭业这边一眼，看得郭业心里打了个突突。

娘的，原来李二陛下长得还有些小帅，不怒自威，帝王本色啊！

坐于李世民下首的，绯红绛紫官袍的老者，慈眉善目，颇接地气，应该就是太监口中的房玄龄房大人无疑了。

长得颇像敦厚长者，跟房遗爱这小子真是风牛马不相及啊！

马元举双手抱成拳，半身鞠躬拜道：“臣，中书舍人马元举见过陛下。奉陛下口谕，带国子监学子，御史台六品监察御史郭业，前来觐见陛下！”

郭业有样学样儿，学着马元举的抱拳成礼双手盖过头顶，半躬身子参拜道：“臣郭业，见过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注意力，郭业与马元举二人皆是抱拳成礼，半躬身子参拜，而非跪拜。

君臣跪拜之礼，真正盛行于元明清三朝。

而在唐宋及唐宋之前，臣子见皇帝，压根儿就不需要跪拜，除非是一年一度的各地官员进京面圣或者祭祀宗庙这种空前绝后的盛典。

否则，即便是上了早朝，臣子都无需跪拜皇帝。

因为唐宋及唐宋以前，君主集权制度还没像清朝那么强制，施行的还是君王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这种制度。

因此，在唐宋这种政治气氛相对比较宽松的朝代，三跪九叩见君王这种节操掉一地的礼仪，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甬说跪拜之礼，就是君臣一同席地而坐，谈论政事都是常常有之之事；而在早朝之中朝臣因为意见不合，撸起袖子彼此骂娘，动起手来打架，都是屡见不鲜。

更有甚者，如魏征之流，私下与皇帝相见谏言，说到激动处，唾沫星子啐到皇帝脸上，也是屡有听闻。

即便如此，皇帝还不能把魏征怎么样，因为宽恕了魏征这等铮臣，还能彰显出皇帝厚德载物，从善如流的明君本色。

李二陛下是明君没错，但李二陛下也是出了名的好面子。

见着两人相继行礼，李世民脸带笑意地挥挥手，示意道：“两位卿家免礼，免礼，来人呐，给马舍人与郭御史赐座！”

声音落罢，早有太监搬来圆凳，放在了阁内的左右两侧。

见着马元举先坐下，郭业也不矫情，走到圆凳跟前坐了下去。

这时，房玄龄突然站起来，说道：“陛下，既然接下来没有微臣的事儿，那微臣就先行告退了。天色有些晚了，老臣这几天身子骨疲累，想早些回去歇息！”

李二陛下闻言，频频点头应道：“可以可以，房爱卿且先行回去休息，刚才我与你谈的关于吐蕃八百里土地交割一事，房爱卿明日就派人着手去办吧！”

房玄龄抱拳应道：“臣遵旨，臣告退！”

说罢，转身就要离去。

“且慢。”李二陛下唤住了转身的房玄龄，又嘱咐了一声道，“如晦已经病倒了，朕听着前去诊治的御医回禀，情况不容乐观呐。房爱卿，你当好好保重身子，房谋杜断，朕一个都不能少，懂了吗？”

房玄龄听到杜如晦的身体情况，脸上顿然起了几分悲戚，更多了几分感动，重重地点头应承道：“陛下放心，臣自晓得。”

说罢，这才缓缓抬步，朝着望北阁外走去。

吱呀一声，

房玄龄出了望北阁，房门应声而关。

阁中，仅剩郭业、马元举及李二陛下三人。

郭业心里正嘀咕，杜荷他爹病得很重？也没听杜荷这小子派人传信儿啊？改明几个，我得去趟杜府，看看杜家老爷子去。

“郭业！”

“郭业？”

“郭爱卿？你在想什么呢？”

正当郭业思索间，李二陛下突然唤了三声郭业的名字，吓得这小子赶忙从圆凳上站了起来，连连抱拳应道：“陛下，小臣在，在，刚才有些神游外物，陛下恕罪！”

“哈哈……”

李世民见着郭业这般拘谨惶恐，没来由的一阵笑起，挥手示意他坐下，宽慰道：“无需紧张，你且坐下。此番你带着书学班赢了吐蕃人，立了大功，朕跟马周说过，定要好好赏你！”

一听赏字，郭业顿时心里安逸了不少。

不过嘴上还是谦卑道：“为人臣子者，自然要为陛下分忧解愁。陛下要赏



微臣，臣惶恐至极！”

“哦？”

李二陛下听着郭业这套官油子的说词，不由脸上露出讶异，心道，这小子哪里学得这套东西，可比魏征那种老驽驴要讨人喜哦。

旋即，心情大悦之下摇头笑道：“赏不赏，朕说了算！有功不赏，那以后谁还愿意为朕办事，为朕效力？”

说着，鹰钩鼻上的双眼径直逼视着郭业，问道：“朕对功臣，能臣，从不吝啬！郭业，朕且问你，你想要朕如何赏赐于你？”

## 第482章二者选其一

郭业听着李二陛下这冠冕堂皇地问话，还真一下子回答不上来。

心中立马给李二陛下打上了“假大空，好面子，不实惠”九字标签。

郭业暗暗叫苦，李二陛下啊李二陛下，你要赏赐就赏赐呗，干嘛还让人家自己提？

哥们真提出来什么，您老人家给吗？

我想要一座金山银山，你给吗？

我想要位列三公九卿，你给吗？

切，尽些些虚头八脑的话，也不来点实惠的。

当即，郭业佯装羞赧，腼腆地笑了笑，继续推辞道：“陛下，为人臣者，怎敢冒然跟君父要赏？陛下说赏赐什么，臣就要什么。臣是个杂食动物，陛下给啥臣就吃啥！”

说话间，郭业一副呆逼卖萌状，说着无赖痞子粗犷话，听得身边的马元举暗暗摇头，心中颇为恼恨，好你个郭业，怎么在陛下面前还是那副不学无术的鸟样呢？

谁知李二陛下听在耳中，脸上的笑意却是越发地灿烂，口中连连畅笑如铃铛，端的愉快至极。

“好，好好好……”

李二陛下连说四个好字，莫名其妙地赞道：“郭业，有人说你不学无术，有人说你粗鄙不堪，朕倒觉得你是个妙人儿，哈哈，不错！”

尼玛的，不学无术，粗鄙不堪？

郭业听着心里一阵抽搐，哪个王八蛋在皇帝面前抹黑老子？

下意识地瞥了一眼身边的马元举，马元举见状，连连摇头急忙澄清，表示自己可没这么说。

见着马元举撇清了自己，郭业只能将怀疑的对象转移到了自己曾经得罪过的人身上。

卢承庆？萧家的萧瑀，萧慎父子？还是今天晚间刚刚得罪的江夏王李道宗？

背不住，连虞世南和高士廉这两头老狐狸也有份儿。

就在郭业怀疑间，突然李二陛下又说道：“不过能得到佛道两家的人一致推崇，你郭业也当无憾矣。朕很是好奇，唐玄奘与袁天罡，为何如此对你青睐有加？袁天罡更是广发道门法旨，封你做了蟠龙观的道门护法，啧啧，真是道缘至深呐！兴许，朕还要对你慢慢了解才是啊！”

唐玄宗，袁天罡？

郭业稍稍迟疑，自己那位便宜师兄袁天罡除了护国大法师外，还兼着朝廷钦天监的官职，在李二陛下面前替自己吹捧两句，他多少能了解。

但是唐玄奘也在李二陛下面前，替自己美言过？

看不出来啊，这小子在听了自己的建议，来长安拜见皇帝取得出关文书后，还能在李二陛下说上话。

说明这大和尚很得李二陛下看重嘛。

西天取经之前还惦记在皇帝面前替自己美言，大和尚当真不赖，虽说三年来居然一封书信都没给自己，但还算有些良心。

霎那间，郭业突然想念起那个呆呆萌萌的唐玄奘起来，不知道这傻和尚一路是否顺利，是否安全抵达天竺……

“郭业！”

“郭业？？？”

见着郭业无缘无故发起呆来，李二陛下又催了一句：“郭爱卿，醒醒了，怎么？又神游外物了？”

“啊？”

郭业被李二陛下唤醒，一脸惭愧之色地致歉道：“陛下恕罪，臣今天是不知怎么了，可能是有幸能够得见陛下天颜，太过兴奋有些心不在焉了吧？”

“哈哈……”

尽管郭业这解释的话有拍马屁的嫌疑，但听着李二陛下的耳中，还是极为中听，极为顺耳。

不由笑了几声之后，说道：“好了，言归正传。你们书学班此番立了大功，不仅替我大唐扬了国威，还替我大唐赢了吐蕃人八百里疆土，朕肯定必赏之。特别是你郭业，朕更要格外重赏！这样，朕有两个封赏，今天让你自己做选择与取舍，做人不能太贪心，只能二选一哦？”

郭业不再吱声儿，屏息凝气地听着李二陛下娓娓说来。

只听李二陛下竖起一根手指，说道：“其一，朕知道你如今已是武勋骁骑尉。朕决定夺了你的武勋骁骑尉，赐你爵位，封你为陇西县男，享陇西县五百户食邑。如何？”

陇西县男，享陇西县五百户食邑？

郭业对唐朝的爵位多少了解一些，爵位分公侯伯子男五阶爵位，男爵是爵位中第五等，是爵位中最品次最低的。

但，凡敕封男爵者，差不多已经进入了大唐贵族的序列，因为爵位这玩意跟勋位不一样。文武勋位一般都是到当事人为止，但爵位是可以传给后人，有世袭罔替，也有传后三代。

而且，有爵位的家庭，皆可免劳役、兵役、征赋纳税等诸事。

郭业这个陇西县男爵，至少可以荫到第二代，如果他们的第二代争气点，为朝廷立下什么小功劳，兴许还能保留男爵位，再传一世。

如果封爵与封勋是两码事儿，勋位者，多数人会认为是暴发户而已；但爵位这种可以荫后人的玩意，绝对是踏入大唐贵族圈子的一张必不可少的入场券。

他知道，就连梁二少他爹，长安首富梁百万，为朝廷进献御贡美酒这么多年，每年还捐银子给朝廷赈灾啥的，最后也才捞了个子爵，仅比男爵高上那么一阶。

而现在，李二陛下居然如此敞亮，直接给了郭业一张进入大唐贵族世家的入场券，钦封他为陇西县男。

有了陇西县男的光环庇佑下，今后的郭家，谁敢说是佃户之家，寒门之家，暴发户？

享五百户食邑，就更好理解了。就是将陇西县的五百户百姓人家列到郭家的名下，虽不是家奴，但这五百户人家每年要交给朝廷的赋税，以后统统都交给郭家，作为朝廷对郭家的封赏。

细水长流，源源不断，五百户人家每年的赋税呐？

郭业一时间，心动了！

接着，李二陛下无视郭业的怔怔出神又发愣，继续说道：“其二，如今吐蕃人输了比赛，将西川以西八百里土地尽归我大唐所有。所以，朕决定将西川小都护扩建，不仅囊括图瓦城，阿里土城，还要在这八百里土地上再建数个城池，迁徙汉人居住。因此，西川小都护府正式更名为西川大都护府，而掌管都护府军政的西川大都护，位高权重，品秩从四品，朕自然也要重新选派。”

说到这儿，李世民停顿了一番，用一种独特眼神打量着郭业的神情变化，继续说道：“这个西川大都护的人选，自然是郭业你最为适合。执掌一方，坐拥一地，麾下虎贲无数，一呼万应，替朕戍守边疆，严防吐蕃人的狼子野心。”

李世民打量了一阵，话已说完，见着郭业这小子居然还是那副神游物外的表情，当真是一点都未曾有过变化。

最后，径直问道：“朕让你自己选择，或受封陇西县男，或受命执掌西川大都护府。二选一，郭卿自行取舍。”

郭业虽脸上未有大的变化，但心中却是犹如翻江倒海，久久不能平息。

陇西县男也罢，西川大都护也好，这他妈都绝逼是诱惑人的封赏啊。

郭业真想扯起脖子问一声李二陛下，能不能两样都要了？

可惜啊，人家皇帝话都说得这么明白了，二者选其一，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矣！

奶奶的，真是令人难以做出选择。

一时，郭业踌躇起来，无法取舍。

“郭卿，如何？莫非对朕的封赏不满意？”

见着郭业迟迟唯有答复，李二陛下不由催促了一句。

郭业赶忙收起神色，连连摇头否认道：“不不不，陛下莫要误会，臣是惶恐，陛下这封锁实在是太，太，太大了哈～”

李二陛下陡然收起刚才那副和善的笑容，逼问道：“那郭卿为何迟迟没有给朕一个答复呢？”

“啊？”

郭业突然被李二陛下的口吻吓到，娘的，怎么说变就变呢？果真是帝王无常色，说变脸就变脸啊！

郭业下意识地朝马元举瞥了一眼，发现这厮不停给自己使眼色，可郭业愣是搞不懂他是什么意思。

咚～咚咚咚～

望北阁外突然传来一阵仓促的脚步声，砰的一声，一名太监冒然推门而入，吓了郭业一跳。

李二陛下脸色猛然一沉，刚想训斥，又听一声噗通！

这名冒冒失失的太监双膝骤然跪地，悲呼一声：“陛、陛下，刚才宫外来人传报，莱国公杜如晦杜大人病，病逝了！”

“什么？”

就在郭业与马元举闻言震惊之余，李二陛下猛然从龙椅上站起，一副不可思议地脸色望着匍匐跪地的太监，唰～

脸色，瞬间惨白无血色！

李二陛下身体有些摇摇欲坠，双手全力撑在案台上，抬头仰天泪珠夺眶而出，声音哽咽悲戚呼道：

“房谋杜断，朕，朕痛失一臂呼？”

“如晦，如晦啊，你这是要剜朕的心啊！！！！”

霎时，

整个望北阁中，弥漫起一股悲伤落寞的气氛……

郭业见惯了后世的史书，唐太宗李世民被描绘成一代天骄天可汗，盖世英主千古帝，如何如何英明，如何如何伟大。

但是，

今天，他却见到了李世民在哭泣，有血有肉痛哭流涕！

## 第483章杜府噩耗，郭业惊魂

能哭能笑真性情，李二陛下是个好男儿！

只见李二陛下擦干了眼泪儿，哽咽着冲望北阁外吼了一嗓子，道：“摆驾，朕要亲往杜府，见杜卿最后一面！”

声音落罢，便自顾走下龙椅位置，朝着望北阁外急急奔去。

望北阁的两扇大门左右摇曳，嘎吱作响，而人却奔远早无影踪。

同时，将郭业与马元举二人生生晾了下来。

“唉……”

没了皇帝在这里，马元举不似刚才那般拘谨，轻叹一声站起身来，看着郭业道：“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莱国公临了临了，还替你小子解了一难。杜大人真是好人呐！”

“唔？”

郭业心中同样痛惜杜如晦这位贞观名臣的离世，但却没听懂马元举这番话的用意，不由问道：“老马，我跟莱国公杜大人并无交集，何来他替我解了一难之说啊？”

马元举摇头叹道：“我问你，我刚才冲你眨巴眼睛使眼色，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郭业心里也正奇怪刚才马元举的举动，疑惑说道：“你这么一说我还奇怪呢，你刚才为何冲我眨巴眼睛来着？”

马元举指着郭业数落道：“看来你是有些得意忘形了，你没听出陛下罗列封赏让你二选其一的真正用意吗？”

郭业摇摇头，不解道：“陛下不是说得很清楚吗？陇西县男或西川大都护，让我二选其一，哪里还有什么用意？无非是告诉我，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罢了！”

“大意，你真是大意了！”

马元举颇有些痛心疾首地问道：“那我问你，如若没有莱国公病逝的噩耗传来，陛下让你表态二选其一，你会选择哪一个？”

郭业略微怔了一下，见着四下无人，轻轻说道：“你这不是废话吗？当然是西川大都护呗，陇西县男虽说是封爵了，但却手中无兵无实权，充其量也就是一个五等小贵族罢了。如若我远赴西川，掌管西川大都护府，除了执掌一地封疆大吏之外，还能坐拥几万虎贲，与吐蕃人对峙。届时有了天大的战功，陇西县男算啥？马上封侯亦是未知之数哟！”

看着郭业说得如此轻巧，马元举冷笑一声，悄声说道：“如若你真选西川大都护一职，嘿嘿，臭小子，我就实话跟你说，你离打入冷宫永不叙用不远矣！”

嘶……

郭业听着马元举这般说，心里不由打了个突突，张口结舌地诧异道：“老马，你这会不会有些想当然，危言耸听了？”

“我危言耸听？”

马元举冷笑道：“先不说你六品监察御史陡然窜到从四品的西川大都护，就说西川大都护府之地，经过陛下的扩建与一番打造之后，如今可算是我西南防卫吐蕃的一道屏障，不可谓至关重要。咱们就说如今大唐在各地的大都

护府，哪个地方不是由皇室宗亲遥领大都护一职的？就算副都护一职，哪个不是战功卓著，资历深厚的天策府嫡系旧臣来出任？综上所述，我且问你，陛下怎么可能会让你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去负责西川一地的军政大权？你真以为现在的西川还是当初西川小都护府那般局面？”

郭业听得脸色急剧变化，马元举继续说道：“你是觉得自己在军中资历够了？还是说陛下初次与你见面，就已经对你信任有加了？郭业，醒醒吧，别做梦了，帝王心术你懂吗？”

“靠！老马，你是说。”郭业诧异地抿了抿嘴唇，试问道，“你是说，西川大都护这个职位，是陛下子虚乌有杜撰出来的？为的就是试探我是否有野心或者有别的心思？”

“不不不。”马元举摇头连说三个不字，轻声道，“西川大都护府绝对会设置，西川大都护一职也需要有人遥领，西川副都护一直也需要有人赴任，但绝非是你郭业，懂了吗？”

“懂，懂了！”

郭业真诚地点点头，叹道：“原来陛下真是为了试探我啊？我只是一个小小角色，他这是何必呢？”

马元举见着郭业神情沮丧，宽慰道：“帝王心术谁能猜透？哪个皇帝又喜欢野心勃勃的臣子？况且你还如此年轻，又如此出类拔萃？不过，事情要分两面来看待，陛下试探你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郭业听着马元举的风凉话，埋怨了一句道：“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哈？敢情陛下不是试探你，是不？难不成还得感激涕零，谢主隆恩，感谢陛下的试探与不信任？”

马元举哼道：“别急嘛，听我说完。我问你，陛下试探你是为了什么？无非就是觉得你是个人才，想着栽培你，但又不知道你心性到底如何，这才用上二选一的主意，试探你一番吗？小子，别人想得到陛下的试探还得不到呢，你就知足吧！！”

郭业闻言，咧嘴顿时一乐，心中暗道，这李二陛下也忒儿邪乎了，妈的，老子若刚才心情一激动选了西川大都护一职，那不是差点铸成大错了？

马元举真的没说错啊，若非莱国公噩耗传来将李二陛下打了岔儿，自己真会一错到底，最后绝逼要被归拢到永不叙用坐冷板凳的那撮人里头。

郭业神情黯淡地默默点了下头，说道：“看来，陇西县男这个爵位，我是没得选了！”

咚！

马元举轻轻敲打了一下郭业的后脑勺，义愤填膺中带着一分嫉妒之色地数落道：“你小子还不知足？二十出头便已是堂堂的大唐男爵，你还想怎样？你让我等蹉跎几十年光阴的人情何以堪？你小子就知足惜福吧，还有，你也真是个大福缘之人。如果，如果莱国公病逝的噩耗再晚传来一步，哼哼，别说陇西县男的爵位，最后你连屁都捞不到。”

马元举话糙理不糙，郭业都听进了耳中。

一念之此，郭业呢喃自语道：“这么说起来，郭某还真得感谢莱国公杜老大人这番恩情了。若非老大人冥冥之中的庇佑，我险些行差踏错，后悔药都没地儿买啊！”

“可不。”马元举叹道，“可惜啊，老大人还是走了，正如陛下所言，房谋

杜断，他痛失一臂。大唐的江山社稷也失去了一位良臣辅弼，可惜，可叹呐！”

马元举叹惜一番后，见着郭业径直大步大步朝着望北阁外走去，不由奇道：“喂，你干啥玩意去？此乃皇宫禁苑，你小子可别乱跑瞎溜达！”

郭业停住脚步扭头说道：“你当我傻啊？我若乱跑，宫里那些千牛卫还能轻饶了我？陛下不是已经走了吗？我呆在这儿也无所事事。不如我现在就去杜府！”

马元举狐疑道：“去杜府？”

郭业重重点了一下头，嗯道：“没错，就是去杜府！咱做人要讲点良心，杜大人虽病逝却在紧急关头间接地帮了一把，我必须亲往杜府吊唁一番。”

说到这儿，稍稍停顿了一下，拍了下胸脯满满义气地讲道：“就撇开刚才这事儿，杜荷是我在书学班的兄弟，如今他父亲病逝，我这个做兄弟的能袖手旁观吗？杜荷这小子是家中独子，这些日子我肯定要在杜府替杜荷打点张罗着，好兄弟，讲义气，对不？”

说罢，不再搭理马元举，直接将他晾在望北阁中，对着不远处的一个太监念叨了一声带我出宫，便快步离去。

马元举站在望北阁的门口，瞅着郭业这小子渐行渐远，不由轻声叹道：“这小子也真是傻人有傻福！好兄弟讲义气？倒是跟他平日做人一般无二，也许，这才是他频频化险为夷的关键缘由吧？”



## 第484章人间只有真情在

杜府，位于兴化坊中，此地多为朝中重臣府邸云集之地。

诸如房玄龄、魏征等人的府宅就在兴化坊中。

郭业到底也是在长安小住一段日子的人，自然知道兴化坊怎么走。

他出了皇宫离开了皇城之后，驾轻就熟来到了兴化坊中，来到了杜府门前。

到达杜府门口，稍稍一打量，这是一处中规中矩的两进宅子。

果然不出他的所料，此时的杜府门口早已是人流攒动，往来进出的人络绎不绝，极其热闹。

颇有几分朱门显赫处，门庭若市来的感觉。

看着大门口处，林立着几十号披甲带刀军士，郭业有点映像，这些人就是负责宫中戒严宿卫的左右千牛卫。

他心中嘀咕了一声，看来李二陛下已经到了杜府。

随即，他低着头随着一拨人流进了杜府之中。

一进杜府，前院中有不少披麻戴孝的下人已经开始攀墙爬梯，在院中悬挂起缟素麻布，白纸灯笼。

整个院中，处处弥漫着悲伤肃穆的气氛。

此时整个杜府内外的忙乱成一片，貌似连门口接待来宾前来吊唁的人都没有安排。

郭业眼尖地发现，一身披麻戴孝，腰间系着草绳的杜荷，正搀和在下人堆中，指挥着他们忙活。

旋即，他跑上前去轻轻拍了下杜荷的肩膀，招呼道：“杜荷！”

“嗯？郭，郭二哥？”

对于郭业的到来，杜荷显然有些错愕，不过更多的是惊喜，诧异喊道：“你怎么来了？二哥！”

郭业撇撇嘴，有些怪罪道：“你这话问得真有意思，你都叫我二哥了，我岂能不来？”

“谢，谢谢郭二哥！”

杜荷脸色一紧，冲郭业真心诚意地拱手作了长揖。

郭业将其扶起，轻声安慰道：“杜荷，逝者已矣，你要节哀，保重自己的身体才是！”

郭业看得出来，杜荷悲戚的脸上充满了憔悴，通红双眼中布满着血丝，肯定最近这些日子侍候在老父病榻前，委实累坏了身子。

杜荷听着郭业发自肺腑的关心，心里感动莫名，居然哽咽地抽噎起来说道：“二，二哥，你有心了。放心吧，我知道我爹去世了，以后整个杜家要我自己一人扛起了。”

言语中，郭业发觉杜荷这小子不再似以前那般荒诞无稽，多了几分成熟与稳重。

看来这几天，他的心态发生了天壤之别。

郭业听着杜荷的话，心中暗暗点头，果然，大喜大悲最是能让人快速成长。

继而轻轻擂了一拳杜荷的胸口，宽慰道：“别那么悲观，老大人虽说去世

了，但是你还还有我，还有叔玉、遗爱、长孙，还有书学班的一干弟兄啊，是吧？再说了，老大人身前与人和善，替你积攒了不少人脉，将来必能为你所用，是不？你没发现吗？老大人刚刚过世，这黑灯瞎火的晚上，你杜府门口却已是人潮涌动，前来吊唁的人群络绎不绝吗？”

“嗤……”

杜荷嘴角一扬冷笑了一声，露出一副与平日有着迥然不同的面容，用一种看透世态炎凉的口吻指点着来往灵堂吊唁的人群，说道：“二哥，你说这些人吗？呵呵，你太高看我父亲了。如果不是听说圣上亲临我家，你觉得这些所谓的我父亲的同僚，会夜里匆匆跑来我家吗？”

唔？

郭业听着杜荷这段愤世嫉俗的话，心里莫名的一抽，难道这些人都是冲着李二陛下下来吊唁杜如晦，而跑来露露脸，做个顺水人情的？

突然，他觉得杜荷这小子说得没错。因为他和杜荷聊天聊了这么久，居然没有一个朝廷官员过来跟他说一声节哀顺变，没有一个他父亲的同仁过来以长辈的身份，勉励一番。

妈的，真是人走茶凉，这些人也真够操蛋的。

随即，他问道：“陛下呢？你怎么不在灵堂中陪着陛下？你小子傻啊？”

杜荷摇摇头，有些自嘲笑道：“二哥，我刚入殓了我父亲的遗体，刚摆完灵堂。我娘又是妇道人家，府中这么一对烂糟事只能我自己一人操办，我哪里还有心思陪伴圣上左右？有那功夫，我还不如多操点心，替我爹把身后事办得妥妥当当才是。”

我日，郭业一阵无语，这小子还真够真性情的。

一时间郭业也不知道该说他是真傻，还是至孝了。

突然，

灵堂那边传来一道宫中宦官的尖声喧喊：“陛下起驾回宫咯~”

声音落罢，灵堂方向李二陛下一脸悲戚脸色极其难看地率先走了出来，在一群太监与千牛卫的簇拥下，缓缓朝着杜府门口走去。

紧接着，大批大批的官员士绅，尾随着李二陛下的步伐，急急出了灵堂，欲要离开杜府。

郭业与杜荷及杜家一干下人目送着李世民的离去，高声喊道：“恭送圣上回宫！”

待得李二陛下离去之后，杜府中前来吊唁的人群居然走得七七八八，很快便所剩无几。

期间，郭业站在杜荷的身后，也就发现了几个年长者过来冲杜荷宽慰勉励了几句。

一个是国子监祭酒虞世南，一个是杜如晦生前的好战友，房谋杜断中的房玄龄，国子监司业褚遂良，谏议大夫魏征……

不过来来去去，也就那么几个人，相比于前来吊唁又匆忙离去，只是昙花一现的宾客而言，这仅仅是凤毛麟角。

郭业见状，暗叹一声，妈的，真是人走茶凉，官场果然是最无情的地方。

杜荷自嘲笑了笑，冲郭业说道：“二哥，我没说错吧？这些人哪里是冲我父亲大人而来，明显就是冲当今圣上来的。呵呵，亏我父亲生前与人为善，

与人方便，到头来又有何用？”

郭业闻言亦是摇头无奈，拍了拍杜荷的肩膀，沉声说道：“兄弟，你还有我，有郭二哥在，绝对不会让你杜荷受人一分欺负！”

这时，

大门口处突然涌进来一伙子人，噼里啪啦地一个劲儿往这边跑来，一边跑着一边冲杜荷这边嚷嚷道：

“杜荷，杜荷，我房遗爱来了～！”

“杜荷，魏叔玉来也！”

“杜荷，我爹程咬金和你父亲乃是故交，咱俩是兄弟，我程怀义岂能不来？”

“怀义说得没错，秦杜两家乃是世交，秦怀玉岂能不来？”

“替杜老夫人守灵，长孙羽默岂能不来？”

.....

“杜荷勿忧，咱们书学班的弟兄都来了，一个也不能少！”

.....

显然，以长孙羽默为首的书学班一千纨绔子弟，统统趁着天黑跑来杜府。

待得这帮人刚刚近到郭业与杜荷身边执事，门口之处突然传来一阵儿钵罄之声，一群穿着袈裟的大和尚陆续涌入杜府门口，为首一名中年大和尚双手合十，唱诺道：

“贫僧乃是云山寺主持了空，杜如晦杜老夫人乃大唐良臣辅弼，对我云山寺曾有捐助香火之大功德。今夜前来，特为杜老夫人念经超度，好让老夫人早登西方清静极乐世界！”

云山寺了空方丈话音落罢，已然率着一群寺中和尚前往了灵堂，准备诵经超度。

郭业心中诧异云山寺这群和尚的消息灵通之余，只见杜府门口走进一名穿着七星八卦道袍的年轻道人，身后跟着十几名手执拂尘的道士。

那年轻道人郭业认识，居然是他的便宜师侄李淳风。

只见李淳风一甩拂尘，款款走到郭业与杜荷跟前，先对郭业打了个稽首，低声招呼道：“原来师，师叔也在啊？”

郭业嗯了一声，问道：“你怎么也来了？”

李淳风很是风骚地又甩了下拂尘，冲杜荷稽首道：“这位便是杜老夫人的公子吧？贫道奉家师袁天罡之命，前来杜府为杜老夫人破煞往生，无量寿福，慈悲慈悲～”

说罢，便率着身后的一群道士徐徐朝着灵堂方向走去。

郭业望着李淳风这小子的拉风身影，心中嘀咕道，又是和尚，又是道士，又是佛家，又是道门，看来杜家老爷子真是生前做尽了善事，应有此福报啊！

心中叨咕罢，再看身边的杜荷，早已被刚才连番接踵出现的状况给惊到了，张口结舌愣在原地，一时间说不上话来。

不过郭业还是从他的脸上看出了欣慰之色，至少人心还没他想象的那么可怕。

旋即，郭业一把将杜荷的肩膀揽住，轻声说道：“别瞎琢磨了，杜老夫人

福荫由归。你没看见吗？”

说着，他指了指灵堂方向那边又是和尚又是道士，又指了指身边的书学班一千人，宽慰道：

“至少，人间还有真情在！”

说罢，揽着杜荷肩膀的手臂没有松开，推搡拉扯道：“走吧，带我们去灵堂，我们也要祭拜吊唁杜老大人一番才是！”

“弟兄们，走，跟上！”

“喏！！！”

## 第485章家有贵客

郭业与长孙羽默等一千书学班子弟在杜府中忙活了七天，直到杜老大人的头七结束，他们才纷纷撤离杜府，各归各家，各找各妈。

正如郭业所言，好兄弟，讲义气，没有一个人中途离场，直到头七结束，杜老大人入土为安为止。

尽管官场是个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地，头七这几日鲜有官员再踏进杜府半步，但李二陛下这七日来却是便装出行，私下频频进来杜府吊唁杜如晦。

每每入了灵堂，李世民就会驱散灵堂诸人，自己独自一人呆在灵堂中扶棺而哭，怆然泪下，思忆着与杜如晦君臣相处的点点与滴滴。

直到杜如晦出殡那天，郭业与长孙羽默等人抬棺出杜府，李二陛下还下令废朝三日，独自躲进了后宫中不再处理政务。

同时更派人传旨，赠杜如晦三公九卿之司空头衔，谥号曰成，并下诏内廷赶制碑文为杜如晦墓前立。

杜如晦死后仍能得到这封殊荣，遍观整个贞观朝，当真屈指可数。

待得杜荷回府，李二陛下又传来圣旨，除了赏赐杜府满门绢帛金银之外，还下诏杜荷承袭莱国公的爵位，并允诺杜荷，待得他国子监学成之后，再行安排实职。

要知道，通常子承父爵，虽说世袭罔替，但通常都会往下降一阶。国公之下，便是郡公，再下面便是县公。县公之下，就成了降一等，变成侯爵。

但是李二陛下对待杜荷却不按照爵位制度来，直接让他子承父爵，承袭莱国公之位。

李二陛下此番善待抚恤，不可谓是杜府一门之荣耀。

接下来的日子，杜府的大门口又被人轮番踩踏，再次热闹活泛起来……

至于郭业，

最近带着书学班的一千少年在杜府操持忙碌，自然也传进了李二陛下的耳中，赤子之情可圈可点，甚为满意。

不过李二陛下因为杜如晦的离世而心中悲恸，并没有接见于他，只不过下令顺公公传旨郭业，加封郭业为陇西县男，收起了当日的试探心思。

郭业自然也知道李二陛下的用意，不再节外生枝，领了大唐贵族的入场券后，继续回归到了书学班的悠闲日子。

陇西县男，公侯伯子男，位列第五等男爵。

遍观整个书学班，无论是长孙羽默也好，房遗爱、魏叔玉也罢，除了杜荷这个承袭爵位的莱国公外，唯有郭业一人身负爵位。

即便这次斗狗大赛，书学班功不可没，可到头赏赐的无非是一番口头嘉奖与绢帛金银方面的赏赐。

唯独郭业一人，得了最大的好处。

因此，他在书学班中的地位愈发地稳固与坚挺起来。

……

……

这一日，下学回家，马车回到太平坊的府邸门口。

如今的他也是有了爵位之人，自然鸟枪换大炮，不再用双腿赶路，而是让府中下人订购了一辆马车作为代步。

不然堂堂陇西县公，没事儿还要跑着去国子监学堂，这不是让人家笑话吗？

哒哒哒~

马车停至门口，郭府外院管事黄傲早早奔出府来，将郭业迎下马车，故作大声，生怕别人听不到似的喊道：“咱们家爵爷回府了，来呀，快通知府里头，爵爷回府咧~~”

郭业听着这小子的破锣嗓门，直起一阵鸡皮疙瘩，白了眼哼道：“你小子咋咋呼呼个屁啊？老子刚封了陇西县男，你就恨不得全天下皆知，是不？你别忘了，太平坊中藏龙卧虎，非富即贵，瞎鸡巴嚷嚷让人听见了笑话，你个混球！”

被郭业一阵呵斥，黄傲顿时神清气爽，连骨头都轻巧了几分，嘿嘿贱笑道：“爵爷怎能妄自菲薄？您才多大啊？年纪轻轻就封了陇西县男，假以时日，必定是一飞冲天，届时甭说伯爵侯爵，就连公爵未尝没有可能。大家伙说是不？”

霎时，

整个郭府门口闻讯赶来的郭府下人叽里呱啦，附和个没完，口中不滞说着是啊是啊，脸有喜色仿佛郭业封了陇西县男，他们与有荣焉，出去买菜都能便宜几文钱似的。

郭业无语，挥挥手喝道：“别哔哔了，都散了吧，散了吧！黄傲，贞娘大管家呢？”

驱散了众人后，黄傲低着头指了指郭府大门左边停着的一辆马车，说道：“爵爷，咱们家今天来了贵客，贞娘大管家正陪着她呢！”

听闻贞娘在陪坐，郭业下意识问道：“女的？”

黄傲点头低声说道：“恩呢，可不是个女的吗？而且还是个绝色佳人，来头吓死个人哩！”

黄傲前头带着路低声说着，郭业在后面催促道：“来头能有多大啊？瞧你那个怂样！”

黄傲不服气，瘪嘴说道：“卫国公府的鱼暖暖鱼小姐，您说还不够大不？而且，而且她随行还带来一位十来岁的姑娘，看鱼小姐对她说话客客气气的模样，来头指不定比鱼小姐还要大呢？”

“哦？”

郭业的心中立马来了兴趣，这位比鱼暖暖来头还要大的姑娘家到底是什么人？

当即拍打了下黄傲的后背，催促道：“走，赶紧领我瞧瞧去！”

黄傲点头应了声：“得嘞，她们就在咱们家池塘那边儿呢。”

说话间的功夫，黄傲已经领着郭业朝着池塘方向的赶去。

到了地方，黄傲适时止步，不再向前。

同时指了指池塘当间矗立的湖心亭，努嘴道：“喏，就在那儿！”

郭业定睛望去，三名女子正在亭中相谈甚欢，不时传来咯咯的琳琅串笑之声。

聊什么呢？那么开心？貌似贞娘和鱼暖暖还是初次见面吧？初初见面，居然如此相熟了？

还有那穿着粉红宫裙的小女孩，到底是谁呢？

带着心中疑惑，他撇下黄傲，独自一人朝着湖心亭方向走去，木桥摇曳，清风送来，好不惬意。

“咦，我们家大官人下学归家了！”

相谈甚欢的贞娘已经发现了郭业的到来，站起身来遥望着徐徐走来的郭业。

接着还是一系莲白宫裙的鱼暖暖也微微起身，脸含笑意的望着郭业这边。

倒是那个粉红宫裙的小女孩，郭业走近来才发现这女孩才十岁左右，粉雕玉琢瓷娃娃般可爱。

见着郭业徐徐靠近，那小女孩居然从亭中围坐上站起，蹦达下来，张舞着双臂朝着郭业这边匆匆跑来。

鱼暖暖脸有忧色地在后头喊道：“临阳小县主，莫要乱跑，小心摔倒！”

临阳小县主？

郭业听到这五个字，立马停住了脚步，怔怔不可思议地望着前方这个冲着自己跑来的小女孩。

县主，这可是只有诸亲王之女，皇室之女才能有的封号啊。

县主之上是郡主，郡主之上是公主，再上面就是长公主。

这个才十岁的小女孩居然是唐皇室之女？

待得郭业思绪过罢，小女孩已经如一道粉红火影跌跌撞撞飞奔到了他的跟前，一把将他抱住。

因为身高的缘故，小女孩只能抱到郭业的大腿上侧，抱得紧紧，貌似死不放手一般。

抱就抱了，口中还发出稚嫩的声音嚷嚷道：“姐夫，姐夫，你是我姐夫！”

喀嚓，轰~~

郭业乍闻，宛如晴天霹雳，呆呆愣在当场，不知如何应对。

这位临阳小县主，皇室之女，居然叫我姐夫？哥们什么时候娶过皇室的女子了？

郭业的第一反应是有些同情地眼光看着抱住自己的女孩，心中惋惜道，多好的女孩子，粉嘟嘟的，瓷娃娃似的，怎么就是个疯子神经病呢？

可惜了，真是可惜了！

心中叹罢，郭业不禁摇了摇头，长叹一声，真是造化弄人啊！

## 第486章临阳小县主

“临阳小县主，小县主，快回来！”

鱼暖暖拖着宫裙小跑着出了湖心亭，上了摇摇晃晃的木桥来到郭业身边，伸手扶在小女孩的胳膊上欲要将她拉扯过来。

谁知那小女孩铁了心要抱着郭业的大腿，任凭鱼暖暖怎么拉扯都无济于事，不能将其分开半分。

一边紧紧抱着郭业的大腿，一边执拗地摇头嘟着嘴叫道：“不，不要，我要抱着我姐夫，回头一会儿就没了！”

无奈，鱼暖暖只得冲郭业苦笑道：“郭公子见谅，临阳小县主自小任性惯了，这……”

郭业看着这位小县主着实可爱，如此可爱的一个小女孩居然神经有毛病，同情心顿时泛滥起来，冲鱼暖暖轻笑道：“暖暖小姐，没事没事，走，咱们湖心亭说话。”

说着，轻轻抚摸了下小女孩的脑袋，柔声说道：“这位临阳小县主，咱们去湖心亭那边坐着说话可好？”

临阳小县主嘟着嘴，有些小可怜似的抬起头来望着郭业，弱弱问道：“你不跑？”

我去～

郭业欲哭无泪，苦笑道：“我跑什么啊？这是我家，我跑哪儿去？”

临阳小县主听着郭业如此说，这才重重点了点头，主动松开抱着大腿的双手，自顾人来疯似的蹦蹦哒哒跑向了湖心亭中。

郭业和鱼暖暖一前一后，来到湖心亭中，郭业冲贞娘使了使眼色，示意她陪着那位临阳小县主玩会儿。

然后背着临阳小县主对鱼暖暖压低着声音问道：“暖暖小姐，这是哪家王爷的宝贝疙瘩啊？小小年纪便封了县主，倒是显赫的紧啊！”

按大唐皇族宗室的规定，诸亲王之女必须到了及笄的年纪方可分封为县主或郡主。

古代女子满十五岁结发，用笄贯之，故称之为及笄。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讲得，已经到了合法婚龄或适婚年龄。

眼前这位神神叨叨的小女孩怎么看也才十岁，居然便获了临阳县主的封号，由不得郭业不去猜测她的家世。

鱼暖暖也避着临阳小县主，轻声对郭业说道：“显赫倒是不假，不过却不是哪家王爷的孩子，而是当今圣上的亲姐夫霍国公柴绍柴国公家的女儿，小名柴禾禾，三岁那年即武德六年，就被当今太上皇钦封临阳县主。”

郭业听罢，满脸怪异地叫道：“什么？你说她是柴绍柴国公家的女儿？那她娘岂非就是当今圣上的姐姐，已故的平阳公主李秀宁了？”

鱼暖暖微微颌首，低声道：“轻点声儿，别让小丫头听见。没错，她母亲正是太上皇第三女，百姓尊称李娘子的平阳公主李秀宁。平阳公主于武德六年阵亡沙场，太上皇痛失女儿，心神罔伤，自然对时年只有三岁的外孙女柴禾禾疼爱至极，故破格封了她一个临阳县主，以示对已故平阳公主的珍视。不然你以为凭一个驸马家的女儿，还能被封为县主爵衔？”

郭业这次没有吱声儿，而是默然地点着头，脑中浮现出了平阳公主李秀



年的相关史料。

传闻这位李秀年可是为女中豪杰，巾帼不让须眉。早年就被唐高祖李渊嫁给了世交之子柴绍。

高祖在太原起兵反隋之后，李秀年不仅鼓动着自己的丈夫柴绍变卖家产，支持老丈人造反，还自个儿拉起一支队伍，与弟弟李世民一同抗隋。

这支队伍能征善战，又因为李秀宁指挥得当，屡建战功，故而惯了李秀宁的名号，称之为娘子军。

想当年，南征北战峥嵘岁月，不仅许多隋朝大将败于李秀宁与娘子军手中，就连如今许多降唐将领都在李秀宁与娘子军手中吃过亏。

比如已故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蒋国公屈通突，就在李秀宁手中完败，虐得体无完肤。

虽然正史典籍中很少记载平阳公主李秀宁的事迹，但是民间野史中却是广为流传。

最最出名的就是平阳公主李秀宁率领一万精兵的娘子军，独守娘子关，抵御强敌十万的故事。

武德六年，李秀宁阵亡沙场，就连葬礼都与众不同，不以公主之礼葬之，而以一军统帅的军礼葬之，即前后部羽葆鼓吹、大辂、麾幢、班剑四十人、虎贲甲卒列队。

古往今来，又有哪朝哪代哪家公主，在身亡之后有此殊荣？

郭业想罢，此份殊荣，也就唐高祖李渊第三女，李二陛下的亲姐姐平阳公主李秀宁，方有这份荣耀吧？

相比于妻子李秀宁，身为霍国公，如今征战完东突厥还未班师回朝的柴绍，就显得有些阴盛阳衰了。

尽管柴绍位列国公，又是以驸马身份在外领军征战，能力出众，但始终被亡妻李秀宁的这番光芒给遮挡住了。

郭业知道了这位临阳小县主的身份来历之后，连连点头称道：“的确，平阳公主不仅是位奇女子，更是位巾帼英雄。太上皇痛失爱女，爱屋及乌，破格封了一个外姓县主，也说得过去。可惜啊——”

郭业突然缄口不言，有些惋惜地看着与贞娘玩耍的临阳小县主柴禾禾，摇了摇头又是一声哀叹。

鱼暖暖不解地问道：“郭公子何故叹气？你这可惜什么？”

郭业听着鱼暖暖这般问，偷摸又瞧了眼临阳小县主，神秘兮兮地低声说道：“可惜这位小县主这里有些不同于常人！”

说罢，郭业指了指自己的脑壳，叹息道：“不然，她也不会逮谁都叫姐夫了，是不？可惜，可惜了这么个粉雕玉琢的可爱女孩。”

“啊？郭公子说得甚哩？”

这下轮到鱼暖暖吃惊不已，连自己的声调都没控制住惊呼道：“小县主好得很，正常得很呢，郭公子可莫要乱说话！”

喊出声儿后，又生怕惊扰了正痴迷玩耍的小县主，赶忙捂着嘴巴，瞪了郭业一眼，啐道：“郭公子莫要瞎说八道，让这小丫头听见了，你居然说她是疯子，她非得跟你闹腾不可。”

郭业被鱼暖暖嗔怨，顿时一脸含冤莫白，苦笑道：“那她怎么对我这个素不相识的人如此的热情？一上来就抱住我的大腿，还张口闭口叫我姐夫啊？

你说这能不想歪了吗？”

“扑哧！”

鱼暖暖突然掩嘴而笑，伸出纤纤素手遥指着郭业，晃点道：“郭公子，小县主这次的确没胡乱说话，你真是她的姐夫，实打实的亲姐夫！”

“暖暖小姐，你没事儿吧？”

郭业见着鱼暖暖也跟着柴禾禾这丫头片子一起发疯，顿时白眼相向，哼声道：“我郭业什么时候还娶过他们柴家的闺女？柴家不仅是名门望族，还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我郭业可没这个福分攀附他们柴家。玩笑话不是这么开的哈！”

鱼暖暖看着一头雾水的郭业，想解释却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解释，随即冲玩耍正酣的柴禾禾招手唤道：“临阳小县主，禾禾，来，你来告诉这位郭公子，你为什么叫他姐夫啊？”

听着鱼暖暖召唤，柴禾禾立马放弃了与贞娘玩耍，撒丫子冲进郭业的怀里，抬起头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郭业，奶声奶气地问道：“你就是我姐夫，如果不是听我哥哥柴令文说起舅父新封的陇西县男，乃是来自蜀中陇西的郭业，本县主还不知道你就是我姐夫呢！”

哟呵，说话溜儿得很，小萝莉太挺伶俐齿的！

但小丫头片子这般解释，郭业就更是百思不得其解了，哥们来自陇西，和是你姐夫有个毛的关系？

随即语气和善生怕小萝莉似的，笑道：“那小县主你可不可以告诉哥哥，你为什么一口咬定，我便是你的姐夫呢？”

临阳小县主先是气鼓鼓地嘟囔了一句：“若非我听见两个哥哥在议论着你，哼，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嘀咕了一句之后，柴禾禾突然问向郭业：“我问你，你在蜀中陇西可认识一个叫徐崇年的老头？”

徐崇年？

郭业脑中立马浮现出那个在陇西，益州都有产业的富翁老头。

恍然间，

他想起了徐崇年对自己的点点滴滴……

自己任职缺银子的时候，他送自己银子；

自己乔迁福顺巷新宅的时候，他送丫鬟仆役，包括贞娘他都买来送自己。

自己在陇西城头抵御山贼的时候，他送来军中明光甲，军中连弩，还有珍贵至极的虎头湛金枪。

对自己，那真是有求必应，不求也是应。

对了，他还送了自己一首藏头诗，貌似是说长安揭秘，自己却迟迟未曾去找他。

难道这个徐崇年在陇西真是刻意为之？

为什么他对自己这么好？

这个疑惑，重新又在郭业的脑海中盘旋，久久不息！

见着郭业发愣，临阳小县主这个小萝莉脸上流露出几分焦急，拍打着郭业的胳膊催促道：

“喂，你赶紧说啊，你到底认识不认识徐崇年那个糟老头？”

郭业木讷地点点头，表示认识。

柴禾禾见状，立马又从郭业怀里窜出，蹦达起来几尺高，双手挥舞欢呼道：“耶，那就没错了，你就是我姐夫，亲姐夫，我是你的亲亲小姨子！！！”

郭业看着这个人来疯似的便宜小姨子，顿时满头的黑线，生出重重的无力感。此时，唯有耐着性子柔声说道：

“那啥，小县主，咱能不能把话说完，等事情都弄明白儿了，再行认亲戚啊？不然，你这一口一个姐夫的叫着，我心颤肝也颤儿啊！”

## 第487章 一桩隐秘

此时，贞娘早已离去湖心亭，为郭业几人准备些时令瓜果而去。

鱼暖暖端坐一旁，看着郭业与柴禾禾这一大一小对峙谈话，不由心生趣意，兴致盎然地一言不发，继续听着两人的对话。

只见郭业重重地点了下头，嗯道：“徐，徐崇年老东家，我认识啊，怎么的？”

“我告诉你，徐崇年是我们霍国公府的老管事呢。”柴禾禾小琼鼻微微一皱，略显骄傲地说道，“我听到我两位哥哥说起，他在陇西、益州府置产做买卖，就是我父亲支使的。唔……他约莫十五年前就去了陇西，每年年末都要回长安霍国公府跟我爹爹汇报一通。”

什么？

郭业心里暗暗震惊，老东家徐崇年居然是柴绍府的老管事，居然是柴绍授意他在陇西那边做买卖置产业？

柴绍堂堂一朝驸马，位高权重，干嘛非要让一个老管事去陇西这种小县城做买卖？莫非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

不过，好在郭业警醒，并未被柴禾禾绕晕了头，继续盯着这小丫头问道：“这跟我是你的姐夫有什么关系？”

柴禾禾瘪瘪嘴，说道：“关系大了去，你别急嘛，姐夫！因为徐崇年在陇西十五年看着是置产做买卖，实际上是为了保护我那位素不相识的姐姐，向我父亲随时传报我姐姐的点滴境况。”

昂？

柴禾禾的姐姐？素不相识的姐姐？徐崇年在陇西十几年就是为了保护她那位姐姐？

这霍国公柴绍把自己的女儿放到远离长安几千里的蜀中陇西县城，还费劲巴拉地派人在那边呆了十五年，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还要时刻知道她的境况。

他干嘛不接到自己身边来住，而是放到偏远蜀中的陇西去？

他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吧？

莫非他在陇西的那个女儿，是在外面偷摸跟别的女人所生？

对哦，娶了平阳公主李秀年这样彪悍的妻子，柴绍纵是有了花花心思也不敢往家里领，不是？

当即，问柴禾禾道：“你那位姐姐，莫非跟你是同父异母？”

柴禾禾这小萝莉闻言，立马白了一眼郭业，奶声奶气地哼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得什么齜齜心思，我爹爹这辈子只有我娘亲这么一个女人，我跟我那位姐姐可是亲姐妹。她年长我八九岁，四岁的时候被我父亲派人送到陇西一户人家寄养至今。但即便这样，也无法更改我与她是亲姐妹的事实。哼，姐夫，你很齜蹉哦！”

尼玛，这话从一个十岁的小萝莉口中出来，郭业顿时无语，真是人小鬼大的小东西。

继而他也不再和柴禾禾继续兜圈子，直接问道：“赶紧说吧，你那位姐姐到底姓甚名谁，跟我是你姐夫有个毛的关系？”

柴禾禾有些尴尬地挠挠头，吐吐舌头憨笑道：“对哦，你还不知道我姐姐

到底是谁呢。她就是你的妻子，姓吴，名秀秀！！”

吴，秀秀？？？

郭业听罢，顿时傻了眼，差点没被柴禾禾这个答案惊得一屁股坐在石凳上。

张口结舌地望着柴禾禾，不可置信地问道：“你说我家秀秀是你的亲姐姐，是霍国公柴绍与平阳公主的大女儿？柴禾禾，你有没有搞错啊？”

“没错没错，就没错。”柴禾禾连说三个没错，急急解释道，“你被我舅父钦封陇西县男爵那日，我亲耳在书房外听我两个哥哥说起的。不仅是我两位哥哥，就连我父亲都知道你呢，就连你在陇西入赘我姐姐家之事，他们都知晓，哼，就瞒着我一个人。若非被我偷听到，还不知道要瞒我多久呢？”

我的天！！！

郭业此时就像在原地转了几十圈重新站定后那般，顿时头晕目眩，感觉四周的景象都在眼前盘旋移动。

秀秀竟然是柴家的大女儿，居然是驸马与公主所生。

那么自己那位便宜岳父吴茂才仅仅是秀秀的养父咯？

难怪，

这也就能解释了，郭业之前心中的疑惑。

为何吴茂才这个土鳖样儿的乡间土财主，竟然能生出秀秀这么一个孤冷惊艳，气质独特的女儿来。

原来吴茂才只是秀秀的养父啊！也对，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老蔫瓜怎么可能长出金石榴来？

柴禾禾说得有板有眼，加上徐崇年这个强有力的佐证，再加上郭业之前的心疑，他现在至少有九成九的把握，确定柴禾禾所言非虚！

秀秀，原来是姓柴啊！

随即，他脱口问道：“那么，这事儿你姐姐也跟你一样，应该都是不知情的吧？”

柴禾禾立马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连连点头数落道：“当然，姐姐和我一样，都是被蒙在鼓里不知情，就连她那位养父，都不知道姐姐的身世呢。哼，爹爹和两位哥哥也太可恶了，居然不告诉我实情，这明显就是不把我当一家人嘛！”

郭业不再理会柴禾禾的满腹牢骚与怨言，整个人安静了下来，心中琢磨道，原来便宜岳父吴茂才也是不知情啊。

也对，如果吴茂才这个铁公鸡知道秀秀的身世如此显赫的话，当年怎么可能会招赘自己这个穷小子呢？

如果他知情的话，以便宜岳父无利不起早的性子，秀秀无疑就是一颗金疙瘩，这老家伙早就撒丫子带着秀秀来长安寻亲，然后跟霍国公府攀亲戚了。

不过，震惊之余，郭业更是奇怪，柴绍为何会忍心将自己的亲生女儿寄养在蜀中陇西，吴茂才这样的人家中。

而且十五年前，虽说正是兵荒马乱之时，但平阳公主李秀宁也还在世啊？做母亲的，怎么忍心骨肉分离，将秀秀一人独自扔到陇西东流乡那种穷乡僻壤呢？

以他们当时的能力，完全可以替秀秀找户好人家或者熟稔的人家，来躲

避战乱才是啊。

而且，柴绍既然能让老管事徐崇年在陇西蹲点十五年，随时报告秀秀的境况，说明他心里还是在意这个女儿的。

但为何后来天下大定，局势稳定，大唐建国立朝之后，他还不将秀秀接回长安，骨肉相认呢？

这一切的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么？

旋即，他一脸和煦地问道：“禾禾，你可曾听说过，你爹爹和你娘亲当年为什么会将你姐姐寄养在陇西那边呢？时隔这么多年，为什么还不把你秀秀姐姐接回长安来呢？”

柴禾禾摇摇头，蹦蹦跳跳地站到一处石墩上，摊出手来故作深沉地摇头说道：“这我就知道了，哥哥他们也没说起。姐夫，你现在承认你是我姐夫了吧？”

“应，应该算吧？”

郭业心不在焉地点头，满脑子的百思不得其解。

柴禾禾见着郭业回答的这么勉强，立马不干了，嚯的一声跳下石墩来，跑上前去抱住郭业的大腿，嚷嚷道：“什么叫应该算是啊？你就是我姐夫，甭想逃！！！”

郭业见着小丫头片子如此，心中叹道，没有娘亲的孩子真可怜啊，这是有多缺爱啊！

随即心中不忍，怜爱地抚摸着柴禾禾的小脑袋，点头应道：“我不逃我不逃，我是你姐夫，成了吧？”

“新鲜瓜果来咯，临阳小县主来吃瓜果吧！”

贞娘适时端着一盘新鲜的时令瓜果款款走来，解了郭业被柴禾禾紧紧抱住大腿的围。

柴禾禾闻言，又听郭业这番说，立马志得意满地冲着贞娘这边，张牙舞爪地蹦达跑去。

一直端坐一旁听着两人对话的鱼暖暖突然开口道：“郭公子，关于令夫人为何会被霍国公寄养在陇西这么多年，我倒是有所耳闻！”

“咦？”

郭业惊讶地扭头望去，问道：“暖暖小姐，你是怎么知道的？”

鱼暖暖赫然笑道：“因为临阳小县主不知从哪儿听来，说我和你相识，昨日便偷摸来我，央求着我带她来与你相见。后来听她说起你是她姐夫之事，我心中也是震撼不已。为了验证这小妮子是不是骗我来着，我今早还特意找了一趟霍国公府的大公子柴令文，向他求证了一番。”

郭业听着鱼暖暖又扯出一个不相干的柴家长子柴令文来，不由问道：“听你这么一说，临阳小县主今天这番话都是言之凿凿，没有一丝掺假？”

“嗤……”

鱼暖暖一声娇笑，说道：“郭公子，柴家还得也是国公府，柴家兄妹还是当今圣上的外甥外甥女，你说她会跟你乱攀亲戚吗？”

言下之意，郭业想太多了！

郭业听罢也是尴尬一笑，也对哈，虽说富在深山有远亲，但他郭业还没高富帅到让皇亲国戚跟他来瞎攀亲戚的地步。

随即，请手说道：“那柴家大公子是怎么说的？霍国公为何要将我家秀秀

寄养在陇西这么多年，迟迟不与认亲呢？还望暖暖小姐释疑！”

鱼暖暖唔了一声，道：“替郭公子释疑，当然可以。但是郭公子必须答应小女子，知道真相后不许动怒，不许生气，相反，今后还要和柴令文柴公子交好。”

腾~

郭业心中顿时生起一丝不详的感觉来，不许动怒不许生气，难道这个真相对秀秀很残酷不成？

而且，为何今后还要和柴令文交好？

鱼暖暖看出了郭业的疑虑，主动说道：“之所以让你交好柴令文，那是因为之前小女子跟你提及的重新打造长乐坊计划中，柴令文柴公子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柴公子跟梁二公子一样，都是小女子为数不多的朋友，都是值得郭公子交往的朋友！”

郭业暂且忍住了对鱼暖暖那个长乐坊计划的好奇，神态如常，极为冷静地伸出右臂，请道：“暖暖小姐，请说吧！霍国公为何这么多年不与我家秀秀相认？放心，我保证不生气，不动怒！”

## 第488章不当人父的王八爹

郭业信誓旦旦保证，不动怒，不生气。

鱼暖暖露出似笑非笑的眼神，狐疑问道：“当真？”

郭业拍了拍胸脯，朗声道：“自然当真！大丈夫一言既出，必须是驷马难追啊！”

鱼暖暖听罢，扭头瞥了眼正在贞娘伺候下吃着瓜果的临阳小县主柴禾禾，欲言又止。

郭业立马会意，对着贞娘吩咐道：“贞娘，你带着临阳小县主去花园那儿玩会儿。”

说到这儿，故意提高了嗓门，说道：“咱后花园那儿不是新弄了个秋千吗？去，带小县主荡会儿秋千去。”

一听可以荡秋千，柴禾禾小耳朵一立，停住了手中的动作，将瓜果扔在桌上，急急下来石凳，呜呜喳喳嚷嚷着要去荡秋千。

贞娘懂得郭业的意思，轻轻应了声喏，便带着柴禾禾离了湖心亭。

郭业这时恢复了平日说话的强调，道：“暖暖小姐，现在四下无人就咱们俩了，说吧，柴家大公子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鱼暖暖对于郭业哄小孩的手段报以莞尔一笑，缓缓说道：“好，我这就是。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年兵荒马乱，霍国公柴绍与平阳公主南征北战，驰骋沙场，长年都在军旅中，自然不可能将秀秀小姐时时带在身边。因此就有了将她寄养到普通人家中，等得天下太平之后再接回身边的念头。恰巧——”

鱼暖暖停顿了下，有些苦笑道：“当年他们驻兵蜀中益州府一带，而此地有一游方道士路经他们夫妇两人的军营，曾替年仅四五岁的秀秀小姐看过面相，道士言及此女命硬，必会克父母，建议他们夫妇两人将女人早早寄养别人家，否则必遭女儿的相克。你也知道，霍国公与平阳公主夫妇都是带兵打仗的将帅，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自然对道士这番言辞信无可信。随即，便派人将年仅四五岁的秀秀小姐寄养在了益州府的陇西县一个偏远乡村的一位财主家之中，就是你那位便宜岳父吴茂才家中。”

郭业闻言，趁势说道：“而那位替柴绍夫妇寄养秀秀到吴茂才家中的，应该就是那位霍国公府老管事徐崇年，对吧？”

鱼暖暖赞许道：“郭公子一点即通，果真聪明！正是姓徐的那位家奴，这位家奴也算忠心为主，为时刻保护与了解到秀秀小姐的境况，在陇西县一呆就是十五年啊！”

“呵呵。”郭业颇为不屑地笑道，“狗屁保护！八成还是为了监视我家秀秀的成长吧？就因为那臭道士的一句狗屁话，柴绍夫妇居然如此信以为真，真是匪夷所思啊！要知道，那可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啊！”

听得出来，郭业对柴绍夫妇因为道士的一句话，而将秀秀扔在东流乡吴茂才家中颇有微辞，很是不满。

鱼暖暖并未劝慰，而是继续说道：“事情就是那么的巧合，自从送走了秀秀小姐之后，柴绍夫妇居然连战连胜，一路之上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容不得他们夫妇不信啊，郭公子！”

郭业素来敬天地畏鬼神，但绝对不是那种听风就是雨的唯心主义者。所以，他对鱼暖暖说得这句话绝对不赞同，无非就是巧合而已。



柴绍夫妇吃败仗或者打胜仗，跟他家秀秀有个毛的关系，神经病！

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问道：“那为何天下大定，大唐建国，太上皇登基之后，他们夫妇还不接秀秀回长安？”

鱼暖暖摇头叹道：“还是那么巧，因为柴绍夫妇一直都在外领军作战，直到武德六年，平阳公主李秀年战死沙场，为国殉难，霍国公才班师回长安。你想想看，霍国公柴绍与平阳公主相识于微时，夫妻感情甚笃，情比金坚。乍闻平阳公主战死殉国，他如何不伤心？此时，更容不得他不信那游方道士的话，秀秀小姐果真一副克父母之命。你想想看，丧妻之痛，又有一语讖言存在，他怎么可能还会将秀秀小姐接回长安来？再说了，平阳公主战死沙场那年，柴禾禾才三岁，而柴令文柴令武兄弟又才十几岁，他怎么可能还有心思再去管秀秀小姐的何去何从？”

“靠！！！”

郭业满腹怨言地吐槽道：“战场之事瞬息万变，枪林箭雨，谁能保证不出个好歹？平阳公主之死，关我家秀秀屁事？难道就因为那臭道士说我家秀秀生着一副克父母的命？虎毒尚且不食子，霍国公这爹当得可真尼玛操蛋啊！”

“呃……”

鱼暖暖听着郭业一顿吐槽，脏话连篇，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接过话茬儿来。

发了一通牢骚怨言之后，郭业不无冷笑地鄙夷道：“他说我家秀秀克父母，我还说我家秀秀生着一副旺夫命呢！自从娶了我家秀秀，老子官运亨通，财路大开，如今还贵为堂堂的陇西县男。这一切的一切，都托了我家秀秀的福气。话说起来，我还得感谢这位霍国公的翻脸无情不当人父呢，若非他将秀秀扔在陇西那破地方，我俩还成不了夫妻呢。若没有我家秀秀，哪有今日我郭业的锦绣前程？”

鄙夷作罢，他陡然站起，高高扬起头颅笑道：“暖暖小姐，我还真不跟你瞎扯淡，霍国公这样冷酷无情的岳父，我郭业不认也罢！今天我就把话撂这儿了，今后只有吴秀秀，从头到尾就没有柴秀秀这个人！”

看来，柴绍的所作所为，已经令郭业极为愤慨与不齿。

看着郭业发飙，鱼暖暖一阵头疼，心中哀叹，早就知道他是这幅德行，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真是惆怅死个了哩！

无奈之下，她只得苦笑劝道：“郭公子，你可答应过我，不动怒，不生气的呢！”

郭业闻言，不客气地回道：“是，我是说过，我还答应过你，今后要和柴令文交好，因为他是你长乐坊计划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人物呢。”

咦？

听着郭业这般说，鱼暖暖有些搞不明白了，下意识地问道：“莫非你想反悔不成？”

郭业摇摇头道：“反什么悔？既然承诺了，我郭业就不会反悔，平白让你小看了不是？”

这下，鱼暖暖更是糊涂了，一脸的不解之色。

郭业径直回道：“跟柴令文交好是一回事，不认柴绍这个岳父又是另一回事，这是两码子事儿。既然暖暖小姐的长乐坊计划能替我赚到大钱，我何必跟银子过不去？我赚银子，跟认柴绍这个岳父又没有有一文钱的关系，对

吧？”

“啊？？？”

鱼暖暖被郭业的回答给怔住了，心中愣道，这，这是什么逻辑？也太混乱了吧？

看着郭业那副义愤填膺又一副理所当然的神色，鱼暖暖的脑中顿时浮现两个字——无耻！

这边不认人家当岳父，不认这门亲戚，那边又要借着人家的儿子要赚银子，这不是无耻是什么？

鱼暖暖重新对郭业有了审视，没有最无耻，只有更无耻啊！

其实她不懂郭业，郭业说这番话的时候，又何尝不是憋着一股邪劲儿？

他要为自己正名，更要为自己的媳妇吴秀秀出口恶气。

既然柴绍你个王八爹嫌弃秀秀命硬克父母是吧？老子就是让她旺夫，旺得老子红到发紫，赚钱赚到手抽筋。

到时候自己混到可以和柴绍叫板的时候，看气不死你个王八爹。

不仅如此，老子要慢慢掌控你的儿子柴令文，掌控你的宝贝女儿柴禾禾，到时候让他们都不跟你这个王八爹站在一块儿，让你尝尝被家人众叛亲离的感觉。

……

看着郭业时而得意时而怨恨，鱼暖暖委实搞明白了，不解问道：“郭公子，你这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啊？”

郭业挥挥手，笑道：“暖暖小姐，你想太多了。咱们在商言商，柴令文柴公子既然是咱们长乐坊计划的重要人物，我怎么会因为一时之气，让你的计划告吹呢？一个好的买卖人，始终能区分出什么是买卖，什么是私人恩怨，孰轻孰重，我拎得清！”

鱼暖暖听着情不自禁点头，心中暗道，说得倒是有些道理，不过他是真心真意的在商言商吗？

见着鱼暖暖还在瞎琢磨，郭业立马想转移话题，催促道：“暖暖小姐，秀秀与霍国公府之事就到此为止吧！那啥，咱们还是先说说你那个长乐坊计划吧，赚银子才是头等大事，其他诸事，统统让路！”

“啊？”

郭业的思维如此大跨步跳跃令鱼暖暖有些反应不过来，惊呼一声后，说道：“郭公子请稍等，我先整理下思绪，将这计划再跟你慢慢道来……”

## 第489章大唐的华尔街

鱼暖暖轻轻捋了两下耳际发梢边儿的几缕青丝，面沉如水，徐徐说道：“小女子的计划大概其是这样，如今长乐坊归你我一人一半，与其分开来各做各的，不如整合到一块儿，全力打造整个长乐坊，郭公子意下如何？”

郭业微微颌首，既没拒绝也没欣然应允，而是请手说道：“暖暖小姐，说说你的具体计划，郭某愿闻其详！”

鱼暖暖唔了一声，点头应道：“郭公子应该听说了，卫国公李靖乃是小女子的养父，并非亲生父亲。托了养父大人及其门生故旧的庇佑，小女子在长安开了一家钱庄，名为大通钱庄，不知郭公子有所耳闻？”

郭业点点头，笑道：“大通钱庄？郭某自然是如雷灌耳。听说贵钱庄实力雄厚，乃是长安最大的钱庄。暖暖小姐一介女流，却能经营如此大的一家钱庄，真是身具经天纬地之才，足以让我等七尺男儿汗颜万分了，哈哈！”

好听话谁不爱听？纵是鱼暖暖听得出郭业这番话里水分多多，恭维之意明显十足，但还是忍不住心里一乐，不由笑出声儿来。

“扑哧！”

鱼暖暖展颜一笑，眼神妩媚地挑了一眼郭业，啐道：“郭公子真是会说话，嘴边跟抹了蜜饯似的。若非小女子自己知道自家事儿，还真被郭公子哄得心花怒放，被你卖了还帮你数银子呢。”

郭业闻言，心中暗道，这是千奇百怪美娇娘啊，刚才还圣洁如白莲花，神圣不可侵犯似的。怎么眨巴眼的功夫，居然变得妩媚动人如红色玫瑰般艳丽。

卖你？哥们还真想把你卖进我们郭家来呢？但您干吗？

随即笑道：“哈哈，暖暖小姐谦逊了，来，咱们继续说正事儿。”

鱼暖暖收起妩媚笑意，恢复到了常态，继续说道：“自从得了这偌大的一座长乐坊后，如今你我手中应该都没现银了吧？反正小女子的大通钱庄现在是周转不开没现银了，万一有人来挤兑银子，估计会被人踏破了门槛儿。所以，小女子这才想到打造长乐坊，绝非凭借你我二人之力所能办到。”

郭业心里一跳，奶奶的，莫非这小娘皮之前拿来下赌注的银子，都是大通钱庄所有客户的存银？我草，这胆子也太他妈大了？万一输了可咋办？这小娘皮可真是不可貌相啊，胆大若斯！！

郭业重新对鱼暖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至少这女的做买卖，那胆子是相当得大啊。

他强忍心中的震骇，点头说道：“没错，我手中的确没有现银了。不过，暖暖小姐，你还没说你到底想将长乐坊打造成什么样？具体想要在长乐坊中经营什么买卖？”

“郭公子莫急。”鱼暖暖伸手示意，说道，“我这就说，长乐坊之前经营得是赌坊，虽说能赚钱，却上不了台面，而且有伤天和。所以小女子想摒弃掉赌坊的行当，而是将长乐坊打造成钱庄林立之处。换句话说，小女子想将长乐坊打造成最大的货币流通之地。让长安百姓或者商贾，乃至来长安游玩或做买卖的外地人都知道长乐坊。凡有存银子或拆借银子，都会第一时间来我们长乐坊寻找钱庄。”

说到这儿，鱼暖暖见着郭业脸色震惊，继而心生忐忑地问道：“郭，郭公

子，你能听懂小女子的话中意思吗？”

懂，怎么不懂？

郭业心中的确如惊涛骇浪般久久不能平静。

鱼暖暖这小娘皮想干嘛？这尼玛是天大的手笔啊！

钱庄是什么？不就类似于后世的银行吗？

她要将长乐坊打造成银行集散之地，货币流通之地，不就是要将整个长乐坊变相地成为后世金融巨鳄云集之地的华尔街吗？

将长乐坊变成华尔街？大唐的华尔街？

郭业的脑子一时间有些不够用了，鱼暖暖这女人也太牛掰了，居然能想到搞这个。

见着郭业迟迟未发表意见，鱼暖暖的脸上陡然浮现出几分红润之色，颇有些兴奋地自言自语道：“小女子的梦想，就是将我的大通钱庄开遍整个长安城。如今，长乐坊正是实现小女子梦想的一个机会。不知郭公子意下如何？”

说罢，又急忙补充了一句：“当然，今后长乐坊的所有钱庄，自然也有郭公子的一份子。”

郭业沉默了许久，徐徐冷静下来，似笑非笑说道：“刚才暖暖小姐提到，你我双方都已然没有了现银，你又要我今后要跟柴令文交好，莫非这其中也会有柴令文掺上一脚？或者说，这位柴令文柴公子也跟暖暖小姐一样，同样是在长安城中经营钱庄的？”

“呀？”

鱼暖暖惊呼一声，颇显惊讶地赞道：“郭公子真是目光如炬，丁点都瞒不了郭公子。小女子正是此意！长安城中除了我的大通钱庄之外，就属柴家大公子的源发钱庄最为出名。小女子之前将这计划说与他听后，他举双手赞成，并允诺会出巨资注入长乐坊中，与我等合力打造长乐坊，制霸整个长安钱庄行业。而且名字我们都想好了，就叫长乐坊大钱庄，凡长乐坊内的所有钱庄，皆是长乐坊大钱庄的分号。”

奶奶的，原来有眼光有胆略的不仅仅是鱼暖暖一人，郭业暗暗惊赞，自己这位从未见过面的大舅子也不含糊呐。

看鱼暖暖与柴令文的架势，是要垄断整个长安的钱庄行当啊。

前景，钱途，绝对是大大的有啊！

被鱼暖暖这么一鼓动，郭业心中也燃起了热血战意，说道：“暖暖小姐，制霸长安钱庄行当有什么意思？要干就干一票大的呗。不知暖暖小姐有没有雄心壮志，将长乐坊大钱庄的分号不仅垄断长安城，更是开遍整个大唐十道诸州。我们的口号便是，凡我大唐国土之内，必有我长乐坊大钱庄的存在！！”

“啊！！！”

这下，轮到鱼暖暖目瞪口呆石化成雕塑了，一副惊愕的表情呆愣在原地，久久说不出话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鱼暖暖愕然地表情下浮起一丝无奈，苦笑道：“郭公子真是好大的气魄啊！与郭公子一比，小女子刚才的那番言论与梦想，当真是井底之蛙，小觑了天下人呢。不过如今你我手中没有足够的现银，仅凭柴令文一人注入现银，也只能打造长乐坊一地。咱们哪里有那么多的银子，将长乐坊大钱庄的分号开遍大唐十道诸州呢？”

郭业听罢，不由自笑道：“暖暖小姐真是骑驴找驴啊，难道你忘了你我的第一位好朋友吗？他可是位不差钱的主儿哦！”

“你是说。”鱼暖暖立马反应过来，问道，“你是说梁百万家的二公子梁叔宇？”

郭业点头道：“可不就是他吗？你觉得有银子赚的买卖，这小子会不干吗？你我只需招呼一声，这小子肯定就跟猫儿闻到鱼腥味儿似的，趋之如鹜而来了。”

鱼暖暖点头沉吟道：“他倒是个不差钱的主儿，也是位精明的买卖人，的确是一位不错的合作伙伴。那郭公子的意思是愿意与小女子、柴公子联手合作，共同打造长乐坊大钱庄了？”

郭业抿嘴笑道：“我还是那句话，有钱赚干嘛不赚？跟什么过不去也不能跟银子过不去，是不？”

鱼暖暖闻言欣喜，缓缓起身说道：“那好，既然郭公子同意了小女的计划，我这便去通知柴令文一声儿。再与他约个时间，等得梁叔宇从西川回来，咱们四人坐下来一块儿合计合计具体细则。郭公子，小女子这就去招呼临阳小县主回去，你等候我的佳音吧！”

说着，鱼暖暖浑身充满了战斗力似的，急急起身匆匆欲离去。

郭业豁然站起身来，叫道：“暖暖小姐，且慢！”

鱼暖暖停住脚步，狐疑道：“郭公子还有何事？”

郭业笑道：“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其实吧，我还想在长乐坊中再搞一个行当，这个行当不咋赚银子，我就图一个乐子。如今咱们既然是合作伙伴了，那我得提前跟你知会一声，不然显得不够尊重了，是不？”

鱼暖暖听着郭业这般说，颇为满意地颌首应道：“小女子果然没有找错人，郭公子的确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

郭业心中补充了一句，其实我还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不过他这门生意明显是不想跟几人一起合作来，想尽量掌控在自己的手中，不容他人染指。

所以他继续说道：“暖暖小姐谬赞了，虽说这门生意不赚钱，但好歹也是郭某的兴趣所在。所以，提前跟暖暖小姐知会一声儿，以示尊重嘛！”

鱼暖暖着急离开郭府，想着去拜访柴令文，随即笑道：“郭公子有心了，你到底是什么生意要办在长乐坊中？小女子愿闻其详！”

郭业微微颌首，缓缓吐出两个字：“报纸！”

“报纸？”

显然，鱼暖暖不懂报纸到底是什么行当，干什么用的。

郭业趁势补充了一句：“没错，就是报纸，类似于邸报这样的玩意。邸报，暖暖小姐应该听说过吧？嘿嘿，名字我都想好了，应该叫做《长安晨报》《长安周刊》，哈哈，还有一份叫做《大唐娱乐周刊》！”

.....

鱼暖暖听着满头黑线，满脸怪异地问道：“郭公子，小女子知道邸报，但你口中的这什么报，什么刊的，还真闻所未闻。这些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得！

看鱼暖暖这趋势，好奇心来了，胃口被郭业高高吊起，一时半会儿，八

成是又走不了了！

## 第490章诉苦大会？

报纸这门行当听着挺时髦，挺潮范儿，实则早在两千年前的西汉初期就有了，而且延续到如今的大唐贞观年间，一直都有在使用。

不过无论是西汉初期，还是在如今的大唐初期，都不叫报纸，而是称之为邸报。

当时西汉实行郡县制，在大汉王朝分成若干个郡，郡下再分若干个县。各郡在京城长安都设有驻京办事处，这个住处叫做“邸”，派有常驻代表，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在皇帝和各郡首长之间做联络工作，定期把皇帝的谕旨、诏书、臣僚奏议等官方文书以及宫廷大事等有关政治情报，写在竹简上或绢帛上，然后由信使骑着快马，通过秦朝建立起来的驿道，传送到各郡长官。这就是《邸报》产生的背景。

如今也一样，大唐分成十道三百六十州府。

各个州府都在帝都长安崇仁坊中设有进奏院，也就是我们前文提过的驻京办事处。

这些州府的驻京办事处官员定期就会将长安发生的大事，皇帝的谕旨诏书和朝中重臣的相关奏议记录在文案中，再行通过长安到各州府的驿站，传递回各自的州府，再州府刺史下达到下面的县衙。

这就是大唐的邸报，咱们可以理解为官方报纸，或者《人民日报》。

不过一直以来无论是邸报也好，还是报纸也罢，都是朝廷官方在使用，小范围小群体的使用，并未在民间广泛运用起来。

即便是民间报纸，也是小范围内流通，充其量也就类似于街头上发放的那种小广告。

郭业此番大办报纸，不仅分出《长安晨报》，还分出《长安周刊》《大唐娱乐周刊》，客户群体对准社会各个阶层，声势颇为浩大。

他的用意很明显，除了是想通过大办报纸达到敛财的目的之外，就是想将报纸牢牢掌握自己的手中，掌握与外界对话的喉舌。

如果这三份报纸在长安城中广为流传，销量颇大的话，无疑，民间的舆论力量就为他一人所掌握。

届时，无论是他想给自己在民间造势，还是想抹黑自己的政敌，让他受民间百姓所唾骂，还不是手到擒来？

正所谓，报纸一出，谁与争锋？

万一将来他的报社越做越大，报纸越卖越远，遍及大唐十道三百六十州。可想而知，这已经不是单单的宣传力量和自己的喉舌，更是一份极为强大不容忽视的力量。

……

……

听着郭业侃侃而谈，尽管鱼暖暖觉得郭业这是在天方夜谭，但她还是认为郭业的眼光独到，这报纸一行业，绝对是一个朝阳产业。

只不过在鱼暖暖眼中，报纸即便做的再大，赚到的银子始终不及将钱庄做大做强。

既然利润与付出不能与钱庄成正比，鱼暖暖自然失了兴趣，而且郭业的意思她也听得出来，他不想别人染指这份行当，不愿与他人分一杯羹。

既如此，鱼暖暖干脆成人之美，袖手旁观不掺合，专心做她的长乐坊大钱庄。

如今她又有了新的梦想与方向，那便是将长乐坊大钱庄，开遍大唐十道三百六十州，让大唐国土之上，处处都有长乐坊大钱庄的身影存在。

用郭业的话来说，鱼暖暖是想将长乐坊大钱庄做成中国人民银行，而非农业、招商银行。

了解完郭业的报纸行当之后，鱼暖暖还是口称告辞，匆匆离去，招呼起正在后花园荡秋千的临阳小县主，前往霍国公府拜访柴令文问去。

鱼暖暖离去没多久，郭业也离开了湖心亭，来到前院吩咐外院管事黄傲准备马车，他要重新往返国子监，去拜访自己的校长——国子监祭酒虞世南大人。

……

哒哒哒~~

马车不急不慢地在街上游荡，很快就返回了国子监大门口，郭业适时下来马车进了国子监。

因为下学的关系，此时的国子监已然静悄悄，不似白天那般人来人往，喧闹尘扬。

偶尔有三两学子在国子监中信步悠闲，也是外地住宿国子监中的学子。

他入了国子监后，径直朝着虞世南的住处寻去。

七拐八绕，路过了几间校舍，走进了一处林荫小道，又穿过了几座国子监学官的精舍，郭业到了虞世南的住处门口。

跟国子监司业褚遂良的住处一样，校长大人和常务副校长大人的住处都是一个级别，同等待遇，都是一座篱笆小院。

郭业隔着篱笆院墙往里粗粗一看，至少校长大人的院落比副校长的要来得干净，最起码没有里头种瓜种菜的。

“祭酒大人在否？学生郭业前来拜访！”

郭业没有冒然进院，而是在外头喊了一嗓子。

很快，里头就传来了虞世南的声音：“进来吧，莫非你小子是踩着饭点过来的？”

“哈哈，你个老抠门，教出的学生也是个蹭吃蹭喝的狡猾鬼！”

咦？

郭业心里一愣，这声音好像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御史台御史大夫高士廉？

嘎吱~~

郭业推开小院的小木门，往发出之处声音望去，院里右上方的位置凿有一井，井边立有一矗小亭，亭中有两个老头正席地而坐，喝着酒吃着肉食。

郭业瞥了眼亭中小桌上，有鸡有鸭还有鱼，伙食还挺不错。

入来亭中，郭业冲高士廉拱手一稽道：“下官见过高大人！”

“免了免了。”高士廉洒脱地挥挥手，示意郭业坐下，说道，“来，坐下喝酒，算你小子来对了时间，你们这抠门祭酒好不容易让老夫宰杀一顿，来，你也喝点吃点。”

郭业闻言亦是席地而坐，从虞世南手中接过杯盏与碗筷，轻声冲虞世南



谢道：“那学生就却之不恭了，今天吃祭酒大人一顿，嘿嘿！”

虞世南啐道：“你可别听高老头瞎咧咧？老夫何时抠门过？只不过老夫为官一生清廉，即不贪赃枉法，也不收受贿赂，仅靠朝廷那点微薄俸禄过日子，所以过得比较节俭罢了！”

说罢，故意奚落起高士廉道：“我可不像人家高大人，掌管御史台，还是当今皇后的娘舅，啧啧，显赫的很哟！自然那不差银子花咯~”

“喂，虞世南！！”

高士廉听出了虞世南的话里有话，立马不干了，哼声道：“你可别瞎说八道哈？皇上为何任命老夫为御史台御史大夫，监察着朝廷官员？那就是因为老夫为官刚正不阿，从不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好不？我告诉你，就是我家那套宅子，若非我那外甥长孙无忌给我置办，我还真心住不起。哼！”

“呀？”

郭业故意惊叫一声，貌似恍然大悟一般喊道：“原来祭酒大人和高大人的日子过得如此拮据啊？那御史台的监察御史，还有国子监诸位学官与博士、直讲官，岂不是过得也很是清苦拮据了？”

“那是！”

虞世南率先讲道：“国子监本来就不是什么油水衙门，在国子监任职乃是替圣人传道，替圣上培育英才，并非什么肥差。比清水衙门还要来得清水，哪里又那么多的银子可拿？老夫还算好，凭着点微薄名头至少还能卖点字画，贴补贴补家用。我底下那群学官、博士、直讲官就有些清苦了，对了，你们书学班的司马博士，不就是前车之鉴么？”

高士廉嗤之以鼻地哼了一声，说道：“你虞世南清苦？我看你是清高吧？你若是肯替人润笔题字啥的，你还会差银子？我们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就真的清苦哟，你想想看，御史台的职责就是纠察官员，检举官员是否贪赃枉法收受贿赂。平日里得罪的人不老少，自己更要以身作则不敢赚歪门邪路的银子。我们御史台的俸禄又不高，唉，我底下那群监察御史才叫清苦，啧啧……”

虞世南讥笑道：“少来，御史台至少比我们国子监强，我们这儿除了学子，还是学子。你们御史台，陛下至少每年还会拨给你们不少养廉银子！”

“扯淡。”高士廉反击道，“那你怎么不说你们国子监的学官朝廷都提供吃住，根本没地方花银子呢？而且你们国子监占地这么大，还能自己种菜贴补贴补家用。”

“呸，难你高士廉来这儿种地种菜啊？”

“行啊，你虞世南去御史台任职几天，检举检举几个官员，去得罪几个朝廷命官，到时候你脊梁骨被人戳烂了，别找老夫！”

“你……”

“我怎么样？”

“我靠，你别激我，高士廉！”

“虞世南，激你怎么地？今天老夫还要大大吃你一顿，鸡鸭鱼肉，统统给你丫扫光！”

……

……

尼玛的，这是诉苦大会？还是忆苦思甜啊？

郭业看着两人加起来都一百多岁的人了，居然先是诉苦，再是对骂，现在还上升到了“人参公鸡”！

这也太闹了吧？

绕来绕去，还不是为了两个字吗？

银子！

进因为做官太清廉，为人又太清高，两方人马最后落得个清苦拮据的生活窘境！

不过，

这就是郭业需要的铺垫，若没有这些铺垫，他今天过来拜访虞世南还真不好开口。

正好，高士廉居然也在场，那就省下来功夫了，直接将御史台和国子监的人一网打尽得了。

当即，郭业劝着两个还在争吵的老头，说道：“两位长辈，还请稍安勿躁。正如两位大人所言，大家就是因为为官清廉，为人刚正，所以才过得如此清苦。所以晚辈也是替两位长辈，还有两位麾下的一干官员忧心啊！”

“昂？”

高士廉与虞世南纷纷住了嘴，不约而同地扭头望着郭业，听着郭业的下文。

郭业分别看了两人一眼，低声说道：“晚辈手上倒是有个赚银子的兼职行当，可以让大家都赚点银子贴补贴补家用。不过你们放心，这来钱的路子绝对是光明正大，不会辱没了诸位的名声与官声，而且绝对符合‘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大原则！”

“有这等好事？说！”

“对头，快说！！！”

## 第491章名誉总编

郭业喝了一杯水酒润了润嗓子眼儿，事无巨细地将自己要在长安办报纸的想法说了出来，听得高士廉和虞世南这个老家伙一愣一愣，恍如异想天开犹言在耳。

朝廷邸报，他们见过不少，早已不当什么新鲜事儿。

但是私人办邸报，而且还是如此兴师动众大规模的筹办，一办就办三份儿，还不带重样儿的。

他俩还是头一遭听到，这就令他俩感到新鲜，开了眼界儿了。

高士廉停下了手中的筷子，疑惑道：“郭小子，我问你，你这么兴师动众地办这邸报，哦不，办报纸，目的何在？”

郭业又抿了口水酒，砸吧两下嘴，笑道：“高大人，正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报纸虽说不能对百姓传道授业，却能开启民智啊！你想想看，如果我们将大唐律例不定期地在印刷刻录在报纸上，而后通过报纸传遍长安城街头巷尾，人手一份，那是不是比官府衙门的通告要来得管用？届时，百姓们人人都懂得大唐律例，又怎敢轻易作奸犯科呢？犯案率下降，不是促进了地方治安与稳定了吗？”

“还有哈，报纸上还可以印刷刻录下圣人的教诲，先贤遗学，从百家姓，千字文，到四书五经，至少帮助百姓们识字，可以大大降低大唐的文盲率，是不？儒门弟子的大宏愿是什么？不就是让天下人都懂得圣人之学，都懂得礼义廉耻仁孝勇吗？”

“当然，比如朝廷有什么新近颁发的诏令，需要昭告天下的，报纸不就是最快能让百姓知道的媒介吗？”

“又比如哪个地方官吏贪赃枉法，被大理寺查出关押。咱们通过报纸这么一宣传，是不是又是全天下皆知？到时候百姓是不是会颂扬我大唐的吏治清明？还有，这么一广为天下知，那些有心贪赃枉法的官吏是不是心里也要忌惮一番？最起码能起到敲山震虎的震慑作用吧？”

“再比如前阵子，我大唐勇士在北疆战场与东突厥开战，大获全胜，不仅生擒了东突厥颉利可汗，还将东突厥亡国灭种。如果经报纸这么铺天盖地这么一宣传，天下皆知，那不是能够大大地振奋我大唐子民吗？报纸一出，大唐子民时刻都能知道，我大唐士卒在前方如何如何英勇，我大唐将帅如何运筹帷幄，我大唐天可汗陛下如何英明神武。这不是朝廷与当今圣上最需要的地方吗？”

.....

.....

郭业又是口沫飞扬地说起了办报纸的好处所在，听得高士廉眉开眼笑，大赞好好好。

倒是虞世南脸色颇为镇定，轻声赞许了两声：“经你这么一说，这民办报纸的确是个好东西。不过，这一份报纸的成本又是多少呢？你售价又是几何呢？你要知道，普通老百姓更关心的是吃饱穿暖有屋住，如果售价颇高，我想普通人是不能承受的。到最后你这报纸卖不出去，起不到流通民间的目的，不也是白费心思吗？”

郭业闻言，暗赞，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一句话就说到点子上了。

不过他心中早有定计，信心满满地笑道：“祭酒大人说得不无道理。但这售价方面您无需操心，因为我并未想过从报纸上牟利。也就是说，小子这报纸，基本算是白送。凡有需要的人家，定期定点我都会安排专人投送，分文不收！”

“啊？”

虞世南震惊了，讶异道：“郭业，你可要想清楚，这长安将近百万人口，即便你一日免费发售十万分报纸，这成本也不是你所能承受得起。”

“祭酒大人过滤了。”郭业摆摆手，说道，“至少半年之内，我不会在报纸上牟利，我需要利用在半年的时间内，对长安的百姓培养阅读报纸的习惯。到了他们每日都离不开阅读报纸了解时况和新闻之后，我才会收取费用。这半年的投入，小子还是负担得起的！再者说了，这半年之内我虽不会跟百姓收取报纸的费用，但是我可以跟买卖商贾生意人收取费用啊？因为在我的报纸上，我会留有版面专门替生意人买卖人的店铺行当，甚至是酒楼饭肆与客栈打广告，收取一定的广告费用。”

虞世南疑惑问道：“广告？何意，何解？”

郭业比划着解释道：“好比祭酒大人您开了家酒楼，但是您需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您这酒楼的物美价廉，扩大知名度，那肯定需要借助某种办法来达到目的。这时候，您不觉得报纸就是天生为他们这种买卖生意服务的吗？”

“哦，老夫懂了，懂了！”

虞世南恍然大悟般说道：“你是说你用报纸替他扩大知名度，帮他吸引更多的食客去用餐。而他呢，则需要付给你相应的宣传呢费用，是也不是？”

郭业点点头，竖起拇指赞道：“祭酒大人一言中的，小子佩服！”

虞世南顿时捋须大笑，喝彩道：“哈哈，不错不错，各有所需，相得益彰，你这借助报纸来宣传广告，的确是一记妙招，至少能让你的报社有了进项，不会亏损经营。善，大善呐！”

这时，高士廉已经被报纸这个朝阳产业给吸引住了，急急问道：“郭小子，你刚才费尽了唇舌跟我们解释这报纸一物，的确是个好玩意。但是，这跟老夫还有老夫御史台的监察御史们赚到来路干净的银子有何关系呢？”

虞世南经高士廉这么一说，也是点头问道：“对哦，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郭业笑道：“自然有关系了，高大人，虞祭酒，稍安勿躁！”

说罢，郭业陡然站起身来，拱起双手冲两人盈盈一拜，言语诚挚地说道：“高大人，虞祭酒，小子欲力邀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加盟小子的报社。即日起，聘请高大人您就任《长安周刊》的名誉总编，聘请虞祭酒就任《长安晨报》的名誉总编，还望两位长辈不要推辞。”

“呃……”

高、虞两人见郭业突然来上这么一手，顿时不知所措。

不约而同齐声问道：“这名誉总编又是什么物什？我等是闻所未闻啊！”

郭业赶忙解释道：“这名誉总编就是聘请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辈在我报社中挂个名，帮忙监督一下报社的运作与经营，还有时常监督下报纸上印刷的内容，看是否有对朝廷不利的言论。”

“就这么简单？”

两人对郭业提出的报纸，绝对是大有兴趣，两眼泛着光芒。

郭业笑道：“可不就这么简单吗？至于两份报纸上的内容撰写，小子就委托两位长辈力邀你们各自的属下客串执笔，他们每一篇文章，小子就会付给他们相应的稿酬润笔费。这是笔杆子赚来的银子，我想这应该来路干净，不予两位长辈的为官处事做人待己的原则起冲突吧？”

原来如此！

高士廉、虞世南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心中彼此暗道，原来这小子打得是这个主意啊！

不过郭业的邀请，真心让他们不忍拒绝，因为这的确是一份正当的来钱路子，绝对可以贴补家用，用得问心无愧。

特别是老被虞世南奚落皇亲国戚的高士廉，跃跃欲试，心中激荡万分，老夫赚这个执笔写文章的银子，光明正大，看你虞老头还有什么屁话要说。

随即，高士廉率先表态，大手一挥应道：“中！老夫就答应你这个要求，出任你那个《长安周刊》的名誉总编。老夫在此替御史台的同僚，先谢谢你小子的慷慨了！”

郭业耸耸肩，笑道：“高大人无需客气，他们写文章，我付纸笔费，这样很公平。这都是按劳所得，拿得理直气壮，拿的光明正大。孔圣人不是说过吗？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拿银子来换诸位同仁的文章，我还觉得占了便宜呢！”

郭业这么一顶大高帽戴的，高士廉已经乐得找不到北了，连连点头赞许道：“说得好，按劳所得，拿得理直气壮，拿得光明正大！”

虞世南见着高士廉已经应承下来，自然也不能落人于后，回头传扬说出去，还说他虞世南这个祭酒大人不为下属谋福利呢！

随即，对着郭业表态道：“郭业，既然你如此体恤国子监众位师长，那老夫怎能推辞见外？行，以后《长安晨报》里的文章撰写，老夫就让国子监中的诸位学官负责，也让他们赚点贴补家用的银子。”

郭业又是冲两人盈盈再拜，拍着马屁喊道：“两位长辈为官清廉，一生刚正，真乃谦谦君子，当代名士啊！小子，佩服，佩服呐！”

对于郭业的马匹，两人自当是坦然受之，的确，官场之中如他们这般清廉如水的，已然不多见矣！

这就是他们清骨文人的风霜傲骨，绝对引以为豪！

最后，高士廉问了一句：“小子，你那报社什么时候开业大吉？老夫到时定会题匾相赠！”

虞世南也笑道：“没错，老夫的这手字还上得了台面，届时定会题匾，亲自送来！”

郭业心情甚是愉悦，回道：“约莫还有五六天筹备，一旦筹备妥当，定会第一时间通知两位长辈！”

“好，甚好！”

两人相继点头，表示知晓。

郭业看着天色差不多已经黑乎乎，欲要离去。

虞世南难得大方一把，挽留郭业道：“别急着走啊，你今天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说什么也要好好喝上几杯再走不是？我这就差遣下人再去买点肉食与水酒，咱们再叙上一叙！”

高士廉也挽留道：“对头，难得你这位抠门的祭酒大人如此大方，郭小子

你不能不赏光啊！”

郭业已然起身，连连推辞道：“还请两位大人恕罪，如今《长安周刊》《长安晨报》都有了名誉总编，小子还需要替《大唐娱乐周刊》找上一位合适的主事人选，是不？”

两人听着郭业这般说，自然不再挽留，毕竟报社开业在即，当然是正事为先。

随即，两人相继起身，欲要相送郭业到院门。

一个堂堂的御史大夫，郭业的上司——高士廉；

一个堂堂的祭酒大人，郭业的校长——虞世南；

居然亲自送郭业到了院门口，郭业在前头一边走着，一边心中暗呼大爽，真他娘的受宠若惊啊！

很快，出了虞世南的小院，离了国子监，前往另外一个地方去寻觅拜访他心中那位合适的人选，负责《大唐娱乐周刊》的总编人选。

## 第492章尤姬姑娘要从良

道别了高士廉、虞世南二人，郭业出了国子监，车夫早已在大门口等候，整装待发。

上来马车，郭业低声吩咐了句：“平康坊，风满楼！”

嗒嗒嗒～

车夫扬起一记响鞭后，车轱辘转动，冲着平康坊方向驶去。

平康坊，风满楼。

郭业要寻得那人正是风满楼的头牌清倌人，那位无时无刻，浑身充满着浓浓文艺气息的女文青——尤姬姑娘。

进来风满楼，郭业便使了银子给老鸽子，单刀直入要见尤姬姑娘。

那老鸽子一见郭业倒是有些印象，她依稀记得那晚书学班与萧氏兄弟大闹风满楼后，这位姓郭的后生到最后愣是片叶不沾身，丁点事儿也木有。而且还和右领军卫府衙门的冷面阎罗苏定方勾肩搭背，称兄道弟。

凭此经历，老鸽子想对郭业没有印象都难，自然不敢轻易得罪为难郭业。

见着郭业又塞来银子，老鸽子乐得合不拢嘴，极为热络地将郭业领上了二楼雅间儿，巧了，居然进得还是那间闹事的飞燕阁中。

安顿好郭业之后，老鸽子屁颠屁颠转身匆忙离去，前去延请尤姬姑娘见客。

尤姬姑娘闻讯郭业到来，疾奔而入飞燕阁中与之会面。

一入内，尤姬便颇为惊异地招呼道：“郭公子，你怎么来了？你不来，我还正准备着明日去你府上拜望一趟呢。”

郭业闻言，心道，明日来见我？这么巧？

旋即笑道：“尤姬姑娘可是找我有何事吧？莫非还是为了那个长安花魁大赛？”

尤姬连连点头，嗯道：“郭公子猜得没错，奴家方才还为了此事而焦急呢！正想着明日找你，商量商量对策呢。”

郭业应道：“我算着日子，这长安花魁大赛不是还有半个来月才开始举行吗？你着的哪门子急？”

“不不不。”尤姬摇了摇头，面有遗憾之色，叹道，“改期了，本次花魁大赛改期了，据说要推到三个月之后。”

咦？

郭业这下倒来了兴趣，好奇问道：“你可知道为何要改期吗？”

尤姬嗯了一声，道：“多少听姐妹说起过，听说是因为每年负责出资举办花魁大赛的那位大户出了状况，而花魁大赛又需要经费的支持方能举办，而那大户一时间金银周转不开来，所以就推迟了大赛的日子。好像是听说，那位大户被人赢去了几百家铺子，哎呀，如此多的门面铺子，听着怪吓人的呢！”

“我靠，你说得这个人不会是江夏王李道宗吗？”

郭业几乎跳脚起来惊呼喊道。

尤姬闻言，好像记起了似的又是连连点头，应道：“对对对，就是江夏王爷，啊？郭公子莫非认识这位江夏王？听说他可有钱了，家里都是金山银山

的，可惜赌输了几百家铺子这次倒了大霉！”

郭业心里暗暗乐道，奶奶的，居然会这么巧，没想到李道宗居然是花魁大赛的承办方，这老小子可真够有闲心的。

听着尤姬这般问，他心中大呼造孽啊，哥们岂止是认识江夏王啊，若非我赢了他那几百家铺子，这花魁大赛兴许还真不会推迟举办。

默默念叨，尤姬姑娘，这次真是连累你了。

不过他奇怪了，推迟就推迟吧，又不是不办，她急个毛啊？

继而问道：“尤姬姑娘，推迟三个月后就三个月后呗，又不是不办了，对吧？而且三个月后也正好啊，咱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准备，准备如何让你赢得长安花魁的桂冠，你说对不对？”

“唉……”

尤姬面露惆怅之色，长长叹息一声，说道：“郭公子有所不知，凡参加花魁大赛者，必须以清倌人的身份参加。奴家自幼便被人卖入风满楼做了清倌人，但风满楼有个规矩，清倌人及笄三年后，若没有良人花高价替奴家赎身，或进了哪户富贵人家府中为妾为姬，奴家就不能继续再风满楼中做那清倌人。届时，便要，要……”

郭业脱口问道：“不做清倌人做什么去？”

尤姬缓缓低下头来，声若蚊鸣般喃喃道：“不做清倌人，自然是彻底沦为风尘女子，做那侍弄床第第品萧迎奉之事……”

“哦——”

郭业拖了长长的鼻音，惊呼道：“敢情儿是彻底下海为风满楼卖身赚银子了？哦不对，应该是彻底沦为烟花女子，做那皮肉生意，对不对？”

尤姬还是低着头，不敢抬头半分看着郭业，轻轻咬着嘴唇，嗯了一声。

郭业听罢，心中顿如五味杂陈！

妈的，这风满楼可真会做生意，先是清倌人，等年纪大了几岁，再做粉头儿，怎么着都不亏本。

隐约中，郭业对这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女文青有些同情了起来。

差不多能明白尤姬为何这么热衷花魁大赛的真正原因。

原来这小妮子是想在在花魁大赛上夺得桂冠，到时候艳名远播，能引得一些贵族公子哥儿或风流才子的追捧，然后从这些人中筛选出一个自己满意的良人，替自己赎身找个好人家。

套用后世的一句话，最终目的无非还是找个好人，嫁了吧！

随即，他也明白了对方为什么因为花魁大赛推迟三个月而焦急了，问道：“你是说，再过三个月，你就正式及笄满三年了？”

尤姬还是低着头，嗯了一声。

得到确认后，郭业心中颇有些感慨，虽说尤姬不一定能在花魁大赛上夺魁，但是始终是因为自己坑了李道宗一把，导致花魁大赛的延期，彻底击碎了她唯一的希望。

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负罪感，内疚感，油然浮上了郭业的心头。

不过兜兜转转，也算是恰逢其会，歪打正着，郭业心道，索性就成全了她一把吧！

当即，他轻笑几声，说道：“尤姬姑娘无需担忧，不如郭某替你赎了身，



彻底摆脱这烟花之地吧？”

“啊？”

一直低着头的尤姬猛然抬头，脸上露出几分震惊地叫道：“郭公子所言当真？你，你真愿意替我赎身？奴家的赎身银子可是不菲，郭公子真的愿意吗？”

郭业笑意盈盈地点头道：“正是，些许赎身银子，郭某还是出得起的！”

刹那间，

尤姬姑娘有了一种从地狱升到天堂的劫后余生之感，俏脸上满是兴奋之色，感激地说道：“奴家谢过郭公子的高义，只要郭公子肯为奴家赎身，入了郭府，为奴为婢，为姬为妾，奴家都愿意！只要郭公子能让奴家平日里看看书，写写话本……”

“昂？为姬为妾？”

郭业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连连摆手拒绝道：“尤姬姑娘无需如此，郭某替你赎身并不一定要你为我府中姬妾。相反，郭某还会给你一个舞台，让你尽情施展你的才华。”

纳尤姬为妾？

他倒是想来着，可他不敢也不能啊！

先不说家里已经有了吴秀秀与康芷茹这两房媳妇，就说他的身份，甭说什么陇西县男爵，还是怎么地，他始终是入赘的身份。

即便要纳妾，没有吴秀秀的首肯，他敢吗？到时候吴秀秀这里摆不平，什么野望都是扯淡。

特别是如今得知了吴秀秀的亲爹居然是霍国公柴绍，亲娘居然是李二陛下下的亲姐姐平阳公主李秀宁。

纵是柴绍不稀罕秀秀这个大女儿，但多少他郭业也得避讳一下是不？

谁让人家柴绍位高权重，郭业如今跟他闹，绝对是小胳膊扭大腿，小螳螂去挡车，不知死活啊。

尤姬听着郭业居然肯为自己赎身，而又不需要自己为姬为妾，还会给自己提供一个施展自己才华的平台。

除了感动感激感谢之外，还能有什么？

她在风满楼做清倌人，一直以来就以清高自傲出了名，若非被风满楼逼到这般境地，她如何会跟郭业说这些？

如果郭业为她赎身，还要纳为姬妾，她就算为了意识妥协嘴上应承下来，心里也会一百个不愿意。

目前而言，她对郭业仅仅止步于欣赏，还未到那种以身相许，非君不嫁的地步。

如今郭业答应替她赎身，不仅不要她为姬为妾，还为她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正契合她心中最完美的期冀。

恍然间，

尤姬对郭业又有了一个重新的审视，除了欣赏之外，脑中无疑又浮现出一个词儿来——好人！

郭公子，真乃好人一枚！

可怜的郭业，不知不觉中又被一个美女俏佳人颁发来好人卡，倘若知情，又必是一记晴天霹雳！

尤姬平复了心情之后，轻声说道：“郭公子的大恩大德，奴家永生难忘！郭公子，不知您需要奴家做什么？”

郭业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美人入怀的机会，就这么在自己眼前悄悄流逝，痛心疾首那是免不了。

依稀间，他第一次对赘婿这个身份有了几分的厌烦，妈的，真是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啊！

不过杂念稍纵即逝，他清了清嗓子眼儿，对着尤姬说道：“我呢，想请尤姬姑娘出山，担任我《大唐娱乐周刊》的总编，替我执笔负责《大唐娱乐周刊》！”

“《大唐娱乐周刊》？总编？”

尤姬满脸狐疑地看着郭业，摇头呢喃道：“奴家怎么一个也听不懂？”

没辙儿，郭业只能又耍起嘴皮子，像对高士廉、虞世南那般解释，向尤姬姑娘详细地介绍起《大唐娱乐周刊》为何物，这总编又是什么地干活！

一个口沫飞扬地长篇大论着，一个竖着耳朵细细听着……

天色，

越发的晚了！

## 第493章不拘一格降人才

费尽一番口舌，耗时差不多小半夜，郭业总算是搞定摆平忽悠住了尤姬姑娘。

尤姬听郭业描述着自己的美好前景，自己将来不仅不需要侍候在郭业的左右，还可以继续写自己最喜爱的话本，且发表在《大唐娱乐周刊》之上，广发到长安街头巷尾，供识文断字之人赏阅。

这算是彻彻底底，真真切切地戳中了尤姬的命门，这可不就是她梦寐以求的美好生活吗？

看着尤姬满脸神采飞扬，闪烁着光芒，一副迫不及待要去创作的兴奋劲儿。

郭业暗暗由衷感慨，兴许，世间再也没有清倌人尤姬，恰恰多了一个充满文青范儿的新大唐时代知识女性了。

也许，她将会成为大唐盛世的林徽因，大唐时代的亦舒、三毛、琼瑶、张爱玲……

此时天色俨然不早，郭业看尤姬这忘乎所以的样子，八成是没有感激涕零，以身相许留宿一晚的念头。

当即，起身告辞，并相约五天之后派人携带银两来风满楼，替她赎身。

尤姬嗯了一声，坐于蒲团之上冲郭业挥手送道：“郭公子好走，奴家就不相送了！”

说罢，尤姬姑娘貌似沉湎在将来的美好生活之中，并未有起身相送的念头。

郭业心里那个气啊，娘的，这娘们也忒有个性了，世故人情丁点不懂啊！

随后，带着满满的“怨恨”离席而去，出了飞燕阁……

唯有尤姬一人眼神迷离双颊酡红的席地而坐，就跟吃了鸦片似的，沉湎其中，煞是享受。

……

……

第二天，日上三竿晒屁股，郭业才悻悻起床，并派人前往国子监通报书学班诸人一声儿，今日休假！

如今马元举这个中书舍人因为公务繁忙的缘故，基本无暇顾及书学班这边的授课。

因此，他这个书学班助教近乎一手遮天，自个儿说了算。

正如褚遂良当日蛊惑他一般，马元举这个博士不在，全权由他作主。

这还了得？典型的给孙猴子摘了紧箍钢圈，端得无法无天了！

郭业深谙有权不用，逾期作废的道理！

在他的督课下，书学班三天两头不是休假，就是休课，好不安逸！

这边派了下人去书学班传话通知，那边又派了管事黄傲去请海天盛宴大酒楼的掌柜关鸩鸩前来议事。

等得他洗漱完毕，吃完贞娘亲自熬煮的小米粥后，黄傲领着关鸩鸩进府中。

郭业在书房中见了关鸩鸩，且将黄傲留下，让他在旁听着。

郭业对关鸿鹄先是口头勉励一番，肯定了他这三年来在海天盛宴大酒楼的成绩，说得关鸿鹄云山雾绕，不知道今天大人犯了哪门子的神经。

口头嘉奖了一番后，郭业又说道：“老关，海天盛宴大酒楼的三年，是不同寻常的三年。海天盛宴能有今日，你老关功不可没啊！让你堂堂一个读书人去做那商贾买卖之事，着实受委屈了哈！”

昂？

关鸿鹄真心搞不懂小哥为何今天突然跟自己说起这个，心里有些发慌地琢磨道，莫非是我平日拿酒楼的银子去喝花酒，让小哥知晓了？今天要拿我开刀？不会吧？

越是这么想，关鸿鹄心里越是凌乱，连连摆手喊道：“大人，您言重了！学生能有此微末功劳，还不是仰仗了大人运筹帷幄之功吗？学生能为大人鞍前马后，与有荣焉，与有荣焉啊！”

这番又酸又臭的马屁，拍得郭业连连翻白眼，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就连身边的黄傲都忍不住浑身起鸡皮疙瘩，心道，这拍马屁的功夫，还真的跟关老秀才学习学习。这惊天动地的马屁功夫，简直能把死人拍活了啊！

郭业多少知道关鸿鹄的小心思，这老小子大毛病没有，大是大非上也没问题，就喜欢沾点小便宜。在郭业看来，能力之外，这些都是无伤大雅。

随即挥挥手，宽慰道：“好了，别紧张，今天叫你过来是要给你分配一个新的任务，将你调离岗位！”

调离岗位？

关鸿鹄多少能明白这词儿，顿时满脸地苦逼之色，心中哀嚎，娘唉，这海天盛宴大酒楼刚走上正规，关某人刚得瑟没几天，小哥又要将我支使开了，苦啊苦，早知道就不占酒楼的便宜，去喝花酒找粉头了。

郭业一看这老小子的脸色，就知道关鸿鹄又要想差儿了，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索性开门见山地说道：“别瞎叨叨了，今天找你来是好事！你不是一直以读书人、斯文人自居吗？我这就给你一个专业对口的行当干干，将你从餐饮行业直接划拉到文化产业上来，咋样？”

关鸿鹄眉头一跳，暗暗琢磨道，餐饮行业调到文化行业？小哥这新词儿咋就那么多？莫非是让关某人去教书授课，教人读书识字？

这虽然比下九流的买卖人要来得好听，但貌似也不是什么肥差啊？

不过还是硬着头皮点头道：“大人说啥就是啥，学生没有半点意见。只不过还望大人明言，到底让学生去干什么来着？”

郭业看着这老小子嘴上应允，心里却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不由啐了两口：“你这不知好歹的关秀才，待我说完，还看你是不是这幅屌样！”

说着，郭业便将自己要在长乐坊建报社，在长安办报纸的事情一一讲了出来。

郭业越是讲到办报纸的实惠之处，关鸿鹄的双眼越是泛光彩。

乖乖，小哥真是好大的手笔啊，居然一口气儿要办三分民间邸报，而且还是全城流通的邸报。

听到郭业居然让自己来负责经营运作这个报社，关鸿鹄这下淡定不住

了，且不说这是在长安城各个圈子里大大露脸的机会，就说这办报纸的行当，简直就是为圣人子弟传业授道量身打造的啊！

想比于开酒楼赚银子，这办报纸当真是高端大欺上档次啊！

以后，他关鸿鹄往长安城这么一站，人家肯定不会说关某人是个开酒楼的，绝对竖起拇指赞一声，关秀才，也是个文化人啊！

中，这个报纸的行当绝对中！

关鸿鹄已经笑得合不拢嘴，连连附和道：“大人，您实在是太有才了！这报纸的行当，简直太合学生口味了！学生愿意为大人的报纸行业赴汤蹈火，再说不辞啊！”

郭业一脸鄙夷地看着笑得菊花朵朵开一般的关鸿鹄，哼哼道：“这下愿意了？不苦逼了？不委屈了？”

关鸿鹄嘿嘿笑道：“不委屈，不苦逼，愿意得很呐！学生是一百个愿意去干！只不过——”

他沉吟了下，略有为难地说道：“只不过学生这么一走，海天盛宴大酒楼怎么办呢？正所谓蛇无头不行，鸟无凤不成群。海天盛宴大酒楼这刚走上正轨……”

“停停停……”

郭业立即阻止了关鸿鹄啰里吧嗦掉书袋，指了指他身边的黄傲，说道：“黄傲这小子脑子机灵，办事能力又足，不正是酒楼掌柜的合适人选吗？”

一直未吱声儿的黄傲惊呼一声，指着自己的鼻子讶异兼激动地喊道：“大官人，您说我？”

关鸿鹄也是极为震惊，狐疑地看了一眼黄傲，嘟囔道：“他？能行吗？”

面对关鸿鹄的质疑，郭业没来得及讲话，就被黄傲抢先喊道：“怎么不行？”

只见黄傲这小子狠狠瞪了一眼关鸿鹄，怒视道：“你个酸秀才都能行，我黄傲咋不行？”

说罢，挺起胸膛向前一步，冲郭业保证道：“谢谢大官人抬举，小人黄傲一定行！”

“嗯。”郭业就喜欢黄傲这小子的这股子机灵劲儿，关键时刻还知道自己争取机会，就冲这个，黄傲这小子绝对行！

而后赞赏道：“本官知道你一定行！你先下去准备准备，明日就去海天盛宴大酒楼与关鸿鹄交接一下。黄傲，莫要让我失望，我看好你哦！”

咚～

黄傲单腿跪地，双手抱拳朗声道：“谢大官人赏识，黄傲定不让您失望！去也～”

说罢便急急起身，而后转身雀跃地出了书房大门，临走之时与关鸿鹄擦身而过，愣是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懒得搭理这个瞧不起自己的酸秀才！

关鸿鹄尴尬地冲郭业笑道：“嘿嘿，大人说行，那一定是行了。大人真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啊，学生佩服，佩服啊！”

马屁如潮水，哗哗又来啦～～

郭业有些无语地摇摇头，随后招招手示意关鸿鹄走上前来。

待得关鸿鹄上前，郭业问道：“老关，我想问下现在长安的书社书局，

都用什么方法印刷誊印书籍呢？”

关鸿鹄平日喜欢看个书，所以对长安的一些书社书局也颇为熟稔。

当即回答道：“大人，如今多数都靠手抄誊写为主呢。当然，也有一些大的书局或书社，他们会印刷一些书籍。靠得就是碑文拓印，或者雕版印刷。不过，效率委实低下，还不如手抄誊写来得快捷呢！”

郭业暗暗道，果真如此，跟我预估的一样。

随即笑道：“手抄誊写不可取啊，不仅耗费人工，而且对咱们办报纸来说，更是不可能之事。如果咱们每日或每周发行上万份报纸，你靠手工抄写，这不是纯属扯淡吗？”

顿时，关鸿鹄陷入了踌躇，满脸无奈地摊手，叹道：“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实在不行，只能雕版印刷了！”

“不妥不妥。”郭业摇头拒绝道：“我们每期的报纸内容都不一样，若用雕版印刷，那每期都要准备一副印刷模版。不仅毫无效率，耗费时间，耽误功夫，而且加重了成本！”

关鸿鹄听着头皮一阵发麻，这不行，那也不行，搞什么搞嘛！

吧嗒~

郭业突然冲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扔在桌上，对关鸿鹄吩咐道：“你这两天花重金收购一间书社或书局，特别是里头的人手，多花点银子统统留住。然后用这小册子上的简述方法，重新打造印刷技术。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印花技术，你必须给我做好书社全体上下的保密功夫，要求所有人守口如瓶！”

关鸿鹄听着郭业说得如此严重，如此谨慎，不由将信将疑地捡起桌上的小册子，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奉若神明般。

轻轻问道：“大人，这小册子里写得都是些什么东西？”

郭业耸耸肩，莞尔一笑说道：“一次划时代的技术革命——活字印刷术！”

随后，站起身来冲关鸿鹄郑重其事地允诺道：“有了它，足以让我们称霸大唐的报业行当，任何人都甭想跟风与我们争抢纸媒的话语权！”

关鸿鹄听着郭业如此豪言壮语，心中顿如万马奔腾般跌宕起伏，冷不丁双手一个颤抖，手中捧着的小册子——

吧嗒！

重新掉在了桌上，一副敬若神明般的眼神望着郭业，连滔滔不绝的马屁都忘记了跟上。

## 第494章长乐坊中偶遇

关鸿鹄再次捡起桌上的小册子，翻阅开来看了几眼，顿觉新鲜，而后是诧异，到最后是震惊……

很快，他便将小册子揣于怀中，贴身放好，冲郭业信誓旦旦地保证道：“大人，您放心。这好东西，学生绝对能保管妥当，人在册子在。学生知道这‘活字印刷术’是大人的心血所在，绝不会落入外人屑小手中。”

呃……

郭业满脸大囧，极为郁闷道，老关啊，哥们啥时候说这活字印刷术是我独创啊？

郭业一时间不知如何自处，鬼使神差地点点头，臭不要脸说道：“老关，你知道就好。你办事，我放心！”

得，在关鸿鹄的误打误撞下，郭业没羞没臊地承认下，文明古国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再次被郭业剽窃于名下，成了他扬名立万的又一件大杀器。

关鸿鹄此时神情激动，郭业能将如此贵重，重若生命的东西交于他手中，这是何等的信任啊？

只见他越想越激动，双唇微颤略显哆嗦，双拳微微握紧，说道：“大人，西市酒楼附近，正有家相熟的书社因为经营不善而要出售。学生这就从海天盛宴大酒楼中支点银子，将它盘下来。”

郭业心中暗道，真是巧了！

继而点头说道：“此事你作主就好，还有，除了书社和里头的家伙什儿要盘下来，还有书社里的大师傅、工匠、伙计，统统全盘接收过来。用生不如用熟，你懂得？”

“懂，学生懂的很呐！”

说罢，关鸿鹄转身匆忙跑出了书房，好似十万火急一般，连说声告辞的时间都木有。

……

……

空闲的日子，始终是那么短暂，接连几天下来，郭业都是在忙碌中渡过。

书学班因为他这位助教的缘故，也是一直停课至今，期间，无论是祭酒虞世南，还是司业褚遂良，从未有人过问，听之任之，任凭郭业折腾。

即便国子监主簿卢敬宗有所不满，但堂堂的校长与常务副校长都不管，他又怎能管得着？

对郭业，他唯有恨得牙痒痒气鼓鼓。

这一日，魏叔玉、房遗爱、还有新晋莱国公爵位，成为长安城有史以来最年轻公爵的杜荷，三人齐齐聚集在长乐坊中。

与其说是齐聚，不如说是被郭业抓来当了壮丁。

郭业将三人叫来长乐坊中，目的就是为了给报社选址，长乐坊共计两百多家铺子，供郭业自个儿选择。

一时间选得眼花缭乱，迟迟无法下定主意，只得叫来三人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

几人在长乐坊中溜了一大圈后，郭业停在了一处铺子门口，看着铺子招牌上还挂着大大一个“赌”字，不由指点道：“咱们花了一上午的功夫，差不多看完了数百家铺子，怎么着？你们觉得哪里最适合修葺一番，作为我那长安报社的选址？”

长安报社！

这是郭业暂时给报社定的名字，虽简单但也算是蛮应景儿的。

魏叔玉三人这几天或多或少，也从郭业口中知道了报社与报纸的具体意思。

对于这个新鲜玩意的出现，他们自然是举双手赞成，竭力支持。

现在听着郭业发问，三人彼此对视了几眼，最后魏叔玉代表三人说道：“二哥，依咱们哥三儿的意思，四海赌坊的总铺子最适合。那家伙，不仅占地够大，看着也大气，整个长乐坊就属总铺最合适了，你们说是不？”

说罢，看了房遗爱和杜荷两眼。

房遗爱点头附和道：“没错，那地方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合适，合适的很！”

杜荷也应道：“最合适不过了，而且那里基本上不用翻修，不仅可以容得下书社师傅与工匠的住所，也容得下书社那些器具的摆放，占地够大。能替二哥省下不少银子。”

郭业闻听三人言语，也是颇为赞许地点点头，其实他心里也估摸着就是那儿最合适不过。

旋即冲三人笑道：“你们仨儿跟我想得差不离儿。还有个事情要跟你们知会一声，这报社我会让你们三兄弟，还有长孙羽默那小子都分上点红利。以后，只要报社红火了，咱们的报纸传遍天下之时，你们就等着源源不断收银子吧，数钱数得手抽筋的日子，为时不远矣！”

“昂？”

三人听罢颇为震惊，纷纷露出惊异之色。

不过三人倒也干脆，居然没有一个摇手拒绝之，因为他们三儿都是花钱无度的主儿，而且本身又不富裕，谁也不会嫌郭二哥的银子烫手。

于是乎，三人纷纷允诺保证定要为报社出力，以谢郭二哥的慷慨与敞亮！

“咦？——”

一声惊疑声由远及近，徐徐传来：“郭公子，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呐？”

顷间，郭业立马听出了这是鱼暖暖的声音！

循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郭业扭头过去，可不就是素喜穿着莲白宫裙的鱼暖暖正朝着自己这边走来？

而且，鱼暖暖身边今天居然多了一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华衣锦服，手摇纸扇，颇有些士子风雅。

顿时，郭业心中多了几分酸酸的味道，你妹的，这是谁啊？

两人走在一起，女的俏，男的俊，还他娘的挺般配！

魏叔玉三人都见到了鱼暖暖冲这边走来，低声对郭业招呼了一声，言称有事要忙，便匆匆进了总铺子。

郭业心里清楚，魏叔玉、房遗爱等人虽说是纨绔子弟，但属于纨绔子弟中不长进的一类人。



而鱼暖暖，包括梁叔宇梁二少，又是长安官宦富绅二代中出类拔萃的翘楚。

大家彼此定位不同，注定暂时无法成为一个圈子的人。

所以，魏叔玉等人对鱼暖暖和他身边的男子表示无爱，纷纷借了由头，一起遁走入了总铺。

三人离去之后，鱼暖暖和那名男人已经近上郭业身边，郭业笑着招呼道：“这么巧？暖暖小姐莫非也是来巡视长乐坊的铺子？”

鱼暖暖娇笑一声，说道：“是啊，听说郭公子最近在筹备你那个报社，小女子也不能闲着啊，要赶紧筹备起长乐坊大钱庄，让长乐坊重新开张热闹了起来才是。郭公子倒是舒坦儿了，与小女子合作居然当起了甩手掌柜！”

“哈哈……”

郭业一阵畅笑，恭维道：“暖暖小姐能者多劳，郭某就在后面捞点实惠就好！”

其实郭业的这番甩手掌柜恰恰合乎鱼暖暖的口味。这小妮子看似柔柔弱弱，骨子里却是个典型的拼命三郎女强人，郭业坐享其成，让她全权忙活，她还乐此不疲。

闻听郭业这番话，鱼暖暖自然又是一阵咯咯琳琅笑，笑得颇有些花枝乱颤。

两人一问一答，笑得忘乎所以，倒是急煞了鱼暖暖身边的那名男子。

“咳咳……”

那男子清咳两声，柔声似水地问着身边的鱼暖暖道：“暖暖，这位公子莫非就是扬我大唐国威大胜吐蕃王爷多赤罗，圣上新近赐封的陇西县男，郭业郭大人？”

“呀？”

鱼暖暖听得身边男子发问，顿时有些尴尬地惊叫一声，充满歉意地说道：“柴公子恕罪，瞧我这记性，一是聊得兴起，竟然把柴公子冷落在旁了！”

当即，冲郭业说道：“郭公子，这位就是我和你提起的源发钱庄大东家，霍国公府大公子柴令文柴公子。”

说着，又冲身边的柴令文介绍道：“柴公子说得没错，这位就是郭业，年纪轻轻，但却极具本事呢！”

柴令文闻言，满脸笑意地拱起双手，抱拳致礼道：“郭公子，在下柴令文，幸会幸会！”

郭业一听鱼暖暖口中说出“柴令文”三字，脸上顿时浮现出一股子煞气来。

妈的，居然是自己那个从未见过面，从未名正言顺过的大舅哥！

柴令文，霍国公府长子，秀秀那个不当人父王八爹的犬子。

一时间，他浑然忘记了还礼应答柴令文，而是一脸煞气地从头到脚打量起柴令文来。

旁边的鱼暖暖见着郭业这番样子，心中一惊，莫非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要坏菜？

赶紧的，鱼暖暖出声提醒郭业道：“郭公子，你是我的朋友，而柴公子亦是我的朋友，今后大家又是长乐坊大钱庄的东家，这可是缘分呢！”

蒙得鱼暖暖这么一提醒，郭业脸上的煞气才消弭于无形，皮笑肉不笑地冲柴令文起手还礼道：“原来是威名赫赫的霍国公柴大驸马家的长子啊？幸好，幸会！”

鱼暖暖听得出来，郭业这话说着还是有股子怨气。

柴令文仿若从不认识郭业，也从不知道郭业就是自家那位好妹夫一样，继续和煦笑道：“是啊，柴某听闻郭公子人才难得，如今你我成了合作伙伴，更要多多往来才是！”

郭业心里哼哼道，多多往来个屁，老子还找你那王八爹算我家秀秀的帐呢！

看着柴令文那笑容，郭业心里极为不舒服，浑身一阵不自然。

哒哒哒~~

突然，

长乐坊坊口的位置驶进来一辆奢华的马车，朝三人所在的位置徐徐靠近，吸引了在场三人的注意力，纷纷扭头别过望去。

郭业看着这马车的样式，奢华之余奇形怪状，分外眼熟！

“聿……”

马车在十步之外停下，车帘掀开，一道男人的声音从车中传过来，略带惊喜地喊道：

“暖暖，我一回长安就来找你。兜兜转转找了好几处地方，原来你在这儿呐！”

## 第495章彼此不对付

青衣小厮驾着车，左右侍婢互相搀。

来人正是远在西川刚返长安的梁家二公子梁叔宇。

只见这厮在小桃红、小桂莲的搀扶下，从马车上缓缓下来，右脚脚尖儿刚要落地，那青衣小厮突然阻喝了一声：“二公子且慢，地上脏着呢~~”

喊了一嗓子，青衣小厮赶紧从车把式的位置抱下一卷羊绒毯子铺在地上，顺着方向滚着直接铺到郭业与鱼暖暖这边的位置。

郭业与鱼暖暖早已见怪不怪，一个耸耸肩瘪瘪嘴，一个轻轻摇了摇头蹙眉苦笑连连。

倒是柴令文，郭业貌似听到他眉头皱起，脸上很是不屑地嘟囔了一嘴：“哗众取宠，装逼贩子，哼！”

尽管柴令文小声嘀咕，不过还是一字不丢地落入了郭业的耳中。

他瞥了一眼梁、柴二人，心中不由暗暗揣测道，莫非这两人早早就认识，而且还有个中纠结与恩怨不成？

乖乖，这倒是有点意思了！

这时，梁叔宇已经踩着羊绒地毯走上前来，冲鱼暖暖柔声招呼道：“暖暖妹子，你让为兄可是一阵好找啊！你近来可好？”

这是郭业有史以来第一次见到梁叔宇这个装逼洁癖的家伙，如此温柔的一面。

鱼暖暖微微颌首，笑着应道：“安好安好，一切安好。叔宇兄可是收到小妹派人加急送往西川的信？”

梁叔宇摸了摸袖兜，掏出一封早已撕开火签的信件，捏在手中晃了两下，道：“可是巧得很，为兄收到暖暖妹子来信的时候，就已经离开西川准备返回长安，恰恰那天停宿在灵州境内。收到暖暖妹子的信后，为兄打开一看，原来是暖暖妹子召唤为兄火速回长安，共商筹办长乐坊大钱庄一事。你说巧不巧，我欲回长安，你却已然发信召唤我回，咱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此时的郭业不仅看到了梁叔宇的温柔一面，也看到了他骚包的一面。

莫非这小子对鱼暖暖这小娘皮有意思？

梁叔宇这话说得暧昧，鱼暖暖纵是事业心极强的女强人，也禁不住脸上腾起几分酡红，颇有些尴尬。

梁叔宇见着鱼暖暖未回话，又是一阵殷勤地张罗道：“暖暖妹子，西川那地方真是天高地阔，不是长安所能比拟。这次为兄还从西川给你带了许多特产，好多都是从阿里土城的两国大集市中为兄亲自给你淘换的吐蕃特此，别具风味着呢！走，咱们去我马车那儿，我拿给你看看！”

“咳咳咳……”

郭业实在是淡定不住了，故意重重地咳嗽了两声，打岔道：“我说梁二少，你也忒目中无人了，我跟柴令文柴公子这两个大活人在此，你居然视而不见，连声招呼也懒得打，是不？”

“啊？”

梁叔宇惊呼一声，将目光转移到郭业的身上，尴尬地笑道：“郭兄弟也在啊？好巧好巧，此番西川之行，梁某收获颇丰，这还是托了郭兄弟的福，托

福托福！”

说罢，微微拱手以示问候。

至于与鱼暖暖、郭业同排而立的柴令文，梁叔宇还真是故意主动无视，连眼皮子都没跟对方抬一下。

这下，饶是柴令文涵养再好也要发飙了，气急骂道：“姓梁的，你什么意思？目中无人若斯，你也太猖狂了吧？”

梁叔宇听罢，故意轻弹了几下胸襟，好似很厌烦柴令文口沫飞扬到自己身上一股，冷笑道：“姓柴的，你别没事找事，成不？我凭什么要跟你打招呼，你算老几啊？”

“你……”

柴令文顿时被梁叔宇一句话逼得哑口无言，对方的话里藏锋，好像自己没事找事一般。

旁边的鱼暖暖见着两人争吵起来，羞涩酡红荡然无存，满满地无奈之色，哀叹一声，嗔道：“你俩怎得每次一见面，都要争吵个没完呢？”

见着鱼暖暖嗔怨，柴令文与梁叔宇立马闭了嘴，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对方，愣是一句话也不说了。

郭业看看两人剑弩拔张的样子，又看看鱼暖暖无奈的神色，好像猜到了什么，随即轻声问着鱼暖暖求证道：“暖暖小姐，他俩这是怎么回事啊？”

“呃……”

鱼暖暖欲说又止，好像有难言之隐般，陡然转移话题道：“郭公子，长乐坊附近你熟络。如今趁着长乐坊大钱庄的四个东家都在场，不如我们找个僻静之所，商议点正事儿吧？”

虽然鱼暖暖不想说明两人的仇隙，但郭业差不多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脑中顿时浮现了好多个词儿，争风吃醋？红颜祸水？冲冠一怒为红颜？

他又重新打量了一眼一身莲白，圣洁宛若雪莲的鱼暖暖，心中不由纠结道，奶奶的，怎么野猪都这么喜欢拱白菜？

鱼暖暖看着郭业怔怔愣神，不由又催了一句：“郭公子？”

郭业醒神过来，招呼道：“哦哦哦，有，有僻静之所，坊口就有家小酒肆，倒也清静！”

说着，一人当先领着众人朝着长乐坊坊口方向行去，鱼暖暖与柴令文紧随其后。

就属梁叔宇动作最慢，磨磨蹭蹭，走到马车的位置，重新上了马车，喝令青衣小厮驱车跟着郭业等人，赶往坊口。

……

……

出了坊口，众人进了郭业所说的那家僻静小酒肆。

这家小酒肆，正是反赌斗士司马邦静坐抗议，大闹长乐坊的那日，郭业隔岸观火看大戏的那家小酒肆。

郭业扔了酒肆掌柜一小锭碎银，将小酒肆楼上楼下包了下来。

而后领着鱼暖暖、柴令文上了二楼，当日他呆的那间靠窗小雅间儿。

直到三人落座，酒肆掌柜上来酒菜，梁叔宇才姗姗来迟。

一进来小雅间，梁叔宇就掩着鼻子皱着眉头，啧啧叹道：“此等腌臢之地，处处邈邈，怎得能呆的下去？不如我们重新换个地方吧？就去我梁家在

东市的胡姬酒肆，如何？”

郭业和鱼暖暖闻言，只有苦笑。

倒是柴令文按耐不住，唾弃道：“哼，你若嫌脏，大可以不呆啊？这里又没人求着你呆下来？装逼贩子，真是惹人厌烦！”

梁叔宇闻言，居然大大方方一屁股坐在了胡凳之上，回应道：“你说不呆就不呆啊？你柴令文算老几？别仗着自己有个当国公的爹就颐指气使，成吗？在我梁叔宇眼中，你就是个萌了父荫的纨绔子弟罢了！”

柴令文被呛了个正着，怒极发笑道：“我父乃当朝霍国公又如何？当今圣上还是我家舅父呢？呵呵，梁叔宇，你别不服气，这就是命，半点由不得你！”

“我呸！”

梁叔宇嘴角浮起笑意，讥讽道：“霍国公很大吗？我父号称长安梁百万，你柴家家底可及我梁家一半？当今圣上还喝着我们梁家酿造的美酒呢，我梁家专供御酒数十年，圣上此等信任，你家何曾有过？就怕你柴家送进宫里几斤大米，都要层层遴选检查吧？”

“呵呵，不就是个酿酒起家的暴发户吗？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真是不知世家底蕴！”

“是吗？姓柴的，你柴家乃世家出身，可为什么你父亲霍国公柴绍进了宫中，想见圣上一面都需要我家老祖宗通禀一声呢？我记得汝父见了我家老祖宗，可还得叫一声平四爷吧？”

“我呸，平四不过就一阉……”

“停！！！！”

鱼暖暖及时阻断了柴令文的口没遮拦，陡然起身脸罩寒霜般冲着两人喝道：“你们要吵到什么时候？莫非忘了我们今日来此的目的？你们若真没完没了的争执下去，我看咱们这个长乐坊大钱庄就暂时搁置，或者索性散伙吧！”

“啊？暖暖妹子息怒！”

“暖暖，柴某不再与他争吵了，不和他一般见识，你莫要生气！”

鱼暖暖杀手锏一出，柴、梁二人纷纷起身，相劝着鱼暖暖。

郭业看着两人争吵，从头听到尾，心中颇为震惊，原来梁叔宇这小子讳莫如深的那个老祖宗，他梁家倚仗的那个靠山，居然就是宫中三万太监之首，宦官们尊称老祖宗的平四。

这个平四的来头，郭业或多或少听顺公公提起过，当时顺公公跟自己说话的时候，每每提及这位平四老祖宗，言语之中极尽恭敬。

可以这么说，皇帝在皇宫中需要宫中太监侍候，而宫中三万太监之中，皇帝又最为信任平四。

这个平四无论是资历，还是来头，都绝对有资格成为梁家的靠山。

一个是当国公的爹，皇帝的外甥；一个是御贡酒商的二代掌门人，又有皇帝最为信任的老太监作为靠山。

奶奶的，两人都不是什么好惹的主儿啊。

如果真要龙争虎斗一番，鹿死谁手，还真是未尝可知。

鱼暖暖看着两人消停下来，气才顺了下去，重新落座后，说道：“如今大家都到齐了，那咱们就说说看，假若咱们筹备好长乐坊大钱庄后，开张大吉那一日，如何打响这第一炮？我需要的效果是要全城轰动，在咱们开张那一

日整个街头巷尾都能知晓，或是议论咱们长乐坊大钱庄！”

梁叔宇轻声说道：“要不，咱们届时邀请一些士绅名流出席？”

柴令文也献策道：“暖暖，不如再请一些朝中重臣来助阵？这方面，我定有把握！”

鱼暖暖摇摇头，颇似不满意道：“好像还不够，根本达不到我需要的效果，那种全城轰动，万人瞩目的效果！”

久久未发言的郭业问道：“暖暖小姐，大钱庄何时能够筹办好，开张之日选好没有？”

鱼暖暖回道：“至少还需要半个月左右，怎么？郭公子可是有主意做到我需要的效果？”

郭业心中暗暗一乐，天赐良机，这是上赶着送银子来啊！

当即，郭业重重点了点头，应承道：“主意我肯定有！而且我这个主意一旦施展开来，定是极具惊艳，全城轰动，万人瞩目，令人难忘！”

鱼暖暖眼前顿时一亮，双眸泛起光彩，急急催道：“哦？郭公子说得如此了不起，小女子倒是好奇得很，还望郭公子不吝赐教！”

## 第496章第一广告业务

郭业一番话说得五迷三道，牛皮吹破了大天，不仅吸引了鱼暖暖的注意力，就连柴令文、梁叔宇两人，都将目光注视到了他身上。

“其实很简单，嘿嘿，再过三两日，小弟的报社即将开张。”郭业笑着说道，“而小弟发售的三份报纸上，都有广告版面。届时只要将长乐坊大钱庄的相关信息刊登在小弟的报纸上，三份报纸都刊登。到时候报纸所到之处，咱们长乐坊大钱庄开张的消息肯定如长了翅膀一般，飞向长安城中各家各户，各个角落。这不就达到了街知巷闻，全城轰动的效果了？”

“报社？”

“报纸？”

三人除了鱼暖暖多少了解郭业最近搞得这个新鲜玩意，柴、梁二人自然是闻所未闻，一窍不通，纷纷提出了质疑。

当即，郭业又将报纸之事，详详细细地向两人介绍开来，事无巨细就连三份报纸的版面功用，都解释得清清楚楚。

众人听罢后，相继陷入了沉思当中。

鱼暖暖率先醒来，有些将信将疑地问道：“郭公子，这报纸广告，真有效果吗？”

柴令文、梁叔宇也用怀疑的眼神看着郭业，这貌似有点异想天开啊？跟以往各行各业的开张大吉，风牛马不相及啊。

以往开张，不是敲锣打鼓放炮仗，就是延请各界名流与官绅以助威。

再不济也要邀请当地的同行同仁过来凑热闹，摆上几桌宴席乐呵乐呵。

报纸？广告？

三人看向郭业的眼神中，不约而同地透出三个字：能行吗？

郭业顿然感觉自己被小觑和轻视了，撇撇嘴哼哼道：“小瞧人是吧？三位，时代在进步，咱们自身也得与时俱进，是不？再说了，试都没试过，你们怎么知道不行啊？而且，我还有个杀手铜大杀招来着呢！”

鱼暖暖惊道：“还有？那郭公子还卖什么关子，快快道来才是啊！”

显然，鱼暖暖质疑归质疑，但心中已经兴趣十足了。

郭业说道：“我刚才只是说了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还没跟你们说这广告上的内容呢，听完你们再给予置评，如何？”

柴令文不支声儿静静听着，梁叔宇跟郭业熟稔，知道这小子就喜欢说话吊人胃口，急道：“啰嗦个甚啊，郭兄弟，你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忒啰嗦！”

尼玛的，郭业白了梁叔宇一眼，再啰嗦也比你个装逼贩子强。

心里吐槽一番后，继续说道：“到时候，我准备在广告上刊登几个醒目的字样，即：凡凭此报前往长乐坊大钱庄，不仅可以免费开户存银子，而且免费在长乐坊各个分号铺子柜台，领上一百文钱且存于户头中，一人仅限一次，存于户头中满三年即可提现！诸位，这想法如何？”

鱼暖暖这下倒是收起了质疑的神色，又趋于平静了下来。

倒是柴令文第一反应惊叫道：“什么？一人领取一百文钱，长安城百万人，万一都拿着你家报纸来我们长乐坊各个分号，这得多少银子花出去啊？郭公子，亏你想得出来！！！”

梁叔宇没有柴令文那般惊悚，反而轻视地瞥了他一眼，不屑地笑道：“百

万人又如何？一千文钱是为一贯，百万人都来领一百文钱，不也才十万贯银子吗？区区这点银子，何足挂齿，哼，你柴家拿不出来，我们梁家倒是无所谓哦！”

“扯淡。”柴令文听着梁叔宇又在龇牙叫板，立马暴喝道，“你梁家能拿出来，我柴家岂会落于人后？甭说十万贯，纵是百万贯又能如何？关键是这笔钱就这么白白拱手送出……”

“不会！”

突然，鱼暖暖想通了郭业话中的关节之处，展颜笑道：“你们没听见郭公子的话中之意吗？一人仅限一次，而且必须在咱们钱庄存满三年方可提现。也就是说，即便有百万人来咱们钱庄开户领那百文钱，也要在三年之后方能提现。但是这百万人口如果真在咱们钱庄存银子，柴公子、梁公子，你们想想看，三年之内又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盈利？”

“啊？原来如此！”

“感情儿郭兄弟玩得是文字游戏啊？”

经鱼暖暖这么一点拨，两人瞬间豁然开朗，明白了期限三年的关键所在之处。

正如鱼暖暖所言，能到自家钱庄开户领上百文钱，势必也会在自家的钱庄存银子，这就是吸纳了储户前来存银，开辟了客源。

届时，他们存入钱庄的银子，经钱庄的手拿出去放贷租借，收回来的利息又何止百文钱？

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

郭业轻轻笑了一声：“几位，别光看着鼻子下面一寸的景色，眼睛应该向前看，向钱看！长乐坊大钱庄真能吸引长安城的百万人口都来开户存银子，别说三年之后可领走百文钱，就是一千文钱又能如何？难道你们不知，干钱庄这个行当，储户客源绝对对着成败与存亡？”

一时间，柴令文和梁叔宇都止住了声音，纷纷敛息凝气不再说话，颇有些为自己的鼠目寸光而感到汗颜。

在郭业看来，他这个开业大酬宾的计划在后世许多商场或者银行都会使用，不过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手段各有不同罢了。

但是，后世用到烂俗的营销手段放到如今的大唐时代，不可谓不震惊，不惊世骇俗。

就连鱼暖暖这个拼命三郎女强人，都不得被郭业这个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主意给折服了。

思前想后，越想越是为郭业的这个创意而感到惊艳，由衷叹道：“郭公子，小女子此时唯有佩服佩服再佩服！若由来执掌长乐坊大钱庄，也许不出五年，我们的钱庄真能开遍大江南北，开遍大唐的每一寸土地之上。”

郭业闻言，傲娇地扬了扬眉头，笑道：“将咱们的钱庄开遍大江南北，开遍大唐十道三百六十州又能怎样？这并非我辈之大宏愿，我们其实能做得更好。将来，我们的目标是要汇通天下，甚至替朝廷……”

说到这儿，郭业的话戛然而止，不再说下去。

心中也是暗暗责怪自己的口没遮拦，咋什么话都敢往外蹦达呢？

鱼暖暖见郭业说说又不说，好奇问道：“汇通天下？这是何意？还有我们的钱庄还能替朝廷做什么？郭公子怎么说说又说下去了呢？”



郭业打了个哈哈，笑道：“欲速则不达，咱们先将眼前的事情做好先，他日水到渠成之时，郭某定会将我心中的宏伟计划一并说出来，与诸位共同分享！”

又在卖关子，吊胃口！

众人早已见怪不怪，这不就是郭业的秉性吗？

就连郭业心里不待见的大舅子柴令文都由衷赞叹道：“暖暖其实说得无道理，郭业若来执掌咱们的长乐坊大钱庄，咱们的钱途和前途将会一切光明！”

郭业对这个不待见的大舅子多少有了些改观，笑道：“郭某闲散惯了，还是让暖暖小姐多多操劳吧。论亲力亲为，论小心谨慎，面面俱到，暖暖小姐被郭某强上一百倍，替咱们管着长乐坊大钱庄，再是合适不过！”

稍稍停顿了下，又自嘲地笑了笑，道：“郭某啊，还是适合在后面出主意什么的。大家以为然否？”

开玩笑，他可不愿意抛头露面搞钱庄，先不说报纸的事儿已经让他分散了他的精力，再说了，他郭小哥的志向可是青云直上，高居庙堂呢！

升官升爵是主要，发财嘛，只能主动让道了。

见着郭业如此坚持，鱼暖暖只能苦笑道：“既然你们三人都如此偷懒，那小女子就勉为其难了？”

郭业嘿嘿干笑两声，伸手请道：“暖暖小姐又经纬之才，能者多劳，有能者居之嘛！嘿嘿，受累受累！”

柴令文和梁叔宇自然巴不得能够借着钱庄东家的名义，整日守在鱼暖暖身边，连连应允恭维不已。

这时，鱼暖暖言归正传地问道：“郭公子，你那报社三两天后即将开张，到时候关于钱庄的广告宣传方面，还望你多多操心了。至于这广告方面的费用，桥归桥，路归路，咱们自然也不能让你一人自负亏损，出力又出钱，是吧？具体多少数目，你届时再派人给我送来账簿即可！”

郭业心道，这么主动？奶奶的，老子报社的第一笔广告居然拉得如此轻松，真是出师大捷开门红啊！

当即连连笑着颌首道：“广告费用嘛，也不算多。好说好说，这方面都好说。”

咻~~

咚，咚咚~~

咻~~

突然，窗外不远处传来阵阵锣鼓喧天，钹磬敲打的声音，不时传来“鹰扬”“威武”的叫喊之声。

好似有什么队伍游行路过……

郭业心道，什么情况？莫非长安城中又有什么大事儿发生了？

见着郭业满脸地好奇，不时撇过头朝窗外瞅去，旁边的柴令文提醒道：“看来你们的消息不是很灵通嘛，今天正是吐蕃王子多赤罗率着吐蕃使团离开，返回吐蕃的日子。”

“哦？”

郭业惊异道：“这么快就走了？看来这吐蕃小王爷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哈哈哈哈哈……”

一想到当日斗狗大赛，吐蕃小王爷多赤罗被十条藏獒围攻，扑倒在地一阵撕咬的乱糟糟局面，郭业就觉得搞笑。

柴令文并不知道郭业开心什么，而是八卦地问着几人道：“此番吐蕃人输了八百里土地给咱们大唐，你们知道陛下此次派谁人前往吐蕃，代表我们大唐与他们交割吗？”

鱼暖暖和梁叔宇并不怎么好奇，毕竟对朝廷里头的事情不怎么感兴趣。

倒是郭业兴趣盎然地问道：“谁啊？能代表我们大唐与吐蕃人交割谈判，想必也不是什么无名小卒吧？”

## 第497章阵容庞大的回访团

柴令文站起身来来到窗边，眺望着紧靠长乐坊的大街之上，依稀能看到大街之上长龙队伍徐徐慢行，旌旗飞扬，随风猎猎！

抬手指着远处队伍，说道：“此番陛下让蜀王李恪率团回访吐蕃，前往逻些与吐蕃朝廷商谈八百里土地交割之事。不仅派了蜀王亲率我大唐使团，还派了萧瑀的长子萧慎、长孙无忌家的长子长孙冲，房玄龄家的老大房遗直等人随行协助蜀中殿下。”

“蜀王李恪？”

郭业稍稍诧异了一下，这个蜀王并非长孙皇后所生，而是前隋公主与李二陛下所出，也算是王储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不仅感叹，李二陛下倒是下得大手笔，居然派自己的儿子去跟吐蕃人谈判。

而且还派了萧慎、长孙冲、房遗直等人随行，这阵容不可谓不大啊，而且都是当朝重臣家的长子，看来是要历练这几人一番，让他们出使吐蕃镀镀金。

貌似如今的蜀王李恪比太子李承乾要小上几岁吧？充其量也才十二三岁啊？这样的半大孩子，能替大唐跟吐蕃人谈判，顺利交割土地？

而且，不是郭业小看人，长孙冲、萧慎、房遗直等人虽然才华名满长安，但是深入异国跟吐蕃人谈判，未免有些青涩了吧？

柴令文见着郭业一脸惊疑之色，继续说道：“这还不止，圣上除了派遣蜀王殿下与这几个年轻才俊之外，还任命了左金吾卫大将军，河间郡王李孝恭为使团副使，率三千金吾卫随行开拔。陛下岂会让蜀王殿下独身涉险呢？”

左金吾卫大将军，河间郡王李孝恭？

郭业对此人略有印象，史书记载此人与江夏王李道宗一样，都属于大唐皇族宗室，跟李道宗都是一辈儿的人，分属高祖李渊的堂侄儿。

严格说起来，李二陛下对他还得叫上一声堂兄。

同样，此人也是大唐的开国元勋，战功赫赫，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不过李孝恭却不被李二陛下所信任，所喜爱。所以，同是堂兄弟，李道宗封爵江夏王，而李孝恭却只得了个河间郡王，爵位上明显差了一阶。

李二陛下之所以不喜欢李孝恭这个人，不是因为此人能力不足，相反，此人领军作战的本事不差李道宗分毫。

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李孝恭此人太喜欢揽权，尤其偏爱统兵之权。

李道宗有能力，却嗜钱财。

李孝恭有能力，却爱统兵。

试问李二陛下，又怎会信任、喜爱自己这位不安分的堂兄呢？

所以，平定天下之后，李孝恭一直以来都未曾派出长安统兵作战，相反，只得了个左金吾卫大将军的实权之职。

金吾卫，乃大唐十六卫之一。

左金吾卫是干嘛使的？说白了，仅仅率领三千左金吾卫军卒，在长安城周边巡视，戒严。

有点与后世的首都卫戍部队相像，哪儿也不能去，只能在帝都周边巡

视，守卫帝都的安全。

李二陛下的心思就是想将这位不安分的堂兄龙搁浅水，困在自己的身边，不时都能看到他。

……

不过郭业真是好奇，既然李二陛下对李孝恭如此不喜，甚至有些堤防戒备之心，又为何让他亲率三千金吾卫随行蜀王李恪，前往吐蕃呢？

这不是放龙入大海吗？

或者是说，如今朝廷能征善战的大将都还未班师回朝，李二陛下手中无大将，无奈只得廖化当先锋？

这也不科学啊！

如今的贞观朝人才济济，根本不乏能战善哉之人，这不是派遣李孝恭随行出使的理由啊！

纠结，李二陛下玩得什么花招？

“郭公子？”

柴令文早已讲完，谁知郭业一时间发起了呆，将在场三人生生晾在了一边儿。

鱼暖暖不由轻轻催促了一声：“郭公子，想什么呢？”

“啊？没，没想什么。”郭业满脸尴尬，赶紧找了个由头说道，“我在想，萧慎这种无脑无才之人，陛下居然让他也随行出使吐蕃。这不是让这孙子去吐蕃给我们大唐丢人现眼吗？搞不懂！”

“扑哧~！”

鱼暖暖轻笑一声，心中暗道，郭业这张嘴巴也太过缺德阴损了，好好一个人在他嘴里愣是念叨成这般衰样。

替萧慎默哀了一声之后，鱼暖暖说道：“这我倒知道一点，说来说去，萧慎能够随蜀王殿下出使吐蕃，还是托了郭公子的福呢！”

“怎么个意思？”

郭业本来是随口一说，此时听鱼暖暖这般说，顿时来了兴趣，难道这里头还有其他隐衷不成？

鱼暖暖解释道：“莫非你忘了上次斗狗大赛，萧家与江夏王李道宗合作坐庄开赌盘了吗？”

郭业点头应道：“自然记得，若没那次赌盘，咱们哪里能够赢得如此大一座长乐坊？”

鱼暖暖笑道：“这次坐庄开盘，萧家和江夏王亏损极大。江夏王赔出了这么大的一座长乐坊，岂能善罢甘休？萧家与他合作，他自然要将这笔损失从萧家找补回来，至少也找补大半回来吧？”

郭业好像听明白了一点，试问道：“你是说就因为这个，萧家和江夏王掐起来了？不会吧？”

鱼暖暖点点头，娇笑道：“怎么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联盟合作是为了利。那么一个利字，自然也能引发两家分裂决绝。江夏王将长乐坊赔与我等之后，前往萧家找萧瑀理论，索要相应的弥补。”

郭业点头认可道：“这也应该，既然两家合作，那黑锅自然不能让江夏王一人独背，是吧？”

鱼暖暖笑道：“你能这么想，但萧家的家主萧瑀又怎会这么想？他认为此

番失利，是因为江夏王盘口开得过大，妄图赖过这笔补偿。这不，江夏王岂是那么好相与的？想坑他的钱财，这比要了他的命还要难受，两人就呛呛起来了，几乎各领家丁仆役和护院侍卫开打起来。好在圣上及时听到消息，将两人召进了宫中，居中调停起来。”

郭业听得一愣一愣，惊呼道：“我靠，不会吧？”

柴令文和梁叔宇听罢，也是脸有鄙夷唾弃之色，齐齐哼了一声：“出息！”

鱼暖暖道：“怎么不可能？两人都是当朝重臣，如果真因为这事大打出手，传扬出去，不仅两人颜面无光，就连朝廷的威仪都荡然无存了。别说调停他们这种金钱纠纷，陛下有时候还要调停家庭纠纷呢，你没听你手下那个房遗爱说过吧？想当初，陛下还为房玄龄房大人和他的夫人卢氏之事，伤透了脑筋来着……”

醋坛子房卢氏嘛，这个郭业当然知道。

不过照鱼暖暖这么说，这皇帝也太不好当了，居然还要帮臣子处理纠纷，断断家务事，李二陛下真是够操心的！

紧接着，鱼暖暖说道：“萧瑀和江夏王这事儿，到了陛下那儿，自然也是江夏王占着理儿。所以，陛下就判萧瑀这个尚书左仆射输，原数赔偿江夏王应得的损失。也就是半个长乐坊的价码，约莫五百来万贯！”

“哈哈，萧家怎么可能拿得出那么多银子？”郭业不由乐道，“八成是变卖了田庄山地，还有长安的产业，才能凑的起这笔银子。”

鱼暖暖点头说道：“没错，正是如此。萧瑀听到陛下的判决，气得当场就晕倒在地，硬生生晕倒在了陛下的跟前。这不，听说托病在家，好几天没有上过早朝了。”

“日，他好歹也是尚书左仆射，当朝显赫重臣，不会这么脆弱吧？”

郭业听着极为怪诞，真是什么人儿都有啊。真搞不懂萧瑀是怎么爬上尚书左仆射这位位置的。心中恶搞地想道，难道萧瑀这老东西当年和太上皇李渊有一腿不成？

柴令文和梁叔宇听完也是一阵气绝，再次异口同声地鄙夷道：“呸，就这点出息，萧家也真够丢人现眼的！”

鱼暖暖也是贝齿浅露，含笑说道：“陛下听着萧瑀被气得卧病在床，心生不忍，生出了体恤之心。这不，才给萧慎一个随团出使吐蕃的名额。萧慎此番若能顺利回长安，必然又是一番升迁咯。你说，萧慎这是不是托你的福啊？”

郭业被鱼暖暖这么一说，顿时心生恶心，口中啐道：“呸呸呸，真他娘的狗屎运，居然平白造化了这个王八蛋！”

“哈哈……”

三人看着郭业一脸的郁闷之色，纷纷放肆地发笑。

吱呀～

众人畅笑未落，雅间儿房门突然被推开了来，魏叔玉探着脑袋钻了进来。

而后冲郭业喊道：“二哥，你家下人在长乐坊中找寻你呢，说是宫中传旨你家中，圣上急召你进宫来着。”

昂？

李二陛下召见？

郭业不敢怠慢，匆忙起身拱手对三人告辞道：“诸位，圣上相召，不敢马虎，我就先行告辞了。”

说着，将目光对着鱼暖暖，说道：“暖暖小姐，这广告一事就交给我了，你安心筹办长乐坊大钱庄一事。先走一步！”

说罢，招呼了一声魏叔玉，匆匆出了雅间儿，下了酒肆二楼。

鱼暖暖看着郭业离去的背影，由衷地赞道：“郭公子倒是一个上佳的合作伙伴。可惜他志在官场……”

梁叔宇附和道：“没想到圣上还能派人去他家中专门传旨，我久不在长安，难道最近这小子圣眷正浓？”

说着，询问地眼神投向了鱼暖暖。

鱼暖暖没有回答梁叔宇的问题，反而用一种意味深长地眼神望向柴令文，话里有话地说道：

“柴公子，我知道霍国公在外征战多年，久不在长安不知帝都事儿。也许，你该写封家书给你的父亲，将有些事情跟他好好说道说道了呢。小妹无意搀和你们的家事，但小妹觉得家和万事兴，和气方能生财，你说呢？”

旁边的梁叔宇听得两眼冒星星，愣是听不懂鱼暖暖的话中之意。

倒是柴令文显然听得明明白白，重重地点了下头，喟然叹道：“暖暖，我懂你的意思，我也是时候给我父亲写封家书了！”

## 第498章不一样的李二陛下

郭业出了长乐坊，急奔回太平坊的家中。

一到自家大门口，就瞅见了一辆大马车在府外台阶处静静地停着，赶车的马夫是宫中的宦官，正端坐在车辕处静静地候着。

抬头见着郭业徐徐靠近，这宦官立马转头冲车帘中嘀咕了一声，好像通禀着什么。

待得郭业走上前来，马车车帘掀开钻出一人来，正是郭业的老熟人董顺公公。

顺公公见着郭业姗姗来迟，顿时发起牢骚道：“郭大人唉，你这腿脚太不利索了，奴婢可是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快，赶紧上车，圣上召见，随我进宫！”

郭业拱手笑道：“顺公公，劳您亲自跑一趟，辛苦辛苦了。你看这都吃晚饭的光景儿了，要不在我府里先凑合吃上两口，再行进宫面圣？”

“你可得了吧。”顺公公气得手中拂尘一甩，催促道，“快，赶紧上马，让圣上等急了，奴婢可是吃罪不起！”

郭业本就是成心逗顺公公一下，见他急成这幅衰样，不由打了个哈哈，爽快地上马了。

哒哒哒……

马车缓缓驶动，出了太平坊拐到朱雀大街，继而朝着朱雀门方向徐徐进发。

……

……

进了皇城，到了承天门外，顺公公与郭业弃了马车，步行进入了皇宫之中。

进了太极宫苑，有顺公公这张宫中老熟脸，外加宫中行走腰牌，一路之上相当顺利，很快就过了朱明门，进了内廷区域。

郭业本以为顺公公会领着他前往两仪殿面圣，谁知顺公公路过两仪殿而不入，继续向北前进。

郭业紧跟在顺公公的身边，低声问道：“顺公公，陛下今晚不在两仪殿中处理政务吗？”

顺公公嘿嘿笑了两声，轻声说道：“陛下纵是精力旺盛，也不可能整日呆在两仪殿中处理政务，是不？陛下此时在甘露殿中呢。”

甘露殿？

郭业记得这是长孙皇后的御所，此时又值午膳的光景，敢情李二陛下下去了长孙皇后那儿用膳不成？

当即笑着点点头不再作声，默默地随着顺公公赶向甘露殿。

很快，顺公公就领着郭业到了甘露殿外，四周并未如郭业想象的那般禁卫森严千牛卫林立，仅仅几个宦官在殿外职守，来来回回几个宫女在走动。

看着这番景象，郭业暗道，看来长孙皇后的性子还是喜欢清静。

入了甘露殿，沿路之上都有宦官和宫女冲顺公公止步行礼问着好，而且每每路过郭业身边，都转着眼咕噜打量着郭业这个甘露殿陌生来客。

被这群人看新鲜玩意似的打量着，郭业浑身不自在，奶奶的，这是有多

久没见过陌生人入了？

到了一处宫闱之外，几扇朱红镂空大门紧紧关着，顺公公轻轻抬手示意郭业止步，然后冲里头恭敬地喊道：“陛下，奴婢将郭大人请进宫来了！”

李二陛下独有的沉稳雄浑声音从里头传出：“宣！”

“喏！！”

顺公公恭顺地应了一声，然后冲郭业眨巴了几下眼睛，伸手示意郭业请进。

“吱呀……”

趁势，顺公公主动将其中一扇朱红镂空大门推开，低声对郭业说道：“请进吧，郭大人！陛下就在里头呢。”

郭业唔了一声，深吸一口气，昂首挺胸大步跨过了门槛儿入了内。

又是吱呀一声，顺公公主动将大门带了出来，在外头静静地站着。

尽管几扇朱红大门全都被关得严实，但扇扇大门都是镂空，皆有光线穿透大门的空格缝隙钻入大殿之中，里头还算亮堂。

郭业入内之后并未抬头，而是低眉顺眼地双手抱拳过头顶，恭敬喊道：“臣，郭业奉旨进宫，面见圣上！”

李二陛下的声音又传道：“郭业免礼，殿中无宫女内侍，你自个儿找地方坐下吧！”

“呃……谢陛下赐座！”

郭业愣神一下，立马抬起头来张望殿内四周，真的准备自个儿找地方坐下。

不张望还好，稍稍环顾一眼，他居然寻到了李二陛下在殿内的踪迹，顿时双眼差点亮瞎。

郭业使劲揉了揉自己的眼睛，生怕看错了似的，确认无误之后，顿时心中一阵呐喊，尼玛啊，我看到了什么？

只见身着明黄龙袍的李二陛下，正蹲在地上逗弄着一个尚未学会走路的婴孩在玩耍，没错——

李二陛下正蹲在地上哄着小孩玩！

李二陛下浑然不理郭业的到来，一副陶醉的神情对那个会滚爬不会走路的婴孩笑道：“兜儿，来，到父皇这边来，站起来，哈哈，站起来，不要老是爬嘛！你是大唐的公主，要学会走路呐，乖女儿！”

可地上这位小公主估计还未两岁大，还未学会走路，对着李二陛下只会咯咯一阵儿发笑，继续我行我素地蠕动爬着。

李二陛下被女儿的憨状给逗乐，也是一阵粗犷的大笑，浑然无视郭业这小子的存在。

呆站在原地见到这一幕的郭业，彻底傻眼了。

这一刻，郭业从李二陛下脸上看不到丝毫一代英主的模样，雄才伟略，天子骄子，统统都不搭边儿。

此刻的李二陛下，在郭业眼中就是一个逗弄女儿的父亲，而且还是个傻父亲。

从他看着兜儿公主的眼神中，郭业能感受到浓浓的父爱。

尼玛，这就是李二陛下不为人知的一面？

郭业杵在原地怔怔愣神，而李二陛下继续逗弄着兜儿公主，根本没有交



流。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醒神过来，不由纳闷道，李二陛下不会把我召进宫来，就是让我来看他逗弄女儿吧？这也太不科学了！

突然，

大殿北角处的方向，传来一阵娇喘难受的咳嗽之声：“咳，咳咳……”

顿时，惊醒了沉浸在逗弄女儿愉悦之中的李二陛下，郭业的目光也转向了大殿北角方向。

那儿悬着薄纱，帷幕垂地，将大殿与里间横隔了开来，应该是寝宫的位置吧？

噌噌噌～

白纱撩动，一个十来岁的小萝莉从里头跑了出来，郭业还未看清那小萝莉的模样，就听她娇喊了一声：“父皇，父皇，母后又开始咳嗽了。孙神医请您进去一趟，父皇！”

喊吧，小萝莉又匆匆地掀开薄纱，跑进寝宫之中。

李二陛下闻言脸色巨变，一副天都要塌下来的神情猛然从地上将兜儿公主抱起，快步来到郭业身边，将兜儿公主递给他，吩咐道：“郭卿，你替朕先抱一抱兜儿，朕要去看看皇后！”

说着，待得郭业接稳咿咿呀呀挥舞着手臂的兜儿公主后，李二陛下匆忙赶往殿内北角，急急掀开薄纱进了寝宫之中。

郭业隐约听见李二陛下悲戚的呼喊：“皇后，皇后，你一定会没事的！”

郭业瞅着北角的方向，心中疑惑道，莫非长孙皇后的哮喘又犯了？

还有刚才那小萝莉说“孙神医请您进去一趟”，莫非孙思邈已经从蜀中赶来长安？

“嚶哼，咿咿呀呀……”

郭业怀里的兜儿公主舞着娇嫩的小手，居然不怯生地抓着郭业的脸颊，小爪子无力感觉不到疼痛，但小手挠着郭业还是觉得挺痒痒。

自己怀里抱着的居然是个公主，还是个小公主。

郭业荣幸之余，不由一阵郁闷，奶奶的，李二陛下不会召我进宫就是为了让我替他抱孩子吧？

## 第499章童颜巨乳

“呸呀，嚶呀，呸呀……”

郭业呆若木鸡地杵在原地，抱着兜儿公主任凭这小丫头片子挠着自己的脸颊，愣是一动也不动。

突然，郭业感觉怀里微热，有些湿答答的微热，下意识地抽出一只手来往怀里一抹……

尼玛！！

尿了？？

尿了！！

兜儿公主居然在自己襁褓里尿尿，他么的，动静还不小，足足尿了一大片。

郭业将兜儿公主稍稍举高了，再看自己胸前袍服，嗬，小家伙，真你妹的能尿啊，这是黄河泛滥了还是咋的？

粗粗一看，胸前衣袍被兜儿公主尿湿了一大片，画了好大块地图。

“咯咯咯……”

被郭业举得高高的兜儿公主发出一阵琳琅笑声，好像捉弄郭业甚是快活开心。

郭业脱口骂道：“笑笑笑！笑你爹……呃……”

话还没骂出口，郭业果断闭嘴，这小丫头是公主，骂他爹不就是正儿八经的欺君犯上了么？

可现在胸前湿漉漉的，也难受得紧啊，况且也该给这兜儿公主换个尿布啥的吧？

当即，郭业轻轻冲紧闭的大门外唤了一声：“来人呐！”

喊罢并未有人回应，就连之前守在门口的顺公公都没有吱声儿。

郭业继续唤道：“有人否？来人呐，给兜儿公主换尿布了！”

……

依旧是无人回应！

无奈，郭业只得在空荡荡的大殿中叫道：“还有没有人啊？来人啊，来人啊……”

“瞎叫唤什么？闭嘴！！”

突然，北角处传来一道娇斥，纱帘撩开，还是刚才那个小萝莉出现在了郭业的面前，正一脸怒容地遥指郭业骂道：“狗奴才，瞎叫唤什么？不知道孙神医正在里头给我母亲诊病？惊扰了孙神医，误了我母后的病情，你吃罪得起吗？”

待得小萝莉的呵斥声落罢，近身来到郭业跟前，郭业才发现这丫头居然长得不赖啊！

容貌虽还未长开，但看着花骨朵般的脸蛋子透着清秀，再过几年长开长熟之后，自然是一等一的大美人儿。

令郭业眼睛亮瞎的不是那张小脸蛋，而是她那对“凶器”，居然已经高耸如大白兔一般。

霎时，郭业的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童颜巨乳”四个大字。

小萝莉被郭业怔怔地看着，下意识地抱起前胸，又是一声骂道：“狗奴

才，瞎看什么？信不信我挖了你的眼珠子拿去喂御兽园的野兽？”

郭业听着这童颜巨乳的小萝莉张口闭口叫着狗奴才，心里一阵不爽！

尼玛的，太欺负人了！

可他还真不敢人家怎么样？因为他刚才听得分外清楚，她称呼李二陛下一声父皇，那代表什么？代表这童颜巨乳绝逼是大唐公主啊。

没辙儿，郭业只得忍着气儿抱着怀里不安分的兜儿公主，说道：“公主殿下，兜儿公主刚才尿湿了，需要早早更换尿布，不然这么捂着容易捂出病来！”

童颜巨乳蹙眉又是一声呵斥：“那你还傻站在这儿干嘛？你身为宫中内侍，难道你不曾学过换尿布？”

什么？

几个意思？

郭业怒了，我次奥，居然当老子是宫廷内侍大太监？你他妈眼瞎啊？看不见老子穿得是外臣六品官袍吗？

再次恨恨地扫了一眼这刁蛮公主的凶器，心中恶狠狠地鄙夷道，妈的，人家吃东西补脑，你吃东西全补胸了！

被人当成裤裆没货的无卵太监，而且还是被一个童颜巨乳的公主，郭业感到了莫大的侮辱。

咬牙切齿地恨恨说道：“公主，在下乃是外臣，奉陛下之命进宫面圣。恰巧陛下着急进寝宫看望皇后，所以才让外臣暂抱一下兜儿公主！臣，绝非内……侍……太……监！！！”

“啊？”

童颜巨乳惊呼一声，又重新打量起郭业浑身上下，发现郭业的穿着打扮的确不是内侍太监的打扮，一时间不由一阵尴尬。

呆立在当场一阵尴尬，不知怎么办才好。

“无书，你再外头大呼小叫什么呢？”

突然，李二陛下徐徐从北角寝宫的方向走了出来，看神情已然没了刚才那番惶惶不安，信步闲游到郭业等人跟前，笑道：“郭卿，让你久等了！”

说着，又扭头对着身边的童颜巨乳问道：“无书，刚才你在外头大呼小叫什么？是不是又在欺负人了？”

童颜巨乳明显忌惮害怕李二陛下，连连摇头摆手道：“父皇，我可没欺负人，只是这位大人说兜儿尿尿了，女儿关心妹妹罢了！”

李二陛下惊疑一声，赶忙从郭业手中接过兜儿公主摸了一把小裤裆，又是一阵笑道：“哈哈，我家兜儿可真是胆大啊，居然敢尿到陌生人的身上。嗯，不错，有种，有胆，这点的像朕！”

我靠，这是什么逻辑？

郭业暗暗白了一眼发笑的李二陛下，又瞥了一眼睁着眼睛说瞎话的童颜巨乳，一阵郁闷，这李家父女怎么都这么奇葩啊？

李二陛下将兜儿公主递给童颜巨乳公主，吩咐道：“无书，乖，抱你妹妹去寝宫，让你母后身边的宫女替兜儿擦擦身子换身干净衣裳和尿布。”

童颜巨乳二话不说，立马接过兜儿公主紧紧抱在怀里，转身一刻也不停留，跑进了寝宫之中。

李二陛下看着童颜巨乳踉踉跄跄抱着兜儿公主，在后面又是一阵笑

骂：“慢点，慢点，别摔倒了！”

直到姐俩儿彻底进了纱帘入了寝宫，李二陛下才对郭业宽慰道：“郭卿，莫要在意，朕的这位高阳公主，打小就被我惯出刁民习性来，刚才他肯定让郭卿受委屈了吧？”

“高阳公主？”

郭业疑惑地轻声问道：“陛下，臣刚才听您唤她无书，怎得有变成高阳公主了？”

“哦哦哦，哈哈。”李二陛下笑着解释道，“高阳公主只是她的封号罢了，她已然到了及笄年纪，自然要封公主了。至于无书嘛，只是朕给她打小取的小名。也怪这小名，不怕郭卿笑话啊，朕这位公主真是自幼刁蛮任性，半点也不爱看书，真对得起无书这个小名。唉……”

李二陛下这般惆怅叹息，郭业这边却是心如惊涛骇浪，尼玛的，这位童颜巨乳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高阳公主？

房遗爱，想必都不会陌生，史书上大名鼎鼎的大唐绿帽子王。

而这位高阳公主，正是太宗皇帝下嫁到房玄龄府上，许配给房遗爱的公主。

正是这位童颜巨乳不安分的高阳公主，成全了房遗爱这小子大唐史上第一绿帽子王的美称！

造孽啊！

郭业一阵头疼，居然在这儿碰到了高阳公主，没想到还是这么个童颜巨乳。

刚才李二陛下说道，高阳公主已经过了及笄的年纪，那么再过几年，按照历史的轨迹，李二陛下就应该开始招房遗爱这小子为驸马了。

不行，郭业暗暗笃咒，如今房遗爱是自己的弟兄了，绝对不能让他成为貽笑后世的大唐绿帽子王了。

“郭卿？在想什么呢？”

李二陛下轻轻推搡了下郭业。

郭业惊醒过来，问道：“陛下，皇后的身体怎么样？刚才臣看你一脸忧心忡忡的样子，在外头也是跟着犯愁呢！”

“哈哈。”李二陛下现在的心情真是不错，笑着夸赞郭业道，“好多了，好多了，真是有赖了孙神医的妙手回春啊！对了，也要感谢郭卿家！若非郭卿托人传信到蜀中，寻找神医孙思邈。孙神医也不可能这么快的时间赶到长安来。嗯，此次朕要记你一功，赏赐你一番！”

郭业现在胸口还是湿漉漉的，一只手握捏着湿答答的衣襟，一只手连连摇头道：“陛下严重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是为人臣子应有的本分。”

李二陛下很是满意地看了眼郭业，心中评价道，不骄不躁，不恃功桀骜，虽说不学无术没什么学问，尚还不错！

说着，伸手把着郭业的胳膊，说道：“此番召你进宫，除了是让你与孙神医故友团聚一番之外，朕还有一件事要征询你的建议！”

说罢，不顾郭业的衣襟湿漉，拉着他就朝平日议事的位置走去，一边走着一边说道：“你啊，先别急着走，一会儿朕与你谈完事，八成孙神医就替皇后诊治完毕了。到时候，朕让宫人设宴，款待你们二人一番！”

郭业把李二陛下这么拽着，根本不敢反抗，不过脸上却满是委屈，欲哭

无泪！

那只空下来的手始终撑着湿漉的衣襟，心中叫唤道，陛下，我都被你女儿尿成这样了，你不会视而不见吧？好歹你也让我换身干净的衣衫啊，是不？

李二陛下依然故我，头也不回地拉着郭业继续朝着殿内议事的地方走去……

## 第500章旁敲侧击

“来，郭卿，坐！”

李二陛下带着郭业在大殿中找了一处适合谈话议事的地方，这儿有书桌有椅子有胡凳，还有好几大书架子的线装古籍，书桌之上笔墨纸砚，文房四宝一应俱全。

郭业猜测这地方应该是长孙皇后的平日读书写字的地方。郭业暗暗赞了一下，一代贤后就是一代贤后，后宫之首掌管六宫，居然还如此好学。

看到李二陛下自行坐到了书桌后面的那张金丝楠木材质的椅子上，郭业也拉着脚边的一个胡凳自行坐了下来。

不过他的手却一直伸着被兜儿公主尿到的衣衫，只是李二陛下仿佛一直没有察觉似的，居然视而不见。

让郭业坐下以后，李二陛下收起了居家奶爸好丈夫的神色，陡然间，神情变得冷峻，眉宇间透着勃勃英姿，双目泛起炯炯精光。

短短的功夫，便恢复了雄才伟略的帝王本色！

郭业暗暗叹道，李二陛下这变脸还变得真够快的，论变脸功夫，舍他其谁？川剧变脸大师估计都得给他让道儿！

既然李二陛下都变了脸，一副臭屁模样好似谁欠了他二百五两银子似的，郭业自然也不敢造次，正襟危坐在胡凳之上不敢随意吭声。

只听李二陛下说道：“郭卿，这是咱们第二次见面了吧？”

郭业点点头，应道：“是的，陛下！”

李二陛下见着郭业规规矩矩，不由笑道：“不用如此紧张，朕又非什么吃人的老虎，能让你如此害怕不成？”

郭业还是中规中矩地双手放在膝盖上，直挺挺地端坐着，回应道：“陛下乃天子，乃番邦外族的国主都得递交国书，尊称您一声‘天可汗’。臣紧张也是在所难免的！”

“哈哈……你小子果真是个妙人啊！”

纵是李世民听惯了百官的奉承，但是听得郭业另辟奇径，居然拿番邦外族的国主来比喻，还是觉得新鲜，不由一阵大乐。

当即笑问道：“上次朕给你两个选择，或陇西县男爵，或西川大都护，最终却没能让你自己筛选，反倒是朕替你拿了主意，钦封了陇西县男爵之位。郭业，你是不是心里很是不满啊？”

“哟～”

郭业闻言，肃然起来，一副大惊失色地神情，手舞足蹈比划道：“陛下，陛下，臣可没有这般想啊。陛下替臣拿了主意，那是陛下对臣的爱护。臣自己知道自己的斤两，西川大都护，还是远远不够格的！”

李二陛下见状，脸上虽未表现得怎么样，但是他看向郭业的双眼，却是越发的柔和。

特别是听到郭业那句“那是陛下对臣的爱护”，李二陛下差点脱口赞了一声，聪明人！

随即，挥手示意郭业莫要紧张，继续坐下，然后安慰道：“别那么紧张，朕只是跟你开玩笑而已，瞧你紧张成什么样了？”

郭业落座之后，蠕动了下屁股，心中暗啐，你妹的，我就知道李世民

不是这么好糊弄，幸亏哥们长了个心眼，不跟你做戏，还真是不好过关。

随后，还假意用手抹了抹额头，长吁一口气，将手心擦拭在衣襟上，表示自己被皇帝吓出一身汗来。

郭业的此番动作，统统落入了李二陛下眼中。

只听李二陛下又说道：“如今这种情况，西川小都护府升格成大都护府，乃势在必行之举。既然要设立西川大都护府，自然就要有合适的人选来出任这个大都护。郭业，你说说看，朝中有什么人合适出任大都护一职啊？”

“啊？”

郭业多了个心眼，将李二陛下这句话放心里咀嚼一遍，得出的结论是，还是李二陛下的多疑在作祟。

随即表态道：“陛下，臣年纪尚小，更是不认识什么朝中大臣，实在想不出有谁能出任此职。陛下您雄才伟略，明见万里，心中定是有了乾坤独断之主意。西川大都护府关系到吐蕃与我大唐两国交壤之处，臣委实不敢瞎出什么馊主意！”

李二陛下闻言，又是投给郭业一记赞许的眼神，心中暗暗嘀咕，这小子怎么句句都说到朕的心坎儿里呢？莫非这小子不仅是个妙人，还擅于揣摩上意不成？

但不学无术一肚子草包之人，又何来的揣摩上意之本事呢？

真够奇怪的！

李二陛下不再纠结这个问题，问道：“朕问你，你可知道今日朕派蜀王李恪率领使团回访吐蕃一事？”

郭业应道：“臣听说了，据说是为了让蜀王与吐蕃国主商议如何交割八百里土地一事。”

“没错。”李二陛下道，“吐蕃人不交割出八百里土地，又如何与图瓦城、阿里土城连成一片，设置西川大都护府呢？那朕问你，此次回坊吐蕃的大唐使团副使河间郡王李孝恭，你可听说过其人其事？”

“臣听过。”郭业老实地回答道，“河间郡王乃是大唐宗室，乃我大唐开国之功勋，战绩彪炳，威震军中。威名不下江夏王爷，当年陛下率天策府南征北战之余，还有人送河间郡王与江夏王外号，合称‘皇室双英’。”

“哈哈，没想到你知道的还挺多的。”显然李世民认可了郭业的说法，又问了一嘴，“你说，由河间郡王李孝恭出任西川大都护一职，能否胜任？”

“当然……”

刚说完两个字，郭业立马闭上了嘴，不再继续说下去。

他突然明白过来了，为何李世民不喜河间郡王李孝恭，却还安排他率团协助蜀王李恪出使吐蕃，原来是为了让他出任西川大都护一职啊！

可他更感到奇怪，为何李二陛下要问他这些问题？按理说，他郭业一个小小的六品监察御史，别说河间郡王李孝恭出任西川大都护这种大事了，就说长安城门换个守将，跟他郭业都问不着啊。

这么无端问起自己这些风牛马不相及的问题呢？

莫非……？

突然，郭业想到了关键缘由，莫非李二陛下是觉得西川小都护府是自己亲力亲为亲手打造出来的，整个西川小都护府那边无论是图瓦城，还是阿里土城，都是自己精心培植的心腹。

所以想旁敲侧击一番自己？

当即，郭业再次站起身来，拱手抱拳表态道：“陛下，西川小都护府虽是臣当年草创而立，无论是三千西川军，还是两城百姓，都是大唐的军队，都是大唐的子民。谨尊一个人的号令，仅仅效忠一个人，那便是大唐天可汗——陛下您是也！”

唔？

郭业这番坦坦荡荡的回答，顿时让李二陛下哑口无言了，紧皱的眉头缓缓舒展开来，脸上多了几分难以察觉的尴尬。

好像是因为自己连番对郭业猜测，甚至旁敲侧击，而听到对方如此坦荡，让他心生愧意一般！

不过好在郭业正拱手抱拳低着头，无法看到李二陛下这个时候的窘态。

“咳咳……”

李世民清咳两声，收起尴尬的神色，笑道：“郭卿，你言重了，朕当然知道你的拳拳忠君报国之心。朕召你进宫，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交代于你——”

郭业自然猜得出李二陛下刚才被自己呛得更烈，显然很是尴尬，不过他却浑然当作不知道一般。

瞬间，他神情极为肃穆地说道：“陛下，请吩咐！”

李二陛下笑道：“朕刚才说了，朕知道你的拳拳忠君报国之心，但朕怕西川小都护府那边的全体将士不知道啊！所以，还得你跑一趟，亲自替朕对他们说几句话。至于说什么，郭卿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郭业闻言，心里咯噔一下，他当然知道李二陛下让他前往西川跟康宝，庞飞虎，朱胖子等人说什么，交代什么。

无非还是想将自己刚才的这番态度，强加到康宝等人身上。

说到底，李二陛下还是不放心河间郡王这个爱统兵爱揽权的堂兄，所以，关键时候他这个皇帝需要得到西川全体将士的忠心。

啧啧，居然绕了这么大一个弯子，兜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人心，算计，果真还是最令人心惊肉跳的玩意。

郭业自然不无应允道：“陛下请放心，臣自会赴西川一趟，将陛下的口谕传于西川众将士耳中！”

“好，甚好！”

李二陛下听闻，击节而赞，说道：“不过此事不着急，待得蜀王与河间郡王等人出使吐蕃，成功从吐蕃人手中割让出八百里土地之后，你再出发西川！唔，朕看你在监察御史任上也呆了好一阵子了，看看还有什么的位置适合你的。也算是朕对你推荐孙神医诊治皇后，以及过些时候出使西川替朕办事的一番奖赏吧！”

又要升官了？

郭业脸上虽古井不波，但心中却是已经乐翻了天，奶奶的，有时候幸福就是来得这么突然。

就在李二陛下绞尽脑汁儿，想着如何提拔郭业之时，突然有宫女传报道：“陛下，孙神医诊治完皇后了，在殿中等候陛下，说是要跟陛下说说皇后的病情！”

“哦？孙神医诊治完观音婢了？不行，朕一日不能离了观音婢，走，郭



业，你随朕一同去见孙神医。”

说着，走出书桌位置，二话不说拉着郭业拔腿就走。

郭业心中那个郁闷啊，好你个孙思邈，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偏在李二陛下给哥们提拔升官的时候跑出来，你晦气不晦气啊？

李二陛下发现郭业行动缓慢，拖拖拉拉，脸色委屈心有所想，随即宽慰道：“郭卿放心，朕岂会言而无信？走，朕设宴款待完孙神医之后，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对了，你可不能走，要敬陪末座啊！顺便让观音婢也见见你，她可是在朕的耳边念叨过你！”

能够一见长孙皇后芳容？

郭业心中不快之气，顿时烟消云散！

## 第501章史上第一抠门儿御宴

李二陛下内设宴款待很简单，甚至说来很寒酸。

长长一张剔透白莹玉石镶面，红木底座儿的饭桌上，居然仅仅摆放着三五盘素菜，还有几碟小咸菜儿。

而坐于饭桌前的郭业与孙思邈，跟前儿只摆放着一碗小米粥，啥也没有！

郭业看着清汤寡水般的小米粥，又扫了一眼桌上那几盘素菜和小咸菜，不由一阵郁闷，不会吧？皇帝赐宴就吃这个？

不是都说宫廷御宴，不是琼浆美酒，就是山珍海味，美味佳肴吗？

咋不是小米粥，就是小咸菜的？

这李二陛下两口子也忒抠门儿了吧？

他特意瞄了一眼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跟前，一样都是一碗小米粥，别无他物。

稀里哗啦~~

李二陛下二话不说捧起前面的小碗，大口大口喝起了小米粥，喝得小碗见底儿，这才注意到郭业和孙思邈两人面前的小米粥居然纹丝未动。

不由奇怪道：“郭卿，孙神医，你们怎么不吃啊？莫非粥菜不合胃口？”

孙思邈闻言，立马端起小碗，一口一口吃了起来，不时夹着咸菜放入嘴中咀嚼着，而后轻声回道：“吃着呢，吃着呢，臣只是震惊，震惊陛下乃堂堂一国之君，皇后乃一国之母，平日居然如此节俭。唉，我大唐有如此英明之君，有如此贤达皇后，真乃大唐幸甚，江山幸甚，百姓亦幸甚啊！”

“哈哈。”李二陛下一阵发笑，赞道，“没想到孙神医医术了得，居然说话也如此了得啊！”

郭业暗暗白了一眼对坐的孙思邈，暗暗鄙视道，短短时日未见，尼玛的，居然学会拍马屁了，好你个孙思邈，学坏了哈！

“咦？郭卿，你怎不吃呢？莫非真是粥菜不合胃口？要不，本宫让宫人给你更换几道可口的菜肴？”

问话的不是李二陛下，而是端坐在李二陛下身边的长孙皇后。

今日的长孙皇后，身着一袭用五色金丝线绣着朝阳拜月飞腾五彩凤凰的黄色烟罗纱，下束黄色团蝶百花烟雾凤尾裙，手挽黄色绣罗纱。风髻雾鬓斜插一字排开龙凤簪。

端的是雍容高贵，风姿绰绰，郭业知道长孙皇后比李二陛下小两岁，大概三十一二左右。

但他真心看不出来，此时的长孙皇后已经是生养了几个皇子皇女的母亲。

真乃美熟女的翘楚，御姐儿的典范啊！

而且长孙皇后之美不再妩媚，而在淡雅，让人感到亲近亲和，极为接地气。

至少，郭业对她生不出半分的戒备提防之心。

听着长孙皇后这么一问，郭业连连摆手慌乱否认道：“不不不，皇后言重了！小米粥加小咸菜，臣，臣也爱喝。只是也跟孙神医一样，心中有了与他相似的一番感慨。”

李二陛下看了眼郭业，岂能不知这小子狡辩雌黄，呵斥道：“言不由衷了是吧？朕没孙神医说得那般伟大，美味佳肴自然也是喜欢，但朕也没你想得那般抠门儿，郭业！”

郭业惊呼一声：“啊？陛下，你真是冤枉臣了，我真没觉得您抠门儿啊……”

“咯咯……”长孙皇后莞尔一笑，对李世民嗔道，“陛下，你就不要吓唬郭卿家了。”

而后冲郭业与孙思邈解释道：“其实是因为本宫信奉佛祖，平日都是茹素食斋，所以甘露殿中，基本见不到山珍海味和琼浆玉酿咯。”

对哦！

郭业猛然想起，长孙皇后小名就叫观音婢，自幼就信佛，怎么可能甘露殿中会有大鱼大肉呢？

一旁的孙思邈闻言，微微颌首一股仙风道骨般沉吟道：“茹素食斋，好习惯，皇后娘娘这个习惯甚好！”

“唉……”李二陛下幽幽一叹，道，“茹素食斋又能如何？天天侍奉佛祖念经又如何？佛祖还不是没有庇佑我家观音婢，让她得了这该死的气疾之病！哼……依朕看来，这佛祖不信也罢！！！”

李世民龙颜顿时阴沉，冷哼一声，整个饭桌四周弥漫起一阵肃杀之气。

旁边的长孙皇后神色一变，赶忙劝道：“陛下可不要乱说话，怎能在背后诋毁佛祖呢？臣妾吃斋念佛，是为了陛下祈福，是为了大唐皇室而祈福，是为了大唐江山社稷和万民而祈福，臣妾这气疾之病自幼便患有，怎能怪罪到佛祖头上呢？陛下，慎言，慎言呢！”

好一个深明大义的长孙皇后，郭业心中再次浮起‘贤后’二字。

孙思邈赞许地望了一眼长孙皇后，对李二陛下劝道：“陛下无需动怒，皇后的气急之病幸亏发现的及时。臣回头再给皇后娘娘开几道方子，必能将皇后的气疾之症控制住，只要按照臣的嘱咐，定然不会复发！虽不能根除痊愈，但是如果控制得好，平日注意一番，绝不会祸及皇后娘娘的风体！”

听着孙思邈这般说来，李二陛下的脸色徐徐缓和，心疼地看了一眼长孙皇后，徐徐趋于平静下来。

郭业心中喜道，孙思邈断然不会信口开河，如果真如他所说，那长孙皇后肯定不会在几年之后，气疾加重，撒手人寰了。

看来，哥们这次真是推动了历史的车轱辘，改变了一定的轨迹。

这个轨迹改得好，长孙皇后多在世一日，对李二陛下的影响绝非多一个魏征或一个马周所能比拟的。

长孙皇后盈盈一笑，对着孙思邈笑道：“本宫此番能够脱险，孙神医真是功不可没。陛下，您可以好好奖赏一番才是！”

最后一句话，自然是冲着李二陛下而说。

李二陛下闻言，连连点头称是，说道：“这是应该的，有功定要赏。朕已经想好了，孙神医医术高超，又有医德闻名于世，就让他赴任太医署（即太医院）太医令一职，掌管宫中太医，秩正六品，赐长安府邸一座。如何？”

“使不得，使不得啊！”

孙思邈连连摇头推辞，急忙起身拱手说道：“陛下，我这性子散漫惯了，就喜长年闲云野鹤般云游各地，为百姓诊治疑难杂症。如今陛下让我出任宫

中太医署太医令，那我纵是空有一身医术，也用武之地啊！所以，斗胆请陛下收回陈命，继续让我在各地游医吧！”

“唔？”

李二陛下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不悦道：“怎么会空有一身医术，也无用武之地呢？难道孙神医认为在宫中替朕和皇后效力，就是……”

“不不不。”孙思邈立即打断了李世民的话，他知道自己说错了话，神情也慌乱起来，急忙解释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是说……”

此时的孙思邈手忙脚乱口齿不清，在郭业眼中，哪里还有刚才那般的从容应对，仙风道骨啊。

孙思邈的心思，郭业怎能不懂？

而且，太医令这种职务可是管理型的职务，让孙思邈这种专业技术型的人才，去做行政管理，这不是要毁了一代神医吗？

看来，是他出手帮衬孙思邈一把了，不然再口不择言说下去，被李二陛下喀嚓掉，他郭业的罪过就大了，毕竟是他托人让孙思邈来长安替长孙皇后治病来着。

再说了，喀嚓掉孙思邈，等于喀嚓掉一个华夏医学界的瑰宝是不？一代巨著《千金方》，此时还没问世呢。

旋即，郭业站起身来替孙思邈解释道：“陛下息怒，孙神医的意思是说，他在宫外游医四方，救死扶伤，能够替更多的大唐百姓和陛下的子民治病，这样等于替陛下效力了，而且最为直接有效。此乃功德无量，积德行善之事，陛下应该感到开心才是啊？至于皇后娘娘的气疾之症，不如陛下就让孙神医每年挑选一段时日来宫中小住，我想孙神医应该能办到的，是吗？”

最后的两个字，郭业是望着孙思邈而说，不断使着眼色。

孙思邈闻言，对郭业满是感激之情，冲着李二陛下连连点头称是，道：“对的，对的，郭大人所言甚是啊！”

听着郭业这般圆场面，李二陛下总算是败了火消了气，但是对于不给面子的孙思邈，还是心有愤恨。

旁边的长孙皇后赞赏地看了眼郭业，然后也替孙思邈求情道：“皇上，郭卿所言甚是，孙神医在宫中只能为臣妾一人治病，而在宫外却能拯救医治成千上万的大唐子民。臣妾可不敢为了自己一人，而置成千上万的大唐子民于水火之中。我看，您不如赏赐孙神医点金银珠宝，让他作为云游四方的盘缠，或者让他拿着这些钱财购买药材治病救人。这才是功德无量之事，等于替陛下和臣妾积福了！”

“嗯，皇后说得也不无道理。”李二陛下点点头，最终松口道，“那就依了孙神医的意思，不过你要答应朕，每年的三四月份，必须来宫中小住，替朕诊治皇后娘娘的气疾之症。”

“一定一定，这是应该的！”

孙思邈虚惊一场，顾不得浑身冷汗涔涔，连连点头应承了下来。

这个小小的插曲，总算被郭业和长孙皇后两人一唱一和，给揭了过去。

果真是伴君如伴虎，帝王无常色。

见着此时的气氛有些冷峻，长孙皇后突然轻笑一声，拈花一指郭业，冲李二陛下说道：

“陛下，此番臣妾能够脱险，孙神医自然功劳卓著，但郭卿也是功不可没啊！臣妾斗胆，恳请陛下对他赏赐一番！”

“对哦！”

李二陛下猛然醒悟过来，连连自责道：“皇后不说这事，朕差点都忘了，朕之前就答应过郭业这小子，要提拔赏赐一番他。”

郭业闻言，心中暗喜，我的李二陛下唉，您老人家可不要把正经事儿给忘了。

对于长孙皇后这句及时雨般的提醒，郭业打心眼儿里一百个，一千个感激。

## 第502章兵司员外郎

“唔，容朕想一想，郭卿如今乃从六品监察御史。但你在从六品监察御史任上还不足一年，冒然提拔到正六品又恐惹争议。”

李二陛下放下手中的碗筷，自言自语了几句。

突然，他问长孙皇后道：“观音婢，我记得此番回访吐蕃使团的几个年轻儿郎里头，就有你大兄之子吧？”

长孙皇后点点头，笑道：“皇上是说冲儿吧？我大兄有三子，浼儿乃第二子，在翼国公秦叔宝帐下效力，此时还跟随大军在外作战呢。留在长安膝下的只有三子羽默和长子冲儿，羽默这孩子玩性十足不长进，唯有冲儿最合我大兄心意。这不，冲儿又被陛下发配到吐蕃与吐蕃人谈判去了。”

听着长孙皇后最后说话的口气，貌似还挺有怨恨的。

“哈哈……”

李二陛下看着爱妻冲自己嗔怨地抛了个媚眼，不由一阵得瑟，笑道：“你兄长孙无忌这人什么都好，就是做人坐实都喜欢端着架子。我知道他瞧不起武人，所以对二子浼儿随军出征心生不满。至于羽默，那是个混球，不提也罢。倒是他这个长子长孙冲，年纪轻轻才气十足，但就差了点男儿的英武之气。所以朕这次才让他跟着使团出访吐蕃，好生历练一番。得了，他从吐蕃回来之后，朕还能亏了他不成？”

郭业听着李二陛下两口子一问一答，一嗔一怨的，不由纳闷道，原来是在说皇帝的大舅子长孙无忌一家，还有长孙无忌膝下的三个儿子啊。

不过，这跟哥们升迁提拔有个毛的关系？

奶奶的，莫非李二陛下扯东扯西又要开始跑题了？

就在郭业纳闷之时，好在李二陛下赶紧拉回了跑偏的话题，徐徐说道：“冲儿出使吐蕃之前，不是任兵部辖下四司的兵司员外郎吗？”

长孙皇后立马明白了皇帝的深意，讶然道：“陛下莫非是想让郭卿取代冲儿这个兵司员外郎这个位置？”

李二陛下点头应道：“正是，长孙冲从吐蕃历练回来之后，吏部肯定要重新安排他升迁或者调到州府任职。那兵司员外郎这个位置可不就空下来了么？朕知道郭卿带过兵打过战，兵司员外郎这个位置，还是胜任有余的！”

长孙皇后听罢，低声提醒了李二陛下下一句：“陛下，兵司员外郎，也仅仅是从六品呀！”

噌~~

郭业耳朵瞧瞧立了起来，将李二陛下夫妻俩的话听得仔仔细细。

只听李二陛下取笑着自己的妻子，道：“观音婢啊观音婢，这你就不懂了。虽然兵司员外郎乃是从六品的职务，但却替兵部分管着各地边军、府兵，以及各地战事状况。兵司乃是兵部四司之长啊。你要知道朝中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位置呢。”

说罢，又看了正听得津津有味的郭业一眼，说道：“兵司员外郎，虽从六品，但已然进入了兵部的中枢。郭卿此次虽是从六品的监察御史平调到从六品的兵司员外郎一职，但却是实打实的平调升迁。”

言下之意，品衔虽然是平调，但是实权方面，绝对是升迁了。

郭业听着李二陛下的话，心里也是暗暗琢磨，兵部，就是大唐的国防

部。

而兵部由辖下四司组成，而兵司就是组成大唐国防部的最最重要部门之一，冠四司之首。

正如李二陛下所言，兵司替兵部尚书与兵部左右侍郎分别管着大唐各地的边军、府兵动向，还有全国各地的战事状况。

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部门。

兵部下辖四司，分别是兵司、驾司、库司、职方司。

库司和驾司，管得是全国的战马和刀枪剑戟弓箭弩箭矢等武器战备，可以理解成国防部下辖的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

职方司，管的是各地军队将校以下的武将升迁，属于兵部职权范围内的人事机构。

至于这分管各地边军、府兵、以及各地战事情况的兵司，那就牛逼大发了。

比如某地战事一起来，需要兵部开会商讨制定对策。那么兵部尚书立刻召集兵部左右侍郎，还有兵司郎中与员外郎展开讨论会。

其他三司的郎中、员外郎，直接排除在外。

四司都有各自的主事称为郎中，而副主事正是员外郎。

也就是说，兵司员外郎，就等于兵司的二把手。

如果将库司、驾司比作总后勤部，总装备部的话，那么兵司无疑就类似于国防部下辖的总参谋部。

兵司员外郎是什么？

那可不就是等同于总参谋部的副总参谋长！

乖乖～

郭业心里暗叹，一不留神，咱居然进了总参当了二把手。

不过他这个大唐的总参二把手只有从六品，但奈何品衔低，实权嗷嗷大啊！

而且还是二十啷当岁的总参二把手，说出来准能吓死一大票人！

……

想着想着，郭业的脚下猛然觉得一阵生疼，发现是对坐的孙思邈正在桌底下用脚踢着他。

孙思邈低声喝道：“郭业，陛下在叫你呢！”

郭业急忙看向李二陛下，站起身来道：“陛下，臣谢主隆恩，臣定会在兵司员外郎任上兢兢业业，为兵部添砖加瓦，发光发热，不给陛下丢脸，不负陛下所托！”

“你这个郭卿啊，总能从你嘴里听到一些稀奇古怪，花里胡哨的词儿。”李二陛下指着郭业，笑骂道，“怎么样？对于平调迁到兵司员外郎这个位置，可算满意？”

郭业如捣蒜般连连点头，应道：“满意，满意，满意至极啊！”

李二陛下收起笑意，微微颌首说道：“满意就好，过些时日你若以兵司员外郎的身份，替朕前往西川安抚宣慰都护府中的全体将士，也算是师出有名了。兵部员外郎，也不算辱没了你替朕传旨的身份！”

郭业知道这是李二陛下在暗暗提醒他，官儿我给你升了，那么我要让你做的事，你也一定要替我办好办妥办漂亮才是。

随即，郭业满脸的会意之色，点头说道：“陛下，臣懂得！”

“好，喝粥吧！”

李二陛下指了指郭业跟前纹丝未动的小米粥，说道：“这下，该有胃口喝小米粥，吃皇后宫中的小咸菜了吧？”

郭业稍稍怔了一下，在看李二陛下满脸打趣之色，也就顺坡下驴装傻充愣道：“喝得下，喝得下，这小米粥指定香甜，皇后娘娘宫中的小咸菜指定鲜美的很呐！”

说着，二话不说端起小碗，稀里哗啦就是一阵喝，喝得那叫一个美啊！

“咯咯……”

长孙皇后被郭业的耍宝给逗乐，又是一阵矜持地掩嘴乐笑。

约莫过了一会儿，李二陛下所谓的设宴款待才宣告结束。

李世民吩咐郭业，五天之后前往兵部报道，便言称还要去两仪殿中处理几封奏折，先行离去。

而孙思邈呢，暂时不能出宫，还要留在宫中替长孙皇后复诊，给太医署的御医开药方替长孙皇后抓药，一时半会也还是走不了。

郭业只得先行告退，在一名宫人的带领下离开了甘露殿。

一路之上，愣是再也没见到顺公公这个坑爹的货色。

很快，郭业便美滋滋地哼着小曲儿，出了皇宫，出了皇城，返回了太平坊的家中。

坐等五天之后，奉旨前往兵部正式上任兵司员外郎一职。

……

……

不过郭业刚在家里消停悠哉了两天，关鸿鹄就急急派人来太平坊中相请郭业，赶紧前往长乐坊的报社中验货。

因为，关鸿鹄他们用郭业的活字印刷术，再结合郭业灌输的一些关于报纸的设计，这伙人瞎鸡巴捣鼓，终于捣鼓出了一张报纸样品来。

大唐第一张用活字印刷术捣鼓出来的报纸——《长安晨报》。



## 第503章突发异想

长乐坊，原四海总铺子的一处后院中，如今彻头彻尾变成了长安报社的印刷房所在。

自打关鸿鹄收购了某家书局后，就将原址搬迁到了这里。

他不仅收购了书局的家伙什儿，还将书局的一干人员，无论是几个大师傅，徒弟，还是在书局打下手的杂役，统统一锅端，都给丫归拢了过来。

收购那家书局后，关鸿鹄便将那本关于活字印刷术的小册子偷摸给了几个大师傅看。

正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几名大师傅看完小册子后，又听到关鸿鹄提及这是报社的幕后老板、当今陇西县男郭大人所著，顿时惊为天人。

小小一本册子，居然引发他们打开了一条印刷技术方面的天路，仅仅三两天的光景，便将活字印刷这门技术粗粗掌握了起来，并按关鸿鹄的要求粗糙地制造出了一套报纸的模版。

此时，印刷房中还在忙碌，关鸿鹄与郭业走到了后院的一处天井中。

而郭业手里正双手摊开，高高举着一张报纸对着阳光，仔细端详着。

按照郭业之前对关鸿鹄的要求，这张报纸是四开的标准，宽约一尺零一寸七，高约一尺六寸二，报纸中间还留着版心位置，跟后世报纸的版面一般无二。

郭业将举着报纸的双手徐徐放下，赞道：“不错，还挺似模似样的，这纸质也不错。老关，干得好！”

关鸿鹄不知上哪儿捣腾来一把鸡毛扇，时隔三年，又重新摇了起来，矜持地笑道：“大人谬赞了，若非大人之前殷殷嘱咐，学生哪里能这么快就制出成品来？只不过嘛，嗨，大人要求这纸质不能太薄不能次，所以造价成本不菲呐！”

说罢，还颇为心疼地皱起眉头来，因为他知道郭业造出这报纸，至少半年之内不会打算定售价，而是拿来白送。

郭业笑道：“老关，眼光放远点嘛。这报纸如果粗工滥造，而且纸质差得一塌糊涂，轻轻一扯就撕裂，那有啥用？相反，别人看完报纸还舍不得扔，拿来让孩童练练字，拿来包裹东西，不就变相地替咱们做了广告吗？而且，这关系到一个品牌口碑，至少从报纸质量上，让别人每每提到长安报社，便会想到必是精品。”

关鸿鹄听懂了郭业的意思，反正就是让他怎么好怎么来，不要替他省银子。

郭业看着关鸿鹄不管天凉天热，都是一把鸡毛扇在手，一种熟悉的感觉扑上心头。

这才是那个善钻营善溜须拍马，爱臭美瞎得瑟的关鸿鹄关老秀才啊！

随即又问道：“对了，长安晨报的名誉总编乃是国子监祭酒虞世南大人，你是否从他那儿拿来要印刷誉印的文章？”

关鸿鹄点头应道：“拿了拿了，学生昨天夜里就从虞祭酒手中取来五篇文章，都是他麾下的国子监学官撰写的。而且，虞祭酒还给亲笔给咱们《长安晨报》题了名，就等大人您一声令下，印刷房立马开工忙活！”

说罢，关鸿鹄补充道：“至于润笔费和稿酬，虞祭酒告诉学生，让我们一月再行一结算，不着急。”

“哦？”

郭业暗道这厮办事效率是够快的，又问道：“老关，从现在加班加点的印刷，到明日一早下机，咱们总共能印刷多少份《长安晨报》啊？”

关鸿鹄掰扯着指头粗粗算了下，说道：“如果就单独印刷《长安晨报》的话，应该能印上近两千份儿吧。”

郭业听罢，脸上有了几许失望，叹道：“才两千份这么点？”

关鸿鹄赶忙解释道：“大人，两千份不老少了，而且咱们还未添置机器，还未增加人手。心急吃不成一口胖子，咱们先试着每日印刷两千份晨报吧？先维持一小段日子，咱看看反响与成效，如何？”

郭业唔了一声，道：“你说得有道理，稳扎稳打先来几天再说。专门替咱们配送报纸的人手，可曾准备好？”

关鸿鹄点头应道：“大人放心，学生已经在市面上找了熟悉长安城的苦力，让他们分片区跑腿儿，暂时替咱们送报纸！”

“干得好！”

郭业又是赞许一声，决定道：“老关，明天一早，咱们的长安晨报就正式开始发行。你今晚辛苦一宿，咱印刷房中按着排版，将两千份晨报印刷出来。明日咱们也不搞什么开业庆典，反正两千份报纸一下机出炉，你就开始让人派送。暂时先不要配送到普通百姓手中，先往高门大户的宅中，还有长安富户士绅的府邸，还有朝中大臣的家中投送，不然两千份报纸发挥不出他应有的效用。”

关鸿鹄点头称是，从郭业手中那张空白还未排版的样品，说道：“大人放心，学生一定会办得妥妥当当。”

不过郭业没将样品还给他，而是又重新摊开来，指着一块空白区域，说道：“这个位置，你给我留着，专门用来给鱼暖暖的‘长乐坊大钱庄’做广告位。上面你就这么写着……”

说话间，郭业将之前对鱼暖暖、柴令文等人说得那套说词儿和广告词又重新复述了一遍。

关鸿鹄听得目瞪口呆，问道：“大，大人，这能行吗？这么大一块位置，就放‘长乐坊大钱庄’六个大字儿，还有您说得那段话？”

郭业笑道：“老关，你别小看了这个广告位，今后咱们还得靠这笔广告费来维持报社的运营呢。”

郭业还琢磨着上哪儿找个画匠，以后专门给报社做美工模板，不然今后广告位上没有图文并茂，显得有些单调。

关鸿鹄听着郭业说得如此认真，自然不敢马虎，连连称是。

郭业重新看了眼雪白一片的报纸样板，眼神落在了报纸中间的版心位置，这条位置本该拿来做广告位贩卖，但现在没有富裕的广告商，就这么空着就太可惜了。

陡然，他突发奇想，想到了一个不浪费版心位置的主意。

随即指着报纸竖着的那条版心位置，对关鸿鹄吩咐道：“回头，你给我在这儿印上几个醒目的大字，竖着排版哈！”

关鸿鹄问道：“大人，这版心几个大字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郭业微微一想，说道：“你就这么写，热烈祝贺监察御史郭业郭大人迁升兵部兵司员外郎，长安报社敬上！”

昂？

关鸠鸠来不及细想这么长长的一句话如何排版，而是惊呼诧异道：

“大人，您又升官了？还升到兵部去了？”

郭业沾沾自喜道：“那是，人才嘛，上哪儿都难以遮掩他的光芒，是不？”

关鸠鸠嘿嘿讪笑两声，提醒郭业道：“大人，您这样是不是会太高调了？”

“嗤……”

郭业轻笑了一声，说道：“高调？别人想高调还高调不来呢，这种高调法可是要花银子的。今后谁想高调都可以，前提是来咱们报社花银子购买位置，懂了不？”

关鸠鸠听得极是惊讶，木讷地点着头表示知道。

郭业将手中的报纸样品递给了关鸠鸠，轻轻拍着他的肩膀，说道：“老关啊，这做官有时候就跟选花魁似的，不炒作不宣传，谁知道你啊？哥们有现成的宣传渠道，干嘛不好好替自己炒作一番？”

关鸠鸠彻底败退，除了点头之外，真不知道如何再与郭业辩驳了。

郭业重新勉励他一番，关鸠鸠才返回进了印刷房，忙碌起来。

关鸠鸠一走，空落落的天井处就郭业一人，闲着无事只得离开这儿，返回太平坊家中了。

走出了报社的大门口，郭业抻了抻懒腰，展了展双臂，期翼地自言自语道：

“两千份报纸，嘿嘿，不知道明天的长安城，是否又要刮起一阵旋风来？”

期待，

郭业很是期待明日的到来。

继而，徐徐下了台阶，钻入了一早就停在大门外的马车之中，吩咐了一声：

“回府，回去好好美美睡一觉，等待明天的到来！”

“驾……”

哒哒哒哒……

马儿扬蹄奋起，拽着车轱辘嘎吱轧地，渐渐出了长乐坊口。

## 第504章打乱了节奏

两千报纸出长乐，一入帝都风雷动。

.....

.....

翌日大早，天际还未亮透，两千份《长安晨报》便早早下机，在关鸿鹄的安排下由近五十名苦力负责投放，广发到了长安各处。

《长安晨报》以它新颖的设计，优良的纸质，别具一格的排版与内容，如片片天降霜雪，风啸残云般席卷在整个长安城的高门大户府邸之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中书省中书令房玄龄府邸，房府。

此时房玄龄刚刚起床，正准备更衣穿戴官袍，准备进宫上早朝。

突然，一名下人在卧房外拍门叫道：“老爷，老爷，您快出来看看呐！”

房遗爱他娘房卢氏还撅着个大屁股在睡觉，闻听外头一阵吵吵，顿时不悦嘟囔道：“吵死个人哩！”

房玄龄天生惧内妻管严，见着老娘们发火立马打开房门，对着下人轻声喝道：“吵吵什么？不知道夫人喜欢晚起吗？”

那下人被房玄龄冷不丁喝骂，顿时一阵委屈，扬了扬手中的东西，郁闷道：“老爷，这是外头有人投进府里院子的，说是给咱们府里送报纸。等小的出府门一看，那人早就一溜烟儿，没了！”

“啰嗦！什么报纸，本官听都没听过！拿来看看.....”

房玄龄一把将下人手中的报纸夺了过来，摊开粗粗一览，封面四个硕大的印刷字体：长安晨报！

看这四个大字的笔锋，房玄龄怎么看怎么像出自虞世南那老东西的手笔。

见罢，房玄龄立马重视了起来，细细看了起来。

只见长安晨报四个大字下边儿，还有一行小字：创刊第一期，贞观四年三月初一。（以后本书的日期皆以农历为标准。）

房玄龄看着日子，掰指算了下，清明刚过没几天，三月初一可不就是今天吗？

好奇心驱使下，房玄龄看起了报纸里头的的内容，落入眼帘的是晨报的头版头条，题目名为《文以载道，报纸传道，天下之幸甚！》，国子监司业褚遂良著。

如今的褚遂良虽是小小的国子监司业，但已是略有声名，且房家那个不争气的老二就在国子监读书，房玄龄自然知道褚遂良乃是何人。

房玄龄手持报纸站在门口，细细通篇读了起来，褚遂良在文中解释了报纸的来源与出处，并不吝溢美之词的介绍了报纸的功用。

文中，褚遂良指出了报纸不仅能够替君王替朝廷教化百姓，教化天下万民，还道出了报纸替天下有才之士、文人士子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提供了一个扬名立万的大舞台。

凡想通过诗词歌赋，锦绣文章问名扬天下者，皆可通过发表在报纸之上，而达成自己的终极梦想。

最后，褚遂良在文章中着重指出，以诗词歌赋锦绣文章扬名天下，期冀

以名声得到皇帝与朝廷的重视与招贤，再也不是一条崎岖坎坷之路。

在褚遂良的话中，报纸不仅是一个传播媒介与途经，更是一个展示自己的草根大舞台。

房玄龄站在门口，居然通篇看完了褚遂良的文章，心中不由赞叹一声，这玩意若真如褚遂良所言，还真功德无量啊！

随即，他忍住叫好之声，继续看起报纸上其他几个版面的几篇文章，基本都出自一个国子监的学官之手。

这些学官哪个不是三榜进士出身，都是写得一手好文章的风流人物，房玄龄越看越是爱不释手，最终还是忍不住心头喜爱，狠狠一掌拍在房门上……

啪！

房玄龄拍着房门，不断开口大赞叫好道：“好，好呀，这报纸标新立异，真乃百年难得一见的好东西啊！哈哈……”

呼~~

房玄龄连声叫好之后，突然感到后脑勺一阵生风袭来。

咚~~

脑袋挨了一记软物砸来，吧嗒掉在地上。

原来是一只绣花鞋！

回头一看，只见自己的老娘们房卢氏裹着被子，一脸倦意地怒目而视着自己，唾骂道：“房玄龄，你个老王八犊子，你敢让老娘睡得不安生，老娘让你今天都安生不了！看打……”

骂罢，房卢氏又抄起床榻下的另外一只绣花鞋，呼的一声，二话不说砸了过来。

房玄龄闪了下身子侧头躲了过去，而后握紧了手中的报纸，大呼一声：“老夫上早朝去也，你个噍死的老娘们！”

逃之夭夭，已然遁出了卧房附近。

……

……

谏议大夫魏征的府邸，魏叔玉手里扬着报纸，一脚踹开了他爹魏征的房间，嗷嗷喊道：“爹，爹，你看看，这是我家郭二哥搞得《长安晨报》，一早就有人投进院里来了！”

“混账！”

魏征见着房门突然被一脚踹开，立马破口大骂起来：“东西留下，你给我滚出去！”

魏叔玉被他爹训得晕乎乎，睁大了眼睛望向他爹，原来他爹魏征正蹲在马桶上解手来着。

看着老爹那一脸通红的难受劲，八成又便秘上火了。

魏叔玉嘿嘿讪笑几声，将报纸放在了门口，小步退出了房外。

关门之时，魏叔玉不忘叮嘱道：“爹，这报纸您一定要看哈，保证您老人喜欢。我二哥说了，解手方便之时看报纸，更是一大享受呢！”

魏征见着自己最为隐私的事情被儿子捅破，蹲在马桶上咆哮道：“滚，滚出去，你个不孝的小畜生！”

哎呀~

房门一关，魏征确定魏叔玉这个小畜生不再进来，才拉起裤头半蹲半走到门口捡起报纸，又重新蹲回到马桶上，细细摊开报纸看了起来。

这么一看，蹲着蹲着，魏征居然忘记了早朝的时间……

……

……

短短一个早上，报纸如信鸽般飞入了各个高门大户与朝中大臣的家中，打乱了这些人往日来平静的早晨。

莒国襄公唐俭的府邸；

郯国公张亮的府邸；

赵国公长孙无忌府；

江夏王李道宗的王府；

宋国公萧瑀的府邸；

褒国公段志玄的府邸；

高士廉、虞世南、还有那些出征未归的元勋国公府邸，包括许多长安早朝官员的府邸，都被小小一份《长安晨报》彻底打乱了清晨起床早朝的节奏。

很快，长安晨报从高门大户中流向了市面，流向了酒楼，茶肆之中。

……

……

还是大清早，在太平坊家中等着关鸿鹄报信儿的郭业，迟迟未等到关鸿鹄这小子派人前来传信儿。

此时的他心如野猫挠了似的痒痒，坐立难安心里期待的紧。

陪在他左右侍候着的贞娘见着郭业这般，取笑道：“大官人，奴家还从未见你这般紧张过呢。关秀才昨天夜里不是来家里说过吗？要知道反响如何，也要等到中午才能知晓啊！要不奴家先给你准备点早饭，用完早饭再等消息，如何？”

“不等了！”

郭业摇头断然决定道：“走，贞娘，陪我去海天盛宴大酒楼去，那儿现在应该已经有人在议论这报纸，咱们去那儿一边吃着一边听着，如何？”

贞娘莞尔一笑，轻声道：“那感情儿好呢，奴家还省了去厨房烟熏火燎的。”

郭业一把抓起贞娘的手心，二话不说急急拔腿就出了大厅，朝着府外奔去。

贞娘被郭业这么拽着，手心被郭业温热的大手厮磨蹭着，心里砰砰一阵乱跳，耳梢渐渐有了些热意。

她甘愿让郭业就这么拉着，这么厮磨着，心里虽慌乱却不失甜蜜，这个冒冒失失的小冤家，总是那么撩着人家的心，造孽！

贞娘胡思乱想间，郭业已经出了府门，冷不丁趁贞娘不注意间，将她横抱起来钻入了早已备好的马车之中。

“嚶哼……”

贞娘下意识地呻吟一声，心肝愈发加速了狂跳，仿佛都要蹦出了嗓子眼儿。

## 第505章报纸余波

车内，贞娘秋波宛转，神色娇羞，在她的记忆里，大官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跟她独处在一起了。

可惜，

郭业此时一心惦记着晨报的反响如何，哪里还有心思顾及这些风花雪月美人儿柔情之事？

一路之上，除了倚靠在车壁上闭目沉思外，没有多吭一声儿。

好一个不解风情的郭大官人！

贞娘无奈，双手托腮儿隔着车帘望着车外，又开始了一番胡思乱想起来。

脑海中连着浮现出几个人影儿，变幻飘絮而过，那个自怨自艾我见犹怜的尤姬姑娘，那个圣洁如雪强势如虹的鱼暖暖姑娘……

顿时，贞娘的浑身不自然地紧绷起来，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感。

……

哒哒哒……

“聿……”

马车徐徐减速，郭府的马夫坐在车辕上喝停住了马儿，隔着车帘回禀道：“大官人，到地方了。”

正是位于西市的海天盛宴大酒楼。

郭业唔了一声，急急从车中钻了出来，跳下马车直奔酒楼门口，连车中的贞娘他都浑然忘记去搀扶。

气得贞娘又是一脸恨恨之色，心里堵气不顺地悻悻下来马车，冲马夫吩咐在外头候着之后，赶忙尾随着郭业进了大酒楼。

郭业携着贞娘一入大门，新任酒楼掌柜黄傲便眼尖目明地发现了郭业的到来，好家伙，这可是自个儿上任掌柜以来大官人第一次来酒楼巡视。

当即从柜上出来，迅速迎了上去，热络道：“大官人莅临，小的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则个！”

郭业没有理会黄傲，而是冲酒楼大堂扫视了一眼，生意还行，还没到中午饭点儿，已经稀稀落落可是上来不少客人了。

黄傲低声问道：“现在没啥客人，楼下太过嘈杂，小的这就领您去二楼雅间儿，那里清静儿。”

郭业摇摇头，说道：“不必了，楼下就挺好。”

说着，自顾朝着大堂偏角的一处空桌走去，貌似上次吐蕃小王爷多赤罗就在那儿坐过。

待得郭业与贞娘双双坐下之后，黄傲又问道：“大官人，吃点啥？”

郭业心不在焉地摆摆手，说道：“一壶小酒，切上半斤熟牛肉就成。你甭管我，去招呼你的客人。”

黄傲哦了一声，转身准备酒肉而去。

贞娘尽管气不顺，还是疑惑问道：“大官人，楼下鱼龙混杂，吵闹不堪，干嘛不去楼上雅间坐着呢。”

郭业轻笑道：“不在人多的地方，哪里能听得到别人对报纸的置评？贞娘，一会儿甭管好赖话，听着就成，别声张！”

贞娘点点头不再吱声儿，很快，伙计就上来一盘熟牛肉和一壶小酒，贞娘小心翼翼地替郭业切起了熟牛肉。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酒楼陆续开始上客，大堂前来就食的客人越发多了起来，说话声儿，议论声儿，吹牛声儿愈发吵杂起来。

突然，

大门口进来一名身穿劲装短打，身材彪悍的男子，扬着手里的东西，咋咋呼呼嚷嚷道：“诸位，诸位，新鲜事儿啊，今天大早又有新鲜事儿了啊！”

这彪悍男子显然是海天盛宴大酒楼的熟客，一通嚷嚷后，吸引了大多数食客的目光，坐在各自的位置上与他遥相呼应起来：

“哟，原来是福威镖局的胡镖头啊？怎么着？莫非你们福威镖局又接了趟什么大镖？”

“我看呐，肯定是胡镖头又要跟咱们爷们叨叨他那行镖途中的新鲜事儿了。”

“哈哈，胡镖头，你大清早跑来喝酒吃肉，也不怕你们福威镖局的林远图林总镖头责罚你，扣了你的工钱？”

“哇哈哈……”

……

“少扯淡！”

胡镖头恶狠狠地扫了眼堂中奚落自己的那些食客，随意找了张空桌子，冲伙计喊道：“小二，一斤馒头，一壶烧刀子，再来两斤熟牛肉。”

一名机灵的伙计回应了一声：“得嘞，胡镖头稍等片刻！”

只见胡镖头脱下脚上套着的靴子，往地上扣了扣靴子，将里头咯脚的沙粒儿倒了出来，又重新套穿了起来，然后站起身来跺跺脚，冲众人扬了扬手中的东西，道：“瞧你们一个个怂样，真是消息一点都不灵光，知道这是啥不？这叫报纸！”

“报纸？”

“啥玩意？”

“能吃不？”

“吃你娘的蛋，我三舅姥爷家的儿子在长安府尹薛大人家当花匠，听他说今早薛府就因为这种叫报纸的玩意，闹腾了一早上。”

“嘘，别吵吵，都听胡镖头说！”

霎时，嗡嗡议论的大堂又消停了下来，众人的目光齐聚在了胡镖头身上，如众星拱月般那么明亮晃眼。

……

胡镖头顿时有些得意了起来，再次扬了扬手中的报纸，哼哼道：“我告诉你们，今早我们福威镖局也收到了这报纸，你们知道里头写得啥吗？都是咱们国子监那些老爷们写得锦绣文章。可美着呢！”

“切，胡镖头你尼玛开始吹牛逼了！”

一名年轻人站了起来，取笑道：“胡镖头，你斗大的字不识一箩筐，你能看得懂那些进士老爷写得文章？再说了，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哪里能有幸拜读进士老爷风流才子的诗词歌赋与文章啊？”

“王不二，滚犊子，别打岔！”

胡镖头喝骂了一声，继续说道：“老子不识字，难道我们福威镖局的林总



镖头不识字吗？早上就听他老人家照着报纸念诵了一早上。”

“嘁，锦绣文章有个屁用，咱们这里除了平头百姓就是买卖人，这锦绣文章还能当饭吃当酒喝不成？”

说话打岔的还是那个年轻人王不二。

“王不二，你大清早喝酒喝尿性了吧？”

胡镖头又是喝骂一声，骂咧咧道：“老子话还没说完呢，你唧唧歪歪个蛋！”

接着，胡镖头从报纸上找到一处位置，指着这地方说道：“这报纸上面说了，再过十二天，长乐坊两百来间赌档赌坊就要改成长乐坊大钱庄。嘿嘿，届时拿着这《长安晨报》前往长乐坊大钱庄开户，就可以领到一百文钱。老少爷们，一百文钱呐，咱们在这儿喝顿酒吃顿肉，也才七八十文钱。啧啧，这长乐坊大钱庄真是大方，真是敞亮啊。”

说到这儿，众人的眼睛已经闪闪发亮，看着胡镖头手中的报纸有些垂涎，娘的，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白来的银子干嘛不要？

胡镖头看着众人炽热的眼神，心里更加得意了，冲王不二叫嚣道：“王不二，你说这报纸能当饭吃，能当酒喝不？”

王不二嘿嘿讪笑两声，拖着脚步走到胡镖头跟前，伸手讨要道：“胡镖头，你那报纸借小弟使使呗！”

“借你使使？我呸！！！”

胡镖头直接啐了一口王不二唾沫星子，骂道：“你小子也不看看你那鸡巴操性，在坐几位谁不知道你王不二的尿性，只认酒不认人，老子借你使使，借着借着就借没了。”

王不二被胡镖头毫不留情地数落着，也不羞不臊，继续腆笑道：“哪能啊？胡镖头，我王不二虽然好酒，但也注重人品，不是？”

胡镖头直接将报纸塞进怀里，推搡了一下王不二，挥手厌恶道：“滚粗，别搅了老子喝酒的兴致。”

说着，自顾坐下倒了杯小酒，美滋滋地嘬了一口，啧啧赞道：“好酒，这海天盛宴大酒楼的酒，硬是要得！”

赞罢，又冲在场诸人嚷嚷道：“对了，咱们福威镖局的林总镖头可说了，这长安晨报真是好东西，不说那锦绣文章做的如何。就说报纸上印着长乐坊大钱庄开业之事，绝对是一记大手笔，好手笔，若这报纸广发四方，长乐坊大钱庄这买卖想不红火都难哟！”

“咱们林总镖头可说了，过阵子也得学学长乐坊大钱庄，在这报纸里头打上我们‘福威镖局’的招牌，多招揽些金主上门找我们，雇我们押镖，走镖，运货！”

“咦？人呢？”

胡镖头一通嚷嚷之后，顿时发现跟前的王不二，还有刚才与之遥相呼应的一干食客，已经走得七七八八，差不多散场了。

这时，一名伙计低声笑道：“胡镖头，您今天是成心了砸咱们酒楼场子的吧？你瞧瞧，这酒肉还未吃完呢，客官们都统统结完帐走人了！”

胡镖头愣了下，问道：“干啥去了？”

伙计瘪瘪嘴，回道：“还能干啥？想着法儿去找报纸了呗！”

“奶奶的，这帮混蛋撩得比兔子还要快！”

……

……

郭业躲在大堂偏角喝着小酒吃着肉，听着胡镖头的一阵话，又看着刚才陡然发生的一幕，脸上已经布满了笑意。

此时连杯中的小酒，喝着都格外香醇。

贞娘见着郭业心情愉悦，不由赞道：“大官人，看来咱们家的报纸买卖，肯定要大红大火哩！”

郭业摇头晃脑，悠哉游哉道：“大火大火还早得很，现在嘛，这是大火的前奏而已！”

……

……

就在这个时候，皇宫两仪殿，望北阁中。

李二陛下已经下了早朝，按照老习惯回到了望北阁中处理一些政务与奏章。

不过今天这个早朝，他是格外的不爽，气冲冲回到望北阁中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气急败坏地从案牍上抄起一本奏章狠狠摔在地上，怒斥道：“混账，混账，真是反了！”

今天负责在李二陛下跟前行走侍候的宦官是顺公公，他知道陛下为何会勃然大怒，轻声劝道：“陛下，息怒啊！莫要上了龙体！”

李二陛下拍着桌子咆哮道：“朕能不生气吗？每日都是卯时上朝，可今天满朝的文武百官居然统统迟到，让朕这个一国之君干坐在龙椅上等了他们整整一个时辰，真是混账，混账啊！”

顺公公也不知道为什么今日早朝，为何文武百官会迟到，而且像是商议合计过似的，统统一起迟到。

一时间，真不知道如何规劝皇帝了。万一皇帝动怒，那他开刀泄火，就完犊子了，接下来干脆装起了哑巴。

“吱呀~~”

望北阁房门被人擅自推开，居然是长孙皇后步态轻盈地走了进来，柔声似水地冲李二陛下说道：

“陛下，莫要再生气了。臣妾倒是知道他们为何像商议好了似的，统统一起迟到上朝。”

李二陛下见着长孙皇后进来，看着观音婢那端庄贤淑地样貌，满腔怒火顿时消弭于无形。

颇有些关心地从案牍这边匆匆走了下来，上前扶住长孙皇后，责怪道：“孙神医不是让你静养一段时日吗？你怎么来了？莫非皇后知道他们齐齐迟到的缘故？”

长孙皇后轻抿嘴角，展颜一笑，说道：“就是这个东西闹得！”

说着，手中突然多出了一张报纸，冲李二陛下俏皮地甩了甩，扬了扬。

李二陛下急急接过报纸，摊开一看，恰巧目光就落在报纸版心的位置：

“热烈祝贺监察御史郭业郭大人升迁兵部兵司员外郎！”

看罢之后，诧异地朝长孙皇后问道：“观音婢，你是说今日早朝窘状，都是郭业这个混蛋闹的？”

长孙皇后白了一眼李二陛下，嗔道：“陛下，你先看完这邸报上的东西

嘛，臣妾倒是觉得，真真儿有意思呢！”

## 第506章意外的消息

从一大清早到晚饭前的光景儿，无论是皇宫之中，还是皇宫之外；无论是高门大户府邸内的贵族权贵圈子，还是街头巷尾，酒肆茶楼中的平头百姓，都在议论。

议论着贞观四年三月初一这一天，突然出现在市面上，落在世人眼中的新鲜玩意——报纸。

接踵而来，长安报社就坐落在长乐坊中的消息，包括长安晨报每日一期，长安周刊，大唐娱乐周刊分别每周一期的消息，如长了翅膀的蚊蝇飞入家家户户中，不胫而走。

至于始作俑者郭业，则已经带着贞娘早早离开了海天盛宴大酒楼，坐上马车去往了长乐坊。

一头扎进报社之中，一呆就是整整一个白天。

此时，印刷房里头又忙活了起来，为明天第二期的长安晨报投递而作着准备。

贞娘帮衬着报社的厨工替加班加点的大师傅和伙计们准备着晚饭，而郭业与报社的主事人关鸠鸩扎进一间账房里，关起房门议着事儿。

郭业满脸抑制不住雀跃之色，兴奋地冲关鸠鸩交代道：“老关，从明天开始，长安报社必须添置印刷的家伙什儿，大肆招募人手，就加印在明日第二期的报纸头条中。记住，别光惦记着眼前那点利益而舍不得花银子，招募伙计一切待遇从优。半个月后，我希望长安晨报的发行量必须达到每日一万。至于两份周刊这边，进度可以缓缓。咱们必须趁着这股势头，争取打响长安晨报的品牌，务必一炮而红！”

关鸠鸩听着连连称是点头，不忘右手执笔，左手拿着小本子，记录着郭业说得话，生怕忘记了郭业的叮嘱。

记录完郭业说得最后一句话，关鸠鸩用舌头舔了舔狼毫笔尖儿，放回笔架上，长吁一声，道：“大人，每日发行一万份，会不会太冒险了？”

“不冒险不冒险！”

郭业连连摇头否决了关鸠鸩的担忧，他知道这老小子的小心思，典型的守成有余进取不足，战战兢兢生怕跨大了步子而浪费银子。

随即说道：“这样，需要多少银子，你列出名目之后去找黄傲，从他酒楼那边支取。还有——”

说着，从袖兜里掏出一张信笺来，说道：“这是我给长乐坊大钱庄接下来十二天在我们报纸上打广告所需要的费用。你这几天有时间，就前往卫国公府找鱼暖暖鱼小姐索要，信笺上面有我的印鉴，她不会推托你的。”

关鸠鸩接过信笺，瞄了一眼，好家伙，足足三千两纹银，大人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

郭业见着关鸠鸩张嘴抽着冷气儿，一副将信将疑的神情，不由笑道：“我知道你在寻思什么，是不是觉得我狮子大开口，太黑了啊？”

关鸠鸩讪笑道：“哪能啊？大人定的肯定是明码标价，怎么会黑呢？不黑不黑，一点儿也不黑！”

“嗨，你真说对了。”郭业比划了一个手势，说道，“连着十二天要她三千两还真一点也不黑。我已经给鱼暖暖算了内部价，毕竟长乐坊大钱庄也有我

的两成半股份在里头。等咱们发行量每日过一万，以后谁要在我长安晨报上占个位置打广告，绝对不二价，每一期都得这个数！”

郭业伸出两个手指，在关鸿鹄眼前来回晃了一下。

关鸿鹄猜测道：“一天二百两的费用？”

“嗤……”

郭业冷笑一声，鄙夷冲关鸿鹄说道：“一个显眼的广告位，如头版头条这样的位置，每天至少两千两；不显眼的位置，每天五百两；犄角旮旯位置的至少也一天也得三百两吧？嘿嘿，还不带还价的！”

“我的天！！”

关鸿鹄挠着头发，惊讶道：“大人，这样会不会太高了？”

“切，老关，你还是低估了今后咱们报纸的影响力。”郭业恨铁不成钢地看着关鸿鹄，训道，“报纸一旦问世，并流通起来成为人们日常必不可缺的一个生活习惯，我告诉你，那就意味着广告时代的来临。做买卖，做生意，再也不能墨守成规，秉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想法去做了。广告，炒作，宣传，才是硬道理啊！”

“广，广告时代？”

关鸿鹄被郭业接连的新词儿和时髦话给搞懵了，听得五迷三道晕乎乎，一时间无法理解透彻。

郭业看着他那个费劲巴拉的样儿，只得说道：“得了，得了，你也别瞎琢磨了。反正听我的，没错。就按我说得去做就对了！”

关鸿鹄又从笔架上拿起狼毫，放舌头上轻轻舔舐了两下，重新在小本子上记录起来郭业刚才的话。

咚咚咚~~

一阵拍门声儿响起，贞娘推门而入，报道：“大官人，长孙大人家的羽默三公子来找大人了。”

关鸿鹄闻言，低声说了句：“大人，学生先行告退，去筹办下大人交代的事儿。”

郭业挥挥手，道：“去吧，这段时间辛苦辛苦不，老关，我看好你哦，你的前程远大，绝对不会止步于此！”

关鸿鹄立马跟打了鸡血似的，浑身充满了战斗力，走路如风行般匆匆离去。

郭业冲贞娘吩咐了一声：“贞娘，去请长孙三公子进来。”

贞娘喏了一声儿，身姿摇曳地一个华丽转身，飘然而去。

郭业看了眼贞娘远去的背影，暗暗叨咕了句，小娘皮，等忙完空闲下来，小哥非办了你可，天天馋着小哥就是你的错！

刚刚饱暖思起淫欲来，一身锦衣华服的长孙羽默推开虚掩的房门，走进了屋中。

郭业迎了上去，笑道：“长孙，有日子没见了。怎么着？我这个书学班助教够意思吧？无限期休假让弟兄们都玩疯了，乐不思蜀了吧？”

长孙羽默自顾找来一把胡凳坐了下去，翘起二郎腿看着郭业，一副纨绔十足地派头，摇头晒笑道：“哈哈，是有日子没见了。我们这些混吃等死的，哪里比得上郭兄弟过得充实啊？今天我是给你报信儿来的，我猜你八成还没收到风声儿！”

郭业闻言，也拉来一个胡凳，与长孙羽默对坐了下来，问道：“什么消息？你看我今天一天都呆在长乐坊中，还真是两耳不闻坊外事。说来听听，你收到了什么小道消息！”

长孙羽默没有直接回答郭业的问题，而是反问道：“我听说圣上亲自下旨，调你前往兵部任职，替代我二哥长孙冲，出任兵司员外郎一职？”

关于自己调职一事，早已不是什么奇闻怪事和秘辛，郭业大大方方地点头应道：“没错，蒙陛下抬爱，让哥们我去了兵部任职兵司员外郎。不过这早已是街知巷闻之事，可不算什么小道消息哦？”

郭业暗指这事儿早通过长安晨报，传扬了出去，长孙羽默知道这事儿并不新鲜。

长孙羽默摇头笑道：“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来告诉你，你书学班那个助教已经当到头了，以后咱们书学班弟兄可能就没法儿像现在这么安逸逍遥了。”

“什么？”

郭业脸色骤变，颇为生气地问道：“什么意思？难道是祭酒大人和司业大人反悔，又重新委派了新的书学班助教？我靠，不会这么不讲信用不讲义气吧？”

长孙羽默听郭业这般说，知道他曲解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道：“你先别急嘛，都说我暴脾气，你跟我也是半斤对八两。你误会我的话中意思了，实话告诉你吧，正午时分，皇上派人传旨到国子监，钦命祭酒虞世南接旨，说是从即日起，提前让你郭业结业，无需再进国子监中上课了！”

郭业听罢，满脸不解地神色怔怔问道：“啥意思啊？不是说进了国子监，至少也要呆三年吗？陛下怎么会突然让我提前结业呢？”

“不单单是你！”

长孙羽默指了指自己，道：“还有我，还有书学班全体学员，统统提前结业，返出国子监。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国子监中再无书学班这颗毒瘤了。妈的，今天可把国子监那般太学生和学官们乐坏了，整得咱们书学班这群人就是灾星瘟神似的，哈哈！”

“书学班统统结业？”

郭业搞不懂李二陛下怎么会突然下起这道旨意来，这玩得又是哪一出啊？

按理说，要提前结业也是太学班中平日表现和学业成绩良好的学子，怎么会轮到他们书学班呢？

听长孙羽默说起让书学班中人全部结业，怎么就跟取缔了什么非法邪恶组织似的。

郭业搞不明白，只有问起长孙羽默道：“那陛下是什么意思？就是单单让书学班的学子结业，没有其他旨意吗？奶奶的，这也太突然了，咱们兄弟伙儿刚刚混熟了，又这么被打散了，心里真是有点难受。”

“想什么呢？”

长孙羽默看着郭业一副离别伤感之情，瞟了个白眼，说道：“搞得跟生离死别似的，又不是说以后都见不到面了？再说了，陛下此番让书学班全体学子结业，又不是驱逐我们出国子监？而是好事，大大的好事！”

郭业真为长孙羽默的表达能力而捉急，你妹的，既然是好事，你干嘛说

得跟丧事似的？

当即问道：“什么好事？”

长孙羽默掩不住兴奋之色地说道：“废话，出了国子监，好歹也是天子门生了，怎么着也得给个一官半职吧？”

“昂？别卖关子，赶紧的，痛快儿的！”

“别急啊！这次除了你升迁兵司员外郎之外，咱们书学班全体学子皆有安排。我，程怀义，秦怀玉，三胖子李少植，还有你麾下最得力的三个混球，统统都有吏部公文下来，嘿嘿，以后都是朝廷命官了！”

“呸，熊样！还朝廷命官呢？赶紧的，你们几个都封了什么一官半职？”

## 第507章俱有升迁

郭业听到长孙羽默说到皇帝皆有安排，书学班诸人都捞了一官半职，委实替他们感到开心。

继而催促问道：“都捞了哪些一官半职？赶紧说说啊……”

长孙羽默放下翘起的二郎腿重新端坐好，说道：“除了我，秦怀玉、程怀义，三胖子李少植，还有房遗爱、杜荷、魏叔玉那三个混球外，其他书学班兄弟都混了个千牛备身。嘿嘿！”

“千牛备身？”

郭业惊呼一声，啧啧称道：“陛下还真是舍得出手啊，出了国子监居然就混了个千牛备身！”

千牛备身，这是对高级禁卫武官的专称。

获得千牛备身，便可入左右千牛卫效力，成为专门宿卫皇宫的带刀侍卫。别看小小的一个带刀侍卫，单个单拎出来放到地方，至少都不比正八品的宣节校尉含糊。

因为，千牛卫时刻都在皇宫，护卫皇帝的安全，所以必须保证千牛卫队伍的纯洁性，保证对君王的绝对忠心。

因此在唐时，皇宫对千牛备身的招募都是有硬性规定的，非官宦子弟，非世家子弟，绝对不会招募入千牛卫中。

而书学班这些人，恰恰都符合了千牛备身的各项要求，所以进千牛备身随侍皇帝左右，无疑是一条前程似锦的通途之路。

郭业震惊的是李二陛下的大方，居然没有让这群纨绔子弟到军中历练一番再行招募入宫，而是直接封了千牛备身。

乖乖，这群半大的孩子一出国子监，就捞了个千牛备身，将来的前程还能差到哪里去？

这时，郭业有些羡慕起官宦世家子弟的特权与待遇了，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了吧？

要知道他郭业就算逆天，但从一介白丁升到八品的益州府兵司一职，也是出生入死险象环生才捞到。

人家出了学堂就直接晋封千牛备身，少走了诸多弯路，能不羡慕吗？

他看着长孙羽默那臭屁的模样，心道，既然其他人都封了千牛备身，那长孙羽默这几个书学班的代表性人物应该是只高不低了吧？

随即，饶有兴趣地问道：“那你们呢？你们几个，陛下又是如何安排的？”

长孙羽默如数家珍地掰扯道：“秦怀玉和程怀义去了右领军卫府苏定方苏将军的麾下效力，领了正七品的致果校尉。虽不能征战沙场冲锋陷阵，尝了将门虎子的凤愿，但好歹也算是入了行伍，得偿所愿了。至于魏叔玉，吏部公文安排去了西市巡官衙门任职书办，而房遗爱去了东市巡官衙门任职书办，书办嘛，从七品的文职，对他俩的家世来说，倒是合乎他们父辈的心愿。倒是杜荷这小子运气好……”

程怀义乃程咬金之子，秦怀玉乃秦叔宝之子，两人的父亲都是大唐名将。郭业到他俩去了苏定方麾下，也是委实替他们高兴。苏定方的将来如何？他岂能不知？



两人跟在苏定方后面，还怕少了带兵打仗，封侯拜将的机会吗？

至于房遗爱去了东市巡官衙门任职书办，这也是好事，东市别看巡官衙门摆在那儿？但是论影响力，还得梁叔宇他们梁家说了算。

到时候，让梁家照拂下房遗爱，加上他爹房玄龄如今正当红，至少也是前途坦荡。

倒是魏叔玉这小子苦逼了，西市巡官于得水在东市一手遮天，俨然一副东市土皇帝的派头。而且，西市还有贾旺这么一群市霸充当着于得水的爪牙，魏叔玉这小子要想在西市巡官衙门混得如鱼得水，还真是有些费劲。

虽说以他的性子，应该不会在西市吃什么亏，即便于得水想欺压于他，多少也要顾忌一下魏叔玉那位连皇帝都敢喷口水的老爹魏征吧？

但是要想在西市出头，肯定不是那么容易。郭业暗暗琢磨，等空些时日下来，好歹也要帮衬魏叔玉这小子一把。

至于杜荷？

郭业赶忙问道：“这小子怎么了？”

长孙羽默道：“兴许是陛下体恤刚刚过世的杜老大人，想要对他的家人照拂一番吧。杜荷被安排去了太子府，出任太子府的亲兵旅帅一职，掌管太子府六率亲兵，领从六品振威校尉衔。你要知道，我那位太子表弟的府中可是有六率亲兵，每率都是两百人，六率共计一千二百人，统统都有杜荷这个亲兵旅帅执掌。倘若将来我那位太子表弟继承大统，杜荷这小子还不是太子府老人，头号的从龙功臣？你说他是不是得了大造化？”

杜荷得了大造化？

郭业真想啐长孙羽默一脸唾沫星子，李承乾将来是什么结局他还能不知道？

李承乾就是一艘破船烂船，路上遇见他都要绕道而行，躲都躲不及这个瘟星了，傻逼才会主动往他身上贴。

突然，郭业好像想起史上记载，李承乾在贞观晚期密谋造反的时候，杜荷好像就是太子党的骨干人员。

最终好像还落了个因谋反而斩首示众的结局。

奶奶的，难道真是命中注定？李二陛下居然会派杜荷前往太子府担任亲兵旅帅一职。

甭管是李二陛下恩恤过世的杜如晦，还是李二陛下看杜荷这小子人才难得，反正这是推杜荷入火坑的开始。

郭业心里那叫一个郁闷啊，怎么自己认识的这几个纨绔子弟最后的结局都那么烂糟？

房遗爱被童颜巨乳的高阳公主戴了绿帽子，而杜荷却因李承乾的牵连而人头落地。

不行，郭业暗暗提醒自己，时间尚早，为时不晚，一切都来得及的改变。

此时，他突然渴望自己赶快强大起来，强大到足以影响到身边的人，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好好的，不要走向悲剧。

“至于我嘛？”

长孙羽默见着郭业发呆，自顾说道：“呵呵，一开始圣上是安排我出任太子府长史一职的，不过被我爹给推脱了，替我另寻了一份差事。”

靠！

郭业暗暗鄙视了下长孙羽默，你倒是摊上个好爹了啊？难道长孙无忌能够预测到李承乾是个瘟星，知道太子府是个火坑，才不让你出任太子府长史的吗？

太子府长史，尼玛的，好歹也是太子府文职之首，长孙无忌倒是好气魄，说推就推！

不过这科学不科学啊？

在郭业的认知里，李承乾是长孙无忌的嫡亲娘舅，而且一直是李承乾稳固太子地位的夯实柱石，即便后来李承乾东窗事发，长孙无忌还是在朝堂竭力呼吁李二陛下不能废太子的死忠啊！

怎么可能不让长孙羽默去太子府任职呢？让长孙羽默这个表兄陪着太子表弟李承乾在一个战壕了并肩战斗，不应该是长孙无忌最认可的晋升途径吗？

长孙羽默见郭业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不由笑道：“瞎想什么呢？不是我爹主动推辞的，是我自己竭力要求的。我跟我爹大闹特闹，如果他敢让我去太子府出任长史，我就出家当和尚去，反正云山寺离这里也不远。最后我爹拗不过我，就随了我的心意，听之任之了。嘿嘿，够种吧？”

我靠！

郭业再次抬头死死盯着长孙羽默这小子，纨绔脾性就是纨绔脾性啊，一哭二闹三出家，真是什么手段都敢使啊？

继而郭业问道：“够种，长孙三公子多牛掰啊？后来皇上安排你去了哪儿？”

长孙羽默一副奸计得逞的样子得意的笑了笑，指着郭业说道：“我让我爹跟皇上求情，让我去了兵部，嘿嘿，就在我兵部兵司任职，出任兵司书令史一职，屈居你这个员外郎之下，专门负责兵司抄抄写写的活儿。咋样？哥们够义气吧？过两天咱俩又是一个战壕里的弟兄了。”

“什么？”

郭业惊得跳脚起来，大呼小叫道：“你放着堂堂的太子府文职之首不干，放着六品的太子府长史不干，反而到兵部兵司去干七品小吏书令史？你犯神经了吧？”

长孙羽默晒笑道：“我爹也说我犯病了，管他呢，对我来说六品也好，七品也罢，不过是个品衔罢了。我生在长孙家，已是皇亲国戚，我爹又正当盛年，我那两个哥哥又这么出息，以后还怕少了我加官进爵的机会啊？我就觉得跟你在一块儿共事，开心的紧。至于其他的，爱谁谁吧，管他去死！”

郭业听着长孙羽默这般说，当真是无语至极。

奶奶的，这小子从小到大锦衣玉食，不缺吃穿，什么也不愁，正如他说的，复姓长孙，将来还怕少了加官进爵的机会啊？

郭业一度郁闷，真是生存环境不同，人的心态与境界都是不同啊。

得，有了长孙羽默在自己身边，至少到了兵司任职后不会太过寂寞。

不过他更好奇为何长孙羽默瞎胡闹，他爹长孙无忌居然会如此骄纵着他，听之任之。

难道当真是因为长孙家的三小子就是不成气候的纨绔子弟？

还有一个更大的困惑围绕在郭业的心间，那就是为什么李二陛下怎么会

好端端地对书学班的这伙人进行一番安排，而且还是他自己亲自下的旨意，勒令吏部督办。

随即郭业问道：“长孙，你有没有听你父亲提过，圣上为何此番会对咱们书学班如此大费周章的进行安排？按理说，这些都是吏部的事儿啊，陛下怎么会关注咱们书学班这群半打孩子呢？”

长孙羽默笑道：“我就知道你肯定会为这个问题。其实吧，说来说去，哥几个都要感谢你！”

“感谢我？这话又从何说起？”

长孙羽默扭头遥指着离账房不远处的印刷房，说道：“归根究底，还是托了你这长安晨报的福。若非你那长安晨报传进宫中，陛下也不会对咱们书学班一番安排了。”

“昂？”

郭业纳闷，怎么还扯到长安晨报了，这里头跟众人升迁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随即冲长孙羽默耸耸肩，径直说道：“长孙，甭兜圈子了，直说吧，到底怎么一回事儿？”

## 第508章朱雀门口遇旧识

长孙羽默神秘地诡笑道：“我实话告诉你吧，就你这个长安晨报，今天闹出大动静来了！”

“切。”郭业哼声道，“我在外头转悠了一早上，我还能不知道闹出大动静来了？就你来之之前刚刚会儿，我还千叮万嘱咐的交代关鸿添置人手扩大规模，争取近期就突破每日一万份长安晨报！”

长孙羽默见着郭业会错了意，急道：“我说得不是这个大动静，我说得是，长安晨报在宫中闹出了大动静。你知道不？今日早朝，满朝文武就因为议论你的长安晨报，居然统统上朝迟到，惹得陛下雷霆震怒，发了大通火呢！”

我靠，因为长安晨报而搞得文武百官统统早朝迟到？郭业下意识地地质疑道：“不会吧？”

“我还能骗你是咋的？这是我爹下了早朝回家之后说得，而且我爹早朝也迟到了，嘿嘿，老家伙在朝堂上被皇上好是训斥了一番呢！”

郭业一阵汗颜，这帮文武百官也太他娘的不干正事儿了，就因为一份报纸而统统延误来上早朝，至于吗？

不过他心里有些忐忑，犯起嘀咕道：“长孙，你说陛下因为这事儿雷霆震怒，不会下令关闭我的报社吧？”

“想什么呢？真是杞人忧天！”

长孙羽默白了一眼有些战战兢兢的郭业，沾沾自喜道：“如果陛下真得因为这个而关闭你的报社，那哪里还会有书学班所有人的俱有升迁啊？陛下一开始是挺着火恼怒的，不过后来还亏了一个人！”

郭业琢磨，普天之下能让发飙中的李二陛下消停下来，并改变初衷的唯有一个人，那便是长孙皇后无疑。

旋即应道：“我知道，肯定是长孙皇后！”

长孙羽默竖起拇指赞了一声，道：“聪明，一言中的！就是我那位好姑姑。我姑姑拿着早上流入宫中的长安晨报对皇上说，一份民间邸报就能做得如此美奂美仑，做得如此新颖独特，令人爱不释手。相比而言，朝廷的邸报就差强人意了。她劝谏皇上，大臣早朝迟到，并非晨报之过错。而且，不仅不该迁怒于晨报，还要反思，反思为何朝廷的邸报会如此令人索然无味，无人问津。”

我晕，长孙皇后就是长孙皇后，三言两句就说出了真谛所在。

郭业由衷赞道，巾帼不让须眉，真是一位谦卑擅于学习的贤后啊！

长孙羽默继续说道：“我姑姑三言两语熄了皇上的怒火后，毕竟也就懒得继续深究此事。相反，他已经下令莒国公、当朝工部尚书唐俭好好检讨思过一番，让他想办法将朝廷的邸报做的与你们长安晨报一样，质量上佳，受人欢迎！”

郭业听罢，心里默默地对莒国公唐俭告罪了一番，他这位工部尚书真是飞来横祸，因为长安晨报而白白受了李二陛下的一番训斥。

不过，郭业从头听到尾，始终没听出这一切的一切，跟书学班一千人等俱有升迁有个毛的关系。

重点呢？长孙羽默掰扯了这么一大通，居然没说出重点。

随即没好气地催促道：“长孙，那这又跟你们所有人升迁有何关系？陛下没因为长安晨报而迁怒到你们身上就不错了，怎么还会托了长安晨报的福，让你们得了实惠呢？”

长孙羽默经郭业这么一提醒，也发现自己居然啰嗦了一大通，赶紧说道：“事情是这样的，后来发现长安晨报上有恭喜你迁升兵部的消息，然后又问了身边的人，才知道原来长安晨报是你一手捣鼓出来的。而你呢？又是咱们这伙人的主心骨，陛下就寻思这长安晨报的背后，应该跟书学班一千人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陛下觉得咱们这些人精力太旺盛了，在国子监书学班中又不好好学习，不能再让咱们这伙人荒废光阴下去。便下令吏部给咱们书学班所有人都找点活儿干干，好消耗消耗咱们过于旺盛的精力。这不，才有了陛下下旨国子监让我们提前结业，然后下令吏部安排我等众人，封个一官半职给我们找点正事儿干干！”

郭业听长孙羽默这个解释，就跟小孩过家家似的那么儿戏，脱口问道：“不会吧？就这么简单？”

长孙羽默反问：“不这么简单，那你还寻思有多复杂？可不就这么简单？所以我说，咱们这次可真是托了长安报社的福呗！”

郭业无语凝咽，只得一阵摇头。

尼玛也太儿戏了吧？这哪里是托了长安晨报的福，这压根儿就是误打误撞，歪打正着，鬼神使差的成全了这帮人啊！

长孙羽默他们揣摩不出李二陛下的真意来，郭业还能揣摩不出来吗？

什么叫精力旺盛，荒废光阴，要给他们找点正事儿干啊？

李二陛下这是要给朝廷的邸报找一份面子回来啊！

民间邸报完爆朝廷邸报，作为朝廷邸报的老板，李二陛下心里得有多难受？脸上得有多无光？

但是又担心书学班这伙人天天扎堆一起，专门搞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背不住哪天又折损了朝廷的面子来。

所以，他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书学班打散，让这伙人提前结业，然后给他们一官半职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和精神头。

没看到书学班十几号人，都是被打散的七零八落吗？千牛备身、领右军卫府衙门、太子府、东市、西市，安排的地方尽是不一样。

目的只有一个，釜底抽薪，让这伙人凑不了堆儿，使不了坏。

郭业想通了此间关节后，心中唯有一阵无语，李二陛下的心眼儿，也太小了吧？

这是赤裸裸的打击报复啊！凭什么民间的邸报就一定要比朝廷的邸报要来的差？

不过这次打击报复还算凑合，至少还是外头包了糖衣的炮弹，目的是打散书学班这群人，但是大家也捞到了实惠。

对着还在沾沾自喜，不明真相的长孙羽默，郭业还能说点啥？

唯有满脸笑意地说道：“是啊，兄弟们俱有升迁，我着实替大家伙感到高兴。哈哈……”

长孙羽默扬了扬下巴，得瑟道：“那是，咱们爷们好歹在斗狗大赛中替大唐赢了吐蕃人，大大的振我国威！要我说啊，陛下这赏赐还来得有些晚了，

晚了哟！”

郭业看着这个臭屁的家伙，不由又是一阵摇头无语。

长孙羽默转头看了看账房外，印刷房的那些大师傅和伙计们陆续赶往厨房，应该是吃晚饭的光景儿了。

旋即，他抱拳告辞道：“郭业，我先回家吃饭了，这几天我要跟我爹讨教讨教兵部里头的那些七七八八事儿，好到时候去了那边不会出丑。顺便也替你打听打听兵部里那些人情世故。走了哈！”

说走他就走，风风火火闯出了账房，急匆匆跑了报社大门。

郭业看着长孙羽默那副傲娇娃战丧尸的行事作风，不由笑道：“也许长孙这小子到了兵部，对我会有一番助力未尝没有可能呢！”

笑罢，他也收拾了下账房的案牍，而后起身冲院子里喊道：“贞娘，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回府用晚饭了哈！”

“大官人，奴家早早儿就准备好了呢，就等大官人回府哩~”

贞娘柔柔糯糯的声音从外头院里传来，听得整个院里的老少爷们一阵酥麻。

郭业也是平添了一番躁火……

……

……

两天后，正是郭业赴任兵部兵司员外郎的日子。

他起了个大早，来到大门口，此时郭府的马夫早已在府外套好马车等候着。

郭业二话不说钻进了车中，低呼了一声：“进皇城，去永福大街的兵部衙门。”

“得嘞，大官人且坐稳了！”

啪~~

马夫甩起一记鞭响，呼喝着骡马拉着马车徐徐朝着朱雀大街的方向驶去。

出了太平坊转道朱雀大街，直直朝北驶去。

约莫过了一会儿的功夫，马车便行到了朱雀门前，被朱雀门的守卫给拦了下来，索要入皇城的凭证。

郭业探出脑袋钻出半个身体，虽未领到兵部腰佩，但他有吏部签发的赴任公文，随即掏出吏部公文让马夫递交郭业查核。

就在马夫拿着郭业的赴任公文与守卫交涉之时，郭业的马车旁边又驶过来一辆差不多大小的马车，而赶车之人居然认出了郭业，惊呼一声：“郭，郭业？你是陇西的郭业？”

郭业狐疑地转头看着隔壁这辆马车的马夫，差点没惊得眼珠子掉落在地，居然是他！

当即，郭业哇哇叫道：“你是陇西县衙的穆恭穆师爷？没错，你就是穆师爷哇！”

出门遇旧识，他乡遇故知，郭业怎能不激动？

不过当他看到穆师爷一只手扶着缰绳，一只手握着长长的一条马鞭，同样一脸惊喜地望着自己的时候，心里顿时不是滋味起来，这也太寒酸了吧？想当初，好好的一县师爷，如今看得怎么像是大户人家赶马的马夫呢？

他不由皱起眉头关心问道：“穆师爷，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坐车辕替人家赶起马来了？顾县令，哦不，顾大人呢？”

## 第509章老上司的现状

“大官人，可以通行啦！”

郭业正问着穆师爷话，马夫已然返回车辕冲郭业回禀了一声。

此时负责戒严把守皇城三道门的守卫，已经冲郭业这边挥手示意道：“朱雀门乃皇城三道门之首，城门之下不得阻塞，这位大人，还请速速通行！”

几名侍卫明盔亮甲，手执金戈，神情肃穆，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

郭业知道这些皇城守卫跟负责把守皇宫的千牛卫一样，都是些冷面冷心的家伙，平常官员压根儿就不放在眼里。

随即冲穆师爷轻声招呼一声道：“穆师爷，咱们进了皇城，到永福大街碰头哈！”

说着，吩咐马夫一声“进城”，便钻回了马车之中，乘车徐徐通过朱雀门，进入皇城中。

郭业这边一过朱雀门，手执金戈的守卫继续冲穆师爷嚷嚷道：“下一位，请出示腰牌，令牌或入城文书！”

“有的有的。”穆师爷从车辕上跳了下来，小跑到朱雀门守卫跟前，从腰间解下一块令牌，交涉道，“这位校尉，这是兵部库司的出入令牌，请查验！”

穆师爷此时的行为举止颇为谨慎本分，小心翼翼到了极致，丝毫不敢张狂，不再似陇西县城那般养尊处优，颐指气使。

“唔，令牌无误，过吧。”

守卫轻轻应了一声，大手一挥冲身后自己的同伴喊道：“兵部库司之人，放行！”

哒哒哒……

穆师爷跳回车辕，重新驱车通过朱雀门，进入了皇城之中。

过了朱雀门便是皇城地界儿。一进来，眼前就是一条环绕的护城河，河上架着一座拱桥，过了拱桥对面那端正永福大街口。

郭业的马车就停在那儿，等着穆师爷赶车过来。

两车在拱桥那端的永福大街口相遇，郭业早早下来马车候着穆师爷。

穆师爷喝停了马车，重新跳下车来，喜道：“郭业，真的是你啊！哈哈，真没想到几年后我们还能在长安相遇，而且居然还是在皇城之中。真是有缘的紧啊！”

对于穆师爷，郭业打心眼里感谢他。虽说他当初和顾惟庸有利用自己的嫌疑，但是当初在陇西县衙的时候，若非倚仗着穆师爷，自己又怎能得到县令顾惟庸的利用，借着顾惟庸的势，干翻了捕头秦威，且在县丞吴奎和县尉谷德昭的夹缝中求了生存呢？

正如穆师爷所言，几年前在县衙共事，几年后却能在帝都长安相遇，这是缘分呢。

见着穆师爷，郭业不由想起了在陇西小县城的种种往事，思忆如风絮般迎面扑来，直入脑海深处。

突然，郭业想起当初马元举曾渡江告诉自己，顾惟庸不是因为政绩卓著，被升迁调入帝都，赴任兵部吗？

貌似还和自己一样，都是兵部衙门的员外郎，只不过自己是兵司员外



郎，他出任的好像是库司员外郎。

同在兵部辖下，虽各司其职，但品衔都是一样，从六品。

随即，郭业问道：“穆师爷，你家老爷顾大人呢？我记得他也调进了兵部啊？”

穆师爷点头说道：“没错，我家老爷已在兵部库司员外郎任上呆了三年哩。昨夜我家老爷率人在库司各大府库盘点兵甲器械，熬了整整一宿未回家，我这不给我家老爷送早饭去吗？”

果然，郭业暗道，顾惟庸还是在兵部库司员外郎任上，结巴县令可真是不轻易挪窝啊，在陇西县令呆了这么多年，没成想到了兵部又是三年不挪窝，真是母鸡下蛋好不费劲啊！

郭业瞟了一眼穆师爷身后的马车，果然车内空空如也无一人，倒是摆放着一个遮着花布的竹篮，应该就是给顾惟庸送的早饭。

但是，这种事儿是下人该干的活儿，穆师爷好歹也是顾惟庸的师爷，难道顾惟庸调入长安之后，没有给他在库司找份差事？反而当起了顾惟庸府上的老下人？

当即，他不解问道：“穆师爷，恕我冒昧，你如今怎么干起赶车送饭的活儿，难道顾大人居然穷到府里请不起下人了吗？”

穆师爷自嘲地笑了笑，摇头叹道：“顾大人虽说不是大富大贵之家，但多少也有些家底，哪里会请不起下人啊。只不过是顾大人宅心仁厚舍不得放我回陇西老家一个人孤苦伶仃，所以让我在顾府常住了下来。穆某整日呆在顾府无所事事，又不能老是白吃白喝顾大人的饭食，所以才自动请缨替他干起赶车送饭的活儿来。”

无所事事？

不对啊！

郭业更为不解地问道：“穆师爷，按理说，顾大人调入了兵部库司，出任员外郎一职，至少也要给你安排份差事吧？你怎么可能会整日无所事事呢？以他员外郎的身份，至少库司里的书令史一职也要你这个贴己的老人来担任吧？”

“唉……”

穆师爷长吁短叹了一声，神情满是苦涩地说道：“其实吧，顾大人一开始调入兵部出任库司员外郎之时，穆某倒是任了几天的书令史。只不过后来龚大人嫌穆某年纪大了，便重新提拔了库司一名小吏出任书令史一职，将穆某遣散出了库司。所以，就一直闲置到了如今。”

龚大人？郭业愣了下神，琢磨道，怎么又多出一个龚大人来？

穆师爷见状，赶忙解释道：“嗨，瞧我这说话的马虎劲儿，龚大人姓龚名吉，任库司郎中，乃我家大人的顶头上司。而龚大人提拔的那位年轻小吏，又是兵部右侍郎家的小舅子，所以我家大人怎能有异议呢？再说了，穆某也不能让我家大人为难，对吧？唉，时也命也，胳膊怎么扭得过大腿，取而代之就取而代之吧，最要紧的是不能耽搁了我家大人的前程！”

我靠！

郭业听着穆恭这么说，敢情儿顾惟庸在兵部混得很不如意啊？

那位龚大人将穆师爷一脚踢出库司，无非就是想巴结那位兵部右侍郎呗。

兵部右侍郎怎么着也是兵部三把手，顾惟庸心里就是再不服气，敢跟库司郎中叫板也不可能跟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叫板吧？

再说了，以顾惟庸这结结巴巴的毛病，说个话都费劲，更别提跟人叫板理论了。

本以为他混的好呢，没想到混得如此凄惨，郭业心里不由动了恻隐之心。

只听穆师爷继续叹气道：“唉，不是我家大人不想为我出头，只是像我们这样外调入京的官员，要背景没背景，要靠山没靠山，怎能吃罪得起这些土生土长的帝都官员啊？就说那位库司郎中龚大人吧？”

就因为前些日子他纳妾摆宴，我家大人送的礼金送少了，他就故意刁难我家大人，仗着库司郎中的身份下令顾大人在五天之内将各大府库盘点清楚。兵部府库何其大？甭说五天五夜了，就是十天十夜也难以盘点清楚啊！这不，我家大人已经连着三天三宿都没有回家洗漱，没有回家合过眼了。唉……这又能有什么办法，怨自己无根无蒂如飘萍呗！”

“我草！”

郭业实在是听不下去了，怒骂道：“这孙子也太他妈欺负人了！”

陡然间，他那哥们义气满腔的正义感，再次宣泄而出。

然后冲着穆师爷嚷嚷道：“穆师爷，你前头带路领我去兵部，我倒要看看这龚大人长得啥样儿，尼玛的，他咋就那么牛逼轰轰呢？”

穆师爷狐疑道：“你？郭业，你还是改不了冲动的毛病，这可是长安啊，不是咱们陇西县城。嗨，我跟你说这些干啥玩意，郭业，咱回头再聚吧，我现在得赶紧给我家大人送饭去，指不定饿懵了！”

“我靠，穆师爷，你这是瞧不起郭业是吧？”

郭业一把抓住穆师爷的胳膊，闷闷不乐地问道。

这时，郭业的马夫见着主子受了轻视，立马不干了。这厮从车辕上站起，甚是自豪地说道：“我家大人乃是新任的兵司员外郎，兀那老头，怎得如此轻看了我家大官人？”

“啊？”

穆师爷重新扭头过来，上下打量了郭业几眼，突然想起前几日看到的那份长安晨报，里头好像写着“热烈祝贺监察御史郭业郭大人迁升兵司员外郎”。

莫非，此郭业乃彼郭业？

当即，穆师爷试着问道：“你就是那个报纸上说得监察御史郭业？”

郭业挺起胸膛，点头应道：“如假包换！”

穆师爷脸色一喜，又问道：“那你就是传闻中，那个在斗狗大赛上替我们大唐赢了吐蕃人的郭业了？”

郭业瘪瘪嘴，哼道：“不然你说我是谁？”

穆师爷猛然跺了跺脚，拍了下自己的脑袋，悔道：“对啊，瞧我这脑瓜子，那位郭业被圣上钦封了陇西县男爵，你可不就是咱们陇西的人吗？”

穆师爷忍不住心下激动，反手一把拽住郭业的胳膊，喜上眉梢地笑道：“哈哈，是你是你，你就是那个郭业，哎呀，郭业，我知道现如今你人面广，你可要帮衬帮衬咱们家顾大人啊，好歹当年大家都在一个县衙共过事！”

郭业轻轻拍着穆师爷的手背，笑道：“穆师爷，放心吧，你难道忘了我郭业是什么人？守承诺重情义，真真切切念旧之人。”

“得嘞，得嘞！”

穆师爷放开郭业的手臂，急急返身蹦达跳回自个儿的马车车辕上，冲郭业嚷嚷道：“我前头带路，我前头带路，我早就给你们带路哈。去往兵部衙门的路，我熟得很！”

说着，着急忙慌地打起马鞭，扬起缰绳，驱赶马车徐徐驶动了起来。

郭业重新上了马车，对着自家这个机灵护主的马夫赞许地看了一眼，和声说道：“有眼力劲儿，不错。走吧，咱们跟上他！”

“谢大官人赞赏！驾~~”

“哒哒哒哒.....”

马车驶动，缓缓行在永福大街的道上，跟着穆师爷的马车徐徐朝着兵部衙门方向前进。

车中的郭业倚靠在车壁内，闭目想着事儿，想着自己与顾惟庸和穆师爷的过往，又想到今日天壤之别的境况，两相对比之下，他不由一阵甘之如饴，轻声呢喃自语着：

“能让当年的上司对自己礼待有加，且在对方窘迫之余为他助上一臂之力，这种感觉，真他妈的舒坦儿！这就所谓的成就感吧？”

## 第510章兵部右侍郎王君实

位于皇城内永福大街上的兵部衙门并不难找，从拱桥那端的永福街口一直向东五百步左右，再进右手边一条深巷，这条深巷就是兵部衙门的所在地。

郭业与穆师爷在巷口就下了马车，步行入巷内。

虽说是条深巷，却是宽绰无比，与长安城中的平常街道没什么区别。从永福大街延伸进巷中，都是青石板路笔直伸展而成，没走十步路就能看见一座建构宏伟的宅邸。

宅第大门口左右立着两尊猛虎石雕，张牙舞爪、神态威猛，雕得栩栩如生，令人望而生畏！

不过郭业知道这并不是猛虎石雕，而是形似猛虎的上古十大神兽之一——獬豸。

獬豸，既称神兽，亦称凶手，主兵凶，象征着无上之兵权。

将獬豸石雕立在兵部大门口，倒也相得益彰，颇为应景儿。

门口左右立着几名兵部佩刀的差役，专门负责兵部衙门的守卫之责。

他们这些人自然认得穆恭，所以穆师爷入兵部内无需掏腰佩便可入内。

倒是郭业，刚要随着穆师爷入门就被两名禁卫伸手拦截了下来。

郭业冷眼睥睨地两人一眼，喝道：“混账东西，自个儿看！”

说罢，郭业将吏部公文飘飘然扔到一名差役的怀里。

倒不是郭业仗势欺人，嚣张耍横，刚才这番姿态是他故意为之。

因为长孙羽默从他爹那儿打听到了一些东西，都据实相告了郭业，再加上穆师爷刚才那番吐苦水，郭业推测出了兵部衙门里头的水，深的很，浑的很！

因此，他必须摆出一副姿态，这姿态说是盛气凌人也好，说是强势如钢也罢，反正都是他刻意为之。

目的就是想告诉兵部衙门里头的人，他郭业就是这么嚣张，就是这么盛气凌人，谁也甭想仗势在爷们头上作威作福，拉屎拉尿！

果然，那几名差役一见郭业放出这气势来，又纷纷看了郭业的吏部公文，顿时神情变得恭敬起来，多少都听说过郭业此人。

一名差役将吏部公文双手捧起奉回，说道：“原来是兵司员外郎郭大人啊？小的们有眼不识泰山，失敬，失敬了！”

“那是，兄弟们都对陇西县男郭大人的威风事迹有所耳闻，真是怠慢了郭大人！”

“员外郎大人，小的这就带您去见兵部右侍郎大人。大人，您这边请！”

几人神情态度皆是大变，看得门中的穆师爷一阵暗叹，几年不见郭业真是越发风生水起了，唉，真是今时不同往日啊！

郭业冲穆师爷招呼了一声，道：“穆师爷，我先去侍郎大人那儿述职，回头我再与你和顾大人碰个头。”

说着，他抬起右手，手背向外手心向内地贴在自己的胸口上，冲穆师爷微笑道：“穆师爷，你跟顾大人说，让他把心放在肚子里，一切都有我在。”

说罢，拔腿进了门，跟着一名差役前往兵部右侍郎所在的那处独立小院行去。

留下一脸感激之色，不断唏嘘时也命的穆师爷杵在原地。

兵部右侍郎，姓王名君实，乃是兵部衙门的三把手。

兵部尚书正是卫国公李靖，而兵部左侍郎则是英国公李绩李茂公，相比于卫国公李靖的资历与年纪，李茂公都稍逊一筹。

不过如今这两位兵部的一、二把手都因为征讨突厥而未在长安，此时北疆战场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离班师回朝不远矣。

兵部尚书与兵部左侍郎都不在长安，这兵部衙门自然暂时就由三把手，兵部右侍郎王君实说了算。因此，郭业一入兵部，就必率先向王君实报道。

据长孙羽默对郭业所描述，章简年约四十五六岁，乃是当年时任兵部右侍郎的卢承庆被贬到益州之后，由魏征、韦挺等人力荐王君实出任兵部右侍郎一职。

不过郭业可是听说长孙羽默这小子叨叨过，这位王君实王侍郎，既不是谦谦君子，也不是老老实实，实在配不起王君实之名啊。

这位王君实王侍郎表面看着像正人君子，满嘴的君子如玉自洁其身，连魏征、韦挺这样的人都被其蒙蔽，暗地里实则是个男盗女娼的家伙。

这家伙最最喜欢的一件事儿，就是假装正人君子，老是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收受着下属的贿赂，与顾惟庸的上司，那位主事库司的龚大人龚郎中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个嘛，喜欢勉为其难收贿赂；一个嘛，巧立名目收贿赂，什么纳妾啊，什么过寿啊，手段无所不及。

反正就是四个字，都是烂货！

郭业一边跟着差役进了独立小院，一边琢磨着王君实那人，想着如何应对一会儿他对自己的接见。

“员外郎大人，到地方了。王侍郎公务之地，小的就不冒然进去了！”

那差役将郭业领到王君实的公务房外后，冲郭业低声禀明道。

郭业挥挥手，示意其退下之后，整了整衣衫正对着王君实的公务房，朗声说道：“禀报侍郎大人，下官兵司员外郎郭业门外求见！”

“进来吧！”

王君实的声音有些低沉，有些干涩，郭业听罢声音之后，心中对此人的好感再次下降。

吱呀一声，

郭业推门而入，右手边的案桌方向正有一名中年男子，手拿一张履立，打量着刚进门的郭业。

王君实打量郭业的同时，郭业也看向了王君实，此人五官面相普普通通，倒是一张扔进人群中也不易找出的面容。

不过，左右脸颊的颧骨之处高高耸起，却给王君实的这张普通相貌平添了几分尖酸。

郭业心里一叹，真如长孙羽默这小子所言，王君实这人可真不咋地。

特别郭业发现王君实那双眼睛一直停留在自己垂着的双手上，好像是在寻找着什么。

郭业多少猜得出王君实的小九九，妈蛋，他在看哥们到底有没有给他带见面礼吧？

真她妹的掉进钱眼里了！

郭业将吏部公文再次拿出，双手捧起走向王君实的案牍前，平放在了桌上，拱手道：“下官见过王侍郎！”

王君实貌似打不起精神头儿一般，懒洋洋地唔了一声，捡起桌上的吏部公文扫了几眼，又将手中那张履历与吏部公文重叠在一起，放到了案牍角落的一叠纸张上，有气无力地说道：

“郭业嘛，本官对你略有耳闻，你的履历本官也看了，呵呵，晋升倒是蛮快的嘛！用青云直上四个字概括，也不为过啊！不过嘛，如今你进了兵部，就不像之前那般容易了。兵部贵为尚书省门下六部之一，掌管着我大唐一国之兵马，之战事……”

别看王君实无精打采，别听王君实说话半死不活，但长篇累牍口头训诫起郭业来却是丝毫没有停顿过。

娓娓叙来，话间既没有磕磕巴巴，也没有抑扬顿挫，更像是一个活死人在念着死人经，干涩的紧。

最后，王君实像例行公事般对郭业讲道：“你今日入了兵部，添为兵司员外郎，以后就是兵部的人。兵司职责重大，本官希望你能够认真对待，丝毫不能懈怠，更希望你能跟库司一千官员精诚团结，莫要争权夺利起纷争。最重要的是，本官希望你能够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对上司礼敬有加！”

最后“礼敬有加”四个字，王君实倒是咬音极重，生怕郭业听不清楚一般。

郭业自然知道这个王八蛋在提醒自己行贿他这个上司，不过他不吃王君实这一套，他宁可银子烂在兜里，也不会便宜了这种他看不顺眼的狗屁上司。

如今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任人驱使欺压的郭业。

当即，郭业抱拳客套地敷衍回道：“侍郎大人且放心，下官定会谨记侍郎大人的教诲。”

王君实见郭业好像听不懂自己的提醒似的，又故意提醒了一句：“放心，本官对礼敬有加的下属，皆会照拂一二的。”

郭业就算听懂，也是装不知道，继续装傻充愣道：“侍郎大人果真是位好上司，真是我等之福气。下官初来乍到，今后还望侍郎大人多多提携一二。”

好话说出去，手里还是没有表示。

王君实心里暗骂，不长眼不长心的玩意，本官提醒了那么多次，怎么就不开窍呢？

随即，他有些生气地说道：“既然知道是初次见本官，怎得本官看不到你的诚意呢？”

尼玛的，郭业心里气爆了，看来今天这鳖孙不从自己手里捞点好处，还真是没完没了了。

倏地，他心生一计，立马装出恍然大悟地笑道：“啊？瞧我这记性，差点将正事儿给忘记了。下官此次前来拜见侍郎大人，给大人备了份薄礼，还望大人不要嫌弃才是！”

王君实听罢，眉毛一抖，一笑起来高高的颧骨越发的突出，心中窃喜道，总算是开窍了。

继而招手道：“不嫌弃不嫌弃，本官就喜欢你这样识时务的年轻人！”

说罢，摊出右手，手心朝上，冲郭业比划了一下，示意薄礼拿来。

郭业佯装尴尬地挠了脖颈，不好意思地笑道：“下官来得匆忙，忘记了拿。不过我已经让我们兵司的书令史前去给我取来了，侍郎大人请稍等！”

见着王君实一脸期盼的样子，郭业又补充了一句：“要说我这书令史，与我当真是没话说啊。放着堂堂的太子府长史不去干，非得跟我来兵司遭罪，出任小小的书令史，唉，真是好兄弟，讲义气！”

郭业如此一说，王君实立马来了兴趣，摇头取笑道：“此人是谁啊？太子府长史，何等前程似锦，居然放着金窝窝不睡，跑来睡着冰冷咯人的破土炕啊？”

郭业也是颇为失望地叹道：“可不就是这个理儿吗？我那兄弟复姓长孙，名羽默，乃是长孙无忌大人家的三公子。上次我在宫里皇上设宴款待我之时，还跟我提起此子来着，说他这个侄儿是个不思进取的混账玩意。哈哈，真是混账到家了。对了，侍郎大人，长孙大人家的三小子，你可听说他的混账事啊？”

“什么？”

稳坐钓鱼台的王君实突然一阵慌乱，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赶忙站了起来，惊骇地看着郭业喊道：

“你说你与长孙大人家的三公子称兄道弟？还让他给我取薄礼？？？”

“还有，你刚才说皇上在宫里设宴款待你，莫非你还见过皇上不成？”

“你，你到底什么来头？”

郭业见着王君实一副天塌下来的样子，不由耸耸肩无所谓地笑道：“我还能是什么人啊？侍郎大人不是看过下官的履历了吗？嘿嘿……这样，我在跟侍郎大人聊聊我跟皇上在宫里吃饭的时候，都聊了些什么开心事儿啊！”

“侍郎大人莫急，我一点一点跟您讲，啧啧，还挺多的，容我回忆回忆……”

“砰！”

王君实惶惶胡乱挥手间，一不小心将书桌左手边的一方砚台摔落在地。

咣当，

碎了个稀巴烂！

## 第511章兵司四房

咣当一声，

砚台碎地，却未能将怔怔失神中的兵部右侍郎王君实惊醒，这厮站起身来右手撑在书桌上，一副神情萎靡的样子发着呆。

此时的王君实脑中思绪如陀螺般飞转，心中如惊弓之鸟般惶惶不安，一时间不知如何自处。

时间在王君实的一呼一吸之间过去，郭业如青松挺拔巍峨屹立在王君实的跟前，笑而不语地看着失魂落魄的王君实，心中一阵鄙夷，尼玛的，知道害怕了？看你丫还敢不敢跟老子伸手！

王八犊子，难道你不知‘莫伸手，伸手必被抓’的道理？

突然，

公务房外传来一声叫唤：“郭业，郭业，你在哪儿？”

郭业立马听出了这是长孙羽默的声音，随即一副心无城府的样子冲着王君实拱手禀明道：“侍郎大人，好像是长孙羽默的声音，估摸着是给我取来薄礼了，要不我现在就让他进来，面呈侍郎大人？”

“啊？”

王君实被郭业唤醒，又听郭业这般说，哪里还敢收？连连摇头拒绝道：“王某乃是你的上官，这又不过节又不过寿的，本官怎能收你之礼？此乃不良之风，予以杜绝才是！”

一通正义凛然的拒绝之后，王君实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冲郭业朗声说道：“郭业，你初来乍到兵部，兵司之中肯定还有诸多事情等着你去接手。去吧，你先回兵司，回头有时间本官与你畅谈一番。”

郭业见王君实被自己又是长孙无忌，又是皇帝赐宴给镇住了，忍住心头笑意，点点头恭顺回道：“好的，下官这就告退！今后还望大人多多照拂一二啊！”

听着这话，王君实脸颊上一阵儿火辣辣的刺疼，厌恶地挥挥手，催促道：“去吧去吧，以后再说！”

待得郭业离去之后，王君实已是满脸的怨毒愤恨之色，他不是三岁小孩，怎听不出郭业的话中之意，又怎看不出郭业此番是借势震慑自己？

这小子满嘴跑马车，又是长孙无忌家的三小子是兄弟，又是皇帝召他进宫设宴款待于他，无非就是想告诉自己，他郭业也是有来头的。

但是，尽管明明知道郭业是在借势震慑自己，但是他王君实还不得不吃他这一套。

先不说深居皇宫中的陛下，就是长孙无忌都不是他所能得罪的，如果自己明知郭业摆出了龙门阵，自己还公然索贿，那按照官场的规则，自己分明就是不给长孙无忌面子。

长孙无忌是什么人？

开国功勋，朝堂文官之首，长孙皇后之兄，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而且是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

王君实就算吃不准郭业这话里到底有几分真，但这面子也必须给啊！

此时公务房的房门虚掩着，郭业与长孙羽默在外头的嬉笑打闹之声不时传进王君实的耳中，顿生一阵心烦意乱。



“妈的，走了一个长孙冲，又来一个长孙羽默，这长孙家的爪子也伸得太长了吧？当这兵部衙门是你们长孙家的后花园吗？混账！”

“郭业，好你个郭业，倒是本官小觑了你！今日之辱，他日定当百倍还之！”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王君实早已将郭业那份薄礼抛诸脑后，这已经上升到了个人荣辱事关面子大小的问题了。

.....

.....

在郭业眼中，王君实这个兵部右侍郎还真是啥有不是，除了官场资历比自己强点之外，还能有啥？

在他心中，兵部中真正能让他瞩目的，也无非就是兵部尚书李靖，兵部左侍郎李茂公二人。

这两位无论是如今的贞观朝，还是在后世的典籍之中，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才是真正的大拿！

此时的他与长孙羽默结伴而行，浑然将王君实忘却，朝着专属兵司办理公务的独门大院走去。

路上，长孙羽默关心地问着郭业道：“我说你小子居然空手拜会王君实，就不怕这王八蛋故意刁难你，以后在兵部给你小鞋穿啊？”

郭业耸耸肩，无所畏惧地笑道：“想我给他送东西？呵呵，也要他长了副好牙口才行。至于他是否会给我使绊子，穿小鞋，我还真不在乎，兵部衙门还轮不到他王君实指手画脚。你当卫国公、英国公他俩是吃素的？”

“哟呵？说你胖你小子还真喘上了，嘿嘿，带种，我喜欢！”

郭业这番话说得特合长孙羽默的胃口，这厮狂笑几声之后把手揽住了郭业的肩膀，朝着兵司的院门走去。

刚到兵司院门，早有一名秀才模样的人在院门口早早候着，一见郭业与长孙羽默二人，立马迎面而来，笑道：

“敢问可是郭员外郎，长孙书令史两位大人当面？”

长孙羽默第一次听到有人称呼他的官职，早已乐不可支的大笑道：“啧啧，长孙书令史，听听，真带劲啊！”

说着冲那秀才嚷嚷道：“本公子正是新来的兵司书令史，我旁边这位就是新任兵司员外郎郭大人，咋样，像那么回事儿不？”

呃.....

长孙羽默这咋咋呼呼的问话，委实把那秀才惊了一把，长孙羽默这话怎么听着怎么都像是小孩过家家玩泥巴的感觉。

不过他还是满脸堆笑地逢迎道：“像，像，两位大人都是青年才俊，一时瑜亮，怎会不像呢？下官奉兵司郎中薛大人之命，一早就在这儿候着两位大人了。”

郭业轻轻将长孙羽默拉扯了回来，看了他一眼，示意让他收起嬉皮笑脸的模样，这哪里是为官之道？

继而郭业对着秀才沉声问道：“你何人？在兵司所任何职？”

那秀才冲郭业作了一揖，道：“下官乃是兵司掌固官，姓季名布，与‘季布一诺重千金’的那位季布倒是同名，嘿嘿！”

掌固官？

郭业对兵司的编制做过一番了解，除了兵司郎中和他这个兵司员外郎之外，还有书令史，而书令史辖下又分为甲乙丙丁四房，分别处理着兵司的繁琐公务。四房每一房都有固定数目的刀笔小吏，少则十个，多则二十，而负责管理每房刀笔小吏的官员就是掌固官。

员外郎乃从六品，书令史乃七品，掌固官为正九品，至于那些四房中那些忙忙碌碌的刀笔小吏，基本上介乎于从九品与正九品之间。

兵部四司的各房掌固官虽说只有正九品，但是对于掌固官的要求却是颇高，前提条件除了身家清白之外，就是要求进士出身的读书人。

而这些进士出身的读书人，有背景有靠山有手腕有门道的，都会被吏部下放到各地州县，剩下的这些无背景无靠山无门道儿的，只能留在长安后补待命吏部的安排，或者被安排到六部衙门各司各房中担任掌固官。

所以郭业没有小看这个掌固官季布，因为人家至少还是个三榜进士，肚里有料的家伙。

比起他跟长孙羽默，某些方面肯定绰绰有余。

随即，郭业笑道：“原来是季掌固啊，让你早早等候，辛苦你了！”

季布闻言，颇有些受宠若惊的错觉，连连摇头摆手说道：“大人客气了，这是下官应尽之事。大人，下官先带您和长孙书令史大人去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带您二位到兵司四房中转转，让大家伙都见见两位大人！”

郭业点点头，心中暗道，与兵司中人见上一面，这倒是首先要做的，毕竟这些人今后就是自己的属下了，少不得要和他们打成一片，方便他的驱使。

旁边的长孙羽默急道：“那还等什么？好歹四房书吏都归我调配，怎么着也要见上一见啊，走着，走着！”

季布应了一声，在前头带路带两人进了兵司的院门。

.....

.....

季布颇为耐心地带着两人熟悉了兵司大院的环境，还领着郭业与长孙羽默二人转了四房公务房，挨个熟悉了其他三房的掌固与将近七八十个刀笔小吏。

很快，整个兵司大院都知道了新任职外郎郭业与新任书令史长孙羽默的到来。

差不多熟悉了一阵后，长孙羽默在另外一名掌固的带领下，前往了自己的公务房得瑟而去。

季布一阵跟随在郭业的身边，恭敬道：“大人，差不多兵司大院就是这个样子，您还有什么疑问的地方，尽管问下官，下官定当言无不尽。”

郭业拍了拍季布的肩膀，赞道：“季布，不错，没成想咱们兵司大院的人还挺多的哈！”

季布回道：“大人，兵司乃是兵部四司之首，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嘛！对了，大人，那间就是您的公务房，下官这就带您过去！”

季布指了指大院西面的一间大房，说话间就要朝那边抬步走去。

郭业轻轻将他拉扯住，摇头说道：“不急，按理说我应该先去拜会下咱们的兵司郎中薛大人。季布，你先领我去见薛大人一面吧，不然，这不合规矩！”

“啊？”

季布闻言不由脸上犯起难色，有些吞吞吐吐地说道：“大人，要不咱们先去您的房间吧，再等迟些时间，下官再带您去见薛大人！”

咦？

郭业看着季布的神情好似很为难，不由心中起疑，这兵司郎中又不是什么吃人的老虎，季布为何如此踌躇，说话吞吞吐吐呢？

当即，他径直问道：“季布，莫非薛大人现在不方便见本官？”

季布瞟了眼大院正东面的一间大方，咿咿呀呀脸上焦急，愣是说不出一句囫圇话来。

越是这样，郭业越是好奇和纳闷，声音有些愠怒地问道：“季布，本官问你话呢？到底怎么回事？”

## 第512章奇奇怪怪的上司

季布吞吞吐吐，很是为难地说道：“这个，这个，下官那个，那个……”

郭业被季布的欲言又止搞得一阵冒火，将他推搡开来，有些乐道：“奶奶的，你是吃撑了还是饿懵了，说话有那么费劲啊？尽是些乱七八糟的玩意！”

说罢，又是哼哼了句道：“我自个儿去瞧个究竟，薛郎中的公务房还能是龙潭虎穴咋的？”

二话不说，拔腿就冲着院里东面的那间公务房奔去，他敢肯定自己的上级领导，兵司郎中薛大人就在房中，因为他已经隐约听到了里头的说话声儿。

季布见状，被郭业的冒然举动给吓到了，紧紧跟了上去，叫唤道：“郭大人留步，且止步啊，不能啊！”

可惜，阻挠的还是有些晚了。

嘎吱一声，

薛郎中公务房的木门被郭业徐徐推开了来……

“混账，谁让你进来的？”

一道阴柔的厉喝声从公务房中骤然响起，裹挟了浓浓的怒意直扑房门处，极尽阴恻。

郭业听得对方这声音，感觉就像砂纸摩擦着墙壁一样，浑身不由起了鸡皮疙瘩，渗得慌！

初初听来不像正常老爷们，更像是个大太监的嗓门儿。

郭业站在门口一边眼睛朝里头望去，一边拱起手来朗声道：“下官兵司员外郎郭业，处来赴任，特地前来拜会薛大人！”

“哦？是你？”

那阴恻恻的声音再次响起，道：“且在门口稍等片刻！”

郭业唔了一声站在门口，不过公务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借着半开的房门透进来的亮光，倒是看得一清二楚。

里头书桌后头正有个中年男子站起身来，好似在提着裤子整理着凌乱不堪的官服。

而这个中年男人的跟前，却半跪半蹲着两名看似风尘中人的女子，两人都是衣裙皱褶头发凌乱，连云鬓头饰都被打落在地。

这提裤子的中年男子，郭业猜测应该就是兵司郎中薛雄，但是这堂堂的兵部衙门兵司郎中的公务房内，怎么会有两名秦楼楚馆粉头妓女？

郭业看着薛雄在提裤子，又想到自己刚才不请自入推门进来的时候，这厮发的一通邪火，莫非自个儿搅了他的好事？

你妹啊，这厮不会胆子大到在兵部衙门中召妓吧？

就在郭业瞎琢磨间，已经提好裤子的兵司郎中薛雄突然对跪在地上的两名粉头喝骂道：“还他娘的傻愣在这儿干嘛？一点都不中用，白白浪费本官的时间，回去跟你们妈妈说，银子先欠着，回头本官再一起和她算，哼！”

“喏～”

两名女子都是满脸红潮，额头冒着虚汗的从地上爬起，面对薛雄的怒斥，不敢说半个不字。

薛雄瞟了一眼门口，瞧见郭业身边正战战兢兢的站着甲房掌固官季布，随即叫道：“季布，你带她俩出兵部衙门，省得给本郎中平添一些麻烦事！”

“是，下官知道了！”

说话的功夫，季布就领着那两名妓女离开了公务房，朝着兵部大门方向行去。

薛雄低头恶狠狠地嘟囔了一声：“妈的，真是扫人雅兴！”

也不知道薛雄口中‘扫人雅兴’的人，是那两名被他一阵训斥的妓女呢，还是自入冒然推门的郭业。

不过郭业自个儿理解，薛雄应该指的自己。

他看着薛雄这番欲求不满的样子，再看两名妓女离去时候的脸上红潮，还有嘴角涎着的零星唾液，应该真是自己坏了薛雄的好事。

不过尼玛的，自己这位上级领导也太不靠谱，甚至有些荒诞了，居然敢在兵部衙门里头召妓，这不是噁死呢吗？

郭业脑海中还愿了刚才公务房中的景象，薛雄脱下裤子坐着，那两名妓女半蹲半跪着，嘴角涎着唾液，至于脸上的红潮应该是做某些高难度的动作，导致呼吸困难所憋气造成的。

一番淫靡的景象在郭业的脑中立马呈现出来，好吧，郭业已经知道了刚才公务房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他又想起刚才季布对自己欲言又止，一听自己要去拜会薛雄，更大肆阻止。

郭业暗道，莫非薛雄经常在兵司大院中干这种事儿？

“咳咳。”薛雄独有的那道阴恻之声再次响起，冲郭业说道，“新任的兵司员外郎郭业是吧？好了，本郎中已经见到你了，你可以退下去，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

昂？就这么简单？

郭业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地问道：“薛大人，您对下官是否还有什么训示？”

“没了没了，下去吧！以后兵司四房中的事儿就交给你去打理了，有什么问题你再找本官！回吧~~”

显然，薛雄的声音有些不耐烦，恨不得郭业马上离开，片刻都不要多呆。

郭业心里纳闷，居然将兵司四房都交给我，这薛雄貌似一点都不揽权。

可为什么他一副冷冰冰的模样，好像拒人于千里之外呢？

薛雄见过郭业还傻站在门口，不悦地问道：“郭大人还有什么事儿吗？”

郭业摇摇头，表示没事了。

薛雄挥挥手，像赶苍蝇似的催促道：“去吧，忙你去的去吧！”

好嘛，连着下了三道逐客令，郭业就是想多呆一会儿瞧个究竟，也不可能了。

随即，抱拳道了一声告辞，转身便走回了院中。

砰！

这边刚离开，薛雄已经从里头将公务房的房门狠狠关了起来，将自己再次封闭在了自个儿的公务房中。

郭业看着如封似闭的房门，满脑子的问号，嘟囔了一句：“奇奇怪怪，神

神叨叨，整得跟怪人一个似的。”

“嗨，郭大人，一点都不奇怪！”

负责送两名妓女出兵部的季布已然归来，悄声来到郭业身边，偷瞄了一眼薛雄的房门，压低着声音，说道：“郭大人，自打下官来到兵部这些年，薛郎中一直都是这样。您今天算好了，至少他没有冲您雷霆暴怒发脾气。换成往日，谁敢打扰了他的好事，肯定是被他抄起藤条爆打一顿，不打开皮开肉绽甭想罢休！”

次奥，还这么火爆脾气？

郭业狐疑地问道：“那薛郎中就不打理兵司四房的事儿吗？”

季布一副见怪不怪地样子，摇头道：“从未见薛郎中踏足过四房。按照咱们兵司的老规矩，基本上都是兵司员外郎在打点这些事儿。薛郎中基本上就是一人呆在公务房中，到点就出衙门回家。您未来之前，咱们兵司四房一直都是长孙大人在打理，哦，长孙大人就是长孙书令史的二哥，郭大人应该知晓吧？”

郭业知道季布口中的这位长孙大人就是长孙无忌家的老二，长孙冲。

继而点点头表示知道，不过他是越听越觉得新鲜，这兵司大院里头居然还有薛雄这么一号奇怪的人物。

不过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薛雄如此消极怠工，居然还能在兵司里稳坐头把交椅，不解问道：“那兵部尚书大人，两位侍郎大人知道薛大人的事儿吗？”

“知道，怎么知道？薛大人的事儿，甭说咱们兵司大院，就是在其他三司都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

“那怎么……”

“郭大人，甭问了，我知道您的意思。”季布打断了郭业的提问，解释道，“我告诉你吧，薛大人在没来兵司之前，乃是咱们尚书大人帐下的一名虎将，冲锋陷阵杀敌无数，听说立下了不少功劳。后来受了伤无法继续在军中效力，尚书大人才让他到了兵司里头出任郎中一职。”

奶奶的，原来是兵部尚书李靖的昔日旧部，怪不得敢这么屌，又是消极大概啥事儿不管，又是胡作非为，堂而皇之的在兵部里头召妓，愣是没人敢说半个不字。

不过他好奇薛雄受了什么伤，刚才见他行动自如的样子，可不像受了重伤无法在军中效力的样子。

随即问道：“季布，不可知道咱们薛大人哪里受了伤？”

季布闻言，瞪大了眼珠一副讳莫如深的样子，又是吞吞吐吐道：“这……”

“这你妹。”郭业知道这孙子又开始欲言又止，阴沉了脸下来，逼着季布说道，“季布，我可告诉你，今后兵司四房老子说了算。如果你再跟我吱吱唔唔的，小心以后没有安生日子过！”

言下之意，季布若不实话实说，郭业很有可能天天给丫穿小鞋使绊子。

季布听罢果然当真，急急说道：“大人别急，你要知道我自然会说，不过大人可莫要外传，不然让薛大人知道，下官完蛋了！”

郭业白了他一眼，啐道：“别废话，你可我像多嘴多舌，爱打听是非的人吗？”

季布真想反问一声，大人，您敢说您现在不就在打听是非吗？

不过他可没那个胆儿跟郭业较劲，他将郭业拉扯到院里一个偏僻的地方，远离着薛雄的公务房，生怕让薛雄听见。

然后敷衍地指了指自己的下身，说道：“薛大人，这个地方受了伤！”

郭业膘了一眼薛雄手指的位置，这厮说得有些含糊，问道：“具体点，到底是哪个位置受伤！”

季布听罢一阵头大，只得将手指到自己裤裆的地方，说道：“薛大人这个地方受了伤，怕是今后传宗接代都有困难了！”

“啥？”

郭业明白季布所指的地方了，不可置信地喊道：“你说咱们薛大人那根玩意受了伤？？？”

“嘘！”

季布听着郭业喊叫，仿佛天都要塌下来似的跳脚起来，阻止道：“大人，大人，您小点声儿啊！您这是要害死下官我，万一……”

“不对劲啊！”

郭业打断了季布的埋怨，百思不得其解般问道：“刚才我可是明明看到薛大人的屋里有两个粉头，对吧？而且还是你季布领她们出的兵部大门。如果薛大人那根玩意受伤不行，那怎么还在房中召妓来着？这不科学啊！”

“呃……”

季布见着郭业一副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心里着急上火，真想现在就闪人，奶奶的，私底下议论薛大人的隐秘之事，他想想都后怕。

继而，季布轻声趴在郭业的耳边，说道：“大人，咱能不能不在这里议论薛大人的事儿？下官心里委实发慌，您是没见过薛大人拿藤条把人打得皮开肉绽的时候，唉……”

“走，去我公务房，季布，你今天不把事情给我讲个通透，你小子就甭想在兵司大院里混得如意！”

说话间，郭业已然拉起惶惶不安的季布，朝着西面儿那间公务房走去。

此时郭业的八卦之火已经被点起，大有熊熊燃起之势。

## 第513章也是一个可怜人！

郭业粗粗打量了一下自己的公务房，还行，有桌有椅，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一应俱全。

而且四周墙壁挂满了名家字画与墨宝，靠墙一侧还摆放着几个书架，搁着满满的线装书籍，特别是他的案牍书桌之上，居然平放着一个镂边青铜香炉，颇为精美，虽未燃烟但隐约还有几许檀香余味儿。

较之于刚才自己所见的兵司郎中薛雄的公务房，自己这间房子倒是多了几分档次与底蕴。

他知道，这房中的一切摆设应该都是出自他的前任长孙冲的手笔。长孙冲这个世家公子哥儿自然不屑这些玩意，卸任之余也懒得带走，权当便宜了郭业这小子。

郭业坐到属于自己的大椅子上，示意季布搬来胡凳，坐上前来，然后说道：“好了，这公务房中只有你我二人，并无外人。现在，你也别藏着掖着，也甭担心让薛大人听见什么，在我这儿，没什么不能说的。赶紧的吧，格老子的，弄得爷们好奇心痒跟猫挠了似的！”

尽管郭业说得这般密不透风，但季布还是下意识地扭过头去，心虚地瞅了一眼房门，看房门是否关严实。

确定门窗皆统统紧闭之后，季布才壮着胆子，说道：“其实吧，在咱们兵部衙门里头，薛大人之事也算不上什么天大的秘密。只不过薛大人为人乖张暴戾，动起手来就是往死里下狠手，去年因为一个刀笔小吏乱嚼舌头，愣是被薛大人活活打死。兵部衙门里头活生生打死了人，非同小可唉，不过这事儿后来居然还是不了了之。经此之后，兵司大院里头，乃至整个兵部衙门里头，就再也没有人敢嚼舌头议论薛大人之事了。”

郭业皱着眉头喝道：“磨磨叽叽，甭跟我说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比他薛雄还凶的人，本官也见过。快说吧，为何薛大人那根玩意受了伤，明明不行了，还敢在兵司公务房召妓，看你那意思，这厮对召妓之事还乐此不疲的。”

季布应道：“大人有所不知，薛大人当年乃咱们兵部尚书卫国公帐下一员虎将。传闻，当年卫国公奉秦王之命，哦就是奉当今圣上之命，率兵攻打洛阳王世充所部，就是咱们这位薛郎中第一个率士卒登上洛阳城头的。啧啧，遥想当年，何等英雄了得，当时那可是轰动一时的人物啊！恰恰，薛大人就是在攻打洛阳那一战受的伤，据说——

据说薛大人登上城楼，从城楼杀向城下，硬生生凭着五百人从城里头打开了城门，策应大部队进了洛阳城中。而卫国公率部入城之时，对方居然还有苟延残喘之辈躲在暗中射了一冷箭，目标直取的就是咱们的尚书大人。谁知当时薛大人就在卫国公的身边，正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闻箭啸而心生警戒，挡在了卫国公的跟前。得，那羽簇铁箭没射中卫国公大人，居然射中了挡在前头的薛大人。而且，而且还是设在那地方……”

“嘶……”

郭业打了个冷颤，讶异地问道：“那冷箭好死不死没射中薛大人别的地方，就偏偏射中了薛大人的裤裆，射中了那根玩意？”

“可不呗。”季布也是心有余悸地摇摇头，叹道，“就射在了薛大人的命根子上，听说不仅射到了命根子，还直接穿透了卵袋。妈的，这都能活下来，



薛大人真是命大啊！”

“我草，真的假的？”

郭业泛起一阵呕意，不仅射中了鸡鸡，还射穿了蛋蛋？这尼玛也太扯了吧？

而且，这还能活得下来？太夸张了吧？那铁簇即便没有染毒，怎么着也是铁器，难道就不会感染个破伤风啥的，一命呜呼吗？

季布仿佛竭力佐证自己说的话一般，声调陡然提高，叫道：“真的，真的，这是千真万确。而且今年年初，下官去平康坊一家青楼楚馆喝花酒之时，还听一个粉头提过这事儿，她好像侍候过咱们薛大人，她说薛大人下面根本不行，不仅翘不起来不能人道，还少了一个蛋蛋，而且卵袋的位置还留了好大一个伤疤呢！”

“呕~~我日你妈呀，季布！”

郭业捂着嘴，皱着眉头一阵臭骂道：“你他妈能不能不这么恶心？这方面你可省略过去不说，你在我跟前说个蛋啊？”

一说到最后一个蛋字，郭业脑中又浮出一幅画面，鸡蛋掉在地上碎了一地黄的画面，不由又是一阵作呕。

季布讪笑道：“大人，这不是怕您不相信下官说得话嘛！”

郭业挥挥手，急急说道：“细节方面的描述就不要了，就此略过略过！我问你，既然薛大人不能人道，不能大展那儿雄风，他为何还乐此不彼，明目张胆的在兵司公务房里召妓？这不是吃饱撑着没事儿干，自己给自己添堵找别扭吗？”

“嘿嘿，大人，这你就知道了！”

季布鬼祟一笑，压低着嗓门说道：“像薛大人这种军中出身的儿郎，天生就喜欢女人，一日都离不开女人。不都说文官惜钱财，武将爱女人吗？特别是薛大人这样的位高权重之辈。可偏偏那玩意不争气，不能正常人道，你说他有多难受，多憋屈？”

说到这儿，季布又指了指自己和郭业，淫笑道：“大人，你我都是男人，应该能够明白男人嘛，越是不行越要证明自己行。万变不离其宗，薛大人亦不能免俗，是不？而且他是从军中打滚出身的，喜欢冲锋陷阵浴血沙场的那种日子，如今将他调到兵部来，少了往日的刺激，又怎能适应得了现在的安逸呢？没辙儿，这种空虚失落的感觉，唯有从女人身上得到征服的快感了。可惜阴错阳差，他又伤了命根子，根本不能像正常男人那样，唉，越是不行就越要逼着自己行咯。难道大人今天没发现，你冒然闯进薛大人房中的时候，那两个粉头跪在地上，用得是这个……”

季布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又是一脸的贱笑。

郭业当然知道这孙子所指什么，心中不由思索起他刚才对薛雄的这番分析。

喜欢女人，无女不欢，倒也不假。

也许真正令薛雄如此沉迷于召妓，明明知道自己不行还乐此不彼的真正原因，应该是薛雄内心的空虚寂寞与失落，缅怀当年热血的日子吧？

郭业带过兵，也杀过敌，自然了解热爱军伍之人对于战场和军营的那份情愫。

就像有些老刀宿将，一下了战场，卸甲归田，浑身就不自在，感觉度日

如年般的难受。

薛雄应该就此中的佼佼者。

可惜，他被迫离开了部队，调到兵部日子又是如此的安逸，加上身体的缘故不能在女人身上得到真正的征服快感，他不仅失去了往日的那股热血冲劲，还失去了往日的自信与桀骜。

就像一头猛虎，因为身体的缘故再也无法聚啸山林，还被人斩断了赖以生存捕食的利爪，拔掉了赖以撕咬猎物的牙齿，只能乖乖地呆在笼中吃着游人施舍的那点口粮。

那份空虚与失落，是常人所能想象的。

想着想着，郭业不仅同情起了薛雄，唉，本来一方虎将，如今却沉沦在女人身体上，得不到肉体的征服快感，只能通过某些手段来达到精神慰藉，麻痹着自己，证明着自己还活着。

难怪，

难怪薛雄连兵司里头的公务都懒得搭理，直接扔给自己这个仅见过一面的员外郎，丝毫不担心自己将他架空。

到了薛雄这个份儿上，架空权利又能如何？他已经过着行尸走肉的麻木生活，对任何威胁都无所谓了。

郭业不是一个同情泛滥的人，但绝对是一个不缺正义感的好小伙儿。

他摇摇头哀哀一叹，呢喃道：“原来薛郎中薛大人也是个可怜人啊！”

抬头见，见着季布眉宇多少有些幸灾乐祸的神情，郭业不由一阵厌恶与不快，当堂呵斥道：“季布，此事就到此为止。即日起，本官不想在兵司大院里再听到有人议论薛大人，懂我的意思了吗？”

季布见郭业陡然翻脸无情，呵斥起了自己，立马吓得收起了脸上那份笑意，神色恭敬地连连点头称是。

郭业打了季布一大棒子之后，自然又扔给了他一个甜枣，说道：

“本官初来乍到兵司，长孙书令史也是不熟悉兵司的运作，看来今后的日子要给你加加担子了，季布，你懂本官的意思吗？”

“懂，懂，懂懂懂！！！”

季布连喊六个懂字，激动得脑袋都差点磕在了郭业的书桌上，神情俨然一阵兴奋。

上司给自己加加担子是啥意思？

十有八九，离升官提拔不远矣！

郭业小小一张空头支配似的允诺，直接将季布的工作热情燃到了最高处，浑身都有使不完的劲儿。

郭业挥挥手，示意他可以出去忙活公务去了。

季布领命离去，刚走到门口处还未拉开房门，就听见一阵敲门之声响起。

“笃笃笃……”

“兵司员外郎郭大人可在？穆恭求见！”

“库、库司员……员外郎顾惟庸，特……特来拜……拜会郭大人！”

季布立马止步，扭头冲郭业低声喊道：“大人，是库司那边的人儿！”

郭业也听到了外头两人的声音，正是曾经老领导结巴县令顾惟庸，还有穆师爷。

当即冲季布吩咐道：“季布，赶紧开门，快快请顾大人入房来叙！”

## 第514章再见顾惟庸

“两位请进，我家大人有请！”

季布推开房门，将顾惟庸与穆师爷请了进去。他看得出来，郭大人与库司员外郎顾大人应该相熟，而且貌似有要事要谈，很是本分自觉地退出了公房，将房门重新带了出去。

两人进了房中后，顾惟庸在前，穆师爷在后默默跟随，郭业主动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伸手热情地邀请两位道：“顾大人，穆师爷，请坐，请坐，不要客气！”

穆师爷赶紧扯起袖子，将刚才季布坐过的胡凳擦拭了一下，对顾惟庸请道：“大人，请坐！”

顾惟庸坐下后，穆师爷才搬来另外一把胡凳，紧坐在顾惟庸身旁。

郭业趁着这间隙，端详了一番顾惟庸，当年那个四方国字脸，仪态威严的顾惟庸已经荡然无存，如今的他眉头紧锁似有郁结，两鬓有些霜白，眼神有些疲软之色，看着根本不像当年那个三十多岁的顾惟庸。

此时的顾惟庸更像是一个即将迈入迟暮之年，郁郁不得志的颓废官员。

可见这三年，顾惟庸在库司那边的日子过得不单单是不顺心不如意，更像是遭欺凌遭打压。

郭业就这么注视着顾惟庸，心里升腾起几分悲凉之意，曾经的不痛快顿时烟消云散，随风而去。

被郭业这么一直打量着，顾惟庸也感到了几分不自在，扭了扭上身，率先打开了冷场，说起了第一句话：

“郭，郭业，许久不见，你可是越、越来越意气风、风发了。”

磕磕巴巴，还是未曾改掉往日结巴的毛病，郭业暗叹，真是可惜了。

郭业拱手回道：“顾大人，若非当年你的一番照拂，小子焉有今日？当日教诲提携之恩，郭业至今难以忘却。”

尽管当年郭业与顾惟庸多少有些心结，顾惟庸自己心里更是明镜儿似的，但是听着言语诚恳，丝毫不像是取笑奚落，倒像是发自肺腑一般，极为自然。

顾惟庸心中颇为骚动，唉，没成想短短三年，当日那个小衙役居然成长若斯，不仅能和本官平起平坐，而且混得风生水起，胸襟更是开阔若斯。

曾几何时，顾惟庸会想到自己会有求助郭业的一日。

此时的郭业这番话虽没取笑奚落的恶意，但顾惟庸心里知道，郭业这是给自己脸上贴金，周全自己的面子。

当年自己哪里是照拂他啊？算起来，顶多也是利用一番，各取所需而已。

随即，顾惟庸勉强地笑了笑，说道：“郭，郭业，不对，应该称你一、一声郭大人了，你太客气了。”

郭业耸耸肩，坐回了自己的椅子上，既然双方都熟络了一番，接下来自然是开门见山了直接切入主题了，当即郭业便说道：“顾大人，穆师爷的遭遇本官也已知晓，而你的事情穆师爷也跟我提及过了。库司郎中龚大人的确是太过欺人太甚，不知顾大人你需要我如何帮衬？但有所需，尽管直言。”

顾惟庸听闻郭业说得这么直接，言辞间也不曾有高高在上俯视自己的口

气，心中不免又生出了几分感激之情。

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今日顾惟庸算是见识到了。

随后，磕磕巴巴地说道：“本、本官希望郭，郭大人想想办、办法，将穆、穆师爷调回库司来帮、帮衬本官一把。即便夺不回书、书令史的位置，哪怕做个掌固官也，也成啊！至、至于本官，唉，龚大人太过强、强势，又、又有王侍郎在后面撑腰，本官伏于其、其威势下，奈何、奈何啊？”

顾惟庸言辞恳切，神情委婉，但是说得那叫一个费劲啊，郭业好听歹听总算是听懂了他的意思。

他的意思就是希望郭业能够帮忙运作一下，让穆师爷回到库司任职书令史，即便不是书令史，掌固也成。

至于龚大人，顾惟庸最后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龚大人是自己的上司，后面又有侍郎王君实撑腰，奈何不了，索性甘愿认栽，一味妥协到底，随库司龚大人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

郭业看着顾惟庸那副结结巴巴老实巴交的样子，真是想不到当年堂堂一个威风八面的陇西县令，居然会混到现在这个地步。

他在想，如果当年顾惟庸知道迁升入长安后会混到这般田地，那这官不升也罢，还不如继续留在陇西做他的县令，过他悠哉悠哉的日子。

顾惟庸见郭业迟迟未有答复，别过头去看了眼穆师爷，穆师爷立马会意道：“郭大人，我家大人的意思是能不得罪人尽量不得罪人，毕竟这是长安不是咱们陇西小县，龚大人、王侍郎这些人在长安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背景显赫的紧呐！”

“屁！”

郭业瘪瘪嘴，哼道：“姓龚的，姓王的不就是一个郎中，一个侍郎吗？背景能显赫到哪里去？长安城乃天子脚下，天上掉块饼下来都能砸到一个六品京官，他们算个屁啊？真当长安的权贵勋戚，名门望族，门阀世家都是摆设呢？”

说着，郭业冲穆师爷说道：“穆师爷，你放心，大理寺正卿，当今皇后的兄长长孙无忌大人，他的三小子长孙羽默就在我麾下任职书令史，回头我让他跟王君实聊一聊，虽说不能将你官复原职，但至少让你回兵部库司出任掌固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郭业所谓的让长孙羽默跟王君实去聊一聊，无非就是让长孙羽默这小子借着他爹的名头去吓唬吓唬王君实，威逼他让穆师爷回库司任职。

这点面子，王君实多少会卖给长孙羽默。

一想到此，郭业居然有些暗赞，没成想羽默这小子跟自己来兵部，还真来对了。

这边听完郭业这番话的顾惟庸和穆师爷却已然是激动坏了，穆师爷自然是因为能够重新回来库司任职而感到高兴，天天在顾惟庸家白吃白住，他也于心不忍呐。

至于顾惟庸激动，那是因为他听到了郭业口中的一个姓氏——长孙。

激动之余，他不由暗暗揣度道，果真与今日兵部各司传闻一般，新任兵部司员外郎郭业与长孙无忌大人的关系匪浅呐。

但是仅仅只是顾惟庸与兵部中人的认为，至少郭业自己心里清楚，他知道长孙无忌，但是人家长孙无忌知道他是哪根葱啊？无非还是仗着长孙羽默

这点情分在而已。

顾惟庸已经暗暗打定了主意，风水轮流转，今年到郭家，以后看来是要跟郭业多多走动啊，不然真要在兵部库司干下去，那真是没有出头之日。

对于郭业口中的长孙无忌而言，调动他顾惟庸的职务，那还不是轻而易举，手到擒来之事？

就在顾惟庸浮想翩翩之机，郭业突然说道：“至于顾大人你嘛，你真愿意一直被你们库司那位龚大人打压欺负不成？”

顾惟庸听罢，立马一脸颓废地叹道：“那，那还能如、如何？龚大人，王侍郎，本，本官吃罪不起啊！”

郭业摇头道：“王侍郎姑且先放一边，其实要想整治一下你们那位库司郎中龚大人，还是轻而易举就可办到的。如果运气好，呵呵，上头一怒之下将他这个库司郎中给撸掉，顾大人，你的机会就来了！”

顾惟庸下意识地问道：“什、什么机会？”

旁边的穆师爷已经焦急地提醒道：“我的大人唉，龚大人只要被拿下，库司郎中之位不就由您这位库司员外郎顺补了上去吗？”

“啊？”

顾惟庸也是一时着急犯了糊涂，经穆师爷这么一提醒，立马明白了郭业话中的意思。

如果龚大人真出了什么岔子，还真别说，库司郎中之位非他莫属。

顿时，顾惟庸心动了起来，眼神灼灼地望着郭业，结结巴巴问道：“郭、郭大人，如、如何整治龚、龚、龚、龚……”

顾惟庸一时激动，愣是说不全了话。

旁边的穆师爷再次补充道：“郭大人，我家大人的意思是，您有何良策整治龚大人，最后是将他拿下，助我家大人取而代之！”

郭业沉吟了一下，瞟了一眼顾惟庸，又看了一眼穆师爷，突然默不作声低下了头看着桌面。

而覆在桌面上的右手伸出食指来，轻轻叩在桌面上，发出一阵儿富有节奏地“笃笃”声响。

食指叩桌声笃笃响着，顾惟庸和穆师爷的心也跟着响声一阵儿跳着，都是神情紧张地看着郭业，期冀他口中说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食指未停地继续叩着桌面，同时慢慢悠悠地抬起头来，看着顾惟庸沉吟道：

“这个嘛……嘿嘿，不好说，这法子还挺不厚道，挺得罪人的，不好说哟……”

顾惟庸听不懂郭业这话的真正用意，不过旁边的穆师爷貌似已经领悟了郭业的话中玄机。

当即，穆师爷别过头去，附在顾惟庸耳边悄悄说起了话来：“大人，郭大人兴许要等着您先表完态，才会说出腹中良策来吧？”

## 第515章郭业的良策

顾惟庸刚进门时，神情萎靡，仿若失落颓废的抠脚大汉。

再看现在，眉头郁结俨然舒展开来，两眼泛起神采，透着汨汨的期冀之色。

整个人，活泛了起来。

经穆师爷这么一点拨，顾惟庸怎么可能还不明白郭业迟迟不说良策的因由？

虽说他这个结巴员外郎混得不如意，但好歹在官场中也是摸爬滚打多年，站队表态之事屡见不鲜。

随即，顾惟庸霍然起身，急急说道：“郭大人请放心，若郭大人能替顾某搬掉姓龚的这颗绊脚石，助顾某登上兵司郎中一职。今后在兵部衙门中，我顾惟庸定以郭大人马首是瞻！”

噤里啪啦一顿说，脸不红气不喘，说得抑扬顿挫，顺溜至极，就连结结巴巴的毛病也不复存在。

我了个去，郭业怔怔地看着焕发着第二春的顾惟庸，尼玛就跟打了鸡血似的。

心中不由想道，顾惟庸始终还是官场中人，郁郁不得志可以让他变得颓丧如活死人，一朝得志却又能让他重焕青春变了个人儿似的。

随即，他盈盈笑意地站起身来，冲顾惟庸谦逊道：“顾大人严重了，你我分属同僚，而且还是我当年的老上司，郭某怎能让你唯我马首是瞻呢？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定要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对吧？”

顾惟庸并未立刻明白郭业的意思，一时没有转过弯来，狐疑地看着郭业，有些患得患失地问道：“郭大人是什么意思？莫非顾某说错了什么吗？”

顾惟庸当局者迷，穆师爷可是旁观者清啊，他怎会不懂郭业的话中意思。

郭业无非是想给自己家大人存点颜面，周全下面子而已，心中哀叹，大人唉，您也太心急了，咋就不能表达得含蓄一点呢？

趁势插话儿补充道：“郭大人的意思，我们明白了，是啊，既然郭大人与我家大人都在兵部就职效力，更应该精诚团结，通力合作才是。”

郭业赞许地看了眼恰到好处补刀插话的穆师爷，而后才跟顾惟庸道：“哈哈，本官就是这个意思。”

顾惟庸这个时候才明白过来，颇为自己心急地赤裸裸站队表态而感到汗颜，吱吱唔唔地说道：“对、对，顾某也，也是这、这、这个意思！”

又开始结结巴巴了！

为了缓解因为顾惟庸的心急而带来的尴尬气氛，郭业果断地转移话题，言归正传说道：“顾大人，我这良策说来简单，做起来亦是简单，前提是要精密布局，容不得出现一丝纰漏！”

顾惟庸重新坐回胡凳，说道：“愿、愿闻其详！”

郭业微微颌首，问道：“顾大人，咱们这些朝廷官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虽为官一地一方，但始终不能只手遮天，蒙蔽得了一时却蒙蔽不了一世。我且问你，除了圣上，咱们最需要避讳哪一类朝廷中人？”

顾惟庸闻言，立马陷入了沉思，过了一會兒，想罢，试问道：“皇亲国

戚？”

郭业抿嘴而笑，摇头道：“不对！”

“朝堂重臣，当朝显赫？”

“也不对！”

“莫非是县官不如现管，郭大人是指、指在下的顶头上司，如龚大人，王、王侍郎此、此类人？”

“还是不对！”

顾惟庸连猜三次，郭业连着否决三次，故而提醒道：“顾大人，你可曾听闻郭某没来兵部之前，在哪里任职？”

“呵呵，有所耳闻。”顾惟庸汗颜地笑了笑，回道，“听、听说，郭大人之前曾、曾在御、御、御史台任职监、监察御史，替，替圣上纠察百、百官，治贪惩污……啊？？莫非郭大人是、是说……”

“没错！”

郭业再没心思听顾惟庸磕磕巴巴讲下去了，断然说道：“姓龚的身为库司郎中，却巧立名目大肆敛财，我就不信他的屁股是干净的。所以，我们只需要投书一封到御史台中，就说库司郎中龚吉贪赃枉法，噢，他不是掌管库司吗？除了贪赃枉法，咱们还可以在书信中提及，他私自倒卖朝廷兵部府库的兵械器甲，为自己谋取私利。嘿嘿，这还整不死他？”

“啊？郭大人是，是说栽、栽赃？”

显然，顾惟庸被郭业这个主意给震到了，果然还是当年陇西县衙那个郭业啊，做事永远都是不按套路出牌。

郭业轻笑道：“顾大人说到哪里去了？什么叫栽赃？忒难听了！咱们这叫检举，向御史台匿名检举库司郎中龚吉的不法行为，为的是替朝廷保住国有财产白白流失，替兵部衙门清扫蛀虫，还你们库司大院一个朗朗乾坤，是不？”

顾惟庸忍住心脏狂风暴雨般乱跳，一边擦拭着额头的虚汗，一边吞吞吐吐地应道：“是、是吧！”

旁边的穆师爷倒是比顾惟庸要镇定的多，问道：“郭大人，匿名投书御史台，并让御史台受理此案，穆某人知道您有这份能耐和本事。可是，光凭一封匿名书信，又无真凭实据，御史台凭什么能信得过，又如何能扳倒龚吉呢？毕竟库司郎中乃从五品，也算朝廷要员，龚吉若犯案，肯定会由刑部和大理寺介入，一封匿名检举信实难定案啊！”

郭业又是赞许看了眼穆师爷，称道：“穆师爷想得周全，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要靠你们了！”

穆师爷与顾惟庸齐齐惊疑道：“我、我们？”

这时，郭业特意压低了嗓门，说道：“我说过，龚吉这种人肯定屁股不干净，所以接下来的几天你们必须做一件事，那就是暗地里做一个假账簿。这个账簿，你们可以这么做，某年某月某日，库司郎中龚吉从甲字号兵器库转移弓弩五百把，羽簇三千支，私卖于他人。又比如，某年某月某日，乙字号兵械库，库司郎中龚吉趁夜偷盗精铁三百斤，卖与西市西域胡人商贩。反正，就看你们自己怎么弄，写得越像那么回事儿、越是逼真就越好！”

穆师爷听罢，暗暗琢磨了起来。

倒是顾惟庸又是一声惊呼：“这是要捏造证据吗？”



“晕！”

郭业翻了翻白眼，对这位脑子不开窍的顾县令也淡定不住了，哼哼道：“这哪里是捏造证据？兴许龚吉真干过这些事儿呢？只是没有人去刻意查罢了。我还是那句话，龚吉这种人屁股肯定不干净，兴许他还真干过这事儿呢？”

沉思中的穆师爷突然想通了，试着问道：“郭大人之意是说，既然咱们没有实打实的证据，不如来一个真亦假时假亦真的虚虚实实法？就如郭大人所言，龚吉这人巧立名目大肆敛财，屁股肯定不干净，刑部和大理寺的人说不定通过这虚假账簿查实下去，还真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来，将龚吉真正的罪证找到？”

郭业听着穆师爷的猜测，又看了眼迷迷糊糊的顾惟庸，心道，这两位应该换位位置才对。

继而笑道：“正是此理，你们觉得经御史台一撺和，让大理寺和刑部一介入，龚吉还能干净到哪里去？即便真查不出龚吉什么真凭实据来，朝廷怎么可能还会让龚吉继续在库司里头占着郎中位置呢？库司之地，替朝廷管着全国的兵械器甲和战备资源，就怕监守自盗的流言蜚语啊！”

“高！”

“实在是高！”

穆师爷与顾惟庸相继竖起了拇指，竭力捧赞着郭业的这个计策。

顾惟庸再次起身，说道：“郭大人，顾、顾某这就回库司去，争取短、短时间内将这账、账簿交给你！”

郭业点点头，起身相送道：“顾大人好走，放心，一切有我呢！”

在郭业的相送下，穆师爷尾随顾惟庸出了郭业的公务房到了门口。

突然，郭业想起了一件他琢磨不通的事儿，伸手叫道：“穆师爷请留步，郭某心里还有疑惑，想单独和你说上几句！”

顾惟庸和穆恭相继止步，穆师爷看了眼顾惟庸，顾惟庸点头应道：“去，去吧，本官先，先回库司。”

随后，顾惟庸冲郭业转身再次拱拱手，示意告辞。

郭业目送其去后，穆师爷来到了跟前，问道：“郭大人，找下官还有什么事儿？”

郭业竟然答应穆恭让长孙羽默帮他搞回库司担任掌固官，那么掌固官面对郭业这个兵司员外郎，自然就应该自称一声下官。

郭业开门见山地提问道：“穆师爷，我很好奇，你们来长安三年有余了，又身在兵部这种实权重地，消息应该灵通才是。难道你不知道你那位好学生马元举如今已是中书省的中书舍人了吗？听说他在圣上跟前大小也算是个人物，你怎么就不去求助于他呢？”

停顿了一下，又观察了下穆师爷的神色，郭业继续说道：“舍了近道求远道，本就不明智；而且受辱这么三年，我就不信你从未找过马元举。怎么？莫非是马元举这厮觉得自己正当红，不想理会你这位授业恩师了？”

“不不不，郭大人误会元举了！”

穆师爷连连否认，喟然一叹，眉宇间惆怅地说道：“其实，下官也找过元举，也表示愿意襄助我家大人一把，可当我发现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之后，我便推辞了！”

“哦？”

郭业奇道：“他马元举虽然品街上不高，但却是正当红之时，让他帮忙对付一个库司郎中，应该不算难事吧？他还能有什么难言之隐或难处啊？”

## 第516章内有隐衷

“穆师爷，屋里闷得慌，咱们就在兵司大院走走，边走边说吧！”

说罢，郭业便领着穆师爷在大院里头转悠了开来。

郭业双手负背前头走着，穆师爷紧跟其后，叹道：“郭大人说得没错，顾大人曾让我找过元举，元举也曾表示过会帮顾大人从中斡旋一番。只不过后来我无意间得知，龚吉居然除了有王侍郎撑腰之外，还与右金吾卫大将军常何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常何？右金吾卫大将军常何？”

郭业仔细思索了一下这个名字，好似有些印象地确认道：“你说的常何可是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事变中，负责守卫玄武门的中郎将常何？当年就是他私自关闭玄武门，让当今圣上在玄武门内将太子建成，齐王元吉给……”

郭业戛然而止口中的话，但却将右掌化作手刀，比划了一个劈砍的动作。

穆师爷当然知道郭业想说什么，点点头低声说道：“正是这位常何，玄武门功臣之中就有他的一席之地，他也正是因为玄武门事变才从此青云直上，简在帝心啊。今年年初，更是迁升右金吾卫大将军一职，陛下更是进其爵位为开国伯。一个伯爵之位居然冠名开国，可想而知皇上对其的宠信。”

郭业默认了穆师爷这番说词。他清楚，若非当年政变之时，常何替李二陛下私自关闭玄武门，做了李二陛下杀太子哥哥宰齐王弟弟的帮凶，以他一个玄武门守将的资历，又怎么可能短短四年间就能封为开国伯，又怎么可能与河间郡王李孝恭这样的开国元勋平起平坐，分别执掌左右金吾卫呢？

果然啊，从龙功臣才是青云直上，加官进爵的无上捷径。

别看常何与李孝恭这位皇室宗亲分别执掌金吾卫，但是若要较起真儿来，常何此人在李二陛下心目中的份量，绝对超过了河间郡王李孝恭。

谁让常何是李二陛下登基大宝的帮凶呢？谁让李孝恭占着皇室的身份还这么喜欢带兵揽权呢？

郭业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常何此人，不能小觑。

随即，郭业问道：“开国伯常何与龚吉又有什么关系呢？莫非沾亲带故？”

穆师爷回道：“说是沾亲带故也称得上，因为常何的第八房夫人正是龚吉的亲姐姐。虽说常何不怎么与龚吉走动，甚至有些看不上他，但是多少还是姐夫与小舅子的关系吧？这也是王侍郎一直庇护龚吉的另外一层缘由。”

郭业笑道：“还真是庙小妖风大，水浅王八多，一个库司郎中居然拔出萝卜带出泥，还扯出个开国伯爷来！”

奚落了一番之后，郭业好像明白了穆师爷为什么不让马元举掺和此事的原因。

旋即说道：“我知道了，马元举未被陛下赏识之前，就一直是常何的门客，而且还是常何在陛下面前推举的马元举。所以因为这个原因，你没让元举帮忙，不想让他夹在你们与常何中间不好做人，是这意思不？”

穆师爷点头说道：“正是如此，而且元举虽获圣上赏识，但是始终是个中书舍人，而且立足未稳，我担心因为这事儿闹大无法收拾，牵连拖累了他。

唉，元举这一路走来，实属不易啊！”

原来如此，郭业差不多理清了穆师爷为何不让马元举帮忙的因由。

不过他还是郁闷，突然埋怨道：“穆师爷，你之前只跟我说了龚吉受王侍郎庇护，却没跟我说过他跟开国伯常何有关系啊？你既然怕马元举受到牵累，难道就不怕我受到牵连吗？靠，你这老头，有点不厚道啊？”

穆师爷闻言，也是一阵汗颜，听着被郭业戳穿了自己的那点小心思，不由一阵臊得慌。

一时间吱吱唔唔地回应道：“嗨，我知道郭业你连江夏王李道宗都敢惹，所以想着纵使开国伯常何介入此事，你也应该能够应对自如，至少可以全身而退吧？”

尼玛，莫非自己赢了江夏王李道宗半个长乐坊之事，已然在长安城中传开了？

这世上真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继而，郭业一阵摇头苦笑道：“穆师爷啊，你也太高看我了？江夏王之事也是有诸多巧合在里头，不然你借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老虎嘴边捋须啊。”

穆师爷恭维道：“郭大人又何必谦虚呢？你瞧瞧你认识的都是些什么人，长孙无忌家的三公子甘为你的下属，而国子监书学班中的那群小爷，哪个不是来头显赫，竞相唯你马首是瞻啊？嘿嘿，下官相信，区区开国伯根本不能撼动你分毫！”

尼玛，越扯越远，郭业是看明白了，现在穆恭这老小子怕自己推诿了此事，怎么恭维怎么来，尽是一顶又一顶的高帽子。

郭业翻了翻白眼，差点就脱口说道，霍国公柴绍还是我正儿八经的岳父呢，我那位以三军元帅之礼葬之的岳母大人还是当今圣上的亲姐姐平阳公主呢。

对于高帽子，郭业早就生出了抗体，谁想忽悠都不好使。

穆师爷见着自己好说歹说奉承恭维了一大堆，郭业愣是无动于衷，不由再次卖起悲情牌来，说道：“郭大人，对于刚才我与顾大人的欺瞒，还请宽宏大量恕罪则个。不过，我们在长安毫无根基，有了难想找个人帮衬一把都找不到，如今郭大人再不相帮一把，唉，这可怎么办啊？”

穆师爷又是摇头又是叹气，眼泪花儿也生生挤了出来，大有老泪纵横之势。

郭业挥挥手赶紧阻道：“得了，这事儿我已经答应了顾大人，我又岂能反悔？既然开了口子，那就想帮到底吧！你莫非忘记了咱在陇西的时候，别人怎么唤我的？”

“知道知道。”穆师爷听着郭业亲口应承了下来，立马破涕为笑，欣喜叫道，“咱陇西的百姓不都说了吗？重情重义郭小哥，郭大人当真是言出必践真汉子呐！”

郭业见着穆师爷陡然间变脸，也不由好笑道：“穆师爷，得了吧，我不吃你这套。你先回去吧，这几天就和你家大人将我说得那个账簿给捣腾出来，切记，做得逼真一点，而且莫要惊动了其他人。”

穆师爷连连点头称是，而后转身出了兵司大院，朝着库司大院的方向行去。

穆师爷一走，郭业立马收起了刚才的笑意，一副谨慎的神情自顾说道：“妈蛋，既然龚吉牵扯到了开国伯常何，那这事儿还真要做得小心些，隐

蔽些，一定要做到滴水不漏啊！奶奶的，真是他乡遇故知，麻烦加身来！”

噌噌噌~

郭业刚嘀咕完，突然发现季布领着一伙人从外头进来兵司大院中，冲着长孙羽默的书令史房跑去。

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虽然穿着八九品的绿衣官袍，但他很肯定这些人绝非兵司四房中的刀笔吏员与掌固。

心下好奇，他唤住了季布，问道：“季布，匆匆忙忙领着这么一大票人，你这是要干啥？”

“啊？”

季布闻声驻足，立马转身面有苦涩地笑道：“大人，按照规矩，现在正是咱们衙门休沐的时辰，约莫一个时辰左右。这不，奉长孙书令史之命，下官从驾司、职方司叫来一些刀笔吏员、还有几名掌固，去书令史房里乐呵乐呵！”

郭业半开玩笑的问道：“哦对，这个时间差不多是午睡时间哈？你们一群大老爷们去长孙羽默那儿乐呵乐呵，又什么好乐呵的？搞基呀？”

季布当然不知道搞基是什么意思，当即指了指长孙羽默的书令史房间，让身边的那伙人先行过去。

然后回禀郭业道：“大人，能有什么乐呵的？这不是长孙书令史说休沐时间太过无聊，就想着让下官去其他三司找些人来，陪他玩耍一下嘛！”

郭业摇头苦笑：“我就知道长孙羽默这小子闲不住，你们这么多人聚在他公务房里，玩耍什么？”

“这……”

季布又开始犯起吱吱唔唔的臭毛病了。

郭业白眼相向了一下，这厮立马脱口说道：“长孙书令史说要在公务房推牌九耍银子，大人恕罪，下官只是奉命行事啊！”

郭业一听长孙羽默要聚众推牌九，顿时一阵发麻，尼玛的混球，居然在兵部衙门推牌九赌钱，还叫来其他三司的官员来聚赌。

这小子八成又仗着自己是长孙无忌家的公子身份，威逼这些低级官员们陪他赌钱了。

靠，郭业想着长孙无忌的胡闹，又下意识地瞟了一眼一直关闭着门窗的兵司郎中薛雄的房间，越想越纳闷，这兵司大院是怎么了？

先有兵司郎中薛雄堂而皇之在兵部公务房召妓，再有兵司书令史长孙羽默公然在兵部公务房聚赌推牌九！

真是活见鬼撞了邪，以后这兵司大院里头可真有乐子玩了！

恍然间，郭业好像已经预感到第二个国子监书学班的死灰复燃，冉冉升起！

## 第517章上任第一天，收工

“四四五，十三点，大！”

“哇哈哈，本公子又赢了！”

.....

“下注了！下注了，买定离手，财落无悔哟！”

“开了开了哈，五五六，又是一把大！”

“本公子又赢了，哈哈，小爷今天走得什么狗屎运？居然把把连赢！”

“喂喂，你们别走啊，赶紧下注啊！没银子了？本公子借你们，咱们继续玩。”

“都听好了，没银子的可以跟本公子借哈，只要你们以后乖乖听本公子的话，银子都是浮云啊！”

.....

.....

长孙羽默的房间不时有人出来，各个耷拉着脑袋，一副倒霉相。同时，院门口处不时又有人进来，朝着长孙羽默的公务房奔去，一个个兴奋雀跃，仿佛长孙羽默那儿有银子可以捡似的。

郭业听着公务房中长孙羽默闹得欢腾，见着出出进进，来来往往的各司刀笔吏员与掌固官。

心中又是恼怒，又是好笑，恼的是长孙羽默这小子居然将书令史公务房当成了他聚赌的地方，笑得是长孙这小子居然玩得一手好牌九，而且还知道将赢来钱财又懂得散出去，借此来笼络人心。

看来，这小子并非如他的纨绔外表那般的简单啊！

郭业突然有些庆幸起来，庆幸长孙羽默跟着自己来兵部衙门，当真是走了一步好棋。

有了这个懂得长袖善舞的哥们在自己身边，替自己笼络底下人心，的确是如虎添翼，省去了自己不少的时间。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小子虽然有长孙世家的这个金字招牌，但却拿捏极准，该摆谱儿的时候摆谱儿，该放下身段的时候放下身段，人才，真是人才啊！

郭业瞅着闹闹哄哄的书令史公务房，不由自主呢喃道：“当初还真是走了眼，错以为这小子就会耍暴脾气，没成想短短一些时日，居然长进了如此许多。”

既然长孙羽默聚赌耍钱有他自己的用意，郭业也懒得再去阻止，再说了，兵司郎中一直呆在房中不出来，问都没有问一嘴，那他更没必要去阻止长孙羽默了。

继而摇了摇头轻轻笑了两声，徐徐转身双手负背，朝着自己的公务房走去。

.....

.....

临近黄昏，郭业和长孙羽默两人悠悠哉哉地在兵司大院混了上任的第一天。

此时，甭说兵司四房里的刀笔书吏，就连整个兵部衙门的人，都走的已

然差不多，各归各家，各找各妈。

除了兵部大门口那几个差役还轮班职守着岗位之外，郭业和长孙羽默两人应该是最后离开兵部衙门的。

当郭业与长孙羽默结伴出来大门时，郭业才听长孙羽默提起，自己的上级领导，那位整日闭门不出呆在公务房的兵司郎中，早就翘班回去了。

真是举止怪异，行事耐人寻味，奇奇怪怪的一人儿。

郭业懒得过问薛雄离开兵部衙门后会去哪里，应该这跟他没什么关系了。

出了兵部大门后，郭业问得长孙羽默第一句便是：“怎么样？这朝廷的一官半职当得如何？”

长孙羽默从腰里解下一个鼓鼓囊囊的钱袋子，在郭业眼前晃了晃，笑道：“这就是上任第一天的收获，哈哈哈，我还真没想到朝廷的官员是这么好当的。奶奶的，这些兵部衙门的官员真是呆头鹅，推牌九赌大小居然让本公子赢了这么多银子。嘿嘿，明儿八成是有人在跟我玩赌大小了，实在不行就换个玩法，我抱两只鸡来，明儿玩斗鸡得了。”

“我靠！”

郭业一脸郁闷地啐道：“你小子还真敢玩啊？斗鸡？想也别想，动静太大了，传扬出去不好听！对了，我找你还有点正事，让你帮个忙！”

长孙羽默收起钱袋子，问道：“啥事儿，你说！”

当即，郭业便将穆师爷在库司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一气儿说了出来，将自己与顾惟庸等人的那个计划暂时还隐瞒了过去。谁知道长孙羽默这小子哪天说秃噜了嘴，事情还没办就泄了密。

听着郭业将穆师爷的事儿讲罢，长孙羽默突然一脸正气凛然地样子骂道：“狗日的王君实，居然敢包庇下属胡作非为，还让自己的小舅子顶了别人的官职，真是岂有此理！回头我就找我爹，让我爹明日在朝堂上弹劾一把王君实，奶奶的！”

“别！”

郭业赶紧劝阻了长孙羽默，可别现在就闹出事儿来，不然的话，就不能施行自己的那道计策，替顾惟庸将龚吉这颗绊脚石给搬掉。

郭业耐心劝道：“暂时先别找你爹，咱们刚来兵部，也别尽惹事。你明天只要找王君实一趟，利用你爹的名头吓唬吓唬他，帮助穆恭穆师爷回到库司任职即可。不需要做什么库司书令史，只要能做个掌固官就成了。”

“这样啊？成，这事儿好办，既然是你郭业的朋友，那也是我长孙羽默的朋友！”

长孙羽默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拍着胸脯保证道：“这事儿交给我就成，明日我找王君实，后天你那位朋友就可以回库司了。这事儿我给你办瓷实了，且叫你那位朋友放宽心！”

郭业看着这小子一副信心笃定，舍我其谁的模样，越想越觉得此番长孙羽默跟自己进兵部，真是来对了。

谈完了事儿，长孙羽默邀请郭业道：“现在离天黑尚早，要不咱们去平康坊喝几杯，乐呵乐呵？也算是庆祝咱们头一天上任完美落幕，咋样？”

郭业委婉拒绝道：“算了吧，我劝你也早点回去，你今天是有生以来头一遭在兵部上任，我想你父亲，还有你家里人都惦记着你早点回去，问问你情

况呢！早点回家吧，别让他们惦记了！”

长孙羽默摇摇头，自嘲地笑了笑，又是摆出一副纨绔子弟的无所谓，说道：“我爹？算了吧，他眼里也就装得下我大哥和我二哥，至于我？少给他惹是生非，他就知足了！”

“天下无不是之父母。”郭业苦口婆心劝道，“你爹如果不关心你，又哪里会为了你进兵部周旋一番呢？得了，早点回去吧！”

可怜天下父母心，郭业心里清楚，长孙羽默纵是再怎么不长进不争气，作为父亲的长孙无忌望子成龙之心不变，老牛舐犊之情依旧。

特别是长孙羽默这小子今天好歹也是正式的大唐公务员了，也算是有所长进了，对于长孙无忌来说，多少有些老怀安慰。

可惜饶是郭业苦口婆心，长孙羽默反正对他爹长孙无忌就是对着干，叛逆到家了，当场就摇头苏红到：“别提他了，你不去我自个儿去，哼，今晚我非得将风满楼的姑娘统统包下来，谁敢触我长孙三公子的眉头，坏了我的雅兴，我非拆了她风满楼不可。”

说罢，就朝着自己的马车方向走去，徐徐走着头也不回，却是高高举起右臂挥挥手，自顾喊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管他妈个蛋！”

一溜烟儿，人已经钻进了长孙府的马车，马夫呼喝一声，马车渐渐走远。

郭业无语地摇摇头，走到自家的马车前，蹬上车辕钻入车中，冲马夫吩咐道：“去东市，到梁二公子家的胡姬酒肆坐会儿。”

“驾~~”

马车甩了甩缰绳，鞭策着骡马徐徐开跑，走在永福大街上，朝着朱雀门方向奔去。

去东市，找梁叔宇，这是郭业临时起意的。

无非是想找梁叔宇叙叙旧，顺便问下他在西川这段时日的情况，也跟他打听打听现在西川那边现在情形如何。

因为，他至少有一个来月没收到过康宝、庞飞虎等人的来信，就连负责东厂的暗夜都没有派人给他送过信。

他心里老是担心是不是西川那边发生了什么变故。

倚靠在车壁内闭目遐思，马车继续一路飞奔，出皇城，走朱雀大街，穿街绕巷，徐徐奔向东市。

.....

约莫过了半柱香的时间，马车驶进了东市的区域，此时虽入了黄昏，但是东市依旧是喧闹非凡，处处人来人往，人声鼎沸，充斥着各地口音各国语言的叫卖吆喝声，不绝于耳边。

进了东市之后，因为人流拥堵的关系，马车行驶的速度明显慢了下来。

慢慢悠悠地行驶着，停停走走的间歇着，突然，郭业感觉马车好像停下来好久了，停滞不前了。

随即掀开车帘问道：“怎么不走了？”

马车一脸焦急之色地回道：“大官人，前面好像有人在闹事，围观的人群太多，委实过不去啊！”

闹事？

东市乃做生意的地方，时常出现口角纷争，甚至还有大打出手的时候，



利字当头嘛，始终避不开一个争字。

所以对于这种事郭业也是屡见不鲜，咕哝了一句：“那就先等等吧，我先小憩一下。”

说着，放下了车帘，重新倚靠在车壁上假寐了起来。

忽然，

马夫有些讶异地叫道：“大人，被一群汉子围堵在中间儿的好像是房家二公子。他曾经来过咱们府上，小的见过他。”

“房家二公子？”

郭业心里琢磨了下这人，突然惊醒道：“你是说房遗爱？”

“正是，正是房二公子，咦，他好像被那些粗汉欺负了，呀，房二公子好像被人推倒在地上了，天，这下摔得挺狠！”

“妈的，谁啊？敢欺负我兄弟？老子下去看看……”

## 第518章出手凶残，震慑逼退

如今的房遗爱被吏部安排到了东市巡官衙门，出任书办一职，今日也是他赴任的第一日。

东市巡官衙门，负责东市区域数万家铺子的经营与收取赋税。东市巡官高显坐镇衙门，麾下共有八名巡佐官各司其职，每位巡佐官除了负责东市各自的区域与街道点面子之外，各自手下还有近两百名军卒听候调令。

而房遗爱这位书办，平日的职责除了替东市巡官高显阅览及起草公文之外，就是在高显与八位巡佐官间跑动，专门负责替高显传递信息，发号施令。

虽说书办一职仅仅七品，又无实权，但地位却是超然，在高显与其他八位巡佐官间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对此，房遗爱还是尚算满意。

特别是今天，正是房二公子成为大唐公务员的第一天，一身绿衣官袍穿在身上格外的意气风发。

房遗爱从纨绔子弟陡然升级到了大唐公务员，虽说只是一个七品的东市衙门书办，但好歹也是长了出息，不免心中有了沾沾自喜之意。

正所谓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

这小子头戴雁翅帽，身着绿袍，脚蹬官靴，呆在东市巡官衙门里又有些闷得慌，就起了到东市里头得瑟得瑟一番，耍耍威风的心思。

美其名曰，考察东市，体验民情。

.....

.....

这厮来到东市之后，昂首挺胸一个人在东市之中瞎转悠，恨不得全东市的商贩都知道东市来了他这么一位书办。

一朝得志少年郎，昂首阔步志满满。

信步无意间，走到了一家波斯人开设的香料店，突然见着店外店内挤满了一群泼皮无赖，吵吵嚷嚷威胁着店铺的那个波斯老板，索要着安保费，市井俗称保护费。

而且他敢肯定，这群泼皮无赖正是东西两市商贩们最为头疼厌烦的市霸，专门鱼肉两市，敲诈勒索，无所不干。

这还了得？

房遗爱虽然有些不思进取，好逸恶劳，但秉性不坏，特别是跟了郭业这么长的时间后，多少沾染了一些路不平有人踩的性子。

再说了，这里是东市，他房遗爱身为东市巡官衙门的书办，职责就是维护东市的安稳繁荣，岂能让这些市霸骄横东市，欺诈商贩呢？

视而不见，房遗爱是绝对做不出来的！

这不，路见不平一声吼，职责所在更是不能退缩，期冀用自己东市巡官衙门书办的身份，将这伙子市霸给震慑离去。

可惜，

房遗爱出师未捷身先死，不仅没有震慑吓退这些市霸，反而给自己惹来了一身骚。

一群市霸见有人架秧子，立马将目标纷纷转移，将房遗爱围拢了起来。

这才有了房遗爱上任第一天，便受困市霸手中的一幕。

市霸们见着房遗爱脸生，又是个年轻人，不仅毫无惧意，而且还变本加厉，从言语咒骂变成了肢体冲突，不断推搡挑衅着房遗爱，将其一把推倒在地。

砰～

一屁股硬生生坐在地上，摔得房遗爱那叫一个痛彻骨髓，跌坐在地上后依旧声色俱厉地指着市霸中的为首一人喝骂道：“大胆，我乃东市巡官衙门官员，你敢对朝廷命官辱骂且动手？”

“哟呵～还是个硬茬子？”

那为首的市霸显然有些意外这年轻人的顽抗，嘿嘿笑道：“你是朝廷命官又如何？小子，你只是东市巡官衙门的人，咱们爷们都是西市讨饭吃，你能奈我何？嘿嘿……记好咯，爷们姓贾名旺，人送诨号西市一虎。今天你贾爷爷给你长点记性，不好好削你一顿，怕你转头又忘记了你家贾爷爷的名号。”

说着，贾旺一脸阴笑地撸起袖子，步步上前就要动手揍上房遗爱一顿。

房遗爱稍稍蠕动屁股退后了一下，口中丝毫不输仗，喝骂道：“贾旺，你西市之人到东市来寻衅滋事已然犯了大忌，你若再敢对我动手，小心自己的脑袋！”

贾旺听着房遗爱的叫嚣，脸上越发狰狞，继续步步逼近，阴恻恻道：“嘿嘿，还真够嘴硬的，贾爷爷的脑袋在此，就怕你没能耐拿走哟！今天，你家贾爷不给你不长点记性，你怕是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呐！你看我敢不敢动手！！！”

呼～～

贾旺微微俯下身子，高高挥起一拳，目标直取房遗爱的脸颊，就要动手。

突然，人群之外一声厉吼：“你动一下手试试看！”

话音落罢，电光火石间，人影如箭射，三两步便冲进了人群之中，突然对着贾旺使出一记“野牛冲撞”。

砰！

贾旺还未反应过来，人已经被突如其来宛若十马奔腾的冲撞之力给弹飞了出去，噌噌噌，连退五六步，收不住双脚踏坐在了地上。

跌坐在地上之后，贾旺的脸上顿时痛苦地扭曲成了麻花，双眼冒着金星，来不及看不清来人到底是谁。

还未看清来人，突然那人又是弓步上前来贾旺身前，双手箍住他的后脑勺，对准他的下巴狠狠一记膝撞……

喀嚓！

下巴颏骨处陡然传来一阵碎裂的声音，贾旺哇哇痛哭厉啸，身体扭成一团在地上来回打滚，叫声凄厉，状若疯癫。

这时，来人从彻底退回到房遗爱的身边，将他轻轻扶起。

站起来的房遗爱惊喜地叫道：“二，二哥？你咋来了？”

郭业将伸出右臂将房遗爱挡在身后，提防着贾旺的那群泼皮手下一拥而上，伤到房遗爱。

然后斜眼看了下房遗爱，轻声说道：“我不来，你小子今天可就要遭大罪了！”

房遭受一阵汗颜地摇了摇头不再说话，默不作声地贴在郭业的身后。

这时的贾旺被几名手下泼皮架了起来，其他剩余的泼皮霸虎视眈眈地看着郭业，跃跃欲试，就等着贾旺一声令下，对郭业这边群起而攻之。

郭业镇定地冷笑道：“贾旺，你真是泼天大胆啊，居然敢跑东市对朝廷命官行凶，呵呵，你就不怕替你家主子惹来天大的祸事吗？”

“嘶……嘶嘶……”

此时的贾旺下巴颏骨明显碎裂说不出话来，脸上痛苦地扭曲不断呻吟着，能勉强站起已经委实厉害了。

突然听到对方提及“你家主子”四个字，贾旺心生戒意，艰难地摇摇头示意他手底下的泼皮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一双眼睛，却仍然仇视地看着郭业，恨不得将这个对自己痛下杀手的年轻人给生吞活咽了。

郭业见着贾旺有所忌惮，继续冷声说道：“贾旺，你狗屁的西市一虎也就吓唬吓唬平头小老百姓，在本官面前屁也不是。甭说是你，就是你家主子于得水见到本官，也得拱手相称一声郭大人。你若不怕替你家主子招祸，不怕你家主子的乌纱不保，你尽管在这儿呆着。就等着东市衙门的军卒过来。

哼，再不济，本官传信一声，让右领军卫府衙门的苏定方苏将军也过来一趟，将你们这群败类一网打尽，统统下大牢！”

“嘶……嘶嘶……”

贾旺继续呻吟着，但脸上的忌惮之色却愈发地浓重起来，就连他身边那群泼皮无赖一听“苏定方”三个字，都明显有了惧意，不敢再对郭业虎视眈眈跃跃欲试，相反，下意识地退后了几步。

郭业看着还是震慑不走贾旺这厮，只得最后指名道姓说道：“贾旺，你赶紧滚出东市。替我带信给你家主子于得水，贪得无厌需有度，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成。若再不约束你们这群渣滓，哼，休怪本官不念同僚一场。他西市巡官衙门，总有求到我兵部的时候，到时候别怪本官刁难他于得水！”

“嘶，嘶嘶……”

贾旺一听郭业将自己后台西市巡官于得水点了名，这下再也不能不信，特别是听到郭业居然还是兵部中人，更是心中起了惧意。

他看郭业这气势，绝非兵部的小鱼小虾，兴许自己再不退撤，真会给主子招来祸事。

对于贾旺这种市霸而言，于得水就是他们的天，他们的地，没了于得水的庇护，他们狗屁不是。说不定还不出了西市，就被人人喊打，死无葬身之地。

“贾旺，限你三个数，若再不滚，本官不介意再卸掉你一条胳膊，少得你再出来作恶。”

郭业冷着脸喝罢，作势就要上前动手。

贾旺见状，下意识地向后趑趄两步，口齿不灵光说不出话，只能呜呜呜地叫喊着，呼喝着自己的手下赶紧撤退。

风紧，扯呼！

几个呼吸之间，几名泼皮架着贾旺转身跑在了前头，踉踉跄跄险些跌倒，而剩余的泼皮霸紧跟其后，仿若后头有野狼追命般，仓皇逃离而去。

贾旺这伙子人一走，东市这边围观的商贩们不约而同爆出叫好喝彩之

声：

“哈哈，解气，真是解气啊！”

“这位大人当真威风八面，厉害啊！”

“这帮市霸就会祸害我们商贩百姓，活该，这位大人咋就不狠狠揍死这群败类呢？”

“这些畜生就该下大牢，省得再来祸害我们。”

那名香料店的波斯老板更是心有余悸地跑到郭业跟前，鞠躬致谢，竖起大拇指，抄着蹩脚的汉语赞道：“大唐的官员，霸气，霸气！”

郭业冲他笑了笑，然后挥手呼喝，示意围观的人群都散了。

然后才一脸笑意地看着贴在自己身后的房遗爱，关切地问道：“你怎么样？有没有伤到哪里？”

房遗爱甚是轻松，一副龙精虎猛的样子抬抬胳膊，摇头道：“没事，好得很，今天只是没有准备好，落了单吃了点小亏！”

郭业数落道：“这就是装逼惹的祸啊，看你小子以后还敢装逼瞎得瑟不？”

房遗爱嘿嘿干笑两声，不解地问道：“二哥，刚才你咋不往死里弄死姓贾的？就他这样的，弄死也是白弄，妈的，今天我是手上没人，不然看我整不死他。”

这会儿，房遗爱又变成了战意盎然的公鸡，不复刚才狼狈的模样。

郭业鄙夷地说道：“你知道个屁？贾旺这种渣滓无足轻重，但他却是西市巡官于得水的马前卒，弄死了他就跟于得水彻底结下了梁子。于得水此人，呵呵，能够盘踞西市这么多年而没有换过地方，可见这厮身后也有人啊，而且那人的背景应该与你爹房玄龄不相上下，牵一发而动全身，你晓得伐？”

房遗爱摇摇头，又点点头，似懂非懂。

郭业有些好气地看着他，说道：“得了，趁着你也在，我带你去见梁家二少梁叔宇。以后你在东市，还少不得要麻烦人家，特别是你现在立足未稳之时。”

房遗爱听罢心里乐开了花，讪笑道：“嘿嘿，还是二哥您知冷知热，疼小弟我啊，走着，走着……”

“滚犊子，瞧你那副德行，真是丢了你爹房玄龄的脸面！男儿需霸气，要雄起，知道不？走路也要抬起腰杆子来，别老是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说你呢，混蛋，抬头，挺胸……”

## 第519章西川有蹊跷

听闻来人得报，梁叔宇及时赶回胡姬酒肆与郭业相见，安排在了二楼的雅间儿小酌三两杯，房遗爱这小子敬陪末座。

酒过三巡，梁叔宇从袖中掏出如锦帕捏于手中，轻轻擦拭着嘴角，打趣郭业道：“我可是一进酒肆就听说了哦，你在东市街面大打出手，好是惩治了几个市霸一番。火气挺大，怎么？在兵部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

郭业举着杯盏轻抿了两口，摇头笑道：“哪里有什么不顺心？路不平，有人踩！再说了，受欺负的可是我郭某人的兄弟，我不可能袖手旁观，视如无睹吧？”

说着，放下手中的杯盏，指着坐于一旁的房遗爱，道：“这位是房大人家的二公子，如今在东市巡官衙门任职，二公子应该见过我这位弟兄吧？”

梁叔宇矜持地点点头，又冲房遗爱微微颌首，表示见过。

郭业继续说道：“我知道东市有三成的店面都是你们梁家的，今后遗爱在东市，还得多多仰仗你们梁家啊。”

梁叔宇本来就承着郭业之前西川两国大集市的那份人情，如今两人又都是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东，再加上梁叔宇对郭业感官不错，颇有几分朋友之交。

所以，他大大方方地应承道：“仰仗不敢当，如果房大人在东市有需要我们帮衬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切好说。”

房遗爱闻言，立马满脸喜色地点头称好，他虽只在东市衙门呆了一天，不过他可是听说东市巡官衙门每年都收着梁家的银子。

就连他的顶头上司东市巡官高显，对梁家那都是毕恭毕敬，有求必应的。

没成想，郭二哥三言两语就替他在东市找了梁家这座靠山，别看他老子房玄龄高居庙堂，但奈何不喜欢拉帮结党，不喜欢广收门人，所以他爹房玄龄对东市这种街面集市上的事情，还真没有梁家说话好使。

房遗爱冲梁叔宇致谢了一番之后，很有眼力劲地发现郭业与梁叔宇好像还有事情要谈，当即借着东市衙门还有急事要办的由头，起身告辞匆忙离去。

见着房遗爱恰到时机的离去，梁叔宇不由称赞道：“你这位兄弟倒是机敏，很有眼色啊！”

郭业笑道：“那是，你也看看他是谁的弟兄，再说了他爹房玄龄宦海浮沉，他自幼耳濡目染，还能差到哪里去？”

“得了。”梁叔宇貌似不想绕着房遗爱的话题继续下去，自顾斟了一杯酒，问道，“你今天来找我，肯定还有其他事吧？”

郭业颇有些意外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梁叔宇抿了两口美酒，笑道：“呵呵，你郭业是什么人？从来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都说屎壳螂不叮无缝蛋，你郭业也不逞多让！”

这话里话外透着奚落之意。

郭业岂是那么容易让别人占便宜的？他立马抓到了梁叔宇的话柄，反击道：“嘿，照你这么说，我是屎壳螂，那你不就是无缝蛋了？乖乖，原来素来爱洁的梁二公子还喜欢这个调调！”

“噢！”

梁叔宇含在口中的水酒顿时脱口而出，喷洒在地，呸呸呸地吐着口水，一脸厌恶恶心地样子。捏着锦帕擦拭了嘴角之后，有些作呕地哼道：“少恶人，赶紧的，说正事儿。我一会儿还得赶回长乐坊去。柴令文那混账整天呆在暖暖身边，我心里不踏实！”

柴令文？

郭业暗暗一阵摇头，自己这位名义上的大舅子与梁叔宇两人为了鱼暖暖，这争风吃醋可是有些厉害的紧。

不过能得美人青睐又何其幸运？像鱼暖暖这样美貌与事业并重的女人，甭说梁、柴二位，就连自己都动心。

不过暂时他可没有掺和进去的念头，不然的话，争风吃醋擂台战就得变成一盘三国杀了。

到时候，那真是理不乱，剪还乱！

那边梁叔宇见着郭业发愣，又是催促了两声。

郭业赶紧回神，说起正事儿道：“是这样，你不是前阵子刚从西川回来吗？我是想问你来着，西川近期的情况如何？”

梁叔宇不解地问道：“什么叫近期情况如何？你是指哪一方面？是指你的人，还是指……”

郭业断然说道：“都指，那边近期一直没有给我来信，我心里总觉得有些慌乱，老预感着有事情要发生似的。”

梁叔宇握着手中的杯盏迟迟不由落桌，皱起眉头思索了一番，而后说道：“我在西川那段日子，你那几位得力属下倒是对我格外热情，康宝、庞飞虎因为公务繁忙，全程都是由那位姓朱的胖子陪着我。应该还算正常吧？不过，有个事情倒是有些蹊跷。”

郭业一听康宝等人都没什么变化，安心了不少，继而问道：“什么事情有些蹊跷？”

梁叔宇道：“我在两国大集市那些日子，我发现一个现象，吐蕃商旅来集中兜售贩卖的人数与日俱增，而且是大肆抛售货物，颇有些清仓甩卖的感觉。”

郭业道：“这没什么奇怪的？做生意嘛，竞争大了，自然就有竞价兜售的嫌疑。”

“不！”

梁叔宇坚决地摇了摇头，说道：“问题是他们兜售完吐蕃物产之后并不是带着银子返回吐蕃，而是在集市中大肆购置粮食，还有铁器。而且我本意是想购买一些马匹回长安来着，可是整个阿里土城的大集市中愣是看不到有吐蕃人出售马匹。你说奇怪不奇怪？”

“大肆购置粮食？莫非是……囤积粮草？”

“大肆购置铁器？难道是……融铁铸兵？”

“看不到吐蕃人卖马？？？”

蹭～～

郭业猛然间好像想通了什么，站起身来惊呼喊道：“莫非吐蕃人正准备秣兵厉马，兵犯我大唐边境？”

“怎么可能？”

梁叔宇立马否决了郭业的猜测，神色极为轻松地小声道：“如果吐蕃人有意与我们开战，之前怎么可能还派使团进长安递交国书？而且你别忘了，斗狗大赛上他们还输了八百里土地给我们大唐。”

郭业还是将信将疑，问道：“那囤粮、铸兵、禁止战马出吐蕃，你又作何解释？”

梁叔宇看着一惊一乍的郭业，宽慰道：“你想太多了，如今我大唐虽然在战马上不如吐蕃，在骑兵上可能稍逊吐蕃人一筹，但是我大唐国力强盛，吐蕃人怎么敢自寻死路来挑衅？我觉得应该是巧合罢了，听说吐蕃国主松赞干布是位有为之君，应该懂得国与国间，力量悬殊，岂能轻易开战的道理。”

郭业听着梁叔宇的解释，琢磨着，按照历史进程吐蕃人应该是贞观九年才跟大唐宣战，而且进犯的地点也是松州，这时间和地点都不吻合，难道是自己想多了？

这个时候，吐蕃国的目标应该是侵吞大唐属国吐谷浑，难道他们是为了侵吞吐谷浑再做准备？

可是这么重大的情报，暗夜怎么没有派东厂的人给自己送来呢？难道他也没有察觉到这一点？不可能！以暗夜事无巨细的谨慎性格，他不可能没有发现这个蹊跷。难道他被别的事情给耽搁了？

一时间，郭业想入非非，思绪俨然飘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西川那边。

越想越是纳闷，郭业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暗夜那边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康宝和庞飞虎，哪怕是朱胖子连封书信都没有派人送过来？

郭业心里有些捉急，心道，看来，必须将长安这边的事情早早处理完，然后借着陛下派自己前往西川安抚宣慰的由头，亲自赴一趟西川，一查究竟了。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郭业再次从沉思中醒来，不过坐在他对面的梁叔宇早已不见，包括他那两名抱着琴，捧着剑的活招牌侍女都已人去房空。

门口处站着一名酒肆的伙计，见着郭业东张西望，赶忙报道：“郭大人，我家二公子刚才见着大人沉思想事，所以没有惊醒大人，先行离去了。”

郭业问道：“又去长乐坊那边了？”

伙计点点头，然后自顾忙活去了。

郭业心里啐道，你妹的，老子找你办点儿事不见你这么积极，争风吃醋泡马子，你倒是不甘落于人后啊。

随即他也起身离开了雅间，下了楼梯出了胡姬酒肆后钻入了停靠在路边的马车之中。

马车行驶前往太平坊的方向，他习惯性地倚靠在车壁上，暗暗提醒着自己，长安这边所有要办之事，必须提上日程了，先替顾惟庸和穆师爷搞定龚吉这孙子再说。

想到此处，郭业突然睁开眼睛坐直了身子，冲车帘外头的马夫喊道：

“停车，转道，先去一趟御史大人高士廉大人府上！”

“聿……”

哒哒哒哒……

马车半道而停，临近家门而不入，重新转道直奔高士廉府邸所在的崇义坊。



## 第520章娘舅见外甥

郭业在高士廉府中盘桓小坐，与自己昔日的这位老上司兼《长安周刊》的名誉总编闲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离去。

到底郭业与高士廉聊了什么，除了两位当事人之外，应是无人知晓。

三天后，顾惟庸与穆师爷邀约郭业在一处茶肆中相见，并将郭业之前授意制作的那本账簿交于他手中。

郭业粗粗一看，尼玛的，顾惟庸这个结结巴巴的家伙不做则以一做便是绝户到底啊！

别看这厮说话磕磕巴巴，可横下心可真够狠的，这哪里是给龚吉栽赃嫁祸啊，这是要把龚吉往死里整啊。

账簿上不仅清楚记上了这三年来，龚吉巧立名目大肆敛财收取贿赂的罪证，什么生辰摆宴、纳妾摆席啦，什么老母大寿，亡父忌日啦，光是在短短三年之内以乔迁新居为名目就摆了十五次宴席，五花八门，敛财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郭业看着上面清楚记着年月日，还有地点，甚至哪些人去给龚吉送银子，都记得一清二楚。

可见这方面的记录应该十有八九是真的。

看完这部分，郭业再翻篇看剩下的另外一部分材料，上面光记录龚吉中饱私囊，以库司郎中的身份暗地里偷摸倒卖兵部十几个府库中的兵甲器械就足有数十条。

什么倒卖精铁五百斤，什么私卖弓矢千把铁簇万支，什么偷盗横刀六百把，最后一条居然还写着龚吉时常领着东西两市的西域胡商，高句丽、东瀛商贩，还有吐蕃商旅乔装打扮，来参观大唐兵部的府库。

这一点说明什么？说明龚吉这厮为了钱财，有里通外邦之嫌疑。

兵者，国之重器也！

堂堂一个国家的国防部，何等机密森严之地，特别是库司所掌管的武器弹药库，更是重中之重，岂能随意让外邦商人来参观？

光凭这一条，杀龚吉十次都不为过了。

只不过，这些都是真的吗？

这时候，郭业也弄明白这些到底是真是假了。

随即，他合上账簿，问道：“两位，这账簿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啊？”

顾惟庸刚想解释来着，旁边的穆师爷立马抢话道：“郭大人，不是您说的吗？真亦假时假亦真！嘿嘿，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皆参半，到时候只要有些罪证一经坐实，龚吉恐怕就再也难有翻身之地了。”

看着穆师爷这笑得那个阴损样，郭业心里已然确定，这账簿尼玛的绝对是水货多多，虚大于实！

不过龚吉这厮要是该死，敛财太过凶残，如若一日不除，迟早会成为国之蛀虫。

就当是替李二陛下，替大唐帝国翦除一个祸害吧！

再说了，龚吉不除，顾惟庸就无法上位，那自己在兵部之中就有点势单力薄。如果顾惟庸能够掌握库司，那么自己兵司和库司一旦联手，王君实这

个狗屁侍郎还算根毛啊？

当即，他将账簿郑重其事地放进怀中，冲穆师爷伸手要道：“匿名举报信呢？”

穆师爷听罢，脱下靴子从里头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书信，小心翼翼地递过去，道：“这儿呢，早就写好了。下官这次可是花了心思来写这匿名信，当真是声情并茂……”

“我靠！”

郭业右手捂着鼻子，左手捏着书信的一角，有些犯呕地说道：“穆师爷，你也太恶心的吧？居然把他藏在臭脚丫里。”

穆师爷有些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正所谓君失密，则失臣，臣失密，则失身。此事关系重大，下官自然要有小心对待了，不是？”

郭业摇摇头，忍着恶心将书信放进袖兜里，嘟囔了一句：“懒得和你磨牙！”

而后便冲顾惟庸抬手告辞道：“顾大人，你们且先回去，接下来的日子若没有必要，你我最好不要相见，无论这几天库司发生了什么事儿，你们就当什么也不知道就好了。走也！”

说罢，郭业率先离桌匆匆离开了这家茶肆。

……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并未亲自出面年，而是派人在御史台衙门外击鼓一通，将匿名举报信与账簿送进了御史台，呈到了御史大夫高士廉的手中。

高士廉接到匿名举报信和账簿之后，仔细看了一番，不过并未第一时间通知御史台中的其他几位主事，也并未立马就召集所有的监察御史讨论此事。

高士廉悄悄将账簿和匿名举报信带出来御史台，坐上马车前往了大理寺正卿，自己的好外甥长孙无忌府中。

此时早过了上朝的时间，下朝的长孙无忌习惯在家中处理政务，很少在大理寺衙门办公。

所以当高士廉驱车来到长孙无忌家中的时候，他这个做外甥的自然是亲自跑到府外恭迎起自己这位舅父来。

对于长孙无忌而言，舅父高士廉对于他们兄妹来说，那是不是父亲胜似父亲。

如若没有高士廉抚养他们兄妹成人，成才，如若没有高士廉慧眼识英才，将自己的妹妹嫁给还未发迹的李世民，焉有长孙家族重现当年世家辉煌的一日？

甥舅相会，长孙无忌这位当朝重臣自然以子侄之礼行之，迎接舅父高士廉。

高士廉赶忙将他扶起，在耳边仅说了一声：“无忌，可有密谈之处？我有大事找你！”

长孙无忌年刚过四十，虽个头不高却时刻给人精明能干的感觉。

听闻舅父耳语相加，立马提起戒备，点点头说道：“舅父且跟我来，去我书房谈话。”

说罢，他示意身边的仆役退下，然后亲自带着高士廉前往了他的书房，并驱散了书房附近所有下人，百步之内不许他人靠近。

关好书房中的门窗之后，书房内略显昏暗，长孙无忌点起一盏烛台，照亮了整个书房。

然后请高士廉坐下，问道：“舅父，神神秘秘，到底出了什么大事？”

高士廉没有说话，而是从怀中将账簿与匿名举报信小心翼翼拿了出来，放在桌上轻轻往前一推，推到长孙无忌跟前，低声说道：“你且先看，看完再说！”

长孙无忌将烛台搁在桌上，先是拿起匿名举报信看了起来，看罢之后眉头顿时紧锁，而后又自顾翻查起那本账簿来，看完之后狠狠将账簿摔在桌上，沉声咒骂道：

“库司郎中龚吉，当诛！”

高士廉仿佛早预料到长孙无忌会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轻声宽慰道：“无忌，消消气，呵呵，老夫看完这举报信和账簿之后也是格外震惊。除了老夫，你应该是第二个看到这账簿和举报信之人。”

长孙无忌是个聪明人，立马明白了过来，惊呼道：“舅父，你是说这账簿与举报信还未在御史台中传阅？那你怎能私自拿出御史台来，这不合规矩啊！”

高士廉默不作声，微微颌首肯定了长孙无忌的猜测。

长孙无忌突然想起刚才舅父入府之时，那副神神秘秘的样子，顿时有些不解地问道：“舅父，这举报信检举龚吉，这账簿条条款款写着龚吉的罪状，此人的确罪孽深重，当诛当斩。可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库司郎中，你又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

你们御史台明日早朝拿着举报信与账簿先弹劾，然后刑部去查核，一经查核属实，再有刑部拿人，会同我们大理寺与你们御史台，三司会审不就完了吗？一个小小的库司郎中，让您亲自跑来我府上，未免有些小题大做了吧？”

高士廉嗤笑一声，捻着嘴边几根稀疏的胡子，摇头晃脑地说道：“无忌，龚吉虽说乃朝廷命官，需要三司会审方能定罪。但，你是否真觉得舅父老糊涂了，居然为了一个小小的库司郎中，坏了御史台的规矩来你府中让你看这账簿与举报信？”

长孙无忌连忙拱手否认：“外甥不敢！”

不过他心中的确是这般认为的，因为哪怕龚吉真把库司里头的东西卖得干干净净，那也只是个库司郎中，顶多泼天狗胆，涉案巨大而已。说到底，还真不值当他和高士廉这两位地位超然的朝中大佬和皇亲国戚出面去折腾此事。

谁知高士廉将手伸了过来，覆在账簿之上轻拍了两下，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对长孙无忌说道：“无忌，别看举报信和账簿中只有库司郎中龚吉一人，但你仔细想想，难道你不觉得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吗？”

“噢？”

高士廉话里有话，长孙无忌自然听懂了，但是他不明白高士廉到底暗指什么。

惊疑一声之后，他收起了刚才的那股子轻视神情，而是一脸狐疑地问道：“舅父，什么绝佳的机会？莫非您老人家知道这案子还牵涉到什么吗？”

## 第521章密谋

“无忌啊无忌。”高士廉捻着长须摇头打趣道，“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亏你还是当年天策府秦王麾下第一智囊呢，莫非这些年的锦衣玉食和安逸生活消磨了你的睿智不成？”

“舅父！！！”

长孙无忌被高士廉又是卖关子又是一阵奚落，顿时脸皮挂不住，颇有微词地说道：“舅父，不就是一桩官员贪赃枉法中饱私囊的案子吗？至于如此大惊小怪么？而且你这话说得没头没尾，你让外甥如何揣测？”

高士廉见着外甥被自己奚落得有些不悦，当即适可而止，轻声说道：“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我且问你，如今陛下的卧榻之侧又有何人令他夜寐不得甘甜？”

言下之意，李二陛下如今虽为九五之尊，但是还是有人让他睡觉不踏实，这人又是谁呢？

长孙无忌当然知道舅父的弦外之音，这句话肯定不是指宫中哪个妃嫔，大呼噜磨牙加放屁，令皇帝睡觉不香甜。而是另有所指——

指得正是退居宜春宫的太上皇李渊。

别看李渊被李世民逼宫退位，退居到了宜春宫中，变成了无所事事的太上皇。

但是长孙无忌心里清楚，太上皇的余威尚在，影响力尚在，不然也不会有武德旧臣系的存在。

武德旧臣系在朝中时时掣肘着李世民，谁敢他们这么大的胆子？

除了李渊，还能有谁？

自古以来，汉人便是以孝道传家，李唐皇族更是以仁孝治天下，尤其是当今圣上李世民，更是将孝义的功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尽管他知道父亲李渊退居宜春宫后，却不甘寂寞操控着武德旧臣系来掣肘着自己。

但是，他始终不能悖逆父亲，冒然将武德旧臣系赶出朝堂，做那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的痛快之事。

因为他只要这么做，那么他李世民孝顺的金字招牌就会砸落在地，成为全天下人唾弃鄙夷的无德无孝之昏君。

而且他这个皇位本来就来到有些名不正言不顺，所以对太上皇李渊，他一直都是又爱又恨。他打心眼里爱自己的父亲，却又一门心思想着如何彻底消除父亲在朝堂的影响力，在大唐的余威。

他生怕有一天，父亲李渊突然逆势反弹，在天下人的声援下，各路诸侯与军队的协助下，从自己手中将皇位重新夺回。

既敬爱既痛恨，一到夜里，这些矛盾纠结的情绪便会袭扰着李世民，困锁在他的心头让他连睡觉都心里不踏实。

要说爱也有爱，父爱大如山，不过李世民始终是一代英主，而李渊又是开国之君，所以有些东西冥冥之中便有了注定，最是无情帝王家！

李家父子的一切，身为李世民的大舅子兼最最心腹和嫡系，又岂会不知道？

但是长孙无忌不知道为何舅父会岔开话题，突然提起太上皇来，他与龚

吉的案子又有什么关系？

不过还是面带谨慎地说道：“舅父，你这话可不能乱说。陛下自登基以来极重孝道，对太上皇始终敬爱有加，你这话若传扬出去……”

高士廉不以为许，低沉地说道：“无忌，此地只有你我甥舅，又有什么不能说得？而且，老夫不也是希望陛下早一日摆脱武德旧臣的掣肘，早日在朝堂之上乾坤独断吗？”

高士廉这话一出，长孙无忌算是听明白了，立马诧异地问道：“舅父的意思是说，借着龚吉这件案子，能够助陛下彻底翦除武德旧臣党羽？”

高士廉意味深长地看着长孙无忌，笑道：“虽不中亦不远矣！无忌，驱逐武德旧臣出朝堂，不也正是你所期冀的吗？”

如今朝堂，以长孙无忌等人为首的天策府嫡系独占半边天，剩下一半由魏征、韦挺等人为首的建成余党与萧瑀、裴寂、陈叔达，杨恭仁为首的武德旧臣系分而治之把持着，成三足鼎立之势。

三系彼此争锋相对不对付，而其中闹得最凶的，便是天策府嫡系与武德旧臣系。

两系对垒，实为皇帝李世民与太上皇李渊之间的博弈掰手腕。

至于建成余党系，已然是日暮西山，除了魏征与韦挺之外，颇有些后继乏力。

所以，能够拔除武德旧臣系这颗眼中钉，未尝不是长孙无忌所期冀的。

长孙无忌被高士廉说中了小心思，微微有些不自在，不过稍稍掩饰而过，问道：“舅父，据我所知库司郎中龚吉此人最大的倚仗，便是开国伯，右金吾卫大将军常何。常何此人乃当年玄武门功臣，是当今圣上一手提拔而成，无论是龚吉还是常何，都跟武德旧臣扯不上干系啊？”

高士廉继续捻着长须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笑问：“无忌，我问你，如今武德旧臣系的情况，你可了解？”

长孙无忌点点头，表示了解，接着娓娓述道：“武德旧臣系多为太上皇当年在前隋同朝为官的臣僚或当年太原起兵时的旧属，其中以封德懿、裴寂、陈叔达、萧瑀、杨恭仁五人为首。封德懿贞观元年便去世；裴寂亦是垂垂老矣，不堪重用；至于陈叔达，杨恭仁，则领军在外，算是武德旧臣系在军中的力量。最后就属尚书右仆射萧瑀，此人最为难缠。”

长孙无忌的分析很详细也很精准，高士廉听着也是连连颌首，说道：“没错，你说得很是到位。龚吉看似武德旧臣系毫无关联，但是无忌你可知道龚吉未出任库司郎中之前，是在哪里就任吗？”

长孙无忌摇头说道：“吏部不归我统辖，我岂能知道？”

高士廉道：“这厮乃是武德二年的进士出身，他的座师就是封德懿，出自封德懿门下。而且，这厮进兵部先后担任兵部库司的掌固、员外郎等职，步步高升到兵司郎中，皆是封德懿推波助澜之功。只不过封德懿死后，他才将亲妹嫁进了常何府中为妾，攀上了高枝。”

长孙无忌诧异道：“居然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高士廉道：“所以，龚吉此人在库司之中如此贪赃枉法，成为国之蛀虫，封德懿绝对逃脱不了一个用人失当之过。兴许，这厮收刮到的钱财，封德懿都有份参与。”

长孙无忌摇头苦笑道：“舅父唉，即便如此也无济于事，封德懿早在贞观

元年就去世了，难不成还刨棺鞭尸，拉出来对峙不成？哈哈……”

高士廉对于长孙无忌的笑不以为许，轻声叹道：“无忌啊，死了才好，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才不能抵赖啊！”

“嘶……”

长孙无忌被高士廉的话吓到了，呐呐猜测道：“舅父是说，将龚吉此案做大，把封德懿牵连进来？然后挖出萝卜带出泥，从封德懿这个死人身上做文章，将整个武德旧臣系统统统牵扯进来？”

高士廉点点头，赞道：“然也，正是如此！关键还在于龚吉身上，只要他一口咬定封德懿曾与之分赃，那下边的事儿就好办了！”

“我懂了，突破口还在龚吉身上！”

长孙无忌一说完，高士廉立马提醒道：“此案刑部肯定要参与查核缉拿，龚吉到了刑部大牢中该如何说话，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办了吧？”

长孙无忌道：“舅父放心，刑部尚书韦挺虽是建成余党，并非我们的人。但刑部的两位左右侍郎皆出自天策府，要将龚吉此案办成一个铁案应该没什么问题。至于到了三司会审之时龚吉会说些什么话，届时我委托开国伯常何见上龚吉一面。”

说到这儿，长孙无忌眉宇间突然透出一股狠劲，说道：“开国伯常何虽非我们天策府嫡系，但好歹是圣上一手提拔擢升，也算是同宗同源了。届时，我会让他这个当姐夫的去大牢探望龚吉这个舅子。龚吉也是人嘛，往往到了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只要前头升出一线曙光，心中自然就会升出一丝希望来。对吧？”

高士廉将桌上的账簿与举报信重新收起，放进怀中，说道：“我出来许久，现在该回御史台了。我现在就回去召集几位主事，还有一干监察御史，将账簿与举报信公之于众，明日早朝便开始弹劾龚吉。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长孙无忌知道事关重大，也不再挽留高士廉，起身相送他出了书房。

刚走出书房门口，长孙无忌突然心生一个疑问，喊住了高士廉，问道：“舅父，我很好奇这账簿和举报信到底是谁人给你的？你可别告诉我这些乃是匿名举报，外甥可不信哦？”

高士廉脸色微微错愕了一下，转身看着长孙无忌，顾左右而言其他地说了一句：

“无忌，你这个做父亲的要学着一碗水端平才是，涣儿，冲儿固然是出类拔萃，但是老三羽默也不赖啊。至少，在识人交友方面，羽默强过他那两位哥哥！”

说罢，高士廉又是摇摇头，干笑一声，喊道：“一大堆子事儿等着老夫去处理，无忌勿送，走也！”

很快，高士廉被匆匆离去，消逝在了长孙无忌的视线之中。

留下长孙无忌一人站在书房门口，左手倚着门柱怔怔发着呆，寻思着舅父高士廉的最后一番话……

## 第522章黑云压城城欲摧

隔日早朝，御史大夫高士廉率御史台一千监察御史正式弹劾龚吉。

高士廉起了个头后，御史台三位主事，外加一十八名上朝的监察御史连番出班奏请，大肆抨击龚吉身为库司郎中，却中饱私囊，贪赃枉法，巧立名目为己敛财，更有里通外邦之嫌。

御史台一千人等战斗力旺盛，你方战罢我登台，轮番上阵，弹劾得龚吉体无完肤，让在皇帝眼中名不见经传的库司郎中龚吉，着实扬了一把名。

最后，高士廉更是将匿名举报龚吉的信函以及账簿，当着朝堂中文武百官的面，亲自呈送到了皇帝跟前。

李二陛下一一直都未有表态，但面色阴沉足以说明了一切。

他当场看罢匿名举报信，再翻阅完账簿之后，勃然大怒，狠狠将账簿摔在了地上，怒斥：“此乃仓中硕鼠，国之蛀虫，当查，当斩，当诛！！”

而后亲口下令刑部派人前往兵部，查核缉拿库司郎中龚吉，并下令御史台、大理寺、刑部组建三司会审，彻查此案，将龚吉绳之以法。

令罢，李二陛下怒容未消的宣布散朝，随即拂袖而去前往了甘露殿。

整个朝堂哗然成一片……

……

……

午饭光景，兵部衙门中。

郭业依旧到点应卯坐于兵司大院公务房中，看着兵司四房每日送来的公文，颇有些索然无味闲得慌。

咣当～

长孙羽默突然撞门而入，一脸幸灾乐祸地喊道：“郭业，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哈哈，库司那边出大事儿了！”

郭业一听库司出了大事儿，心里多少有些猜到，不过还是佯装讶异的样子，问道：“什么事儿？”

长孙羽默兴奋喊道：“嘿嘿，听说早上御史台全员出动，在朝堂上轮番上阵弹劾库司郎中龚吉。这不，刑部的人刚来库司，又是枷锁又是囚车的，将这厮带走了。这会儿估摸着应该下进刑部大牢了。”

郭业暗道，奶奶的，高士廉和长孙无忌真甥舅俩儿，动作也忒快了吧？真是雷霆霹雳，咋咋一阵快啊！

不过他口中还是震惊地喊道：“居然有这等事？”

“嘿嘿，你少装模作样的，龚吉这次倒霉八成跟你脱不了干系吧？”

长孙羽默语出惊人，一副看透个中真谛的模样似笑非笑地望着郭业，眼神中透着几许的佩服。

居然被这小子发现了端倪？

既然如此，郭业也懒得装样儿，轻笑道：“没成想还是被你小子看出来。你小子是怎么发现的？”

长孙羽默听到郭业的亲口承认，立马瞪大了眼珠子，震骇道：“果然跟你有关系，奶奶的，你小子不厚道，亏我拿你当兄弟，你却瞒着我，哼～！”

郭业也是错愕喊道：“我靠，长孙，你他娘的诈我？”

长孙羽默此时对郭业没好脸，哼道：“我诈你个蛋蛋！我早就瞧出来了，

之前只不过是怀疑，听完你的话后才确认无误。奶奶的，你丫出手够狠啊，直接将龚吉这孙子直接弄进了刑部大牢！”

郭业自认自己做的已经很是机密，不知道哪里露出了破绽，让长孙羽默发现了端倪。

旋即问道：“你是怎么瞧出来的？”

长孙羽默听到郭业有此一问，刚才愠怒愤恨的神情顿时消失，脸上尽是沾沾自喜之色。

长孙羽默骄傲说道：“嘿，你以为我是瞎猜啊？龚吉一被刑部的人带走，我就猜出来跟你脱不了干系。因为咱有这个！”

说罢，这小子抬起右手食指，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位置，示意自己有脑子。

他不待郭业发话，自顾解释道：“其一，你之前跟我说过库司郎中龚吉欺压库司员外郎顾惟庸，更是让我帮忙穆师爷让他回到库司任职，再加上这两人跟你有旧交，我就知道以你小子睚眦必报、护犊子的性格，绝对不会这么轻易放过龚吉。”

“其二，昨天深夜，我从平康坊消遣完回到家中，我爹居然没有入睡，而是莫名其妙地将我叫到后院，让我陪他小酌几杯。而且对饮的时候，我爹居然破天荒地夸我，而且在我跟前屡屡提及你，让我多多跟你交往。乖乖，你要知道我爹历来对我只有怒骂斥责的份儿，从来未曾夸过我，而且我交的朋友他一直都认为是狐朋狗友，上不了台面。昨夜，他居然不吝溢美之词地夸着你……”

嗯？

郭业听着长孙羽默分析得头头是道，不由心中暗赞，看来这小子真的没有表面那么简单，一次是偶然，两次，三次都表现出与外面不相符的一面，那就绝非是偶然了。

不过他更有兴趣知道的是，他爹长孙无忌大人，是如何夸奖自己的？

长孙无忌何等人物？

当今皇后的兄长，李二陛下的大舅子兼第一心腹，天策府这帮名臣虎将的领军人物，朝堂大佬中的大佬。

郭业自觉，能得长孙无忌亲口一番夸奖，那真是来之不易啊！

随即，他问道：“你爹是怎么夸我来着？”

长孙羽默毫无隐瞒地说道：“我爹说了，郭业此子虽非正经仕途出身，也非世家子弟出身，但身上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而且我爹对你还赠了八个大字作为评价呢。”

“哪八个字？不会是年少有为，有勇有谋？”

“切，少往自己脸上贴金！”

长孙羽默鄙视地瞥了眼郭业，说道：“我爹说了，郭业，不学无术，心中有术！”

不学无术，心中有术？

尼玛的，怎么跟马元举当初评价自己一模一样？

前半句骂人，后半句听着也不是什么褒扬啊？

顿时，郭业一脸郁闷地哼哼道：“你爹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埋汰我啊？”



“哈哈哈哈哈……”

看着郭业一脸吃瘪的样子，长孙羽默仿佛报了前番郭业隐瞒他办大事之仇，笑得甚是酣畅淋漓。

笑罢，他又说道：“少不知足了，我爹这人天生刻薄，能得他赞许的晚辈又有几人？我知道我这人嘴边少个把门儿的，不过你小子办这么刺激的大事儿，居然也瞒着我，忒不仗义啊！”

郭业一阵汗颜，歉意道：“事关机密，牵一发而动全身，长孙莫怪才是！”

长孙羽默见着郭业摆了姿态，也算是找回了面子，大度地摆摆手，将此事揭了过去。

而后转移话题，继续笑嘻嘻地问道：“你知道咱们的兵部右侍郎大人，现在去哪里了吗？”

郭业下意识地问道：“兵部右侍郎？你说王君实？他干嘛去了？”

长孙羽默道：“龚吉此事一出，这孙子也慌了神，匆忙出了兵部。这厮平日屁股就不干净，往年都没少收龚吉的孝敬，这次应该是怕龚吉此案牵连到自己的缘故，去找人求助了吧？”

郭业一听真是这么个理儿，点点头说道：“王君实好像是得魏征、韦挺等人推荐，才出任的兵部侍郎吧？这家伙应该是去找这两位去了。”

长孙羽默竖起拇指赞道：“果然跟我猜得如出一辙。郭业你真厉害，不出门便能知晓天下事。不怪我爹如此赞许你！”

郭业故作矜持地笑了几声，突然对长孙羽默提醒道：“长孙，此事前景未明，所以希望你能守口如瓶，不要将我、顾大人等人露出去。因为令尊这次不仅要將龚吉之案办成铁案，还要办成一件泼天大案。下面的事情，就不是我等所能参与。故，希望你能够……”

“放心吧？我长孙羽默虽然口没遮拦，但也知道轻重！”

郭业微微颌首，道：“我信你！不过还有件事儿，我需要你帮个忙！”

“讲！”

“你替我私底下跑一趟库司大院，帮我传个话给顾惟庸还有穆师爷，让他们保持本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是他们所能搀和进来。告诉他们，适可而止，小心引火烧身伤到自己。”

长孙羽默道：“放心，我这就去悄悄叮嘱他们。让他们该干嘛干嘛，别瞎扯蛋！”

说罢，长孙羽默如一阵野风儿似的，拔腿就冲出了郭业的公务房。

见着长孙羽默人来疯般离去，郭业双手负背徐徐走到公务房门口，看了看天上——

说来也巧，此时天上乌云密布，黑压压一片死沉，黑云压城城欲摧，令人极为压抑，大有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征兆。

“暴风雨就要来了吗？”

郭业呢喃自语了一句，又自顾低声吟道：“没想到我这小卒子居然也能搅浑一塘池水，但愿这场暴风雨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只希望雨过天晴后，拿到我该得到的东西，足矣！至于其他人，对不起，休要怪我——”

“一将功成万骨枯！！！”

## 第523章开国伯常何

刑部缉拿库司郎中龚吉，关入刑部大牢仅过一天，刑部就由刑部左侍郎上官仪出面，提审龚吉进行初审。

正如郭业所料，龚吉本身屁股就不干净，连他本人都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兵部库司任上干了多少腌臢之事，收刮了多少黑心银子。

在刑部初审堂上，刑部左侍郎上官仪凭着那本顾惟庸和穆师爷精心准备的账簿，加上长孙无忌授意的连唬带诈和小小的刑讯逼供，居然让龚吉对贪赃枉法，巧立名目大肆敛财等罪名供认不讳。

初审堂上，上官仪毫不费力地就将龚吉拿下，并签字画押关进了牢中。

既然龚吉认了罪，那么倒卖兵部兵械器甲、里通外邦等罪名也就变得不重要了，可有可无。

不管龚吉认与不认其他几个罪名，他都难以逃脱贪赃枉法，收受贿赂的罪名，而且上官仪的任务便是让龚吉在刑部初审认罪，将其送上三司会审的大理寺公堂定罪，即可。

剩下的事情，基本上就与他无关了。

初审一结束，长孙无忌便开始加快进城，派人来刑部提拿龚吉，将其转移并关押入了大理寺的天牢之中。

能够被关押进大理寺天牢的，不是从五品以上朝廷官员，便是皇亲国戚，这可不是普通罪犯能够享有的待遇。

长孙无忌乃大理寺正卿，整个大理寺上下不是他的门生，便是他们天策府嫡系一脉的官员。

所以，对于将龚吉关入大理寺中，正是长孙无忌所期盼的，至少在大理寺中，他想做一些事情都是只手遮天，少了外间的掣肘。

离御史台、刑部、大理寺所组成的三司会审还有两天，这一日长孙无忌邀约开国伯常何来长孙府，小叙了一番。

约莫相谈了一番之后，当夜开国伯常何便提着酒肉去了大理寺，进了大理寺天牢中前去看望自己的舅子龚吉。

此时的龚吉在天牢中享受着独门独户的待遇，虽然去除了枷锁，不过脚上足足二十斤的镣铐还是锁着，在牢房之中走起路来当当作响。

龚吉不到四十岁，在官场生涯中应属正当盛年之时，他怎么想不通，前几日自己还在库司之中过着呼风唤雨，下属簇拥的日子，今日却已然银铛入狱。

他自认自己后台够硬，该打点的业已打点，怎么还会落到如此田地？

在官场之中贪赃敛财，他龚吉自认并非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也绝非是最贪得无厌的那一个。

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千里做官只为财，大唐的官员又有几个是不贪的？

清廉如水为官者也有，龚吉也见过不少，但他自认贪赃敛财并非他落到这般田地的真正原因。

想着琢磨着，龚吉倚靠在牢房干裂的土墙壁上，满脸苦涩地喃喃自语道：“莫非，龚某人得罪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不过龚吉倒是乐观，他自认大唐官场之中，像他这样的官员多如过江之

卿，如果这都要杀头的话，指不定要砍掉多少官员的头颅了。

他想着到时候变卖变卖家里的宅邸和山田，再将府中的藏银统统缴纳到户部，最后再让自己那位皇帝跟前大红人的姐夫常何稍稍运作一番，应该罪不至死吧？

稍微轻点，革除官职永不叙用，变为庶民呗；最重也不过是个流放三千里，发配琼州岛，到了那边拿着银子打点打点，做个置地千亩、蓄奴养妾的富家翁，也未尝没有可能。

想着想着，龚吉居然脸浮笑容，美滋滋飘飘然起来……

……

“哼，你还有心思在这儿笑？”

一句怒意十足的话传进龚吉的耳中，顿时惊醒望向牢房外头，来人竟然是自己的姐夫常何。

龚吉看着姐夫常何身穿便服，手里提着竹篮装着饭菜，瞬间，无边的委屈涌上心头，哽咽地悲呼道：“姐、姐夫，我冤啊！”

“冤你妈的头！”

常何又是一声痛斥，而后示意旁边的狱卒打开牢门，钻了进去。

一进牢房中，酸腐臭味扑鼻而来，常何下意识地捂着鼻子，将竹篮放在地上，一只手虚空扑扇了起来，驱赶着牢房的怪味。

常何不仅是龚吉的后台与靠山，更是龚吉如今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所以龚吉对着常何只有战战兢兢的份儿，一言不发地站在常何的跟前。

常何走到牢房中的一处干草堆上，一屁股坐了下来，指着那个竹篮，喝道：“吃吧，饱饱的吃上一顿！”

龚吉闻言，立马转悲为喜地蹲在地上，扯掉竹篮上盖着的那片花布，好家伙，真是丰盛，竹篮里头有鸡有鸭，有鱼有肉，还有一壶好酒，龚吉摸着壶身还是温热的。

心里顿时好是一番激动，龚吉从一只烧鸡上掰下一根鸡腿，愣是二话不说就往嘴里塞，一边咬着鸡腿一边口齿不清囫圇说道：“还是姐夫心疼我，莫非这些酒菜都是我姐姐做好，让姐夫你给我捎进来的？”

常何看着龚吉吃得满嘴流油，轻声说道：“没错，是你姐姐做的。你姐姐女流之辈，上不来大场面，这顿断头饭只能我这个姐夫来送了！唉……”

“哈，我就说姐夫心疼我嘛！啊？？？”

吧唧～

龚吉手一打滑，鸡腿脱手掉在了地上，这厮一脸惊骇满面惊惶地哆嗦着嘴唇，喊道：“啥？断……头……饭？姐夫，姐夫，这到底咋回事？你要救救我啊！”

“救你？”

常何自嘲地笑了笑，冷声说道：“我如何救你？我早就教过你，让你收敛让你低调，让你与人为善，现在倒好，你居然捅了天大的篓子，我如何救你？”

龚吉这个时候哪里顾得上吃喝？连连摇头，不可置信地仓惶喊道：“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罪不至死啊，姐夫！！你可是开国伯，你是陛下一手擢升，你说话指定好使，姐夫！！”

“老子一个小小的开国伯，算个屁！！”

常何陡然起身，怒骂道：“你这畜生不长进，我又有何能耐救你脱困？现在不是我不肯救你，而是有人要将你这案子办成泼天大案，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砰！

龚吉一屁股跌坐在地上，顾不得疼痛，像野狗一般匍匐爬到常何的跟前，抱住他的右腿，哇哇大叫道：“谁，谁，谁啊？姐夫，到底是什么人要如此置我于死地啊？”

常何居高临下地俯视冷笑着自己这个舅子，寒声道：“谁？呵呵，多了去了……你且听好了……”

“长孙无忌！”

“房玄龄！”

“高士廉！”

“……”

“天策府一系的大臣，都要将你这案子办成铁案，办成泼天大案。龚吉，你必死无疑！”

龚吉抱着常何的大腿，浑身瑟瑟发抖如筛糠般，常何每念出一个名字，他口中自然而然地呢喃一句话：“无冤无仇，为什么？”

待得常何讲完，他仰天痛哭，厉啸道：“姐夫，我与他们无冤无仇，为什么他们要揪着我不放啊？”

“唉，龚吉，谁让你恰恰又是封德懿的门生呢？若天策府这群大臣不抓住这个辫子，痛打武德旧臣一番，那才叫错失良机呢！”

常何一语道出了真谛，龚吉立马恍然大悟过来，带着哭腔嚷嚷道：“姐夫，你是说天策府一系要拿我做文章，对武德旧臣系展开穷追猛打？我的天，我怎么那么倒霉？封德懿那个死老鬼，草他亲妈啊，害死我了！呜呜，呜呜呜……姐夫，你要救我，你不能让我姐姐没了亲弟弟，你不能让我龚家绝了后啊！”

常何见着龚吉口不择言，濒临崩溃的边缘，立马声音转柔道：“龚吉，别说我这个做姐夫的不帮你，我帮你指条明路吧。其实你是死还是活，全凭你自己一念之间！”

“啊？”

龚吉立马停止了哭泣，双眼透着苟活的期盼，一边擦拭着眼泪儿，一边站起身来，紧紧抱住常何的胳膊，生怕他这根救命稻草跑了一般。

迫不及待地追问道：“姐夫，求你给我指条活路，只要能活命，我什么事情都愿意做，姐夫，姐夫……”

常何听罢龚吉的话，嘴角不由浮起一丝龚吉未曾发现的弯度，不过稍纵即逝，转眼间又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情，重重地戳了下龚吉的额头，恨声说道：

“你这不争气的狗东西，以后拜托你多长点心吧。活路是有，虽说不能让你继续在朝为官，但至少让你脱了死罪，回到老家当个为富一方的乡绅。”

“姐夫，那还等什么？说呀，说呀，急死个人哩，赶紧说呀……”

几天时间，

龚吉有了从天堂到地狱的天壤之异。

而就在刚才常何说出那句话的一瞬间，

龚吉又有了从地狱升到天堂的满满幸福之感。

在他眼中，

活着，比什么都强。

在他看来，

死里逃生，这种感觉真他娘的好！

喜极而泣，

常何还未指明活路，却点亮了龚吉心中的那盏明灯，油然间，两行珠泪悄然滑出了眼眶。

常何看着这厮的屁样，不由一阵暗暗摇头失望，哀哀叹了一声，还真被长孙大人说中了，我这位舅子也就这点出息，不仅成不了大气候，若继续在朝为官肯定是祸不是福，牵累我常家之日为时不远矣。

龚吉，这也怨不得你姐夫刚才诓骗你一番了！

## 第524章风雨夜，裴寂访萧府

常何在牢中对龚吉殷殷嘱咐，面授机宜，让他在两天后三司会审的公堂之上如何巧言令色，为自己主动找寻一条活路。

待得常何讲完离开大理寺天牢，龚吉的脸上早已没了刚才的仓惶之色，取而代之的是一阵阴狠发笑。

这厮目送着常何离去之后，猛然蹲在地上重新在竹篮中掰下一条鸡腿，玩命儿地往嘴里一阵直塞咀嚼，阴笑着嘟囔道：“封德懿，休怪我这个门生心狠，我也是逼不得已。反正你死都死了，早成了冢中枯骨一堆，就当成全我一次吧！至于萧瑀、裴寂？嘿嘿，既然老子受你们武德旧臣牵连，那就别怪老子一不做二不休了，嘿嘿，妈的，今天怎么吃啥啥都香呢？”

.....

常何出了大理寺天牢大门，天色已经黑得不能再黑了，早早在外头等候的常府下人提着灯笼迎上前来，引着常何前往停驻马车的位置。

轰~

天际一声闷雷响起。

常何刚走几步，还没来得及上马车，这天上居然下起了雨来。

极为突然，哗啦哗啦一阵下，如豆子般大小的雨点很快就砸落在人的身上。

常何突然驻足不走，仰起头来展开双臂，任凭雨水砸落在自己的脸上，任凭雨水打湿着自己的衣衫。

淋了好是一阵子，常何才徐徐收回双臂，抹了一把满是雨水的脸颊，粗犷地骂骂咧咧道：“狗日的，这雷雨倒是会挑时候，莫非连老天爷也知道再过两天，长安地界儿上将是风起云涌，波谲云诡不成？嘿嘿，贼老天！”

“老爷，快快上车啦，这雷雨毒的很，淋久了容易染风寒哩！”

常府的下人早已坐在车辕上驱驰着马车，来到了常何的身边，不断催促着。

常何唔了一声，浑身湿透地钻进了马车之中，吩咐下人驱车回府。

雷雨越下越大，貌似短时间内不想停歇一般，任性地刮起了阵阵狂风，风烈雨猛，惊醒了不知多少睡梦中的人儿。

咚，咚咚咚~

尚书右仆射萧瑀的府上，半夜有人猛捶大门，吵醒了萧府的门房。

门房下人睡眼惺忪地爬了起来，打开了大门，本想破口大骂两句，扰人清梦缺不缺德。

不过当看到门口敲门之人后，那下人立马将话卡在了嗓子眼儿上。

来人是位老者，下人定睛一看探清了模样，居然是自家老爷的至交好友——当朝宗正寺正卿裴寂裴老大人。

要说这裴寂，也绝对是唐初朝堂中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

他的传奇就在于他跟当今太上皇李渊的关系，如果虞世南时常得太上皇李渊召进宫来相叙，是因为一代大儒名声在外的话；那么裴寂得太上皇李渊召见入宫，时常秉烛夜谈，甚至抵足而眠，那就是因为私交好到极致的关系。

裴寂甚得李渊信任，李渊做皇帝那会儿就是尚书仆射，后来李世民逼宫

得皇位，李渊退居深宫，裴寂也讲义气，愿意卸掉尚书仆射的官职，宣称与太上皇共进退。

那家伙，真是把李渊感动得眼泪儿哇哇的。所以每年李世民为太上皇李渊举办寿宴的时候，裴寂永远都是陪坐在李渊的身边，连李渊的皇子皇孙都没这份殊荣。

套用后世一句话来概括这两个老家伙的关系，那当真是好基友，一被子。

而且，裴寂卸任尚书仆射之后，李渊作为退位的条件之一便是保举裴寂出任宗正寺正卿。

唐朝的宗正寺，它的职能等同于明清两代的宗人府。掌管皇族事务，管理皇族、宗族、外戚的谱牒、守护皇族陵庙。因为唐代道教是国教，所以宗正寺还管理天下的道士、僧侣。

因此，裴寂这个非道非僧之人，还是天下和尚和道士的头头。

就连郭业那位便宜师兄，护国大法师袁天罡，都归裴寂这糟老头子管辖。

同时，宗正寺正卿一职也成就了裴寂另外一个传奇，那便是以非皇族中人掌管着皇族中之事。

一句话，裴寂这老头垂垂老矣，却是传奇多多。

.....

很快，门房下人便领着裴寂前往了萧府的客厅，然后又赶去萧府家主萧瑀的卧房外，将其叫醒。

一听裴寂三更半夜造访，而且还是雷电交加，披风淋雨地赶来，萧瑀岂能怠慢？

赶紧起床随便披了一件衣服就跟着下人来到了客厅。

一入客厅，裴寂正喝着萧府下人送来的热茶，暖着身子。

别看萧瑀如今位高权重，添为尚书右仆射，与长孙无忌那个尚书左仆射兼大理寺正卿一起行驶着宰相的权力。

但是在裴寂面前，萧瑀丝毫不敢托大，一进来便是拱手问道：“裴老大人，天气如此恶劣，您怎得还深夜来访？莫非有什么重大之事？”

裴寂喝了些热茶，身子舒服暖和了许多，摇头苦笑道：“唉，岁数大了真是不由日，这初春雷雨一淋，老夫居然还打了几个寒颤，老咯，老咯.....”

“呃.....”

萧瑀如今业已四十五六，但是在裴寂这位六十多岁的老人跟前，还算是一个晚辈。

听着裴寂叹老，萧瑀赶忙又是安慰了一番。

萧瑀说着说着，这边的裴寂猛然拍了拍额头，自嘲笑道：“瞧我这记性，差点将正事儿给忘记了。萧大人，你可知道最近兵部库司郎中一案？对龚吉此人你可有印象？”

萧瑀闻言，立马答道：“这个案子如今闹得满城风雨，萧某想不知道都难哟！龚吉此人倒是没什么印象，怎么了？不是说刑部初审已过，再过两日就要在大理寺公堂，进行三司会审了吗？”

裴寂又是摇了摇头，说道：“今日老夫特意翻查了下龚吉此人的升迁记录，发现此人居然是当年封德懿的门生，而且屡次升迁都是封德懿一力推荐

来着。”

“封德懿？”

萧瑀惊呼一声，说道：“封大人不是过世好多年了吗？若封大人还活着，龚吉犯案自然会有举荐不当之嫌疑，但是封大人都已经过世这么多年了，别说龚吉贪赃枉法，就是龚吉阴谋造反，也不可能跟封大人扯上干系了吧？裴老大人，您今晚深夜造访，就是为了此事？嗤……”

萧瑀不由笑出声儿来，觉得裴寂太过小题大做了。

谁知裴寂不以为许，担忧地说道：“不是老夫杞人忧天啊！萧大人，我跟你说一个怪事，你听老夫讲完你便知晓老夫为何而担忧了！”

萧瑀打了哈欠，伸手请道：“裴老大人请讲，萧某洗耳恭听！”

裴寂道：“今日下完朝正准备出宫，老夫突然心血来潮想着去宜春宫去探望下太上皇。谁知到了宜春宫门口，却发现殿外多了许多千牛卫值守，而且任凭老夫好说歹说，大发肝火，这伙子千牛卫愣是不让老夫进宜春宫探望太上皇他老人家。而且言称太上皇身子不适，不便见客。”

“太上皇身子不适？”

萧瑀也听出了蹊跷，连连质疑道：“不对啊，前些日子宫里不是还举行了春耕大典吗？那时候太上皇身体还好好的，身子骨硬朗着呢，哪里像是身体不好之人？”

“对啊！”裴寂也是点头说道，“而且今天负责把守宜春宫的千牛卫，居然统统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天策府那群家伙的子弟，老夫几个侄儿都没有当班。”

“天策府那伙人的子弟？裴老大人，萧某好像想通了一些东西，你稍等一会儿，容我在整理一下头绪。”

裴寂连连称是，不忘郑重提醒道：“萧大人，封德懿虽说过世多年，但是如果别人想利用封德懿那门生龚吉，对封大人翻旧帐泼脏水，甚至将尿盆子扣到我们这几个活人身上，还是很容易做到的。如果那个龚吉一口咬定，而封德懿又死无对证，那我们真是冤得慌啊！”

“裴老大人，莫急，莫急，我们今晚好好合计合计，商量出个应对之策来，以免两天后会有什么变故陡生，乱了阵脚。”萧瑀这边安抚着裴寂后，又冲着门外下人喊道：“来人，通知后厨，准备酒菜，我跟裴老大人要彻夜商谈正事。”

“知道了，老爷！”

……

……

两天后，太平坊郭府。

郭业今日没有早早起来，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待得洗漱完毕之后，侍候他更衣的贞娘疑惑地问道：“大官人，今天怎得赖床哩？今天又不休沐，你不该去兵部衙门了？”

郭业摇摇头，笑道：“不去了，贞娘，一会儿吃完午饭带你去看戏！”

“看戏？”

贞娘一听，顿时蹦得欢实起来，鼓掌叫好道：“好呢好呢，自打来到长安，奴家还真没跟大官人去看一场戏呢。一会儿咱们去哪儿看戏？我听说



天水桥那会儿有杂碎戏团，要不咱们去看天水桥吧？”

“嗤……”

郭业轻笑一声，说道：“去什么天水桥？那地方有什么看头？一会儿啊，小哥带你进皇城，去大理寺公堂那儿看大戏，看一场足以令风云色变的大戏！”

皇城？

大理寺？

贞娘听糊涂了，反问一句道：“难不成杂耍戏团也能入皇城进大理寺唱大戏吗？”

啪~

郭业被贞娘的话逗乐了，忍俊不禁下顺手轻轻拍了一下贞娘弹性十足的小肥臀，笑道：“贞娘啊，你这个良家少妇，却真是卖得一手好萌啊！”

“呀？大官人你轻薄我！！！”

贞娘脸色臊红，攥起拳头如雨点般径直就往郭业身上落。

郭业赶紧躲了开来，一边后退小跑，一边讪笑告罪道：“手误，手误哈~贞娘，你这小肥臀真是肉感十足啊，有料，真心有料啊！”

“呀？你还说，你还说……”

“哈哈……我跑，我再跑，我躲，我再躲……”

## 第525章三司会审

大理寺，位于皇城之中，负责审理长安城内皇亲、官员案件及要案，只接受皇帝指派或刑部移交的案件。

因此，大理寺的公堂审案，甚是庄重威仪，寻常百姓人家根本不可能有幸目睹三司会审的场面。

后世影视剧中时常有大理寺三司会审，公堂之外百姓围观目睹，群情激奋喊打喊杀，叫唤惩治贪官的场面，这是一记错误的败笔与纰漏。

因为大理寺就设在皇城之中，寻常百姓怎么可能有资格进入皇城，更别说大理寺三司会审这种大场面了。

能够进入皇城，在大理寺公堂外围观审案的，不是朝廷官员，就是皇亲国戚，都是有头有脸的显赫人物。

.....

.....

郭业带着贞娘姗姗来迟，等他们进了大理寺大门来到公堂之外的時候，已是围满了锦衣玉服、官袍玉带的人群，人山人海好不热闹。

可见龚吉贪墨案今日三司会审动静不小，引起了轩然大波，令各方侧目。

郭业拽着贞娘的小手，强行挤过人群，靠近了公堂将里头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

公堂两侧各站两班衙役，堂首案桌方并排坐着三个人，居中一人乃是自己的老上司高士廉，至于左右两人，郭业断定就是尚书右仆射兼大理寺正卿长孙无忌，刑部尚书韦挺。

他虽未见过长孙无忌和韦挺，但是他知道三司会审乃是由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个部门组建。

能够与御史大夫高士廉并排而坐参与审案，可见这两人应该就是长孙无忌和韦挺。

果然，至于左右两人到底谁是谁，郭业就不得而知了。

这时，贞娘仰着脑袋好奇地打量着四周，不解地问道：“大官人，这就是大理寺了？”

郭业点点头，应道：“正是！”

贞娘疑惑地问道：“大官人，奴家就不明白了，这地方不就是一个衙门嘛，跟咱们陇西县衙没甚区别哩。怎么还叫大理寺呢？大理寺不就是远在南诏大理的一座寺庙吗？怎么到了咱们长安城，就变成了审讯判案之地了呢？”

“呃.....贞娘，你又卖萌了！”

郭业一时大窘，生怕贞娘再继续天真无知下去，嚟声道：“贞娘，别问那么多了。大理寺在大理是寺，在长安，它就不是寺！奶奶的，咋那么拗口，反正你只看不说话，就成！”

贞娘不屈不挠地抗争道：“可大理寺明明就是大理一座寺啊！”

妈的，没文化是可怕，天真卖萌的小少妇，更可怕！

郭业赶忙捂住贞娘的小嘴，再也不让她继续问下去，因为他感到背部灼热，仿佛有数百道鄙夷的眼神正看着自己。

嘤~！

公堂之上惊堂木骤然一响，高士廉右边那人高喝一声：“升堂，带案犯龚吉上堂！”

顿时，

公堂内的动静将所有人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恰到好处地解了郭业的尴尬处境。

这时，郭业旁边有个年长的官员就开始充当起场外解说员，自顾解释了起来：“啧啧，韦尚书这惊堂木拍得真是霸气啊，威仪十足，令吾辈小吏向往之啊！”

郭业瞟了眼身边这个年长的官员，一把年纪了，却只穿着九品绿袍，应该是哪个衙门的刀笔吏员。

听他话里的意思，高士廉右手边这位中年官员，应该就是刑部尚书韦挺，与魏征领衔着建成余党一系的中坚力量。

那么高士廉左边这位身材有些矮小，面容确是精神奕奕地大官应该就是长孙无忌了？

这时，那位一把年纪充当着解说员的刀笔小吏又惊呼起一声：“瞧，龚吉被拖上公堂了，唉，又是枷锁又是铁链，遭老罪了，真是可惜了。十年寒窗苦读，为的就是走上仕途，谁知如今却已然成了阶下囚，可悲可叹，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是啊！”

“可惜了，真是可惜了。”

“身为库司郎中，却贪赃枉法、监守自盗，应有此报，活该！”

“龚吉今日之惨状，当为我辈官吏敲响了警钟啊！”

嘭~嘭~嘭~~

刑部尚书韦挺又是连敲三下惊堂木，冲堂外高喊道：“肃静，肃静！三司会审，禁止喧哗。两班衙役听命，若有人中途喧哗闹场，便替本官将其打出大理寺！”

“喏！！！”

两班衙役齐声高唱，双手握着手中杀威棒顿着地面，口喧威武。

霎时，整个公堂内外肃穆一片，围观人群纷纷噤声，就连刚才那位解说员都果断地闭了嘴。

郭业牵着贞娘的小手，默不作声，静静地看着公堂之上的变化。

只见龚吉被两名衙役带上公堂之后，强行摁住跪倒在地，硕大沉重的枷锁咣当坠地，龚吉差点没整个人趴倒匍匐在地。

韦挺看了一眼高士廉与长孙无忌，两人相继点头，示意韦挺继续主持升堂。

三人之中，韦挺掌管刑部，主管全国司法与刑狱诉讼，由他主持升堂，理所应当。

韦挺也是微微颌首回应了两人，然后冲那两名衙役挥挥手，说道：“替案犯卸了枷锁！”

喀嚓喀嚓~

两名衙役手法娴熟地将枷锁从龚吉的两肩卸掉，枷锁一除，龚吉整个人顿时觉得轻松了几分，虽双腿跪地但腰身还是稍稍直挺了起来。

看着龚吉蓬头垢面，浑身邋里邋遢，韦挺不由一阵失望，昨日怒马鲜

衣，今日衣衫褴褛，真是咎由自取啊！

随即，他冲坐在公堂左侧的一位刑名师爷吩咐道：“徐师爷，从现在开始，将三司会审上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好届时送往宫中让圣上朱砂批示。”

刑名师爷微微起身喏了一声，重新坐回原位，提笔准备开始记录。

准备妥当，一番程序业已走完，刑部尚书韦挺准备开始问案。

嘭～

韦挺手中的惊堂木再次一响，怒斥道：“龚吉，你身为库司郎中，却贪赃枉法，监守自盗，巧立名目大肆敛财，罪大恶极。你丢弃礼义廉耻，枉为圣人门下，有何颜面再称读书人？你食君之禄却不忠君之事，枉为君王臣子，辜负了皇上的一番栽培与殷殷期盼。龚吉，你可知罪？”

“知罪，下官知罪！”

龚吉此时一脸死灰，说话都有气无力。

韦挺见龚吉并未诋毁反抗，一副认罪的模样，不由一阵满意。

突然从案桌上举起一叠供状，继续问道：“这是你在刑部初审之时，签字画押的口供，本官问你，你可认罪？”

龚吉喃喃道：“认，认罪！”

韦挺又是一阵满意，放下手中的供状，朗声说道：“那好，既然你认罪伏法，本官……”

“且慢！”

突然，长孙无忌出言打断了韦挺的讲话，说道：“韦尚书，冒然打断请见谅。本官很好奇，龚吉小小一个库司郎中，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敢如此在兵部作威作福。所以，本官有理由相信，龚吉并非首犯，更非唯一一位案犯。因此，本官断定，龚吉心存侥幸，必有所隐瞒！”

“嗯？”

韦挺不知道长孙无忌突然横加阻拦到底是何用意，听着他这话，莫非里头还有别的猫腻？

当即问道：“那依长孙大人之见，该如何操办呢？”

长孙无忌冷笑一声，看着堂下的龚吉，发狠道：“三司会审虽不能刑讯逼供，但龚吉此贼未曾受过杀威棒，不知公堂之厉害。韦尚书——”

长孙无忌又扭头对韦挺拱手说道：“本官越俎代庖，可有异议？”

言下之意，长孙无忌要求主动接过韦挺的棒子，来主持这次三司会审。

反正龚吉死与不死跟韦挺没有一文钱的干系，他自然乐得做个顺水人情给长孙无忌。

随即笑道：“长孙大人请便！”

长孙无忌感激地点头，冲两班衙役喊道：“来呀，将龚吉制服，当堂先赏他五十杀威棒，再做审讯！”

“喏！！”

话音落罢，龚吉又被几名衙役摁倒在地，面朝地背朝天，头，双手、双脚统统被摁得严严实实，动弹不得。

一名衙役喇得一下，将龚吉的裤子扒了下来，露出花白肥肉大屁股。

第一时间，又走来两名衙役手持棍棒各站左右，准备行刑，五十杀威棒侍候。

杀威棒，顾名思义杀杀气焰、煞煞威风。

通常二十杀威棒下去，普通人的屁股指定是皮开肉烂，血肉横飞。如果三十杀威棒下去，还能捡回一条性命回来，算是祖上积德了。

龚吉还处在长孙无忌要打自己五十杀威棒的震惊之中，等他反应过来，发现裤子都被扒了下来。

妈的，五十杀威棒，这是要老子的性命啊！

当即，龚吉虽不能动弹，嘴巴却能喊话，哇哇叫道：“且慢，且慢，诸位大人，打不得啊，要死人的！”

长孙无忌没有理会他，抄起桌上令牌，作势就要扔出，口中喊道：“准备！”

“诸位大人，饶命啊，我有话要说，我交代，我统统交代，绝不敢再行隐瞒了，呜呜，饶命啊~~”

龚吉口中哇哇喊着，居然吓得哭了起来。

长孙无忌冲衙役挥挥手，示意众衙役退下；又让负责看押龚吉的两名衙役将他从地上拉起来。

然后问道：“姑且记你五十杀威棒，既然你不敢隐瞒有所交代，那本官先让你把话讲完。如若让本官知道你在撒谎，哼，龚吉，等着你的就不是杀威棒了。”

龚吉劫后余生一般满脸惊魂，豆粒儿大的汗珠跟眼泪掺杂一块儿哗哗流淌在脸上，口中连连称是。

长孙无忌见着龚吉这怂样，心中窃喜道，看来常何的话这厮听进去了，戏演得倒是挺像样。

随即，长孙无忌威喝一声：“说！”

龚吉应道：“说，我说，我说……”

……

……

站在门口围观的众人纷纷脸上一阵失望，本以为能见到龚吉屁股开花、皮开肉烂的一幕，没想到这厮居然这么怂包软蛋，杀威棒还没下去就招供了。

郭业看着里头的一幕，尽管一切都在他的预料设想之中，但是颇为失望地摇头道：“唉，没想到一场好戏这么快就落幕了，无趣，无趣得很啊！”

叹罢，正准备侧耳倾听，听着龚吉如何巧舌如簧，指鹿为马，给人泼脏水扣屎盆子。

突然，

大理寺的大门之外传来一阵儿喧哗，一道声音匆忙从大门口处传入公堂：

“宗正寺卿裴寂裴大人，奉圣旨前来旁听三司会审大案！”

裴寂？武德旧臣系的人！

郭业一愣，他怎么来了？

他不仅瞥了一眼公堂之上高士廉与长孙无忌的脸色，都是明显露出了意外之色。

郭业莫名其妙地憨笑一声，冲贞娘来了一句：“还真奇峰突起，峰回路转啊，贞娘，继续看下去，这戏越来越有意思了！”

## 第526章裴寂奉旨旁听

“裴大人到……且让开，退避，退避！”

几名军卒金戈银盔气势汹汹地涌入大理寺中，将拥堵的围观人群硬生生劈开一条路出来。

连郭业和贞娘都被人挤人，推搡到了一边。

这时，郭业见到一名身穿绯袍的老者慢慢悠悠地走进了大理寺中，朝着公堂这边走来，老者瘦弱枯柴的手臂微微举着，手中托着黄帛绢布般的圣旨，神情眉宇无不透着得意。

手托圣旨奉命而来，郭业心中讶异道，敢情儿这位绯袍老者就是跟李渊私交甚密，好基友一被子的宗正寺卿裴寂啊？

裴寂佝偻着身子走进公堂，不过精气神儿却是旺盛至极，就连长孙无忌与高士廉都看得出来，裴寂这老东西绝对是有备而来。

两人下意识地彼此对望一眼，心中同时萌生出一个相同的想法，莫非这老东西猜出了今天大理寺审案，就是冲着武德旧臣系而去的？

裴寂奉圣旨而来，众人自然不敢轻慢，刑部尚书韦挺已经率先走下了堂首，冲裴寂手中的圣旨拜道：“臣韦挺，恭请圣安！”

长孙无忌和高士廉见状，自然也是相继下来堂中，冲着裴寂手中的圣旨拜了拜，说着与韦挺一般的说词。

裴寂布满皱纹的面颊上尽是得意笑容，和声说道：“三位大人免礼，今日老夫奉旨前来大理寺，只是旁听三司会审龚吉一案，并不搀和审案过程。所以三位大人，案子该怎么审怎么审，该怎么判怎么判，老夫绝不掺乎。”

三人哦了一声，相继回到了堂首之上。

韦挺命令一名衙役搬来一把椅子，放到下边儿让裴寂端坐一旁旁听。

“咳咳。”

裴寂坐罢之后，又闲不住嘴巴可以提醒了一句长孙无忌三人，说道：“三位大人，老夫虽说只是旁听不参与审案，但老夫还是有必要提醒三位大人，审案期间可不要刑讯逼供，逼迫犯人说一些不与事实相符的话哦。毕竟圣上命我前来旁听，就是为了让三司会审达到公平公正公开的目的。是吧？”

嘭～！

“混账！”

长孙无忌拍案而起，脸色不悦地怒斥着裴寂，喝道：“裴寂，你的意思是说我等三人审案不公，刻意炮制冤假错案了？”

“呵呵，老夫可没这么说！”

裴寂一副稳如泰山的样子，翘着二郎腿摇头嗤笑道：“老夫只是善意提醒而已，至于你长孙大人心里怎么想，老夫怎会知道？你说吧，长孙大人？”

“你……”

长孙无忌本来就被裴寂的突然而来，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现在又被裴寂软枪夹棒言语挤兑着，一口气堵在胸口，难受至极，久久说不出话来。

身为舅父的高士廉虽说比不上外甥足智多谋，但到底年长他，做人做事都比长孙无忌要沉得住气。只见高士廉轻轻扯了下长孙无忌的袖子，提醒道：“无忌，冷静些，莫要被人打乱了阵脚！”

高士廉这话一进长孙无忌的耳中，就如一道冰爽的凉意，在长孙无忌怒

火澎湃的胸中游走，很快就将心头怒火熄灭，整个人都冷静了下来，眼神清冷地盯着得意洋洋的裴寂。

外甥受了气，身为娘舅的高士廉岂能轻饶得了裴寂。

只见高士廉徐徐起身，鄙夷地看了眼裴寂，哼道：“裴寂，我高士廉曾在北周朝、前隋朝文帝、炀帝时为官，又在曾在当今太上皇麾下效力，更蒙当今陛下看重，掌管御史台，敕封申国公爵位，足足历经三朝五帝。且，老夫如今虚岁六十有三，半截身子入黄土之人。论资历，论年纪，论世家，你裴寂有何资格在我面前自称一声老夫？脸皮呢，你的脸皮何在？”

“呃……”

裴寂闻言，立马蔫了下来，显然被高士廉抓住语病狠狠扇了一嘴巴子。

裴寂虽说也是世家大族，但是在高士廉这种历经三朝五帝的人眼中，还真啥也不是。

这点，裴寂也是自愧不如。

但是这种事一般都是心照不宣，没有人会拿到明面上来说。

谁知今天高士廉为了护犊子，居然撕破了脸皮，用资历与身份，狠狠扇了自己一耳光。

瞬间，

裴寂的老脸顿时有些了几许臊红。

就连站在人群中的郭业听着高老头的话，看着裴寂那羞臊的面色，心中都忍不住地激动大呼，过瘾，骂得那真叫一个过瘾啊，高老头真是装逼踩人的硬角色啊！

不止郭业一人，所有在公堂外的人听着高士廉的话，都不约而同地点头赞允，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起来，不少人更是对裴寂指指点点。

裴寂好歹也是大唐的元老，太上皇李渊的好基友，曾经也干过宰相，威名赫赫，岂能受这份奚落和旁观议论？

当即恼羞成怒冲着高士廉喝道：“姓高的，别以为老……裴某人不知道你们甥舅打得什么主意，哼，你们天策府的人以为不让老夫见到太上皇，就胜券在握了吗？别忘了，老夫还任着宗正寺卿一职，主持着皇族事务，掌管着整个皇族的钱袋子。

若不是裴某率着汉王、荆王、周王三位王爷去面见圣上，在三位王爷的竭力劝说下，从圣上手中得了圣旨旁听之权，哼，差点就让你们奸计得逞了！”

原来如此！

长孙无忌和高士廉这对甥舅又彼此对望了一眼，终于明白皇帝为何会无端地给裴寂一个奉旨旁听之权。

原来是李渊的三个儿子汉王李元昌、荆王李元景、周王李元芳从中捣鬼啊。

这三个王爷跟李世民虽说都是李渊所出，却并非李渊的原配窦氏所出，而是其他妃嫔所生。与当今圣上李世民属于同父异母的兄弟。

对于李世民逼李渊退位，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弊大于利。虽说他们无论是实力，还是名望都比不上李世民，只要李世民只要一登上皇位，就注定了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将慢慢变成旁支。

因为，他们与李世民乃是同父不同母的兄弟。

对此，他们心里有气却不敢言语，想想看，李世民连亲兄弟都能狠下心来下手宰了，还会顾忌他们几个同父不同母的兄弟吗？

所以，自从李世民登基之后，三位王爷基本就不进宫，整日靠着皇族的福利待遇，整日沉迷在醉生梦死之中。

长孙无忌也能猜透他们为何会一反常态进宫帮裴寂说话，求来奉旨旁听之权，就因为裴寂这老东西掌管着宗正寺，而皇族每年的福利待遇与俸银，恰恰就由宗正寺把持着。

裴寂只要随意找个名头扣押一点下来，就够这几个王爷遭罪的了。

如此，裴寂让他们帮忙，他们岂会不帮？

再加上李二陛下长年见不到几位兄弟，难得进宫一趟求他这点事儿，李二陛下还能不答应？

长孙无忌暗暗啐了句脏话，狗日的裴寂，真是条狡猾的狐狸！

一直久久没有说话的刑部尚书韦挺，见着两系人马这刚一见面，就势成水火掐了起来，心里也是一阵暗暗叫苦，唉，这冤家碰头，案子还审不审了？

无奈，他这个中立之人只能站出来充起和事佬，轻声对两边劝道：“两位，这公堂之外还有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咱们还是先审案吧，如何？”

裴寂嘿嘿干笑两声，大大方方地挥挥手，说道：“裴某只是来旁听的，审案之事说过不掺合就不掺合，诸位大人请吧！”

高士廉和长孙无忌没有搭理裴寂，冲韦挺点点头，示意审案继续进行。

暂时，公堂之中几位大佬相安无事了上来。

嘭！！！！

韦挺接过长孙无忌的惊堂木，重重拍了一下，冲下面的龚吉喝道：

“龚吉，你刚才说还有事情隐瞒，没有交代清楚，现在本官再给你一次机会，说！！！”

“啊？”

龚吉跪在地上，抬头看了一眼堂首的长孙无忌，又看了一眼端坐在一旁，手里捧着圣旨眼睛如鹰视般盯着自己的裴寂，惊呼一声后，一时间居然不知道怎么开口才好。

“我……”

刚说了一个字，欲言又止。

此时的气氛甚是紧张，门口之外围观的人群纷纷噤声，侧耳倾听着龚吉的交代。

就连郭业都有些紧张起来，手心有些出汗，不由自主地捏紧了贞娘的小手，因为力道有些大的缘故，箍得身边的贞娘差点喊疼呻吟了出来。

公堂之中，龚吉迟迟没有交代。

嘭～！

公堂之上，又是一声惊堂木响起！

韦挺剑眉横起，如怒目金刚一般相视着龚吉，喝道：

“龚吉，本官再给最后一次机会。你说还是不说……”



## 第527章大闹公堂

“唉……”

龚吉双肩微微一耸，直挺的腰板松垮了下去，仿佛泄了气的皮球一般整个人萎靡不堪，长叹一息之后，硬着头皮说道：“好叫堂上三位大人知晓，若仅凭我一个从五品的库司郎中，又怎能在库司之中呼风唤雨，只手遮天呢？纵是给我泼天大胆，也不敢如此大肆敛财，贪赃枉法啊！”

“哦？”

“嗯？”

堂上的长孙无忌与旁听的裴寂相继惊疑了一声。前者眉头徐徐舒展，眼神中带着喜色；后者眉毛一挑，脸色顿时阴沉了起来。

长孙无忌不顾此时是由韦挺主持问话，急急对龚吉问道：“龚吉，你的意思是说你后头还有人替你撑腰，替你掌舵，是也不是？你背后主谋乃是何人？你们的同党又有多少？你快快说出来，若你主动坦白，本官定会与其他两位大人酌情考虑你的罪责，从轻发落一番。”

龚吉闻言，得到了长孙无忌的承诺之后，脸色萎靡之色顿散，跪地磕头作揖道：“谢谢长孙大人，我这就说，这就说……”

“放肆！”

旁听的裴寂陡然站起，阴沉地望着长孙无忌怒斥道：“好你一个长孙无忌，你这是在诱导案犯，其心可诛，其心可诛啊！”

“喂喂喂喂！！”

高士廉恰到时机的站起来，对着裴寂指责道：“姓裴的，你是奉旨过来旁听呢，还是负责审案？嘿，若老夫没听错的话，刚才可是有人信誓旦旦的宣称，绝不搀和审案。莫非你想食言而肥，或者你想忤逆了陛下的圣旨不成？”

“你……”

裴寂顿时被高士廉又踩呼了一脚，气得脸红耳赤，手中紧紧握着圣旨，不知如何应对。

韦挺一直都不掺合双方狗咬狗，保持着中立，现在见着裴寂公然破坏规则，不由冒头起身说道：“裴老大人，你可是奉旨旁听啊，可千万不能违背了圣意，莫要在打断我们审案了。”

裴寂心有不甘地喊道：“可是长孙无忌这是赤裸裸地在诱导龚吉撒谎，莫非想炮制冤假错案不成？”

长孙无忌冷笑一声，说道：“裴老大人莫非是老得耳朵都不灵光了？龚吉的话还没说出来，你就知道是在撒谎了？还是说裴老大人心里有鬼，怕龚吉说出一些惊天秘密不成？”

“胡扯，长孙无忌，你敢诬陷我？”

裴寂恼羞成怒，作势就要上前与长孙无忌理论。

韦挺见状，纵是想保持中立也对裴寂倚老卖老来搅局心生不满，沉声喝道：“三司会审，不得放肆！”

喝住了裴寂之后，韦挺继续说道：“裴老大人，长孙大人这不是诱导案犯，而是合理推测正规问询，这是我们刑部与大理寺的审讯技巧。本官再次敬告裴老大人，大理寺公堂之上，禁止喧哗，可千万不要坏了三司会审的规矩，不要让韦某为难。”

说着，指了指堂中两侧的衙役，沉下脸故意不看裴寂，吩咐道：“本官再说一次，若有人敢在审案期间喧哗闹场，乱棍打出大理寺！！！”

“喏！！”

韦挺话落，裴寂已然面色苍白地重新坐回椅子，屏气凝神地看着龚吉，听着他的回答。

龚吉也不敢去回望裴寂，硬着头皮心下一狠，说道：“禀告三位大人，我乃已故尚书右仆射封德懿封大人之门生，当年便是封大人推举我进的兵部，从小小的库司掌固官开始坐起，一路扶摇之上到了今天的库司郎中，都是封大人一手促成。自从我出任司郎中以来，凡贪墨的银子必有封大人一份，而且是足足的大份。”

“哦？”

长孙无忌装作极为震惊的模样，继续问道：“这么说来，封大人一路推荐你都是出于索贿分赃的目的咯？”

龚吉咬着牙点头应道：“正是！若非当年我机灵会来事，封大人怎么可能从这么多人里头选中我？每年年末，凡我在一整年间贪墨来的银子，受贿来的银子，封大人至少拿走七成。”

长孙无忌一个劲儿地摇头叹惜：“啧啧，真是看不出来封德懿居然是这种人，唉，本官真是错看他了！”

旁边的高士廉自然知道外甥的意思，也配合着他摇头叹息，鄙夷地看着裴寂，好像在说，你看看你们武德旧臣这些人，咋这么没出息呢？

此时的裴寂虽然忌惮韦挺刚才的那番规矩不敢闹场声张，但是已然气得眼球充血暴突出来，死死地盯着龚吉。

长孙无忌又问道：“龚吉，根据那本账簿来看，你在贞观元年到现在贞观四年，也就是封德懿去世的那一年到如今，可是一一直都在继续贪墨，继续收受贿赂。本官很好奇，封大人都去世了，再也没人跟你索要分赃了，你为何还不收手，莫非你已经欲壑难填，浑然不顾见好就收的道理了吗？”

“唉……”

龚吉又是重重一声叹息，哀诉道：“长孙大人有所不知，封大人一直以来从下官手中分赃而走的银子，并非是他一个人独享。封大人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封大人去世之后，还有某些大人在跟下官伸手要银子。若下官敢不继续每年维持着孝敬，呵呵，他们定会将下官打回原形，变成原来那个狗屁不是的龚吉。敢问长孙大人，在这种情况下，下官焉能收手？岂敢不继续贪墨，不继续收取贿赂下去？”

龚吉一番话，直接把自己从贪婪的蛀虫塑造成了被逼无奈的苦主，面对着如封德懿一样存在的大佬，他不敢不贪，不得不贪。

堂外的郭业听到此处，真是暗暗叫绝，这孙子还真他妈能瞎掰啊！

而长孙无忌听到这儿，已然是暗暗兴奋，因为他知道最大快人心的部分即将到来。

随即他问道：“龚吉，那你说说，封大人去世之后，又是哪些大人逼迫着你去贪污，去索贿，去中饱私囊，去监守自盗？”

龚吉低着头说道：“一人是尚书左仆射萧瑀，一人是汉东郡公、荊州大都督陈叔达，另外一人是江国公、扬州大都督杨恭仁，还有一人，一人是……”

龚吉忍住心脏砰砰狂跳，下意识地转头看了一眼裴寂，又赶忙低下头

来，吱吱唔唔地说道：“还有一人便是河东郡公、当朝宗正寺卿裴寂裴大人！”

长孙无忌顾不得装诧异，急急问道：“可是坐在一侧旁听本案的裴寂裴大人啊？”

“正是！”

龚吉头也不抬，狠下心来点点头，斩钉截铁地说道。

“放肆，放肆！”

裴寂再也淡定不住了，去他妈的三司会审，暴跳如雷地叫道：“你这是污蔑，你这是栽赃！”

“裴寂，你三番五次闹场大理寺，居心何在？来人，将裴寂哄出大理寺！”

韦挺还未发话，高士廉已经配合起长孙无忌，指挥起两班衙役准备将捣乱的裴寂赶出去。

高士廉喊完，韦挺这才从龚吉的口供中反应过来，也是对两班衙役喊道：“裴寂目无法令，连连闹场阻断审案，念你一把年纪，不乱棍打出，来呀，将裴寂给本官架出大理寺，等待审讯结束。”

“喏！！”

两班数十衙役手执棍棒，团团将裴寂围拢了起来。

裴寂突然高高举起手中的圣旨，高喝道：“陛下御赐圣旨在此，谁敢动我？亵渎了圣旨，等同欺君犯上！”

霎时，

所有衙役也被裴寂的突兀举动给震慑到了，正如他所言，御赐圣旨当前，谁敢拿他？

韦挺一时被裴寂给唬住了！

而长孙无忌和高士廉彼此又是对视了一眼，眼神中都透着困惑，裴寂突然来这一出，可怎么破？

如果不将裴寂赶出公堂，这审讯就无法继续进行。

可是审讯不能中断，现在已经问案到了这个地步，刑部尚书韦挺明显也有了相信龚吉所言的倾向。

只要当着韦挺的面，将刑名师爷录写的口供让龚吉签字画押，那这次三司会审就算是彻底大功告成了。

娘的，大功即将告成，武德旧臣系眼瞅着就要完蛋，就差这临门一脚。

裴寂不走，如何能让龚吉顺顺利利的签字画押？

怎么破？

怎么破？

场面一时间，僵住了！

长孙无忌和高士廉心里暗暗焦急，审讯千万不能中断，必须趁着现在刑部尚书韦挺还偏信龚吉所说之时，坐实了这件案子，不然，拖延候审，那就委实变数太多了。

就在长孙无忌和高士廉心急如焚之时，堂外突然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诸位大人，可否听下官一言？”

韦挺听着又有人在外头喊话，出了一个裴寂又来一个闹场的，这是要置公堂于儿戏之所？

顿时勃然大怒道：“大胆？何人敢在堂外呱噪？”

“我乃兵部兵司员外郎郭业，我有话要讲！”

郭业？

郭业！！

高士廉和长孙无忌纷纷将头转向堂外，发现了郭业的身影。

高士廉心说，难道这小子有办法破了这个僵局？

当即心里一宽，对韦挺说道：“韦大人，稍安勿躁，且听说上一说，如何？”

长孙无忌也附和道：“我没意见！”

见着这甥舅俩都这么说了，韦挺还能说啥？直接冲郭业招手道：“你且进来公堂说话！”

郭业嗯了一声，入了公堂之后，突然一脸义正言辞，大有朗朗乾坤，日月昭昭之势地指着裴寂，痛斥道：

“裴老大人，你身为朝廷重臣，又是朝中老臣，怎能倚仗御赐圣旨在大理寺撒泼呢？莫非你忘了公堂之上审案之时，还有避嫌一说？”

避嫌？

长孙无忌、高士廉、韦挺三人听罢，面面相觑，好像听出了一点意思来。

只听郭业继续说道：“既然龚吉口中提到了裴大人，依照我大唐律例，裴大人就应该立刻、马上、麻溜儿地退出公堂，避嫌审讯，无论你是多大的官儿，你都得遵循大唐律例吧？而且，我记得刑部发给各大州府衙门的刑部公文之中，都有介绍过避嫌之说。亲友避嫌，师生避嫌，同乡避嫌，疑犯避嫌……”

“大唐律例乃我大唐立国之根本，天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更何况臣民？莫非裴老大人自觉有了圣旨倚仗，便可胡作非为，比我大唐天子还要高上一等？裴老大人视大唐律例为无物，肆无忌惮大闹大理寺，不说龚吉此案最终结果如何，至少三位大人可以足足治你一个藐视律法之罪。”

“裴寂裴大人，你可服气？”

吧唧！

裴寂被郭业说得心里发寒，手心一松，圣旨不由脱落掉到了地上。

郭业立马又数落道：“你看，随意将圣旨扔在地上，再治你一个欺君犯上，目无君王都绰绰有余！”

“哈哈……”

高士廉听完郭业的话，立马击掌叫好，不顾仪态地叫嚣道：“姓裴的，你可服气？”

长孙无忌紧皱的眉头彻底松开，困局竟然被郭业这小子给解开了，呼~~他粗粗松了一口气，将注意力转移到了龚吉身上，剩下关于裴寂的事情，应该韦挺这个中立的刑部尚书应该有了了断。

只听韦挺说道：“没错，无论是大唐律例还是刑部公文之中，都有避嫌一说。若非这位小哥提醒，本官险些忘记了，惭愧惭愧，差点误了大事！”

说罢，脸色一紧，冲着两班衙役吩咐道：“既然龚吉一案牵涉到了裴大人，那么为了避嫌，就请裴寂大人先行退出公堂吧。来呀，将裴寂大人带下去，手脚轻巧些，莫要伤了裴大人！”

吩咐罢，韦挺突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郭业，眼神深邃，仅仅看了一眼，便冲郭业挥挥手，示意他也一通退出公堂。

然后冲长孙无忌与高士廉低语了一声：“两位，咱们继续进行审案吧！”

## 第528章马失前蹄

裴寂说是被请出了公堂，实则被强行架了出去。

此时，公堂之上没了裴寂的喧闹，又恢复到了原样。

长孙无忌等人重新坐回到堂首，听着龚吉的补充……

龚吉七七八八说了一大通，按着之前姐夫常何在大理寺天牢中所教授的话，将裴寂、萧瑀、陈叔达、杨恭仁等人如何庇护他贪赃枉法，如何威逼他继续监守自盗，又如何与他分赃银子，都娓娓道了出来。

龚吉说得似模似样，变着法儿地抹黑这些武德旧臣系的大佬，听得刑部尚书韦挺连连摇头唏嘘感叹，直呼若非亲耳所闻，简直不敢相信。

就连长孙无忌和高士廉这两个知情人士，若非之前心里就有了谱儿，都差点相信了龚吉的信口雌黄。

不过龚吉越是描绘得栩栩如生，他们心里越是高兴。

重回门口外人群中，与贞娘站在一块儿的郭业也是眼睛发直地盯着龚吉，心中感叹，麻痹的，这孙子不当演员委实可惜了！

待得龚吉讲完最后一句话，沉默了下来之后，长孙无忌看着韦挺，轻声问道：“韦尚书，案犯已经全盘招供，你看是否可以签字画押了？”

韦挺微微颌首，叹道：“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枉负圣恩，枉为人臣了啊！”

叹罢，他扭头问向录写口供的刑名师爷道：“徐师爷，口供是否录完？可以拿去给龚吉签字画押了！”

徐师爷嗯了一声，站了起来，一手拿着供状一手端着砚台和毛笔，走到龚吉身边蹲下身来，说道：“签字画押吧，在这儿~”

徐师爷指了指供状的一处地方，说道：“这儿签下你的名字，并写上‘以上俱属本人口述，校对无误’，对，就这么写，最后再在空白之处覆上你的掌印，喏~砚台就在那儿，你沾点墨汁儿在手掌，盖个掌印即可。”

“唉，唉，好，好……”

龚吉已经有些神情恍惚，徐师爷怎么吩咐，他就怎么来，他心里就想着早早把这案子了结，然后从轻判罚他，让他去当个置地千亩、蓄奴纳妾的田舍翁。

龚吉签上名儿，写完那句话，又将手掌覆在整个砚台中，沾得满手都是黑乎乎湿漉漉的墨汁儿，抬手将要盖在口供状之上。

“圣旨到！”

公堂之外突然又传来一道尖锐如磨砂的声音，阻断了龚吉进行最后一道盖手印的程序。

声音落罢，从人群之中匆匆挤进一人，一身宦官衣袍，手执拂尘，满头虚汗地来到了公堂之中，口中嘀嘀咕咕：“跑死个人哩，累死，累死……”

来人是个宫中太监，五短身材，一身黑如炭头。

郭业倒是认得此人，妈的，就是那个当初来西川宣旨，长得又丑又黑的仇得黑！

只见这厮展开手中圣旨，对长孙无忌三人说道：“诸位大人，圣上有旨，请诸位接旨！”

说罢，仇得黑瞥了一眼堂外堂内诸人，屁爆天地喊道：“宣圣旨，闲杂人

等，跪！”

哗啦啦~

黑压压一片人群统统跪了下去，郭业牵着贞娘的小手，暗暗瞪了眼仇得黑，暗骂道，你个死太监，得瑟个毛？跪，跪你麻痹啊，跪？

不过最后还是不情不愿地牵着贞娘，轻轻半跪了下去。

长孙无忌三人则是垂手恭立一旁，微微低下头来，齐声喊道：“臣等接旨！”

仇得黑长得跟武大郎似的，摇着肥猪头慢悠悠地念诵着圣旨：“长孙无忌、高士廉、韦挺三位卿家，且暂停三司会审龚吉一案，延期再审。另，着长孙无忌速速进宫来见朕，不得延误。钦此！”

“臣等领旨！”

三人齐齐应罢，不过心里却是各有滋味，别有不同。

韦挺是满心的疑惑，这案子都已经到了水落石出的地步，怎么陛下突然无端地叫停了呢？

长孙无忌则是稍稍整理了一下官袍，没有丝毫的拖泥带水，直接对仇得黑道：“仇公公，我这便随你进宫，请带路！”

说罢，连一声告辞都没有跟高士廉与韦挺道别，便匆忙尾随着仇得黑下了公堂，出了大理寺。

唯独高士廉满面阴霾，又是摇头失望，又是唏嘘叹息，好像猜到了李二陛下为何突然叫停的因由。

此时，三司会审暂停一段落，延期再审，公堂外的围观人群稀稀落落的开始退散而去，连郭业都有些扫兴地带着贞娘走出了大理寺。

高士廉有些意兴阑珊地对韦挺拱手道：“韦尚书，你管着刑部，熟悉刑律，这公堂之上的这些事情就交给你扫尾了。呵呵，老夫年纪大了，想先一步回府去歇息一番。”

韦挺也是好说话的人，一听高士廉这般说，立马点头答应道：“高大人且宽心回府，这里交给韦某就好。你可要注意点身子，不要到时候病倒了，下一次三司会审龚吉案缺席了您老人家，这可不美，哈哈！”

韦挺难得开玩笑一次，谁知高士廉居然毫无反应，而是自顾喃喃说了一句：“下一次三司会审龚吉案？呵呵.....老夫先回府歇息了。”

转身抬步离去，心中暗暗补充了一句：“下一次，呵呵，难了，难咯.....”

韦挺目送着高士廉步履缓慢地离去，走出了大理寺，这才开始吩咐起两班衙役，将龚吉继续套起枷锁，重新押回天牢之中。

龚吉一听要延期再审，顿时满脸苦逼，心中暗暗哭诉道，妈的，还没玩没了啊？这他妈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叮铃当啷，咣当咣当~

龚吉在几名衙役的押解下，扛着枷锁，拖着脚镣，徐徐离开了公堂。

.....

.....

高士廉有些灰心丧气地离开了大理寺，高府的马车早就就在大理寺门口等候，高老头刚要登上车辕钻进马车，突然听见一声叫喊：

“高大人，请留步！”

高士廉闻言止步，扭头看了一眼，居然是郭业带着贞娘小跑了上来。

郭业刚想说话来着，高士廉就摆摆手，说道：“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此处不是说话之地，你俩随我上车，咱们车中叙话。”

说罢，自己率先钻进了马车之中，待得郭业和贞娘相继进来车内后，高士廉吩咐了马夫一声：“出皇城，回高府！”

“好的，老爷！”

马夫缰绳一抖，马车缓缓驱动，马蹄哒哒之声清脆悦耳，响彻众人的耳间。

约莫走了一段落，郭业还是没有忍住高士廉先起话头，率先发问道：“高大人，到底是什么情况啊？怎么审得好好的，陛下突然会下旨叫停呢？唉，可惜了，眼看就要成事了，居然功败垂成！”

“呵呵。”高士廉苦笑两声，说道，“此次龚吉案的水落石出明显就是陛下乐见其成之事，你觉得陛下会主动叫停此案吗？如果老夫猜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有人逼迫陛下叫停此案。”

“逼迫皇上叫停三司会审案子？高大人，你是说……”

高士廉点点头，说道：“没错，天底下能够救得了这帮武德旧臣的，只有一人；而且天底下能够让陛下下旨叫停三司会审大案的，也只有一人。那人便是当今太上皇！”

“我的天，我早就该猜出来是他在搅局！唉，费劲巴拉的筹谋，辛苦全然白费了，太上皇又怎么可能会让武德旧臣系有所损害呢？”

郭业一阵摇头，大呼可惜。

高士廉看着郭业老气横秋的样子，不由莞尔一笑，打趣道：“你是可惜之前老夫对你的承诺吧？”

郭业撇撇嘴，气道：“可不是呗！高大人，你好歹也是我的老上司，你可是不知道一个人如无根飘萍般在长安晃荡，就跟孤魂野鬼似的，很可怜，很凄惨的！”

“哈哈……”刚才还意兴阑珊的高士廉听闻郭业这作死的模样，顿时大笑道，“我看不像，我看你现在不是也活得挺滋润的吗？”

“这也叫滋润？您是不知道在兵部，王君实那王八蛋是怎么欺负我的，唉，小子是表面风光，实则惨兮兮啊！”

“好了，你也别见天嚷嚷着叫可怜了。你从一开始到老夫府上献策献计，再到今日公堂之上三言两语逼得裴寂束手无策，老夫和无忌都看在眼里。不容否认，你是个人才，更是个可造之青年。明日黄昏，你来一趟长孙府吧，老夫和无忌，还有几位长辈都会在那里一聚！”

郭业闻言差点在车中蹦达起来，惊喜交加喊道：“高大人，你是说你们答应了？”

“不答应，能让你来长孙府会见众人吗？”

“哈哈，这敢情儿好，这敢情儿好啊！”

高士廉见着郭业高兴的样子，仿佛又想到了自己远在地方跟随他们父亲的两个孙子。

想了一会儿，高士廉喟然一叹，说道：“此次我等功败垂成，算是马失前蹄，并非你之过，与你无关。既然之前就答应了你，老夫岂能失信？放心吧，无忌那儿我已经打好招呼了，明日你过来就成。”



郭业收起嬉笑面容，正色说道：“谢谢高大人的举荐！”

高士廉摆摆手，苦笑道：“郭业，你知道我们今日为什么会马失前蹄，被他们扳回一局吗？”

郭业轻声回道：“今日公堂审讯还是蛮顺利的呀，纵是裴寂有了先手请了奉旨旁听之权，但还是被我们应付了过去。而且龚吉都到了签字画押的最后一步，若非突然圣上传旨，我们就已经赢了。小子愚钝，委实想不出哪里出了纰漏！”

高士廉竖起三个手指，说道：“我们犯了三大错，其一，忽略了太上皇会逼迫陛下旨叫停这个关节；其二，低估了陛下对太上皇的孝心，没有揣摩明白圣意；其三，心太急，胃口太大，无论是在朝堂扫除异己，还是在战场上消灭敌人，都不应该这么干。”

“第一，第二，小子大概能听明白。”郭业不解地问道，“至于第三，心太急，胃口太大，小子整不明白，还望高大人释疑。”

高士廉捻须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道：“老夫也是刚刚才得出来的结论，暂且不论对与错，先说给你听听我的想法吧。”

郭业一副好学宝宝的模样，谦逊应道：“小子洗耳恭听！”

## 第529章皇帝的心思

“老夫认为此番我们所犯最大的错误，便在于心太急，胃口太大，太过想当然了。”

高士廉靠在车壁内，有些懊悔地顿了下足，叹道：“武德旧臣一系在朝堂根深蒂固，在各个州府地方盘根交错，积习甚深呐。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我们仅凭借一宗小小的贪墨案子，便想彻底拔除武德旧臣一系人马，呵呵，不仅是低估了对手的实力，还完全忽略了陛下的心思。”

“陛下的心思？陛下还能有什么心思？他不是被太上皇逼迫下旨，才叫停的三司会审吗？”

郭业一脸不解，甚是纠结地问道：“高大人，你这说的有些矛盾，可把小子我说糊涂了！”

“心太急，胃口太大，错了，错了，真错了……”

高士廉没有继续解释，而是自顾摇头懊恼地叹惜着。

“聿……啾啾啾啾……老爷，前头儿就是太平坊了，是不是停下来让郭大人下车回府呢？”

马车稍稍减速，外头赶车的马夫回禀了一声。

高士廉嗯了一声，冲郭业说道：“你且先回去吧，明日黄昏，记得前往长孙府。届时，我们在坐下来好好叙上一叙。”

郭业看着高士廉此时的精神头，萎靡不堪，意兴阑珊，看来对回答自己的问题有些兴致缺缺。

随即，郭业轻轻握住贞娘的小手，冲高士廉道：“成，那明日黄昏时分长孙府，咱们不见不散，高大人！”

高士廉仿佛很是疲累，脑袋后仰靠在车壁上，微微合上双眼，右手挥了一挥，呓语道：“走吧，走吧，明日再见！”

郭业嗯了一声，牵着贞娘小心下了马车，朝着太平坊方向步行而回。

待得郭业离去，马夫重新抖落缰绳，驱使着马车继续朝着崇义坊高府的方向行去。

马奔，车动，晃晃荡荡。

高士廉突然又重新睁开了眼睛，自嘲地苦笑一声，自言自语道：“陛下这个时候将无忌召进宫中，可真够无忌喝上一壶的了。帝王之心，难以捉摸，伴君真是如伴虎啊……”

叹罢，高士廉又继续合起双眼皮，呼吸匀称一吐一纳地假寐了起来。

哒哒哒哒～～

马车继续奔向崇义坊。

……

……

皇宫，两仪殿，望北阁中。

李二陛下端坐在龙椅之上，双手把在龙椅扶手两边，如一头丛林狮王般面色阴沉地睥睨着下方，一言不发。

望北阁中门窗紧闭，除了李二陛下外，仅有长孙无忌一人。

此时的长孙无忌原地站着微微躬身低着头，颇有些战战兢兢地口中告罪道：“陛下，臣知罪，给陛下添累赘了。”

“臣不该借着龚吉一案，对萧瑀、裴寂他们动手。”

“臣不该擅作主张，暗中调配千牛卫，阻止裴寂他们面见太上皇。”

“臣知道太上皇本有心结，此番又给太上皇与陛下父子间平添了几分裂痕，臣有罪，臣其心可诛，臣这就前往宜春宫，长跪殿外向太上皇请罪！”

连番数落了自己的罪状之后，长孙无忌就要拔腿冲出望北阁外。

“站住！”

李二陛下终于肯开口说话了，只听他继续面色阴沉地喝道：“你现在去了那边，与找死无异。无忌啊……”

说出最后三个字之时，李二陛下的语气明显有了一些婉转，少了几分怒气，多了几分惋惜。

长孙无忌长年陪伴李世民身边，岂不知李世民的脾气？只要陛下用这种口气跟自己说话，说明自己已然脱险。

暗暗长呼一口气，宽心了下来。

继而一副聆听训诫的样子，应道：“陛下，臣在。臣这次办了错事，给您添了堵闹了心，臣有罪，请陛下责罚！”

李二陛下双手撑着扶手两边，从龙椅上站起，徐徐走下来到了长孙无忌的身边，轻声说道：“无忌啊，你的心思朕岂能不知？抛开你是尚书左仆射，朕的左膀右臂不说，你还是天策府的老人，朕的大舅哥啊！你的用心良苦，朕岂会不知啊，无忌？”

听着李二陛下说得深情款款，长孙无忌心中感动，鼻头没来由的一阵酸楚，喉咙里头好像有些东西酸酸涩涩的，哽咽道：“陛、陛下，臣，臣……”

“无忌，别说了，你我之间还用得着这么生分吗？”

李二陛下打断了长孙无忌的声泪俱下，拍了拍他的肩膀，伸出大拇指轻轻抹了抹长孙无忌眼角的泪痕，推心置腹道：“无忌，你这次之事办得没错，却又大错特错，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

办得没错，又大错特错？

长孙无忌乍听之下，矛盾至极，随即摇摇头表示不懂。

李二陛下突然笑道：“亏你长孙无忌还是我当年天策府的头号智囊呢，哈哈，无忌，你真以为朕不想一举拿下武德旧臣，将他们驱逐出朝堂，不再掣肘朕吗？”

说到这儿，不顾长孙无忌张嘴欲说，径直自问自答道：“朕想，朕非常想，朕朝思夜想！”

长孙无忌听着皇帝说得如此赤裸裸，急急问道：“那陛下为何还……”

李二陛下未等长孙无忌讲完，便断然问道：“还听从太上皇的建议，下旨叫停三司会审，是吧？”

长孙无忌轻唔一声，点了点头。

李二陛下道：“别说太上皇逼着我叫停，若是我提前知道你们会如此冒然出击对付裴寂等武德旧臣，呵呵，朕也会主动叫停。原因就在于，你们心太急，胃口太大，无忌，武德旧臣一系岂是你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他们皆是历经两朝的元老，在朝中根深蒂固，资历卓著，在地方盘根交错，党羽门生众多。岂是一个小小的龚吉案就能彻底拔除的？”

“心太急，胃口太大？”

长孙无忌暗暗琢磨起李二陛下的这句话来，莫非这才是陛下叫停三司会

审的真正原因？

李二陛下继续说道：“打蛇不死反被蛇咬之事，屡见不鲜，无忌莫非忘了当年前隋的杨玄感之案？你此番若只争对杨恭仁或陈叔达等其中一人，朕姑且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太上皇那儿也尽可以替你搪塞一番。可没成想你们胃口如此之大……无忌啊，过刚易折，操之过急不是一件好事。”

“陛下，臣知错了！”

长孙无忌拱手深深一躬，懊悔说道：“臣以后再也不会轻举妄动了！”

李二陛下点点头，挥挥手说道：“你且退下吧，此事朕谁也不追究，就到此为止吧！”

“臣谢过陛下天恩，臣告退！”

说罢，长孙无忌转身便朝着望北阁走去。

刚走到门口，突然又传来李二陛下的声音：“无忌，龚吉此人，身为库司郎中，却监守自盗，又是贪赃枉法，巧立名目大肆敛财，论罪当诛，杀他十次都不为过。这样的人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拿他开刀，以儆效尤，同时也好震慑震慑其他官员。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长孙无忌闻言不由心打了个突突，暗暗默念一声，常何，这是陛下的意思，可怨不得我长孙无忌不守承诺。

随即，长孙无忌回道：“陛下放心，臣知道该怎么做了。三日之后三司会审便会将判决公布，判犯官库司郎中龚吉，斩立决！”

李二陛下走向龙椅，重新坐了下去，挥挥手示意长孙无忌退下，轻轻吐了一声：“准！”

长孙无忌出了望北阁，在一名宦官的引领下出了两仪殿，直直奔出皇宫。

而望北阁中的李二陛下此时仿佛很累似的，背靠龙椅用手轻轻揉捏着眉宇，约莫过了一会儿，才眼泛精光睥睨着门口位置，自言自语道：

“也许父皇说得没错，与其一家独大，不如彼此牵制。九五至尊，大唐帝王，注定一生就是孤家寡人。父皇姓李，我也姓李，血浓于水，本就一体。宁相信外人，也不信父皇，那朕岂不等同自戕？”

说罢，李二陛下猛然又从龙椅上起身，冲望北阁外吩咐道：“来人，摆驾宜春宫，朕也该去陪陪父皇他老人家了。”

“喏！陛下出行，摆驾宜春宫……”

## 第530章欢迎加入天策府

翌日黄昏，郭业乘车去了崇义坊的高府，与高士廉一道儿，前往长孙无忌府上。

夜幕降临，华灯初下，长孙家府内灯火辉煌，十步一盏灯，百步一下人，甚是富丽奢华，绝对当得起当朝显赫人家的名头。

不过长孙家再是如何富有，再是如何高贵大气上档次，对于数次见识过皇宫禁苑的郭业来说，也早已见怪不怪了。

高士廉对长孙府内熟门熟路，直接领着郭业前往了上次他与长孙无忌密谋叙话的小院，那间客厅。

一到客厅外，郭业便听见里头传出一阵哄堂大笑之声，笑声中夹杂着低承高转的唾骂，听起来气氛相当的融洽和谐。

高士廉率先一步踏进客厅，高喊一声：“哈哈，有事耽搁来晚了，来晚了。”

长孙无忌起身迎来，打趣道：“舅父大人，你怎么行事总是慢人一节呢？列位大人可是早早就来了。”

“高大人可算是来了，让我们一阵好等呐。”

“哈，谁让高夫人在咱们这些人中辈分最高呢？长孙夫人与长孙皇后都得称他一声舅父，他能不姗姗来迟吗？”

“我看，这就是跟裴寂那糟老头学得，倚老卖老呗！”

“哈哈哈哈哈……”

整个客厅中，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郭业跨过门槛儿，粗粗扫了几眼，除了长孙无忌之外，还有四个人。

年纪约莫都是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徘徊，有站着，有坐着，彼此聊得不亦乐乎。

高士廉赶忙将郭业拉近到了客厅正中，冲几人说道：“来，我给诸位大人介绍一下，这年轻人可了不得，干过小衙役，当过小都护，更是在老夫的御史台中任过监察御史。嘿嘿，就连国子监那个老奸巨猾的虞世南都对他赞赏不已。嘿嘿，这小伙儿如今在兵部任兵司员外郎，圣上钦封陇西县男爵，姓郭名业，字，字……”

高士廉噤里啪啦一阵介绍，突然扭头问郭业道：“郭业，你字什么来着？”

郭业摇摇头颇有些怯场地说道：“高大人，小子虽已过了弱冠之年，却至今还未有字呢！”

“昂？没字？堂堂一个兵司员外郎，陇西县男，居然只有名没有字？这说不过去，说不过去啊！”

高士廉连连摇头，数落道：“你呀，太马虎，太马虎！”

突然，紧挨着高士廉身边的一名男子走了出来，约莫五十来岁，长得极是斯文儒雅，风度翩翩，堪称老师哥一枚。

这男子轻声说道：“郭大人如若不弃，房某赠你字如何？”

郭业一时没反应过来，旁边的高士廉猛然笑道：“那感情儿好啊，房大人掌管中书省，添为中书令，深得陛下宠信。再者，房大人学识渊博，就连虞世南都对房大人赞赏有加，你若能够替郭业取字，结上一番缘分，还是这小

子的一番造化呢！”

“哈哈，高大人，您太高抬房某了！”

郭业听出了门道儿，原来他就是房谋杜断之中的房玄龄，房遗爱那小子的亲爹啊。

当即，他心思一机灵，冲房玄龄拱手拜道：“还请房大人赐字，小子感激不尽呢！”

高士廉见着郭业如此，心中老怀安慰，哈哈，这小子居然打蛇随棍上，不错不错。

房玄龄捋须笑对道：“这字嘛，谈不上赐。较起真儿来，房某还要感谢你一番呢。若非郭业你的督促与调教，我那犬子还不知道要疯癫败家到什么时候呢。如今那小畜生也算长进了，出了国子监能得陛下恩宠，被安排进了东市巡官衙门任职书办，将来谈不上前途似锦，至少也能混个衣食无忧。哈哈，论起来，还是房某欠你的！”

房玄龄这番话一讲出来，客厅中的长孙无忌也默然地点了点头，脑中不由想起自家那个最让他头疼的老三羽默，这些日子变化委实巨大，心中不约而同与房玄龄产生了共鸣。

郭业听着房玄龄这话，心中对房玄龄的认知又攀升一个高度。按理说以房玄龄这种又是国公爵位，又是当朝显赫的大臣，且又是执掌着中书省，随便给房遗爱安排个差事，还不是手到擒来小菜儿一碟？可对方偏偏就没有以权谋私，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在场诸人，也许连长孙无忌、高士廉等人，郭业都相信他们绝对做不到。

偏偏房玄龄就能做到，就冲这一点，郭业对房玄龄只有两个字：敬重！

房玄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竭力贬低自己的儿子，捧高起郭业，令郭业当真是受宠若惊万分。

不过他不会傻到连连点头，臭不要脸的称着那是那是。

人嘛，无论身在官场还是身在江湖，郭业时刻谨记，你敬我一尺，我需还你一丈，有来有往，才是真善缘。

当即，他故作谦逊地摇头道：“房大人太客气了，不是我郭业调教得好，而是遗爱自己争气。虎父无犬子，房大人这么大本事的人，遗爱岂能差到哪里去？他只不过一时贪玩，还未彻底长大罢了。”

这话一说，房玄龄脸上尽是满意的笑容，听着甚是舒心。

就连观望着默不作声的长孙无忌，都暗暗笑道，这小子，难怪我舅父会如此的喜欢，真是个人精啊。难怪舅父说羽默懂得识人交友，的确，就冲这点，他那两位哥哥与他想必，差太远了。

“哈哈，真是会说话。都说陇西郭业，一张利嘴能说死个人，一张巧嘴亦能甜死个人，果然名不虚传啊！活该李道宗那厮在你手中活活吃了憋！”

一名身形魁梧的汉子走了出来，冲郭业开玩笑道。

高士廉赶忙介绍道：“这位乃是郾国郡公、领军卫大将军殷天宗，呵呵，这整个长安城地面上的事儿，可都归他们领军卫掌管，威风的紧啊！对了，他的父亲你小子应该听闻过，乃我大唐开国元勋，郾国公殷开山，当年讨伐刘黑闥时，殷国公福薄病逝在了途中。唉，若非如此，当今的六部尚书之位，绝对有殷老兄的一席之地啊！”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殷开山，郭业岂能没有听过。

再看如今这位承袭父爵的郾国郡公殷天宗，居然还是领军卫大将军，看来委实有些本事，并非是那种子荫父荫混吃等死的货色。

只见殷天宗释然一笑，冲高士廉说道：“高大人谬赞了，家父福薄，如若他地下有知能够听到高大人的这番话，定也能含笑九泉了。”

郭业又是拱手拜道：“下官郭业，见过殷大将军。”

殷天宗洒脱地摆摆手，笑道：“郭业无需多礼，你的大名本将可是如雷灌耳啊！上次在跟苏定方喝酒之时，还听见他在本官面前说起你来，不错不错，看你这身板，你这精气神，绝对是带过兵杀过敌之人！”

对哈，郭业暗暗想到，苏定方是右领军卫府的将军，而殷天宗恰恰掌管着左右领军卫，说起来还是苏定方的顶头上司呢。

这还真是巧了！

这时，又走出一名老头来，轻笑道：“郭大人何止带过兵杀过敌，何止巧嘴利嘴翻云覆雨啊？依唐某来看，郭大人这脑子还委实了不得，上次我不就是因为那个劳什子长安晨报，挨了陛下狠狠一顿训斥吗？”

姓唐？因此长安晨报挨李二陛下一阵训斥？

莫非？

当即，郭业又是拱手问道：“您老可是工部尚书唐俭唐大人？”

“你们瞧瞧，连他都知道了我挨陛下训斥之事了，郭业你可是因为你而挨了陛下的骂，你可要好好补偿我一番才是。”

果然，这老头就是工部尚书唐俭。

郭业只得一阵汗颜，低声告着罪。

差不多客厅中的人都熟悉的七七八八，这时高士廉才说道：“今日你见到的这几位，乃是我们天策府一系在长安朝堂的几位。至于秦叔宝，程知节，李茂功，侯君集，尉迟敬德……这些人，统统都领军在外，还未班师回朝，等来日有机会，再让你相见认识一番。”

“咄咄~”

长孙无忌轻拍了两下手掌，高声说道：“诸位，今日让大家与郭业在我家中相见，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即日起，郭业便是我们天策府这伙老家伙中的一员了。还是那句话，咱们天策府这些人在一起，不为党争谋私，就为守望相助，一起辅助当今圣上，打造一个盛世辉煌的大唐帝国！”

“善！”

“大善！”

“长孙大人这话，听得殷某当真是热血沸腾！”

“欢迎郭业的加入！”

……

郭业日盼夜盼的目标，今日终于得以实现，背靠大树好乘凉，如今咱也是根正苗红的天策府嫡系了。

他抱拳成礼，执后学末进之礼冲诸人盈盈躬身拜道：“今后，还望诸位大人，诸位前辈多多照应。入了天策府一系，郭业算是找到了组织，今后有用得着郭业的地方，诸位尽管言语一声儿。”

众人听罢，纷纷点头赞好，皆以满面笑容回应着郭业。

这时，房玄龄听完郭业的后，突然叫道：“想到了，房某想到替郭业取个

什么字了。”

郭业下意识地问道：“房大人，什么字？”

房玄龄悠悠说道：“陇西郭氏门，子弟多才俊，仪然自可悦，他日定封侯！就取中间两句之首字，如何？”

郭业听着房玄龄这首打油诗，显然是赞许自己郭家和勉励自己，随即又是感谢了一番。

高士廉嘴里念叨着房玄龄这首打油诗，赞道：“不错不错，这倒是挺应景儿，就取中间两句之首吧，子仪，不错，子仪子仪，很不错。郭业，你意下如何？”

“嗯，挺好的，子仪这二字倒是颇得小子喜爱。”

郭业放在嘴中又念叨了一遍，最后将姓氏连在了一起，突然瞪大了眼珠子，惊叫道：

“什么？郭，郭子仪？我说，不要这么恶搞，成不？”



## 第531章此子仪，非彼子仪

见着郭业如此，房玄龄问道：“怎么？郭业你不喜欢这个字？或者说有不妥之处？”

郭业赶紧收起满脸的惊慌错愕，连连摇头笑道：“没，没，没，很好，房大人所赠子仪二字，甚合我心。满意，满意的很呢！”

房玄龄听罢，颇为开心地说道：“好，喜欢就好！”

“郭业郭子仪，子弟多才俊，仪然自可悦。好呀，很是贴切呢！”

“是极，房大人乃有才之士，他能赠字，亦是郭业之福气啊！”

“……然也！”

长孙无忌笑着打断了众人的点赞议论，插话道：“诸位，我让下人在院子外头准备了些许水酒，咱们小酌几杯如何？一嘛算是为郭业这小子接风洗尘，二嘛咱们也聊一聊最近朝堂之上发生的几件事情。诸位，请吧！”

“好，长孙大人请！”

“高大人年长，还是高大人先请吧！”

“舅父大人，您先请……”

……

……

在长孙府小聚一番后，差不多到了二更时分，众人才纷纷告辞离开长孙府，各归各家。

而后，郭业被长孙无忌挽留，两人单独密谈了一小会儿，他才从长孙府姗姗离去，最后一人走出了长孙府的大门。

今日长孙府一行，郭业的收获颇丰，不仅得到了天策府一系诸位大佬的认可与接纳，光荣地成为了天策府一系的铁杆成员；还得到了房玄龄这位仁厚长者兼千古名臣的赐字。

姓郭，名业，字子仪。

坐在马车中辗转在回家的路上，郭业每每想到房玄龄给自己的取字，不由一阵郁闷，真心欲哭无泪。

郭子仪，奶奶的，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恶搞的事吗？

此郭子仪，当然非彼郭子仪。

那位戎马一生，平定安史之乱的天下兵马大元帅，挽救大唐帝国于大厦将倾之时的汾阳王郭子仪，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小蝌蚪找妈妈呢。

如今才是贞观四年，甭说那位汾阳王郭子仪本人没有出生，兴许就连他的爷爷也才穿着开裆裤蹲在地上玩泥巴。

郭业将这一切，归结为巧合。

当然，既来之，则安之，他也将这当成了一种缘分！如果有朝一日，他郭业也能达到汾阳王郭子仪那般成就，做到“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这般成功，那他真是不枉此生了！

郭业郭子仪，陇西县男郭业郭子仪，郭业心中不由一阵覬覦，他汾阳王郭子仪能做到，我陇西郭业又岂会比他逊色？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这一刻，郭业发现自己的心思较之以前，又多了几许野望，多了几分疯狂，有种呼之欲出的迫切。

哒哒哒哒哒~

马车缓缓驶进了太平坊，停在了郭府的大门前。

马车一踉跄，将思绪飞扬中的郭业及时拉了回来，马夫适时提醒道：“大官人，到家了。”

郭业唔了一声，跳下马车连连打着哈欠进了府中。

此时已然过了三更天，一回到家里，郭业倒头就睡，美美地进入了梦乡。

一觉醒来，已然又是大天亮。

在贞娘的侍候下，洗漱完毕，恰时有下人来报，府外来了两人，自称顾惟庸和穆恭前来拜访。

郭业一听顾惟庸和穆师爷大清早来自己府上，不由一阵纳闷，叽歪道：“大清早的不去兵部点卯，没事儿跑我家来干嘛？”

贞娘提醒道：“大官人，您忘了不成？今天乃是兵部衙门的休沐日，你这是点得哪门子卯？”

“呃……忙糊涂了，嘿嘿！”

郭业一阵尴尬挠腮，看着贞娘投向自己的眼神多有戏谑之味，不由推搪道：“那啥，忘事儿不是很正常的吗？贞娘你笑笑笑，你笑个毛啊？没听过贵人事忙这句话吗？”

“大官人好不知羞，还贵人事忙呢，你天天光惦记着闯祸凑热闹，还，还惦记着那什么，哪里会忙？”

“我还惦记着什么呀？”郭业见着贞娘说着说着，突然有些走神，立马明白过来贞娘到底想说什么了。

当即，他右手握成爪，绕着弯儿一探，狠狠抓了一把贞娘的香臀，哈哈大笑道：“我还惦记着这个，是吧？哇哈哈……”

笑罢，人已经窜出了好几步之远，夺门而出。出门之时，不忘对门口那个报信的下人吩咐道：“去，请顾大人和穆师爷来我书房一叙。”

很快，郭业已经飘然而去。

这次贞娘被郭业咸猪手揩油轻薄，居然出乎意料没有反应强烈，而是继续杵在原地怔怔地望着郭业离去的方向，眼神中透着古怪。

望着望着，口中不由哀怨地叹了一息，呢喃道：“唉……姐姐信中说得没错，我是该要为自己好好谋划谋划才是呢。这样下去，也不是一个事儿呢。”

贞娘呢喃罢，古怪的眼神中，闪烁起火花灼灼般的坚定。

……

……

顾惟庸和穆师爷一进来书房，郭业就发现顾惟庸这厮居然满面春风，眉宇间掩不住的喜色。

穆师爷更是，一进来还未坐罢，就连连喊道：“成了成了，郭大人，我们家大人的事儿，成了！”

顾惟庸故作矜持地冲穆师爷挥挥手，喝止道：“穆、穆师爷，淡、淡、淡定嘛，免得让、让郭大人笑话，不是？”

不过，顾惟庸再怎么矜持，那满面春风恰似桃花朵朵开的笑容还是呼之欲出。

郭业多少猜到了一点，疑惑道：“这吏部的办事效率居然会这么高？这边

龚吉钹铛入狱，你这就接到了迁升库司郎中的公文？”

顾惟庸笑着摇头叹服道：“果，果然还是瞞、瞞、瞞不过郭大人你啊，昨夜吏、吏、吏部的公文就直接送、送、送我府上来了！”

郭业见状，立马拱手抱拳道：“那郭某就在这儿恭喜顾大人高升了，实乃可喜可贺啊！”

“谢，多谢郭大人！”

顾惟庸放下了昔日上司的身段，由衷地冲郭业拱手拜道。

郭业摇摇手，示意顾惟庸大可不必如此，然后说道：“顾大人，今后你在库司，我在兵司，你我两家定要守望相助才是啊！”

顾惟庸自然知道郭业这是在自己暗示着自己，我已经做到了你的要求，下面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郭业这般说，其实顾惟庸的心底又何尝不是这么想？他已经尝尽了无根飘萍的痛苦，如今能跟郭业重新挂上钩，他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刚才门口的郭府下人说漏了嘴，提到他们家大官人昨夜在长孙大人府上与一帮大人喝酒喝到大半夜，顾惟庸更是留了心眼。

能跟长孙无忌一块儿喝酒喝到大半夜的那些大人，又岂止等闲之辈？

而郭业昨夜居然也在长孙府的酒桌之上，容不得顾惟庸去猜测，郭业估摸着就是朝堂三大系中的天策府一系的人马。

背靠大树好乘凉，庙里有佛香火旺，这个道理郭业懂，顾惟庸这个在长安尝尽三年冷眼的人，更懂！

随即，顾惟庸一脸虔诚地表态道：“库司兵司乃一家，定唯郭、郭大人马、马首是瞻！”

郭业笑而不语，微微颌首致意，显然已经接受了顾惟庸的这番投诚。

这时，穆师爷突然扯了扯顾惟庸的衣袖，提醒道：“大人，赶紧说正事，说正事儿啊！”

“哦哦哦～”

顾惟庸轻轻拍了下额头，骂道：“瞧、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忘了正事儿。郭大人，昨天那位来、来我家中送公文的吏部官、官员恰巧是顾某的同年，我跟他是同科进士。他昨天无意跟我提，提到你们兵司。”

郭业问道：“我们兵司怎么了？”

顾惟庸有些尴尬地说道：“我这舌头不、不、不争气，嗨，还是让穆师爷跟、跟你说罢。”

穆师爷接过话茬儿，补充道：“昨天那位吏部送公文的官员乃是我家老爷的同科进士，算是有同年之谊。他多嘴跟我家老爷秃噜了两句，说是你们兵司的郎中大人薛雄可能调任，兵司郎中一职另有他人代替！”

郭业一脸郁闷地问道：“这薛大人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调任？”

薛雄调任，他可乐不起来。因为他知道即便薛雄调任了，也轮不到他这个刚来没几天的兵司员外郎接任位置。

与其让一个素不相识控制欲极强的外人来接任兵司郎中，在自己上面指手画脚，还不如让从来不管事，听之任之的薛雄继续在兵司郎中任上坐着呢。

只听穆师爷说道：“应该是有人在吏部那边给薛大人穿了小鞋呗。对了，听说这次接替薛大人出任兵司郎中的那位，应该是咱们兵部右侍郎王君实的

同年进士，之前好像一直在州府任职别驾的，而且也不知道王侍郎使了什么花招儿，居然还得到了魏征魏大人的大力推荐！”

你妈的，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郭业头皮一阵发麻，心里暗暗恨道，八成又是王君实这个王八蛋在暗地里使坏。

之前就应该把这老王八蛋跟龚吉一起，斩草除根一网打尽才是。

丫丫了个呸的！

一想到将来自己头上还坐一位王君实的铁杆盟友，对自己吆五喝六，尽是刁难的上司，郭业不由一阵烦躁。

不行，郭业心道，我不能坐以待毙，我得去找人了解了解这个情况，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若是真的，看看是否还有回旋的余地。

想罢，郭业陡然站起身来，拔腿就往书房外头跑，不忘冲顾惟庸、穆师爷喊道：

“顾大人、穆师爷，你们请自便哈，我必须出府一趟，迫在眉睫！”

说罢，人已经撩出了远远的，留下一脸错愕彼此对视的顾惟庸与穆师爷二人。

## 第532章勾搭成对，狼狈为奸

打探消息这事儿，郭业自然想到了长孙羽默这小子。

因为今天是休沐日，所以昨夜这小子就在风满楼中醉生梦死，一宿彻夜未归。

郭业去风满楼将这小子揪出来之时，还意外发现自己兵司那位掌固官季布，昨夜居然也跟长孙羽默厮混在风满楼里。

奶奶的，这两个货居然搅和到了一起。

狎妓宿夜，这也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但是季布这厮还是多少有些难堪，赶忙借着由头离开了风满楼，跑回家中。

此时风满楼的房中，长孙羽默睡眼惺忪地坐在床沿边儿，连连打着哈欠满肚子牢骚道：“你这人怎得如此煞风景？不仅吓跑了季布这小子，还撵跑了我那陪睡的姑娘，大哥，今天可是休沐日啊！”

郭业亲自去打了盆水，替长孙羽默投洗拧干了一条毛巾，递了过去笑道：“擦擦脸精神精神，我这有事需要你帮衬。”

长孙羽默接过毛巾，胡乱擦拭了几下重新扔进盆中，奚落道：“我就知道你小子找我，准没好事。咦，话说你如今好歹也是天策府一系的人马，遇到难事儿应该找你的盟友才是啊，怎得还用得着我这纨绔子弟小角色呢？”

郭业听这话，怎么听着怎么酸，酸得他几乎掉了一地牙。

不过他还是好奇地问道：“这时昨晚才发生的事儿，你小子消息够灵通啊。”

“嘁。”长孙羽默白了一眼郭业，道，“我爹昨天撵我出家门，我就知道他们这伙子人要扎堆聚会，早已见怪不怪了。至于你嘛，最近跟我舅姥爷勾勾搭搭，我还会猜不出来吗？不过也对，像你这种最近风头渐盛之人，的确是他们拉拢的心仪对象。”

听着长孙羽默的分析，郭业还是暗暗赞道，这小子越来越精明了，跟国子监那个混吃等死的长孙羽默真是天差地别啊。

只听长孙羽默又自顾说道：“郭业，我可跟你说，你如今虽说是天策府一系的人马，但是有些事儿你可不要瞎掺乎。特别我家那老头子跟太子承乾的烂糟事儿，你绝对不能掺乎。老头子是铁了心要扶太子上马，关键是我这位表弟根本不是那块料啊。嗨，老头子迟早要因为李承乾而吃了大亏，你看着吧！”

嘶……

郭业听着长孙羽默的善意劝言，心中再次颠覆了对他的看法，他居然如此不看好自己的太子表弟李承乾，奶奶的，说你什么好呢？真是目光如炬啊！

长孙羽默的劝言，也正是郭业加入天策府前，时刻提醒自己的警世名言。

皇族之中，沾谁都好，就是不要沾惹李承乾这倒霉太子。

随即，他故作震惊地喊道：“长孙，慎言啊！好歹太子殿下也是一国储君，可不能在背后如此私议！”

长孙羽默无所畏惧地晒笑道：“你可得了吧，难不成你郭业还会在背后毁我？我也就跟你才这么说，换成其他人，爱谁谁，爷还不伺候了，是不？咱

俩谁跟谁啊，对不？”

“咳咳……”

郭业被长孙羽默一阵掰活气得够呛，佯怒道：“我说长孙，这忙你到底帮不帮啊？你若不乐意，我找别人去了。”

长孙羽默此时早没了那股子怨气，特别是听到郭业要他帮忙，他心里甭提有多美，仿佛又找回了昔日的那种存在感。

随即连连笑道：“乐意乐意，咋不乐意？你说吧，到底帮你什么忙？”

靠，郭业嘟囔了一声：“瞧你那个噁死样儿，你听着，事情是这么回事儿……”

继而，郭业将顾惟庸和穆师爷传来的消息重新复述了一遍，听得长孙羽默也是一阵愤愤不平，不时咒骂道：“王君实这个该死的老王八蛋，看来没将他和龚吉一起拿下，给他灌出了毛病。”

郭业最后说道：“大概其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兵司还没正式接到吏部的公文，此事应该还不准成。吏部里头肯定你爹的门生，你去帮忙打听打听，我在家中等你消息，如何？”

长孙羽默拍了下胸脯，应允道：“你在家等我，我记得吏部考功司的郎中就是我爹的门生，他应该知之甚详。走了~”

声音落罢，长孙羽默已经匆匆跑出了房间。

郭业看着他风风火火的样子，好笑道，这小子真是个另类，怎么就那么看不惯他爹长孙无忌呢？不过这小子有些时候，的确比他爹有眼光，至少李承乾一事，眼光独到。

很快，郭业也出了房间，离开了风满楼。

风满楼的老鸨子见着郭业要走，那叫一个高兴啊。因为整个风满楼谁不知道就是郭业派人替尤姬姑娘赎了身，老鸨子生怕郭业又看重哪个姑娘，又准备赎走一个摇钱树，巴不得这瘟神早走早安心。

郭业重新钻回马车，急急赶回了太平坊，坐等长孙羽默的消息传回。

约莫过了一个来时辰，临近午饭的光景，长孙羽默进了郭府，来到书房与郭业报信。

一进书房，长孙羽默就喊道：“探听回来了，这事儿八九不离十是真的。我可听说了，有人在吏部给薛雄穿小鞋，恰巧薛雄这厮占着兵司郎中之位，却不管事儿，年年在吏部的考核都是差，这次保准要挪窝了。”

郭业一听，心里哇凉哇凉，不解地问道：“怎么可能？不是说薛雄是咱兵部尚书李靖的爱将吗？吏部这些人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吧？”

长孙羽默鄙视道：“孤陋寡闻是吧？兵部尚书李靖是军功卓著，乃我大唐开国元勋，为世人所敬仰，为陛下所信任。但吏部尚书也不含糊啊，你知道吏部尚书是谁不？”

郭业摇摇头，表示不知。昨天好像天策府系人马聚会的时候，也没有提及过吏部尚书为何人。

长孙羽默轻声说道：“当今吏部尚书，乃孔圣人第三十二世孙，跟我舅姥爷高士廉一样历经三朝五帝，人称盛世鸿儒的孔颖达！这老夫子可是厉害的紧，就连咱国子监虞世南那老头见到他，都得毕恭毕敬。知道为啥？人家可是儒门孔圣人的血脉后裔啊，天下读书人都是他家老祖宗的门生。不说孔颖达之名天下皆知，就冲他孔家的香火之情，谁敢轻易得罪？”

吏部尚书居然是孔颖达？

郭业心中震撼至极，怎得把这么一位传奇人物给忘记了？

不过他此时顾不得去琢磨孔颖达，而是急急问道：“莫非孔颖达跟李靖有过节？竟然一点也不买账，薛雄好歹是卫国公大人的爱将，说撸就撸啊？”

长孙羽默摇摇头，道：“没过节，卫国公独来独往，从未有任何派系，而孔颖达孔尚书却是地位超然，孔子后裔，根本也不屑加入任何一个派系，所以他俩没有冲突更无过节。”

“那……”

“不过孔尚书这人吧，从来都是公事公办，从不徇私。这也是陛下为何让他出任吏部尚书，掌管天下官帽子的真正原因。嘿嘿，陛下可以跟虞世南有说有笑，但是跟孔颖达，陛下说话都是一板一眼，从不失君子风范，不然又要惹来孔颖达一通礼数的说教。这次孔颖达之所以要将薛雄调任，其实还是受了他手底下一人的蛊惑！”

“谁？”

“吏部右侍郎卢承庆！”

“我草，又是这孙子？这孙子跟薛雄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儿，他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了吧？”

一听卢承庆三个字，郭业立马不淡定了，仿佛吃了不小心吞了一枚苍蝇那么恶心。

长孙羽默冷笑道：“那还不简单？王君实是个小人，卢承庆又是乌龟王八蛋，两人凑到一块儿，能憋出什么好屁来？”

“什么？”

郭业惊呼道：“你是说王君实和卢承庆搞到了一起，狼狈为奸了？”

长孙羽默应道：“可不呗，据我打听得知，王君实和卢承庆两人的确做得一手好文章，算是颇有才华吧。而且也曾一个人的推荐而得孔颖达这位老夫子的赏识。你说卢承庆这个吏部右侍郎在孔颖达这位吏部尚书面前，给薛雄穿小鞋还不是小菜儿一碟吗？”

郭业强忍着心中的愤恨，问道：“谁推荐得他俩？”

长孙羽默摇头苦笑道：“魏叔玉那小子的亲爹，当朝谏议大夫魏征魏大人！”

“妈的，怎么又扯进来一个魏征？”

顿时，郭业的脑子有些不够用了，眼睛发花，两耳嗡嗡作响，好是一阵烦躁不安。

## 第533章一肚子坏水儿

郭业揉了揉太阳穴，一脸纠结难受地叹道：“奶球的，又是王君实和卢承庆这两条人狼勾搭，又搀和着魏征这个一身虎胆死也不怕的谏臣，更有孔颖达这尊大佛在后头一锤定音，麻烦，麻烦的很啊！”

说到这儿，郭业不无可惜地看着长孙羽默说道：“看来薛雄只能自认倒霉了吗，今后咱们兵司大院甯想安生，你小子也别指望着再在书令史公房里头，掷骰子开牌局了。”

长孙羽默撇嘴不屑地说道：“瞧你说得这么严重，就跟天要塌下来似的。不就是来了个渣货要取代薛雄的位置吗？有啥了不起的，你真以为我会忌惮他？再说了，你如今也是天策府的人马，捅了篓子自有人帮你收拾，你担心个球啊！”

郭业暗道，你小子真是说的轻巧，今天他们的目标是薛雄，如果他日换做对付哥们，同样犯在孔颖达手中，试问天策府又有几人肯出这个头？

天策府虽然人强马壮，势力庞大，但是冒然和孔颖达这个地位超然又不属于任何阵营的吏部尚书撕破脸，明显就是不划算的买卖。

纵是天策府这边护犊子，替自己出头，一个派系联手对付孔颖达，你让李二陛下怎么看？

人多欺负人少，结党营私打压异己吗？难保李二陛下会生出厌恶和忌惮之心。

到时候恐怕自己这个引起争端的导火索，都要吃瓜烙！

想罢，郭业狠狠瞪了眼长孙羽默，这小子时而精明油似鬼，时而又粗线不长心，顺嘴啐了一口：“你小子懂个屁，站着说话不腰疼！”

“嗨。”长孙羽默听着郭业这么说，立马不干了，叽歪叫道，“我怎么不懂了？我告诉你，薛雄这事儿还真好解决，真不知道你烦得哪门子心。”

昂？

郭业顿时如饥饿的野狼般逼近了长孙羽默，单手扣住他的胳膊，催促道：“你妹的，你有办法解决这事儿还在这儿说风凉话？你跟我逗闷子呢？”

长孙羽默嘿嘿笑道：“这不是看你一门心思在那里唏嘘感慨嘛，索性让你感慨个够再说呗。”

郭业懒得再和长孙羽默磨牙，直接催问道：“甯废话，到底有什么破解之道？”

长孙羽默一副了然于心胸的模样，稳稳地说道：“首先，吏部还未下来公文到兵司，所以一切都来得及。我告诉你，这些人中谁能真正左右大局，一定薛雄的去留？”

郭业有些不耐烦地回道：“你这不是废话吗？肯定是孔颖达这位吏部尚书啊！”

长孙羽默点点头，说道：“那就对了，你也说了是孔颖达最后一锤定音，那你搞定孔颖达不就完了吗？”

“我靠，就这么简单？长孙，你这说了就等于没说啊？”郭业一阵抓狂，呵斥道，“孔颖达乃堂堂吏部尚书，地位超然，岂是我说能搞定就能搞定的？你也太高看我了把？恐怕我让虞世南出面帮忙说情，以孔颖达那公事公办从不徇私的性子，直接都能把虞祭酒给轰出府外来。”



“咳咳咳……”

长孙羽默一阵干咳，一脸怪异地叫道：“你神经病吧？谁让你这么搞定孔颖达了？他这人就赏识有才学的人，所以魏征推荐的王君实和卢承庆甚得他心意，所以孔颖达对两人所说的话百般相信。而且薛雄每年在吏部的功绩考核都摆在那儿，容不得孔颖达不信。别说你去请虞世南出面，就是你请当今圣上出面，都不一定能说服孔颖达回心转意！”

“那你小子又让我去搞定孔颖达？”

“大哥，你今天咋就这么轴呢？你好好转个脑筋想想，我问你这件事儿的始作俑者是谁？孔颖达为何要调任薛雄，找他人取而代之兵司郎中一职？”

“始作俑者？当然是王君实和卢承庆这两头人狼呗。孔颖达堂堂吏部尚书，若不是受了这两个渣滓的蛊惑，岂会去关注薛雄这么一个小小的兵司郎中？”

“那我问你，孔颖达为何会这么轻易受这两人蛊惑？”

“因为孔颖达赏识他俩，信任他俩的才学呗。”

“不错。”长孙羽默轻声说道，“在孔颖达这种老夫子的眼中，有才华有学识就代表着两人深受孔孟之道，这人品肯定也是杠杠的君子之风。所以嘛……”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直接从根子里找问题，直接毁了卢承庆和王君实这两个货，至少让孔颖达这老夫子知道这两个狗东西的真面目，鄙夷之唾弃之，最后疏远摒弃之，是这意思不？”

长孙羽默稍稍起了个头，郭业顿时豁然开朗，人立马精神了起来。

长孙羽默坏笑道：“没错，就是这意思。整人如治病，就得从根子上下手，这不是你在书学班一直说的吗？”

郭业有些汗颜地摇了摇头，道：“我也是当局者迷，干着急一脑门的浆糊了。对了，你心中可有了办法来毁了那两个王八蛋，让孔颖达摒弃两人改变初衷呢？”

“办法是有一点，但不够全，而且，而且还挺损……”

长孙羽默摸了摸鼻子尖儿，颇为尴尬地笑了笑，有些难以启齿。

郭业说道：“说说看，不足的地方咱们再进行补充。一人计短三人计长，肯定能想出个好主意来。”

长孙羽默嗯了一声，低声说道：“我听说你在长乐坊的那家报社，最近在发行那个什么大唐娱乐周刊，里头都是一些莺莺燕燕，青楼楚馆的花边趣事，是不？”

郭业点点头，没有否认。

如今的大唐娱乐周刊，由尤姬姑娘全权执掌，尤姬姑娘青楼楚馆的清官人出身，又是一身的文青范儿，纵是最近有了从文艺小清新的转变，但始终是文青范儿十足。

所以这也决定了大唐娱乐周刊的定位，每日除了连载尤姬的话本儿小说之外，就是摘取一些青楼楚馆风花雪月的故事和趣闻。

因此，大唐娱乐周刊虽说发行量上比不过长安晨报，但是在民间却颇受追捧，更是深受那些深闺怨妇，大家闺秀，千金小姐的喜爱。而且尤姬姑娘昔日的那些同行，平康坊中的歌姬舞姬清官人，基本上人手一份，爱不释手。

郭业听着长孙羽默突然提起大唐娱乐周刊，不由问道：“你的意思，想用周刊八卦的力量来摧毁抹黑这两个混蛋？”

长孙羽默点头称是。

郭业暗道，奶奶的，这小子的脑袋还真够活泛，这个时候就知道用八卦绯闻来对付别人。

不过这事儿还是有些草率。

当即，他说道：“办法倒是新颖，但是冒然就在大唐娱乐周刊上恣意抹黑朝廷命官，又无凭无据的，是不是有些欠妥啊？关键是可信程度不高啊！八卦绯闻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就是要做到似真非真，似假非假，让人看罢就要觉得‘空穴来风，未必无因’。懂我的意思不？”

长孙羽默眉头锁成大疙瘩，道：“我懂你的意思，我刚才不也说了吗，这个想法不够全面，只是灵光一闪而想到的。”

郭业沉默了下去，脑子里琢磨怎么把这个新颖的办法变得更加圆润一些。

约莫沉寂了一小会儿，郭业开口说道：“八卦绯闻的可信度不高，不如咱们给卢承庆、王君实搞上一个惊天大丑闻，然后利用大唐娱乐周刊的传播，让他们声名狼藉，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何？到时候你看孔颖达还会搭理他们，赏识他们不？”

“惊天大丑闻？”

长孙羽默犯难地答道：“他们又没什么小辫子在我们手中，哪里来得惊天大丑闻？这事儿，有点想当然了吧？”

“不。”郭业坏笑道，“没有辫子在我们手上，但是咱们可以创造机会，给卢承庆、王君实他们制造一个惊天大丑闻啊！”

“我靠，你小子是说设局坑他俩？”

“呸，别说得那么难听，这叫仙人指路，请君入瓮。不愿意，谁也勉强不来。”

长孙羽默反正早和郭业同流合污惯了，颇有些兴趣地问道：“你准备给这两王八蛋设个什么局？”

郭业摇摇头，说道：“现在我也只是一个模糊的计划，还不够细致。这样吧，长孙，你替我跑跑腿传个信儿，让叔玉、遗爱、怀玉、怀义、杜荷他们几个明天来我家中商议一下对策，这事儿还需要人手多方能成事。”

长孙羽默点点头，说道：“我这就要回家，顺路替你传个信儿，没啥问题。”

郭业笑道：“那就谢了哈，我回头再跑趟长乐坊，跟尤姬姑娘交代交代，让她那边也提前准备一番，好届时配合我们这边。”

长孙羽默越听越来劲，笑道：“好嘞，凑热闹这种事儿，我最喜欢。既然没什么事儿，那我先回去了。”

郭业起身相送，送到了门口目送着长孙羽默离去。

长孙羽默在郭府下人的引领下，出了郭府大门，满脸乐滋滋的钻进了车中，口中不时美道，嘿嘿，看来接下来的日子定会有趣不再寂寞了，届时，又可以好好乐上一阵子了。

## 第534章昔日同伴再聚首

第二日一早，郭业照常去了兵部兵司点卯，浑然就当什么事情都从未发生过一般。

一直在兵司大院里磨洋工磨到了临近黄昏，郭业才跑去薛雄的公务房准备告假几天。

一到薛雄的公务房外，郭业这次长了心眼，特意竖起耳朵偷听了一番里头，听听有没有声响动静，别犯了上次的莽撞之过。

果然，里头还是一如既往的传来阵阵淫声浪语之声，应该是薛雄这厮又公然在兵司大院召妓了。

而且还能听见薛雄歇斯底里的咒骂之声，污言秽语难以入耳，显然薛雄正在气头之上。

不时传来几声惊慌失措恐惧的尖叫之声，里头的那几个粉头八成被薛雄吓得够呛。

妈的，郭业暗暗骂道，薛雄这厮就是一变态啊！

你下面都不行了，你逞什么强？做什么不好，非学人家召妓，奶奶的。

莫名中，郭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狗日的上司，都死到临头马上就要被撸掉下岗，被人取而代之了，还有心思玩这些花活。

郭业真心有些气急，若不是因为替代薛雄之人是王君实的死党，他真懒得搭理这破事，帮衬薛雄这个变态的上司。

薛雄啊薛雄，你该雄起啊！

郭业不愿触薛雄的霉头再次去打断他的好事，只能呆在公务房外，静静地等待着薛雄完事儿。

过了一会儿，里头传来薛雄的阴恻厉吼：“滚，滚，统统给老子滚出去，没用的东西！”

“啊……”

两名粉头相继仓惶尖叫一声，破门而出，就跟逃出了升天似的，踉踉跄跄跑出了兵司大院。

郭业站在门口，房门被撞开着，一股冲天的淫靡之气破门而出，直扑郭业的面鼻。

薛雄正提着裤子，发现门口站着郭业，阴着脸，有些不悦地问道：“你有什么事？快快说来，本官要回家了。”

郭业暗暗鄙夷，奶奶的，真会掐着时间来啊，召完妓就下班，这兵司郎中干得也太安逸了。

随即，郭业忍着满屋子腥臊味儿的扑鼻而来，一阵恶心，佯称自己家里有事需要告假几天，希望薛雄能够批准。

本以为会一番波折，谁知薛雄居然大大方方地挥挥手，像赶苍蝇一般不耐烦道：“去吧去吧，本官准你一个礼拜可以不用来兵司。没别的事儿，就退下吧！”

呃……

真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告假一事搞定。

同时，郭业也将长孙羽默的告假也一并申请了下来，当真是轻易至极。

告完假，他也不愿多呆，急急转身返回叫上长孙羽默，一起出了兵司大

院，离开兵部衙门朝着太平坊家中回去。

两人回到郭府，房遗爱、杜荷、魏叔玉、秦怀玉等人都相继聚集到了郭业家中。

唯独缺了三胖子李少植。

众人一见郭二哥相召，三胖子李少植居然不给面子，不由义愤填膺起来。

杜荷轻笑道：“呵呵，三胖子现在牛逼了，他爹礼部尚书李纲乃是太子詹事，他如今在太子府中也谋了个长史一职，父子俩共同进退，深得太子殿下下的信赖。”

杜荷在太子府担任太子六率亲卫旅帅一职，自然能够和三胖子李少植抬头不见低头见。

听着杜荷这话，显然三胖子已经将前程都押在了李承乾这个倒霉太子的身上。

而且杜荷的话里酸意正浓，可见三胖子和杜荷在太子府中彼此不对付，多少有些摩擦和郁郁不得志。

郭业笑道：“杜荷，无需挂怀，路是自己选的，他李少植想做什么，谁也无权干涉。”

说罢，心中不无冷哼道，跟着李承乾一条道走到黑？呵呵，三胖子，你这跟曝死无异。自以为攀上高枝儿，呵呵，到时候哭都没地方哭。

尤其是长孙羽默，更是脸黑得难看至极。要知道，三胖子李少植当初可是他的头号小弟，现在这厮进了太子府之后，居然召唤不动他了。长孙羽默顿时有了一种遭人背叛的耻辱感觉。

郭业见状，立马岔开了话题，说道：“今天召集诸位弟兄过来，是有一件大事相商。咱们别耽误时间，我先把事情的前因后果与诸位说上一说，好让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

随即，郭业便将王君实和卢承庆两人勾搭成奸，如何蛊惑孔颖达，如何算计罢黜薛雄，空降兵司郎中取而代之之事讲了出来。

最后，郭业解释道：“其实谁当兵司郎中，我都没什么意见。但是王君实和卢承庆葫芦里卖得什么药，大家心知肚明。无非就是想将兵司独揽手中而已。如今，我跟长孙都在兵司任职，而且跟王君实早有冲突，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有了间接的利益关系。所以，我宁可让薛雄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好过让王君实、卢承庆得逞。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吧？”

众人相约点头，口中称着明白。

不过同一时间，诸人又把目光转移到了魏叔玉身上，盯得这小子浑身发毛。

因为郭业刚才话里也提到，王君实和卢承庆能够得孔颖达的赏识，完全有赖于魏征的推荐。

说来也怪，王君实与卢承庆都不是魏征、韦挺派系中的官员，特别是卢承庆，更是恬不知耻拜在了萧瑀门下，却偏偏能得到魏征这人的推荐。

众人都搞不懂这里头到底是为了什么。

唯独郭业心里有数，就因为魏征这人的确是爱才惜才之人，看着卢承庆和王君实都是腹中有才华之人，才推荐给了孔颖达。

可见魏征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单纯的，完全凭乎一心，心中不藏污。

这点与孔颖达倒是有些相像，多少有些书呆子的意气，不然孔颖达谁的帐也不买，偏偏买魏征的账了。

魏叔玉见着大家都用不善意的目光看着自己，自然知道还是自己那位“坑儿”的爹惹来事情。

继而有些慌忙地摆手解释道：“诸位，我爹是我爹，我是真不知他推荐了卢承庆和王君实那两个狗东西。唉，你们得相信我啊，此事我真不知情。”

郭业看着魏叔玉这急欲辨清的紧张模样，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宽慰道：“叔玉，别想太多，这事儿跟你没有半文钱的关系。再说了，令尊魏大人为人耿直，为官更是刚直，也许，他也是受了王君实和卢承庆两个奸佞小人的蒙蔽。”

“对对对！”

魏叔玉听着郭业替自己辨清，连连点头称道：“我爹这人说好听点是耿直，说难听就是缺心眼儿。你们想想看，如果我爹跟王君实、卢承庆等人同流合污的话，我之前在书学班手头还会如此拮据吗？而且他老人家早早就给我安排了差事，也不会让我在西市巡官衙门遭罪了。”

众人听着魏叔玉一番自辩，又见着郭业帮忙替魏叔玉澄清，这才稍稍缓和了下来。

房遗爱看着魏叔玉一副孤单的模样，颇有些同病相怜地站到了魏叔玉身边，叹道：“唉，你我都一样，别人的爹可以拿来拼爹，咱们的爹只能拿来坑儿，造孽啊！”

郭业赶忙缓和气氛道：“好了好了，现在接着说，我跟长孙二人商议了一番，准备给卢承庆和王君实制造一个惊天大丑闻，然后通过大唐娱乐周刊的传播，呵呵，让这两个王八蛋名誉扫地，臭遍整个长安城。诸位可有什么建议？”

程怀义第一个站出来建议道：“妈了个叉叉，直接将这两个混蛋趁夜绑来，撕了票就完了，还费那个劲干嘛使？”

汗~

真彪啊！

郭业不由一阵翻白眼，这种馊主意也就程怀义能出，混世魔王程咬金的儿子，真是虎逼一个啊。

秦怀玉倒是斯斯文文地摇头说道：“绑票？不妥不妥，一个吏部右侍郎，一个兵部右侍郎，可以说是朝廷大员了。冒然失踪被绑票，甚至撕票，只会引来轩然大波。”

“唔，还是怀玉说得在理。”杜荷也说道，“况且二哥也不是要他二人的性命，只是给他们制造丑闻，抓个现行，然后让全天下人皆知，搞臭他们俩。目的就是让孔颖达不再信任他们，羞于他们为伍。”

“要不，趁王君实或卢承庆回府的时候，雇上一些人直接拎着粪桶用粪便泼他。嘿嘿，不仅恶心死他，还让他臭出几里地，咋样？”

房遗爱自以为是地献出了心中的计策。

换来的，却是众人的白眼相向和鄙夷之声：

“傻帽！”

“蠢货！”

“馊主意！”

“二逼～”

.....

顿时，房遗爱跟霜打了的茄子一般，耷拉着脑袋蔫了下来。

长孙羽默问道：“郭业，你可有什么办法？”

郭业摇头苦笑道：“我只想到给他们制造一个惊天大丑闻，至于如何操作，因为不熟悉二人平日的的生活习性，所以一直无从下手。”

一直未出主意的魏叔玉，刚才因为父亲魏征的缘故被众人排挤了一番，现在见着郭业眉头紧蹙，又听到郭业无从下手的原因，不由问道：“二哥，你是说苦于手中没有攥着卢承庆、王君实二人的小辫子，所以不知道如何制造丑闻，是不？”

郭业点点头，应道：“正是！”

魏叔玉弱弱地问了句：“那啥，我倒是无意中知晓王君实一件不为人知的隐秘，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小辫子？”

“不为人知的隐秘？算，当然算！”

魏叔玉不经意的一句话，顿然给了迷失方向的郭业，一线希望的曙光。

## 第535章安排任务

魏叔玉说道：“这还得从我被安排在西市巡官衙门说起。妈的，西市巡官于得水那狗日真不是个东西，让我堂堂一个书办，居然在外头日晒雨淋，巡视西市各处街面巷子。忒他妈欺负人了，好歹我爹也是当朝……”

“咳咳咳。”郭业赶忙打断了魏叔玉的讲话，提醒道，“叔玉，你跑题了。于得水之事以后再议，有机会咱们弟兄肯定会给你报仇出气。咱今天先说正事儿，你刚才说无意间发现了王君实一件不为人知的隐秘。”

“对对对。”魏叔玉一阵惭愧，连连点头说道，“前些日子，我巡视到西市的一条小巷中，发现了一座宅院，大门口倒是简朴寒酸得很。可偏偏那日，出入这座宅院的都是些非富即贵之人，而且出入最多的居然是一些官宦人家的女眷，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的夫人，也有几个狐媚子似的姬妾。

嘿嘿，我还趴在偏僻处偷摸盯了一会儿那所宅邸的大门口。你猜我看到啥了？萧瑀那老东西的第三房妾侍，居然在大门口就和王君实勾勾搭搭的，哎呀妈，萧瑀那妾侍真叫一个骚啊~大庭广众之下人就跟大水蛇似的，缠在王君实的腰间，骚狐狸，呸！”

“噗哧，哇哈哈……”

郭业被魏叔玉绘声绘色的描述给逗乐了，放声大笑了起来。

众人也是一阵哄笑，长孙羽默本来就跟萧家是死敌，一听魏叔玉这话，显然信息量巨大啊。

当即笑着问道：“你的意思，萧瑀那老棺材瓢子的第三房妾侍红杏出墙，被王君实戴了绿帽子呗？”

“是，嘿嘿，不过也不全是。”魏叔玉干笑道，“不仅是萧瑀家的第三房妾侍，还有好多户大人家的女眷，都出入在那宅院大门口。而出入那宅院大门的男子，都是些在长安城中声名狼藉的登徒浪子。如果估摸不错，应该不是萧瑀一人被戴了绿帽子，而是好多好多人被戴了绿帽子。”

“呃……”

这事儿也太玄乎了，长孙羽默和其他诸人统统瞪目结舌，一时间想入霏霏。

郭业很是清醒，问道：“那你有没有发现卢承庆那厮，是否也出入那做宅院？”

魏叔玉摇摇头，应道：“那天还真没发现卢承庆的身影。”

郭业又问：“叔玉，你可进去过那宅院里头？里头到底是什么情况？”

魏叔玉摊摊手，摇头道：“没进去过，我就孤身一人，哪敢啊？再说了，这些出入的男人，可没一个是好人呢。”

郭业听罢默默点头，心里琢磨，来来往往这么些人，有男有女的，而且女的都是有夫之妇，不是某人家的夫人，就是妾侍；而那些男的，都是如王君实这种无耻小人，或长安城中声名狼藉的登徒浪子。

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

莫非这些人在这座宅邸里头搞那种事儿？

顿时，郭业的心中有些不寒而栗，无声呐喊道，我的天，不会吧？在大唐年间，就出现了这种时髦新潮的玩意？

派对……

两个字瞬间浮现在了郭业的脑海之中。

魏叔玉的话，令郭业震惊之余，还带来了浓浓的窃喜，真是梦里寻他千百度，大好的机会就在灯火阑珊处。

惊天大丑闻，尼玛，如果真如自己所想，这不就是捡了个现成吗？

一念至此，郭业对秦怀玉和程怀义问道：“怀玉、怀义，你们如今也是校尉了，手底下应该也有人供你你们差遣的军卒吧？”

程怀义和秦怀玉点点头，齐声说道：“我俩手中差不多能够调配百八十名右领军卫府的军卒。”

郭业点点头，说道：“好，你俩先回右领军卫衙门，如有需要，我派人到领军卫府衙门给你们送信，你们见信立马带兵来寻我。”

两人应道：“二哥放心，误不了事儿！”

说罢，返身离去。

郭业再问杜荷道：“杜荷，太子府六率亲卫大概是一千二百人，你这太子府亲卫旅帅能够调动吗？”

杜荷摇摇头，苦笑道：“二哥你也太高看我了，我这旅帅说是执掌六率亲卫，说到底还得太子殿下点头方能成事。没有太子殿下的手谕，我就是一兵一卒都调动不了。”

“这样啊？”

郭业摸了摸鼻尖，笑道：“有了，这事好办。你接到我的消息之后，你就跟李承乾讲，你有一份天大的功劳要献给他，然后让他与你一道领着六率亲卫前来现场。记住哦，必须接到我派来的人传信之后，你才可以行动。我就不信了，以李承乾那小子立功心切，急于在圣上面前表现一番的心态，还会不巴巴儿地赶来？”

杜荷听罢，连连点头叫好：“没错，自从蜀王李恪被皇上派往吐蕃率团出使之后，太子殿下一直以来就寝食不安，焦虑至极。时常琢磨着想要找个机会在皇上面前表现一番。这倒好，他一瞌睡，二哥你就给他送枕头来了。”

郭业耸耸肩，想道，李承乾也就这点出息了，眼见着蜀王被李二陛下重用，心里能安稳才怪呢。

杜荷看着差不多该走了，继而抱拳拱手匆忙离去，动作行云流水，不拖拖拉拉，倒也有了几分行伍从军的风采。

哗啦啦走了两拨人，只剩下房遗爱、魏叔玉、长孙羽默和郭业自己。

郭业对房遗爱笑道：“遗爱，那啥，明日你到东市巡官告个假，这几日就暂时别去巡官衙门了。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二哥，啥任务？”

“替我盯死卢承庆，看看他不在吏部衙门的时候，到底都在干些啥！”

说着，郭业从袖子里摸了几下，掏出一锭小金元宝塞给房遗爱，说道：“知道你小子花钱无度，这是这几天你的花销，别亏了自己。”

房遗爱一阵感动，又想起了昔日国子监的日子。

不过他还是将银子推还给了郭业，拍了拍腰间的钱囊，得瑟道：“二哥，前两天长安报社的关先生给我送了些银子，说是上个月报社的分红。嘿嘿，托二哥的福，遗爱如今也是不差钱的主儿。”

郭业见着这厮小人一副得志的模样，啐道：“怂样，赶紧去吧，记得随时记录卢承庆的行踪。包括他去了哪里消遣，去见了什么人。”



房遗爱点头应了声：“得嘞，二哥您就等信儿吧！”

声音落罢，他也行色匆匆地离开了郭业的书房。

此时，一直未得到郭业安排的魏叔玉有些干着急了，心里琢磨着，莫非二哥是因为我爹的缘故，对我不放心，不让我参与此事？

一想到这儿，魏叔玉也是有些哀怨，自己这个爹，可真够坑的啊！

无意间，魏叔玉颓丧地耷拉着脑袋，叹息了一口气。

恰巧被郭业看个正着，看着这厮的屌样，郭业立马猜出了大概其。

继而说道：“那啥，现在就剩咱们三儿了。咱们三人的人物可是最艰巨啊！”

魏叔玉一听郭业还带着他，顿时有一种失而复得的激动，立马表态道：“艰巨个啥，跟着二哥办事，还有啥难不难的？”

长孙羽默最见不得魏叔玉这幅鸟样，白了他一眼，催着郭业道：“你说咱们三儿下一步准备去干啥？”

郭业别过头，用手轻轻弹了弹肩膀上的灰渍，笑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怎么着？两位，愿意跟我一道儿冒个险不？”

魏叔玉现在除了点头称是之外，什么屁话也不会说了。

倒是长孙羽默猜度道：“你是说你要去闯上一闯西市小巷中那座古怪的宅邸？”

郭业点点头，说道：“没错，不进去看上一番，咱们怎么知道里头到底是什么一副景象。都说捉贼拿脏，捉奸拿双，怎么既然要搞个惊天大丑闻，不去现场取证一番，多少有些不合适吧？”

长孙羽默也觉得是这么个道理，赞允道：“言之有理，就听你的，你说吧，怎么个闯法？”

郭业指了指他们两人，又指了指自己，说道：“咱们三啊，先乔装打扮一番，换换身份，先混进这宅邸再说看个究竟再说。到时候搞清了名堂，咱们在随机应变，如何？”

长孙羽默道：“好，没问题！”

魏叔玉没有意见，点头赞道：“中，二哥说得，绝对错不了！”

一句脱口而出的马屁，又换来长孙羽默一记白眼，次奥，鄙视之！

## 第536章闹市之中有桃源

郭业看了看外头天色，俨然因为众人小聚的缘故，耽搁了不少时间。

再加上今天什么也没有准备，太过仓促，去西市探查那座古怪宅邸怎么着也要顺延到明天了。

随即，他跟长孙羽默、魏叔玉相约明日晚饭后，相聚西市的海天盛宴大酒楼。

在酒楼碰头之后稍作准备，再行前往同在西市小巷中的那座古怪宅邸。两人点头应允，带着丝丝的激动与对明日的期盼，离开了郭业的家中。郭业与他们一样，很是期待明日的到来。

.....

.....

第二天，郭业如期醒来，在贞娘侍候下洗漱了一番，便早早出了家门。直到临近晚饭的点儿，他才回家草草吃了几口。吃完饭屁股还没坐热，他又吩咐马车套车，出门前往了西市的海天盛宴大酒楼。

约莫过了一阵儿，抵达酒楼门口，恰巧长孙羽默和魏叔玉结伴而行，先他一步进了酒楼中。

郭业下了马车，与尾随着二人进了大门，入内寒暄了一阵。

此时酒楼中正是上客人的高峰期，酒楼掌柜黄傲一见郭业三人进来，紧忙撇下客人冲郭业招呼道：“大官人，你要的东西，小的都给您准备好了。走，都在楼上雅间儿给你们备着呢。”

郭业唔了一声，领着长孙羽默两人，跟在黄傲后头上了二楼。

三人进了房间磨磨蹭蹭呆了一会儿，黄傲一直守在雅间儿外头。

嘎吱一声，

房门被打开，出来三人，统统都换了遍衣裳。

郭业穿着一袭白袍，手持折扇丰神俊朗，宛若翩翩美公子。

长孙羽默也是锦衣玉服，腰间别了一把剑鞘华丽的宝剑，作为装饰，倒也有几分任侠男儿的模样。

最后是魏叔玉，居然是一副青衣小厮的打扮，配上那副媚笑的表情，活脱一个狗奴才。

原来三人在房中，就是为了乔装打扮，改改身份。

黄傲上前问道：“大官人，衣衫可是合身？”

郭业点点头，赞道：“非常不错，就跟量身定做似的，辛苦你了，黄傲。”

“不辛苦，嘿嘿，如今小的手下也有人差遣，这种事情自有下人跑腿来着。”

黄傲谦逊了一下，继续说道：“大官人，你早上让我派人在兵部右侍郎王君实大人的府邸外盯梢，来人传信儿了，那位王侍郎今天一日都没有出门。好像家里来了客人，就在家里呆了一天。八成今天是不可能在出门来西市了。”

郭业满意地应道：“好，办的不错。你且先退下忙你的去吧。”

黄傲微微颌首，毕恭毕敬地退撤了下去，到楼下继续招呼客人。

这时，长孙羽默不解地问道：“郭业，你让人盯梢王君实做什么？看情

形，他今天可是来不了西市了。”

郭业笑道：“来不了才遂了我的心愿。对了，一会儿你们要记住自己如今的身份啊。别到时候穿帮了，那就真的啥也查不到了。”

交代一声，郭业着重叮嘱了下魏叔玉，道：“特别是你，叔玉。如今可不是什么魏大人家的公子魏叔玉，而是下人，是本公子身边的青衣小厮。”

说罢，将手中折扇转了个花活，极尽潇洒。

魏叔玉看着郭业一身白袍手执折扇，又看了眼长孙羽默锦衣玉服，腰佩宝剑，再看看自己，妈的，一副下人的素青麻衣。

顿时一脸苦逼之色道：“为啥你俩都是公子哥儿，我就是青衣小厮狗奴才？二哥，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郭业白了他一眼，说道：“没办法，你这气质也就青衣小厮的命。”

说着，率先一人下了楼。

长孙羽默忍住笑意看了眼魏叔玉，轻声叹道：“叔玉，听到没，这就是命，你丫就是奴才命。谁让你没事老拍马屁来着？哈哈……”

奚落罢，他也尾随着郭业的脚步，下了楼去。

魏叔玉无奈地跺跺脚，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紧随其后。

……

……

魏叔玉前头带路，熟门熟路，抄着捷径钻巷穿胡同，很快三人就来到了魏叔玉所说的那处古怪宅邸跟前。

不过今天这大门口貌似有些冷清，郭业他们悠悠哉哉走到宅邸门前，虽然大门开着，却不见有人进出往来，就至于哦两个身形健硕的汉子把守着门口，看这体型，看这装束，估摸着应该是请的护院。

长孙羽默狐疑地看了眼魏叔玉，刚想呵斥这小子是不是有些夸大其词了。

不过还是被郭业阻止了，郭业轻声道：“走吧，来都来了，进去看看！”

三人上了台阶，刚走到门口就被两名护院汉子给伸手拦住了。

其中一名护院一脸凶相地喝道：“这时私人宅邸，怎能擅闯？你们是什么人？”

长孙羽默和魏叔玉神经顿时有些紧张起来，倒是郭业不急不慢地呼哧一声，打开手中折扇轻轻摇着，一副淡定地笑容说道：“本公子应兵部右侍郎王君实王大人之邀，前来这宅邸赴会。怎得？不能进啊？”

“啊？”

那护院的脸色稍稍有些缓和，说道：“原来是王侍郎的朋友啊，失敬失敬。三位见谅，因为咱们这宅邸谢绝外人进去参观，只招待熟稔之人。所以看着三位面生，没敢放三位进去。还望见谅！”

郭业心里一惊，果然这宅院里头有古怪，不然干嘛搞得如此谨慎？

另外一名护院再次谨慎地问道：“敢问这位公子如何称呼？”

郭业装作一副不屑搭理的神情，冷哼一声，傲娇地别过脑袋，自顾扇着扇子。

这时候，轮到青衣小厮魏叔玉上场了。

这厮一副刁奴的模样上前叫嚣道：“凭你一个小小护院也配我家公子的名号？哼，说出来不怕吓死你，小子，你可站稳了。这位穿白衣的乃是长安梁

百万家的二公子梁叔宇，长安梁家知道不？还有这位——”

说着，魏叔玉又指了指长孙羽默，说道：“这位公子乃是霍国公之子，当今皇上的亲外甥，柴令文柴公子，听清楚了吗？”

呃……

两名护院确实被两人的来头给吓到了，一个是长安首富之子，家里金山银山用之不竭；一个是国公之子，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皇帝的外甥。

来头真是吓死个人哩！

到了这时候，两名护院哪里还有拦截的胆气？连连躬身作揖，将三人放行入了宅邸中。

郭业三人一过大门，进来一看——

好家伙，真是败絮其外，金玉其中啊！

敢情儿，大门之外寒酸简朴，都是为了掩人耳目不成？

真是别有洞天，内有乾坤啊！

入眼之处，是一个占地极为宽广的池塘，不，应该称之为湖泊，湖泊之大足以泛舟而行，悠哉游哉。

湖泊四周翠柳成荫，环绕成圈郁郁葱葱，微风拂来，吹起垂柳摇曳，甚是惬意。

而湖泊与翠柳之外，多为假山飞石，雄伟壮观，而最令郭业感慨不已的是人工堆积而成的小型山脉，纵横交错，远远望去隐约能看见这些小型的山脉之中，都建有零星的竹舍木屋，应该是供人歇息之用。

妈的，郭业暗暗吞了口口水，惊骇道，这哪里是宅邸啊，这简直就是一个度假山庄啊！

还真没想到寸土寸金的西市，居然有这么一个渡假的桃源圣地。

郭业三人俨然被眼前所见到的情景惊呆了，三人都是一副刘姥姥游赏大观园一般的震惊。

怔怔半晌之后，长孙羽默率先开口，嘀咕了一声：“除了皇家园林，我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能够与这儿相媲美的。闹市之中建这么一个有山有水有林子的园林，这得下多少血本啊？”

郭业也赞同道：“我相信，这种地方绝对不是王君实这种人所能建造的起。莫非这庞大园林的主人，另有其人？”

魏叔玉插嘴道：“这些都是次要的，关键这个地方到底干嘛使的？又是官宦人家的夫人和姬妾，又是王君实这样的登徒浪子出入。别告诉这是什么观景之处啊？”

就在三人迷糊不解的时候，突然从远处走来一名极尽妖娆的狐媚女子，身形如水蛇般朝着三人这边扭来。

走到近处，那风骚狐媚的女人开口说道：“哟，王君实这次居然介绍了两个公子哥儿来这儿耍玩，啧啧，奴家真是头一遭见呢。两位公子，姓甚名谁啊？”

靡靡媚媚的声音落罢，女人徐徐朝着这边靠近。

魏叔玉看清了这女人的模样，口中慌道：“毁了毁了，完犊子，居然是萧瑀的那个第三房姬妾，就是之前我在门口看到，跟王君实发骚发浪的那个骚货！完犊子，二哥，咋办？”

郭业脸色不变地低声喝道：“慌个屁啊！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地方到底是干

嘛的，也不知道这些男人女人在里头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要镇定，别自己露了馅。”

说罢，冲长孙羽默眨巴了下眼睛，叮嘱道：“长孙，一会儿你就装冷艳装高贵，别说话。一切都由我来说，我跟这骚娘们套套底，看能不能从她这儿掏点有用的东西出来。”

长孙羽默手扶剑柄，别过脑袋理都没理会郭业。

郭业见着女人徐徐逼近，长孙羽默不支声儿，又叫了一声：“长孙？”

这厮还是没反应。

郭业有些愠怒道：“你想什么呢？神游天外了？”

“靠！”

长孙羽默回头瞪了郭业一眼，埋怨道：“不是你让我装冷艳装高贵，不要说话的吗？”

“我草！你……”

郭业差点没气吐血过去，不过这个时候，这狐媚女子已然近上身来。

郭业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这女人，心中只有一评价：肥臀大奶水蛇腰，搔首弄姿媚如丝，活该萧瑀这老王八戴绿帽子。

## 第537章风骚尤物杨九红

女子近上前来，媚眼如丝地扫了郭业和长孙羽默一眼，不由地轻舔了两下红唇，有些放浪形骸地戏问道：“两位公子是王侍郎的朋友？倒是面生的很呢，不过长得真是俊儿哩，看得奴家一阵心动，咯咯咯咯……”

浪笑间，女子轻掩红唇笑得花枝乱颤，胸前那两团白兔呼之欲出，看得长孙羽默一阵口干舌燥，看得魏叔玉猛吞口水，看得郭业暗暗腹贬道，妈蛋，浪哩个浪，好一个小骚货。

“咳咳……”

郭业清咳两声，瞟了一眼口水巴巴儿流着的魏叔玉，示意该他出场了。

魏叔玉会意，擦拭了嘴角的口水，站出身来指着郭业介绍道：“我家公子乃是长安梁百万家的二公子梁叔宇，至于这位——”

又指着长孙羽默说道：“这位公子乃是霍国公府的长公子柴令文。你又是何人？”

梁家二公子，柴家大公子？

女人收起了笑意，脸上有些错愕，陷入了沉思。

郭业看着女人这般表现，暗暗赎罪道，梁二少、柴令文，借你俩名头一用，对不住了哈。

很快，那女子就从沉思中醒来，说道：“奴家姓杨名九红，咦？你这青衣小厮如此低贱身份，有何资格询问姑奶奶？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还不滚走？”

魏叔玉被这骚娘们一顿卷，脸上立马挂不住，好歹哥们也是魏府的公子，太不给面子了。

当即，就有些愠怒地骂道：“你妈……”

“叔玉，还不退下？”

郭业心说要糟，立马叫住了即将发飙的魏叔玉，冲他眨巴几下眼，示意他莫要轻举妄动坏了事儿。

魏叔玉强忍一口气，狠狠瞪了眼杨九红，忿忿离去躲到一处无人之地蹲了下来。

女人不屑地望了一眼忿忿离去的魏叔玉，哼道：“哟，脾气还挺大，这种下人我杨九红可还是头一遭见呢！”

郭业连着两次听她自称杨九红，心中暗道，原来萧瑀的这位红杏出墙的姬妾叫杨九红呐？

当即，郭业满脸笑意地拱拱手，劝道：“一个下人而已，九红姑娘又何必跟他置气呢？”

“咯咯咯咯……”杨九红又是一阵浪笑，媚声道，“梁公子居然称呼奴家姑娘？小嘴真甜会说话，腻死个人哩。”

郭业见状不由打了个寒颤，尼玛的，你都他妈残花败柳浪少妇了，哥们叫你一声姑娘，你还当真啊？

不过他口中还是哄道：“那可不，九红姑娘长得这幅模样，要盘儿有盘儿，要条有条，该凸的地方凸，该翘的地方翘，啧啧，哪个男人娶到你，那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

“咯咯咯咯……油嘴滑舌，讨打！”

显然，郭业荤腥不忘的一番调戏，又惹得杨九红一阵浪笑。

旁边一直装冷艳装高贵的长孙羽默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心中暗骂郭业这厮的无耻不要脸，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干咳两声，发出动静来。

郭业立马会意，轻笑道：“九红姑娘，你看柴公子都已经不耐烦了。现在王侍郎也不在此地，要不九红姑娘带我走走，顺便给我们介绍介绍？”

郭业这话说得模棱两可，实则是有意而为之。

因为他不敢确定这个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的，虽有猜测，却不敢肯定。

所以他借故让杨九红带他们转转，顺便从杨九红的话中套点底出来，这个地方到底是干什么用途的。

果然，杨九红闻言，先是啐骂一声王君实，道：“这个王侍郎，往日都是猴急猴急的来，今日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约了朋友来此，自己却不赴约，委实该打！”

郭业笑道：“兴许是王侍郎贵人事忙吧，没事没事，我跟他都是老熟人了，不见怪。而且现在不是有九红姑娘在这儿吗？没了王侍郎，一样玩得转，对不？”

“是呢。”杨九红一听‘玩得转’三个字，饶是她骚里骚气，也禁不住脸上一阵酡红，咬着牙点头应道，“奴家就领着两位公子在这儿转转，顺便介绍几位夫人给两位公子认识认识。”

“夫人？”

郭业微微诧异，不过稍纵即逝，满脸堆起猥琐笑意，点头叫好赞道：“不错不错，有劳九红姑娘了。”

此刻，郭业越来越肯定自己的猜疑了，心中暗暗警戒自己，稳住，稳住，一定要搞清楚，直到水落石出。

杨九红见着郭业这俊俏的模样，看得满心欢喜，眼中透着几许莫名的兴奋。

看得郭业心里一阵发虚，妈的，怎么就跟进了母狼窝似的呢？慎得慌！

“来，梁公子，柴公子，我带你们去前头的湖边的一处凉亭，有几位夫人正在那儿叙着闲话呢。”

说罢，杨九红自顾转身，扭着水蛇腰朝着湖泊方向盈盈且去。

郭业紧跟了上去，长孙羽默如影随形，见着与杨九红有些距离，有些紧张地低声问道：“这骚娘们要领咱们去哪儿？郭业，你到底搞没搞清楚，这地方到底是干嘛的？”

郭业竖起食指放在唇边，别过头压低着声音道：“嘘……小点儿声，我差不多猜出这地方是干嘛的了，不过还不敢肯定。咱们静观其变，先跟着她看个究竟再说。”

长孙羽默追问道：“这地方到底是干嘛的，神神秘秘的？”

“嘘，现在还不到说的時候。你记住我的话哈，装冷艳，装高贵，别大嘴巴咧咧露了馅！”

说罢，郭业不再说话，追上了杨九红的脚步，到了她身边不时聊着天探听口风。

约莫走了一小段路，杨九红领着两人缓缓靠近了那处凉亭。

一入凉亭，顿时传来阵阵莺莺燕燕的嬉笑之声，几名雍容华贵的少妇倚在围栏边，手摇着画扇儿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郭业趁着喧闹，仔细打量了一下里头几名女人，看着衣服制式和材质，果然都是出自非富即贵人家。

至于几个官宦夫人高矮胖瘦一应俱全，姿色有好有坏一一不等，不过却有一个共性，那便是眉宇间都透着暧昧之色。

特别是当郭业和长孙羽默一进入几个女人的视线之中后，脸上流露出来的那股子神色就更加暧昧不堪了，大有淫靡之风，眼神噌噌发亮透着饥渴。

妈的，郭业下意识地心里一愣，这哪里是一群贵妇人啊，压根儿就是几个深闺怨妇凑在一块儿，成了一群如饥似渴的母狼啊。

杨九红痴痴笑道：“几位姐姐，莫要如此看着两位公子嘛，小心把他俩给吓坏了呢。”

接着，杨九红又说道：“两位公子，你们是初来乍到，奴家给你们引荐一番呢。”

她挨个指着在亭中的极为贵妇人，说道：“这位是薛夫人！”

“这位是徐夫人。”

“这位是罗夫人。”

“这位是……”

一通介绍之后，杨九红突然对郭业说道：“梁公子，奴家在前面的小山中有处竹楼，是奴家平日来这儿小憩之所。要不我带你过去小坐一会儿？”

“啊？”

郭业心里大乱，这娘们想干什么？这明摆着就是赤裸裸的勾引我犯罪嘛！

去，还是不去？

“梁公子，听你刚才的问话，好像王侍郎还没跟你俩介绍清楚咱们这里呢。要不去我那儿，奴家亲自给梁公子好好解说一番？”

杨九红再催，眼中透着殷殷期待。

郭业看了一眼长孙羽默，想跟他拿个主意，发现这小子居然继续双手交叉抱怀，别过脑袋继续装冷艳装高贵，浑然没有理会郭业的意思。

妈的，这个时候你小子居然还在扮冷艳高贵？

杨九红见郭业迟迟不应答，以为他是担心同伴，继而勾引道：“放心吧，柴公子有这么多位姐姐照顾，你还担心什么呢？莫非梁公子是嫌弃奴家蒲柳之姿，不堪入目？”

说话间，撅着小嘴颇为委屈，真是骚到极致我见犹怜啊！

郭业心中发狠，妈的，真是应了之前说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如果不跟杨九红去小山里头那竹屋一趟，八成是套不出口风来。

当即心一狠，点头说道：“去，九红姑娘相邀，怎能拒了美人心意？”

“咯咯咯咯……这也是奴家的荣幸呢！”

浪笑几声，立马挽着郭业的胳膊，生拉硬拽地将他拖出了凉亭。

这时，长孙羽默才发现郭业突然离去，立马喊道：“你干什么去？”

喊着，就要追出凉亭。

人还没走出一大步，突然就被凉亭中几位贵妇人给牵制住，有的抱住他的腰，有的挽着他的胳膊，愣是让他动弹不得。

长孙羽默大慌，叫道：“喂喂喂，你们要干什么？”

“咯咯咯咯，当然是陪柴公子耍玩一番呢。”



“呀，柴公子真是强壮呢，奴家已经心痒痒了呢。”

“柴公子……”

长孙羽默被几个女人缠住，还被她们上下其手大吃豆腐，吓得哇哇叫道：

“我草，你们这群臭娘们，放手！”

“脱我裤子干甚？我靠，你们要耍流氓吗？”

“救命，救命啊……”

“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你小子不仗义啊！！”

离去一会儿的郭业惊得扭头望向凉亭，刚想返身回去，却被杨九红拉住，神情放荡地笑道：

“你过去干嘛？现在他叫的慌，一会儿有他舒服的时候，第一次来这儿，难免有些手足无措嘛。梁公子，奴家一会儿也让你舒坦舒坦儿呢。”

“呃……九红姑娘……有劳有劳……”

## 第538章被人强上了？

杨九红领着郭业离了翠柳环绕的湖边，往深里走着，来到一处小山脚下。

不过并未停歇，杨九红领着郭业踩着一条羊肠小道，登上了一处小山坡。这座人工小山坡显然已经有些年头，早已是草木丛深，处处葱葱郁郁，站在树林中眺望着山坡之下的湖泊，感觉就跟登高望远一般，令人心旷神怡。

此时的杨九红香汗淋漓，口中不断嗔怨着热死热死，郭业看着听着，发觉这风骚尤物在狐媚之余又多了几分野性，奶奶的，真是勾人。

吹着山风凉快了一阵，杨九红指着林中空地上的一处两层竹舍，笑道：“喏，就在那儿了，奴家平日就在那儿小憩，梁公子，且跟奴家过去小坐呗。”

郭业看着杨九红走在林中，晃着胳膊险些跌倒，不由一阵好笑，这骚娘们玩得也真够野性的，偷个情也不用费这么大劲吧？又是登山又是钻林子的。

很快，郭业随杨九红就进了那间竹舍中，一楼陈设倒是简单，就摆放了几把竹椅和一副茶具，再也没有其他物什儿。

杨九红没有在一楼多做耽搁，急急领着郭业上了楼。

一入二楼，只见房中壁上挂着织锦以作装饰，一张硕大的圆床几乎占了整个房间的位置，圆床四周撑起轻纱帷幔，隐约能看见圆床上的被褥。

哎呀～

杨九红轻轻勾脚，将房门关了起来。

顿时，整个房间弥漫起了一股不言而喻的暧昧气氛。

杨九红缓缓走到郭业的身边，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郭业没有别过头去看杨九红，但是他听得出来这骚娘们的呼吸有些急促。

隐约，能听见杨九红的心乱狂跳！

妈的，郭业暗暗嘀咕，这是要发骚了？

当即，他抬了抬肩膀，将杨九红的手搁开，走到圆床帷幔边儿上，转移注意力道：“那啥，九红姑娘，你带我来这里是要干什么啊？”

“噗嗤～”

杨九红看着郭业这般腼腆地模样，有些忍俊不禁地笑道：“梁公子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莫非王侍郎邀请你来红楼山庄，却没有跟你说红楼的规矩？”

红楼山庄？

郭业暗暗寻思，原来这个地方叫红楼山庄呐，他看了下房中挂满的织锦，的确都是以大红为主色调，难不成这山庄中的竹舍木屋内，都是以大红之色，应景儿取了红楼之名？

此时他顾不得细想，在杨九红面前不能露了怯，打了个哈哈，点头说道：“讲过，王侍郎自然跟我讲过。只不过他那天有急事要办，说得有些仓促，介绍的太过言简意赅，所以我对这红楼山庄的规矩也是不清不楚，嘿嘿，还望九红姑娘释疑一二。”

杨九红闻言，突然飞了个媚眼过来，然后又走到郭业跟前，抬起食指轻轻点了下郭业的脑门，嗔道：“你们这些男人啊，就喜欢玩嘴上这些花活，明

明都来了，还要假装正经故作谦君子。既然你要这么玩，奴家就陪你。”

杨九红稍稍停顿了下，说道：“红楼山庄乃是一位贵人所建，在西市也有些年头了，只是刻意低调，所以不怎么显山露水而已。你也看到了，来红楼山庄这儿耍玩的，都是一些官宦人家的夫人，或者像奴家这样的姬妾。唉，虽说我等进了官宦显赫人家，吃穿不愁，荣华富贵享用不尽。但我等夫君谁不是朝秦暮楚，三妻四妾之人？所以，我们这些女人最是命苦，深受长夜漫漫、独守空闺寂寞之煎熬。

后来通过几位同是官宦夫人的姐妹所介绍，才知道了有红楼山庄这等好去处。来到这儿的姐妹，都是如我这样的深闺怨妇，哪个不是苦命人？好在经常红楼山庄中，会有些才子士人公子哥儿来这，替我等苦命女人排遣寂寞，这日子才过得踏实呢。”

郭业听完杨九红的解释，终于可以肯定这红楼山庄到底是干嘛使的了，尼玛的，这就是一个给官宦夫人集体出轨偷情的淫乱派对啊，而且还都是人妻淫乱派对！

乱，太乱了，贵圈真乱。

潮，太潮了，这些娘们真够潮的。

这就是大唐时代的人妻盛宴，集体偷情淫乱派对啊！

尽管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但郭业心脏还是狂跳，脑子嗡嗡一阵乱想，今天总算是长见识了，也涨姿势了！

郭业平复了心情，继续问道：“听你刚才说红楼山庄乃一位贵人所建，莫非这山庄的主人不是王侍郎？”

“嗤……”

杨九红颇有些不屑地冷笑一声，说道：“王君实还没那个能耐，此等财力别说王君实这么一个兵部右侍郎了，就是连我家老……算了，不说了。”

杨九红戛然而止，但是郭业想得到杨九红后半句话的内容，大概其是说能够建造这么大一座山庄，甭说王君实，就是他的绿帽子丈夫萧瑀都不一定能行。

也是，粗略估算，这座红楼山庄占地极广，规模宏大，抛去在西市寸土寸金的地价不说，这造价都能顶的起几十个大型园林了。

成本之高，可不是一般人所能负担得起。

但是这人建红楼山庄又是什么目的呢？难道是慈悲心肠，不忍看这些深闺怨妇独守空房和寂寞，所以给她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可以集体偷情出轨的平台？

说出去，谁信啊？

随即，郭业追问道：“九红姑娘，敢问建造红楼山庄的贵人，又是什么人呢？”

杨九红摇头轻轻笑道：“只听别人说过红楼乃贵人所建，但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位贵人现身过。咦？你打听这个做什么？死样，你光顾着问奴家问题，却不知奴家此时心里痒痒难耐，你个讨打的小冤家~~”

说时迟，那时快！

郭业脑子寻思琢磨那位贵人到底是何人时，杨九红突然朝郭业一个猛扑，将毫无心防地郭业压到了厚软的圆床之上。

嗤……嘶啦……

一上一下两人压在圆床，不经意间，扯断了垂挂而下的轻纱帷幔，响起撕裂声声。

郭业把杨九红骤然袭击得手，压在了身下，杨九红就跟八爪鱼似的紧紧箍住郭业的后背，脸颊一个劲儿地蹭着郭业的胸口，呢喃叫道：“小冤家真是讨人喜，快，快，想死姐姐我了。”

这是郭业有生以来第一次被女人如此对待，尼玛的，立马生出了被强奸的反抗之心。

一边以不伤到杨九红为前提，想尽一切办法将她挪开，一边口中劝道：“那啥，九红姑娘，这不合适吧，太，太突然了，我还没心理准备呢。”

杨九红使劲了全身力气用双腿夹住郭业的腰围，双手也没有停下，近乎疯癫地撕扯着郭业的白袍外衣，口中嚷嚷道：“你个讨打的小冤家，别吊姐姐胃口……”

吊你妹啊，郭业真想一巴掌把这娘们从自己身上拍走，被一个女人强行摁倒，而且还是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强行摁倒，这可不是什么舒服的事儿。

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劝道：“九红姑娘，你看这天色有些晚了，要不咱们改天吧？万一你今天回去晚了，让你家老爷知道……”

“没事，奴家已经跟老爷讲过，今晚要进山烧香拜佛，要在尼姑庵堂小住一晚，明日再回府。今晚奴家和梁公子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呢，快，奴家等不及了。”

杨九红口中说着，手上的动作丝毫没有停歇的意思。

郭业见着屡劝无效，身上的袍衫已经被杨九红撕扯得不成样儿，几乎就要光着身体沦陷了。

妈的，好言相劝你不听，非得逼老子动粗是吧？

顿时，郭业勃然大怒吼道：“骚货，赶紧放开老子，信不信老子拿鞭子抽你丫挺的。”

“嗯？”

杨九红手中撕扯的动作为之一停。

郭业心中一喜，妈的，总算是听话了，软的不行非得来硬的，你个贱货。

就在郭业心中稍稍宽松一下之时，杨九红突然面色潮红地咯咯痴笑起来，媚眼如丝口中喘着粗气地说道：“你这冤家，还说不是冲着奴家来的，不然你怎么知道奴家就喜欢在床上被人鞭打的调调呢？”

我草！

郭业几乎气绝差点闷死，杨九红这骚娘们不仅是性饥渴，还是个受虐狂啊？

晕，这可肿么办？

嘶啦~~

杨九红双手使力，终于将郭业的衣襟撕裂开来。顿时，郭业整个胸膛暴露在了空气之外。

杨九红就跟饥渴的母狼见到食物一般，凑低了头到郭业的胸膛上，一阵狂嚼舔舐，鼻子之中不时哼哼出满足的呻吟之声。

刹那间，

郭业有了受到侮辱的羞耻感，更有了几分异样的刺激，这种感觉很是微

妙，纵是心中怒火滔滔，但又如坠冰潭透心凉爽。

也许，这就是痛并快乐着吧？

“嘶，杨九红，你他妈的咬疼我了，信不信本公子抽死你！”

“来，来呀，奴家不怕疼，梁公子你往死里打，奴家就好这个调调……”

“靠，尼玛的，你这荡妇淫娃……嘶……舒坦儿……”

## 第539章忍辱负重的长孙羽默

清晨，一缕晨晖透过竹楼的窗户，射进了房中。

小小竹舍，荒唐一夜。

悬挂圆床四周的轻纱帷幔已然被撕扯断裂，散落在床上，薄薄轻纱如锦被遮身般，覆在了衣不蔽体的郭业与杨九红身上。

当晨晖徐徐退散，变成斑驳的阳光映照在郭业的脸颊之时，刺眼的感觉让他悄然醒来。

郭业蹑手蹑脚地起来，看着圆床之上处处凌乱，杨九红更是一丝不挂，玉体横陈在床，睡得昏昏沉沉，浑然没有了意识一般。

看来，昨夜的颠鸾倒凤，翻江倒海，着实让杨九红损耗了体力，疲软不堪。

看着杨九红满脸尽是甘之如饴的神色，郭业暗暗啐了一声，骚娘们儿，若非小哥体力强健，精力旺盛，还真差点喂不饱你。

郭业特意瞄了几眼杨九红胳膊上，大腿间那一条条通红的鞭痕，不由打了寒颤儿，一脚踢开了脚边的一条小皮鞭，轻轻摇了摇头，嘟囔道：“真是重口味！”

他一边站在地上穿着有些撕裂的衣裳，一边庆幸地想道，辛辛苦苦做了一晚上的贡献，好在略有收获，总算从这娘们的嘴里翘了点干货出来，不然这一夜七次郎真是白费力气了。

昨夜甭管他怎么哄骗杨九红，这娘们愣是守口如瓶，除了说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之外，压根儿就套不出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出来。

可谁知就在郭业准备放弃，那小皮鞭抽打杨九红准备发泄一番不满之时，这娘们一边享受地呻吟着，居然一边侃侃而谈，将郭业想知道的东西都说了出来。

重口味的骚娘们，郭业很是无语，他郭某人自打来到长安后就守身如玉至今，居然就这么轻易地被这骚娘们给夺去了。

男人的天性永远都是拔屌无情，享受之前什么都是好，享受之后永远都觉亏得慌。

郭业也不能免俗，颇有些惆怅地叹息一声，继续穿戴衣裳与靴子起来。

草草穿戴妥当之后，郭业转过身子，轻轻踩着脚步正准备悄然离去，突然圆床之上的杨九红适时醒来，望着郭业的方向，慵懒至极的啐道：

“好你个讨打的小冤家，吃干抹净就想偷溜了？亏奴家昨晚还如此尽心尽力地侍候你呢，唉，死没良心的。”

郭业暗暗嘀咕了一声，你妹的，站着说话不腰疼，昨几个夜里，还指不定谁侍候谁呢。

不过他还没冷库绝情到这种地步，缓缓转身满脸堆笑地说道：“呀，九红姑娘醒了？我这不是怕吵醒你呢吗，嗨，昨几个夜里，你可是使劲了百般绝活，卖力的很呐。我估摸着您该累得一时半会儿醒不过来，这才先走一步！”

杨九红抱起覆在身上的轻纱帷幔，稍稍掩住了呼之欲出的那两团白兔，半裸着身子坐了起来。

一听郭业话中透着调戏，又是说自己百般绝活，又是赞自己卖力，纵是放浪形骸，但一想到昨夜的情景还是不免有些脸颊发烫。

当即，她佯怒地随手抄起一个软枕，没好气地扔了过去，嗔道：“油嘴滑舌的小冤家，讨打！”

郭业轻松将袭来的软枕避了过去，站在那儿故作痴迷地盯着杨九红，傻傻呆呆，作着垂涎不已状。

杨九红翻了翻白眼，臊着脸哼道：“昨天刚来时怎不见你这么胆大呢？去吧去吧，快快去忙吧，奴家一会儿也得找套换洗的衣裳，穿戴回府。”

说着扫了眼地上被郭业同样撕得细碎的裙袍，又有些嗔怪地看着郭业。

郭业嘿嘿笑道：“莫怪莫怪，谁让本公子和九红姑娘情到浓时正疯癫呢？走了走了，下次再会了！”

说罢，郭业转身就走。

刚走两步，杨九红突然又唤道：“梁公子，且留步！”

郭业一听梁公子三个字儿，一夜过后，差点没反应过来自己还借着梁叔宇的名号在使坏呢。

随即停住了脚步，扭头看着杨九红。

杨九红有些期盼地问道：“梁公子，三天后，你能来红楼山庄一趟吗？”

郭业点点头没有拒绝，但还是不解地问道：“为何要三天后？”

杨九红道：“三天后，正是红楼山庄一年一度的无遮大会，到时候几乎所有来过红楼山庄的人都会赴会参加。奴家希望梁公子届时也能参加呢。”

“无遮大会？”

郭业奇道：“红楼山庄也会举办这种佛教盛会？”

“嗤……”

杨九红又是一阵痴笑，摇头说道：“梁公子怎得就开窍呢？此无遮大会，非佛教的无遮大会。红楼山庄的无遮大会，顾名思义衣不蔽体的聚会。届时，男男女女将会相聚在一起，自由选择心仪的对象，共赴巫山云雨，行那鱼水之欢。”

靠，无遮大会是这么解释的？郭业又涨姿势了。

不过他很是震惊这帮人可真够放得开的，不仅搞人妻淫乱派对，竟然还玩起天体聚会啊。

突然，郭业脑中闪出一个主意，正所谓捉奸拿双，捉贼拿赃。如果三天后趁着他们开天体聚会的时候，领兵封锁围剿红楼山庄，直接对这些人一网打尽，到时候王君实和卢承庆肯定会参加这个聚会，这不就是抓了现形吗？

到时候把太子李承乾忽悠过来当指挥，那不就是最有力的见证人吗？

着啊！

郭业重重地点了下头，笑道：“九红姑娘相邀，梁某怎能忍心拒绝？就这么说定了，三天后，咱们不见不散！”

杨九红闻言脸色大喜，冲郭业抛了个媚眼，媚声道：“梁公子能答应奴家，再与奴家行那美妙滋味，才是奴家的荣幸呢。三天后，奴家再好好侍候梁公子……”

郭业哈哈大笑，连呼妙妙妙，转身大步出了房门，咚咚咚下了楼去。

杨九红眼神有些缠绵地盯着郭业消逝的门口，想着昨天夜里两人的风流美事，一阵意犹未尽地模样轻轻舔舐了下嘴唇，而后微微闭起双眸，赞道：“真是俊少年俏郎君啊！难忘……真的好难忘……”

郭业一人出了竹楼的小林中，走着羊肠小道下了山坡，朝着昨日与长孙

羽默分道扬镳的那处凉亭回去。

还未到地方，远远看去，发现凉亭中已经有个衣衫褴褛的男子抱腿坐在了地上，很傻很天真地望着湖泊，怔怔出神。

郭业心下奇怪，这落魄男人是谁？

随即加快了脚步进了亭中，不是别人，正是长孙羽默这小子。

这小子也被郭业进凉亭的动静给闹醒，转头一见郭业，神情居然万分激动地从地上站了起来，双手把在郭业的两肩拼命摇晃，狂哭嚷嚷道：

“姓郭的，你他妈去哪里了？你敢撇下老子自己一人溜了？你他妈不仗义，不厚道！”

郭业被长孙羽默突然唱上这一出给闹懵了，赶忙解释道：“我昨天深入虎穴，探查消息去了啊。”

“你，你，你他妈去虎穴，干嘛不把我捎上？本公子可遭了大罪了，呜呜，姓郭的，你个不讲义气的王八蛋！”

长孙羽默越说越激动，声泪俱下，哭得那叫一个稀里哗啦。

郭业赶忙转移话题安抚道：“你出什么事儿了？干嘛落到这步田地？挨打了？被人群殴了？”

长孙羽默心情很激动，撤回郭业肩膀的双手，不停抹着眼泪，哭诉道：“昨天，我被那几个老女人给拖走了，这些骚货，居然，居然把我……”

“把你怎么了？”

“把我，把我那个了！”

“他们几个把你上了？”

郭业瞪大了眼珠子，上下打量了长孙羽默，心道，原来不是被人群殴，而是被人群奸了，可怜，衣服都被撕成这样，可想而知昨晚的战况是何等的激烈啊！

长孙羽默点点头，满心委屈此时统统化作了眼泪，哭哭骂骂道：“那群疯女人，真是八辈子没见过男人啊，居然挨个挨个把我轮了一次。最可恨的就是那个叫罗夫人的臭婊子，肥得跟母猪一样，居然一个人就要了我三次。我草她们亲娘的，我一定要找程怀义和秦怀玉他们借兵，踏平这个狗日的红楼山庄，一报昨夜之辱！！！”

可怜！

郭业忍着恶心反胃，同情地看着长孙羽默，一个棒小伙子居然被一群深闺怨妇给轮奸了，还被一个肥婆要了三次，这得遭多大罪过啊！

看着长孙羽默又哭又闹，完全失去了冷静，郭业心里只能默默哀悼，可怜的娃！

但是一听长孙羽默居然要找程怀义他们借兵，围剿红楼山庄，以报昨夜之辱。郭业相信这小子绝对干的出来这种事。

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不能让长孙羽默破坏他三天之后兵围无遮大会的计划。

当即，他一把揽住长孙羽默的肩膀，重重地拍了拍，安慰道：“兄弟，昨夜让你受罪了。不过你的忍辱负重还是值得的，因为我已经查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

“妈的，老子一定要踏平这个狗日的红楼山庄，呜呜……郭业，你他妈不能把我昨夜受辱的事情说出去，不然老子真没脸做人了，以后在长安城肯



定会成了别人的笑柄，甭想再有立锥之地！”

郭业继续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不会的，你我打虎亲兄弟，没有你的忍辱负重，怎能换来我昨夜的成功？放心吧，走，我们一边走一边说，我将昨夜得来的消息统统一并告诉你，与你分享之。”

“唔，妈的，报仇，一定要报仇，雪耻，雪耻！！！”

长孙羽默缓缓平复着心情，满脸狰狞地扭曲，一边走着一边嚷嚷雪耻，随郭业走出了红楼山庄。

## 第540章回府小叙

出了红楼山庄，长孙羽默的心情虽然有些回落，但始终还是没有彻底平复，时而怨念地痛斥咒骂，时而激动地张牙舞爪，恨不得现在就借兵平了这该死的淫窟。

郭业看着这厮不时状若疯癫的样儿，又想起这小子昨晚的遭遇，心中好笑也同情，看来被一群如饥似渴欧巴桑轮奸的阴影，一时半会儿是散不掉了。

此时山庄大门内外已然找不到魏叔玉的踪影，郭业估摸着魏叔玉应该是昨夜迟迟等不到两人，所以先撤了。

随即，郭业拖着长孙羽默在西市街口雇了一辆骡车，急急朝着太平坊的家中赶去。

带着长孙羽默回到家中后，郭业第一时间让贞娘找来两套自己的衣裳，赶紧先把两人身上破烂玩意给换下来先。

谁知长孙羽默抱起干净衣裳并不急于换，而是冲郭业嚷嚷着要先沐浴一番，扬言要洗涤身上的污秽与屈辱。

郭业无奈，只得让人领着长孙羽默找地方好好洗个澡。

贞娘貌似并不打算离开，等着郭业换完了衣裳，她还是静静地侍立一旁，愣是不挪窝。

不过看着郭业的眼神就却是充满了浓浓的不解，和挥之不去的疑惑，隐约透着几许质疑与询问。

郭业被贞娘看得心里发毛，又不知道从何开口解释昨晚的事儿，就跟小孩因为彻夜未归而被家长发现似的，没来由一阵窘迫。

没辙儿，既然解释不清，无法开口，郭业只能沉默以对。

直到耗不下去了，他才甩了一句“我去书房处理点正经事儿”，然后撒丫子跑了出去。

贞娘见着郭业有落荒而逃的嫌疑，呢喃自语道：“彻夜未归，哼，肯定是跟长孙公子这个浪荡子去哪里厮混了。两人衣裳褴褛，莫非昨儿个夜里去别人家里偷鸡摸狗，被人发现了？大官人真是不务正业！”

贞娘倒是猜对了一半，郭业昨夜在外厮混不假，却不是偷鸡摸狗，而是偷香窃玉风流放荡了一宿。

.....

.....

匆忙躲进书房中的郭业，避过了贞娘质询的这一关，但左等右等，始终等不到长孙羽默这小子洗完澡来书房。

等得有些不耐烦，他心里不由犯嘀咕着，奶奶的，这都快洗了一个时辰了，这是洗澡吗？连皮都能褪下三两层了。

咣当～

书房房门被撞开，头发有些湿漉漉的长孙羽默破门而入，虽然洗完了澡，但神情看上去还是萎靡不堪，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

长孙羽默重新将书房们关起，一边呸呸呸地吐着口水，一边厌恶地咒骂道：“真恶心，怎么洗都觉得洗不干净，郭业，本公子一定要报昨夜之侮辱！”

得，又来劲了！

郭业暗暗摇头，这小子八成还没走出阴影，心灵的创伤还没那么快痊愈。

随即，他转移话题说道：“长孙，你且坐下，我跟你说说我昨夜从杨九红那儿得来的相关情报。稍安勿躁，咱们大事为先！”

果然，长孙羽默闻言后安静了下来，甩了甩湿漉漉的发梢，顺手用练巾裹缠了几下发髻，坐了下来静等着郭业的讲话。

郭业娓娓道出了昨天夜里从杨九红口中掏出的那些话，听得长孙羽默脸色阴沉至极，他想都想不到这红楼山庄居然干得这种勾当。

别看这小子整日混迹青楼楚馆风花雪月之地，但是从根儿上讲，这小子也是世家门阀的子弟，对于这些不守妇道浑然忘却三从四德的行为，深深为之鄙视唾弃。

不过他跟郭业一样，都很好奇兴建这座红楼山庄的贵人到底是谁？花这么大的财力兴建如此宏伟的园林山庄，就是为了让这些深闺怨妇可以红杏出墙排遣寂寞？长孙羽默打死也不信，这也未免有些太不拿银子当银子了。

但是如若不是这个目的，那么对方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他此时早已心无旁骛，一门心思琢磨起这个问题来，说道：“这位红楼山庄的主人连杨九红她们都没见过，行踪如此诡秘，委实令人难以猜测啊！”

郭业点头道：“是啊，真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为了什么。而且据杨九红昨晚透露，来这红楼山庄的女人无一不是官宦显赫人家的女眷。就说昨夜连连糟蹋你三次的薛夫人，居然是户部左侍郎薛厚德的夫人。不仅如此，这位薛夫人的娘家也是来头显赫，竟然出自八大世家其中之一的崔家。”

“你提她干嘛？这个贱人！”

长孙羽默眉头深皱，一脸厌恶地唾弃道。

郭业立马止住了话头，暗骂自己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干笑两声，说道：“长孙莫怪，莫怪，三天之后的无遮大会，我一定会让你出了这口恶气，将红楼山庄一举踏平。”

长孙羽默道：“无遮大会自然是个机会。不过我问你，这位兴建红楼山庄的贵人身份如此隐秘，能耐又如此之大，咱们如此冒然行动是否会有麻烦？”

郭业摇头轻笑道：“长孙，你莫非忘了我之前跟杜荷的交代？此番行动让太子殿下领衔挂帅，他出来面，那位神秘贵人的身份再高也高得过他吗？咱们的目的就是要制造惊天大丑闻，让卢承庆和王君实彻底变成过街老鼠。至于铲除红楼山庄这个毒瘤的大功劳，咱们不仅不要，而且还不能要，让太子李承乾领这个大功去吧。你说呢？”

长孙羽默点点头，多少有些明白过来，说道：“你这是要让我那位太子表弟来顶雷啊！真够阴损的。”

郭业耸耸肩，不赞同道：“什么叫让他来顶雷？送他一场功劳，替咱们拉拉仇恨又有何不可？”

长孙羽默反正对太子李承乾不感冒，不在乎的唔了一声，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来，径直问道：“我问你，你昨夜深入虎穴，就是跟杨九红探听了一晚上的情报？”

郭业点点头，嗯了一声。

长孙羽默又问道：“就光说话，没干别的？”

郭业心里咯噔一下，佯装听不懂，傻傻问道：“我能跟她干什么？”

“就是那个啊？既然她把你单独叫到了林中竹舍过了一夜，我就不信这骚娘们不对你放荡。”

“不不不。”郭业坚决地摇摇头，说道，“长孙，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岂会干那种贞操不保，有损名节之事？正所谓失败是小，失节是大啊！我不能为了探听点情报，就白白丢了清白之身吧？”

“哼，姓郭的，你什么意思？”

长孙羽默没来由又是一阵不悦，呵斥道：“那你的意思是说，我长孙羽默昨夜失了贞操，丢尽了颜面呗？听你这意思，是瞧不起我了？”

我靠，郭业恨不得用自己一嘴巴子，没事儿提这个干嘛？自己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

当即连连陪笑道：“长孙，你太敏感了，我怎么会有那般想法呢？再说了，你昨儿个夜里受尽凌辱，委曲求全，不就是为了协助我吗？没有你的忍辱负重，牵制住了那群骚娘们，我焉能如此顺利从杨九红口中探听到情报？”

说到这儿，郭业起身拍了拍长孙羽默的肩膀，意味深长地感叹道：“长孙啊，如果此次能够拿下卢承庆和王君实这两个鳖孙，咱们就算成功了！届时，军功章不仅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是不？”

“算你他妈识相！不枉本公子昨天夜里遭的那份罪！”

郭业一阵瞎掰活，总算是再次将长孙羽默安抚了下来。

这时，书房门外传来下人的禀报声：“大官人，房遗爱房公子求见！”

郭业稍稍一愣，我不是让这小子去盯梢卢承庆了吗？怎么这么早就过府找我？

一念至此，郭业眉有喜色地对长孙羽默说道：“如果我估摸不错，遗爱应该是盯梢卢承庆一宿，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了。”

长孙羽默面露期待，说道：“是就最好了，让他快快进来吧。赶紧把这些事儿尽早解决，老子恨不得今天就报仇雪耻！”

郭业知道这小子又来劲了，暗暗摇头，冲门外下人喊道：“去，将房公子请来我书房叙话！”

“谨遵大官人令，小的这就去请房公子……”

## 第541章卢府异状

房遗爱眼圈通红有些疲惫地快快进来书房，见着长孙羽默也在房中，稍显意外，有些错愕地跟对方打了个招呼。

随后懒洋洋地冲郭业说道：“二哥，我在卢府外头熬了一宿，盯梢卢承庆的行踪。可这厮压根儿就没有出过家门一次。”

“你的意思是说，卢承庆从吏部衙门离开之后，就一直呆在府中没有外出过？”

郭业有些疑惑，卢承庆半步都未出家门，而昨日王君实亦是一样，到底搞什么鬼？

房遗爱站得有些腿酸，拉来一张胡凳坐了下来，点头应道：“正是，就在家一直呆着。不过期间倒是来过几拨访客，应该都是想走卢承庆的门路，到吏部求实缺的一些后补官员。”

郭业听着点点头，这个实属正常，因为卢承庆和王君实都是一丘之貉。姓卢的如今出任吏部右侍郎这种实权职位，有人行贿花银子走后门，门庭若市不足为奇。

不过他还是有些失望，房遗爱居然白忙活了一宿？

于是不死心地问道：“难道一整晚你就没有发现什么诡异之处，或者蹊跷的地方？”

房遗爱无奈地摇摇头，苦笑着摊手表示没有。

正当郭业再次失落之时，房遗爱突然又连连点头，惊喊道：“呀？二哥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个事儿来，也不知道算不算蹊跷。”

郭业立马精神大振，道：“你说来听听！”

房遗爱欲言又止，犹豫地看了一眼长孙羽默，迟迟没有说出口。

郭业马上会意过来，笑道：“有什么话尽管说，长孙是咱们自己弟兄，你还信不过啊？”

房遗爱点点头，歉意地冲长孙羽默笑了笑。

长孙羽默心情正是不美丽的时候，现在又房遗爱搞了这么一出，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呵斥道：“房遗爱，你个混账王八蛋，你居然信不过老子？本公子昨晚受多大罪，你他妈知道吗？若非本公子昨夜深入虎穴，忍辱负重，受尽……”

“长孙！！！”

郭业及时喊住了长孙羽默哇哇吐苦水，暗示道：“你太激动了，淡定，淡定啊！”

说罢，趁着房遗爱不注意，冲长孙羽默轻轻摇了两下头示意他不要再说。

长孙羽默醒悟过来，心里也是一阵后怕，妈的，如果把昨晚的事儿不留神讲出来，房遗爱这个混球指不定替他大嘴巴四处宣传呢。到时候，那可真是没脸做人了。

想通此节，长孙羽默狠狠瞪了一眼房遗爱，默不作声不再说话。

房遗爱干笑两声，说道：“昨天黄昏到深夜，卢府一共来了好几拨访客。不过最后一拨来访卢府之人，却是有些奇怪。”

郭业问道：“怎么个奇怪法？”

房遗爱略微思索了一下，悠悠说道：“奇怪就奇怪在前面几拨人都是拜门求见卢承庆，唯独这最后一拨人是卢承庆自己亲自出卢府大门迎接。而且是卢府中门大开，可见来人的身份不凡。不然也不会卢府中门大开，卢承庆亲自迎接，不是？”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是有些奇怪，此人肯定不是来求卢承庆办事找门路的。遗爱，你可曾听到他们在门口外说了什么？”

“二哥见谅。”房遗爱摇头道，“我起初担心靠得太近，引起卢承庆的疑心，所以都是远远观望。压根儿就听不见他们到底在大门口说些什么。不过我见那人出了轿门，卢承庆对他的态度是毕恭毕敬，极尽谄媚。显然身份相当得显贵。”

郭业心里越发好奇，继续追问道：“那你还注意到了什么？”

房遗爱刚想摇头，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急忙叫道：“想到了，昨夜天色虽是黯淡，但还是依稀能瞅见那人穿得一身金黄蟒袍，头戴玉珠朝天冠，前呼后拥极尽尊荣。而且他的大轿通体朱红漆色，前后左右都是清一色的盔甲军卒开路护送，这些军卒又是紫方伞，又是戟麾，又是吾杖、仪刀，反正好多好多，五花八门，看得人眼睛发晕……”

“妈的，这时亲王出行的仪仗啊！”

郭业还没反应过来，长孙羽默已经猛然站起身来，一副错愕的神情看着房遗爱，惊问道：“卢承庆迎接的那人是否年纪不大？”

房遗爱摇摇头，说道：“天黑看不清脸庞，但是看那蟒袍之人生得虎背狼腰，一副勇猛善斗的胚子，却偏偏手里又拿着一本书籍，好像一副好学不倦的书生模样。”

“没错，就是他了！”

长孙羽默很肯定地说道：“生得虎背狼腰，却又是一副读书人的斯文模样，遍数整个皇族亲王之中，也只有他这个另类亲王了。”

郭业被长孙羽默给弄懵了，不由催问道：“长孙，你口中的他谁啊？”

长孙羽默先是鄙视地看着房遗爱，埋汰道：“你小子好歹也是官宦子弟，居然连蟒袍玉冠，亲王仪仗都不晓得。我看你是白混了。”

报了刚才被房遗爱这小子不信任的一箭之仇后，长孙羽默才说道：“当今圣上膝下子女倒是颇多，但是年龄超过十二三的皇子只有三人，一位是太子李承乾，一位是蜀王李恪，一位是魏王李泰。房遗爱应该识得太子承乾，而蜀中李恪如今又远在吐蕃国，你说这位亲王殿下是谁？”

郭业现在也猜出了来人是谁，确认道：“你是说夜访卢府的这位就是魏王李泰？”

魏王李泰，郭业是耳熟能详啊，这位王爷较之太子李承乾来，一点都不陌生。

李泰乃李二陛下第四子，跟李承乾、李治一样，都是长孙皇后所生，几人都是一母同胞的兄弟。据史料记载，魏王李泰能文能武，才华横溢，聪敏绝伦，倍受宠爱，史载“宠冠诸王”。

什么叫宠冠诸王？就是李二陛下最为宠爱的儿子，李二陛下曾在很多场合跟大臣提及：“遍观诸子，唯青雀最似朕。”

青雀乃是魏王李泰的小名，李泰生得虎背狼腰，自幼便练就一副好武艺，刀枪剑戟皆有涉猎。

偏偏就是这位善武的魏王，又是才华横溢，好学勤奋，经史子集皆有涉猎，颇喜欢结交文人士子，聚会吟诗。

就在十岁稚龄，便恳请了李二陛下给他在长安城中建造了一所聚贤阁，为的就是结交天下有才之士。

能文能武，又深得天下士子文人之心，李二陛下怎能不喜欢这个儿子？

说是最似朕，无非就是父以子为荣，当爹的也想脸上贴贴金罢了。

不过郭业可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魏王李泰可不是善茬儿，皇子之中就数李承乾和李泰斗得最凶，到了后期争皇位争得最厉害。

李承乾乃长子嫡孙，皇位继承人，而李泰呢？却是文武全才，深得李二陛下喜欢，自然也有了冲击太子宝座，皇位继承人的野心。

不过两人最后的结局貌似都不怎么样，让自幼就胆小怕事，人畜无害的晋王李治渔翁得利，捡了大漏。

这些暂且都是后话，郭业懒得去细想，他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宠冠诸王的魏王李泰，会深夜造访卢承庆。

长孙羽默突然问道：“莫非兴建红楼山庄的那位贵人，就是魏王李泰？他深夜造访卢承庆，就是为了三日的无遮大会？”

“啥？”

郭业被长孙羽默这个大胆的猜测给震到了，一副不可思议地神情摇头说道：“怎么可能？杨九红说红楼几年前就兴建了，几年前魏王才几岁？不可能吧？再说了，无遮大会是干嘛使的？魏王如今才多大？怎么可能会搀和这种淫秽之事？”

长孙羽默嗤笑一声，说道：“有什么不可能的？别看这几位皇子岁数都不大，呵呵，一个比一个心思诡异，你莫要小看皇家的孩子，早熟的很呢。我那位太子表弟不也才十四五岁吗？就知道培植党羽，打造自己的班底势力了。帝王家的事儿，郭业你不懂！”

经长孙羽默这么一说，郭业也颇觉有些道理，皇家的孩子最早熟，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康熙年间的九子夺嫡，康麻子家的那几个皇子，一个比一个心狠，一个比一个野心勃勃，什么四爷党，什么八爷党，这可是清史小说最为津津乐道的题材哦。

不过郭业始终觉得有些不靠谱，狐疑道：“将魏王联系在里头，会不会太牵强了？”

“一点都不牵强，不然你如何解释魏王和卢承庆之间的勾搭？你觉得以卢承庆一个吏部右侍郎，还有什么事儿值得李泰纡尊降贵亲临拜访？”

长孙羽默说罢，又是一脸了然于胸的样子，戏称道：“我跟你说了，这种事发生在普通人家根本不可能，但是皇家的子嗣都是泡在阴谋诡计的缸子里长大的，一学会说话就懂得揣摩圣意了。发生在他们身上，根本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不过我现在倒是要问你了，如果搀和进去魏王李泰，咱们三天后还要不要行动了？”

郭业道：“行动，干嘛不行动？我不是说了咱们一切都以太子殿下马首是瞻！”

说罢，没来由的嘴角又挂起几许坏笑。

长孙羽默点点头，说道：“也对，让他们兄弟俩自己掐去，我们只要搞臭卢承庆和王君实，目的就达到了。”

“没错！”

郭业点点头，对着房遗爱说道：“遗爱，你明日一早就去通知杜荷，让他可以跟太子殿下献功劳来。我想铲除红楼山庄这种藏匿在长安城中的毒瘤，绝对是太子殿下乐于见到的一件天大功劳。”

房遗爱嗯了一声，表示知晓。

接着，郭业又对长孙羽默交代道：“长孙，明日你知会一声怀玉和怀义，让他们准备准备，三天后准备跟杜荷一道儿，率兵围剿封锁红楼山庄，一举铲除这个藏污纳垢，败坏礼法纲常的隐晦之所。”

长孙羽默早就巴不得这样干了，拍着胸脯保证做到。

最后，郭业又提醒了一句，道：“三天后的无遮大会，你先不要去了，我怕你情绪不对乱了阵脚，没准会提前坏了大事。所以，三天后的无遮大会，我带着叔玉深入虎穴。如果时机一到，我便会让叔玉偷跑出来，让你们一气儿破门攻入！”

房遗爱一脸雀跃的神情，叫道：“听二哥号令！”

长孙羽默则是目露凶光，用近乎自己方能听见的声音，咬牙切齿哼哼道：“妈的，三天后，老子一定要率兵攻进红楼山庄，一举平了这个恶心的地方。哼，报了昨夜被人凌辱之仇！”

“咦？”

房遗爱貌似听见了长孙羽默的叨咕，又想起之前长孙羽默提过的忍辱负重，不由好奇问道：“长孙公子，你昨夜怎么受人欺凌了？”

说到这儿，再看着长孙羽默这幅怨毒的神情，不由开玩笑道：“看你这样子，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被一群老娘们给蹂躏了身子，占尽了便宜呢，哈哈……”

“滚！房遗爱，你想找死吗？”

房遗爱一句无心的玩笑话，再次戳痛了长孙羽默心中那口鲜血淋漓，让人不忍直视的创伤。



## 第542章太子府商议

第二日的晌午时分，无论是身在右领军卫府衙门的程怀义和秦怀玉，还是远在太子府的亲卫旅帅杜荷，都收到了郭业的消息。

消息的内容繁琐，不过总结起来却是言简意赅，只有一句话：“两天后，无遮大会，动手！”

暗中筹谋，蓄势待发，等待着时间的到来！

收到消息当日，杜荷就将消息传进了太子李承乾的耳中。

好家伙，这下李承乾还能坐得住？晚饭都顾不得吃，就立马召集了太子府中的几个头头脑脑，共商起大事来。

太子府的大堂之中，除了李承乾本人外，还有太子舍人范植，太子詹事李纲和太子府长史三胖子李少植爷俩儿。

当然，还有一直不受李承乾重视，屡受李纲李少植爷俩排挤的杜荷在场。

尽管他在太子府混得不如意，但毕竟他是通风报信，给李承乾燃起希望之人，如果不邀他在场的话，委实说不过去。

堂中五人，李承乾自然居于堂首，李纲爷俩分作左侧侧，范植和杜荷居右侧。

李承乾脸上闪着熠熠喜色，说道：“今日召集诸位前来的用意，我想你们也大概其知晓了。孤再让杜荷细说一边前后，好让你们清楚。”

说着，目光注视着杜荷，示意他开嗓儿。

杜荷起身礼数周全地拱手道：“太子殿下，今日晌午，属下跟昔日的国子监同窗小聚一番。听闻他们提起西市闹市之地有一红楼山庄，里头占地极广，山水园林不乏有之。不过据他们进去探查得知，里头竟是藏污纳垢，败坏礼乐伦理纲常之地。我听他们说……”

杜荷口齿伶俐，原封不动地将房遗爱转述的话一一道了出来。

讲解之余，杜荷留意着李承乾的神情变化，刻意讲得抑扬顿挫，带动着李承乾的心情起伏。

尽管众人多少已经从李承乾口中听闻了此事，但是经杜荷详细讲述起来，还是颇为吃惊，震惊，骇然。

特别是身为礼部尚书，掌管天下礼法大唐礼制的李纲，更是神情激动得不断咳嗽着，怒斥道：“大唐帝都居然有此伤风败俗之地，可耻，可恨啊！”

太子舍人范植稍显冷静，问着杜荷道：“杜旅帅，此事千真万确？”

杜荷点点头，沉稳地说道：“半点不掺假，而且我听我那几个国子监的同窗所言，再过两日，红楼山庄必有一场淫乱聚会，到时候所有男女都会悉数参加。他们几人正准备趁着他们聚会之时，从右领军卫府中借兵，一举捣毁红楼淫窟！我那几个同窗的为首之人，就是如今兵部兵司员外郎郭业，他们想趁着此番际遇，再立一个大功，好得圣上嘉奖呢！”

说道这儿，为了增加信服力，让范植、李承乾等人百般信服，他还将三胖子李少植拉进了阵营，说道：“李少植李长史与属下都是国子监书学班出身，对于郭业、长孙羽默等人，应该有所了解。这些人从来不打没把握的阵仗！”

范植又将狐疑的眼神望向了李少植。

李承乾更是问道：“李长史……”

“太子殿下！”

三胖子李少植急急站了起来，应道：“杜旅帅所言倒是不假，据我所知，郭业等人每次要做一件事之前肯定都会计划周详，卑职与他们厮混过一段时日，多少有些了解。而且郭业此人向来行事缜密，不到最后关头，绝对不会说出他下一步到底想要做什么。不过没想到，呵呵，这次倒是栽在了杜旅帅的手中，漏了口风。”

说罢，不无挑衅地看了眼杜荷这位昔日同窗，嘴角一扬似讥讽，好像在说你丫不是说我三胖子不讲义气不念旧情，变节转投他人门下吗？你杜荷这次不是也把郭业他们卖了吗？切，半斤对八两，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杜荷浑然没有理会三胖子的挑衅，继续对李承乾说道：“属下前几日看太子殿下正苦恼着如何能够博陛下之欢心。见着殿下闷闷不乐，属下也甚是心急如焚。如果殿下能够领衔挂帅，一举铲除红楼山庄此等藏污纳垢之所，还我帝都一片安静祥和。未尝不是一件天大的功劳啊。陛下身为明君，自然能将太子殿下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呢。”

“好，甚好！”

李承乾狠狠拍了下大腿，说道：“如今魏王李泰邀宠父皇，甚得父皇的喜爱；而蜀王李恪又蒙父皇看重，派遣率团出使吐蕃交割土地，眼瞅着又是大功一件。唯独本太子整日赋闲府中，寸功未立，不被父皇所喜。哼，本太子正愁着没地方施展才华，邀父皇开心呢。没想到今天这功劳就自动送上门来，好，很好！”

说罢，李承乾更是不吝溢美之词地褒扬起杜荷道：“杜荷，你的忠心孤已然知晓，将来必不会亏待于你！”

杜荷满脸谄媚笑容，连连鞠躬称谢。

这幅姿态看着左侧的三胖子李少植一阵暗暗羡慕嫉妒恨，妒火中烧之余，李少植起身主动请缨道：“殿下，卑职身为太子府长史，理应为太子殿下分忧。若太子殿下真有意铲除这红楼淫窟，卑职愿为太子殿下之开路先锋！”

三胖子脑满肥肠，说起大话来那叫噼里啪啦一阵响亮。

就连他爹李纲都满意地捋须含笑，心中暗道，吾家小三儿终于长大了，孺子可教，可教啊！

杜荷心中冷笑，三胖子这混球真是条野狗啊，见着由有功劳可领，居然就跟野狗闻着屎味儿似的，急急扑上前来。

罢，你要作死，我还乐得清闲。

所以，杜荷缄口不言，不表态不请缨。

倒是太子舍人范植小心谨慎，又提出一个疑问来，说道：“殿下，刚才杜旅帅也说了，郭业那人准备在两日后的无遮大会上，借兵动手围剿红楼山庄。如果咱们冒冒然横插一杠，是不是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啊？或者说，到时候一乱，致使围剿封锁之事告吹呢？”

“范舍人太过杞人忧天了！”

又是三胖子李少植急急跳了出来，腆着大猪脸傲娇地说道：“太子殿下能够领衔挂帅，率兵铲除红楼山庄，那是郭业他们的福气。回头在行动之前，派人跟郭业他们打声招呼，就说此次行动我们太子府领衔，让他们跟在后头捡点便宜就成了。到时候太子殿下高兴，功劳簿上岂会少了他们这些人的

名字？”

“这也合适吗？”

范植听着感觉有些不对劲，毕竟红楼山庄是郭业他们发现的，消息情报都是他们探听得来的。

就这么横插一手，摘了对方辛苦栽种的桃子，委实有些不厚道。

“有什么不合适？太子殿下乃国之储君，郭业他们算什么？臣子而已！君臣有别，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们会不懂？”

三胖子一时来了劲儿，破锣嗓门越发的大声。

李承乾看着三胖子的眼神也是越来越有爱，心中道，还是李家父子懂本太子的心思啊。

无形之中，范植在李承乾心中的印象分又减低了一分。

杜荷见机说道：“这件事情，我倒是赞同李少植李长史的说法。君臣有别，郭业他们应该能够明白太子殿下的一番苦心，回头就由属下出面，去跟他们打这个招呼吧！”

“善！”

李承乾竖起拇指，对杜荷又是赞道：“杜荷，你越来越懂得孤的心思了。放心大胆去做，一切都有本太子给你撑着腰。好好干，我看好你哦！”

既然李承乾都这么说了，范植自然无话可说，心里对郭业他们多了几分同情，不落忍。

三胖子又是一记马匹拍了上去：“太子殿下真乃仁义储君啊，这不仅是我等臣子之幸甚，更是国之幸甚啊！”

杜荷暗暗瞟了一眼这该死的三胖子，心中冷笑道，二哥说了，有你三胖子吃亏叫苦，流马尿的那一天。

太子府简单一番商议，此事就这么定了下来。

当夜，杜荷领着太子李承乾之命，夜访郭府面见郭业，传达太子殿下的一番意思。

郭业自然乐此不疲，你要作死当冤大头当避雷针，哥们还能劝阻你不成？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

.....

两天后的一个大中午，郭业乘着马车出了太平坊。

路过魏叔玉的家门前，顺便载了他一道儿，朝着西市的红楼山庄方向急急驶去。

今日午时三刻，正是红楼山庄一年一度的无遮大会开启之时。

郭业的马车徐徐进了西市，进了红楼山庄的那条小巷子.....

同一时间，

秦怀玉、程怀义分别率着右领军卫府的两拨军卒，合计两百余人，缓缓朝着西市奔进。

这个时间，

太子府全员出动，李承乾、李纲父子、范植等人皆悉数出行，在杜荷所掌的六率亲卫护送下，朝着红楼山庄方向缓缓逼近.....

## 第543章行动！

郭业再次乔装打扮，手摇纸扇，流里流气地领着青衣小厮打扮的魏叔玉，进了红楼山庄那道寒酸简朴的大门。

这次那两名护院没有阻拦，而是态度极尽恭敬地冲郭业招呼着。

入来山庄，远远望去，湖泊之中数叶扁舟泛起，舟船之上有男有女，格外熟稔，勾肩搭背，你侬我侬，近乎早已破了男女关防。

郭业虽听不见这群登徒浪子和深闺怨妇们到底在谈些什么，但是充斥于耳边的放荡浪笑之声频频从舟船方向传来。

郭业稍稍驻足观望，在湖中寻觅了一阵，始终没发现王君实、卢承庆、还有那个魏王李泰的身影。

莫非他们还没来？可时间明显已经过了午时三刻了，早已超出了无遮大会预定开启的时间了。

就在郭业瞎琢磨之余，一道熟悉的人影翩然而至，狐媚盘子水蛇腰，举止妖娆乱人心，走近来细细一辨认，敢情儿是前几天有过一夜露水姻缘的萧璃第三房妾侍——杨九红。

人未至，杨九红已经远远娇嗔喊道：“你个讨打的小冤家，非要踩着点儿来，是吗？害得奴家一阵好等，备受煎熬呢。”

话音落罢，杨九红已然来到郭业跟前，故作生气地掐了一下郭业的胳膊，眉宇之间又是几分荡漾。

郭业暗暗啐道，真是个放荡尤物，举手投足说话间，都止不住那股子骚劲。

当即，他佯装吃疼地龇牙咧嘴喊着痛，然后告饶道：“九红姑娘恕罪恕罪，路上有些耽搁了。咦，怎么不见王君实王侍郎他们啊？”

杨九红侧侧身子，抬手遥指了一处小山方向，说道：“无遮大会就在那小山林子里举办。小山林子里有处大池子，池底有几眼天然的温泉，不正适合与会众人衣不蔽体相聚一场吗？王侍郎已经先去了那儿等候着呢，咯咯咯咯……”

说罢，又是一阵放浪形骸地笑声。

奶奶的，居然还有天然温泉？难怪要在那地方堆山造林了，敢情是有天然的温泉眼儿。

无遮大会在天然温泉举办，越来越有点天体浴场的意思了，这些淫娃荡妇们还挺会玩，玩得挺潮儿的嘛。

郭业下意识瞥了一眼魏叔玉，冲他使了使眼色，示意告诉他无遮大会就在那个小山中举行。回头如果李承乾率兵杀入围剿的时候，可以直奔小山林子中。

这次魏叔玉学乖了，默不作声暗暗点了下头。

郭业又问着杨九红道：“九红姑娘，这都过午时三刻了，怎么这些人还在湖中泛舟打闹。莫非又改了无遮大会的时辰？”

杨九红摇摇头，道：“未曾改过呢，本就定在午时三刻来着。谁知王君实说今天还有一位大人物赴会来着，不过这人却是迟迟未到，这么就延迟了吗？”

今天还有一位大人物来参加无遮大会？

郭业心里猛地沉了下，不知道王君实还邀请了谁？莫非真是昨夜造访卢府的魏王李泰？

随即，郭业问道：“九红姑娘，吏部右侍郎卢承庆是否来红楼山庄了？”

杨九红诧异喊道：“咦？你怎么知道今天王君实也邀请了卢侍郎？”

郭业闻言，心道，果然，那位大人物真的就是魏王李泰。我靠的，卢承庆和王君实这两个混账真不是好东西，居然蛊惑着年仅十二三岁的魏王李泰，来参加这个劳什子的无遮大会。

妈的，魏王李泰再是居心叵测，也才是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啊，这两个断子绝孙的王八蛋，居然如此祸害皇家第二代。

至于魏王李泰正是荷尔蒙急速增长的时候，这种场合焉能不动心？

只不过郭业真想问李泰一句，小家伙，你发育完全了吗？

想罢，他故作猴急地问道：“那到底他们什么时候来啊？难道他们不来，这无遮大会就一直迟迟不开呗？”

杨九红抛了一记媚眼给郭业，嗔道：“瞧你那猴急样儿，王侍郎他们说了，如果再等半个时辰他们还不来，咱们就自个儿先下温泉开着呗。再等半个时辰，你这小冤家还能馋死？”

“嘿嘿……你说呢？”

郭业故作轻薄地捏了一把杨九红肥硕的臀肉，调戏着。

然后又看了眼魏叔玉，自言自语道：“半个时辰后，无遮大会就会如期举行呐。”

言下之意是提醒魏叔玉，一会儿出去传信的时候，切记等上半个时辰，再杀进来抓个现行。可别到时候人家裤子衣服都没脱，一群傻鸟冒然冲进来坏了菜儿。

魏叔玉将手放到鼻尖儿摸了摸，冲郭业打了个收到的暗号。

接着，杨九红催促郭业道：“走，既然你这小冤家如此猴急，咱们就先去山林温泉那边吧，正好王侍郎也在那儿，你们先聊上一聊呗。”

我靠，现在去见王君实？那不是要穿帮了吗？

好在郭业早就想好了台词，一手紧紧揽住杨九红的水蛇腰，凑近她的面颊，呼气粗壮地低声道：“九红姑娘，既然半个时辰之后才开无遮大会，不如你先领我去当日你我欲仙欲死的那处竹楼小坐一会儿呗。嘿嘿，本公子还想重温故梦一番呢！”

“死样！”

杨九红被郭业灼热的呼吸给熏得有些慌乱，啐了他一口后，哼道：“真是馋的紧，猴急样儿，就不能先去泡泡温泉，等着无遮大会开始再那什么吗？”

说着说着，杨九红的声音也低迷了起来，脸上酡红越发浓郁，显然有些把持不住了。

郭业搂着她水蛇腰的手臂更加箍紧，一副急色地样子，咬着她的耳垂腻声道：“等不急了，片刻都等不急了，走吧，走吧……”

“死样儿，上次还一本正经，天生的色胚！”

虽是苛责，但杨九红的双腿已然不受控制，朝着那个当日竹楼的那座小山方向晃晃悠悠走去，若非郭业搀扶着，八成连正儿八经走路都够呛。

郭业没走多远，突然扭过头来冲魏叔玉最后提醒道：“叔玉，本公子就在那儿休憩一阵，你懂的！”

提醒完，郭业不忘指了指那座小山坡的精确位置。

魏叔玉点头喊了一声是，别急急扭头出来红楼山庄。

一个青衣小厮冒然离去，谁也不会疑心什么。

.....

.....

就在郭业与杨九红勾肩搭背爬山坡之时，李承乾所率领的太子府一千人等，带着一千二百名亲卫早已开拔进了西市这处小巷中。

待得魏叔玉出来报信，介绍里头的细致情况之时，一千二百名亲卫在杜荷的安排下，将整个红楼山庄的大门外围团团围住，那两名护院更是第一时间被制服。

至于秦怀玉和程怀义那两百名右领军卫府的军卒，则被李承乾借故安排到了最后面，生怕这些人抢了自己太子府的头功。

魏叔玉见状，偷摸跑到秦怀玉和程怀义跟前，小声嘀咕着郭业对他的另外一番交代。

几拨人马严阵以待，就等着半个时辰之后，太子殿下的一声令下，破门攻入！

.....

.....

哒哒哒哒~嘎吱~嘎吱~~

一阵儿马蹄声儿与车轱辘声儿从巷子口响起。

只见小巷外行驶进来一辆马车，不过还未行到巷子里头，车内一人喊道：“速速回去！”

显然，车里的人发现了巷子里的不同寻常。

霎时，马夫急急勒住缰绳，调转马头，又马不停蹄地冲出了巷子外头，很快消逝在了闹哄的西市街道之中。

待得出了西市，马车才稍稍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两人，赫然就是乔装易服之后的卢承庆，还有魏王李泰。

下来马车之后，卢承庆一脸惊惶地看着李泰，不断哈腰致歉道：“魏王殿下，臣差点连累了你，没想到红楼山庄今日会出了这档子事儿。如果，如果被别人发现魏王殿下您也在.....”

说着说着，卢承庆明显说不下去了，因为他越说越后怕，万一魏王李泰参加无遮大会被人抓个现行，那他这个“宠冠诸王”的亲王就当到头了。

届时，魏王李泰不仅名声扫地，兴许以后再也没脸见人，连他的父皇都要唾弃他。

到时候，他还拿什么跟太子李承乾一争高下？

卢承庆想着想着，后背顿时生凉冒出涔涔冷汗来，估计到时候他卢承庆的脑袋也保不住了。

妈的，卢承庆暗暗惊心着，刚才居然在鬼门关跟前晃悠了一圈，命大啊！

再看魏王李泰，小小年纪此时脸上充满了戾气与暴虐，如乌云密布一般地阴森，咬牙切齿哼道：“如果本王没看错的话，那些巷子里的军卒，就是那位太子哥哥的六率亲卫！！”

“啊？”

卢承庆又是一声惊呼喊道：“太、太子殿下？他怎么会发现这个地方的？？红楼山庄一直隐秘了这么多年，根本不可能被人所发现！”

李泰轻轻摇了摇头，冷笑道：“罢了，也许是上天注定本王不能一睹红楼山庄的淫靡，嘿嘿。不过尚好，若真提早进去了，今日就落在我那位太子哥哥手中了，看来本王也是天将福佑之人啊！”

卢承庆见着李泰没有怪罪他的意思，连连奉承道：“那是那是，魏王殿下能文能武，又得圣上垂爱，定是天命之人啊！”

“噤声！”

李泰心里听着卢承庆的话挺美，但还是板着脸呵斥道：“天命不天命，你说了不作数，只有父皇说了才能作数。以后这种少说为好，以免被有心人听去向我父皇进谗言！”

卢承庆脸上闪过一丝诡色，而后连连点头称是，突然又是话锋一转，幽幽一叹道：“唉，这次红楼山庄里的人难逃一劫，王君实王侍郎肯定也难免被抓个现行，估摸着明天的长安城又要刮起一阵旋风，不安生咯！太子殿下的运气也忒好了，居然误打误撞让他在陛下面前立下如此一大功！”

李泰冷笑道：“那些人是否难逃一劫，与你我何干？王君实此人肯定要倒大霉了，你最好跟他撇清关系。”

卢承庆点头道：“知道，知道，肯定要撇清关系。”

李泰满意地点点头，然后重新登上马车，扭头道：“本王还要去一个地方，就姑且将你放在这儿了。”

卢承庆道：“魏王殿下请自便，臣下自己会想办法回府。”

李泰唔了一声，刚钻进马车之中，突然又探出脑袋来，对卢承庆戏谑道：“你刚才说太子殿下误打误撞捡了便宜立了大功？呵呵，误打误撞铲除红楼山庄倒是真的，至于是不是立下大功，讨得我父皇欢心，那还真未必！”

说罢，再次钻进马车，轻轻吩咐了马夫一声，马车再次驱动，渐渐跑远。

卢承庆看着马车消逝的方向，挠了挠腮帮子，嘀咕着：“你怎么知道陛下不会龙颜大悦呢？小小年纪城府却如此深沉，皇家的孩子了不得啊！”

卢承庆趁着四周无人，发了通牢骚后，又自言自语冷笑道：“不过这魏王倒是好运道，居然让他躲过了这一劫，看来还得另寻他法才是，来日方长嘛！不过卢某也是吉星高照嘛，嘿嘿，王君实王兄，只能怨你自个儿倒霉咯……”

## 第544章放你一马

时间如沙漏，一分一秒在流逝……

短短半个时辰的等待，让守候在山庄之外的李承乾诸人仿若过了半个世纪一般，焦灼难耐。

一名校尉凑在李承乾耳边低语了一句，李承乾焦急的脸上瞬间莫名激动。

只见这厮陡然振臂一呼，喝道：“时辰已到，众将听令，进攻进攻，踏破红楼山庄！”

“喏！！”

杜荷所统领的六率亲卫首先做出回应，第一时间攻入了红楼山庄的大门。

李承乾这位自比英武的太子爷自然也是不甘人后，仿佛自己此时指挥得不是千余人，而是号令千军万马披靡沙场一般，心中一阵激动小澎湃。

随后冲着身边所有人挥舞手臂，激动喊道：“冲，冲，冲，随本太子杀入山庄，将这群狗男女一网打尽，还帝都长安一个朗朗乾坤！”

说罢，便被众人簇拥着进了山庄大门。

负责殿后的长孙羽默、房遗爱、魏叔玉等人见状，皆是一脸的不屑，颇有些鄙视摘桃子抢功劳不甘落后的李承乾。

尤其是长孙羽默，更是吐槽着自己的这位太子表弟，啐道：“还龙子凤孙，皇族贵胄呢，就这点出息，我呸！揍性！！”

魏叔玉来到秦怀玉和程怀义跟前说道：“怀玉、怀义，郭二哥的意思是让你们不要跟太子的六率亲卫军凑热闹，只要盯住王君实这混蛋就成。对了，二哥在另外一座山坡上，咱们先与他会和吧！”

程怀义和秦怀玉点点头，带领着各自麾下的军卒齐齐进了红楼山庄。

众人一道儿，朝着竹舍那座山坡奔去，急于跟郭业会和。

此时，红楼山庄之内已经是杀声震天，太子府六率亲卫军很快就杀到了无遮大会那座小山的山脚下，徐徐攀山逼近山林温泉位置。

……

……

山坡竹舍中，杨九红这次没有猴急，而是先将被褥铺好，又将帷幔缓缓放下，坐在圆床边儿上静等着郭业与她再次做那好事。

可是她发现原本还急色的郭业，这个时候居然不着急了，相反还临窗眺望着山坡之下。

杨九红没好气地瞪了一眼郭业，心中啐道，这小冤家真是冤孽，惹得姑奶奶天雷勾动了地火，临了临了自个儿却又冷了下来。

杨九红刚要嗔怨郭业两句，突然，隐约传入耳中的杀声震天让她没来由心里一慌。

霎时，她急急站起身来跑到郭业的身边，靠着窗门一起眺望着山坡之下……

只见山庄之中，山脚之下，千余戈矛林立的军卒气势汹汹，正逼向温泉山林。

“官，官军？”



杨九红骤然脸色惨白，如天塌下来一般的惊惧，红唇早已没了血色，哆嗦着喊道：“竟然是官、官军，完了完了，要出大事了，红楼山庄走了风声了。”

郭业见着杨九红的惊骇之色，瞥了她一眼心道，你这骚娘们也知道害怕了？

就在这时，长孙羽默和秦怀玉等人也领着两百军卒从山下上来，快速逼近竹楼这边。

杨九红吓得脚底趑趄，身子一晃，幸亏扶住了郭业的胳膊，否则就要如一滩烂泥般瘫倒在地。

郭业轻轻搀扶着杨九红的身子，怪笑了一声，道：“九红姑娘，这山上山下都无路可退，看来咱们今天是插翅难逃了。唉，这事儿传扬出去，以后在长安城真要没脸没皮了。”

杨九红借着郭业的搀扶站稳了身形，深吸一口气耸了耸两团坚挺的胸脯，突然冷笑一声，说道：“做人？若被我家老爷知晓，奴家难逃萧家家法，怕是要命陨乱棍之下了。”

郭业刚想呵斥两句，你他妈知道家法森然，干嘛还玩这红杏出墙的把戏。

可话还未出口，只听杨九红又冷笑连连，有些看透生死似的说道：“生亦何欢，死亦何惧？在萧家跟那条老狗过的日子，姑奶奶早已厌倦，不如就在这儿死了痛快。”

说着，她突然对郭业说道：“梁公子，奴家虽跟你仅有一次露水姻缘，但是奴家这几天都欢喜的紧。梁公子你在长安城中有头有脸，而且你还年轻，不应毁在红楼山庄这件事上。你是个好人，奴家愿意为梁公子挡上一挡。”

说着，杨九红突然轻抚着郭业的脸颊，仿佛回味无穷般轻轻摩挲着，呓语道：“梁公子，一会儿你就躲在这圆床底下莫要出来，奴家下来与官军周旋。奴家拼死也不会让他们上楼来的。只要一出人命，这些官军必然会草草退撤。梁公子，你，你保重！”

说罢，杨九红狠下心来调头就走，转身刹那间，郭业还是看到了她的眼角淌下的那一行浊泪。

郭业的心没来由揪了一下，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没想到这骚娘们还有如此重情重义有担当的一面。

当即，郭业伸手喊道：“九红姑娘且留步！”

唤住了杨九红，郭业走上前来与她并肩，轻笑道：“我与你一道下楼，没事，一切有我！”

杨九红不明所以，感动得一塌糊涂，更是萌生了一定要保全郭业，慷慨赴死的信念。

又是重重将郭业推搡开来，有些悲绝地嗔怪道：“梁公子，你这是何苦来哉？奴家……”

“噤！”

一道破门之声将杨九红的说话生生打断，长孙羽默、程怀义等人俨然带着军卒撞开了房门，冲进了房中。

杨九红心中哀哀一叹，晚矣，毁矣，唉……

突然，她眼前一亮，瞅着长孙羽默有些眼熟，跟见了鬼似的惊叫

道：“你，你，你是柴，柴大公子？”

“哈哈，本公子姓长孙，跟姓柴的没有半文钱的关系。”

长孙羽默大笑一阵，走到郭业的跟前招呼道：“你倒是安逸哈，居然躲到这儿来看风景。”

“二哥，二哥，叔玉来也！”

长孙羽默话落，一副青衣小厮打扮的魏叔玉蹦蹦哒哒进来房中，出现在了郭业跟前。

杨九红一见青衣小厮打扮的魏叔玉，又是一声尖叫：“你，你不是梁公子家的奴才吗？”

“放屁，你这骚娘们才是奴才，你全家都是奴才，老子姓魏，魏叔玉是也！”

魏叔玉一听奴才二字，顿时脸上都挂不住了。

“哈哈……”

“魏叔玉这小子天生奴才相！”

“可不呗，我看也像个奴才。”

程怀义、秦怀玉、房遗爱等人纷纷取笑奚落着魏叔玉，连带着房中那些军卒都逐一笑出声儿来。

杨九红瞪大了眼珠子，眼眶闪着莹莹珠泪，满脸不解地问着郭业道：“梁公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业耸耸肩，摸了摸鼻尖儿，轻笑道：“九红姑娘，先不要问这么多了，你现在最要紧的事情是快快下山，离开红楼山庄避开这场祸事。”

说着，郭业让秦怀玉的一名手下褪下衣甲盔帽来，让杨九红换上。

杨九红半推半就稀里糊涂地穿戴起盔甲，不一会儿便是一副士卒的打扮。

郭业见她穿戴妥当之后，告诫道：“你假扮军卒，我会让人护送你下山出红楼山庄。接下来的日子，你最好斩断所有和红楼山庄的联系，回到萧府闭门不出，等着此事风头过了，我想你也就躲过了这一劫。”

这时，杨九红纵是脑子再不开窍，也明白了郭业原来是卧底进入红楼山庄的奸细。

红楼山庄又今日劫难，肯定与郭业有关联。

此时她的心中又恨又爱，恨得是郭业始作俑者，亲手捣毁了红楼山庄；爱得是郭业在危难关头放她一马，没让她与其他夫人一样身败名裂，挽回了自己一条性命。

郭业看着士卒打扮的杨九红，这娘们眼神中的哀怨他岂能看不出？

说良心话，他多少有些汗颜，总觉得自己为了目的利用了对方的信任。

随即，郭业走近杨九红跟前，凑近了对方的面颊，呼气灼热地低声说道：“九红姑娘，我也是身负使命，莫要怪罪。今日放你一马，权当圆了你我那一夜的缘分！”

杨九红听着郭业旧话重提，提及那风流一夜，心中的怨念陡然减少，继而盈盈一个欠身，有些哽咽地拜道：“奴家谢过梁公子的恩情。”

郭业冲秦怀玉挥挥手，示意他带人将杨九红送出山庄。

当杨九红随着秦怀玉等人走到房门，突然停下脚步扭头问道：“梁公子，你应该不姓梁吧？奴家可否问下您的高姓大名？”

“呃……”

郭业还在犹豫，旁边的魏叔玉已经瞎得瑟道：“我家二哥姓郭名业，字子仪，嘿嘿，你打听打听，我们二哥在长安城大小也算个名人呢！”

郭业乍听，立马虎起一张脸狠狠瞪了一眼魏叔玉，草你娘，就你话多。

杨九红稍稍一愣，诧异道：“郭业郭子仪，原来你就是廷儿口中所咒的郭业？”

廷儿？

郭业用脚指头都想得出来，肯定就是萧家老二萧廷呗。

继而笑道：“正是郭某，九红姑娘还是快点走吧，晚了可就走不了了。”

貌似杨九红还是不死心似的，又问了句道：“郭公子，奴家来日还有机会与你再见吗？”

昂？

郭业顿时懵了，这娘们莫非是跟自己搞出瘾头来了？

这时，魏叔玉、房遗爱等人皆是一脸似笑非笑地看着郭业，神色极度猥琐和暧昧。

郭业急急催促道：“有缘自会相见，九红姑娘，赶紧出山庄吧。记住我的话，闭门不出府门，等着风头过去你定会没事。”

杨九红唔了一声，饱含深意地又看了郭业两眼，这才与秦怀玉等人离去。

这时，长孙羽默突然上前问道：“你不是跟我说，那晚你啥也没做，就跟这娘们探听情报吗？怎么还整出一夜缘分来？我看这娘们对你的意思可不简单，姓郭的，莫非你他妈忽悠我？亏我那晚还忍辱负重……”

“咳咳，长孙，你又不淡定了！”

郭业赶紧止住了长孙羽默的话头，转移话题冲众人喊道：“好了，此间事情已了，咱们赶紧过去与太子殿下会和吧。记住，莫要走了王君实这孙子，不然咱们可是前功尽弃，枉费了连日来的辛苦。”

“走……”

“走，走，走，弟兄们，都跟二哥走啦……”

## 第545章挖个坑，太子殿下请跳吧！

派人暗地护送走了军卒打扮的杨九红后，郭业率着众人下了山，朝着举办无遮大会的那座小山奔去。

当郭业率众与李承乾的六率亲卫会后之时，显然李承乾已经将这边的局面给控制住了。

位于山林之中的这处温泉水池不大，就是将几处天然泉眼的附近凿开，拼凑成一个大池子而已，在郭业看来约莫一个游泳池的大小。

温泉池子四周怪石嶙峋，绿树参天，倒也显着几分深山老林恬静的意境。

不过这个时候，这份静逸早已被李承乾率着部队所打破，意境早就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嘈杂乱哄一片熙攘。

大概有几十个参加无遮大会的男男女女，被李承乾的六率亲卫挥舞着戈矛驱赶着轰上了池边儿，都是一丝不缕、衣不蔽体，清一色光着腚，露着白花花的身子和大腿蹲在了池边儿。

这些人惶惶不安，惊恐尖叫不绝于耳。

千余六率亲卫将这些围拢成圈，看着那些贵妇人们光着屁股捂着胸口蹲在地上，眼中皆是忍不住露出猥琐的眼神，更有甚者咕咚咕咚沿着口水，恨不得偷摸跑上去摸上一把啃上一口。

眼前一片白花花，也委实镇住了李承乾这个蜜罐子里长大的太子哥儿，看得一时怔怔愣神儿。

旁边的礼部尚书李纲爬到山上早已是气喘吁吁，此时再见眼前这番情景，更是断断续续地气疾喊着：“伤风败俗，有……有辱斯文呐，非礼勿视，非……非礼勿视啊！”

太子舍人范植也被眼前这荒诞的一幕吓到，脸上不禁有些臊得慌，主动闭上眼睛选择无视，而后悄悄别过头去，低声对李承乾道：“殿下，要不让她们先穿上衣服？这样，也太有伤风化了，不忍直视啊！”

李承乾木讷地点点头，应道：“呃……”

郭业与长孙羽默几个人一言不发，就站在李承乾后面，一边寻觅着王君实的身影，一边静观着李承乾如何去处理这些淫娃荡妇和登徒浪子们。

倒是三胖子李少植突然就跟进了宝山似的，屁颠屁颠挤过若干亲卫的把守，钻进白花花肉堆中打量着一个又一个臭不要脸的贵妇人们。

一边打量着这些红杏出墙集体淫乱的骚娘们，一边口中不断叫唤着：

“哈哈，她是罗大人家的五夫人，我呸，骚货！”

“哟，薛侍郎家的婆姨也在这儿，你死肥婆真是丢尽了薛家的门脸。”

“呀嗬，这不是赵大人新纳的第九房小妾吗？啧啧，居然也来凑这热闹，嘿嘿……”

“……”

三胖子一连打量了十几个光裸着身子的女人，不认识的一眼带过，认识的情不自禁叫出对方的名字和来历，听得李承乾那边一伙人跟着心惊肉跳。

我的天，居然牵扯进来这么多的官宦女眷。

三胖子走到最后一个女人跟前，发现这女人甭管他怎么吆喝，愣是不抬

头，死倔死倔的。

三胖子怒了，他妈的骚娘们，敢红杏出墙出来鬼混，现在还怕丢人现眼？

旋即，三胖子肥嘟嘟的右手直接一把掐住那女人的下巴，硬抬起她的脸来，喝骂道：“本公子倒要看看，你到底什么来路。居然还知道自己丢人呐，我看看，我看看……我的妈啊……”

三胖子一见这女人的正脸，吓得赶忙松手，就跟见了鬼似的满是惊骇，连退数步险些掉进温泉池子中。

“怎么，怎么是你……”

三胖子怪叫一声后，情不自禁地扭头冲他爹李纲的方向哇哇叫道：“爹，爹啊，她是您新纳的第七房小妾，我的小妈陶氏啊！”

“噗～”

李纲乍闻恍若五雷轰顶，一口老血喷口而出，身子向后一仰昏倒在地，顿时不省人事。

“李尚书！”

“李老大人……”

“来人，将老大人抬下山去送往府中，赶紧唤郎中。”

李承乾这边又是乱作一团，忙活了起来。

与郭业等站在后头默不作声的长孙羽默突然哈哈大笑起来，指着傻鸟一样杵在池边儿的三胖子奚落喊道：“三胖子，你他妈就是头蠢驴，家丑不可外扬你不知道啊？哇哈哈……”

“三胖子，你真他娘的不长心啊。”

“三胖子，你爹要让你气出个好歹，你就真的大不孝了。”

程怀义、房遗爱等人不甘落后的纷纷出言讥讽奚落了起来。

众人算是痛快淋漓地报了三胖子变节之仇。

打狗还要看主人，李承乾听着自己的手下被外人羞辱，顿时脸色阴沉起来。

郭业见状，赶忙挥手示意众人止笑，然后上前转移起李承乾道的注意力，问道：“太子殿下，此番由您领衔挂帅，您看现在这帮人如何处置为好啊？”

李承乾闻言顿时意气风发，威风凛凛地大手一挥，朗声道：“如何处置？此等伤风败俗，败坏礼制之事，自然统统带下山，带回长安城去处置咯。”

郭业笑道：“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带回长安又将这些人带回哪里去呢？虽说这些人干得都是腌臢事儿，可一不是重案要案，长安府尹应该不会受理；二只牵涉到官宦女眷，我想刑部应该也不会插手吧？这么一大票人，太子殿下如何安置？又交由谁来惩治？”

李承乾猛然醒悟过来，后知后觉地说道：“是啊，这些人交到哪里去？对了，孤的太子府闲置的地方多多，不如就先关押进太子府中，待本太子奏明父皇之后，再做处置，如何？”

“这样啊？”

郭业暗暗琢磨，这冒然关进太子府，合适吗？这不等于私设刑狱了吗？李承乾这小子真不怕给自己找麻烦啊。

见着郭业有些迟疑，李承乾突然板起脸来，喝道：“郭业，你可是忌恨本

王抢了你的功劳，心生不满？”

我靠，想哪里去了？

郭业连连解释道：“此番行动都是太子殿下力促成的，攻入红楼山庄更是太子殿下亲自指挥的，微臣岂会贪功？说到底，微臣也就是给太子提供了一些有价值的线索罢了，其他的，跟我等丝毫关系都没有。何来功劳一说？不敢贪功，可不敢贪功哦，此番行动都是太子殿下一人之功，跟我等没有关系。”

郭业哪里会抢功劳，他恨不得把自己撇的干干净净，傻帽才会搀和这趟浑水。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王君实丢尽脸皮，炮制惊天大丑闻，足矣！

李承乾见着郭业如此谦让，脸色稍稍缓和了下来，点点头哼了一声：“算你有自知之明，知道就好！”

郭业又说道：“太子殿下，此番您捣毁红楼淫窟，当属大功一件。不如让微臣给您锦上添花一把，如何？”

李承乾疑惑问道：“哦？怎么个锦上添花法？”

郭业笑道：“微臣在长安坊有个长安报社，不如微臣回头就命人将太子殿下今日的英明之举撰成文章，刊印在长安晨报之上，好让全长安的人都知道我们有殿下这么一位英明的太子。同时，也让这些伤风败俗出丑，如何？”

李承乾听罢，顿时脸上一喜，长安晨报的名头他多少也听说过，而且也知道在民间广为流传，影响力还是蛮大的。

如果通过长安晨报让全长安城的人都知道自己，知道自己今天的牛逼轰轰，这不就是给自己造势吗？这不就是给自己平添几分声望吗？

没想到立了功邀了父皇的宠幸，还平添了自己的声望，真是意外之喜啊！

随即，李承乾连连点头赞道：“妥，很妥，甚是妥当！郭业，本太子果真没看错你，你是个人才！”

显然，李承乾同意了郭业的举措。

郭业趁机打蛇随棍上，拱手请道：“唔，文章之事我让人来写，至于这文章的题目，就由太子殿下亲自取吧。这样意义也非凡一些，是不？”

李承乾想想也是这么个理儿，琢磨了一下，说道：“题目就叫‘太子身先士卒，指挥六率亲卫一举捣毁红楼淫窟’如何？”

郭业暗暗吐槽，尼玛的，真俗气！

不过口中还是应承道：“太子真乃英明神武，微臣拜服！”

“哈哈。”李承乾现在的心情非常之好，不由沾沾自喜地朗声道，“本太子自己也这么认为。”

说罢，李承乾冲杜荷挥手下令道：“杜荷，你率人将这些伤风败俗的狗男女统统押回太子府。本太子随后就到。”

杜荷冲李承乾恭敬地应道：“太子殿下且宽心，绝不会出了差错！”

就在这时，突然那群光屁股的男女中窜出一条白影，冲一个缺口位置窜跑了出去，朝着山下疾奔而逃。

长孙羽默眼尖，发现这个光屁股逃跑之人，正是他们要找的兵部右侍郎王君实。

当即喊道：“有人跑了，快追，这人便是兵部右侍郎王君实。”

轰~~~

话音一落，十几条人影已经追逐而去。

李承乾心花怒放的神情顿时消弭无形，变成了满脸阴沉，叫骂道：“混账东西，本太子跟前也敢逃逸，来人，抓住他，抓住他！”

郭业神情淡定，轻声说道：“太子殿下且放心，王君实跑不掉，微臣早就在山下出口位置布置了近百右领军卫府的军卒，绝对插翅难逃，他也就是白费力气罢了。”

李承乾稍稍平复心情，口中称道：“那就好，那就好。”

郭业故意提醒了一句：“不过王君实居然敢当着太子殿下的面逃跑，呵呵，也真是好胆量啊！”

“哼，自寻死路！”

李承乾被郭业稍稍一激将，又是勃然大怒，冲杜荷栽下命令道：“杜荷，其他人统统让她们穿上衣衫。至于这个王君实嘛，哼，既然他不敬本太子，本太子也就不给他遮羞了。一会儿将他一丝不缕地押出红楼山庄，还有，记得带他在长安城中多晃荡几条街，好让这厮出出丑！”

杜荷自然领命无异议。

郭业倒是愕然，尼玛，这是要王君实裸奔在长安街头啊，这丑可真要出大了。

趁着李承乾不注意之余，他嘴角微微一窃，心中却是窃喜道，不过这样也挺好，正合我意，嘿嘿……

## 第546章大捷？大劫吧？

押解着一千人等，众人纷纷出了红楼山庄。

郭业真心没想到啊，李承乾不仅是个猛太子，还是条好汉子，一条敢说敢想更敢做的威猛汉子。

他说到做到，真的让人不给王君实衣服穿，连一件遮羞的布条都没有给，让王君实光着屁股清洁光溜溜的走出了红楼山庄，关进了囚车之中。

就这样，堂堂兵部右侍郎王君实大人，光腚赤裸身子关在囚车中，踏上了前往太子府的丢人现眼不归之路。

可要命的是，太子府在紧挨着皇城，位于长安北城方位，而红楼山庄却是在长安的西市闹市之地。

这一路之上得经过多少条大街，得穿过多少条巷子啊！

王君实今日注定被长安百万民众行注目礼了，即便没有百万人数，至少也是半城人数。

这丑，是出定了！

郭业懂分寸知进退，如事情已了目的已成，不愿再与李承乾过多搀和此事。

随即他领着众人在红楼山庄大门口，果断与李承乾分道扬镳，打发了秦怀玉、程怀义、房遗爱等人各归各府之后，他与长孙羽默紧接着奔向了长乐坊。

他必须第一时间赶回报社，因为他不仅要让惊天大丑闻和太子殿下的英明神武，上《长安晨报》明日的头条，还要让《大唐娱乐周刊》将红楼淫窟的花边新闻，王君实与诸位官宦女眷不得不说的故事全版刊印。

看来今晚的长安报社，还有尤姬姑娘与关雎鸠等人注定又要加班加点，争取明日清晨的第一波发行。

.....

.....

忙忙碌碌过了一宿，报纸未出，王君实光腚露体游街长安已经闹得街知巷闻，到处都在议论此事，大有成为饭后谈资的趋势。

待得长安报社的晨报与娱乐周刊齐齐出动，近百号力把扛着一摞报纸穿行在大街小巷之中，投递到各家各府之内时，所有的一切才彻底的曝光于世人眼中，统统见报。

至于效果如何，郭业已经等不到了，因为连续几日的精心准备加上昨夜在长乐坊熬了一宿，他实在是太累太累，早早回太平坊家中睡回笼觉而去。

此时，因为昨夜红楼山庄之事见报的缘故，整个长安城的世家门阀，官宦大户的圈子里又刮起了一阵旋风，愈演愈烈。

高门大院内刮起的旋风可不是跟街头巷尾的平民一样，顶多拿来当作饭后谈资。这阵旋风稍一不慎，就会变成阵阵阴风，兴许会流血，也许更会出来人命。

好在郭业的报纸之中并未将牵扯进来的女眷身份点名点透，总算是给某些人留了颜面，没有给自己过多地拉来仇恨。

但是家中女眷一夜未归，不少官宦人家已经意识到了失态的严重性，纷纷找关系走门路，打听太子府内的情形。



恰巧今日碰到了无需上早朝的日子，李二陛下此时正悠哉悠哉地在甘露殿中吃着长孙皇后新手熬制的粥菜。

见着长孙皇后还在忙忙碌碌，李二陛下柔声劝道：“观音婢啊，你都贵为一国之母了，怎得还要操心这些事？而且你身子骨还在抱恙，以后这些事情交给宫人去做就成了。”

长孙皇后又替李二陛下添了一碗稠粥，摇头轻笑道：“陛下，臣妾不累，能够替陛下准备早膳，臣妾觉得踏实，这才是真正的服侍夫君，持家教子嘛。唉，陛下整日忙于处理政务，臣妾也就能趁着用膳的功夫，才能仔细看看陛下呢。”

“哈哈……”李二陛下接过长孙皇后手中的小碗，平放桌上，打趣道，“听听，听听，朕的观音婢是在埋怨朕，冷落了贤妻啊！”

“嘻嘻……”

殿中站立四周的宫女显然被李二陛下的话给逗乐了，看着皇上与皇后两口子相濡以沫，心里也是一阵羡慕。

“陛下，您要的长安晨报，送进宫来了！”

外头一名内侍太监走进殿内，弓着腰低着头，双手捧着还飘着墨香味儿的报纸，来到李世民跟前。

李二陛下见状，更顾不得吃了，因为最近这些时日他早习惯一边用着早膳一边看会长安晨报，通过报纸能让他知道更多宫外的新鲜事，更真切了解到民间的疾苦，百姓的心声。

打心眼里，他还是蛮欣赏郭业的长安晨报。

接过晨报，李二陛下双手摊开低头仔细看了起来，长孙皇后也落座对面，托腮静静地望着丈夫，眼中尽是有限的柔情。

清晨，饭桌上，夫妻对坐，丈夫静静地看着报纸，妻子无声地托腮凝望丈夫，神情满足温柔似水，一副唯美温馨的画面。

可惜，美好的东西都是短暂的，只见李二陛下突然拍案而起，嘭的一声，将报纸重重地拍在桌上。

力道之猛，直接将小碗弹起翻落在地，稠粥溅落一地，尽是一地邋遢。

李二陛下气得满脸通红，威仪十足的脸上尽是凶相，看得长孙皇后心里一沉，问道：“陛下，怎么了？发生了何事？”

说着，长孙皇后就试着伸手，想将李二陛下压在手心下的报纸拿过来，看看个究竟。

谁知李二陛下又将报纸抽了起来，不让长孙皇后一阅，强压着胸口那股戾气，沉声说道：“皇后，你就不要看了，免得污了你的双眼。”

长孙皇后知道自己的丈夫有个习惯，平常都是称呼自己小名观音婢，如果丈夫称呼自己为皇后，那只能有两个原因。

要么是在正规场合公众场合，称呼自己一声皇后；要么就是在怒火中烧，心情极度愤怒之时，称呼自己为皇后。

除此之外，都是以观音婢相称，以示恩爱宠溺。

李二陛下将晨报紧紧握于手中，离开座位慢慢踱步在殿中，不再和长孙皇后说话，而是一脸阴沉地低声咒骂着，发泄着自己心中的不满与愤怒。

“无耻，无耻啊！长安城中居然有这等场所，而且还藏匿数年之久，长安府尹是吃干饭的吗？”

“王君实，王君实，该死啊，丢尽了朝廷官员的体面，朕恨不得将他千刀万剐啊！”

“为什么？为什么捣毁红楼山庄之事，居然会是由太子府出面？领军卫府衙门呢？郾国郡公殷天宗呢？他这个领军卫府大将军是窝囊废吗？”

“太子擅自带领六率亲卫出动，居然不知会朕，呵呵，承乾真是长大了！”

“身先士卒，从容指挥，真是英姿飒爽啊！你立功心切，鲁莽行事，朕不怪你！可你不该如此糊涂啊，你怎能让王君实光着身子游街长安城呢？你能大肆宣扬此事，借此博得声望啊，承乾！”

“你押解王君实裸身游街出尽洋相，你押解那些官宦女眷招摇过市，让她们的丈夫出尽了丑，这些都是他们罪有应得。可是你可曾顾忌过朝廷的体面，还有朕这个一国之君的脸面呢？混账东西！！！”

“难道你就不会懂得低调处理此事吗？居然还让长安晨报大肆宣扬，愚蠢，蠢货，无可救药，扶不起的阿斗！！！”

.....

李二陛下每每怨念咒骂一句，长孙皇后的脸色就平添一分惨白，特别是当她听到丈夫的口中居然连连牵扯到自己的长子李承乾。

此时她的心里更是七上八下，有些替孩儿感到担忧。

就在这时，殿门口处又有一名内侍遥遥禀报道：“启禀圣上，中书令房玄龄、尚书左仆射长孙无忌等诸位大人联袂而来，在殿外求见！”

李二陛下心中嘎登一下，怎得来得这么全乎？

他刚想说一声“宣”来着，突然又跑来一名内侍太监，急急喊道：“启禀圣上，吏部尚书孔颖达孔大人在殿外求见。”

难缠的孔夫子也来了？

李二陛下顿时一阵头大，孔颖达的难缠较之虞世南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下倒好，两拨人，先见谁为好？

就在他踌躇之际，又急匆匆跑来一名内侍太监，气喘吁吁地喊道：

“报、报，禀报皇上，御史大夫高士廉大人领着御史台一十八名监察御史齐齐拜见，声称要面圣弹劾兵部右侍郎王君实王大人！”

混蛋，连御史台都搀和进来了，李二陛下已然是一脑门子的麻烦。

好，三拨人了，到底先见谁为好？

三拨人，没有一拨是省油的灯，都他妈不好应付。

噌噌噌~

又是一阵凌乱的脚步声，李二陛下没等到那跑来的内侍喊话，就先发制人怒问道：“这次又是哪拨人来了？”

“陛下，谏议大夫魏征魏大人殿外求见，长跪不起。魏大人说了，陛下今日不见他，他就宁愿跪死在殿外。”

“什么？魏征这个是用来添什么乱？他的职责是谏言朕，此次红楼山庄之事与朕有什么干系？他来瞎凑什么热闹？”

居然连魏征都来凑桌子，李二陛下焉能不怒？

那内侍弱弱地说道：“魏大人说了，兵部右侍郎王君实乃是他推荐的，他声称自己有查人不明之责，不可推卸，特来请罪！”

李二陛下闻言，一阵摇头苦笑：“唉，这个魏征啊，朕还能信不过他

吗？”

“皇上，皇上，大喜啊！”

又是一名内侍太监撒丫子跑来，只见他脸色兴奋，雀跃欢呼道：“太子殿下殿外求见皇上与皇后，宣称昨夜红楼山庄大捷，特来报喜！”

“呼~”

李二陛下阴沉着脸深呼一口气，冷笑道：“这个混账孽障居然还来报喜，若非是他，朕现在会如此麻烦？大捷在手，特来报喜？哼哼，朕看他是——大劫难逃，特来找死吧？”

越想越气，李二陛下突然对殿外几名内侍重重一挥手，下令道：“你们都出去通知诸位大人暂且等候，等朕先教训一番这个不长进的小畜生，处理完家务事，再与他们相见！”

说着，又指了指一名内侍，吩咐道：“去，叫太子进来见朕！”

话罢，不忘扭头板着脸沉声说道：“皇后，你且暂避退下，今日谁敢给这个小畜生说情，休怪朕翻脸无情！”

## 第547章李二陛下很头疼

“陛下有旨，宣太子殿下觐见！”

在一名内侍太监扯起嗓子高喧下，李承乾挺直了腰杆子，不无得意地睥睨了一眼在殿外等候的诸位大臣，昂首阔步地进了甘露殿中。

走在殿门外的白玉台阶之上，李承乾沾沾自喜地寻思着，父皇放着这么多朝中重臣与宿老不见，偏偏第一个召见自己，而且还是单独召见，这下可真是露脸了。

哼，看谁以后还敢小瞧本太子。

入了甘露殿中后，李承乾见着父皇双手负背傲然独立，殿中四周的宫女皆是脸色寒蝉若惊，战战兢兢不吭一声地站着。

李承乾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劲，貌似置身于冰封千里万里雪飘的野外，又仿佛置身于冰冷地窖之中，寒意渐生。

冷不丁，李承乾打了个寒颤，有些欺弱地恭声问候道：“儿臣见过父皇，愿父皇……”

“你个不争气的孽障，给朕跪下！”

李二陛下毫不留情面地打断了李承乾的问候，缓缓转身阴沉着脸怒骂道：“混账，你可知道自己捅了篓子犯了大错？”

咚～

李承乾被父皇冷不丁这么一怒喝，心里顿时发毛，双膝瘫软跪倒在地，神情惊骇中透着愕然望向李世民。

李承乾现在越是不知错在哪里，李二陛下心中的怒火越是烧得厉害，劈头盖脸就是一番泼天怒骂。

“你这混账，行事为何如此不低调？”

“你居然让王君实光腚游街，你不长脑啊？你可顾忌过朝廷的体面，朕的颜面？”

“谁让你擅自出动六率亲卫出动的？什么时候长安城中之事轮到你太子府插手了？”

“要不要朕将禁卫皇宫的千牛卫统统撤掉，将皇宫都一并交于你手中，让你拿捏着朕的生死啊？”

“不孝子，孽障，早知生出你这样的蠢材，朕不如生个球出来！”

……

李承乾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捣毁了红楼淫窟，一举铲除了藏匿长安多年的毒瘤，换来的居然是父皇的一顿痛骂，而且从父皇的痛骂之中，李承乾听出了猜忌。

什么叫将禁卫皇宫之责交给自己，拿捏着父皇的生死？父皇不就是在暗示自己有谋逆之嫌吗？

这下可玩大发了！这话从父皇口中说出，这不是曝死吗？

李承乾顿时吓得面无人色，连连磕头如捣蒜般告罪道：“父皇，儿臣错了，儿臣不敢了。儿臣从未有过不轨之心，儿臣只想做上一件漂亮事，让父皇高兴一回。”

咚，咚咚，咚咚咚～

李承乾一边慌乱叫嚷，一边磕得头破血流，大有以死明志之心。

躲在北角寝宫方向的长孙皇后远远瞅着，看着自己十月怀胎的亲骨肉如此作践自己，心里一阵绞着痛。

人心都是肉长，李承乾如此自虐，李二陛下又怎能不心疼？

骂也骂了，训也训了，李承乾又如此虐待着自己，李二陛下这个当父亲的稍稍缓和了脸色，喝道：“起来吧，孽障！”

声音依旧清冷，但怒意显然骤减不少。

李承乾此时脑袋磕得晕乎乎，疼得厉害，晃晃悠悠起来，口中不滞谢恩。

李二陛下冷声问道：“你既已知罪，朕问你，你可知自己错在哪里？”

李承乾闻言，脱口回道：“父皇说儿臣做错了，那肯定就是错了。至于到底错在哪里，儿臣不知！”

“你……”

李二陛下顿时被呛得哑口无言，刚消减的火气“腾”的一下，再次燃起。

刚刚缓和的脸色又再次阴沉如海，心中怨念滔天，痛心疾首极为失望地想道，真是蠢材，废材啊，将来把大唐江山交给这样的太子岂能让朕放心？

当即，李二陛下强压着胸口那团火，转过身挥挥手，喟然一叹道：“下去吧，不要在这儿让朕看着烦心。”

李承乾显然一点觉悟都没有，多嘴问了一句：“父皇，那关押在我太子府中的那些官宦女眷，还有王君实此等败类，如何处置？”

“咯吱，咯吱～”

李二陛下咬牙切齿，夹杂着囫圇说话声道：“统统移交给长安府尹。”

“儿臣遵命！”

李承乾浑然没发现父皇的异状，鬼神使差地又说了一句：“父皇，此番捣毁红楼淫窟，儿臣虽领銜挂帅，却不敢贪功。儿臣想为太子府中一千人等请功，还望父皇恩准。”

“闭嘴！！！”

李二陛下再次转身，眉宇间尽是阴霾之色地歇斯底里吼道：“滚下去，从即日起，你给朕老老实实呆在太子府中，禁足半年。半年之后，等你脑子清醒了，你再来见朕。”

“啊？禁足？父皇，你这是肿么了？”

“滚滚滚，滚下去……”

现在的李二陛下被李承乾气得状若疯癫，就差手中持把宝剑，一剑捅死这个不长心的败家玩意。

李承乾这个时候已然被父皇吓到了，显然不敢多呆片刻，悻悻然地转身落荒跑出了殿内。

李二陛下微微闭起双眸，甚是失落地长叹一息道：“唉，这就是朕的儿子，这就是大唐的太子，真是造孽啊！”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约莫怔怔出神了半个时辰左右，李二陛下平复了下心情，深吸一口气，冲门外喊道：“魏卿家年纪不小了，怎能让他在外头长跪不起？来人呐，传魏征进殿。”

“喏！”

“陛下有旨，宣谏议大夫魏征入殿觐见……”

旨意传出，魏征随即起身，进入了甘露殿中。

.....

时间逝去如流水，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李二陛下基本没有闲下来的功夫，安抚完魏征，又应付了御史台高士廉和十八名监察御史，直到打发走了大舅哥长孙无忌和中书令房玄龄等臣子之后，这才轮到最后一拨人——吏部尚书孔颖达。

孔颖达这老家伙乃是孔圣人后裔，在士林之中德高望重，再加上为人古板恪守礼制，在李二陛下眼中属于最是难缠的角色。

所以，他将孔颖达放到了最后，准备跟这位孔老夫子打上一场持久战。

孔颖达因为在殿外等候的时间有些久，年纪又不比高士廉、虞世南等人小，所以进来甘露殿中时已经是面露疲态，双腿酸软不堪。

这也是李二陛下要的直接效果，不然也不会耍这个心眼了。

兴许是孔颖达的确想着急回府歇息了，一进殿中直接切入主题说道：“臣孔颖达见过圣上，老臣长话短说，省得耽误了陛下用午膳的时间。”

李二陛下心中冷笑，你个老狐狸，恐怕是自己身体吃不消了吧？

不过他现在也巴不得孔颖达赶紧说完话走人，因为他今天的耳朵都快被这些人磨出茧来了。

当即，他问道：“孔尚书尽管直言不讳，朕听着就是。”

孔颖达先是致歉了一下，说道：“虽说王君实此人乃是魏征魏大人推荐给老臣，但老臣添为吏部尚书，掌管着天下官员的升迁。因此老臣亦负有不可推卸之责。还望陛下治老臣一个用人不当之罪吧。”

李二陛下嘴角一扬，他知道自己不可能玩这种株连的把戏，如果自己因为孔颖达用错了王君实而治罪，那么他天下的贪官污吏都是他这个皇帝的臣僚，他下罪己诏得下到什么时候？

别看孔颖达为人古板，但是花花心思也不少，李二陛下暗暗啐道，你个老滑头，居然跟朕玩以退为进的把戏。

随即，他轻笑着安抚道：“孔大人言重了，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更何况你仅仅只是被王君实的伪装所蒙蔽。此时朕不怪你。好了，孔大人可以回去了。”

孔颖达闻言，既不称谢也不告退，而是继续说道：“陛下，如今王君实出了如此丑闻，肯定不能再留任兵部右侍郎一职了。臣奏请圣上，由兵部郎中薛雄取代王君实，出任兵部右侍郎一职，以为然否？”

“薛雄？就是当年洛阳王世充一战，身负重伤退出军中到兵部任职的薛雄？”

显然，李二陛下对薛雄此人有些印象。

孔颖达点头默认，应道：“正是此人。臣观兵部四司诸位郎中，也就此人资格继任右侍郎一职。”

说罢，孔颖达也是心中一阵暗暗叫苦，薛雄到底有没有出任兵部右侍郎的能力，他委实不清楚。但是自从王君实出了丑闻之后，孔颖达觉得王君实就是奸邪之人，说的话就跟臭狗屎一样的恶心。

他想起自己之前还听了王君实和卢承庆的建议，一时被蒙蔽，想着将薛雄撤换掉，差点毁了薛雄的前程。

孔颖达是个古板的老夫子，这番举措让他有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

而死的懊悔。

所以，他想着有必要举荐一下薛雄，算是补偿一下之前对他的伤害。

这也算是薛雄这个从头到尾什么也不知情的人，意外之余机缘巧合下得来的一份福缘吧。

如果郭业在场，定会大骂一句，次奥，因祸得福，狗屎运吧？

孔颖达提议薛雄，李二陛下显然对薛雄以往的经历印象深刻，而且感官颇好。

随即，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赞成道：“唔，那就薛雄吧！”

说罢，李二陛下肚子饿的咕咕叫，又起了逐客之意，问道：“孔大人还有什么事儿吗？如果没事，就早点回去用午膳吧！”

“还有！”

孔颖达又问道：“陛下，如果薛雄出任兵部右侍郎一职，那是否由兵司新任员外郎郭业，来取代薛雄出任兵司郎中一职呢？”

“郭业？出任兵司郎中？”

李二陛下顿时愕然，真是哪里都能扯得到这小子，怪哉！

孔颖达点点头，说道：“正是，按照规矩，兵司员外郎继任兵司郎中，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只不过这郭业刚任职兵司员外郎才几天啊，好像资历有所欠缺呀。”

李二陛下顿时沉默了下来，轻声呢喃道：“是啊，资历是有所欠缺啊，容朕先想想，你且稍待片刻。”

说罢，李二陛下双手负背自顾在殿中又绕着圈圈踱步起来。

## 第548章安排

李二陛下在殿中慢慢踱步不断绕着圈圈，口中喃喃咕咕绕了十来圈，愣是一点也不觉得头晕。稍稍停住了脚步，冲孔颖达说道：“郭业继任兵司郎中的确功绩不足，资历不够。而且他才迁任员外郎没多少日子，如果再冒然升任郎中一职，肯定会招来话柄，也会引起其他同僚的愤愤不平。”

孔颖达点点头，赞允道：“陛下所言极是，而且这郭业才多大年纪啊？老臣翻看过此人的履历，二十出头，还不是正经的科举仕途读书人出身，全凭一味的侥幸运气得以猛蹿升迁。呵呵，这让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士子如何心服呐？”

李二陛下闻言脸上虽未有什么变化，但是心中不禁对孔颖达的言论不敢苟同，甚至有些嗤之以鼻。

不是读书人出身怎么了？只要他有本事有能力，能够为朕所用，为大唐的江山社稷谋福祉，朕就觉得他是个人才。

当然，这话李二陛下也只能在心中想想甘过瘾，可不能当着孔颖达的面儿说，不让这位孔圣人的后裔子孙非得撕破脸皮好好和皇帝掰扯掰扯。

正所谓学而优则仕，在这些酸儒鸿儒眼中，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就是进仕途当官，同样在他们心中，也只有读书人才能真正为大唐添砖加瓦。

一味地认为十年寒窗苦读就是为了进仕途而努力，那么便会想当然的以为要当个好官，当个能吏，就必须是读书人，就必须是士林中人。

在孔颖达这种大儒眼中，揉不下沙子也容不下郭业这样的异军突起。

正如他所说，郭业这种没有毕业证书的不学无术之人，如果如此轻易就升迁履任，那不是让天下十年寒窗苦读的学子们寒心吗？

李二陛下心中不屑，但实在怕了这位难缠的盛世鸿儒，圣人后裔，只得口中应承道：“是啊，这样吧，薛雄当年军功卓著，又在兵司郎中任上呆了这么多年，就由他升任兵部右侍郎一职。至于兵司郎中嘛，就暂时空置着。郭业不是功绩不够，资历不足吗？朕就派他前往西川跑上一趟，替朕宣抚一番守卫西川的众将士，以示皇恩浩荡。同时也让郭业好好历练一番，孔尚书以为如何？”

孔颖达沉吟了一声，点头说道：“陛下能够顾及天下学子的感受没有冒然升迁郭业，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兵司郎中一职空置着，又将郭业这个兵司员外郎派往边塞替圣上宣抚皇恩，那整个兵司之中可就群龙无首了呀。届时，兵司里头没个主事的，不就乱套了吗？”

说到这儿，孔颖达转了转眼咕噜，建议道：“陛下，正所谓举贤不避亲，老臣昔年有位门生，姓冷名天霖，如今在蜀中一带任职县令。这几年在那边干得有声有色，颇有政绩，不如……”

“孔尚书，朕饿了，这种小事咱们以后再议吧！”

李二陛下这次一点面子也不给，直接下了逐客令，脸上有些不悦，好像对孔颖达事事插手，什么事情都包干到户有些不满意，不耐烦。

孔颖达见状，自然猜出了一二，心想着今天过来面圣要做得几件事情都做得差不多了，也不差门生冷天霖这么一件了。

而且皇帝也说肚子饿了，再大的事情也大不过皇帝喊饿，若再一味地纠缠不休下去就显得有些咄咄逼人，欺君罔上了。



随即，孔颖达态度松软了下来，答道：“老臣就听陛下的，兵司郎中一职暂时空置着。陛下请用膳吧，老臣这就先行告退了。”

说罢，拱手作揖转身缓缓离去，走到殿门口不无又是自顾叹息一声：“唉，这兵司郎中空置，兵司员外郎又要宣抚边塞。兵司四房可咋整哦，到时候可不能出了什么乱子才好。”

声音落罢，人已经出了甘露殿。

李二陛下看着孔颖达老胳膊老腿儿的离去，他临走之时那番话语绕耳边，不由冷笑一声说道：“莫非朕对这些读书人最近太过纵容了？怎么一个两个都觉得朕好欺负，事事威逼着朕呢？”

至于孔颖达口中的担心，担心兵司四房群龙无首出了乱子，他倒是丁点儿都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忧的。

只见李二陛下下面呈异色，古怪地哼声道：“一直让郭业与长孙家那个老三呆在兵司大院里瞎胡闹，朕才觉得会出了乱子呢。呵呵，堂堂的太子殿下，朕的好儿子，居然会中了郭业和长孙老三的借刀杀人之计，蠢啊，太蠢了，这脑袋瓜子真是堪忧啊！”

智商堪忧，这是李二陛下针对自己的长子李承乾最近的表现，做出的最中肯的评价。

自嘲，叹息，怨愤，一番之后，他冲殿外嚷嚷道：“今日是董顺当班，还是仇得黑当班啊？”

很快，外头就听见了脚踩地小跑之声，声音顺势传来道：“陛下，今日是奴婢董顺当班呢，陛下有何吩咐？”

董顺顺公公以最快的速度奔到了李二陛下的跟前，低眉顺眼地站着，等待这皇帝的下令。

李二陛下微微颌首，说道：“传朕旨意！”

“喏，奴婢这就去准备笔墨！”

顺公公作势就要走，不过被李二陛下唤了回来，说道：“不用草拟圣旨，直接传朕口谕到兵司员外郎郭业府中即可。”

顺公公一听是郭业，心中乐道，莫非郭业这小子又有好事了？

只听李二陛下说道：“你去郭业的府上就这么说，在兵司大院瞎胡闹，怂恿朕的儿子顶缸避雷，朕都不与你计较了。朕给你三天的时间准备准备，时间一到立刻滚出长安城，前往西川替朕宣抚边塞众将士。”

顺公公心道，我道是什么美事，原来是郭业这小子惹得陛下生气，被支使出长安公干去了啊。

继而应道：“陛下，奴婢都听清楚了。陛下还有补充吗？”

李二陛下摇摇头，表示没有，挥手示意顺公公可以去传口谕了。

谁知顺公公没有挪窝，善意地提醒道：“陛下，既然郭大人是替朝廷宣抚西川小都护府的众将士。那么是不是应该知会户部一声儿，准备一些金银布帛和美酒，让郭大人一起押往西川，以作犒劳众将士呢？”

李二陛下晒然一笑，摇头否定道：“不必了！”

“昂？”

顺公公脸色一滞，陛下向来对下面的人出手大方，此番宣抚西川一毛不拔，这可不是皇上的风格啊。

见着顺公公不走，李二陛下点出了他的小心思，打趣道：“你倒是这位

郭大人颇为照顾的嘛。宣抚犒赏众将士这时约定俗成的规矩，有功必赏，有过必罚，朕心里自然清楚。但是这笔犒赏的金银布帛，不该朕出手，再说了，大唐国库也是不充盈。你再给朕带句话——

此番宣抚所需物资，皆由郭业一人所出。唔，就当真是朕罚他的，谁让他欺侮算计我家孩儿，让承乾吃了个哑巴亏呢？我这个当父亲的怎么着也要为孩儿出口恶气吧？”

“啊？”

顺公公听着郭业居然胆大包天，连太子殿下都敢欺侮算计，真是活腻味了。

但是一听陛下居然没有怪罪于他，只是罚了他一点金银布帛和美酒，而且言语亲和，听着多为宠溺。

欺负了太子，还能让皇帝不忌恨，几句谈笑风生便轻松揭过。

啧啧，顺公公心中不由惊羡暗叹，看来陛下对郭大人可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啊！

## 第549章贞娘的要求

顺公公在皇帝面前表现的谨小慎微，唯唯诺诺，可一出了皇宫赶来郭府，那可是兴致冲冲，欢喜的不行。

因为他知道郭业郭小哥是个敞亮人，绝对不会让他入了宝山空山而回。

进了郭府传完皇帝的口谕之后，他也不多做停留，直接顺走了郭业家中的一副垂涎已久的丹青，心满意足地返回了宫中。

顺公公走后，郭业端坐在客厅椅子上，脑中反复咀嚼着顺公公带来的皇帝口谕，脸上浮现一起莫名的笑意。

居然自己李二陛下看穿了自己的小心思，汗颜，尴尬呐。

不过委实赞叹李二陛下的胸襟，真不愧一代天骄天可汗的博大胸襟。

都说打了小的来了老的，老李明知自己挖了个大坑，忽悠着太子承乾跳下来替自己顶了缸。却只是象征性的处罚一下，没有过多的深究。

自古皇帝多刚愎，自古皇帝多好面儿，自古皇帝多护短，李二陛下却是一样也没沾边儿。就冲这开阔的胸襟，郭业就觉得李二陛下是个好皇帝。

处罚自己自备金银布帛和美酒，一起随行押赴西川犒赏众将士，郭业脸上的笑意渐浓，看似惩治实则恩宠啊。

普通人你就是想准备金银粮草去犒赏三军，想拥拥军来个军民鱼水，也没这个机会，没这个胆子啊。

因为你敢这么干，朝廷那些监察御史指定要在皇帝面前打小报告弹劾你一番，先给你来个拉拢军心，再扣你图谋不轨。

到时候，好事变坏事，脑袋喀嚓一下，没了！

郭业一个劲儿地呆在那儿憨笑傻乐，心中想着，这应该就是皇帝的宠信吧？

.....

在客厅中随郭业一起接旨的贞娘此时并未离去，而是站在厅中望着郭业一个劲儿地傻笑，不由问道：“大官人你这时笑什么呢？咱们在长安刚安生下来，皇上就又派你前往西川边塞之地，你还笑得出来？”

郭业摇摇头，乐道：“出去一趟有何不好？贞娘你没听顺公公刚才说吗？本来我可是很有希望接任薛雄大人的兵司郎中一职的哟，可就是因为资历不够，功绩不足，这才被人阻拦了下来吗？出去一趟也挺好，外面的世界不太平，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历练历练积攒些资历，拼些功劳出来，才能步步高升哩。”

说到这儿，郭业有些缅怀过往地叹道：“而且，这次去得地方又是西川，康宝、庞飞虎、朱胖子、阮老三，还有暗夜他们我可是好久没见了，委实有些想念他们啊。”

贞娘刚才在场，也从顺公公的嘴中听说了吏部尚书孔颖达从中作梗之事，不由气哼哼道：“有些人就是讨人嫌，自己不上进，自己老骨头，还不容许别人拔尖冒头，出人头地呢。哼，都说是盛世鸿儒，德高望重，以奴家看来，这种人就是嫉贤妒能，眼红大官人官运亨通呢。”

“哈哈哈哈哈。”郭业被贞娘一副小怨妇的样子给逗得大乐，轻轻呵斥道，“贞娘，这种话在外面可不能乱说。孔大人好歹也是圣人后裔，一代大儒，闻名遐迩德高望重，就连我那校长虞世南都得尊他一声孔师。再说了，

他是吏部尚书，管着全天下的官帽子，升与不升，他还是很有发言权的哦。”

贞娘鼓着腮帮嗔道：“奴家可不知道什么闻名遐迩德高望重的孔尚书，奴家只知道我们家的大官人是最好的，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对，我家大官人是‘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不然皇帝也不会对大官人如此看重恩宠了呢。”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

郭业一阵汗颜，贞娘这顶高帽子戴的实在是有些大了，自己的脑袋太小，可戴不起这么大一顶帽子。

自家知道自家事儿，郭业心里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你说他‘文能提笔控萝莉，武能床上定人妻’，他百分百承认。

至于贞娘所说，实在是太高看了。

随即，郭业抿着笑意说道：“贞娘啊，你这话以后可不能在外头乱说，免得让人家笑话。而且，我不在家的日子，你可要自己注意好自己，不要惹来麻烦，更不要招来是非。”

“什么？”

贞娘闻言顿时有些意外，诧异地问道：“大官人，你的意思是说此番去西川，不愿带奴家一起同行吗？”

“啊？”

郭业听着贞娘这般发问，不由奇怪道：“你要随我去西川？你去能干嘛啊？那地方是边塞之地，狂风猛烈，黄沙漫天，去了那地方不是自己找罪受吗？得了，你就乖乖呆在长安就好，我一来一回加上盘亘一段时日，也就是一两个月的功夫。”

贞娘执拗地摇头说道：“不，奴家一定要跟大官人同去西川，奴家不怕风沙，也不怕旅途奔波劳累。再说了，奴家可是答应了老夫人，要贴身照顾好大官人的衣食住行，不能让大官人亏了自己。”

“呃……”

看着贞娘这态度很是坚决，仿佛十头马都拉不回来。

郭业沉下心来想想也是，有个贴己的人在身边照顾自己，多少能够舒坦一点儿。而且旅途漫漫，有个红颜知己同坐一车常伴身边，未尝不是一件美事。

而且，把贞娘一人扔在长安，郭业也打心眼里有些不放心的，万一这小小少妇惹来长安城中的狂蜂浪蝶，又不知道如何应付，那可咋办？

当即，郭业点头应道：“成，那就如你所愿。三日后，你与我同车前往西川。届时，在路上你也能照顾长孙这厮，这小子锦衣玉食惯了，我是真有心担忧他能否适应长路漫漫之中的餐风饮露啊！”

贞娘顿时满脸喜色，连连点脑袋叽叽喳喳叫道：“嗯嗯嗯，奴家一定会好好服侍大官人。当然，奴家也会准备些吃食，路上绝对饿不到长孙公子的。”

郭业看着贞娘欢呼雀跃的样子，还真有些童心未泯，心中悄然叹道，小小少妇惹人爱，贞娘唉，身为祸水级别的少妇，你应该卖萌有度啊，不然小哥真担心路上一个忍不住，将你吞噬进腹中。

继而郭业止住了贞娘的高兴劲儿，交代道：“这三天你就好好准备，看看需要带点什么在路上以备不时之需。对了，你替我传个口信到兵部衙门，让

掌官李季购置一些犒赏西川将士的美酒和布帛，至于银两，贞娘你可以领着他到酒楼黄掌柜那里，或者长乐坊的关鸠鸠支取一些来。”

贞娘眉目含喜连连点头称道：“奴家知晓了，大官人放心，奴家一定帮你办得妥当。”

说罢，人已经蹦蹦跳跳跑出了客厅，浑然失去了往日的矜持，喜形于色毫无掩饰。

郭业看着贞娘柳条儿般的情影，步姿摇曳中带着风韵，心中又多了几分惬意。

.....

.....

接下来的日子，郭业数着离开长安奔赴西川的倒计时，眼瞅着又过了两天，再呆上一天差不多就可以出发了。

这一日的午间，他正准备午饭后搬把躺椅到府中池塘边儿，然后眯个回笼觉小憩一番。

突然闻听下人来报，说是有位自称是新任兵部右侍郎薛雄的，前来拜访。

薛雄主动登门拜访？

郭业着实有些吃惊和意外，这哥们不是整天一副生人勿近的样子，谁也不爱搭理的吗？

今天是怎么了？居然还主动前来拜访。

无论是作为普通访客，还是作为新任的直属上司，郭业都觉得又必要见上薛雄一番。

随即，让下人赶紧领着薛侍郎前往客厅稍作，不得失礼于人，自己随后就到。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便离开池塘边儿，前往了客厅。

一入客厅，本以为薛雄会坐在那儿翘着二郎腿喝着茶，或者一副冷冰冰的样子站在那儿。

可谁知郭业前脚刚一踏进客厅，就见着薛雄——

居然光着膀子露出满身的刀疤剑痕，正面对着客厅的外面，正好与郭业来了一个面对面。

郭业被这厮的这般怪状给吓到了，你妹的，你这兵司大院公然召妓也就罢了，来我家中你居然还袒胸光膀子，你玩什么行为艺术装什么另类啊？

薛雄见着郭业进来，大步迎上前来，这时候郭业才发现这位兄台居然背上还背着几根长满荆棘的藤条。

郭业懵了，这是要搞什么花样啊？

嘭！

袒胸光膀，身背几根荆棘藤条的薛雄双膝一软轰然跪在地上，神情激动闪烁着泪花儿地哽咽喊道：

“郭大人，郭兄弟，薛某人瞎了狗眼，往日多有得罪，今日特向你负荆请罪来了！”

轰~

郭业的脑中顿时炸开，被眼前这突来一幕给搞晕乎了。

## 第550章误打误撞结善缘

薛雄双膝跪地，神情激动地前来负荆请罪，这是郭业始料未及的。

这厮，到底是怎么了？

带着这个疑惑，郭业赶忙上前双手托着他的双臂将他扶起，急道：“薛大人，你这是干什么？使不得使不得啊，委实折煞卑职了。”

薛雄虽说退出了军中，但一身力气还是未曾丢下，郭业小小一托臂，愣是没将其扶起。只见薛雄执拗的摇头说道：“郭大人，薛雄以前让猪油蒙了心，分不清好坏，多多得罪了郭大人，还请郭大人见谅。今日负荆请罪，郭大人若不肯原谅，薛某便是长跪不起。若郭大人心里觉得不舒坦不解气，大可抽起薛某背上的藤条尽管鞭答我几下出出恶气。纵是皮开肉绽，薛某也不会皱下眉头，更会怨上一句。”

尼玛，太严重了吧？

郭业见着薛雄这么犟，只得先点头应承下来，说道：“好了，我见谅就是，薛大人快快请起。”

听着郭业这般说，薛雄才甘之如饴的站起身来，再次抱拳行礼感激了一遍，浑然没有上司的倨傲之色。

郭业仍旧满头雾水，动手将薛雄背上的荆棘藤条解了下来，然后有将薛雄褪下系在腰间的长袍重新替对方披好。

直到请薛雄落座，让下人上来茶水之后，他才问道：“薛大人，你今天是要闹哪出啊？嘿嘿，恕下官心直口快，大人之前对下官可是冷言冷语没有好脸色，今天这是……”

“郭大人的意思是问，薛某为何会前倨后恭，前些日子还对郭大人爱理不理，呼来喝去，今日却主动登门拜访，还负荆请罪，完全一副小人鬼崇行径，是吗？”

薛雄大大方方地替郭业问出了心里最想问的话。

不过郭业微微一笑不作回应，继续听着薛雄的解释。

薛雄浅尝了一口茶汤，定定神，说道：“哎。郭大人一副茫然不知的样子，更令薛某汗颜，枉为小人了。我也是昨夜才听说前兵部右侍郎王君实与吏部右侍郎卢承庆两人狼狈为奸，暗中密谋，谗言孔颖达孔尚书，想将薛某踢出兵部兵司郎中的位置，给别人腾位置。可薛某一直被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说到这儿，薛雄脸上更是加剧了感情之色，有些激动地继续说道：“若非昨夜与以前在军中的几位同僚饮酒叙旧之时，从他们口中听到郭大人居然为了薛某费尽周折，一举铲除了王君实，让他的阴谋落空没有得逞。更是鬼使神差令孔尚书改变了初衷，让薛某因祸得福，取代了王君实坐上了兵部右侍郎一职。唉，我薛雄真是不知好歹，以前枉作了小人。郭大人，您为了我这么一个素不相识而且前有嫌隙之人，肯如此付出，委实高义，义薄云天啊！”

靠，原来是为了这事儿啊？

郭业心里也是打翻了五味瓶一般，妈的，自己一开始的初衷可真不是为了薛雄，而是觉得薛雄在兵司无为而治不管事，所以才想着暗中使把劲儿，保全他一把。

可没成想，事情道后来俨然超出了自己的意料，跑出了自己预订的轨

道，而且愈演愈烈到最后居然让薛雄因祸得福，坐上了兵部右侍郎这个位置。

混蛋啊，从四品的兵部右侍郎，这可是含金量十足的朝廷大员啊。出任兵部右侍郎一职，注定了薛雄的前途一片光明，正式挤入了朝廷中枢的序列。

以后每日清晨起来，薛雄第一件事不再是来兵部点卯了，而是进入皇宫面圣上早朝，官员的门槛儿啊，人生的分水岭啊，这就是命啊！

要说郭业心里不羡慕嫉妒恨，那是假的，他做梦也想不到最后会变成这个结局。

但是他更想不到，薛雄会感激到自己头上来，会把这份人情记到自己头上来，这一切实在是太过机缘巧合了。

但是他还没傻到硬生生将薛雄这份感激拒之门外，阴差阳错之下让兵部右侍郎欠下自己一份天大的人情，这笔零成本的买卖想想都划算。

随即，郭业舔着狗脸一阵热情洋溢地笑道：“呀，薛大人太过客气了，微末之功何须言谢？你我当初能在兵司一块儿任职，那就是缘分啊。难道我明明知道王君实要算计你谋害你，还眼睁睁地置之不理，袖手旁观吗？这种埋没良心之事，别人可以做到，我郭业绝对做不到！”

听着郭业如此慷慨陈词，义正凛然，薛雄除了敬佩，感激之外，还能有啥，口中来来回回只有一句话：“郭大人高义，郭兄弟义薄云天，真乃大丈夫！”

一时间，两人的关系为之熟稔热络起来，不再似之前那般冷冰冰。

而且郭业还发现了薛雄的一丝异样，他发现今日的薛雄神采飞扬，精神奕奕，而且还能够谈笑风生，仿佛就跟换了个人似的。不再跟以前似的，消沉堕落，神情萎靡跟个行尸走肉一般。

郭业暗暗寻思，也许，一次阴差阳错的巧合，不仅成就了薛雄，更是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至少让他重燃了一颗上进拼搏之心。

也对，他不禁遥想薛雄当年，当年的既然敢身先士卒，在洛阳王世充大战中，第一个登上洛阳城头，那他也就是一条好汉，是一名骁将。

好汉子，不应该如此沉沦，不应该如此败亡。

无形中，郭业也为自己的误打误撞，而感到了高兴。

.....

.....

两人谈笑风生一阵后，薛雄看了看天色，早过了晌午，随即说道：“郭大人，我知道你明日就要离开长安，肯定还有些事情要准备，所以薛某人就不多做耽搁了。这样，等你从西川归来，再回长安，薛某定要与你痛饮三百杯。可好？”

郭业也是大气地回应到：“没问题，甭说痛饮三百杯，纵是一千杯又能如何？郭某舍得一身剐，也敢将薛大人灌倒，哈哈.....”

薛雄亦是豪迈地哈哈大笑，起身就要离去，再也没有了当初那般阴霾的嗓门儿。

走到门口，突然薛雄扭头冲郭业轻声道了句：“郭大人，兵司郎中一职虽说空悬着，但是你不在的这段时日，薛某定会替你看好你的一亩三分地。无需相送，薛某走也.....”

言罢，大步流星气冲斗牛地走出了客厅，朝着郭府大门方向走去。

郭业看着薛雄意气风发的样子，寻思这薛雄的临别寄语，不由暗暗乐道，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看来以后真要多做好人才是。

.....

.....

翌日清晨，郭业与真娘同坐一车来到长安南门外，与长孙羽默等一行人会和。

南门口，除了长孙羽默的马车之外，还有装载着犒赏西川众将士的金银布帛和美酒，足足十好几骡车。

而且还多了将近百人的护卫，这些人都是兵部调配过来随行，以策路上安全的。

郭业与长孙羽默打了一声招呼，这小子的心情很是不错，神采飞扬。对于此次能够同行郭业前往西川，他是巴不得早一日就出发。

从小到大都扎在长安城，长孙羽默委实有些腻了，在他看来，此番去了西川宣抚，更是天空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天王老子都管不到他。

招呼一声之后，郭业笑道：“你小子就美吧，这前往西川的路上坎坷漫漫，到时候你别喊苦喊累就成。”

长孙羽默白了一眼他，啐道：“小瞧人是不？我告诉你，我不仅要安全顺利抵达西川，嘿嘿，还要在西川边塞宰上几个吐蕃人，看他妈的还敢不敢惦记我们大唐的金银和女人。”

“哈哈，你就吹吧！”

郭业摇摇头，口中笑着打趣，心里也是一阵后怕，这小子去了西川，真不会给我惹事吧？

长孙羽默没有理会郭业的奚落，很是得瑟的耸耸肩，哼哼一声，钻回了马车之中，等待着郭业的一声令下出城门。

这时，百名随行士卒中策马过来一名校尉，冲郭业拱手道：“郭大人，时辰差不多了，可以出发了。”

郭业嗯了一声，站在车辕的位置振臂冲四周呼道：“众位弟兄，准备准备，我们出发！”

“诺！！！”

哒哒哒哒.....

就在这时，城中方向突然响起一阵凌乱的马踏之声，中断了郭业等人的即将出行。

“前方可是兵司员外郎郭业郭大人一行？”

“郭大人，请留步，我家公子要见郭大人一面。”

“郭大人远行西川，我家小姐特来送行！”

由远及近的嚷嚷喊话之声，伴随着凌乱的马踏车轱辘之声，徐徐渐近.....

郭业依稀瞅见，正有三辆马车并驾齐驱，从城中冲着南门自己这个方向，如流星赶月般狂奔而来。



## 第551章父爱如山

三辆马车，并驾齐驱，直至近到郭业的马车，才停了下来。

其中一辆马车，奢华怪异车身极长，郭业看得有些眼熟。

眨巴眼儿的功夫，居于正中的那辆马车中就钻出一名白衣女子，赫然便是卫国公府的鱼暖暖小姐。

同时，左右两驾马车中也不约而同地分别钻出两人，正是柴令文与梁叔宇。

郭业看着两人再一次巧合般地出现在自己跟前，不由暗叹，这两位护花使者老冤家，可真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啊。只要有鱼暖暖出现的地方，不一定会出现柴令文或梁叔宇；但是只要柴、梁二人其中有一个在鱼暖暖身边，那么另外一个必定会如附骨之蛆，如影随形。

这么个黏糊劲儿，不搞基实在是太可惜了。

郭业笑着冲三人拱拱手，招呼道：“三位居然齐齐赶来相送郭某，我该称一声受宠若惊吗？”

柴、梁二人还未回应，倒是鱼暖暖抢先开口说道：“郭公子好不厚道，居然要出远门了，也不知会暖暖一声。莫非没有将我们当作朋友吗？”

梁叔宇见机插嘴，配合鱼暖暖道：“正是如此，郭业，你我好歹也是联盟合作的伙伴，怎能如此生分呢？暖暖妹子说得没错，你委实有些不厚道，不地道。”

柴令文自然不可能让梁叔宇专美于鱼暖暖跟前，赶紧补充道：“幸亏我们干得及时啊，不然就错过了相送的时辰。”

柴令文与郭业虽说有合作之谊，但是因为掺和了妹妹吴秀秀和父亲柴绍之间一些不愉快的前尘往事，和郭业有了几分隔阂与心结。所以言语间少了几分梁叔宇的洒脱与玩世不恭。

听着三人有些责怪自己不告而辞的意思，虽是指责，但言语诚挚不作假，郭业心里起了几分感动的涟漪。

继而打趣着三人，道：“我说三位，用得着说得这么严重吗？郭某又不是一去永不回，说得好像我在长安城中干了多少亏心事似的。嘿嘿，再说了，以三位的能量，难道还收不到郭某即将出长安远行西川的风声吗？嗨，小事一桩罢了，又不是什么天大的事儿，犯不着挨个儿通知，过些时日我便能返回长安与你们再聚了。”

鱼暖暖扑哧一笑，嗔道：“好你个郭业，三言两语便翻盘，怎么听着变成我等的是，说得我们三人小肚鸡肠似的。亏我们急急赶来，好没良心呢！”

鱼暖暖一嗔一怨间，美目闪烁神情委屈至极，看得郭业委实有些淡定不住了。至于柴、梁二位，那就更无需再提，痴了！

此时，校尉又来催促，时辰不等。

随即，郭业再次拱手说道：“三位，离别在即，郭业就不多做耽搁了。过些时日，咱们再聚长安城。至于长乐坊大钱庄之事，三位多多操心，多多担待，郭某福薄命苦，只能继续做我的甩手大掌柜了！”

鱼暖暖摇头苦笑道：“真是捡了便宜还说风凉话的主儿，放心吧，长安这边一切有我！”

“祝君一路顺风又顺水，好走~”

“愿郭兄弟此去西川多顺利，你我再聚长安之日，便是你马到功成之时。”

柴令文与梁叔宇亦是相继抱拳赠言。

“弟兄们，扬旗出城，准备启程啰……”

那名校尉收到郭业的指示后，策马奔到队伍的最前头，高举手中横刀不断挥舞号令着。

离别在即，郭业与鱼暖暖三人无声地颌首以对，就要钻进车中。

突然，城中方向又奔来一辆马车，马夫一边赶着马车，一边挥鞭吆喝高喊着：“郭大人请慢行，请稍候，我家大人来送我家三公子了。”

郭业赶忙阻止了即将出行的队伍，站高眺望来人，这马车依然瞅着有些眼熟，好像是长孙府的马车。

果然，马车来到郭业等人的跟前，车中钻出一名身材矮小面相精干的中年人，正是长孙羽默他爹，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从马车中钻出，有些着急忙慌地冲郭业说道：“幸亏来得及，也不枉我中途退出早朝，前来相送。”

郭业不会自大到长孙无忌为了相送他，会中途半场退出早朝。

他这么急急赶来，无非是为了长孙家的三小子长孙无忌。

可偏偏长孙羽默这小子听到父亲的动静，居然没有钻出马车来相见。

郭业只得替长孙羽默招呼道：“长孙大人，羽默跟我一通前往西川，你就放心吧，我会照顾他周全。”

长孙无忌被郭业看出了心思，有些尴尬地说道：“我家这三小子啊，自幼就被家里宠坏了，从未出过长安城，更别说靠近吐蕃国的西南边塞了。此番前去路途遥远，还真要有劳郭业你费心思，好生照顾一番才是。”

郭业或多或少知道这父子俩好像不对路，长孙无忌看死长孙羽默这小不长进，而长孙羽默呢，则是看他爹不顺眼，频频对着干。

现在见着长孙无忌冒然中场退出早朝，特来送子远行，看来还是父子连心，血浓于水啊。

此时的长孙无忌说完这番后，张望着脑袋四处寻觅着长孙羽默的身影，貌似有些焦急与担心。

此情此景，令郭业不由想到了当日自己离开陇西远行西川之时，老爹郭老憨站在岷江渡头目送着自己乘舟远去，就那么站着久久不走，直到自己消逝在老爹的视线之中，他还是未曾动弹过一步。

望子成龙也好，盼子早归也罢，归根究底还是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随即，郭业轻声说道：“长孙大人不要找了，羽默就在前面的马车中。要不，我招呼他下来，让你们父子说会儿话，一叙离别之情？”

“啊？不要了，不要了，呵呵——”

长孙无忌有些苦涩地笑了笑，无奈地叹道：“兴许真是我这个当父亲的平日太过严苛，或者说一直将心思用在他的大哥二哥身上，这孩子心里一直都在怪罪着我。唉，只要他能平平安安，稳稳当当，我今后也不会再苛刻要求什么了。”

此时的长孙无忌俨然没有了文武百官之首的霸气，也没有了天策府一系大佬的桀骜之气，有的只是一个当父亲的和蔼与牵挂。

而且还是一个比较无奈和失败的父亲。

郭业又瞟了一眼长孙羽默的马车那边，这小子还是没有动静。

郭业不由安慰道：“长孙大人不要想太多了，羽默将来肯定会有一番作为，指定不会堕了长孙世家的威名。放心吧，到了西川我会好好开导开导他，让他放下心中对大人您的一些陈见和戾气。也许再回长安，大人你就能见到不一样的长孙羽默呢，呵呵！”

“啊，那感情儿好，那感情儿好，听郭业你这么说，我便安心了。”

长孙无忌脸上总算有了几分欣慰的笑意，对着郭业说道：“郭业，如今的你并已经不再孤军奋战，亦不是无根飘萍了。你且记住，无论身在长安，还是身在边塞，咱们天策府一系，永远都是你坚强的后盾。放心大胆地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朝廷这边，一切有我们！”

这个我们，指的就是占尽朝堂半壁江山的天策府系的官员。

说出这番话之余，长孙无忌瞬间又恢复了平日那股子桀骜不驯，颐指气使的霸气。

郭业听着对方这话讲得那真叫一个霸道，心里不知为何感到很踏实，这也许就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幸福吧？

絮叨了这么久，最前面的那名校尉又策马赶来，催促时辰已晚，还启程了。

郭业看了看天色，可不，再耽搁下去就要到日头当空到正午了。

继而对长孙无忌拱手告辞道：“长孙大人，时间不等人，我等先行出发了。”

“且等上一等！”

长孙无忌唤住了郭业，又神色有些焦躁地扭头看了一眼城中的方向，嘀咕道：“怎么还不来呢？”

郭业暗暗惊讶，你妹哦，还有人要来？

只听长孙无忌殷殷关切地说道：“我家这三小子从小就被家里的厨子养刁了胃口，所以我赶来之前让管家准备了几个厨子，还有几个帮忙铺床叠被洗衣裳的丫鬟，与你们一道儿前往西川照顾三小子。再等等，再等等，估摸着就快到了。”

我晕，郭业瞪大了眼珠子，生怕自己听错了。

长孙无忌居然还让府中厨子和丫鬟一起随行，照顾长孙羽默？

奶奶的，这是去历练一番长见识，还是游山玩水去渡假？

不过，长孙无忌都这么说了，他还能说啥，只能等着呗，要怪也只能怪那父爱大如山。

人家是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而跟前这位长孙大人呢，则是孩儿要远行，跟着瞎忙乎。意恐儿遭罪，忙得团团转啊。

就在郭业呆在一旁干等着之时，前边的马车有了动静，长孙羽默掀开车帘钻出，站到车辕上喊道：

“什么厨子？什么丫鬟？我统统不要！你如此看低我，我偏要做出一番惊天动地之事给你看，哼！”

这小子脸罩寒霜，眼神凌厉地瞪着长孙无忌，极其的不悦和不耐。

随即又冲郭业喊道：“姓郭的，你到底走不走？你不走，我自行先走了，

咱们前边驿站再见！”

说罢，再也不看长孙无忌与郭业，弯腰钻进了车中，催促着马夫抖缰扬鞭，快快前行。

三两下的功夫，马儿奔起率先出了长安南门。

郭业一阵无语，奶奶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小子好久未发作的暴脾气又来了。

随即，他只能冲长孙无忌歉意地说道：“长孙大人，你看，呵呵，小子也不能多做耽搁了，不然我担心这小子跑远了迷了路。”

长孙无忌此时已然有些慌乱无神，急急请道：“唉，是我自己瞎操心了。你们赶紧出发，莫要耽误了正事。”

他一边催促着郭业出发，一边再次谆谆交代道：“郭业，我就将羽默拜托给你了，替我担待着点，多多照应这点。”

郭业笑道：“好说，大人且放心！”

随后，才冲队伍前头喊道：“诸位，扬旗，出发！”

“喏！”

“大人有令，出发啰……”

很快，浩浩荡荡的队伍徐徐过了南门口，出了长安城去。

长孙无忌看着队伍渐渐消逝在南门方向，再眺望已经有些费劲，突然瞥了眼南门之上的城楼子，心中乐道，对啊，那地高，应该还能看得更远些。

倏地，他撒下马车和马夫，独自一人朝着通往南门城楼上的石梯小跑奔去……

就为多看远行的孩儿，一眼。

## 第552章夜宿烽火台

长孙无忌站在南门城楼之上，极目眺望着远去的队伍，牵肠挂肚寻觅着长孙羽默的身影。

他站在上边儿好一阵子，直到队伍中最后一人都消逝在了自己的视线之中，方才悻悻下了城门楼子，钻进了马车中，疾驰回府而去。

长安城繁华喧嚣，人口多达百万众，南来北往的人群川流不息。郭业等人的离去就如一颗石子儿投掷进了茫茫大海之中，惊不起一丝的涟漪，并未给偌大一个长安城带来丁点不适。

顶多只能算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插曲罢了。

.....

.....

郭业一行人出了南门后，一日之内踏遍长安数个郊县，在褚县驿站宿夜，翌日再行出发。

接下来的几天，一路穿州过府，直至渡过了黄河停驻在风陵渡内休整一日，这才彻底走出了黄河以北的区域。

无论是风陵渡，还是风陵渡百里之外的汝州城，都有着郭业许多无法磨灭的记忆，有人，也有事。

而且贞娘的姐姐慧娘，姐夫赵飞轩，都在汝州城中。

所以郭业特意在风陵渡停靠了一站，询问贞娘是否有探亲的心思，以便成全她一把。

贞娘闻言，自然是百般不同意，她就怕郭业趁着自己去探望姐姐和姐夫之时，将自己留在汝州城中不带她前往西川。

因此，贞娘很是坚决地摇摇头，再三表示大官人的正事为先，等着从西川回长安之时再进汝州城探望算了。

郭业自然不知道这小娘皮的心思，误以为贞娘是为了自己而强忍着过家门而不入，自然心里大肆感动。

草草在风陵渡过了一夜，众人再次踏上行程。

过了黄河离开了风陵渡之后，一行人亦是穿州过府，因为黄河以南的地势不像黄河以北那样的一马平川，官道通途，多山多水多崎岖，跋山涉水自然免不了，虽说没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那般严重，但是多少缓慢了赶路的速度。

千辛万苦，终于在十三天之后，郭业才率着众人进入了黄沙漫天的边塞地域。

眼瞅着天色已近黄昏，离西川小都护府的图瓦城至少还有将近一百多里地，加上风行烈，沙满天，尘土飞扬天黑不易赶路，郭业决定在一处废弃的烽火台内暂宿一夜，以待明日再行抵达图瓦城。

说来也巧，这处废弃的烽火台就是当初郭业随顺公公前往长安之时，露宿野外的那处烽火台。

将骡车、马车等围放在烽火台外头，又命那名校尉安排人手，分班轮流在外头看守戒备之后，郭业才领着贞娘、长孙羽默等人进来里间。

很快，便有庖从生起篝火，贞娘更是将干粮和水囊都拿了除了，准备给郭业和长孙羽默两人草草解决一下晚餐。

干粮是在进边塞之前购买的胡饼，有些干巴但是容易存储。

长孙羽默从贞娘手中一接过胡饼，立马狼吞虎咽了起来，就跟饿死鬼投胎似的，一边急急啃着胡饼，一边不断往口中灌着清水。

兴许是吃得有点急，或许是被清水给呛到了，长孙羽默突然脸色一阵通红，有些辛苦地干咳了起来：“咳咳咳……咳咳……呕……”

好不容易，才稍稍缓和了过来。

贞娘见状，自然是掩嘴咯咯发笑，轻声说道：“长孙公子，胡饼这种东西扛饿易充饥，但是也最难下咽。你怎能吃得这么快这么急呢？”

说着一边慢条斯理地将胡饼掰碎，一边示范地将一小块胡饼递到郭业的嘴边。

郭业张嘴接过来，轻嚼慢咽了几口，冲长孙羽默打趣道：“哈哈，你小子就是犯倔，你说放着长安城的高床软枕不去睡，非跟着我跑这黄沙漫天的地方吃胡饼喝凉水，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

长孙羽默本来就因为刚才饿死鬼投胎的吃相，而感到自行惭愧，神情窘得荒。

现在又被郭业这么打趣奚落，颇觉没有面子，顿时脸上挂不住，反击道：“我就乐意出来遭罪，你管得着吗？我可没你这么好命，吃喝拉撒都有侍候着，哼！”

言下之意，指贞娘常伴郭业身边侍候。

贞娘突闻抱以羞赧一笑，特别是听到‘吃喝拉撒’四字，心里顿时有些臊得慌，赶忙将胡饼和水囊塞进了郭业的手中，嗔道：“你自己来。奴家去给你们铺点干草，好让你们晚上能美美睡一觉。”

郭业接过水囊和半拉胡饼一阵无语，恨恨地看了一眼长孙羽默，啐道：“那能怪谁？你爹不是给你安排了厨子和丫鬟侍候吗？是你自己不要的，好不好？这个时候倒是说上我了，切！”

一听郭业又提起自己父亲来，长孙羽默脸色顿时不悦地说道：“提他干嘛？你见过哪个人出来打仗杀敌又带厨子又带丫鬟的？我是出来建功立业的，不是出来享福的。他如此看低我，我偏生要做一番功业让他瞧瞧，哼~”

“谁跟你说咱们是出来打仗杀敌的？我说三公子，你可要拎清楚，咱们是替皇上宣抚西川众将士，不是来这边打仗惹事来的。”

郭业再次纠正了长孙羽默这小子脑中乱七八糟的想法。

谁知这小子居然一点都不觉得如此，很是轻松地哼哼道：“这都到了边塞之地了，怎么可能不打仗？吐蕃国可就在西川旁边儿，到时候你不让我上阵杀上几个吐蕃人，姓郭的，那咱们真是白来西川一趟了。”

郭业越听越糟，妈的，这小子来西川可别给老子捅娄子啊。

赶忙再次教训道：“你来西川可别瞎惹事啊，长孙。我不是跟你闹着玩，千万不能轻开两国战端，至少现在吐蕃国与我大唐还相安无事，递交了国书。万一你私自犯境燃起战火，开启两国争端，我告诉你，别说你爹不轻饶了你，到时候就怕陛下龙颜震怒，牵连你们整个长孙世家。”

长孙羽默听着郭业越来越危言耸听，不以为意地撇撇嘴，浑然当作了耳旁风。

郭业见状，还想着开导几句，警告几句，突然——

烽火台的破木门被那名随行校尉给撞了开来。

房门一开，更是卷进一股嚎风，吹刮进来阵阵的蔽眼黄沙，整个烽火台中一阵乱糟糟。

校尉惊喊道：“郭大人，大事不好，数百名沙匪将我们围了。”

“什么？”

郭业顾不得风沙奇大，霍然起身惊疑喊道。

而长孙羽默也随之站起，不过脸上竟是兴奋之色，哇哇叫道：“不怕不怕，本公子就说来边塞肯定刺激。嘿嘿，吐蕃人以后再杀，待本公子去砍上几个沙匪的脑袋再说。”

说着，从地上捡起一把从长安家中带出来的宝剑，握于手中，作势就要冲出去杀贼。

郭业见状，暗暗气道，真是惹祸招灾的玩意。

说着一把将长孙羽默给扯了回来，喝道：“刀剑无眼，不是闹着玩得，你先给我消停下来，由我出面解决此事。没我吩咐，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说话语气严厉，脸色更是难得的肃然，这是长孙羽默第一次见到郭业这番样子，心里有些忌惮稍稍静了下来。

郭业不再理会这厮，直接问道：“葛校尉，对方一共来了多少人马？有没有打出他们的字号？”

葛校尉说道：“一共三百余人，虽没有打出字号，不过操得却是咱们中原一带的口音。大人，我方只有一百来人，如果西川那边不及时派兵过来，我们只能与这帮沙匪血战到底了。不如一会儿混战之时，大人带着女眷，还有长孙公子先逃离此地赶往西川，这里交给我们来应付。”

说到这儿，葛校尉挺起胸脯保证道：“大人且放心，我等就是舍了百条性命，也会拖延住对方，让大人一千人等安全逃离此地。”

郭业闻言，颇受感动，冲葛校尉拍拍肩膀说道：“不急，不要轻举妄动。西川方圆百里之内的沙匪，不可能祸及抢掠汉人，这是本官之前坐镇西川小都护府时，就定下来的规矩。不可能有人轻易撕毁这份约定。”

说到这儿，郭业又低声疑问一句：“其中莫非有什么误会？走，咱们先出去瞧瞧！”

说罢，撒下手握长剑的长孙羽默，自己与葛校尉一道出了烽火台。

此时天色近黄昏，尽管风沙奇大，但郭业走出烽火台后还是发现了四周围拢的沙匪。

突然，他发现正前方几十步之外有一人坐于马上，四周也是聚拢了十几个沙匪将其守护起来，俨然是这伙人中的首领。

趁着双方此时僵持不动，他眯着眼睛细细打量着那人，咦，这不是当日奉自己命令随赵九丑奔赴西川，准备投靠康宝的黄河帮四当家，刀疤刘吗？

当即，郭业扯起嗓门喊道：“喂，前面策马那人，可是刀疤刘？”

“郭业？”

对方那边也是明显一阵迟疑，紧接着回应道：“你是郭业郭御史？哎呀我的妈，大水冲了龙王庙啊！郭大人，我是刀疤刘啊，黄河帮的刀疤刘啊！”

一开始相貌神似，此时再加上刀疤刘那独有的说哈犹如喇叭声儿，郭业敢百分百肯定，对方就是刀疤刘。

可他实在搞不清楚，自己不是让赵九丑拿着自己的亲笔书信，领着刀疤刘去见康宝，让他们入西川军吗？

怎么无端端地，刀疤刘这伙人就变成了劫道掠财的沙匪了呢？

此时，刀疤刘已然下了马，紧赶慢赶地朝着郭业这边急急跑来，看着很是一阵激动。



## 第553章多年媳妇熬成婆的赵九丑

果真就是刀疤刘！

那人跑近郭业跟前，脸颊之上那条如百足蜈蚣般狰狞的刀疤，可不就是刀疤刘的独门招牌吗？

噗通～

刀疤刘近身陡然跪地，拱手抱拳道：“郭恩公在上，请受刀疤刘一拜，今日能够在千里之外得见恩公一面，真是不甚快哉啊！”

说罢，刀疤刘不仅没有起来，反而急忙扭头冲着身后不远的数百沙匪喊道：“弟兄们，傻愣着干嘛？若非当日郭恩公援手，大家伙儿还能在这塞外之地如此快哉吗？都别跟木头似的杵着，快跟老子学，跪下来拜见恩公郭大人。”

霎时，三百多好人有的翻身下马跪地，有的放下兵刃双膝落地，逐一拱手齐声嚷嚷道：

“我等拜见恩公郭大人！”

郭业身边的葛校尉早已被眼前的景象看呆了，就连长孙羽默都闻声跑出烽火台来，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峰回路转的一幕。

沙匪围拢夜袭居然变成了朝拜恩谢。

这落差也委实太大了。

郭业赶忙将刀疤刘扶起，说道：“刀疤刘，昔日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还记在心里头干嘛？快，快起来。”

扶起刀疤刘后，郭业又冲三百来号昔日的黄河帮众喊道：“弟兄们，都起来吧，快快起来。”

待得众人纷纷起来后，郭业才问道：“刀疤刘，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我当初让赵九丑领你们投效康宝康大人，怎么放着好好的边军不干，又干起老本行当起沙匪来了呢？”

刀疤刘咧嘴一笑，扯着那条蜈蚣状的刀疤稍稍一抖落，有些尴尬地笑道：“那啥，郭大人，外头风沙大，咱们先进去再说吧。”

郭业急于知道答案，点点头说道：“好，进去再说，你必须一五一十跟我道明了。”

将所有人留在了外面，郭业领着刀疤刘进了烽火台中，就连葛校尉都被郭业勒令在外头。

里间，长孙羽默这时消停地坐在篝火旁看着郭业和刀疤刘，至于贞娘则是乖巧地继续铺着干草，给郭业准备床铺。

刀疤刘解下腰间的羊皮酒囊，咕咚咕咚灌了几口，啧啧两声，赞道：“嗨，这可是灵州一带所产的烧刀子，在阿里士城那儿的大集市购置到的，郭大人要不要尝尝？”

说着，作势就要将酒囊递给郭业。

郭业果断地拒绝道：“不必了，别扯东扯西的，赶紧说说，为什么放着西川军不干，却干起了劫道掠财的老本行来？”

刀疤刘将酒囊重新系到腰间，摸了摸后脑勺有些汗颜地说道：“郭大人，都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真是说得一点都不错啊！我们的确是进了康宝康大人的西川军，而且也呆了一阵子，可西川军的规矩也忒多了。不准赌钱，不

准喝酒，不准嫖妓，还他妈每天必须早起晨练。咱们这些兄弟怎么受得了？这些统统我们都能忍。可关键是西川军那些人根本瞧不起咱们弟兄，不然咱们也不可能放着好好的官军不干，去干土匪吧？”

郭业不假思索地问道：“怎么瞧不起你们了？”

刀疤刘说道：“他们西川军大多都是来自陇西，从一开始就压根儿不待见我们这些外来的人。而且最可恶的就是那个西川军八百骑兵的校尉程二牛，这厮最是嚣张，而且说话咄咄逼人。每次操练之时，张口闭口就是你们这些黄河匪帮，你们这群乌合之众。如若我们不服，这厮就抄起棍棒一顿狂揍。郭大人，这孙子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好歹我刀疤刘也是黄河帮的四当家，在江湖上也算有点脸面，是不？”

刀疤刘费尽唇舌吐了这么多的酸水，郭业差不多能听明白怎么回事。

首先是西川军主要由陇西子弟组建，多少凝聚了乡土观念，有了排外的习惯。这让刀疤刘这些人在军中找不到半点归属感。

其次，西川军已经吃了朝廷多年的皇粮，自恃高人一等，特别是对黄河帮这些土匪出身半路投军的人，自然更是占尽了优越感。

最后一点郭业就颇感无奈了，程二牛这小子就是这幅操行，尤其是统领八百白袍骑兵之后，更是得瑟到不行。让这小子来操练，黄河帮这些人指定要遭罪，因为不可能指望程二牛这么一个粗人跟你斯斯文文讲道理。

特别是在自己一些不良习惯的言传身教之下，已经给程二牛培养了一种不好的观念。那便是骂骂咧咧和动粗，这厮肯定以为棍棒之下出孝子，军棍之下出悍卒。

唉，看来这些年康宝在西川还是成长不够，显然控制大局的能力还是不足啊。

随即，郭业就问道：“就因为这些，你们离开了西川军，重新干起土匪的营生？”

“那可不？我们都被人欺负成这龟孙样了，若还带着弟兄们呆在那儿，我要不要脸了？我是来杀敌报国的，不是给他程二牛当出气筒的，你说是不？郭大人。”

刀疤刘神情显然有些激动，嗓门有些高亢地继续喊道：“几百号弟兄都跟着我呢，数百双眼睛都盯着我，我总不能让姓程的都个球一样的玩吧？”

郭业暗暗摇头，果真是江湖习气不改，的确不适合军中的生活。

看来自己之前有些想当然了。

继而歉意地说道：“刀疤刘，是我郭业没有顾虑周全，让你和黄河帮的弟兄受委屈了。”

“不不不。”刀疤刘急忙摆手摇头道，“郭大人可别这么说，你的恩情弟兄们都没齿难忘。而且，咱们在这边塞之地，的确是快活，这一切都是托了郭大人照顾。”

都说花木兰，不爱红妆爱武装；这刀疤刘倒是有趣，不爱当兵爱当匪。也许，这就是天性使然吧？

既然如此，郭业有了听之任之不再强求的想法，轻笑道：“这么说了，你现在成了这几百号人的大当家咯？四当家升成大当家，我倒是要恭喜你了。”

刀疤刘又是摇摇头，说道：“哪里来的大当家啊，咱现在也就是一个二当家。”

听罢，郭业倒是有些意外，诧异道：“哦？那你们如今的大当家另有其人了吗？”

刀疤刘连连点头，笑道：“咱们的大当家，郭大人也认识，就是奉大人之命领我们来西川的赵九丑。嘿嘿，这是兄弟们一致推举的。”

“什么？赵九丑成了你们的大当家？”

郭业惊讶万分地喊道：“他怎么就成了你们的大当家了？”

刀疤刘道：“啧啧，这里面可有说头。要说郭大人您义薄云天那不假，就连您身边的人都是仗义啊。就说赵九丑赵大当家吧。听闻我们受了程二牛那厮的气，居然跑去跟他理论起来，最后还和姓程的大打出手，大干了三百回合，难分高下。若非康宝大人，还有庞飞虎大人赶来劝住，估计还能干到六百回合开外去。”

“赵九丑居然会跑去跟程二牛吵架，甚至大打出手？”

“可不呗，赵大当家说了，我们是郭大人让他领过来的，他就有责任要照应好我们。为此，他不仅和姓程的大打出手战了三百回合，还义无反顾地随我们一道儿离开了西川小都护府，说是要照应我们周全，不能毁了郭大人当初的承诺！”

说到这儿，刀疤刘眼中泛起神采，竖起大拇指由衷赞道：“赵九丑赵大当家不愧是一直跟着郭大人的心腹，这做人做事当真没得说，就两个字儿，高义啊！”

郭业暗暗摇头，这还真是赵九丑的行事风格。除了他，换成其他几人，当真做不出来这种事。

莫非这么长的时间，这厮没有写信到长安给自己，就是担心自己责骂他擅作主张？

思索间，郭业突然想到了自己和赵九丑第一次见面的情景。

当时他还是山匪孟老贵的二当家，自己要去杀了孟老贵，这厮拼了命三番五次阻挡，那家伙真是豁出性命来干。

口中来来回回就是那么几句话，郭业至今记忆犹新：

“老子是二当家”

“死也不让你过去。要想杀我大当家，除非踩着老子的尸体过。”

“瞧不起老子这个二当家？老子是二当家！！”

……

如今赵九丑已然成了黄河帮这伙人的大当家，总算是破了他那千年二当家的魔咒。

也算是他求仁得仁，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了。

想着想着，郭业越发的想念起赵九丑来。

随即，他说道：“刀疤刘，一会儿你就回去给你们大当家带个话，就说我郭业明日抵达图瓦城，让他明日傍晚前来图瓦城中赴宴一聚。”

刀疤刘重重点了下头，应道：“中，我这就回去跟我们大当家说。知道郭大人回西川，他指不定怎么高兴呢。”

说罢，刀疤刘便匆匆离开了烽火台，率着几百号人扬尘而去。

郭业送走了刀疤刘，看着贞娘索然无味地坐在干草堆上昏昏欲睡，再看长孙羽默这小子趴着篝火堆旁，听着听着居然睡着了……

看来大家都累了，都乏了。

随即郭业走到门口，冲葛校尉吩咐道：“传令下去，夜里无需再安排人轮班职守，统统给我去睡觉。”

葛校尉一听顿时愕然，惊问道：“大人，这是为啥啊？万一晚上有什么歹人来袭，可就没人预警了啊！”

郭业很是轻巧儿地笑道：“葛校尉，我跟你这么说吧。到了西川方圆百里，你就算到了自己家。告诉弟兄们，放心大胆地睡吧。”

“有我郭业这杆旗插在这儿，这烽火台周遭就稳如磐石，谁也不敢耍什么蛾子！睡吧……”

“喏！”

葛校尉听着郭业说得如此自信，抱拳领命之后，急急挥手喊道：“大人有令，今晚无需守夜，统统睡觉去！”

## 第554章迎接

烽火台中，篝火堆里发着一宿的噼里啪啦响声，满堆柴禾就这么一直燃着，烧到灰烬，直至篝火熄灭为止，方才天亮。

天一大亮，郭业便让葛校尉带着几名士卒骑上快马，飞奔图瓦城前去报信。

然后才在贞娘的侍候下，简单草草地洗漱了一番，精神为之清醒和大振。

整理好人马和货物，重新拉扯起队伍朝着图瓦城方向徐徐奔赴前行。

行程约百里路程，虽尽是荒漠却一路平坦，没有过多的阻滞。

到了正午时分，郭业一行人安全顺利抵达图瓦城外不足一里之处。

往日这个时候，图瓦城的吊桥基本都是悬空而起，与外界隔断。

而此时，吊桥已然放下，架通了图瓦城城内外，一眼望去尽是金戈铁马，三千西川军分成左右两列排成长龙队伍，一直向外延伸着。

收到郭小哥回西川消息的康宝、庞飞虎、朱胖子、阮老三等人赫然就在吊桥之上，一个个面露期盼地做着迎接的准备。

“驾！”

的卢，的卢，的卢……

一阵马蹄飞快之声响起，一身铠甲策马奔腾的程二牛率着几乘快骑从远处朝吊桥人群这边奔来，手中扬着马鞭口中不断兴奋地呼喝道：

“诸位，小哥回来了，小哥马上就到图瓦城了哈。”

“聿……”

程二牛穿着明亮铠甲，身背蟠龙棍，坐下跨良驹，很是风骚地一抖缰绳，马儿嘶鸣高高扬起双蹄，在吊桥桥头停了下来。

程二牛翻身下来，掩不住兴奋地冲康宝几人喊道：“嘿嘿，小哥回来了，可算回来了。”

说话的功夫，百米开外，郭业一行人就浩浩荡荡地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中，朝着这边行来，缓缓逼近。

康宝与庞飞虎对望了一眼，彼此点了一下头。

只见康宝突然从腰间拔出横刀高高举起，口中呼喝道：“众将士听令，列阵！”

庞飞虎紧接着跟喊道：“列阵！”

“列阵！”

“列阵！！”

阮老三与程二牛分别执掌刀盾兵与八百骑兵，相继效仿着康宝的举动，拔刀高举，呼喝命令着各自的部队。

声声令下，三千西川军，骑兵在前，刀盾兵在中间，长枪兵殿后，齐声吼着鹰扬威武，撼天震地，响彻九霄。

嘎吱，嘎吱～

郭业和长孙羽默的马车在三千将士的夹道欢迎之下，停在了吊桥口。

郭业扶着贞娘下了马车，望着气势如虹的西川军，眉宇间多了几分归家的激动。

扫视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两条长龙队伍，最后他才将目光定格在了康

宝、庞飞虎等人的身上，笑意盈盈，颌首致意，却没有开口说话，而是默默地享受着这份亲近的感觉。

对他而言，对康宝等人来说，乃至三千西川军，此时无声，胜有声！

倒是坐于另外一辆车中的长孙羽默，听着外头的动静忍不住掀开车帘，钻出脑袋来打量眼前的一幕，看着四周视线所能看到的地方。

看着看着，怔怔出神，不由痴了，呆了。

脸上神情满是惊奇，更有一种赏心悦目的快活，心中却是犹如惊涛骇浪，迟迟未能平复下来。

他没想到郭业在西川的声望竟然如此之高，更没想到郭业在西川的势力如此之大。

大到他这位长孙世家的三公子都不敢小觑，看这情形，郭业在西川绝对是一言九鼎的角色啊。

无论是西川的城，西川的地，西川的军，还是西川的百姓，西川的牛马猪羊。在长孙羽默的眼中，此时都属于一个人，那个人便是——郭业。

渐渐，神情露出了惊羨与向往之色，这才是男人最应该做的事啊！

浮想翩翩一阵之后，他没有主动跳下车来，而是继续站在车辕上，将目光重新落在了郭业身上，看着他从容应对着眼前的景况。

只见郭业满脸笑意地展开双臂，先是和康宝拥抱了下，轻声附耳说道：“可算到家了。”

康宝亦是神情激动地笑道：“想死弟兄们了。”

接着郭业又跟庞飞虎狠狠拥抱了一下，低声说道：“庞大哥，好久不见。”

庞飞虎连连应道：“兄弟，几年没见，庞飞虎惦记着你啊！”

接下来郭业走到朱胖子跟前，这厮还是一如既往的脑满肥肠，几年下来越是发福发胖。

朱胖子见着郭业，老毛病又犯了，大老爷们抽抽泣泣的早已是泪流满面，哽咽着叫了一声小哥，让他也依样画葫芦张开双臂，就要上去抱郭业。

谁知郭业一手撑在他的大肚腩上，阻止了他的强拥，打趣道：“胖子，你该减减份量了，抱着个肉球，委实不美。哈哈……”

郭业这么一奚落，啜泣流马尿的朱胖子陡然止住了哽咽，一副大囧的神情望着郭业。

康宝等人亦是哈哈大笑起来，一个个都用促狭的眼光打量着朱胖子那堪比十月怀胎的肚子。

来到阮老三跟前，郭业拍了拍他的肩膀，关心询问道：“老三哥，嫂子和孩子在西川还住得习惯吗？”

阮老三听着颇为诧异，先是一愣，紧接着才是连连点头，感激地说道：“好好好，都好，你嫂子如今穿得是绫罗绸缎上好的料子，家里顿顿都肉，欢实的很。孩子如今也上学堂，长进得很呢。”

郭业赞道：“那就好，那就好，哈哈。”

最后一个才轮到程二牛，郭业看着黑黑壮壮的铁塔汉子，身着一身铠甲，神气至极。经过几年的风吹雨打和磨练，更多了几分的猛将味道。

程二牛亦是掩不住神情激动地喊道：“小哥，哦不，大舅子，那啥，俺和小蛮可都想死你了哩。”

如今的程二牛在西川军中地位有些超然，除了他是郭家班的嫡系之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他乃郭业的亲妹夫。

说着，程二牛作势就要上去熊抱一下郭业，以示亲热。

谁知郭业堪堪一躲，突然板下脸来重重呵斥了一句：“麾下八百骑兵，你却是嬉皮笑脸没个正形，如何在军中立威？”

程二牛赶忙解释道：“呃……舅子，你可看错俺了，俺在军中一直都是以凶狠严厉著称哩。你跟俺说过，慈不掌兵，那些兵蛋子可是怕俺得很呢。”

慈不掌兵？

郭业立马想到了刀疤刘等几百号人亦然返出西川军，重新落草为寇之事。

这厮光是理解了这四个字的表面之意，浑然没有将这四个字琢磨透啊。

当即，他虎着一张脸冲程二牛啐了一句：“少跟我扯东扯西，回头得空了，再收拾你！”

一句厉喝骂得程二牛迷迷糊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脸困惑地消停了下来。

这时，郭业寻来寻去，都没发现东厂暗夜的身影。莫非这厮又鬼崇地藏哪个角落里头？

不过这不太科学啊，自己回来西川这种大事，他理应出来迎接才是啊。

于是郭业问向众人道：“谁能告诉我，暗夜为何没有在这儿？他去了哪里？”

“呃……”

在场几人一下子哑了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彼此都不支声儿。

最后，还是康宝这个西川小都护走到郭业身边，轻声说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要不，咱们先进城，先回你原先的府邸。到了那儿，咱们再细说此事，如何？”

郭业闻言，心里咯噔一下，莫非暗夜真出什么事儿了？

倏地，他忙点头应道：“好，先进城。”

说罢，他不忘回头吩咐了贞娘，说道：“贞娘，你跟长孙公子都是第一次来图瓦城，你与他都跟在我等后面，莫要走丢了。”

贞娘盈盈欠身，颌首称了一声喏。

话毕，郭业就在康宝等人的簇拥下，走过吊桥，进入了城中，朝着郭业昔日在图瓦城的府邸行去。

跟在人群后面的长孙羽默对图瓦城所有的一切都感到好奇，而且见到刚才城外吊桥上的一幕，他发现自己对郭业貌似了解得还不够。

与贞娘同行，长孙羽默叽叽喳喳地打探询问个不停：

“贞娘，莫非这些人当年都是郭业的属下？”

“是呢，当年大官人在陇西干衙役的时候，他们就跟着大官了呢。”

“哟，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啧啧！贞娘，刚才那个黑黑的汉子，就是西川军的骑兵团领，为啥称呼郭业一声大舅子啊？”

“长孙公子好笨呢，二牛娶了大官人的亲妹，当然要叫他大舅子了。不然，叫什么呢？”

“嘿嘿，原来如此呢。对了，贞娘，郭业口中那个暗夜是谁啊？听他这么重视和在乎此人，莫非暗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你说暗夜啊？咦？你问东问西的做什么？你想问什么，自己跟大官人去打听，哼，少来奴家这儿套话。”

说罢，贞娘踩着小碎步撇下了长孙羽默，急急跟上了郭业。

长孙羽默在贞娘这儿吃了个闭门羹，一阵汗颜。看着前面，郭业在众人簇拥下如众星拱月一般的走着，他的心中一阵郁闷，奶奶的，以前还真是小觑了他，看来郭业身上的秘密很多呐。

无形中，长孙羽默很庆幸自己这次西川之行，真得没有白来。



## 第555章暗夜的去处

长孙羽默随着郭业一行人来到了昔日郭业的府邸，建在地宫宝藏上的郭府。

到了旧府门口，郭业并没有马上入内，而是吩咐朱胖子和阮老三陪着长孙羽默在城中转转，顺便挑上几匹好马，带长孙公子去城外骑骑马，欣赏欣赏塞外的好风光。

明眼人看得出来，入府之后接下来的谈话，郭业不想让长孙羽默在侧旁听。

至于长孙羽默倒是没有细想这些，此时他的心中早已似脱僵了的野马，听着能够去城外遛马，早就恨不得现在就走。

这小子二话不说，招呼起朱胖子和阮老三，离了郭业而去，嚷嚷着要挑选两匹好马玩玩。

长孙羽默走远，郭业才招呼起康宝、程二牛、庞飞虎几人进了府中。

其实从进入城中那一刻开始，一路走下来，郭业留意了下图瓦城这三年多的变化。

无论是城中的主干道，大街小巷，铺子民房，还是城中来来往往的熙攘人群，无一不在昭示着图瓦城这三年日新月异的变化。

如今的图瓦城，虽然比不上长安这座百万人口的都城，就连灵州、涿州此类的中原州郡城都无法比拟，但至少越发的似模似样了，已然多多少少可以跟益州郡城这些的中等郡城相媲美了。

可见康宝他们这三年并未敷衍了事，浑浑噩噩的荒废掉。

进了昔日旧府后，郭业发现一切都保持着原样，而且无论是房梁门柱，还是地面墙壁，都擦拭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莫非这里天天有派人来打扫吗？

庞飞虎显然看出了郭业的心思，轻声说道：“呵呵，这里一直都没让人住进来过。而且一直都派人过来打扫，就惦记着小哥你有朝一日能够回来住呢。”

郭业闻言大受感动，满意点头道：“弟兄们有心了。”

说罢，又打趣了下身边的贞娘，笑道：“这下贞娘可就省下了不少功夫，不然偌大一座府邸打扫起来，可真够费劲了。”

贞娘与在场几人在陇西就认识，自然不会生分。

当郭业说完这话，她突然发现此时众人都将促狭的目光转移到自己身上，特别程二牛那厮，更是一脸似笑非笑地看着自己，贞娘没来由的心里一慌，禁不住地一抹晕红上了脸颊。

就连平日以稳重著称的庞飞虎，都忍不住笑道：“守得云开见月明，看来咱们过些时候又免不得跟小哥讨杯喜酒来喝喝了。”

“昂？”

郭业鬼使神差地来了一句：“什么喜酒？我又没纳妾，哪里的喜酒给你们喝？”

这话一出，可算是坏了菜，好事立马变坏事。

只见贞娘脸色瞬间一变，有些不悦地将手中的包袱狠狠摔在地上，嗔怨道：“奴家去府中走走，熟悉熟悉……”

话音落下，人已经飞奔出了客厅。

郭业茫然不知贞娘又在使什么小性子，看向康宝三人。

三人皆用一种鄙夷的目光齐齐盯着他，仿佛在说，不解风情，大煞风景。

不过贞娘的离去也给了几人一个适宜谈话的环境，郭业顾不得三人鄙夷的眼神，开口提起刚才在城门口的那个问题，问道：“谁能告诉我暗夜去了哪里？他不来见我，莫非不在图瓦城中？”

康宝轻声说道：“这事儿还是让飞虎来说吧。”

庞飞虎点点头，道：“好，我来说。”

说罢，稍稍静下心来整理了番头绪，缓缓开口道：“暗夜的确不在图瓦城中，确切地说，他已经离开了西川。而且他此番离开西川，还带走了东厂大部分的人员和力量。”

“什么？”

郭业心里猛然大惊，脑子里第一反应，便是暗夜背叛了自己，带走东厂的力量远走高飞。

庞飞虎见着郭业这番异状，赶忙解释道：“小哥莫要想岔儿了，暗夜岂会背叛于你？他不惜为了小哥毁了自己的面目，整日以铁面示人，而且他曾跟我们讲过，他苟活于世至今就是为了襄助小哥成就大事，将他旧主平反昭雪。所以，庞某敢说，谁背叛小哥都有可能，就是暗夜此人不会背叛于你。”

听着庞飞虎这么讲，郭业也知道自己刚才想太多了，的确，谁都有可能背叛自己，唯独暗夜不会。

除了自己，又有谁敢应承下暗夜那个泼天的要求？

不过，暗夜又为何带着东厂的力量，离开了西川呢？

这点，他很是困惑。

随即不解问道：“暗夜和东厂都去了哪里？”

庞飞虎道：“暗夜自打在西川建起东厂之后，这几年间除了在吐蕃国安插细作和密探之外，还有一个地方是他的重心所在。对那儿的布置，不可谓是殚精竭虑啊！”

郭业好奇地问道：“哪里？”

庞飞虎竖起三根手指，说道：“我们与吐蕃国的接壤小国——吐谷浑！”

“啥？他跑那儿去干嘛？”

郭业瞪大了眼珠喊着。这可真是奇了怪了，暗夜没事儿盯着吐谷浑干嘛？那可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番邦小国了。

旁边的程二牛实在忍不住开口嚷嚷道：“小哥，你几年不在西川，你不知道边塞一带的情况啊。听东厂在吐蕃密探的回报，这半年来吐蕃国频频调动兵马，就陈兵在吐蕃与吐谷浑的交界。看来吐蕃人迟早要和吐谷浑开战啊！”

吐蕃进犯吐谷浑？

程二牛这句话无疑提醒了郭业，拨动了他尘封许久的一些记忆。

记忆中，按照历史进程，吐蕃人就是在贞观四年的下半年展开了第一次进犯吐谷浑，妄图侵吞吐谷浑的军事行动。

这是一根导火索。

因为吐谷浑这个番邦小国是大唐的属国，吐蕃国要侵吞吐谷浑，自然就是不给大唐的面子。

而吐谷浑自然而然就要跟大唐上邦求援。

大唐出兵干涉后，吐蕃国没有得逞侵吞计划，这就种下了两国之间的祸根。

这也就引发了若干年后，吐蕃国秣兵厉马剑指松州，与大唐帝国正式开战。

不过郭业很纳闷了，吐蕃要打吐谷浑，自然会有朝廷方面出手干涉，暗夜没事儿跑那儿干嘛？而且即便吐谷浑是小国，那跟吐蕃也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就凭东厂那些力量，又能阻止得了什么？

随即他说道：“吐蕃国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侵吞吐谷浑无非就是想扩大版图，加大和我大唐帝国对峙的筹码。但是这些事情自有朝廷方面会去处理，暗夜带着东厂跑到那边能干点啥？”

“呃……”

程二牛一时无法解答，这种问题对他来说太高深了。

他挠了下头，指着康宝和庞飞虎道：“这事儿俺说不清楚，还是让他俩跟你解释吧。”

一直久久未说话的康宝轻笑一声，说道：“看来妹夫你是好久没有关注过东厂，不知道东厂如今的能耐哦。暗夜此番前往吐谷浑不仅是要帮助吐谷浑对抗吐蕃国，而且这厮，啧啧，所图非大啊！”

一声妹夫，将郭业的注意力拉到了康宝的身上。

郭业问道：“他前往吐谷浑所图非大？他想干什么？难不成你们这伙混蛋还瞒着我筹划什么事情，将我蒙在鼓里？靠，原来这就是你们一直不跟我通信的缘故啊？”

“说，快说，到底你们打得什么主意？暗夜的图谋又什么？”

这下，郭业的胃口十足被几人吊了起来，一副迫不及待样子连连催促了起来。

## 第556章胆大包天的计划

当郭业连连催促，并将目光落在了程二牛的身上之时。

这厮连连躲开郭业的目光，左右摆手挥道：“小哥，大舅子，这可跟俺没有一点关系啊。统统都是康宝他们几个跟暗夜那个阴里阴气的家伙合计的，他们还要求俺不要写信通知你……”

“我呸，程二牛！”康宝重重啐了口唾沫，骂道，“好好的事情从你这厮嘴里说出来，就变了味儿。”

庞飞虎赶忙跟郭业澄清道：“小哥莫要多心，别听二牛这家伙瞎咧咧。暗夜带着东厂的力量前往吐谷浑的确是跟我们商量过的，而且计划也是我们几个暗中筹谋的。至于没有写信告诉你，那是因为你远在长安，不了解这边的情况。而且怕万一计划失败，牵累到你。”

郭业听罢之后脸色顿时凝重了起来，示意旁边打闹的康宝和程二牛噤声，然后问着慎重地问着庞飞虎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说来我听听。”

庞飞虎道：“近半年来，吐蕃国频频调动兵马在吐谷浑边界，而且从东厂密探在吐蕃的多个渠道传来的消息，我们至少有九成九的把握可以肯定，吐蕃短时间定会进犯吐谷浑。正如小哥所言，吐谷浑自然会跟我们大唐朝廷求兵增援，我们西川根本无需操心吐谷浑是否会被吐蕃侵吞囊中。不过，我们倒是觉得这是一个机会！”

郭业还是懵懵糟糟，摇头不解地说道：“什么机会？”

庞飞虎道：“一个让我们浑水摸鱼的机会。”

郭业隐隐约约明白了一点，继续说道：“详细点！”

庞飞虎点点头，解释道：“据东厂在吐谷浑的细作传信，如今吐谷浑可汗伏允年事已高垂垂老矣，早已不问朝政。国内诸事皆是由长子慕容顺及一干大臣代为署理。对于吐蕃有陈兵边界有意开战之事，吐谷浑国内也分两派，即主战派与主和派。主和派之首就是这位大王子慕容顺，他极力提议与吐蕃人讲和联盟，共同对抗我们大唐帝国。他的目的无非就是想摆脱大唐属国的身份，让吐谷浑不再受我们大唐牵制，独立出来。”

慕容顺？

吐谷浑的祖先就是鲜卑族慕容氏的一支，郭业倒是挺佩服这位大王子的，居然能想到和吐蕃联盟来对抗大唐。

小小番国，整个吐谷浑加起来还没大唐十个州府大，居然也敢跟狼子野心的吐蕃人联盟，真是自作孽不可活，与虎谋皮焉能有好下场？

郭业又问道：“那主战派呢？我想慕容顺这个馊主意肯定得到了大臣们的反对吧？”

庞飞虎赞道：“啧啧，小哥还真猜对了。慕容顺一提出这个建议，立马得到了满朝大臣的反对。吐谷浑这些年在大唐的庇护下，这些大臣早已安逸惯了。吐蕃国与我大唐帝国，孰强孰弱，一目了然啊。他们怎么可能会放着大腿不抱，去抱胳膊呢？”

郭业闻言置之一笑，说道：“好了，吐谷浑的具体情况我大概明白了。那说说你们的计划吧，如何趁乱浑水摸鱼？”

庞飞虎嗯了一声，说道：“暗夜两年前曾在蜀中高价买来两个美人胚子，后来带回东厂调教了一番。一个美人被他送进了吐蕃逻些城的皇宫之中，至

于另外一个，嘿嘿，恰恰被他安排到了吐谷浑。而且这个美人如今正是吐谷浑二王子慕容延的王妃。暗夜认为这个时候，是该启动这颗棋子的时候了。所以才带着东厂的所有力量前往了吐谷浑。”

美人计？

郭业脑海中瞬间浮现出这三个字来。

妈的，郭业心中很是震撼，暗夜这个家伙不声不响，居然瞒着自己做了这么多事儿。果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唤啊。

庞飞虎继续说道：“那慕容延跟他哥哥慕容顺没法比，沉迷酒色，对他的王妃，哦，就是咱们东厂的那位美人言听计从，差不多间接被东厂所掌控。所以——”

郭业立马接过话茬儿，自顾说道：“所以暗夜想趁着吐谷浑内主战派和主和派互掐的机会，利用东厂的力量在吐谷浑内全力帮助慕容延上位，取代他的王兄慕容顺？”

“小哥厉害，一猜便准，正是如此！”

庞飞虎的肯定回复让郭业的心中起了惊涛骇浪，原来不仅仅是暗夜，就连庞飞虎、康宝这些人都是会咬人的狗狗不叫唤啊。

尼玛的，这是要干扰他国内政啊，这些混球一个个，真是孙猴子的胆儿啊，太大了。

庞飞虎继续说着计划道：“只要让慕容延取代慕容顺上位，主持吐谷浑朝政。小哥，那以后东厂就能间接控制着整个吐谷浑啊。吐谷浑再不济，它也是一个国，不是？”

说到这儿，庞飞虎没来由的神情激动起来，连带着康宝和程二牛都是一阵小澎湃。

郭业心里也是震惊，但是竭力稳住心神，刻意冷静地问道：“计划是这么一个计划，但是我问你，如何让慕容延取代慕容顺？即便让二王子慕容延上位成功，又如何能让他真正掌握吐谷浑？别忘了，他的上面还有位老可汗伏允，老而不死是为贼，精明着呢。再说了，他又如何能够让吐谷浑满朝的大臣都听他号令？你也说了，慕容延是个沉迷酒色的庸才，根本不堪重用。”

庞飞虎听罢，摇头道：“这点暗夜未曾跟我们道明，他只是让我们放心，吐谷浑内之事统统他来解，他有信心顺利扶二王子慕容延上位，彻底掌握吐谷浑。他只要求我们做一件事情。”

郭业听着暗夜居然说得如此信誓旦旦，心中暗道，莫非他真有如此把握？暗夜的性子阴狠毒辣亦孤僻，根本不像一个心口开河之人。

这么一想来，郭业也怦然心动起来，问道：“他需要你们做什么事儿？”

“借兵！”

“借兵？？？”

郭业皱起眉头问道：“怎么个借法？哦，他在吐谷浑内颠覆他国内政，然后找你们借兵进入吐谷浑，进行镇压反抗势力？开什么国际玩笑！！！这边只有三千西川军，先不说能不能搞定吐谷浑国内的反抗势力，就说冒然率兵进入吐谷浑，咱们大唐朝廷这边都不会放过你们。”

庞飞虎摇头笑道：“小哥误会了，不是借我们的三千西川军。嘿嘿，确切地说应该是借匪！”

“借匪？几个意思？”

“小哥兴许不知道，野狼峪的大当家王伯当，这几年从中原一些遭灾的地方收拢了不少难民壮丁回西川。野狼峪如今大概有一万多的土匪，都是王大当家这几年苦心经营起来的。之前跟王大当家联系过，他也曾表态了，只要我们有所求，他肯定会借出这一万多的马匪进入吐谷浑。”

白衣神箭王伯当？

奶奶的，他这三年来居然不声不响拉起了一万多人的土匪队伍，我靠，他也是条会咬人的狗不叫唤。

不过郭业搞不懂为何王伯当怎么会对吐谷浑那边有兴趣，跟暗夜、庞飞虎他们能一拍即合。

这厮不是天天嚷嚷着搞吐蕃人吗？怎么现在对吐谷浑国内也这么感兴趣了。

他跟王伯当私交算不错，但他绝不相信王伯当能够如此好心借匪一万余人。

既然当了土匪，就别当圣人，都是无利不起早的家伙。

随即郭业问道：“王伯当怎么会这么好心？他肯定有所图，对吧？”

庞飞虎点头赞道：“小哥真高，还是你了解王大当家。呵呵，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当我们政变吐谷浑成功之日，他和他野狼峪一万多弟兄要洗白！”

“洗白？什么洗白？模棱两可，有何意？我还洗白白拉臭臭呢，靠！”

郭业今天听到了太多令热震惊的消息，脑子俨然有些不够用了。

庞飞虎耐着性子正要解释，突然客厅外跑进来一名校尉，居然是协助庞飞虎坐镇阿里土城的童虎。

只见童虎亦是神情激动地冲郭业喊道：“童虎见过小哥，见过大人，三年啦，可算是又见到您了。”

童虎的突然到来打断了庞飞虎的讲话。

庞飞虎立马拉下脸来，怒喝道：“童虎，你不在阿里土城坐镇，怎么跑这儿来了？而且未经允许擅闯大人府邸，该当何罪？”

童虎嘭的一下跪倒在地，急声喊道：“童虎知罪，只不过野狼峪的王大当家在阿里土城购置东西时，听闻咱们大人抵达图瓦城，就非拉着卑职来图瓦城要见小哥。”

“奶奶的，说曹操，曹操就到。王伯当居然也来图瓦城了？童虎，恕你无罪，快快起来。”

郭业甚是意外地喊道，浑然没有在意童虎的冒然闯入。

庞飞虎道：“大人，既然王伯当亲临图瓦城，那不如由他自己跟大人解释洗白到底为何物吧。可好？”

郭业点点头，说道：“成，我亲自问他就行。去吧，把王伯当请进来，好歹也是一万多人的大当家，咱不能把人晾在外头。”

庞飞虎嗯了一声，轻轻一脚踢到童虎的屁股上，笑骂道：“还傻愣着干什么？没听小哥说吗？去，把王大当家请进府中来。”

“唉，唉，唉，这就去……”

童虎慌忙爬起，手摁刀柄扶住腰刀，屁颠屁颠又跑出了客厅。

## 第557章三个要求

王伯当此番前来并未带伴随，而是只身一人，在童虎的引领下缓缓走向客厅。

此时的王伯当肩挎一把弯弓，步姿矫健如猎豹，白衣胜雪如谪仙，风度翩翩地走入了客厅中。

中年帅哥的拉风出场引得康宝一千人等侧目相向。

郭业亦是多年未见王伯当，看着对方都四十大几了，还这么臭屁不知道内敛，不由暗暗啐道，不骚包不装逼，会死啊？

王伯当冲郭业拱拱手，轻笑道：“你前脚刚进图瓦城，后脚跟就在阿里土城传开了，啧啧，看来三年未回西川，你郭业的人心还在呐！”

郭业撇撇嘴，道：“那是，好歹西川小都护府也是我一手打造起来的。再说了，谁不知我郭业是出了名的急公好义，义薄云天啊？人心所向，那也是理所当然。”

郭业这话一出，在王伯当的心中立马原形毕露。

王伯当微微暗叹，这小子在帝都长安厮混了三年，听说还在国子监呆了一阵子，居然还是如此喜欢卖弄嘴巴口花花，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趁着王伯当微微沉默，郭业冲康宝、庞飞虎、程二牛三人挥挥手，说道：“你们且先退下，对了，顺便把我此番带来的金银布帛与美酒卸下，统统下发到西川军弟兄手中。这是陛下赏赐下来，让我犒赏西川众将士。”

“有酒？长安来的美酒？”

说话间，程二牛已然窜出了客厅，撒丫子疯跑了出去。

康宝和庞飞虎相继摇了摇头，苦笑着冲郭业抱拳称是，然后追寻着程二牛的脚步离开。

三人走后，郭业才问道：“王前辈，王大当家，这三年听说你动静不小啊？野狼峪居然拉扯起一万多人来了，啧啧，你这是要干嘛呀？”

王伯当听出了话中的挖苦之意，狠狠瞪了郭业一眼，将肩挎的弯弓取出放在桌上，然后自顾坐了下来，哼道：“少阴阳怪气的，王某不会蠢到拉扯起一万多人去跟李世民对着干。胳膊拗不过大腿，这种飞蛾扑火自寻死路之事，王某肯定不会去做。郭业，咱们还是开门见山吧，我想你也应该清楚吐谷浑之事了吧？”

郭业表面是点着头，心里却是暗暗腹诽，将暗夜、康宝诸人骂了个狗血淋头，幸亏王伯当晚来一步让自己提前知道这个事情，不然对方一问自己三不知，还真会被王伯当取笑一番。

心中吐槽了一番之后，郭业问道：“既然你要开门见山，那好，咱们就直来直去得了，没必要藏着掖着绕弯子。我问你，你将一万多马匪通过暗夜的手，借进吐谷浑国内，替慕容延摆平一切反对他的势力。要求就是为了洗白，这洗白顾名思义就是将黑洗白，莫非你们想通过进军吐谷浑，摆脱马匪的身份？”

王伯当点头赞道：“聪明，就是这个意思。”

郭业问道：“就这么简单？洗白之后呢？在吐谷浑入个良籍，当慕容延治下的平民百姓，好生过日子吗？”

“哈哈，你在说笑吗？”

王伯当神情为之不屑地笑道：“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我一万多人冒着风险进入吐谷浑就是为了当他的百姓，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吐谷浑番邦小国，我一万多名弟兄凭什么要在那儿当良民百姓？莫非吐谷浑的水土养人不成？哈哈……”

王伯当放肆大笑，面带讥讽地望着郭业。

郭业心中暗道，我就知道洗白只是第一个要求，王伯当无利不起早，不可能拿一万多人的性命开玩笑。至少他所图非小。

随即轻轻手，示意王伯当直说吧。

王伯当见着自己连讥带讽，郭业愣是不动如山一点也不炸毛，不由心中琢磨着，看来这三年，这小子也学了几成养气的功夫了。

继而说道：“我会亲领野狼峪一万余人亲赴吐谷浑，助慕容延铲除吐谷浑国内的反抗势力。但是我希望，事成之后，慕容延能够承认我们乃是吐谷浑的野狼军。野狼军的铠甲武器，军粮军饷，都由谷浑朝廷供应。而且吐谷浑的国都白兰城必须由我们野狼军镇守。”

野狼军？

妄图从野狼峪的马匪摇身一变，变成吐谷浑的野狼军？

郭业暗暗惊诧王伯当的胃口之大，这厮居然想从马匪直接漂白成朝廷军官，啧啧，而且竟然还想着掌控吐谷浑国都白兰城。

如若这样，那慕容延到底成了谁的傀儡，那还真说不准了。

郭业立马摇头不允道：“不可能，你要的太多太大了，恕郭某难以同意。”

王伯当也不甘示弱，哼道：“你觉得没有我们野狼峪一万多人的帮衬，凭你手中的东厂力量，可以完全对抗吐谷浑国内的军队？据我所知，吐谷浑虽是臣服大唐的番邦小国，但是光军队人数就达两万余人。呵呵，你想好再回答，郭业！”

郭业不假思索地再次摇头说道：“没得商量，让你掌握了白兰城，就等于掌控着慕容延的生死。呵呵，我东厂辛辛苦苦一番，凭什么给你做那嫁衣裳？”

“呃……”

貌似被郭业看穿了心思，王伯当立马有些尴尬，有点恼羞成怒地样子说道：“你这么公然拒绝王某的要求，难道你就不怕我将你东厂的计划在吐谷浑公布于众，好让你们的计划胎死腹中吗？”

“少拿这个威胁我？胎死腹中又如何？我宁可下令东厂不做，下令暗夜终止这个计划，也不可能白费心思帮你白做嫁衣裳。再说了，估摸着暗夜现在还没开始行动呢，你无凭无据，谁会信你？等做了你再公布于众吧。哼！”

郭业一点也不含糊，半步不退地拒绝了王伯当的狮子大开口。

“哈哈！”

突然，王伯当不仅不再发怒，而且更是狂笑一番，笑道：“真有你的，算你小子狠！都说买卖买卖，交易交易，都是一方坐地起价，那方坐地还钱。你小子倒好，翻起脸来比野狗还要快，居然来讨价还价的余地都不给王某。唉，看来王某天生不能做买卖。”

郭业听罢傻愣了一阵儿，王伯当这是要闹哪样？难道他也玩虚虚实实这种把戏，而刚才那番要求便是虚的？



果然，王伯当笑罢之后，终于说出了真正的要求，也就是王伯当心中的那道底线吧。

只听王伯当道：“我有三个要求，首先，野狼峪的弟兄改编成吐谷浑的野狼军，这点毋庸置疑，我必须给兄弟们漂白。”

“其次，慕容延必须追封我先主李密为昭烈皇帝，且以国君之礼重新补葬一次，立上衣冠冢。当然，考虑到吐谷浑乃是大唐的属国，此事可以秘密进行，以免被李世民那小儿知晓，给你们带来祸患。”

“最后一条要求，野狼军掌兵之权让给你的人，但是你的人必须善待我的弟兄。”

郭业听罢王伯当的三个要求，有些摸不着头绪，问道：“就这么简单？”

王伯当点头说道：“就这么简单！你应该记得当初我为何在这边塞为匪？无非是想积蓄力量为我先主李密报仇。但是如今大唐江山稳固，李世民万民膜拜号称一代英主。我纵是再积蓄十年二十年又有何用？依旧就是回天乏力。与其这样，不如退而求其次，趁着这次吐谷浑之事，给我先主求一个帝王谥号，求一个国君之葬，立上碑冢，我想他老人家应该也能瞑目九泉了。”

说完这番话，王伯当微微闭起眼睛，好像很是困倦，意兴阑珊退隐山林之意。

郭业听着他说来说去，都是了他死去的先主李密，心中赞道，伯当一生侍一主，当真是忠义了得啊。

不过他还是问道：“你这三个请求亦非难办，只要帮你办妥了第二个要求，其他两个根本不在话下。不过我很好奇，你自己又如何安排呢？手下一万多号弟兄给了我，你还能干嘛？”

“我能干嘛？”王伯当重新抓起桌上的那把弯弓，很是傲然地说道，“我能射能骑，卸甲归田或退隐山林，还能饿死不成？笑话！”

“你是说真的？你真能放下眼前的所有名与利？”

郭业再次试问了一句。

王伯当笑道：“郭业，并非每一个人活着都是为了名与利。你知道王伯当一生之中最引以为豪，最值得怀念的日子是什么时候吗？”

郭业还没说，王伯当又自问自答地说道：“呵呵，就是效忠在先主麾下，为先主纵横沙场，驰骋睥睨之时，还有和当初的兄弟一起喝酒一起吃肉的日子。不过这些皆已成了往事。如今你只要帮我完成这三个要求，我此生已是聊无遗憾。不退隐山林，不跳出红尘，又留在这名利世间有何意义？”

这话说得郭业真心的汗颜万分，这世间有重守承诺如赵九丑之人，果真也有一生忠义如王伯当之人啊。

看来自己真是枉作小人了！

这样的人，即便让他掌握野狼军，坐镇白兰城又能如何？

前提是只要能够将其收为心腹。

可惜，王伯当一生只侍一主，郭业如果存着收揽对方为心腹的心思，不仅难以成功，而且在王伯当本人看来无疑也是一种侮辱。

既然不能成为心腹，何不以心换心，以情换情，好让王伯当成为自己的最得力的伙伴呢？

抱着这个想法，郭业突然开口讲道：“好，只要你能助暗夜扶持慕容延上位，替他稳定了国内的反抗势力，我就答应你，并替你完成这三个要求。不

过嘛，你也必须答应我三个要求。”

“哦？”

王伯当很是洒脱地回道：“你请说，若能做到，王某豁出性命也会替完成这三个要求。”

## 第558章拒绝

郭业依样画瓢，也学着王伯当的样子竖起三根手指，说道：“第一，事成之后，吐谷浑国都白兰城归你们野狼军镇守；其次，我也不委派执掌你的野狼军，由你亲自指派你的手下廖霸接管野狼军。至于最后一个要求，那便是你白衣神箭王伯当的何去何从——”

郭业停顿了一下，不顾王伯当满脸的怪异之色，继续说道：“届时，不如由你出任吐谷浑的骠骑大将军，在吐谷浑朝中辅佐慕容延，掌控吐谷浑全国几万兵马，如何？”

“什么？”

自诩看破世事参透红尘，准备事成之后就归隐山林的王伯当顿时也淡定不住了，生怕自己听错了郭业的三个要求，再次惊道：“你将你刚才所述，再说一遍！”

郭业将王伯当此时的不淡定收尽眼底，他要得就是这个效果。

随即，又将原话重新复述了一遍，咬字清晰语速缓慢，为的就是让王伯当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王伯当这次听得真切无误，心中震荡万分之余，脑子也是飞速旋转，他哪里会听不出来郭业的意思？

与其说是郭业所提的三个要求，还不如说是郭业送给他的三个承诺，而且是天大的承诺。

本来王伯当还琢磨着郭业是否会狮子大开口，漫天要求，谁知对方居然不仅没有要求，还送了自己如此天大的实惠。

突然间，王伯当有了几分臊得慌，觉着自己跟眼前这年轻人一比，不仅枉作了小人，还显得自己的格局忒是小家子气。

“呵呵……光冲你这份心胸，这份气度，王某自愧不如，不及你也！”

王伯当自嘲了一句后，摇头苦笑道：“无论野狼军是否坐镇白兰城，还是野狼军是否由我手底下的廖霸所统领，王伯当都承你的人情，在此替我的弟兄谢过了。”

说着，当真是起身拂衣整理一番，而后双手抱过头顶朝郭业弯腰盈盈一拜。

郭业连连上前将其扶起，心中美哉，口中却是受宠若惊地喊道：“王前辈，使不得使不得，这可使不得，真是折煞了晚辈。”

王伯当晒然笑道：“你小小年纪却如此胸襟开阔，所做之事令王某折服，这一拜你当得起，也受得起。”

说罢之后，语锋一转有些婉拒地说道：“至于吐谷浑的骠骑大将军，王某愧不敢当。事成之后，王某定会归隐山林，绝不会再掺和吐谷浑之事，亦不会再去影响左右野狼军。”

吐谷浑虽是番邦小国，不及大唐十个州府大小，但好歹也是一个有国主有官制的国家。

吐谷浑的骠骑大将军，掌管吐谷浑几万兵马，虽不及大唐一支边军的人数，但始终是吐谷浑武将中最高军衔。

如此一来，郭业这可就是差不多将顺利上位的慕容延，还有整个吐谷浑交到了王伯当手中。

在別人看来，郭业这是冒着天大的风险，而在王伯当看来，这却是一份天大的信任。

但是，他不想领这份情，承这份恩，因为他王伯当忠义无双，一生只侍一主。郭业如此待他，他又如何自处？

于是干脆拒绝掉，来得痛快。

可惜郭业并未让他如愿，而是执拗地说道：“王大当家，你想想看，吐谷浑国内的军队都是吐谷浑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怎能能为我们倚仗信任呢？所以吐谷浑内还得靠野狼军，但是野狼军又是你一手拉起壮大的。你若飘然离去，军心岂能稳定？”

“不行，王某有王某自己的难处。第一第二两点，王某都能应承，唯独这第三点，王某是不会接受的。我谢谢你的看重，可惜……”

郭业继续劝道：“王大当家，难道你就不想领着野狼军的弟兄，将来和吐蕃人浴血奋战，重复当年驰骋沙场的英雄气概来？”

“不敢奢望，实在是不敢奢望。”王伯当还是冥顽不灵地摇头说道，“往事已随风而去，缅怀就好，何须重复？而且如今的天下是李唐的天下，我纵是在吐谷浑当了骠骑大将军又能如何？吐谷浑还不是臣服李唐的属国？我王伯当曾发过誓言，一生只侍一主，终生不食李唐米粟。让我跟李世民那小儿称臣？呵呵，简直痴心妄想！”

“唉……”郭业哀哀一叹，劝道，“王大当家，人不能总是一辈子活在仇恨之中。再说了，吐谷浑又非李唐，你又无需每日面北朝拜大唐皇帝。这……”

王伯当大手一挥，打断了郭业的劝谏，沉声说道：“郭大人无需再劝，你若再劝，王某索性继续带着弟兄们在野狼峪为马匪，乐得逍遥快活。”

郭业见着王伯当有些恼怒，话里透着撂蹶子的威胁，不由暗道，得，欲速则不达，我就不信开解不了你这颗顽石，为我所用。

随即他放声大笑道：“好，咱们暂时不要再议此事，以后再说。其实想想，我们二人也挺滑稽，哈哈。”

王伯当立马被郭业转移了注意力，问道：“如何滑稽？”

郭业颇为自嘲地笑道：“你想想看啊，如今吐谷浑那边还没开始行动，你的野狼峪万余兄弟还没开始进入吐谷浑，慕容延也没顺利上位。而我们俩呢？居然在这儿开始分食胜利果实起来了，你说滑稽不滑稽？哈哈……”

王伯当闻言亦是一阵狂笑，说道：“也是啊，万事还未开头，你我居然已经在坐地分赃了，委实不像话，不像话啊！”

郭业见王伯当此时心情也慢慢平复了，不由邀请道：“王大当家，要不一会儿你就在图瓦城中逛逛，晚上一起参加我们的接风宴，如何？大家伙好久都没聚在一起了，晚上痛饮几杯。”

王伯当左右无事，心想也好，也不会耽搁自己什么事情，随即应道：“没问题。”

咚咚~咚咚咚~

一阵慌乱的脚步响起，从外头一人直接窜进了客厅之中，居然是去而复返的童虎。

郭业见状，问道：“童虎，又有何事？”

童虎咽了口唾沫，大声喊道：“大人，庞大哥让我来通知你，速速赶往城门口，就是吊桥那儿。”

郭业奇道：“怎么了？”

童虎喊道：“赵九丑带着一干弟兄准备进城见大人您，可是却被程二牛将他们挡在了外头。后来赵九丑与程二牛一言不合，又真刀真枪干起来了，估摸着现在已经在城门口大战了三四百回合了吧？”

“我靠，又打起来了？”

郭业顿时一阵无语，刚教训完程二牛，这厮又和赵九丑掐起来了，真是冤孽。

随即，郭业歉意地冲王伯当拱拱手，苦笑道：“王大当家，手下人不长进，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我得过去制止一番，暂时就不作陪了。”

王伯当请道：“郭大人请自便，王某对图瓦城熟得很，晚上接风宴上咱们再聚！”

郭业叫了一声好，也不再做耽搁，急急拉着童虎跑出了客厅，直奔程、赵二人大战的城门口。

## 第559章囚龙棒VS金丝大环刀

郭业带着童虎匆匆赶往城门口，人还没出吊桥已然听见了铿铿锵锵的刀棍打斗之声，吊桥之上的城门楼子居然还不时爆出守城士卒漫天叫好的喝彩之声。

奶奶的，真是一群惟恐天下不乱的家伙。

咚咚咚咚~~

郭业出了城门走过吊桥，挤进了康宝等围观人群之中，来不及与众人打声招呼，就被跟前的打斗场面给吸引了过去。

只见身着黑衣的赵九丑与一身铠甲的程二牛，已是打斗正酣，厮杀成一片，周遭尽是两人腾挪间扬起的尘灰。

赵九丑，使着一把金丝大环刀，四平八稳，刀刀致命；

程二牛，使着一根囚龙棒，龙腾虎跃，棒棒生风。

两人招对招，棒对刀，你攻我挡，你退我进，彼此都在伯仲间，难分高下。

这打得那叫一个酣畅淋漓，就连郭业看着都忍不住叫好，心中赞道，没想到两人在这三年都没将腿脚功夫放下，而且颇有长进。特别程二牛，居然摸索出了一套自己得心应手的囚龙棒法，再加上一身蛮力，端得是相得益彰啊。

只不过，自己人打自己人，这委实太说不过去了。妈的，有那力气还不如将来多杀几个吐蕃狗呢。

此时两人打斗明显到了白热化阶段，赵九丑气喘吁吁挥汗如雨，程二牛圆目怒睁脚步缓慢。

郭业心道，不能让他们再这么闹下去了，不然到了最后肯定会伤及其中一人，到时候事情大条了。

阻止，必须阻止！

他对身旁的康宝低语道：“借你横刀一用。”

康宝赶忙从腰间拔出横刀，递给郭业，有些困惑地问道：“小哥，两人一人执刀，一人持棒，你想怎么架开两人？”

言下之意，两人都是虎狼之人，妄图仅凭一招一式就架开两人的兵刃，无异于痴人说梦。但是若架开一人，无论架开谁的兵刃，都说不过去。

至少一碗水就端不平，让被架开兵刃之人如何想象？心疑郭业拉偏架？

郭业经康宝这么提醒，心中一讶，是啊，架开谁都亏了一方啊。

他犹豫地看了眼赵九丑，又踌躇地瞅了下程二牛，进退维谷许久，突然下定决心说道：“不能再让他们这么闹下去了，不然一会儿出了事儿就给糟了。”

当即，手执横刀纵身一跃跳进战圈中，趁着两人毫无防备之机，手中一发力，自下而上斜斜挥出横刀，叮~~

一声龙吟清脆之声骤响，郭业已然将程二牛手中的囚龙棒狠狠挑飞，囚龙棒被挑飞抛高，划出一道弧线重重落在了地上。

程二牛顿感手里一空，吓得连连后退数步，生怕没了囚龙棒的格挡，被赵九丑的大刀伤及性命。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嗤啦一声，赵九丑的大刀还是锋利地划破了程二牛

的胸口，硬生生将铠甲割裂出一条大口。

虽未伤及程二牛的皮肉，委实将这厮吓得够呛，一脸怔怔目瞪口呆地望着郭业。

赵九丑也是出刀得逞之时，才发现郭业的突兀一举，所以才急急收掉了手中的劲道，不然划破的真就不仅仅是程二牛的护心铠甲了。

郭业的挽和，致使两人的争斗就此暂告停罢。

程二牛一脸不服地忿忿喊道：“小哥，大舅子，咋个回事啊？为啥挑飞俺的棒子？就差十招，只要再给十招的机会，俺定能让这厮败在俺的囚龙棒下！”

“嗤。”赵九丑重新将金丝大环刀插回后背的刀鞘之中，双手抱在胸前，冷笑道，“十招？真是大言不惭！就算再给你一百招又能如何？鹿死谁手，未曾可知。”

“他奶奶的，老子就不信整不死你，再战！”

程二牛再次被赵九丑激怒，赶忙小跑几步，弯腰捡起地上的囚龙棒，作势又要和赵九丑重新斗上一斗。

郭业面色阴沉地挡在了程二牛的跟前，喝道：“不得放肆！”

“大舅子，你听俺二牛说，这可不是俺在找事。你是不知道这姓赵的有多可恶，俺已经对他再三忍让了，今天看俺整不死他。”

程二牛跃跃欲试，连连冲郭业解释着。

郭业脸上并未有一丝的松动，继续呵斥道：“你也知道我是你大舅子啊？难道你程二牛现在翅膀硬了，我的话也不管用了吗？”

“不不不，大舅子，你听俺说！”

“说个屁，今日之事就此作罢。我不管你俩之前有多大仇恨，从今日开始，必须摒弃前嫌，自己人怎么能打自己人呢？赵九丑一直追随于我，引为心腹，而你程二牛更是与我郭业相识于微时，而且如今你又是我亲妹夫，你说你们这么没完没了的斗下去，让我如何应对？让他们——”

说着，郭业遥指着不远处的庞飞虎、康宝等人，说道：“让他们这些做兄弟的如何自处？”

“唉！”

程二牛恨恨地跺了下脚，垂下脑袋颇有怨气地瓮声喊道：“俺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以后再也不与他闹就是！”

嘴上这么说，眼中却依旧难以放下成见地冲赵九丑狠狠瞪了一眼。

赵九丑亦是发现了程二牛那道不善意的眼神，冷眼相待，口中却回应着郭业道：“只要别人不找赵九丑的麻烦，赵某绝对不会再生是非，大人且放心。”

随着两人的表态，一场争斗的闹剧算是彻底落幕。

围观诸人皆是纷纷松了口气，就连刚才那些喝彩叫好惟恐天下不乱的士卒们，皆是相继偃旗息鼓偷摸退了下去，生怕郭业的责罚。

郭业打量了下在场诸人，又看了看耷拉着脑袋的程二牛，最后目光落在了赵九丑和围拢在他身边的刀疤刘等人身上。

长长吁了一口气，说道：“既然大伙都在，那不如趁着现在就去城中酒楼开席，早早摆起接风洗尘宴吧。”

“喏！！”

众人并无异议，齐声应道。

郭业指了指童虎，吩咐道：“童虎，你去通知朱胖子和阮老三，让他们将长孙公子也一起带来。把这小子一人丢在外头，我生怕他给我惹麻烦回来。”

童虎嗯了一手，扶刀低头转身就跑。

康宝、庞飞虎等人相继冲走回吊桥，朝城中走去。

郭业指了指程二牛和赵九丑，说道：“你俩跟在我的左右，肩走随我赴宴，若谁敢再惹是生非，我定不轻饶。”

“嗯……”

“唔……”

两人相继有气无力地回应着，听着兴致不高，多少还带着一些怨气。

郭业见状，心道，看来这疙瘩一时半会儿还真是解不开，真是头疼。

待得众人皆上了吊桥，进了城中，城楼之上的士卒才开始拉起绞索，将吊桥再次吊起。

一千人等齐齐朝着城中最大的那家酒楼行去，准备在那儿摆起郭业的接风洗尘之宴。

……

……

一直磨蹭到了近黄昏的时间，所有人员才齐聚在了酒楼中。

王伯当，长孙羽默，就连赵九丑的手下刀疤刘都赫然在列。

包括西川军中的各级校尉都被郭业邀请而来，约莫开了四五席。

坛坛泥封的美酒上桌，各色菜肴陆续上齐，准备开席。

这时，郭业让众人倒起酒水，捧着一碗美酒率先站起身来冲众人朗声说道：

“诸位，本官此次奉圣上旨意，前来西川犒赏众将士。来，大家都端起来，哈哈，满饮这碗酒！”

“满饮这碗酒！”

“共饮这碗酒！”

“痛饮这碗酒！”

“干！”

“干干！！”

“干干干！！！”

咣咣铛铛，咕咚咕咚……

整个席面之上，酒碗连连相撞，众人皆是站起身来，一副牛饮狂喝的模样，甚是豪迈粗犷！



## 第560章河间郡王的来信

此时，夜色朦胧，月色微醉，街上早已没了人烟，除了虫鸣蛙叫与更夫打梆，唯有酒楼中断断续续传出的爆笑醉嚷，不时惊起街边老林中的一片老鸦呱呱噪。

酒楼内席开五桌，郭业与一干弟兄喝得酣畅淋漓，闹得风生水起，好不热闹。

正是酒国无英雄，醉倒方好汉。

一夜的光景，

在醉与笑中飞逝而过。

.....

.....

翌日清晨，郭业微微醒转，脑子沉沉，有些炸裂般的疼痛。

他慢慢爬起半坐倚靠在床头，打量着四周的陈设，这里应该是自己的邸卧房。

郭业重重地拍了下自己的脑袋，用以缓解自己脑袋的疼痛，心中仔细想着昨夜酒醉之后，自己是怎么回来府中的。

越想，脑子越跟炸开了一般，不仅半点想不起来，更是疼痛难当。

他索性不再去想，突见门房松动，吱呀一声，贞娘已然端着一个木盆走进了房中。

她没正眼瞧郭业一眼，将木盆平放在桌上，在冒着氤氲热气的热水中投洗着毛巾，拧干后递给了郭业，有些赌气地嗔道：“每次一高兴便醉得一塌糊涂，就不能少喝点吗？喏，洗洗脸~”

郭业见着她如此，八成是昨天无缘无故生气，到现在还没消气呢。

他接过热毛巾擦拭了一下脸，顿时舒坦了不少，整个人为之精神好多。

随后将毛巾递还给贞娘后，又是一副嘻皮笑脸的模样耍起嘴皮子道：“贞娘，莫要生气了，这不是跟他们好几年没见，高兴得嘛。以后定会注意，定会注意。”

说实话，他现在还真心怕贞娘冒然离去，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贞娘的照顾。一旦贞娘离开，他肯定无法自己。

贞娘听着郭业服软，脸色稍稍缓和，突然问道：“大官人，皇上的旨意你也传达了，西川的旧人你也聚过了，呆在这边塞之地左右也是无事，要不，咱们明天就启程回长安吧？”

“回长安？”

郭业稍稍迟疑了一下，摇头笑道：“哪有那么快啊？好多事情都没有去办呢，怎能说走就走？”

贞娘鼓囊着嘴，瞪大了眼睛，不解问道：“你此番前来不是奉旨宣抚犒赏西川将士么？还能有什么事情啊？”

郭业笑而不语，心中暗道，若是不知道暗夜与康宝等人的计划，倒是随时都可以说走就走哦。

如今却是想走都走不了，听不到暗夜从吐谷浑那边传来消息，郭业就是回到长安也是六神无主，寝食不安啊。

而且他心中更有一个天大的疑惑，这个疑惑他未曾向康宝和庞飞虎等人

打听过，那便是他之前跟暗夜有过约定，无论是东厂，还是暗夜本人，永远都只能游走在黑夜之中，不能公诸于世，更不能示众于人前。

为什么暗夜会在自己不在之时，会出现在康宝和庞飞虎等人面前，与他们接洽，甚至密谋大事。

这已然违反了他与郭业曾经的约定。

至于他与康宝等人迟迟不写信告知自己这个计划，也许真如庞飞虎所言，怕事情不成牵连到自己。

但是他违背了当日的约定后，也为何不与自己联络呢？

庞飞虎说过，谁都有可能背叛自己，唯独暗夜不可能，这点他毋庸置疑，坚信不疑。

但是，到底又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了暗夜的身上，让他与以往变得不同，变得如此大相径庭呢？

奇怪，不解，疑团如乌云般笼罩在郭业的心头，不将这个疑团解开，不将暗夜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弄出个水落石出，不将他们关于吐谷浑那边的计划敲定，郭业就是走，也走得不安心。

他在埋头沉思。

贞娘静静侧立一旁，见着郭业久久不说话，有些心虚地问道：“大官人，莫非奴家哪里说错了话，惹得你闷闷不乐？还是因为大官人不喜欢奴家搀和大官人的公事？”

郭业闻言猛然抬头，轻笑道：“贞娘你这是说得哪里话，我还会跟你见外这些事吗？我只是在想一些令我费解之事罢了。”

不过贞娘这次不再多嘴问询，而是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

这时，郭业岔开了话题问道：“对了，昨晚我醉酒之后就无暇兼顾长孙公子了，他昨晚在哪里睡得？可曾有人安排他在西川的衣食住行？”

“嗯。大官人且宽心。”贞娘点了点头，应道，“长孙公子一直都由朱鹏春朱大人照应着呢。这个点儿，估摸着还没起床呢吧？哦对了，早上大官人还没有起床之时，那位王伯当王前辈倒是来过一趟咱家们，只是见着大官人没有醒来，他小坐一会儿就走了。”

“王伯当？”郭业诧异地说道，“他倒是起得够早，看来我的酒量不如他啊，哈哈。对了，他去哪里了？”

贞娘道：“王前辈出了咱们家，一早就离开图瓦城了。他叫奴家不要叫醒你，不过留了话让奴家转达。”

郭业问道：“他说了什么话？”

贞娘显然将王伯当的留言记忆于心，不假思索地答道：“王前辈说了，他先回野狼峪准备准备，等你这边有了消息，他就带手下人马一并动身出发。”

郭业哦了一声，虽然王伯当留言隐晦，但是他已然听懂了话中之意。

无非就是只要暗夜与东厂在吐谷浑那边动手得逞的消息传来，王伯当便会立马率野狼峪万余人，乔装打扮分批逐次地进入吐谷浑，开始动手。

贞娘说完话，端起桌上的木盆，转身欲要离去，问道：“大官人，奴家这就给你准备早饭去。”

郭业说了一声好，贞娘正要开门离去，突然门外传来一名士卒的喊话：“禀报大人，西川小都护康宝大人在客厅等候大人，说是有要事相商。”

郭业闻言，不由脱口喊道：“我靠，连康宝都醒酒了，难不成昨晚就我一

人喝得烂醉如泥？”

贞娘咯咯轻笑，开了房门端着木盆离去。

郭业随之出了卧房，朝着客厅方向走去。

到了客厅，康宝一副精神萎靡的样子端坐在那儿，俨然还未醒酒似的。

郭业进去不由招呼道：“你起这么早干嘛？看你那样子，八成还没醒酒吧？”

康宝见着郭业进来，亦是起身苦笑道：“我也想多睡会儿啊，可有人不让我睡啊，妈的！”

说着，朝袖兜里掏出一封书信，火签被刮开显然被打开过。

康宝扬了扬手中的书信，道：“就是这封书信，害得我迷迷糊糊没醒酒就被下面的人叫起来。这不，看完书信我就跑来找你了。”

郭业接过书信，看着康宝说笑道：“说得那么厉害，好像跟催命符似的。”

康宝道：“你看完就清楚明白了。”

郭业低头看着信封上的字样，上写“西川小都护康宝亲启”，不过信封上并没有题跋落款，看似像是一封公务书信。

他好奇地打开信封，抖落了下里头的信笺细细看了起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将书信的内容通体看完，不过眉头却是拧巴紧皱成了一团，惊呼道：“居然是河间郡王李孝恭的来信。”

康宝点点头道：“正是他。前些日子，大唐派蜀王与河间郡王李孝恭统领使团前往吐蕃，正好途经西川，在图瓦城中盘桓了一日。那位蜀王李恪我没见过，但是河间郡王李孝恭倒是约谈了我一面。说起来，他们此番出使吐蕃，好像还是因为你的缘故吧？”

郭业点点头，笑道：“多少有些关系，哈哈，我也没想到两国一场斗狗比赛，到最后居然引发了赌城割地，委实有些玩大发了。言归正传，李孝恭这封信的内容你可明白什么意思吗？”

康宝摇摇头，说道：“这封信是他手底下一名校尉乔装打扮成吐蕃牧民的模样，从逻些城一路逃来今早送进我都护府中的。只不过信中除了一句‘康小都护见信之日起，立马陈兵三千西川军于吐蕃边塞，摆出我大唐的威势，震慑宵宵！’，其他的都是一些空洞无意义的言辞啊。搞不懂他无端端地给我写这么一封信干嘛？而且你看看，言辞恳切颇有殷殷关切之意，搞得我康宝是他李孝恭的心腹嫡系似的。”

郭业将信交还给康宝，意味深长地说道：“为什么他不是光明正大派人给你送信，而是让他手下这位校尉乔装打扮成吐蕃人的模样，一路逃来图瓦城给你送信？而且，让你将三千西川军陈兵吐蕃边塞，摆出一副威势来。什么叫摆出威势？无非就是摆出一副开战的模样。现在你能猜出大概其了吧？”

康宝立马有些惊慌起来，失声喊道：“你是说，蜀王殿下与河间郡王，以及我们派遣到吐蕃的使团，在吐蕃国都逻些城遇到了危险？”

郭业道：“遇到危险应该还不至于，应该是和吐蕃人交割八百里土地遇到了阻滞，或者说谈判有些不顺利。李孝恭无非就是想摆出阵势来，吓唬吓唬吐蕃人吧？”

说到这儿，郭业适时补充了一句：“当然，也不排除吐蕃人压根儿就不想交割八百里土地，而且，蜀王和李孝恭及一干使团人员兴许会被扣作人质。”

“你是说吐蕃人会耍赖不认账，不仅不想交割土地，还有可能会跟我们开战？”

“也有这种可能，不过李孝恭信中没有交代清楚，咱们没在逻些城，根本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康宝听罢，急得猛抓脖颈，催问：“那到底是什么情况嘛？”

郭业思索了一阵，说道：“这样，你先按李孝恭说的办，将西川三千兵马调往边塞，摆明车马炮，怎么摆出声势怎么弄。我呢，先去一个地方拜访一个人，也许那里会有我们想要知道的答案。”

“你要去哪里？”

“一位老朋友，呵呵，好久未见，也该去拜访拜访了！”

## 第561章再见桑巴

郭业让康宝按照河间郡王李孝恭信中所述，将三千西川军陈兵于吐蕃交界，拉开一副气势汹汹，即将开战的架势。

至于他自己，则悄然出府邸，唤来从长安随行西川的葛校尉，让他领着手底百来号与自己一同出了图瓦城，直奔边塞隘口。

此番，他要过边塞隘口，出大唐过界进入吐蕃国，拜访对面的一位多年未见的老友——桑巴头人。

恰恰，吐蕃国要交割出来的八百里土地，正是桑巴所辖。

一百来号人过了关隘，在郭业的率领下，策马狂奔在吐蕃国土上，风驰电掣很快便到了桑巴的领地所在。

一到桑巴的领地，郭业格外留意观察，短短三年的时间，桑巴领地的外围土墙不仅拓宽了几丈，更是加固了几分。

而且高耸的塔楼林立，每处塔楼之上都至少十到二十名的奴隶，手执弯弓，背负箭囊警戒着四周。

郭业暗道，看来桑巴这几年闹得动静不小啊。看着领地处处无一不透着严阵以待的态势，郭业更加重了自己心中的怀疑。

很快，便有巡逻的奴隶发现了郭业等人的行踪，问清郭业的来路之后，立马回禀通知了桑巴。

桑巴听闻三年不在西川的郭业居然在这个时候拜访，急急忙忙跑来迎接，不仅将郭业领入自己歇息的地方，还让一名奴隶小头领安排好葛校尉等一百来人的吃喝，慷慨热情至极。

郭业随着桑巴越往领地深入，越发现更多奇怪的地方，如今的桑巴领地内，奴隶的人数较之三年前明显剧增，而且领地内多了好些铁匠铺子。他留心看了几家，这些铁匠铺子不仅铸造镰刀和锄头等农具，还在源源不断地打造着兵刃，有刀，有剑，有斧子。

他知道这些打铁铸造的本事，应该就是在两国大集市中南来北往的商旅流传出去，被吐蕃人学会的。

但是这个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的重点在于，为何明知道这领地四周方圆八百里都要交割给大唐了，桑巴他们为何还如此添置新物什，又是加固土墙，又是建造塔楼，更是各处铁匠铺自昼夜不息，抓紧着铸造兵器？

陡然，郭业的心中有了答案，看来吐蕃人真心不打算将这八百里土地交割出啦。

相反，桑巴这狗日的已经开始积极备战，备战的对象自然就是相邻的西川小都护府了。

不过郭业还是不能百分百确定，他必须再问桑巴几句话，试探一番方能证实。

随着桑巴来到一处木楼里，尽管桑巴在房中保留了吐蕃人的一些生活习惯，不过房中的装饰，摆设，都已经明显趋于汉化。

随处可见的青铜器皿，附庸风雅的瓷器陶罐，墙壁上更是挂满了中原江南一带的织锦。

看看这孙子三年来过得还挺安逸。

将郭业领进来安排就坐之后，桑巴还是保持以往的热情，笑着嚷嚷

道：“我亲爱的朋友，没想到分别三年，今日还能再见。真是令人高兴啊！”

郭业点点头，说道：“是啊，我昨日抵达西川，今天便来相见桑巴头人。老友相见，往往最是令人开心。”

“那是那是。”桑巴头人说道，“桑巴想念郭大人，郭大人亦是将桑巴挂记心中，好呀，太好了。不知郭大人这三年在长安过得可好？”

“好，很好，有劳桑巴头人关心了。”

郭业与桑巴两人你来我往，你问我答，好似亲密无间，不过彼此问答得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话。

约莫客套了半盏茶的功夫，郭业冷不丁地开门见山问道：“桑巴头人，我听说贵国有意拖延，不想将这八百里土地交割于我国，可是真的？”

“啊？”

桑巴的脸色明显为之一愣，仿佛被人窥探了心中的隐秘一般有些慌张错愕，不过很快便掩饰了过去，哈哈笑道：“郭大人这是哪里听来的话？荒谬，不可信，这简直就是对我们伟大的赞普松赞干布最大的侮辱。要知道，我们吐蕃人可是出了名的重守信诺。”

郭业心中冷笑，任你巧舌如簧，慌乱间的神色还是将狐狸尾巴给露了出来。

随即，他硬梆梆地问道：“桑巴头人说得可是心里话？照我看来，桑巴头人如今做的一些事情，可不像是即将离开领地的头人应该做之事啊？加固土墙，扩编奴隶，修建塔楼，铸造兵器，呵呵，郭某怎么看怎么像是积极备战的状态啊？”

“咦？你刺探我这边的情报？”

话一出口，桑巴立马就悔烂了肠子，暗骂自己的心急不淡定，三言两语就被郭业套出了话来。

郭业脸上顿时充满鄙夷，冷笑道：“嘿嘿，真让郭某猜中了。容郭某再猜一猜，桑巴头人这么着急，莫非是等着你们吐蕃军队开拔到这儿来，你好出人出力加以配合？也对哈，就凭你手中那些乌合之众的奴隶，纵是给你一万奴隶军又能如何？对上三千西川军，亦是土鸡瓦狗一般的货色。桑巴头人，你们吐蕃军队准备何时侵犯西川，侵犯我大唐边塞啊？”

“你……你……嚣张，嚣张至极！！！”

不知是被郭业如此贬低，还是被郭业说中了心思，此时的桑巴头人已然褪去了刚才的满脸堆笑，取而代之，尽是满面通红愠怒之色，且被郭业咄咄逼人的言语给呛得一时无以应对。

“哈哈，真被我说中了！你们这些言而无信的吐蕃狗，输了我们大唐八百里土地竟然不认账，而且还敢暗中蓄势筹谋，觊觎我们大唐边塞。妈的，还要不要点逼脸了？”

嘭！

桑巴被郭业一而再，再而三地激怒，终于恼羞成怒拍案而起，叫骂道：“姓郭的，莫要欺人太甚！你们唐朝廷妄想用区区一场儿戏般的斗狗比赛，就赢走我们八百里肥沃的土地，哼，天底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儿？你们这是剝我桑巴的心头肉啊！别说我们吐蕃赞普不答应，便是我桑巴，也不会答应。”

桑巴一通话下来，郭业暗暗舒了一口气，果然，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

了。

不过他嘴巴亦是不轻饶桑巴，呸道：“去你妈的，自己输了就想着推诿了？当初你们那位狗屁多赤罗王爷可是信誓旦旦，要拿八百里土地与我们对赌西川两座城池，怎么？输了就说斗狗比赛乃儿戏了？原来你们吐蕃人也就剩下这点逼脸了？草！”

“你，你，欺人太甚，口出狂言！”

桑巴被郭业骂得没羞没臊，气得哆嗦着肩膀遥指郭业道：“你太嚣张了，狂妄，狂妄至极！”

突然，桑巴眼咕噜猛然一转，脸上浮现出一丝侥幸地阴笑，桀桀笑道：“姓郭的，任你在西川如何风光，如何能耐，你可别忘了，你如今可是在本头人的地盘。你带过来那一百号人，纵是能够以一当十又能如何？看来，为了防止你给大唐皇帝通风报信，为我吐蕃大军争得时间，本头人必须将你擒下，留你在这儿了。”

郭业脸上丝毫没有惊起波澜，一副神情笃定地样子冷笑一声，说道：“桑巴，亏你还是一地的头人，就你这智商，真是令人堪忧啊！”

说着，他豁然起身用食指隔空戳了两下桑巴的脑门儿，骂道：“你他妈是猪脑子，还是猪投胎啊？没有一点倚仗，你真以为我敢单枪匹马带着百来人号人来你领地吗？”

桑巴不解，下意识地问道：“什么意思？你有何……”

噌噌噌，

咣当～

一名奴隶小头领突然撞开桑巴的房门，打断了桑巴的问话，有些惊惶失措地喊道：“大头人，咱们的奴隶在边界牧羊之时，发现唐军压境，那阵势，锣鼓喧天，马鸣嘶叫，足足三千多人呐！”

“三千唐军？”

桑巴瞪大了眼珠子突然想到了郭业的倚仗，扭头怒问：“这三千唐军便是你的三千西川军？”

郭业重新落座，翘起二郎腿优哉游哉地哼哼道：“桑巴，你说你这领地的奴隶军有多少？我三千西川军虽不敢说骁勇善战，但是战斗力如何你应该也知道。”

郭业说着说着，语气骤然变寒，死死盯着桑巴的眼睛，气势逼人地问道：“桑巴，你说三千西川军越过大唐边境线，奔袭作战，攻破并铲平你这领地，需要多久？”

“啊？”

桑巴惊呼一声，心中猛然一沉急速下坠，仿若掉进了满是冰渣子的深潭之中，浑身哇凉哇凉，差点脱口喊出一句，不行，我们还没准备好！

## 第562章磨剑三年，总该出鞘了！

桑巴一时无解，僵立在了当场，过了久久才咬牙切齿地吼道：“来人，送客！”

眼中泛着恨意地看着郭业，喝道：“郭大人，请回去吧，我这儿不欢迎你！”

郭业不忘奚落道：“哟，桑巴，你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怎么着？现在认怂了？”

“你……”

桑巴气得满脸通红，双拳紧握指甲抠在肉里，竭力压制着自己的怒火，一字一字顿道：“莫要欺人太甚，这里是吐蕃国土，不是你大唐疆土，容不得你放肆！”

郭业仿若鬼魅一般突然欺身上前，竖起食指狠狠戳了三下桑巴的脑门，愣是戳出了一个红印来。

戳罢，趁着桑巴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他又退了下来，故作无赖般哈哈笑道：“欺负你怎么了？我偏要放肆，桑巴，我戳你脑门了，你来咬我啊？吐蕃老狗，我呸！”

腾～

桑巴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怒火，被郭业如此凌辱，别说他桑巴是这八百里土地、近两万奴隶的主人，就是块顽石也淡定不住了。

怒意滔滔无法遏制，桑巴冲着门外喊道：“来人，来人，将这嚣张的汉人拿下，本头人要……”

“桑巴，你若敢动我半根毫毛，信不信三千西川军立马越过边境，奔赴袭来，直接杀得你片甲不留？你自己掂量掂量，到底是你的奴隶军强，还是我的西川军猛。呵呵，而且你动我一下试试看，八成你们吐蕃国还没充分准备好如何开战吧？你轻举妄动，启开两国战争的口子，呵呵，我看松赞干布那犊子会不会轻饶了你。”

咚咚咚咚～

郭业话落，一群手执弯刀的奴隶匆匆跑了进来，将郭业围拢了起来，只待桑巴头人一声令下，将其拿住。

桑巴心中正权衡着郭业的话，越是权衡越是觉得有道理，不能轻举妄动啊，我忍～

当即，他抬手及时喝阻道：“住手！”

喝罢，他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才满脸阴沉地跟郭业说道：“姓郭的，今日已经让你得意了，你且走吧，从此以后你我不再往来。”

郭业也没打算长留，缓缓转身走到门口，稍稍驻足扭头语气森然道：“桑巴，今天是你自找的，谁让你是条言而不信的吐蕃狗。至于你我不再往来，这可由不得你。如若你吐蕃人真敢举兵来犯，呵呵，我郭业定会率兵杀进吐蕃，第一个要取的便是你顶上那颗狗头！你好自为之，走也……”

说罢，愤而离去，没有再多停留一秒钟。

桑巴见着郭业离去，满面皆是屈辱之色，眉宇阴霾地沉着脸，冲房中那群奴隶挥挥手，示意他们退下。

而后一人在房中来回踱步，呢喃道：“既然郭业猜到了我吐蕃的用意，看



来不用多久，大唐长安那边也会收到消息。不行，我必须去一封书信到逻些城皇宫向赞普禀报。不能再行拖延，否则给唐军充裕的时间做准备，就悔之晚矣了。”

“真是没想到啊！赞普和大臣们的周密计划，居然会被此人给硬生生破坏掉。大患，此乃心腹大患，必须让逻些城的大臣们留心了！”

桑巴嘀嘀咕咕说了一通之后，赶忙取了一张烘干晒好的羊皮，拿起小刀在上面刻起字来，准备将今日之事刻在羊皮上让人火速送往逻些城。

.....

.....

“驾.....”

哒哒哒哒哒~~

郭业和葛校尉等百来人安全离开桑巴的领地，很快就抵达了边境线。

此时两国交界的隘口位置以及沿线一带，都已经布满了三千西川兵，重兵防守，摆出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

当着郭业等人徐徐靠近隘口，已然有人认出郭业来了，惊呼叫道：“看，郭大人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快通知康大人他们。”

话音落罢，已经有士卒前去通报康宝、程二牛、庞飞虎他们。

当康宝他们闻讯赶来之时，郭业已然进入了隘口，回到了大唐的国土之上。

“聿.....”

他赶忙勒紧了缰绳，喝停了马驹后一个翻身下马，潇洒利落地跳在了众人眼前。

他见着诸人的第一句话便是：“好在一惊一乍唬住了桑巴那鸟人，总算是虚惊一场，安全返回。”

不等康宝一千人等发问，郭业便将自己率百人前往桑巴领地，关于查探和印证吐蕃人图谋不轨的结果一一道了出来。

听得郭业讲完，诸人之中立马炸开了窝，个个神色凝重大气不敢出一声儿。

过了些许时候，庞飞虎呢喃了一句：“果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啊！”

“奶奶的，吐蕃人真是没憋啥好屁啊！”

程二牛手舞囚龙棒，满面怒容嗷嗷叫唤道：“大舅子，啥也别说了，趁着咱们三千西川集结在此，不如现在就越过边境直捣桑巴那狗日的营地，屠得他鸡犬不留，寸草不生，也好震慑吐蕃人一番。”

“不可！”

“万万使不得！”

郭业与康宝先后喊了一句，断然拒绝了程二牛的建议。

康宝赶忙提醒道：“只要咱们三千西川军过了这道隘口，那就是擅闯吐蕃领土，容易引来两国纷争。如果未经朝廷请示，我们还在吐蕃人的地盘纵兵烧杀，那可是大罪啊！无异于挑起了两国开战的口子，二牛，千万不能冲动！”

郭业也是狠狠瞪了眼自己这个妹夫，喝道：“咋咋呼呼，成天不用脑子想事儿。宰杀了桑巴和他那营地中的奴隶又有何用？如今蜀王和河间郡王所领

的使团还在吐蕃这些城中。如果因为我们的冒然和莽撞而惹怒了吐蕃人，危及蜀王等一干使团成员的生命，这个罪过谁来担？”

郭业想想都后怕，如果按照程二牛这么快意恩仇的干法，那是舒坦儿了，但是他敢断定，这些城里的蜀王李恪，河间郡王李孝恭，长孙冲、房遗直、萧慎等等出访吐蕃的使团成员，无一能够活着回到长安城。

而且，这冒然屠了桑巴及数万吐蕃奴隶，势必授人与柄。届时，即便吐蕃人不因为这个跟大唐开战，但总能借此来要挟长安朝廷，例如用吐蕃方照样放还出访使团回长安，但是却以息事宁人的态度与委屈，来向大唐皇帝索要补偿，补偿土地，补偿猪马牛羊，甚至会提出他们在侵吞吐谷浑时，希望大唐袖手旁观，坐视不理作为补偿。

别说，以李二陛下爱面子的性格，郭业相信他真做的出来。

喝骂了程二牛一顿后，郭业又觉得于心不忍，不由转变了语气，轻声说道：“二牛啊，与吐蕃一战势在必行，但绝非由我们来开这个口子。若皇上没有下定决心，朝廷没有公文下来，我们万万不能过隘口半步，轻启两国战端，懂了吗？”

程二牛默然点头，不过最后还是瓮声说道：“妈的，明知道吐蕃人在俺们面前张牙舞爪，还得再三忍让，真是憋气。”

“哈哈。”郭业笑道，“再三忍让也不会太久，吐蕃人一开始打得如意算盘就是拖延时间，先吞下吐谷浑，然后再与我大唐争抢这八百里与西川的归属。不过如今我到桑巴那儿这么一闹，这厮肯定已经派人送信回这些城。吐蕃方面肯定要加速吐谷浑的行动，放心吧，忍让的日子不会太久。”

说着，他望了在场诸人一眼，说道：“现下我们需要做的无非就是这么几件事。首先，将三千西川一字排开，布防在边塞线上，严阵以待。这方面，由康宝坐镇此地指挥，如何？”

康宝点头说道：“我身为西川小都护，坐镇此处责无旁贷，应该的。”

郭业颌首唔了一声，又道：“童虎，我修书一封回长安，你带上几人以最快的速度替我将信送进长孙无忌大人府邸。多带几匹马，昼夜兼程，不要心疼战马，跑死一匹算一匹，要最快送到长孙大人手上。”

童虎拱手抱拳，称道：“大人且放心，童虎定会完成此事。”

郭业再看向庞飞虎，说道：“庞大哥，由你坐镇阿里土城。即日起，关闭两国大集市，不能让吐蕃人再从咱们集市中囤够粮草和铁器回吐蕃，这无异于为虎作伥，助涨了他们的士气啊。”

庞飞虎领命称是，郭业又冷不丁说了一句：“我如今已失了与暗夜的联系，我要在近期联系到暗夜，吐谷浑那边的事情必须在最近要有个了断，不然夜长梦多。”

庞飞虎闻言，亦是一脸难色，说道：“小哥，东厂的力量基本被暗夜携去了吐谷浑，一时间实在难以联系。不如我派上几个人，前往吐谷浑一趟？”

郭业怪笑一声，说道：“哪里需要这么麻烦？若我估摸得不错，你们府邸或军中就以暗夜的人在潜伏左右，这厮的做事手法我最了解了。你们只要将我急于见他的消息散布出去，我想他即便远在吐谷浑，也会很快收到消息。”

“啊？”

听着郭业这般说，不仅仅是庞飞虎，就连康宝、童虎等人都面呈惊色，心中早已将暗夜骂得狗血淋头，王八犊子，竟敢派人秘密监视老子。

这时，程二牛听着所有人都有了任务，唯独自己没有，赶忙喊道：“大舅子，咋没有我呢？我麾下好歹也有八百白袍啊，你不能将我闲置一旁吧？”

郭业莞尔一笑，促狭道：“八百白袍又如何？还未开战，你不也顶不上用处吗？还不如趁现在有时间，放你回去多陪陪小蛮吧？听说你要当爹了？”

“昂？”

程二牛脸色一红，颇为羞赧地挠头道：“嘿嘿，运气，运气。”

突然，这厮猛然抬头急急喊道：“大舅子，你不能这样啊？陪小蛮是一回事，你总得给我安排个任务，是不？不然俺老觉得心里空落落。再说了，举贤不避亲，不能因为咱俩是亲戚，你就另眼看待我吧？”

“我呸。”郭业啐了一口程二牛，笑骂道，“还要不要脸了？就你还举贤不避亲？你贤在哪里了？我怎么看不见？”

笑骂几句后，郭业倒是想起一正经事儿来，突然问着程二牛道：“米吉和他手底下那票汉子还在马场那边呆着呢？想想，他们也拉练三年有余了。”

程二牛见郭业冷不丁提起米吉那伙人，赶忙应道：“大舅子啊，那群人就是怪物啊，居然在深山老林和马场那边足足呆了三年，就从未见他们来过图瓦城。上次俺去马场那边看马，路上冷不丁蹦达出一人来，就跟山中野猴似的，吓死俺了。”

“甭废话，你不是没事儿干吗？”

郭业扬了扬下颚，示意道：“你现在就跑一趟马场那边，带米吉过来找我。”

程二牛闻言，面有难色地推诿道：“大舅子，不是俺不想去哈，只是米吉那票人就是群怪物，除了你的话谁也不听。我去让他过来见你，他指定不会信，除非你自己亲自去一趟。不信你问康宝，上次他就支使不动那群怪物。”

郭业别过头看了眼康宝，康宝轻轻嗯了一声，点了点头，证实了程二牛的说词。

郭业听罢，心中却很是很满意，要得就是这么一票人，果真没让我失望。

随即他冲程二牛摇头笑道：“放心，你跟他说一句话，他定会随你前来。”

“啥话？”

此时，郭业面朝着吐蕃方向，正双手负背抬头挺胸，眯着眼睛眺望着远处天际，缓缓说道：

“你就跟他说，米吉，郭大人让我给你带话来了——”

“磨剑三年，总该出鞘了！”

## 第563章米大队长真邋遢

在隘口交代完一应诸事，郭业率着葛校尉百余名士卒重返图瓦城中府邸。

一直到了天黑，程二牛才领着米吉进了府邸，来到郭业的书房。

再次见到米吉，郭业差点没将他认出来。

怪不得程二牛一直嚷嚷称呼米吉这伙人为怪物，如今的米吉蓬头垢面，须发长且乱，衣衫褴褛赤着脚丫，就跟神农架上下来的野人一般无二。

郭业暗暗嘀咕了一声儿，这就是我的特种兵大队长？

居然以这幅尊容来见自己，这小子也真够不修边幅的。

程二牛掩着鼻子，远远地站在房门处不过来，委实受不了米吉身上发出的那股怪味儿。

郭业早就闻到了米吉身上的那股子酸臭味，不过并未像程二牛表现得那么明显，挥挥手示意程二牛退下，道：“二牛，你回去吧，多陪陪小蛮。跟她说，等忙过这阵子，我这个当哥哥的再去看她。”

程二牛嗯了一声，打开房门二话不说一溜烟儿撒丫子遁得远远。

郭业轻笑着摇了摇头，对米吉说道：“听说你跟一百多号弟兄三年都在深山老林中，未曾离开马场半步？”

米吉点点头，语气淡然地说道：“是的，我等一直记着大人的话，这三年间都在马场周遭的深山老林中拉练着。不过确切地说，如今我们仅剩八十号弟兄了。”

郭业有些没听明白，问道：“唔？怎么回事？”

“我们在深山老林里餐风饮露，渴了就喝山泉水，饿了就打野味充饥，与世隔绝整三年。若非有都护府的人在马场中，我们偶然能听到一些外间的消息，不然早已不知今昔是何年了。这三年里，有的兄弟忍受不了无边的寂寞，自杀而死或者妄图逃逸被我击杀，有的兄弟则是受不了非人的训练，活活累死。唉，一百多号人，如今仅剩八十人矣！”

米吉说着这番话，仿佛就跟讲一件与他毫无关联的故事一般，神色蔚然不变。

郭业听在耳中，心头却是另有一番滋味。三年，居然与世隔绝整三年，是个好人都要被逼疯啊！

他依稀记得当日攻打野狼山的时候，攀爬冰山峭壁的队伍多达一百七十八人，短短三年的地狱式训练，一百七十八号人仅剩八十人，这死亡率也太耸人听闻了。

此时再看米吉这身邋遢的模样，郭业心头没来由地被揪了一下，唏嘘感慨道：“米吉，这些年你跟弟兄们受苦了。”

米吉面无表情，仍旧用一副淡淡的口吻说道：“大人，吃苦受累我们早有预料。正如你让所说，磨剑三年，终有出鞘之日。我们等的就是这一日。”

说着说着，米吉冷淡的脸颊上陡然多了一抹红晕，有些激动地喊道：“大人轻易不召见我等，既然相召，想必已是我等重现天日之时。大人，请下命令吧！”

言罢，郭业能明显地发现米吉此时不仅脸上红潮泛起，双眼更是泛起夺目精光，这是一种渴望与期待的眼神。

郭业走上跟前，将手轻轻搭在米吉的肩膀上，安抚着对方激动的情绪，低声说道：“冷静，我说了磨剑三年，总该出鞘。米吉，我问你，这三年你们可曾学会吐蕃话？”

米吉稍稍冷静了下来，迟疑地说道：“吐蕃话？大人之前给我们拟定的那份训练章程里提过，因此我们也下了一番功夫。听懂自然没有问题，但是跟吐蕃土著一样说得原滋原味的，也就那么几人。”

郭业微微颌首，轻声说道：“有几个人会说，那就够了。这样，你明日抽空找庞飞虎要上一些吐蕃国内的堪舆图，尽量在近期跟诸位弟兄将吐蕃国内的地形情况熟记于心中。还有，你们的兵器防具也该换一换了，你将需要的东西统列一份单子出来，交给朱胖子。他会给你们重新更换一批武器防具。”

米吉点点头，应道：“属下都记清了。”

郭业见着他这幅惨兮兮的模样，不由笑道：“还有，趁着空闲，把弟兄们拉回图瓦城吧。好好收拾自己一番，在图瓦城中好吃好喝一顿时日。”

这次米吉没有点头，反而措辞坚定地拒绝了郭业的好意，说道：“大人，这个就免了吧。繁华世界容易让人消极，让人生出倦怠之心，我们还是习惯生活在山林中，至少能让我们时刻保持着野兽般的警惕戒备之心。”

“这样啊？”

郭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看着米吉一脸的坚毅，也不再相劝，说道：“既如此，我尊重你的决定。”

米吉微微躬了下身，说道：“大人，如果没有其他事，那我就先行告退，回去准备了。”

郭业嗯了一声，突然又叫道：“回来！”

米吉停住了脚步，扭头望着郭业。

郭业奇道：“难道你就不想问我，我让你们准备这么多，到底是有什么任务要你们去执行吗？”

米吉摇摇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回道：“大人自然有大人的用意，我又何来多此一举询问呢？反正我知道，我们磨剑三年，是时候利剑出鞘，重现天日了！”

郭业笑道：“哈哈，我就喜欢你这聪明本分劲儿，去吧去吧，如果估摸着不错，十天之后你便会知道你的任务了。”

“是，属下告辞！”

米吉还是一如既往的淡定，转身自顾离去。

郭业目送着米吉离去后，重新回到书桌旁边，抄起一封书信，这是他见米吉之前写好得，专门要呈送长孙无忌手中的书信。

他小心翼翼地摺叠起来，冲门外喊道：“来人！”

一名士卒闻声跑了进来，郭业将那封书信交于他手中，吩咐道：“你亲手叫此信交到童虎手中，让他连夜带人带马火速出马，必须争取最短的时间内送进长孙大人手中。”

士卒接过书信，喏了一声，急急返出了书房。

郭业拍拍手，心道，总算是了却了几件手头要办之事。

他自顾走到门口，眺望着长安的方向，呢喃自语道：“陛下啊陛下，希望你能尽快做出决断。如若不然，我可要跟您来一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了’！”

“小哥小哥，你真神了！”

庞飞虎突然一脸风尘之色地跑进小院来，正好瞅见了站在书房门口发呆的郭业。

被庞飞虎打断了思绪，郭业有些诧异地问道：“你不是坐镇阿里土城吗？怎么这么晚了还跑来图瓦城中？”

庞飞虎拍打抖落了下身上的尘土，笑道：“我是连夜从那边赶过来的，可真让你说中了，暗夜这孙子缺德啊，东厂之人无孔不入，居然在我家中亦有潜伏。”

郭业心里暗乐，你才知道啊？貌似始作俑者还是我来着。

不过他佯装糊涂，将所有脏水都推给暗夜，嗔怪道：“这暗夜也真是，连自己同僚也做监视，回头我得好好说道他。对了，你是如何发现的？”

庞飞虎道：“我听你的吩咐，在府中散播了小哥你十万火急，寻找暗夜的消息，谁知刚传扬了不到半个时辰，居然在我府中的厨房杂院就连连飞出三只飞奴，几乎是每隔半时辰飞出一只，而且我注意观察过，飞去的方向就是吐谷浑。”

飞奴，是古人对信鸽的一种雅称。

传递情报，在这个没有电报电话的年代，还有什么比信鸽还要来得更加合适呢？

郭业暗道，原来如此，那这潜伏的功夫还不到家啊，不会跑出庞飞虎的府中，再放信鸽吗？

不过他口中却是道：“罢了罢了，等见到暗夜本人之后，我再替你好好苛责他一番。现在嘛，我们除了等待长安的回音之外，就是等待着暗夜的现身。没有灵敏及时的情报，我们就如走在没有月光和星辰的夜路之中，茫然无措，寸步难行啊！”

等待，

现在唯一能做的，唯有等待。

## 第564章战与不战

童虎没有让郭业失望，带着两人十匹马出西川，日夜兼程不停换乘，跑得人困马乏，不敢停歇。

连跑五天五夜，跑到累死最后一匹马，方进了长安城，带着郭业的书信来到了长孙无忌的府前。

长孙无忌恰巧就在府中，一听下人禀报西川来人，还以为是自己最担心的三小子在那边出了什么事儿。

赶忙让人将童虎请了进来，童虎长话短说，径直呈上郭业的书信，长孙无忌才稍稍宽了心，原来不是三小子出事。

他见着童虎满是风尘仆仆，面色凝重中带着沉沉的疲累，又听童虎提及此乃郭业郭大人十万火急之书信，亦不敢怠慢，急急将书信拆开来一阅。

郭业的手书长孙无忌多少有些了解，这封信函字迹歪歪扭扭如狗爬打滚，信中措辞更是一如既往的郭氏风格，他相信这封信的确就是出自郭业的手笔。

他看罢书信内容之后，满脸尽是震撼之色，口中呢喃自语道：“吐蕃人竟敢胆大若斯？这还了得？”

说话间，长孙无忌已将书信摺叠好装回信封，放进了袖兜之中，然后对童虎说道：“这位童校尉，千里迢迢你一路奔波，肯定疲累不堪，本官让下人带你去歇息。然后这就进宫面圣，向陛下呈吐蕃之事。一有消息，本官必定让人通知于你。”

童虎此时早已口干舌燥，整个人浑浑噩噩有些虚脱，但仍不忘郭业的嘱托，有气无力地喊道：“长孙大人，我家大人再三交代属下，一定一定要让陛下早作决断，吐蕃人狼子野心，所图甚大。如若吐蕃人挥军来犯，西川仅有三千兵力防守，完全抵抗不住吐蕃人的大军压境，届时必是独木难倾啊。”

“放心，本官早就跟你家大人说过，朝中之事，一切都有我在。你且下去休息吧。”

长孙无忌示意童虎下去休息，不忘冲外头吩咐道：“来人，备轿，本官这就进宫面圣。希望这个时候，陛下今日没有早早入睡才是。”

远在西川的郭业焦急万分，人在长安的长孙无忌又何尝不是心急如焚？莫要忘了，他的长子长孙冲被困在吐蕃些城，而三子长孙羽默也在西川这个危卵之地，只要真一出事，长孙无忌绝对难逃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惨厄运。

他不敢耽误，下人一备好轿子，他便急急出了长孙府，朝皇宫方向奔去。

很快，轿子便过了朱雀门，入了皇城之中。

此时天色已黑，未得皇帝召见，任何人都甭想跃过千牛卫把守的承天门，入宫面圣。

不过好在长孙无忌地位超然，千牛卫亦不敢多做为难，直接放行让他进入太极宫。

长孙无忌在宫中找来小黄门，一经打听之下方知陛下今晚在杨妃的听泉宫中宿夜就寝。

当即又是一阵着急忙慌的赶去。

到了听泉宫外，长孙无忌禀明来意，宫人进去禀报。不一会儿的功夫，整个听泉宫内灯盏逐一亮起，显然李二陛下已然被惊动。

长孙无忌在一名宫人的引领下，来到听泉宫的一处殿内，总算是见到了倦意未消，连连哈欠的李二陛下。

“无忌，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居然能让你深夜进宫来找朕？”

李二陛下抿了几口茶汤，提了提精神，冲长孙无忌问道。

长孙无忌二话不说，从袖兜里将书信掏了出来呈到李二陛下的跟前，压低着声音说道：“陛下，西川郭业急奏，兴许真是要出大事了。”

“哦？”

李二陛下这下更是提起了精神，连连将拆开书信，将郭业的亲笔书审阅了起来，越看下去眉头拧起的那个疙瘩越是凝重。

噤！

李二陛下狠狠将书信拍在案桌上，震怒中带着不可思议地反问道：“吐蕃人真敢言而无信故意拖延交割？松赞干布这小儿，真是欺人太甚，狂妄至极，难道他就不怕朕的大军踏平逻些城吗？”

长孙无忌进言道：“陛下，郭业信中言及，吐蕃人之所以拖延交割，并质留蜀王及河间郡王等一干使团，无非就是想在侵吞吐谷浑之时，不想让我们大唐干涉插手救援吐谷浑。借此，已达到吞并吐谷浑的目的。”

“朕明白。”李二陛下点点头，叹道，“郭业信中提及河间郡王李孝恭派人传信到图瓦城，想必恪儿他们已经被松赞干布软禁在了逻些城中。唉，朕失算了，没有料到松赞干布这小儿狼子野心，不该让恪儿他们轻身犯险去吐蕃国啊！”

长孙无忌道：“陛下，吐谷浑乃我大唐属国，如果放任不管袖手旁观，任凭吐蕃人侵吞，其他属国又会如何想？委实有损我大唐国威，天朝上邦之威仪啊。”

李二陛下身为一国之君，又被化外番邦共尊“天可汗”，自然懂得长孙无忌的担忧。

正如郭业所猜测，李二陛下绝对是好面子的皇帝，怎么可能会不管吐谷浑的存亡呢？

可是，如今使团被质留在吐蕃逻些城中，对他完全形成了掣肘。

只听李二陛下叹道：“无忌啊，使团之中不仅有蜀王李恪、还有你家冲儿，房玄龄家的长子，萧瑀家的长子，更有李孝恭及其金吾卫麾下几千士卒随行前往吐蕃。如果……”

长孙无忌点点头，里面涉及到了他的长子长孙冲的安全，他不再多做建议。

只不过他很好奇地问道：“陛下，臣有一事不懂。松赞干布难道就不怕他们吞食了吐谷浑，放还我们的使团人员之后，我们再无掣肘，挥军反击他们吐蕃吗？他不会天真的认为吞并了吐谷浑，再举全国之兵力，就能与我大唐相对抗了吧？”

“呵呵，无忌，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完全疏忽了一点。如今东突厥被灭，颉利可汗被擒，可还要西突厥苟延残喘呐。吐谷浑国虽小，却能够将吐蕃与西突厥连成一片。据朕所知，松赞干布这些年暗中的动作不小，不仅频频接触西突厥可汗，还与西域的高昌国、大宛国、临近天竺的泥婆罗国等诸国眉



来眼去。而且，听说这小儿从今年开始，已经派了三拨使者前往大食国与波斯国，还有天竺国，妄图达成一个联盟。”

长孙无忌不解问道：“什么联盟？”

李二陛下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而是反问道：“无忌，朕说得这些国家都在什么方位？”

长孙无忌稍稍想了一番，答道：“都在我大唐以西及西南方向，啊，不会吧？陛下的意思是说，吐蕃国主松赞干布妄图将这些国家拉拢联盟在一块儿，与我大唐相抗衡？”

李二陛下语气森然地哼道：“所以朕说过，这番邦小儿所图不小啊！”

长孙无忌有些头大如斗，自言自语呢喃道：“可这些国家明知我大唐帝国如今正是国力强盛之时，怎么可能会与吐蕃化外小国联盟，与我大唐相抗衡呢？”

“哈哈。”李二陛下放声大笑，豪迈地喊道，“无忌，并非只有我们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东突厥的亡国灭种，正好给这些国家敲响了警钟。你觉得，他们会坐视我们大唐帝国的强盛而置之不理吗？唇亡齿寒，真是这些国家联盟一起抗衡我大唐的纽带所在啊。”

三言两语间，也不仅将李二陛下的雄心壮志在长孙无忌面前表露无遗。

长孙无忌不再吱声儿，而是心中想到，如果吐蕃、大宛、高昌、西突厥、大食国、波斯、还有天竺，这些国家真得联合起来对抗大唐，那，那……

想着想着，长孙无忌突然害怕了，赶忙喊道：“陛下，万万不可与吐蕃国开战啊，不然，不然……”

“不然会引来这些国家的联手反噬？”

李二陛下打断了长孙无忌的话，反问一句。

长孙无忌木讷地点点头，轻声说道：“臣只是担心，如今我大唐刚平定东突厥，国力也正是空虚之时，若要再次大战，国内至少还需休养生息两三年。不过，陛下乃天子骄子，一国之君，战与不战，还在陛下的一念之间。臣等纵然粉身碎骨，亦会在君前效力，死而无憾！”

“哈哈，无忌啊，你这话说得也太严重了。事情还没到这个地步。”

相比于长孙无忌，李二陛下要淡定的许多，至少长孙无忌看不出来，陛下此时心中的真正意图。

笑罢之后，李二陛下猛然起身，挺拔英姿中透着威仪，双眼泛起精光地盯着殿门口，朗声喊道：

“来人，火速替朕传旨宫外，命房玄龄、萧瑀两位大人连夜进宫，与朕相商大事。”

殿外候着的宫人应了一声喏，便匆忙离去。

紧接着，李二陛下又对长孙无忌说道：“无忌啊，如今朝中知兵事的几位，如李靖、李茂功、秦叔宝等诸位大人都不在长安，看来今晚朕必须倚仗你和房卿、萧卿三人了。今晚都不用睡了，你们三儿陪朕商议商议，出出意见吧。”

长孙无忌拱手作长揖，道：“陛下，这是臣应当应分之事，臣责无旁贷！”

## 第565章萧瑀出谋划策

闻诏，房玄龄、萧瑀火速连夜进宫面圣。

李二陛下深知一会儿的谈话内容会涉及到蜀王李恪的安危，而听泉宫的杨妃又恰恰是蜀王李恪的母妃，因此李二陛下也将谈话的地方从听泉宫转移到了望北阁。

他也担心有些话传进杨妃耳中，指不定又跟自己一哭二闹三上吊。

望北阁中，房玄龄、长孙无忌，萧瑀竞相聚齐，李二陛下命御膳房赶制了宵夜，让三人先垫补垫补肚子暖暖胃再行议事。

皇帝不差饿兵，李二陛下亦不能免俗，只有让三人填饱了肚子方能转动脑筋，方有力气陪他通宵熬夜。

三人也不客气，皇帝一声令下，稀里哗啦开动筷子吃了起来。

很快便将御厨赶制的宵夜吃得爪干毛净，暗暗打了饱嗝，等待着李二陛下的开场。

见着三人吃饱喝足，李二陛下摁摁手示意三人皆落座，然后又让长孙无忌将郭业来信的内容，说与房玄龄、萧瑀二人听。

长孙无忌尽管不咋待见萧瑀这棺材瓢子，但当着皇帝的面多少还是收敛，随后便一五一十，事无巨细地将郭业信中所说复述了一遍。

听得房玄龄、萧瑀二人霎时沉下来脸，凝重肃穆不时唏嘘诧异。

待得长孙无忌讲完重新坐回原位后，李二陛下才问道：“房卿，萧卿，你们二人如何看待此事啊？”

房玄龄瞟了眼身边落座的长孙无忌，见对方眼观鼻，鼻观心，不动如山地坐那儿不再言语。

他心中多少猜出了点长孙无忌的意思，随即起身率先发言道：“陛下，臣虽跟您多年南征北战，但说到知兵事却并非臣所擅长。且，臣擅谋划，这决断一事……”

“是啊。”不知是不是房玄龄这话戳到了李二陛下的伤心处，只见李二陛下的神情瞬间落寞了下来，喟然叹道，“房卿这话不假，世人说朕有房谋杜断，房卿善谋，而杜卿善断。如今杜卿撒手人寰，离朕而去，朕又找何人来替朕断上一断呢？唉……朕，果真失了一臂！”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李二陛下说着说着，声音居然哽咽了起来，听得房玄龄亦是一阵悲呛，不由想到了与自己共事多年的杜如晦。

长孙无忌见状，暗暗捉急啊，陛下这是哪儿跟哪儿啊？无端端地，居然缅怀起故臣来了。如今都火烧眉毛了，哪里还能有这闲心啊？

当即，他就要起身准备大煞风景地提醒李二陛下，先谈正事。

不过他还没起身，已经有人急急跳出来替他扮演这个大煞风的角色。

只见萧瑀起身，打断了李二陛下和房玄龄两人的缅怀，拱手道：“陛下，臣有话要讲！”

萧瑀见着皇帝如此怀念已故的杜如晦，心里没有一丝妒意，那是假的。

经他这么一打岔，瞬间将李二陛下拉回了现实当中来，心中对萧瑀不免有了微词。

不过他喜怒不形于色，微微颌首，轻声道：“萧卿，你且说说你的看

法！”

萧瑀道：“陛下，臣认为如今不宜再启战端，与吐蕃国冒然开战。”

李二陛下哦了一声，继续面无改色地问道：“萧卿为何会如此认为？先说说你的原因。”

见着皇帝貌似兴趣盎然，萧瑀心中不免有了得意之色，说道：“原因有四，其一，我大唐刚平定东突厥，外征大军如今还在东突厥的地盘上肃清残余，急需班师回朝休整；其二，如今大唐国力并不充盈，至少三年之内无力撑起两国大战的消耗。其三，如果冒然开战，就置蜀王、河间郡王等一干使团的生死于不顾，使团一干人员委实凶多吉少啊。至于最后一点，也正是臣最为担忧的一点，那便是如果我们对吐蕃冒然动兵，是否会引来高昌、大宛、西突厥、泥婆罗，乃至大食、波斯、天竺等国的猜忌。”

说到这儿，萧瑀加重了语气，很是担忧地喊道：“陛下啊，臣知道您有扫平寰宇之雄心壮志，可万一稍一不慎，惹来这些国家的联手反扑，恐怕就……”

接下来的话，萧瑀没有说下去，但是李二陛下与房玄龄、长孙无忌两人又怎会听不懂？

到时候连锁效应之下，就怕大唐帝国都难以保全。

这一次，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虽未说话，但心中多少都赞同了萧瑀的看法。

就连李二陛下都情不自禁地点头默认了萧瑀的担心，因为这些他之前就与长孙无忌谈过，有过共识。

萧瑀见着无论是皇帝，还是政敌都无声地认同了自己的看法，心中的得意就更加来劲了。

李二陛下很是为难地说道：“但吐谷浑乃是臣服我大唐的属国，如若任凭他被吐蕃侵吞，袖手旁观坐视不理的话。诸位，其他臣服我大唐的属国又会如何看待？人心必定涣散，天朝上邦之威名必定顿消瓦解。而且，此次纵容松赞干布这小儿的恣意妄为，将来定会变本加厉的肆无忌惮起来。”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的语气陡升，脸色唰的一下阴沉起来，怒道：“将来他若再得寸进尺，要我大唐若干州府，甚至要朕的长安城，难不成朕也要忍气吞声，拱手相让吗？”

李二陛下一发飙，房玄龄和长孙无忌还好，因为他俩一直都未出主意。

倒是刚才还在沾沾自喜的萧瑀吓得身子趑趄了一下，双腿屈膝——“嘭！”

跪倒在地，高呼喊道：“陛下息怒，臣并非这个意思啊！”

李二陛下见着萧瑀如此，心中不由舒坦了几分，挥挥手示意他起来，说道：“朕没有责怪萧卿的意思，你且起来吧。朕只是气松赞干布那小儿嚣张狂妄，欺人太甚！有朝一日，有朝一日，朕定要灭尽西域诸国，让我大唐铁骑驰骋大食国，马踏波斯诸城，哼！”

无形中，李二陛下再一次表露出了他的雄心壮志与舍我其谁的凌云之志。

长孙无忌与房玄龄听罢，眼神中放出浓浓炽热，他们好像又看到了当年隋末大战，驰骋天下南征北战的那位秦王殿下。

长孙无忌突然心一横，喊道：“陛下，战吧！臣拼了两个儿子都不要，也

不能让吐蕃人吞了吐谷浑，更不能让松赞干布那化外番狗专美于陛下面前。”

房玄龄看着长孙无忌竟然如此壮士断腕，心中亦是悲戚一声，硬着头皮喊道：“陛下，且下令宣战吧！犬子房遗直能为陛下捐躯，死在异国，亦是我房门满门之荣耀。至于国力，大唐十道三百余州哪怕砸锅卖铁，紧衣缩食，我就不信撑不起一场战争来。”

“战？”

李二陛下好似下定了决心，抬眼看着两名自己天策府的旧臣，恍然间，他也想到了当年这些人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峥嵘岁月。

“不能战，陛下，切莫受这两人的蛊惑，万万不能开战啊！”

萧瑀面色慌张地喊道：“陛下，在没有万全准备之下，冒然与吐蕃开战，胜负输赢皆难料啊！万一损了大唐的国本，伤了我大唐的根基，这好不容易打造的盛世之景就要随风湮灭了。届时，臣有办法解决一切，且听臣一言。”

长孙无忌与房玄龄怒目圆睁望着萧瑀，气得恨不得千刀万剐了这老匹夫。

李二陛下差不多已然下定了决心，又被萧瑀最后一句打动了心扉，突然强忍着浑身的盎然战意，问道：

“萧卿，你又有何良策解决眼下一切？战，使团难以保全，大唐兴许会迎来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不战，我大唐国体亦难以保全，而且还会使得其他属国离心离德。萧卿啊，你可要想好了再说，你到底有何良策？”

“有，有，陛下，吐蕃、吐谷浑两国与我大唐的交壤之处都在陇右道、西川一带、剑南道辖内。只要您临时在这交壤之地的边境设置一个三地镇抚司，那一切都迎刃而解了。”

“三地镇抚司？这是什么官署？朕怎么从未听过？萧卿，你是说设置这么一个官署，就能解决眼下一切问题？”

萧瑀连连点头，急急说道：“没错，正是如此。镇抚司乃是臣临时想出来的官署名，陛下且稍安勿躁，听臣给您详详细细地说上一说。”

“唔，朕听着，你快快说来。”

现在甭说李二陛下，就连房玄龄与长孙无忌都彼此面面相觑，饶有兴趣地静下心来，想听听萧瑀这老匹夫到底有何奇谋良策。

## 第566章镇抚司、镇抚使

“设镇抚司，督巡陇右道、西川、剑南道三地。兵司员外郎郭业兼任镇抚司镇抚使，授临机独断之权。且附圣上口谕，由其麾下校尉童虎转述之。”

六天之后，童虎从长安日夜兼程返回西川，除了带回这么一封模糊不清，极为突兀的圣旨之外，还带回了李二陛下的口谕。

镇抚司，镇抚使？

郭业看着手中的圣旨，怔怔发呆发愣。这都是什么跟什么啊？

因为在郭业的认知里，镇抚司和镇抚使完全就是两码子事儿。如果没记错，后世大明朝掌管刑狱，赋予巡察缉捕之权的锦衣卫，下设才有镇抚司。

至于镇抚使，最早出现应该是在南宋，泛指朝廷委派负责一个地区或几个州府军事防务的临时设官。负责辖区军事防务兼理民政、财政等事务。

怎么大宋和大明两朝的词儿，会出现在李二陛下的圣旨之中呢？还将两词儿结合在一块儿，套在了自己的头上。

草设镇抚司，自己出任镇抚使，还督巡陇右道，西川、剑南道三地。

郭业看完这封圣旨，至始至终没有明白这镇抚司到底是干嘛使得，自己这个镇抚使又是什么地干活。

督巡三地，顾名思义监督巡察，有点像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到地方视察工作，但是无端端地督巡三地有毛的意义？

至于授临机独断之权，这就更奇怪了。因为这不是谁想有就能拥有的，哪怕是一方的封疆大吏，都不可能有机独断之权。往往都是授予代天巡狩的钦差或战时临机处置的三军主帅，让他们可以享受“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待遇，方便及时应变突发状况。

可偏偏这个临机独断之权砸到了自己的脑袋上，容不得郭业不奇怪。

自己给长孙无忌送信的本意是让朝廷早日做出战与不战的决定出来，结果却送来这么一封貌似升官拔擢的圣旨。

李二陛下到底在搞毛啊？

“对啊，还有口谕，不是？”

百思不得其解的郭业看见圣旨最后的那句话，急急问道童虎：“陛下的口谕是什么？这都快把我搞懵了，你快快说来，好一解我心中困惑。”

童虎嗯了一声，仰着脑袋回忆了一番，最后说道：“陛下说了，吐蕃若兵犯吐谷浑，调拨陇右道兵马增援一事，皆由镇抚司镇抚使郭业临机独断，全权处置。”

郭业闻言，没想到李二陛下居然如此信任自己，全权委派自己这个劳什子的镇抚司镇抚司来担任此次吐谷浑援军的总指挥啊。

小小的兵司员外郎兼任一个不知道品衔的镇抚使，居然能够担任如此重要的角色，郭业当真是受宠若惊。

颇有些惊讶地喊道：“陛下的意思是同意增援吐谷浑，并与吐蕃狗开战了？那蜀王等一千使团深陷逻些城，又怎么办？”

“哈哈，朕就知道你有此一问！”

童虎此时双手叉腰，就跟李二陛下附体一般，大笑两声有模有样地继续说道：“对于吐蕃国是战是不战，朕从未跟你有过任何书面旨意，一切皆是镇抚司临机独断，朝廷根本不知这边发生何事，亦不知此种详情。鉴于此，吐

蕃国又怎能借故为难我大唐使团？”

“什么？几个意思？”

郭业听着童虎转述的话越听越不对劲，有些难以置信地求证道：“童虎，这可是圣上亲口说得？”

童虎点点头，正色说道：“大人，这是陛下召我进宫，亲口让我转述的。一字不错，一字不漏。”

郭业顿时皱起了眉头，反问道：“那陛下这话是什么意思？”

童虎摇摇头，又好像有些明白似的轻声嘀咕了一句：“陛下的意思，好像是在说，吐谷浑必须增援，但是大人你干得这些事朝廷一无所知。就算吐蕃人要想借故为难深陷邈些城的蜀王殿下等人，也没有理由下手。是这意思不？”

一言既出，顿时道破了郭业心中的困惑。

原来李二陛下打得是这个主意啊？难怪要莫名其妙地设这个劳什子的镇抚司，还授自己一个临机独断之权。

感情儿是让自己利用镇抚司的招牌去率兵增援吐谷浑，将吐蕃人挡在吐谷浑国门之外。

但是又怕吐蕃人因此泄愤在蜀王等人身上，因此直接来了一句，对于自己镇抚司这边的事情，毫不知情。

到时候吐蕃人非要朝廷问责，朝廷必会拿自己和镇抚司以作推诿，治自己一个擅自做主，轻启兵祸之罪，向吐蕃人交差应付了事。

我靠，郭业顿时想得通透，朝廷这是又要面子又要里子。这边又要援救吐谷浑保住大唐帝国的威仪，那边又要向吐蕃人表明态度，大唐朝廷从未下过任何命令与吐蕃国宣战，还木有木比这还要更坑爹的事儿啊？

最直接遭殃的就是自己这个所谓的镇抚司镇抚使啊！

如果胜了，朝廷要保全蜀王等人，必定会治自己一个擅自主张，轻启兵端的罪名，向吐蕃人交差。

如果败了，那就没有什么以后了，因为自己这是擅作主张，跟朝廷没有关系啊。

甭管胜败，自己都是一颗任人摆布，随意都能舍弃的棋子。

顿时，郭业心中有了被人放逐，被人放弃，甚至被人背叛的感觉，无边的委屈，愤怒，怨恨纷纷袭上心头。

李二陛下太过薄情寡义了，居然会拿自己来当这个牺牲品。

长孙无忌、房玄龄、还有天策府的同盟们，你们又在干嘛呢？难道就眼睁睁看着老子吃这个哑巴亏？

郭业胸口此起彼伏，喉咙有些哽咽苦涩，真是官场人情比纸薄，最是无情帝王家啊。

“哦对了，差点忘记了一件事。”童虎见着郭业脸色怔怔出神，有些六神无主的样子，赶忙从怀里掏出一封皱皱巴巴的书信来，叫道，“大人，这是长孙大人和房大人一起给大人写得私信，他们说你看罢这封书信，自会明白前因后果与一切。而且房大人再三交代，大人不能气馁，必须看完此信。”

“我看他姥姥的腿儿，这两个不讲义气不厚道的老家伙。”

郭业狠狠唾骂了一句长孙无忌与房玄龄，不过还是伸手接过了书信，撕开来细细看了起来。

约莫过了一會兒，郭业看完书信总算清楚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原来都是萧瑀这个狗东西在蛊惑李二陛下，假借镇抚司这个幌子，来坑了自己一把，而且是往死里坑。

偏偏这个方法还真解了李二陛下眼下的困局，这才信了萧瑀老匹夫，又是给自己发圣旨，又是给自己传口谕。

“奶奶的，萧瑀，老子是偷你媳妇睡觉了，还是抱你孩子跳井了，居然狠毒若斯，非要把老子往死里整？”

郭业又是狠狠臭骂一句，不过话一出口，他立马后悔了。

因为萧瑀的两个儿子都在他手上丢过脸，而萧瑀的妾侍杨九红还真被他妥妥的睡过，小皮鞭啪啪抽过。

冥冥中，真是一报还一报啊！

信中，长孙无忌与房玄龄二人言辞皆有歉意，想要阻拦此事，但是李二陛下心意已定，他们劝也没用，关键是一身虎胆的魏征也没在场。

不过长孙无忌在信中明确表态，即便最后结果如何，有天策府一系在，定不会让郭业成为那颗牺牲的棋子。

至于房玄龄，则是讲道，吐谷浑战与不战郭业都难逃火坑一跳，与其这样，不如来个彻底，来个痛快。既然皇帝都不管你，你何不使出全身解数打得吐蕃人伤筋动骨，给自己来一个自救之道呢？

信中最后的内容，基本都是房玄龄的表述，他殷殷嘱咐着，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自我救赎，真到了吐蕃人委曲求全那一日，必是天策府众人向你向圣上请功封侯之时。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自我救赎？

郭业收起刚才的颓废失望，口中自言自语道：“房玄龄说得没错，与我之前想得倒是有几分吻合。吐谷浑要救，哼，吐蕃人也要打，老子这次豁出性命，也要给自己趟出一条血路出来。危机危机，有危才有机！萧瑀，你给老东西，看我回长安再来收拾你。”

就在他呢喃自语之时，房门外传来庞飞虎的喊话声音，惊得他与童虎纷纷侧头过去。

只听庞飞虎喊道：“小哥，如你所料，暗夜现身了！”

“现身了？”

郭业猛然一击掌，眉宇兴奋地喊道：“他终于舍得回来了，如今正是我需要他，回来的正是时候。妈的，一切情报资源都在他手中，他不回来，米吉他们都无法动身进吐蕃。”

说罢，对童虎说了一声下去歇息，然后便打开房门冲庞飞虎急急催促道：“这家伙神出鬼没，不等他来我了，还是我去找他吧。庞大哥，走，你带我去找他。”

“嗯，他就在原先东厂的那处宅邸，小哥且跟我来。”

## 第567章李逵还是李鬼

东厂所在的那处宅邸，确切来说应该是由几座府邸打通所连成的一片，四通八达，与简易的库房重地没什么两样。

这地方，除了作为东厂收发情报的总部之外，平日里还作为东厂番子的密探细作科目训练场地。

不过如今已是空空荡荡，几乎能够喘气的东厂番子皆被暗夜安排出去或者带往了吐谷浑。

此时郭业与庞飞虎双双进入东厂破败的大门后，顿感里头有些阴风阵阵，静得委实吓人。

郭业一边跟着庞飞虎走着，一边观察着四周的环境变化，满地的落叶枯枝，处处挂满了蜘蛛网，房梁椽子上土坷垃与尘土随处可见。

显然这地方已经好久没有住人了。

七拐八绕，庞飞虎来到一处窗门紧闭的房子外头，适时止步，冲郭业说道：“这厮平日就喜欢躲躲藏藏不喜露面，把自己搞得神秘秘的。他现在就在里头等着小哥，好说歹说都不愿意在外头谈话，而且只愿意和小哥你一人单独会谈。”

郭业闻言笑了笑，表示早就习惯了这厮的古怪行径，轻轻应了一声，道：“你在外头等我吧，我进去见他一见，我也有好多问题想问问他。”

庞飞虎默然点头，在外头寻了一处木墩，自顾坐下歇脚起来。

郭业朝着房门走去，伸出双手轻轻一推房门，两扇房门虽紧紧合拢，却未曾栓着。

吱呀一声，房门应声而开，郭业鱼贯而入进了房中，又重新将房门合拢了起来。

这是一间类似于议事堂之类的大房，尽管外头乃是白昼，不过因为房间门窗紧闭，严严实实，再加上能见光的地方都糊满油纸的缘故，房中一片黑漆漆。

黑，

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令郭业顿觉有了眼睛也是徒劳无用。

既然看不到暗夜的踪迹，郭业只得喊道：“几年未见，你这神神叨叨的劲头可是越发厉害了。吭个声儿吧，好让我也知道你的存在。”

“咳咳……”

房中某个角落先是惊起两声干咳，再是响起暗夜那独有的阴恻恻之声，貌似打招呼道：“见过大人！”

“嘿嘿，别客气，漆黑如墨，谁也没见过谁。”

听得出郭业语带双关，有些小情绪。

对方貌似权当郭业的话是耳旁风，愣是没有认错的觉悟，而是径直问道：“不知大人这么着急召属下回西川，所为何事？”

突然，郭业心里有些不对劲了起来，因为虽然见不到暗夜此时的样貌模样，但是他却清楚记得暗夜的声音。

现在这个暗夜声音虽然也是阴恻恻，但是绝对没有甘竹寿独有的那般顺其自然，那般干涸慎人，相反，这个声音多了几分造作和阴柔。

一个奇奇怪怪又大胆的念头情不自禁地浮现郭业心头，莫非此暗夜非彼



暗夜？

但，若不是正主儿，又有谁能冒充得了这个情报头子？有人要冒充暗夜在自己面前，这个假设绝对不成立。

因为暗夜及东厂的存在除了自己，仅限于康宝等人，外人根本不可能知道他的存在，更何况自己的敌人。

也许真是自己太过小心谨慎了，未免有些疑心过头。

郭业甩了甩脑袋，将杂念抛诸脑后，问道：“我这么着急找你回来只为两件事，第一，我需要你安排潜伏在吐蕃的密谍细作资料，包括他们在东厂的代号，在吐蕃的具体位置，还有各自独有的联络方式，我统统需要。我要进行筛选，找出几个人来策应米吉他们。”

暗夜飘忽的声音传道：“没问题，我会在离开西川之前将花名册留给大人，保证所有资料都面面俱到，以供大人筛选。”

郭业奇道：“你就不问问我要这些密探细作资料有何用？”

“呵呵。”暗夜轻笑两声，有些阴柔地说道，“东厂全体上下都是为大人效命，只忠诚于大人。既然大人索要，属下又何须多此一问？”

郭业听着这话，心里顿时安稳了不少，这才像是暗夜本该说的话。

随即他又说道：“至于第二件事，我急于了解吐谷浑那边的情况，无论是吐谷浑的兵力、吐谷浑朝廷的情况，还有吐谷浑大王子慕容顺，二王子慕容延的具体现状，我都要做个了解。而且，照你估计，你那边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得手？慕容延何时才能顺利上位，彻底掌控吐谷浑的话语权。”

“大人倒是蛮心急的呢。”

暗夜冷不丁冒出一句，惊得郭业又是一阵暗暗纳闷，这厮居然也会说俏皮话了？

疑云再次窦生，容不得他胡思乱想，追寻着暗夜的说话与呼吸之声，他开始暗中判断起暗夜所在的位置。

这边暗夜浑然未觉，飘忽阴恻的声音再次响起，自顾说道：“如今吐谷浑老可汗病入膏肓，早已不能署理朝政，由朝中大臣与大王子慕容顺主持。这慕容顺一味主和，竭力主张与吐蕃讲和联盟，脱离大唐的臣属，与吐蕃共同对抗我们大唐。”

“如今吐谷浑国内的军制参照我大唐军中建制，有五万边军守护边疆，有一万的府兵分别驻屯在国内各个城中。老可汗在病前就有过安排，五万边军的虎符掌握在大王子慕容顺的手中，而一万府兵的虎符则在二王子慕容延的手中。所以如果能够拉拢吐谷浑满朝文武，加上慕容延手中的一万府兵，再加上野狼峪万余兵力潜入吐谷浑，基本上可以跟慕容顺斗个旗鼓相当。”

“本来我早就有计策对付慕容顺，可惜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就在七天前，吐蕃国居然暗中派吐蕃王爷多赤罗过来接洽慕容顺。据我安排潜伏在他们身边的密谍回报，双方已经在谈如何兵不血刃吐谷浑，将吐谷浑彻底掌握在慕容顺手中，并向吐蕃国靠拢。”

“如果吐蕃国也打着与我们一样的主意，那我们的胜算就另当别论了。本来应该是五五之数，现在嘛，悬殊有些颇大。”

“即便属下那个计策得手，给慕容顺造成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他眼下暗中有吐蕃人支持的话，胜算还是很大很大。”

“棘手，很是棘手……”

.....

.....

暗夜一人在漆黑之中自顾说着，娓娓向郭业讲着颠覆吐谷浑内政的相关问题。

郭业听着对方讲完话，脚步戛然而止，有些惊讶问道：“松赞干布居然也派弟弟多赤罗过来？看来他也打着和你们一样的主意啊。慕容顺本来就是吐谷浑顺位继承人，手中拥兵五万，再加上有吐蕃人的暗中支持。呵呵，凭你们东厂的力量想要颠覆内政，扶慕容延上位，恐怕难于登天啊！”

暗夜亦是有些丧气地叹息道：“唉，这些也是属下始料未及的。因为吐蕃人的掺和，属下的计划全部被打乱。到时候只要慕容顺在边疆放水，让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吐谷浑，那就一切都追悔莫及了。”

郭业脚尖好像碰到了石头，徐徐弯腰蹲下身子捡起地上一块大石头掂在手中，又瞟了眼将亮光挡在外头的一扇紧闭窗户，有些意味深长地说道：

“其实要想先吐蕃人一步成事，扶慕容延上位取而代之慕容顺，也不是没有办法。”

“啊？”

暗夜的声音显然充满了激动，急急叫道：“大人可有什么办法能助属下一解眼前困局？”

郭业笑道：“别急，办法肯定会有。对了，暗夜，三年未见，你的妻儿如今还好吧？”

“啊？还好，还好，多谢大人关心。大人，你到底有何办法能让.....”

“我告诉你我的办法，稍待！”

话未说完，郭业果断出手，将手中拳头大的石块狠狠向紧闭窗户砸去，去势飞快且狠劲，咣当一声，直接将紧闭的窗户砸了开来。

一道亮光穿过被砸开的窗户，直接投射进了房中，一时间，房间亮堂了许多。

郭业在这个这时候，借着亮光第一时间找到了暗夜的立身之处，趁着暗夜还在被突如其来的一幕怔住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果断出手。

噔噔噔~~

踏步如流行逼近对方的身前，单手成爪如巨钳般狠狠卡住了暗夜的喉咙，大喝道：“你他妈到底是谁？再不说实话，信不信我捏碎你的喉咙，让你再也出不了声儿？”

此时郭业已然看清了来人的模样，居然跟暗夜一样戴着半张铁面，一袭黑袍裹着，只是身材略偏瘦小。

奶奶的，果然不是李逵，而是个李鬼！

对方被郭业掐住喉咙，不敢轻举妄动，很是镇定地说道：“大人，我是暗夜啊，不是您让我负责的东厂吗？大人还记得当初属下在陇西的花名吗？姓甘名竹寿，与大人一起在陇西县衙共过事啊。”

郭业自然不会相信，嘿嘿笑道：“你知道得还挺多，不过你应该不知道，真正的暗夜，他的老婆和孩子都已经死了，而且还是死于他自己的手中。这件事，只有他与我知，因为此事是他的耻辱亦是他的隐痛，他不可能再轻易说与别人听！”

“啊？你刚才在诓我话？”

显然，这句话彻底将李鬼逼出了原形。

此人居然是假暗夜，一个知道很多很多秘密的假暗夜。

居然有人假冒暗夜，而且还扮的如此惟妙惟肖，郭业心中顿时怒不可遏，狰狞笑道：“你真有本事，连庞飞虎都被你骗过。这厮傻呵呵还将我领这儿来与你谈话。嘿嘿，如果刚才这里埋伏上百个刀斧手，那老子已经被你们剁成肉酱了吧？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居然如此神通广大！”

说着，一手狠狠捏着对方的喉咙，另外一只手徐徐伸了出去，作势就要摘开半张面具，看看这张铁面之下到底藏着一张什么样的面孔。

## 第568章驻颜有术的美少妇

伸手轻轻掰扯间，半张铁面被掀飞落地，露出了神秘的庐山真面目。

白狐儿脸，双目扑闪扑闪宛若桃花正开，尽是妩媚妖娆。

姐已再世，狐精重生？

这是郭业对这张脸颊的第一直观感受。

郭业做梦也想不到，掀飞铁面后，曝光于白日之下的会是这么一张不是妖精胜似妖精的脸颊。

不过他还是留意到了这妖娆女子的眼角与鬓角之处，有过岁月流逝的痕迹，多了几分历经世事纷争的沧桑。

若非细细观察，根本很难发现，几乎能将她错认为二八光阴豆蔻年华的妙龄少女。

郭业心中暗暗感叹，不仅是个苏姐已，还是个驻颜有术的苏姐已。

一个三十来岁的少妇，居然能将自己驻颜成十七八岁的懵懂少女，郭业小腹没来由的一阵燥热。

“咳咳咳……”

对方显然被郭业紧紧卡着喉咙呼吸困难，急促地喘息干咳了几声，艰难地喊道：“你，你放手，我对你没有敌意。不然，就不会只身来图瓦城与你赴会。”

郭业也是被这个假扮暗夜的女子搞得满脑子疑惑，可不想没问个究竟就辣手摧花，将她弄死。

正如她所说的，看得出来这女子对自己没有谋害之心，不然早就在这儿设伏或者约在自己城外见面了谋害了。

哐啷～～

外头歇脚的庞飞虎一听到里头闹了动静，连窗户都被砸开，心里暗叫一声不好，立马撞门冲了进来。

见着郭业制住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连连喊道：“小哥，怎么回事？暗夜那阴阳怪气的家伙呢？咋变成了个娇滴滴的女子？”

庞飞虎一脸茫然，郭业何尝不是一头雾水？

他松开了钳住女人喉咙的手，冲庞飞虎挥了挥，道：“飞虎，你且在外头守着，我也正想跟她弄个明白！”

郭业下令，庞飞虎再是有所疑问也按捺了下来，哦了一声退出了房间，重新将房门带上。

待得庞飞虎退出，房间内归于平静，郭业才冲那女人说道：“说吧，你是什么人？为何要假扮暗夜？你又是如何知道我们那么多隐秘之事？”

“我跟你说过，我对你没有恶意！”

女人重复来重复去，始终就是用这句话来搪塞郭业。

不过郭业岂是那么容易好糊弄的？

只见他右手握着左手的手腕，稍稍转动比划了下，嘿嘿干笑两声，威胁道：“你是觉得我不忍心辣手摧花吗？如果你再嘴硬，我不介意这一次彻底捏碎你的喉咙，让你再也无法喘气。说吧，真别逼我动粗！”

“你……”

女人又是愠怒又是有些后怕，霎时面若寒霜，又有些底气不足似的气馁

道：“告诉你又有何妨？我就是东厂之人，而且在半年之前我便听从了暗夜的吩咐，平日里以他的形象出现在众人面前。”

“什么？”

这个消息委实劲爆，听得郭业面容惊愕喊道：“你是说是暗夜让你假扮他，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没想到这小子居然玩起替身的花招儿来。”

“错，我非他的替身。这半年来，东厂都是我在主持，东厂中所有事，无论是吸收培养番子，还是收发处理情报，皆是我在处理。”

那女人否定了郭业的推测，直言不讳地说道：“暗夜在半年前便隐于幕后，不再理会东厂之事。除非是重大事宜我会找他商榷，不然我就是暗夜，暗夜就是我。你懂了吗？”

懂，又不懂！

这是郭业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照这女人这么说，东厂如今的主事人已经不再是甘竹寿，而是她了？

那甘竹寿为何要隐于幕后？

而且如此重大的事情，他为什么不通知自己？难道他忘记了当日的承诺吗？

居然在半年前便换了东厂的主事，到了今天若非自己发现了不对劲，还会一直被蒙在鼓里。

一时间，郭业的心中充斥着被蒙骗的愤怒。

半年前，半年前，那……

郭业立马问道：“照你说来，半年前将东厂示众于康宝等人面前的，也是出自你的手笔，而非真正的暗夜了？”

“错！”

那女人还是很冷淡地摇摇头，再次否定了郭业的猜测，继而说道：“这件事情，包括那个吐谷浑计划，皆出自暗夜的主意。不过恰恰是因为那次机会，他才将我推了出来，好让西川都护府的人都误以为我才是真正的东厂主事暗夜。”

“哼，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从来不知会我一声？半年足足六个月啊，别告诉我他连派人送信跟打个招呼的时间都没有。莫非他忘了，谁才是东厂的主人，他是为谁效命吗？”

说话间，郭业的声音越发寒冷，一种被人背叛被人蒙骗的感觉充斥在心头。

“郭大人，你又错了！”

这女人再次否认了郭业的猜测，不疾不徐地说道：“暗夜并没有背叛你，东厂始终还是你的东厂，只为你一人效力。只是暗夜他也有自己的苦衷，不然他也不会将一直游离在黑夜之中的东厂示众于康宝等人面前。无论是制定那个吐谷浑的仓促计划，还是隐于幕后让我扮演暗夜于众人前，都是情非得已，他有他自己的苦衷啊！”

郭业听着这女人多次强调东厂和暗夜都没有背叛自己，心里多少好受了许多。

但是她话中多次提醒自己，暗夜情非得已，有自己的苦衷，他心里立马想起这连连下来，暗夜的几番不同寻常之举。

莫非……

当即，他惊喊道：“莫非暗夜出了什么事儿？”

“这个他不让说。”女人执拗地摇了摇头，脸沉如海讳莫如深地说道，“他说等着吐谷浑的计划一举成事，定会跟你亲自解释。在我离开吐谷浑前来西川之时，他再三叮嘱我，不得跟你泄漏他的情况，半个字也不许外泄。”

妈的，郭业暗暗啐道，这孙子还是一如既往的神叨叨，居然还打算瞒着自己。

陡然，他拉下脸来，恫吓那女子道：“他效忠于我，为我办事，还有什么我不能知道的？你既然暂时替代他主持东厂，那我问你，你是听他的，还是听我的？说，把你知道的全部统统说出来！”

“我主持东厂诸事，自然也是为郭大人办事。”

那女人总算说了句郭业爱听的话，刚想夸她两句，突然又见这女人从袖中掏出一把匕首贴在自己的白皙脖颈上，白狐儿脸上透着一股子决绝的神情，冷声道：“但是我听暗夜的，没有暗夜就没有我的今日。所以，郭大人莫要逼我，你若在恫吓威逼我泄密，我便死在你跟前，以表我对东厂的忠心。”

我靠！

这么飙？

郭业立马连连摆手阻止道：“姑娘，别闹别闹，赶紧把刀子拿下来，我不逼你就是。”

这女人的态度很明显，她是为东厂办事，是为郭业效力，但是她却只听暗夜一人的授命。

干的，此情此景，真让郭业心里好是一阵郁闷啊。就好比东厂是一间公司，暗夜担任CEO，郭业则是这间公司的董事长，至于这女人就是公司的员工。

可偏偏现在这员工为公司工作创造业绩，却只听从CEO，不将董事长放眼里。

奶奶的，真是气煞人了。

郭业见着对方收起了刀子，心有不甘，忿忿奚落道：“难怪暗夜会让你来假扮他出现在众人的面前，感情儿你对他可不是一般的忠心啊。啧啧，居然连我这东厂主人都支使不动。”

那女人又恢复了冷淡的神情，不疾不徐地回道：“郭大人无需多心，我为东厂办事，为郭大人效力，这点不容置疑。至于对暗夜，我无条件的信任他，因为没有他，我便不会苟延残喘至今日。”

苟延残喘至今日？不至于说得这么严重吧？

随即郭业八卦地问道：“听你这么一说，貌似你跟暗夜早早就认识了，而绝非入了东厂才受他器重栽培的吧？”

那女人微微闭起双眸，颇有些缅怀地叹道：“是啊，认识有十五年了，若非暗夜，也许当年我也无法幸免于难了。”

十五年？郭业暗暗掰扯算着，看她也是个三十来岁的美少妇，十五年前，莫非她十几岁就认识了暗夜？那这关系可真有些说头了。

郭业试探性地问道：“十五年前，暗夜这厮貌似还在某个贵人家里当差吧？你说你十五年前就认识他，莫非你跟他也是一个主子？”

“呵呵……”

那女人苦笑一声，眼神促狭地望着郭业，貌似看透了他的心思一般，说

道：“郭大人，你无需试探来试探去，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我并非他们暗夜阁中人，但是我却与暗夜阁渊源极深。”

呀嘞，居然还知道杀手集团暗夜阁，果然来头不小啊。

郭业接着对方的话茬儿顺口问道：“你居然和暗夜阁还有极深的渊源？那你是……”

“若非当年的事情没有发生，或者说当年没有让那畜生得逞，呵呵，郭大人——”

陡然间，那女人的眼中闪烁起夺魄的神采，微微扬起小荷尖尖的下巴，颇有几分傲气逼人之色，很是冷艳高贵地望着郭业，轻声吐道：

“若非当年玄武门大难，郭大人，你如今兴许还要叫我一声齐王妃！”

“齐……王……妃？你说你是齐王元吉的王……王……王妃？”

## 第569章齐王妃宇文倩

“没错，我正是齐王妃，齐王元吉的结发妻子宇文倩！”

此话一出，白狐儿女子的脸上尽显冷艳高贵之气，一股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冷傲冰霜。

郭业委实被这女人的来头吓了好大一跳，久久无法止息心中的震撼。

齐王妃宇文倩，她居然说自己是齐王府的王妃，实在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对方的身份实在是太过吓人，郭业不由质疑喊道：“你说你是齐王妃，你有什么凭证？齐王府满门无论老幼妇孺，还是仆役丫鬟，不是当年都统统被……”

“呵呵，统统被诛除殆尽，无一活口了，是吗？”白狐儿女人打断了郭业的质疑，说道，“你有所质疑也是应该，当年齐王殿下与太子殿下双双命陨玄武门，就连两人的满门家眷老小皆遭了李世民的魔鬼的毒手，无一存活，这点不假。但是机缘巧合，偏偏在那段时日，本王妃不在齐王府中，而是去了青州老家替亡父扫墓侥幸躲过一劫，免遭李世民的毒手成那刀下亡魂。呵呵，若非当日暗夜逃至青州告知本王妃，本王兴许还会傻傻地跑回长安城中再送性命。”

郭业听着齐王妃这么解释，倒也说得通，没想到齐王府还有漏网之鱼，而且还是一条好大的鱼。

不过一个堂堂的王妃没有找到，难道李二陛下当年就不会心疑吗？

齐王妃看着郭业的怔怔思索，突然冷笑一声，说道：“你是在想为何心思缜密如李世民也会如此疏忽大意，居然会让我苟活至今，没有广撒告示于各个州府来缉拿本王妃？”

郭业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显然被齐王妃猜中了心思。

齐王妃自顾说道：“呵呵，你觉得他已经在玄武门杀兄弑弟，丧尽天良屠了兄弟满门。他还敢明目张胆的广发檄文来缉拿本王妃吗？难道他就不怕受天下人千夫所指？呵呵，李世民虽心狠手辣灭绝人寰，但还没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他还得在天下面前装成一副圣明天子的模样，巴不得天下都不知道玄武门之事，怎么可能还会到处瞎嚷嚷。而且。这四年本王妃一直躲在青州老家的一座尼姑庵中，小心翼翼苟延残喘，谅他再是心思缜密也不会想到我会躲在青州老家。”

显然，齐王妃已经将‘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这句话发挥得淋漓尽致了。

郭业看着眼前这位齐王妃宇文倩，在说到丈夫被杀，齐王妃满门被屠，居然没有想象中那般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的样子。

他不由有些暗叹，这是心理素质已经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呢？还是已经哭得没有眼泪，早已不知伤心为何滋味了？

齐王妃宇文倩，青州宇文家，咦——

郭业突然惊呼一声：“齐王妃，你说你复姓宇文，乃青州人氏。青州宇文氏乃是显赫门阀，如果我没猜错宇文文化及应该跟你有关系吧？”

齐王妃眼中立马闪过一丝明亮，很是干脆地应道：“没错，宇文文化及乃我父亲，宇文成都乃我大兄。”

“那率近万兵甲远遁海外的宇文成趾又是你的……”



“噢？郭大人居然这些陈年旧事都知之甚详，难怪暗夜在本王妃面前极力称赞于你。远遁海外的宇文成趾正是本王妃的二兄。郭大人，恐怕你惦记的乃是我二兄宇文成趾手中的那三份前隋遗宝吧？”

“哈哈。”郭业赶忙笑着掩饰尴尬，道，“齐王妃真是爱说笑，郭某视钱财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讲得就是一个重情重义。哈哈，我也是随口问问，随口问问而已。”

他说归这么说，心里却是把眼前这个美妇人给数落一遍，臭娘们说话也太直接了，一点面子也不给啊，你还真当你是当年那个齐王妃啊？落毛的凤凰不如鸡，这个浅显易懂的道理莫非你不知？

齐王妃真是半点面子也不给，又是反讽了一句：“郭大人说这话，亏不亏心？”

我草，还真没完没了。

郭业刚想反击两句，谁知齐王妃又来上一句：“郭大人惦记也没用。我夫君曾多次派人前往海外找寻我二兄，半点消息都未曾得到。就连我夫君惨遭大难，我二兄都未曾派人回中原找寻过我这个亲妹。呵呵，也许我那二兄与随行近万兵卒，还有那价值连城的前隋遗宝，都早早地葬身在了大海之中也说不定。”

说话间，丝毫没有落寞伤心的神情，就跟之前提到丈夫被杀，满门被屠一样，神色巍然不动。郭业见状，真怀疑这齐王妃宇文倩心硬如铁，早就忘却了情之一字。

他曾多次出入宫中，也听到宫中一些传闻，今日撞见齐王妃宇文倩，心里头有个疑惑不得不解，继而问道：“齐王妃，郭某心里有个疑问，不知当问不当问，就怕……”

“呵呵，郭大人，我连丈夫被杀满门被屠之事都能张口而出，你觉得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打击到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尽管问，早早说完这些事情，我们继续回归正题？”

说得那叫一个洒脱，与她相比，倒显得郭业小家子气了。

郭业抿了抿嘴唇，咽了口唾沫，问道：“我曾在宫中行走，听闻当今圣上有两位妃嫔最是得宠，一位是听泉宫的大杨妃，另一位是飞凤殿的小杨妃。那位大杨妃指的便是前隋公主，蜀王李恪的生母。至于这位小杨妃，据传闻来自齐王府，也曾是齐王妃，姓杨名珪媚。郭某虽没见过她的真容，却是屡屡听人提及，这位小杨妃面容妩媚，性情妖娆，长歌善舞。听说如今皇宫内的有一支宫廷舞名为‘秦王破阵舞’，就是出自这位小杨妃之手，皇帝甚是喜爱之。”

“杨珪媚？”

听完郭业说完，齐王妃宇文倩古井不波的神色居然泛起浓浓的怨毒之色，一改之前的冷淡，变得极为愤怒咬牙切齿地沉声道：“这个水性杨花的狐媚女人，若非是她趁着本王妃不在齐王府之时，魅惑齐王失了方寸，哼，又岂会酿成玄武门惨剧？她算什么齐王府王妃？呵呵，她只是齐王妃的侧妃而已，也配尊称齐王妃？妖媚女人，魅惑误国，本王妃一定不会就这么放过她。”

郭业总算是又了解了一宗秘辛，原来李二陛下从齐王弟弟手中抢来的这个小杨妃，只是齐王府的侧妃啊。

不过听着宇文倩如此评价她，又是妖媚女人，又是魅惑误国，可见小杨妃长得绝对也是妲己一般的祸国殃民。

他又看了一眼齐王妃宇文倩，心道，别说小杨妃，其实你也长得跟狐狸精似的。

随后，他敷衍着点点头，笑道：“原来还有一个缘由啊，受教了，受教了，多谢齐王妃释疑解惑。”

宇文倩摇摇头，收起了怨毒神色，又回到了之前的冷淡，轻声说道：“郭大人，你想知道的你也知道了，我能说的我也毫无隐瞒，这下你总该了却心头的困惑，对我确信无疑了吧？”

郭业点点头，道：“是啊，今日能够得见王妃真容，亦是我郭业三生有幸。只不过冒然由王妃您接替了暗夜，我这有些怪怪的，不怎么习惯罢了。至始至终，我对王妃那是相当信服的，呵呵，呵呵……”

尽管知道郭业这是敷衍之词，齐王妃宇文倩这次却没有揭穿他，相反点点头表示默认，又加了一句道：“其实郭人大可对我放一百个心。暗夜为我夫君尽忠，我却为我夫君守节，其实我与都一样都只有一个目的，那便是为我夫君齐王殿下平反昭雪。”

潜台词便是他们的共同敌人都是李二陛下，除了郭业这里，天下虽大亦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处。

这倒是一招杀手锏，郭业听罢，已然信服不已。

随即说道：“王妃放心，我既然应承了暗夜，我便会做到。有朝一日我高居庙堂上，郭某定会死谏君王，为齐王殿下平反昭雪，恢复他昔日生前的荣耀。”

宇文倩嗯了一声，说道：“我相信郭大人，这也是我肯出山投入东厂，为郭大人办事效力的根本原因。我也想为我夫君的平反昭雪尽上一份绵薄之力。”

郭业赞道：“齐王妃对齐王殿下真是一往情深啊，佩服，佩服！”

宇文倩摇头道：“以后为免有心人猜疑，郭大人还是不要再叫我齐王妃了。”

郭业道：“那如何称呼王妃你？”

宇文倩道：“郭大人称我一声倩夫人吧！”

齐王妃，倩夫人？

郭业默然点头表示认可，轻轻地称呼了一声倩夫人。

这时，宇文倩才看着郭业问道：“郭大人，既然你已经确信了我的身份，那么此事就告一段落。你我还是先谈正事吧，可好？”

郭业伸伸手，示意道：“王妃，哦不，夫人请讲！”

郭业蔫坏，特意去了倩字，只唤出夫人二字，甭说他自己觉得有些怪异和躁动，就连宇文倩听着都有些神情骚动。

好像是丈夫唤着妻子一般，整个房中多了几分异样的气氛。

不过看着郭业一脸中规中矩，义正凛然的样子，宇文倩又委实不好说些什么。

只得耐住心头的浮动，继续冷冷冰冰地问道：“之前郭大人曾说过，你有办法可以助我们东厂在吐谷浑一举成事。如今迫在眉睫，还望郭大人不吝赐教才是。”

郭业点头应道：“没错，之前联系不到你们，我的确没有办法。不过如今所有事情都凑到一块儿了，居然让我理出了脉络，夫人听我说来……”

## 第570章射出第一箭

郭业搬来两把胡凳，示意宇文倩坐下谈话，谁知被宇文倩摇头拒绝，说道：“我还是站着比较习惯，郭大人你且说来。”

郭业自然不强求，自顾坐下翘起二郎腿问道：“夫人，我问你，现在你们若在吐谷浑举事，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

宇文倩不假思索地回道：“自然是来自吐蕃一方对大王子慕容顺的支持了。慕容顺明显已经倾向与吐蕃人合作，吐谷浑五万边军又听命于他，只要他到时候一声令下，让五万边军不加抵抗，放吐蕃大军长驱直入吐谷浑。呵呵，任凭我们在白兰城如何举事，都无济于事。结果只有一个，无论是东厂，还是我们扶持的二王子慕容延，包括反对慕容顺的吐谷浑一千大臣，都会被慕容顺围剿在白兰城中。”

郭业点点头，问道：“如今吐蕃有多少兵马在吐谷浑边界？”

宇文倩道：“步卒一万，骑兵五千，还有将近三万五的吐蕃奴隶兵，如与慕容顺的兵马一合围，将近拥兵十万众。”

奶奶的，这么多？

郭业暗自惊讶，又问道：“如今吐蕃五万兵马的主帅又是何人？”

宇文倩道：“就是潜入吐谷浑白兰城中，与慕容顺频频接触的吐蕃王爷，当今吐蕃国主松赞干布之弟，多赤罗。我们曾派人在白兰城中暗杀过他几次，可惜这位多赤罗王爷身边有一支战斗力强悍的吐蕃王宫禁卫队，不分昼夜贴身保护着，令我们数次无功而返，折损了不少手下。还险些将安排在多赤罗身边的侍女砒霜给暴露出去。”

郭业一听多赤罗三字，立马又想到了长安那一次，在自己手中吃瘪的吐蕃王爷。

不是冤家不聚头，这次又撞到一起了。估摸着这吐蕃王爷至今还耿耿于怀斗狗大赛的那次受辱吧？

这就好办了！

郭业径直问道：“夫人，如果我想办法将陈兵在吐谷浑边疆的五万吐蕃兵马调走，你们是否有把握在白兰城中举事，颠覆了吐谷浑的乾坤与日月？”

“啊？将吐蕃五万兵马调离走？郭大人真有这本事？吐蕃人又怎么可能会听郭大人支使差遣呢？”

显然，宇文倩也被郭业这办法给震住了，满脸的难以置信。

郭业耸耸肩，笑道：“夫人，你只要回答我，没了吐蕃人的虎视眈眈，陈兵威胁，你们是否能在短时间内彻底扶持慕容延上位，将吐谷浑国内的情势掌控于手中？”

宇文倩重重地点了下头，应道：“能，一定能！”

“那就好。”郭业满意地笑道，“那你们只管做好白兰城中之事就好。其他的事情，就交给我来办！”

宇文倩看着郭业如此信心笃定，绝非随口胡诌，吹牛说大话，不由好奇问道：“郭大人，你如何将吐谷浑边界的五万吐蕃兵马调离走？听说那位多赤罗王爷跟你仇隙甚深，你要能支使得动他，除非……”

“除非太阳打西边儿出来，还是说除非黄河水倒流啊？夫人，正因为我与多赤罗仇怨极深，这小子才会一直对我念念不忘，耿耿于怀心中。才会在意

我的一举一动，甚至要亲手擒拿甚至宰杀了我，方能解他心头之恨，哈哈……”

宇文倩还是满脸狐疑，没听明白郭业的意思。

郭业只得解释道：“正因为多赤罗对我的态度，所以只要他收到我的风声，他绝对会想起往事来。而且，你不觉得两个男人之间的对决，往往只有上了战场彼此对阵，方能证明孰高孰低，谁是英雄吗？”

“战场？彼此对阵？”

宇文倩好像听懂了一些郭业的意思，莫非郭业要主动去招惹多赤罗，让他率兵撤出吐谷浑边界，追击郭业大军？

果然，郭业轻轻吐了一句：“与其等着他们上门挑衅，还不如主动出击，将整个形势的主动权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心。夫人，我问你，是否只要多赤罗的五万兵马一动，你们在白兰城中就可以举事，颠倒阴阳与乾坤了？”

宇文倩点点头说道：“没错，只要他们一动身，我们便会在白兰城以最短的时间发动政变。到时候慕容顺的五万边军就是想回兵救援白兰城，也为时晚矣。”

“好！”

郭业重重地拍了下手，赞道：“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建议夫人以最快的速度返回白兰城，准备一切，静等着吐谷浑边界的动静。”

宇文倩不无担心道：“郭大人，据我所知你手中只有三千西川军，至于阿里土城的一千守城军根本无法与西川军比拟。你如何能击溃多赤罗的五万吐蕃兵马啊？”

三千对五万，敌众我寡，明显实力悬殊，容不得宇文倩不得不担心。她如今可是与郭业同坐一条船，郭业出事对她只有坏处，没有好处。

郭业无所谓地笑道：“三千西川军，足矣！夫人且放心，我自有我的应对之策。两军交战，不仅拼实力，还拼这个……”

郭业抬起食指点了点自己的脑袋瓜，笑道：“我这个地方绝对比多赤罗那傻帽要强！”

扑哧～

一直都冷冰冰示人的齐王妃宇文倩，被郭业这么一无厘头一闹，居然笑颜开来。

不过瞬间便收起了笑容，又回到冷冰冰的模样。

啧啧，这一笑，仿若一把巨斧劈开千年冰山的刹那，可把郭业的心肝笑得砰砰直跳，暗赞真是一位冰雪无暇的美妇人啊！

见着郭业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宇文倩多少有些不自在，从宽袖中掏出一本册子，递过去道：“这是你之前索要的吐蕃密谍细作花名册，一切资料乃至联络方式都在上面。郭大人且收好！”

郭业嗯了一声，郑重地接了过来，小心翼翼放进怀中。这玩意他不可不取马虎，里头的名单不仅关系着巨大的密探网络，还关系着不知多少人的身家性命。

宇文倩交完花名册后，对郭业说道：“既然郭大人有了对策，那我这就告辞了。举事成功之日，必会派人送来捷报。”

说话间，她将地上那半张铁面捡起，重新戴回脸上，又将身上那一袭黑袍套在头上，让人只看见那带着半张铁面的脸颊。

再一次扮演起东厂铁面暗夜的角色。

郭业本以为她明天才走，没想到她居然现在就要匆匆离去，不由挽留道：“夫人，要不在图瓦城小住一宿吧。明日再行赶路。白兰城再急，也不会急在半天的时间。”

“多谢郭大人的美意。”宇文倩的声音又学起之前的那股阴恻恻，说道，“我不宜久留图瓦城，趁着天黑之前我还要再去一趟野狼峪，面见王伯当王大当家。因为我还要与他商榷一下，看他具体什么时候率领野狼峪的一万余人进入吐谷浑。”

对啊，郭业暗暗点头，东厂还需要借助王伯当这一万余人来帮忙平定慕容顺这一派的势力呢。

于是他不再勉强挽留，将宇文倩送到了门口，道：“那夫人你一路小心，咱们两边都各自行动，提前祝夫人你马到功成，一举定了乾坤翻日月。”

宇文倩低声道了句谢谢，披着黑袍拔腿就往外头走去，走了没几步，突然扭头冲郭业建议道：“郭大人，其实你如果叫我倩夫人，我会更满意。”

郭业摊摊手耸耸肩，没有回应，见着宇文倩越走越远后变成一撮黑点之后，方自言自语乐道：“其实我叫你一声夫人，我更觉得舒坦儿美哉。”

这时，在外头歇脚的庞飞虎迎面走来，皱着眉头有些狐疑地嘟囔道：“小哥，我是半年前第一次见到这位东厂的暗夜，若不是他主动现身我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号人物。只不过我很好奇，这暗夜声音是个男的，但看这走路姿态，包括有些小动作，都像个娘们。你说说呗，这暗夜到底是男是女啊？”

郭业心道，半年前是男的，不过现在嘛，变成女的了。

不过他懒得和庞飞虎细说这么多，不然解释起来就是到天黑都说不通透。

随即笑道：“你管她是男是女？反正你知道她是个怪人就成了。”

“也对，这人神神叨叨的，是男是女都已经不重要了。王八蛋，居然在我家潜伏着他们东厂的人，太不地道了。”

庞飞虎一阵数落，到现在还愤愤不平，心里有气难消。

郭业立马将自己撇清，说道：“这事儿我已经教训她了，自己人还安排什么密探？连你庞飞虎我都信不过，我还能信得过谁？”

“就是，想当年小哥你进陇西县衙时，你我就一起共事。东厂这些王八蛋，居然在我……”

“好了，庞大哥，先不讨论这个了。”郭业赶忙阻止了庞飞虎的满腹牢骚，沉声说道，“接下来，弟兄们可有的忙了！”

庞飞虎立马问道：“啥事儿？”

郭业摩拳擦掌一番，正儿八经地说道：“你替我传令下去，三天后，西川军全员开拔。”

“去哪儿啊？”

“越过边境线，在吐蕃国土上由我们西川军率先射出第一箭！”

“射出第一箭？”

庞飞虎一开始还没听明白，突然反应过来满脸欣喜之色地喊道：

“小哥，你是说咱们要跟吐蕃人开战了？”

郭业笑道：“是的，弟兄们操练了整三年，也是到该检验真章的时候了！”

## 第571章誓师出征

三天后，边境隘口，艳阳高照。

郭业一身白盔亮甲，胯下黄鬃良驹，当头迎风而立。

头戴兜盔红缨随风而动，身披猩红大氅任凭风吹，猎猎作响。

就连珍藏许久未曾用过的虎头湛金枪，今日都重现了天日，紧紧握于手中。

此时的他，面朝着仅有一隘之隔的吐蕃国境眺望而去，目光坚毅，久久不语。

他的身后，紧随着庞飞虎、康宝、程二牛、阮老三、朱胖子，还有三千枕戈待旦的西川军。

就连近日撒欢玩疯了 of 长孙羽默与女流之辈的贞娘都随军而行。

若是童虎与阿里土城的一千守城军皆在，那真可谓倾巢而动，全员出击。

在场诸人纷纷将目光落在了郭业背后的猩红大氅之上，各个神情飞扬跳脱，充满着兴奋与雀跃之色。

磨剑三年，今日，终得出鞘！

.....

.....

庞飞虎策马上前来到郭业的身边，轻声说道：“镇抚使大人，昨天夜里，我已经将东厂的花名册交于米吉手中，今日凌晨他便率着八十人进入吐蕃国内，这个时候估摸着应该过了桑巴的领地，前往吐蕃国腹地了。”

值此庄严肃穆的场面，无论是庞飞虎还是其他人，自动舍弃了口头习惯小哥长小哥短，皆尊称郭业一声大人。

而且这几日郭业再三交代诸人，此番行动皆是以镇抚司的名义而行动，与西川都护府，与朝廷，都毫无瓜葛。

也就是说，他们此番出击，完全就是孤军奋战，根本得不到朝廷任何方面的支援。

这一战，无论是对郭业，还是对众人，都是意义非凡，同时也是九死一生。

纵是这样，亦是无一人退出，因为他们知道，郭业在则旗在，郭业兴则众人昌。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早在陇西之时，众人早已上了郭家的大船。

今后，是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还是撞礁沉船全员殆尽，都已是早早注定，容不得更改。

就如郭业前日动员大会所言，到底是狼行天下吃肉，还是狗行千里吃屎，就看这一战。

庞飞虎见着郭业好像有些怔怔走神，又催喊了一声：“大人，大人.....”

郭业猛然惊醒，微微颌首说道：“米吉与他手下八十名弟兄乃是一支奇兵，他们此番前去将会化作一支利刃，直接插进吐蕃国的核心。我想，米吉定不会让我失望。”

庞飞虎点头应道：“米吉让我转告大人，此番深入吐蕃腹地，困阻重重，他们抱着必死之信念，不成功便成仁。如若.....”

“别说了！”

郭业突然打断了庞飞虎的转述，强提一口气说道：“我相信他们能成。对了，童虎和阿里土城的一千守军怎么还没抵达？再等下去，就误了出发的时辰了。”

庞飞虎扭头朝后面望去，还是不见童虎和一千守城军的身影，继而摇摇头道：“估摸着还在安排阿里土城的善后之事吧。大人，你不再考虑考虑我之前的建议？如果连童虎的一千守城军都出动的话，那图瓦城和阿里土城就真的再无可战之兵了。两座偌大的城池无一兵一卒守卫，就是两座不设防的空城啊，万一被吐蕃人发现端倪，那……”

“飞虎。”郭业抬手再次阻止了庞飞虎的谏言，神色决绝地说道，“并非我想将西川置于无兵防守的境地，委实是我们手中可战之兵太过稀缺。再者说了，如若吐蕃数万兵马越过边境强攻这两座城池，你觉得仅凭童虎的一千守军能够守得住吗？与其这样瞻前顾后，最终得不偿失，咱们不如断了这可有可无的后路，让弟兄们知道不进则亡，已无退路，学一回西楚霸王项羽，来一个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

“不进则亡，已无退路，破釜沉舟，置之死地而后生？”

庞飞虎脸色凝重地呢喃着郭业的这句话，慷慨豪迈油然而生。

“镇抚使大人，童虎他们来了！”

不知后头谁喊了一嗓子，引得郭业扭头再望阿里土城方向。

果然，童虎一马当先率着千人马踏飞驰而来，扬起铺天盖地的尘嚣，甚是壮观。

郭业迅速调转马头对着三千西川军，高举着手中的虎头湛金枪，高声喊道：“弟兄们，吐蕃人狼子野心，不仅扣我大唐使团，还屡屡犯我大唐属国边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与其坐以待毙，等着人家欺上门来，不如主动出击，煞上一煞吐蕃狗的威风。今日，我再问你们，愿与我郭业出击吐蕃，杀他个鸡犬不宁，一扬我大唐国威否？”

“杀！”

“杀杀！”

“杀杀杀！”

一时间，整个军中数千甲卒顿时沸腾了起来，挥戈扬矛，喊声震天，马嘶鸣啼，尘土飞扬，端的壮观至极。

此情此景，郭业唯有四个字：军心可用！

就连自幼长在长安城中，自诩见过大场面的长孙羽默，融入在这震人心肺的情境中都忍不住一番慷慨激昂，坐于马上不断挥舞着胳膊，与西川军齐声喊杀。

而贞娘则是从马车中探出脑袋，一双美目不断闪烁，望着意气风发的郭业，不由痴了。

呼～

只见郭业一手举枪，一手从马鞍中抽出一根马鞭，侧身狠狠抛过隘口，徐徐落在了吐蕃国的国土之上。

此举谓之，投鞭扬马。

而后遥手一指，冲众人狂笑道：“今日投鞭，我等定要马踏吐蕃国，尔等可敢乎？”



“敢！”

“敢敢敢！”

“战！”

“战战战！！”

郭业的这次新奇举动，再次引发了热潮，场面再一次失控，军中气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涨。

这时，郭业见着时机成熟，立马冲庞飞虎豪气干云地伸手喊道：“拿弓来！”

庞飞虎会意，郭业这是要冲吐蕃国的疆土开弓射箭，不仅告诉西川众将士开弓没有回头箭，更是寓意着要在吐蕃人的土地上动起兵戈，向上苍祈福得到庇佑。

紧接着，只见郭业动作行云流水，直接搭箭，挽弓，扣弦，箭指吐蕃国，一气呵成，喝呀一声——

啾~~

一支带着响哨的雕翎箭离线而出，被射向高空，飞过隘口离开大唐的国土，朝着吐蕃国土的方向疾驰而去，越飞越远，很快就变成了肉眼几乎看不清楚的一个灰点，缓缓朝着地上落去。

雕翎箭还未落地，郭业已然重新调转了马头，振臂举枪，高呼喊道：“众将士，听令，出击！”

声音一出，一人一马早已疾驰飞奔，穿过隘口，踏进了吐蕃人的国土。

郭业一出，庞飞虎紧跟上。而后，康宝所率刀盾兵、阮老三所率长枪兵、程二牛所率八百白袍骑兵、童虎所率一千守城兵，陆续跟上，谁也不甘人后，穿过隘口踏上了吐蕃人的国土。

一路向西，杀将过去……

约莫过了近一个时辰，嘈杂喧闹的隘口早已恢复了平静。若非一地的马屎马粪可以证明，实难相信一个时辰前，这里有过数千兵马，誓师出征。

就在这时，隘口突然又迎来了数百平民百姓打扮的汉子，清一色策马狂奔，气势汹汹而来。

这数百人齐聚隘口之后，纷纷歇住了马儿，驻足不前。

为首两名男子彼此对望了一眼，神色颇有失望。

其中一人叹道：“唉，没想到还是晚来了一步，没有赶上郭大人。”

另外一人淡定地摇摇头，说道：“没事，即便赶不上我们也可以自行进入吐蕃国，届时也能为郭大人尽上一份力。”

“好，听你的，你说咋干就咋干。”

“嗯，走吧！”

“弟兄们，大当家有令，穿过隘口，去吐蕃人的地盘上好好做他一票大的！”

“哈哈，驾~~”

“驾，弟兄们跟上……”

## 第572章攻破营地

数千兵马奔袭在吐蕃国的土地上，远远望去，宛若乌云滚滚翻腾不已。所过之处皆是尘土飞扬，弥漫笼罩，数千人如若无人之境般毫不停歇，目标直指桑巴营地。

“二牛，二牛！”

郭业一边纵马疾驰，一边冲身后漫无目标地嚷嚷开来，因为身后入眼之处尽是尘土扬起，眼睛早已分辨不清谁是谁人。

好在程二牛就离郭业两个马身的距离，闻言拍马赶上喊道：“镇抚使大人，俺二牛在哩，有何吩咐？”

郭业长枪一扬，直至远方喊道：“趁着现在桑巴还没反应过来，你率你麾下八百白袍，加快速度奔袭营地。力求第一时间冲垮他的营地，只要你们将他营地的外围土墙打开缺口，长枪兵与刀盾兵随后就能赶到记住。”

“得令！”

“记住，不要心慈手软，也莫要妇人之仁。传令你的骑兵，一路之上，凡手持兵刃反抗者，凡给桑巴通风报信者，无论男女老幼，还是平民奴隶，一律格杀勿论。”

“镇抚使且宽心，俺二牛晓得轻重！”

说罢，程二牛依样画瓢冲背上取下囚龙棒握于手中，振臂高高举起，挥舞高呼道：

“奉镇抚使大人之命，八百骑兵先打头阵，速速加快前进，给俺挣个脸面，冲垮桑巴营地的大门！”

“喏！”

“冲，冲啊！”

“噜噜噜噜噜……”

一时间，八百骑兵纷纷扬起马鞭狠狠抽打胯下坐骑，口中不约而同发出振奋人心的呼喊尖叫，手中不断挥舞着横刀，随程二牛飞驰桑巴营地而去。

八百骑兵仗着胯下坐骑的优势，率先脱离大队，先打头阵而去。

继而，郭业分别看了一眼阮老三和康宝，两人立马会意，纷纷打气喊道：

“刀盾兵的弟兄，跟上！”

“长枪兵，火速跟上，没有战马，咱们长枪兵的双腿一样跑得快！”

霎时间，整个队伍的行军速度陡然又提升了几成，吃着八百骑兵扬起的尘土，一路向前冲着。

一直都沉浸在兴奋状态之中的长孙羽默亦是听到了郭业对程二牛的交代，不由脸上浮起一丝的不忍，策马来到郭业身边，问道：“郭，郭，郭大人，你刚才说无论男女老幼，还是平民百姓，都是格杀勿论。这么做，会不会有点太过血腥嗜杀了？”

他本想着直呼郭业其名，但如今情况不一样，场合也不一样，再也容不得他随随便便，于是乎，索性喊起了郭大人。

听着长孙羽默的话，郭业笑而不语，继续挥动马鞭并未解答他的疑惑。

很快，又与长孙羽默拉开了几十步的距离。

长孙羽默烧了冷灶，顿时大囧，不由嘟囔道：“靠，拽什么拽？耍大牌

呢？”

旁边恰逢旁听的庞飞虎不由笑道：“长孙公子莫怪，这战场之事岂能儿戏？我家大人也是为了弟兄们着想。你想想看，桑巴营地不计桑巴蓄养的私兵，就说平民与奴隶至少都在两万人数。若不杀掉一些，岂能将他们震慑住？咱们拢共也只有三四千人，万一他们手执兵械反抗群攻，呵呵，结果你应该懂得……驾！”

庞飞虎话未说尽，狠狠抽了一记马鞭，追着郭业扬长而去。

长孙羽默霎时陷入了沉默，心中暗道，也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还真信不过。

……

……

又过一个时辰，郭业率着剩余兵马顺利抵达桑巴营地土墙外不足百米处，沿路之上尽是吐蕃奴隶的尸体，尽数都是桑巴家用以放牧的奴隶。

此时，土墙的大门显然被冲撞开来，垮了一大片，看来程二牛的突然奔袭已然奏效，杀得桑巴一个措手不及。

土墙之内营地中，隐约传来阵阵马踏嘶鸣，刀枪剑戟交戈打斗之声。

当郭业率军冲过土墙大门之时，叽里咕噜夹杂不清的哭天喊地之声已经泛泛不绝于耳。

叽里咕噜的话，正是吐蕃话。

郭业双腿夹紧马鞍，手中虎头湛金枪一亮相，大呼一声喊道：“众将士听令，凡冥顽不灵抵抗者，格杀勿论！”

“喏！！”

齐声震呼，康宝率着长枪兵在前，阮老三领着刀盾兵在后，哗哗如潮水般涌入大门内，杀将过去。

童虎麾下一千守城军虽不如西川军来得精锐，但亦非乌合之众，自然也是争先恐后地涌入大门，胡乱一通杀起。

整个营地之内，刀光剑影，杀声震天，张眼四处都能见到两方人马厮杀扭打成一块儿。

鲜血慢慢浸染着营地的泥土，很快，砂风一起，整个营地顿时弥漫起浓浓刺鼻的血腥味儿。

尽管桑巴营地被郭业杀了一个措手不及，但始终仗着人多，频频皆能看见与西川军负隅顽抗者。

战争难逃死亡，战场无法规避流血与牺牲。

郭业不再理会己方的伤亡如何，而是冲着身边的庞飞虎喊道：“由你暂时统筹指挥，我且去桑巴的住处一看，不能轻饶了这条老狗。”

庞飞虎点点头，又指了指身边几名士卒守护的马车，说道：“放心吧，这里有我在，出不了事！”

郭业嗯了一声，拍马赶往桑巴的住处，惦记着能够生擒这老狗。

“等等我~~让我也跟着涨涨姿势！”

长孙羽默见着郭业要去捉拿此地的大头人，居然拔出平日用来装饰的宝剑，跃跃欲速地连连策马追着郭业而来。

很快，两人便到了桑巴的住处，那片由数栋二层木楼连成一个圈的私人住处。

楼下养猪，楼上住人。

不过当他到了这里之后，发现程二牛的八百白袍早就杀到了这个地方，迎面冲自己策马而来的正是程二牛本人。

这厮满脸淬着血渍，白袍染红一大片，与杀猪屠夫一般无二。

来到郭业跟前龇牙咧嘴一番，喊道：“过瘾，真他奶奶的过瘾啊！”

郭业径直问道：“桑巴呢？”

闻罢，程二牛立马苦着一张脸，再也得瑟不起来。

郭业心里咯噔一下，问道：“莫非你小子没留神，顺手将他宰了？”

“嗨！”

程二牛叹息一声，有些丧气地说道：“刚才抓了个活口逼问了几句，还是晚来一步，那老兔崽子居然在几天前带着一千私兵和两千奴隶兵去了白兰城，说是去见什么贵族老爷。”

郭业立马惊道，要坏菜，肯定是上次谈话让这孙子引起了注意，跑白兰城通风报信去了。

奶奶的，看来下一步的行动部署又要改一改了。

随即对程二牛宽慰道：“罢了，跑了就跑了，下次还有机会再活捉他。对了，你们先打头阵看似蛮顺利，伤亡情况如何？”

程二牛道：“是挺顺利的，桑巴自个儿就带走了一千私兵和两千奴隶兵，留下也只剩一半的人马。那些奴隶和平民又没啥战斗力。不过我们从冲垮大门到现在杀到这儿，多少也有些损伤，估摸着也有百来号弟兄挂彩，几十号弟兄战死了。麻痹的，居然会跑了桑巴这老狗。”

郭业也是暗暗叹息一声，第一战光骑兵就折损几十号人，这些骑兵可都是心头肉啊。

回头转身不忘对长孙羽默说了句：“长孙，现在你明白为何我要颁布那两条命令了吧？不下手狠辣点，也许我们自己死得人更多。”

长孙羽默暗暗点头，不再言语。

约莫过了一会儿，没了桑巴的营地就如没了主心骨，很快就溃败得一塌糊涂。

兵戈打斗之声渐渐消减了下去，缓缓，趋于平定。

这时，

康宝前来回报：“营地西头一带的顽抗势力基本剿灭。”

阮老三也前来回报：“营地东头，尽数控制，平民奴隶纷纷跪地投降。”

童虎拎着一对铜锤策马赶来，报道：“土墙一带及大门附近，悉数投降。”

郭业示意三人稍事休息，派程二牛带着骑兵去整个营地风驰电掣一圈，统计一下投降者有多少。

过了半盏茶的功夫，程二牛就统计出了结果，死得基本都是桑巴的私兵和奴隶兵，投降苟活下来的尽数届时平民和奴隶，约莫在一万人众。

郭业听到这个字数，有些惊讶，乖乖，居然还有一万来人没有死。

显然几人都看出了郭业的面色，低头不语起来。

因为这一万人到底何去何从，他们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是让这一万奴隶继续滞留在这个营地上呢？还是……

郭业他们不可能长期驻扎在此处，因为仅仅一个桑巴的领地并非郭业所

要图谋，亦吸引不来多赤罗的注意力。

众人皆是不支声，程二牛委实忍耐不住，喊道：“实在不行，就将这一万奴隶杀了呗。难道还留着他们在这儿，继续给桑巴种地放羊？”

平日里以老实低调著称的阮老三突然也建议道：“二牛说得在理，照我说，不仅要杀光这一万奴隶，还要将桑巴的营地烧伤一把火，付之一炬。”

乖乖，阮老三这话一出，顿时引得众人侧目，大家的神色都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真是会咬人的狗狗不叫唤啊。

既然阮老三、程二牛都这么说了，康宝自然也不能含糊，皱着眉头冲郭业说道：“屠杀平民奴隶这种事情有伤天和，你莫要沾手，还是由我们代劳吧！哥几个，动手！是坑杀活埋，还是动刀子，大家伙自己掂量着来。”

说罢，三人的脸上尽是肃杀之气，纷纷勒起缰绳，调转马头，准备各自回去准备开始大屠杀。

旁边保持缄默的长孙羽默看着三言两语间，便决定了一万多吐蕃奴隶的生死，不由睁大了眼珠子，心中直呼又涨姿势了。

郭业本来也打算默认他们这么个干法，突然想到这一万余人兴许还有其他更好的用途，当即伸出右手唤住三人道：

“且慢，不能杀俘，我还另有妙用，你们稍安勿躁，都先停手！”

## 第573章《告吐蕃奴隶宣言书》

“本山人自有妙计！”

郭业嘴角一扬，貌似信心百倍地吩咐道：“你们几人立马回去，将营地中所有奴隶都集中起来，我要跟他们唠上一唠！”

将所有奴隶都集中在一起？跟他们唠嗑扯犊子？

在场几人脸上都浮现出莫名其妙之色，彼此对望了几眼，眼中都透着不可琢磨的味道。

紧接着，郭业又提醒道：“对了，想必你们各自的人马中都有通晓吐蕃话的军士，都给我找几个出来。届时让他们充当翻译，不然我在上边儿口沫飞溅巴巴儿一阵瞎掰活，那些奴隶又不懂汉语，那就跟看猴戏一般了。”

“哦……”

几人纷纷点头，尽管心里有疑惑，但还是遵照着郭业的吩咐，陆续散开忙活开来。

康宝几人离去，仅剩长孙羽默留在郭业身边，他也搞不懂郭业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

纳闷之下好奇问道：“郭，哦不，镇抚使大人，你这是要唱哪出戏啊？难道这些奴隶还有大用处？”

郭业点点头，说道：“用处大了去。长孙，你可听过东汉末年黄巾军是怎么造反的吗？黄巾军最擅长什么战术，你知道吗？”

“黄巾军，造反？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跟你这妙计挨得着吗？”

长孙羽默听得一阵头大，不滞翻起了白眼。

郭业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叹道：“你小子真是白瞎了长孙世家的招牌，居然连这典故都不知道。”

长孙羽默又是翻了翻白眼，浑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神情傲娇道：“我没事去记那些玩意干嘛？在国子监里你见我什么时候捡过课本？你还是赶紧说吧，别卖关子了。”

郭业嘿嘿干笑两声，奚落道：“听清了，爷们又给你免费上一堂课。这黄巾军啊，最擅长的就是拿邪门歪道来忽悠民众，让民众自发自愿地参加黄巾军一起造反，把敌人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海洋中，这就是所谓的人海战术。但是人数再多如果都是乌合之众的话，总有越打越少，死干净死绝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长孙羽默不支声儿不答话，继续听着郭业慢慢说来。

只听郭业继续说道：“人海战术不行了，黄巾军又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这个办法争对的就是那些不参与造反的民众。他们就玩起了裹挟流民以驱敌和攻城掠地的把戏，还百试不爽。这回啊，咱们在吐蕃人的地盘也学一学黄巾军的把戏，来上一出裹挟奴隶以驱敌攻城，让吐蕃奴隶替我们打头阵。反正死道友不死贫道，懂了吧？”

长孙羽默似懂非懂地点头，试着问道：“你是说你准备逼着这一万奴隶替咱们打头阵，当炮灰？”

郭业摇摇头，笑道：“也对，也不对。咱们不能完全照搬黄巾军那一套，我稍稍改良一番，一手硬一手软，双管齐下两手要抓。届时，效果绝对比黄巾军要来得行之有效。”

“那具体你怎么弄？”

“回头你就知道了，咦，我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咱们走吧！”

郭业眺望了一眼营地大门口方向，此时乌乌泱泱的奴隶从营地各个方向被驱策赶来，扬了扬手中的马鞭，示意长孙羽默速度跟上，自己当先一马奔去。

.....

.....

营地外围的土墙之上，郭业居中站着，庞飞虎和长孙羽默各站左右。

土墙之下，近万的奴隶被西川数千兵马围拢看押着，森森亮刃，戈矛林立，稍有骚动便是当场屠戮。

一万手无寸铁的奴隶长期以来就被桑巴弹压惯了，骨子里早已深深烙印着‘服从’二字。

如今郭业的数千兵马攻破了营地，平日欺凌他们的桑巴私兵转眼间就如土鸡瓦狗般溃败丧命，面对着比桑巴还要凶狠厉害的强大力量，这些奴隶除了生出畏惧之心外，又怎能有其他想法？

一万奴隶有男有女，不仅有老幼妇孺，更多的都是青壮奴隶。

此时，这些奴隶统统跪拜匍匐在地，除了有小孩婴啼哭之声外，别无其他动静，更甭提喧闹。

郭业也是头一次见到一万来人同时跪倒在自己的脚下，迎风站在土墙之上，心中没来由生出一股子征服的快感。

他粗略扫了几眼下头，大概有几十号军士分别散开，站在奴隶中间。因为奴隶统统都是跪拜，就这些人鹤立鸡群般站着，所以甚是显眼。

郭业冲他们遥指了几番，示意他们竖耳倾听，自己要讲话了。

“咳咳.....”

清了兩下嗓子，他冲土墙下乌乌泱泱的人群开口喊道：“奴隶们，今天，你们是不幸的，因为你们的营地被攻破，你们的主人桑巴撇下你们独自逃命，让你们成为了大唐的俘虏。但是——

你们又是幸运的。因为就在今天，你们却迎来了彻底解放，彻底摆脱桑巴的奴役。我宣布，今天便是你们农奴翻身做主人的美好日子。”

说罢，郭业挥挥手，示意那几十号军士将自己这段话翻译给各自周边的奴隶听清。

一时间，下面响起一片的叽里咕噜喊话声，听得一万奴隶纷纷抬头望着郭业，脸上除了惊恐之色外，更是透着疑惑。

成了异国征伐下的俘虏，对他们来说难道还是好事？

就在这时，郭业又继续喊道：“往日，你们受着桑巴的奴役，每日受着他的驱使，受着他的唾骂甚至鞭策，过着非人一般毫无尊严的日子。在桑巴的眼中，在吐蕃贵族老爷的眼中，你们不是人，你们是一群畜生，在他们眼中你们连牲口都比不了。你们扪心自问，吐蕃奴隶贩子贩卖一个奴隶的价格，能有一匹战马来得金贵吗？你们每日辛苦劳作的成果都被桑巴拿走，你们的女人都被桑巴提前享用，甚至你们的性命都在桑巴的一念之间，我问你们，这还是一个应该过的日子吗？”

再次挥挥手，下面又响起一阵叽里咕噜的吐蕃话，几十名军士纷纷转述翻译着郭业的这番话。

此时，一直处于麻木低沉状态的一万奴隶中，多少有些响动起来，尽管郭业听不懂他们在嗷呜瞎叫唤什么，但是从他们的声音中，郭业听到了丝丝的愤慨与怨恨。

草木尚且知道春去冬来，牲口尚且知道烈日炎炎与春风雨露，连襁褓中的婴孩都知道喜怒哀乐，更何况这些被奴役蹂躏的奴隶？

显然，郭业的话让他们的心中产生了一丝丝的共鸣。

郭业很满意这番话的效果，继续喊道：“不过，这些都已经成为过去。从今天开始，你们再也不是桑巴的奴隶，不，你们再也不是谁的奴隶。从今天开始，你们都是百姓，如果你们愿意，你们都可以成为大唐帝国的百姓。

从今以后，桑巴的八百里领地都会分给你们，让你们都有自己的田地，都有自己的牲口，都有自己的房子。人人有地耕，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最最最重要的是，再也没有人欺凌压榨你们，你们的性命，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尊严，都在你们自己手中。”

又是挥挥手，下面再次响起军士们叽里咕噜的翻译吐蕃话。

待得几十名军士将郭业的这段话翻译出来后，霎时间，整个场面顿时喧哗了起来。

不少奴隶已然激动地冲郭业咕噜咕噜叫唤起来，绝大多数奴隶壮着胆子彼此交头接耳，低声用吐蕃话交流议论起来，浑然忘却了四周虎视眈眈看押他们的西川军。

这时，充当翻译的那几十名军士向郭业仰头转述道：“镇抚使大人，他们问你，你说的话可是当真？”

“镇抚使大人，他们问你，以后真的可以做我大唐帝国的子民？”

“大人，他们问你是否真的人人有地耕，不会再有人压榨他们的辛苦收成？”

“郭大人，他们问你，如何才能成为大唐的子民，如何才能分到田地，如何才能得到大唐的庇护，不再成为吐蕃贵族老爷们的奴隶？”

.....

.....

场面一时间失控了起来，吓得康宝连连策马狂奔，提醒阮老三、程二牛、童虎等人，若情况不对，立马开始大屠杀。

哗啦哗啦~

刀盾兵已经十人一小队，组成盾墙，防止奴隶暴动。

长枪兵将手中长枪纷纷竖起，对准场中的奴隶，一有不对，立马出击。

程二牛的骑兵已经纷纷上马拔刀，就等着郭业的一声令下，冲杀进入奴隶阵营中，展开血腥镇压。

.....

显然，奴隶们也感受到了周围气氛的变化，天生对危机感极度敏感的他们纷纷止住了声音，再一次吓得匍匐贴地，口中凄凉地呜呜嚎叫着。

郭业冲康宝等人摆摆手，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而后冲下面几十名翻译喊道：“告诉他们不要害怕，只要他们归顺了大唐，大唐的勇士就永远不会残杀自己的同胞。”

当翻译们转述完以后，场面才稍稍冷静安静了下来。

郭业继续喊道：“只要成为大唐的子民，你们就可以分得田地，就能吃饱



穿暖有屋住，就能得到大唐的庇佑，堂堂正正的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至于如何成为大唐的子民，很简单，老幼妇孺统统留在这儿分田地，而你们各家的青壮男丁派出来，随我们大军出发，去讨伐吐蕃的贵族老爷，让更多受苦受难的吐蕃奴隶统统得到解放。如何？”

呜呼，哇呜哇呜~~

当翻译们转述完郭业的话后，下边儿一万奴隶又蹦又跳已然乱成了一锅粥。手舞足蹈之余，不忘口中兴奋地怪叫着。

显然，

对于郭业的这个条件，这些吐蕃奴隶应允不已。

看着下面的混乱状况，郭业满脸笑意地不断颌首，冲左右两边儿的庞飞虎和长孙羽默问道：

“两位，以后咱们每攻下一个地方，就来上这么一出。嘿嘿，农奴翻身做主人，幸福花儿把歌唱。我就不信，他们这些奴隶放着好好的人不做，天生就喜欢被人奴役被人鞭笞。这样一来，今后就有数之不尽的吐蕃奴隶为我们打头阵了。我这《告吐蕃奴隶宣言书》，怎么样？赞不赞？”

“呃……高，高明！”

“哈哈，真是牛逼坏了，我又涨姿势了！”

庞飞虎与长孙羽默纷纷竖起大拇指，逐一赞道。

## 第574章青苗军

紧接着，郭业趁着势头再次下令至一万奴隶阵营中，老幼妇孺原地不动，青壮奴隶往右靠拢。

不一会儿，一万人的奴隶阵营如同被生生割裂开了一般，分成了两边儿。

当郭业带着庞飞虎与长孙羽默从土墙上徐徐走下来之时，康宝、阮老三、童虎等人已经率众将两边儿的人生都清点了一番。

最后康宝上前报来结果，老幼妇孺约五千人，剩余五千皆是可供驱策打头阵的青壮。

郭业临时起意，给这五千人的青壮奴隶取了个统称，谓之“青苗军”。

青苗军，青苗二字寓意田中青苗，取朝气蓬勃，茁壮成长之意。

至于何人统领这支五千人数的青苗军，郭业实在想不出来还能有谁比庞飞虎更为合适。

恰巧，自己身边也就庞飞虎如今没有独领一军，康宝有他的长枪兵，阮老三有他的刀盾兵，程二牛有他的八百白袍骑兵，童虎统领着战斗力孱弱的一千守城士卒。

就连朱胖子，手底下都有两三百人负责押运物资粮草的辎重营。

如果庞飞虎再当光杆司令，郭业委实说不过去。

自此，郭业决定让庞飞虎统领这支五千人数的炮灰部队，并招来童虎交代道：

“童虎，你分出五百人驻扎在这营地上，用以保护这五千吐蕃老幼妇孺。”

童虎瞪大了眼珠子，奇怪道：“镇抚使大人，咱们本来人就少，如果还分出五百人驻扎在这儿，是不是有点……”

郭业暗暗气道，这小子还真是个不开窍的榆木疙瘩！

旁边的庞飞虎低声冲童虎解释道：“蠢蛋，大人的意思是要你分五百人出来驻扎在这儿，明为保护老幼妇孺，实则看管监视，如果五千青苗军若有轻举妄动，也可以拿这五千老幼妇孺加以威胁，震慑他们一番。”

“嘿嘿，原来如此，懂了懂了～”

童虎挠了挠脑袋讪笑了几声，不过话音刚落，他就又有些捉急道：“大人，我拢共也就一千人，分了五百在这儿屯兵，那我剩下的五百人还能顶什么用啊？不妥不妥！”

看得出来，童虎也想趁着手中千余守城兵，打几场硬仗，捞点功劳在手。

郭业笑道：“呵呵，少来这套，我还能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接下来你也甭想冲锋陷阵，你和你那五百守城兵都编入青苗军中。以后的青苗军，庞飞虎为正，你为副手，你那五百人编为青苗军的督阵队，负责监督青苗军，执行军法，懂我的意思吗？”

“啥？督阵？”

童虎这下彻底懵了，所谓的督阵，其实就是让他们拿着大刀在后面督导青苗军冲锋陷阵，若有人敢擅自退下来的，他们负责操刀，统统砍翻以儆效尤。

听着郭业不仅不让他冲锋陷阵以立功，还让他当刽子手在后头督阵监军，童虎的心立马拔凉拔凉，悔烂了肠子。

倒是庞飞虎比他看得远，看得剔透，打趣道：“你小子就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青苗军打得就是头阵，每每攻克一城建了军功，大人还能亏待了你我不成？掉脑袋的风险，五千青苗军担着，军功啥的，自有你我还有你的弟兄领着，你还有啥不知足的？”

童虎歪着头想想，好像也是这么个理儿，随即又是讪笑两声，冲郭业赶忙致谢。

郭业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哼道：“好了，咱们今晚就在这儿宿营，你们下去整编整编这五千青苗军，顺便立个章程出来。对了，凡营地中桑巴私铸的刀枪兵械防具，统统配发给青苗军，不带走就浪费了。”

两人抱拳称是，粗粗估计，桑巴营地中的兵械防具，至少能武装起两千的青苗军来。

很快，五千青苗军就被庞飞虎和童虎领出了营地大门，再外头寻一处空旷地带，进行整编和训令。

至于剩下的老幼妇孺，在刀盾兵和长枪兵的分批疏散之下，也各归各家住处，暂时安顿了下来。

程二牛则在郭业的授意下，率着八百骑兵前去营地中的马场，将能够带走的战马统统带走。

郭业心里很清楚，与其将战马留这儿，不如将战马统统随军带走，至少还能让八百骑兵一人配上双马，提高三四成的战斗力。

这时，郭业回到贞娘的马车里，将吐蕃地图重新拿了出来，静静地看起来。

这张吐蕃地图乃是东厂中人在吐蕃境内堪舆过，静心绘制而成，山川河流，地形地貌，大小城池都标注的非常清楚，偏差率极低。

郭业一人看着地图，贞娘则在马车外头让几个士卒寻来柴禾升起一堆篝火，又从车中搬出锅碗瓢盆等一应器物，就地替郭业做起了晚饭。

夜幕徐徐降临……

待得贞娘将热气腾腾的饭菜端进车中这时，郭业已然看完了桑巴领地之外的附近地域。

随即，两人草草吃起了晚饭。

忙活了一天，郭业委实饿坏了，在贞娘跟前早已不顾形象的狼吞虎咽起来，看得贞娘一阵赏心悦目，心疼地直呼慢点吃慢点吃。

吃得差不多之时，郭业突然想起长孙羽默这小子貌似也没人照应他的吃喝，立马问起了贞娘。

贞娘轻笑道：“刚才庞大哥派人来报呢，说是长孙公子主动请缨要求加入青苗军，他拗不过长孙公子，索性就把他安排在了童虎麾下的督阵队中。庞大哥说让你放心，在督阵队中，长孙公子不会出什么危险。”

郭业闻言点点头，表示同意，并说道：“也好，这小子养尊处优娇纵惯了，正好需要磨练磨练。而且在青苗军中，也可以让他执刀见见血，至少让他回长安之前练出一副好胆来。”

贞娘莞尔一笑，不再言语，继续拿着筷子往郭业的碗中添菜，生怕郭业吃不饱似的。

连吃三碗大白米饭，郭业撑得打了个饱嗝，恰时，康宝前来寻他。

来到马车外，当郭业掀开车帘的时候，康宝特意看了一眼贞娘，眼神有些意味深长。

郭业也发现了这个不对劲，问道：“怎么了？”

康宝欲言又止，轻声说道：“这行军奔袭还带女眷，委实有些不合规矩。”

郭业看了他一眼，特意下来马车避开贞娘，对康宝说道：“贞娘是贞娘，我习惯让她照顾罢了，轻重我还拎得清。至于芷茹那边，我心里有数。你这当哥哥的不要太担心这些男男女女的事儿。”

“嘿嘿……”

康宝甚是尴尬，又被郭业看出了心中的猫腻，其实他也是担心贞娘跟郭业太过亲近，将来会影响到自己小妹在郭家的地位。

郭业有意绕开这个话题，径直问道：“你找我来可有什么事儿？今晚暂时夜宿此地，你忙了一天，该好好下去歇息才是。”

康宝摇摇头，说道：“睡不着啊，这哪里能睡得着。”

郭业不解，问道：“为何？莫非是因为今天杀得人太多，心里有阴影？”

“草，你想哪里去了？”

康宝狠狠白了一眼郭业，说道：“当兵打仗，哪有不死人，哪有不杀人的？我睡不着，是因为不知道明天出了桑巴的领地，你想奔哪儿去？明日就要再次开拔，你心里可有了章程？”

“有，你等会儿。”

郭业转身匆忙跑回马车中，取来吐蕃地图之后将康宝叫到篝火旁，借着熠熠火光摊开地图指道：

“你看，这里是我们西川与吐蕃国的交界，这块儿桑巴的八百里领地。出了这八百里领地之后，一共有个方向可供我们选择，西南方向是波窝盆地，通往吐蕃边陲直达泥婆罗小国；西边儿则是多弥城，是通往吐蕃国都的必经之地；至于西北方向，则是格尔木城，只要攻占下格尔木城，就能彻底切断吐蕃朝廷与高昌国的联系。如果我们出了桑巴的领地，那么这三个地方，我们至少选一个作为攻占对象。只要占下一个地方，就足以使吐蕃朝野举国震荡。”

说到这儿，郭业又指了指吐谷浑方向，说道：“连吐蕃国都能举国震荡，难道多赤罗会收不到风声吗？这样，就达到了将多赤罗从吐谷浑边疆吸引过来，给东厂在吐谷浑国内争取到了时间与机会。”

康宝本想问一句，我们只有几千人，加上青苗军连一万人都不到，即便打下来，我们又凭什么能守住？

不过，他忍住了疑惑没有问，因为他心里清楚，郭业的计策都是一环套一环，肯定有他自己的守城之法。

旋即，他问道：“三个地方都极具价值参详。不过既然你已经对这三个地方了解的如此详细，想必你心中早有腹案了吧？让我猜猜看，你会选选择哪一个，如何？”

“哈哈。”郭业置之一笑，乐道，“不如你我背过去，拿树枝在地上各自写出心中的答案，如何？”

喀嚓～

康宝已经从篝火边掰下一根树枝，折成了两段。递给郭业一段树枝后，饶有兴趣地喊道：

“来来来，看看我猜得对不对哈！”

说罢，徐徐转过身子，蹲在地上写起了字来。

## 第575章下一站，格尔木

草草写完，两人相继站起身来，彼此看了眼对方脚下的地面，赫然写着：

“格尔木。”

“格尔木城！”

互相看罢，郭业与康宝顿然相视一笑，颇有心灵相通般放声大笑起来。

笑声不仅招来了四周往来的士卒，还惹得贞娘急急从车中探出小脑袋，四处张望找寻着郭业。

笑罢，郭业问道：“你怎么猜出我下一个要攻占的地方便是格尔木城？”

康宝道：“我好歹在西川也呆了三年多，这吐蕃国的情况总归要比你知道的多吧？嘿嘿，波窝盆地广袤无垠，而我们加上青苗军不到一万人，哪里能吃得下这么大的一块地方？头尾不能兼顾之事，你肯定不会干。

而多弥城是通往吐蕃国都逻些城的必经之路，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吐蕃朝廷肯定在那个地方加重了防守兵力。不然被人直捣黄龙一锅端，松赞干布哭都没地方哭。再者说了，多弥城作为吐蕃国都的第一道防线，一旦被我们强攻得手，逻些城的松赞干布和王公大臣们定会人人自危。不出五日，吐蕃国的大军便会挥师东来。而你真正想吸引注意力的对象不是松赞干布，而是陈兵五万在吐谷浑的吐蕃王爷多赤罗。对吧？”

“哈哈……”郭业竖起大拇指赞道，“宝哥，你分析一点儿都没错，头头是道，条理清晰。坐镇西川这三年，你真是增进多多啊。”

康宝粗犷地笑道：“那是，这我可没有枉费这三年的光阴。再说了，你著的那本《纪效新书》我可是一直都压在床头低下，每夜翻来看着呢。”

郭业看着康宝得意洋洋的样子，给了一个甜枣后，又立马补上一根大棒，奚落道：“可惜啊，宝哥你知看到了表面的一些东西，我取道格尔木城的中中三味，你还差一味呢。”

“昂？你是说我说得不对？”

康宝马上耷拉下脑袋，有些愕然地问道。

郭业摇头道：“不是不对，而是你漏掉了最最关键的地方，那便是格尔木城乃是联络吐蕃国与高昌国中枢城池。你想想看，我们满打满算也就八九千人，强攻格尔木必定损兵折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又哪里还有守住格尔木的能力？只要我们攻占了格尔木城，就意味着我们面对着多赤罗五万大军来袭之时，不仅可以死守格尔木拖延他们回师吐谷浑边疆的时间，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还能撤退进入高昌国以求全。”

说着，郭业指了指地图上的其他两处地方，问道：“换做波窝盆地和多弥城，面对五万兵马的多赤罗吐蕃军，我还能退到哪里去？越是往后退撤，越是死路一条。”

“啊？”

康宝经郭业这么一说，显然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疏忽，脸上尽是一片惊愕之色，口中喃喃自语道：“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茬儿？只要退入高昌国，再取道东面快速行进，便可以进入东突厥的地盘。如今东突厥已被我大唐王师攻占，只要我们跟大唐几路大军中的任意一路会师，无忧矣！”

自言自语罢，康宝抬头看着郭业，眼中尽是自惭形愧的汗颜之味。

郭业知道对方本来自信满满，突然被自己这么一打击，就跟霜打了茄子般，蔫了吧唧。

他立马安慰道：“这三年你光顾着操练兵马，也没经过什么大阵仗，在战略大局观上有所纰漏也实属正常。别妄自菲薄也别气馁，多经历几场阵仗之后，你自然就会圆满起来。你爹我岳父他老人家不总说吗？只有上过战场，见惯生死。经过战火淬炼的士卒才能变成悍卒。同样，只有经历几场阵仗，指挥过几场战役的将军，才能有机会成为一名百战将军。康宝——”

郭业深情并茂地唤着对方的名字，眼光灼灼地望着对方，沉声说道：“凡事不能操之过急，我们将来的路，还很长很长……”

“唔，我懂，我先回去休息了！”

康宝再没有不复之前的粗犷，也没了刚才的沾沾自喜，整个人都变得内敛稳重起来。

郭业望着康宝宽厚的背影渐渐远去，心中一番欣慰，宝哥真是越来越有样儿了，他日之成就不可限量啊！

“大官人，你今天睡哪里呀？”

马车里头的贞娘再次探出脑袋，一脸的困意正浓，连连打着哈欠，问着郭业。

郭业心中装着事儿，甚是不解风情地说了句：“贞娘，你今晚就睡马车里头吧。我就在车外随意凑合一宿就成，明日还要早起开拔出征。”

“哦……”

贞娘神色落寞地应答了一声，拉好车帘不再招呼。

……

……

郭业披着软厚的大氅在马车外头睡了一宿，直到天蒙蒙亮时，方才悠悠醒转开来。

此时，身旁的篝火堆早已熄灭多时，郭业冷不丁打了个喷嚏，彻底清醒过来。

“大人，西川军集结完毕，准备出发！”

“镇抚使大人，青苗军集结完毕，随时都能开拔出征！”

康宝与庞飞虎二人来到郭业跟前，冲不断揉搓着惺忪睡眼的郭业禀报道。

贞娘早已替郭业拧好毛巾，递上前道：“先擦把脸，要不吃完早饭再行……”

“不必了！”

郭业接过毛巾随意擦拭了一下，精神为之一震后，果断拒绝了贞娘的好意。

然后看到率领辎重营押后的朱胖子，连连招呼道：“老朱，你且过来！”

朱胖子忙碌了一个早上，早已是汗流浹背，闻听郭业召唤气喘吁吁地跑来问道：“大人，啥事儿？”

郭业问道：“昨天本来就想问你来着，一耽搁就忘记了。我且问你，桑巴营地的囤粮，你可曾统统带走？”

朱胖子摇摇头，说道：“没有啊，咱们这次从西川带来的粮草，至少能够维持三个月左右。咋的？大人你的意思是说把桑巴的囤粮也一并带上？”

郭业点点头，嗯了一声。

朱胖子苦笑道：“大人，你知道桑巴在这营地中的囤粮有多少？能让西川军和青苗军足足吃上一年哩，我们辎重营也就三百人，哪里能押运这么多粮草啊？我看就先放在这儿吧，回头我们路过这里返回西川的时候，一并再来取走呗。”

郭业摇头拒绝道：“不，带不走也要带，鬼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安然返回西川。我们无需轻装行军，粮草没有嫌多的时候。这样，飞虎——”

郭业扭头对庞飞虎吩咐道：“辎重营押运一部分，你再让你的青苗军一人扛上一袋粮食。带不走的统统分给青苗军的家眷妇孺，就说这是郭大人赏给他们的安家粮食，让他们安心替我们打仗。”

庞飞虎点头应允，道：“我这就去传令！”

朱胖子也点头说道：“还是大人想得周全，嘿嘿，老朱这就去忙活。”

最后，郭业对康宝道：“传令下去，西川军火速开拔，在前往格尔木城的岔路口等候青苗军和辎重营。”

康宝抱拳领命，飞奔而走。

郭业看了看身边的贞娘，笑道：“贞娘，你上车吧，咱们这就要出发了。”

说罢不忘调侃一句：“真是搞不懂你，这行军打仗凶险异常，你没事儿非要跟我来遭这份罪干嘛？”

贞娘撅起小嘴，娇嗔道：“大官人去哪儿，奴家就去哪儿。”

心中不忘补了句，死也不分离！

郭业知道贞娘乖巧听话体贴人，但是有些时候也委实倔得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随后听之任之，笑道：“好了好了，你赶紧上车吧，愿意跟着就跟着吧。”

贞娘心满意足地舒心一笑，小跳着回到马车上，钻了进去。

突然她又掀开车帘问道：“大官人，那你呢？你不上来和奴家同乘一车吗？”

我去，统兵打仗你让我坐马车？开什么玩笑！

郭业顿时一脸严肃地说道：“我就是这近万人心中的一杆旗，我在哪儿他们的心就跟着在哪儿。我要让我的士兵随时随地都能望见我，好让他们随时随地都有主心骨。你说我能躲在马车里偷偷享乐吗？”

贞娘见着郭业说得义正言辞，不由吓得吐了吐舌头，再次钻回了马车中。

这时，一名士卒扛来郭业的虎头湛金枪，一名士卒牵来郭业之前所骑的黄鬃战马，齐齐来到他的身边。

他抖落了猩红大氅，紧了紧领口，接过虎头湛金枪握于手中，而后翻身上了马，威风凛凛地冲康宝等人方向振臂举枪喊道：

“众将士听令，开拔，出征！”

“嘟呜，嘟呜嘟呜嘟呜……”

出发的牛角号吹响，传遍了军中。

“威武，威武！”

“鹰扬，鹰扬！”



霎时，士气如虹，军号震天，响彻在吐蕃国的大地之上……

## 第576章青苗军、宣节校尉、丹珠

大军因为辎重粮草随行太多的缘故，本来一天一夜的行程，愣是只能慢行慢赶。

拖沓至三天后，郭业率军才抵达距格尔木城五里的一处高原峡谷中。

行至峡谷处，郭业立即传令停止前行，然后命人寻了一处可供歇脚乘凉的地方后，又召来康宝、庞飞虎等人前来议事。

康宝、庞飞虎、程二牛、童虎、阮老三等人悉数到齐。

众人心里都清楚，郭业这是要在战前做最后一次议会，既是分配任务，制定战法，又是鼓舞士气，战前动员。

这从陇西县城守卫战开始，便已经是郭家班约定俗成的规律。

待得众人来齐，郭业径直问着程二牛道：“之前让你派几骑斥候探马前去打探格尔木城的消息，可有回报？”

程二牛点点头，应道：“俺的骑兵乔装成吐蕃牧马人在格尔木城外游荡过。五里之外正对着的便是格尔木城的南门。从现在我们的位置出发，只有这么一道南门可以进入格尔木城。不过格尔木南门一带城高墙厚，奶奶的，硬打强攻可就有些棘手了。”

郭业摇头说道：“未必就要一味地强攻硬打。至少我要先知道格尔木城中有多少吐蕃守兵，战斗力如何，这些情报我想你的斥候探马在城外是无法探得的吧？”

程二牛摇摇头，瓮声道：“不能，他们只看到南门城墙一带约莫有一千左右的守兵负责把守，而且他们回禀守兵的武器防具都一应俱全，应该是吐蕃的正规军队，不像是奴隶兵，也不像是哪家贵族的私兵。至于城中布防如何，有多少兵力，他们确实没能打探到。”

郭业默默地点了点头，轻声呓语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这连对方的情况都没摸清楚，这还打个屁的仗，攻个球的城啊？”

“呃……”

程二牛抓腮挠耳，好不尴尬。

庞飞虎突然说道：“大人，青苗军中有个叫丹珠的奴隶，他曾是桑巴的奴隶小头领，率队替桑巴押运货物进过格尔木城贩卖。也许，他会清楚格尔木城中的情况。”

郭业眼前顿时一亮，欣喜道：“好，快快把这个叫丹珠的找来。”

很快，一名手执弯刀，矮矮瘦瘦的吐蕃汉子就被庞飞虎领到了郭业跟前。

显然就是那名叫丹珠的奴隶小头领。

丹珠一见郭业，立马双膝跪地作揖拜道：“丹珠见过镇、镇抚使大人！”

“咦？你居然会说汉话？”

郭业很是诧异，这名奴隶小头领不仅会讲汉语，而且还说得挺溜儿。

丹珠跪地抬头，恭敬地答道：“我以前经常替我们头人，哦不，替恶魔桑巴在阿里土城的两国大集市贩卖货物。呆的时间久了，就跟阿里土城的汉人们学起汉话来了。不懂汉话，容易被集市那些汉人商贩欺骗，他们很狡猾，很……”

说到这儿，丹珠顿时满脸惊恐，知道自己说错了话，立马转变改口

道：“大人恕罪，丹珠不是那个意思。丹珠就是想多学习汉话，因为汉话有用！”

“哈哈，不知者无罪。”郭业亲自上前扶起丹珠，一副忠厚仁义的模样笑道，“丹珠不要紧张，如今你们已经归顺大唐，是大唐的子民，汉话才是你们的母语，才是你们必须掌握的第一口语。不然，将来你们则能融入汉人的生活？”

丹珠被郭业扶起，受宠若惊至极，激动得连连点头，心中暗叹，汉人的贵族大人真是平易近人啊。

郭业言归正传，问道：“丹珠，我听说你经常替桑巴那混账押运货物去格尔木城。我问你，城中的情况你是否了解？”

丹珠果然没有让郭业失望，重重点了一下头，斩钉截铁说道：“了解。我以前每年都要带人进格尔木城三四趟，对里面的情况很熟悉。而且，守城的头头也认得我，因为他每次都要我从阿里土城中给他带大唐的美酒和丝绸。”

“哦？”

郭业惊喜异常，居然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在。

随即，他迫不及待地问起了丹珠，格尔木城中的相关情况，城中布防，总兵力，还有里面的地形情况，势力分布，事无巨细，逐一问起。

丹珠也没有让郭业空欢喜一场，对答如流，逐一解答了郭业所提的问题。

可见，庞飞虎推荐给郭业一个宝。

听完丹珠的解答释疑之后，郭业大致清楚了格尔木城中的情形。

格尔木城的守城主将次仁尼玛，乃是吐蕃大相没庐德乃的小舅子，不过这是个纸醉金迷的家伙，基本都在些城中逗留享乐，长期不在格尔木城中。

真正替他执掌格尔木城的，是他的副将朗措。听丹珠提及，朗措此人乃是吐蕃大相没庐德乃家族的死忠之士，很受没庐德乃的赏识。

如今的格尔木城拥有近十万的奴隶从事种植放牧等劳役之外，次仁尼玛蓄养了一万的私兵，负责看管监视城中的十万奴隶，替他生产和种植。

至于守卫格尔木城东西北四道城门，则是由一万吐蕃精兵负责，由副将朗措统领。

从丹珠的话中，郭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万人，除了五千人坐镇北门之外，东西二道城门各两千，就属南门的防御最为薄弱，只有区区一千兵。

因为南门与桑巴的领地遥相呼应，都在吐蕃国境内，根本无需防范什么敌人。

丹珠讲完之后，众人纷纷陷入了沉思之中。

一万吐蕃精兵，还有一万次仁尼玛蓄养的私兵，这格尔木城看来真是不好打。

众人皆沉，郭业独醒。

他问道：“丹珠，如果南门发生动乱，消息传到东西二门，甚至北门，需要多久？”

丹珠道：“南门离西门最近，如果不让他们在城头燃起狼烟报信，而是单单飞马报信的话，至少也要半个时辰之后才能传到。”

郭业微微点头，又问道：“丹珠，你刚才说南门的守城头头与你熟稔？”

“没错，一点不假！”

郭业确定了答复之后，心中暗赞，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有招儿了，稳妥了！

随即他对丹珠说道：“丹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青苗军的宣节校尉，青苗军中会拨出一千人归你统领，如何？”

“啊？大人说得可是当真？”

丹珠满脸尽是难以置信的神色，怔怔地看着郭业问道。

他懂汉语，又时常跟汉人买卖往来，当然知道宣节校尉为何物。

他没想到自己仅仅回答了几个问题，简单说了一下格尔木城中的情况，镇抚使大人就直接让他当了青苗军的宣节校尉。

宣节校尉，可是有品有衔的大唐军中校官啊。

前两日还是命如草芥的奴隶，今日却变成了大唐军中的宣节校尉，还有一千人归自己统领。

嘭~！

丹珠顿时跪倒在地匍匐在郭业的脚前，语无伦次地激动喊道：“镇抚使大人，丹珠一定会尽忠职守，不让镇抚使大人失望。”

郭业笑道：“好，很好。丹珠你且起来，一会儿本官还需要你的帮忙呢。”

丹珠脸上仍旧一副激动不已的神情，口中不滞说道：“镇抚使大人尽管吩咐，丹珠一定效死力！”

“好！”

郭业对着康宝与阮老三吩咐道：“你二人一会儿便回各自军营，让你们的士兵统统褪下兜盔铠甲，与青苗军的吐蕃青壮们换衣裳，乔装打扮成桑巴家的奴隶。对了，再找朱胖子的辎重营借点推车和独轮车，车上堆着粮草，然后将兵器统统藏在粮草中。懂了吗？”

康宝和阮老三嗯了一声，表示会照做不误。

郭业又对庞飞虎道：“你回青苗军中立马拨出一千青壮给丹珠，这一千人由他指挥。”

庞飞虎点点头，应道：“遵命！”

程二牛急急问道：“俺呢？”

郭业摇头笑道：“你的骑兵暂时待命，只要看见南门之上开始厮杀，你的骑兵第一时间冲进南门，将南门一带通往其他三门的各个道路全部封死，绝不能让其他三门提前知道南门这边的巨变。”

程二牛拍拍胸脯，保证道：“放心，俺定会将各处要道封得死死。”

郭业最后对丹珠吩咐道：“丹珠，一会儿你就领着一千青苗军在前，我让刀盾兵和长枪兵化成桑巴家的奴隶跟在你们后面，佯装运粮进城。你的任务只有一个——”

丹珠有样学样儿地抱拳一礼，说道：“镇抚使大人请吩咐！”

郭业笑道：“你的任务嘛，只需将南门将我骗开，让我们运粮的人马安全进入南门，彻底将南门一带夺到手中来。”

丹珠问道：“就这么简单？”

郭业满面春风地笑道：“还真就这么简单！”

突然他又补充了一句，道：“对了，你回去之后可以跟你的手下弟兄交

代，南门开战之时，谁砍下一个吐蕃兵的脑袋，可领赏银十两。记住，以人头数计赏银哦！”

丹珠闻言，双眼顿时放出精光，一颗人头换银十两银子？

乖乖，那十颗脑袋不就是一百两了吗？

届时，不就可以买上很多很多的地，然后娶上一个好姑娘，生好多好多的娃儿了吗？

这一刻，丹珠想起了镇抚使大人当日的《告吐蕃奴隶宣言》，里面有句话他记忆犹新，那便是，今天，你们是幸运的，因为你们翘首以盼的美好日子已经在向你们招手。

丹珠心中暗暗感慨道，是啊，归顺了大唐，果真就是幸福的。

## 第577章攻占南门

“蛮脱大人可在？我丹珠又押运粮草货物来格尔木城了！”

此时，丹珠领着一千青苗军和两千余乔装打扮的西川军俨然出了峡谷，聚拢在了格尔木的南门之下。

南门的城墙高达数十丈，不比中原的砖石城墙，这里的城墙尽是用黄土和巨石夯成，一直饱受着日晒雨淋，乍眼望去尽是斑驳泥泞，有几处居然还长出了杂草。

郭业混在队伍当中，看着近在眼前的城墙，不由鄙夷道，妈的，要是老子手中有五十驾投石车，还需要玩骗开城门的把戏？直接咣咣一阵砸，直接将这破城墙给推倒了再说。

下面几千号人显然也惊动了城门楼子上的守兵，顿时传下来阵阵叽里咕噜纷纷绕耳的吐蕃语。

就在郭业暗暗嘀咕之时，丹珠又喊话了：“蛮脱大人可在？我是丹珠啊，桑巴头人家的丹珠啊！”

这下，城门之上终于有了回音：“丹珠，是你小子啊？哇哈哈，你小子可是有阵子没来了。怎么？你们桑巴大头人家的土地最近是不是闹荒啊？居然隔了这么久才让你押送粮草过来贩卖。”

丹珠冲身后的郭业低语了一句：“大人，人出来了。”

郭业低着头提醒道：“别管我，你继续，骗开了城门，拿下南门后，本官给你记头功。”

丹珠一听记头功三个字，心中顿时一阵兴奋，抬头望城门上喊话的嗓门儿都大了些许，嚷嚷道：“蛮脱大人说笑了，我家头人最近沉迷汉人的酿酒之术，一直到最近才成功。这不，这次我不仅押运粮草来，还给蛮脱大人带来我们营地新酿的美酒，让您品尝一番呐！”

说着，他抬手指了指身后几千人群中随处可见的推车，示意了一番。

一听送美酒，蛮脱也雀跃了不少，欣喜叫道：“好，好，亏你丹珠还惦记着俺。来呀，开城门，让他们进来。”

呼～

丹珠粗粗松下一口气，郭业心里的石头也跟着落地，不时冲混在人群中的康宝、阮老三等人打眼色，让他们提前准备，进城就动手。

就在这时，城门楼子上又传来一个另外的声音，提醒着蛮脱道：“蛮脱大人，朗措副将大人说了，最近不能轻易开城门，凡进城之人都要盘查一番。”

“啪～”

一记响亮的耳光骤然响起，只听见蛮脱怒骂道：“蠢货，他们都是桑巴头人家的奴隶，每年都来格尔木城，还用得着盘查吗？几千号奴隶，你盘查得完吗？傻屁！”

说着，蛮脱不顾身边士兵的提醒，高高喊道：“通知城门守兵，开城门，放行！”

呼～

郭业刚悬起来的那颗心，再次尘埃落地，踏实了下来，心中暗暗鄙视着蛮脱，真是不作死不会死啊！

嘎吱，嘎吱嘎吱～

厚厚的两扇大木门在郭业等人的眼前徐徐被打开，就像一个美女在一群抠脚大汉的跟前缓缓解下裤腰带，褪下裙摆和罗衫……

丹珠接到郭业的眼神提示后，大手一挥，一语双关地喊道：“弟兄们，准备准备，都进城啦！”

一时间，几千人推着车，按部就班地涌入城门中，如钱塘江涨潮了席卷堤岸般，一拨接着一拨，源源不断地进入南门。

差不多等着最后一拨人都进了南门，丹珠继续代替郭业发号施令，首先冲康宝说道：“你留下几百人在这儿，给城门下的勇士送美酒。”

在康宝会意之后，丹珠又大手挥挥，喊道：“剩下的弟兄，随俺上城楼，给我们城楼上的吐蕃勇士们送美酒咯。”

准备妥当，一切就绪。

郭业知道差不多该行动了，不然亮出粮草中的兵刃，势必会引起负责关闭城门的守兵注意。

随即从一辆堆满粮草的推车中狠狠一抽，拔出自己的虎头湛金枪，找了一名守兵狠狠狠狠一戳，高喊道：“动手！”

声音落罢，那名守兵直接被虎头枪捅破了胸口，一命呜呼。

这时，康宝率着几百人纷纷亮出兵刃，第一时间扑向了城门处的几十号守兵。

丹珠亦不含糊，早已领着剩下小三千人，从城门楼子的石梯涌了上去，口中不滞喊道：“镇抚使大人有令，砍一脑袋，得赏银十两，杀呀！”

“杀，杀啊！”

“速战速决，不留活口！”

……

本想着放进来一群绵羊似的奴隶，谁知却惹来几千头咬人的狼群。

丹珠率着几千人一上城来，乔装打扮的西川军便如饿狼般亮起兵刃第一时间扑向了城上的吐蕃兵。

几个呼吸不到的时间，吐蕃兵还没从突如其来的喊打喊杀中反应过来，西川军已然杀红了眼，满地都是死不瞑目的吐蕃兵。

这时，守城的头头蛮脱才反应过来，脑中瞬间浮现两个字，敌袭！

他顾不得抽出腰间的弯刀来对抗，也来不及指挥剩余守兵来抵抗，而是趁着混乱跑到一处柴禾堆旁，抄起墙壁上一盏火把，弯腰就要将地上干燥的柴禾点起。

突然，他手中的火把猛然被人一脚踢开，掉落在地。

这可急坏了蛮脱，脑中第一反应就是要去捡即将熄灭的火把，点燃柴禾。

谁知背后一阵撕裂的钻心痛，等他寻到痛处，胸口已经从背后穿过一把利刃，被人贯了个透心凉。

他的耳间，响起一阵熟悉的声音：“居然想点狼烟示警？嘿嘿，痴心妄想！”

居然是丹珠的声音！

不过这时才想明白过来，显然为时晚矣！

嘭~

蛮脱当场断气，轰然倒地。

丹珠拔出蛮脱胸口那把弯刀，在蛮脱的尸体上擦拭了一番刀身血迹，冲着自己麾下的一千人喊道：“镇抚使大人有令，砍一个吐蕃兵的脑袋，赏银十两，你们还在磨蹭什么？”

说罢，自顾蹲在地上举起弯刀，对准蛮脱的脖颈一阵猛剁，喀喀喀一阵刀劈骨头的声音骤响，溅得丹珠浑身是血，满脸狰狞。

一千青苗军见状，哪里还能淡定的住？纷纷举着弯刀，在城楼上到处寻找吐蕃兵的身影，哪怕地上的尸体都不曾放过，见着有完好的尸首就是一阵猛砍猛剁，将割下来的脑袋系在腰间，甚是恐怖吓人。

此时，程二牛率着八百白袍风驰电掣进了南门，在郭业的命令下，百人一队纷纷散开，前往封住南门一带的各个要道，防止南门陷落的消息走失。

不一会儿，庞飞虎也带着剩余的四千青苗军进入南门，与郭业碰头。

差不多时候，城门楼子上的西川军也结束了战役，纷纷撤退下来。

最后撤退下来的是丹珠和他的一千青苗军，个个浑身是血，腰间或多或少都系着三三两两、面色惊恐死不瞑目的脑袋。

看得城楼下未参战的四千青苗军纷纷侧目，直呼可怕。

此时，南门一战正式宣告结束，从骗开城门伊始，到一千守兵被砍了脑袋，历时仅仅不到半个时辰。

郭业扯着嗓子喊道：“朱胖子，朱胖子来了没有？”

“来了来了。”朱胖子滚着肥胖的身子来到郭业跟前，喊道，“大人，你要的东西都拉来了。”

说罢，抽身后一挥手，喊道：“都推上来！”

嘎吱嘎吱，阵阵车轱辘轧地的声音，几辆独轮车被推了上来，上面或多或少码放着几个木箱。

郭业走到一辆独轮车前，将一个木箱狠狠翻落在地，哐啷一声，木箱中洒落出来一地的银锭子。

紧接着，他又连连翻落几个木箱在地，统统都是十两轻重的银锭，洒满了一地。

白光熠熠，动人心魄

咕咚咕咚，四处响起一片吞咽口水的声音。

郭业指着丹珠喊道：“丹珠，叫你的弟兄过来捡银子。本官言而有信，砍了几个脑袋就捡走几锭银子。快，速度～”

轰～

一千参与割脑袋的青苗军纷纷解下腰间的头颅，扔在地上冲上前去捡起了银子，一锭一锭玩命地往怀里塞。

郭业指着庞飞虎身后的四千青苗军，喊道：“你们也想不想捡银子？”

“想！”

四千余人异口同声，几乎都是异口同声喊出了自己的心声。

郭业点点头，赞道：“好，现在本官给你们四千人一个任务。你们一会儿随着丹珠校尉，还有他的一千人一起前向东门。这次我不要求你们砍下多少脑袋，我只要求你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攻上东门，在东门城楼燃起狼烟，越大越好。事成之后，每人赏银十两！！！”

“喏！”



“战，战战战！”

捡完银锭的丹珠此时俨然一头愤怒的狮子，带着五千青苗军撒丫子疯狂冲向了东门方向。

可见，对于这些奴隶来说，银子也许比生命还要来得重要，用郭业的话讲，穷怕了，穷疯了。

庞飞虎、童虎、童虎的五百执法队都纷纷提刀，准备追着青苗军一起杀向东门。

不过却被郭业拦住了，摇头制止道：“东门一战，凶险异常，青苗军未经操练，根本不是东门两千吐蕃守兵的对手。能够燃起狼烟，势必也要折损半数以上。你们就不要摊这趟浑水了。”

童虎急道：“大人，明知他们不敌，还让他们前往东门去送死。还不如让咱们西川军攻占东门呢。”

郭业冷眼看着童虎，沉声说道：“我西川军战死一个少一个，凭什么让西川军去冒这个险？再说，你莫非忘记青苗军存在的价值了？死道友不死贫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呃……”

童虎猛然清醒了过来，重重拍了下自己的脑袋，暗骂自己的糊涂。

这时，郭业冲康宝、阮老三等人吩咐道：“收拢队伍，等着东门狼烟一起，我等杀向西门，务求以最快的速度解决西门的两千吐蕃守兵！”

“喏！！”

康宝、阮老三等人纷纷开始收拢部队，清点人数统计伤亡。

“攻占西门？”

庞飞虎听郭业居然要攻占西门，不禁皱起眉头，自言自语说道：“让青苗军强攻东门，点燃狼烟。莫非大人是担心北门的五千吐蕃守兵前来救援西门，所以想来一招声东击西之计，好将他们调往东门不成？”

郭业点点头，道：“然也！”

庞飞虎脸上尽是佩服之色，连连赞道：“大人计策层出不穷，庞飞虎，服了！”

众人亦是一阵佩服。

童虎心中也只有暗暗默哀，唉，如果北门的五千吐蕃兵也去支援东门，那青苗军估计真要名存实亡了。估计这一战之后，又要开始在吐蕃奴隶中招募炮灰了。

## 第578章丢了芝麻，捡来西瓜

东门之上，滚滚狼烟升腾而起，惊动了整个格尔木城。

郭业没有丝毫迟疑，当即下令庞飞虎、康宝诸人喊道：“你们火速带着西川军强攻西门，必须趁着北门五千吐蕃兵支援平定东门，来不及抽身之时，将西门的两千守兵彻底歼灭！”

“喏！”

诸将领命，西川刀盾兵、长枪兵、执法队、就连朱胖子的辎重营都舍弃了粮草物资，浩浩荡荡去势汹汹地杀向西门。

郭业并未随行前往西门，而是召来程二牛，当即下令道：“二牛，收拢八百骑兵，随我杀向次仁尼玛的守将府。”

“昂？”

程二牛当场迟疑，不解问道：“大人，俺们不用参战西门？”

郭业摇头轻笑道：“去西门作甚？下马上城楼，和吐蕃兵厮杀吗？这不是骑兵应该干得事儿。白袍飞骑，奔雷如电，马上杀敌才是你们的天职。咱们直接杀向守将府，来个擒贼先擒王，先将格尔木城的副将朗措截杀住。否则等他召集北门那五千吐蕃援兵和城中一万私兵之际，便是我等全军覆没之时。”

“俺懂了！”

程二牛应了一声，拍马折回召集八百骑兵而去。

很快，东门狼烟起，西门血肉飞，各处俨然厮杀成了人间炼狱。

郭业强忍心思不去理会东西二门的战况，而是策马亲率八百骑兵，如风雷闪电般穿梭在格尔木城中的大街小巷，目标遥指城中央的守将府。

哒哒哒~

蹄声纷沓，白袍如雪，八百飞骑打破了城中的寂静，惊起一路慌张的吐蕃奴隶，直接杀到了守将府前。

守将府外有近百私兵护卫，一见突然冒出数百白晃晃的骑兵，又身着唐军铠甲，顿时才反应过来——

妈呀，唐军来袭！

郭业策马直奔，长枪一挑，直接将一名私兵掀翻在地，一枪狠狠捅进了对方的胸口。

他不仅不拔出长枪，反而双手发力将对方的尸体高高挑起，悬在半空，高喝道：“二牛，你带人火速进府，活捉副将朗措，莫要让他跑去东门与五千吐蕃兵会和！”

“喏！”

程二牛挥舞手中囚龙棒，冲着身后喊道：“留下一部分弟兄剿灭府前私兵，其余的人跟俺来！”

嘭！

驱马上前，手中囚龙棒狠狠砸在一个私兵的脑袋上，顿时脑浆飞溅，当场毙命。

哒哒哒~

数百骑兵硬是骑马闯进了守将府中，一路杀将进去。

郭业继续领着一部分的骑兵，在府前与近百守将府的私兵厮杀起来。

私兵乃是由奴隶组建而成，战斗力无法与操练有素的吐蕃士兵媲美，孱弱不堪，很快便被郭业等人屠戮殆尽。

他特意留下一名活口，枪指对方的喉咙，逼问道：“你们守将府的一万私兵围在何处？朗措将他们布防在何处？”

“哇哇哇哇……”

这名奴隶私兵哇哇乱叫，操着一口地道的吐蕃话一阵叽里咕噜乱嚎，声音颤抖极具惊恐。

郭业哪里听得懂？

旁边一名骑兵却是听懂了，赶忙替郭业翻译喊道：“大人，他说下个月便是他们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寿辰。前些日子，他们的守将次仁尼玛派遣一万私兵前往西突厥国的薛延陀部落购置西域美女，准备押回逻些城进献给松赞干布。”

西域诸国，高昌盛产葡萄美酒，大宛盛产西域宝马，薛延陀部落附属西突厥，自成一小国，却是盛产高鼻大眼皮肤白皙的美女。

这些郭业都知道，但是令他最意外的居然是次仁尼玛会将一万私兵派出格尔木，去薛延陀搜购美女。

这次仁尼玛如此昏聩不堪，真是不作死不会死啊！

郭业顿时欣喜若狂，放声大笑道：“哈哈哈哈哈，一万私兵居然不在格尔木城中，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啊！”

郭业身上的压力顿时消减了一半，只要程二牛生擒朗措，便能擒贼先擒王，让北门和东门的吐蕃守兵群龙无首，逼着他们缴械投降了。

“哇哇哇哇，呜噜呜噜……”

那名私兵为求保命，又是一阵胡乱喊话，听得郭业莫名其妙。

这时，那名帮忙翻译的骑兵脸色巨变，惊骇喊道：“大人，大事不妙！这厮说他们的副将朗措从来不住守将府，而是亲率着五千士兵一直镇守北门。大，大人，我、我们扑空了……”

呃当～

郭业闻言，心中立马一沉，虎头湛金枪从手中脱落坠地。

朗措居然不在守将府，而是与五千吐蕃兵在一起？

这预示着自己的擒贼先擒王之计，全然落空。

如果让朗措在东门铲除自己五千乌合之众般的青苗军，然后聚拢东门和北门的兵力，齐齐杀向守将府这边。

胜算有几何？

他心里清楚，西门一战之后，西川军肯定折损多多，到时候和两门将近七千的吐蕃守兵对峙，结果只有一个——

凶多吉少！！

顿时，郭业心中一阵灰暗，自诩算无遗漏，却没成想人算不如天算，朗措这厮竟然不在守将府。

扑空，扑了个空～

霎时间，郭业的脸上布满了阴霾之色。

他脑中突然蹦出想要立即撤出格尔木城的心思，这个心思一作祟起来，居然一发不可收拾。

恰时，康宝和庞飞虎等人已然结束了西门攻坚战，拖着折损严重的西川

军徐徐朝着郭业这边靠拢。

很快，康宝一马当先地奔到郭业跟前，禀报道：“大人，西门陷落，两千守兵屠戮殆尽，不过咱们的伤亡也不小。”

看着康宝的神色，郭业坐于马上伸头眺望了下康宝后面徐徐赶来的西川军。虽然看得出来损失了多少兵力，但是队伍行进缓慢，可见体力消耗过多急需休整是一点，伤患颇多亦是一点。

看来，西川军暂时不可能以少胜多，再与朗措的几千两门守兵一战。

当即，郭业心中果断地有了决议，那便是撤兵，趁着朗措还未率兵杀来守将府，果断撤出格尔木城。

至于夺取格尔木城，只能来日再想其他办法了。

这时，一名士卒将郭业掉在地上的长枪捡起，双手捧起交到郭业的手中。

郭业握紧长枪，将心中的决议艰难地开口说道：“康宝、飞虎，收拢人马，咱们准备……”

“大人，哈哈，大人！”

突然，程二牛策马冲出了守将府，兴奋至极地冲郭业嚷嚷道：“你猜我在守将府逮到了什么？”

郭业被程二牛打断了说话，刚想继续说下去，发现程二牛的战马之上多了一个人，被捆得五花大绑跟个肉粽似的，被这厮横放在了马上。

郭业不由奇道：“此人是谁？朗措不在守将府，你随便抓个三脚猫的货色，有个屁用！”

“哈哈。”程二牛狠狠捶打了几下马上这个肉粽，状若疯癫般叫道，“大人，这个可不是三脚猫的货色。他说他是格尔木的守将次仁尼玛，吐蕃大相没庐德乃是他的姐夫！”

居然是格尔木守将次仁尼玛？

郭业一副不可置信的眼神看了眼程二牛，突然长枪又是一指刚才那个私兵俘虏，喝骂道：“他是次仁尼玛？”

这次，那名私兵没有哇哇大叫，而是不断点头肯定回答了郭业的问话。

“混账，刚才怎么不说？”

“哇哇哇哇，呜噜呜噜……”

“大人，他说你刚才没问守将大人，问得是副将朗措何在。”

“我草！”

郭业差点没气闷过去，险些一枪将这二逼的吐蕃私兵给捅死。

不过他心中亦是欣喜若狂，暗暗想到，没有抓到朗措，却抓到了次仁尼玛，这也太峰回路转了。

在格尔木城中，要想擒贼先擒王，擒谁都比不是活捉次仁尼玛来得管用啊。

有了次仁尼玛在手，朗措必须投鼠忌器，乖乖投降才是。

当即，郭业的心中有了几分天上掉馅饼的感觉，不，确切地说，应该是丢了芝麻，却捡来一个大西瓜！

“大人，大人！”

一名斥候探马的骑兵飞奔而回，打断了郭业心中的窃喜，急急报信道：

“东门青苗军损失惨重，丹珠等五千人几乎被打残，丹珠正率着残余人马

冲这边逃来。还有，还有，几千吐蕃守兵也正朝这边追赶而来。”

郭业此时手中有了次仁尼玛这个大筹码，心里早已不惧，极为淡定地挥手，说道：“莫慌，莫急，本官正等着他们过来呢。”

正是手中有尼玛，心中有静气。

## 第579章以城换人

不一会儿，被打得七零八落的青苗军在丹珠的率领下，溃逃而至，向郭业这边靠拢而来。

缓缓逼近，郭业眯着眼睛细细打量这支溃败如山倒的残军，居然仅剩两千人不剩。

个个脸色惶惶，如惊弓之鸟般站立不安，士气已然大泄。

丹珠踉踉跄跄跑到郭业跟前，连哭带喊道：“镇抚使大人，损失惨重，损失惨重啊，我们青苗军完了！”

“不！”

郭业扶住丹珠的双肩，语气深沉地说道：“青苗军虽然在东门吃了败仗损失惨重，但是青苗军还没完，也不会完！”

说着，郭业措辞渐渐激烈地喊道：“丹珠，你和青苗军的兄弟们要振作起来，小小的挫折不能将你们击垮，你们为了尊严而战，你们为了自由而战，些许伤亡算得了什么？等拿下格尔木城，我会给青苗军补充人员，甚至扩编青苗军。你们是了不起的，将来，千千万万的吐蕃奴隶会记住你们青苗军，会感激你们青苗军。丹珠，抬头，看着我……”

丹珠徐徐抬头，涣散萎靡的眼神渐渐凝聚起来，重新焕发出了盎然的斗志与希望。

旁边了解郭业性子的庞飞虎和童虎等人彼此对望一番，用一种同情的眼神望着丹珠，心中同时叹息道，唉，可怜的年青人，又被我家大人给忽悠住了。

郭业安抚住了丹珠之后，立马扭头吩咐道：“庞飞虎，童虎，你们二人带着丹珠和劳苦功高的青苗军弟兄先撤到后面休息，剩下的事情自有本官来应付。”

庞飞虎和童虎心照不宣地点点头，抱拳称是，领着丹珠还有青苗残军退到了西川军的后面，原地休息了起来。

“大人，来了，朗措率好几千的吐蕃守兵来了～”

又有一名斥候探马从前边儿飞马而回，郭业闻言神情为之一紧，沉声下令道：

“刀盾兵，列阵！”

“刀盾兵，组盾墙，拒敌！”

唰，唰唰唰～～

阮老三麾下的刀盾兵很有默契，自发十人一小队，在守将府所在的大街之上拦腰列出一座座盾墙，摆出防御的架势。

“长枪兵护住刀盾兵的两翼！”

唰唰唰～

康宝得令之后，立马熟稔地指挥起长枪兵分居刀盾兵的两翼，列出两个硕大的长枪长阵，虎视眈眈等候着吐蕃守兵的到来。

郭业与程二牛的骑兵稳居中阵，看着远处尘土飞扬，心中暗数着朗措的距离。

百步，

八十步，

五十步，

朗措当先一人手执鬼头大刀，策马狂奔而来，后头紧紧跟着数千吐蕃兵，来势汹汹。

就在朗措大军离盾墙仅有二十步之机，郭业突然命令程二牛喊道：“二牛，将次仁尼玛高高举起，好让朗措那厮看见。”

“喏！”

两名骑兵下马牵住程二牛的战马，程二牛站在马鞍之上，满面通红地喝呀一声，将肉粽一般的次仁尼玛高高举起，威风凛凛，如巨灵神下凡。

次仁尼玛被五花大绑捆得不能动弹，但是他的眼睛能看，嘴巴能叫。此时他俨然看见了徐徐逼近的副将朗措，不断地哇哇乱叫，口中夹杂着叽里咕噜的咒骂之声。

旁边早有通晓吐蕃话的士兵替郭业翻译了次仁尼玛的话，不外乎就是怒斥朗措无能，居然被唐军攻进格尔木城都不知晓，而且还让他这个堂堂的守将在守将府中被人生擒。

而且听军士翻译，次仁尼玛在喊话中不下四五次威胁朗措，如果他有所闪失，他的姐夫没庐德乃决不轻饶朗措，甚至杀了朗措全家以泄愤。

郭业闻听之下，暗暗好笑，这孙子就是典型的无能无胆的鼠犬之辈。

不过他要得就是次仁尼玛这个效果。

果然，次仁尼玛的咒骂怒斥俨然奏效，只见朗措率领着几千吐蕃兵闻声止步，停在了西川军盾墙之外二十步处。

这时，郭业才看清了朗措的模样，相貌普普通通，也就是三四十岁的样子，一副高原人的肤色，如果能让郭业眼前一亮的也就是他脑袋上扎着的那根大辫子了。

此时的吐蕃人，无论从发饰还是服饰，与中原人都有很大的区别。

朗措驱马向前几步，一扬手中的鬼头刀，指着郭业喊道：“我乃格尔木城副将，看你应该是唐军首领，我且问你，你们唐国与我们吐蕃乃是邦交之国，你为何擅自带兵攻打格尔木城，更是劫我守将大人？未经贵国朝廷准许，私自用兵进犯他国领土，难道你就不怕贵国皇帝治你大罪，砍你头颅吗？”

我草，说得还挺溜，郭业全然听懂了，因为朗措操着一口地道的汉话。

看来朗措在没庐德乃家族的地位还算不错，至少是家将级别，不然也不可能学得一口纯熟流利的汉话。

“哈哈。”郭业仰天长笑，气势陡盛，喊话回应道，“看不出来，你这吐蕃蛮子还懂得挺多。不过不怕告诉，攻占格尔木城之前，老子是马踏桑巴的八百里领地过来的。嘿嘿，谁让你们吐蕃人屡屡挑衅我大唐边境，谁让你们吐蕃人打赌不认账，居然妄图赖掉输给我们大唐的八百里土地。哼，既然你们敢赖，老子就敢抢回来。我大唐皇帝虽然与你们吐蕃国友善交好，怎奈你们给脸不要脸？既然大唐朝廷不打算要这八百里赌注，那就由我郭业来取好了。”

说到这儿，郭业故而停顿一下让朗措好好消化一下自己话中所传递的信息，而后叫嚣道：“老子不仅要八百里土地的赌注，作为惩罚你们的臭不要脸，老子连你们的格尔木城都要抢过来。哼，不出出心中这口恶气，我等枉为大唐男儿，更是枉为大唐戍边将士。”

说完这番话，郭业心中也是恨恨地吐糟了一嘴，李二陛下啊李二陛下，我可是将你和朝廷都撇清了，够仁至义尽了吧？

显然，朗措也听懂了郭业话中所蕴含的诸多信息，而且他现在也明白这支突然冒出来攻占格尔木城的唐军，竟然未经大唐皇帝的恩准，没有在大唐朝廷的命令下，私自进犯吐蕃国土，委实是胆大妄为，肆无忌惮。

关于吐蕃朝廷软禁大唐使团在逻些城之事，他也有所耳闻，他早前也暗暗得意，这次吐蕃国总算扬眉吐气，狠狠摆了唐国一道。

但是，他也万万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一支莽撞不怕死的唐军，在这么一个二愣子的将军带领下，擅闯吐蕃国境，更是在吐蕃国境中大开杀戒，轻启战端。

而且还将主意打到了自己镇守的格尔木城上来。

抛开立场不同，抛开敌我之分，说句心里话，朗措挺佩服眼前这位唐军将领。冒着杀头的风险，私开两国战端，就为一吐心中恶气，真乃猛汉所为。

不过一码归一码，格尔木城乃是吐蕃城池，岂能说占就占，朗措毅然决然地威胁道：“这位唐军首领，我很钦佩你的勇气，可惜你也为你自己的莽撞付出了代价。你看看你现在的处境，你觉得就凭你现在手中两三千唐军，还有那支乌合之众的吐蕃奴隶，还有与我一战的能力吗？我看你们也累了，如果此时你肯率军速速退出格尔木城，并归还我家守将大人，我可饶你不死！”

“我呸！”

郭业咕哝一口浓痰吐在地上，鄙夷地讽刺道：“你饶我不死？真他妈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今天老子就把话撂在这儿了，我等要借你格尔木城小住三个月，三个月后便会归还尔等。如何？”

朗措冷笑道：“真是好笑，你觉得你凭你现在还有与我一战的实力吗？如今我有将近七千的吐蕃精兵将你们死死围困，对了，只要本副将一封求援信，百里之外的突厝城便会派吐蕃勇士前来增援。这位唐军首领，你觉得我会让你占了格尔木城吗？”

郭业白了他一眼，抄起虎头枪指了指被程二牛高高举起的次仁尼玛，鄙夷道：“这位朗措副将，你别忘了尼玛还在我手里。”

郭业蔫坏，不仅提醒着朗措自己的倚仗，还白白骂了朗措一嘴。

朗措明显脸色一怔，颇有些投鼠忌器的犹豫。

郭业见状，又用虎头枪狠狠敲了下次仁尼玛的脑袋一下，喝道：“尼玛，叫两嗓子来听听……”

“哇，哇哇……”

虎头湛金枪份量十足，次仁尼玛被郭业这么一敲脑袋，哪里不吃疼？

自然痛得哇哇直叫，口中又是叽里咕噜用吐蕃话一阵咒骂着朗措。

朗措生怕次仁尼玛出了闪失，急忙喊道：“别打，不要伤害我家守将大人！”

他心里清楚，次仁尼玛的姐姐备受没庐德乃大相的宠爱，只要次仁尼玛在格尔木城出了差池，不仅他自己难以活命，就连他远在逻些城的家眷无一能够幸存。

唉……

朗措心中暗暗一叹，怨恨地望着郭业，问道：“你要如何方能归还我家守



将大人？”

郭业见着朗措服软，口中又是一阵肆无忌惮地大笑，竖起拇指赞道：“朗措副将，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很上道，我看好你！”

“废话少说，你要如何才能归还我家守将大人！”

朗措忍住被郭业调侃的怒意，又是一声催促。

郭业重新用虎头湛金枪指点了下次仁尼玛，然后又比划了下整个格尔木城四周，轻笑道：

“很简单，以城换人！”

“你说什么？你想以城换人？”

“用不着大惊小怪，你一点都没听错，就是以城换人。我用尼玛来换格尔木城！”

## 第580章占领格尔木城

张口尼玛，闭口尼玛，郭业今天托了次仁尼玛的福，总算是过足了嘴瘾，谁让次仁尼玛取了这么一个破名儿呢？

朗措倒了血霉，摊上次仁尼玛这个二货守将，被郭业连连占了嘴上的便宜。

不过他此时无暇和郭业理论这嘴上的功夫，而是想着郭业“以城换人”的提议，心中暗暗叫苦连天。

如果不顺郭业的意思，让次仁尼玛在自己的手上出了闪失，遑些城那边不好交代，轻则被吐蕃大相没庐德乃打到冷板凳，永不叙用，重则牵连家人，无辜遭殃。

但是顺了郭业的意思呢？

虽保全了次仁尼玛这个二货守将，但是却丢了格尔木城。身为一城副将，丢失城池的罪名可是了不得。轻则被革职查办，重则被赞普一怒之下斩首示众以儆效尤。这貌似也是一条绝路。

以城换人，无论同意还是不同意，他朗措都没有好果子吃。

纠结，矛盾！

一时之间，朗措真是左右为难，没了主意。

此时，任凭被程二牛举在半空的次仁尼玛如何哇哇乱叫，一阵恶语相向地咒骂，朗措愣是拿不出主意来。

就在这时，他身边一名吐蕃兵凑到他耳边，应该类似于唐军校尉的职务，低着头出主意道：“副将大人，此时应该先救回守将大人才是啊。你看唐军拢共才这么几千人，即便让他们占了格尔木城又能如何？这里可是咱们吐蕃国的地盘啊。只要让守将大人脱困，然后我们求来援兵，重新将格尔木城夺回，还不是轻轻松松，易如反掌？”

说到这儿，这吐蕃兵吞了口唾沫，再次压低嗓门，生怕让郭业他们听到一般，提醒道：“朗措副将，您上次不是说多赤罗王爷对您颇为看重，而且他统领着五万兵马就在吐谷浑边境吗？只要让多赤罗王爷率兵协助你拿回格尔木城，并替你隐瞒曾经丢失过城池之事，嘿嘿，国都那边又会有谁知道？再说了，失而复得，歼灭唐军数以千人，这也是大功一件，是不？”

咦？

朗措诧异地看了眼身边的这名士兵，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

这倒是一个以退为进的万全之策，说不定还真如这士兵所言，坏事变好事，平白得来一件大功啊。

而且多赤罗小王爷对自己颇为看重，跟他借兵夺回城池，应该不算难事。

成，就这么着了！

朗措心中打定主意之后，冲郭业重重地点头，说道：“好，我答应你，我就带着我的人马撤出城去，将格尔木城让与你！”

说着，朗措又指了指高悬半空的大肉粽次仁尼玛，问询郭业道：“我现在就撤出格尔木城，是否出城之时就可以将我们的守将大人归还回来？”

“切，你他妈当我傻啊？”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你们吐蕃人是出了名的说话不算话，我还信你

的话，我就是个棒槌。”

“什么？你这是在耍我吗？”

朗措勃然大怒，气得浑身颤抖，胸口起伏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喝道：“条件是你开，我们照做，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郭业冷笑道：“你照做没错，但是你别告诉我你心里没有小九九。嘿嘿，我猜你们一出城的同时，只要我归还了次仁尼玛，你们这群王八犊子肯定就会调头反攻，妄想重新夺回格尔木城，是吧？你现在手上有六千人，我手中可战之兵撑死不超过两千，我还守个屁的城？不干，不干，这事儿没这么便宜。”

“啊？”

朗措微微一怔，其实这次真是郭业猜错了，他没打算立马反攻夺城，而是惦记着求来多赤罗的五万兵马，对郭业来一次彻彻底底的围剿，将他们一网成擒。

随即，他强压着心头的怒火，瓮声问道：“那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才肯归还守将大人？”

郭业嘴角一扬，坏笑道：“你现在立马带着你的士兵撤出格尔木城一百里外，至于你们的守将大人次仁尼玛，嘿嘿，三天以后我会送他出城。你考虑考虑吧！”

说罢，郭业彻底不理睬朗措，仰起脖子望着天，不断砸吧嘴发着怪声儿，不一会儿，居然哼起了小调，那叫一个悠哉。

朗措本来就被郭业二次提出的条件搞得心头一阵火，听着郭业哼那不着调的小曲儿，更是窝火难抑。

此时的他，离暴走发飙只有一线之遥。

这时，刚才那名献计的吐蕃士兵又附耳提醒道：“副将大人，无需动气，反正咱们也不差这三天的时间。送信至多赤罗小王爷那儿，他再提兵五万赶来，都不止三天的时间啊。大局为重啊，副将大人！”

朗措听完，顿时恍然大悟，暗道，我今天是怎么了？屡屡被这唐军首领激怒失了方寸，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一般呢？

忍了！

朗措大喝一声：“好，我答应你的条件，希望你能够信守承诺！”

郭业闻言心中窃喜万分，重新面向朗措，傲娇道：“放心吧，我们汉人说话都是一口唾沫一个钉，不会像你们吐蕃人似的言而无信，说话就跟放屁……”

“传本副将令，撤出格尔木城！”

朗措生怕自己再被郭业激怒，不愿再听他的废话，挥刀遥喝率领六千吐蕃守兵急急朝着城外赶去。

当然，次仁尼玛冲着他的背影哇哇一直乱叫和咒骂，他也自动选择无视。

呼～

郭业粗粗舒了口气，总算是将眼前的这票人给诓走了，悬着的心徐徐下落，踏实了不少。

他不敢想象，如果朗措破罐子破摔不顾次仁尼玛的死活，与他来一个鱼死网破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待得朗措率军远去徐徐出了城去后，郭业才吩咐二牛将次仁尼玛放下，并让他将其严加看管起来，三天内不能让他逃脱。

然后又对康宝吩咐道：“速度，将四道城门统统关上，然后每道城门都分兵把守。从今天开始，这格尔木城可是易主了！”

康宝将命令传达了下去之后，西川军渐渐分成四股，朝着东南西北四道城门方向分拨赶去。

这时，康宝还未离去，有些担忧地说道：“大人，咱们西川军如今连三千人都不到，如何守得住偌大的格尔木城啊？”

郭业笑道：“有什么守不住的？这次咱们带的粮草足够多，还怕饿死不成？朱胖子不是说了，从桑巴营地带来的囤粮足够我们吃上一年没问题吗？”

康宝想到之前在桑巴营地，郭业要求朱胖子和青苗军尽最大的努力将桑巴的囤粮带走，果真有先见之明啊。

不过，粮草是解决了，可是还有一个大问题没有解决啊。

他说道：“大人，我的意思是，万一朗措求来援军，围困格尔木城，咱们这些人根本无法守住。”

“守城的人还不好解决吗？”

郭业自信满满地冲远处休整青苗军中喊道：“飞虎，过来一下。”

庞飞虎小跑过来，问道：“大人有何吩咐？”

郭业笑道：“听说格尔木城有十万奴隶，至少可以选出两万以上的青壮吧？”

嗯？

康宝好像猜到了郭业的守城之法。

庞飞虎则是点头说道：“应该没问题。怎么了？”

郭业道：“此番青苗军损失惨重，咱们又急缺人头来守城，嘿嘿，青苗军应该要扩编了吧？”

庞飞虎点头嗯了一声。

郭业继续说道：“你和童虎，还有丹珠，率领仅剩的两千青苗军去把这些奴隶聚集起来，好好筛选一番吧。别忘了发挥《告吐蕃奴隶宣言》的效用，对了，顺便让青苗军这些人现身说法一下嘛，他们最有发言权。有了丹珠和青苗军的协助，我想此次任务对你不难，至少能见青苗军扩编到两万人数以上。”

郭业当日在桑巴营地土墙上的风采，庞飞虎是领教过，也见识过。

随即拱手朗声说道：“大人放心，我一定会挑选出青壮来，壮大青苗军。”

郭业嘴上不说，心中也是急啊，现在就缺炮灰守城，只要成功守住格尔木城一个月，吸引了多赤罗大军的注意，将他们牵制住一段时日，就足矣。

继而又对庞飞虎说道：“对了，为了让那些奴隶快快归我们所用，我顺便编个民谣赠你，你让青苗军的人在十万奴隶中流传开来。我相信只要这民谣顺口溜一在奴隶中广为流传，定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谣？

庞飞虎和康宝先是一怔，不过他们都听过郭业作诗，自然对于郭业编首民谣也是见怪不怪。

只听郭业稍稍想了一下，开口吟道：“开城门，迎唐军，唐军来了解救

咱；吃他娘，穿他娘，松赞干布去他娘；打头人，分田地，农奴翻身做主人！”

吟罢，郭业觉得还挺押韵，朗朗上口，不由乐道：“两位，我是不是很有才？”

“有才！”

“太有才了！”

庞飞虎与康宝心中不断重复念着郭业这段粗鄙的顺口溜，相继竖起大拇指，又是一番捧赞。

## 第581章吐蕃国师鸠摩智

短短三天的时间，庞飞虎、童虎等人就在丹珠的协助下，解放了格尔木城中的十万奴隶。

并且从十万奴隶中筛选出了两万三千名青壮奴隶，统统补充进入青苗军中。

成军不足一个月的青苗军，俨然有了两万五千人。在郭业眼中，这是一支毫无战斗力，甚至连辎重营都比不上的炮灰部队，但不容否认，这是一支数量庞大、惊人的炮灰部队。蚁多咬死象，不外如是。

同时，郭业慷次仁尼玛之慨，在格尔木城中开仓放粮，开库放银，将次仁尼玛这些年搜刮囤积的粮草和银两统统发放到了奴隶手中，大肆收买人心。

整个格尔木城中，处处都是奴隶们的歌功颂德，赞声一片，从而更加凝聚了他们对归顺大唐的向往，激发了奴隶们翻身做主人之心。

有了两万五千青苗军参与守城，郭业有信心能在吐蕃大军围困格尔木时，坚守半个月的时间，至少能让西川军从格尔木城中安然撤离，退入高昌国。

三天时间里，他除了让西川军教导青苗军基本上阵杀敌的把式之外，就是动员全城男女老少奴隶参与加固四道城门的防御工事，诸如搜集搬运全城的石头，圆木上城楼，到时候用以抵御吐蕃大军的攻城云云。

接下来的日子，格尔木城基本都处于备战状态，时间如倒立的沙漏，在等待多赤罗大军的到来中一点一滴渡过。

……

……

陈兵五万在吐谷浑边疆的吐蕃王爷多赤罗，早在三天前就接到了朗措派人送来的求援书信。

收到求援信之后，当他得知桑巴八百里领地、格尔木城一一失陷被唐军攻占，他气得暴跳如雷，险些一刀砍了送信的士兵。

特别听闻这次未经大唐朝廷同意便私开战端，侵犯吐蕃的唐军首领居然姓郭名业，他更是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到格尔木城外，与郭业决一死战，将其生擒活捉。

昔日长安之辱，如附骨之蛆般记在多赤罗的心头。至今，他的身上还有被十条藏獒咬伤过的疤痕。

旧怨未消，又添新仇，多赤罗怎能淡定？

当下就拿了主意，正如郭业之前所料一般，迫不及待地提起五万兵马刻不容缓回援格尔木城。

直到三天后，五万大军与朗措的六千格尔木守兵正式会师在格尔木城百里之外。

见到朗措，多赤罗自然少不得又是一阵痛斥，数落其败军之将。至于被郭业放回的次仁尼玛更是被骂得体无完肤，屡屡被多赤罗冠以无能蠢货之名。

翌日清晨，就在多赤罗气势汹汹，准备日夜兼程发兵奔袭百里外的格尔木城时，营帐外走进来一名年约四十左右的红衣大喇嘛，及时打断了多赤罗

的下令，劝道：

“王爷且慢，请听小僧一言！”

多赤罗一见进来的红衣大喇嘛，立马收敛了暴虐的情绪，神色中颇有尊敬地点头道：“鸠摩智国师驾到，小王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小僧不敢。”鸠摩智双手合什，一脸虔诚地回道，“小僧添为吐蕃国师，又蒙赞普厚待委以重任，让小僧随军在王爷的身边出谋划策。王爷对小僧无需如此客气。如此礼遇。”

红衣大喇嘛鸠摩智虽然长着一张四四方方的敦厚脸相，但是多赤罗可是一点不敢小觑了这个大和尚。

因为这个和尚自打八年前来到吐蕃逻些城，来到王兄松赞干布身边后，屡屡对王兄建言献策，深得王兄赏识。

多赤罗对吐蕃朝廷中的局势看得也比较通透，自打五年前鸠摩智被封为吐蕃国师后，赞普王兄就有意要扶植他，让他与吐蕃大相没庐德乃相制衡。

因此抛开王兄对其的宠信之外，这位鸠摩智大国师也是吐蕃朝廷中仅次于吐蕃大相没庐德乃之下的三号实权人物。

五年间，在吐蕃培植的党羽不计其数，加上王兄的欣赏宠信，如今，对方俨然能与吐蕃大相没庐德乃相抗衡。

他心里清楚，自己虽是吐蕃王爷，地位超然，但是在实权势力方面，远远不及国师鸠摩智。

随即，他驱散了营帐中所有的人，然后亲自给鸠摩智搬来一个胡凳，说道：“国师请坐！”

鸠摩智仍旧是一副大慈大悲地神情示人，双手合什点头应了一声谢，落座胡凳上。

多赤罗回到原位，这才问道：“刚才国师制止了本王发兵攻打格尔木城，称有话要对本王讲。莫非国师觉得本王提五万兵马来攻打格尔木城，胜算不大？”

“不。”鸠摩智摇头说道，“胜算很大，五万兵马攻城，不出两日定能夺回格尔木。”

多赤罗听罢更加疑惑了，急急问道：“那国师你还……”

鸠摩智打断了多赤罗的话，露出令人和煦的笑容，说道：“王爷稍安勿躁。唐军仅凭几千人就敢坚守格尔木，难道王爷就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吗？据我所知，城中那位姓郭的年轻人，可是以诡计多端著称啊。”

“啊？郭业！！！”

多赤罗经鸠摩智这么一说，下意识地呼出了郭业的名字，当初在长安的种种，顿时浮现了心头。

“没错，就是郭业。听说这位姓郭的年轻人，很得大唐皇帝看重，很不简单啊！”

鸠摩智这番夸赞郭业的话，听在多赤罗耳中那是相当的刺耳，但是他打心底不得不承认鸠摩智所言不假。

郭业的诡计多端他是领教过，犹如梦魇历历在心头。

至于郭业为何敢用几千人来守城，他一开始觉得郭业是自大小觑天下人，如今听鸠摩智这么一说，他也开始觉得蹊跷起来。

突然，他好像想到了什么，不解问道：“大师，你怎么也知道郭业此人？

莫非你近来去过大唐帝都长安？”

鸠摩智摇头轻笑：“小僧来吐蕃已然八年，一直从未离开过逻些城。这次随王爷行军，也是小僧第一次离开逻些城。至于这位姓郭的年轻人，呵呵，王爷莫非忘了？前段赞普曾跟众位王公大臣议论过此人，而且，王爷应该也记得，小僧八年前未得赞普赏识之前，可是一直都在中原游历，多少也有一些故交。对于姓郭的年轻人，小僧不止一次听过故交老友提及。”

“哦，对哈，瞧本王这记性！”

多赤罗轻轻拍了下额头，颇为尴尬。而后问道：“那依国师来看，这姓郭的到底在玩什么花样？”

鸠摩智还是一副春风笑意，声音柔和万分地说道：“如果小僧猜得不错的話，这位姓郭的年轻人之所以敢拿几千人守城，想必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王爷不要忘了，格尔木城乃是吐蕃与高昌国的枢纽，如果坚守不住的话，他大可弃城而去，逃往高昌国。然后折道东突厥，返回大唐。呵呵，一个很狡猾的年轻人啊！”

“啊？”

瞬间，多赤罗秒懂了，敢情儿郭业这混蛋的倚仗与后路就在这儿呢？

好你个郭业，连夺我吐蕃两地，在我吐蕃国土上恣意妄为，占足了便宜就想跑？没那么容易。

这天底下哪里有恶汉跑到别人家去撒泡尿拉泡屎，恶心恶心一把主人家，然后就开溜的？

顿时，多赤罗急道：“国师，不能让姓郭的逃出吐蕃，哼，本王这次不仅要夺回格尔木，还要生擒姓郭的，亲自押往逻些城让赞普王兄处置！”

说罢，又暗暗补了一句：“当日他在大唐帝都长安辱我羞我，如今我就要在吐蕃王城逻些欺之凌之，百倍偿还。”

鸠摩智多少猜出了多赤罗的小心思，不过没有点破，而是出主意道：“王爷可以修书一封，派人乔装打扮进入东突厥，然后转道高昌国。然后将这封信送给高昌国国王，请他发兵一万堵住格尔木通往高昌国的路。呵呵，以高昌与吐蕃两国相邻，素有邦交，我想高昌国王肯定乐于成全此事。只要堵住了郭业的退路，然后我们这边再发兵前去攻打格尔木，王爷觉得郭业还有机会逃出生天吗？”

“对啊！”

多赤罗一阵狂笑，叫嚣道：“前有我等五万雄兵，后有高昌一万堵截，看他如何逃出本王的手掌心。嘿嘿，姑且先让他在格尔木多快活几日，哈哈，国师就是高明，不枉我赞普王兄如此看重你了。”

“王爷谬赞！”

鸠摩智再次双手合什，很是谦卑地起身弓腰行了一礼。

多赤罗心里早已乐开了花，对鸠摩智摆摆手招呼道：“国师你且在营帐中休息休息，本王这就去起草书信，派人火速出发日夜兼程绕道送往高昌国去。”

声音落罢，人已经火急火燎地冲出了营帐，一路传来状若疯癫的狂笑之声。

鸠摩智仍旧一副弥勒佛似的笑容望着远遁的多赤罗，直到多赤罗的身影消逝在了视线之内，方才微微闭目重新落座回了胡凳上。



霎时，鸠摩智的笑容顿扫一空，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阴毒与愤恨，早已不复刚才红衣大喇嘛的和煦亲善。

此时的他仿佛换了个人似的，闭着双眸语气森然地自言自语道：“桀桀，能将我苦心经营数十年的红楼山庄捣毁之人，定是非常之人。小僧倒是要看看，你有何本事破解这‘瓮中捉鳖’的死局！桀桀，桀桀桀……”

怪异的笑声，让空空荡荡的营帐倍添几分阴森。

## 第582章处境大为不妙

吐蕃国师鸠摩智的及时出现，制止了多赤罗立即攻城的举动，更是建议多赤罗修书一封致高昌国王，欲图将郭业的后路斩断。

多赤罗这次没有刚愎自用，对于鸠摩智的建议从善如流，提兵五万驻扎在格尔木城百里之外，暂且按兵不动。等待着高昌国那边发兵，他再遥相呼应，一举将城中唐军歼灭，生擒姓郭的这个混账。

这么一驻扎下来，就是七八天过去了。

这些统统都是郭业始料未及的。

人在格尔木城中的郭业仿佛也嗅到了危险的气息，因为多赤罗率兵驻扎在百里之外的消息他早已得到，可迟迟都没有等到多赤罗提兵杀来攻城，这就令郭业心中起疑了。

多赤罗是个什么货色，郭业在长安中就领教过。抛开当日在长安的种种仇怨，就论多赤罗的性格，郭业都觉得对方不是一个沉得住气的人。

他不相信多赤罗在得知自己就在百里外的格尔木城中，鸠占鹊巢，对方还能如此冷静沉着，极为淡定地按兵不动。

这不是多赤罗的风格，而且这也不科学！

事出反常必有妖，郭业心中顿生不祥之感，总感觉哪里出了偏差出了纰漏。

此时，他站在东门城头眺望着远方，尽管看不到百里之外的景象，但是他还是巍然不动地站着，眺望着，期冀能够找寻出奇怪之处。

噌噌噌～

一身白袍甲冑的程二牛跑上城头，气喘吁吁地喊道：“大人，最后一拨斥候探马也回来了。”

郭业哦了一声，转身回望程二牛，眼神中透着询问之色。

自从他发现多赤罗按兵不动之后，他五天前就派出了五拨骑兵斥候前往百里外打探一二。

前面连着四天都有骑兵返回城中回报，可惜仍然没有打探出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来，皆是无功而返。

程二牛口中所说的最后一拨，指的便是今天返回来的第五拨斥候。

见着郭业的眼神，程二牛又是一阵摇头叹息，颇为恼怒地啐道：“他们回报俺说，多赤罗的五万兵马还是按兵不动，不知道对方在搞什么鬼。奶奶的，惹急了俺非杀进多赤罗的营帐，将这混球揪出来问个明白不可。”

“嗤……”

郭业听到第五拨骑兵也无功而返后，脸上尽是失望之色。不过程二牛的这番混不吝之话，也将他逗乐，不由促狭道：“人家那有五万兵马，让你带八百骑兵去又如何？全着身子杀将进去，嘿嘿，也给你啃个干净。好了，他越是裹得这么神秘，我就越发的怀疑这小子没憋什么好屁。既然如此，咱们只有留个心眼，静观其变，以不变应万变了。”

“昂，也只能如此了！”

程二牛挠了挠脖子，突然惊叫一声，喊道：“呀，还有还有，俺差点又忘了事儿。俺刚才是被多赤罗这混球气糊涂了。”

在郭业充满疑惑的眼神下，程二牛从铠甲护心镜的位置掏出一封皱皱巴

巴的信函来。

与其说信函，更像一张纸条。

郭业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密密麻麻几行字：“国师鸠摩智献计多赤罗，大人之意图俨然暴露。不日，高昌国将会派一万兵堵截退路，望大人趁高昌国大军没有及时就位之前，速速撤出格尔木城。以免成了多赤罗的瓮中之鳖。”

这张纸条上的字并非毛笔所写，而是用木炭写成，郭业再看眼题跋落款，仅仅画了一个骷髅头，也是用木炭所画，其他啥也没有。

吐蕃国师鸠摩智，何许人也？

郭业看着这张纸条上的内容，心中一阵颤栗，这人到底是谁？居然能如此洞察自己的心机与意图，真是有些可怕。

不过这张纸条的真伪如何，他仅凭一个骷髅头无法判别，只得问道：“这张纸条是什么来的？”

程二牛道：“就是咱们第五拨回来的骑兵呈给俺的。他们说这是一位蓬头垢面，双手锁着铁链的姑娘交给他们的。对了，那姑娘自称砮霜。她跟咱们的人说，只要报出砮霜二字，大人就知道她是谁了。”

砮霜？东厂安排在多赤罗身边的狼女砮霜？

居然会是她偷摸送出这封情报，郭业顿时对这张纸条的内容真实性确信无疑了。

结合了纸条上的内容，再回忆这段时间多赤罗的刻意低调和沉着冷静。

郭业的思绪瞬间豁然开朗了起来。

眼前的疑团被解开，情况越是明朗起来，郭业的心中越是有些紧张起来。

因为正如砮霜所报，多赤罗和那个劳什子的吐蕃国师鸠摩智之所以按兵不动，就是等着高昌国那边的一万兵马到位，将自己的退路堵截住，好让自己和数千西川军成为他们的瓮中之鳖啊。

妈的，如果真让他们成了合围之势，自己和数千西川弟兄可真要交代在格尔木城这儿了。

这事儿玩大发了！

顿时，郭业心中有了几分自责，之前志得意满，太过小瞧天下人了。能人辈出，一山还比一山高啊！

郭业烦躁不安了起来，挥挥手示意程二牛先退下，然后一人重新站回城楼上，眺望着远方。

越想越是觉得此事办得糟糕，慢慢地，局促不安了起来。

他下意识将手中的纸条撕碎揉成一团，呼~~

高扬手臂，将手心的纸条碎片狠狠一抛手，细碎的纸片随风飘荡，七零八落地洒向城楼下。

郭业望着逐一落地的碎纸片，心中徐徐得到平静，开始左右权衡起来。

如果现在冒然撤出格尔木城，败退高昌国，那意味着计划失败。

而且在吐谷浑搞政变的东厂和宇文倩那女人，至今还没传来捷报，想必还没得手。

现在提早撤出格尔木，多赤罗势必也要提早折返吐谷浑边疆，届时，吐谷浑那边怎么办？枉费了这么长时间的筹谋和准备，临门一脚，功败垂成？

不甘心，郭业绝对不甘心！

但是现在如果不提早撤出格尔木城的话，再耽搁下去势必真要成了多赤罗的瓮中之鳖。

结果只有一个，数千西川军战死格尔木城头，自己不是战死就是成了人家的俘虏，至于随自己而来的贞娘……

听说女人往往会被吐蕃人当成战利品来享用。

“不！！！”

郭业下意识地脱口喊出：“不能让贞娘受到伤害，不能让西川军的弟兄白白战死在这儿。而且老子还没在这花花世界，大唐盛世享受够呢，怎么能轻易丢了性命？”

人性本来就很脆弱，特别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它就更显得尤为嘎嘣脆！

郭业自认，自己还没伟大到像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这样刚烈决绝诗句的文天祥那般。

不过，眼下这种情况，冒然撤退不行，死守不撤也不行，真是难坏了郭某人。

一时间他也不知该如何自处才好了。

矛盾，

纠结，

踌躇，

心绪不安，思绪不宁，整个人仿佛光着膀子置身在白昼高温下的炎炎夏日，有上千上万只蚂蚁在身上爬动，难受至极。

## 第583章程二牛痛苦的决定

撤也不是，不撤也不是，一时间可难坏了郭业，不知该如何取舍。

挣扎踌躇了好一阵子，他仍旧毫无头绪，只得下来城楼琢磨着，一人计短三人计长，这事儿还是听听他们的意见吧。

随即他召来身边的一名军士，吩咐道：“去，你找上几个人一道儿，通知康宝、庞飞虎、童虎、阮老三、程二牛等诸位大人，让他们晚饭之后前来守将府与我商议大事。”

那军士喏了一声，刚要离去，郭业又喊道：“对了，还有辎重营的朱鹏春朱大人。”

“得令！”

军士急急招呼起身边不远的几名士卒，又是一阵转述郭业的命令。

待得几名士卒纷纷离去传令之后，郭业才打道回府，百无聊赖地朝着暂时作为官邸的守将府方向行去。

此时夕阳西下，金色斜阳铺洒在他的身上，将他徐徐走远的背影拉得颇长消瘦，暮风送行，颇有几分秋风瑟瑟人萧索之味。

回到守将府之后，贞娘早早准备好了饭菜吃食。一见郭业归来，宛若在家翘首以盼等待丈夫归来的小媳妇一般，雀跃盎然，欢快地陪着郭业用起了晚饭。

一顿晚饭，吃得美美，温馨十足，多少让郭业有些低迷的情绪有了几分回升。

饭后闲聊一番，庞飞虎、康宝等人如约而至，贞娘乖巧地自顾收拾起饭桌，而郭业则引着他们来到守将府的厅堂之中。

直到众人皆落座，贞娘送来香茗再次退场离去之后，郭业才将碰到的难题冲诸人一一道了出来。

本来此事就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再加上郭业声音有些低沉，语速又稍显缓慢，听得众人也是心头一阵惆怅，不约而同地唏嘘起来。

霎时，整个厅堂陷入了沉闷萎靡的气氛当中，令在场所有人都有些压抑。

时间在众人的一呼一吸中流逝，气氛静得越来越是吓人，至始至终都没有人站出来，挺身而出为郭业拿这个主意。

哑当～

胆小怕事的朱胖子不小心将盖碗上的杯盖脱落出手，摔在地上，好在没碎。

尽管没碎成稀巴烂，但这声不合时宜的异响还是惊动了沉思中的所有人，纷纷将目光落在了朱胖子身上。

朱胖子被所有人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自在，如坐针毡地站起来，尴尬苦笑道：“看我干啥，我没主意，半点主意也没有。实在不行，那啥，那啥……”

朱胖子说话的气势越来越弱，心虚地看着郭业，提议道：“大人，实在不行，咱们撤吧！关鸠关秀才以前不是说过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为不智也！”

这个时候，朱胖子也念起死对头关秀才的好了。看来，他是真有点害怕了。

说完这句话，朱胖子立马又落座回去，低着头双手不断放在膝盖上擦着手心里的汗，不再吱声儿。

“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为不智？”

郭业呢喃着朱胖子的话，却没有表露出自己的态度来，好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不行！”

康宝突然怒目而视朱胖子，站起身来喝骂道：“好你个朱胖子，你自己胆小怕死也就罢了，干嘛还扯出关秀才来说事？”

骂完了朱胖子，康宝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拱手冲郭业说道：“大人，男儿大丈夫生在世间走一遭，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今冒然撤出格尔木城，不仅我们之前的一番心血白白枉费，就连吐谷浑那边都会前功尽弃，一朝丧尽。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坚守格尔木城，直到吐谷浑那边传来佳音方能撤退。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康某若因此战死格尔木，虽死尤荣，无怨无悔！”

康宝这番话说得声若龙钟，掷地有声，听得在场所有人无不动容，心中一阵战意燃烧小澎湃。

就连朱胖子都有些懊悔地嘟囔了一句：“我只是说说而已嘛，又当不得真？你们干啥我就跟着干啥呗。”

郭业口中咀嚼着康宝的话：“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好气魄！”

“守吧，大人！”

“不能撤，大人！”

“干他娘的，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比谁差？大人，咱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撤退，必须血战格尔木，为吐谷浑那边赢得时间。”

在场诸人纷纷摆明立场，风向顺势一边倒了过来。

唯独庞飞虎没有表态，而是待得众人义愤填膺之后，才沉着冷静地说道：“大人，守必须守，但是我们也不能盲目的守。不然好不容易拉起来的这点家底，说打没就打没，那东厂在吐谷浑那边得手又有何用？”

“哦？”

郭业听出了庞飞虎的话里有话，有些意外地问道：“莫非你已有了万全的守城之法？既能顺利拖住多赤罗的兵马，为吐谷浑那边争取时间，又能让我们避免损失，这可是难于登天啊，飞虎！”

庞飞虎摇头苦笑一声，说道：“大人，法子我倒是有，但谈不上新鲜。因为这法子也有些不切实际。”

郭业伸手请道：“你且说出来听听，大家都来参谋参谋。”

庞飞虎点头嗯了一声，说道：“以我们现在的防御实力，坚守格尔木城七天应该没问题，哪怕损失惨重，至少也不会让多赤罗攻破格尔木。七天后就难说了。所以我的办法就是在七天城破之前，必须求来援兵。而离我们最近的援兵，就是我大唐在东突厥清剿颉利可汗残存势力的几路大军。只要能够求来一路大军增援，便都能解了我们的危局。”

向在东突厥驻扎，还未班师回朝的几路大唐军队求援？这几路大军好像卫国公李靖领一路，侯君集、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敬德各领一路，还有自己那个素未谋面的岳父，秀秀那个王八爹柴绍也领着一路。

求援倒是没问题，关键是能求来吗？

因为李二陛下已经派人传口谕暗示过自己，镇抚司在吐蕃的一切行为，都跟朝廷无关。

这几路大军都是朝廷的大军，怎么可能会忤逆了李二陛下的圣意，前来增援自己呢？

这下他终于明白为何庞飞虎说这个法子不切实际了，的确有些不切实际。

众人亦是知情，听完庞飞虎的建议之后纷纷摇头，唏嘘不已：

“难哦。”

“太难！”

“不可的，我们此番行径前提就是要撇清朝廷，不让吐蕃人拿捏了把柄，他们又怎么会摊这趟浑水呢？”

庞飞虎苦笑道：“所以我刚才不是说了嘛，法子是有，就是不切实际。看来我们还得寻出自救之法才是。”

自救？

郭业心中哀哀一叹，谈何容易哦！

蹭～

就在大家都被打回原形，又是茫然无计之时，程二牛突然豁然起身，像是艰难地下定决心一般，神情有些痛苦地说道：“由俺去东突厥那几路大军处求兵吧！”

“你？”

郭业看着程二牛主动请缨，下意识地脱口质疑了一声。

不过很快，他就释然了。

因为他想到了好多程二牛当初不同于常人的事情，想起了好多令他匪夷所思的事情。

很早很早以前，他曾经就断言过，程二牛不简单，亦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也许，他的不同寻常真能求来援兵。

就在众人的一片质疑声中，程二牛又再次保证道：“俺保证能求来援兵，你们好好守住格尔木。俺若求不来援兵，格尔木被攻破那一日，便是俺二牛与你们一道共赴黄泉之日。”

说罢，程二牛拍了拍背上的囚龙棒，做了一个引颈自刎以死谢天下的动作。

郭业轻笑道：“你死了，小蛮怎么办？二牛，甭管求得来援兵还是求不来，你都要答应我，替我好好照顾我娘和小蛮，还有咱们这票弟兄的家眷，都归你一人照顾了。”

众人听着郭业这番说词，显然已经同意程二牛前去求兵。既然如此，他们也就纷纷闭嘴不再质疑。

程二牛重复来重复去还是那句话：“放心，俺一定会求来援兵。如果求不来，他这辈子就甭想安生！这是他欠俺的。”

这话听得别人一头雾水，郭业却听得心中砰砰一阵乱跳，妈的，果真被我猜中了。

不过程二牛不想说，他也不愿点破，而是又嘱托道：“二牛，此番守城，凶险万分。这样，你出城之时，把长孙羽默这小子给我带走，留在城中万一

有个闪失，我也不好跟长孙大人交代。”

程二牛道：“没问题，俺会将他安全带到那边。”

郭业嗯了一声，又道：“对了，还有贞娘，她也必须带走，留在城里我也不安心。”

程二牛又是应道：“带一个是带，带两个也是带，没问题，俺一定会将贞娘也妥妥带到那边。大人，你们一定要守到俺率兵回援才是。”

郭业笑道：“放心吧，羽默和贞娘一走，我们这些留下来的，誓与格尔木城共存亡。嘿嘿，如果你小子拖拖拉拉，到了城破才求来援兵，那我们可是做鬼也不放过你啊！”

说着，作势张牙舞爪扮作厉鬼报仇的模样，逗乐了在场所有人，气氛好不容易缓和了起来。

“我不同意！”

一声娇喝从厅堂外响起，贞娘满是愁容，欲哭涕泪地凄声喊道：“大官人，奴家哪儿也不去，奴家就陪着大官人。你在的地方，才是贞娘的家！”

很明显，贞娘一直都躲在厅外偷听。



## 第584章贞娘心，我懂！

“贞娘，谁让你进来的？胡闹，出去！”

郭业拉下脸立马阴沉起来，呼喝道。

谁知平日乖巧懂事，柔柔弱弱的贞娘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仰起脖子半步不退，态度甚是坚决地说道：“不出去，奴家哪也不会去，就陪大官人留在格尔木。”

郭业见着贞娘在这个生死关头的大事上，居然如此死倔死倔，火气越发大了起来，喝道：“你留在这儿有个毛用？出去！”

这是郭业第一次对贞娘如此大动肝火，要说贞娘心里不害怕，那是假的。

不过贞娘害怕归害怕，立场还是坚决到底，抬起那张素雅的脸蛋儿与郭业对视，执拗摇头道：“不出去，大官人休想撵我走，贞娘哪儿也不会去！”

“我说你怎么就那么死脑筋呢，你……”

郭业第一次真正领教到了贞娘的倔强到底，平时咋就没看出来她这么轴呢？

就在场面有些僵持不下之时，程二牛突然冲郭业拱拱手，道：“大人，俺先行告辞了，明日一早就率人出城，赶往求援。”

说着，他看了眼贞娘，又冲郭业补充道：“俺明早晨时三刻会从南门走。”

说完话便低着头径直大步走出了厅堂。

郭业当然知道程二牛最后一句话是在提醒自己，好让自己规劝好贞娘之后，明早晨时三刻在南门与他会和。

程二牛一走，身为大舅子的康宝自然也跟着走，因为他懒得看见郭业和贞娘卿卿我我的腻歪样儿，好歹他也是郭府二房康芷茹的亲哥，眼不见为净。

紧接着，庞飞虎、童虎、朱胖子等人都借口视察防御工事，陆续离场出了厅堂。

偌大的厅堂中，除了被夜风吹摆得来回又开又合的几扇门窗还能发点动静之外，就剩郭业与贞娘两人都有些激动的一呼一吸之声。

气氛，有些静得尴尬。

郭业率先打破了沉寂，收敛火气，好言相劝道：“贞娘，接下来的日子必定是刀光剑影，凶险万分。你一个女流之辈肩不能扛，手不能提，更别说舞刀弄剑上城杀敌了。你说你何必死犟死犟的，非得留在格尔木城中呢？听我的，明早就跟二牛，还有羽默他们一起离开格尔木，来日你我还在长安城中重聚。”

任凭郭业好说歹说，吐沫星子费了一大缸子，贞娘愣是依然故我，铁了心要坚决到底，执拗摇头蹦达出三字儿：“我不走！”

我草，这还了得？

郭业稍稍平复下来的怒火，顿时又被这小娘皮撩拨了起来，腾～

怒火大盛，疾风骤雨般劈头盖脸凶道：“不走也得走，这事儿没得商量。你现在就下去准备，明早晨时我送你出南门！”

说罢，也不给贞娘再行顶嘴的机会，转身就朝厅堂门口离去。

走到门口，刚要抬脚跨出门槛儿，郭业身形猛地一滞，双脚好似被灌了铅般，举步难行。

原来贞娘在郭业转身离去的刹那而功夫，拔腿追上并狠狠抱住了郭业的腰板，箍得紧紧，死活不放手。

贞娘双手环抱郭业腰间，纤柔的身子靠在郭业的后背，脸颊也紧密不分地贴在他的背上，声音哽咽地直呼：“不走，我不走，我真的不走，大官人莫要再赶我走。”

这是贞娘第一次如此主动零距离地与郭业接触，暖玉入怀的感觉令郭业心中充斥着的暴虐一扫而空，荡然无存。

这一刻，他整个人都安静了下来，静静地听着贞娘婉婉地哭诉……

“奴家不走，奴家就陪在大官人的身边儿。”

“大官人在哪，贞娘就去哪儿。”

“大官人若有所闪失，贞娘岂能独活？若你战死格尔木，贞娘亦不会苟活于世，黄泉路上，也要伴君而行。”

“奴家的心思，大官人到现在还不知晓吗？既然生不能同衾，那死定要同穴。能与大官人一起同生共死，奴家心里欢喜的紧。”

……

……

贞娘语气哀婉，说得郭业心中一阵酸楚；贞娘泣声不断，哭得郭业亦是肝肠寸断。

易求无价宝，难得有贞娘。

这一刻，郭业再也顾不得什么避忌，爽落转身将贞娘狠狠拥入怀中，轻拍着她的肩膀，不断抚摸着她的三千青丝，叹息道：

“你的心思我怎会不懂？就如我当年的心思，你又何曾不懂般。唉，贞娘，我早已习惯有你在身边的日子，若不是情非得已，我岂会撵你离去？只不过……”

“莫要再说了！”

贞娘贴着郭业宽阔厚实的胸膛上，脸上有些小满足，伸手轻轻捂住郭业的嘴巴，低声呓语道：“贞娘早就说过，有大官人的地方，才是贞娘的家。大官人狠心要将我撵出家去，贞娘怎会遂了你的心愿？”

“嗤……”

贞娘这番强词夺理，逗得郭业忍不住笑出声儿来，搂着贞娘的手也越发地紧了起来，心中没来由生出一股豪气，朗声道：“罢了，你要留就留吧，有我郭业在，谁也别想伤你半分。”

贞娘继续享受着郭业胸膛传来的温暖与踏实，口中呢喃道：“嗯，大官人说的话，贞娘信！”

“贞娘，等这边事了，我们有幸再回长安，不如我纳你为妾吧？”

“啊？大官人莫不是跟贞娘开玩笑？”

“怎么？不愿意？”

“愿，愿意！”

“好贞娘，来，嘴一个呗。”

“大官人咱们这可是在厅堂门口呢。”

“来嘛！”

“不要，奴家怕……”

……

……

一夜过去，郭业在贞娘身上大占便宜，亲也亲了，摸也摸了，心也勾搭过来了，就是临门一脚愣是最后没有得手。

并非郭业仁义无双，谦谦君子，而是贞娘义正辞严地拒绝了，理由很简单，大战在即，她不想因为这事儿损了郭业的精力而误了大事。

结果只有一个，郭业呜呼哀哉仰天长叹到天亮。

清晨醒来，贞娘早已准备好了粥菜，送到郭业的房中。然后像个小媳妇似的，又是替郭业穿衣，又是替郭业擦脸洗漱。

待得吃完早饭，他便急急赶往了南门。

因为即便贞娘不离开，他还是需要送程二牛一程，而且他也有事情要交代程二牛一番。

来到南门，康宝、庞飞虎等人已经早早来齐，都来相送程二牛。

仿佛大家都知道贞娘不会离开的结果一般，都很有默契地没有冲郭业询问贞娘为何没来。

郭业来到程二牛跟前，替他整了整衣衫，说道：“你此番前去，西川军数千弟兄，还有咱们这票人的性命就系于你一人之身了。二牛，莫要让我失望！”

程二牛咧嘴一笑，说道：“放心吧，相信俺，俺一定能求来援兵。”

郭业笑道：“我信你，二牛。对了，这里有一个锦囊，若求兵之时遇到困难，连你要找的那位都无法解决的话，你便将这锦囊交给卫国公李靖大人，他看过之后定会明白一切。”

“好！”

程二牛也不多问，直接将锦囊揣进了怀中，妥妥放好。

这时，郭业又来到了长孙羽默的跟前，这小子明显黑壮了不少，有了几分经历风雨的成熟稳重。

一见郭业来，长孙羽默立马发起牢骚道：“你说你也忒不仗义了，我刚在童虎的执法队里混个脸熟，这么快就把我支走了。怎么着？怕本公子在你军中声望渐增，动摇了你稳固的地位不成？”

“哈哈，你要真有那本事，我还替你开心呢！”

郭业笑着反击了一下，言归正传道：“一路之上你要多听二牛的话，到了那边，那些大佬多少你都认识，能帮忙说和就帮忙说和一下。这边数千人死守孤城，就等着你们搬来援兵。”

一听郭业说得如此严重，长孙羽默立马收起了玩世不恭的神色，一副大包大揽地样子拍着胸口，说道：“放心吧，有我呢！”

“好兄弟！”

郭业大赞一声，朝长孙羽默缓缓伸出右手。

长孙羽默见状，也是会心一笑，同样伸出右手冲郭业狠狠一击掌，笑道：“讲义气！”

好兄弟，讲义气，难忘国子监中事。

哒哒哒哒哒~~

程二牛策马慢慢来到两人旁边，说道：“时辰不早了，该出发了！”

长孙羽默闻言，立马抖了抖缰绳调转了马头，不忘回身冲郭业挥挥手。

程二牛最后看了一眼郭业，又是咧嘴一笑，道：“一切有俺，俺定能求来援兵！”

说罢，调转马头冲身边随行的几骑白袍喊道：“弟兄们，出发！”

“驾……”

“驾，驾驾……”

霎时，几人策马狂奔，扬尘而去。

郭业望着几人尘土飞扬间宛若大漠孤烟般，越奔越远，直到几人彻底淡出自己的视线，他才自顾轻声一叹：“但愿程咬金这个混世魔王还能有些父子情分。不然的话，就会大费周折，延误了回援的时机啊！”

“二牛，你一定要成功，小哥一直都信你！”

## 第585章格尔木城保卫战（1）

连着几日，百里之外的多赤罗大军仍旧是按兵不动，一点动静都没有。

郭业不敢麻痹大意有丝毫的懈怠，因为他心里清楚，多赤罗是听从了那位吐蕃国师鸠摩智的建议，按兵不动在等待，等待着高昌国将自己的后路彻底堵死。

暴风雨来临之前，往往都是最寂静的时候。

多赤罗在等待，他也同样在等待，既等待着多赤罗提兵五万前来攻城，也在等待着驻屯在东突厥的几路朝廷大军前来增援。

等待，两边儿都在等待。

一方是在摩拳擦掌，等待全力出击的时机；一方是在暗自筹谋，等待着浴血格尔木的那一天。

等待的时间里，郭业每日都来回奔波在四道城门，时刻巡视着各道城门的防御工事，不断给守卫各道城门的青苗军和西川军打气鼓劲。

今日的天气还算不错，日头高照，碧空万里。

只不过转了午间后，风势有点奇大，漫天狂风刮得东门城楼旗杆上的大唐军旗猎猎作响，胡乱卷起的沙尘也迷得城上守兵们竞相睁不开眼。

趁着风大，坐镇东门城楼上的郭业席地而坐小憩一番，心中暗暗掰指算来，今天已经是程二牛出城求兵的第四天。算算日子，二牛这小子如果快马加鞭的话，应该也见到了卢国公程咬金。

这位程二牛不想见却又不得不见的正主儿。

接下来，能否从程咬金手中顺利求来援兵，就不是郭业所能左右了，全靠程二牛的本事。

飒~

郭业猛然从地上站起，走到齐腰高的城头护墙边儿扶手眺望东突厥方向，口中呢喃道：“二牛，抓紧时间，速去速回啊！”

喀嚓~

一声脆响，如一道闷雷般惊得郭业下意识从扭头寻望。

一名守兵跑来喊道：“禀告镇抚使大人，这风实在是太大太邪门儿了，居然刮得咱们的旗杆生生折断了。”

郭业心里一沉，脸色顿时有些凝重起来，喝令道：“去，找几个人重新再寻一根旗杆，在现在这个关键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士兵随时随地都能看见军旗飘荡。”

“喏！！”

眼前的军士一走，郭业却没来由的担心了起来，因为军旅中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军旗断杆，预示着不祥之兆。

不怨郭业疑神疑鬼，实在是今天处处透着妖异。先是早上风和日丽，午间就狂风大作；再是刚才军旗突然断杆。

这种种怪异的迹象，都让郭业越发地心里不踏实起来。

情不自禁地，他又将目光重新眺望起百里之外的多赤罗大军驻地。

.....

.....

百里之外，多赤罗的帅帐中。

此时的多赤罗手里握着一封书信，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欣喜兴奋，雀跃地冲国师鸠摩智喊道：“国师，高昌国的一万兵马已经到位，将格尔木城的后路彻底截断了。哈哈，姓郭的这次可真是退无可退，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国师，国师，本王是否可以现在就可以发兵攻打格尔木城了？”

鸠摩智一脸虔诚地点了点头，赞道：“有了高昌国堵截格尔木城的后路，我们这瓮中捉鳖之局已然大圆满。既然万事俱备，东风就位，棋局已成，我们的确可以开始收官了。”

“好，好！”

听得鸠摩智这般说，多赤罗更是乐得手舞足蹈，仿佛郭业等人已成了他手到擒来之物般。

随即，多赤罗冲营帐之外朗声喊道：“来人，传令下去，本王要亲率五万兵马……”

“等等！”

鸠摩智及时喝阻了多赤罗的传来，有些不解地问道：“小王爷，你就这么开始攻城了？”

多赤罗被鸠摩智阻止得有些莫名其妙，问得更是有些稀里糊涂，反问道：“国师，不是你说布局已成，可以收官了吗？怎么你又……”

“不，王爷误会小僧的意思了。”鸠摩智摇头说道，“小僧的意思是说，王爷既然现在就要开始攻城，总得制定个策略吧？难道王爷不知道兵法有云，谋而后动吗？你就这么一声令下，五万兵马齐齐开拔攻城，怎么攻？是先集中力量攻一道城门呢？还是四道城门都一起进攻？”

说着，鸠摩智脸上有些苦笑地低声说道：“小王爷这么冒然进攻，是不是有些轻率了？是否应该召集营中诸将，好好计议一番呢？”

多赤罗被鸠摩智这么一说，顿感颜面大失，幸亏此时营帐中就他们两人，不然真是够丢人的。

多赤罗自诩天纵奇才，在吐蕃国内更是被朝野奉为少年奇才，平日的骄傲可想而知。

只不过天纵奇才归天纵奇才，但是领军打仗他还是头一遭，不然他的哥哥松赞干布也不会让吐蕃国师鸠摩智随军而行，从旁指点协助他了。

“呃……”

多赤罗有些汗颜笑了笑，尴尬说道：“嗨，国师教训得极是。本王也是心急破了格尔木城，活捉姓郭的那厮。不过本王熟读汉人兵书，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皆是烂熟于心。区区几千人驻守的格尔木城，应该挡不住本王五万大军的进攻吧？依我看啊，也无需定什么计策，直接号令五万大军一股脑儿地攻向城去即可。汉人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得吗？蚁多咬死象，水大冲垮堤。国师，你说呢？”

鸠摩智闻言，神情稍稍一怔后，脸上尽管满是和煦笑容，但心中还是忍不住地吐槽了多赤罗一句，真是一头蠢货，还吐蕃百年难得一见的奇才，真以为会做几首诗词，就万事皆通了？

隐藏起住心中的鄙夷，鸠摩智和颜悦色地说道：“小王爷，领军作战攻城掠地岂能儿戏呀？并非看了几本兵书，懂得吟诗作对风花雪月，就能百战不殆。小王爷不如稳坐中军，让小僧代替你发号施令，攻下格尔木，如何？”

“不可以！”

多赤罗第一反应是鸠摩智要抢功，第二反应是对方要鸠占鹊巢，夺了自己统兵之权。

奶奶的，多赤罗顿时或气不打一处来，这大和尚也不是什么好鸟啊。

尽管鸠摩智这个吐蕃国师深受吐蕃赞普的赏识，尽管鸠摩智在吐蕃朝廷中的势力仅次于吐蕃大相没庐德乃，令多赤罗有些忌惮，但是忌惮不代表就要服软。

多赤罗岂会让鸠摩智得逞？

随即，他堆起满脸的虚伪笑容，推辞道：“哈哈，区区几千人马的格尔木城，就不劳烦国师你了。嘿嘿，本王自己就能将其解决掉。不过国师你放心，他日上奏赞普王兄，本王自然会分你一点功劳的。”

听着多赤罗这般说，鸠摩智也有些着急了，连连说道：“王爷，小僧不是这个意思！你听小僧说，若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哈哈，我心里有数，国师无需多言。孙子兵法本王早已烂熟于心，格尔木城必是手到擒来。”

多赤罗摆手打断了鸠摩智的讲话，急急说道：“国师你且稍事休息，嘿嘿，本王这就率军前去攻城，你敬候本王的佳音吧！”

说罢，他拔腿就冲出了营帐，速度又快又急，生怕鸠摩智尾随他而来一般。

鸠摩智岂能看不穿多赤罗那点小心思？

眉头顿时紧紧皱起一个疙瘩，褪去了满脸的笑容，尽是一副失望与怨毒之色，口中不忘寒声道：“真是个蠢材，难怪在长安斗狗大赛输得一败涂地。哼，姑且让你先攻着，总有你求到我的时候。”

“嘟呜，嘟呜嘟呜嘟呜……”

吐蕃人吹响了集结的号角，整个驻军之地顿时嘈杂混乱成一片。

五万兵马的集结，动静可想而知有多大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混乱喧哗缓缓消减，五万兵马差不多集结完毕。

“咚，咚，咚，咚……”

战鼓的声音骤然响起，鼓声有力仿佛要刺穿所有的耳膜一般，牛皮战鼓独有的闷响不绝于整个驻军营地上空。

轰，轰轰～～

大军已然开拔，朝着百里之外的格尔木城进发。

此时暮霭渐沉，已近黄昏，多赤罗大军吹起了战斗的号角，擂起了进攻的战鼓。

郭业率众坚守的格尔木城保卫战，正式拉开了序幕……

## 第586章格尔木城保卫战（2）

多赤罗大军开拔进发，一路之上，号角吹响，战鼓擂动，从未停歇过。

吐蕃军闹得如此大动静，自然也惊动了坐镇格尔木城东门城楼的郭业。

郭业乍闻，脸沉如水，召来几名白袍骑兵，传令道：“你们即刻出城前去探察，吐蕃军每推进十里地，回报一次。”

“喏！！！”

郭业一声令下，霎时，整个东门城楼之上无论是西川军，还是青苗军，纷纷严正以待，尽是一片肃杀之气。

很快，吐蕃军要开始进攻格尔木城的消息，不胫而走，就跟长了翅膀似的在城中传扬开来。

一时间，整个格尔木城中弥漫起了一股乌云遮日的沉闷气氛。

约莫过了一个半的时辰，第一名斥候探马进东门上城楼，前来回禀郭业道：“镇抚使大人，吐蕃王子多赤罗率五万大军朝格尔木这边还要五十里地，看他们行军的方向，好像就是东门而来。”

郭业脸色不起波澜，平静地挥挥手，命道：“下去再探，告诉弟兄们，注意安全。”

“喏！”

报信斥候转身下了城楼，又是一身白袍策马出了东门。

郭业望着城外渐行渐远的白袍，心中暗道，看情形对方是想集中五万兵力专攻东门了。妈的，五万兵马拧成一股绳，看来今晚必定是一场恶战了。

随即，郭业冲身边一名西川士卒吩咐道：“你现在骑上快马，去南门、北门、西门通知庞飞虎、康宝、阮老三、童虎等诸位大人，让他们火速带着三门的西川军前来东门，合力守城。”

“是！”

军士又迟疑地问了一嘴：“大人，只让西川军前来东门，不需要再征召一些青苗军来东门吗？”

郭业摆摆手，说道：“不用了，青苗军战力孱弱，来再多也无济于事。再者，东门已经有丹珠率领六千青苗军协助守城，够了。”

也是，青苗军到时候主要就是冲城下砸石头，滚圆木，做些搬搬抬抬的杂活。召集再多的青苗军来东门这边，也没那么多的活儿让他们干。

论真刀真枪来守城，还得靠训练有素战力卓卓的西川军。

军士离去之后，前去探查消息的斥候探马又是分批逐次地轮番回报：

“镇抚使大人，多赤罗大军离格尔木城还有三十里。”

.....

“大人，吐蕃五万大军还有离城二十里，继续朝东门这边进发。”

.....

“大人，仅剩十里！！敌军马不停蹄，继续推进。”

.....

一众斥候探马轮番回禀，郭业口中来来回回就重复同一句话：“再探，再报！”

十里，只有十里！

郭业心中又是感慨又是忐忑，不由寻思道，今日这一仗应该是自己有生



以来，到目前为止面对的最大一次危机了吧？

“大人，庞大人，康大人他们来了！”

一道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抬头望向城楼拐角的位置，庞飞虎、康宝等人甲冑齐身陆续上来城楼，朝着郭业这边迎来。

前来增援东门的其他西川军，亦是排成长龙般涌向城楼。至此，西川军的刀盾兵，长枪兵悉数到位。

庞飞虎诸人一来到郭业的身边，就七嘴八舌纷纷向郭业探询起了具体的情况。

郭业没有隐瞒，一五一十地将多赤罗大军的情况娓娓道了出来。

待得郭业说完，众人皆是一副沉重的神色。

郭业不由打气道：“诸位，放心吧，他多赤罗五万大军又不是天兵天将，总不能长了翅膀飞进格尔木城吧？要想攻破这东门夺回格尔木，他没个三五天，不折损个万把人，怎么能行？说不定到时候，二牛就领着几路朝廷大军增援了。”

庞飞虎哂笑一声，也配合着郭业说道：“是啊，大人所言极是。如果他们一味强攻东门，我们可以让其他三门的青苗军将巨石圆木都转移到东门这边来，兴许还能多撑一两日。”

“大人放心，我康宝绝不认怂。人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大不了一个死字呗。没啥。”

“大人，我阮老三能有今日，我妻儿能在西川过着安逸的日子，都是托了大人的鸿福。即便拼死在格尔木城，这辈子也值了！”

“哈，俺童虎最早就是个水匪，能活到今天已经是偷着乐儿了。嗨，就是可惜了，可惜俺还没去过长安那花花世界。大人，下辈子俺还给你卖命，下辈子你一定要带我去趟长安城。”

“哈哈……”

郭业被童虎这般说得一阵大笑，打趣道：“不就是去长安吗？不用下辈子，这辈子就成。你们也别尽说些丧气话，只要二牛率着援兵一来解了咱们的围困。我答应你们，一定带你们去长安潇洒潇洒。”

“嘿嘿，那敢情儿好！听说长安有座平康坊，那地方可是花花世界啊……”

童虎不忘艳羡地说了一句。

这么一调侃，加上郭业这般说，多多少少提了些许士气。

哒哒哒~

一骑白袍飞马策入东门城中，一名斥候探马很快上来城楼，满头焦汗地冲郭业报道：“禀报镇抚使大人，吐蕃五万兵马已经在五里之外，之外，呼，呼呼……”

因为赶得太急，来人有些喘不过气来，话未说话已经开始急喘上了。

不过众人的心里却是再一次地咯噔了一下，同一时间脑中浮现出四个字：终于来了！

立马，郭业冲众人吩咐道：“诸位，今日一战事关我全城士气。首战，必须告捷！”

说罢，他正要习惯性地大手一挥，让众人各自准备。

突然，那名还在气喘吁吁的斥候探马脸色一阵巨变，连连劝阻郭业

道：“大人且慢，属下还没讲完呢。我刚才说，吐蕃五万大军前进至五里之处，突然停驻不前了。”

“昂？咳咳咳……”

郭业被呛得一阵咳嗽，这混球，说话竟然说半截儿，最后来个神转折。

奶奶的，不会把话说全了再来大喘气啊？

随即，郭业没好脸色地瞪了眼，啐道：“下次说话不带这么大喘气的。快说，他们为何停驻不前？”

那斥候摇摇头，道：“不知道为何。不过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安营扎寨，生灶做饭，好家伙，五万人马又是搭营帐，又是砍树搭棚，啧啧，白茫茫一片好不壮观！”

安营扎寨？

生灶做饭？

若非这斥候口齿清楚，郭业都以为自己听错了。

尼玛的，这多赤罗到底要搞什么鬼名堂？现在临近天黑，守城的人正是眼神不好，视线模糊之时，如此攻城的好时机，多赤罗居然弃之不用？

搞不懂，真心搞不懂。

不止郭业搞不懂，庞飞虎、康宝等人也是弄不明白，多赤罗到底在整什么玩意。

庞飞虎不由问向郭业道：“大人，你不是在长安与这多赤罗有过交手吗？此人如何？不会连最基本的行军打仗要诀都不懂吧？”

郭业狐疑地摇头说道：“此人据说是吐蕃国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人物。不过这也许是他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也说不定。就说上次斗狗大赛，他的确表现平平，而且有些骄奢桀骜，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是——”

郭业稍稍停顿了一下，又说道：“但是他身边有位吐蕃国师鸠摩智啊，此人既然能想到让高昌国出兵堵截我们的后路，应该是足智多谋，心思缜密之人啊。难道他也不知道这个时候一鼓作气来攻城，才是最佳的时机吗？”

庞飞虎闻言点头称道：“是啊，白白浪费了一个进攻的绝佳机会。真是搞不懂他们是如何战前谋划的。”

郭业深有同感地点头苦笑道：“你搞不懂，我也搞不懂哟！”

两人长吁短叹，旁边的康宝有些不耐烦了，不由叫道：“喂喂喂，何必费那个劲呢？他既然白白浪费这么一个机会，不如咱们主动出击，趁着天黑杀他一票呢？”

郭业被康宝这么一说，立马问道：“嗯？你是说夜袭？”

“没错，就是夜袭啊！”

康宝点点头，道：“你想啊，既然他放弃了这次攻城的机会，肯定不会想到我们会主动来招惹挑衅他们。那么到了夜里，防范肯定很是松懈。与其在这里猜测，咱们不如夜里奇袭他们的粮草。毁了他们的粮草，他们吃啥？没了吃喝，他们拿啥围城跟咱们耗下去？别说围城七天，就怕两天都撑不下去！”

“嗯？”

“唔？”

郭业与庞飞虎听完康宝这不经意间的提议，相继轻吟一声，彼此对望了起来。

两人的眼神中无不透出一个意思：可行，这事儿还真可行！

显然，康宝这次提议，两人都动了心。

旁边一直插不上话的童虎已经竖起拇指，对康宝大肆赞道：“宝哥，啧啧，你真是不出声则已，一出声儿定是话惊四座啊！夜袭，夜袭，真是高招儿啊！”

就连低调不怎么插话，只管奉命行事的阮老三都不滞赞同道：“吐蕃人仗着五万兵马吃定我们，他们怎会料到我们会主动派兵，夜里奇袭他们的粮草？康大人这提议，倒是颇符合大人《纪效新书》中所说的，兵者，诡道也。我看此事可行！”

“哈哈……”康宝不由一阵笑道，“我也就是灵机一动，随口一说，居然还真行？诡道，绝对是诡道啊！”

说着，他冲郭业主动请缨道：“镇抚使大人，今晚就由我率我的长枪营出城，夜袭吐蕃军粮草吧？”

郭业摇摇头，神情也显得有些轻松起来，笑问道：“你不觉得夜里奇袭，速战速决这种事情，交给骑兵营比交给你的长枪营要来得更加合适些吗？”

## 第587章格尔木城保卫战（3）

郭业与众人一番计议之后，定在三更时分夜袭吐蕃军，准备一举捣毁对方的粮草，斩断多赤罗长期作战持久围城的倚仗。

至于由谁率队夜袭，起初还是争论不休，几人都纷纷主动请缨要求率兵夜袭。

不过最终没人拗得过郭业，由郭业自己率兵出城，突袭吐蕃军，烧毁多赤罗的粮草。

天公作美，到了三更时分，夜风萧萧，乌云如泼墨般遮蔽了大半个夜空，几盏星辰稀稀落落，时而闪烁，时而黯淡，天色越发沉了起来。

月黑风高，正是杀人夜。

这种天气，正是夜袭的最佳好时机。

嘎吱嘎吱~~

东门两扇巨木大门缓缓被打开，一道白影伴着哒哒马蹄之声从城中一跃而出，只听一声高喝：“弟兄们，出发，驾！”

哒哒哒.....

又是几百道白影从东门疾奔而出，马踏轰鸣，响彻东门内外。

出城诸人，正是郭业与西川军的八百白袍。

郭业一马当先，率着八百白袍很快就奔出了东门四里地之外。

离多赤罗五万大军的营帐，仅有一里之地。

突然，郭业勒紧缰绳停住了马蹄，高举手中长枪，喝令道：“停！”

喊罢，八百骑兵纷纷停驻了下来，围在郭业的周遭。

只见近八百人很有默契地纷纷翻身下马，不约而同从怀中掏出几团棉絮破布蹲在地上，用棉絮破布分别将战马的马掌裹得严实。而后，又纷纷给战马套起马嚼子。

郭业也是一样，用棉絮破布小心翼翼地包裹着打着马掌的马蹄。

摆弄完之后，他才起身说道：“既然是夜里奇袭，那就要做到一个奇字。给马掌裹棉布，给马嘴套马嚼子，为的就是不提前惊动敌军。都完事儿了吗？”

“喏！！”

数百人又是纷纷低喝着，显然，郭业在出城之前便已经交代了诸人这般干。

郭业微微颌首，指挥着众人重新上马，然后对身边两名斥候探马，问道：“吐蕃军的粮草囤在哪儿，你们之前不是已经探明了吗？”

两名斥候探马逐一点头。

郭业赞道：“好，接下来就由你俩前边带路，带着我等直接奔向囤粮之地。”

说罢，他郑重其事地跟众人再次交代：“今夜，我们的任务就是烧毁他们的粮草，事成之后便立马撤退。若惊动了吐蕃军，不许恋战，速速撤回格尔木城。都听清了吗？”

“听清了！”

“好，出发！”

翻身上马，两名斥候当前，率着众人飞奔而去。

因为马掌裹了棉布，马嘴套了马嚼子的缘故，一路之上尽管闹出了些许动静，但始终还是不易被人察觉。

仗着微弱的月光，又有两名斥候探马熟门熟路的领头，一里之地，转瞬即到。

多赤罗的营地坐落在一块空旷的平原地带，中间是白茫茫一片搭起的营帐，足足好几百顶之多，左右两边是砍伐树木高矮不齐的木棚架子。

照着两名斥候的引领，左边搭起的一片木棚正是多赤罗囤粮之处，骡马牦牛牲口比比皆是，不时响起哞哞的叫唤。

几百人一路进来囤粮之处，极为顺利，连个把守戒严的吐蕃兵都未曾发现一个。

郭业置身在一片木棚之中，打量着随处可见的骡马牦牛，看着座座木棚架子下四处叠放的粮草，不由心疑道，吐蕃人的防范怎么会如此松懈？居然连一个守兵都看不见，这不科学啊！

还是说，多赤罗这个吐蕃二世主狂妄自大，根本没有考虑过自己会派兵捣毁他的粮草？

真是太过怪异了！

听着四处牲口的叫唤，郭业没来由的一阵心悸，此地不宜久留，必须速战速决，撤离此地。

随即，郭业冲着身边的几名骑兵小校低声吩咐道：“传来下去，赶紧烧了他们的粮草，然后立马撤退，不能久留。”

“喏！”

霎时，八百骑兵纷纷点起了手中的火把，各行其是找到木棚准备开始烧毁其中的粮草。

就在郭业暗自心悸之时，突然一名骑兵喊道：“大人，不对，里头囤放的根本不是粮草。全都是干草柴禾啊！”

“我这边也是。”

“大人，我这儿也是，统统都是干草，没有粮食。”

“大人，我这儿……”

一时间，同样的叫嚷之声纷纷响起。

“什么？”

郭业一声惊呼，二话不说冲进身边一个木棚，检查起一辆骡车上的粮草来。

不是粮草，统统都是干草，下面还掩着石头滥竽充数。

嗡……

郭业的脑子仿佛被狠狠撞击了一下，一阵嗡鸣，心中大骇，干他娘的，怎么回事？难道找错地方了？或者说，这是……

嘟鸣，嘟鸣嘟鸣……

吐蕃人的牛角号陡然响起，高昂嘹亮，此起彼伏，吹破了夜里的寂静，吹乱了郭业的心头。

咚，咚，咚，咚，咚咚咚……

紧接着，牛皮战鼓沉闷的响起，轰碎了郭业心中的最后一点犹豫。

麻痹，中计了！！

突然，囤粮之地的不远之处亮起盏盏火把，一盏两盏三四盏，不一会

儿，无可计数的火把如夜空璀璨的星辰般照亮了整个吐蕃军营地，恍若白昼。

霎时间，

火光熠熠下，战鼓轰轰中，四面八方响起了喊杀之声，万盏火把环成一个大圈，徐徐朝着郭业等人这边围拢过来。

杀声震天，缓缓逼近……

“杀呀，杀尽唐军！”

“多赤罗王爷妙计无双，唐军中计了，哇哈哈！”

“愚蠢的唐军，哈哈，居然自投罗网。”

“多赤罗王子有令，诛杀一个唐军赏粮食五斤，活捉一个唐军赏牛羊两头，活捉唐军首领，赏奴隶一百，女人十个。”

“吐蕃的勇士们，冲呀，冲呀，冲呀……”

……

吐蕃军成围拢剿灭之势，如洪水猛兽般朝着郭业等数百人四周倾泻涌来，来势汹汹，大有将郭业等人一举歼灭之势。

唰唰唰唰~~

八百白袍尽管面露惊容，但无需郭业的号令，纷纷翻身上马，拔出腰间横刀，齐齐将必死抗击到底的目光落在了郭业的身上，等候着郭业的一声令下。

是战，必战，死战，绝不降！

郭业竭力抑制心中的悲戚与失落，深吸一口气，暗暗道，真是粗心大意小看了天下人，草他妈的多赤罗，真是小看了你这条狗篮子，居然让你得逞了。

但是，他深知此时他不能认怂，他在旗杆在，他怂全军垮！

随即，他抖落一下披风翻身上马，扬起手中虎头湛金枪，豪气干云般吼道：

“弟兄们，中计中伏又如何？大唐军人的气节不可丢，死也要拉上几条吐蕃狗垫底。”

“八百白袍听某号令，与吐蕃狗决一死战，撕开一条口子，杀回格尔木！”

八百骑兵齐天震吼：“谨遵镇抚使大人号令！”

“好，好兄弟！”

郭业挥起长枪率先朝着一处杀将过去，一边策马挥枪一边不滞高喝打气，喊道：

“迎敌，杀狗，杀狗！”

“杀狗！”

“杀狗！！”

## 第588章格尔木城保卫战（4）

八百白袍，尽陷多赤罗的圈套之中，数之不尽的吐蕃兵手执火把成合围之势，杀将过来。

情况危急，生死就在一念间，哪里还容得下郭业懊恼惆怅？

此时的他心中杀意怒放，体内热血翻腾，身披亮白明光甲，手执虎头湛金枪，一马当先首冲在前，率着八百白袍，朝着格尔木的东门方向杀将过去。

长枪在手左挥右挡，霎时间，挑飞两名吐蕃兵，满面狰狞宛若杀神降临般，当真是威风凛凛桀骜于世。

仅仅几个回合间，十来名吐蕃兵便毙命于长枪之下，吓得附近围拢过来的吐蕃兵心存忌惮起来。

见着郭业如此勇猛不可匹敌，八百白袍士气大盛，尾随着郭业身后杀得血肉横飞，锐不可不挡。

“废物，统统都是废物，他们只有几百人，我大军足足五万之众，难道还会惧了他们不成？速速给本王围拢上去活捉姓郭的。”

躲在大军后面坐镇指挥的多赤罗显然也发现了郭业，心里激动不已，哇哇叫道：“活捉不到姓郭的，死得也成。谁能拿回唐军主将郭业的脑袋，本王重重有赏，赏土地赏奴隶，还赏女人！”

多赤罗这么一叫嚣，吐蕃兵围攻之势越发加快，正如多赤罗所言，蚁多咬死象，大象再是庞然大物，面对着数以万计的蚂蚁，又岂能翻盘？

很快，郭业的左肩膀便中了一箭，疼得他暗暗口中抽着冷风。

一时间，面对着潮水一般涌来的吐蕃兵，八百白袍的战斗力的渐渐削弱，伤亡接踵而来，且以叠加式陡增，越来越多的白袍骑兵惨死在吐蕃围兵之手。

或中流箭而亡，或死于百人围攻之下无力还手，或因战马绊倒翻落在地被践踏而死。

转眼间，八百白袍仅剩不到四百人。

望着身边的骑兵一个接一个倒下，郭业的心在滴血，这可是他苦心经营、精心操练三年的骑兵营啊，仅仅一番短兵交战，居然被屠了半数之多。

心，在滴血！

此时，虽然付出了半数之多的伤亡，但始终没能够从包围圈中撕出一道口子，突围的机会越来越渺茫，郭业的心中慢慢升腾起了无望。

加上肩膀中箭，他舞动虎头湛金枪的速度缓缓变慢了下来，噗……

左肩又中一箭，两支铁簇穿透肩膀那片软甲，插在郭业的左肩之上，血水汩汩往外涌出，染红了一大片的明甲。

疼痛可以忍，但是失血不止所导致越来越重的眩晕感，却无法抵挡住。郭业能清楚感觉到，自己每挥动一次长枪，身上的疲累感就会加重一分。

困乏，疲累，如一万只爬虫在皮肤上游走一般，渐渐侵袭着全身。当然，还有心底那一道升腾起来的回天无力之感。

郭业的左肩连中两肩和体力渐渐不支，自然也落进了多赤罗的眼中。

顿时，这厮眼神泛出万丈光芒般明亮了起来，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手舞足蹈竭尽全力嘶吼道：“郭业已经负伤，他坚持不了多久，传本王令，杀光

他的骑兵，活捉此人。哈哈，我不让他死，我要让他活着，跪倒在本王的脚下。哈哈，杀呀，杀呀——咦？什么味儿？”

就在多赤罗魔障一般疯狂嘶吼之时，突然一股硝烟草灰之味飘荡了过来，呛了多赤罗狠狠一口，不由一阵干咳起来。

很快，硝烟草灰味儿越来越大，多赤罗身边的人都纷纷掩着鼻子呛得一阵连连咳嗽。

咳嗽了一通之后，多赤罗怒骂道：“怎么回事？”

他的一名贴身卫兵右手抬起遥遥一指，叫道：“王爷，您快看！”

多赤罗顺着卫兵的手指方向望去，身子顿时一阵踉跄，差点没站稳，将两颗突出来的眼珠子掉在地上。

只见白茫茫一片的营帐之处，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烧成了漫天的火海，滔滔烈焰宛若天将雷火一般，映红了半边天。

与之一比，这边的万盏火把简直微乎其微，好似萤火虫之火不配皓月争光一般。

“怎么回事？营帐那边怎么会着火的？”

多赤罗怒不可遏地咆哮着身边的随行诸将，不过众人亦是脸上透着惊骇与疑惑，就差喷多赤罗一句，你不知道，老子们上哪儿知道去？

还是那名贴身卫兵轻声提醒道：“王爷，咱们的粮草可全部都囤在营帐那儿啊，烧光了粮草我们五万大军吃啥？烧光了营帐和被褥，咱们五万人马睡哪里？到时候吃饭睡觉都成问题，恐怕还没攻下格尔木城，就要撤兵回去了。”

“对对对！”

多赤罗连连点头惊醒道：“不能让唐军得逞奸计。这样，仓央格玛、吉尔吉达，乌仁三位将军，你们率大军随本王回撤营帐一带救火，以最快的时间将粮草抢出来，我们大军不能断粮。”

被点到名字的三名吐蕃将军走出一人，问道：“王爷，那这支唐军就不继续围剿了？他们可只剩下三四百人了，你看那唐军主将郭业已经精疲力竭，已如强弩之末了。”

“不！”

多赤罗指着三人之后的格尔木城副将朗措说道：“朗措，本王给你三千兵马，由你率兵彻底剿灭这支唐军。还有，必须活捉郭业，本王要将他抽筋扒皮，不然不足以泄本王心头怒火。”

说罢，眼神格外怨毒地盯着朗措，警告道：“朗措，你已经丢了格尔木城。如果再跑了郭业，哼，本王定是气难平，恨难消，到时候只能取你人头泄愤了。”

朗措心中一骇，立马拱手回道：“王爷放心，末将定会取下姓郭的人头。”

“嘿嘿，好！”

多赤罗挥手下令：“鸣金收兵，速速随本王前去救火抢粮！”

“喏！！！”

嘟呜……嘟呜……嘟呜嘟呜……

两短两长，吐蕃人吹起了停战收兵的号角，朗措已然策马杀进包围圈中拉起三千的兵马继续开始组织围攻。



不过几万人这么一撤走，郭业与所剩的三四百骑兵的压力顿时削弱了下来。

尽管他们还陷在朗措的三千人包围之中，但是应付起来显然较之前轻松了些许，稍稍喘息了一口气，伤亡人数也不再猛烈递增。

吐蕃人的牛角号郭业听得清清楚楚，稍稍喘息一口气，趁着空档儿扯下衣襟上的布条，胡乱将肩膀束缚了一下，止住流血。

尽管他不敢现在拔出箭簇，但是能够止住流血，对他来说就是阻止生机的流逝。

朗措三千人再次逼围上来，郭业仗着前边有白袍骑兵替他阻挡，小小歇息一番回复体力，然后现在暗暗怔道，多赤罗怎会无端撤兵？难道是因为营帐那边的一片火海？

他虽然远离多赤罗的那片营帐之地，但是火光冲天之气派景象，他多少还能看得到一些。虽然看不仔细，但是能够猜得出来那边肯定是被人着火了。

他大概猜得出来多赤罗之所以着急撤兵，应该就是要回去灭火抢粮。

但是，到底是谁放得火，暗中帮了自己一把呢？

五里之外格尔木城中的庞飞虎、康宝、童虎等人率兵前来火烧吐蕃人的营帐？

这不可能！

他们身在五里之外，哪里能知道自己中了多赤罗的圈套？更别说他们哪里会知道多赤罗将粮草转移到了营帐那边。

那到底是谁呢？

郭业绞尽脑汁，委实想不出来。

啾……

一声破风的哨响迎面扑来，郭业下意识地侧身躲避了一下，厉啸擦身而过，嘭！

身后一名骑兵额头中箭，翻落下马当场毙命！

冷箭！

你麻痹，郭业朝着放箭的方向一望，居然是格尔木城副将朗措。

朗措此时脸上已是恨恨之色，显然被郭业躲过一箭心有不甘。

随着朗措三千吐蕃兵的围拢厮杀，外围的几名骑兵已经倒地，包围圈在步步紧缩，越来越小。

朗措扬了扬手中的弯弓，在包围圈外冲郭业喊道：“姓郭的，你现在只要下马投降，我定饶你一命！我家王爷说了，只要你肯投降，必会礼待于你！”

“放你奶奶的屁！”

郭业想也不想，不假思索破口大骂道：“想你家郭爷爷投降，除非松赞干布那王八犊子自己绑了自己，前去长安城请罪！”

骂罢，郭业又冲为数不多的白袍骑兵喊道：“弟兄们，拼尽全力撕出口子，我们定要突围出去。今日，只要谁战死在这儿，他的父母妻儿都由我郭业一人抚养。如果我郭业战死在这儿，我们的妻儿老小，自有庞飞虎、康宝他们赡养。假如西川军自此全军覆没，片瓦不存，朝廷自会抚恤赡养。来吧，让我们痛痛快快的杀狗吧！”

“死战，死战！”

“杀狗，杀狗！”

“迎敌，迎敌！”

霎时间，仅剩的两百余骑兵横刀挥舞，士气泼天大盛，震慑得三千吐蕃兵居然有些畏惧不敢上前。

朗措见状，心中气道，真是一群没有出息的窝囊废，三千人居然被两百来人吓破了胆。

随即，狞笑怒骂道：“吐蕃勇士们听令，将仅剩的唐军统统绞杀，一个不留！事成之后，统统有赏！”

轰～

三千吐蕃兵再一次开始围拢了起来……

郭业率着仅剩的两百余骑兵，又再一次地朝着一道口子厮杀过去，吐蕃兵越死越多，白袍骑兵亦是越战越少。

双方已经战到白热化，只要这一次再冲不出去，郭业心里很清楚，此处便是他郭某人的埋骨之处。

现在，他的心中只有一个字，杀！！

唯有杀出重围，才是唯一的自救之道。

轰隆，轰隆，轰隆隆～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震耳发聩的马蹄蹄急之声，愈传愈近，好像是从郭业的身后传来。

郭业下意识的扭头望去，只见几百个骑着战马穿着汉人服饰的汉子朝自己这边奔来，为首一人虽然看不清样貌，但是有些眼熟。

“小哥莫慌，俺赵九丑来也，俺赵九丑前来救你！”

“郭大人，郭大人，咱们黄河帮的弟兄前来报恩了。”

“杀呀，杀进吐蕃狗，搭救骑兵营的弟兄！”

“杀，拼尽咱们黄河帮全力，也要助郭大人和骑兵兄弟突围！”

“杀，杀，杀！”

……

郭业眼眶顿时有些灼热和湿润，娘的，原来是他们！

## 第589章格尔木城保卫战（5）

这时，郭业才想明白过来，原来突然放火烧毁多赤罗营地和粮草的那支奇兵，居然是赵九丑与昔日黄河帮仅剩的三百好汉。

赵九丑率着黄河帮三百余一冲进包围圈中，便与吐蕃兵厮杀开来，稍稍减轻了郭业这边的压力。

“喝……驾！”

赵九丑独自策马来到郭业的身旁，招呼道：“大人，赵九丑来也！”

此时的郭业真是悲喜莫名，喜的是危难之时还能见到赵九丑，悲的是这个混蛋放完火捣毁了吐蕃军的营地和粮草，却不立马撤走，还傻里傻气地自投罗网，自动跳进吐蕃人的包围圈里。

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太长嘛！

当即，郭业趁着一枪刺死一名吐蕃兵的空档儿，扭头喝骂道：“你糊涂啊！明知这里有三千吐蕃兵，已成敌众我寡之势，你怎么还自己往别人的枪口上撞啊？”

赵九丑本就不苟言笑，笑比哭还要难看，此时却咧嘴一笑，憨声说道：“难道让赵某眼睁睁地看着大人陷入困境，而弃之不顾扬长而去吗？九丑当年就答应过大人你，你敬我，我定舍命相护。堂堂七尺男儿，岂能言而无信？不然的话，我怎会率着黄河帮三百弟兄千里迢迢进吐蕃，就为助大人一臂之力呢？”

说到这儿，这厮居然嘿嘿直笑道：“这次也真是误打误撞，我们一路尾随着吐蕃大军到这儿，不仅烧了他们的营地和粮草，还顺手解了大人的燃眉之急。”

次奥，郭业一阵苦闷，这厮又开始犯倔犯轴了。

郭业不由气道：“既然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你他娘的就该果断撤走，你说你三百来号人搀和进来能有啥用？你让老子说你什么……”

“大人小心！”

赵九丑打断了郭业的教训，突然甩手便将手中的金丝大环刀重重抛出，嘭～

郭业身后一名吐蕃兵到底而亡，胸口正是插着赵九丑的那把大刀。

郭业扭头望着身后吐蕃兵的尸体，暗暗惊心，奶奶的，差点阴沟里头翻了船。霎时，整个人提高了戒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起来。

赵九丑拍马绕过，俯身将金丝大环刀拔出重新握于手中，眼神堪忧地打量了下四周，急急冲郭业喊道：“大人，我的人撑不了太久。趁着现在黄河帮的弟兄伤亡不大，不如就由我们殿后，助大人和骑兵营的弟兄杀出重围，撤回格尔木城吧。”

“扯淡！”

郭业想也不想地拒绝了赵九丑的提议，哼道：“你赵九丑能舍命护我，我郭业又岂能让你们替我殿后，带着骑兵营独自逃生？”

赵九丑摇头急急喊道：“大人，这不是独自逃生。你是大家伙的主心骨，你若出了岔子，以后西川军群龙无首，郭家班定成一盘散沙。以后兄弟们跟谁找饭吃？”

郭业苦笑道：“九丑，你若出了岔子，你让郭业这辈子岂能心安？”

赵九丑看着郭业是铁了心要和他生死与共，又看着抬眼看去一个个倒下的白袍骑兵和黄河帮的弟兄，不由扯起嗓门头一次以训斥的口吻，怒喝道：“郭业，你光顾着你我兄弟之情，你可曾考虑过这一个接一个倒下，死于吐蕃人之手的弟兄？你看看八百白袍还剩几何？你难不成想让西川军骑兵营死绝断了传承吗？”

说到这儿，赵九丑用大刀遥指着地上横七竖八的白袍尸首，恨恨道：“你不为你自己考虑，你总得为骑兵营的弟兄考虑考虑啊，大人！我求你了，你就给西川军留点骑兵种子吧！”

“九丑，别说了。”郭业摇摇头，面色不改地坚持道，“就冲一起冲，要死一起死。程二牛此番已去求援，只要二牛不死，骑兵营不会绝！”

“唉……”

赵九丑仰天长叹，低吼道：“大人，你糊涂啊！好，我们一起冲，一起冲！”

说罢，他扭头冲着还在厮杀抵抗的黄河帮这边喊道：“刀疤刘，带着黄河帮的弟兄跟骑兵营的弟兄汇聚一处，大家合力撕出一条口子。”

“是，大当家的！”

早已浑身湿漉漉被血水浸染成血人一般的刀疤刘闻言，面目狰狞地喊道：“弟兄们，与骑兵营的兄弟聚拢，合力杀出重围！”

“是！！”

一时间，黄河帮幸存的两百来人撒下跟前的吐蕃兵，纷纷拍马朝着白袍骑兵厮杀的口子聚拢。

郭业伙同赵九丑并肩策马，一起杀将了过去。

双方人马一经合拢，足足还有四百余人，舍生忘死一往无前就冲一个口子拼杀，很快，重重的包围圈硬生生被撕裂出一道小口来。

“破了，破了，冲啊！”

刀疤刘率先叫唤起来，话音落罢，四百余人竞相涌出包围圈，朝着格尔木城方向奔去。

指挥着围剿的朗措见状，神色大惊，让郭业跑掉的话，多赤罗王爷岂能饶了他的性命？

当即，他急急下令道：“吐蕃勇士们，听本将号令，统统换上弓弩射杀唐军，追击歼灭！”

三千吐蕃兵此时足足还有两千多人，纷纷摒弃手中长刀，换上弓弩拍马追赶，同时挽弓搭箭，瞄准着唐军四百余人的后背，一阵疾射而出……

“嗖嗖嗖……”

陡然间，数千支箭矢如飞蝗漫天般疾射过去，嘭嘭嘭嘭……

郭业一方四百余人跑在后头的，纷纷中箭落马当场毙命，一轮箭射便扫割了足足百余人的性命。

朗措一见得手，更是叫嚣得喊道：“追击，追击，一入射程便给本将狠狠射箭，统统将他们射死！”

“驾，驾驾～”

……

……

转眼间，郭业所率四百余人还未跑出一里地，便又折损小一百人。

此时，离格尔木城还有足足四里之地，后头的两千吐蕃兵穷追不舍，频频挽弓射箭。

嗖嗖嗖～

又是一轮箭射如附骨之蛆般袭来，十几名黄河帮的弟兄跑得最慢，愣是没有逃脱后背中箭落马惨死的厄运。

轰，轰轰～

郭业等人马不停蹄，玩命地策马狂奔，连扭头看一眼后头追兵的时间都没有，转眼又是奔出了三里地。

此时，离格尔木城仅有一里地。

一方玩命狂奔，一方穷追不舍，持续拉锯着。

此时天色已然有些蒙蒙亮，在格尔木东门城楼上等待着郭业归来的庞飞虎等人还未入睡，漫天器起的尘土和轰隆巨响的铁蹄之声惊醒了他们，纷纷眺望着城楼之外。

“快看，是镇抚使大人他们回来了。”

“是啊，是镇抚使大人他们夜袭归来了。咦？不对劲，怎么咱们的白袍骑兵少了那么多？”

“后面好像有几千人正穷追不舍着他们，不好，是吐蕃人的衣饰，是吐蕃追兵！！”

“大人遇险了，速开城门，速开城门让大人他们进来。”

“丹珠，快点组织青苗军的弟兄，只要大人和咱们的人一进东门，立马想城下投石滚木，搞死这些吐蕃兵。”

“得令！”

……

郭业与赵九丑等人继续率着残存的兵力策马逃奔着，已然进入了一里之地。

不过吐蕃兵穷追不舍，箭射弩出，貌似不追上郭业誓不罢休。

朗措眼瞅着格尔木城越来越近，心中也越发焦急起来，于是身先士卒策马跑在了前头，扭头满脸扭曲地喊道：“如果不能射杀姓郭的，多赤罗王子不仅不会饶了本副将和你们，就连你们的妻儿老小统统都要被贬为奴隶，让人奴役鞭笞。勇士们，为了你们的家人，速速追击吧！”

这话仿佛给吐蕃兵打了一针兴奋剂似的，转眼间居然又跟前面的郭业诸人拉近了一段距离。

嗖嗖嗖～

又是一阵箭雨倾巢而出，中箭者不下二十人。

看这情形，只要让他们再追上十步，郭业等人难道箭雨吞没，仅仅一里之地的格尔木城休想逃进。

这个情况，策马跟在郭业身后的赵九丑和刀疤刘已经很清晰地感觉到，两人彼此对望了一眼，眼神中都透着悲凉。

突然，赵九丑扭头低声急问道：“刀疤刘，你后悔吗？”

刀疤刘龇牙一笑，道：“后悔啥？要死早死在汝州城了，活到现在都是赚得！”

赵九丑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金丝大环刀，问道：“你还愿与我并肩最后一战，替我家郭大人阻挡最后一次追兵吗？”

刀疤刘还是笑道：“嘿嘿，你是咱的大当家，你说啥就是啥，都听你的。再说了，你也看到了，不挡大家都得玩完，挡上一挡，至少还能活了郭大人。嘿嘿，就当是咱们黄河帮弟兄报了当日汝州城之恩了。”

赵九丑闻言，眼中悲凉之意顿扫，尽是感激之色地说道：“好兄弟！”

说罢，赵九丑突然举起手中的金丝大环刀，冲着跟前郭业胯下战马的臀部狠狠一戳，入肉三分，立马抽刀。

“聿……”

郭业胯下战马吃疼，猛地一声嘶鸣，如同发了疯一般狂暴起来，歇斯底里地朝着前边儿格尔木城狂奔而回。

坐于马上的郭业被吓了一大跳，任凭他如何勒紧缰绳，战马愣是不听呼喝，没命地往前冲去。

此时战马吃疼状若疯癫，郭业唯有紧紧抓紧缰绳方不会被抛下马来，他心中顿时升起不祥之感，满脸惊骇地扭头冲着渐离渐远的赵九丑怒吼道：

“赵九丑，你他娘想干啥？”

赵九丑突然勒紧了缰绳，冲郭业远远高声叫道：“大人，你当年曾说过，得一赵九丑守护帐外，纵是千军万马来袭，亦能安睡于帐中不惧。今日，有我赵九丑在此，岂能让吐蕃狗贼伤及大人分毫？”

“混蛋，混蛋，你他娘得给我回来！”

不过任凭郭业再怎么叫嚷，胯下马儿没有停下，越行越远，赵九丑俨然已经听不见他的喊话。

此时的赵九丑调转马头，冲附近的白袍骑兵们喊道：“骑兵弟兄们速速追上郭大人，顺便替我转告程二牛那厮，我赵九丑顶天立地问心无愧，是条响当当的汉子。我替他保留了骑兵火种，他就要欠老子一个人情。你们告诉他，如果逢年过节，他不给老子和黄河帮的弟兄烧点纸钱，老子做鬼也不会放过他！”

说罢，再也不理会为数不多的骑兵，而是对着刀疤刘与黄河帮百名幸存汉子吼道：

“弟兄们，大丈夫生于世立于世，要做就做好汉子。来，扬起你们手中的长刀，随某家替骑兵营的弟兄挡上一挡追兵，痛痛快快杀上一次吐蕃狗！”

刀疤刘率先响应道：“听大当家的，大当家说啥就是啥！”

霎时，百名黄河帮的汉子纷纷调转马头，一脸玉石俱焚之色，迎着追奔而来的吐蕃兵逐一亮出手中兵刃，齐声吼道：

“杀狗，杀狗，痛痛快快杀尽吐蕃狗！”

## 第590章格尔木城保卫战（6）

赵九丑面沉如水，须发飞扬，横刀立马间宛若一尊战神，傲视睥睨着前方的两千吐蕃追兵。

举手投足间，他身上散发出浓浓的盎然战意，渐渐蔓延开来，感染着随策左右的刀疤刘，还有身后黄河帮百余条好汉。

就这样，百余人一字排开如长蛇，不急不躁静静地驻足下来，百余双眼睛泛着杀意望着前方……

人无声，马不鸣。

顿然间，

整个天地不转不动沉寂了下来，仿佛永远定格在了这一瞬间。

两千吐蕃兵却是风雷滚滚马蹄震天，越追越近，离赵九丑诸人仅有五十步之遥。

“聿……”

吐蕃副将朗措见着前方一字排开的阻挡阵势，立马勒住了缰绳喝停了战马，高举右臂示意身后吐蕃兵止步。

他也被五十步外的赵九丑诸人给震住了，这一百来号人想干嘛？

莫非他们天真地以为，凭借这一百号人就能阻挡两千吐蕃勇士的追击和狙杀？

笑话！

真是螳臂撼大树，螳臂又岂能挡车？

他的目光越过前面一百号人的头顶，眺望郭业逃逸的方向，心中猛然一惊，不行，不能再做耽搁，不然就被姓郭的逃进格尔木城中了。

一百号人，必须碾杀！

脑中一有了主意，朗措张嘴就要下令两千吐蕃兵全速追击之时，只见对方一百人居然开始动了，主动挥舞长刀策马冲袭过来。

一百号人主动出击，妄图抵挡两千人？

就在朗措觉得不可思议之时，两千吐蕃追兵瞪大了眼珠子一副傻眼的样子之时。

突然，对方不仅气冲山河冲袭而来，还裹挟着一嗓子高昂嘹亮的歌调子……

只见赵九丑一马当先，挥刀策马势如奔雷，一边奔袭，一边不忘扯着破锣嗓门嚎嚎唱道：

“流血的伤口不流泪，

举旗的杆子不下跪。

攥紧的拳头不松手，

过河的卒子不后退。

谁说的好汉不忠义，

看我们弟兄齐杀贼！”

……

赵九丑一嗓子悲凉的歌调破喉而出，唱得天地间顿然失色，蒙蒙亮的天空瞬间乌云蔽日，黯淡沉闷了下来。

他前曲终罢，只见刀疤刘等一百余条好汉手中的马刀握得更紧，举得更

高，亦是慷慨激昂地齐声接唱后半歌调道：

“人活一口气，  
难得拼一回！  
生死路一条，  
聚散酒一杯！  
人活一口气，  
难得拼一回！  
生死路一条，  
聚散酒一杯！！”

“杀贼，杀贼，杀不尽的吐蕃贼！”

“屠狗，屠狗，屠不完的吐蕃狗！”

一曲终了，赵九丑已然带着一百余条汉子杀进了两千吐蕃兵的阵营之中。

一百余人势如猛虎，来如闪电，冲入阵营中一时间居然杀得吐蕃兵措手不及，顿时一阵慌乱。

不过很快，两千吐蕃兵在朗措的指挥下便制住乱脚，游刃有余地将赵九丑这一百人重重包围了起来。

一百余人又岂能在两千人的包围中掀起大浪，眨么眼儿的功夫，百来人便如一股潺潺溪流汇入汪洋大海之中，被吞噬淹没尽。

从而，也成功地阻止了朗措的两千吐蕃兵对郭业的最后一次追击。

哒哒哒哒哒～

郭业胯下战马疯癫般奔入东门，待得剩余白袍骑兵尾随郭业进了东门之后，早早下来城楼的康宝、庞飞虎等人已经开始急急呼喝下令：“关城门，关城门，速速快关城门！”

嘎吱嘎吱……砰！

东门城门，紧紧关起。

兴许是郭业的战马有些跑累，进了城中又跑了百步之后，总算是停了下来。

停下来的刹那间，四肢猛地一软趴在地上动弹不起。

郭业忍着两箭中箭的疼痛，提着虎头湛金枪疾步跑到城门位置，满面惨白地叫道：“快开城门，快开城门，老子要救赵九丑，你们这群混蛋，赶紧把城门打开！”

庞飞虎一把将暴走边缘的他狠狠抱住，劝阻道：“大人，不能开城门啊！城门一开，如果吐蕃兵冲杀进来，就……”

“放屁，你没看到赵九丑和黄河帮的弟兄都在外面啊？”

郭业强行挣开庞飞虎的环抱，怒目而视仿佛要喷出火一般叫道：“快，开城门！”

随后又下来康宝、阮老三道：“速速集结长枪兵，刀盾兵，随老子出城救人。我郭业何曾丢下过自己的兄弟独自逃生过？”

康宝摇头苦笑道：“大人，不能再战了，我们也战不起了。八百白袍已经毁了，不能让长枪营和刀盾营也跟着死绝啊！”

阮老三同样是低着头，不敢抬头望着郭业。

突然，城楼上负责瞭望城外状况的童虎紧紧跑下城来，颤着嗓子悲戚喊



道：“大人，赵九丑和黄河帮的弟兄，没了，全没了，一个都没了！”

嗡……

郭业的脑袋仿佛被一记铜钟大吕狠狠撞击了一下，尽是嗡鸣之声。

嘭！

只见他双膝一软整个人跪在地上，双手撑在地面，肩膀上两根箭簇随之抖动，扯得伤口又是一阵撕裂疼痛。

不过伤口再疼，哪里比得上心中绞痛。

郭业突然将手握住肩膀上的一根箭簇，毫不犹豫咬紧牙关，噗的一声，硬生生将箭簇拔了出来，血肉顿时一阵横飞。

“大人，你干什么？”

“来人，来人，快叫随军郎中过来。”

庞飞虎、康宝等人见状，立马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郭业，惊骇喊道。

郭业双手用力一推，将两人齐齐推开，手中握着的箭簇忽然抵在自己的喉咙上，面色惨白眼眶通红地嘶吼道：“你们如果再敢阻我出城救人，老子就死在你们面前。谁敢阻我？”

轰~

周遭一顿哗然，众人纷纷叫唤劝阻郭业，喊着使不得。

庞飞虎更是苦笑连连地哀声叹道：“大人，赵兄弟他们，他们已经全部阵亡了啊~！”

“阵亡？阵亡我也要抢回我兄弟的尸首，我不能让我兄弟暴尸荒野，任凭吐蕃人的马蹄踩踏。”

郭业手中力气加重了一份，锋利的羽簇箭头已经将喉咙扎出丝丝血渍。

庞飞虎与康宝对望一眼，最后还是庞飞虎重重跺了一脚，咬牙叫道：“刀盾兵，长枪兵速速集合，准备出城！”

郭业闻声立马对着童虎叫道：“童虎，把你的战马借我一用，老子要亲自出城！”

嘎吱嘎吱……

城门再次被徐徐左右推开，郭业早已急急翻身上马，手执长枪有气无力地趴在马背上，出来城去。

庞飞虎和康宝、童虎等人策马护卫其左右，长枪兵与刀盾兵近两千人尾随在后，朝着刚才黄河帮众人阻挡朗措吐蕃兵的地方奔去。

很快，就到了地方。

此时，朗措见郭业进城，追击无望便已经率着剩余的吐蕃兵撤离了此地，回多赤罗的驻军营地而去。

现场，入眼之处尽是一片狼藉，到处横躺着尸首，甚是惨烈，有黄河帮的弟兄，也有吐蕃人的尸体。

死状最为惨烈的便是刀疤刘的尸体，乱箭穿心跪倒在地，瞪大了眼珠子眺望着大唐的方向，迟迟不肯合眼瞑目。

“都死了，都死了，黄河帮全没了！”

郭业此时也是强弩之末，整个人疲惫不堪地趴在马背上，强提一口气寻望着满地的惨烈，口中呢喃着。

突然，他在马背上强撑着身子坐了起来，干吼道：“九丑呢？九丑的尸体呢？我要把我兄弟的尸体带回去，不能让他孤零零的在异国他乡做个孤魂野

鬼。”

郭业这声提醒，康宝等人也感到奇怪，怎么愣是没见过赵九丑的尸体？随即大肆喊道：“传令下去，搜寻赵九丑的尸体，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尸体。不能把赵兄弟孤零零一人扔在吐蕃。”

“喏！！”

两千余人立马开始找寻赵九丑的尸体，不断翻转着地上的尸首，将黄河帮百余汉子的尸体一具一具搬抬起来，放到一边。

可始终就是找不到赵九丑的尸体。

就在众人一阵犯难之时，突然——

“聿……”

一声马儿嘶鸣，从远处响起。

哒哒哒哒哒……

众人循声扭头望去，只见一匹战马驮着一人急急朝这边奔来，马上之人如郭业一般趴在马背之上，不过是死死地趴着，一动不动。

等马儿徐徐跑近，有人已经认出，这就是赵九丑的坐骑。

而马背上之人的衣着打扮和身形，正是赵九丑无疑。

只不过现在的赵九丑，背上已然被箭矢射得跟马蜂窝一般，插着足足十几二十根箭簇，远远望去，就跟马儿驮着一个浑身长刺的刺猬般。

嘶……

众人口中无不抽着冷气，都射成这般惨状，焉能活命？

郭业更是看着战马缓缓驰近，趴在马背上嚎啕大哭道：“你说你逞什么英雄，逞什么英雄啊？你是要心疼死老子吗？你个混蛋，呜呜，呜呜呜……”

在场诸人闻之，无比倍感心酸。

哒哒哒哒哒~

战马驮着扎成刺猬一般的赵九丑徐徐奔来，老马识途一般地来到郭业的身边，驻足停了下来。

马儿停下后，不断打着鼾鸣，时而低声悲鸣几声，仿佛在为有人在默哀，在哭泣。

畜生尚且知道悲鸣，何况人乎？

听着郭业嚎啕大哭，听着赵九丑的战马悲鸣，在场诸人纷纷肃穆而望，默默啜泣泪流。

“老，老子是大，大当家，老，老子命硬得很，咳咳……”

“黄、黄河帮捣毁了吐蕃军粮、粮草，立了大、大功，该封该赏该立庙，咳咳，不能白，白死。”

突然，刺猬一般趴着的赵九丑背部蠕动了几下，气若游丝地嘟囔了起来。

声音微乎其微，但还是被近在咫尺的康宝等人听得清清楚楚。

康宝满脸惊喜地叫道：“大，大人，赵兄弟还没断气，还有气儿，还有气儿啊！”

郭业乍闻，整个人又跟挺尸一般笔直立起来，神情激动地嗷嗷叫道：“快，快救人，救人啊，啊……”

嘭！

郭业紧绷着的神经一旦松懈，整个人的身体彻底虚脱垮散，不由自主地

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

“大人，大人，救人，救大人。”

“还有，来几个人帮忙护送，送赵兄弟到随军郎中那儿，快，快……”

## 第591章格尔木城保卫战（7）

日升日落，月转星移，昼夜更迭，又是一日清晨。

格尔木城，守将府的卧房中。

“呃……”

伴着一道疲软的呻吟，郭业悠悠醒转。

“水，来口水……”

他的喉咙仿佛火烧过了一般，干涸火辣辣割裂着疼。想要起身弄点水喝，可谁知身子好像被人抽筋扒髓了一般，浑身透着无力，四肢松软无法动弹。

不过呻吟低唤之声还是惊动了趴在床沿儿打盹儿的贞娘。

“噌~”

贞娘猛然抬起头来，擦拭了下还打着泪花儿没有干涸的眼眶，双眼通红眼地激动喊道：“大，大官人醒了？”

说罢，娇小的身躯仿佛充满无限火力一般弹了起来，冲着门外跑去，娇声道：“庞大人，庞大人，大官人醒了，醒了哩。”

“次奥~”

郭业想要喊住贞娘，火辣辣的喉咙却迟迟不听使唤，愣是喊不出声儿了。

心中不由一阵怨恨，贞娘，老子想喝口水啊，我了个去！

不一会儿，庞飞虎才尾随着贞娘进来了房中，急急奔到郭业的床头。

庞飞虎打量了一下郭业的脸色，不由叹道：“大人可算是醒了，谢天谢地，可急死兄弟们了。”

郭业将目光落在贞娘满是欣喜的脸上，又是一声艰难唤道：“水，老子要喝口水……”

“呀，大官人你昏迷了一天一夜，可担心死奴家了。刚才奴家一见你醒来看顾着高兴，却忘了给大官人端水，莫怪呢！”

说罢，贞娘急急扭身端来一碗凉水，然后坐到郭业身边将他扶起来倚靠在床头上，小心翼翼地喂着郭业喝着水。

咕咚，咕咚咕咚……

几口凉水入喉，喉咙火辣辣的疼痛得到了缓解，呼~~

郭业长吁一口气，仿佛要将体内的浊气尽数呼出一般，整个人顿时舒坦了不少。

虽然浑身还是无力，喉咙还是有些干涸火辣，无法大喊大叫。但多多少少还是已经可以开口说话。

当即，他脱口而出第一句话就是问道：“九丑怎么样？他有没有事？脱险了没有？”

庞飞虎闻言暗暗感慨，小哥果真还是本性使然，一如既往的重情重义啊，醒来最担心的还是赵九丑。

随即，庞飞虎面色平和地回道：“大人不要心急，九丑兄弟虽然还没醒来，但是已经止住了失血，脱离了险境。”

说着，他不由一阵感叹：“他也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啊。郎中从他身上取下整整十八支箭簇，愣是没有一支穿破五脏六腑，皮糙肉厚都是一些皮外

伤。最狠的一箭也是射穿了左肩骨，虽然失血有些厉害，但是性命无忧。”

郭业悬着的一颗心踏实落地，谢天谢地道：“呼~那就好，那就好，郎中说他啥时候醒，醒来？”

庞飞虎摇头苦笑道：“大人，纵是皮外伤也足足中了十八箭，且失血又那么多，岂能那么轻易醒来啊？你就放心吧，约莫过个三五天，估计就能醒来，咱们的郎中在他那儿随身照应着，出不了纰漏。”

郭业摇头叹道：“都是我造的孽啊！九丑生受重伤，黄河帮弟兄尽数阵亡，都是为了我啊！照这情形，九丑不将养调息个一年半载，休想再活蹦乱跳了。”

“呵呵，大人莫要如此说，九丑兄弟能捡回一条命回来已经泼天大幸了。这件事儿也不能全然怪你，人有失手，马有失蹄。诸葛孔明多智近乎妖，不照样也命陨五丈原吗？夜袭之事，本来就是五五之数，哪里还能有百分百的必胜把握？”

庞飞虎好言劝慰着郭业，又说道：“虽然此番九丑兄弟身受重伤，骑兵营损失惨重近乎绝种，黄河帮弟兄更是全军覆灭。但是，据咱们的探子回报，大人奇袭那夜，多赤罗五万兵马的营地大火连营十几里，不仅数百顶营帐被烧得干干净净，就连以供五万兵马的粮草都毁之殆尽，呵呵，兴许不出三日，多赤罗五万兵马就会因为无粮可用而撤兵了呢？”

“确定多赤罗大军的粮草被烧毁了？”

郭业瞪大了眼珠子，神情有些激动，口中呢喃自语道：“天之大幸，天之大幸啊！赵九丑和黄河帮的弟兄真是救了我们格尔木城，救了西川军啊！不好！！！”

突然，郭业撑起双臂妄图强行从床上下来，可惜身子骨不争气硬是起不来，只得急急叫道：“多赤罗大军断了粮草，势必不能长久屯兵城外，这个时候只会狗急跳墙，强行率军攻打格尔木城了。”

“大人别激动！”

庞飞虎赶紧劝阻，示意贞娘快些将郭业重新扶坐床上，然后说道：“在大人昏迷之时，康宝和童虎他们已经在四道城门重新加固了防御，而且不分昼夜坐镇城楼督阵。多赤罗大军纵是想要攻城，也不是一时半会就能得逞的。只不过庞某在想，多赤罗大军如今断了粮草，会不会撤兵重新筹集粮草，来日再来围城呢？”

“不，不可能，绝不可能！”

郭业果断地否定了庞飞虎的臆断，斩钉截铁地说道：“多赤罗此人的性子本来就是睚眦必报，本来就对我欲除之而后快，哪里会如此轻易放手撤兵？再者，黄河帮的弟兄毁了他们的粮草，他焉能咽下这口恶气？最最关键的是，虽然他们此番粮草已断，但是我们的伤亡惨重他也是看在眼里。他们坚持不了几日，可我们又能坚持多久呢？他不可能看不出来只有攻破格尔木城，才是他们的最终活路。纵是他看不出来，难道那个吐蕃国师鸠摩智会看不出来？”

“嘶.....”

庞飞虎下意识地抽了口凉气，惊疑道：“按照大人的意思，他们不仅不会撤兵，而且还会加快进攻的节奏？”

郭业冷笑道：“不加快进攻节奏能行吗？要不撤兵重新筹集粮草，要不就

等着五万兵马活活饿死。别忘了，近在他们眼前的格尔木城不仅兵力大大弱于他们，还有充足的粮食可以解决他们的口粮。换成你是多赤罗或者国师鸠摩智，你会选择五万兵马灰头土脸的撤兵呢？还是选择破釜沉舟，一举攻破格尔木？”

“当然是选……”

庞飞虎话未说尽，但是心中显然有了答案。

郭业看了他一眼，说道：“不过他们如今的情况虽然兵力远远超于我们，但因为粮草断绝的缘故，也只有最后一战的能力。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守住最后一战，顺利撑到二牛求援归来，我们就算大功告成了。只不过二牛那边迟迟还未有音讯，所以我们也悬得很啊！”

无形中，郭业流露出了自己的担心。

庞飞虎问道：“大人，以你估计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展开最后一次攻城？近乎五万兵马全兵压城，唉，真的很悬啊！”

郭业闻言不由一阵苦笑，道：“老庞，你真当是诸葛再世，孔明复生不成？我若能掐会算猜得出他们会选在什么时候动手，前夜奇袭又会中了多赤罗那狗犊子的埋伏？不然，不然，也不会……唉，可惜了黄河帮和骑兵营的这些阵亡兄弟。”

庞飞虎知道郭业又开始缅怀起那般阵亡的兄弟，也不再劝慰，轻声自顾嘀咕道：“既然粮草断绝，又有五万兵马连吃带嚼，肯定撑不过这三天。不行，我得回去跟康宝、童虎他们知会一声儿。”

随即，他拱手冲郭业说道：“大人，你好生调养尽早恢复，我先回去再好好安排一番守城之事。”

郭业低声称道：“辛苦你了，你先下去吧。”

庞飞虎嗯了一声，调头转身就急急冲出了房门。

房中，唯有贞娘静静地陪在郭业身边。

郭业伸手将贞娘的柔荑握于手中，轻声叹道：“贞娘，早让你随二牛离城你偏不听，现在好了吧？格尔木城如今风雨飘摇，危在旦夕，说句不好听的，守城只能拖延一时，城破乃是迟早的事儿。这城门一破，吐蕃豺狼进来城中，你又如何自处啊。唉，悔不该带你来吐蕃，害了你，害了你啊！”

“不，大官人莫要这般说，这一切都是奴家自愿的。”

贞娘摇头轻声辩解了一句，脸上陡然浮现一股决绝之色，双目泛彩望着郭业，一副坚定的口吻说道：“若是城破，大官人殉国，奴家怎会独活？清白之身岂容豺狼虎豹亵渎？届时，奴家自会准备三尺白绫，黄泉路上，自有奴家陪伴大官人，此志不渝，终生不悔！”

郭业握着贞娘的娇小柔荑，听着她说出这番话时，被自己握着的小手已然紧紧成拳，决绝到底。

如此刚烈痴情女子，此生得一，夫复何求？

突然间，郭业的脑中又浮现出两道倩影，一个是冷艳逼人的吴秀秀，一个是刁蛮任性的康芷茹。

不知她们现在过得可好呢？

一经想开，思念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一发不可收拾。

不行！！

郭业心中萌生一道信念，我不能死，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往后还要和她

们，和贞娘，过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幸福美满小日子。

咕噜～

郭业的肚子突然发出一声闷响，很是煞风景不争气地腹鸣了起来。

饿了！

贞娘闻之，顿时转悲为喜，扑哧一声轻笑道：“大官人饿了呢，奴家这就去给你熬点稀饭，大官人好生休息，奴家去去便回。”

说话间，将娇小柔荑从郭业的大手中抽离开来，匆匆小跑出了卧房。

郭业尴尬地摸了摸肚皮，也是一阵傻了。

抬头望窗，不由又是一番自言自语道：“老子饿了，不知多赤罗也饿不饿呢？嘿嘿，你个鳖孙，粮草被毁，现在该是暴跳如雷吧？气吧，怒吧，你越是不淡定，老子活下来的机会越大。”

“你妈的多赤罗，鹿死谁手，未尝可知！”

## 第592章格尔木城保卫战（8）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为什么会这样？就差那么一点，就能生擒活捉了姓郭的狗贼啊！”

“朗措，你这个废物，你为何还活着？你还有何脸面苟活在本王的面前？”

“粮草，我五万大军赖以生存的粮草啊，统统被烧了。没有粮草，本王还拿什么来围城？”

“废物，统统都是废物，不死都没用的废物！！！”

此时的多赤罗近乎疯狂。

他整个人神智奔溃得一塌糊涂，在营帐中暴跳如雷，连连怒骂，吓得在场诸将不敢吭声，吓得格尔木城守将次仁尼玛如坐针毡，吓得跪在地上请罪的朗措战战兢兢，后脖子一阵生凉。

不，确切地说，不应称之为营帐，因为五万大军的营帐统统被烧毁殆尽。

此时，多赤罗所在的地方只是临时伐木搭建而成的木棚，不时从外面刮进来晨风，让人生起凉意。

多赤罗怒骂叫嚣了好一阵，貌似还不能解恨，突然冲棚外喊道：“来人，将朗措给本王拉出去砍了，砍下他的脑袋挂起来，然后将他的身子扔到荒郊让野狗豺狼分食。本王一定要严惩这个不中用的废物，以儆效尤！！！”

“啊？”

嘭！

朗措吓得一声惊呼，跪着的双膝顿时一软，无法支撑起整个身子，整个人轰然匍匐在地，哇哇叫道：“王爷饶命啊，王爷饶命啊，末将已经尽力了啊！”

多赤罗看着朗措越是求饶，心里越是躁怒，不由气得脸上一阵狞笑，狠声道：“不杀你，本王的这口气如何顺得下？来人，来人，人死绝了吗？给本王将这条蠢狗拖出去，砍了，砍了~~”

“且慢！”

突然，从棚外走进来并不是多赤罗的贴身卫兵，而是一身红衣喇嘛服饰的吐蕃国师鸠摩智。

鸠摩智双手合十，满脸虔诚地冲多赤罗微微鞠躬行了一礼，声音柔和地说道：“王爷且息怒，朗措固然该死，但现在不是他的时候。我们如今粮草被毁，五万大军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如果这个时候杀了朗措，军心势必不稳啊。与其这样，不如留了一条贱命，他日再立功赎罪，可好？”

说着，鸠摩智来到多赤罗的身边，轻声叹道：“王爷，你身为五万大军的主帅，更应该胜不骄，气不馁。淡定从容，方显大将风范。此时，你只有沉稳冷静，不动如山，方能让五万大军不会因为断了粮草而陷入恐慌啊！”

鸠摩智这话一出，旁边站立一旁的仓央格玛、吉尔吉达，乌仁几位主将纷纷附和称是。

经鸠摩智这番说词，多赤罗心中的暴虐渐渐被强压了下来。

他之前生怕鸠摩智跟他抢功夺权，不过这次吃了败仗，让五万兵马的粮草付之一炬，面对着鸠摩智多少都有些心虚。



现在既然鸠摩智为朗措来求情，他只当鸠摩智言之有理卖他个顺水人情，继而脸色阴沉地狠狠踢了一脚匍匐在地的朗措，泄愤似的咒骂道：“没用的废物，滚吧，跟条死狗的，滚得越远越好，省得本王看着碍眼。”

“谢王爷饶恕，谢王爷不杀之恩！”

朗措尽管被踢一脚疼痛得紧，但还是急急爬起冲多赤罗连连磕头。

然后站起身来又冲鸠摩智深深鞠了一躬，嘴上没有表示，但是满脸尽是感激之色。

而后狼狈不堪地逃出了多赤罗的木棚。

鸠摩智仍旧是一副虔诚慈悲的脸色，面对着朗措的感恩不喜不悲。

他又看了仓央格玛、吉尔吉达，乌仁，还有次仁尼玛几人一眼，冲他们挥挥手，轻声说道：“你们先下去，回到各自的军中先稳住军心，莫要在这个时候因为粮草断绝的缘故，而引起军中哗变。”

“遵国师命！”

几人齐齐拱手称道，又相继冲多赤罗鞠躬行礼，逐一出了木棚。

多赤罗听着鸠摩智口中提到“粮草断绝”“军中哗变”的字眼，嘴角忍不住地一抽搐，心中暗恨道，这该死的大和尚，难道是专门来看本王笑话的？

一念至此，多赤罗转过身去背对着鸠摩智，不满地冷哼一声。

鸠摩智乃城府极深，智谋熟虑之人，岂会看不穿眼前这个二逼王爷这点小心思？

鸠摩智心中暗叹，枉我之前还对他设伏唐军夜袭之事多有褒奖呢，看来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撞了大运罢了。这般丁点气量与气度之人，又岂是智深如海之辈呢？

呸，真是看走了眼！

不过鸠摩智也懒得挖苦多赤罗，进而扯掉这厮的最后一张遮羞布，因为他这次来见多赤罗，还有另外一桩事。

随即，他说道：“王爷，世上哪有常胜不败之将军？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王爷能够设伏唐军夜袭之骑兵，已经是惊艳绝伦之手笔了。谁又能防范到突然会杀出这么一支烧毁我军粮草的江湖草莽来呢？王爷，现在不是灰心丧气的时候，你我应该精诚团结，一起共同面对眼下的困局，最终将其解决掉才是。”

“嗯？”

鸠摩智这番话说得言辞恳切感人肺腑，令多赤罗不由一阵动容。

缓缓转过来头，居然有了几分自惭形愧之色地低下了高傲的头颅，汗颜道：“国师，国师，小王，小王……”

一时间，万般滋味涌上心头，既有对鸠摩智没有落井下石的感激，也有对粮草尽数烧毁的后悔与后怕。

多赤罗就这么吞吞吐吐着，愣是说不出一句囫囵话来。

鸠摩智见着多赤罗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心中更是生出几分鄙夷之色，沮丧之时真是毫无心防啊，三言两句就被糊弄晕头转向，跟他哥哥松赞干布一比，当真是云泥之别啊。

心中如是想，口中却有另一番说词，只听鸠摩智爽朗地笑道：“哈哈……王爷，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如今放在你我眼前的只有一条路，那便是在五万兵马还没丧失战斗力之前，破釜沉舟一鼓作气攻破格尔木城。否则，在无

粮草的情况下，我军别说撤离了，就怕不知有多少吐蕃勇士要饿死在撤离途中啊。”

“不能撤，绝对不能撤兵！”

多赤罗双眼喷火般咬牙切齿，恨恨说道：“不攻破格尔木城，不杀光城中唐军，不生擒活捉郭姓贼子，本王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亦不会撤兵！”

怨念啊，此时的多赤罗对郭业深深的怨念，真可谓是抽筋扒皮啃骨是血都难消。

鸠摩智看罢多赤罗的这番近乎魔障的状态，亦是心中摇头叹道，堂堂一个吐蕃王爷居然被一个大唐六品小官逼成这幅样子，真不知是姓郭的年轻人深不可测呢，还是多赤罗这二逼王爷烂泥扶不上墙。

无形中，鸠摩智心中对郭业的好奇，又加深了一分。

想罢，鸠摩智干咳两声，轻声说道：“王爷，来见你之前小僧特意去查实了一番，我们虽然没了随军粮草，但还有一点点干粮，勉强还能让五万兵马撑上三天。但是，我们绝不能拖延至三天后再攻城，依小僧之见，今晚好好休整一番，明早就要开始进攻。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两天之内必须拿下格尔木城。死再多人都没关系，只求速战速决占回城池，将格尔木城中的粮草收归己用。”

“明日一早就攻城，而且还要两天之内解决战斗？”

多赤罗不由诧异地望着鸠摩智，呐呐问道：“国师，这么急？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边徐徐渐进慢慢攻城，一边则派出几千人马去最近的多弥城借些粮草来。这样，不是更稳妥一些吗？”

“不行，此去多弥城来回将近四百里，一来一回加上筹集粮草耗费的时间，差不多需要五天左右。来不及了，时间不够用。”

鸠摩智摇头苦笑着，从怀中掏出两封书信，拆开第一封，说道：“这是小僧昨夜收到的吐谷浑大王子慕容顺来信。他在信中提到，他的弟弟，吐谷浑二王子慕容延最近蠢蠢欲动，频频联络朝中众大臣反对与吐蕃国联盟。而且，他在信中说，吐谷浑国都白兰城附近，莫名其妙地驻屯了一支平民武装，人数多达上万人。他极力要求我们能够速速陈兵吐谷浑边疆，应对不时之需。王爷，你想到了什么？”

多赤罗立即回道：“二王子慕容延想取大王子慕容顺而代之，继续臣服大唐与我吐蕃国为敌。”

鸠摩智点头暗道，还没蠢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随后说道：“没错，正是如此。王爷应该还记得赞普交代我们的首要任务。那便是陈兵吐谷浑边疆，待得时机成熟之时，率兵进入吐谷浑，扶持傀儡慕容顺为君，最终将吐谷浑吞并到我吐蕃国版图中。”

多赤罗点点头，道：“赞普王兄的交代，多赤罗一日不敢忘怀。难怪国师要速战速决夺回格尔木，本王明白了。那你手中第二封信又是谁来的？”

鸠摩智拆开第二封书信，在多赤罗面前轻轻一抖落，道：“此乃赞普亲笔书信，十万火急命人今早送来我手中。”

“赞普王兄的亲笔书函？”

多赤罗顿时肃容以对，诧异问道：“王兄为何要十万火急派出信使来？”

鸠摩智道：“赞普信中交代小僧，让小僧从王爷五万兵马中分走一万人赶往多弥城。协助多弥城守将一起封死多弥城通往外界的各个要道和路口。”

多弥城离国都逻些城至少相隔数个城池，但是却是外间通往国都逻些城的必经之道。

多赤罗一听这下，马上联想到了逻些城，脱口喊道：“莫非逻些城出了什么事儿？”

鸠摩智微微颌首，说道：“赞普信中所说，被软禁在逻些城的大唐使团，居然被一小股神秘人救走。软禁大唐使团之地防卫森严，这股神秘人竟然如此手段通天，不仅救走了蜀王李恪、河间郡王李孝恭诸人。而且还一把火烧掉了软禁之地，火势蔓延整整一夜，差点烧到赞普耗尽巨资新建的布达拉王宫。啧啧，真是神秘若斯啊！”

“啊？怎么可能？能在吐蕃国都如此行动自如，莫非这些人是天降神兵不成？对了，赞普王兄无碍吧？”

说完这话，多赤罗立马后悔了，如果王兄真有事又岂会亲笔书信送来这边。

鸠摩智也没有揭穿他的再次二逼，而是摇头道：“赞普无碍，不过被人在逻些城中这般来去如风行动自如，自然是雷霆震怒。不仅下令封闭了逻些城的各个出口，还连番下令各个城池严守要道。三令五申，不能让大唐使团逃回大唐。不然，就彻底打乱了赞普先吞吐谷浑，再占西川都护府的计划了。”

“原来王兄是要让国师率兵坐镇最后一道出吐蕃的屏障啊。难怪，难怪，不过本王还是很好奇，这股神秘人到底什么来头，居然会有如此通天本事？”

鸠摩智亦是沉吟叹道：“这伙人啊，小僧也极有兴趣知道他们到底是一拨什么人。唐军？江湖草莽？或者说是大唐皇帝暗中蓄养的一股神秘力量？怪，怪哉，从赞普信中提及，这股神秘人只有七八十人，莫非逻些城中有他们的内应，而且不止一个内应不成？唉，百思不得其解！”

一小股手段通天而又神秘的力量，仅有七八十号人，营救了大唐使团……

几个词汇组在一起，瞬间，将两人的思绪都拉向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吐蕃国都——逻些城！

## 第593章 这些城中大泥寺

松赞干布十万火急派人送来的一封亲笔信函，不仅带来了令多赤罗和鸠摩智格外震惊的消息，也勾起了两人对这些城的无限思绪。

涌上心头的思绪，仿若插上了双翼般振翅飞翔，飞向了远在千里之外的吐蕃国都——这些城。

此时的这些城，正如松赞干布信中所言，不仅关闭了出城的各道城门，封锁了出城的各个要道，而且一拨接着一拨的吐蕃兵正在城中挨家挨户的大肆搜剿着，搜剿着藏匿在城中某处，被那股神秘人营救而走的大唐使团。

城中气氛极度压抑，吓得往日上街做买卖的吐蕃百姓纷纷龟缩家中，生怕出门平白惹来祸事。

整个这些城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

.....

这些城中南角处有座喇嘛寺，名为大泥寺。

在这些城中，喇嘛寺庙随处可见，这座大泥寺规模不大，也就普通寺庙般大小，胜在地处偏僻，远离这些城的大街和闹市。

在大殿处，一名年约四十的红衣大喇嘛双眼微闭，手中不停地转动着经筒，双腿盘坐在蒲团之上，一副面目慈祥的样子。

大喇嘛的对面，亦是盘腿坐着一名年轻人，不过这年轻人并非光头红衣的喇嘛，而是身穿吐蕃服饰的百姓。

两人沉默地对坐一会儿后，那名年轻人率先开口轻声叹道：“这次松赞干布可真是动了肝火，妈的，居然派出这么大的阵仗来搜寻我们。嘿嘿，就差将整个这些城倒过来了。葛丹佛爷，咱们兄弟伙儿给你添麻烦了！”

“嗤.....”

红衣大喇嘛突然睁开双眼，有些忍俊不禁地笑道：“米吉校尉，你还是叫我赤珠吧。你一口一个佛爷，我可受不起啊。再说了，你是郭业郭大人的得力属下，我们东厂也是郭大人的心腹不是？嘿嘿，佛爷不敢当，如今我化名葛丹潜入吐蕃已有整三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就唤我一声葛丹吧。”

米吉听罢也是一阵憨笑，说道：“是啊，咱们都是为郭大人效力，那就不能这么生分了。好，我就叫你一声葛丹兄弟吧。”

“葛丹兄弟？这称呼好。”葛丹大喇嘛笑眯着眼睛，神情仿佛回味无穷般说道，“嘿嘿，米吉校尉这么唤我，至少还让我知道自己是个人，身负重任潜入吐蕃的东厂之人。好，好啊.....”

米吉看着葛丹大喇嘛这般陶醉，心中亦是久久无法平静。

通过郭业交给他的东厂花名册，他知道这座大泥寺就是眼前这位葛丹大喇嘛兴建，而这位葛丹大喇嘛呢？便是东厂三年前派入吐蕃的密探。

米吉不由一阵感叹，东厂啊东厂，你他妈的真是无孔不入，咋那牛逼呢？

当日，米吉带着他手下八十人，顺利潜入这些城后。通过花名册和特殊暗号，找到了东厂安排在这些城中的东厂细作。

这些密探有的是贵族家的奴仆，有的是商贩，有的更是在这些城中谋了一官半职。

总之，这些细作密探已经渗入了逻些城的各行各业之中。

在他们的协助下，米吉打听到了蜀王李恪等使团成员的软禁之处，并顺利地将使团成员营救了出来，最后更是一把火烧掉了软禁之地。

大火烧了绵延一昼夜，差点没烧到布达拉宫山脚下。

成功营救出大唐使团一千人等之后，米吉一时间出不了城，只得寻个安全的地方暂作栖身。

最后在花名册的指引下，米吉来到了地处逻些城南角处，远离喧嚣闹市的大泥寺中，投奔了这位葛丹大喇嘛。

米吉之所以惊叹东厂的力量强大若斯，并不是因为大泥寺之主葛丹大喇嘛的身份会是东厂的细作，而是因为若是没有东厂诸人的全程配合与协助，纵是他们这伙人再怎么艺高人胆大，也不可能顺利解救出蜀王李恪等人。

从满是陶醉中缓过神儿来的葛丹大喇嘛抬头一见着米吉，眉头紧蹙陷入一阵沉默中，不由猜测问道：“米吉校尉可是担心吐蕃兵会来搜寻我这大泥寺，觉得心中难安？”

“啊？”

米吉掩去了心中的胡思乱想，继而佯装有些尴尬地说道：“嗨，我们这一行人加上蜀王殿下等人足足一百多号人，目标实在太过大了。如果逻些城的吐蕃兵来大泥寺搜寻，就怕……”

“哈哈。”葛丹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笑道，“米吉校尉真是多虑了。你刚才不是也叫我一声佛爷吗？你是久不在吐蕃国，很难想象吐蕃人天生对我们这些大喇嘛的敬畏。别说寻常的军士，就是普通的贵族见到我们，亦是顶礼膜拜期冀得到我们的赐福啊。嘿嘿，再说了，当今国师鸠摩智乃是吐蕃佛教宁玛派的红衣大喇嘛，而我这大泥寺也是挂靠在吐宁玛派下。严格来说，我还和鸠摩智还是同宗同祖同辈分呢。呵呵，你觉得他们会来搜我这大泥寺吗？”

我日，米吉闻言又是一阵腹贬，没想到葛丹这厮才到吐蕃三年居然混得这么好，你让那些潜伏三年还是贵族家奴仆的细作们情何以堪啊。

不过他心里还是有些放不下，说道：“葛丹兄弟，我看你这大泥寺中喇嘛不少，这些人可都信得过？别到时候走漏了风声，那就扯犊子了。”

“嗤……”

葛丹又是一声轻笑，神情笃定地说道：“我会告诉你，整个大泥寺一百七十八名喇嘛，统统都是东厂细作出身吗？”

“我草！！！”

米吉瞪大了眼珠子，忍不住爆了句粗口，喊道：“你们东厂也太他妈强悍了，怎么办到的？”

葛丹神秘兮兮地说道：“这还不好办？咱们汉人有句话说得好，有钱能使鬼推磨。凡人爱银子，大喇嘛也是人，怎会不爱银子？我这大泥寺乃是东厂出巨资兴建，除了百姓的供奉，东厂每年都会拨银到大泥寺来。这些银子，我每年都会给宁玛派的大寺那边捐一份过去，呵呵，我会告诉你连咱们宁玛派的活佛都没少收我大泥寺的银子吗？你真当喇嘛个个都是大德高僧，超凡脱俗啊？嘿嘿，无论是凡人还是喇嘛，总免不了有人喜欢沾荤腥啊。不然，短短三年，我能在逻些城站住脚跟？”

“啧啧，葛丹，我米吉平日话不多，唯独今天是我话最多的一天。因为你

们东厂的实力太令我震撼了。”

米吉一阵摇头轻叹。

而葛丹则又恢复了一副慈祥平和的神情，笑意盈盈地闭着眼睛转起经筒，似模似样跟个大德高僧般。

这时，一名身穿吐蕃百姓服饰，头上扎着密密麻麻小辫的汉子跑了过来，冲米吉叫嚷道：“米校尉，属下已经给安置在后头的大唐使团送完饭了。不过其中有个姓萧的年轻人吵着嚷着要见你，还说你目无皇统，明知蜀王殿下在此，却不来拜见。”

这些使团成员，米吉统统都安置在了大泥寺囤放杂物的小院。

姓萧的？米吉心道，八成就是大人最反感的萧家长子萧慎。

蜀王要我自己话？估计是想问何时离开之事。

这时，葛丹突然又睁开眼睛，看着米吉嘱托道：“米吉校尉，你且去吧，不过莫要将我大泥寺的情况，还有我们东厂的事情泄漏出去。如若让他们知道里这些东西，呵呵，待得他们回到长安，必会为大人遭来祸患。”

米吉点点头，道：“葛丹兄弟你放心，我心里有分寸。我先过去会上一会这些长安的贵人。”

说罢，转身冲那名传话的汉子挥挥手，示意他前头带路。

刚走两步，葛丹的声音又从米吉身后传来：“对了，你们暂且在大泥寺中躲上两天，避避风头。两天后，我会率着大泥寺的喇嘛出城去给城外的牧民诊病施药，到时候我会安排你们混出城去。”

米吉停住了脚步，转身冲葛丹拱手道：“好，一切就有劳葛丹兄弟筹划了。”

说罢，再次转身跟身边的汉子说道：“走，陪我去会一会那狗屁萧家大公子，顺便替咱家大人出出气，惩治惩治这厮一番。”

## 第594章你的命运我作主

大泥寺后头平日用来堆放杂物的小院，此时已经人满为患，拥挤不堪。除了米吉手下的七八十号悍卒扎堆静坐在院中之外，还有杂院角落里位置，以蜀王李恪为首的一干大唐使团成员。

说好听点，是被米吉的手下护卫在角落里头；说难听些，便是被归拢在里头，省得他们出杂院晃来晃去，惹来麻烦事。

这些平日在长安城里高高在上，衣着光鲜的大唐贵胄们，此时就跟一群可怜巴巴地逃难灾民似的，各个灰头土脸，蓬头垢面，清一色穿着肮脏不堪邋里邋遢的吐蕃平民旧衣，蜷缩在角落中。

无论是蜀王李恪，河间郡王李孝恭，还是长孙无忌的长子长孙冲，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萧瑀的长子萧慎，再也不复往日的雍容华贵，统统回归本源，都是一群落难客。

突然，院门口传来一阵嘈杂，伴随着几声“老大来了”“头儿回来了”的低唤声，米吉带着一名手下穿过人群，来到蜀王等人跟前。

米吉一来，蹲在地上的这几人纷纷驿动起来，抬头望着他。

唯独河间郡王李孝恭见过阵仗，继续盘腿坐着没有抬头，仿佛参禅打坐老僧入定了一般。

米吉看着几人眼前摆着的饭菜，除了河间郡王李孝恭那份吃得干干净净，其他几人跟前的饭菜都是纹丝未动。

米吉不由轻笑一声，问道：“怎么着？饭菜不合胃口啊？”

话音一落，长孙冲和房遗直两人见着蜀王李恪这个正主儿没有发话，亦是默不作声。

倒是萧慎急急站起身来，双手叉腰，神色极为傲慢地喊道：“此等饭菜，你让我们如何下咽？这哪里是给人吃得，这摆明就是猪食儿嘛！给人吃？我呸，我看给猪吃还差不多！”

“哼，放肆！”

一声冷哼从河间郡王李孝恭的鼻中发出，古井不波的脸上显出几分阴沉，愤慨地呵斥了萧慎一句。

米吉看着李孝恭跟前吃得干干净净的饭菜，不由一阵好笑，大人说得真是一点不错啊，这萧慎人头猪脑，徒有虚表啊。

这不是变相地骂李孝恭连猪食儿都吃，跟猪无异嘛。

萧慎这时候反应过来已经晚了，心中亦是骂自己心直口快，嘴上不由对李孝恭一阵急急解释道：“河间郡王恕罪哈，下官只是气不过这帮杀才居然拿这种下三滥的饭菜来糊弄咱。蜀王殿下乃是皇家贵胄，岂能进食这等东西？”

不过李孝恭这时候不再理会他，又是继续闭起眼睛，仿佛身边诸事都与他无关一般。

米吉看着跳梁小丑一般变换脸皮的萧慎，心中讨厌至极，也没有给他好脸子，立马拉下脸来，冷声说道：“你想要吃好的，当然没问题。你只要走出大泥寺，走到大街上举起双臂，高喊自己乃是大唐使团。呵呵，我相信四处搜寻你们的吐蕃兵会很乐意带你去吃美味佳肴的。”

“你……”

萧慎被米吉这不阴不阳的话气得一阵胸闷，他哪里还听不出来米吉这话

里有话啊。

跑到大街上高举双臂自报家门，不是让自己自投罗网，重新让吐蕃人抓去当为人质吗？

借他十个胆儿，他也不敢啊！

霎时，他耷拉着脑袋蔫了吧唧下来，不再就吃的问题继续蹦达了。

看着萧慎吃瘪，长孙冲心里一阵顺畅，心里暗暗笑着，真是头傻鸟啊，现在什么行情还不知道吗？让此等卑劣龌蹉之人抢了我去年的状元名次，真是恶心啊，我呸！

长孙冲嘴角浮起的窃笑自然被房遗直看在了眼里，他早早就知道长孙冲与萧慎两人平日就是狗咬狗，在长安城里是这样，出了长安城到了吐蕃也还是这个屁样。

不过他不愿掺和，继续置身事外站在蜀王李恪身边，心中默念，你俩斗归斗，千万别捎上我，俺只是听我爹的话，随行出使打酱油的。

“这位好汉……”

这时，一直没有说话的蜀王李恪，这位年纪仅次于太子李承乾的皇子，终于开口说话了。

李恪真心不知道该如何称呼米吉。他看这七八十号人腰佩横刀，肩背弓弩，这些武器可都是军中配备，按理来说应该是大唐军士。

但是偏偏这伙人穿着打扮都是粗布麻衣，而且行事作风毫无章法，有些松散，更像是江湖草莽之辈。

而且在营救他们脱困离去的途中，他发现这些人动不动就喜欢甩着铁爪绳索玩飞檐走壁的把式，翻墙爬院更是个中好手。

这些都是江湖上绿林中的高手才有的本事能耐，军中不可能学到。

而且整个撤退离去的途中，这些人根本就没说过一句话，尽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手势来替代说话。

这点，既不似江湖人的习惯，也不像军中儿郎的手段。

所以，他思前想后，只得用“好汉”这个称谓来替代了。

唤了一声好汉之后，李恪轻轻擦拭了下脸上的灰渍，脸色沉稳，拱手问道：“在下蜀王李恪，不知好汉姓甚名谁，好汉能够率这么一支八十人的孤军深入吐蕃国都来营救我等，本王在此多有谢过！”

说罢，李恪不急不慢站起身来，没有因为皇族亲王的身份而桀骜，真得冲米吉拱手致谢。

这点，不仅出乎米吉的意料，就连闭眼入定的李孝恭，都不由再次睁开眼睛，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李恪。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李恪这个堂堂蜀王殿下如此放低身段，米吉自然也是客客气气。

米吉拱手还了礼，说道：“蜀王殿下毋需多礼，我等亦是奉了我家主人之命，才不远奔波数千里涉险前来营救。”

他的应答虽然客客气气，但始终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也没有将居于幕后操纵一切的郭业点明出来。

“你家主人？”

不仅是蜀王李恪动容，在场诸人皆是纷纷神情有些变化。

按照米吉的这个叫法，那么他们很肯定这伙人根本不是朝廷的人，也不



是军中之人。

多半这种叫法都是江湖绿林中人所为，再联想到刚才米吉进来之时，院里的这些人都称呼他老大，头儿。

至此，蜀王一千人等已经百分百确认，米吉这群人真的来自江湖，而且是江湖中一支神秘的力量。

蜀王李恪心中更是寻思，能够让这么一伙奇人异士为其效力，可见他们的主人是何等的强大而神秘啊！如果这个人能为本王所用……

当即，李恪颇为急切地问道：“不知你家主人又是哪位不世出的前辈高人呢？脱险回到长安之后，本王定要备上厚礼亲自前往答谢一番才是。”

突然，米吉面色一冷，果断地摆了一下手，拒绝道：“不必了，我家主人曾再三交代，不许透露他的姓名。他之所以让我等前来营救蜀王殿下及诸位，乃是念在蜀王殿下赫赫的大唐天家贵胄，不能在番邦异国受辱，平白让吐蕃人逞了威风。我家主人说过，只要我等将诸位营救出来安全顺利地送出吐蕃国，交到西川都护府的唐军手中后，便是我和我的弟兄功成身退之时。”

稍稍停顿了一下，他又扫视了一眼众人，轻声说道：“诸位，你们在大泥寺好生休息两日，这个地方安全的很。两天后，我们会想办法将你们移出邈些城，助你们顺利逃出吐蕃国。”

说罢，米吉眼神示意了下那名满头扎小辫的汉子，嘀咕了一声走吧，作势就要离去。

谁知，萧慎又不合时宜地跳脚出来，咋呼道：“好大胆的草莽匪类，说来说来就走就走，居然见蜀王殿下而不拜，可还是大唐子民焉？是可忍，孰不可忍。说不得，本官今天要好好……”

“啪！！！”

一道重重的耳光在萧慎的右脸颊响起，大嘴巴子呼得他耳嗡轰鸣，眼冒金星，到了嘴边的话戛然而止。

出手之人，正是米吉。

米吉顿时凶神恶煞般望着捂着右脸，怔怔发傻的萧慎，低喝道：“你爹还没死，你瞎嚎什么丧？不把狼招来，也要把吐蕃兵招来不成？别忘了，你目前的生死还掌握在老子的手中。如果你再唧唧歪歪，信不信老子叫人把你扔到大泥寺外，让你在吐蕃国自生自灭？”

说着，又是呢喃了一声：“混蛋玩意，就这二逼货色怎么还能中了状元，还能在朝为官呢？”

随后，甩了甩扇了萧慎一打耳光的手，带着人潇洒离去，不带走一丝遗憾。

事毕，李孝恭不动如山，继续入定如老僧。

蜀王李恪颇为失望地看了一眼萧慎，摇了摇头。

长孙冲则又是一脸窃笑，蚊声对着身旁的房遗直道：“不分场合不分火候，跟一群江湖草莽谈礼仪，真是自取其辱，该啊！你说是，遗直兄？”

房遗直苦笑一声，不吭声不表态，心中暗道，我只是打酱油的，啥事儿也不掺合。

只有萧慎独自一人，捂着脸颊杵在原地，恍然在梦境中一般呢喃道：“他敢打我，他竟然敢打我，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羞辱我……”

此时出了杂院的米吉浑身洋溢着舒坦，冲着身边那个扎着小辫的汉子吩咐

咐道：“小辫儿，你飞鸽传书郭大人，就说这些城之事十拿九稳，已临近尾声。并告诉郭大人，将这些人安全送出吐蕃国之后，我们弟兄将重新撤隐山林，等待大人的下一次召唤。”

“得嘞，老大！”

小辫儿汉子匆匆离去，米吉一人信步朝着大殿葛丹大喇嘛之处走去。

走着路上，他不由又寻思起了郭业那边，心道，估摸不错的话，郭大人那边也该是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吧？

郭业那边儿，的确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两天后，多赤罗与鸠摩智破釜沉舟，即将对格尔木城发起最后一次，声势也是最大一次的进攻。

郭业死守孤城之势，已然无法避免！

## 第595章程家恩怨

渐近黄昏，郭业拖着疲软的身体在贞娘的搀扶下，登上了格尔木东门城头。

镇抚使大人带病上来城头督战，顿时，整个城头上下一片欢腾，士气大振，若长虹。

庞飞虎、康宝等人一见，立马齐齐上前将郭业迎了过来，接过贞娘的手，左后搀扶着郭业来到护墙边儿。

郭业紧了紧披在身边的猩红大氅，极目眺望着城外，眺望着多赤罗大军被烧毁的营地。

只见五里之外的营地上空，依稀可见炊烟袅袅，弥漫开来。郭业见状不由奇道：“吐蕃人的粮草不是被烧了吗？怎得又开始生灶做饭了？”

庞飞虎轻笑一声，说道：“大人在守将府中养伤，所以属下并未打扰大人，以至于大人您暂时消息闭塞。呵呵，据咱们探子回报，多赤罗大军昨天到今天吃得都是士兵随身携带的干粮。不过像今日这般大阵仗的生灶做饭，这是要将干粮统统耗尽啊！”

郭业闻言眉毛不由一挑，轻声自语道：“随身携带的干粮？大肆生火造饭？难道是想饱饱吃上最后一顿饭？不好！！”

郭业惊叫一声，冲庞飞虎失声道：“与我之前想得推测的一模一样，多赤罗这是要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决定今日让士兵饱食一顿，明日开始吹响攻城的号角啊！”

“明日？果然与大人料得一般无二啊！”

庞飞虎闻言，真心佩服地感叹一声。

旁边的康宝倒是乐观的很，神情轻松道：“耗尽所有干粮就为饱食一顿？我看那多赤罗和吐蕃国师不外如是。照这么说，咱们明日只要坚守住城池一日，不就大功告成了吗？五万吐蕃兵断了粮草，又吃光了干粮，他还拿什么来攻城？不战而退，不战而退啊！”

“你说得倒是轻松！”

郭业神色严峻地否定了康宝的乐观，轻声说道：“多赤罗与鸠摩智今日这么做，无非是想鼓舞士气而已。明日如果真有攻下格尔木，你当真以为他们会撤退？想都别想，没了干粮，难道他们不会杀骡子，杀牦牛，甚至杀战马吗？只要紧着点用，这些牲口至少能够维持他们五日的口粮。”

“啊？”

康宝一声惊呼，诧异喊道：“那这么说来，咱们必须死守六天格尔木？”

庞飞虎摇头说出了实话，道：“青苗军乃乌合之众，若仅凭两千余西川军，想要守住格尔木，难，难哦！”

一时间，童虎，阮老三等人也是点头默认了庞飞虎的话。

郭业勉强笑了笑，宽慰着诸人说道：“大家也别想得这么悲观。咱们凭着三千西川军，能够撑到现在，而且能逼得多赤罗五万大军如此狗急跳墙，已经当属不易了。三千孤军入吐蕃，能够周旋到现在，就冲这一点，谁也不能说我们西川军一个不是。而且，只要二牛求援归来，这盘棋立马就变活了。”

说到这儿，他目光徐徐扫落在了诸人的脸上，沉声说道：“再者说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们亦是退无可退。多赤罗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我们

又何尝有的选择？为今之计，我们也只有与格尔木城共存亡了！”

话音一落，庞飞虎诸人齐齐拱手抱拳，异口同声雄浑喊道：“属下等誓与格尔木城共存亡！”

在后头的贞娘大眼睛扑闪扑闪地望着郭业，小拳头紧紧握起，心中亦是萌生出一道信念：“大官人请放心，贞娘绝不会拖累你。你既然誓与格尔木城共存亡，城破之日，贞娘定会与你共赴黄泉路。”

霎时，整个东门城楼之上所有的守兵纷纷被郭业这边所吸引，高举戈矛齐声喊道：“誓与大人共存亡，誓与格尔木城共存亡！！”

齐心协力，喊声震天，动彻九天云霄外，仿佛要将老天捅个大窟窿一般。

郭业见状，心中大肆欣慰，军心可用，吾道不孤啊！

莫名中，他不由又挂念起一直没有消息传回的程二牛，不动神色的暗暗念叨道：“二牛啊二牛，现在这般情形，格尔木所有兄弟的身家性命都寄托在你一个人身上了。你小子可一定要成功啊！”

.....

.....

“阿嚏！”

远在东突厥茫茫大草原上的程二牛冷不丁打了个喷嚏，心脏一阵乱跳，整个人极度地不安起来。

他烦躁得来回踱步在一座大帐篷之外，不时冲大帐篷之内瞄眼过去，口中嘟囔道：“奶奶的，老子呆在这劳什子诸路大军军营整整五天，他们就商量了足足五天。至今还没商量出个子丑寅卯来，咋那么磨叽呢？不行，老子得进去看看！！”

说着，就跟头蛮牛似的要往大帐篷里头闯去。

“老二，你不能进去，父亲正与各路大军总管在里头议事呢！”

把守大帐篷的一名头戴红缨盔，身披铠甲的青年将领拦住了程二牛的去路，一脸的肃穆。

这青年将领眉宇间与程二牛还有几分相似。如果郭业在这儿的话，他定会认出此人就是当初他在灵州生擒颉利可汗之时，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卢国公程咬金的长子，游击将军程怀默。

程二牛被拦住了去路，瓮声道：“程怀默，别叫俺老二，俺跟你们程家没有半分关系。”

程怀默气道：“你说得屁话，你若跟我们程家没有半分关系，又岂会千里迢迢来这大草原上，亮出程家子嗣的长命锁与我父亲相认？”

程二牛也是扯着脖子嚷嚷回应道：“俺懒得和你掰扯，俺是求援兵来的。俺叫程二牛，别老二老二的叫俺，俺不认！”

程二牛与程怀默之间的对话，听得陪伴在程二牛身旁的长孙羽默心中一阵惊涛骇浪。

娘的，二牛这小子跟我一道来这五天，居然一直不肯告诉他与卢国公家的关系。乖乖，原来他是卢国公家那位失踪了十年的第二子，程怀默的二弟，自己的国子监死党程怀义的二哥。

奶奶的，长孙羽默不禁对程二牛暗暗翻了翻白眼，你丫藏得够深啊！

随即，长孙羽默赶紧打圆场，对程怀默道：“程家大哥，二牛兄弟也是因

为郭大人被围困在格尔木城而心急。唉，不瞒程家大哥，格尔木城现在真的是危在旦夕啊！”

不过程怀默好似不怎么爱搭理长孙羽默，继续对着程二牛呵斥道：“你纵使与你乳母离家出走十年，但是父亲大人一日都未曾忘却你。我告诉你，你纵是化名程二牛，你纵是不愿认祖归宗，不承认自己乃是卢国公府二少爷的身份。但是，你身上终归流得是程家的骨血，你的本名程怀忠永远都刻在我们程家的族谱上。当年的事儿，能怪父亲大人吗？你母亲乃是自然死亡，与父亲，与我和老三的母亲，都毫无瓜葛。”

“少放屁！”

程二牛一听程怀默提及自己生母之事，眼眶顿时通红声嘶力竭地吼道：“我娘亲的身体一直以来都好端端地，怎会突然郁郁寡欢，日渐消瘦最终撒手人寰？当年俺年纪小，但俺眼不瞎耳不聋。府里下人都说我娘就是因为身为正室的你娘极其善妒，因为身为人夫的卢国公薄情寡性，才抑郁而死的。”

两人的争吵扯出了陈年旧事，身为旁观者的长孙羽默心中又是一阵翻江倒海，我了个去，原来二牛本名程怀忠，而且还是妾侍所生，与程怀默程怀义乃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啊？

敢情儿，这程家父子程家兄弟的矛盾，归结来又是一桩豪门恩怨啊。

可真够复杂真够乱的！

长孙羽默琢磨来琢磨去，脑子有些不够使，一阵凌乱。

程怀默听罢程二牛的话，亦是提高了嗓门，吼道：“放屁，这是谣传，谣传，你懂吗？”

“谣传？”程二牛冷笑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程怀默突然将手扶在剑柄上，怒斥道：“程怀忠，你够了！！若不是父亲大人念着骨肉亲情，他哪里会管你的求援？他又怎会相召各路大军的总管大人一起商议此事？倒是你们，未经朝廷允准便发兵攻打邻邦吐蕃，真是泼天狗胆。哼，说破大天去，你和你们那位郭大人都是咎由自取，与人无尤！如今自食其果，被吐蕃人围在格尔木城中，依我看来，就是活该！”

“程怀默，滚你娘的蛋，信不信俺撕碎了你这张狗嘴？”

程二牛撸起袖子，上前就要开打。

旁边的长孙羽默听着程怀默这么说，也是义愤填膺，尼玛的，你丫袖手旁观也就算了，居然还说起风凉话来？

打，就他妈该打！

说着，他也撸起袖子，准备随时帮战程二牛。

就在程家兄弟相认没多久就要彼此展开互殴之余，突然从大帐篷中传来一道声若响雷的怒斥：

“你们两个兔崽子在外头瞎吵吵什么？真是丢尽了俺老程家的脸！老二，你进来，给诸位总管大人说说吐蕃那边的情况！”

感情儿，外头两人的争吵已经惊动了大帐篷里头，而发飙怒骂之人，正是两人的亲爹——卢国公程知节，诨号混世魔王程咬金。

## 第596章各路行军大总管

当爹的一发彪，当崽儿的九成九都能消停下来，更何况这爹还是赫赫有名的混世魔王程咬金。

程怀默狠狠瞪了一眼程二牛后，将抬着阻拦的手臂收回，放行他过去。

程二牛没好脸地冷哼一声，跟身旁的长孙羽默低声交代了一句：“羽默兄弟，你搁这儿等俺，俺进去会会这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们。哼，今天俺就是豁出去性命不要，也要替小哥，替西川军的兄弟伙求来援兵。”

长孙羽默点点头，嗯了一声，继续杵在帐篷外。

他多少有些自知之明，别看自己在长安城里蹦得慌，又有长孙家的金字招牌，但是在程怀默、还有他哥哥长孙冲这些人眼里，他还是纨绔子弟小屁孩一枚。就更别提大帐篷中这些曾经叱咤风云，与他爹长孙无忌同级别的大佬眼中的份量了。

程怀默放行之后，程二牛径直掀开大帐篷的门帘儿。

一入内，里头左右分两排坐着一伙子人，正是此番朝廷征讨突厥成功的各路大军总管。

他爹卢国公程咬金，英国公李茂功，潞国公侯君集，翼国公秦叔宝，鄂国公尉迟敬德，霍国公柴绍。

坐在中间首座之人，满头银发花白长须，正是当朝兵部尚书、卫国公李靖。

论资历，论军功，论年纪，李靖的地位都超然于在场诸人。

最重要的是，李二陛下出征之前就有言在先，如遇需要商议定夺之事，诸人要以卫国公李靖的主意为先。

无形之中又增添了几分李靖在众人中的重要地位。

所以，卫国公李靖完全有资格添座首席。

一见程二牛进来，诸人看看程二牛，又看看程咬金，真是子生父相像极了，不说他们是父子都没人相信。

程咬金拍了拍鼓鼓的大肚腩，哈哈笑道：“怀忠我儿，你跟诸位长辈们说说，吐蕃那边到底是个啥子情况。”

程二牛一听“怀忠我儿”四个字，顿时又是心生一阵怨念，哼道：“俺叫程二牛，当不起卢国公您这么亲热的叫唤。”

“啥？”

程咬金铜铃般的牛眼一瞪，喝骂道：“你这兔崽子说的啥？你看你这彪呼呼的体格，你看你这张大磨盘的脸，绝对是俺老程家的种儿，像及了老子。你问问诸位长辈，谁敢说你不是我程咬金的崽儿？”

程二牛气呼呼地嚷嚷道：“不是，就不是，当年你害死我娘的时候，我就不再与你程家有任何瓜葛了！”

“你个兔崽子，老子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娘不是因为老子过世的，是她福薄，底子差，你以为你娘撒手人寰老子不难过啊？”

说到伤心处，程咬金通红的双眼微微湿润，径直起身喝骂道：“奶奶的，离家出走十年居然不跟老子联系，看我不削死你个混球！今天，老子也得学学那古人，来上一出三娘教子。不对，来出老程教子！”

“打就打，怕你啊？你以前动不动就打俺，俺怀疑俺娘就是被你个老混蛋

给揍死的！”

“扯他娘的王八犊子，你再给老子瞎逼咧咧？”

程咬金气急败坏，真是被程二牛这小子给气坏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顶老子的嘴，让当爹的如何下台？

作势，就要上前上演全武行了。

“咳咳咳……”

端坐首座的卫国公李靖轻轻捋须，颇有仙风道骨般的轻笑道：“咬金啊，你们的家事不如你们回头关起门来再说？眼下，还是让贤侄从头至尾跟我说说，吐蕃那边到底是怎么一情况吧？”

程咬金闻言立马尴尬地挠了挠腮，笑道：“也对哈，先谈正经事儿，早早拿出个主意来。”

说罢，冲程二牛狠狠瞪了下眼，嘟囔道：“兔崽子，回头再好好收拾你！”

程二牛见状，虎逼呵呵地也瞪了一眼程咬金以作反击，貌似又要和程咬金开干。

这时，与程咬金私交莫逆的翼国公秦叔宝赶忙打岔儿，对程二牛问道：“贤侄，来，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陇西郭业这位年轻人，呵呵，我秦琼也是早有耳闻啊！”

显然，秦叔宝也从自己儿子秦怀玉的来信中，对郭业多少有了一些了解。

程二牛嗯了一声，不再理会他爹程咬金，正了正脸色缓缓说起了整件事情的始末。

他之前腹中就打好了腹稿，滚瓜烂熟地说得极为顺畅，中间倒也没有磕磕巴巴的时候。

不过郭业也曾交代过程二牛，必须将东厂的存在，还有吐谷浑颠覆内政一事自动省去，免得徒惹麻烦。

所以，从程二牛的话中，众人只听出了郭业之所以未经朝廷允准，私自出兵吐蕃攻城掠地，便是因为气不过吐蕃人耍赖不认账，不肯履行赌约割让八百里土地，更是因为吐蕃人扣押大唐使团以作人质。

在程二牛的述说中，郭业当真是冲冠一怒为大唐，为大唐帝国的尊严而私自出兵。

顿时，整个大帐篷之中，诸人纷纷面露各种不一的神色，纷纷议论了起来。

程咬金和秦叔宝彼此对换了下眼色，稍纵即逝。

很快，一脸刚毅的秦叔宝就义愤填膺地痛骂道：“无耻番邦，卑鄙龌龊吐蕃国，真是下流下贱又下作啊！换做是我秦琼镇守西川都护府，哼，亦是不会忍下这口气，不灭吐蕃誓不归！”

紧接着，程咬金就很有默契地接道：“姓郭的这小子带种，真他娘的带种啊。吐蕃人如此臭不要脸，就该好好教训一番才是！茂功兄，你咋看？”

李茂公闻言，心中苦笑，我还能怎么办？什么时候我李茂公不与你们几个瓦岗寨的老伙计一条心？再说了，我李茂公也是天策府一系的人，既然长孙大人来信曾提过，郭业乃天策府一系新人，难道我还能对他见死不救不成？

随即，李茂公正言辞地点头说道：“救，必须救。如果任凭这群好儿郎在吐蕃自生自灭，最后被吐蕃人破城剿杀，我李茂公于心何忍啊？”

“呵呵……”

突然一声清冷的笑声响起，发笑之人正是这帮人中最年轻的一位行军总管侯君集。

此人约莫三十七八岁，乃是玄武门事变立有大功而步步高升之人，既不是程咬金等人一路的瓦岗寨旧人，更不是长孙无忌等人一脉的天策府系。

侯君集长相颇为俊逸，清冷一声后脸色有些不自然地说道：“诸位，对于郭业这等俊彦，我侯君集亦是很赏识。只不过，陛下从未敕令发兵攻打吐蕃，他也未曾上奏朝廷请求出兵。恐怕难逃这私自出兵挑起两国战端的罪责吧？”

程咬金心急地问道：“侯君集，那你啥意思？”

侯君集又是一声冷笑，摇头说道：“除非圣上同意或朝廷下旨让我等出兵救援，否则嘛——”

侯君集最后扫视了诸人一眼，斩钉截铁地摇头说道：“否则嘛，呵呵，免谈！”

“草，现在等着朝廷下旨，一来一回，奶奶的，黄花菜都凉了！”

程咬金捉急地叫道，心中问候了说话不阴不阳的侯君集全家女性一百遍。

随后他又看向面色皮肤都是黝黑黝黑的尉迟敬德，问道：“大老黑，你是什么意见？”

尉迟敬德微微低下头思索了一番，迟疑道：“我就怕我们这边出兵救援，解了格尔木城的危机。但是却惹得吐蕃人恼羞成怒，最后加害被软禁在逻些城的蜀王殿下行使团成员啊。”

显然，尉迟敬德也是不赞同出兵救援。

程咬金愣是没想到，平日里和自己把酒言欢的尉迟敬德大老黑，居然会在这个时候掉链子。

不由气得怒骂道：“大老黑，你个不讲义气的狗玩意。”

尉迟敬德心里有愧，缓缓低下了脑袋。

这番作态看得程咬金又是一阵臭骂。

卫国公李靖又是捋须一阵含笑，对程咬金制止道：“咬金啊，敬德所虑不无道理。而且侯将军也说得没错，没有朝廷的下旨，我们不能冒然出兵啊。不如这样，关于出兵救援之事咱们自己拿主意，谁愿意出兵救援将来自己在圣上面前担责任，不勉强任何人都出兵救援。大家以为如何？”

“好！”

程咬金第一个表态道：“俺同意，俺第一个出兵！”

秦叔宝稳稳说道：“不能让大唐将士孤军守城折戟格尔木，我愿出兵救援。”

李茂公附和道：“算我一个吧！”

侯君集斩钉截铁地摇头道：“我不愿摊这趟浑水，此事与我无关。”

尉迟敬德弱弱地看了眼程咬金，立马又低下了脑袋，声若蚊声道：“我，我还是算了吧，这事儿非同小可。”

他的这番表态，自然又迎来程咬金的一阵跳脚痛骂，大呼大老黑不讲义



气。

“我柴绍愿出一万骑兵救援格尔木城！”

一直沉默寡言，却与有着皇室驸马身份的霍国公柴绍突然表态道。

这话一出，顿时引得四方侧目。

在场诸人中，谁都有出兵救援的可能，就唯独柴绍，大家一直以为他也是不同意出兵的。

因为他一直以来的行事风格都是敬小慎微，因为皇室驸马的身份，柴绍也时刻避嫌外戚结交统兵大将的忌讳，与诸人一直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所以，霍国公柴绍不摊这趟浑水，谁都能理解。

可柴绍现在居然一反常态，愿意出兵救援，怎能不另大家意外？

可真正的原因到底如何，也只有柴绍自己本人才知道了。

李靖看着诸人纷纷表态之后，又将目光重新集聚到自己的身上，心中左右权衡着沉默了下来。

这时，程二牛见李靖迟迟不拿主意，猛然响起郭业给自己的锦囊，立马掏出解了开来。

里面是一张纸条，他记得郭业曾交代自己要呈送到李靖手中。

随即看也不看，便将纸条双手捧起，交到了李靖的手中。

李靖一接过程咬金手中的纸条，摊开一看……

一阵沉稳淡定的神情居然泛起几分震惊和诧异，眼神中竟然还透着丝丝的喜悦。

随即将纸条撕成稀巴碎，霍然起身表态道：“老夫也同意出兵救援。明日，留下侯君集、尉迟敬德的两路大军在东突厥继续收尾，其余几路大军皆一同兵发吐蕃国，救援格尔木！”

“喏！！！”

众人纷纷站起，齐声拱手叫道。

真是有人欢喜有人忧啊！

程二牛见着李靖如此之快就表态，不由心中一阵纳闷，小哥到底给卫国公的纸条到底写的啥？变化咋那么快呢？奶奶的，早就应该看看这纸条到底写的啥了。

懊悔之后，他心中又因为几路大军同意发兵救援格尔木而感到开心，颇为激动想道，小哥，俺的大舅子，俺二牛没有食言，真的替你求来了援军。

想罢，又是一阵默默祈祷，小哥，还有西川都护府的众位兄弟们，你要撑住，坚守住孤城，等着俺二牛啊！

## 第597章情势堪忧

夕阳落下，撒下一片金色余晖，铺洒在格尔木城内外。

某日黄昏，残败夕阳，落寞孤城，正是此时格尔木城内外的最真实写照。

城外，肉眼所能望见之处尽是尸山血海，一片狼藉之像。

吐蕃人不仅散落了一地的刀枪剑戟，弓弩盾石，还留下了一具具横七竖八的尸体，再也无法站起，永远都留在了这片土地之上。

显然，多赤罗大军的攻城再次失利，以败退而暂时告终。

东门城楼之上，无论是青苗军还是西川军，都仿佛喘了一口大气一般，蹲在墙角之下狼吞虎咽吃起了晚饭。

坐镇东门指挥的庞飞虎和康宝亦是同样，蹲在地上猛扒拉着碗中的米饭，饿极了。

看两人这般架势，狼狈不堪，再也不复之前的威仪。

康宝满脸都是汗水干涸之后的污渍，咀嚼着口中的米饭，囫囵问着旁边的庞飞虎道：“老庞，这是咱们第几次打退多赤罗大军的攻城了？”

庞飞虎停下手中的筷子，将口中的饭菜急急咽了下去，打了个饱嗝儿，嘀咕道：“容我想想，唔……昨天打退了三次，今天击退了四次，应该是第七次了吧？没错，就是第七次！”

“第七次？”

康宝同样将手中的碗筷放在了地上，有些诧异地说道：“奶奶的，没想到咱们居然坚挺了两天足足七次敌人的围攻。嘿嘿，要说咱们也挺能耐的，是不？”

庞飞虎继续又扒拉了几口米饭，轻轻唔了一声。

康宝口气有些轻松地说道：“要我看，多赤罗五万大军也不咋地，一个东门攻了两天，五万兵马居然拿咱们一点辙儿都没有。他们的干粮也耗尽了，估计今天已经开始宰杀牲口马匹了吧？只要咱们再坚持个三两天，嘿嘿，这帮孙子如果再不撤退，说啥也得活活饿死在格尔木城外。”

“嗝儿！”

庞飞虎打了个饱嗝儿，显然已经吃得饱饱。

不过他放下碗筷之后，却是摇头苦笑道：“康宝，你想得也太美了。就这两天的坚守，咱们损失了多少人你知道吗？虽然西川军伤亡不大，但是青苗军已经足足损耗了五千人啊，代价太大了，太大了。”

“这有啥？”

康宝好像对青苗军的损失不怎么意外，反而有些不在乎，轻笑道：“东门的青苗军打完了，咱还有南门，北门，西门的青苗军啊，随便再调拨一批人过来顶上不就完了吗？青苗军的人不傻，现在这个时候还不玩命守城，哼，等多赤罗大军一攻进城来，他们的家人焉能好过？再说了，多赤罗大军这两天又是伤亡极大啊，七次冲锋至少扔下四五千具尸体了吧？”

“多赤罗大军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个自然不假。但是对方足足五万兵马，损失四五千又有何妨？”

庞飞虎反问一句，说道，“是，你说青苗军必须替咱们卖命守城，这个也不假。再调拨其他几门的青苗军过来协防，也没问题。可康宝，你知道咱们

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可曾巡视过东门城头？”

康宝摇摇头，说道：“我从早上到现在一直都在督战，哪里还有时间去巡视？你说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啥？”

“巨石、圆木！”

庞飞虎说道：“两天的防守反击，已经消耗光了城中所有能够筹集的巨石与圆木。没了这两样东西，咱们还拿什么来守城？”

“不是还有箭矢吗？只要箭矢足够，多赤罗大军冲一拨，咱们就射杀一拨呗。哼，他们照样还得……”

“唉，羽簇箭矢也差不多用光了！”

庞飞虎道出了心中最担忧之事，叹息道：“饭前，我让阮老三去清点了一下城楼上的弓弩箭矢，几乎消耗殆尽了。你说，没了巨石圆木，绝了弓弩箭矢，咱们还能啥守城？”

“你说什么？？？”

这下，康宝彻底不淡定了，惊叫道：“你的意思，只要多赤罗大军再冲一拨，东门必破？”

庞飞虎斩钉截铁地确定道：“咱们手中没了倚仗，除了在城头干看着吐蕃大军哗哗冲击东门，还能干啥？我敢肯定，只要多赤罗大军用完晚饭，休整一番再冲一拨，呵呵，格尔木东门百分百被攻破。”

“妈的！！！”

康宝啐了口唾沫在地上，站起身来狠狠一踩，犯难道：“那可怎么办？只要他们破了东门，攻入城中后就可以解了粮草的危机。到时候，让这群畜生有了充足的粮草，咱们只有挨宰的份儿了。”

庞飞虎凄然一笑，丧气地说道：“正是如此，唉，格尔木城中现在除了粮草，已再无可助我等守城之利器了。”

“镇抚使大人到了！”

不知城上谁嚷嚷了一句，愁眉苦脸的两人顿时扭头望向楼梯拐角处，只见郭业在两名军士的搀扶下慢慢朝他俩这边行来。

而童虎，则是扛着一把大椅紧紧跟在郭业的身后。

当郭业站到两人的跟前，童虎已经将大椅放了下来落在郭业的身后，轻声道：“大人，你身子未好，坐着吧！”

郭业缓缓坐了下来，看着庞飞虎和康宝二人，一言不发。

两人被看得一阵发毛，齐齐问道：“大人，你身体还未恢复，咋又来城楼了？”

郭业苦笑地摇摇头，说道：“如今情势如此严峻，我还能不来吗？若非童虎来跟我禀报，说城中巨石圆木已经告罄，弓弩箭矢也消耗光，我还不会如此火急火燎来这城楼啊。”

唰~

庞飞虎与康宝两人眼神犀利地投射到了童虎的身上，原来是这小子多嘴多舌告的密啊？难道他不知大人现在急需休息调养来恢复身体吗？真是添乱！

童虎看了眼两人，知道两人误解了自己，急急解释道：“两位，眼下这危急情况，也只有郭大人才有办法解决了。童虎也是为了整个大局考虑啊。”

“啊？”

康宝急急问道：“大人，莫非你还有什么守城之法？”

庞飞虎亦是期翼地望着郭业，对于隐瞒东门这边情况不报甚是一阵汗颜。

郭业笑道：“守城之法？我还真没有！”

唉.....

两人闻言，心中又是一阵叹惜。

“不过嘛.....”

郭业话锋一转，又道：“没有守城之法，不代表没有退敌之法嘛！”

昂？

两人显然被郭业闹懵了，如今这情况，守城不就是退敌吗？莫非大人身体没有康复，连脑子都晕乎乎了？

郭业仿佛猜到了两人的心思，啐道：“都别瞎想了，我既然能拖着残躯来坐镇东门，自然就是为了一解你二人此时的燃眉之急。放心吧，我只是身体虚脱未恢复，脑子还是好使的，不糊涂。”

“嘿嘿.....”

听到郭业说得如此直白，康宝只得以尴尬憨笑以回应。

而庞飞虎则是多了个心眼，拱手鞠躬问道：“大人，恕庞飞虎愚钝，不知大人到底有什么退敌之法？”

郭业问道：“想听听？”

唰~

这下，连康宝都一同拱手，急急说道：“大人请说，我等愿闻其详！”

## 第598章不如放进来打

郭业收敛了奚落打趣的神情，正襟危色地说道：“退敌之法很简单，也很冒险。”

庞飞虎、康宝闻言并未插嘴，继续保持沉默做聆听状。

郭业看着两人的眼睛，逐字逐字地顿道：“既然无法守住，坐等破城，不如做好充足准备，不将他们放进来打！”

“放进来打？”

两人异口同声地提出了质疑，郭业能够很清楚地发现两人的瞳孔瞬间放大，眼神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郭业点头确定道：“没错，就是打开东门，将他们放进来打！”

“不行不行。”康宝连连摇头叫道，“大人，放进来打无非就是贴身近战玩肉搏，但这办法太过冒险了。”

庞飞虎亦是点头叹道：“是呀，如今敌众我寡，多赤罗大军虽然连着两天攻城失利，但还有足足四万之众。而我们呢，仅有两千余西川军。至于青苗军，协防守城替我们抛抛石头滚滚圆木还成，但是你若指望他们与吐蕃军展开厮杀贴身近战，我看还是算了吧。”

很明显，庞飞虎与康宝对郭业的退敌之法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眼中，这哪里是退敌之策？压根儿就是自寻死路活腻味了。

郭业苦笑道：“两位，即便我们不开东门将他们放进来打，你们觉得我们还有别的活路吗？与其坐以待毙等着被人攻破东门，不如提前做足准备布置一番，跟他们干上最后一战。兴许还能仗着城中便利，多杀几个吐蕃狗呢。”

话中透着些许无奈和悲凉，也充满了决绝之意。

庞飞虎与康宝听罢，体会得出郭业此时复杂的情绪，相继低下了头颅，暗暗思索权衡了起来。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只见康宝又是狠狠啐了一口吐沫，骂骂咧咧道：“草他娘的，怎么着都是死路一条，与其窝窝囊囊地死去，不如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妈了个巴子的，干了！”

庞飞虎亦是重重一点头，应道：“就听大人的，放进来打，痛痛快快杀上最后一战！”

郭业身后的童虎见着两人都欣然同意，已然雀跃欢呼道：“人死卵朝天，不死万万年，俺童虎第一个同意！”

“好！好兄弟！”

郭业重重地拍着童虎的肩膀，转头对庞、康二人赞道：“我等众兄弟相识于陇西，如今能够一同战死在格尔木城，这是天大的缘分。此战过后，只要我等侥幸未死，我郭业愿与众位兄弟共享荣华与富贵！”

“吾等皆以大人马首是瞻！”

三人齐齐拱手又是一声喧呼。

郭业正色说道：“我先与你们说说我的打算。首先，放弃东门大开城门之后，我会在东门与守将府之间布置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我会安排五千青苗军进行阻击，童虎负责指挥；第二道防线则由庞飞虎率领剩余青苗军担纲阻敌。前两道防线，我不求大胜，但求能够消耗掉多赤罗大军的部分实力。至于第三道防线，才是咱们最后的一道生命线，由我、康宝、阮老三等人率

咱们的西川军做最后的坚守。”

说罢，郭业见着三人并无异议，继续下令道：“城中所有粮草，统统转移至第三道防线之后，坚决不能让多赤罗大军得到一颗粮草。”

“童虎，飞虎，你二人一见苗头不对，必须给我第一时间撤下阵来，不能白白将自己的性命丢在前面。留着有用之身助我防守第三道防线。”

“大概其就是这么一个计划，你们可有异议？”

三人再次拱手抱拳，齐声喊道：“谨遵大人号令！”

此时，谁都是将生死置之度外，没有一丝的犹豫。

郭业点点头，立即挥手催道：“好，现在都赶紧通传下去，全军撤离东门城楼，将城门开大开敞亮了。告诉兄弟们，咱们这次就痛痛快快地跟吐蕃人干最后一仗，谁也别跟老子当缩头乌龟，做那无卵的怂货！”

“喏！！”

异口同声应下之后，康宝和童虎已然急急调头离去。

唯独庞飞虎一人没有走，而是颇为踌躇地提醒道：“大人，贞娘一介女流，如若此战我等失利，恐怕……唉，早知有今日之果，早知二牛的援军至今没有消息，当初就应该强行将她送出格尔木。至少也不会受我等连累啊！”

郭业闻言后，双肩显然微微一颤，不过稍纵即逝，轻轻叹息一声以作掩饰。

而后说道：“贞娘你就不用操心了。她自有她自己的安排。而且这是她最后的请求，我尊重她的选择！”

“哦……”

郭业的话虽然说得有些模棱棱角，但庞飞虎还是微微预感到了不妙。

郭业又催了一声：“老庞，现在别想其他事情了，想再多也没用。不如静下心来专心对付即将涌进来的吐蕃大军吧。去吧，记住我的话，保全有用之身，别做无谓的牺牲。咱们兄弟还有大把的日子在后头呢。”

庞飞虎抱以苦笑以作回应，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他也只能将郭业这番乐观的说词当作是最后的鼓励了。

继而微微一拱手不再多说二话，转身赶忙飞奔离去。

庞飞虎一走，郭业下意识地扭头望向守将府的方向，心中暗叹一声，贞娘啊，你这又是何苦来哉呢？我郭业对不住你，不该带你涉身赴险啊！你放心，只要我们渡过了眼下这一关，回到长安之日，便是你贞娘修成正果之时。

郭业暗暗叹息，怔怔地遥望着守将府的方向，整个心思渐渐沉重了起来……

守将府，卧房内。

门窗紧闭的房中，听不见守将府之外的声声嘈杂，静得有些吓人。

贞娘在房中换起一身干净的裙装后，显得格外艳丽。

此时，她一人独坐梳妆台，对着铜镜梳理着满头的垂肩青丝，整个人的神情满是安宁与祥和。

梳拢罢，她小心翼翼地将木梳重新放回妆盒中，然后悠悠起身扭头望向紧闭的窗户，柔和中透着坚定的眼神仿佛要将窗户看穿一般，久久站在原地没有挪步。

最后，她仿佛自言自语，又好似给自己打气一般，轻声呢喃着：“大官

人，你曾说一名将军的最好归宿是在战场，对于贞娘而言，最好的归宿便是为大官人守节而终。大官人且放心，吐蕃人一旦攻破守将府，便是贞娘为你殉节之时。”

说罢，柔柔弱弱的贞娘仿佛浑身充满了豪气，从桌上拿起一丈白绫，走到房间的一根房梁下，狠狠朝上一抛……

一丈白绫，惨白如雪，分挂在了横梁的两边。贞娘搬来一把胡凳，站在上面认认真真地打起了死结。

而后，手扶白绫站在胡凳上，静静地侧耳倾听着外面的丝丝声响，生怕自己听岔听漏了半分。

她，在等待！

时间分秒流逝，黄昏已被夜幕全然盖过，天色黯淡了下来。

整整过了一个时辰，城中三道防线继续在紧锣密鼓地布置着。

而城外五里处的吐蕃军营中，多赤罗也没有闲着，正虚心地与国师鸠摩智讨教着下一步计划。

他心里很清楚，战争打到这个份儿上，他已经无路可退，退无可退没得选。

噌噌噌~~

一阵匆忙紧凑的脚步声打扰了他与鸠摩智的谈话，只听木棚之外一名吐蕃探子连招呼也未打，便急急闯入木棚中。

一入木棚，吐蕃探子的脚步戛然而止，满脸尽是掩不住地兴奋喊道：“王爷，王爷，咱们这回有粮吃了。哈哈，唐军自己居然将格尔木城的东门打开，还撤下了防守在东门一带的防御。”

“嗯？怎么会这样？”

多赤罗还没来得及开心，就听见国师鸠摩智率先发出一声质疑的惊呼。

## 第599章 鸠摩智的失望

多赤罗突闻消息正高兴起劲，却听着国师鸠摩智的一声叹息，不由问道：“国师，怎么？莫非你怀疑唐军大开城门其中有诈？”

鸠摩智微微颌首，应道：“王爷，小僧正有此疑虑。你想想看，我们连攻了两次东门，唐军皆是顽强抵抗，损失惨重。但是，你可见他们后退过半步？”

说到这儿，鸠摩智更加肯定了自己的猜疑，继续说道：“王爷，如果小僧推测不错的话，唐军应该是因为巨石圆木与箭矢等守城器具即将告罄。然后打算将我们放入城中，跟我们拼杀最后一仗啊！”

多赤罗听着连连点头，赞道：“国师所言甚是，本王也是这般认为的。守城唐军已经是强弩之末，才会行放弃东门大开城门的下下之策。既然如此，国师为何还如此担忧，省去了攻门攀城的麻烦，这对我们来说更是天大的好事啊！正如国师刚才所说，他们守城器具告罄，咱们何不趁着城门打开的便宜涌入城中，杀他个片甲不留呢？”

鸠摩智此时也是犹豫不决，担忧说道：“王爷，万一他们在城中早有了布置呢？我等不知城中情况，冒然冲杀进去万一被唐军算计吃了大亏呢？”

“哈哈，原来国师担心的这个啊？”

多赤罗一阵大笑，很是轻松地说道：“国师实在是太过杞人忧天了。你想想看，咱们还有足足四万余的吐蕃勇士，而唐军还剩多少人？唐军没了城高墙厚的倚仗，根本算不了什么。至于国师所担心的他们早有布置，那更是无足轻重了。汉人有句话说得好，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纸老虎啊！嘿嘿，本王如今仗着四万之众，还真要狠狠将这纸老虎掰碎。”

鸠摩智听着多赤罗这话貌似已经有了决议，急急劝阻道：“王爷，不能如此轻率！”

多赤罗又见鸠摩智阻挠自己，不由心生烦意，不悦地挥了下手臂，说道：“国师，本王知道你足智多谋，但是这次你真是太过多虑了。本王心意已决，今日就要趁着东门大开之际，杀进城中将唐军一锅端，嘿嘿，还要将姓郭的捉来千刀万剐，一泄心头之恨。”

“不行，小僧决不同意，此事必须从长计议。也许，我们可以派上一千人马先试探一番。”

“国师，莫非你忘了你我二人谁才是大军的主帅不成？好了，本王心意已决，无需再如此婆婆妈妈。”多赤罗立马拉下脸来，一语定了乾坤，意味深长地又重复了那句话：“国师，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纸老虎。”

说罢，人已经快步出了木棚，在外头嚷嚷开来道：“砒霜，砒霜，快将本王的兜盔铠甲拿来，对了，再给本王备上一碗青稞酒，嘿嘿，本王先喝上一口壮行酒，再去杀光格尔木城中的所有唐军，还有那些投降唐军的贱种奴隶。”

嘟呜，嘟呜嘟呜……

整个吐蕃军营上空响起了嘹亮的牛角号声，多赤罗敕令麾下诸位将军开始集结兵马，准备入城开战。

而呆如木鸡般杵立在木棚中的吐蕃国师鸠摩智哀哀一声叹息：“刚愎自用的蠢货，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啊！难道你不知汉人还有句话叫做‘欲要取之，必



先舍之吗？多赤罗啊多赤罗，你就不能先试探一番再做决定吗？”

显然，鸠摩智此时身为痛心疾首，只见他重重跺了一脚，恨声说道：“你要疯狂你要成魔我不拦你，不过我还有我的雄图霸业，决计不会陪你疯魔到底！”

言罢，他冲木棚外喊道：“野力，替本国师备马，且叫上本国师的扈从，随本国师立刻离开此地飞奔赶回逻些城，我要向赞普面呈一切。”

“是，国师稍等片刻！”

约莫过了一会儿，鸠摩智率着几百名随行扈从策马离开了营地，飞奔朝着多弥城方向而去。欲图进多弥城，返回吐蕃国都逻些城，面见松赞干布。

鸠摩智前脚离去，多赤罗已然率着四万大军急急离营，朝着格尔木城方向快速进发。

.....

.....

格尔木城内，距东门仅有五百步，贯穿城中南北横亘着的一条大街上，这是郭业布置的第一道防线。

童虎亲率五百手执鬼头刀的执法团与五千青苗军坐镇于此，准备抵挡拖延乃至消耗掉多赤罗的一部分实力。

此时，只要竖耳凝听，任何人都能听见城外越来越远的大军压境脚步声。

嘭，  
嘭嘭，  
轰，  
轰轰。

随着吐蕃大军越发逼近，五千青苗军显得就越发局促不安起来。

童虎见状，赶忙站到一处夯土堆砌起来的小土包上，望着五千面带惊色的青苗军，高声喊道：“青苗军的兄弟们，多赤罗四万大军即将涌入城中，我们已然退无可退，也无路可退，更是万万不能后退。”

“大家想想看，你们如今已经归顺了大唐，与吐蕃国再无瓜葛。你们的妻儿老小都在城中，你们觉得一旦多赤罗大军占领格尔木城，他们会轻饶了你们的家人吗？”

“你们世世代代都被吐蕃的贵族奴隶主所奴役，所压榨，难道你们还想让你们的妻儿继续被当作牲口都不如的奴隶一般，受着他们的欺凌吗？”

“我们不能退，因为退一步，便是万丈深渊，万劫不复。只有战，与多赤罗大军拼死一战，才能有一线生机。”

“青苗军的勇士们，拿起你们手中的戈矛，举起你们手中的大刀，为你们的家人而战，为你们的子孙后代而战吧！”

悉悉索索，嗡嗡议论，童虎的话很快就被执法团的士兵们翻译成吐蕃语在五千青苗军中流传了开来。

霎时间，童虎能明显见到五千青苗军的气氛变化，不少人已然高举手中的戈矛与长刀，用吐蕃话喊着叽里咕噜的叫唤声，一股血战到底的气势瞬间弥漫了开来。

这种气势，感染着在场的所有人。

哒哒哒哒哒~

一骑快马飞尘而来，近到童虎跟前。

一名斥候翻身下马抱拳喊道：“禀报童校尉，多赤罗大军已经进城，陆续朝着我们这边杀将过来！”

“好！”

童虎挥了挥两手的铜锤，虎目爆瞪气冲山河地喊道：“弟兄们，杀上一个不亏，杀上两个咱们已经赚大发了。全军听令，准备拼杀最后一仗！”

“喏！”

“战，战，战！”

“杀，杀，杀！！！”

一时间，五千青苗军被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凶性，对他们来说，这一战不单单是为了唐军所战，更是为了家人而战。

轰~

多赤罗大军嘈杂的脚步声更加清晰，已然逼近了百步左右。

## 第600章暗藏怪招儿

多赤罗大军杀入城中小许，双方人马短兵相接，鏖战得如火如荼，杀声震天，到处一片乱象。

而坐镇第三道防线的郭业，此时却是心急如焚，暗自焦躁地徘徊在原地，不时暗暗啐骂着，二牛啊，你是老娘们上炕头啊，怎得求个援兵还如此慢腾腾的？兄弟啊，你可要快点啊，不然兄弟伙可真要统统交代在这儿。

现如今，他除了期待程二牛的援军快些到来，除了祈祷第一、第二两道防线的青苗军多多抵挡一阵之外，已经别无他法。

时间，一分一秒地在流逝……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一名斥候探马飞马来报，连翻身下马的时间都没有，坐于马上急急喊道：“禀报镇抚使大人，多赤罗大军已经攻破童校尉的第一道防线，正向第二道防线快速增进！”

咯噔～！

郭业的心猛地沉了一下，第一反应便是急急问道：“童校尉有没有事？”

好在斥候的再次回禀让他松了一口气，只听斥候应道：“童校尉率着残余青苗军退守到了第二道防线，他让我转告大人，他与庞飞虎大人并肩作战，继续在第二道防线上尽量拖延敌军。”

郭业闻言暗赞一声好兄弟好汉子，而后挥手下令道：“好了，再探，再报！”

“喏！”

哒哒哒哒哒～

马蹄飞驰，斥候调转马头再次疾奔离去。

此时陪郭业坐镇第三道防线的，除了两千剩余西川军之外，还有康宝、阮老三，朱胖子三人。

特别是康宝三人就站在郭业身边，他能很清楚地听到三人的呼吸声有些局促起来。

但他能理解，形势危急，紧张在所难免。就连他自己，本来就有些虚弱的身，在死神步步逼近之时涔涔冒出虚汗来。

突然，他转身问道阮老三道：“放弃东门之前，我让你送出去的信，你确定送到了砮霜手中？”

阮老三嗯了一声，斩钉截铁地答道：“我肯定送到了砮霜姑娘的手中，而且还是我本人亲自送到她手中的。”

郭业听罢疑惑道：“那就奇怪了，那她为何迟迟没有动手？莫非她已经失手，或者提前被多赤罗认出了身份？”

阮老三摇头说道：“决计不可能被提前暴露，因为我是从一具吐蕃士兵的尸体上扒拉的衣服套上，说得也是吐蕃话。我潜入吐蕃军营中之时，根本没有引起别人的怀疑。也许是砮霜姑娘迟迟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吧？”

郭业长吁一口气，叹道：“希望如此吧！”

这时，一名士卒跑到朱胖子的身边，耳语了几句，朱胖子闻言脸上总算露出了几分宽慰的笑容。

然后凑近郭业身来，轻声说道：“大人，俺老朱辎重营的弟兄已经将几百担大米和你说的东西掺混一起，随时可以送到第二道防线所在的粮仓中。”

康宝和阮老三不明所以，显然他们不知道郭业到底交代了朱胖子什么。

郭业没有立马解释，而是反问了朱胖子一句：“都磨成粉末儿，和大米掺和到一起了？你确定吐蕃人看不出马脚来？”

朱胖子点头应道：“放心，那东西在吐蕃不算稀罕玩意。格尔木城的家家家户户都会晒干存着留以备。所以，省了咱们辘重营不少功夫。”

郭业道：“好，事不宜迟。趁着第二道防线还未被攻破瓦解，你赶紧领着你们辘重营的人将这几百担大米运到第二道防线的粮仓内，好让吐蕃人饱食一顿。”

“得嘞！”

朱胖子吆喝了一声，扭着肥胖的身子屁颠屁颠跑去。

康宝和阮老三听得云山雾绕，不知道郭业和朱胖子到底卖得什么关子。

心奇之下，康宝赶忙问道：“大人，这个时候还将米粮运到第二道防线的粮仓中，这不是给多赤罗这狗篮子送米粮过去吗？难道你还惦记让他们攻占第二道防线之后，再美美吃上一顿饭，吃得饱饱儿再来彻底歼灭我们吗？”

郭业抬头看了眼天色，说道：“估摸着多赤罗大军攻占完第二道防线后，应该就是吃晚饭的时辰了。你说的没错，我就是给他送米粮过去，好让他们饱饭一顿。”

“啥意思？莫非你还有暗招儿？”

显然，康宝听出了郭业话里有话，绝非无的放矢。

兴许是站久了，而且身子虚脱未全愈的缘故，郭业寻到一块大石自顾坐了下去，而后轻声道：“你想想看，多赤罗这小子的大军自从粮草被毁之后，有多少天没正经吃过一顿饱饭了？如果被他们攻占了第二道防线，又从粮仓中搜出几百担白花花的大米来，你觉得他们还不狠狠饱餐一顿吗？嘿嘿，只不过我送的米粮可不是那么容易吃的，多少也要给我付点代价才成。”

“呀，我明白了！”一直怔怔寻思着的阮老三突然惊叫道，“以大人一贯的行事作风，莫非是在这些大米中加了佐料？”

言下之意，阮老三已然猜出了郭业这几百担大米肯定有问题，应该是下了毒。

果然，郭业笑而不语，微微颌首，神情徐徐转为淡定。

康宝问道：“咱们这次出西川入吐蕃可是啥也没带，莫非你就地取材不成？那啥，你在大米中掺混了什么毒？”

郭业也不再隐瞒，悄声说道：“吐蕃国的高原之地盛产一种花，其根、茎、叶均含大毒，可制成药剂外敷，能消积清血。亦可晒干磨成粉之后，掺水搅浑做农药，用以防治螟虫、蚜虫。但人畜绝不能食之。吐蕃国家家家户户都有这个习惯。哈哈，这不，我便就地取材，让朱胖子在格尔木城中收集了好多这些玩意。”

康宝心道，还有这么神奇的玩意？继而问道：“这话咋那牛逼？到底是什么花？”

郭业神秘兮兮地冲两人悄声说道：“狼毒花！”

“狼毒花？”

“原来是它啊！”

显然，两人对狼毒花的威名早有耳闻。

转眼又过了一个时辰。

哒哒哒哒哒~

一阵马蹄踩踏之声迎面传来，郭业一抬头间，一名斥候探马已然来到跟前翻身下了马。

还是刚才那个报信的斥候。

只见这名斥候抹了抹额头的汗渍，叫道：“回禀大人，第二道防线已经开始瓦解，庞飞虎与童虎两位大人让小的回报大人，失守在即，请第三道防线尽早做好准备！”

噌，噌噌~

陪郭业蹲坐在地上的阮老三与康宝相继站起，一脸的紧张，准备开始整顿兵马，展开防卫工事。

反倒是郭业听罢之后，不急不慢地站起示意两人不要着急，而后说道：“别急，该来的迟早要来。第二道防线肯定守不住，我们早有心里准备。”

随即，他又冲那名斥候下令道：“你现在赶紧回去通知庞飞虎与童虎，让他们不必和吐蕃人血拼到底，率着剩下青苗军撤到第三道防线来，与我一块儿做最后的抵抗。”

“喏！”

斥候领命，飞奔而去。

康宝道：“我先让长枪兵开始结阵吧？”

“我也去。”阮老三附和道，“刀盾兵随时准备就位。”

郭业却是摇头道：“不急，真的不急。我之前不是说了吗？多赤罗大军只要拿下第二道防线的粮仓米粮，肯定要敞开肚皮饱食一顿，哪里可能放着有白花花的大米不先吃，反而饿着肚子再继续兵发我们这儿呢？”

康宝问道：“那咱们现在干啥？”

郭业刚想说坐等来着，只见远处朱胖子已经率领着辎重营的数百弟兄风尘仆仆赶回来。

随即他对康宝二人打趣道：“现在干啥？既然多赤罗他们要饱食一顿，咱们怎么能饿着肚皮跟人家干呢？一会儿就让朱胖子的辎重营开始生火造饭，让弟兄们也好好吃上一顿饱饭！”

康宝差点没将眼珠子跌落在地上，惊讶喊道：“啥？这个时候还有心思生火造饭？”

阮老三听罢也是感触良多，小哥就是小哥啊，无论是当年的陇西一千山匪来劫城，还是今日的千军万马来侵袭，都是一样儿一样儿的稳啊！

他用钦佩的眼光望着郭业，心中赞道，真是稳如泰山，稳坐钓鱼台一般，那是相当得稳啊！

想着想着，阮老三不知为何心中立马充满了底气，继而冲刀盾兵集结的方向喊道：“传镇抚使大人之令，生火造饭，弟兄们先美美地吃他娘一顿饱饭嘞！”

## 第601章突发异状

郭业一通令下，两千余西川军伙同溃败的青苗军就地生火造饭，开始准备起今日的晚饭。

这时，前沿探子飞马回报，吐蕃军攻占下第二道防线之后意外发现了几百担大米的粮仓，已然停止不前也开始准备生火造饭。

郭业闻言心中大喜，奶奶的，不出所料，多赤罗这孙子果然要先饱餐一顿才会发起最后的攻击，看来这群王八犊子还真是饿疯了。

随即，他冲不远处指挥着辎重营生火造饭的朱胖子吆喝道：“老朱，叫辎重营的兄弟们手脚麻利些，早点将饭做好。”

朱胖子遥相呼应，不滞点头称是。

过后，郭业走到一处微微隆起土墩上，冲着四周等待吃饭的西川军和青苗军高声喊道：“兄弟们，时间尚足，一会儿晚饭大家甩开膀子吃，填饱了肚子再跟吐蕃人好好拼上最后一仗！”

“喏！！！”

霎时，两军沸腾，欢呼不止。

很快，热腾腾的饭菜新鲜出炉，半个时辰后西川军差不多用完饭菜。

恰时，又来探子回报，吐蕃大军业已用完饭菜，收拢纠集大军，开始准备进攻。

郭业闻之心中暗自奇怪，这么快就开始准备进攻了，莫非狼毒花的药性还没发作不成？还是说老朱他们搀和进去的份量不足？

不过此时他也早已泰然处之，心道，该来的始终要来，谁也无法逃避。

倏地，只见他神色决绝地再次豁然起身站于土坷垃之上，高举手中的饭碗。

哐当～！

饭碗落地，一声碎响！

突兀的响声与举动，立马将四周附近的西川军与青苗军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郭业朗声高喝：“兄弟们，多赤罗大军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发起最后一波攻击。如今咱们酒足饭饱，也到了最后亮剑之时，两军听令！！”

唰唰唰唰～～

所有蹲在地上的士卒纷纷扔掉手中的饭碗，捡起地上的戈矛横刀，不约而同站起身来，面色凛然的朝郭业凝望过来。

郭业又是一声高喝：“两军听令，结阵迎敌，哪怕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誓不投降！！”

“誓不投降，誓不投降！”

“决战到底，决战到底！！”

“宁可站着死，绝不跪着生！！！”

生死存亡最后一战的气息渐渐弥漫开来，霎时间，西川军与青苗军齐声高呼，战意盎然。

此情此景，当真是士气如虹马如龙，令人振奋不已。

这股血战到底的气势徐徐蔓延，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士兵，就连不远之外集结完毕的多赤罗大军，都能清清楚楚地感受到唐军这边的恢弘气势。

而此时，在第二道防线的阵地上的多赤罗，一身明盔亮甲，腰佩名贵弯刀，神气十足地坐于马上，左右两边是次仁尼玛和朗措二人。

多赤罗缓缓抽出腰间的弯刀，一副指点江山的样子遥指着唐军这边，傲笑道：“哈哈，唐军都到了强弩之末居然还敢死撑，本王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得底气啊！”

“是极是极。”身旁的次仁尼玛附和笑道，“在王爷英明神武的指挥下，我军势如破竹连夺唐军两道防线阵地，真是锐不可挡啊！依我看来，嘿嘿，歼灭唐军活捉姓郭的，指日可待，指日可待哩！”

“错！”

多赤罗志得意满的冷笑一声，眯着眼睛望着远处轻声说道：“本王四万大军如今饱餐一顿，正是体力最旺盛之时。唐军才多少人？几千而已！本王歼灭他们还需要指日可待吗？哼，你信不信，不出一个时辰本王定会攻下守将府，砍下所有唐军的脑袋，活捉郭业这个狗贼。指日可待？这不是在羞辱本王的实力吗？哈哈哈哈哈……”

“是极是极”次仁尼玛又是一阵陪笑，轻轻扇着自己的嘴巴，说道，“对哦，是小的说错话了，说错话了。小的可是见过姓郭的贼子身边有一个女子，长得那叫一个婀娜漂亮啊。届时，不仅要活捉姓郭的，还要当着他的面让王爷好好享用下那个女子。嘿嘿，不胜快活哉！”

多赤罗亦是发出一阵嘿嘿淫笑，赞道：“这个主意好，美得很，本王喜欢。砒霜这个狼女虽然忠心本王，但是粗手粗脚侍候着也是别扭，该是时候给她添个伴儿了。哈哈哈哈哈……”

笑罢，他下意识扭头看了眼身后，并未发现平日如影随形般的砒霜，不由奇怪道：“咦，砒霜呢？”

“王爷，末将有话要讲！”

旁边的朗措冷不丁打断了多赤罗的自言自语，说道：“王爷，请听末将一言！”

朗措听着次仁尼玛的奉承话心中一阵犯呕，却是心有微词不敢言，只得对多赤罗提醒道：“王爷，末将以为姓郭的诡计多端，虽然已是强弩之末之势，但还是需要小心防范。”

多赤罗闻言一怔，问道：“朗措，你想说什么？尽管直言，本王听着。”

朗措道：“王爷，唐军如今虽然仅剩几千余人，但是末将还是建议先派出一万兵马打头阵，试探试探唐军的虚实。我总觉得此番连夺唐军两道防线阵地，委实得来太过容易，好像唐军是有意为之，将一些毫无战斗力的奴隶布置在了前面两道防线之上。”

话毕，多赤罗还未讲话，旁边的次仁尼玛就抢先呵斥道：“朗措，你这是在质疑王爷的能力了？真是荒谬！我看啊，唐军本来就是这么不堪一击，哪里来得那么多阴谋诡计？王爷说过，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纸老虎！”

“不，次仁尼玛守将大人，朗措不是这个意思。我纯属一番……”

“住嘴，不必多言！”

多赤罗打断了朗措的解释，眯着眼睛一副不屑地眼神望着朗措，哼道：“朗措，我看你是被唐军打怕了吧？败军之将，真是不堪重用。”

苛责一句之后，多赤罗又想起了当初国师鸠摩智的一番劝言，不由冷笑

道：“之前国师不是也跟本王提醒过吗？说什么唐军在城中早有布置，现在呢？本王率大军一路杀来，势如破竹，地上横七竖八躺着多少敌军的尸体？我告诉你，本王大军锐不可挡，大胜之势已成！朗措，你已经不复当年之勇，太过畏首畏脚难成大器啊！”

朗措辩驳道：“王爷，末将并不是胆怯，而是……”

“屁话，败军之将，岂敢在本王面前言勇？”

多赤罗再一次无情打断了朗措的讲话，喝道：“废话少说，传本王号令，大军全速前进，争取在天黑之前……”

咣当！

多赤罗话未说完，一记戈矛倒地的声音硬生生将其打断。

侧头望去，原来是身边一名士卒将手中的戈矛脱落在地，整个人捂着肚子跪倒在地上，满脸尽是痛苦之色的哼叫着。

噗通，咣当，噗通，咣当……

多赤罗身旁又有好几个士卒就跟多米诺骨牌似的纷纷跌坐在地上，五官扭曲地捂着肚子痛苦呻吟着。

怎么回事？

多赤罗脑子一阵发懵，刚想发问来着，只听身后猛然传来几声叫嚷：

“王爷，出大事儿了，好多士卒跌坐跪倒在地上爬不起来。”

“王爷，王爷，有几名士卒面呈青紫，口吐白沫，好像断气了！”

“王爷，据咱们的随军土医诊断，好多士卒都中毒了。短短一会儿的功夫，将近百来号人中毒致死！”

嗡~~

纷纷叫嚷入耳，多赤罗顿时一阵耳晕目眩，身子猛地一摇晃，幸好握紧了缰绳，不然险些从战马上跌落下来。

此时他无暇他想，心中只有一个疑问，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



## 第602章成了瓮中捉鳖里的那头鳖

不一会儿的功夫，多赤罗的左右前后越来越多的吐蕃兵跪地不起，个个神情痛苦捂着肚皮哇哇惨叫着。

霎时，一阵寒意从多赤罗的脊梁冒起，坐于马上抓狂喊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快查！快查！！”

朗措和次仁尼玛诸人亦是脸色惊恐，不敢相信地目睹着眼前发生的一幕。

很快，便有人前来禀报：“王爷，粮仓中的米粮被人动了手脚，好像是掺了晒干磨碎的狼毒花。”

“什么？”

多赤罗再仔细观察了一眼倒地不起的一名吐蕃士兵，口吐白沫，面呈青紫，五官扭曲，可不就是中毒致死的表象吗？

嗡~

多赤罗的脑中顿时闪过一丝明悟：米粮有毒，上了郭业这狗贼的鬼当！

明白过来之后，多赤罗强行克制住心中的躁怒，急急询问道：“大军中毒者有多少？伤亡情况如何？”

那吐蕃兵心中害怕，不敢抬头正视多赤罗，弱弱回道：“禀报王爷，因为米粮中掺和狼毒花的份量较少，再加上随军土医救治及时，就地取来粪水给士兵们催吐，所以伤亡不算太，太，太大……”

“啪！”

未等对方说完话，多赤罗怒不可遏地冲他狠狠抽了一鞭子，那士兵脸上瞬间出现了一道狰狞血槽。

抽了一鞭子后，多赤罗怒骂道：“你妈的，你这啰嗦什么？速速报来，我军到底伤亡情况如何？”

“嘶……”

士兵捂着脸吃痛地呻吟着，硬着头皮断断续续报道：“清点了一番，四万大军中毒者达近万人，其中丧命者近乎两千余人。”

多赤罗心中巨骇，颤声问道：“死了两千多人？那其他八千中毒士卒还有一战之力否？”

“王、王爷，现在那些人上吐下泻，能捡回一条命都算不错了，咋，咋还能上阵杀敌啊？”

说罢，士卒下意识地退后了两步，生怕多赤罗的马鞭再次无情地抽来。

不过这次多赤罗倒是没有再为难于他，而是满脸晦气地呢喃叹气道：“四万勇士转眼间就损耗近万？混蛋，该死，该死啊！本王怎么就没有想到郭业这个狗贼会在米粮中动手脚呢？疏忽了，疏忽了啊！”

这时，次仁尼玛壮着胆子凑到多赤罗跟前，提醒道：“王爷，不能再做耽搁了，必须抓紧时间进攻啊。万一唐军回头再使什么阴谋诡计，恐怕……”

这个时候，他也不敢再讲什么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纸老虎这种话了。

多赤罗闻言身子猛地一震，抬头望向不远处的守将府方向，点头沉声说道：“没错，不能再耽搁了，迟则易生变。哪怕本王只有三万兵马，但对付两千多的唐军也绰绰有余，够够了！”

当即，他下令道：“来人，传本王命令，重整旗鼓，火速开始进攻，必须在天黑之前攻占守将府。”

“喏！！”

身后几位将军纷纷抱拳领命，开始呼喝收拢部队徐徐开始进发。

与次仁尼玛一同站在多赤罗身边的朗措不由皱紧了眉头，问道：“王爷，中毒还未致死的那八千吐蕃勇士如何安置？是否留下一部分士兵来照顾他们？”

“放屁！”多赤罗恶狠狠地剜了一眼朗措，呵斥道，“既然中了毒不能随本王作战，还管他们作什么？就将他们滞留在此，让他们自生自灭吧！”

说罢，多赤罗高高扬起手中的马鞭，大声喊道：“吐蕃的勇士们，开始进攻，进攻，进攻！！！”

“驾~~”

多赤罗拍马而行，策马朝着前方奔驰而去。

朗措回头看了一眼四处倒地不起痛苦蠕动的吐蕃兵后，又看了看渐渐疾驰远去的多赤罗，心中哀哀一叹，颇为失望地摇了摇头。

最后，他只得咬紧牙关亦是狠狠一抽马鞭，紧追着多赤罗的方向而去。

.....

.....

当多赤罗率着三万大军步步进逼之时，郭业已经得知了吐蕃军中刚刚发生没多久的异状。

此时负责在米粮中掺毒的朱胖子就站在郭业跟前，只见朱胖子不断地自怨自艾，自惭形愧地冲郭业说道：“大人，是老朱办事不力，狼毒花下得份量不足，以至于没统统药死吐蕃兵，唉，俺咋就这么粗心大意呢？大人，你惩治老朱吧！”

“呵呵。”郭业尽管心中颇为失望，但还是神情淡定地挥手说道，“老朱，这事儿不怪你。我知道你已经搜罗完了城中的狼毒花，只怪吐蕃军的人数太过庞大，你已尽力了。能够毁了多赤罗一万兵力，已经很了不起了。相反，你朱胖子功不可没。”

朱胖子知道郭业说得实情，但心中还是忍不住的哀哀一叹。

这时，前头飞来一骑快马，手提两柄大铜锤的童虎坐于马上，头发凌乱遮住了额头，浑身是血铠甲破损，声嘶力竭地叫道：“大人，大人，前面多赤罗的人太多了，杀了一拨又冲一拨，阮老三的刀盾兵快撑不住了！”

郭业的淡定面容瞬间乌云惨淡，苦笑道：“凭阮老三的一千余刀盾兵，怎么可能抵挡得住多赤罗三万大军的进攻？”

这时，正领着长枪兵摩拳擦掌的康宝挺身而出，叫道：“妈了个巴子，横竖都是一个死，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我这就带着长枪兵上去挡上一挡！”

说着，就要开始纠集长枪兵，准备上前协助阮老三的刀盾兵。

领着青苗军稍稍休整一番的庞飞虎也闻声跑来，喊道：“如今已经无路可退，早晚都是死，我这就带着残存的青苗军上前添上一把手，助上一把力！”

说罢，冲着青苗军这边挥舞双手，口中操着流利的吐蕃话乌拉乌拉地叫着。

不过，郭业还是摇头喝止了他们，喊道：“都不许去，你们全部人马上去都是飞蛾扑火，徒劳无益。”

然后又扭头下意识地望了一眼东突厥所在的方向，心中祈祷道，二牛啊，你他妈的到底走到哪里了，咋还不见援军呢？如今小哥我能做的，也只有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了。

继而，又对坐在马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童虎喊道：“童虎，你去告诉阮老三，让他撤下刀盾兵来，与我退入守将府！咱们必须尽量拖延一点时间，等待援军的到了！”

童虎龇牙嚷嚷道：“好，我这就回去告诉老三哥。”

言罢调转马头，重新挥着两柄铜锤策马奔去。

童虎一走，郭业便对康宝和庞飞虎喊道：“你们赶紧带队与我一同退入守将府。飞虎，你领着青苗军负责守将府的外院。康宝，你让你的长枪兵负责守将府的后门。”

吩咐完，又不忘对朱胖子说道：“老朱，你和你的辎重营在这儿等候阮老三。你们二人会合后，将兵力就放在守将府的院内墙四周，抵御吐蕃兵攀墙入院。”

“是！”

三人齐齐应道，谨遵郭业敕令。

郭业身体还未彻底恢复，在两名士卒的搀扶下率先进了守将府中，来到府中的大堂坐了下来。

他坐着环视了一下厅堂四周，连连苦笑道：“妈的，被多赤罗大军围拢在守将府内，这下老子真成了瓮中捉鳖里的那头土鳖了。”

猛然，他又想起贞娘就在守将府内东厢的卧房中，他心里很清楚此时的贞娘也在等待。

心中免不得又生出些许悲凉来，喟然叹道：“贞娘，看这情形下去，小哥真要拖累于你了。”

“唉……对不起，婉贞！”

贞娘，

婉贞，

这是郭业第一次以闺名称呼贞娘！

## 第603章危在旦夕

就在郭业自嘲成了瓮中捉鳖里的那头土鳖之时，多赤罗已经指挥起三万吐蕃军迅速将守将府团团围拢，如钱塘涨潮般一发不可收拾，一拨接着一拨展开围剿进攻。

吐蕃军占着三万兵马，在守将府四周轮番进攻，攻势之凌厉一浪高过一浪，越发猛烈起来。

守将府中的几千余人，在如此摧枯拉朽的攻势下，足足支撑了半个时辰未垮，气得在府外指挥进攻的多赤罗连连跳脚，恨不得亲自上阵冲杀。

不过尽管如此，西川军也是损失惨重，特别是在外院门前抵挡的青苗军，更是死伤无数。府外大门被多赤罗大军冲撞得摇摇欲裂，离破门失守为时不远矣！

坐镇守将府厅堂的郭业此时也是如坐针毡，耳中频频传来府外的嘶喊冲杀之声，心脏砰砰乱跳不停。

在这个时候，他能很清晰地感受到，死亡与自己居然离得如此之近，仅有一线之隔般。

噌噌噌～

思索间，厅堂外传来阵阵凌乱急促的脚步声，几名士卒跌跌撞撞一齐跑来争相报道：

“镇抚使大人，康宝大人让小的回报，长枪兵损失惨重，后门即将失守。”

“大人，大人，辎重营和刀盾兵也快守不住了。攀墙而入的吐蕃兵就跟数不尽的蚂蚁般，怎么杀也杀不完。还有，朱鹏春朱大人负伤了。”

“大人，外院大门一带基本告破，青苗军死伤无数，几乎全完了。庞大人还在顽抗阻挡，不过他让小的回禀大人您，失守之势无力挽回。”

顿时，郭业终于切身体会到了西楚霸王项羽当年四面楚歌的困境。

他心中不滞哀鸣，难道这就是大厦将倾无力回天吗？难道这一次真的就要命丧格尔木，魂断吐蕃国了？

诸多负面情绪如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侵袭着郭业的脑子，整个人越发的疲累起来，脸色惨淡白如纸。

“你们下去吧！”

郭业闭上眼睛挥挥手，示意几名士兵说道：“告诉诸位大人，还有通知所有弟兄，我郭业就在厅堂中，时时刻刻准备与他们共存亡。”

“喏！！！”

几名士兵听罢郭业这句话，沮丧之色顿时尽消，纷纷快步转身跑出了厅堂。

此时的厅堂中除了郭业，还有两名照顾他的士卒。

只见郭业吃力地站起身来对两名士卒喊道：“去，把我的明光甲，还有我的虎头湛金枪取来。”

两名士卒彼此对望一眼，又回头冲郭业神色关切地问道：“大人，你要做什么？你的身体还未恢复，不能轻易上阵啊！”

“呵呵呵……”

郭业惨淡一笑，口中苦涩至极地轻声说道：“难道让我坐以待毙成吐蕃人

的俘虏？铠甲在身，长枪在手，本官至少还能杀上几条吐蕃狗。记住，西川军中都是健儿郎，没有一个甘心当俘虏。去吧，替本官披甲取枪来！”

“是！”

两名士卒的脸上霎时间一同浮现了视死如归玉石俱焚之色，心中纷纷暗道，我等愿与大人共存亡，不做吐蕃人的俘虏。

.....

.....

同一时刻，意气风发的多赤罗坐于马上，看着即将被摧破的守将府不滞放声狂笑，手中弯刀遥点着前方涌入守将府大门的吐蕃兵，对身边的几名吐蕃将领笑道：

“你们瞧瞧，你们瞧瞧，这不是攻进去了吗？哈哈，唐军与郭业还不是成了本王的瓮中之鳖？哇哈哈.....”

“是极是极，王爷当真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啊！”

“是啊，活捉郭业臣服于王爷胯下之日，不远矣！”

“王爷英明啊，想必凯旋回逻些城之后，赞普肯定不吝赏赐。我等真是沾了王爷的福气啊！”

一时间，次仁尼玛等人纷纷对多赤罗一番歌功颂德，夸得他连天都快摸到了。

唯独朗措心中暗自冷哼一声，三万人围剿一个仅有两千余人的守将府，居然耗时三个时辰，还伤亡了近万的吐蕃勇士，老子真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沾沾自喜的。

尽管心中不屑，朗措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仗的确是让多赤罗赢了！

只不过是蚁多咬死象，不外如是。

就在这时，朗措的耳中突然传来一阵发聩之声，好像是从格尔木城的四道城门方向分别传来。

霎时，朗措的心中升腾起一丝不祥之感。

随即，他赶紧叫道：“王爷，你听！”

“听啥？”

多赤罗挺不待见朗措，见着这厮又来打岔自己，不由皱紧了眉头，喝骂道：“你没看本王正全神贯注地指挥着进攻吗？你让本王听什么？咦？这是什么声音？”

说着说着，多赤罗神色猛地巨变，说话再也大声不起来了。因为他也听到了朗措所听的声音。

轰，

轰轰。

嘭，

嘭嘭。

哒，

哒哒，

哒哒哒.....

四面八方传来的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有脚步踩踏之声，有马蹄狂奔之声，有戈矛相撞之声.....

嘈杂轰鸣但却极有节奏，纹丝不乱。

咯噔～

多赤罗的神色越发难看，环视了诸人一眼，心虚地问道：“莫非是……”

“王爷，王爷！”

“报，报，禀报王爷，大事不好！”

“王爷，东门方向发现大批大批的唐军朝我们这边涌来。”

“禀报王爷，西门方向正有五千骑兵，如乌云泼墨般朝这边奔来哇。”

“王爷，南门、北门方向有好多好多唐军朝这边匆匆进发，好多好多，数之不尽啊！”

砰！

多赤罗闻言整个人一头从马上栽了下来，摔了个四脚朝天。

在几名吐蕃兵的搀扶下，他才堪堪站起，顾不得疼痛地叫道：“上当了，又上了郭业这个狗贼的鬼当！”

轰～

整个军中如沸水开锅一般，乱成了一片，不少吐蕃兵已经开始四处逃散开来。

慢慢地，本来已经攻入守将府中的吐蕃兵也收到了风声，自作主张舍弃了守将府，纷纷从府内撤离出来，准备四处逃命而去。

此时，守将府厅堂内的郭业，正身披铠甲手执虎头湛金枪，大马金刀地坐在一把椅子上，静等着吐蕃兵攻入厅堂中来。

等着等着，他发现府中的兵戈厮杀之声渐渐消退，而且久等之下，居然还未有吐蕃兵冲杀进厅堂来。

不由，好是一阵奇怪。

郭业看了一眼左右两名的士卒，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两名士卒很是无辜地摇摇头，表示不知道。

郭业挥手叫道：“你们出去看看，外头到底出了何事。”

“喏！！”

就在两名士卒刚刚跑到厅堂门口，外头莽莽撞撞跑进来一人，浑身是血双手提着两柄铜锤，正是童虎是也。

只见童虎满脸欣喜兴奋之色地喊道：“镇抚使大人，大人，援军，二牛的援军，来，来了！”

援军？

郭业心中顿时明了，奶奶的，二牛这混球来得可真够及时的。

这也能解释了本来已经攻入府中的吐蕃兵，怎么会突然没了动静。

呼～！

郭业长舒一口气，有了几分劫后余生的庆幸，貌似一切都尘埃落地了吧？

就在他站起身来准备和童虎说上几句话之时，他突然又是一个惊乍，神色陡然一变，巨骇道：“不好，快，童虎，快扶我去东厢卧房那边。”

童虎见状，不由奇道：“大人，你这是咋了？”

“别废话！”

郭业用虎头枪重重顿了一下地，喊道：“快，快扶我去东厢卧房救人，一旦去迟就悔之晚矣！”

当即，童虎不敢马虎立马上前扶着郭业，出了厅堂朝着东厢方向朗朗跑

跑奔去。

路上，郭业暗自焦灼道，贞娘啊，你可别冲动莽撞才是，不要让小哥抱憾终身啊！

此时的他，恨不得自己一步并作三步走，恨不得自己肋生双翼第一时间飞到贞娘身边。

## 第604章情势逆转

“快，走快点，千万不能出了事啊！”

郭业伸手搭在童虎的肩膀上撑着，一边儿踉踉跄跄地走着，一边儿口中不停地催促着。

童虎闻言，再次加快了步伐，几乎是拖着郭业健步如飞地奔向东厢。

临近东厢的卧房，郭业瞅着门窗紧紧闭着，心中越发的沉重起来，不断祈祷着，贞娘，你这傻娘们可别冲动啊，你若出事，小哥一辈子都良心难安。

十步，  
八步，  
五步，  
咣当！！

当郭业堪堪来到卧房之外时，房门从里头被打开了来，一名男子横抱着一具柔弱的身体倚靠在门柱边儿，满脸病怏怏的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疲软不堪。

男子正是大难不死却也是半死不活的赵九丑，至于他横抱着的那名女子，正是躲在卧房之中准备三尺白绫悬梁自尽的贞娘。

此时的贞娘双眸微闭，嘴唇抿紧，双臂垂放着貌似睡着了一般。

但郭业发现她的雪白脖颈有条红色勒痕，心中猛然一颤，失声叫道：“贞娘？”

可惜，贞娘没有回应，沉沉睡着好像睡死了一般的睡美人。

“贞娘？”

郭业甩开童虎的搀扶，冲上前来欲要推醒贞娘。

不过贞娘还是没有回应。

倚着门柱边儿的赵九丑缓缓将贞娘交到郭业的手中，吃力地说道：“大人莫、莫急，贞娘只、只是窒息昏厥，好在属下救得及时，不然，不然……”

嘭！

赵九丑话未说完，整个人就跟被人抽了骨架似的，如烂泥一般瘫倒在地，不省人事。

郭业见状，手中又托着贞娘无法抽身，只得着急忙慌地喊道：“童虎，赶紧去救救九丑。”

童虎早已上前扶起赵九丑的后颈，伸手探到他的鼻子，幸亏还有气儿。

随即扭头冲郭业回报道：“大人，赵兄弟还有气，只是身负旧患还未痊愈，才脱离晕厥过去。”

郭业呼了一口气，点头放心说道：“那就好，童虎，你赶紧扶九丑回房休息。另外找几个人好好照看着，你再出守将府去追击清剿多赤罗大军。”

“好嘞！”

童虎二话不说，也是横抱起赵九丑大步离开了此地。

郭业看着贞娘不省人事的样子，又心疼地看了眼她脖子上的猩红勒痕，不由叹道：“幸亏九丑救得及时，不然真要铸成大错了。你若出了事儿，我这辈子岂能安心？”

说罢，双手横抱托着贞娘，重新进了卧房将其放在了床榻上，自己则静



静地坐在床沿儿边上，默默地照看着贞娘。

至于守将府之外的事儿，此时他已经浑然不理，不再关心。

既然二牛的援军已到，有朝廷几路大军在城中清剿追击吐蕃兵，多赤罗这些狗日的无所遁形，歼灭擒拿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同样的时间，守将府之外，城中的大街小巷和犄角旮旯，早就已经乱战成了一片。朝廷几路大军的脚步所到之处，皆是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几路援军共计十万余人，分别由秦叔宝、程咬金、李茂功、柴绍等人分领，从四道城门方向开始围剿吐蕃兵。

仅仅过了一个时辰，四路下来，数万吐蕃兵被绞杀的绞杀，被擒拿的擒拿，大厦将倾之势已成，沿路主动投降求生者不计其数。

其中格尔木城副将朗措被程咬金这等混世老魔的板斧取了脑袋；格尔木城守将次仁尼玛则在逃跑的途中，被乱马践踏而死成了肉酱；至于乌仁等三名吐蕃将领更是被大唐骑兵追逐之时乱箭射杀而死，稀里糊涂丢了性命。

只有此次吐蕃大军主帅，吐蕃王爷多赤罗逃得无影无踪，一直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知遁逃藏匿在了城中何处。

战斗还在继续，十万大唐兵马在城中依旧马不停蹄，走街串巷的忙碌着，除了继续剿杀擒拿残余的吐蕃兵之外，就是在搜寻多赤罗的下落。

此时，多赤罗领着十来名奴隶和几名贴身近卫在狼女砮霜的引领下，逃到了城中某座荒废的喇嘛中。

一入喇嘛庙的大殿，多赤罗便累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狼狈不堪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然后打量了下喇嘛庙的环境。

破烂不堪，佛像早有破损，梁上处处都结满了蜘蛛网，显然久无人住，荒废许久。

顺了几口气之后，多赤罗对砮霜赞道：“真是本王的好狼女，好奴隶，刚才本王见不到你的踪影，原来你是在寻找藏身之所？”

砮霜跪在多赤罗的身后，默不作声点点头。虽未得到砮霜的回应，不过多赤罗早已习惯，因为狼女砮霜自幼在狼群中长大，不通人话。

“哈哈，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本王这次能够逃脱升天，真是亏了砮霜寻到这等好去处。”

多赤罗欣慰地笑了几声，也不忘冲围拢在自己身边护卫周全的四名贴身近卫，还有随行的十几名奴隶夸奖道：“你们对本王不离不弃，危难之时还护卫着本王，忠心可嘉。你们放心，只要本王回到了逻些城，定会好好奖赏你们一番。还有，解除你们这些奴隶的身份，赐你们成为吐蕃平民。”

“谢谢王爷。”

在场的近卫与奴隶齐声谢道。

不过那十几名奴隶谢罢之后，又纷纷趁着多赤罗没注意的前提下，用眼余光瞟了一眼狼女砮霜。

砮霜低着头，假装没看见一般的自顾在地上扔了一颗石子儿。

十几个奴隶见罢，神色自然地扩散开来，将注意力统统放到了多赤罗的四名贴身近卫身上。

多赤罗仿佛未注意到这些悄无声息的变化，继续侃侃而谈地说道：“郭业狗贼，让本王连番上了当，哼，本王定与此贼势不两立。等我回到逻些城，让赞普王兄再借我十万吐蕃勇士，定要讨回今日之辱。哼，下一次，本王绝

对不会让郭业狗贼再得逞。”

“没机会了！”

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如鬼魅般响起，环绕在空荡荡的破庙大殿中。

多赤罗听罢，脸色巨变，整个人神经紧绷站了起来，叫唤道：“什么人在说话？谁？谁？”

那四名贴身近卫纷纷拔出腰间弯刀，欲要护卫在多赤罗的跟前。

就在这电光火石的刹那间，又是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动手！！”

唰唰唰~

只见十几名奴隶突然拔出腰间的柴刀，三三两两各自扑向一个近卫，突然出手一阵乱砍。

三两下间，便将这四名贴身近卫乱刀砍死，一命呜呼。

突生巨变，多赤罗吓得眼珠子爆瞪出来，厉喝道：“你，你们这些下贱的奴隶，你们想干什么？莫非想造反不成？”

“多赤罗王爷，你如果还不肯安静下来，也许很快就会步上他们四个的后尘。”

还是那道清冷的声音。

倏地，多赤罗终于发现了这道清冷声音的源处，正是发自身后的砒霜口中。

随即他猛然扭头，一副白天撞见鬼般指着砒霜，惊叫道：“你，你通人话？你，你怎么可能会说话？”

砒霜此时抱起双手，抖了抖手中的铁镣，怪笑道：“忍辱负重整三年，我总算大功告成了！”

“什么大功告成，什么忍辱负重？你到底是什么人？”

多赤罗近乎疯魔地想要上前来抓住砒霜，不过还未近身靠前，就被几名奴隶如叠罗汉般狠狠压在了地上，无法动弹。

砒霜颇为失望地摇摇头，叹道：“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再不安静下来，只有自讨苦吃的份儿。”

说罢，又指了指十几名奴隶，说道：“诸位自家兄弟，今日我等大功告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一番了。”

话音一落，十几名奴隶的脸上纷纷洋溢出了激动之色，有几人更是眼眶湿润，轻轻擦拭着打湿的脸颊。

显然，这些奴隶统统都是东厂潜伏吐蕃整三年的细作。

多赤罗此时已经明白了砒霜的话中之意，原来这个狼女是唐军的细作，潜伏在自己身边足足三年的细作。

而自己，则成了这群该死细作的俘虏与猎物。

想通之后，多赤罗狂性大发如疯癫般叫唤道：“砒霜，本王一定会将你抽筋扒皮，挫骨扬灰，本王不会放过你的！”

砒霜不以为许地轻笑了两声，捋了捋额头凌乱的秀发，摇头鄙夷道：“多赤罗王爷，我看你这辈子是没这个机会了。对了，你不是很想再见我们镇抚使郭业郭大人吗？我今天便成全你一番。”

鄙夷一番后，砒霜抖落着手中铁镣冲在场的十几个人喊道：“诸位自家弟兄，劳烦你们押着这位多赤罗王爷随砒霜走一趟，去见见咱们的郭大人！”

“砒霜姑娘请带路！”

眨么眼儿的功夫，多赤罗已经被五花大绑捆得严严实实，被几名奴隶强行拖着出了破庙，跟着砒霜一道前往守将府而去。

## 第605章见过四路行军总管

多赤罗被擒，剩余吐蕃兵死得死，降得降，格尔木保卫战徐徐接近尾声。

守将府中的西川军，在庞飞虎、康宝等人的收拢纠集下，开始点算起伤亡情况。

“咚咚咚！”

一串沉沉的拍门声打破了东厢小院这边的宁静，也惊醒了怔怔坐在床沿照顾着贞娘的郭业。

郭业冲门外喊了一嗓子“等会儿”，然后又是满脸柔情地望着沉睡中的贞娘，轻声呓语道：“贞娘，你好生休息，我去去就来。”

起身替贞娘掖了掖被子，而后才小心翼翼地轻步走向门口，打开了房门。

站在门口外之人，竟是手握囚龙棒，浑身邋遢脏兮兮的程二牛。

一见郭业出来，程二牛满脸激动张口就喊道：“谢天谢地，小哥你没出事儿，不然俺可真是罪过大了。俺……”

“嘘！”

郭业竖起食指放在唇边，示意二牛噤声，低声说道：“贞娘刚才九死一生，正在里头歇息，莫要惊扰到她。来，二牛，咱们外头院里说话。”

说着，与程二牛肩并肩走到了隔卧房有小段路的小院里头，站在一颗老树下。

这时，郭业才说道：“二牛，幸亏你求援归来及时，不然咱们兄弟伙真要交代在这儿了。”

程二牛闻言却是一阵脸红耳赤，以为郭业这是在暗讽于他，责怪他姗姗来迟，险些铸成大错。

郭业见状，知道程二牛误解了自己的意思，只得解释道：“你别多想，真是得亏了你，我多少也猜得出来为何援军姗姗来迟。毕竟几路大军并非你父亲卢国公程将军一人说了算，对吧？”

一听郭业口中提到“你父亲卢国公”几个字眼，程二牛脸上顿时闪过几分不自然，不过还是颇为歉意地低头说道：“小哥，俺当初在陇西并非有意隐瞒你，还有诸位弟兄，只是，只是……”

“只是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这个我懂！”

郭业轻轻一句话立马化解了程二牛的尴尬，拍着他的肩膀宽慰道：“二牛，过去就过去了，你我还是好兄弟。若非你心里有我郭业，还有陇西这伙子老兄弟，你怎么可能将心中的仇恨放在一边，硬着头皮前去求援呢？为难你了，二牛！”

程二牛闻言，心里真是感动得一塌糊涂，连说话的声音都带着哽咽，真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小哥，你是俺的好兄弟，更是俺的大舅子。”程二牛咧嘴苦笑着，“俺怎能为了自己的私人恩怨，置你和庞飞虎他们的生死于不顾呢？”

“好兄弟！”

郭业再次重重地拍了下程二牛的肩膀，笑道：“走，咱们也出守将府看看，现在还不痛打落水狗，宰上几条吐蕃狗，估计到最后连根毛都捞不着

了。”

程二牛又是咧嘴一笑，摇头说道：“不，小哥你现在还真没时间出守将府上阵杀敌！”

郭业拍了拍胸脯，示意道：“怎么的？你是说我身子还未恢复上不了战场？没事，我尽量悠着点就成。”

程二牛还是摇头，解释道：“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说你现在没时间出府，因为几路援军的行军总管都在厅堂中等你，要你过去一趟呢。”

几路行军总管？

顿时，郭业的脑中浮现出了几个威名赫赫的人物，秦叔宝、程咬金，李茂功……

这些可都是传说中的猛将啊！

对他这个后世之人来说，相比于长孙无忌、房玄龄这些名臣，他自幼更加仰慕秦叔宝、程咬金这等历史名将。

随即，一副兴趣盎然地样子点头赞道：“要见，必须要见上一面。走，二牛，咱俩这就厅堂。”

“俺？”

程二牛有些迟疑地杵在原地，摇了摇头犹豫说道：“俺就算了，能不见面还是尽量不要见面的好。看到他，俺就会想起俺娘。”

当即，程二牛便将自己与父亲程咬金的恩怨情仇复述了一遍，听得郭业一阵暗自神伤，果真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啊。

这事儿他也不好再说什么，正是清官难断家务事，程二牛有程二牛的看法，也许程咬金也有他自己的说法。

随即，轻叹一声，免慰道：“原来陇西老家那位是你的乳娘啊？二牛莫伤心，逝者已矣，活着的更要向前看。好吧，一路奔波劳累，你且先歇息歇息，我自个儿去厅堂与他们见上一见。”

说罢便辞别了程二牛，快步朝着厅堂方向而去。

郭业独自一人很快便到了厅堂门口，适时止步。

站在门槛儿外拱起手来抱拳喊道：“下官三地镇抚司镇抚使，兵部兵司员外郎郭业，特来拜见诸位行军总管大人。”

一连串的官职报完，就听里头传令一阵粗犷的笑声，哈哈笑道：“来来来，快进来让俺们瞧瞧，到底是什么样的能耐小子，居然在吐蕃搞了这么大的动静。啧啧，这可是将老天爷捅了个大窟窿啊。”

郭业听着这粗犷的笑声有点像程二牛，莫非大笑说话之人便是卢国公程知节，混世魔王程咬金？

当郭业一步踏进门槛儿之后，果真立着自己跟前一人正是浑身金光铠甲，手执一把板斧满脸络腮大胡子的魁梧中年，无论是身材，声音，还是脸盘子，都与程二牛是一个模子出来。

郭业敢断定，此人十成十便是混世魔王程咬金。

随即，郭业冲他微微躬身抱拳，说话道：“见过卢国公程大人。”

程咬金闻言又是一阵挠腮大笑，冲着其他三人乐道：“真是了不得啊，居然一眼便能认出俺来，难怪这么有本事，不然怎么可能让俺们老程家的二小子怀忠一路追随，不惜跟俺翻脸。”

二小子怀忠？郭业稍稍一怔，心道，莫非就是程二牛的本名？

这时，一名瘦削的中年男子身着青色道袍来到程咬金身边，奚落道：“咬金啊，你长得这幅尊荣，他认出你来又有什么奇怪？再说了，你家二小子跟你翻脸，还不是你家那点破烂事？这也值得你拿出来晒？”

“好你个……！”

程咬金刚要喊出对方的名字，却被对方抬手打住，然后问郭业道：“你可猜得出我是何人？”

郭业看其瘦削身材，眉宇透着精明，又是身着道袍，莫非就是曾经当过道士的李茂功？

随即问道：“如果下官猜得不错，您应该是英国公李茂功李大人，对不对？”

“咦？好个机灵小鬼，难怪年纪轻轻便官居兵部六品员外郎，不俗，端的不俗！”

显然，郭业猜得没错，此人正是兵部左侍郎，英国公李绩李茂功。

郭业谦逊地笑了笑，微微颌首致意。

这时，程咬金又将一名长得颇为儒雅的中年人拉到郭业跟前，问道：“你能猜出他是何人？”

郭业看着此人亦是头戴鳌兜身披战甲，却没有如程咬金那般的粗犷豪放，更多了几分的淡淡如水的平和之气。

他又下意识地瞟了眼此人的腰间，不佩刀不佩剑，而是佩了两柄通体黝黑的双铜。

不用说了，此人肯定就是后世民间百姓供奉的两尊门神之一，翼国公秦琼秦叔宝了。

乖乖，居然长得如此儒雅，咋后世的门神像上都是一副张牙舞爪的凶狠样儿呢？

随即，他又是拱手抱拳，问好道：“晚辈自幼便听老一辈的人讲过，山东有位好汉姓秦名叔宝，义薄云天武功盖世，手中双铜更是打遍山东绿林。郭业见过翼国公秦大人！”

“哇哈哈，又被他猜出来了！”

程咬金的放声大笑再次验证了郭业的牛逼。

李茂功则是目光隐晦地再次上下打量起郭业来，心中暗道，难怪长孙无忌这头狐狸会破格将这年轻人纳入我们天策府一系来，不俗，的确不俗啊。

秦叔宝微微颌首致意，并未如程咬金、李茂功那般对郭业热情奔放。

此时，厅堂中还有一人稳稳坐着，也是如李茂功一般上下打量着郭业。

不同的是，李茂功的眼神颇有欣赏之意，对方却是一股审视的味道。

郭业听程二牛提过，除了卫国公李靖自然坐镇东突厥那边，此番援军来了四路，四路援军由秦叔宝、程咬金，李茂功，还有柴绍分领驰援。

那么最后一人不用程咬金介绍，他也猜出坐着审视自己的那人是谁了。不就是自己结发妻子吴秀秀的那位狠心王八爹，霍国公柴绍了？

这时，对郭业很是热情的程咬金拉着郭业来到程咬金跟前，介绍道：“来，剩下这位俺觉着不应该猜了，正是特来格尔木相助驰援于你的霍国公柴绍柴大人了。”

郭业哦了一声，却没有程咬金想象中表现得那般彬彬有礼。

程咬金见状，忍不住拍了下郭业的后脑勺，倚老卖老地呵斥道：“傻小

子，叫人啊！”

郭业心中其实也是苦不堪言，因为他真心不知道如何称呼柴绍。

从柴绍看自己的眼神中，他猜出了柴令文应该给他爹说起过自己的来龙去脉，八成知道有这么一位女婿存在。

但是，让郭业叫他一声岳父，那怎么可能？在郭业眼中，柴绍就是一位王八爹，如此对待秀秀，他怎么会尊称柴绍一声岳父？

再说了，即便他愿意叫，人家还不一定认不认。

但是不叫岳父大人，又叫什么呢？

霍国公？柴大人？

对方又会不会觉得自己因为秀秀的事儿，而敌视他呢？

就目前以他的能量，还真心惹不起柴绍这样多重身份的人物。

奶奶的，真是无从下口不知如何称呼了！

## 第606章意见不合下的争论

仅仅迟疑一瞬间的功夫，郭业的脑中却进行了剧烈的天人交战，最后他还是选择了结发妻子吴秀秀，有礼有节地冲柴绍微微拱手，神情淡然地称道：“下官郭业，见过霍国公柴大人。”

言罢，郭业特意仔细地观察了柴绍的神情变化。

果然，柴绍脸上虽然一副不冷不热的样子，但眉宇间还是闪过一丝丝的愠怒，好像被人亵渎冒犯了一般。

不过这个神情一闪而逝，被郭业抓住，却未被其他三人发现。

柴绍也不起身回礼，既是犯不着没必要，也是心里对郭业有些不满意。

继续大摇大摆地坐在椅子上，微微鼻音一声嗯，态度极为冷淡。

兴许是程咬金三人早已习惯了柴绍这幅不咸不淡的样子，也没有过多理会。

相反，他将郭业拉到了他们三人这边，示意郭业坐下后，三人才纷纷找回椅子落座。

这时，李茂功先冲程咬金低声说道：“老程，卫公让我替他与郭业谈上几句，你一会儿别咋咋呼呼的老打岔，消停点儿。”

程咬金打心眼里也是敬重比他长一辈的李靖，随即冲李茂功嘿嘿咧嘴傻笑几句，挠挠头不再吱声儿。

李茂功问道：“郭业，卫公让我问你，你之前让二牛交到他手中的纸条内容，可是当真？他老人家这次同意出兵救援于你，可是担了天大的风险与干系啊！”

程咬金满脸不悦地站起来插嘴道：“喂，我家二小子姓程名怀忠，不叫二牛那译名。”

“别打岔，姓程的！”

李茂功狠狠瞪了一眼程咬金，啐道。

程咬金悻悻然又坐了下去，自个儿一头生起了闷气。

郭业自然知道李茂功所提的纸条内容，正是有了这张纸条才笃定卫国公李靖肯定不会见死不救。

随即，他点头说道：“诸位总管大人请放心，也请卫公他老人家安心。我估摸着还有三五天，蜀王殿下一行人等便会安安全全地出吐蕃国境，转移到西川都护府一地。我在纸条中也跟卫公保证过，若是蜀王等人有何闪失，大可砍了郭某的脑袋。”

此话一出，在场秦叔宝等三人才明白，原来郭业交给李靖的纸条中写得是这个内容。

难怪一生用兵谨慎的卫公，会如此大胆地同意出兵救援于他。

敢情儿，郭业这小子跟李靖拍了胸脯，保证会提前将蜀王殿下一行人营救出来。

“哼！”

一直静坐不语的柴绍突然冷哼一声，有些不满地说道：“如若蜀王殿下一行人有所闪失，纵是砍下你一百颗脑袋又有何用？”

言下之意，你郭业的贱命才值几个钱？

郭业自然也听出了这话里有话，心中对柴绍的成见又多了几分，不由还



嘴反击道：“这就不劳烦霍国公伤神了，你管我的脑袋到底值几个钱？我保证三五天后，蜀王殿下行人肯定能安然回到大唐国境便是。到了那个时候，霍国公再来估算小子这颗脑袋价值几何也不迟，您说是吗？”

“好大的胆子，你居然敢跟我如此放肆说话？”

这下，柴绍有些不淡定了，气得怒目而视郭业，一阵气道。

“霍国公，霍国公，稍安勿躁，年轻人说话没个轻重，岂能跟他一般见识？”

李茂功充起了和事佬，一边抚慰着柴绍，一边不忘瞪了郭业一眼，呵斥道，“郭业，莫要放肆！霍国公不仅年长于你，更是位高权重。而且地位超然乃我大唐的皇亲国戚，你岂能放肆莽撞？”

呵斥罢，又让郭业跟柴绍致歉。

郭业无奈，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再者说柴绍好歹也是率军前来增援，这个人情始终是受了。

继而鼓着腮帮子嘟囔道：“对不住！”

不过在场谁都看得出来，郭业哪里是道歉，这是在变本加厉地激怒柴绍。

柴绍见状，准备又要起身发火怒斥一顿。

这时，秦叔宝连连移驾到柴绍的身边，与他攀谈起其他事情，分散起他的注意力来。

这下，柴绍才渐渐安抚了下来。

李茂功暗暗夸了一句，还是老秦这人内秀啊。

随即冲郭业点头说道：“好，既然你敢如此应承保证，卫公他又信你所言，此事就此揭过，咱们三五天后再见真章。如若你保证不了蜀王殿下等人的安全，因为格尔木城之事惹得松赞干布那厮恼羞成怒，迁怒于被软禁在逻些城的使团成员。哼，到时候我只能押着你亲自去见卫公了。”

郭业耸耸肩瘪瘪嘴，好像再说信不信随你，我无所谓。

紧接着，李茂功又问道：“卫公他老人家让我再问你，格尔木此间事了，你是否可以率军撤离吐蕃回西川？你小子这摊浑水搅得整个吐蕃国风云色变。我敢保证不出五日，逻些城那边肯定会做出应对。不是挥军前来讨伐格尔木城，便是将你歼灭在吐蕃国境内。我们几路大军毕竟是朝廷的大军，私自进入吐蕃国领土已经犯了大忌，如果到时候还和吐蕃大军刀兵相接，呵呵，事情就大发了。”

郭业闻言，立马摇头道：“李大人，既然我敢保证蜀王殿下行人安全无虞，那么朝廷就没了掣肘。为何咱们不趁这个时候，也将百里之外的多弥城拿下呢？”

“什么？”

李茂功脸色顿然一变，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你是说夺下多弥城，彻底占领多弥城、格尔木城一带到西川边界的吐蕃领土？”

郭业点点头，应道：“正是如此！”

“奶奶的。”程咬金也忍不住又插嘴道，“郭小子你真是狗胆包天啊，这不是彻底和吐蕃人撕破脸皮，开战了吗？”

此时，攀谈其他事情的秦叔宝和柴绍两人，再一次被吸引了过来，停下话题纷纷朝郭业和李茂功这边瞧来。

郭业见着这四位后世鼎鼎大名的人物，脸上纷纷露出巨骇与震惊，心里甭提有多美了。

不由轻笑说道：“与吐蕃国开战又有何不可？既然没了蜀王殿下等人的掣肘，咱们还有啥不敢跟吐蕃人开干的？趁势夺下多弥城，不仅占下了吐蕃国小部分领土归入大唐版图，还正好封死了吐蕃通往大唐的唯一通道。就冲多弥城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大唐也该将其收入囊中，不是吗？”

“不行不行不行！”

这时候李茂功也不惯着郭业了，连连摇头拒绝道：“两国开战之事岂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就连卫公他老人家都无法作主，必须圣上亲自定夺。这样，趁着吐蕃人还没挥军反扑夺城，你这几日便收拢兵马彻底退出吐蕃国，回到西川都护府去。而且圣上交给你的任务，一是营救回蜀王殿下一行人，二是灭灭吐蕃人的威风，你统统做到了。回到长安，少不了你的封赏，知足吧，小子！”

郭业这个时候也不再妥协，脸色有些潮红地激动叫道：“在如此大占上风的时候，居然要撤出吐蕃国，将这么一大片土地和城池拱手还给吐蕃人？这不是扯淡吗？我三千西川军誓师出征，如今剩下不到一千人，难道我这些阵亡的弟兄都白白枉死了？黄河帮一共三百二十八名汉子，为烧敌军粮草为拖延阻挡吐蕃军而全部遇难，难道这些血性汉子的性命就这么魂断异国？不可能，必须拿下多弥城，甩松赞干布一记响亮的耳光才是！”

言罢，郭业呼哧呼哧喘着粗气，胸口此起彼伏，显然格外激动。

旁边的程咬金喃喃说道：“其实郭小子说得也在理，吐蕃国一直狼子野心，先是觊觎咱们的属国吐谷浑，再是惦记咱们的西川都护府，依俺愚见，就该赏他松赞干布两耳刮子，让他长长记性。”

“咬金你别添乱！”

一直不吭声的秦叔宝忍不住对程咬金喝道，“你也说了你那是愚见。这种事情我们怎么能作主？尽出馊主意！”

程咬金又挨好兄弟秦叔宝一顿骂，心里没了底气蔫蔫低下了头，嘀咕一声：“不是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吗？”

“好了好了。”李茂功挥挥手，决定道，“这件事情到此为止，没有皇上的旨意，没有朝廷的下令，谁也不许再打这个主意。郭业，你率着你的人稍稍休整两日，两日后便撤出格尔木，回到西川都护府去。听见没有？”

李茂功此时的口吻格外严厉，而且这句话说出来的语境绝非建议提醒，而是下达命令。

郭业还是不肯放弃这么一个绝佳的机会，再次劝道：“诸位行军总管，诸位前辈，机不可失不再来啊。此时只要发兵五千，便可第一时间拿下多弥城啊！”

噌～

秦叔宝旁边的柴绍猛然站起，神色阴沉地冲郭业喝骂道：“郭业，你是什么身份？一个小小的六品兵司员外郎而已！在我等面前，哪里有你指手画脚的份儿？此事就此作罢，没有圣上的旨意，谁也别想轻举妄动！”

我草，郭业再次被柴绍这个王八蛋岳父打脸，心里顿时升起滔滔怒意。

又要开口反击柴绍来着，只听一阵脚步声在厅堂外响起，人未到声先到：“禀报诸位大人，城中残余吐蕃兵已经清剿完毕，共俘虏吐蕃兵八千余

人。”

郭业扭头一看，来人应该是几路大军中的一个普通校尉。

那校尉禀报完，郭业发现童虎也跑了进来，双手兴奋地舞者铜锤喊道：“大人，大人，有个女人和十几个吐蕃奴隶在府外求见，说是活捉了吐蕃王子多赤罗！”

“哦？”

这下，李茂功几人纷纷淡定不住了，纷纷诧异地望向厅堂外。

乖乖，居然活捉了松赞干布的弟弟，吐蕃的王爷多赤罗，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

李茂功轻笑两声，对着郭业与柴绍两人再次充起何时来来，说道：“打不打多弥城之事暂时搁置吧。眼下，咱们首要的还是想着如何处理这位吐蕃王爷和那八千吐蕃俘虏吧。”

“正是如此！”

秦叔宝第一个率先表态，很明显他也很想将攻打多弥城之事揭过去。

看得出来，他们几人都是替郭业打圆场，不想郭业再次冒犯得罪柴绍，又惹出什么幺蛾子出来。

作为同气连枝的天策府一系，他们担心郭业真惹怒了柴绍，让他心里有了忌恨，到时候不仅无法收场，将来还有碍郭业的仕途。

也难怪他们，谁让郭业与柴绍的关系如此隐晦如深，谁都无法瞧出端倪来呢？

## 第607章如何处置多赤罗

吐蕃王爷多赤罗和八千俘虏何去何从，才是首先要解决之事。

当即，话题一经转移，厅堂中的争论顿时偃旗息鼓消停了下来。

李茂功见着柴绍和郭业重新坐回原位后，挥手示意那名校尉退下，然后对前来报信的童虎打量了几眼，赞道：“郭业，你手下这位铜锤小校倒是有几分虎将之气，不俗，端得不俗。”

郭业呵呵轻笑两声继续坐着不动，童虎却是闻之一阵激动，能得李茂功这种人物的赞赏，童虎焉能淡定？

急急拱手抱拳喊道：“多谢大人夸奖！”

李茂功道：“将吐蕃王子多赤罗带上来吧！”

童虎口中称是，下意识又看了眼郭业。

见着郭业悄无声息地点头后，童虎才拱手朗声回敬道：“得令！”

说罢，急急转身返出了厅堂。

约莫一会儿，狼女砒霜在前，身后跟着十几名奴隶进了守将府，入了厅堂中。

至于多赤罗这厮，则被五花大绑捆得严严实实，跟一头大肉粽子似的被几个人扛着。

嘭！

多赤罗被结结实实地摔在了地上，口中塞着裹布呜呜呻吟痛叫着，看着面容扭曲冷汗涔涔，显然遭了老罪。

这般惨状看在柴绍等人眼中，忍不住皱起了眉头，心中暗道，好歹对方也是吐蕃王爷，怎能如此虐待呢？

将多赤罗扔到地上后，砒霜领着十几个奴隶既不参见李茂功程咬金，也不拜见秦叔宝柴绍，而是纷纷冲郭业跪倒在地，口中齐声喊道：“拜见镇抚使大人，我等幸不辱命，生擒了多赤罗。”

郭业闻之，暗赞砒霜一声，真是好眼力劲儿。

当即起身冲他们诸人连连虚扶双手，叫道：“你们辛苦了，快快起来。”

“喏！！”

诸人再次站起身来，还是不理李茂功几人，继续冲郭业低着头聆听垂询。

郭业也仿佛就当李茂功几人不存在一般，挥挥手下令道：“你们且先下去休息吧，如今任务完成，明日便启程返回西川吧！”

“谨遵大人令！”

众人齐声应答，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的同时转身，离开了厅堂。

至始至终，都没正眼瞧过柴绍、李茂功等人一眼。

貌似将这几位堂堂的行军总管，直接无视掉了。

气得程咬金一个劲儿的龇牙咧嘴，李茂功和秦叔宝相继苦笑摇头，特别是柴绍，忍不住又是一声冷哼，自言自语般啐道：“真是毫无礼数没有规矩，一群乌合之众！”

听着柴绍这么说，郭业又不干了，顶嘴还击道：“霍国公见过哪支乌合之众能够深入异国腹地连连攻城拔寨，又有哪支乌合之众能以几千人数独守孤城，挡住了五万大军的围城？呵呵，还生擒了异国亲王。”

“你……”

柴绍被郭业酸言酸语又是呛了一回，又要站起来与郭业理论一番。

李茂功见状，顿时头大如斗，赶紧缓和道：“霍国公莫要和年轻人一般见识，年轻气盛又颇有建树，不正是小儿得志吗？”

继而又呵斥郭业一句：“郭业，莫要放肆！”

“是啊，咱们还是商讨一下如何处理八千俘虏和这位烫手棘手的吐蕃王爷吧！”

秦叔宝也是配合着李茂功，赶紧起来打圆场道。

郭业闻之撇弃与柴绍争锋相对，脱口说道：“这有什么棘手烫手的？八千俘虏统统坑杀，难不成还圈养起来浪费粮食？至于多赤罗这狗日的，依我看来，直接砍下他的脑袋祭奠我阵亡的弟兄最为合适，用以告慰殉难在格尔木城的西川军和黄河帮兄弟的亡魂。”

“呜呜呜……”

五花大绑躺在地上的多赤罗闻之，吓得眼珠子暴突，口中不断叫嚷抗议着。

“叫你娘的叫，这个时候认怂了？”

“嘭嘭~”

郭业看着这厮的屁样，直接上前狠狠踹了两脚，发泄着心中的愤恨。

郭业的建议一出，程咬金立马起身附和赞道：“嘿嘿，郭小子这意见俺老程绝对赞同。这些吐蕃兵留着无用，索性统统杀干净得了。坑杀有点狠，不如统统斩下脑袋扔在格尔木，咱们再行撤离，如何？”

“不行！”

这次却是秦叔宝第一个出来反对郭业和程咬金，摇头皱眉道：“一直以来军中就有过规矩，杀俘不详。只要对这八千俘虏动了刀子，姑且不说御史台的那些监察御史们会不会弹劾我们，恐怕谏议大夫魏征也不会在皇上面前轻饶了我们。秦某人第一个不赞同杀俘！”

柴绍相继也是站起，狠狠剜了一眼郭业后，冲李茂功摇头说道：“多赤罗不能杀！他乃吐蕃王爷，乃当今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之亲弟。冒然宰杀堂堂一位吐蕃王爷，这可不是儿戏。只要开了这个口子，吐蕃与我大唐的关系将从此破裂，必成死敌之国。”

“破裂就破裂呗。”郭业撇撇嘴哼道，“吐蕃人本来就是狼子野心，不然也不会一直觊觎我们大唐属国吐谷浑，也不会一直惦记我们西川都护府了。如果一味纵容，哼，小心养虎为患才是。”

柴绍怒道：“你个黄毛小儿懂得什么？吐蕃国虽是狼子野心，但是陛下一直想让他臣服我国。而且据我所知，松赞干布几年前曾派遣使者进长安向皇上透露求亲的意愿，愿与我大唐结为姻亲，好让大唐与吐蕃成为翁婿之国。如果杀了吐蕃王爷多赤罗，这不是彻底搅黄了此事吗？”

说到这儿，柴绍又转向李茂功，沉声说道：“英国公，你应该明白，陛下一直不想跟吐蕃国撕破脸皮正式开战，无非就是因为吐蕃国的特殊地理位置。高昌、泥婆罗等西域小国，还有吐蕃西面的邻国天竺、大食等国，一直都是蠢蠢欲动，对我大唐心存敌视。如果陛下能够让吐蕃臣服，结为翁婿之国，那么不就彻底打破了诸国联盟对抗大唐的中枢纽带了吗？因此，多赤罗不能杀，以我之见，不仅不能杀，还必须将其放还才是。”

松赞干布求亲？大唐吐蕃结为翁婿之国？

郭业心中顿时想到了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尼玛不就是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的前奏吗？

正是因为李二陛下出了这记昏招，才错失了覆灭吐蕃国的最佳时机，以至于养虎为患让吐蕃国徐徐休养生息，再加上文成公主将大唐的工艺技术、书籍文化、粮食物种带进了吐蕃，最后才让吐蕃国坐大变强，最后一度成为大唐帝国最大的敌人。

不行，绝对不能让松赞干布的奸计得逞！

当即，郭业狠狠拍了一下椅子扶手，厉声喊道：“扯淡！大唐帝国哪里需要靠和亲公主来赢得他人臣服？汉朝便有和亲匈奴的先例，最后如何？不照样使得匈奴强盛了起来，一度威胁到了大汉帝国的存亡。靠一个女人去赢得番邦异国的尊重臣服，这不是昏招是什么？这不仅赢不来他人的尊重，还会变成他人的笑柄，最后以至于番邦异族皆会变本加厉来要挟我大唐帝国。”

说到激动处，郭业忍不住伸手怒指着柴绍的鼻子，喝道：“莫非我汉家儿郎皆孬种，大唐帝国无男儿？霍国公，你要做孬种要做软脚蟹，要靠女人的裙摆来苟延残喘，我不管。反正我郭业不干，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宁可战死沙场也不会干这令祖宗蒙羞之事。”

“放肆！！！”

柴绍被郭业痛斥的体无完肤，史无前例地喝骂道：“郭业，我姑且念你心智失神胡言乱语。这是皇上的意思，岂能容你在此目无君上的针砭是非？莫非你觉得皇上也是孬种软脚蟹，靠女人的裙摆来寄生？郭业，你活腻味了吗？”

“郭业，闭嘴！”

“郭小子，混账！”

“郭业，退下，不许再胡言乱语！”

秦叔宝、程咬金、李茂功三人顿时面露巨骇，纷纷出言喝退了郭业。

再让这小子如此胡作非为下去，什么时候丢了脑袋都不知道。妄议君王，欺君罔上，砍他十次脑袋都不嫌少。

郭业此时也稍稍冷静了下来，发觉自己的确说得有些过头了，当即就坡下驴消停了下来。

整个厅堂安静了下来，在场几人默不作声，各有心思。

约莫过了一会儿，李茂功打破沉寂，开口说道：“这样吧，由我来取个折衷的办法。先将格尔木城这边之事上奏朝廷，多赤罗与八千俘虏暂且由郭业率军押往西川都护府，等候皇上下旨再做决定。”

“至于我们四路大军，不能在吐蕃国久留，必须明日一早便撤出吐蕃返回东突厥那边。卫公也曾交代过在下，两国尚未开战，我军冒然闯进他国领土，已经犯了大忌。所以，明日必须速速撤军离去。”

几人闻之，纷纷点头表示没有异议。

郭业听罢，虽然没有吱声儿，但是眼咕噜机灵地转了好几圈，心中有了其他的主意。

多弥城可以不攻占，格尔木城可以撤离，但是，必须断了大唐与吐蕃和亲的念想。

他曾清楚地记得，大明王朝三百一十五年，却是不和亲，不赔款，不议

和，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风雨飘摇的大明朝可以做到，为什么强盛贯穿古今的大唐王朝不可以呢？

## 第608章卢国公的请求

翌日一早，李茂功与秦叔宝等人率着几路大军撤出格尔木城，准备返回东突厥卫国公李靖帐下复命。

郭业携庞飞虎、童虎、康宝等人亲自相送出城。

出了格尔木城东门，李茂功耳提面命了郭业几句，又殷殷嘱咐交代一番后，第一个领军开拔而去。

秦叔宝则是将手搭在郭业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拍轻声在郭业耳边说道：“此番若蜀王殿下下一行人能够安然返回西川，加上你在吐蕃国的这番作为，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回去长安之后陛下肯定有所封赏，届时替我好好敲打敲打怀玉这小子。我听他每每给我来信都会提及你，想必你在他心中的份量委实不小。”

郭业点头应承道：“我与怀玉既是同窗又属挚友，冀国公且宽心，怀玉那儿我会督促他长进的。”

“好，甚好！”

秦叔宝连叫两声好后不再多言，调转马头手中双锏一扬，高声喝令道：“全军听令，速速开拔！”

很快，秦叔宝便策马追赶李茂功而去。

当霍国公柴绍策马路过郭业的身边之时，亦是稍稍停驻了下来，坐于马上居高临下地瞟了郭业一眼，语气不咸不淡地哼道：“郭业，小聪明只能帮你一时，无法帮你一世。你，好自为之吧！驾~~~”

话音一落扬马而去，听得郭业一阵翻白眼，不断腹诽道，小聪明咋了？哥们仗着小聪明不也混到如鱼得水吗？哼，你不待见我，我他娘的还懒得搭理呢？秀秀这些年受得委屈，我自会亲自取回，姓柴的。

前面三路大军陆续开拔远去，仅剩程咬金这一路大军姗姗出城迟迟开拔。

程咬金策马出城近到郭业等人身旁，一边呼喝着大军跟上，一边坐于马上左顾右盼着郭业这拨人群中，满脸又是期冀又是失望，貌似在寻找着什么却一直未果。

郭业见状，很清楚程咬金到底在期冀找寻着什么，也明白程咬金这个铁打的汉子因何而失望。

旋即，来到程咬金的马前牵住马嚼子，低声问道：“卢国公，你可是在找二牛？”

程咬金闻言立即点头不止，不过很快便纠正了郭业的称谓，说道：“不是二牛，他叫怀忠，他是我老程家的二小子，程怀忠！”

郭业听罢，心道，可真够偏执的，这不都一样吗？

随即，郭业陪笑道：“是是是，是怀忠。卢国公不要找了，他没有来。”

“唉……”

程咬金粗犷乐天的面孔上难得露出几分惆怅，长叹一息后摇头无奈道：“俺就知道这傻小子跟老子一个德行，认准了一件事儿十头牛也别想拉回来。当年他母亲的事情真是误会啊，他咋就不理解俺这个当爹的呢？”

郭业随口应付了一句：“是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兴许再过几年他能够转过弯来。卢国公不要烦心了，时间才是化解心中创伤与怨恨的最佳药



剂。兴许也能缓和你们父子间的关系！”

“这傻小子是老子的种儿，既拧巴的紧又轴的很，难，难哦，唉……”

此时的程咬金在郭业眼中，已不再是一个叱咤风云的骁猛虎将，更像是一个失败的父亲。

突然，程咬金眼前一亮，仿佛像是发现了宝藏一般打量着郭业，惊叫道：“对啊，俺怎么把你给忘记了？我家二小子最听你的话了，而且我听长孙家的三小子说，怀忠娶了你们郭家小女，咱们程郭两家可是亲家了哈！”

郭业自然明白程咬金口中的长孙家三小子，指的便是长孙羽默那小子。

经程咬金这么一说，他也才反应过来，对哈，二牛娶了自己的妹子小蛮，那他和程咬金家可就是亲家了。

啧啧，真没想到自己和程咬金还能有这么一层关系，真是造化弄人啊！

继而矜持地笑道：“是啊，二牛，不，怀忠当年在陇西娶了我家小妹小蛮，按理小蛮应该拜见一下你这位公爹。不过舍妹如今人在西川，恐怕……”

“哈哈，不碍事不碍事，俺还听长孙家的三小子说我那儿媳妇在西川静心养胎，是不？啧啧，没想到怀忠这小犊子真不赖，一晃眼十年的功夫，不仅娶了妻还快要当爹了。嘿嘿，老子也要升格儿当祖父了。哇哈哈，老程家的种儿硬是要得，就是能干。怀忠可比他大哥怀默要强，比他三弟怀义要有出息。说到底还是咱们老程家的种牛逼啊！”

刚才还一副猴子死了亲爹般满脸苦逼的程咬金，就这么自言自语间，居然换了一副面孔，活灵活现精神百倍起来。

郭业见状暗暗鄙视，张口闭口都是老程家的种牛逼，这跟我小妹怀孕挨得着吗？真是粗鲁无比的程咬金啊。

这时，有传令兵策马奔来，通知程咬金前面英国公李茂功已经在催促，让他加快行程跟上大队。

程咬金立马拍了拍脑门，急道：“奶奶的，看俺这么一啰嗦，居然把正事儿给忘了。郭业，你帮俺一个忙，没事的时候替俺劝劝怀忠，让这小子早点认祖归宗，早点将俺那儿媳妇接回长安卢国公府来养胎才是。”

“我靠，卢国公你自己都搞不定，我又怎么能搞得定？”

郭业一声惊呼，摇头道：“这事儿太棘手了，你们父子间的关系太僵了，我搞不定。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程咬金喊道：“不行，你一定要帮俺这个忙，让这小子早点认祖归宗。”

我靠，郭业再次鄙视起程咬金来，这还赖上哥们了不成？

随即没好气地回道：“卢国公你不能这么强行摊派任务吧？凭什么啊？”

“凭啥？”

程咬金咧嘴一笑，仿佛奸计得逞一般说道：“就因为怀忠对你言听计从信任至极，就因为你小妹是我老程家的儿媳妇，就因为郭程两家是亲家。你总不能任凭怀忠这小子胡乱着来，让我那孙儿将来一出世便无法进祖宗祠堂进族谱吧？小子，这个忙你不帮也得帮，好歹咱俩同在天策府一系，俺还能亏了你不成？”

“有好处？”

郭业眼睛一亮，问道：“忙我可以帮，但总不能白忙乎，是不？你先说说好处！”

“他奶奶的，你倒是要挟起老子来了。”程咬金没想到郭业会这么不要

脸，自己只是顺嘴一说有好处而已，没想到这小子就是属猫的，闻到鱼腥味儿就跑上来了。

随即，他只得硬着头皮说道：“放心，只要怀忠肯认祖归宗，让我未出世的孙儿将来好进祖宗祠堂上族谱，俺便答应你一个请求。至于什么请求随你说，只要俺能办到肯定不会推诿。”

郭业听罢左右权衡了一下，能得程咬金一个承诺可是当真不容易。

再说了，郭程两家既然是亲家，二牛老是跟他爹程咬金对着干，绝逼不是什么好事儿。先不说关乎到自己的利益，就说自己小妹的未来，如果能进入卢国公府中享福，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

当即，满口应道：“好，我答应你，咱们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可不要到时候反悔啊！”

“呸，你个精明鬼少埋汰俺老程，俺是那种言而无信之人吗？”

说罢，程咬金缓缓调转了马头后，冲郭业扭头最后说道：“放心，俺老程一口唾沫一个钉，绝对是信人。你只管去做就好！”

交代完之后，程咬金高高扬起马鞭，呼喝道：“全军听令，火速开拔，赶紧追上英国公大军。”

“驾~”

一声催马，程咬金扬尘而去，溅得尘土飞天让郭业冷不丁吃了一嘴土坷垃。

“呸呸呸呸~”

郭业不断地吐着唾沫，恨恨地骂道：“好你个程咬金，真是小气！”

不仅是郭业一人吃了满嘴灰，庞飞虎、康宝等人亦没有幸免。

待得大家纷纷吐唾沫抹嘴唇后，庞飞虎靠近郭业问道：“大人，既然四路大军都撤了，那咱们是不是也该押着多赤罗和八千俘虏离开格尔木城，返回西川都护府啊？”

“撤退？”

郭业摇头笑道：“吐蕃遑些城那边的援军没有五六天的时间，根本无法驰援格尔木。既然如此，咱们也不急着走，先逗留一日再说。”

庞飞虎狐疑问道：“逗留格尔木一日，大人莫非还有未了之事？”

郭业点点头，说道：“对，的确是有未了之事。而且还是一件大事，一件事关我大唐国运，事关华夏福祉的开天辟地之事。”

“嘶.....”

众人纷纷冷抽一口气，郭业说得也太过玄乎了。

见着众人满脸的莫名其妙，郭业嘴角一扬坏笑起来，然后冲康宝问道：

“宝哥，八千俘虏是否看押妥当？如今没了几路大军的庇护，如果让这八千俘虏暴动起来，仅凭咱们一千余的西川军和几千青苗军根本罩不住啊！”

康宝笑道：“大人放心，几位行军总管在临走前已经将这八千人统统缴械，连甲盔都扒了干净，如今这八千人就跟八千人头大肥羊似的，啥也不是。而且这八千人还被关押在城中的一处奴隶监牢中，别说他们无法逃脱，真敢暴动只要咱们的人在监牢上面一阵箭射绝对死上一大片。”

郭业闻言点头道：“好，那就好！”

继而又冲童虎招招手，吩咐道：“童虎，你带上一些人，在东门城外给我搭建起一座台子来，唔，就叫‘斩王台’吧！”

“斩王台？”

童虎、康宝几人再次面露疑惑，大人这又是要闹上哪一出？

## 第609章斩王台

“斩王台？”

几人纷纷诧异惊呼，尤其是被郭业交代搭建斩王台的童虎，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般迷糊问道：“大人，这斩王台干嘛使的？属下搭建之时，可有什么讲究？”

郭业冷笑道：“斩，断头也！王，吐蕃番王多赤罗也！这些，你总该明白了吧？”

什么？

众人的心底顿时宛若巨石落入镜湖中，掀起惊涛骇浪般，惶惶不已。

这些统统都明白了，郭大人这是要断了多赤罗的脑袋，要他小命啊！

当即，庞飞虎出来质疑道：“大人，英国公离去之时不是交代，让您押解多赤罗与八千俘虏回西川，等候圣上的旨意吗？你这……”

“对啊。”康宝亦是点头附和道，“未经朝廷允准，擅作主张私杀吐蕃王爷，这可不是小事啊！万一朝廷怪罪下来，恐怕凶多吉少啊！”

此时就连童虎都出来劝阻道：“大人，你可不能拿自己的前程赌气，毁在多赤罗这杂碎身上啊。”

唰～～

庞飞虎领着康、童二人齐齐跪下，三人抱拳异口同声喊道：“请大人三思！”

郭业甩了下手臂，叹道：“不杀多赤罗，何以告慰我西川阵亡将士？不杀多赤罗，拿什么祭奠黄河帮刀疤刘等数百好汉？几位，多赤罗该死，也必须死啊！”

最重要的一点郭业没有说出口，那便是不杀多赤罗，怎能彻底断了大唐与吐蕃和亲的念想，怎能让大唐与吐蕃生出一条永远无法愈合的裂痕？

如若和亲吐蕃，将李唐公主下嫁吐蕃，不仅令大唐百万披甲男儿蒙羞，更是助涨了吐蕃休养生息，徐徐强大。

所以，无论怎么样，多赤罗必须死！

三人听着郭业说罢，脸上露出了沉思，康宝和童虎默不作声，显然心中有了骚动。

不过庞飞虎毕竟年长稳重，考虑得比较全乎，心有忌惮地继续劝道：“大人，属下对于斩了多赤罗并无异议，这厮手上沾满了我们弟兄的鲜血，委实该死。但是，大人你未经朝廷同意，便私自斩杀多赤罗。如果朝廷怪罪下来，岂不是？”

郭业顺着话茬儿接过来道：“岂不是前程尽毁，甚至祸及自己与家人乃至兄弟的性命？”

庞飞虎点点头，苦笑道：“大人的性子飞虎怎么会不了解？你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今天却一反常态，明知这桩生意是赔本赚吆喝，不，甚至连吆喝都赚不来，届时朝廷里头那些大人们肯定也不会轻饶了你。大人，还望三思啊！”

“呵呵……”

郭业亦是苦笑一声，叹道：“知我者，飞虎也！但是，飞虎，你知道吗？有些事情的得失并不一定要计较于眼前，今日斩杀多赤罗，他日定会有所收

获。再说了，不杀多赤罗，你我的良心可安？每到午夜梦回之时，难道你就不怕昔日的袍泽兄弟满身血淋淋来找你我诉说冤屈？因此，有些事情往往都是这样，明知不可为却一定要为之。”

说罢，郭业突然沉下脸来，喝道：“此事，你们无需掺和，全是我郭业一人的主意。他日若朝廷怪罪下来，跟你们任何人都没有干系。斩杀多赤罗，必须为之。我意已决，虽千万人吾往矣！”

郭业语气决绝，言辞振振，直击三人的心扉。

庞飞虎三人还是跪地不起，彼此对望了一眼后，咬紧牙关皱起眉头又是齐声吼道：“吾等愿与大人共患难！”

郭业赶忙一一扶起三人，宽慰道：“好兄弟，我心里有分寸，尽管斩杀多赤罗多有冒失莽撞，但却不会牵累太深。毕竟此番我等不仅在吐蕃国攻城拔寨，扬了大唐国威灭了吐蕃国的威风，还成功营救了蜀王殿下的一行人。哦对，据东厂昨天夜里密报，米吉等人在东厂的协助下，已经安全返回西川。有此等功劳傍身，朝廷纵是想怪罪惩治我们，顶多也就一个功过相抵而已，划得来！”

“啊？”

三人一听米吉等人成功营救出蜀王一行人，兵安全抵达西川，纷纷松了一口气。

的确，有两桩大功劳傍身，朝廷顶多给他们来一个功过相抵而已，伤及不到他们的根本。

三人此时不再出言相劝，打心里而言，他们也巴不得砍了多赤罗这狗日的脑袋。

郭业又是一声轻笑，说道：“你们放心，即便朝廷有人想揪着这事儿不放，我还有后招，哈哈，我手里还有一个大招未用呢！”

他们熟悉郭业这番笃定的神情，心中欣慰有余，也不再忧心其他了。因为，他们知道郭小哥说有信心那便是真的有把握，有所倚仗。

童虎率先抱拳离去，开始张罗人手准备搭建斩王台。

紧接着，康宝也跟着离去。

剩下的庞飞虎没有立刻离去，突然问道：“大人，那八千俘虏如何安置？真的押解回西川吗？”

郭业怪笑地看着庞飞虎，反问道：“你觉得呢？”

庞飞虎低头想了想，猛然抬头毅然决然地说道：“既然大人要斩杀多赤罗，那这八千俘虏留着又有何用？索性斩草除根一并解决，省得押解回去浪费咱们的粮食。反正杀一个是杀，杀一千杀一万亦是杀，一并解决了吧？”

“哈哈，好你个庞飞虎，又说到我的心坎儿上了。”

笑罢，郭业目露凶光，狠声道：“杀一是为罪，屠万是为雄。屠得九百万，即为雄中雄。今天，咱们做不了雄中雄，但是他日必能屠尽吐蕃国，做那雄中雄！”

庞飞虎被郭业的话中气势委实震撼了一把，口中不停念叨着雄中雄三字，最后冲郭业确认道：“大人的意思是……”

郭业斩钉截铁地回道：“杀，杀杀杀，一个不留！”

“喏！！”

庞飞虎弓腰抱拳，喊道：“这个刽子手庞某替大人当下了，我这边回监牢

下令，将八千吐蕃兵乱箭射杀，一个不留！”

说罢，急急转身飞奔而去。

郭业望着庞飞虎渐行渐远的背影，轻声呢喃道：“庞头，谢了！”

而后，独自一人踱步回到了守将府的东厢卧房，继续陪坐在贞娘身边，怔怔地看着还在沉睡中的贞娘。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童虎派人禀报郭业，东门外的斩王台已经搭建完毕，随时都可以行刑。

郭业闻之，立马率众前来东门。并吩咐暂时看押多赤罗的狼女砮霜等人将这厮带到东门。

来到东门口，果真看见了一座临时搭建而起较为简易的行刑台。

行刑台约莫一米来高，夯土打得地基实心圆木搭建而成，地面通往台上有一小梯子，台上挂着一副临时写得牌匾，上头写着三个斗大的字“斩王台”。

看着墨迹还未风干，应该童虎临时找人写得。

童虎见着郭业抵达，忙上前行礼道：“大人，时间仓促，属下只能搭建成这般了。”

郭业赞道：“很好，很不错的！”

而后，冲身后不远处的砮霜众人挥手喊道：“带吐蕃狗王多赤罗上斩王台！”

“呜呜呜呜……”

多赤罗继续被五花大绑口塞布团，只能呜咽乱叫。郭业看着这厮圆目爆睁，满脸尽是惨白惶惶之色，显然猜出了郭业将对他做什么。

当砮霜等人押着多赤罗路过郭业的身边之时，郭业充满杀戮的双眸与多赤罗惊惶的双眼相相对视了一眼。

郭业仅仅对其赠了一句：“多赤罗，自造孽不可活啊，你不作死根本不会死！放心，黄泉路上还有你那八千吐蕃兵陪着你，走好！”

言罢，多赤罗就被强行拖上了斩王台，双腿跪地脑袋被按在了台上的一颗木墩之上，一切就绪，行刑在即。

郭业望着四周围观的诸人，突然开口喊道：“今日斩杀多赤罗，祭我英烈亡魂。本官且问你们，谁愿充当刽子手行刑，斩了这厮？”

此话一出，众人还没来得及反应，突然从东门口内，郭业的身后人群之中爆出一道吼叫：

“谁也别和老子抢，咳咳……由我来，必须由我来斩了这厮，祭我兄弟亡魂！”

唰～

拥堵的人群中主动退避开来一条路，让喊话之人徐徐走上前来。

## 第610章九丑执刀，诸兄弟请睁眼

众人主动退避，让出一条径直通往斩王台的路来。喊话之人在两名士卒的搀扶下，徐徐朝着郭业这边走来，定睛一看，正是赵九丑无疑。

郭业一见立马上前迎去，有些嗔怪道：“你身体还未康复，不好好在房中静养调息，这个时候跑出来做什么？”

赵九丑的脸色虽然不像之前那么惨白，但是也不见血色，显然还是处于疲累虚脱的状态。

而且尽管左右有人搀扶，但是每走动一步就会忍不住龇下牙，应该是扯到了后背密密麻麻的箭伤，痛苦难当。

但是尽管如此，赵九丑还是从未有过吭声，相反强行站到郭业跟前，巍峨不动如山般说道：“大人，再也没人比我更适合斩杀多赤罗了。请大人恩准，让九丑了偿夙愿，告慰黄河帮众兄弟的在天之灵！”

郭业闻言颇为动容，心道，是啊，也许再也没有比赵九丑更适合这个刽子手的角色了。

随即关切地问了一嘴：“你的伤口没事吧？抡刀斩狗头，也许又会将你后背的箭伤崩坏，到时候怕……”

“无碍，当真无碍！”

赵九丑执拗地摇了摇头，同时冲左右两边搀扶他的士卒喊道：“放开老子，我自己能走！”

说着，咬紧牙关朝前走了几步，登上斩王台的阶梯步步上去，很快便上了斩王台。

郭业冲狼女砒霜挥挥手，喝道：“砒霜，给九丑兄弟拿刀来！”

“嗯！”

砒霜闻言转身从地上捡起一把刀柄系红布，宽身巨背的大刀来，双手奉到赵九丑的跟前。

赵九丑抄刀在手卖力地耍了一个刀花，赞道：“好刀，不错！不过还是没有老子的金丝大环刀使得趁手！”

长刀在手，赵九丑斜眼眯着看了看被几个奴隶强行摀倒在地，脑袋磕在圆木墩上正疯狂挣扎着的多赤罗。

刹那间，赵九丑的脑中浮现出一张一张熟悉的面孔，刀疤刘，王半瞎，贾老六，还有黄河帮的其他义气兄弟。

可惜这些人已经没了，全没了，始作俑者正是眼前这条疯狂挣扎的吐蕃狗王。

始作俑者，绝无后乎！

唰，

赵九丑满肚子的怒火与怨愤，在这一时刻升腾起来。

此时的他圆目怒睁，拖着有些疲累的身躯，一步一步走到多赤罗跟前，恨声说道：“多赤罗狗贼，你也有今天啊？今天老子要拿你狗头，祭我兄弟亡魂！”

一声怒骂，多赤罗的身体抖动如筛糠，挣扎得越发疯狂了，口中呜呜怪叫着。

赵九丑不理，冲着摀住多赤罗的几个奴隶喊道：“给我摀好了，老子给他

一刀切！”

一名奴隶回道：“赵大当家请下刀吧，弟兄们的手把式硬着呢！”

“好！！！”

赵九丑大喝一声，双手握着刀柄将长刀举得高高，仰天长啸道：“弟兄们，你们睁开眼啰，瞧瞧大当家替你们报仇啦！”

哗啦~

手起刀落，刀锋入颈，喀嚓~

一声脆响！

脖颈如脆骨，一刀两断！！

嗤~

一道血水从断颈处喷溅而出，溅得足足三尺高。

砰砰砰砰砰~

多赤罗那颗硕大的人头如皮球一般，滚落在地，在斩王台上打着翻滚，滚出十几步方才停歇。

吐蕃国一代天子骄子，自诩吐蕃国百年难得一见的天才，吐蕃王爷多赤罗，自此殒命！

嘶.....

围观诸人皆是见惯了这般血腥场面，但是亲眼目睹堂堂吐蕃王爷居然身首分离，不由亦是一阵嗡鸣。

咣当~！

赵九丑长刀脱手，整个人仿佛跟泄了气的皮球一般，顿时萎靡了下来，头晕目眩之下再次瘫倒在地。

在场诸人耳中清晰地听见了赵九丑晕阙倒地的最后一句话：“安逸了，解脱了，值了！”

郭业见着赵九丑后背箭伤崩裂，血水浸湿了衣襟，知道这厮刚才使了大力气又扯动了伤口，整个人又脱力了。

随即喊道：“来人，来人，速速扶九丑兄弟回去歇息，命令随军郎中，必须给本官好好照顾好九丑兄弟，不能再错任何闪失。”

“是！”

刚才负责摁住多赤罗的几名奴隶兵闻之，纷纷第一时间架起地上的赵九丑，火速将其抬往守将府。

如今，多赤罗已死，一切烟消云散。

围观诸人纷纷退散离去后，庞飞虎这才赶来东门斩王台与郭业碰头。

见到郭业之后的第一句话便是：“八千俘虏，无一生还！”

郭业见状，确认问道：“全部乱箭射杀，不留活口？”

庞飞虎别过头去，痛快地干呕一声，抹了抹嘴唇之后，回道：“是的，一个不留，呕~~”

看得出来，刚才在监牢中大肆屠杀俘虏让庞飞虎很不适应。

旁边的童虎和康宝彼此对望一眼，心中诧异道，麻痹的，原来庞飞虎去干这事儿了，难怪刚才在斩王台附近一直找不到他的人影。

郭业轻轻拍了拍庞飞虎的肩膀，宽慰道：“凡事都有第一次，洗把脸好好睡上一觉，明天就什么事儿都忘记了。”

庞飞虎嗯了一声，低着头心有余悸。



这时，康宝皱眉说道：“看来吐蕃人拿回这座格尔木城后也没啥用了，顶多是一座死城！每到午夜梦回时，整个城中鬼叫嚎嚎，阴风阵阵，谁还敢住进这座城中啊？”

童虎听着康宝这么说，忍不住打了个寒颤，深有同感地附和道：“是啊，今后的格尔木城就是一座死城，一座鬼城。咱们这次可真把吐蕃国祸害得够呛，估计松赞干布那厮气得暴跳如雷，夜不能寐，睡不安逸了！”

“呵呵……”

郭业冷笑一声，将目光转向吐蕃国都逻些城的方向，狠声道：“他睡得着睡不着与我等何干？他如果暴跳如雷，一气之下对我大唐开战，那才是我愿意看到之事。哼，到时候老子一把火烧了他的布达拉宫，抛了他家的祖茔！”

说罢，他又笑笑，自嘲道：“呵呵，应该是我想太多了吧？好了，你们传令下去，今夜暂住鬼城一晚，明日一早开拔启程返回西川。”

“喏！！”

庞飞虎等人争相拱手，齐声应道。

……

翌日一早，郭业率着打残了建制的西川军，还有几千青苗军和几万青苗军的家眷迁出格尔木城，返回西川都护府方向而去。

五天后，吐蕃王爷多赤罗被斩，五万大军全军覆没，八千俘虏更是被活活屠杀在格尔木城的消息传进了逻些城。

一经喧嚷，整个吐蕃国朝野闻之一片震动。

同时，逻些城的布达拉宫中，松赞干布正如郭业所料，气得暴跳如雷大动肝火，砸毁王宫中宝物不知凡几，更有三名妃嫔死于他的刀下。

气头之上更是一纸诏令，宣吐蕃王朝的几位大臣立刻进宫，商议如何联络其他盟国对大唐开战，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吐蕃大相没庐德乃，吐蕃国师鸠摩智等人马不停蹄。匆匆进宫。

整个逻些城的上空乌云密布，雷声沉沉，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暴雨，仿佛就要来临……

## 第611章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一纸诏令，吐蕃的一众王公大臣连夜赶入了王宫中。

不过大殿里头的松赞干布貌似还在发疯，不时传来铜器落地的咣当声和瓷器碎地的脆响声，愣是吓得这些王公大臣统统止步在了宫殿门口，没有一个人敢先抬脚进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色尽是惶恐。

这么多人僵立当场，外头又是雷声作吼狂风肆虐，格外得压抑。

最后，还是吐蕃大相没庐德乃与吐蕃国师鸠摩智挑起大梁，相继挺身而出，联袂进入了宫殿之中。

两人进去之后，很快，大殿里头的松赞干布好像止住了发飙狂怒，没了动静。

.....

.....

大殿中，一身吐蕃赞普王服的松赞干布坐在殿上，年约三十几岁，往日俊逸透着精干的面庞上今日却尽是阴霾，侧着身子单手托腮靠在椅子扶手上，一句话也不说，就这么死死地盯着大殿之下。

吐蕃大相没庐德乃与吐蕃国师鸠摩智两人分坐于殿下两侧，席地而坐。

厚软的毛毯却让两人如坐针毡，因为他们被松赞干布这么一声不吭死死盯着，心中满是发虚。

松赞干布纵是发怒发飙乱了分寸，但君威犹在！

两人亦是默不作声，就这么低着头袋对坐着，心中各有所思。

特别是年近五十的没庐德乃，心中所想的，比鸠摩智还要多还要深。

因为格尔木守将次仁尼玛是他的妻弟，而副将朗措则是出自他府中家将。

两人丢了性命倒不打紧，关键是丢失了格尔木城，罪过就大了。而且此番王爷多赤罗命丧格尔木，他们二人也是罪责难逃。

如果追究牵连起来，他没庐德乃也脱不了干系，甚至如果赞普要趁机借着这件事情拔除他们没庐家族，也，也.....

一想到这儿，没庐德乃不由一阵后怕，后背居然冷汗涔涔，浸湿了贴身的汗衫。

好在松赞干布今夜的重心不在这儿，而是一股戾气陡然而出，沉寂了许久之后突然低吼道：“本赞普决定明日下诏，十天后向大唐开战，为我王弟多赤罗报仇雪恨！”

噌，噌噌~

没庐德乃与鸠摩智闻声一同站起，异口同声高喊道：“不可，万万不可宣战啊，赞普！”

“唔？”

松赞干布的鹰钩鼻冷不丁抽抽了一下，继续面色阴沉地扫视着两人，心道，这两人平日都是你咬我我咬你，今日怎么配合的如此恰到好处？

显然，这次是没庐德乃与鸠摩智两人第一次尿到一个壶里。

只见没庐德乃恭敬地向松赞干布行了九十度鞠躬，解释道：“赞普，不能贸然跟大唐开战啊！唐国将多兵广，地大物博，这个时候与之宣战彻底决裂，殊为不智啊！”

“哼，他大唐兵多将广，难道我吐蕃国还会缺了兵马不成？论骑兵，我吐蕃国胜他何止一筹？没庐德乃大相，莫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才是。”

松赞干布很是不满地回击了没庐德乃一句，不过说话有些底气不足。毕竟他心里也清楚，两国开战，如果仅凭吐蕃一国想要覆灭大唐，难于登天。

随即，他又补充道：“纵使吐蕃国力比不上大唐，哼，但本赞普有众多西域盟友，高昌国、薛延陀、泥婆罗，甚至还有远在极西的大食国与天竺国。拼尽联盟诸国之力，难道还怕了大唐不成？”

“咳咳……”没庐德乃轻咳两声，摇头叹道，“赞普所言不错，但这些联盟诸国真得能听我吐蕃使唤吗？统统都是一些心存异心之国啊。而且，这次大唐并未主动跟我们吐蕃开战，我们冒然联盟诸国宣战大唐，就失了大义。到时候唐国拼尽全国财力游说其他诸国，分而击之，甚至私底下计谋瓜分我们吐蕃。敢问赞普——”

突然，没庐德乃走出位置，双膝着地跪在大殿之中，磕头道：“赞普请扪心自问，是大唐联盟诸国瓜分我们吐蕃容易呢？还是我们吐蕃联盟诸国覆灭大唐容易？说来说去，还是因为大唐朝廷并未下过明令开启战端，如果由我们冒然开启战端，真是失了大义，中了唐朝廷的奸计了。”

“放屁！”

嘭~

松赞干布随手捡起桌上一方砚台狠狠砸在了没庐德乃跟前，险些击到对方，满面怒容地咆哮道：“大唐的军队都已经开进我吐蕃国攻城拔寨了，这还叫没有开启战端？难道这些闯进我吐蕃国土的唐军，都是未经唐朝廷调令私动兵戈不成？”

“赞普还真说对了，据小僧所知，纵兵连夺桑巴领地，格尔木城，然后覆灭五万吐蕃大军斩杀多赤罗王爷的唐军，的确未经唐朝廷调令，是他们自己私作主张而为之。而且，率军之人就是当日在长安斗狗大赛击败多赤罗王爷的兵部兵司员外郎——郭业！”

言罢，鸠摩智也徐徐走出位置，来到没庐德乃的身旁双手合十解释道。

“什么？”

松赞干布拍案而起，怒道：“郭业，又是郭业，又是这个名声不显的郭业？是谁，到底是谁给了他如此大的胆子，居然敢纵兵犯我国土，屠我将士，还斩杀了我的王弟。我不会放过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他！！！！！”

松赞干布最后一吼，近乎歇斯底里。

看着殿上松赞干布如此疯狂，没庐德乃与鸠摩智心有余悸。

不过没庐德乃还是颇为感激地看了一眼一直同为政敌的鸠摩智，毕竟在这个时候鸠摩智没有对他落井下石。

但是鸠摩智的心宛若海底深，岂是没庐德乃能触摸的着？

没庐德乃最后硬着头皮上奏道：“因此，就目前而言，赞普不应出兵与大唐宣战，不能断然决定吐蕃国的命运。至于这个始作俑者的郭业，赞普可以派出使者前往长安递交国书，且质问大唐皇帝，必须给我吐蕃国一个说法，为多赤罗王爷与五万死难勇士讨回一个公道。”

“小僧赞同没庐大相的建议。”鸠摩智又是双手合十轻声说道，“如今吐蕃国需要的不是征战连连，而是休养生息徐徐强大，只要给我们十年的喘息发展时间，再与其他诸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小僧认为，十年之后再联盟诸

国覆灭大唐，赞普定能马踏中原，入主长安都城。”

“十年？漫长的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啊！”

松赞干布渐渐放下心中愤怒，仰天长叹甚是无奈。

鸠摩智眼神中闪烁着睿智，继续说道：“如若能够马踏中原，覆灭大唐，赞普等上十年又有何妨？如今您才三十几岁，十年之后您正当盛年。若春秋鼎盛之年华，能够一统中原大地，赞普定为一代天骄，名垂青史，永为流传！”

松赞干布呢喃着：“一代天骄，名垂青史？”

“不仅如此。”鸠摩智嘴角浮起一股笑意，说道，“赞普在派遣使者递交国书质问大唐皇帝的同时，还应该再向大唐皇帝求亲，让他赐婚一个公主于你。前番求亲，他多有推诿。这次借着多赤罗王爷与五万勇士遇难格尔木城之事，李世民总不该再推脱求亲之事了吧？”

“还要求亲？哼，本赞普不稀罕他们大唐的公主，不稀罕！”

显然松赞干布上次李世民婉拒过，心里还是觉得别扭，倍感没面子。

鸠摩智摇头又是一阵轻笑，说道：“不不不，赞普错了，这大唐公主必须娶来啊。你想想看，大唐公主和亲入吐蕃可不比寻常人家的女子啊。我想这嫁妆应该不简单吧？只要娶了这大唐公主，也许吐蕃国强盛起来就不一定只需十年。八年？五年？或者更短呢？”

“懂了！”

松赞干布突然面露毅色，重重地点了下头，声音柔和地说道：“国师，我懂了！谢谢国师，本赞普能得你辅佐，邀天之幸！”

“赞普谬赞。”鸠摩智陡然间面露大慈大悲之色，双手又是合什状，道，“小僧能够辅佐赞普成就一代天骄，成为千古一帝，实乃大幸！”

“哈哈，共勉，你我共勉之！”

松赞干布顿时豪气干云，心中充满了期待，继而问道：“那国师说说，何人能够替本赞普出使大唐面见李世民，替本赞普求来这桩亲事，顺便让李世民夺了郭业小儿的狗命？”

鸠摩智闻言心中一怔，他心里装着诡异，现在不可能在长安露面，一时间不知推荐什么人出使才好。

就在这时，一直不吭声跪在地上双膝都痛死的吐蕃大相没庐德乃开口说话了，居然主动请缨道：“臣愿率使团为赞普分忧解劳！”

此时鸠摩智深得松赞干布宠信，没庐德乃怎么可能不好好表现一次呢？

鸠摩智心里一美，真是来了瞌睡送枕头，还真有迫不及待的。

松赞干布听罢，暗暗琢磨，也行，吐蕃国的大相出使大唐，也算是对得起求亲赐婚这桩事了。

随即大手一挥，下诏道：“准了，一切就看没庐大相的了！”

“臣定不辱命！”

.....

.....

翌日，吐蕃大相率领千人使团，浩浩荡荡离开逻些城，正式出使大唐。十五天后，没庐德乃一行抵达长安，入驻专为外宾使节准备的鸿宾楼中。

此时的大唐皇帝李世民正在宫中听着蜀王李恪和李孝恭两人诉说着在吐

蕃国的遭遇，越听越是火大，这吐蕃人的胆子也太大了，居然敢软禁私扣朕的皇子。

生气之时，又听着礼部尚书李纲来报，说是吐蕃大相没庐德乃抵达长安要求面见大唐皇帝，这他妈不是来看朕的笑话吧？

随即喝道：“告诉他们，就说朕很忙，先晾他们几日再说。什么狗屁的吐蕃大相，一群茹毛饮血的蕃人而已！”

吐蕃大相没庐德乃真够苦逼，这真是躺着也中枪啊！

## 第612章李二陛下下的麻烦

吐蕃大相没庐德乃一行人时运不济，正好撞到李二陛下下的枪口上，被晾在长安城足足五天之久。

最后还是在尚书右仆射萧瑀的帮衬下，五天之后方得李世民的召见。

没庐德乃一见到李二陛下后，除了递交了吐蕃赞普的亲笔国书外，就剩下抱头痛哭数落着郭业等人在吐蕃国的胡作非为。

没庐德乃泣血控诉着兵部兵司员外郎，三地镇抚司镇抚使郭业，私自纵兵侵犯吐蕃疆土，在吐蕃国攻城拔寨，令吐蕃五万兵马全军覆没，且惨无人道屠杀八千吐蕃俘虏兵，更是狗胆包天私自斩杀了吐蕃王爷多赤罗。

李世民听着没庐德乃痛哭流涕的控诉，眼皮子止不住地一阵乱跳。

吓！

奶奶的，郭业这小子是要逆天啊，跟朕之前私相授受的本意居然如此大相径庭。

他居然在吐蕃国闹出这么大的动静，真是，真是……

李二陛下也不知该如何评价郭业这番行为了，是胆大包天呢？还是扬我国威，真他娘的解气？

他暂且将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没庐德乃晾在一边儿，示意萧瑀、长孙无忌两人好生安抚一番。

然后打开松赞干布的亲笔国书，细细看起来。

李二陛下素爱书法，对书圣王羲之推崇至极。现在他看着松赞干布的国书上一水儿的汉字，而且字迹苍劲有力如游龙，心中忍不住起了反感，一个吐蕃国的赞普不好好琢磨你的吐蕃文字，居然精研汉家书法如此造诣，你想干嘛？

仅仅一番字迹，就让李二陛下对松赞干布的第一印象直接负分归零，小逼崽子，负分滚粗！

看着松赞干布在国书中再三强调，要求大唐必须严惩郭业，给吐蕃国一个说法，还吐蕃王爷多赤罗一个公道。

措辞严厉，语气咄咄逼人，好让李二陛下下一阵心里不舒坦，这他娘的还是一个番邦小国对天朝上邦应有的觉悟吗？

吐蕃人，果真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放个屁的功夫，李二陛下不由心中开始大赞起自己之前授意郭业私自出兵的主意，解气，真是解气，就该打他娘的吐蕃人。

但是——

心里舒坦归舒坦，郭业还是给他捅了这么一个天大的篓子。

居然未经自己同意，便私自斩杀了吐蕃王爷多赤罗。

堂堂吐蕃王爷不仅是吐蕃王室，更是吐蕃国的脸面，说杀就杀，这不是逼着吐蕃与大唐彻底决裂吗？

好在松赞干布这小逼还有点忌惮，不然大唐与吐蕃一开战，这可大大违背了自己的初衷。

想着这事儿的确颇为棘手，郭业这小子也忒肆无忌惮了，吐蕃人这边什么都好解决，唯独私杀多赤罗一事不好解决啊，不是三言两语便能糊弄过去的。

李世民思前想后，使团也营救出来了，国威也扬了气也出了，现在应该安抚吐蕃人一番才好。

很快他心中便有了主意，将国书交给旁边的顺公公，示意他收好。

然后对吐蕃大相没庐德乃说道：“没庐大相，贵国赞普的国书朕也看完了，具体事情的来龙去脉朕也了解了。对于贵国多赤罗王爷的不幸，朕深表遗憾。放心，朕自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你且先下去休息，朕与两位尚书仆射商议一番，再行通知于你！”

没庐德乃粗粗松了一口气，不顾脸上的泪痕斑斑，拱手作揖道：“多谢大唐皇帝的秉公处理。不过外臣此番前来还身负另外一件重任，还望大唐陛下玉成此事！”

李二陛下问道：“没庐大相请说，凡是朕能够办到的，定不会推诿。就算是朕对贵国王爷不幸遇难聊表寸心吧！”

这话李世民说得倒是诚心诚意，毕竟是自己暗中派郭业纵兵入吐蕃行凶，虽然他没授意郭业宰了多赤罗，但是多少与他还有点干系。

也算是化干戈为玉帛吧！

但是这话听在没庐德乃耳中，却犹如天籁，宛若天降福音。心中不由暗道，果真让鸠摩智那个秃驴说中了，借着多赤罗王爷之死博同情，大唐皇帝果然中招儿。

随即，他拱手道：“外臣此番前来，是想为我家赞普求亲，希望大唐陛下能够赐婚，下嫁公主到我们吐蕃，好让唐蕃两国结为姻亲，永结万年之好。当然，我家赞普说过，只要娶了大唐公主，唐蕃两国便是翁婿之国。大唐为翁，吐蕃为婿，今后吐蕃将唯大唐马首是瞻也！”

“这件事情啊……”

李二陛下闻言不由脸色一滞，有些蹙眉地看了萧瑀和长孙无忌一眼。

求亲赐婚一事，松赞干布已经不是第一次提出来了，上一次被李二陛下给拒绝了。

没想到这一次又重开了这个话题。

李世民本想当场拒绝来着，可是刚才自己又说了大话，如果再拒绝的话，就有点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就在李二陛下踌躇之时，长孙无忌突然站出来奏道：“陛下，此事毕竟关系到两国皇室，是否先商议一番再行答复呢？”

长孙无忌一句话，立马解了李世民的呆立当场的尴尬。

随即赞赏地望了一眼长孙无忌，心道，知我者，无忌也！

随后，笑着回复没庐德乃道：“没庐大相，长孙大人言之有理啊，你且先回鸿宾楼，过些时日朕会给你一个答复。”

没庐德乃心中暗暗咒骂了几句多事儿的长孙无忌，然后称了一声好，拱手告退离去。

没庐德乃一走，李二陛下就皱眉说道：“吐蕃人还是不死心啊，非要娶走朕一个公主才罢休。哼，朕的女儿岂能嫁到吐蕃那种苦寒之地受罪？”

长孙无忌苦笑道：“可是陛下刚才已经对没庐德乃放了话，这再收回来就有些不合适了吧？金口玉言，难以更改啊。”

萧瑀也是附和了两句，然后说道：“陛下，其实跟吐蕃结亲也并非坏事，毕竟以后成了翁婿之国，我想他们应该就会臣服我们大唐了吧？”

“呵呵，萧大人您没事儿吧？”

长孙无忌冷嘲热讽道：“你觉得松赞干布娶了大唐的公主，就不会再雄心壮志了？这只不过是他的虚与委蛇之计罢了。今日他敢软禁蜀王一行人要挟大唐，明日他便敢拿着我们大唐的公主再次要挟我们大唐。吐蕃人，永远都是养不熟的白眼狼！”

萧瑀辩驳道：“长孙大人多虑了吧？联姻之事，哪朝哪代没有过？”

长孙无忌反击道：“那是强强联姻，自然可以。但是与异族通婚，和亲公主，你见过哪家王朝有过好下场！”

“长孙无忌，你大胆！你这是在诅咒我大唐帝国吗？”

萧瑀抓着长孙无忌的话柄，直接扣了一记大帽子过去，继续道：“再说了，刚才陛下已经答应了人家，凡是能做到的，定不会推诿。现在难不成又反悔不成？你这是要陛下言而无信，陷陛下于不义吗？”

“萧瑀，你少跟本官扣帽子。我这是就事论事，堂堂大唐公主金枝玉叶，下嫁和亲吐蕃，哼，你安的什么心？”

长孙无忌与萧瑀唇枪舌剑，各不退让。

李二陛下看着心里一阵糟心，真想狠狠抽自己一嘴巴子，妈了个巴子的，刚才怎么就不留神上了没庐德乃的鬼当呢？

当即，有些烦躁地喝道：“都不要吵了，朕自然知道金口玉言，万能反悔。也知道吐蕃人想娶朕的公主，压根儿就没安好心。但是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何以教朕？”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顿了顿，有些不忍地说道：“再说了，朕的公主只有长乐、豫章、高阳三位公主到了婚配的年纪。但是她们三儿都是朕的心头肉，你让朕将她们嫁到吐蕃，真不是要剜朕的心肝吗？不行，朕绝对舍不得！”

这个时候，李二陛下从一代英主瞬间变成了一个护犊子的父亲。

长孙无忌听着李世民的话，心中不由一阵惆怅，陛下啊，你刚才说话就不能悠着点吗？咋就嘴巴一秃噜，啥话都敢答应呢？

显然，长孙无忌尽管不同意赐婚和亲吐蕃，但是因为李二陛下的一句话，整件事情变成了被动，他也无计可施。

此时，萧瑀眼咕噜贼精贼精地一阵乱转，突然面露笑意地喊道：“陛下，臣倒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

“哦？”

霎时，李二陛下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萧瑀身上。

只听萧瑀老鸡贼似的眼珠子瞎转，说道：“臣倒有个办法，既可以称了吐蕃人的心意，赐婚和亲松赞干布；又可以不让陛下剜心伤肝，忍痛下嫁心爱的三位公主殿下。嘿嘿，两全其美！”

“真有这么两全其美之法？”

唰，

李二陛下的眼睛大亮，急急招手喊道：“萧卿，萧爱卿，莫要卖关子，快快道来说与朕听！”



## 第613章李代桃僵，加封公主

一旁的长孙无忌刚刚与萧瑀唇枪舌剑完，见着皇帝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不由也侧头望向了萧瑀。

他也很好奇，萧瑀这老犊子能有什么两全其美之法，既能顺了哥情又不会失了嫂意。

长孙无忌的微妙动作自然也被萧瑀收入眼中，这老家伙颇为得意地用眼神余光扫了长孙无忌一眼后，便昂起头颇冲李二陛下说道：“陛下，臣这两全其美之法名为李代桃僵之法。”

“李代桃僵？”

李二陛下仿佛听出了一些门道，若有所思地点头道：“萧卿，你具体说来听听。”

“好的，陛下！”

萧瑀鞠了一躬，轻声说道：“据臣所知，江夏王李道宗膝下有一女封任城郡主，天生丽质，轻尘脱俗，自幼便博览群书，识大体顾大局，颇有大家风范。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任城郡主年方二八，恰恰到了适婚的年纪。陛下，臣建议陛下加封任城郡主为我大唐公主，然后由任城郡主替我大唐和亲吐蕃，嫁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嘿嘿，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一来，陛下兑现了吐蕃人的求亲允诺，二来，陛下也不用忍痛割舍心爱的公主。陛下，您以为如何？”

“哈哈。”李二陛下闻言，顿时大喜，连连赞道，“萧卿，萧爱卿，你真是替朕解了一大麻烦啊！”

可见，对于萧瑀的提议李世民举双手双脚赞成。

反正远嫁吐蕃的不是自己亲闺女，他还真是一点也不心疼。

旁边同样听完萧瑀提议的长孙无忌，则是满脸讶异之色，心中骇道，萧瑀这头老犊子真是心胸狭隘，记仇若深啊。谁不知道当初因为斗狗大赛联合开盘坐庄之时，李道宗与萧瑀两人输的一塌糊涂，赔得差点卖裤衩。因为出银子填补亏空时，两人起过争执。

萧家卖地卖房卖产业，才将银子补齐给了李道宗。这下倒好，萧瑀这老匹夫居然在这个时候狠狠坑了李道宗一把，居然将主意算计到了李道宗的女儿头上了。

李道宗膝下长女任城郡主，长孙无忌多少也听说过一些，听说还颇得李道宗的喜爱。

麻痹，萧瑀这是要剜了江夏王李道宗的心头肉啊。

啧啧，卑鄙，无耻，下贱，普天之下能够出萧瑀左右者，寥寥无几啊！

长孙无忌这边暗里沉思惊骇，那边萧瑀又说道：“陛下，只不过江夏王那边……”

“放心，正如你所说任城郡主乃是识大体顾大局的皇家女儿，难道江夏王身为皇室宗亲，还不如一小女子耳？”

李二陛下大手一挥，一语定乾坤道，“好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吧。具体事宜，朕会让太常寺卿裴寂出面来打理此事，让他与吐蕃使节没庐德乃接触。至于江夏王那边，朕自会与他沟通一番，没什么问题。”

萧瑀闻言脸色立马堆起满满的笑意，眼神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阴毒之

色，口中却是连连赞道：“好，那就好，能替陛下分忧解劳，也不枉臣抓破头皮苦想一番了。”

李二陛下道：“萧卿辛苦了，萧卿的功劳朕自然会记在心里。接下来，咱们该议一议如何处置郭业，给朕那未来女婿松赞干布一个交代了吧？”

三十来岁的李二陛下称呼三十大几的松赞干布为女婿，怎么听着都是那么别扭。

萧瑀闻言，心里又是一阵乐开花，连连叫道：“好，好，此子做事毫无底线，目无君王，是该惩治一番才是。”

对于郭业，萧瑀更是恨之入骨，相比于江夏王李道宗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坑害郭业的机会就摆在面前，他岂能不珍惜？

长孙无忌却是满脸凝重，低声问道：“陛下，咱们关起门来说自家事，郭业此番营救蜀王一行人有功，而且在吐蕃国替陛下逞了威风。而且，他此番行动乃是奉陛下的口谕而行。现在事情了结，却要惩治他一番，这是不是有些，有些……”

李二陛下冒然打断道：“无忌是想说，朕有些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之嫌？”

长孙无忌口中叫道：“臣不敢，臣绝无此意。”

叫罢便闭口不言，显然多少默认了李二陛下的话。

李二陛下自己说完，也觉得如果真要这么做的话，有些不厚道不地道。

轻声叹道：“是啊，郭业此番行径乃是奉了朕的口谕而行。但是朕当初可没想到他会闹得这么大。不惩治郭业，又怎能堵住吐蕃国那边的悠悠众口呢？”

“是极是极。”萧瑀讪媚地附和道，“陛下明见万里，所言甚是。郭业此子野心难驯，频频惹来麻烦。您让他去教训吐蕃人一番，可没让他屠城杀俘虏，更没让私自斩杀吐蕃王爷多赤罗，不是？依臣来看，不杀郭业，难以平民愤啊！”

“呸！”

长孙无忌狠狠啐了一口唾沫星子到萧瑀的脸上，讥笑道：“姓萧的，我不杀郭业，难以泄你萧瑀的私愤吧？我说你好歹也是当朝重臣，怎么心眼小如针尖，屡屡与一年轻人过不去呢？”

唰~

萧瑀被长孙无忌戳中了心里龌龊，老脸顿时一阵臊得慌，着急忙慌掩饰道：“长孙无忌，莫要血口喷人。萧某也是就事论事，如果不是郭业不遵从陛下的口谕，凭自己喜好而胡来，陛下哪里会被吐蕃人烦扰？莫非你觉得凭郭业的所作所为，陛下不仅不应该惩治责罚他，还应该给他加官进爵不成？笑话！”

长孙无忌抬起眼皮子，不咸不淡地看了眼萧瑀，哼道：“依我来看，给他加官进爵又有何妨？有功当赏，这是陛下时常挂在嘴边之话。”

“啧啧，好你个恬不知耻的长孙无忌，我看你这是在私相授受，想包庇郭业吧？这长安城谁不知道你们长孙家的第三子长孙羽默与郭业乃是莫逆之交，哼，长孙无忌你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萧瑀，莫不是你家那两个不争气的玩意被郭业打怕打怂了，你这个当老子的迫不及待想跳出来找回场子？”

“放屁……”

“屁话！！”

“砰！”

“够了，闭嘴，统统闭嘴！！！”

两人针尖儿对麦芒，口水大战间，李二陛下拍案而起，实在看不下去了。

李二陛下起身阴沉着脸呵斥道：“你二人这般模样，哪里还是有几分当朝重臣的风范？与菜场泼妇撒泼打滚有何区别？丢人现眼！！”

天子一怒，两人竞相雌伏，默不作声低下了头去。

李二陛下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一时间苦无主意，只得说道：“如何惩治郭业再行商议。无忌，你传朕旨意到西川，命郭业见旨速回长安。无论是小惩大诫，还是大惩小戒，朕都要见到他再做决定。”

长孙无忌恭敬回道：“喏！”

李二陛下有些疲累捏了捏脖颈，然后挥挥手道：“你二人退下吧，朕还要召见太常寺卿裴寂商议一下关于和亲吐蕃之事。”

这时，萧瑀突然抬头提醒道：“陛下，既然要加封江夏王李道宗之女任城郡主为皇室公主，总该有个封号吧？”

“啊？对，对，朕被你二人委实气糊涂了！”

李二陛下拍拍额头，琢磨了一小下，决定道：“唔，萧卿，就由你代朕拟旨一封吧。嗯……朕决定收江夏王之女任城郡主为义女，加封其为皇室公主。至于这封号嘛——”

李二陛下稍稍顿了下，缓缓说道：“就加封为……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

长孙无忌与萧瑀两人心中默念一嘴，这封号好，耐听。

萧瑀更是双手抱到头顶，作揖喊道：“陛下圣明，明见万里，臣这就去草拟圣旨。”

“好，下去吧！”李二陛下慵懒地挥挥手，说道，“就赐封号文成公主了！”

## 第614章一入长安动肝火

李二陛下降旨西川，命郭业见旨速归，不得延误。

郭业接到长安来旨后，不敢有丝毫马虎懈怠，匆匆草草安排了一番西川诸事，便带着贞娘还有程二牛一同返回了长安。

至于为何独独仅带程二牛一人回长安，郭业自然有自己一番用意，生拉硬拽连唬带吓总算将这憋子忽悠出了西川，朝着长安城进发。

十天后，一行人轻车从简抵达了长安城东门口。

进了城门后，郭业觉着有些干渴，恰巧发现不到十步之外有一个茶寮，便进去小歇了下来。

寻来一张干净的桌子，伙计上来茶汤，郭业招呼贞娘与二牛各自坐下，饮茶解渴起来。

贞娘慢条斯理小酌浅尝，郭业与二牛则是咕咚咕咚状若牛饮，好是一阵解渴。

约莫换过一盏新茶，程二牛突然惊呼一声：“咦？”

赶忙起身从邻桌的空位上捡起一张报纸，递给郭业道：“大人，你看！”

郭业不解地接过报纸粗粗一看，竟是自己名下的《长安日报》。

落入他眼帘的居然是一则爆炸性新闻——吐蕃遣使长安求亲，我大唐天可汗陛下玉成此事，文成公主不日和亲吐蕃，永结两国万年之好！

嘭！

郭业看罢这则爆炸性的标题，拍案而起，满脸怒容骂道：“怎么回事？多赤罗被我斩杀，松赞干布居然还会派出使节求亲？老子做了那么多事，难不成还无法阻止文成公主和亲吐蕃？我草，我靠，松赞干布，我日你亲姥姥！！”

顿时，一股无力的挫败感席卷郭业全身，脑海之中陡然浮现出了成千上万个为什么。

一时间，整个茶寮里的人都被郭业的发疯给吸引了过来，纷纷露出诧异骇然的眼光看着他。

确切地说，应该是围观他，就跟围观一个疯子神经病似的。

贞娘见状急急起身扶住郭业的胳膊，轻轻摇晃着示意他冷静。

程二牛更是赶忙从袖中掏出几个铜板扔在茶桌上，二话不说将郭业拉扯出了茶寮。

来到路上，郭业整个人也冷静了下来，收起充斥体内的暴虐之气，阴沉着脸颊恨声道：“没想到松赞干布这个狗杂碎居然能隐忍到这般地步。亲弟弟被我斩杀，他还能腆着狗脸派人来大唐求亲。难怪陛下这次会答应他如此痛快，八成是因为多赤罗命陨格尔木，心里想要弥补一番吧？”

说着，郭业重新将被揉得皱皱巴巴的长安日报摊开展平，仔细看了起来。

报纸上，这则和亲新闻占了整整一个版面，除了高度赞美文成公主知书达理，天生丽质，大家风范之类的话外，还煞费华丽辞藻吹捧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说什么文成武德仅次于大唐天可汗陛下，乃吐蕃国一代英主，十年间便带领吐蕃国走向繁荣富强云云。

文章中更是臭不要脸的说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乃是郎才女貌，天作佳偶。大肆宣扬唐蕃两国此番联姻，成了翁婿之国后，必定会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永结万年好合，齐心协力万世不变。

反正通篇文章占了头版头条，版面尽是怎么恶心怎么来。

嘶，嘶嘶，嘶嘶嘶……

郭业一气之下，厌恶地将这张报纸三下五除二，撕得稀巴烂狠狠抛在地上，用脚重重一踩。

怒骂道：“好你个关鸠鸠，老子才离开长安多久？你他妈就把长安日报搞得如此乌烟瘴气，你他娘的想干什么？想恬不知耻地成为第二个《人民日报》吗？混账玩意，看老子回头怎么收拾你！”

这时，贞娘与程二牛看着郭业在街上一阵发飙，却不知如何劝说，因为这报纸上的事儿，他俩还真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郭业发了一通邪火之后，对贞娘吩咐道：“贞娘，你先带二牛回太平坊新宅，先安置他住下再说。”

听着郭业这话，貌似接下来准备不跟他俩一路回去。

贞娘瞪大了眼睛，关切地问道：“大官人，你这一肚子火闹腾的，可莫要惹事才好呢。”

程二牛也道：“大人，你想干啥去？要不让俺陪着你吧，身边好有个人跑腿使唤使唤。”

郭业闻言摇头，道：“不用了，你俩先回去，早些时候我便会回家。我先去一趟中书舍人马周马元举家，我想问问他，难道朝廷的大佬们统统都是吃干饭的，为什么不劝阻陛下赐婚和亲？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吐蕃人的险恶用心吗？”

“哦……”

程二牛点点头，转身与贞娘一道儿先行朝着太平坊方向而回。

目送两人离去后，郭业顺手招来路边一顶专门拉客送人的轿子，给了几个铜板大字儿，让他们将自己送到马元举在宣德坊的马府。

乘轿而行，轿夫又熟稔长安大小胡同，很快便进了宣德坊来到马元举在宣德坊的府宅。

来到马府跟前，打发走了轿夫，郭业怒气冲冲地拍门喊道：“马元举，开门，老子郭业回长安闯门来了。奶奶的……”

拍了几下大门后，吱呀一声，大门应声而开，是马元举的夫人开的门。

一见郭业来访，马夫人见着陇西旧人自然也是喜出望外，免得又是一番絮叨。

可郭业这个时候哪里还有闲心和老马媳妇叙旧磨叽，径直入了大门，就要找马元举。

巧了，听得马夫人说马元举今日并没有外出，正在书房中静心练字。

郭业心中又是一阵嘀咕，奶奶的，你倒是悠哉悠哉，居然还有心思在练字，看老子不骂你个狗血淋头才是。

马夫人见着郭业火急火燎，显然有正经急事找自家夫君，因此也没有耽搁，直接将郭业领进了府中，进了书房所在的后院去寻马元举。

马家还是秉承着昔日在陇西的家风，马元举如今身为中书舍人好歹也是一方要职，却是一如既往的简单朴素。

郭业粗粗绕了一下马府，发现整个马府除了马元举夫妇之外，也就是一个负责打扫卫生的老仆和两个负责后厨烧水做饭的老妈子。

看来马元举还是马元举，还是跟以前一样克俭守礼，并未学人家养仆蓄奴，好逸奢靡。

霎时，郭业心头的躁怒多少降了一点温，淡定了不少。

马夫人将他领到书房外，刚要拍门去叫，却被郭业拦了下来，说道：“嫂夫人，你先去忙活吧，我跟元举兄有正事儿需要聊上一聊。”

马夫人闻言嗯了一声，识趣儿地悄然离去。

待得马夫人离去，郭业懒得敲门直接推门而进，咣当一声惊到了里头正静心练字的马元举。

被突如其来的响动这么一惊，马元举握笔的手一滑，吧唧一下，宣纸上的字一笔写歪，顿时破坏了整张字幅的意境。

马元举气得将毛笔往宣纸上一扔，溅到墨汁儿乱飞，辛辛苦苦写了一上午的字幅彻底报废。

顿时满脸怒容地抬头望向门口，正与脸色不悦的郭业对视了一眼。

“咦？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见是郭业，马元举刚才的满心愤慨立马烟消云散掉。

倒是郭业，顾不得拱手问好，没好气地质问道：“你管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我问你，陛下怎么会同意赐婚和亲吐蕃国，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陛下想做松赞干布的岳父想疯了，以至于一叶障目看不清吐蕃人的险恶用心。但是，连你们这些朝中文武百官，还看不出来吗？难不成你们也惦记凑着唐蕃两国联姻，陛下雨露均泽，一高兴也对你们提拔赏赐一番？”

“嗤……”

马元举冷笑一声，回道：“些许时日不见，你小子这张破嘴还是一如既往的阴损毒辣。你应该是刚回长安城吧？”

郭业啐道：“那又咋滴？”

“咋滴？”

马元举眯着眼睛打量了郭业浑身上下，道：“还好，完完整整的去，全着手脚回来，也没缺胳膊少腿。不过你眼下不该咸吃萝卜淡操心，瞎搀和和亲这事，而是应该好好想想你自己的出路，想想法子应付自己的困局吧！”

“啥意思？老子能有什么困局？我好得很！”

“好个屁！”

马元举有些痛心地说道：“你莫非忘记了你自己在吐蕃干得好事？郭业，你小子就是一个天生招灾惹祸不安分的主儿，你说你没事儿砍了多赤罗的脑袋干嘛？你啊你，捅了天大的篓子惹了天大的麻烦了，混球！”

“咋的，陛下难不成还为了给吐蕃人一个交代，准备惩治我一番？”

“屁话，人家都快成翁婿之国了，你说呢？”

## 第615章靠人不如靠自己

一回长安，所见所闻诸事一度超出了自己的预料，也息息相关着自己的命运，郭业的注意力立马从文成公主和亲之事上转移，有些着急地问道：“难不成陛下现在想着卸磨杀驴，过河拆桥不成？靠，我就算是私自纵兵进犯吐蕃，那也是奉了他的口谕，好不好？”

“呵呵。”马元举斜眼瞟了一记，奚落道，“哟，你郭业天不怕地不怕，捅了篓子也毫不畏惧，怎么着？你也有怕的时候啊？”

“我怕个屁！”

对于马元举，郭业嘴上从不服软，撇撇嘴讥歪道：“老马，你就实话实说吧，陛下想要怎么惩治我？”

马元举收起奚落的神情，长叹一息道：“唉，你小子就是不守本分啊。如果你不私斩多赤罗，也许这次你回长安可就风光光了，加官进爵亦不在话下。可你好死不死，偏偏一刀就喀嚓了一个吐蕃王爷，你说吐蕃那边还能善罢甘休？真是不作死不会啊，郭业！”

“得了得了。”郭业破罐子破摔一般似的甩甩手，催促道，“陛下到底想拿我怎么办？你别告诉朝廷里的大臣们都是风向一边倒，想一竿子活活整死我？”

马援军摇头道：“那倒不至于，至少以长孙无忌大人为首的天策府一系大臣们，对你可是一力死保。前两日，他们一齐上奏，让陛下念在你营救蜀王一行人有功，又在吐蕃扬了大唐威名，希望陛下网开一面让你功过相抵。”

郭业闻之心里宽松踏实了不少，还算这帮人没有临阵倒戈，还成。

反过来一想，随即问道：“那么照你这么说法，想要借着私自斩杀多赤罗一事整死我的莫非就是萧瑀、裴寂这些人咯？”

马元举点头道：“没错，萧瑀等人上奏陛下，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止干戈。”

我草，萧瑀你娘逼，老子是操你媳妇了，还是抱你孩儿跳井了，居然非要置老子于死地。

不过郭业细细一想，还真别说，挺灵的。萧家两头小犊子连番在自己手里吃了亏，而萧瑀的小妾杨九红也被自己上过，妈的，还真是灵验，莫非因果循环，报应不爽？

趁着他发愣间隙，马元举又爆料道：“而且就连当朝谏议大夫魏征都连着三次上奏死谏皇上，要严惩于你。”

“什么？魏征这头犟驴子也来摊这趟浑水？”

郭业闻言又是大惊，一股冷意从尾椎骨直线飙升，到了后背脖颈。奶奶的，老魏这个一根筋的家伙也来掺和一脚，李二陛下可真要顾忌一二了。

完，这事儿还真没谱儿了。

随即，郭业急急问道：“那陛下怎么说？不会真听了这群混账王八蛋的话了吧？”

马元举摇摇头，轻声说道：“陛下一时没有定论，应该要等着等你回到长安后，再做定论吧！”

郭业一屁股坐在了胡凳上，心里七上八下，现在真有些后怕了。

继而颇为失神地自言自语道：“我好歹此番也是奉了陛下的口谕行事，虽

然过程有点波折和夸张，但结果好歹也算是大圆满，是不？陛下总不能不承认这一点吧？他可是说过，有功当赏，有过则罚，最不济我也这次也能功过相抵吧？”

“嗤……”

马元举一声冷笑，当头棒喝道：“你小子是真傻还是假傻啊？你也说了，你仅仅是奉了陛下的口谕，他又从未下过圣旨给你，你得到了关键时候，陛下会承认之前说过的话吗？”

“啥？你是说陛下跟我玩心眼？留一手？不，不可能，金口玉言，怎会言而无信？”

“言而无信又如何？谁看见了？陛下曾几何时下个手书给你？你觉得信你的人多，还是信陛下的人多？郭业啊，你还是揣摩透帝王心术啊！自古无情帝王家，冠冕堂皇浮于表面，如果真是满口忠义仁孝礼智勇，就不会有当年的玄武门……咳咳，罢了，我今天的话委实有点多了！”

马元举清咳两声，适时止住了话匣子。

不过虽然戛然而止，但是前面这些话听在郭业耳中，却是掀起了惊涛骇浪，心中做着最痛苦的挣扎。

妈的，难道李二陛下真会如马元举所言，最后阴老子一把，摆哥们一道，为了给吐蕃国一个公道，为了给未来女婿讨一个说法，直接将我当成弃子一般舍掉？

李二陛下身为大唐天子，不会这么耍无赖，不会这么不念君臣之情吧？

顿时，他心中仿佛又响起另外一道既属于他又不是他的声音：“李二陛下耍无赖怎么了？当年汉高祖刘邦不也是皇帝吗？可他还是耍无赖的祖宗啊。不念君臣之情又怎么了？为了宏图大业，他连兄弟之情都能舍弃，血染玄武门，你郭业一个六品兵司员外郎，在他眼中顶多是一个过河卒子，又算得了什么？”

这道声音一出来，郭业浑身打了个冷颤，仿佛室温骤降至零下一般。

突然，又一道声音在他心中叩响：“不行，老子要自救，老子不能当弃子，既然皇帝靠不住，老子就只能自己想辙了。”

当即，郭业面色正经地冲马元举拱手谢道：“元举兄，多谢你的提醒。幸亏我提前来你这儿一趟，不然到时候真是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马元举难得见郭业如此正经危色一次，也能理解他心中的惶惶，轻声宽慰道：“其实事情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至少朝中还有长孙大人等人为你周旋，马某虽然只是一介中书舍人，人微言轻，但你我情同手足，自然也会为你尽上一番绵薄之力。”

郭业再次拱手点头道：“元举兄，有心了。不过求人不如求己，到头来我还得靠我自己。小弟先行告辞，他日若能脱困，必会请你痛饮三百杯。”

说罢，调头拔腿就走，身形仓促，脚步有些凌乱。

马元举看着有些揪心，赶忙喝道：“你小子干嘛去，莫不是又要使什么幺蛾子？”

郭业止住脚步，咧嘴牵强一笑，回道：“这个时候还能耍什么幺蛾子？我必须提前自救，过些日子元举兄便会明白。”

说罢，匆匆离开了马府，又在路上雇来一顶轿子出了宣德坊，风风火火赶往了长乐坊。



没错，正是关鸿鹄所负责的长安报社所在，长乐坊。

自救，

他必须借助报纸在民间舆论的力量来进行自救。

当然，借着长乐坊的几份报纸，他还要顺便黑上一黑松赞干布这王八犊子，想尽一切办法阻止唐蕃和亲，彻底搅黄文成公主远嫁吐蕃之事。

否则，以前种种苦心不都统统白费了吗？

蹭蹭蹭蹭～

轿夫们抬着一顶大轿冲进了长乐坊，停在了长乐坊长安报社的门口。

止步，停轿，最后压轿掀帘子——

“这位大人，到地方了。承惠，三十五个铜板大子儿……”

## 第616章裹挟民意以自救

此时正值长安报社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候，因为他们正为明天一早的报纸发行做着准备。

郭业一进来后院，就发现临时多搭建了几间印刷房，远远便能听见几处房中传来的嘈杂喧闹声声。

不一会儿，闻听郭业归来的关鸬从某间印刷房中跑了出来，大汗淋漓灰头土脸，看样子忙得不可开交。

见着郭业，关鸬立马抱拳作揖道：“呀，大人回来了，学生给您请安了！”

看得出来，如今的关鸬忙归忙累归累，但神情很是欢愉，日子过得很是踏实和乐趣。

郭业挥挥手，不咸不淡说道：“免了免了，不错嘛，报社的规模扩大不少，老关你功不可没啊！”

关鸬满脸堆笑地说道：“学生可不敢贪功，若非大人之前留下一副好底子，学生怎能将长安报社办得如此有声有色？”

言语间，关老秀才无不透着沾沾自喜的矫情劲。

郭业心中暗啐，尼玛的，老滑头越来越得瑟了，是该敲打敲打一番了。

随即问道：“现在几间印刷房都在忙活着明天一早的报纸？”

关鸬点头道：“正是。都为明天一早做着准备呢。”

郭业哦了一声，问道：“说来听听，明天一早的报纸都准备登些什么。”

一听郭业提起这个，关鸬立马来了精神，脸上闪着熠熠之色摇头晃脑掰扯道：“大人，要说咱还真是托了此次唐蕃和亲，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这等大事的鸿福啊。啧啧，你可是不知道，就因为咱们报纸刊登的这个，日发行量那真是突飞猛进，一日千里啊。所以啊，学生准备趁热打铁，找了几个秀才举人写了几篇锦绣文章，继续炒上一炒这事儿。嘿嘿，到时候借着和亲之事的势头，八成咱们报纸的发现了还得往上飙，飙得……”

“放屁！”

关鸬正眉飞色舞口沫飞扬的掰活正起劲儿时，郭业断然喝阻了这厮，拉着脸骂道：“老关，我看你最近闹得越来越没边儿了，大唐和亲吐蕃番邦，就值得你这么开心？汉人的气节都扔地上喂狗了？你是个读书人，难道你不知历朝历代在和亲背后的心酸？泱泱大唐远嫁公主和亲吐蕃，就值得你如此乐呵？这是很荣耀的事儿吗？耻辱，这是赤裸裸的耻辱啊！”

“呃……”

关鸬听着郭业如此措辞严厉，立马反应了过来，恨不得一巴掌抽烂自己这张破嘴。

他险些忘记了几年前就听郭业在西川讲过，此生最是痛恨汉人和亲番邦，不仅丧了气节还近乎助纣为虐，引来反噬。

这种事，郭业曾罗列过大汉王朝的例子给他听过。

擦，怎么把这茬儿给忘记了？该，该啊，活该被骂。

随即，关鸬赶忙转换了口吻，哀声说道：“大人，是学生疏忽了，不该为了眼前一时之利而舍了大义。错了，错大发了。”

郭业白了他一眼，哼道：“你个榆木疙瘩老秀才。咱们长安报社是我郭业

的私人邸报，是民办报纸，不是官家不是朝廷的邸报，用不着替朝廷吹嘘那些臭不要脸的龌龊事。长安报社是良心报社，不是新闻连播，也不是人民晚报（避嫌敏感，特意改个称呼），用不着为了些许发行量而去舔菊。老关啊，你不仅错大发了，就连媒体人的良心都丢没了，老子恨不得一巴掌抽死你丫挺的。”

关鸿鹄被郭业骂得一阵萎蔫，耳晕目眩不知所措，不解地问道：“呃……媒体人的良心？大人，什么是新闻连播，人民晚报啊？莫非长安城还有另一家报社与我们长安报社一争长短？”

“这些你就不用管了，反正新闻连播和人民晚报就是臭不要脸，除了歌功颂德就是诓骗百姓，咱们不能学他们，懂不了不？”

郭业见骂得差不多，又语重心长地告诫道：“用事实说话，开启明智，泽被苍生，才是咱们长安报社的办报宗旨。”

关鸿鹄被训得面红耳赤，连连点头称是，心中嘀咕道，大人，你以前可没少用谎话绯闻八卦来炒作啊。

不过他知道现在的郭业就跟濒临爆发的火山一般，正在火头上，不敢再去触他眉头。

继而恭声问道：“大人，学生这就去撤了那几篇文章，咱不摊这趟子浑水臭水了。”

说着，关鸿鹄就要转身进去通知，早点停止印刷也能减少一点成本损失。

谁知郭业又喝阻道：“且慢，你除了叫停印刷之外，一会儿还得通知下去，今晚彻夜不眠加班加点重新印刷。当然，内容自然要换上一茬，咱们还得摊摊这次浑水，毁了这次两国联姻和亲之事。因为本官也要借着明日的报纸，自救一番，不然真就毁了。”

“啊？自救？大人，你莫非摊上大事儿了？”

一说起这个，关鸿鹄立马提高了警惕起来。他心里很清楚，郭业可不能出事儿，如今他关鸿鹄可是抱着郭业的大腿寄生，他如今能在长安城中薄有名声，人人礼敬，还不是托了郭业的好？

郭业看着这老秀才满脸的精明样儿，心中暗道，老秀才还是老秀才，一点儿都没变。

随即，将自己率兵在吐蕃国的所作所为都一一说了出来，当然，包括在马元举家听到的消息都一一告知于他。

郭业短短一番话说得精简，但听在关鸿鹄的耳中却是如天雷滚滚，吓得关老秀才差点没站稳，险些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关鸿鹄哆嗦着嘴唇，一副白天撞见鬼的模样，惊骇地呢喃道：

“我的天呐，大人，你居然私自纵兵在吐蕃国内攻城夺寨，还虐杀俘虏，私自斩杀吐蕃王爷多赤罗。这，这罪过可就大了。”

“不得了，不得了，大人，如果皇帝要拿你问罪给吐蕃人一个交代，这可咋办？你可不能出事儿啊，这么多人跟着大人坐在一条船上。假若你出了事儿，大家伙可就要跟着倒霉遭殃了。唉，怎么办，这可真要瞎了。”

“摊上大事儿了，真是摊上大事儿了。”

关鸿鹄的反应，郭业早就在预料之中，这个老秀才好用是好用，就是有些精明过头爱耍心眼小聪明。

不过现在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眼下他必须着手自救之事。

随即，他当头棒喝一声：“冷静点，慌慌张张个屁，天还没塌下来呢。一切有我！”

一句暴喝将关鸿鹄从战战兢兢中唤出，待得他稍稍稳定了些许，郭业吩咐道：“一会儿，你就去找上几根笔杆子，甭管秀才还是举人，只要能写文章就好。文章大致内容就讲吐蕃人如何如何可恶，在大唐边境不仅滋扰我大唐城池，还时常过境烧伤抢掠，杀我汉人百姓无数。唔，再提到本官如何冲冠一怒为百姓，率兵追击吐蕃人，深入吐蕃腹地千里，为汉人百姓讨回公道。记住哦，这叫转移仇恨之法。”

关鸿鹄点头应道：“唉，晓得，学生记心里了。”

郭业又道：“还有，你让他们费点笔墨写一写为何本官要私自斩杀多赤罗。唔，你就说多赤罗此人虽贵为一国亲王，却嗜杀成性，最喜欢剜割汉人百姓的活人人心，然后生吃。死在他手中的汉人百姓不计其数，所以本官冲冠一怒，顾不得皇帝惩治，私自斩了这狗王的脑袋，祭奠汉家亡灵。对，还要好好写上一写，我郭业麾下三千西川军如何英勇无畏，三千西川军出征吐蕃，回归仅剩千人。让长安的百姓知道，咱们不能让阵亡英烈的鲜血白流啊！”

关鸿鹄点头道：“是是是，这个学生一定谨记。以情动人，博得民众的同情。”

郭业诧异地看了眼关鸿鹄，竖起拇指赞道：“聪明！至于如何破坏两国联姻和亲吐蕃嘛。有了先前这些仇恨的铺垫，你只要让他们再妙笔生花一番，写松赞干布这厮其实并不是想象中那般伟光正，这厮暗地里凶残暴虐，苛政猛于虎，告诉咱们大唐的百姓，如今的吐蕃国王族和贵族还是喜欢圈养奴隶，动则就是杀奴隶取乐。告诉咱们的民众，吐蕃人民如今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好让大家知道松赞干布的真面目，这厮就是前所未有的昏君，暴君。”

关鸿鹄立马接茬道：“再告诉百姓们，咱们大唐的公主嫁过去，只能吃苦受罪忍受这昏君暴君的欺凌。而且，这昏君肯定还会借着文成公主在手，要挟我大唐，对不？”

郭业又是大拇指一赞，道：“然也，聪明！”

“好！”

关鸿鹄咬咬牙，冲郭业保证道：“大人放心，这事儿不仅关系到大人一人，还关系到诸多跟着大人讨前程的弟兄，学生一定会将此事办得妥妥当当。明日一早，大人便能看到想要看到的東西。”

说罢，转身飞快奔进了印刷房中，而后穿梭着几个印刷房内，不时传来“停下”“停止印刷”的喊话之声。

郭业望着关鸿鹄如穿花蝴蝶一般的身影，心中多少安稳踏实了不少。

而后踱步在院中，眺望着长安皇宫的方向，自言自语道：“李二陛下，我郭业也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啊。如果不裹挟着民意自救一番，兴许等待我的就真是伸出脑袋擦干净脖子，铡刀喀嚓下来吧？”

随后，他握紧了拳头浑身又充满了斗志，暗暗给自己打气道，稳住，一定要稳住，等待着明天长安城的见报吧！

## 第617章不平凡的一天

到了凌晨天色微亮时分，长安报社数间印刷房的机器停止了运转，几万份长安日报下机新鲜出炉，还飘着油墨香味儿。

很快，彻夜无眠的关鸠便指挥着一辆接着一辆的骡车，一拨接着一拨的力把汉子将这几万份长安日报运送出了长乐坊，纷纷开始投递散发整个长安城中。

直到正午时分，才堪堪将这几万份报纸散播在了大街小巷与各坊各家门户中。

今天的长安日报不同于以往，它的所有版面不仅刊登了爆炸性的新闻，还承载着郭业裹挟民意以自救的希望。

短短一个晌午，报纸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长安城中的大街小巷与高门大户里掀起了惊涛骇浪。

任何一处街头巷尾都能看见百姓三五成堆，彼此在议论着唐蕃和亲这件事。

“原来吐蕃皇帝想娶咱们大唐公主，安得是这门心思啊？”

“可不？没想到吐蕃那种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居然还惦记着将来侵吞我们大唐，啧啧，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

“原来以前咱们听说的都是假的啊？敢情儿吐蕃皇帝不是什么一代英主，跟夏桀殷纣王隋炀帝那等昏君暴君没啥两样儿啊？”

“妈了个逼的，我大唐怎么能将金枝玉叶嫁与这种无道昏君？怎能与这等夜郎自大的番国结亲？就该让咱们大唐陛下直接挥兵百万，屠了狗日的吐蕃国。”

“对，不能和亲，难道我们大唐百万披甲士卒是摆设不成？莫非泱泱大唐无男儿，要靠一个娇弱女子去结两国之好？”

“同意，就是不能和亲，不能将我们的公主嫁给吐蕃狗皇帝。”

“咦，这不是徐家私塾的西席顾先生吗？你老人家识文断字是个读书人，不如您替咱们写上一封万民表，呈送到长安府尹手中。让府尹大人面呈皇上？”

“对，让天可汗陛下也听听咱们百姓的心声嘛！”

“我同意，写好万民表，签字画押时算俺一个。”

“也算俺一个！”

.....

.....

街头巷尾，热闹非凡，到处都是一片骂声反对声。

而城中的酒肆茶寮内，食客酒客茶客们议论得更是疯狂，有些酒客大白天就喝高喝大了，听着吐蕃人如此可恶，居然一怒之下冲进后厨房，抢开厨子的菜刀嚷嚷着要杀进吐蕃国活剐了松赞干布那逼崽子。

不少茶肆更是开了评书，将郭业冲冠一怒为百姓，私自率军入吐蕃，纵兵越野千里地，攻城拔地，射灭俘虏，私斩吐蕃王爷多赤罗的故事编成了段子，在茶肆中拿来开讲。

仅仅一个下午，凡是有这个段子拿来话评的茶肆，指定是客似云来，人满为患，生意好得一塌糊涂。

某家茶肆内，这段评说已经讲了三五遍，但茶客们仍是不厌其烦地边听边叫好。

“啪！”

茶肆内，惊堂木一响，整个茶肆中的众人顿时鸦雀无声下来。

一名老者坐于台上，喝了一口茶汤润了润嗓子，朗声说道：“话说蜀中陇西有一人，姓郭名业字子仪，年方二十有余，却已官拜当朝六品兵部兵司员外郎。此人出生寒门，却是义薄云天，仗义疏财，更难能可贵拳拳报国之心，人送尊号郭家大郎郭小哥！”

“好，好好！”

“奶球，好一个郭小哥。”

霎时，整个台下又是纷纷响起一片叫好之声。

“啪！”

又是一声惊堂木响起，老者抬手示意众人安静，继续侃侃而谈道：“诸位爷们，咱们这位郭大人可了不得啊。别看他小小年纪，官运亨通，但却是条武艺超群的血性汉子，战场之中更是所向披靡啊，一杆虎头湛金枪六合之下鲜有敌手。遥想当日，郭大人奉皇上旨意前往西川宣抚众将士……”

吧嗒吧嗒，老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栩栩如生讲述着，将郭业在西川在吐蕃的所作所为又自顾演说了起来。

什么郭大人率兵三千首战告捷，夺下吐蕃八百里土地；什么郭大人孤军深入吐蕃腹地一千里，仅凭三千兵马便夺下了吐蕃格尔木城；郭大人仅凭三千西川虎贲，独守孤城足足半月，击溃了五万吐蕃大军的围剿云云。

最后，说到郭业私斩吐蕃王爷多赤罗的关节，老者更是费劲了词汇，极度渲染了当时的气氛与场景。

啪，

又是一声惊堂木响。

老者咕咚又喝了两口茶汤，喝到见底之后，将空茶碗直接扔给一旁的伙计，高喝道：“小二，上茶，精彩的地方来了！”

老者撸起袖子顾不得文雅，抹了抹嘴角的水渍，舔舐了下嘴唇，朗声道：“擒下吐蕃王爷多赤罗之后，好家伙，那吐蕃蛮子狗眼瞪得铜铃大，青苗獠牙怒目郭大人，仿佛要吃人一般。可咱们郭大人一身虎胆啊，怎会怯了他？当即，郭大人命人搭起斩王台，决定亲自监斩狗王多赤罗。啧啧，郭大人亲临格尔木城东门斩王台，突然，好端端的艳阳天居然变起了他来。好家伙，那一日的天气，当真是电闪雷鸣齐相贺，狂风暴雨来助威啊……”

“郭大人麾下有一好汉姓赵名九丑，乃郭大人麾下一虎将也！正当郭大人遥指斩王台上的狗王多赤罗，破口大喝谁来斩之，赵好汉挺身而出，高喝一声我来！”

“当真是英雄了得，气吞山河……”

“郭大人目视台上，睥睨着狗王多赤罗，一声令下，斩！”

“赵九丑赵好汉抡起大刀高高举起，仰天长啸，高呼喊着诸位兄弟请睁眼……”

“啪！”

惊堂木响罢，老者接过一旁小二的茶碗，轻笑道：“诸位，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晓！”

“好，好一个义薄云天的郭大人！”

“赞，郭大人真是血性汉子，浑然不惧啊！”

“没错，吐蕃狗王理当斩之，郭大人做得对，替咱们汉人长了志气，逞了威风！”

……

……

渐渐地，就这么从白天到黑夜的时间里，这段子便流出了茶肆传到了民间，被人口口相传广为流传，短短时间内让郭业捞够了名声，博得一片叫好声。

在这一片叫好声之下，不知从哪儿流传出一首名为《男儿行》的诗来，更是被激起了无数大唐男儿的血性。

男儿当杀人，杀人不留情。

千秋不朽业，尽在杀人中。

昔有豪男儿，义气重然诺。

睚眦即杀人，身比鸿毛轻。

又有雄与霸，杀人乱如麻，

驰骋走天下，只将刀枪夸。

……

……

这首几乎为郭业量身定做的男儿行一出来，再加上郭业在吐蕃所作所为的段子一齐传开，一时间更是将郭业在民间的个人声望推到了一个至高点。

今日的长安城，只能过一个字来形容，那便是——闹！

直到天色昏暗入了夜，这股浪潮还是未曾平息，徐徐扩大到了风花雪月的平康坊之中。

一时间，各家秦楼楚馆的头牌们都在纷纷打听郭业此人，期冀能够跟郭业搭上一点边儿，搭搭顺风车好让炒上一炒自己的艳名，涨涨身价。

同样是夜幕下的长孙无忌府中，此时天策府一系在长安城中的诸位大佬纷纷来齐，高士廉、房玄龄，唐俭，殷天宗等人无一缺席。

众人议论的话题只有一个，那便是今天长安城中发生的事情。

一首男儿行，一段评书，成了今晚众人热议点评的重点。

当然，还人手一份报纸。

众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特别是高士廉更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险些岔过气，断断续续笑骂道：“哈哈，老夫就知道这小子不是省油的灯，你们瞧瞧，刚回长安城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长孙无忌也是颌首说道：“是啊，这小子今日出招发力，不仅是想自救，还想断了陛下和亲吐蕃的念想啊。”

房玄龄打趣道：“估计明天早朝，又有一番热闹瞧瞧了，咱们还是先谈谈明日如何应付萧瑀那老狐狸的发力吧。唉，真是不安分的小子。”

“还用等到明天吧？”年纪较轻的殷天宗遥指长安皇宫方向，神秘兮兮道，“八成现在陛下一边拿着报纸在看，一边听着宫人汇报今日长安城中之事了。”

“唉，估计陛下现在比我们几个还要头疼才是。”

“可不，郭业这小子太能作了！”

.....

长安皇宫，甘露殿中。

长孙皇后连连催了李二陛下四次，让他早点歇息，可是李二陛下好像浑然没有听见似的。

自从听完宫人汇报长安城中今日之事后，李二陛下就独自一人拿着一张报纸发着呆，时而皱起眉头，时而一脸阴沉，时而又是苦笑连连。

如此异状，看得长孙皇后不明所以，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今天是怎么了。

催促完最后一次之后，长孙皇后还是见着丈夫静静地站在大殿中，纹丝未动，置若罔闻。

没好气之下，长孙皇后只得赌气先回寝宫歇息了，心里惦记着让李二陛下自己一人睡地上。

不过李二陛下此时可没心思琢磨今晚几时睡觉，今晚睡哪里这种事儿，他拧起疙瘩的眉宇渐渐舒展开来，扬了扬手中的报纸，又是一声叹息苦笑道：“朕怎么就没想到这小子一回长安，肯定会惹事，而且会闹出这么大的动静呢？这是裹挟民意要断了朕的和亲之策啊，混蛋！”

当即，他冲着殿门外的宫人沉声喊道：“来人，传朕旨意，召兵部兵司员外郎，三地镇抚司镇抚使郭业，火速进宫见朕！”

“遵旨！”



## 第618章郭业也有争臣的一面

当宫里的人前来宣旨郭业进宫之时，郭业已经穿戴整齐，稳坐在太平坊的郭府正堂之中，等候着这份旨意。

他早已预料到李二陛下看了今天的报纸，听了今天白天城里的的事儿，肯定会下旨召见他进宫。但是他没料到李二陛下会如此心急，居然连夜召见他。

也罢，有准备总比没有准备强，省去了沐浴更衣的繁琐，郭业接完旨后便立马动身随着传旨太监离开郭府，入了皇宫。

进宫之后，随着宫人一路引领，郭业方才得知李二陛下还是在甘露殿中深夜召见他。

宫人打开殿门，郭业跨过门槛儿进了里内，正见着空空荡荡的大殿中，有一男子屹立在那儿，宛若万年不倒之山峰峻岗。

男子刚毅的背影正对着郭业，毋庸分说，身着明黄龙袍者正是李二陛下。

殿门一开一关发出的声响自然惊动了李二陛下，可是对方愣是没有回头，继续背对着郭业仿佛沉思其中想着他事儿。

郭业瘪瘪嘴，暗道，李二陛下真能装啊！

不过身为臣子自然不可僭越放肆，只得冲着对方爱搭不理的背影拱手喧声道：“臣，兵部兵司员外郎，三地镇抚司镇抚使郭业，宣慰西川归来，特来见过陛下。愿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口地地道道的公式化敬语，连连山呼万岁，还是没有换来李二陛下的转身目视。

正当郭业继续腹贬李二陛下太能装逼之时，只听李世民突然一声冷哼，背对着郭业喝道：“郭业，你可知罪？”

郭业心里咯噔一下，心道，来了，肯定还是老路子老方法，先来上一阵气势威压，先声夺人一番。就跟上公堂先打二十大板杀杀威风一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好在郭业心里早有了应对之策，立马昂起头颅扬起下巴，竭力让自己心无忌惮，铁骨铮铮般朗声回敬道：“陛下，臣替陛下宣慰西川，不仅将蜀王一行人从困境中营救出来，还奉了陛下的口谕纵兵闯入吐蕃，扬了大唐国威，替陛下出了一口恶气。臣殚精竭虑煞费了苦心，达成了陛下委派的任务。臣不知这罪从何来。”

“哼，牙尖嘴利，居然当着朕的面还敢如此逞奸耍滑，难怪今天白天敢不顾后果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李二陛下陡然回身，满脸尽是阴鸷之色，眯起双眼睥睨着郭业，一股久居上位的帝王气势冲天而出，沉声喝骂道：“郭业，你以为裹挟了民意，朕就不敢将你问罪杀了你吗？”

郭业心里猛地一突，不过却是竭力呐喊提醒着自己，这个时候千万不能被李二陛下的气势倾轧，更应该显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的气节出来。

一想到这儿，郭业的体内顿时升腾起前所未有的胆气出来，腰杆子、脊梁骨更加硬实，挺如松柏般回敬道：“陛下，臣还是那句话，臣何罪之有？陛下让臣宣慰西川，臣二话不说启程就去；陛下让臣背着掉脑袋的风险私自纵

兵闯入吐蕃，教训吐蕃人一番替陛下出口恶气，臣毫不犹豫，提兵上马杀将过去；陛下让臣想尽一切办法营救出蜀王一行人，臣更是将蜀王老家的家当统统卖掉，暗中招募江湖好汉潜入吐蕃逻些城，救出了蜀王殿下诸人。敢问陛下，臣何罪之有？”

说着说着，郭业都被自己的慷慨陈词所感动，居然红了眼眶，万份委屈地哽咽道：“陛下是君，郭业是臣。君要臣死，郭业若要皱一下眉头就他妈的不是爷们。但是陛下你总该说个章程，让臣死个心服口服吧？只要陛下能说出臣该死，不得不死的理由，臣二话不说，一头撞死在殿中大柱上，免得陛下看着臣心烦。”

“嗤……”

听着郭业激动到连脏话都喊出了，李二陛下忍不住嗤笑了一声，也不知是好笑还是冷笑。

不过郭业说完这番话后，却是心中暗暗祈祷，老天爷啊，俺的亲亲李二陛下，你可别虎逼呵呵的真叫我一头撞死在这殿中柱子上啊，不然哥们真就悔死了。

没办法，李二陛下使了先声夺人一招，他只能打打悲情牌，换来李二陛下的悲悯之情了。

嗤笑过后，李二陛下突然皱起了眉头骂道：“当着朕的面还敢污言秽语，你果真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混账，狗肉不上了席面。”

呼～

听着李二陛下这声骂，郭业不知为何心里顿觉踏实了不少，有种熟悉的感觉迎面扑来。

至少，看眼下这气氛，李二陛下是不会真让他一头撞死在当前了。

有时候，卖弄粗鄙卖弄不学无术，也是郭业求生存的小绝招。

而且往往还挺奏效！

随即，他腆着脸傻笑道：“臣一直不就是这幅德性吗？陛下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臣了，是不？陛下，其实臣还要跟你诉诉苦，喊喊冤哩。朝中有的大臣仗着老前辈老资历，倚老卖老，非要公报私仇，在陛下面前卖弄是非要治臣于死敌，太他妈欺负人了。”

突然，郭业恶人先告状，直接向萧瑀开炮，趁机也分散分散李二陛下现在对他的成见。

不过今天的李二陛下貌似不吃他这一套，当即沉声道：“少跟朕顾左右而言其他，郭业，你替朕办了几件漂亮事朕很满意。但是你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私自斩杀吐蕃王爷多赤罗啊。你这是要吐蕃与我大唐彻底决裂吗？”

郭业低着头没有回话，心里却是应道，没错，我就是要让松赞干布一怒之下失了分寸，跟咱们大唐开战。可惜这王八犊子不上当啊，居然还玩起了求亲的把戏。

只听李二陛下又道：“好在松赞干布识大体顾大局，没有因为一时怨愤而轻启两国战端。相反，还派来使者见朕，希望朕能够赐婚远嫁公主，共结两国之好。可是！！！”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勃然大怒，气不打一处来，厉声喝道：“可是你今天居然在报纸上肆意诋毁两国联姻和亲，恣意抹黑吐蕃国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现在整个长安城中关于和亲吐蕃一事，到处一片反对之声，骂声一浪高

过一浪。你这个混账，这统统都出自你的手笔，你真是嫌命长活腻味了吗？你还敢说你有罪之有？”

现在李二陛下怎么看郭业怎么都像一根搅屎棍，心里那个气啊。

郭业还是低着头，不支声儿，仿佛沉睡入定了过去似的。

突然，李二陛下又是冷笑一声，语气不善地揶揄道：“郭业，你虽粗鄙，虽不学无术，但却是满脑子的小聪明。没错，今天你借着长安日报在城里一搞，又是评书段子四处流传，又是一首男儿行众人争相传唱。却是裹挟了全长安的民意让朕不敢杀你，也不能杀你。因为朕杀了你拿你问罪，那便会失了民心，成为百姓口中人人唾弃的——

无道昏君，那与炀帝杨广何异？”

郭业闻罢身子冷不丁感到一阵骤寒，忙拱手作揖道：“陛下，臣不敢！”

“你不敢？还有什么事情是你不敢做的？”

“臣对陛下的忠心，对大唐的拳拳爱国之心，青天可鉴，日月可昭。臣的确不想死，那是因为臣还想留着有用之身，再供陛下驱策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

咚～

郭业的话仿若一面铜锣撞响，狠狠敲了李二陛下似硬非柔的心扉，脑海中顿时盘旋起郭业最后一句话。

臣不想死，那是因为臣还想留着有用之身，再供陛下驱策五十年、六十年，甚至一百年。

这是他的心声吗？

一句听着像拍马屁，又充满了童趣无赖的话，莫名让李二陛下的心里有点酸涩。

再供朕驱策一百年？朕又不是神仙，哪里能够活得那么长？

心扉稍稍一软，李二陛下心中的杀意渐退，怒意顿消，瞟了一眼郭业，随口哼道：“巧舌如簧，若不是你害怕朕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你又岂会急急做出裹挟民意威慑朕之事？”

郭业听着李二陛下的口气，心里再次踏实了起来，继而又是一副忠臣铮臣的模样，抱拳喊道：“陛下，臣冒死直谏，吐蕃人狼子野心，松赞干布志向宏远所图不小，断然不能和亲吐蕃，助涨加快了吐蕃国强盛的脚步啊。吐蕃国力强盛的那一天，便是他们对我大唐恩将仇报，反手一刀之日啊！！”

“你想学魏征吗？”

李二陛下从郭业的言谈举止中，下意识看到了魏征的身影，而后长叹一声，道：“你以为朕不知道吐蕃人打得什么心思？你以为朕不知道历朝历代和亲番邦异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是郭业，如今不是与吐蕃开战的时机。吐蕃需要借助我大唐来达到强盛的目的，我大唐何尝不是希望借助吐蕃来稳定西域诸国，争取时间来强大国力，开创大唐盛世呢？你啊，打乱了朕的阵脚。这下让朕骑虎难下，陷朕于不义之地了。面对着民众如此汹涌的反对浪潮，你让朕如何再远嫁公主来和亲，安抚吐蕃呢？”

郭业心里摇头一叹，陛下，我来自后世，岂能不知你的打算。可是你这步棋走错了，是一记昏招啊！

随即，他满面肃容地冲李二陛下说道：“陛下，要借助吐蕃稳定西域诸国，争取时间开创大唐盛世，又何须远嫁公主和亲吐蕃呢？这法子一个不

好，只会养虎为患，反被虎咬。”

“嗯？”

李二陛下突然走近了郭业几步，眼中闪烁着光彩，逼视郭业径直问道：“莫非你还有其他更好的法子不成？”

## 第619章皇后娘娘送来莲子羹

李二陛下眼睛顿时发亮，仿佛从郭业的话中找到了另外一道曙光。

不由催问道：“莫非郭卿还有什么办法，比和亲吐蕃以安抚更加合适？”

李二陛下轻唤一声郭卿，彻底击碎了郭业心中最后一点忐忑，下意识地摸了摸后脖颈，暗暗嘀咕道，这脑袋算是保住了。

当即，郭业点头应道：“当然，和亲远嫁大唐公主进吐蕃，这是舍本逐末的天下之策。臣觉得咱们大唐帝国还没落魄到这种靠女人来巴结番邦外族的地步。呸，瞧我这张破嘴，怎么说话呢？”

郭业佯装懊悔地轻轻拍下了自己的嘴巴，贱笑道：“和亲这种馊主意烂方法肯定不是陛下想出来的。陛下日理万机，天天操劳国事，免不得有时候受了某些佞臣贼子的蛊惑和误导，才选择了这等办法。”

到了这个时候，郭业还不忘拍李二陛下马屁的同时，狠狠泼了萧瑀等人一盆子的脏水。

李二陛下闻之，僵硬的脸上勉强抽搐了一下，强笑着点头道：“那是，朕一天光要处理的奏折就达上千，又足不出皇宫半步，免不得受了他人的误导。郭卿，你且说来听听，你到底有何办法比和亲之策更来得合适。”

郭业暗暗鄙视了一下死要面子活受罪的李二陛下后，随后朗声说道：“好，陛下来问，臣自当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是。咦？陛下，臣今天惊吓了整整一个白天，端的是一颗米都未进肚子啊，饿得有些发慌。可否赐臣一碗粥饭，让臣先垫补垫补肚子先呢？”

“嗤，打蛇随棍上，朕找你兴师问罪，你倒是跟朕要你吃喝来了？哼，稍待……”

李二陛下没好气地数落了郭业两句，冲着寝宫方向喊道：“皇后，可曾安睡了？之前你不是给朕做了宵夜吗？来，让人呈上来给郭卿家解解饿。”

很快，寝宫那头就有了回应。

其实郭业还真不是为了跟李二陛下讨要一碗粥饭，其实也是这厮心里没底儿，故意耍个心眼想要最后一次验证下李二陛下是否对他真没了敌意。

事实证明，李二陛下冲寝宫一声喊，彻彻底底让这小子安了心，踏实了下来。

不一会儿，寝宫珠帘一掀开，一名婉婉女子青丝垂肩步步生莲走了出来，正是准备安寝的长孙皇后本人。

长孙皇后手上拖着木盘，盘上盛放着一个精致玉碗，碗中飘着清香。

呃，郭业狗鼻子轻轻嗅了一下，莲子羹？

当即，赶忙上前迎去接过长孙皇后手中的托盘，恭声敬道：“臣这是造了多大的福气啊？居然能让皇后娘娘亲手为小臣送来一碗莲子羹，有福了，真是有福了。”

“原来是郭业啊？”

长孙皇后看着郭业半夜三更还出现在甘露殿中，颇为讶异道：“原来就是你这小滑头惹得陛下生气，迟迟不肯安歇啊？”

“惭愧惭愧，小臣惭愧得紧啊！”

对着长孙皇后这般看似柔柔无锋，实则绵里藏针的话，郭业一阵汗颜，委实招架不住。

这女人果真名不虚传，不愧千古一后的美名，比他丈夫李二陛下丝毫不逞让啊。

郭业无言以对，借着莲子羹在前，稀里哗啦喝了起来，怎么粗鄙怎么来，看得长孙皇后一阵苦笑摇头，又不忘看自己丈夫一眼。

李二陛下见状，也是一阵头大，这厮怎么就不能学得矜持一点，谦谦君子风范一点呢？

两口子对望了一眼，眼中闪过几分莫名的欣慰。

待得郭业喝完莲子羹，还死不要脸的伸着舌头一阵舔舐碗壁碗口之时，一副作死的样儿，看得李氏夫妇一阵眼瞎，心中不约而同呐喊道，这哪里还有大唐官员应有的风度？

李二陛下实在看不下去了，冲长孙皇后挥挥手，低声道：“皇后，你先回去歇息，朕晚点再睡。”

长孙皇后嗯了一声，不再言语刻意转身返回寝宫，后宫不得干政这条历朝历代的祖训，长孙皇后是坚定不移的支持者。

待得皇后一走，李二陛下冲着还在舔舐碗口残羹，就跟饿死鬼投胎一般的郭业，破口大骂道：“够了，赶紧说你的办法，朕困乏不已，明日还要早起上朝。”

郭业哦了一声，晒笑着将玉碗搁回桌上，然后轻声说道：“陛下，你现如今的苦恼应该是左右为难骑虎难下，是吧？这边嘛，答应了吐蕃使节的求亲，许诺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两国联姻；可那边呢？因为某些原因，长安城百万民众一致反对和亲吐蕃，民意汹汹让您不得不慎重考虑。是这意思不？”

“废话！”

李二陛下喝道：“还不是你干得好事？若不是你，朕怎么会陷入这种尴尬的局面。你想想看，我若答应了吐蕃使节，那置长安百万子民于何地？不顺应民意，罔顾民众心声，公然忤之，这岂是有道明君所为之事？但是我若顺了民意，公然反悔和亲之事，那又如何于吐蕃方交代？朕贵为大唐天子，岂能言而无信？”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顿时满脑子的浆糊，不由指责道：“郭业啊郭业，是你将朕陷入这两难之地啊，你，你，朕恨不得千刀万剐了你这个……”

“陛下陛下，使不得，使不得！”

见着李二陛下又重新被自己点燃了心头之火，郭业连连打断道：“陛下，现在你若一刀喀嚓了小臣，谁替您解决这进退维谷的局面呢？是不？”

李二陛下烦躁地挥了挥手，喝道：“别啰嗦，赶紧说！”

郭业眼咕噜一转，压低了声音说道：“陛下，其实这事儿很好办。明日，您让礼部尚书李纲老大人草拟几封国书，然后八百里加急发往泥婆罗、高昌国、薛延陀、甚至吐谷浑等国的国主手中，国书中怎么暧昧怎么写，反正就是要若有若无地将陛下有意将文成公主远嫁给对方的意思表达出来。”

“嗯？”

李二陛下知道郭业下面还有后话，没有发问，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郭业会意，继续说道：“陛下你想想看，这些国家只要不联盟，挨个拎出来，说白了都是小家小业，跟咱们大唐没得比。陛下只要在国书中透着暧昧，谁娶了文成公主，大唐定会扶植他，让他兴盛富强，让他冠绝于其他诸

国。你觉得他们这些国家中谁还能淡定得住？别看他们一个个都抱团成壁垒，哼，到了利益跟前，我估计他们比野狗抢食还要来得激烈。”

李二陛下下面色沉稳，继续问了句：“然后呢？”

“然后？”郭业笑道，“等着确定其他西域诸国都收到了陛下的国书之后，您再召见吐蕃使节，就说如今各国听闻我大唐要赐婚文成公主于松赞干布，各国君主都纷纷派使节进长安送来国书，求娶文成公主。这下，就在吐蕃国与西域诸国的联盟中撕出了一条裂痕。”

李二陛下听着居然情不自禁地点了点头，问道：“那朕该如何应付那吐蕃使节？”

郭业道：“到时候，您就说你很苦恼，也倍感压力，不知将文成公主到底下嫁给哪位国主才好。索性你就来个无限期推诿，或者定个日期给吐蕃、高昌等国摆个擂台下个赌约啥的，比如一年之后选个地方来一次多国军事演习，哪一国获胜就将文成公主和亲到哪一国。这样一来，您左右为难的包袱不是直接给扔了吗？”

李二陛下问道：“多国军事演习？何解？”

郭业赶忙解释道：“唔，就是说几个国家各派上一支军队，来一场模拟非真实的战争，筛选出胜负来。”

“哦，这倒是新鲜，有趣儿！”

李二陛下听着听着，点头越发频繁起来，由衷叹道：“这倒是个好办法，既可以顺了民意，又可以不让吐蕃国借着大唐而徐徐强盛起来。关键是可以从西域诸国联盟的内部瓦解对方，让他们心有隔阂，不错，这的确是两全其美的办法。很好，很好，真的很好！”

李二陛下连赞三声好，听得郭业心花怒放。

不过李二陛下突然又是蹙眉摇头道：“那如果朕摆个擂台给他们下个赌约，一年之后的那个军事演习分出了胜负，朕还不是要给几个番国中的一国和亲吗？到时候还不是要面对今天这种状况与局面？”

郭业轻笑道：“我的陛下唉，你也说了一年之后，一年之后的变数太多了，谁能说的准呢？而且就因为一年之后要分出高低，也许这几国暗中就开始频频出阴损招互相较劲了。也许三个月后，泥婆罗灭了薛延陀，也许半年之后，吐蕃还灭了高昌国呢？在利益熏心的诱惑下，这事儿谁也说不准啊。不过我们的最终目的不就是要瓦解他们的联盟，难道我大唐单独对付一个吐蕃，或者一个泥婆罗，难道还会瞻前顾后，缚手缚脚不成？”

“妙！”

李二陛下听完郭业的解释后，居然破天荒的竖起拇指，赞道：“绝对是妙计。郭业，鬼才，鬼才，你端的是鬼才啊！难道你正如马周跟朕之前推荐一般，不学无术，心中有术？”

郭业甚是装逼地抱拳谦逊道：“微末伎俩，不值一晒！陛下真是谬赞了！”

此时的李二陛下看着郭业，那是满满的欣赏和赞许啊，哪里还会举得郭业这厮就是跟搅屎棍？

郭业看了眼殿中烛台上的蜡烛，都快烧没了，随即说道：“陛下，天色已经很晚了，小臣先告退，不妨碍陛下休息了。”

说着，又是拱手作了长揖，然后转身就要走。

人还没走到殿门口，突然就被李二陛下的一声轻喝，叫住了脚步。

只听李二陛下用恍然大悟般的口气说道：“好你个贼厮鸟，差点被你钻了漏子逃脱掉。朕险些将如何惩治你私斩多赤罗一事给忘记了。郭业，别怪朕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惩治你一番，实难安抚吐蕃松赞干布那厮。毕竟死得不是一个普通吐蕃人，而是一个堂堂吐蕃的亲王。”

妈的，郭业顿时面如死灰，这一劫真是想躲都躲不过啊，自己刚才特意绕了大圈，就是想着麻痹李二陛下的注意力。

好了，这下还是将自己兜进去了。

随即，郭业转过身来，哭丧着脸喊道：“陛下，你不能这样啊，就说您不念我之前的种种功劳，总该想想小臣还献计有功，替您解决了天大的麻烦事儿呢，是不？实在不行，我也不要加官进爵了，咱功过相抵了，成不？”



## 第620章惩罚

“混账，你还想着加官进爵？”

李二陛下古怪地看了郭业一眼，说道：“你斩杀了一国亲王，朕若不惩治你一番做做样子，如何安抚松赞干布心头的那口恶气？郭业啊郭业，无论是和亲吐蕃，还是挑拨吐蕃与其他诸国暗生龌蹉，朕都需要时间。就如东突厥，当年何等的咄咄逼人？朕刚登基不久，颉利可汗甚至率大军一度逼近长安城十里处。若不是朕甘愿蛰伏休养生息若干年，岂能在短短几个月间平定了东突厥，更是将东突厥颉利可汗囚于长安城中？”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的脸色有了几分红润，眼神中透着几分豪气，再次用强调的口吻说道：“眼下，吐蕃等西域诸国亦是一样，朕需要的是时间，充足的时间，你懂吗？”

郭业心中郁闷无比，奶球，看李二陛下这架势，这次死罪可免，估计活罪真得难逃了。

其实他潜意识里也认为李二陛下说得没错，他需要时间喘息，大唐帝国也需要休养生息充盈国库。

当即，他硬着头皮抬头望着李二陛下，输人不输阵地说道：“陛下，当年臣只是陇西一个小小的地方小吏，若不是您一纸诏书将臣召见长安国子监，岂有臣如今的这番机遇？知遇之恩，没齿难忘。臣也不让您为难，也不给您添堵。你说咋办就咋办吧，要杀要刮我绝对不带皱一下眉头的。”

“嗤……”

李二陛下哪里看不出来郭业的言不由衷？随即嗤笑一声后，奚落道：“你都裹挟了民意，朕岂敢杀你？民间百姓都将你的英雄事迹四处传唱，朕岂能杀你？难不成你想坐实朕屠戮忠臣，无道昏君之名？”

郭业心中稍稍得意了下后，脸上尽量摆出一副惶恐之色，连连喊道：“陛下折煞微臣了，臣……”

“好了，不必多言！”

李二陛下突然打了个哈欠，挥手打断了郭业的装孙子，冷不丁问道：“郭业，你应该许久没有回蜀中老家了吧？朕记得你在陇西老家还有老母在堂，唔，还有两位娇妻，对否？”

“啊？”

郭业不知道李二陛下为何有此一问，下意识地点头称是。

只听李二陛下哦了一声，站在原地踱步了一小圈，叹道：“父母在本该不远游，你离家多时，也该回家看看了。”

啥意思？

郭业被李二陛下彻底整懵圈了，刚才不是还说要惩治哥们吗？怎么突然又让我回家看望老母，与娇妻团聚呢？

莫名其妙间，郭业只得再次硬起头皮，问道：“陛下，您这是……”

“来人！”

李二陛下突然冲大殿之外喊了一声，吓了郭业一跳，直接将他想问的话给彻底憋了回去。

一名宫人走了进来，当夜值守殿外的正是董顺顺公公。

顺公公走到李二陛下跟前，做了低头聆听状。

李二陛下无视满脸疑惑的郭业，对着顺公公沉声说道：“董顺，你替朕誊写小抄转呈中书省中书令房玄龄，让他明日便草拟圣旨，送一份给鸿宾楼的吐蕃使节没庐德乃。”

“陛下请说，奴婢记着呢。”

“拟旨，兵部兵司员外郎，三地镇抚司镇抚使郭业，未经朝廷允准纵兵行凶吐蕃，更是私自斩杀吐蕃王爷多赤罗。事态严重，行径恶劣，不得不惩。即日起，夺郭业陇西县男爵位，革除郭业兵司员外郎、三地镇抚使等官职，发配陇西老家闭门思过，暂不叙用！！”

“奴婢记着了～”

顺公公极为惋惜地看了一眼郭业，心中哀叹一声，转身出了大殿。

郭业听罢也是仿若晴天霹雳，顿时僵立当场。我草，李二陛下也太狠了吧？不仅夺了自己的爵位，还将自己的所有官职统统革除，那不就如同变为庶民吗？

难不成自己这几年的辛苦，如一江春水付之东流？

郭业如呆若木鸡般傻傻地站着，满脸尽是苦涩，原以为李二陛下只是意思意思一下，跟吐蕃人有个交代就好。

没想到他居然一撸到底，将自己直接打下十八层地狱。

奶奶的，太狠太绝情了吧？果真最是无情帝王家啊，刚才还跟你谈笑风生，放个屁的功夫，就跟你玩起翻脸无情的把戏了。

李二陛下看着郭业怔怔失神的样子，问了句：“你心里是在责怪朕太狠太绝情吗？”

郭业闻言心中恨道，屁话，难道老子还得赞您宽厚仁德，胸襟博大不成？

心中有气口里自然多了几分刚硬，瓮声道：“臣不敢，哦不，咱如今被贬为庶民了，岂敢称臣？陛下明见万里，惩罚得当，既堵住了百姓的悠悠众口，也平息了吐蕃人的怨气，草民甘愿受罚。很晚了，陛下还要安寝，草民就不多做逗留了。草民会在短期内收拾收拾，然后卷铺盖滚回陇西，好好闭门思过，当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屁民！”

李二陛下哪里听不出郭业的酸言酸语，满腹怨气？不仅好笑，又是好气。

继而挥挥手，果断道：“是很晚了，朕也要休息了，你且出宫去吧！”

这逐客令不说还好，一说出口郭业心里更是火冒三丈，你奶奶的腿儿啊，居然连挽留下的意思都没有？草，真他妈绝情到底。

不过他可不敢在李二陛下面前发飙，忍气吞声地拱手弯腰道：“草民告退！”

言罢，带着满腔怒火与腹中滚滚的怨气，走出了甘露殿，在一名小太监的引领下出了皇宫。

李二陛下见着郭业离去，若有所思地轻笑一声，摇头叹道：“你说他愚钝吧？有时间奇谋妙计层出不穷；你说他聪明吧？偏偏不时犯着傻气，还挺有小脾气，唉，真是一个孩子啊，朕当年如他这般年纪，炀帝在洛阳召见朕对谈之时，何等的小心翼翼？唉……”

轻叹一声后，李二陛下突然冲门口喊道：“董顺，你且进来，替朕传几句话给郭业那头不知好歹的瘪犊子！”

董顺闻声进来，心里咯噔一下，莫非陛下对郭业的圣眷还在？

想罢又起了另外一番心思，低着头听李二陛下缓缓说出了要转达的话。

一番短话下来，听得董顺不由为郭业一阵心花怒放，莫非这真是傻人有傻福不成？

继而，董顺重新出了甘露殿，风尘仆仆一阵乱赶，朝着郭业出皇宫的方向追去。

……

……

郭业随着小太监出了甘露殿，走了很长一段路，绕了些许宫苑，渐渐抵达皇宫大门。

临近宫门，满腹怨气牢骚的郭业颇为遗憾地回望了一眼，看着这皇宫禁苑，自嘲中带着失落口气自言自语道：“奶奶的，兴许这是最后一次进皇宫了，再好好看一眼，将来好和秀秀、芷茹她们吹吹牛逼，好歹咱也进过宫面过圣了，不是？”

前面的小太监见郭业突然停住了脚步，不由催促道：“郭、郭大人，您快点吧，这马上就要出宫门了。”

“催个毛，老子再看一眼！”

郭业拉下脸狠狠唾弃了小太监一句，哼道：“别叫老子郭大人，老子现在是草民。”

小太监听着郭业发飙，不由缩了下脖子，他可真不敢跟郭业顶牛，因为这厮连吐蕃王爷都敢斩杀，跟陛下都敢抬杠，万一一怒之下对他也来上喀嚓一刀，他找谁说理去？

可见郭业的凶名已经在外。

就在郭业流连着皇宫夜景之时，他隐约听见了有人叫唤着他，貌似是顺公公的声音。

他下意识地循着声音展望过去，果然，正是手执拂尘的顺公公屁颠屁颠朝着自己这边追来。

当顺公公跑近跟前，郭业看着他龇牙咧嘴笑道：“顺公公，还是您够人情味，还知道送我郭业一程。”

顺公公因为跑得太急而气喘吁吁，累得几乎直不起腰。

等着他顺完气后，他才嗔怪说道：“郭大人走这么急干嘛？还得老奴好是一阵追赶。”

郭业冲甘露殿方向白了一眼，哼道：“我不走我还留在这儿过夜不成？我就算想留，那也不合规矩啊！”

“呸，郭大人你可莫要乱说话，你这张嘴巴可真能招灾惹祸的，得改改了。”

顺公公责怪了郭业一声后，又道：“老奴知道郭大人对陛下有怨言，可郭大人还是太过粗心大意了。难道郭大人还没听明白陛下的意思吗？暂不叙用，暂不叙用哩！”

郭业没好气道：“顺公公你当我是二百五啊？暂不叙用又有何用？陛下都夺了我的爵位，革了我的官职，将我贬为庶民。这是让我灰头土脸滚回陇西去啊，唉，人家是衣锦还乡归故里，我他妈是夹着尾巴钻地洞，丢人呐！”

顺公公被郭业的话给逗乐了，轻笑一声，甩了甩拂尘，笑道：“那能怨

谁？谁让你狗胆包天居然连吐蕃王爷都给一刀喀嚓了，陛下没将你交给吐蕃人发落，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情了。”

郭业翻了翻白眼，冲顺公公不悦道：“草，你的意思我还得心存感激，谢主隆恩不成？”

“哈哈……”

顺公公突然面露古怪笑容，抿嘴笑道：“郭大人，您还真说对了，等老奴说完下面的话，你可真要谢主隆恩一番才是。”

郭业皱起眉头不解道：“啥意思？”

顺公公又是风骚地甩了下拂尘，清了清嗓子挺起胸膛，朗声道：“郭业听好，陛下有口谕给你！”

“口谕？”

郭业听到这两个字顿时一阵无名火气，不由嗔道：“妈的，怎么又是口谕？我可是吃够了这口谕的亏，陛下又想让我干嘛？莫非又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需要我这草民来抄刀？”

顺公公自动忽略了郭业的这番牢骚话，再次提高了嗓门，喊道：“郭业听好了，陛下有口谕给你！”

“靠，说吧，耳朵没聋，听着呢！”

## 第621章算是意外之喜吗？

顺公公听完郭业满腹牢骚的话，再打看着郭业满脸的不耐烦，心中不仅暗赞道，陛下摸骨入三分，真是吃透了郭业的脾性啊。

随即他收起打趣的心思，正色说道：“传陛下口谕：郭卿，朕既非狠辣绝决之人，亦非过河拆桥之辈。朕曾与你言过，有功则赏，有过定罚。你未经朕允许，先斩后奏，私杀吐蕃王爷多赤罗，捅了天大的篓子，朕自然要夺你爵位，革你公职，以堵吐蕃国悠悠之口。但你营救蜀王一行人有功，又在吐蕃国替朕出了一口气恶气，朕岂能真的让你灰头土脸归故里？朕看你怨气冲天离去，莫非你以为朕会将你用过之后，再弃之如敝履？”

唔？

郭业听着顺公公传的这番口谕，与刚才李二陛下在甘露殿中说得那番话，那可真有着天壤之异，迥然之别。

郭业收起不耐烦的神色，心中惴惴想道，莫非又是一番奇峰突起，有戏？

顺公公稍稍停顿了一下，见郭业陷入了沉思，不由轻声提醒道：“郭大人，陛下的口谕老奴还未讲完呢。”

郭业闻言，顿时白了他一眼，哼道：“那你倒是快点说啊，传个话还带大喘气的？听着呢！”

顺公公讪笑一声，立马进入角色互换，又继续传起口谕来：“如今夺你爵位革你公职，对吐蕃人也算是有了一个说法。接下来，朕自然要对你论功行赏一番才是，不然有功不赏，今后朝中的文臣武将谁还肯尽心尽力辅弼朕，为大唐的江山社稷鞠躬尽瘁呢？”

“我靠，急死个人了。”郭业听着一阵耳边嗡鸣，有些气急道，“顺公公，你磨磨叽叽到现在尽说些虚头八脑的话。倒是快点说啊，陛下的口谕到底想让我干嘛？”

顺公公被郭业冒然打断，心间亦是一阵惆怅，哪里是我啰嗦了，而是陛下的口谕本来就那么长好不好？

不过他跟那小太监一个心思，郭业这混球凶名在外，连陛下都敢顶嘴，连吐蕃王爷都敢说喀喀就喀喀，万一恼羞成怒之下也对他使坏怎么办？找谁说理去？

而且他心里明镜儿，在陛下那儿，郭业还是圣眷正隆。

随即，不滞点头应声道：“就要说到正题了，郭大人莫急，莫急哈。”

随后，又是一次角色互换传起口谕，直接切入主题说道：“十日后，朕的皇子蜀王李恪便会启程前往蜀王剑南道就藩开府，出任蜀州大都督一职，封地下辖蜀州、益州、松州、资州、黎州、绵州等九地，节制九地州郡折冲都尉府。不过恪儿年纪尚轻，涉世未深，朕已经知会过恪儿，蜀州大都督府一开，便暂且由郭卿家出任大都督府长史一职，掌管蜀州大都督府诸事。一年以后水到渠成，恪儿能够应付自如游刃有余之时，朕自会将你召回长安，重新起复另行委以重任。”

“呃……”

郭业此时的心情犹如过山车一般，起起伏伏上上下下，心脏狂跳不止。

蜀王李恪要到蜀王剑南道去就藩开府？

郭业算算蜀王的年纪，的确是到了离开长安前往封地的年纪。

可是人家魏王李泰跟他差不多年纪，不是照样还在长安魏王府呆着吗？怎么李二陛下偏偏就让蜀王李恪去蜀中就藩了呢？

郭业思前想后，心里约莫猜了个大概其，说来说去，还是人家魏王李泰运气好，摊上了一个母仪天下正宫皇后的娘亲啊。

而蜀王李恪呢？同样是李承乾与李泰潜在的对手，又非长孙皇后所出，又没有长孙无忌这样的大佬当国舅，而且偏偏他的母亲杨妃的身份格外敏感，乃是隋朝的前公主。

如今李二陛下的太子和皇子们都渐渐长大懂事了，王子就藩封地是迟早的事，李二陛下这是未雨绸缪，先拿蜀王李恪下手了。

种种巧合，让蜀王李恪在邀父宠的竞争中失去了先天的优势，难怪变成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第一个就藩封地的王子。

不过，这些都不是郭业所关心的，他关心的是李二陛下为何会让自己随蜀王就藩，担任蜀州大都督府长史一职。

别小瞧了这大都督府长史一职，听着像是蜀王李恪在剑南道就藩的大管家，但实际上论起来也算是与诸州刺史一般，都是含金量十足的正四品。

因为蜀州大大都督节制了九地州郡的折冲都尉府，而李二陛下话里也讲了，蜀王年幼涉世未深，需要自己从旁协调和帮衬，言下之意就是他郭业这个大都督府长史在非常时刻，完全有权利替蜀王拿拿主意，做做判断。

这话听着有点像是郭业奉旨扮演监护人的角色，监护年纪尚轻涉世未深的蜀王李恪一年之久。

奶奶的，郭业心里一阵拎不清，这算怎么个意思？

不是说革除了哥们的公职吗？这又差遣上了？而且还火线提升，直接从六品的兵司员外郎直接拔到正四品的都督府长史。

虽然这都督府长史只有一年的任期，但是李二陛下不是说了吗？一年之后再委以重任，到时候还能低于正四品？

李二陛下这到底玩得是什么把戏？

莫非真就是如他口谕中说得那么简单，不让自己灰头土脸归陇西，要让自己衣锦还乡归故里？

能够扯上蜀王的虎皮，扯上蜀州大都督府长史的光鲜外衣，的确，回到益州陇西，足以威风八面了。

谁让益州府也是蜀州大都督府的九大封地之一呢？

但是就真这么简单吗？

而且，郭业还联想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便是他出任蜀州大都督府长史，那就等同跟蜀王李恪有了交集。哪怕是出任一年的都督府长史，那也算是蜀王李恪的手下人了。

要知道蜀王李恪和太子承乾、魏王李泰不是一条道上跑得马车，到时候身为李承乾和李泰亲娘舅的长孙无忌会如何想他？

到时候他与长孙无忌之间是否会因此有了隔阂？最终导致他和天策府一系生出裂痕呢？

奶奶的，一想到这儿，郭业顿时头大如斗了。他不禁想问，李二陛下这是对他宠信有加呢，还是恨他入骨？

“郭大人，哦不，应该叫您郭长史了。”顺公公见着郭业听完口谕后一阵

发呆发愣，不由唤道，“你这是怎么了？一言不发，莫非是高兴坏了？”

郭业啊的一声被惊醒，神色有些呆滞地看着顺公公，问道：“什么事儿？”

“哎哟喂。”顺公公又是一声叫唤，嗔道，“您看看，半个时辰前您还被革除一切职务，就这么眨眼的功夫，陛下就对您火线提拔，让您出任堂堂正四品的大都督府长史，替蜀王在封地拿捏主意，这当真是邀天之宠，得天之幸啊。陛下如此对你宠信有加，您还不谢主隆恩吗？”

郭业暗暗吐槽，我谢你奶奶的腿儿，老子都不知道这到底是福还是祸呢。

不过他还是朝着甘露殿的方向拱拱手，口称谢主隆恩，而后带着满满的不解与疑惑，有些失神的怔怔走出了皇宫。

郭业出了皇宫，再出了皇城朱雀大门，坐上自家的马车，朝着太平坊的家中驶去。

坐于车上，郭业一路都在想着李二陛下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会突然安排自己跟蜀王李恪搭上关系，还让自己出任为期一年的蜀州大都督府长史一职。

一年期限满了之后，到底又会对自己如何安排。

不解，疑惑，还有些许的不安充斥在郭业的脑海中，怎么想都想不明白，当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当马车进了太平坊，快要抵达郭府之时，他索性不再去想这事儿。随后，心中发狠道，奶奶的，想不明白就不想了，反正至少目前而言，出任蜀州大都督府长史一职利大于弊。至少老子可以衣锦还乡归故里，可以在陇西父老乡亲面前风风光光一回，也能为老娘、秀秀、芷茹在陇西挣足脸面，让她们为自己感到自豪。

想到陇西，想到家人，那些疑惑与不解，还有那点小小的不安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马车很快停在了府前，郭业下来马车进了府中。

此时已经很晚，府中贞娘她们早已睡得香甜进了梦乡，郭业没有张罗叫醒她们，自己一人提着灯笼回到了自己的卧房。

一来到自己的卧房门外，他发现房中烛光摇曳有人影，隔着纸糊的窗户看着房中，还有一道人影在晃动。

看人影房中之人应该是体态轻盈的女人，莫非是贞娘在这卧房中一直等着自己的归来？

一念至此，郭业不禁感叹，还是贞娘懂得疼人啊，索性今晚就与她成了好事吧，反正迟早都要办了此事给她一个名分。

蓦地，心扉大动起了几分淫念，急匆匆推开了卧房门，连里间的女人都没看清面貌，他便叫道：“贞娘，我回来了！”

“咳咳……”

房中那女人清咳两声，语气颇为冰冷的回道：“郭大人莫要弄错了，下次请看清楚再叫人，妾身可不是你的贞娘！”

## 第622章齐王妃宇文倩到访

“你，你是齐王妃宇文倩？？？”

借着房中闪烁绰约的烛光，郭业终于辨清了这位不速之客。

来人居然是暗夜替东厂找来的话事人，与自己在西川有过一面之缘的齐王妃宇文倩。

宇文倩今日虽未戴着那半张冰冷的铁面，但还是一如既往的冷冰冰，微微颌首语气淡淡如水般说道：“郭大人记性很好，没想到还能认出妾身来。”

郭业稍稍镇定了心神，笑道：“承蒙齐王妃夸奖，本官一直对养眼的美人儿都记性颇好，尤其是齐王妃您这样的绝顶大美人，哈哈。”

宇文倩貌似不吃郭业这套油腔滑调，冷冷纠正道：“郭大人还是叫我倩夫人吧。玄武门事变之后，齐王府惨遭剧变无一幸免，妾身也不再是齐王妃。”

“行行行，听夫人的！”

“郭大人莫要嘴上逞能，倩夫人就是倩夫人，何必省去一个字，沾些口舌之利？？？”

宇文倩再次将郭业占便宜的心思戳破，冷声纠正道。

郭业见着宇文倩今夜的神情不同上次，越发的冷峻，心道，莫非吐谷浑那边出了事儿？

于是也不再口花花地去沾宇文倩的便宜，点头笑道：“好吧，就听倩夫人的。对了，你何时来得长安，又是怎么进来郭府的？”

宇文倩道：“今日城门关闭前来得长安，至于如何进郭府，呵呵，莫非郭大人觉着贵府邸城高墙厚，能难得住东厂之人不成？”

郭业闻之愕然，立马醒悟过来，也对哈，东厂的人想趁夜进来自己的府邸，还能没有办法？

不然的话，东厂就不是东厂，而是废材厂了。

突然，他想到宇文倩的身份有些敏感，顿时惊呼道：“我说倩夫人你也忒大胆了吧？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进了长安城，难道你就不怕被人认出来告了密？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仅仅时隔四年，皇上已经将齐王给淡忘了吧？”

“郭大人多虑了。”宇文倩如冰似的一动不动站着，还是面无表情说道，“妾身当年虽为齐王妃，却也是深入简出，半步不出齐王府，几乎与外界隔绝。寻常百姓怎么可能认得出本夫人来？别说寻常百姓，便是朝中百官都不一定能够认得出本夫人来。因为能够认出本夫人的官员都是我夫君的死忠嫡系，几乎在当年的玄武门巨变中统统死于李世民这昏君的屠刀之下了。”

郭业听得出来，宇文倩的话中对李二陛下充满了敌意与恨意，时隔四年未曾消减半分，不由微微蹙眉暗叹，这也是颗定时炸弹啊！

他想了想，得，赶紧说完话，让她早点走人吧，免得在长安城中一个不淡定，惹出麻烦事来。

到时候牵连到自己，就冤得慌了。

随即，他问道：“倩夫人此次来长安找我，可是有什么重要之事呢？为什么暗夜他本人迟迟不肯露面，不与我相见？”

宇文倩一听郭业提起暗夜，脸上瞬间闪过些许不自然，不过稍纵即逝，郭业未曾发现罢了。

恢复了脸色之后的宇文倩摇头说道：“暗夜人在吐谷浑处理东厂诸事，无



法分身長长安，所以才派我入长安跟你汇报一下那边的事情。”

经宇文倩这么一说，郭业才想起关键来，连忙问道：“对了，上次我人在吐蕃你们传信给我，说吐谷浑之事已成八九，如今结果如何？为何长安朝廷这边还没收到吐谷浑另立新君，二王子慕容延登基上位的消息？”

宇文倩点点头，说道：“没错，吐谷浑之事已成八九，慕容延经过我们东厂的一番运作，加上吐谷浑朝中大臣们的支持，如今早已取大王子慕容顺而代之，暂时署理吐谷浑国事。登基上位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只是我们一直秘而不宣，还未到时机罢了。”

“你们真的成功了？”

霎时，郭业神色颇为激动的惊叫了起来，问道：“真是不可思议，一个东厂居然颠覆了一国内政，了不起，难以置信。快说说，你们是如何办到的？”

听着郭业的赞叹，宇文倩不以为许，神色依旧淡定地说道：“若非早早布局，仅凭一个东厂，仅凭王伯当的一万野狼军，又岂能如此轻易扶慕容延上位，取慕容顺而代之呢？我们一早就在吐谷浑老可汗慕容伏允身边安插了不少东厂心腹之人，慕容伏允患病期间一直都是我们东厂的人在服侍伺候。我们寻了日子，趁着大王子慕容顺松懈的机会，一杯毒酒鸩杀了病入膏肓的慕容伏允，并栽赃嫁祸，宣称大王子慕容顺弑父夺位，打了慕容顺一个措手不及。”

郭业耳中宛若惊闻晴天霹雳，喊道：“什么？你们鸩杀了慕容伏允？那他现在……”

“死了！”

宇文倩飞快地说出了郭业想要的答案后，继续说道：“慕容伏允一死，身为顺位继承人的大王子慕容顺自然是最为可疑的，因为我们早前就在吐谷浑国内散播过谣言，说大王子已经迫不及待地想接过可汗之位，率领整个吐谷浑背叛大唐，投诚吐蕃。慕容伏允一死，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整个吐谷浑国中对大王子慕容顺的口诛笔伐如海潮卷席，一发不可收拾。特别是一直反对投诚吐蕃的吐谷浑朝中大臣们，对慕容顺的讨伐尤为激烈。”

郭业听罢连连点头叹道：“原来有人如此之多的巧合，活该大王子慕容顺倒霉了。不过他手中不是控制了吐谷浑五万兵马吗？怎么会让你们如此容易得手？”

宇文倩显然猜出郭业会有此一问，丝毫没有意外，继续回道：“王伯当的一万野狼军就在吐谷浑国都白兰城附近，慕容顺的五万兵马远在边塞，远水岂能救得了近火？不出两日我们便控制了整个白兰城，将城中效忠慕容顺的势力诛杀殆尽，并得到了朝中大臣们的一致支持，支持二王子慕容延登基上位，接替慕容伏允的可汗之位。”

郭业哦了一声，又问道：“那如今整个吐谷浑的情况呢？”

宇文倩道：“慕容延接替可汗之位后，又有了王伯当的一万大军坐镇都城，算是将白兰城经营得如铁桶一般牢固。如今吐谷浑国内，暂时还算稳定不会有大的动乱。至于以后嘛，也许就说不准了。”

“嗯？为什么？慕容延不是取慕容顺而代之，而且还得到了朝中大臣们的支持上位了吗？怎么现在又说不准了？”

“因为他仅仅是取代了慕容顺，而并未诛杀了间接控制边塞五万兵马的顺位继承人大王子慕容顺。实不相瞒，我们在白兰城政变举事那一日，被慕容

顺逃脱了。”

“我靠。”郭业又是一声惊呼，骇道，“你们居然让慕容顺成了漏网之鱼？他不死，慕容延这个吐谷浑可汗做得始终提心吊胆，永不踏实。”

宇文倩轻蹙眉头，叹道：“是的，而且慕容顺逃走之时还将号令边塞五万兵马的虎符一并带走。没了虎符，二王子慕容延这个可汗便名不正言不顺，显得有些伦不类。关键是无法调动这五万兵马为己用。若非大王子慕容顺逃脱出了吐谷浑，无法在国内通过虎符调动五万兵马进攻白兰城，否则的话，鹿死谁手还真是未尝可知啊！”

“他还带走了能够调动吐谷浑边塞五万兵马的虎符？这小子果然够狠，有了这玩意就是给自己留了条后路啊。而且有这份虎符才是他顺位继承人的最有力证明。你们一天得不到虎符，哼，慕容延的这个可汗永远都别想号令整个吐谷浑。”

郭业自顾一阵分析后，有些惋惜叹道：“可惜，太可惜了。你们仅差最后一步便能成功了。如今没了这虎符，慕容顺随时都能回归吐谷浑，发动复辟重新与慕容顺一争长短。可惜，实在是……咦，不对啊？”

郭业突然想起了什么，瞪大了眼珠子问道：“你刚才说慕容顺不在吐谷浑，莫非你这次来长安不单单是来见我汇报诸事？而且，如果我若猜的不错，吐谷浑的大王子慕容顺如今已经逃亡到了长安，你便是因为他而来？”

说完这番心中猜测，郭业顿觉头顶飘起一片乌云，耳边更是有几只老鸦掠过呱呱乱叫，心中萌生起一种麻烦找上门的怪怪感觉。

果不其然，宇文倩微微颌首，轻声说道：“郭大人心思缜密玲珑剔透，妾身此番来长安正是为了慕容顺而来。据我们东厂的人一路追踪，慕容顺已于今日早上逃进了长安城。妾身此番来的目的，除了要将慕容顺手中的虎符带回吐谷浑，还要千方百计阻止慕容顺面见李世民，为此甚至可以不惜代价让他一命呜呼。”

郭业瘪瘪嘴，奚落道：“你们东厂果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枉我郭业还是东厂的主人呢，奶奶的，尽给我出难题找麻烦来。说吧，这一次又需要我这个东厂之主为你们做些什么？”

## 第623章宇文情的请求

当然，郭业说是这么说，顶多算是一番戏言罢了，心中亮如明镜，丝毫没有对东厂的忠诚有所质疑。

他很清楚，无论是暗夜还是宇文情，都是苦大仇深之辈，早早就被绑上了他郭业这艘战船上。

说句破天荒点的话，天下虽大，却早已没了两人的容身之处。

也只有在东厂，在郭业麾下，方能让他们达成心中所愿。

随即，郭业亲自替宇文情搬来一把圆凳，说道：“倩夫人，且先宽坐。到底需要本官如何帮忙，尽管直言吧！”

宇文情这次没有拂了郭业的心意，款款落座后，饶有风韵地撩拨了下耳边儿发梢，轻声说道：“我们东厂的番子一路追踪慕容延进了长安，屡屡几次都险些得手，可终究还是慢了一步，让这厮逃脱而去。据属下人回禀妾身得知，就在郭大人进宫面圣的光景，慕容顺已经安然躲进了魏王府。”

郭业问道：“魏王府？是不是坐落在皇城中魏王李泰的府邸？”

宇文情颌首应道：“正是魏王李泰府。皇城戒备森严，魏王府更是有王府亲兵护卫，我们根本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妾身这才冒然深夜拜府，请郭大人援手一番。”

“晕，他一个吐谷浑的王子，怎么会跟远在长安的魏王李泰勾搭熟稔上的？”

郭业心疑地反问一声后，又苦笑道：“倩夫人，你也太高看郭某了吧？我跟魏王风牛马不相及也，你们遍布耳目的东厂都进不去搞不定，我又怎能帮衬援手得了你呢？”

宇文情道：“据我们所知，慕容顺从未来过大唐长安，和李泰更是毫无交集。他此番能够遁入魏王府避难，完全是吏部右侍郎卢承庆的引荐之功，方能安然进入魏王府。”

郭业听完宇文情的解释，顿时诧异不已，“又是卢承庆这个贼厮鸟？妈的，他就是茅坑里的臭蛆，怎么哪里都有他呢？”

宇文情听着郭业如此埋汰卢承庆，冰冷的脸颊上忍俊不禁莞尔一笑，顿时，一袭娇笑百媚皆生。

一番笑下，仿若铁树开花，又似百年冰封终得解，看得郭业眼花缭乱，心中直呼好一个冰山美熟女。

宇文情见着郭业眼中泛起直勾勾的眼神，暗啐了一口登徒浪子后，立马敛起了笑意，就连口吻都瞬间变得冷淡如初，说道：“妾身自然知道郭大人与魏王李泰毫无交情，但是妾身相信明天你肯定能够顺顺利利进入魏王府。届时，妾身与东厂的人会同化作大人的扈从一同进入魏王府，伺机行动。只要让我们进了魏王府，我们东厂便有办法能够让慕容顺蹊跷毙命于魏王府中，顺便取回吐谷浑五万兵马的虎符。”

宇文情的话中透着凛冽的杀意，令郭业情不自禁收起了调戏占便宜的心思。

他当然清楚东厂有数百种杀人于无形的手段，但是他很是费解，为何宇文情如此笃定自己明天一定能够进入魏王府。

随即问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倩夫人为何如此笃定郭某明日便一定能够

进入魏王府？”

宇文倩道：“妾身在来郭大人府邸前便得知，魏王府每年都会举办一次集贤诗会，为期三天。而明日恰恰正是集贤诗会的第一天。届时，魏王泰会遍发邀请，广筵长安城中的年轻俊彦与才子才女赴会。据妾身所知，郭大人的几位红颜知己都接到了魏王的延请。如卫国公府的鱼暖暖小姐，还有那位如今在长安城中声名鹊起，替你主持大唐娱乐周刊的尤姬姑娘都位列魏王邀请名单之中。这位尤姬姑娘自从经营起大唐娱乐周刊后，不仅是才名渐起，而且还艳名四播呐！”

宇文倩说完最后一句话，看着郭业的眼神越发的鄙视，彻底直接将郭某人归入了登徒浪子欢场浪子的序列中。

郭业心中暗叹，奶奶的，宇文倩不是一直就在吐谷浑和西川两地吗？怎么连长安的消息都如此清楚，看来东厂在长安的番子真心埋了不少啊。

不过他还是纠正道：“倩夫人这话说得有失偏颇了，我跟暖暖小姐，还有尤姬姑娘都是君子之交，绝不是夫人心中所想的那般。挚友谈得上，红颜知己嘛，还差点意思了。”

宇文倩被郭业这么一说，明白对方完全曲解了自己的意思，居然引申到了男女之事上。霎时，心头如小鹿乱撞般一阵狂跳，一抹飞霞晕红了雪白脖颈。

好在如今烛光昏暗，郭业没有看到她的窘态。

宇文倩强忍着心头失措，摇头说道：“这些都是郭大人的私事，妾身并不关心。妾身现下关心的是如何除了慕容顺不让他见到李世民，再有就是他手中的虎符。至于其他的，并不在妾身考虑的范畴中。言归正传，郭大人明天带着妾身与东厂的几名好手进魏王府，应该没问题吧？”

郭业稍稍沉思琢磨了起来，魏王泰的这个集贤诗会他是有所耳闻，就跟李二陛下当初给李泰开设的招贤馆是一个道理。李泰此人长着孔武有力的身板，却是满肚子的诗词歌赋，平日就喜欢附庸风雅，招些风流才子般的人物在府中吟诗作对。

这个一年一度的集贤诗会，无非是他用来与城中年轻俊彦们打交道结善缘的。

而且在诗会中他若发现什么有才之士，加以拉拢一番为己所用。

这就是李泰区别于眼高于顶的太子李承乾之处。

随后郭业沉吟道：“明日魏王府举办集贤诗会是不假，但是郭某并未收到魏王泰的邀请啊。这不请自去，会不会……”

宇文倩摇头打断道：“郭大人多虑了，如今你在长安城中也是风云人物，最近更是被民间百姓所传唱。像你这样声名在外的人物去参加集贤诗会，我想李泰应该会倒履相迎吧？”

奶奶的，被这么一个秀色可餐的大美人一顿夸奖吹捧，饶是郭业脸皮堪比城墙厚，也禁不住有些惭愧。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他在这哪里是声名在外的年轻俊彦啊？在年轻俊彦才子圈里，他可是凶名在外的粗鲁汉子。

见着郭业犹豫踌躇，迟迟不肯决定，宇文倩不由急道：“郭大人，明日集贤诗会你必须带着我们进去，此事不能再犹豫和拖延了。万一诗会一结束，魏王泰带着慕容顺去面见李世民，那我们在吐谷浑的事九成九会有一番变

数。那我们东厂这么久的苦心筹谋可就统统要付诸东流了。”

说到这儿，宇文倩叹息一声：“届时，王伯当的一万野狼军何去何从？难道郭大人愿意看到曙光在前胜利在望之事，因为小小变故而前功尽弃？”

郭业听罢，权衡一会儿后断然握紧了拳头，沉声道：“奶奶的，干了！明天我便带你们去参加那个劳什子的集贤诗会。届时如果李泰有意为难我，不让老子进去，大不了我继续发扬我的不学无术精神，反正我也凶名在外了，也不差这一趟。”

“好！”

宇文倩豁然起身，难得冲郭业欠身道了一个万福，说道：“那我们一言为定，明日午时妾身会与其他东厂好手乔装打扮一番，扮作你的扈从随你一起进入魏王府。”

说罢，宇文倩下意识瞥了一眼已经燃到一半的蜡烛，低声道：“很晚了，妾身先行告退。郭大人，明日再见！”

宇文倩再次风韵无双地撩拨了几下耳边而发梢，转身欲要离去。

郭业鬼神使差地脱口喊道：“这天都这么晚了，要不倩夫人就在我这儿将就一晚？”

霎时，

宇文倩脸罩寒霜，寒蝉若惊道：“郭大人请自重，妾身虽为你效力，却还没到作践自己的地步。男女授受不亲，不宜久留，告辞！”

声音落罢，人已经破门而去。

郭业站于门口，望着离去的宇文倩瞬间消逝在黑夜之中，不由尴尬道：“奶奶的，想什么呢？我是说给你另外安排一间卧房，靠，老子难道脑门就刻着‘色鬼’两字？”

一阵吐槽后，郭业又仰头望了望当空皓月，脸上露出怪笑道：“集贤诗会？好歹也是大唐文化圈里的沙龙聚会，我倒是有些期待明日会有一番什么光景了，呵呵……”

## 第624章车中调戏齐王妃

第二日中午，郭业沐浴更衣了一番，换上时下文人圈里最为流行的士子袍衫，草草扒拉了几口饭菜，便辞了贞娘出了府去。

刚走到府门口，正准备招呼下人套马车，谁知府门外早已停靠了一辆马车，马车旁边站着几名扈从打扮的人。

不过这些扈从和赶车的马夫，郭业一个都不认识，貌似不是出自郭府。

一见郭业出来大门，马夫急急跳下车辕，招呼喊道：“大人，请上车！”

话毕，马车内钻出一名梳着云鬓头横插凤钗的素衣女子，正是昨夜离去的宇文倩。

今日的宇文倩不再是一袭黑袍打扮，素色襦衣配着珠花碎边裙摆，真是别有一番风韵。

宇文倩探出头来，一手掀开车门的披挂珠帘，难得柔声喊道：“郭大人，请上车吧！”

郭业眼神顿时迷离，稍稍呆滞了一下后，才想起昨天宇文倩说过，今日她和东厂的番子要扮作自己的随从一起混进魏王府中。

看着这番出众打扮的宇文倩，郭业心旌荡漾，暗中嘀咕道，那死鬼齐王元吉当年能娶到这样娇滴滴的大美人，倒是好福气啊。

随即，下了府门台阶，朝着马车走去。

一靠近马车，七八名扈从纷纷抱拳低身行礼道：“我等东厂属下，见过大人。”

郭业挥挥手，提醒道：“长安城乃天子脚下，人多口杂，以后尽量不要在光天化日表露身份。你们就是本官的看院扈从而已。”

“是！”

几名扈从齐声喊完话，纷纷小跑到了马车后头，列成对仗紧跟着马车。

郭业登上车辕进了车厢中，跟充当马夫的番子吩咐了一声：“赶车吧，这就前往魏王府。”

“大人且坐稳了，咻……”

一记鞭响，马车缓缓驶动，朝太平坊出口方向行去。

路上，车内，郭业带着赏心悦目的眼神上下打量着宇文倩，看得对方有些局促不自然起来。

宇文倩被郭业盯得有些别扭，顿然轻喝道：“郭大人请自重！”

奶奶的，又是这句话，难道在这大美人的眼中，真是防我郭业胜过防狼？

继而尴尬地笑了两声，起开话茬问道：“倩夫人，你今天这身打扮随我进魏王府，回头别人问起我，我该如何介绍呢？”

宇文倩说道：“当然是随身侍女，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问题大了！”

郭业摇头道：“长安城凡跟我有过接触的人，谁不知道我身边只有一个寸步不离的贴身侍女，那便是我府中的管家贞娘。倩夫人你突然冒出来，这不是给别人起疑的机会吗？”

关键还有一点郭业未曾说出来，那就是宇文倩是齐王元吉的王妃，十几年的养尊处优，早已让她养成了一副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艳性子，这

哪里是贴身侍婢应有的范儿。

郭业真想说，就这冷艳高贵上档次的范儿，不冒充自己的姬妾委实太过可惜了。

宇文倩听着郭业这般说，完全打乱了她之前的预想，继而有些着急问道：“那可如何是好？要不，这次魏王府集贤诗会之行，妾身就不去了？”

“不不不。”郭业摇头道，“你若不去，谁来指挥这七八人在魏王府行动？你想，到时候我肯定无法抽身调配他们去刺杀慕容顺。”

“那怎么办啊？今天若不能趁着集贤诗会，一举将慕容顺击杀在魏王府，那就错失了良机。也许集贤诗会一结束，慕容顺就要被魏王泰领进了皇宫。到时候真的悔之晚矣！”

郭业听着连连颌首称是，脸上不由浮出了几分大灰狼的坏笑，故作思索考虑一会儿，说道：“我倒有个办法，不知倩夫人是否能受这份委屈。”

“你且说来听听？”

“简单，只要到时候我跟别人介绍，你是我远在陇西老家的侍妾，那不就结了？而且有了这层身份，我想你到时候在魏王府中也能够随意走动，方便行事，是吧？总不可能身为贴身侍女，却弃主人不顾自行在魏王府中闲逛赏玩吧？我郭业的侍妾就不一样了，到时候你若行动，只要佯称想逛逛魏王府，我想没人会对你起疑。”

郭业从头到尾说这些话之时，眼睛都没有离开过宇文倩，注意观察着对方的神色变化。

他发现这大美人一开始听到这话，脸色顿时不悦，甚至有些愤慨，但是随着郭业往下分析，情不自禁地蹙起眉头沉思了起来。

最后，居然点头应道：“好，为了不错失这次击毙慕容顺取回虎符的机会，我暂且答应于你。但是，你也必须答应妾身，你必须循规蹈矩，不能……”

“不能占你便宜轻薄你，男女授受不亲，是不？”

郭业抢先答道：“你放心，我郭业还没到趁人之危的地步，况且你忠心为东厂办事，我还能扯你后退不成？好了，那咱们就一言为定。”

宇文倩听着郭业信誓旦旦的保证，咬了咬嘴唇，毅然点头应道：“一言为定，集贤诗会期间，我的身份便是你在陇西老家的侍妾。”

“好，容我叫你一声夫人。”

“嗯。”宇文倩听着郭业这声称呼，不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敷衍应道。

郭业见状，不由白了下眼，不满道：“夫人，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是我的侍妾，为了不让有心之人怀疑，你应该叫我一声夫君才是啊。”

“啊？嗯……”

宇文倩委实叫不出口，她不叫夫君已经好多年，在她的心中，她的夫君只有一个，那便是惨死在玄武门李世民屠刀之下的齐王元吉。

现在让她冒然改口叫一个陌生男子为夫君，委实羞得开不了这个口，哪怕明知是演戏，还是觉得浑身不自在。

郭业喟然叹道：“夫人啊，我们这次进魏王府那是相当的艰巨啊，不能因为一些微末细节而误了大事，以至于让吐谷浑那边前功尽弃，是不？”

宇文倩听着郭业的话在耳中萦绕，内心做了一番煎熬与激烈的思想斗争

后，终于点了点头，如蚊声呓语般唤道：“夫君！”

尽管声音细微，但郭业与她对坐仅隔两拳的距离，听得却是真真切切，心中一阵舒爽，甘之如饴。

脸上不由浮起一阵美意，赞道：“夫人，你这声夫君叫的我通体舒泰，骨头一阵酥麻。美，真美！妙，真妙！”

“你……”

宇文倩听得出郭业又开始沾她口舌之利，顿时有些不悦地啐道：“你沾我便宜？”

哒哒哒~~

外头的马车缓缓减速，不一会儿便停了下来，传来外头马夫的声音，道：“大人，夫人，已经到魏王府门前了，该下马车了。”

马夫的声音破坏了此时车内的暧昧，倒是让郭业一阵乐呵大笑：“哈哈，这一声大人，一声夫人，叫得倒是应景儿啊，当赏才是！”

笑罢，自己掀开车帘跳下了马车，只剩宇文倩一人在车中咬牙切齿，暗咒着郭业祖宗十八代。

郭业下来马车稍稍一看，眼前一座气象万千的大门矗立跟前，大门之上悬着一块镶着金边极尽奢华的匾额，上书“魏王府”三字。

奶奶的，真是好阔气！难怪李泰这厮敢“宠冠诸王子”了，从这座王府大门就可见一斑。

就在郭业暗暗惊叹之时，大门口左右两边各有一名身披铠甲，腰佩横刀的校尉，貌似也发现了郭业的到来。

只见两名小校冲郭业这边相继奔来，口中齐声雀跃喊道：“二哥，二哥，你咋来了？集贤诗会莫非也有二哥的份儿？”

声音好熟，称呼更熟，郭业定睛一看近上前来的两人，亦是大吃一惊，喊问道：“怀玉、怀义，你二人不是在右领军卫府衙门当差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原来是秦怀玉、程怀义两人。

郭业看两人今天的装扮，绝非是来参加集贤诗会，更像是来替魏王府守门当差。

郭业很是纳闷，什么时候两人从右领军卫府衙门调拨到魏王府来了？

两人跑上前来，能在这儿见到郭业本是一阵乐呵，但听到郭业这番发问，顿时纷纷面呈苦逼之色，貌似有苦难言啊。



## 第625章王府大门外的偶遇

“唉，别提了，真他娘的倒霉催的！”

程怀义一脸苦逼地冲郭业摇头叹息，那叫一个郁闷了得。

旁边的秦怀玉也同程怀义一般，颇为无奈地摇头叹气，有苦说不出。

郭业见着两人如此反常不对劲，不由皱起了眉头，再次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你俩放着右领军卫府衙的校尉不干，跑这儿来替人家看门守护，吃饱了撑得吧？难道是苏定方有意为难你俩？”

程怀义抓了抓脑门，索性蹲在地上不起来，自顾生着闷气，不再回答郭业的问题。

倒是秦怀玉看着程怀义如此怠慢郭业，赶紧替这厮致歉道：“二哥你别往心里去，怀义他也是心里有苦憋得慌。也不是苏将军不待见我们哥俩，说来说去还是怨我们自己倒霉，出外巡街执勤前没翻看老黄历，冲撞了小人，闯了祸事，被人事后报复发配来这替魏王守门几日。”

郭业听着心里奇道，还真挺有意思，一个是卢国公之子，一个是翼国公之子，居然还有人敢背后使绊子，给他俩穿小鞋？

他饶有兴趣地问道：“这人是谁啊？你们怎么冲撞他了？”

“说起来，那时二哥你人还在吐蕃国，驰骋沙场浴血奋战着呢。约莫半个月前吧，我和怀义两人率着手下儿郎巡街执勤，巡到朱雀大街后正准备找个茶肆喝口水，让弟兄们歇息歇息。谁知突然远处驶来一辆马车，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伤了不少百姓。我等右领军卫府军士负责的就是城中治安，岂能坐视不理，任他恣意妄为，伤及无辜？随即，我与怀义带兵上前拦住了马车，要将其拿下带回领军卫府衙门。”

说到这里，郭业大概其了解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随即很有预见性地发问道：“然后对方不听奉劝不愿与你们回衙门受罚，所以你们便与对方有了口角，甚至大打出手。唔，以你们俩的性子，八成是连人家的马车都砸得稀巴烂了吧？”

搞到最后呢？你们才得知原来这辆马车里头坐着一个身世背景极尽显赫之人，你们将其当街拦下砸毁人家的马车，惹怒了对方。所以这人就给领军卫府衙门使了手段与压力，将你二人调来着魏王府看门守卫以作羞辱？”

“啊？”

秦怀玉诧异地看着郭业，而后又摇了摇头，道：“有些对，又有些不对。俺们哥俩的确是砸了对方的马车，不过马车里头坐着的根本不是什么身份显赫之人，而是一个张牙舞爪的恶奴。”

“什么？一个恶奴？”顿时，郭业惊得张大了嘴，几乎可以生吞进一个鸡蛋，无法置信地问道，“什么样的奴才能把你俩整成这样？”

“这……”

秦怀玉这时倒变得吞吞吐吐，既有些为难，又有些臊得慌，难以启齿。蹭～

蹲在地上的程怀义陡然站起，瓮声道：“怀玉，还有啥不好意思讲得？”

说着，他冲郭业诉苦道：“那奴才叫谷逸轩，既是魏王李泰的幕僚，还兼着魏王府的外院管事一职。关键是这贼厮鸟娶了魏王李泰的奶娘，所以很得魏王的宠信。正是他找了魏王替他出了头，俺们兄弟才落得这般田地。草他

妈的，等着俺爹回来，我非报了此仇不可。”

郭业闻之，顿时一阵郁闷，魏王李泰这是失心疯了吗？为了一个手下奴才，充其量这奴才只是他奶娘的丈夫，至于要如此整治怀玉、怀义二人吗？

要知道，打了小的来老的，这无形间不就得罪了程咬金和秦叔宝两位大佬了吗？

这魏王泰真是空有一身才华礼贤下士的美名了，居然智商如此堪忧啊！

郭业权衡了下，既然如此，少不得一会儿想想办法，让魏王李泰网开一面饶了怀义和怀玉二人，也让秦叔宝和程咬金再欠他一份护犊子的人情了。

随即，他冲二人宽慰道：“好了，别气馁，这事儿有我，我回头替你俩谢谢办法。你们也是，出了这么大一档子事儿，怎么不找我呢？哪怕我不在长安，长孙羽默那小子不是已经从东突厥那边返回长安城了吗？他好歹与李泰也算是表兄弟，难道魏王这点面子也不卖他？”

秦怀玉苦笑道：“羽默回长安之后，就一直被他禁足在府中，我们就是想找也找不上啊。”

“又禁足？这小子又出了什么幺蛾子？”

郭业心道，难怪自己回长安后，羽默就一直都没来找过自己，敢情又被长孙无忌刚关起来了。

秦怀玉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不过他的哥哥长孙冲早早就到了魏王府中来参加集贤诗会，一会儿二哥你可以问问他。”

郭业嗯了一声，此时宇文倩缓缓从马车上下来，对于郭业身边又多出一个红颜知己，秦怀玉二人早已见惯不怪，彼此介绍了一番，并未细细追问。

郭业携着宇文倩，还有后头七八名扈从缓缓走到王府大门，刚要进去之时却被程怀义唤住，问道：“那啥，我听我大哥程怀默来信说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二哥，叫程怀忠？而且他说，我那二哥就一直在你手下办事，追随于你左右？”

郭业对此并没有隐瞒，点头说道：“是的，二牛，哦，就是你口中的二哥怀忠，在陇西起就一直在我手下办差，而且还是我最为信任的弟兄。说起来，呵呵，我们郭家与你们程家还是姻亲呢，因为你二哥娶得就是我家小妹，小两口日子过得还算凑合。”

“真的有这回事啊？”

程怀义顿时眼睛大亮，一阵喜形于色叫道：“我大哥信中这么说，我还觉得这事儿不靠谱呢，感情儿我们程家与你们郭家还是姻亲呢。对了，此番回长安，我二哥有没有与你一起回来呢？”

郭业如实点头说道：“回来了，暂时就住在我太平坊的府中。”

“啊？回来了？天，我可要好好见上一见我这位素未谋面的亲二哥。”

程怀义一阵激动，难以把持地欢实蹦达道：“那啥，我晚上就去你府上跟我怀忠二哥见上一面，可好？”

郭业立马摇头拒绝道：“你们兄弟暂时还是不要见面的好，现在还是不方便。等时机成熟了，我自然会带二牛与你们相认的。”

之所以拒绝真不是有意为难，而是二牛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冒然与程家人再见面，估计闹崩的机率很大很大。

可程怀义不明所以啊，满脸疑惑地问道：“为啥啊？既然都来长安了，为啥不回我们老程家住啊？还不让我们兄弟相认一番呢？我打小就听我娘和府

中的老人提过，我有个失散十年的同父异母哥哥，做梦都想与他见上一面。为啥不让我们见上一见啊？”

郭业听着程怀义这番话，显然这小子还不知道程咬金与程二牛父子俩之间的恩怨情仇，心道，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啊！

索性，现在就提前告诉他，好给他打个预防针吧。

可刚要开口说话，宇文倩已经暗地里拉扯着他的衣襟，好像要提醒他什么。

郭业扭头问道：“夫人，何事？”

宇文倩听着郭业叫夫人叫得如此顺口，鸡皮疙瘩再次起了一身，极致妩媚地白了他一眼，低声说道：“你看王府里头，好像走来的三人是冲咱们来得。”

郭业闻言立马又将脸转向王府大门里头，只见府中天井影壁处走来三人，当间一人身着王袍，面相稚嫩却是虎背狼腰，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魏王李泰。

至于左边一人，他也认识而且还是老熟人，居然是卢承庆那个龟儿字。

妈的，这孙子不是拜在萧瑀门下，与萧家兄弟眉来眼去的吗？怎么又搭上了魏王李泰的这根天地线？

真是小瞧了这孙子的长袖善舞，的确有些本事啊！

至于右边一人，他不认识。

不过当他看到秦怀玉和程怀义两人怨毒的眼神，目光锁定地就是右边这位手摇纸扇的中年文士。

好吧，这人不用猜了，应该就是害得他俩倒霉的正主儿。

此人正是魏王李泰的贴身幕僚，后又娶了魏王府奶娘而深受李泰宠信，身兼王府外院管事的谷逸轩。

十足的刁奴，奴才中的奴才，恶奴中的战斗奴。

## 第626章打狗

郭业见着卢承庆在魏王泰耳边轻语几句后，李泰的脸上顿时堆起一副殷情的笑容，加快脚程向自己这边迎来。

人未到，李泰的口中已经热络地喊道：“原来是最近风头无两，大名鼎鼎的陇西郭业郭子仪苾本王王府啊，稀客，真是稀客啊，哈哈……”

虎背狼腰却面容稚嫩的李泰迎面而来，顿时一副礼贤下士、谦谦君子之风扑面而来，让在场诸人有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若非郭业早早就知道历史上的李泰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他八成都会认为刚才是秦怀玉、程怀义两人在胡诌，平白错怪了魏王泰。

奶奶的，小小年纪却能如此善于伪装，假仁假义虚伪到这般程度，看来帝王子嗣真没一个简单的。

郭业想着魏王泰为了一个王府恶奴，居然对秦怀玉、程怀义二人行嚣张跋扈，睚眦必报之事；再看看在自己面前表现得如此谦卑有礼，大有仁义之风的魏王泰。

心中不由感慨，这小子还真是不简单啊，难怪能得李二陛下如此宠溺，几乎抢了李承乾的太子之位。

假若他与李承乾在夺嫡之时，还能再隐忍几年，或者熬到李二陛下驾崩西去的话，也许别说太子之位，继承李氏王朝的大统都不是没有可能。

很快，郭业就心中给李泰打上了标签，暗暗提醒着自己，此人面善心狠，城府极深，不得深交，不可不防。

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特别是以他如今的能量，还不到与魏王泰闹崩掰手腕的时候，继而他也换起满面笑容，冲李泰微微躬身，拱手问道：“郭业见过魏王殿下，不请自来，冒昧拜访，还望魏王殿下莫要责怪才是。”

“哈哈，子仪兄哪里话，似你这般英雄了得之人物，本王想请还请不来呢？客气，子仪兄太过客气了！”

李泰仅仅打了个照面，张口就称呼起郭业的字来，还兄长兄短的叫着，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与郭业真是什么莫逆之交。

郭业冷不丁心里又是一哆嗦，妈蛋，这小子还真敢叫啊，老子跟你也才第一次见面，好不好？正是哥前哥后三分险，郭业索性直接将丫拉入了黑名单。

随即，郭业赶忙摇头谦让道：“殿下还是叫我郭业吧，在下委实不敢当殿下以兄相称，太折煞郭某了。”

“哼！！”

这下有人抢先在李泰面前表现了，发出一声不屑的冷哼。

此人正是李泰的贴身幕僚，害得秦怀玉和程怀义两人倒霉的罪魁祸首谷逸轩。

只见谷逸轩满脸尽是鄙夷之色地扫了郭业一眼，冷笑道：“郭业，你出身贫贱，能得魏王殿下如此高看，你该感恩惜福才是。居然还敢推辞殿下的美意，真是不识抬举的东西！”

我草，郭业闻之顿时脸上阴沉了下来，这狗东西果真是十足的刁奴，恶奴中的战斗奴，这么快就开始在主子面前表起了忠心。

于是他强忍心头恶气，斜着眼睛看了眼谷逸轩，冲魏王泰笑了笑，假装

小心翼翼地问道：“敢问殿下，不知这位是……”

魏王李泰见郭业被谷逸轩羞辱讥讽，却没有发飙，心中不由奇道，都说此人桀骜不驯，胆大妄为敢私斩吐蕃王爷，而且连父皇都敢顶嘴，原来传言有误啊？

或者说，郭业有意与本王交好，刻意忍让？不错，此人尚可拉拢一番，本王收为己用。

想罢，笑着冲郭业介绍道：“这位谷逸轩乃是本王的贴身幕僚，而且身兼王府的外院管事，也是一位有才……”

“哦……”

郭业微微点头沉吟一声打断了李泰的介绍，扭头上下打量起谷逸轩，轻声吐道：“手摇纸扇附庸风雅，我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原来是个奴才啊？”

唰～

谷逸轩听罢，顿时收起手中纸扇，怒目圆睁要迸出火来一般看着郭业，满脸羞愤之色地喊道：“什么？你口出不逊，敢如此轻视我？”

郭业再瞥他一眼，笑道：“轻视你又如何？奴才始终就是奴才，我与你家主人对谈，岂有奴才插嘴的份儿？不过打狗还需看主人，今日看在魏王殿下，懒得与你计较。连自己是什么人都拎不清，真是枉为王府奴才，平白替魏王殿下丢了脸面，滚下去！！！”

郭业骂出最后三个字，一股杀意顿时倾泻而出，直扑谷逸轩。

谷逸轩被郭业如此痛骂，再被郭业冰凉刺骨的眼神笼罩下，忍不住响起城中传唱郭业的凶名，霎时心底起了寒意。

一时间被骂得狗血淋头，却是无言以对，心里憋气窝囊无法发泄，脸上徐徐变成了酱紫猪肝色。如骨梗喉般僵立在当场。

霎时，秦怀玉和程怀义看着谷逸轩在郭业跟前吃瘪，脸上渐渐露出愉悦之色，两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心中纷纷叫好道，妈的，真他娘的解气！

一番训斥后，郭业又一副谦卑的模样冲李泰拱手致歉道：“殿下恕罪，郭业心直口快，若有得罪之处，还望多多海涵才是。”

魏王李泰的脸上闪过一丝的狠厉，不过稍纵即逝，继续面容春风般轻笑摇手道：“本王岂会因此怪罪郭业你？一个不守本分不懂规矩的奴才而已，是该好好教训一番才是。”

随后，狠狠瞪了一眼身边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的谷逸轩，喝道：“还站这儿干什么？还嫌不够丢人现眼的？滚下去！！”

“啊？”

谷逸轩没想到一向对自己护短有加的魏王殿下，也让自己滚蛋，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不知如何自处。

倒是旁边的卢承庆有眼色，颇为意外地看了一眼郭业，心道，短短不到半年，这郭小贼的气势越发凌厉了。

若有所思的卢承庆赶紧走到谷逸轩身边，拉扯着谷逸轩，说道：“逸轩兄，走，随我去府中转转，集贤诗会乃是魏王府一年一度的盛会，容不得半点纰漏与闪失。”

说罢，匆忙拉起谷逸轩，扬长而去。

至始至终，郭业都未与卢承庆对视过一眼，也未有过交谈。

待得两人一走，李泰苦笑道：“谷管事被本王娇纵坏了，让郭业见笑了。噢，这位莫非就是坊间传言的那位郭府贴身女管家贞娘？啧啧，沉鱼落雁之美，有此红颜知己，郭业倒是艳福不浅啊！”

李泰突然眼前一亮，发现了郭业正莹莹而立着一位美人儿，赶忙转移了话题，指着宇文倩问道。

郭业见着为怀义怀玉二人出了恶气，也就见好就收，无所谓再纠缠下去。

听得李泰问起身边的宇文倩，忽然伸手拉起宇文倩的小手，神情自若地应道：“哦，忘了给殿下介绍了，这位并非贞娘，而是我远在陇西的妾侍，刚来长安不久。”

说罢，郭业捏了捏宇文倩柔若无骨的小手，轻声说道：“倩儿，还不见过魏王殿下？真是没了规矩。”

宇文倩被郭业冷不丁握住了小手，而且紧紧捏了几下狠狠揩油，顿时惊得满脑浆糊，下意识就要将小手从郭业的狗爪中抽出。

谁知越是要抽出来，郭业捏得越紧，丝毫没有松开的意思。

霎时，宇文倩心中怒火突起，暗暗气道，登徒浪子，居然敢沾本王妃的便宜，真是岂有此理。

怒火中烧之下，宇文倩扭头刚要冲郭业喝骂，谁知却迎来了郭业深邃的眼神，眼神中透着警醒。

只听郭业又是一声催促：“夫人，出门之时你可是答应过为夫，在外面不能折了我的面子。怎么？魏王殿下当面，你怎能如此放肆不懂规矩呢？”

宇文倩听着郭业再次点醒，羞愤的脑子立马醒悟过来，心中暗道，是啊，不能出了马脚，该死的郭业，居然趁人之危，本王妃绝对不会轻饶了你。哼，现在姑且忍着，大局为重！

随即，宇文倩微微颌首，抱以羞赧之色地冲郭业低语道：“夫君教训的是，妾身知错了！”

继而，宇文倩提着裙摆，冲李泰盈盈欠身道了个万福，娇声道：“妾身见过魏王殿下，乡野妇人不懂礼数，让殿下见笑了。”

魏王李泰脸上顿时大悦，不再心疑其他，挥手道：“免礼免礼，郭业你当真是好福气啊，有此等家人相伴，真是郎才女貌，相得益彰，相得益彰啊！”

郭业闻之，又趁机占了一次便宜，伸手搂起宇文倩的细腰，笑道：“我这人没啥出息，就喜欢美人，殿下这话我爱听，哈哈……”

宇文倩心里一惊，暗中又是一阵扭捏与咒骂。

魏王李泰对郭业这种调戏轻薄的性子倒是不以为许，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继而伸手请道：“哈哈，耽误了这么多时，赶紧进去吧，来，集贤诗会马上就要开始了。”

郭业点点头，赞道：“集贤诗会在长安的大名，郭某如雷灌耳，今天还真想开开眼界。”

赞了一句之后，郭业也伸手请道：“殿下乃是主人，先请一步。”

李泰闻言点头，自顾转身进了王府，先郭业一步前面领着。

郭业再次紧了紧揽在宇文倩腰间的手臂，轻声在宇文倩耳边低语道：“夫人的腰细如峰峦，保养得真是好啊。”

宇文倩看了一眼李泰的背影，然后恨恨瞪了眼郭业，哼道：“姑且任你猖

狂，事成之后看本王妃如何……”

“嘘。”郭业努嘴示意噤声了下，又得意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能一亲夫人芳泽，啧啧，值回票价了。”

“滚！”

“嘘，小点声儿，咱们赶紧进去吧，不然魏王兴许又要起疑了。”

“你……郭业，好，算你狠。本王妃迟早要报今日之辱。”

“以后再说，走吧走吧，哈哈，夫人！”

## 第627章半路杀出个柴禾禾

魏王李泰前边走，郭业携着宇文倩紧跟其后，那七八名化作随行扈从的东厂番子押后，一起进了魏王府大门。

郭业频频出入当朝勋贵的府邸，也时常进出皇宫，对于魏王府内的一切，自然不会感到新鲜与惊叹。

而他身边的宇文倩更是出身当年齐王府，对于置身魏王府并不感到新奇，顶多有些睹物思人忆往昔罢了。

两人各有心思地紧跟在李泰身后，一路无话。

无论是王府中精心打磨的假山池水，还是雕龙画栋的亭台楼阁，还是巧夺天工般随处可见的盆栽园林，丝毫都勾搭不起两人猎奇的心思。

就这么一直尾随着李泰往里深入，直到穿过一条架在一湾湖水上的长廊，李泰的脚步才稍稍放慢了下来。

此时，郭业的耳中也传来了阵阵的嬉笑打闹，惊赞叫好之声，有男有女，听得出来，众人兴致高涨不亦乐乎。

郭业暗道，集贤诗会的聚会应该就在长廊的尽头之处吧？

想罢，郭业趁着李泰不注意，低声冲宇文倩附耳道：“夫人，一路走来，王府中的大概地形都了然于胸了吧？”

恰恰宇文倩此时心里正描绘着魏王府内的地形，突然被郭业这么近距离的附耳传声，一股灼热的气息席卷在耳垂，火辣辣的刺痒难受，心中顿起几分涟漪。

刹那间，脸颊燥热不已。她下意识退避开来，与郭业保持着几分距离，仓惶点头轻嗯了一声。

“两位贤伉俪聊什么那么热乎呢？”

前头的李泰驻足回望二人，打趣道：“两位可真够恩爱的，连这么一小段路程都不放过打情骂俏的机会。啧啧，羡慕旁人，羡慕旁人啊！”

郭业看着年仅十二三的李泰，人小鬼大居然在自己面前装起爱情专家，说话口吻还如此老气横秋，真是不由一阵腹贬。

不过换到了口中，却又是另外一番说头，先是一把再将宇文倩的细腰揽住，不顾宇文倩暗地的挣扎扭捏，冲李泰笑道：“没办法，美人垂爱，魏王殿下羡慕不来的，哇哈哈……”

一阵淫荡的笑声，听得李泰连连点头，一副都是同道中人的模样。

身旁的宇文倩听得更是一肚子糟心，使出浑身力气强行挣脱郭业的揽腰，强行压住心里头的火气，柔声央求道：“夫君，妾身第一次来魏王府，这辈子都没见过如此气派的府邸。可否让我带着扈从在府中自行转上一转，开开眼界，好回到陇西老家也跟姐姐们显摆显摆呢？”

郭业心道，好你个狡猾的大美人儿，算你机灵。

随即笑道：“这里可是魏王府，我说了可不算，你得央求魏王殿下才是。”

说着，将目光转向了李泰。

李泰见状，心中不由升起一股优越与自豪，连连点头应允道：“不就是在王府中转转吗？多大点事情，夫人请自便。不过本王王府可是有些大，本王担心夫人初来乍到转着转着就迷路了，不如本王给夫人派个丫鬟领着你逛逛



吧，如何？”

“啊？”

宇文倩心里一沉，连连摆手道：“不要不要，妾身还是带着扈从转转就好。”

郭业暗道，妈的，要坏菜。

当即替宇文倩打起马虎眼，补充道：“魏王殿下，不麻烦王府的下人了，让贱内自己带着扈从转转就好。集贤诗会马上就要开始了，王府的下人估计也忙得紧。就不麻烦了。”

说着，背对着李泰，冲宇文倩眨巴了两下眼睛，低喝道：“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走，难道你还想让魏王殿下给你带路不成？”

“夫君莫恼，莫恼！”

说罢，宇文倩又冲李泰盈盈一欠身，道了个万福，告罪道：“妾身小家小户不懂规矩，在魏王殿下跟前失态了，妾身自行游玩就好。”

声音落罢，便带着七八名扈从自行离去。

郭业一见宇文倩离去，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奶奶的，差点露出马脚坏了事儿，这娘们跟暗夜一比可真差远了，办事还欠缺点火候。

心里嘀咕了几句之后，转身冲李泰抱歉道：“我这侍妾第一次来长安，没见过什么大场面，魏王殿下莫要取笑才是。”

李泰心中纵有鄙视，但还是矜持地挥挥手，大大方方道：“郭业不要这么说，本王看你这妾侍貌美如花，气质上佳，只是出身小门小户没见过大场面罢了。哈哈，本王岂会挂怀？来，前边长廊尽头那儿就是本王花巨资打造的后花园，集贤诗会就在那儿举行。本王带你去看看，也替你介绍介绍长安城中的几位大才子。”

说着，抓起郭业的手臂，有把臂同行的意思，相当得热情啊。

郭业挺不习惯，但还是点头应道：“有劳殿下了。”

就在两人准备抬脚前行之时，长廊尽头处突然匆匆跑来一名女孩，一身碎花宫裙，跑近来观之，粉雕玉琢瓷娃娃般可爱。

一近前来张嘴就冲郭业喊道：“姐夫姐夫，你也来参加集贤诗会了？刚才听人提起，我还不信呢。原来是真的呢！”

来者并非别人，正是霍国公柴绍的幼女，爵封临阳小县主的柴禾禾，也是自己妻子吴秀秀素未谋面的一母同胞亲妹妹。

一听柴禾禾叫自己姐夫，郭业就是一阵头大。说心里话，他真是不咋待见柴绍，谁让他对秀秀如此狠心呢？

但是，对于柴禾禾这个可爱的女孩，他又不忍伤害，毕竟她什么也不懂，恨屋及乌未免有些说不过去。

扑腾～

柴禾禾习惯性张开小手臂，狠狠扑进了郭业的怀中将其抱紧，一副惹人怜爱的模样嘟着小嘴嚷嚷道：“姐夫，你来集贤诗会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呢？好让我也跟你一起来呀！”

郭业摇头一阵苦笑，只得敷衍哄道：“事发突然，事发突然，下次一定通知你。”

柴禾禾立马欣喜地点头说道：“好吧，这次暂且饶过你。姐夫，你跟我来，暖暖姐姐她早来了，还有长孙家的哥哥，还有那个在报纸上讲故事的尤

姬姐姐，她们都在花园中。”

说罢，小手抓着郭业的衣襟拉扯着，拼了老命把郭业往前拽拉着。

郭业又是一阵摇头，奶球，这丫头真是个人来疯啊，真心搞不懂集贤诗会跟她有一毛钱的关系，居然她也来参加了。

他拗不过柴禾禾的热情，只得冲魏王李泰拱手道：“殿下，我先行一步，咱们一会再叙。”

此时的李泰早已被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幕给震到了，他不是惊异半路杀出个柴禾禾，而是奇怪为何柴禾禾会叫郭业一声姐夫，而且看柴禾禾的言行举止，貌似跟郭业关系很是亲密无间。

“殿下，魏王殿下？”

郭业见着李泰发呆发愣，又是一声叫唤。

“啊？”李泰猛然醒转，连连抬手请道，“郭业请自便，咱们一会儿再聚。”

很快，郭业便被柴禾禾生拉硬拽朝着长廊尽头的花园行去，消逝在了李泰的视线中。

李泰望着郭业与柴禾禾远去的背影，整个人杵立在原地怔怔琢磨着，真是奇怪了，本王怎么从来没听别人提起过他和柴家的关系呢？

百思不得其解下，李泰长叹一声，眼中渐渐发亮犹如熊熊烈火燃起般，自言自语沉声道：“这姓郭的还真是越来越有名堂了，国子监的虞世南看重他，舅公高士廉器重他，舅父长孙无忌更是对他赞赏有加，连父皇都对他格外宽厚。真没想到啊，他居然和柴家还有这么一层翁婿的关系，本王今天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啊，谷逸轩这狗奴才今天的这顿骂，的确白挨。”

自言自语罢，李泰双拳紧握，微微耸起肩膀，毅然下定决心道：“此人，本王一定要得之。有了他，兴许太子哥哥那边就更有几分把握了，哼哼……”

## 第628章集贤诗会

临阳小县主柴禾禾拉着郭业，兴致冲冲地跑过长廊，如穿花蝴蝶般在魏王府的后花园中左右穿梭着。

小丫头也不简单，在后花园参加集贤诗会的多数人她都能叫得出名字，一边撒丫子乱转着，一边口中叽叽喳喳不停地向郭业介绍着这些人的身份与背景。

郭业听着柴禾禾的介绍，再看着满园的年轻俊彦与佳人，估算了下大概其有近五十号人来赴会。

大体上男多女少，比例悬殊极大，因此在花园中郭业发现了一个现象，往往一个女子身边都或多或少都会围着几个年轻男子，被众星拱月在当间。这些年轻俊彦、长安城的风流才子们，不时摇头晃脑卖弄文采，献着殷勤，哄得当间女人美目涟漪掩嘴轻笑，甚是欢心。

这些年轻俊彦多为长安城的风流才子，宦官子弟，至于赴会的这些女人自然身份也不低，多为大家闺秀，世家千金。

大唐民风开放，年轻男女以诗会友的聚会尚算正常，不像明清时期那般封建礼教束缚到了顶点，士子文人们不会动不动就去人欲存天理，而大家闺秀和千金小姐们也不会动不动就被缠足禁足，大门不出小门不迈。

整个社会的风气应该是封建社会时期最好的时候。

郭业望着后花园中这些锦衣玉服少年郎们个个意气风发，各展腹中才华；再看着这些宫装美裙俏佳人轻笑欢愉，脸上透着敬仰欣赏之色。

心中略略感慨一番，真是满园春色关不住啊！

感慨之后心中又是一副打趣，果然，在任何时代，无论是大唐文人汇聚的集贤诗会，还是后世炫富拼爹的沙龙Party，荷尔蒙永远都是主旋律。

“姐夫姐夫，暖暖姐姐在那边呢！”

柴禾禾欢快的声音打断了郭业的遐思，径直将郭业拉到后花园一处林木荫荫之地，正见着一袭莲白官裙的鱼暖暖正被几名男子众星捧月般围拢在期间，谈笑风声甚是如鱼得水。

而且，他发现鱼暖暖身边围着的男子，相比于其他大家闺秀世家千金身边围着的才子人数，要多得多。

那也难怪，谁让鱼暖暖出身卫国公府呢？而且如今鱼暖暖主持的长乐坊大钱庄，渐上轨道，在整个长安城中闻名遐迩，她早已是贵族圈里有名的女财神。

如今的她，沉鱼落雁之美，出身国公府邸，又坐拥长安第一大钱庄，如果这样还磁场不大身边只有小猫两三只的话，那才叫怪呢。

“让开，让开……”

柴禾禾强行挤开鱼暖暖身边的几个男子，将郭业拽了进来，冲鱼暖暖嚷道：“暖暖姐姐，我姐夫也来了呢！”

“咦？郭业，你也来了？”

鱼暖暖已然发现郭业就站在自己的跟前，不由一声惊呼，道：“前些时日就听说你回了长安，可惜一直忙于长乐坊大钱庄之事，未曾前往太平坊拜府呢。”

郭业冲鱼暖暖拱拱手，笑道：“你这位女财神如今名满长安城，时间宝贵

寸阴寸金，郭某怎么还敢劳烦你来登门拜访啊？哈哈，暖暖小姐只需派人来我府上传下话，郭某定当拍马赶来，绝不敢推诿拖延。”

鱼暖暖闻之不禁莞尔一笑，嗔怪地白了一眼郭业，啐道：“你啊，这么长时间未见，听说你在吐蕃国近乎九死一生，居然还是改不了这油嘴滑舌的臭毛病！”

在场诸人都眼睛雪亮，郭业油腔滑调举止轻浮，鱼暖暖居然丝毫没有恼怒，反而言语间还很亲密无间。

可见两人的交情匪浅，渊源至深啊。

能得鱼暖暖这样名满长安的名媛如此高看礼遇，众人心中艳羡之余还多了丝丝的妒忌。

这时，鱼暖暖突然发现身边这些男子的异样，一双双眼睛都看着自己与郭业亲密嬉笑，不由一阵尴尬。

随即赶忙转移话题，冲郭业说道：“郭业，你应该是第一次参加集贤诗会吧？我替你介绍一番。”

“这位是当朝中书令房玄龄的长公子房遗直。”

“这位是当今尚书左仆射，大理寺正卿长孙无忌大人家的大公子，长孙冲。”

“这位是朝中宿老，宗正寺卿裴寂大人的幼孙，裴元翰。”

“这位是射阳书院的陈康，你乃国子监出身又久不在长安，兴许不知道这位陈康陈仲达，他可是名动长安城的才子哦。而且射阳书院就是仲达兄筹募城中士绅，历时三年才建成的。建成书院后，他招收的全都是寒门出身的学子。不仅分文不收，还以一人之力供给着书院三百名学子的衣食住行。此等高风亮节足以让陈康陈仲达名动京华，更是令天下寒门学子追誉为寒门士子第一人。”

“这位乃是……”

“还有这位……”

“至于最后的这一位，你应该打过交道吧？他乃……”

“他就不用介绍了，呵呵，别人我不认识，他我还能不认识吗？”

郭业打断了鱼暖暖最后的介绍，冲最后一人面浮讥笑地拱手道：“真是山不转水转，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你说的是吗？萧慎萧舍人？”

原来鱼暖暖最后要介绍之人正是郭业的老冤家小伙伴——萧家长子萧慎。

谁知萧慎瞥了眼郭业之后，仅仅冷哼一声拂袖别过头去，没有只言片语。

郭业见状，心中冷笑，草泥马，你也就这个操行了，当初就该跟米吉他们交代，直接把你丫整死在吐蕃这些城中，神不知鬼不觉。

这时，长孙冲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房遗直，然后突然厉声斥责萧慎道：“萧慎，你也太无礼了，想当初出使吐蕃我等被扣留这些城，还是郭大人派人来营救的你我。人家施恩莫望报，但你我身为读书人怎能如此天性凉薄呢？呸，真是丢尽了 we 读书人的脸面。”

唰唰唰～～

众人的目光纷纷落在了萧慎的脸上，心道，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关节在啊。

倒是房遗直弱弱地看了眼长孙冲，又看了眼面色尴尬有怒冲的萧慎，心中哀道，苦也，我只是打酱油的，我不惹事不得罪人啊。

霎时，低下了头来，仿佛刚才之事与他无关一般。

对于长孙冲的仗义执言，郭业心里清楚，长孙冲与萧慎本来就不对付，多少有借着自己去抨击萧慎的嫌疑在里头。

不过他对萧慎真心不待见，长孙冲臭骂萧慎，他乐见其成。

继而冲长孙冲拱手笑道：“长孙兄，都是陈年旧事了，不提也罢，不提也罢，哈哈。倒是你，我听令弟羽默时常挂在嘴边说起，犹言在耳啊。小弟郭业，见过长孙兄！”

说罢，郭业放低姿态冲长孙冲行了见面一礼。

长孙冲见状，心中很是受用，立马对郭业的好感噌噌往上飙升。

郭业又是环视了诸人一眼，继续抱拳一礼道：“在下郭业，能与诸位有才之士共聚集贤诗会，当真是与有荣焉啊！”

“岂敢岂敢。”

“有礼有礼。”

众人相继还礼了一番，可见对郭业的感观还算不错。

不过期间郭业还是发现了两个人对自己还是心存敌意，没有还礼巍然不动杵在那儿。一个是裴寂的孙子裴元翰，另外一个自然就是萧慎那头瘪犊子。

麻痹，郭业心里暗骂，真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

与诸人客套了一番之后，鱼暖暖也看出来郭业有点不喜欢此时的气氛，当即拍了拍柴禾禾的小脑袋，冲郭业笑道：“郭业，临阳小县主说一直吵着嚷着要见见善写话本的大才女尤姬姑娘。我与她并无深交，不如你带着柴禾禾这丫头与尤姬姑娘见上一见？”

郭业闻之，心道，感情柴禾禾这妞子还是尤姬的铁杆粉丝啊。

不过他也听得出来，鱼暖暖是看出裴元翰与萧慎对自己的敌意，见自己在这儿呆的舒坦，所以主动替自己解了尴尬，好离开这是非之地。

当即，他颇为感激地看了鱼暖暖一眼，然后冲长孙冲、陈康等人抱拳道：“诸位，我先带临阳县主见见尤姬姑娘，咱们回头再聚。”

众人一番拱手称好之后，郭业这才带着柴禾禾离去。

郭业一走，又有人开始问鱼暖暖这郭业与尤姬之间的关系，小堆人群中八卦之火熊熊燃起。

这边，郭业在柴禾禾的带领下，四处寻找着尤姬姑娘置身何处。

正发现尤姬这娘们正被几名男人包围其中，不断献着殷勤。

柴禾禾抬手一指，叫道：“姐夫姐夫，快看，尤大家在那儿呢，禾禾最喜欢她写得话本了。姐夫，你赶紧替我引荐尤大人呢。”

大家一般是古代对有学问女子的尊称，柴禾禾居然称呼尤姬一声大家，真是铁杆粉丝中的铁杆啊。

当即轻笑道：“好好，姐夫这就带你去，来……”

说着，徐徐走向尤姬所在的地方。

突然，

后花园入口处的长廊那头响起一声公鸭嗓，尖声喊道：“文成公主殿下驾到，特来参加集贤诗会咯！！！”

嗡~

整个后花园顿时一阵轰鸣议论响起，无论男女纷纷扭头循着声音望去。

就连手牵柴禾禾的郭业都适时止步，心中诧异道，不会这么巧吧？居然能在这儿见到传说中的文成公主？

倏地，他也扭过头望向长廊处，期冀看看这位传说中的文成公主到底长得什么样？

## 第629章文成公主

远远望去，长廊处花园口方向，有一端庄秀丽女子在几个宫人的簇拥下，款款走来院中。

这就是文成公主？

郭业因为离得较远，没有看清对方样貌长得如何，但是见着文成公主上穿一身浅绿交领襦衣，下着杏黄石榴裙，裙束较高到腰间，顿时将个身材箍得纤瘦可堪盈盈一握。

光冲这份颇为接地气的衣着打扮，郭业暗暗点评，倒是个淡雅的可人儿。

文成公主将捧着双手贴着小腹，从容地步步走来，沿路之上左右频频点头向众人颌首致意，丝毫没有端起皇室公主的架子。

当她越走越近，郭业跟前的一片人群主动退避出一条道路供她走来时，郭业才看清对方的容貌。

谈不上娇艳似花，也谈不上闭月羞花，精致的五官组合下，是一张清秀安静的脸颊，让郭业有了一种邻家大姐姐般的感觉，这种感觉令他一度神往，感到格外的亲近。

也就是郭业时常挂在嘴边的接地气，有点类似于后世明星中那种国民好媳妇。

乖乖，郭业暗赞，原以为非要长得祸国殃民才是美女，原来安静淡雅也是一种美啊。

难怪这位文成公主在原有的历史上能够成为吐蕃人的国母，哪怕到了唐中后期吐蕃与大唐势成水火，但是吐蕃人还是对这位远嫁吐蕃的大唐公主有着非一般的尊重。在吐蕃民间，文成公主的声望几乎与开创吐蕃强盛时代的君主松赞干布相比肩，不遑多让。

就在郭业怔怔臆想间，身边的柴禾禾突然轻轻扯了下他的衣袖，娇声提醒道：“姐夫，姐夫，公主殿下好像是冲你走来呢。”

虾米？

郭业心里顿时一惊，猛然抬头望着正前方……

文成公主仅在自己五步之外戛然而止，正细细打量着自己。

被这位传说中的公主这么好奇打量，郭业没来由心里一阵发慌，顿时有些局促起来，奶奶的，看什么看，没看过帅哥还是咋滴？

这时，四周悄然静声成一片，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射到了郭业与文成公主这边，很是好奇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公主殿下为何会如此青睐这位陇西郭业。

有些自我感觉超级好的才子们已经在心里暗生妒意，打定了主意一会儿在集贤诗会的斗诗环节中，狠狠打击一下郭业。

文成公主与郭业两人就隔着五步距离，一个好奇打量眼带和煦笑意，一个被看得局促不安不知如何应对，打破这份尴尬。

就在这时，魏王李泰突然从文成公主的身后不远处跑来，人未到，声先到，不滞笑道：“哈哈，皇姐你不能再这么盯着郭业了，没看他都有些惶惶不安了吗？”

“嗤……”

文成公主轻笑一声，像是大姐姐教训小弟弟的口吻一般冲李泰打趣道：“你这话说得有失偏颇哦。本宫听闻陇西郭业乃我大唐猛将，三千悍卒便能搅得吐蕃国天翻地乱。更是听说郭业郭子仪一身虎胆无所畏惧，铡刀之下硬是让吐蕃王爷多赤罗命断格尔木。本宫只是好奇看了几眼罢了，哪有皇弟说得这般严重？”

“哈哈，皇姐说得倒也是事实。”李泰又打了个哈哈，说道，“既然皇姐已经知道了他便是陇西郭业，那王弟就不再多做介绍。”

说着，李泰指了指郭业，喊道：“郭业，文成公主当面，你好歹也要拜见一下才是啊。”

李泰这么一插科打诨，算是解了郭业的尴尬，立马就坡下驴冲文成公主拱手问安道：“陇西郭业，见过公主殿下。刚才有些失态，还望公主海涵一二才是。”

文成公主轻轻摇头，晃得满头凤钗与流苏摇曳飞舞，铃啾作响。

而后缓缓说道：“郭业无需多礼，本宫也是听说魏王府一年一度的集贤诗会在今日举办，才慕名而来。而且听王弟提起你也在府中，这才特意搅了大家的雅兴，冒然前来。说起来，本宫是特来感谢你一番的。”

“感谢我？”

郭业有些迷糊，心道，我和文成公主从未打过交道，而且听说她之前还是任城郡主，亲生父亲就是江夏王李道宗。

说起来，郭业与李道宗还有解不开的疙瘩仇隙在里头呢，说到底长乐坊这么一大片基业，还是从李道宗手中赢来的。

鱼暖暖、郭业、梁叔宇梁二少这几个人可是联手狠狠刮了李道宗一大笔啊。

不说仇与恨，但也谈不上恩与情。郭业愣是想不出文成公主为何要感谢自己。

文成公主见状，轻笑解释道：“说来本宫要感谢两人，第一个嘛，自然就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萧瑀萧大人，若非是他在皇上面前建言推荐，本宫岂能被当今圣上收为膝下义女，从任城郡主封为文成公主，封爵享公主之尊荣？”

说到这儿，文成公主特意扭头看了眼不远处跃跃欲试的萧慎。

萧慎这厮被文成公主这么一瞩目，顿时有些飘飘然，故意咳嗽两声好让人知道他的存在一般。

那个得瑟劲，无以言表。

郭业则是听得暗自摇头，我靠，我的公主殿下啊，萧瑀那老王八蛋可是没憋什么好屁，他一开始就打着将你往火坑里推，惦记将你推往山高水远茹毛饮血的吐蕃国吃苦受罪啊。你居然还感激他？

但是他听着文成公主这话说得真心诚意，并非是什么讥讽的反话啊。

如此来看，郭业只能归结为文成公主的确已经心存大唐远嫁和亲，做出不顾个人荣辱牺牲的大无私。

就冲这份气度，难怪能够和亲吐蕃成为吐蕃国母之后，受吐蕃万民爱戴。

紧接着，文成公主又冲郭业轻弹了两下手指，道：“第二个本宫要感谢之人，便是你。若非你的误打误撞，在吐蕃国的一番作为，而且我听我父亲江夏王言及，若非你在皇上面前一力阻挠和亲，也许本宫现在已经在前往吐蕃



国的路上受着狂风黄沙之苦了。所以，本宫特意要来感谢你一番，亲口跟你说一声谢谢。”

说着，提了提石榴裙，不顾身边宫人的反对，以公主之尊冲郭业盈盈欠身道万福，柔声说道：“郭业，本宫谢谢你！”

郭业见状连连摆手叫道：“公主殿下，使不得，使不得，这一切都是机缘巧合罢了。实在不敢当公主殿下如此。”

文成公主道完谢后，又是莞尔一笑道：“不管是刻意为之，还是机缘巧合，结果本宫还是托了你之福。平白得了个公主爵衔，还能够留在长安，继续承欢在我父亲膝下。郭业，本宫信因果之说，也相信一个缘字。即便是机缘巧合，那它也占了一个缘字，不是吗？”

“呃……”

郭业顿时被文成公主说得无法反驳，冷不丁问出了心中最想问得话来：“敢问公主殿下，如果不是我从中阻挠，也许你不用多久就能成为吐蕃国的王后，母仪吐蕃天下。难道你心里就一点都不记恨我的从中作梗与多事吗？”

“噢？郭业为何会有此一问？”

文成公主面容沉静，眼神清澈见底地看着郭业，疑惑道：“本宫为何就一定要远嫁吐蕃成就母仪天下呢？其实本宫此生没有远大抱负，只愿能够承欢于我父亲膝下尽尽孝道，能够生活在长安见证着大唐的盛世，我心足矣。至于吐蕃国的国母王后之位，本宫未曾期冀过。只不过身为大唐皇室李家的孩子，荣华富贵往往与承担责任是相辅相成的，该做出牺牲的时候，总不能退缩畏惧，你说是吗，郭业？”

原来如此！

顿时，郭业的心好像松弛了不少，仿佛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般，长长吁了一口气。

而后，郑重其事地朝文成公主拱手抱拳过头顶，整个人盈盈九十度一拜，掷地有声地说道：“公主殿下，请受郭业一拜！”

这一拜，是郭业为自己以往对历史上的文成公主种种误解而致歉；这一拜，更是郭业身为堂堂大唐男儿，对这位胸怀博大仁心仁德的大唐公主而致敬。

郭业如此兴师动众，反而让文成公主一阵惊疑，不知他到底搞得什么名堂，只得口中连连称道：“郭业免礼，你把本宫都弄糊涂了。”

别说文成公主，就连在场的所有人，还有魏王李泰都搞不懂郭业这是干啥玩意。

刚才可没见这小子对自己堂堂一个大唐亲王如此兴师动众的行礼。

莫非他对我皇姐……

李泰的脑中刚萌生出这个想法，顿时就被一挥而散，这怎么可能？郭业应该是有自知之明之人，别说我皇姐一年之后也许还要和亲西域任意一国，就说他的出身，他的家世都不可能与我皇姐有任何瓜葛。

最关键的是，郭业已经有了妻妾。

一时搞不明，李泰也懒得再去细想，轻轻拍了一下手，打岔道：“皇姐，这集贤诗会已经开始了，不如我们先找个地方落座，好让才子俊彦们即兴在园中作首诗吧？”

文成公主闻言，连连点头说道：“对的，这可是集贤诗会，不能因为本宫一来就耽搁了下来。王弟，这里是你的魏王府，由你作主说了算吧。”

说罢，文成公主冲郭业露出一个友善的笑容，轻声道：“郭业，本宫也期待你的佳作哦。”

声音落罢，人已经在—群宫人的簇拥下，走向了魏王专门为她准备的一处凉亭，细细坐下赏之。

郭业—脑子浆糊，我啥时候说过要作诗了？这不是坑人吗？

就在他不解间，—直敌视着郭业的萧慎突然挺身而出人群，冲魏王喊道：“魏王殿下，萧某不才，愿与郭业即兴吟诗对比上—场。”

昂？

郭业急急扭头望着萧慎，这王八犊子居然主动来找茬了。

魏王李泰多少听说过郭业不学无术，肚子里没什么墨水。但是为了拉拢郭业，他还是顾及郭业的面子，故意问道：“郭业你意下如何？集贤诗会的比试都是自主自愿的，并没什么硬性规定强行要比试。比或不比，你自行作主便是。”

郭业听罢，微微皱起眉头，听着魏王话里的提醒，看着萧慎那孙子—脸的嚣张，心中暗道，比还是不比呢？即兴作诗靠得是临场发挥，可不是那么容易剽窃的啊，奶奶的，难道跟萧慎那孙子认怂？

## 第630章斗诗

即兴赋诗，比斗之前谁也不知道会以什么为主题而现场赋诗，玩得就是一个临场发挥，比得就是一个思如泉涌，灵感如尿崩。

郭业心里明镜儿，萧慎这孙子虽然二是二了点，但好歹也是去年的头名状元，这状元头衔固然有水分，但吟诗作赋这方面的才华也毋庸置疑，绝逼强过自己这个连个秀才功名都木有的门外汉。

而且这孙子突然在这时候跳脚蹦达出来，如此的信誓旦旦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肯定有什么他郭业不得而知的龌蹉。

一想到这儿，郭业的心里顿时打起了退堂鼓，尼玛的，人家都挖好坑等着咱跳了，咱还真一门心思往里头跳不成？

就在这时，尤姬突然穿过人群来到郭业的身边，低声招呼道：“郭公子，承蒙您的指点与错爱，方有了今日的‘尤大家’。奴家知道你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却喜隐于市。但是今日之比，你不能退让，必须狠狠击败质疑你的跳梁小丑，让他们心服口服才是。”

日，郭业差点没被尤姬的这番捧赞给呛晕过去，这哪里是捧赞啊？捧杀还差不多。

不过看着尤姬双眼冒星星一副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郭业知道这小娘皮一直被自己忽悠，已经盲目信奉到了病入膏肓，无法自拔的地步。

他真想说一声，妹子啊，哥哥一直以来在你面前都是装逼冒称专业行家，好不好？

因为尤姬突然挤到郭业身边，又将众人的目光纷纷从萧慎身上拉了过来，齐齐凝聚在了郭业身上。

奶奶的，郭业心里叫苦，这文青小娘皮可真够添乱的。

尤姬发了话，作为她铁杆粉丝的临阳县主柴禾禾自然也是对她的话盲目信从，特别是从她偶像的口中说出如此捧赞自己姐夫的话，她岂能不与有荣焉？顿时满脸兴奋之色地嚷嚷道：

“姐夫，姐夫，快快应战，狠狠教训这个姓萧的，让他输得找不着东南西北才是。”

柴禾禾叫罢，园中的男男女女凝聚在郭业身上的目光又加重了几分，未曾移开过半步。

郭业心中再次哀叫，小丫头片子，你凑什么热闹。

此时，与萧慎一直不对付的长孙冲突然叫道：“郭兄弟，与他比上一比又如何？我等支持你！”

“对，我等支持郭公子！”

霎时，围拢在长孙冲身边的党羽们纷纷挥拳，齐声喊着声援郭业。

到了这个时候，场面燃起了几分火药味，支持的人固然有之，看笑话的人也在多数。

郭业顿时有了几分赶鸭子上架，退无可退的赶脚。

无意中，他扭头瞥见了鱼暖暖也是一副期翼的神色望着自己，四目相对，两两相望……

鱼暖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此时无声胜有声，颌首之意不言而喻，郭业岂能不懂？

干吧，战吧！

切不可辜负美人意，伤了佳人心，那可真是天打雷劈的。

霎时间，郭业浑身充满力量，他能清楚感觉到这股力量支着他的腰板徐徐挺起，笔挺挺胸，战意盎然地冲萧慎脱口喊道：“姓萧的，比就比，你的挑衅，小哥我应下了！”

“好！”

萧慎脸上微微愕然，瞬间即逝后，大喊一声好，眯着眼睛怪笑地望着郭业，好像在说，一会儿有你好看的。

随后，他冲远在凉亭中魏王泰身边的卢承庆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卢承庆立马会意嘴角浮起一丝得意笑容。

只见卢承庆冲凉亭中与文成公主对坐的魏王李泰拱手作揖道：“魏王殿下，臣有个不情之请。既然是即兴赋诗，那不如由臣来给郭公子、萧公子出赋题，可好？”

此话一出，满园皆惊。

谁不知道卢承庆与萧慎等人整日为伍，穿得是同一条裤子。

只要不是个傻子现在都看得出来，敢请儿卢承庆和萧慎早就有了准备。

长孙冲等人面露愤慨，鱼暖暖、尤姬等人瞬间满脸忧色，就连柴禾禾这小丫头都被众人感染，嚷嚷叫道不公平。

郭业轻拍着暴走的柴禾禾小肩膀，安抚着小丫头片子，心中暗道，果然早有准备，难怪会萧慎这瘪犊子会在这个时候跳出来。

但是自己话已出口，就如覆水难收，岂能轻易反悔退缩？

与其这样，还真不如乐得大大方方，免得让人小觑。

因此，不待李泰答应卢承庆的请求，只听郭业突然高声喊道：“魏王殿下，既然卢大人有这雅兴，何不成全于他？”

咦？

郭业声音落罢，不仅李泰错愕不已，就连作为当事人的萧慎、卢承庆都格外震惊。

萧、卢二人心中纷纷纳闷，难道姓郭的得了失心疯？他这是没看出猫腻破绽来呢？还是准备破罐子破摔了？

至于李泰，则是觉得郭业此人太过神秘，好像自己对他的信息了解不少，实则又是知之甚少。

听完郭业主动答应了卢承庆不合规矩的要求，李泰心中暗道，郭业此人绝非如表面那般简单，能够如此坦然，想必自恃有与萧慎一战之力，莫非他并非如坊间传言父皇口中所述一般的的不学无术？

不解，甚是不解！

李泰下意识地摇了摇头后，最终还是点头应道：“好，既然郭业你不反对，那本王就遂了卢大人的心意。卢大人，事不宜迟，请出题吧！”

听得出来，李泰对于卢承庆和萧慎两人未经自己同意，先斩后奏想着羞辱郭业一番的心思，看得剔透，也很是不爽。

卢承庆现在哪里还会顾忌魏王心里爽不爽，他与郭业的梁子结大发了，现在能够让郭业丢丑，他岂会放弃？

再与萧慎对望一眼后，卢承庆突然从凉亭中的石桌上抄起一杯酒盏，故

作端详考虑一番后，阴笑着开口说道：“卢某看着这酒盏之中的美酒，颇有感慨。自古文人雅士聚贤一桌，不外乎还是以饮酒作乐为先。不如今天就以‘劝酒’为题，让两位公子即兴赋诗一首，如何？”

说到这儿，卢承庆又抬起手臂冲园中诸人说道：“时限为一炷香的时间，谁先谁后并无打紧，咱们最后以诗的优劣评胜负。今日，魏王殿下、文成公主、还有诸位城中俊彦皆在场，优劣好坏应该不难分出。”

“好！~”

满院才子俊彦纷纷叫好赞同。

魏王李泰闻罢，看着文成公主笑问道：“酒之一道，寻常百姓家还是王公士卿家都离不开，倒也大俗大雅。以劝酒为题，也颇为应今天诗会之景儿。本王看来挺好，不知皇姐意下如何？”

文成公主摇摇头，轻笑道：“本宫还是那句话，集贤诗会乃是魏王所办，本宫只是过来闲玩凑趣罢了，王弟尽可自行作主。不过本宫只有一句话，务求做到公平公正，莫要歹人钻了空子。”

言罢，轻视的眼神扫过卢承庆，不再言语。

卢承庆心里咯噔一下，急急转过身子背对着文成公主，显然自己与萧慎的这点龌龊小心思，还是被文成公主窥探至无所遁形。

魏王泰暗赞，我这位皇姐倒是挺向着郭业，呵呵。

继而拍胸保证道：“皇姐放心，集贤诗会以文会友，绝不是藏污纳垢，耍阴谋诡计之所。有本王在此，定会做到公平公正，评出郭业与萧慎二人之胜负来。”

文成公主微微颌首，别过头去继续自顾欣赏着满园花色。

李泰微微起身，冲凉亭外的园中诸人朗声道：“好了，既然卢大人已经出了题，本王与皇姐亦无异议。那便以‘劝酒’为题，由萧慎、郭业二人即兴赋诗吧，时限一炷香！”

最后，他大手一挥，冲一名王府下人喊道：“点香，计时！！”

很快，一名下人便捧着一尊香炉来到凉亭外放于地上，香头燃着冒着烟气儿。

整个园中顿时一片寂静，所有人都将时间与空间留给了郭业与萧慎，生怕吵闹扰了二人的即兴灵感。

郭业与萧慎两人纷纷自顾沉思了起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萧慎率先站出来，满脸春风得意的笑道：“萧某不才，抢先郭公子一步，在此赋上一首《劝酒诗》，以供诸位品评。”

说罢，萧慎很是臭屁地双手叉腰，昂着脑袋缓缓吟诵道：“烧得硫黄漫学仙，未胜长付酒家钱。

窦常不吃齐推乐，却在人间八十年。”

“献丑，献丑，还望诸君品评一番。”

萧慎嘴上满是谦卑有礼，但是神情却是极其的沾沾自喜，傲然于心，仿佛胜券在握一般的睥睨着还在苦思冥想中的郭业。

不过萧慎的这首劝酒诗的确是上佳之作，一时间好评如潮，满院士子纷纷自顾吟唱，点头赞好。

就连魏王李泰都手执杯盏，独自念叨：“却在人间八十年？好诗，好诗啊！”

众人的好评如潮，李泰的连番赞好，顿时平添了郭业无数的压力。

长孙冲、鱼暖暖、尤姬、就连与他素不相识的那位射阳书院陈康陈仲达，都不免用一种担忧的眼神望着他。

不过郭业仿佛并未关注着外间的一切般，继续自顾沉思冥想着，貌似满园诸人对萧慎的唏嘘赞好与吹捧，与他毫无干系一般。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香炉上的那炷香已然烧到了一半。

萧慎、卢承庆彼此得意的对望了一眼，心中窃笑道，郭业今天这跟斗，嘿嘿，裁定了！

就在这时，郭业宛若大觉一睡百年醒般打了个喷嚏，而后展开双臂抻了抻懒腰，打了几个哈欠，漫无目标地嚷嚷喊道：

“即兴赋诗一首，又有何难？”

“来呀，给我拿酒来，不是美酒我不要，不是佳酿我不喝！”

嗡~~

一通桀骜不驯又略显玩世不恭的嚷嚷，又将众人的目光冲萧慎身上夺了过来，万人瞩目一般的光彩熠熠。

## 第631章或装逼，或狂士？

“拿酒来！！”

郭业沉寂一番之后突然一声巨吼，愣是唬得在场诸人一阵目瞪口呆。

魏王李泰与文成公主亦是彼此诧异，对望一眼后，李泰挥手示意王府下人道：“去，给郭公子拿酒。”

很快，下人托着木盘呈上一壶美酒和一个杯盏来到郭业跟前，郭业直接将杯盏扫落在地，抄起酒壶对嘴小嘬几口，不由皱起眉头，不悦道：“魏王殿下忒得小气，小小一壶酒，不过瘾，不过瘾，给爷换上大坛子来。”

言语浮躁轻狂，举止放浪形骸，看得在场诸人跌了一地的眼珠子，口中抽着冷风，纷纷诧异琢磨，不是赋诗比斗吗？怎得倒是喝起酒来了？这郭业到底想做什么？

卢承庆与萧慎亦是满脸尽是狐疑之色，倒是萧慎忍不住冷哼一声，啐道：“莫非是郭公子一肚子的草包，不学无术作不出诗来，所以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真是好笑！”

郭业闻言，勃然大怒，眼神透着戾气地盯着萧慎，喝骂道：“好笑你妈个逼，一炷香还没烧完，你着急个屁？滚犊子！”

狂意使然，骂得萧慎满肚子窝火，憋气憋得满脸通红通红，口中不停絮叨着郭业粗鄙不堪，有辱斯文。

不过听在长孙冲等人的耳中，倒甚是解气痛快，暗中纷纷点赞郭业骂得好。

咣当～！

郭业将酒壶仿佛狂性大发一般，将酒壶狠狠砸在地上，双眼望着亭中的魏王李泰，叫道：“莫非殿下偌大一个王府，还缺了酒不成？”

李泰眉头微蹙，也被郭业这番狂妄的姿态给点起了心火，心道，难道本王之前猜错了，郭业这人在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真如萧慎所说一肚子的草包？

倒是旁边的文成公主看着郭业这番狂状，眼中透着欣赏赞道：“没想到郭公子不仅在战场上是条血性汉子，就连吟诗作赋都能折腾出这般大动静了，真有几分燕赵豪杰的轻狂孟浪啊。”

轻狂孟浪本事贬义之词，可在文成公主说出来，却是在变相地褒奖着郭业的慷慨率性。

李泰听罢，只得冲下人挥挥手示意他取酒换上大坛。

不时，王府下人捧来泥封未撕的一大坛子好酒，奉到郭业跟前。

郭业一把手接过酒坛，飞快撕掉泥封对嘴咕咚咕咚灌了起来。

约莫喝了三五口，就当众人以为郭业准备开始吟诗之时，又听一声咣啷

～

酒坛子脱手落在地上，砸了个稀巴烂，酒水溅了一地。

只见郭业抹着嘴角一副厌恶的神情连连摇头道：“这他娘的是酒吗？淡出鸟味来，莫非兑水了不成？去，取好酒，取烈酒来。”

此言一出，满园哗然。

在场诸人纷纷对郭业指指点点，议论开路，数落者无不在暗中鄙夷郭业的放浪形骸，肆无忌惮。

萧慎与卢承庆二人此时更加笃定，郭业这人就是在装神弄鬼，故弄玄虚，为作诗不成而遮羞。

就连长孙冲、鱼暖暖、尤姬等人都不禁心里嘀咕，郭业到底想要干嘛？

再看李泰，眉宇间已经拧成了一个大疙瘩，对郭业的这番行为心生浓浓的不满。

唯独文成公主一人始终笑意盈盈，到最后居然不禁击节叫好，称赞道：“陇西郭业，真是名不虚传啊，难怪本宫那位纵横沙场的父亲，都在他手中吃了憋。就冲这份魏晋轻狂士的气度，吾父输得不冤哩！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王弟，你说呢？”

李泰听着文成公主居然还夸起了郭业，心中郁闷道，这他妈就是个装逼的二愣子，皇姐你也叫好？

不过他也不好驳了文成公主的面子，微微颌首牵强一笑，然后冲下人们喊道：“去，给郭公子再取酒来，去本王的酒窖中取上灵州刺史送来的烧刀子，记住，取上十坛，免得到时候酒虽烈，郭公子却嫌少了，数落本王小气了。”

听得出来，李泰对郭业的不满，已经无以复加，连郭业拖延推诿的后路都给丫堵上了。

不一会儿，十名下人各自捧来十坛烧刀子，整整齐齐排成一列，摆在了郭业跟前。

郭业撸了撸袖子，拎起一坛烧刀子自顾揭开泥封，对嘴又是咕咚咕咚狂饮，喝得又急又大口，酒水不时从嘴角处溢出，打湿了身前一片衣襟。

喝得差不多之时，郭业又是随手一抛，咣当一声将酒坛砸在了身边儿的空地上。

嗡~

众人见状顿时一阵恼怒，这次又要使出什么幺蛾子？

不过，

郭业这次并未发难，而是用衣袖擦拭在嘴边酒渍，哈哈狂笑，赞道：“好酒好酒，够烈够醇，魏王殿下这次不小气，够敞亮！”

李泰心中微怒，你娘的，本王什么时候小气过？

随即，有些不悦地催问道：“郭业，一炷香的时间快到，你可作出诗来？如果没有，那本王就判萧……”

“打住！”

郭业大手一挥，狂笑道：“喝了好酒，岂能无好诗？这就来，这就来，哈哈哈哈哈……”

狂笑过后，傲然鼎立于天地间，气势如利剑出鞘一般逼人，扫视着在场所有观战之人。

眼神中透着酒意微醉，更透着浓浓的才气逼人与桀骜不驯。

此时，一直与郭业未曾搭过话，也毫无眼神交流的陈康突然从人群中一跃而出，慷慨万分喊道：

“郭兄，如若不弃，仲达愿为郭兄执笔录诗。”

郭业闻之，心中打了个机灵，都说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陈仲达能在这个时候跳出来给自己壮壮声势，当真是雪中送炭之君子风范。

当即，他亦是拱手笑道：“既然仲达兄不怕小弟的这首诗污了双耳，那当



然是求之不得啊，哈哈。”

话音一落，突然人群中又有人叫道：“有人执笔，岂能无人研墨？今日就由某家当个小书童，可好？”

正是长孙冲挺身而出，站到了陈仲达的旁边。

顿然间，郭业心中感激莫名，再次冲长孙冲拱拱手，赞道：“长孙兄抬爱，弟却之不恭已。”

“来人，准备书台！”

“来人，奉上笔墨！”

.....

长孙冲单手提袖研起磨，陈仲达扎稳马步执好笔，一切准备就绪。

郭业冲两人相视一笑，两人又彼此对望一眼，好像都被自己的孟浪轻狂而感到可爱，纷纷放声大笑了起来。

一时间，整个花园中站立着观战诸人纷纷寂静了下来，寂静的氛围中又弥漫起了一股子不言而喻的悲壮。

霎时，鸦雀无声，郭业又提一坛酒，狂饮三五口，打了个酒嗝儿，缓缓低沉着声音吟道：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郭业吟唱至此，跌跌撞撞走到长孙冲与陈叔达的书台前，眼神迷离望着二人，提了提酒坛示意二人干上一杯，而后再狂笑数声，吟唱道：

“长孙君，仲达兄，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颂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言为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

与尔同销万古愁。”

一首李白的《将进酒》从郭业的口中抑扬顿挫而出，吟诵到最后，行云流水般中途没有一丝的停滞。

念罢，他又打了个酒嗝儿，抖落着手中酒坛狂笑道：“快哉，快哉，当浮一大白！”

咕咚，咕咚咕咚.....

此时，整个园中静若死水一潭，唯有郭业牛饮狂喝声声不断。

.....

.....

“与尔同消万古愁？何等的豪迈？”

长孙冲满脸动容地跟着念诵完最后一句，手中研磨的动作戛然而止。

“与尔同消万古愁！此诗旷古绝伦震古烁今，只有载入典籍万古流传，方才不辱没于它。”

陈仲达竭力强忍着提笔之手的发抖，愣是写完最后一个字，方才一副震惊的面容望着郭业。

不仅仅是他们二人，亭中的魏王泰，文成公主，园中静站着的诸人，甚至是萧慎与卢承庆，都纷纷暗中念着郭业的这首将进酒。

震惊之色，艳羡之色，无不表露在在场诸人的脸上。

孰高孰低，众人心中显然有了定论。

就在众人各有所思不知如何打破这份寂静之时，郭业脸颊酡红醉醺醺，跌跌撞撞地将酒坛放在书台上，嚷嚷道：

“长孙兄，仲达兄，两位手别停，继续研磨，继续执笔，呃……一炷香还未烧完，再来一首如何？”

吧嗒～

吧嗒～

长孙冲乍闻，惊得手中那块松鹤延年椭圆墨锭脱落在砚台上。

同时，陈仲达亦是闻之手一抖，狼毫跌落在了地上。

“此等佳作，还能再来上一首？”

“再来一首此等神作乎？？”

这不仅是长孙冲与陈叔达心中的惊疑，也是在场所有人心中共同的疑惑。

“哈哈，有酒便有诗，有酒岂无诗？”

郭业乘着微醉傲然环顾了在场诸人一眼，又冲地上提起一坛泥封烧刀子，很是装逼地狂笑道。

## 第632章郭业斗酒诗百篇

“有酒便有诗，有酒岂无诗？好酒，好酒，诗来，诗来~”

嘤当~

郭业醉态百出，甩手又是一声碎响，酒坛落地而碎。

众人屏息凝气，纷纷望着轻狂孟浪一人唱着独角戏的郭业，暗中期待着他的第二首诗。

“嗝儿，莫急，莫急，来了~”

郭业踉踉跄跄走着，仰头望天做着苦思冥想状，口中不由念道：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诸位，如何？”

郭业念罢，确切地说，应该是剽窃罢，他反问了在场诸人一句，又弯下腰来从地上提起第四坛老酒来，双手将酒坛捧得高高咕咚咕咚一阵猛灌起来。

此时的他仿佛沉迷于酒国之中，再也不理会园中的纷纷扰扰与嗡嗡议论。

不过，花园之中的所有人可是立马炸开了锅，声声响起，沸腾不已。

在场所有人本以为郭业如此匆忙之下应该会粗制滥造，岂不料，即兴作得第二首诗又是此等上品佳作。

“好，好一个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郭兄才高八斗啊！”

“故友离去，赠酒相送，夕阳西下，一片余晖洒落，平添几分悲愁与不舍。好意境，好诗才啊，端得又是一篇神作。”

“别人酒后轻狂，郭兄却是酒后诗兴大发，真乃怪人，不，应该称之为怪才啊！”

.....

顿时，整个园中诸人好评如潮，赞声一片，纷纷袭来，万众瞩目之下，郭业自顾喝酒不屑一顾，当真一副风流狂士作派。

凉亭中的魏王李泰与文成公主相相对望一眼后，瞬间陷入了沉默，这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费解，令人费解。

唯独文成公主仍旧脸挂笑意，频频自顾点头，带着赞赏的目光继续打量着醉态可掬诗兴大发中的郭业。

要说此时园中最难受最煎熬的，要数卢承庆、萧慎等人，众人心中叫苦，本想羞辱郭业一番，没想到愣是让他出尽了风头。

突然，裴寂之孙裴元翰挤过人群，附在萧慎的耳边说了几句，萧慎脸色顿时大变，眼睛瞪得极大带着几分震惊，连连点头称道：“元翰说得及时，我怎么没想到呢？”

随即，他挺身而出，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怒指郭业，叫嚣道：“姓郭的，你行为举止如街头泼皮，你在坊间更是有不学无术之名。嘿嘿，凭你也能作出此等上品诗作来？莫不是这些佳作都是剽窃先贤而来的吧？”

嗡~

此言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满园再次哗然，品头论足低声议论者频频交头接耳。

不过这次议论品头的对象却不是郭业，而是提出质疑的萧慎。

多数人都用一种鄙视的目光看着他，因为郭业连作的这两首诗任何人都未曾听过，哪里来的剽窃一说？

而且今日即兴赋诗的题目，还是萧慎的狗友卢承庆提出，要说事先做好准备剽窃先贤的，也应该是萧慎才是，怎么轮得到郭业？

就连在凉亭中沉默苦思的魏王李泰闻之，都不禁皱起了眉头，眼神厌恶地望着萧慎，摇头咒骂道：“蠢货，居然自己扇自己的脸面，如此输不起，还嫌不够丢人？”

文成公主轻声唤道：“王弟，本宫劝你以后还是少跟这些人来往才是，平白污了自己的身份。”

说罢，还煞有介事地看了一眼卢承庆，吓得卢某人忍不住打了个激灵，亦是恨恨地望了眼萧慎，心道，真是蠢货啊。

此时，为郭业执笔的陈仲达替郭业抱不平道：“萧兄，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来，唉，真是枉为去岁新科状元了。”

旁边的长孙冲也不干了，他对萧慎可没有陈康陈仲达这么好脸色，径直臭骂道：“萧慎，输不起了吗？真是丢了你爹的老脸，我看你也别自诩读书人了，因为天下读书人都羞于你这等反复小人为伍。”

不过萧慎此时已经入了魔障一般，听着陈康与长孙冲为郭业抱起不平，一股二逼精神从屁眼直冲天灵盖，不由哈哈笑道：“你看看，恼羞成怒了吧？让我说中了吧？郭业，有能耐你再作一首诗来，让萧某输得心服口服。”

“哈哈……”

郭业闻言也不着恼，一阵狂笑抬手指着萧慎，骂道：“萧慎啊萧慎，我恼羞成怒你妈个逼，你也就这幅德性了，输不起是吧？你爹我今天就让你输的心服口服。这样，咱们来个赌约，我每作出一首诗来，你就当着众人扇自己两耳光。反之亦然，如何？”

萧慎冷不丁打了个寒颤，啐道：“粗，粗鄙，这岂是君子所为？”

“君子你娘的腿儿，输不起，赌不起，就别他妈唧唧歪歪，赶紧洗洗睡吧，滚犊子！”

“你，你，你口出无状，屡次辱骂于我，简单欺人太甚！”

“欺负你怎么了？赌不赌？不赌，滚蛋！”

“赌，我跟你赌，有能耐你今天就作出一百首诗来，好让萧某扇上自己两百耳光，哈哈……”

萧慎双眼通红地望着郭业，口中应战了郭业的赌约，又是一阵状若疯癫痴狂的嚎丧。

郭业看着此时的萧慎如同茅坑里的一条臭蛆虫，不仅恶心反胃，还极其厌恶。

这不仅仅是郭业一人的看法，在场诸人宛若与他同仇敌忾般，心中都有这般想法。

邻近萧慎旁边的诸人纷纷主动退避了开来，恐及离近萧慎惹来腥臭污秽一般。

不过，众人不免也为郭业担心，暗中捏了一把汗。这即兴作诗能够作出

一篇上品佳作来本是难能可贵了，如今郭业连赋两首更已经是神乎其技了。

但是听郭业的话里话外，仿佛还要继续即兴作诗，而且赌约透着的意思，还不是一首两首，难不成这些上品诗篇在郭业眼中如吃饭喝水那般的简单？

这，这，委实太不可思议了。

郭业见着众人的眼中竞相透着疑惑，不由又是放声大笑，拎起手中酒坛猛灌几口，冲陈康与长孙冲喊道：“仲达兄，长孙兄，研磨，铺纸，我今天就让萧慎这狗东西输得心服口服，扇得他脸肿如猪头！”

“好，今天就让他萧家的门风臭满长安城。我长孙冲舍命陪君子，为郭兄弟研磨到最后。”

“好，仲达恭敬不如从命，愿为郭兄执笔录诗，让佳作流传后世。来人，重新备上笔墨纸砚！”

长孙冲与陈康二人相继出声儿，重新准备了一番起来。

郭业则是晃了晃手中的空酒坛，笑道：“又喝光了，再来一坛吧。”

说罢，弯腰提起地上第五坛烧刀子，索性一屁股坐在地上，对嘴豪饮而起，整个园中响起声声不断的咕咚饮酒声。

.....

.....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好，好一个醉卧沙场君莫笑！”

“好一句古来征战几人回！”

“好诗！”

.....

一首诗罢迎来了满园赞赏，好评如潮中郭业不为所动，而是怒目圆睁着萧慎，叫骂道：“姓萧的，自己掌嘴，两下！”

萧慎心中惊骇，想要退缩进入人群中不认账，不过早有好事者将其死死围住，动弹不得。

众目睽睽之下，容不得萧慎耍赖，只得低下头来轻轻自己打了自己两记耳光。

“啪，啪！”

霎时，引来一阵哄堂大笑之声。

此时，就连刚才对他附耳出馊主意，离他最近的裴元翰都不由自主地退避了开来，捏着鼻子好像萧慎就是坨臭不可闻的狗屎。

而远在凉亭外与他同穿一条裤子，一丘之貉的卢承庆，更是厌恶地别过头去，生怕引火烧身，牵连到自己。

郭业见状，心中哼道，自作孽不可活，不作死不会死，唐诗三百首，老子怎么着背过几十首，一会儿还有你的大耳刮子吃。

随即，又是连喝两口酒，润了润嗓子，叫了一声道：“老子灵感如尿崩，又想到一首诗来，你且听好了！”

只听郭业坐在地上把玩着酒坛子，继续吟道：

“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碗盛来琥珀光。

但使主人能醉客，

不知何处是他乡。”

郭业又是一声咆哮：“姓萧的，自己张嘴，两下！”

萧慎已然满脑子混沌，被众人起哄架秧子下，又是抬起手来甩了自己两下耳刮子。

“啪，啪~”

“好，说的出做得到，你萧慎还算是个人，没有渣到底！不过，你可听好了，老子又要准备下一首来。”

“什么？”

萧慎满脸顿如死灰，眼珠子惊得差点掉落在地，一副惶惶不可终日的眼神望着郭业。

郭业冷笑一声，不再理他，摇头晃脑道：

“劝君一杯君莫辞

劝君两杯君莫疑

劝君叁杯君始知

面上今日老昨日，

心中醉时胜醒时

天地迢迢自长久

白兔赤鸟相趋走

身后金星挂北斗

不如生前一杯酒。”

“姓萧的，自己掌嘴，别他娘想着偷工减料，重一点，两下！”

“啪啪……”

“还有，你且听好了……”

“啪啪！”

“啪啪啪！”

“啪啪啪啪！”

接下来的时间，整个花园中诸人，除了聆听欣赏着郭业一首接一首震古烁今的劝酒诗外，还能听着萧慎起伏不定不绝于耳的耳光声。

每每郭业吟完一首诗，人们已经不再去品头论足，而是心中会有一个共同的呼声：“还有吗？”

正是郭业斗酒诗百篇，扇得萧慎耳光响……

## 第633章天道忌才，不可不敬天

啪啪啪，啪啪啪啪～

随着郭业脚前十坛烧刀子喝光砸尽，霍霍败光，属于他的独角戏也缓缓落幕。

郭业不知道自己在这半醉半醒间到底剽窃了多少首唐诗，断了多少后世诗人的饭碗，但是有一点他很清楚，那就是萧慎这孙子的脸，真得肿如猪头大，一副猪八戒二表哥风骚再现人间的模样。

萧慎一屁股坐在地上，脸颊红肿嘴角沁着血丝，双眼萎靡地看着地上，失神喃喃道：“还有吗？还有吗？”

这不仅仅是萧慎一人的心声，亦是整个花园中男男女女的心声。

还有吗？

还有如此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佳作吗？

丢尽颜面的萧慎显然已经被人遗忘，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郭业身上，迷离？崇拜？麻木？

端的是各自眼神各有精彩，心中各有所思五味杂陈。

此时的郭业在诸人的心中，再也不是坊间所传的不学无术陇西郭业，也不是评书段子说被人称道的那位披靡战场之血性汉子。

而是诗坛怪杰，近乎妖的怪物。

同一时间，长孙冲与陈康陈仲达都停下了手中的动作，一个将墨锭搁在砚台上，一个将手中的狼毫归置于笔洗之上，相继对视望了一眼。

继而，不约而同地甩了甩手，显然累坏了。

长孙冲苦笑道：“我长孙冲家学渊源，五岁启蒙，十五岁取得童生，而后五年间连中秀才、举人、贡士之功名。更是于去岁夺了殿试榜眼，名噪京华。自恃甚高，不将天下吾辈读书人放于眼中。但今日郭业郭子仪十坛老酒下，成诗数十篇，篇篇堪称上品佳作，吾不及他也。甘拜下风，自今日起，我长孙冲甘拜下风。”

陈仲达亦是深有同感地叹道：“是啊，何止篇篇堪称上品佳作，在我眼中，郭兄今日即兴所作之诗，篇篇皆乃神作，足可流传后世，供后人瞻仰缅怀之。说他诗坛怪才，一点不为过，而且是独一无二。我陈仲达今日有幸替郭兄执笔录诗，与有荣焉啊！”

“诗怪！”

一声惊呼从凉亭中传出，正是一直沉默不语的魏王李泰发出。

魏王李泰自幼便博览群书，更是得李二陛下的宠溺而屡屡拜在当世鸿儒名下学习，要不然也不会有“宠冠诸皇子”和“贤达于诸王”之称。

但是今日郭业醉酒赋诗，一连赋诗数十首中间毫无停歇，而且每一篇都如陈仲达所言，堪称惊世之作。

他沉默期间曾暗中将自己与郭业相比较，甭说自己醉酒之下能否作出此等数量此等质量的佳作来，也许就是在灵感勃发之机，也不可能作出此等数目的惊世之作了。

这让一向自视才情横溢的魏王李泰怎会不震惊？怎会不汗颜？

当他惊呼一声诗怪，给郭业强加了这个名号之后，整个人仿佛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打击，如被扎了针的气球一般迅速干瘪了下来，神情萎靡颓废不

堪。

旁边的文成公主端庄秀气的脸上仍旧挂着一副笑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般的祥和，盈盈赞道：“今天的集贤诗会本宫真是没有百来，总算见识到了什么叫做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郭业今日赋诗数十首，当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啊。王弟相赠‘诗怪’这称，那本宫就赠郭业一雅号吧，唔……郭业劝酒连作数十诗，不如就赠你‘郭劝酒’如何？”

魏王相赠诗坛怪杰——诗怪？

文成公主相赠雅号——郭劝酒？

连得两位皇室赐雅号，对于读书人而言，这是何等的殊荣？这不是自封尊号，无异于官方认可一般。

不出一日，诗怪与郭劝酒两尊雅号，便会与郭业今日在魏王府中的举措一道儿，在整个长安城传扬开来，甚至席卷整个大唐士林之中。

这对于本在民间享有极高声望的郭业而言，这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如虎添翼般将来必定会对他有一番裨益。

至少以后，再也没人敢称他是一肚子草包的不学无术之辈。

嗡～

整个花园中又是议论成一片，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变成了艳羡之色，纷纷重新凝聚在了郭业身上。

荣耀光环再次得意加持，与后世的国际明星出场不遑多让。

但是作为当事人的郭业虽然半醉半醒，但是心里却亮如明镜儿，人醉脸醉心未醉。

他整个人已经从狠踩萧慎的痛快爽利中徐徐走出，尽管还坐在地上抱着酒坛，但是心中却为以后有些担忧起来了。

他有些暗恼自己的冲动，暗恼自己为图一时痛快，为狠踩打脸萧慎这个瘪犊子，而没有掌握好尺度，太过放浪形骸了。

为何？

就因为今日扬名大势已成，那将来再有人找他斗诗可怎么办？

要知道他这些诗都是剽窃而来，几乎他耳熟能详的诗歌都被他剽得干干净净，所剩无几。

正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他得了魏王李泰所赠的“诗怪”雅号，这得眼红多少人啊？

今后只要再有人找他斗诗砸场子，那他可怎么应付过去？

“妈的。”郭业跌坐在地上抱着酒坛，低着头自言自语道，“这次可真是太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了，此次为逞威风而过度消费过度剽窃，无异于将自己将来的退路给堵死了。以后再碰到砸场子来斗诗的，可肿么办啊？哥们可就记得这些了，其他的再无深刻印象了啊，奶奶的，完犊子。”

暗自焦急之下，郭业后背冷汗涔涔，微风拂过，渐起几分寒意。

“轰隆！”

突然，天边响起一道闷雷，将担忧中的郭业惊醒，也吓了在场诸人一跳。

有了！

郭业猛然抱着酒坛从地上站起，一不做二不休将酒坛高高举起，狠狠砸在地上，咣当一声巨响，将众人的注意力重新拉回到自己身上。



霎时，只见郭业傲然挺立如一尊凛凛战神一般，转头怒目而视天边响雷处，抬手怒骂道：“贼老天，莫非你妒我才情，天威怒放不成？”

郭业疯了？

这是众人对郭业突然怒指骂天的第一印象。

“轰隆～”

老天爷很给面子，在郭业骂完一嗓子后，又是一道闷雷接种而起，而且乌云渐起，貌似真被郭业的不敬天而惹怒了一般。

郭业佯装脸色大变，疾步走到陈康所在的书台前，一把抓起笔洗上的狼毫，双手各执一端，高高举起，继续仰天喊道：“贼老天，在你眼中，凡人如蝼蚁，我郭业一介凡夫俗子岂能不敬天？郭某在此立誓，以后再出口成诗，忤了天威天道，便有如此笔，万劫不复！”

“喀嚓！！”

双手发力，狼毫断裂成两段，被郭业狠狠抛于地上，整个人仿佛虚脱了一般摇摇晃晃，好似要晕阙过去一般。

陈康见状，赶忙上前将郭业扶住，殷切提醒道：“郭兄慎言啊，凡人岂可不敬天，岂能辱骂上天？自古有谚，不敬鬼要敬天才是啊！”

郭业暗赞，真是雪中送炭仲达兄啊。

随即装成痛心疾首状，哽咽道：“仲康兄啊，郭某今后再也不能作诗了，再也不能与兄等煮酒论诗了。吾心甚痛啊！”

“郭兄才情，连老天都嫉妒，可要惜福啊！”

陈仲达只能好言相劝，心中也是一阵惋惜。

旁边的长孙冲徐徐走来，轻拍着郭业的肩膀，叹道：“郭业，天道何其威严？你岂能不敬？连老天都嫉妒你的诗才，你应该感到与有荣焉才是啊。”

显然，古人对天的尊敬是史无前例的，不然也不会将皇帝比作天子了。

“瞧！黑压压的乌云散掉了，咦？也不响雷了！！！”

花园人群中不知谁突然爆出一声惊呼，众人纷纷抬头望天，果不其然，乌云徐徐退散，再也没有传来闷雷惊响。

郭业偷摸瞄了一眼，心中侥幸万分，多谢老天爷大人给面子，看来以前多看看气象新闻并没有坏处，侥幸侥幸啊，奶奶的，真是万幸，总算躲过这一劫了。

心中庆幸罢，郭业再偷摸瞟了眼凉亭中魏王李泰的变化。

只见李泰也是满脸不可思议的摇头唏嘘，情不自禁地问着身边的文成公主道：“皇姐，莫非刚才真是老天忌才？”

文成公主再怎么也毕竟是一介女流，对天地的尊敬较之魏王等人要更加强烈，继而心有余悸地点点头，叹道：“此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王弟。要不历朝历代怎么都有祭天大典，祭祀上苍，为万民祈福呢？而且还有泰山封禅此事呢？我可听说父皇近来还有驾临泰山，封禅泰山王呢。”

她口中的这个父皇，自然指的是收她为义女的李二陛下。

听着文成公主这般说来，李泰也是情不自禁地点起了头。不过还是有些不死心地地质疑道：“难道郭业就因为这几道雷声，就再也作不出诗来了？这也太玄乎了吧？”

“一点都不玄乎。”文成公主摇摇头，一脸肃容地说道，“当年书圣王羲之曾醉酒兰亭边，泼墨挥毫写下《兰亭序》这等传世之作。可当他酒醒之后想

再写上一篇同等佳作，却是屡屡失败，次次不中意。相比于书圣王羲之，郭业连作佳作数十篇，已经偷天之功了。王弟啊，人不可不知足，更不可不敬天，你说呢？”

“呃……”

李泰被文成公主说得无言反驳，心中暗道，事儿是有这么一个事儿，但这也太玄乎了，太令人难以置信了。

不由，他心中萌生出要让郭业再作诗一首的想法，随即站起身来望向郭业。

就在他刚要张嘴下令郭业之时，突然从人群中挤出一人来，一边踉踉跄跄，一边神色仓皇地喊道：

“王爷，王爷，出大事儿了，府中出大事儿了！”

唔？

李泰细细辩之，正是府中外院管事谷逸轩这狗奴才。

听着谷逸轩这惊慌失措喊叫，李泰欲要张嘴之话卡在喉间，一时的注意力都在了谷逸轩身上。

李泰喝骂道：“本王在举行集贤诗会，你慌慌张张来搅乱成何体统？到底出了何事？”

同时，佯醉中的郭业也被谷逸轩的话惊醒过来，心中骇道，莫非是宇文倩她们动手了？

## 第634章魏王府惊变

正如郭业心中所揣度一般，只见谷逸轩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鬼祟哈着腰附在魏王李泰耳边，窃窃私语了起来。

顿时，李泰的脸色瞬间惨白，瞳孔放大满是震惊神色，张大了嘴巴尽是难以置信的摇头，口中好像来回重复着“怎么可能”“怎么会”等言语。

最后李泰一把揪过谷逸轩的衣领，很是失态地喊道：“凶手可曾抓到？”

他这一问也道出郭业的心声，一颗心提在了嗓子眼儿，心中同样问着这个问题。

只见颇为丧气地摇了摇头，叹息了几声，郭业虽然听不见他在叹息着什么，不过至少他的心可以踏实了下来。

“废物，蠢货，本王养你这等废物，还不如养条看家护院狗。至少院中来了歹人，豺狗还能吠吠几声，滚！”

嘭！

李泰狠骂了谷逸轩一番，更是怒不可遏之下一脚踹在对方的小腹上，直接让谷逸轩跌了个狗吃屎。

郭业见状，心里解气之余，也是暗中庆幸，没事就好，没事就好，看来宇文倩成功得手了。

就在这时，郭业感觉有人在抻拉着他的衣襟，扭头一看，身边赫然站着一脸淡定的宇文倩。

郭业细瞅着宇文倩的周身，久久不语。

宇文倩被他盯得有些慌乱，淡定神情顿然消失，低声啐道：“滴溜溜的贼眼，瞎看什么？”

郭业此时早已离开了陈仲达的搀扶，也远离着长孙冲，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早就被亭中暴怒失态的魏王李泰所吸引，纷纷望着凉亭上突如其来的一幕。

郭业听着宇文倩貌似对自己又有误解，不由一阵郁闷，瘪瘪嘴哼道：“你能不能不要把人总往坏处想，俺滴夫人？你夫君我是想看看你是否全然而退，有没有受伤。切，好心当驴肝肺，白瞎了老子这颗热忱的心。”

“休得胡言乱语，你这小贼又想嘴上占本王妃的便宜，这笔帐早晚给你记着。”

宇文倩真不觉得郭业哪里会有好心，在她眼中郭业就是好色无耻，登徒浪子的代名词。

郭业又是一阵气闷，翻翻白眼哼道：“小点儿声，慕容顺之事了结了？”

一听郭业提起正经事，宇文倩亦不想其他，点点头低声回道：“此次无法带兵刃入王府，只能徒手杀之，捏碎了他的喉骨，确定他再无气息我们方才匆忙撤离。不过还是闹出了一点动静，惹了王府护卫的注意。索性并未让他们发现我们的踪迹。”

郭业长吁一口气，又是颇为诧异地看了她一眼，娘的，喀嚓捏碎喉骨，这大美人可真不是一般的狠。

继而，他又问了一声：“那虎符？”

宇文倩轻拍了下腰间的香囊，不着痕迹地说道：“顺利取回，就在香囊中，总算了却一桩心事。”

说着，就要掏出来让郭业瞅上一瞅。

不过还是被郭业强行用手挡了回去，有些神经质地低喝道：“你虎啊，这个时候拿出来不怕被人看见？没看魏王李泰正在凉亭中发着飙吗？这下这小子估计要气疯了。”

宇文倩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眼凉亭，果真，魏王正在歇斯底里继续痛斥着被一脚踹翻在地的谷逸轩。

此时，又有一群王府护卫突然挤过人群，涌向凉亭中冲李泰回禀着话，应该是在府中没有找到凶手的缘故。

宇文倩看着情势，不由紧张地问着郭业道：“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万一李泰将在场诸人列为怀疑对象，我身上的虎符无异于烫手的山芋啊。”

郭业听罢眼轱辘一转，突然身子一倾倒向宇文倩的怀中，吓得宇文倩一阵急忙慌连连推搡着郭业，妄图将这个冷不丁又轻薄占自己便宜的无耻鼠辈推搡开来。

可郭业就跟狗皮膏药似的黏在宇文倩玲珑凹凸的身子上，死活无法推开。

宇文倩情急之下，欲要叫唤，却听郭业在她耳边又是一声惊雷般喝道：“别吵吵，我不装醉，咱们就休想混出王府。你现在就冲魏王这般说……”

宇文倩强忍着身体阵阵传来的敏感与不适，皱着眉头听从郭业的建议，冲凉亭中的李泰喊道：“魏王殿下，我夫君喝多醉酒了，必须回家休憩醒酒一番才是。还望殿下玉成，容我夫妇二人先行离去。”

此时的李泰正在气头上，哪里还会去搭理郭业的死活，一脸苦恼地挥挥手，连头也不回地叫道：“去吧去吧，本王眼下有急事，就不送你们夫妇二人出府了。”

“今日我替我夫君谢过魏王殿下的款待，我等先行告退了。”

宇文倩近乎抱着郭业庞重的身子，在几名扈从的帮衬下，带着“醉到不省人事”的郭业徐徐离去。

这时，长孙冲、陈仲达、房遗爱、裴元翰等人也发觉了魏王府出了什么大事，而且郭业一走，集贤诗会的精彩高潮部分也宣告结束，这魏王府的确没什么可呆的，纷纷拱手提出辞呈。

李泰还是一如既往的挥手，表示同意。

紧接着，他强忍心中的烦躁与怒气，继续一副礼贤下士平易近人的面孔冲满园中的才子佳人们笑道：“诸位，刚才王府出了点棘手之事，急需本王亲自处理。所以今日的集贤诗会到此结束，我们明日再聚此地，如何？”

“魏王有事且先忙，我等这就告退！”

“今日郭业醉酒作诗数十首，已经精彩绝伦，我等大饱眼福，知足矣！”

“是啊，此次集贤诗会较之往年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不虚此行啊！”

“走矣，走矣！”

“暖暖姐姐，我那姐夫竟然先跑了，禾禾与你一块儿走。”

“好，尤姬姑娘，不如咱们一同离去，路上畅谈一番如何？”

“尤姬早闻暖暖小姐女财神之大名，今日能与暖暖小姐认识一番，三生有幸呢。”

“嘻嘻，禾禾也喜欢尤姬尤大家的话本呢，一块儿走，一齐儿走！”

.....

.....

顿时，魏王府后花园的人陆续离场，蜂拥而出魏王府大门，很快便将偌大的后花园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整个后花园中，就剩凉亭一隅还算有些动静。文成公主也缓缓起身，颇为关心地问着李泰道：“王弟，府中到底出了何事？居然能让你如此大动肝火，早早结束了集贤诗会？刚才本宫听你提及凶手二字，莫非府中出了命案？”

“啊？”

李泰冷不丁被文成公主这么一问，脸上有些惊慌失措了起来，急忙摇头装着无所谓的态度解释道：“有劳皇姐挂怀了，的确出了命案，不过是府中一下人突然暴毙而亡，搅乱了本王今日的大好心情，唉.....”

不是李泰不想说实话，而是他有苦难言不敢说实话啊。此次慕容顺进长安本来是想通过卢承庆面见李二陛下的，可谁知被卢承庆这厮半道截胡，直接给丫截到魏王府来。

李泰之所以故意要将慕容顺拖到集贤诗会结束，再带他面见李二陛下的心思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非就是想拉拢慕容顺这位吐谷浑流亡大王子，结上一番善缘，卖上一番好处。

那么，将来大唐替他夺回吐谷浑可汗之位时，李泰亦是功不可没，到时候他与太子李承乾掰手腕之时也能添上一番助力。

一个大唐皇子暗中结交臣国王储，这本来就是犯忌讳的事情。

如今这位吐谷浑流亡大王子稀里糊涂死在魏王府，你让李泰如何开口？

此事若是大嘴巴宣扬出去，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现在已经不关心到底是谁暗中刺杀了慕容顺，而是担心这暗中下手之人会不会将此事宣扬出去，传进父皇的耳中，徒惹一番祸事来。

不过文成公主不知李泰心中如何想，而是见着李泰眼神躲躲闪闪貌似心中藏鬼，而且一个王府下人突然暴毙，能让他如此大惊失色？

文成公主表示不信。

好在她性子素来不多管闲事徒惹是非，既然魏王不想告知自己，她也乐得给自己添麻烦。

继而轻笑一声，告辞道：“既然如此，那王弟先处理府中之事吧。本宫先行告辞了，他日再邀请王弟来本宫的公主府小聚一番。”

“哈哈，对啊。”李泰见着文成公主没有追问到底，心中安心了不少，打哈哈道，“我可是听说父皇前些日子赐了一座府邸给皇姐，到时候泰可要来叨扰一番呢。”

“嗯，恭候王弟的大驾，本宫先行告辞了！”

说罢，在一群宫人簇拥下，文成公主走出缓缓走出凉亭，渐渐消逝在了李泰的视线中。

此时，凉亭四周再无外人，李泰说话总算不用遮遮掩掩，脱口就问前来禀报的护卫，道：“难道你们这么多人，愣是连凶手长什么样子都没看到？”

“王爷，我们也是听府中下人报知，才知道慕容顺大王子房间一阵闹腾。当我们赶过去的时候，房间的地上只躺着慕容顺一具冰冷尸体。喉骨碎裂窒息而亡。现场毫无任何头绪。”

一名护卫头领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李泰的脸色，最后说道：“事后，我们搜遍了整个魏王府，而且还询问过门口那两位来自领军卫府衙门的校尉，都没有发现凶手的踪迹。”

李泰听罢顿时整个人阴沉了下来，扭头突然问了身边的卢承庆一句：“卢大人，你带吐谷浑大王子来我府中之前，可曾听他说过是否有人在追杀于他？”

卢承庆脸有苦涩，摇头轻叹道：“王爷，实不相瞒，我与慕容顺也是第一次见面，我也不知道这位吐谷浑大王子怎么找上微臣的。而且言语之间，他对我还是颇有隐晦，不是很信任。”

言罢，卢承庆便低下了头，眼中闪过一分厉色，心中暗道，主人，你给我送了一个烫手山芋险些连累了我啊。

李泰听着卢承庆的这番解释，煞是不满意地狠狠瞪了他一眼，心中又是咒骂了句废物蠢材。

就在这时，之前被李泰一脚踹翻，还躺在地上挺尸的谷逸轩突然想到了什么，满脸狠厉之色地叫嚷道：

“殿下，殿下，也许这暗中下手杀死慕容顺之人不是来自王府之外呢？”

“什么？”

李泰闻言又是一阵怒骂：“你是说本王府中出了内贼，存有好细？”

“不不不。”谷逸轩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眉宇阴狠地提醒道：“小的猜测，这凶手会不会就出在集贤诗会这些人中？”

“别卖关子，说重点！！你若再饶老绕去，信不信本王现在就让你下去陪伴慕容顺那厮？”

## 第635章都是麻秆打狼两头怕

听着李泰的威胁，谷逸轩忍不住打了个冷颤，他不觉得魏王这话是说笑闹着玩，天底下还有谁比得上他了解魏王？

魏王李泰人前人后绝对是两副面孔，这一点谷逸轩贴身伴随怎会不清楚？

当即，他不再磨叽，直接脱口说道：“殿下，集贤诗会的这些人中，小的认为郭业此人最为可疑，也许这件事与他脱不了干系……”

“啪！”

李泰反手就是一耳刮子，抽得谷逸轩两眼冒着金星，捂着右脸颊一阵忍着疼痛，委屈不解地望着李泰。

李泰勃然大怒，喝骂道：“你当本王是傻子，还是当本王瞎了眼？郭业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花园中参加集贤诗会，十坛老酒下连作数十诗篇，他哪里会有机会去刺杀慕容顺？莫不是你因为在王府门口受郭业羞辱，而记恨在心欲图栽赃嫁祸于他？”

谷逸轩吓得连连摆手，紧张至极地解释道：“殿下，郭业在众目睽睽下，又在您的眼皮子底下，自然是不敢也没有机会。但是他没有机会，不代表他就没有了嫌疑啊。”

“咦？你是说他那位来自陇西的妾侍？”

这下，由不得李泰不狐疑起来了，沉默了一会儿后，问着身边的卢承庆道：“卢大人，你觉得呢？”

卢承庆一听有机会给郭业泼脏水，哪里还能淡定的住？立马连连点头附和道：“启禀魏王殿下，谷管事怀疑的不是没有道理。就算郭业那位娇滴滴的美人妾侍手无缚鸡之力，但是您别忘了，此番他可还带着七八扈从啊。他这些扈从眼神透着凶悍，一看都是些见过血杀过人的主儿。而且，貌似这七八名扈从一直都跟着郭业的妾侍在府中闲逛，是吧？谷管事？”

最后一句话，是冲着谷逸轩而发。

谷逸轩收到了卢承庆眼眸中发来的信号，立马又是一阵点头喊道：“对对对，就是这样。”

李泰嗯了一声之后，不再理会二人，自言自语道：“难怪本王说给她安排府中下人带路，她居然神色失态连连推辞呢。原来心里藏着诡异啊？”

此时，李泰对郭业的怀疑加大了几分，越发地肯定郭业就是暗中觊觎慕容顺之命的那人。

旁边的谷逸轩又补充了一句：“殿下你想，此番集贤诗会您并未邀请他来，而且素来您与他也没有交集。他怎么就会不请自来，硬要凑这份热闹呢？”

“没错。”卢承庆与谷逸轩一唱一和道，“事出反常必有妖啊，殿下！”

李泰点点头，心中已然百分百确定了郭业的嫌疑，不禁又问道：“可他与慕容顺无冤无仇，为何要置他于死地呢？莫非吐谷浑国内乱，与郭业也脱不了干系？不不不，这不可能，郭业一个小小的六品兵司员外郎，而且当时身在吐蕃，怎么会与吐谷浑扯上干系？这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啊！”

卢承庆心中闪过一丝明悟，眼中缓缓浮起了几分讶异，对着李泰说道：“殿下，郭业到底与吐谷浑那边有何关系，这个交给卢某来查探。应该不

难查出。”

李泰念了一声好，而后冲身边的护卫吩咐道：“你们现在就去慕容顺房中，清理干净现场，然后夜里将他的尸体转移出魏王府。然后找地方火化掉尸体，不要留下蛛丝马迹供人追查，为本王惹来麻烦。”

护卫头领拱手称是，呼喝着是一群王府护卫匆忙离去。

此时，谷逸轩见着李泰对郭业没有了下文，不由急道：“王爷，既然已经肯定了郭业嫌疑最大，为何您不上奏皇上，将郭业拿下法办啊？吐谷浑乃大唐臣国，这冒杀吐谷浑大王子足以让郭业人头落地了吧？”

“啪！”

李泰反手又是一嘴巴子，痛斥道：“蠢材，你是要本王跑去跟父皇讲，本王心存不轨，暗中私交吐谷浑大王子吗？本王若惊动惹恼了郭业，他将此事宣扬出去传进父皇耳中，本王岂有好果子吃？废物，你脑袋都长到屁股上了？”

骂了一通谷逸轩后，李泰又格外叮嘱卢承庆道：“卢大人，你查探之时切记莫要惊动了郭业。本王听说十天后他便会与我那好皇弟蜀王一道前往蜀中剑南道。暂时不要惊动了他，暗中查访就好，本王只当是送走了这尊瘟神！！”

卢承庆重重点了点头，颇为同情地看了眼苦逼的谷逸轩，心中哀叹，你也太没眼力劲儿了。

随后，卢承庆起身告辞，李泰欣然应允，目送一番在谷逸轩的陪伴下，卢承庆出了魏王府邸。

而此时早已离开魏王府多时的郭业，正与宇文倩两人同坐在马车上，出了皇城朱雀门徐徐驶在朱雀大街之上。

车中，郭业手里正端详把玩着宇文倩香囊中的那块虎符，笑道：“为了这玩意，今天可真是够悬的！”

笑罢，重新将虎符递还给宇文倩，叮嘱道：“收好，莫要弄丢了。”

宇文倩嗯了一声接过虎符收起，然后有些担忧地问道：“你说李泰会不会怀疑到你的头上来？”

“怀疑？”

郭业稍稍迟疑了下，苦笑道：“有卢承庆那个狗日的在李泰身边，李泰怀疑我是迟早的事儿。”

宇文倩眉头立马微蹙了起来，惊道：“这么说，你继续呆在长安肯定会遭到李泰的猜忌和暗害？反正你如今也被李世民夺了爵位革了公职，实在不行，你随我一道回吐谷浑吧？”

“哈哈。”郭业又浮起了那满脸的坏笑，贼兮兮地调戏道，“夫人，你这是关心我吗？”

“放肆！”

宇文倩顿时脸罩寒霜，瞋目而视郭业，喝道：“之前的旧账本王妃还未与你清算，你焉敢胆大若斯？你死与不死跟本王妃有何干系？只是你一人却维系着整个东厂的存亡，你若出事，我等不是一番辛苦白费了？哼，你若再乱嚼舌头轻薄于本妃。后果如何，你可以试试！”

郭业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喉咙，想着慕容顺就是被这娘们喀嚓捏碎喉骨，奶奶的，如果把她抱上床，万一她趁着自己睡觉也喀嚓来上那么一下，



那就真囫圇儿了。

当即，收起那副玩世不恭的坏笑，缩了缩脖子，说道：“开个玩笑而已，夫人，哦不，倩夫人何必如此动怒？你放心吧，李泰总算怀疑到我头上，只要咱们出了魏王府，他便再也不敢为难于我。”

宇文倩听着费解，人家堂堂一个皇室亲王，为何还不敢为难于你了？真是风大不怕闪了舌头。

继而问道：“此话何意？”

郭业解释道：“你想想看，慕容顺藏身在魏王府这件事情，皇帝是不知情的。如果他自己傻逼呵呵一阵闹腾，将他暗中私交吐谷浑王子之事传进皇帝耳中，结果你猜怎么样？李泰专门邀宠于皇帝，自然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所以这次事情，他即便猜到是我干得，他也不可能光明正大的与我为难。因为他也怕惊动了，为求自保将此事宣扬出去，这就是典型的麻秆打狼两头怕啊。所以啊，这次他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和血吞，哑巴吃黄莲，有苦也要自个儿一人受着呢。”

宇文倩哦了一声，若有所思地反问道：“那你为何不将此事上报给李世民，反正你也不待见这位魏王殿下，索性也让他吃吃苦头，自此在李世民那儿埋下一颗猜疑的种子呢？”

“可别！”

郭业突然抬手果断阻止了宇文倩的馊主意，冷笑道：“我还没虎逼到那种程度，将此事捅到李二陛下那儿是可以让魏王吃了瓜烙儿，但是我又能捞到什么实惠？如果李二陛下通过慕容顺为引子，顺藤摸瓜到吐谷浑国内，到时候野狼军、王伯当、暗夜、你、还有整个东厂，兴许都会被拔出萝卜带出泥来。呵呵，到时候我也估计落得个皇帝猜忌身陷囹圄的下场！”

“啊？”

宇文倩惊呼一声，俏脸上也不禁动容了起来，心中叹道，看来还是本王妃大意了，心思不够缜密险些铸成大错。

就在这时，马车外负责赶车的东厂番子突然传音道：“郭大人，现在到了太平坊坊口，是否回府？”

郭业下意识地点头喊道：“回府啊，不然在街上瞎溜达干嘛使？”

“哦……”

番子回应了一声，正要驱马转道进入太平坊。

突然，宇文倩出声阻止道：“且慢，先别进坊口。”

喝住了外头赶车的番子后，宇文倩望着郭业说道：“趁着天未黑，城门还未关闭，妾身必须出城离开长安，今早返还吐谷浑去了。”

郭业诧异道：“用不着这么赶吧？先在我府中住上一晚又有何妨？”

宇文倩看着郭业眼神清澈，貌似没有心中藏污纳垢，继而正色说道：“不了，吐谷浑那边还有五万兵马没有投诚效忠慕容延，妾身必须尽快将虎符送回吐谷浑，防止这五万兵马暴乱围攻白兰城。我想，现在王伯当所率的野狼军压力委实不小，所以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

郭业听着她这么说，心中也不由同意了她的理由，随即点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不再挽留，马车留与夫人使用，我自个儿下车走回坊中就好。”

说罢，冲宇文倩拱拱手告辞一声，便跳下了马车。

哒哒哒哒哒~

车内宇文倩催促了一声，番子挥动马鞭赶车，顺着朱雀大街一直朝前走去，奔着南城门方向急急离去。

郭业驻足原地，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心中猛然间多了一丝丝的失落，心道，奶奶的，走得如此匆忙，真是半点机会都不给人啊。

突然，

宇文倩从马车一边的窗中探出头来，远远望着郭业站立的方向，娇声喊道：

“郭大人，你若能改掉轻薄孟浪的行径，妾身倒觉得与你相处甚是欢愉！”

说罢，又重新回了马车之中，远远驶去，在郭业眼中变成了一道虚影。

郭业回味着宇文倩临走前的这句赠言，自顾摸着鼻子左右思索着，随后不由一阵憨笑，自顾叫道：“小哥若改了这轻薄孟浪，你我又有何欢愉之处呢？要得就是这种调调，要得就这种感觉嘛？”

## 第636章重磅消息

目送宇文倩乘车远去之后，郭业徒步进了太平坊坊口回到家中。

兴许是在魏王府狂喝滥饮了烈酒的缘故，饶是郭业酒量不错也禁不住后劲上头，回到府中后连晚饭都顾不得吃，直接一头扎进房中一觉睡到了天大亮。

翌日早早醒来，酒去人精神，又恢复了生龙活虎的状态。

有贞娘在家，郭某人的生活自然又回归到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节奏。

用完早饭，左右无事，他便拉着贞娘一块儿来到院中大槐树下的小石桌边儿闲坐着。

贞娘坐一边儿托腮靠在石桌上细细打量着郭业，而郭业呢，则是浑然未觉地另坐一边儿，掰扯手指算着离开长安的期限。

算了一番，悠悠叹道：“奶奶的，眨么眼，来长安已有大半年了。现在回头看看，好吃好玩的地方都没怎么逛过，真是亏大发了。”

贞娘托腮看着郭业，见他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不由吭哧一声轻笑了起来，劝慰道：“大官人消消气嘛，此番离去又不是永远都不回来了。圣上不是也跟您传过口谕，此去陇西暂呆一年嘛。一年以后大官人再回长安，可以将这些缺憾统统补回来呢。”

郭业闻言又是一阵摇头道：“暂呆一年便能返回长安？一年之后谁又知道会怎么样。唉，贞娘你是不知道此次我跟蜀王回剑南道，并出任他那个劳什子的蜀州大都督府长史，可真是让皇上给坑苦了，这是要陷我于两难之地啊，唉……真是宁可相信这世界有鬼，也不能相信李二陛下那张破嘴啊！”

“嘘……”

贞娘霎时脸色巨变，一副紧张的模样左顾右看一番院中，而后嗔道：“大官人，你也忒大胆了，背后诋毁圣上万一被人传进宫中，那可是要惹来祸事的。”

郭业苦笑一声也浑然不当一回事，转移了话题说道：“贞娘，大概其还有七天咱们就准备启程返回陇西老家，你要尽早收拾，免得临走之时手忙脚乱。”

贞娘点点头，应道：“奴家晓得啦，家里的事儿大官人无需操心，有贞娘在呢。”

郭业哦了一声，不再理会贞娘，重新低头想着其他事情来。

贞娘见状，有些犹豫地看着郭业，抿嘴蹙眉好似心中作着斗争一般，颇为艰难地问道：“大官人，回到陇西老家之后，您是否就会安、安置……”

“安置什么？”

郭业抬头问道：“贞娘你跟我说话还吞吞吐吐作甚？有话就说嘛，你我历经九死一生，还有什么话不能明言的吗？”

贞娘听罢小脸顿时欣慰，眉宇间一喜，说道：“奴家的意思是说，当日大官人在吐蕃格尔木城中对奴家的承诺，是否回到陇西便会兑现？”

“吐蕃格尔木城中的承诺？贞娘，你具体指什么？”

贞娘心里一阵着急，暗暗气恼莫非大官人将那日的山盟海誓抛诸脑后了？

倏地，贞娘豁然起身，壮起胆子说道：“当日，大官人你说过回到长安，

便给奴家……”

“郭业，郭业！！”

贞娘还未讲完，一声突兀的叫唤将其硬生生打断，僵立在了当场。

她不由恨恨地扭头望向院门方向，看看到底是哪个不速之客如此坏人大事。

扭头望去间，长孙羽默已经满头焦汗地冲进了院中，正朝着两人所坐的位置快速奔来。

贞娘暗暗气道，气死个人，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个时候搅了人家的好事。

长孙羽默大步流星跑到了郭业跟前，驻足而停弯着腰吭哧吭哧喘着粗气，口中哇哇叫道：“奶奶的，差点没跑死我，嚯嚯……来，来口水喝喝，让我顺顺气儿。”

郭业陡然站起，习惯性地冲贞娘吩咐道：“贞娘，去，替长孙公子取碗茶汤来。”

显然，郭业此时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长孙羽默身上，而将贞娘刚才欲遮欲掩的讲话搁在了一边儿。

贞娘本来就恼怒长孙羽默的突然打岔，现在又看郭业这般没心没肺，顿时小脸拉下，哼道：“没有！”

啐罢，拂袖转身而去，再也不搭理这边。

“你妹的，这是吃枪药了？”

郭业挠头一阵费解，然后示意长孙羽默先坐下歇歇。

待得长孙羽默喘完气，他才说道：“贞娘估摸着是要离开长安了，心里不得劲吧？对了，你小子不是被你爹禁足在家了吗？怎么大清早又跑我这儿来了？莫非最近表现良好，你家长孙大人将你解禁了？”

“屁得解禁，他有他的张良计，我有我的过墙梯，谁也甭想降服谁，哼！”

长孙羽默一阵生气地说道：“动不动就禁我足，只要一不顺他的心意，他就不让我出府，这算什么档子事儿？郭业，你说天底下有这样残暴的老子吗？”

郭业心道，谁让你小子自己不争气，非要处处跟他对着干？

不过口中却是一阵朗笑道：“嗨，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你让我怎么说？噢，你今天过来不会是找我诉苦来的吧？”

“切，你就鬼精鬼精吧，都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偏偏我家这本经是最难念的。而且你不知道，我这次之所以被他禁足可不是犯了什么大错，而是我家老头子不够地道，丁点小忙都不肯帮衬，而且居然还说我多管闲事，让我闭门思过修身养性，我去！”

长孙羽默就跟满肚子的苦水打开了水库闸门，哗哗一阵往外掏，说到这儿突然又戛然而止，卡住了话匣子，狠狠拍了下自己的额头，怨念道：“我的天，我跟你讲这些废话干嘛使？险些将正事儿给忘记了。我今天过来是要告诉你，昨天夜里，出事，出大事儿了。”

“昂？”

郭业也被这小子一会儿一个样儿给闹糊涂了，不由皱起眉头问道：“出了什么事儿？”

长孙羽默仿佛没有听见郭业的问话一般，继续顺着自己的心意说道：“你今天应该去一趟蜀王府，找一下李恪，看看能不能早点启程离开长安去蜀中。不然的话，你再瞎呆在长安几日，估计萧瑀那老匹夫要给你拼命了，而且还是不死不休那种。”

萧瑀跟自己拼命，还不死不休？

我草，不会这么严重吧？

霎时，郭业脑中浮现一道搔首弄姿的身影，萧瑀那位风骚入骨的姬妾——杨九红！

莫非是哥们在红楼山庄跟杨九红的风流事东窗事发，萧瑀老头不甘心被我戴了绿帽子，要找我拼命不成？

当即，郭业满脸肃容地喊道：“别磨叽了，赶紧说昨天夜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长孙羽默赶紧止住啰嗦，极为言简意赅地说道：“昨天集贤诗会一结束，萧慎这小子便死了老爹般哭丧着脸回到了府中。”

郭业粗粗松了一口气，原来是为了萧慎，不由鄙夷道：“集贤诗会是他自取其辱，能怪得了谁？难不成当儿子的技不如人，丢了颜面出了丑，萧瑀这个当爹的要强出头找我报仇雪恨？那他也太没脸没皮了，好歹也是当朝尚书右仆射，陛下的股肱之臣呢。”

“唉，如果真是这么简单就好咯！”

长孙羽默摇头叹息一声，身体凑了过去附在郭业耳边道出了实情……

他轻声慢速地说着。

郭业却是满脸震惊，眼中尽是难以置信地眼神望着他，最后淡定不住，惊诧叫道：“什么？你说萧慎这小子昨天夜里，投井自杀了？我草，我草，别尼玛吓唬我！”

长孙羽默带来的这道重磅消息，真是平地一声雷，差点没将郭业吓得魂飞魄散。

## 第637章 夙夙殿杨妃

萧慎，这个讨人嫌的家伙居然在昨天夜里投井自杀！

郭业委实被这消息雷得不轻，反复向长孙羽默确认道：“你确定？不会是以讹传讹吧？”

长孙羽默肯定地点了点头，说道：“这事儿假不了，今天一大早外头就已经传疯了。而且我路过萧府门口时，看见萧府大门进进出出的下人都是披麻戴孝，估摸着今天就要开始操办丧事了。”

长孙羽默说得如此言之凿凿，由不得郭业不信。

不过他还是略微狐疑地问道：“以萧慎这厮的性子，居然还有投井自杀的勇气，倒是出乎人的意料。长孙，萧慎该不会是昨天在魏王府受挫后心情低落，然后纵酒酗酒，以至于酒醉失足跌落到井里，自个儿淹死的吧？”

长孙羽默摇了摇头，道：“少扯了，纵酒酗酒？这怎么可能。不过你倒是说中了一点，我听说萧慎就是因为昨日在魏王府受了你的刺激，深感耻辱，一时想不开才投井自杀的。否则，我也不会一大早跑你家来知会你一声儿。要不，他是生是死，干我屁事？”

我草，玻璃心，萧慎尖酸刻薄卑鄙无耻的外表下，绝对装着一颗易碎的玻璃心。

郭业有些恼怒地哼道：“昨日在魏王府中是他挑衅在先，自取其辱在后，他自己想不开跳井自杀，关我鸟事啊？”

长孙羽默道：“正常人都知道萧慎自己找死，与你扯不上真正的厉害关系。可关键萧瑀那老匹夫是正常人吗？你屡屡与萧家作对，昨日萧慎又因与你斗诗而受刺激，你觉得以萧瑀那老东西会不将这屎盆子扣你头上来？甭想这些有的没的了，还是早点随蜀王离开长安返回蜀中吧。萧瑀丧子，无异于断了香火，估摸着要对你发疯发飙了，你还是躲一躲这老东西为好。”

“草……真他娘的飞来横祸！”

郭业郁闷至极，问道：“你说他会怎么冲我发疯发飙？这眼下离开长安还有七八天的光景呢。”

“他？今天正好是休沐日，不早朝。如果我猜测不错的话，他现在应该已经在进宫面见我姑父的路上了，届时定会在我姑父面前痛陈你的罪孽滔天，求我姑父为他作主了。”

“你是说去找皇上告刁状？”

郭业下意识地转头望向皇宫的方向，恨恨啐道：“娘的，好歹也是当朝尚书右仆射，就这点出息，草！”

……

皇宫，夙夙殿中。

李二陛下也堪堪起床没多久，正用着早膳。因为今日无需早朝的缘故，平日卯时便早早起床的他，今日却睡了个懒觉，直到辰时快过才起来。

他一边用着早膳，一边看着今天刚刚出炉的长安晨报。

自打长安晨报在长安名声大噪之后，李二陛下就养成了每逢早饭时间看长安晨报的习惯，以便自己能够进一步切实地了解民间疾苦与百姓呼声。

毕竟身为一国之君，整日深居在宫苑之中，想要知道城高墙厚的宫墙之外事儿，除了微服私访之外，不二选择便是借助报纸。

今日长安晨报的头版头条不是别的，正是“集贤诗会人才鼎，郭业斗酒诗百篇”。

关鸿鹄这厮又岂会放过这个既能博人眼球，又能拍自家大人马屁的素材呢？

李二陛下刚看这个大标题，险些还以为看错了，当即停下手中的银筷，揉了揉眼睛重新看去。

赫然还是“郭业斗酒诗百篇”，一点都没错。

他心里不禁疑惑，脱口喊道：“郭业居然也能斗酒诗百篇？这长安晨报也太言过其实了吧？吹嘘乱盖，朕倒要好好瞧瞧他一个不学无术浪荡子是如何斗酒诗百篇的，哼……”

李二陛下说罢，自顾低头看起了报纸，一口也没再吃满桌的糕点。

此时对面与他对坐的宫装女人不由嗔怪道：“陛下，反正今日不上朝，报纸晚些再看嘛。先用早膳吧，不然一会儿都凉了昵。”

李二陛下头也不抬地挥挥手，继续将注意力放在了报纸上，口中随意敷衍道：“杨妃，朕饱了，你先吃，朕看完报纸再说。”

今天李二陛下对面的女人并非甘露殿的长孙皇后，而是夙凤殿的杨妃。

这位杨妃，正是蜀王李恪的亲生母亲，而且这位杨妃还有一层身份，那便是她乃前隋公主，隋炀帝杨广的女儿。

杨妃容貌妩媚，性情妖娆，能歌善舞，气质独到。而且生李恪之时才十六七岁，所以如今三十来岁，正是女人风韵最佳之时。

除了长孙皇后外，整个皇宫之中也就这位有着前隋公主身份的杨妃最得宠。

不过得宠归最得宠，身份也是最为敏感的。谁让她是前隋的公主呢？

要知道李唐可是取代了隋朝，夺了江山拿了天下。

这位杨妃又是前隋的公主出身，这层身份放在这里，多少令一些朝中大臣与李唐皇族的忌讳反感。

尤其是随还是秦王的李世民征战天下的天策府一系文物们，对这位杨妃最是反感，总觉得她会妖惑圣上。

连带着，杨妃所生的蜀王李恪在皇室诸王中，都有些遭人不待见。

因此蜀王李恪与魏王李泰虽差不多年纪，但待遇却截然不同。李泰能够继续承欢父母膝下，而李恪则即将远离长安，就藩蜀中开府。

杨妃见着李二陛下静心看着报纸，貌似听见刚才陛下口中提到了“郭业”二字，心中不由想道，这郭业不就是陛下让其陪恪儿就藩，出任恪儿的蜀州大都督府长史一职的那人吗？

当即，杨妃也对报纸上的内容上起了心。

约莫过了一会儿，她旁敲侧击问道：“陛下，这报纸上都说了些什么啊？什么郭业斗酒诗百篇呀？莫非这位郭业还是满腹诗才之人？若真是如此，那有郭业在蜀中帮衬恪儿，臣妾倒是可以安心了不少呢。”

问了一大通，却如石沉大海一般，愣是没有得到李二陛下的回应。

李二陛下还是一如既往，低着头看着报纸，久久没有出声儿。

大概过了半盏茶的功夫，杨妃有些神游外物地托腮靠在桌角静静地望着李二陛下之时，突然——

“哈哈哈哈哈，好，好极了，妙，妙极了！”

李二陛下猛然抬头，连连放声大笑起来，一副意犹未尽得样子，轻弹了几下报纸，赞道：“好一个郭业啊，莫非朕也看走眼了？泰儿赠其‘诗怪’，文成赠其雅号‘郭劝酒’，应景儿，极是应景儿啊！”

杨妃被李二陛下突然发疯吓了一跳，装成惊弓之鸟的小女人状，然后可怜兮兮地问道：“陛下，你倒是跟臣妾说说啊，这报纸都讲了些什么？什么诗怪？什么郭劝酒？臣妾怎么听得迷迷糊糊呢？”

李二陛下又被杨妃的卖萌逗得满心欢喜，哈哈笑道：“你听听，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何等的超然洒脱之境？好诗，好诗啊！”

“还有这一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爱妃，你再听听这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此等英雄豪迈，也只有上过阵杀过敌见过血的郭业才能作得出来，换做集贤诗会那些十年寒窗苦读的士子文人，估计难有此等意境啊！”

“哈哈，你再听听这劝酒之句，劝君一杯君莫辞，劝君两杯君莫疑，君叁杯君始知。光是劝酒就能劝出这么多名堂来，哈哈，当真不愧为郭劝酒啊！”

.....

.....

李二陛下手执报纸尽情感叹，与其说这些话是讲给杨妃所听，还不如说是李二陛下自个儿在回味无穷。

杨妃听得没头没尾尽是满头雾水，不过她还是皇上的口中听出了一些端倪，那便是陛下对郭业极其的喜欢和满意，纵是郭业犯了私斩吐蕃王爷多赤罗，被发配回老家闭门思过，辅佐蜀王，但陛下还是不改对郭业的欣赏。

就冲这点，杨妃也觉得自己的恪儿捡到宝了。只要恪儿跟郭业结好，那将来未尝对恪儿不是一番助力呢？

口随心动，杨妃柔声说道：“郭业纵是有才，那也要陛下您慧眼识珠才是呢。都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呢。依臣妾来看，陛下才是真正的赢家呢。”

“哦？”

李二陛下将手中的报纸搁到桌上，又是一阵欢笑道：“哈哈，杨妃这话说得朕心花怒放，这倒是，不然朕也不会对郭业这混账如此看重了。哈哈.....”

“是呢。”杨妃见着陛下心情不错，自顾站起身来走到他的身后，替他主动捏起了肩膀，轻声问道，“陛下，今晚还在臣妾的夙凤殿过夜吗？”

“好啊，朕忙于国事时常冷落了爱妃，是该住你在这儿几天好好补偿你一番才是。”

杨妃闻之满脸欣喜，口中有些激动道：“谢主隆恩，谢.....”

“陛下，陛下，老臣萧瑀殿外叩头求见陛下哇！”

“陛下，老臣求陛下为我主持公道，还我儿一个公道啊！”

“陛下，郭业私斩吐蕃王爷多赤罗在先，谋害我儿萧慎在后，此等乱臣贼子，该五马分尸受那车裂之刑啊！”

“老臣萧瑀，殿外叩头求见，望陛下召见！”

突然，夙凤殿外头传来一阵凄厉胜似狼嚎的鬼叫声，不仅打断了杨妃的邀宠，更是破坏了李二陛下的雅兴。

杨妃一脸不悦，李二陛下是气得冲殿外喊道：“来人，快将萧大人扶进殿



中来，到底出了何事，让萧大人进殿好好细说。”

“喏！！！”

## 第638章臭不要脸的萧瑀

在殿外哭天喊地，老泪纵横的萧瑀在宫人的引领下进来夙凤殿。

一入殿中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哇哇一阵哭诉：“陛下啊，老臣替大唐建过功立过业，殚精竭虑侍奉过太上皇，又供陛下驱策在前，可谓是纵无功也有劳啊！今日，老臣以半截入黄土之身躯跪求陛下，为老臣作主哇！”

李二陛下听着萧瑀这般大失身份气度的哭诉，不由皱起了眉头，心中升起丝丝的不祥之兆来。

莫非郭业这混球又对萧家干了什么天怒人怨之事？

随即，上前将他扶起，好声好气地抚慰道：“萧卿乃是朕的股肱之臣，对我大唐更是建树累累，怎么了这是？有何委屈尽管说来，朕定会为你作主。”

听着李二陛下这么说，萧瑀的哽咽声立马有了几分收敛，继而一把鼻涕一把泪，将长子萧慎于昨天夜里投井自杀之事娓娓道了出来。

萧瑀断断续续抽抽噎噎地说着，李二陛下耐着性子听着，眉头不由拧成了一个疙瘩，直到萧瑀哭诉完才悠然叹息一声道：“集贤诗会居然还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斗诗斗文时有胜负，令郎萧慎怎能如此冲动啊？朕记得他可是去年的殿试状元，如今在礼部任职通事舍人啊，可惜了，可惜了……”

萧瑀听着李二陛下有避重就轻之嫌，似有偏袒郭业的心思，当即又是哇的一声哭出，老泪纵横喊道：“陛下啊，吾儿可是受了郭业狗贼的羞辱，才一气之下投井自杀啊，还望陛下替吾儿主持公道，惩治郭贼一番。”

李二陛下闻言，尽管对萧瑀丧子之痛颇有同情，但听着他非要将萧慎之死往郭业头上兜，心里不免有了几分微词，暗暗愠怒道，你儿要与人家斗诗争输赢，输了又一时想不开投井自杀，与郭业有何干系？说难听点，自取其辱，与人无尤！

他也听长孙无忌、虞世南等人提过郭业与萧家的仇隙，但没想到萧瑀会对郭业的成见如此之深，自己儿子脑残秀逗自寻短见还非要拉上郭业当垫背。

随即，他言辞公正地判道：“萧卿，令郎英年早逝，朕深表同情，但此事硬要往郭业身上扯，那就太过牵强了。你说呢？”

萧瑀乍听，心里顿时凉了大半截，有些失态地喊道：“陛下，吾儿若不是受了郭业的羞辱，岂会自寻短见？还望陛下能够秉公办理，为吾儿申冤昭雪啊！”

李二陛下脸上骤变，真想一指戳在萧瑀的脑门上大骂几声脑残秀逗。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冲动，为难地长吟了一声：“这……”

“萧老大人，本宫可要说上几句，你这人好生不讲理，令郎斗诗败北乃是自取其辱，他投井自杀与郭业有何干系？再说了，区区一场斗诗输赢便自寻短见，可见令郎的气量何等狭小了。”

旁边刚对郭业寄予厚望的杨妃冒然插嘴，替郭业打抱起了不平，忿忿说道。

她不说还好，此话一出愣是将萧瑀心中的戾气刺激陡升，顿时渲泄而出，哇哇叫道：“郭业素来狗胆包天，他若不与我儿斗诗，我儿岂会败北，又

岂会深感受辱自寻短见？说老说去，始作俑者还不是郭业狗贼？？”

“嗤……”

杨妃仿佛听到了这世上最好笑的笑话一般，冷笑连连地数落道：“萧大人这话也太不讲理了吧？要照你这么说，去岁殿试，长孙大人家的公子长孙冲与殿试状元失之交臂，被令郎夺了头名状元之位，他就应该投井自杀了？然后长孙大人就应该跑到陛下面前来，痛哭流涕一番，大肆诋毁怪罪夺了令郎？这是什么歪门邪理？好笑！”

杨妃若要换句粗俗的话来与萧瑀理论，那便是难道你萧瑀老匹夫拉不出屎来，还怪地球没有吸引力不成？

“你，你，你……”

显然萧瑀也被杨妃的话给呛到了，一时间找不出话来反驳，顿然恼羞成怒，阴沉下脸来喝骂道：“我大唐祖制，后宫女子不能干政。杨妃，你屡屡为郭业说情，你居心叵测！”

好家伙，萧瑀这话杀伤力十足，连祖制都搬出来了，吓得杨妃顿时脸色惨白如纸，有些不知所措了起来。

李二陛下见状，又是狠狠瞪了一眼杨妃，训道：“祖制不可违，不许胡乱插嘴！”

杨妃挨吡儿，立马蔫了下来，一副可怜兮兮地模样弱弱地望着李二陛下，不敢再吱声儿。

随后，李二陛下有些厌恶地看了眼萧瑀，耐着性子说道：“萧卿，令郎之事朕深表遗憾，白发人送黑发人，你心里的苦楚朕能理解。但逝者已矣，你更应该好好保重自己的身子才是。”

听着李二陛下这么说，萧瑀再次亮起嗓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抽噎道：“陛下啊，郭业狗贼逼死犬子，这是要断了我们萧家的香火啊。还望陛下看在老臣为朝廷鞠躬尽瘁，看在我们萧家对江山社稷忠心耿耿的份儿上，替吾儿主持公道，沉冤得雪啊！”

此时的萧瑀有些魔障，张口闭口就是要整死郭业以泄愤。

李二陛下心中对他的不满越发重了起来，旁边的杨妃冷不丁又插了一嘴：“萧老大人，您膝下不是还有次子吗？放心，给他娶上一门好亲事，萧家的香火断不了。”

萧瑀又是一阵气得鼓起眼珠子，怒指杨妃愤慨道：“你……咳咳咳……”

话未说全，一阵咳嗽连连，显然被杨妃气得不轻。

杨妃这话看似无心，实则是在提醒李二陛下不要被萧瑀这老骨头给蒙蔽了。

李二陛下又是瞪了她一眼，示意她噤声，不过这次的脸色稍缓，并非上次那般的严苛。

最后，李二陛下说道：“萧卿，朕已经下旨夺了郭业的爵位，革了他在兵部的公职。这样，朕会再下一道旨意，勒令郭业尽快离开长安，免得在长安继续添乱胡闹，徒惹是非。至于令郎萧慎之死，朕也是心有悲戚。这样，你不是还有一个在国子监念书的次子吗？朕赐他同进士出身，然后让吏部下公文，让他承继他兄长萧慎的官职，出任礼部通事舍人一职，也算是朕对你们萧家不幸的一番抚恤吧。”

“呃……”

萧瑀听罢，顿时止住了抽噎，被杨妃气得发紫的脸色也稍稍平和了下来，心中暗自权衡，既然目的已经达到，又意外得了皇帝的抚恤，让次子萧廷有了仕途出身。见好就收吧？

随即，萧瑀再次拱手作揖，颤声喊道：“臣谢主隆恩！”

李二陛下现在越看萧瑀这幅惺惺作态的样子，越是觉得厌恶，挥挥手道：“好了，你先下去吧！”

萧瑀嗯了一声，冷不丁叹息道：“唉，想当年太上皇对我家慎儿也是青睐有加，曾夸其为吾萧家千里驹，可如今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如钻心之痛啊！许久未曾看望太上皇他老人家了，是该将慎儿之事说与他老人家听听了。陛下，臣告退！”

叹罢几声，萧瑀退出了甘露殿，留下了一脸不悦眉宇阴沉似雾霭的李二陛下。

他一言不发地盯着甘露殿门口，口中带着森森寒意问道：“萧瑀啊萧瑀，在你眼中，到底谁才是一国之君，谁才是大唐的天子啊？看来朕对你们这些老臣还是太过宽厚仁慈，太过纵容迁就了……”

杨妃听着李二陛下的话，心中颇为感慨道，萧瑀这老匹夫难道不知陛下心中对谁最是讳莫如深吗？

真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啊！

当杨妃怔怔遐思间，李二陛下突然冲门外沉声喊道：“传朕旨意，命蜀王李恪明日便启程前往蜀中剑南道就藩。还有，让郭业明日也一同出发，赶紧给朕滚出长安城去！”

这时，杨妃突然想到了什么，惊呼道：“陛下，恪儿年幼，涉世未深，到了蜀中免不得要郭业一番照顾。臣妾身为人母，如今母子即将分离两地，舐犊之情人皆有之。因此，臣妾想跟陛下讨个人情，送郭业一番厚礼，好让郭业到了蜀中也能替臣妾多多帮衬恪儿一把。”

杨妃这话说得甚是哀婉，李二陛下听着心里也觉得挺对不住她们娘俩，随即双眼柔和地望着杨妃，轻声道：“爱妃，朕知道你疼爱恪儿，朕何尝又不是呢？说吧，只要朕能办到，都会答应于你！”

“臣妾谢过陛下。臣妾想跟陛下讨要的是……”

## 第639章离开长安

初入长安枝桠青，如今已是柳成荫。

时隔半年有余，郭业与贞娘乘车来到长安南门，缓缓出了城门，踏上了返回蜀中陇西老家的征程。

南门外，蜀王李恪早已等候郭业多时，浩浩荡荡的仪仗随行将整个南门外附近占得拥堵不堪。

有王府下人侍婢，有王府护卫，有随行亲王仪仗队，有随行就藩的大小官员，当然也少不得有李二陛下亲自下令兵部调拨给蜀王的数百士卒，这些士卒多从领军卫府、监门卫府、骁骑卫府、金吾卫府等诸府衙门征调，充当着此次蜀王就藩蜀州大都督府的都督府亲卫兵。

约莫算下来，李恪就藩蜀州大都督府一行足有上千人，声势不算大，也不算小。

与之相比，郭业就显得轻车从简了，此番返回陇西除了贞娘一人如影随形之外，就只有一名府中的马夫。

至于太平坊的郭府，交托给了仍在长安各司其职的关鸿鹄和黄傲等人打点。就连当初带来长安的程二牛，他不没有带回陇西，让他暂时坐镇郭府，府中下人统统留在府邸，一个也没有多带。

哒哒哒～

马车驶到了蜀王李恪的阵仗中，缓缓停了下来。

郭业还未出钻出马车，一身金黄蟒袍的李恪便率先从自己的车中下来，匆匆跑到郭业的马车外，很是礼贤下土地拱手招呼道：“能得父皇恩宠，遣郭长史随小王前往蜀中就藩蜀州都督府，真是小王之福啊！”

唰～

郭业飞快掀开车帘跳下车来，连忙拱手回道：“见过蜀王殿下，殿下实在太客气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乃下官应当应分之事。”

这是郭业与蜀王李恪的第一次见面，趁着说话间，两人彼此匆匆打量了对方一眼。

李恪见罢，心道，原来郭业如此之年轻啊，能得民间百姓人人称道，能得父皇多次庇护，能得朝中多数臣工的推崇，此人当真不简单啊。没想到竟然如此年轻，可谓是年轻有为啊。

难怪，李恪心中暗暗感慨，难怪母妃再三让我要与他交好，多多笼络于他呢。算起来，本王能够从吐蕃生还逃出松赞干布的软禁，能够安然返回长安，听说还是他委托一位江湖朋友营救的。

想到此处，李恪的思绪顿然飞到了逃离吐蕃的那些日子，脑中浮现了当日营救自己的米吉和那群本事超强的汉子，如果能够将这伙神秘强悍的人收为羽翼囊为麾下，真真是一件美事啊。

李恪怔怔遐思间，郭业也将李恪打量了个遍，原来这位就是李二陛下所有子嗣中最苦逼最无奈的皇子啊。

因为历史上相比于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两人，蜀王李恪是最被人推崇，最像他爹李世民的理想继承人选。

可偏偏造化弄人，李恪的身体里不仅流着大唐皇室的血脉，同时因为他娘杨妃乃隋朝公主的缘故，身体中也流着前隋皇室的血脉。

这就注定了李恪与大唐天子的宝座自此绝缘。

因此，说蜀王李恪是最苦逼最无奈的皇子，一点也不为过。

郭业看着李恪的岁数跟李承乾、李泰相差无几，但却是五官端正，眼神清澈见底无杂质，眉宇间有着李承乾与李泰所没有的勃勃英气。

都说面由心生，郭业暗暗揣度，也许正是因为李恪浑身充满了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缘故吧？

“郭长史，郭长史？”

李恪为了跟郭业进一步拉近关系，见面就以郭业的新身份来称呼，蜀州大都督府的长史。

郭业闻言惊醒，为自己的失神而尴尬一笑，歉意道：“刚才想这事儿，有些走神了，殿下见谅。”

李恪摇头说道：“不怪不怪，眼瞅着就要离开长安了，本王与郭长史都是一个心思，心有不舍啊。”

郭业听得出来，李恪毕竟年幼，还有几分依依不舍的恋家情怀。

这也难怪，十二三岁的孩子，即便心智再怎么早熟，突然要离开父母，要远离自小长大的长安，被安置到数千里之外的偏远蜀中，心有不舍这是正常的。

他反过来劝慰着李恪道：“殿下莫要悲伤，雏鹰长大了自然要振翅高飞。不然，雏鹰又怎能长成翱翔千里的雄鹰呢？”

“翱翔千里的雄鹰？”

李恪的眼睛猛然一亮，好像明悟到了什么，连连点头称道：“是极是极，郭长史说得在理。有郭长史随本王一道就藩，本王肯定不会孤单寂寞，也不会彷徨无助的。哦对了，差点忘了一件重要的事儿……”

李恪说着说着，惊呼一声，赶紧从怀中掏出一份丝织云凤锦所制的卷轴，双手奉上递给了郭业，说道：“这是我母妃让我交给郭长史的。”

郭业好奇地接过卷轴，打开粗粗一看，居然是一份诰封？

诰封，即诰命封赏。

所谓的诰命封赏不是针对朝廷官员本人给予封赏，而是皇帝念其功劳，针对官员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子给予封赏。

封赏对象如果还活着，就称之为诰封，如果封赏对象早已不在人世，那就叫做诰赠，又称诰命追赠。

郭业看着这份诰命封赏上写着，居然是李二陛下要封赏自己的母亲为四品诰命夫人。

诰命夫人的品衔当然是一种虚衔，并无实质性的权利，只不过有了诰命夫人的头衔，在乡里俨然是一种荣耀门楣的存在。

诰命夫人的等级可谓是泾渭分明，封赏所赐的诰命服饰亦是各有不同。

诰命夫人的品衔基本上都与在朝为官的丈夫或儿子相挂钩，如今郭业这个蜀州大都督府长史虽然只有一年任期，但始终是从四品的品衔，因此诰封上他的老娘受封了一个四品诰命夫人的荣耀。

郭业乍见这诰封，心中颇为激动，这不是衣锦还乡归故里，惠及家人的最好礼物吗？

他小心翼翼地将这诰封收好，贴身放进袖中，冲李恪拱手致谢道：“郭业谢过殿下，也请殿下有机会替我转达一番我对杨妃娘娘的谢意，这当真是一

份沉甸甸的礼物啊！”

见着郭业喜欢，满嘴感谢溢美之词，李恪心中窃喜道，还是母妃笼络人的手段厉害啊，一个看似毫无多大用处的诰封，居然能让郭业欣喜若斯。

无形中，郭业与李恪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

郭业又何尝不知道杨妃打得什么主意，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她无非就是想卖个大人情给自己，好让自己在蜀中多多帮衬李恪，尽心尽力为她的儿子办事。

尽管他心里多少有些膈应，但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杨妃的这件礼物，诱惑太大不忍拒绝啊。

因为，给母亲一个诰命夫人的荣耀，不仅可以让他衣锦还乡归故里，还能告慰他的已故三年有余的父亲，郭老憨的在天之灵。

老头子当初的心愿不就是让自己青云直上，光耀郭家门楣吗？

就冲这一点，杨妃的这份人情，他也得受着。

只听李恪一脸和善地说道：“郭长史无需如此客套，今后你我便是一家人了，无需如此生分。到了蜀中，本王还要多多仰仗你才是呢。”

会说话，会办事，态度还出奇的平易近人。

这是郭业对年仅十二三岁的蜀王李恪，第一直观印象，而且还是超级好的印象。

比起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这时，南门里头突然涌出一群衣着光鲜的少年郎，个个骑在马上飞驰出了南门，转瞬间来到了郭业的跟前。

一近跟前，众位少年郎纷纷翻身下马，口中齐齐嚷道：“二哥，我们来了，我们前来给二哥送行呢~”

来者正是魏叔玉、房遗爱、秦怀玉、程怀义、杜荷等国子监的同窗好兄弟。

郭业笑着望着诸人，说道：“蜀王殿下当前，怎能忘了行礼乱了规矩？”

众人一见之下，纷纷又是拱手抱拳，山呼蜀王万岁。

蜀王李恪见着来得这些人都是当朝重臣家的孩子，早已乐得合不拢嘴，心道，郭业此人在长安的号召力还是不错啊，嗯，本王这次真是捡到宝了。

继而很是风度翩翩的说道：“郭业，你们老友相聚，又是离别在即，本王就不搀和了。你们先聊，本王率人先行一步，在前头等着你。”

郭业嗯了一声，目送着蜀王钻进马车，浩浩荡荡的千人大队开拔而去。

随后，郭业在魏叔玉等人堆中寻觅了下，并未发现长孙羽默的身影，心道，他们都来了，羽默不可能不来啊。

这时，秦怀玉突然苦笑道：“二哥，你别找了，羽默好像又被他爹给禁足了。听说这次父子俩闹得很挺凶。”

又被禁足了？

郭业暗暗着恼，上次在自己家中，因为萧慎自杀一事竟然忘记了问羽默，他到底因为什么事情和他爹闹起来的。

罢了，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随后，他与众人攀谈一番，挨个儿勉励了一番之后，才翻身上马，下意识地冲南门里头望了一眼。

他不是在寻望长孙羽默，而是在寻望天策府一系的臣僚。他很纳闷，真

是见鬼了，自己要随蜀王就藩这件事情早已不是秘而不宣之事，怎么就不见天策府一系的臣僚前来送行呢？

长孙无忌没来，房玄龄没来，高士廉没来，愣是天策府系的人马，一个也没有前来送行。

奶奶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心里琢磨着，莫非是因为他们觉得陛下派我随蜀王就藩，而天策府素来就是不待见杨妃母子，因此这些人直接将我开除出天策府一系了？

我靠，郭业忿忿地皱了下眉头，心里郁闷道，如果真是这样，那这次真让李二陛下乱点“鸳鸯谱”给坑苦了。

郁闷至极之时，早已在前头等候多时的蜀王又派人来询问，郭业只得收起郁闷沮丧和疑惑的心情，准备出发。

继而，他对秦怀玉、房遗爱等人抱拳说道：“诸位兄弟，多谢你们前来送行，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出发了。”

众人纷纷面露不舍，一步一步地迎送，将郭业送到了贞娘所在的马车前。

郭业登上马车后，钻进马车之前，又冲诸人露出一个自信的笑容，喊道：“我就离开长安一年，你们几个在长安要学会精诚团结，学会自己解决困难。我希望一年后再回长安，你们一个个都是意气风发，春风得意。最好是一个个都能加官进爵，兄弟们共享富贵。”

殷殷嘱咐完之后，最后才冲他们正儿八经地拱起手，朗声喊道：“走了，咱们后会有期！”

说罢，整个人钻进了马车之中，马夫一甩响鞭，马车缓缓驱动朝着前面蜀王的队伍追赶去。

众人见着郭业钻入车中，马车驶动，还是没有离去返回城中的意思。

相反，一个个的，还在后头小跑追着，不断挥舞着手臂口中各有叫嚷。

“二哥，你要早点回来啊，没了你，咱们弟兄在长安城中玩不转啊！”

“二哥，长安城的风花雪月之地，咱们哥几个还没开始玩呢！”

“二哥，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一年后再见啊！”

“山不转水转，二哥，山水终有相逢时哩……”

……

……

“噗哧～”

坐于马车中的郭业听着这些混球的叫嚷，忍俊不禁笑出声儿来，不由叹道：“人家离别以诗相赠，你们尽说些乱七八糟的屁话，什么叫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土匪啊？什么叫山不转水转，山水终有相逢时？生死仇家啊？没文化，真可怕，一群不知所谓的混球！”

“你们都要好好的，免崽子们，咱们一年后再见！”

郭业靠在车壁上，一人独自在那儿自言自语宛如睡梦呓语一般。

这时，坐在他对面的贞娘惊讶叫道：“大官人，你哭了？”

“呃……哭个屁，风大沙子吹进了眼，难受的紧。”

“风大？沙子？可咱们在车里头啊？大官人。”

“贞娘，啰嗦什么呀，长路漫漫无聊透顶，唱支小曲儿给哥听吧，唱欢快一点的，别尽唱那些苦大仇深的小调啊。”



“哦.....大官人，你刚才真没哭？”

“哭个蛋，别废话了，唱吧，起高了唱哈.....”

## 第640章下马威

行路难，行蜀道更是难上加难。

长安距蜀中数千里路，真可谓是山迢迢水远远，甚是艰辛。

加上此次蜀王李恪一行浩浩荡荡上千人，停停歇歇耽搁了不少日子。足足过了二十来天，郭业才与李恪等人顺利进入剑南道，又辗转反侧穿州过府七八天，才正式抵达蜀王的就藩之地——剑南道蜀州。

到了蜀州郡城正门口已是天黑时，城门早已关闭执行宵禁。

蜀王李恪被阻挡在城外，不过并未如郭业想象中那般颐指气使的发飙发怒，而是不急不慢地下了命令让这近千人暂时原地休憩，而后又让统率数百亲兵的一名致果校尉策马前去与城门守兵交涉，叫门。

很快，致果校尉一手持着蜀王李恪的蜀州大都督府金印，一手执着皇帝下给剑南道各州各府关于蜀王就藩的圣旨，毫无阻滞地敲开了蜀州郡城的大门。

吱呀吱呀，古老陈旧的两扇巨木大门被徐徐推开，蜀王这才下令队伍开进城中，并殷殷嘱咐交代城中已经宵禁，不要闹出动静以免惊扰了寻常百姓人家。

李恪一声令下，上千人尽量压低着动静，排成长龙悄声缓缓地进了城中。

郭业的马车走在最后，他至始至终都没有掺和说话，从头到尾静坐于车中，隔着车帘观察着蜀王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心中不由一阵赞赏，不以位尊而颐指气使，不以鞍马劳顿而作威作福，时刻能自省吾身，果真不愧为贤王。

一时间，郭业对蜀王李恪的好感再次加深，对于李承乾和李泰那两位二逼皇子的厌恶也同时再次加深。

入了城中，尽管天黑宵禁，街上无灯无火无闲杂人，蜀王还是下令禁止士卒们点火把照明，生怕吵闹到城中街道两旁早已安歇的百姓。

在几名城门守卒的带领下，他们慢慢行慢慢赶朝着蜀州大都督府的府邸行去，期冀早些到了地方好好休息。

车中，贞娘也是困倦袭来，连连打着哈气，无精打采地强提着精神，有一句没一句地说道：“大官人，这位蜀王殿下真是贤明呢，一点架子都没有，相反还很亲民呢。”

郭业也是点头赞同道：“是啊，一块可供精雕细琢的璞玉啊，较之太子承乾、魏王李泰等皇子，可谓是出类拔萃，鹤立鸡群于诸皇家子嗣中。不过也是可惜啊，后天再怎么优秀又有何用？先天已经输了，就是输了。”

贞娘乍闻好奇不已，立马困意顿消，眨巴着眼睛问道：“咦，什么先天、后天的？奴家怎么一句也听不懂呢？”

郭业没有正面解释，仅轻声叹息一句道：“唯血统论，真是够坑爹的！”

“唯血统论？这又是什么呀？”

贞娘再次不解地问道：“大官人，你今天说话怎么怪怪的，奴家愣是一句也听不懂呢？”

“呵呵。”郭业拍了拍她的脑袋，笑道，“听不懂最好，懂太多了还徒添烦恼。总归来说，我是替蜀王可惜了。”

贞娘长吟一声：“哦……”

随后便不再追问下去，因为不求甚解就是她最招郭业喜欢的地方，不该问的地方，她绝对不会多言再问。

哒哒哒～

马车适时而停，一名亲兵跑来郭业马车外，恭声道：“郭长史，已到了大都督府外，蜀王殿下请您下车说话。”

如今郭业摇身一变，变成了大都督府的长史，整个蜀州大都督府内除了身为大都督蜀王李恪之外，就他这个长史大人说了算。

颇有些大都督府二把手的赶脚。

而且此次随蜀王就藩的这些人，无论是随行就藩都督府的司马、录事参军事，诸曹参军事等大小官员，还是数百亲卫的各级校尉，乃至士卒，他们心里都明镜儿。他们知道自己以后可就是蜀州大都督府的人，就是蜀王府潜邸的老人，与蜀王李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今后，蜀王李恪就是他们的天，就是他们的地，一点也不为过。

一路之上，只要不是个瞎子都能看得出来，蜀王殿下对长史郭业的器重与信任。对他们而言，维护好与郭业的关系，无异于就是对蜀王最大的效忠。

因此上至都督府的司马，下至都督府的亲卫士卒，一路之上无不对郭业恭敬有加，丝毫不敢怠慢。

郭业在车中听着蜀王召唤，赶紧下来马车，奔到李克跟前。

天黑蔽眼，他匆忙来到蜀王身边，发现上千人都听在了都督府门口没有进去，蜀王亦是傻愣愣地站在都督府大门口，有些走神儿。

郭业不解地问道：“殿下，一路舟车劳顿，干嘛还不进去歇息？”

“呵呵……”

蜀王苦笑一声，冲一名士卒喊道：“来人，将火把拿近些来，好让郭长史看清楚咱们这蜀州大都督府到底是一番什么光景。”

“喏！”

很快，十来名士卒举着十几盏火把跑到了都督府大门，将整个都督府的大门照映得一片亮堂。

郭业借着熠熠火光，狐疑地扭过头去看这都督府的大门。

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差点没将眼睛亮瞎。

我草你奶奶的，这就是蜀王就藩的蜀州大都督府？

只见一座破败的大门落入眼中，地上脏乱不堪，两扇大门早已掉漆残旧，就连门上的两把铜环都已锈迹斑斑。

大门之上的木椽，飞梁，突起的屋檐下，处处都结满了蛛网，看着情形，此处府邸应该是荒废许久没人住过了。

唯一能让人将这此座破败府邸与蜀州大都督府联系起来的，也许只有大门之上正中央的那块牌匾，赫然写着“蜀州大都督府”六个大字儿。

不过就这么一块牌匾，连郭业这个不懂书法之人都看得出来，不仅粗制滥造，而且还是随意找上一个人写上去的。

瞬间，郭业的脑中浮出四个字——欺人太甚！

当即，他脸色阴沉地张望着脑袋，发现之前带路的几名士卒退缩到了人群中，二话不说冲上前去一把揪出一个来，骂道：“你确定你带我们来的这地

方，便是蜀王就藩的大都督府？”

“啊？”

那守城士卒被郭业揪住衣领，顿时有些喘不过气来，吓得连连点头喊道：“就是此处，就是此处哩。这位大人，错不了，刺史大人早有交代便是此处啊！”

嘭～

郭业松手，一把将那守城士卒摔在地上，怒骂道：“混账，你们刺史大人就是这么应付蜀王就藩，敷衍朝廷差事的？”

那守城士卒有些受惊过度，吓得坐在地上忘记了屁股的疼痛，连连摇头推说不知道，不清楚。

郭业也不再和他置气，转头望着李恪，问道：“殿下，按理说皇子就藩州府，乃是头等大事。作为就藩之地的蜀州一地刺史，应该提前替你准备好大都督府，乃至大小诸事。这位蜀州刺史如此怠慢，到底是何用意？而且你身为蜀州大都督，节制着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可蜀州的折冲都尉也没有前来迎接我等，这是不是有些太过奇怪了？”

李恪一脸的苦闷，摇头叹道：“本王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郭长史，接下来要怎么办？”

郭业心中突然对蜀王就藩之事显得有些悲观起来，暗道，莫非这蜀州刺史与蜀州的折冲都尉想要给蜀王一个下马威？好歹蜀王也是皇室亲王，当今圣上的子嗣，谁借给他们如此大的胆子，居然敢如此怠慢轻慢，甚至刁难蜀王呢？

妈的，郭业也是一阵苦恼，不下地方真是不知天高皇帝远啊，堂堂皇子就藩居然还会碰到这样尴尬。

不过这事儿他还真不能坐视不理，先不说他如今添为都督府长史，与蜀王李恪算是同气连枝，不能让人欺负了还忍气吞声。

就冲自己欠杨妃的那份人情，就冲自己答应李二陛下帮衬蜀王的那个承诺，还冲着自己对蜀王李恪的观感委实不错，他也不能袖手旁观。

这他妈的不是赤裸裸的在打脸吗？不仅打了李恪的脸，也打了他这位都督府二哥长史大人的脸。

这口气，绝逼不能忍！

不然以后还怎么在蜀州地界儿混？其他八个受都督府节制的折冲都尉府又会怎么看？

只怕不应付了眼前的局面，不找回场子来，今后都督府想要政令通畅下州府都难了。

随即，郭业眯着眼睛问李恪道：“殿下真让我来处理此事？”

李恪连连点头，感谢道：“郭长史能够出手替小王解了眼前燃眉之急，小王自然是求之不得了。”

郭业点头说了一声好，而后又扭头望着地上坐着的那个守城士卒，喝问道：“本官看你也大小是个校尉，应该是今夜职守城门的头头儿吧？别坐着，你起来回话。”

那士卒有些惊惶得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点头称是站了起来。

郭业又问道：“我问你，蜀州刺史与蜀州的折冲都尉如今身在何处？是否在蜀州郡城中？”

守城士卒回道：“嗯，是的。这个时辰，我们刺史大人与都尉大人应该已经安睡了。”

郭业闻言眉头又拧成了一团，冷笑道：“他俩倒是睡得安逸，干了亏心事就不怕半夜鬼敲门吗？真是狗胆包了天！”

那守城士卒听罢不由打了个寒颤，心中有了几分不详的预感。

果不其然，只听郭业说道：“你现在就带着你的人回去，快些通知你们刺史大人与折冲都尉大人赶紧来这儿，面见蜀王殿下。”

“啊？”

守城士卒明显神情一怔，神情有些为难，心说，这位大人唉，如果我们大人愿意来，早早就在城门那儿候着了。

“啊什么啊？别废话，你就这么跟他们说，蜀王殿下驾临蜀州城，要召见蜀州刺史与蜀州折冲都尉。如果他们敢不来，你告诉他们，我们这上千人今晚没有地方安歇，少不得要去他的刺史府住上一住，闹上一闹了。对了——”

郭业怕这守城士卒敷衍了事，不忘补充道：“你回去跟你们大人说，如果他们敢不来，哼，到时候别惹急了本官，一把火将他刺史府给烧个干净。你回去告诉他，这话不是蜀王殿下说得，乃是纵兵入吐蕃，私斩吐蕃藩王多赤罗的郭业郭大人说得，听明白了吗？”

“啊？你，你就是咱们蜀中陇西那位了不得的郭业郭子仪？”

显然，这些日子以来，民间评书的段子已经传进了蜀中一带。

郭业肃容以对，哼道：“那还能有假？莫要耽搁，快去快去，真逼得老子一把火烧了刺史府，你小子也吃罪不起！”

“唉，小的这就去，这就去~”

说罢，呼喝起同来的几名守城士卒，飞奔离去，脚步仓皇至极。

旁边的李恪听着郭业对那士卒说得话，不由有些担忧地问道：“郭长史，蜀州刺史好歹是蜀州的一地之主，刚才你说得那些话，会不会太，太过……”

“殿下是说郭某太过嚣张，太过飞扬跋扈了？”

郭业打断了李恪的话，嘴角一扬轻笑道：“殿下不用担心这些，有些时候你越是低调，别人越是觉得你好欺负。殿下也是，你贵为大唐蜀王千岁之尊，礼贤下士平易近人是好事，但是有时候谦卑也要看准对象。看菜下单，殿下，拿出你帝王贵胄的皇家气概出来，直起腰杆，挺起胸膛，气势，气势镇压一切屑宵！”

经郭业这么一说，李恪下意识地直起腰杆挺起了胸膛，朗声说道：“嗯，小王听郭长史的，气势，摆出气势来……”

郭业看着蜀王这番样子，不由心头一喜，暗道，不错不错，可塑性很强嘛。

暗赞一番罢，郭业又心中轻笑一声，姿态高调言语嚣张，那是因为哥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夜幕下，郭业狠狠嗅了一口空气，口中蚊声般自言自语道：“可算到家了，回到蜀中，我郭业岂是无根飘萍，任人拿捏？真要在郭太岁头上动土，他们这伙子人也要掂量掂量自个儿的份量才是，二逼玩意，走着瞧！”

## 第641章蜀州刺史梁世道

因为夜里温差大的缘故，郭业让蜀王李恪先行回到车中，小心着凉。

趁着蜀州刺史与蜀州折冲都尉还没赶来之前，郭业又下令都督府大门外的千余人原地休息，并人手一盏火把，统统都点燃开来。

星星之火燎原开来，一时间，熠熠火光有冲天之势，将破落的蜀州大都督府大门附近照映得亮如白昼。

气势，这就是郭业要营造给他们看的决绝气势！

接下来，他所需要做的事情便是等待，静静地，淡定地，泰山崩于顶而不惊的等待着某些人的到来。

.....

.....

此时，那名守城士卒口中早已安寝的蜀州刺史梁世道，实际上还没安寝睡觉，相反，一人在府内书房中精神头十足的双手负背来回踱步着。

蜀州刺史梁世道，昨日刚摆了四十岁的小寿宴，堪堪到了不惑之年。

从太上皇李渊在位的武德八年，他便出任了蜀州刺史一职，至今有四个年头了。可以说，如今的蜀州城已经被梁世道经营得如铁桶一般的牢固，上至刺史府司马、别驾，下至蜀州城内的贩夫走卒，谁不知道梁刺史在蜀州一府七县说一不二的威望？

梁世道也是十年寒窗苦读然后一路科场闯荡熬到进士出身的，他属于大唐立国以来第一批的进士出身。早年间在户部任过小吏，后来蒙贵人赏识提拔一路青云直上，户部的舍人，地方的县令，长安礼部的员外郎、郎中，最后高升到如今的蜀州刺史。

此时，梁世道在火烛闪烁的书房中来回踱步，双手负背不紧不慢地徐徐转悠着，时而眉头紧蹙，时而眼透厉色，时而又眉头舒展，貌似心中正做着天人交战的斗争一般。

约莫过了一会儿，梁世道走到书桌前适时驻足，苦笑一声摇头叹道：“贵人啊贵人，你这次可是给我找了桩苦差啊。堂堂的皇室亲王就藩蜀州，我这个身为地主的蜀州刺史竟然连都督府都不给他提前备好，恐怕今晚连宿夜的地方都没有，这是何等的羞辱啊。这下，今后的蜀州地界儿可就不安生了。”

说着，梁世道重新捡起桌上一张早已拆开的信函，再次细细看了起来，生怕漏掉信中所说的一字一句。

咚咚咚.....

突如其来一阵敲门声将梁世道惊醒，扭头望向房门，喊道：“什么人？”

一名下人在门外低声回道：“老爷，折冲都尉府的余奎余大人深夜造访，在客厅候着您！”

余奎？

梁世道稍稍迟疑了一下，便沉声喊道：“将他请来书房吧！”

“是！”

不一会功夫，府中下人便将折冲都尉余奎引领到了书房外。

吱呀，

房门被推开，大步走进来一名与梁世道差不多年岁的中年汉子，披甲戴

铠腰佩横刀，神色焦急地冲梁世道嚷嚷道：“梁刺史，蜀王已经进了郡城，现在一行人马已经停驻在了都督府的大门处。”

梁世道稍稍点了下头，低声应道：“刚才已经有把守城门的士卒禀告过了，余都尉，请坐！”

余奎搬来一张胡凳，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神焦急地说道：“梁刺史，来者不善啊。我听报信的守城士卒言及，咱们这次给的下马威委实气煞了对方，在那边狠狠发了一通火呢。”

“呵呵……”

梁世道莫名其妙地笑了笑，又摇了摇头，好似浑然不当一回事般，顾左右而言其他道：“余都尉，本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年我赴任蜀州刺史时，你应该还在蜀州辖下七县中的魏县担任县尉一职吧？”

“啊？”

余奎有些诧异梁世道怎么会突然提起这个，下意识地点头应道：“没错，五年前下官还是魏县的一名小小县尉，若不是这些年刺史大人的一力提拔，步步高升，下官兴许如今还在魏县混日子呢。”

“呵呵。”梁世道又是一声轻笑，赞道，“本官看重你，提拔你，那也因为余都尉乃是可堪造就之才。不然，我为何单单提拔栽培你呢？”

余奎对于梁世道的知遇之恩，心里始终存着感激之情。因此，在蜀州地界儿上，余奎一向以梁世道为尊，唯他马首是瞻。

倏地，他猛然起身感激道：“梁刺史的提拔重用之恩，下官没齿难忘。”

由不得余奎不感恩戴德，短短五年间，梁世道将他从一个小小的九品县尉擢升到从五品的蜀州折冲都尉府都尉，风光无限。

余奎曾经暗里想过，哪怕自己花再多的银子，走再多的门路，肯定都无法达到今日的成就。

有时候喝完酒他都会独个儿感慨一番，梁世道给他的这番际遇，就跟做梦似的，一切都来得那么偶然又如此之迅速。

眼前的梁世道对他而言，何止是知遇之恩啊？简直就是生还者，父母；成我者，梁世道也！对于他这个毫无根基与背景的人来说，能有今日这番成就，梁世道无异于再生父母了。

同时，他也不是一次两次听梁世道提过，他余奎的晋升之所以如此神速，除了梁世道本人的一番举荐之外，还因为梁世道的来头——上面有人，而且是位当朝重臣。

突然，

余奎脑子迅速飞转，奇道，梁刺史怎么无端岔开话题，跟我说起这个来？

莫非……

当即，余奎双手抱拳，表起了忠心道：“刺史大人请放心，没有大人就没有下官的今日。从认识大人，被大人赏识的那天起，下官就已经下定了决心，誓死为大人效力，一切诸事皆唯大人马首是瞻。”

梁世道闻言，脸上平淡的神色顿时舒展开来，眉宇间带着欣慰之色，连连点头说道：“本官果真没有看错人，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余都尉已经深得个中三昧。好了，言归正传，关于蜀王就藩蜀州，在蜀州郡城开设蜀州大都督府一事，想来已成定局，无法更改。不过本官的意思很简单，

他可以在蜀州就藩，可以在蜀州设立大都督府，但是蜀州军政诸事，必须牢牢掌握在你我手中。至于蜀王殿下？本官还是希望他能够在蜀州快快乐乐的生活着，做一位闲散的逍遥王爷。”

言下之意，梁世道要架空蜀王这位蜀州大都督，不愿将蜀州的折冲都尉府归到都督府名下，不愿让李恪节制折冲都尉府。

在他话中，余奎可以听出，梁世道的意思就是要让蜀王知道，蜀州军政不能分家，蜀州地界儿说一不二的人只有一个，那便是他梁世道。

余奎暗暗震惊梁世道的胆气和野心之外，也不由脱口问道：“原来大人故意给蜀王殿下备了一个破败残旧的都督府，目的就是要敲山震虎，给他一个下马威啊？”

“正是如此！”

梁世道点点头，沉声道：“天无二日，蜀州地界儿上也可不能有两道一锤定音之声。”

余奎有些担心的提醒道：“大人，下官一定紧跟您的脚步而行事。不过这事儿您真的考虑清楚了？好歹他是皇室亲王，而且还是奉圣旨前来蜀州就藩开府，这万一……”

“哈哈，余都尉多虑了。”梁世道冷笑道，“皇室诸王也分很多种，至于这位蜀王，哼，如果他真受皇上宠信的话，怎么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分封到地方的藩王？再者说了，梁某上面也有人照应着，我也是奉命行事罢了。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余奎闻之顿时安心了下来，因为梁世道上面那人正是梁世道时常挂念在嘴中的那位贵人，那位让他余奎五年间连跳好几级的那位幕后之手。

也是，有这么一位人物在后面照应着，一位不得宠的藩王又有何惧？

随即，再次提起嗓门朗声保证道：“下官定与刺史大人共进退！”

“好了。”梁世道挥挥手，说道，“既然你我都接到了这位蜀王殿下的召唤，而且下马威也给足了，咱们是时候去见上一见他了。呵呵，本官也要看看，这个都督府长史郭业到底有什么能耐，敢如此大放厥词，要火烧我刺史府。走，随本官前往……”

余奎嗯了一声，不再言语，急急跑到门口替梁世道打开了书房门，随梁世道出了书房，赶往面见蜀王李恪。

房门一开一合间，一阵夜风突兀刮进书房中，吹得满屋骤变，更是将书桌上梁世道刚才看得那封书信吹落在地。

书信跌落在地，露出最下方的题跋落款，写信给梁世道之人竟然就是当日在夙凤殿，与蜀王李恪的母亲杨妃起了冲突的尚书右仆射——萧瑀。

又是萧瑀！

又是郭业！

如今又添了一个蜀王李恪。

如果郭业在场看到这封书信，必定会感叹，兜兜转转恩恩怨怨，到了蜀中还能擦出火花来，人生真是何处不相逢呐！



## 第642章刁难，步步反击

残旧破败的都督府门外空地，上千人席地而坐手执火把，熠熠火光照耀下，颇有声势。愣是将个黑漆漆的铁幕劈出一道口子，照得通亮通亮。

蜀州刺史梁世道与蜀州折冲都尉余奎二人，联袂而行匆匆赶来此地，穿过散落四周坐得满地都是的人群，来到蜀王的马车前，有规有矩地躬身请安道：

“臣蜀州刺史梁世道……”

“臣蜀州折冲都尉余奎……”

此时的李恪都已经困得快睁不开眼睛，听着外头两人的请安后强行打起精神，钻出了马车。

不过李恪一出马车并未与二人打招呼回应，相反，他将梁、余二人晾在一边儿，自顾扯着脖子昂头四处张望寻找着郭业的身影。

显然，如果郭业不在身边，他是半点主心骨都没有啊。

很快，郭业便从贞娘所在的那辆马车上跳了下来，匆匆跑来这边，伸手将李恪扶了下来。

然后冲李恪眨巴眼睛，示意他不要说话，这两人由他来应付。

李恪默声颌首，照着郭业之前所教的那样，昂头挺胸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甚是不屑的桀骜之色，再也不看梁世道二人。

郭业清咳两声，冲两人说道：“殿下一路舟车劳顿，委实有些乏累，不愿再开口说话了。本官郭业，奉皇上的旨意相陪殿下入蜀中就藩，如今添为蜀州大都督府长史一职。你们有什么话，尽管跟本官说来，凡都督府诸事郭某都能作主。”

郭业一自报家门，梁世道与余奎两人的肩膀冷不丁抖动了一下，低着头彼此瞟了一眼，心中共同萌生出一道声音，原来此人便是郭业。

瞬间，两人的脑中就浮现出了官方邸报与民间坊间传言下的郭业此人。郭业郭子仪，陇西人氏，出身寒门际遇非凡，年少得志圣眷颇隆。曾不遵朝廷法令，私自纵兵吐蕃国烧杀抢掠，更是未经请奏擅自斩杀吐蕃亲王多赤罗，破坏两国联姻。

一想到这些事儿，梁世道心中更是五味杂陈，这样罪孽如此深重的一个人，不仅没有被问罪斩首，活到现在，而且看似被夺爵革职，实则是圣眷正浓继续平步青云。这无疑是一个异数啊。

现下的梁世道更是好奇，郭业这人到底有什么异于常人之处，依照他的命中贵人萧瑀来信说所述，此人在长安屡屡惹出是非，前些日子更是斗诗逼死了萧大人家的公子，但居然毫发无损，还能安然来到蜀中陪蜀王就藩。

他，到底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啊？

“梁刺史！”

郭业摆出一副官威，沉声说道：“你竟敢如此怠慢蜀王殿下就藩蜀州？你就是这么敷衍圣上旨意的？”

按理说，梁世道贵为蜀州刺史，正儿八经的进士出身，堂堂的朝廷四品封疆大吏，无论是品衔，还是出身，都优于郭业这个临时的都督府长史。

但是郭业故意就是要摆出这幅帝都长安贵客的派头来，以期达到以势压人的目的。

貌似这个招数已经被顺公公、仇得黑这些阉宦用烂了。

此话一出，梁世道身边没有见过大场面的折冲都尉余奎冷不丁打了个哆嗦，有些弱弱地瞟了眼梁世道。

梁世道心中哼道，不过是摆摆长安来人的臭架子罢了，出息！

当即，他装傻充愣地回道：“郭长史这话是何意？听闻蜀王殿下驾到蜀州，并派人通知要召见本官，本官这不就连夜起床匆匆赶来了吗？不知郭大人哪里来得怠慢与敷衍？梁某委实不知！”

郭业心中暗道，果然是有备而来，死鸭子嘴硬，真要顽抗到底了。

见着梁世道的装傻充愣，郭业差不多了了然于胸，大概其知道梁世道对待蜀王就藩蜀州，开设蜀州大都督府的一个态度。

一个地方州府的刺史居然敢明目张胆地跟一个藩王对着干，一来就给上这么一个下马威，如果后面没人撑腰，仅凭梁世道一己之力，想想都不可能。

想通了这个关节，郭业也猜出来梁世道顶多就是个奉命行事的打手，目的就是不让蜀王顺顺利利就藩，节制九地州府的都尉府。说破大天去，就是要架空蜀王李恪，让他当个闲散王爷，无法真正搀和地方军务。

既然明白了对方的用意，他心里多少就有了粗粗的应对之策。

至于梁世道身边的余奎，郭业看这中年汉子紧紧贴着梁世道，一句话也不说，俨然跟屁虫一枚，那肯定也是沆瀣一气，一丘之貉的家伙了。而且，应该还是梁世道座下打手马仔一般的角色。

继而，郭业自动将余奎无视忽略，将所有火力都对准梁世道。

随即，他不再和梁世道绕来绕去，打开天窗说起亮话，道：“梁刺史，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蜀王就藩蜀州，你身为蜀州刺史定是早已接到了朝廷的圣旨，应该早早就替殿下准备好蜀州大都督府的府衙才是。可你看看，你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你都准备了啥鸡巴玩意……”

说着，郭业命人将数十盏火把亮在都督府大门处，将破败残旧的大门照得无所遁形，当真是比破庙义庄还显得落魄百倍。

梁世道不由紧了紧眉头，不是因为郭业当场不留情面地将破烂都督府一事揭了开来，而是因为郭业张嘴就是粗鄙的脏话冲着自己来。

很快，他的眉头就舒展了开来，佯装困窘的神情苦笑道：“郭长史有所不知，蜀中剑南道不比帝都长安这种繁华的花花世界，我们这儿穷啊！刺史府里库银不足，前些日子有个别小县还闹了灾赈济了一番，实在是捉襟见肘。唉……地方衙门也有地方衙门的难处啊！”

言下之意，蜀州刺史府中没有多余的银子给蜀王兴建修缮大都督府。

不过这种鬼话说给蜀王李恪，兴许还会信以为真。但是梁世道冲郭业说这番话，在郭业听来真是无异于坟头烧报纸——糊弄鬼呢。

他身为陇西人，哪里会不知道靠近岷江的益州、蜀州等郡城会不富裕？

而且今晚入城之时，他曾留意观察过蜀州郡城的街道两旁，数之不清的店铺酒肆、客栈茶肆鳞次栉比一排排坐落着，这样的郡城会穷到刺史府没有库银？蜀州一府七县，每年收上来的税银，除了上交押运一部分到长安户部之外，大头都在蜀州刺史府的银库中截留着。

郭业暗暗愤慨，梁世道居然跟自己喊穷？说出去，尼玛谁信？

既然梁世道明摆着就是多番推诿，他也懒得再和对方磨牙，开门见山说

道：“梁刺史，蜀王乃皇室亲王，奉旨就藩蜀州，节制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都督府一事暂且先行搁置，今夜你总不能让蜀王殿下露宿街头吧？蜀王殿下事关皇家的体面，更是关于皇上的脸面，莫非你在蜀州呆久了，山高皇帝远，眼里早已没了朝廷，没了皇上不成？”

扣得好大一顶帽子！

梁世道心里忍不住打了个激灵，连忙摇头矢口否认道：“郭长史此言差矣，本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对皇上忠心耿耿，对朝廷对江山社稷兢兢业业，你可莫要胡乱栽赃陷害泼脏水才是。”

“哼。”郭业眼神凛冽直勾勾地盯着梁世道那张虚假的脸皮，喝道，“既然如此，那蜀王殿下下的行营你要如何安置？痛快的给句话，甭磨叽！”

梁世道还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再次敷衍道：“不是本官不给安置啊，实在是府衙没有多余的银两为殿下兴建都督府，这，这，唉，郭长史不是逼着乞丐开粥铺，为难人嘛！”

我擦，郭业算是明白了，梁世道这孙子就是想为难李恪就藩到底，让李恪在蜀州无安身遮蔽之处啊。

麻痹，欺人太甚的狗东西，真是给脸不要脸！

郭业顿时阴沉了下来，喝道：“姓梁的，蜀王就藩乃奉旨而来，岂容你多番敷衍推诿？好，既然你连连叫穷，蜀州府穷得连锅都揭不开，那我也不为难你。兴建都督府的银两无需你操心，郭某在蜀中多少还有脸面和人缘，这银两我自己会筹集。但是在修造都督府期间，你身为蜀州刺史总得临时给蜀王殿下下的行营安置一个地方，是不？”

说到这儿，郭业稍稍停顿了下咽了口口水，声色俱厉，语气决绝地表态道：“梁刺史，既然我们来了，就不会想着走。我今天就替蜀王殿下把话撂在这儿了，蜀州大都督府死都要扎根在蜀州城，谁也甭想阻挠这大势所趋之事！”

“呃……”

梁世道一时被郭业的话给震住，不由语噎了起来，下意识地低下头来装作思索状，实则眼中闪过几分厉色，暗道，此人真如萧仆射所言，真是难缠至极啊。

不过他貌似早就预料到郭业会这般说一般，猛然又是抬头看了眼一直昂着脑袋傲然无视着自己的蜀王李恪，胸有成竹地说道：“嗯……殿下，离蜀州郡城外有一座庄院，乃是蜀州府衙的产业，平日没什么居住。要不，暂时委屈您和都督府行营迁往那儿，等着将来郭大人筹集够银子，修造好大都督府，您再迁往郡城中来？”

说罢，又冲旁边一直装哑巴不放屁的余奎使了使眼色。

余奎会意，连连点头附和道：“是呀，是呀，那处庄院离蜀州郡城仅有二十里，实乃山明水秀之地，正适合殿下这等尊贵皇室子弟居住。等着将来大都督府修造完毕之后，殿下再行迁回城中，正是两全其美的办法，也解了殿下近千人夜宿城中街头的尴尬，是不？”

别看李恪现在还端着架子一副桀骜不驯的模样，实则是身体疲累，双眼皮在打架困得不行，连双腿都在暗暗打哆嗦。

现在听着梁世道跟余奎的建议，心里多少好受了不少，也找了一点点的场子回来，当即点头道：“好吧，暂时也只能这样了。”

蜀王此话一出，梁世道的眉毛没来的一扬，略有得色。

就在他暗暗得意之时，郭业却是大手一挥，阻喝道：“不行！！！”

## 第643章以退为进，找回场子

梁世道听着蜀王李恪点头应允，心里正美滋滋暗呼奸计得逞，谁知却被郭业一声阻喝给搅合黄了。

这人真是一根惹人厌烦的搅屎棍啊！

随即，梁世道也顾不得装门脸扮谦逊，恼羞成怒冲郭业叫骂道：“郭长史，休要忘了你自己的身份。你不过一都督府长史耳，难不成你还能左右蜀王殿下下的决定不成？这蜀州大都督府到底是你说了算，还是蜀王殿下说了算？莫非在你眼中，蜀王殿下不过一摆设耳？”

哟呵，郭业听罢顿时眼露寒光，狗日的还知道挑拨离间，故意抬高自己贬低李恪，借以达到分化两人，从内部攻破壁垒的目的。

不过他并未被梁世道激怒，而是冷笑一声心胸坦荡地回应道：“收起你这套跳梁小丑的把戏，陛下深知蜀王年幼，定会被某些别有用心之鼠辈教唆欺凌，才命我出任都督府长史辅弼蜀王殿下。而且蜀王殿下已经全权委托我出面，替他处理目前一应诸事。是吧，殿下？”

最后一句话，他是扭头冲着李恪而发，眼神清澈，声音坦荡。

李恪尽管涉世未深，但亲疏远近他总分得清，而且他心里很清楚，他的母亲杨妃也再三叮嘱，此次就藩蜀州还要靠郭业从旁协助帮衬，离开了郭业他指定玩不转。

梁世道与郭业，他自然毫不迟疑地选择相信郭业。

当即，他又是点了点，恰到好处地配合着郭业的话，说道：“本王已经将都督府一应诸事全权交由郭长史操办，梁刺史你听好了，郭长史的话就是本王的话。”

说罢，又是撇过脑袋不再言语，继续按照郭业之前的指示扮起高端大欺上档次。

这下可把梁世道气得牙痒痒，眉宇霎时阴霾，恨声道：“郭长史，既然你都说眼下都督府需要修造，那你说让本官如何安置？本官总不能凭空变出一座新大都督府衙门来吧？难不成还想着让本官的刺史府让出来给殿下安置行营不成？”

“你说对了。”郭业面带笑意地重重点了下头，赞道，“知我者，梁刺史也。我正是此意！”

梁世道没想到郭业打蛇随棍上，居然抓着自己一句气话戏言当真事儿，随即连连摆手拒绝道：“什么？不行不行……”

郭业突然挪动脚步近身一步，逼视着梁世道：“有何不可？蜀王殿下就藩蜀州，出任蜀州大都督，节制着九州府邸的折冲都尉府。难不成你一个蜀州刺史还能比他位高权重，比他来得显赫不成？梁刺史，君君臣臣上下之道，无需郭某再多做赘言吧？你今天数次以下犯上，目无藩王，蜀王已经不与你计较了。人啊，总要拎得清自己是什么身份，能吃几碗饭，你说呢？”

“呃……”

梁世道语噎哽塞，心道，反正得罪都已经得罪了，窗户纸也捅破了脸皮也撕破了，索性跟着萧仆射一条道走到底吧。骑墙两边，总归讨不到好处。

随即，梁世道底气十足地硬气说道：“郭长史，蜀王殿下就藩蜀州，出任蜀州大都督这不假，但你莫要忘了，殿下只能节制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府，

九地州府的军务归他节制。但这不代表刺史府也要归他节制吧？朝廷可有循例，藩王不得干预地方政务。而且此次皇上关于蜀王就藩一事传到地方来的旨意也说得清清楚楚，蜀王殿下只能节制九地军务。地方民政与吏治可容不得藩王搀和呐！”

郭业听罢也是不着恼，眯着眼睛笑问道：“你是说蜀王殿下这位蜀州大都督不能干涉蜀州刺史府的政务，只能节制蜀州折冲都尉府的军务，是这意思吗？”

梁世道心中稍稍得意，点头说道：“正是如此！”

可谁知郭业突然拍掌叫了一声好，冲梁世道身边的余奎喝道：“余都尉，梁刺史的话你听见了吗？他红口白牙说得清清楚楚，蜀州的折冲都尉府归蜀王殿下这位大都督节制。那殿下现在要征用你的折冲都尉府，暂时安置近千人的行营，你可有意见？”

“啊？”

一声惊呼从余奎的口中喊出，甬说是他感到惊讶，就连梁世道现在也都诧异无比，没想到郭业的真正用意是要征用折冲都尉府，而并非刺史府。

咯吱咯吱~

梁世道的牙齿咬的咯咯作响，气得牙痒痒，心中暗暗恨道，好一招以退为进，好一招声东击西啊，绕来绕去，居然将本官带进了沟里。好，好，真好！陇西郭业，果真名不虚传，不愧是一根难缠的搅屎棍！

梁世道心中怒意横生，滔滔火焰仿佛就要冲耳目眼鼻中迸出来一般。恰恰此时，他正见着余奎正傻不愣冬地看着自己，不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真是一个废物！

倏地，他冲余奎喝道：“你看本官干嘛？郭长史问你话，你自行回答便是。”

余奎弱弱地看了眼郭业，又可怜巴巴地望着梁世道欲言又止，因为他真不知道如何回复。

郭业冷笑一声，果真是蛇鼠一窝，一丘之貉啊！

梁世道他还多少顾忌几分，余奎这种梁世道身边的豺狗，他就没了好脾气，当场就破口大骂道：“余都尉，怎么着？梁刺史也说了，你这折冲都尉归殿下节制，难道你想公然抗命不尊？你是多长了几个脑袋，还是多长了几颗狗胆？”

“啊？”

余奎又是一声惊呼，在郭业逼人的气势下，手心顿时生汗，没办法，谁让他官场根基不稳，一切都来得太过侥幸和突兀。

自然而然，官威方面先天不足于郭业、梁世道等人。

陡然，心里没来由的一阵恐慌，而后连连点头道：“下官，下官这就回去迁出眷属，让人将都尉府腾出来，供蜀王殿下暂住。下官这就去，这就去……”

声音落罢，连梁世道他都顾不得直接匆忙跑开，奔着折冲都尉府方向赶回。

梁世道见着余奎先行仓惶离去，心中忍不住又是一阵痛斥，真是烂泥扶不上墙，狗肉上不了席，没出息的东西！

显然，他给了蜀王一次下马威，却被郭业找回了场子，这一次的争锋相

对算是打平。

失了眼前这半局，梁世道神色阴沉地冲郭业深深地看了一眼，而后又冲还在拿着架子的蜀王拱手行礼道：“殿下，既然郭长史已经安排好，那下官就先行回去歇息了。”

不过李恪这次学乖了，没得郭业的指示连头都没有动一下，懒得理会梁世道一般继续端着架子。

梁世道又冲郭业拱拱手，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郭长史，以后在蜀州郡城中抬头不见低头见，梁某有机会还得跟郭大人讨教讨教。”

讨教什么他没说，但是个明眼人都听得出来，梁世道这是在跟郭业下帖子叫板，注定以后的日子不会安生。

不过郭业对于这种场面话也听多了，懒洋洋地请请手，嘴角一扬，晒笑道：“好啊，郭某随时奉陪。反正今后的日子长着呢，咱们来日方长，不是吗？梁刺史！”

“呵呵，那就好，那就好。”梁世道笑了笑，说道，“告辞！”

随后便转身拂袖离去。

待得梁世道走远了，李恪突然长吁一口气，甩甩膀子摇头道：“可累死本王了，郭长史，本王刚才那番气势还足吧？”

郭业笑道：“殿下做得很好，至少眼下咱们找回了场子，与这两条地头蛇掰平了腕子。”

“好哇好哇。”李恪神情有些轻松地乐道，“此次真是幸亏有郭长史陪本王就藩，不然凭本王可真无法对付此等逆臣。说起来，这姓梁的可真够下作的，吃拿着我大唐的俸禄，却如此与本王作对。本王真想明日就上奏父皇，参他一本！”

郭业摇摇头，抬手阻止道：“上奏参他？犯不着。而且殿下新到蜀州就藩，没必要惹这些是非让朝廷众臣议论，到时候说不定还有人借此大做文章，倒打一耙殿下你，弹劾你一个扰乱地方政务的罪状。因为这个惹来一身腥臊，那就划不来了。”

关键是郭业现在还吃不准梁世道的身后，到底是什么人在撑腰，到底是谁让他有此底气屡屡为难李恪，阻挠他扎根蜀州就藩开府。

李恪听着郭业说得如此严重，不由脸色起了几分担忧，心中立马放弃了上奏父皇告状的念头。

而后问道：“郭长史，下一步，本王该如何做？”

郭业闻言抻了抻懒腰，指了指周遭附近坐在地上休息的上千人，说道：“殿下你看，大家伙都累得够呛，困得不行。眼下殿下的任务就是带着大家伙正式入驻折冲都尉府，好好休息几天。至于剩下的事情嘛……”

说着，他也不由打了个哈欠，带着倦意懒洋洋地说道：“剩下的一切事情就交给臣来操办就好。明天，我也该回陇西老家省亲一趟了。一嘛替殿下筹集一番修造都督府府衙的银子；二嘛顺便见上几个朋友帮帮忙，好让殿下早日将蜀州等九地州府的军务，牢牢掌握手中！”

“是呀，眼下急需一笔银子修造大都督府。可是本王这次就藩并未带多少家当，父皇与母妃也只给本王……”

“哈哈，殿下放宽心，有我郭业在，还能让殿下为了这些黄白之物而操心吗？殿下，我看还是早点进驻折冲都尉府吧，其他诸事，一切有我！”

“好，那一切有劳郭长史了。只要郭长史助我在蜀中站稳脚跟，本王将来定不会亏待郭长史。”

“殿下，说这些见外了！走，先行休息才是。”

“好，郭长史，你与本王同步并肩一起走，请……”



## 第644章回家了

很快，在几名蜀州府兵的带路下，郭业与李恪率着近千人的队伍窸窸窣窣重新开拔进发，暂时将行营安扎在余奎的折冲都尉府中。

无论是李恪，郭业，还是都督府数百亲兵，因为从天黑进城一直折腾到现在的缘故，早已是人困马乏累得不行，来不及细细安排便纷纷找地儿睡觉安歇去了。

夜色沉沉拉下了黑色铁幕，郭业与李恪等人在蜀州折冲都尉府渡过了就藩的第一个夜晚。

月落星移，初阳东升，东方曙光乍泄之时，郭业便早早洗漱完吵醒了睡得正香的李恪。

他是来跟李恪辞行，要尽早赶路回陇西省亲。

一听郭业要回乡省亲，李恪哪里还敢耽搁他？因为郭业昨夜就放话了，回乡省亲是一回事，关键是要替自己筹集兴造都督府的银子，还有联络几位旧友早日帮助自己在蜀中站稳脚跟。

李恪想想自己也真够憋屈，好歹也是就藩的亲王，没想到来蜀中却落得如此孤立无援的境地。

不过他也很庆幸，真是不出帝都不知天下事，这次虽然就藩极为不顺，但好在有郭业帮衬协助，而且是大力无私地援手。

李恪的心中尽是满满感激之情，无法言表。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李恪对于郭业并未小家子气。为表自己的心意，他从数百亲兵中调拨了一百人给他，并让负责数百亲兵的那名致果校尉随行郭业左右，供郭业驱策使唤着，算是为郭业省亲陇西以壮声势。

郭业也不矫情，直接领了李恪的这道人情。

他临走前又对李恪殷殷嘱咐了一番，提醒他在自己未回来之前尽量深入简出，多多呆在折冲都尉府中，以免又被梁世道那孙子钻了漏子为难一番。

对于他的话，李恪自然是信奉不已，连连保证着。

很快，郭业便领着都督府的一百名亲兵，携着贞娘离开了折冲都尉府，准备趁早离开蜀州城，尽早地回到陇西老家。

蜀州城与益州城相邻，不过蜀州城在岷江下游，益州城在岷江上游。如果乘舟走岷江水路的话，逆风而行速度太过缓慢，因此他没有选择走岷江水路，而是轻车从简走了陆路，走陆路的话只需翻过几座山，走一条较为生僻的山路，便可在今天天黑之前直接抵达益州府下辖的吴中县。

吴中县的隔壁就是陇西县，在吴中县城只需稍做休息一晚，第二日重新走官道就能直达陇西。

兴许还能赶在吃午饭前回到陇西家中。

李恪亲自站在都尉府门口，目送着郭业率着人马匆忙离去。不一会儿的光景，便消逝在了他的视野之中，留下漫天尘嚣而起的灰土。

李恪轻掩着鼻子，心中叹道，此番真是得亏了有郭业啊，不然本王就藩此地真要遭老罪了。他日本王站稳脚跟，一举节制住九地州府的军务，定不会亏了他。

母妃说得对啊，是人才就要笼络，出手更是不能吝啬小气。不然，如果让太子皇兄与魏王兄得了此人，不就是如虎添翼吗？

人才，郭业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坊间谣言不可信呐！

.....

.....

又过了一天一夜，时间不早不晚刚刚好，正如郭业之前所预料的一般，正是踩着午饭的饭点儿进了城。

这个时候的陇西县城是最为繁闹之时，当身穿绯衣宽袍，头戴双翼帽，骑在高头大马上的郭业率着明盔亮甲的百名亲兵一进陇西城，便立马引来了县中百姓的驻足围观与议论。

委实赚足了沿街百姓的眼球，所到之处皆是唏嘘赞叹感慨之声，众人见着郭业如此风光回乡，心中不约而同都萌生出一道声音来，郭家大郎郭小哥，貌似又升官儿长出息了！

郭业策马走在前头，面对着街道两边的围观百姓皆是笑脸相向，若有人壮着胆子打来招呼，他还是如当年在陇西当差一般，喊出对方的名字道上一声好。

被喊出名字之人那叫一个脸上有光，与有荣焉呐。

紧随在郭业身后的那名亲兵致果校尉见着眼前一幕，不由暗暗感叹，没想到郭长史在老家居然有如此高的声望，相比在长安坊间的声望，真乃有过之而无不及啊，今日可算是长了见识。

这名都督府的亲兵致果校尉姓刘名振轩，刘家三代都是军伍出身，他的父亲当年更是卢国公程咬金麾下的一名游击将军。后来其父年岁渐老，便让刘振轩荫了父职，在金吾卫领了个致果校尉的差事。

此次虽是机缘巧合，更有些被人排挤出金吾卫的意思，居然被调拨到了蜀王麾下，负责此次就藩的数百亲兵。

本以为是坐了冷板凳，谁知见识到郭业的能耐之后，刘振轩更庆幸自己的这次被人排挤。

至少跟着郭业这样的人办事，只要尽心尽力，还能少得了升迁的机会？

感叹之余，刘振轩不由暗暗提醒着自己，刘振轩啊刘振轩，跟着郭长史绝对不会亏，一定要抓住机会啊！

街上的动静也惊动了马车内的贞娘，她偷偷摸摸掀起车帘一角看了眼外面，不由一阵震惊，真是好大的场面呢。

放下车帘后不由伸手捂着胸口，脸上有些烫热的呓语道：“怎得越是快到郭府，我的心越发跳得厉害呢？”

不一会儿，围观百姓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关于郭家大郎，陇西郭小哥衣锦还乡归故里的消息飞快传扬了开来，越来越多的陇西百姓都朝着大街这边涌来观望。

哒哒哒~~

郭业保持着风度，继续策马朝着郭府方向赶去，一路之上皆是笑脸相向，时间一长脸颊肌肉都有些僵硬起来，险些没将下巴给笑崩掉。

直到策马进了巷中，到了府邸门口翻身下来马，郭业才收起僵硬的笑容，揉了揉脸抬头看着自己的府邸大门。

大门外的两座石狮，大门上的匾额，依旧都在没有改变；就连两扇大门上的刷漆都未曾有过掉落。

家，还是那个家。

不过大门口此时早已聚拢了府中的下人，应该刚才慢慢赶走在大街之时，城中关于自己回家的消息也传进了府中。

十几名仆役和丫鬟分左右站在大门两侧，里头还有几个熟面孔他还能叫出名字来。

霎时，所有下人异口同声地喊道：“恭迎大官人归乡回府！”

郭业置之一笑，点头挥挥手示意众人无需多礼。

“贤婿，贤婿回来了，真的回来了！！！”

一道突兀的声音从郭业的背后传来，正是郭府隔壁的吴茂才，郭业那位便宜岳父。

刘振轩不知底细，刚想将其拦下却被郭业阻道：“没事，这些都是家里人。”

刘振轩嗯了一声，笔挺站着拱手道：“长史大人，既如此，那末将先率百名亲兵暂时驻守在巷外吧？免得在巷中拥堵，还惊扰了四邻。”

郭业微微颌首，称了一声好示意刘振轩先行撤出巷中。

这才和飞奔迎上来的吴茂才招呼道：“岳父大人，许久不见，你可清瘦了不少啊！身子骨还算硬朗？”

这不是郭业的敷衍之词，的确，半年多未见，吴茂才的确消瘦了不少，脸上的褶子也深了几分。果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不过吴茂才的精神头不错，连连朗笑道：“还好还好，能吃能喝能睡，这日子安逸得很，可惜不长肉哩。”

说罢，他不由自主地摸起了郭业身上的绯袍，啧啧赞道：“这绯袍到底是好料子啊，啧啧，贤婿，短短半年，你居然换成了绯袍。老夫虽远在陇西，但在茶肆中听过你在吐蕃的威风事哩。莫不是皇上瞅着你军功卓著，又给你升官儿了？”

一番话下来，满脸尽是艳羡之色，眉宇间堆满了市俗。

郭业看着吴茂才这般，心中不由好笑道，这才是我的便宜岳父嘛，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如既往的势力啊。

不过自己的升升降降一时间还真无法跟他细说解释，只能点头笑道：“是啊，如今小婿添为蜀州大都督府的长史一职，品秩从四品，算是升官儿了吧。”

“啥？从，从四品？那不是比县令大人，哦不，跟咱们益州的刺史大人平起平坐啦？”

吴茂才如今在陇西身价超然，早已跻身陇西的士绅阶层，无论是眼光还是见识都有了很大的长进。

至少他现在知道县令品秩几品，刺史又该几品，不再是当初在东流乡为争一个里长，而与刘老赖斗得死去活来的土包子了。

不过郭业听他这么问，心里可是一阵苦笑，都督府长史看似品衔与一州刺史没多大区别，但是含金量何止差了一筹？根本没有可比性啊。

但是他也没有和吴茂才细说，只得点头笑道：“差不离儿吧。”

吴茂才一听，顿时乐得眯起浑浊老眼，一张皱巴巴的老脸笑如老菊，口中不滞赞道：“好，好啊，我们老吴家的女婿有出息啊，从四品，从四品呐，和刺史大人平起平坐了呀。”

“大官人，老夫人和两位娘子出来迎接您啦！”

一个下人打断了郭业与吴茂才的谈话，他循声扭头望向大门之中，只见天井方向吴秀秀与康芷茹两人一左一右，搀扶着老娘匆匆朝着大门赶来。

他隐约能看见老娘与两位夫人面带着殷切的神情，特别是老娘，依稀口中叫着“吾儿回来了”“快点，快扶老身见见吾家大郎”。

看着老娘的身子渐渐伛偻，步履有些蹒跚，显出了老态之象，当真是岁月不饶人啊！

霎时，郭业的鼻头泛起酸楚，脑中又浮现出当年老爹与老娘过的清苦日子，还有老爹临终前的殷殷交代。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

自己如今风风光光回陇西，可惜老爹已经看不到了。

“大郎，大郎……”

老娘带着哭腔的声声召唤渐渐清晰了起来，几息之间，吴秀秀与康芷茹搀扶着老娘近到了跟前。

郭业望着老娘眼眶落泪，满脸尽是期冀舐犊之情，胸口仿佛被一柄大锤狠狠撞击了一下，击中了心中最柔软的地方。

此时，老太太已经来到郭业跟前，颤着枯槁双手抚摸着郭业的脸颊，早已泣不成声，哽咽着嗓子啜泣道：“吾儿，吾儿归家了，大郎瘦了，也黑了。我的儿啊，你可算归家了……”

嘭！

郭业突然双膝一软，腰杆子直挺挺地跪在地上……

咚，咚，咚！

二话不说，冲着老娘狠狠磕了三个响头，嘶声喊道：“娘，不孝儿郭业，回来了！！！”

## 第645章厅堂之中话家常

正所谓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下跪地中间跪父母。

郭业堂堂七尺男儿冲着老娘一跪三磕头，在场诸人无不动容，就连他的两房媳妇吴秀秀与康芷茹都呆若木鸡般望着自己的相公。

显然她们一时诧异夫妻分离大半年后，会以这种方式见面。

老太太见着儿子跪地三磕头本就心疼不已，再听着郭业一声哀嚎叫唤娘，更是让她心酸无比，不由想到了郭业那位福薄命薄的老爹郭老憨。

一时间，老太太肝肠寸断又是哭得稀里哗啦，痛哭流涕地语噎不清。

这下倒好，本该是衣锦还乡的喜庆之事，但郭府大门处却沉寂在了一片哭声之中。

吴秀秀她们没了主意，不代表吴茂才这个老奸巨猾也乱了分寸。

当即，他赶紧插话道：“亲家母，今天是郭业衣锦还乡风风光光的大好日子啊，你咋能哭呢？该高兴，咱们该高兴才是啊？”

说罢，吴茂才又不断冲吴秀秀使着眼色，吴秀秀这下会意了过来，与康芷茹一道儿重新搀扶起老太太，悄声安慰着。

郭业经吴茂才这么一打岔，也是暗道，对啊，今天是喜事，兴许我真是许久没见到老娘，太过想家了。

随即，他也上前扶住老太太，安抚了一番。

不一会儿，老泪纵横的老娘总算止住了哽咽悲鸣，在两儿媳的搀扶下，随着郭业、吴茂才一道进了府，前往厅堂。

一行人到了厅堂，待得下人纷纷上来茶汤和糕点，老娘这才从刚才的悲伤中缓过神儿来，脸带慈祥地问道：“大郎，这次在家能住多久啊？”

郭业抿了口茶汤，回道：“娘，这次孩儿准备长住了。此番我回蜀中，乃是奉了皇上的旨意陪同蜀王殿下……”

缓缓，他便将蜀王李恪奉旨到蜀中就藩开府，自己奉旨出任蜀州大都督府长史一职之事道了出来。

老太太听闻，脸色渐渐转好，多了几分笑意。连带着吴秀秀和康芷茹都貌似松了一口气一般。

只听老太太点头说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再也不能去吐蕃那些个凶险之地了，前些日子城里那些茶肆的说书人可都在说你在吐蕃如何如何扬我大唐国威，甚至险些送了命！以后咱再也不能以身犯险了，娘虽然是乡野老妇不识字，但也听别人说过，兵者，凶器也！大动兵戈之事，我儿不能再沾手了。”

郭业嘴上不说，心中却是暗暗摇头，看来娘也听说了那些评书段子，想必那段日子肯定担心着我，以至于寝食难安啊。

见着郭业不支声儿，老娘下意识地认为自己听进去了自己的话，也就不再纠缠着此事。

只见她扭头突然问起身边的吴秀秀，道：“秀儿，小蛮前些日子不是给你来了封书信吗？她信中可是埋怨着她的哥哥了？”

吴秀秀嗯了一声，轻声回道：“嗯，小蛮前些日子在西川图瓦城那边顺产诞下一个男婴，而后便给儿媳来了封家书。她让我跟娘说一声，母子平安，让娘不要挂念担心。而且小蛮在信里埋怨相公这个当兄长的，不仅外甥出生

也不知道，还将二牛突然带往长安。也怪不得小蛮埋怨呢，本来西川那边我们就没啥亲戚，小蛮临盆在即，相公居然还将二牛带去长安，让他们夫妻分离两地，让孩子一出生就见不到生父。哼，换我，我也得生上一番怨气呢。”

说罢，吴秀秀不忘狠狠白了郭业一眼，眼神中没有妩媚，尽是赤裸裸的鄙视。好像在说，你这人是怎么当兄长的，竟然如此的粗枝大叶。

倒是郭业，听完吴秀秀说完之后，差点没大叫出声儿来，懊恼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自责道：“天呐，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记了，算算日子小蛮也到时候了啊。晕，忙糊涂了，我真是忙糊涂了，看来我得好好补偿下我妹子才是啊，不对，我这个当舅舅的也得好好补偿一下我那小外甥。”

郭业这次的确没有撒谎，当初从格尔木城撤回西川之后，他连在西川小住的时间都没有，便马不停蹄地赶回了长安。返回长安后又是因为要应付那些棘手之事，忙着焦头烂额，的确将小蛮诞子一事给忘记了。

见着郭业一阵懊恼，老太太也是忍不住数落了起来，说道：“你说你糊涂不糊涂，居然在那么紧要的时候将二牛带去长安。怪不得小蛮要对你心生怨气了，哪个女人生孩子之时不希望夫君在自己身边？你啊，回头要好好弥补下你的小妹才是。”

郭业不滞点头，称道：“应该的，应该的。不过娘，我带二牛去长安也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吗？二牛并非叫二牛，而且也非陇西人氏，孩儿此番带他前往长安，是要帮他认祖归宗，好让我那小外甥将来能够进得宗祠，入得族谱。二牛原名程怀忠，十年前……”

又是一阵徐徐道来，郭业事无巨细地将程二牛的真实身份与来历背景说了出来，又将卢国公程咬金与程二牛父子俩的恩怨情仇逐一讲了出来。

这些东西，郭业没有隐瞒在场的几人，毕竟将来二牛无论从哪方面讲，认祖归宗都是势在必行，对他百里无一害。而且小蛮始终也要过丑媳妇见公婆那一关，提前让老娘和秀秀她们知道，也好让她们心里有个底。

听得郭业说出这桩隐秘来，在场诸人无不膛目结舌，纷纷口中抽着冷风唏嘘不已。

老太太不由叹气道：“没想到二牛这孩子心里如此之苦，整整十年啊，含着一颗苦胆在嘴中足足十年啊，真是难为了这孩子。”

但是吴秀秀和康芷茹都是有见识的女人，一听二牛乃是赫赫有名的朝廷宿将卢国公程咬金家的二公子，心里震撼不已。

再一想到小蛮乃是卢国公家的二房儿媳，看来自己这小姑子的好日子不远了。

而旁边的吴茂才则是满脸的羡慕之色，感慨道：“二牛居然会是卢国公家的二公子，这么说来咱们小蛮以后就是卢国公府的儿媳了？卢国公啊，我更是孤陋寡闻，但可没少听过他老人家的英雄了得啊。亲家母，亲家母……”

吴茂才突然兴奋地冲老太太喊道：“我得恭喜你们郭家了，小蛮嫁给二牛，郭府与卢国公府可就是姻亲了，啧啧，真是造化弄人啊。攀上高枝了，小蛮绝对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

老太太毕竟眼界不宽，听着吴茂才这般说，疑惑问道：“这么说来，二牛家在长安城也是大有来头的人家啰？”

“何止是大有来头啊？”吴茂才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摇头晃脑道，“卢国公府，那可是长安城，哦不，在咱们大唐都是一等一的豪门大族啊！羡慕，亲

家母真是命好有福气哟，羡慕死俺老吴了。”

郭业听罢，又见着吴茂才这幅市侩到了顶点的模样，心里一阵暗乐，便宜岳父啊，你要是知道你家秀秀乃是霍国公柴绍与平阳长公主李秀宁的女儿，你又会如何呢？八成是要兴奋地夜不能寐了。

而且按照辈分和血缘，秀秀还得称呼当今圣上一声舅舅呢。

不过郭业还是忍住了没有说，毕竟这件事情里头有些复杂，他不知道如果秀秀知道前因后果后，是否同意认祖归宗；他也不知道柴绍那个狠心的王八爹到底是否想着要认回女儿。这些矛盾冲突，他还没理清头绪，因此还没到最后揭开锅盖的时候。

趁着众人都在高兴头上，郭业突然想起还有一件锦上添花之事没有干，那便是李恪的母亲杨妃送给他的那份天大人情。

随即，他开口说道：“娘，孩儿此番回来还给您带了一份厚礼回来。这可是一份光耀我郭家门楣的厚礼呢。总算可以尝了我爹生前念念不忘地未了之心愿，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一听郭业说得如此动容，特别是提到自己福薄命薄的丈夫，老太太也坐不住了，连连问道：“我儿给娘从长安带来何物了？”

郭业道：“娘你且稍等，我让贞娘呈进厅堂来。”

此时的贞娘就在厅堂之外候着，郭业转身准备开口吩咐来着，突然——

厅堂之外传来一阵声若洪钟的畅笑，一道中气十足的噪音陡然传入厅中：“哈哈，贤婿啊贤婿，老夫一出家门走到大街上，就听见处处都在议论你衣锦还乡归故里。你小子可算是回来了，老夫当初一接到我家兔崽子的家书，提到你准备要纵兵杀入吐蕃国之时，还担心你小子和兔崽子一个不留神，将小命统统丢在了吐蕃国呢。哇哈哈……”

来人须发皆白却是龙骧虎步，步伐沉稳有力，正是郭业的另外一个岳父——前益州折冲都尉康岳山！

郭业看着康岳山一边放声大笑，一边大步走进厅堂，心道，来得真够快的！

一直久不搭话的康芷茹兴许是看到了郭业的神情，猜出了郭业的心思，不由有些气弱地冲郭业嘀咕了一声：“我，我见着你回来，就早早派人去通知了我爹……”

康岳山走进堂中大马金刀地自顾坐到了一张椅子上，同时也发现了吴茂才的身影，不由又是大笑招呼道：“哈哈，原来茂才你也在啊？”

吴茂才皱皱眉头，有些不悦道：“咋的？俺家贤婿回来，俺就不能来瞧瞧？”

两位岳父齐聚一堂，貌似还不怎么对付，郭业撇撇嘴，心里着实有些说不出的别扭。

## 第646章尊称一声老太君

郭业与康岳山打了招呼之后，不忘瞟了眼正一脸不悦的吴茂才，心中嘀咕道，这两人苗头不对啊！

莫非两位岳丈大人是因为自家闺女的缘故，才彼此心生隔阂不对付？

其实他心里清楚得很，别看现在吴秀秀与康芷茹表面看上去相处得很是融洽，实际上两人暗中一直较着劲，谁也不服谁！

奶奶的，两位岳丈加起来都一百多岁的人了，咋还跟小丫头片子一般置气呢？

郭业带着狐疑望了眼老太太，果真，老太太貌似明白郭业的眼神之意，苦笑地点了点头。

得吧，一切尽在不言中了。郭业懂了，头也大了。

一时间，场面的气氛有些尴尬了起来。

为缓解这让人不舒服的气氛，他只得重新捡起刚才未说完的话，冲厅堂外喊道：“贞娘，将东西呈上来给老夫人看看。”

“喏！”

一声应罢，贞娘摇曳着裙摆双手端着托盘缓缓步入了厅堂中，来到老太太的跟前。

托盘之上赫然摺叠着一件绸制的褐红冠服，冠服的袖口，衣襟之处镶着珠片儿，一看便不是凡品，至少不是普通人家所能拥有的。

倒是康岳山识货，初见之下便脱口喊道：“这，这是诰命冠服？”

此话一出，在场几人，就连见识不多的老太太都不由动了容，她好像猜到了郭业所说的厚礼是什么了。

霎时间，眼神中透着狂热地望向郭业，问道：“大郎，你所说的厚礼，莫不成就是，就是……”

激动之下，老太太也格外的不淡定。

郭业重重地点了一下头，从怀中掏出之前杨妃让蜀王李恪转交给自己的诰命文书，笑道：“娘，这是圣上颁给您的诰命，从今天开始，您老人家就是朝廷册封的四品诰命夫人了，以后可不能再自称乡野老妇了哦。”

四品诰命夫人？

吴秀秀和康芷茹下意识彼此对望一眼，康岳山频频摇头捋须惊赞，而吴茂才则是两眼乍现狂热的神采。

康岳山率先缓过神儿来，拱手贺道：“恭喜老太君了，能获圣上颁赏诰命，何等大幸啊，这简直就是光耀门第之事啊！”

吴秀秀也是替老太太高兴着，眉宇欣悦地赞道：“是啊，难怪夫君刚才说足以告慰公爹的泉下有知，这真是郭府满门的荣耀呢！”

康岳山瞥了眼自己那个后知后觉的女儿，康芷茹这才会意，连连欢笑道：“嗯，儿媳也跟着沾光呢。”

“我的天，诰命夫人啊！”

吴茂才突然一个箭步来到贞娘跟前，将她手中的托盘接了过去，然后伸手抚摸着诰命冠服的面料，啧啧赞道：“好料，好体面。你真是好福气啊，亲家母，哦不，现在应该称您一声老太君了。”

老太太如今有了诰命身份，正如郭业所说一样，再也不是一介草民了，



不能再以山野老妇自称了。

康岳山和吴茂才尊她一声老太君，她完全当得！

老太太现在已经从激动的心情中走出，眉开眼笑乐得合不拢嘴，连连叫好。

高兴之余不忘跟吴秀秀交代道：“秀儿，回头替娘赏府里的仆役和丫鬟们一人一两银子。高兴，娘今天高兴的紧。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独……”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康芷茹见机得快，替老太太补了一嘴。

老太太点头嗯道：“是，是，就是这个意思。”

康岳山还是捋着须笑着，不忘冲女儿暗暗竖了个大拇指，这才对嘛。

老太太交代，吴秀秀自然乖巧地应承了下来，不过心里却是不断嗔怒着自己那个爹，这个时候居然还死端着托盘在那儿傻乐，不断摸着诰命冠服频频发出艳羡之声。

一时间，因为这个突然之喜，场面的气氛欢悦了不少。

贞娘就站在郭业身边，她机敏地发现郭业的鼻尖儿上还想有些灰渍，应该是赶路的时候沾染上的。

倏地，她下意识伸手在郭业的鼻尖儿上轻轻一抹，柔声道：“大官人真是粗心呢，鼻尖有污秽都不晓得。”

郭业哈哈置之一笑。

不过贞娘这个微妙的动作还是落在了吴秀秀与康芷茹的眼中，本来还心有隔阂间隙的两人居然心有灵犀地又对望了一眼。

你瞧了我一眼，我看了一眼你。

两人，都在彼此的眼中看到了一股心思，一股同仇敌忾的心思。

喇~

又是一个不约而同，两人齐齐将目光落在了贞娘身上，目光中充满了戒备与敌意。

贞娘显然也感受到了两人不善的眼神，顿时显得有些局促不安起来。

还是老太太精明，大概其猜出了两个儿媳都不是省油的灯，立马冲贞娘招呼道：“贞娘，去，拿着诰命冠服随老身进房，陪老身试试这诰命冠服。”

贞娘闻言如蒙大赦，叫了一声好，便从吴茂才手中抢过托盘，陪着老太太一起进了后堂中。

见着老娘仗义伸手解围，郭业甚是感激，娘就是娘啊，啥事儿都看在眼里，明镜儿着呢。

呼~

他耸耸肩膀，粗粗松了一口气。

这口气不松还好，一松之下发出动静，立马招来了狼。他清楚感觉到两道不善的眼神投射到了自己的身上。

正是吴秀秀与康芷茹同仇敌忾地望着自己，看这架势好像要严刑拷打外加一哭二闹三上吊来审问自己一般。

要糟！

郭业后脖子一阵生风发冷，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然后扭头一把拉起康岳山，说道：“岳父，我有些事情需要请教你，急需你的帮忙，咱们挪一步，书房说话！”

声音落罢，也不管康岳山乐不乐意，直接使足了气力将他拉扯出了厅堂，直奔书房而去。

直接将傻傻发呆的吴茂才，还有两个气得脸色不悦的漂亮媳妇晾在了当场。

.....

.....

书房中，郭业与康岳山已经进来许久，至少丫鬟已经进来更换了三次茶汤。

期间，郭业将自己陪蜀王李恪就藩蜀州遇到的困阻，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说罢之后，他不再言语，而是坐在位置上看着沉思默想的康岳山。

约莫过了好一会儿，康岳山这才捋了捋须，皱紧了眉头疑问道：“蜀州刺史梁世道此人，老夫并未打过交代，对他不是知之甚详。不过他一个区区一州刺史，莫非是吃了豹子胆不成？明知蜀王就藩开府乃是奉旨而行，势在必行，他居然还敢从中阻挠，故作刁难。”

郭业晒笑道：“呵呵，还能有什么？无非是朝中有人好做官，八成他也是奉命行事而已。不然，他一个地方刺史去为难一个年幼的藩王，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了吗？”

康岳山继续捋须，点头道：“也只有这么一个解释了。不过长安朝堂之上风云变幻，老夫久不在官场也是耳目闭塞啊。凭我这张老脸，在梁世道那儿还真值不了几个钱。唉，贤婿，这次事情可能真是爱莫能助了。”

郭业一听，就知道康岳山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解释道：“岳父，你会错我的意思了。我不是找你帮忙说和梁世道，说穿了这事儿也无法说和。蜀王殿下只有用铁腕手段，将梁世道这个蜀州地头蛇震慑住，今后方能在蜀中站住脚跟。而且这次事情也只有对抗到底，不然无法立威，今后蜀州大都督府也别想在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府间，做到政令畅行。”

康岳山哦了一声，问道：“那贤婿需要老夫给你哪一方面的援助？你尽管言来，你我翁婿一场，我不帮你我帮谁？”

郭业心中莫名地感激了一番，问道：“岳父，益州折冲都尉府的邱衡邱都尉乃你一手提拔，如今你说话，他还能听吧？”

说起这个，康岳山免不得有些骄傲地眉毛一扬，朗声道：“邱衡乃我一手提拔而起，老夫说话他自然百分百会听。贤婿的意思我明白了，回头我修书一封，让邱衡唯蜀州大都督府马首是瞻。”

郭业竖起拇指赞道：“岳父大人英明，不过仅仅得到一个益州折冲都尉邱衡的拥戴还远远不够。毕竟蜀州大都督府节制着九地州府的军务，单单一个益州都尉府，有点独木难撑之势。”

说到这儿，郭业稍稍停顿了下，又道：“岳父，你盘踞益州这么多年，我记得你跟蜀中好多折冲都尉府的都尉都有交情。想当初，成都府的折冲都尉大人都肯把珍贵若斯的八牛弩借来给你用。想必岳父在蜀中有着一副好人缘。嘿嘿.....”

“好了好了，你小子也别给戴高帽。”康岳山挥挥手，问道，“你小子是不是想让老夫给你当说客，游说蜀州大都督府节制下的其他八府的折冲都尉？”

郭业腆着厚脸皮又是一番点头，赞道：“岳父真是目光如炬，半点小心思

都瞒不了您。你看这事儿，有把握不？”

康岳山捋须的手突然间停了下来，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轻吟一声：“这个嘛，容我想一想先。”

说罢，自顾一人在书房中转着圈圈慢慢悠悠地踱步了起来，掰扯着手指时而摇摇头，又时而点点头。

康岳山一声也不吭地踱步转悠着，这又是点头又是摇头，看得郭业心里好是一阵煎熬与折磨。

擦，这到底有把握，还是没把握啊？

## 第647章天黑了

“唔……益州的折冲都尉府邱衡乃是我一手提拔，对老夫的话言听计从，他那儿无需游说。其他八个州府的折冲都尉中，松州的折冲都尉徐烈，滕州的折冲都尉张定疆与老夫都是生死莫逆至交，老夫自然可以替你游说，也无甚大问题。不过其他六府折冲都尉，老夫就没啥交情可言了，顶多也就一个点头之交罢了。”

康岳山眉头皱起，继续沉声说道：“至于那位蜀州折冲都尉府的余都尉，老夫更是连面都未曾见过，更谈不上交情了。贤婿啊，老夫也只能帮衬这么多了。”

郭业听罢心中也是咯噔一下，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居然只能游说其三，看来自己预估得有些太过乐观了。

康岳山见着郭业面有忧色，明白郭业在琢磨什么，不由宽慰道：“贤婿啊，各地的折冲都尉多数人当年都是跟随陛下南征北战的忠义之士，像梁世道与余奎这样用心险恶不服都督府号令之人毕竟是少数。蜀王就藩蜀州开府，虽说是来节制九地军务的，但好歹他也是大唐皇室，你会不会想太多顾虑太多了？”

郭业苦笑道：“岳父，不是我顾虑太多，而是事实就摆在眼前。如果这些人真甘心情愿听从都督府节制，奉蜀王殿下号令，那为何没有主动前往蜀州城拜谒迎接蜀王入城就藩呢？这也不合规矩啊！”

说到这儿，郭业指指自己的胸口，又指指康岳山的心口，低声问道：“岳父，假若你在益州虎踞龙盘十来载，一直都是说一不二的。突然上头空降这么一位藩王下来，节制着你的军务，碍手碍脚甚是掣肘，你能开心，你能痛快得了吗？”

康岳山设身处地的想了想，不由点头叹道：“是啊，像我们这些军伍之人，都野性傲慢惯了，突然冒出一个节制军务的都督府，无异于在脖子上被人套个皮圈，脑袋上被人箍了一道紧箍咒。心里自然不痛快……”

“就是这么个理儿！”

郭业左手握手成拳，狠狠击在右手的手心上，沉声说道：“看来要想让他们乖乖听命大都督府的节制，还需要下一番苦功夫啊。”

“噢，莫非贤婿心中已经有了应对之法了？”

康岳山对于自己这位女婿的能力，绝对不存在质疑，相反，对于郭业他还期待甚高。

郭业嗯了一声，点头道：“大致心中有了办法，正好岳父大人在这儿，我说与你听听，你也帮我参谋参谋。”

随后，郭业将之前在蜀州回陇西路上想到的一个备用之法，一一道了出来。

康岳山听到最后，大概听出了郭业的真正用意，惊道：“贤婿，你这是要拿梁世道和余奎开刀，起到敲山震虎之目的？”

郭业瞬间脸色沉了下来，冷笑道：“既然蜀州大都督府设在蜀州郡城中，那么蜀州刺史梁世道这颗扎人的钉子就必须拔掉。无论是敲山震虎也好，还是杀鸡儆猴也罢，目的都是一样，便是让蜀州大都督府彻底立威，让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甘心情愿受其节制，让蜀王殿下早早在蜀中剑南道站稳脚跟。”

说到这里，他又不免反问了一句康岳山，道：“岳父，你我都是行过军伍上过战场之人，而九地州府的诸位折冲都尉也是从行伍中退下来的，大家彼此心里应该都清楚，带兵之人就奉信一个实力为尊，就服铁腕手段吧？正所谓一力降十会，我就是这么个意思。”

康岳山对于郭业的这番见解深以为然，连连点头赞道：“也是，如果蜀州大都督府连点威信都没有，都跟软柿子似的任人拿捏，谁愿意搭理他？”

说着说着，康岳山突然瞪大了眼珠子，惊呼道：“咦，不对啊！贤婿，你的为人与处世之道老夫知之甚详，你一直都不愿意搀和皇室诸王间的纷争。不然当初太子殿下召你进长安，你也不会多番推诿避讳了。怎么？短短半年有余，你又一改初衷了？莫非你觉得蜀王殿下强于太子，将来才是真正能够继承我大唐基业的理想人选？”

“哈哈，蜀王李恪强于李承乾那个绣花枕头，那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今陛下正当壮年，正是年富力强的岁月，现在考虑劳什子理想人选太过飘渺，也太过扯淡！”

郭业并未正面回答康岳山的问题，继续说道：“这次我之所以帮衬蜀王殿下，说到底也是为我自己的前程。帮人便是帮己，何乐而不为？咦，天都快黑了……”

康岳山也是抬头望窗外，果真夜幕沉沉压下，不知不觉间，翁婿两人在书房中呆了整整一个下午。

随即，康岳山提出辞呈道：“贤婿，事情谈得也差不多了，老夫这就先回府了。至于益州、松州、滕州三府的折冲都尉大人，就交由老夫来游说吧，你专心操办刚才所说之事。”

郭业笑道：“多谢岳父大人了。不过既然已经天黑，您老人家不如留下来一道吃完晚饭再回去吧？我让下人去烫上一壶好酒，咱们翁婿二人好好喝上两杯？”

“不了不了。”康岳山摇头道，“你头天回家，自当多陪陪亲家母，多陪陪秀秀才是，老夫就不在这儿叨扰了。至于喝酒嘛，你又不是急着返回长安，来日方长得很嘛！”

郭业拗不过康岳山，只得点点头起身将他送出了书房。目送着老康同志虎步生风地匆忙离去之后，郭业才感到肚子在打鸣，便也出了书房朝着饭厅方向走去。

一到饭厅，下人们正陆续捧着碗碟上桌，而桌子当间还温着一壶老酒滋滋冒着热气儿。

吴秀秀与康芷茹两位小娇妻正指挥着下人一一上菜。

很快，贞娘也搀扶着一身诰命冠服的老娘从后堂慢慢走出，乍眼看去，老太太今天穿得还真够喜庆的。

郭业暗暗嘀咕，如果再给我娘整根龙头拐棍，还真有几分杨门女将佘太君的范儿呢。

下人们见着老太太出来，兴许是领到了吴秀秀发下的赏钱，纷纷面带笑意地山呼着老太君金安，老太君用饭了等话。

当老太太一入座，郭业也跟着落座，吴秀秀、康芷茹两人也是相继落座。

乖巧的贞娘自觉站到郭业的身边，先是替老太太盛了碗汤，而后才替郭

业小心翼翼地斟起了小酒。

此番细致入微的动作再次落进了吴秀秀与康芷茹眼中，两人又是同仇敌忾的对望了一眼后，一言不发低头吃起了饭菜。

因为老太太心情不错的缘故，今天这顿晚饭吃得甚是欢愉。

吃完晚饭之后，贞娘腻人地看了眼郭业后，便再次搀起老太太返回了后堂。

吴秀秀与康芷茹也是各有所思地返回了自个儿的房间。

郭业借着天色那轮黄暖月色，独自一人来到院中闲转了一番，直到困意渐渐袭来，方才离开小院准备回去睡觉。

刚走出院子来到家眷歇息的后院，来到一处回廊的岔路口上，早有两名丫鬟在那儿盈盈站立候着呢。

郭业认得出这两名丫鬟，一个是吴秀秀的贴身丫鬟春香，另外一个康芷茹从康家带进郭府的丫鬟冬月。

“奴婢春香见过姑爷！”

“奴婢冬月奉我家小姐之命，在这儿候着大官人呢。”

春香与冬月争先恐后冲郭业行礼道。

咦？

郭业发现这两丫鬟有些不对劲，貌似在暗暗争着什么。

莫非是……

我的天，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记了？

正当郭业刚刚回过味儿来之时，春香又叫道：“姑爷，秀秀娘子已经铺好了新被子新褥子，夜色已深，就等着姑爷过房歇息安寝呢。”

冬月也不甘示弱，急急喊道：“大官人，我家小姐已经让下人烧好了热水，在房中备好了洗澡的大桶。小姐让奴婢领大官人过去先洗洗澡解解乏呢。”

妈蛋，小别胜新婚，敢情儿吴秀秀和康芷茹两人都在争，争今日夫妻重聚首的第一夜啊？

他知道今晚是分别之后的第一夜，对小夫妻而言自然是意义非凡。对吴秀秀和康芷茹而言，更是如此。女人嘛，心思永远都是最细腻的，往往从一根针儿大小的事情，却能引申联想到宇宙真理这些虚无缥缈的事儿上去。

但是，无论他今晚去了谁的房间，都注定是顺了哥情失嫂意啊。

这下郭业头大如麻了，心中暗暗焦灼着，今晚可肿么办？到底先去谁的房间睡？秀秀那儿？还是芷茹那儿？

## 第648章大唐好老娘

“大官人，老太君请您过去一趟！”

郭业身后，突然传来贞娘那又柔又糯的声音，听在左右为难的郭业耳中宛若天籁，真是来得太他妈及时了。

唰唰~~

春香和冬月两丫鬟的目光霎时凝聚在了后来居上的贞娘身上，看得贞娘好是一阵别扭。

当贞娘提裙碎步走到郭业跟前，再次说道：“大官人，兴许是老太君刚得皇上册封诰命，委实太过高兴了，她老人家一直久久无法安睡。这才特意遣来奴家找大官人，让你过去陪她说说话。”

贞娘这番话说得刻意大声一点，好让春香和冬月都能听见。

而后背对着这两名郭府内宅当红的丫鬟，居然很是俏皮地冲郭业眨巴了下眼睛。

郭业立马会意，敢情儿是老娘派贞娘过来替自己解围，真是及时雨，真是好老娘啊。

郭业心中不滞赞美着，娘啊，您老人家绝对是中国好，不，绝对是大唐好老娘！

一经解围郭业顿时美了起来，眯着眼睛打量了春香和冬月各一眼后，一副正气凛然地模样说道：“正所谓百善孝为先，老母相召岂能不去？你们二人回去告诉秀秀夫人和芷茹二夫人，就说本官今晚要好好陪娘说会儿话，就不回房歇息了。你二人且去吧！”

郭业一句话便立马用孝义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奶奶的，看自己那两个暗里争风吃醋的娘子还逼不逼他了，堂堂七尺男儿夹在两个小娘皮中间，可真够憋屈的。

果然，春香和冬月彼此对望了一眼，眼神中透着失落和郁闷。

随后冲相继冲郭业盈盈欠身道了别，各自朝着吴秀秀和康芷茹的卧房返回而去。

两个臭丫鬟一走，郭业满脸乐滋滋地晒笑道：“可算是松了口气了，嘿嘿，贞娘，你来的真够及时。”

说着，伸手便是一抓，将贞娘柔若无骨的小手紧紧握住，大肆揩油地捏着。

贞娘心里猛地一惊，急急将柔荑从郭业的宽厚爪子中抽离出来，嗔道：“大官人莫要如此，万一让秀秀夫人和芷茹夫人看到，奴家就百嘴莫辩了。”

贞娘哪里会看不出来，今天自打回到郭府之后，吴秀秀和康芷茹两位夫人就一直对她抱有戒备和敌意。

而她能清晰地感受到，一切戒备和敌意的源头，就是因为自己和郭业这看似不清不白，实则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的暧昧关系。

郭业见着贞娘如此，心里猜出她的担心，也就不再调戏于她，说道：“那好吧，我先去趟娘那里，贞娘你也累一天了，早些休息才是。”

贞娘唔了一声低下了头来，轻声说了一句：“大官人莫要心急，奴家迟早都是大官人的……噢？”

话未说完，她赫然发现郭业人已经走远了，貌似匆匆离去连她说的话都未曾听见。

“气死个人哩！”

她杵在原地跺了下小足，满是怨念的娇嗔一声后，忿忿离去回房休息。

.....

.....

郭业敲门进了老太太的房间，老娘正一人在卧房里间铺着被子好像要准备睡觉。

郭业退出了里间，退到隔了一道帘子的外间，轻声说道：“娘，你不是要找我说话吗？”

老太太在里头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娘可没你那么好的精神儿头，年纪大了容易打瞌睡。喏.....”

唰~！

帘子被扯开，老娘直接将一团被子扔了出来，郭业堪堪接住。

只听老娘在里头说道：“娘人老眼花但心还算亮堂，你那两个儿媳岂是省油的灯？今晚若不帮你解上这道围，你还能睡得安生？特别是芷茹那丫头，你若今天刚回来第一晚就跑秀秀那儿睡，那丫头心里吃味撒起泼来，非要将咱们郭府后院弄得鸡飞狗跳才会罢休。唉，你啊你，驭妻无道却偏生爱招惹桃花。”

“嘿嘿。”郭业抱着被子难得撒娇一次，傻笑道，“娘就是娘啊，人老精鬼老猾，心里亮如明镜呢。我正愁着呢，您老人家居然就及时雨般派着贞娘来传话了。”

老太太好像铺好了被子手上没了动静，突然又从里头扔出一道席子，啐道：“今晚你就在这儿打地铺，两房媳妇那儿你这混球就别去招惹了。”

“呃.....打地铺？”

郭业再次接过席子，傻傻地问道：“娘，你不会让我今晚就在外间地上铺上草席睡一宿吧？”

“那你还想咋的？噗.....”

里间的烛台突然被吹灭，咯吱咯吱的床板声响起，显然老太太已经上床安歇了，轻声道：“赶紧在这儿凑合一夜吧，娘知道你明儿还有正事儿要办。男人大丈夫自然以大事为先，不能瞎耗精力在后院女人身上。再说了，你如今乃是吃皇粮的朝廷命官，深受皇恩辅弼蜀王殿下入蜀中.....”

老太太一阵絮叨，郭业听得耳根子发痒，连连告饶道：“好好好，我听娘的，今晚就在这儿打地铺。”

不一会功夫，郭业将草席铺好，又将被子展开一半拿来盖一半拿来垫着身子，和衣躺了下来。

母子俩一人住里间高床软枕，一人在外头地上苦逼地打着地铺，一时无话。

这时，老太太突然唤道：“大郎啊，你说秀秀和芷茹是咋回事呢？你们这都成亲多久了，怎么她们的肚子一点动静儿都没有呢？咱们乡下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哦对，不下蛋的母鸡不是好母鸡啊！”

“扑哧~”

郭业闻言忍不住一笑，乐道：“娘啊，哪有你这么比喻的。这生孩子之事



不急啊，我们不是还年轻吗？莫强求，看缘分吧。缘分来了，自然……”

“你个混球还有脸笑！”

老太太话里颇有责怪地啐道：“你们哪里还年轻？你如今都二十出头了，秀秀和芷茹也不小了。再不要个孩子替老郭家承继香火，你对得起你那死去的爹吗？兴许再过几年，娘身子骨一垮去下面陪你爹的话，连孙子都抱不成了……”

说着说着，老太太居然有些哽咽了起来。

郭业听着老娘话带哭腔，立马慌了神急急喊道：“娘啊，说得好好的咋又哭上了？我答应你，今年努力造人，明年争取让你抱上孙子，成不？”

其实对于吴秀秀和康芷茹没有怀孕之事，郭业也觉得蹊跷，跟她们俩行周公之礼都不是一次两次了，怎么就是不中标呢？因为古代避孕条件落后的缘故，他也从来没有采取过避孕措施，全是顺其自然。

就在他很是费解地寻思琢磨之时，老太太又是一声轻轻喝骂，道：“少跟娘打哈哈，我琢磨着是不是秀秀和芷茹这两个丫头不能生养啊？娘看她俩的身子，的确不是好生养的胚子。大郎啊，娘看贞娘倒是生得一副好生养的身子，你看她那屁股，多半是男娃子的胚子。要不然……”

郭业心里猛地咯噔一下，胸口一阵狂跳，脱口打断道：“娘，你是说……”

“对，娘的意思是想让你将贞娘收入房中纳为妾侍，你如今要身份有身份，咱们郭家也不短吃喝，纳个妾侍也说得过去，你说呢？”

“呃……”郭业故作矜持了一下，犹豫道，“可是秀秀和芷茹那里……”

老太太一听郭业这话，立马又生气啐道：“我就说你这混球娶妻无道，连纳个妾承继香火都忌憚犹豫。这事儿你不用管了，娘自有主张，秀秀和芷茹那儿，自有娘作主。”

妥了！

郭业暗暗乐道，老娘出马，这次顺利成章将贞娘收入房中应该没多大问题了把？

不过他并未表露欣喜，仍是一副老实口吻说道：“长者赐，不敢辞。娘既然有了主意，那我就听娘的。”

“唔，睡吧，这事儿慢慢来，一切有娘替你作主。睡吧！”

“嗯，睡了，娘晚安。”

……

……

早已困乏的郭业闭上双眼，还来不及兴奋即将到手收入房中的贞娘，便沉沉睡了过去。

一夜过罢，老太太年纪大醒得早，起床后顺带着将打地铺的郭业也给惊醒。

醒来之后，郭业跟老太太请了安，洗漱一番连早饭都没有吃便急急出了府邸。

因为蜀王李恪还在蜀州那边没着没落，所以他不能在陇西久呆，有些事必须尽早办妥。

一出府到了福顺巷巷口，致果校尉刘振轩早已领着百名亲兵驻扎在外头。

郭业从袖子里掏出一锭银子抛到刘振轩的手中，喊道：“振轩，拿着。带着兄弟们跟我寻个地方用早饭，用完早饭咱们就奔岷江岸边办事儿去。”

刘振轩收好银子后，立马呼喝起麾下儿郎列好对阵，准备随郭长史出行。

随后他又跑到郭业身边，问道：“郭长史，一会儿去岷江岸边干嘛？莫非这就启程走水路回蜀州去？”

郭业摇摇头，轻笑道：“事儿都没办完，回蜀州也是徒劳无益。一会儿，你带着儿郎们跟我一道，去趟漕帮总舵，见见老朋友。”

“漕帮？”

刘振轩一脸莫名地样子，心中暗道，听名字就是江湖帮派，敢情儿郭长史真是交游广阔啊，连江湖草莽中都有老朋友？

他不假思索，点头应道：“得嘞，听郭长史的。”

随后扯着脖子喊道：“弟兄们，列好对阵随郭长史出行啦！”

“喏！！”

唰唰唰～

初阳映射下，列好对阵的百名亲兵戈矛凛凛，明甲亮闪，好不威风。

一时间，又引来了沿街附近的百姓驻足围观，不时发出评头论足的唏嘘感慨之声。

## 第649章再见漕帮孙明延

郭业领着刘振轩百来号人吃完早饭之后，便浩浩荡荡出了陇西县城，朝着二十里外的岷江岸边奔去。

郭业与刘振轩是策马而行外在前，其余百名亲兵皆是步行小跑在后，足徒步二十里。

因此直到日上三竿之时，方才到了岷江岸边。

“长史大人，快看~”

刘振轩一扬马鞭，指着前头岸边喊道。

郭业循声望去，只见岷江江心方向缓缓驶来一艘硕大的江船，渐渐靠岸。

这船他颇为眼熟，正是当初他从益州折冲都尉府康岳山手中要来的银琅船。

说话间的功夫，银琅船停靠在了离岸仅有三五米的浅水处，嘭的一声巨响，船上搭出一条木板架在了岸上。

窸窣窸窣~

船上涌下来十名劲装短打的汉子，走上木板跑到岸上，各分左右站成两列冲郭业齐齐拱手喊道：“漕帮上下，恭迎郭大人上船！”

刘振轩见状不知就里，如临大敌般正要呼喝手下亲兵准备列阵，保护郭业来着。

却见郭业哈哈一笑，阻止道：“振轩无需紧张，是自己人！”

郭业声音落下，甲板上又走下一名魁梧男子，冲着郭业遥遥喊道：“小哥，孙明延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将你盼回来了，哇哈哈……”

来人正是漕帮总舵主——孙明延。

如今的孙明延富态了不少，眉宇间多了几分久居上位的自信神色，步履沉稳地下了甲板走到郭业的马前，一把手牵住马嚼子，面带笑意地朗声道：“小哥，孙明延还是当初那个替您牵马坠蹬的孙明延，请小哥下马上船吧。”

郭业微笑地看着孙明延，点点头笑道：“老孙，真是许久未见了。”

说罢，翻身下了马，紧接着刘振轩亦是下马走到郭业的身后，一副戒备的神情望着孙明延。

孙明延察觉到了刘振轩的敌意，轻声笑道：“这位校尉大人无需紧张，孙某当初跟小哥，哦不，跟郭大人混饭吃的时候，你小子还不知道在哪儿猫着呢。”

郭业也冲刘振轩挥挥手，道：“振轩，老孙是自己人，漕帮上下更是我郭业的弟兄，无需戒备。对了，你先领着弟兄们上船，今天带你们去漕帮总舵吃顿好的，哈哈……老孙，你不会小家子气吧？”

最后一句话是冲着孙明延打趣道。

孙明延咧嘴一笑，道：“小哥说得哪里话，昨日你一回陇西我便收到了消息。本想着昨天夜里就来找你，又怕打扰到你与老夫人，还有两位嫂夫人重聚天伦，所以才拖到今日相见小哥来着。嘿嘿，没想到咱们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我尚未下船就远远瞅着你来到岸边，巧得很呐！”

郭业道：“是挺巧，老孙你有心了。”

这时，刘振轩已经领着百名亲兵上了银琅船。郭业见状，又道：“老孙，咱们上船吧，今天去你漕帮总舵坐坐。”

“那感情儿好，求之不得啊！”

孙明延微微躬身请手道：“小哥，请上船吧！”

郭业嗯了一声，踩着木板上了船，孙明延紧随其后，直到那十名漕帮弟子上了船收起木板后，银琅船才徐徐驶动离了岸。

约莫过了一会儿，大船便驰骋滔滔岷江水上，顺风驶向了江心岛。

江心岛，当初郭业挡任六县团练使时开垦出来作为团练军驻兵处，如今早已变成了漕帮总舵所在地。

此时，离江心岛还有一段路程，郭业与孙明延一起到了甲板上，吹着江风看着江水浪涛聊着天。

孙明延指了指一直尾随在郭业身边的刘振轩，打趣道：“小哥，你身边这位校尉半步不离地守着你，倒是忠心啊！”

郭业从离开蜀州都城那天便开始接触刘振轩，也觉着这年轻人挺有意思，不仅用得趁手而且擅于抓住机遇，倒是值得栽培一番。

他冲孙明延耸耸肩，而后对刘振轩吩咐道：“振轩，我与孙舵主说点事儿，你且先下去吧！”

“是！”

刘振轩二话不说，丝毫没有迟疑地转身就走。

见着刘振轩一走，孙明延才说道：“小哥，听说你是此次回蜀中乃是陪蜀王殿下就藩开府，出任蜀州大都督府长史一职？”

郭业点头嗯了一声，突然问道：“老孙，现在漕帮有多少帮众了？”

孙明延粗粗思索算计了下，道：“整个漕帮，如果将外围的弟子都算进来，至少有十万之众了吧。”

“嘶……十万？？？”

郭业惊呼一声，诧异地看着孙明延，说道：“居然发展如此神速，当初让你接手漕帮果真是一招妙棋啊。那现在漕帮的势力可是将整条岷江都盘踞下来了？”

“哈哈，何止是整条岷江啊？”孙明延颇为自豪地笑道，“整个蜀中几十州，凡是有江河之地便有我漕帮的分舵。什么青衣江，大渡河，都江，金沙江，赤水河等等等等，都遍布着咱们漕帮的船只和帮众，嘿嘿……”

“好，老孙，干得好！”

郭业竖起拇指狠狠赞了下他，再次确认道：“这么说，只要漕帮一声令下，蜀中境内整条岷江的船只都能全部停掉？甚至说，漕帮决定着整条岷江上所有商旅货物的往来？”

“啊？”

孙明延先是被郭业的这提问唬得一愣，随后才如实答道：“蜀州境内的岷江光漕帮的大小船只就有数千艘，帮众嘛，多了不说至少也有三万余。而且岷江沿岸十几个州府将近百万的老百姓都要靠着岷江吃饭。靠着岷江吃饭不就是靠着我们漕帮吃饭吗？咦，小哥你突然问这个干嘛？”

郭业嘴角一扬轻笑道：“这就好办了！”

“什么好办？小哥此番前来莫非还有其他事？”

“没错，我此次过来就是要借重漕帮，当然也要麻烦老孙你。”

孙明延忙摇手连称不敢，叫道：“小哥你说得啥话？别说老孙我了，便是整个漕帮都是小哥您一手立起来的，漕帮不就是小哥您自家的玩意吗？哪里谈得上借重和麻烦？言重了，实在是太过言重了。对了，小哥您这次过来，是要让我们漕帮干点啥？”

郭业眯着眼睛眺望了下江上后，又回头说道：“现在快到江心岛了，到了岛上我们再谈此事。今天午饭就在你们漕帮总舵用了哈，你如今好歹也是一方土豪，麾下十万帮众的人物了，可别小气吧啦劲儿的啊？”

“哪能啊？”

孙明延汗颜地笑了笑，扯起了嗓门儿冲远处的一名舵手喊道：“驴子，驴子，一会儿船到了江心岛，记得打上几条活鱼，再让总舵的厨子宰杀一头羊，好好摆上一顿给小哥接风洗尘哈！”

“得嘞！”

那名叫驴子的舵手远远回应了一声，匆忙下了甲板。

孙明延冲郭业龇牙笑道：“打上几条鱼，宰上一头羊，嘿嘿，有鱼有羊凑成一个鲜字儿。小哥，你看中不？”

郭业耸耸肩，道：“你看着办就成，到了你的地盘你作主嘛！”

嘭~

一声闷沉地撞击之声响起，郭业与孙明延身子一晃一趔趄，显然船已经到岸了。

“哈哈，到地方了。”孙明延稍稍扶住郭业，请手道，“小哥，请下船，到江心岛了。”

“走着，故地重游一番！”

## 第650章吴秀秀的约法三章

郭业在江心岛故地重游一番，又在漕帮总舵足足盘桓了一个下午，吃饱喝足又与孙明延密聊了一番之后，方带着刘振轩及百名亲兵乘船返回了陇西县城。

抵达福顺巷的家门口时，已经是夜色迟暮渐近宵禁的时辰。

郭业整整消失了一白天，方才出现在府中。此时的府里，不再似白天那般的热闹。院落庭中几乎看不到来往的下人，显然都已经各自回房了。

进来后院前，他路过老娘的房外，发现屋里头灯火通明且屋中有两道人影在来回晃晃，通过纸糊的木窗可以辨出两道人影，一个是老娘，另外一个貌似是贞娘。

路过窗前，不时传出老娘与贞娘的低语之声，不时夹杂着老娘苍老的笑声，听着貌似心情不错。

郭业奇怪道，啥事儿这么高兴？

不过他并未推门进去打扰，而是径直走向后院入了圆拱门中。

一进后院，环顾了下四周厢房，吴秀秀那边的房间亦是灯火煌煌，而康芷茹那边的房间却是黑漆漆成了一片。

这可就奇怪了，现在这个点还算早，康芷茹那喜动不喜静的刁蛮丫头居然这么早就睡觉了？这不科学啊！

这时，迎面走来丫鬟春香，手里正捧着一方木盆八成是从吴秀秀的房中走出来。

见着郭业杵在院中，春香不由问道：“见过姑爷，你在这儿干嘛呢？”

郭业随口回了句没事儿，春香又道：“莫非郭业不知道？芷茹二夫人用过晚饭后，就被康府的亲家老爷老夫人派人请了回去，估摸着今晚呆在娘家不回来住了。”

芷茹被康岳山老两口叫回去了？

郭业释然地点点头，道：“原来如此，我说她今晚怎么睡得那么早，连她那个贴身丫鬟冬月都不见人影呢。你手里捧着热水从秀秀房中出来，怎么？秀秀准备睡了？”

春香道：“是的，今天小姐跟芷茹二夫人被老太君叫去谈话了呢。不过出来老太君的房间后，小姐就郁郁寡欢，心情欠佳。姑爷，你过去看看我家小姐吧！”

咯噔～

郭业听着春香这般说，心里猛地沉了一下，莫非老娘已经跟秀秀两人提起了纳贞娘为妾一事？

肯定是了，不然芷茹也不会这么着急回娘家，八成是回娘家讨要对策去了。

而秀秀也不会突然心情欠佳了，她本来就不怎么赞成我纳芷茹为妾，如今又要再添新人，她能高兴才怪呢。

“姑爷，今晚二夫人也不在，老太君那儿有贞娘陪着，你总不能让我家小姐再独守空房吧？”

春香替自家小姐打抱不平来，皱着鼻子埋怨道：“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郭府里里外外可都是我家小姐在打点着呢。姑爷，你总不能有了新人忘旧

人，总不能只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吧？姑爷，负心汉可当不得呢……”

“打住！”

郭业立马喝住了春香的唧唧歪歪，没好气地哼道：“谁有了新人忘旧人，谁是负心汉了？你一个黄毛丫头片子懂个屁？我跟你家小姐那叫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是真爱，你懂不？不跟你扯淡了，我先去秀秀房中，回头你记得给我送盆洗脚水进来，我今晚就在秀秀那儿过夜。”

“呃……”

春香被郭业叭叭儿一阵训得错愕迟疑了一下，瞬间满脸喜色连连点头，欢乐道：“呀，姑爷要去小姐房间就寝啊？好，好着呢，奴婢这就去给您烧水，回头就跟您送进来。”

说罢，双手捧着木盆飞奔离开了院里，直奔拱门方向而去，当真是欢乐无边疾步如飞啊。

郭业自顾走向吴秀秀的房间，也不敲门径直推了进去，吱呀一声，惊到了里头早已坐在床榻上抱腿发愣的吴秀秀。

她扭头望向门口，见是郭业冒然进来，不由板着一张脸啐道：“你舍得回府了？一天不见你人影儿，又跑哪儿厮混去了？”

郭业心里有鬼虚得慌，忙不滞陪笑着走到床榻边儿上，嘿嘿道：“我这是去干正经事去啊，秀秀。哪里是厮混啊？我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吗？”

“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我就是太知道你的为人了。”吴秀秀白了眼郭业，继续没好脸色地啐道，“你说你这么大大个人了，刚回来就又跑出去一整天，连声招呼也不打。你不知道今天娘在府里念叨了你一整天啊？”

“娘念叨我？”

郭业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突然坐了下来紧挨着吴秀秀，伸手一把勾住她的蛮腰讪笑道，“我看不是娘记挂我，是我家秀秀想夫君了吧？”

“呸，臭不要脸！”吴秀秀狠狠啐了一口，一副唾弃鄙夷的样子冷声道，“拿开你的狗爪，谁会记挂你这个死没良心的。你，你……”

说着说着，吴秀秀潸然泪下，说哭就哭，满脸尽是阵雨过之后的梨花带雨状，哽咽道：“娘今天找我和芷茹说话了，肯定是你授意娘这么说的吧？”

郭业见着吴秀秀泪珠夺眶而出，声音酸楚，神情尽是委屈无比的样子，顿时有了几分内疚。

果然，老娘真是雷厉风行啊，居然这么快，今天就跟她俩说了纳妾一事。

不过他很好奇，老娘到底是怎么跟她俩起得这个头，随即装傻充愣地问道：“我授意娘什么了？娘跟你们说什么了？老太太是不是让你受委屈了？不行，我得去找娘好好说道说道，替你鸣个不平去。”

说着便站了起来，作势欲要拔腿就走来了。

“郭业，你坐下！”

吴秀秀声音骤寒，一副不容抗拒的口吻说道：“你别瞎捣乱，娘本来就因为我无所出，一直没有产下一男半女而郁郁寡欢，对我这个做儿媳颇有不满。你莫要再搅坏了我们婆媳关系了，坐下！”

这下郭业整明白了，老娘是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老偏方来说这事儿啊。

不过他坐下之后还是轻轻抚着吴秀秀的香肩，柔声宽慰道：“秀秀，娘也

是想抱孙子想疯了，你甭往心里去。孩子这种事儿，看缘分吧，再是强求也不可能说有就有，是不？大不了，我们以后努力造人呗！”

郭业这话倒是发自真心，怀孕这种事儿男人女人各占一半，又并非单单女人说了算，说有就能有的。

吴秀秀听着郭业的话，脸色缓和了不少，紧蹙的眉头也渐渐舒展了开来，一声轻叹：“唉，我也不知道为何肚皮一直不见有动静。前阵子还特意去了趟益州府的同和堂，找益州名医诊断了一番，那名医也说我身子正常得很，愣是说不出来个丑寅卯来呢。如果孙神医还在陇西就好了，兴许他能瞧出问题所在呢。”

孙神医，自然指的就是孙思邈。

郭业点点头，说道：“可惜孙思邈就一闲云野鹤，前阵子是在长安，如今又不知道躲哪儿治病救人去了。没事，孩子的事儿不急，秀秀。”

“你不急，我急着呢！”

吴秀秀埋怨道：“郭业，身为你们郭家的儿媳，传宗接代承继香灯，我当仁不让义不容辞。因此，娘的心情我理解，娘的提议我也不反对。谁让我这肚皮不争气呢！但是——”

吴秀秀话锋一转，眼神直勾勾地盯着郭业，一字一字顿道：“但是，你若收贞娘进房纳她为妾，就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我们约法三章。否则的话，纵是我拼上一死，也不会同意贞娘此事，让你得逞心愿。”

“嘿嘿，秀秀，这，这事儿，那啥？你，你不反对？”

“你别笑，我不是跟你开玩笑，郭业。我吴秀秀与你在微时结为夫妇，纵是说成糟糠之妻亦不为过。因此，贞娘能否入了府中，在于你是否能答应与我约法三章，哼，也在于我吴秀秀是否能点头同意。”

“秀秀，你先说说你那约法三章吧，别生气，再生气鱼尾纹都出来了，哈哈。”

“好，约法三章你且听好了。第一，……”



## 第651章强势的吴秀秀

吴秀秀将郭业的狗爪拍开，正襟危坐在床上望着郭业，竖起一根纤纤食指，轻轻说道：“一，我今日与我爹爹商量过，过些日子会找来陇西县几位德高望重的宿老和福顺巷的地保里长说和作证。在他们的见证下，修改你我郭吴两家当初的婚书，取消你郭业吴家赘婿的身份。”

啊？

郭业心里一惊，顿时有些搞不明白，吴秀秀和吴茂才居然主动提出修改婚书，取消自己赘婿的身份？

前文提过，赘婿赘婿入赘的女婿，倒插门儿的姑爷没地位。在男尊女卑的古代，若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良家子弟谁会倒插门入赘女家？

这也是郭业崛起之后心中耿耿于怀的，随着郭业的青云直上，随着郭业的慢慢崛起，赘婿的身份越发地令他抹不开面儿！

这也是吴秀秀乃至吴家唯一能够拿着大义压着郭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赘婿之家，女尊男卑，铁一般的律条，容不得郭业罔顾伦理道义，拂逆吴秀秀。

如今，

吴秀秀居然要找县中德高望重的宿老和福顺巷的里长作保，修改婚书主动取消郭业赘婿的身份，还他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地位。

就好比吴秀秀握着郭业的七寸命脉之处，时刻都能掣肘着他，此时却主动放弃，让他龙归大海给他一片广阔天地驰骋一般，这如何不让郭业震惊？

一时间，郭业心中感动地无以复加，鱼噎哽塞道：“秀秀，这，这，你为何要如此恩待于我？”

霎时，郭业心中愧疚满满，吴秀秀待他如此，他还惦记着收贞娘入房，将心比心，高下立判啊。

吴秀秀见着郭业如此，仍旧一脸淡然地说道：“郭业，我爹当初就说过，你并非池中之物。短短几年间，你便有了今日这番成就，当真是前途不可限量。而赘婿的身份只会束缚了你的前程，身为你的妻子，我与你一荣俱损，一损俱损，因此我索性成全于你，不再让你因为一个赘婿的身份而阻碍了将来。”

“秀秀，谢谢你！谢谢你的识大体顾大局，谢谢你的成全，娶妻如你，夫复何求啊，唉……”

郭业真心诚意地握着吴秀秀的双手，感动莫名状无语言表。

而此时的吴秀秀貌似不再淡然，相反花容有些失色，轻摇着头惨淡一笑，略有酸楚地讥讽了一句：“你当初入赘我们吴家之时，可是天天惦记着如何逃出赘婿的牢笼呢，如今你心愿已成，高兴了，开心了？”

饶是郭业脸皮再厚，现在听着吴秀秀讥讽还是低下了头，脸颊发热臊得慌，唉，真是枉做小人了。

就这一瞬间，他心中冒出一个想法，已经对不起秀秀太多太多了，不能一错再错再伤佳人心了，贞娘，不纳也罢！

这个想法一蹦达出来，宛若滔滔江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他的心中，再也没有其他，唯有对吴秀秀永无止境的愧疚与歉意。

就在这时，吴秀秀仿佛洞察了他的心机一般，又道：“你无需内疚，郭

业。毕竟我至今没有替你们郭家产下一男半女，这是事实摆在前面，不容否认。因此，纳贞娘为妾，不仅是娘的主意，现在我也赞同。但是，纳妾在后，约法三章在前，这是你欠我的，你郭业这辈子欠我吴秀秀的，你永远都无法还清的。”

吴秀秀的性子郭业清楚，当初就是冷艳不可方物，但是自从她与自己有了夫妻之实后，渐渐有了小鸟依人大家闺秀的转变。

而刚才吴秀秀说出这番话来，再次让郭业想到了当初那个冷傲美艳不可方物的吴秀秀，好像当初那个吴秀秀又回来了。

紧接着，吴秀秀冷冷说道：“约法三章第一条，我吴秀秀乃是你们郭家明媒正娶的妻子，理当是郭府正房一脉，永远都是。将来，我是说将来，无论贞娘，还是康芷茹她们替你们郭家如何开枝散叶，诞下多少麟儿来。我吴秀秀一房所出，必是郭府的长子嫡孙，这点永永远远都不容更改。”

听着吴秀秀的口吻如此强势，郭业诧异地望了她一眼，她这是在跟郭业要承诺要认可，确立她自己今后在郭家的地位。

郭业暗道，人家都能如此气度地取消了自己的入赘之身，自己又岂能如此小家子气？而且吴秀秀的确是自己的正房妻子，无论是他府中所有人，还是他的麾下手足弟兄，一直都是如此认为。

随即，郭业重重点了下头，道：“好，我答应你！吴秀秀永远都是郭业明媒正娶的正房，正房所出子嗣永远都是郭府的长子嫡孙，不容置疑。”

吴秀秀见着郭业如此痛快地答应，脸上缓和了不少，继续说道：“约法三章第二条，贞娘虽然身世可怜值得同情，但是她乃一介寡妇之流，正所谓一女不嫁二夫，她若再嫁必会惹来非议。所以，你纳他为妾可以，但是为了郭府的名声，你纳妾之日不得大张旗鼓的广发喜帖，更不得大肆铺张摆宴庆酒。你能做到吗？”

显然，吴秀秀这句话是站着郭府后院女主人的身份来说，出发点完全是为了郭府的利益，为了郭业的名声而考虑。

郭业思前想后了一番，的确，郭府如今已是陇西县第一望门，自己堂堂一个蜀州大都督府长史，而且在民间声望极佳，如果大张旗鼓的娶一个再嫁女子，多少会惹来非议和置评。

也许，以贞娘那谨小慎微的性子，也不希望自己如此高调收她入府。

随即，郭业再次点头应道：“好，第二条我也答应，没问题。第三条是什么？”

“第三条？”

吴秀秀眼中闪过一丝得色，花容惨淡之色退散，眉宇间多了几许的智珠在握，摇头轻声说道：“第三条我没有想到，押后再说。你若能做到前面两条，我便让贞娘进来郭府，替你们郭家开枝散叶又能怎么样？”

“呃……没想到？要不你现在赶紧想一个吧，不然我总感觉头上悬着一把刀，随时都能落下一样，心里不踏实！”

郭业面有苦涩地看着吴秀秀，说道。

吴秀秀嘴角一扬，哼道：“你将来若不做对不起我的事儿，你又有什么好担心的？莫非你心里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啊？”

郭业连连摆手笑道：“哪里会？你对我如此情深意重，我岂能再做惹你伤

心痛心之事？秀秀，我可是一颗红心像太阳，你吴秀秀就是我郭业心中那颗最美的太阳啊。成吧，第三条你姑且留着，等你想到了再与我说，我一定言而有信，绝不耍赖！”

“我对你如此，你若还不知足的话，哼，你就是个天下一等一的负心汉！”

“嘿嘿。”郭业讪笑道，“好了好了，不气了。娘子，现在夜色已深，你我夫妻又分离甚久。不如趁着此等良辰美景，那啥，那啥一番呗。”

郭业赶紧转移话题，却换来吴秀秀一记白眼。

只见吴秀秀白眼相向，脸颊略有酡红，啐道：“你脑子里除了记着这些事儿，还能想点别的吗？”

郭业的手越发不老实起来，跟泥鳅似的在吴秀秀的后背一阵游走，口中不滞笑道：“你我小两口都是干柴烈火的年纪，现在不想着这些事儿，难道还等将来七老八十牙齿掉光，再想这事儿啊？再说了，咱俩还有艰巨的政治任务呢，对不？造人之事，刻不容缓啊！”

吴秀秀还是没有好脸色，啪的一声拍开郭业的咸猪手，冷冷道：“哼，今夜心情不佳，没有兴致。”

“没有兴致可以调调情，一会儿的功夫，不就有兴致了吗？是不？嘿嘿，秀秀，你脱衣躺下吧。调情挑逗这种力气活，就交给我吧！”

说着，郭业又再次伸手欲图解开吴秀秀的衣领襟扣。

啪～

又是一声脆响，吴秀秀将其狗爪拍掉，啐道：“死开，今晚没兴趣，你若在毛手毛脚，小心我让你睡地上，自己打地铺！”

啐罢，她弯腰爬起背对着郭业，真的要去抱一床叠好的被子给他，让他自个儿打地铺。

霎时，一道曲线玲珑的后背，凹凸有致的翘臀，毫无保留地展露在了郭业的跟前。

腾～

吴秀秀这道亮丽惹眼的妖娆风景，霎时点起了郭业心中的那团小火苗。

奶奶的，居然又让我打地铺？老子不振振夫纲，你个小娘皮倒是冷艳高贵上档次起来了哈。

说着，一道饿狼扑食攻向吴秀秀的身后。

“呀～！”

吴秀秀一声娇喊，被郭业狠狠压在了身下，不滞娇喘抗争道：“郭业，你个混账，没了赘婿之身你就敢作乱？你想硬来强来不成？”

郭业双手紧紧将吴秀秀的蛮腰箍住，口中不服气道：“硬来强来咋的？伟人说得好啊，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今儿个，我就壮志凌云满怀激烈地牺牲一把，来一次农奴翻身把歌唱，振振夫纲调教你。”

“呸，不要脸的郭业，你放开我！”

“不放不放，死也不放，你叫吧，你叫的越大声我就越兴奋。”

“无耻，呀～～你轻一点，弄疼我了！”

“那你配合一点，我不就轻一点了吗？”

“你个混账，蜡……蜡烛……还，还没吹灭呢，呀，你轻一点啊！”

“失，失误，这不是刚熄了蜡烛，乌漆抹黑的看不见嘛。”

正是，红烛乍灭娇声起，红鸾帐下振夫纲，又是一夜风流事。

## 第652章心照不宣

床头打架床尾和，闺中风流有谁知？

房中，帷幔纱帐半虚半掩，一地凌乱衣裳横七竖八，直到日上三竿太阳晒了屁股，庭院中下人往来略有动静和吵嚷，才惊醒了纱帐中床榻上的两人。

“呼……”

“呃……”

郭业的满足舒泰之声与吴秀秀疲软的娇哼呻吟夹杂而起，霎时将整个卧房渲染的尽是淫靡。

“小姐，姑爷，这都日上三竿了，该起床了呢，嘻嘻……”

房外传来春香的俏皮喊话，彻底将两人唤醒。

吴秀秀惊呼一声，一缕未遮地从床上坐了起来，青丝如瀑披肩散落，雪白肌肤透着红润，整个人赤身裸体地暴露在了空气之下。

咕咚～

恰时传来郭业吞咽口水的声音，口中由衷赞叹：“秀秀，你真美，青苹果俨然熟透，这才是真正的女人，秀色可餐的女人嘛，嘿嘿。”

“呀，色胚，无耻！”

吴秀秀这下才反应过来自己的尴尬，扯起被子将自己整个人严严实实包裹了起来，缩成一团。

郭业见状，笑得更是淫荡，不时伸出狗爪去拨弄吴秀秀的青丝，讪笑道：“都老夫老妻了，还羞涩个啥啊，我又非外人。秀秀，趁着现在你我还有兴致，为了你我的造人大计，不如咱俩再来一发？”

“来你个鬼，死开！”

吴秀秀反手一拍将郭业的狗爪甩开，霎时，遮掩在胸前的锦被又跌落下来，将她那雪白诱人的乳肌暴露一览无遗，两团白兔两点粉嫩再次坚挺而出，看得郭业眼睛发亮直勾勾。

当即，郭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出右手，盈盈一握胸前坚挺，啧啧感叹有料，更是出言调戏道：“啧啧，昨天夜里也不知道是谁，一浪掀过一浪，一声盖过一声，没完没了的索求，差点没将我这么个黄花大小伙子给累趴下。秀秀，你可不能做人不厚道啊，舒服完了就不理人家。不然，人家可是会……”

“呀，你再说？你个不要脸的混蛋，昨夜若不是你强……死开，你赶紧下床穿衣，不然让娘知道我跟你白昼还在宣淫，我这脸皮往哪儿放？”

吴秀秀被郭业调戏得有些愠怒，秀脸满是煞气地冷喝道。

郭业此时八成又是精虫上脑，哪里肯依，甚是不舍得央求道：“秀秀，反正起床都起晚了，也不差这么一会儿时间了。来嘛，来一发呗，好秀秀。”

“姑爷，小姐，你俩咋不起床哩？老夫人和二夫人她们已经在饭厅等候您二位用午饭了呢。”

春香在外头再一次地催促道，言语透着欢快，八成也知道昨天夜里自家小姐和姑爷鸾凤和鸣来着。

听着春香的二次催促，听着老娘和芷茹在饭厅等着自己吃饭，他炽热情欲顿时烟消云散，仿佛被人从头到脚浇了盆冷水般，整个人都冷却了下来。

继而搁在一道紧闭的房门，狠狠瞪了眼大煞风景的春香臭丫头，没好气道：“来了来了，我跟夫人都在穿衣服呢。春香，你去打点水来，我和夫人洗漱一番。”

“嗯，好勒，奴婢这就去！”

春香没心没肺很是欢快地回应了一声，飞驰而去。

.....

.....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与吴秀秀更衣洗漱完毕，并肩而行朝着饭厅的方向匆匆走去。

特别是吴秀秀，更是连连催促郭业动作快点，感觉让老太太等他们小两口吃饭，仿佛就是莫大的罪过一般。

一入饭厅，小两口照例跟老娘请了安，然后相继坐了下来。

不过郭业意外地发现，今天替他们盛饭打汤的却不是贞娘，而是府中的一个丫鬟。

至于贞娘，此时赫然在坐，就坐在老太太的身边，低着头捧着碗默然地一口一口往嘴里送着饭菜。

贞娘平日都是站着侍候盛饭打汤，今日竟然坐了下来与老太太，与吴秀秀、康芷茹两人同坐。

郭业看了眼老娘，这可是值得寻味的一个信号啊。

而且，对于贞娘赫然在坐同桌用饭，一向泼辣刁蛮的康芷茹居然没有出声反对，而吴秀秀好像也表示了默认。

好像大家都心有灵犀，彼此沟通过意见似的。

郭业意味深长地瞅了瞅康芷茹，正好这丫头也明眸圆睁地望着郭业，两两相望，四目相对。

但郭业从康芷茹的脸上，眼睛中，丝毫看不到生气，更是看不到半分的反对不满。相反，一脸平淡的看着郭业，仿佛回了趟娘家住了一宿之后，换了个人似的。

莫非是康岳山夫妇对女儿上了一趟夫妻相处之道的课程？

看来收效甚大啊，这种课真是多多益善才是。

突然，康芷茹眼睛眨巴了一下，停下手中的碗筷开口说道：“该死，妾身差点忘了正事儿。夫君，我爹爹让我给你带话来着。”

唔？

郭业暗道，莫非康岳山想替女儿打抱不平？

当即，他笑了笑，点头道：“岳父大人要何事要跟我说？”

康芷茹道：“就是昨日夫君跟我爹爹商议之事。他说，益州折冲都尉府的邱衡邱都尉已经派人给我爹爹送来口信，益州折冲都尉府上下，必定唯蜀王殿下马首是瞻。至于松州、滕州两地的折冲都尉府，我爹爹已经派人快马加鞭连夜送信过去，他说问题不大。至于其他的，就要靠夫君自己了。”

郭业心道，原来是这事儿啊！

继而笑意盈盈地点头道：“岳父大人还是一如既往的风风火火，办事神速啊。好了，我知道了。”

“嗯，我爹爹还说，若回到蜀州之后还有什么事儿需要援手相助，他让你尽管派人即可。”

康芷茹最后补充了一句。

郭业道：“嗯，岳父大人有心了，芷茹辛苦你了。”

康芷茹嫣然一笑，摇摇头轻声道：“不辛苦，为人妻子这是应该的。”

我晕，这丫头突然变得跟上善若水般，真心让郭业一时无法接受。

不过从康芷茹今日的表现，郭业也不由得感叹康岳山的手段，这老小子明知道女儿在自己这儿受了委屈，还对自己如此帮衬，频频施恩。

这胸襟够敞亮的，也够聪明的，他这是在变相地告诉自己，今后可不能再欺负康芷茹，让她受委屈。

难怪这丫头今日的表现如此反差之大。

笃笃笃.....

老太太突然用筷子尖儿叩了叩桌子，打断了郭业的遐思后，说道：“吃饭之时莫要再谈你的公事了，先吃饭，再不吃饭，这饭菜汤羹都要凉了。”

郭业没有拂了老太太的意愿，点头应道：“嗯，先吃饭，娘吃饭，诸位娘子请吃饭。”

这声娘子，隐晦地将同桌在座的贞娘都包含了进去，这让贞娘的脑袋耷拉得更加低了。

吴秀秀仿佛没听出郭业话中玄机一般，乖巧道：“娘吃饭，夫君吃饭。”

康芷茹响应道：“嗯，娘和夫君吃饭。”

“呃，老太君吃，吃饭，夫.....夫.....大官人吃饭！”

贞娘到底还是没有勇气喊出一声夫君，羞臊万分地低着头扒拉着碗里的饭粒儿。

不过众人还是心照不宣地动起了筷子。

老太太见到此情此景，心情甚是不错，开口笑道：“一家人相处融洽，开开心心一起吃饭，这多好？来，大家吃饭吧！”

身为长辈的她一锤定音，算是将贞娘正式纳入郭府一家之中了。

约莫过了一会儿，正当大家默不作声地吃着饭菜之时，突然饭厅外奔进来致果校尉刘振轩。

刘振轩一手扶腰间刀把儿，一手举着一封书信，躬身站在郭业身后，声音洪亮的喊道：

“禀报长史大人，蜀州那边，蜀王殿下派人送来加急信！那，那送信亲兵说，让长史大人务必现在、立刻、马上拆开书信一阅！”

“哦？”

郭业眉头微微一皱，转身径直将刘振轩手中的书信夺了过来，三下五除二撕开火签，掏出信笺一甩，细细看了起来.....

## 第653章不容商量必须推

啪！

郭业翻手一掌重重地拍在桌上，震得饭桌一阵颤抖，剩汤残羹更是溅洒一桌，吓得老太太与贞娘等人脸庞相继变色。

紧接着，一脸气呼呼的郭业将信笺三两下揉搓成一团，抛在地上憎恨道：“梁世道，欺人太甚！”

“怎么了？”

几名女眷中较为冷静的吴秀秀蹙眉问道：“莫非是蜀州那边出了事儿？”

郭业微微点头，冲刘振轩挥挥手示意他先退下。

然后冲吴秀秀说道：“蜀州刺史梁世道，狗胆包天啊，趁我不在蜀州这几天，居然欺辱蜀王殿下若斯，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他。”

一旁性子急躁的康芷茹忍不住插嘴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嘛？”

当康芷茹问完，就连老太太跟贞娘都投来询问的眼神。

郭业不做隐瞒，将蜀王李恪如今的窘况说了一通，将梁世道对待蜀王就藩多番刁难的态度也一一讲了出来。

最后，用脚踢了踢地上的纸团，道：“蜀王派人送信相告，就在我离开蜀州那一天，蜀州郡城中的几家高门大族还有乡老士绅听闻蜀王殿下驾临蜀州，特联袂前来拜谒，欲想一睹圣上子嗣，皇室亲王的风采。可惜啊，却被梁世道派人暗中威吓要挟，将这批人统统挡了回去。目的就是不想让蜀王与蜀州门阀士绅接触，恐及蜀王在蜀州借势站稳脚跟。狗日的，真是欺人太甚！”

吴秀秀听着简直有些难以置信，听过恶奴欺主，但没见过如此胆大的恶奴，居然连堂堂一番亲王都敢如此得罪，随即有些质疑道：“蜀王乃是天家贵胄，难道梁世道就不怕将来殿下一纸奏折告到皇上跟前，治他一个欺上之罪吗？”

“呵呵。”郭业冷笑一声，道，“山高皇帝远，梁贼当惯了土皇帝，岂能容别人染指他的地盘？而且八成朝中又有人庇护着他，还有什么事儿他不敢干的？再说了，他也是奉命行事，出了事儿自有上面的人替他兜着。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蜀州等地应该与朝中庇护他的那人或者那帮人，不仅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还有着许许多多见不得人的龌龊勾当。看来，李恪这次就藩到蜀州，是一屁股坐到了马蜂窝上了，不然，呵呵……”

“夫君，你这也太夸张了吧？”康芷茹也提出了质疑，道，“蜀州折冲都尉府不是受蜀州大都督府节制吗？梁世道再怎么飞扬跋扈，但也只是一州刺史管辖一州民政而已呀。手中无兵，他又有什么倚仗？”

郭业道：“你说余奎？狼狽为奸，一丘之貉罢了。不然我为何要找你爹帮忙游说其他诸州的折冲都尉呢？”

说到这儿，郭业突然冲老太太说道：“娘，看来孩儿不能久呆陇西了，必须尽早回蜀州替蜀王殿下筹谋一切。不然，我担心蜀王殿下在梁世道手上吃了暗亏。”

老太太的脸色有些不妥，颇为不舍道：“这才回来几天啊，又要离开。你此番回陇西要办之事都办完了？”

郭业不知道老娘说得要办之事到底是指的什么，不过他回陇西一是委托



康岳山游说旧同僚，二是找漕帮总舵主孙明延叙旧会晤，这两件事都办得八九不离十。

当即点头道：“办完了。”

老太太疑惑地看着他，一语双关道：“依老身看，未必吧？”

这下，郭业算是听出老娘话里有话了，笑了笑说道：“娘，你想说什么，你就明言吧。”

老太太扫视了一眼吴秀秀，康芷茹，贞娘三人，摆了摆枯槁老手，轻声道：“秀儿，你们三儿先出去下，我和大郎说几句话。”

吴秀秀急急起身，道：“好的，娘！”

说着，率先站起来走出了饭厅，康芷茹和贞娘见状亦是紧跟其后，走了出来。

饭厅中，只剩老太太和郭业娘俩。

郭业忍不住笑出声儿来，乐道：“娘，到底有什么话要说啊？搞得这么神秘秘的，哈哈。”

老太太不理郭业的笑声，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大郎，你要回蜀州办大事，娘不阻拦你，这是正事，娘绝对不拖你后退。但是，你要动身启程也不急于一时，你今晚必须在府中住上一晚，明日再走。”

郭业听罢错愕不已，因为他正惦记着吃完午饭就带着刘振轩他们启程离去。

他不由疑惑道：“娘，这是为啥啊？蜀州与陇西虽然相隔有些距离，但好歹也是一两日的路程，我随时都能回家看望你老人家啊。”

老太太摇摇头，双眼含笑带着少有的精明，说道：“你是什么德行娘还不知道吗？这次一走没有个大半年，肯定不会回来的。娘问你，这次你去蜀州，是不是压根儿就没打算带秀秀，芷茹，贞娘她们一同前往啊？”

郭业又是面露诧异，显然被老太太一语说中了心思。

随后苦笑道：“娘啊，你也知道秀秀和芷茹都不是省油的灯，我如果将她们带在身边，那我耳根还能清静的了？而且此次蜀州一行，梁世道等人并非善茬儿，孩儿觉得颇有凶险。如果有女眷在身边，肯定多有掣肘。所以，孩儿并不打算将她们一起带走。还是让她们暂留在娘的身边，替孩儿照顾奉养您老人家吧。”

说到这儿，郭业看着老太太的脸色有些不悦，立马又补充道：“孩儿在蜀州的日子不会长，最多一年就要返回长安。所以孩儿打算一年之后，带着娘还有秀秀她们一同前往长安生活。届时小蛮肯定也会跟二牛生活在长安卢国公府的，到时候我们一家子开开心心生活在一起，多好？”

郭业给老太太描述了一副天伦之乐的景象，听得老太太有些憧憬，不悦的脸上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眯眼偷笑。

呼，郭业暗暗松了一口气，可算是将顽固的老太太摆平了。

可谁知老太太貌似很快就从郭业的描绘中走了出来，说道：“大郎，娘知道你是个有孝心的孩子。只要娘的身体可行，娘也想跟你一起去长安见见世面，一家人在长安开开心心的生活着。但是，娘就是有个心愿，想早点抱孙子。你看看，你小妹如今都有了孩儿，你这个当兄长的还膝下无子，这也说不过去吧？如果娘突然撒手人寰，将来到了下面怎么去见你爹那个老东西呢。唉，你爹命苦啊，福薄啊……”

说着说着，老太太长吁短叹了起来，脸色也有多云转阴的趋势转变。

郭业见状立马慌了神，劝道：“娘，您别哭啊，这说得好好的，怎么又哭上了？孩子这事儿急不来，讲缘分的，反正孩儿肯定会让你抱上大胖孙子，成不？”

老太太摇摇头叹道：“你别给我老太婆尽捡好听的说，既然蜀州那边不太平不安生，那么娘也不赞成秀秀、贞娘她们三个陪你过去。就暂且在陇西住上一年吧。但是，你今天不能动身启程，今晚必须搁家再住一晚。”

郭业整不明白老太太为何这么执拗，非要自己晚一天再启程，不由急道：“娘啊，这是为啥啊？”

“为啥？”

老太太目光灼灼地看着他，说道：“因为娘想早点抱孙子，今晚你就跟贞娘睡。娘看好贞娘这孩子，腰细屁股大，绝对是一副好生养的胚子，指定能怀上咱们老郭家的娃儿。”

“啥？”

郭业这下彻底明白了，老太太绕来绕去原来就是为了这个啊。

敢情儿是让自己临走之前播下种来，来年好丰收早点抱孙子啊。

老太太一听郭业反应这么大，以为这小子又不乐意了，当场再次甩下脸来，愠怒道：“大郎，难道你想气死娘吗？今晚你必须留下来，必须和贞娘同床共枕，早早为老郭家传宗接代。不然的话，甭说今日，就是明日你也甭想动身启程前往蜀州。”

“娘唉，你先别生气啊！”

“少废话，你今天就是说破大天去，也必须给我留下来住一晚，跟贞娘早早把事情办了。贞娘那儿，娘已经说过了，你没看她今天都与我们同桌共饭了吗？”

“娘，这也太仓促了吧？”

“不仓促，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娘看今晚就是大大的黄道吉日，肯定是观音送子的好日子。”

“呃……”

郭业一阵无语，现在的老太太貌似心急抱孙子已经魔障了，他觉得再说什么都惹老太太生气，徒劳无益。

看着老娘那不容商量的神色，郭业脑中浮现出了今日贞娘用饭之时的羞羞答答，暗道，老天，枉我昨晚还那么卖力耕田，早知道今晚还有这么一场友谊赛，昨夜就应该多多节制啊。

郭业为人孝顺至极，老娘在他眼中大过天，她的命令俨然就是皇帝的旨意，不敢不从啊！万一气出个好歹来，找谁说理去？

现在老太太这股子气势，也商量不出个子卯寅丑来。看来，今晚是百分百的无法动身启程了。

而且，还有附加一个艰巨的政治任务是无法婉拒的。

那便是，奉旨推倒贞娘，势在必行，不可不推啊！

## 第654章今晚，我为卿狂

在如今的老娘心里，郭业什么事儿都可以商量，唯独传宗接代这种头等大事不能商量，就跟魔障了一般。

郭业既不能拂了老太太的心意，也不愿忤逆老娘惹得她大动肝火，只得打消了今日动身启程的念头，奉旨今夜推倒贞娘，明日再行出发返回蜀州郡城。

说也怪，昨夜他与吴秀秀卖力耕田一宿数次颠鸾倒凤，今日本该是有心无力才是。

可是自打从饭厅出来，动了今晚与贞娘成其好事的念头后，他浑身仿佛充满了力量，体内气血翻滚跟爆了棚一般。

而且，隐隐约约有了几番期待，期待今晚与贞娘的奉旨行礼传宗接代。

整整一下午的时间，他沉寂在这份期待之中，兴奋的因子在脑中跳跃，想象中晚上到底会有怎么样的一番光景。

贞娘，他来到大唐以后第一个令他动心的女人，尽管当初认识贞娘之时她已经是嫁为人妇，但瑕不掩瑜，在他心里，贞娘永远都占着至关重要的一方位置。

就跟每一个怀春少男一样，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性幻想对象始终是最美好的一个。

今日，总算天见可怜，可以得偿所愿了。

期待的迫切感，越发来得强烈……

熬啊熬，熬过了下午的大段光阴，熬过了暮霭，仿佛过了漫长的一个世纪一般，可算是熬到了天黑夜沉，繁星闪烁，月挂柳梢头。

也许是老太太考虑到吴秀秀与康芷茹的感受，今晚郭府的晚饭都没有召集一家人围桌聚餐，而是让小人送到了各人的房中。

并没有让贞娘与吴秀秀等人在晚饭之时见上一面。

就连今晚郭业与贞娘奉旨洞房的房间，老太太都特意让下人在白天将郭府专供客人住宿的一处小院开辟整理出来，远离郭业家眷所在的后院。

呱，呱呱～

几声老鸦夜惊啼鸣掠过郭府上空，让夜里安静的郭府更是平添了几分寂静。

此时，郭府大门紧闭，府中下人差不多都已经返回房中歇息。

就连吴秀秀、康芷茹的房间，都早早熄了烛火，漆黑成一片。

至于两人能否安稳入睡，那也只有她们自己才能知道了。

或许酣睡如初，一觉到天亮；或许心如蚁噬，如万蚁爬过；或许辗转反侧，无心入眠，

更或许在躺在漆黑一片的房中，画着圈圈诅咒着她们口中负心狠心的郭某人。

人之常情，世上又有哪个女人不想专宠于一身，又有哪个女人能够真心大度到将自己的男人推到别的女子床上？

这也是少有精明的老太太所考虑到的，索性将郭业与贞娘今晚洞房的院子，直接安置到府中另外一侧，离得远远的。

始作俑者的郭业，此时正提着一个灯笼走进了今晚专属他与贞娘的这进

小院。

进了小院门，只有一间房间透着油灯亮光，郭业暗道，就是那儿了。

蹑脚走到房间外，吹灭了灯笼直接搁在房外窗下，轻轻一推房门，吱呀一声应声而开。

敢情儿，贞娘压根就没将房门拴上。

他入了房中，反手将门关起，粗粗打量了房间的陈设。

一桌一床，外加两张矮脚长凳，简单至极，可称简陋。

桌上盛着一盏油灯，近乎油尽灯枯，火苗闪烁光芒略有黯淡。

而床榻顶上悬挂着纱幔帷帐，铺洒下来将整张床包裹了起来，仅仅露出冰山一角可供郭业瞅见帷幔之中的情景。

贞娘整个人钻进了床上大红喜被的被窝之中，将自己遮掩得严严实实。

郭业扫了眼床榻边横放的矮脚长凳，上面叠放着贞娘的衣裳和襦裙，还有亵衣，呃，还有一件粉红肚兜……

我了擦，莫非她已经脱得赤条条躲在被窝里头？

郭业的心脏没来由得不争气起来，砰砰一阵乱跳，没想到一向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贞娘还挺有情趣哈。

“咳咳……”

郭业干咳两声，好像在提醒着贞娘自己的到来。

帷幔下被窝中立马传来贞娘似羞臊似怯弱的声音：“大，大官人，请将油灯熄、熄灭，奴家……”

“噗！”

没等贞娘说完话，郭业二话不说直接一口气吹灭了摇摇欲灭的油灯，而后抹黑来到床边儿掀开纱帐一屁股坐了下来。

嘎吱！

床榻很是配合的摇曳了一下，发出暧昧至极的声音。

霎时，他清晰地感受到被窝中贞娘的颤抖，害怕？激动？漆黑一片，郭业看不见，委实无法判断。

不过漆黑寂静的房间，还是让他很敏锐地听到了贞娘的呼吸娇喘声，声音浊而急促。

应该是在害怕吧！

相比于被窝中贞娘一丝不缕的害怕，郭业的期待越发地强烈起来，原始欲望刹那间被点燃，如井喷状般一发不可收拾。

急急地，他双手并用将自己身上的衣服褪下，二话不说掀开被窝赤条条钻了进去。

钻入被窝的一瞬间，一具温暖却又紧绷的身体适时碰触，撞了个满怀。

美人如玉，暖入心扉，肌肤上传来的细腻感让郭业忍不住将贞娘狠狠拥入怀中，吓得贞娘嚤呀一声，身体更加地紧绷了。

郭业将她拥入怀中后，双手便在她身上开始毫无规则地游离起来，滑嫩的大腿，平坦的小腹，高耸的两团坚挺，一切都来得那么突兀，这种感觉让郭业仿佛置身梦中。

真好！

这一刻，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满满幸福感，油然从他心中升腾。

异性相吸的使然让这股幸福感瞬间转化，转化成了喷薄的原始欲望。

“贞娘，没有大红喜服，没有大红盖头，没有三书六礼，没有八抬大轿，你可有怨恨？”

郭业强压着自己的欲望，声音略带沙哑地附在贞娘耳边轻声说着话，一股热浪猛然袭在贞娘耳间，更是令她整个人抖如筛糠直接蜷缩成了一团。

郭业清楚感受到佳人的变化，双手下意识地搂在她的蛮腰，将自己的小腹紧紧贴在她的香臀股沟间。

嘭～

一柱擎天！

“呀！”

贞娘又是一声惊呼，颤着嗓子囫囵咕语道：“不，不怨恨，奴，奴家乃蒲柳之姿，又曾嫁做他妇，岂敢再，再奢望这些繁文缛节，岂能因为奴家污了大官人的名声？大官人可曾记得，奴，奴家说过，有大官人的地方，便是贞娘的家。只，只要能够陪伴大，大官人……嚟呀，大官人你那是什么烫热家伙，蹭，蹭得奴家好痒痒～呀……后，后面不能进，不能进啊！”

又是一声尖叫陡然响起！

突然间，贞娘的身子仿佛化作无穷无尽的气力一般，强行挣脱出郭业双臂从后包抄的熊抱。

被贞娘逃出束缚，郭业暗道，这小娘皮的反应也太大了吧？按道理她是经过人事的，怎么会跟个姑娘家家似的呢？

贞娘挣脱郭业的束缚之后，蜷缩着身子贴在床榻内侧，将自己捂得严严实实，满脸惊恐之色地骇道：“大官人，后，后庭不能进，奴家怕，好怕……”

郭业一阵无语，这哪里是小少妇应有的觉悟和表现啊？简直就是个待字闺中的姑娘家家啊。

看来当初嫁给滥赌鬼胡皮后，胡皮那厮沉迷赌博，贞娘十有八九都在独守空闺。

想到这儿，郭业又是一番痛惜，痛惜贞娘这么好的一个女人，居然会被那滥赌鬼拔了头筹，夺了红丸。

好白菜都他妈让猪拱了。

贞娘显然被郭业欲要后庭开花的举措给吓到了，脸色有些惨淡，见着郭业脸色有些不悦，立马脱口喊出一句：“大官人，奴家虽嫁过胡皮，如今再嫁大官人定会污了您的名声。但奴家的身子是干净的，奴家今夜蓬门初始为君开。”

蓬门初始为君开？

嗡～

郭业的脑袋仿佛被千斤巨锤狠狠撞击了一下，瞬间混沌开来。

什么意思？

难道她，她至今还是完璧？

当即，郭业双眼透着惊喜，满脸不可置信地喊问道：“贞娘，你是说你并没有被胡皮夺了身子，至今还是完璧处子之身？这怎么可能？”

而贞娘没有只言片语的回复，仅有重重地颌首，给了郭业肯定的答复。

居然真是完璧，贞娘这个小少妇居然还是处子，这，这怎么可能？太意外，太惊喜，太他妈的意外惊喜了！！！

这下，郭业彻底抓狂，今晚，注定我为卿狂！

呼～

郭业顾不得贞娘羞涩，直接一把掀开束缚着二人的锦被，径直赤身裸体相对着，脱口喊道：“贞娘，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快，快快告诉相公我！”

## 第655章得偿夙愿

郭业冷不丁一手扬起，将大红喜被掀了开来，一丝不缕的贞娘如赤裸羔羊般曝露在漆黑夜色下。

尽管房中油灯熄灭伸手不见五指，但郭业始终能感受得到，此时的贞娘定是抖如筛糠以至于床榻频频震颤。

他目光锁定在贞娘蜷缩的方向，心急催问道：“贞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当初胡皮没有对你……”

贞娘不待郭业问完，脱口解释道：“大官人，奴家没有欺瞒于你，奴家至今仍是完璧无瑕之身。”

言语流畅，一气呵成中间丝毫没有停顿。

郭业从贞娘口中得到确认后，按捺不住心头的意外之喜，急急问道：“胡皮此人烂赌成瘾，乃陇西县城出了名的泼皮无赖，劣迹斑斑。他怎么，怎么会对你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大美人无动于衷呢？贞娘，这里头莫非还有什么隐衷？”

贞娘此时好像不再像刚才那般紧张局促，连带着呼吸声都均匀了起来，忽然长叹一息，低声说道：“因为胡皮将奴儿买进胡家之前，便一直身患暗疾，乃……乃……天阉之症，先天而成，药石无医。”

“天……天阉？？？”

郭业乍听之下惊异万分，差点没将自己的舌头咬到。

天阉，这是古代人的叫法，但郭业怎会听不明白？说白了，就是天生的性器官缺陷，以至于先天性失去了那方面的功能。

通常也有人将天阉泛指非男非女的阴阳人，属于光有小鸡鸡却只能尿嘘嘘，不能硬梆梆的一类人。

这一类人的性格多少都会扭曲，更严重者几乎就是变态的代名词啊。

难怪啊，郭业暗暗揣测着，难怪胡皮这厮放着这么一个娇滴滴的漂亮媳妇不去疼不去宠，不仅沉迷赌博输的倾家荡产不说，还天天动不动对贞娘拳打脚踢，整日以辣手摧花为己任。

这下，总算解开了胡皮活着的时候为何虐待贞娘的疑团了，敢情儿这厮也是个变态玩意啊。

屋内漆黑如墨，郭业见不到贞娘此时的神情变化，只得轻轻宽慰一声道：“贞娘，胡皮那厮恶有恶报，已经下了地府找阎王报道去了。如今你苦尽甘来，小哥我定会好好疼惜你的。不要再想以前那些不开心的往事了，我们好好过日子，大把大把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贞娘惨然一笑，道：“大官人有所不知，胡皮未遇害之前，时常在赌坊输银子，而且欠着赌坊好多印子钱。就在遇害的前两日，他还曾在气头上对奴家放狠话，要将奴家卖进勾栏里换银子。时也命也，两天后他便死在了何家人的手上。被何家人掳走的那些日子里，奴家也曾暗暗想过，兴许我就是不吉利的扫把星，谁跟我走近一些谁便倒霉。称之为红颜祸水不为过也。

后阿里，幸亏得了大官人的营救，逃脱了何家人的魔爪。奴家说句心底话，一直以来侍奉在大官人身边，是贞娘这辈子过得最快乐的日子。真的，即便与大官人难成正果，奴家这辈子也知足了。”

“贞娘……”

郭业挪着屁股凑近贞娘身边，凭感觉一把将她的小手抓住，紧紧握在手中，宽慰道：“贞娘，莫要再说这些令人扫兴的话了。什么不吉利，什么扫把星？你没发现你侍候在小哥我身边的这些日子，在长安我加官进爵，在吐蕃我逢凶化吉吗？你这哪里是扫把星？我看你才是我郭业的福星呢。我看啊，我纳你为妾才是最最英明的决定，将来兴许还能鸿运当头裂土封王也不一定呢，哈哈……”

“嗤……”

贞娘也被郭业的话给逗乐了，不由轻笑着嗔道：“大官人说得什么糊涂话哩？你非皇室，异姓岂能裂土封王呢？说出去平白遭来他人笑话，还给自己惹来麻烦呢。”

郭业想想也觉得这话说得有些孟浪和不靠谱，讪讪笑道：“这也就是说说而已嘛，玩笑之言当不得真，哈哈。贞娘啊，你看咱俩光顾着聊天说事儿了，这时辰可不等人啊。莫要忘了，今晚老太君还给你我下了政治任务呢，这任务很是艰巨啊！”

贞娘听着任务二字，心里突突了一下，下意识将小手抽出郭业的紧握，可郭业这次长了心眼使足了力气，任凭她再怎么挣脱都无济于事。

不仅如此，郭业更是得寸进尺，将身子凑近压了过去，呼出灼热的气浪对着贞娘蛊惑道：“贞娘，春宵一刻值千金，莫要辜负了今夜的良辰美景才是。明日一早，我便要动身启程回蜀州了，兴许没个三五月，你我都见不到面了。”

贞娘这时小手不再抽动挣扎，光洁溜溜的身子也不再退避，有些妥协地迎合与郭业贴了贴身，蚊声说道：“老太君跟奴家说过，老太君要让贞娘替郭家早些开枝散叶，承继香灯。”

她的一举一动，身体的一丝一毫变化，郭业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再听着她的蚊声回话，郭业暗乐，看来今晚有戏了。

霎时，他张嘴一口咬住贞娘烫热的耳垂，舌头来回轻舔粉嫩，呼吸重重地沉声问道：“那贞娘，你今晚可愿意？”

贞娘敏感地享受着耳垂的灼热，还有身体频频触发的异样，整个身子情不自禁地蜷缩在了郭业的怀中，口出呓语道：“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大官人，奴家愿，愿意……”

砰砰砰～

得到贞娘身体的迎奉与言语的回应，郭业的心脏再次不争气地乱跳起来，喉咙忍不住吞咽了下，浊声道：“那我来了？”

贞娘仅仅发出一声近乎呓语的嗯声，呢喃道：“初经人事，还望大官人怜惜则个！”

郭业双手已经在贞娘那两团酥胸上游离，抚摸着吹弹可破的坚挺，逗弄着那两粒傲娇的粉嫩，口中嘟囔了一声：“自当温柔，贞娘守身如玉至今日，我岂能狂风骤雨，辣手摧花呢？放心，我会轻轻的，你先闭目享受一番，我让你知道什么才是鱼水之欢，床第之乐。贞娘，乖，闭上眼睛……”

说罢，将贞娘轻轻平放横陈在床上，而后整个人缓缓欺压了上去……

漆黑房中，白纱帐下，不见香汗淋漓，不见鱼跃龙腾，只有无边无际的春色，还有那低承婉转的娇嗔呻吟，时而如山间小泉潺潺而流，时而又如大浪滔天鹰击长空，起起伏伏，抑扬顿挫。



鱼水之欢，当真美不胜收！

.....

.....

一夜而过，天色大亮，不一会儿便是晴空万里艳阳天。

本该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可郭业却并没有因为昨夜的春色无边而废弃了正事儿。

艳阳高照之时，贞娘还在虚脱乏力昏睡未醒之际，他已经悄声起床，替佳人盖好被子出了房间。

出了房间，他去了老太太房间请个早安，然后交托老娘几句好生帮忙照应一下贞娘此类的话语后，便跪地三叩头拜别了老娘。

走出老娘所在的小院后，他又奔向吴秀秀与康芷茹所在的女眷后院，向两位娘子闲谈几句后便匆忙辞别。

当他走出郭府大门，走出福顺巷之时，刘振轩已经集结好百名亲兵，恭候多时。

适时，一名亲兵替他牵来马匹，郭业翻身上马，再次扭头有些不舍地望了眼福顺巷中的家。

最后，冲着刘振轩，冲着集结完毕的百名亲兵大手一扬，高喝道：

“弟兄们，随某启程回蜀州！”

“喏！！！”

一番动静，一片阵仗，又是惊扰了街边往来驻足围观的陇西百姓。

大队兵马飞奔远去，尘土飞扬中议论声声久久未曾停歇过。

## 第656章蜀王李恪的窝火

郭业离开蜀州是翻山越岭抄小道，耗时两夜一白天。这一次从陇西返回蜀州，却走得是水路，因为走岷江可以顺流而下，能够节省一些时间。

登船上了岷江之后，漕帮总舵主孙明延更是陪着同坐一艘船，亲自将郭业送出了岷江的陇西县水域。

期间，两人在船舱中又是密谈了一番，像是避忌着所有人在商议约定着什么。

一天一夜之后，漕帮的船只将郭业正式送到蜀州郡城水域，将其安全送达岸边之后，这才返航离去。

趁着大清早太阳还不够毒辣猛烈，郭业率着刘振轩等百名亲兵快速赶往蜀州郡城，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左右，很是顺利地进了城。

入城之后马不停蹄，风尘仆仆到了蜀州折冲都尉府门口。

这些日子，李恪一直在都尉府中夹着尾巴忍气吞声闭门不出，但一听郭业回来之后，还是忍不住激动地亲自赶到都尉府门口，亲自迎接郭业。

蜀王李恪一来，郭业立马上前拱手称道：“殿下真是折煞下官了，郭业何德何能哪里当得起你亲自出府迎接啊？”

李恪上前一把拽住郭业的胳膊，神情苦涩哆嗦着嘴唇好像有无穷无尽地委屈要倾诉一般，激动喊道：“郭长史，你回来就好了，你一回来本王就有了主心骨。这，这梁世道狗胆包天，欺人太甚，本王这辈子从未受过此等委屈。梁贼，其心可诛啊！”

“嘘……”

郭业示意了下李恪，轻声说道：“殿下，都尉府大门口，人多眼杂，指不定梁世道的耳目也在附近，咱们进去再说。”

李恪听罢冷抽一口气，缩了缩脖子探头张望了下大门外四周，口中应道：“好，好，进去再说，进去再说。”

随后，使劲儿拽着郭业的胳膊紧紧贴着，又是一声喊道：“郭长史，走，你与本王并肩而行去厅堂。”

声音奇大，生怕周遭的人听不见似的。

两人来到了正厅，李恪屏退了堂中的仆役丫鬟，殷情地推搡着郭业让他坐下，然后自己回到了堂上那把交椅上，翘着二郎腿满面春风地问道：“郭长史，你此次回家省亲可是顺利？”

郭业点头道：“顺利，顺利至极。”

李恪又是一喜，再问：“老夫人可安好？几位嫂夫人可安好？家中一切都安好？”

李恪连用三个安好，膈应得郭业直起鸡皮疙瘩，这小子也太热情过头了吧？

不过他还是点头笑着应道：“有劳殿下挂记了，家母很好，拙荆也都过得很好，家里一切都如常。蜀王殿下如果将来有闲暇时间，倒是可以去我陇西老家坐坐，定会奉殿下为座上之宾。”

李恪见着郭业如此的谦卑有礼，顿时心里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感，不过很快，他就借着郭业最后礼节上的邀请为由头，愁眉苦脸哀声叹气道：“唉，本王也想去郭大人的陇西老家转转呐。可是如今本王就藩蜀州，却

遇到梁贼作梗为难，落得这般处处被动挨打的田地。这真是本王在长安未曾预料到的。不是本王想驳了郭长史的邀请啊，实在是如今一头乱麻有心无力啊。唉……”

一番吐槽，说得李恪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愣是比窦娥还要冤屈一般。

郭业脸上未有变化，心中却是好笑，这小子居然也对自己动起心眼儿，旁敲侧击起来了。

他岂能听不出来李恪的话里有话？无非是想问问自己这次回陇西有没有收获，是否联络到旧友来帮衬他一把，好让他搬开梁世道这颗绊脚石，在蜀州站稳脚跟，彻底将九地州府的军务掌握手中。

李恪的这一举动，果然再次向郭业验证了一条铁律，那便是天潢贵胄皇室子弟纵是礼贤下士贤明亲和，他都避免不了耍心眼动心机的毛病。

不过郭业对李恪这般举措没有见怪，毕竟李恪自幼就是在这种彼此兄弟间勾心斗角的环境下长大，怪不得他。

随即，他笑意盈盈地回道：“殿下勿忧，臣此次回陇西收获颇大，虽然不能百分百保证替殿下踢开梁世道这颗碍眼的绊脚石，但至少可以跟殿下保证，在蜀州九府的封地内，我们并非孤立无援。至少没有不会被人处处追着打，适时也可以反击的。”

李恪听着郭业前半段话，脸色几乎垮了下来，但是听到后半段的保证后又再次眉宇飞扬起来，抑制不住地狂喜问道：“真的？郭长史真是立了大功。那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对梁贼动手了？那郭长史还等什么，本王真是受够了这份憋屈。事不宜迟，咱们就动手吧！”

晕～

这孩子真是被梁世道欺负疯了吧？

动手？动什么手？

郭业见着处于亢奋状态中的李恪说得口沫飞溅，手舞足蹈，不由当头棒喝道：“殿下，别冲动，请冷静一些。梁世道乃蜀州刺史，署理着蜀州民政，并不归您的蜀州大都督府节制。您对他动手，动的哪门子手？而且他也没有明里冲撞为难于您，您以什么由头对他动手？相反，你如果对他冒然动手，他恶人先告状一封奏折直接送进长安，那可真是遂了某些人的心愿。到时候圣上听信谗言，猜疑你一个藩王居然对付铲除地方父母官，是要图谋不轨不成？呵呵——”

郭业冷笑一声，喝道：“殿下，你这是没打死养反而惹来一身腥臊啊。因此，梁世道之事你不能急，更不能冒然动手。再者说了，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又有多少是听命于您，唯您马首是瞻的，你可知道吗？”

此时的李恪在郭业当头棒喝下，整个人呆若木鸡，脸色极差难看的一塌糊涂，就跟醉酒了的人骤然醒过酒来一般。

郭业看着被自己说得有些吓到的李恪，有些疲累地靠在椅背上，一言不发双眼闪烁不定，显然心里正在发虚。

见着，郭业再次暗叹，还真是个心性不定尚未成熟的半打孩子啊。

随即，他比划了三根手指，说道：“九地州府，臣只能保证三地的折冲都尉府会听命于您。至于其他六府，还是未知之数啊。万一他们早已与梁世道结成利益攻守联盟了呢？那真要动起手来，谁赢谁输也未尝可知啊。”

“什么？”李恪惊叫道，“郭长史，这怎能可能？梁世道仅是蜀州刺史，怎

么可能跨境与其他州郡的刺史有暗中往来，有龌龊利益呢？你这也太过危言耸听……”

“绝非危言耸听！”

郭业突然打断了李恪的质疑，说道：“殿下，你我才来蜀州几天啊？梁世道盘踞了蜀州又是多久啊？其他诸府的折冲都尉你我也未曾有过往来，不知根不知底，莫非殿下能一眼辨出忠奸来？”

其实郭业对李恪还有隐瞒，那便是他怀疑梁世道与其长安背后的势力，乃至与蜀州邻近的几州折冲都尉府可能有着不为人所知的勾当。

也许，这才是整个脉络的真正利益枢纽所在。

不然，梁世道乃至他在长安的幕后势力，怎么可能对蜀王就藩之事如此敏感，如此抗拒呢？

苍蝇不叮无缝之蛋，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总归一切，只因梁世道表现得太过强烈了。

容不得郭业心里不起疑。

但是这个猜测他暂时不想跟李恪言明，毕竟李恪年纪尚小，养气的功夫实在是烂到渣，万一哪天气头上大嘴巴咧咧出去，那大家伙可真是悬了。

这时，李恪满是烦躁地站了起来，不耐烦地单手拍在椅子扶手上，恨道：“那照郭长史的意思，本王就这么一直窝窝囊囊下去，要在蜀州城继续看着梁世道的脸色过活？莫要忘了，本王乃是奉旨就藩，我非要看看梁贼敢刁难我到什么时候？”

“殿下勿恼！”

郭业上前一步，摆手说道：“殿下，不对梁世道主动出击冒然动手，但不代表我们不能做出一些应对和回应啊。也许我们可以引蛇出洞，试探试探梁世道的反应，看他到底在忌惮着什么，为什么会如此抗拒殿下就藩蜀州呢？”

这番话前后反差巨大，李恪脑子有些不够用，强压着心里的烦躁，不解地问道：“郭长史，你刚才不是说不能轻举妄动，不知根不知底，不能冒然……”

“呵呵，殿下无需多做考虑，既然您相信郭某，那一切就让臣来筹划吧！”

郭业一时也无法跟李恪解释自己的真正用意，直接大包大揽了起来。

李恪闻之也是乐得轻松，更能出出心头这口恶气。

随即拂了拂宽袖，道：“本王自然信任郭长史。那依郭长史之见，下一步我们该做什么？”

郭业伸出右臂，手心朝上貌似在索要东西一般，笑道：“这第一步嘛，臣要借殿下手中的蜀州大都督府金印一用。”

李恪瞪大了眼睛，越发地糊涂起来，再问：“啊？郭大人到底要作甚？”

郭业道：“借金印自然是签发文书。臣要替殿下向九位折冲都尉大人发出令函文书，召集他们火速前来蜀州拜见您这位蜀州大都督。”

李恪张嘴又欲要问询，郭业抬手阻道：“殿下无需多问，这调令必须下，他们是否会来暂且不管。至少我们可以看看梁世道对此会是怎么一个态度。同时也是在告诉梁世道，这蜀州城的根儿，咱们是扎定了！”

“呃……就是，就是要将这意思告诉这乱臣贼子一般的老狗。”

李恪狠狠骂了一声，转身冲厅堂外喊道：“来人，去本王书房将都督府金

印取来，交给郭长史全权使用。”

外头回应了一声是，郭业便拱手笑道：“谢过殿下下的信任，您就好好看着吧，届时总有点端倪可以瞅得出来。”

## 第657章隐秘

翌日中午，骄阳虽非似火，却也是颇为燥热。

蜀州刺史府内，院中。

刺史梁世道吃过午饭，袍衫敞开袒着胸倚在院中的一把躺椅上，头顶有苍天大树遮荫，嘎吱嘎吱摇着躺椅乘着凉，手中蒲扇扑哧扑哧扇着，双眼微闭似假寐。

午饭之后小憩一觉避避暑，赛过活神仙。

突然，一位不速之客跌跌撞撞从外头冲进了院中，嗓门出奇之大地喊道：“刺史大人，刺史大人，不得了啦，出事儿，出大事儿了！”

噌～

梁世道双眼爆睁，整个人条件反射一般地从躺椅上坐立起来，脸上怒气雾隐雾现地循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眨么眼，来人已经跑到了他的跟前。

正是蜀州的折冲都尉——余奎。

适时，梁世道才发现自己衣冠不整，正袒胸露肚，连连转过身去整理起来，口中不滞怒斥道：“慌慌张张成何体统？天还没塌下来呢！”

怒斥一番后，这才穿戴整齐的转过身来，望着一脸惶惶的余奎，喝道：“说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余奎抹了抹额头的汗渍，瞟了两眼衣衫还有些皱巴巴的梁世道，暗暗腹贬道，真他妈的假正经，装什么孙子辈儿。

嘴上不敢叽歪，心里骂骂过了瘾后，余奎才一副小心翼翼模样地说道：“刺史大人，今早下官就接到了蜀王殿下以蜀州大都督府名义签发的一纸令函。”

梁世道皱紧了眉头，恨不得一蒲扇甩死余奎这狗东西，气冲冲地问道：“就这事儿？你就因为这事儿而慌慌张张？余奎，莫非你是在消遣本刺史？”

“不不不。”余奎连连推手摇头，急忙解释道，“下官哪里敢消遣您啊？刺史大人。您知道这令函上面写的啥吗？”

梁世道此时的眉头都已经拧成了疙瘩，看着余奎这般模样，不由心说，莫非里头还大有文章？

随即强忍着心中的不满，重新坐回躺椅上，伸手索要道：“别跟我兜圈子，把令函拿来我看！”

余奎不语，从袖中掏出令函恭恭敬敬地奉上，递到了梁世道的手中。

梁世道将这一纸令函从头到尾看了个遍，不由一阵冷笑道：“嘿嘿，蜀王小年纪还真够不安份儿的，放着太平王爷不去当，非要给本刺史添堵。八成这幕后也有姓郭的一番出谋划策吧？”

冷笑一番后，他像是发泄一般将这令函撕扯掰碎扔在了地上，阴恻恻道：“蜀州大都督令，速召九大州府的折冲都尉前来蜀州拜见。啧啧，好大的威风，好大的气势啊。”

余奎不知道梁世道心里是咋想的，连忙附和道：“是啊是啊，这一纸令函不仅发给了下官，其他八府的折冲都尉大人应该都有份儿。蜀王殿下闹这么大的动静，这是要干啥子哟？”

“他想干什么？”

梁世道眯着眼睛揣测道：“无非就是想告诉本刺史，他蜀王李恪才是蜀州大都督；无非是想在本刺史面前显显威风。不然，你觉得他这番举动还能代表什么？”

余奎总感觉这事儿没有梁世道说得那么简单，问道：“刺史大人，那下官是不是要遵从令函，以蜀州折冲都尉的身份于五日后前去拜见蜀王殿下呢？”

“去！怎么不去？”

梁世道伸出手指指着余奎，以命令的口吻说道：“不仅你要去，你替本刺史修书给霸州折冲都尉府的张都尉，真州的樊都尉，永州的许都尉，端州的杜都尉等四人。你给他们说，届时定要遵从蜀王的令函，如约赴会前来拜见咱们这位蜀州大都督。”

“啊？”

这下，余奎更加摸不着头脑了，很是糊涂地问道：“刺史大人，这是为啥啊？这不是更加助涨了蜀王殿下的威风吗？要不如，索性就当没收到过这封令函算了，置之不理谁也不要去。”

梁世道摇头道：“不行，去还是要去的。毕竟他名义上是节制九州军务的大都督，如果不去的话，便会给他留下口舌。假如他借故上奏朝廷，会给我们徒惹麻烦来。”

说到这儿，梁世道又阴笑着提醒道：“去拜见他并不代表他说什么大家伙就要做什么，懂了吗？”

余奎面上浮现恍然大悟的神色，拖着长音哦了一声，说道：“刺史大人的意思下官明白了，大家伙要抱成团，对他阳奉阴违，是这意思不？”

梁世道用孺子可教的眼神满意地看着他，不过口中却是矜持地说道：“余都尉，话不能乱说呀。蜀王就藩蜀州乃是奉旨而来，本刺史因为府库缺银的缘故未能替他兴造蜀州大都督府，已经是心有愧疚。回头你替本刺史准备五百两纹银送到蜀王殿下那儿，就当是蜀州刺史府对于蜀王的一番心意吧。好歹召集九位折冲都尉赴会，蜀王那儿总要有酒有肉有歌舞吧？不能太过寒碜，不是？”

五百两纹银？

余奎脸色不动，心中却是差点没将梁世道的祖宗十八代给骂了出来，奶奶的，亏你敢送得出手，堂堂皇室亲王就藩蜀州，你丫就给人送过去五百两银子？你这才是寒碜人呢，梁世道！

梁世道见着余奎没有答话，又是补充道：“呵呵，五百两纹银是少了点，但对于我蜀州刺史府来说，能够拿得出来五百两已经是相当不易了。唉，整个府库空空如也，奈何，奈何~~”

余奎只得赔笑附和道：“是啊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刺史大人您也不易，我想蜀王殿下应该能够理解的。这事儿就交给下官来办吧。”

“好！”

坐在躺椅上的梁世道徐徐向后靠拢，整个人又重新躺在了椅子上，悠哉悠哉地摇着椅子，挥挥手道：“好了，没别的事儿，你先下去吧。蜀王召见你们几位，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们总该知道吧？”

余奎点点头，小心应道：“刺史大人放心，我们晓得轻重。”

不过说完话，余奎貌似没有离去的意思。

梁世道见着，好奇问道：“怎么？还有事情要跟本官说？”

余奎为难地挠了挠脸腮，苦笑道：“刺史大人，下官有些担心，心里老是觉得不安。”

梁世道双手搭在躺椅的扶手上，停止摇晃问道：“你有什么好担心？所为何事？”

余奎低声道：“您说这一次蜀王殿下就藩封地，蜀中几十个州郡可供选择，可陛下偏偏让他就藩在蜀州郡城，节制着周围其他八个州府的军务。你说，皇上是不是收到什么风声，冲着咱们在蜀州境内的蟒龙山下那处峡谷而来啊？”

“闭嘴！”

唰的一下，梁世道脸色顿时苍白如纸，整个人神经紧绷起来，从躺椅上再次坐立而起，双眼泛着凶光地喝道：“瞎嚷嚷什么？我看你是嫌命太长了。余奎，我告诉你，如果你想好好活着，最好给本官管好你这张破嘴。”

“大人息怒，息怒啊！”

余奎也是被梁世道骂得一阵惶恐，连连低声保证道：“下官跟大人都是同坐一条船，怎会瞎咧咧胡乱说话？我只是担心我们……”

“滚，滚出去！”

梁世道见着余奎还在叽歪，二话不说将手中蒲扇砸在他的脸上，猛然起立挥手逐客道：“你再胡言乱语，小心自己的脑袋不保。”

“啊？大人，下官也只是……”

“还说？给我滚，滚出去！”

“哦……”

余奎吓得后脖子一阵发凉，悻悻然地退了下去，心慌意乱地匆匆出了刺史府。

梁世道见着余奎离去后，不知道为何心里没来由一阵发慌，心中暗道，莫非真像他说得那般，蜀王奉旨就藩蜀州，真是冲着蟒龙山下的那处峡谷而来？

不行！

梁世道突然奔着书房方向快速跑去，口中喃喃自语道，以防万一，我必须给萧仆射萧大人去信一封，问个究竟！

而就在此时，漕帮帮众奉总舵主孙明延之命，押运着几大骡车的银子也已上了岸，一会儿便进了蜀州郡城。

仅仅半个时辰，几大骡车装载着沉甸甸的银两，抵达了蜀王李恪暂住的蜀州折冲都尉府大门口。



## 第658章如约而至

漕帮孙明延的银子一押运到，顿时解了蜀王李恪的燃眉之急，这下兴造蜀州大都督府的银子可算有了着落。

此次郭业让孙明延从漕帮中押运了足足十万两纹银，对于修建一座都督府已然绰绰有余。

交割完银子，李恪便让都督府中的户曹将这笔银子接受走，并尽早安排招募人手开始兴建都督府。

两天后，人手一招募够，李恪便急急下来将那座残败的都督府推倒，并在旧址上开始重建。

有了银子心里不慌，这小子立马就跟刚上岸的鲜鱼儿一般，活蹦乱跳意气风发了起来。

自然而然，这边都督府开始动土的消息，很快也传进了梁世道的耳中，惹得梁世道又是心生不快，对于蜀王李恪要长期扎根蜀州郡城的芥蒂越发加深了起来。

又过了两日，蜀州都督府那边如火如荼地开干着，李恪则与郭业在暂住的折冲都尉府中闲聊畅谈起来。

当然，厅堂中除了他与郭业之外，还多了三个人，一个是益州府的折冲都尉邱衡，一位是松州的折冲都尉徐烈，滕州的折冲都尉张定疆。

算算日子，蜀州大都督府的一纸令函已经发出去了五天，今日正是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们如约赴会的日子。

正如康岳山所保证的一样，这三州的折冲都尉今日一早便抵达蜀州。三人与郭业暗地里见了一面之后，便在郭业的带领下前来拜见蜀王李恪，并纷纷表态今后定当听命蜀州大都督府的节制，唯蜀王殿下马首是瞻。

凭空得了三州的折冲都尉效命，李恪岂能不高兴不兴奋？

在与三位折冲都尉交谈之际，李恪掩不住眉宇上的欣喜，不时偷瞄着郭业，心中赞道，这次真是得亏了郭业随行陪伴就藩啊，如果不是他回了一趟陇西，这三人怎会对本王如此宣誓效忠？

李恪听着郭业与邱衡、张定疆等人闲聊之际，心中若有所思，思绪俨然飘到了长安皇宫中的杨妃那儿。

他不由再次感叹母妃的眼光独到，有了郭业当真让自己如虎添翼。

此人又是替自己筹银子，又是替自己游说这三位掌控着各州府兵的折冲都尉，替自己扫除路上的荆棘与阻碍。

人才，郭业真乃人才，真乃不可多得，不可或缺的人才啊，本王定不能亏待于他。

随即，他突然爽朗一笑，冲着邱衡三人说道：“这次本王就藩封地，真是多亏了郭长史的辅弼啊。唉，又是替本王筹募银子修造都督府，又是替本王奔走各州联络诸位都尉，不易，当真不易啊！”

邱衡与张定疆三人本来还有说有笑，突然听见蜀王突发感慨起来，不吝溢美之词地对郭业褒奖起来，立马沉默了下来。三人不免彼此对望了几眼，随后纷纷拱手对李恪说道：

“郭长史能够如此尽心尽力，也说明殿下您的识人善用啊！”

“郭长史名声在外，近来因为在吐蕃的英雄壮举，更是被坊间百姓口口称

颂，身为蜀中人，我等与有荣焉啊！”

“依邱某来看啊，郭长史就是千里马，而蜀王殿下您就是那慧眼识珠的伯乐啊。两人这么一搭配，才是真正的相得益彰，相得益彰哩。”

郭业看着这三个好歹也是征战沙场下来的中年汉子，彼此说着献媚的话，不由起了一阵鸡皮疙瘩，奶奶的，肉不肉麻啊？

不过他还是很懂分寸知进退地站了起来，谦逊道：“蜀王殿下您谬赞下官了，三位折冲都尉大人也高看抬举郭某了。郭业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是应当应分责无旁贷。而蜀王殿下素有贤明在外，郭某觉得能够辅弼殿下也是一大幸事啊。”

郭业这话一出，李恪脸上笑得就更加春光灿烂了。因为郭业在他面前，并未因此而居功至傲，也没有忘了自己的身份，还适时对自己这个处处碰壁不得意的蜀王一番吹捧，让他在邱衡、徐烈三人面前有了挣足了面子。

这时，一名中年官员跑进大厅，郭业认识这人，乃是此番随行李恪到蜀州就藩都督府的户曹官，姓何名雍，专司蜀州都督府的钱粮之事。

何雍一进来，便冲李恪报道：“殿下，刚才蜀州折冲都尉府的余奎余都尉派人前来，说是奉梁刺史之命给咱们蜀州都督府送来银子，说是为殿下款待九地州府的诸位都尉大人而略尽绵薄之力。”

“哦？”

李恪眉毛一跳，脸上不由浮现欣喜，撇撇嘴讥讽道：“梁世道居然会派人送来银子？他不是说刺史府的府库中空空如也，他梁世道囊中羞涩吗？偏偏在本王召集九府折冲都尉前来拜见之时，他送来银子聊表寸心。哼哼，莫非他这是服软了？你说呢，郭长史？”

最后他有些得意洋洋的看着郭业，昂首挺胸就跟斗胜的小公鸡似的。

郭业心道，真是少年心性啊，喜形于色还善变，看来还不够成熟。

随即，他问何雍道：“何户曹，梁刺史让余都尉的府兵送来多少银子啊？”

何雍张开五指比划了一下，道：“五百两！”

嘭~

话音一落，堂上的李恪骤然起身，一脚踢开跟前左手边儿的一鼎鹤嘴铜香炉，怒目圆睁望着何雍，气急败坏地喊道：“何雍，你是说梁世道派人就送来五百两银子？你确定就是五百两？”

何雍见着李恪突然发起火了，一时半会找不到南北，苦笑着解释道：“殿下，真是五百两银子啊。下官刚才在外头院里点算了好几次，决计不会出错。”

“欺辱太甚，欺人太甚，贼人焉敢欺我若斯？？？”

李恪这时再也不淡定了，满目尽是怨念地冷声低吟道：“五百两银子，偌大一个身为蜀州一地的刺史府，不仅给本王准备一座残破的片瓦不全的都督府，还拿五百两银子来搪塞本王。这是当本王是臭要饭的？是可忍，孰不可忍。郭长史，三位都尉大人，你们看到了吧？你们看到了吧？”

“不行，本王受不了啦，这份侮辱不能白受。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本王必须迎头痛击这狗胆包天的梁贼，狠狠教训他一番。”

“郭长史，三位都尉大人，你们甘心眼睁睁看着本王受辱？”

李恪的脸色青红相交，一边念叨着，一边原地转着圈圈，整个人就跟疯

魔了一般，片刻都安静不下来。

何雍彻底看傻眼了，不知道自己刚才到底说错了什么，心有余悸地看着郭业。

郭业挥挥手，示意他暂且退下。

待得何雍退下，郭业又迎来徐烈、邱衡、张定疆三位折冲都尉的目光，三道眼神几近相同，只有三个字：肿么办？

郭业对三人轻轻摇头，暗示他们三人不要声张，也不要表态。

然后他径直走上前去，来到李恪身边轻声安抚道：“殿下，殿下，你莫非忘了我当初和你说的话？你一定要冷静，一定要懂得蛰伏啊。不然你这么一冲动，就真的中了梁世道的奸计，落下了大把的口舌，千万不能授人与柄啊，殿下！”

喇~

李恪青红相交的脸上尽是怒色，双眼充满着委屈，眼眶有些湿润，这眼泪花儿兴许说掉就能掉下来。

郭业见状，这得受多大委屈才能这样啊？

唉，到底是少年人，心性与心智都差点意思啊！

随即，他又语重心长地说道：“殿下，越王勾践当年国被灭，还被擒到吴国当俘虏，受着吴王夫差的侮辱。可人家怎么干？并未因此而义愤填膺，也没有因此而消沉。卧薪尝胆的典故，殿下莫不是没听过？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蜀王殿下，梁世道所做的一切，你当千方百计忍让之。”

“梁贼连番侮辱本王，岂能甘心受之？郭长史，道理我懂，但是本王还没到越王勾践那个地步。我还是大唐的皇子，奉旨前来就藩的蜀州大都督。我凭什么要这么忍让他？”

这下，任凭如何好言规劝，蜀王但淡定不下来，看来已经被梁世道刺激到临界点了。

郭业见着李恪步步踏进梁世道的陷阱，不由冷笑一声，一针见血地指道：“凭什么？就凭殿下您还没彻底掌握九地州府的军务。敢问殿下，今天已经是第五日了，可是除了邱衡、张定疆三位都尉大人前来拜见，剩余六府的折冲都尉呢？他们如果动身的话，也应该抵达蜀州了吧？那么此时，他们又在何处呢？殿下，您就不能好好冷静下来想一想吗？”

李恪稍稍迟疑了一下，不过口中还是执拗地叫嚣道：“那又如何？莫不成他们身为大唐的臣子，还敢不遵圣命，不听从本王的节制不成？”

郭业一阵无语，这幅撒泼德行还是素有贤明的蜀王李恪吗？真是越来越让人失望了。

就在这时，大厅外又跑进来一名甲冑齐身，腰佩横刀的校尉，正是致果校尉刘振轩。

只见刘振轩跑进大厅中后，先是冲李恪躬身行礼一番，而后才冲郭业拱手叫道：“禀报郭长史，末将听您的吩咐带着手下弟兄在刺史府外一直盯梢着。就在一个时辰前，末将发现霸州五府的折冲都尉悉数抵达蜀州城。而且这五人在蜀州折冲都尉余奎的带领下联袂而行，在半个时辰前一齐进了蜀州刺史府，应该是去面见梁刺史。”

嗡~

堂下邱衡、张定疆三人霎时低声议论，交头接耳了起来。

而此时，李恪整个人也仿佛被人狠狠打了一闷棍般，彻底安静了下来。

郭业则是心中暗惊，梁世道居然与其他五州的折冲都尉府暗中都有联络。

惊罢，他缓缓抬起头来盯着李恪，一语双关地问着李恪道：“殿下，这回您能忍了吗？这下您应该能冷静下来了吧？”

郭业的脸上，俨然一副果然不出我料的神色。

## 第659章揭开底牌

致果校尉刘振轩带来的消息，让厅堂之中弥漫起一股紧张的气氛，同时也让游走在暴虐边缘的李恪，彻底冷静了下来。

一时间，场面缓缓趋于安静，郭业趁势带着邱衡、张定疆三人先下去休息，晚饭宴席之时再聚。

而小小年纪少年心性的李恪，仿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一般，整个人失魂落魄地坐在厅堂中，怔怔发起了呆来。直到晚饭时间，郭业才派人来相请。

恰恰就在晚宴开席之时，蜀州折冲都尉余奎带着其他五府的折冲都尉相继前来赴宴，并拜谒蜀王李恪。

不过这个时候踩着点才来，李恪再是涉世未深也大致明白了余奎六人的立场与态度。

想想看，这些人一入蜀州郡城，不先来拜谒节制九府军务的顶头上司蜀王李恪，却是先去拜会与他们风牛马不相及的蜀州刺史梁世道。

这已经说明了一切，至少在态度上，孰轻孰重无需再说。

而且偏偏还是在梁世道与李恪这个新任蜀州大都督势成水火之时，里头个中意思，已经很明显。

因此，这顿晚宴，这顿蜀州大都督宴请九府折冲都尉的晚宴，吃与不吃已经不再是那么重要，已经没什么重大的意义了。

席间，余奎六人同为一桌，郭业与李恪，还有张定疆三人同一桌，基本上两桌毫无交流，彼此各吃各的，各聊各话。

偶尔间，即便两桌会有一些觥筹交错的敬酒，那也只是无关痛痒的面上交流。

李恪尝试着努力，与另一桌的六人招呼几声相询几声，但余奎等人好似有了默契一般，顶多是打着哈哈的敷衍一番，从来不回应实质性的问题。

对李恪不时敷衍着客套话马屁话，但是至始至终从未有过表态，也从未有过立场方面的选择。

李恪这位堂堂的藩王，天家贵胄，顿时又有了一种热脸蛋贴人家冷屁股的羞辱感。

受了对方六人的冷落之后，他只得重新回到原位，猛灌自己杯中酒，喝急之下呛得连连咳嗽。

郭业见状，不由又是一阵摇头，殿下啊，你这又何必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无异于自取其辱啊。

差不多酒足饭饱之后，余奎率着其他五位折冲都尉相继起身，托词不胜酒力要早些回去就寝，纷纷拱手冲李恪告辞离去。

当六人一起离开了宴席出了大厅后，余奎突然又去而复返，冲李恪拱手说道：“殿下，刚才霸州等五州的折冲都尉让下官替他们转达一声，因为军务繁忙的缘故他们不能久离本州。因此，他们明日一早便会启程各回各州，回去坐镇折冲都尉府，还望殿下见谅。”

说罢，很是恭敬地再次冲李恪躬身拜别，转身跑步离去。

不过他的恭敬看在李恪眼中，却是赤裸裸的挑衅与无视，更多的羞辱在里间。

嘭~

李恪现在喝了二两小酒，又因为年纪小的缘故不胜酒力，早已是面红耳赤，双眼几乎喷出火来。

一拳重重地擂在酒桌上，咬牙切齿一字一字顿道：“欺人太甚，贼子竟敢欺我若斯！！！”

霎时，同桌的邱衡、张定疆三人面面相觑，最后统一了眼神汇聚成一道目光望向了郭业。

郭业与他们一对视后，便摇了摇头，不过脸色也变得阴冷起来。

梁世道，你真是无法无天，闹得没边儿了，竟然连半点面子也不给，哪怕敷衍一下的心思都不肯有吗？你妈的，你这是要彻底闹僵，逼得蜀王没脸在蜀州呆下去啊。

就在这时，负责带人监视其他五府折冲都尉行踪的刘振轩又跑了进来，冲郭业喊道：“禀报长史大人，余奎领着其他五府都尉大人离开之后，又，又朝着蜀州刺史府的方向行去。”

嘶.....

邱衡、张定疆几人再次抽起了冷风，不是说不胜酒力要早些回去休息吗？这怎么又跑刺史府去见梁世道了？

这帮人今晚这是彻底要将蜀王殿下的脸给打肿了呀。

“唉.....”

李恪整个人突然萎靡了下来，长叹一声，挥挥手意兴阑珊地说道：“罢了罢了，看来他们铁了心要与梁世道蛇鼠一窝，不将本王这个蜀州大都督放在眼中了。梁世道啊梁世道，你这是想让本王这个大都督当个摆设，彻底将本王撵出蜀州啊！”

紧接着，李恪又对张定疆三人挥挥手，苦笑道：“徐都尉、张都尉、邱都尉，你们三人明日也一同返还各自州府吧。”

交代完之后，李恪再也不看众人一眼，有气无力地转身欲要离开走入内堂。

郭业看着李恪转身走了几步，萧索的背影透着无奈，暗道，少年心性，养气不足啊。

陡然，他冲着李恪喊道：“殿下留步，莫非你这么快就认输了？”

李恪身形一滞并未转身，却是停住了脚步，有些丧气地叹道：“郭长史，本王不认输能行吗？你也看到了，如今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本王居然只能如臂使指三家，其他六府的都尉对本王尽是敷衍，尽是阳奉阴违。你觉得本王还有什么资本和梁世道斗？胳膊怎能扭过大腿？这不是自取其辱，徒惹笑话吗？”

郭业朗声道：“斗，怎么不斗？就因为殿下您是天潢贵胄，你是皇室亲王，就因为你是奉旨就藩的蜀州大都督。你若在梁世道这么一个小小的地方刺史面前露了怯，将来皇上如何看待于你？你让远在长安城的太子，魏王他们又如何.....”

下面的话太过露骨，他没有说出口。言下之意，你李恪连一个小小的地方刺史都斗不过，你将来凭什么和太子，和魏王一争长短？

听罢，李恪的双肩不由颤了颤，缓缓转身，双眼充满羽翼地望着郭业，问道：“那依郭长史之见，本王与梁世道还能斗上一斗？但是今日余奎等六位

折冲都尉的态度你也看到了，他们是铁了心要与梁贼抱成团。任凭本王百般游说，也是无济于事啊！”

郭业轻笑着摇了摇头，道：“殿下，他们抱成团那是他们的事儿，梁世道不就是希望您知难而退吗？既然无法让那六位折冲都尉为你所用，我们索性对他们不再寄予厚望。他梁世道有他的蛇蝎计，我们也有我们的过墙梯。不就是见招拆招嘛，谁不会？”

“啊？”

李恪此时双眼放出光亮来，疾步跑到郭业跟前，很是激动地喊道：“郭长史，你莫非早有应对之策？”

郭业自信地笑道：“殿下，出来混的，谁不备上几招防身伎俩？呵呵，他梁世道既然不想让我们在蜀州立足，那我也只能使出我的底牌来了。”

“呀？你还有底牌？郭长史啊郭长史，你瞒得本王好苦。你说你为何不早说你有底牌暗招，也让本王宽心呢？”

李恪苦笑连连，虽是埋怨郭业的隐瞒，但是眉宇间却是掩不住心情的激动与高兴。

郭业拱拱手，歉意道：“殿下，我之所以瞒着你，那是因为这底牌一用，必定牵连甚广。我当时是想着，如果能不用，尽量不用。”

李恪道：“眼下这情况，郭长史你觉得还能不用吗？快快说来，你这底牌到底是什么？如何对付梁世道及其他六府的折冲都尉？”

郭业抬抬手，示意李恪稍安勿躁，转头对张定疆、邱衡说道：“三位大人，你们按照计划明日便回各自州府。但是你们切记一点，接下来的日子，无论你们各自州郡发生了什么情况，都不得动用府兵镇压百姓，不得对百姓挽弓射弩，动起刀枪来。”

“啊？什么意思？”

三人听罢面上纷纷错愕不已，纷纷出口问道：“郭长史，你究竟要做什么？”

郭业冷笑道：“你们过些日子就知道了，无需多问，只需按照我说得去做就好。当然，这种乱局不会维持太久。目的只有一个，树立蜀王殿下蜀州大都督的威信，彻底让梁世道从蜀州刺史任上下台，让他连滚带爬地滚出蜀州。那么，所有事情都会烟消云散。”

“哦……”

既然郭业如此说，三人也不再多问，纷纷表示点头知晓。

倒是李恪听着郭业说得如此严重，不由紧张地问道：“郭长史，不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郭业投了一个安慰的眼神给他，拍着自己的胸脯自信说道：“殿下放心，一切有我。我带着三千孤军敢杀进吐蕃复地，我连吐蕃王爷多赤罗都敢私斩，我还会怕了梁世道这一方刺史不成？殿下你无需紧张，我早有部署。”

说罢，他冲一旁站立的刘振轩喝道：“刘校尉，你替本官跑一趟！”

唰～

刘振轩挺身而出，抱拳垂首道：“长史大人请吩咐！”

霎时，郭业身上乍现一股逼人气势，掷地有声地交代道：“你带上几个人，替我快马加鞭跑一趟漕帮总舵去见孙总舵主。”

刘振轩去过江心岛，也见过孙明延，正是传信的上佳人选。

刘振轩嗯了一声，继续等着郭业的下文。

只听郭业又道：“见着孙明延，你就说时机成熟，可以行动了。告诉他，三日后，我要在蜀中境内的岷江上，再也见不到一艘过往船只。无论是商船货船，还是客船渔船，一艘也不得在岷江上畅行。”

“啊？”

刘振轩一惊，双眼透着惊颤地看着郭业，怔怔喊道：“大人，你这是要封锁岷江？”

郭业冷冷地决绝道：“没错，封江！不仅要封江，我还要砸人饭碗，断人财路。哼哼，怨不得我，始作俑者并非老子，一切都是蜀州刺史梁世道造的孽！！！”

“末将遵命！快马加鞭，一天一夜内定将消息传到孙总舵主手中。”

“去吧，快去快回！”

“喏！”

“梁世道，因你一人，让数十万的百姓渔民和商贾断了生计，断了财路。这盘死棋，我看你怎么破？”



## 第660章频频出招

一天后，刘振轩如期将郭业的口信送到孙明延处。

接到郭业的口信后，孙明延不敢有丝毫懈怠。在当日便将郭业的这份口信，原封不动命人火速传达到了漕帮在岷江流域的各处分舵中。

两天后，岷江流域内的漕帮各处分舵开始总动员，有条不紊地执行起郭业的这份命令。

坚决执行，贯彻到底。

三天之后，岷江流域果真再也见不到一艘游弋在江上的船只，往来尽是白茫茫的一片江水，偶来水鸟掠过，愣是连只小渔船都见不到。

很快，漕帮上下封锁岷江的消息不胫而走，一时间，沸沸扬扬起来。

靠着岷江讨生计，靠着岷江赚银子的百姓渔民和往来商旅，顿时如丧考妣，不知为何漕帮会突然有此举措。

漕帮，拥众十万弟子，一直霸占着岷江，控制着蜀中境内所有江河湖海的蜀中第一大帮。

这可不是平头老百姓和小商人敢上前捋须，敢与之对抗的。他们只得口口相传，将这消息传进诸州诸府的郡城中。他们期冀官府能够出面，相助他们与漕帮协商沟通，解了封江令，让岷江之上早日破冰，可以出船。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这则消息仿若漫天蝗虫一般飞着舞着蔓延着，铺天盖地传进了霸州，真州，益州，松州，滕州等郡城之中。

最后也传进了蜀州郡城……

不过，当蜀州郡城的坊间传得沸沸扬扬之际，俨然又过了将近五天。

此时，郭业正与李恪一道出行，来到蜀州都督府的旧址上，视察着新都督府的工程进展。

因为此时刚过了正午，日头有些猛烈，旁边早有都督府小吏替李恪搭了草棚，供他休憩遮荫。

草棚之下，竹椅之上坐着李恪，身后是两名随行扈从轻轻摇着蒲扇，替他送着习习凉风。

郭业从外头钻进了草棚中，抖落了下身上的尘土，踩了踩靴子底下的泥泞，冲李恪说道：“殿下，这修缮都督府进展还算顺利，明日再让户曹何雍多花点银子，多多招募工匠。这样能够加快修缮进城，如果顺利的话，估摸着再有个把月，新的都督府就能竣工了。”

李恪一听新都督府有了着落，心情很是不错，不由称赞道：“得亏了郭长史啊，若非你替本王筹募十万两巨银，这新都督府别说竣工了，就说翻新一下都谈何容易啊？辛苦了，辛苦了，郭长史且坐着歇会儿。”

说着，他冲身边一名扈从呵斥道：“傻愣着干嘛？还不给郭长史搬把椅子来？真是半点眼力劲儿都没有。”

那名扈从平白惹来李恪一顿臭骂，真是不知冤从何处来，躺着也中枪。

当即，飞快寻来一把小竹椅搬到郭业的身后。

郭业也不矫情，口中称谢，大大咧咧坐了下来。

待他坐下后，李恪这才言归正传，正色问道：“郭长史，自打漕帮封锁了岷江之后，我可是听说岷江沿岸的各州各府有些乱套了。这封江令一日不

解，无异于断了沿岸诸州府百姓渔民和商旅的生计和财路啊。”

郭业笑着点点头，道：“没错，难道殿下没发现这几天蜀州郡城中突然涌入好多岷江沿岸的渔民吗？而且好多商旅载运着货物因为无法通行岷江，而统统都滞留在了咱们蜀州郡城之中。据刘振轩刘校尉的调查，城中的客栈几乎都是客满为患哟。撑不了几天了，到时候滞留的人肯定会越来越多。”

“嘶，郭长史。”李恪面露隐忧地问道，“这样下去会不会出事儿啊？万一岷江沿岸的这些州府百姓渔民和商贩

因为封江而无法生计，以至于到时候揭竿而起酿成民变，这就要出大事儿了。”

郭业意味深长地看了眼李恪，问道：“殿下是担心这些人因为生计而造反？”

李恪不置可否地点点头，嗯了一声。

郭业顿然冷笑道：“民变，造反，关我们何事？又跟殿下有何干系？”

“不不不。”李恪急忙解释道，“郭长史没有明白本王的话中意思。本王是说万一各州的折冲都尉府出动府兵，镇压这些百姓渔民和商贩，他们何其无辜？”

郭业心中暗赞了下，还算你小子没有因为对付梁世道而利令智昏，天性还算纯良，

随即，他摇头笑道：“这一点，殿下无需担心。如今四海还算承平，当今圣上曾三令五申下旨到地方，要求各州刺史善待百姓，轻徭赋役，休养生息。而且各州都设有折冲都尉府坐镇，就算百姓渔民想要民变，也难成气候。至于折冲都尉府是否会血腥镇压百姓，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难不成皇上的话，他们当成耳边风，不怕朝廷降罪？放心吧，百姓渔民只是暂时委屈一番，各地折冲都尉府真要动武，也只会针对封锁了岷江的漕帮。”

“呃……”

李恪听着郭业这般解释，心安了不少，不过很快便又惊讶道：“郭长史，这漕帮总舵主不是你的旧友吗？如果九州的折冲都尉府围剿岷江的话，那你岂不是置朋友于险地了吗？这可是不义之举啊，呃……本王不是那个意思，郭长史，本王是说……”

郭业见着李恪一阵着急忙慌，神情尴尬至极的解释，不由哈哈笑道：“殿下真是杞人忧天了。漕帮门下十万弟子，一个折冲都尉府又有多少府兵？蜀州属于上等州郡，按例可配两千府兵。但是你觉得就凭一个折冲都尉府的兵力，能够剿灭得了漕帮吗？”

“不能！”

李恪果断地摇头说道：“肯定不能。但是郭长史，如果真州、霸州等五州折冲都尉府与蜀州折冲都尉府合兵一处，漕帮毕竟是江湖帮派，凶多吉少呀。”

“哈哈。”郭业仰天一阵长笑，反问李恪道：“殿下，谁给他们的权力合兵一处的？莫要忘了，如今您是奉旨就藩蜀州大都督府，出任蜀州大都督，节制九州都尉府的军务。没有您的明文下令，他们敢私自结兵一处吗？只要他们敢纠结兵马汇聚一处，您大可上奏朝廷，说他们拥兵自重，不服蜀州都督府的节制与调令，让朝廷直接下了他们几人的折冲都尉一职。到时候您不是正好可以洗牌，将九地军务彻底掌握手中吗？”

原来如此！

顿时，李恪恍然大悟，惊赞道：“郭长史，你原来是打着这个主意啊？对啊，如果仅凭一府兵力岂能剿灭得了漕帮十万众，但是他们如果未经我这蜀州大都督的同意，敢私自结兵一处的话，我正好可以上奏朝廷削了他们的都尉一职。这样本王就顺理成章有了理由了，高，高明啊！”

郭业矜持地笑了笑，刚想谦逊几句，突然又听李恪一惊一乍喊道：“不对啊，郭长史。如果他们六府折冲都尉向我请命，要求合兵剿灭这漕帮，又怎么办？”

啪~

郭业猛地一拍大腿，朗声道：“这才是好事啊，殿下您正可以拿着这事儿作为要挟，让他们以您马首是瞻，从今往后听任你的调令啊。如果他们不同意，你就不表态。大可以托病，或者干脆躲到哪里游山玩水几天，不理睬他们。”

李恪摇头苦笑道：“郭长史，那如果他们真愿意表态，从今往后听本王的节制呢？那本王可真就要对漕帮动刀子了？那也太过不仁义啊，漕帮毕竟相助本王，又是你的朋友，这，这……”

我的天，郭业顿时郁闷地翻了翻白眼，暗骂，这小子真是榆木疙瘩不开窍啊。

当即，他轻声吐道：“殿下，你咋转不过弯来呢？如果他们都肯听命于你的节制了，目的不就达成了吗？到时候我只要一道口信传到漕帮总舵主孙明延处，让他来上一场苦肉戏跟您请个罪，然后解了岷江上的封锁不就结了吗？哪里还需要大动兵戈啊？哈哈……”

“啊？”

李恪脑子有些转不过来了，呐呐问道：“这，这都可以？”

“怎么不可以？”

郭业笑道：“这不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吗？”

李恪此时整个人立马精神抖擞，直接站了起来高声喊道：“好，就这么干。还是郭长史深谋远虑，智珠在握啊。本王服了。不过……”

李恪突然双眼有些怨毒地望着蜀州刺史府的方向，恨声道：“郭长史，照你这么说，梁世道这狗贼好像一点损伤都没有啊？这也太便宜了他吧？”

“梁世道？”郭业冷笑一声，说道，“殿下，你放心吧，我会让他身败名裂，声名狼藉，呵呵，明日之后，这厮就要顶着天大的压力度日如年，直到从蜀州刺史任上滚蛋。”

李恪一听梁世道将会落得如此田地，不由兴趣盎然地问道：“嗯？为何？莫非郭长史针对梁贼，还有其他计划？”

郭业突然也站起身来，与李恪邀请道：“殿下，要不我们先去城中的大街之上转转，顺便找个茶肆品茗聊天？到时候你便会直到端倪了。”

“好，走，咱们马上就走！”

李恪已经有些迫不及待，匆匆拉起郭业冲出了草棚。

……

……

同一时间，刺史府中。

梁世道还是习惯地敞怀露胸地躺在院中摇椅上，嘎吱嘎吱悠哉地晃着，

手摇蒲扇乘着凉。

他紧闭双眸假寐着，心里却纳闷着，这段时间蜀王李恪和那个惹人厌烦的郭业一直都没有动静，貌似风平浪静，这委实太过诡异了。

但是他知道新的蜀州都督府已经在动土修缮，看蜀王的架势应该是铁了心要扎根下来。

这反差太大，令他心中疑窦云云。

而且，自己发往长安给萧仆射的信，至今还没收到回音。

一时间，梁世道有些不安起来，总感觉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

就在他患得患失之间，突然——

咚~咚~~咚~~咚！！

一阵脚步声在耳间炸响，吓得他整个人如惊弓之鸟般紧绷地从躺椅上跳了起来。

刚要循着声音去看到底是谁跑来。

就听见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又是余奎这个不请自来杀千刀的家伙。

余奎一近到梁世道跟前，就哇哇叫道：“刺史大人，不好了，不好了，出事儿了！”

梁世道满面怒容，喝骂道：“住嘴，出你麻痹的事儿，你天天嚎丧，不会换些新鲜的词儿？”

余奎这次没有被骂蔫，还是一副天塌下来的惶惶之色嚷嚷道：“梁刺史，你出府转转吧，现在整个郡城中流言蜚语，都传扬着关于您的谣言呐！！”

“流言蜚语？谣言？”

梁世道怒火中烧之下突然整个人打了冷颤，好像有大事要发生一般，眉头拧成了拳头大的疙瘩，呼喝道：“余奎，到底城中流传着什么谣言？居然跟本官还有关系？”

## 第661章流言蜚语的破坏力

余奎抿了抿干裂的嘴唇，咽了口唾沫，嘶声叫道：“刺史大人，城中大街小巷，茶肆酒楼，客栈集市都在传言，传言此次漕帮封江以至于数十万百姓断了生计的始作俑者，就是你哇！”

“什么？这关本刺史何事？漕帮在岷江肆虐造孽，自有各自折冲都尉府派兵前去剿灭，关我屁事？这些刁民是要造反吗？”

梁世道怒极而骂，同时气得挥舞双臂之余失去了身体重心，不由踉跄了上下两下，险些跌倒在地。

余奎见机立马上前将他扶住，说道：“刺史大人，也不知道是谁先嚼得舌头，说是因为你处处作梗蜀州大都督府，老琢磨想将蜀王殿下撵出蜀州，以致蜀王殿下无法节制各地军务。因此，才让都督府的军令无法畅达，各地折冲都尉各自为政不服都督府令，最终各地都尉府的兵力无法合围一处，共同对付漕帮十万帮众。唉，反正现在城中已是沸沸扬扬，什么难听话都有哇，八成要出大事儿了……”

“谣言，这是谣言，这是赤裸裸的以讹传讹！！”

噤，梁世道一把甩开余奎的搀扶，怒目圆睁地喝道：“肯定是有有人在背后作怪，坏本官的官声，陷本官于不义。这是明目张胆地栽赃陷害啊！余都尉，你去查，去将这造谣之人传出来狠狠严惩之，为本官辟谣！”

余奎一张脸扭曲得跟苦瓜似的，心中道，刺史大人唉，其实人家也没瞎掰，您的确是在处处作梗，千方百计想着将蜀王殿下撵出蜀州哇。

不过这是他的心里话，他可不敢这个时候触了梁世道的眉头，而是苦笑摇头道：“大人，您觉得还要查这背后造谣之人吗？这谣言里，谁是恶人，谁是苦主，一目了然。咱们就是闭着眼睛想想，也能知道谁才是真正的谣源哇。”

“嘶……”梁世道眼珠子又暴突了一下，抽着冷风猜测道：“你是说这是蜀王搞得鬼？难道连漕帮封锁岷江这一连串的动作，都是与这谣言遥相呼应的？不可能，蜀王只是个半大孩子，而且又初来蜀州，他哪里有这般通天本事。余奎啊，漕帮可不是阿猫阿狗的小帮派，足足十万弟子的蜀中第一大帮呐。”

余奎听罢，心中颇为失望道，看来刺史大人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

随即，他提醒道：“大人，莫非你忘了蜀王殿下身边还有那么一位难缠的人物？”

“郭……郭业？”

这下，梁世道也瞬间明白了过来，恍然大悟般叫道：“是了是了，就是他。此人乃陇西人氏，在蜀中交游广阔，而且据传闻他当年在陇西的时候，与这漕帮就是不干不净。对，就是这郭贼在背后搞得鬼。他这是要陷本官于不义，置梁某为诸州诸府数十万百姓的众矢之的啊！”

余奎继续苦笑道：“大人，何止是靠着岷江过日子的数十万百姓怨恨您啊？只要这番谣言一传出蜀州，传进其他几个州府，恐怕各州府的刺史大人都会记恨您，唾弃您啊。如今其他几个州府的情况也是不容乐观啊，听霸州折冲都尉府那边的来信讲，霸州那边的百姓渔民还有商贾已经将当地刺史府

围得水泄不通，足足已有三天。”

“啊？郭贼，郭业狗贼，这是要本官在蜀中官场彻底无法立足啊。”

梁世道听着余奎这般说，手心渐渐有些发凉起来，咬牙切齿地恨恨说道：“不行，我不能任由他们胡来，必须出面澄清此事，这跟本官半点关系都没有的。余都尉，走，你随本官去城中见蜀州父老，我要当着他们的面辟谣！”

“您要出府去城里？”

余奎一副见了鬼的样子看着梁世道，连连劝阻道：“大人，你可要三思而后行啊。你知道现在城里乱成什么样儿了吗？你知道城中百姓都在口口相传，骂骂咧咧着什么吗？”

梁世道足不出府，哪里会知道这些最新实况，不由问道：“他们都说些什么？”

余奎弱弱地看了眼梁世道，轻声说道：“城中处处都是群情激奋，特别是那些断了生计的百姓渔民和商贾，个个都是义愤填膺骂着大人。什么难听的话都有呀……”

“他们指责大人尸位就餐，乃是一等一的昏官。”

“他们说您吃人饭不拉人屎。”

“他们骂您始作俑者，绝无后乎，断子绝孙，无子送终！”

“他们更是说……”

说到这儿，余奎的说话声戛然而止，有些难以启齿了起来。

梁世道气得浑身抖如筛糠，双拳握得死紧死紧，一张脸皮憋得一会儿青一会儿紫，寒声问道：“说什么？他们还说什么？他们想干什么？”

余奎低着头刻意避开梁世道那要吃人的眼神，硬着头皮说道：“他们说既要您断了他们的活路，他们便要拆了你这刺史府，扒你的皮，抽你的筋，将你生吞活咽，将你剥成肉酱拿来喂豺狗。”

“敢！！！”

梁世道气得暴跳如雷，声嘶力竭地咆哮了一声：“他们胆敢造反不成？”

一个不小心，梁世道将箍发的幞头碰到地上，顿时披头散发里起来，加上本来就衣衫不整露怀袒胸，此时更像是一个喝醉了酒的疯子。

这般模样看得余奎一阵心有余悸，心中无语道，即便是造反，这通谣言下去，也是官逼民反啊，到时候朝廷降罪下来，蜀州境内所有官员无人能够幸免。

为保住自己折冲都尉的这顶乌纱帽，为了不受梁世道发起疯来而让自己受到牵连，余奎只得壮起胆子一把抱住疯癫的梁世道，疾呼道：“大人，冷静，冷静啊，莫要冲动，定要三思而后行哇。你要想想，蟒龙山下那处峡谷才是咱们的根儿啊……”

蟒龙山！

余奎说出这三个字，听进梁世道耳中，霎时，他仿佛被人狠狠敲了一闷棍似的，脑袋嗡嗡作响，整个人安静了下来。

徐徐，脸色趋于平静，微微仰起头来闭起双目，沉吟一声道：“对，不能自乱阵脚，不能自乱阵脚啊！”

噌噌噌～

突然，院外跑进来一名衙役，神色慌张地喊道：“报，抱，禀报刺史大

人，数以千计的百姓，还有岷江沿岸的渔民，将咱们的刺史府给围了。他们叫嚣要拆掉刺史府，要将大人您拉出去游街……”

咚！

余奎与梁世道两人的心，同时狠狠沉坠了一下，心中不约而同闪过一个念头——来了，终于来了！

梁世道此时病急乱投医，居然冲自己一向看不上眼的余奎问道：“余都尉，现在该怎么办？”

好在余奎也没让他失望，很快便给出了答复：“大人，我折冲都尉府的府兵虽然不能动武镇压平民百姓，但是调来帮忙维持下秩序，不让百姓攻破刺史府倒是没问题。这样，我先去调拨一千府兵来，大人您府中不是有处地窖吗？你先躲进地窖里头想想对策，兴许等您彻底冷静下来，就能想出应对之法了呢？”

“好，你，你赶紧去，赶紧去调拨府兵过来守住刺史府，不要让这群刁民贱民冲撞了刺史府大门。”

梁世道说罢，扭身就冲着地窖所在方向的柴禾杂院跑去，那身形踉踉跄跄真叫一个狼狈至极。

此时此刻，余奎心里突然萌生出一个大胆的想法，都说跟着狼吃肉，跟着狗吃屎，也许我余奎也该跳出梁刺史这艘随时可沉的破船了吧？

这个念头一萌生出来，就跟黄河决堤一般泛滥汹涌，一发不可收拾起来。

余奎竭力扼制着自己这个破天荒的念头，让衙役带着他走小门出府，心里琢磨，目前还是先将刺史府保住再说吧。

……

……

刺史府外。

数以千计的百姓和渔民，还有商贾带着伙计，将整个蜀州刺史府团团围住，口中不断叫嚣着梁世道滚出来，叫嚣着拆掉刺史府，活捉梁世道。

虽然此刻人们只是围困刺史府，并未开始攻破刺史府。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个现状还能维持多久。

至少现在没人开始攻进刺史府，那是因为现场百姓的情绪还没燃到最高潮，那是因为一直以来朝廷的威望，官府的公信力都格外深入人心，使得百姓们还未到疯魔的地步。

这个时候，城中从四面八方涌向刺史府的百姓越来越多，源源不断，人数正以几何式的幅度增长着。

现在就跟大锅中沸腾的开水一样，只要突破到一个临界点，锅盖自然会被沸腾的热气掀飞。

离刺史府现场仅有三十米开外的一座酒肆雅间中，郭业与蜀王李恪正靠着窗户看着眼前的一幕。

李恪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小脸有些惨白地问道：“郭长史，真，真不会出什么大事吧？”

郭业笑道：“殿下，老百姓只是向梁刺史表达一下心中的愤怒罢了，宣泄宣泄而已，不会出什么大事，你就放心吧。我不是说了吗？没人敢对平头百姓挽弓搭箭，除非他活腻味了。”

听着郭业再次保证，李恪稍稍安心了不少，又问道：“现在一切都按着郭长史你的计划在进行着，看似颇为顺利。那接下来，我们又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

郭业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蜀州刺史府的大门，冷笑一声道：“接下来咱们什么事儿也不用做，只需做好一个字！”

“做好哪个字？郭长史请明言！”

“等！等待的等！”

“等？等待？”



## 第662章权宜之计

等待，

时间在等待中一天一天的过去，刺史府外围拢的百姓渔民越来越多，好在有余奎的折冲都尉府兵在大门外镇守，方避免了刺史府被冲撞破门的危机。

不过，日复一日，蜀州百姓要求解禁岷江，还我生计的呼声越发地高涨起来。

不止蜀州一地，同时霸州，真州等地也在上演着这一幕幕相同的情景。

连日来，躲在刺史府内地窖中的梁世道当真是度日如年，藏头露尾过着苦逼的日子。

他不敢出地窖，更是不敢冒然出刺史府大门，因为他很清楚，只要他敢踏出刺史府大门半步，外头那些疯狗一般的刁蛮肯定能将他撕成稀巴烂。最后一次也得跟他来个五花大绑，拉出去游街泄愤。

蹲在地窖中，梁世道恨恨地咒怨道：“本官能落得如此田地，都是拜郭业那贼子所赐。只要渡过眼前难关，我梁世道若不将他们彻底撵出蜀州，我誓不为人！”

啪啪啪～

地窖上面有人拍了拍通道门板，传来声音道：“刺史大人，霸州刺史魏大人也来信了。他要求您尽快跟蜀王殿下取得联系，让他以蜀州大都督府的名义向九地州府的折冲都尉发出征召令，尽快合兵一处将岷江的漕帮剿灭，彻底解禁岷江的封锁，好让百姓渔民和商贾能够重新在岷江上讨生计。”

“什么？他们又来逼我跟李恪那小儿低头？？？”

梁世道满腔怒火地爬上地窖来到地面，声嘶力竭地咆哮道。

因为在不见天日的地窖中呆的太久的缘故，刺眼的阳光扎得他双眼微微眯着睁不开来，他用手稍稍一挡额头，看着余奎继续怒道：“前有益州刺史、松州刺史、滕州刺史等人跟我来信，现在霸州姓徐的也催本官？莫非他们当真相信谣言，当真以为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我梁世道不成？？”

余奎低声说道：“大人啊，如今这谣言已经传遍了整个蜀中几十州郡，整个蜀中官场都在议论大人您如何以下犯上，如何架空蜀王殿下逼得他这个蜀州大都督名不副实啊。唉，如果这个事情再不今早解决，如果传进长安去，对大人将来的前程可是大大不妙。”

说到这儿，连余奎都有些后怕，更有些后悔。后悔自己跟梁世道一起瞎胡闹，更后悔上了梁世道这艘随时都能沉掉，随时都能掉脑袋的破船。

顿时，梁世道长叹一息，有些颓废地说道：“真是千年道行一招毁啊，还是毁在一个乳臭未干的藩王手上。不，应该是毁在一个不学无术的混混痞子手上。姓郭的狗贼他就是一个地痞无赖，就是一个流氓恶棍。”

余奎轻声提醒道：“大人，实在不行，您就先服个软认个输，找蜀王殿下尽释前嫌一番。然后再给其他五位折冲都尉大人传信。让他们暂时上表蜀王殿下，表示甘愿听从蜀州大都督府节制吧。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之计，对不？”

如今对方形势比人强，如果蜀王殿下再不以蜀州大都督府的名义下令，让各地都尉府合兵围剿漕帮，恐怕各地的民怨与民愤就会越酿越大，到时候

被有心人利用搞成民乱。届时，别说大人您与我等的乌纱帽了，恐怕蟒龙山那边都会东窗事发，大家伙的项上人头都难以保全啊。”

梁世道一听余奎这话，感觉心里刺的慌，本想着又对余奎发上一通火。可是余奎所说得好像也是目前唯一能够解决事情的办法。不然，别无他法，而且事态将会越来越大，大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

随即，梁世道喟然一叹，轻声说道：“罢了罢了，一切以大局为重，暂时服个软认个栽又能如何？将来大事所成之日，今日之辱本官一定要加倍报复回来。”

余奎一听梁世道肯服软认栽，长呼一口气心里踏实了不少，趁势吹嘘捧赞道：“刺史大人能屈能伸，真乃大丈夫所为也。下官佩服，佩服！”

梁世道没有理会余奎的马屁，而是直接吩咐道：“余奎，你替本官跑一趟蜀王殿下那儿，就说本官身为蜀州的东道主，一直都想在刺史府设宴请殿下吃顿饭。请殿下务必赏光莅临。”

余奎心里鄙夷了下，瞧这话说得就跟一张破烂遮羞布一样，既要当婊子又要当贞节牌坊，我呸。

不过他口中还是连连笑着应承称是，而后不忘补充问道：“刺史大人，是不是下官草拟几封书信，让手下人快马加鞭连夜送出蜀州城，尽快送到其他五位折冲都尉的手中？”

梁世道点点头，重重咬着音叮嘱道：“切记，跟他们说暂时听任蜀州大都督府的节制，仅仅是权宜之计，暂时蛰伏而已。但，今后一切相关大事还是必须第一个报禀本刺史知悉，方能再做决议。”

余奎应了一声是，便在梁世道的挥手逐客下，返身出了地窖所在的柴禾杂院。

此时，整个杂院仅剩梁世道一人。

梁世道心里憋屈窝囊，不免望天一番疏泄心头抑郁，而后又面向长安所在的方向，心中甚是不解地嘀咕道：“真是奇了怪了，之前派人送信到长安萧仆射处，怎得久久没有回音呢？少不得，我还是要再写一封信，将蜀州这边的情形如实相告一番才是。”

“萧仆射啊萧仆射，我梁世道的身家性命，还有蜀中蜀州、霸州、真州六府折冲都尉的身家性命，都统统寄托在你一人身上了啊。杀头的大罪我们都暗中替你干了，你可不能放任我们不管呀。”

……

……

长安，萧府。

今日正是萧家的“末七”之日。

何谓末七？从人死之日算起，每七天为一个祭日，第一个七天称之为“头七”；以此类推，第二七天为“二七”；接着是“三七”、“四七”、“五七”、“六七”、“末七”，共计七七四十九天。

民间传说人有三魂七魄，七天去一魄，三年魂尽，七满魄尽，死后一年去一魄，所以要过“七期”和三周年。

今日乃萧家那位投井自杀的大公子萧慎的末七，即整整死去四十九天。

按照习俗，末七之日死者亲友要在家中给死者烧冥币、香、纸、大蜡、金银斗等作为祭奠，好让他到了地府衣食无忧，不用挨饿过穷日子。

同样，还要摆上几桌宴请前来祭奠的宾客。

萧瑀自从长子去世之后，整个人心情极度抑郁，甚至有些乖戾，动不动就发火以殴打府中妾侍和下人出气。

整个萧家一直都沉寂在一种怪异紧张的气氛之中。

哪怕今日是末七之日，府中所有人还都处于战战兢兢的状态之中。

此时，萧家的人都在院中给已死的大公子萧慎烧着纸钱，不时还请来一些和尚帮忙念经超度。

府中所有事宜除了萧家的妻妾在张罗之外，还有萧家的二公子萧廷在主持。

唯独不见一家之主萧瑀本人。

萧瑀也在家中，不过为免触景伤情并未来参加长子的末七之日罢了。

他将自己关在书房中，整日郁郁闷闷，甭说好些公务没有处理，就连早朝都有好些日子没有去了。

书房内，萧瑀正拿着长子萧慎曾经临摹的碑帖怔怔发着呆，不时长吁短叹着。

冷不丁，又是一阵狞笑，自言自语道：“慎儿啊慎儿，你怎么就那么想不开呢？你这么一走，萧家谁能继承爹的衣钵啊？唉，难道还要靠你那个不争气不长进的弟弟吗？”

“郭业，都是郭业害得你命丧黄泉，爹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陛下，陛下偏袒郭业小贼，枉费我们萧家对大唐江山社稷的赤胆忠心啊！”

“还有杨妃那个贱人，居然对我儿口出不逊，哼，等爹大事所成之日，我要让这贱人也下来陪你。哈哈哈……”

……

疯了！

此时的萧瑀不单单是抑郁乖戾，更像是一个入了魔障的疯子。

笃笃笃笃~~

书房外突然响起一阵拍门声，萧瑀闻言瞬间脸色变化起来，将手中碑帖放回桌上，整个人的神色彻底恢复了原貌。

悼念亡子冷不丁被人打扰，萧瑀的眼神中还是充斥着些许愤慨，皱着眉头喝问道：“什么事儿？不是说末七之事由二公子还有夫人他们主持吗？”

“老爷！是奴家九红啊！”

一道柔媚的声音响起，萧瑀眉头徐徐舒展开来，原来是自己最为宠爱的妾侍杨九红。

霎时，整个人的心绪也没有那般的暴躁了，慢慢走到门口拨开门栓，开门问道：“九红，你不在院里给大公子忙乎末七之事，跑我这儿来做什么？”

杨九红低着头乖顺至极地应道：“禀报老爷，前院来了宗正寺卿裴寂裴老大人，说是要重要的事儿要找老爷一趟呢。”

裴寂？

萧瑀一听裴寂亲自上门找自己，当即不敢马虎，冲杨九红吩咐道：“快请，九红，快快有请裴老大人进我书房。”

“嗯，奴家这就去。”

杨九红应和了一声，转身摆着杨柳腰扭着肥硕的大屁股，颤颤儿颤颤儿

地朝着前院返去。

## 第663章恐惧

宗正寺卿裴寂挑在萧府末七之日造访，当然不可能是来祭拜萧慎这个晚辈。

他被风骚入骨的杨九红请入萧瑀的书房之后，连口水都没喝就让萧瑀屏退附近所有人，说是有机密之事要商谈。

萧瑀闻言，不敢麻痹大意，立马将杨九红这骚娘们驱策了出去，并让她交代下去，府中所有人不得靠近书房周遭。

杨九红暗暗唾弃了一番裴寂这个糟老头子，便悻悻然地转身离开了书房。

裴寂瞅着杨九红离去，居然还屁颠屁颠地跑到门口，探出脑袋张望左右，检查门外是否还有闲杂人等。

确定杨九红走远，确定书房之外没有其他人之后，裴寂小心翼翼关起了书房的房门，然后正襟危坐在一把椅子上，脸色深冷地面对萧瑀。

只听裴寂石破天惊道：“萧大人，要出事了，要出天大的事儿了！”

可惜萧瑀好像不为所动，一副不急不慢地样子缓缓坐下，心中道，我连最有出息的儿子都死了，还能有大事能让我惊心的。

随即，他反倒安慰起裴寂来，说道：“裴老大人，稳着点，虽然我这些时日没有上早朝，但是在下诸多门生中还算有几个是争气的，还能位列朝堂之中。据他们最近传递给我的消息来看，朝廷里头好像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啊？”

裴寂摇摇头，说道：“大事并不在朝堂之中，而是在地方，在蜀中剑南道。”

蜀中剑南道？

萧瑀一听这五个字儿，立马来精神，心中不知为何突然浮现出郭业那张令人憎恨的面孔。姓郭的不是如今也被陛下发配到蜀中剑南道了吗？

当即他来了兴致，抬起眼皮问道：“裴老大人，蜀中剑南道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儿？莫非西南之地又起了什么战事？”

裴寂再次摇头，说道：“战事倒是没有。萧大人，老夫在来你府上之前，刚刚与我的一位远房侄儿叙了会儿家常。你可知剑南道蜀州等地最近时日出了什么事儿吗？”

萧瑀心中好气，明知道我最近连家门都不出，又不是朝堂之上出了事，我上哪儿知道剑南道蜀州那边出了什么事情。

等会儿～

突然，萧瑀听到裴寂话里有提及蜀州，好像联想到了什么。

继而急急问道：“蜀州等地？不正是此次蜀王殿下就藩的封地吗？他奉旨出任蜀州大都督一职，这蜀州正是大都督府开府之地啊。莫非还跟蜀王李恪有瓜葛不成？”

裴寂点点头，应道：“没错，正是蜀王就藩开府的蜀州。我那远房侄儿家中颇有资产，手下百人商旅足足四五支。他的商旅经常在蜀州、真州、霸州、松州等地贩卖茶叶丝绸和瓷器等物。可是前些日子他的商旅却是无法再在这几个地方行走，就因为唯一的水路岷江被封禁，船只无法通行。唉，损失颇为惨重。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蜀州等地谣言四起，说是岷江被一江湖匪帮

占据，而各州折冲都尉府却迟迟不派兵围剿匪帮。而各州折冲都尉府的府兵之所以无法合兵一处用以剿匪，乃是因为蜀州刺史梁世道以下犯上，处处掣肘蜀王殿下，更是纠集各府折冲都尉结党营私，一起对抗蜀王欲图将他这个蜀州大都督架空。以至于蜀王殿下无法节制九地军务，军令无法畅通。所以这才有了漕帮十万匪众祸害岷江，各地折冲都尉府却因为无法合兵剿匪，搞得蜀州等地民怨沸腾。萧大人，据老夫所知，这位蜀州刺史梁世道好像是你的门生吧？”

“竟有此事？？？”

萧瑀也是被萧瑀这则消息给惊到了，下意识地点头回道：“蜀州刺史梁世道正是我的门生，去年他来过长安，我替他引荐过裴老大人啊。”

裴寂略有记忆地点点头，捋须道：“老夫就说嘛，这人我有些印象。”

就在裴寂说话间，萧瑀心中却已是翻腾了起来，无他，就因为他清楚记得之前自己给梁世道去过一封信。信中内容就是让他戒备蜀王李恪在蜀州的一举一动，堤防位于蜀州境内的蟒龙山下的那处大峡谷之事泄密出去啊。

但是他只是让梁世道戒备和堤防李恪，并未让他明目张胆地处处与之抗衡。

这个混蛋，他都干了些什么蠢事？

突然，他猛然拍了下额头，叫道：“对了，我记得前些日子梁世道派人给我送来一封加急信，不过我因为沉湎在丧子之痛中便迟迟未拆信来看。

唉……我找找。”

说着，他便在书桌上一阵折腾翻找了起来。

很快，梁世道派人送来的加急信被找了出来，就夹杂在一摞书信和公文之中。

萧瑀急忙将信拆开细细阅读了起来，一看之下，脸色顿时巨变。

情不自禁地双手一抖，那封信函飘飘摇摇落在了地上。

裴寂见状心生奇怪，问道：“萧大人，莫非他在信中说了什么？”

萧瑀赶忙俯身将信捡起，脸色极为难看地冲裴寂说道：“裴老大人，可能真要出事儿了！”

“你看吧，你看吧。”裴寂有些痛心疾首地指着萧瑀，叹道，“我就说此事必有怪异之处。据老夫所知，蜀中剑南道一直以来都是相安无事，而且这些年皇帝都施行轻徭赋役，休养生息的黄老之策。剑南道那边更是鲜有灾情和饥荒，剑南道数以百万计的百姓都安居乐业，太平无事。怎会无端端闹出一个十万帮众的漕帮会与朝廷官府作对呢？肯定是蜀州刺史梁世道主政蜀州昏庸无道，致使民不聊生，导致处处民怨沸腾。

真是好大的狗胆，身为一地刺史居然还敢暗中与其他地方折冲都尉结党营私，此人真是不知死字怎么写啊！这梁世道乃是你的门生，无疑就是我们武德旧臣系中人。如今蜀州等地乱成一片，到处都是天怒人怨，只要有人捅到朝堂上，梁世道罪无可逃。到时候，你我武德旧臣系必定会受到牵连，你觉得长孙无忌、高士廉等天策府众臣会放过这个打击我等的大好机会？落井下石，肯定是迫不及待啊！”

萧瑀听完裴寂自己瞎捣鼓出来的分析，不由一阵摇头苦笑，叹息道：“唉……错了，裴老大人你错了，萧某也错了，大家都错了！”

裴寂眉毛一抖，浑浊老眼圆睁起来，不解问道：“嗯？莫非老夫说错了，

还冤枉了他不成？”

萧瑀先是摇摇头，再是点点头，急急说道：“裴老大人你并未冤枉他，如果此事真捅到朝堂之上，梁世道这蠢货肯定罪责难逃。但是，这件事背后还有其他隐衷，如果真将梁世道牵扯出来，也许，恐怕，你我等一干武德旧臣不仅仅是受到牵连那么简单了。抄家灭族，为时不晚矣！！！”

“什么？怎么会这样？”

裴寂虽人老眼花却是脑子不糊涂，立马想到了更为严重的事情，陡然起身问道：“萧大人，莫非你与梁世道之间还有什么事情是老夫不知道的？还是说，梁世道在蜀州担任刺史只是一个幌子，暗中还做着什么逆天之事？怎么老夫从未听你提起过？”

萧瑀也徐徐站了起来，眯着眼睛语气渐寒地问道：“裴老大人，梁世道在蜀州的确还在暗中干着一件惊天动地之事，之所以从未跟您讲，那是因为太上皇他老人家不许我声张此事。”

裴寂惊得身子一晃，抬手指着萧瑀，哆嗦着嘴唇问道：“这事儿还牵扯到太上皇他老人家？萧大人，我屡屡进宫陪伴太上皇，怎得从未听他提起过？”

裴寂惊骇之余不由心中有些悲凉，好歹他跟太上皇乃是一被子的好基友，没想到太上皇居然会瞒着他。

只听萧瑀冷冷说道：“因为这是一件株连九族掉脑袋之事，太上皇三令五申不让我告诉你，那也是为你好。毕竟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了一份隐蔽，少了一份危险。”

裴寂喃喃自语道：“太上皇，你，梁世道，蜀州，暗中图谋一件大事。”

陡然，裴寂的浑浊老眼泛出一丝精芒，满脸恐惧地失声喊道：“莫非是贞观二年，太上皇他做寿那一次，他老人家酒醉之余拉着你我在他寝宫说漏嘴的那件事？”

萧瑀苦笑地点着头说道：“还是被裴老大人猜出来了，唉，我也是失算了啊，居然将这么隐蔽这么重要的地方设在蜀州境内的蟒龙山下，还让梁世道这个蠢货替我坐镇蜀州。这次，真的要出大事了。”

裴寂不再回应萧瑀的话，而是一个人踱步在书房中团团转着，恐惧的面容下尽是忧愁，口中不滞哆嗦自语道：“萧大人，你糊涂啊，你居然如此隐秘之地设在蜀州境内。这下好了，如果蜀王殿下就藩蜀州是另有图谋的话。那我们武德旧臣系，乃至太上皇他老人家的性命，都统统攥在梁世道那蠢货的手中了。”

突然，裴寂驻足不再踱步，面向萧瑀重重地跺了跺脚，抬起手来恨恨指责道：“糊涂，你糊涂啊，萧瑀，你，你真是……咳咳……”

## 第664章诈出翔来了

“咳咳咳咳……”

裴寂一把年纪哪里还能受得了这等刺激？只见他俯下身子躬着腰，右手掩嘴一阵剧烈咳嗽，咳得惊天动地就差将肺给咳了出来。

萧瑀见状赶紧走出书桌位置，来到裴寂身边轻抚他的后背替他顺着气儿，关切问道：“裴老大人？怎么样，你还好吧？”

裴寂用力甩了下肩膀，将萧瑀搭在他背上的手打掉，面色青紫地看着他，恨声吐道：“放心，老夫身子骨还算硬朗，还能陪萧仆射一起撑到被皇上斩首示众，抄家灭族的时候。”

裴寂在武德旧臣系中享有声望，无论是年龄资历还是与太上皇李渊的私交，都无疑是武德旧臣系的头马。

即便他如今在朝中的实权没有萧瑀那般大，但好赖萧瑀都得尊他一声老大人。

对于裴寂的怨愤，萧瑀自然没往心里去。大家如今同坐一艘船，而且这艘大船有翻船沉江的危险，他哪里还有心气儿会与裴寂计较。

继而苦笑着宽慰道：“裴老大人，也许事情还没到你我想象中那般严重。可能蜀王还未发现蟒龙山的端倪，也可能梁世道能够处理好蜀州的事情呢？你且先放宽心，要不，我这就写信让人日夜兼程快马送到梁世道手中？”

“不，来不及了！”

裴寂顺顺气儿，说话也利索了不少，摇头否决道：“萧大人，蟒龙山那隐蔽之地事关你我众人的生死，也关系到太上皇的安危。你不能心存半点侥幸啊，万一那地方真曝光于世呢？那悔之晚矣！！至于你那位门生蜀州刺史梁世道，老夫已经不希望他能如何了，哼，废物，蠢货，不堪重用！”

萧瑀也知道梁世道就是头蠢猪，也痛恨梁世道不会办事，但是听着裴寂如此贬低自己的门生，脸上还有些挂不住。

当即声音有些生硬地问道：“那依老大人之见，现在该如何补救呢？”

裴寂摇头道：“现在只有先进一趟宫拜见太上皇他老人家，听听他老人家的意思吧。趁着蜀州等地之事还没被捅到长安，我们争取时间与太上皇一同制定出应变之策来。”

萧瑀指着自己的鼻子惊讶问道：“老大人是说，我也和你一同进宫？”

裴寂哼道：“萧大人，这件事情因你而起，莫不成你想逃避？而且梁世道乃是你的门生，也只有你才能定他的生死与去留。有时候，只有下棋之人方有资格选择弃子。当局者不审时度势，旁观之人如何给予意见？”

嘶……

萧瑀浑身起了几分冷意，这裴寂果真还是一如既往的看似面慈心善，却是满肚子的毒蝎心思。心中不由有些可惜道，看来梁世道这人是……唉……自作孽不可活，蠢货啊！

随即，他点头应道：“好，我这就与老大人您一同进宫，一同去求见太上皇他老人家。”

裴寂唔了一声，抖落了下宽袖袍衫，率先开门走出书房。

萧瑀喊了句老大人等我，便匆匆跟了上去，两人一道儿出了萧府，一路之上惊起了不少正做着末七法事的萧府诸人。



.....

夜色徐徐降临，裴寂、萧瑀两位武德旧臣系的大佬夜入宫闱，准备参见太上皇李渊。

与此同时，蜀州这边，余奎奉梁世道之命前来求见蜀王殿下。

如今的蜀王李恪行营还是暂住在蜀州折冲都尉府邸，也就是余奎的老窝。

余奎晚饭前就过来了，可偏偏却被刘振轩挡在了折冲都尉府门口久久未能进去。

说来也可笑，这座都尉府乃是余奎的老窝，如今却是从黄昏时辰一直吃闭门羹到现在天黑。

这段时间里，他至少跟刘振轩提过不下六次请求，要求进去面见蜀王殿下。

可刘振轩这个亲兵校尉愣是半点面子也不给他，连着六次拒绝了他的入内申请。

不是推说蜀王殿下正在休憩小睡，就是说蜀王殿下正在吃饭不便打扰，最后居然连蜀王殿下正在如厕的烂理由的都搬了出来。

余奎算是看出来了，刘振轩这小小的致果校尉，是成心不让他进去见蜀王啊。

他当然不会傻兮兮地认为刘振轩敢这么多次为难他，相反，他很清楚地知道，刘振轩也只是奉命行事，奉了蜀王殿下的命令成心为难自己，不让自己拜谒。

唉.....

余奎呆若木鸡般站在门口，心中长叹一息，这都是报应啊，之前梁刺史千方百计地为难人家，如今有求蜀王，人家还不找回场子和面子来？

看着夜幕越发拉黑，看着时辰越来越晚，蜀州城门处的闭门鼓隐约已经传来，差不多一更时分了。

八成今天蜀王殿下是铁了心不与他见面了。

没辙儿，余奎只得转身打道回府，心中不断数落着梁世道这狗日的坑爹货。如果不是姓梁的这傻鸟，他堂堂一府折冲都尉今日岂会在一个小小的致果校尉面前失了颜面？在人家面前就跟条丧家犬似的，憋气，丢人！

刚走出没多远，余奎突然听见后面隐约有人在叫他。

他转身一看，一名都督府亲兵模样打扮的士卒跑来，拱手喊道：“余都尉，我家大人有请！”

“啊？”

余奎脸上一喜，乐道：“殿下答应见下官了？”

亲兵士卒摇摇头，说道：“不是蜀王殿下要见您，而是我家长史大人要见您。喏——”

亲兵转身抬臂指了指身后不远处的一座酒肆，说道：“我家郭长史已经在酒肆二楼设了雅间儿，他说要请你喝杯水酒聊聊天，还望余都尉赏光。”

郭长史不就是郭业吗？

余奎满脸狐疑地想道，我与他素不相识，也素无交集，他无端端的要请我喝酒作甚？

也罢，看蜀王殿下貌似还倚仗此人，不如就与他喝杯水酒让他帮忙引荐一下蜀王殿下吧。不然办不成梁世道的差事，回去免不得又是一番恶骂。

随即，他点点头，回应道：“好，你前面带路。本都尉这就随你去见郭长史。”

很快，亲兵就带着余奎走向了那家酒肆。

入了酒肆上了二楼，亲兵将雅间的房门打开之后，说了一声请，便自行下了二楼。

进了雅间中，余奎看到郭业正笑意吟吟地望着自己，这笑容有点阴险，还，还……好假。

来到桌边，余奎自行拉来一张胡凳坐了下去，冲郭业招呼道：“郭长史倒是好雅兴，如今蜀州城中都乱成一锅粥了，您还有兴致请余某人喝酒。”

郭业在余奎面前摆了两只杯盏，又自顾拎起酒壶缓缓替他斟起水酒来，口中很是随意说道：“蜀州城再乱又关郭某何事？蜀州城的民政有梁刺史署理，而蜀州城的治安有余都尉管辖，好像一切都跟我没什么关系吧？”

话一说完，斟酒的动作亦是一气呵成堪堪停止。

郭业将两杯酒又相继推到余奎跟前，说道：“余都尉，这两杯酒可有说头，是专门为你而斟的。”

余奎不知郭业葫芦里头卖得什么药，皱着眉头不解问道：“不就是两杯普通水酒吗？还能有什么说头？莫非郭长史还能将两杯普通水酒说成琼浆玉液不成？”

郭业嘴角一扬，笑道：“余都尉幽默了。好吧，郭某先来讲一讲这酒的说头吧。这左边一杯呢，叫做敬酒；而这右边一杯呢，却叫做罚酒。敬酒罚酒都在您的面前，不知余都尉想喝哪一杯？”

噲～

余奎乍闻豁然起身，一副愤怒地面容看着郭业，感情是宴无好宴，话里有话啊？

当即，他冷声责问道：“郭长史，你这是什么意思？”

郭业手中拎着酒壶，对嘴自己小嘬了两口，轻笑道：“余都尉，不要激动嘛。本长史能将你单独叫来此地，至少还觉得余都尉还未泥足深陷，还没跟梁世道一般无可救药。天底下哪里有不透风的墙？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将天下人视为愚钝之人，往往到最后自己才是最愚蠢之人，余都尉，这话你同意吗？”

郭业这话说得没头没脑，却是说得余奎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又是高声大喝道：“郭长史，你这是什么意思？余某听不懂你这话中之意。”

恰恰，他这稍纵即逝的慌乱神色还是被郭业捕捉到了。

郭业心中暗道，几句模棱两可的话就能诈得慌乱，可见蜀州的秘密不少啊。果然我的猜测是对的，梁世道与各州的折冲都尉绝非表面那么简单。

随即，郭业又是诈道：“这大唐十道数百州，供蜀王殿下就藩的封地多如牛毛。可皇上千挑万选，却偏偏将他安排在蜀州。余都尉，难道还要郭某人说得再露骨一些，再透彻一些吗？”

“啊？”

余奎的双肩猛地一颤，瞳孔瞬间缩小好似惊恐至极，口中却是连连硬气道：“什么乱七八糟的，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郭业心中窃喜道，对了对了，离诈出翔来为时不远矣。

当即又是一声冷喝：“跟着梁世道一条道走到黑，他能给你什么？能保证你？蜀王殿下乃皇室亲王，奉旨来蜀州就藩开府。只要此间事了，蜀王殿下回到长安，也许正是你的一条终南捷径啊。据我所知，殿下回到长安，皇上便会论功行赏。只要殿下在功劳簿上将你画上一笔，呵呵，也许余都尉在蜀州这种偏远之地任职折冲都尉的日子就没多久了。帝都长安城中，才是大展拳脚封官加爵的祥瑞之地啊。”

“嗯？”余奎从郭业口中听出了端倪，皱紧眉头急急反问道，“郭长史，殿下不是来蜀州就藩开府吗？怎么还能返回长安城？而且你刚才说此间事了，皇上会对他论功行赏，难不成蜀王殿下不是来蜀州就藩开府，长呆封地吗？”

郭业强忍心中鱼儿上钩的痒痒难耐，继续装作一副洞悉先机和隐秘的模样，冷笑道：“谁跟你说殿下此次来蜀州就长呆不走了？此间事了，自然就要回长安接受陛下的封赏了。呵呵，余都尉你这人太实诚，说奉旨来蜀州就藩开府，你就真信啊？”

余奎再次确认问道：“难道不是吗？”

郭业眯着眼睛奸笑着，刻意压低着嗓门神秘兮兮道：“当然不是，我们是奉陛下旨意特来蜀州，来办一件大事。至于对外宣称就藩开府，那只不过是幌子罢了。呵呵，陛下这次可是下了死手和狠手，决心一查到底，谁也甭想逃出陛下的天罗地网啊！”

余奎心里藏着鬼，听着郭业这番模棱两可的话后，已经先入为主，整个人吓得三魂没了七魄，一副天都要塌下来的样子，紧张至极地脱口喊道：

“难道，难道皇上已经知道梁刺史与萧仆射暗中勾结，暗通款曲。知道他们在蟒龙山下大峡谷中私自开辟场地，铸兵造械的谋逆之事？”

开辟场地，铸兵造械？

咣当！！

郭业心里猛然惊颤，手中的酒壶冷不丁脱落在地，发出一声撞响。

只见郭业口中透着寒气，仿佛闻着惊天秘闻一般，断断续续地口吃道：“你，你是说，他们.....他们暗中搞兵工厂，准备图.....图谋不轨？”

## 第665章捅出大篓子后的犹豫

嘭！

一声酒壶落地的撞响让余奎的心防猛然收缩，再见着郭业面色巨变，听着郭业的连连惊叫，刹那间——

余奎恍然大悟，脑子顿时一片清明。

噌～

他怒目相向，指着郭业的鼻子尖儿恶骂道：“你……你你你……你诈我？”

郭业很快就从惊诧中恢复过来，他强抑着心脏的狂跳，伸手将余奎的手给拍打下去，冷笑道：“余都尉，有话好好说，犯的着如此激动吗？如今你话已出口，隐秘外泄，无异于覆水难收，现在再来讨论我诈与不诈，还有什么意义？”

趁着余奎脸色阴沉不知如何应对之际，郭业的口中连连发出啧啧声儿，奚落道：“我说你们真是狗胆包天啊，居然敢在蜀州境内私设兵工厂，私造兵械与弓弩，怎么着？萧仆射、梁世道，还有你们六位折冲都尉想密谋造反不成？”

余奎继续面色阴沉，却是急忙矢口否认道：“我不知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郭长史，话不投机半句多，余某先行告辞！”

说罢，就要拔腿离去。

就在余奎转身那一瞬间，郭业突然叫道：“余都尉，且慢！”

余奎显然着急离去，片刻都不想多呆，头也不回地走到了门口。

郭业见状，情急之下又是喊道：“余都尉，别以为蜀王殿下在蜀州城中没有可用兵力。你真以为你那一两千府兵够干嘛的？你现在是不是想着赶紧离开此地，然后带上你麾下府兵前往蟒龙山，将山下峡谷处的兵工厂给捣毁，就跟毁尸灭迹一般来个死无对证，是吗？”

郭业越是这么说，余奎离去的脚步越是仓促，转眼间，人已经走到二楼的楼梯拐角处，即将下楼而去。

“余奎，你若要冥顽不灵，自寻死路，郭某也不再多言。”

郭业使出最后杀手锏，冲着余奎的背脊喊道：“别忘了，漕帮有十万弟子。只需我一通令下，漕帮十万弟子便能瞬间奔向蟒龙山，将你们的兵工厂团团围住，顺便将你与你那两千府兵也围在当间，索性给你们来个人赃俱获。呵呵，余奎，你若想脑袋不保，你若想跟梁世道一同跳火坑万劫不复，那你就下楼去吧。看看是你余奎的两千府兵能耐，还是我漕帮的十万弟子神通广大。”

余奎的身形骤然一停，脚步同时停滞了下来，眉宇凝成团扭头望向郭业，沉声道：“郭长史，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郭业心中微微一笑，有门儿。

当即，他站在门口伸手请道：“余都尉，相比于萧仆射，相比于蜀州刺史梁世道这些大老虎，你在蜀王殿下眼中只不过是一条小杂鱼罢了。即便蜀王殿下将你擒下押往长安，也捞不到什么大功劳。你真心觉得有必要和萧瑀、梁世道他们一条道走到黑，将自己的前程，将自己的性命都托付到他们手上吗？余奎啊，只要你肯跟蜀王殿下合作，将你知道的统统说出来，那就是戴

罪立功。说不定，论功行赏之时，你这条小杂鱼儿还能鲤鱼跳龙门，跳进长安城中加官进爵呢。孰轻孰重，哪头生哪头死，你自个儿掂量着办！”

说到这儿，郭业突然甩下脸子，双手负背站在门口，冷冷说道：“余奎，我话已至此，天欲要人亡，必会先让其疯狂。是去是留，悉听尊便！”

说罢，转身便进了雅间，不再停留片刻。

进了雅间之后，他重新坐回原位，脸上一副泰然处之的样子，心里却已是翻江倒海，无声疾呼，余奎啊，你可别冲动，别他妈真虎逼呵呵的下楼啊，赶紧回来，回来……

过了许久，雅间中的郭业竖起耳朵听着外头的动静，既不见余奎进来雅间，也听不见余奎下楼而去的声音。

奶奶的，八成这厮正呆立在楼梯口，做着满脑子的天人交战呢。

进来，

进来啊，

你倒是上钩进套子，余奎！！

郭业心中大声呼唤，呼唤着余奎的“迷途知返”。

就在郭业心里也在焦灼忐忑之机，余奎的脚步声骤然响起，声音貌似徐徐逼近耳间。

天随人愿，余奎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门口……

这一刻，郭业差点有痛哭一场的心思，奶奶的，总算将这厮忽悠瘸，唬住了。

余奎面色深冷地进来雅间，来到刚才他坐下的位置，盯着郭业替他斟好的两杯酒，指点问道：“郭长史，你刚才说这两杯酒有说头？还望你再说一遍让我听清。”

郭业诧异地看了他一眼，下意识地指点两杯酒，说道：“这左边一杯美其名曰敬酒，至于这右边一杯嘛，是为罚酒。余都尉，你这是……”

咕咚！

余奎二话不说，抄起左边那杯酒仰脖子灌入口中，一饮而尽。

啪！

饮毕，余奎便将空酒杯放回桌上，抹了下嘴角的酒渍，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郭业，沉声说道：“郭长史，余奎今天喝了你这杯敬酒，你能保证蜀王殿下会对我不会追究吗？而且你能保证我戴罪立功后，蜀王殿下回到长安后会对我论功行赏，将我迁任长安任职？”

昂？

郭业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就同意了？这就妥协了？这就愿意合作了？

他当官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自然懂得一些为官之道，正所谓官子两个口，说话有两手。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应承了下来再说。

当场，他便殷勤地按着余奎的肩膀，连连赞道：“余都尉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也，正是良禽择木而栖，余都尉，你比之梁世道那种半死之人，强的太多了。哈哈……今后你我就是一家人了，来，坐，请坐！”

余奎没有郭业想象中那般点头哈腰，相反却是一脸忌惮地看着郭业，轻声回道：“郭长史，自从踏上梁刺史这艘船，我就猜到了有沉船掉脑袋的那一

天，只不过时间早晚的问题。呵呵，如今大唐国力强盛，四海承平，百姓更是安居乐业。天下大势已然成局，又岂是几个人可能撼动的？”

余奎没有坐下，郭业也不往心里去，听着对方这话他倒是听出了几分蹊跷，小心问道：“余都尉，梁刺史与萧仆射他们暗中开设兵工厂，铸造兵械武器，果真是谋反？？？”

“呵呵……”

余奎苦笑一声，说道：“谋反？哪里是谋反那般简单。郭长史，我早就知道自己是梁刺史手中的马前卒，至于他自己也顶多是萧仆射手中的一颗棋子罢了。至于萧仆射嘛，也只是发号施令主持大局之人，他并非是真正的幕后之人。”

郭业惊道：“什么？你是说此事的源头并非是萧瑀？”

我靠，没想到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连萧瑀都是不是真正的幕后之手。

郭业心里升起几分害怕，奶奶的，这次不会大功劳变成大祸事吧？莫非还捅到了天大的篓子？

余奎点点头，继续说道：“与其说是欲图谋反，不如说是欲图复辟，更来得恰当。郭长史，这下你该联想到一些什么了吧？”

复辟？

复辟……将李二陛下推倒，重新登基……莫非是……

余奎见着郭业还在瞎琢磨，稍稍深呼吸了几口气，沉声问道：“郭长史，你们很幸运，此次功劳肯定是泼天的功劳。但是，你真觉得蜀王殿下与你真的能兜得住这泼天之功，不会被引火烧身，被反噬而害人害己吗？”

郭业整个人彻底冷静了下来，不再像刚才那般雀跃了，一副老神在在的神情，再次跟余奎确认道：“余都尉，你是说开设兵工厂，铸造兵刃武器，乃是太上皇授意萧瑀这么干得？太上皇老人家为的就是暗中积蓄实力，徐图复辟，重新取当今皇上而代之？”

“没错！”

余奎斩钉截铁地承认道：“没错，蜀州、霸州六州折冲都尉府的兵力共计一万五千余人，还有蜀州境内蟒龙山下峡谷中的铸兵场，都是太上皇暗中授意萧仆射积蓄的。据我所知，这只是开始。如果按照这速度发展下去，五年之后，整个蜀中剑南道至少能够囤积有十万以上的兵力。为的就是找寻时机，为太上皇他老人家登高一呼而响应。如果再加上太上皇他老人家当初在朝中以及在各道各州的旧部，呵呵，成事的机会很高很高。梁刺史跟我说过，届时，我们都是从龙之臣，都是太上皇他老人家复辟皇位的开国元勋。”

说到这儿，余奎又是一阵懊恼，叹道：“可惜啊，可惜这个计划还在襁褓之中就被你和蜀王殿下就藩蜀州，给彻底打乱了。”

郭业此时已经一脸呆滞，他已经预感到自己捅了大篓子，差不多将天捅了一个大洞，奶奶的，居然还牵扯到太上皇李渊，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添堵找罪受吗？

他有些恍惚失神地叹道：“没想到你们在暗中干了这么多事，真他妈的可怕啊。原来太上皇他老人家至今还未放下他的皇位，一直都在暗中积蓄实力，等待着来日的反戈一击啊，真狠，真阴！”

余奎听着郭业这番感叹，脸上既有几分担忧，又有几分侥幸，反问道：“郭长史，既然你已经直到了所有的前因后果，清楚了事情的真相。我问

你，你还想着建功立业将此事查下去吗？呵呵，功劳是天大的功劳，就怕你和蜀王殿下无福消受哟。要不，这件事情我只当没说过，你也没听过，大家就当没发生过吧？权当余某和郭大人交给朋友，如何？”

说到这儿，余奎见着郭业还在怔怔失神，他不忘补充道：“梁刺史那儿，经过此次岷江封禁之事，我想对于蜀王殿下，他应该会有所收敛了。今后，大家在蜀州地界儿上，尽量彼此不侵犯，相安无事，可好？”

## 第666章郭业的失望

“呃……”

霎时，郭业口中拖着长调，脸上显出了几分犹豫之色。一时间，不知如何回应余奎的反问。

此时的他，除了心中充斥着犹豫与踌躇的负面情绪之外，还有心有余悸的后怕。

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事儿居然扯着扯着，将太上皇李渊这头隐藏的大BOSS都牵扯出来了。

这下倒好，一不留神居然一脚踩进了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俩暗潮涌动的泥沼里。

之前，他从余奎口中诈出了蜀州境内蟒龙山下大峡谷中，藏匿着一座兵工厂。

初闻之下，他深感窃喜和庆幸。因为只要端掉蟒龙山的那座兵工厂，将梁世道与萧瑀的密谋造反之事捅进长安朝廷，捅到李二陛下耳中，这两个狗彘子就在劫难逃，不死也要脱层皮了。

可谁知，尼玛，幕后黑手居然是暗地里不安分的太上皇李渊。

复辟，李渊要复辟！！

敢情李渊自打玄武门事变被逼退位之后，一直都是暗中做着准备，积蓄着力量，准备重新夺回皇位啊。

真是人老心不老，这位老皇帝一直都对李二陛下准备着下死手下黑手呐。

现在一牵扯进李渊，那么与郭业之前所设想的就偏离太大太远了，这绝对不是他所能搀和进去的一场游戏。

当今圣上李二陛下与太上皇李渊之间的博弈，他算老几啊？他谁也得罪不起，招惹不起啊。

两人之间的博弈，往大了说，是大唐帝国最顶层两股势力的角逐；往小了说，这是人家父子俩关起门来的家务事。

哪怕他站在李二陛下的一方，将此事捅进长安中，他不觉得李二陛下会因此而嘉奖于他。他很肯定，李二陛下纵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也会将此事捂得严严实实，内部消化掉。

因为李二陛下是出了名的要面子，他要在全大唐天下的百姓面前扮演好孝顺儿子，他要将以孝道治理天下发扬得淋漓尽致。

他不可能会因为此事，对太上皇李渊发难，那不是当着全天下人的面儿，自己扇自己耳光吗？

李二陛下不会这么干，充其量也只是低调处理。

而郭业在李二陛下面前绝对不会因为此事，而捞到好处。相反，李二陛下会因此一脚踢走郭业这破坏李氏父子安定团结的臭痰孟臭夜壶，任其自生自灭。

到最后，如果李渊不死的话，他还会招惹到李渊的忌恨，甚至反扑。

李渊要借机打击报复郭业，甚至整死郭业，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别看人家现在是退了位的老皇帝，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烂船还有三千钉。



到时候，出了名要面子，出了名“孝顺”的李二陛下会因为他而当着全天下人的面，跟父皇李渊对着干吗？

用脚指头都可以想像得出来，绝不可能！

这笔买卖怎么做都是不划算，不仅捞不到功劳，得不到好处和实惠，还会引火烧身，毁了自己。

奶奶的，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居然不经意这么一捅，捅出天大的娄子来。

不行，不能作茧自缚，更不能自寻死路。

刹那间的功夫，郭业心中已经有了定夺，冲着余奎连连摇头说道：“余都尉，这事儿捅出去，你们死路一条，我郭业也捞不到好。我不能摊这趟子浑水。罢了，你就回去跟梁世道说，蟒龙山下大峡谷的兵工厂一事我已经知晓，他如果不想死得快些，就在蜀州城中老老实实。别再与蜀王殿下对着干，从今往后，九州军务必须由蜀王殿下节制。否则大家撕破脸皮的话，你们的损失才是最大的。至少，我不会走上抄家灭族掉脑袋的绝路。”

余奎听罢，微微点头应承道：“郭长史，看来你比我想象中要理智。好，梁刺史那边我会替你传话。至于蟒龙山兵工厂之事，我只当没说过，你也只当没听过，大家相安无事，都是求口安乐饭吃。”

郭业轻轻应了一声好，奶奶的，谁愿意挨和谁去挨和，老子才不会傻帽到去做那得不偿失，两厢不讨好之事。

“不行！”

突然，雅间门外窜进来一道黄影，清脆的声音中透着些许威仪，断然阻止了郭业与余奎刚要达成的私下协议。

“蜀王殿下？”

郭业已经看清了来人，正是一身明黄蟒袍的蜀王李恪。

他不由奇怪道：“殿下，您怎么来了？”

余奎一见李恪突然冒出来，心中暗惊，莫非刚才我与郭业的说话，他都听见了？

心虚之下，立马抱拳请安道：“末将余奎，见过蜀王殿下，千岁，千岁，千千……”

“余都尉不必多礼！”

李恪抬手再次打断了余奎的问安，眯着眼睛看着他，说道：“余都尉，你刚才说得话，本王已经在门外全部听见了。”

嘶……

余奎与郭业相继讶异地抽了一口气，毕竟李恪乃皇家子嗣，堂堂的亲王，这种大逆不道之事被他听见耳中，余奎心中岂能不发虚？

而郭业则是心中大呼意外，暗骂了一声，不是让刘振轩替我看紧了李恪吗？怎么居然让他直到了我身在何处，而且还让他上了楼而没人通知我一声呢？

他稍稍看了两眼李恪的身后，只有几名贴身亲卫，并没有发现刘振轩的人影。

看来，李恪这次过来是有意避开刘振轩啊。

霎时，郭业心中对李恪有了一个重新的评价，那便是短短这么些日子，李恪成熟了几分，心智也高了几分啊，到底是李世民的种，都不是普通的角

色啊。

既然李恪说都听清了自己与余奎的谈话，郭业也懒得再多做隐瞒，而是轻声分析道：“殿下，此事绝对不能掺和。如果将此事面呈到皇上跟前，只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对你将来没有好处。”

李恪摇了摇头，没有正面回应郭业的劝说。

相反，他冲着余奎朗声道：“余都尉，正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本王答应你，你只要将全力协助本王，将梁世道与萧瑀他们在蜀州暗中谋划的这件事公诸于世，面呈到父皇跟前。那么，你跟着梁世道干得这些烂事，本王既往不咎。而且只要父皇严惩查办此事之后，本王以大唐蜀王，皇室血脉的身份向你保证，你不仅无罪，而且还有大功。届时，我保荐你出任大唐十六卫中的监门卫大将军，掌管长安城东西南北所有外郭城门及皇城三道门等城门守卫之责，秩正四品。”

余奎闻言，脸色顿时骤变，双眼泛着贪婪的目光，口中激动地问道：“殿下，您，您说得可是当真？不是在诓骗未将？”

一府的折冲都尉府乃从五品，突然迁升到正四品的统领左右监门卫的大将军，而且还是镇守在帝都长安城。

这对余奎而言，无异于真是鲤鱼跳龙门，天下掉馅饼啊。

李恪听着余奎的质疑，抖落了下蟒袍宽袖，小小年纪稚嫩的面颊上透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威压，冷声喝道：“本王都拿大唐亲王，皇室血脉的身份跟你保证，你觉得本王是在跟你开玩笑吗？曾几何时，大唐天家的子嗣会沦落到半点信用都没有了？我父皇乃是金口玉言，君无戏言。我身为他的儿子，余都尉觉得本王说得话会是信口开河吗？”

余奎听罢满脑子眩晕，心中庆幸道，天啊，不仅无罪，还能晋升，这，这是先人荫荫，祖宗积德啊。

鲤鱼跳龙门的机会就在眼前，岂能白白错失良机？

啪~

余奎想也不想，很是干脆地当断则断，果决应承道：“好，从今往后，余某人为殿下效犬马之劳。”

表完态之后，余奎不多做停留，再次冲李恪说道：“殿下，我不能在此多呆，不然被梁世道的人看到难免会引起怀疑。这样，殿下需要末将效劳之时，只需派人暗中传信即可。末将先行告辞了。”

李恪也是眉宇飞扬，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大手一挥朗声道：“好，余都尉静候本王的传信，你且先行回去吧。对了，替本王看紧了梁世道这狗贼，本王定要千刀万剐了此獠，以泄心头之恨。”

说话间，李恪稚嫩的脸庞上已是五官扭曲，满面狰狞。

余奎心里一颤，到底是天家贵胄，稍稍震怒便是气象万千，震慑他人心房啊。

随即，他低声唤了一句遵命，便拔腿匆匆离开了雅间。与郭业擦肩而过之时，愣是连一眼都没有瞧他，显然他觉得已经抱到了李恪的大腿，无需再理会郭业分毫。

余奎一走，郭业立马屏退了李恪身后的几名贴身亲卫，然后急急将雅间的房门关起来。

紧接着，他来到李恪身边，语重心长地再次劝谏道：“殿下，听郭某一句

劝，这件事情不能掺和。你千万不能冒然出头，将这件事捅到陛下那里啊。你想想看，一个是您的祖父，一个是您的父皇，再由你捅出此事到长安。届时，满朝文武如何看待你？皇上又会如何看待你？”

“呵呵。”李恪冷笑一声，说道，“郭长史，你多虑了。在我父皇眼中，我祖父的存在就是一份掣肘。现在，就由本王替我父皇扫清阻碍，让他大展拳脚，再由不受他人束缚与掣肘。郭长史，你不觉得这不是一次天赐良机吗？也许通过这件事情，我父皇定会对我另眼相待，到时候，哼哼，太子哥哥与魏王兄能得到父皇的宠溺，为何我不能？”

郭业一听，心知要糟，这小子显然还是不了解他的父亲，一味地要与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争一时长短了。

随即，他再次语重心长地劝道：“殿下，错了，事情并非你想得那么简单，你并不了解皇上。皇上的心里，根本不会这么想，对于太上皇他老人，皇上只会……”

“郭长史！”

李恪不容郭业说完，声音有些生硬地拒绝道：“你无需多言，你也无需再劝。本王心意已决，谁也不能更改。机会就活生生摆在本王面前，岂能就这么轻易错过？”

郭业还是不死心，这倒霉孩子真是熊孩子啊，这是要入了魔障啊。

继而，他提起嗓门，喝道：“殿下，你若这么干，肯定会后悔的！我绝对不同意你这么做！”

“放肆！！”

李恪尖着嗓子厉喝道：“郭长史，你莫要混淆了你我的身份。本王才是父皇钦封的蜀州大都督，而你呢？不过是我都督府中一长史耳。在本王眼中，你只是臣工，只是仆役，只是下人，懂了吗？哼，乱了规矩！！”

说罢，脸色阴寒地转过身，满是不悦地拉开雅间房门，拂袖而去。

仆役？下人？

你奶奶的，想要立功想疯了吧？忠言逆耳，居然还这么糟践老子？你这头小狼崽子，还是十足的白眼狼崽子。

郭业心中愤愤不平间，更多了浓浓的失望，对蜀王李恪的彻底失望。

一人独自站在雅间里，怔怔失神了许久，很快，他心中有了自己另外的想法……

## 第667章不可愈合的裂痕

接下来短短几天的时间，蜀王李恪的性格发生了天翻地转的变化，变得令郭业感到陌生，甚至有些偏执的可怕。

如今的李恪哪里还是当初那个性子温顺，礼贤下士的李恪？举手投足间有着一股前所未有的自信，说话谈吐间更是杀伐果断，下手狠辣。

到底是什么能让这么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变得如此之快，变得如此之可怕？郭业归根究底，只能理解为欲望在作祟，是李恪心中那股急剧膨胀的欲望在作祟。

短短几天里，李恪罔顾自己蜀州大都督的职责权限，冒皇室亲王不得干涉插手地方政务之大不韪。他不仅命令余奎将藏匿在蟒龙山下的兵工厂控制围拢住，抓了个人赃俱获。

而且还以此为借口，派手下数百亲兵直接披甲佩刀闯入蜀州刺史府，将梁世道拿下打入了地牢。同时，宣布由他出面接管蜀州军政，兼任蜀州刺史一职。

此消息一出，周边其他八个州府皆是震动，与梁世道暗中勾结的那五位折冲都尉更是惶惶不可终日，生怕此事波及到自身。

李恪风闻之，立马让余奎出面奔走各个州府，安抚其他几府的折冲都尉联络。他让余奎转达自己的意思，只要其他几人宣誓效忠并出面揭发佐证梁世道与萧瑀的惊天阴谋，李恪不仅既往不咎，还允诺他们戴罪立功。

李恪之所以对这六位牵涉在案的折冲都尉网开一面，甚至重用有加，并非李恪心慈手软。相反，是因为李恪手中的确无人可用，他急需收拢收编人手为他效命。

况且对他来说，打掉这余奎在内的六个折冲都尉已经没什么意义。他很清醒地认为，他要扳倒的是梁世道、萧瑀，乃至他的祖父李渊。只有打掉这几头大老虎，足够他在父皇面前雏鹰啼鸣，出尽风头了。至于小苍蝇是否要打，已经是可有可无之事了。

这一系列的事情都是有条不紊地在他手上操作着，丝毫不显凌乱。可见李恪虽小小年纪，但手腕伎俩却是深得乃父李二陛下所传。

真可谓是从被动变成了主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短短些许时日里，便将九州军务节制于手中，更是将蜀州的军政彻底掌控于手中。

就冲这连番的大动作，郭业都不由得佩服这小子虽然疯狂，但是本事的确强过太子李承乾不知多少倍。

可惜啊，可惜在郭业眼中，这小子是在玩火，在玩火自焚啊。

这些日子，他丝毫没有掺和进李恪的行动中，他刻意避开甚至远离这团是非漩涡。

当然，对于郭业的避退和置身事外，李恪虽然在忙，但心里也是亮如明镜儿。

无形中，一直相处甚欢，共过患难的郭业与李恪两人间，已经有了一道永远都无法愈合的裂痕。

不过，尽管如此，李恪依旧我行无素地按着他自己的想法在行动着，浑然不再理会郭业，就当他不存在一般。

而郭业呢？

乐得清闲之外，也在全盘考虑着李恪这次玩火自焚，会不会波及到自身。

如今的他，为了刻意避开与李恪碰面的尴尬，早已搬离出之前暂住的折冲都尉府，在外头暂时租住了一座小院。

算算日子，他已经足足七八天没有与李恪见面了。

吱呀一声，院门被人推开，正在院中呆坐着的郭业猛然被惊起，扭头一看——

只见负责数百亲兵的致果校尉刘振轩，推开院门匆匆跑了进来。

跑到郭业跟前，刘振轩一抹额头汗渍，气喘吁吁地喊道：“郭，郭长史，蜀王殿下刚才已经下令，让我调拨出两百亲兵，还让余奎调拨出五百府兵，统统调配给都督府户曹何雍何大人指挥。”

“嗯？”

郭业惊问道：“莫非他想让何雍率队亲自押解蜀州刺史梁世道，还有一千从犯前往长安？”

刘振轩点头应道：“正是，他命令何雍一会儿就启程出发。若非朝廷有规定，藩王未奉诏不得私自进长安。恐怕蜀王殿下恨不得自己亲自押解梁世道进长安呢。”

郭业叹惜道：“没想到他还真如此迫不及待，唉……蜀王这次是要倒大霉了。居然还让何雍带着七百人押解梁世道等案犯，搞得兴师动众，恨不得沿路之上天下人皆知吗？”

刘振轩低声说道：“未将人微言轻，劝不了殿下。而且殿下现在也不怎么待见未将，此次押解行动也是刻意不让未将参与。”

话音一落，刘振轩眼中闪过几分失落。

郭业知道刘振轩的情况，无非就是李恪见着他与自己走得比较亲近，所以才刻意冷落他，不想再重用刘振轩。

不然的话，这次押解案犯进长安，也不会放着刘振轩这么一介带兵之人不用，反而让何雍这么一个文官来带队了。

随即，郭业歉意地说道：“振轩，这次你受我连累了，连累你前程受阻，以至于蜀王殿下也对你有了防范与忌惮。”

刘振轩听着郭业这般说，脸上有了欣慰之色，笑着摇头说道：“郭长史莫要这么说，未将都是自愿的。相反，未将觉得郭长史您分析的有道理，不能去摊这趟子浑水。”

郭业莞尔一笑，拍了拍刘振轩的肩膀，赞道：“振轩，谢谢你的信任。放心，我定会让你的选择有所回报。眼前的些许委屈，我们暂且忍耐。”

刘振轩闻言一喜，连连拱手抱拳朗声道：“多谢长史大人栽培。”

这一刻，郭业俨然将他视为心腹。

也合该郭业视刘振轩引为心腹，不为别的，就为刘振轩能放着蜀王李恪这条大腿不去抱不去宣誓效忠，反而选择了自己这条小胳膊小腿儿。

就冲刘振轩这份气魄，郭业也觉得今后若不栽培此人，委实说不过去。

当即，郭业说道：“振轩，如今我身在蜀州，身边没什么人使唤，只能辛苦你替我跑一趟长安了。如何？”

刘振轩讶异地问道：“大人，我们也要去长安送信？”

郭业点头道：“没错，尽管此次是蜀王殿下自己一味作主，玩火自焚。但

是我始终是他都督府长史，如果牵连起来我也难免受到波及。现在我们必须送信进长安，打打预防针，届时也能置身事外，不受蜀王的牵累。”

刘振轩听罢，不由自主地点头，认为郭业的确想得周全，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

随即，他问道：“大人，信在何处？需要末将送到长安哪里？”

郭业缓缓从袖兜中掏出一封书信，递了过去说道：“我早已准备好了，你只需先何雍一步进了长安城，将此信送到当朝左仆射长孙无忌大人府上即可。放心，你单人单马轻车从简，肯定会比何雍他们先到长安城的。”

刘振轩接过信，小心翼翼地藏好，保证道：“大人放心，末将一定办好这件差事。”

“还有！”

郭业突然又交代道：“你记得走岷江水路，你的身份漕帮中人尽知，肯定在岷江之上不会找不到船只。你切记，在岷江上行走之时，定要去见上漕帮总舵主孙明延一面，就跟他说，即日起解禁岷江，恢复岷江航运。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如今各州各府的民怨沸腾，到时候万一皇上冲梁世道、萧瑀的东窗事发而雷霆震怒下，恐怕也会对漕帮展开清剿。嘱咐孙明延，近期漕帮不仅要解禁岷江恢复水路畅通之外，还要记得低调行事，莫要出什么状况惹来朝廷大军的清剿。”

刘振轩点头回道：“长史大人担心的及时，过犹而不及，漕帮始终是江湖帮派。侠以武犯禁，做大做强了势必会惹来朝廷的忌惮。”

“对的。”郭业笑道，“振轩，看来你懂得还挺多。好了，你现在就出发，记得办好我交代你的这两件事。”

刘振轩双手再抱起，朗声道：“长史大人请放心，绝对不会出了差错。末将这回去准备一二，即刻出发。”

说罢，转身把着刀柄匆匆跑出了小院。

郭业朝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声儿：“注意安全，一路顺风！”

声音落地，再也不见刘振轩的身影。

他再看看此时的天色，还算早着。现下左右无事活脱一个闲人，于是他动起了闲逛一番蜀州的念头。

念头一生，人已经抬步朝着院门方向慢步行去，边走边自顾说着：“奶奶的，去蜀州城转转吧，这次事情一闹将开来，这蜀州城也没多少时日可呆了。估摸着再有一小段日子，李二陛下又要下旨到蜀州，召唤俺们回去平事儿了。蜀王啊蜀王，你可真够闹腾的，天家子嗣就没一个是省油的灯，都是些惹是生非的主儿啊。”

感慨一番后，又是停住了脚步，摇摇头苦笑道：“谁要沾上这些不省心的皇子们，谁指定倒霉，坑爹的玩意……”

## 第668章长孙无忌的野望

刘振轩携着郭业的书信轻车从简上路，快马奔赴长安，不到十天便抵达了长安城中。

一进长安城，他不敢有丝毫懈怠，连自己家都不敢先回，而是直奔赵国公长孙无忌的府邸。

当日，长孙无忌就从刘振轩手中收到了郭业的来信。

刘振轩交接完书信之后并未马上离去，而是听从郭业的吩咐，再三要求长孙无忌一定要拆开书信来看，而且是现在立即马上的拆信来看，容不得半点拖沓。

长孙无忌这下引起重视，第一时间当着刘振轩的面将来信打开细细看了起来。

看过之后，唰～

长孙无忌陡然直挺起腰板，面色霎时红润起来，呼吸都带着小喘气，然后强抑着眉梢喜色勉励刘振轩几句，最后说了一句“本官定会重视此事”，便将刘振轩打发离去。

刘振轩一走远离开了长孙府，长孙无忌才是原形毕露，肆无忌惮地仰天长笑了起来。

笑声之中透着狂妄，更是透着无比淋漓尽致的痛快。

一时间，惹得长孙府中下人纷纷臆测，猜度着老爷今天是不是碰见了什么喜事。

笑了一会儿，痛快了一阵儿后，长孙无忌这才走到客厅之外，连着叫来四五百名下人，吩咐道：“你们几个分头行动，现在就出府替本官将我舅父高士廉高大人，还有中书令房玄龄大人，工部尚书唐俭大人，领军卫府的殷天宗殷大将军都统统请来。就说本官有天大的事情要与诸位大人商议，去，快去！”

“喏……”

下人们纷纷领命，如鸟兽散般快步冲出了长孙府，各行其事而去。

……

……

直到黄昏时分，长孙无忌邀请之人皆相继进府，齐聚在长孙无忌平日在家审阅公文的书房中。

书房单独设在府中一处庭院内，在府中自成一户，仅有一道拱门可入，较为隐秘。

高士廉、房玄龄、殷天宗、唐俭等人悉数到齐，都是天策府一系在长安城中的主力骨干与人马。

待得众人纷纷落座之后，长孙无忌又命府中下人守在庭院外的拱门处，严禁府中其他人入院打扰。

几人被长孙无忌突然召入府中来，又见着长孙无忌一副如此小心谨慎的机密样子，都不由心中起疑纳了闷。

身为长孙无忌舅父，辈分最长的高士廉突然起身，疑惑问道：“无忌，咱们之前不是有过约定吗？天策府一系人马每过半旬小聚碰头一次。这算算日子，聚会的日子还早着呢，你怎么无端将大伙召来啊？而且事先也没个通

知，说召集就召集，如此着急忙慌，可不是你的做事风格啊！”

高士廉一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吻，听着像是质问，实则却是关切的口吻。

长孙无忌不以为许，轻笑一声，心情很是不错地说道：“舅父，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实不相瞒，今日辅机如此孟浪，将诸位突然召集来我府中，是有一件惊天动地之事要与诸位商议来着。呵呵，我也是下午刚刚得到的消息，因此，咳咳，诸位莫怪，莫怪辅机的孟浪之举啊。”

辅机，乃长孙无忌的字，长孙无忌又称长孙辅机。

此话一出，众人又是纷纷皱眉变色，神情有些严肃了起来，因为他们都知道，长孙无忌绝对不是一个信口开河之人。而且他们也知道，长孙无忌见惯了大场面大世面，能够从他口中说出惊天动地四字，可见这事儿委实不小了。

又是高士廉率先发问：“到底出了什么惊天动地之大事？无忌，在座的都是老相识老朋友，无需遮遮掩掩，你尽管直言吧！”

长孙无忌重重地点了下头，道：“好，这件事的来龙去脉都在这封信中写着，诸位可以传阅一看。我只想对诸位说一句，呵呵，此事一过，朝堂之上再也见不到武德旧臣系了，至于萧瑀、裴寂这伙人，哼，最次也要落个发配琼州三千里的田地！”

“什么？”

“怎么可能？”

“长孙大人，快快将你那书信拿出来让我等传阅一番吧。”

.....

一时间，在座几人脸色纷纷动容，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

长孙无忌不敢耽误，立马将郭业给他的那封信拿了出来，且第一时间递了过去，先从高士廉这边开始传阅起来。

高士廉、房玄龄、唐俭、最后是殷天宗.....

几人纷纷看罢，最后那封信又重新回到了长孙无忌手中。

长孙无忌捏着书信的一角，轻轻抖落了一下，扬眉轻笑道：“诸位都看过了，大体都清楚到底发生了何事。呵呵，咱们天策府独占鳌头，彻底将武德旧臣这些家伙赶出朝堂的机会，来了！”

不过高士廉等人没有及时响应他的慷慨陈词，而是统统都一副模样——呆若木鸡。

显然，几人还未从信中所述的事情中缓过神儿来。

最后，还是素以善谋划著称的房玄龄先清醒过来，径直一声唏嘘道：“真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太上皇他老人家还是没有释怀玄武门之事。居然还在处心积虑，暗中谋划复辟皇位。呵呵，枉我们乃是皇上的股肱之臣，居然是一叶障目，统统都被蒙在鼓里了。汗颜，惭愧呐！”

唐俭也附和道：“是啊，正如郭业在信中所述，如果让他们再在蜀中暗中积蓄谋划五年，徐徐坐大。再加上太上皇他老人家原先散落在各地的那些武德旧臣。只要太上皇找准时机，登高一呼，各地旧部兵马纷纷响应，率军进长安勤王。后果不堪设想，不堪设想啊！”

“哼，奶奶的球！”

殷天宗也是恨恨地一拍案而起，怒道：“先不说他能否复辟成功，至少当



今圣上苦心经营，一手打造的前景肯定要毁于一旦。大唐百姓休养生息这么多年，指定统统白费。你说他这是想干嘛？这皇位父传子，子传孙，天经地义之事。反正都是李唐天下，他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高士廉先是安抚着殷天宗道：“殷将军，稍安勿躁，冷静冷静！”

这些人，都是文官为主，就殷天宗一人乃是武将，而且也是年纪最轻的一人。自然，也属殷天宗的脾气最为暴躁。

高士廉安抚了住殷天宗后，望着长孙无忌说道：“无忌，郭业在信中说，此次蜀王殿下不听他劝谏，居然兴师动众的押解着蜀州刺史梁世道等人进长安，要将此事捅到皇上跟前。我看郭业这件事情处理得很好，他不参与此事是对的，归根究底这都牵扯到了太上皇。而皇上又是至仁至孝之人，肯定不会因为此事对太上皇借机发难，落下一个罔顾孝道的悠悠众口。

所以，蜀王此举无异于将皇上逼到台面上，迫使皇上对太上皇必须作出一个了断。呵呵，这蜀王也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了，这不是自找倒霉吗？此举肯定会让陛下陷于两难之境，触动陛下龙颜大怒的，我看我们也应该跟郭业一样，置身事外，高高挂起才是。”

高士廉这么一说，房玄龄也响应道：“我赞同高大人的提议，郭业此次处理得很好，丝毫没有莽撞之举。所以，长孙大人，即便皇上要拿梁世道、萧瑀等人开刀，我们都不能掺和。毕竟最终的矛头直指太上皇，闹到最后还是天家父子之间的事情啊。身为臣子，牵扯进……”

一向很少有主意的唐俭也突然插嘴道：“高大人，房大人言之有理，唐某也是这个想法。谁愿意触霉头，就让他们触去。而且我观郭业的来信，也看得出来此次蜀王在蜀州连番举动虽然连消带打，手腕极尽完美。但是他这次在蜀州境内居然干涉染指了地方民政，未经朝廷的允许，居然将堂堂的一州刺史私自拿下，还私自接管了地方的政务。呵呵，皇上最忌惮什么？最反感什么？这蜀王啊，差不多要完蛋了！”

“诸位，俺殷天宗是个莽夫，不懂得什么弯弯绕绕。”平息了急躁火气的殷天宗也开腔说道，“既然你们几位都是这个意思，俺没啥意见。不过郭业这小子在信中也讲了，他此次是陪蜀王就藩封地，蜀王屡屡犯下忌讳，又即将触皇上霉头，他肯定也要受到连累波及。怎么着？咱们是不是要合计一下，如何将郭业卸掉麻烦，好让他置身事外呢？”

唰唰唰唰~~

殷天宗话音一落，在场四道目光统统凝聚在了长孙无忌的身上。毕竟他才是天策府一系真正的主心骨，大家都是以他的意见为提纲挈领。

不过长孙无忌好像并不关心郭业在信中的求援求助，没有正面回应殷天宗的这个问题。

相反，他还是一副笑意盈盈的样子，眯着眼睛扫视着在场四人，带着殷殷期盼的口吻问道：

“几位，这可是我们将武德旧臣系彻底撵出朝堂的机会啊。不仅可以拔掉萧瑀、裴寂等朝中武德旧臣，也许大家一起发力，借着此事还能将太上皇彻底变成孤家寡人，让他无法将手再伸进朝堂之中来。到时候，也许各道各州包括军中的武德旧臣，都能连根拔除，来一次彻底的洗牌。”

说到这儿，长孙无忌已经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振臂挥舞了一下，嗓门略显高昂地说道：“武德旧臣系一旦失势，那还有谁能掣肘我们天策府系的人

马？诸位，如此大的机会就摆在面前，难道眼睁睁地看着错失良机？不如我们帮这位蜀王殿下下一把，添柴加薪一番，将这把火彻底烧大，火势燎原，烧尽武德旧臣这些余孽？”

“什么？”

高士廉猛然上前两步，怒目圆睁地望着长孙无忌，众目睽睽之下对着自己的外甥喝骂道：“无忌，你这是要干嘛？你疯了吗？你这样，会害死郭业这小子的！！！”

## 第669章壮士断腕？还是弃子？

高士廉在天策府一系中素有老好人的美誉，很少能见到他大动肝火的时候，不然的话也不会与当世鸿儒国子监祭酒虞世南一直交好，而且交情甚笃。

要知道，虞世南这等清流从不攀附权贵，也从不拉帮结派，能够被这样的人引为知己，可见高士廉的心态之祥和。

长孙无忌见着高士廉因为郭业冲自己发起火来，赶紧安抚道：“舅父，你先别急，你听我说……”

“说什么？什么也不用说！”

高士廉并不买账，继续喷道：“无忌，你要扳倒萧瑀、裴寂，要将武德旧臣一系在朝中连根拔起，我懂，我能理解。但是，你如果这么做，将置郭业那小子于何地？他之所以提前派人送来加急信给你，无非就是想让我们这些同系前辈能够伸出援手，好到时候将他拉出蜀王那个是非漩涡，将他置身于事外。你倒好，居然为了打击异己，扳倒武德旧臣系，连同系中人都舍得抛弃。你让各道各府的天策府系人马如何看待我们？”

高士廉声色俱厉，说得长孙无忌一脸的神色难看，房玄龄几人亦是深有同感地笑声低头附和称是着。

“舅父！”

长孙无忌突然一声厉喝，不顾身为外甥身为晚辈的礼节，冲高士廉严词数落道：“舅父，你这是妇人之仁！你知道我们等这个机会等多久了吗？整整十几年啊！！”

说到这儿，长孙无忌忽然竖起一根指头，数道：“武德三年，殷开山大将军病逝征战途中。时为秦王的陛下上奏，上奏时为皇帝的太上皇要求赠予谥号，好让殷大将军死后哀荣。可是裴寂干了什么？向太上皇谗言，导致太上皇驳回了秦王的请求。”

殷开山正是领军卫府大将军殷天宗的父亲，也是早起跟随李世民打天下的老臣子。

现在突然听着长孙无忌旧事重提，心中也是隐隐作痛，整个人陷入了悲戚之中。

紧接着，长孙无忌又竖起一根手指，数道：“武德四年，秦王麾下罗成将军战死沙场，本该追赠国公爵位，可萧瑀又干了什么？又是进谗言，说罗成之父罗艺曾经与大唐为敌，死后不该有此高规格殊荣。好，太上皇耳根子一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您知道这寒了多少将士的心吗？”

“武德八年，萧瑀、裴寂、陈叔达等人曾经暗中协助过太子李建成打压过秦王，迫害过我们天策府的文武臣工，卢国公程知节更是曾被一度削了兵权。舅父，您忘了吗？”

“还有，太上皇在位的这武德十年间，秦琼、李茂功、程知节程咬金等诸人为何一直处处受打压，无法擢升吗？就因为武德旧臣这些贼子整日在太上皇他老人家敲边鼓，说他们是瓦岗山寨出身，匪性十足，野性难驯，恐及将来干出头生反骨之事。舅父，这事儿无需我提醒您吧？”

“还有，您自个儿酸酸，整整武德十年间，天策府出身的各地官员，有多少受到裴寂、萧瑀等佞臣的打压，迫害？舅父啊，还有在场诸位大人，这些

人都是为我大唐立过汗马功劳的，为我大唐江山社稷流过血负过伤的，有的甚至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业毁的下场啊！”

“逝者已矣，活者更应铭记苦难，谨记深仇，片刻不能忘怀啊！裴寂、萧瑀等武德旧臣一日不除，良臣忠骨便难以瞑目九泉，更是难以还朝堂一个朗朗乾坤！”

长孙无忌越说越激动，最后振臂一呼，满脸煞气地喊道：“不将这些佞臣贼子连根铲除，哼，陛下便一日受到他们的掣肘，受到太上皇的牵引。陛下乃是有为之君，一代明主，如果因为这些而无法施展他的宏图大业，那么身为股肱之臣的我们，又有何脸面再在朝堂之上立足呢？又有何颜面再大放厥词，大谈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呢？舅父，还有在座的几位，你们好好想一想吧！！！”

静！

长孙无忌的措辞犀利，抑扬顿挫，又是翻旧帐，又是占领为人臣子的道德最高点，顿时令在场几人都哑口无言，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就连高士廉也默不作声说不出话来，他又何尝不认同长孙无忌的说法呢？

武德旧臣系的一干人，就是散落在偌大朝堂之上最讨人嫌的几颗老鼠屎。

可是……

当即，他喟然长叹一声，摇头失落道：“无忌，你说的都有道理。但这也不是我们抛弃郭业，将他作为弃子般一刀剔除出天策府的理由啊。人心，人心呐，无忌……”

长孙无忌缓缓低下头沉思片刻，猛然又抬起头来，目露狰狞，阴恻恻冷笑道：“舅父，壮士断腕，无奈之举！郭业，我们只能想尽一切办法保他不死，至少也要保他回陇西做个富家翁。也许对他来说，这已经是最好的归宿了！”

“你……咳咳咳……”

高士廉怒目而视着长孙无忌，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了解自己这个外甥了，陌生到让他感到可怕。

长孙无忌坦然面对着高士廉的无言以对，面容冷静地回道：“舅父，这就是政治，这就是党争，永远都是残酷的，容不得半点妇人之仁啊！我们要想胜出，就必须付出代价，也总有人要作出牺牲。只能怨郭业自己摊上了蜀王都督府长史的差事，不幸被蜀王这个蠢货卷入了这个漩涡中来。”

“罢了罢了。”高士廉意兴阑珊地挥挥手，深感无力地叹道，“你有你的道理，我有我的恻隐之心。此事一了，老夫便会上奏皇上乞骸骨，再也不想理会这些是是非非了，告老归田过些怡儿弄孙的日子吧。政治，党争，太残酷也太血腥，无忌……”

说罢，高士廉瞬间仿佛苍老了几十岁一般，颤颤悠悠地走回自己的位置，静静地坐了下来自顾沉思了起来，仿佛在假寐，又像是在默默地自赎着。

殷天宗、唐俭三人没有发出不同的意见，显然已经被长孙无忌的言词给说服了，心中默许，都站到了长孙无忌的立场。

不过房玄龄还是提出了自己的顾虑，问道：“长孙大人，之前我们都说

过，陛下至仁至孝，肯定会念及与太上皇的父子之情。如果我们这么大张旗鼓地一闹，便会变相地帮助蜀王李恪扩大了事态，将事情严重化。到时候，是否会陷陛下于两难之境啊？毕竟陛下也要体面，也要面对天下悠悠众口，让他对太上皇老人家发难，恐怕……”

“呵呵，玄龄，你多虑了！”

长孙无忌轻轻一挥手，问道：“你能明白陛下真正的心思吗？”

房玄龄摇了摇头，自惭形愧道：“要说揣摩圣意，房某肯定不及长孙大人啊。还望长孙大人明示。”

殷天宗和唐俭也都有房玄龄同样的担忧，这时纷纷用期翼的眼神看着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淡淡地说道：“陛下自然不想让天下人指责他不孝，但也实在受够了太上皇他老人家的掣肘。所以，我们此次计划行动的底线就是不能触碰到太上皇他老人家，我们的目标就是裴寂、萧瑀这些人，这也是陛下最想打掉的阻碍。他们这些人就如同太上皇的伸进朝堂干扰国事的手臂，只要将这些手臂统统斩断，太上皇他老人家纵是以后再想染指朝堂，也是有心无力。懂了吗？我们可以陪着蜀王李恪将事情闹大，也可以借着梁世道在蜀州这些谋逆举动向萧瑀他们发难，但是必须掌握尺度，不能将火烧到太上皇那儿……”

很快，长孙无忌便将自己腹中的计划缓缓说了出来。

最后，他冷笑推断道：“这次事情最后的结局显而易见，武德旧臣这些余孽，从此滚出朝堂，如过往云烟般退出了舞台。自此，三分天下的朝堂就变成了我们天策府一系与魏征、韦挺等人的角逐了。至于蜀王李恪，呵呵，玩火者必自焚，以后也只能被皇上隔离在了边缘，也算是替我的好外甥承乾扫清了他将来问鼎大宝的阻滞。简直是双管齐下，一箭双雕啊。时也，命也，机遇也！”

“哦……”

房玄龄几人纷纷点头，各自若有所思地陷入了沉默，消化着长孙无忌脱口而出的整个行动计划。

霎时，整个书房中再次鸦雀无声，陷入了一片寂静。

长孙无忌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心中突然有了几分的不舍，暗道，郭业，你的确是一把好刀，可惜啊，你居然连我长孙家的两个外甥都不看好。那么，我也只能忍痛将你这把好刀扔进火炉中熔掉了，否则等着将你这把刀磨锋利了，噬主伤人呐！

长孙家的两个外甥，自然都是系长孙皇后所出的皇子，一个是太子李承乾，一个是魏王李泰。

貌似与郭业都彼此不对付。

……

……

两天后，蜀王李恪都督府麾下户曹何雍，率着七百人大队押解着蜀州刺史梁世道及一千从犯，正式抵达长安城，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城中。

此消息一出，整个长安城震动，很快，朝野皆是现出一片风云变幻之色。

同日，被长孙无忌禁足在家的第三子长孙羽默偷偷翻墙离家，找到帮郭

业送信来的刘振轩，两人连夜策马离开了长安城，朝着蜀中方向奔去。

长孙羽默偷出长孙无忌的腰牌，沿路之上都是拿着长孙无忌的腰牌在驿站换马，昼夜不停连连换马，目的就是尽早见到郭业一面，将天策府人马聚会的内容，还有长安的消息动向以最快的速度传递到郭业手中。

## 第670章报信

有着在沿路驿站换乘快马的便捷，长孙羽默与刘振轩二人仅仅用了五天五夜，便抵达了剑南道蜀州城外。

一进蜀州城天色刚刚微亮，依稀还有几颗星辰挂在九天上，不舍隐没。

两人已是人马困乏，不过却未曾停歇，在刘振轩的引领下策马狂奔，直取郭业暂时租住到的小院。

到了郭业的院门外，刘振轩抬手就是一阵笃笃笃猛拍院门，惊醒了还在睡觉的郭业。

郭业闻声起床，一见刘振轩居然去而复返，而且还带来长孙羽默这个意外之客，不由一阵惊诧。

不过长孙羽默并未给郭业开口询问的时间，而没头没脑地甩下了一句话：“郭业，你大祸临头了！！！”

而后，便火急火燎地冲进了郭业的院落。

郭业听得满脑子浆糊，再看刘振轩带着满脸恐慌之色，连连点头称是，咯噔——

他的心立马被挂了起来，悬在了半空。

当即转过身追着长孙羽默的脚步进了院中。

郭业此时被二人这惊悚的言行举止搞得七上八下，立马来到院中打上井水，用冰冷透心凉的井水简单擦了一把脸，好让头脑以最快的速度清醒过来。

随后，领着长孙羽默与刘振轩来到了房中。

进了房中后，长孙羽默褪下因为赶路而被汗水湿透的衣衫，坐了个胡凳坐了下来。

不待郭业开口询问，他便将长孙府中天策府系人马聚会碰头之事统统和盘托出，毫无半分隐瞒地悉数相告之。

旁边刘振轩也没闲着，等着长孙羽默说完之后，也将前段时间长安城中的风云变色事无巨细地缓缓道出。

听着两人一前一后地讲完，郭业整个人彻底呆滞了下来，饶是他心中竭力告诫自己莫要慌乱，要沉住气，还是被两人带来的消息所震慑，一颗颗豆大的冷汗从额头涔涔冒出。

震到了，吓到了！

郭业此时的心情，长孙羽默能够理解，声调黯淡地说道：“郭业，我这次是偷摸翻墙离府，还偷走了我父亲的腰牌以便路上畅通无阻。为的就是好让你早些收到消息，不至于被动挨打，等回到长安之后不知如何应对。唉……看来我父亲他们这次是狠下心来壮士断腕了，你心里要有所准备啊！”

郭业闻言脸色惨然一笑，摇头苦叹道：“壮士断腕？呵呵……我看你父亲这次是铁了心要拿我当弃子啊，长孙。”

长孙羽默听罢之后，面色尴尬至极，毕竟是他父亲长孙无忌不地道，居然背信弃义为一己私欲置同系人马于不顾，而且为了击倒萧瑀、裴寂等人，为了取得最大的赢面，如此狠下心来要将郭业推入火坑。

按照他长孙羽默的认知，这就是卖友求荣，这就是不仗义，这就是典型的“此乃竖子，不足与之相谋耳”。

随即，他有些底气不足地说道：“郭业，我知道是我父亲不对在先，所以我这次才不顾他的禁足，也要翻墙离府尽早通知于你。希望我这次报信多少能帮助你。”

郭业有些感动地点头说道：“长孙，你的消息很及时，至少我回到长安不会被人打得措手不及，不会被动挨打。不过话又说回来，长孙，你明知你父亲视为我弃子般将我踢出天策府一系。呵呵，即便这次能躲过这一劫，将来也是前途渺茫，祸福难料。为什么？为什么你还要相助于我？”

“嗯？”

长孙羽默疑惑地瞪大了眼睛，看着郭业不解问道：“我父亲他们将你当作弃子，你将来祸福难料，前途渺茫，这些跟你我交往有关系吗？郭业，自打你进了国子监后，自打你我称兄道弟之后，我长孙羽默才觉得有你这么一个朋友也挺好，不是吗？至少每天过得很欢乐。我这人性子急，又是暴脾气，本来就没什么朋友，我连跟我大哥二哥都尿不到一个壶里，感觉他们做人真假特虚。如今难得有你这么一位好兄弟，我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倒霉吗？更何况……”

说着，长孙羽默神情厌恶地鄙夷道：“更何况这件事情是我爹背信弃义罔顾同盟在先，我就看不惯他平日那一套‘唯利益论’的做法。不实在，不地道，特虚，特假！”

郭业眼中闪烁着睿智的光芒，仿佛能洞穿一切世事一般，加重疑惑反问了一句：“就这么简单？”

长孙羽默撇撇嘴，哼道：“切，不简单，你以为有多复杂？”

“长孙，看着我的眼睛。”

郭业冲长孙羽默招招手，双眼灼灼似燃烧一般地盯着长孙羽默的双眸，低沉声音再次问道：“长孙，你看着我眼睛，想好了再说，就这么简单？”

“呃……嗨，你真他妈老鸡贼！”

长孙羽默啐了口唾沫，挠了下头摊手说道：“其实吧，我跟你一样，也看不惯我姑姑生得那两个废物，就他俩那德行，也就生在皇家了，不然狗屁不是。”

郭业明白他口中的两个废物指的就是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

奶奶的，郭业听得出来这次他没隐瞒什么，但是他不明白为什么长孙羽默会如此讨厌他那两个表兄弟。

难道里面还有不被人所知的隐衷？

随即，他苦笑一声道：“长孙，好歹你们也沾着亲，这得多大仇啊？”

长孙羽默眼中闪过一丝怨恨，不过没有说出口，而是反问了一句：“你还好意思说我？那他们好歹一个是太子殿下，一个是魏王千岁，你跟他俩多大的仇啊？居然这么憎恶他们？”

郭业愣了一下，轻轻挥手哈哈一笑，说道：“也是，这两人的确是烂泥扶不上墙，你我都讨厌他俩，说明咱们英雄所见略同啊！”

“嘿嘿，这话中听！”

长孙羽默咧嘴笑了笑，又说道：“其实吧，我跟我爹也不知道咋回事，反正就是八字相克，命理相冲。凡是他主张的我就觉得看不爽，同样，我要做的事情，他也是看不上眼。他那眼里除了我大哥二哥外，就是他那两个外



甥。就说这次被他禁足吧，你知道为何？我不就是让他帮二牛和卢国公父子俩做个和事佬，说和说和，让这父子俩早些和好，也让二牛早些认祖归宗，是不？可你猜我爹怎么说？”

郭业心道，原来这次禁足是因为这个啊？

随即问道：“长孙大人怎么说？”

长孙羽默冷笑道：“他说让我少管闲事，说身为长孙家的子弟，尽量不要跟军中子弟接触。你说他好歹和卢国公他们都是隶属天策府旧臣，他帮个忙怎么了？搞得刻意要和卢国公保持距离似的，满朝文武谁不知道他们都是天策府一系的旧臣，都是跟随我姑父，哦，就是皇上，都是跟随皇上打天下的老人了。真不知道他一天天瞎琢磨什么。不帮忙也就罢了，还说我一整天闲得皮痒痒，非要把我禁足一段时间。唉……”

唔？

郭业顿时来了精神，心中暗自斟酌，难道长孙无忌和程咬金看似都属天策府一系的旧臣，但是却心有隔阂不对付？

这就奇怪了，这是为什么呢？

突然，刘振轩有些焦急地插话打断道：“长史大人，如今长安那边不知道什么情况，您还是要尽早作出应对之策啊。现在不应被其他事情分心，不然的话，等你回到长安，可能就无法自保了。”

长孙羽默一听刘振轩及时提醒，也是连连点头喊道：“对对对！嗨，我跟你啰嗦吧嗦这些干什么？郭业，为今之计，你一定要在进长安之前想出一个自保之策来，至少也要让自己全身而退，不受此次事情的牵累。”

郭业感激地看了一眼刘振轩，然后自顾点头道：“办法也不是没有，只不过也不是万全之策。”

“管他万全不万全啊，有办法总比没办法强吧？”

长孙羽默急急叫道：“坐以待毙可不是你郭业的风格，对不？”

刘振轩也是一旁附和道：“长史大人，长孙三公子言之有理。”

郭业嗯了一声，抬头挺胸深吸一口气，徐徐呼出——

而后目光炯炯地望着长孙羽默与刘振轩，说道：“长孙、振轩，现在我已沦为弃子，那么长安那边但凡跟天策府系搭上边的大臣，我都指望不上了。如今，我只能发动我在长安的私交，发动我在长安的力量，进行自救。两位——”

郭业突然抱拳起手冲着两人微微一拱，而后诚挚地问道：“长孙、振轩，你们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否？你们敢否让我郭业将前程与身家性命尽相托付否？”

## 第671章李二陛下怒撒夙凤殿

郭业平日说话难得一本正经，今日更是如此郑重其事，好让长孙羽默一阵不适应，真够别扭的。

随即，他连连摆手说道：“郭业你这是说得哪里话？我若不愿相助你，又岂会违背父命山迢水远地跑来这蜀中之地？说吧，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衬搭把手的，你尽管言语一声儿。”

旁边刘振轩亦是一副士为知己者死的模样，单手握成拳平放于胸前，朗声回道：“长史大人，末将与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有何事要末将效劳的，尽管吩咐！”

“好！”

郭业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对二人讲道：“你们先在蜀州盘桓一日，趁着你们休憩一日的间隙，我会草拟几封书信，明日一早你们便带着我的书信启程出发，以最快的时间返回长安。振轩，你负责将信送到长乐坊的关鸿鹄手中，还有射阳书院的山长陈康手中。至于羽默，你替我拜访一趟我们的老校长，哦不，应该是我们国子监的祭酒虞世南大人，将我的书信面呈到他老人家的手中。我现在需要的是一股来自朝堂三系力量之外的助力来展开自我救援。”

刘振轩斩钉截铁地应承道：“送信而已，大人放心，末将一定将信亲自送到两人手中。”

长孙羽默也是保证没问题，但是额外问了一句：“你认识射阳书院的陈康？这人虽然不是朝廷官员，可却是颇有名声呢。我听说他在天下寒门士子中的号召力，绝对是一等一的。而且士林中人还将他视为咱们祭酒大人的接班人呢，说他是清流之中后起之秀呢。”

“陈康，字仲达，如今乃射阳学院的山长，乃天下寒门学子的领袖人物。我虽与他并无深交。”郭业摇了摇头，脑中浮现出了当日自己在魏王府醉酒赋诗，陈康为自己执笔录诗的那一幕，而后缓缓说道，“不过，我手上有他需要的东西，我想他肯定会伸手助我一臂之力的。”

长孙羽默见着郭业又开始卖弄关子，不由耸耸肩撇撇嘴，无所谓道：“反正我替你将信送到，接下来就要靠你回到长安之后的应对了。”

郭业点点头，心里踏实了不少，回道：“嗯，你们只要替我将信及时送到即可。至于我何时回到长安，估计也快了，这个时候皇上应该被蜀王这不肖子给气疯了，也被你爹他们这些股肱大臣们联袂出手突然出招，给逼得够呛了吧？”

长孙羽默摇摇头，表示不清楚。

郭业道：“好了，让振轩带你到蜀州城中转转吧。不过尽量不要让蜀王殿下知道你来过蜀州，不然到时候传到你爹耳中，你又免不了一顿皮开肉绽，哈哈哈……”

长孙羽默知道郭业在取笑自己，不由狠狠瞪了他一眼，而后拽着刘振轩的胳膊说道：“刘校尉，咱们走着，甭搭理这幸灾乐祸的家伙。”

刘振轩为难地看了眼郭业，看看郭业还有什么吩咐。

郭业微笑着挥挥手，轻声说道：“去吧，好好带长孙公子转转蜀州城，让他领略下我们蜀中的风土人情。”

“好的！”

刘振轩应了一声，便带着长孙羽默匆匆离去。

整整一天，郭业足不出院，在自己的房中伏案奋笔疾书，分别写着明日让他们俩带回长安的书信。

一日忙碌而过，一夜虚度而眠。

到了翌日清晨，长孙羽默和刘振轩分别装着郭业的书信，又马不停蹄地踏上了返回长安城的征程。

郭业送二人到了蜀州城门，并上了城楼登高远眺目送着二人渐行渐远，直到两人策马奔去的背影彻底消逝在了眼眶之中。

不经意间，一缕惆怅和渺茫浮上了心头，脑中始终徘徊着两个字——  
长安！

.....

.....

同一时间，长安城，皇宫中。

李二陛下早早下了朝，走在金黄华盖下，在一干宫人的簇拥中，怒气冲冲地走进了夙凤殿内。

杨妃正在吃着早膳，一见皇上突然驾临，顿时慌了神儿。立马停下手中的金碟银筷，急急起身相迎道：“臣妾参见皇上，今天怎么一早就来臣妾的夙凤殿呢，陛下？”

“哼！”

李二陛下屏退了身后所有的宫人，大马金刀坐到了餐桌边儿上，双眼几乎迸出火花般地看着杨妃，怒道：“杨妃啊，你替朕生了个好儿子啊。朕的这个好儿子，去了蜀中就藩才几天啊，居然长出息了，能耐了啊！”

杨妃平日就在宫中呆着，几乎禁绝了出宫到坊间的机会，而且也鲜有和朝中大臣往来。

因此对于一些时政之事也是仅从宫人的闲言碎嘴中得到。

她多少听到了一些关于蜀王在蜀州的事情，但是知道得不是很具体也不全面，只知道好像最近朝堂上都在议论自己的儿子，还有蜀州那边好像出了事情。

但是，她听得出来，皇上正在气头上，说得肯定是反话，肯定不是真得在夸赞自己的恪儿。

难道恪儿真得惹来天大的祸事了？

当即，她猛然跪倒在地，诚惶诚恐地悲戚喊道：“陛下，恪儿年幼，如果犯了什么错惹得陛下龙颜大怒，臣妾这个当母亲的甘愿替他受罚。”

“嘭！”

李二陛下拍案而起，怒指而啸道：“你替他受罚？你受得起吗？真是慈母多败儿，你知道他这次替朕惹来多大的祸事吗？现在，长孙无忌等一千朝臣们正拿着恪儿的事情，向朕发难呢。他们这些人正逼着朕对裴寂、萧瑀等武德旧臣斩尽杀绝，他们要逼着朕和父皇再次决裂，他们要让朕当着天下人的面对自己的父皇动刀子，要让朕落下一个不当人子的骂名啊！！！”

“啊.....”

杨妃心中大惊，吓得三魂没了七魄，整个人身上的气力仿佛在一瞬间被抽空了一般，霎时瘫软在地，久久无法爬起。

李二陛下见着杨妃这般模样，丝毫没有同情，视如无睹般又是痛斥道：“这一切的一切，始作俑者就是你我那个胆大妄为不长脑的儿子啊，杨妃！你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事？你自己好好看看吧，这是他派人呈上来用以炫耀功绩的折子，你自己看看吧，这个不长心不长脑的狗东西！徒惹天下人笑话的败家玩意！”

啪～

李二陛下从龙袍宽袖中抽出一份奏折，狠狠摔在地上落到了杨妃跟前。

杨妃战战兢兢地捡起奏折，细细看了起来，看罢之后立马明白了其中的关节，满脸不可置信地摇着头，低语呢喃着不可能，不会的。

李二陛下冷笑道：“看到了吧？连你都觉得这事儿不应该这么办，可偏偏咱们的好儿子却要这么办，而且办得全天下皆知，生怕天下人都不知道他的丰功伟绩。难道他不会低调处理此事吗？他难道不会暗中派人给朕递来折子吗？他愚蠢透顶，长孙无忌他们岂会放过这么一个打击裴寂、萧瑀他们的机会，还不趁机利用恪儿的无知，对萧瑀他们发难？这是要逼得朕表态，逼得朕昭告天下，说朕那位皓首苍颜的父皇要图谋复辟啊。这是家丑，岂能外扬？你让朕如何处置？而且你知道吗？”

说着，李二陛下又突然变戏法似的从龙袍宽袖中掏出几份奏折来，啪啪啪统一股脑摔在地上，叫骂道：“这是御史台的御史们弹劾李恪的奏折，你自己看看吧，一个藩王未经朝廷允准居然敢私自纵兵捉拿一州刺史，眼里还有没有朝廷的法度？而且朕让他节制九地军务，你猜他怎么着？居然连蜀州政务都延揽了过来，眼里还有朕这个父皇吗？御史台的这些御史们岂会轻饶了他？”

你自己在看看第三道弹劾奏折，他居然未经朕的允许，大赦其他六府涉案的折冲都尉，谁给他的权利？光这些罪状，别说夺了他的蜀王爵位，朕就是贬他为庶民都是轻的，呵呵，这些罪状都够将他推出午门斩首了，杨妃！！！”

“啊！！！不要，陛下不要哇，不要，求求陛下，您不能啊，恪儿是您的儿子，也臣妾唯一的儿子……”

刹那间，杨妃的体内好像充满了力量，匍匐爬到了李二陛下的脚下，一把抱住他的小腿，泣声啼哭哀嚎道：“陛下，恪儿还小，您不该这么对他啊，他就是有天大的错，他也是您的骨肉啊。”

李二陛下有些厌烦地蹬了蹬腿，将小腿上杨妃的双手给推开，恨道：“朕没有这么愚蠢的儿子，要知道他会给朕招来这么大的麻烦，朕宁可生个球，也不会要这种废物。”

杨妃哭得肝肠寸断，整个人伏在地上瑟瑟抖动香肩，哽咽着声音替李恪继续求情道：“陛下啊，恪儿如今也才十来岁，涉世未深，办事不利，您这次轻饶他一回吧。而且，他这次身边有郭业郭长史这种能人陪伴就藩，不该犯下如此泼天大错啊，臣妾在想，恪儿是不是受了什么人的教唆啊，陛下！”

杨妃一边哭啼一边求情，最后一句话算是哭诉到了点子上，立马将李二陛下的注意力给转移了过去。

只见李二陛下听到郭业的名字之后，神情越发地冷峻起来，眉头紧锁语出森然地念叨了一句：“你是说郭业？难道是在蜀王背后教唆挑动？不该啊，郭业是个机灵人，不该如此自寻死路啊。不过，此次李恪犯下如此泼天

大错，哼，郭业身为都督府长史，绝对要负上不可推卸的责任。郭业，又是郭业，哼.....”

“来人，传执笔内侍进来夙凤殿，替朕拟旨.....”

## 第672章见旨速回长安

当场，李二陛下怒下一纸诏书，直接派人八百里快骑飞送蜀州城。

数天之后，圣旨抵达蜀州郡城，蜀王李恪与郭业前来接旨。

这纸诏书仿若狠狠一巴掌，彻底打醒了还憧憬着美好的蜀王李恪，也将郭业的心高高悬了起来。

因为李二陛下在诏书中并未多言其他，仅仅只说了一句话：“勒令蜀州大都督李恪、都督府长史郭业见旨速返长安，听候朕的发落！”

接完旨后的李恪还在半梦不醒间，一副提心吊胆的模样问着郭业：“郭长史，父皇是不是搞错了？本王在蜀州干得有声有色，似模似样，怎得还让本王回长安听候发落呢？”

郭业因为不知道李二陛下到底要怎么处理自己，而感到七上八下，心里没底儿。

现在又听到蜀王李恪问出这么二百五的问题，心中气道，你爷爷的，你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若不是你不听我劝，老子怎么会落得如此田地？你也就跟你那两个哥哥一样，都是一个尿性，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货色。

心情不美丽之下，郭业连正眼都懒得瞧李恪一眼，没好气地哼道：“你问我，我问谁？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

哼哼罢，他走到传旨的内侍跟前，朗声说道：“本官已经准备妥当，启程动身回长安吧。”

说着，双手握成拳微微提起，示意对方给自己带枷锁，启程出发。

显然，他对回长安一事心里早有了预料。

不过他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倒是吓得那内侍一大跳，连退数步轻笑道：“郭大人这是干什么？陛下在圣旨中只说了让您和蜀王殿下见旨速回长安，可没让老奴要给大人带枷锁押解进长安哟。”

说着，内侍太监又走到蜀王李恪面前，毕恭毕敬地说道：“蜀王殿下，您也准备准备，带着一干随行人员，准备动身吧？这蜀州城没必要再耽搁下去了，陛下还在长安城中等着呢。”

李恪哦了一声，失魂落魄地指挥着随行就藩的官员开始收拾打点，一会儿出发回长安。

郭业听着传旨内侍的话，心中奇道，李二陛下是什么意思？居然免去了枷锁套颈的程序，无需在路上遭罪，莫非陛下对我还念着旧情？还是说，陛下并不打算治罪于我？

一时间，他心里惊疑的同时，也升腾起了几分侥幸。

大概过了一个时辰左右，李恪的人已经收拾准备完毕。随着内侍太监的一声令下，数百亲兵前头开路，李恪与郭业夹杂在队伍的中间，一千宫人仆役殿后，朝着长安方向浩浩荡荡动身返回。

沿路之上，自然又引来了不少百姓的驻足围观与议论。

不过这次不同于上次，上次是风风光光来就藩，这次却是灰头土脸地被勒令返回长安。

前后的心情自然是不大一样，个中滋味也是难受得紧，因此，李恪也就没有再钻出马车来卖弄风采，呆坐在车中缓缓朝着前路赶着。

日复一日，郭业他们穿州过府，出蜀中，出剑南道，过山道涉水路，徐徐逼近着长安方向。

而随着日子的向后推移，长安城中朝堂之上的风云变幻之色也愈演愈烈。

长孙无忌等天策府系人马占着天时地利与人和，借着此次蜀州事件，不断地对萧瑀、裴寂等为首的武德旧臣系展开攻击。

如今的萧瑀、裴寂等人就跟霜打了的茄子一般，蔫了吧唧毫无反手之力，没招儿，谁让对方人证物证俱在，本点都无法反弹。

如今就差蜀王李恪一行人返回长安，等着始作俑者的蜀王一回长安，就是长孙无忌等人彻底将他们撵出朝堂开始定罪之日，或贬官，或革职，或发配，甚至斩首问罪。

天策府系步步为营，屡屡逼迫，越战越勇；而武德旧臣系却是屡战屡败，退了一步又一步，士气低落，人心浮动，称霸两朝的武德系人马离土崩瓦解之日不远矣。

当然，他们还有最后的救命稻草，那便是幽居深宫内的太上皇李渊。

太上皇李渊如今就跟沉睡的狮子未曾醒过来一般，对朝堂之上的风起云涌置若罔闻，至今没有表态，更谈不上动静。

这也是长孙无忌等人至今心里最放不下的，虽然他们不愿触及李世民的底线，但是如今李渊静的可怕，这幅作派委实让他们心里不踏实。

日子一天天地撞着时针，缓缓推移着，天策系慢慢地开始急功近利起来了，而武德旧臣系呢？如天要塌下来一般，人心浮动，惶惶不可终日。

就连置身事外的魏征、韦挺等建成余党系人马，都觉得有些不适应如今朝堂的气氛。

火药味，越来越重了！

就是身为一国之君，身为定夺乾坤的李二陛下，日子也是煎熬的紧。一嘛是因为武德旧臣系的无能而感到失望；二嘛是因为天策府长孙无忌等人的步步进逼，而感到压抑万分；三嘛，是因为父皇李渊的不表态没动静，他不知该从何下手此事。

他明知长孙无忌他们的意图，他也清楚萧瑀等武德旧臣系该死，但是没有得到父皇李渊的态度，他不敢轻易定夺。

他能从一个玄武门弑兄夺位的暴君走到今天，做到天下万民交口称赞的一代明君，委实不易，一路下来的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一个没处理好，重新落下一个虐杀老臣的暴君之名，更不想因为当着天下百姓的面儿，背上一个大不孝的骂名。

当皇帝不易，当一个好皇帝更不易啊！

这是他此时此刻坐在望北阁内，内心之中最真实的写照。

眼前整个龙案上，码放着一摞又一摞的奏折，换做平日他已经手执朱笔开始静下心来处理。

可是现在，他心如乱麻，眼前堆积如山的奏折对他而言，无异于烦上加烦。

心烦意乱间，他突然抬起双手狠狠将堆积如山的奏折推到了地上，噼里啪啦，散落一地。

吓得望北阁中的几个内侍寒蝉若惊，不敢直视，亦不敢吱声儿。

不过李二陛下貌似心里的那口邪火始终无法宣泄一般，又走到望北阁中，提起足下龙靴狠狠踩着地上的奏折，怒骂道：“陷朕于两难之境，始作俑者，决不轻饶！！李恪，郭业，你们俩一个是废物，一个蠢材。朕当初真是瞎了眼，怎会让去了蜀州啊？哼，等你们回到长安的……”

“禀报陛下，奴婢董顺求见！”

顺公公在望北阁吆喝一嗓子，径直打断了正发着邪火的李二陛下。

李二陛下满面阴霾地望向阁外，通过紧闭的大门怒骂道：“董顺，朕不是说过这段时间，不许来打扰朕吗？你想死吗？”

外头的董顺闻言冷不丁打了个寒颤，现在叫苦连连，只得硬着头皮回道：“陛下，太上皇，太上皇他老人家已经到了两仪殿外，一会儿就要抵达望北阁，来见陛下了呢。”

“什么？父皇要来见朕？”

李二陛下浑身的躁意，满腔的怒火恍然间消失的荡然无存，整个人冷静了下来，嘀咕反问了一句：“他老人家终于肯有动静了吗？”

一时间，他猜不出父皇李渊为何突然要来见自己，但是他已经开始指挥起阁中的几个内侍，喝道：

“傻愣着干什么？将地上的奏折收拾起来，还有你，去，到通知皇后，让她亲手煮上父皇最爱喝的莲子羹送来。”

“还有你，去找个软褥子放在那椅子，父皇年事已高，经不起长久坐在硬椅子上。”

“喏！！”

……

……

“太上皇驾到……”

“开门，打开望北阁大门，朕亲自出门迎接父皇……”



## 第673章太上皇与皇上

吱呀，吱呀……嘭！

李世民亲自出了望北阁，搀扶着皓首苍颜白发苍苍，步履略有蹒跚，身形有如老态龙钟的李渊，步步走进了望北阁大门中。

史上身价最高身份最尊贵的两父子进了望北阁中后，内侍们不约而同地自主退出了阁内，并将房门重新紧闭了起来，留给李渊、李世民二人一个幽闭的空间进行谈话。

待得所有人都出去后，李世民搀扶着李渊走向自己平日坐着处理奏折的龙椅，轻声说道：“父皇，您坐那儿！”

噌，李渊戛然而止突然停住脚步。

他摇摇头，双眼浑浊地看着李世民，口气坚决地说道：“那是龙椅，如今专属于你，我岂能上去？呵呵，我就坐那儿吧！”

说着，李渊抬起手臂指了指那张被铺了软褥子的椅子。

轻轻撇开李世民的搀扶，李渊来到椅子边儿，用手在软褥子上微微一摁，厚软厚软的。

他在扫了几眼阁中两侧摆放的椅子，都是硬梆梆的实木，并未铺着软褥子。唯有自己跟前这把独有。

一时间，李渊明白了过来，浑浊的双眼溢出几分笑意，扭头满意地冲李二陛下点头笑道：“皇儿，你有心了。”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说道：“这是儿臣应该做的。”

待得李渊坐下之后，李二陛下也没有走向那把高高在上的龙椅，而是坐到了李渊对面的一把椅子上，然后问道：“父皇，最近身体可好？儿臣近来政务繁忙，一时抽不开身去探望父皇，委实不孝。”

李渊摇了摇头，还是保持着淡然中不失温厚的口吻说道：“身体嘛，还是老样子。年纪大了，总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谁也不能免俗。倒是你，为父看你脸色欠佳，最近被朝中那些事情伤透神了吧？”

“呃……”

李二陛下顿然哑口，他哪里会听不出父皇话中暗指着什么啊？

恍然间不知如何应对，他只得随口敷衍道：“还好，好好了。”

李渊明知李世民口里是敷衍之词，但也不较真儿，轻轻一捋银须，叹道：“皇儿，你才三十来岁，正当壮年，可你看看你自己，脸色蜡黄，两鬓已经略有霜白。你身为一国之君，正是春秋鼎盛之年华，一定要保重身子才是啊。大唐在你手中已是初具盛世之景，为父甚感欣慰。兴许再过十年罢载，我大唐之贞观盛世定会引来万国朝拜呐！到时候，我这把老骨头即便看不到你亲手打造的贞观盛世，亦能含笑九泉，告慰李家列祖列宗了。”

“啊？？”

李二陛下骤然起身，一副殷切地神情看着李渊，急急喊道：“父皇，您怎能说这丧气话？您必将长命百岁，寿比南山不老松呢！”

到了这时，李二陛下心中对父皇李渊的戒备堤防之心，全线瓦解。

因为他从李渊的口中不断听到贞观盛世几个字眼，言下之意，父皇已经默认以及肯定了自己在位这些年的政绩。

而且父皇老拿垂垂老矣说事，无非就是想提醒自己，他一把年纪无心再

与自己争。

李二陛下是个聪明绝顶之人，有些东西无需说得太透，只要李渊稍稍一点，他便能通透会意。

这也许是父子俩这些年，表面和和气气，实则却是暗斗不止的一个默契，一个心照不宣吧。

李渊突然抬手挥了一挥，说道：“皇儿，父皇今日找你除了敞开心扉与你聊聊天家常之外，还有便是特来为你解决眼前的麻烦。呵呵，你如今的两难之境，恐怕也只有为父才能帮你迎刃而解了吧？”

李二陛下微微一怔，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李渊，静待着他的下文。

的确，如今他被自己那个倒霉儿子，加上那群混账臣子逼得进退维谷，真正能够解决一切的只有眼前的父皇。

父皇的表态，父皇的一举一动，直接关系到整个事情的导向，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而父皇正是那条最为关键的枢纽。

李渊继续说道：“武德旧臣系的老臣们有时候做得的确过分，他们老了，也是时候退下朝堂了。对此，父皇绝无异议。你尽管大刀阔斧地去做，涉案人员中该抓的你尽管抓，该革职查办的，你尽管革职查办。但是有两点你必须答应父皇，一，不许让长孙无忌等人搞连坐，不许他们扩大打击面搞冤假错案打击异己；二，萧瑀、裴寂、陈叔达等人虽说是武德旧臣系的骨干，以前对你多有掣肘，但是他们好歹为大唐立过功勋，你不能让他们落得个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夺爵可以，革职也可以，但你要让他们安享晚年，得以善终。这两点，你能否答应为父？”

李世民听着父皇已经开始认输，已经彻底将主动权交到了自己手中，自然不会咄咄逼人。

而且对于他来说，萧瑀、裴寂等人只要退出朝堂，不再扮演着父皇染指朝堂的手臂，他便已经达到了目的。

随即，他重重地点头应道：“父皇放心，这两点儿臣可以保证做到。各道各州的地方官员，都是大唐的官员，都是为我们李家江山在守业，儿臣自然不会让他们受到牵连，如今天下初初大定，一切以维稳为主。至于萧瑀、裴寂、陈叔达等人，正如父皇所说，他们有益于大唐，也是大唐的老臣子，儿臣怎么会落下一个虐杀老臣的口舌呢？这样吧，朕在岭南圈下一片地给这些人，让他们举家迁户到岭南种种荔枝当个富家翁，终生不得再回长安城，也让他们善有善终吧。父皇以为如何？”

李渊点头称道：“好，为父替这些人先谢过你了，皇儿！”

李世民摇摇头，看着李渊欲言又止，好像有苦难言。

李渊见状，知子莫如父，仿佛猜出了李世民想说什么，脸色很是痛苦地挣扎了一下，问道：“如今恪儿将此事搞得沸沸扬扬，你是担心天下万民再听闻，再听闻你处理了父皇苦心栽培留下来辅弼你的武德旧臣之后，指责你咄咄逼父是为大不孝？你是不是觉得此次事情无论是对是错，都难堵天下悠悠众口？你是不是担心今后再也无法为天下百姓做表率，无法再以仁孝治理天下？”

李二陛下脸上福气几分汗颜，低声念叨了句：“父皇明鉴，儿臣惭愧！”

“呵呵，你无需汗颜，这件事情本来就是父皇不对在先。想我李渊一把年

纪如冢中枯骨，身子半截入了黄土，居然还异想天开地想着复辟皇位，恋恋不舍这醒掌天下权的滋味，不怪你，不怪你啊，皇儿。”

李渊此时已是满脸沮丧，整个脸颊不仅痛苦纠结，更是阴沉万分，好像脑海之中做着激烈的天人交战。

李世民听完这些话，心中郁闷，父皇，你不怪我又有何用？天下百姓不怪我才是真的。唉，难道朕辛辛苦苦洗刷掉的弑兄夺位之臭名，如今又要重蹈覆辙，重新背上一个逼父不孝的天下骂名？

背上这天下大不孝的骂名，朕今后还如何治理天下？还如何理直气壮地面对着大唐子民呢？

“皇儿！”

李渊突然间好像脸色恢复如常，不再有刚才的阴霾与痛苦纠结，而是一副古井不波的样子静静地喊了一声。

李二陛下不明就里，问道：“父皇，儿臣在，何事？”

李渊喟然叹道：“为了让天下万民知道谁对谁错，为了洗刷你的清白与无奈，为了让大唐的子民不会认为他们的皇帝陛下乃大不孝之人。为父，为父以太上皇的名义，下个……罪……己……诏……吧？”

“罪，罪己诏？”

李二陛下闻之顿时瞪目结舌，满脸震惊失色地大喊道：“父皇，你，你这是为什么啊？”

“为什么？”

霎时，李渊双手撑着两边椅扶手，拔身而起，浑浊地双眼透出一丝渗人的精芒，望着自己的儿子，当今大唐的天子李世民。

一股油然而生的冲天气势缠绕上下其身，口中掷地有声地朗朗道：“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的皇儿。就因为你姓李，为父也姓李，这大唐的江山社稷也姓李，无论大唐是百世基业，还是万世千秋，这天下永远都姓李！！！”

“这下，你懂了吗？孩子……”

## 第674章罪己诏

因为你姓李，  
因为我也姓李，  
因为大唐的江山社稷也姓李！  
懂了吗？孩子……

李渊短短一番话，无不透着情真意切，无不透着舐犊之情。这一刻间，李二陛下心中的最后那道防线彻底被击碎，如多米诺骨牌被推倒一般瞬间瓦解。

他面容巨变，心中震惊万份久久无法平静下来，难道这就是父皇要以太上皇名义，向天下百姓下罪己诏的真正原因吗？

罪己诏啊！

历朝历代的祖制都有过规定，凡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在位君王皆要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而后拟成文书并诏告天下。

在位君王借以罪己诏，将自身之过失与过错昭告天下，以求得天下黎民的原谅，且祈求上苍的福佑。

但无论国家再怎么动荡不安，再怎么多灾多难，却很少有帝王会下罪己诏。因为一个君王只要下了罪己诏，那么就如同一个人的档案上留了污点一般，会伴随他走完他的一生。即便寿终就寝进了帝陵，这罪己诏也会如附骨之蛆般留在他的一生之中，供后人供青史指点品评。

是明君、是昏君、是暴君、还是庸君？这在位期间是否下过罪己诏，可体现一二。

在位的皇帝都不敢轻易下罪己诏，更何况一个功成身退得享晚年的太上皇呢？

对于李渊而言，这罪己诏一下，无异于昭告天下他复辟的阴谋被揭露，无异于昭告天下他李渊退位之后还图谋不轨，以至于最后晚节不保。

此时，李渊挺身而出，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替李世民担下这份罪过，如何不让李世民心滚如沸汤？

他如今不仅是为人子，更是为人父，焉能不知父皇李渊要作出这一步抉择，得需要多大的勇气？

真乃可怜天下父母心！

嘭！

李世民突然双腿跪地，骨鲠在喉般泣声喊道：“父皇，儿臣若为了自己的一时帝王名声，而将您推倒风口浪尖之处，那才是真正的大不孝。不，这罪己诏，您万万不能下！”

“皇儿，你这是干什么？”

李渊也被李世民这突如其来的举动给惊到了，二话不说老胳膊老腿儿冲上前去，试图将李世民搀扶起来。

不过如今他垂垂老朽，如何能够将正当壮年如壮牛犊子般的李世民强行拉扯起来？任他百般使劲，李世民双喜仍旧硬如铁石，跪在地上哽咽着。

李渊突然暴喝一声：“起来！你给我起来！！！”

厉喝之下，又无不是殷殷父爱，柔声劝道：“皇儿，你如今已是一国之

君，乃我决决大唐的天可汗，怎能轻易下跪？起来，快些起来！”

李世民执拗地摇头，虽止住了哽咽，但声音带着颤栗地喊道：“男儿大丈夫，上跪天地，下跪君王，中间跪父母。我乃大唐天子，也是您的儿子，为何不能对您下跪？请父皇收回成命，这罪己诏绝对不能下。否则，儿臣这辈子良心难安啊，父皇！”

“唉……都怨父皇自己一时糊涂，铸成今日之大错啊。”李渊仰天长吁一声，叹道，“今日该有此报，该有此报啊！”

长吁短叹一番之后，李渊面色肃容地望着李二，郑重其事地问道：“皇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父皇不下这罪己诏，不彻底收手，这朝堂纷争几时能休？你又如何能避开被天下人戳破脊梁骨的大不孝骂名？如今大唐天下初定的局面，委实来之不易，需要的是君臣合力，需要的是休养生息，哪里还经得起局势动荡？各系应该是相互制衡，而不是党争不断，相互倾轧啊。”

李二陛下默默地低下了头，不再出言争辩，显然李渊的话已经说到他心坎儿上。事实上，就是这么一个理儿。

不过他看着李渊苍老面颊上满是沟壑的皱纹，不由心中一痛，委实不忍心让他这把年纪还受这份委屈。

口中不由喊了一声：“可是，父皇您……”

“我老了，身前身后名都已经无足轻重了，你才是决定大唐帝国走向强盛的一代帝王。”

李渊打断了他的优柔寡断，语重心长地说道：“你如果觉得父皇委屈，那你就让父皇在有生之年，看到大唐帝国万邦来贺的盛世之景吧。皇儿！”

“朕……我……父皇，当为人子，于心何忍啊！”

“起来吧，这罪己诏之事就这么定了，快刀斩乱麻，不能再拖沓下去了，不过——”

李渊一锤定音之后突然转移了话题，说道，“皇儿，你要答应为父最后两件事。只要你应承了父皇最后两件事，今后大唐帝国的所有决策，为父概不过问。从今往后，就在宫中颐养天年，等着看皇儿你亲手打造的贞观盛世之景象。”

李世民此时甬说两件事，就是两百，两千件事情，他也毫不犹豫地会统统应承了下来。

随即，他缓缓起身，亲自搀扶着李渊坐下，问道：“父皇，您说，儿臣一定答应您。”

李渊坐定之后，脸色有些疲累，显然刚才有些太过激动，体力有些跟不上了。

清咳了几声，吐了一口浓痰之后，他缓缓说道：“第一件事便是关于蜀王李恪。呵呵，我这孙儿倒是有几分胆气，居然给你这当父亲的捅出这么天大的篓子。”

李世民一听父皇提起自己那个蠢货儿子，不由一声啐骂道：“这个孽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堪重用啊！”

“此言差矣，皇儿！”

李渊挥挥手，脸上露出几分慈爱之色，说道：“若非此番恪儿误打误撞，你我父子能化掉多年积怨否？你我父子能够像今日这般敞开心扉否？纵使他

有千错万错，他也算是错有错着，你也不该废他王爵，不该将他贬为庶民。”

“嗯？”

李世民眉头一皱，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问道：“父皇，可是杨妃找到了你，找你求情来了？”

李渊这次没有摇头也没点头，自顾说道：“皇儿啊，你跟我一样，都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难道你不知你自己那几个儿子在私底下斗得欢实？就如当年你跟建成，元吉，唉……往事已矣，不提也罢！”

显然，玄武门遇难的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永远都是李渊心中的那道创伤。

说着说着，李渊居然满脸悲痛欲绝之色，即将到嘴边的话愣是说不下去了。

李二陛下一听父皇提起旧事，提起死在自己刀下的那两位王兄，心中猛地一紧，暗中念想，莫非朕真的疏忽大意，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霎时间，他的脑海里又浮现出武德九年，玄武门的那场血腥政变……

不能，

血腥的玄武门只能有一，不能再有二，朕不能让我的儿子们再重蹈父辈的覆辙。

当即，他心中有了主意，冲李渊保证道：“父皇且放心，恪儿我只会小惩大诫，今后也会加强对他们兄弟的栽培，好让他们兄友弟恭，不会让当年的一幕再发生。”

当年的一幕，自然指的是玄武门事变。

李渊闻言，老怀安慰不少，欣慰地点了点头，称道：“如此甚好，甚好啊！至于这第二件事，且先不提。我先问问你，你可知道为何父皇会突然来这望北阁找你，为何会突然生出疲倦厌倦之心，为何会下定决心放弃武德旧臣系的老臣子，让他们退出朝堂？”

对啊！

李世民也是猛地反应过来，这次父皇过来找自己好像都是以妥协为主，丝毫没有对自己讨价还价，好像一切都来得那么顺利，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一般。

为何他一直没有动静，迟迟没有表态。恍然间，就跟转变了性子一样，一切都变得那么顺其自然了呢？

刚才因为太过激动，他一直没有去揣测此事。现在父皇自己居然提起这件事，他顿时来了兴趣。

随即，他脱口问道：“父皇，莫非这里面还有什么不为人知的前因？”

李渊嗯了一声，点头说道：“昨日，虞世南进宫来找为父了。我与他聊了书法一道之外，还秉烛夜谈了整整一宿。这才有了我今日的转变，才有了父皇今日痛下罪己诏之事。”

“虞世南？他跟你说了什么？”

李二陛下很是诧异虞世南这头老狐狸为何会劝说父皇。按理说，这老狐狸从来都不会去搀和朝堂之上的事，特别是这一次，以这老狐狸的性子，绝对是躲都躲不及，怎么可能还会参与进来呢？

国子监祭酒虞世南，在李二陛下的认知里，他既不属于朝堂三系中的任何一系，也从来不参与任何党争任何利益。永远都是朝中那么一撮最难能可

贵的清流，与世无争，谁也不得罪，谁也不攀附。

可是，就这么一个人，性子淡雅高洁之人，居然会掺和进来这次自己与父皇之间的纠葛。

奇怪，着实奇怪，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呵呵……”

李渊看着自己这个平日无所不能的儿子，现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模样，心中小小痛快了一把，不由畅笑了一声。

而后缓缓释疑道：“这接下来为父要你答应的第二件事，就是和虞世南有关，而且，里头还涉及了一个叫郭业的年轻人。皇儿，这郭业到底是何许人也？为父虽有听萧瑀、裴寂听过，在他们口中郭业此人十恶不赦，恶贯满盈，百死都难赎其罪。可为何在虞世南口中，这年轻人却是鲜有难得之人才。为父了解虞世南这老东西的秉性，能让他交口称赞一个人，难于上青天。而且，他昨夜与为父聊得最多的就是这个年轻人，陇西郭业。”

“郭业？怎么又扯到了郭业这混账？”

李二陛下此番更是糊涂了，心中暗道，这小子哪里是什么人才？这就是一根无处不在的搅屎棍啊。

偏偏就是这根搅屎棍，怎么偏偏到哪儿都有他呢？

随即，他满是疑惑地催问道：“父皇，这第二件事到底是什么？虞世南到底与你聊了什么，值得你二人秉烛夜谈整整一宿？”

## 第675章帝王心术，驭下之道

李渊并未直接正面回应了李世民的疑惑，相反，他浑浊的双眼中透着丝丝明亮，反问了一句：“皇儿刚才可曾记得父皇说过一句话，关于目前我大唐朝堂中存在着派系问题的一句话。”

李二陛下何等聪明之人，立马举一反三问道：“莫非这也跟昨夜虞世南这老狐狸来找父亲，且彻夜长谈有关？”

李渊没有说话，不过微微颌首面带微笑，显然证实了李二的揣测是正确的。

李二陛下稍稍一回忆，脱口说道：“儿臣依稀记得父皇说过，如今大唐朝堂之上需要各派系互相制衡，而不是党争不断，相互倾轧。”

“正是如此。”李渊点了点头，又问道，“皇儿，如果今后朝中再没有萧瑀、裴寂等武德旧臣的存在，再也没有他们来掣肘长孙无忌等人。父皇问你，你该如何处置？难道任由长孙无忌等人坐大，最后权倾朝野，将你这九五之尊架空吗？”

嗡～

李二陛下脑中霎时一片嗡鸣，脸色难看至极，显然被父皇李渊的话给吓到了。

不过很快，他就连连摇头予以否定道：“不，不可能。父皇，你这话太过危言耸听了。无忌乃是儿臣的大舅子，房玄龄、秦叔宝、程知节、唐俭、李茂功等人是儿臣在天策府时的旧臣，怎么可能会联手架空儿臣呢？他们当年追随儿臣南征北战，以命相搏，才换来今时今日的地位，没有儿臣，焉有他们今天的荣华富贵？”

“唉，你啊你，皇儿。”李渊一阵摇头，颇为痛心疾首地叹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太过顾念旧情。人心，欲壑难填的人心；欲望，贪婪无底的欲望，才是最可怕的。一直以来在你眼中，这些外臣比死在你手中的两位兄长还要来得亲近与信赖，为什么？那是因为你觉得他们无法动摇你的帝位。可你别忘了，任何一个恋栈权位之人，他都有一颗永远无法满足的心。不然的话，父皇为何之前一把年纪，还想着复辟皇位，重新取你而代之？一个长孙无忌的确无法对你产生动摇，但是十个，百个长孙无忌呢？最可怕的就是他们拧成一股绳，一党独大权霸朝野，然后将你的皇权架空，为他们的派系获取最大的利益。呵呵，到时候什么昔日旧情，什么同生共死，统统都是浮云啊，皇儿……”

“不，不，父皇，我相信无忌他们不可能这么干！”李二陛下还是偏执地摇着头，反驳道，“再者说了，没了武德旧臣这些老臣，朝堂之上还有魏征、韦挺等人，他们也可以掣肘无忌他们一党独大，可以制衡无忌他们恣意妄为。”

“魏征？韦挺？你是说昔日建成太子府邸的那些旧臣？”

李渊不由冷笑一声，满脸阴霾地摇头哼道：“这几个人又能有何作为？除了一身混不吝不怕死的硬骨头之外，论起真章来，他们哪里会是长孙无忌他们的对手？呵呵，有门生没门生，有兵权没兵权，只会耍耍嘴皮子而已。没错，要想成为一代明君，的确需要这些敢于直谏的硬骨头来撑撑门面，哼，但是你如果真要倚仗他们来制衡长孙无忌等人，那将来势必会后悔的。”



在李渊眼中，魏征、韦挺这些建成余党旧臣，无非就是三系之中最可有可无的一系，纯属打酱油的。

李二陛下听着李渊对魏征等人的评价，顿时低下了头陷入了思索之中。

其实，他又何尝不知道魏征这些人的局限性，正如父皇所言，这些人除了不怕死敢直谏，撑撑门面之外，真是半点实际的用处也没有。

他暗中曾将长孙无忌等天策府系人马比作一把利刃，一把锋利的双面刃，一把用得好可以杀敌，用得不好就会伤己的双面刃。

那么魏征等建成余党旧臣就只能是一碗提神醒脑的茶汤。在自己心智不明朗，迷失方向犯了糊涂的时候，倒是可以品尝一二，好及时醒脑。

但是要想拿这杯茶汤再干其他事，那就是扯犊子了。

一时间，他被李渊说得有些心里直发毛，暗暗后悔，亏朕自诩盖世无双一代天骄，怎么会如此疏忽大意呢？

紧接着，又听李渊重重叹道：“皇儿啊，臣子永远都是臣子，他们只有好用与不好用，你不能对他们倾囊相托啊。你身为大唐的帝王，注定你此生就是孤家寡人，哪里还有什么朋友？父皇是过来人，父皇还未成为大唐的开国皇帝之前，裴寂与我何等交情？我与他相识于微时，就说同穿一条裤子，同盖一床被子，这话都一点不为过。萧瑀呢？更是被父皇引为此生知己，无话不说。可到了关键时候，到了他们会真正影响到我们大唐江山，李家天下的时候，父皇不是该狠下心来就狠下心了吗？这些武德旧臣哪个不是父皇当年的贴身伴当和下属？哪个没有与父皇共过患难？但是，臣子永远都是臣子，此次父皇挥泪斩马谡，将武德旧臣统统撵出朝堂，不就是最好的佐证吗？”

说到这儿，李渊的眉宇间闪过一丝狠厉，沉声说道：“记住，你是一国之君，你是九五之尊，你没有朋友，你此生注定就是孤家寡人。拿出你玄武门怒斩两兄长的狠劲出来，劈开荆棘，铲除一切对你，对大唐，对李家天下有所阻碍的人与事。身为帝王，你的驭下之道，除了左右互博，相互制衡之外，也要永远容不得掺杂半点私人感情。因为，这个天下，这个江山，只有一个姓，那就是——李氏！”

一言终罢，李渊又靠在椅背大口大口喘着气，显然体力透支的厉害，身体有些撑不住了。

李世民现在听着李渊这番话，仿佛整个人又有了几分的蜕变，神色阴晴不定，眼神闪烁不止。

时隔小半会儿，他突然冲李渊长长鞠了一躬，拜道：“父皇，儿臣受教了。多谢父皇对儿臣的指点。”

李渊吃力地摆摆手，沉声道：“客套话不需说，因为你我都姓李，因为这天下都是我们李氏的。皇儿，父皇不仅希望你能听进去这番话，还要将今日这番话牢记在心。”

李世民嗯了一声，轻声问道：“父皇，这些都是虞世南跟您讲的？”

李渊点头道：“若非虞世南跟我将朝中局势分析得如此剔透，我岂能说得这么透彻？呵呵，皇儿啊，你是走眼了。虞世南这老东西较之长孙无忌、魏征等人，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哪怕就是孔圣人后裔的吏部尚书孔颖达与之相比，都不是对手啊。这个世上，能够真正精通帝王心术之人，除了虞世南，又有几个？”

“嘶……”

李二陛下暗暗抽了口气，心中甚是诧异，朕也知道虞世南是个人才，却没想到他能如此了不得，感情以前朕也被这老狐狸的假象给迷惑了。

这时，李二陛下副虚心请教的姿态冲李渊问道：“父皇，那这么说来，儿臣不该将萧瑀等武德旧臣撵出朝堂，而是应该将他们继续留任，继续制衡着无忌这些人？”

“不不不……”

李渊连说三个不字，缓缓说道：“裴寂老矣，萧瑀又牵涉到蜀州那桩大案，其他武德旧臣又都不堪重用，这些人已经跟不上时代了，留下也无用了。呵呵，既然父皇再也不掺合政事，武德旧臣也该退出了。呵呵，他们这些人难成气候，也该换换了。”

“换换？”

李二陛下惊疑地喊问道：“父皇的意思是让儿臣重新培植出一个新的派系，与无忌这些天策府旧臣相互再制衡，让朝堂重新再回到三派鼎立的局势？”

“我儿聪慧！”

李渊老怀安慰地赞了一声儿，说道：“这就是父皇要你答应的第二件事。由你出手，再扶植一个新的派系出来，不仅制衡着长孙无忌等人的一党独大，也与魏征、韦挺等人相角逐，再成三足鼎立之势。”

“莫非父皇让儿臣扶植虞世南等人自成一系？”

“不仅仅是虞世南，还有他的得意门生，国子监司业褚遂良，还有为父之前所提到的陇西郭业这个年轻人。当然，这支新兴势力的底子还在于天下寒门出身的官员与寒门士林中的优秀学子。父皇称之为士林清流一系。”

“扶植寒门士林与官场清流？又，又有郭业这根搅屎棍？？他算哪门子的清流啊？”

霎时，李二陛下又懵圈怔住了……

## 第676章回到长安

数天之后，当郭业与蜀王李恪一行人抵达长安，大张旗鼓进入城中之后，整个长安城已经是风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走在朱雀大街之上，充斥在郭业耳间的都是关于前两日太上皇亲下罪己诏的蜚短流长。

显然，李渊已经亲下了罪己诏，并诏告于天下。虽然已经过去两日，可是这事动静委实太大，仍将偌大的长安城闹得如汤锅沸腾了一般，久久无法止息下来。

郭业不像战战兢兢还沉寂在未知恐惧之中的李恪，相反，他坐于车中很是冷静地听着车外坊间此起彼伏的议论。

听着听着，他的嘴角不由扬起一道弯弯弧线，暗自窃喜道，看来我的校长大人并未让我失望，我那封信还是将他这个与世无争的清流大儒给打动了。

就在这时，他感到马车行驶的速度缓缓降了下来，最后戛然停驻。

喇～

车帘被掀开，还是那名负责传旨的内侍太监探进来脑袋，说道：“郭大人，一路舟车劳顿，想必您已是疲累不堪。再加上今日天色也不早了，不如老奴让车夫将你载回郭大人在太平坊的府邸，等着老奴回到宫中向陛下回禀一声后，明日再来通传陛下对郭大人的旨意，如何？”

郭业微微一愣，诧异问道：“罗内侍，陛下不是说见旨速回长安见他，听候他的发落吗？难道我们现在不进宫见陛下吗？陛下纵使现在没时间见我，再不济也得将我关进大理寺天牢候审吧？怎么？你居然还让我回太平坊府中休息过夜，难道你就不怕陛下的责罚吗？”

罗内侍自然就是这位负责传旨的内侍太监。

只见罗内侍听完郭业的这番话后，不由一阵苦笑，口气颇为嗔怪地说道：“郭大人倒是真有意思，放着府中高床软枕不去睡，居然还想着今晚去睡大理寺天牢的硬板床，嗨，真是有福不知享。实不相瞒，郭大人，您应该也听到了这满城的风雨，太上皇他老人家居然下了罪己诏，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啊，我估摸着前两天的朝堂之上，这两天的宫里，都是乱成一锅粥了。您说皇上在这个时候还有心思见您吗？这样，我让人载您先回太平坊，待我进宫回禀皇上一声后，听听皇上怎么说。您就在府里呆着哪也不许去，明几个，或后日，等候陛下定下时间来召见您吧。”

郭业听着罗内侍这话，也不是会心一笑，暗暗责怪起自己，真是没病找病受，人家都放言让自己回太平坊的家里休息，自己干嘛非要往大理寺天牢里钻？这不是犯贱吗？

随即，他干笑两声，点头道：“那成，我先回府，等着陛下的发落吧。”

罗内侍笑了笑，宽慰道：“郭大人无需太过担心。陛下一开始就没说要如何处置于你，也没吩咐老奴要用枷锁套你押回长安，更没说你一回长安就将你下大理寺天牢。说明陛下对你还是有情义在的。依老奴看啊，这次郭大人回来不一定是祸事，兴许还是好事呢，这也背不住，对不？”

郭业耸耸肩，笑了笑，又摇了摇头，没有言语。

至于这次回来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自打他一进长安听到太上皇李渊亲

下罪己诏一事，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其。

随即，他挥挥手告辞道：“成，那我先回太平坊，咱们改日再见了，罗内侍！”

说罢，他又伸出脑袋望向隔壁的那辆马车。恰巧，蜀王李恪也掀开帘帘露出半个脸儿来，用一种忧虑的眼神望着郭业这边的动静。

郭业见状，心中暗道，你小子也知道害怕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不作死，不会死！

一阵腹贬之后，他高声冲李恪喊了一声：“殿下，你在蜀州捅了篓子，郭业也有责任。今日，你我就在此分道扬镳，以后自求多福啊！”

在此分道扬镳，郭业一语双关，语气冷淡。

无论李恪听得懂听不懂，郭业已经懒得再去理会。反正他也仁至义尽，蜀王此人今后再与他无甚瓜葛。

伸回脑袋后，他冲驾车的马夫喊了一声前往太平坊，便重新拉好了车帘，不再吱声儿。

随着马车缓缓驱动后，他愣是再也没有伸出头来与蜀王李恪有过照面。

郭业这边开动，蜀王李恪与罗内侍攀聊几句之后，也缓缓驾着马车走在朱雀大街之上，赶往着皇城方向。

郭业暂时先回太平坊郭府，他这个蜀州一案的始作俑者自然也只能先回他在皇城中的王府——蜀王府了。

哒哒哒……

两部马车自此分道扬镳，各朝各自的方向徐徐行去。

……

……

宫中内侍的马车将郭业送到家门口，方才离去。

郭业看了眼府门外干净整洁的空地，看着台阶被打扫得片叶不沾，看着两扇紧闭的大门被擦拭的油光水亮。

再看大门之上高悬着的匾额，郭府二字依旧如初。

郭业嘟囔了一嘴：“奶奶的，来回折腾数千里，又回来了！”

吱呀～

两扇大门被人从里头一左一右徐徐拉开，随着缝隙越拉越大，突然从里头窜出一道人影儿来。

正是关鸿鹄这厮。

关鸿鹄屁颠屁颠跑到郭业跟前，声音略显激动地哇哇叫道：“我的大人唉，你总算回来了。你可想死学生我了，大人不在长安的这些日子，学生就跟丢了魂儿似的，做啥忘啥。呜呜，可想煞学生了。”

郭业一听这厮的嚎丧劲儿，不由打了个寒颤儿，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老小子还是这么骚性。

“好了好了。”郭业拍了拍他的肩膀，伸伸手踢踢腿，笑道，“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囫囵着去，全身而回，你嚎得哪门子丧？”

关鸿鹄适时止住了哇哇叫嚷，连连告罪作揖道：“大人莫怪，莫怪，学生这是激动，激动着呢。天性使然，赤子情怀，全都是油然而发的肺腑之情。”

“得了，别肉麻了，先进去再说！”

郭业看着大门口陆续从府内涌来迎接自己的仆役和丫鬟，象征性地点

头后，便拉着关鸿鹄一起走进了大门。

走到天井处，关鸿鹄与他并肩而战，叽叽喳喳跟他说着最近长安城里头的大事件和新鲜事。

毕竟如今的关老秀才也是长安报业的龙头老大，对于时政新闻的感知度和消息渠道都是最快最新的。

听着关鸿鹄从头到尾事无巨细的说来，郭业大概其了解了状况，不由问道：“那自打太上皇下了罪己诏之后，裴寂、萧瑀这些人皇上是如何处置的？朝堂之上长孙无忌等人应该吵翻了天吧？他们最近又有什么新的动静？”

关鸿鹄有些汗颜地摇了摇头，说道：“学生在手的信息渠道所掌握的最新情况是，裴寂等几个武德老臣上表皇上请辞乞骸骨，而萧瑀这老东西，皇上让他在家闭门思过，等候发落。至于长孙无忌他们，如今成功将武德旧臣系彻底撵出朝堂，自然是高兴着呢。具体后续的情况与动向，学生就不得而知了。对了，皇上最近几日都在罢朝，说是太上皇他老人家身体最近抱恙，要侍奉太上皇榻前。”

“太上皇身体抱恙？骗鬼呢吧！”

郭业质疑了一声后，心里也是纳闷，罪己诏之后就没了下文，难道所托虞世南牵头那件事情还没完全成功？

还是说，太上皇与皇上两父子还在磨牙谈判中？

真是奇了怪了！

突然，关鸿鹄突然想起什么来，又是一声惊叫道：“对了，大人。国子监祭酒虞世南虞老大人，还有射阳书院的山长陈康陈大才子都在咱们府中呢。”

“什么？”

郭业猛地一翘翘，讶异喊道：“他们怎么会一起凑到我府上的？来了多久了？”

关鸿鹄苦笑道：“陈大才子是刚来没一会儿，比大人回府早了那么一前脚根儿的功夫，说是要等大人回府跟你商议下正事。至于虞世南老大人嘛，嗨，都在咱们府上住了好几天了。这老夫子，死赖着不走，非要我们好吃好喝供着他，说是要等着你回来。”

嗯？

郭业莞尔一笑，这倒是符合虞世南不拘小节老顽童的风格。

随即，他点点头，说道：“虞老大人可不是普通人，别人想请还请不来呢。走吧，他找我肯定有重要之事，他们二人如今身在何处？”

关鸿鹄指了指书房所在的那处院落，低声道：“就在您的书房中，估摸着这会儿正在你的书房吃东西喝老酒呢。”

“我靠，他们也太能找地方了，居然在我书房吃东西喝小酒？”

郭业启动脚步，说话间就朝着书房的方向奔去。

关鸿鹄趁势补了一嘴，讲道：“虞老大人要求的，俺们也不敢拂逆啊。他让下人生好火炉，切好羊肉，还要那么大一个汤锅……”

关鸿鹄双手比划了下。

郭业瞬间秒懂，尼玛，这是要在我书房里面涮火锅吗？

“我次奥，丫丫个呸的，这老狐狸还真懂得享受。”情急之下，郭业不由啐骂道，“万一把我书房点了怎么办？”

关鸿鹄无言以对，只得紧跟其上。

郭业加快了脚下的步伐，嘴上虽然骂骂咧咧不满意，心里却是冷静清醒，暗暗斟酌着，李二陛下对于那件事情迟迟没有后续下文，也许答案就在虞世南那里。

想罢，郭业不忘催促身后的关鸿鹄一句：“老关，跟上，快点的！”

## 第677章围炉而坐

一路匆忙，郭业领着关鸬鸬奔向了书房，破门而入。

咣当～

脚踢两扇门，应声而开。

好家伙！

一股呛人的羊膻味扑鼻而来，差点没将郭业熏晕过去。只见房中雾气腾腾，烟雾缭绕，就跟着了火一般无二。

奶奶的，郭业满脸黑线地看着房中，看着雾气氤氲之下的虞世南和陈康，居然真的在书房中涮着火锅。

火锅这吃法，最早文献可追溯到东汉三国时期，曹操之子曹丕代汉称帝时就有了。到了南北朝时期，人们使用火锅煮用来涮猪、牛、羊、鸡、鱼等各种肉食，到了隋炀帝时期，更是有富贵人家铸起铜鼎，来涮食吃。

所以在唐朝出现涮火锅并不新鲜。唐宋时期，在台湾和闽南一带，涮火锅更是一件了不得的喜庆之事。大年夜全家大小，围坐在放有火锅的圆桌上一起聚餐，叫做“围炉”。

因此也有围炉而坐的说法，寓意着几代同堂，阖家团圆。

可在正儿八经的书房里头涮火锅，虞世南和陈康这一老一小两代才子，可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郭业的突兀动静，自然也惊动了虞世南二人，双双闻声扭头一见郭业正一脸不悦之色地站在门口，立马停下了手中的碗筷。

一身灰袍，满脸烟熏火燎之色，嘴角吃得流油的虞世南率先站起来，一副为老不尊的模样冲郭业哈哈笑道：“你小子真会踩着点儿回来哈，老夫与仲达刚刚将这羊肉下了锅，你小子就回来了。来来来，来到早不如来得巧，赶紧入座。”

陈康也是相继站起身，见着郭业的脸色有些不对劲，稍稍尴尬地冲郭业问了一声好后，才冲郭业身边的关鸬鸬邀请道：“关秀才，来，相请不如偶遇，不如一起坐下围炉而坐，一同享用着美食，如何？”

陈康乃是射阳书院的山长，在天下寒门莘莘学子中声望卓著，关鸬鸬自然对他也是早有耳闻。

如今能得陈康陈仲达邀请进食，始终不忘自己读书人身份的关鸬鸬自然也是脸有荣光，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突然，他瞅着郭业脸色不妙，只得强忍着腹中馋意和虚荣心，讪讪笑了笑，拱手拒绝道：“嗨，多谢陈山长的美意，俺家大人估摸着有事要与两位商谈。俺在书房外候着就成。”

说完，关老秀才很有眼力劲儿地退出了书房，主动将门带上。

郭业二话不说，走进房中连连打开窗户，好让书房透透气儿。

虞世南与陈康二人彼此对望了一眼，面面相觑。虞世南人老滑，鬼老精，多精明的眼力劲儿啊。

当即，冲郭业问道：“郭小子，看你心情不佳啊？”

郭业撇撇嘴，哼道：“虞老大人，换成我在你书房里生炉子，涮火锅，您老人家心情能美吗？”

“哈哈，别人的书房是拿来学而时习之所用，你小子的书房不就是个摆设

吗？至于这么较真儿吗？”

虞世南大笑两声，挤兑道：“好了，我辈读书人就是要在读书做学问之地涮火锅，才是最应景儿的嘛。你小子也是不学无术，这么好的一间书房给你，真是白瞎了。”

“我呸，说谁不学无术呢？敢情儿这不是您自个儿的书房，是吧？”

郭业又被虞世南挤兑嘲笑一次，心情越发地不爽了。

虞世南倒是不以为意，招招手道：“好了，别傻站着了，围炉而坐一块儿吃点东西吧。我跟你说，今天这羊肉绝对新鲜，你闻闻这羊膻味儿，啧啧，那叫一个骚啊……”

“是啊是啊。”旁边的陈康毕竟跟郭业还没熟络到虞世南的那种程度，只得笑着邀请道，“郭大人，今天看你你这书房，经史子集样样俱全，更有许多孤本典籍令陈某大开眼界啊。难怪，难怪郭业醉酒诗百篇，长眼了。还是先请就坐，趁热趁着新鲜，吃点东西吧。”

郭业听得陈康这话，脸色顿时好看了不少。而后狠狠瞪了眼为老不尊的虞世南，才悻悻坐了下来，抄起碗筷。

虞世南重新捡起碗筷，对陈康哇哇叫道：“仲达，来，你后头还有点羊蹄膀，还有点羊筋，都一股脑下铜锅里去。这样才够味儿，才够劲嘛。”

“唉，好嘞，老大人稍待。”

一时间，整个书房中响起了稀里呼噜的嚼劲声儿和吧唧嘴声儿，很快，三人吃得热汗淋漓，不时脱下衣裳，甩开膀子吃着吃着，徐徐渐入了佳境。

……

……

“嗝儿……”

一直吃到锅底见浅，虞世南率先打了个饱嗝儿，放下手中的碗筷，摇头叹道：“唉，老了老了，真是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连吃都比不过你们年轻人，老夫嚼上一块羊肉，你俩都吃下了三五块儿。真是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抢不过你们两头牛犊子啊。”

“嗨，虞老大人，怎么说话呢？”郭业想吃得饱饱，放下手中碗筷，还嘴道，“什么叫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啊？你老人家这是要当谁老子啊？你这是要占谁的便宜啊？”

说完，用眼睛看了看陈康，陈康立马会意过来，与郭业站成了统一战线，笑着挤兑虞世南道：“是啊，虞老大人，您老人家也没少吃啊。您没看您那跟前的骨头渣子都堆成山了，我们跟您抢？那叫虎口夺食，对不？”

“哈哈……”

虞世南被两个年轻人这么犟嘴，也不恼怒，反而畅笑了起来，随后抹了抹嘴边的油渍，说道：“好了，汤足肉饱，咱们跟开始谈正事儿了。不然将正事儿给忘在脑后，老夫这几天在郭府可算白等你小子了。”

一听虞世南说要谈正事，旁边的陈康立马掩起笑容，安静了下来。

郭业也提起了精神头儿，心中暗道，虞世南果真是有备而来，一直在我府中等着我啊。

看来，皇上一直没有后文的答案，就在这老头的肚子里。

随即，他张嘴说道：“虞老大人，我之前进城的时候，听到长安城里的大街小巷都在议论太上皇亲下罪己诏一事。看来，您看完我的信后，去找太上



皇他老人家了，而且斩获颇丰啊。”

“不错，若不是被你信中说得所打动，老夫岂会摊这趟子浑水？”虞世南点头应道，“我与太上皇他老人家聊了整整一宿，呵呵，所幸，他老人家肯听见去，也避免了一场宫廷动荡与朝堂的浩劫。”

郭业又急急问道：“那为何罪己诏下了之后，皇上那边一直都没有动静呢？”

虞世南眯着眼睛反问道：“你是指关于扶植清流与士林中的寒门子弟自成一系，制衡长孙无忌等天策府功勋，消减从地方到朝堂的关陇世族影响力这件事吗？”

郭业嗯了一声儿，连连点头称是。同时，他不忘瞟了眼天下寒门学子的领袖人物——陈康陈仲达。

陈康轻轻说道：“实不相瞒，郭大人。昨日，皇上派人传旨到射阳书院，召见学生进宫了。”

“啥？”

郭业诧异了一下，问道：“皇上居然主动召见你了？那说明这事儿有戏啊。那怎么会迟迟没有下文呢？”

“咳咳咳……”

虞世南清咳几声，低声说道：“其实吧，皇上同意太上皇下罪己诏的头一夜，也召见老夫了。你说的这件事的确有戏，而且皇上也表现得颇有兴趣。”

“皇上也召见你了？”

郭业的注意力立马又转移到了虞世南的身上，更是不解地问道：“既然皇上都有兴趣了，那为何迟迟没有动静出来呢？莫非是在等什么？还是说担心长孙无忌等人那边的反弹？”

“你别急嘛！”

虞世南挥挥手，示意郭业安静，然后说道：“皇上最近借着太上皇身体抱恙而罢朝几日，就是因为一直没有拿定主意。皇上召见老夫时，不仅表现出了兴趣，也说了他的大体章程，我想这事儿有戏。但是关键还在你小子的身上。”

“我？”

郭业指着自己的鼻子，瞪大了眼珠子问道：“又跟我有关？我靠，我可是出谋献策的大功臣啊，莫非皇上也想学长孙无忌那帮孙子，来个壮士断腕，直接给我再来一次卸磨杀驴吧？”

虞世南摇摇头，啐道：“你小子胡乱想什么呢？别急，我先跟你说说皇上的大体章程。”

“好。”郭业挪了挪屁股，正襟危坐后，伸手请道，“虞老大人，你先说说看，我倒是要听听皇上为何迟迟没有不肯给出动静和下文来。”

## 第678章关陇世族

虞世南饱含深意地看了眼郭业，轻声说道：“皇上召我进宫，与我推心置腹了一番，我也将你派人送给我的信面呈给皇上看了。”

郭业微微点头，他写给虞世南的这封信本来就没打算藏着掖着，里面写的东西也不是什么悖逆言论，能够让李二陛下看到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算虞世南这老狐狸讲义气，还知道关键时候推自己一把，让李二陛下在怪罪自己在蜀州不作为的情况下，还能让李二陛下知道自己的真实能耐。

随即，他两眼放出光彩来，殷切地问道：“那皇上看完我给你写得那封信后，怎么说来着？”

虞世南道：“皇上说，字似主人型，丑陋不堪，还是一如既往的不学无术！”

“靠，能不能不说这个？”

郭业白了一眼虞世南，他知道自己那手狗走猫爬的书法，的确是登不上大雅之堂。但是现在这个会是重点吗？尽扯淡。

虞世南莞尔一笑，说道：“好了，不打趣你了。皇上说了，你郭业能够提出扶植清流与寒门学子自成一系，用以制衡长孙无忌等人天策府功勋，能够谏言他培养天下寒门子弟，用以消减关陇世族集团对朝堂和地方官场的掌控，说明你还是有些眼光的，说你郭业还是有可取之处，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废物不堪。”

靠，怎么说话呢？

郭业心中暗暗鄙夷了下李二陛下，这哪里是有些眼光？这叫很有眼光，眼光独到，好不好？

这个提议如果还吸引不到李二陛下，那哥们真就枉为了解历史走向的穿越人了。

所谓的关陇世族，又称关陇军事贵族集团。

关陇军事贵族集团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其代表人物就是王翦、李信、司马错等。

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世族活跃在政治舞台上，门阀世族在东汉中期已经把持垄断了仕途；曹魏时期创行的九品中正制保证了门阀世族的政治特权，有助于门阀世族的形成，东晋王朝时期，门阀世族及其统治达到了鼎盛。

到了南北朝时期，曾经风光无限的东晋门阀世族们，随着东晋的灭亡，刘宋的兴起而逐渐衰败，王谢庾桓这些响当当的贵姓也已经不复当年，眼看中国贵族的黄金时代就要结束，

这时，一个新兴的贵族集团横空出世，一飞冲天，延续了中国贵族时代的寿命，并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伟大时代，这就是纵横中国近二百年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它起源于代北武川，初建于关中，空前绝后地创造出四个王朝，分别是西魏，北周，隋，唐，并将中国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峰，其发端便是盛极一时的西魏八大柱国。

八柱国，分别为：宇文泰（李世民外曾祖父），元欣（西魏皇室诸王之首，十二大将军里也有元氏的三人：广平王元赞、淮安王元育、齐王元廓。），李虎（李渊祖父秦将李信之后），李弼（李密曾祖父），赵贵（以

德智而成其功名)，于谨（北周三老之一，于谨在八柱国中以谋略为优，诸子在周隋间皆位重一时，而又以于翼为最），独孤信（杨坚岳父，李渊外祖父），侯莫陈崇（三子皆为北周猛将，而其兄侯莫陈顺更是十二大将军之一）。

他们创造了西魏、北周、隋、唐四个朝代辉煌的历史。大唐史书曰：“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当时荣盛，莫与为比。”

郭业如今口中的关陇世族指的便是西魏八大柱国，也就是如今大唐帝国的八大世家，他们牢牢把控着地方到朝堂的官场势力。

无论是武德旧臣系，还是天策府功勋系，这些人根子里都是来源于关陇世族的力量。

至于两系之间的斗争，那只不过是内斗消耗罢了。

据郭业所知的历史资料中，李二陛下是个非常有战略眼光和危机感的皇帝，他登基之后就知道关陇世族对李氏皇族的皇权而言，是最大的束缚和压制。

因此，他明里暗里都在消减关陇世族的影响力和压制力。可惜大唐李氏靠得就是关陇世族的力量得来天下，他们又哪里可能轻易被李二陛下给踢走。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李渊和李世民父子的心境，那便是成也关陇世族，败也关陇世族。

靠着关陇世族，李家的人取了天下，取了万里江山，成了汉人的皇统正朔。但是也因为关陇世族的制约，他们甩不开膀子，迈不开步子，始终要受着这些人暗中的制约。

大唐关陇军事贵族集团有两大特征：一、“融治胡汉民族之有武力才智者”；二、此集团中人“入则为相，出则为将，自无文武分途之事”。

李氏父子一直与关陇世族相互妥协着，李二陛下登基之后又想借重着关陇世族的力量，又想着彻底甩开这个包袱，可是一直都未能如愿。

这也能解释了为何长孙无忌为何不愿与同为天策府旧臣的程咬金、秦叔宝、李茂功等人交心。

因为程咬金、秦叔宝、李茂功等人虽然位高权重，掌着军权，却并非关陇世族集团的人。相反，他们只效忠李世民，因为他们都是出身山东豪杰，自成一个团体，后世称之为“山东豪杰集团”。

可惜啊，这些山东豪杰集团除了李茂功此人足智多谋之外，其他人都是一水儿的莽夫武将。玩心眼，玩党争，又怎么可能是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的对手呢？

这也是李二陛下最无奈之处。

如果按照郭业所知的历史轨迹，李二陛下驾崩之后，高宗皇帝李治登基，长孙无忌出任顾命大臣左右朝政，关陇世族的力量达到了最为闪光，最为巅峰的时刻。

不过傻人有傻福，李治这小子娶了个彪悍的老婆武媚娘，这娘们出手狠辣决绝。反正这天下也不是她武家天下，所以她逐步培养自己的心腹和亲信，毫无避讳地开始瓦解和打压关陇世族的力量。

她本来就是惠卖爷田不心疼，根本没有李二陛下的担忧，直接该打压打压，该抓捕抓捕，该斩尽杀绝绝对没有一个能够苟且偷生的。

最后，居然让她趟出一条血路来，彻底将关陇世族打压了下去。就连关陇世族的代表人物长孙无忌，也让这狠心的娘们逼得上吊自杀。

长孙无忌一死，代表着关陇世族盛极而衰，慢慢走向了下坡路。

不过最后的结果也导致了李家天下土崩瓦解，直接被武媚娘这女人摘了桃子，建国大周替代了大唐。

这也是李家皇室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至于后来峰回路转，李家才有了唐玄宗李隆基的横空出世，强行将李氏大唐的国运扭转过来。

不过到了李隆基的坐稳江山，关陇世族经过武媚娘的打压和瓦解，几乎一蹶不振。

无心插柳柳成荫，武媚娘也算是因果循环，得之李家，又还之李家，为李氏大唐作了一件好事。

直到唐玄宗李隆基打造了万邦来朝的“开元盛世”后，关陇世族的力量才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烟消云散。

至此，纵横中国近八百年、共创造出西魏，北周，隋，唐等四个王朝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宣告土崩瓦解，不复存在。

而郭业此次的提议，只是综合了武媚娘和李隆基对待关陇世族的策略，提前使用出来罢了。

恰恰，打蛇打七寸，他信中的提议也恰恰击中了李二陛下最为心痒痒的地方。

郭业当初将这些东西写在信中，就指望着虞世南能够给李二陛下看，他就不信李二陛下不心动。

如果真不心动的话，那么只有两个可能，要么是李二陛下是傻子是瞎子，要么就是——历史，尼玛也靠不住，尽是骗人的。

这下听虞世南这么说，他的心里也坦然了不少。

随即，他催促虞世南道：“老大人，咱别打哈哈，也别兜圈子了，你就痛快吧，陛下到底跟你说了什么？”

虞世南看似心情不错，又是一阵哈哈畅笑，而后说道：“陛下说了，正所谓治病除根。这扶植清流、栽培天下寒门学子，都是治本之法。而且，他也举双手赞同由寒门士林与清流组成第三系，用以制衡天策府等旧臣及遍及朝野的关陇世族的力量，再与魏征、韦挺等人成三足鼎立之势。呵呵，老夫不才，陛下有意让老夫取萧瑀而代之。”

郭业眼前顿时一亮，欣喜问道：“哦？陛下有意让你出任尚书右仆射，与长孙无忌分庭抗礼咯？”

虞世南道：“正是，陛下让老夫卸任国子监祭酒一职，让司业褚遂良代替老夫，出任国子监祭酒一职。”

“郭大人，虞老大人说得半点都没错！”

旁边的陈康此时也是嘴角含春地喜道：“陛下召见学生之时，也跟学生提过。有意让学生解散射阳书院，然后到国子监任职，出任国子监司业一职。而且陛下说了，将会解除国子监的入学门槛儿，今后，凡寒门学子中优秀者，皆可入读国子监。出了国子监，便都是天子门生。与官宦子弟一视同仁，一样的学而优则仕！”

“我靠？真的假的？”

郭业一副不可置信地望着陈康，诧异道：“如果真是如此，对于天下寒门学子而言，这可是皇恩浩荡啊。”

陈康点头说道：“没有半点虚言，而且陛下对学生说过，今后的科举，将会加大录取寒门学子的名额。无论是乡试还是州府贡试，乃至是长安的会试，都会优待寒门学子。”

“乖乖。”郭业感慨道，“看来陛下不是心血来潮，是动真格儿了。咦，不对啊？两位……”

郭业惊呼质疑一声，又看着虞世南，问道：“老大人，那陛下怎么迟迟没有动静，他在忌惮着什么？”

虞世南指了指自己，又指了指陈康，而后对郭业问道：“这个问题，老夫也不懂，陛下说要见完你才会说。不过郭小子，我问你，老夫与仲达，还有褚遂良都有了着落，你怎么就不问问陛下如何安排你呢？”

“对哦！”

郭业一拍脑门，急急叫道：“我好歹是率先提出这个建议之人，怎么着也算是首功一枚吧？陛下怎么安排我来着？不会又想着过河拆桥吧？”

虞世南摇摇头，苦笑道：“对于你，陛下讳莫如深。应该是明日见完你之后，应该会有安排。不然，老夫刚才怎么会说，此次陛下迟迟没有下文，应该是取决于你吗？放心吧，明日陛下定会召见你了。”

郭业点点头，斩钉截铁道：“好，明日我定会用这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陛下，保证让咱们的计划正常实施。不然的话，嘿嘿，你们几个光得了陛下的口头封赏，落不到实处，有个屁用？”

“呵呵，这么说来，今后老夫与你就是一丘之貉？”

“虞老大人，怎么说话呢？”郭业又狠狠白了眼虞世南，撇撇嘴哼道，“怎么叫一丘之貉？咱们这是守望相助，咱们这是为陛下广开择优取才之路，咱们这是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你说对不？仲达兄？”

陈康木讷地嗯了一声，连连点头称是。

## 第679章君臣对奏

趁着兴头，三人又是一番立足眼前，展望未来的东扯西谈，话匣子一经打开，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稀里哗啦停不下来。

直到夜幕降，虞世南和陈康才相继起身告辞，动身出府。

郭业手提灯笼照明，送两人到了郭府门口。临走前，虞世南不忘殷殷嘱托一番，提点着郭业万一明日李二陛下召见，该注意什么，该避讳着什么云云。

郭业早非昔日阿蒙，早已了然于胸，大概其明白了该如何应对李二陛下的召见。

送走二人之后，舟车劳顿的困乏接踵袭来，他回到卧房倒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果然，天刚初亮，就有下人敲响了卧房的门，说是宫里来人，传圣上口谕召见郭业进宫。

他赶忙起床，穿戴整齐后洗漱一番，便出来会客。

来人正是昨日与他话别闲扯的罗内侍。

再次见面，罗内侍紧忙说明了来意，便拉扯着郭业就要往郭府大门外奔去。

郭业故作矫情了下，为难道：“罗内侍，你看哈，我这起个大早还没吃早饭呢。皇帝也不饿差兵，是不？要不，我……”

“可别再吃了。”罗内侍二话不说，紧紧拽着郭业直奔出了厅堂，急急说道，“郭大人，陛下今日醒来第一件事就是要召见于你，你可别再耽误了正事儿。赶紧的，宫里的车马都在贵府外头候着了，快点儿……”

郭业只得任其拉扯出了府门，钻进了马车，哒哒哒一溜儿朝着皇宫方向驶去。

左拐右绕出了太平坊上了朱雀大街，直取朱雀门方向进了皇城。

很快，在罗内侍拿着鸡毛当令箭的狐假虎威下，一路畅通无阻，抵达了皇宫大门外。

一番盘问与出示腰牌，这才安然进了皇宫。

入了皇宫，郭业也算是多少熟门熟路，看着罗内侍的引领，估摸着又是要将他带往甘露殿。

呼~

他粗粗松了口气，去甘露殿好啊，总比去那夙凤殿强上百倍。万一给蜀王李恪的母亲杨妃撞见，那就尴尬了。

杨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听虞世南这颗活化石也提过，这娘们很是很是难缠啊，又偏偏得李二陛下的宠幸。

万一这娘们拿着李恪此次在蜀州犯的错与自己纠缠不休，那真是徒添麻烦了。

到了甘露殿门口，罗内侍戛然而止，不再引领郭业进殿。

出了一个内侍领着郭业进了甘露殿，也是老熟人，居然是董顺顺公公。

较之罗内侍，顺哥哥这人就招人稀罕，一边领着郭业进殿一边不时扭头说着体己话。

到了李二陛下所在的殿门口外，顺公公也适时止步，吆喝了一声：“禀告

皇上，郭业奉旨前来面圣。”

“进来吧！”

李二陛下雄浑威仪的嗓门再次在郭业耳边响起，伴着几声酸牙的嘎吱嘎吱声，两扇殿门徐徐打开，郭业抬步入内。

进去之后，他见到了一身华服的李二陛下正一人独坐在那方饭桌前，大口大口喝着稀粥，桌上摆着几碟小菜儿，还是一如既往的简朴。

看他今天的衣着打扮，应该还是没打算上朝，不然早就穿龙袍戴皇冕了。

郭业走到李二陛下两丈之外，躬身拱手长揖道：“臣郭业，奉旨前来拜见圣上。”

李二陛下轻轻唔了一声，面无表情地看着他，招招手淡然问道：“还没吃早饭吧？若不嫌弃，就在朕这儿凑合吃点吧。”

昂？

郭业突然愣住了，本以为李二陛下会先在自己面前立立威，将王八之气外放，发发飙先怒斥自己一顿。

再不济，也会将自己晾在一边儿，先冷上他一冷。

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李二陛下会主动邀请他吃早饭。

啧啧，圣心这玩意可真不好瞎揣测。

当即，郭业摇摇头，矜持自谦道：“陛下，臣不饿，臣站着聆听您的圣训，就不会感到饿了。”

“呵呵，是吗？”

李二陛下放下手中的银筷，眯着眼睛看向郭业，好像要将郭业的心扉看穿看透一般，说道：“坐吧，朕能让你坐下来吃饭，说明已经原谅你在蜀州陪蜀王就藩的过失。无论你是搀和了蜀王那点烂糟事，还是置身事外不加以劝阻，朕都既往不咎了。你心里不用战战兢兢，庸人自扰了。”

郭业听着李二陛下这么一说，纵然心里有数，但还是宽了心，眉梢露喜地又是拱手长揖道：“皇上胸怀四海，真乃少有的宽仁之君啊。臣郭业拜谢天恩。”

“好了好了。”李二陛下有些不耐烦地挥挥手，有些嗔怪地叫道，“收起你那套虚假的把式，这不是公开场合，朕不吃你这套。朕问你，这早饭你是吃还是不吃？不吃，我就叫宫人撤下了。我可告诉你，这顿你若不吃，那你就准备空腹与朕谈事，死扛一个早上吧。”

“呃……吃，臣吃！”

说着，郭业屁颠屁颠跑到了饭桌前，大大咧咧坐了下去，抄起一碗早已备好的稀饭，就着小咸菜稀里哗啦吃了起来。

吃相，那是相当得难看。

不过看在李二陛下眼里，却是不由一阵轻笑，不时轻声叫道：“慢点吃，慢点吃，噎死在朕的宫里，你就屈得慌了。”

“噎死总比饿死强，能在皇上跟前噎死，那也是天大的福分。至少下辈子投胎，不用做饿死鬼了，嘿嘿……”

“巧言令色，一副不学无术的无赖嘴脸。”李二陛下皱了皱眉头，口中轻轻啐道，“真不知虞世南给朕看的那封信，你是如何想出来的。”

郭业口花花扮粗鄙，心里却是明镜儿似的，听到李二陛下这话，不由一

阵腹胀，来了，估摸着喝完这碗粥就要来正题儿了。

三下五除二，一碗稀粥就跟倒豆子一般解决完毕，他抹了抹嘴，站起来，说道：“皇上，臣吃完了，可以开始了。”

李二陛下嗯了一声，也不叫殿外的宫人收走桌上的残粥剩菜，而是冲郭业说道：“今日，这甘露殿内除了朕与你，再无外人。皇后也让朕打发到太上皇那边陪他老人说话去了。在这儿甘露殿，你有什么话都可以大胆地说出来，听懂朕的意思了吗？”

郭业重重颌首，应道：“臣明白了！”

连长孙皇后都被李二陛下支走了，郭业更有理由相信，李世民要打压关陇世族的心思昭然若揭，越发地板上钉钉了。

这一局，哥们又赌对了！

李二陛下说道：“好了，长话短说，想必你在见朕之前已经见过虞世南这老狐狸了。郭业，你再跟朕说说，只要朕在朝堂之上扶植出士林清流系，你有几成把握能够制衡长孙无忌等天策府旧臣，使其不能一党独大称霸朝堂。你又要多长时间，来帮助朕消减关陇世族对大唐帝国的影响。甚至让关陇世族彻底淡出朕的大唐江山？”

郭业信心百倍地说道：“就目前而言，只要皇上对士林清流系在政策上多做倾斜，好让士林清流系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取武德旧臣而代之，那么朝堂三足鼎立之势必成！”

李二陛下微微点头，伸手请道：“继续说，说下去。”

郭业念了一声好，继续道：“至于关陇世族，无论是在地方州府，还是在朝堂之上，已经是根深蒂固，影响太大太强。他们纵横了几百年，早已是枝叶繁茂，想要一下子消除，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他们，不仅不能快刀斩乱麻，相反还要循行渐近，欲速则不达。”

李二陛下眉头紧锁着，右手搭在桌上轻轻叩着，发出嗒嗒地声响。

霎时，他眼中放出炽热的神采，透着浓浓的渴望，问道：“依你之见，需要多久？到底需要多久，这大唐的江山才算是真正属于我们李家的天下？我们李家才不需要被关陇世族的力量所掣肘？你要知道，无论是朕，还是朕的父皇，这皇帝当得委实有些束手束脚，很是不痛快啊。”

郭业心里暗笑，这不是废话吗？哪个当皇帝的想被人牵着绳子拎着玩？这当一国之君就跟当一个大家族的族长一样，都想着一言即可判人生与死。如果一个族长想要下个令，还被七大姑八大姨约束着，憋不憋屈啊？

他能理解李二陛下的这种迫切。

不过他还是轻声说出了实际情况：“皇上，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短则十年，长则二十年，甚至三十年。”

“什么？要这么长？”

李二陛下霍然而起，连连摇头说道：“长，太长了，不仅太上皇他老人家看不到，就怕朕也等不到啊。”

郭业硬着头皮说道：“陛下，现实就摆在面前，关陇世族的力量并非一朝一夕行成的。如今这情况，只能温水煮青蛙，一步一步来了。”

李二陛下又是纳闷问道：“温水煮青蛙？这倒是新词儿，朕未曾听过，何解？”

没辙儿，郭业只得又将“温水煮青蛙”后世这个试验的原理和这个故事的



寓意徐徐道了出来，听得李二陛下点头称懂。

紧接着郭业又补充道：“而且，要对付关陇世族无处不在的力量，陛下就应该培植真正的寒门学子，将他们填充甚到地方，慢慢取而代之关陇世族所培植的力量。甚至将其中佼佼者提拔到朝堂中枢，委以重任。陛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想培养寒门学子成才并为您所用，又岂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功的？就比如现今在中书省任职的中书舍人马周，陛下应该有所了解，这样寒门出身的人才就应该多多栽培才是。”

这个节骨眼儿上，郭业顺势推了马元举一把，反正按照历史轨迹，马周发达的日子也不远了。

至少在李二陛下重用他之前，也让李二陛下知道知道咱的慧眼识人也不亏。

“你说也有道理，至于马周，的确是个人才，你倒是与朕想到一块儿了。不过马周，朕自有安排！”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差不多也能接受了郭业的温水煮青蛙理论。

最后，他问道：“郭业，你应该很想知道朕为何在太上皇下了罪己诏之后，裴寂等武德旧臣退出朝堂之后，在召见完虞世南、褚遂良、陈康等人之后，为何迟迟不肯将清流系一事提上日程，为何不肯让上朝宣布这些人的履任吧？”

郭业咧嘴一笑，难得在李世民面前表现出一次精明，说道：“陛下，臣知道，因为陛下还是有所顾虑。您担心清流系一亮相，便遭到长孙无忌等人的百般阻扰，甚至担心长孙无忌等人一个大浪掀过来，就将清流系给打沉到江底。最后搞得您自己也颜面尽失。说白了，您怕栽面儿，怕清流系出身未捷身先死，最后让长孙无忌等人逞尽了威风。那么将来，陛下就再也没有底气再提另立一系制衡其他两系的想法了。对吗？”

“哦？”

李二陛下惊呼一声，一脸尽是“这都被你看出来了”的神色。

不由得，他再次高看了郭业一眼，眼中颇有赞许之意。

而后，他问道：“既然你都知道了，那你说说看，你有何办法让清流系初战告捷呢？或者说，你如何让朕有底气扶植你们清流系呢？”

你们！

郭业听得清清楚楚，李二陛下用了你们两个字，心里那个美啊，看来李二陛下已经将他这个提出创意的第一人也纳入了清流系的范畴了。

盼星星盼月亮，可算是盼来了这次机会，奶奶的，这是要扶植栽培重点培养的前奏啊。

美了，瞬间，郭业都感到骨头轻了好几两。

当即，他挺起胸膛，满脸自信地说道：“陛下，微臣心中早有了定计。清流系，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臣已经准备好了连环策略，指定会给某些人一个迎头痛击的深刻记忆。”

他口中的某些人，自然就是将他抛弃，视为弃子的长孙无忌了。

现在，也就长孙无忌这个过河拆桥不厚道的家伙，才让郭业恨得牙痒痒。

“好一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李二陛下又是一声赞许，问道：“那你的连环策略又是如何？”

郭业嗯了一声，竖起食指比划道：“第一，臣要大肆宣扬皇权至上论，要让皇权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巅峰！”

“皇权至上论？将皇权推到最巅峰？”

李二陛下眼中再次透出浓浓的炽热的光芒，兴趣盎然地嘀咕道：“皇权就是朕，朕就是皇权，好，这个好，这个‘皇权至上论’朕很感兴趣。来，郭业，快说与朕听听，你这到底是个什么章程……”

## 第680章战斗的号角吹响了

郭业此时是肚里有稿，心中不慌。他眉飞色舞地冲李二陛下侃侃而谈，将自己早已筹谋好的连环策略娓娓道了出来……

李二陛下听着听着，脸上的表情也是变幻无常，先是惊喜，再是沉静，最后又是欣慰不已，看着郭业的双眼充满了赞许之意。

虽然他期间未曾插言打断，但是他连连点头满脸欣喜之色，已经说明了一切。

显然，对于郭业的连环策略，他很是满意且赞同。

最后，郭业再次挺起胸膛，保证道：“皇上，只要这连环策略一经使出，微臣有信心让士林清流系搏个开门红，闹个满堂彩，定不会让那些人的小觑。”

李二陛下轻唔了一声后，便再也没有过多的言语。相反，他微微扬起脸，闭起双眸好似在斟酌思索与权衡利弊。

时间，一分一秒地在过去。

郭业心里清楚，李二陛下在做最后的抉择：扶植，还是不扶植。

李二陛下的踌躇和犹豫，郭业心里也是亮堂如明镜儿。这纵横数百年的关陇世族，他们的影响力之大令人无法想象。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会伤到大唐国本，最后让李家父子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如梦幻泡影，彻底破灭。

哪怕李二陛下身为一国之君，贵为九五之尊天之骄子，但在这件事情上，也容不得有半点马虎与闪失。

片刻后，一声叹息从李二陛下的口中传出，似无奈，更似决然。

“郭业，你们士林清流系能否登上朝堂，与长孙无忌、魏征等人三分朝堂，分庭抗礼，就看你这连环策略了。”

“嗯？皇上，你答应了？”

郭业与李二陛下的眼神一个碰撞，他看到了对方的期冀。

李二陛下道：“计策是好计策，提议也是好提议，朕为何不答应？只不过，此次事关重大，朕问你，你这连环策略需要几天方能见效？”

郭业伸出五指比划了下，朗声道：“皇上，只需五天，五天足矣！”

李二陛下闻言稍稍讶异，这么快？

随即，他叫了一声好，又交代道：“郭业，朕丑话说在前头，朕对你们扶植与支持，也要你们士林清流系是否能够登上朝堂之后再说。在这之前，所有一切的一切，与朕……”

“当然与皇上无关。”郭业何尝不懂李二陛下的弦外之音，硬着头皮大包大揽道，“如果能成，必是我们士林清流系展翅高飞之时，温水煮青蛙之法便可提上议程，徐徐渐近；如若不成，我们仅仅昙花一现，一切皆是咎由自取，绝对不会动摇大唐的国本。至少，不会让皇上因为这件事的失败，而失去了关陇世族对大唐帝国的支持。”

“好！朕果真没有看错你，郭业！”

李二陛下的脸色瞬间释然，多了几分红润，连连点头赞许道：“郭业，在揣摩圣意方面，你已得个中三昧，颇有卫国公李靖之风，朕心宽慰啊！”

说实话，对于郭业能够主动说出自己心里想要说的话，李二陛下的确是有些意外。

郭业表达的意思很清晰，他们士林清流系在成事之前，甘当李二陛下下的试刀石，无论成败与否，都不会将李二陛下卷入此事之中。他们不会让长孙无忌等关陇世族的力量因为士林清流系，而牵扯到李二陛下头上来。

这也算是他们君臣之间的一项保密协议吧。

郭业见着李二陛下的喜色，心中也是五味杂陈，妈的，这就是要扮演着夜壶的角色啊。

用得着的时候，从床底下拿出来；用不着的时候，一脚踢进床底下，不让人看到。

这不是夜壶，是什么？

不过五味杂陈归五味杂陈，又能如何？如今士林清流系草创初起，正是式微之时，不忍辱负重，不忍气吞声，不处处妥协，哪里会有将来的出头之日？

郭业暗暗给自己打气，没关系，这只是开始。

长孙无忌，八大世家，无处不在的关陇世族，当你们仰起高傲的头颅之时，当你们在俯视众生笑我渺小如沙砾之时。

呵呵，没关系，我低头我弯腰，因为我在学习，因为我在进步，我在渐渐强大……

一时间，雄心壮志如开闸泄洪一般，滚滚在心中奔腾咆哮。

李二陛下见着他低头沉思，久久不语，不由催促道：“郭业，郭业？”

“啊？皇上，臣在！”

郭业惊醒过来，讪笑了两声，搪塞道：“皇上恕罪，臣刚才走神儿了！”

李二陛下因为郭业的善解人意而感到心情不错，朗笑几声，挥挥手说道：“不怪不怪，郭业，你放心。只要你能将连环策略使出，五天后助清流系顺利登上朝堂，与其他两系分庭抗礼。那么，朕答应你，五天之后，不仅恢复你陇西县男的爵位，而且朝堂之上，君臣答奏必有你的一席之地。”

呃？？

郭业一怔，恢复爵位倒是其次，关键是李二陛下口中所说的朝堂之上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这暗指什么？

皇上这是在告诉自己，五天之后，自己也可以与虞世南一样上早朝，可以在朝堂之上撸起袖子和长孙无忌那些人叉腰横眉冷对，骂街架秧子了吗？

凭自己的资历，六部尚书的位置绝对是不可能的，而且这些位置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不可能让自己轻易填充。

那么，至少也能捞一个六部之中任意一个部的左右侍郎了吧？

六部左右侍郎啊，乖乖，郭业暗暗咋舌，哥们也才二十出头一点点啊，这就达到了寻常人一辈子都达不到的高度了吗？

不可想象，也不敢想象。

一时间，郭业又飘了……

“咳咳，郭爱卿，该谈的朕也与谈完了，这天色也快近晌午了，你这边出宫去吧！”

李二陛下见着郭业又开始走神，差不多看穿了郭业那点小心思。反正已经谈完事情，也不再挽留他，干脆下起了逐客令。

郭业现在还云里雾里，如坠云端般迷迷糊糊，下意识地回了一声好，便

傻愣愣地退出了大殿。

在董顺公公的引领下，出了甘露殿。

最后，在罗内侍的相伴下，出了皇宫，直接返回太平坊中。

一回到太平坊的府邸，他这才从飘飘欲仙的神游外物状态中缓过神儿来。

此时，他坐在自家的厅堂中，整个人充满了斗志，战意盎然。

好男儿，生在世，活在世，不上青云不封侯，也委实太对不起爹妈给的这身好皮囊了。

随即，他立马叫人去长乐坊中将关鸩鸩请来，准备施行连环计中的第一个计划。

约莫等了一个多时辰，关鸩鸩才满头焦汗地姗姗赶来，一进来厅堂，这厮又是矫情起来，问起郭业进宫的情况。

郭业没有与他细说，而是站起身来，浑身充满战斗力地冲他叫道：“老关，阴错阳差，没想到蜀州之行转祸为福，哈哈，咱们的机会来了！”

关鸩鸩眼睛一亮，立马拱手拜道：“大人的机会降临，不就是学生的出头之日也要来临了吗？喜事，大喜事啊！”

郭业瞟了他一眼，哼道：“不用你提醒，老关，郭某人何曾亏待过自家兄弟？”

关鸩鸩见自己的小心眼被郭业说破，讪笑道：“对对对，大人说的是，大人向来都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学生深信不疑呢。大人，学生随时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大人一声令下。”

郭业微微颌首，问道：“现在你手中报社一天能够誊印多少报纸？”

“如今长安晨报每日五万份，长安周刊约莫两万份，尤姬姑娘那边的大唐娱乐周刊大概其是一周五千份。”

“好，明天开始，连续五天，三份报纸都加班加点给我加印，咱们先来上一波舆论攻势，想给长孙无忌他们来上一道开胃菜！”

“没问题，自打大人您让人从蜀州送回书信，学生就已经安排好了，报社那边随时都可以上马。”

郭业闻言一击掌，赞道：“好！来人……”

厅堂外走进来一名下人，双手捧着厚厚一沓手抄，墨迹已干，显然是郭业早就写完准备好的。

郭业对那下人吩咐道：“交给老关。”

关鸩鸩从那下人手中接过这一沓手抄，随意翻阅了几张看了起来，口中不滞念出标题道：

“皇权至上论！”

“何谓天子？受命于天，即寿永昌。”

“君权神授，君权天授。”

“天可汗陛下十大文成武德？”

“贞观盛世，不需要掣肘，不需要拖后腿。”

“大唐帝国的崛起，谁最居功至伟？”

“论一个伟大君主对大唐帝国的深远影响……”

关鸩鸩一边翻篇看着，一边嘴里念叨着，一时间，不由痴傻了……

反应过来之后，他结结巴巴冲郭业喊道：“大，大人，这，这是要闹哪样

啊？您不是说，我们媒体人要有良心，不能为政治服务，更不能天天歌功颂德去添人屁……屁眼吗？”

“少扯淡，这哪里是舔菊？这哪里是为政治服务？咱们这是为大唐百姓谋福祉，为天下苍生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懂不？”

郭业冲关鸠鸠翻了翻白眼，啐道，“别瞎琢磨了，此一时彼一时，懂不？作为媒体人，最重要得是要懂得风向的变化。老关啊，你还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有待进步啊！”

“唉，是是是，是学生食古不化，是学生愚钝了。”

“好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郭业振臂虚空挥舞了下，兴致勃勃道，“老关，战斗的号角已经吹响了。你现在就给我回去，让工匠日吃好的喝好的，领双倍月银，给我加班加点加印出来。这些东西，我明日一早就要见报。明天这些报纸一投放到城中坊间，我就要达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

“学生一定照做，大人且放心！”

“好，老关，我静候你的佳音。记住，我要平地一声雷，我要平海碧波起，我要打长孙无忌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 第681章一环套一环

郭业一声令下，长乐坊从关雎坊自上到下近百号人便通宵达旦连轴转，整整忙活了一宿。

赶在天亮之前，长安晨报，长安周刊，大唐娱乐周刊相继新鲜出炉，墨香飘荡环绕在整个长乐坊中。

三份报纸，将近十万份，数量之多超过以往。而且三份报纸的内容都是一模一样，只是不同的刊名罢了。

这在长乐坊报社成立以来是绝无仅有的第一次。

天色微微亮起，数百名负责投递报纸的力把聚集在长乐坊报社跟前，陆续将早已分散好的报纸装进竹筐中，纷纷背在身上如一条长龙大军般出了长乐坊。

不一会儿，十万份报纸就如十万颗炸弹一般，正式投入了百万人口的长安城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长安城中的风向和舆论的焦点，随着报纸的投放而徐徐改变着……

两个时辰后，长孙府。

因为李二陛下罢朝数日的缘故，长孙无忌最近无需早起上早朝。再加上一直以来，如骨梗喉与他不对付的萧瑀、裴寂等人被逼退出朝堂，他终于得偿夙愿，心情极佳。

吃好睡好心宽体胖，天天睡到日高起，整日在府中脸挂笑容，就连前些日子私自离家的老三长孙羽默，他都懒得再去责罚，更是重新解了老三的禁足。

此时离午饭还有些时候，长孙无忌正坐在厅堂中品着香茗，手中拿着一本左氏春秋细细品读着，日子过得甚是安逸悠哉。

一时间，沉寂在了书海之中。

直到腹中打起雷鸣，感到有些饥肠辘辘之时，他才将书放到茶几上，准备张罗下人开午饭。

突然，一名下人领着一人进来厅堂，打断了他准备去用午饭的节奏。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中书令房玄龄。

“玄龄来了？”

长孙无忌笑着起身，说道：“来得巧不如来得早，还没用午饭吧？走，就在我府中一起吃吧。”

房玄龄进了厅堂来到长孙无忌跟前，手里突然变戏法似的多了一张报纸，轻轻抖落了下报纸，摇了摇头苦笑道：“长孙大人，看完这报纸，也许你就没胃口用午饭了，呵呵……”

“嗯？什么意思？”

长孙无忌质疑了一声儿，立马抢过房玄龄手中的报纸，自顾打开了起来。

越是看下去，长孙无忌脸上的笑意徐徐褪去，取而代之的，已经是凝重肃穆的神情。

渐渐地，长孙无忌从报纸中瞧出了端倪，今天的长安晨报整个版面都是在宣扬一种论调，宣扬君权至上，皇权至上的论调。

不过，在长孙无忌的眼里，这好像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他不由皱着眉头纳闷问道：“玄龄，皇上乃一朝天子，乃一国之君，这报纸无非是想歌功颂德，恭维恭维皇上罢了。这有何奇怪的？”

房玄龄再次摇了摇头，叹道：“长孙大人，这长安晨报入眼之处皆是奉承皇上，恭维皇上，宣扬皇权的篇幅，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今天不单单是长安晨报，还有长安周刊，就连一向以才子佳人为主题，专门给坊间女人和深闺怨妇看得大唐娱乐周刊，今天都转了性子。这三份报纸都刊印着同样的内容，主题只有一个，君权天授，皇权至上。而且里面不乏有一些诛心的言论……”

说着，房玄龄将长孙无忌手中的报纸拿了过来，翻开一个版面，指道：“你看这篇名为《贞观盛世不需要掣肘，不许拖后腿》的文章，其中指出当今圣上雄才伟略，却偏偏有些权臣外戚，目无君上居心叵测，企图结党营私以大势左右着皇上，威迫着皇上，使的皇上步步荆棘，无法施展富国强兵的宏图大计。

长孙大人，你没看出这里明朝暗讽指着谁吗？就是你我啊……而且，偏偏这三份报纸都在今天在发出来。您莫要忘了，就在前几天，我们天策府旧臣这些人，正借着太上皇之事逼得皇上将武德旧臣这些人撵出了朝堂。你说这里头还没有蹊跷之处吗？”

“嘶……”

长孙无忌抽了口凉气，惊诧道：“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能对号入座啊。莫非真如你所说，这三份报纸选在同一时间，刊印同一内容，目的就是针对我们天策府这些人？难道是裴寂、萧瑀等人因为被撵出朝堂，记恨在心，故意在今天搞了这些小动作来报复我们？”

“不可能！”

房玄龄第三次摇头，斩钉截铁地说道：“这手笔不可能出自武德旧臣等人之手。长孙大人，你莫要忘了这三份报纸的东家，正是长乐坊报社。而这长乐坊报社的真正主人又是谁呢？您不会不知道吧？”

“长乐坊报社的真正主人？”

长孙无忌瞪大了眼珠子，惊叫道：“我想起来了，是郭业，这长乐坊报社的东家，就是郭业！玄龄，你，你是说……”

“正是，就是出自郭业的手笔，长孙大人！”

房玄龄轻叹一声，说道：“也只有郭业这混账小子才会这么不按常理出牌和做事。长孙大人今天应该还是没有出府，你若走到长安城中一站就知道今天的长安城是何等的热闹。街头巷尾，酒肆茶楼，客栈集市，处处都在议论着报纸上的事情。你没发现吗？往上您府上都能收到长安晨报，今天却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是郭业有意为之啊！呵呵，如今百万人口的长安城，我们所谓的权臣外戚，都被这报纸推到了民间舆论的风口浪尖啊！”

长孙无忌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玄龄，你的意思是说，就因为这区区报纸，我们成了千夫所指居心叵测的逆臣贼子，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长安的百姓怎么可能会相信这报纸的无稽之谈？”

房玄龄郁闷地抖了抖自己身上的袍衫，说道：“长孙大人您没发现我今天都是穿着便服来你家吗？呵呵，我若穿着官袍走街窜巷，肯定不出一会儿就能被人认出来哟。而且，你远远低估了长乐坊的这三份报纸在长安城坊间的



影响力。百姓不就喜欢凑热闹，做那人云亦云之事吗？而且你我还能不清楚民心、人心是什么东西？不就是众口铄金之词，传着传着，便成了舆论导向了吗？呵呵，郭业这小子出手可真够快狠准的，居然想到用这事儿来报复我们。”

“报复？”

长孙无忌眼中霎时泛出精光，脸色阴沉地说道：“你是说，郭业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报复当日我们的壮士断腕吗？”

“说好听点是壮士断腕，说难听点就是背信弃义，将他作为弃子般抛弃掉啊。”

房玄龄打心眼里还是颇为可惜郭业这个年轻人，聪明机智，而且与他家的孩子房遗爱还交情甚笃。

长孙无忌听着房玄龄自揭丑事，不由冷笑道：“玄龄，区区几份报纸而已，也无法让我们伤筋动骨。只不过是郭业心里有气，做些孩童过家家的小把戏罢了。他不会天真地以为，仅凭几份报纸在民间的传播，就能陷我们于万劫不复之地吧？小打小闹的小把戏，不足为奇。过几天上朝，本官就上奏皇上，将他这家长乐坊报社给查封掉，省得他还跳出来作祟，尽干些恶心人的把戏。至于郭业，哼，本官要他知道什么叫做一力降十会，他真以为本官不敢对他动手吗？”

房玄龄听着眉头微微一皱，劝道：“长孙大人，查封长乐坊报社无可厚非。但是郭业曾经好歹也是天策府系中人，这对他赶尽杀绝，是不是未免有些不近人情了？要不，找个由头直接让吏部安排他到地方任个闲职好了。”

长孙无忌执拗地摇了摇头，拒绝道：“玄龄，他已经触到你我的底线了。有些东西他不该大张旗鼓的说出来，更不该大肆宣扬出来。本官倒是可以对他这个毛头小子网开一面，但是关陇世族的力量与利益，岂容他挑衅？玄龄，以大局为重，不要妇人之仁。哼，此子一日不除，来日我等必受其反噬。”

“关陇世族的利益……”

房玄龄沉吟了一声，默默地再次低下头来，不再替郭业求情辩解。显然，房玄龄已经默认了长孙无忌的决定。

突然，一阵剧烈沉重的脚步声从厅堂外响起，蹬蹬蹬蹬……

声音渐近，入了厅堂中。

“长孙大人，长孙大人，出大事了！”

一身明盔亮甲，腰佩横刀的大汉闯到长孙无忌与房玄龄跟前，并非别人，正是统领左右领军两大卫府衙门的大将军殷天宗。

只见殷天宗满脸汗渍，手扶着横刀刀柄，气喘吁吁地直不起腰来。

显然，一路他是疾奔而来。

“天宗，为何如此惊恐狼狈？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长孙无忌率先发言问道，他的心中莫名升起了几分不详的预感。

房玄龄也是一边安抚一边问道：“天宗，你先顺顺气，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殷天宗喘了几口大气之后，大声说道：“长孙大人，房大人，大事不好了。现在，东市、西市两边近十万户商户闭门歇业，暂不营业，整个东西两市乱成了一片。还，还有——

通往皇城的朱雀门外，聚集了三千学子，这三千人就跟犯了病似的，统一头戴斗笠身穿蓑衣，静坐在朱雀门外。他们宣称要见皇上，将整个三道门口堵得严严实实，车马无法通行啊……”

“三千人在大晴天气，头戴斗笠，身穿蓑衣？还聚众静坐在朱雀门外？”

长孙无忌满脸震惊之色，失声喊道：“这帮学子不好好在家苦读圣贤书，他们想干什么？”

## 第682章三千学子闹京华

长孙无忌心中升腾起的不祥之兆越来越强烈了，他紧忙对身边的房玄龄说道：“玄龄，皇上已经罢朝数日，现在进宫见皇上八成也是见不到，而且时间也来不及了。你我一个是中书省的中书令，一个是当朝尚书左仆射，各为皇上的股肱之臣，这个时候应该担起责任来，不能让帝都长安出了乱子。”

房玄龄深以为然地点头，称道：“是啊，长安不仅有百万大唐子民，更有各国的游者与客商。泱泱大唐的国都，不能沦为番邦小国的笑柄才是。不过长孙大人，房某倒是觉得奇怪，这东市西市一直都稳如磐石，怎么十万商户说闭门就闭门，说歇业就歇业呢？这突如其来的罢市，还有三千学子戴斗笠服蓑衣，齐聚朱雀门小，会不会有所关联啊？或者说，跟早上那三份报纸……”

“你是说是郭业在捣鬼？嗤……”

长孙无忌一声冷笑，连连摇头用鄙夷地口吻说道：“他郭业哪里来得这般通天的本事？他能控制东西两市的十万商户？他一个不学无术之人还能有如此号召力，能够邀聚三千学子齐聚朱雀门前？笑话！”

说着，他急急让人送来双翅帽与紫金官袍，当着房玄龄与殷天宗的面穿戴起来。

穿戴完毕之后，他冲房玄龄宽慰道：“玄龄，你想多了，你太高估郭业这小贼了。现在，你我兵分两头，你去看看东市西市到底是什么情况。朱雀门这边的三千学子交给我来处置。”

言罢，他对殷天宗吩咐道：“天宗，你带着左领军卫府衙门的所有军士随房中书走一趟，不能让东市西市乱起来。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你大可……”

说到这儿，长孙无忌满脸阴沉地比划了一个手起刀落的手势，令殷天宗和房玄龄冷不丁打了个寒颤。

殷天宗嗯了一声后，问道：“长孙大人，右领军卫府衙门的所有士卒皆以布置在朱雀门小，由右领军卫府衙门的苏定方将军坐镇指挥。此时，他应该带着人在控制着朱雀门那边的情况，以防生乱。”

长孙无忌应了一声好，拂袖率先走出了厅堂，在院里嚷嚷着“备车，备车”。

不一会儿，双方便在长孙府门口分道扬镳，长孙无忌乘车径直赶往朱雀门前。

哒哒哒……

长孙府的马车奔驰在朱雀大街之上，徐徐驰近朱雀门前。

还未到门下，长孙无忌掀开帘子一看，好家伙，乌乌泱泱黑压压的数千人齐聚在朱雀门前，将整个通往皇城的路堵死。

四周除了手持戈矛，负责围拢戒严的数千军士之外，还有围观的百姓。

而殷天宗口中所说的三千学子，长孙无忌下来马车之后，也看得真真切切。

三千学子，一水儿穿戴着斗笠蓑衣，静坐在朱雀门前，几乎是百人静坐为一排，鳞次栉比一排排，足足排成了一个方形静坐列阵。

长孙无忌并未第一时间钻进人群，也没有飞速来到正指挥领军卫府士卒戒严维持秩序的苏定方身边，而是静静地观望着里头的情况。

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他现在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这些学子要静坐齐聚朱雀门前，为什么三千学子要统一穿戴斗笠蓑衣的都不知道，他现在冒然冲进去也不知如何处置。

索性，他就站在不远处的一个角落先看看现场的情况。

很快，三千学子静坐的方阵中就爆发出异口同声的齐天震吼：“我们要见皇上，我们要见皇上！”

长孙无忌听罢，暗暗点头，正如殷天宗所言，这三千学子是铁了心要见皇上啊。可他们为何要这身打扮，为何要用这种方式来见皇上呢？

很快，三千学子方阵中突然站起来一个人，此人傲然挺立于静坐方阵中，如鹤立鸡群一般的显眼。

虽然此人同样是一身蓑衣斗笠，但在长孙无忌眼中看来，此人颇有几分独领风骚的气质。

咦？

长孙无忌擦了擦自己的眼睛，这人他好像见过，居然是在长安名声卓尔的才子，射阳书院的山长，被誉为天下寒门学子顶背之人物——陈康陈仲达。

长孙无忌之所以对他这么有印象，那是因为陈康与自己的儿子长孙冲素有往来，长孙无忌在府中见过此子，端的是个人才。可惜是个寒门子弟，他一直瞧不上眼罢了。在他看来陈康再有才华又能如何？不是关陇世族出身，将来的成就始终有限。

此时再见陈康鹤立鸡群一般站于静坐的三千人方阵中，长孙无忌心疑，莫非这次三千学子蓑衣斗笠齐聚朱雀门小，是他组织的？

他这是要干什么？就是为了要见皇上一面？

就在他心中疑云陡生间，傲然挺立的陈康摘下头上的斗笠，突然振臂呼喊：“在长安的三千寒门学子们，我辈读书人，寒窗苦读十载，甚至数十载，为的是什么呢？”

唰～～

陈康一开口说话，整个三千学子的方阵中顿时鸦雀无声，安静了下来。

只听陈康接着高声喊道：“为的就是学有所成，好将来进入仕途，报效朝廷，报效国家。我们满腔热忱，为得就是为陛下牧守江山社稷，为天下苍生谋得福祉。正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三千寒门子弟们，你们说，我陈仲达说得对也不对？”

“没错！没错！！”

“正是！正是！！”

三千静坐的学子突然又是齐声高喊，回应着陈仲达的问话。

陈康展开双手示意众人噤声，突然口气凌厉，措辞狠辣地朗声道：“可是呢？可是有人就是不愿我们寒门子弟出人头地，不愿我们这些寒门子弟报效朝廷，报效皇上。”

这时，方阵中有人就跟事先安排好了似的，突然插嘴喊道：“仲达兄，是什么人如此可恶，居然用心如此险恶？其心可诛啊！”

陈仲达冷笑一声，说道：“这用心险恶之人并非一个人，而是好大一群人。每次科举，这些人都把持着各地乡试县试州府试，乃至长安会试的名

额，而限制住我们寒门子弟的录取资格。偏偏他们还将这些名额给那些被酒色掏空了身子的纨绔子弟，欺人太甚啊，同窗们！而且这还不止，那些出身官宦世家的纨绔子弟，他们不用在炎炎夏日和冰冷冬日下寒窗苦读，他们不用忍饥挨饿省下口粮来买笔墨纸砚，却轻易得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功名仕途。为什么会这样？”

“简直欺人太甚，凭什么他们就享有特权？这是为什么啊，仲达兄？”

还是那个堪比最佳影帝的托儿在方阵中适时插嘴喊问道。

陈仲达又是连连冷笑，眯着眼睛扫视着眼前的三千余人，缓缓沉声喊道：“为什么？就因为他们出身关陇世族，他们出身官宦门第。而我们这些人都是贫家魄户的子弟，都是出身寒门的学子。哪怕我们再努力，再用功十倍，对我们来说，科举之路都是荆棘坎坷，功名仕途都是难于登天。三千寒门学子们，你们说，我们家贫落魄，我们出身寒门，这些能是我们的错吗？这些能是我们求取功名的阻滞吗？这一切的一切，能怨我们吗？”

“不能！”

“不能，不能！！”

“我们要见皇上，我们要见皇上，我们要皇上为天下寒门子弟主持公道！”

霎时间，整个三千人的方阵再次沸腾了起来，本来还在静坐的三千人络绎不绝地站了起来，纷纷举起手臂摇摆，冲朱雀门后的皇城，皇城之中的皇宫方向高呼着。

喊声震天，洞彻九霄。

经过陈康的一番渲染，整个现场越发地群情激奋了起来。

啦啦啦啦～～

负责戒严维持秩序的数千右领军卫府衙门的士卒面色肃穆，逐一将戈矛指向三千寒门学子，以防他们情绪不受控的情况下，怒闯朱雀门。

嘎吱嘎吱……

形势严峻下，负责把守皇城三道门的守卒开始徐徐关闭大门，最后连朱雀门都关得严实起来。

长孙无忌听完陈康的喊话，差不多已经将现场的情况了然于胸。

原来是陈康这个寒门学子的领袖在抗议朝廷的不公，抗议朝廷优待关陇世族的子弟，抗议朝廷厚此薄彼，没有善待寒门子弟。

哼，寒门子弟也妄想跟关陇世族的子弟同等待遇？真是痴心妄想。

长孙无忌面色有些阴沉，眉宇拧了拧颇为狠厉，心中打定了主意，看来是应该给这些寒门子弟一番教训才是，不然今日纵容不作为，以后就会更加得变本加厉。

随即，他徐徐走向正坐镇指挥着士卒的苏定方这边。

来到苏定方身边，苏定方也察觉到了长孙无忌的到来，立马行礼道：“末将苏定方，见过尚书左仆射长孙大人！”

长孙无忌轻轻唔了一声，轻声说了句：“苏将军，辛苦了。”

这时，一名校尉突然跑来，向苏定方汇报道：“禀报将军，现场三千学子的情况越来越激烈了。前面负责挽弓把守朱雀门的几个校尉让卑职前来问询将军，是否先射上几轮弓箭，好让这些学子知难而退？”

“放你娘的狗臭屁！”

苏定方二话不说，破口大骂道：“你他妈脑袋让门个夹了，还是让驴给踢了？这里是战场吗？他们是我们的生死敌人吗？白痴！他们是寒窗苦读的学子，是穷苦人家的孩子，更是我们同根同脉的大唐百姓，你心让狗啃了？居然想着用弓弩射杀他们？滚下去！”

“将军骂得对，卑职知罪！”

校尉被骂得满脸发青，仓惶地退了下去。

不过苏定方这些话落在长孙无忌耳中，却是格外的刺耳，因为他刚才的想法就跟那校尉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苏定方的这番怒骂，在他听来就跟指桑骂槐般骂着自己似的。

霎时，长孙无忌看向苏定方的眼神有些不善起来。

但是，今天这场血腥镇压，他真打算让苏定方操刀了。

旋即，他张嘴说道：“苏将军，本官现在命……”

“哈哈，长孙大人！”

苏定方恰到好处的大声笑了起来，冲长孙无忌快速说道：“大人，您来得太及时了，如今这个场面也只有您这位德高望重的当朝显赫之人才能平息了。我这就通知这些闹事的学子，长孙大人来了。”

说罢，苏定方如离弦之箭一般冲了出去，向方阵中的陈康喊道：“陈仲达，叫你的人止步噤声，不许闹事。我告诉你，当朝尚书左仆射长孙无忌大人亲临此地，与你们交涉了。赶紧的，大家都静下来，让开一条道好叫长孙大人过来……”

嗡~

长孙无忌见状，再闻苏定方之言，脑中一阵眩晕嗡鸣。这姓苏的居然在这个时候给他突然来这么一手，将他推向群情激奋的三千寒门学子跟前？

这，这是要将他往火坑里推吗？

当即，长孙无忌气得哆嗦着嘴唇，抬起手臂怒指苏定方的背影，断断续续骂道：“苏、苏定方，你、你想干什么？你要将本官置于险地吗？”

不过已经晚了！

他话音刚落，陈康便迅速地率领着三千寒门学子一涌而上，将长孙无忌孤零零的一人，团团包围了起来。

## 第683章取义成仁陈仲达

长孙无忌被苏定方推到了风口浪尖，被三千学子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乌乌泱泱黑压压，肉眼可见之处皆是人头攒动，根本不见苏定方，还有右领军卫府衙门的军士。

此时，这三千学子正是群情激奋时，一个个眼睛瞪得如猎食的虎豹那般大，怒目圆睁地看着长孙无忌，虽然没有叫嚷喧哗，却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长孙无忌顿感压抑与无助，一种兵临城下的气势压抑，一种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的不助。纷至沓来，袭扰在长孙无忌的心头上。

他暗暗揣测，这三千寒门学子不会在最愤怒之时突然失去理智，对自己不敬吧？

霎时，往日在朝堂上气定神闲，舌战武德旧臣皆丝毫不惧的长孙无忌，突然间，愣是不由自主地慌乱起来。

当即，他抬起手臂，怒指着三千学子中的领头者陈康，厉声喝道：“陈康，本官乃当朝尚书左仆射，圣上钦封的赵国公，你们竟敢将本官团团围住，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陈康见状，嘴角微微噙着笑意，突然高举右臂，喊道：“列位学子，肃静！”

喇~~

鸦雀无声，真可谓是令行禁止，足见陈康在三千寒门学子中的威望鲜有匹敌。

紧接着，陈康目光坦然，丝毫没有做作的冲长孙无忌拱手长揖，平静地说道：“长孙大人无需紧张，吾辈皆是读书人，自然不会对大人做一些市井无赖的举动。今天，我们不仅心平气和，我们更是陈情讲理，我们只要求与皇上见上一面，向皇上陈述我们寒门学子的冤屈。”

“哼，本官何曾紧张过？”

长孙无忌一听完陈康之言，紧绷着的那根神经顿时释然，狠狠拂了一下袖，严厉苛责陈康道：“胡闹，皇上贵为一朝天子，身为九五至尊，是你们想见就能见得到的吗？散了吧，统统散了吧，一个个都是饱读圣贤书的学子，聚众撒泼成何体统？”

陈康轻笑一声，摇头表示着自己的不同意见，说道：“长孙大人，正因为我等都是圣人门下，才恪守守礼静坐在朱雀门外要求面见圣上。呵呵，不然的话，长孙大人被三千人这般团团围住，还能完好无损？”

长孙无忌闻罢，气道：“你说什么？你的意思是说要对本官意图不轨了？哼，陈康，你们仅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学子，纵是你们有三千人又如何？难道这沿街手执戈矛的卫府军士，难道这朱雀门上挽弓搭箭的守城将士都是摆设不成？你们身为学子当以学业为主，岂能如乱民一般聚众闹事？散了吧，皇上是不可能出来见你们的，若再不退散，本官就下令守城将士放箭了，哼，到时候出了人命由谁负责？这人命关天之事岂是你陈康陈仲达所能担待起的？”

“放箭？呵呵，长孙大人好大的口气，真是杀伐果断，不愧为当朝第一首辅啊，哈哈哈哈哈……”

陈康突然仰天长笑，笑得满脸通红，笑得手中斗笠猛然扔在地上，笑得

噗头打乱头发凌乱，迎风飞扬。

笑罢，陈康以一介白丁的身份抬手怒指长孙无忌，狂声道：“长孙无忌，这就是你身为朝廷尚书左仆射当说得话吗？放箭，哈哈，射杀我等，哈哈，你下一个令试试看，你射上一轮乱箭试试看——”

陈康突然向前迈出两步，逼近长孙无忌，手指险些戳到长孙无忌的鼻尖儿上，叫嚣道：“今天，我陈仲达若是后退半步，定不当人子。长孙无忌，你问问我身后的三千寒门学子，今日来者谁会惜命？若是在乎一死，谁又会来这朱雀门前鸣冤？”

霎时，三千寒门学子再次沸腾，纷纷摘下头上斗笠狠狠摔在地上，齐声吼道：

“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子曰：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三千人一起将斗笠摔在地上，一起喊出这两句话，委实惊天动地，颇有山可崩地可裂，吾辈君子之风不可丧的绝决与无畏。

这突如起来的动静，也吓得长孙无忌好生一大跳，加上心中藏污发虚，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他退半步，陈康又逼近半步，冲长孙无忌反客为主地喝道：“长孙无忌，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今日，若不为我们三千寒门学子，不，应该是若不为普天之下无数的寒门学子讨回一个公道，讨回一个说法，纵是被你下令射杀，乱箭穿心，我等亦不会后退半步。”

“不后退，不后退！”

“不惜死，不惜死！”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取义成仁，吾辈向往之……”

三千寒门学子又是纷纷响应着陈康的豪言壮志，群情激奋的场面下，将陈康这个寒门学子第一人的威望推向了最高潮。

此时的长孙无忌虽然面色不动，但是心中却叫苦不已，正后悔自己一时嘴快让陈康抓住了话柄。

他懊恼自己说什么不好，非说什么要武力镇压，乱箭射杀的威胁话。

如果说几句软话，兴许现在就不是这般进退维谷的局面了。

他哪里敢下令朱雀门上的守将放箭射杀？先不说自己还被团团围在人群之中，万一飞箭不长眼把自己误伤诊治误杀了，那不是冤得慌吗？

就算自己现在不在人群中，他也不敢私自下令射杀这些学子啊。

三千学子啊，虽然都是寒门出身的学子，可始终都是圣人门弟子。归根究底，天下读书人无论是学子还是士大夫，统统都是拜得儒家先贤孔圣人，算起来都是同根同祖。

如果自己亲口下令武力镇压射杀这三千学子，无异于将自己推向人人唾弃的众矢之的。

甭说他长孙无忌了，就连当今皇上也不敢亲口下令射杀读书人啊。

虽说如今大唐朝廷还没有刑不上士大夫的规矩，但是善待天下读书人，团结拉拢天下读书人，这都是历朝历代的潜规则啊。

毕竟皇帝坐江山，还得靠天下读书人替他教化子民，替他牧守一方，是不是？

不敢，借他长孙无忌十个胆儿，他也不敢下令放箭射杀啊！



可偏偏眼前这个三千学子的领袖陈康，是个油盐不进一心找死的愣头青，非逼得自己退到死角无法回旋。

怎么办？

接下来该如何应付？

长孙无忌心里百般交集，焦灼万分，一边痛恨这群寒门出身的学子如此不识抬举，一边又记恨着苏定方这个混账王八蛋。

陈康见着长孙无忌一时间哑口无言，心中微微窃喜，真让郭业猜中了啊，照着他之前所教的，真逼得长孙无忌毫无招架之力啊。

宜将剩勇追穷寇！

陈康趁胜追击，再次逼视着长孙无忌，叫道：“长孙无忌，这就是你们权贵外戚的丑陋嘴脸吗？你们权贵外戚不仅把持着朝政，你们的子孙后代享受着功名利禄，却视我等苦读寒窗数十载的寒门学子如草芥。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善待天下读书人吗？难道寒门出身的学子，就不是读书人了吗？长孙无忌，我问你，今天你到底让不让我们见皇上？”

“陈康，你休要张狂，莫要忘了你自己的本份！”

长孙无忌也被逼得满脸通红通红，最后挣扎地叫道：“你们看看你们自己现在像什么？这哪里还是圣人子弟应有的君子风范，哪里还是读书人的斯文作派？哼，你们现在与街头泼皮，地里草民有何区别？”

“哈哈哈哈哈.....”

陈康又是一番仰天长笑，狂笑中他扯着自己身上穿得蓑衣，又指了指身前身后左左右右三千来人身上的蓑衣，叫道：“长孙无忌，你好好看看，我们今天都穿了什么来。今日，皇上若不给我们天下寒门子弟一个公道，一方说法，那么这大唐的江山就根本不需要我们这些寒门学子。如此下去，我们还念个劳什子书？那我们寒窗苦读还求个劳什子功名与仕途？既然如此，这天下的寒门学子还当个劳什子读书人？我看啊，不如统统卷起裤腿，穿上蓑衣，下地刨食儿吧，哈哈哈哈哈.....”

“说得好！”

突然一声干涩的声音从人群中响起，走来一名瘦削老者，高声赞许道：“这寒门学子既然功名与仕途皆无望，还念个劳什子书？既然大唐偌大的江山都容不下这些可怜的寒门学子，那就该穿蓑衣卷裤腿，下地刨食儿吃。反正，这丢也是丢大唐帝国的颜面，打也是打堂堂天可汗陛下的脸面！”

陈康用双眼余光瞟了眼来人，心中会意一笑，差不多到火候了，该是虞世南虞老人家上场了！

## 第684章来了虞世南，又来一个他？

真是一茬儿接一茬儿。

这边寒门领袖陈康稍稍唱罢，那边国子监祭酒虞世南便恰到时机的粉墨登场！

相比于年轻的陈康，虞世南的声望无论是在寒门还是士族中，都是一时无两，真可谓是德高望重之辈！

因此，虞世南的一出现，俨然气场十足。无论是在三千寒门学子中，还是围观的长安百姓，乃至沿街四周的领军卫府的军士内，立马引来一阵空前的骚动。

恰恰也正是因为虞世南的出现，才解了眼下次子进退维谷的尴尬局面。

只见陈康立马调头，放弃继续逼迫次子，而向虞世南谦卑有礼地拱手问安道：“晚生见过虞老大人！”

虞世南一副大家风范，轻轻挥了一下手，说道：“仲达无需多礼，你们的话老夫刚才在外头听见了。唉，古往今来历朝历代，都说善待天下读书人，因为你们乃是朝廷的栋梁之才。可老夫今天算是长了眼界了，没想到你们命运多舛，饱受着如此天大的冤屈，着实让我们这些尸位就餐的朝廷大臣们汗颜呐。老夫身为国子监祭酒，肩负着为皇上挑选可造之才的重担，可，可……唉，失察了，老夫也失察了。如此下去，我等与尸位就餐庸庸碌碌之辈有何区别呐？您说是吧？次子大人！”

最后一声，虞世南直接想次子发问。

次子心里咯噔一下，暗暗揣测，虞世南这老东西话里藏针，莫非也是有备而来，专为这些寒门学子拉偏架而来的？

虞世南又是瞟了眼陈康，陈康会意，悄悄退了下去重新混进了三千学子的方阵人群中。

紧接着虞世南长叹一息，满是痛心疾首地冲次子叹道：“令天下寒门学子如此怨声载道，令天下读书人如此心灰意冷，我大唐朝廷也算是古往今来独一份儿了。呵呵，这皇上还有何颜面妄谈大唐盛世？我等身为臣子者，又有何脸面对其歌功颂德，奉承其为古往今来第一圣君？丢人，丢人呐，次子大人！”

嘶……

次子越听越不觉得不是味儿，虞世南这老东西屡屡自贬自损自我挖苦的时候，都要拉上自己一把，这老东西明显就是指桑骂槐啊。

当即，次子冷着脸还击道：“虞大人，此言差矣！自前隋开办科举，开科取士以来，寒门学子的地位屡屡攀升。特别是到了当今皇上登基四年以来，高中红榜进入仕途的寒门学子更是不计可数，哪里会有他们说得不堪啊。如果朝廷不善待不优待读书人的话，那朝廷干嘛还多此一举，对他们开科取士，让他们学而优则仕呢？功名仕途本来就是鲤鱼跳龙门，哪里是人人人都能攀上枝头变凤凰的？”

呵呵，我看这些寒门学子啊，啧啧，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升米恩，斗米仇，这个道理虞老大人应该不会不知道吧？对于这些居心叵测聚众闹事的寒门子弟，本官倒觉得是朝廷太过骄纵了，这才让他们胆敢犯禁，聚众在朱雀

门小闹事。虞大人，你说呢？”

虞世南听罢，稀松的两条眉毛不由微微竖起一抖，心中暗叹，长孙无忌这厮真是够狡猾啊，居然闭口不谈关陇世族和官宦子弟的优待，相反，还拿朝廷和皇上来说事。

他暗暗琢磨了一下应对之词，想起郭业之前教授他的说法，张嘴就是一声轻哼，冷笑道：“长孙大人莫要避重就轻，在老夫看来，天下读书人都是朝廷的栋梁之才，不能厚此薄彼。无论是寒门学子，还是国子监中的官宦子弟和世族子弟，他们只要可堪造就，朝廷都应该同等对待。不能因为出身贫贱或富贵，而将这些读书人的前程给限在条条框框之中。

因此，老夫昨日已经向皇上上奏，从今往后，国子监中不再专收官宦和你们关陇世族的子弟，更应该对天下寒门的学子开放。只要他们有才华，就应该让他们进来国子监中深造。同样，国子监中也不能再收酒囊饭袋的纨绔子弟，这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吗？这些人进入仕途为官一方又能做些什么？将来指不定又如仓廩硕鼠般，吃着朝廷的俸禄，去干着搜刮民脂民膏的龌龊事！”

虞世南这话一出，立马在三千寒门学子中引来一阵欢呼，更有好事者已经开始高声叫嚷世族子弟仓廩硕鼠，朝廷蛀虫尸位就餐。

声声刺耳却又声声进了长孙无忌的耳中，让他脸色臊红之余眼中迸火一般看着虞世南，咬牙切齿道：“虞世南，你这是何意？难道你这是要为这三千寒门子弟，向挑衅我们天策府功勋一众文武吗？还是说，你这是要与天下各道各州府的关陇世族开炮？虞世南，你知道你这样会给自己招来多大的麻烦吗？”

“呵呵，老朽已经是半截入黄土之人了，而且无妻无儿子然一身，长孙大人，你觉得你这些话还能吓唬到我吗？”

虞世南耸耸肩，很是洒脱地轻笑一声，继续说道：“而且，老朽与你们天策府功勋为难，向天下关陇世族开炮又如何？反正奏折昨日便送到了皇上的龙案前，而且老夫在来这之前已经将今日朱雀门前之事一五一十地派人送进了宫中去，估摸着皇上这会儿应该都知道了吧？”

“什么？”

长孙无忌惊诧一声，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本来就想要在李二陛下知道这件事情之前，将此事消弭于无形。

可偏偏虞世南这老鬼，居然来这之前，便将此事捅进了宫中去。

混蛋啊，这个唯恐天下不乱的老混蛋！

霎时，长孙无忌心中怒火汹涌，气得脸色青一块紫一块，肝火大盛，双拳紧紧握着，双肩瑟瑟发抖，怒喝道：“虞世南，你这是铁了心要与天下关陇世族过不去了，你这是自寻死路，你这是要自毁前程，你完了，你完了。关陇世族纵横数百年，岂能容你虎口捋须，虞世南你真的……”

“哈哈哈哈哈……”

虞世南越是看着长孙无忌这么暴躁，心里越是痛快，心中暗赞了郭小子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之外，立马摆出一副君子坦荡荡的模样，高声喊道：“长孙无忌，你真觉得老夫会计较官场的得与失吗？还有，老夫今天不是为了现场的三千寒门学子而出头，而是为了天下寒门学子而出头。天下寒门学子，大唐十道数百州府的寒门学子，长孙无忌，你又知道有多少？”

“本官管你有多少？”

长孙无忌狠狠甩了一下袍袖，怒道：“天下寒门学子一起闹将起来又如何？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关陇世族才是大唐帝国最坚硬的柱石。同样，关陇世族的利益与尊严，岂容你等寒门之人挑衅？”

说到这里，长孙无忌恶狠狠地抛下一句话：“今天，只要我长孙无忌在此，无论是你虞世南，还是这三千寒门学子，谁也别想进这朱雀门见皇上一面。哼，如你们还冥顽不灵，还滞留此地不肯散去，就休怪本官狠下心肠，血腥镇压你们这群赤脚书生。”

言罢，长孙无忌不顾身边这些学子的满脸愤怒和声声讨骂之声，朝着朱雀门城楼上高喊道：

“朱雀门守城将士听令，若再有学子再胆敢滞留门下，堵塞城门与通道，便给本官放箭统统射杀，以儆效尤。这一切后果，圣上怪罪与天下骂名，皆由我长孙无忌一人承担！”

“你敢！”

“我看谁敢放箭？”

两道厉啸骤然响起，一道来自长孙无忌跟前的虞世南口中，另外一道却来自三千学子的人群方阵之中。

方阵中这道声音并非发自陈康，声音亦是略显苍老，不过胜在刚正威严。

声音落罢，方阵中的学子突然涌出一条通道。

只见通道处走来一名身穿绛紫绯袍的老者，与虞世南差不多年纪，他的身后有四名身穿儒袍之青年，应该也是读书人身份。

而刚才第二道喝阻，正是来自这位老者。

老者身后的四名儒生正抬着一尊泥塑，随着绛紫绯袍老者徐徐走向长孙无忌。

这尊泥塑足足一人高大，赫然就是儒门先师孔圣人的塑像。

三千学子见着孔圣人的泥塑，居然纷纷双膝落地，跪了下来。

跪下之后，一个个面色庄重，口中恭敬地高呼着孔圣先师

“长孙无忌，你焉敢冒天下之大韪，射杀圣人子弟？好，好一个当朝首辅，好一个天下文臣之首的长孙无忌啊！今日老夫带着四名门下弟子，还有先祖塑像坐镇于此，尽管放箭吧，圣人子弟遍及四海，我看你究竟屠戮到几时？”

绛紫绯袍的老者一声暴喝后，人已经逼近到长孙无忌跟前。

长孙无忌定睛一看来人，瞅清了样貌，居然是他？

一时间，他整个人的脸色神情都松垮了下来，心中叫苦连天，苍天啊，他怎么也搀和进来了？

## 第685章惹谁都不能惹孔颖达

吏部尚书孔颖达！

这位孔圣人第三十二代孙，真真正正根正苗红的圣人后裔居然也窜出来凑这场热闹，难怪长孙无忌会暗自头疼，心中叫苦连天了。

而且孔颖达居然还带着门下四名亲传弟子，将老祖宗孔圣人的泥塑抬来此地镇场子，这是长孙无忌始料未及的。

到了此时此刻，长孙无忌越来越感觉到，无论是三千寒门学子齐聚静坐朱雀门小，还是虞世南的突然出现，甚至是孔颖达的隆重出场，这些应该都是一个计划，一场阴谋，一场蓄谋已久，针对自己乃至整个关陇世族的阴谋。

再加上东市、西市十万商户莫名其妙地一起闭门歇业，更像是一场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对了！！

长孙无忌冷不丁打了个激灵，对，还有早上长乐坊三份报纸无端地宣扬起皇权至上，君权天授，明里暗里针对着自己，还有关陇世族。

难道是……

长孙无忌越往深里想着，越是感到害怕，难道这是一环套一环的连环阴谋？

郭业？

他脑中骤然浮现这两个字，差点将郭业的名字失声喊出。难道始作俑者是郭业这个小贼？为的就是报复自己当初将他当作弃子？

房玄龄之前在长孙府中也曾提醒过他，不过他置之一笑并未当真。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由不得他不信了，这一切的一切，应该都是出自郭业这小贼的手笔。

小小年纪，而且家世背景都是烂到渣，居然能够神通广大若斯？

太可怕了……

简直令人可怕到近乎妖啊！

这下，长孙无忌的思绪豁然开朗，所有的不解与疑团如开闸放洪一般统统打开。

原来，这一切都是郭业这小贼牵头搞得鬼。

厉害啊，居然能鼓动三千在长安的寒门学子闹京华，居然能怂恿虞世南这头老狐狸替他出头。

至于眼前这位吏部尚书孔颖达，肯定也是受了虞世南的游说，再加上替天下读书人争取利益的由头，才搀和此事的吧？

厉害啊，郭业！

长孙无忌心中暗暗一阵感叹，看来还是我长孙无忌小瞧了你。

不过——

长孙无忌又是阴狠地赌咒，既然你郭业铁了心要与我长孙无忌过不去，哼，你越是如此厉害，我更不能让你有出头之日，不然将来谁还能制衡得了你？

当即，他和颜悦色地冲孔颖达拱拱手，说道：“孔老尚书，怎么连您也惊动了？而且还抬出孔圣人的泥塑来，这不是小题大做了吗？这里的事儿，在

下还能应付得了，呵呵，孔老尚书还是先回府歇着吧。放心，在下刚才也是恫吓恫吓这些学子罢了，哪里真的会下令放箭射杀他们啊？”

论在朝堂的地位，长孙无忌这个尚书左仆射完全可以不必这么谦卑有礼地对孔颖达说话。

但是奈何孔颖达还有一个身份，那便是孔圣人的三十二代孙，真正的嫡传后裔。

这也是他对孔颖达最为忌讳的一个缘故。

孔颖达这层身份可了不得，容不得长孙无忌这位当朝首辅怠慢。

因为自从汉高祖刘邦为了张扬礼教，封了孔子第九世孙孔腾为奉祀君后，孔子嫡系子孙便开始了世袭受封的荣耀。

到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教更是一飞冲天成了汉朝的国教。自此孔子的地位，孔子后人的地位更是越发水涨船高。汉元帝继位登基后，封孔子十三世孙孔霸为褒圣君。而后汉朝每每换一个新皇登基，便会不断地加封着孔子后人的爵位，以示对儒家和孔子及其后人的恩宠。

汉哀帝封孔子十四世孙孔福为殷绍嘉侯。

汉明帝封十八世孙孔损为褒亭侯。

汉安帝封十九世孙孔曜为奉圣亭侯。

后来东汉结束，进入三国鼎立群雄争鹿的局面，直到曹魏定鼎天下，又再次确定了儒家及孔子的地位，加封了孔子后人为宗圣侯。

曹魏被西晋司马氏取而代之，西晋、东晋、南朝的历代皇帝，皆下诏敕封孔子后裔为圣亭侯。

到了北魏称崇圣侯，到了北齐改封恭圣侯。到了北周时，又该封为邹国公。

隋高祖杨坚统一中原，继续敕封孔子后裔的爵位为邹国公，到了败家玩意杨广继位后，这位以好色残暴出名的隋炀帝仍旧没有亏待了孔家，又改封孔子后裔为绍圣侯。

到了李氏灭隋建唐后，重新将孔子后裔的敕封改回到汉朝最初的褒圣侯，不过却将爵位的待遇提升至国公爵位。

因此孔颖达除了吏部尚书一职外，还兼着褒圣侯的爵位，与长孙无忌、秦叔宝等人一样，都享着国公爵位。

就这样，孔子后人顶着褒圣侯的爵位一直沿革到宋朝，才被宋太祖赵匡胤重新定爵为“衍圣公”。

宋之后，元、明、清、一直到中华民国，历代朝廷和政府都封爵孔子嫡系后裔为衍圣公。

一直到了公元2008年，随着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先生在台湾去世，才宣告了历史上最后一位衍圣公的结束。

但是，从2009年起，台湾虽然取消了孔家后人衍圣公的爵位，但继续保留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称号，并世袭。孔子第79代嫡孙孔垂长是第二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因此，荣耀数千年的孔家，依旧显赫荣耀着……

一个朝代可以被另外一个朝代所取而代之，唯独孔子及其嫡系后裔无法被取代。

从西汉开始，到如今的大唐，江山数次易主，朝代屡屡更迭，唯独孔子

后裔繁荣昌盛，荣耀不变，生受历朝历代君王的恩宠。

如今大唐帝国的天下读书人，哪个不自称儒家弟子，圣人门下？

又有哪个读书人，不对孔庙虔诚于心？不对孔圣人尊敬若斯？

天地君亲师，这个师亦指孔圣先师。

长孙无忌再是位高权重，再是皇亲国戚，再是关陇世族的领军人物，他又怎敢对孔子三十二代孙的孔颖达怠慢三分呢？

万一传扬出去，他长孙无忌非被天下人给戳断了脊梁骨不可。

可偏偏对于长孙无忌的谦卑有礼，孔颖达并不买帐，仍旧一副怒不可遏地样子双腿盘坐在孔圣人的泥塑下，怒目圆睁地喝道：“长孙无忌，收起你那套虚伪的嘴脸。你刚才说了什么话，老夫在外头亲耳听见，而且听得清清楚楚。哼，老夫身为孔圣人嫡系子孙，岂能容你屠戮圣人子弟？来吧，你下令放箭吧，老夫就坐在这里任你射杀，也让孔圣先师看看你是如何对待他的后世门人与子孙的。”

说罢，孔颖达冲虞世南招招手，一副决绝地口吻邀请道：“虞兄，孔某今日受你所邀，为天下读书人讨回一方公道。你可敢与我一道慷慨赴死，取义成仁否？”

“哈哈哈哈……”

虞世南放声大笑一番，毅然决然地走到孔颖达身边，有样学样地盘腿坐了下来，朗声说道：“士为知己者死，颖达兄既敢如此，我虞世南这幅冢中枯骨又有何惧？来吧，长孙无忌，你下令放箭吧！”

哗啦，嘭嘭嘭……

紧接着，三千跪在孔圣先师泥塑下的寒门学子一起在陈康的带领下，纷纷该跪为坐，盘腿席地而坐，竞相目光坚毅地望着孔圣人的泥塑，高呼喊着：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一时之间，场面之悲壮，之宏伟，言语无法附加。

渐渐地渲染下，就连周边附近负责戒严的领军卫府军士，都纷纷放下手中的戈矛，面相不忍地看着他们的将军苏定方。

苏定方摇摇头示意着几个手下校尉，暗示他们不要管，看着就好。

面对着眼前的场面，长孙无忌恨不得在地上找条裂缝钻进去，他实在是丢不起这个人啊。

因为相形对比之下，他恍然间变成了一个十恶不赦、刻薄虐待天下读书人，人人得而诛之的第一大恶人。

他低着头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不过长久以来在党争不断的政治斗争中所养成的冷静，在暗暗提醒着他，不能冲动，绝对不能冲动。

他很清楚，只要自己一声号令，下令放箭，那自己真就捅了天大的篓子，肯定要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此时，他只能用低头沉默来掩饰尴尬和不知所措，也只能用硬着头皮不知丑来给自己争取时间，争取一个解决眼前窘迫的办法出来。

时间，在他的沉默中一分一秒过去……

同时，离朱雀门前此时悲壮宏伟的现场仅有百米之遥有一处客栈，客栈三楼的一个房间内，郭业正在此处。

此时他正倚着窗框眯着眼睛眺望着朱雀门这边的现场，口中连连啧啧叹

道：“长孙无忌，你个薄情寡义的老政客，这下你也知道进退维谷是什么滋味儿了吧？”

言罢，他的身后又走来一名男子，身穿道袍直接来到他的身边。

原来房间中不止郭业一人，还有一个道士。

这名道士眉清目秀，颇为俊逸，正是蟠龙观观主兼朝廷钦天监袁天罡的亲传弟子李淳风。

李淳风听着郭业这般数落发泄，不由轻笑一声，说道：“师叔，这下长孙无忌可被你坑得够呛，他好歹是当朝尚书左仆射，哪里受过今日这份气啊？差不多，可以收手了吧？”

郭业果断地摇摇头，冷笑道：“收手？太便宜了他，而且事情还远远没达到我要的效果。一会儿还有一场重头戏，那才是重中之重呢，你就瞧好吧，师侄儿！”

一声轻佻的师侄儿，占尽了李淳风的便宜，好让李淳风一阵不爽。

不过他也只得暗叹长孙无忌的时运不济，干嘛非要惹自己这位一肚子坏水的便宜师叔呢？

紧接着，郭业又发问道：“对了，之前我让你师傅帮忙找的人，你小子给我找到了吗？怎么到现在还不出场呢？”

“呃……我已经找了呀，足足五人，都在长安。而且我师傅的亲笔书信我都已经送到他们各自的府上了。奇了怪了，怎么还不来呢？”

李淳风听罢也是一阵纳闷。

就在他纳闷间，他眼神比郭业要好，突然发现了现场的异状，立马抬手指着现场那边，尖叫道：

“师叔快看，咱们请得那五人，来了，来了……好家伙，抡起拐杖就是一顿穷追猛打啊，哈哈，乱套了……”

“哪呢？”

郭业嘀咕一声，踮着脚尖拼命睁大了眼睛眺望，看得依稀有些清楚了，好家伙，果真乱套了。

不过嘛，

过瘾，这才叫过瘾，乱得好，打得好啊，哇哈哈！



## 第686章朱雀门前，五老叟戏长孙

“长孙无忌，你泯灭天良，居然敢倒行逆施，妄图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寒门学子动起动枪！”

“长孙无忌，听说你要学那外戚专权，把持朝政，一手遮天？”

“长孙无忌，你与那东汉篡权的王莽之流有何区别？天下好不容易太平安定下来，莫非又想将天下苍生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

“长孙无忌休要闪躲，呔，站住，呼呼~”

“哇呀呀，好你个长孙无忌，莫非你想遗臭万年，名载佞臣录中？休跑，吃老夫一杖！”

.....

.....

突然，现场中跑进来五名童颜鹤发之老翁，他们身着寻常百姓的服饰，体态各异或矮或瘦或高或胖，但脚下奔跑的动作却是出奇的敏捷与轻盈。

这五名老叟看似年纪都比虞世南、孔颖达之流要来得高寿，而且样貌不一，不过五人的手中都执着根一模一样的拐杖，正不约而同地纷纷举起拐杖追打着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乃当朝首辅，位高权重，又是当朝国舅，地位超然。

但面对着这五位老叟的追打，不仅不敢反击，而且只能绕着现场四周疲于奔波，只有闪躲的份儿。

他之所以如此这般，并非是因为这五位老叟的身份背景显赫于他，相反，这五位老叟都来自寻常普通百姓人家。

真正令长孙无忌闪躲逃命不敢反抗的，是五位老叟手中所高举的那根五根拐杖。

这拐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叫做“鸠杖”。

因为拐杖的顶端是斑鸠鸟的雕像，故名为鸠杖。传说，斑鸠鸟乃是不噎之鸟，寓意着饮食安康、健康长寿之意。

不过这鸠杖可不是寻常人所能佩戴，招摇过市的。

历朝历代的朝廷都有过规定，凡年满七十岁的古稀老叟，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都有资格得到皇帝的召见并赐宴。御宴之后，皇帝为向天下人标榜自己的尊老敬老之美德，都会赠予这些古稀老叟酒肉、谷米、金银布帛、还会额外赏赐一根做工精美的鸠杖。

要知道，古代人的生活条件、身体素质和医疗条件都不比现在，一个人能够活到六十岁而终，已经算是高寿了。

如果到了七十而亡，这丧事就会被称为喜丧。

如果能够年满七十仍在世的话，这已经是很了不起很稀罕的事情了，足以媲美长寿翁。

所以，历朝历代都有规定，年满七十之古稀老叟，皆有资格赴御宴，得皇帝赐鸠杖祝福。

其中最为著名的例子就是清朝每五十年举行一次的“千叟宴”，1722年康熙皇帝在皇宫阳春园举办过，他的孙子乾隆皇帝登基五十载后，也举办过一次。

据史料记载，乾隆还亲自为千叟宴中九十岁以上的老叟斟酒，并与纪晓

岚为一名141岁的老寿星做了一个对子。

君臣二人留下了广为流传的绝对：“花甲重开，外加三七岁月；古稀双庆，内多一个春秋。”

这千叟宴可不比民间的宴席，不但有御厨精心制作的免费满汉全席，所有皇家贡品酒水也都全免。

当真是百分百的土豪宴。

一千多位年过七十的老叟齐聚一处，争先恐后的打乾隆皇帝这个大土豪，一边说着“多亏了朝廷的政策好”，一边大快朵颐，狼吞虎饮。据说晕倒、乐倒、饱倒、醉倒的老人不在少数。千叟宴这场浩大酒局，被当时的文人称作“恩隆礼洽，为万古未有之举”。

当然，这里头也掺杂了历朝历代皇帝的政治作秀在里头，因为古往今来的朝廷，无比以孝道伦理作为治国之本。皇帝如此礼遇古稀老叟，也有做表率，做标榜，用孝道伦理禁锢天下子民以期达到统治目的。

就比如当今皇帝李二陛下，不就是张嘴闭嘴都将“百善孝为先，治国先治孝”挂在嘴边的主儿吗？

要说这鸠杖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权力，很遗憾，它既不是虎符，也不是官印，一点实质性的权力都没有。它远不是传说中那种“上打昏君，下打馋臣”的御赐金鞭。不然，这鸠杖也忒儿牛逼了。

但是，要说这鸠杖一点用处都没有，那也不能这么说。举几个例子，汉朝汝南平民王姓男子殴打持鸠杖老人，后来被廷尉府判斩首弃尸于闹市。同样是汉朝的一位基层小官，因一位持杖老人有触犯法律的嫌疑，擅自扣留老人。虽然没有殴打行为，结果也被处以极刑，斩首示众。

还有，大唐律法中也有过规定，凡子女不孝不赡养鸠杖老叟者，男的可判斩首示众，女的可判充入官妓。而且鸠杖老叟若膝下无子女者，可获准经营酒类生意，并且一律免税。或者是，有自愿照料孤寡老人的生意人也可获得免税待遇，特许免税开店卖酒，朝廷对其永不征税。

可以这么理解，这根鸠杖往小了说，这是皇帝对古稀高寿者的奖赏认可和御赐之物，代表着皇帝的面子；往大了说，代表着历朝历代统治者推行孝道的决心和意志。

如果能得到皇帝这根鸠杖，的确可以倚老卖老了。

这就是长寿者的福利待遇和特权。

哪怕是长孙无忌这种当朝首辅在当前，他也不可能轻易拂了皇帝的面子，违背了皇帝的意志。

哪怕心里百般不愿意，他也不可能跟这根鸠杖对着干。

因此，面对着五位老叟的唾骂和追打，长孙无忌哑巴吃黄连无法还手，只有闪躲的份儿。

突然，人群中学子和朱雀门四周围观百姓认出了这五位老叟的身份，纷纷惊呼呐喊道：

“天啊，这五位长寿翁不就是去年皇上在太极宫中设御宴邀请的五位百岁老叟吗？”

“咦，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最前面那位身穿褐色袍衫的老叟，正是居仁坊的姜家老太公啊。听说这老太公如今高寿一百有三，怎么也来了。”

“天，听说就算皇上在宫中召见他们五人时，都不敢受着他的参拜，听说御宴上皇上屡屡给他们斟酒敬酒哩。”

“乖乖，一直都听说长安城中有五位百岁老寿星，可惜至今无缘得见。今天居然一齐儿能够看见五位，真是福气啊，天大的福气哇。”

“嗯呢。听说过百岁而不卒，皆是人瑞啊。不然皇帝陛下怎么会对他们敬若神明般礼待啊？五位老寿星居然一起手执鸠杖追打长孙无忌，我看长孙大人真是造了什么大孽，要遭天谴了哇！”

“是极，是极！”

现场四周议论纷纷，唏嘘感叹之声不乏响起，充斥于诸人耳中。

五位长寿翁老当益壮，居然追着长孙无忌在朱雀门前绕圈圈，一点都不带落后的，紧追紧赶着，将长孙无忌这么一位大人物逼得抱头鼠窜，玩命儿似的闪躲着。

至于他心中苦不苦，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而坐在孔圣人泥塑下的孔颖达和虞世南，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给惊到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好像在说你知道怎么回事否？你请来助拳的？

不过彼此又是一阵无语郁闷地摇头，别说他俩了，就是皇帝陛下也不一定能够请的动这五位老寿星一起出现镇场子。

随即，孔颖达、虞世南又将询问的眼神望着走近来看热闹的陈康。

陈康知道两位大人是什么意思，也是一阵疑惑地摇摇头，最后苦闷地吐道：“应该是出自郭业的手笔吧？”

虞世南一听又是郭业，不由脸上浮起了几分笑意，口中赞道：“对，应该就是他。除了他，谁还能有这歪门邪招？”

“郭业？”

孔颖达也不禁对虞世南多次向自己提及的郭业，产生了浓浓的兴趣。

随即对虞世南说道：“虞兄，有机会，你带这少年郎到我府上坐坐吧。挺有趣的一个年轻人。”

虞世南微微颌首，表示了同意。不过心中却是笑道，不用等有机会了，今日这么一出闹完，估计皇上就要出来替长孙无忌收拾残局了。

到时候郭业这小子也要和你我同朝为官了，这以后的日子还不是同殿为臣，天天见面？

“阿嚏～～”

远在百米外客栈二楼房间倚窗观望饿的郭业，冷不丁打了一个喷嚏。

他揉了揉鼻子，砸吧嘴说道：“奶奶的，大白天打喷嚏，谁在背后嘀咕念叨我？阿嚏……”

说完，又是重重打了一记喷嚏。

旁边的李淳风闻声扭头看着他，促狭道：“都说一想二骂三叨咕，你这连打两声喷嚏，估摸着长孙无忌大人现在将师叔你祖宗十八大都骂干净了。哈哈，我想今天应该是长孙大人此生中最为黑暗的一天了。”

郭业撇撇嘴，不屑道：“他爱骂就骂呗，反正都撕破脸皮了，我还怕他诅咒我骂我？再说了，是他长孙无忌薄情寡义在先，我这不过是给他找补找补旧账罢了。至于是不是最为黑暗的一天，这个还真不知道。今后只要同殿为臣，还有大把的苦日子等着他过。”

“呃……师叔，你可真够缺德的！”

李淳风不由心里留了心眼，今后可不能再得罪自己这个便宜师叔，这整人的把戏是层出不穷啊。

郭业听着李淳风说自己缺德，也不以为意，反而笑道：“淳风，我这次要谢谢你和你师傅了。若不是你师父，估计这五位老寿星也不可能这么给面子，一齐出马杖打长孙无忌。”

李淳风摇头说道：“这个倒是我师傅的面子，我只是跑腿送信的。呵呵，师叔你也知道，我师傅精通黄老之术，擅长炼丹。这些老寿星能够如此长寿，我师傅的丹药可是功不可没。就说那位姓姜的老寿星，二十年前就跟我师傅学习吐纳练气之术，而且偶服我师傅的丹药，要不然……”

“啥？”

郭业惊呼一声打断了李淳风吹捧袁天罡的话，怪叫道：“你师傅那丹药也能吃？他还能给人炼制长寿的丹药？”

“师叔，你怎么说话呢？什么叫我师傅的丹药也能吃啊？你要知道，整个道门之中，我师傅的炼丹之术可是……咦，师叔，你听，那边是什么声音？”

李淳风说到一半，突然抬手一指百米外的朱雀门那边。

郭业望着朱雀门那边，面露完美收官的笑容，一副满足的神情缓缓说道：

“好像是宫里内侍高呼皇上驾临朱雀门城楼，呵呵，陛下倒是挺准时啊，踩着点儿过来给长孙无忌解围和收拾烂摊子。走，淳风，咱们现在也该过去了，你师叔我的荣华富贵和美好前程就在那儿了！”

说罢，也不等李淳风同意，郭业二话不说拉着他匆匆出了房间，下了二楼奔出客栈，径直赶往朱雀门前的现场，好与陈康、虞世南二人胜利大会师。

## 第687章好会演戏的李二陛下

“皇上驾临朱雀门城楼！”

朱雀门城楼之上，一身龙袍的李二陛下在一群宫人的前呼后拥下，顶着金色华盖出现在了众人眼前。

随身左右的顺公公扯着杀驴的嗓门尖叫道：“皇上驾临朱雀门城楼，诸臣工，诸学子，诸百姓，跪迎！”

唰，唰唰……哗啦啦～

城楼之下，朱雀门外，沿街围观百姓、苏定方所率的数千领军卫府衙门军士、三千蓑衣寒门学子、陈康、虞世南、孔颖达等人纷纷跪拜在地，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此时，就连疲于奔波闪躲的长孙无忌一见皇帝妹夫驾临城头，立马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潸然跪拜了下来。

而五位举杖追打他的百岁老叟闻得城楼上的动静，也纷纷在长孙无忌五步之外停驻了脚步，停止了追逐，侧头望向城楼。

不过整个现场中，唯独他们五人没有跪下参拜，因为见皇帝不跪不拜，这也是他们鸠杖老叟的特权，更何况他们还是百岁老寿星。

李二陛下的出现，将这乱糟糟的现场顿时震慑了下来，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除去五位老叟所有人都跪拜在了地上，低头不语等待着皇帝的召喚。

李二陛下望着下方而由动变静，一团乱糟的现场变得众人屏息凝气，寂寥一片，心中说不出的畅快和满足。

这也许就是醒掌天下权的滋味儿吧。

不为人知的惬意了一小会儿，李二陛下挥挥手，朗声说道：“众爱卿、众学子、众子民，平身！”

紧接着，又是一浪盖过一浪的山呼万岁谢主隆恩下，朱雀门下众人才纷纷起身，抬头仰望着传说中的皇帝陛下。

在场诸人中，绝大多数人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皇帝的真容，要不说龙颜难得一见啊。

李二陛下享受着城下子民透着尊敬与奉若神明的注目礼，又大声地冲身边朱雀门守门将士喊道：“速速将朱雀门打开，难道你们还担心朕的大唐子民会对朕不利吗？速速，速速将皇城三道门打开，朕相信朕的子民都是本分守礼的良善百姓。”

言语中对城下的众人透着亲和，对身边的守城将士有些许的苛责之意。

朱雀门守将不敢拂逆皇帝意志，连连告罪，赶忙吩咐麾下士卒开了城门。

李二陛下这番冠冕堂皇之话听在楼下诸人耳中，又是一阵感激涕零，纷纷诵着皇上爱民如子，千古第一圣君等话。

这些人的恭维的确是发自肺腑，听在李二陛下耳中自然又是一番美滋滋，神情透着如沐春风之色。

隐藏在人群中的郭业看着李二陛下就这么三言两语间，又轻轻松松将民意民心赚足，不由一阵佩服，奶奶的，真是神也是你，鬼也是你，李二陛下太能装逼了。

也怪，三道城门打开之后，居然没有发生百姓和学子争先恐后涌入皇城的情景，一个个都恪守礼本本分分地站在朱雀门小，瞻仰着李二陛下下的龙颜与天威。

郭业见状，心中又是一阵暗叹，唉，汉家子民果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最温顺最守规矩的民族，难怪那些异族野心家屡屡要将汉家江山据为己有，霸占统治。

这时，李二陛下看着五位百岁老叟还拄着鸠杖站在现场中，五叟皆是气呼呼地恶狠狠地盯着长孙无忌，生怕他跑了似的。

他不由暗暗一乐，有些同情起自己这位大舅子，立马开口对五位老叟朗声道：“五位老寿星年事已高，又是我庇佑大唐国运的人瑞，岂能在此风吹日晒地站着？不如，朕派人先送五位老寿星先返回家中，可好？”

嗡嗡嗡~~

城下又是交口相赞成了一片，人们对李二陛下下的尊老敬老倍加推崇起来，又让李二陛下捞走了几分圣人君子的口碑。

这时，苏定方走出队伍，冲李二陛下主动请缨道：“皇上，末将乃右领军卫府衙门将军苏定方，负责今日朱雀门小的治安。不如就由末将率人送五位人瑞公各自回府吧？”

“哦，你就是苏定方啊？”

李二陛下眯着眼睛打量了苏定方几眼，微微颌首赞道：“很好，今日你能够维持住现场不乱，还能对三千学子不动兵戈，很好，朕很满意。苏将军，那就有劳你率军士们辛苦一趟，先将五位人瑞公送返家中吧。”

“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是末将应该做的，当不起皇上夸奖！”

苏定方自谦一番后，立马呼喝起队伍，准备开始护送这五位老叟回家。

谁知五位老叟中那位姜姓老翁突然将手中的鸠杖狠狠顿了顿地上，冲城楼上的李二陛下喊道：“皇上，老朽有话要讲，老朽要君前状告尚书左仆射长孙无忌，此人罪大恶极啊，皇上。他不仅要学王莽之流篡权夺位，只手遮天，把持朝政，而且今日更是险些下令射杀这三千寒门学子，这，这实在是太过耸人听闻了，皇上，此贼若不除，我国朝必将永无宁日哇！”

这姜姓老叟噙里啪啦倒豆子一般控诉起长孙无忌来，脸不红气不喘，这身子骨真是杠杠儿的。

长孙无忌一听对方的状告，顿时脸色巨变，吓得几乎魂飞魄散，这老不死的尼玛居然无中生有泼脏水，说什么不好，居然说自己要学王莽，这不是要冤死自己吗？

当即，他连忙辩解道：“皇上，冤啊，这是污蔑，污蔑啊。臣的为人皇上还不了解吗？臣哪里会做那王莽……”

“闭嘴！”

李二陛下突然疾言厉色地冲长孙无忌喝阻道：“长孙无忌，你还嫌今日给朕添的麻烦不够多吗？若不是你，今日之事怎么会闹得这般动静？长安乃大唐帝都，今日一闹不是徒惹番邦邻国笑话吗？大唐帝国颜面何存？”

“呃……”

长孙无忌被李二陛下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顿狂卷，心中那叫一个冤啊，自己今天真是被人算计进了全套啊，皇上唉，我长孙无忌今天才是丢大了脸，我才是最大的苦主好不好？

就在他心里诉苦之余，李二陛下又换上一副和煦的笑脸，冲那位姜姓老叟说道：“姜翁，今日朱雀门之事朕已经清楚了，你们先回去，朕自会处理。你们放心，朕才是大唐帝国的天子，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寒门学子，都是朕的大唐子民。朕若不为他们作主，朕还妄谈什么贞观盛世，朕还有何颜面自诩天可汗，有何颜面被天下人称颂为千古圣君？放心吧，大唐江山还是朕的大唐江山，谁也无法左右得了朕为座下子民主持公道之心。”

这番话不仅是说给姜姓老叟听，在郭业听来，李二陛下屡屡提及江山，天下，子民，好像也是在说给长孙无忌听，更好像是说给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世族听。

既然皇帝都这么说了，又这么给面子，姜姓老叟自然也懂得见好就收，反正袁天罡托他们要办之事也差不多办完了。

随即，他嗯了一声，又冲其他四位老叟挥挥手，喊了一声回吧。借着，便在苏定方率军护送下，挤出了现场，离开了此地。

见着五位倚老卖老的百岁寿星公离去，李二陛下瞟了一眼隐藏在人群中的郭业，嘴角不为人察觉的噙起一抹笑意。

接着，他又冲城下的三千寒门学子朗声说道：“朕很痛心，也很懊恼。在朕的治理下，朕看见本该为朝廷栋梁的莘莘学子，居然穿起了蓑衣戴起了斗笠。朕知道你们这是要表明心志，决定下地刨食儿不再念书，不再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啊。到底是什么逼得三千学子宁可扔掉书本，也要下地干活填饱肚子，你们不说，朕也懂！这不是你的耻辱，这是朕这个一国之君的耻辱，这是朝廷的耻辱，这更是大唐帝国的耻辱。所以，今日你们聚众闹事朱雀门，朕不怪你们，因为是朝廷，是朕对不起你们。”

说完，李二陛下饱含深意地狠狠剜了一眼长孙无忌，然后对着三千寒门学子保证道：“你们放心，朝廷一直都是善待读书人，无论你是寒门学子，还是官宦子弟，朝廷都一样重视。朕今天把狠话摆在这儿，今后，朝廷选才必定是唯才是举，所以你们的委屈你们的冤苦，朕保证会给你们一并解决掉。今日，你们都先回去，记得把蓑衣脱下再招摇过市回去，朕这个皇帝丢不起这个脸！”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皇上圣明，愿皇上为吾等寒门子弟主持公道。”

三千寒门学子再次齐齐下跪，在陈康的带领下纷纷脱掉身上的蓑衣，露出了里头的布衣布袍。

很快，三千寒门学子陆续退场，稀稀落落地退散着。

这时，李二陛下又是狠狠剜了长孙无忌一眼，看得长孙无忌心里直发虚，难道这次皇上真得要被逼着削减关陇世族子弟的特权，相反，要大幅度提高寒门子弟的恩宠？

突然间，他感觉今天做了一件最最最糊涂的蠢事，本就不该来这儿凑热闹啊，不然也不会中了郭业小贼的连环奸计。

这下倒好，将皇上逼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最后损害得还是关陇世族的利益。

郭业，又是郭业！

长孙无忌咬牙切齿地咒骂着。

就在他痛苦纠结之时，李二陛下突然冲他喊道：“无忌，你以为你给朕捅

了簪子就不用吱声儿了吗？哼，你看你干得好事，此处不是说话之地，你随朕进宫！”

“臣，唉，遵旨！”

长孙无忌郁闷至极地拱手领了命。

就在李二陛下要转身下朱雀门城楼时，突然见着城下还有几个人影，而后又是一声邀请道：“孔尚书，虞祭酒，既然你们都在，那也一起进宫吧。咦，郭业你也在？好，你也一起进宫。”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无视郭业和虞世南等人的坏笑，继续坦坦荡荡一副忧国忧民地神情，叹道：“你们都随朕进宫吧，你们都来给朕出出主意，如何善后今日这场闹剧，如何天下寒门学子的怨气，更是如何化解天下子民心中的戾气吧！”

“臣，领旨！”

“臣，遵旨！”

“臣等愿为皇上分忧解愁，愿效犬马之劳。”

最后一句兴致勃勃的马屁话，自然发自郭业的口中。



## 第688章望北阁中各自斗法

李二陛下领着长孙无忌、虞世南、孔颖达、郭业等一拨人回到了皇宫，一副气冲冲地模样直接奔进望北阁中。

很快，他又下令宣召中书令房玄龄进宫议事，同时还派人将江夏王李道宗一并请入宫来。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左右，所召之人悉数来齐。

望北阁中，除了顺公公居左随身侍候着，其他一千宫人全部被屏退了出去。

李二陛下高坐在龙椅上，一只手搭在龙椅扶手上，一只手摆放在龙案之上，满脸肃穆之色地微微眯着眼睛扫视打量着下面阁中的这些人。

眼神睥睨透着不容置疑的霸气，一言不发之下就这么扫视着，顿时将望北阁中的气氛为之一束，愈发凝重了起来。

就连习惯慵懒散漫的郭业，都感到有些压抑，他纵然知道这是李二陛下故意在铺垫，成心在紧张气氛，但还是觉得不自在。

皇帝就是皇帝啊，君王一怒，必定是血流成河，这话半点都不假。

就冲李二陛下这份影帝的潜质，不当皇帝都可惜了。

他还偷摸瞟了眼长孙无忌，这厮现在正不时低头不时抬头，与站在对面的房玄龄做着眼神交流。

看来长孙无忌也被李二陛下的演技给唬住了，彻底将这捅下娄子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了。

郭业心里不由暗哼，奶奶的，坏人恶人王八蛋我们做了，李二陛下居然还捞了一个被逼无奈的大好人角色。

这下，李二陛下真是把自己搞得够干净了。郭业寻思了一下，关陇世族的利益如果因为接下来的变动而受到损害，估摸着矛头也是直指自己和虞世南等人了，绝对不会扯到李二陛下身上了。

唉，演戏演到这个份儿上，这皇帝也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两个字儿，牛掰，再来一串字儿，好人你做坏人俺们当，够尼玛缺大德了！

就在众人都是低头不语一言不发，心中各有所思之际，突然——

嘭！

李二陛下拍案而起，双手负背拔身而立，重重地呼出一道鼻音：

“哼！”

所有人都被这突兀动静吓了一跳，纷纷抬头望向李二陛下那边，长孙无忌更是一脸的沮丧，心中郁闷万分，看来自己又要当着这些人的面数落自己的不是了。

郭业则是心中窃笑不已，来了来了，李二陛下的肉戏终于要来了。

果不其然，只听李二陛下一副痛心疾首地模样沉声道：“你们瞧瞧，你们听听啊，这就是朕励精图治下的贞观盛世吗？这就是你们天天在朕耳边所吹嘘的百姓安居乐业，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盛世之景吗？那你们告诉我，今天朱雀门前又是怎么回事？读书人，三千个读书人，三千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居然集聚朱雀门前静坐示威，控诉冤屈。到底是什么逼得他们如此，竟然连读书人的脸面都不要了？到底又是什么，竟然逼得他们宁可不为读书人，宁可不学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也要穿蓑衣下田务农啊？”

嘭！

李二陛下又是重重挥了一拳在龙案上，咆哮道：“啊？？？你们谁来告诉朕，这个天下到底怎么了？这个江山是否已经到了千疮百孔，无药可救的地步了？”

“呀，皇上。”旁边的顺公公见着李二陛下一拳砸在龙案上，拳头上红肿成一片，立马飞扑上去关心叫道，“皇上，您不能伤了龙体啊，消消气，消消气……”

“滚下去，朕在商议国事，哪里有你阉人插嘴的份儿？”

噗～

顺公公热脸蛋贴冷屁股，直接被李二陛下怒极之下一把推搡下了台，跌坐在了地上。

这时，众人见状皆是寒蝉若惊，心想，陛下这次真是动了真火，事情大发了。

郭业见着顺公公这遭遇，不由同情地看了他一眼，心中默哀道，顺公公啊，你这不是何苦来哉？陛下这是要做戏做全套，你干嘛非要往枪口上撞啊？要献殷勤表忠心，也不差这一会儿啊。

正是君王一怒，天威难测！

噗通，噗通，噗通噗通～～

长孙无忌率先跪地，他现在已经被李二陛下糊弄的如惊弓之鸟，口中战兢兢地自责道：“陛下息怒，臣有罪，臣该死……”

紧接着，房玄龄、孔颖达、虞世南、李道宗等人纷纷双膝跪地，口中纷纷喧呼着臣等无能，臣等办事不力云云。

就连郭业都为了配合着李二陛下，不情不愿地跪了下去，口中嘀嘀咕咕地敷衍了几句。

对于顺公公的突然凑上来，李二陛下也是临场发挥，没想到却能收到眼前这般效果，不由暗暗赞许了一下误打误撞的顺公公。

不过脸上还是不动神色地继续阴沉着脸，喝道：“起来吧，朕召你们进宫不是要听你们的无能，你们的自责。朕只想让你们告诉，如何善后？如何平复天下学子的怨气，如何化解天下寒门学子的怨声载道？”

说到这儿，他又弹起食指，遥点着长孙无忌，加重声音喝道：“无忌，你也起来，别跪着！既然祸已经闯了，篓子也捅了，现在就要想办法去弥补，想办法去解决，而不是在这儿追究你的罪过有多大！起来，你是朕的尚书左仆射，给朕好好站起来！”

这话一出，长孙无忌顿时感动得无以复加，看来皇上心里还是偏袒自己的，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当着虞世南、郭业等人的面儿上，让自己下不了台。

当即，他又是感动得潸然泪下，颤颤巍巍地站了起来，口中不断高呼着皇上仁义，皇上宽厚。

不过房玄龄貌似听出了一些端倪，起身之际心中不断思索了起来。

倒是郭业，在站起来之后看向李二陛下的眼神，已经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厉害啊，李二陛下就是李二陛下，简简单单一句话，直接将始作俑者的大帽子扣到了长孙无忌头上。紧接着又是一句不去追究，直接让长孙无忌不滞感谢天恩起来。

奶奶的，三言两语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啊，服了，哥们真是服了。  
这才是真正的帝王手段啊！

这时，虞世南站出来拱手奏道：“陛下，今日三千寒门学子聚众闹事还能解决，但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事不容小觑啊。自前隋开办科举，开科取士以来，世族子弟和官宦子弟的优待都是显而易见的，而天下寒门学子的境况与遭遇，大家都心知肚明的。有些东西，骗得了世人一时，却骗不了天下一世啊。如果等着积怨已深之时，等着大唐十道数百州府的寒门学子一齐将这股怨气爆发出来，那可就不是陛下登上城楼三言两语可以化解的。”

“嗯，虞祭酒说得朕懂，那你有何高见？”

李二陛下与虞世南一唱一和间，直接将问题摆上了桌面。

郭业继续保持缄默，观察着在场其他人的神情变化，这也是李二陛下暗中交代给他的任务之一。

果然，等着虞世南与李二陛下对完话后，房玄龄的眉头紧蹙，长孙无忌一脸忌讳，而江夏王则是微微闭气双眼，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

这三个人代表着关陇世族与皇族的态度。

他将这三人的神情收进眼底，静待变化。

紧接着，虞世南回答道：“昨日，老臣上表皇上，提议将国子监以往一成不变的死规矩给破掉，不知陛下可曾看过？臣建议，今后，无论是世族子弟、官宦子弟、还是寒门学子，凡是学业优异者皆可保送入国子监深造，不再专设家世身份的门槛儿。这样，应该可以平息掉不少怨气，至少让天下寒门学子都可以看到陛下同等对待有才之士的决心和态度。国子监身为大唐最高等级学府，不该搀和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应该唯才是举，择优取才，而不是以出身和家世来做定界。陛下，以为然否？”

此话一出，郭业再次发现了长孙无忌等人的神情为之一变，李道宗还好，继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却是眉宇更显阴鹜，彼此暗中对望了一眼，作了一个简单的眼神交流。

郭业心中哼道，这就受不鸟了？呵呵，那一会儿还有你长孙无忌受得。

“唔……”

李二陛下故作沉吟一下，点头说道：“这个提议朕准了，无忌，你怎么看？”

长孙无忌心里还在感恩李二陛下刚才的既往不咎，尽管心中百般不愿意，但是这个时候他也无法驳了皇上妹夫的面子，毕竟自己刚才捅了篓子闯了大祸，皇帝妹夫都替自己兜了下来。

随即，他不情不愿地点了点头，说道：“陛下都准奏了，臣岂能反对？就依陛下吧。”

“好！”

李二陛下非常爽快地挥手冲虞世南说道：“既然众爱卿都没有意见，这事儿朕准奏了。不过嘛，这是治标不治本之法，天下寒门学子遍布十道数百州府，人数何其之多？一个国子监岂能装得下？这办法只能解决了一时麻烦，平息得了丁点怨气，必须想出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来。唉，如今朝堂中能够替朕分忧解愁之人委实太少，愁，愁煞了朕啊！”

咯噔～

长孙无忌心中猛地一沉，开放国子监招收寒门学子，陛下还不满意？莫

非还要再进一步伤及到关陇世族的利益？

突然间，他心中的不祥之感越发地强烈起来。

心中忐忑间，他扭头又看了眼房玄龄，同样，房玄龄也用一种忧虑的眼神望着他。

郭业看着二人再次眼神交流，心中一乐，还有呢，等着吧！

这时，收到虞世南暗号的孔颖达突然走了出来，说道：“陛下，老臣身为孔圣人三十二孙，这天下读书人都奉先祖为孔圣先师。如今看着这些莘莘学子遭受这般不公正待遇，心中也是百般苦涩啊。要知道，读书人才是朝廷的栋梁之材，才是大唐帝国长治久安的柱石啊。”

孔颖达的介入，更让长孙无忌心中不安起来。

不过李二陛下这个时候自动忽略了长孙无忌，直接对孔颖达点头说道：“褒圣侯，你乃孔圣先师嫡亲血脉，你的心情你的感受朕能体会。不过你放心，朕一定不会让天下读书人寒了心的。朕一定会广招贤才，替朕将这些事情捋顺，一并连根解决，处理妥当的。”

“呵呵，陛下乃少有的明君圣主，老臣自然知道陛下的雄心壮志，大唐帝国必定会在陛下手中富足强盛，乃至万邦来贺！”

孔颖达又是高高捧了下李二陛下的臭脚，突然话锋一转，说道：“不过陛下再是如何英明圣贤，但人力终究尤穷时。朝堂的摊子这么大，陛下一个人怎么看管得过来？因此，这就需要借重朝廷诸位大臣的扶助了。在老臣看来，长孙大人，房中书令，他们都是少有的能臣干吏，都是陛下的股肱之臣。可是还是那句话，朝廷的谈资铺得那么大，岂是一两个人就能看管得过来的？人力终究又穷时啊，顾头不顾尾之事肯定会屡屡发生。就比如这次三千学子齐聚朱雀门闹事，最后居然惊动了皇上亲自驾临处理，为人臣子，汗颜呐……”

说到这儿，孔颖达停顿了一下，从袖兜中掏出一份奏折，说道：“这是老臣之前在家中拟好的奏折，本来是想等着陛下什么时候上早朝了，再面呈给陛下的。今天趁着机会，不如念给陛下听吧。”

李二陛下唔了一声，挥手示意他念来。

孔颖达瞟了一眼虞世南，又看了眼郭业，最后又粗粗扫视了几眼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

最后徐徐念道：“启奏皇上，前些日子尚书右仆射萧瑀被革职，宗正寺卿裴寂请辞乞骸骨，再加上前两日御史台御史大夫高士廉上表陛下要求告老归田。这些都是朝廷中枢不可或缺的职位，老臣吏部尚书孔颖达奏请皇上，尽管任选贤能，及时补充空缺，尽快让朝廷中枢完整起来。至少，今后再有相关事宜发生，也不会再出现今日之乱局。陛下，臣身为吏部尚书，有为陛下推选贤能之责，臣推荐国子监祭酒虞世南……”

轰~！！

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的脑中顿时炸开，他们终于知道孔颖达、虞世南这些人想干嘛了。

原来一切一切地算计，都是为了孔颖达的这份推荐人选补足空缺做铺垫啊！！

霎时，长孙无忌慌神儿了，房玄龄也再次低下头心中不断思索算计起来。

就连一直闭目养神不理纷扰的江夏王李道宗，都不由双眼一睁，泛出慑人精芒。

此时的郭业也是双肩有些颤抖，激动啊，奶奶的，替李二陛下背了黑锅，当了夜壶，终于等到了论功行赏的时候了！

## 第689章推荐名单

上当了！

受骗了！！

中了郭业、虞世南、孔颖达这伙人的诡计了！！

这是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两人此时心中的共鸣，两人熟稔地低下头暗中再次进行了一番无声的眼神交流。

彼此的眼神中，都透着惊骇惶惶。

孔颖达趁着对方愣神间，抓住机会一蹴而就，急急向李二陛下启奏道：“皇上，老臣既然身为吏部尚书，自然少不得要担负起陛下选任贤能之责。臣推荐国子监祭酒虞世南出任尚书右仆射一职，虞世南乃当世书法名家，亦是天下闻名的大儒，更是朝中宿老名声才气俱佳；尚书右仆射一职，完全能够胜任；至于国子监祭酒一职，臣推荐原国子监司业褚遂良继任，褚遂良此人亦是近年来声名鹊起的书法大家，而且这些年在国子监司业任上更是兢兢业业，生受国子监学子们的爱戴。用人不如用熟，由他出任国子监祭酒一职，必能为陛下栽培出更加优秀的天子门生。至于空出来的国子监司业一职嘛——

老臣则推荐在射阳书院山长陈康陈仲达来接任，陈康在天下寒门学子中素来享有盛誉，被世人誉为天下寒门第一人。此子不仅才气凛然，更是难得的悲天悯人满腔仁义。听说那射阳书院便是陈康将祖上家产和良田变卖殆尽后，再与长安城中士绅化缘募捐而建成，此等胸怀和气魄，试问年轻一辈中又有什么人能与之相比肩？他来担任这个国子监司业一职，也更能说明陛下对天下寒门学子的重视。若皇上能够下上一道招贤令征召此人为朝廷所用，真乃陛下的画龙点睛一笔啊！”

孔颖达这噤里咻啦一阵推荐名单上来，听得长孙无忌险些将下巴掉在了地上。

太不要脸，虞世南、孔颖达这伙人实在是太不要脸了！

都说举贤不避亲，可孔颖达连番捧赞无尺度就是有些过了，这就是典型的卖花赞花香，赤裸裸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啊！

不要脸，太不要脸了！

长孙无忌已经是气得牙根儿发痒，心中怒道，不行，有我长孙无忌在，定不能让这帮人得逞。

如果虞世南进了朝堂与自己对着干，那跟裴寂、萧瑀重新回到朝堂有何区别？

那不就变成了，前面赶了狼，后面又来了虎吗？

不，虞世南这老狐狸，再加上孔颖达这金字招牌的孔圣人后裔一联手，那可比武德旧臣那些人还要难对付啊！

当即，长孙无忌就要挺身而出，准备谏言阻挠。

“咳咳咳……”

突然，虞世南厉咳了几声将他的注意力给吸引了过去，不过虞世南这几声咳嗽可不是冲他，而是给孔颖达发信号。

孔颖达立马会意，差点将虞世南后来拜托的一件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

随即，不给长孙无忌说话的机会，又是拱手冲李二陛下启奏道：“对了，

皇上，老臣差点还忘了推荐一人。既然御史台原御史大夫高士廉大人告老归田，而御史台又替陛下承担着监察百官，纠察天下官场风纪之责，断然不可一日无主。因此，老臣推荐原蜀州大都督府长史，原陇西县男郭业郭子仪，接任御史大夫一职，由他替陛下掌管御史台，掌管天下风纪，纠察百官。如何？”

此话一出，甬说长孙无忌了，就连低着头沉默不语思索着的房玄龄都不淡定了，猛然抬头望向了郭业。

而一直不愿掺和双方明争暗斗的江夏王李道宗，更是轻咦了一声，一副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郭业。

郭业见着数道质疑、不善、怨愤的目光落到了自己身上，脸上处变不惊，淡然面对。

但是心中却是已经翻江倒海乐翻了天！

好你个虞世南，居然瞒我现在，原来是要给哥们我一个如此天大的惊喜啊？

御史台御史大夫，掌管着二十四道御史，替李二陛下监察百官，纠察天下官场风纪，有着皇帝的千里耳顺风眼之美誉。

说白了，就是专门给大唐的官员穿小鞋，专门在皇帝跟前打小报的存在。

又有着百官克星之诨号。

御史大夫一职，要说没实权没兵权，还遭人讨厌愤恨。一点都不错。但是有时候又是能够一道弹劾就能顶夺一个官员的前程和生死。

所以，即便御史大夫一职的含金量连个六部侍郎都比不上，但是试问满朝文武谁敢小觑？甬说六部侍郎？就连六部尚书都在他的监察弹劾权限之内。

郭业在御史台高士廉手下干过御史令，自然知道这御史台的一些规则。虞世南让挚友孔颖达举荐郭业出任此职，也算是唯才是举了。

如果在六部侍郎和御史大夫之间让郭业来选择，他还真宁愿选这个没啥含金量没啥油水，还遭人讨厌遭人恨的御史大夫。

为啥？

一，他不怕得罪人，得罪的人也不在少数，遭人愤恨早已成了习惯，简单称之为贱骨头；二，他不差银子根本没想着为官一方捞点油水；三，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六部侍郎又如何？哪怕是六部之中的左侍郎又能如何？上头还有个尚书压着，干什么事儿都不得劲。而御史大夫就不一样了，整个御史台他说了算，他是名副其实的御史台一哥。

就冲这三点，他都觉得虞世南这次还真没亏待自己。

不，应该是说李二陛下这次没有再亏待自己。

因为，他看到了李二陛下此时的神情，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应该是事先便已经知情，或者说，事先就已经和虞世南、孔颖达等人沟通好有过默契。

至于让孔颖达在望北阁突然唱上这么一出，无非就是做戏做全套，糊弄糊弄长孙无忌等人罢了。

接下来，李二陛下肯定是就坡下驴欣然应允的。

果然，只见李二陛下连连点头，自言自语地说道：“孔尚书果然是老成谋

国之人啊，事无巨细想得极为周到。是啊，萧瑀、裴寂等人如今空出这么些个位置，还有高老大人要告老还乡，御史台群龙无首乱糟糟。嗯，是朕疏忽大意了，唉，最近也让无忌、玄龄等人身兼数职操劳受累了。是应该尽快将这些空缺补齐才是。唔……孔尚书推荐的这些人选很好嘛，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都是难得的人才，嗯，的确是都能胜任，而且能力都是绰绰有余啊！”

说着，李二陛下不顾长孙无忌的跃跃欲试准备劝谏，突然笑道：“不过孔尚书还是漏掉了一个空缺嘛，如今裴寂请辞乞骸骨，那么他之前担的任宗正寺卿一职，由谁来接任呢？”

“呃……”

孔颖达很是配合地告罪道：“对啊，陛下提醒得极是，是老臣疏忽了，老臣在想想看，还有何人能够胜任宗正寺卿一职的。”

“不用想了，这里不就有现成的人选吗？”

李二陛下爽朗地笑着一挥手，指了指一直没有吭声儿的江夏王李道宗，说道：“道宗乃是皇族中人，在皇族中极有威望，而宗正寺正是负责皇族诸事务，由他来出任宗正寺卿一职，不是相得益彰吗？哈哈……”

“啊？”

李道宗总算是有了反应，突然听到皇上让他出任掌管皇族事务的宗正寺卿一职，顿时满脸的意外之色。

不过心中却是噗通噗通兴奋不已。

他并非是李渊李世民父子这一脉的皇室，顶多算是五服之内的旁支，能够出任宗正寺卿管着所有李氏皇族中人，对他而言那是无上的荣耀啊。

当即，他激动地拱手谢恩道：“臣，定不负皇上所托，尽心尽力为我李氏皇族效力。”

李二陛下与孔颖达这么一唱一和的天衣无缝配合，顿时将李道宗也拉到了他们的阵营。

变相地，也让长孙无忌等人少了李道宗这个盟友，为孔颖达的这番推荐名单能够顺利实施扫清了一个障碍。

一旁偷着乐的郭业见状，心中又是一阵暗暗佩服，高，这连打带消的本事，真心要学习啊。

趁热打铁，李二陛下赶忙宣布道：“好，那就按孔尚书的这份推荐名单来办吧，朕想大家都应该没有异议了吧？”

啦啦啦～

虞世南、郭业两位当事人相继站出来，拱手称道：“臣郭业（虞世南）谢主隆恩，臣等定会在任上兢兢业业，克己任劳，不会让陛下失望。”

“好，好啊！”李二陛下满脸欣慰之色地赞道，“这么一来，朕的朝堂上又多了几位股肱之臣，无忌、玄龄等人的压力也骤减不少了。朕希望诸位爱卿能够精诚团结，为……”

“我不同意！”

忍无可忍下，长孙无忌最终还是站了出来打断了李二陛下最后的一言定乾坤，劝谏道：“皇上，此事太过仓促，应该拿到朝堂上去交与众臣工商议才是。仅凭孔尚书一份推荐表，加上三言两语，便决定了此事，未免太过马虎和草率。所以，臣不同意！”



“哦？”

李二陛下仍旧一副笑意挂在脸上，不过眼中却闪过了一丝厉色，他心中冷笑，朕的大舅子始终以关陇世族的利益为上啊。

不过对于长孙无忌的不同意，他没有立即表态，而是沉默了下来。

因为，他知道他要在长孙无忌、房玄龄面前一碗水端平，不能偏袒虞世南他们太过露痕迹。

做戏都做到这个份儿上，他已经将自己摘了出去，自然下面的事情他就不能帮衬，只能靠虞世南他们自己如何应对长孙无忌了。

如果虞世南他们连长孙无忌这个小小的发难都过不了关，那将来也难成气候。

果然，

虞世南突然冷笑一声，再次站了出来，眼睛一眨不眨地正视着长孙无忌，准备开始他后补尚书右仆射与左仆射的第一次交锋。

## 第690章第一次交锋

虞世南掷地有声，面色无愧地问道：“长孙大人，莫非你觉得虞某的能力与才气，不足以出任尚书右仆射一职？”

长孙无忌没有理他，撇着高傲的头颅不作回答，反正就一句话，他不同意。

他的决心很坚定，有他长孙无忌在朝堂一日，他绝对不容许这些人伤害到关陇世族的利益。

不过他这招冷处理对虞世南不管用，老狐狸又是冷笑一声，继续问道：“还是说，长孙大人觉得老夫在朝中的资历不够胜任这右仆射一职？”

长孙无忌还是不作回答。

这些虞世南突然嗓门飙高，疾言厉色喝骂道：“论能力，论才气，论资历，我虞世南会比你长孙无忌逊色？简直是笑话！想当年，老夫在洛阳城与人对酒当歌吟诗作赋，才情天下皆知时，你长孙无忌还在你舅父高士廉府上寄养开蒙吧？”

开蒙，指私塾教儿童开始识字或学习；儿童开始识字或学习。

言下之意，你长孙无忌跟我虞世南差了辈分儿呢，老子当年天下美名扬时，你小子还在苦读三字经，抄写千字文呢。

这下长孙无忌脸上挂不住了，即便虞世南说得是实情，他还是恼羞成怒地喝道：“休提陈年旧事，虞世南！要知道，此一时彼一时。你就打消了出任尚书右仆射这个念头吧，有我长孙无忌在朝一日，哼，必定会联络朝中诸位臣工谏言圣上，断了你的非份之想！”

这话说得端是气势凛然，大有逆转乾坤力挽狂澜之气概。

但是旁边的房玄龄突然面色骤变，暗道一声，糟糕，长孙大人中了虞世南的激将法，说错了话！

果然，虞世南就等着长孙无忌的这番气话，不由一阵放声大笑起来：“哈哈，长孙无忌，为人臣子你居然当着皇上的面敢说出这番话来，看来你的确是目无君上，太过狂妄自大了！皇上乃大唐天子，自然是金口玉言，独断乾坤。怎么着？皇上下定决心之事，你长孙无忌居然还能联络臣工，将皇上的意志给推倒？你置皇上于何地？莫非你一直都在结党谋权，将皇上玩弄于鼓掌之中？”

喇～

长孙无忌脸色为之一变，这下他也发现了自己刚才被虞世南气糊涂了，居然说了气话。

当他刚想改口，向皇帝妹夫解释之时，可惜晚了。

虞世南又是一声暴喝：“呸，好你个长孙无忌，莫非你真如之前外间所传言一般，不仅要当那只手遮天的权臣，还要学东汉外戚王莽之流，也要一试那朝朝篡位的滋味儿？难怪，难怪今日朱雀门前，五位人瑞公皆要举杖打你。人瑞公自有天庇佑，长孙无忌啊，莫非上天都感召到了你这外戚权臣的谋逆贼心思？”

“放屁，虞世南，你这是在放狗屁！”

长孙无忌被虞世南这脏水泼得够呛，第一反应便是神情慌张地向皇帝妹夫解释道：“皇上，虞世南满口胡诌，这是在污蔑，污蔑臣啊。不对，他这是

在挑拨臣与皇上的关系啊。”

李二陛下尽管知道虞世南这是在用语言攻势，妄图击垮长孙无忌。

他也知道虞世南这些话里多半都是鬼话，但是为了暗地里帮衬虞世南一把，将推荐表之事落实下来。他还是一副将信将疑地神情，冷哼一声，质疑道：“无忌，你真是这般想的？”

李二陛下的一声质疑，更是将长孙无忌的方寸打乱，哇哇乱叫手舞足蹈，又是一番解释。

旁边的房玄龄心中哀叹一声，唉，长孙大人平日里是多么一个精于算计之人，今天怎么会如此大意，居然在虞世南这些人中屡屡受挫吃瘪呢？

很快，他脑子飞速运转，想着应对之策来帮衬长孙无忌一把。

他不支声儿，不代表有人不吭声儿。

孔颖达皱了皱眉头，附和着虞世南的话，冲李二陛下说道：“皇上，今日朱雀门前五位百岁老翁手挥鸠杖，追打长孙无忌，这个老臣是见过的。而且，今日他还大放厥词，居然要下令守城将士放箭射杀那些手无寸铁的读书人。长孙大人可真是敢下狠手啊，其心可诛！”

郭业现在很本分的保持缄默，因为他知道长孙无忌此时的表现已经大失水准，已经不要他再来添把火加把油了。

突然，刚刚还沉寂在兴奋喜悦之中的江夏王李道宗意味深长地看了眼皇上，突然鬼使神差转移了风头，对李二陛下讲道：“皇上，臣倒是听说了一些今日早上坊间的流言，对，我想起来了，是我府上的几位姬妾争相看一份报纸，唔，好像叫什么《大唐娱乐周刊》的。这周刊上上说朝中有人结党营私，要摘了咱们李家江山的桃子。呵呵，这份报纸以前老是写一些爱死爱活卿卿我我的才子佳人故事，今天也真是奇了怪了，居然议论起朝堂之上的事情来。呵呵……”

郭业听完李道宗这话，知道他这话中针对着谁。奶奶的，李道宗的风向也变得太快了吧？

刚许了你一个宗正寺卿，你这就是开始急急忙忙表忠心了？

如果说孔颖达刚才那番提醒是为了刻意配合虞世南的满口胡诌，那李道宗这话就是赤裸裸的典型的落井下石，看谁倒霉就踩谁一脚啊。

果然，李二陛下也很是配合地冷笑一声：“摘李家江山的桃子？还真敢想啊……”

“皇上，皇上，你听臣解释，这种下三滥的谣言岂能相信啊？？这是有人见臣得宠，故意栽赃陷害啊。”

长孙无忌语无伦次地继续解释着，那个慌张模样真是让郭业开了眼界。

没想到呼风唤雨的长孙无忌，也会有今天这尴尬的局面。

就在这时，房玄龄突然上前一把将长孙无忌拽了回来，压低着嗓门在他耳边喝道：“够了，长孙大人，你今天已经栽大了跟头，方寸尽失说多错多啊！打不了老的，你不会小的吗？你别管了，接下来交给我应付！”

“不。”长孙无忌挣扎着要上前跟皇帝解释，大声喊道，“皇上，你容臣跟你慢慢解释啊。臣不是说目无君上，臣只是不同意……”

“皇上，臣房玄龄有话要讲！”

房玄龄气急之下，直接抢过长孙无忌的话茬儿，喊道：“皇上，长孙大人其实并不是那个意思，也并非不同意孔尚书推荐的虞世南、褚遂良、陈康等

人选。”

说罢，他将长孙无忌掩在了自己身后，快速扭头低声叮嘱一句：“你先冷静，接下来看我的，长孙大人。”

李二陛下一听房玄龄之言，脸色徐徐缓和了下来，他才懒得搭理长孙无忌这个那个意思，他只要虞世南等人能够顺利补上空缺，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将士林清流系建立起来，好在朝堂上与长孙无忌所代表的关陇世族集团抗衡。

房玄龄这么一说，正中他的心怀，同时，虞世南、郭业等人的脸上也缓缓露出了胜利的笑容。

就在大家以为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地之时，房玄龄又拱手启奏道：“皇上，长孙大人及微臣真正不同意的，乃是郭业接任御史台御史大夫之事。呵呵，事关重大，里间牵连甚广，臣恳请皇上谨慎定夺才是。”

调转枪头，直指郭业？

别说郭业本人，就连虞世南、孔颖达、李二陛下都纷纷诧异。

难道房玄龄他们是想捉小放大？

房玄龄见着众人质疑的眼神齐聚到自己身上，不仅未慌未乱，反而还是镇定地自嘲一声，笑道：“臣并非有意针对郭业，而且郭业能力的确是上佳，也为皇上为朝廷履立大功，这御史台御史大夫一职由他接任，的确是上上之选！”

“玄龄，你不是无的放矢之人，到底你不同意的原因是什么，还是直言吧！”

李二陛下皱着眉头，有些不耐烦地催促道。

房玄龄看了眼郭业，最后冲李二陛下说道：“皇上，莫非您忘了郭业在吐蕃私斩吐蕃王爷多赤罗之事？您可是在不久前给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处理意见，将郭业夺爵革职暂不叙用来着。如今这件事情才过了多久？如果让郭业出任御史台御史大夫一职的消息传到吐蕃，松赞干布那边会作何想？”

说到这儿，房玄龄显然已经击中了李二陛下的要害，提醒道：“皇上，对于吐蕃、高昌等西域番国，您之前可是有过腹案的。利用这些西域国家垂涎求娶文成公主的引子，对他们进行分而击之的办法，更是促成了与他们一年之后的军事演习分胜负的邀约。如果现在您重新起复郭业，传进吐蕃那边，会不会将您之前的计划给打乱了呢？”

“啊？朕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

显然，李二陛下已经被房玄龄这个不同意的理由给说服了。

就连郭业都面呈死灰，奶奶的，怎么会这样？千算万算居然漏算这个茬儿。

好像利用远嫁文成公主来挑起西域诸国内部纷争，最后分而击之的办法，是自己给李二陛下献上的吧？

我的天，真是完犊子！

郭业顿时有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满心悔恨与懊恼。

## 第691章好一个以退为进

功亏一篑！

仅仅四字，足以表达郭业此时内心的沮丧。

显然房玄龄这个不同意的理由，真正切中了李二陛下心中的底线。

只见李二陛下整个人沉默了下来，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道：“是啊，玄龄一言惊醒朕，的确是朕疏忽了！”

这句话似自言自语，又似刻意说给郭业和虞世南等人听。

孔颖达无奈地摇了摇头，眼睛余光瞥了眼虞世南，像是在传递着什么隐晦的信息。

虞世南则是焦急地看向郭业，好像在告诉他，老夫已经竭尽全力了，你赶紧自己想辙儿翻盘。

不过，郭业此时哪里还有什么辙儿？除了满心的懊恼和悔恨之外，只有感叹千算万算唯独疏忽了这茬儿，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啊！

本以为到了论功行赏各自分杯羹的时候，没想到却被房玄龄这个不声不响的人一句话给翻盘了过去，将自己的似锦前程阻隔了下来。

奶奶的，房玄龄果真比长孙无忌还要来得心思缜密，房谋杜断一说，的确是名不虚传，盛名之下无虚士啊！

冷静，冷静，千万不能自己慌了阵脚！

郭业暗暗警醒着自己，这个时候更需要冷静和镇定，千万不能自暴自弃，更不能乱了方寸。

霎时，他脑中万千主意飞旋着，如一个溺水之人般，拼命挣扎着如何在最后关头找到并抓住那根浮在水面的稻草。

房玄龄见着皇上与阁中众人的神情，心中了然一切，暗暗松了一口气，暗道，虽然输得体无完肤，一败涂地，但是能够将郭业这个始作俑者给断了下来，也算是扳回一局了。

下意识地，他又扭头看了眼被自己强行挡在身后的长孙无忌一眼，嘴角噙着一道笑意。

长孙无忌这时整个人已经从被虞世南激将法的失态中平和下来，缓缓趋于冷静。

见着房玄龄扳回一局，不仅替自己，替关陇世族挽回了些许颜面，还将此次交锋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心中不由一阵欣慰。

暗暗汗颜道，唉，刚才真是被虞世南这老匹夫气糊涂了，好在有玄龄的紧急应对和助阵，才扳回这最后的这一局。

郭业，哼，只要断了郭业这小子的念想，无异于斩断了虞世南的一条臂膀，其他的只能以后慢慢再想办法，徐图对付了。

随即，他整理了下思绪，平复了还有些愤愤不平的心情之后，从房玄龄的身后又再次走上前来，冲李二陛下拱手作揖道：“皇上，刚才是臣情急之下犯了糊涂，口齿不清表达有些欠妥。房大人刚才所言的，正是臣的真正心思。臣并非质疑虞世南、褚遂良、陈康等人的能力，并非质疑他们不能胜任，臣只是担心吐蕃那边刚刚安抚好，这立马又大张旗鼓将郭业擢升到朝堂出任御史大夫一职，这未免变卦太快。到时候恐怕打乱了陛下对西域诸国的计划。这，这未免得不偿失，到时候陛下之前花了心血的一番布置与筹谋，

就统统都付诸东流了。”

这番话讲得冠冕堂皇，好像完全出于大义，并未挟带私仇一般。

但是听在虞世南等人耳中，就是没羞没臊没了脸皮，听在李二陛下耳中，更是对自己这位前言不搭后语的大舅哥印象分直线下降。

不过说来说起，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的这番不同意郭业出头的理由，都击中了李二陛下的要害。

平心而论，吐蕃人那边，他现在需要时间，绝对不能够因为郭业，而致使整个计划落空，前功尽弃，一番心血付之东流。

好在，李二陛下心中也有庆幸，好在他们仅仅阻滞了一个郭业而已，虞世南、褚遂良、陈康等人并未受到阻滞。

尽管他心里清楚，房玄龄和长孙无忌并非心甘情愿的任其通过，那也是无奈之举，只得捉小打大，集中火力在郭业身上。

罢了，没了郭业在朝堂，虞世南、孔颖达褚遂良等人也能勉强撑起士林清流系的崛起。

至少，今后的朝堂不会让长孙无忌等人一党独大，又添了几分掣肘。

这正是自己所要看到的。

随即，李二陛下朗声说道：“好，既然众卿家对虞世南出任尚书右仆射一职、褚遂良、陈康等人出任国子监祭酒、国子监司业一职都无异议。那么，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至于郭业出任御史大夫之事，时机尚未成熟，那么就……”

“皇上，臣郭业有话要讲！”

郭业突然及时打断了李二陛下对自己最后的定夺，急忙走了出来，拱手奏请道。

李二陛下稍稍愣了一下，并不因为郭业的冒然打断而生气。因为他心里多少对郭业有些愧疚，毕竟他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郭业一手安排，而且都是一环扣一环，步步紧逼着长孙无忌，最后才能赢下这番局面。

如今他这位出谋献策布局者，这位本该享受最大胜利果实者，却因为一些客观因素被人摘了桃子不说，还被踢出了局，与唾手可得的御史大夫一职最后失之交臂。

李二陛下觉得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是他亏欠郭业的。

随即，他面色暖地说道：“郭卿，你有话便说，朕听着。”

郭业拱手道：“皇上，房玄龄大人说得没错，不能因为臣一个人的得失，而影响了国之大计，更不能打乱了陛下费尽心血布置筹谋的计划。所以，这御史大夫一职，臣不仅不能接任，还必须尽快离开长安。否则，有些闲言碎语传到吐蕃那边，恐及夜长梦多，令松赞干布那贼酋会起了异心。”

“啊？”

对于郭业的这番主动，李二陛下显然有些错愕。

在他看来，郭业肯定是满肚子的怨愤和委屈，肯定会在自己面前一哭二闹再三争取机会的。

没想到，郭业不仅主动提出不能接任御史大夫一职，还主动提出要尽快离开长安，不给朝廷和自己添累赘。

唉……

李二陛下心中要说不感动那是假的，这才是真正的忠臣啊，这才是最懂

朕心思的臣子啊。

霎时，李二陛下对郭业的好感再次噌噌一路狂飙。

继而，他面色更加愧疚地问道：“郭卿，你这是要准备回蜀中陇西老家吗？”

郭业摇了摇头，叹道：“皇上，为人臣子，食君之禄定当忠君之事才是呢。怎么能老是顾着自己的小家而忘却国家呢？臣虽不能在朝堂上为圣上分忧解愁，虽不能在帝都长安沐浴皇恩，但是臣一样可以为皇上尽忠效力啊。在臣看来，在朝堂为陛下分忧解劳出谋划策，这是为人臣子；但是在民间在地方，甚至是在偏远小地方，臣一样都是皇上的好臣子，一样可以为陛下尽臣本分，一样可以尽忠报国。”

“好，好，好啊！”

李二陛下愧疚之下，激动地连叫三个好字，郭业居然这么体谅自己，不给自己添堵添麻烦，感动啊，真是感动。

随即，他指着郭业向望北阁中人说道：“年纪轻轻却能有如此见识，不容易，当真是不容易啊，这才是朕的好臣子。”

李二陛下刻意咬重了“好臣子”三个字，用凌厉地眼神扫了长孙无忌一眼，惊得长孙无忌心里又是一阵发虚。

“所以，臣恳请皇上恩准臣一件事，给臣一个为皇上分忧解劳，尽忠为国效力的机会！”

郭业突然面色肃穆地朗声说道：“臣听闻前一阵子，吐谷浑的伏允老可汗归天，我大唐朝廷一直都没有专使过去吊唁抚慰一番。所以，臣主动请缨毛遂自荐，愿意替皇上，替朝廷跑一趟吐谷浑，转达皇上对伏允老可汗的哀悼之情。”

“这个啊……”

李二陛下稍稍怔了一下，点头说道：“伏允老可汗归天，朕听礼部尚书李纲跟朕提过此事，不过朕后来一直忙于其他诸事，居然将此事给疏忽抛诸脑后了。郭业你若不提及，朕还真是忘得一干二净了。”

虞世南和孔颖达顿时两相对望，眼中闪过一丝喜色，脸上尽是满意，尤其是虞世南，更是心中暗暗赞道，好一个机灵的郭小子，居然懂得以退为进，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孺子可教也！

霎时，他站出来助威道：“皇上，郭业当真是一片拳拳报国心啊，不怕辛劳，想他人所未想之事。吐谷浑乃臣服我大唐的属国，可汗归天应该派人吊唁抚慰一番才是啊。”

“虞大人说得极是。”孔颖达附和道，“如今吐谷浑的新可汗继位，吐蕃国对吐谷浑又是极尽拉拢，老臣觉得是应该派个专使过去走上一趟。毕竟新可汗登基又是一番新气象，谁能保证吐谷浑新可汗会与伏允老可汗一样，会继续臣服我们大唐呢？”

“对，两位卿家言之有理！”

李二陛下重重地点了下头，赞允道：“这样，既然郭业你主动请缨，愿意为朝廷为朕跑上这一趟，那朕就即日起恢复你陇西县男的爵位，并封你为宣抚使，领队出使吐谷浑。这宣抚使只是个虚衔，无实权无品衔，谅他松赞干布也说不出什么屁话来。”

“臣郭业谢主隆恩。此次出使吐谷浑，臣定不会堕了我大唐的国威，保证

替陛下替朝廷重新笼络吐谷浑新可汗，好让他与伏允可汗一般，继续臣服大唐，不生二心。”

“好，你的能力，朕一直都相信的。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众卿应该没有异议吧？”

李二陛下一锤定音，将郭业所提之事拍板了下来。

长孙无忌一听郭业这小子居然以退为进，不仅博回了爵位，还捞了一个出使吐谷浑的宣抚使，哪里会让他如愿？

当即，又要站出身来反对。不过，却被房玄龄给暗中拉扯了下来，摀住了这个苗头。

房玄龄趁着皇上不注意的时候，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声：“见好就收吧，难道你还想逆势而行惹得皇上一个不悦，直接又将郭业留在长安在我们眼前晃荡？罢了，他只要不在朝堂，离开长安，今后我们再徐徐对付吧。”

长孙无忌闻之，也只得将心里这团伙给掐灭了。

不过，就在李二陛下准备让大家伙散会之时，突然一直不掺合两边烂糟破事的江夏王李道宗提出异议道：

“皇上，这出使吐谷浑的宣抚使，好歹也是大唐派出去的钦差大臣。呵呵，郭业身无要职，又是一个小小的陇西县男，这样走出国门代表大唐出使他国，未免有些寒碜了，是不是？依臣来看，既然郭业因为吐蕃那边而不能出任要职，那至少也要给他升一升爵位吧？一个陇西县男代表大唐出使，嗨，还真丢不起这个人呐！”

李道宗的声音虽然有些低沉，但胜在清楚，一字不漏地听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耳中。

峰回路转，简直令人震耳发聩啊！

呃……

众人听着李道宗的话，统统傻眼愣住了。

尤其是郭业，心里拼了老命地喊着十万个为什么，自己跟李道宗一直都是不对付的，怎么到了这个节骨眼，对方不仅没有对自己落井下石，居然还愿意为自己锦上添花一把呢？

由李道宗这个掌管皇族事务的宗正寺卿提出加封爵位，真是最合适不过了。

可是李道宗为什么要这么不计前嫌，反过来还如此慷慨大方呢？

郭业瞪大着眼珠子望向李道宗，可人家李道宗压根儿不鸟他，说完话后直接冲着李二陛下那儿望去。



## 第692章升不了官就进进爵

“咦？江夏王说得倒是这么个理儿！”

李二陛下经李道宗这么一提醒，思前想后一番也觉得的正是如此。

郭业好歹也是替大唐出使吐谷浑，如果身份低了的话，未免显得不够庄重，而且会让吐谷浑国误以为大唐小觑轻视了对方。

不妥，断然不能在这种细节上马虎，出现一些不该出现的问题。

随即，李二陛下看向李道宗，问道：“江夏王，如今宗正寺归你执掌，那进爵这种事情由你来提议最为合适不过了。来，你且说说看，该加封郭业什么爵位才对得起大唐使节这层身份啊？”

“呃……容臣想想……”

李道宗见着皇上又将皮球踢了回来，砸吧了下嘴，缓缓说道：“大唐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五大阶，不如封他一个益州开国伯，以壮我大唐使节之声色，陛下以为如何？”

直接将郭业从县男爵位横跨一个大阶，愣是窜高到县伯爵位。

大唐的爵位制度中粗分“公侯伯子男”五大阶，但是细分起来的话，又分亲王、嗣王（承袭亲王的为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县公、县侯、县伯、县子、县男。

而“国公”以下，均加开国字样，且多以出生籍贯之地冠在开国二字之前，以示区别。开国侯、开国伯冠以州郡，开国子、开国男皆冠以县。如××郡开国侯、××县开国子。

因为封爵便会有食邑（即俸禄），而这些受封爵位之人的食邑多来自就在冠名之地。

比如郭业之前的陇西县男，全称应该是：陇西县开国男。

再比如之前提过那个收容马周马元举为食客的开国伯常何，他乃汴州仪县人，他的爵位全称应该就是仪州开国伯。

不过多以开国伯简称之，当然，有时候多名开国伯齐聚一堂，为加以区别，世人又喜欢自动省略开国二字，直接连着州郡称奇爵位，比如汴州伯等等。

“益州开国伯？”

李二陛下略微沉吟了一下，点头赞许道：“不错，一个益州伯的爵位，足以担得起出使吐谷浑的使节身份。嗯，还是江夏王想得周到。”

见着皇帝应允，旁边的虞世南、孔颖达都不由替郭业感到开心，真是傻人有傻福，吉人自有天佑，没想到峰回路转，居然让郭业这小子捞到了这么一个寻常官员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荣耀。

一个贫民家庭出身的小子，居然误打误撞下成了大唐帝国的开国伯。这别说毫无家世背景的贫家子弟，就是放在一般的官宦人家里，这也是一种奢望啊。

此时的郭业仿佛置身在梦境中一般，一是没想到李道宗会突然为自己请旨进爵，二是没想到李二陛下会如此方，居然给了自己益州伯这个爵位。

伯爵啊，世袭罔替三代人啊，到了他老陈家曾孙子那一辈儿，只要不要犯什么掉脑袋的大罪，至少还能保留爵位到县男。

这是真正荫荫子孙后代的荣耀啊，比起升官而言，这进爵还要来得更加

实惠。

升官今后还有得是机会，但是进爵的话，真是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大唐的爵位制度何其的严苛。

他心里清楚得很，今天之所以能够进爵，除了仰仗大唐使节这个身份之外，除了托李道宗这个宗正寺卿提议的机缘之外。最最关键的原因，还是因为李二陛下觉得在御史大夫与自己失之交臂这件事情上，他亏欠了自己，想着弥补一番歉意。

真是机缘巧合之外，还有阴差阳错啊。

郭业除了叩谢皇恩浩荡之外，心中也是颇为美滋滋，这算是否极泰来呢？还是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呢？

就在阁中君臣都一片喜气洋洋时，还是有人忍不住站出身来唱起反调，破坏了来之不易的融洽气氛。

这人除了长孙无忌之外，还能有谁？

只见长孙无忌再次蹦达出来，劝阻道：“皇上，使不得使不得啊，郭业何德何能居然能够进爵益州开国伯？此子年纪尚轻，还需磨练一番才是。至于他陇西县男爵位无法匹配大唐使节身份这个事情，那还不好解决吗？臣有办法替陛下分忧！”

说着，长孙无忌浑然不顾皇帝妹夫的脸色霎时阴沉，侃侃说道：“臣建议陛下明日重启早朝，然后在朝中大臣中筛选出一名德高望重之辈作为使节人选，然后再让郭业为副使随行出使吐谷浑。这样，不就轻易解决了吗？至于郭业进爵益州开国伯，臣建议还是缓上一缓的为好。”

嘶……

一道抽着冷风的声音，发自长孙无忌身后的房玄龄。

此时房玄龄听完长孙无忌的建议，神情立马松垮了下来，就差捂脸而遁了。

心中大呼要糟要坏菜，暗暗埋怨道，长孙大人啊，您真是憨货撞墙，哪里硬实往哪里撞啊！您今天屡屡驳了皇上的决定，这不是夜里挑灯上茅厕——找屎（死）吗？

果然，整个望北阁中所有人都用一种同情的目光看着长孙无忌。

虞世南摇摇头，孔颖达叹叹气，就连郭业都一阵翻着白眼。

他心中一边同情长孙无忌这次没有眼力劲儿的犯傻，一边又是一阵暗骂，好你个长孙无忌，难道你不知道挡人加官进爵，无异于杀人父母吗？你这个节骨眼跳将出来，除了告诉李二陛下你心眼比针尖儿还小之外，还能说明啥？

奶奶的，小哥我是偷你小妾睡觉了，还是抱你家孩子跳井了？

一番暗骂，他的好兄弟长孙羽默又无辜躺地中枪。

此时李二陛下的脸色阴沉至极，几乎可以用乌云密布来比喻了。

郭业心里在骂长孙无忌，李二陛下何尝不是在骂？

李二陛下也是气得牙根儿直痒痒，连看长孙无忌一眼都懒得看，心中不断地苦笑着，这就是朕的大舅哥啊，屡屡跟朕唱反调的大舅哥啊，呵呵，亏朕一直对他亲如一家人呐！

苦笑到头便是无尽的怨恨，长孙无忌啊长孙无忌，你屡屡反驳朕的决定，让朕这个皇帝的脸往哪儿搁？你言论还有朕这个皇帝吗？还是说，朕这

个大唐天子，在你们关陇世族眼中就是一个牵线木偶不成？朕是大唐的皇帝，朕的决定便是最高意志，容不得你长孙无忌指手画脚。

朕敬你，重你，听你劝谏，不代表朕事事都要遵照你的意志来做。

这下李二陛下也是越想越气，真是泥人也有三份火气，更别说他这位有着宏图远志的有为君主了。

当即，他下定了决心要好好敲打一下长孙无忌了，不然再这么妥协纵容下去，兴许下次他上早朝打个喷嚏，长孙无忌都要跳脚出来指责他有失君王威仪了。

他恶狠狠地想道，你不是事事都要为难郭业，阻滞郭业嘛？朕就偏偏不让你如愿，非气上你一番不可。

于是乎，李二陛下大手一挥，说道：“既然朕已经答应郭业，由他作为大唐使节，以宣抚使的身份出使吐谷浑，那就不容再三更改了。君无戏言，莫非无忌你要让朕当着诸位臣工的面，朝令夕改吗？这可不是一个明君所为之事啊。今日能对郭业朝令夕改，你们就不担心明日朕也会对你们朝令夕改吗？”

不过朕刚才突然想到，如今吐谷浑新可汗继位，正是新人新气象。朕知道此子乃是伏允老可汗的第二子，胜在心高气傲。朕在想，如果让郭业以益州伯的身份出使吐谷浑，面见这位年轻气盛的新可汗，是否会让对方觉得朕不重视他。唔，这样吧，索性朕也学上一会君子之风。如何？”

君子之风？

已经有人联想到了君子有成人之美的这句话，再结合李二陛下话中之意，莫非皇上还想……

顿时，阁中一片震惊，好像预料到了李二陛下接下来又要说什么了。

只听李二陛下说道：“朕决定了，进封益州伯郭业为益州开国侯，再以大唐宣抚使的身份出任使节，替大唐出使吐谷浑，面见吐谷浑新可汗，转达朕的问候之意。”

公侯伯子男，又跳了一大阶？

“啊？”

“什么？”

郭业和长孙无忌二人同时发出一声惊呼，不过前者代表着兴奋中的震惊，至于后者嘛，真是被李二陛下的突然决定给惊到了！

## 第693章散会

先是恢复陇西县男爵位，再是横跨一阶进封益州开国伯，最后居然又进封益州开国侯爵。

一日三升，不，应该是眨么眼儿的功夫，便连着三次进封。

这，这也太匪夷所思，令人跌破眼镜了。

长孙无忌真被惊到了，受惊也好，惊骇也罢，反正此时他的心中乱成了一片。

乱糟糟之余，他不忘用一种嫉妒的眼神望向郭业，心中不滞想着，难道是我成全了郭业这小贼？

自打李二陛下登基以来，长孙氏一门极尽荣耀，长孙无忌很久没有对谁产生过嫉妒的心思了。

今日，他的确嫉妒了，而且还是嫉妒一个寒门出身的穷小子。

在他看来，这个不学无术的穷小子，狗屎运也太逆天了。

在他眼中郭业此时满脸的兴奋之色，怎么看怎么都像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他比生吞活咽了一只苍蝇还要来得恶心。

心生怨念无限攀升，情急之下他脱口喊道：“皇上，怎么可以这样？不，臣不同意，皇上您这也太过儿戏了，胡闹，简直是胡闹啊！”

喊道最后，长孙无忌近乎于歇斯底里地咆哮，而他的咆哮对象则是大唐帝国权力最巅峰的皇帝。

嘶……

整个望北阁中霎时静了下来，四下惊起一片倒吸气的声音。

房玄龄纵是想拉着长孙无忌，都已经为时晚矣。

当着这么多臣子面，长孙无忌居然如此咆哮皇帝，还口口声声说皇帝在儿戏，说皇帝在胡闹。

这让一向自诩一代英主的李二陛下情何以堪？

纵是一身硬骨头浑不畏死的魏征，也不敢这么对李二陛下啊。

只有郭业心中一阵冷笑，颇为嘲讽地暗道，长孙无忌，我看你真是让嫉妒和仇隙蒙蔽了心智，这是你身为臣子又身为大舅子该对皇帝说的话吗？

这就是传说中凌云阁排名第一的赵国公长孙无忌吗？太让人失望了！

他现在不敢冒出头来谢主隆恩了，因为他知道此时李二陛下的心中已经是怒气横生，如果一个不留神牵涉到自己身上来，就亏大发了。

果然，李二陛下此时已经站起身来，阴沉的脸上戾气隐现，呼～～

只见李二陛下突然抬手门外，冲着长孙无忌冷冷说道：“无忌，朕看你最近操劳国事，的确是有些累了。累得你都胡言乱语，不知道自己为人臣子的身份了。你退下吧！”

这时，长孙无忌咆哮过后心里也有了悔意，暗骂自己的冲动和口不择言，赶忙解释道：“皇上，臣不是这个意思，臣是希望皇上能够谨慎……”

“出去！”

李二陛下不待他解释完，再次厉喝一声。

厉喝罢，他好像在顾忌着什么，声音又有些转柔说道：“你去甘露殿看看皇后吧，你们兄妹应该好久没有见面了吧？前些日子，皇后的气疾又犯了，你这个当兄长该多多问候和关心才是。去吧！”

长孙无忌见着李二陛下下的态度转淡，心里更是发慌，根本没有离开的意思，继续解释道：“皇上，您听臣解释，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臣绝对没有忤逆皇上之心，臣只是……”

“下去吧！”

李二陛下挥挥手，微微闭气了眼睛摇摇头，表示现在不愿再看到长孙无忌再在自己眼前晃荡。

房玄龄见状，知道不能再任由长孙无忌这么放肆下去了，赶忙上前一把拽住他的胳膊，在他耳边低声道：“长孙大人，您今天是怎么了？莫要再冲撞皇上了，今天咱们输得已经够多的了！”

说着，房玄龄冲李二陛下禀报道：“皇上，臣与长孙大人一道儿，前往甘露殿看望一下皇后娘娘！”

“去吧！”

李二陛下还是未睁眼，继续挥了挥手，轻叹一声。

房玄龄使足了吃奶的力气，才将不情不愿的长孙无忌拽出了望北阁。

经长孙无忌这么一闹，李二陛下的心情也低迷了不少，顺带着整个望北阁内诸人都有些不寒而栗起来。

清冷了一小会儿，李二陛下才缓缓睁开眼睛，冲诸人说道：“今日就先谈到这儿吧。既然是朕定下来的事情，就不会再做更改。朕，才是大唐的皇帝，才是江山社稷的当家人。三日后，朕会重启早朝，宣布诸位的任命。至于郭业的益州侯爵位，相关事宜就交由宗正寺来处置了，道宗，清楚否？”

最后一句话是冲着江夏王李道宗而讲。

李道宗拱手领命，应道：“皇上放心，臣定会办得妥当，管好宗正寺的一亩三分地，不会让皇上操心。”

李二陛下点点头，勉强一笑道：“道宗的能力和忠心，朕清楚得很。好了，今日商议之事就此结束，朕有些乏了，诸位爱卿暂且退下，先行出宫吧。”

“臣等告退！”

众人纷纷拱手作揖，逐一退出了望北阁。

郭业是最后一个退出望北阁的，当他举步跨出时，突然听到李二陛下的一声召唤：“郭业，三日后你便替大唐出使吐谷浑吧。到了那边，吊唁伏允老可汗为次，拜会面见吐谷浑新可汗为主，将朕的问候一并转达给这位新可汗。至于出使相关事宜，包括需要的支持，你都可以去找礼部尚书李纲老大人，朕会交代他全力配合于你。”

“臣遵旨！”

“还有，戒骄戒躁，不要丢了朝廷的脸面，也莫要让朕失望！”

“陛下尊尊教诲，臣铭记于心！”

“好了，下去吧！”

郭业唔了一声，再三告辞，终于走出了望北阁。

走出望北阁的刹那，他突然想着问下李二陛下，既然都封了益州侯，那自己这个益州开国侯的食邑是多少呢？还有朝廷会赏赐益州侯府邸一座呢？

这些可都益州侯的爵位福利，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

不过最后他还是没敢去问，因为如今的李二陛下正在气头上，自己再去问这种事情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肯定会触了眉头。

到时候若被李二陛下打上一个贪心不足蛇吞象或者仗宠邀功的标签，那可就划不来了。

以他今时今日的身家，还差益州侯的专属府邸和食邑吗？

被李二陛下耽搁了一会儿，等他离开望北阁再出两仪殿后，发现孔颖达和虞世南这两个老家伙已经走得远远的，早已不见了踪影。

然而江夏王李道宗却是慢性慢走地就在自己前头不远。

看着一身蟒袍的李道宗缓缓而行，他盯着对方的背影琢磨着，要不要上去跟李道宗道一声谢呢？

若不是李道宗关键时候帮了自己一把，这次可能真是前功尽弃，竹篮打水一场空。

不仅白忙活一场，鸡毛也捞不到一根，而且还要被长孙无忌奚落嘲笑，这种事情不用质疑，肯定是铁板钉钉的。

可是一想到自己之前与李道宗之间的矛盾，他又有些认怂了。

可他始终搞不懂李道宗为何要帮衬自己，这个疑团不解开，别说睡觉了，恐怕这次出使吐谷浑离开长安，他心里都不踏实，心里肯定有所羁绊。

去吧！

冤冤相报何时了？

郭业把心一横，想道，纵是有过梁子抹不开面儿，好歹这次也承了人家天大的人情，追上去说上一声谢也是应该的。

随即，他打定了主意，加快脚步小跑着追了上去，冲着李道宗的背影喊道：

“江夏王，请留步！”

## 第694章李道宗也有舔犊慈父的一面

“江夏王，请留步！”

郭业朝着李道宗的背影高唤了一声，随后被急急追赶了上去。

李道宗闻声停住了脚步，见着郭业来到自己身边，不由微微皱起了眉头，一副不待见的神情问道：“是你？郭……呃……益州侯，叫住本王所为何事？”

郭业挠了挠脸腮，有些尴尬地笑道：“那啥，刚才得亏了江夏王的仗义执言。呵呵，以前多有得罪，江夏王能够如此宽容大度不计前嫌的援手，多谢了！”

李道宗仿佛不为所动似的，仍旧一副不咸不淡的神情看着郭业，微微摇头轻笑道：“郭业，世人都知道本王最喜黄白之物，偏偏你却赚走了本王苦心经营多年的长乐坊，无异于虎口夺食，硬生生抢走了本王碗中的美食。你真以为本王心头那口恶气能如此轻易消除？呵呵，换做平日你让本王对你深以援手，哼，你想都别想，本王不对你落井下石已经是网开一面了。”

“呃……”

郭业没想到自己准备握手言和，却会换来李道宗的这番满是怨气的措辞，不由一阵语噎郁闷。

他心中忿忿想着，奶奶的，既然你这么放不开，干嘛紧要关头还来帮衬老子一把，去得罪长孙无忌那些人？吃饱了撑的没事干？

李道宗很享受郭业这种吃瘪的神情，不由又是一阵得意，缓缓说道：“你是不是纳闷本王为何会突然帮伸手助你吧？呵呵，说实在话，本王自己也纳闷。郭业，相比于金山银山黄白之物，任城更是本王的心头肉心尖子。你误打误撞下，让任城免去了远嫁吐蕃苦寒之地的厄难。就冲这一点，本王要感谢你。今日助你也出于此目的，还了你的这一情分。”

任城？李道宗的心头肉心尖子？

郭业恍然大悟过来，任城不就是文成公主吗？敢情李道宗是因为自己的出手捣乱阻止了文成公主远嫁吐蕃，来还这份人情的。

原来如此！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果真是因果使然啊。

看来这次还真是做好事得福报啊，他心中略略欣喜，矜持自谦地拱手说道：“呵呵，这都是郭某举手之劳而已，江夏王太过客气了，哈哈。可是好些日子没见过公主殿下了，不知最近文成公主过得可好啊，江夏王？”

打蛇随棍上，蹬鼻子上脸，说得就是郭业这号人。

三下五除二，这小子又嬉皮笑脸地跟李道宗套起了近乎，好像浑然忘却了当初和鱼暖暖她们算计坑李道宗之事了。

不过他忘记的不代表李道宗也会忘记这事儿。

只见李道宗貌似不吃他这套，又是皱皱眉头冷着脸说道：“闲话少说，既然本王今日还了你襄助任城的那份人情，那你我便不再相欠。好了，本王还有其他要紧事，便不与你闲扯了。告辞！”

说完，拍拍屁股转身加快了步伐，匆忙朝着宫门方向行去。

郭业再次热脸蛋贴到了李道宗的冷屁股上，小脸立马拉了下来，冲着李道宗远去的背影狠狠啐了一口：“娘的，这么不给面子？瞧你那个揍性！”

说罢，脑海中又浮现起了文成公主温婉而雅的那份雍容仪态，想着想着，痴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公主，公主怎么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

一念至此，他立马变得雄心万丈起来，对于登顶巅峰有了前所未有的期待和迫切。

霎时，一扫刚才李道宗不给面子所带来的阴霾。

随后，他也追着李道宗的脚步朝着宫门方向奔去。

他急于出宫，自然要将自己进爵益州侯的好消息分享给在长安的那些好朋友。

天色尚早，今晚少不得要找个地方将那些好朋友请来，好好庆贺一番才是。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

……

……

李道宗先郭业一步出了皇宫，宫门口不远处有一辆刷着金漆的马车停靠在那儿。

“父亲！”

马车内有一妙龄宫装女子掀开车帘，冲李道宗招呼道：“父亲，快快上来，女儿恭候多时了呢。”

这位一袭宫装的妙龄女子正是李道宗的女儿任城郡主，确切地说，应该是文成公主了。

李道宗见着文成公主，脸上难得浮现一抹舐犊之情，笑着走上前去，道：“原来是吾儿任城啊？”

对于文成公主，李道宗还是喜欢称她为任城。因为在他看来，他的女儿叫任城，至于什么文成公主的封号，那是李二陛下为了让女儿远嫁和亲而敕封的。

每次喊着文成二字，他就有说不出的别扭。

如今文成公主被李二陛下收为义女，得了文成公主的封号。论起在皇室中的地位 and 身份，比起当爹的江夏王，只高不低。

毕竟江夏王李道宗并非李氏皇室中的直系，只能算个旁支。

而公主呢？除了李家皇室的直系女儿方有资格获得这个封号。

好在父女二人在私底下也不会计较这些东西，不然的话，李道宗这个旁支江夏王见到女儿文成公主，还得主动请安问好呢。

这就是皇室森严的等级制度。

很快，李道宗便登上了女儿的马车，文成公主一声令下，马车朝着江夏王在皇城中的府邸行去。

马车行在路上，李道宗突然和声问道：“任城，今日怎么突发奇想，想着来这宫门外接父亲回家啊？你如今已经是大唐的公主了，不要到处瞎跑，也不要老往父亲的江夏王府跑，你应该多进宫陪皇后娘娘说说话，多住在你自己的公主府中才是。”

文成公主淡雅一笑，说道：“父亲说得极是，女儿也是刚从皇后的甘露殿中出来呢。前两天听着宫人说皇后娘娘的气疾犯了，女儿今日才进宫探望来着。后来，长孙国舅和房中书来甘露殿探望长孙皇后，女儿才请辞出宫的。



女儿正是听到房中书提及父亲今日也被皇上召进宫来，在望北阁议事，这才在宫门外等候父亲呢。女儿晓得轻重和避讳，父亲莫要担忧女儿了。”

李道宗闻言微微颌首，心道，原来如此。

对于自己这位一向都很懂事的女儿，李道宗很是放心，点点头道：“嗯，任城能这么想，父亲就放心了。”

文成公主见着父亲靠在车壁上，立马从身后拿了一个软枕，垫到李道宗的后背，说道：“车上颠簸，父亲垫着这个会舒服些。”

“喔，呵呵，吾儿孝顺。”

李道宗赞许了一句，倚靠在软枕上正想着闭眼假寐一番。

突闻文成公主问道：“父亲，我刚才在皇后的甘露殿中，见着长孙国舅听到房中书提起父亲之时，脸上颇有不快，阴沉得很呢。莫非父亲与长孙国舅在皇上那儿议事之时，还起了冲突不成？”

李道宗一听文成公主这般问，眯着的眼睛骤然一睁，露出一丝的精芒，鄙夷道：“长孙无忌？呵呵，真是心眼只有针尖儿那么大啊。罢了，他要忌恨就让他忌恨吧，本王堂堂一个皇族中人，如今虽已没了掌兵之权，但也无需忌惮他这种外戚。再说了，皇恩浩荡，蒙圣上眷顾，我如今还执掌着宗正寺，添为宗正寺卿，我需要怯他？”

“呀？皇上将宗正寺卿的位置许与父亲了？”

文成公主一听李道宗如今掌管着所有皇族事务，不由一阵雀跃欣喜，这下，父亲在皇室中的地位必定水涨船高了，绝对再没有直系皇族亲王敢小觑了父亲。

李道宗见着一向淡定从容的女儿也有雀跃的时候，心里也是一阵老怀安慰，颌首打趣道：“女儿如今晋封大唐公主了，我这当爹的还能没了出息，让你小瞧了？”

打趣罢，李道宗将今日望北阁中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娓娓道出，讲与了文成公主听。

包括他紧要关头仗义执言，了结因果帮助郭业一把之事，他都事无巨细地说了出来。

当文成公主听到郭业居然一波三折，一日三升，居然进爵益州侯之时，脸上露出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欣悦。

欣悦的同时，心中亦是震惊到无以复加，他一个寒门小子，没想到居然会有如此福缘，真是福报之人必有天佑呢。

但是，她内心最深处也暗暗地无奈叹息了一声，可惜郭业早已娶妻纳妾有了家室，历朝历代皇室招驸马又是极尽森严考究，不然的话……

“任城，任城？”

李道宗见着女儿一阵发呆，自己费尽口舌讲完，她居然还怔怔发愣，不由关心问道：“吾儿可是身子不适？”

“啊？”

文成公主被父亲惊醒，发现了自己的失态，又想及自己刚才心中那份不该有的心思，脸上没来由的一阵臊得慌。

情急之下连连摇头掩饰尴尬，轻声说道：“父亲，女儿没事，只是听完父亲的叙述，再想想今日早上到现在，发生得一连串之事，总觉得有些蹊跷。特别是皇上的态度，女儿总感觉有些不对劲。”

掩饰完尴尬之后，文成公主的神情徐徐恢复如初，重新一副淡然神色示人。

不过她的话，却是引起了李道宗极大的兴趣，不滞问道：“喔？为父倒是没想那么多，只是觉得早些了结掉郭业这份人情，与他两不相欠就好了。任城一向聪慧，你且说来听听，这一连串之事为何蹊跷？到底蹊跷在哪里？”

## 第695章文成公主的政治眼光

此时离江夏王府还有小段距离，文成公主让赶车的仆役刻意放慢了速度。

而后在车内，争对着今早城中三份报纸的风向大转变，朱雀门前的聚众风波，包括望北阁中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将自己心中独特的见解侃侃而谈，向父亲李道宗说了出来。

李道宗先是一副百无聊赖，权且听着解闷的心思，不过越听下去，越觉得女儿分析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一般。到

最后，他神情不禁动容起来，还是有些难以相信地质疑道：“任城是说，这一连串事件都是环环相扣，虽说此事少不了郭业的出谋划策，但最终还是有陛下点头首肯，在后面撑腰？”

文成公主嗯了一声，说道：“这点毋庸置疑，从皇上对长孙国舅的态度变化，便能看出一二来。”

文成公主虽然被李二陛下收为义女，敕封公主爵位，按理应该称其一声父皇，但是她始终改不了口，一直以皇上或陛下称之。

也许她与李道宗都是一个心思，李道宗心中没有文成公主，只有女儿任城郡主；同理，她也是如此想法，心中永远只有一个父亲，那便是——江夏王李道宗。

当然，在一些正规场合，她还是依样画葫芦，对李二陛下敬称父皇。

这兴许就是人的天性使然，永远都无法割舍的父女亲情吧？

李道宗听着女儿这般分析，揣度道：“虞世南接任尚书右仆射，国子监又牢牢掌控在褚遂良、陈康手中。如果依任城分析来看，皇上这是要刻意打压长孙无忌为首的天策府旧臣一系人马啊。这是在隐晦地扶植虞世南等人自成一系，特意来制衡长孙无忌等人啊。看来是父亲疏忽了，没想到里面还藏着这么多千丝万缕的由头。”

“呵呵，若要女儿再来揣测，可不仅仅只是如此呢！”

文成公主轻笑一声，有些顽皮地取笑着李道宗：“父亲天天都与黄白之物为伍，整个人就跟钱串子一般，钻进钱眼里里出不来了。嘻嘻，看来对朝堂之上缺了些敏感，有些后知后觉了。”

“嗯？难不成里头还有其他弯弯绕绕不成？”

李道宗再次大惊，哪里还有心思理会女儿的调侃。

文成公主见好就收，清了清嗓子，正经危色说道：“父亲，此次皇上不仅下令国子监放低门槛儿，凡寒门学子中有才之士皆可入学深造，这说明皇上打心眼里对寒门学子与世族子弟宦官子弟一视同仁。新任国子监司业何许人也？天下寒门学子中的翘楚，虞世南、孔颖达、褚遂良这些人对待寒门学子的态度又如何？那是鼎力支持！而且，就说这新封益州侯的郭业，皇上对其不可谓是眷顾有加。郭业又是什么家世背景？一个家徒四壁的寒门子弟出身。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围绕着‘寒门’二字。

然而，这次谁的损失又是最大？无他，长孙无忌耳。但是，父亲你要知道，长孙无忌不仅仅是一个人，也不单单代表着长孙氏一门。他代表着又是一些什么人，确切地说，他与房玄龄等人都是什么出身？他们代表着哪些人的利益？皇上大肆提拔，恩遇寒门出身之人，这边却变相地打压着长孙无忌

等人。父亲，难道你现在还瞧不出端倪来，还品不出个中三昧来吗？”

李道宗听罢，缓缓低下头来，口中喃喃咕咕寒门二字，突然，唰~~脸色巨变！！

他瞪大了眼睛失声喊道：“任城是说，皇上要对盘踞纵横数百年的关陇世族动.....动手了？”

文成公主微微颌首一番，骤然又是一阵猛烈摇头，晃得玉簪金钗摇曳，铃哪作响，轻轻说道：“皇上的行事风格，父亲难道还会不清楚吗？皇上从来不会轻易冒然出手，更别说动手的对象还是盘踞数百年，势力交叉盘根错节在大唐十道数百州府的关陇世族力量。确切地说，皇上已经开始布局筹谋，着手准备如何拔掉关陇世族了。呵呵，关陇世族无处不在，而且势力实在是太过骇人。又有哪个雄心壮志的皇帝会喜欢这样左右自己的势力存在呢？”

“这，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以？关陇世族的力量之大难以想象，大唐能够夺得江山，定鼎中原，关陇世族功不可没。皇上这是在玩火啊，万一打死不成反被蛇咬，这后果何其严重？不行！！！”

身为皇室，都姓李，李道宗与李二陛下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氏大唐江山如果出现什么山崩地裂，李道宗这个皇室中的佼佼者首当其冲，利益会遭到损害。

大喝一声后，他已经淡定不住了，准备喝停外头赶车的马夫，冲文成公主急急说道：“任城，为父要回宫一趟面见皇上，跟他陈情其中的利害关系，好让他知晓他这是在玩火自焚。”

“嗤.....”

文成公主见着自己父亲火急火燎，一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的模样，忍俊不禁地笑道：“父亲，你这是瞎操的哪门子心啊？你觉得以当今皇上的城府和心机，会不知道挑衅关陇世族底线的危害吗？既然皇上已经打定了主意，肯定自有他自己的把握和倚仗，不是吗？再说了，父亲不觉得如今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世族有些太过嚣张跋扈了吗？这样任其肆无忌惮下去，哼，最后遭到损害的只有李氏皇族中人。皇族的利益，本就该凌驾于一切势力之上。

女儿倒是赞同那报纸上所言，君权神授，皇权至上。父亲，这个时候，你只有无条件地支持皇上，千方百计地帮助皇上，彻底掀翻击垮关陇世族，将他们连根拔起，才是你真正要做之事呢。”

“啊.....”

李道宗惊呼一声后，再次陷入了沉默，思前想后一番心中才彻底冷静下来。

没错，既然姓了李，既然身为皇室的一份子，就应该和皇上同气连枝，携手将关陇世族这个滋生蔓长的大毒瘤连根拔除才对。

皇族的尊严不容挑衅，皇族的利益不容受损，应该凌驾于所有势力之上。

捋顺了头绪之后，李道宗不由汗颜道：“唉，还是任城想得周全，刚才为父的确有些莽撞了。吾儿果真是皇室诸女中少有的聪颖早慧之人呐。”

文成公主矜持地微笑着：“父亲莫要再夸了，女儿可禁不起您这么夸。再说了，哪有人这么夸自家女儿的，这可有卖花赞花香之嫌呢。”

“哈哈。”李道宗见一向稳重的文成公主突然小女儿姿态起来，放声大

笑了起来。

笑过之后，脸上突然又扭曲出几分苦楚，叹道：“可是，可是如今皇上对虞世南这些新扶植的势力颇为看重。其中就有郭业这个混账。女儿你是知道的，郭业当初可是害得你父亲好惨啊，唉，长乐坊，偌大一个长乐坊就这么白白地拱手让人了。心疼呐，为父每每想到这儿，便会痛心万分啊！”

文成公主就知道父亲还放不下心里这个大疙瘩，不由一阵气恼，嗔道：“父亲，你这人真是被黄白之物堵住了心智，居然也落了下乘，真是当局者迷。”

李道宗听着文成公主话里有话，他知道女儿从来不会无的放矢，不由讶异道：“嗯？任城这话是什么意思？为父当局者迷，莫非你还旁观者清不成？”

“正是呢！”

文成公主淡淡说道：“父亲是不是觉得被郭业平白赚走长乐坊，心中耿耿于怀，倍感痛惜？不就是想着如何找补回来这份损失，多赚些黄白之物吗？这还不好办。”

一听这个，李道宗更是来了兴致，行头十足地催问道：“到底怎么个意思，任城你且说说，父亲现在满脑子糊涂账，迷糊的很！”

文成公主轻声道：“父亲，做买卖总有盈亏，要想赚得钵满盆盈，并非就要一人吃独食。有时候啊，一人计短三人计长，要学会放开心胸才是。我记得郭业说过一句话，女儿一直引为经典，那便是强强联合……”

“何谓强强联合？”

“父亲你听好了，你可知道卫国公府的鱼暖暖，长安梁百万家的梁叔宇，还有霍国公府的柴令文吗？你可听说过最近风头渐盛，喊出汇通天下口号的长乐坊大钱庄？你莫急，听女儿慢慢给你道来……”

文成公主耐着性子，循循善诱开导起来李道宗，好让他彻底解除与郭业之间的心结。

说着说着，这缓缓而行的马车已然抵达了江夏王府。

……

……

约莫到了一更时分，城中闭门鼓骤响，长安城的宵禁时间又到。

平康坊，长安城的风花雪月红灯区中，郭业在风满楼包下了一间精舍，正准备与昔日国子监的那群好弟兄分享着自己今日的喜事。

如今秀秀、芷茹、贞娘都不在长安，进爵益州侯这份开心，郭业也只能召来长孙羽默、房遗爱、杜荷等昔日国子监的兄弟一起众乐乐。

偌大的精舍中，酒菜上齐，吹笙拉弦的歌姬也到位了，可邀请的那些弟兄居然还没到齐。

郭业突然有些烦躁不安起来，奶奶的，这帮孙子也太不给面子了，哥们自己掏银子请你们风花雪月逛窑子，你们倒好，居然姗姗来迟还不到。

早已通知了他们今晚一更齐聚风满楼，到现在连个鬼影都没见。

除了在李承乾的太子府办差的杜荷提早来之外，其他人没有一个到达。无奈之下，他只得让杜荷跑一趟，再去通知长孙羽默一遍。

嘭~

就在他烦闷之际，房门被推开，杜荷满头焦汗地跑了进来，惊了郭业一

下，更是吓得那些吹笙拉弦的歌姬好大一跳。

杜荷一脸不悦跑到郭业跟前，沮丧道：“二哥，我回来了！”

郭业看了看门口，杜荷进来之后，居然没有人跟进来，不由问道：“怎么回事？他们还没来？”

杜荷端起桌边的一杯水酒，猛灌了一口后将杯子重重地放回桌上，咣当一声发出一记震响，而后气呼呼地骂道：“二哥，不用等了，咱们俩自己吃好喝好玩吧，不要等那些不讲义气的白眼狼了。”

“唔？”

郭业立马感到不妙，急急催促道：“杜荷，你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没见到他们呢？还是他们统统都不肯来？说，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 第696章连锁反应后遗症

杜荷在郭业厉喝追问下，苦着脸悻然说道：“二哥，长孙羽默，房遗爱，魏叔玉、秦怀玉、程怀义、我统统都见到了，而且二哥你让我带的话，我都一个不落全部带到了。可是他们，他们说……唉，这群不讲义气的白眼狼，算是我杜荷瞎了眼，白跟他们称兄道弟这么长日子了。”

“他们到底说了什么？”

郭业加重了语气喝问道，显得有些不耐烦了。

杜荷硬着头皮低声说道：“长孙羽默和房遗爱说，他俩的父亲都交代了，不让再与你来往，委实出不了家门。而魏叔玉则说，他爹今天狠狠骂了他一顿，让他少掺和在羽默、遗爱，还有你之间。至于秦怀玉和程怀义倒是没说啥，只是说今天他俩突然被调离出苏定方将军的右领军卫府衙门，被调往了左领军卫府衙门内任职。今晚不能来，是因为领军卫府大将军殷天宗有令，让他俩今晚去一趟殷府。所以，这几个混蛋今晚统统都不能来二哥你的庆功宴了。”

这边话一说完，郭业的眉头已然拧成了大疙瘩，奶奶的，又是这个不准又是那个不行，这也太复杂了。

不过他大概其也清楚明白了怎么回事。

真正的导火线应该就是他今日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的决裂所引发的一连串连锁反应。

长孙羽默不能来，房遗爱不能来，这个不难理解，因为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今天差不多被自己得罪到底了。

而且如今寒门清流系已然成型，与天策府旧臣系人马是时候打擂台了。

有爱屋及乌，自然也有恨屋及乌。

以长孙无忌的为人，禁止天策府子弟与自己来往，断了自己与他们之间的联络，孤立自己在长安的圈子，那实属正常。

包括秦怀玉和程怀义突然被殷天宗调出苏定方麾下，还掐着点在今晚被叫到殷府训话，应该都是出于这个原因。

毕竟秦怀玉和程怀义两人的父亲秦琼和程咬金，二人虽非关陇世族出身，但都是天策府旧臣出身，与长孙无忌他们还处在蜜月期。

身为长辈和顶头大BOSS的殷天宗将他俩叫走，断绝自己与他们的往来，应该都是基于孤立自己的目的。

至于魏叔玉嘛，刚才杜荷也说了，魏征不让他掺和到自己与长孙羽默等人之间。言下之意便是今日望北阁发生的事情，魏征也收到风声了，身为建成余党系的领头羊，魏征自然要撇清魏府子弟与寒门清流系的郭业、天策府子弟之间的纠葛。

以魏征那铮铮铁骨的性子，他绝对不想因为儿子魏叔玉的原因，让别人说他闲话，说他与两系有扯不清理还乱的关系。

唉，看似简单，实则错综复杂，理都理不清。

郭业想通了这些关节之后，心中对长孙羽默他们的不来，也表示理解。

毕竟他们还年轻，所有得一切乃至将来的前程，都要倚靠家里的帮衬。

凡是都要以家族利益为至上，这既是世族官宦子弟的先天优势，也是他们的悲哀与无奈。

但是，他心里也是纳闷，以长孙羽默这小子离经叛道的性格，这次居然会乖乖听话，顺从了长孙无忌的心思，不出来与自己相见。

有点奇怪，不，应该是时分蹊跷，难道这小子转性了？

想来想去，百思不得其解。

随即，郭业也不再去细想，冲杜荷耸耸肩，笑道：“杜荷，那就只有咱俩了，你不会也要避讳着什么，提前退场吧？”

“切，二哥你说得是甚话？他们是白眼狼，但我不是。杜荷虽然一身纨绔习性，但知道好歹，知道谁对我好谁对我坏，谁又对我恩重如山。”

杜荷撇撇嘴，自顾找地儿坐了下来，伸手将抓起桌上一枚瓜果，嘎嘣嘎嘣咬了起来，接着囫圇说道：“如果当初没有二哥在国子监的照顾，我天天还被别人当个受气包呢。如果当初我父亲病逝，没有二哥替我操办着父亲的后事，也许我父亲还不能入土为安，落得个凄凉下场呢。唉，人情这玩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二哥，放心吧，今晚这闷酒，杜荷陪你喝了。咱们兄弟一醉方休到天亮！”

郭业听着杜荷发自肺腑的话，心中不由一阵酸涩，还是这小子有良心。

瞬间，冰冷的心头多了几分暖意融融，心情也爽朗不少，随即打趣道：“什么叫今晚这场闷酒？这是哥们进封益州侯的庆功酒，好不好？”

“是是是，是庆功酒，是大喜事，瞧我这张碎嘴！”

杜荷作势佯装拍打了下自己的嘴巴，啐道：“二哥莫怪，我这人不会说话，嘿嘿。今天也挺巧，你一个孤孤单单的益州侯，我呢，一个承继爵位，甚是落魄的莱国公。却窝在这儿风花雪月之地喝花酒，啧啧，应景儿，应景儿啊！”

“哈哈，这就对吗？好歹你我兄弟如今不是侯爵，就是国公，咱也是贵族身份，对不？来，来，开开心心喝花酒。”

郭业被杜荷的逗乐感染了不少，重新兴致勃勃地来到桌边儿，抄起酒盅替杜荷斟起酒来。

杜荷接过水酒一杯，对着坐在角落发呆的那几个吹笙拉弦的歌姬嚷嚷道：“姑娘们，吹起来，拉起来，唱起来哈，今天我们哥俩高兴。只要你们侍候好了，侍候舒服了，嘿嘿，少不得你们的赏钱！”

说着，摸了摸自己的钱袋子，奶奶的，干瘪干瘪的。

霎时有些尴尬至极，立马手如闪电般伸到郭业的腰带下扯来钱袋子，叮叮当当晃荡了一下，乐道：“瞧见没，真金白银不差钱，赶紧的，乐呵起来，别一个个哭丧着脸跟吊死鬼似的。”

咣当～

骂骂咧咧后，直接将郭业的钱袋子甩到了那些歌姬跟前，博来这些歌姬一阵哄抢和谢爷恩赏声儿。

郭业看着这厮和以前一样，又是蹭吃蹭喝蹭嫖的臭毛病，不由一阵开心，怀念起昔日的欢乐时光来。

一时间，觥筹交错，莺莺燕燕欢笑声陪着，两兄弟，一侯爵一国公，在风满楼的万花丛中醉酒到天亮。

……

……

郭业他们在风满楼喝花酒到天亮，不过皇宫中的李二陛下可就没那么悠



闲了。

本来夜里他在长孙皇后的甘露殿中宿夜，可谁知睡到凌晨时分，长孙皇后突然醒来连连呕吐，面色惨白吓人，搅得李二陛下从睡梦中惊醒。

他下意识地以为长孙皇后是不是气疾又犯了，吓得他三魂丢了七魄，气疾这玩意突然犯起来可不是闹着玩的，连孙思邈都提醒过他，随时都能要人命。

慌神之下，他立马召来宫人去传御医，直到御医急急赶来，李二陛下才从长孙皇后的寝宫中走出来。

御医在里头诊治了一番，直到天色微亮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了出来。

李二陛下此时早就没了困意，急急上前催问道：“蔡御医，皇后怎么样了？气疾之症可是控制住住了？”

这御医如果郭业在场兴许还有些印象，正是昔日长孙皇后派来陇西为郭家老太君诊治过的蔡恒。

蔡恒，三代都是御医出身，在宫中御医里颇有些资历。

蔡恒见着皇上问话，立马提起精神抱拳说道：“皇上，皇后已经没事了。不过皇后并非是气疾之症犯了。”

“不是犯了气疾？”

李二陛下疑惑问道：“那皇后好端端地，怎么会半夜醒来连连呕吐呢？那面色惨白吓人，就跟气疾之症犯了一般模样。”

蔡恒摇摇头，脸色突然露出喜色，朗声贺道：“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刚才恕臣卖了个小关子，因为老辈人有个习俗叫做先惊后喜，替胎儿压惊。所以臣才刻意压后向皇上道喜来着。”

“神神叨叨，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知道朕在外头担忧皇后吗？咦……”

李二陛下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面露欣喜兴奋之色地惊叫道：“你刚才说先惊后喜，替胎儿压惊？向朕道喜？莫非，莫非……”

心中好像猜到了一些什么，李二陛下顿时有些激动地忘形。

蔡恒再次拱手贺喜道：“皇上猜得没错。臣再次恭喜皇上，据臣刚才悬线为皇后娘娘把脉所查，皇后定是有了喜脉，怀了皇上的龙种。凌晨时分的连番呕吐，应该是孕吐所治，并无大碍。”

“啊？真的？”

虽然都当了好几次的爹，但李二陛下再次听到皇后有了身孕，还是喜不胜收。

蔡恒重重地点了下头，斩钉截铁道：“千真万确，臣断定皇后娘娘有了身孕，怀了龙种。”

“哇哈哈，太好了。”李二陛下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赞道，“真是祖宗庇佑，李唐皇室又要添新人了。不行，明天朕得去祭太庙，告与祖宗听。”

蔡恒见着李二陛下兴奋不已，眉宇间突然多了一丝丝的惆怅，有些犹豫地说道：“不过皇上，有一个情况，臣还是要据实禀报于您，好让您心里有个谱儿。”

一听蔡恒这语气，李二陛下顿觉有些微微不妙，好端端地，怎么口气有些萎靡呢？

随即也看着蔡恒，沉声道：“说吧，朕听着，你定要据实相告，不得隐瞒朕！”

“臣蔡恒，遵旨！陛下，是这么一个情况……”

## 第697章痴情的皇帝，执拗的皇后

“启禀皇上，是这么一个情况。”

蔡恒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李二陛下的脸色，轻声说道：“皇后娘娘已经为皇上诞下太子殿下、魏王、长乐公主、城阳公主、兜儿公主，即两子三女。而皇后这些年的身体每况愈下，体虚血气不足，再加上皇后患有无法根除的气疾之症，所以臣担心……”

说到这儿，蔡恒不敢再说下去了，因为李二陛下的脸色阴沉得发黑，离发飙离龙颜震怒仅有一线之隔。

“说下去！”

李二陛下瓮声喝道：“朕岂是讳疾忌医之人？将你的担心说出来。”

蔡恒唔了一声，心里稍稍放宽一些，继续说道：“臣担心皇后十月怀胎满，到了临盆之时，会遭难、难产之厄！”

嗡～

李二陛下的脑子顿时一片嗡鸣眩晕，脸色阴冷得吓人，久久之后，他才寒声问道：“那蔡御医的建议是让朕和皇后不要这个孩子？”

“啊？事关皇家子嗣，臣岂能妄断？臣只是将心里的担忧说与陛下听。至于最后如何取舍，自有皇上与皇后娘娘定夺。”

蔡恒不是傻子，他虽然是御医，但毕竟皇后娘娘怀得是龙子凤女，岂是他一个外人可以乱加决定的。

不过尽管如此，李二陛下还是听出了蔡恒的心思，弦外之音便是为了长孙皇后的安全着想，这个孩子不能要。

相比于皇后腹中麟儿，李二陛下更加在意长孙皇后的安全。李世民与长孙无垢之间的感情，那可不是盖的，一直被后人引为美谈。

霎时，李二陛下便不再犹豫，心中立马有了主意。

继而冲蔡恒说道：“蔡御医，得亏你提醒了朕。这件事情你没跟皇后说吧？”

蔡恒摇摇头，说道：“臣只跟皇后说过有了身孕之事。其他的，臣担心皇后听到后会胡思乱想，索性一概不讲，先出来报与皇上知。”

“好，很好，你考虑得很是周全！”

李二陛下赞允了蔡恒一句后，挥挥手说道：“好了，皇后那边自有朕来解释，你先下去吧。对了，回头跟太医院的几位御医商议一下，开张养气补血的药方出来。我想过几天皇后会需要的。”

这么一说，蔡恒便听出来，李二陛下为保皇后万全之策，已经下定决心不要这孩子了。

随后应了一声是，便匆匆离开了甘露殿。

李二陛下则是返身进了寝宫，前去看望长孙皇后。

过了一小会儿，李二陛下来到长孙皇后的床榻前，正见着皇后一脸虚弱地看着自己。

不过他从皇后的眼中，还是看到了几许当为人母的慈爱之色，而且右手正轻轻抚摸着还未见隆起的小肚外衣之上。

李二陛下坐了下来，捋了捋长孙皇后额头上有些凌乱垂下的秀发，殷切问道：“皇后，感觉好些了吗？”

长孙皇后低嗯了一声，突然抬头望着李二陛下，眼神中透着哀求，但是口气却是异常决绝地说道：“皇上，臣妾决定了，这个孩子想尽一切办法都要保住。”

“嗯？”

李二陛下惊诧地看着长孙皇后，讶异道：“皇后何出此言？难不成朕与蔡御医所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一句话，便露出了虚实，令长孙皇后的神色瞬间黯然。

话一出口，李二陛下也是懊悔不已，苦笑道：“皇后，朕竟然被你套了话，呵呵，又上你的当了！”

长孙皇后听着丈夫童真未泯的话，不由一阵强颜欢笑，轻声说道：“皇上，臣妾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每况愈下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气疾之症虽有所控制，但这病根还未祛除，上次臣妾生兜儿之时，不就是险象环生吗？再者，刚才蔡御医跟臣妾道喜之时，臣妾发现他的面色却是古怪，稍稍猜测一下，臣妾心里就有了一个所以然来。特别是臣妾见陛下进来寝宫时，眉宇阴霾有郁结，这哪里有再为人父的高兴劲啊。因此，陛下不用明说，臣妾亦是了然于胸了。咯咯……这可算不上臣妾套皇上的话呢。”

说到最后一句话，长孙皇后略显俏皮，欲图打消李二陛下的顾虑。

谁知李二陛下长吁一声，叹道：“既然皇后你都知道了，那朕就跟你直言不讳吧。这个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风险太大，甚至会有了你的性命。皇后，听朕一言劝，这个孩子不能要。”

“不！”

长孙皇后强行撑着身子坐了起来，靠在床头上执拗地摇了摇头，说道：“越是这样，说明这个孩子就越是不凡。皇上，这个孩子臣妾一定要将他生下来。”

李二陛下见着皇后一反常态地如此之倔，不由有些不悦地呵斥道：“皇后，咱们已经有了承乾，有了泰儿，有了长乐、城阳、晋阳三位公主。朕不能让你为了这个孩子再冒风险。万一发生什么不测，难道你想和朕天人永隔，将朕孤零零一人扔在这世上吗？”

这是一个医疗不发达的年代，别说难产会丧命，就连偶染风寒患个感冒都能要人命。

因此，不怪李二陛下如临大敌般。

可是长孙皇后也怪，一向对李二陛下百依百顺的她今天也是犟如蛮牛，听不进去丈夫的劝。

只见她还是倔强地摇摇头，说道：“皇上，臣妾怎么舍得将你孤零零一人扔在这世上呢？正如臣妾所说，自己知道自己的身体，臣妾有信心将这孩子诞下，为大唐江山再添香火。臣妾这个时候能得观音送子，证明此子将来必定不凡，怎能忍心将他舍弃？再说了，母子连心，臣妾恳求陛下体谅臣妾为人母的一番苦心。”

说来说去就一个意思，这个孩子，臣妾要定了！

李二陛下当然不可能冒这个风险，很是果断地决定道：“朕不能让皇后你冒这个风险，孩子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要，但是朕的皇后只有一个，那便是你——观音婢。”

“皇上！”

长孙皇后见着丈夫态度决绝，带着哭腔再次哀求道：“皇上，臣妾保证一定能够顺利诞下麟儿，臣妾有信心……”

“你拿什么做保证？你凭什么这么有信心？”

李二陛下恼怒之下，厉喝道：“皇后，朕的观音婢，你不能这么任性妄为，这是性命攸关之事，一切都听朕的。”

“皇上息怒！”

长孙皇后见硬扛不行，只得软言软语求道：“皇上，如今臣妾也只是刚刚有了身孕，这样，不如将孙神医召进宫来，听听孙神医如何说，再决定孩子的去留，如何？毕竟你我都不通岐黄之术，孙神医的医术陛下总该信得过吧？”

“孙思邈？”

李二陛下微微一怔，正所谓血脉相通，皇后腹中的孩子毕竟是李二陛下的血脉，真要打掉他何尝不心疼？

他之所以狠下心肠来，也是担心皇后会遭受难产之厄。

现在听皇后提到孙思邈，他对于孙思邈神乎其技的医术，自然百般信任。

但是……

他还是摇头否决道：“孙思邈闲云野鹤，现在都不知死哪里去了，一时半会儿肯定找不到他人。罢了，这个孩子注定与你我无缘，皇后，听朕的，明日就让御医给你调剂一副……”

“不要！！”

长孙皇后神情动容地打断了李二陛下即将说出的“打胎药”三个字，尖叫道：“不要，皇上不要，孙神医虽然闲云野鹤，但有人肯定知道他的行踪啊。”

长孙皇后仿佛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般地再次喊道：“郭业，益州侯郭业人还在长安，他肯定知道孙神医的下落！”

“郭业？”

李二陛下沉吟了一下，是啊，之前孙思邈不就是郭业千里迢迢从蜀中给自己找来的吗？

两人交情匪浅，郭业肯定知道孙思邈的行踪下落。

随即，李二陛下只得应允道：“好，朕先去上早朝，午膳之时，朕再派人将郭业召进宫来。”

“谢谢皇上。”长孙皇后撑了撑身子，说道，“臣妾起身给您更衣，再让宫人送来早膳。国事繁重，莫要饿着肚子空腹上朝。”

李二陛下闻言见状，急忙将长孙皇后扶住，摇头瞪眼嗔怪道：“身子都这样了，还逞什么强？皇后先躺着，今天朕自己来，对了，朕一会儿让御膳房给你做点清淡爽口的粥菜，你夜里连番呕吐，肯定腹中亦是空空如也了……”

霎时，长孙皇后的心中甜如蜜饯，看着眼前的丈夫，好似又找到了当初二人相识之时和两人当年共患难之时的甜蜜如初。

## 第698章一句话决定未来

郭业与杜荷在平康坊风满楼对酒嬉闹整一宿，直到天亮才拖着醉意熏熏的身子回到太平坊家中。

如今程二牛暂住在郭业府上，正起了个大早撞见郭业回来，自然少不得找他磨叽一番。

大概其的意思无非就是在长安呆了这么久，也没个正经事，不如先回西川，整顿一下被打残了编制的西川军骑兵营。

而且程二牛的话里话外无不透着想念妻儿的意思。

郭业人醉心不醉，心里寻思了下，如今程咬金一时半会儿回不了长安，自己最近又得罪了不少人，在这个时候替程二牛说和，让他认祖归宗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了。

而且过几天，他也要离开长安出使吐谷浑了，根本无暇处理这件事。

也罢，小蛮刚替二牛诞下麟儿，自己这个又是当哥哥的，又是当舅舅的，却让他们夫妻俩分开这么久，特别是自己那个大外甥，出生至今还没见过父亲，这实在说不过去。

随即，便应允了二牛的要求，明日让他返还西川图瓦城与小蛮团聚。

至于认祖归宗之事，他并没有明说，暂时也只能押后了。

处理完程二牛这件事情，郭业酒意上头，头疼欲裂，连洗漱都顾不上便钻进卧室，蒙头大睡了起来。

大概临近正午时分，他酣睡正好，却被人叫醒，原来是顺公公替皇上传旨，召他进宫。

李二陛下召见，纵是有天大的事情他也得放到一边，更别提睡觉了。

随便梳洗了几下，便睡醒惺忪地跟着顺公公乘上马车进了宫去。

入了甘露殿，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正是用午膳的时辰，哈欠连连的他再次很荣幸的被李二陛下邀请，一块儿同桌用膳。

喝了一晚上花酒，又睡了早上几个时辰，他肚里早没了东西空空荡荡如也。

既然李二陛下两口子盛意拳拳的邀请，他也懒得再客套，一副泥腿子懒汉模样，狼吞虎咽了起来。

吃到差不多时，李二陛下这才说道：“郭卿，今日召你进宫还有另外一件事。”

郭业放下银筷，心道，小哥我就知道你不可能平白无故请我吃饭来着，肯定有事情。

随即正襟危坐起来，问道：“皇上，有何事找微臣？”

李二陛下看了眼对坐的长孙皇后，接着将皇后怀孕之事，还有昨天御医蔡恒的提醒一并讲了出来。

郭业听到半茬儿，这才明白，敢情是长孙皇后有喜，然后身体欠佳，再加上气疾之症，李二陛下担心她难产，这种状态不适合生娃。

但是从李二陛下的话中，他也听出来了，长孙皇后的态度很坚决，一定要保住胎儿。

在他消化这些信息之时，长孙皇后急急接过话茬，说道：“益州侯，本宫的身体本宫自己心里有数，但是陛下担心本宫身体不允许，执意不要这个孩

儿。唉，本宫思前想后，也只有找来神医孙思邈替本宫诊断一番，才能说服陛下。所以，今日请你进宫，本宫与皇上的意思就是想让你尽快找到孙神医的行踪下落，让他进宫一趟替哀家检查下身子，好让他说服皇上。呵呵，如今皇上连本宫的话也不信了，只有孙神医的医术才能让皇上信服。”

孙思邈？

郭业这下犯难了，这天下之大人海茫茫，上哪儿找去？上次我也只是知道他在蜀中陇西一带行医救人，才能轻易将其找到。但是孙思邈这厮闲云野鹤惯了，行踪又飘渺，现在他这个无根飘萍指不定又不知飘到哪个犄角旮旯去了。

听着长孙皇后最后那段话，又嗔又怪，显然将孙思邈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押到了自己的身上。

他看着皇后那殷切的眼神，又看了看李二陛下那一脸臭屁的样子，只得笑着恭维道：“皇后，皇上之所以如此紧张，那恰恰说明了他对皇后的情根深种啊，生怕皇后您出现什么闪失，对不？这要传到其他娘娘的耳中，这可是要羡慕嫉妒死一片人呢。”

“咯咯～贫嘴！”

皇后显然被郭业的油腔滑调不失真诚的话给逗乐了，心情为之一宽，有些内疚地看着李二陛下，轻声说道：“皇上，臣妾知道您对臣妾的好，但是这个孩子何其无辜？还望陛下能够同意，让臣妾将这孩子生下来！”

“皇后，你怎么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呢？”

李二陛下臭着脸看着长孙皇后，说道：“朕是担心你的身体撑不住，懂吗？如果你有什么不测，你替朕诞下此子又有何用？没了观音婢，朕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扭头望向郭业，沉声问道：“郭业，朕现在就信孙神医的诊断，皇后是朕这辈子唯一的结发妻子。朕与皇后成亲的那一天，就暗暗发过誓，要与她举案齐眉，白头偕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因此，皇后不容有失，懂吗？朕问你，孙思邈如今身在何处？多久才能将你寻到并顺利抵达长安？”

郭业知道李二陛下的心思，如果皇后的身体不允许产子的话，宁可舍弃小的，也要保住大的。

一想到史书上关于他们两口子的深厚感情，郭业不由有些动容。

他依稀记得书上记载，长孙皇后是在贞观十年归天的，她在弥留之际尚殷殷嘱咐唐太宗善待贤臣，不要让外戚位居显要；并请求死后薄葬，一切从简。

不过唐太宗李世民并没有完全遵照长孙皇后的意思办理后事，他下令建筑了昭陵，气势十分雄伟宏大，并在墓园中特意修了一座楼台，以便皇后的英魂随时凭高远眺。这位圣明的皇帝想以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贤妻的敬慕和怀念。

而且每每都是自己一个人登上皇宫最高楼台处，眺望着昭陵方向，说这样能让长孙皇后的英魂时时刻刻看到他。而且每次登楼眺望就是整整一个早上或一下午。

即便是会见群臣的时候，他都会无缘无故想起亡妻，想着想着便会以泪洗面，自顾掩面哭泣抽噎起来。

特别是带了贞观盛世大兴之时，他始终无法忘却亡妻，屡屡跟朝中大臣提及，贞观盛世能有今日，长孙皇后功不可没。

长孙无垢在贞观十年归天之后，李二陛下就再也没有另立皇后，始终将皇后的宝座为长孙无垢留着，直到他自己去世。

李二陛下是历朝历代帝王中难得痴情专一的皇帝，而长孙皇后则是恰恰诠释了一句经典名言：

即，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女性。

郭业打心眼里为他们夫妻情深而感动。

不过，他也在想，如今才是贞观四年，先不说自己已经改变历史轨迹，让孙思邈提前诊治长孙皇后的哮喘。就说长孙皇后真要归天，也要在六年之后的贞观十年啊。

现在，百分百不可能因为有了身孕，然后因为难产而导致撒手人寰。

不过，关于孙思邈的行踪，他还是据实相告李二陛下道：“皇上，孙思邈自从上次为皇后诊治完毕出宫之后，臣就一直未与他联系过了。所以，臣根本不知道他如今身在何处。不过——”

他看了眼突然面如死灰一副悲催欲绝的长孙皇后，又说道：“不过孙思邈不是跟陛下有过约定吗？每年都会定期为皇后诊治，实在不行就等着孙思邈下次回到长安进宫之时，再做决议呗。”

“胡扯！”

李二陛下本来一听郭业说找不到孙思邈就已经心沉了下来，现在一听郭业提出这个馊主意，不由呵斥道：“孙思邈跟朕约定的是一年进一次宫，下次他再进宫的时候已经是明年开春了。届时，正是皇后怀胎十月临盆之时，这不是胡闹，儿戏吗？”

训斥完郭业之后，李二陛下才冷静下来，看着皇后久久无话。

长孙皇后自然知道李二陛下的意思，连连摇头拒绝道：“皇上，不能，不能啊，臣妾有信心……”

“唉，皇后，不要说了，既然连郭业都找不到孙神医，那说明这都是天意。”

要亲自做决定打掉自己的孩子，李二陛下何尝不心疼？

他长吁短叹后，说道：“皇后，朕不能让你冒这个风险，你就别拗着性子，听朕一回，可好？”

“不，我绝不！”

一向温婉而雅的长孙皇后突然有些失态地冲李二陛下凄厉喊道：“一直都是听你的听你的，你何曾听过臣妾一次？这一次，我说什么都要保住这个孩儿。皇上，你于心何忍，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

“皇后，亲骨肉不假，但朕不能因为孩子让你有了闪失，最终却失去了你！”

“不，我绝不，我死也不同意！！”

……

……

郭业静静地看着这夫妻俩的你一言我一语，一个是夫妻情深，一个是母子连心，真是难以取舍啊。

他真想站起来冲李二陛下喊上一嗓子，皇上，皇后就算要出事那也是



六年后，再说了，有了孙思邈的介入，还不一定六年后会出事儿呢。你瞎操哪门子的心？秀恩爱也不是这么个秀法吧？

咦？

他突然脑中闪过一道记忆，今年贞观四年，明年贞观五年，皇后肚子里的胎儿明年开春出生……

贞观五年，不正是那个娶了武媚娘这个彪悍娘们为妻的唐高宗李治出生之年吗？

是了，李治跟李承乾、李泰都是同父同母，而李二陛下与长孙皇后一共就生了三个儿子，既然李承乾和李泰都已经出来了，那肚子里那孩儿百分百就是李治那小子了。

晕！

郭业顿时有些反应不过来，感情儿哥们还有权决定着未来皇帝李治能够降生啊。

他这时突然萌生起一个主意来，哥们是不是应该帮助这未来皇帝一把，让他老爹同意他来到这个人世间呢？

还是说，保持缄默，索性让这小子胎死腹中算逮了，免得他将来把大唐江山拱手让到武媚娘这杀人不眨眼的彪悍娘们手中去。

帮，还是不帮呢？

看着夫妻两人僵持不下的争吵，郭业也陷入了犹豫当中……

## 第699章—锦香帕

他思前想后犹豫半天，最后咬咬牙跺跺脚，下定了决心——帮了！

归根究底的原因并非其他，而正如长孙皇后所言，孩子何其无辜，更何况此时还未出娘胎的小李治呢？

也恰恰正是因为李治还没出娘胎，将来发生之事一切都未成定论，如今有了他的介入，一切都能脱离原有的轨道。

再者说了，别说李治还没出生，就算出生了又能如何？保不齐将来也不会按照历史轨迹，最后会由他来继承皇位。

如今的历史虽然没有大的改变，但是从郭业来到这个世界的那一刻起，业已悄悄地滑出了原有的轨道。

而且郭业也相信，李治出生之后，比李承乾，李泰他们都要小，所以可塑性也是最强的。

即便将来李治继承了皇位，但是郭业未尝不能将其塑造成雄图伟略之主，不是有可能将其打造成第二个李二陛下。

心中有了主意，自然就要付诸于行动。

郭业看着李二陛下两口子还在争论不休，一个态度强硬声色俱厉，一个哀求啼哭我见犹怜！

当即，他穿插进去开口说道：“皇上，臣有话要说！”

话音落下，李二陛下气呼呼地扭过头来看着他，而长孙皇后的哭声也戛然而止，梨花带雨地微微转过头来，望着郭业。

郭业不再啰嗦拖沓，直接开口说道：“皇上，虽然找不到孙思邈的下落，但臣可以推荐另一位一名当世高人为皇后诊断，也好让您安心啊。没了张屠夫，难道还吃带毛猪不成？您说是吧？”

“混账！！”

李二陛下勃然大怒，训斥道：“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带毛猪？你将皇后腹中胎儿，皇家龙种，朕的亲骨肉比作带毛猪不成？岂有此理，信不信朕……”

“啊？口误，口误，绝对是口误！”

郭业暗暗啐骂自己的二逼，居然当着李二陛下的面口不择言瞎咧咧，匆忙解释道：“皇上恕罪，臣不是那个意思。皇家子嗣何等金贵，臣怎敢轻侮？臣只是看着皇上和皇后神仙眷侣却因为此事而争执不下，有些关心则乱了，请皇上恕罪！”

说着，郭业又是鞠躬又是作揖，急得就差跪到地上磕头就拜求饶恕了。

不过郭业这句粗俗的俚语虽然惹得李二陛下不痛快，却给长孙皇后带来了希望。

现在谁能替她说服李二陛下，保住她腹中胎儿，谁就是她长孙无垢的恩人。她哪里还会计较郭业这些言语上的得失。

随即，她双眼透着期冀地催问郭业道：“益州侯，你说得这位高人乃是何人？真得能够比肩孙神医吗？”

长孙皇后的这番发问，算是替郭业解了围，李二陛下的脸色也缓和了下来，喝问道：“你说得这人是谁？”

郭业暗暗松了一口气，说道：“皇上，这人您并不陌生。他便是我当朝钦天监，精通易经堪舆术数，身负奇门异数的蟠龙观观主——袁天罡！”

李二陛下闻之，皱起了眉头质疑道：“你说袁天罡这老杂毛？他也精通岐黄之术？”

郭业道：“皇上，道门多有异人，更何况袁天罡这位道门第一人呢。盛名之下无虚士，据臣所知，袁天罡的医术相比孙思邈，可是不逞多让呢。就说上次朱雀门那五位百岁老寿星吧，能够过百岁而鹤发童颜，精神矍铄，就得亏了袁天罡此人。一通则百通，由袁天罡亲自给皇后诊断，陛下准能安心。”

他倒是没有吹牛，世人只知道袁天罡精通奇门异术，去不知袁天罡对医道也有涉猎，而且颇有钻研。特别是对养生一道，比孙思邈只高不低。

袁天罡以一个道士的身份，能够做到掌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外加负责监察大唐国运的钦天监一职，自然深得李二陛下的信任。

听完郭业的推荐和介绍后，他心里也多少有了几分驿动，将信将疑地点头说道：“好，既然寻不到孙思邈的下落，那袁天罡也成。回头，朕就将袁天罡召进宫来，他的话，朕信！”

长孙皇后闻之，仿佛经历过生死劫难，逃过一劫般整个人轻松了下来，冲着李二陛下盈盈欠身，神色激动地喊道：“臣妾谢过皇上。”

“皇后别高兴得太早！”李二陛下泼冷水道，“如果袁天罡也说皇后的身体不容乐观，朕还是不会让你冒这个险的。”

长孙皇后应道：“嗯，臣妾知晓。不过臣妾还是那句话，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臣妾有信心将这孩儿带到这个世上来。”

言罢，长孙皇后神情不无感激地看了一眼郭业，眼神中充满了温和善意。

随后，她便以身体有些疲乏需要回寝宫休息一下为由，退出了甘露殿。

此事已了，郭业自然也要告辞出宫，为三天后的出使吐谷浑做准备。

离去之时，李二陛下殷殷嘱托交代了一番，最后说道：“此去吐谷浑，有什么需要尽管和礼部尚书李纲提，朕已经对他有所交代。朕对你此番出使只有一个要求，便是新可汗上位的吐谷浑，必须还向伏允老可汗在位之时那般，对我大唐臣服依旧，永不叛投吐蕃国。”

郭业心中乐道，吐谷浑的新可汗只不过是宇文倩等东厂的傀儡罢了，此去也只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无忧也！

随即，他信誓旦旦地保证道：“陛下放心，臣定不辱使命，马到功成而回！”

李二陛下微微颌首，道：“去吧，待你回长安之时，时局自然大变，届时朝堂之上必有你郭业的一席之地！”

这就相当于变相的承诺了。

郭业心中激荡，暗道，奶奶的，就等你这句话。

继而又是一番叩谢皇恩浩荡云云，很快，拜别李二陛下，出了甘露殿。

他出了甘露殿，对皇宫早已熟门熟路，徐徐朝着宫门方向离去。

突然，后头有一名宫女小跑而来，追喊着：“益州侯请留步！”

待得他闻声止步，这名香汗淋漓的宫女已经跑到他跟前，将一锦白如雪的香帕塞到他手中，低声说道：“这是皇后娘娘让奴婢转交给益州侯的。”

说罢，立马转身折返回回。

郭业不明所以，长孙皇后送他香帕干啥子。这民间有个习俗，女子送香帕给男子，无异于暗生好感，有私底下托付终身之意。

不过他没有天真到认为长孙皇后对他也有这想法，这不是扯犊子吗？里头肯定有文章。

随即摊开香帕一看，果然——

“益州侯今日助本宫，大恩不言谢。他日，必有一番厚报！”

呃……

感情儿，皇后娘娘也是来送承诺的！

郭业心中大囧，自己帮长孙皇后还真不是为了讨好她，因为自己跟长孙无忌都撕破了脸皮，跟长孙皇后再是讨好，也永远无法弥补他与长孙无忌之间因为对立而产生的裂痕。

自己只不过是不要让李治这小子好端端地就没了。

就这样，居然误打误撞之下，也能换来长孙皇后的一份承诺与谢意。

呵呵，郭业摇了摇头，看来做好人真有好报！

随后，他将香帕攥紧在手中，一股淡淡幽香从香帕上传出沁入鼻中，真香！

这香帕不会是皇后娘娘贴身携带的小玩意吧？应该是时间仓促临时找不到纸张，所以提笔在这香帕上写了这么一句话。

八成就是皇后娘娘随身佩戴的香帕！

啧啧，这香味儿，莫不是皇后身上的体香吧？

呃……

手中攥紧皇后的香帕，心中藏着猥琐龌蹉的心思，郭业抬起脚步，缓缓出了皇宫。

接下来三天的时间，他基本都在为出使吐谷浑再做着准备，按照李二陛下的交代，频频去寻礼部尚书李纲提需求。

扯了李二陛下这张虎皮，李纲也并未为难于他，只要不太过分的要求，无论郭业提什么，他都一律满足。

三天时间，就在这忙忙碌碌中耗尽。

三天后，云淡风轻近午天，天公作美，天空放晴却不见骄阳似火，而且多了几分习习凉意。

这种天气，最适合远游出门。

郭业，今日正式开拔离开长安，以益州侯的身份出任大唐宣抚使，出使吐谷浑。

当然，使节出访他国与钦差代天巡狩都是一个规格级别，走得都是长安东门。

东门泛指长安城东边三门，即通化门、春明门、延兴门。

而郭业走得，便是东三门中的春明门。

春明门外，一切都准备就绪。郭业却策马停驻，迟迟没有开拔出发，而是不时扭头望着春明门内……

## 第700章有一种感动叫友情

郭业驻马春明门外，久久未肯下令开拔出发，侧头怔怔望着春明门城门口，像是在等待着什么……

此次郭业并非独自一人前往吐谷浑，作为大唐使节自然不能降低了规格。

李二陛下难得大方一回，让户部调拨了一批金银布帛和大唐特产给郭业，如茶叶、丝绸、瓷器等。素爱面子的李二陛下让郭业将这些东西带往吐谷浑呈送给吐谷浑新可汗，作为恭贺对方继承汗位的礼物。总不能让对方说大唐礼仪之邦，小家子气吧。

不仅如此，他还特地让兵部调配了三百军士充作使团仪仗队，为郭业出使以壮声色。

并且暗中跟郭业交代，只要他出使归来长安，这三百军士就直接归入他益州侯府，充作郭业的侯府护卫。算是对之前没有给郭业赏赐益州侯府邸的一种补偿吧。

至于负责这三百军士的校尉，郭业主动请求将之前在蜀州为他忠心办事的刘振轩调来。

刘振轩自打蜀州回到长安后，就在蜀王府李恪那儿坐了冷板凳，因为跟之前跟郭业走得近的缘故，变成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郭业自然不能让他吃了亏，主动请求将其调了过来。这种小事李二陛下自然应允，一纸调令到了蜀王府，李恪二话不说一脚就刘振轩这个皮球踢到了郭业这儿。

就这样，刘振轩摇身一变，成了使团三百仪仗队的校尉，也变成了郭业益州侯府的护卫头头。至于品秩，还是原先的致果校尉。

至于刘振轩本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他是宁可坐在益州侯府笑，也不愿呆在蜀王府中哭。

对于郭业还能在这个时候想到自己，刘振轩满心感恩戴德。在他眼里，益州侯如今混得风生水起，到了将来如日中天之时，还能亏待了自己不成？

哒哒哒~~

披甲佩刀的刘振轩从使团中缓缓策马而来，到了郭业身边，轻声提醒道：“侯爷，差不多到时候出发了。”

一声侯爷，将郭业从怔怔眺望中唤醒。

自打封了益州侯，如今身边人和手下人对他的称谓都为之一改，张口闭口都是侯爷长侯爷短。

叫侯爷自然比叫大人要听着舒坦，郭业很享受这种感觉。

但是此时此刻，却舒坦不起来，因为他要等得人还未出现，也许再也不会出现。

刘振轩心里清楚郭业在等待着什么，不由壮着胆再次提醒道：“侯爷，如果他们能来送行的话，早就来了。这再耽搁下去，天色就要转黑了。依属下之见，不如……”

“振轩，再等等，再等等……”

显然，郭业不想轻易放弃等待，仍旧目不转睛地望着春明门的大门口。

他并非等虞世南、孔颖达、褚遂良、陈康、马元举这些一个战壕的盟

友。

这些人在准备出发的三天里，他都陆续有过拜访。如今的士林清流系草草初建，一切都是百废待兴，他也算是士林清流系的创始团队一员，自然清楚现在大家的时间都很宝贵，坚持不让这些人给他送行。

他真正要等的，期待能够等到的，是他的那群一起在国子监混过的小伙伴们。

自从那晚风满楼庆功宴，长孙羽默、房遗爱这伙人没来，他心里就有个疙瘩，有个郁结。

总感觉自己失去了什么，有些郁郁寡欢。

这种感觉是一种倍感失落，害怕寂寞的感觉，好像一下子，他的世界里就再也没有了朋友，形只影单的空虚感觉。

要说他没有朋友，也不尽然。

在长安，虞世南、褚遂良这些人与他都属于士林清流一系，是他一个战壕里的盟友，他并不孤单。

远在西川图瓦城，他有庞飞虎、童虎、朱胖子、康宝等这些郭家班成员，他也不寂寞，他不是一个人在奋斗。

不过这些人，郭业更加愿意将他们视为盟友，视为属下，哪怕是最亲近的妹夫程二牛，在他眼中也只是最信任的属下和兄弟。

但是，一起混过国子监的长孙羽默这群人，在他眼中就不一样了。

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年纪，而且一起同窗打闹过，一起闯过祸，一起立过功，还一起喝过花酒睡过青楼女子。

很自然而然，他会将他们视为最纯真友谊的小伙伴。

就好比，我们从大学校园走上社会后，会有自己的同事，会有自己的朋友，但始终念念不忘最感慨怀念的，还是大学时代的同学一样，特别是同寝室的同学兼舍友，更是最令我们怀念。

对于长孙羽默这些人，郭业更倾向于将他们比作自己后世的那些大学同学兼舍友。

你不可能光着膀子花裤衩在公司或单位同事的眼前晃悠吧？但大学时代的舍友不一样，他可能连你裤裆底下小鸟有多大，长了几根毛，他们都知道。

这就是区别！

那天晚上一场庆功宴，这些最值得他珍惜的小伙伴居然统统没有来。

可想他心中有多么失落和难受了。

最美好的友谊是纯真的，同理，最可怕的事情也往往是这份纯真友谊的失去。

刘振轩看着郭业的这份执着，心中哀哀一叹，这群纨绔子弟能得我家侯爷如此珍惜，真是不知道上辈子烧了什么高香。哼，还偏偏如此不知好歹，居然背信弃义一同将我们侯爷抛弃，真是一群养不熟的白眼狼。

随即，他再次劝道：“侯爷，走吧，这种朋友，不要也罢！”

郭业闻言一声苦笑，喃喃自语道：“振轩，他们也是身不由己，谁让我跟他们的父辈撕破了脸皮对着干呢？在等半柱香的时间，可好？”

刘振轩悄悄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不再出言相劝，默默地策马并立在郭业身边，陪他一起等待。

郭业继续眺望着春明门城门口，此时往来进出城门的百姓络绎不绝，偏偏就是没有出现他想看到的身影。

至此，他心中也有了几分松动和放弃，心中暗道，难道他们真的不愿来替我送行了？

眼见着这份难能可贵的友情就这般夭折，郭业若不心痛，那是假的。

不会的！

他暗暗提醒着自己，上次我陪蜀王前往蜀州就藩，他们这群混蛋不也是姗姗来迟吗？

也对，这群兔崽子是出了名的迟到大王，以前国子监上学时，他们就这副德行。而且每每请喝花酒去逛青楼找姑娘，他们不都喜欢一个比一个来迟吗？对，他们就是这幅揍性。

郭业暗暗遍数各种理由，为长孙羽默这些人的未出现而开脱着。

时间，就在心急如焚和焦灼的等待中，徐徐掠过，很快，天色黯淡了下来，有了几分黄昏暮霭之色。

刘振轩见着郭业一动不动地坐在马上，还在眺望城中。

不由，他脸上浮现一抹焦急，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天空，抬头间——

突然，他伸长手臂遥指春明门的城门楼子上，惊喜叫道：“侯、侯爷，快，快快、快看！”

一脸落寞之色本想着放弃，准备调转马头离去的郭业闻听惊呼，循着刘振轩的手指方向往城头看去……

只见城头之上悬垂着几条白布，白布好几副，每幅都足足好几丈之长。

而且，他发现白布上都被人蘸墨写着几个或一串斗大的字句。

因为距离较远的关系，他眯着眼睛细细辨认着这些字，赫然写着：

“二哥，俺们来了！”

“二哥，俺们前来给你送行了！”

“家有虎爹，看管太严，不敢出城，二哥见谅。”

“二哥，兄弟们身在曹营心在汉。”

“郭业，我们永远都是好伙伴！”

……

“噗~”

郭业看着布条上歪歪扭扭难看至极的笔迹，默念着这些不伦不类的话，忍俊不禁下笑了出来。

城头之上，长孙羽默、房遗爱、魏叔玉、秦怀玉、程怀义一个个赫然在列，每个人手中都抓着一副布条，从城楼上垂悬下来，不时冲郭业挥舞手臂，打着招呼。

霎时，满满的感动汹涌澎湃地袭上他的心头，一种失而复得的喜悦如巨浪滔滔般冲击着他的心房。

油然间，眼眶有些湿润了起来……

他口中苦笑着叹道：“这群混球，还能再感人一些吗？”

“咦？”

旁边的刘振轩知道郭业终于等到了要等之人，再看向郭业时发出一声惊呼，脱口问道：“大人，你眼眶湿答答的，不会是哭了吧？”

“哭你妹！出发吧！”

说着，郭业冲城门之上拼命挥舞了几下手臂，徐徐调转马头，留下一道长背影给了城门上的小伙伴。

刘振轩拍马追上，自顾嘀咕着：“本来就是哭了嘛，眼下也没刮风，肯定没有沙子进了侯爷的眼睛，无端端地怎得就哭了呢？不会是因为他们几个来送行，就，就哭了吧？”

他的嘀嘀咕咕一字不漏地被郭业听进了耳中，郭业恼羞成怒，扭过头来恶狠狠地凶道：

“你嘀嘀咕咕个蛋啊？难道你不知道，有一种感动叫做友情吗？”

“哦，这就是感动落泪啊？”

“啰嗦个蛋啊？你走不走？还不下令出发？这他妈都什么时辰了？”

“驾……”

郭业挥动马鞭，高喝一声之后，胯下良驹如离弦之箭般，一骑绝尘狂奔而去。

很快，远遁无形，只留一道夕阳映照下被拉长的背影……

这道背影，不再孤单！



## 第701章抵达

吐谷浑，原为人名，是辽东鲜卑慕容氏“单于”慕容涉归之庶长子——慕容吐谷浑。

单于是当时鲜卑族部落对首领的敬称，即部落首领之意。

鲜卑族部落首领慕容涉归去世之后，因为传嫡不传庶的关系，最后由慕容涉归的单于之位便由嫡子慕容廆继承。

同室操戈并不是汉人的专利，鲜卑族这个少数民族部落也是一样，不能免俗。

自从慕容廆继承单于之位后，一直忌惮自己那位同父异母的哥哥慕容吐谷浑，吃饭睡觉都在猜忌兄长是否会危害到自己部落单于的地位。

因此，祸起萧墙之事也在兄弟之间发生了。

慕容吐谷浑因为势单力薄斗不过自己的单于弟弟慕容廆，被赶出了部落，最后带着700部曲迁徙到了西迁上陇，以此为据点，子孙相承，侵逼吞并着当地的土著羌族人，最后成为强部。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崽儿会打洞，慕容吐谷浑的后人一代强过一代，他的儿子吐延不断吞并着四周临近的羌族人口和地盘，徐徐图谋，将人口和地盘扩大到了及至。

到了慕容吐谷浑的孙子慕容叶延这一代，更是在沙州（今青海省贵南县穆克滩一带）建立慕容川总部，自封可汗，又学汉人的官制，设置了司马、长史等官。并且将祖父吐谷浑订为其族名和国名，从此，吐谷浑由人名转为族名和国名。

如今吐谷浑国内的王室和权贵阶层，都以吐谷浑族自居，几乎忘记了自己曾是鲜卑族人的身份。

当然，吐谷浑国内的普通平民、牧民都不能以吐谷浑族人自居，相反他们只能用羌人自居。

因为吐谷浑这三个字，只属于王室和权贵集团等统治阶层。

历经几个世纪，吐谷浑国在数代可汗的经营和发展，成了周边邻国不容忽视的一个小国。

如今吐谷浑国的版图大概覆盖到了祁连山脉和黄河上游谷地一带。这块地域，对于大唐也好，对于吐蕃也罢，甚至对于苟延残喘的西突厥国，都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因此，无形中让吐谷浑国变成了一个香饽饽。

不过在隋朝两次征战吐谷浑后，吐谷浑国便彻底臣服，甘当大隋的属国，期冀得到庇护。

大隋江山易主到了李唐后，吐谷浑也转投到了大唐名下，伏允老可汗更是对大唐臣服有加，从未有过反心。

如今在东厂暗夜、宇文倩等人的暗中政变后，新任可汗慕容延说白了就是东厂的一个牵线木偶，任由宇文倩等人摆布。

尤其是大王子慕容顺被刺死在长安魏王府中以后，宇文倩等人更是高枕无忧，对慕容延的掌控和对吐谷浑朝廷内的布置得心应手，将整个吐谷浑国内上下经营得如铁桶一般牢固。

.....

……

历时五天左右，郭业这个大唐使节率着一行人与辎重，进入了吐谷浑国境内。

他们通过祁连山脉，入眼之处便是一望无际跃马千里不到头的大草原。在大草原上，随处可见吐谷浑的羌人牧民和不可数的牛马羊群。

因为地势的缘故，吐谷浑国内的城池屈指可数，多数吐谷浑国内的羌人多数以放牧为生，他们逐草而居，生活在这边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草原之上。能够生活在城池中的，除了吐谷浑贵族，便是家境稍微不错的普通平民。

当然，也恰恰是以为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因此吐谷浑朝廷也是国无常赋，不会跟这些牧民征税，这点算是比较宽松的。

这牧民三天两头赶着羊群在草原上换居住地，即便想要征税，也没处找去啊。

如果朝廷需要花钱，吐谷浑朝廷只会向居住在城池中的富室、商人、还有城民收税用来充盈国库。

一望无垠的大草原，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当真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郭业一行人在草原牧民的指引下，抄着近路，足足走了两天两夜，到了第三天的正午时分，他们正式走出这片大草原。

通过带路牧民的口述，出了大草原，那离吐谷浑国都白兰城就不远了，应该还有约莫而三十里地。

看着天色还算早，郭业下令原地休息，并让刘振轩派上几乘快马前去探路，看看前边的路况。

数百军士原地休整，各自掏出干粮和清水一边吃着一边歇着脚。

而郭业和刘振轩也是早已饿得饥肠辘辘，找了一块干净的地方席地而坐，凑合垫补起肚子来。

两人分食了几块胡饼，刘振轩将腰间水囊解下递给郭业，郭业凑合喝两口之后，抹着嘴唇将水囊递回，并打趣道：“振轩，怎么样？这吐谷浑异国风情，比起长安到陇西的几千里险山恶水来，还算舒坦吧？”

刘振轩自个儿也灌了几口清水，嚼着口中的胡饼一阵摇头道：“路途还算顺畅，胜在地势平坦啦。呵呵，只不过咱这一路走来，到处都是草原荒野，连个打尖儿歇脚吃饭的客栈都没有。要我说，这吐谷浑真够穷的。”

郭业笑了笑，道：“在茫茫大草原上你还想找客栈打尖儿住宿？想得倒美，能让咱们遇到牧民问问道，少走些许冤枉路已经不错了。呵呵，等咱们进了白兰城，我就让你带着弟兄们去吃香的喝辣的，也不能让你们平白跟我跑这一趟了。”

刘振轩连连摇头如拨浪鼓般，说道：“侯爷言重了，您以大唐使节身份奉了圣旨出使吐谷浑，我等随行护卫，一路追随，自当是责无旁贷。不过嘛……”

刘振轩跟着郭业混熟了，胆子放开了不少，说话也是少了约束，笑了笑，摇头叹道：“这吐谷浑到底是番邦异国，而且穷得一塌糊涂，这白兰城里应该也是冷冷清清萧索一片。甭说想找个青楼喝杯花酒乐呵乐呵，估摸着就想找家像样的酒肆都难哦。”

“哈哈，振轩此言差矣！”

郭业断然否定了刘振轩的猜测，笑道：“你有所不知，这吐谷浑虽然是番邦异族，但一直都臣服于前隋和大唐。他们国内一直都效仿着咱们汉家文化，好多东西都是跟咱们汉人朝廷学得。比如说他们的官制，他们的国都白兰城，还有其他几个城池的建筑设计，都是与我们中原的城池相差无几。虽然风土人情不同，但是他们都在竭力学习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衣食住行，都以学习汉人为荣。据我所知，吐谷浑国内，有点家底的人家，都是穿着我们大唐中原人的服饰。刚才替我们带路那个牧民，你可曾发现？”

刘振轩一听郭业这般说，心中汗颜，看来大人来之前做了不少功课了，倒显得自己孤陋寡闻了。

随即摇头道：“属下刚才光顾着赶路，未曾注意那个牧民。”

郭业道：“那个牧民虽然套着一件粗制滥造的羊皮袄子，但是那羊皮袄子的款式不就是咱们中原男子经常穿得圆领窄袖袍衫吗？”

“啊？”

刘振轩粗粗回忆了一下，有了些印象，连连叹道：“我说刚才看这人穿衣打扮，怎么看怎么别扭呢。侯爷您这么一说，我才释然！”

“哈哈，是啊，是别扭。”郭业也是点头叹道，“学得不伦不类，穿起来倒有几分沐猴而冠带的怪气！”

哒哒哒哒哒~

一阵马蹄声临近耳边，两人闻声抬头望去，原来是前去探路的几乘快马折返回来。

率先一名骑兵动作娴熟地翻身下马，小跑到郭业跟前，单腿半跪在地，拱手报道：“禀报侯爷，前面有人从白兰城而来，说是特地前来迎接侯爷您进城。”

郭业暗道，莫非白兰城中的吐谷浑朝廷收到自己这个大唐使节到访的消息了？

传递消息的速度倒是蛮快。

随即，他缓缓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正了正衣冠，目视着前方。

只见，一辆双头并进的马车朝这边驶来，后头尘土飞扬如卷风，貌似还跟着一大票的步行军卒。

马车离郭业五步外，戛然而止停驻了下来。

郭业正要上前问询来者何人，突然车中伸出一只纤纤玉手一把掀开了车帘，未见面容却先传出了一道声音来：

“郭大人，哦不，益州侯，妾身迎接来迟，可莫要怪罪才是！”

声音柔糯，热情如火，听着郭业浑身骨头酥麻不已。

声音落罢，车帘后头探出一张令人眼前一亮的面容出来，正是齐王妃宇文倩。

郭业见着宇文倩，听着她那勾魂销魂的声音，心中不由纳闷道：

“宇文倩不是一向地冷冰冰的吗？怎么突然就变得这么柔情似水，热情如火了？”

“益州侯，怎么还不上车啊？莫非您刚封了侯爵，就嫌弃妾身的车马简陋，纡降了您的身份不成？”

宇文倩的口中又发出一道妩媚至极的声音，催促着郭业。

郭业听闻心中暗暗戒备，这娘们转性子了？事出反常必有妖，回头得堤防着点才是。

随即莞尔一笑，大步走向马车，口中不滞笑道：“倩夫人太过言重了，与美人同乘一辆车，郭某正求之不得呢，哈哈哈.....”

说罢，冲刘振轩挥挥手示意出发，然后一头钻进了宇文倩的马车之中，霎时，车内一股幽香之味钻入鼻中沁入心肺，没来由地一阵心猿意马，真是车窄人美女儿香啊！

## 第702章一反常态的齐王妃

接下去的二十几里路都是黄泥铺路，甚是平坦。

郭业带着狐疑提着一颗心，与宇文倩在车中有一句没一句的搭着话，约莫过了一个时辰便进入了白兰城。

城墙斑驳显然有些年头，城门差不多与益州城的城墙一般高矮，与想象中那种吐谷浑帝都的雄伟壮观相差甚远。

进入城中，宇文倩带来的两千吐谷浑士兵在前头开路，为马车保驾护航。

郭业掀开马车的窗帘，粗粗打量了眼所谓的吐谷浑国都到底是什么样。

正如他之前所料，白兰城的建筑设计和风格几乎都是参照着大唐的城池而建，透着浓浓的汉风。

城中大街由青石板铺成，看着干净整洁，约莫有两三丈之宽，跟长安的朱雀大街真心没得比。

大街两边是一排排鳞次栉比的瓦房，有成衣铺子，有酒肆、有饭肆、有客栈、还有各式各样的商铺。

当然，沿街也有来来往往叫卖的小贩，或挑着担子，或推着独轮车，或拎着篮子，各式各样，往来不绝。

只不过这沿街的叫卖声，操得不是汉语，反而更有些近似吐蕃话，但又不像吐蕃话，奶奶的，叽里呱啦如狼吠。

一路看下来，大体来说，这白兰城的建筑设计和风格，都如他之前所料，几乎都是参照着大唐的城池而建，透着浓浓的汉风。

而且沿街往来的人群中，多数人的穿衣打扮都是效仿着汉人袍衫。

如果能将这些听不懂的鸟语改成汉语，郭业几乎都有些置身中原的错觉。

对坐的宇文倩见着郭业看罢车外之后怔怔发呆，误以为郭业在嫌弃白兰城的简单和粗鄙，不由妩媚地轻笑一声，说道：“白兰城自然不能和长安相比。番邦异族东施效颦中原城池，学得还不伦不类，画虎画皮难画骨哟！白兰城能有今日这番规模和样子，已经实属不易了”

郭业笑着摇了摇头，不多做解释，继续沉默了下来，心里琢磨着其他事情。

宇文倩发觉郭业上了马车之后，脸上一直保持着狐疑之色。特别是以郭业口花花喜欢嘴上占便宜的性格，今天自己放下身段，对方居然难得不来调戏，真是见鬼了。

心里一紧，眼中闪过一丝慌色。

霎时，整个车中安静了下来，任凭马车一路走着。

约莫行了快有半个时辰，暮色缓缓沉重，马车也终于停驻了下来。

刘振轩来到车外，喊道：“侯爷，到地方了！”

郭业闻言，扭动了下脖子和肩膀，关节发出一阵嘎嘣响，叹道：“总算是到地方了。”

宇文倩抿嘴伸手请道：“益州侯，请下车吧，看看妾身给你安排暂住的府邸是否满意。”

郭业唔了一声，钻出马车走下来，看着眼前宇文倩给他的这座府邸。

映入眼帘的居然是一座飞檐画栋、气势恢宏的王府，没错，基本上是完全效仿着长安的亲王府邸而建的。

奶奶的，这些吐谷浑人的山寨能力挺牛掰啊，跟腾讯不相伯仲啊。

宇文倩缓缓下来马车，走到郭业身边说道：“呵呵，这是当初吐谷浑大王子慕容顺为自己兴建的王府，不过这王府他一天也没住过，人就……”

接下来的话，郭业自然明白，慕容顺早已丧命在了长安魏王府。

“侯爷，慕容顺早已死翘翘了，您再住这王府不太好吧？不吉利！”

刘振轩关心地提醒着郭业后，带着警戒的眼神看了看长着尤物一般的宇文倩。

“咯咯咯咯～”

宇文倩一阵娇笑，听着刘振轩的提醒，感受着对方的敌意，她不无打趣着郭业道：“益州侯，你这亲兵校尉倒是忠心呢。当然，如果益州侯嫌不吉利，妾身大可再给你换上……”

“不必了！”

郭业挥挥手，摇头道：“没什么吉利不吉利的，我这人命硬，谁也克不到我！”

他才不会去信这些神叨叨的鬼神之说。

而后拍了拍刘振轩的肩膀，笑道：“振轩，这可是堂堂的王府啊。要在长安，我这小小的益州侯，还没资格住进去呢。又便宜干嘛不占？走，你带着弟兄们随我一道进王府，反正这王府够大够宽敞，这段时间就驻扎在这府中了。”

“喏！”

刘振轩抱拳领命，然后开始呼喝起三百军士，鱼贯而入地涌进了王府大门中。

宇文倩则领着郭业进了大门，直奔王府内的厅堂中。

王府里头还真跟长安的王府相差无几，处处不乏栽种着花花草草，假山石峰突起，池塘占地数亩，亭台楼阁更是搭建得惟妙惟肖，整个设计相得益彰。

来到大厅之后，早有一身绿衣袄裙的丫鬟奉上茶水。显然，宇文倩在就替郭业在这王府中准备了仆役和丫鬟。

郭业自顾坐在堂首交椅上，翘着二郎腿捧起茶水，浅啜了一口润了润早有些干涸的喉咙，而后望了眼堂下站着的宇文倩，点头赞许道：“倩夫人，谢谢你替郭某准备得如此周到。”

宇文倩欠了欠身，仍旧一副热情如火的模样谦逊道：“妾身身为东厂之首，自该替大人准备周全才是。”

不同于往日冷冰冰，生人莫近的模样，让郭业很是不习惯。

他当然不相信齐王妃宇文倩这个娘们会无端端地转了性子，但是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也是一概不知。

而且，令他最为狐疑的并非是宇文倩的态度转变，而是身为东厂话事人的暗夜，为什么至今不来与自己相见。

先不说自己与暗夜将近三年多没有相见，就说暗夜身为东厂的负责人，他也应该第一时间来自己相见才是。

不应该凡事都让宇文倩出面来安排自己，这根本不合常理。

随即，他也懒得在藏着掖着，直接冲宇文倩问道：“暗夜呢？我当年将东厂交于他手，他总该与我相见一面吧？去，你去将他找来，就说我要见他！”

宇文倩一听之下，脸色不由一怔，不过瞬间便展颜笑开，媚声：“益州侯，您一路鞍马劳顿，委实太累了。我已经叫下人在王府中备好了饭菜，不如您先用饭，可好？”

“不需要！”

郭业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宇文倩的提议，而是板起脸来问道：“倩夫人，我现在要第一时间见到暗夜，吃饭什么的，不急于一时。快去，将暗夜给我找来。”

宇文倩仍旧站在原地纹丝未动，没有挪步离去的意思。

相反，她突然伸出双手一击节，啪啪~~

两声脆响~

只见，从大厅后头的一座屏风内缓缓走出一名身着粉萝宫装的年轻女子，这女子略施粉黛梳着云鬓头饰，走起步来细腰软软，头上发簪金钗叮叮作响。

好一个雍容华贵的美娇娘！

这名宫装女子步步生莲走到郭业跟前，盈盈欠身道了个万福，口中如夜莺鸣蹄一般，柔柔拜道：“云裳见过益州侯爷！”

美女当前，还生得这般体态雍容华贵，郭业先是一阵晃眼，微微唔了一声之后，又不解地扭头望着宇文倩。

宇文倩道：“益州侯，既然不急着用饭，不如让云裳带您先去沐浴一番吧。这王府内修了一座温泉池子，胜在隐蔽。您一路风尘仆仆，不如让云裳陪你共入池中沐浴一番，换件干净的衣裳，如何？”

尼玛的，郭业算是听懂了，宇文倩的意思是让眼前这女人和自己去洗鸳鸯浴啊。

奶奶的，他心中更是疑云陡生了，这宇文倩到底想干什么，自己让她去将暗夜找来，她却多番推诿。

又是安排设宴，又是安排美女一起洗鸳鸯浴，赤裸裸的美人计啊！

不对，这里头肯定有猫腻！

郭业暗中提起百倍精神，警醒着自己千万不要上了这女人的鬼当，宇文倩肯定有诡异的地方。

下意识的戒备，让他生出拒绝的心思，再美的美女也不好使。

当即，他就要张口去拒绝。

谁知，宇文倩突然神秘一笑，伸出一根葱白小指，遥指着宫装美女云裳，道：“益州侯，这位云裳姑娘可是来历不凡哦。她不仅出自我们东厂，乃是妾身一手调教出来的美女，呵呵，更是当今吐谷浑可汗慕容延的王妃哟！益州侯——”

宇文倩声音骤然大变，透着蛊惑和煽动，魅音道：“益州侯，难道您就不想尝尝吐谷浑可汗的王妃，到底有着一番什么滋味儿吗？王妃哦，一国之王王妃哦……”

“呃……”

郭业一阵傻眼，尼玛的，感情儿这个云裳美女就是东厂两大美女间谍中的其中之一啊。

王妃的滋味儿到底如何？

郭业紧绷的神经有了一分松动，下意识地扭头打量起含羞待放的王妃云裳，细细瞅了起来，从头到脚，无一放过……



## 第703章震怒，威胁

郭业如饿狼一般，双眼冒着幽光打量起吐谷浑王妃云裳，暗暗琢磨，将异国王妃剥光衣裳抱在床上，再行颠龙倒凤滚床单之事，啧啧，这滋味定是极为享受吧？

一种异样的感觉刺激着郭业，如夜猫发春挠墙壁般，痒痒着他的心头，霎时，垂涎三尺，色心大动！

而吐谷浑王妃云裳感受着郭业色迷迷的目光，见着对方一副饥肠辘辘下要将自己如鸡蛋剥壳般吞进腹中的模样，却是没有闪躲。

她的脸颊酡红如酒醉，羞赧地频频低头，但又不时抬起头心虚地与郭业对视，给郭业一种欲拒还迎的暗示。

含羞待放如夜里海棠，她越是这样，越是勾动着郭业心中那撮小火苗。

腾～

小火苗霎时火舌喷薄，宛若天雷勾动了地火，一片蔓延之势，大起。

几乎一个恍惚间，郭业下意识就要冲堂下站着的宇文倩脱口喊出一个好字。

偏生突然扭头望向宇文倩之时，他突然发现这女人虽然仍旧一副笑意盈盈的暧昧神色，但是嘴角却是浮起一道令人匪夷所思的弧线，似笑非笑，似得意又似松口气的感觉。

这道一闪而逝的弧线，恰恰被郭业瞧个正着。

不对！

宇文倩这娘们这是在给老子下套！

郭业心中猛地一紧，竭力抑制住心中的欲火，暗暗默念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字头上一把刀云云，好让自己第一时间清凉冷静下来。

此时，他连身子都刻意转过去背对着吐谷浑王妃，不想再多看一眼这个勾人心魄的尤物而动摇了心智。

想想看，一个堪称绝色的吐谷浑王妃就站在自己面前，只要点一下头便可与她共赴巫山云雨一番，哪个男人心思不邪恶。老婆嘛，总是别人的好，多数男人都无法免俗，更何乎郭业这么一个龙精虎猛的大小伙子？

缓缓冷静下来，郭业暗叹宇文倩这女人的手段伎俩之高，居然对自己使美人计，还尼玛是人妻美人计。

不过越是这样，他心里对宇文倩的戒备提防便愈发地加重起来。

当即，他背对着吐谷浑王妃挥挥手，头也不回地冷声道：“云裳王妃，你且先退下，本侯要与倩夫人好好说道说道，呵呵……”

“嗯？”

“咦？”

两个女人同时发出一道低低的惊呼，不过云裳王妃却是看向了宇文倩，眼神流转透着征询的意思。

而宇文倩则是大大地吃了一惊，她愣是没想到郭业居然在这色心大动的情况下能够把持得住，依她以往对郭业的了解，此人可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啊。

随即，她冲吐谷浑王妃轻轻挥了一下手，示意她先退下。

云裳王妃会意，冲郭业再次欠欠身道了个万福，转身踩着小碎步走进了

后堂中。

云裳王妃一走，气氛稍显紧张和尴尬，宇文倩见状骤然娇笑一声打破沉寂，说道：“益州侯，你这眼界也太高了，吐谷浑王妃您都看不上，妾身真是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绝色女子能够入您的法眼了呢。”

郭业双手负背傲然独立地站在堂上，脸色肃穆双眼如鹰视狼顾般死死盯着宇文倩，沉声喝道：“倩夫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侯凡夫俗子并非坐怀不乱的大德高僧，当然也是如此。但是，本侯还未到色迷心窍的地步，你应该明白本侯的心思。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宇文倩心里一紧，脸上却是仍旧挂着笑意，摇头说道：“妾身又非益州侯肚里的蛔虫，哪里会知道益州侯到底想要什么？既然益州侯不着急用饭，也看不上云裳王妃这样的美人儿，那您先好好歇息一番，毕竟赶了这么多天的路，想必是疲累不堪了。明日，妾身再来王府探望益州侯吧。”

说着，宇文倩着急忙慌，就要转身离去。

“站住！”

郭业暴喝一声，也不再藏着掖着给谁面子，伸出右臂冲着宇文倩怒指道：“宇文倩，信不信本侯将你的底细捅回长安，也让你那位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小叔子知晓，他的小嫂子还苟活于世呢？”

“益州侯何出此言？您什么意思？”

宇文倩停住了脚步，不过她脸上却再也没有了那副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郭业冷声道：“我这话什么意思，你心里应该比我要清楚吧？宇文倩！本侯问你，如今的东厂到底是你的，还是我郭业的？”

宇文倩应答如流：“东厂乃益州侯一手草创，自然效忠于您，这点毋庸置疑。”

郭业哦了一声，怪声怪气道：“哦，你还知道东厂姓郭，不姓宇文啊？我还以为你宇文倩如今在吐谷浑只手遮天，快活的都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我还以为你在这王府内埋伏了五百刀斧手，只要本侯与你一言不合，必会掷杯发信号，让那五百刀斧手一齐现身将我乱刀砍死呢。”

宇文倩自然听出了郭业的嘲讽与奚落，堂堂齐王妃居然被郭业这般欺负，心中气愤可想而知。

奈何郭业之前一句话击中了她的死穴，她如今羽翼未丰，只要杀她丈夫的李世民知道她还活着，肯定不会放过她。

以李世民的性格，她心里明白。只要李世民得知这个消息，哪怕调兵遣将几十万兵发吐谷浑，也要将自己这个苟延残喘的齐王妃斩草除根。

这就是她的把柄和忌惮，一直牢牢捏在郭业手中。

郭业软硬兼施，一番狠话和嘲讽奚落之后，自然又换了一种口气，温和地说道：“宇文倩，你我本来可以合作得很愉快，你看看，如今吐谷浑虽然只是一个弹丸小国，但却被东厂经营得如铁桶一般牢固。至少证明，你的心愿总有一天能够实现。你我双方继续合作下去，这本来是一件皆大欢喜之事，可你偏偏要对我隐瞒这隐瞒那。看来，我是时候要通知王伯当的野狼军撤出吐谷浑，然后壮士断腕舍弃东厂，然后通知大唐皇帝陛下，直接派兵踏平吐谷浑，清剿你这位还存活于世的齐王妃了。你觉得呢？”

“不，不要！！”

宇文倩一听，顿时慌乱如麻，不顾冷静地惊呼喝阻，摇头道：“益州侯，你不能背信弃义，言而无信。你之前答应过我什么？答应过暗夜什么？你不能这么做！！”

“呵呵，我也是没办法！”

郭业喟然一叹，颇为惋惜地摇头道：“东厂是本侯的心血，本侯也觉得毁之可惜。但是……”

说到这儿，郭业口气立马转为坚决，沉声道：“壁虎断尾以求生，本侯亦是如此。但东厂再也不受本侯控制，你们再也不受本侯钳制之时，本侯就应该痛下决心壮士断腕，作出取舍。你说对吗？优柔寡断，妇人之仁，难成大事啊！”

“益州侯，你……”

宇文倩为之气急，缓缓低下了头来，沉思半晌。

最后，她猛然抬头眼神化为清澈，咬牙问道：“益州侯，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你尽管问吧，妾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想，这幅诚意足以挽回你的失望了吧？”

言下之意，宇文倩已经短了气势，向郭业妥协。

郭业心中为之窃喜，奶奶的，只要捏住你这娘们的七寸命脉，就知道你蹦达不了多远。

随即，他继续一副面色不动地神情，沉声问道：“现在本侯就想让暗夜亲自来见我，我要当面问他几个问题。暗夜未现身在本侯面前，哼，一切都免谈！”

宇文倩见无法隐瞒，只得硬着头皮回道：“暗夜的忠心，益州侯无需质疑。他之所以没有及时现身相见，只是因为他如今人不在吐谷浑白兰城中。”

暗夜不在白兰城中？

郭业皱着眉头看着宇文倩的表情，这娘们这次应该是没撒谎。

继而问道：“那他如今身在何处？为何迟迟不与我联系？莫非他又回西川图瓦城那边了？”

“他没有回图瓦城！”

宇文倩摇了摇头，再次否定了郭业的猜测。

郭业又问：“莫非回蜀中陇西老家那边了？不对啊，他在那边已经没有了亲人。”

“他也没回陇西。”

宇文倩再次摇头。

“嗯？莫非他回长安去了？还是说他只身前往了吐蕃国，去探查吐蕃国内的情报了？”

宇文倩还是再三摇头，道：“不，长安是他的噩梦，妻儿与旧主都丧命长安，事成之前他岂会前往？至于吐蕃国，他也没去。”

这下郭业怒了，妈的，难道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难道这瘦竹竿还能飞天遁地了不成？

倏地，他发起飙来，叫嚷道：“宇文倩，你跟我老老实实说，暗夜到底去了哪里？如果你再跟我兜圈子卖关子，休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人！”

宇文倩低声缓缓吐道：“益州侯，实话跟你说吧，暗夜早已不在中原多时矣……”

## 第704章爆炸性的八卦

“久不在中原矣？”

郭业听得一头雾水，下意识脱口喊道：“照你这意思，暗夜这瘦竹竿还办了签证移民到国外去了？”

宇文倩也被郭业的话给闹糊涂了，蹙眉疑问道：“益州侯，何谓签证移民？”

郭业知道自己又说秃噜了嘴，立马瞎解释道：“这是我家乡的市井俚语，无非就是走出国门到海外的意思。倩夫人，你继续说！”

郭业懒得细细解释，宇文倩也不再询问打听这签证移民的具体意思，继续说道：“其实，早在西川图瓦城时，暗夜便已经带着几名心腹手下前往辽东一带，搭船出海去了。”

“什么？”

郭业这下也稳不住了，从堂上快步冲了下来，近身到了宇文倩跟前，情急之下把拽住她的胳膊，诧异地追问道：“你刚说什么？你说暗夜前往辽东，搭船出海去了？他要干什么？？？”

“呀，你捏疼我了！”

宇文倩娇咤一声，拼尽全力甩开郭业紧箍着的右手，向后退了两步，一副愠怒的样子瞪着郭业。

郭业知道自己刚才情急之下失了态，讪笑几声歉意道：“倩夫人，莫见怪，我是无心的，我只是太过关心暗夜去向了。”

致歉过后，他用莫名其妙的口吻嘀咕道：“好端端地，他怎么会搭船去海外？而且连通知也没有通知我一声，这不符合常理，也不符合他平日谨慎处事的性子啊。莫非……”

郭业好像寻思到了什么，质问着宇文倩道：“宇文倩，莫非是你为了争夺东厂之首，才将暗夜逼得远遁海外？”

在郭业眼里，无论是东厂之中，还是大唐朝堂之上，内斗党争，永远都是无法遏制和无法避免的主旋律。

“哼，益州侯，你也太看轻本妃了！”

宇文倩这次特意用了“本妃”这个自称，加重着语气反驳道：“暗夜乃是当年齐王府的家臣，本妃是主，他是仆，主仆有别，你何曾见过主子会去抢仆人的东西？再说了，本妃乃堂堂齐王妃，纵使如今苟延残喘偷活于世，但小小的东厂首领，本妃还不至于放在眼中。”

宇文倩搬出自己原有的身份来打消郭业的猜疑，言下之意是在告诉郭业，落毛的凤凰虽然不如鸡，但始终还是高傲的凤凰，它永远不会飞侠枝头与地上野鸡抢食儿吃。

郭业心里暗暗琢磨，也对，暗夜对旧主忠心耿耿，而且以他的性子，还真不在乎东厂之首这种虚名，有点淡泊名利的感觉。在暗夜的心里，除了装着满腔忠诚之外，便是浓浓的仇恨了。

见着郭业沉思默想，宇文倩又道：“不过暗夜的确是奉了本妃之命，前往辽东搭船去海外，这个时候应该早就在海外之地了。至于迟迟不肯告知益州侯你，无非是想暗夜在海外找到人之后，再与益州侯商量来着。”

郭业心道，先斩后奏，有一便有二，奶奶的，这种势头不能助涨。

不过他很很好奇宇文倩让暗夜去海外找的什么人，随即问道：“找人？你让暗夜去海外找什么人？大海茫茫，找个人岂是那么简单的？”

宇文倩自信满满地说道：“既然本妃让暗夜前往，那自然是有七八成的把握能找到人。至于找什么人，呵呵，益州侯，你可曾听过前隋遗宝之事？”

前隋遗宝？

又是前隋遗宝！！

郭业下意识地想起自己藏在图瓦城府邸地底下的那份宝藏。

关于前隋遗宝此事，当初程二牛这小子就跟自己提过，好像一共分成了五份，一份在自己手中，一份在李二陛下手中充入了国库，还有三份则是被人带走远遁海外。

咦？

郭业微微惊疑一声，瞪大了眼珠子打量着宇文倩，自言自语道：“你姓宇文，对了对了，当年宇文交趾被李唐大军击溃之后，率着一万残兵旧部还有另外三份价值连城的前隋遗宝撤出中原，远遁了海外。莫非，你是想让暗夜去找宇文交趾此人？”

郭业诧异地说出这番秘辛之时，宇文倩亦是满脸震惊之色，呢喃自语道：“原来你也知道这桩秘辛，而且竟然如此知之甚详，不知益州侯从来听到的？”

郭业摇摇头不想过多解释，毕竟牵涉到他手中也有一份前隋遗宝之事，他不想过多曝光给别人。

而且从宇文倩的惊诧中，他也看出来了，暗夜这小子还算有点良心，明明知道有一份前隋遗宝在自己手中，却没有透露给宇文倩。

想到此处关节，他多少有了几分欣慰。

随即，他笑着敷衍道：“这种事情既是秘辛，也是旧闻，知道此事之人也不是没有。我与卢国公程知节在一次饮酒闲聊时，他无意中说起过此事。”

宇文倩一听郭业搬出程咬金来，脸上疑惑的神色也渐渐消除。程咬金当年参与过围剿宇文交趾的大军，知道这件事情并不奇怪。

紧接着，她又爆料出一个大新闻来：“实不相瞒，在玄武门事变之后，我兄长宇文交趾曾从海外派人潜入中原，找到了本妃，想着接本妃离开中原险地到海外，以免让李世民知道我还活着，而遭到他的荼毒。不过，本妃心中装着亡夫元吉的血仇，难以忘怀，才婉拒了我兄长的好意。不过这些年来，我与他暗中都有书信往来，也对他的情况知之甚详。”

“唔？”

郭业心中燃起了八卦，不由打听道：“那如今宇文交趾他们在海外做什么？”

宇文倩并未隐瞒郭业，一五一十道：“我兄长当年率着一万大军撤出中原后，近百艘大船装载着金银财宝，还有沿路掠劫而来的百姓、甚至铁器兵器都搜刮了不少，最后出海而去。在大海上，一直往东南方向漫无目的的飘了足足两个月，才抵达了一处岛屿上了岸。登了岛才发现，这个地方土壤富饶，而且天气适中，居然是一块难得的宝地。而且，此处岛屿包括相邻几个大岛之上，几乎没有国家，都是一些土著毛人，称之为茹毛饮血的野人亦不外如是，毫无抵抗之力。因此，我兄长便率军将这几处岛屿占了下来，自成一国，国号为‘大齐’。”

说到这儿，宇文倩颇有神往地说道：“如果不是为了我夫君元吉之血海深仇，本妃早就离开这中原伤心地，前往海外，投奔我兄长的大齐国而去。虽然大齐国乃是依傍几处岛屿而建国，却胜在‘常年是夏，一雨成秋’。听我兄长信中所述，大齐国的气候很是养人啊。可惜，夫仇不共戴天，妾身不能让他九泉之下死不瞑目！！”

宇文倩这番将来，郭业听在耳中却有如天方夜谭，奶奶的，宇文交趾这些人残兵败将逃到海外后，居然还占地为王，自建了国家，还定国号为大齐。

这些可都是他在教科书，史书上都没有看过的。今天宇文倩如果不说，他还以为宇文交趾这些人早就带着三份前隋遗宝，葬身于海中鱼腹之下了。

占了几处岛屿便建了国家，这个国家可真够小的，不过这宇文交趾还挺会玩的。

他爹宇文智及在中原杀了杨广的子嗣，自建许国还没一年就被李唐大军灭了。

这下倒好，他自个儿带着军队和金银财宝，还有沿路掠劫的百姓去了海外，又再建一个国家。

莫非这宇文家的人都有当皇帝的瘾啊？

突然，他想到刚才宇文倩话中提及大齐国的气候“常年是夏，一雨成秋”，莫非那个地方就是位于南洋的狮岛一带？

狮岛，正是后来的新加坡。

晕，原来宇文交趾他们是第一批开荒新加坡的汉人啊？

这一刻，他也对宇文交趾他们在狮岛一带建立的大齐国来了兴趣，心中也是有些羡慕，还真是挺逍遥自在的，有时间咱也拉着军队去海外建个国家玩玩，整个皇帝当当。

一番意淫之后，他看着宇文倩正轻咬着嘴唇，眼神还是有些闪烁，看来这娘们还是不老实。

随即，他喝道：“宇文倩，说来说去你还没说到重点上呢。”

宇文倩道：“益州侯，我连我兄长在海外建国之事都告诉你了，你觉得本妃还会对你隐瞒什么？”

“哈哈，你个狡猾的狐狸精！”

郭业诡笑着说道：“你别避重就轻，你还没告诉我，你让暗夜千里迢迢赴海外，去找你那个大齐国皇帝的哥哥宇文交趾，所为何事？你别告诉我，你让暗夜去海外就是为了给你兄长送封家书，聊表思兄之情。你宇文倩绝非如此肤浅之人，你所图甚大啊，宇文倩！！”

说到这儿，郭业轻轻挪着步子，凑到宇文倩跟前，离她那透着粉嫩的琼鼻仅仅一拳之隔，口中透着灼热的呼气，沉声提醒道：

“齐王妃，宇文倩，你要知道，彼此合作，贵在精诚，你说呢？”

## 第705章惊天计划

宇文倩本来想着爆点大料好让郭业分心分神，将他的注意力转移，谁知郭业还念念不忘正题。

又被郭业戳中了那点小心思，她心中不由一阵气急发闷，这小子还真是洞若观火，一如既往的狡猾油似鬼，想要在他面前藏着掖着半点秘密都难。

随即，宇文倩只得放弃了最后的隐瞒，脸颊尽是一片肃穆之色，又恢复了当初郭业第一次见到她时冷冰冰的模样。

而后缓缓说道：“益州侯，此事只能进得你耳，却不能从你口中流出。你能否做到？”

郭业见着宇文倩突然大变样，整颗心又悬了起来，暗暗揣度道，看来宇文倩这娘们真的所图甚大啊！

罢，暂且先敷衍她，将她口中的最后一点东西掏出来得了。

当即，他拍了拍胸脯，沉声道：“宇文倩，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合作，贵在精诚。你能开诚布公对我，我自然也会对你言而有信。说吧，你让暗夜去海外狮岛，哦不，海外大齐国，联络你兄长宇文交趾，到底所为何事？”

宇文倩的七寸命门捏在郭业手中，根本就没得选，只得缓缓说道：“妾身让暗夜前往海外大齐国联络我兄长，是为了商议……呃……”

“侯爷，振轩有事求见！”

就差一点点，宇文倩被将最后的秘密给掏了出来，可偏偏被亲兵校尉刘振轩硬生生打断，搅合黄了。

只听刘振轩在厅堂外喊道：“侯爷，王府外有个自称王伯当的人，前来拜谒要见侯爷一面！”

“不见！”

郭业恶狠狠地挥了下手，满脸阴郁地喝道：“现在本侯谁也不见，你将他先领到别的地方稍作歇息。本侯回头再见他！”

言罢，郭业急急催促着宇文倩道：“继续说，你到底让暗夜去联络你兄长宇文交趾，到底要商议些什么？”

宇文倩摇摇头好像不愿再说下去，看了眼外头即将转身离去的刘振轩，说道：“益州侯，你还是先见上一见王伯当吧。其实妾身想要说的这件事，他也知之甚详。不如你让王伯当亲口跟你说，他的话也许你会更加信服。妾身乃一介妇道人家，与你单独相处太久恐遭他人话柄，徒添一番闲言闲语，这就先行告辞了。”

说着，转身朝着内堂方向匆匆进去，欲图从内堂绕道折返出王府。

郭业刚想喊上一嗓子站住，可宇文倩早已遁入了内堂中，消失无影踪。这娘们跑得还真够快的！

不过正如宇文倩所言，既然王伯当也对暗夜出海到底所为何事知之甚详，那问宇文倩还真不如问他。

至少，王伯当的话比宇文倩要来得靠谱。

随后，他喊回刚刚离去的刘振轩，让他将王伯当领来厅堂中，与他见面。

很快，王伯当便随刘振轩进了王府，在踏入厅堂门槛儿的一刹那，郭业再次见到了数年未见的白衣神箭王伯当。

真是人的名，树的影。

这位中年帅哥还是一如既往的一袭白衣，飘逸的头发披散在肩，风度翩翩，气宇轩昂。

郭业拱手迎上前去，热络道：“王前辈，多年未见风采依旧啊！”

王伯当拱手还礼，客套了几句。

郭业冲刘振轩挥挥手，示意他退下，然后刻意提高嗓门儿，嘱托道：“振轩，你在外头警戒，百步之内不许闲杂人等靠近厅堂，本侯要与王前辈谈点机密之事。”

“喏！”

吱呀，吱呀，嘭~~

刘振轩机警地回应了一声，便将厅堂的几扇大门严严实实地关了起来。

王伯当见状，突然问道：“宇文倩刚走吧？”

郭业瞪眼浑圆看着王伯当，下意识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王伯当摇摇头，笑道：“能让你如此小心谨慎对待，除了宇文倩提及的那件大事，还能有什么？呵呵，这女人倒是好心计，居然见着我来便主动退避，想借着我的口告诉你那件事情。真是不容小觑的一个女人啊！”

郭业微微颌首肯定了王伯当的推测和分析，口中道：“王前辈能举一反三，一叶而知秋，目光如炬洞若观火，你与她也不逞多让啊，呵呵……”

“哈哈，郭小子，你别给我戴高帽，也甭说这种酸话。”王伯当自顾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看着郭业沉声说道，“至始至终，我王伯当都没有违背当初你我的约定，我始终与你站在一边。不过宇文倩这女人当真是好手段，在这么短的时间便颠覆了吐谷浑王室，鸠杀伏允老可汗，追杀大王子慕容顺，最后连慕容延这个傀儡可汗都任他摆布。而且如今吐谷浑朝堂上下的大臣基本都被她笼络控制住，负隅顽抗者，几乎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不得不说，你当初的那个东厂，真是一件令人害怕的杀人利器啊！”

郭业心中暗道，东厂本来就是无处不在的杀人机器。不过听到王伯当如此盛赞宇文倩，他对这个女人的戒备心再次加重了几分。

随后看着王伯当问道：“那王前辈你呢？还有你麾下的野狼军呢？如今也是对宇文倩惟命是从了？”

王伯当冷笑一声，说道：“按理说，宇文倩这个女人乃是齐王元吉之妻，与李世民这小儿乃是生死仇敌，我与她应该是同仇敌忾，同气连枝才对。可是啊，这个女人太疯狂了，疯狂到令我害怕。我不得不防备的同时，也不得不与她虚与委蛇啊。郭小子，你应该知道的性子，若非不是为了当初与你的约定，若非不是为了我麾下那一万余弟兄的将来，我王伯当早就离开吐谷浑，隐居深山老林里去了。可是自打我知道这个女人的计划之后，我不得不在吐谷浑留了下来，我不能将野狼军交到她的手中啊。”

郭业记得，王伯当之前就跟自己提过，吐谷浑之事已了，便会卸甲归田，隐居深山老林中。

他听着王伯当的话，心里莫名浮起几分感动，白衣神箭王伯当，还是原来那个重信守义的大丈夫。

随即，他问道：“莫非宇文倩让暗夜出海联络宇文交趾，有着惊天大阴谋？”

“没错！”



王伯当应了一声，低声说道：“她想凭借吐谷浑国内的兵力，我手中的野狼军，再勾结海外大齐国宇文交趾如今的三万人马，彻底吞并吐蕃、高昌、薛延陀等国，然后与大唐分庭抗礼。”

“噗~”

正喝着茶的郭业乍听之下，立马将口中茶水喷溅了出来，满脸戏谑之色地叫道：“这娘们疯了吧？吐谷浑国内的吐谷浑兵加上你的野狼军，也才四万余兵力。即便勾结海外宇文交趾的三万兵马，充其量也才七万兵力而已。七万兵马就想吞并吐蕃？还有高昌、薛延陀？她有病吧？”

“不！”

王伯当冷静地摆摆手，沉声说道：“你如果对她整个计划知之甚详的话，也许你就不会这么说了。宇文倩这个女人精于算计，再加上东厂的这几年布局，如果时机合适的话，未尝不能成事。”

“疯了，疯了，这娘们疯了！”

郭业还是一副不可置信地神情摇着头，待得心中缓缓平静之后，才问道：“王前辈，既然宇文倩已经告诉你她整个计划，那你且将她计划中的各个环节说与我听一番。我倒要见识见识，她到底想如何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

此时此刻，郭业趋于冷静下来，他心中已经对宇文倩这个疯娘们，拉起了橙色警报！

王伯当微微点头，念了一声好，然后走到堂首来到郭业身边，手指从茶碗中蘸了蘸水，在八仙桌上随意画起了一张囊括多国地域的草图。

## 第706章这女人，不简单啊！

“你看这儿，这是吐蕃国。”王伯当食指蘸水，轻点了两下桌面，说道，“在宇文倩的计划中，吐蕃国是重中之重。她的意思是，要想顺利将高昌和薛延陀两个小国拿下，就必须将横亘在吐谷浑、大唐、高昌、薛延陀诸国中的吐蕃国占下。只有彻底吞食了吐蕃国，才能将……”

“笑话！”

郭业皱起了眉头冷冷啐了一声，打断了王伯当的继续讲述，而后一副鄙夷地嘴脸冷声说道：“她宇文倩到底是头发长见识短的女流之辈，她真以为吐蕃国是区区七万兵马便可以攻占下的吗？王前辈，攻占一国岂是那么容易简单的？她脑子有病，你也跟着瞎胡闹信以为真？儿戏，太过儿戏了，你们把吐蕃国想得太不堪一击了。”

“呸，好你个郭小子，你居然连王某人也一并骂进去了？哼，要我说头发长见识短的，是你小子！”

王伯当还之以厉色，嗤之以鼻地哼道：“这么久以来，你对东厂的情况可曾了解？你可知道如今东厂在宇文倩的主持下，在吐蕃国中渗透到了什么程度？我看你是在长安安逸太久了，连吐蕃国、高昌国最近的形势如何都不知道了。”

“唔？”

郭业不由心中一紧，被王伯当点了死穴一般僵愣在当场，面色有些古怪地问道：“王前辈何出此言？我承认对于东厂，我一直都采取放任不管的态度，交由暗夜在打理。而且这些日子以来，长安那边情势突变，我也分身乏术，根本没有闲暇时间去打听吐蕃、高昌等国的情况。莫非里头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秘密？”

王伯当见着郭业态度尚可，也就懒得在出言奚落，而是低声说道：“宇文倩如今将东厂经营得极为恐怖，东厂内部的几个主事之人都是她后期提拔而起的嫡系心腹。据我所知，你这王府之中的丫鬟仆役，皆是出自她东厂内部。”

“我草，这逼娘们够狠，居然将老子的东厂给摘了桃子？”

郭业脸色骤变，疾言厉色道：“莫非她还想对我不利？”

“不，暂时不会，至少你在吐谷浑境内，她不会对你有所动作。毕竟你如今是大唐使节，冒然丧命在吐谷浑境内，肯定会引来大唐朝廷的轩然震动。这种蠢事，宇文倩不会干，万一引来李世民的关注，她不仅无法遮掩自己的身份，连她的计划都会被搅乱夭折。”

王伯当摇头否定了郭业的担心，继续说道：“而且，她如今在大唐朝廷那边没有可信之人，她这个计划必须得到你的支持，然后需要你在长安那边，李世民面前，为她摇旗呐喊。所以，她不会对你不利。呵呵，心里不是滋味儿吧？忙忙碌碌到最后，居然竹篮打水一场空，东厂被一个女流之辈摘了桃子。要是我，也得憋屈死！”

“妈的，宇文倩这娘们可真敢玩啊，哼，她当真以为东厂是她安插几个心腹主事就能摘走的吗？”郭业冷静下来，撇撇嘴不屑道，“当初暗夜接手东厂之后，我早就暗中留了先手，为的就是防他头生反骨。没想到暗夜没有反我，居然来个宇文倩这个疯娘们，还野心勃勃，啧啧，当初真是小瞧了她。”

“喔？”王伯当眉毛一挑，惊讶道，“你一早就留了先手？你小子真，真，真是智多近乎妖啊。怎么回事？你暗中留在东厂的先手是什么人？”

郭业诡异地笑了笑，眼睛瞟了瞟窗户方向，摇摇头，笑道：“这几枚暗棋事关东厂的归属，也事关我的生死存亡。不到万不得已，我绝对不会轻易去启动。好了，既然她暂时不会对我不利，还需要得到我的支持，那就先不说东厂这件事了。王前辈，你先说说，她让东厂秘密在吐蕃国做了什么，而且吐蕃、高昌等国到底出了事情？我很好奇，这个女人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凭借七万兵马，就能夺取吐蕃国，甚至高昌、薛延陀等国。”

王伯当心中虽然好奇如猫挠儿似的痒痒不已，但既然郭业不愿多说，而且此时四周也许有宇文倩布置的东厂密谍，谨防隔墙有耳，所以他便不再多打听。

但是，郭业这般说过之后，他多少安心了不少，只要郭业还能掌控东厂，他心里踏实多了。

随即，他回道：“你应该知道，数年前，东厂曾精心栽培了两个绝色女子，一个被派到吐谷浑嫁给了二王子慕容延，成了如今吐谷浑的王妃；至于另外一个，则派往了吐蕃，进了布达拉宫。”

郭业点点头，道：“没错，吐谷浑王妃云裳，我今天刚刚见过，长得倒是绝色姿容，分外妖娆，的确是个迷惑君王的美人儿。至于另外一个，我倒是知之甚少。”

王伯当唔了一声，继续说道：“宇文倩跟我提及，就在一年前，那位派往吐蕃布达拉宫的女子，也进入了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视线。半年前，已经被松赞干布封为妃子，而且很是受宠，据说松赞干布对她视若珍宝，一个月里至少有半个月是宿在她的宫中。就在半年前，宇文倩已经暗中下令，让这个女子秘密在松赞干布的膳食中下毒，而且是一种无色无味地慢性毒药，服食之时根本不为人所察觉。宇文倩曾跟我信誓旦旦地保证，不用一年的时间，松赞干布定会无疾而终，毙命……届时，吐蕃国内群龙无首，必会大乱。”

郭业吓得整个人跌坐在椅子上，失声叫道：“什么？你说宇文倩已经开始暗中让人给松赞干布下慢性毒药？那慢性毒药的名字是否叫做‘曼陀罗’？”

王伯当点点头，答道：“没错，对，就叫曼陀罗，咦？你怎么知道的？”

郭业一听之下脸色陡变，如寒霜罩面冷得吓人。

果真是曼陀罗啊！

要知道还是他给这个慢性毒药取名曼陀罗的，所谓的曼陀罗，主要是由钩吻花，细辛草等中草药晒干后磨成粉，掺混在一起。

这些中草药磨成粉末状后，无色无味，而且并不能一下子就能要人命，相反还可能祛湿祛风寒。

但是如果频频使用，时间一长养成习惯之后，便会对呼吸中枢产生麻痹，抑制，影响呼吸、最后导致窒息性死亡。

也就是说天天吃这种东西，说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睡着就窒息而亡了。死状有点类似于暴毙而亡，无疾而终。

妈的！

他心中将暗夜的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自己当初把药方给他之时，千叮咛万嘱咐，千万不要轻易使用曼陀罗，这种东西有伤天和。

没成想，他不仅将这药方给了宇文倩，而宇文倩更是将曼陀罗下到了松

赞干布身上。

完了，松赞干布已经服食了半年多，如果再服食个半年或一年，真心不知道什么时候暴毙过去。

好你个宇文倩，居然悄无声息就将这件事情干了下来，狠，够狠。

此时，郭业对这女人已经不仅仅是戒备了，更多的是，不寒而栗！！

紧接着，王伯当继续分析道：“你想想看，只要松赞干布一死，吐蕃国内必乱。而且据东厂密谍回报，因为大唐文成公主的缘故，特别是差不多一年之后，吐蕃、高昌、薛延陀等国要为了争取文成公主与大唐和亲的缘故。近来，这几个国家频频有摩擦，早已不是铁板一块了，相反，暗生隔阂离破裂不远矣了。”

对于这点，郭业心里有数，当初李二陛下打得就是这个主意，为的就是让他们心生隔阂，好分而击之。

没想到，宇文倩也关注起这些来了。

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儿，看来宇文倩真是早有布局，难怪敢这么自信满满，仅凭七万人便夺取吐蕃国。

这时，王伯当意味深长地看着郭业，反问道：“郭小子，听完之后，我再问你，如果宇文倩趁着松赞干布暴毙，吐蕃国内乱之时，趁着西域诸国心生隔阂彼此不相救之时，悍然出兵攻袭吐蕃国。你觉得，胜算有几何呢？”

郭业皱着眉头恶狠狠咒骂道：“呸，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到最后居然便宜了宇文倩这个娘们，也便宜了她们宇文家族东山再起。”

显然，他内心中已经认可了宇文倩成功的机率相当之大。

“呵呵，现在不是痛骂发牢骚之时。”王伯当劝道，“如今这个计划看似完美，但是如果没了你在长安的摇旗呐喊，适时阻止唐朝廷那边出兵干预的话，这个计划的胜算还是不高。所以，宇文倩现在竭力要争取的，便是你的点头同意。事情始末你已经了解，说说吧，你是怎么个意见？”

郭业抬头看着王伯当，眼神深邃如洞穿海底一般盯着对方，轻轻问道：“王前辈，那你是什么意思？”

“哈哈，郭业啊郭业，你小子什么都好，聪明，机智，有勇有谋，为人也讲义气，重信守诺，放在十几年前绝对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不过嘛……”

王伯当声音突然变冷，有些愤愤地说道：“不过你小子就是心眼太小，疑心太重。哼，你把我王伯当看作什么人了？我对你如此推心置腹，你居然到现在还疑心我投向了宇文倩那女人？哼，话不投机半句多，告辞！！！”

“别啊，王前辈！”

郭业赶紧一把拽住王伯当胳膊，讪讪笑道：“容不得小子疑神疑鬼啊，王前辈。你看看，我把东厂交给宇文倩，她尼玛的事事背着我干，摘了我的桃子。人心险恶，我能不妨吗？”

“呸，我王伯当乃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你居然将我跟那蛇蝎心肠，城府深似海的女人比作一起？平白轻侮了咱，欺人太甚……”

“前辈，我的王前辈哟，淡定，淡定……”

郭业再次求爷爷告奶奶似的拽着王伯当的胳膊，轻声说道：“你一直不都挺冷静淡定的吗？咋今天这火爆脾气哩？事关重大，您别急，让我权衡权衡一番利害，我再做选择嘛，对不对？别急，别急，容我好好权衡一番才是……”

说着，郭业将火急火燎的王伯当请到了自己的椅子上，而他自己则一个人站在厅堂中，双手负背仰头闭目，静静地思索起来其中的利害关系。

## 第707章各藏心机

“唉……”

时隔好一会儿，郭业突然长叹一息，悠悠睁开双眸，徐徐扭头望向王伯当，苦笑着摇头道：“王前辈，吐蕃国是要灭，高昌国、薛延陀也不能任其坐大，但是宇文倩这个疯狂的计划，小子还真是不敢苟同。不仅不能支持，还应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劝阻。”

“哈哈……”

听到郭业的决定，王伯当非但没有失望，相反还眉开眼笑，很是欣慰的样子连连点头赞许道：“算你小子还没利欲熏心，迷失了心智。我本以为你会想着支持宇文倩这个疯狂的计划，然后到时候坐地分上一杯羹。呵呵，不错不错，你倒是与我想得一般，不谋而合啊！”

“嗤……”

郭业撇撇嘴轻笑一声，道：“我是喜欢占便宜，我也喜欢金银财宝和美女，我更喜欢大权在握的感觉。但是，我也不至于那么肤浅，跟一个被仇恨蒙蔽了心智的疯女子一起瞎胡闹。再者，宇文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你我皆是一目了然，为的就是最后与大唐分庭抗礼，向大唐皇帝宣战。先不说宇文倩和宇文交趾他们压根儿不是大唐的对手。只要这场同室操戈的战争一经打响，最终受到祸害的还不是咱们大唐边境的百姓？不行不行，天下承平才多久？大唐正是休养生息时，百姓刚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咱不能为了一己私仇，拿天下汉人百姓当作筹码。”

“还行，你小子除了疑神疑鬼小肚鸡肠之外，倒是没有其他毛病。还算你有几分悲天悯人之心。”

王伯当微微颌首，道：“你这几句话都说到我的心坎儿上，无论是我，还是宇文倩，哪怕是宇文交趾，真正要对付的只是李世民这小儿，绝不能因为要报一己私仇，而让汉家百姓和士卒相互操戈，最后以致于生灵涂炭。公是公，私是私，这个要拎得清。如果真有公私交济难分时，那也只能天下为公，摒弃私仇才是。”

郭业听着王伯当这番话，立马肃然起敬，双腿并拢腰杆挺气，双手抱拳恭维道：“王前辈，真是深明大义啊！”

“少根我扯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

王伯当一挥手表示不吃郭业这套奉承话，而是提醒道：“你小子目前真正要做的是，必须第一时间劝住宇文倩，让她打消这个念头。”

郭业有些为难地叹道：“这娘们念念不忘为夫报仇，都已经入了魔障。我又非佛门高僧，怎能劝她苦海无涯，回头是岸啊？难，我看难啊……”

“再难也要上！”

王伯当苛责道：“如果宇文倩一天不打消这个念头，你小子就甭打算拍拍屁股走人回长安。而且若非有你的东厂，她怎能筹划如此大之事？说来说去，一切皆由你而起。正所谓有因有果，你自个儿种下了因，那必须由你自个儿去摘下这个果。否则，祸事一起，冤魂无数，你小子就是大唐的千古第一罪人！！！”

呃……

郭业被王伯当的措辞给震到了，奶奶的，莫非真是因果循环，报应不

爽？

王伯当见着他发怔，又提议道：“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明日你这个大唐使节明日应该进王宫拜见新可汗慕容延。那小子如今只是傀儡一个，当不得真。但是趁此机会，你应该与宇文倩那女人好好聊上一聊，劝上一番。”

郭业尽管心中犯难，但总不能撒手不管这事儿吧？

旋即，他点头应道：“好，明日她应该会以慕容延的名义在王宫设宴，招待我这个大唐使节。宴后，我与她好好推心置腹一番。”

“嗯，如今也只能这样了！明日的宴席，我应该也在受邀的名单之中，到时候我也会赴宴的。”

说着，王伯当缓缓起身，不愿在此多做耽搁，起身说道：“放心，有一万余野狼军拱卫白兰城。宇文倩即便拒绝了你的劝诫，她也不敢对你轻举妄动。好了，时辰不早了，你先用饭然后休息，我们明日再见。”

言罢，便转身走向门口，伸手推开两扇大门，朝着王府外奔走离去。

郭业心中一阵莫名烦躁，奶奶的，不来吐谷浑，真是不知道尽然有这么一大堆烂糟事要解决。

宇文倩啊宇文倩，你最好是听劝，别逼小哥我使出杀手锏，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去。

“振轩，通知厨房，准备饭食！”

“是，侯爷稍待，属下这就去通知。”

.....

.....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白兰城，王宫中。

宇文倩正与吐谷浑王妃云裳两人一左一右，姿态慵懒地蜷腿卧于软榻上，相谈甚欢。

宇文倩眯着眼睛连打了两个倦意浓浓的哈欠，而后望着软榻另一头的吐谷浑王妃，问道：“云裳，慕容延最近可还老实？”

云裳媚态横放，咯咯一笑，柔声道：“老实着呢，最近妾身给他网罗了几个姿色上佳的女子充实后宫，呵呵，这色胚正乐不思蜀中呢。”

宇文倩闻之亦是脸有鄙夷，啐道：“他倒挺会享受，不过云裳，我可提醒你，对他莫要放松懈怠，越是到了如今这个阶段，便越是要对慕容延彻底掌控。千万千万不能让他背着我们搞一些小动作。懂我的意思吗？”

“嗯，主人请放心呢。”云裳拨弄了下额前发绺，很是自信地说道，“只要妾身给他一点甜头，定又能将他迷惑得不知东西南北。如今，他已然荒废朝政，尽托付于妾身。而且朝堂内外不是也被主人您牢牢把持在手里吗？主人毋需太过忧虑。”

“呵呵，不忧虑不放心啊。”宇文倩微微蹙着眉头，抻了抻榻上一一直蜷缩着的勾魂长腿，轻轻抖落了袄裙将美腿覆盖住，叹道，“这拱卫白兰城的一万余野狼军一直不能听我调遣，而且王伯当的态度亦是半真不假，模棱两可，迟迟没有明确表态。特别是此番郭业冒然出使吐谷浑，不知为何，我这心里就有些不踏实，总感觉事情没那么顺利。唉，希望吧，希望王伯当能够说服他，让他支持我的计划，在长安为我摇旗呐喊。”

“主人，何必如此麻烦？”云裳亦是抻了抻懒腰，撅着娇艳欲滴的小嘴，哼道，“如果郭业敢不支持您的计划，哼，那就让他命丧吐谷浑，魂断白兰

城，让他永远也回不去长安城！！”

“闭嘴！”

宇文倩勃然大怒，杏目圆睁，叱道：“郭业二字岂是你能随便叫的？你又有何资格定他生死？云裳，叫你一声吐谷浑王妃，你真把自己当王妃了？哼，你别忘了你自己是什么身份！！”

“啊？”云裳脸色惊恐地从软塌上爬起，慌乱地穿起绣鞋，惊骇地告饶道，“主人，属下知错，属下知道的身份，没有东厂就没有今天的云裳，我永远都是东厂的人！”

“哼，知道就好！”

宇文倩见着云裳唯唯诺诺的态度，脸色又缓缓趋于常态，最后挤出一丝的笑意，柔声道：“不要这样战战兢兢，我有那么可怕吗？来，来我这儿坐下！”

宇文倩招招手，示意云裳继续回到软塌上。

正当云裳跟温顺小猫似的乖乖坐到软塌时，突然殿门口外走进来一名丫鬟，步子轻盈地来到宇文倩跟前，报道：“夫人，奴婢有事禀报！”

如果郭业在场的话，肯定能认出这丫鬟是谁。这女子正是今日在他王府厅堂中给他上茶的丫鬟。

这丫鬟乃是奉宇文倩之命，潜伏在王府中负责监视郭业一举一动的东厂探子。

一见她来，宇文倩立马正襟危坐起来，问道：“可是郭业那边有了什么新动静？”

丫鬟点点头，称道：“是的。益州侯与野狼军的王伯当在厅堂内密议商谈的话，奴婢躲在后堂中听得真真儿，一清二楚。特来回禀告知夫人。”

宇文倩道：“讲！”

当即，丫鬟便事无巨细地转述起郭业与王伯当在厅堂中的对话，当真是听得清清楚楚，转述得一字不漏……

宇文倩越是听下去，一张妩媚的脸颊上缓缓笼罩起一层寒霜，杏目圆睁煞气凛然。

旁边的云裳见状，心中更是多了几分寒颤，下意识地胆怯起来，轻挪着身子刻意与宇文倩保持着距离。

待得丫鬟讲完之后，宇文倩愣是憋着满腔怒火，冲她挥挥手，声音冷冽道：“你继续回去监视，不要放过郭业任何的一举一动。”

“喏！”

丫鬟亦是心有惧色，匆忙转身离开。

嘭~

宇文倩突然反手一扫，将软塌上的一个靠枕扫落在地，怒不可遏地咒骂道：“好你个郭业，居然早早便在东厂中埋下了暗棋，倒是本王妃小瞧了你的心思。哼，本妃这个计划势在必行，岂是你说不支持就不支持的？云裳！！！”

“属、属下在！”

听着宇文倩一声呼喝，云裳怯弱地站了起来，战战兢兢应道：“主人，属下在！”

宇文倩吩咐道：“你替我传令下去，让几位东厂主事严查东厂内人员名



单，给我一个地严格排查，看谁有所可疑，谁便是郭业早早布置下的暗棋。跟他们说，宁枉勿纵！！”

“喏！”

云裳恨不得现在就离开此地，急急再次穿起绣鞋，准备跑出去。

“慢！”

宇文倩骤然喝住云裳，突然一语双关地对她问道：“明天晚宴之后，我要将你派上用场，你可有怨言？”

“啊？”

云裳自然能听懂宇文倩的话中意思，没来由地，脸颊一阵酡红心里臊得慌，重重点了下头，呖语如蚊声般嗯了一声，便匆匆离去。

宇文倩见着云裳跑远，眼中泛起一股怪异，盯着殿门口方向自言自语道：“郭业，我就不信你有这好定力。哼，本妃宁可相信这世上有鬼，也不会相信你郭业这张破嘴。支持与不支持，还真不是你说了就能算！明晚宴席，咱们走着瞧！”

## 第708章宴后的变故

隔日，黄昏时分，宇文倩便派来车马到王府，请郭业进吐谷浑王宫前去赴宴。

当然，这次吐谷浑王宫内的御宴，还是以慕容延这个傀儡可汗的名义邀请，而郭业的身份亦是奉大唐皇帝出使吐谷浑的大唐使节。

宇文倩不是傻子，还没嚣张到得意忘形的地步。尽管如今的吐谷浑朝野她说一不二，但大势未定之前，有些东西始终无法堂而皇之地摆到桌面上来示众。

王宫在白兰城的正中心，离王府不远，郭业并未带其他人赴宴，仅仅让刘振轩随行左右。

离王宫还有一小段路，在车上，郭业特意嘱托刘振轩道：“振轩，看情形这次本侯要在吐谷浑呆上一阵子。你给我记住，如果今后有什么机密之事要跟我说，一定要记得避开王府内的那些仆役丫鬟，谨防隔墙有耳。”

刘振轩不明所以，低声问道：“侯爷，莫非此次在吐谷浑还有人想对我们不利？噢，王府内的仆役丫鬟都是东厂的倩夫人一手安排，莫非她想……她？怎么可能？”

说话声戛然而止，刘振轩一副不可置信的口吻质疑着。

郭业并未过多向他解释，相反，他耸耸肩笑了笑，说道：“振轩，小心谨慎无大错，你说呢？别问了，反正多留点心眼比麻痹大意要来得强。”

刘振轩一听郭业这般说，心里大概其会意了一些东西，突然惊叫道：“可是侯爷，昨天你与王伯当谈话之时，属下只是戒备了厅堂外，并未搜索内堂找是否藏匿有人偷听。瞎了，这可咋办？”

郭业嘴角微微一翘，冷笑道：“人，肯定是有，不过就算有人偷听也无所谓。我就是想通过她的嘴巴，将有些话带给宇文倩，我还省了大费周章的功夫呢。”

“这边要防备人家，那边又故意让人偷听，侯爷，你这是啥意思？可把我给整迷糊了。”

“甭问了，我自有主张。”

哒哒哒哒哒~

马车突然适时而停，车外传来一道恭声：“使节大人，到地方了，可以下车进王宫了！”

“嗯，好，振轩，下车，你随我进王宫赴宴，看看人家吐谷浑的王宫御宴吃得是啥好玩意，让你小子也打打牙祭。”

“那感情儿好啊，哈哈，也让属下跟着长长见识！”

说罢，刘振轩搀扶着郭业下了马车，王宫大门口自有宫里人在等候着，领着他们进了吐谷浑王宫，前往赴宴拜见新可汗慕容延。

吐谷浑王宫跟长安的皇宫自然没有可比性，在郭业看来，尽管王宫的建筑风格和设计都是在模仿隋唐两朝的皇宫而兴建，但还是略显寒碜。

此次御宴就设在吐谷浑朝政堂上。

进入堂中，郭业不仅看见了高高在上的新可汗慕容延和云裳王妃，还看见了宇文倩、王伯当位列席上。自然，免不得也有吐谷浑的一干王公大臣。

吐谷浑乃是大唐的臣国，因此郭业这个大唐使节自然水涨船高，成了名

副其实的天朝上差，地位超然。

拜谒慕容延这个傀儡可汗之时，不仅不用纡尊降贵屈膝下跪，当他掏出李二陛下的圣旨之时，还引得慕容延噌噌噌跑下王位，下来堂中接旨。

而其他一千王公大臣皆是下跪接旨，不敢托大。

郭业诵读完李二陛下的圣旨外，还拿出了李二陛下此次让他带过来的礼单。礼单之上记录着此次郭业带往吐谷浑的一干贺礼，乃是李二陛下恭贺慕容延顺利承继可汗之位的礼品。

郭业发现，面前的慕容延一副面黄肌瘦，眼袋浮肿的模样，看来这个傀儡可汗也够衰啊。

这副鬼样子就是典型被酒色掏空身体的征兆啊，八成宇文倩不是给他安排了如云美女侍候着，就是整日沉迷醉生梦死中。

自造孽，不可活，苍蝇不叮无缝之蛋，该啊！

待他面呈完礼单，一并转达完李二陛下的贺词与祝愿之后，慕容延畏畏缩缩地看了眼盘腿端坐在左侧酒席上的宇文倩。

宇文倩面带微笑地站起身来，冲郭业似模似样地拱手称道：“大唐皇帝的美意和祝愿，我家可汗已然收到。请使节大人回复大唐皇帝陛下，吐谷浑国自然永远臣服天朝上邦，永远都是大唐的臣国。大唐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霎时，一千吐谷浑的王公大臣皆是竞相站起来，朝着长安方向遥遥恭祝：“大唐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

郭业自然知道宇文倩这是在作戏，也是一本正经地回复道：“本侯定会将慕容延可汗的诚意，还有诸位大臣的忠心，一并转达吾皇陛下。”

“好了！”

宇文倩俨然一副话事人的模样大手一挥，顺带着紫红袍袖咧咧作响，而后冲慕容延说道：“可汗，既然诸事已了，您是不是应该回到王位上，宣布御宴开席了呢？不能老让大唐使节大人立于堂下，是吧？”

“对对对对~~”

慕容延这个孬货连连点头称是，转身匆忙跑上台阶回到王位，然后伸手冲郭业请道：“天朝上差请入座！”

而后，冲朝政堂外吆喝了一嗓子，喊道：“奏乐.....献舞.....开席.....”  
叮叮当当~

一阵悦耳的丝竹管弦奏起，不时编钟敲响，一群穿着吐谷浑独有民族服饰的歌姬涌入堂中，翩翩起舞起来，真有几分乱花迷人眼。

紧接着，宫人抬着一架架金灿灿的烤全羊，摆放在酒案，供人分食。

郭业独坐一案，案上除了码放着一坛坛的美酒之外，就只有几把看似锋利无比的匕首，确切地说，应该是餐刀。

因为这小刀是专门拿来割架子上的烤全肉而用。

这倒是与长安御宴不同，地域不同，习俗不同，风情亦是不同，各有千秋。

一时间，乐奏响，舞跳起，觥筹交错频频敬酒劝杯，貌似一副钟鸣鼎食之景。

身为此次御宴主角的郭业，自然免不得被人围着敬酒劝酒。

不过说来也怪，这些吐谷浑的王公大臣们就跟有了心生默契一半，频频

就针对郭业一人敬酒，貌似要将他灌醉方肯罢休一般。

吐谷浑民族，这是一个善饮豪迈的民族，面对着汹涌如潮的轮番敬酒，郭业这个大唐使节自然不能胆怯认怂，不能堕了大唐人的威风，统统一律接下。

酒国无第一，论量逞英豪！

能喝，敢喝，玩命儿了喝，方显酒国好汉之本色。

不过这喝酒就跟打架一样，凶的怕狠的，狠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这群吐谷浑王公大臣拼起酒来就跟不要命似的，蜂拥而上。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腿，猛虎也怕豺狼多，渐渐地，郭业略显招架不住了……

自告奋勇替他挡酒的刘振轩，第一个不支倒下。

紧接着，

第二个替他挡酒的王伯当，也醉倒在地，不省人事。

可偏偏这群王公大臣们就跟牲口似的，愈战愈勇，倒下一个接一个，频频跟郭业这位天朝上差继续拼酒。

饮到最后，

嘭！

咣当~~

自称千杯不醉的郭业将手中的空碗脱落在地，醉倒在了这些牲口的群攻之下，彻底败下阵来。

在他倒地的刹那间，他的脑子还有最后一点点意识之时，心中唯有一个遗憾：“麻痹，早知道今天会有这番拼酒，就应该把三百亲兵也一起带进宫来吃他狗大户，失策了！”

不过遗憾归遗憾，醉倒是不争的事实。

一次轰轰烈烈的，富有吐谷浑民族特色的御宴，就这般告一段落下来。

高坐在王位上的吐谷浑可汗慕容延，今天也喝了不少，眯着眼睛一副醉醺醺的模样看着身边的王妃云裳，连连打了三个酒嗝儿，满口酒气地张罗道：“爱妃，本可汗醉了，你，你，爱妃陪我回寝宫，睡，睡觉去！”

云裳闻之，看了眼堂下清醒十分的宇文倩，似是征询着她的意思。

只见宇文倩突然站起身来，冲慕容延冷笑笑道：“既然可汗醉了，就先回寝宫歇息去吧。至于云裳王妃，她还有其他事情要做。”

“哦……”

慕容延一见宇文倩发话，顿时吓得醒了几分酒意，一副悻悻然的样子起身，低吟了一声，作势就要自个儿回去。

不过人还未走远，又听宇文倩冲云裳王妃喊道：“云裳，益州侯使节大人俨然醉了，你将他扶回你的寝殿内，侍候使节大人去吧。”

此话一出，所有王公大臣相继一愣，不过一个个却是扮作鸵鸟，愣是假装没听见似的低下了头去。

倒是血气方刚的慕容延听罢，顿时止住脚步，显然受了极大的羞辱般，勃然大怒地冲宇文倩喝道：“你……倩夫人，这怎么可以？云裳乃是本可汗的王妃！！！”

“怎么不可以？”

宇文倩目光凛冽透着煞气，直射慕容延，意味深长地提醒道：“慕容延，莫非你当这可汗当上了瘾，忘了自个儿的身份了？”

慕容延脸色为之一滞，心虚之下不知如何应对。

宇文倩再次冲几名宫女大手一挥，下令道：“你们几个，送可汗回寝宫歇息去吧，快去！！”

“喏~~”

很快，慕容延便在几名宫女的簇拥下，频频回头依依不舍地看了几眼云裳王妃，发现自己心爱的王妃居然也对自己置之不理。

霎时，他的心中充满了怨毒，对宇文倩，对满朝的王公大臣，甚至是对自己最为宠爱的王妃云裳，无不咒怨。

慕容延一走，宇文倩又冲云裳王妃冷声喝道：“云裳，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将益州侯扶进你的寝殿去休息？你听好了，将他给本夫人侍候好了，侍候舒服了。别忘了本夫人昨天夜里交代你之事！”

“嗯，云裳记得真真儿~”

说罢，她双颊酡红更添万分娇艳，仿佛要滴出水儿来一般，步态轻盈地走向郭业，然后吩咐身边两位宫女将其搀扶起，徐徐领向自己平日歇息宿夜的寝殿方向。

## 第709章推倒云裳王妃

殿外夜色清冷，寝殿中却是暖意融融，丝毫没有凉意。

围绕在寝殿内四周，摆放着数十盏蜡台，台上烛火摇曳跳动，如黑暗中的精灵，将整个寝殿映照得一片暖色。

轻纱帷帐如天花散花般垂挂下来，将床榻笼罩于其中，烛光透过轻薄的纱帐映射在床榻上，与花团锦簇的衾枕相映成趣，暧昧使然。

酒醉朝政堂上的郭业被云裳王妃搀扶回寝宫，盖着衾被卧于床榻上，睡了好是一会儿。

悉悉索索，衾被下的郭业微微动弹。

“喔儿……”

一道微弱的呻吟从他口中发出，缓缓睁开沉重的眼皮，显然从酒醉中艰难醒来。

郭业素来都有酒醉三分醒的习惯，此时，他尽管醒酒之后头疼欲裂，但是很快，脑子便清明过来。

入眼之处，白色纱帐，花团锦被，这是……床！

而且，还不是自己的床，看这色调更像是女人家的闺房。

他忆起之前还在朝政堂中与那群吐谷浑王公大臣拼酒来着，然后被那群牲口轮番上阵……再然后，醉了，最后，貌似不省人事，啥也不知道了。

这不是我的床，这是女人家家的闺房，莫非着了宇文倩这疯娘们的道儿？

一想到这儿，他心中骤然紧张起来，脑子彻底从半醒半醉中清醒过来，噌的一下~~

他火急火燎，猛然甩手一把将衾被大力掀开，我草，谁尼玛把老子的衣服扒干净了？

浑身赤条条，通体光溜溜，从头到脚，被人扒得一缕未遮。

日，谁干得？

他下意识伸手将胯下的小鸟和蛋蛋捂住，心中暗骇，莫非酒醉不省人事之时，哥们被人逆推强上了？

不……不会吧？

他眼神闪烁不定，无意中瞟到帷帐之外……。

哗啦~

他伸手撩开轻纱帷帐望去，只见镶嵌着一面巨大铜镜的梳妆台前坐着一个女人，因为背对着自己这边的缘故，看不见对方的容貌，依稀只有一道倩影。

对方手中正拿着一把木梳，对着铜镜自顾梳拢着垂在肩上的青丝。

虽然看不到这女人的容貌，但是郭业对这道背影和她身上所穿的襦衣袄裙，甚是熟悉。

并非别人，正是吐谷浑王妃——云裳。

确定了女人的身份之后，他又环顾扫视了眼这房中的陈设，不用说，自己如今还身处吐谷浑王宫中。

兴许是郭业这边的动静惊醒了正全神贯注梳拢秀发的云裳王妃，只见她子然起身，转过身来望着郭业娇声喊道：“益州侯，您醒了？”

说罢，人已经悄然地来到床榻前，掀开帷幔自顾坐了下来，目光炯炯地打量着郭业。

赤身裸体光屁股的郭业被云裳这么一打量，羞耻心作祟下立马将衾被裹在身上，疑声道：“是你将我带到这儿来的？谁替我脱得衣服？”

“扑哧～”

云裳见着郭业一副羞臊尴尬的模样，忍俊不禁下莞尔一笑，冲他抛了记媚眼，嗔道：“益州侯酒醉朝政堂，妾身奉了倩夫人之命，将你移步来我寝殿中歇息呢。至于是谁替侯爷宽衣来着，呵呵，这偌大的寝殿中只有你我二人，除了妾身之外，侯爷认为这还能有谁呢？”

云裳一道媚眼，满脸媚态，顿时令郭业一阵心神枉然，暗暗啐了口，尼玛的，真是条骚狐狸，小浪蹄子。

啐罢，他重新审视了下云裳，满头秀发纹丝不乱，妆容亦是没打花，而且襦衣袄裙也都是没有褶皱，心中暗道，莫非这娘们只是脱了哥们的衣服，并未将我糟蹋了？

随即，他弱弱地问道：“云裳王妃，那啥，你没对本侯爷怎么样吧？”

“咯咯咯咯～～”

云裳掩嘴先是轻笑，轻笑一番后欲罢不能止不住，最后竟是笑得花枝乱颤，胸前两团白兔颤颤不已，看得郭业一阵晃眼，嘶……还挺有料！

笑过之后，云裳轻弹一指，似嗔似怨似调侃般说道：“侯爷，您都不知道自个儿刚刚醉成什么样儿了，妾身就是有那个心，您也没那个力呀。妾身给您宽衣解带之时可是套弄了几下，呵呵，您那地方……唔……软虫一般抬不起头来呢。”

喇～

饶是郭业脸皮厚如城墙，但听着云裳这般赤裸裸的调戏，还是禁不住一阵老脸臊得慌。

不过更多的还是因为云裳说他胯下小弟弟跟软虫一样抬不起头来，妈蛋，说男人怎么不中用都可以接受，就是不能说那地方不行，这也太欺负人了！

当即，郭业脸色一拉，不悦道：“扯淡！老子刚才醉得跟条死狗一样，啥也不知道，好赖话自然都由你怎么说了。你再试试，你看本侯爷到底行，还是不行？”

“真的？”

云裳目光流转在郭业的脸上，突然反手一扯，将郭业裹在身上的衾被掀飞开来。

可怜的郭某人，再次赤条条地曝露在空气之中。

就在郭业还震惊着云裳的胆大妄为之时，对方的嫩白纤细的小手已经碰到了他的胯间，盈盈一握……

霎时，一股温润滑嫩的感觉通过下身直接传递到郭业的心头，迅速蔓延至全身。

雄风大振，居然可耻地硬了！！

气血翻涌，心头骤跳，郭业咕咚咽下一口唾沫，呐呐问道：“那啥，云裳王妃，你这是干啥玩意？”

“你说我想干嘛？”

云裳满是媚态的小脸凑近到郭业鼻尖儿处，吐气如兰地说道：“侯爷，原来你真的很行呢。”

一句很行，如洪水猛兽一般再次刺激到了郭业，顿时让他胯下郭小弟坚硬如铁，烫如火钳。

对着美女的夸奖，郭业本来想着还上一嘴，彰显臭美一番，可话到嘴边，居然变成了一道无尽舒爽的呻吟：“呃……舒……舒服！”

原来，云裳已经将脸颊下移到他的胸膛位置，羞赧香腮蹭着他的裸胸，娇艳欲滴的檀嘴一口含住他的乳头，或吸或嘬或舔舐，十八般解数轮番上阵。

死了死了，要死了！

郭业在云裳主动挑逗刺激下，一边暗暗舒爽，一边呼吸凌乱急促起来，显然被云裳的这番突然袭击搞得自乱了阵脚。

“云裳王妃，你这是玩火，你知道不？”郭业一边在云裳小嘴小手双管并用下的享受着，一边断断续续地呻吟着，“嘶，云裳王妃，你这样很容易出事滴，到时候出了事儿可别怪本侯没警告你啊，哟，慢点，嘶……”

“咯咯，侯爷。”云裳稍稍停下嘴上的功夫，嗔道，“到了这个时候您还装什么装啊？你不是说自己很行吗？试了才知道呢！侯爷，难道您不觉得，在异国王宫的寝殿中，将异国可汗的王妃狠狠压在胯下，不是莫大的享受吗？”

“嘶啦……”

一道刺耳的撕裂声骤然响起，双眼充血的郭业不待云裳王妃说完话，便将她的襦衣狠狠撕开，露出了贴身裹身的粉红肚兜。

随后恶狠狠地说道：“娘的，这是你自找的，本侯就随了你的心愿。你看老子到底行不行？”

都说财乃身之胆，酒者色之媒。

俨然，酒醒之后的郭业在残余酒精的催化下，在云裳言语和身体的挑逗下，已经失去了防守。

再说了，在云裳这个又是人妻王妃，又是绝色美女的挑逗下，郭业如果还坐怀不乱柳下惠的话，那真是出门都要遭雷劈啊！

因为过度装逼者，自有天收！

嘶啦嘶啦，又是几道布帛的撕裂之声，郭业已经将云裳的襦衣袄裙撕烂在地，将她剥得白白净净滑嫩如小羊羔子般，横抱于怀忠如白玉观音般一尘不染。

他化被动为主的，双手游离在云裳的周身，将她抚摸慰藉得娇喘连连，颊生绯红，眼神更是迷离神失。

调情得火候已足，差不多可以水到渠成之时，郭业有些戏谑地看着沉沦在情欲中的云裳，问道：“云裳王妃，你平日跟那慕容延是怎么交媾的？”

“呃……侯爷怎么好端端，呼呼，呃……怎么问起这个来……”

“啪~！”

郭业狠狠扇了下她的翘臀，恶声道：“让你说你就说，哪那么多屁话？”

云裳微微吃疼，老实回道：“那个废物早被酒色掏空了身子，自，自然是妾身在上他在下了。呀，侯爷，你要干什么？”

迷失中的云裳突然感觉身体貌似被举起放下，整个人脸朝下背朝上地被郭业狠狠压在了身下，而那根烧红了铁棍一般的東西，正顶着自己的香臀。



郭业又是啪的一声，扇了一下云裳的香臀，然后将她半跪式地硬拉扶起来，说道：“嘿嘿，今天爷们让你尝尝别的姿势，教教你怎么跪着唱征服！”说罢，不顾云裳地扭捏挣扎，就要从后而进直捣黄龙……

突然，轰轰轰轰！！

殿外传来一阵拍门之声，响起一道破锣嗓门：“云裳，爱妃，本王醒酒了，快随本王回寝宫歇息去吧！”

这是慕容延的声音。

不过殿门外好像有人在把守，好像有宫女在外头阻止慕容延的进来，宫女的声音骤然响起：“慕容延可汗，您不能进去，倩夫人有过交代，今晚您必须在自己寝宫中宿夜。”

“不行，本可汗今晚要云裳爱妃侍寝。”

“呵呵，可汗，这是倩夫人亲口交代的，您还是回去吧。”

……

殿内，床上，郭业正要直捣黄龙，却被慕容延这孙子打了岔儿，停下了腰身一送的动作。

而背对着郭业，翘着香臀半跪着的云裳王妃自然也听见了门外的动静，霎时从欲海中强行拔出，皱着眉头自言自语道：“他怎么来了？侯爷，要不容妾身出去敷衍一番，将他打发走？”

郭业看着云裳美人翘着屁股半跪在自己面前，又想着被人阻止在殿外的慕容延这小子，心中邪念一起，坏坏笑道：“不用打发，让他呆着吧。他在外头瞎闹，正好可以给咱俩助助兴！”

云裳不解，刚想起身回头问郭业什么意思，突然那——

她发觉双臂被郭业从后面狠狠把住，如套起了紧箍一般无法动弹，心里一慌，俨然猜到了郭业想干什么。

当下，大呼：“侯爷，不可以，不能这样干！啊，啊，啊……”

随着后面郭业的腰身狠狠一松，黄龙已入，蓬门大开，一道撕心裂肺地疼痛从云裳的口中厉啸而出，穿金破石一般环绕在整个寝殿内。

砰砰砰砰砰～～

被阻住殿外的慕容延闻声，心急如焚地拍门叫道：“爱妃，你怎么了？怎么回事？让我进去！！！”

“对不起，可汗，倩夫人有过交代，今晚您不能见王妃。”

“混账，王妃在里头痛叫，若是出了什么事，你可吃罪得起吗？”

“对不起，可汗，倩夫人有过交代，您还是请回吧！”

“混账，混账！”

……

……

殿内，床榻中，云裳王妃半跪在床榻上痛苦呻吟，郭业把着她的双臂欺压在她的身后频频耸动，卖力驰骋。

随着郭业腰身一进一退的频率徐徐加快，随着云裳的呻吟由痛苦转为享受，两人已然渐入佳境。

至于殿外慕容延的叫嚣跳脚，两人浑然不理，权且当作一番催情的调剂。

## 第710章拔屌无情郭小哥

帷幔下，云裳承欢郭业胯下，低承婉转潺潺呻吟宛若一曲凤求凰，两人足足鏖战一宿。

天微亮，战已休。

衾枕被扫落在床榻下，地上凌乱横陈着撕裂的衣裳褰裤，两人赤身裸体相拥而眠在湿漉漉的床褥上，无衣蔽体，

坦诚相待，无不尽显一片浓浓的淫靡之色。

至于在外头跳脚狂拍殿门一宿的慕容延，估摸着人也困了，嗓子也喊哑了，黯然伤神地早早返回寝宫歇息去了。

昨夜里头又是床榻摇晃咯吱声，又是云裳吞天吐地痛并快乐着的呻吟声，更是一阵肉搏啪啪声，慕容延虽是傀儡，却非傻子，自然明白里头到底在干嘛了。

想想，丈夫在屋外干着急上火，媳妇却在屋里明目张胆地偷人，与奸夫尽情欢愉。

慕容延岂能好受？傀儡也是男人，多少也有那么一丁点可怜的自尊。

.....

.....

鸡鸣早早过了三巡，日头当空高悬，虽为日上三竿，天色却已然大亮。

外头阳光透过窗台投射进屋内帷幔中，刺眼的阳光扎得两人一阵不舒服，相继悠悠醒转。

云裳修长光洁的双腿如水蛇一般，从后头径直缠住郭业的腰板，胸前两团凶器不断蹭弄着郭业的后背，尤其是那两颗坚挺的红豆不断挑拨，让异样的感觉再次袭上郭业心头。

嘎吱嘎吱~

郭业翻转身子正对着云裳，见着这女人还是一脸媚态，心中又是微微泛起涟漪。

都说一日之计在于晨，这男人的阳气在大早上也是最足的。

胯下的郭小弟再次一柱擎天，可耻地硬了。

郭业用充满欲望的双眼打量着云裳，吐气如潮，灼热的呼吸声如云翻浪滚，手上渐渐不老实起来，再次开始一阵抚摸.....

而云裳显然也感受到了郭业的情动，特别是胯下郭小弟异样的变化，恍然明白自己又撩拨起益州侯的欲求来了。

可是昨夜被郭业一番无情地摧残，她的后庭仍旧隐隐约约有着撕裂的疼痛。这种情况下，如果再来一场狂风骤雨，肯定是万万不行的。

一念至此，她突然心里一阵害怕，甚至是恐慌，急急忙忙将柔若无骨地双手抵在郭业的胸膛上，努力将其推开，骇然道：“侯爷，不，不行，妾身昨日后庭初开，旧患未愈，今日承欢委实再也消受不起。求侯爷怜悯则个！”

“呵呵，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没想到云裳王妃的后庭花居然还是初次，紧实的很呐。”郭业猥琐一笑，调侃道，“既然后面不行，那咱们今天换个地方换个花式，你不是喜欢观音坐莲这个调调么？今天，爷就委屈委屈自己一次，让你坐上一次莲，哈哈，来吧！你不是说爷不行吗？你再试上一试，爷们到底行不行。”

说着，郭业缓缓坐起身来，说话间就将云裳王妃强行扶起，一手托起她的翘臀准备继续倒行逆施一番。

可谁知云裳王妃这次并不配合，而是快速挣扎逃离出郭业的魔爪，如狡兔般窜到床榻的一个角落，忽然媚笑连连，痴痴说道：“侯爷，妾身认输了，以后再也不敢说侯爷不行了。”

言罢，云裳神情渐缓，柔声劝道：“侯爷，来日方长，只要您肯答应妾身一件事情，今后这寝殿随你宿夜，妾身也随你蹂躏。即便您想旦旦而伐，妾身也无不照做，随了你的心意。如何？”

“哈哈……”

郭业放声大笑，脸上仍旧挂着一副淫靡色相，不过心中却是缓缓冷静了下来，竭力将燃起的欲望挥散，直至熄灭。

他暗暗感叹，果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啊，这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午餐，更没有天下掉馅饼这种好事。

欲有所求，必有所施，昨夜云裳陪自己的一场风流，应该还是宇文倩这娘们刻意安排的。

当即，他勾勾手示意赤身蹲在角落的云裳过来。

云裳乍见心喜，暗中窃喜道，看来夫人说得没错，这天底下的男人哪有不爱美色的？世上哪有不偷腥的猫儿？

随即，屈膝匍匐着身子，如小野猫似的爬到了郭业跟前，一脸暧昧之色。

郭业低头看着光背爬如弓形的云裳，问道：“你是不是想让本侯答应，答应你支持你们夫人那个吞并蚕食西域诸国的计划啊？”

云裳更是笑得灿如夏花，继续如猫娘似的匍匐在郭业跟前，抖动着高耸的丰乳，翘挺着硕大的肥臀，连连点头应道：“看来昨日王伯当将军跟侯爷提过此事了，侯爷可是考虑清楚了？我家夫人厚意绵绵，诚意真真儿，希望得到侯爷的支持呢。”

郭业心道，装什么装，昨天王伯当和老子说得话，还有老子的态度，估摸着你们早就知道了，真是贼心不死啊。

不过他未将心中想法表露出来，而是反问云裳道：“如果我支持你家夫人的计划，她又能给我什么好处？云裳王妃，她不会天真无知想当然地认为，让你陪我侍寝，就能得到我的支持吧？呵呵，说句不怕得罪轻侮你的话，像云裳王妃这样的美娇娘，得之固然令人心细，可是，我郭业如今贵为大唐益州侯，又蒙受大唐皇帝宠信，在繁花似锦的长安城中，想要什么样的女人会没有？”

说到这儿，郭业眼神犀利地盯着云裳的脸蛋，沉声道：“仅仅凭你，还真不值得令我冒这么大的风险，在长安城中为她宇文倩摇旗呐喊。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的买卖，我郭业从来不干！”

云裳一听，非但没有恼怒，眼中反而流露出喜色，因为郭业越是这样，越肯狮子开口索取回报，表明这事儿成的机率越大。

于是，她急急说道：“我家夫人说了，只要侯爷肯答应此事支持她的计划。事成之后，不仅妾身归于侯爷，就连远在吐蕃布达拉宫中的花容王妃都是侯爷您的。我们姐妹俩可是深谙床第之道哦，到时候妾身与花容一齐上阵侍候，效仿娥皇女英同帝舜般侍候侯爷您，岂不快哉？”

郭业清楚云裳口中的花容乃是何人，正是宇文倩安排在吐蕃松赞干布身边，暗中下曼陀罗毒的另外一个美女间谍。

云裳想衣裳花想容，这宇文倩倒是取得好名字。

他听出了云裳的大概其意思，无非还是宇文倩用色诱的手段许诺于他，只要他愿意支持计划，事成之后就把云裳和花容这两个女人送给自己。

想想，跟两个异国王妃搞双飞，这噱头的确够大！

随后，郭业托腮不再说话，而是面露沉思，呵呵，宇文倩也太小瞧哥们了，真以为哥们是钻进女人裤裆里拔不出来的色胚子？

云裳不知郭业如何做想，见着他陷入思索，以为他不满意这个价码，立马又补充道：“侯爷，我家夫人还交代妾身跟您说，只要事成之后，定会从吐谷浑、吐蕃等国的国库中筛选出一部分金银财宝，拱手相送于您作为报答。”

郭业冷笑一声，问道：“就这样？还有呢？别吞吞吐吐，一并统统说完才好。”

云裳脸上又是掩不住的一喜，最后说道：“当然，我家夫人还让妾身转告，事成之后，她将会主动脱离出东厂，将东厂原原本本交还到您的手中。这应该是侯爷您最想要的东西吧？”

云裳不说这个好，一说起东厂，郭业心中立马火冒三丈，暗暗骂道，宇文倩这个臭娘们真他妈好算计，将东厂收归己有摘了桃子，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拿老子的东厂作为交易的筹码来跟老子许诺。

草，还有没有比这还不要脸的？

越想越气，再看到云裳眼中流露出那股得意之色，他陡然出手——

呼~~

只见他伸手探爪如巨钳一般牢牢掐住云裳粉嫩的脖颈，吓得云裳王妃脸色尽失，惊得她瞪大双眼，呼吸极为困难地喘着大气，艰难骇道：“侯、侯爷、您、您这是要干什么？？？”

云裳说什么也想不到，刚才还一脸温煦暖色，神情尽是色迷迷的郭业，居然会在这么快的时间里拔屌无情，翻脸出手。

郭业冷笑一声，掐着云裳的喉骨将其拉到自己跟前，半点也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面目狰狞地喝道：“云裳，你算什么东西？你又以什么身份跟我谈判？你只不过是宇文倩一枚棋子，一只筹码罢了！”

嘭~

郭业松开钳手一把将云裳推倒在床，冷笑道：“你也只配跟我上床欢愉一场，谈条件论交易，你还不够格儿。去，你现在就去把宇文倩给我叫过来。”

说着，郭业不顾云裳的惊魂失魄，再次脸颊凑到她的琼鼻尖儿，冷冷说道：“你现在就回去跟宇文倩说，让她自己一个人过来，顺便让她拿套干净衣裳过来帮我换上，老子就在这儿赤身裸体坐着等她。她什么时候亲自进来替我更衣，我便什么时候与她商谈计划。”

云裳听着郭业的这个无理要求，连连摇头惊叫道：“你赤身裸体在这儿，再让夫人进来？你还要让夫人亲手替你更衣换服？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夫人不会同意的！”

“呵呵，同不同意，你说了不算！”

郭业指了指花容尽失的云裳王妃，戏谑道：“她宇文倩如果想成大事，又岂会拘泥这些小节呢？她不是挺能装，不是素来都是冷冷淡淡待人吗？我倒

要看看她能矜持到几时，滚，现在就把宇文倩给老子招来，过时不候！”

## 第711章调教宇文倩

云裳王妃抿嘴咬牙苦思冥想一番，对于郭业这个要求端的是无计可施，无奈之下只得从床榻上下来，随意从柜中挑来衣裳穿起，飘然出了寝殿寻宇文倩而去。

郭业目视着云裳离去后，嘴角噙笑浮起一道得意之色，随后大大咧咧地盘腿而坐在床榻上，屌蛋挂刀般耍起浑来，真的连件遮羞的底裤都懒得穿，就这么盘膝而坐，等着宇文倩这娘们的到来。

换做平日，他肯定不会也不敢这么肆无忌惮，这是变相地在羞辱，甚至践踏宇文倩的底线。

但是今日不同往日，如今宇文倩有求于他，他相信这可恶的疯女子肯定会顺从自己，会遵照自己让云裳的传话，给自己送来衣服面谈计划一事。

因为这个女人已经被仇恨蒙蔽了心智，入了魔障。只要能达成所愿，她绝对会不拘小节。

再说了，不好好羞辱这个女人一番，焉能出得了心头的那口恶气？

至少也让这女人知道，郭小哥亲手栽种的桃子岂是那么容易摘取的？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一道倩影飘然而至，进了寝殿大门。

适时，殿门嘎吱嘎吱地重新被推合上，嘭的一声，彻底关严实。

双手捧着一套衣裳的宇文倩，面罩寒霜地走入殿内，来到郭业跟前。

对于床榻上衣不蔽体一丝不挂的郭业，她仿佛视若无睹，双手一推将手中的衣裳扔在郭业的身上，冷声道：“时间匆忙一时找不到合你身的衣裳，这是王宫内廷为慕容延量身订做的新衣裳，你且先凑合穿上吧！”

袍衫直接甩到郭业身上，巧巧地将他那不知羞耻暴露在空气中的下身彻底遮掩住。

郭业看着宇文倩还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嗤笑道：“你什么态度？这就是你求人办事的态度吗？还是说云裳王妃没把我让她带的话与你讲明白？别废话，赶紧过来，替我更更换服！”

“你……”

宇文倩闻之娇颜愈发阴冷，双眼冒着点点寒光地直视着郭业，喝骂道：“大胆郭业，你竟敢如此羞辱本王妃？”

“狗屁王妃，你还好意思提你这齐王妃的头衔？真是笑话！”

郭业耸耸肩，撇了撇嘴角，冷笑连连道：“宇文倩，你这齐王妃的名头可吓不倒老子。你当真以为是什么护身符呐？依我看，跟催命符无异。我倒是要看看，李二陛下若是知道他的弟媳齐王妃还苟延残喘苟活于世，会是一番什么态度呢。”

话里夹枪带棒透着威胁，宇文倩顿时有些气弱了下来，这正是她被郭业捏在手中的七寸命脉。

不过素来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她又岂能那么容易就范？

她仍旧站在原地远离床榻，与郭业保持着距离，沉声说道：“益州侯，你莫要欺人太甚！”

“哟呵，你还有怨言了？”郭业眉头一挑，直言不讳道，“宇文倩，你摘了老子的桃子，暗中将东厂易主，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不要欺人太甚？我才是苦主，好吧？少说废话，过来替我穿衣服，从头到脚都一一给我穿上，今天少

不得我也要享受一番被齐王妃服侍的滋味儿。不然的话，呵呵，一切都免谈！”

“你想借着此时要挟羞辱本妃？休想！！！”

宇文倩见着郭业如此负隅顽抗，不由使出杀手锏，反过来威胁道：“郭业，你也知道东厂如今牢牢掌控在本妃的手中了？那你还敢如此肆无忌惮提这非分要求？郭业，别说本妃没有提醒你，如今东厂早已不听你使唤，而且这里也并非长安，乃是吐谷浑白兰城，容不得你耀武扬威。”

郭业心中冷笑，这就开始明枪明刀地摊出底牌，撕破脸皮开始威胁上了？

不过他早有应对，径直回应道：“宇文倩，我知道这里是吐谷浑，也很清楚自己身在白兰城。但是你别忘了，王伯当的一万野狼军正拱卫着白兰城，你自个儿掂量掂量，王伯当还有野狼军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还有，你只要第一时间无法置我于死地，谁会最快知道我陷入险地的消息？我告诉你，就是不足千里之外的西川都护府。你觉得西川都护府的康宝、庞飞虎他们得知消息后，会不会立马派兵攻入吐谷浑，前来营救我？真要上了战场硬碰硬，你这吐谷浑几万纸糊的兵力还真不够看的！”

说到这儿，郭业清楚发现宇文倩神情为之滞，刚刚还一副胜券在握的脸色缓缓退散，他趁热打铁叫嚣道：“如果能惊动西川都护府那边派兵攻打吐谷浑，你觉得长安那边需要多久收到吐谷浑国内的情况？到最后惊动了李二陛下，呵呵，宇文倩，你觉得你还有几成胜算？还有，还有，还有哦……”

郭业故意连说三个还有，刻意营造着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气氛，继续说道：“你不是说东厂已然被你掌控于手中了吗？那你可敢与我赌上一赌？信不信我能在最短时间将东厂彻底瓦解，将整个东厂搞得土崩瓦解？我想，东厂应该是你那计划中不容忽视的一个环节吧？应该是你敢失心疯般制定这个丧心病狂计划的凭借吧？宇文倩，只需三五天，我能让你连最后的倚仗都失去，你信不信？”

说罢，郭业突然抄起遮掩下体的袍衫，狠狠一抛扔到宇文倩的怀中，厉喝道：“宇文倩，东厂对我而言，可有可无，大不了老子再重建一个。呵呵，你不是仗着东厂有恃无恐吗？那我郭业就先摧毁你的倚仗，你信不信，老子跟你闹上一出鱼死网破？”

嗡~~

宇文倩的脑中一阵混沌，显然被郭业的话给吓到，也震慑到了。

因为对方的步步分析和推测都直击她的要害，特别是最后郭业摆出鱼死网破的气势，要将东厂亲手毁灭，更是让她心中顿时陷入恐慌。

她知道无论是东厂的人员架构，还是东厂的情报网络，都是暗夜这些年精心筹谋和布置而成的，这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也正是因为有了东厂，她才能够如此顺利地将吐谷浑国玩弄于鼓掌之中。

如果没有了东厂的倚仗，正如郭业所推测一般，她的计划谈何实施？

如果她没有听到密谍回禀郭业在王府与王伯当的密谈，她完全不屑惮郭业的信口开河。

但是如今她从密谍口中亲耳得知，郭业当初为了防备暗夜的反水，早就在东厂内部扎下了暗桩，埋下了暗棋。

东厂探子和细作本来擅长藏匿潜伏，谁是人谁是鬼，本来就不易察觉。而且她昨天叫人整整排查了一天，愣是无法查出到底哪些人是郭业的暗棋。越是这样，她越觉得郭业当初埋下的暗棋甚为恐怖。

她很清楚现在郭业为何敢夸下海口，无非就是凭借着那些还未揪出的暗棋。

自从知道东厂藏有郭业埋伏下的暗棋，她就整日疑神疑鬼，惶惶不可终日。

因为她知道，这些暗棋随时都能被郭业启动，危害到自己，甚至如郭业所说，摧毁整个东厂。

不！！

宇文倩心中发狠，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本妃都不能失去东厂这道强有力的倚仗。

不就是替他穿衣服吗？赤身裸体又如何？我权且当他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

好，好你个郭业，宇文倩暗暗发下毒誓，今日之辱本妃刻于骨中，铭于心间，他日定当百倍奉还！！

心念至此，她俨然已经向郭业妥协，将郭业扔到自己身上的袍衫取下，说道：“好，我替你更衣换服。不过姓郭的，丑话说在，你如此咄咄逼人居然让本妃替你穿衣，哼，小心受不起折了寿！”

“哈哈……”

郭业赤条条光着大屁股从床榻上跳了下来，屁蛋晃晃地走到宇文倩跟前，恬不知耻地笑道：“宇文倩，我受得起受不起，你还真不用操心。你现在应该是尽心尽意地替我更衣换服，哄得我开心了，说不定我什么都应承于你，你说是不？”

见着郭业下体一团黑乎乎的丑陋在自己眼前晃悠，宇文倩忍住恶心撇过头去。

这是她除了丈夫齐王元吉以外，第一次看见其他男人的阳物。

更别提这个丈夫以外的男人，居然还不知羞耻赤条条地站在她的跟前，抖动着那团恶心丑陋的东西，大言不惭让她亲手更衣换服。

“喂喂喂。”郭业见着宇文倩别过头去，不由催促道，“你眼睛往哪里看？你不看着我，怎么帮我穿衣服？快点，咱也尝尝这齐王妃亲手服侍到底是一番什么滋味儿！”

宇文倩羞耻心作祟下，死活不肯扭过头来看着郭业，手中袍衫胡乱在他身上套起。

这古代人穿衣服哪有现代人穿T恤衬衫那么简单，无论宇文倩怎么弄，就是死活穿不上。

郭业看着这女人扭头矜持一副高傲劲儿，心里又是一阵不爽，尼玛的，你不是一直都摆谱儿，一副冷艳高贵不可方物吗？

今天，哥们就让你也接接地气！

想罢，他突然伸手一把摁在宇文倩的发髻上，强行将她的头扭转过来，喝道：“眼睛在哪里？好好看着老子，更衣侍候着！！”

宇文倩满头青丝被拔得生疼，这辈子哪里受过此等轻侮？

只见她双目迸出火来，娇斥道：“郭业，竖子尔敢？？？”



“别磨叽，少咋咋呼呼吓唬我。齐王妃，我告诉你，求人办事就要有求人办事的态度，态度绝对一切，懂不？速度，看着我，替我更衣换服！！”

## 第712章玩得就是你

在郭业凌厉的语言攻势下，在郭业软枪夹棒的要挟下，宇文倩将受辱的怒火竭力扼制，不断提醒着自己以大局为重。

一番思量之后，羞耻感正步步瓦解，她强忍着恶心看了眼郭某人胯下那晃荡放肆的丑陋，重新替他更衣换服起来。

因为郭业赤身裸体的缘故，宇文倩在替他更衣之时都是不断触碰着他的皮肤。

郭业曾在长安魏王李泰府上牵过她的小手，不过那只是应付场面时的权宜之计，顶多沾了些便宜，并未细细感受。

这次就不一样了，因为贴身替他换衣服的缘故，宇文倩那双嫩滑小手游走在郭业的每一寸肌肤上，那种异样的感觉不是简单拉拉小手就能体会出来的。

嫩滑柔软的感觉不断刷着每一寸肌肤，每每她的小手无意中轻抚掠过，郭业体内的燥热就加重一分。

很快，宇文倩心情复杂外加凌乱下，便草草替他换妥了衣裳。

随后，冷冷念了句：“好了！”

郭业此时虽然有些心猿意马，但心底还是清醒得很，还没到色令智昏的地步，窃笑道，这么快就完事儿？怎么可能这么便宜你。

随即，他故意伸展胳膊扭动一下腰板，摇头不满意道：“你这也太草率，太应付了事，你看好好一件袍衫让你弄得皱巴巴。你自己看看下半身的布料，皱皱巴巴跟梅菜渣似的，还有，你再看看腰间少了啥？”

郭业指了指地上一条鎏金玉带，说道：“替我系上束腰，不然怎么出门见人？”

“你……”

宇文倩明明知道郭业这是没事儿找茬，故意为难自己，但是奈何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谁让自己的计划需要他的支持和援手呢？

随即，她捡起地上的玉带就要替郭业束腰修身，谁知郭业突然伸出手来摁了摁她的头，声音低沉道：“蹲下，蹲下先把褶皱的地方摊平捋顺了。”

宇文倩心中直接将郭业祖宗十八代暗骂了一通，然后忍气吞声地缓缓蹲下身子，伸手替拍打起下半身袍衫的褶皱拧巴之处。

她蹲下身子之后，脸颊恰恰正对着郭业的下体隐私之处，不过她自己未曾注意罢了。

虽然隔着袍衫，但是她吐气如兰的呼吸还是透过缎子袍衫，传到了里头，再次挑衅到了郭某人的下体胯间。

美女蹲地，精致的脸颊正对着自己的裤裆，一呼一吸，一吸一呼，透着灼热侵袭着小弟弟，郭某人焉能没有感觉？

郭小弟此时若不雄起，更待何时？

嘭～

心中那团憋得死死的欲火骤然爆发出来，又是一柱擎天挑动起袍衫布料，下半身直接支起了一顶小帐篷。

又一次，可耻地硬了！

宇文倩的眼睛、鼻子和小嘴几乎都是零距离面对着郭业的裤裆，自然也

察觉到了对方下体的变化。

她早为人妇乃是过来人，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状况。

唧~

她顿时霞飞双颊，骤然起身替郭业扣好鎏金玉带，然后连着退后五步，急急叫道：“好了，姓郭的，你莫要再得寸进尺了！”

郭业见着宇文倩这幅窘态，又看了看下身顶起的小帐篷，连连讪笑道：“嘿嘿，这是自然生理反应，绝非有意为之。”

“闲话少说，姓郭的，你我还是先谈正事吧！”

宇文倩懒得再和郭业纠葛下去，径直问道：“你的要求本妃已然做到，现在，你是不是答应支持本妃的计划了？”

“唔？”

郭业突然皱起眉头，一脸茫然地说道：“什么计划？本侯何曾答应过你一定会支持你的计划？喂，齐王妃，你要搞清楚，我之前是说你若亲自服侍为我更衣，我就会与你商谈一下计划。不然的话，一切免谈。我只是答应了你，会与你谈论这个计划的意向，而并非一定答应支持你。你自己搞混了吧？”

“你，你，你敢诓骗于我？？？”

宇文倩此时再也无法沉住气了，因为她看出来了，郭业跟她玩文字游戏，摆了她一道。

也就是说，自己堂堂一介齐王妃，自甘下贱亲手替一个赤身裸体的男人更衣换服，换来的，却是肯商谈，却不一定会答应支持计划的结果。

耻辱，

莫大的耻辱！

说时迟，那时快！

宇文倩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伸手一把攥住郭业的衣领，怒不可遏地娇叱道：“姓郭的，你居然敢戏弄本妃？你，你，你……”

怒归怒，她一时间还真放不出狠话来，为了计划，她不敢对郭业怎么样，为了东厂的暗棋和郭业手中捏住自己的把柄，她更不敢对郭业怎么样。

你你你，你了半天，愣是不知如何将话续接上去，只是死死地攥住郭业的衣领，迟迟不肯松手。

郭业看着宇文倩这吃瘪的窘态，心里说不出的畅快，总算是出了胸中被这女人耍弄的那口恶气。

他面呈得意笑容，缓缓抬起手来，将宇文倩紧抓衣领不放松的手拍打了开来，然后又伸出右手，捏了捏宇文倩那张腊月寒霜般的脸蛋，轻佻道：“齐王妃，你太冲动了，这哪里是做大事应有的气度啊？你要知道，成大事者不仅不拘小节，还要每逢大事有静气啊。你这养气功夫，啧啧，差太远了！”

宇文倩也是一拍郭业的右手，喝骂道：“混蛋，放开你的狗爪！”

郭业再次捏了捏她的嫩滑小脸，依依不舍松了手，笑道：“计划之事，咱们来日方长，改日再议。今天这个小教训是告诉你，求人办事要有求人办事的态度。好了，昨夜在王宫耽搁了一宿没有回王府，估摸着我的人应该着急了。嘿嘿，齐王妃，先行告辞了，咱们改日再见！”

说着，他更是嚣张地将刚才捏宇文倩脸蛋的右手凑近鼻子，狠狠嗅了一口，赞了一声香后，飘然离去。

他刚一走出寝殿大门没多远，就听见寝殿中传来轰轰轰，叮铃咣当一阵瓷器摆设频频坠地砸碎的声音。

应该是宇文倩在寝殿内发飙发怒，发泄着心中的那份压抑怨气。

他耸耸肩摇摇头，顺手找来一名宫人带路，朝着王宫大门方向离去。

.....

.....

一回到王府，便发现刘振轩早已站在王府大门，正张望着脑袋翘首以待自己的归来。

简单聊了几句之后，才得知原来昨日醉酒之后，刘振轩和王伯当被送出了王宫。

随意嘱托了刘振轩几句之后，他便回到临时作为办公之处的王府书房中。

他必须找个清静的地方冷静冷静，好好思量如何破解宇文倩的这一局。

本想着劝说这女人放弃这个计划，如今看来，她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怎么劝也不会回头的。

既然她不肯放弃不愿回头，而自己又不可能支持她的计划，不可能在长安为她摇旗呐喊。

那就要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出来。

接下来的时间，他把自己关在书房中，思索着应对之法，不过死活想不出一个合适的对策出来。

奶奶的，还真是有些棘手。

咚咚咚~

门外有人敲门，传来刘振轩的声音：“侯爷，有急事禀报！”

郭业喊了一声进来，就见着刘振轩手中举着一封信，来到他跟前报道：“侯爷，有个不认识的人突然跑到门口，送来一封信就走人了。”

这下郭业可就奇怪了！

在白兰城，他认识的人除了王伯当，就只有宇文倩，再不济昨日被他爆菊的云裳王妃算一个。

还能有谁会给他门前投信？

随即，他接过信函急急拆开来看，一看之下脸色瞬间变得古怪，甚至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刘振轩见状，关心问道：“侯爷，这，这是何人来信啊？莫非有什么古怪？”

郭业紧紧捏着手中的书信，摇头苦笑道：“信中内容没有古怪，不过这写信之人倒是古怪得很。”

“啊？是谁人写的信啊？”

“一个你我想都想不到之人！”

郭业突然将书信贴身藏好，然后挥挥手，示意刘振轩先出去。

刘振轩会意，转身出门，并将书房门关个严实。

书房中，又剩郭业一人。

因为这封莫名其妙的突然来信，郭业又陷入了沉思，心中暗暗琢磨道，按理说，因为昨晚的事儿，他应该忌恨我怨毒我才是，甚至于起杀心要弄死我都不为过。

可是，可是.....

心生疑窦的郭业越发琢磨不清，眉头缓缓拧成一个大疙瘩，喃喃自语道：“可偏偏他像个没事儿人一般，居然还暗中派人给我投信，约我三天后草原骑马，商谈密事。这也太过反常了，难道他真大方到这种程度？搞不懂，真心搞不懂.....”

## 第713章草原之约

三天后，郭业起个大早，带着刘振轩还有三百军士离开王府，赴人邀约前往离白兰城二十里外的大草原上。

路上，郭业与刘振轩各自策马齐头并进，遥遥领先于尾随其后的三百亲兵。

策马奔波了一番后，刘振轩还是没有按捺住心头的好奇，勒紧缰绳一边放缓速度，一边扭头问着郭业道：“侯爷，到底是什么人约您草原骑马啊？”

郭业同样放慢了速度，笑道：“算你小子沉得住气，居然憋了三天才问我。这写信之人你想都想不到，居然会是吐谷浑的可汗慕容延，你说邪行不邪行？”

刘振轩如今身为郭业亲兵校尉，自然被郭业引为心腹，一些机密之事他都听郭业亲口提及过。

包括东厂以及吐谷浑的真实情况，他都基本了解。甚至慕容延这个可汗实际上是宇文倩的牵线木偶，他都已然清楚。

当然，郭业还是有所保留，比如那天晚上在寝殿郭业推倒慕容延的妻子云裳王妃，这种既隐私又淫靡之事，他没有跟刘振轩提及。

但是当刘振轩听到写信之人是慕容延之时，还是面呈疑惑之色，不解问道：“这慕容延想干嘛呀？无端端地居然邀约侯爷您草原骑马，有什么话不能在王府中或王宫当面谈吗？而且，还找来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在府前投信，神神秘秘奇奇怪怪的，怪哉！”

郭业紧了紧缰绳，稳住身子，说道：“他找人府前投信不现本尊，我倒是能理解，无非是担心乔装潜伏在王府下人中的东厂密谍发现他，到时候在宇文倩那里徒惹麻烦。这小子也不算笨，他知道无论王府、王宫，乃至整个白兰城中，到处都布满了宇文倩的眼线，什么事情都无法避开宇文倩的掌控，所以只能约我来大草原上赛马耍玩，借机商谈密事。呵呵，看来这位傀儡可汗也不甘心做那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啊！”

“那他要和侯爷商谈什么密事呢？侯爷！！！”

刘振轩突然惊呼一声，揣测道：“莫非这慕容延想将您诓骗到大草原，妄图对您不利下黑手？”

刘振轩这么一说，郭业眼皮子猛地一跳，又想起了那天晚上自己在寝殿内与云裳王妃淫乱宫闱时，这小子貌似在殿外狂拍殿门，应该已经知道了自己和云裳的那点烂糟事儿。

他不由暗暗猜测，莫非这小子被我戴了绿帽子，然后暗恨在心，真如振轩所推测一般，想要将我骗到大草原上对付我？

自古两大恨，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貌似这两样儿，间接或直接都跟自己能搭上边儿。按正常人来讲，慕容延绝逼不会忍下这口气。

正是不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敲门。可偏偏郭业啥亏心事儿都沾手了，心里立马发起虚来。慕容延这小子不会犯浑吧？

不过尽管心中发虚，但他还是面露坦然淡定之色，笑道：“应该不至于那么严重，慕容延如今最恨得应该是宇文倩这娘们，跟我扯不上半文钱的干系。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是看得出来我和宇文倩之间产生了隔阂，有

些许裂痕，所以想跟我示好，一起对付宇文倩吧？好了，别想太多了，到了地方你吩咐下去，让弟兄们绷紧神经擦亮眼睛，提防着点，小心总无大错。”

“侯爷放心。”刘振轩拍了拍腰间横刀，朗声道，“有俺刘振轩在，拼死也要保护侯爷无虞。既是全胳膊全腿儿出城，便是毫发无损地回城。”

郭业置之一笑，招呼道：“好了，没那么邪乎，赶路吧。”

“喏！”

刘振轩侧过身子冲后面三百亲兵挥手示意道：“弟兄们，跟上！”

轰轰轰轰~~~

三百亲兵再次加快脚程，朝着大草原方向疾奔而行。

.....

.....

不一会儿，郭业便率众进入了草原，徐徐向慕容延信中指定的地点逼近。

快到地方，郭业便发现了不远处出现一个毡帐，体型巨大呈圆形状，四周凌乱堆砌着高矮不一的石块，毡帐外头立着一杆巨大的金黄大旗，上面绣着吐谷浑民族特有的图腾。

大旗迎风飘荡，猎猎作响。

郭业猜度，这应该是慕容延的随从临时为他搭建的行营，好歹也是一国可汗出行，纵是傀儡可汗也应该享有这番待遇。

当他率着数百人抵达毡帐外时，慕容延已经出帐相迎，双手展开一副热络的模样迎向郭业，口中笑声连连地喊道：“益州侯能够及时赴约，真是小王的荣幸啊！”

喊罢，居然上前给郭业一个熊抱，热情得吓人。就像个没事儿人似的，仿佛浑然不知那天晚上郭业和云裳王妃偷情淫乱之事一般。

郭业目瞪口呆地接受着慕容延的熊抱，正想开口问他到底要免谈什么机密之事时，突然耳边传来慕容延细如蚊声的耳语：“益州侯，毡帐四周皆是宇文倩的人，耳目众多，实非说话的地方。咱们纵马驰骋一番，避开这些耳目找个僻静地方再谈。”

郭业心里猛地一沉，暗道，果然，这小子行为鬼祟，赛马耍乐只是引子而已啊，看来真是有机密之事相谈。

随即，轻唔了一声，低声应道：“好，先纵马一番绕开这些耳目。”

随后，他与慕容延分开，刻意提高嗓门，口中朗声笑道：“哈哈，可汗相邀，郭某岂能不来？而且能够在大草原上纵马驰骋，我这个中原人可是稀罕的很呢。”

紧接着，他让刘振轩牵来他的坐骑，翻身上了马，吩咐道：“刘校尉，本侯要与慕容延可汗先痛痛快快地遛上一圈马，你带着弟兄们暂时驻扎在毡帐四周，无需跟随了。”

刘振轩拱手喊了一声是，便开始安排手下军士开始驻扎休整。

慕容延见状，自然也学着郭业依样画瓢，冲四周这些宇文倩派来监视他的随从下令道：“本可汗要与大唐使节大人遛遛马，你们也不用跟随了，免得搅了本可汗与使节大人的兴致。”

这次随慕容延出王宫的扈从大概有两百人，都是宇文倩派来随行左右的，名为服侍可汗出行，实为监视慕容延的一举一动。

这两百人中有三个负责的，三人彼此对视了一眼后，纷纷点头表示知晓。

既然益州侯都不让他的亲兵跟随，如果他们还紧咬着慕容延不放，寸步不离的话，未免说不过去。

慕容延见第一步得逞，心中大喜，同样翻身上了马，狠狠甩了一马鞭，策马奔腾如离弦之箭般先行了一步。

郭业见着这厮跑远，为了麻痹慕容延的这些随从，故意哈哈大笑一声，数落着远去的慕容延道：“可汗可真够会耍赖的，居然偷步先跑。”

这番话听着貌似亲密无间，好像他与慕容延的关系有多甚笃似的，自然也引来了毡帐四周这些人的哄堂大笑。

紧接着，郭业提鞭拍了拍马臀，追逐慕容延而去。

一个在前头玩了命儿的跑，

一个在后头撒丫子一个劲儿穷追不舍。

眨么眼的功夫，已经跑出了很远，至少离毡帐业已十好几里地。

郭业看着离去甚远，而且此地空旷无人烟，正是说话谈事之地，随即冲慕容延的背影喊道：“慕容延可汗，停停停，差不多了！”

慕容延闻声立马勒住了缰绳，将奔跑中的马儿强行停驻了下来。

哒哒哒~

郭业缓缓追了上来，与他坐于马上并肩而立，随后问道：“慕容延可汗，此地除了你我，应该再无他人。说吧，你找我到底所为何事？”

话音一落，只见慕容延突然抬腿下了马，噗通一声跪倒在郭业跟前，带着哭腔喊道：“尊贵的大唐益州侯，使节大人，救上小王一命吧！”

昂？

郭业突然被慕容延的举动给闹懵了，这是要唱哪出？

当即，他也抬腿跳下马来，将慕容延强行扶起，狐疑道：“慕容延可汗，你这是什么意思？”

慕容延一把鼻涕一把泪，哭哭啼啼地喊道：“若使节大人不救小王，小王真是死期不远了！”

说着哭着，慕容延居然开始主动解起自己的衣带，吓得郭业连退数步，口中惊道：“慕容延可汗，你疯了吧？我不好男风，你脱得哪门子衣服？咱们有事儿说事儿，不带这么耍流氓的！”

喊了一通之后，郭业心里也是一阵气急，尼玛的，人家宇文倩是用美人色诱我，你个蠢货倒是有意思，居然自己宽衣解带用男色来诱惑我。他妈的，慕容延不会是傻帽疯了吧？

“不不不~~”慕容延继续解着自己的衣带，同时连着摇头矢口否认道，“使节大人误会了小王的意思了。东汉末年，曹操擅权，欲要篡夺帝位，汉献帝将秘密诏书缝在衣带里，托国舅董承带出宫外，临危授命一千忠臣护主，这便是名传千古的‘衣带诏’。如今小王也是在效仿你们汉人的汉献帝，搞了个衣带诏，临危授命于益州侯您，希望您能救小王一命。喂.....”

说着说着，慕容延的眉头紧皱了起来，一脸苦兮兮地模样望着郭业，央求道：“益州侯，麻烦您过来帮帮忙，这衣带有点紧，小王愣是解不下来！”

“呃.....”

郭业无语了，混蛋，你连宽衣解带都不会，那还玩什么衣带诏？活该你



小子任由宇文倩这疯婆娘摆布了。

## 第714章不作死不会死

郭业看着笨手笨脚的慕容延，一阵无语，这也够滑稽的，解个衣带都这么费劲吗？

旋即，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他衣带轻轻那么一拉，迎刃而解，轻飘落于手中。

慕容延赶紧从郭业手中抢过衣带，轻轻一抖落，吧嗒一声，一道诏书掉落在地。

而后慌忙地重新将衣带系起，趁着他系衣带之时，郭业俯身将诏书捡起，摊开一看……

霎时，一股腥臭的血腥味儿扑鼻而来，率先映入眼帘的乃是满满腥红血渍，诏书上通篇文字一笔一划皆是蘸血而写成。

这，这是慕容延亲笔血书？

我靠，真是做戏做全套，山寨到极致，慕容延这厮不仅学汉献帝搞衣带诏，还依样画瓢的弄血书。

没想到这小子对自己居然下这么大的狠手啊？

够狠，还算有几分成大事者的气概！

对面系好衣带的慕容延见着郭业这幅震惊面容，讪讪一笑，连忙解释道：“嘿嘿，这血书上的血并非小王的，而是小王让人从羊羔子身上取了一碗血，凑合来用的。嘿嘿，益州侯您也不是看不出来，小王这身子骨虚得很，如果用自己的血来写这通篇诏书，指不定半条命都葬送了。”

靠，郭业听罢之后，心中暗道，我说这血书怎么一股羊膻味儿，感情儿这不是人血，是羊血啊？

也是，这小子的身体早被酒色掏空了，别说放他一碗血了，就是让他多撒上几泡尿，估摸着双腿都得打哆嗦。

对慕容延心生鄙夷一番后，他不再理会自顾看起了血书，哦不，衣带诏，看看这小子到底在这面写了些什么玩意。

不过他嘴角一扬的小动作还是被慕容延看个正着，但这厮不以为许，痴痴笑道：“益州侯别纠结这上面是人血还是羊血了，至少可以表明小王满腔的破釜沉舟，鱼死网破之心志。这次，小王定要与宇文倩这臭婊子玉石俱焚抗争到底。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所不惜！！”

空口白话喊得那叫一个响亮，简直掷地有声，气势决绝。

他话音刚落，郭业这边也差不多看完了衣带诏，正眯着眼睛打量了一番慕容延，有些惊诧地叹道：“慕容延可汗倒是好气魄啊，居然敢下此决心，愿意将整个吐谷浑国拱手送给我们大唐天可汗陛下，啧啧，好气魄，好胸襟！难道你就不怕百年之后到了地底下，无颜面对你们吐谷浑的列祖列宗吗？”

“唉……”

慕容延皱着眉头喟然一叹，摇头苦笑道：“创业难，守业更难哟。益州侯您是明眼人，难道你看不出来小王这个吐谷浑可汗，其实就是宇文倩那臭婊子的牵线木偶吗？可汗可汗，一国之王，听着倒是显赫，内里苦衷只有小王自己知道哟。军国大事，小王插不上嘴；后宫之事，小王也作不了主。他妈的，就连出宫一趟，后面都乌泱乌泱跟着一群人，统统都是宇文倩派来监视小王的。明人不说暗话，益州侯怎会不知道小王的处境呢？就说前几天的晚

上吧，小王想要自己的王妃侍寝，宇文倩那臭……唉，不说了不说了，说多了都是眼泪啊！”

郭业听着慕容延最后那番欲言又止的话，眉毛不仅又是一挑，心中冷笑，这小子是变着法地提醒着我，那天夜里我与云裳的苟且之事他都一清二楚吗？

紧接着，慕容延又干笑两声，自顾接着说道：“哈哈……益州侯莫要想多了，女人嘛，不过是身外物而已，本王不在乎。你们汉人中不是有个叫刘备说过这么一句话吗？女人如衣服。小王对这句话是赞赏有加啊，一件衣服而已，旧了破了，重新再订做一件不就完了吗？嘿嘿……

此次小王邀约益州侯，奉上衣带诏，无非就是想让益州侯帮小王一把，将衣带诏带回长安面呈贵国天可汗陛下。好让天可汗陛下知晓，小王愿意拱手将吐谷浑国献给大唐，只求大唐皇帝陛下替我诛杀宇文倩这臭婊子，并封我一个吃喝不愁富贵荣华一辈子的闲散爵位，即可。”

郭业听着慕容延这番说词，心中不由一动，如果这衣带诏真传回长安，李二陛下绝对心动。不费一兵一卒并唾手可得偌大一个吐谷浑国，李二陛下岂会在乎一个闲散爵位？这笔买卖划算得很啊，只要李二陛下脑子不抽抽，绝对是举双手欢迎慕容延的投诚归降。

只不过，无论是诛杀齐王妃宇文倩，还是让李二陛下知道了齐王妃的存在和下落，都不是郭业愿意看到的。

因为拔出萝卜带出泥，只要宇文倩一旦被揪出来，势必会牵扯出自己与宇文倩的关系，这可是暗中勾结齐王府余孽的重罪，李二陛下岂能轻饶得了自己？万一他质疑自己居心叵测，那可真是玩大发了。

远大前程被砍掉先不说，恐怕到时候连小命都难保。

因为太子李建成和齐王元吉，永远都是李二陛下心中无法拔出的那根刺。

而且，最最关键的还是东厂这个密谍情报机构，一旦因为宇文倩的曝光而牵扯出来，李二陛下又会如何看待自己？

质疑自己暗中培养自己的势力，欲图成大事？

还是说，野心勃勃，想着图谋不轨？

无论是摊上哪一样，他郭业便是不死也要脱层皮。

归根究底，宇文倩这个女人的身份，无论如何都必须捂住不能见光。

随即，他假意问道：“慕容延可汗，你为什么那么肯定本侯会助你一臂之力，将这衣带诏面呈给吾皇陛下呢？”

慕容延一听郭业问起这个，不由摆出一副笃信地神情，竖起三根指头，说道：“就冲三点理由，小王相信益州侯肯定会相助小王。第一，自然是小王因为受宇文倩这臭婊子的监视，寸步难行，委实找不到可靠之人襄助一臂之力。”

噗～

郭业差点没乐得笑出声儿来，这也算理由？难道这厮就不怕与虎谋皮，将这事儿捅到宇文倩那儿去，最后吃了瓜烙？

忍住笑意，他问道：“那第二、第三呢？”

慕容延见着郭业没有立马拒绝和反对，更是平添了几分信心，说道：“第二嘛，自然还是与益州侯的利益息息相关。你想啊，如果能经你手呈上这衣

带诏，那么大唐得到吐谷浑国的领土，你便是首功之臣。到时候贵国天可汗陛下岂会亏待了你？到时候别说对你封官进爵，便是赐你美女三千都是轻的。难道益州侯不动心吗？至于这第三点嘛，嘿嘿，还是跟益州侯您紧密相关。”

说到这儿，慕容延满脸讳莫如深的神情，压着嗓门儿凑近郭业，低声说道：“益州侯，小王虽然不知道您跟宇文倩到底有什么关系，不过小王看得出来，你们之间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而且小王也看得出来，益州侯对这女人深感厌恶不说，而且还时时刻刻戒备提防着。小王在想，益州侯可能有什么把柄或者命脉拿捏在这臭婊子的手中，所以对她多有忌惮。与其对她处处提防和忌惮，还不如与小王合作一把，直接借着贵国皇帝的力量，将这臭婊子一举歼灭，斩草除根。届时，小王不再受制于人，继续衣食无忧风光富贵，而益州侯您呢？则是高枕无忧，一劳永逸。对不？”

慕容延话音落罢，看着郭业一脸低沉神情严肃了下来，心中不断窃喜，果真如此，真被本可汗给猜中了。

窃喜之余，不忘打听道：“益州侯莫怪哈，怨小王多嘴问一句，您到底有什么把柄拿捏在宇文倩这臭婊子的手中？不如说出来让小王替你分上一番忧？”

郭业看着慕容延这幅十足二百五的模样，心中颇为惋惜地默念了一句，人呐，真是不作死不会死！

喇~

眼中闪过一丝不为慕容延所察觉的厉色，心中恶狠狠道，慕容延，无论是宇文倩，还是东厂，都见不得光，因为他们一见光，本侯必死！哼，就冲这第三点理由，本侯更不能帮你。不仅不能帮你，还应该让你死！

仅仅刹那功夫的间隔，郭业心中已经判了慕容延的死刑。

不过他还是温和地笑着，将衣带诏贴身收进了自己的怀中，问道：“此时事关重大，敢问慕容延可汗，这衣带诏是否独此一分？你可曾与他人商量过此事？”

慕容延摇摇头，道：“小王的处境，益州侯怎么会不知道呢？小王便是想找人商量，也找不到信得过之人啊？万一被人卖给宇文倩，那不是自寻死路吗？还好，还好益州侯的及时出现。”

说着，慕容延又指了指郭业贴身放衣带诏的胸口衣襟处，小心翼翼地问道：“敢问益州侯，您收起我的衣带诏，是不是就表明您答应了助我一臂之力？”

郭业拍了拍胸脯，朗声说道：“放心吧，此事既然对我有这么多的好处，我何乐而不为？”

“啊？”慕容延喜上眉梢，就差喜大普奔，绕着大草原屁颠屁颠乐着裸奔一圈了。

随后，不滞赞口道：“好，好啊，益州侯真乃小王的福佑之人。此事就全权拜托您了。”

郭业大方地摆摆手，笑道：“可汗太客气了，举手之劳而已，再说我也不是白帮忙，不是？咦，咱俩出来的时间挺长了，为免他人起疑，咱们还是先回吧！”

慕容延此时自然百般顺从，看着郭业如此轻易便应承此事，宛若曙光再

现，哪怕郭业放个屁他都说是香的。

随后，他重新翻身上马，浑身充满力量地狠狠甩了一下马鞭，策马返回毡帐方向。

郭业亦是翻身上马，不过并未向对方及时追逐去，相反，他坐于马上小小发愣一会儿。

也就几个呼吸的时间，他突然莞尔一笑，自言自语道：“也许，这小子还真帮了我大忙。之前还不知用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来打消宇文倩的念头，让她放弃疯狂的计划。这下，貌似摸到了门径。对，明天就进王宫去找宇文倩这娘们，这次看她还敢继续冥顽不灵否。”

言罢，连日来对于宇文倩一筹莫展的阴霾顿时一扫而空，整个人轻松了下来。

心情愉悦之下，他亦是挥洒马鞭，高喝一声：“真是不虚此行啊！哈哈……驾……”

## 第715章满口咧咧瞎忽悠

郭业与慕容延相继策马折返，前后脚地返回了毡帐。

因为两人心情愉悦的缘故，回到毡帐后又是痛饮了一番酒，倒也看似相谈甚欢。

饮酒作罢耽搁了一阵儿后，便纷纷呼喝起属下扈从与随行，分道扬镳，各自离去。

对于此次草原之约，无论是慕容延还是郭业，都自觉不虚此行！

慕容延自认为得到了郭业的应允承诺，能将宇文倩这个眼中钉肉中刺除之而后快，心情之好当然可想而知。

至于郭业呢？

他却从此番与慕容延的私下会晤中，意外寻找到了解决宇文倩这个棘手问题的两全其美之法。

顿时有种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幸福感充斥在心间，而那块一直压在胸口的大石，总算是可以挪开松上一口气了。

两人分道扬镳后，彼此都带着大有收获的心情返回了白兰城中。

.....

.....

第二日一用完早饭，郭业便撇开刘振轩独自一人火急火燎地奔向王宫。

如今的白兰城城防由王伯当的野狼军负责，就连王宫大门的守卫戒严也是由野狼军一并负责。

负责镇守王宫大门的野狼军守将出身野狼峪马匪，当初是王伯当一众马匪中的小头头，自然认识郭业。

他一见郭业这个野狼峪的老熟人到来，自然是没有过多盘问和为难，大开方便之门直接将其放进了宫中，省去了许多通禀回传的功夫。

进了王宫之后，郭业找来一名宫人引路，直奔宇文倩平日居住之地。

宇文倩乃是吐谷浑幕后的掌舵人，为了能够进一步了解和监视慕容延的起居与日常动向，自然不会住在宫外，一直以来都是住在王宫中。

不过为了方便行事和日常生活，她与慕容延的寝宫相隔甚远，不仅独住一殿，还特意大费周章划出一片地方来，有山有水有园林，几乎在王宫中自成一片宫苑。

到底是齐王府的齐王妃出身，这种豪奢成风之事又岂会难倒她？

郭业在宫人的引领下进了这片独立在王宫中的宫苑，沿路行来树木成荫，穿堂绕廊观湖望山，的确大有不同。

还真别说，经宇文倩这么一摆弄，这片宫苑倒真有几分长安皇宫的味道在里头。

很快，宫人便将郭业领到了一座宫殿外的台阶下，霎时止步，不敢再上前逾越一步。

郭业看他那架势，应该是想找人进殿通禀宇文倩来着，随即将其劝住，然后挥手道：“你回吧，我自己进去便可。”

说罢，也不顾宫人一脸惊诧之色，大大咧咧走上台阶，无视殿门口几名宫女的阻拦，径直推开殿门步入了殿中。

郭业一入内的同时，便看见这宇文倩身着一袭红粉齐胸束腰罗裙，正慵

懒软绵绵地卧于软塌上，手中拿着一本线装古籍，貌似在看书。

次奥，还挺安逸。

吱呀……吱呀……

殿门冒然被打开又被合上的声音，自然惊动了正看着书的宇文倩。

“哼，真是没了规矩，本妃不是说过要静心看书吗？谁让你们来打扰的？唔？？？”

刚发怒呵斥还没两句，宇文倩的眼神余光便瞟到了不速之客竟是郭业。

唰～

她惊吓之余立马改卧为坐，从软塌上坐了起来一脸煞气地望着郭业：“你怎么进来了？谁让你进来的？进来之时，为何不通禀一声？”

话一说完，她瞅着郭业的眼神不对透着猥琐，一双眼咕噜正在自己胸前打转。

突然，她发现自己今天穿得衣裳有些太过随意暴露，特别是胸口开得极低，两团白兔蠢蠢欲动，即将呼之欲出一般。

霎时，她明白了郭业的龌蹉心思，顿时心中一阵恼怒与羞愤，急中生智下将手中的那本线装古籍掩在胸口走光处，声色俱厉喝道：“你眼珠子若再乱转不老实，信不信本夫人将你那双狗眼个剜出来？”

郭业讪讪一笑，连连抬手摆道：“嘿嘿，我这是无心之失，谁让你穿衣那么随便。不过话又说过来，你刚才那卧榻的睡姿还真挺有味道，就跟白玉观音卧于榻上一般，好看，好看得紧啊！”

“少说废话！”

宇文倩差点气得没将手中的书籍扔到郭业的脸上，又担心胸口再次走光而强忍住了这个念头，只得口中喝骂道：“你突兀进宫找本妃，所为何事？”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宇文倩越是嗔怒发火，郭业心里就越觉得舒坦。久而久之，他倒是有些喜欢，甚至很是享受着宇文倩嗔怒形于色的那种韵味。

听着宇文倩这般发问，他下意识地调侃道：“找你还能干啥？不就是想着让你再替我更衣换服一次呗，还别说，齐王妃十根小葱嫩豆腐般的手指一碰我的肌肤，那种感觉真是妙不可言啊！”

“滚，滚出去！”

宇文倩又被郭业旧事重提，当日的那番羞耻感再次袭上心头，暴跳如雷地发飙喊道：“姓郭的，这里不欢迎你，滚出去！”

“哈哈……”

郭业见着宇文倩再次嗔怒形于色，不由一阵得意，轻佻道：“还别说，我就喜欢你发火时的那种风韵，真是……嘿嘿，好了，不调侃于你了。宇文倩，本侯今日过来是有正事要告诉你！”

调戏到一半，郭业适时戛然而止，过犹不及的道理他还是懂的。

宇文倩一听郭业有正事要说，脑中立马想到了自己那个计划之事，心中暗暗猜测，难道他同意我那计划了？

当即，脸色缓和了起来，手执书籍掩着胸口，殷切地问道：“什么正事要告诉本妃？莫非你深思熟虑一番后，决定支持本妃的计划，愿意为我在长安朝堂上摇旗呐喊了？”

“嗤……”

郭业听着这女人到现在还念念不忘计划之事，不由一阵冷笑道：“宇文倩

啊宇文倩，我看你真是执迷不悟冥顽不灵到底了。你知不知道，你大祸将至，死到临头了！！！”

宇文倩见郭业无端端地居然大放厥词来，脸色立马转阴，霎时火冒三丈，正要勃然大怒将郭业撵出殿内。

不过郭业并没有给她讲话的机会和时间，而是飞快地从怀中掏出昨日慕容延交给他的衣带诏，狠狠砸到宇文倩的怀里，喝道：“你看完再冲我发火吧，宇文倩！”

宇文倩见着满是血迹斑斑的一纸诏书，愕然问道：“这是什么？”

问归问，还是俯身低头将衣带诏捡了起来，将信将疑地看了起来。

趁着她在看衣带诏之时，郭业也没有闲着，将昨日慕容延私下与自己会晤之事讲了出来。

当然，关于昨日两人私下会晤密谈之事，他也是有所保留有所篡改，甚至有些内容还是断章取义。

他这边讲完，宇文倩这边也差不多将衣带诏上的血书从头到尾看完，脸色真心阴郁到了一个极致。

沉闷了许久，她面若冰霜咬牙切齿地恨恨说道：“好一个慕容延，本妃扶他上位，替他弑父杀兄，让他享受荣华，他居然不仅不知感恩，还背着我搞这么一出，妄图置我于死地。呵呵，拱手献上吐谷浑给大唐，为的就是要诛杀于我。好啊，真是好，养不熟的白眼狼，不外如是！”

宇文倩有这番表现，早在郭业的预料之中，不过他还是撇撇嘴，戏谑道：“宇文倩，别在这儿大发感慨了。我刚才说你大祸将至，死到临头还不知，这下总归知道了吧？”

宇文倩此时已经将掩在胸口的书籍扔在了在一旁，浑然未察觉胸口走光的小事，她如今满腔恨意，寒声阵阵宛若冰封三千里一般说道：“本妃定要杀了这条白眼狼。不杀慕容延，难消我的心头之恨！我要让臣服于我宇文倩的人知道，这就是阴奉阳违的后果，这就是不忠的下场！”

“切，我看你还真是脑子一根筋，傻帽得够可以的！”

郭业眼咕噜一转，闪过一丝狡黠，悠悠道：“我实话告诉你吧，慕容延这衣带诏可不是独此一分。他在我之前，还找了一心腹之人将衣带诏带往了长安面呈李二陛下。也许，这个时候已经在路上离长安不远矣！”

说到这儿，郭业不顾宇文倩的震骇，继续掰扯道：“换而言之，再过几日，你那位小叔子李世民将会知道他的小嫂子还苟活于世，你的身份昭然若揭。如果我是李二陛下的话，你觉得还会让你继续在吐谷浑这边暗中培植和积蓄实力，将来与他相对抗吗？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这个道理我郭业懂，你宇文倩也懂，你觉得李二陛下会不懂吗？”

轰~

郭业的这番提醒就跟噩耗袭来般，宛若铜钟大吕猛猛敲进了她的心扉，让宇文倩整个人惶惶恐慌起来。

如今她羽翼未丰，一切计划都在筹谋中，如果李世民知道了一切因果缘由和内中隐秘的话，结果……

可想而知，亡时不远矣！

“郭业！郭业郭业！！！”

宇文倩惊慌失措无计可施之下，连唤了郭业三声。



而后她急急跑到郭业的跟前，下意识地将身体贴了上去，语带哭丧似的央求道：“郭业，怎么办？现在这种情况，该如何是好？”

宇文倩身子一贴身上来，她胸前那两团波涛汹涌直接浪袭在他的右臂之上，柔软有弹性，起伏如浪打，当真是感受至深。

郭某人暗暗砸吧了一下嘴，叹道，好大，好软，好有料！

## 第716章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宇文倩到底是个女流之辈，情急之下容易失了分寸，不知不觉间又被郭业占了便宜。

郭某人大饱眼福之余，还享受着波涛汹涌的绵绵冲击。

不过暗爽归暗爽，他脑子却清醒得很，很清楚现在是宇文倩意志最为薄弱的时候，正是劝其打消疯狂计划念头的最好时机。

旋即，他故作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强人不舍甩开宇文倩紧紧抱着自己胳膊的香臂，喟然一叹道：“唉，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慕容延这小子啊。谁知道他竟然不受你的牵制，不甘心当你的傀儡，暗中派人送衣带诏进长安啊。时不待我，悔之晚矣啊！”

“够了！”

宇文倩突然面色一冷，喝住了郭业的长吁短叹。因为郭业越是这么说，她越是心乱如麻，越是心慌无法镇定，还越发觉得郭业是在讥讽她，看她的好戏。

只听她继续冷声道：“现在再说这些话还有什么意义？郭业，别说本妃没提醒过你，既然慕容延将衣带诏呈入长安，将我的消息传到李世民耳中，那么，你郭业也别想独善其身。难道你就不担心李世民追查出你我的千丝万缕关系？呵呵，现在你我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谁也甭想跳将出去。”

卧槽儿～

郭业心里一阵不爽，暗暗呸道，这娘们到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想着威胁老子，果真不是善茬儿啊。妈蛋，若非不是暗夜将你找来引入东厂，若非因为东厂的存在，老子要担心李二陛下这边？老子要对你礼敬三分？早就将你这俏寡妇扒干净衣服抱上床给办了。

随着宇文倩渐渐脱离自己的掌控，他越想越觉得自己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有些作茧自缚和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感觉。

不过做戏做全套，他暗暗提醒自己不要意气用事，不能因为心中气愤而将这出戏给演砸了。

当听完宇文倩的这番透着鱼死网破的威胁话语后，他同样摆出一副心有戚戚焉的惆怅神情，摇头说道：“齐王妃，事到如今，还是收手吧，不要再玩火自焚了。”

果然，这话一出仿佛挑动了宇文倩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只听她尖叫一声，厉喝道：“你说什么？收手？”

郭业预料到这女人会有这番表现，缓缓说道：“没错，收手吧。将你的计划停掉吧。既然如今被慕容延得了先手，那李二陛下那边肯定会得到你的消息和下落，乃至你的计划都无处遁形。你如果再一味莽撞执行这个计划，肯定是自寻死路，断然没有成功的机会。到时候李世民一声令下，驻扎在西突厥的李靖等人率着几十万大军挥兵直入，奔袭吐谷浑，你觉得你还有反抗的机会吗？呵呵，别说反抗了，就怕你宇文倩的尸骨都荡然无存！”

宇文倩自然无法接受郭业这个提议，摇头执拗道：“大不了我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哼，不就是个死吗？又有何惧？”

“扯淡！”

郭业就担心这娘们会钻死胡同，纠缠到底，没想到还真是这样，当即呵

斥道：“你不顾你自己的生死，难道你要老子的东厂跟着你一起陪葬吗？还有，还有你周围的这些人，还有王伯当，还有野狼军，你要拉着这些无辜的人和我们一起死吗？宇文倩，你于心何忍？？”

“呵呵，好一个大义凛然的郭业，好一个悲天悯人的益州侯。”宇文倩面色嘲弄地看着郭业，冷笑道，“我看你真正担心的是自己吧？你是不是也担心受本妃牵连，而遭到李世民的震怒，最后丢了前程，丢了爵位，甚至丢了小命？”

呃.....

郭业暗暗腹诽，聪明的女人真是难缠，妈蛋。

不过他这次难得保持涵养没有和宇文倩犟嘴，耸耸肩无所谓道：“随你怎么说了，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不如趁长安那边还没收到衣带诏，李二陛下还没作出应对之时，你赶紧收拾收拾，跑路吧。”

“跑路？你是让本妃如丧家之犬般逃出吐谷浑？笑话！本妃这么一跑，不正好遂了你的心愿，也让李世民那刽子手得意了吗？要让本妃仓皇出逃，断无可能。当年齐王府灭门，本妃已经逃过一劫，这次绝对不会再跑了。纵是死，我也不能让李世民那贼子扬了威风！”

言辞决绝，这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郭业一阵头皮发麻，只得使出最后一道杀手锏道：“宇文倩，你就算不管自己的死活，不管别人的生死，你总得想想你那死去的夫君齐王元吉吧？你如果现在鸡蛋碰石头，自寻死路，将来谁为你夫君洗刷冤屈？将来万一有机会沉冤昭雪的那天，谁给他坟头拔草烧纸撒钱？谁来焚香祷告告慰亡灵？难道你就甘心让他就这么一直长眠地下受着无尽的冤屈？齐王妃，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留待有用之身方能报仇雪恨，对不？听我一句劝，跑路吧！”

郭业一提及齐王元吉，一说到亡夫二字，宇文倩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仿佛被击中。霎时，整个人的心理防线崩溃了下来，连刚才一直决绝不下的态度都有了一些松动，缓缓低下面容安静了下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宇文倩缓缓抬头，眼神充满着无助，幽幽说道：“跑路？你说得倒是容易，只要李世民得知我还活在这世上，他岂会这么轻易放过我？天下之大，哪里又是本妃的容身之处？”

呼~

郭业闻言，心中大大松了一口气，悬着的一颗心缓缓坠落了下来。奶奶的，红军长征两万五，总算走了两万里。

看来宇文倩这边再敲敲边鼓，就差不多大功告成了。

随即，他将早就打算好的主意说了出来：“齐王妃，我看你是骑驴找驴急糊涂了。你的兄长宇文交趾不是在海外建了大齐国吗？你先到了大齐国那边安稳下来，以后再徐图计划也不迟啊。难不成李二陛下还能派兵出海来寻你？大海茫茫，我大唐又没正儿八经的水师，他上哪儿找你去？我还是那句话，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对不？”

“我兄长宇文交趾？海外大齐国？”

宇文倩眼睛骤然一亮，若有所思地沉吟道：“如果我遁到海外，倒是不担心他李世民能找到我。不过.....”

郭业见着宇文倩还迟迟不肯决定，不由急急问道：“不过什么？”

“哼，不过我不会就这么便宜了李世民，我不能让他在中原就这么安安逸逸

逸当他皇帝。大齐国，我决计不会去的！！”

“什么？”

峰回路转，宇文倩的态度再次变化让郭业失声急喊：“难道你还真愿意呆在吐谷浑白白送命？你，你，你……”

宇文倩诡诈一笑，道：“谁说本妃不去大齐国，就会呆在吐谷浑做白白牺牲？王伯当应该跟你提过，我东厂在吐蕃有所动作，哼，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大约再过个一年左右，应该就会暴毙而亡。到时候吐蕃国必乱。届时，我再发动东厂在吐蕃的所有力量，未尝不能控制吐蕃国，将其变成第二个吐谷浑。到时候，有了吐蕃国作为抗衡的资本，本妃未尝不能与李世民一争高下，你说呢，郭业？”

“我草，你还真是死性不改，居然惦记起了吐蕃？”

郭业顿时无语凝噎，再次有了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痛苦。

“为什么不能惦记？呵呵，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不是你说得吗？”

“我，我，我……我说个鸡巴毛，奶奶的，你，你……”

郭业这个时候已经气懵了，愣是一句全乎的话都讲不出来。

宇文倩对于郭业的气急未予理睬，而是突然变了一个样子，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一般，兴奋道：“不过嘛，眼下你我必须演上一出戏。这出戏既要保证你不会被李世民有所怀疑，不会因此影响你的前程，也要让李世民相信我这个齐王妃虽然当年侥幸活了下来，不过最终却身陨吐谷浑。”

可怜的郭业再次被宇文倩顺其自然地拉上了她这艘贼船，真是无语问苍天啊。

他知道今天自己“夸大其词假传消息来忽悠宇文倩”的这出戏算是演砸了，现在又听到宇文倩提及演戏二字，立马一阵厌恶和反胃。

随后皱着眉头问道：“演戏？你说你要演上一出假死的戏码？”

宇文倩点头应道：“没错！假死也可，诈死也成，反正都是一个效果。”

郭业暗暗感叹这女人的心思真够活泛，城府极其渊深的，一晃眼的功夫，居然又想到了一出幺蛾子。

随后，他不耐烦道：“说吧，这出戏怎么演，怎么唱，你具体出个章程。有话就讲，有屁快放，我懒得和你磨牙。”

“哼，会说人话吗？姓郭的！”

宇文倩听着不由再次蹙起眉头，喝道：“你还真别在我面前摆出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这出戏演好了，无异于本妃送你一个天大的功劳。凭此功劳，你郭业定能高居庙堂，名扬天下！！”

## 第717章与虎谋皮博天功

“少给老子灌那迷魂汤，宇文倩！”

郭业满脸尽是不耐烦之色，揶揄道：“还高居庙堂，名动天下呢？呵呵，老子能把眼下吐谷浑这个烂摊子收拾好，你宇文倩不再给我捅出篓子惹来麻烦，我就烧高香了！”

自打宇文倩作出撤离吐谷浑，暂时放弃计划，转战吐蕃国蛰伏一阵子的决定之后，郭业就知道这娘们不是那么好糊弄。

越想越生气，越是生气就越对这女人渊深的城府极其的厌恶。

他曾暗自计算过，如果将宇文倩当场击杀的话，他绝对能够毫发无伤，全身而退。

如果不是念着昔日暗夜的那点情分，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女人将来还有大用，他也许真能在这幽静的宫殿中干得出辣手摧花的事儿来。

但是就目前东厂的情况而言，就自己将来的全盘计划而言，宇文倩还有大用。

要宇文倩死，很容易，但是这不是郭业最终想要的。要宇文倩活着，并彻底为自己所用，将他她的价值发挥到最大，这才是郭业真正想要的。

罢了，蛰伏吐蕃就蛰伏吐蕃，只要能将她目前这个疯狂的计划先搁浅掉，以后之事再徐徐图之了。

随即，他问道：“你要我如何与你演戏？具体说个章程吧。”

其实就在郭业心中细细思量之时，宇文倩的脑中也飞速盘旋着主意，一刻也未有停滞。

听得郭业发问，她回道：“这出戏说来也简单，换而言之便是一句话，你若帮我故布疑云，让我假死掩盖行踪，避难吐蕃蛰伏；那么，我便助你吐谷浑国彻底并入大唐的版图，让你在李世民面前邀上一个大唐帝国开疆辟土之功。郭业，你想想看，如果凭借此泼天大功，你还愁不能位列朝班，你还愁不能名动天下，震烁中原吗？”

将吐谷浑彻底变成大唐帝国的领土？开疆辟土，献土之功？

这话听着耳熟啊，貌似慕容延这小子的衣带诏上就写着要拱手献上吐谷浑国给大唐。

而且刚才自己还忽悠宇文倩，说慕容延的衣带诏一式两份，其中一份已经被被他暗中送进了长安。

她的这个提议，灵感不会源自于此吧？

不过忽悠归忽悠，他倒是真心动了。如果吐谷浑国是经他郭业的手笔变成大唐的领土，他何愁名声不躁动天下？又何愁李二陛下不大大封赏于他，让他位列朝班？

古往今来，对于一个朝廷而言，再也没有比开疆辟土还要大的功劳了。

而且，他很清醒地认识到，他所代表的士林清流系眼下急需一场振奋人心的大功劳来吸引世人的眼球。如果他郭业能够将吐谷浑国亲手奉到李二陛下手中，不仅他个人可以名动天下红极一时，而且还能替士林清流系大大扬名，同时也能加固这个新派系在朝堂的地位。

这笔买卖，的确划得来！

随即，他表现出极大地兴趣出来，问道：“好，这出戏我配合你，你说

吧，具体如何操作，你说个章程出来。”

宇文倩见郭业点头应允，也是难得脸上露出一丝欣悦之色，随后说道：“既然慕容延的人如今已经在路上了，那么时间紧迫，我便长话短说，争取尽快将所有事情提上日程。首先，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将西川都护府的人马调拨过来，进驻吐谷浑白兰城，让他们第一时间将白兰城掌控手中。”

郭业奇道：“西川都护府那边顶多几千人马，来吐谷浑够干嘛使的？”

宇文倩道：“也就是做做样子罢了，没有大唐的兵马进驻吐谷浑，你这开疆辟土之功如何让人信服？”

郭业恍然大悟，惊讶道：“懂了，你这是要虚张声势，对哦，演戏。嗯，你继续……”

宇文倩道：“其次，我会将吐谷浑国的兵马虎符交给你。你让王伯当率人前往吐谷浑与吐蕃国的交界处，那里有三万吐谷浑兵马，凭此虎符可以将他们安抚下来。对于这些吐谷浑兵而言，只认虎符不认人。只要虎符一到，他们绝对不会轻举妄动，更不会离开边境线半步。”

“再次，你要派八百里快骑前往长安，最好是能赶在慕容延的人面见李世民之前，将衣带诏拦下。不过拦不下也没关系，届时你让你的人将夺下吐谷浑国的捷报送到李世民面前。哼，以他狼子野心的本性，他哪里会理会慕容延的死活？更别说衣带诏这种事情了。据我所知，对于吐谷浑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仅是吐蕃赞普，西突厥可汗，就连李世民都一直垂涎不已。能将吐谷浑并入大唐，一直都是李渊李世民父子梦寐以求的。我想，收到你捷报的那一刻，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下令驻扎在东突厥的李靖大军，正式开始进驻涌入吐谷浑，以期快速稳定吐谷浑国内的形势。”

好手段！

郭业听完她的话，不得不暗赞这女人从容不迫的手腕伎俩，还有她对李二陛下的了解，真是每一句话都说到要害。

不过他也有他的担忧，问道：“那万一这些暂时归顺于你的吐谷浑王公大臣们怎么办？万一等到李靖等人的大军进入吐谷浑后，他们说漏了嘴，被人察觉你我只是演戏，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宇文倩摇了摇头，用一种极其平淡地口吻说道：“这点你放心，我率东厂撤离白兰城之前，会将这些王公大臣逐一解决。凡跟我有过接触，或见过我本尊的吐谷浑王公大臣，斩草除根，一个不留。在他们归顺之前，他们府中皆有我东厂的密谍，只要我一声令下，这些王公大臣府邸定是鸡犬不宁，血流成河！！！”

嘶……

郭业听着这娘们狠辣的话，不由心里冒出一丝寒意，还真够狠啊，前脚还用着他们，后脚就要对他们斩尽杀绝。

看来，一旦女人发起狠来，流氓都挡不住啊。

紧接着，宇文倩又道：“至于我，为了掩饰行踪不让李世民再追查下去，届时会采用假死这个方法。我在离开之前，会直接放上一把火，将吐谷浑王宫烧得干干净净。到时候里头留上一些宫人的尸首，烧得面目全非如焦炭，你只要宣称我自焚而亡，已经葬身火海，容不得李世民不信。”

呃……

火烧吐谷浑王宫，用以掩盖行踪？

真亏这娘们想得出来！

将这么大一座富丽堂皇的王宫烧掉，说句心里话，委实可惜了。

可是郭业又不得不依着宇文倩，让她们这么蛮干下去。

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规劝宇文倩。

他不可能亲口告诉宇文倩：你其实不用假死的，因为慕容延压并没有另外派人送衣带诏进长安，所以李二陛下压根儿就不会知道你还苟活于世。

这话他打死也不能说，他宁可宇文倩假戏真做，将吐谷浑王宫烧个底朝天，也不能让宇文倩知道自己是在忽悠她。

否则的话，之前劝他打消放弃疯狂计划的一系列辛苦就统统白费了。

罢了，就让她瞎胡闹蛮干去吧，只要她肯暂时蛰伏消停下来。

宇文倩不知道郭业心里如何想，她见着郭业面露震惊之色，误以为对方也是被自己假死掩盖行踪的手笔给震撼到了，心中不由一阵不屑。

随后又说道：“不要心生不忍，区区一座吐谷浑王宫，烧了便烧了，没什么大不了，李世民肯定不会因此而怪罪于你的。再说了，不将这戏码演的真真切切，如何取信于人？我这个计划堪称周详至极，绝对找不出一丝纰漏。”

郭业呵呵笑了一声，点头木讷道：“没错，是够逼真的。”

难得郭业夸上自己一句，宇文倩的脸色也好了不少，好言相对道：“虽说这次你我是演戏，不过你这个献土之功绝对是实打实的。他日你再回长安城，肯定是风光无限荣耀至极。呵呵，届时你就等着‘身穿绯袍列朝班，名动倾城天下知’吧！郭业，你说本妃送你的这份大礼，委实不薄吧？”

郭业瞟了她一眼，撇撇嘴道：“你也犯不着跟我邀功卖好，如今我被你绑上了这艘贼船，这是老子应得的。而且再说了，我也没平白沾了你便宜，你还把老子的东厂给摘了桃子，这笔帐怎么算？所以说，你我只是互惠互利，各取所需罢了，没有谁欠着谁。”

宇文倩没想到郭业会这么不给面子，哪怕半句软话好话都不肯说，不免心生了几分怒意。

不过一听见郭业提及东厂，她不由想到郭业之前曾在东厂内部埋下的那几枚暗棋。

这几枚暗棋就跟头上悬了一把明晃晃的铡刀似的，让她夜不能寐。

特别即将转战吐蕃潜伏下来，如果这几枚暗棋找不出来，她更是心中有所忌惮。郭业的暗棋一日不除，她便一日不能彻底放心的下东厂。

随即她试探性地问了一句：“郭业，你在东厂到底埋下了几颗暗棋？既然你我如今握手言和，通力合作，你何不将你那几枚暗棋告知于我？”

“呸！”

郭业直接毫不留情面地啐道：“宇文倩，你当我是傻子？我若把那几枚暗棋告诉你，你再一一拔除掉，是吧？宇文倩，这几枚暗棋不到万不得已，老子绝对不会轻易启动。我就是要让你整日战战兢兢，有所忌惮。不然，哼，你还真有一天骑在我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了。好了，暗棋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因为老子就要在你身边扎上几把尖刀，随时防备着你。不然，你以为我郭业是吃熊心豹子胆长大的？就这么敢大大咧咧地跟你这个母老虎合作？跟人合作那叫合作，跟你合作，那叫与虎谋皮，懂不”

“你……”

宇文倩被郭业这话气得差点发疯，仿佛心头被人扎了几根刺那般地不舒

服。

事情既然已经谈得差不多了，郭业正准备起身，突然又想起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貌似没有收尾和安置。

随即，他问道：“对了，你那个傀儡可汗慕容延，你打算如何处置？放生？还是继续带在身边监视着？”

“慕容延？”

宇文倩一听这三个字，无论是面色，还是口吻，都飘着一股浓浓的阴毒之色。

她稍稍沉闷了一下，突然冷声说道：“若不是他不安分，居然暗中派人送衣带诏进长安，本妃岂会甘心放弃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吐谷浑基业？再说了，撤出了吐谷浑，你觉得他还有什么可利用的价值吗？”

郭业默默地同情了一番慕容延，这倒霉可汗犯在宇文倩手中，也真够衰的。

不过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想当初，宇文倩替他弑父杀兄只是，他可是没少出谋划策和协助，蹦达得够欢快的。

一个连父亲和兄长都能想着法儿去加害的人，的确不值得同情。

随即，他问道：“那这个人，你到底想怎么处置？”

听着郭业再次发问，宇文倩却不再看着他，而是缓缓低下了头，自顾摆弄起了自己的裙摆，将褶皱的地方缓缓捋平。

时隔一小会儿，她才缓缓抬起头来看了郭业一眼，用一种极其平淡，仿佛在处理一件生活琐碎小事的口吻说道：“这种人，留在吐谷浑便是徒惹后患，带在身边前往吐蕃又是平白浪费粮食。不如——”

霎时，眼中凶光一闪，语出惊人道：“不如杀之，免除后患吧！！！”



## 第718章看透，足矣！

两天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杀人夜！

仅仅一个夜间，白兰城中便有一十八家王公大臣的府邸齐遭灭门之祸。这一十八家共计上千口人，上至主人，下至仆役，老幼妇孺，无一幸免，尽遭屠戮。

当真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一时间，祸事传遍整个白兰城中，处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到天黑，城中无论是富贵人家，还是平头百姓，皆是家家户户争相闭门不出，生怕惹来强人飞来横祸。

无独有偶！

就在十八家灭门惨案还未告破，城中恐慌的余波还未消停之时，仅仅又过了五天，又是一个天黑夜晚，位于白兰城正中心位置的吐谷浑王宫——着火了。

火势极大，蔓延着整个王宫禁苑，足足烧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在拼尽全力的扑火抢救下，火势才稍稍缓解，得以控制。

不过，经过大火连绵一天一夜的吐谷浑王宫，此时也被烧得面目全非。几乎所有宫殿建筑，所有禁苑园林，皆毁于一旦。

火势如今虽然得以控制，慢慢减小，但是负责拱卫白兰城的野狼军仍旧还在抢救灭火当中。

白兰城连番出了大事，城中百姓自然不敢再摸黑出门来看热闹，个个都是神经绷得极紧，暗暗琢磨是不是上苍在惩罚着数年来风调雨顺的吐谷浑国。

少了百姓围观看热闹，负责把守王宫大门的野狼军自然压力骤减，在王伯当的竭力要求下，连锁守宫门的野狼军都纷纷下来城楼，涌入残垣断壁的王宫中帮忙救火。

此时，夜幕降临，月影星疏，所以可调遣的兵力依旧还扑在救火的紧张忙碌中。

宫门楼子上少了负责镇守的野狼军，却多了两名闲人驻足观望，观望着浓烟滚滚升腾起，零星火势依旧燃的王宫。

这两人正是郭业与王伯当。

两人的身后，支起了一张小桌子，桌子两边各摆着一张直腰竹椅。

小桌子上摆着一叠颗粒饱满有指头大小的豆子，除此之外，还摆了一个砂锅，锅中尽是冒着热气的开水，热水中……呃，烫了一壶酒。

两人约莫驻足观望了有半盏茶的时间，才相继翻身坐回了原位。

坐罢，王伯当取出烫好的酒盅，替郭业斟上一杯，而后又替自己斟上一小杯，最后又将酒盅放入热水中继续温养烫着。

随后，他指了指桌上仅有的一碟豆子，说道：“尝尝吧，这个是我特意从中原南方来的客商手中购的豆子，听说叫什么蚕豆。有此一碟豆子，足以让你我下酒到天亮了！”

郭业从碟中捏起一颗蚕豆小小打量一番，心中暗道，原来是绍兴特产茴香豆，倒是不错的下酒菜。

当即塞入嘴中咀嚼了一番，还行，味道挺正，越嚼越有味儿。

对面的王伯当也捏起一颗放入嘴中嚼了一小会儿，随后抄起酒杯自顾浅酌一口。

见着气氛有些压抑，王伯当率先打破沉闷，叹道：“先是一十八家王公大臣惨遭灭门，再是吐谷浑王宫突遭大火，烧得一塌糊涂，死伤无数。呵呵，这白兰城的百姓估摸着会有一阵子陷入恐慌了，夜深人静时哪个正常人不怕鬼哭狼嚎，冤魂索命啊？”

郭业闻言微微一怔，他听得出来王伯当话里有话，应该是在不满意自己的手段残忍。

随即，他解释道：“王前辈，这可不是小子的手笔。你应该知道宇文倩这女人的心狠手辣，她临走前没将整个白兰城变成一座死城，变为一座鬼城，已经算是这女人菩萨心肠了。”

对于郭业与宇文倩之间合伙演戏之事，王伯当当日听郭业提起过。

一个玩假死掩饰行踪，一个玩开疆辟土之功，当真是玩得炉火纯青，惟妙惟肖，半点看不出作假来。

他心里也清楚此事全是宇文倩一人主导，郭业也是无奈上贼船被架在火上烤了。

随后无奈地叹息一声，又从热水中取出酒盅，各自斟满一杯。

闷闷地灌了自己一个满杯后，他问道：“照你这么说，宇文倩带着东厂集体撤出，转入吐蕃国去了？”

郭业嗯了一声，道：“这娘们昨天带人在王宫放完火，便带着东厂上下所有人集体撤离了，呵呵，甭管她是蛰伏吐蕃国，还是祸害吐蕃国，我这耳边总算是清静了，这心也踏实了。”

“呵呵，清静？踏实？”王伯当很是不屑地摇了摇头，说道，“郭小子，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野心勃勃处心积虑，若是一日不除，迟早是个祸害。你与她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啊。我知道你之所以不除她，一是念着你那位属下的旧情分，二是觉得这女人还有利用价值，杀之可惜。但是你应该听过‘善泳者溺’这句话，你小心一个不留神，被这女人玩死。”

郭业不可否认王伯当说得实话，但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但对方话里透着的殷殷关切之情，郭业还是蛮感动的。

继而点头称是，说道：“王前辈的关爱，小子感激莫名。前辈放心，慕容延车之鉴历历在目，小子定会谨慎提防，不会着了那女人的道儿。”

“呵呵，随你了~”

王伯当笑了笑，突然好奇问道，“对了，慕容延那个倒霉的傀儡可汗，她又是如何处置的？不会带到了吐蕃去吧？”

郭业摇摇头，指了指前方焚烧殆尽的王宫旧址，低声道：“估摸着现在烧得连骨头渣子都找不到了，前辈又不是不知道宇文倩那个疯女人的手段。她岂会这么轻易放过慕容延？”

“唉.....连他也死了，宇文倩，真，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不，确切地说，论起狠历来，真是半点都不逊于男人啊！”

王伯当惆怅叹道：“我王伯当想当年南征北战数十载，白衣神箭之名躁动天下，好歹我也是从死人堆里滚出来的男儿，可跟这女人一比，论心狠手辣当真是甘拜下风啊！罢了，老人迟暮也好，英雄夕阳也罢，如今此间事了，

看来我也是到了该退隐山林之时了。”

郭业不明所以，王伯当居然会因为宇文倩这个疯女子的杀戮，而感到心灰意冷，起了退隐山林的念头。

随即急忙劝道：“王前辈何出此言？小子将吐谷浑国献入长安皇帝手中后，不日肯定会朝野震动。届时论功行赏，您与您的一万野狼军功不可没可排头功。到了那时，正是前辈你意气风发，大有作为只是。怎么好端端地，您却生出了退隐之意呢？”

王伯当丝毫不为所动，还是依然故我地摇着头，笑道：“之前在西川图瓦城时，我便跟你说过等着野狼军进驻吐谷浑后，便会退隐山林，狩猎为生，了此残生。可谁曾想居然出了宇文倩这档子事儿，为了替你争取时间，替你威慑于她，我才一直与她虚与委蛇。如今峰回路转，所有事情皆尘埃落地，我也该是时候过过我自己想要的日子了。”

说到这儿，王伯当突然伸出右手，遥指东面远处的一座山林，离白兰城约莫有几十里地。他一边遥指，一边说道：“看见没，那座山当地人叫做蔑儿乞那山，承蒙你郭业的恩情，我家先主李密公的衣冠冢就风光大葬在那儿。今后我就隐居在蔑儿乞那山中，然后在我家先主的衣冠冢旁结个草庐，平日嘛打打猎，替先主守守坟，我看挺好，这就是我想要的平淡日子。”

郭业知道王伯当忠心耿耿，此生对李密至死不叛，但是让他眼睁睁地看着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就这么退隐山林，他还是于心不忍，这也太浪费人才了，继而继续劝说道：“王前辈，山上的日子很清苦寂寞，而且你又孤身一人，小子担心……”

“清苦寂寞怎么了？担心我被饿死吗？”

突然间，王伯当一股豪情涌上心头，朗声道：“郭小子，别小看了人，王某虽然年事渐高，但是手中的武艺还是未曾生疏。呵呵，白衣神箭王伯当，这个七个字岂是随便叫叫的？”

郭业还是不赞同王伯当就这么隐居，就这么了此残生，太过可惜了。

于是继续劝道：“王前辈，您如今正是鼎盛之年，岂能这么消沉？不如与小子携手将来，再创一番盖世功业，如何？”

“哈哈，你小子倒是口气不小，不过你的确也有说这话的本事，我看好你，郭业！”

王伯当说到激动处又是狠狠灌了自己一个满杯，随后徐徐压低了嗓门儿，略显低沉地说道：“盖世功业哪个男儿不愿建？可是郭小子，我问你，你可以为大唐建功业，你可以为帝王立功勋。可我呢？我这盖世功业为谁建？又建个谁看？难不成你还想我王伯当低下头弯下腰屈下膝来，跪拜李世民那个贼子吗？别忘了，我家先主李密公，始终还是死于李家人手中。如果我今番再出来为李氏效命，他日到了九泉之下，我有何面目再见先主李密公？”

王伯当一气呵成说完这么一大通话后，又是连连猛灌了自己三杯酒水，不再说话。

郭业亦是陷入了沉思，说来说去，王伯当还在为旧主尽忠守义。正所谓忠臣不事二主，不外如是。

可惜了，这么一个英雄人物，却偏生如此执着，不懂得变通，颇有些不识时务。

但是话又说回来，郭业心里也亮如明镜儿，如果没了对旧主那股子百世

千秋万载都不变的忠心，王伯当还是那个白衣神箭王伯当吗？

罢了！

郭业心中颇为可惜地叹了一口气，随他吧！

随后，他取出酒盅替王伯当斟满一杯，然后举杯邀酒道：“前辈，识英雄，重英雄，郭业能与你相识相知，乃此生幸事！这杯酒，我敬你！”

“嘿嘿，好！”

王伯当亦是举杯相碰，赞道：“这话我爱听，你千言万语挽留我，还真不如刚才这句话，中听，当浮一大白。这杯酒，我得喝，干了！”

啧啧～～

两人相继起身，一饮而尽，随之哈哈大笑了起来。

这时，郭业的耳边隐约传来阵阵叫唤着自己的声音……

“小哥，小哥，俺庞飞虎来也！”

“妹夫，你人在何处？康宝来了哇。”

“小哥，小哥，小哥，你倒是出来啊，朱胖子从图瓦城来了……”

郭业面色一喜，原来是自己派人送信至西川都护府，这票旧众兄弟伙儿来了。

王伯当亦是听到了庞飞虎等人的叫唤，脸色微微释然，将手中举着的酒杯放回桌上，冲郭业说道：“原来是你西川的旧部来了，嗯，算算日子，他们也差不多该来了。”

说罢，他拍了拍身上的袍衫，赞道：“你这伙旧部弟兄不错，在图瓦城之时我便与他们有过接触，是一群讲义气重情义，能成大事的好兄弟，你要好好珍惜。而且，我走之后，你回长安之前替我野狼军交到他们手中去，我也放心。”

郭业早就猜到王伯当会如此安置野狼军，拍胸保证道：“前辈放心，今后野狼军的弟兄就是郭业的弟兄，一视同仁，谁也不会受委屈。”

“好，好，好。”

王伯当连赞三个好后，说道：“你这么说，我便更放心了。”

说罢，他握起拳头轻轻在郭业的胸前擂了一下，鼓励道：“好了，郭小子，和你的这伙子旧部兄弟见面去吧。王某人到了功成身退之时了，咱们有缘再聚！”

话音还未落下，人已经转身走远了十来步，留下一道孤独寂寥的背影供郭业远望。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更何况郭业与王伯当从相识到相知，最后到惺惺相惜。

看着王伯当就这么子然一身飘然离去，郭业顿感鼻头酸涩，冲着对方背影叫道：“王前辈，哪天厌倦了山里日子清苦，哪天想找人喝酒了，就来长安找我，我好酒好菜侍候你，我舍命陪君子，陪你喝到死！！”

“哈哈，混小子，真有趣！”

王伯当继续依然故我地向前飘远，隐约传来极尽沧桑落寞的话道：“世人都爱博前程，世人都爱建功业，封侯拜相又如何？锦衣玉食又怎样？于我，草庐为家，一壶浊酒，一碟香豆，此生足矣！”

“哈哈哈哈……看透看透……足矣足矣……郭小子，保重……”

## 第719章部署安排

白衣神箭王伯当为旧主尽忠守义，宁可退隐山林餐风饮露，也不食李家唐粟纳头称臣享荣华。

正是，敬上一杯英雄酒，功成身退传佳话……

郭业怔怔站在城楼上，亲眼目睹着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背影萧索，飘然离去，心中不免起了淡淡的哀愁。

对于王伯当，郭业一直都是识英雄，重英雄，对方的突然退隐让他不仅失去了一位前辈高人，更是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心中满满失落可想而知。

不过好在庞飞虎、康宝、朱胖子等人的及时到来，稍稍冲淡了这份心头的淡淡哀愁滋味儿。

很快，王伯当的身影消逝于眼中后，他也抬脚下了城楼，与西川都护府这帮旧部见上了面。

西川旧部皆是往日袍泽和昔日弟兄，碰头之后免不得一阵小聚，久别重逢的滋味永远都是那么温馨和有爱。

趁着天色尚黑，郭业将他们领到了自己的王府，在厅堂中叙上了一番旧话。

王府厅堂中，他坐于堂首，堂下左右两排分别坐着众人，庞飞虎、朱胖子、康宝、童虎、程二牛等人一一赫然在列。

久别重逢热络了一番之后，郭业抬手示意诸人噤声，望向如今身为西川小都护的康宝，问道：“此次你们带来多少兵马？出发前，西川小都护府那边安置妥当？嘿嘿，吐蕃王爷多赤罗的脑袋就是丢在咱们西川军手中，松赞干布这厮对这事儿可是一直耿耿于怀着呢。”

言下之意，西川小都护府那边可别唱空城计，让吐蕃人钻了空子。

康宝晒然一笑，神情很是轻声地回道：“小哥放心，咱们在座的这些人哪个不是跟你从枪林箭雨中滚出来的？早非昔日的吴下阿蒙了，西川那边都有部署。在来之前，我已安排丹珠率着青苗军留下来镇守西川。当然，还有阮老三带着一千精锐西川军负责坐镇，出不了纰漏的。”

郭业闻之甚为满意，心中赞道，康宝果然越发得经验老道了。

但是他依稀记得，青苗军在格尔木城保卫战中被打残了，怎么还有镇守西川的实力呢？

这时，与康宝对坐左右的庞飞虎显然看见了郭业的眉头微皱，急忙解释道：“小哥有所不知，青苗军虽然在格尔木城保卫战中伤亡惨重，甚至被打残了编制。但自从咱们西川军在格尔木城保卫战中名声大震后，还是陆续有吐蕃青壮奴隶成群结队地从吐蕃国偷跑到西川地界儿，投奔加入青苗军。呵呵，如今青苗军的人数已达五千人，算是差不多恢复了原来的编制。虽说战斗力稍差，但是守守家当还是绰绰有余的。”

“对头，庞老哥说得半点不假。”年纪略小的童虎也附和道，“而且阮老三留下的一千精锐西川军也不是吃素的，有他们在那里坐镇督阵，小哥您就放宽心吧。而且如今咱们西川军也今时不同往日了，自打从格尔木城撤回之后，我们通过蜀中漕帮孙总舵主的帮衬，从漕帮中招募了不少蜀中儿郎充实西川军，人数不仅超过昔日的三千编制，而且往日留着的家底都还在，战斗力这方面也不会逊于之前。就说小哥您让我组建的督阵大刀队，嘿嘿，如今

都扩编至千人了。”

“大舅子，俺八百白袍填充完人数，无论骑兵还是战马基本满员！”

“刀盾兵满员，扩编至两千人。”

“长枪兵亦是满员，扩编至两千人。”

程二牛、康宝、童虎等人纷纷汇报起了这些日子以来的成果。

听着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郭业脸上的笑意渐浓，之前因为王伯当功成身退而带来的淡淡哀愁，如今已然冲散殆尽，整个人的心头顿时一片敞亮。

随后，他不吝溢美之词地赞道：“好，好啊，西川军在你们手中形势大好，一片欣欣向荣之色，吾心甚慰！”

赞罢一番后，他言归正传，说道：“此前，因为我私自纵兵闯入吐蕃，不仅发动了格尔木城大战，还私斩了吐蕃王爷多赤罗，惹来了满朝大臣的不满和皇帝的震怒，以致于西川小都护府无法升格西川大都护府，间接地阻滞了你们的前程和封赏。在这一点上，我的确是有些愧对在座的弟兄们。”

众人闻言，纷纷起身摇手，言称不敢。

郭业一目了然，又道：“不过这次不一样了，这番将你们不远从西川调拨过来，无非就是要让你们在功劳簿上分上一杯羹。呵呵，将吐谷浑国并入大唐版图，这开疆辟土之功必定震惊大唐朝野，届时我相信朝廷对你们诸位皆有封赏。好了，吐谷浑国的一些事情，我在派人送去的信中也详细地提过，我就不跟你们再多做解释了，大家心里清楚就好。从今天开始，我命令——”

唰唰唰~

命令二字一出，康宝、庞飞虎等在座诸人纷纷站起，齐声拱手喊道：“谨遵使节大人，益州侯调令！”

公是公，私是私，这是郭家班众人历来对郭业的态度。

郭业见着诸人面色凛然地站起，也是徐徐站起，面色肃穆道：“即日起，西川军全面接管白兰城的城防庶务，由康宝全权负责此事。我只要求一点，在皇上未派相应官员和大军进驻白兰城，接收吐谷浑国之前，务必保证白兰城乃至周边城池的稳定，不能引起民变和动乱。为达目的，允许你杀一儆百，也允许你先斩后奏。但是若出现纰漏，我唯你是问，康宝！”

康宝斩钉截铁就两字：“得令！”

郭业的意思很明显，乱世需用重典，即日起，白兰城实行军管。

紧接着，郭业从桌上捧起一个盒子，走了下来交到庞飞虎手中，说道：“这是吐谷浑国的虎符，凭此半面虎符尽可节制驻扎在与吐蕃接壤边境三万吐谷浑兵。天一亮，我便会带你去接收王伯当麾下的一万野狼军。然后你带着野狼军和这半面虎符立马奔赴边境，暂时先安抚住三万吐谷浑兵。只要朝廷下令驻扎在东突厥的几路大军进入吐谷浑，你的任务就完成了。”

庞飞虎郑重其事地接过虎符，点头道：“大人放心，飞虎誓死完成任务。”

郭业微微一笑，道：“不要这么紧张，野狼军都是出自咱们野狼峪的马匪，军中的几个校尉你都认识，明日接收之时我会引荐你与他们相识。今后西川军归康宝指挥，而这一万野狼军就归你庞飞虎一人统领，两军都隶属一家，都是兄弟部队。”

短短几句话，郭业便将庞飞虎从西川军中剥离出来，让他与康宝各领一军平起平坐。

相对于庞飞虎而言，他的的确确算是高升了，等着过些日子此间事了，朝廷封赏圣旨一下，他与康宝一人一个游击将军的头衔是没得跑。

下完令之后，郭业兴许是觉得担心庞飞虎只身前往野狼军会有些势单力薄，会受到野狼军的几个土生土长的校尉排挤，又临时作了个决定，冲童虎吩咐道：“童虎，你带着你那一千人的督阵大刀队也加入野狼军吧。野狼军，庞飞虎为主，你为副，希望你们两人将野狼军彻底整顿起来，在战斗力方面向西川军靠拢。等你们将来带着野狼军驰骋天下建功立业之时，你二人‘军中双虎’的名头定能传扬天下。”

童虎听罢面色激动，拱手高声道：“属下遵命！”

转眼间的功夫，郭业便将郭家班的军中势力一分为二，康宝掌管西川军，麾下有程二牛、阮老三、朱胖子等人，而庞飞虎与童虎则从西川军中剥离出来，统率野狼军。

这下，算是初初定下了调子。

一时间，康宝、程二牛、朱胖子等人纷纷向庞飞虎和童虎这两个幸运的家伙道喜，气氛再次热络了起来。

郭业看了看厅堂外头，此时离天亮还有好一阵子，于是说道：“你们这几天日夜兼程赶路，想必是精疲力尽了，趁着离天亮还有段时间，都先下去休息吧。明日一早，再起来各行其事。”

众人尽管心中兴奋不已，但是耐不住疲倦乏累，竞相拱手正要退散离去。

突然，庞飞虎惊呼了一声：“咦？”

随后大声冲郭业喊道：“大舅子，咋不见俺振轩兄弟呢？前些日子在长安还得亏了他的照顾，你妹子俺媳妇小蛮还做了些酱牛肉，让俺带给振轩兄弟尝尝鲜儿呢。”

程二牛在长安郭府住得那些日子，郭业整日忙得头脚不沾地，还真多亏了刘振轩没事带他出去转转散心，不然真心闷出屁来了。

也就这样，两人的交情日益剧增，大有斩鸡头烧黄纸结拜成兄弟之势。

郭业一听程二牛问起刘振轩，也没有隐瞒，据实相告道：“早在七天前，振轩便让我派回了长安办事去了。这小子也是个劳碌命，跟了我之后，隔三差五就是日夜兼程快马加鞭的两头跑，哈哈。”

程二牛闻言道了句可惜，可惜了自己媳妇做得那些酱牛肉，随后便与康宝等人出了厅堂。

众人一走，郭业独坐于厅堂中，思绪也渐渐飞翔起来，飘向了前往长安的刘振轩身上。

他缓缓坐回椅子上，双手搭在两边扶手，自言自语道：“振轩此番回长安任务艰巨，跟我身边鞍前马后也有些日子了，他日封赏功劳簿上，定要给他添上一笔才是。”

.....

.....

帝都长安，长乐坊。

天色亦是黯淡无光，夜幕之下寂然一片。

突然一阵紧凑响亮的马蹄声划破寂静，哒哒哒哒.....

正是刘振轩一人一马飞驰入了长乐坊中，很快，趴在马背上累得半死不

活的他，策马停驻在了关鸠鸠的报社门口前。

嘭！

他精疲力竭地翻身下了马，跑到紧闭的报社大门前抬手就是一阵猛拍。

“嘭嘭嘭！”

“笃笃笃！”

“关鸠鸠，关鸠鸠，开门，快开慢！”

刘振轩一边拍门一边竭尽全力地冲门里头嚷嚷道：“侯爷有信传回，关鸠鸠，你个酸秀才，速速开门，嘭嘭嘭……”

“来了来了，别敲了，谁啊？叫魂呐？？？”

不一会儿，大门里头传来一声满腹牢骚的回应，紧接着，一道微弱的油灯亮光从门缝中传出。

吧嗒~

门栓被拔掉。

吱呀……咔咔……

大门缓缓从里头被拉了开来，关鸠鸠披着外衣，探出一个睡眼惺忪的脑袋来。



## 第720章送信送捷报

“俺滴乖乖，我道大半夜谁在门外鬼哭狼嚎呢？原来是刘校尉您啊？”

关鸿鹄拉紧了一下披在肩上的衣裳，探出脑袋怪叫道：“您不是跟我家侯爷去了吐谷浑吗？你这半夜三更火急火燎地又跑了回来？莫非是让狗撵了？”

“你他妈才让狗撵了，我撵你奶奶的腿儿，哪里那么多废话？”

刘振轩没好气地瞪眼骂了关鸿鹄一句，难怪侯爷说这厮啰里吧嗦话唠一个，还真是半点都没错。

随后直接将手搭在关鸿鹄肩膀上，疲倦地喊道：“老子不分白天黑夜赶了几天的路，真快累成狗了，快，快扶我回屋喝口水，垫补点东西进肚子。侯爷，有大事要交给你去办！”

一听郭业有事要自己去办，关鸿鹄立马来了精神头，龇牙咧嘴地撑着小鸡崽儿一样的身板儿，搀扶刘振轩进了大门回屋而去。

回到屋中，关鸿鹄给刘振轩沏完茶供他解渴润嗓子后，紧忙去了后厨给他热起了剩饭剩菜。

很快，关鸿鹄便将热菜热饭送上桌，说道：“刘校尉，大半夜委实找不到人来给你做新鲜的，只有昨儿个留下的残羹剩饭，您就凑合吃点垫补垫补肚子吧，莫要见怪才是！”

刘振轩一见饭菜上桌顿时双眼发亮，连连摇头喊着不见怪，双手麻利儿地接过饭菜狼吞虎咽了起来。

吃得那叫一个稀里哗啦，看得关鸿鹄一阵揪心，暗暗吐槽，乖乖，不是说跟着侯爷出使吐谷浑吗？好歹也是天朝上邦使者的待遇，咋就跟饿死鬼投胎似的呢？莫非吐谷浑那边遭了灾闹了粮荒不成？

刘振轩显然饿坏了，如猪拱食儿一般吃得半点仪态都没有，连旁边关鸿鹄这么站着瞅着他，他都没有发觉，就是玩了命地狼吞虎咽垫肚子。

“嗝儿~”

约莫过了一会儿，他停下手中的碗筷打了一记响亮的饱嗝儿，可算是吃饱了。

他将嘴角边儿的几颗饭粒擦拭掉，然后拿着筷子剔着牙，冲关鸿鹄招呼道：“老关，你也别一直站着啊，坐，坐坐坐坐！”

关鸿鹄笑了笑，道：“没事儿，我站着就好。敢问刘校尉，不知侯爷此次让你仓促回长安，有何事要交代学生去办啊？”

刘振轩道：“不急不急，待我先喝两口水压上一压的，刚才吃得太急吃得太饱，腹中涨得难受。”

说着便端起一杯茶水喝了起来，吊得旁边关鸿鹄的胃口一时高高悬起暗暗焦急。

刘振轩喝完水扫了眼静悄悄地院外，不由问道：“老关，今天你这院中咋那么静？平日里那些个印刷房不都是忙得热火朝天，通宵达旦的吗？”

关鸿鹄解释道：“哦，报社的匠人们早就将明日的报纸都誊印完毕了，就等着一会儿天亮散发城中呢。最近招募的人手较多，所以歇得也早。不然，也不能让你刘校尉来我这儿吃剩菜剩饭啊，是不？”

“什么？明日的报纸都印刷完了？”

噌的一下，刘振轩整个头跟弹簧一样突然跳了起来，一副惊慌失措地神

情喊道：“老关，赶紧的，你派个人将匠人们都召集回来，重新印刷一批报纸。至于印刷完毕的这些，统统作废。快，事不宜迟，赶紧将他们召回来！”

关鸠鸠莫名其妙，问道：“咋的啦？”

吧嗒～

刘振轩突然从袖兜中掏出一叠稿纸扔在桌上，急急叫道：“这是侯爷让我带回来给你的，明日的报纸就刊印这些内容。”

“唔？什么情况？”

关鸠鸠不明所以地看了眼刘振轩，小心翼翼地捡起桌上的那叠稿纸看了起来。

不看还好，一看之下当真不得了，双眼爆瞪呼吸急促，面颊更是唰的一下红润起来，激动之下手也跟着颤抖起来。

他神情激动，一副不敢相信的口吻断断续续地问道：“刘校尉，这，这，这可当真？”

刘振轩点头道：“侯爷岂会说瞎话？这些事儿都是真真儿的，如果不是侯爷让我回长安送信，估摸着这个时候我也该在白兰城中，兴许还是第一个将大唐龙旗插在白兰城城头上的人呢。”

“不得了，不得了。”关鸠鸠此时捧着薄薄的稿纸仿佛重若千钧一般，神色恭敬地将这稿纸放回桌上，兴奋不已地叫道，“侯爷此番出使吐谷浑当真是去对了，凭借一己之力运筹帷幄，调兵遣将，竟然将吐谷浑国收入大唐版图。啧啧，刘校尉，咱们侯爷这次要发达了哇，这历朝历代，开疆辟土之功都是天字第一号功哇。了不得，了不得啊，发达了，这下关某人也该动一动了吧？嘿嘿……”

刘振轩看着关鸠鸠一副手舞足蹈的样子，心中自然知道这酸秀才在想些什么，无非还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

随即他起身将他唤醒道：“好了，现在还不是开心的时候，你替侯爷办好了这件事情，他岂能亏待得了你？赶紧的吧，你去把匠人都召集回来，连夜开工，吐谷浑国的个中细节，侯爷在上面写得很清楚，你照着刊印就好。这天色一会儿就亮了，宁可延迟投递散发报纸，也要赶工出来，晓得了吗？老关？”

关鸠鸠喜不胜收地连连点头应道：“那是那是，我这就去召集人手回来开工。对了，刘校尉你舟车劳顿，不如就在我这儿先将就睡一觉吧？”

“不了。”刘振轩摇了摇头，拔腿就冲房门走去，说道，“我还要跑一趟尚书右仆射虞世南大人的府上，这天色就快亮了，我必须趁着他老人家上早朝之前，将吐谷浑的捷报送到他手中。这是侯爷亲口交代的，不能耽搁。”

关鸠鸠一听是这件事儿，也知道如今自家侯爷与长孙无忌等人势同水火，如果这件事情被长孙无忌等人从中作梗，那就大大不妙了。

继而也就不再挽留刘振轩，将他送到了大门口。

刘振轩重新翻身上马，哒哒哒哒哒……

一道响亮的马蹄声再次划破夜空，朝着虞世南的府邸奔去。

刘振轩赶到虞世南的府邸之时，天色已经灰蒙蒙有了微亮，这个时候，虞世南业已起床，洗漱更衣准备上早朝。

当刘振轩带着郭业的捷报进入虞府，面见虞世南之时，这位老大人已经穿好了官袍，正招呼着下人备轿进宫。

不过看到刘振轩呈上来的捷报之后，老大人也淡定不住了，冲下人甩了一句：“进宫上朝不急于一时，暂且等等，我与这位小校问上几句再走也不迟。”

言罢，便紧紧将捷报握于手中，急急拉起刘振轩回到了书房。

在书房中，虞世南一边压抑着兴奋再次看起了捷报，一边向刘振轩问起了吐谷浑的相关情况。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左右，天色彻底大亮，他才红光满面地从书房中走出来，腰板挺直龙骧虎步，可见老头的心情非一般的好。

刘振轩紧跟其后。

虞世南冲府中老管家喊道：“你带这位小校在本官府中好好歇息，待老夫下了朝，我还要请他吃酒。”

刘振轩自认小小致果校尉，位卑人轻，却能得虞世南这样的盛世大儒、当朝尚书右仆射挽留宿府，还言称请他吃酒，自然是受宠若惊。

能有这番机遇，他自然免不得珍惜，心中对远在吐谷浑的郭业免不得又是一番感激，若非益州侯，焉有他刘振轩的这般风光？

虞府老管家请了刘振轩下去之后，虞世南才让下人备轿进宫。

出了府，虞世南将郭业的捷报贴身藏好，钻入轿中朝着朱雀门的方向徐徐赶去。

进了朱雀门，入了皇城，再到宫门下轿进宫，直到勤政殿的门口，虞世南整个人还处兴奋状态，浑身轻飘飘仿佛置身梦中。

若非因为郭业派人送来的捷报还贴身放在身上，他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心中不免感慨道，郭业这小子啊，总是能这么出人意料的干些大事出来。

嘿嘿，不干则已，一干便是一鸣惊人，动彻九霄啊！

这时，离上早朝还有半柱香的时间。

而勤政殿大门左边的一间房子中，上朝的大臣们都陆续到齐。

这间大房子是供大臣们上早朝之前暂时歇脚用的，一嘛是皇帝体恤臣工，怕他们来得太早一直站在殿外受累，二嘛也是供大臣们在上早朝之前彼此私底下沟通交流，免得上了早朝又是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争得头破血流。

当虞世南走入这间大房子时，里头早已是人头攒动，上朝的官员都来得差不多齐了。

他应该是来得最晚的一个。

他一进来，吏部尚书孔颖达便向他迎来，将他拉到了一边，低声说道：“虞翁，今天怎么来得那么晚？”

虞世南笑道：“嘿嘿，今早起床，我府中树上枝头飞来喜鹊报喜，这不，光听喜鹊报喜，竟被耽搁住了……”

孔颖达以为虞世南在说笑，不由气闷道：“你还有心思在说笑，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一早就来了，你看……”

孔颖达指了指房中一个角落，长孙无忌被一千官员众星拱月般围在了中间，正谈笑风生着。

而将他围着的那些官员，统统都是出自天策府一系的官员。

虞世南又看了眼另外一个角落，谏议大夫魏征、刑部尚书韦挺等人也被稀稀落落几个官员围在中间，窃窃私语说这话。

而自己这边，除了孔颖达，便只有自己这个光杆司令。士林清流系，很是可怜啊。

而褚遂良这个国子监祭酒基本不用上朝，国子监司业陈康又还没到上朝的资格。

奶奶的，的确有些惨兮兮。

孔颖达见着虞世南不说话，又提醒道：“昨日早朝关于御史大夫的人选一事，长孙无忌他们稳占上风，皇上只能搁置了下来。看来今日长孙无忌这架势，应该是势在必得啊。唉，还是我们士林清流系的实力不够啊！”

虞世南冷笑一声，再次摸了摸贴身放着的捷报，低声说道：“颖达兄，且让他们先得意去，一会儿朝堂之上自有好戏开锣，到时候咱们士林清流系定会扬眉吐气逞威风！你且附耳过来，看，这是什么？”

说着，他一副就怕贼惦记的小心翼翼模样，将郭业的那份捷报拿了出来，亮在了孔颖达眼前。

孔颖达粗略看了一眼，花白胡子一抖落，刚想大叫一声，赶忙自己又捂住了嘴巴，诚惶诚恐低声吼道：“这，这，这是真的？？郭业不是奉旨出使吐谷浑吗？怎么，怎么会如此峰回路转，竟然将吐谷浑国彻底并入我大唐疆域中来？”

“嘿嘿，捷报都在这儿了，郭业那小子还能无的放矢？一会儿啊，颖达兄你便这样……”

……

……

“皇上临朝，诸位臣工上朝咯……”

半柱香后，顺公公来到大房子外，亮起招牌嗓门儿冲着屋内一千大臣们通传了起来。

## 第721章早朝之上荐人选

勤政殿内，早朝。

满朝文武陆陆续续，前呼后拥的进入了殿中，君王朝上坐臣子分两侧。随着众臣工山呼一番万岁之后，大唐帝国每日约定俗成的早朝缓缓拉开了序幕。

无论是高高在上的李二陛下，还是殿上两侧的众臣工，彼此都是心知肚明，今日的早朝还是冲着御史台御史大夫的人选展开商议。

但是，即便是这样，前面还是进行了足够的铺垫。李二陛下照例询问了一些不痛不痒的问题，长孙无忌等人一一作答。

君君臣臣之间连番一问一答，气氛倒也尚算和谐。

很快，李二陛下便正式进入了今天的议题，清了清两下嗓子，眼神雄浑地扫视了殿下诸人，朗声问道：“众爱卿，御史台有着监察百官，纠察各地州府县衙门风气之责。但是，自从高士廉老大人致仕之后，御史大夫之位便一直空悬着，正所谓蛇无头不行，长久下去势必影响到御史台的正常运转。今日，朕还是要老生常谈问上一番，关于新任御史大夫的人选，诸位爱卿可有合适的人选啊？”

肉戏，终于来了！

霎时，朝堂之上嗡嗡议论交头接耳之声响个不停，无论是天策功勋系，还是建成余党系，乃至光杆司令无虾兵的士林清流系，都暗暗摩拳擦掌，准备推选着各自阵营的合适人选。

私底下交流归交流，但三系阵营却一直没有人率先站出来推荐人选，仿佛都在等着对方先出招。

李二陛下暗暗气闷，心中啐道，这群老滑头，都成精了。

随即，他指着代表着建成余党系的谏议大夫魏征，脸上挂着满满笑意地问道：“魏卿，你素来慧眼识人，也曾替朝廷推荐了不少栋梁之材。要不，你先来说说？”

“呃……”

魏征稍稍一怔，愣是没想到李二陛下会先让自己出招儿。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眼身后的刑部尚书韦挺，两人眼神交流了短短几个呼吸。

随后，魏征走出朝班，拱腰长揖道：“既然皇上询问微臣，那臣就先抛砖引玉一番吧。长安府尹于得水，为官清廉，刚正不阿，在长安府尹任上政绩颇显，倒是御史大夫的合适人选。”

“长安府尹于得水？”

李二陛下低吟一声之后便不再吱声儿，亦没表态，仿佛在回忆长安府尹于得水此人的资料。

不过，长孙无忌这个时候却是主动站了出来，连连摇头喊道：“皇上，依臣之见，于得水此人委实难以胜任御史大夫之职。”

“哦？”

李二陛下听得长孙无忌出来打擂台，立马将目光转移到了他的身上，问道：“长孙大人何出此言？”

一旁的魏征见着长孙无忌如此快速地否定了自己的推荐，亦是有些不悦地问道：“我倒是要听听长孙大人的理由，难道于得水在长安府尹任上的政绩

和官声，都是浪得虚名不成？”

“不不不。”长孙无忌露出一副人畜无害的笑容，看了魏征一眼，然后继续对李二陛下说道，“臣并非质疑于得水大人的能力和名声，相反，于大人在长安府尹任上兢兢业业，政绩卓著。而且，官声、私德皆是俱佳，至今从未有人在朝堂上弹劾过他，堪称官员典范。”

这下，魏征纳闷了，长孙无忌这般夸赞于得水，却又跳出来唱对台戏，到底为了什么？

不仅魏征，就连李二陛下也是这个心思，立马感兴趣了起来，问道：“长孙大人，既然你也说于得水此人能力和官声都俱佳，那又为何认为他难以胜任御史大夫一职呢？”

长孙无忌再次看了眼满脸尽是疑惑的魏征，继续对李二陛下说道：“如果臣没记错的话，于得水大人任职长安府尹还不足两年吧？我朝对于官员的考核是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纵是于大人政绩卓著，官声私德俱佳，但也不能逾越了吏部考核的制度啊。而且长安城乃是国朝帝都，天子脚下，长安府尹一位何其重要？冒然将于大人这么一位能力出众的干吏调离出去，未免太过可惜了。臣觉得于大人坐镇长安府，远远比出任御史大夫掌管御史台要来得更加重要一些才是。”

这话一出，魏征的脸色立马僵硬了起来。因为长孙无忌后半段话绝对是无耻之言，但偏偏前半段话说到了重点，切到了要害，于得水的确只在长安府尹任上只有两年，如果按照吏部考核官员的迁升制度而言，至少还要再过一年。

没办法，凡是涉及到一些重要岗位的迁升，都必须按照吏部考核制度来。

除非皇帝乾坤独断，就相中了于得水这个人，非此人出任莫属，不然的话，就得按照规矩来。

不过很明显，李二陛下对于得水这个人的印象不深，让他坏了规矩执意擢升此人，想都甭想。

顿时，魏征狠狠瞪了眼长孙无忌，冷哼一声退了回去，表明了他们这一系对于御史大夫这个位置的争夺，宣告失败。

李二陛下若有所思地点头念叨了一句：“原来如此，那倒是有些可惜了。”

当然，这话只是场面话，纯属安慰魏征来的，不然的话他大可乾坤独断坏规矩一次。

紧接着，他又问道：“那长孙大人心目中可有合适的人选？”

长孙无忌既然敢站出来质疑否定魏征，心中自然有了腹案。

只见他听完李二陛下的发问后，扭头冲身侧的一干天策系众臣工们对望了一眼，而后回头冲李二陛下奏道：“既然陛下问臣，身为臣子者肯定要为君王分忧才是。臣斗胆，推荐幽州大都督温彦博出任御史大夫。此人出生官宦世家，资历深厚，德才兼备，素有名声，乃大唐开国老臣，在武德八年突厥骑兵十余万大掠朔州之后进犯太原，温彦博更是率孤军守城抵挡突厥大军。陛下对此人应该有印象吧？如果由此人来出任御史大夫一职，必定能够……”

“哈哈，笑死个人啦！！”

一阵响亮的捧腹大笑声突然从虞世南的口中发出，径直打断了长孙无忌

的侃侃而谈。

这虞老头大笑之时神色滑稽，脸上挂满了阵阵的不屑。

李二陛下注意力立马被虞世南给吸引了过去，不由问道：“虞仆射，为何无故发笑？”

虞世南颇有些笑得直不起腰之势，冲李二陛下喊道：“皇上见谅，老臣只是觉得长孙大人太会给温彦博脸上添金了，不由觉得一阵可笑。”

长孙无忌愠怒，喝道：“虞世南，你在朝堂之上无故发笑打断君臣问话，你眼里还有皇上吗？藐视君王，该当何罪？”

虞世南不理会长孙无忌扣过来的大帽子，冲着李二陛下说道：“皇上，老臣刚才失了仪态，还望恕罪。不过，长孙大人刚才吹捧温彦博的话也太不要脸了。皇上是否还记得，当年，哦，就是武德八年，突厥十万铁骑犯境围攻太原，最后后太原城破。

不过温彦博却并未选择自刎殉国，也没有选择为君王尽忠，而是成了突厥人的俘虏。如果臣没记错的话，突厥人将他流放到阴山，他在阴山脚下替突厥人放了一年的羊，才返回大唐的。这样的一个人，在长孙大人口中竟然变成了德才兼备，素有名声，您说老臣能不笑吗？哈哈，名声的确是有，不过是声名狼藉的名吧？哈哈哈……”

虞世南揭完温彦博的老底之后，又是一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放声大笑，笑得响彻朝堂，笑得长孙无忌面红耳赤烧得慌。

霎时，整个朝堂中又是嗡嗡议论响起，大多数对当年温彦博这件事情记忆犹新，一时引为众人的谈资。

经虞世南这么一说，李二陛下自然对温彦博这个人的印象立马深刻了起来，可不，就是这个温彦博，当年貌似太上皇他老人家还在朝堂上震怒，说是永不叙用来着。

后来若不是自己登基，重新启用了温彦博这个老臣，让他去了幽州出任大都督，也许如今还在家里赋闲呢。

这样一个有着黑历史的人，长孙无忌居然也敢推荐出任御史大夫，李二陛下正是气不打一处来。

不过长孙无忌却为温彦博正名道：“是，温大人是曾在太原城被俘过，但他之所以不肯自刎殉国，那是为了留着有用之身重新为皇上效力。”

“扯蛋！”

又是虞世南的一声反驳，老家伙咄咄逼人道：“当年，老夫可是听说温彦博被俘后，在突厥颌利可汗面前求了饶，这才被流放在阴山脚下放羊。长孙大人就不要给这不要脸的东西脸上贴金了，若将领真与这等人同站朝堂为官，那可真是羞死个人咯。”

长孙无忌勃然大怒，怒指虞世南道：“你这是诬陷，是栽赃，当年之事早已是陈年往事，而且都是以讹传讹，当不得真。”

“咳咳咳……长孙大人莫急，听老夫说上一句！”

这时，虞世南的好战友孔颖达颤颤巍巍地站了出来，貌似好心提醒道：“长孙大人，我记得贞观两年秋，同样在朝堂上有御史台的御史言官弹劾过温彦博，说此人在幽州身为大都督，却暗里收受过贿赂。不过这件事情后来不了了之，但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啊。长孙大人，你乃朝中重臣，与此人交往要小心才是啊，莫要最后因为受他人的牵累，堕了自己的名声，污了自

己的名节哟！”

“你……咳咳咳……”

长孙无忌被孔颖达这番软枪夹棒的话给气够呛，这老东西哪里是关心自己啊，明显就是在挑事儿，在提醒皇帝自己跟温彦博也许有暗中的利益往来。

可偏偏孔颖达这个老东西说得御史言官弹劾一事，当年却有此事，只不过后来苦于没有证据而不了了之。

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居然也孔颖达给挖坟挖出来了。

一时间，长孙无忌无言以对。

而龙椅之上，李二陛下的脸色越来越黑，越发地不对劲了。

见着长孙无忌受挫，天策府的这群人自然看着干着急，一直扮演着及时雨角色的房玄龄适时站了出来，淡然地反问了一句：“房某倒是很好奇，依着虞大人、孔尚书之见，又有何人可以胜任御史大夫一职呢？”



## 第722章满朝震惊

房玄龄一言既出，立马将长孙无忌被动挨打的局面化解于无形，将他从尴尬的泥沼中拉了出来。

虞世南与孔颖达两人彼此一对视，貌似早就料到房玄龄会有此一问般，脸上尽是释然的神色。

随后，孔颖达向前走了几步，向李二陛下拱手说道：“启奏圣上，臣身为吏部尚书，执掌天下官员的升降考核，虽说不能做到面面俱到毫无偏差，但自认眼光尚算可以。有这么一个人，年纪轻轻却履立功勋，而且在坊间名声俱佳，更难能可贵的是，此人还在御史台任职过御史言官，对御史台中之事经验丰富。这样的人选，才是御史大夫的上上人选！”

话音一落，甬说李二陛下了，就连朝中绝大多数人都已经猜出来了，孔颖达推荐的这个人选到底是谁了。

听着四周的非议之声，长孙无忌神色为之一滞，而房玄龄则重新低下头沉思了起来。

龙椅之上，李二陛下微微眯起眼睛，右手食指轻轻叩着龙椅的扶手上，问道：“孔老尚书，你说得可是益州侯郭业？”

孔颖达点头应道：“皇上圣明，老臣推荐的这个人选正是郭业！”

得到孔颖达的肯定回复之后，李二陛下也是没有立马表态，相反，他心里还多少有些埋怨孔颖达和虞世南。

难道这两位老臣子真是老糊涂了？什么人选不好推荐，偏偏要推荐郭业？难道他俩忘记了郭业是何主动请缨出使吐谷浑的吗？不就是为了规避长孙无忌他们拿吐蕃那边来说事儿，才不得已而为之的嘛。

果然，孔颖达将郭业的名字念叨出来，立马被长孙无忌找到了突破口。

只见他瞬间战斗指数爆棚，重新站了出来，冲孔颖达发难道：“原来孔尚书推荐的人选是益州侯郭业啊？呵呵，郭业年纪太轻，资历不足，根本不可能胜任御史大夫一职。你还是趁早打消了这个念头吧。”

说罢，还不忘嘲讽一句：“矮子里头拔将军，也不是这么个拔法吧？难道孔尚书与虞大人真是无人可荐选了吗？”

言下之意，这是赤裸裸地在讥讽士林清流系人才凋零，貌似除了郭业就再也没有可供推荐的人选一般。

面对长孙无忌的嘲讽和奚落并未慌乱，很是镇定地反击了一句：“年纪太轻便无法胜任？先不说古有甘罗十二便拜相，就说长孙大人这番话，您又置那些靠父辈或家族荫荫而任职地方的勋贵子弟于何处？照您这么说，这些勋贵子弟都无法胜任如今的位置，都是些尸位就餐、混吃等死之辈？”

孔颖达这话大了，地图炮开得太大了。

霎时，朝中有不少大臣竞相变脸，因为这些人多数都是靠荫荫而替补上来的勋贵子弟，而且年纪都尚算年轻。

更有不少朝中大臣的子弟，因为家族荫荫和提携的缘故，都在各州各府任着职。

这就是关陇世族和勋贵世家的特权。

孔颖达这招转移仇恨的地图炮，立马替长孙无忌拉来满满的仇恨。

面对着许多不友善的目光纷纷袭来，长孙无忌心中直呼上当中计，咒骂

着孔颖达老杀才真是狡猾，居然被他玩了一次偷梁换柱的把戏。

随即，他立马矢口否认道：“孔尚书不要说东道西，本官并没有这个意思。对了，据我所知，郭业身上好像并非进士出身，甚至连个秀才的功名都没有。这样的人，何德何能，竟敢窃居御史大夫一职？你要知道，御史台有监察百官，纠察各地州府县衙风纪之责，让这么一个胸无点墨不学无术之辈统领御史台，哈哈，不觉得有些沐猴而冠带了吗？”

“不是进士出身又如何？身无功名又怎样？”

一直虎视眈眈的虞世南终于出招了，他争锋相对地说道：“让圣上赐他一个同进士出身不就完了吗？”

此言一出，全堂又是哗然一片。众人纷纷低声腹诽，虞世南这也太儿戏了吧？居然让皇上赐郭业同进士出身，这不是明着千方百计给郭业出任御史大夫而铺桥搭路吗？这世上哪有这么荒唐的事儿？

所谓的赐同进士出身和赐进士出身是两码子事儿。

进士出身，靠得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的真本事高中进士，而同进士呢，则是对那些没有高中进士的特殊人才一种安慰奖励，勉强给他一个进士出身。

这里的“同”等于“不同”，也就是说，同进士出身实际上是不同于真正的进士，但也算挤入进士之流。

就如我们通常看到高门府邸里那些老爷娶得小妾小老婆，经常会被称之为如夫人。

如夫人实际意思就是指不同于真正的夫人，只是给你一个安慰性的叫法，免得你一哭二闹三上吊折腾本老爷。

综上所述，赐同进士出身是皇帝格外的恩宠，针对的是未中进士却又受皇帝重视的人才。

虞世南这是摆明了在伸手替郭业跟皇帝要出身，目的就是为了给郭业镀金身，顺理成章地出任御史大夫一职。

不过，这岂能服众？

“笑话！”

长孙无忌义正辞严地喝道：“你红口白牙张嘴就让皇上赐他同进士出身，呵呵，虞世南，凭什么？”

这时，连李二陛下都有些不满意了，这虞世南也太肆无忌惮太嚣张了，丁点都不把朕放在眼里。

“就凭这个！”

突然，虞世南腰杆挺得笔直，根根胡须翘起，从怀中视若珍宝般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份奏折，高高举起喊道：“我告诉你，长孙无忌，就凭我手中的这个！哼，别说皇上赐郭业一个同进士出身，便是赐他一个进士及第又能如何？”

长孙无忌不明就里，自然是讥讽道：“哈哈，真是大言不惭！”

倒是李二陛下来了兴趣，问道：“虞爱卿，你手中是何物？哪里发来得奏折？”

虞世南继续高举着奏折，神情奕奕地向前走了几步，嗓门洪亮生怕别人听不见一般叫道：“陛下，此乃郭业从吐谷浑派人快马兼程送来的捷报，捷报啊！”

捷报？

李二陛下心中暗道，朕不是让他出使吐谷浑，重新缔结两国之好吗？怎么无端端地送来捷报？

心下疑惑之余，他冲跟前的董顺示意道：“董顺，取来呈上！”

“喏！”

董顺轻轻一挥手中拂尘，将其插进腰间，下来台阶接过虞世南手中的捷报，然后双手捧到李二陛下的跟前。

李二陛下也并未伸手去接，而是挥手说道：“念！”

董顺会意，徐徐摊开这份捷报，清了清嗓子，缓缓念道：“臣郭业自身负大唐使节之命出使吐谷浑以来，无一日敢忘陛下之殷殷嘱托。自打臣踏入吐谷浑国以来，所到之处无不见百姓万民赞颂吾皇天可汗陛下之英武，真乃威名远播矣。……启禀皇上，十日前白兰城巨变，城中吐谷浑王公大臣与吐蕃人暗中勾结，企图软禁继任可汗慕容延发动宫廷政变，欲图更弦易辙，彻底背弃我大唐臣国之约……”

当顺公公念到这儿，朝堂又是哗然一片，闻听者无不动容色变，就连一向镇定如泰山不倒般的李二陛下，都不由变了神色，眉头紧紧皱了起来。

顺公公继续念道：“吐谷浑新任可汗慕容延，宅心仁厚志向远大，更是一心向往大唐，屡屡私下跟臣提及对我大唐臣服之心志。当吐谷浑王公大臣与吐蕃人联手发动宫廷政变，率叛军杀入吐谷浑王宫那一夜，慕容延舍生忘死，宁死不从，与叛党顽强抵抗。期间更是屡屡派人拼死逃出宫来向微臣求救，向吾皇陛下求救。臣因为势单力薄，手下又无兵可用，实有心而无力，惜哉！”

一时间，整个朝廷中又是响起了一片唏嘘感叹之声，对吐谷浑那些叛党痛斥有加，而李二陛下则是对慕容延这位宁死不屈年轻可汗频频点头赞赏，真乃宁折不弯，刚入烈火的少年人啊。

紧接着，顺公公又念道：“但臣深知吐谷浑乃我大唐臣国，一衣带水，臣岂能见死不救？臣又岂能让吐蕃人奸计得逞，强占了吐谷浑国？随即，臣连夜率领亲兵前往西川都护府求取援兵，更是一路之上收拢了近万汉人青壮充斥军中，折返驰援吐谷浑，制止政变救援慕容延可汗。可惜，人力终究有穷时，臣还是来迟一步。当臣抵达白兰城之时，只见吐谷浑王宫火光冲天，一片火海，乃是慕容延可汗不甘被俘受辱，自焚于王宫之中。”

哗～

满朝的文武百官又是一片轰然，就连李二陛下都气愤而起，怒喝一声：“这群目无君上的乱臣贼子，该抄家灭族满门抄斩才对。董顺，还有吗？”

“有，有！”

顺公公被李二陛下的龙颜大怒吓了一跳，战战兢兢地继续念道：“慕容延可汗铮铮铁骨，令臣肃然起敬。臣岂能任由这帮乱臣贼子恣意妄为，与吐蕃人暗中苟合？随即，臣亲率亲率西川军杀入白兰城中，亲自为慕容延可汗报仇雪恨，不仅诛除叛党贼军将其剿灭殆尽，还第一时间将白兰城稳定免其动荡。

接下来的日子里，臣在吐谷浑国内追剿叛逆和蠢蠢欲动的吐蕃贼人，将吐谷浑国其他几座城池徐徐平定下来。与此同时，更有边境三万吐谷浑大军纷纷响应，愿意归顺大唐。自此，吐谷浑国内连同白兰城在内的其他七座城

池改弦易帜，一并尽归我大唐手中，世上再无吐谷浑国。臣郭业在此恳求陛下，速速调遣李靖等几路大军进驻吐谷浑，以防时局动荡。……郭业遥望长安，顿首叩拜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洋洋洒洒近千字，顺公公总算是念完了。

念完之后，他扭头望向了李二陛下，等待着皇帝的指示。

可谁知李二陛下一言不发，整个人怔怔地僵立当场，嘴巴微微张开合不拢，一副失神的模样。

约莫过了一会儿，李二陛下突然问着顺公公道：“董顺，这，这郭业最后讲得什么？世上再无吐谷浑，吐谷浑七座城池尽归大唐所有？”

董顺忍着心头一阵狂跳，应道：“是啊，陛下，益州侯这次出使吐谷浑，阴错阳差下，居然替咱们大唐帝国开了疆辟了土呢，而且听着还顺风顺水蛮轻而易举的，啧啧，这，这真是闻所未闻之事啊。”

“哦……”

李二陛下木讷地应了一声，又重新陷入了沉默中。

此时不止李二陛下，就连殿中满朝的文武都纷纷噤声，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喘，皆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脸上尽是难以置信的模样，好像刚才不是听捷报，而是在听天书一般。

很快，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率先醒悟过来，尤其是长孙无忌更是满脸妒色，心中暗恨，郭业这小贼的运气也太好了吧？开疆辟土居然就这么简单？此事到底是真是假？

他刚想开口质疑来着，偏偏又听李二陛下跟诈尸一般突兀叫道：“长孙无忌，你还愣着干嘛？速速替朕传旨李靖、柴绍、秦叔宝等各路大军，让他们飞奔进驻吐谷浑啊。郭业此时在吐谷浑势单力薄，万一被吐蕃人趁虚而入怎么办？那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长孙无忌心里是百般地不愿意，出言质疑道：“皇上，此事太过骇人听闻，也太过出人意外了，而且听益州侯这捷报了讲述，委实太过儿戏了。这开疆辟土之天功，竟如此简单？不如让臣先派人前往吐谷浑一趟，证实之后再做决定，如何？”

“混账！”

李二陛下勃然大怒，舌绽春雷般喝骂道：“郭业他有几个脑袋？这种事情岂能随意诓骗朕？无忌啊无忌，到了此时此刻，你怎么还那么小肚鸡肠小心眼，老惦记着自己一亩三分地，党争不断呢？”

嘭！

这诛心之言话如万枚钢针一般狠狠刺痛着长孙无忌的心尖，吓得他双腿一膝顿然跪地，口中高呼：“皇上，臣不是那个意思，臣只是想谨慎一些，万一事情并非如郭业所讲那般……”

“好了。”李二陛下厌恶地挥手示意道，“长孙无忌，休要多言，速速下去拟旨快马送到李靖手中，下去吧！”

长孙无忌真是触了霉头百口莫辩，还要继续辩解来着。

不过李二陛下再也懒得看他一眼，相反，他一脸亲和地看着虞世南，柔声说道：“虞爱卿啊，这赐郭业同进士出身只是小事，你立马替朕修书一封，召郭业速速回长安。啧啧，朕可要好好听他说一说吐谷浑那头的事儿。”

“老臣遵旨！”

虞世南中气十足，声若铜钟大吕般高呼了一嗓子，而后不忘用得意洋洋的眼神挑衅地看了一眼长孙无忌。

不过此时的长孙无忌已经是耷拉着脑袋一副病怏怏的样子，浑然不敢也不愿再和虞世南的目光相碰撞。

## 第723章归返

数天之后，李二陛下的圣旨抵达东突厥的屯军草原上，李靖接旨过后安排了柴绍、李绩、程咬金三路大军留在原地镇守，而后自己亲率一路大军，与秦叔宝、侯君集其他两路大军快速开拔，进发吐谷浑。

与此同时，郭业也接到了虞世南派人送来的加急信，让他速回长安面圣。

这一切都在他的预料当中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接到虞世南加急信之后，他并未及时动身，而是在白兰城多做停留了一天。

趁着这一天的时间，他召集来了康宝、程二牛诸人，吩咐安排与殷殷嘱托了一番，示意他们继续留守军管着白兰城，并让他们将相同的话带给早已率领野狼军奔赴边境安抚吐谷浑军的庞飞虎、董虎二人。

他再三告诫诸人，莫要与即将进驻吐谷浑的李靖几路大军起冲突，他日封赏圣旨之中必有郭家班众人的名字，永不落空。

直到第二日的清晨，在西川军的夹道相送下，他才与刘振轩带着三百亲兵，重新踏上了返回长安的征程。

离开白兰城的那一刻，代表着他此番奉旨出使吐谷浑的使命宣告结束。

.....

.....

这一次地折返，因为知道回程的路径，驾轻就熟仅仅用了将近五天，他便抵达了长安。

走进春明门之时，天已近黄昏，差不多到了吃晚饭的光景。

队伍走到朱雀门之时，刘振轩策马来到马车外相询：“侯爷，接下来咱们这是先回府，还是进皇城到礼部衙门那儿交差啊？”

礼部主管外国邦交事宜，按照章程郭业此次出使吐谷浑虽然是奉旨出使，但始终要对礼部有所交代。

车中的郭业轻笑一声，笑骂道：“你小子这些日子吃胡饼吃傻帽了吧？这个点儿，估摸着礼部大门也关了，去那儿也是白走一趟。”

刘振轩拍拍脑门恍然大悟，讪讪笑道：“还真是，那咱们先回太平坊侯府？”

“不然！”

郭业突然有了主意，说道：“反正礼部大门也关了，即便要进宫面圣也得等明天白天的时间，不如你我去西市的海天盛宴大酒楼找黄傲那小子吧？让他给咱俩弄上几个好菜烫上几壶好酒，凑合几口晚饭得了。对了，你让军士们先回侯府，你我轻车从简去东市即可。”

刘振轩在外头应了一声喏，便急急吩咐交代起麾下三百亲兵，过了一会儿，便亲自担任起郭业的马夫，赶着马车前往了西市方向。

马车徐徐进了西市，很快便在海天盛宴大酒楼的门口停了下来。

自己的这家酒楼郭业可是许久没有再来了，下来马车粗粗一打量大门口外头，倒也没什么变化。

此时正是饭点儿，酒楼大门外客似云来，门庭若市，正是客流量的高峰期。

待刘振轩停好马车后，郭业与他夹杂着在进酒楼用饭的人群中，入了一楼大堂。

大堂这个时候早已是客人爆棚，乍眼看去，座无虚席，到处都是一片人声鼎沸的景象。

刘振轩正踮着脚尖张望着脑袋寻摸着大掌柜黄傲的身影，不过早有认识东家郭业的小伙计去通知了黄傲。

如今的黄傲身穿绫罗脚蹬靴，油光满面尽是富态之相，看似混得春风得意马蹄疾。

他收到消息后立马噌噌下来楼梯，迎向郭业，刚要张嘴招呼之时却被郭业摇头打住，示意他人多眼杂切莫过多声张。

黄傲来到郭业跟前，低声说道：“东家，您大老远从吐谷浑回来了？您瞧瞧，也把提前通知一声，好让小的亲自到城门口去迎接您，不是？”

郭业一听暗乐，这小子混了一段时日的生意场，果然嘴中说话也是一套一套的，尽是油腻腻。

随即，轻笑道：“好了，别打哈哈了，给我和振轩找个地儿，弄上几个小菜烫上两壶酒来。呃……别上二楼雅间儿，就一楼大堂中吧，这里接地气热闹哈。”

刘振轩在旁不滞点头附和道：“是是是，侯爷说得半点没错，人多的地方好。前些日子天天在吐谷浑，尽听些呜呜喳喳听不懂的番话，听得耳朵都起茧子了。还是咱中原好，还是咱长安城舒坦儿，至少能听得到人话。”

“哈哈……”黄傲不由被逗乐，伸手领着郭业二人道，“得嘞，东家，刘校尉，这边请，这边请。”

走着的同时不忘朝刚才通知他下楼的小伙计吩咐道：“二驴子，记得让厨房炒上几个招牌菜，烫酒，烫好酒！”

黄傲将郭业领到了堂中右角落的一张空桌位置，安排二人坐下，便又被伙计叫走了，说是二楼有雅间里的贵客找掌柜的。

郭业看着黄傲屁颠屁颠离去的身影，心道，头脚不沾地，还真够忙的。

不过还是忙点好啊，这一忙才有的进项。

当他与刘振轩各自落座，屁股刚着胡凳上，突兀一声——啪，响彻一楼大堂中。

吓了两人好大一跳！

循声扭头望去，感情儿是一个大堂中临时搭建了个台子，台上摆着张桌子，桌子后头坐着一鬃铎老头，手中正提着一块惊堂木。

原来是个说书的！

郭业看了眼刘振轩，低声道：“还挺巧，居然还有说书的，边吃边喝边听着吧……”

刘振轩应了声：“恩呢！”

很快，两人的酒菜上桌，而台上老头亦是撸起袖子开嗓了：“列位爷们，今天老朽不说神不道鬼，专给诸位爷们讲上一位英雄好汉助酒兴。嘿嘿，说英雄道好汉，其实今天老朽要讲得这位啊，诸位都不陌生，都对他如雷灌耳。讲完之后啊，诸位觉得听着高兴听着来劲，您就叫上一声好。当然，能赏给小老儿几个吃酒的银子，那更是最好不过了……”

“刘半瞎子，你他娘的唧唧歪歪个啥？如今不算命改说书，咋还是一副啰

里吧嗦的德行呢？赶紧的吧，爷们还能短了你那几个吃酒钱？”

台上老头还未讲完，就被台下一名食客给打了茬儿。

郭业闻言不由好笑，原来这说书的老头是半路出家，原先是个算命的半瞎子呢。

台上刘半瞎子讪讪一笑连连称是，又是啪的一声惊堂木，侃侃讲道：“今天要讲得这位英雄好汉可了不得，年纪轻轻却是一身的通天本事。前些日子，更是一人出使吐谷浑，只身赴险如狼穴，恰巧，吐谷浑遭逢巨变，这位少年英雄仅凭三千虎贲，便横扫六合，搅得吐谷浑天翻地覆，夺下了好大一片基业，替咱大唐开疆辟了土。啧啧，老朽对他就是一个字……”

只见刘半瞎口沫飞溅，竖起右手大拇指，赞道：“老朽对这位少年英雄打心眼里就一个字——了不起！”

“哈哈哈哈哈，去你娘的刘半瞎，这都三个字儿了。”

“原来今天的段子是说前番奉旨出使吐谷浑的使节郭业大人啊？”

“没错，应该就是圣上新封的益州侯郭侯爷。”

“错不了，益州侯在吐谷浑干得大事儿，前些日子那报纸上是铺天盖地连着爆了好几天呢。”

“是是是，我家老头子也天天跟我念叨着益州侯，说啥生子当如郭子仪，唉，坑得老子好几天不敢回家了。老头子，啰嗦得很啊！”

“可不，人比人气死人呢！”

“不过要说这益州侯这次替我们大唐打下吐谷浑，还真涨了咱们大唐的威风。你是不知道，这些蕃人坏着呢，经常在边境打劫大唐的过往商旅。这下倒好了，益州侯直接将人疆土并到了咱们大唐的版图里。”

“还真跟刘半瞎说得一样，俺对益州侯也就三个字儿，服！”

……

……

台下议论声声成一片，刘半瞎子听在耳中乐在心里，看来反响还不错，今晚怎么着也能捞上几两的吃酒钱了。

随即，心气儿大振，精神抖擞的在台上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讲起了评书来。

而坐在角落的郭业与刘振轩对于上台台下的场面，自然也是听得清楚看得真这儿。

刘振轩替郭业斟起一杯酒，然后举杯恭维道：“侯爷，他们都在议论你呢。”

郭业听着看着也是心里甜如蜜糖美滋滋，不过面儿上还是耸耸肩举杯与他碰了一下，故作矜持地轻声说道：“些许微末功劳，不值得夸耀，淡定淡定……”

啧啧～～

两人举杯相碰，一饮而尽。

随后，一边吃喝着一边津津有味乐此不彼地听着台上刘半瞎子的评书。

郭业更是美在心里自己知。

刘振轩这小子显然是饿懵了，风卷残云了一番，桌上的菜肴基本被他干翻，约莫差不多吃饱喝足后，狠狠打了个饱嗝儿。

这厮一边拿着筷子剔着牙，一边继续看着台上刘半瞎子之时，眼睛不经



意间瞟到了楼梯位置。

咦？

他惊呼一声，发现了不对劲。

立马放下手中的筷子，指着楼梯的方向，冲郭业提醒道：“侯爷，侯爷，您看，黄掌柜刚才还乐呵呵的，眨么眼的功夫，怎么现在却是苦着一张脸呢？莫不是遇到什么棘手难缠之事啦？”

郭业听着刘振轩的提醒，亦是寻望过去，可不，黄傲这厮一副病怏怏的模样，跟蔫瓜儿似的耷拉着脑袋正下来楼梯。

## 第724章黄掌柜摊上大事儿了

郭业也很好奇，眨么眼的功夫，黄傲这小子咋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呢？

于是他让刘振轩去将黄傲叫过来，问个明白。

当黄傲苦兮兮地来到郭业跟前，咧嘴勉强一笑，问道：“东家，有何吩咐？”

郭业问道：“什么情况？莫非是楼上雅间儿有人为难你？”

黄傲轻轻唔了一声儿，说道：“嗨，咱这酒楼生意好了自然就有人眼红，见天儿都是这种人，当不得真，不用理会就是。”

郭业乍一听倒没什么，但是看着黄傲说完话后脸色仍旧不对劲。

在他看来，如果有人眼红酒楼生意兴隆找麻烦，这对于黄傲而言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自打海天盛宴大酒楼开张以来，总有些不长眼的家伙来找这种小麻烦，黄傲应该是见怪不怪了。

可怎么到现在还一副神情恍惚的模样呢？

不对，有古怪！

随即，他佯装生气地喝问道：“黄傲，你有事情瞒着我？”

黄傲低着头咬着嘴唇有些手足无措，硬着头皮摇了摇头，呐呐道：“东家，没，没啥。”

越是这样越有鬼。

郭业再问一句：“真没啥？”

黄傲道：“真没啥。”

郭业看着这厮一副公猴丢了母猴的失魂落魄样儿，哪里会信？

故意长叹一声，说道：“可惜了，黄傲。看来你是在酒楼当久了掌柜路子有些野了，是该敲打敲打你让你收收心。这样吧，明天你就回侯府，继续干你的管事去吧。如何？”

“啊？”

黄傲猛然抬头，一脸惊惶失措地看着郭业，失声喊道：“东家不要，您可不能这么干哇，小的对您忠心耿耿可昭日月啊！！”

“那你敢隐瞒我？说，到底出了什么情况？”

“呃……”

“好吧，明天回侯府干你的管事儿，甭打算继续留在酒楼吃香喝辣前呼后拥的。”

“呃……嗨，我说！”

黄傲禁不住郭业的连番敲打，只得缓缓道出了实情：“事情是这样的，楼上天字一号房的雅间里的确有位贵客，乃是咱们长安城百万人口的父母官——长安府尹于得水于大人。”

郭业眉毛微微一扬，如果没记错的话，长安府尹于得水乃是魏征一手提拔的，这厮难道也惦记起了海天盛宴大酒楼？

不能啊，以于得水今时今日的地位，早就是蓄奴无数、良田千顷，怎么可能会惦记这么家酒楼啊？

还是说他是因为魏征的缘故，知道酒楼的东家姓郭，刻意来找酒楼的麻烦？

他越琢磨越觉得是这么个味儿，有些不悦道：“于得水也不掂量掂量，魏

征在我这个益州侯手上还吃过憋，他算老几？”

“不不不。”黄傲又是矢口否认道，“东家，您误会了。于大人不是奔您来的，这次，嗨，是冲着小的来的。”

“冲你？”

郭业瞪大了眼珠子，实在是难以置信于得水会跟黄傲扯上干系，急急问道：“说下去，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嗯呢，东家且听我细说……”

黄傲一五一十地将他与于得水之间的事情说了出来，这次倒是没有半分隐瞒。

待得黄傲说完，郭业已经惊得嘴巴咧开老大老大，足以能生吞下一颗大鸡蛋，而后怔怔说道：“你小子一个开酒楼的掌柜，居然跟于得水的妹子扯上了干系，还把人家给弄大了肚子，珠胎暗结？？？”

就连旁边的刘振轩都听得一阵摇头，惊叹道：“黄掌柜啊黄掌柜，您，您可是真牛掰啊，都说会咬人的狗儿不叫唤，说得就是您啊！”

黄傲哪里还有闲心跟刘振轩斗嘴，苦叹道：“呃……嗨，别提了，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啊，想我黄家也是清清白白的人家，咋就会摊上这事儿呢？这下好了，于大人找上门来了，毁了毁了！”

郭业脸色一紧，啐道：“那还能怨谁？你自己管不住自己裤裆里的那根驴鞭，你还能怪谁？还扯什么黄家家世清白，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若清白就不会把人家一个大黄花闺女给上了。啧啧，咋的？打了个哆嗦舒坦儿完了，就想着提提裤子走人了？黄傲啊黄傲，你可真是拔屌无情啊！我看于得水没做错，就该亲自过来找你，谁让你祸害人家妹子了？”

郭业冷嘲热讽之外不忘劈头盖脸一阵骂，将黄傲骂得大气不敢出。

刘振轩亦是白眼相加，轻轻哼道：“该，你又不是缺银子，真憋坏了大可以去秦楼楚馆风流一夜，对不？糟蹋人家黄花大闺女就是不对，要我是于得水，不将你直接押进长安府尹地牢大卸八块，都难解心头之愤。正所谓盗亦有道……”

“好了好了，振轩你也少说两句吧。”郭业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看着黄傲，问道，“你刚才说于得水的妹子如今珠胎暗结，那你糟蹋于家小姐也是三两个月前的事了。于家乃是官宦门第，于家小姐未嫁却先孕这种事情属于家丑，绝对不宜张扬才是。于得水刚才将你叫上楼去，是怎么谈的？”

黄傲瘪着嘴，委屈道：“他让我必须负责任，娶了他家妹子。”

“嗯？”

郭业脸色稍稍缓和了下来，点头说道：“这是好事，你委屈个蛋？人家好歹是官宦门第书香世家，而且于得水更是堂堂的长安府尹，你小子什么身份？先不说你已非良籍，就说你如今干得这个行当，酒楼掌柜亦是商贾身份。能够于家攀上亲，你小子赚大发了。得，还真是傻人有傻福，回头我就把你的卖身契还你，你乖乖去做于家的乘龙快婿，借着于得水的势，也能给自己谋个好前程。”

“哇……”

黄傲突然蹲在地上抱头痛苦了起来，呜咽个没完。

郭业平日也挺喜欢他的机灵劲，安抚道：“大庭广众哭个蛋啊？虽然娶了于家小姐，今后你我再无瓜葛，但咱们这份情谊还在的，对吗？今后有什么

难处，有需要我帮衬的地方，你尽管言语。”

“不，呜呜，不是。”黄傲泪眼汪汪地抬起头，哽咽道，“东家你是有所不知啊，于家小姐长得那叫一个丑哇，又丑又黑身材臃肿，就我这小身板都不够她一半呢。我，我怎么敢娶啊？”

“噗……”

“嗤……”

郭业与刘振轩闻言，纷纷忍俊不禁笑出声儿来。

刘振轩更是赤裸裸地奚落道道：“就这样的人，你也敢上，你小子的口味真不是一般的重啊！”

郭业亦是强忍笑意，叹道：“我就知道你小子的性子，一开始肯定是学人家纨绔子弟逢场作戏，并不知道于家小姐的身份，能上就上呗，对吧？现在闯出祸来了吧？好了，娶妻求淑女，你管她好看难看？至少做了于家的乘龙快婿，你不亏反赚。得了得了，这件事情你若不应承了于得水，你小子有错在先，理亏在前，我还真帮不了你。”

黄傲擦了擦眼泪珠子，站起身来弱弱道：“东家的意思我懂，男人嘛，自己造的孽就应该学会承受。可于大人刚才在雅间儿里还说了，要想消弭这件事，就必须娶她妹子，做于家的乘龙快婿。但是，他说必须要让东家帮我亲自去于家提亲说媒。”

提亲说媒？

郭业一愣，这事儿他还真是大姑娘上花轿，头一回。

不过他也能理解于得水的用意，无非就是想找补点面子回来吗？

得，说媒就说媒，谁让自己手底下人造了孽呢？

当即，笑了笑说道：“多大点事儿，这事儿我应承了，感情儿你就是因为这事儿才恍恍惚惚的？”

黄傲一听郭业答应，眼珠子都快掉在地上了，求证道：“东家，你真答应了？难道你就不怕于得水故意刁难羞你，以泄心头之愤？”

“嗤……”郭业撇嘴一笑，道，“答应就是答应了，不就是说个媒吗？再说了，又不是我上了他妹子，再始乱终弃？他要恨也要恨你才是，关我鸟事！”

黄傲不由狐疑问道：“莫非东家您不知前些日子朝堂里的事情？”

郭业不知这小子缘何突然转移话题，径直摇了摇头，哼道：“我今天刚回来，上哪儿知道去？”

黄傲低声道：“东家，城中可是传遍了。本来长安府尹于得水有机会迁升御史台，出任御史大夫一职的。可偏生因为虞世南和孔颖达两位大人提议由你出任，将于得水给挡了下来。这事儿，于得水可是恨得您牙痒痒啊！”

呃……

还有这茬儿？

郭业这下傻眼了，都说拦人升官，无异于杀人父母，这下梁子真结大发了。

难怪于得水非要让自己替黄傲说媒提亲啊，这里头果然有文章啊。

但是既然已经答应了黄傲，他又不能转身就不承认吧？

随即，他抬头看了眼二楼，问道：“于得水现在在二楼天字一号房里头？”

黄傲点点头，心虚不敢吱声儿。

郭业长吁一口气，冲刘振轩说道：“振轩，你在这儿先坐着，我去去就来。”

紧接着，他拱了拱黄傲的后腰，啐道：“走吧，前头带路吧，带我去楼上会一会你那未来大舅子于大人吧？”

## 第725章震慑于得水

一楼堂中继续酒酣正热，觥筹交错中，而台上刘半瞎依旧是口沫飞溅神采飞扬地说着书。

没人搭理偏隅一角的郭业那桌闹了什么动静。在黄傲引领下，郭业上了楼梯，来到天子一号房外头。

笃~笃笃~~笃笃笃~~

黄傲畏畏缩缩地拍了拍门，战战兢兢地低声叫了一声：“于、于大人，我们东家益州侯回长安了。”

“哦？益州侯回长安了？”

里头于得水的声音先是颇为意外，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冷冰冰，不咸不淡地说道：“既然来了，便请进吧！”

郭业在黄傲身后听得清清楚楚，心中暗道，这于得水还挺能装。

不过他并未较劲，自己的人上了他妹子，而自己又挡了对方的迁升之路，对方不待见自己倒是情理之中。

而且，于得水乃是魏征一手提拔之人，早已分出了阵营，始终是尿不到一个壶里。

随即，他拍了拍黄傲的肩膀，低声道：“你就在外头候着吧，我进去与于大人好好说道说道。”

黄傲闻言，立马感动得无以复加，要说还是自己的东家心疼自己啊，生怕自己进去受未来大舅子的欺负，愣是一力担了下来。啧啧，厚道啊！

继而，他冲郭业重重地鞠了一躬，替他推开了房门，独个儿守在门外，一切感动尽在不言中了。

郭业进来雅间儿，里头只有一个身穿儒衫的瘦削中年男子，独自坐那儿自斟自饮，九成九便是于得水本人了。

他也不矫情不露怯，直接走了过去抬手微微一拱，道：“于大人，有礼了！”

说罢，也不等于得水还礼回话，便自顾拉来一把胡凳坐在了于得水的对面，抓起酒壶自斟一杯酒。

举杯，仰头，一饮而尽。

吧嗒~

空杯落桌，砸吧了两下嘴，目光炯炯地逼视着于得水，大大咧咧地说道：“明人不说暗话，你我眼中都不揉沙子，开门见山吧，于大人。黄傲与令妹之事，你到底想怎么着？”

“呃……”

于得水举杯的右手停滞了半空，被郭业这般直言不讳地发问打了个措手不及，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应对了起来。

他千算万算都想不到郭业会这么犯浑，居然连最起码的礼仪和客套都不顾，直接开门见山谈起这事儿来。

于得水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心中暗道，这人果真如魏大人说得一般啊，不学无术路子野，不按套路出招啊。

霎时，他脸色阴晴不定，整个人继续沉默了起来。

郭业见状，知道对方被自己的胡乱出拳给打乱了部署和早已准备好的说

词，心中暗暗得意。

趁热打铁，他继续说道：“黄傲是我手底下的人，虽名为主仆，但我一直拿他当兄弟看待，这点毋庸置疑，不然我也不会将日进斗金的酒楼交给他打理。但是，他冒犯令妹在先，让令妹珠胎暗结在后，这些统统都是事实。这点郭某承认，黄傲也必须承认。他对令妹干得那些事儿，按大唐律例来判，怎么着也得刺配三千里。于大人不解气的话就往重了判，判他一个斩立决都成，我绝不护短。了不起逢年过节我给他坟头松松土拔拔草，烧点元宝蜡烛给他吃。”

“咚……”

守在雅间儿外头的黄傲听着郭业的这番话，忍不住打了个寒颤，双腿一软跌坐在了地上。

而里头坐着的于得水更是脸色黑得吓人，眉头拧成了麻团儿般，仍旧是一言不发。

不过郭业猜得出来，自己这番说词并非是由于得水想要的。

随后，他又自斟一杯酒，说道：“不过嘛，于家好歹也是官宦门第书香世家，家风想必甚严。如果黄傲该死，那么他与令妹之事势必会传扬开来，呵呵，届时传得沸沸扬扬，于家门风肯定受损，让人戳烂了脊梁骨。到了那个时候，即便于大人不亲手仗毙了令妹以正门风，恐怕令妹也无颜再存活于世了吧？估摸着，于家后院的枯井里铁定要平添一条冤魂咯！”

嘭~！

于得水拍案而起，怒视着郭业咆哮道：“益州侯，你这是何意？这便是你商谈议事的态度吗？”

郭业不犯怵，又自斟了一杯酒，不过这次没有一口灌饮，而是浅酌了一小口，似笑非笑地看着于得水，说道：“不，本侯只是就事论事，将最坏的结果先跟于大人你说一声。至于我是什么态度并不重要，我这边无所谓，事情到底如何完全取决于于大人你的态度。不是吗？我现在倒想问上于大人一句，你到底想郭某怎么办才肯玉成令妹与黄傲的婚事？”

“呃……”

于得水又是一阵语噎，感觉之前在腹中打好的草稿和说词，现在一点都用不上。

相反，现场的主动权完完全全掌握在郭业的手中，自己这个发难之人竟然变的极为被动。

郭业见状，觉着自己这个压倒对手的气势已经营造得差不多了，是时候给于得水台阶下了。

倏地，他突然抄起自己跟前的酒壶，探过身子替于得水斟起一杯酒来，和声道：“于大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那本侯便尽量做一切弥补吧。您不是忌恨我挡了你的迁升之路吗？这好办，只要你肯玉成令妹和黄傲之事，郭某会游说虞世南和孔颖达两位大人，伙同两位老大人向皇上推荐，由你出任御史大夫一职。如何？还有，今后这海天盛宴大酒楼，我会割让一半给你的妹夫，呵呵，就是黄傲，让他们夫妻二人生活无忧，怎么样？这样的条件，你总满意了吧？”

“呃……”

于得水再一次被郭业打懵了，怎么对方刚才还一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

模样，眨么眼，又肯舍弃这么多的利益给自己呢？

御史台御史大夫！

这个位置是自己做梦都想爬上去的，想当日自己听闻郭业挡了自己的迁升，自己可是眼前一黑，气得差点没一口血喷出来倒在地上。

而此时的郭业居然肯为了一个下人，主动退让这个官职不说，还肯游说并伙同虞世南、孔颖达来向皇上推荐。

难道自己这个便宜妹夫在郭业心中，真有那么大的份量？

于得水肯定不会相信，如果黄傲真有那么重要，郭业早就将他提拔重用了，还怎么可能让他守着一个酒楼。

即便是日进斗金的酒楼，那也还是个酒楼，黄傲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介上不了台面的商贾。

突然，他脑中想起了郭业与魏征的不对付，建成余党系与士林清流系的不同阵营与立场。

瞬间，他恍然大悟，莫非是想让我背弃魏大人，拉拢我进士林清流系？

随即他摇头说道：“益州侯，魏大人待我恩重如山，如同再造，想我当年在庐陵任知县时，魏大人便……”

“停停停！”

郭业冒然出言打断了于得水的自澄清白，说道：“于大人，你放心，你既然觉得魏大人对你恩重如山，将来前程远大，本侯绝对不会对你有拉拢心思。你听好了，这只是一次交易，为的就是让你松口同意令妹与我兄弟黄傲的婚事。”

郭业张嘴就是浑话，一下子，黄傲从家奴升格成了郭业的兄弟。

于得水听着郭业戳穿了自己那点小心思，有些局促，不过还是将信将疑地问道：“真就这么简单？”

说实在话，御史大夫对他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太大了，这是他进入中枢的一个梦想啊，如今唾手可得，怎能不动心？

郭业笑了笑，道：“不这么简单，那你以为有多复杂？当然，御史大夫这个位置太过严于律己，太过清廉如水，而且被太多人盯着不舒服，绝对不符合郭某的性子。呵呵，既然于大人有志于此，因缘际会下，郭某为何不退避让贤？再说了，黄傲是我好兄弟，总不能真让他下了地牢吃断头饭吧？”

于得水又是狐疑地看了郭业一眼，心中琢磨了郭业这番话，也对，益州侯少年心性，又正是享乐的年纪，如果出任御史大夫，人生绝对会少了好多乐趣。

随后，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应承道：“好，这是一次交易，只要益州侯你肯助我出任御史大夫一职，我于家对黄傲便既往不咎，而且会玉成他与我妹子的婚事。这样，婚事的一切花销都由我们于家出，而且我会在同仁坊送他们夫妻一座三进的宅子。”

郭业耸耸肩，道：“这就是你们于家的家事了，我不掺合，了不起到时候我兄弟大婚那天，我过来讨上一杯水酒喝。好了，于大人，事情就这样说定了，我还有事，先行告退了。”

说罢，爽落起身走出了雅间儿。

而黄傲则是一路跟随他下了楼，口中不滞说着谢，谢东家替他免了一场祸事，还替他找了背景这么硬的大舅子。



自此，这小子的人生轨迹肯定是大有不同，虽不能说一飞冲天，但至少也能做上一回人上人了。

郭业让黄傲送到门口，便招呼起刘振轩一同出了酒楼。

回到马车，走在返家的路上，郭业将雅间儿里的事情一并说与了刘振轩听。

刘振轩听罢之后，不由问道：“侯爷，我知道您器重黄傲，但是您这次也太亏了吧？又是将御史大夫一职拱手让人，还分了一半的海天盛宴大酒楼给黄傲用来争脸面，难道就为了让于得水松口同意黄傲和那于家肥婆娘的婚事？”

说到这儿，刘振轩越是觉得气愤填膺，哼道：“这姓于的明显就是打着如意算盘来的，就这么白白便宜了他，真是气煞人也。大不了跟他一拍两散呗，反正黄傲都搞大了于家肥婆娘的肚子，嫁与不嫁随便他们得了。”

郭业听着刘振轩张口闭口于家肥婆娘，心里不禁为黄傲的终生性福默哀了一小会儿，而后轻笑一声，隔着车帘自信满满地说道：

“振轩，你见过你家侯爷啥时候做过赔本的买卖？他于得水拿了老子一根针，来日他非得还上一斗金不可。我这么做，自有我的用意。”

“聿……”

刘振轩猛地拉紧了缰绳，喝停了马车，扭头好奇满满地发问道：“侯爷，说说呗，您这次又在玩什么虚头八脑的花招儿呢？”

## 第726章七巧玲珑心

刘振轩突然停下马车来，双眼燃着熊熊的八卦之火，好奇正浓地问着郭业。

郭业掀开车帘，清爽一笑道：“你小子有时候也挺三八挺八卦的，成，前面儿就是咱们家了，你慢着点赶车，我路上跟你说说？”

“成嘞！”

刘振轩心喜，徐徐放松了缰绳重新赶起了马来，速度稍显缓慢。

郭业索性钻出马车，与他并肩坐到车辕上，问道：“今天黄傲不是讲了那天捷报传回长安时，朝堂之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吗？那我问你，于得水是什么人？”

刘振轩想也不想，回道：“咱们长安城百姓的父母官，长安府尹呗！”

郭业啐道：“废话，这个自然不用你说。我是问他的背景。”

刘振轩稍稍想了一下，道：“好像是谏议大夫魏征、刑部尚书韦挺等人推荐他出任御史大夫一职的。而且黄傲提及，长孙无忌等人推荐的那个温彦博劣迹斑斑，口碑甚差，皇上并不看重。如果不是侯爷你横空出世，皇上肯定会钦点他出任御史大夫。嗨，他其实说来也倒霉，若不是侯爷……也不对，反正他现在得偿所愿了。咦？侯爷，这里头莫非有什么说头？”

郭业拍了下他的脑袋，啐了句榆木脑袋，而后释疑道：“当然有说头，你想，我如果退避让贤，将御史大夫一职让与他，你说这代表着什么？很明显，就冲这份人情，魏征、韦挺等人的建成余党系肯定会欠着我一个人情，而且将来也许还有有可能，有可能促成士林清流系与建成余党系的联手，一起对抗长孙无忌等人的天策府旧臣系。你想想看，如今咱们士林清流系势单力薄，而人家长孙无忌等人不仅朝中有人，而且地方之上更是盘根交错。咱们跟他们硬着来，无异于胳膊拗大腿，哪里是对手啊？”

刘振轩哦了一声，道：“有点明白了，这就是侯爷您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不？”

郭业赞道：“没错，你小子还算不笨。当然，还有其他几个因素促使我主动放弃御史大夫这个位置。一个嘛自然是想卖魏征他们一个人情，一个嘛是想让长孙无忌和魏征等人心有隔阂，不能让魏征等人一直置身事外，必须将他们拉进来一起搅浑这潭水，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再有一个，便是我对御史大夫之位，真心不感兴趣，太得罪人了。你看看高士廉告老还乡就知道了，老头是个好人啊，可惜就因为摊上这个御史大夫的位置，成了朝中百官的眼中钉。若非不是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的娘舅，不知要栽多少回跟斗了。我可是听说了，老头致仕之后，整日在家里侍弄花草，而高府几乎没人踏足拜访，颇有点人走茶凉的感觉。也好，高士廉这老头是个好人，退出朝堂至少我还能与他往来走动，不然大家彼此派系不同，还真有些不方便。”

刘振轩这回差不多全明白了，恭维道：“侯爷，你说你这心是咋长的？咋就长得那般七巧玲珑心呢？”

郭业白了他一眼，说道：“你是想说我心眼太多，太过狡猾是吧？嘿，在朝堂上玩政治跟咱们征战沙场不一样，不怕死一根筋在沙场上无往不利，但在朝堂党争之中却是大忌。朝堂之中步步惊心，尔虞我诈，不多长个心眼

恐怕被人啃得连渣滓都不剩，到最后都浑然不觉。江湖凶险，政治肮脏啊！当然了，让我彻底下定决心放弃御史大夫一职还有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皇上这边。我知道，皇上是不可能放心让我出任御史大夫一职的。”

“皇上？”

刘振轩好奇心再次被吊起，奇问道：“侯爷，这次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甭说没什么实权的御史大夫了，就是六部尚书之位，我想皇上都舍得允诺给你吧？”

“呵呵，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正因为我立了这么一个震天之功，有些麻烦才会接踵而来，比如功高震……嗨……”郭业说到一半儿，突然笑着摇头道，“我跟你这些干嘛？帝王心术这种东西，你不懂，我嘛，也仅仅是略窥门径。”

刘振轩这次倒是机灵聪明了，见着郭业隐晦不愿继续说下去，居然放弃了追问八卦下去的欲望，默默地低下了头，赶起了马车。

此时两人坐在车辕上隐约能瞧见益州侯府的红瓦灰墙了。

郭业瞟了眼刘振轩，暗赞一声，聪明人，有前途。

哒哒哒哒……

马车缓缓听在了益州侯府的门口，郭业率先跳下马车上台阶准备进府。

门口早有军士在把守护卫，见着郭业回来，低声说道：“侯爷，尚书右仆射虞老人在书房等着您呢。”

自己前脚跟回长安，虞世南后脚跟便跑到自己府中来，这老头还真是未卜先知啊。

他轻轻嗯了一声，便进了侯府直奔书房的方向。

沿路之上的仆役丫鬟见着侯爷归来，自然纷纷行礼殷情打着招呼。

来到书房门外，他推门而入，赫然见着虞世南正躺在自己的摇椅上，眼睛半睁半开地看着一本线装古籍，旁边还有一杯冒着热气儿的茶汤，老头还挺惬意的。

推门声自然惊动了虞世南，老头缓缓起身将书往躺椅上一扔，爽朗地笑道：“好小子，去趟吐谷浑就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你小子是灾星下凡不是？”

红光满面，中气十足，显然最近这段日子虞世南过得挺滋润，至少心情很是不错。

郭业对虞世南天生有种亲近的感觉，不由打趣道：“还行，还行，甭管我灾星下凡还是瘟星降世，至少替大唐挣足了实惠，对不？这次您老人家未卜先知来我府上，我在路上还在琢磨，虞老头不会又在我书房涮火锅了吧？哈哈……”

“哇哈哈哈哈……”虞世南大笑之下银须飘动，乐道，“你小子张嘴破嘴，一如既往的牙尖嘴利啊。老夫也是凑巧听府中下人说，在朱雀大街见到你的仪仗游街，这才知道你回长安的。对了，刚才老夫来你府上的时候，发现你的三百亲兵早就回来了，你居然到现在姗姗才回？干嘛去了？”

郭业也不隐瞒，将在海天盛宴大酒楼中碰到的事情，包括于得水之事都如倒豆子一般，一五一十道了出来。

说到最后口干舌燥，抄起虞世南那碗茶汤，咕咚咕咚就牛饮喝了起来。

虞世南听着郭业最后在马车上对刘振轩的那番分析，竟然有所赞同地点

头道：“你小子心眼就是多，这倒未尝不是结好魏征等人的一个办法，至少这个人情，他们是实打实的欠你。而且有你我，还有孔颖达三人一同向皇上游说举荐，于得水出任御史大夫一职，是板上钉钉之事。”

郭业抹了三下嘴边的水渍，笑道：“是吧？您老也同意我这么干吧？我当时也是灵光一闪，觉得这件事利大于弊，便索性卖个人情成全于他算了。再者说了，刚才我说得皇上那边，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据我揣测，太上皇与皇上历来都喜欢在朝堂上玩权衡之术，如今朝堂之上三系堪堪可以彼此掣肘，如果再让我出任御史大夫一职，呵呵，皇上也烦呐。他之前不是说了吗？关陇世族的力量要削弱，但是目前也离不开他们的支持，也要借重。所以啊，如果将三系比作堆积起来的积木的话，如今堪堪平衡，但是如果我这根搅屎棍一凑上去，这堆砌而成的积木指定要轰然倒塌。皇上固然对我们士林清流系暗中多有支持，但他也不愿意到这种局面。所以啊，咱就多多体谅皇上，直接不给皇上添麻烦了。”

“啧啧，少年老成，了不得啊！”

虞世南由衷感叹，满脸尽是欣赏之色，说道：“你小子就是天生搞党争的一把好手啊。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古往今来，比比皆是啊！”

郭业很是装逼地拱拱手，谦虚道：“抬举抬举，您老太抬举了。对我来说吧，这无论是做官，还是做臣子，哪怕是做人，其实都是相通的，那就是要懂得进退。要我们乡下人的说法，便是有多大胃口就吃多大馒头，不然小心撑破了肚皮憋屈死。”

“咦？这说法倒是新鲜。”虞世南满脸笑意地赞赏道，“嗯，话糙理不糙，要不说高手在民间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你小子可不许对我耍滑头，要实话实说。”

郭业怔了一下，问道：“老大人何出此言？”

虞世南眯着眼睛盯着郭业打量一番，仿佛要他看穿看透一般，似笑非笑地问道：“御史大夫，位列朝班，也算是朝廷的中枢大臣，你小子说放弃就放弃，说拱手想让就拱手想让，不能不说胸中的格局甚大。不过这话反过来也可以这么说，以你小子从来不肯吃亏的性子，你会这么轻易放弃？你肯定对下一步的安排另有图谋，而且图谋甚大，甚远，对吧？”

“呃……虞老头，难怪他们都说你外表不羁，实则骨子里就是条老狐狸，半点不假！”

“哈哈，明天就要进宫见陛下了，说来听听，你对你自己下一步前程是如何规划的？”

PS：之前将于得水和温彦博两个人的背景搞茬儿了，于得水乃是魏征推荐的，前文提及于得水是长孙无忌的人，实属错误，是不对的，谢谢提醒。

## 第727章各有所动

面对着虞世南的发问，郭业故作神秘地双手负背，在书房中慢慢踱步一圈，悠悠道：“下一步规划嘛，小子心里倒是初具想法，但具体如何还有待斟酌啊。”

郭业立下吐谷浑大功，替士林清流系争回了好大一个脸面，如今的虞世南是怎么看他怎么顺眼。

此时郭业的故作神秘，或者说故作矜持，在虞世南眼中却变成了出去一趟内敛沉稳了不少。

继而又是一番爽朗大笑，捋着根根银须，问道：“说吧，老夫替你把把关掌舵，不然明日进宫到了皇上跟前，如何帮衬你？”

郭业嗯了一声不再遮掩，直言不讳问道：“老大人，你说如今咱们士林清流系相比于长孙无忌他们，最缺的是什么？”

虞世南没有作答，而是双眼透着询问地看着他，等着郭业的答案。

郭业自问自答道：“如今朝堂三足鼎立之势初成，可咱们士林清流系毕竟势单力薄，根基不稳。这其一是关陇世族的力量根深蒂固数百年，委实难以撼动；其二嘛，便是我们在地方缺少培植，您老遍数大唐十道数百州，又有多少地方官员是出自长孙无忌等人一系的？所以说啊，小子的想法是……”

虞世南恍然大悟，打断道：“你的意思是说你想离开长安，想前往地方经营培植一番？”

“正是！”

郭业点头道：“有虞大人，孔尚书在朝中，加上小子在地方经营培植遥相呼应，再花几年时间大肆提拔和栽培天下寒门学子的佼佼者，这才是稳扎稳打，长期对抗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世族力量的王道啊。就算我们在朝堂上稳压长孙无忌一头如何？遍布在天下各州府的八大世家，才是关陇世族的中坚力量，他们才是最恐怖的存在和根子所在。”

“言之有理！”虞世南对郭业的分析和计划深以为然，不仅点头赞许道，“那你想好了没有？明日进宫面见皇上，你想呈请主政何处？如今你立下泼天之功，跟皇上讨上一个封疆大吏未尝没有可能。再不济，一方刺史之位，肯定不成问题。”

“一方刺史？”

郭业翻了翻白眼，不满道：“我当初在蜀州大都督府任职长史一职，貌似就是秩四品了。现在好歹也立下了开疆辟土之功，怎么着也得进步进步吧？州府分上中下三等，上等州府的刺史貌似也才正四品吧？如果真给俺一个刺史之位，这不是没啥区别吗？”

虞世南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哼道：“那你还想怎样？你才多大年纪，正四品的刺史你还嫌小了？我告诉你，如果皇上不赐你一个同进士出身的功名，你纵是想当个刺史也没戏。再说了，都督府长史与一州刺史能有可比性吗？都督府长史虽说秩四品，却是不入流的打杂吏员。而一州刺史却是实打实的主政父母官，最能锻炼和考验你的位置了。郭小子，知足吧你就！”

“切！”郭业不服地摇了摇头，哼道，“如果皇上真想拿一个刺史之位来打发我，可真没那么容易。反正你甭管了，明日我自有对策。反正刺史，太小太小，委实太小！”

“你……”

虞世南被眼前这个二十大几的毛头小子给气到了，心里不由一阵窝火，生起了闷气道，这小子看来真是太过顺风顺水了，几年前还只是一个不入流的小衙役。这才过了几年啊？居然连一方刺史父母官都看不上。

郭业见着自己惹虞老头生了气，也知道对方是关心自己，有些担心因为自己拔苗助长而欲速则不达，随即上前舔起贱兮兮的笑脸，安抚道：“虞老大人，我的好校长，我怎么着也算你的得意门生了，是不是？消消气，消消气，我还没有自大膨胀到无知的地步，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哼！”虞世南猛然拂袖，重新坐回躺椅不再理会郭业，自顾看起了书来。

郭业只得老老实实蹲了下来，先是一阵宽慰，而后又费尽口沫地解释着自己的具体想法来。

虞老头听着听着，脸色才慢慢缓和了起来……

……

……

与此同时，长安府尹于得水也在郭业走了之后，便离开了海天盛宴大酒楼，直奔谏议大夫魏征的府邸。

来到魏征家中，他将在酒楼雅间儿中与郭业的谈话娓娓道出，想着让魏征参谋参谋。

魏征在李二陛下面前是宁折不弯的谏臣，但不代表他一点心眼都没有。相反，他的心思也缜密，至少比刑部尚书韦挺要强些，不然光凭一颗虎胆也不可能混到现在。

听完于得水的复述之后，素来不苟言笑以严厉著称的魏征突然莫名其妙地笑了笑，说道：“没想到令妹与益州侯的手下还有这么一段冤孽。”

于得水汗颜叹道：“家丑，家丑啊，让魏大人见笑了。”

魏征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轻松打趣道：“称之为家丑不合适，确切地说应该是缘分才是。你想想看，若非你妹子你又岂能得到郭业的交换，峰回路转，重新问鼎御史大夫一职？说起来，你还承了你妹子的这份人情呢，子观。”

子观是于得水的字，魏征一路提拔他至今，对他以字相称并不为过。

于得水听着魏征这么说，狐疑道：“大人，照你这么说，郭业还真没有别的阴谋算计，纯属为了我妹子与黄傲的婚事而交换？”

魏征点点头，不过又摇了摇头，说道：“也不尽然了，益州侯此人是出了名的凤凰不落无宝之地，说得粗鄙一点，此人向来都是个不肯吃亏的主儿，只有他占人便宜的份儿。贼不走空，说得就是这种人。他能主动退避拱手相让御史大夫一职，还肯伙同虞世南等人游说皇上，多少还有其他的心思。不过他那点小心思我也看得出来，无所谓了，无伤大雅。倒是如今朝堂之上，我们这边处于劣势和下风，如果子观能够出任御史大夫位列朝班，那便不一样了。”

于得水听着魏征说来，心花怒放，看来魏大人也是同意他与郭业的交易了。

随后小心翼翼地說道：“既然大人说没问题，那下官便放心应承与他的交易了。过些日子，我便让家里将我妹子与姓黄的婚事提上日程，早日操办起

来。”

魏征若有所思地想着郭业的算计，随意点点头，敷衍了于得水一句：“应该的，不能失信于人嘛，而且令妹的肚子也不能再拖了。”

经过这个小插曲，魏征对于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建成余党系的将来，多多少少又衍生出了几分希冀。

想罢，他脑中猛然浮现起了最近在朝堂上屡屡受挫吃瘪的长孙无忌，心道，看来郭业不按套路出招儿的野路子，以后还有长孙无忌受的啊。

.....

.....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长孙府，书房内。

长孙无忌虽半步未出府，却是耳目众多，广知天下事。

此时，他不仅收到了郭业顺利回长安的消息，而且还收到了郭业在海天盛宴大酒楼私会长安府尹于得水的风声。

于得水是什么来头，长孙无忌岂能不知？

不顾他更加关心的是，郭业为何一回长安既先不回家，也不先去拜访互为同系的虞世南、孔颖达。反而私底下密会长安府尹于得水呢？

难道郭业和于得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或者说士林清流系和建成余党这些旧臣们要联手互为壁垒了？

这下，长孙无忌淡定不住了。

越想越是琢磨不清，心中一片凌乱与后怕，总感觉对手们正编织着一张充满未知阴谋的大网，铺天盖地向自己这边袭来。

随即，他下定了主意，必须在明天郭业进宫面圣之前作出应对之策，绝对不能坐以待毙。

倏地，他猛然冲出书房，漫无目标地急急喊道：“来人，备轿，速速备轿，本官要马上进宫一趟，拜谒皇后娘娘！”

这个时候，他脑中第一想到的并非是房玄龄、唐俭等人，而是他那位深居宫内甘露殿中的亲妹妹——长孙皇后。

## 第728章长孙兄妹

夜下，皇宫。

因为长孙皇有了身孕的缘故，李二陛下好长时间未在甘露殿过夜了，多数时日都在杨妃的凤凤殿和阴妃的奇华殿中轮流宿夜。

不过并非李二陛下不念夫妻之情，相反是长孙皇后每天夜里孕吐厉害，生怕搅得丈夫睡不安稳觉，以致于第二日没有精神处理朝政与国家大事。于是大大方方地将李二陛下推到其他几个妃嫔的宫中宿夜。

要不怎么说长孙皇后乃是一代贤后，深得李二陛下专宠一生呢？

不过也正因为李二陛下如今不在甘露殿中宿夜，长孙无忌才能在天黑进宫后还能入甘露殿见到自己的妹妹。

当宫人在殿外通禀长孙无忌夜里进宫拜访，长孙皇后多少猜出来了一些缘由，自己这个哥哥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显然又是为了某事而来。

旋即，她让宫人请长孙无忌进来殿中，并重新描眉梳头，盛装接待。

很快，兄妹二人殿内相见，长孙皇后示意一番，几名宫人纷纷退了去。

长孙无忌大步上前，就要屈膝跪下参拜，口中宣道：“臣长孙无忌见过皇后娘娘，愿皇后凤体安康，千岁，千岁……”

“兄长快快请起！”

长孙皇后急忙上前搀扶起长孙无忌的胳膊，娇声说道：“此间并无外人，兄长无需行此大礼。”

长孙无忌缓缓起身，眼带怜爱地看着自己的妹妹，微笑道：“君臣有别，礼数不可偏废，应该的。无垢最近身体怎么样？还是孕吐得厉害？”

长孙无忌很聪明，一声无垢便将君臣有别直接转为兄妹身份了。不过从他的神情和言语中可见，他对自己这个妹妹的感情是做不得假的，毕竟兄妹二人自幼便亡父丧母，寄身在舅舅高士廉家相依为命，感情甚为甚笃。

长孙无垢摸了摸还未隆起的小腹，脸上尽是母爱之色，点头轻笑道：“有劳兄长挂念了，也不知怎得，这一次怀胎不同以往，孕吐得极为厉害。不然，我也不会将皇上往外赶，硬推到杨妃、阴妃她们那儿宿夜了。”

长孙无忌闻言脸色微微呆滞，意味深长地提醒道：“妹妹，有子万事足固然没错，但是夫妻相处之道还是要讲究方法方式的嘛，毕竟皇上日理万机，整日操劳国事……”

“兄长，你的意思我懂！”

长孙皇后打断了哥哥的提醒，说道：“皇上那儿，兄长就不用操心了，我与他夫妻这么多年，岂会不懂呢？对了，这次兄长除了看望我，应该还有其他事情吧？”

长孙无忌见着长孙皇后目光如炬，直接看穿了自己的那点小心思，老脸不禁有些臊得慌，期期艾艾道：“其实没啥了，主要是挂念妹妹了，就想着进宫看望你一趟。”

“咯咯……”

长孙皇后掩嘴轻笑，摇头数落道：“兄长的脾性我还不了解吗？想必是遇到什么棘手难办之事了吧？说吧，但凡我能帮衬的，定会竭尽全力的。”

长孙无忌讪讪一笑，也不再遮掩矫情，低声问道：“小妹，益州侯郭业在



吐谷浑建功立业之事，你应该有所耳闻吧？”

长孙无垢嗯了一声，表示知晓。

郭业出使吐谷浑，阴差阳错下尽收吐谷浑七座城池并入大唐版图，替大唐立下赫赫开疆辟土之功，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不是新鲜事情，长孙皇后虽深居宫内，但岂会不知？

她对郭业一直都有好感，特别是上次郭业变着法儿推荐了钦天监袁天罡说服皇帝，替自己保住了腹中胎儿，长孙皇后一直都心存感激。

所以，平日里对郭业的消息也颇为注意，总想着还上那份天大的恩情。

紧接着，长孙无忌又道：“据说，益州侯今日便已经顺利返回了长安。而且还私下会晤了长安府尹于得水……”

随即，他便将收到的风声和自己的隐忧一一道了出来。

最后，他才言辞恳切地求道：“小妹，你也知道郭业这厮与我一直都不对付，他与虞世南、孔颖达等人互为攻守同盟，一直在朝堂上与我作对，委实可恶。这不，我才想着进宫找你诉说一番委屈，希望你能在皇上那儿说上两句话，也杀上一杀姓郭的威风。”

这下长孙皇后算是彻底明白了，兄长是要让自己在皇上耳边吹吹风，阻碍甚至打压郭业一番呢。

隐隐约约，她的心里有了几分不悦，好歹郭业对她有恩，她岂能这么不地道，以怨报德，恩将仇报？

随即，她摇头为难道：“兄长，你又不是不知道历朝历代都有过祖制，规定后宫不得干政。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再说了，皇上明见万里，乃是少有的明君，他岂能会受我这妇人嚼舌头而干扰朝政呢？这，这也太为难小妹我了。”

长孙无忌微微一愣，他倒是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妹妹会拒绝，以往往往都是有求必应，今天是怎么了？

随即，他继续锲而不舍地央求道：“妹妹，祖制是死的，人是活的呀。我听说明天皇上会在宫中设宴召见郭业，你这皇后肯定要参加。你看这样成不？届时在御宴上，如果皇上对郭业要大加封赏之时，你帮忙出言两声儿，从中作梗一番，设法不让姓郭的遂了心愿。”

长孙皇后还是不忍也不肯，坚持摇着头，推诿道：“难，难呢，这次他立的可是开疆辟土的盖世之功，想要阻挠他的晋升，委实太难了。”

长孙无忌实在是太意外了，没想到妹妹今天的态度竟然如此坚决，只得使出杀手锏道：“小妹，兄长也并非为了一己私仇才千方百计想着对付他，你要知道郭业与孔颖达等人代表的是天下寒门学子的势力。而我们代表的却是关陇世族的力量，此消彼长，只要郭业他们越是如意，那么表示我们关陇世族的利益越是受到损害。你想想看啊，如今承乾已经贵为太子储君，如果将来继承大宝，却没了关陇世族的扶持和辅助，那岂不是要受那些寒门势力的左右，甚至要挟？到了那个时候，就怕这些寒门势力会因为承乾的母亲和舅舅姓长孙，因为他身上流淌着一半关陇世族的血液，而摒弃厌恶承乾，甚至，甚至另外扶植……”

下面的话，长孙无忌不再说下去，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妹妹兰心慧质一点就透，不需要说得太过直白。

果然，他一提及李承乾，长孙皇后的神色显然微微骇然，无论是李承

乾，还是李泰，还是其他几个公主，都是他十月怀胎而出，这是她不可触及的底线。

同时，这也是她的软肋。

可怜天下父母心，哪个娘亲不疼儿？

长孙无忌这么一危言耸听，长孙皇后倒是信以为真。在她看来，承乾身上流着一半关陇世族的血液，这点永远都不容更改，这便注定了自己的儿子与寒门势力始终都是格格不入，甚至对立的。

她眉头微蹙不再说话，端庄恬静的脸上突然变幻无常，仿佛在做着剧烈的思想斗争一般。

最后，还是让感情战胜了理智，只听她微微长叹一息，有些内疚地说道：“那好吧，明天御宴之上，本宫姑且试上一试。”

这次，她对长孙无忌用上了本宫二字，而非以妹妹自称，显然心中对长孙无忌这个当哥哥的有了几分不满。

不过长孙无忌却是不管这些，只要得到长孙无垢的允诺，那就大事已成一半，心中早已乐开了花。

随即，他拱手说道：“谢谢小妹。天色不早了，你又有孕在身，我便不做叨扰，免得妨碍你的休息。愚兄先行告辞了，小妹你早些休息。明日御宴之上……”

长孙皇后不待他说完，突然挥了一挥凤袍宽袖，逐客道：“兄长请回吧，本宫心中有数。”

长孙无忌又是讪讪一笑，缓缓退出了夙凤殿。

待得长孙无忌一走，长孙皇后这才脸色缓缓柔和了下来，不过紧蹙的眉宇一直没有松弛，眼中带着几分愧疚之色地看着外头的夜色，叹息道：“郭业，这次情非得已，算是本宫亏欠于你的吧。再有机会，本宫定会对你加以厚报。”

叹罢，她猛然感到有些呕吐之意，当即便快步转身走向了寝宫方向。

……

……

第二日中午，李二陛下果真派宫人邀请了长孙皇后前往夙凤殿，让她与杨妃一块儿赴宴，陪他一起召见益州侯郭业这个大功臣。

夙凤殿中，长孙皇后与杨妃各坐李二陛下左右，正等着郭业、虞世南、孔颖达等人的到来。

趁着郭业等人没来，三人倒是有说有笑了一番，看似亲密无间，而且看似李二陛下的心情也很是美丽。

这时，顺公公派进来夙凤殿，通禀道：“益州侯与虞仆射、孔尚书三人联袂而来，正在夙凤殿外候着呢。”

李二陛下脸上一喜，突然站起身来，对着长孙皇后和杨妃二人缓缓吟道：“哈哈，皇后、杨妃、你们且先坐着，朕要亲自到殿外去迎接郭爱卿。”

“啊？”

“皇上，你要亲自出迎？”

长孙皇后与杨妃闻言竞相失色，皇帝居然要亲自出殿迎接臣子，这也太过耸人听闻了。

就连通传的顺公公都大惊失色，皇上对郭业的宠信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了？

谁知李二陛下不以为许地摇摇头大手一挥，貌似诗兴大发一般吟道：“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若朕的每一个臣子都能如他这般替朕开疆辟土立天功，朕便是对他们倒履相迎又如何？董顺，前头带路……”

“喏！！！”

## 第729章皇室家宴

李二陛下殿门口亲迎郭业，一出亲民秀立马将虞世南和孔颖达这两个老家伙感动得无以复加，神情激动不能自抑。

两个老头不吝溢美之词地赞颂起李二陛下来，夸得李二陛下天上少有地下绝无，几乎将其吹捧成上古先贤三皇五帝尧舜禹一般的存在。

郭业看着身边两老头这幅肉麻兮兮作死的样儿，不由浑身起着鸡皮疙瘩，暗暗腹诽道，不就是皇帝心血来潮做做礼贤下士的样子嘛，你俩至于这么大动静的反应吗？

腹诽归腹诽，不过他终究给足面子，恰到好处地配合着李二陛下的个人秀，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山呼起皇帝万岁来。

君臣四人在殿门口寒暄了一阵之后，这才进了殿内。

长孙皇后和杨妃二人见着几人进来，自然不再坐着，纷纷起身与郭业三人见过，然后张罗起宫人到御膳房开始传菜入殿。

很快，各色菜肴与佳酿陆续递送进殿内，摆了满满当当一大桌。

这次郭业发现李二陛下难得大方了，桌上摆放不像以前那般寒碜，仅有几碟小咸菜和小米粥。相反，有鱼有肉还有几道郭业叫不出菜名的山珍。

一时间，食指大动，暗暗赞道，这才是御宴的最低标准嘛。

不过严格算起来，与其说是御宴，还不如说是李二陛下设得家宴。

君臣加起来也才四个人，而且还让长孙皇后与杨妃陪坐左右，这不是家宴是什么？

唯一让郭业意外的是，李二陛下不仅让长孙皇后带着身孕出席，还能让杨妃这个妩媚的女人陪坐一旁。

两个女人身份显赫高贵，不过一个淡雅恬静，一个妩媚动人，各有千秋，还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至少，在郭业心中足以评的上秀色可餐四个字。

众人纷纷落座之后，旁边两名宫女各自拎着一尊精致小巧的白釉酒壶挨个儿斟起酒来。

斟酒完事之后，李二陛下率先举杯起身，对着诸人说道：“来，这第一杯酒，朕要敬郭卿。”

郭业闻声立马急急起来，举杯惶恐道：“陛下，真是折煞微臣了，岂敢当您一个敬字啊？诚惶诚恐，微臣真是诚惶诚恐啊！”

这番作态看在李二陛下眼中，甚是满意，一点都不居功自傲，而且还比往日多了几分沉稳和谦逊，嗯，吐谷浑一趟，成熟了不少。

不过他口中仍旧是坚持道：“郭卿，吐谷浑虽是小国，但收并吐谷浑到我大唐领土中，却一直都是朕的心愿。如今你替朕了偿这个心愿，朕敬你的这杯酒，你有资格喝。来，满饮此杯！”

郭业一时看不出李二陛下的心思，还是委婉拒绝，表示不敢受君王敬酒。

一时间，皇帝在敬酒，臣子在谦让，居然有些拉锯了起来。

老狐狸一般的虞世南赶紧起身，端起手中一杯酒，打破僵局说道：“哈哈，陛下和益州侯再这么下去，菜肴都要凉了。如此君贤臣恭的场面，老臣还真是头一次见呢。不如老臣提议，大家同饮这第一杯酒，共庆我们大唐疆

土与版图得以再次扩充？”

孔颖达亦是见机起身，举起手中这被水酒附和道：“是啊是啊，益州侯能够占下吐谷浑，固然首功一件，但是陛下也是功不可没啊。若是没有陛下派他出使吐谷浑，岂有今日这番成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君贤臣孝，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是哟！”

郭业心中暗叹，人老滑，鬼老精，还是这两个老头子会说话。

李二陛下闻言，自然脸上有光，满意至极地举杯邀请道：“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们便同饮这杯酒吧。”

说罢，君臣四人将杯中水酒一饮而尽，这才纷纷落了座。

长孙皇后及时替丈夫斟起美酒来，杨妃也是不闲着，不停地往李二陛下的碗中夹着菜。

几名宫女则是各自拎着酒壶替郭业、虞世南三人斟满酒水。

李二陛下率先动筷子张罗道：“来，三位爱卿，先吃菜，朕与你们边吃边聊，咱们也听益州侯说说，当日在吐谷浑的惊心动魄吧。”

“臣等遵旨！”

霎时，三人也不再矜持，纷纷动起了筷子来。

一时间，觥筹交错，银筷晃动，家宴就在这种和谐融洽的气氛中慢慢进行着。

期间，李二陛下自然免不得询问起郭业当日在吐谷浑的情况来。

郭业心里早有腹稿，怎么好听怎么说，怎么夸大其词怎么来，缓缓说起了如何阴错阳差下占下吐谷浑一事。

当然，这件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那也只有郭业自己知道。反正啪啪一阵瞎掰活，就是将自己和西川军、野狼军这些人吹得天上地下唯我最牛逼。

最后，汇报得差不多之时，满桌的菜肴亦如风卷残云，所剩无几，基本都被郭业消灭进了肚中，谁让这顿御宴的确好吃可口呢？

面对着郭业如此吃喝狼狈相，李二陛下仍旧是挂着一副笑意并不见怪，而长孙皇后看着也是讨人欢喜，反倒是杨妃，微微蹙眉厌恶起他的粗鄙来。

虞世南和孔颖达知道郭业这是有意而为之，期间也就听之任之，暗中没有提醒和阻止。

就这样，李二陛下的家宴差不多就告了一段落。

趁着郭业还在抹嘴擦拭，李二陛下突然问道：“郭卿，前些日子朝堂上在争议御史大夫的人选。虞仆射、孔尚书都举荐你出任此职，你自己觉得呢？”

来了～

郭业暗道一声不出所料，继而好整以暇，说道：“陛下，朝堂之上关于争论御史大夫人选一事，早已不是秘密，臣也有所耳闻。臣还听说，除了微臣之外，其他大臣也提议了人选，如幽州大都督温彦博，长安府尹于得水。臣能够被提议上去，与温、于两位大人并列作为人选，实乃倍感荣幸。可是臣想说，以臣的心性和资历，都完全不是御史大夫的上佳人选。”

李二陛下闻言大吃一惊，诧异地看着郭业，惊呼道：“哦？郭卿真是这般想的？”

长孙皇后与杨妃亦是神情震惊，双眼透着不可思议，这世上的官员哪里还有不愿擢升的，真是奇了怪了。

杨妃心中隐约有股子兴奋窃喜，暗骂郭业的不识抬举和二逼愣子。

倒是长孙皇后昨晚见完长孙无忌之后，应承了哥哥的请求，心里有所思。

她暗暗在想，如果郭业不愿出任御史大夫一职，而陛下又允准的话，那本宫岂不是无需替兄长做这个恶人，从中作梗了？

一念至此，她心里反倒安心了不少，而且有些庆幸。

郭业听着李二陛下的询问，心中嘀咕着，李二陛下，我看你也不是真心实意希望我出任御史大夫一职吧？

随后，他豁然起身义正言辞地拒绝道：“皇上，微臣这番话绝对是发自肺腑，不敢有所欺瞒。在臣看来，无论是论心性，还是论资历，哪怕是论功名出身，长安府尹于得水都比臣要合适一百倍。臣有自知之明，虽然较之于温彦博那匹夫，臣当仁不让，但是如果长安府尹于得水也在列的话，臣自当主动退避让贤。御史大夫执掌御史台，掌管天下御史言官，无异于陛下的喉舌，职责何等重要，臣心中有数，绝不敢胡言乱语。”

举荐于得水之时，郭业仍旧不忘抹黑一把长孙无忌推荐的温彦博。

李二陛下听着郭业这番话，竟然有些看不懂这小子了。

以他对郭业的了解，这小子绝对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半点都吃不得亏。今天怎么无端转了性子，居然学会了自知之明，学会了孔融让梨了？而且这个大鸭梨还是堂堂的御史大夫一职，何等显赫荣耀？

旁边虞世南和孔颖达彼此对望一眼，眼神来了一次短暂的交流。

只见虞世南率先起身附和道：“皇上，臣也思前想后了一番，觉得以郭业的年纪，还有心性与经验，委实无法胜任御史大夫之高位。如果强推他上去，无异于拔苗助长，对他今后并不是什么好事。相反，长安府尹于得水此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上佳人选。”

孔颖达清咳两声，也是颤颤巍巍起来，游说道：“于得水这人在长安府尹任上卓有政绩。前些日子，老臣回去翻阅吏部往年的官员考核，发现这人从庐陵县令开始，一步一步走上来到如今的长安府尹，居然一年一小考，三年一大考的官员考核都格外优异。所以，他较之于郭业，的确更加合适执掌御史台。”

三人的态度再次汇总在一起，让李二陛下好是一阵纳闷，今天这三人到底是犯了哪门子的病，难道他们已经揣摩到朕本来就不打算让郭业出任御史大夫一职？

暂且摸不着头绪，李二陛下只得问郭业道：“郭卿觉得自己无法胜任御史大夫一职，那你认为自己胜任何职？此次你为大唐立下如此泼天功勋，朕姑且让你恣意妄为一次，你跟朕说句实话，朕绝对不会怪罪于你。”

郭业一脸诚恳地说道：“臣觉得自己年纪太轻，这么早进入朝堂中枢委实有些轻率。所以臣想恳请陛下，让臣到地方去锻炼锻炼一番，以期能够早日回到长安为陛下分忧解劳。”

“什么？”

李二陛下双眼圆睁浑然，指着郭业惊讶道：“你放着长安的中枢大臣不愿干，却偏生要到地方去？”

郭业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睁着大眼睛，不假思索地点头应道：“恩呢，臣就是这个意思呗！”

他话音一落，耳边突然传来一声长长的出气儿。

呼.....

好像是松了好大一口气似的。

不过他发现这道大喘气儿，居然源自长孙皇后这边来。

李二陛下并未注意到这个细节，而是一脸严肃地看着郭业，问道：“先说说看，你想去往哪里主政锻炼，又是要出任何职？念你在吐谷浑的大功，今天朕索性让你自己作上一次主。”

## 第730章狮子大开口

听完李二陛下这番看似大气的豪言壮语，郭业心里暗道一声侥幸！

果真让自己猜中了，李二陛下压根儿就没打算让自己出任御史大夫一职，花落谁家，也落到咱家。

而虞世南与孔颖达两人的眼中亦是透着震骇，没成想老了老了，混了一辈子的官场，还不如郭业这小子看得通透，又被这小子猜中了陛下的心思。

这个时候他们方才醒悟，才肯相信郭业之前说的话，陛下是绝对不会让郭业留在朝堂之上的，不然就会让好不容易平衡下来的三系力量再次失衡。

如果硬要在温彦博、郭业、于得水三人中筛选一个出来，那皇上心目中最理想的御史大夫人选既非郭业，亦非温彦博，而是长安府尹于得水。

因为三系中，天策府旧臣系枝繁叶茂，而士林清流系朝气蓬勃，徐徐崛起，反倒是魏征等人的建成余党系半死不活如一塘死水。擅使平衡之术的李二陛下宁可让御史大夫的人选出自魏征等人这边，也不可能出自另外两系。

郭业的这步棋走得真是妙啊！

虞世南微微砸吧了一下嘴，满是笑意地看着郭业，暗赞，这小子退避让位推荐于得水，既让魏征他们欠下一份人情，还让皇上心有愧疚，正好可以狮子大开口。

啧啧，步步都在他的算计之中，这小子真是妖孽吗？

这时，郭业无暇与虞世南这老狐狸眉目传情，而是直言不讳地说道：“皇上，臣想去扬州！”

“扬州？”

李二陛下稍稍一怔，下意识地问道：“说说你想去扬州的原因。”

郭业笑了笑，说道：“微臣有位故友乃是扬州人氏，颇有诗才，臣屡屡从他口中提到扬州之地，说什么‘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因此，臣对扬州繁华之地起了向往之心。”

郭业很无耻地灵光一闪，又剽窃了后世的一句诗来。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李二陛下低声重复了一句，说道：“你这位朋友倒是作得一手诗才，也对，朕都忘了你还有郭劝酒的雅号，曾醉酒作诗近百诗，有这么一两个吟诗弄月的朋友不足为奇。不过你真以为主政地方就是去游山玩水啊？还腰缠十万贯，见识见识扬州繁华？呵呵，说说你的真正用意吧？”

郭业期期艾艾半天，用眼睛瞟了下一直津津有味侧耳倾听着的长孙皇后与杨妃。

李二陛下瞬间释然，冲两人挥挥手示意道：“皇后，杨妃，朕与郭卿要谈些政事，你们且先退下去御花园赏玩一番吧。杨妃，照应着点皇后，她如今有了身孕，不能跌了跤。”

长孙皇后自觉地起身，低声道了句臣妾告退，便要转身离去。

反倒是杨妃有些恨恨地看了郭业一眼后，才带着些许愠怒离去。

郭业见着皇后与杨妃都走了，这才放心大胆地说道：“皇上，您还记得当如扶植士林清流系之时，那番豪言壮语不？”

李二陛下不明所以，目露疑惑。

郭业解释道：“关陇世族的势力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八大世家，分别是崔、



卢、钱、郑、王、张、赵、周这八家。这八大世家的触手几乎遍布我大唐十道数百州。其中张氏所盘踞在地便在扬州。微臣在想，如果李唐要想摆脱关陇世族的掣肘，就必须找到根子。在朝堂上和长孙大人他们掰手腕争高下，说到底还是治标不治本，必须从根子上解决。其一，当然是对寒门子弟的大肆培养，将来好能够取为陛下所用；这第二嘛，就是要逐一削弱八大世家的力量。”

“朕明白了！”

李二陛下恍然大悟，问道：“你要让朕派你主政扬州，就是冲着扬州张氏去的。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要开始付诸于行动了，这倒是出乎真的预料。”

李世民这下算是彻底明白郭业为何要放弃御史大夫之位了，一开始他以为是郭业洞穿了自己的心思，实则不然，原来他是奔着扬州张氏而去，准备从根子上来逐步削弱关陇八大世家的力量。

看来还真是自己这个皇帝有些小人之心了。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李世民身为大唐皇帝，他对关陇世族是又想着借重维稳，又想着削弱打压，可谓是又恨又爱。

而对于士林清流和天下寒门的势力呢？他打从一开始就没信任过，无非也是想将他们磨成自己手中的利刃，以备着对付关陇世族，甚至将来相互牵制。

说到底，除了他自己，除了大唐李氏皇族，他谁也信不着。

即便是皇族中，能够真正得他信任的，也是寥寥无几。

这就是注定帝王一生孤独的多疑和猜忌。

不过现在听郭业这般说来，也是时候可以适当地对关陇世族八大世家动手了。趁着郭业这次机会，倒也可以试试关陇世族力量的深浅，即便郭业在扬州闹出大动静了，也不过是区区一个张氏，还乱不出什么祸事来。

真被郭业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大不了到时候……

很快，他便下定决心点头应允道：“好，朕就让你去扬州，朕明日便会下旨赐你进士出身，好让你名副其实地赴任扬州刺史之职。不过朕倒是很想知道，你在吐谷浑立下如此大功，最后却只得了个四品的扬州刺史，不觉得屈得慌？”

又被虞世南猜中了，李二陛下这是觉得对郭业有些过意不去了。

郭业自然也心里明镜儿，立马打蛇随棍上地讨要道：“皇上，如果臣孤身一人下扬州，在人生地不熟的扬州岂能有所建树？所以，臣想跟皇上讨上一份封赏，让臣自行决定扬州折冲都尉的人选。嘿嘿，您也知道，扬州这地界儿虽说繁花似锦，但是张家这种地头蛇肯定也是容不下我这头过江龙，到时候如果折冲都尉府的府兵无法调动的话，臣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言下之意，郭业这是想将扬州的军政两权都掌握手中。

李二陛下微微沉吟了下，也没拒绝，正好可以弥补对郭业吐谷浑大功的亏欠，说道：“好，这事儿朕答应你便是。”

郭业闻言一喜，道：“谢过陛下！”

李二陛下唔了一声，又是自言自语道：“前些日子吐蕃那边传来消息，说是松赞干布这厮进来沉迷女色，而且吐蕃国与其他藩国摩擦不断，看来你此次出任扬州刺史，谅他们也无暇分神理会了。这样，你看下时间什么时候赴任扬州为好？”

“等等，皇上，臣还有所请求！”

郭业突然又打岔喊道：“皇上，臣还想求您一件事情！”

李二陛下下一怔，不由奇道：“这扬州的军政两权都交于你手中了，你还想要什么？”

郭业讪讪一笑，道：“皇上，这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天下盐税出扬州。虽然有所偏颇，但是我大唐盐税中，至少有一半都是来自扬州。臣如果没记错的话，扬州盐运使一职好像直接听命于户部，并不受扬州刺史的节制。所以臣想，既然皇上把扬州的军政两权都放心交到臣手中，不如将这盐运使一职也让臣来指定，如何？军、政、财三权都在臣手中，臣一定在扬州做得有声有色，绝不给皇上丢人。”

“什么？？？”

李二陛下顿时大惊，心生提防不满叫道：“你连盐税都想染指？郭业，你要做什么？”

郭业道：“皇上明鉴，臣可是没有半点不轨之心。只不过如果能将盐税之权也尽握手中，至少得心应手，不会被人拖了后腿。”

“咳咳……”

虞世南咳嗽了两下，轻声提醒道：“皇上，据老臣所知，扬州的盐税一直都藏着猫腻。听说扬州一年的盐税至少都是六百万两，可是一到年尾押运到了长安户部却仅剩下一百万两。只不过这事儿一直都捂得严实，朝中又有人帮忙舞弊，所以皇上未曾听说罢了。”

“是啊，皇上。”孔颖达亦是提醒道，“据老臣在吏部的官员履任所查，这扬州盐运使一职虽然按例每三年换一茬儿。但是从太上皇的武德元年开始，到如今，却一直都是换汤不换药，盐运使是不停地在换，到期就换，但是却始终都姓张。皇上，一年就少了几百万两，十年二十年又是多少啊？”

嘭~！！！！

李二陛下拍案而起，大骂三声：“硕鼠，硕鼠，国之硕鼠！”

他经虞世南和孔颖达这么说，已经猜到了个中问题，始终姓张无非便是扬州张家的人在操控着扬州盐税。

至于虞世南刚才所提的朝中有人在舞弊，那肯定便是关陇世族在朝中的代表势力长孙无忌等人。

一年光盐税就偷漏剥皮了几百万两啊，这些混账简直就是国之硕鼠，国之蛀虫啊！

愤怒之下，他冲郭业吼道：“好，朕自会下旨，扬州盐税以后也归扬州刺史府节制。郭业，你一定要替朕在扬州做些成绩出来，也不枉朕对你如此的信任与栽培。”

扬州之地的军、政、财三权，尽交郭业手中，这在大唐立国以来，还真是独一份。

郭业心中窃喜，自然是百般应承和拍胸保证。

李二陛下随后又冲虞世南和孔颖达提醒了一句：“好了，今日之事仅限于在场几人，不得外传。至于明日早朝，关于郭业赴任扬州刺史，还有节制扬州盐税一事，虞爱卿、孔尚书，该怎么说，你们心中应该有数了吧？”

虞、孔二人一齐抱拳拱手，异口同声答道：“臣等明白，臣等定会配合皇上，一力促成此事。”

郭业不忘在虞世南耳边念叨一句：“虞老头，明天早朝别忘了提前将于得水之事告诉魏征，好让他们声援你俩，将咱们这份人情给先还回来。”

说完这话，郭业长长舒上一口气，仿佛这一切的一切，皆在自己的步步算计之中一般，大致上算无遗漏。

## 第731章与皇后在畅春园小坐

拜别了李二陛下后，郭业与虞世南、孔颖达三人并肩而行，一路之上谈笑风生朝着宫门方向出宫而去。

临近宫门口，突然后头追上来一名小黄门，喊住了郭业。

三人驻足而立，小黄门喘着粗气儿通禀道：“益州侯且留步，皇后娘娘有请呢。”

郭业稍稍一愣，突然想起了之前在家宴之时，长孙皇后的那声大喘气。

随即，他与虞、孔二人道别，相约来日再见后，便随着小黄门转身返回。

到了一处岔路口，郭业正准备朝甘露殿方向走去，却被小黄门止住前路，提醒道：“益州侯，皇后娘娘并不在甘露殿中召见您，她现今人在畅春园那儿赏玩呢。”

郭业哦了一声，任凭小黄门带路，又转道前往了畅春园。

在路上，他暗自嘀咕，皇后娘娘怎么会想起在畅春园召见自个儿呢？

据他所知，畅春园是她和李二陛下两口子平日和孩子玩耍，共聚天伦之乐的地方。

长孙皇后临时起意在那个地方召见自己，莫非另有她意？

按捺着心头的疑惑，他一路之上默不作声也不相询小黄门，一直跟在后头进了畅春园中。

畅春园，顾名思义，乃是春暖花开节气时，畅游赏玩的园子。

不过如今的气候已然转秋，畅春园中早已没了春意盎然的景象，枯树与残枝，秋风和落叶，倒是比比皆是。

小黄门将郭业带到了一处池塘边，指着不远处的一座亭子，低声道：“侯爷，皇后娘娘就在那儿候着您呢。”

郭业极目而望，可不，一袭米黄宫裙的长孙皇后，正端庄贤淑地坐在亭中，好像在亭中小石桌上摆弄着什么。

他轻唔了一声，挥挥手示意小黄门退去，而后抬起步子轻快地走向亭子。

还未入亭中，长孙皇后正美目顾盼，恰巧见着郭业走来，顺势招了招手，柔声喊道：“益州侯，请入亭中一叙。”

不装贵气不拿桥，还挺热情接地气。

郭业大大方方地走了进去，循规蹈矩地躬身长揖拜道：“臣郭业见过皇后娘娘千岁，不知皇后相召臣下所为何事？”

“坐！”

长孙皇后指了指郭业跟前的一个小石墩，说道：“本宫刚才趁着皇上与你们谈话之余，亲手到御膳房做了几样小糕点，特意让益州侯过来尝尝鲜儿。”

昂？

郭业下意识地低头看了桌上几盘小糕点，有松糕，莲子糕，芸豆卷，千层糕……

花样繁多，精致小巧，看着倒是美味。

不过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地爱，更别说是千金之躯的皇后娘娘亲自下厨做糕点，郭业可不相信皇后让他来就是为了让让他尝尝自己的手艺。

他耐着疑惑坐了下去，抓了一块松糕缓缓送到嘴边轻咬了一口，不由赞道：“甜腻软糯，皇后娘娘真是一双巧手，手艺精湛着呢。若想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要抓住他的胃，难怪皇上对皇后痴情一片呢。”

“咯咯～～”

长孙皇后掩嘴轻笑，显然被郭业这顿恭维给逗乐了，柔声说道：“若想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要抓住他的胃。这话也就益州侯能说，不过本宫着实喜欢听。你若爱吃，就多吃点吧。本宫刚才可是看得出来，御宴之时，益州侯应该还是没有吃好。”

郭业老脸难得一红，奶奶的，自己一直以来在宫里的吃相都是极其粗鄙和难看，不然皇后怎么会拿这个说事？

不过他也是就坡下驴，连吃了好几块糕点才罢歇。

随后从袖子里拿出一块锦帕擦拭着手，突然对面的长孙皇后惊呼一声咦，问道：“益州侯，你手中的莫不是当初本宫在上面写字，而后派人送来给你的那方锦帕？”

白绢如雪，透着香溢，正是长孙皇后派人送给郭业的那方锦帕，不过锦帕上的那行字早已被洗尽铅华，荡然无存。

“啊？”

郭业顿时大囧，急急将手中锦帕藏进了袖中，尴尬地笑道：“臣是看着皇后送的这方锦帕还挺新的，就一直随身携带着用了，不然弃之不用岂不可惜？而且这是皇后娘娘赐给臣的，臣可不敢胡乱遗弃。”

“哦……”

长孙皇后稍稍低下了头，心中闪过一丝凌乱，脸上没来由浮起一抹红晕，心中暗骂自己糊涂。

为啥？

就因为这方锦帕是她平日贴身藏在亵衣中的，基本上都是用来擦拭自己体内的香汗，算是比较贴身隐秘的东西。

当日因为一时找不到纸张写字条给郭业，这才用贴身锦帕取而代。

没想到，郭业居然没有丢弃，反而洗洗干净一直佩戴在身上使用。

谁知道这小子洗没洗过呢？

如果没洗，那岂不是自己的香汗与他……间接的……肌肤相亲？

恍然间，长孙皇后的心头如小鹿乱撞一般，好些年以前那种少女怀春的异样羞涩顿时浮上心头。

愣是低头好是一阵子，她才适应过来，脸上仍旧摆出一副淡然的样子，笑道：“呵呵，益州侯倒是节俭的很。不过本宫今日找你来畅春园，是想跟你致歉的。”

她赶紧转移了话题，不愿再锦帕上纠缠下去。

郭业闻言亦是一愣，长孙皇后主动跟自己致歉？这也太扯了吧？

当即，他赶忙起身拒绝道：“皇后娘娘何出此言？真是折煞微臣了，诚惶诚恐不已。”

长孙皇后招招手，示意他坐下来，说道：“益州侯，其实你是个聪明人，今日本宫在御宴之时的那一声长吁你应该听得真真儿。实不相瞒，今日你如果点头同意出任御史大夫一职的话，本宫肯定会从中作梗的。因为本宫受人所托，今日定不能让你遂了心意。呵呵，惭愧至极，没想到本宫也有以怨报

德，恩将仇报的时候。”

郭业听罢心下顿时了然，不用说，这个受人所托定是受了长孙无忌的唆使。

不过这个时候长孙皇后能对他开诚布公，他心里还是委实感动。即便长孙皇后是念在自己当日帮衬她，助她说服李二陛下保住了腹中胎儿，但是其实她可以不用将这件事情明说的。

随即，他大大方方地摇头笑道：“皇后，其实微臣志不在朝堂，有那勾心斗角的时间，臣还不如去地方治理治理民生，给百姓多谋点福祉呢。说真的，是有些人想得太多了，最后连皇后您也受不住他的唆使，也罢，过些时日臣就会离开长安前往扬州赴任，到时候那些人眼不见为净，心里也能踏实了。希望没了我在他眼前晃动，他能够在朝堂之上多做点造福江山社稷，为民请命的善事吧。”

郭某人一席冠冕堂皇的话说下来，立马将自己的形象无限拔高好几十丈，真是伟光正到了巅峰。

这番话听进长孙皇后的耳中，心中对郭业与自己的兄长高下立判，兄长太过小肚鸡肠，为了一己私利搞党争。相反年纪轻轻的郭业，却是胸怀江山社稷，心系万民福祉，这才是能为皇上分忧解劳的股肱之臣啊。

一时间，她的脑中瞬间钻进来一句话，郭业，真乃大唐好官吏。

不过越是这样，她心里就越觉得愧对郭业。

她的性子温和，素来就不喜欢干预朝政，更不喜欢外戚专权，如今兄长的一些行径在她看来，就越发地令人担忧。

突然，她有顿感悟和疑惑，甚至是信念上的动摇，她心中暗道，也许将承乾的将来寄托在他的舅舅身上，并不是明智之举。

这个念头一经起来，就无法扼制，瞬间便蔓延开来……

也许，可以改善一下承乾、泰儿他们与郭业的关系吧？

可是又如何改善呢？

她心中道了一声可惜，如果郭业没有家室就好了，不然的话倒是一个理想的驸马人选……

“咳咳，皇后，皇后？”

郭业见着长孙皇后有些神游外物的怔怔失神，不由提醒道：“现在已经进了立秋，天气渐寒了，您如今旧患未除又有身孕，不宜在外头久呆呢。而且天色也不早了，臣也该告辞出宫了。”

“哦……”

长孙皇后下意识地点了下头，道：“有劳益州侯挂念了。对了，益州侯，我上次听文成公主跟我提及，尊夫人吴秀秀实际上乃是霍国公与已故平阳公主流落在外的长女？”

郭业有些错愕地看着皇后，怎么会突然提起这个。不过这事儿文成公主与她提过，倒也没什么大不了，迟早都有纸包不住火的那一天。

随即点头称是，然后又有些嘲弄地笑道：“这事儿其实是当年的一笔糊涂账了，孰对孰错自有公道，都在人心。只是可怜我那妻子从小到大都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人了。其实如今也挺好，这种父母不要也罢！！”

长孙皇后自然知道其中的曲折和缘由，也是不禁摇头叹道：“益州侯莫要这般说，天下无不是之父母，对吧？好了，你且先行出宫吧，本宫祝你在扬

州任上能干得有声有色，将你刚才所说的胸中抱负一展无遗。”

“借皇后娘娘的吉言了！”

郭业拱手拜别道：“臣告退，外头风大，皇后也早些回殿才是。”

言罢，转身便出了凉亭，还是刚才那名小黄门迎上前来，带他出了畅春园。

长孙皇后望着郭业远去的背影，心中却是另有所想，低喃道：“霍国公与已故平阳公主的长女？这么算起来，柴秀秀应该是陛下的嫡亲外甥女了，而承乾与泰儿都得叫吴秀秀一声表姐了，哦不对，应该是柴秀秀。那么郭业应该是承乾的表姐夫了吧？饶老绕去，居然还是亲戚。看来，本宫这个当舅母的也该出来，替我那可怜的外甥女主持主持公道，找霍国公柴绍说道说道才是……”

言罢，长孙皇后缓缓站起身来，慢慢踱步走出了凉亭。而一向端庄贤淑的她，嘴角之处居然难得噙起一道弯弯的笑意。

## 第732章老友接任长安府尹职

郭业独个儿出了宫回到了太平坊的家中后，便将自己关进了书房，就连晚饭都没有出来吃，吩咐着下人给他送进书房中。

刘振轩见着侯爷闭门不出以为出了啥事，心里紧张之余曾隔着门缝偷摸往里瞅着，发现侯爷正伏案握着根毛笔，看似在奋笔疾书，不知道在上面不不着四六的写些什么。

直到天色黑沉，星月挂天，郭业才懒洋洋地从书房中走了出来，抻着腰板打着哈欠，恰巧看见刘振轩就守在外头。

随后，问道：“你小子不去睡觉，在这儿瞎磨蹭什么呢？”

刘振轩挠了挠脸腮，晒笑道：“卑职看着侯爷您回宫后就进了书房没出来，这不是担心您吗？怎么着，是不是在宫里头挨了皇上的蹶啦？”

挨蹶，即遭受打击和受挫之意。

郭业没好气地啐道：“你小子才挨蹶呢，我告诉你，这几天好好收拾收拾，过些天本侯就带着你们骑鹤下扬州，去见识见识什么叫做繁花似锦的江南之地。”

刘振轩闻言大喜，如今他跟郭业出长安可是出上瘾了，每次出去都能收益匪浅。这次扬州之行定又是另外一番光景了。

大喜之下连连点头称是。

郭业又拍了拍他的肩膀，勉励道：“你也跟着我有些时日了，该是时候进步进步了。扬州折冲都尉府的果毅都尉，如何？”

扬州折冲都尉府的果毅都尉？

刘振轩一时喜出望外，众所周知，扬州乃是上等州府，自然而然这扬州折冲都尉府也是水涨船高，光府兵就有一千五百人，属于府兵中的最大编制。同理，扬州折冲都尉一职秩从四品，而都尉府的副手果毅都尉便是实打实的从五品。

自己如今一个七品的致果校尉猛然窜到从五品果毅都尉，那真是邀天之幸，登上天梯了。

霎时，刘振轩欣喜若狂，双膝跪地激动喊道：“侯爷，侯爷，这恩情太大了，你让卑职说啥好，说啥好哇？”

郭业看着刘振轩这副样子显然不是惺惺作态，立马伸出双手将其扶起来，说道：“振轩莫要如此，今后你好好跟着本侯爷办事，就是最大的报答了。当然，本侯也亏不了你。好了，下去吧，这些日子好好准备准备，三百亲兵我都要带往扬州。”

“喏！”

刘振轩脸上激动之色一时半会儿消不掉，估摸着今晚都无法安心入眠了。

他刚要转身，郭业突然又唤道：“对了，明天把关鸬鸬给我找来。这酸秀才天天琢磨着从我这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看来也该给他腾腾地方挪挪地儿了。”

刘振轩听罢立马明白了侯爷的意思，不免对关鸬鸬这个幸运的家伙暗暗说了恭喜，而后应了一声晓得了，便缓缓离去。

郭业又打了个哈欠，感觉有些困意，便提步朝着卧房方向走去。



.....

.....

第二天醒来，已是日上三竿时。

等他草草用了几口饭之后，下人来报有客造访。

他让下人将客人领来厅堂会面之时，才发现这客人并非别人，而是许久未曾见面的中书舍人马周马元举。

马元举一来，郭业自然倍感欢喜，毕竟如今大家都身居要职，每日忙碌，难得见上一回面。

待得下人送来茗茶之后，马元举浅尝两口润润嗓子，便说起了今日到益州侯府造访的来意。

听着听着，他才明白敢情儿是虞世南这老头让马元举转达今日朝堂上的一番情形。

他还在琢磨虞世南怎么会让马元举来传话之时，突然听马元举说道：“虞老大人今日不跟我说，我还真不知道圣上突然将我从中书省中书舍人一职擢升至长安府尹，还是托了你的鸿福。呵呵，我这人不懂得说好听话，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了，郭业。”

呃.....

郭业瞬间明了，原来虞世南这是在给自己做顺水人情啊。

不过他对于马元举能够出任长安府尹一职，倒是没什么意外，因为老马同志将来是要出任帝国宰相要职的人呢，区区长安府尹算个啥。

对于虞世南送得这个顺水人情，他坦然受之，不无开起玩笑说：“老马，你这也太抠门儿了吧？你说你来我府上致谢，好歹也要提上两屉馒头了吧？空手而来，你还真敢干啊？哈哈.....”

马元举倒是尴尬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还真忘了这茬儿，嗨，我这人委实不懂这些人情世故，告罪告罪。”

郭业看着对方这副样子，恍然间又想起当初自己在陇西当衙役时，被马元举摆了一道后带着一群人玩命往马家送馒头的情景。

时光荏苒，那些有趣儿的回忆却仍旧历历在目。

如今大家都各有前程，但马元举还是原先那个呆板的马元举，而自己呢？也许变了，也许没变吧？

随即，他笑道：“老马别误会啊，我这是跟你开玩笑的。言归正传，照你这么说来，今日朝堂上对于御史大夫的人选，最后花落于得水家了？估计长孙无忌他们要气得跳脚了吧？”

马元举道：“我没上朝并不知道具体情形，不过听虞老大人说起，当真是把长孙仆射气得够呛。好在虞老大人、孔老尚书，联合了魏大夫，韦尚书等人一起发力，才让此事最终定了下来。不过也正是基于此，在讨论你出任扬州刺史，并节制扬州盐税这件事上，魏大人和韦尚书等人才鼎力支持。你要知道，扬州盐税一直都是块流油大肥肉，我朝从未有过扬州刺史节制盐税的先例。盐运使一职基本上是独立于扬州刺史府之外的。这次，真是把长孙大人戳到痛脚了。”

郭业一听心中了然，瓜熟蒂落，大势已定，一切都已成定局了。

脑中浮现起长孙无忌那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不由冷笑道：“他能不心痛吗？他岂会知道魏征等人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哼，姑且让他去恨魏征他

们吧。这下，这次天策府旧臣系和建成余党系结下了梁子，虞老大人他们只要事事都拉上魏征他们，与他们不断妥协交换着利益，短期之内绝对不会在朝堂上吃了长孙无忌他们的亏。这样，我便是离开长安下扬州，也无后顾之忧了。”

马元举多多少少知道虞世南他们打得什么主意，但是一听郭业这说词，愣是没想到这番合纵连横的手笔还是出自郭业之手。

看来当初自己真是看错人，这小子近乎妖孽，不简单啊！

其实他心里清楚明亮，之前他任中书舍人之时，与任何一系都毫无瓜葛，顶多算是皇上看重的人，充其量与郭业只是私交甚密的朋友。

但是自打今天虞世南在朝堂上推荐自己接任长安府尹，并得到皇上的恩准，那么无疑说明自己已经被归拢进了士林清流系内。

至少，长孙无忌他们会这么认为。

一时间，他也不知道是庆幸好呢，还是呜呼哀哉苦不堪言好。

他一开始是不愿意参与党争的，但是他也知道，任何一个官员升到一定位置后，站队靠拢选择阵营之事，永远都无法免俗和避让。

看来，这次又跟郭业成了一系人马，成了一艘船上的舵手了。

想通了此理，他也就大大方方地表态道：“你此去扬州之后，长安城内这边的事情我会照应着，皆是若有事的话，尽管派人送信传话便是。”

郭业点头应道：“放心，少不了麻烦你。”

说罢，又不无打趣道：“老马，你也别一副愁眉苦脸，好像受多大委屈似的。你我从陇西县衙相知相识开始，便注定了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谁也甭想自己一个人蹦达走。进了我这坑，你还想善了？哈哈……”

马元举听着郭业语出轻浮，又是一如既往的玩世不恭，不由摇头佯怒啐道：“还是以前那般的不学无术，你此去扬州任上，肩上的担子不轻，你自己要审时度势，掌握分寸和控制火候才是。千万不要在那边搞得天怒人怨。你记住，皇上永远都是皇上，你再是得宠，永远都是臣子。皇上不一定事事都会照应着你，懂我的意思吗？”

一番告诫发自肺腑，郭业自然听懂其中奥妙，不由致谢道：“你的意思，我懂！放心吧，我这人做买卖只盈不亏，不会将自己赔进去的。对了，今日早朝，有没有拟出其他封赏来？”

马元举问道：“还有什么封赏？”

郭业提醒道：“此次在吐谷浑，西川军和野狼军等人功不可没啊，皇上不会给忘了吧？”

马元举道：“你说这个啊？放心吧，皇上已经着兵部、吏部准备草拟名单和封赏事宜，兴许过些日子就会传旨入吐谷浑那边了。这次对于吐谷浑七座城池的安排，听说动静不小。”

郭业这下心里才踏实了不少，点头说道：“这就好，不能让兄弟们寒了心不是？”

郭业的护短，马元举早在陇西县衙之时便见识过，他深知这也是郭业能够有如此号召力的一个缘故。

这时，刘振轩从厅堂外进来，禀报道：“侯爷，你咋万不是让我将关鸿鹄找来吗？他人已经在厅堂外了。”

郭业哦了一声，马元举见机起来，拱手说道：“好了，你先忙你的正事，

我先回去。”

郭业起身相送他到了厅堂门口，这才吩咐刘振轩道：“把关鸠鸠给我叫进来吧，这酸秀才估摸着早就收到了风声，现在心里正翘首以盼偷着乐呢吧？”

“嘿嘿，卑职也是一时高兴多了嘴，侯爷恕罪！”

刘振轩知道郭业是在暗指自己漏了口风，尴尬之余急急转身跑出了厅堂，前去唤关鸠鸠进厅。

## 第733章关鸣鸿的去向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一脸兴奋之色溢于言表的关鸣鸿便左顾右盼地走进了厅堂中。

进来之后一见郭业，双手不听使唤地搓着，讪讪笑道：“大人，您找学生来有何贵干啊？”

其实他之前从刘振轩漏的口风中已经多少猜出了一些，此番郭业将他找来，绝对是要对他委以重任，至少至少是要给他谋个出身和前程。

郭业见着这酸秀才搁那儿装蛋，不由暗暗评价道，还是一如既往的矫情和装孙子啊。

不过他也不给关鸣鸿点破，而是老神在在的问道：“老关，先是海天盛宴大酒楼，再是长安报社，这些年让你一个读书人干这些糟心的活儿，真是苦了你啊！”

这话不说倒好，一说出来关鸣鸿立马泪如尿崩哗哗流个不停，皱着鼻子心酸哽咽道：“可不，大人，学生真是不易啊。你说我这手吧……”

说着，关鸣鸿抬起自己的右手抖落了一下，痛哭流涕道：“这明明就是一直提笔安天下的文人之手，硬是打了几年的算盘，噼里啪啦，唉，真是，真是枉读了十年圣贤书啊，呜呜呜……”

越说越是心酸，哭得一发不可收拾。

郭业皱着眉头看着这厮，心道，奶奶的，安抚你两句做做样子，你差不多得了，居然还血泪控诉上了。

随即，他赶紧制止喝道：“好了好了，别嚎丧了，如果就这么点心性和担当，我怎么敢把扬州盐运使一职尽交你手？”

“呜呜呜呜……大人，学生只是心里委屈，心里哭哇……呃？？大人，你刚才说啥来着？”

关鸣鸿的哭诉戛然而止，立马抹干净眼泪儿花和鼻涕，瞪大了眼睛，难以置信地叫道：“大人，学生没有听差咯？您是说举荐学生出任扬州盐运使，这扬州一年数百万两的盐税尽归我管？这怎么可能，盐运使堂堂六品文散官，而且还是富得流油的肥差，哪里，哪里还能轮得到学生？？？”

他的确被郭业的话给震撼到了，他能猜到郭业这次找他前来会对他委以重任，至少给他谋个差事以示勉励。但他愣是没想到郭业会给他谋了扬州盐运使的位置，这种肥差别说他一个穷酸秀才不敢想，便一些七品县令也不敢去惦记这个盐运使的差事啊。

因为得到盐运使的差事，无异于可以随时调动一年数百万两的盐税银子。这些巨银只要随随便便从指头缝里流出来那么一小点，也够吃喝一辈子了。

都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是一年盐运使，可真真儿不止十万雪花银啊。

同理，要想得到这个个人人都眼红的盐运使一职，没点底子没座强硬的靠山，就算你是进士及第出身都想也甭想。

郭业再次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说道：“我骗你做什么？难道刘振轩这小子没跟你说我不日便要前往扬州，赴任刺史一职了？而且你自诩消息灵通，应该听说了今日早朝上的争议了吧？圣上不仅让我节制扬州盐税，还允诺这

盐运使的人选由我自己选定。你说，我诓骗你作甚？”

“真……真的……啊？”

刘振轩的确跟关鸩提过郭业出任扬州刺史之事，而且今日早朝的朝议他也听说过，但是他没把自己往盐运使这个位置上套弄，现在听郭业重新说来，显然这是真的了。

真是天上掉馅饼了？

霎时，他有了一种被幸福突然来敲门的感觉。

噗通~！

关鸩双膝一软，跪倒在了郭业跟前，哇哇叫道：“大人对学生真是恩同再造啊。学生这辈子最大的心愿便是踏足官场，也过上一番官老爷的瘾。大人，大人真是学生的再生父母啊，学生一定对大人忠心耿耿，鞍前马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好了好了，别表忠心了。”郭业挥挥手示意他赶紧起来，然后说道，“你只要替我尽心尽力办事，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了。今日招你前来除了委任你盐运使之事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交代你去办。”

关鸩霍然起身，挺起胸口喊起口号道：“大人对我有知遇之恩，学生敢不效死？”

郭业又是一阵头疼，阻止道：“嘶，别拽文咬字酸不拉唧的。这样，你这两天从报社中物色个人出来，让他接替于你。毕竟你以后要在扬州出任盐运使，不可能分心长安长乐坊这边的报社，对不对？”

关鸩连连称是，不假思索地提议了个人选道：“大人，你看尤姬姑娘可行？这女子素有才华先不说，就冲她如今靠着连载话本儿在长安城的名气，这报社交给她指定不会错。”

尤姬？

关鸩不提，郭业都差点忘记了这个浑身冒着文青气息的奇女子了。

他暗自琢磨了一下，也行，反正这娘们一天闲的没事儿干，除了写话本就剩下无病呻吟仰天望月了，给她找点事情做做也成。

随即点点头，同意了关鸩的提议。

随后，他冲关鸩吩咐道：“你回头就跟尤姬姑娘交接一下吧，然后明天启程出发前往扬州。”

“啊？这么快？”

关鸩有些错愕地问道：“大人，难道学生不是跟你一道儿下扬州吗？”

郭业摇摇头，神秘一笑，说道：“不，你先前往扬州，我这边等着吏部的公文才能走。而且你先去扬州也不是马上赴任，而是等我到了再亮相。”

关鸩疑惑不解问道：“那学生去那么早干嘛？莫非大人要学生提前过去打前哨？”

“聪明，一点即透！”

郭业竖起拇指赞道：“扬州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到了那边后先不要亮出自己的身份，暗中替我打听一些情况。比如扬州第一大家族张家，他们在扬州的势力如何，还有扬州官场中的情况，还有扬州下辖的各个知县姓甚名谁，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去搜索一些现任扬州盐运使中饱私囊的铁证。不然，呵呵，怎么将此人踢走给你腾位置啊？”

关鸩一听前面这些还满不在意，听到郭业最后一句话，这才来了精

神，立马心领神会。

是啊，不扳倒现任这个扬州盐运使，怎么给自己腾位置？而且也得了解扬州盐税的具体情况才是，否则自己就算接受，如果对方给自己留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那亏不亏？

旋即，关鸿鹄拍胸保证道：“大人且放心，学生一定将事情办得漂漂亮亮，为大人打好前哨。”

郭业听着很是满意，酸秀才的确是打前哨的一把好手。当年若不是提前将他支来长安，哪里会有海天盛宴大酒楼的今天？

也罢，这厮就是打前哨的命。

他笑着关心道：“老关，你办事我怎能不放心？对了，回头出府的时候你让刘振轩给你派上几个亲兵，随你乔装打扮一起下扬州，届时也能照应你，护卫你的周全。”

殷切关心之情，不言语表。

关鸿鹄自然是生受感动，长长鞠了一躬后，拜别道：“大人，那学生就先回去了。”

郭业唔了一声，亲自将他送到厅堂门口，目送着他与外头院里站着的刘振轩碰了头。

很快，刘振轩便与关鸿鹄一道下了去，应该是前往府中三百亲兵驻屯处挑随行人员去了。

安排了关鸿鹄的去向，让他提前下扬州打前哨之后，郭业站在厅堂中暗自琢磨，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给遗漏掉了呢？

啪～

他猛然拍了下脑门儿，惊叫道：“对哦，刘振轩出任果毅都尉，关鸿鹄出任盐运使，可是扬州折冲都尉的人选还没着落呢。”

反应过来之后，他脑中的思绪瞬间飞扬飘舞起来，这个人选今后就是自己在扬州的一大助力，应该好好寻摸才是，至少现任的扬州折冲都尉，李二陛下肯定会让兵部调离走，不能成为自己的阻滞。

一时间，他将自己熟知的人选一一筛选过，愣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因为这个人选必须是土生土长的扬州势力中找出来。

可偏偏，他连一个土生土长的扬州地头蛇都不认识，更何况是军营这边的。

就在他百思难有人选之余，他突然灵光一闪，闪现出一个人名来……

苏定方！！

对，就是苏定方！

脑中瞬间将两米大个儿苏定方的身影浮现出来，不由惊叫道：“对啊，真是骑驴找驴了，苏定方好歹也是南征北战的军中宿将了。他在扬州那边怎么着也有那么几个军中故交吧？不如找找苏定方，让他帮忙在扬州那边推荐个人选？”

言罢，他便下定了主意，找苏定方帮衬一把。

当即，他扯起嗓门嚷嚷道：“振轩，振轩，赶紧备车，咱们去一趟右领军卫府衙门，我要亲自上门拜访苏将军！”

## 第734章苏定方的支招

刘振轩赶着马车拉着郭业出了太平坊，一路向南直奔右领军卫府衙门。不消半盏茶的功夫，马车便到了地方，郭业掀帘跳将下来，嘱咐刘振轩在外头等候，然后自个儿一人上门拜访。

衙门大门口两边各站着一班军士，他一个也不认识，貌似都是新兵蛋子，不是原先程怀义、秦怀玉所领的那票子人。

因此他没有冒然闯入，而是上前好声好气地相询，一问苏将军是否在衙门内办事，一干新兵蛋子虽是点头称是，但是眼神却是躲躲闪闪。

郭业暗道奇了怪了，这伙新兵蛋子的质素可真够差劲的。不过不是他的兵他也懒得理会，只得麻烦他们进去通禀苏将军一声，就说郭业来访。

兴许是这群守门新兵蛋子压根儿就不知道郭业是谁，一个个吱吱唔唔，愣是没有主动替郭业跑进衙门通传的。

见鬼了，邪行了，这伙人哪里是新兵蛋子，压根儿就是一群榆木脑袋的呆子。

奶奶的，你们不帮忙通传是吧？哥们自己进去找。

郭业索性二话不说，抬脚就是直奔衙门内。

见鬼！

这大门两侧的两班守兵，居然一个个都无动于衷，愣是没有追上来。

郭业心中越发狐疑，莫非右领军卫府衙门中出了什么状况？还是说这些人都中了魔障，变呆变傻了？

他跑进来后胡乱一阵找寻，突然见着眼前不远处有个校尉看着眼熟，好像上次在制止三千寒门学子齐聚朱雀门前就有他，而且还跟苏定方交头接耳过从甚密的样子。

郭业觉着问这校尉应该能知道苏定方在哪里，从他口中也应该能打听清楚大门外头是什么情况。

当即，他便上前跟那校尉打起了招呼。

果然，那校尉一见郭业，立马脸挂笑意地问候道：“原来是郭大人啊？哦不，应该是益州侯爷，哈哈，今天这么空闲来找我们家苏将军吗？”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问道：“没错，我是来找苏大哥的，对了，怎么称呼你来着？”

那校尉回道：“回禀益州侯，卑职姓曲名纸，乃苏将军麾下的致果校尉，不过因为卑职身材有些肥硕，大家伙都叫我曲胖纸。”

郭业暗暗好笑，还真是人如其名大胖子一个，不枉曲胖纸之诨号。

随即，他说道：“原来是曲校尉，你好。我问你，苏将军如今人在衙门内何处？你带我去见他。”

曲胖纸点点头，说道：“益州侯，随我来。”

说着，自顾走在前头引着路，带着郭业去见苏定方。

在路上，郭业忍不住心里的疑惑，问起了门口那两班军士是什么情况，曲胖纸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将事情原委和真相告知了郭业。

一听曲胖纸说完，郭业这才明白过来。

敢情儿，说到底苏定方还是因为受到自己牵连而遭到排挤，如今整个右领军卫府衙门基本被架空。

之所以牵连的原因很简单，苏定方当初在三千学子闹京华时不仅不作为，还将长孙无忌推到了风口浪尖，自然遭到了长孙无忌的忌恨。

不过这只是其一，真正的原因还是因为苏定方与自己，还有虞世南的关系。

众所周知苏定方乃是虞世南推荐到右领军卫府衙门的，而且又与自己过从甚密，这就注定了他与士林清流系的不寻常关系。

也正是因为这个，身为苏定方顶头上司的领军卫府大将军殷天宗岂会不知？又怎会让苏定方继续掌控右领军卫府衙门？

难怪门口那些军士都是殷天宗新调来的，而且不愿跟苏定方这个坐冷板凳的将军扯上干系。

敢情那伙儿子人不是榆木疙瘩的呆子，而是一个个见风使舵懂得风向的人精儿啊。

说来说去，还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霎时，郭业心中倍感过意不去。

听着校尉曲胖纸说来，如今整个右领军卫府衙门内部架构都被殷天宗整顿了一遍，原先跟苏定方有过交集的校尉统统都被调离，如今只剩下曲胖纸这么一个身边使唤的校尉了。

看来殷天宗再下一步，就要开始动苏定方了，至于将他挪到哪儿，就不得而知了。

嘭～

郭业心中的那团邪火猛然炸开，神情阴鹜低沉，暗恨道，长孙无忌啊长孙无忌，你们这些人也太扯了，为了一己私利居然连苏定方这样的帅才都要打压，在你们眼中什么是大局，什么是国家利益？

奶奶的，欺人太甚！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就不信苏定方离开这儿还能憋屈死不成？

想罢，已经到了苏定方所在的地方，原来他并不在公务房中，而是在演武场内舞刀弄棒，想必是发泄着邪火。

曲胖纸将郭业领到这儿，便机警地退离出演武场。

苏定方一见郭业，立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将执在手中的棍棒直接扔回了木架上，抄起地上一条毛巾，一边擦拭着脸上的汗渍，一边走向郭业，问道：“咦？你倒是稀客，怎么来我这儿了？”

郭业看着这厮还装着个没事儿人似的，心里更是内疚万分，有些赌气地不悦道：“我若不来，我都不知道你因为我而遭到排挤，受了这么大委屈。你还当我是兄弟吗？”

苏定方见着郭业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番质问和数落，先是一愣，不过听着话里的内容，大概其明白了过来。

只见他甚是洒脱地摇了摇头，无所谓地笑道：“肯定是曲胖纸这多嘴多舌的家伙跟你说的吧？呵呵，我觉着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犯不着跟个小怨妇似的跑来跟你一阵哭诉吧？没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了不起我还不呆在这领军卫府衙门了呢，有啥大不了的。”

郭业见着苏定方如此淡定看得开，心里更不是滋味儿。

继而问道：“苏大哥，实在不行咱不干了，你不是一直都想着重新上战场杀敌，建功立业吗？不如我想想辙儿，帮你……”



“打住打住打住！”

苏定方挥手连说三个打住，笑道：“你小子就别替我张罗了，虞世南老大人已经替我在安排了，过些日子就会有消息来。如果你真过意不去，那你请我喝顿酒吧，走，咱喝酒去，不呆这鸟衙门受那腌臢气！”

说着，把毛巾往地上狠狠一摔，径直拉着郭业就要离去。

听着苏定方说到虞老头有了其他安排，郭业心中踏实了不少。也对，如今虞老头好歹也是尚书右仆射，安排苏定方一个好差事还不是手到擒来？

想到这儿，宽下了心来。

就这样，被他半拉半扯地离开了演武场，出了右领军卫府衙门，然后乘上刘振轩的马车去往了东市。

来到东市，苏定方随意找了家胡姬酒肆，要了一个二楼临窗的位置，两人便敞开了肚皮开喝起来。

喝到一半酒意正浓，苏定方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对了，你小子突然来衙门找我，不会是单单想看望我吧？莫不是还有什么事儿？”

郭业嘿嘿笑道：“苏大哥目光如炬，小弟这次是特意过来找你帮把手的。”

苏定方莞尔一笑，又是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大口，有些佯怒道：“我就说你小子是苍蝇不叮无缝之蛋，不对，你小子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来找我就没憋着好屁。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于是，郭业便将自己即将下扬州赴任扬州刺史一事讲了出来，并且将自己到了扬州也许会碰到的各种困难说了一同。

最后，他才求助道：“苏大哥，你也知道我到了扬州是人生地不熟，如果扬州折冲都尉府不能交到自己人手中，那真是寸步难行，想办点大事都办不了。所以，我想跟苏大哥打听打听，在扬州地界儿上，你有没有什么军中旧友或昔日袍泽什么的，可以胜任扬州折冲都尉一职啊？”

苏定方听完郭业的求助之后，整个人安静了下来，不一会儿便沉吟道：“你说得没错，扬州折冲都尉府有府兵一千五，如果想要在扬州站稳脚跟，折冲都尉府必须掌握手中。但是你要的这个人选，就必须是在扬州有些能耐的地头蛇啊。你等等，我想想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故交……”

郭业唔了一声，任凭苏定方一人坐在对面静静筛选着人选，他自己则是闷头喝起了小酒。

约莫等他足足喝了一盅小酒之后，苏定方突然脸带惊喜，叫了一声：“有了！”

郭业瞬间充满了庆幸，还真有？这次还真是找对了人，没白来一趟。

随即，他抬头盯着苏定方，殷切地问道：“苏大哥，你这位朋友是什么人？姓甚名谁，如今在何处任职？”

苏定方拎起酒盅先是喝了两口，悠悠说道：“我这朋友姓陈，单名一个浪字。当年隋末大乱之时，陈浪跟我倒是一起在一个锅里舀饭吃过，不过这些年走动的有些少了。但是我与他毕竟一起同生共死过，如果修书一封的话，多少还能念点旧情。这人如果能在扬州助你一臂之力的话，倒是对你大有裨益。”

“哦？”

郭业眼睛顿时发亮，这人居然还跟苏定方一起打过仗，那这军中资历应

该是杠杠的了，不过这样的人会肯屈居从五品的扬州折冲都尉一职吗？

当即，他急切追问道：“苏大哥，你这朋友如今秩几品啊？”

苏定方摇了摇头，顾左右而言其他地问道：“郭业，你可听过前隋的昏君炀帝曾举国之力开凿过一条北到涿郡，南到余杭，全长贯穿南北近两千公里的大运河？”

郭业愣了下，不知道苏定方为何突然问起这个，下意识地回道：“我当然知道，这事儿连长安的三岁小儿都知道，咋了？”

郭业知道苏定方口中的运河正是举世闻名的京杭大运河，不过现在还没京杭大运河这个称呼罢了。

苏定方又道：“大运河也途经扬州，你知道吗？扬州不知道有大量的百姓是靠着这段运河吃饭的。而在大运河扬州段这个水域，最人多势众的一个帮派就是盐帮，那你又知道盐帮是做什么的吗？”

“盐帮？”

郭业见着苏定方貌似在考究着自己，有些撇撇嘴地轻易回答道：“盐帮不就是贩卖私盐的吗？这些人贩卖私盐无异于跟扬州盐运衙门争利，呵呵，听说还是扬州张家最想除之而后快的帮派了。咦？苏大哥，你这么无端端提起这个？莫非……”

苏定方适时打断了他的猜测，点头说道：“我想你又猜对了！”

咯噔～

郭业心里猛地一沉，神色怪异地问道：“那这么说，你这位朋友如今身不在官场，而是在江湖咯？嘶……路子倒是挺野啊，哈哈……”

## 第735章此人是把双刃剑

苏定方一听郭业如此评价盐帮帮主陈浪，不由哈哈大笑道：“以前在军中他就是个刺儿头，有人说他目无军纪，也有人说他骄奢放逸。你竟然说他路子野？哈哈，这倒是我第一次听过。不过路子野不野我不知道，但是陈浪兄弟这人绝对是野性十足，蛮横到没边儿。不然，当年也不会被人赶出了军营，流落到江湖成了草莽之辈。”

郭业顿时明了，敢情儿这人还是个军营刺头儿，不安分的主儿啊？

奶奶的，如果让这种人出任扬州折冲都尉，能行吗？指不定到时候又惹出什么幺蛾子，捅出什么祸事来，还得自己跟在后面擦屁股吧？

但是，自己到了扬州毫无根基，人生地不熟的，偏偏需要这种本土势力来帮衬搭把手，替自己镇镇场子。

更为难得的是，陈浪添为盐帮帮主，一直贩卖私盐与扬州盐运衙门有着不可化解的矛盾，乃是扬州张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这种人如果肯为自己所用的话，根本不用担心他是不是会暗中被张家收买，对自己临阵倒戈一击。

归根究底，陈浪这人就是一把双刃剑啊，使唤得好可以伤人，但一个不留神就能伤了自己。

苏定方见着郭业迟迟不肯表态，不由揶揄道：“你小子是不是在担心自己降不住陈浪这等桀骜不驯野性难驯之辈，会给自己惹来麻烦，最终无法收拾啊？”

郭业并无隐瞒，点头实话实说道：“可不，毕竟这样的人不好管束啊，而且又是盐帮的帮主，呼风唤雨作威作福惯了，就怕……”

“哈哈，你想太多了！”

苏定方摇摇头，提醒道：“我给支个招儿吧，陈浪这人虽然人如其名浪是浪了点，但却是极重江湖义气，而且这些年盐帮受着扬州张家和扬州各地官场的打压，日子过得并不如意。到时候，你只要对症下药，我想陈浪定会为你拼死效力。再加上我替你修书一封于他，我想没有多大问题。”

郭业问道：“对症下药？何意？”

苏定方听罢佯装生气，怒目圆睁道：“还要我说得再通透一点不成？你，陈浪、盐帮帮众、还有扬州张家，你只要处理好某些关系，与其同仇敌忾，替他出上一口怨气，一雪前耻……嗯，还不明白？”

“啊？这下懂了！”

郭业立马如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恍然大悟道：“多谢苏大哥的指点，嘿嘿，懂了，懂了。”

苏定方唔了一声，说道：“回头我便替你修书一封，你下扬州之前送到你府上，我也只能帮你到这儿，剩下扬州之事全靠你自己了。”

郭业感激万分道：“苏大哥已经帮我够多了，小弟感激不尽才是。”

“好了好了，婆婆妈妈像个老娘们。”苏定方爽利地挥了挥手，拎起酒盅说道，“你若真感激我，就陪我痛痛快快地喝上这顿酒，下次再跟你同桌喝酒，都不知道猴年马月的事儿了。来，干！”

郭业立马抓起酒盅，与他相碰了一下，道：“有机会的，咱们今后喝酒的机会多的是。来，苏大哥，我敬你！”

“来，干，今天痛饮一回，不醉不归！”

“干！”

.....

.....

两人舍弃酒杯直接用起酒盅来，喝得酣畅淋漓，渐入佳境。

不一会儿，地上桌子底下已经堆满了大大小小的酒坛酒盅，一片凌乱。

咚咚咚~

一阵仓促的脚步声响起，有一人跑到两人跟前，冲苏定方喊道：“苏将军，可算是找到您了，殷大将军召您回衙门议事。”

来人正是之前与郭业聊过天的曲胖纸曲校尉。

这厮一脸焦急之色，大汗淋漓，显是跑了不少冤枉路。

苏定方闻言，有些不悦地将提在手上的酒盅往桌上一扔，咒骂道：“奶奶的，连喝顿酒都不让老子喝得这么不痛快，殷天宗这厮真让人烦厌，聒噪得很。”

说着，两米大个儿豁然起立，冲郭业拱手抱拳道：“兄弟，对不住了，哥哥得先回衙门一趟，不然殷天宗这厮又要抓着俺的小辫子趁机发难了。”

郭业亦是起身回道：“苏大哥先回去吧，正经事儿要紧，你我兄弟痛快喝酒的机会多的是。”

说罢，便将陪着苏定方走到了楼梯口，目送着他与曲胖纸一同下楼离去。

两人前脚刚走，刘振轩便蹭蹭上了楼，一脸神采奕奕地表情，低声说道：“侯爷，你猜我刚才在酒肆门口看到了谁？”

东市乃是人流滩急的地方，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即便碰到个熟人也不觉得新鲜。

但是郭业见着刘振轩这幅怪异的样子，饶有兴趣地问道：“你小子也算是走出过国门，见过异域风情大世面的人了，到底是看见了什么人让你如此一惊一乍的？”

刘振轩哂笑两声，还是一副猥琐贱兮兮地模样探过脑袋来，说道：“你猜我看见谁了？我居然见到了杜荷率着太子府六率亲兵招摇过市，如果没猜错的话，那顶明黄轿子里坐得肯定就是太子殿下。”

郭业一听，不由啐道：“切，不就是太子出巡吗？你至于小村姑头一遭进城，一惊一乍跟个土包子似的吗？”

在长安城里，太子出巡委实不算什么新鲜事。

可谁知刘振轩一个劲地摇头，说道：“不不不，卑职不单单见到了太子殿下，还见到了魏王殿下的仪仗。这还不止，后头浩浩荡荡跟着一伙子人，有长孙大人家的大公子长孙冲，房玄龄大人家的大公子房遗直，而且貌似还有好几位公主的銮驾呢。侯爷啊，这种天潢贵胄云集，当朝权贵子嗣跟随的阵仗，卑职在长安这么多年，可是头一遭见到啊！”

“我草！这么大的动静？”

这下，郭业也淡定不住了，急急问道：“他们这是要干啥？他们要奔哪里去？”

刘振轩摇头遗憾道：“卑职不敢擅离职守，所以没有跟随大队过去，也不知道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去。不过，卑职好像隐约听到有人说，大慈恩寺那边

来了一位高僧，这些皇子皇女，还有王公大臣家的公子小姐们，不会去听和尚念经吧？不对，应该是说听高僧弘扬佛法吧？”

大慈恩寺？

又是太子殿下，又是亲王公主，还有一群官宦子弟，居然去听和尚念经？

这也太扯了吧？

郭业宁可相信这伙人去郊外狩猎，也不愿相信他们这些人会去听什么弘扬佛法。

顿时，他对此产生了浓浓的兴趣，心道，反正无聊，去看个究竟也不错。

于是招呼起刘振轩，说道：“走，咱们也去凑凑热闹，大慈恩寺你知道在哪里吧？”

刘振轩唔了一声，说道：“卑职知道怎么走。”

说罢，便领着郭业匆匆下了楼。

郭业走到柜台处，从袖兜里掏出一小锭银子，直接扔到台子上，喝道：“掌柜的，结账，走人！”

很快，两人便出了胡姬酒肆，郭业钻入马车中，刘振轩扬起手中的鞭子驱车朝着大慈恩寺的方向奔去。

……

……

约莫行了有一段路程，马车总算是抵达了大慈恩寺的山门外。

不过郭业一下马车立马看傻眼了，山门之外处处人头攒动，早已围满了前来听讲佛法的虔诚香客，乌乌泱泱，少说也有几千号人。

而大慈恩寺的山门也被堵得水泄不通，现在要想进寺庙是难于登天了。

而刚才刘振轩所说得太子李承乾、魏王李泰、还有几位公主的仪仗和扈从，果真就在这附近，也被挡在了山门之外。

不过轿中步撵中早已没了正主，显然已经通过某些特权渠道进入了大慈恩寺内。

突然，郭业后背被人轻轻拍了一下，传来一道惊喜的声音：“咦？师叔，你老人家怎么也在这儿？”

郭业扭头寻人，发现打招呼之人并非别人，而是自己在蟠龙观的那个便宜师兄袁天罡的弟子——李淳风。

这厮今天穿得体的面啊，一身崭新的紫金八卦道袍，发髻拢得油光水亮，一柄拂尘也是新制的，拂尘柄上还镶着水汪汪的红蓝玛瑙石。

啧啧，浑身上下整得跟个大土豪似的。

对于李淳风出现在佛门寺庙之外，郭业也是极为诧异，问道：“哟，你小子最近是不是又跟你师傅钓到了什么狗大户，糊弄了不少银子？居然穿得这么骚包！”

李淳风瘪瘪嘴，啐道：“师叔你这张嘴可真够毒的，什么叫糊弄啊？我们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解难，这银子都是合情合理又合法的所得。”

郭业莞尔一笑，道：“开玩笑啦，对了，你一个道家弟子，没事儿跑这佛门清净地来干嘛？”

李淳风低声说道：“师叔你应该知道，自古佛道两家便一直都憋着苗头，

谁也不服谁。我这是来刺探敌情，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郭业暗暗数落，蠢蛋，穿得这么醒目这么骚包，还刺探个鬼的敌情，真是智商堪忧的家伙。

不过他还是很好奇地问道：“你知道今天大慈恩寺是怎么回事？居然香火如此鼎盛，不仅有这么多的虔诚信徒来听讲佛法，还引来了这么些皇家子嗣和官宦子弟。我听说是来了一位大德高僧，你知道这高僧是什么来头吗？居然有这么大的号召力。”

李淳风闻言立马浮出一脸的不服气，当然看在郭业眼中更多的是羡慕嫉妒恨。

只见他言语冒着酸气地说道：“什么大德高僧啊，年纪也跟我相仿，有啥了不起的，不就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吗？”

“哦？”郭业眼睛一亮，追问道，“这么说你知道这高僧叫什么了？说来听听，什么来头。”

“好像年纪不大，叫什么来着，哦对，这和尚法名……”

当李淳风念出这高僧的法号之时，郭业整个人僵立当场，仿佛被滚滚天雷劈过了一般，喃喃自语道：

“不会吧？居、居然会是他……”

## 第736章大慈恩寺盛况

一听李淳风道出大慈恩寺的高僧法号，郭业僵立当场，低声念叨：“居然会是他……”

其实他还是太过激动念叨错了话，确切地说应该是，他居然回来了……

玄奘！

唐玄奘！！

前往西天天竺国取经的唐玄奘，居然回来了。

郭业看着大慈恩寺外头这火爆场面，数千虔诚信徒顶礼膜拜的架势，毋庸置疑，唐玄奘西天取经已然成功顺利归返。

好家伙，唐玄奘去了一趟佛国天竺，就给自己的和尚生涯镀了一层金，一回长安就变成了大德高僧了。

难怪李淳风这小子看着年纪跟自己相仿的唐玄奘如此风光，心里酸不溜秋呢。

不过他也还是有些遗憾，遗憾不能进大慈恩寺亲眼目睹一番唐玄奘如今的高僧风采。

旁边的刘振轩看着郭业一副兴趣浓浓的样子，不由丧气道：“侯爷，山门外这架势，硬挤是挤不进去了。在外头又啥也看不见，不如咱们回吧。”

郭业喟然一叹，点头道：“嗯，回吧回吧，来日方长，以后想见还是能见到的。”

倒是前来刺探竞争对手情况的李淳风有些郁郁寡欢，极为郁闷地跺了跺脚，叹道：“可惜了，如果我早点来还能进到里面占个座儿，好一探究竟。哼，我倒要瞧瞧这外来和尚是如何弘扬佛法的，这佛教盛会到底有多热闹了。难不成还能比我们道家的三清诞辰还要空前盛况不成？”

这话里话外尽是羡慕嫉妒恨，那叫一个酸呀！

郭业听得浑身直起鸡皮疙瘩，连连翻着白眼呵斥道：“好了好了，瞧你那小肚鸡肠的样儿，胸襟，胸襟呢？你小子将来可是前程不可限量的大人物，别一副望门寡妇欲求不满的模样了，走吧，咱回去吧！”

虽然郭业是连骂带训，但是听在李淳风耳中那是极其的受用，讪讪笑道：“嘿嘿，师叔教训的是，他有他的佛缘，俺也俺的道缘，将来未必就比他差了。走了走了，回吧。”

郭业唔了一声，正准备要走，突然——

“这不是益州侯吗？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咯咯……原来你也是来听玄奘法师弘法，讲解天竺上乘佛法呀？”

后头传来一道柔中带着欣喜的声音，郭业循声扭头望去，只见近百军卒开路，数十宫女太监簇拥下，一架四人所抬的步撵缓缓靠来。

步撵八人为帝王乘坐，四人为皇后贵妃及公主所乘。

走近来观之，步撵之上并非别人，乃是文成公主。

郭业暗暗惊道，原来文成公主也是唐僧这个大和尚的粉丝啊。

文成公主今日穿得光鲜艳丽，一改往日典雅的气质，多了几分娇艳。

她一下来步撵，郭业率着刘振轩与李淳风二人自当躬身拱手问金安。

文成公主示意他们免礼，然后瞟了一眼大慈恩寺山门外人山人海的架势，心中顿时了然，说道：“本宫正要进里头听法师弘法讲经呢，相请不如偶

遇，益州侯若不嫌弃便与本宫一道进去吧。”

说着，她冲身后的一名军卒校尉挥挥手，示意他带人前去隔开一条道路出来，好让山门大开。

郭业听完文成公主的邀请，心中不由折服，这聪明的女人就是会讲话，本来是想让自己搭她的顺风车进去，可又怕折了自己的面子，索性改了口风，话从对方的口中说出来，倒变成了是对方盛意拳拳邀请自己，如果拒绝的话都有些不近人情的味道。

聪明的女人会说话，真是遭人喜欢，尤其是漂亮的聪明女人，更是遭人稀罕。

既然文成公主这么给他面子，他总不能不兜着吧？

当即，他再次拱手致谢道：“恭敬不如从命，今天郭某就沾上一次公主殿下的便宜了。”

这话一出，他顿觉后悔，又再次口不择言了。

果然，一听占便宜三个字，文成公主淡然的脸上不由浮起一抹红晕来。

很快，军卒校尉来报，道路畅通，可以进寺庙。

文成公主身后的一名太监高声喧呼：“文成公主驾临大慈恩寺，闲杂人等敬请退避一二了。”

在前文提过，寺庙并非禁止女人入内，相反，寺庙对女人没有明文禁令，而且还大肆欢迎。

因为虔诚的女信徒出手最大方，不出手则有，一出生香油钱就是大把大把的。

寺庙唯独禁止两种女人不能入内，一种是怀有身孕的，一种是见红的女人，即俗称大姨妈。

信徒人群中硬生生被军卒分开了道路，文成公主只带了几名太监入内，并无多带其他宫人。而郭业则是带着刘振轩和李淳风紧随其后，进了山门。

一众信徒见着公主殿下身后还带着三个不像太监的男人入寺，自然免不了又是一番指指点点，纷纷猜测着文成公主带着郭业三人进去到底意欲何为。

尤其是李淳风这厮还穿得这么骚包，又是拂尘又是紫金八卦道袍，只要不是瞎子都能看得出来李淳风乃是道门中人。

带着道士进去听高僧弘法，讲解佛经？

这也太扯了吧？

也正是因为李淳风这道亮丽骚包的风景存在，郭业与文成公主他们一入山门，便吸引了里头僧众与信徒们的注意。

喇喇喇喇……

真可谓是万众瞩目，想低调都不行啊。

郭业瞬间便打量山门之内的情形，大慈恩寺因为前来听讲佛经的人数目太过众多的缘故，直接将会址挪到了山门通往大殿的这块空地之上，简简单单圈成了一个场地。

四周里三层外三层皆是数之不清的信徒香客，而靠近大大雄宝殿的那个位置，则是搭起了好些个草庐供太子、亲王公主、长安显赫权贵，官宦子弟们静坐听讲佛法。

而被所有人围坐圈成的场地正中央，则搭起了一座高达数丈的台子，一



根长梯直通台上。

台上，一个身披鲜红袈裟，一副宝相庄严的和尚正双手合什盘坐在上面。

此人正是从西天佛国天竺镀金归来的唐玄奘。

而台子的下方，则双手合什盘腿坐着一群僧众，将高高的台子众星拱月般围了起来，这些僧众不同于其他寺内和尚，一个个都是裸着半身，身上涂抹得金光闪闪的铜粉，就跟金身罗汉似的。

郭业暗暗数了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

正好十八个！

莫非是比喻十八罗汉之意？

看看台下威风凛凛的这十八罗汉，再看看高台之上宝相庄严的唐玄奘，还真是令人顿时生起膜拜之心。

至少卖相极好，只会让人越加地信仰。

郭业再扭头看了看身边骚包的李淳风，轻声低喝道：“你瞧瞧人家，那才叫专业，再看看你小子，看看你们蟠龙观那脏兮兮乱糟糟的模样。师侄儿，学学吧，这才是市场的需求，回去跟你师傅好好念叨念叨，不然真被人家盖过风头了。”

李淳风一脸大囧，只得撇撇嘴无言以对。

这时，场中已经有人认出了文成公主，更是有人认出了郭业。

当然，认识郭业的基本上属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

“皇姐皇姐，这里这里……”

突然，草庐那边冲这边跑来一名少女，能叫文成公主一声皇姐的少女，自然是公主无疑。

少女亦是一袭艳丽宫裙，跑动之余头上凤钗步摇一阵儿晃动，铃啾作响。

但是这位公主殿下在莲步轻跑之余，还有一样东西与凤钗步摇一同剧烈晃动，极为惹人眼球。

这晃动的并非她物，而是她胸前那两团呼之欲出的白兔。

郭业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两个晃动的球，心中暗赞，啧啧，童颜巨乳啊童颜巨乳，咱们又见面了。

原来这位公主殿下郭业也认识，乃是在甘露殿中见到的那位童颜巨乳、小名无书的高阳公主。

高阳公主仿佛无视郭业等人一般，一把拽起文成公主的柔荑，直往草庐那边走去，口中嚷嚷道：“皇姐，玄奘高僧快要开坛讲法了，你去我那边坐！”

文成公主笑了笑，自然应允不已，不过她仍不忘冲郭业招招手，示意她赶紧跟上。

高阳、文成两位公主前边走着，有说有笑姐妹情深，而郭业带着刘振轩和一个不伦不类的骚包道士李淳风紧随其后。

他隐约能听见高阳公主在说些什么……

“皇姐，太子哥哥，还有魏王弟他们都来了。”

“还有丽质皇妹也被我邀来了，喏，她就坐在那边……”

“皇姐，听说这位玄奘大师是从天竺佛国归来的，佛法精深呢。而且，而

且……”

“而且我还见到了大师身边有个小沙弥，好像是玄奘大师的衣钵弟子，长得真是秀气极了。”

“唔？听说玄奘大师赐他法名，唔，叫做辩机……”

噢……

郭业乍听辩机二字，险些一口老血喷出，尼玛的，高阳居然见到了辩机和尚？

这辩机和尚不就是历史上和高阳公主有一腿的那个辩机吗？就是这个辩机和尚给房遗爱戴了好大一顶绿帽子啊。

冤孽，真是冤孽！

郭业心中直呼，历史啊，你不带这么开玩笑的！

就在他心中狂呼呐喊之余，突然一声不和谐的声音响了起来：“益州侯，这附近草庐坐得都是我们皇室中人，一个个非龙即凤，嘿嘿，你一个小侯爵想堂而皇之的坐这儿，也不嫌寒碜啊？还是说，益州侯今天打算在这儿攀龙附凤了呢？”

“哈哈……”

当场一番哄堂大笑。

噌～

郭业闻声停住了脚步，循声望向说话之人，只见魏王李泰傲然起身，一副颐指气使的神情抬起手来指点着自己。

乍眼望去这几座草庐附近，好像不是太子，亲王，就是公主，的确只有自己这么一个非皇族中人在场。

李泰说话之时明显提高了嗓门，一时间吸引了周围附近好多人的注目。

唰唰唰～

一道道蕴含着轻视，不屑，鄙夷，甚至讥讽的目光凝聚着郭业，宛若浸了辣椒水的皮鞭抽打在郭业脸上，顿感火辣辣的疼。

但是郭业知道，这个时候绝对不能认怂退让，不让还真会被人从年头笑到年尾。

他强忍着心中的怒意，眯着眼睛好似挺不在意地看了眼魏王泰，莞尔一笑风轻云淡道：“我道是谁大言不惭，原来是魏王殿下啊？”

## 第737章反击，神迹

众目睽睽之下，魏王李泰毫不留情的鄙视与奚落，让郭业的脸颊不由一阵火辣辣的疼。

不过他暗暗告诫着自己，戒急戒躁，小不忍则乱大谋，那样更会让人看低而自取其辱。

只见他莞尔一笑，一脸的风轻云淡，眯着眼睛很不在意的打量了下李泰，轻声说道：“我道是谁大言不惭呢，原来是魏王殿下你啊？”

李泰闻言顿时勃然大怒，喝道：“姓郭的，你放肆！”

太子李承乾也是起身，皱着眉头阴着脸喝道：“郭业，你大胆！”

正与文成公主聊着天的高阳公主亦是闻言变脸，霎时站起指责郭业道：“你这臣子口出轻侮，好没规矩。”

至于文成公主倒是没有恼怒，反而一脸的担忧望着郭业。而其他两位公主因为坐得比较远，郭业并未看见她们的变化。

不过他猜得出来，能跟李泰、李承乾一起出宫来大慈恩寺的公主，绝对是一母同胞的兄妹，都是长孙皇后所出。

看着年纪，应该是传说中的城阳公主和长乐公主了。

不过他知道现在可不是看美人公主的时候，他此时被这李泰兄妹三人的发难而再次成了全场的焦点。

换做普通人，早已吓得双膝发软瘫倒在地了。

但是郭业则不然，仍旧站在原地没有退怯，面对着三人的质问，他淡然回道：“太子，魏王，还有这位，呃……高阳公主是吧？这里并非皇宫禁苑，也并没有竖着一张‘非皇室中人不能踏入’的牌子，郭某怎么就不能坐这儿了？”

身后的刘振轩和李淳风听着郭业不退反进的话，暗暗为他捏了一把汗，心中纷纷骇然道，侯爷（师叔），这也忒大胆了吧，连太子储君，亲王公主都敢硬着抬杠？

听着郭业这番诡辩，李泰兄妹三人各有变化，高阳公主天性率直，气鼓鼓地看了眼草庐四周，居然嘟囔道：“哼，果然没有立下牌子，大慈恩寺里的和尚真是懒惰不堪，本公主懒得和你计较。”

嘟囔罢，便不情不愿地坐了下来，不再看着理会郭业。

她这一出着实让李泰和李承乾跌破了眼镜，差点晕倒，高阳皇妹这也太没心没肺了吧？居然半路甩开不掺合了？

李承乾见状，心思，也对，这既不是宫里，也没有立下规矩，如果硬是不让他在这儿坐，倒有些盛气凌人了，到时候被御史言官们一状告到父皇那儿，就划不来了。

李承乾最近深居简出，天天被李纲醍醐灌顶说教着，也学聪明了。他知道自己如今在父皇的心目中地位有些不稳，不能再惹是非了。

当即，他清咳两声，冲李泰说道：“王弟，这郭业素以诡辩著称，皇兄我委实争辩不过他。皇兄知道王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定能将这姓郭的说服，好让他知难而退。呃……这种场面就交给王弟你来应付了，王兄是你坚强的后盾。”

说罢，又冲郭业一副愤慨怨恨的口吻说道：“益州侯，你别得意莫嚣张，

孤的魏王弟自能给你一番颜色，打消打消你的气焰。”

随后，居然和高阳公主一般无二，自顾坐了下来不再直视郭业。

郭业闻言见状，再次傻眼了，行啊，李承乾这小子的智商最近居然看涨了，莫非这些日子以来太子府中有高人出没？

好你个李承乾，居然还学会拿李泰当枪使，一通话说得还挺是体面，偏偏都击中了李泰这小子的心坎儿上。

果然，李泰听着一直与自己不对付的太子哥哥说完话，脸上气焰更盛，得意之色呼之欲出。

他暗暗寻思，本王今天还真非要给郭业一点颜色瞧瞧，也要让世人都知道，连太子都搞不定的人，本王偏偏有办法有手段将他震慑让他退怯。

哼，谁说太子就强过本王的，他只是走了狗屎运，比本王早生了那么几年而已，实则连本王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上。

陡然间，他更是信心百倍，战斗指数直线彪升几乎爆表，威风凛凛地又是冲郭业喝道：“益州侯，休要狡辩，你看看在座的这些人哪个不是天潢贵胄，哪个不是皇家子嗣？你硬要挤进我们这些人里头，难道你忘记了君臣有别，忘记了上下尊卑之分吗？”

一番掷地有声的说话刚落下，早已坐下的太子李承乾居然满脸兴奋的鼓掌喝彩道：“好，王弟说得好，真是令人振奋，说得大快人心啊！王弟果真有才！！！”

这番无异于火上浇油之话，更是令李泰的虚荣心得到百倍的满足，仿佛在这一刻，他已经看到了李承乾退位让贤甘愿屈居自己之下，仿佛在这一瞬间，他得到了场中众人的顶礼膜拜。

郭业仍旧是不急不躁，脸色淡然，心中暗骂，孙子儿，你让你那哥哥当枪使了，知道不？

一直担忧着郭业的文成公主见郭业久久无语，误以为郭业是被李泰说得词穷，无言以对了。

当即，她缓缓起身冲着隔壁草庐中的李泰劝道：“王弟，益州侯是本宫请进寺内的客人，莫要如此轻侮才是。不如卖皇姐一个面子，可好？而且严格来说，益州侯跟我皇室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乃霍国公……”

“公主殿下，请慎言！”

突然，郭业脸色骤然一变，及时阻止了文成公主继续揭秘的话，而后嘴角噙起一丝诡笑，说道：“多谢公主殿下的关心与抬爱，郭业乃堂堂七尺男儿，岂能让一个女子替我说情，这说出去不是让人笑话吗？放心吧，郭某不会自取其辱的。相反，今天我要给魏王殿下上上一堂课，告诉他什么叫做‘辱人者，人恒辱之！’”

唉……

文成公主见郭业这般好强，心中不免有些愧疚，如果不是自己带着郭业进来寺内，又岂有现如今这幅光景？

突然，她也发现郭业嘴角处的那道笑意，心中又不免起了几分狐疑，难道他对魏王弟的发难，腹中早有对策，能游刃有余对付不成？

李泰见着郭业这般死磕到底，委实气爆了，特别是最后那句话彻底将他激怒了，叫骂道：“放肆，你是什么东西？你自持什么身份？你又何德何能？居然还敢给本王上课？”

郭业面色一沉，冷笑连连道：“魏王殿下，既然你说得如此理直气壮，冠冕堂皇，那你敢不敢回答郭某的几个问题？”

李泰眼神凛冽如刀锋，锋芒毕露地喝道：“好，今天就是让滚得心服口服，问完赶紧滚蛋，莫要在此聒噪惹人厌烦。”

霎时间，气氛越发地紧张肃穆起来，已然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谁劝也不顶用了。

郭业不再拖沓，径直问道：“敢问魏王殿下，今日你与太子殿下，诸位公主殿下，还有在场的王公大臣与子弟，乃至数千近万的香客齐聚大慈恩寺，所为何事？”

李泰眉头紧皱，不耐烦道：“你说得尽些些废话，你是眼瞎了，还是耳聋了？难道你没看见，本王等人齐聚大慈恩寺，是为了听玄奘大师弘法讲经吗？若不是你这不知尊卑的贼厮鸟在此捣乱，玄奘大师早已开讲了。哼，还不滚下去？”

郭业风轻云淡地挥挥手，摇头道：“不急不急，还有第二个问题。敢问魏王殿下，大慈恩寺又是什么地方？”

李泰听完这个弱智问题，又是大怒：“你……你问这些，真当本王是傻子吗？混账东西！”

郭业还是不急不躁，风雨不动的稳稳问道：“郭某岂敢当殿下你是傻子，这事儿你自己承认便好。殿下，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李泰见着自己一句话没留神，又被郭业又打了一闷棍吃了亏，真是恨不得冲上前去暴揍他一顿。现在只得气冲冲地说道：“你废话真的好多，大慈恩寺乃是佛门清静地，不然本王来这儿做什么？”

郭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拖着长音缓缓说道：“哦……大慈恩寺乃是佛门圣地，殿下等人齐聚在此是为了听玄奘大师讲经颂佛，看来殿下跟众人一样，都是虔诚信佛之人，不然也不会来这儿了，对吧？懂了，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猛然！

郭业突然神色勃然巨变，如疾风骤雨般冲李泰咆哮道：“既然殿下知道这里是佛门圣地，知道今天是来听玄奘大师弘法讲经的，那你怎会不知佛家有云，众生平等之理？怎么到了殿下你这儿，就变成了人分三六九等了？”

咆哮一通，后发制人，立马将李泰给唬住了。

趁着李泰精神恍惚还未反应过来间，郭业又冷笑质疑道：“郭某听完魏王殿下的这番话，现在委实很是费解，佛祖到底是弘扬众生平等呢？还是人分贵贱与尊卑？如果是众生平等，那魏王殿下在这佛门圣地宣扬尊卑有别岂不是对佛祖大不敬？你这般大言不惭口出不逊，岂不是与坐在佛祖前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大肆玩女人的泼皮无赖一般无二？”

反击得手，他口气有立马骤变，用一副语重心长地口吻说教道：“魏王殿下啊，这做人呐，始终要有敬畏之心。对天地敬畏者得天庇佑，同理，你既然身处佛门圣地，又在此听高僧弘法，就应该对佛祖保持一颗虔诚之心。不然口出妄语，污了佛祖双耳，可是要下阿鼻地狱受那挖眼拔舌勾魂之苦的哟！”

这下，李泰彻底陷入了狂躁，整个人气得瑟瑟发抖，袍袖横甩，金冠颤颤，双眼迸火，咬牙切齿哆嗦道：“姓郭的贼厮鸟，你敢诅咒本王？信不信本

王治你大罪！！！”

“魏王，你少拿亲王的架子吓唬我，这里是佛门圣地，不是你的魏王府。在这里，众生平等没有贵贱，你我都一样，皆是来聆听佛音的。”

郭业亦是争锋相对，丝毫不露怯地还击道。

最后，他居然扭头冲着高台上披着鲜红袈裟的玄奘扯开嗓子喊道：“玄奘大和尚，别一个劲儿傻坐在上面看风景了，你来跟这位魏王殿下讲讲，佛门圣地到底是不是众生平等啊？”

此话一出，全场顿时哗然。

玄奘圣僧，地位何等尊崇，岂容郭业如此大呼小叫，还言语轻佻冒犯至极？

可谁知——

高台之上，宝相庄严、双手合十的玄奘突然破颜微笑，宛若摩诃迦叶佛拈花一笑般，令人生出不嗔不怒不喜不悲的无上境地，心生向往。

紧接着，一道空灵无杂陈的声音从玄奘口中传出：“郭施主深具慧根，与我佛果真有大缘！诸位施主，诸位信徒，众生因缘和合而生，本性皆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故，我佛曾言，众生平等皆无相，为何烦恼苦？阿弥陀佛……”

玄奘高宣一声佛号，缓缓闭起双眼，再次说道：“众生平等，善哉，善哉！魏王魏王，痴儿痴儿，红尘业障多多，你能悟否？”

轰~~

玄奘此言一出就如下了法旨一般，在场诸人上至太子，下至贩夫走卒，皆纷纷跪地，顶礼膜拜，口称我佛慈悲。

此间唯独郭业一人继续傲然站立，望着周遭远近到处虔诚跪地之人，亦是极为震撼，啧啧，真是说跪就跪啊？

此时他再抬头望向玄奘大和尚，此时正值夕阳落下，一道霞光照映在他的身上披着的鲜红袈裟上，竟然折射出一圈淡淡的氤氲光晕，日……

这也行？

八成在场所有人都将这淡淡的氤氲光晕看作佛光普照了吧？

好家伙，玄奘真是走了狗屎运，居然误打误撞让在场这些人以为佛祖下凡，这下想不出名都难了……

再看魏王李泰，跪在地上，居然吓得连头都不敢抬，生怕自己刚才那番言论遭来佛祖的报应。

这孙子，当真是彻底怂了！

## 第738章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

当然，除了郭业之外，还有一个人并没有跪地顶礼膜拜，他便是李淳风。

李淳风看着高台上的唐玄奘阴错阳差下，居然身披金光，霞光万道，宛若佛祖降临一般，当真又是羡慕嫉妒恨起来。

普通信众不知所以，他李淳风身为道门中人，天天装神弄鬼，还看不出这里头的究竟吗？

他站在郭业身后，低声撇撇嘴，酸酸道：“真是老天不长眼，夕阳西下霞光照映下也能生出这幅光景来，哼，真是便宜了这大和尚。瞧瞧他那装神弄鬼的样儿，愚弄信众罢了！”

郭业扭头白了他一眼，低声喝道：“你小子嘴上留道把门儿的，别砸不了人家的饭碗，却惹来这场中近万信众的攻击。到时候将你小子撕咬成稀巴烂都不知道跟谁叫屈。”

呃……

李淳风吓得顿时抿紧嘴巴，他在蟠龙观好歹也是见多识广，信徒的疯狂他又不是没有见过，真发起疯来绝对能跟你玩命儿。

很快，玄奘趁着众人顶礼膜拜之余，双眼微闭双手合什自顾念叨起一段经文来，声音和煦宛若春风，梵音靡靡之下，近万信徒听得如痴如醉。

郭业见状暗暗赞道，玄奘和尚西天取经一趟，真是越发懂得故弄玄虚，也越来越擅长制造机会了，渲染气氛了。

啧啧，就冲这个想不成功都难啊。

可现在四周全都是跪拜之人，他就这么站着也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倒显得他和李淳风有些鹤立鸡群，颇为尴尬起来。

就连太子、魏王、几位公主，乃至平日里沉稳冷静的文成公主都跪地膜拜，郭业顿时生出了无聊感，因为他对这念经诵佛委实提不起兴趣来。

这时，一名长得极为秀气的沙弥走到他跟前，替他解了尴尬，恭声说道：“益州侯，本寺主持方丈知道您跟家师乃是挚友，请您禅房静坐片刻，等着家师弘法讲完经，自会来禅房与益州侯相见。”

郭业一听心下大喜，连连点头说道：“好好好，小师傅请带路，我这就去禅房等玄奘和尚。”

说着冲李淳风使了使眼色，这厮自然明白，他一个道门中人站在这里，在这种环境和气氛下比郭业还要来得难受。

见着小沙弥前面带路，郭业发现刘振轩这小子还跪在地上听得有滋有味儿，不由轻轻踢了他一脚，低声喝道：“你小子倒挺来劲，整得自己好像深具慧根似的，赶紧的，走了。”

刘振轩猛然爬起，讪笑两声，便跟着郭业、李淳风一道前往了大慈恩寺的后院禅房。

当他们一行人路过文成公主和高阳公主所在的草庐之时，他耳中陡然传来高阳公主尽是欣喜兴奋的低声叫唤：“皇姐皇姐，你看这秀气的小和尚，他就是玄奘大师的弟子呢，叫辩机。怎么样？长得格外秀气吧？要死了要死了，这小和尚太迷人了，本宫……”

昏！～

郭业听到高阳公主的窃窃私语，再次看了眼前面带路的小沙弥，敢情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花和尚辩机啊？

不是冤家不聚头，没有奸情不成对，这下可好了，高阳公主已经开始盯上辩机这小花和尚了。

一路跟随辩机走到大慈恩寺的后院，来到一间禅房外，辩机适时止步，满脸恭敬之色地说道：“益州侯，你们先在里面小歇一会儿，等家师外间事了，我便会请家师过来与您会晤。”

郭业不知道这辩机小和尚为何会对自己如此恭敬，估摸着应该是知道自己与玄奘的交情吧？

看这小和尚一副谦恭有礼的样子，怎么看怎么不像若干年后的花和尚啊，他怎么就敢那么大的胆子，偷腥偷到高阳公主身上了呢，不解，甚是不解啊。

辩机一走，他便领着李淳风和刘振轩进了禅房，无所事事之余，三人天南地北的在禅房中东拉西扯了起来。

时间在吹牛打屁下过得很快，一晃眼的功夫，又是过去了一个多时辰。

此时再听听讲经开坛之处传来的声音，有些喧哗和乱糟糟，好像是近万信众离场的节奏。

终于散场了？

就在郭业暗暗揣测之时，吱呀一声，禅房的门被推了开来，身披袈裟的唐玄奘在徒弟辩机的带领下进来房中。

郭业看着玄奘的嘴唇干燥地有些裂开，一脸的疲态之色，哪里还有刚才在高台之上的那般宝相庄严，佛光熠熠。

不过他知道，这个时候的唐玄奘才是真正的唐玄奘，才是一个凡夫俗子有肉有血的唐玄奘，根本没有那么玄之又玄。

“阿弥陀佛……”

唐玄奘双手合什口宣佛号，居然当着徒弟和外人的面，冲郭业深深鞠了一躬，朗声说道：“贫僧能从天竺求得真经，回到东土大唐能被佛门众信徒尊为圣僧，完全有赖于郭施主当年的指引，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这下，李淳风和刘振轩看傻眼了，感情这两人还认识？

倒是辩机和尚早就知晓了一切似的，脸上不起一丝波澜。

郭业见着玄奘如今都是佛门高僧了，还对自己行如此大礼，不由一阵谦逊道：“玄奘大和尚，你这就见外了，是不？你我什么关系，什么交情啊？对了，你以前可不是称为郭施主的，莫非大和尚不认我这个兄弟了？”

“啊？”

玄奘微微一愣，立马恍然大悟，改口道：“对对对，贫僧险些忘了你我当日的兄弟之约了。呵呵，怎奈我是佛门中人，不能与你行义结兄弟之礼，但你我应兄弟相称才是，罪过罪过，贫僧岂是忘本之人。辩机，虽然郭兄弟年纪少我些许，但我一直待他如兄长，以后他便是你的师伯，郭师伯！”

“是的，师傅。”辩机和尚换上一脸恭敬，脆声回道，“辩机今后定会对郭师伯行弟子之礼。”

玄奘满意地看了眼自己这个聪慧的徒弟，赞道：“善，大善！”

这情势突变，眨眼的功夫，郭业竟然又变成了佛门高僧玄奘的兄弟，令刘振轩和李淳风两人真是应接不暇。



特别是李淳风，看着唐玄奘和郭业的热乎劲，看着辩机和尚的嘴甜乖巧劲儿，心中立马生出一股危机感，暗暗惊道，这可不是什么好苗头，回去我得赶紧跟师傅通报一番才是。

他看着郭业与玄奘两人相聚甚欢的样子，多少心里又有了几分吐槽之意，尤其鄙视自己这个便宜师叔居然对自己隐瞒他和玄奘的关系，奶奶的，道爷本来是想混进了刺探敌情，没想到最大的敌情竟然是我这便宜师叔，哼哼……

这时，聊天正酣的玄奘突然吩咐徒弟道：“辩机，你去让他们三人将为师此番从天竺归来所带的礼品送进来，为师要亲手送给郭兄弟。”

“好的，师傅！”

辩机应完声儿，一溜烟跑出了禅房。

郭业一听玄奘还给自己带了礼物，自然满嘴尽是客套：“大和尚，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不过嘴上客套，但是满脸的欣悦之色还是出卖了他心中最真实的想法。

乖乖，从天竺归来一路之上带回来的礼物，莫不是什么西域美女波斯猫啥的？而且还要三个人一起送进来，啧啧，这礼物绝对小不了。

过了一小会儿，辩机和尚返回禅房中，后头跟着三个人陆续走进了房内。

为首一人，尖嘴猴腮脸，眉宇带着煞气，手中捧着一叠手稿模样的文书。

居中一人，长得肥头大耳，顶着一副大肚腩，手上托着个木盘，盘上盛着一张摺叠好的羊皮。

最后一人，满脸络腮胡子，长得五大三粗，肩上挑着一个担子，担子两头好像装着大木桶子。

郭业粗粗扫视了三人一眼，暗道，这三人的确是长得各有特色哈。

他刚想问这三人是玄奘的什么人之时，只听玄奘指着第一个人捧着的那叠手稿，说道：“这是我在西天取经来回路上，对西域诸国的风土人情的一个记录，你之前跟我提过，我想对你应该有大用，便送于你吧。”

紧接着，他又指着第二个人盘中那张羊皮，说道：“这是从东土大唐一路向西，直到天竺佛国，贫僧所经过的地形图。虽然不能详细描绘西域诸国的地形地貌，但是大概也有个六七成。至于他担子中两个木桶子，那是贫僧从西域那边给你化缘而来的葡萄酒，我想在中原应该是稀罕物，便特意带回来送给你。”

郭业闻言感动之余也是一阵无语，记录风土人情的手稿和羊皮地图，他都可以理解，而且大为受用。

但是他没想到玄奘居然万里迢迢，从西域那边给他担回来两桶葡萄架，这，这也太实在了吧？

好吧，他也只能当做礼轻情意重了！

收完礼物之后，他不吝溢美之词地感谢了玄奘一番，突然想起刚才的问题，指着这跟前这三个人问道：“他们是什么人？莫非他们也一路随你西天取经不成？”

玄奘点点头，笑道：“是啊，这三人是贫僧一人出发离开大唐之时，在路上遇见的。他们都是孤家寡人，却都有着的一颗向佛之心，听闻贫僧要前往西

天取经，便一路追随，也多亏了他们，贫僧这万里迢迢求经路上才不会寂寞，而且躲过了好多凶险。”

郭业听着听着有些熟悉了，这怎么就跟西游记似的呢？另外一个版本的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故事？

于是他来了兴趣问道：“那这三人都是你的徒弟了？”

唐玄奘摇摇头，笑道：“非也非也，这三人虽说都有向佛之心，但是却少有慧根，难成大器啊。他们再三恳求拜入贫僧门下，可惜……”

噗通，噗通噗通～

这三人闻言突然又是跪倒在玄奘跟前，虔诚求道：“求师傅收我三人为徒吧，我等必会终生侍奉师傅左右，弘扬我佛门大慈大悲，普度世人。”

玄奘见状，摇了摇头叹息一声，冲郭业苦笑道：“你看，又来了，在求经来回路上一直屡屡如此，可惜他们生性顽劣又缺乏慧根，与我佛门无缘啊！”

跪地的三人身后站着辩机和尚，听完师傅的话，不由挺了挺胸膛，心中傲娇道，哼，你们三人陪师傅艰难重重求取真经又如何？可惜你们没有慧根，根本无法拜入师傅门下，谁也甭想撼动我玄奘大师衣钵弟子的地位。

恰巧，辩机的这一点点龌龊心思貌似被郭业看穿了。

随即，郭业突然变得严肃起来，用责怪地口吻说道：“玄奘，你这么干我就不乐意了。你怎能因为他们没有慧根，就将他们拒之门外呢？他们三人陪你万里迢迢求取真经，这就证明他们有着常人所没有的大毅力。而且他们能与你前往天竺一来一回，善始善终，这就说明他们与你有着莫大的机缘。都说佛渡有缘人，怎么到了玄奘你那儿，就变成了如此歧视呢？好不好，玄奘，你这样不好，你已经着相了。”

“呃……”

玄奘闻言，顿时面色巨变，如五雷轰顶般整个人蔫了下来，陷入了沉思和自省当中。

反倒是辩机和尚，仿佛寻到了浓浓的危机感，有些戒备地看着郭业，又看着地上三人。

约莫过了几个呼吸的时间，唐玄奘又是宣了一声佛号，仿佛大大彻大悟一般地叹道：“郭兄弟一语惊醒梦中人啊，看来贫僧近来享受太多的尊荣，变得有些浮华了。你说得没错，是贫僧着相了。”

说着，玄奘冲三人挥挥手，柔声说道：“你们三人起来吧，即日起，你们便拜入贫僧的门下吧。”

三人闻言自是激动万分，磕头如捣蒜般砰砰作响。

而辩机和尚则是面色大变，眼神从三人身上收回投在郭业身上，闪过一丝的怨毒之色。

玄奘满意地看着三人，又瞧了瞧郭业，意外地说道：“既然你们三人与你们郭师伯有缘，不如就由他赐你们法号吧。唔，你们三人比辩机入门的晚，就由辩机出任大师兄……”

“不不不。”郭业突然打断了玄奘的话，劝道，“大和尚，辩机年纪太轻了，而且你也是刚收他为徒，而他们三人却是陪你走完了天竺一个来回，论起资历来他们三人应该排在辩机之上才是。”

玄奘听罢又是一阵点头，直呼有理有理。

而辩机和尚呢？虽然不敢明着反对，可心里却将郭业十八辈儿祖宗都给

骂了个遍。

郭业没有理这花和尚，而是问着三人道：“你们都多大了？都姓什么？以往都是以什么谋生啊？”

尖嘴猴腮那人道：“弟子今年三十有八，俗家姓孙，以前是个舞刀弄棒的镖师。”

肥头大耳那人道：“弟子今年三十有五，俗家姓朱，以前是酒楼的厨子。”

满脸络腮胡子道：“弟子今年刚满三十，俗家姓沙，以前是靠撑船渡河谋生，偶尔下河打点小鱼小虾贩卖。”

郭业闻言又是一阵耳晕目眩，俺滴个乖乖，姓孙，姓朱，姓沙？

还有这么巧的事儿？

随即他起了恶搞的心思，默默地对吴承恩说了句抱歉，指着姓孙的那个尖嘴猴腮之人说道：“好了，今后你就是大师兄，赐你法号悟空。”

“你是二师兄，赐你法号悟能。”

“你便是三师兄了，赐你法号悟净。”

一通赐名之后，他又冲低着头咬牙切齿满腹怨恨的辩机奚落道：“辩机，你长得白白净净跟个小白脸，哦不，跟条小白龙似的，以后你就是四师弟了。你记好了，今后要对三位师兄敬爱有加，听见了没？”

“辩机，辩机？”

“问你话呢，怎么不吱声儿？”

嘭！！

辩机和尚晕阙倒地，眼珠子泛白，满脸尽是愤慨不甘心的神色。

这厮竟然被活活气昏过去了！！

## 第739章长乐公主李丽质

辩机和尚气急攻心，一口气憋在嗓子眼那儿出不来，俨然背过气晕倒了。

郭业见着突兀状况，心中暗暗摇头颇为失望地腹贬道，就这心理素质，太差劲了。

反倒是唐玄奘这个当师傅的，见徒弟出了状况立马慌了神，赶紧让新收的三名弟子抬着辩机出了禅房。

随后与郭业寒暄了几句，便急急出了禅房替徒弟辩机去找寺中通晓岐黄之术的师兄而去。

临走之前，玄奘不忘冲郭业歉意道：“郭兄弟，劣徒不堪，贫僧先行告退，失礼了。”

郭业微微颌首，目送道：“大和尚好走好走，你我来日方长，等我他日扬州归来，再找大和尚聊天叙旧。”

玄奘一听郭业提及扬州二字，立马想起了什么，说道：“对了，扬州北郊有座栖灵寺庙，乃是扬州最富盛名的一座寺庙，香火鼎盛，在当地素有影响力。而栖灵寺的主持方丈玄性大师与贫僧曾有过几面之缘，交浅言深。郭兄弟若到了扬州有空暇时间，大可拜会玄性大师一番，定有所获。”

郭业听得出来，玄奘是隐晦地提醒自己，如果到了扬州遇到麻烦，可以去找找栖灵寺方丈玄性大师，对方应该能够给自己一定的帮助。

他心中颇为不屑，说来说去这玄性大师不就是扬州最大的和尚头子吗？如果到了扬州，真遇见自己都无法解决的事情，他不觉得找个和尚就能迎刃而解。

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玄奘是满腔热忱，郭业岂能给人家浇冷水？他自然是点头应允连连称好，尽是感激之情。

最后，玄奘双手合什宣了一声佛号之后，便出门而去，很快便追上了前边不远处的徒弟四人。

目送着唐僧师徒四人远去之后，他也再没有呆在禅房留在大慈恩寺的必要了，随即冲刘振轩说道：“振轩，你挑着担子，咱们出寺庙乘车回吧。”

刘振轩嗯了一声，将那叠稿纸和羊皮地图一股脑儿地装进了担子中，肩挑而起，走出了禅房。

郭业与李淳风尾随其后，缓缓步行出了大慈恩寺山门。

出了山门，来到刚才停车地方，刘振轩卸下担子一一装车，而李淳风也向郭业提出了辞呈，说道：“师叔，那啥，没啥事我就先回蟠龙观复命了。我得跟我师傅好好说道说好，这次大慈恩寺来势汹汹，如果不想对策，应该这长安地界儿可就没俺们道家什么事儿了。”

郭业知道这小子还憋着劲，不由苦笑劝道：“师侄儿，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本来是一家。为何要争得你死我活憋着劲呢？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实现双赢不是很好吗？”

李淳风难得态度坚决地摇头道：“师叔，你不懂咱道门与佛门的恩怨。要说咱们道门才是土生土长的，他们佛教顶多算是外来的和尚，干嘛要让他们三份？一山不容二虎，如果让佛门的风头盖过我们道门，咱们这脸面往哪儿放？得儿，师叔，我跟你多说了，我得赶紧回去将今日的情况跟我师傅好好

念叨叨，这玄奘和尚太厉害了，不早点想应对这策来，将来长安百来万人口都得信佛不信道了。”

说罢，拔出腰间那杆拂尘甩了甩，吆喝了一句走也，便滋溜一声跑远了。

郭业看着远去的李淳风，又是一阵摇头，嘀嘀咕咕道：“不都说方外之人清心寡欲吗？看来这话也不准。也罢，过些日子长安地界儿上肯定又要掀起佛道之争了，我还是早点下扬州吧，省得夹在中间两头不讨好，还活活累死自己。”

嘀咕完，说着抬腿就要上车，突然听见坐在车轳上的刘振轩抬手指了指远处，嚷嚷道：“侯爷您看，那不是文成公主的步撵和一千仪仗扈从吗？”

郭业抬眼看去，几十步之外正是文成公主的步撵和仪仗队，他不由奇怪道：“这都散场了，文成公主怎么还不回去？”

随即，他登上马车示意刘振轩驱车赶往，瞧个究竟。

哒哒哒……

马车缓缓驶动，来到文成公主这边，离近了看，何止是文成公主没有离去啊，还有其他三位公主的车队仪仗都没有离去，姐妹几人统统扎堆凑在这儿了。

兴许是发现了郭业的到来，文成公主率先下了步撵冲郭业招呼道：“益州侯，你出来了？刚才你中途被玄奘大师的弟子请走，莫非你跟玄奘大师还是旧识？”

郭业微微点头肯定了文成公主的猜测，反问道：“公主，你们怎么还未离去？太子殿下和魏王殿下也都在？”

他问完之后用眼睛扫视了一圈附近，不过并未发现太子李承乾和魏王李泰的车马仪仗。

文成公主笑着摇摇头，说道：“魏王弟今天在益州侯手上栽了跟头折了这么大的面子，怎么可能还会滞留此地？至于太子，心情倒是不错，早早便离去了。”

郭业尴尬地笑了笑，对于李泰自取其辱之事，他只能深表遗憾了，毕竟文成公主与其他几位公主都和李泰分属皇室中人，同仇敌忾下，他现在说什么都是说多错多。

文成公主多少猜得出来郭业的心思，也不再纠结于李泰这个问题，而是解释道：“我们姐妹几人之所以没有离去，是因为想着进大慈恩寺近距离地再一次聆听玄奘大师的讲经。可惜寺中弟子说玄奘大师今天有些累了，而且不便会见女居士，所以……”

郭业点头道：“懂了，呵呵，玄奘大师为人谨慎，而且几位公主又是地位特殊，的确不方便私下会见。不过我可是听说玄奘大师以前经常进宫为皇后娘娘讲经，也许下次他进宫，你们就能近距离地询问一些疑惑的问题了。”

文成公主莞尔一笑道：“只能这样了，佛家讲缘法，我们也只能随缘了，不是？”

郭业竖起拇指赞道：“公主这话说得好，看来听了玄奘大师今日弘法后，受益匪浅呐。”

“咯咯~~益州侯就会哄人开心专拣好听的说。”文成公主笑颜如花，神采焕然道，“对了，益州侯应该还没见过我几位皇妹吧？来，我替你引荐一

番。”

说着，她带着郭业来到高阳公主等人附近，三位公主正暗中窃窃私语，尤其是那高阳公主笑得有些大声，光从这放声大笑的姿态中，郭业已经看见了半分放浪形骸的苗头。

三姐妹一见文成公主领着一男子前来，立马止住了说话，唰唰唰一齐将目光投向了郭业。

文成公主冲三人介绍道：“三位皇妹，这位是益州侯郭业，郭大人在长安大小也是个名人了，你们应该有所耳闻吧？对了，昨儿个听人说，益州侯即日就要南下扬州赴任扬州刺史一职，替父皇治理地方教化百姓，年轻有为着呢。”

郭业见着文成公主当着三位天之骄女的面前，如此夸赞着自己，不免有些飘飘然。

男人嘛，总喜欢在美女们面前表现出自己不凡的一面。

随即，他故作矜持地冲皇宫方向拱手谢恩道：“承蒙皇上垂爱，对在下委以重任，咱也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啊！”

“嗤，口花花的登徒浪子一个，就会耍嘴皮子，真不知道父皇是怎么看重你的，哼！”

说话之人正是一直对郭业不感冒的童颜巨乳高阳公主。

郭业闻言立马大窘，这大奶妹也太率直了吧？真是半点都不给面子。

文成公主亦是一阵尴尬，自己这位皇妹怎么对郭业如此成见之深，莫非真是八字不合？

当然，她并未听郭业和高阳公主提起过，当初在甘露殿有过一面之缘的往事。

于是，她立马替郭业解围道：“益州侯，我替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高阳公主。”

既然高阳公主对自己不感冒，郭业也懒得奉承她，懒散地拱拱手，瓮声道：“见过高阳公主。”

“哼！”

高阳公主撅嘴别过脑袋，对郭业的打招呼置之不理。

郭业又一次吃了憋，心中痛骂，好你个大奶妹，总有你求饶的时候。

文成公主赶紧又介绍起其他两位公主，道：“益州侯，左边这位乃是城阳公主，右边这位穿紫萝宫裙的乃是长乐公主。”

郭业冲城阳、长乐两位公主又是长揖行礼问好。

不过他也稍稍留意了一下这两位公主，城阳公主大概十三四岁，容貌普普通通，身材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应该还没长开。

倒是长乐公主，他见到之后不由眼前一亮，这位长乐公主也就十五六岁的光景，却已经完全继承了长孙皇后的优秀基因了。

淡淡柳眉眼如月牙，鹅蛋小脸无暇如玉，身材修长衬着一袭紫萝宫裙，透着空谷幽兰般的气质。

绝对是一个十足的美人胚子。

不过也有稍显不足不如人意的地方，那便是长乐公主的气色看着有些弱，眉宇愁愁皮肤有些惨白无血色，里里外外透着一股美，只不过更像是病态美。

郭业从后世史料中依稀记知道这位长乐公主，而且她也是皇室公主中留下史料较多较详细的一位。

她闺名丽质，取天生丽质之意，乃是唐太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最宠爱的女儿。

如果诸王子中李二陛下最溺爱魏王李泰的话，那么诸皇女中唯独李丽质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皇家公主。

她之所以能如此受宠，除了因为她完全继承了长孙皇后的基因，母女长得极其相似之外，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便是长乐公主李丽质也完全遗传了长孙皇后的气疾之病。

李二陛下爱屋及乌，自然更加心疼溺爱自己这个可怜的女儿了。

也就是说，郭业眼前的长乐公主之所以气色虚弱，面色惨白，那是因为小小年纪便受着哮喘病的折磨。

如果沿着原来历史的轨迹，自幼患了哮喘病的长乐公主在贞观八年会嫁给长孙无忌长子长孙冲，最后于贞观十七年八月十日，因气疾而病逝，陪葬在昭陵长孙皇后身边。

因为她的红颜薄命青年离世，李二陛下曾痛哭三天三夜，屡屡哭得晕阙过去。

在诸子诸女中，这份殊荣也算独一份吧。

可惜了……

郭业有些怜惜地看了她一眼，不过很快便又释然了，因为既然自己能让孙思邈提前诊治长孙皇后，想必长孙皇后和李二陛下也会对女儿有所安排才是。

一想到这儿，郭业的心头稍稍踏实了不少。

这样的美女，不该红颜薄命才是。

……

……

长乐公主见着这位素未谋面过的益州侯，居然眼神炽热地望着自己，心里猛地惊恐害怕起来，顿时凌乱局促，手足无措地退避到了高阳公主身后。

只见她又似海棠含羞般低下头，一抹红晕悄然爬上了白嫩的脖颈。

高阳公主见着郭业眼睛不老实，居然如此肆无忌惮地打量长乐，自然心生不忿，胸前傲娇地一挺，双手叉腰浑然不顾两团大白兔的颤抖，喝骂道：“益州侯，你若再不老实乱瞄，小心本公主将你的眼睛剜下来喂狗！！！”

“呃……”

郭业顿时尴尬，没好气瞟了一眼波大无脑凶巴巴的高阳公主，心中啐道，尼玛的，你让老子看老子还懒得看呢，大奶子疯婆娘，红杏出墙偷汉子的坑爹货。

随后，他冲文成公主拱手道：“公主，我与玄奘大师的交情还算甚笃，如果下次玄奘大师再不愿会见的话，你大可报上我的名字。我想玄奘大师肯定会卖郭某一分薄面的。呵呵，时间不早了，我便先回去了。”

文成公主闻言自然喜上眉梢，赞道：“多谢益州侯的美意了，本宫下次若再求见玄奘大师，自然会借助益州侯的面子了。唔，你且先行吧，我这几位皇妹难得出宫一趟，我陪她们在这附近先转悠转悠再回。”

郭业嗯了一声，又冲长乐公主三人微微拱手道了一声告辞，而后便折返回到了马车，朝着闹市方向赶车而去。

文成公主目送马车远去，高阳公主却是一脸厌烦之色地啐道：“讨厌的家伙，就烦他那双贼兮兮乱瞄的眼睛。”

“噗嗤！”

躲在她身后的长乐公主莞尔一笑，此时没了郭业这个外人，她的胆子自然又大了几分，促狭地对高阳公主说道：“高阳皇姐，你对这益州侯的意见很大哩。”

紧接着，她突然走到文成公主身边，抱着文成公主的胳膊，用近似撒娇口吻柔声问道：“文成皇姐，这位益州侯是如何跟玄奘大师相识的呀？一个朝廷官员，居然和一个佛门高僧交情甚笃，这益州侯可真是好神奇呢。”

文成公主怜爱地摸着长乐公主的头，笑道：“这益州侯神奇的地方可多了去呢，岂止区区这么简单？”

“啊？”

长乐公主先是轻掩了一下小嘴，随后拼命地摇晃着文成公主的手臂，央求道：“皇姐皇姐，你可以跟小妹说说这益州侯的事情吗？他身上好像藏着好多秘密似的，小妹真是对他很好奇呢……”



## 第740章不速之客送消息

从大慈恩寺驱车返回太平坊，已然近了霏霏黄昏。

郭业一进府中，便立即有下人禀告吏部的官员刚刚来过，并呈上一纸书函到他手中。

他接过来一看，这是一封用火漆封住口子的吏部公文。

拿小刀将火漆铲掉，拆开公文一看，原来是吏部下发给他赴任扬州刺史一职的签押官凭，类似于委任状之类的东西。

吏部签发的这个公文很重要，如果没有这封委任状的话，到了扬州刺史府后不仅不能证明他的身份，也无法让他和前任刺史顺利交接。

交接之时除了一些刺史府的往年账簿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印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象征着一州刺史权利的官印。

没有官印，他如何在扬州签押文件和公文，如何以扬州刺史的名义发号施令？

不过他很奇怪，按理说吏部签发这个官凭公文的同时，应该也会将新官服和官帽，还有银鱼袋一并呈上才是啊。

隋唐官制中等级森严，泾渭分明，对朝廷官员的官服着装有着明文规定，尤其是为了让文官区别于武将，加重文官的含金量，规定得更多。

比如五品以上文官必须着绯袍，并赐佩银鱼袋；三品以上文官着紫袍，赐佩金鱼袋。

鱼袋，其形为鱼，分左右两片，里面刻有官员的姓名、在何衙门任职、官居几品、俸禄几许，出行享受何种待遇等，这是朝廷为了区别文官与武将的最大象征，已然有了几分太平盛世重文轻武的趋势。

这也就是通常为什么明明同一个品衔的文官与武将，为何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待遇，为何武将见了文官要矮上三分的缘故。

历朝历代不外如是，除非时局动荡，天下大乱，不然，武将的含金量永远不能和文官相提并论。

当然，这也是历朝历代统治者喜闻乐见愿意看到的。

郭业手里捏着官凭公文，皱着眉头有些不悦自言自语道：“难道是吏部有人故意为难我，不给我发放绯袍雁翅帽？奶奶的，难道还是觉得老子不是正经读书人出身，故意不给我这个银鱼袋？靠，皇上都赐我同进士出身了，这帮孙子还想反了不成？”

一琢磨，郭业真觉得就是这么回事，肯定是吏部中有人从中作梗，过意刁难甚至想着羞辱自己。

妈的，真是找死，这帮孙子骑人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惯了，也不瞅瞅自己蹲多大号茅坑，小心一脚跌进粪坑淹死。

“不行！我得找孔颖达说道说道，问问他这个吏部尚书是怎么当的，居然欺负到我头上了！”

说时迟那时快，郭业将官凭公文贴身放好，抬腿就冲出了厅堂，不小心与迎面跑来的刘振轩撞了个满怀。

嘭！

“哎哟喂，可疼死我了！”

刘振轩捂着额头揉着胸，叫屈道：“侯爷，您这刚回来饭还吃上两口，火

急火燎又要上哪儿去啊？”

郭业无暇和他瞎贫，气冲冲道：“我得出门一趟去前往孔府拜会孔尚书，对了，你小子赶紧给我备马。”

刘振轩没有动弹的意思，低声凑近道：“侯爷，长孙三公子来了，从后门偷摸进来的，现在就在书房那儿侯着您呢。”

长孙三公子，羽默来了？

郭业一听这小子居然是偷摸从后门潜进来的，藏头露尾跟做贼似的也真是难为他了，不由一阵好笑，点头道：“好了，知道了，我这便过去书房。”

言罢，暂时打消了去孔颖达府上说理的念头，直奔书房而去。

他到了书房外推门而入，果真见着长孙羽默正双手负背，仰头打量着自己的书架，随手捡起书架上的一本书翻阅着。

郭业心道，这小子居然还看起了书来，转性了？

当即，便冲他背影打趣道：“呀啐，今天太阳还真打西边出来了，你居然看起书来了，这可不像我认识的长孙三公子啊。”

“哈哈……”

长孙羽默闻言立马转过身来，将手中的书轻轻一甩扔到书桌上，笑道：“咋的？敢情儿我在郭刺史眼中就是一不学无术的主儿？我也有勤学钻研的时候，好不好？”

郭业挥挥手示意他请坐，然后啐道：“好了，别装模作样了，你小子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对了，你今天怎么敢突然登门造访了，不怕你爹打瘸你的狗腿？”

长孙无忌翻了翻白眼，哼道：“你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再说了，我又不是从你郭府正门进来的，嘿嘿，我是从你家后院偷摸潜进来的，我爹上哪儿知道去？”

郭业大呼一声靠，很是不爽地骂骂咧咧道：“奶奶的，我又是不是奸淫掳掠的江洋大盗，你说你爹干啥玩意就这么恨我入骨？连你来找我都要跟做贼似的，真是糟心。对了，你最近过得怎么样？找我有啥事情？”

长孙羽默没有理会郭业的满腹牢骚，没办法，谁让如今他爹长孙无忌和郭业势同水火，势不两立呢？

他这个夹在中间左右为难的人才是最难受的。

只见他指了指书桌上边儿，轻笑道：“你看看这是什么？看清楚了，下官是给刺史大人送崭新官服而来的，喏……还有银鱼袋，都在这儿了哈，你自己验收验收。”

郭业看着书桌，可不是吗？

雁翅帽、绯袍、还有银鱼袋，一应俱全，统统都在这儿。

他还以为这些东西是被吏部的人使坏故意不发放，愣没想到是被长孙羽默这小子给截留了。

不过他很是诧异这些东西怎么会在长孙羽默手上，不由问道：“你怎么亲自替我送起东西来了？莫非你现在从兵部调往吏部任职了？”

长孙羽默摇头白眼相向道：“切，你刚才没听到我自称什么来着？”

郭业稍稍一回忆，好像他刚才自称下官来着，莫非……

顿时，他圆目浑然地问道：“晕，你别告诉我这次你也跟我一样调往扬州刺史府任职了？不会吧？”

“怎么会？我还告诉你，你真猜对了，在下不才，今早收到吏部的消息，不日就要前往扬州刺史府出任扬州别驾一职，嘿嘿，小小升了一阶，秩六品。”

长孙羽默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看着郭业，乐呵呵地说道。

这下可真把郭业给震惊到了，长孙羽默居然也要调往扬州，而且还是出任自己刺史府的别驾？

他还是无法相信这是事实，不由问道：“这怎么可能？”

长孙无忌这下也急了，嚷嚷道：“怎么就不可能？这绯袍官服和银鱼袋不能作假吧？这可是我从吏部替你捎过来的。”

郭业知道对方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辩解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爹怎么会同意让你跟我同在刺史府谋事？他不是不准你和我互相往来吗？”

长孙羽默点头乐道：“当然，我爹说如果我再与你为伍，就将我逐出长孙家，将我的名字从宗祠族谱上削掉。不过我爹有没规定我不能为长孙家做点事情吧？”

郭业听得迷糊了，问道：“到底什么情况？你小子把我绕糊涂了。”

长孙羽默道：“很简单，我就跟我爹说了一句话，如果把我想办法调到扬州刺史府中办差，我就能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好及时给我爹回馈你最新的动向。而且，懂了吧？”

“草。”郭业顿时明白怎么回事了，脱口喊道，“你小子是在玩无间道啊？那你爹的意思是想让你潜伏在我身边，专门抓我的痛脚咯？”

长孙羽默点点头默认了，然后又解释道：“当然了，你我好兄弟讲义气，我怎么会干这种不地道的事儿呢？关键吧，我是再也不想呆在长安了，波云诡谲勾心斗角，太没劲了。而且，我也想和你到扬州呆上几年，见识见识繁花似锦的扬州到底如何呢。我可是听说了，江南一带出美女，吴侬软语腻死人，我还寻思着扬州之行有番艳遇呢，嘿嘿……”

笑得那叫一个猥琐，眼神透着淫荡。

郭业亦是被他感染得有些心旌荡漾起来，同好这一口的他连连赞道：“好好好，有你随我赴任扬州，肯定是乐趣多多。行啊，好小子，好兄弟讲义气，算我没白交你这个兄弟。”

说罢，还轻轻擂了一拳在长孙羽默的胸口上。

长孙羽默跟郭业耍闹一番之后，突然面色一紧，看了眼紧闭门窗，低声说道：“好了，接下来咱们说点正经事，这次过来我还有个消息要告诉你，别说我没有事先通知你，你也要多长个心眼才是。”

郭业闻声收起了嬉笑的心思，面色严肃地问道：“什么消息？”

长孙羽默道：“你这次赴任扬州之事已经闹得沸沸扬扬了，扬州乃是八大世家张家虎踞龙盘之地，里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你小子此去扬州赴任，无异于在人家的心尖狠狠扎上一根针，张家绝对不会……”

“好了，你先别说这些，我早就知晓轻重，我心里有数。”郭业挥挥手打断了他的啰嗦铺垫，直接问道，“到底是什么消息？”

长孙羽默神秘兮兮地说道：“我昨日无意间听到我爹和我兄长的谈话，好像扬州张家的族长张元礼不日就要抵达长安，与我爹见面。”

扬州张家张元礼？

郭业暗暗摇头，这人貌似没怎么听过。

随即问道：“他来长安见你爹干什么？”

长孙羽默一副看白痴的眼神看着郭业，哼道：“你说来干啥？你怎么这个时候犯起糊涂来了？你都要到人家地盘上砸场子了，他还能坐得住？自然是想辙儿来对付你的呗。”

日，郭业眼皮子猛地一跳，真是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啊，自己还没出发赴任，对方就已经开始暗中商议如何对付自己了？

真是人未出行，江湖已经暗流汹涌，波云诡谲了。

他不敢马虎大意此事，当即又问道：“你知道张元礼何时抵达长安吗？”

长孙羽默掰扯着手指头，算道：“他如果从扬州码头出发，走大运河的水路一直北行的话，唔，我算算……咦？你小子想干嘛？”

突然，长孙羽默心中顿生不祥之兆，惊骇地跳了一下脚，怪叫道：“郭业，你可别告诉我你正打着鬼主意，惦记着让张元礼未至长安便送了命哈？你小子可别乱来，这样会捅出大乱子来的……”

## 第741章时过境迁，物是人非

“你想什么呢？我跟张元礼往日无冤近日无仇的，我弄死他干嘛？”

郭业摇摇头一脸无辜地样子说道：“再说了，扬州张家乃是名列八大世家之一的豪门世族，积蕴何等深厚，岂是我能轻易捋须冒犯的？”

“我呸！”

长孙羽默真是狠狠啐了口唾沫在郭业脚下，不满啐道：“郭业，你这么跟我套词就没劲了哈，亏我还冒着被我爹打断狗……呃不，亏我还冒着被我爹打断腿的风险前来跟你通风报信，你却跟我指东道西敷衍了事。不仗义，唉，真是不仗义！”

郭业看着长孙羽默一副痛心疾首的模样，偷摸试探道：“难不成你听你爹还说了些什么？”

长孙羽默哼道：“废话，不用我爹说，只要会关注朝局的人都看得通透，这次你扬州之行就是奔着扬州张家去的。说白了你跟虞世南他们都没憋着好屁，眼红张家把持的扬州盐税想染指一番呗，对吧？”

呼～

还好！

郭业暗暗松了口气，虽然被误解了真正的意图，但至少将李二陛下置身在了事外，如今李二陛下打击关陇世族的真正用意能遮掩住的话，最好还是尽量遮掩住。

不然的话，引起各道各州府关陇世族的强烈不满，最后导致温水煮青蛙的计划流产失败，那就划不来了。

当即，他就坡下驴打了个哈哈道：“你小子还真是心如明镜啊，这都被你看出来了。是啊，扬州盐税一年数百万两，谁不眼红？都说天下盐税，扬州就占了半壁江山，兄弟啊，只要将扬州盐税掌握手中，以后在朝堂上我跟你父亲他们叉腰骂架也底气足些，对不？”

长孙羽默摇摇头，一脸厌烦地神色说道：“这些我可不关心，也懒得去理会。朝廷党争不断，永远都是利益之争，我爹和房玄龄、唐俭、侯君集他们固然不是什么天下为公之辈，切，你跟虞世南也算不上什么好鸟，都有自己的小九九。不过嘛……”

说到这儿，他脸上稍缓，伸手揽着郭业的肩膀，又笑道：“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了，并不影响咱们哥们感情，对不？你郭业可是我长孙羽默仅有的朋友，我帮你谁帮你？我刚才可不是跟你开玩笑，郭业。张元礼你可不能动，不然后患无穷，麻烦不断，根本不是你所能想象的。先不说八大世家联手的力量，就单单一个扬州张家，如果你真将张元礼暗杀掉的话，他们绝对会让你在扬州没有立锥之地。真的，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你知道我这人难得正经一回，你可别当成耳旁风了。”

长孙羽默语重心长，措辞严厉地劝着郭业打消了这个疯狂念头，容不得郭业静下心来权衡起利弊。

看来，张元礼还真不能轻易除掉，先不说能否将其一击毙命不留后患，就说张元礼这位堂堂八大世家之一的族长突兀被暗杀在来京的路上，那还不引起轩然大波来。

长孙羽默刚才也说了，关注朝局的人都知道自己此番下扬州就是奔着扬

州张家去的，冲着扬州盐税去的，那张元礼若一死，岂不是所有的矛头和疑点都指向自己了？

那时候，可真是摊上大事儿了。

他已经打定主意，扬州张家肯定要拔除，但是却不能操之过急，应该循序渐进才是。

警醒之下，他立马打消了刚才一闪而过的疯狂念头。

随即，冲长孙羽默拱手道：“羽默，谢谢你的提醒，我当谨记在心，不会孟浪行事的。”

长孙羽默瘪瘪嘴，傲娇道：“你清楚就好，现在总算知道哥们的价值了吧？我告诉你，此次我与你一同赴扬州，绝对能够帮到你。对了，你打算几时下扬州？”

郭业自动忽视了他的吹牛逼，道：“吏部公文已经拿到，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应该还要多耽搁几天，将长安这边的事情交代好再走吧。你呢？跟我一同乘船走大运河水路下扬州吗？”

长孙羽默道：“成，我跟你一起乘船走运河南下，不过我要提前出发，明天先启程离开长安。嗯，离长安最近的运河渡口应该是河北道的沧州府，快马加鞭的话两天便可抵达。我就在沧州府等你吧，如何？”

郭业瞬间恍然大悟，道：“你是担心令尊长孙大人看见你跟我一道启程？”

“那可是不呗，你以为你还是个香饽饽不成哪？”长孙羽默笑道，“既然我跟我爹说赴任扬州是为了监视你的一举一动，自然不能跟你走得太过从甚密了，至少也要来个貌合神离，才像那么回事儿嘛。”

郭业哦了一声，叹道：“可惜了，我还想着临走前让你召集下遗爱、叔玉、怀义、怀玉、杜荷他们几个，咱们兄弟伙一起聚聚呢。这次赴任扬州没有个一两年，怕是回不来了。今后大家伙可能就是聚少离多了。”

说话间，一股淡淡的离别思绪浮上了郭业的心头。

谁知长孙羽默却道：“你就算想聚也没得机会了。你怕是不知道吧？怀玉和怀义他们两人前两天便启程出发前往吐谷浑了，应该被召入他们父亲的军中。至于房遗爱和魏叔玉，你还没从吐谷浑回来就已经离开了长安。他们央求自己的父亲帮衬运作，将他们下放到地方去。

他二人一个被下放到了关内道绥州桃县当了县令，一个则是被调到山南道平州靖南县出任县令。嘿嘿，如今兄弟伙天南地北各奔东西，你我再一走的话，长安就剩下杜荷一人了。不过杜荷日子也不好过，听说太子殿下不待见他，而且三胖子李少植屡屡排挤他。”

“啊？”

郭业闻言脸色骤变，一脸物是人非的遗憾，叹道：“这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怎么就没人知会我一声？”

长孙羽默道：“你没回来前大家伙就碰过头，都商议要不要通知你一声。后来你在吐谷浑联系不上，你回到长安后又是忙得脚不沾地，想见你一面都难。再说了，大家的身份亦是尴尬异常，索性就决定不见了。放心吧，弟兄们的心还都在你这儿，这次与其说各奔东西，不如说是各奔前程。对不对？大家伙混好了，将来对你也有所助力，不能老是让你来庇护大家伙，你说呢？就是可惜了杜荷啊，父亲走的早，我们想帮又是有心无力，奶奶的，李

少植这头死肥猪，等爷们再回长安，肯定揍他满地找牙。”

郭业点点头表示理解大家的苦衷，不过长孙羽默说得也没错，如果大家都能作出一番成绩来，将来兄弟们联手在一块的力量才是最大的，不然都是一群乌合之众，撑死是一伙子飞扬跋扈的纨绔子弟，难成大气候。

至于杜荷？

暂时也只能委屈他在太子府了，等扬州大势已成之时，再扶他一把吧。

继而，他对长孙羽默安抚道：“算了，李少植这人也就再蹦达这几年，现在分心对付他纯属浪费气力。”

他这话不是无的放矢，如果他没记错的话，再过一年左右李少植的父亲礼部尚书兼太子詹事李纲，差不多就要阳寿已尽了，七八十岁也算是得享高寿了。

李纲一死，李少植这个饭桶还能成什么气候？李承乾如今看重他，无非还是因为他父亲李纲的缘故。

再说了，几年之后李承乾都自身难保，李少植还能蹦达到哪里去。

长孙羽默嗯了一声，便拱手告辞道：“好了，我先回去了，回去准备准备，明天便不跟你道别了，咱们沧州再见！”

郭业挽留道：“这都到饭点儿了，吃完晚饭再走吧！”

长孙羽默摇头拒绝直接走出了书房门口，扭头苦兮兮道：“算了吧，今后到了扬州山高皇帝远，我爹管不着，咱俩吃饭的机会多的是。我这次是偷跑出来的，我得赶紧回去交人，不然老头子疑心的话，赴任扬州又要告吹了。”

说罢，便夺门而出，仓促离去。

郭业望着长孙羽默狼狈的身影，又是好笑又是无奈，也许，对方的这份友情才是最无价的。

随后，他冲门外喝了一声：“振轩，通知后厨准备晚饭，你陪本侯今晚好好喝上两盅。”

“得嘞！”

刘振轩的声音从外头遥遥传来。

很快，酒菜准备妥当，郭业与刘振轩在侯府饭厅中对饮小酌起来。

风起，夜黑……

……

……

紧接着，又在长安滞留了五天左右。

期间，他多次拜访了虞世南、孔颖达、马元举等人，甚至是国子监的新任祭酒褚遂良和司业陈康陈仲达，他都一一拜会。

而且这五天里，他还参加了自家掌柜黄傲的喜宴，看见了那位于家肥肥胖小姐的庐山真面目，嗯，胖是胖了点，但是唐人以胖为美，这不得事。关键是，的确黑了点，挫了点，今后也只能苦了黄傲这厮了。

不过赴了一次喜宴，也有意外的收获，那就是在酒桌上和黄傲的大舅子，新任御史大夫于得水相谈甚欢。看得出来，于得水对郭业还是承着情的。

长安诸事该打点的打点了，该交代的交代了，郭业走得亦是安心了不少。

第六条，他带着刘振轩还有三百亲兵再次离府，出了长安城。

这次走得，还是东三门中的春明门，不过上次是出使吐谷浑，这次却是赴任扬州刺史。

第一站，自然是先取道河北道沧州府，与长孙羽默会和后，然后再乘船走京杭大运河南下扬州。

出了春明门，刘振轩率领三百亲兵集结完毕，等候着郭业的一声令下。

只听——

“出发！！！”

郭业策于马上，高喝一声之后，连连回望着斑驳不失雄伟的长安城门……

此番再离长安城，遥首回望忆往昔；今朝南下赴扬州，一展胸中凌云志。



## 第742章乘船下扬州

两天后，郭业率众进入沧州府地界，按照之前与长孙羽默的约定，来到大运河沧州府流域的渡口与之会合。

与长孙羽默碰面之后，郭业才知道这小子早早便雇了一艘大船，就等着自己到来。

这艘大船高达三层，足可容纳数百人，至于租金自然也是不菲。

在沧州渡口码头休憩了一个晚上，翌日一早众人便登上了船，扬帆起航准备南下扬州。

上了船后，船上舵手们纷纷撑起船帆，起锚吹号子的声音盘旋在渡口码头附近，不绝于耳。

这艘大船的船主走南闯北多年，眼光独到自然也看得出来，这帮贵客中以郭业为首，其他人皆是次之，随即跑来和郭业热络地套起了近乎。

长孙羽默见着船主对郭业这般殷情，对自己却视而不见，气得久久没有好脸色，暗暗啐道，妈的，狗眼看人低的狗东西，小爷才是付你船资的正主儿好不好？

郭业在与船主的聊天中得知对方姓茅，单名一个九字，应该是在家排行老九之意，如今年岁大了约莫五十来岁，所以人称茅老九。自打前朝重新打通开凿了京杭大运河起，茅老九就在这水面上讨生活，专做南来北往的生意，或载人，或运货，偶尔也干些南货北卖，北货南贩的生意。

与茅老九的一番东拉西扯聊天中，郭业也是受益匪浅。至少他知道了唐朝的京杭大运河上，船只是如何南来北往运行的。听茅老九讲，如果顺风的情况下，基本就是靠扬帆而行，如果遇到逆风天气，那就遭罪了，基本就靠船上的纤夫在岸边拖着船只逆风前进。

所以茅老九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会看天气。

渐渐地，话匣子就打开了，茅老九兴许是年纪大了，说起来就是没完。从大运河上的往事开始说起，说到大运河所经的各个流域，再说到有大运河上不时发生的凶险祸事，比如半路打劫的江匪云云。

最后茅老九拍着胸脯保证道：“这位贵客，您就放心吧，俺茅老九纵横驰骋大运河十来年，人头脸面都熟，江山水匪绝对不会打我这艘大船的主意。”

郭业表面上自然是欣喜宽慰，暗中亦是满满不屑，奶奶的，老子在蜀中有十万弟子的漕帮，都是打家劫舍的水匪出身，难道还会怕了区区一些江面上的蠢贼？再说了，好歹爷们是朝廷中人，劫匪劫到我这益州侯的头上，还真是活腻味了，难道刘振轩麾下的三百亲兵都是泥捏的？

他看着茅老九好像要下船舱巡查的意思，最后问了一句：“茅东家，今日出发，我们需要多久才能抵达扬州码头？”

茅老九在长孙羽默雇船的时候就有过算计，很快便答道：“回贵客的话，此去扬州如果顺风而行的话，七天的时间便能抵达，如果中途有逆风之时，可能要拖延个三两天。不过贵客放心，俺看过天气，最近时日都是北风往南刮，顺着呢。”

郭业点点头念了一声好，茅老九便匆忙告辞下了船舱巡查而去。

望着茅老九的背影，郭业暗道，既然有七天的水程，趁着茅老九对京杭运河上的事情知之甚详，回头跟他多打听打听扬州水域盐帮的事情。现在多

收集一点关于盐帮和盐帮帮主陈浪的信息，总没坏处。至少也能知己知彼，好成功劝得陈浪为自己效力。

此时的大船已经远离了渡口码头，顺着风往南吹，徐徐游在江面，南下扬州。

接下来在船上的日子，郭业除了从矛老九口中搜集一些关于盐帮的信息之外，就是沿途欣赏着岸上的风景，从北到南，美不胜收。

当然，也有遭罪的。

长孙羽默久居北地，不习惯乘风破浪地坐船，自然是吐得死去活来，遭老了罪。这厮一连几天的日子，基本上都是在船舱里渡过，从未上过甲板一天。

日子，随着大船南下，一天紧挨着一天地逝去……

……

……

足足到了第七天的晌午时分，矛老九才跑上船尾的甲板跟郭业报喜说道：“贵客，咱们现在已经进入了扬州水域，大概还有七八十里的水程就能抵达扬州渡口码头了。嘿嘿，现在是晌午，老汉肯定能让贵客赶在黄昏前到达扬州，吃上一口扬州地道的蟹粉狮子头，到了扬州这道菜您可不得不尝。”

郭业闻言心情为之一松，暗道，可算是到了，如果再到继续坐下去，羽默那小子估计要吐得连肠子都要甩出来了。

至于矛老九所说的蟹粉狮子头，他倒是听矛老九在来的路上提过，扬州三道名菜砂锅鱼头、蟹粉狮子头、趴烧整猪头，闻名遐迩。

不过也不着急品尝，反正今后在扬州的日子长着，不差这一时半会儿，倒是进了扬州先安顿下来才是当务之急。

随即，郭业拍了拍矛老九的肩膀，赞道：“茅东家，这次还真多多仰仗了你，若不是你老马识途，我们还真不一定能在七天内赶到扬州。呵呵，这次真是辛苦你和你的伙计们了。等到了扬州渡口码头，除去船资之外，在下还会另备一份赏银，你拿着赏银带着你的弟兄也进城好好吃上一顿扬州菜，算是我犒劳大家伙的。”

“啊？”

矛老九闻言顿时喜出望外，没成想这次居然还遇见了出手大方的豪客，随即连连点头称谢。

突然，一名舵手跑了上来，一脸急色地嚷嚷道：“东家，东家东家……”

话音一落，人已经来到了矛老九跟前，喘气如牛累得直不起腰来。

矛老九啐道：“瞎嚷嚷啥？叫魂呐？没看见我和贵客在聊天吗？”

那舵手喘息了一番顺过气来后，指着船头位置的方向，骇然喊道：“前面不远处发现了好几艘大船，船上乌乌泱泱站着好多人呐，水匪，水匪来袭了！”

唰~~

矛老九脸色巨变，神情为之惊骇，呐呐质疑道：“水匪？劫道的水匪？这都进扬州水域了，居然还有水匪？天啊，不会这么衰吧？”

郭业同样是心里咯噔一声，有些心有余悸，照这舵手描述说来，水匪至少三两千人的，可不是自己三百亲兵所能抗衡的。

随即，他冲矛老九说道：“先别慌，咱们去船头先看个究竟，再做应

对。”

矛老九已经吓得有些失神，再也不复早前冲郭业拍胸保证信心百倍的模样，只得连连称好。

在舵手的带领下，郭业与矛老九来到了船头位置，两人极目眺望着远处驶来的几艘大船。

郭业年轻，眼力好，看着几艘大船，再看大船上迎风飘荡着的旌旗，暗暗狐疑，这是水匪？？不对劲啊！

啪~！！

他身边的矛老九突然伸出手来，一脸怒容地狠狠扇了报信的舵手一嘴巴子，怒骂道：“我打你个记吃不记打，眼珠子长到屁眼上的混账，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了，前方哪里是水匪？那是朝廷的军队，懂不？那是扬州盐运衙门的护军，专门在水域缉私捉拿贩卖私盐的，跟咱们没有关系。”

骂罢，又是伸出手来作势要打，哼哼道：“看我打不死你个混账东西，吓了老子一跳，害得俺虚惊一场。！”

那舵手捂着脸吃疼，赶紧退了下去。

郭业听着矛老九这番话，再仔细打量着徐徐靠近的几艘大船，心中暗道，三两千人都还是盐运衙门的护军？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盐运衙门的护军只有三百人编制啊，哪里会有三千多人？

他刚想冲矛老九询问个究竟，突然，又是刚才那名挨了一嘴巴子的舵手踉跄跑来，嚷嚷道：“东家，您快下去看看吧，刚才水里爬上来一个人，浑身是刀伤，背上还被射了两箭，直挺挺地插在后背。咋办，那人爬上咱们船后就半死不活了……”

矛老九听罢顿时惊得魂飞魄散，哇的一声叫道：“俺的老天爷啊，怎么一茬儿接一茬儿啊？可别给俺惹上什么人命官司哇！”

说罢，人已经箭步冲了出去，下了甲板直奔船舱。

郭业一听这事儿，更透着玄乎，他扭头又看了一眼远处即将逼近的几艘盐运衙门大船，暗道，莫非他们是冲着刚才爬上来的这个受伤之人？

倏地，他心生疑窦，这事儿可能还真没那么简单，也许那人身上藏着什么秘密，不然盐运衙门的护卫军也不会如此着急追寻他了。

想罢，他立马抬脚顺着矛老九的足迹，匆匆下了甲板奔向船舱，他很好奇，那从水中爬上来的受伤之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 第743章救人

郭业匆匆下来船舱，下面已经围满了矛老九船上的伙计，刘振轩和几个亲兵赫然在内。

就连吐得死去活来的长孙羽默也闻声出舱，挤在了人群之中看热闹。

郭业扒拉开人群挤进里头一看，地上躺着一名男子，年纪不大，一身黑衣短打的劲服已然湿漉漉，像是飞檐走壁的江湖中人。

正如那名舵手报信所言，此人身上多处刀伤，伤口狰狞血水不断溢出，而且背上还硬生生插着两根白羽铁簇，入肉三分，应该是受到了多人围攻造成的。

躺在地上介乎半死不活，半晕半醒之间，口中痛苦呻吟道：“救、救我……救我……来日必有厚、厚报……”

矛老九哪里还有心思要他的厚报，吓得神色惊惶，冲着几名围观舵手喊道：“这人八成是犯了官司，盐运衙门的护军肯定是冲着他来的。你们几个，对，就是你们几个，将他抬起来扔下船，快！”

矛老九此话一出，那些个被点到名的舵手愣住了，一个个露怯不敢上前，有人弱弱地问道：“东家，他都伤成这样了，如果再将他扔进江中，铁定会溺水活活淹死的。那岂不是要了他的性命啊？”

“废话，这人肯定是盐运衙门的要犯，难道还将其窝藏在船上，等着护军上船搜寻捉拿？那咱们是要吃官司的！”

矛老九狠狠呵斥了底下人一顿，咬咬牙狠心道：“没办法了，犯不着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吃上官司，而且得罪了盐运衙门，大家伙今后还要不要在江上混饭吃啦？快，别废话，赶紧的，把他给我扔下船去，利索点，盐运衙门的护军就要靠上来了。”

“哦……”

几名舵手听着矛老九的话，也忌惮了起来，纷纷上前将那人抬起，作势就要抛下船去扔进江中，任其自生自灭。

“且慢！”

郭业突然出声制止，冲矛老九道：“茅东家，人命关天，岂能说扔就扔？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不如好人做到底，将其止住流血拔掉箭簇，包扎一番后再让他离去吧。”

“哎哟喂！”

矛老九见着郭业横插一脚，连连央求道：“我说这位贵客，咱不能为了一个素不相识之人摊上这种无妄之灾啊。此人明显就是盐运衙门护军要捉拿的要犯，私藏窝藏朝廷要犯，这是要吃官司甚至掉脑袋的哟。”

郭业不怪矛老九的见死不救，也不怪他心硬如铁，这种事情只要是个正经买卖人，绝对是不敢伸手染指搀和的。

随即，他对矛老九道：“这事儿你别管了，你吩咐你手下的人管好自己的嘴就好，你将我们安全送达扬州东门的渡口码头，我额外再付你纹银一千两。”

“一，一千两？”

矛老九狠狠咽了口唾沫，眼中闪烁着几分贪婪，乖乖，这次从沧州出发到扬州的雇船船资也才五百两，这一下子又加一千两，可得上跑了好几趟

了，至少年前可以不用再跑船了。

对着郭业赤裸裸的重金允诺，他不心动那是假的，不过好在他还未因为银子而失去理智，颓丧地叹了一口气，道：“嗨，这位贵客，俺知道您出手大方。但是这银子固然是好，但也要有命花才是，对不？盐运衙门的护军可不是善男信女，只要他们一上船搜查，来个人赃俱获，那老汉可就毁了，吃官司不说，恐怕连这艘船都保不住哟。这艘船可是俺茅家两代人的积蓄呢。”

郭业皱紧了眉头，喝道：“你这厮委实太过聒噪了，盐运衙门的护军自有我来打发，你只要和你的人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好。”

“你？”

矛老九一脸不信的样子打量了郭业上下，讪讪笑道：“贵客，老汉知道您出手大方，心地也好，可是盐运衙门可不是善茬儿，不是您出点银子就能打发走的。他们出动这么多人来捉拿此人，想必此人乃是极其重要的案犯，我看您还是不要自找……”

“放肆，敢跟我家侯爷如此说话，你丫活腻味了吧？”

一直带着亲兵围观的刘振轩突然挺身而出，怒斥着矛老九道：“你这老儿真是有眼不识金镶玉。好教你知道，站在你跟前的这位，乃是朝廷钦封益州侯，新任扬州刺史郭业郭大人，还不速速跪拜？”

益州侯爷？新任扬州刺史？

这下，矛老九可真是惊呆了，平日里别说堂堂一个侯爷，一州刺史，就连一个县的县令他都只是听过，压根儿就没真真儿瞧过，更何况是面对面的谈话过。

如今，自己眼前竟然活生生站着这么一位高山仰止可遇不可求的人物，岂能淡定？

没想到自己船上还藏着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大人物，真是眼瞎了。

嘭嘭嘭~

连番膝盖着地的闷响，矛老九带着一干舵手纷纷跪地，口称拜见刺史大人，当真是前后判若两人，有着云泥之别啊。

尤其是矛老九，想到自己从沧州南下的路上，居然跟一位刺史大人口沫飞溅地吹牛逼，更是深感局促不安。

他战战兢兢地叫道：“刺史大人，恕老汉眼拙，有眼不识泰山，一路之上出言无状没了规矩，恕罪呐！”

平日里一个七品县令已经是他头顶的一片天了，更何况一州刺史呢？

民间可是一直有这么一句广为流传，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刺史。刺史一怒，动则便是满门尽灭啊。

可见官本位的思想在民间百姓心目中的根深蒂固。

郭业见着矛老九这幅惊弓之鸟样儿，不由好笑，这也太夸张了吧？

随后用赞赏的眼神看了眼恰到好处破自己身份的刘振轩，继而冲矛老九轻笑道：“茅东家，不知者不罪，而且你我一路同船南下，这才是莫大的缘分，不是？好了，你起来吧，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一会儿的盐运衙门护军，自有本侯来对付。”

说罢，待得矛老九等人唯唯诺诺地起身之后，他才冲就不知声儿的长孙羽默道：“羽默，就由你来应付那些盐运衙门的护军，将他们打发走吧。我想，你亮出长孙无忌大人家的三公子名头，应该没人敢为难于你吧？”

郭业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让长孙羽默拉着他爹长孙无忌的虎皮，让盐运衙门的护军投鼠忌器，不敢冒然上船来搜查，将他们唬走。

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茅老九一听长孙无忌四个字，心里又是一阵震骇，吓得膝盖一软差点又跪在地上了，心中真是欲哭无泪，俺的天啊，居然还有长孙大人家的公子登上了我这艘破船，祖上积德，祖上积德啊。

郭业不得不承认，自己虽然不待见长孙无忌，但是对方的名头却是天下皆知，比自己的陇西郭业四个字，不知要响上多少倍了。

长孙羽默是个聪明人，看得出郭业对地下躺着的这半死不活之人志在必得，也明白郭业让自己上甲板打发盐运衙门的护军的用意。

随即，他强吸一口气止了止腹内的翻江倒海反胃呕心，拍着胸脯道：“这事儿不难，不就是亮出长孙家的招牌，装上一回纨绔子弟耍耍横呗？行，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指定能将他们唬走。”

郭业点点头，嘱托道：“拜托了，还有，千万不要让对方知道我也在船上，免得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长孙羽默哦了一声，多少猜透了郭业的心思，看来郭业暂时还不想让扬州方面的人知道自己抵达扬州之事，莫非想着微服私访一阵儿？这事儿好玩了，有趣。

当即，他嗯了一声，道：“我晓得轻重，上面交给我办吧。”

说着，整了整被江风吹得有些凌乱的衣衫，匆匆上了甲板。

郭业见着他一走，便吩咐刘振轩道：“振轩，你将我的三百亲兵带上，上甲板给羽默助助威。长孙家三公子出游，身边没有几百扈从，这也不符合纨绔子弟的作风，太跌份了，去吧。”

刘振轩冲身边几个亲兵吩咐道：“你你你，你们三人赶紧替本校尉通知下去，所有人都披甲佩刀上甲板，摆出阵势来，不要弱了长孙公子的威风。”

“喏！！”

咚咚咚……

刘振轩带着一千人飞快上了甲板而去。

此时再看茅老九等人的眼神，更是畏惧有加，他也是走南闯北多年的人，多少知道扬州刺史属于几品，也听说过长孙无忌大人的名头、他愣是没想到这位年纪轻轻的刺史大人，居然还能使唤得动当朝尚书左仆射家的公子，这是何等的能耐和背景啊？这位刺史大人肯定来头小不了哦。

郭业不知道他心里想得什么，而是指了指地上这人，对茅老九说道：“茅东家，你让你的伙计赶紧将这入抬进船舱。对了，你船上可有金创药？可有懂得医术之人？眼下，必须将这人的伤口止住血，将他背上的箭簇剪掉，将肉里的箭头剔除出来才是。”

茅老九一心想跟眼前这位刺史大人结好，自然是事事都积极配合，赶紧让手下人将地上受伤之人抬进自己的船舱。

随后示好地笑道：“不瞒刺史大人，老汉长年跑船，经常有手下人受伤，久病成医，嘿嘿，对于这些外伤应该还有所把握。至于金创药这等外敷药，肯定有啊，疗伤之事就由老汉代劳吧。”

郭业微微点头念好，道：“好，茅东家，本侯承你这份人情，他日必不会亏待于你。”

茅老九闻言，心中激动直呼，着啊，就是等您这句话哩。

而后，兴奋使然地冲身后的一名舵手喊道：“还愣着干嘛，赶紧去烧上几桶子热水，一会儿替那受伤的汉子擦拭。”

说着，屁颠屁颠跑向了自己的船舱，准备给那受伤的黑衣汉子疗伤止血拔除箭伤。

郭业看着矛老九的这番配合，脸上的神情渐渐缓和，不由一阵轻笑：“这老汉还挺有意思，也许今日的意外收获也会不小……”

……

……

很快，盐运衙门的几艘大船便靠了过来，船上传来嘈杂的嚷嚷吵闹之声，应该是长孙羽默和护军的领头之人咋咋呼呼起来了。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长孙羽默和刘振轩等人还在甲板上没有下来，应该还在和继续交涉当中。

就在这时，矛老九满脸疲累汗淋淋，衣衫和手上浸染着腥红血渍，走出了船舱。

见着郭业就在船舱外头，他咧嘴一笑，道：“刺史大人，幸不辱命，那个汉子的伤口止住了血，那两道箭矢也拔除了。好在没有伤筋动骨，就是失血过多罢了，将养几天就能下地了。”

郭业轻轻念叨了一声感谢，便独自进了船舱前去看望那人。

进了船舱，郭业见着那人浑身缠着白纱带，身上的血渍也被矛老九擦拭干净，只是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他走上前去，看着躺着的这人，嘴角微微噙起一道诡笑，突然伸手在那人包扎好的伤口位置轻轻一摁……

“嘶……啊……”

床上那人口中发出一道痛苦的呻吟之声，豆大的汗珠立马沁出额头。

不过收回手，冷笑道：“别装了，起来说话吧，你骗得了矛老九这样的人，却骗不了我。老子久经沙场，从刀枪剑雨中闯下来的，知道哪里的刀伤要人命，呵呵，你这几道刀伤压根儿都是皮外伤，顶多是失血过多罢了，还没严重到半死不活的地步。不然的话，你也不可能凭借受伤之躯爬上船来。”

“嘶，你这人的眼睛好生厉害。”那人微微睁开双眼，挪动了下身子，努力让自己坐起来。

待得他坐起来靠在船舱的舱壁之后，他眼神中带着深深地戒备，从头到脚打量起郭业，狐疑道：“你真是新任的扬州刺史郭业？可是那位曾经凭借三千唐军深入吐蕃复地攻城夺寨，杀人无数，更是私斩吐蕃王爷多赤罗的大英雄，陇西郭业否？”

郭业微微一讶，看来这厮在自己和矛老九等人对话之时，压根儿就没昏迷，都是装的。

不过他也很意外，没想到自己当初在吐蕃的事情，居然已经传扬到了淮扬一带了。

郭业不容置疑地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沉声道：“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本官正是陇西郭业是也！”

## 第744章好人有好报

“咳咳……”

那人虚弱地咳嗽了两声，满脸戒备之色地望着郭业，狐疑道：“你真是陇西郭业？口说无凭，你有什么凭证证明自己便是新任扬州刺史郭大人？”

郭业一阵无辜地摊摊手，郁闷道：“本官骗你作甚？难道你还以为我刚才与矛老九的对话是在演戏不成？”

那人脸上的戒备之色丝毫未减，说道：“人心叵测，呵呵，这年头人鬼难分，谁又知道你是不是……”

“去你妈的！”

郭业勃然大怒，痛骂道：“我说你这人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本官救了你，你反倒疑神疑鬼起我来了？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心人，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看看这是什么！！”

吧嗒～

郭业迅速地从怀里掏出吏部签发的一纸官凭，斥道：“我的话你可以不信，但是朝廷的委任状你总该相信吧？你看看下面是吏部盖戳的印鉴，旁边还有吏部尚书孔颖达大人的私人印鉴，这个做不得假吧？伪造朝廷官府金印，那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

那人被郭业的委任状摔到脸上，又被郭业这番吐槽怒骂，不禁没有恼怒，反而脸上有些欣喜地看起了委任状来，仔仔细细地看着，生怕漏掉一丝一毫般。

突然，郭业又从腰间解下银鱼袋，扔在那人的怀里，喝道：“这是本官的银鱼袋，内有左右两片鱼符，其形为鱼，里面不仅刻有本官的姓名、还记录了本官在何衙门任职、官居几品、俸禄几许，出行享受何种待遇。这个总不能造假吧？”

那人看完委任状，差不多已经有了八成相信眼前这人便是新任扬州刺史，陇西郭业郭大人。

如今再见郭业拿出银鱼袋来，已经是十成十的相信了。不过为了确保万一，也许是疑心过重，他还是将银鱼袋小心翼翼地打开，拿出鱼符，仔细端详了起来。

郭业趁着这厮在端详鱼符，心里也有其他心思，他暗暗琢磨，这人的防备之心如此之重，对我的身份有如此的小心求证，再加上外头盐运衙门这些人的兴师动众，肯定此人不简单，至少此人身上有着很重要的秘密。既然这人一直在求证我的身份，那肯定他身上的秘密也许跟我有关系。

这人越是疑神疑鬼小心谨慎，郭业内心就越是迫切，他打定主意一定要得到这人身上的秘密，因为他隐约从这人话中感觉到，这人的秘密也许真的跟自己息息相关。

想罢，郭业一把夺过银鱼袋和委任状，问道：“怎么样？这下你总该相信了吧？”

“信，信了！”

那人脸上的戒备之色霎时褪去，突然从床上爬到地上来，双膝跪地悲呼一声道：“卑职扬州刺史府郡丞陈集涛，见过刺史郭大人！”

扬州刺史府郡丞？这可不是普通角色啊。



这么说这人并非江湖草莽，也非自己揣测的盐帮中人？

当即，郭业将其搀扶起来坐回床上，奇怪问道：“你竟然扬州府衙的郡丞？外头盐运衙门的护军是来搜查捉拿你的吧？”

郡丞陈集涛默然点点头，脸色黯淡地叹道：“没错，他们都是奉了现任扬州刺史童焕和扬州盐运使张承宗之命，前来将我捉拿回扬州的。”

郭业一听，里头居然还牵扯到了即将离任的扬州刺史童焕，还有即将被调离的盐运使张承宗，问道：“怎么回事？你犯了什么事情，居然惹得他们动用数千护军来捉拿你？你好歹也是扬州府衙堂堂七品的郡丞，如果你没犯案，谁敢拿你？”

“不，郭刺史明鉴，下官清清白白并未犯案，嘶……”陈集涛有些激动，不小心扯动了伤口，疼得连连抽着冷风，咬牙忍着疼痛，继续说道，“他们之所以要捉拿下官，除之而后快的目的，是为了下官手中的一样东西。”

“哦？”

郭业心神一凛，问道：“你手中有什么东西值得他们如此垂涎，居然敢冒天下之大韪，私自残害同僚？难道他们不怕你上告长安，承天门外击鼓告御状吗？”

“哼，怕，他们当然怕。”陈集涛恨声道，“所以他们才连连派重兵追杀我于大运河之上，目的就是我不让我逃出扬州境内，取回我手中的东西。”

郭业越发地好奇陈集涛手中的东西了，追问道：“你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别卖关子。”

陈集涛没有隐瞒，低声说道：“这件东西与郭刺史息息相关，并非他物，而是扬州府衙的刺史正印。”

郭业大惊，失声喊道：“你是说你偷走了刺史金印？你想干嘛？”

陈集涛道：“下官之所以偷走这个金印，那是因为下官无意中听到张承宗与童焕二人的密议。他们决定要在郭刺史赴任之前将金印暗中转走藏匿起来，然后再谎称刺史金印被江湖宵小盗走，好让郭刺史在继任扬州刺史时无金印可用。郭大人应该清楚，如果您接任扬州刺史之位，却手中没有代表身份的长官正印，那便无法签发公文，无法发号施令，做到令行禁止。那么，在扬州境内只能做个有名无实的刺史。至少在很长时间内，无法坐实扬州刺史的位置。而且……”

陈集涛稍稍停顿了一下，更是说出一个惊人秘密，道：“而且，扬州盐运使张承宗还建议，将一直贩卖私盐的盐帮作为盗走金印的对象，到时候好让郭刺史跟盐帮火拼，暗中让张家获利。郭刺史应该知晓，扬州张家一直视扬州境内的盐帮为眼中钉，肉中刺，正打算着借您的手除掉他们。”

郭业听罢，忍不住出口成脏道：“狗日的张家，居然还想拿老子当枪使，玩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把戏？”

陈集涛连连点头，说道：“没错，因为他们接到长安那边传来的消息，此次郭刺史不仅要替换掉扬州折冲都尉，还要节制扬州盐税。呵呵，他们对您恨之入骨，他们就指望您在扬州任上闯出无法收拾的大祸，好让朝廷将您革职调离，重新将扬州刺史、扬州折冲都尉、还有扬州盐运使掌回手中。”

奶奶的，郭业后背惊得一身冷汗，心中暗道，看来张家已经开始暗中布局对付老子了，果真是人未到，已经波云诡谲了。

好在无意中救了郡丞陈集涛，不然可能真要吃了大亏。老话说的好，好

人真是有好报啊！

不对劲！！

突然，郭业心里骤然生起一个疑窦，陈集涛跟自己非亲非故，为何要帮助自己提前盗出刺史金印来？而且，还付出如此大的代价，不仅不能在府衙立足，还被童焕和张承宗追杀得如丧家之犬般。

这根本不合常理，这世上哪有无缘无故的爱？郭业还没自大到自己的名气能够让陈集涛为自己舍生拼死。

随即，他直言不讳问道：“陈郡丞，你为什么会付出如此惨重大代价，替本官盗出金印来？你最好说实话，不然本官宁可不要你手中的金印，也会将你交到外头盐运衙门护军的手中。因为，你如果不说实话，那么你比童焕和张承宗更加可怕，令人堤防。”

陈集涛脸色一紧，拱手说道：“郭刺史，下官之所以舍生拼死替大人提前盗出金印，不让郭刺史受童焕和张承宗的阴谋所坑害，那是因为下官之前收到过国子监司业陈康的一封信，他让下官在郭刺史赴任扬州之后，唯大人马首是瞻。

实不相瞒，下官也是出身寒门的子弟，仲达贤弟曾经在扬州求学时，我与他一同在扬州的甘泉书院互为同窗。严格来说，下官也属于士林清流系中的一员。紧要关头，下官不助大人一臂之力，那岂不是愧对仲达贤弟？也愧对郭刺史曾为天下寒门学子振臂呼吁的公义了。”

陈集涛乃是寒门子弟出身？跟陈康互为同窗过？陈康给他写过书信？

霎时，郭业心中释然了不少，敢情儿哥们来扬州也不是孤军奋战啊？

无意间，他发现陈集涛的眼神有些躲闪，莫非他还隐瞒了其他原因？

倏地，他呵斥道：“陈郡丞，既然你身为士林清流系中的一员，那你应该知道我在虞世南、孔颖达等老大人心中的份量。我说句大言不惭的话，士林清流系将来必是朝廷的主流，而我郭业则是年轻一辈中的领军人物，就连陈康他都要唯我马首是瞻。你觉得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肯跟我开诚布公，有这个必要吗？”

陈集涛这时心里一阵发虚，好像藏在心中最深处的秘密已然被郭业洞穿一般，一脸惶恐地摇头道：“郭刺史，请海涵，恕下官还有其他事情隐瞒。唉，并非下官不肯明言，而是这里头牵扯到陈某人的私利，难以启齿啊！”

言罢，脸上多了几分红润，这不是身体好转的血色，而是尴尬羞愤之色。

郭业问道：“说吧，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没有必要在瞒来瞒去的了。”

陈集涛低着头咬了一会儿嘴唇，最后抬头气弱地说道：“其实下官也想借着这次机会除掉张承宗这个败类，因为在这厮为了垄断淮扬一带的官盐，在一年前将我岳丈家的两个盐场也给巧取豪夺了。可惜下官人微言轻，敢怒不敢言。为此，我那岳丈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屡屡斥我乃是无用之辈。说句不怕丢人的话，我那妻子与我赌气已经跑回娘家足足一年了。唉，丢人呐！张承宗这厮，该死啊！！！”

原来如此！

郭业顿时念头通达，这就不难理解陈集涛的孤注一掷，为自己拼了老命的盗取官印了。

郭业正要安慰他两句笼络一番人心之时，突然砰的一声，舱门被推开了来，吓了郭业好大一跳。

而陈集涛更是整个人紧绷起来，如临大敌一般虎视眈眈地看着舱门口。

郭业扭头一看，出现的并非别人，而是从甲板上下来的长孙羽默。

呼～

他松了一口气，安抚陈集涛道：“别紧张，自己人！”

长孙羽默一进来，看着陈集涛已经坐在了床上，不由乐道：“哟呵，命还挺硬，居然能够坐起来说话了。”

郭业见着长孙羽默来到身边，嗔道：“少打哈哈，上面的护军都糊弄走了吗？”

“走了走了。”长孙羽默懒洋洋地挥挥手，笑骂道，“这帮孙子，一开始还不依不饶的，后来我一亮出身份，总算还肯卖长孙三公子一份面子啊。”

郭业心中一宽，白眼相向道：“瞧把你能耐的，你给我老实坐下，别打岔。”

紧接着，他问陈集涛道：“陈郡丞，那如今金印你放在何处？我看你刚才从水中爬上船时，身无长物，莫非金印被他们夺回了？”

陈集涛咧嘴一笑，摇头道：“郭刺史莫要担心，金印还在。不过这么重要的东西，下官怎么可能会带在身边？我出逃之时便打定了主意，要么活着将金印交到郭刺史手中，要么死了也不让金印回到童焕和张承宗手里。”

言辞决绝，可见陈集涛出逃之时已经打定了主意，决不回头！

郭业脑子稍稍一思索，便恍然大悟，猜测道：“我知道了，金印如今还藏在扬州城，不，如果我估摸不错的话，金印并未离开扬州刺史府，只是童焕和张承宗他们想不到找不出来罢了。对否？”

“啊？”

陈集涛脸色骤变，脱口喊道：“郭刺史，你，你是如何知晓的？”

一句话，露了怯，和盘托出。

郭业不无装逼地洋洋晒道：“那有啥？别忘了我以前也干过捕头，破案找东西我在行。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

## 第745章妙计过关卡

大船继续缓缓驶动，向扬州东门码头渡口方向靠近。

船舱内，长孙羽默也从郭业的口中知道了陈集涛的来历，听着郭业转述起陈集涛刚才所提到之事，脸色骤变，难得一本正经地摇头直呼庆幸。

他很清楚如果刚才郭业没有动了恻隐之心无意中救下陈集涛，就根本不知知晓童焕和张承宗暗中使得诡计。

这个时候，他也不得不承认郭业的洪福齐天，同时也暗暗寻思，看来真是多做好事必有福报啊。

但是当他听到郭业提及要将陈集涛带回扬州养伤，并想办法取回刺史金印之时，他脸上泛起难色，低声叹道：“郭业，你若想将陈郡丞带回扬州城中，恐怕有些棘手。”

郭业不解，问道：“为什么？你不是说外头盐运衙门的护军已经撤了吗？”

长孙羽默点点头，又看了眼坐在床上的陈集涛后，才低声说道：“盐运衙门的护军，我是打发走了。可是刚才我听到一直跟我扯皮的那个校尉提到，东门渡口码头已经被重重设防了，你道为何江面上追杀缉拿陈郡丞的只有盐运衙门的护军吗？那是因为童焕安排了五百折冲都尉府的府兵在那设防盘查上船下船之人。而且他还另外下令剩余的一千府兵在扬州城中穿街绕巷，挨家挨户的搜查呢。看来不将陈郡丞找到，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瞬间，陈集涛的脸色黯淡了下来，咬牙切齿恨声道：“童焕和张承宗这两个败类对下官还真是势在必得呀。生要见人，死要见尸，看来他们不将我拿下，绝对是睡不踏实啊！”

郭业先是出言安抚了陈集涛几句，然后沉默了一小会儿，突然听到外头茅老九的拍门喊话声，脑中灵光一闪，大呼道：“有主意了！”

随即，他示意陈集涛暂且休息，便拉着长孙羽默出了船舱找茅老九商量办法去了。

.....

.....

大船继续驶向扬州方向，差不多到了黄昏时分，才抵达东门渡口码头。

大船一靠岸，郭业站在甲板上眺望着码头附近，果真设着关卡，数百扬州府兵正拿着画像在盘查着进进出出码头的人群。

茅老九来到郭业身边，用讨好的口吻低声说道：“郭刺史，老汉只能将你们送到这儿了，这下了船就只能靠你们自己了，千万要小心啊。”

郭业拍了拍茅老九的肩膀，夸道：“茅东家，你这人不错，下次有机会进了扬州城，一定要来刺史府找本官。你只要提本官的名字，到了那时想必没人为难你，不让进来的。”

说着，他冲身后的长孙羽默招招手，冲他使了个眼色。

长孙羽默会意，将手中一个绸缎裹着的小包塞到茅老九的怀里，喝道：“收好了，这里面有约莫一百多两金子，大抵值得一千两纹银了。至于多出来的，回头给你的舵手和伙计弄点酒菜，就当是郭刺史和我犒劳大家的。”

茅老九紧紧抱住包裹，满脸尽是意外的喜色，他还以为这事儿被盐运衙

门这么一捣乱，没了后续了呢。没成想郭刺史还记着清楚。

随即，他佯装客套的推辞道：“嘿嘿，老汉寸功未立，怎，怎么敢受这份赏银哩，哎呀，这颗使不得！”

长孙羽默看着茅老九的矫情劲，啐道：“装什么装？爷们是差钱的主儿吗？叫你收下就收下，啰嗦！”

茅老九被长孙羽默这么一呵斥，顿时吓得有些腿打哆嗦，战战兢兢的。

郭业笑道：“茅东家，这是我之前允诺你的，也是你应得的。今天这事儿，你只当没见过没听过，就当是我给你的遮口费了。”

这事儿自然指的就是陈集涛之事，当然还有后来郭业找他帮忙的其他事情。

茅老九机警地点头保证道：“刺史大人且放心，老汉这张嘴肯定保证严实，不乱嚼舌头。而且老汉今晚在这码头渡口休整一番，明日一早就带着舵手伙计们启航回沧州去了。扬州这边至少年关前不再来了。”

郭业见着这厮如此聪明的识时务懂进退，不由多了几分欣赏的眼神。

最后他问道：“怎么样？我让你准备的事情都准备好了吗？”

茅老九点点头，嗯道：“刺史大人放心，臭咸鱼，担架都准备齐全了，还有那位受伤兄弟我也给他捋捋捋了一番，现在他的脸色蜡黄蜡黄的渗人呢。对了，您手下那位校尉大人已经在船舱准备了，就等你一声令下了呢。”

郭业高兴地赞道：“好，有劳茅东家了，感激不尽。那咱们就此别过，他日有缘再聚？”

茅老九紧紧抱着怀里装着一百多两金子的包裹，咧嘴不滞点头笑道：“刺史大人好走，来年老汉去了扬州，定会到刺史府上跟大人讨碗水喝哩。”

郭业哈哈笑道：“朋友来了不仅有水喝，还有酒喝，有肉吃。”

笑罢，他冲船舱下面的刘振轩喊道：“振轩，带着兄弟们上来，咱们下船咯。”

遥遥传来刘振轩的一声是，不一会儿三百号亲兵纷纷上来甲板，最后有两名亲兵扮成头戴斗笠的普通渔民，两人一前一后抬着一副担架，担架上抬着陈集涛，陈集涛的身体上盖着一张白色的床单，从头到脚盖着，不露出一丝身体来。

霎时，一股腥臭的味道经江风一吹弥漫在甲板之上，长孙羽默捂着鼻子直呼臭死了。

郭业笑道：“将就将就吧，好了，接下来就由你打头阵吧，拿出你长孙三公子的范儿来，咱们先混过渡口关卡这一关。”

长孙羽默捂着鼻子嗯了一声，便匆匆下了船。

郭业冲刘振轩众人大手一挥，低喝道：“弟兄们，跟上，下船啦！”

哗啦哗啦~~

三百人陆续下了大船登上岸，最后抬着陈集涛那两名亲兵押在最后。

下了船上了岸，来到关卡处。

这么熙熙攘攘几百人的阵营自然引人瞩目，而且从担架上白色床单下散发出来的腥臭味更是熏跑了附近好多人。

队伍排成长龙，挨个挨个通过关卡的盘查，不少扬州府兵手中拿着陈集涛的画像在队伍中乱转悠，不时让郭业的人抬起头来对照一番。

这时，长孙羽默已经在关卡处跟一个校尉发起飙来：“操你娘的，你知道

本公子是谁吗？真是瞎了你的狗眼，来年本公子你也敢盘查？”

那校尉本长孙羽默的气势给震到了，弱弱地问道：“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啊？”

扮作长孙羽默随从的郭业大手一扬，怒指道：“竖起你的狗耳朵听好了，我家公子乃是当朝尚书左仆射，赵国公长孙无忌大人家的三公子。见着皇后，我家公子得叫一声姑妈；见着皇上，我家公子得叫一声姑丈。听清了吗？要不要我再重复一遍？”

“啊？”

负责关卡盘查的校尉显然被长孙羽默的身份给震慑到了，不过职责所在又不敢冒然轻信，刚想壮着胆子问问对方有何凭证。

突然啪的一下脸被狠狠抽了一下，原来是长孙羽默直接将吏部签发的委任状用到了他的脸上，喝骂道：“这是吏部给本公子的官凭，上面写了本公子的身份。对了，本公子此番是赴任扬州刺史府的别驾一职，以后你我得好好亲近一番才是，嘿嘿……”

长孙羽默一番冷笑，脸上煞气尽现，锋芒毕露。

那校尉赶忙蹲下将地上的委任状捡了起来，壮着胆子摊开一看，吓尿了……

还真是长孙大人家的三公子，而且此番来扬州是赴任别驾一职的。

他心里细细盘算了一下，甭说对方高山仰止的家世背景，就说对方的扬州别驾一职，都不是他能轻易得罪的。

立马，他堆笑着将委任状交还到长孙羽默的手中，讪笑道：“卑职有眼不识金镶玉，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盘查起了长孙公子。三公子前来赴任扬州，卑职委实没有收到消息，恕罪恕罪。放行放行，来呀，架起圆木赶紧让长孙公子和他的随行们通过。”

霎时，关卡畅通，长孙羽默冷哼一声带着郭业还有三百亲兵陆续过了关卡。

就在最后抬着担架的两人即将过去之时，突然一名府兵在那校尉耳边耳语几句，那校尉脸色骤变抬手喊道：“这两位兄弟请留步！”

唰～～

不仅仅这是两名负责抬担架的亲兵，就连过了关卡的郭业和长孙羽默都停下了脚步，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了担架这边。

郭业看了眼长孙羽默，低声道：“看吧，幸亏我及时做了准备。接下来瞧我的吧。”

说着，他重新返回了关卡这边，来到担架这里。

那校尉见着郭业是长孙羽默身边的随从，便问着郭业道：“在下职责所在，还请这两位抬担架的兄弟摘掉斗笠吧。”

啪啪～

两声斗笠落地，两名亲兵露出了脸，那校尉让手下府兵拿着画像对照了一番。

很快，对照完毕，并非画像上的陈集涛。

不过那校尉貌似志不在抬担架的两名亲兵，而是担架上盖着白布躺着的人。

然后指着担架问道：“这躺着的是什么人？从头到脚盖着白布，散着一股

腥臭味，莫非这人是死了？”

郭业点点头，轻声叹道：“唉，这也是随我们从长安来扬州的弟兄，不过病死在了船上。死都死了，总不能将他扔进水里喂鱼吧？我家公子仁义，要将他带回扬州厚葬，让他至少也能入土为安，是吧？”

那校尉将信将疑地点了点头，一边伸手想去揭开那白色床单看个究竟，一边问道：“出生未捷身先死，还真是可惜了。对了，他患了什么病啊？”

说话间，床单就要被揭起。

郭业赶紧说了句：“麻风病！”

噌～

那校尉捏着床单的手突然缩了回来，连连退后了两步，就跟撞见鬼似的骇然道：“麻……麻……麻风病？”

郭业嗯道：“可不，不然我们这位兄弟为何要头戴斗笠？不就怕被传染了吗？这位校尉大人如果不信，我揭开被单让你看看那张脸……”

说着，郭业轻轻捏住被单一角，半遮半掩地露出了陈集涛的半边脸颊……

呕～～

那校尉见罢，反胃呕心差点吐出酸水来，妈的，蜡黄蜡黄的半张脸上，尽是一颗一颗芝麻大小的黑点，这不是麻风病是什么？

霎时，他又是连退数步，捂着鼻子尖声叫道：“抬走抬走，赶紧入土为安吧。对了，你们最好到了城中去趟药铺瞧瞧，这麻风病可是要传染的呀！！！！”

惊叫之后，他已然转身奔向了江边，边跑边嚷道：“赶紧的，刚才靠近那尸体五步之内的，统统跟老子跑江边洗澡去，快，快……”

轰～

紧接着，将近两百多名府兵撒丫子冲着江边争先恐后地跑去。

郭业一阵无语，暗笑，还真是吓到了。

随后，他冲那两名亲兵使了使眼色，便转身回到了长孙羽默身边，两人彼此对望一眼，想笑不敢笑。

只听长孙羽默大手一挥，高声喊道：“弟兄们，随本公子进城了！”

## 第746章各有去向

郭业一行人出了关卡往前走了约莫三里左右，寻到一处偏僻之地，这才停下了脚步。

刘振轩带着人四处察看了一番，确定后头没有尾巴跟踪之后，才通知担架上装麻风病尸体的陈集涛可以“复活”了。

呼~~

陈集涛闻言立马从担架上诈尸起来，一边用手擦拭着被茅老九涂得蜡黄蜡黄的脸，一边诉苦道：“哎哟，这被单里头的臭咸鱼可熏死我了，害得我差点连隔夜饭都吐了出来。”

顿时引得郭业他们一番大笑。

郭业乐道：“没办法，不放点臭咸鱼哪里像发臭的尸体？而且不说你因麻风病而死，还真背不住这些人会揭开被单对着画像查个究竟呢。到时候，不就前功尽弃了吗？对了陈郡丞，现在离扬州城东门还有多远？”

陈集涛道：“此地离东门还有五里地左右，进了东门便是扬州城内了。”

旁边的长孙羽默出言提醒道：“郭业，陈郡丞暂时不能跟咱们进城，此时扬州城中童焕和张承宗的人可是满世界在搜捕他呢。”

郭业稍稍一愣，还真把这茬儿给忘记了。

倒是陈集涛一点都不担心，低声说道：“郭刺史，不用担心下官。我知道离这向北有处山坳，山坳上有座道观，名为太清观，平日里人迹罕至，那太清观观主早年受过我岳丈恩惠，我去他那里躲上一阵子没有问题。童焕和张承宗知道我逃出了扬州城，应该还以为潜逃在运河之上，不会想到我又会折返而回的。等郭大人您与童焕交接完刺史之位后，我便能安全返回了。届时，童焕调往他处，张承宗纵是想要害我，他也不敢明目张胆的来。”

郭业微微点头，道：“没错，童焕的目的就是想我与他交接之时，藏了刺史金印让我有名无实罢了。只要我当着他的面取出刺史金印，谅他也无话可说。到时候你大大方方回来便是，有我在没人敢动你分毫。这样，我给你派四名亲兵跟着你，紧急关头也能护卫你周全。”

说着，他便从三百亲兵中调拨出四名亲兵来，护卫着陈集涛离去前往了山坳的太清观中。

陈集涛一走，郭业冲着长孙羽默和刘振轩道：“当务之急，便是尽快将扬州折冲都尉府的兵力掌握过到我们手中。这样，羽默既然已经曝了光，不如也大大方方进城前去接任府衙别驾一职，替我多了解此时童焕和张承宗等人的动向，你有长孙三公子的名头护身，谅他们也不敢把你怎么着。至少从明面来看，你和张承宗、童焕等人都是一条船上的人。”

长孙羽默暗自点头，赞同郭业的说法。

紧接着，郭业又对刘振轩道：“振轩，你跟羽默一块儿进东门，拿着果毅都尉的官凭带着三百亲兵，前往折冲都尉府述职。扬州的前任折冲都尉早已调离了，此时折冲都尉府中群里无首，一直都是童焕兼着节制。趁此机会，你尽最大可能将折冲都尉府掌握手中，暂代折冲都尉一职。有羽默在府衙照应着你，应该不会太过凶险。”

刘振轩点点头，道：“侯爷放心，卑职会竭尽全力的。”

长孙羽默听着郭业好像并没有进城的打算，不由出声问道：“那你呢？莫



非你暂时还不想露面去和童焕交接？我说你这又是何必呢？既然你都知道了陈集涛将官印藏在刺史府内何处，干脆直接进城和童焕交接，早点让那厮滚蛋不就完了吗？”

郭业摇摇头，笑道：“既然我没曝光，那又何必这么早出现呢？有时候藏在暗处还能干更多的事情。再说了，你们别忘了折冲都尉的人选还没着落呢，我现在必须亲自拜访一趟盐帮帮主陈浪，说服他出任折冲都尉一职，好借重他的力量整顿扬州城中的治安。而且，借重他盐帮的实力才是对抗扬州张家的关键啊。不然，即便折冲都尉府的一千五百府兵听我节制也没用，对付张家这样的庞然大物，仅是杯水车薪啊。”

长孙羽默这下听完便不再相劝，因为郭业说得是实情，倒是自己疏忽大意考虑不周全了。

刘振轩突然问道：“侯爷，盐帮帮主陈浪毕竟是江湖草莽之辈，要不我把三百亲兵留在你身边吧，到时候出了什么状况您也能应付自如。”

郭业摇摇头，指着刚才渡口码头的方向，笑道：“你觉得我们刚才几百号人浩浩荡荡进关卡，现在又沸沸扬扬出关卡，不是徒惹别人怀疑吗？不如我一个人目标小，再出关卡也不会引起别人怀疑。”

刘振轩讶异道：“盐帮的驻地莫非设在扬州水域上？”

郭业笑道：“哈哈，你这话问得有些弱智了，难不成盐帮还会把堂口设在城里，等着张家将他们一锅端不成？他们为了防止被官府围剿，基本都是东游西荡在扬州水域上，不过苏定方之前跟我提过如何找到盐帮的方法，还有他们的接头暗号。他说只要在岸边找到一艘渔船，渔船的船头船尾都插着三根竹竿，这便是盐帮布置在渡口码头的眼线和探子。只要上了这艘船，说出盐帮堂口的暗号，他们便会将我载去见陈浪了。”

刘振轩哦了一声，听着这复杂繁琐又隐秘的接头办法，不由脸上现出一副担忧之色。

而一向没有跟江湖中人打过交道的长孙羽默更是呱呱叫道：“郭业，万一那陈浪是个穷凶极恶、仇视官府的歹人，知道你是新任扬州刺史要对你不利，这可咋办？实在不行，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呗？”

郭业不以为意地摇摇头，哂笑道：“放心吧，我相信陈浪这人浪是浪了点，但还不至于那么不顾全大局，毕竟我跟他都有共同的敌人——扬州张家。再说了，我身上还有苏定方的亲笔书信呢，再不济这也是一道护身符，陈浪这种江湖中人，讲得就是一个义字。这些你们不用担心。好了，你们赶紧出发吧，记住我的话，在保全自己的同时，一定要尽最大的可能争取主动。等我曝光那一天，便是我们一起行动的时候。”

“好，兄弟我在扬州府衙等你啊！”

“侯爷，你一定要保重！”

长孙羽默和刘振轩相继说完话，便带着人匆忙赶路，朝着五里之外的东门方向奔去。

郭业目送着众人远去之后，也折返而回重新奔着渡口码头方向行去。

很快，顺利通过关卡，因为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的缘故，把守关卡的府兵压根儿就没人对他有印象，见他行迹没有可疑，便草草放他出了关卡。

他来到渡口附近的岸边，果真找到了一艘渔船，渔船的船头船尾都各插着三根竹竿，与苏定方说得一模一样。

他登上这艘渔船，找到船上的船夫，是个三十来岁的精壮汉子。

郭业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苏定方教的接头暗号，果然，那精壮汉子也回了他一句，此人正是盐帮的探子。

而且这附近的探子不止他一个，他吹了一个口哨，附近突然又钻出三名暗哨来，纷纷上了船。

郭业没有自曝家门，却说明了来意，几名盐帮的探子对他没有怀疑，立马解开拴在岸边柱子的绳索，扬起风帆四人撑篙开船，带着郭业前去见帮主陈浪。

不过应该是盐帮的规矩，他们在渔船撑到江心之时，要求给郭业蒙上眼睛，说是郭业非盐帮之人，不能让他看见并记住前往堂口的路线。

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是盐帮的规矩，郭业也觉得没必要破坏，便听之任之，任凭他们将黑布蒙在了自己的眼睛上。

几名盐帮探子见郭业如此配合，也没为难他，还特意安排了一人陪着郭业聊天。

坐在渔船上，郭业虽然眼睛看不见，但听着耳边江风猎猎，听着江面水浪扑腾，他知道渔船还在前进当中，具体前进到了哪里，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概过了许久，突然一名探子解下他的眼罩，说道：“这位朋友，到地方了，这便是我们的堂口，我家帮主就在此处了。”

眼罩一摘，他本以为眼睛会很不适应，没成想此时已经天色渐黑了，月亮虽还未高挂当空，但是点点繁星依稀已经开始亮起。

他揉了揉眼睛，感觉船还在摇晃还在慢慢前行，再加上眼前一片黑茫茫看不清景象，不由纳闷地问着身边的探子道：“不是说到你们堂口了吗？我怎么觉得我们还在水上飘着？”

那探子笑了笑，突然扯开嗓子吆喝道：“盐帮的弟兄们，有客到，掌灯咯……”

霎时，  
一盏，  
两盏，  
三盏，  
四盏，

连着数十盏灯笼在渔船的四周，还有前方高高挂了起来，目测这些灯笼是被一根根竹竿撑起悬在半空，照亮了郭业的视线。

眼前一亮，他总算知道为何自己觉得船在摇晃缓缓前进，而对方却说已经到地方了。

敢情儿，盐帮的堂口如此的隐蔽，奶奶的，居然是设在茂密丛生的芦苇荡之中啊。

## 第747章盐帮聚义厅

郭业发现，渔船进了芦苇荡之后并未马上停下来，而是在缓缓地继续前进着，至于刚才亮起数十盏灯笼的地方，顶多只能算是盐帮设在芦苇荡外围的哨卡。听那撑船的探子说，是专门为了防备官府军队搜寻到这里而设的。

接下来，虽然没有灯光的引路，但是他发现这些人好像习惯在黑夜下撑船一般，几乎毫无阻滞地前进着。

他不知道到底在芦苇荡中前进了有多少路，但是他感觉自己已经被转得七晕八素，不知道哪儿到哪儿了。

也不知到底转了多久，也不知这芦苇荡到底有多大，渔船好像碰到陆地似的发出一声碰撞的闷响，接着摇晃了两下，貌似是停了下来。

只见几名探子纷纷收起撑篙，陆续跳上岸去，之前陪郭业聊天的一名探子将他扶起，说道：“这位客人，到地方了，请随我上岸吧。”

郭业有些不适地从船上站起，讶异道：“莫非我们已经离开了芦苇荡？”

那探子一边扶着郭业上了岸，一边用脚跺了跺地，哈笑道：“这里只不过是芦苇荡中的一处小岛，我们的堂口就设在这儿。嘿嘿，寻常人就是找见了扬州水域的这处芦苇荡，也不可能在芦苇荡中找到这处岛屿。”

芦苇荡中的岛屿？

郭业听闻，脑中不由想起了自己当日组建漕帮时，在岷江上找得那处江心岛。

两者应该都差不多，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上了岸之后，迎面走了两名拎着灯笼照明的汉子，大声喊道：“你们几人怎么带陌生人上来堂口重地？莫非忘了盐帮帮规，忘了执法堂为何物？”

几名探子赶紧迎了上去解释了一通，又将郭业如何找到他们的渔船，如何说出接头暗号诸事一一道了出来，并替郭业说明了来意。

显然，这两个拎着灯笼的汉子应该是出自盐帮执法堂，不然这几名探子不会如此忌惮。

听完几名探子解释之后，两名执法堂汉子的脸色才稍稍好转，拿着灯笼在郭业脸上照了几下，然后说道：“既然是我们盐帮的朋友，那自然无妨。我们陈帮主正与阮副帮主，还有几位堂主在聚义厅中议事，你且先跟我们走吧。”

说完，二话不说拽得跟二五八万似的前头提灯照着路，撇下几名辛苦带路的探子，领着郭业朝聚义厅方向走去。

走了大概有那么一大段颇为崎岖陡峭的荆棘之路，这才将郭业带到了一处地方。

此处地方地势平坦房屋连绵，随处可见五人一组十人一队，手执火把的巡逻队，此处应该就是盐帮帮众在岛上的聚居之地。

见郭业带进了一栋木屋中，其中一名执法堂的汉子说道：“你且在这儿等候，我这便去通知我们帮主。”

说着，他又让另外一名汉子在这儿盯着郭业，别让他到处乱跑瞎逛。

一路走来到现在为止，郭业算是琢磨透了，这些盐帮中人的戒备之心是相当之强，而且分工也很明细，帮规与等级亦是森严。

不过越是这样，他对盐帮的期望便越大，只有这样的实力方能襄助自己

对抗扬州张家。

见着那名汉子就要去通知陈浪，郭业突然将其叫住，喊道：“这位兄弟且慢，请将我这两封信一并交给陈帮主。他看完书信之后，便知道我的来意了。”

说着，他从怀中掏出两封书信，交到了对方的手中。

那人也接过书信也没有多加详问，直接拔腿离去。

这两封信，一封是苏定方写给陈浪的亲笔书信，至于另外一封，则是郭业自己写的，信中除了介绍自己的身份背景和来历之外，更多的是说明自己此番来盐帮请陈浪出任折冲都尉的用意。

正如苏定方之前对他的提醒，只有跟陈浪同仇敌忾，将他拉到统一战线，才能游说得动对方。

此时，夜色正浓，他百无聊赖地坐在木屋中听着外头的虫鸣蛙叫和蛐蛐聒噪。

过了好久，那名前去报信的汉子还没回来，郭业不由看了眼在木屋中盯梢自己的另外一名汉子，问道：“这位兄弟，天色都这么晚了，你们陈帮主和那位阮，哦对，阮副帮主在商议着什么呢？”

那名汉子打了个哈欠，脱口回答道：“还能有什么？无非就是两位帮主在争执对扬州张家一事呗，不然也不会这么晚还将其他几位堂主都一一召来。嗨，我们那位阮副帮主啊，真他娘的……咦？你问这个干什么？”

话未说完，这汉子突然拉下脸来，目光充满敌意地看着郭业，喝道：“不该问的别问，这是我们帮中隐秘，岂能跟你一外人讲？”

郭业讪笑两声，念叨了两声告罪，便不再吱声儿。

不过他大抵也听出来味儿来了，敢情在对待扬州张家的立场上，盐帮的一把手跟二把手持有不同意见啊。难道那位阮副帮主不想跟张家为敌？奶奶的，这可不是什么好苗头啊，如果盐帮不跟扬州张家死磕，自己如何请陈浪出山，为自己效力啊？

不妥不妥，得尽早想辙儿应付。

一念之下，他脑中立马有无数个主意闪过，整个陷入了沉默不再吭声儿。

时间徐徐过去，负责看守他的那人都困得打起了盹儿来……

又过去了一个时辰。

哎呀～

木屋房门被人推开，是那名报信的汉子回来了。

那名打盹儿的汉子差点被惊醒趴在地上，而郭业则是缓缓起身望着对方问道：“你们陈帮主与你们副帮主、几位堂主都商议完事情了吗？”

报信的汉子摇头道：“没有，不过陈帮主与阮副帮主都看了你的信。也不知道你信中写了啥，两位帮主在聚义厅当着诸位堂主的面儿吵翻了天。对了，我们陈帮主请你前往聚义厅一趟。”

郭业听完之后，心中越发肯定盐帮里头也真不是想象中的铁板一块啊。

尤其是那位阮副帮主，也许真会成为自己请陈浪出山，拉拢盐帮为自己效力的一道阻碍。

罢了，去聚义厅见了陈浪之后，再随机应变吧。

在那名报信汉子的带领下，他出了木屋，前往了聚义厅。

不消一会儿便到了地方，相比于外面的夜色茫茫，此时的聚义厅中真是火光熠熠，亮堂一片。

不过他一进来，便感受到了浓浓的火药味，特别是一道凌厉的目光正笼罩在自己身上，透着赤裸裸的敌意。

他扭头望去，发现这道目光来自坐在聚义厅左排头把交椅的一个男子。

这名男子大概三十岁上下，穿着一身白袍，面颊无须，整个人看着斯文文极为秀气，不过身上散发着一股子阴寒的气息。给郭业的第一感觉便是，此人阴险狡诈，属于背后捅刀子的类型。

既然坐在厅中左侧头把交椅，那肯定就是盐帮那位阮副帮主了。

而分散在左右两侧其他五个位置的，自然便是盐帮的五位堂主了。

至于盐帮帮主陈浪，毋庸置疑，肯定是坐在堂首交椅上的那人了。

陈浪，与苏定方差不多年岁，撑死不过四十岁，浓眉大眼国字脸，浓密的络腮胡子横生脸颊上，给人的感觉透着粗犷和厚实。

此时聚义厅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郭业身上，而郭业的目光却始终与陈浪对视着，并未分散到其他任何一个身上。

他与陈浪两人面无表情地对视着，谁也不先开口说话打破沉寂。

最后还是那位阴鸷的阮副帮主忍俊不住，开口问道：“没想到新任的扬州刺史居然会这么年轻，啧啧，真是年少有为啊。虽然我等都是在江面上讨生活的江湖中人，但是陇西郭业四个字倒是如雷灌耳。啧啧，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如此年纪却被传得玄之又玄，呵呵……”

阮副帮主阴柔的声音听在郭业耳中极为刺耳，他怎么会听不懂对方的话里有话？无非是暗里讥讽自己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夸大其词浪得虚名之辈。

不过刺耳归刺耳，郭业知道对付姓阮的这种人，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要搭理他，最好是连看都不要看他一眼，让对方知道自己压根儿就没将他放在眼里。

那样，他会更别扭更难受。

随即，郭业只是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眼睛继续看着堂首的陈浪。

而阮副帮主果真被郭业的无视给气到了，咬牙切齿地皱着眉头，仿佛随时都要扑上来将郭业撕碎咬烂一般。

郭业看着陈浪，拱起手来开门见山问道：“陈帮主，想必我与苏大哥的来信你也看到了，不知阁下对我邀请可有兴趣？”

陈浪一听郭业提起苏定方，脸上不由浮起憨实的笑意，顾左右而言其他地说道：“好久没见定方兄了，虽说时常有通信，但依旧煞是想念啊。郭大人既然是定方兄的朋友，那便是我陈浪的朋友，来，请坐！”

郭业听闻暗道，陈浪果真有点浪，居然跟我玩起转移话题来。

随即，他婉拒道：“陈帮主，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正如我信中所说，只要陈帮主肯答应出任扬州折冲都尉一职，贵帮肯协助我拔掉扬州张家之后。我保证，将来我会匀出若干个盐场给贵帮，并且给贵帮签发盐引。陈帮主是个明白人，只要贵帮有了自己的盐场，有了盐运衙门签发的盐引，那么你们的弟兄就不用背着贩卖私盐的名头，藏头露尾，东躲西藏了，对吧？”

因为在唐朝，铁和盐都属于朝廷专卖，没有朝廷的允许，不得私自贩卖。所以，如果个人商贩或者民间团体想要光明正大的贩卖盐巴，就必须得到朝廷签发的盐引，否则便是属于贩卖私盐。

贩卖私盐，那可是重罪，轻则抄家，重则掉脑袋，谁让你跟朝廷争利了呢。

陈浪见着郭业发问，笑道：“郭刺史的到来条件和条件都写在了信中，陈某人看的很清楚。只不过，这扬州张家势力太大，不是那么容易就可翦除的。呵呵，这事儿怎么改日再谈，如何？”

郭业有些不明所以，奇怪道，陈浪欲言又止，多番推诿，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即，他执拗问道：“陈帮主，难道是本官给你开得条件不够好？你到底在犹豫什么？难道你忘了这些年来，你们死在扬州张家手上的那些弟兄？我可是听说扬州张家不仅因为你们与他们争利，而对你们盐帮恨之入骨；而且我还听说张家在扬州境内曾立下这么一个规矩，凡是提着一颗盐帮弟子的脑袋，就能在扬州城中张家的盐铺换上五斤官盐。对吗？”

噌～

陈浪闻言勃然大怒豁然站起，脸上尽是狰狞之色，双眼几乎能喷出火来。

而其他五位堂主也是义愤填膺，纷纷骂起张家不得好死，断子绝孙之类的话。

可至始至终，就是没有人响应支持与郭业合作之事。

陈浪站了一小会儿后，又喟然一叹，缓缓坐回了交椅之上。

还是没有给郭业答复。

这时，郭业还想再试着规劝游说一番来着，突然听见一声阴柔的冷笑从那位阮副帮主口中传出。

他扭头瞟了一眼，发现这厮一脸得意之色地缓缓站起，冲着郭业奚落道：“这位郭刺史，我看你啊，还是别白费力气游说我家帮主了。呵呵，我来告诉你陈帮主为什么对你开的条件不心动，为什么迟迟不肯答复你吧……”

## 第748章血溅聚义厅

“原因很简单，告诉你也无妨……”

阮副帮主沉着脸继续一副阴柔令人作呕的口吻，说道：“不瞒郭刺史，阮某今天受人之邀也进了一趟扬州城。嘿嘿，邀请阮某的并非别人，就是郭刺史口中欲要拔除摧垮的扬州张家。扬州张家二老爷张元信亲自设宴款待了在下。而且坐陪的还有张家三老爷张元智，当然，还有张家承字辈的一些人杰。啧啧，在下今天算是长了见识，张家果真不愧为扬州第一名门望族，积蕴深厚啊。”

此话一出，郭业顿时恍然大悟了过来，原来扬州张家一方面暗中想调拨自己与盐帮的矛盾，一方面又为了对付自己，对盐帮极尽拉拢。

而他们要拉拢的盐帮第一对象，便是这位盐帮副帮主阮旦。

郭业从阮旦的话里听得出来，这厮对张家极尽吹捧恭维，看来已经被张家腐蚀拉拢过去了。

原来盐帮帮主陈浪迟迟不肯答复自己，推诿犹豫的真正原因还是出在这个人身上。

他突然想起之前那两个执法堂帮众对自己讲的话，声称陈帮主与阮副帮主在聚义厅争执不休。

莫非陈浪打心眼儿里是不愿意和张家合作的？

一念至此，他宽心了不少，如果真是这样，那事情还有斡旋宛转的地步。

随即，他嘴角噙笑，有些鄙夷地望着阮旦，戏谑道：“阮副帮主，我很好奇扬州张家到底给你许了什么重诺，竟然能让你这位堂堂盐帮副帮主如此的恭维和吹捧。瞧瞧你那点头哈腰一脸媚笑的样儿，莫非你忘了盐帮与扬州张家有着无法比天高比海深的血仇？”

谁知这番讥讽与嘲笑不仅没有激怒阮旦，反而引来他一阵晒笑和得意，只听阮旦笑道：“郭刺史，阮某人知道你想说什么，嘿嘿，不就是想说我冷酷无情良知泯灭，不仅不为我们盐帮死在张家手上的无数弟子讨回一个公道，还与宿敌握手言欢吗？”

说到这儿，阮旦底气十足地朗声道：“冷酷无情与良知泯灭又怎么样？此一时彼一时，逝者已矣，人都死了还计较那么多作甚？实话告诉你吧，扬州张家答应了阮某，只要盐帮肯归顺他们，不仅对以往之事既往不咎，而且还允诺保荐我家帮主出任折冲都尉一职，而且安排盐帮诸位堂主到扬州下辖各县出任县尉、捕头等职务。

嘿嘿，今后我们便再也不是江湖中人了，也不需要整日担惊受怕躲躲藏藏了，而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府中人。郭刺史，你觉得在扬州地界，是你的承诺价值千金呢？还是扬州张家的承诺管用。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名臣择主而伺。郭刺史，你觉得在扬州地界，是你的承诺价值千金呢？还是扬州张家的承诺管用？”

郭业心里一惊，没想到扬州张家为了谨防自己拉拢盐帮，还真是下了重本。

不过他脸上仍是古井不波，淡淡地问道：“阮副帮主，那扬州张家又是如何安排于你呢？”

“我？”

阮旦这下更是得意了，有些飘飘然地说道：“说句心里话，阮某人也厌倦了这整日打打杀杀东躲西藏的日子。所幸，阮某以前念过几年书，扬州二老爷张元信对在下颇为看重，不仅愿意将张家的一位小姐下嫁于在下，招我为婿，嘿嘿，还愿意保荐我出任盐运衙门的七品书吏。郭刺史，扬州张家能做到的，不知你又是是否能做到？”

郭业很意外地看了眼阮旦，敢情儿这厮还被张家招了婿，难怪会如此卖力了。

阮旦见着郭业脸有意外之色，又久久不语，以为也被张家所开的条件吓坏了，心里更加地得意洋洋了。

当即，冲着堂首坐着的陈浪拱手叫道：“大哥，你也看到了，张家能给我们的，郭刺史根本无法给予，孰好孰坏一目了然，毋庸争执了。希望帮主念着兄弟义气，早早答应了张家吧。要好给帮中弟兄们找上一条明路，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

陈浪面色犹豫地看了眼郭业后，冲着阮旦摇了摇道：“老二，此事还是考虑斟酌之后再做决议吧，如何？”

阮旦见着陈浪还是犹豫不决，不由着急了，连连催促道：“大哥，还考虑啥呀？你纵是放不下与张家的仇隙，你也得顾及顾及兄弟们，对吧？你总不能一味地考虑自己的感受，是不？”

陈浪突然来了火气，喝道：“老二，若不是我念着你我兄弟义气，我还能让你在我面前大肆替张家说着好话？扬州地界儿上，谁不知道我陈浪虽然草莽一个，但却是出了名的讲义气。也正是因为顾念兄弟情义，我才没有责问你与张家的私下接触，也没有拒绝你替张家的游说，换做其他人，老子早就一刀砍下他的脑袋了，还容他在老子耳边聒噪？”

陈浪不是病猫，所以发起火来也极具威势，令阮旦的锋芒微微示弱。

郭业观察到陈浪发完这通火之后，其他五位堂主都是不约而同地相继点头，貌似都很赞同陈浪的话。

郭业隐约猜到了陈浪犹豫不决的原因了，不过不敢百分百肯定。

此时，阮旦因为被陈浪当众喝骂，脸上已经布满了怨毒之色，看着郭业的眼神都要吃人一般。

郭业自动无视，冷笑一声，讥讽道：“原来阮副帮主着急忙慌，是想着上杆子去当张家的乘龙快婿啊？理解理解，攀龙附凤之心，不难理解。”

“放屁！”

阮旦终于被郭业激怒，不再阴沉，而是恼羞成怒地叫嚣道：“阮某是为众兄弟谋上一条明路。”

郭业笑道：“我担心你给大家谋得不是一条明路，而是一条通往黄泉的不归路哟！”

说到这儿，他突然朝着陈浪一拱手，道：“陈帮主！”

紧接着，他又转身冲厅中五位堂主回首拱手行了一礼，沉声说道：“还有五位盐帮的堂主！好教诸位知晓，就在郭某人还在赴任扬州的路上，扬州刺史童焕与扬州盐运使张承宗便已经开始暗中合谋，欲图对付在下的同时，也在算计着盐帮。诸位且听我慢慢道来……”

这时，他将自己如何在船上救下扬州郡丞陈集涛之事，还有陈集涛无意



中听到童焕和张承宗合谋挑动自己与盐帮火拼之事——道了出来，说得事无巨细丝毫没有隐瞒，就连两人妄图藏匿刺史金印之事都没有省略，一并讲了出来。

最后，他冷笑道：“扬州张家真是打得如意算盘啊！这边想着栽赃嫁祸于你们，好让你我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边又暗中联络阮副帮主，欲图让盐帮弃暗投明归顺张家。呵呵，扬州张家到底意欲何为，还用我说得再直白一些吗？阮副帮主口中的明路，也许便是盐帮的不归路啊！”

轰～

聚义厅中五位堂中率先炸开了锅，义愤填膺地唾骂起扬州张家来，江湖草莽肯定不会出口成章之乎者也，纷纷骂起娘来。顺带着，五人看向副帮主阮旦的眼神都有些怪异，甚至痛恨。

陈浪也是被郭业所说的这件事情给震到了，自言自语道：“看来张家并非真心招揽我们盐帮啊，还是视我盐帮为眼中钉肉中刺，除之而后快啊！”

阮旦一听陈浪这话，心里已然凉了半截，赶紧叫道：“帮主，这都是姓郭的一面之词，你不能偏听偏信啊？张元信二老爷的确是诚心诚意招揽我们呀，而且张家三老爷张元智为表诚意，还再三跟我保证，凡是我们盐帮历年来命丧张家之手的弟子，他们都会赔付损失。一颗人头他们赔付三十两银子。大哥，这些年我们盐帮死在他们手上的兄弟没有三千也有两千吧？这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难道还不能表明张家真心招揽我等的心志吗？”

嘭！

陈浪闻言勃然大怒：“老二，你说得是什么屁话？这种话你也有脸说出口？难道盐帮弟子的性命在你眼中还不值三十两银子？若不是你我兄弟一场，老子恨不得一刀砍下你的脑袋来泄愤！”

陈浪重重一掌击在桌子上，将桌上横放着的鬼头大刀震得微微发出鸣响。

其他五位堂主显然也被副帮主阮旦的话给激怒了，一个个怒目而视着阮旦。

郭业看在眼里，乐在心中，暗暗好笑，还尼玛副帮主阮旦呢？我看你就是个蠢蛋！这种拉仇恨开嘲讽的话，你也说的出口。

趁着陈浪与众人对阮旦的不满，郭业趁热打铁说道：“陈帮主，事到如今，我想你心中也自有分晓了。不知您对于郭某人的邀请，还有在下对盐帮的诚意绵绵，心中可有了决定？”

郭业话一说完，阮旦还是锲而不舍地叫道：“大哥，张家在扬州根深蒂固，势力浑厚，岂是姓郭的这么一个外来户所能比拟的？我不同意，身为盐帮副帮主，我也不能同意与姓郭的合作！”

陈浪冲着郭业苦笑一声，摇头道：“郭刺史，你也看到了我兄弟的态度，盐帮不是我陈浪一人的盐帮啊。陈某不能因为自己，而罔顾兄弟义气，对吧？这事儿，令在下很是为难，不好下决定啊！”

郭业听罢之后静静地看着陈浪，仿佛要洞穿他内心最深处的一切。

猛地，他心中一发狠，暗道，既然你要讲义气讲手足，要顾全面子顾全大局，那就由替你当这个恶人吧！

毫无征兆之下，郭业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抄起陈浪身旁桌上的鬼头大刀……

众人还没缓过神儿来，郭业已经夺刀回窜到了阮旦的跟前，高高举起鬼头大刀，高喝一声：“陈帮主，那就由我替你下这个决定吧！”

电光火石之间，鬼头大刀已经狠狠劈向了阮旦。

手起刀落，喀嚓一声。

噗~~

血光一现，喷溅如注，一颗人头高高被斩飞抛起.....

夺刀、劈刀、斩头，仅仅一个瞬间，便全部完成。

身首分离，阮旦霎时毙命！

静，

整个聚义厅中静如死水，所有人惊骇的目光都跟着飞起的人头而流转。

直到.....

嘭！

一声坠响，

人头落地！

## 第749章舌战群雄

嘭！

血光乍现，人头落地，厅中哗然。

陈浪率先从错愕震惊中惊醒，大叫一声：“郭业尔敢？”

唰唰唰~~

五位堂主几乎在同一时间站起身来，愤慨疾呼：“公然行凶，杀我副帮主，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挑衅！

这无疑是赤裸裸的挑衅！

对他们而言，阮旦固然可恨可憎，但郭业冒然出手斩杀阮旦，无疑就是对盐帮最大的挑衅。

在人家的地盘上杀了人家的副帮主，是个正常人都不可能淡定的了。

可偏偏郭业还摆出一副大道独行的睥睨之势，无视着五位堂主的震怒，义正辞严地冲陈浪朗声道：“陈帮主，既然你顾全江湖道义和兄弟义气，不愿担这手足相残的罪名，那么郭某索性便替你担下了。如今阮旦授首，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好好谈一谈了？”

“郭刺史，好，很好，你很好，嘿嘿……”

陈浪怒极发笑一连叫了三声好，抬手怒指着郭业问道：“你在我盐帮地盘擅杀我副帮主，真是好大的贼胆。你觉得我们还有谈下去的可能吗？哼，真是异想天开，接下来你能否安然离去都是未知之数。盐帮弟子近五千，你还是自求多福啊！”

陈浪一番话毕，五位堂主顿时义愤填膺地纷纷叫嚣道：“帮主，请让我等绑了这狗官！”

“帮主，阮副帮主再不济也是我盐帮中人，岂容他人擅杀？”

“对，陈帮主，诛杀此贼，以振帮威吧！”

“姓郭的，还不束手就擒？”

面对着对方一干人等的声声讨伐喊打喊杀，郭业不仅巍然不动毫无惧色，还将鬼头大刀立于胸前，睥睨傲物地环视聚义厅着众人，高声喝道：“谁敢杀我？”

这番飞扬跋扈嚣张至极的姿态更是激怒了五位堂主，一时间，他们纷纷离席箭步上前，将郭业团团围拢了起来。

“且慢！”

陈浪突然出声制止，走下堂首来到郭业跟前，怒气缠绕于脸上，沉声问道：“郭刺史，你说说看，我等为何不敢杀你？”

郭业微微抖动了立在胸前的鬼头大刀，用衣袖轻轻擦拭了下刀刃上的血渍，风轻云淡道：“很简单，我是什么身份？我乃当朝侯爷，新任扬州刺史。你觉得堂堂一个刺史还未上任，便死在了扬州境内的盐帮手中，你觉得朝廷会置之不理吗？不，不仅不会不管，相反，还会引起轩然大波。不然的话，今后还有哪个官员敢赴任扬州替朝廷效力？恐怕到了那时，朝廷大军围剿扬州水域，清剿盐帮的日子为期不远矣。呵呵，而且，这不是正中扬州张家的下怀，这不就是他们一直最想要的结果吗？”

说到这儿，围拢他的五位堂主脸上为之一变，纷纷彼此对望面面相觑。

而陈浪倒是镇定，摇头耍起光棍来狠笑道：“你不用拿朝廷大军来吓唬俺，吃江湖饭就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早就算到有这么一天。郭刺史，这并不能成为我不杀你的理由。如果这样的话，今后朝廷官员到我盐帮地盘上，岂不是说杀谁就杀谁了？嘿嘿，如果这都能吓唬到我，盐帮早就成了扬州张家的下酒菜了，陈某人岂能苟活到现今？”

郭业点点头，仍旧一副稳稳当当的样子，又道：“当然，我刚才说得只是其中一个理由，还有第二个理由说服陈帮主。盐帮一直都在大运河的江面上混饭吃，应该也听说过与你们盐帮一样存在的蜀中漕帮吧？”

陈浪微微错愕，下意识地文斗啊：“可是盘踞蜀中所有河道，总舵设在岷江，号称十万帮众的漕帮？”

郭业点点头，正色道：“正是。不知陈帮主认为盐帮与漕帮，孰强孰弱？”

陈浪道：“漕帮弟子十万众，势力遍布蜀中所有河道，控制着整个剑南道的航运。而我盐帮只是混迹在扬州水域，弟子也才五千众。两者相比较，漕帮自然强过我们盐帮太多。不过郭刺史这话是何意？漕帮纵是再强又如何？这里是扬州，不是蜀中，更不是岷江。漕帮的触手再长也还伸不到这儿来，强龙难压地头蛇，不外如是。”

郭业还是点了点头，深以为然地说道：“没错，强龙的确难压地头蛇。但是如果这条强龙是条过江龙呢？而且这条强龙宁可拼着两败俱伤也要压上一压你们盐帮这条地头蛇呢？”

郭业话里有话，陈浪甚是不解，继续问道：“郭刺史，有话你就明言，饶来绕去好不罗嗦，你这是让我猜灯谜呢？”

郭业猛地提高声音，朗声道：“实不相瞒，漕帮乃是郭某人当年在蜀中一手草创，十万弟子皆听我号令，唯我独尊。只要盐帮敢对郭某人不和，消息一旦传进蜀中，我想漕帮十万弟子便会化作十万过江龙，宁可拼个玉石俱焚，也绝对会为我复仇。江湖事江湖了，漕帮一旦介入扬州流域，你盐帮贩私盐，他们也贩私盐；你盐帮若敢动起手来，他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呵呵，郭某虽不敢打包票将你盐帮倾覆，但绝对相信今后这扬州流域你们盐帮弟子很能再像现在这般快活自在了。”

陈浪脸色骤变，喝道：“郭刺史，你这是在威胁我，吓唬我吗？”

但是郭业听得出来，这叫声虽大，但稍显底气不足，陈浪已然露了怯。

甭说他，就连五位堂主都情不自禁地有些惶惶地望着陈浪。

郭业还是挂着那副气死人不偿命的淡淡笑容，说道：“陈帮主，这不是威胁，而是善意的提醒。我是在跟你分析利弊，为了阮旦这种人你赌上整个盐帮的家业和五千弟子的祸福，你不觉得这是一桩非常不划算的买卖吗？其实陈帮主为何不想想，漕帮为何能在短短几年间做到这般强大，而盐帮却不能呢？”

说到这儿，郭业收起笑容，正色地又冲围着自己的五位堂主说道：“几位堂主，你们也好好想想，如今我们是合则两利，分则无益。阮旦这种出卖盐帮利益之人，难道不该杀吗？郭某只是替你们清理门户罢了。如果任由这厮与扬州张家暗中来往，眉来眼去，将来你们骨头渣子被人吞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郭某今天把话撂在这儿，只要陈帮主愿意出任扬州折冲都尉，盐帮愿意

配合我在扬州刺史任上行事，我就敢给你们保证，短则两年长则五年，盐帮必定会成为纵贯南北大运河上的第一帮派。到时候，区区扬州张家，还能对你们有什么威胁？”

最后，郭业道：“言尽于此，机会就摆在诸位面前，能不能把握这个机会就看诸位自己的意思了。如果你们还在为我斩杀阮旦一事而耿耿于怀，感觉我轻侮了贵帮。那好，尽管动手，郭某如今深陷贵帮腹地，肯定难以活着走出这里。但我若皱一下眉头，老子就不是站着撒尿的主儿！”

话是这么说，不过现在看五位堂主丝毫没有动手的意思，反而用询问的眼神看着帮主陈浪。

陈浪与五人目光对视了一番，突然冲他们摇头挥挥手，喟然长叹一声，说道：“看来本帮主是应该和郭刺史好好谈上一谈了。你们五人且先退下，至于阮副帮主之死暂时秘而不宣。知道了吗？”

“属下遵令！”

五人相继拱手，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随后，脸上皆是若有所思地看了眼郭业，纷纷转身陆续出了聚义厅。

五位堂主一走，聚义厅中仅仅剩下郭业与陈浪二人。

咣当～

郭业突然将立在胸前的鬼头大刀摔在了地上，一脸促狭地看着陈浪，莫名其妙地说道：“好了，人都走了，陈帮主就别绷着脸，装作一副手足情深的样子了。如果我没猜错，阮旦这个杂碎一死，你现在正心里拍掌叫好着呢。”

陈浪当场一愣，问道：“呃……郭刺史，你这话是何意？”

郭业眼神深邃地死死盯着陈浪，低吼道：“你还装？你前番连连暗示提醒郭某，无非就是想借着我的手将阮旦这个败类给除掉。你自己不动手，无非就是怕背着屠戮兄弟的骂名呗？不过你也别想指望我给你当枪使，若非阮旦暗中勾结扬州张家，他绝不会成为我的刀下亡魂。”

陈康紧绷的脸上突然露出一丝怪笑，摇头叹道：“郭刺史，你不觉得有时候聪明人往往是最不讨人喜欢的吗？”

郭业摇头道：“之所以不喜欢聪明人，那是因为笨人都怕被聪明人耍。可惜陈帮主不是个笨人，相反，你比我想象的要腹黑，可怜苏定方这老实人一直觉得你是个浑人，唉，我真替定方兄感到悲哀……”

“哈哈……”

陈浪闻言仰着脖子放声大笑，连连乐道：“你这人有点意思，越来越对我胃口了，我喜欢。好吧，郭刺史，咱俩好好唠唠呗？”

郭业指了指地上躺着的尸体，又指了指角落里阮旦的那颗脑袋，问道：“就这场合谈吗？陈帮主不嫌慎得慌？而且大半夜的，无美酒无好菜，不嫌嘴巴淡的慌？怎么谈？谈个鸟？”

陈浪闻言，越发觉得郭业这人不同寻常，跟以往见过的官员根本不一样。

随即又是一阵大笑，道：“哈哈，这话有意思，郭刺史你这人更有意思。好，咱们换个地方，边吃边喝边谈……”

说着，只见陈浪伸出右手一把拽住郭业的胳膊，把臂一同出了聚义厅。

## 第750章进府衙，交接

第二天的晌午，郭业登上了离开盐帮总堂的船只，准备前往扬州。

盐帮帮主陈浪带了二十名帮中好手与之同行。

船只撑出芦苇荡之际，郭业突然闭起眼睛，对身边的陈浪说道：“按照盐帮规矩，是不是要给我戴上眼罩了？”

陈浪错愕地看着郭业，不由笑道：“郭刺史，你我如今是什么关系？还要戴啥子眼罩？你这不是在骂俺陈浪吗？嘿嘿，陈某既然答应你出任扬州折冲都尉，那便是郭刺史的属下。今后盐帮五千亦听候郭刺史的调遣。郭刺史莫非还忌恨俺昨夜灌你酒，今天故意羞辱陈某人来的？”

郭业闻言会心一笑，缓缓睁开眼睛道：“陈帮主言重了，有你出任扬州折冲都尉一职，本官如虎添翼。既如此，我也不矫情了。只要陈帮主与盐帮能够真心诚意地襄助本官，那本官一定会兑现昨夜你我之间的承诺。”

陈浪挠了挠后脖颈，咧嘴笑道：“郭刺史且放心，咱们江湖儿女就讲一个义字当先，答应之事纵是粉身碎骨豁出性命，也定会做到。”

显然，昨夜两人饮酒密议，陈浪已然答应了郭业的邀请出山。

郭业道：“那好，事不宜迟，让弟兄们撑船吧，我们现在便赶往扬州城。”

陈浪嗯了一声，有些担忧地问道：“郭刺史，咱们带二十人进城是否足够啊？万一童焕那狗官和张家想要对咱不利，可就……”

“哈哈，陈都尉，你想太多了！”

郭业意气风发地挥了挥手，笑道：“咱们进城前往刺史府是与童焕交接刺史之职，又不是打家劫舍，有什么好担心的？今时不同往日，陈都尉如今已是朝廷命官，不再是盐帮帮主了，切莫不要露了怯。放心吧，进了扬州城中我们也并非孤军。”

陈浪见郭业张口闭口一个陈都尉的称呼着自己，不免有些适应不过来，讪讪笑道：“嘿嘿，平日里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惯了，还真有些不习惯。成，都依着郭大人。”

紧接着，冲手下人喊道：“弟兄们，撑船摆渡火速前往扬州城，随郭大人前往刺史府接任。”

“是，帮主！”

“大哥且坐稳了！”

陈浪闻罢，顿时满脸黑线，喝骂道：“啥子帮主，啥子大哥？以后要陈都尉，别胡乱叫唤惹人笑话。”

众盐帮弟子再次改口喊道：“是，陈都尉！”

陈浪这才放声大笑道：“哇哈哈，撑船撑船，摆渡摆渡，赶紧出发！”

郭业看着陈浪，不由一阵摇头汗颜，还真是江湖痞性十足啊，以他在扬州地界儿的名头出任折冲都尉，应该能镇得住场子。

撑篙，划桨，船只彻底使出芦苇荡，朝着东门码头渡口方向急急行去。

.....

.....

约莫过了两个多时辰，船只抵达码头渡口。

紧接着，过关卡，再行几里路，顺利过东门，进入了繁花似锦的扬州

城。

此时近黄昏，到了晚饭时节，白昼交替间，差不多是扬州城一天当中最为繁闹的时段。

郭业此时无暇欣赏这繁华扬州的黄昏之景，带着人直奔扬州府衙。

陈浪的手下人中自然有人熟悉扬州城内，一番穿街绕巷之下，很快便到了府衙门口。

府衙门口有两名衙役把守，见着郭业一行人来势匆匆要进衙门，其中一人立马上前阻道：“站住，府衙重地不得擅入！”

郭业发现自己今日身穿便服，只得停住了脚步，说道：“我乃新任扬州刺史，今日前来与童刺史交接继任，你且让开，莫要耽误我的时间。”

这名衙役听罢，再见郭业身上散发的那股子气势，不由一阵错愕。不过当他看到郭业身后陈浪及二十个盐帮弟子，一个个脚穿草鞋背着斗笠，看着就像江上打渔的汉子，不由一阵好笑，乐道：“你们这群贱民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居然敢冒称朝廷命官，真是不知死字怎么写。哼，八成是想进府衙见我们童刺史吧？赶紧滚蛋，童刺史没空见你们！”

郭业正准备掏出自己的吏部委任状证明一下自己的身份，突然听见这衙役的这番叫嚣，立马打消了证明自己身份的念头。

真是狗仗人势的东西！

随即，他冲身后的陈兰使了个眼神，陈浪心领神会，二话不说上前双手一伸，一把就将那衙役的下巴喀嚓来了那么一下子。

那衙役吃痛倒地哇哇大叫，痛苦的在地上翻滚扭打。

陈浪甩了甩手，啐道：“真他奶奶的聒噪，本都尉先卸了你的下巴，教你说说人话。”

郭业一见陈浪这厮出手这么狠，不由摇头嗔怪地说了一声：“小小教训下就罢了，至于卸他下巴吗？太狠，啧啧，委实太狠。”

随后，他冲另外一名被吓得目瞪口呆的衙役冷笑道：“你呢？现在还要挡着本官进去面见童刺史吗？”

“啊？”

那名衙役从惊骇中醒来，连连摇头道：“不敢不敢了，这位大人请进！”

说罢，主动让开身子，让郭业与陈浪一行人匆忙进了府衙。

这名衙役看着倒地翻滚的同僚，不由一阵心有余悸，幸亏刚才出言不逊拦住对方的不是自己，不然可就遭了大罪了。

不过一想到这番人身份未明，又出手这么狠辣，不由脱口惊道：“妈的，这就是群活土匪啊。不好，万一他们想对童刺史不利咋办？我得赶紧前往折冲都尉府报个信儿，让他们赶紧派府兵过来增援才是。”

说罢，便再也不理会被卸了下巴的同僚，拔腿就飞奔折冲都尉府方向。

郭业一行人在外头闹了这么大的动静，很快，府衙内就传扬了开来，衙门中的一群书吏和六曹佐官纷纷被惊动了。

陈浪在府衙里头又揪住了一名刀笔小吏，威逼对方带路前往童焕的住处。

童焕与家眷就住在衙门的后院，这是一州刺史的福利。

此时，他正与新任别驾长孙羽默在后院小酌两杯着，因为长孙羽默的显赫身份，童焕自降身份不停地恭维和讨好着对方。

突然，他的长随师爷匆忙跑来打断了他二人的饮酒，趴在他耳边叽歪了两句。

噌～

肥头大耳的童焕骤然站起，有些意外地失声喊道：“郭业居然来得这么快？怎么之前一点风声都没有？”

正在浅酌的长孙羽默一听郭业到来，也下意识地停住了手中的酒杯，脸上浮出几许笑意。

长随师爷摇头苦笑道：“学生也不知道他是何时抵达扬州的，应该是轻车从简秘而不宣行踪吧，不然怎么可能收不到风声呢？大人，如今他已经进了府衙，来势汹汹，还打了衙门口的站班衙役呢。”

童焕闻言不由一阵阴沉，哼道：“打狗也要看主人，他姓郭的还没接任就这般飞扬跋扈？哼，他带着多少人进府衙？我倒要出去会上一会这位少年得意的郭刺史！”

“不用出来与本官相会了！”

郭业的声音适时传来，前脚已经踏进了童焕所在的这所饭厅中，很快，便脚步沉稳地走到了童焕跟前，上下打量一番姓童的这个死胖子。

然后拱手淡淡地说道：“在下郭业，奉旨接任扬州刺史一职。童刺史，事不宜迟，咱们现在就交接吧？”

蹭蹭蹭蹭～～

紧接着一阵匆促的步伐接踵响起，陈浪带着二十名盐帮弟子一齐涌入了饭厅之中，一个个虎视眈眈地望着童焕。

“啊？”

童焕见着陈浪的容貌大惊失色，惊呼道：“你，你，你这盐帮匪首好大的胆子，居然敢擅闯扬州府衙，你活得不耐烦了吗？”

陈浪龇牙一笑，没有搭理童焕，而是看着郭业。

郭业转身遥指着陈浪，义正辞严道：“童大人，皇上恩准郭某指派折冲都尉的人选。各地折冲都尉府受兵部衙门节制，这是我向兵部衙门请来的官凭。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敕令陈浪出任扬州折冲都尉一职。”

童焕此时因为陈浪的突然出现而被打乱了真叫，心里早已乱成了一片，喊道：“啊？这怎么可能？”

郭业知道这孙子打得什么主意，无非就是想栽赃盐帮盗取刺史金印一事来挑拨自己和盐帮，不由横眉冷对着童焕，怪笑道：“有什么不可能的，莫非童大人在怀疑兵部的官凭，在质疑皇上的旨意？好了，童大人，将刺史金印取来，你我交接一番吧！”

童焕瞬间脑子短路，刺史金印他妈的早被陈集涛这厮给盗走了，他上哪儿给郭业取去？

他一时不知如何应对，瞟了眼身边的长随师爷后，又冲郭业堆起满脸肥肉，笑道：“那啥，郭刺史，你远道而来，不如坐下了喝杯水酒，就当是童某为你接风洗尘，如何？交接一事不急于一时嘛，咱们明日再来交接，如何？”

说着，他指了指坐着的长孙羽默，殷情介绍道：“这位是新任扬州别驾长孙大人。长孙大人可了不起哟，他的父亲乃是……”

“童大人，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杯酒郭某不喝也罢！”

郭业貌似半点面子也不给童焕，就连长孙羽默他都没有稀罕看一眼，而



是继续催逼着童焕道：“童大人，请交出刺史金印吧，莫非你想公然忤逆朝廷的旨意，不愿与本官交接吗？”

## 第751章新官上任第一把火？

童焕是看出来了，郭业这厮油盐不进，就想着立马交接，好将自己撵走啊。

他身边的长随师爷是童焕的心腹之人，自然清楚刺史金印早就被陈集涛盗走，东翁哪里能交得出来？

看着自己的东翁童大人被新来的郭刺史催逼得进退维谷，长随师爷自然是急在心里。

倏地，他站出身来替童焕解围道：“郭大人，实不相瞒，前些日子府衙遭了劫，不知哪里来了几个飞贼，竟然将刺史金印给盗走了。唉，我家大人也是心急如焚啊，眼瞅着郭大人即将到任，却被飞贼盗走了金印，真是天降横祸啊！”

童焕神采顿时焕然，别过头赞许地看了眼长随师爷，然后冲郭业连连点头称道：“是极是极，真是天杀的蠢贼，气煞童某也。郭大人，本官真是惭愧啊。你看这样可好？你我先行交接，等着郭大人正式履任之后再再将刺史金印被盗走一事上报吏部。按照以往的规矩，若刺史金印吏遗失，吏部会知会将作监重新铸造一枚，然后再下发至府衙来。到时候……”

“打住！”

郭业突然冷着脸打断了童焕的提议，丝毫不留情面地斥责道：“童大人，上报吏部再让将作监重新铸造一枚金印，这一来一回的南北路程，再加上各道关卡报备批准的繁琐程序，所需要的时间是多久你应该心里有数吧？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如此说来，本官这个新任扬州刺史岂不是要有名无实至少大半年以上？而且遗失刺史金印乃是监管不力，在吏部考核上也会得了差评，莫非童大人自己捅下的篓子要本官替你担着？真是好笑！我倒是想问上一句，你哪位啊？”

被郭业这么直言不讳地斥责着，童焕脸上顿时挂不住了。尤其是郭业论资历论年纪都小自己将近两轮，而两人彼此的品衔都一样，心中生出了几分被人轻侮的羞辱感。

当即，他也放下满脸的堆笑，破罐子破摔道：“郭大人，那你想怎样？总不能让本官凭空给你变个金印出来吧？要不这样吧，你我暂不交接，本官也先不前往长安吏部述职，继续在扬州刺史任上坐着，直到替郭大人找回刺史金印，你我再行交接，如何啊？”

“哈哈……”郭业突兀一阵狂笑，鄙夷道，“童大人打得倒是一副如意算盘，照你这么说来，你一天找不回刺史金印，那郭某就一天也不能接任了？莫非童大人心里就是这么打算的？”

“胡扯！”

童焕又被郭业讥讽一番，恼羞成怒喝道：“郭大人莫要胡乱栽赃揣度，本官从未有这心思。现在事实就摆在面前，要交接可以，要刺史金印，哼，没有！反正本官一心要与你交接好让你赴任，你却诸般为难，这事儿便是告到吏部尚书那儿，本官也不理亏。”

“呵呵，理亏不理亏也只有童大人自己心里清楚了。”

郭业意味深长地盯着童焕，轻声质疑道：“我倒是很好奇，这刺史金印早不丢晚不丢，偏偏就在郭某赴任在即之时被人盗走。童大人，你说这事儿巧

不巧？”

郭业这话傻子都听得出来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指责童焕故意使唤，从中作梗，故意刁难郭业不让他顺利交接。

童焕顿感自己心里最龌龊的心思被郭业看穿了一般，不顾仪态地上前，指着郭业的鼻子骂道：“放屁，你个黄毛小儿口出不逊，你竟敢栽赃陷害于我？你这是……”

“吧唧～”

陈浪立马上前一掌将童焕的手指拍飞，凶神恶煞道：“童大人，会说话就好好说话，如果再用你那猪蹄指点我家刺史大人，小心老子将它掰折了。”

“放肆，你一个小小的折冲都尉竟敢对本官不敬？你信不信本官治你的罪，将你革职？”

现在童焕已经分寸大乱，在他看来陈浪这个盐帮匪首出任折冲都尉就是沐猴而冠带，现在居然还欺负到自己头上了，焉能不生气？

陈浪呸道：“你算个什么东西？要治老子的罪，要革老子的职，也轮不到你童焕吧？我家刺史大人还未说话，你扯得哪门子丧？”

童焕气得怒目圆睁，浑身肥肉哗哗抖动，双眼进火地叫道：“你，你，你，你……咳咳，气煞本官了。”

咚咚咚咚～

一阵急促紧凑的脚步声突然在厅外响起，紧接着，将近百来号府兵模样的军士手执戈矛一起涌入饭厅，将众人第一时间包围了起来。

当中一人跻身而出，手执横刀威风凛凛地喝道：“扬州府兵在此，谁人敢在刺史府造次？”

“呀？刘都尉，你来得正好，快，快将这个盐帮匪首拿下，这厮欲图对本官行凶！”

一见府兵涌入，童焕仿佛看到了救星奔了上去。因为带队之人昨日他也见过面，乃是长孙羽默带来介绍自己认识的新任都尉府果毅都尉刘振轩。

若不是长孙羽默推荐，他也不会这么顺利就让刘振轩接掌果毅都尉一职。

这下，他总算是等来了援兵。

郭业看着一身明光铠甲英气逼人的刘振轩，不由面露笑意。

而刘振轩所带来的百来府兵，郭业粗粗也有些印象，正是自己那三百亲兵所打扮的。

看来振轩还是没有彻底掌控折冲都尉府。

郭业指着陈浪，然后冲刘振轩道：“你来得正好，这位便是新任折冲都尉陈大人，你当是好好亲近一番才是。”

童焕听着郭业的话，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儿，难道他们还相识不成？

就在他发愣之时，又听喝道：“童大人，你别一口一个盐帮匪首，刚才不是给你看过兵部衙门的白纸黑字了吗？陈浪乃是扬州新任折冲都尉大人。”

就在童焕还抱着将信将疑的心思之时，只见刘振轩突然上前冲陈浪拱手朗声道：“末将见过陈都尉。”

唰唰唰唰～～

一百府兵纷纷收起戈矛，笔挺立正地站好，齐声喊道：“我等见过都尉大人！”

这下童焕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敢情儿这果毅都尉刘振轩与郭业，还有陈浪都是一伙儿的。

他将质疑的目光望向长孙羽默，那厮正低头自顾饮酒啃着鸡腿，浑然不理睬这边的嘈杂。

难道长孙公子也……

突然，陈浪一声喝道：“刘都尉，我怀疑童焕童大人居心叵测，为了故意刁难与阻滞郭大人履任扬州刺史一职，而私藏了刺史金印。现在本都尉命令你们，将童焕拿下！”

“喏！”

刘振轩配合地拱手领命，大手一挥冲众府兵下令道：“来人，将童焕拿下，听候郭刺史发落！”

“谁敢？”

童焕突然摒弃了心中的不宁心绪，傲然喝道：“本官乃是朝廷命官，一没图谋造反，二没作奸犯科，谁敢拿我？”

喝住了刘振轩等人之后，他突然冲郭业阴笑道：“姓郭的，正所谓捉奸拿双，捉贼拿赃。你没有确凿证据，你凭什么拿我？呵呵，遗失刺史金印又非重罪，大不了吏部考核得个差评罢了。你若想借着这个由头拿我，哈哈，痴心妄想。”

郭业心中暗道，老子就等你这句话！

随即，他冷笑道：“童大人，你是想要人证物证，是吧？好，本官成全你！”

说罢，他冲刘振轩吩咐道：“本官怀疑刺史金印就被童焕藏匿在刺史府内，你带着你的手下人给我找，挨个地方的给我找，我就不信翻不出这刺史金印来。”

刘振轩会意看了眼郭业，心中赞道，还是侯爷英明啊，居然能用陈集涛的这招意外手笔来拿下童焕这厮。

陈集涛在前往山坳太清观之时，便将金印的藏匿地点告知了郭业与刘振轩，要想翻找委实太过容易了。

刘振轩留下几人将童焕看管住，然后带着剩下的人统统涌出了饭厅，故意在刺史府内翻天覆地地查找着。

童焕心中冷笑，金印早被陈集涛盗走，我倒是要看看你如何找出来，哼。

约莫过了一会儿，隐约传来一声雀跃之声：“刘都尉，找到了，找到了，就在府衙后院的枯井中呢！”

轰～

童焕面如死灰，口中喃喃道：“这，这怎么可能？”

很快，刘振轩便捧着用油布包裹着的金印来到了饭厅中，呈到郭业跟前，一脸喜色地报道：“大人，找到了！”

郭业接过来将油布一层一层剥开，一方金灿灿呈小山峰型的刺史印玺赫然立在了掌心。

他端着刺史印玺往童焕眼前一送，沉声质问道：“童大人，捉贼拿赃，你还有话说？”

童焕心里就跟撞见鬼一般的发虚，连连摇头否认道：“不，这不可能，不

可能，这绝对不是本官干得，肯定是有入栽赃陷害！”

郭业摇了摇头，叹道：“看来你真是耍抗到底了。好吧，我就让你心服口服，你不是想要人证物证吗？如今物证有了，就缺人证了。振轩听令！”

刘振轩上前一步挺身道：“大人请吩咐！”

“你现在就去将扬州府衙郡丞陈集涛，给我接回来，安然无恙毫发无损地接回来，我要让童大人信服口服！”

“喏！”

一听陈集涛三个字，童焕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过来为何郭业能在自己后院找到金印了。

原来陈集涛这厮将印玺盗走后竟然藏匿在了自己后院的枯井中。

该死，该死，莫非陈集涛盗走金印也是姓郭的暗中指使，为的就是今天向自己发难？

瞬间，一切的疑窦统统解开。

童焕双眼红如朱砂，险些充血爆出来一般，狰狞地吼道：“郭业，郭业，原来你是有备而来，一切你都早已布局，你，你这厮好深的心机啊！”

郭业笑道：“如何诡辩在人证物证面前都是苍白的，童大人。你要知道，人在做，天在看！”

说罢，不顾童焕的身份，他冲刘振轩挥挥手，冷峻道：“先将童焕押进地牢，我要将他这卑劣行径上报朝廷，由朝廷来处置此事！”

一时间，童焕肥硕的身躯便被几名府兵给强行拖了出去，连带着他的长随师爷也被押解了下去。

待得童焕一被带走，郭业突然冲一直闷头喝酒不支声儿的长孙羽默笑道：“童焕今后的宦海生涯估计也就到此为止了，可惜了。呵呵，不过谁让这孙子跟扬州张家蛇鼠一窝坏到底呢？咎由自取罢了！对了，你说我这算不算新官上任三把火中的第一把火啊？”

长孙羽默放下手中的酒杯，抬头坏笑道：“你这高调出场，一上任就将扬州的前任刺史给整趴下，算是给扬州张家一个下马威吗？”

郭业哈哈一笑，反问道：“你说呢？”

## 第752章扬州张家

很快，随着郡丞陈集涛的安然返回，郭业绯袍加身，头戴双翅帽，在长孙羽默与陈集涛两人一左一右的陪伴下，出现在了府衙一千书吏和六曹佐官面前。

对于刚才后院所发生的事情，众人多少都有些耳闻。一些关于郭业的八卦消息在私底下口口相传，很快，众人对这位手腕狠辣果决的年轻刺史大概有了一个了解。

郭业凭借吏部的委任状，又有失而复得的刺史印玺，再加上刚才在后院对童焕一番风雷齐动的立威，自然顺理成章地接任了扬州刺史一职。

尽管他很清楚这些人中有对他阴奉阳违的，但是他很清醒如今自己刚刚接受扬州刺史一职，正是用人之际，绝对不能对府衙进行大清洗大换血，不然整个府衙机制停止了运转，他就彻底傻帽了。

于是，他对童焕之事大肆痛斥了一番，但是童焕事件仅限于当事人，顶多波及到了童焕的师爷一人而已。对于剩下的这些人，他除了勉励，还是勉励。

没办法，现在手上极度缺可用之人才，如果说几句漂亮话能够笼络人心的话，他绝对不吝溢美之词。

召见完众人之后，郭业更是让陈浪这个新任折冲都尉亮相，算是混个脸熟替他立立威吧。

至于如何接受折冲都尉府，如何降服那一千五百名府兵，郭业也爱莫能助，只能靠陈浪本人在扬州的名头去想办法了。

他嘱咐刘振轩事事配合陈浪之后，便打发着两人出了府衙。

至于那三百亲兵，因为他手下缺人使唤的缘故，自然是留在自己身边听候差遣了。

解散了府衙内的一众官员之后，他独独留下陈集涛与长孙羽默二人去了原先童焕的书房，商议着关于下一步的计划。

正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刺史府内刚刚发生的巨变很快便通过某些官员的口中，传扬了出去。

不一会儿，扬州张家也收到了风声。

.....

.....

扬州城南，古井巷。

一座座红砖绿瓦的三进宅子星落棋盘地坐落在古井巷内，连绵而起自成一片，这将近二三十座高墙大门的三进宅子都只有一个主子，都属于扬州张氏。

这里不仅是张家的祖宅，张家的宗祠，更是张家三房的聚居地。

张元礼、张元智、张元信三兄弟各领一房，盘踞在古井巷中。

算起来，张家自打南迁以来淮扬，在古井巷的历史已有近两百年了。

张氏元字辈的三兄弟如今是张家的辈分最高领军人物，代表着关陇八大世家之一的张家。而元字辈的下面是承字辈，如扬州盐运使张承宗就是二房张元智的长子。至于承字辈的下面，就是继字辈，不过继字辈如今年纪都尚小，都跟郭业和长孙羽默等人一般年岁，还未到独当一面的时候。多数承字

辈的子弟不是在外面游学，就是在军中镀金熬资历。

此时，张氏大房一脉，身为族长的张元礼远赴长安，扬州之事皆由二房的张元智和三房的张元信主持着。

当张承宗将郭业抵达扬州，并在刺史府内高调出场，拿下童焕立威的消息传进张家之时，张元智两兄弟并未轻视，第一时间在平日张氏中人议事的祖宅中碰了头。

今天与会之人只有张元智、张元信，张承宗三人。

当张承宗在祖宅的大堂中绘声绘色地讲着刺史府内发生的事情之后，张元智两兄弟的脸上都透出了凝重之色。

张元智看着儿子张承宗讲完之后，满脸尽是暴虐气息在游走，不由呵斥道：“宗儿，为父平日是怎么教导你的？成事者，每逢大事皆有静气。你如此轻易躁怒，如何成得了大事？”

张承宗恨声道：“父亲，你让孩子如何平静的下来？今天他借着刺史印玺一事对童焕开刀，直接将其拿下。等他立稳脚跟之后，肯定会拿孩儿开刀。他此次赴任扬州，就是冲着扬州盐税来的，就是奔着咱们张家来的。而且据大伯父从长安传回的消息，朝廷已经允准他撤换我这个盐运使了。哼，这姓郭的都已经欺负到咱们头上了！”

“你这混账，居然敢瞒着为父与童焕暗中藏匿刺史印玺，活该！”

张元智痛斥一番后，又恨铁不成钢道：“平日就教过你，做事要隐蔽要机密，你们倒好，居然还被那个姓陈的郡丞听到了密议之事。这不是自己擦洗了脖子，给姓郭的递刀子吗？如果不趁着这个事情将童焕拿下，他便不是陇西郭业了。别说你们，就是长孙大人都曾在他手中吃过亏，唉，你这个不成气候的东西。”

张元智训完子之后，一脸阴沉地别过头不再说话。

倒是张元信比较沉得住气，轻笑一声道：“二哥莫要动气，承宗不是还年轻嘛？”

“年轻？”张元智突然又被挑起了话匣子，冷笑道，“他都已经四十多岁，我那孙子继业都已经中了秀才，当爹的还能这么不长进？”

张承宗被父亲羞得没脸没皮，郁闷至极地低下了头去。

张元信劝道：“哈哈，承宗，你父亲是爱之深责之切，你要晓得才是。不过我问你，你这消息来源可靠？”

张承宗缓缓抬起头来，应道：“三叔你有所不知，外头都已经开始传扬起来了。而且侄儿为了确保消息的准确与真实，还特意考证过。府衙内的一众官员中有我们张家安插进去的人，消息就是他亲自传到我这儿来的。”

张元信确定完消息的真实性之后，缓缓说道：“看来姓郭的这小子倒是年轻气盛啊，趁着印玺一事拿下童焕，除了断了童焕的前程之外，我想不出对郭业还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在我看来，他无非是告诉我们，他郭某人来了！而且他一来就是霹雳雷霆手段，无非是想让我们知道，新官上任烧上第一把火，给我们来个下马威。”

张承宗有些急躁地说道：“没错，他这是在挑衅我们张家，三叔。他既然敢烧第一把火，肯定就有第二把火，第三把火。三叔，如果童焕那厮嘴巴不严，经不起郭业的严刑拷打，将我也供出来，说与我他密谋藏匿印玺，我该如何应对？”

张元信闻言，突然敛去笑容，眼神寒光一闪而过，冷声说道：“承宗无需担忧此事。童焕虽然不堪重用，但却不是傻子。他现在一个人担下此事，顶多是被郭业断了前程。如果他也将你也牵扯出来，哼，恐怕不仅会断了前程，还会葬送了自己的性命。他心里很清楚，只要他敢张口将你供出，他就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

张承宗听罢脸上不由一喜，他心中暗赞，三叔就是霸气。

随即口中连连称是，呐呐道：“那就好，那就好。这样的话，姓郭的就找不到理由来撤换我盐运使一职了。”

“哼！”

张元智看着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永远就惦记着盐运衙门那一亩三分地，不由冷哼道：“瞧你那点出息，果真是烂泥扶不上墙。如今姓郭的既然接手了扬州刺史一职，又是冲着扬州盐税来的，你觉得他会任你继续坐在盐运衙门中吗？长长脑子吧，混账！”

“靠，我说爹你能不能不要总是训我骂我？”

张承宗这下可被张元智训红眼了，急道：“咱们张家在扬州好歹也是第一门阀，你们就看着姓郭的这么玩我？他如果敢撤，老子就带着三千盐运衙门的护军杀进刺史府。他不是能耐吗？不是有本事吗？到时，我就让他知道扬州不是长安，在这儿就算他是头虎也要给我趴着，是条龙也得给我盘着。草他娘的，让他知晓老子的厉害。”

“混账！你这个记吃不记打。不长脑子的混账！”

张元智怒然起身，声色俱厉地吼道：“率兵擅闯府衙，公然对刺史行凶，你想杀官造反吗？你想葬送我们张家吗？你这个孽障，与其留你在这世上遗祸我们张家，不如我现在就打死你！”

说罢，老当益壮六大几的张元智突然一个箭步，冲到张承宗跟前握拳出击，一个电炮就砸在了张承宗的右眼框上，顿时成了熊猫眼。

张承宗吃疼，又不可能还手揍他爹，自然一边痛得哇哇叫着，一边绕着圈子躲着他爹的第二个电炮。

这时，张元信看着这对冤家父子不由一阵摇头无语，说着说着就能打起来，还在祖宅里面上演严父教子，真是太扯犊子了。

旋即，他起身一把抱住了张元信的腰板，劝道：“二哥，不要动气啊，有事好好商量，成不成？我们张家身为地头蛇，别人还未出击，我们岂能自乱阵脚？”

张元智停住了脚步，气喘吁吁地怒视着张承宗，诟骂道：“这个不肖子，这个混账，真是扫了我们张家的门风啊，我怎么就会生出这么蠢笨如猪的混球呢？”

张承宗躲得远远，听着老头子还在骂个不完，心里极度不爽，暗暗嘀咕道：“你骂我蠢笨如猪，那你自己岂不是头老公猪？哼，真是不知道谁是蠢货。”

“你说什么？看我打不死你……”

张元智貌似隐约听到了张承宗的吐槽，又要急着跳脚起来追打过去。

张元信还是死死地将其抱住，喝道：“二哥，承宗的话未尝没有道理。既然姓郭的欺负到了我们头上，我们也不能一味退避忍让，也该适当地还击他一番才是。”



“昂？”

张元智突然扭头一脸意外地看着张元信，质疑道：“老三，你也同意那混账的话？莫非你心中已有应对之策？”

## 第753章关鸣回来了

见着张元智一脸的迫切之色，张元信置之一笑，不无打趣：“二哥，你刚才还说承宗急性子来着，我看呐，有其父必有其子，承宗的性子多半都随你呢。”

张元智有些失望地看了眼自己的儿子，喟然叹道：“唉，老三，你当我愿意整日数落他啊？你我兄弟三人年事渐高，张家的百年基业迟早要交到他们手中。我们张家承字辈又是人丁凋零，留在扬州的只有承宗这个孽障。你也看到了，他这些年在扬州都干了些什么？一心钻进钱眼儿里，就知道守着盐运衙门那一亩三分地，不堪造就啊！”

张承宗一听老头子又拿自己说事儿，顶嘴道：“爹，你别嫌我俗气，我钻进钱眼儿里咋的了？扬州盐税一年几百万看着挺多，可是到东家分一点，西家分一些，朝廷户部那儿又要上交那么多，我们张家又能剩下多少？没了银子张家上上下下几百号口人吃啥喝啥花啥？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啊。要我说啊，您还真别瞧不起我，虽然承祖、承嗣、承业他们几个比我有出息，可我对张家亦是功不可没。如果没了……”

“没了你又如何？你还敢犟嘴？看老子打不死你……”

张元智听着张承宗还沾沾自喜的样儿，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二话不说又要冲上前去给他来上一电炮。

不过终究还是被张元信给抱住了。

张元信阻止了张元智的二次教子，直接喝骂着张承宗道：“承宗，怎么跟你爹说话的？目无尊长的东西，着实该打。出去！！”

张承宗巴不得现在就插上翅膀飞出这糟心的地方，有这闲工夫还不如去玉茹轩找玉茹那小浪蹄子喝上一杯，顺便滚滚床单。

玉茹乃是扬州城中近些日子比较当红的粉头儿，而玉茹轩就是她平日里接待恩客陪酒陪聊陪睡的宅子。

玉茹轩不比普通的秦楼楚馆，非达贵显贵非腰缠万贯者概不接待，不是兜里揣上百八十两银子就能进去的地方。

这些年扬州的红牌粉头儿基本都喜欢自己弄个宅子单干，一嘛为了彰显自己扬州红牌粉头儿的身份，自抬身价。二嘛如今扬州城里有地位有家底的人，都喜欢这个调调。

虽说这些红牌粉头儿有点类似于后世高档的一楼一凤，跟秦楼楚馆里那些女人都一样，都属于公家车，但是人都有虚荣心，特别是有钱有地位的人更是这样，甚至趋之如鹜。

说穿了，根子上还是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只不过为了迎合有钱人有权人的虚荣心，特意弄出一些国外混血妹子，绿茶婊，来区分三六九等。

一想到玉茹那双勾魂媚眼和那双修长的大腿，张承宗浑身顿时有些燥热起来，趁着张元信让自己出去，他二话不说飞奔出了祖宅。

打发走了张承宗，张元信才对张元智道：“二哥，承宗刚才说得什么纵兵闯衙门自然当不得真。但是他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必须打压打压郭业的嚣张气焰，煞煞他的威风。不然，他还真当咱们扬州张家是泥捏的。”

张元智问道：“老三，咱们三兄弟里就数你最有急智，你说说看，怎么个打压法？”

张元信凑近了过来，问道：“二哥，我想问你，咱们张家在扬州城中有多少米铺，有多少盐铺，又有多少的酒肆和饭肆？”

这下，张元智顿时明白了过来，讶异道：“老三，你的意思是将咱们张家的所有米铺、盐铺和酒肆饭肆统统都……”

“没错！”

张元信不待张元智说完，脸上浮起一抹狠厉，冷笑道：“他姓郭的如今不是扬州刺史了吗？咱们何不给他添添堵，看他如何解决这民生问题。也好让他知道，扬州城中并不是他这个刺史说了算，嘿嘿，如何？”

“可这得损失多少银子啊？老三，这，这可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狠招儿啊？”

“二哥，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听我的准没错！”

“呃……好吧。”张元智微微点头，突然咬紧牙关补充道，“老三，与其这样，不如就闹得大一些。自亏银子这种事儿不能让咱们张家担着，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以张家的名义给城中有头有脸的士绅送帖子，邀请他们来古井巷共商……”

……

……

接下来几天的扬州城中，风平浪静。

郭业接任扬州刺史似乎也是顺风顺水，不仅府衙内一千官员对他恭敬有加，就连城中的百姓也都知道新来了一位年轻的刺史大人。

这一日，郭业在郡丞陈集涛的陪伴下，在六曹佐官的簇拥下，对着账簿盘点着府衙中的粮库银库和兵库。

他本来就对童焕留下的烂摊子不抱有任何希望，但是最后一经盘点，没想到比他想象的还要千疮百孔，烂到根子上了。

堂堂一个扬州刺史府的银库里，居然只有库银三千两，而账面上更是欠着下辖九县不少银子，全都是童焕在任时挪借的。

回到书房之后，郭业一脸阴沉地将账簿狠狠摔在桌上，骂骂咧咧道：“狗日的童焕，老子真没抓错你，你丫就是一头粮仓里的硕鼠，就是一只吃骨头不吐渣的蛀虫。”

书房中还有郡丞陈集涛在侧。

陈集涛见状，苦笑连连道：“郭刺史莫要动气了，这些年童焕与扬州张家蛇鼠一窝，早把刺史衙门的底子给掏干净了。再加上这厮朝中有人好遮阴，所以府衙中一千同僚都是敢怒不敢言。刺史大人既然已经接任了这个位置，眼下最关键的便是如何将这些窟窿补齐，至少府衙中要有充足的库银和存粮，以应不时之需啊！”

郭业恨恨地又骂一句：“狗日的，还要老子给他收拾烂摊子。如今要补齐这些个大窟窿，最快的办法就是将这些年盐运衙门截留的银子调过来填补。看来，是时候对盐运衙门和张承宗下手了。”

陈集涛一听要对张承宗下手，顿时精神为之振奋，但是一想到扬州张家的势力，又有些为难地叹道：“可惜童焕这厮不肯松口，一力承担了藏匿刺史印玺一事，不愿将张承宗牵扯出来。不然的话，倒是可以借着这个由头直接将张承宗拿下，将其驱逐出盐运衙门。”

郭业轻笑道：“我早就料到童焕不会供出张承宗来，因为他藏匿印玺，乃

至以往在扬州任上中饱私囊，这些都不是死罪，最重也不过贬官流放而已。但是他如果将张承宗供出来，那真是难逃一死了。张家的人岂会放过他？说起来，童焕这厮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啊。”

陈集涛听着郭业分析连连点头称是，道：“大人分析得极是，可如今盐运衙门里里外外都被张承宗把持着。大人纵然有朝廷的允准可以将其撤换，但是换汤不换药，我就怕张承宗不会让大人遂了心愿的。”

“哈哈，陈郡丞，车到山前必有路。”

郭业丝毫不觉得这是问题，反倒乐观地大笑了起来，说道：“张承宗只要一天在盐运使的位置上，我就还有机会抓到的痛脚。他的屁股干不干净，我自有办法找到罪证。到时候，就先拿这厮开刀，直接跟张家宣战了。”

陈集涛低声询问：“莫非大人暗中还另有安排？”

这时，书房外突然响起一阵敲门声，一名从长安带到扬州的亲兵在外喊道：“禀报刺史大人，关鸿鹄关大人回来了！”

郭业闻言不由大喜，看着一脸迷茫的陈集涛，笑道：“你看吧，说曹操曹操就到。”

陈集涛问道：“大人，这关鸿鹄是何人啊？”

郭业道：“他啊？乃是我的左膀右臂，将来接任盐运使一职的最佳人选。今后，你们少不得在一起共事，走吧，陈郡丞，我带你亲近亲近关鸿鹄这位酸秀才。”

陈集涛一听关鸿鹄是安排来接任盐运使一职的，心中暗道，看来这位关大人还真得郭刺史信任啊，不然也不会将扬州盐税交于他打理了。

随即，他心中也起了与关鸿鹄结交的心思，点头冲郭业道：“嗯，大人说得极是，下官要与这位关大人好好亲近一番才是。”

郭业伸手揽着陈集涛的肩膀，放声大笑道：“哈哈，走吧，我让你见识见识关老秀才的啰里吧嗦矫情劲儿！”

言罢，便与陈集涛并肩而行，出了书房。

## 第754章真假账簿之说

“大人，学生幸不辱命，可算是回来了！正所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学生许久未见大人，已然隔了数十秋。呜呜……可想煞学生了！”

后院厅堂中的关鸿鹄一见郭业进来，立马扑上前去亮起招牌嗓门鬼哭狼嚎了起来。

郭业习惯了关鸿鹄的作死样儿，早已是见怪不怪了。

倒是从未见过关鸿鹄的陈集涛，冷不丁被对方这一出给吓到了，特别是听到关鸿鹄口里说得那些肉麻话，身上的鸡皮疙瘩骤然冒起，心中恶寒地啐道：“这人好歹也是个读书人，怎么说话却令人作呕无节操呢？一把年纪如此轻浮，啧啧，真是没羞没臊啊！真不知道郭刺史如此精明之人到底看重了他哪一点，居然还对他委以重任，将扬州盐税交于他手中。”

“好了好了，别嚎丧了！”

郭业轻轻将关鸿鹄推搡开来，道：“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府衙郡丞陈集涛陈大人。”

说着，他又向陈集涛介绍道：“明仁（陈集涛的字），这位是关鸿鹄关大人，跟我有些年头了。这次我有意让老关接任扬州盐运使一职，扬州官场你比较熟，到时候你少不得要指点老关一把。”

陈集涛谦逊道：“刺史大人客气了，谈不上指点，下官定会多多帮衬关大人的。关大人，有礼了！”

说话间，陈集涛抱起双拳仪态优雅地冲关鸿鹄拱了拱手，行了见面之礼。

关鸿鹄一听郭业的介绍，早已乐得双眼眯成了缝，殷情地上前一把握住陈集涛的手，格外热情地说道：“原来是陈郡丞啊，你好你好，学生关鸿鹄初来扬州宝地，以后少不得陈郡丞指点一二呢。”

陈集涛被关鸿鹄这么一个大老爷们紧紧握着双手，心里又是一番作呕，这厮太热情了，真让人受不了。

随即，矜持地点点头，笑道：“关大人客气了，你我分属同僚，又是为郭刺史效力，更应精诚团结友爱互助才是。”

关鸿鹄笑着连连称是称好，不过好像并未打算松开陈集涛的双手，而是继续一脸殷情的陪笑着。

郭业见状，上前强行将关鸿鹄拉扯了开来，免得他继续反胃陈集涛。

随后，他冲关鸿鹄问道：“让你查探之事如何了？你来扬州这么久，可有些眉目？”

关鸿鹄闻言脸色一紧，收起了那副马屁精神情，低声说道：“大人，学生不辱使命。经过学生的忍辱负重，卧薪尝胆，明察暗访，抽丝剥茧……”

“你他妈还有完没完？”

郭业板起脸来厉喝一声，骂道：“臭显摆你有文化啊？赶紧的，说正题……”

陈集涛亦是微微愠怒地看着关鸿鹄，心中暗道，这人真是啰嗦，不枉刺史大人说他矫情了。

关鸿鹄讪笑两声，歉意道：“大人莫恼，学生就是管不住这张爱絮叨的臭嘴，保证下不为例了。禀报大人，盐运衙门这边已经有了眉目，据学生这些

时日的查探，现任扬州盐运使张承宗的屁股不干净，每年数百万两的盐税上交到户部仅有三成，剩余的七成基本都被张承宗截留收入囊中。”

“每年私吞七成盐税？如果一年五百两的盐税，那么张承宗就截留中饱私囊了将近三百五十万两？老关，他真有这么好的牙口？”

这下郭业总算相信虞世南等人之前在长安并非夸大其词啊。

随即，他问道：“既然你已经查探出来了，那可有真凭实据？或者说，将张承宗拿下之后上了公堂，可有人证物证与他对质，将他告倒将案子坐实？”

关鸠鸣摇摇头，道：“大人，实不相瞒，学生手上没有证据。关于张承宗的这些事情，学生都是听盐运衙门内的一些护军说得。”

“靠，空口白牙以讹传讹，又岂能当为呈堂证供？”

郭业顿时失望地叹道：“老关，你别告诉我你来扬州这么长的时间，居然只接触到了盐运衙门的护军。护军又非核心人员，他们说的话有个屁用。”

关鸠鸣讪笑了几声，道了几声惭愧，郁闷道：“大人，盐运衙门上上下下都是张承宗的人，即便是一些书办小吏，学生也没机会接触啊。张承宗将盐运衙门经营得跟铁桶一般牢固，外人很难进去打探消息。”

郭业摇头苦笑道：“得，又是白忙活一场！”

陈集涛宽慰道：“刺史大人，张家控制扬州盐税，把持盐运衙门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关大人查探不到切实有效的证据，那也合乎常理。不然的话，扬州张家就不是根深蒂固的扬州第一大家了。”

关鸠鸣感激地冲陈集涛笑了笑，眼咕噜滴溜一转，轻声道：“大人，学生虽然手上没有张承宗私下截留贪墨盐税的证据，但是学生却知道谁手上有账簿，这账簿记录着这些年来盐运衙门征收盐税和上交户部的明细。只要拿到这本账簿就能证明扬州每年的盐税数目完全不止上交户部的那点数目。到时候呈上朝廷，两相对质，定将真相大白。”

郭业顿时眼睛一亮，急急问道：“毋庸置疑，盐运衙门每年送呈户部复核的那本账簿肯定是假的？你说得这本明细账簿应该才是真的。难道不是这真的明细账簿，张承宗没有自己亲手收藏吗？”

关鸠鸣摇头道：“据学生所知，张承宗嫌记录明细账簿麻烦，并未亲手打理，而是交给了他盐运衙门手下的一个书吏来具体操办此事。也就是说，这个书吏不仅替张承宗做着假账，手中还有一本真实的明细账簿。”

郭业饶有兴趣地问道：“这书吏姓甚名谁？你是否相熟？能否从他手中得到这本明细账簿？老关，如果能得到这本明细账簿，张承宗这孙子绝对要吃瓜烙，哈哈，这可是撼动甚至拔除张家的一个契机啊！”

“这书吏姓薛，单名一个昊。此人原先是个不得志的落第秀才，却蒙张承宗倚重成为心腹之人，很得他的信任。不然的话也不会将真假明细账簿都交由他来操办了。只不过……”

关鸠鸣苦笑道：“学生寻了几次偶然的机会有与他相识相交，也曾亲自上门到他家拜访过。但是这人戒心十足，不愿与学生深交，顶多是泛泛之交罢了。学生要想从他手中拿到那本真的明细账簿，委实太难了。”

郭业心里又是一沉，奶奶的，又是空欢喜一场了。

突然，郭业心里一发狠，恶声道：“实在不行，就让陈浪从盐帮中调来几个好手，夜里扮作强盗去这薛昊将账簿盗来吧。如果薛昊敢不交出账簿，直接灭了他薛家，让他鸡犬不宁。”

嘶……

陈集涛和关鸿鹄纷纷脸色一滞，关鸿鹄见识过郭业的一些不光彩的手段，倒是很快便适应过来。

但陈集涛哪里能适应过来，脸色有些动容地摇头劝道：“刺史大人，这可使不得。这是强匪行径，岂是你能做的？”

郭业冷冷道：“这不也是没有办法吗？难道明知道明细账簿在哪儿，却无从下手？”

“大人，您先别着急！”

关鸿鹄近身到郭业跟前，低声道：“学生知道薛昊有个见不得光的秘密，也许可以借着这个秘密，咱们能将账簿糊弄到手。不过这件事情需要大人亲自来审度和布局。”

郭业一听，有些不悦道：“老关，以后说话尽量别带大喘气的，你丫有办法就赶紧说，居然还跟我玩起起承转折来，作死呢？”

关鸿鹄嘿嘿干笑两声，说道：“学生的这个办法也没把握，所以不敢保证能顺利从薛昊手中诓骗到账簿。”

郭业皱着眉头挥挥手，催促道：“别磨叽，赶紧说，你到底有什么好提议？”

“大人！！”

“侯爷，侯爷！！！”

关鸿鹄还未张嘴，陈浪与刘振轩两人一脸焦急之色地联袂而来，一前一后步入厅堂中来。

郭业被两人突然打了茬儿，心中顿时有些不悦，埋怨道：“你俩火急火燎的做什么？一个折冲都尉一个果毅都尉联袂而来，莫非你们折冲都尉府着了大火？”

刘振轩小跑来到郭业跟前，颇为惊慌地报道：“侯爷，比折冲都尉府着了大火还要严重，城里出事儿了！”

陈浪扯起嗓门，适时补充了一句：“郭刺史，扬州城里出了大事儿，你赶紧想办法应对吧！”

咯噔～

郭业被人两人搞得心里猛然一阵泛虚，奶奶的，这边还未搞定盐运衙门之事，那边扬州城又出大事儿了？看来自己这个扬州刺史，真是不好当啊！

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第755章有条不紊，丝毫不乱

郭业的注意力瞬间被陈浪和刘振轩二人吸引了过去，冲关鸣示意道：“老关你且等上一等。”

随即，他问着陈浪道：“到底出了什么大事，值得你陈浪如此地惊慌失措？”

陈浪低沉着脸，缓缓说道：“就在半个时辰前，张家二老爷张元智下令，关闭所有张家在扬州城内的盐铺。”

郭业微微一怔，只听刘振轩又急忙补充道：“不单单是张家的盐铺，他还下令张家在扬州城中开设的所有米铺、绸缎庄、饭肆、酒肆、油铺，在天黑前统统关闭。”

“啊？他们竟然耍弄起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把戏来？”

陈集涛突然惊呼一声，面色瞬间变为惨淡。

郭业见状，不由冷笑道：“这就是张家作出的反击吗？这也太过儿戏了吧？难道没了张屠户就不吃带毛猪啦？扬州城中的油盐米铺，饭肆酒肆绸缎庄何其之多，没了他张家的铺子，自然还有李家张家王二麻子家，切，小鸡巴扮大蛇，吓唬谁呢？”

陈集涛摇头提醒道：“刺史大人，扬州城中至少有三成的油盐米铺是属于张家的产业，不容小觑啊。如果他们统统关闭，对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甚大哇！”

郭业丝毫不见慌乱，淡定地说道：“那不是还有七成的油盐米铺不是张家的吗？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严格控制好物价，不要让其他商户趁机哄抬物价与民争利就好。”

“侯爷，不仅仅如此啊！”

刘振轩颓然地叹息了一声，说道：“张家不仅关闭名下的所有铺子和产业，还让素与张家交好的一些商户也关门歇业，更是扬言如果谁敢不从，将来谁也别想从各大盐场拉走一粒盐巴。刚才我特意让折冲都尉府的府兵在城中转悠统计了一番，足足有七成的油盐米铺关门歇业了。”

到了这个时候，郭业才正视起这件事情来，口中自顾言道：“看来张家这次是下血本了啊，不容小视，真的不容小视！”

“完了完了，这下真完了~”

陈集涛团团转转如热锅上的蚂蚁，急道：“刺史大人，一旦城中七成的油盐米铺关门，不出五天，只要不出五天，扬州城内必会出大事啊。到时候，粮荒、盐荒、甚至是油荒都会接踵而出。民以食为天，无盐无油岂能安生？势必会大乱，民变横生哇……”

这番话一说，众人纷纷脸色骤变，谁也没有怀疑陈集涛这是在危言耸听，没有质疑他在夸大其词，因为粮荒、油荒引起的民变动乱在有些地方发生过，这种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紧接着，陈集涛弱弱地建议道：“刺史大人，不如暂且跟张家低个头吧？我们不能拿城中数十万百姓的性命当儿戏，更不能拿大人您的乌纱帽当儿戏啊。”

郭业冷笑道：“张家这是想通过粮荒盐荒引起民变动乱，然后让朝廷怪罪下来此事，好将郭某这个新任刺史给撵走啊。你觉得他们还会跟我和谈吗？”



啧啧，居然拿扬州数十万百姓当成捧走本官的赌注，好，好你个张家，好你个张元智。”

旁边的陈浪突然面露狰狞，凶性大发，提手便是腰间横刀出鞘，狠声说道：“郭刺史，不如我现在便召集我们盐帮五千弟子入扬州，直接将扬州张家这些狗杂碎杀个干净，永绝后患吧？届时，将他们的油盐米铺统统收归己有，看谁还敢炸刺儿？”

“不妥不妥，陈都尉莫要说气话，如果扬州张家能够用武力来解决掉的话，他们便不是关陇世族八大家了。一旦对他们动了刀子，势必引起其他七大世家的围攻，届时他们联名上奏朝廷的话，咱们扬州这些人谁也别想逃脱朝廷的治罪。”

郭业第一时间否定了陈浪的馊主意，瞬间又是话锋一转，问道：“陈都尉，你盐帮那儿是否还有存盐？”

陈浪先是一怔，而后立马明白了郭业的用意，连连点头道：“有的有的，咱们盐帮就是干着贩卖私盐的买卖，怎么会没有存盐呢？不过如果以整个扬州城的用盐量，估摸着我那儿家底掏干净了也只能坚持个十天左右。时间一长，我那儿的存盐也势必告罄。”

“十天？够了！”

郭业立马下定了决心，吩咐道：“陈都尉，你现在就安排折冲都尉府的府兵接管东门渡口码头，然后传信回盐帮，让你的五千盐帮弟子速速押运存盐进城。还有，即日起，你那五千盐帮弟子留在城中，替我维持城中秩序，严防城中出现变乱。”

陈浪应道：“好，我这就去安排，郭刺史放心，便是掏干净了盐帮的家底，我也会让手下人将所有存盐押解进城来，缓解盐慌。”

郭业摇头笑道：“陈都尉，本官怎么会让盐帮白白垫付这笔银子呢？放心，该多少银子便是多少银子，决计不会让你们盐帮亏了。反正花得也不是我的银子，这笔银子届时自会有人来买单！”

陈浪似信非信地哦了一声，便匆忙转身跑出了厅堂下去安排。

陈浪一走，郭业又嘀咕道：“盐慌暂时能够缓解，接下来就是粮食了。振轩！”

刘振轩挺胸而立，道：“属下在，侯爷。”

郭业看着他那副紧张模样，笑着宽慰道：“别紧张，咱们大风大浪都见过了，还在乎这点小阵仗吗？这些，回头你带上几百府兵，然后拿着我的手令前往扬州辖下九县的县衙，挨个县衙挨个县衙地给我征粮。无论是征缴也好，还是赊欠也罢，你必须给我征购全城百姓十天的米粮回来。如果你发现有人暗中勾结张家，故意刁难和搪塞你的征粮，我给你生杀大权。无论是一县之令，还是一县士绅，谁敢阻你征粮你便砍了他的脑袋。”

“啊？”

刘振轩这下可是彻底傻眼了，犹豫地问道：“侯爷，真要斩杀了某个县令，恐怕连你都要被朝廷降罪啊！”

刺史虽然是一州之长，但是对下辖的县令根本就没有生杀大权。即便这个县令犯了案，那也要刑部量尺定罪。

郭业拍了拍他的肩膀，宽慰道：“放心大胆的去做，真出了什么事情，一切有我兜着。什么叫好上司，属下捅了篓子给兜着，这就是好上司。去吧，

一切有我。”

“属下遵命！”

刘振轩精神为之大振，一口唾沫一个钉地保证道：“若属下征不回来米粮，属下也没脸再见侯爷了。”

说罢，他也步上陈浪的后尘，风风火火奔出了厅堂。

陈集涛见郭业安排的有条不紊丝毫不乱，心里不由踏实了不少，随后提醒道：“刺史大人，眼下您看您是否要到城里转转，安抚安抚一下民心呢？”

郭业摇了摇头，道：“不，只要米盐到位，扬州城乱不起来。相反，我们必须争取时间将那个盐运衙门书吏手中的账簿拿到手。”

“啊？”陈集涛疑惑道，“大人，您还惦记着事儿呢？要不，这件事情先放一放吧，不如集中精力对付张家这次釜底抽薪的阴损招儿吧？”

郭业斩钉截铁拒绝道：“不，这事儿必须尽快解决。不拿到那本明细账簿，就无法将张承宗拿下。不把张承宗拿下，如何从他口中撬出整个扬州张家来？陈郡丞，你要知道，若要和人谈判，你手中要有令他忌惮的东西。不然去了也是自取其辱。懂我的意思了吗？”

陈集涛将郭业的话稍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立马明白了过来，连连称是。

郭业招招手，示意关鸿鹄走过来，然后问道：“老关，现在权且死马当作活马医，你先说说你的办法，如何将薛什么来着，哦对，薛昊手中那本真的明细账簿诓骗到手。”

关鸿鹄破天荒地简明扼要说出六个字：“设局，挑拨，策反！”

郭业白了他一眼，喝道：“你他娘的这是在说天书吗？具体说来，到底如何？”

关鸿鹄又是佯装打了下自己的嘴巴，怨罪道：“大人莫怪，不知大人是否听说过扬州的玉茹轩？”

郭业摇摇头表示不知。

关鸿鹄紧忙解释道：“大人有所不知，薛昊这桩见不得光的秘密，就跟玉茹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嘿嘿，这厮啊，当真是胆肥得紧。事情是这样的……”

## 第756章守猪逮兔

关鸿鹄尽量精炼着语言，将玉茹轩的来龙去脉说了出来。

旁边的郡丞陈集涛对玉茹轩也是有所耳闻，不时替关鸿鹄补充着。

郭业这下才明白过来，若有所思地点头道：“敢情儿是高级妓啊？嘿嘿，没想到扬州城还有此等好去处。”

如果将扬州城中的秦楼楚馆是大众浴池的话，那关鸿鹄口中的玉茹轩便属于高档会所中的VIP贵宾特殊服务了。

其实像玉茹轩这种经营模式，对他这个后世之人而言，一点都不感到陌生。

想当初他郭某人也去上海出过公差的，也享受过类似于玉茹轩这种服务的，好不？在上海，通常会一些高端大欺上档次的女孩儿会租住单身公寓，然后下海接客捞外快。

当然，这种高级妓不像三教九流的地方一样，一进来就跟活僵尸一样问着先生我可以为你服务吗？然后脱衣服啪啪啪，完事儿，交钱走人。

她们会全方位全身心地为客户服务，会陪你谈天论地会跟你针砭时政，会给你弹上一首理查德·克莱德曼的《水边的阿狄丽娜》，甚至会给你煮咖啡制作点心，让你体会到人在外地却有家一般的感觉。

这是专业选手与非专业选手，职业高级妓与业余捞家的真正区别。

因此，关鸿鹄说出这个玉茹轩时，郭业完全不感到意外，接着问道：“然后呢？继续说下去，说重点！玉茹轩和我们从薛昊手中诓骗到明细账簿有什么关联？”

关鸿鹄见着郭业面色淡然，心中不免又赞了句，大人真是见多识广啊，连玉茹轩这种地方都令他不感到新鲜。

随即，继续道：“玉茹轩中的玉茹姑娘在扬州城中可是艳名远播呢。先不说人长得那叫一个美，就说她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城中不知有多少权贵对她趋之如鹜。嘿嘿，但是据学生所知，张承宗就是玉茹轩的常客，不仅出手大方，而且为人霸道，视玉茹轩的玉茹姑娘为他的禁脔，扬言不允许其他人染指呢。所以，玉茹轩虽然在扬州城闻名遐迩，但是因为张承宗的关系，基本上很少有人敢踏足前往，一亲芳泽。”

郭业一听，不由乐道：“哟呵，张承宗这孙子还嫖上瘾了？居然嫖得如此霸道。”

关鸿鹄跟着陪笑两声，继续说道：“薛昊对玉茹姑娘也是极尽钦慕，偏偏这厮模样长得周正俊俏，又喜欢拽文吊字一副斯斯文文的模样。都说婊子爱俏爱钱也爱才，嘿嘿，这玉茹姑娘对薛昊这样的妙人儿自然也是喜欢的紧。据学生对薛昊这么长时间的跟踪，薛昊隔三差五，便会偷摸潜入玉茹轩与这娘们私会，两人如今正是恋奸情热之时。大人，你现在明白学生的意思了吧？”

郭业听到这儿差不多能听明白了里头的弯弯绕绕，再次确认了一句：“你是说，张承宗不允许别人染指这个玉茹姑娘，但是薛昊却不能把持自己，瞒着张承宗暗中还跟玉茹眉来眼去有奸情？”

关鸿鹄道：“正是，这就是学生这些时日最大的收获。大人，你想啊，如果张承宗知道薛昊瞒着自己，跟玉茹姑娘那啥，您说张承宗会如何？薛昊的

下场又怎样？”

郭业破颜一笑，点头道：“我好像明白你的意思了，这办法还真可以。”

“嘿嘿……”

“嘎嘎……”

一时间，两人彼此坏笑连连，眼中透着猥琐和下作。

不过陈集涛却听糊涂了，不由质疑道：“刺史大人，如果将薛昊和玉茹姑娘的事情捅到张承宗耳中，以他的残虐暴躁的性子，薛昊不死也要脱层皮。

但是薛昊一出事，那我们不就更难拿到账簿了吗？”

郭业摇头取笑道：“陈郡丞，你是个厚道人，老关是坏得头顶和脚底都流脓，你自然不会明白他的真正用意。”

关鸿鹄听罢一阵郁闷，无言以对只得苦笑。

郭业道：“陈郡丞，这事儿你就甭管了，账簿自有我和老关来诓骗过来。你嘛，暂时替我坐镇刺史府看着家就成。”

陈集涛还是不懂郭业和关鸿鹄的真正用意，索性不再去掺和，点头道：“大人放心，下官一定会看好府衙里诸事的。”

郭业嗯了一声，吩咐关鸿鹄道：“老关，这件事情你去准备准备，把路线，还有藏人的地点都挑好。对了，你去找陈浪，从他手中借来一些翻墙爬院的好手，咱们这几天都要开始在玉茹轩外头蹲点儿了。”

关鸿鹄应道：“学生知道了！”

……

……

接连三天，因为陈浪从盐帮及时调来存盐，暂时缓解了盐慌的危机。

城中百姓虽然人心有些浮动，但是还没到人心惶惶的地步。

张家的这次突兀出手并未给郭业造成太大的麻烦，不过盐帮的存盐每日都在巨大消耗着，也撑不了太长时间。

至于刘振轩在扬州辖下九县的征粮，还在进行中。每征一个县，他便让人及时押往扬州，粮荒的现象得以控制，还未大面积地爆发。

而郭业与关鸿鹄率着二十名盐帮好手也未闲着，在玉茹轩对面租了一间酒肆之后便日夜蹲点盯梢着，就等着入夜之后薛昊出现在玉茹轩大门前。

黑幕降下又是一夜来临。

郭业与关鸿鹄将二十名盐帮好手散步在玉茹轩大宅外的周边，而他们二人则是在酒肆的二楼临窗眺望着。

就等着薛昊这呆头鸟的出现。

时间在黑夜中的虫鸣蛙叫下，静静流淌着……

嗒，嗒嗒～～

三道梆子声已过，夜入三更。

酒肆二楼中。

“喔……”

关鸿鹄打了个哈欠，困意十足地抻着懒腰，嘟囔道：“不对劲啊，这都连着蹲了好几天了，薛昊咋还不出现呢？莫非薛昊这厮怕了？”

郭业也是双眼熬得通红，摇头道：“不可能，老鼠偷油，猫儿偷腥，他不会不来的。”

关鸿鹄惴惴不安地猜疑道：“会不会是张承宗已经发现了薛昊跟玉茹姑娘

们的破事儿，所以……”

“那就更加不可能了！”

郭业摆摆手，反问道：“以张承宗的性子，如果知道薛昊背着他去动他的女人，你说薛昊还能独活？这两天盐运衙门那儿也有我们的人在盯着，他们不是说最近几天薛昊都是正常到盐运衙门点卯吗？显然张承宗并没有发现他们二人的猫腻。”

关鸿鹄听完郭业的分析后，冷静了下来，点头应道：“也对，如果张承宗知道玉茹姑娘背着他还敢接别的客人，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这女人。咱们蹲点儿的这几天，他可是足足来了两回，都是在玉茹轩中过夜来着。趁兴而来，满意而归，丝毫不见诡异。”

郭业点头道：“没错，应该是薛昊最近被什么事情给耽误了。静下心来等等吧，守株待兔最忌心烦意乱，要学会长时间的忍耐和忍受寂寞啊。”

关鸿鹄叹道：“可如果薛昊这厮接下来的几天还不出现的话，可就瞎了。陈都尉今天来报过，盐帮的存盐撑不了几天了。而刘振轩也传来音讯，昨日在葛县征粮受阻，也许要拖沓几天呢。”

郭业自然知道关鸿鹄的忧虑，脸色稍稍黯淡了几分，沉默了下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他猛然抬起头继续远望着玉茹轩大门，眼中透着坚毅，沉声道：“那还能有什么办法？如今也只有这个办法了，权且死马当作活马医吧。”

“唉，不成功便成仁！”

关鸿鹄面有愧色地冲郭业道：“大人，是学生没有全盘考虑周全，拖累大人您了。”

郭业置之一笑，摇头道：“不怪你，老关，这事儿你已经办得很漂亮了。如果薛昊这厮真一直都不肯现身玉茹轩，那也只怪我郭业自己运气不好，在扬州张家手中栽上大跟头。”

“咦？大人，有动静！”

关鸿鹄突然惊叫一声，抬手遥指玉茹轩大宅外边的左侧方向。

噔噔噔……

紧接着，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酒肆的楼梯方向传来，一名身穿夜行衣，蒙着面巾的汉子跑了上来，来到郭业跟前，低声兴奋道：“刺史大人，羊牯出现了！”

羊牯是黑话，专指待宰的羔羊。

郭业和关鸿鹄瞬间喜形于色，不约而同地挺了挺腰杆子长长吁出一口气，心里踏实了下来。

关鸿鹄激动差点喜极而泣，语无伦次地叫道：“奶奶的，守猪逮兔，总算是把这头猪给等到了。”

郭业白了他一眼，啐道：“亏你还整天自诩读书人，跌不跌份儿啊？”

随即，他冲那名盐帮弟子喝道：“通知兄弟们，现在千万不能现身，更不能惊动了羊牯，让他先进玉茹轩盘桓一会儿，好好让他缠绵一番。等火候差不多了，再等我下令，我与你们一起行动！”

“遵命！”

## 第757章一对野鸳鸯

玉茹轩，这是一座二进二出，并带有后院的宅子。

宅子门楼高大宽阔，石砌墙基，青砖垒墙，迎门为影壁，壁上镶嵌砖刻着一个硕大的“福”字。

除非是知道玉茹轩底细的人，不然寻常人都只当这是一座宅子。

玉茹轩的影壁后面是一处宽阔的天井，天井左右皆是连绵房舍，而天井正前方则是正堂。

绕过正堂往后走又有处大门，这是第二进的入口，过门之后便是后院，内宅就在后院中。

夜黑，风起，云遮月。

唰唰唰~

十几道黑影攀墙爬院，兔起鹘落如鬼魅般穿梭在玉茹轩的前院中，徐徐向后院内宅的那道小门逼近……

……

……

玉茹轩，内宅。

随着一道穿透夜色寂静的娇喘呻吟响罢，玉茹姑娘的卧室内的一盏烛台乍然亮起，在寂寥的黑夜中格外显眼。

卧室中，薛昊与玉茹姑娘两人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一个面色赤红煞是疲累，一个香汗淋漓意犹未尽，如两条白蛇般如胶似漆地缠绕着，相偎在一起。

约莫过了一会儿，玉茹姑娘才爬起来从地上捡起一件亵衣，披在身上重新偎依到薛昊身上，伸手轻轻抚摸着薛昊的脸颊，有些怨气地嗔道：“你今天是怎么了？以往都是生龙活虎状若牦牛，今天怎得成了软脚蟹，没三两下就完事儿了呢？怎会如此力不从心呢？”

薛昊尴尬一笑，将玉茹姑娘紧紧搂在怀里，叹道：“美人儿莫怪，唉，最近颇有烦恼，所以今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玉茹是久居风尘中的女人，自然懂得察言观色，听着薛昊的话里透着玄机，不由问道：“莫非你有心事？说来听听，奴家兴许能为你分上一点忧呢。”

薛昊听罢突然面色一沉，摇头道：“算了，不说了，说了你也帮不上忙。”

这下玉茹姑娘的胃口真被薛昊吊起来了，佯怒之下狠狠将薛昊推搡开来，滑如泥鳅般从薛昊的怀忠钻了出来，嗔怪道：“不说就算了，哼！奴家什么都给你了，你还信不过我么？你个死鬼，以后不要再来我这儿了。”

“嘿嘿……”

薛昊被玉茹的娇嗔媚态给逗弄得淫笑连连，砸吧嘴道：“美人儿娇嗔，真是勾人魂呢。不提那些煞风景的事儿了，玉茹，再伺候爷一回吧？爷的心又让你弄得痒痒难耐了。”

说罢，伸出爪子向着玉茹胸前两团白花花的玉兔抓去。

“呸！”

玉茹将薛昊探来的狼爪给拍掉，嘴角噙笑讥讽道：“你那下面软趴趴，跟

条隔夜烂油条似的，还能行吗？好了，既然你跟本姑娘隔着心，那便恕不伺候了。”

说话间，就要起身从床榻上爬下去。

“呀，美人儿别走哇！”

薛昊一见情急，赶忙将玉茹的蜂腰给抱住，连连告饶道：“美人儿别生气，我说，我说还不行吗？”

玉茹嘴角再次噙起笑意，不过这次却代表着胜利，妩媚地投了一记媚眼给薛昊，伸出手指轻点了下薛昊的鼻尖儿，嗔道：“死鬼，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尽是没句实话。说吧，到底有何心事。”

薛昊讪讪一笑，骤然喟然一叹息，耷拉着脑袋问道：“最近咱们扬州新任了一位扬州刺史，你总该听说了吧？”

玉茹嗯了一声，点头道：“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满城传得沸沸扬扬，奴家自然知道。听说咱们这位新任刺史大人年纪轻轻，模样又是俊的很呢。而且，听说这人能文能武，那天奴家在茶肆饮茶，还听胡四爷的评说在讲他的段子呢。说陇西郭业纵兵三千深入吐蕃，搅得吐蕃国血雨腥风，打得吐蕃人闻风丧胆，更是胆大包天私斩了吐蕃王爷。这还不止，还说这位郭刺史出使吐谷浑国，居然凭一己之力替大唐拿下了吐谷浑国的七城之地呢。啧啧，当真是厉害得紧呢！”

啪~

薛昊突然反手就在玉茹的翘臀上狠狠拍打了一下，骂道：“你个小浪蹄子，莫非瞧上这新来的刺史了？”

“呀，你个死鬼，疼死奴家了！”

玉茹吃疼地惊呼一声，嗔道：“你下手就没个轻重，敢情这肉不长在你身上啊？我倒是看上人家了，怎么着吧？可惜奴家这蒲柳之姿，人家看不上呢。哼！”

薛昊闻言又是一阵陪笑，一边伸手在玉茹滑溜溜的身上上下游走抚摸，一边哄道：“嘿嘿，美人儿莫恼，他看不上你自有薛某人看得上你。爷不就拜在你的石榴裙下了吗？来，再伺候爷一回吧。”

“死开。”玉茹扭捏着身子象征性地挣扎了下，继续问道，“你先说正事儿，说完奴家再赏你个甜头吃。”

薛昊闻之，面色又是黯淡了下来，叹道：“可不就是因为这位新任刺史吗？他此番赴任扬州，朝廷还格外允准他节制扬州盐税。这就是说，以后扬州盐运衙门也归他管了，唉……”

玉茹不解地问道：“他好歹是堂堂的一州刺史，又有朝廷的旨意，就算节制你们盐运衙门也说得过去啊。再说了，你只不过是盐运衙门的一个小小书吏，这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玉茹话里充满了不屑，听得薛昊一阵郁闷。

只听他说道：“跟我是没啥关系，可跟张承宗有关系啊，我的美人儿。”

张承宗三个字一出来，玉茹不禁变了变脸色，下意识地挪了挪身子，刻意与薛昊保持着距离。

薛昊自然也感受到了玉茹的变化，不过他并未恼怒，相反他还很理解，理解玉茹这是迫于张承宗的淫威而感到害怕，害怕张承宗知晓了二人的奸情。

别说玉茹了，就连他自己也深惧张承宗，万一被张承宗知道自己和玉茹的关系，肯定难逃一死。

他平静了下心中的兢战，继续说道：“外头都在传闻，这位郭刺史此番前来扬州，就是冲着扬州张家而来，奔着扬州盐税而来。不然的话，也不会一接任扬州刺史便使计谋将童焕下了大牢，这不就是敲山震虎，给张家一个下马威吗？你想啊，如果他接下来拿盐运衙门开刀，将张承宗给革职撤换了，我怎么办？”

玉茹颇有些兴奋地喊道：“革职撤换了才好，这个混账东西早就该煞煞他的威风了，不然他真不知作威作福到几时呢。”

“糊涂！”

薛昊低喝道：“张承宗的确不是个好东西，而且死上一百次都不足以平扬州民愤。可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美人儿，你别忘了，我能有今天全靠张承宗的信任和倚重。张承宗即便被革职撤换了，那还有扬州张家作为倚仗。但是我呢？整个盐运衙门里都知道我是张承宗的心腹，这位郭刺史难道不会翦除张承宗的党羽吗？嗨，到时候我的下场最轻也是一个扫地出门，灰溜溜滚出盐运衙门啊。”

说到这儿，薛昊的脸色有些狰狞地低声吼道：“难道还让我重新做回那个郁郁不得志的落第秀才？不，不，我不甘心啊。”

这下，玉茹也听明白了薛昊的意思，他多多少少听薛昊听过他跟张承宗之间的那些勾当，虽然她并不知道薛昊为张承宗做假账之事，但是她知道薛昊跟张承宗的关系的确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她现在经薛昊这么一细说，更加能够明白了薛昊的忧虑，如果张承宗被革职查办，薛昊只得跟着倒霉了。

随即，她狠下决心，劝道：“薛昊，这些年我也攒了不少银子，如果省着点话，应该不至于饿死。要不，我们远走高飞吧。既能让我逃离张承宗这畜生的魔掌，也能助你离开这是非之地。哪怕我们躲到乡下种地，那至少也能安乐地活着，对不？”

薛昊闻言猛然抬头看着玉茹，眼中透着感激，喃喃自语道：“远走高飞？逃离这是非之地？”

霎时，他陷入了犹豫之中，心道，留在这儿迟早要受张承宗的牵连与波及，但是不留在这儿恐怕将来真要平庸地过了一生了。

突然，他又想到自己手中握着张承宗的明细账簿，眼前一亮，脱口喊道：“远走高飞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我手中有张承宗的把柄。只要我们逃出扬州城，他决计不敢对我怎么样。好，我们远走高飞吧！”

咣当！

卧室房门突然被重重一脚踹了开来，哗啦啦……

将近十几个身穿夜行衣蒙着面巾的汉子涌入卧室中，惊得薛昊脸色顿时惨白，而玉茹姑娘更是被这突来巨变吓得连连骇叫，整个人光着身子蜷缩成一团躲进了被窝之中。

这时，十几个黑衣人中走出一个身姿挺拔的人，同样是穿黑衣蒙面巾，发出一道俊朗的爽笑之声：“哈哈，好你个薛昊，张承宗张大人真果然没有猜错，你这厮居然真的在这里！”

轰～



薛昊整个仿佛如遭雷击一般，整个人僵硬地呆坐在床上，面如死灰般看着这伙黑衣人，看着眼前这个发笑之人，失神问道：“你、你们是张盐运使派来的？”

那爽笑之人言语中充满着讥讽道：“不然，你觉得会是谁呢？薛昊啊薛昊，你就是一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啊！那边吃着用着张盐运使的，就连你的前程都是张盐运使给的。这边呢，你却背地里搞着他的女人，还准备算计他，背叛他，哼，你这是在自寻死路！”

说罢，只见他大手一挥，喝道：“弟兄们，将薛昊带走，回头跟张盐运使领赏去！”

“喏！！”

## 第758章薛昊中计

一伙子黑衣人涌上前去，强行将光着屁股的薛昊从床榻拖了下来。

薛昊自然是吓得哇哇大叫喊着救命，甩着屁蛋身子不断地挣扎着，欲图自救。

那刚才发号施令的黑衣人顿时一阵不耐烦，喝道：“真是聒噪不堪，吵死了！”

声音落下，便是一个箭步上前，抬起右手化掌为刀，狠狠击在薛昊的后脖颈位置，将其击昏。

随后，又吩咐那伙子黑衣人道：“兄弟们，将这厮还有地上的衣服带走，总不能让他光着屁股押去跟张盐运使讨赏吧？”

这时，一名黑衣汉子紧了紧脸上的面巾，指着床榻上被窝里缩成一团的玉茹姑娘，说道：“郭……哦不，大哥，这床上的骚娘们咋办？要不一刀结果了他，免得走漏了风声？”

床榻上蜷缩在被窝里的玉茹身子猛然一抖，一听这些人要杀自己灭口，更是吓得尖叫连连，虽不敢探头出来，口中却是不滞地求饶喊着不要。

那为首的黑衣人见状摇了摇头，说道：“一个女人而已，杀之无益。再者说这娘们不是咱们张盐运使的心头肉吗？罢了，反正将薛昊这狗贼押到张盐运使跟前，他们的奸情必会曝光，到时候要别说薛昊，就是这娘们也甭想活命。嘿嘿，要杀她也是张盐运使的事儿，轮不到你我多此一举。”

言罢，他便冲着众人挥挥手，喝道：“弟兄们，带着薛昊这厮先撤离出玉茹轩，等天亮大白之后，再将其押到张盐运使那儿去。风紧，扯呼！”

“喏！！”

霎时，几个人便抬着昏阙中的薛昊，几个人抱着薛昊的衣裳，前前后后匆忙撤出了卧室，很快，便遁出了玉茹轩，逃之夭夭消逝于黑夜之中。

因为玉茹姑娘并未在宅子中安置丫鬟和仆役，内宅这边发生的事情动静稍小，完全没有惊动外宅的下人。

直到这群消逝离去许久，玉茹姑娘才探出头来，满脸惊骇之色地望着空无一人的卧室门外，惶惶不安地口中呢喃道：“这可怎么办，怎么办啊？休矣，薛昊休矣，吾命休矣！”

……

……

这伙黑衣人将薛昊掳劫出了玉茹轩后，并未在城中多做耽搁，而是直奔城中一处破落的荒宅之中。

这座荒宅位于城北，因为久久无人居住，早已破败不堪，蛇鼠横行，甚是荒凉。

他们在薛昊嘴里塞上一团破布，用绳索将其双手捆绑住之后，便将他扔在了荒宅大堂的一个角落，弃之不管。

此时离天亮还有一大段的距离，他们在荒宅的大堂内燃起篝火，一边喝着酒一边聊起天来，聊天的内容自然都是关于薛昊的下场，关于张承宗会如何犒赏众人云云。

约莫喝了十几坛老酒，直到外头天色起了几分雾蒙蒙，火光大盛的篝火才缓缓趋于黯淡，渐渐熄灭了下来。

而这群人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相互倚靠或横七竖八躺在地上，酒醉不醒呼呼大睡了起来。

整个荒废的大宅中一片寂静，除了虫鸣蛙叫之声外，唯有此起彼伏的酣睡打呼噜声儿。

这个时候，被扔在墙角弃之不管的薛昊稍稍动了一下，睁开眼睛粗粗打量了下将自己掳来这里的一干劫匪。

其实就在众人酒意正酣之时，他早就从昏阙中醒来，只不过他没有声张生怕惹来这群劫匪的注意罢了。

相反，他一直都在等待，等待一个逃出生天的机会。

因为他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被这些人押到张承宗跟前，如果被张承宗知道自己背着他，跟玉茹姑娘暗中往来有好情的话，他这条命十有八九是保不住了。

他不敢抱有侥幸的心理，更不敢奢求张承宗会因为倚重自己而对自己网开一面。

因为他太了解张承宗了，霸道狠辣残暴成性，视人命如草芥。在扬州城，就没有他张承宗不敢干的事情。

因此，他必须逃出生天，不能让这些将自己押送到张承宗跟前。

此时，他看着眼前即将熄灭的篝火，看着地上喝醉倒地的这群劫匪，心中暗道，眼下就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等着他们醒来再想逃走，那真就比登天还难。

一念至此，他用力挣扎了被绑缚在背后的双手，咦？？？

绳索好像有些松动，他伸长脖子扭头看了眼背后被绑缚的双手位置，差点喜极而泣哭出声儿来。

真是老天有眼，这群劫匪居然没将绳索打死结，而是仅仅打了一个活结，而且绑缚得比较宽松，只要稍稍用点心思就能将双手挣脱。

老天有眼，

天不亡我！

薛昊一边心中狂喜地无声呐喊和疾呼着，一边悄悄地挣扎着背后的双手，想将绑缚住得双手挣脱开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磨蹭了差不多半盏茶的时间，他的双手终于得到自由。

双手一恢复自由，他立即就将塞在嘴里的布团取了出来，重重地长呼一口胸中浊气。

不过一呼气他便又紧张地将嘴巴捂住，生怕因为呼吸声而惊动了醉倒在地的这些劫匪。

他面色惊骇小心翼翼地再次打量了一眼倒地的劫匪，幸好，一个都没被惊醒过来。

此时不逃，更待何时？

他连靠近去观察这些劫匪容貌的时间都没有，便弯着腰弓着背，蹑手蹑脚踩着猫步，尽量将声音压到最低，偷摸逃离了这座荒宅。

谁知薛昊一逃走，醉酒倒地的这些人突然就跟睡醒了一般，逐个逐个从地上爬起，一个个对着薛昊逃离了方向，哈哈大笑起来。

有人已经开始够即将熄灭的苟活添起干柴来，再次将苟活燃旺起来。

为首那名黑衣人踢了踢地上的空酒坛，笑道：“还行，幸亏这些酒里兑了水，不然今晚大伙真要灌醉在这儿了。”

一名黑衣人恭维道：“那是，郭刺史算无遗漏，我等佩服的紧啊！”

这伙子人当然就是一直几天都在玉茹轩外蹲点的郭业和二十名盐帮弟子。

郭业笑道：“没办法，做戏做全套，不演得投入一点，薛昊岂会信以为真？”

这时，关鸿鹄也凑上前来，说道：“大人，今天这趟估计真把薛昊吓够呛了。现在就这么放他离去，万一他逃出扬州城，可咋办？”

郭业手指轻弹了下关鸿鹄的额头，数落道：“老关，你这人就是太没自信。这个办法是你想出来的，到了你这里怎么担心这担心那的？我问你，薛昊他现在是什么时辰？你觉得薛昊能逃出扬州城吗？”

关鸿鹄看了眼外头的天色，恍然大悟道：“对哦，现在还在宵禁中，扬州城中通往城外的各道大门都紧闭着。除非天色大亮解除了宵禁，不然他是难以逃出城的。”

郭业点头道：“没错。但是等到了天亮，你觉得他还敢逃出城吗？难道他就不担心我们酒醒之后发现他没了踪影，然后将此事告知张承宗后，张承宗满世界搜罗他吗？薛昊有些小聪明，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想着逃出城，而是会去寻求自保。他的自保是什么，你现在该明白了吧？”

“自保？”

关鸿鹄惊讶道：“明白了，他现在必须找到一个靠山寻求自保，而这个靠山与张承宗还要是彼此不对付的。想来想去，现下扬州城中能够庇护他的只有大人您了。”

郭业哈哈大笑，说道：“没错，到时候他肯定会以张承宗的明细账簿作为交换，来寻求我的庇护。接下来，我们什么也不用干，只要派上几个人在玉茹轩外面盯着点，然后你我回到刺史府坐着便可。”

关鸿鹄笑着赞允道：“高啊，大人就是高明。今日这一出，与昔日三国蒋干盗书有异曲同工之妙哇。佩服，学生真是佩服啊！”

郭业没好气道：“好了，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如果此事能成，肯定给你记上首功。呵呵，张承宗一出事儿，那盐运使一职舍你其谁？回吧，都回吧，回去坐等着薛昊这小子的主动上门投诚吧！”

紧接着，他又对其中一个盐帮弟子喊道：“赵四，你现在带着几个弟兄蹲点守在玉茹轩外，以防有其他变故发生，有什么异动，必须第一时间通知本官。”

那名叫朱四的盐帮弟子拱手应道：“大人放心，小的这就带弟兄过去。”

说罢，指了指身边几名弟子，喊道：“你、你、你，还有你，都跟我走。”

几人趁着天色朦胧，再次出了荒宅，朝着玉茹轩的方向奔去。

.....

.....

同在这个时候，逃离出荒宅的薛昊一路狂奔，并未返回自己的住处，而是直奔玉茹轩。

因为，他没有将明细账簿藏在自己的住处，而是藏在了玉茹轩，藏在了

张承宗经常出沒的玉茹姑娘卧房中。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是最适合藏匿东西的地方。

他将账簿藏匿在此处，就连玉茹姑娘都没有告诉。

他现在正如郭业所预料得一般，根本就没寻思逃出城，而是想着如何自救和自保。

他必须要在张承宗未抓到自己之前，在城门没有打开之前，寻到自救和自保的办法！

他很清楚，一切的关键就在于那本明细账簿。

疲于奔命了一会儿，总算是到地方了。

咚咚咚~

他顾不得因为跑得太快而上气不接下气，仓促慌乱地拍响了玉茹轩的大门。

## 第759章苦命鸳鸯求上门

玉茹姑娘正六神无主，失魂落魄地呆坐在内宅卧室中，当被掳而复返的薛昊重新出现在自己跟前之时，当真是又惊又喜，口不择言地失声喊道：“你，你怎么还好好的？”

薛昊乍听，险些被呛得一口老血喷溅而出。

只见他没好气地瞪了一眼玉茹，没好气道：“怎么？你就那么惦记我出事儿啊？”

玉茹知道自己说错了话，赶忙纠正道：“奴家不是那个意思，奴家委实是心里慌乱，太过紧张于你了。奴家是想问，你刚被掳劫而走，怎得又好端端地回来了？莫非那群强匪又将你放还回来了？”

薛昊心里也清楚玉茹刚才是无心之言，自己毕竟跟她如今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如果自己落在了张承宗手里，她也捞不到好。

继而也不跟玉茹计较和置气，摇头叹道：“那帮强匪哪里会有这么好心啊？他们还指着押我到张承宗跟前请赏呢。不过所幸老天长眼，天无绝人之路，让我有了可趁之机逃出生天来。”

见着玉茹满脸疑惑不解之色，薛昊也不加隐瞒，娓娓将自己如何机智装昏，如何趁着那伙强匪酒醉之时逃出荒宅的过程道了出来。

这番峰回路转的波折过程，自然是听得玉茹目瞪口呆惊诧连连，直呼菩萨保佑。

过后，玉茹立马扭身不理薛昊，自顾翻箱倒柜了起来。

薛昊不解问她要做什么，玉茹慌乱地回道：“你这人怎得如此糊涂，既然侥幸跑了出来就该逃之夭夭才是，怎么还往我这儿跑？难道你就不怕他们再折返回来将你擒去吗？你等等，奴家这就收拾点细软，你我远走高飞吧，不然再晚一步的话，等着张承宗带人寻上门来的话，可就上天无门，入地无路了。”

“唉，玉茹，别瞎忙乎了！”

薛昊对玉茹姑娘的情分心生感动之余，不免叹息道：“你看看现在是什么时辰？此时还在宵禁中，通往扬州城外的各道城门都封闭着，你我还能往哪儿逃？等着宵禁一除，估摸着那会儿强匪就会带张承宗上门来捉拿你我了。”

“啊？那可怎么办？”玉茹顿时停住了翻箱倒柜的举动，仿佛天都要塌下来般脸色惨淡如云，惊骇得整个身子松软不堪，摇摇欲坠站都站不住了。

薛昊立马上前将她扶住，低声说道：“玉茹你莫要悲观，你我还没到退无可退的地步，尚存一线生机。”

玉茹眼眶夺泪而出，悲戚道：“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了，你我还能有什么活路？扬州张家在扬州城中只手遮天呼风唤雨，无论你我藏匿到城中何处，都无法躲出张承宗的手掌心啊。”

薛昊摇摇头，沉声道：“不，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躲！”

说着，他将玉茹搀扶走到床沿边儿坐下，趴下身子半个人钻进床底下一阵寻摸，好不容易摸出一本封面泛黄的账簿抓在手中，站直了身子冲玉茹道：“有它，我们便还有活路，这个账簿就是我们的保命之本。”

玉茹不知这是何物，开口询问了起来。

薛昊自然毫无隐瞒，将自己这些年来在盐运衙门替张承宗做真假账簿一

事道了出来。

最后，他满脸苦笑道：“一开始我将这真的明细账簿放你这儿的目的，无非就是想着如果有贼人惦记这账簿的话，放你这比我那儿稳妥些。谁知今日却派上了用场，还要靠着它来保命，唉，真是造化弄人。”

玉茹听完薛昊说得来龙去脉之后，自然也明白了前因后果，问道：“莫非你是想将这账簿献给新来的那位年轻刺史？那你刚才所说的还有一处可以藏身之地便是扬州府衙？”

薛昊小心翼翼地将账簿贴身放好，点头道：“没错。既然这位郭刺史是奔着扬州张家而来，是冲着扬州盐税而来，那么他肯定要想办法将张承宗革职撤换。而且这些日子，张家联合城中几大士绅富户关闭了名下的油盐米铺，显然这两边是干上了。我想这位郭刺史肯定很需要我手中这本账簿来对张承宗下手，动了张承宗无异于对张家动了刀子。玉茹，扬州城虽大，但你我目前可容身之处也许就只有他那儿了。”

玉茹美目连闪，频频点头称是，不过她还是心有余悸道：“薛昊，你如果将这账簿呈交到郭刺史手中，那就彻底跟张承宗决裂了，他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可要想清楚啊。”

薛昊摇头无奈叹道：“玉茹，眼下这个状况，你觉得你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张承宗的性子你还不了解？如果我们不托庇于郭刺史门下，也许天亮之后就是你我丧命之时啊。可惜，可惜是我拖累了玉茹你啊……”

“昊哥，莫要如此说！”

玉茹轻咬着红唇，脸上充满倔强和坚毅的神色，说道：“奴家虽是残花败柳之身，但是与昊哥欢好的这些日子却是此生最为快乐的日子。如果没有张承宗这头虎狼畜生，也许你我早已双宿双栖了。昊哥没有嫌弃奴家这沦落风尘脏了的身子，奴家已是满心欢喜了。如今即便随昊哥上了断头台，入了黄泉路，玉茹亦是心甘情愿，无怨无悔！”

“好玉茹！”

薛昊上前将玉茹狠狠揽在怀里，沉声道：“如果我们能过了眼前这关劫难，我薛昊发誓，一定要明媒正娶了你，让你风风光光做我薛家的儿媳妇。”

玉茹已是感动得一塌糊涂，颤抖着身子偎依在薛昊的胸前，泪流满面抽噎道：“玉茹愿意，即便不能与昊哥在天做那比翼鸟，也要下了黄泉做对苦命鸳鸯。”

薛昊轻抚着美人儿的后背，信誓旦旦地保证道：“不会的，我相信那位郭刺史肯定会对这账簿感兴趣，这一次我们定能闯过这一关。”

说着，他发现卧室外的天色已经有些抬头微亮的迹象，心中一紧，赶忙擦拭着玉茹脸上的泪痕，催促道：“玉茹，赶紧的，趁着天还没亮，我们现在就出发前往府衙。我们一定要在张承宗没有带人上门之前离开玉茹轩，见府衙面见郭刺史。不然，悔之晚矣！”

玉茹嗯了一声，随手收拾了几件贴身换洗的衣服，随薛昊急急出了卧室离开玉茹轩，直奔扬州刺史府衙。

就连屋中积攒多年的细软，她都没有来得及收拾。眼下，没有什么东西比保命要来的重要。

.....

.....

天色微亮，城中路上已经有了行人。

因为最近时日张家名下各大油盐米铺关门歇业的缘故，城中各处街口多了府衙临时搭建的售盐卖米铺子。

城中百姓早已起个大早，出来购买米盐，各处临时搭建的铺子前都是人头攒动人挤人。

显然，扬州城中已经有了一丝盐慌粮荒的迹象。

当薛昊和玉茹两人联袂而行，穿街绕巷仓惶来到府衙门外之时，郭业已经换好官服早早坐在了公堂之上，就等着这对苦命鸳鸯的主动上门。

当门外衙役将两人带入府衙进了公堂之时，郭业暗暗松下一口气，心道，该来的，终归是来了。

接下来的一幕如郭业所预想的一般顺利，薛昊和玉茹先是自揭身份，然后两人在郭业跟前哭哭啼啼一番。

紧接着，薛昊随口胡诌了一个理由，佯称自己得罪了张承宗怕其报复，想要献上张承宗的罪证托庇于郭业门下。

郭业心知肚明一切，不过并未戳穿薛昊的谎言和借口。他让陈郡丞接过账簿仔细一核对，果真就是那本朝思暮想欲要得到的账簿后，整个人的神情为之一松。

有了这本账簿，大事已成一半，总算有了捉拿张承宗的绝佳理由了。

随即，他亲自下来公堂，逐一扶起这对苦逼的野鸳鸯，免慰了一番后拍着胸脯保证道：“放心，你我就暂且住在本官的刺史府中。在这儿，谁也不敢动你们分毫！”

薛昊与玉茹闻听顿时面有喜色，彼此对望一眼后，居然喜极而泣，不约而同地无声淌起了泪水。

两人心中同时生出欣喜，总算是达成所愿，暂时安全了。

随后，郭业让衙役带着两人先进刺史府衙后院的一处厢房暂住着，独独将郡丞陈集涛留在公堂，与 he 说道：“陈郡丞，这账簿到底还是被本官诓骗到手了。”

陈集涛虽然不知道郭业和关鸣对薛昊做了什么，但由衷地心生佩服，赞道：“刺史大人高明，下官打心底服了！”

郭业展颜一笑，轻轻摆了摆手，说道：“哈哈，陈郡丞，等本官将张承宗拿下，将此次扬州城的盐慌粮荒解决掉，你再夸我不迟。”

陈集涛微微颌首，脸上恢复正色，问道：“敢问大人，如今既已账簿到手，那下一步又该如何行动？是不是可以派人去将张承宗这个侵吞朝廷盐税的硕鼠捉拿归案了？”

郭业微微斟酌了一番，沉吟道：“张承宗毕竟是张家的人，冒然派人前去捉拿恐怕会引起张家的反抗，届时跑了张承宗出了纰漏，恐怕对大局不利。本官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势必要将张承宗拿下，借此才能和张家谈判。”

陈集涛一经思索，点头附和道：“大人所言甚是，倒是下官考虑得不周全了。盐运衙门虽只有五百的护军编制，但张承宗却扩编到了三五千人数，这些都是张家蓄养的私兵护院。如果就派几个人过去捉拿张承宗，还真有可能吃了亏。到最后让张承宗逃脱的话，就前功尽弃了。”

郭业拧了个响指，赞允道：“没错，我就是有这方面的顾忌。所以，捉拿张承宗就必须兴师动众，一蹴而就将他擒拿，否则容易出现变故。这样，陈



郡丞，劳烦你跑一趟，将陈浪陈都尉给我找来，我必须跟他布置一番，再对张承宗进行抓捕！”

“对，大人还是计划周详点好，下官这就跑一趟。”

陈集涛言罢，脸上却闪烁着熠熠的兴奋之色，匆忙返身出了公堂。

## 第760章出事儿了！

过了一会儿，陈集涛便从折冲都尉府返回，同时将陈浪请到了郭业跟前。

郭业一直坐在公堂等着陈浪的到来。

在路上，陈集涛已然将刚才发生的事情告知了陈浪，因此陈浪一见郭业，便雷声轰轰地嚷嚷道：“郭刺史，是不是要让俺率人去抓捕张承宗归案？”

郭业笑道：“抓捕肯定是要抓捕，不过并不急于一时。陈都尉，请问目你是否已将折冲都尉府彻底掌控？”

陈浪咧嘴一笑，傲然道：“那是当然，俺陈浪在扬州地界儿也算是薄有名声，我一出马，谁敢不服？至于那几个刺头儿兵痞，还有两个挑事儿的校尉，早已让俺的人半夜沉江进了阎王。这些炸刺儿的一除，谁还敢不服？”

郭业闻言一惊，我靠，土匪就是土匪，还真敢下狠手啊。一夜之间便弄死了挑事儿的兵痞和两名校尉，果然是个镇得住场子的人物。

虽然陈浪未经自己允许就用起血腥手段，他心里隐约有些不舒服，但是他也清楚得很，目前折冲都尉府这种状况，不拿一些人来祭旗，陈浪根本无法镇场子，更无法彻底将折冲都尉府掌握过来。

对此，他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陈浪见着郭业面有不悦，立马解释道：“郭刺史可别怪俺擅作主张心狠手辣，非常时期不给这些人来点颜色，他们根本不会听你使唤。不过郭刺史且放心，俺晓得规矩，对外宣称这些人都是剿匪阵亡的，不会给你惹来什么乱子。”

郭业点点头称道：“那就好，此事就暂时揭过不予理会。如今折冲都尉府刘振轩带走了五百人，那么手底下还有一千人听候使唤，对吧？”

陈浪心里清楚郭业的意思，连忙问道：“郭刺史是要俺率兵包围盐运衙门，又恐盐运衙门那三千的护军对抗，是不？那还不好办，我盐帮五千弟子不都进了城中维持着城中秩序吗？届时，将这五千人一并带上，那盐运衙门的护军就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保证不会走漏了张承宗。”

郭业闻言心下坦然，他将陈浪召来其实就是要借重盐帮的意思。

既然陈浪主动提出了调集盐帮弟子来参与此事，他更乐见其成，应道：“好，你先暗中准备准备，还有，府衙兵库里的兵械尘封许久，你回头让陈郡丞带你前往一并提取出来，然后分发到盐帮弟子手中。呵呵，你们盐帮弟子用得不是大片刀，就是粗制滥造的长矛，委实上不了台面，到时候对阵起来免不了要吃些亏。”

陈浪眼前一亮，他知道这是郭业有心送给盐帮的一份礼物，朝廷对民间的铁器和兵械管制得极其严格，面对着府衙兵库里那些兵械，他如何不眼馋？如果将盐帮弟子换上一茬儿装备，战斗力明显飙升，他如何不心动？

他脸有喜色地拱手谢道：“刺史大人且放心，盐帮弟子必定誓死为大人办事。敢问大人，我们几时开始围剿盐运衙门，抓捕张承宗归案呢？”

郭业略微思索了一下，下定主意道：“给你一点时间召集人手将都尉府的一千府兵与五千盐帮弟子整合到一块儿。现在差不多快过辰时了，这样，午时左右你率众先将盐运衙门围了，一定不能走了张承宗。等我抵达之后，再

对其实施抓捕。”

“好，就这么定了！”

陈浪拱手应罢，便与陈集涛一块儿离开了公堂，前往府衙兵库盘点兵械武器而去。

郭业暗暗憋着一口气走到公堂门口的位置，遥望古井巷张家的方向，狠狠挥了下手臂，哼道：“张元智，我倒是要看看打了小的，你们张家这几个老东西会不会跳将出来？”

……

……

时间飞逝，烈焰骄阳渐渐升高至穹顶。

古井巷张家。

张元智和张元信两兄弟早早吃过午饭，重新聚首在祖宅之中，争对着如今城中的情况商议着下一步计划。

祖宅的院落里，苍天大树遮荫，兄弟二人坐在阴凉处乘着凉，相谈甚欢很是惬意。

不时传来张元智爽朗的笑声。

看得出来，对于目前的情况，张元智很是满意。

而张元信相比于二哥张元智，倒显得淡定得多，一脸古井不波地样子风轻云淡道：“二哥，目前城中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足足七成的油盐米铺关门歇业，打了咱们这位郭刺史一个措手不及啊。”

张元智笑意绵绵道：“老三，还是你聪明啊，这招釜底抽薪之计耍得好。这下姓郭的小畜生总该知道咱们张家是不好惹的吧？哼，再维持一段时日，盐慌粮荒一闹将出来，扬州城必乱。到时候，长孙大人再在朝中参他一本，他还不灰溜溜地滚出扬州地界儿？”

张元信淡淡道：“不过二哥你也别太过小觑了这位年轻刺史，他倒是有些手段啊。居然还懂得调集盐帮的存盐来城中应急，而且他还派了人在扬州辖下九县征集粮食呢。据下面的人禀报，我们张家安置在葛县的一个县尉因为使了小绊子，居然硬生生让郭业手底下的这名征粮的果毅都尉给格杀了。呵呵，还真是手段辛辣啊！”

张元智一脸不屑地哼道：“那又有什么？不就一个小小的县尉吗？死一个，我们张家再重新栽培一个便是，反正死得不是我们张家子弟。不过这就不就更加证明了姓郭的黔驴技穷了吗？老三，无论是盐帮的存盐，还是在扬州辖下九县征集的粮草，始终只能是解决得了一时之困，根本不是长久之计。只要我们张家和其他各家一天不打开门做生意，扬州城终究要面对断盐断粮的那一天。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等着扬州城里激起民变，让姓郭的麻溜儿滚出扬州地界儿，那我们便大功告成了。”

张元信微微颌首，对张元智的这番话表示了赞同，心中暗道，张家关门歇业虽然一直亏损着银子，但是如果能重新换来张家在扬州说一不二的地位，亏损再多的银子都是值得。

一想到银子，张元信便想到了在盐运衙门替张家敛财的侄儿张承宗，他不由问道：“二哥，承宗这几日去了哪里？倒是有些日子没有见到这小子了。”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张元智有些愠怒地摇头叹道：“唉，别提这个畜生

了，整日不务正业，醉生梦死。总有一天这个畜生会毁在女人的肚皮上。”

张元信听罢，多少也猜出了张承宗这几日肯定又花天酒地去了，微笑劝道：“二哥也莫要生气，谁家少年不轻狂啊？年轻人好渔色，不很正常嘛，你我不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张元智没好气地看了眼对方，哼道：“老三，敢情儿这不争气的东西不是你儿子。他都四十来岁的人了，哪里还是少年？我看这畜生就是一把年纪活到狗肚子上了。”

张元信破颜一笑，轻叹一声：“二哥也莫要太过生气，承宗纵是平庸又如何？咱们张家还会短了他的吃喝用度吗？儿孙自有儿孙福啊！”

不过他心中却是冷笑连连，暗暗窃喜，二哥啊二哥，你家儿子平庸些好啊，免得成了我家的承嗣将来的绊脚石。

张元智自然不知自己的好弟弟心里如何想，又是颇为丧气地叹息一声，大好的心情立马被自己那个混账儿子给破坏了。

就在这时，突然从外头跑来一名下人，慌慌张张踉踉跄跄地跑进了院里，骇然失声喊道：“二老爷，三老爷，不得了啦，不得了啦，折冲都尉府的军汉们将盐运衙门给围了！！”

唰唰~

张元智和张元信闻言相继站起身来，一脸的震惊之色。

而张元智更是上前一把拽住那下人的衣领子，喝骂道：“你说什么？”

那下人战战兢兢地回道：“那个盐帮姓陈的匪首，就是刚刚接任折冲都尉的那个陈浪，带着一千府兵和五千盐帮弟子，将整个盐运衙门给团团围住了。”

张元智破口大骂直娘贼，又问：“那吾儿承宗呢？他怎么样了？”

那下人道：“承宗少爷出、出事儿了！新来的那个郭刺史让人将他捆绑着，押解进了刺史衙门。”

“什么？姓郭的居然敢对我张家子弟动手？”

张元智一脸的不可置信，看着张元信叫道：“老三，这、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

张元信亦是难以平复脸上震惊之色，刚才的风轻云淡一扫而空，自顾念道：“竖子敢尔？姓郭的小子这是见势不妙，要撒泼耍浑了吗？”

## 第761章公堂之上

张元智一听儿子张承宗被郭业从盐运衙门拿下，并押往了刺史府衙，当下正是怒目圆睁，虬须根根翘起，这还了得？

当即破口大骂：“郭业小儿居然敢抓捕我儿，好狗胆！当真是老虎嘴边捋须，欺我扬州张家无人乎？”

骂罢，倒头拔腿就是要往院外奔去。

张元信突然上前张手将其拦截住，阻道：“二哥莫冲动，我们还未了解事情的始末，还不知道郭业缘何缉拿承宗侄儿，岂能莽撞冒然？”

张元智这时正在气头上，一听张元信这话立马就不乐意了，颇有怨气地哼道：“老三，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敢情儿承宗不是出自你们三房，你自然不心急了。这事儿无需你插手，我自为主张。”

言罢，他便一路直奔出院子前往刺史府衙，好与郭业交涉一番。

张元信见着张元智一意孤行，不由一阵急急跺着脚，叹道：“二哥啊二哥，当爹的亦是如此，难怪有子如此不思长进了。父子俩都是一个德行，毛毛躁躁岂能成大事？幸好我家承嗣不似那混账张承宗，哼！”

他看着那报信的下人还在原地，径直发问道：“你可知道折冲都尉府为何率兵围困盐运衙门？还有，那郭刺史是因为什么缘由而缉拿承宗少爷？”

那下人摇了摇头，声音有些惊惶地说道：“三老爷，具体原因小的也是不知，不过当时场面闹闹哄哄，小的隐约听见郭刺史好像提到了盐运衙门的一个姓薛的书吏。然后二话不说，便突兀让人将承宗少爷绑缚住，直接押往了刺史衙门。哦对……那个姓郭的刺史好像还提到，承宗少爷胆大妄为，截留朝廷盐税数载，乃仓之硕鼠，国之蛀虫，论罪当诛！”

盐税！

还是因为盐税！

张元信喃喃自语道：“说来说去，终归还是冲着扬州的盐税。不过无凭无据他凭什么拿人？那姓薛的书吏又是什么人？难道姓郭的小子手中有我们张家截留盐税的证据？”

他心下疑惑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冲那下人喝道：“你赶紧下去让人备轿，本老爷还是亲自去一趟盐运衙门，自己探个究竟吧。”

“是，三老爷！”

那下人应了一声，飞奔出了院子。

……

……

扬州府衙，公堂之上。

郭业一身绯袍面相威仪地居坐于堂上，左边站着郡丞陈集涛，眼中跳脱着兴奋之色地看着堂下，看着被两名衙役押在公堂中的张承宗。

啪~！

郭业手中惊堂木狠狠拍起落于桌上，冲堂下喝道：“张承宗，公堂之上岂容你飞扬跋扈？跪下！”

张承宗平日在扬州城中骄横惯了，岂会如此顺从？

只见他虽然被两名衙役制住了左右肩膀，无法动弹，却始终不肯跪下，眉宇透着桀骜不驯，龇牙笑道：“姓郭的，别来这一套。这里是扬州，不是长

安，更不是你的蜀中陇西老家，你吓唬不了我。再说了，老子现在还是扬州盐运使，刑部还未对我量尺定罪之前，我还有官身，凭什么下跪？”

“哟呵，还挺横！”

郭业冷笑一声后，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堂下左侧站着的陈浪。

陈浪立马心领神会，一个箭步上前，抬腿冲着张承宗膝关节的猛地横扫，嘭！

张承宗双膝着地，吃痛地哇哇叫道：“混账东西，居然敢对我……”

“闭嘴！”

郭业突然一声厉喝，打断了张承宗的鬼哭狼嚎，冲着陈康投去一个赞赏的眼神之后，突然从案桌上将薛昊交上来的上不拿在手中抖落了一下，喝道：“张承宗，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

张承宗对这本明细账簿自然不会陌生，神色巨变惊呼道：“这个东西怎么会在你那儿？”

情急之下从地上爬了起来，张牙舞爪上前就要上来抢夺。

郭业见着对方突然发起疯来，也是始料未及。

身旁的陈集涛已经慌乱了，冲着堂下的衙役叫道：“摠住，将张承宗给摠住！”

吧嗒~

两名衙役虎扑上前，再次将张承宗摠倒在地，死死动弹不得。

郭业冷笑道：“怎么？没想到本官能拿到这本账簿吧？张承宗，你千算万算愣是没有算到自己的心腹会背叛了你吧？这些年你们张家，还有你在盐运衙门任上，对扬州盐税动了多少手脚，截留了多少税银，这账簿上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啧啧，真是狗胆包天啊，连朝廷要充入国库的银子都敢动。张承宗，本官今天不想和你磨牙，铁证在前，我就问你一句，你认不认罪？”

“薛昊呢？你让薛昊这个吃里爬外的狗东西给我滚出来！”

张承宗被两名衙役压在地上，双眼充血泛红地看着堂上的郭业，咬牙切齿近乎疯癫般嘶吼道。

郭业一听，又补充了句：“哦对，明细账簿是物证，至于薛昊自然就成了本官的人证。人证物证俱在，我想容不得你狡辩了吧？”

说着，郭业扭头望着右侧一幕帘子后面，里头摆着一张桌子，端坐一名书吏正手执毛笔奋笔疾书着。

随即，郭业冲那书吏喊道：“供词都拟好了吗？拟好了便让张承宗签字画押吧。”

那书吏紧忙起身，应道：“回禀刺史大人，已经草拟好了，还请过目！”

郭业嗯了声，冲着身边的陈集涛看了眼。

陈集涛会意，走到帘子后面接过供词细细看了遍，而后便拿着笔墨纸砚来到公堂之上，蹲在地上将供词在张春桥面前抖落了一下，低声阴恻恻道：“张承宗，你也有今天啊？你侵吞我岳丈的盐场之时，可曾想过有今天？”

说罢，陈集涛强抑着心里的狂喜，将供词平摊在张承宗跟前，故作大声地喊道：“张承宗，签字画押吧！”

“不！”

张承宗虽被强摠在地无法动弹，但脑袋却能行动自如，只见他连连摇头

叫嚣道：“我不签，我死也不签，人证物证俱在又如何？这里是扬州，我乃扬州张家子弟，你能奈我何？”

陈集涛见状，直接一把抓起张承宗的手浸染在砚台的墨汁中，准备强行让他按手印画押。

谁知张承宗死活不从，不知哪里来得力气狠狠一甩手直接将砚台打翻，洒满一地的墨汁儿。

陈集涛的衣裳也被墨汁儿溅得一片污渍。

“岂有此理，上了公堂居然还如此凶性难驯。”陈集涛蹲在地上，扭头冲着郭业喊道，“大人！看来这狗贼是要顽抗到底了，怎么办？”

郭业面色清冷地望着堂下发生的一幕，对于张承宗的这幅表现他早有预料，不过他早有对策。

继而，他冲陈集涛摆摆手，示意道：“陈郡丞，你且先让开，本官自有办法来惩治他。”

紧接着，他冲堂下的陈浪喝道：“陈都尉，由你执棍棒，打他三十大棍。不打他一个皮开肉绽，不先煞煞他的威风，此人是不肯乖乖就范的。”

陈浪喔了一声，接过一名衙役手中的棍棒，龇牙笑道：“大人放心，俺保证力度适中棍棍到肉，既打不死他，但也能打得他连他爹妈都认不出来。

喂，你俩听着——”

陈浪指点着那两个强摠着张承宗的衙役，喊道：“你俩将他的裤子扒了，然后将他摠好了，免得这厮吃痛发起疯来。”

“郭业，你个外来户，你敢打我？”

张承宗见着郭业居然敢对自己刑讯逼供，惊恐叫嚣道：“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我们张家绝对不会放过你。张家肯定不会让你活着走出扬州地界儿！”

郭业闻言眉毛一扬，脸色凛然地盯着地上的张承宗，冷笑道：“死到临头，还不忘威胁本官？今天我倒要试试看，你张家会如何不放过我，我倒要瞧瞧张家是不是狗胆包天，连一州刺史都敢说杀就杀了。陈都尉，毋需留情面，给我打，狠狠地打，不打满三十大棒别停手！”

“好嘞，刺史大人瞧好吧，呸呸！”

陈浪啐了两口唾沫到手心，来回搓了两下握紧棍棒，高高举起，冲着张承宗的白花花屁股就要挥下……

“住手！”

一声厉喝将陈浪的动作给延缓了下来，陈浪不由扭头循望着声音的源头。

郭业亦是望着公堂围观的人群中找寻，威严喝道：“是谁不知死活，敢咆哮公堂？”

“是我！”

一名面色阴沉的老者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走进公堂来到张承宗身边，冲郭业叫道：“我乃张承宗之父，郭刺史，你想刑讯逼供吗？”

郭业看了眼陈集涛，想从他那儿得到证实来人的身份。

陈集涛微微点头，低声说道：“大人，他就是张承宗的父亲，扬州张家的二老爷张元智。”

郭业见状，脸上突然泛起一股莫名的笑意，心中暗道，不出我所料，打了小的，必然会引来老的。张元智啊张元智，等你好久了。

随即，他笑咪咪地冲张元智说道：“我道是谁，原来是教子无方的张家二老爷啊？怎么？难道二老爷今天想过来襄助本官，唱上一出大义灭亲的戏码？”

“你……”

张元智被郭业的冷嘲热讽狠狠呛了一回，一时间居然没有想到应对之词。

地上的张承宗见着父亲及时到来，早已是痛哭流涕地哇哇叫道：“爹啊，你可算来了，救我，救我哇！”

四十来岁的大老爷们，被扒掉裤子露着白花花的屁股，哭得稀里哗啦，真是让人看着一阵反胃。

而张元智更是心中一阵失望，板脸怒斥道：“你个不长进的东西，说多错多，给老子闭嘴！”

骂了一嗓子后，张元智看着地上的供词，再看了眼公堂案桌上的那本明细账簿，又想起刚才躲在外面人群中听到郭业与自己那混账儿子的对话，心中哀哀一叹。

人证物证俱在，哪里容得这个不肖子狡辩啊？

于是，他放下高高在上的姿态，忍住心中的愤慨，冲公堂上的郭业拱手问道：“郭刺史，此处人多眼杂，老夫有几句肺腑之言想跟郭刺史私下里谈谈，不知郭刺史是否方便？”

郭业此时早已笑如夏花，灿烂无比，心中狂喜，你个老东西，老子费尽周折花了好大的力气布局这么多，不就等你这句话吗？

当即，他连连点头冲张元智笑意盈盈地说道：“方便，方便，方便得很。来，张家二老爷，咱们移步后堂叙话，怎么样？”



## 第762章唇枪舌战张元智

张元智看着郭业的这幅笑容，怎么看怎么心里来气，心中突然有些狐疑起来，莫非这姓郭的擒我这不肖子是假，真正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主动上门？

不，他年纪轻轻哪里来这么深的城府？

随后，他点点头表示应承了下来，不过他还是指了指地上的张承宗，冲郭业问道：“郭刺史，那吾儿承宗……”

郭业自然明白张元智的意思，不过他倒是没有顺手推舟就这么放过张承宗，而是没心没肺地笑道：“令郎已是人到中年的年纪，却还是如此的毛躁火气，权且让他趴在地上凉快凉快吧。二老爷与本官先进内堂叙话吧，你我相谈甚欢的话，令郎之事还不好说？”

言下之意很明显，郭业实在提醒张元智，能否对张承宗之事网开一面，完全取决于对方与自己的谈话结果。

张元智虽然跟张承宗一样都是暴脾气易冲动，但是好赖话他还听得懂，心领神会了郭业的画外弦音。

“罢了，就由着郭刺史吧。”张元智低沉着声音说道，“郭刺史，那你我先进后堂叙话吧。”

郭业冲陈集涛吩咐道：“公堂暂且由你替我主持，本官与张二老爷进去说上一番话再出来。张二老爷，请吧！”

最后一句话是冲着张元智喊的。

张元智嗯了一声，低着头先行绕到公堂的后面进了去。

……

……

内堂中。

郭业与张元智各自手中捧着一盏茶，左右对坐低头浅酌着。

张元智突然抬头，盯着眼前这个年纪轻轻却手段不凡的少年郎，率先打破沉静皱着眉头开口问道：“郭刺史，你到底想怎样？”

郭业一脸无辜地问道：“什么怎么样？张二老爷这话何解？”

张元智见着郭业装傻充愣，气得差点就翻手将茶碗摔在地上，沉声问道：“郭刺史，明人不说暗话，你到底要怎样才能放了吾儿承宗？”

“原来张二老爷说得是这个啊？”

郭业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拖着长音说道：“二老爷啊，不是本官要故意与令郎为难啊。唉，你在公堂外头也看见了听到了，令郎身为扬州盐运使，却监守自盗，私自截留朝廷盐税。啧啧，而且每年的盐税都是数以百万计，这可是不是小数目啊。此等贪墨大罪，别说要了他的脑袋，便是株连九族、满门抄斩也不为过啊。”

一听到株连九族、满门抄斩八个字儿，张元智的嘴角肌肉忍不住抽搐了一下，继续忍着心头的怒火讲道：“郭刺史又何必危言耸听呢？我扬州张家是什么身份，郭刺史难道会不知道？这些说给平头百姓听得官面话，郭刺史就省省吧。老夫就问一句，到底要怎样郭刺史才会放还我儿，将此事消弭于无形？”

郭业没想到张元智居然会直接切入主题，而且切得如此直言不讳，真是

一点忌惮的心思都没有，看来张家在扬州城真是当惯了土皇帝。

随即，他装作无能无力地样子摊摊手，颇为无奈地说道：“张二老爷，天子犯法尚与庶民同罪，更何况令郎呢？如今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怎样？对不住了，本官职责所在，令郎犯下如此滔天大罪，难逃此劫了。”

“你……”

张元智见着郭业到了这个时候还装腔作势，忍不住站起身来，气呼呼地喝道：“郭刺史，识时务者为俊杰。只要今日你能行个方便，今后你便是我们扬州张家的朋友。怎么样？”

郭业突然拉下脸来，言语中充斥着满满地不屑，鄙夷道：“二老爷，你也太拿你们张家当回事儿了吧？张家的朋友又怎着？难道还能在扬州城里杀人放火不成？”

“郭刺史，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元智一听郭业这话不对味儿，敢情对方是油盐不进啊，刚想发飙来着，突然又想到还公堂之上被强摁在地的儿子，随即又忍了下来。

有求于人必先礼下于人，这点张元智多少还懂些。

于是，脸上勉强挤着笑容，轻声试探道：“郭刺史，老夫知道你此番下扬州是奔着什么来。这样，今后扬州每年的盐税，到了年关张家必有一份心意送到府上，如何？”

郭业微微一怔，这老小子居然开始公然行贿了。

继而面色一紧，伸手一挡严词拒绝道：“张二老爷，本官蒙皇恩浩荡，被皇上钦点为新任扬州刺史，替天子牧守一方，岂能做对不起皇上的事儿？再说了，今日堂审一过，你觉得令郎还能呆在扬州盐运使的位置上吗？你莫要忘了，本官此次下扬州可是口衔圣命，节制扬州盐税而来的。”

张元智心里将郭业祖宗十八代给骂翻了天，装，你继续装，我就不信你姓郭的对扬州一年数百万两的盐税会不动心。说得冠冕堂皇，背地里还不是一肚子的男盗女娼？

不过张元智骂归骂，但也听出了郭业的野心之大。郭业的意思很简单，他不仅要撤换掉张承宗扬州盐运使的职位，还要将扬州盐税彻底掌握到自己手中。

在张元智看来，郭业只要节制并掌控了扬州盐税，从里头中饱私囊多少还不是他自己说了算吗？

啧啧，好一个贪得无厌的年轻人。

这是张元智对郭业的直接印象。

见着郭业态度如此坚决，张元智只得向后退了一步，说道：“看来郭大人是决意不让吾儿承宗继续留任扬州盐运衙门了？”

郭业耸耸肩表示正是如此，心中暗道，傻逼才让你张家的人继续在盐运衙门祸害。

张元智见状，心中寻思着，既然姓郭的铁了心要将承宗从盐运使的位置上撤换下来，不如顺水推舟，先以此为交换条件将承宗捞出来再说吧。

随即，他答应道：“郭刺史，只要你肯定放还吾儿，既往不咎那账簿一事，张家决定不再染指盐运衙门诸事。如何？”

老家伙在耍滑头，郭业何曾听不出来？

张元智的话中之意是想拿张承宗的盐运使一职作为交换，交换张承宗的

罪证，为其脱罪。

郭业怎么会听不明白？

而且他心中也有数，张家的确在扬州势力庞大，将张承宗革职，让关鸿上任扬州盐运使，不一定就能彻底将扬州盐税掌控到自己手中来。

接下来张家肯定还会在暗中统筹密谋着其他。

一年数百万两的盐税银子，张家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就算张家愿意放弃，那些与张家一起瓜分之笔银子的宗族呢？还有每年靠张家瓜分来的税银而在长安活动的长孙无忌等人呢？

这些人岂会甘心情愿将这块肥肉交上去？

所以，张承宗在郭业眼中的价值，不仅仅于此。

随即，他伸出食指左右摇晃了下，笑道：“张二老爷的如意算盘倒是打得挺精。即便你不退步又如何？张承宗犯案在前，本官又有自行定夺盐运使人选的权力，本官干嘛要你们张家同意？你倒是做得一手空手套白狼的好买卖。”

张元智被郭业戳穿了心思，老脸一红，恼羞成怒道：“那你要怎样？”

郭业揪了揪自己的鼻尖儿，继续挂着一副人畜无害地笑容，说道：“要我放了张承宗，销毁明细账簿也行，但是张家必须应承了我三个条件。如果你们肯应承我这三个条件，当然，你们空口白话我不信，还必须跟我签上一纸书函并签字画押，我才肯信你们。我知道你们张家的族长张元礼如今人在长安。无所谓，你与你三地张元信一起签名画押也一样有效。”

“三个条件？签字画押？”

张元智勃然大怒，骂道：“姓郭的，你未免狮子大开口了吧？年纪轻轻却如此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你就不怕给自己遭来祸事吗？”

“少拿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吓唬我。你儿子张承宗刚才不是也这么吓唬我了吗？结果如何？”

郭业冷眼以对，反击道：“张二老爷，你当真本官不知道张承宗贪墨税银是为了哪般吗？他一个不学无术的东西哪里吃得完这么多银子？银子到底去了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张承宗乃是你的儿子，他的骨头到底硬不硬二老爷应该比我要清楚。呵呵，难道你就不怕令郎押进长安到了刑部，一番严刑拷打没有挺住，将什么话都招了出来吗？到时候拔出萝卜带出泥，恐怕真正遭来祸事的才是你们张家吧？”

“你，你，好，算你狠，姓郭的！”

张元智顿时被郭业的这番话说中了心坎儿，击得体无完肤一阵心神慌乱。

的确，自己那不肖子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以大哥张元礼的行事作风，恐怕不肖子人还没抵达长安，没进刑部大牢，便莫名其妙地死在路上了。

现在将他从郭业手中捞出来，何尝不是救这孽障一命啊？

一念至此，他铁青的脸上满是阴霾，沉声喝道：“姓郭的，废话少说，你先讲讲你那三个条件吧……”

## 第763章妥协立字据

“二老爷真是爱子心切，舔犊情深哇！”

郭业小赞了一声张元智，竖起右手食指说道，“第一，令郎张承宗麻溜儿地主动地从扬州盐运使上走人，这点不应该无需商榷了吧？”

张元智现在是心在滴血，头也懒得抬起，径直瓮声道：“郭刺史还是长话短说，将剩余两个条件也一并讲出来吧！”

“二老爷爽快！”

郭业又是小小赞了一声张元智，继续说道：“既然二老爷爽快，本官也不矫情了。”

“郭刺史休要啰嗦，快点说吧！”

张元智再次催促道，现在郭业的声音听在他耳中极为刺耳聒噪，他真是片刻都不想在此多呆了。

郭业并不恼怒，继续悠哉游哉地缓缓将剩下两个讲了出来：“第二，即日起，你们张家必须将关门歇业的油盐米铺重新开张，而且不得趁乱哄抬高油盐米价。第三，此次本官因为你们的捣乱，而从别处征调和借来米盐以应付时局。所以，这段时间本官拆借来的米盐都要你们张家替我府衙买单。”

果然！

张元智心中早已隐约猜出了郭业的这三个条件，现在听来，果真与他暗暗揣测的并无出入。

这三个条件勉强说得过去，对于张家而言，能用银子解决的事儿，那都不叫事儿。

随即，他做最后确认道：“郭刺史，你这三个条件就这么简单？”

郭业莞尔一笑，反道：“不然二老爷还以为有多复杂？难道你会觉得本官会趁人之危，狮子大开口？”

呸！

张元智听罢暗暗鄙视了一下，心中啐道，你个狗日的现在不就用我儿来要挟老子吗？这不是趁人之危是什么？

其实张元智心中怨念滔天，郭业何尝又不是郁闷至极？

他恨不得想借着张承宗再得寸进尺一番，多提他十个八个条件逼张元智就范来着。

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因为他很清楚张承宗在张家的身份和地位，这孙子就值这个三个条件的价码，再往高了提肯估摸着就突破了张元智的底线，最后甚至引起对方的反弹，来个破罐子破摔，两败俱伤的局面。

只见张元智犹豫思索了一会儿之后，咬咬牙跺跺脚，恨声应道：“好，郭刺史的这三个条件老夫答应了。现在可以放还吾儿承宗，销毁那明细账簿了吧？”

郭业脸泛笑意，点头道：“当然！不过二老爷再稍等一下，刚才本官不是说了，你我必须立下契约，签字画押才能作数。”

张元智怒目圆睁喝道：“莫非郭刺史信不过老夫的话？”

郭业心中暗道，屁话，你们张家现在恨不得整死老子，哥们还能信你满嘴屁话？

随即，他讪笑道：“二老爷莫恼，这红口白牙没有字据，往往最容易惹纠

还是立上一张字据有所约束才好，嘿嘿，也耽搁不了二老爷多少时间。我先去立上字据，您只要签个字摁个手印就好！”

说罢，站起身来飞快奔出后堂来到公堂，从书吏那儿取来笔墨纸砚，还有那本明细账簿。

而后返回内堂，当着张元智的面执笔草草写起了字据契约来。

写罢之后，他在字据上轻呼一口气，吹干着纸上的墨迹。然后递交给张元智，说道：“二老爷，请过目。只要您签完字摁完手印，我便当着你的面将这明细账簿销毁。第一时间亲自送您和令郎出府衙。”

张元智接过郭业手写的这张字据契约，又瞟了眼郭业手上的那本明细账簿，很是不耐地冷哼一声后，自顾看起了字据上的内容。

字据很简单，无非就是围绕着郭业所提的三个条件来说事，当然不能白纸黑字写着这是双方的交易，而是换了另外一种说法。

比如让张承宗退出盐运衙门，郭业在字据上却是另外一种说法，宣称张承宗因患病主动请辞扬州盐运使一职。

张元智草草看完，轻轻抖落了字据放火桌上，拿起郭业刚才用过的狼毫，在砚台里蘸了蘸，将笔握于手中，皮笑肉不笑地耻笑一声，不屑道：“郭刺史还真是心思缜密够小心的啊。不过您这手字可真是难登大雅之堂哟！”

尼玛！

郭业不满地翻了翻白眼，他知道自己那手书法的确是够呛，不过这对他说来说也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儿，在长安的时候李二陛下和虞世南他们不也天天拿这个说事儿吗？切，这有啥丢人的？见怪不怪了。

相反，他隐约还挺挺自豪挺得瑟，因为自己的字写得这么烂，李二陛下不也照看不误吗？你张元智算个屁，难道你比皇帝老子还要牛掰吗？

老家伙拿字说事儿，无非想找点平衡找点面子回来罢了。

随即，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道：“字要写那么好干啥玩意？这叫术业有专攻，对吧？郭某的精力不是放在提笔练字上的，而是放在替皇上分忧，替百姓谋福祉上的。不然的话，今日可能就变成了另外一番光景了。兴许便是我负荆请罪进你们张家的大门咯！”

“你！！！”

显然，张元智的嘲讽又被郭业轻轻一个推手给化解于无形，自己还反被奚落嘲弄了一番。

而后，他闭口不言阴着脸，在字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后，又伸手在砚台上蘸了蘸，直接将手印覆在了字据的空白之处。

吧嗒~

张元智将手中狼毫粗鲁地扔在桌上，拿起桌上的抹布擦拭着手心，冷声问道：“老夫如今签完字画完押了，郭刺史是否可以当着我的面将那账簿销毁？还有，犬子是否可以归家了？”

郭业小心翼翼地收起张元智签完字画完押的字据，笑容灿烂连连点头说道：“当然，当然……”

他这次倒也讲信用，很是干脆地抄起那本账簿，二话不说吡啦吡啦地撕掰起来，很快便将账簿当着张元智的面撕成齑粉，散落在地上。

张元智暗暗松了一口气后，没好脸地说了一声：“老夫这便领犬子归家。”

郭业又是点头道：“当然，令郎当然可以回家了，真是虚惊一场呐！”  
“哼！”

张元智扭头便走向了公堂方向，郭业紧随其后跟着。

到了公堂之上，郭业一同命令下去，张承宗被两名衙役提好裤子从地上拉扯起来。

这厮一恢复自由，顿时活泛起来，双手叉着腰正要准备横眉冷对郭业，痛骂上一番。

可谁知张元智此时一肚子气，二话不说一把揪住他的衣服领子往外拖拉拽走，口中骂道：“你个不思长进的畜生，还嫌在这儿不够丢人现眼的吗？”

张承宗一路被生拉硬拽出了公堂，口中大嚷哇哇叫着屈。

郭业率着陈集涛、陈浪等人直接将这父子俩送到了府衙大门口。

张氏父子前脚一走出府衙大门，郭业笑着说道：“张家二老爷，好走了哈！”

张元智哼道：“郭刺史有心了，请回吧！”

郭业又道：“二老爷，临别前郭某再相赠一句话与你吧。正所谓养不教父之过，令郎是应该好好管教管教了。你看他，四十大几的人却跟个脑残儿童似的，委实丢人呐！”

张承宗一听，立马不干了，停住脚步怒指郭业咆哮道：“姓郭的，你他妈说谁脑残呢？”

啪~

一道响亮的耳光在张承宗的左脸颊骤然响起，显然这孙子又挨了张元智一嘴巴子。

只见张元智怒其不争地狠狠瞪了一眼张承宗，如狂狮一般低声吼道：“丢人现眼的混账东西，给老子闭嘴！”

随后，他又冲郭业拱拱手，脸上充满着怨念，咬牙切齿道：“郭刺史，管教不管教那是我们张家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指手画脚。今日之事，我们爷俩认栽了。但是张家也不是泥捏的，咱们来日方长，走着瞧！”

说罢，再次一把揪住张承宗的衣领，离开了府衙大门，朝着前头走去。

郭业看着张家父子远去的背影，冷冷笑道：“我当然知道你们张家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的，不然也对不起你们八大世家的名头了。你说得对，张元智，咱们来日方长，走着瞧呗！”

.....

.....

张家父子离开府衙大门没多久，便上了张家的马车缓缓返回古井巷。

马车一进古井巷，停到祖宅大门前。

张元智便怒气冲冲地下了马车，当然后头还跟着张承宗，兴许是在路上被张元智训得体无完肤，此时的张承宗已经不复飞扬跋扈之色，反而多了几分战战兢兢的恐惧。

父子俩一前一后进祖宅大门，迎面小跑来一人，正是三老爷张元信。

张元信大呼道：“二哥，你回来了？”

当他看见张元智身后的张承宗之时，不由脸色一垮，叹道：“既然二哥将承宗安然无恙地带回来，想必已经见到了姓郭的小子了吧？”

张元智心情极度压抑地点了点头，轻轻唔了一声。

看着二哥张元智这幅神情，张元信又是心里一沉，脱口喊道：“二哥，莫非真让大哥猜中了，你已经跟那姓郭的狗贼暗通曲款妥协了事了？”

张元智又是颓丧地点了下头，应了一声嗯。

突然，他琢磨过张元信的话来，脸色突变地失声喊道：“你刚才说大哥猜中了？老三，莫非大哥已经从长安归来了？”

张元信先是看了眼二哥张元智，再是瞪了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侄儿张承宗，随后，重重地点了点头，应道：“是的，大哥从长安回来了。而且，此番还不是一个人回来！”

## 第764章转移战场

张元礼，扬州张家的族长，也是张氏兄弟的主心骨，张家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所有事务，皆由张元礼说了算。

张元智一听大哥归来，心中顿时有了底气，今日在府衙受辱，定要让大哥替自己讨回。

随即，他抬手指着宅子里的一侧祠堂，冲张承宗喝道：“畜生，从今天开始，不许你私自踏出祖宅大门半步。你现在就滚进祖宗祠堂跪着，不跪到天黑不许站起来。”

张承宗听罢，顿时满脸尽是苦逼之色，这尼玛刚躲了府衙三十大棒的皮肉之苦，这下又被罚跪进祖宗祠堂了，他妈的招谁惹谁了？

不过他眼睛还不瞎，看得出来现在自己的老子正在气头上，不顺从的话便是自己找罪受。

张承宗难得乖顺地点头应了一声是，便转身进了祖宗祠堂。

张承宗一走，张元智就问道：“老三，你说大哥不是一个人从长安归来，莫非大哥还带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一起回扬州？”

张元信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低声说道：“冀州清河崔氏……”

张元信脸色微错愕，居然是同为八大世家的冀州清河崔氏？

这清河崔氏可真真是了不起，论起家族底蕴来较之扬州张家只高不低。唐朝近三百年，崔氏一族各房各脉光宰相便出了足足十二位，冠八大世家之首，乃名副其实的宰相之家。

扬州张家与清河崔氏比起来，少了几分书香底蕴，多了几分铜臭之味。

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年代，清河崔氏的影响力无论是在关陇世族中，还是在八大世家中，绝对是南博望中的南博望。

如今一向低调鲜有往来的清河崔氏居然派人来扬州，无怪张元智不震惊了。

张元信看着二哥一脸错愕之色，不由提醒道：“二哥，随我进去见大哥吧，貌似这位崔氏子弟来头不小，大哥好像有事要与你我宣布来着。”

张元智哦了一声，点点头默不作声，悄然与张元信联袂并肩进了正堂中。

……

……

兄弟二人进了正堂中，白发皓首的张元礼正端坐于太师椅上，正神采飞扬地与清河崔氏的那位子弟相谈甚欢，丝毫不受张承宗之事的影响。

张元智心中暗道，看来大哥的心情不错，承宗这孽障总算是躲过了这一关。

张元礼见着老二老三一起进来，便向那位年纪三十许的清河崔氏子弟彼此介绍了一番。

通过张元礼的介绍，张元智才知道这位崔氏子姓崔名义真，如今在崔氏家族第二代中的风头正盛，乃是当代清河崔氏的族长崔枢的幼子，颇得崔枢的宠爱。

张元礼三兄弟与清河崔氏的族长崔枢是同辈人物，那么崔义真自然矮了一辈，要称张氏兄弟为世叔世伯。



一番介绍彼此熟稔之后，张元礼一丁点都没有提及张承宗之事，也没有询问张元信与郭业签字画押妥协的三个条件。

好像漠不关心的样子。

不过越是这样，张元智越是按捺不住，当着崔义真的面冲大哥张元礼低声致歉道：“大哥，小弟那不肖子着了新任刺史郭业的道儿，不仅丢了扬州盐运使一职，更是让张家此次蒙受巨大的损失，惭愧！今后扬州的盐税，可能要脱离我们张家的掌控了。”

“哈哈……”

张元礼不以为许地挥挥手后，轻抚着颔下银须，摇头说道：“我在长安与长孙无忌大人会晤时，我与他便算准了你们会在郭业手中吃上暗亏。此子城府极深，此次来扬州又是冲着扬州盐税而来，肯定提前做了算计。有心算无心，你们吃亏在所难免。二弟无需将此事挂怀在心，让他小胜一局又如何？暂且让他得意去吧！今日崔世侄与为兄一起回扬州，是为了一桩大事而来。跟这桩大事比起来，呵呵，扬州盐税不过尔尔。”

此言一出，张元信与张元智两兄弟相继哗然。一年数百万两的盐税，大哥居然说不过尔尔，如何不震惊？

这时，崔义真轻笑一声，站起身来冲两人拱手行礼，说道：“两位世叔，侄儿此番下扬州那是奉了家父之命与张家商谈筹建钱庄一事。两位世叔这些年没有踏足长安，有所不知，如今论敛财圈钱速度最快的，无疑是长乐坊钱庄。长乐坊钱庄乃是霍国公长子柴令文、长安梁百万家梁二少，卫国公府的鱼暖暖，还有益州侯郭业四人筹建。啧啧，这钱庄如今在长安做得风生水起，据我所知，他们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将钱庄开遍了长安城中，调动着长安城将近数百万两流动银两。一年盈利至少在一百万贯以上。”

说着，崔义真将郭业等人筹建运作长乐坊钱庄之事缓缓道了出来，听得张元智张元信兄弟二人连连惊叹。

他们愣是真是没想到，郭业还有这么一个来钱这么快的买卖。

长乐坊钱庄单单在一个长安城呼风唤雨，便能在民间吸金数百万两，且仅仅半年便靠此敛财盈利将近一百万贯。那么如果将长乐坊钱庄开遍大唐十道数百州府呢？

那盈利何止用百万贯来计算？

霎时，两人的眼神炽热起来，真是不听不知道啊，敢情自己是如此的孤陋寡闻啊。

与之钱庄一比，胆战心惊地偷摸截留朝廷在扬州的盐税，真是小巫见大巫，弱爆了！

崔义真最后说道：“所以，家父此番让侄儿下扬州，便是与张家商议，如何在淮扬以及江南一带开钱庄。如今长乐坊钱庄的步伐仅限于长安一带，还未南渡。所以我们趁此机会，必须提前占领江南与淮扬一带。”

身为张氏族长的张元礼又是深以为然地点头附和道：“是啊，论民间富裕和银钱流通之大的地方，还得算我们淮扬与江南一带。如果我们能够这两个地方的钱庄提前占领下来，呵呵，一年盈利何止数百万贯？如果我们以江南及淮扬一带为中心，再向南方闽粤一带扩充，又是一副怎样的光景？所以，真是不去长安不知道，以前我们张家老盯着扬州盐税真是错了，格局太小了，颇有坐井观天之嫌。”

张元信已经率先表态道：“还是大哥深谋远虑啊，这钱庄势在必行，小弟第一个举双手赞成。”

张元智则是还有些放不下扬州盐税，很是不甘心地问道：“大哥，难道就这么将扬州盐税白白拱手送于郭业？一年数百万两啊！！”

“嗤……”

张元礼摇头嗤笑一声，不无摇头道：“老二啊，你还是目光太过短浅，如今扬州盐税在朝中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皇上碍着关陇世族的力量而不追究我们张家，已经是万幸了。我们岂能再伸手去染指？再说了，如今扬州盐税年入多少数目已经是透明公开了，你觉得郭业还能从里头得到多少好处不成？嘿嘿，他便是想要中饱私囊，皇上那儿也说不过去。从朝廷国库中截留税银，始终非长久之计。以我看来，这钱庄才是源源不断稳定的敛财吸金之道。”

崔义真附和道：“师伯所言甚是啊。我们两家必须携手加快进程，尽快地将合作开设钱庄一事立出章程来。”

张元信自然跃跃欲试，而张元智也自觉大哥说得在理，默默地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张元礼笑道：“老二莫要垂头丧气，姓郭的小子暂且让他得意去。总有一天，我们张家会为此让他付出惨痛代价的。趁着你们二人在此，老夫想从我们三房的子弟中挑选一出一个人出来，出面与崔家世侄一起负责这钱庄一事。毕竟你我三人年事渐高，不再合适东奔西跑了，将这机会留给张家年轻一辈，算是给他们一个历练的机会吧。”

张元智听罢，第一反应便推荐了自己的儿子，说道：“大哥，不如让承宗来代表我们张家负责此事吧？你看吧，如今他离开了盐运衙门，正好也无所事事，不如给他一个历练的机会。”

“不行！”

老三张元信率先摇头不同意道：“承宗侄儿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实在是不堪重用。而在淮扬与江南一带开设钱庄一事，事关重大，我们必须派一个得力的后辈来署理此事。而且义真初来乍到淮扬及江南一带，必须找一人熟悉此片区域的人好好襄助他一番才是。承宗这小子是什么德行，大哥你还不知晓吗？”

张元智一听老三居然将自己的儿子贬得一无是处，而且还是当着大哥还有外人的面，老脸顿时挂不住了，气道：“老三，说话不要太过分了。按你的意思，难道你想让你们家的承嗣来出面负责此事？”

张元信微微颌首，直言不讳道：“没错，我家承嗣比起承宗来，的确是稳重得多，而且也是个办事儿的人。特别是承嗣这些年都在江南一带走动，绝对胜任这个角色。”

“大言不惭，哪有这么吹捧自己儿子的？”

张元智面带讥笑地说道：“老三，你也太过高看你家承嗣了。”

“好了，别吵了！”

张元礼突然挥手阻止道：“你们两人加起来都一百多岁了，还在义真侄儿这个外人面前争吵，还嫌不丢人？唔……这样，暂时就让三房的承嗣来代表我们张家，与义真侄儿合办钱庄吧。即日起，张家内外所有资源都必须集中到一块儿，为我们与崔氏合办钱庄而倾斜。”

张元礼一锤定音，彻底将人选定了下来。

张元信自然心里乐开了花，而张元智则是心中不忿，不由又暗暗骂起自己那个不思长进的不肖子。

崔义真对于张家的内部矛盾漠不关心，拱手冲张元礼说道：“一听都听世伯的。”

突然，一名下人来到正堂外喊道：“禀报诸位老爷，门外来了一人，自称乃是扬州府衙的郡丞。说是奉郭刺史之命，前来跟二老爷讨要关于府衙从外地征调米盐的银子。”

张元智一听脸浮厉色，他知道府衙郡丞就是陈集涛。听着对方居然是奉郭业之命前来讨要银子，恍然明白过来，不由大怒：“姓郭的真是欺人太甚，这么快就找上们来了。”

在场几人自然听张元智说过的那三个条件，也是不由微微变色，都觉得郭业太过咄咄逼人了。

随后，张元礼皱着眉头挥手说道：“老二，就随他吧，早点解决这件事情，暂时不要与姓郭的有所纠缠了，我们大事为重，免得他又与他惹来什么幺蛾子坏了我们的大事。”

张元智哼道：“大哥，我们张家自然不会赖掉他的那点银子，只不过就这么低头认栽，委实堕了我们张家的威风啊！”

“呵呵……”

张元礼眼中闪过一股杀伐之意，苍老的声音中透着清冷，摇头说道：

“暂且让他得意去吧。暂时的蛰伏和退让乃是麻痹对方的最好手段。老三，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张家都要以钱庄之事为重。记住老夫的一句话，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字记之曰

——忍！”

## 第765章诡异的平静

有了张元礼的叮嘱后，张元智也没有再使什么幺蛾子，陈集涛很顺利地完成了郭业交代的任务，从张元智手中得到了那笔赔付银子。

陈集涛足足拉了两骡车的银子出了古井巷。

当陈集涛拉着银子回到府衙后，郭业自然也是大感意外，在他看来这完全就不是张元智的行事作风啊。至少也要为难陈集涛一番才算正常嘛。

真是奇了怪了，虽然明知事出反常必有妖，但他却百思不得其解，愣是搞不懂张家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不过令他纳闷之事不单单是这件，到了第二天，张家名下的油盐米铺，仿佛如雨后春笋般主动重新开张了起来，出人意表的遵守着之前的约定，没有一丝拖沓和故意为难的迹象。

最最令他不解的是，在接下来相当长一段时日里，张家居然一改往日飞扬跋扈的高调作风，隐忍低调地蛰伏了下来，不再兴风作浪与他作对，仿佛向郭业低头认栽，心悦诚服地接受了郭业主政扬州的事实。

尤其是张元礼三兄弟，据郭业一直安排在古井巷外蹲点儿的手下回报，张家三老的活动范围基本都局限在古井巷内，很少出古井巷走动，貌似过起了退出江湖隐居陋巷的生活。

这就更让郭业琢磨不透，张家到底想干嘛。

他当然不会天真地认为，张家是因为张承宗这件事而服了软，惧怕了他，

相反，张家越是如此隐忍低调，他越是内心感到不安。

因为，张家明明知道自己此番主政扬州就是冲着他们来的，接二连三又在自己手上吃了暗亏，特别是因为张承宗事件被自己摆了一道，将扬州盐税这块大肥肉给丢失了，换成普通家族都无法忍受，更何况是在扬州只手遮天呼风唤雨的扬州张家？

在他看来，扬州张家突然的隐忍低调，更像是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寂静。

不过，如今他刚刚在扬州站稳脚跟，一切百废待兴根本容不得他忙里偷闲再去琢磨张家下一步的动向。

接下来又是一阵忙忙碌碌的日子……

他先是让关鸿鹄入主了盐运衙门，然后将之前张承宗私自招募扩编的三千盐运衙门护军强行解散，让关鸿鹄重新招募一批新的护军，顺利助其掌控盐运衙门，坐实了扬州盐运使的位置。

待得城中恢复了往日的繁闹之后，他便将扬州城暂时交给郡丞陈集涛与折冲都尉陈浪二人看管着。

自己则与刘振轩这个果毅都尉，率领着三百亲兵马不停蹄地走访着扬州辖下九县，了解各县民生的同时也逐一与各县的文武官员见面。

笼络人心也好，混个脸熟也罢，这都是他身为一州刺史的职责所在。

如今他乃一地的民政长官，自然要以治下百姓的生活为主。治下百姓无法丰衣足食，无法安居乐业，那么他的政绩就永远无法堆砌而成。

一路下来，走访了高邮县、仪征县、江都县、宝应县、广陵县，最后又在葛县盘桓了数日，才乘船返回了扬州城。

这一趟下访地方，足迹遍布辖下九县，收获颇丰，但也足足花费了他两

个年的时间。

当他返回扬州城进了府衙，已是黄昏时分。

打发走了刘振轩与三百亲兵下去休息之后，他回到府衙后院的住处，正准备召见陈集涛来后院议事之时，突然有衙役来报，说是薛昊和玉茹有急事求见。

一听这两人要见自己，郭业这才恍然大悟，敢情儿是自己疏忽大意了，自打收拾了张承宗之后，这两个月来这两人还一直寄居在自己的府衙中呢。

随即，他命衙役将两人请进后院住处的客厅中来。

两人一进来与郭业见完礼后，薛昊便开门见山地说道：“郭刺史，今日我们夫妇前来是向您告辞来的。”

夫妇？

郭业先是一怔，后来旁边的玉茹姑娘面带羞涩地赶忙解释，原来在府衙暂居的日子里，这对苦命鸳鸯已经私定终身，共结连理了。

郭业想想也就是释然了，这两人早就捅破了最后一层窗户纸，又历经了张承宗事件，结为夫妇倒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薛昊突然提出辞呈，郭业有些不解，问道：“薛昊，这两个月本官一直马不停蹄地走访各地，倒是将你们小两口疏忽了。这样，如今关鸿鹄接管了盐运衙门，我这便写个条陈，让你继续回盐运衙门任职书吏吧？”

薛昊摇摇头，苦笑道：“感谢郭刺史的看重，不过薛昊不想再回盐运衙门任职了。如今我与玉茹结为夫妻，在扬州住得有些腻烦了，想着换个地方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

说罢，薛昊伸出右手紧紧握着玉茹的柔荑，你情我浓地与她对着。

郭业闻言不由一愣，原来是想远走高飞双宿双栖啊？

很快，他便猜出了薛昊心里的苦衷，问道：“薛昊，你莫非是担心之前因为张承宗一事，怕再留在扬州遭到张承宗的报复？”

薛昊握着玉茹的手更加紧实了，冲郭业点点头答道：“郭刺史明鉴，虽然此事已经过去了两个多月，但始终是薛某交出了明细账簿出卖了他。张承宗此人心胸狭隘又手段狠辣，以他睚眦必报的性子，绝对不会放过我和玉茹的。所以，我们打算离开扬州，离开这个随时会丢了性命的是非之地。”

郭业暗道一声惭愧，说到底还是自己算计了这小两口，而且这两人还一直蒙在鼓里。

随即，他挽留道：“薛昊，张承宗被本官革职滚出了盐运衙门，不复昔日的嚣张。而且有本官在扬州一日，定会保你们夫妇周全的，你又何须在忌惮张承宗那贼厮鸟呢？”

薛昊摇头叹息，又是一声苦笑。

旁边的玉茹忍俊不禁，神色惶恐地插嘴道：“郭刺史，我们知道你的本事。但是张承宗后面有整个扬州张家，即便张承宗如今不再是扬州盐运使了，但是扬州张家的手段也不是我们小两口所能对抗的。扬州张家一日不除，我们夫妇便难有安生之日。罢了，我们还是趁此机会离开扬州，寻上一块偏远僻静之所，过着平静的生活吧。”

“噢……”

郭业拖着长音低吟一声，他算是听出来了，这小两口还是惧怕张承宗发动扬州张家的力量对她们展开报复，至今还是不相信自己这个扬州刺史能保

证他们夫妻安全啊。

惭愧，堂堂一州刺史，扬州地界儿的最高行政长官，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的威信，居然还不如一个土生土长的家族。

惭愧啊！

罢了，既然薛昊夫妇如此坚持，郭业也就不再挽留规劝。

于是，他点头应承道：“好吧，本官安排人护送你们到东门的码头渡口，你们乘船离去。你们相好前往何处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吗？”

薛昊和玉茹姑娘不约而同地摇着头，叹息道：“暂时还没想好，暂时先离开扬州再说吧。走得越远越好，到时候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郭业突然心生有个主意，提议道：“不如本官安排你们前往蜀中吧，就去蜀中益州陇西县，那儿是本官的故里。到了陇西，绝对没人敢打你们的主意。而且本官会知会陇西那边的亲朋好友对你们小两口多加照顾，到了那儿你们可以置上一些田地和房屋，过着衣食无忧富家翁的生活，可好？”

薛昊眼睛一亮，扭头看了玉茹。

玉茹似乎欣然赞同，冲薛昊点了点头。

郭业见状，立即拍掌说道：“好，就这么安排了。这就命人将陈郡丞过来，让他安排你俩今夜天黑之后乘船离去。”

薛昊与玉茹闻言心中感动，一同冲郭业拜道：“有劳郭刺史了！”

就在这时，陈集涛脚步生风般急急从外头进来客厅，一脸地风尘仆仆，伸手摇臂冲郭业喊道：“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喜事，大喜事呢！”

郭业听得没头没脑，笑指着进来的陈集涛，冲薛昊夫妇乐道：“说曹操，曹操就到！哈哈，陈郡丞，本官正与她们夫妇说到你。”

陈集涛冲薛昊夫妇微微点头致意了一番，然后冲着郭业朗声道：“刺史大人，喜事呀！”

郭业暂时先将薛昊夫妇之事搁在一边，狐疑地问道：“什么喜事啊？莫非古井巷张家着火了？”

陈集涛摇了摇头，晒然笑道：“刺史大人说笑了，下官也想古井巷着火呢。呵呵，好教刺史大人得知，下官刚接到码头渡口的府兵传来快讯，说是一艘大船前不久刚靠岸，突然下来一大队人马，好像是大人远在陇西的夫人来扬州了。”

蹭~！

郭业猛然站起，这下可淡定不住了，惊呼道：“我陇西的夫人来扬州？哪位夫人你知道不？”

陈集涛摇头道：“下官不知，不过听说下船来的阵仗很大，好像还有宫中的内侍一起陪同下船的。”

这下郭业更加糊涂了，怎么自己陇西的夫人还有宫里的宫人陪同一起来扬州？

会是谁？秀秀吗？

贞娘？还是康芷茹那小辣椒？

随即，他冲薛昊夫妇说了一声见谅，便拔腿冲出了客厅，边跑着边扭头冲陈集涛喊道：“陈郡丞，你来替本官好好安排薛昊小两口离去之事。本官先去府衙门口迎接夫人！”

## 第766章秀秀来扬州

他撒腿一路狂奔向府衙门口，宽松的官袍在奔跑中迎风猎猎作响，双翅帽险些跌落在地。

当他跑到府衙门口，就见着近百名军士在前头开路，后头一群内侍和宫女簇拥着一顶轿子缓缓朝着府衙奔来。

随着一声公鸭嗓门儿的响起：“到扬州府衙了，停轿哟！”

轿子应声而停，郭业走近来一瞧这喊话的内侍太监，居然是老熟人顺公公。

紧接着，轿夫压轿，一名宫女赶紧掀开轿帘，从轿中走出一名衣裳华丽的女子，赫然正是郭业的结发妻子——吴秀秀！

郭业立马迎上前去，激动地喊道：“秀秀，你咋来了？”

说完话，他的双手已经搭在了吴秀秀的蜂腰上，几乎将其搂在了怀中。

吴秀秀今日也是略施粉黛，被郭业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又搂又抱，有些羞涩和难堪，强忍着夫妻重逢之喜，低声唤道：“夫君，光天化日之下，你这双手能否老实些？咱们进去再说，可好？”

轿子旁边的顺公公亦是打趣道：“益州侯，好久不见了呢。夫人舟车劳顿，你总不能让夫人在府衙门口与您话家常吧？”

郭业讪讪一笑，赶紧收回搭在吴秀秀身上的咸猪手，冲顺公公拱手道了声好后，向吴秀秀致歉道：“爱妻恕罪，嗨，是为夫行事孟浪了。嘿嘿，咱们进去再说，进去再说。”

说罢，便亲自搀扶着吴秀秀进了府衙之中。

顺公公很有眼力见，知道郭业小夫妻久别重逢，肯定要互诉衷肠来着。正所谓小别胜新婚嘛，肯定有很多体己话要讲给对方听，不便被他人所打扰。

随即，他领着同来的内侍宫女进了府衙后，便自行找地方歇息而去，并未叨扰郭业。

郭业搀着吴秀秀来到了后院住处，打发走了附近的衙役和杂役后，领着吴秀秀进了卧室。

待得吴秀秀一坐下，他便急急问道：“秀秀，娘身体可好？贞娘和芷茹她们可好？老家一切安好？”

吴秀秀拢了拢耳鬓垂落下来的几缕乱发，眼角含笑地嗔怪道：“夫君，瞧你猴急毛躁的模样儿，哪里还像个一州刺史呢？好教夫君晓得，老太君身体好着呢，贞娘和芷茹妹妹也一切安好。咯咯，赶紧坐下吧，你在我身边团团转，我也眼晕得很。”

郭业讪讪一笑，拉来一把胡凳紧挨着吴秀秀坐了下来，这才问道：“秀秀，话说你怎么突然来扬州了？你好歹提前来封信打声招呼，我也好做准备前去接你才是啊。”

吴秀秀并未第一时间回答郭业的问题，而是伸手替他整了整有些歪斜的双翅帽，拍打了下凌乱褶皱的官服，有些责怪道：“瞧你，这么大个儿人了，穿衣打扮还是如此的随意乱糟糟，堂堂扬州刺史大人，居然如此不注重自己的仪表。哼，小心惹来御史参你一本呢。”

“哈哈，些许日子不见，秀秀也厉害了，居然还知道御史参我一本

了。”郭业不由一阵大笑，乐道，“朝廷御史如果连我穿衣打扮都管，那他们也真有够闲的了。吃饱了撑的没事干，才会管我是否仪表堂堂呢。秀秀，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吴秀秀听着郭业再次催问，脸色微微一滞，脸上柔和的笑容徐徐隐去，眉宇间多了几分淡淡忧愁。

只听她轻叹一息，低声说道：“妾身这次乃是得顺公公帮忙，才能顺利来得扬州。至于顺公公怎么突然去了陇西找到咱们家，那是因为奉了长孙皇后之命。”

长孙皇后？

郭业当下错愕，怔怔问道：“你是说，这次你来扬州寻夫君我，是顺公公传了长孙皇后的懿旨了？”

吴秀秀嗯了一声，微微点头，低语道：“夫君，长孙皇后已经让顺公公跟我说明了一切。”

嗡～

郭业猛地一阵耳鸣震响，脱口失声喊道：“长孙皇后将你的身世原原本本都跟你说了？”

吴秀秀低着头又嗯了一声，声音更加低沉地回道：“说了，统统都说了，原来这些年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段秘辛。”

郭业暗中连连腹诽了长孙皇后一顿，我靠，没事儿你瞎掺和什么啊？真不够闲的。

他生怕吴秀秀误会自己刻意隐瞒她的身世，赶紧解释道：“秀秀，你听我说，我并非有意隐瞒你的身世，我也是到了长安以后见了你那个素未谋面的妹妹临阳小县主，才知晓前因后果的。而且，我之所以隐瞒你的身世一直未去信跟你说，那是因为我有我的苦衷。唉，一言难尽啊！”

吴秀秀倏地抬头，伸出小手搭在郭业的手背上，轻抚安慰道：“夫君莫要想多，我并未责怪你。长孙皇后已经让顺公公跟我说明了一切，夫君之所以对我隐瞒身世，是怕我一时半会儿想不通透。而且听说我那位亲生父亲也对我颇有成见和怨气，一直觉得我不祥，认为我拖累了我的生母平阳长公主。夫君对秀秀隐瞒，也是担心我会受了生父的羞辱。夫君莫要再解释了，秀秀并非不开窍之人，心里都剔透得很！”

呼～

郭业粗粗松了一口气，对长孙皇后的怨念立马荡然无存，暗道，还算你会办事，没给我惹来麻烦，不然的话秀秀少不得又要埋怨上我了。

随后，他站起身来来到吴秀秀身边，轻轻将他拥入怀里，爱抚着她的香肩，问道：“秀秀，既然你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切，那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吴秀秀被郭业拥入怀中，顿感一阵暖意融融，心里没来由的一番踏实起来。

她将小脸贴在郭业的胸前，感受着那份温暖与厚重，自顾说道：“妾身如今已经嫁进了郭家为人媳为人妇。正所谓夫为妻纲，夫君便是秀秀头顶上的那片天，自然都听夫君你的安排。霍国公虽生我却未养我，也不愿相认我这个女儿，但始终是我的生生父亲，这是无法更改的事实。所以，我并不恨他。而且若非如此，秀秀也不可能在陇西与你相识，也不会因缘巧合下嫁你为妻呢，对不对？而且，而且……”



说到这里，吴秀秀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悲戚和伤感起来。

郭业从她肩膀上的颤巍感受到了她的低落，赶忙加重了手上的力道，将她再次紧紧箍在自己怀中。

吴秀秀稍稍平复了下心情，继续说道：“而且，我生母平阳长公主仙逝多年，秀秀已经无法再在她的榻前侍奉尽孝，甚为遗憾。所以，秀秀在这儿恳求夫君，如果有机会秀秀想到母亲坟茔前撒上一把土，祭奠一番。”

郭业听懂了吴秀秀的意思，也再次感到了吴秀秀的识大体顾大局，不由心生怜悯地叹道：“秀秀，放心吧，我郭业一定会让你风风光光进霍国公府的。到了那时，柴绍绝对不会再轻视了你，也不敢羞辱你半分。都说母凭子贵，哼，届时我定要让他父凭女贵才是。”

“咯咯儿……”

吴秀秀突然被郭业的话给逗乐了开来，微微举起小手在郭业的胸前一捶，嗔道：“夫君又在胡言乱语了。罢了，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真的，妾身对他们并没有半分恨意。而且平阳长公主十月怀胎辛辛苦苦生下了我，如今我也能体会得到那份辛苦和不容易。夫君，并非秀秀粗枝大叶，没心没肺，而是不能恨，也不该恨。”

“秀秀你能这么想，我自然……咦？”

郭业突然惊呼一声，下意识将手放到吴秀秀的小腹位置一阵抚摸，疑问道：“你刚才说你也能体会十月怀胎的辛苦。怎么着？莫非你怀孕了？不对啊，你小腹平平并未隆起，一点也不像有了身孕的迹象啊！”

啪~

吴秀秀一甩手将郭业不安分的猪蹄拍打开，白了他一眼，笑着嗔骂道：“你这死人，我又没说是我自己有了身孕。咱们郭家，又并非我一个女人。哼！这大白天的，你胡乱摸什么呀？”

郭业及时收回咸猪手，挠了挠脸颊晒然笑道：“嘿嘿，我以为是秀秀你有了身孕呢？不对哈，你这话不对劲，莫非是贞娘有了身孕？还是说康芷茹？你等会儿，我算算我离家了多少日子。”

说罢，郭业真的掰扯起手指头默默算着自己离家的日子起来。

吴秀秀见他这幅痴样儿，又是一阵好笑，声如铃铛脆响一般地掩嘴轻笑道：“唉，当了官没官样儿，要当爹也没个正经样儿，真是愁煞人了呢！”

郭业一听吴秀秀这话，更加证实了自己之前的推测，贞娘或者芷茹，真的怀孕了！

一念至此，他心里没来由一阵激动，再次将吴秀秀整个人拦腰抱了起来，然后原地打了一个转，随后激动万分地脱口喊道：“俺滴个亲娘唉，老子也要当爹了！”

## 第767章贞娘有孕

“有你这么当爹的？”

吴秀秀白了一眼郭业，嗔道：“瞎高兴个什么劲儿啊？你连是谁怀孕都不知道就在这儿瞎高兴，哼，莫非在你眼里我们女人家就只是生孩子的器具？”

晕，郭业尴尬地拍了拍脑门，暗暗自责，一高兴竟然忘记了这茬儿。

随即，他凑到吴秀秀的脸颊边儿，讪笑道：“秀秀，你怎能这么想你家夫君？在我眼里，你们才是宝贝疙瘩啊。我这不是高兴我们郭家有后了嘛。这一高兴就有些忘乎所以了，嘿嘿，娘子恕罪，为夫知错了。”

郭业连连告饶道歉，他知道女人往往到了这个时候都会很小气，而且一较起劲来便是没完没了，根本没有道理可讲。

只要是个女人都不能免俗，即便是吴秀秀这种理智型的美女，也有失去方寸的时候。

果然，经郭业这番好言软语一哄，吴秀秀的脸色稍稍缓和了些许，说道：“你算算自己离开陇西多久了？你这人啊，离开了家就跟长了翅膀的老鹰似的，连封家书都没有。实话跟你说吧，有了身孕的是贞娘。算算日子，到今天差不多快有小五个月的身孕了。年关将近，明年开春的时候你就能当爹了。”

“贞、贞娘？”

郭业顿时有些错愕，吴秀秀和康芷茹频频雨露恩泽都没能怀孕，居然会让贞娘一击命中，这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他暗暗算了算自己离家的日子，中途辗转多地，可不足五个来月了？

那这么算起来，自己离开陇西前夜，与贞娘疯狂游龙戏凤的那一晚，正是观音送子好时辰啊。

不过，高兴之余他很快就想到了一个令他惆怅的问题了，那便是贞娘在郭家的身份乃是妾侍，而吴秀秀乃是明媒正娶的正房妻室。

吴秀秀至今还没给郭家生过一男半女，却被一个妾侍捷足先登拔了头筹，吴秀秀莫非这次过来是兴师问罪来的？

都说大宅门里是非多，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宅门里规矩多啊。

依照规矩，今后继承郭府大家长之位，甚至继承郭业这个益州侯爵位的，肯定是要正房妻室一脉所出的子嗣。

但是，如今吴秀秀却被贞娘抢了先，那置吴秀秀这位正妻于何地？

郭业无论是在后世的影视剧小说中，还是在今世的太子承乾和魏王李泰兄弟相争中，都见惯了夺嫡争位的事情，现在可想而知吴秀秀此时的尴尬境地了。

旋即，他心头忐忑地开口问道：“秀秀，莫非你此次此次从蜀中来扬州，是为了……”

“郭业，你想什么呢？”

吴秀秀立即打断了郭业的问话，有些愠怒地嗔道：“你当我是那种心眼只有针尖儿小的女人吗？如果我真有那么小气，我便不会让你接二连三地在在外头沾花惹草，相继让芷茹、贞娘进了郭府的大门了。而且你我言在先，莫非你忘了？你还记得你我的击掌盟誓，约法三章吗？约法三章中的第一条你又可曾记在心里？”

约法三章？

霎时，郭业的思绪飞到了往昔，想起了当初自己要纳贞娘为妾时，自己与吴秀秀的谈话。

第一条，吴秀秀永远都是郭业明媒正娶的正房妻室，

第二条，贞娘进郭府，不得大张旗鼓，不得大摆宴席。

至于第三条，貌似至今还没有下文。

于是，他点点头应道：“我记着呢，我清清楚楚地记在心里。”

“记着就好！”

吴秀秀正色说道：“既然你都答应过我，你也记在心里，那我又何须操那份心思？”

郭业哦了一声，心中暗道，敢情后话在这儿等着我呢？

紧接着，吴秀秀又说道：“至于我这次突兀来扬州，除了老太君怕你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人照应着之外，还有皇后娘娘的意思。不然的话，那位顺公公也不会千里迢迢来蜀中陇西，又山高水远地送我来扬州了。”

郭业能理解老娘让吴秀秀来扬州的原因，无非就是担心自己与秀秀长期分居两地，影响家庭和谐呗。老人家有老人家的心思，如今贞娘这个妾侍都有了身孕，如果秀秀的肚皮还是一直没有动静，那将来势必又会多了一些家长里短的争执。

说到底国人千年传承讲得就是开枝散叶，子孙满堂。对于女人家而言更是母凭子贵，无论是皇室天家，还是平头百姓家，都如出一辙，无法背离这个框框。

说白了，老娘是让吴秀秀过来扬州与自己多一些相处的时间，争取早日造人成功，让吴秀秀的肚皮有动静，免了她在郭家如今尴尬的状况。

郭业不禁想到了今后和秀秀大把大把同床共枕的时间，脸上飞起几抹喜色，暗暗赞道，姜还是老的辣，还是老娘想得周全。

不过心里美归美，他更加好奇长孙皇后让顺公公送秀秀来扬州的原因，出发点又在哪里呢？

那边刚跟秀秀揭开了身世，这边又火急火燎马不停蹄地将秀秀送来扬州，长孙皇后打得什么鬼主意？

难道是单单为了一解自己与秀秀两地分居的相思之苦？

肯定没这么简单，不然的话，也不会是出自长孙皇后的手笔了。

但是他又不好明目张胆直言不讳地问吴秀秀，长孙皇后为何让你来扬州？

因为如今的吴秀秀因为贞娘的怀孕，肯定心里正处于敏感期，说直白一点就是疑神疑鬼。

万一自己一发问，她想歪了，误以为自己不欢迎她的到来，不愿与她夫妻团聚，一旦无理取闹的话，那可真有够麻烦的了。

随即，他旁敲侧击道：“秀秀，皇后让顺公公送你前来扬州，让你我夫妻团聚，莫非还有别的嘱托？”

吴秀秀一听郭业这般问法，果然没有往歪处去想，微微颌首，说道：“其实呢，皇后娘娘也是肉体凡胎，母仪天下之外，更多的是一位好妻子一位好母亲。这次她还让顺公公给我带来亲笔书信，里头跟我讲了好多我不曾知道的事情。所以我才能这么快放下我对生父生母的成见。唉，可怜天下父母

心，就连皇后娘娘都不能免俗。算起辈分的话，我也该称呼她一声舅母呢。郭业，我不能瞒你，其实皇后娘娘在信中的确是有事相托于我，希望我来扬州后能规劝于你一番。”

郭业脸有讶色，暗暗感叹，果然如此，长孙皇后果真是有所图谋，我说呢，她怎么会这么热心肠，又是给秀秀揭晓身世，又是好言游说，最后还费尽周折地送她来扬州。

堂堂大唐帝国的皇后，居然还走起了夫人路线来，手段可真够高端大欺上档次的。

当即，他便问道：“秀秀，皇后让你规劝我什么？”

“咕……咕咕……”

突然，吴秀秀的腹中鸣响，脸带娇羞地低下了头，弱弱说道：“今天白天赶了一天的路，在船上又是没有胃口，滴米未进，滴水未沾。反倒是现在，有些饿了呢。”

“哎哟！”

郭业拍了拍脑袋，自责道：“瞧我这脑子，居然忘了这茬儿。好，我先让后头厨房准备点饭菜，我们吃完晚饭，再说皇后娘娘这事儿。”

笃笃笃……

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传来郡丞陈集涛的声音：“刺史大人，厨房已经备好饭菜，请夫人移驾几步，前往饭厅用晚饭吧。”

郭业哈哈一笑，冲吴秀秀乐道：“瞧瞧，还是我手下人想得周到。秀秀，听见没，刚才门外说话那人便是我府衙郡丞，可见你夫君手下无弱兵吧？”

吴秀秀美目闪烁，嗔道：“少臭美了，若不是你那些手下人可堪大用，我看你这刺史也是个混不吝呢。”

郭业脸皮超级厚地摇头一阵大笑，道：“哈哈，夫人，甭管我这刺史合不合格，咱们先去用饭。等用完了饭，天黑之后上了床，你再跟我好好说说，皇后娘娘到底让你规劝我什么玩意。”

吴秀秀一听“天黑之后上了床”，心中不由泛起了几分涟漪，暗暗啐道，这死人，说话总是不避忌场合，丢人。

嘎吱一声，郭业打开卧室房门，随后携着吴秀秀前往饭厅用饭垫肚子而去。

……

……

小两口用过晚饭之后，约莫又过了两个多时辰，天色已经漆黑如墨。打更的更夫敲着木梆子，报着时辰，已然过了亥时末（晚上11点左右）。

到了这个时辰，府衙大门早已关闭，通往府衙后院住处的小门也被紧闭。

小别胜新婚，郭业与吴秀秀小两口自然也不能免俗。

两地分居这么久，郭业也非什么吃斋茹素念经的大和尚，干柴碰烈火，天雷勾地火，一场夜间剧烈运动必不可少。

当亥时的梆子刚刚敲过，郭业已经结束了活春宫，正披着一件外衣坐在床头上小憩着。他看着肤如凝脂无暇如玉的吴秀秀，似一尊玉观音般一丝不缕地躺在床上，面带红晕有些乏力地假寐呼吸着，不由心中暗叹，看来哥们的战斗力还算顽强啊，这么快，秀秀就坚持不住了。

他伸手轻抚在吴秀秀的香肩玉臂，一想起今天黄昏时分关于长孙皇后的问题还没问个明白，便要张口再问一遍吴秀秀来着。

突然，一道院门被打开的声音传入耳中来。

他心里猛地一惊，因为他曾有过交代，凡不是十万火急之事不得夜里擅闯府衙后院。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陈集涛的声音，声音仓促而又惶恐，喊道：“刺史大人，不，不得了，出大事儿了。”

郭业下意识地紧了紧披在肩上的外衣，将一床锦被盖在吴秀秀的身上，而后急急赤脚跳下床榻，问道：“出了什么事儿？”

陈集涛应道：“大人，刚才运河江边传来回报，说是有一艘江船在运河上着了大火，连船带人沉入了运河江底。”

郭业面色稍缓，长吁一口气，说道：“我道是出了什么大事儿，陈郡丞，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很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不不不。”陈集涛赶紧补充道，“大人，你莫非忘了，是您让我安排薛昊和玉茹夫妇今晚乘江船离开扬州的啊。”

“什么？你是说连船带人沉入江底的，是薛昊夫妇坐得那艘船？”

这下，郭业也被惊着了，无论如何也淡定不住了。

## 第768章追查凶案

陈集涛在门外大声回道：“是啊，大人，就是薛昊夫妇所坐的那艘船着火了，大火出了事儿！大人有所不知，下官等着天黑之后安排他们夫妇……”

“陈郡丞，夫人正在睡觉，不便惊扰。”郭业及时打断了陈集涛的讲话，隔着门低声说道，“你等我一下，我这便穿衣出来与你到码头渡口还有江边走一趟。”

陈集涛嗯了一声，驻足等候不再言语。

郭业回到床榻边，一边穿起衣靴后，一边俯身凑到吴秀秀的耳边，低声耳语道：“秀秀，相公我有公务要忙，你先睡吧。”

吴秀秀无暇理会郭业，慵懒地低嗯了一声，迷迷糊糊继续睡着，显然刚才一番缠绵累得够呛。

郭业替她掖了掖被子，便转身出了卧室。

来到屋外头，不容陈集涛详说，他一把拉起对方的胳膊，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先带我去江边事发地点看看个究竟。个中详情，边走边说吧！”

陈集涛嗯了一声，与郭业一道出了府衙，乘上早已备好的马车朝着东门码头渡口方向赶去。

在路上，将事情的前因后果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通。

城中离东门码头渡口不过五里，马车代步很快便到了地方。

一到地方下来马车，刘振轩早已领着一群府兵围了上来，向郭业报道：“侯爷，您来了。”

郭业见着刘振轩深更半夜也在此，想他应该比陈集涛了解得要更加详细清楚一些。

随即，他问道：“振轩，江船起火的地点具体在什么位置？大概什么时辰着的火？可查清楚船只着火的原因？”

显然刘振轩在郭业来前做足了调查，条理清晰地回道：“侯爷，江船是在离渡口大约八里之外的江心位置，您没来之前卑职便盘问过附近的渔民，起火的时辰大概是在亥时初。不过因为天色太晚夜色茫茫，江船又离岸边太过远，所以江船起火的原因很难查实。但是不排除人为纵火刻意为之的原因。”

郭业听罢之后，眺望着江心方向，此时虽然江船早已被焚烧殆尽沉尽江底，但是依稀可以看到漂浮在江面的船只残骸。

眺望一番之后，他嘴角微微抽搐一下，面色冷峻地说道：“江船开到江心的位置才起火沉船，像天灾，更像是人祸啊！偏偏这么巧，离岸之前没有起火，离岸之后也没起火，非要开到江心这么远的地方才起火，这也太巧了吧？显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要让船上的人无法逃生，更无法得救。”

刘振轩惊疑道：“侯爷的意思，这是有人刻意纵火行凶？目的就是要了薛昊夫妇的性命？”

郭业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斩钉截铁说道：“不错，不然你觉得还有其他可能吗？”

刘振轩摇了摇头，道：“侯爷，恕卑职不敢苟同，您这样也太武断了吧？万一真是巧合呢？或者说是船上的灯火不小心被风吹落在地，引燃了船只呢？”

郭业笑了笑，反问了一句：“振轩，除非有大风起才能吹落船上的烛火，

才能加速船只的焚烧速度，但是你问下住在附近的渔民，今晚到底有没有起大风？”

刘振轩称了一声是，让身边的一名府兵前去询问。

很快，府兵带回了答案，今晚夜里寻常江风倒是频频有之，但是却无大风起。

刘振轩闻言面色一怔，正如郭业所说，如果没有大风的话，江船燃烧的速度不可能那么快，也不可能那么快便连人带船沉尽了江底。

不过他还是觉得郭业的话有些太过武断，有些抗拒地摇了摇头。

郭业又道：“之所以选在江心起火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那便是天黑夜色茫，又远离岸边，江边的渔民不容易发现凶手的行踪。”

这话一出之后，下来马车便一直没说话的陈集涛突然惊呼道：“大人，你是说烧船谋害薛昊夫妇的凶手便是……”

“等等！”

郭业突然抬手阻止了陈集涛的猜测，说道：“现在说凶手是谁倒是有些言之过早了。不过薛昊夫妇在扬州除了某人之外，便再无仇家。要说他事后报复薛昊和玉茹姑娘，倒也说得过去。不过我们现在说这些还很早，只有等着薛昊夫妇的尸体打捞上来，才能佐证一些判断。当然，如果能找到当时看见江船起火现场的人证来，那便更有说服力了。”

陈集涛哦了一声，生生掐住了话头不再说下去。

刘振轩也是点头赞同郭业的说法，道：“侯爷说得在理，我们的人已经在江心那边着手打捞尸体了，至于看见事发现场的人，倒是到现在还没找到一个。唉，当时都已经是深夜了，附近的渔民都在睡觉，根本没人开船到江心附近。”

这时，突然跑来几名浑身湿漉漉的府兵，其中一名来到刘振轩身边，嚷嚷道：“都尉大人，沉船的附近都已经打捞过了，除了船老大的尸体没有找到之外，其他人的尸体都已经找全了。三名船上的伙计，还有一男一女，正是薛昊和玉茹姑娘。现在府衙的仵作正在那儿验尸呢。”

刘振轩点点头嗯了一声，望向郭业说道：“侯爷，要不要过去看看？”

郭业点点头，道：“当然要看看，我很想知道薛昊夫妇到底是沉船淹死的，还是在船上便已经丢了性命。走，前面带路，带我去停尸的地点看看。”

说罢，他突然又扭头看了眼陈集涛，莫名其妙地问道：“陈郡丞，你雇的这艘船，你对这船老大是否了解？或者说，你是否认识这船老大？”

陈集涛一时被郭业问得糊涂，不解地问道：“大人，您的意思是说船老大有问题？”

郭业突然又摇了摇头，道：“我也说不准，查案之事本来就要秉承怀疑一切的态度来行事。走吧，去看看薛昊夫妇的尸体再做决断。”

说着，在几名府兵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靠近江边的一处空地上。

来到地方，仵作正好检查完尸体，见着刺史大人驾临，立马迎上前去，说道：“见过刺史大人，五具尸体，四男一女，无一生还。至于具体死因，现在属下还不敢下定论，要将尸体带回府衙仵作房中再重新查验。”

郭业点头示意，然后问道：“仵作，本官问你，你刚才查验一轮过后，有没有发现这些尸体留有表面伤口？或者说，根本不是溺水而亡的？”

“啊？”

件作惊呼一声，仿佛活见鬼一般地看着郭业，瞪大了胭脂不可思议喊道：“刺史大人，你怎么知道的？”

郭业心中暗道，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处处透着诡异啊。

随即，他搪塞道：“这些船上的伙计整日跑船，怎么可能会轻易溺水而亡？沉船有可能，但是你说他们短短时间便被淹死，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会信。说说吧，将你第一轮查验到的情况都说出来。”

件作拿了快干布擦拭了下手，指着三名伙计的尸体，说道：“大人，这三人的确不是溺水而亡，全都是后背中刀，一刀刺穿心肺而亡。显然都是一击毙命。至于这一男一女嘛……”

件作又将手势指向薛昊和玉茹夫妇，说道：“这女的应该是溺水而亡活活淹死的，不过这男的不是，这男的小腹中了一刀，左肋下也中了一刀，不过这都不是致命伤口。他的致命伤口在喉骨的位置，喉咙骨是被人硬生生掐断的。从他身上的几处拳头淤痕来看，生前还跟人有过搏斗。而且，属下还发现了这个东西。大人请看……”

说着，他从腰间的布囊中取出一件东西，恭恭敬敬地递呈到了郭业的面前。

郭业接过东西还没仔细去看，旁边的陈集涛便大声喊道：“这，这东西下官见过，是、是、是船老大的！！”



## 第769章疑点重重

陈集涛大惊失色地呼喊下，飞速上前一把将郭业手中的东西抢到手中，仔细端详了一遍，再次确认道：“没错，这就是船老大的钱袋子。之前下官让他送薛昊夫妇离开扬州，付他船银之时，就见他将银子揣进这个钱袋子里。大人你看……”

说话间，陈集涛翻开钱袋口，递到郭业跟前指道：“刺史大人，这里用针线绣着一个‘黄’字，船老大正是姓黄。这钱袋子应该就是他家婆娘给绣的。”

果然，钱袋口的位置一经翻开，赫然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黄字。

郭业呼出胸中一口浊气，再次接过陈集涛手中的钱袋子，仔细翻看了一遍，问道：“明仁，你真的确定这钱袋子就是船老大的？”

陈集涛拍着胸脯，掷地有声地说道：“下官敢拿脑袋担保，决计错不了。”

郭业指着钱袋子上的细绳，说道：“这根细绳是用来将钱袋拴在腰间的，你们看这细绳的断口，明显就是被外力拉扯断裂开的。看来，这个钱袋子是薛昊在死之前从船老大腰间拽断的。”

“咦？刺史大人真是观察入微啊！”

件作眼中透着敬佩，赞道：“大人居然连这点蛛丝马迹都发现了，属下佩服至极啊。没错，这个细绳的断口，除非是在巨大的外力作用下拉扯断，不然断口不会这么参差不齐，成不规则的断裂状。以属下多年的件作经验来看，这个钱袋应该是薛昊在死之前或者与船老大搏斗期间拉扯断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薛昊是想告诉我们凶手的身份啊。”

一旁的刘振轩现在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之前的判断失误，低下了头来冲郭业说道：“侯爷，卑职知错了。”

郭业耸耸肩，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振轩，查案断案除了要多想，还要有敢怀疑一切的态度。”

“振轩受教！”

刘振轩冲郭业再次拱手一拜，然后冲郭业问道：“侯爷，这么说来，凶手便是船老大了？”

郭业突然又是摇了摇头，道：“现在断定他是凶手还为时过早。振轩，我问你，如果凶手是船老大的话，那么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寻仇？还是说见财起意？”

刘振轩指了指薛昊夫妇的身边，说道：“自然是见财起意了，玉茹姑娘可是携带着多年的积蓄和细软离开扬州的。也许正是财帛动人心，船老大见财起意，动了杀机呢？侯爷，我们目前也只是打捞到了尸体，却并未打捞到薛昊夫妇携带着的金银珠宝和细软啊。如今船老大不知所踪，薛昊夫妇的钱财也没有找到，这不就说明一切了吗？”

郭业点点头，说道：“这未尝不是一种推论。但是我问你，船老大既然见财起意谋害薛昊夫妇，那么这为何又要向三个伙计下毒手？”

刘振轩脱口答道：“这就更好解释了，分赃不均呗。”

这话一出，连郡丞陈集涛都禁不住点头同意，附和道：“是啊，刘都尉推断得倒是合情合理。船老大先是见财起意，伙同几名手下一起杀害了薛昊夫妇，紧接着又因为分赃不均，荼毒了三名船上的伙计。一切真相皆以了然

了。”

“哈哈。”郭业嘴角一撇，笑道，“真有这么简单吗？难道刚才忤作的话你二人没有听清么？三名伙计皆是背后中刀，贯穿心肺而死。丝毫没有搏斗的痕迹。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根本无力反抗。船老大一把年纪，能在江面上轻易杀死三名年轻力壮的船上伙计，这也太抬举他了吧？”

刘振轩和陈集涛顿时错愕，对于这一疑点也纳闷了。

忤作连连说道：“刺史大人说得对啊，如果这三名伙计真是因为分赃不均而死于船老大手上，多少也应该有些挣扎和反抗的痕迹才对啊。”

郭业突然走到三名伙计的尸体前，蹲了下去逐一解开他们的衣裳，然后又解开薛昊的衣裳，对照了几人之间的伤口，恍然大悟道：“忤作，你且来查看一下，这几具尸体的伤口是否都是同一把短刀利刃所致？”

忤作闻言一怔，讶异道：“该死，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记了？”

说罢，他赶紧蹲下身去重新检查并一一对照起几人的伤口，不一会儿，忤作便给出了答案。

五具尸体，除去玉茹姑娘乃是溺水而亡之外，其他四人都是中刀而死。而四人虽然都是中刀致死，却刀伤的豁口却是不一样的。

三名伙计被短刀利刃刺穿后背，贯胸而过，不过跟薛昊的腹部和左肋中的刀伤豁口却不一样，分明是不同宽度的短刀所致。

而且薛昊的致命伤在喉骨位置，被人硬生生掐断了喉咙骨，这不是一个普通船夫所能做到的，至少也要是一个练家子。

这时，就连刘振轩出声儿，言称不敢保证自己单手就能捏碎敌人的喉咙。

郭业脸沉如水，又是长呼一息，缓缓说道：“目前，基本疑团都搞清楚了。很明显，不知所踪的船老大嫌疑最大，但是这桩命案绝非他一个人干得。也就是说，他还有同伙。而且，他在接到送薛昊夫妇乘船离开扬州这桩生意时，便通知了他的同伙在江心附近等候，趁夜行凶。”

说罢，他突然望向了负责安排薛昊夫妇离去的郡丞陈集涛。

叮～

一声龙吟，横刀出鞘！

刘振轩猛然抽出腰间横刀，刀锋直指陈集涛，厉喝道：“陈郡丞，据我所知，侯爷之前便是让你来负责薛昊夫妇离去之事。哼，你身上的疑点也是最大，来人，将陈集涛拿下！”

噗通～

陈集涛脸色巨变双膝跪地，声色慌张地喊道：“刺史大人，不是我，绝对不是人啊。我与薛昊夫妇往日无冤近日无仇，而且下官也不缺他们夫妇那点银子，干嘛要对他们动歪心思呢？”

郭业心中虽然也曾怀疑过陈集涛，但是正如陈集涛所言，他根本没有谋害薛昊夫妇的动机，无论是从哪一方面都没有杀他们夫妻的动机，怎么都站不住脚。

随即，郭业抬手阻止了四周围拢上来的府兵，而后走到一脸杀气凛冽的刘振轩身旁，拍了拍他握刀直指陈集涛的手臂，低声说道：“振轩，放下刀来，我相信陈郡丞不会干这种事情。”

说罢之后，他又弯下身子搀住对方的肩膀，将陈集涛扶起来，说道：“明

仁，起来，本官相信你是无辜的。”

陈集涛颤颤巍巍地在郭业的搀扶下站起，感激涕零，哽咽着嗓子嚎道：“下官在此谢过大人的信任。我陈集涛在此对天发誓，我拿自己的项上人头做担保，绝对没有干过这个事情。”

郭业阻止了他的赌咒发誓，突然问道：“明仁，话又说回来，薛昊夫妇夜里乘船离开扬州之事，我仅仅吩咐了你一个人安排此事。船老大也是你亲自找的，如果说你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真的很难令人信服啊。而且如今船老大不知所踪，你现在便是跳进大运河里也洗不清自己身上的嫌疑啊。”

陈集涛满脸痛苦之色，狠狠跺了一下脚，自怨自艾道：“唉，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啊？偏偏摊上了这倒霉事。找谁不好，非要找这包藏祸心的船老大呢？这下好了，这下完了，我如何才能洗涮掉自己身上的嫌疑啊？”

痛哭流涕自责一番之后，陈集涛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双眼透着亮堂地看着郭业，貌似想到了什么一般，急急叫道：“大人，刺史大人，不对，不对，下官想起来了。除了下官之外，还有一个人知道天黑之后薛昊夫妇离去的事情。对，还有他，我怎么将他给忘记了？”

陈集涛惊叫之余，脸上透着浓浓的欣喜。

在郭业看来，颇有几分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

峰回路转之下，他不由沉声问道：“谁？除了你之外，还有谁提前知道了薛昊夫妇今晚要乘船离去之事？”

## 第770章又死一个

陈集涛心声不妙，额头不禁布满了细微冷汗，抬手轻轻擦拭了一下，说道：“回禀刺史大人，除了下官之外，府衙中还有冯功曹也事先知晓了薛昊夫妇夜里乘船离开扬州之事。”

郭业狐疑问道：“冯功曹？可是府衙六司中，负责功曹房的那个姓冯的吏员？”

陈集涛道：“没错，此人姓冯，单名一个魁。乃是刺史府的老人了，在扬州刺史府任职功曹佐官应有十几个年头了。”

郭业眉头紧皱，奇怪道：“他一个小小的七品功曹吏员，怎么会知道如此机密之事？莫非是你之前说漏了嘴？”

陈集涛又是狠狠跺了一下脚，叹道：“唉，也怪下官糊涂啊，之前因为着急处理一份葛县发来的公文，以致于无暇去渡口码头替薛昊夫妇张罗船只，所以就委托了冯功曹替我寻觅船只来着。这位姓黄的船老大，就是冯功曹替下官寻到的。后来，直到天黑之时，下官才护送薛昊夫妇来到了渡口码头，寻到黄老大的江船，目送着他们离开渡口码头。”

郭业差不多了了然于胸，原来是陈集涛公务繁忙，委托这位叫冯魁的功曹佐官替他张罗船只。

那么说来，冯魁也是提前知道消息之人，而且船老大是冯魁寻来的，保不齐冯魁与船老大早就相识。

旋即，他点头说道：“经你这么一说，这位冯功曹的嫌疑很大啊。不排除他与船老大合谋杀害薛昊夫妇和三名伙计的可能性。”

陈集涛一阵汗颜，低下头来不敢再直视郭业的凛冽目光了。

倒是刘振轩着急提醒道：“侯爷，如今姓黄的船老大逃之夭夭不知所踪，生死也不知。目前只能找到那个姓冯的，才会水落石出啊。不能再耽搁了，必须将冯功曹第一时间控制起来，从他嘴里问出实情来才是。不然他也逃了的话，那真是一桩无头公案了。”

郭业经刘振轩这么一提醒，心中立马警醒，一脸肃然地应道：“振轩说的极是。振轩，冯魁的住处你知晓吧？”

刘振轩点头表示知道。

郭业立马吩咐道：“你留下两百府兵在码头渡口位置，让他们沿着江边继续搜寻船老大的踪迹，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喏！”

刘振轩立马转身冲一名府兵校尉喊道：“吴校尉，你带着两百弟兄，沿着江边继续搜寻，凡有一丁点蛛丝马迹便速来回报！”

“遵命！”

霎时间，两百府兵窸窣窸窣撤离郭业附近，再次朝着江边开始仔细搜寻起来。

紧接着，郭业又道：“振轩，你火速带领剩下的弟兄赶往冯魁的住处，将这厮给我控制起来。如果他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立即给本侯拿下他。切记，不能伤了他的性命，死人的口中是问不出东西来的。”

刘振轩高呼一声是，便振臂冲着剩下的府兵喊道：“弟兄们，跟我走，奔徙前进！”

喇喇喇喇~

刘振轩带着剩余将近两百多府兵火速撤离，两百余人手指明火夜中行军，队伍蜿蜒如长蛇般涌动着，甚是壮观。

此时原地仅剩部分衙役在维持着秩序，郭业冲那件作说道：“你且让人将这五具尸体带回衙门吧，好好再查验一番，看看还能否找出一些有用的线索来。”

件作应了一声是，便张罗起几名杂役帮忙搬抬尸体上骡车，准备回城。

陈集涛有些羞愤难当地冲郭业低声说道：“刺史大人，如果这桩命案跟冯魁脱不了干系，那么下官的罪过就大了。唉，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陈某对不住薛昊和玉茹姑娘啊！”

郭业神情冷厉，眼带煞气，听着陈集涛的这番话后却没有发火。

相反，他伸手搭在陈集涛的肩上，安抚道：“明仁，此事不能完全怪你。你也不会料到冯魁心藏龌龊与杀机。呵呵，如果此事真与冯魁脱不了干系，那么本官倒是很想知道，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置薛昊夫妇于死地？本官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也许冯魁也只是牵线之人，顶多算作一颗棋子罢了。”

陈集涛脸色骤变，再次将之前心中的那份揣测提出道：“大人，您的意思是说，要置薛昊夫妇于死地的另有其人？而且是隐于幕后的那家子人？对啊，也只有他才会对薛昊夫妇恨之入骨。没想到啊，沉寂了两个月，平静和消停了两个月，终究还是冒头了。”

郭业抬手阻道：“一切都有待抽丝剥茧，层层递进，现在不是妄下判断的时候。等见到了冯魁，问个究竟，你我便知到底谁是人谁是鬼了。”

说着，他率先朝着停驻的马车方向抬脚走去，边走边扭头喊道：“明仁，回城吧，随我一起去会一会这位冯功曹吧！”

“下官遵命！”

陈集涛赶了上去，与郭业一道钻进了马车之中，喝令马夫赶车驶向了扬州城中。

.....

.....

离城只有五里地，东门守城士卒今晚一宿没得安生，被刺史大人还有折冲都尉府的人搞得来回开关着城门，一会儿进一会儿出的，真是一直没得消停。

郭业和陈集涛乘着马车驶进东门，径直赶往功曹佐官冯魁的住处。

冯魁的住处位于北城的梧桐巷中，巷子往里直走尽头左手那户人家便是，是一座普通的宅子。

此时的梧桐巷中早已被明火执仗的府兵围堵的水泄不通，郭业在巷子口便与陈集涛下了马车，徒步走了进去来到冯宅门口。

把守宅子门口的府兵一见刺史大人前来，刚要准备放行让郭业进去，突然从宅子跑出来刘振轩。

刘振轩面色不安地来到郭业跟前，拱手焦声报道：“大人，事情不妙！”

郭业心里一沉，问道：“又出状况了？”

陈集涛亦是一脸焦急地看着刘振轩，噗通噗通乱跳的心脏直接提到嗓子眼儿，恨声催道：“刘都尉，你痛快点说啊，真是急死个人哩。”

刘振轩没好气地瞪了眼陈集涛，然后冲郭业低声说道：“大人恕罪，属下

来晚了一步。功曹佐官冯魁悬梁自尽，自缢于书房之中，断气多时了无生机。”

“什么？冯魁也死了？”

陈集涛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面色瞬间惨白，喃喃自语道：“完了，这下真完了。冯魁一死，这世上再也无人可以为我洗刷嫌疑了，唉，莫非天要亡我陈集涛不成？”

郭业这时再也没有心思理会陈集涛了，尽管他心中也被刘振轩的这个消息给震撼到了，但他还是强忍着心头惊跳，急切问道：“那冯宅的其他人呢？冯魁身为七品功曹吏员，应该有家有业才是吧？这么一座宅子不应该只有他一人居住才是。他的妻儿老小呢？”

刘振轩摇了摇头，疑惑道：“这点也是卑职感到奇怪的地方，整个冯宅中居然只有冯魁一人。据卑职所知，冯魁在扬州有一妻室，还有一个八九岁大的儿子。而且他的府中至少有三名仆役和丫鬟。可卑职将整个冯宅翻了个底朝天，居然连个鬼影都没见到。”

郭业反复询问道：“你是说，冯魁悬梁自尽，而他的家人乃至下人都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不知所踪？”

刘振轩点头应道：“恩呢，就是这个情况。真是奇了怪了，活见鬼了吧？”

“都尉大人，都尉大人！”

突然，从宅子里头又踉踉跄跄跑出一名府兵，右臂高高举起，慌乱嚷嚷道：“都尉大人，属下等人在给冯功曹收敛尸体之时，从他衣袖中掉出一封书信来，应该是冯功曹临死前的遗书！”

冯魁的亲笔遗书？

刘振轩和郭业脸色纷纷巨变，就连跌坐在地上的陈集涛都止住了哭天喊地抹泪声儿，纷纷望向那府兵手中的那封书信。

郭业伸出右手，冲那府兵招手命令道：“快，速速呈上来让本官过目一番。”

## 第771章抽丝剥茧

郭业从府兵手中接过冯魁的亲笔遗书，展信一看……

他本以为这会是一封长篇累牍的遗书，却没想到，这信上仅仅只有一句话，不，确切地说连一句完整的话都算不上，仅仅写着四个大字：

“我已做到！”

整张纸页上，却只有没头没尾的这么四个字，看不出具体所指着什么。

郭业紧锁着眉头将鼻子凑到遗书上狠狠一嗅，墨香犹存。紧接着，他再用手指轻轻抵触在墨迹未干的字迹上，顺着笔划手指游走着，闭上眼睛感受着冯魁临死之前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写这四个绝命字。

刘振轩看着侯爷神叨叨的模样，也不敢打扰，生怕惊扰了他神游的思绪。

而陈集涛则继续跌坐在地上，张大了嘴巴望着郭业，显然也被郭业的这番奇怪举动给惊到了，心中不由暗暗揣测，莫非刺史大人还能凭感觉查案断案不成？

“呼～～”

郭业突然长长舒出一口气来，整个人仿佛神清气爽了一般的睁开眼睛，将手中那封四个字的遗书递到刘振轩的手中，叹道：“乱，我能感受得到冯魁在写这四个字之时的心情是何等之凌乱。”

刘振轩接过遗书粗略看了一眼，也看不出个中神韵来，他抿了抿嘴唇，心中泛虚道，侯爷不是对书法一道不精通吗？怎么还能从对方的笔迹中感受到当时的心情呢？

郭业见着刘振轩一副疑神疑鬼的模样，见这厮居然对自己心存怀疑，不由一阵郁闷，啐道：“瞎寻思什么呢？我好歹也是当世书法名家虞世南老大人的学生好不好？虽说不精通书法一道，但多少也懂点皮毛，好不好？你只要屏息凝气，心无旁骛，沉下心来临摹着冯魁这四个字的笔画走势，你就能感觉的到他当时的心情。乱啊！不信的话，你可以去他书房再拿一些他平日的书写笔迹来对照一番试试看。两相对比之下，这份遗书的笔迹肯定没有平日的书写笔迹要来得沉稳平和。”

这话一出，地上的陈集涛拍拍屁股赶紧站了起来，从刘振轩手中抢过遗书看了起来，看罢之后不由点头承认道：“刺史大人说得没错，冯魁亲笔誊写的公文我也有看过，绝对这比四个大字要来得沉稳平和。这四个字看着，更像是在心情极度沮丧之下，甚至是在心存死意的状态下写出来的。不过这又能代表什么，刺史大人？”

陈集涛和冯魁时常接触，而且也是懂得书法之人，这话从他口中说出来，刘振轩也多了几分信服。

于是，他附和陈集涛的想法，问道：“对啊，侯爷，这又能代表什么？卑职在冯魁自缢身亡的书房勘察过，无论是周围环境，还是冯魁的身上，都没有搏斗过反抗过的痕迹。而且他脖颈的淤痕也的确属于悬梁自尽时绳索所勒导致的。毫无疑问，冯魁系于自缢身亡。”

郭业微微点头，并未表态。

而陈集涛听完之后貌似想通了一切似的，大声喊道：“下官想明白了，冯魁肯定是因为事情败露而畏罪自杀。大人，你想想看，我们在渡口码头已经

顺藤摸瓜追踪到了他这里。如今船老大不知所踪生死不知，而他见着自己又逃无可逃，只能畏罪自杀了。”

郭业既没有点头赞同，也没有摇头否认，而是看着刘振轩，问道：“振轩，你觉得呢？你是不是也跟陈郡丞这般看法？”

刘振轩本能的点了点头，说道：“畏罪自杀这个说法倒也成立。不过，卑职就是搞不懂，冯魁的家人和仆役丫鬟到底哪里去了。按说冯魁见东窗事发，那也是冯魁一人之事，关他家人何事？虽说命案量刑之重，但也不会株连到他的家人，是不是？”

郭业看着刘振轩的眼中顿时透出了赞许，笑道：“算你小子还没糊涂到明仁的地步。明仁，你听好了……”

说话间，郭业又冲陈集涛教训道：“你着急为自己洗脱嫌疑的心情，本官能理解。但是，你如果一味地为自己洗脱嫌疑而犯糊涂，那就真的是够糊涂了。查案断案岂能如此粗心大意？这不仅仅是一桩案子，更是关系到几条无辜的冤魂啊。”

陈集涛被说得一阵臊得慌，再次低下了脑袋，弱弱道：“大人教训的是，下官的确是为了自保而蒙蔽了心智。”

郭业见状也不再苛责下去，而是指着陈集涛手中的那封遗书，说道：“这封遗书只有‘我已做到’四个字，难道你们就品不出这四个字的个中玄机吗？”

刘振轩挠挠头，汗颜道：“侯爷，卑职读书少，真心看不出这四个字还有什么玄奥的地方。”

陈集涛则是重新展开遗书，再次咀嚼着这四个字，约莫过了一会儿，他有些明悟道：“这四个字好像不全，应该还有后话才对啊。”

郭业赞了一声好，点头说道：“不错，的确不完整。确切地说，应该说这四个字是条件，更像是一桩交易。你们想想看，如果我们将冯魁遗书上写得‘我已做到’四个字理解为，他答应了对方的某个事情，并且做到。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冯魁有软肋或者把柄在对方的手中。然后对方拿着冯魁的把柄要挟冯魁做某件事情。你们俩好好联想一下，这个假设是否成立？”

刘振轩不假思索地喊道：“冯魁答应对方的事情，莫非就是串通伙同船老大，谋害薛昊夫妇？”

陈集涛质疑道：“可是冯魁并未离开城里啊。”

郭业及时补充道：“他提前通风报信某个人，薛昊夫妇离开扬州之事算不算？他替你张罗船只，让你轻信并安排了薛昊夫妇上了那个黄姓船老大的江船，算不算？”

“算！”

陈集涛和刘振轩异口同声地喊道，喊罢之后两人又彼此对望一眼，难得出奇的合拍。

郭业会心一笑，又道：“我们再说冯魁落在某人手中的把柄，妻儿老小的人生安全算不算？如果那人挟持了冯魁的家人，以此来威胁他自尽，让这件事情到冯魁为止，让我们无法追查下去，这个假设是否成立？”

这时，陈集涛和刘振轩没有在出言表态了，不过两人脸上的神情显然已经表明了肯定的态度。

陈集涛重新念叨了一遍遗书上的四个字：“我已做到。”

“请放还我的妻儿！”



刘振轩顺势将后半句给圆了上去，随即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原来冯魁写这封遗书的目的，是在叮嘱威胁他的人要言而有信，告诉对方自己身死守住秘密，好让对方兑现承诺啊？”

郭业点点头，沉声说道：“正是如此，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吧？这么看来，整桩案子到了冯魁这里虽然戛然而止，但是并不代表结束。可惜了冯魁，终究还是一枚棋子，真正的凶手还继续隐藏幕后，逍遥于法外！”

刘振轩这下又陷入了疑惑，问道：“侯爷，那到底是什么人要如此藏头露尾，费尽心机地设计在一切呢？而且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薛昊夫妇的性命？一连串的设计，当真是煞费苦心啊！”

陈集涛这下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揣测，脱口喊道：“还能有谁？肯定就是古井巷张家的张承宗呗，也只有他才会对薛昊夫妇恨之入骨，杀之而后快。仔细想想，也只有张家才有这个能力如此布局，来费尽周折取人性命。”

“慎言，明仁！”

郭业面色一紧地抬手阻止了陈集涛的大嘴巴，说道：“现在即便怀疑是他，你我又有何证据指证他？薛昊夫妇死了，船上的伙计死了，就连冯魁也自缢身亡了，所有的证据都被消弭于无形。捉贼拿脏，捉奸拿双，这种关系数条人命的案子更要讲证据才是。”

“唉……”

陈集涛哀哀一叹，怒道：“姓张的睚眦必报，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出卖他的薛昊呢？更何况薛昊还染指了玉茹姑娘。可惜，可惜没有证据来抓捕这个混账东西啊！”

郭业摇头道：“不，也不一定！现在不是还有一个船老大生死不知，下落不明吗？”

说着，他吩咐陈集涛道：“明仁，你现在赶紧去将陈浪给我找来，可能本官又要借助盐帮的力量了。”

陈集涛闻听没有追问郭业的打算，赶忙应了一声是，便急急转身跑出了梧桐巷，直奔折冲都尉府方向。

接着，郭业冲刘振轩吩咐道：“现在是深更半夜，梧桐巷中没有左邻右舍来围观现场。趁这个机会，振轩你赶紧带你的人再梧桐巷中搜罗了一番，然后秘密将冯魁的尸体转移回府衙。至于冯魁之死，暂时秘而不宣，不，明日一早你便给我传扬出去，就说沉船命案的元凶乃是功曹佐官冯魁，而且被你们连夜在家中生擒，此时关押进了府衙的地牢中。”

刘振轩好像明白了郭业的想法，不忘问一嘴道：“侯爷，就这样？”

郭业嘴角微微一扬，怪笑道：“就这样当然远远不够，还要宣扬冯魁嘴巴死严，怎么都不肯交代事实真相，一味顽抗到底。届时，我这边会让明仁张榜公告，择日堂审功曹佐官冯魁。呵呵，到了那时候，自然有人会慌乱的……。”

## 第772章使计又玩诈

与刘振轩交代清楚之后，郭业便独自出了梧桐巷，乘上马车返回了府衙。

回到府衙已是三更半夜，离天亮尚有两个时辰左右。

这时，郡丞陈集涛也是风尘仆仆从折冲都尉府复命而回，身后还跟着睡眼惺忪困意正浓，连连打着哈欠的陈浪。

在路上陈集涛已经跟陈浪讲完了事情的始末，因此，陈浪一脚踏进府衙来到郭业的书房之后，张嘴就是骂骂咧咧道：“狗日的张家，半点都不让人消停，真是多事之秋啊！”

郭业耸耸肩无奈地摇头苦笑一番，而后示意他与陈集涛相继坐下，冲他说道：“陈都尉，想必事情的来龙去脉你也知晓了，现在发再多牢骚也无济于事。目前，必须找到有力的人证才能对本案有所帮助。而唯一的活口便是不知所踪的黄姓船老大。所以，我需要你们盐帮的帮助。”

陈浪揉了揉脸，强打着精神坐正身子，说道：“郭刺史，你说吧，需要俺们盐帮干点啥？”

郭业道：“好，我也不跟你客气了，你现在就传信回盐帮，让你们盐帮弟子不分昼夜在扬州水域给我搜寻，尽快找到船老大的下落。船老大的画像我会让人描摹出来给你送去。据我估计，船老大应该还藏匿在扬州水域的某个地方，而江面上找人，应该难不倒你们盐帮。”

陈浪闻言精神为之一振，拍胸保证道：“郭刺史放心，咱们盐帮就是在这江面上讨生活的，只要这个人还在扬州水域，盐帮便能将他揪出来。”

郭业笑着点头道：“好，辛苦你和盐帮弟兄了，他日郭某必有一份谢仪。”

陈浪大大方方地挥手客气道：“郭刺史说得哪里话，你对俺们盐帮已经很照顾了，不就找个人吗？无需如此客套。嘿嘿，上次若非郭刺史从张家那儿要来银子，咱们盐帮囤积的那些存盐也不可能一下子便销售告罄，你可帮了咱们天大的忙了。郭刺史，那陈某便先行告退，赶紧传信回各个堂口。”

郭业起身相送，将陈浪送至书房门口。

此时，陈集涛也起身说道：“刺史大人，你也累了一宿，不如去休息休息，衙门里的事情暂时交给下官吧。”

郭业看着陈集涛面有愧色，知道对方还因为被冯魁摆了一道之事而耿耿于怀，心中难以放下包袱。

这个时候他知道不好拒绝陈集涛的美意，不然这厮肯定会胡乱瞎想，以为自己对他不信任了。

旋即，他点头道：“好，那我便先去睡觉，今晚可能就要明仁受累熬一宿了，非常时候衙门里头总得有个主事之人。”

果然，陈集涛非但不觉得辛苦，而且感激莫名地拱手作揖道：“大人放心，下官这一次绝对亲力亲为，不再假手于他人。”

“呵呵，明仁不必想太多，那件事情你也是无心之失。”郭业宽慰了一句之后，叮嘱道，“对了，明天天亮之后，你还要替本官做一件事情，以扬州刺史府的名义张榜公告，张贴于城中各处，将冯魁乃是……”

接着，郭业将之前与刘振轩交代的关于冯魁之死秘而不宣，佯称生擒冯

魁之事详细地重新再说了一遍。

陈集涛毕竟是读书人出身，想事情比刘振轩会多动些脑子，立马听出了郭业这番授意的真正目的。

敢情儿，刺史大人这是又要玩诈了。

随即，连连点头应允，保证这次绝不出纰漏。

交代完陈集涛之后，郭业这才狠狠打了一个哈气，抻了抻懒腰，出了书房朝着卧室方向行去。

为了不惊醒还在熟睡的吴秀秀，郭业蹑手蹑脚进了卧室，摸黑来到床边，草草和衣躺下闭起眼睛继续补觉。

至始至终，吴秀秀都没有醒过，显然夜里的疯狂真让这小妮子累得够呛。

眼皮重重，困意袭来，郭业很快就打起了微酣，死死睡了过去。

.....

.....

天亮之后，熬了一宿的陈集涛仍旧龙精虎猛，着手命人开始在城中各处张榜公告，将昨晚江上命案公布出来，并将冯魁未死被生擒，刺史大人择日开堂审案之事颇费笔墨地白纸黑字写在榜单之上。

同时，刘振轩也让麾下府兵在城中各家酒肆和饭馆吹嘘，吹嘘昨晚如何如何惊险万分，编排着如何生擒冯魁的流言蜚语。

当然，也少不得照着郭业所授意的大肆宣扬，好让城中百姓知道，冯魁如今正关押在折冲都尉府的地牢中，而且还是硬骨头，愣是从冯魁口中撬不出半句话来。

府衙张榜公告和都尉府的四处传扬，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一时间，整个扬州城都在开始传扬和议论起昨天夜里的连桩命案。

仅仅一个早上的光景，城中大街小巷，处处酒肆饭庄，都已经传扬开来。

按照郭业的想法，这种情况下，古井巷张家肯定也能收到风声，而张承宗那厮肯定也会坐不住，担心冯魁在开堂审案之时说出幕后主使。

郭业坚信，只要张承宗一发慌，那么便会露出马脚，将狐狸尾巴暴露出来。

届时，便是收网捕鱼的好时候。

时间缓缓而过，扬州城中一个白昼的时间都在议论和传言此事，直至快临近傍晚，郭业才悠悠醒来，足足睡了一个白天。

他一经醒来，便在吴秀秀的侍候下洗漱了一番后，准备前往饭厅吃晚饭。

夫妻二人用完晚饭，走到后院的小花园中，散步小憩着。

彼此说着体己话，回忆起当年在陇西的一些往事，情到浓时不时发出一阵欢快的笑语声。

这个时候，刘振轩顶着黑眼圈跑进了衙门后院，寻到郭业。

郭业一见对方，心里微微一激动，暗道，莫非张家那边有消息了？

随即，他伸手招呼道：“振轩，到这边来。”

当刘振轩神情满是疲惫地小跑到郭业跟前时，郭业已经迫不及待地发问道：“怎么样？你的人在古井巷那边监视，张家那边可有什么异动？”

刘振轩看了眼吴秀秀，欲言又止。

吴秀秀兰心慧质，微微一笑，跟郭业主动请辞道：“夫君，我先回房了，你和刘都尉先谈正事吧。”

说罢，转身盈盈离去。

郭业望着吴秀秀款款离去的纤纤倩影，心中暗暗对这女人的聪明小赞一声，回头冲刘振轩笑道：“神神秘秘的，夫人已经离开了，你可以说了。”

刘振轩讪讪一笑，然后低声冲郭业说道：“侯爷，不对劲啊！”

郭业脸色微变，问道：“怎么不对劲？”

刘振轩道：“卑职与陈郡丞都按着侯爷的授意而行动，今日城中也传得沸沸扬扬，颇为闹腾。可是，古井巷张家那边却一直都不见动静，仿佛这事儿跟他们没有关系似的。”

郭业眉毛一扬，又问道：“那张承宗呢？难道这厮也不见动静？”

刘振轩嗯了一声，回道：“不错，我带着人在古井巷外蹲了一白天，不敢有半分懈怠，连小小的打盹都未曾。别说张家的几个老不死，就连张承宗这厮都半步未曾离开过古井巷。”

霎时，郭业心中疑云陡生，双手交叉于胸前，单手托着下巴，狐疑道：“难道，这事儿跟张承宗没有半点关系？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坐得住？可是，除了张承宗，谁又对薛昊夫妇恨之入骨，非要置他们夫妇于死地呢？”

刘振轩很是丧气地叹息一声，顶着黑眼圈问着郭业：“侯爷，如果真不是张承宗所为，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啊？”

## 第773章夜游瘦西湖

“怎么办？”

郭业抬起头来仰望着暮色沉沉的天空，对于张家的毫无反应一时无解，有些赌气地哼道：“凉拌呗！”

呃.....

刘振轩愣在当场，被郭业的这番举动搞得莫名其妙。

一时间，场面顿时沉默了下来，两人彼此无语。

郭业仰望天空约莫过了一小会儿，突然扭动了几下有些酸楚的脖子，叹道：“奶奶的，难道这件事情真的跟张承宗毫无干系？那真正的凶手又是谁呢？”

刘振轩道：“侯爷，除了张承宗，卑职真想不出来还有谁最有可疑了。喔.....哈气.....”

说话间，刘振轩冷不丁打了个哈欠，神情萎靡倦意袭来。

郭业见着他那双熊猫眼，哑然失笑，摇头道：“好了，你也忙活两天一夜没有合眼了，赶紧先去睡觉吧。至于折冲都尉府那边，你跟陈浪知会一声，继续故布疑云，不能有所放松。也许张家今晚就会有所行动也不定，知道了吗？”

刘振轩嗯了一声，委实太困，转身便要离去。

刚走了两步，郭业突然将他唤住道：“振轩，等下。最近长孙公子在干嘛呢？怎么府衙里老是见不到他人影呢？”

刘振轩停住脚步，转身回道：“侯爷有所不知，长孙公子最近一直都在嚷嚷着要见识见识扬州的繁花似锦，说是要体验一番淮扬的风月场所与长安有何区别来着。”

郭业闻言脱口喊道：“你是说这小子最近不务正业，天天逛窑子去了？”

“呃，算是吧！”

刘振轩笑了笑，说道：“这个时辰，长孙公子应该在北郊的瘦西湖那边儿，那儿的画舫是淮扬一带最为出名的。”

郭业哦了一声，问道：“你知道他时常在瘦西湖的哪艘画舫耍乐吗？”

刘振轩应道：“知道，侯爷也想去见识见识？”

言罢，他瞄了眼卧室方向，低声提醒道：“侯爷，夫人刚从陇西来扬州看望您，您可不能跟在长安似的，肆无忌惮乱来，不然惹来夫人.....”

“滚蛋！”郭业白了他一眼，啐道，“我这是要去找长孙羽默谈正经事儿。别废话了，你赶紧下去休息，安排你手下的府兵带我去瘦西湖找长孙羽默那小子。”

“好，这就下去安排。”

话音一落，刘振轩便一溜烟儿窜跑了下去。

.....

.....

瘦西湖，位于扬州北郊。

此时的瘦西湖还没形成清朝康乾时期的园林山水格局，后世的瘦西湖园林群景色怡人，融南秀北雄为一体，有“园林之盛，甲于天下”之誉。

但如今的瘦西湖还只是雏形，虽然已经有富绅陆续在沿岸建起了园林，

但规模还不够大，远远没有达到“两岸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的盛况。

不过即便是这样，如今的瘦西湖也成了秦楼楚馆的聚集之地，艘艘画舫游弋于水面，莺莺燕燕不绝于耳。

夜幕之下的瘦西湖，其繁花似锦的盛况绝对不逊于金陵的秦淮河上。

刘振轩安排的两名府兵一个叫做张九斤，一个叫做王八斤，皆是扬州本地人，格外熟悉瘦西湖里头的情况。

两人打着折冲都尉府的名义在湖中征用了一艇小舟，驰骋于湖面上寻觅着长孙羽默所在的那艘画舫。

小舟游弋在湖面，在一条条装饰得美奂美仑的画舫间穿梭着。

郭业站于舟上，欣赏着夜色下的瘦西湖之景，不由感叹，南北风月场所的差距还真不是一星半点儿。

相比于北方的秦楼楚馆，南方的风花雪月之地更加让人心旷神怡，以至于流连忘返。难怪那些风流才子大诗人都要烟花三月骑鹤下扬州了，难怪世人都说“天下西湖，三十有六”，惟扬州的瘦西湖，以其清秀婉丽的风姿独异诸湖。

南北各地冠名西湖者众多，而瘦西湖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小舟沿湖过冶春、绿杨村、红园、西园曲水，经大虹桥、长堤春柳，至徐园、来到小金山脚下。

随着小舟的停摆，郭业的视线越发清晰起来，只见三艘足足五层高的画舫停在了小金山脚下，画舫船身刷着闪闪熠熠的金漆，画舫之上的五层楼面外头悬挂着锦缎红绸，随着夜风飘摆摇曳。

而船上四处都亮起灯火，盏盏灯笼闪烁着，将整个小金山脚下的湖面映照得通红一片，仿若火海。

“美！真美！”

郭业情不自禁地吟道：“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

显然，这不是郭业的原创诗，这首诗出自清朝诗人汪沆，扬州瘦西湖真正扬名天下，也得益于这首诗。

不过今天又被郭业可耻地剽窃了。

“好诗，刺史大人真是才高八斗啊！”

“是啊，这下咱们扬州瘦西湖可真要名扬天下了，得亏了刺史大人的这首千古名诗啊！”

两名府兵围了上来，不分先后的捧起了郭业的臭脚，一顿恭维。

郭业耸耸肩，笑道：“你俩也懂诗？对了，前面三艘画舫便是长孙羽默那小子时常流连之地？”

那名称做张九斤的府兵回道：“是的，前面三艘画舫都属于同一个东家，是咱们瘦西湖最大最好的画舫，叫做‘春流画舫’。”

另外一名叫做王八斤的府兵邀功道：“嘿嘿，刺史大人有所不知，这地方还是小的二人给长孙公子寻觅到的，端的是好地方啊。里头酒好菜好，姑娘更是好呢。”

郭业一阵摇头不理二人，冲摆渡的船夫招招手喊道：“船家，靠上去，本官要上画舫。”

“好嘞！”

小舟继续前行，缓缓靠了上去，来到画舫的登船处。

郭业从袖兜里摸出一点碎银扔给船家，便带着张九斤、王八斤相继攀上一条梯子，登上了画舫的甲板。

刚登上甲板，突然迎来几名紫衣劲装的汉子，将三人围了起来，其中一人看着张九斤和王八斤的军汉打扮，不由喝道：“哪里来的丘八，这春流画舫也是你们军汉能上来的吗？”

显然，这些紫衣汉子应该是在画舫上看场子的护卫之流，而且并不将折冲都尉府的府兵看在眼里，再加上郭业今天是便服出行，所以几名紫衣汉子纷纷出言驱赶起郭业三人下船。

郭业暗道，看来这春流画舫的东家来头不小啊，寻常人家的画舫见着折冲都尉府还不毕恭毕敬？

这时，王八斤和张九斤突然抽出腰间横刀，纷纷护在郭业身前，戒备地瞪着这几名紫衣汉子。

王八斤更是厉喝道：“放你们娘的狗臭屁，睁开你们的狗眼瞧瞧，知道站在你们眼前这位爷是谁吗？”

张九斤也是傲娇地挺起胸膛，小人得志一般地骂道：“都是些狗眼看人低的护院狗，连咱们扬州的刺史大人都敢阻拦，莫非活腻味了不成？”

“对。”王八斤赶紧附和道，“惹急了我家大人，小心拆了你们家的狗屁画舫。”

郭业心中立马对这两个小子大加赞许起来，嗯，不错，输人不输阵，骂得有气势，很有样儿嘛。

那几名紫衣汉子一听刺史大人当前，果真怂了下来，纷纷向后退了几步。

郭业见状，朗声喊道：“本官今日上画舫乃是前来找人的，把你们管事的叫来，一群狗仗人势的混账东西。”

到底是养尊处优之人，官威一出，立马惹得那些紫衣汉子寒蝉若惊，纷纷低下头来没了底气。

其中那名刚才发话驱逐的紫衣汉子调头就跑，上了二楼，显然去找主事之人去了。

很快，那紫衣汉子去而复返，后头紧跟着一名披着薄薄红纱、浓妆艳抹的妖艳女子，约莫四十来岁，徐娘半老风韵犹存。

尤其是她脚上那双姹紫嫣红绣花鞋，穿在她这种大老娘们脚下，更是将整个人凸显的格外风骚。

“哟……”

这女人拖着长音迎上前去，神情精彩至极变幻着，冲郭业娇声喊道：“我说刚才画舫外头的喜鹊咋叫唤个不停呢，原来是府台大人亲至咱们春流画舫。奴家春十三娘，见过府台大人。”

郭业一听这娘们的自称，差点没笑喷出来，你丫还真敢叫啊，还敢自称春十三娘。

不过郭业却没给她好脸，冷着脸哼道：“春十三娘是吧？本官听过大大小小的喜鹊听在树头叫，这大晚上倒是还没听过有喜鹊会叫。估摸着是乌鸦吧？丧门叫的乌鸦吧？”

“呃……”

春十三娘被郭业这么毫不留情面的戳到话柄，不由暗暗自责自己说话不经大脑过，不过她也听得出来，刺史大人应该是在生气刚才被这些紫衣汉子给拦住了去路。

随即，她主动无视郭业的挖苦，接着娇笑连连地告罪道：“府台大人莫要怪罪才是，手下这些人都是有眼无珠之辈，不识府台大人这尊大佛。回头，奴家就好好教训他们一顿，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海涵咱们春流画舫一二呢。”

郭业心里记挂着事儿，也懒得和她磨牙，挥挥手说道：“罢了，这些都是你们春流画舫的家事，本官不愿掺和。我问你，刺史府的长孙别驾大人在你画舫上吗？快带本官去见他。”

“长孙别驾？”

春十三娘先是一愣，而后立马反应过来，道：“府台大人说得是长孙公子呀？在，在呢，他就在咱们春柳画舫的三楼呢。”

郭业心中稍稍踏实，这小子真的在这儿啊。

继而冲春十三娘吩咐道：“在就好，速速带本官去见他。”

不过春十三娘这时却显出了犹豫之色，弱弱地说道：“好教府台大人知晓，长孙公子的确是在咱们画舫上，不过他现在不便见客呢。”

“混账！”

郭业勃然一怒，呵斥道：“本官上你小小画舫频遭推三阻四，哼，难不成你这春流画舫还是什么凌霄宝殿不成？你信不信本官今夜就派人拆了你这春流画舫，禁了你们在这瘦西湖的营生？”



## 第774章犯二的高句丽棒子

春十三娘一见郭业动了真格，立马慌神颜色尽失，赶忙解释道：“府台大人，并非是奴家有意为难府台大人哟，您就是借奴家十个泼天狗胆，小妇人也不敢为难大人阻您去路啊！”

郭业疾言厉色骂道：“收起你那糊弄客人的把戏，本官不吃你这套玩意。春十三娘，痛快点，带本官去见长孙羽默，若是耽误了本官的大事，恐你吃罪不起！”

唰唰~

王八斤和张九斤的二人不约而同提起手中横刀，虚空挥舞了两下，作势吓唬道：“老蹄子，信不信军爷一刀劈砍了你？”

噌噌噌~

春十三娘真被唬住了，连退三步，冲着郭业惶惶告饶道：“府台大人，实不相瞒，现在长孙公子正在画舫三楼与一位公子在拼酒。两位公子爷都下过命令，拼酒期间不得闲杂人等打扰，否则便拆了奴家这春流画舫呢。”

这话一出，立马惹来王八斤的不满，痛骂道：“好你个不长眼的贱妇人，我家大人是闲杂人等吗？狗日的，看我不活劈了你……”

王八斤霎时表现出一副君辱臣死的慷慨模样，再次挥刀就要上前砍去。

郭业见状心中又是暗赞，好小子，真像样儿！

当然，吓唬吓唬就行了，可不能真让王八斤在画舫上杀人，不然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定会得不偿失。

旋即，他喝阻道：“王八斤，住手！”

然后冲着被惊吓到了的春十三娘命令道：“放心，你带本官上画舫三楼即可，若他们怪罪下来，自有本官替你承担。春十三娘，别忘了本官才是扬州的父母官，你要晓得轻重才是。”

春十三娘听着郭业这般说，心里暗暗松了口气，既然府台大人说出这话，她也安心了。

随后她又心有余悸地看了眼王八斤和张九斤这两头虎逼赫赫的愣种憨货，继而冲郭业躬身应道：“既然府台大人肯为奴家作主，小妇人又岂会拦住您的去路？大人，且跟奴家这边请。”

郭业低唔了一声，带着张九斤和王八斤两个二货一块儿，紧跟着春十三娘上了楼去。

徒步上了三楼，进来是一座装饰豪华灯火辉煌的厅堂，厅堂中央摆着一张长长的酒榻，四周左右围满了粉衣薄纱的画舫女子，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这群莺莺燕燕的女子不时叫着喝彩爆出好来。

郭业见状不由纳闷，长孙羽默这小子来画舫不找女人，居然和人拼酒，脑子秀逗了吧？

突然，春十三娘在人头攒动的这群姑娘外头清了清嗓子，喊道：“女儿们，都让一让，有贵客到了哩。”

喊吧，又冲看不见的里头嚷嚷道：“长孙公子，有人找您哟！”

突然，这群粉衣薄纱的粉头儿们还未让出路来，就从里头传来一声不满：“哪里来的野蹄子聒噪？不是说三楼画舫不让闲杂人等上来吗？信不信本公子活拆了你家画舫？”

郭业听得出来，这声音的主人明显不是长孙羽默，应该是跟他拼酒的那人。

不过，口气倒是不小！

春十三娘闻言脸上立马露怯，可怜巴巴地看着郭业，俨然这是在求救。

郭业伸手冲她挥了挥，示意她退下。

然后冲着里头冷笑道：“这位公子好大的口气，动不动就要拆人家的招牌，拆人家的画舫，真当扬州是你家后花园啊？还是说本官这个扬州刺史是替你家看门护院的？”

郭业一表明身份，那群围着的粉头儿立马传出惊呼之声，不由纷纷扭头主动退避开来，望着郭业打量起来，很是惊奇眼前这位年轻人居然是刺史大人，还是她们扬州的父母官。

当粉头儿们退避出一条路之时，双腿盘坐在酒榻前的长孙羽默也发现了郭业的到来，立马起身迎上前来，哈哈大笑道：“好家伙，你怎么来了？不是说嫂夫人从陇西老家来扬州了吗？你咋还敢跑这儿来逍遥？”

郭业没好气地看了他一眼，轻轻呵斥道：“瞧瞧你自个儿，喝得满脸通红，走路轻飘，莫要忘了你可是扬州府衙的别驾。”

长孙羽默哈哈一笑，抹了抹嘴角淌着的酒渍，摇头晒笑道：“别寒碜我了，我这别驾不就是挂挂名而已，府衙中不是有你吗？嘿，我告诉你，这扬州真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尤其是这瘦西湖，更是个好地方。你瞧瞧，酒好，姑娘更好，一个个水灵灵的，就跟地里跟拔出来的大萝卜似的，葱白水嫩哟。”

郭业听着这小子的话，真是一阵头大，敢情这小子来扬州还真是来了对了地方，大有醉生梦死，一醉解千愁，留恋温柔乡之势。

看着他这幅模样，郭业不由一阵提醒道：“温柔乡英雄冢，你小子别把自己玩废了才是。”

长孙羽默正玩得乐不思蜀，哪里会听劝谏，摇着头嬉皮笑敛道：“哪里会，我也只是玩玩而已，不会沉迷此道的，你放心。”

“喂喂喂，你还拼不拼酒了？你如果再啰里吧嗦的，那就算你输了啊！”

那道不和谐的声音再次响起，打断了郭业与长孙羽默的谈话。

长孙羽默闻言面露不悦，冲那人喝道：“你急个毛，没看本公子的朋友来了吗？朋友间寒暄几句怎么了？怎么着，你莫非等不及要输了？”

“哪里来的鸟朋友？”

那道不和谐的声音接着响起，明显是冲着郭业而发，有些微醉地叫骂道：“好了，人也见到了，赶紧滚下画舫，别扰了我俩拼酒。哼，姓长孙的，你我不分出胜负，美人到底花落谁家？”

卧槽儿，郭业再次被无端咒骂，哪里还能淡定？

他望向酒榻方向，只见一个长着鹰钩鼻的年轻人正盘腿坐着，两腮酡红地手执酒盏，正冲着这边瞪着眼宣泄着不满。

郭业看罢这人的样貌之后，心头顿时不喜，感觉这人的五官长得有些阴鸷，于是皱着眉头不悦道：“喝两口马尿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你家长辈没告诉你出门在外要说人话吗？祸出口出，管好自己这张臭嘴，小心给自己惹来祸事。”

那年轻人将酒盏放下，踉踉跄跄站起身来，突然有些不解地问道：“你话

说得太快，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请慢点说。”

霎时，惹来周围粉头儿们一阵掩嘴轻笑，几十道目光如同看猴戏一般地看着他。

长孙羽默也是一脸促狭，凑在郭业耳边嘀咕道：“这小子叫崔明浩，不是咱们中原人，头一次来扬州。对了，他是高句丽人，好像他们家族在高句丽来头不小。我听他说，他父亲和叔父都在高句丽朝廷中担任要职，而且他们家在江南一带都有买卖。嘿嘿，这连着几个晚上，这孙子在春流画舫跟我干上了，妈的。”

郭业一听倒是有些意外，眼前的这个年轻人居然是高句丽人，而且还是高句丽的官宦子弟。

至于他们在江南的买卖，八成就是贩卖高句丽人参吧？

他刚想问长孙羽默怎么跟这个姓崔的高句丽人干上了，突然就见崔明浩大骂道：“你刚才那番话是在骂我？你居然敢骂我们崔氏子弟？信不信我活拆了你、你……”

“妈的，翻来覆去就这么一句话，你们高句丽棒子都这毛病吧？”

郭业突然拉下脸来，打断了崔明浩的嚎叫，喝道：“赶紧滚蛋，别扰了本官在这儿谈事。”

崔明浩仿佛受到了奇耻大辱一般，叫嚣道：“你居然敢让我滚蛋？我们高句丽崔氏乃是贵族豪门，我父亲乃是高句丽重臣，我叔父掌管着高句丽朝廷禁卫军，你信不信我……”

“闭嘴！！”

郭业再次无情地打断了崔明浩的咆哮，厌恶道：“我管你姓崔的在高句丽有多牛逼，别忘了，这里是唐朝，这里是中原。至于你站的地方，叫做扬州！只要你小子还在扬州城，就还在我的管辖境内。别老是问我信不信，哼，你他妈的再在这儿颠三倒四装二百五，你信不信我将你扔下画舫，让你滚出扬州城？”

众目睽睽之下，特别是一群妖娆妩媚的女人堆下，崔明浩被郭业如此赤裸裸毫不留情面地臭骂，哪里还挂得住脸面？

本来就有些酡红的脸颊更是被羞臊得通红通红，恼羞成怒地突然摆出一个要战斗的姿势，喝道：“你如此侮辱我们高句丽崔氏子弟，汉人有句话叫做士可杀不可辱，哼，我要跟你决斗，来上一场勇士间的决斗。”

郭业看着对方摆出的架势，看着有点眼熟，四象四不像，丫就是空手道的雏形啊。

刚才和长孙羽默拼酒，这个时候要跟自己决斗，郭业顿时一阵无语，有瘾啊？这高句丽棒子脑子坏了吧？

随即，他扭头冲身后的张九斤和王八斤看了一眼，示意道：“将这二百五给我架下画舫，让他赶紧滚蛋，别在本官眼前晃来晃去的，看着心烦。”

张九斤和王八斤这两个憨货应了一声是，二话不说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左一右便将崔明浩架了起来，强行拖下了画舫。

崔明浩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给惊到了，一边扭打挣扎，一边叫嚣着要报仇。

郭业看着对方被拖下三楼，嘟囔了一嘴：“二逼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居然还碰到一个傻不拉唧的高句丽棒子。”

此时，围观的春十三娘和手底下的粉头儿们，也被眼前的举动给看呆了，因为她们是知道这位来自异国的崔明浩公子是如何的挥金如土，而且她们也打听过，高句丽崔氏货栈在江南一带的影响力，听说就连杭州刺史也经常邀见崔氏货栈的东家，也就是崔明浩的堂叔。

可没想到这么一位不能轻易得罪的贵客，居然被眼前这位刺史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而且还是用如此野蛮混不吝的办法给解决了。

一时间，春十三娘和这些粉头们儿心中都萌生起一个念头，那便是咱们这位年轻的父母官，可真够浑的啊！

随即，春十三娘冲着姑娘们使了使眼色，稀里哗啦纷纷退下了画舫三楼。

偌大一个三楼画舫的厅堂，就剩下郭业与长孙羽默二人。

突然，长孙羽默貌似想起什么事儿了，哎呀大叫一声，没好气地看了眼郭业，埋怨道：“我说你这人咋就那么扫兴？我跟这小子正拼着酒呢。你将他扔下画舫，我如何赢他手中的一千两黄金？靠，除了一千两黄金，我俩还和春流画舫的那个第一美人儿有着赌约呢。这下全被你搅合黄了。”

郭业啐道：“我说你还有点正事儿吗？我大老远从府衙赶来瘦西湖，找到这春流画舫来，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经郭业这么一骂，长孙羽默顿时收起了玩世不恭的神色，脸上正儿八经起来，笑着问道：“哈，我也是玩得有些疯魔了，对了，你找我有何事？昨夜薛昊夫妇命丧运河江面之事，我也有耳闻，莫非你是冲着这件事儿来找我的？”

郭业喟然一叹，微微点头，有些欣慰地说道：“算你小子还有点心，还能知道这件事。没错，我就是因为这桩命案，而且是连环命案，特意找你来帮忙的。”

“唔。”

这下，长孙羽默彻底正视起郭业，微微点着头说道：“正事儿要紧，你说吧，需要我做点什么？”

## 第775章春流画舫的第一美人儿

趁着四下无人，郭业将自己此番夜访瘦西湖的来意说了出来。

话毕，长孙羽默一副正经危色的模样问道：“你是说，你现在怀疑连环命案的元凶便是张承宗，但是苦无证据来证明是他在幕后指使和布局这一切？”

郭业点点头，称道：“没错，我绞尽脑汁思前想后，实在是想不出扬州城中除了张承宗之外，还有谁会对薛昊夫妇恨之入骨，非要将其二人置于死地。而且，也只有张承宗才有这个能力支使得动刺史府的功曹佐官冯魁为其卖命。也许，现在冯魁的妻儿老小已经遭了张承宗的毒手，无一幸免了。”

“嘶……”

长孙羽默面色微变，猛吸了一口冷风，摇头道：“张承宗这小子不就是个酒囊饭袋吗？他怎么有这个能力来布局这一切？郭业，你会不会搞错了怀疑对象？这孙子压根儿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啊，哪有那么本事。”

郭业耸耸肩，一脸讳莫如深的模样，轻声说道：“长孙，张承宗不行，不代表他爹张元智不行吧？不代表整个古井巷张家不行吧？你要知道，正是因为薛昊献出了明细账簿出卖了张承宗，才让我有机可乘将盐运衙门夺到手中来。张承宗是恨薛昊，这没错。但是相比于整个扬州盐税的利益，古井巷张家这些老家伙应该更恨薛昊吧？”

长孙羽默一听郭业将古井巷张家也列为了怀疑对象，不由点起了头来表示同意，嘀咕了一声：“这倒是说得过去。”

随后，他揉了揉脸颊哈了几口酒气，好让自己早些从微醉中清醒过来，而后问道：“那你的意思是让我进古井巷张家，替你从张承宗那儿探点口风出来咯？嘿嘿，看来这个卧底细作我是做定了。”

郭业笑道：“除了你，我也实在想不出还有谁更加胜任这件事情。古井巷张家与你们长孙家乃是世交，而且张家家主张元礼与你父亲长孙大人交情莫逆。你如今身为扬州府衙的别驾，拜访一趟世伯父，然后与世兄张承宗多多亲近，这也说得过去吧？”

长孙羽默道：“吃喝玩乐我倒是在行，成，这事儿我应承下来了，你就等我消息吧。不过今晚是不行，一嘛是天色太晚了，至于二嘛，嘿嘿，我还得想想办法对这春流画舫的第一美人儿亲近一番才是。啧啧，国色天香不外如是，若能一亲芳泽，当真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啊。”

郭业一听长孙羽默应承了潜伏张家打探消息一事，心里踏实了不少。

现在心头记挂之事已办妥，整个人也为之轻松了起来。

他今晚听着长孙羽默接二连三提起春流画舫的第一美人，不由一阵好奇，问道：“到底是什么样的美人儿，能让你这位长安大少如此念念不忘，我倒是被勾起了兴趣。不妨叫出来让哥们我开开眼界儿吧？”

长孙羽默顿时一脸苦涩，郁闷道：“要是我能对她随叫随到，我还至于跟那个二逼高句丽棒子拼酒吗？拼酒这事儿就是那美人儿给我们俩定的，谁拼赢了对方，谁就获得与美人单独在闺房中叙上一叙谈谈心的机会呢。唉，今晚算是可惜了，白瞎了。奶奶的，不是为了能与这美人儿一亲芳泽，我这几个晚上怎能天天流连于春流画舫上？”

郭业乍听之下越发地好奇，这春流画舫的第一美人还真心牛逼啊，居然还挑客人设门槛儿，真是高端大欺上档次。

随即，他问道：“你倒是好毅力！这么说来，就算你今晚和那高句丽棒子拼赢了酒，也不一定得到美人垂青，红罗帐下一夜风流了？”

“切，想什么呢？俗！”

长孙羽默白了郭业一眼，啐道：“你这人忒俗了，咋那么俗呢？谁告诉你美人儿就是用来骑的？有时候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也是一种情调，你懂么？嗨，说了你也不懂，你就懂得那些粗鄙的床上勾当。”

郭业听着长孙羽默赤裸裸的鄙视自己，不悦道：“喂，怎么说话呢？你说谁只懂得床上勾当？上次在红楼山庄也不知道是谁，呵呵，被一群深闺怨妇给围攻了，整整被折腾了一宿，险些被榨干了呢。”

“奶奶的，姓郭的，你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啊！”

长孙羽默被郭业揭了疮疤，黑着脸骂道：“当初若不是你坑了我，我能遭那个罪？那他妈就是一场噩梦，一桩梦魇啊，本公子只当被鬼压了床。你若再提这件事，连朋友都没得做，听清没？”

郭业见着他吃瘪，心里乐开了花，幸灾乐祸之色溢于脸上。

不过他现在仿佛馋虫被长孙羽默给勾起了一般，恨不得立马就见到这春流画舫的大美人儿，非要看看这女人长得到底有多沉鱼落雁祸国殃民了，居然能将见惯风月的长孙羽默迷得如此神魂颠倒。

就在这时，一道妩媚动人的声音传进了富丽堂皇的船厅中：“长孙公子，既然你与崔明浩公子的拼酒未有结果，那表示你与他没有分出输赢。那么很遗憾，今晚小女子不能陪您叙话谈心了。不过长孙公子诚意绵绵，小女子也能深切体会到，承蒙长孙公子抬爱，我们只能下次有缘再会了。”

郭业循着声音四下张望过去，判断出这声音是从三楼之上的第四层阁楼中传出。

长孙羽默一听这声音就跟中了魔障似的，呆若木鸡般杵在原地拔不开腿儿，呆滞地点头应道：“美人儿放心，本公子不是胡搅蛮缠的登徒子，既然没有分出输赢，自然就不会再来叨扰美人儿你。嘿嘿，下次有机会，本公子定要和美人儿一亲芳泽。”

“咯咯，小女子也拭目以待，长孙公子，天色很晚了，春流画舫从不留人宿夜，请回吧！”

四层阁楼中，那个美人儿的靡靡之音再次传来。

不过声音落罢，便不再有了动静，仿佛整个人凭空消失了一般。

郭业连着两次听到这声音，整个人也陷入了呆愣之中。

他不跟长孙羽默一样儿，被这女人的妖媚天魔音给迷惑住了，而是他听着这女人的声音格外耳熟，有种是曾相识的感觉。

怎么会那么耳熟？

到底在哪里听过这声音？

一时间，他眉头紧紧皱了起来，沉下心来琢磨起来。

可惜始终记不起这道熟悉声音的主人到底是谁。

他扭头低声问着长孙羽默道：“这位春流画舫的美人儿叫什么啊？”

长孙羽默闻言立马生起一阵敌意，戒备十足地问道：“你想干啥？”

郭业见他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一阵无语，笑骂道：“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个风月场所的女人吗？充其量也只是个自视清高的风月女子，你至于这么小气巴拉吗？”

长孙羽默撇撇嘴，哼道：“你不懂，这种感觉从来不曾有，她不是普通的风尘女子。唉，最是销魂一抹笑，美，美死个人哩。”

郭业看着他那骚劲，真心呆不下去了，喝道：“别废话，赶紧说，她叫什么？”

长孙羽默愣了一下，不情不愿地说道：“她是春流画舫的第一美人儿，美艳冠绝瘦西湖的云裳姑娘。”

“云裳？”

郭业终于明白这个女人的声音为什么这么熟悉了，敢情儿这女人就是东厂宇文倩精心培养的美女细作，曾经的吐谷浑王妃云裳啊？

不过他清楚地记得，自从吐谷浑事件之后，宇文倩不是带着王妃云裳，将整个东厂迁移进了吐蕃国吗？

奇怪了，云裳这小娘皮不在吐蕃国祸害，跑扬州来干什么？而且还混居在了春流画舫当了第一美人，搞出了一个美艳冠绝瘦西湖的名声。

莫非她此次也是奉了宇文倩之命来扬州的？

一想起宇文倩这个既不安分又疯狂的女人，郭业头皮一阵发麻，一种不详的感觉在心中立马腾然而起。

奶奶的，如今自己眼前尽是棘手之事，如果宇文倩这骚婆娘再来扬州掺上一脚，那真是乱上加乱。

长孙羽默见着郭业此时一副心不在焉，整个人五迷三道的样子，不由吃味起来，用手肘拱了一下对方，提醒道：“喂，郭业，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更有不夺人所好的美德。你，你小子可别又对我的心头肉动起了心思，不然，哼哼，朋友都没得做！”

被长孙羽默这么一插科打诨，郭业从杂乱的思绪中醒来，心里烦躁地看了他一眼，啐道：“瞎咧咧什么呢？对了，长孙，你知道这位云裳姑娘来扬州有多久了吗？”

长孙羽默再次双眼透着戒备，反问道：“你问这么多干啥？郭业，我跟你很严肃的说，君子不夺人所好，你做人不能这么不地道。这云裳姑娘我已经惦记好多天了，你可不能中途插一脚，半路来摘我桃子，懂吗？”

“瞧你那点出息！”

郭业见这小子已经被云裳迷得魔障了，也懒得再盘问，只得留了心思下次再来好好查探一番。

现在的长孙羽默，俨然一副谁敢动我奶酪我跟谁拼命的劲头，郭业的心中不由产生一阵怜悯，默哀道，长孙，如果我告诉你，曾几何时在那遥远的吐谷浑，云裳曾经被我爆过菊花鞭挞蹂躏一宿，你还会是我的小伙伴吗？

长孙羽默不知郭业心里如何想，但是他知道郭业再在春流画舫多呆一会儿，自己被人摘桃子的机率就增大一分。

随即，他赶忙催促道：“走了走了，咱俩赶紧回府衙吧。你再在这烟花之地销金窟呆着，小心回去之后嫂夫人对你兴师问罪，甚至将你大卸八块。”

郭业见着这小子为了防止自己虎口夺食，居然连秀秀都搬抬出来，再次无语，只得翻了翻白眼，呸道：“瞧你那点出息，你没救了，何必放弃治疗呢？”

“少扯淡，郭业，你那点小心思我还不知道？”

长孙羽默果断威胁道：“你再叽歪再不走，哼，你也甭想再让我明天去古

井巷张家替你打探消息，更别想让我从张承宗那儿给你探口风。”

郭业一阵摇头，女人啊，真是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这小子当真魔障了。

随即，意兴阑珊地挥挥手，说道：“走，一起回府衙吧！”



## 第776章陈浪心中的小九九

随后，郭业便带着张九斤和王八斤这两头憨货，与长孙羽默一道儿，下了春流画舫乘小舟返回瘦西湖的堤岸。

在回家的路上，郭业生怕长孙羽默玩性太重误了正事，忍不住又殷殷嘱咐了一通关于混入古井巷张家之事。

耽搁来耽搁去，直到一更天，他方才返回府衙。

当他进了后院住处回到卧室时，吴秀秀已经入睡。看着妻子睡得正香，他也不忍吵醒，蹑手蹑脚脱下衣裳卧在床榻一侧，草草睡了过去。

第二天天明，当他醒来与吴秀秀用完早饭，再派张九斤和王八斤两兄弟去打听长孙羽默的去向。对方已经留下口信，一早便以世侄的名义前往古井巷拜访世伯父张元礼去了。

到了中午午饭过后，他正打算着陪吴秀秀出府衙，到扬州城里好好逛上一逛，陪自己这位打小便在蜀中陇西长大的夫人出去走走，见识见识淮扬风情。

在张九斤和王八斤这两个扬州地头蛇的带领下，郭业小两口刚要出府衙大门，迎头却赶来陈浪，正碰个照面。

陈浪一见郭业携妻出游的阵仗，张嘴便问道：“郭刺史，你这是要和夫人出去啊？”

郭业笑道：“是啊，怎么了？莫非是盐帮那边传来消息，已经找到姓黄的船老大了？”

陈浪脸色一暗，摇头苦笑道：“扬州水域茫茫一片方圆近千里，要找一个人哪有那么容易哟。不过刺史大人请放心，只要这姓黄的还没死，还藏在扬州水域上，我们盐帮就能将这孙子揪出来。”

郭业嗯了一声，点头道：“我相信在江面上找人这种事情，绝对难不倒你们盐帮，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对了，你今天来府衙是另有其他事情找本官的吧？”

陈浪道：“没错，是有其他的事情，不过郭刺史这要出门，要不我晚上再过来吧，可好？”

郭业看了眼身边的吴秀秀，然后应道：“既然你不急，也成，我先带夫人到这城中逛一逛。”

“不用了，夫君。”

一直听着两人对话的吴秀秀突然出声道：“夫君如今已是扬州的父母官，岂能因噎废食，为了妾身而罔顾正事呢？夫君还是公事为先吧。”

吴秀秀这话一出，陈浪立马冲吴秀秀竖起拇指，赞道：“夫人深明大义，真不愧为郭刺史的贤内助啊。得妻如此，夫复何求？郭刺史有福了。”

吴秀秀听罢莞尔一笑，矜持地冲陈浪微微颌首，柔声说道：“陈都尉谬赞了，我们夫妻来日方长，随时都能到城里游玩。我岂能因为自己图一时玩乐，而误了府衙之事呢？”

她这几天呆在府衙里，多多少少也听说了连环命案之事较为棘手，她也知道自己的丈夫最近因为这桩案子而比较头疼。

于是乎，她又冲郭业说道：“夫君，就先让张九斤和王八斤他们兄弟随妾身到城里转转吧，有他们护卫着，夫君大可放心便是。”

郭业听着吴秀秀都这般说了，他还能说啥？只能感叹自己真心娶了一个好媳妇。

随后，他又冲张九斤和王八斤这两头犟货格外叮嘱了一番，让他们寸步不离地保护夫人，好好在城里转上一转。

待得吴秀秀带着两人离去之后，他便和陈浪一同折返进了府衙大门，前往书房。

一进书房后，郭业请陈浪坐下，便直接问道：“陈都尉，现在房中就你我二人，有什么事情就直言吧。”

陈浪咧嘴笑了笑，叹道：“还是郭刺史目光如炬啊，刚才碍于夫人在旁我不便明言，嘿嘿。听说刺史大人昨晚去了瘦西湖，还登上了春流画舫的花船？”

郭业面色一怔，脱口问道：“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不过话一出口，他便立马明白过来，肯定是张九斤和王八斤这两个犟货回到折冲都尉府大嘴巴胡咧咧，漏了口风呗。

不过这陈浪还挺上道，没有在秀秀面前提起这件事。

随后，他又问道：“罢了，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没必要追究谁泄了本官的行踪。倒是你，怎么无端端问起这件事情来？”

陈浪低声笑道：“刺史大人别误会，俺可没拿你把柄的意思。男人嘛，哪有不喝花酒的？没有混过秦楼楚馆没有风花雪月过的男人，那能叫男人吗？”

郭业抬抬手，示意道：“好了，长话短说吧，你今天找我到底是为了哪般？莫非跟这瘦西湖有关系？”

陈浪又是小小拍了一记马屁，赞道：“大人果真目光如炬，啥事儿也瞒不了您呐。大人新来扬州也许不知，这瘦西湖沿岸的秦楼楚馆将近上百家，而瘦西湖上停靠的画舫，更是多达数百艘，啧啧，瘦西湖不枉销金窟之称。”

郭业好像听出了点端倪，皱眉问道：“怎么着？莫非你们盐帮也惦记上了瘦西湖，想在那儿弄上几艘画舫捞点银子？不对啊，你们盐帮都是一群大老爷们，一直都是走江面贩私盐，哪里懂得这些莺莺燕燕风花雪月的营生？”

陈浪连连摆手，解释道：“大人误会了，弄上几艘画舫哪里有贩卖私盐挣得银子多？大人有所不知，其实瘦西湖沿岸的近百家秦楼楚馆，湖面上的数百艘画舫，都是有人照应着。虽然历来扬州官府都不跟他们征税，但是这些秦楼楚馆和画舫的东家都得给人纳贡，据说是十抽三。如果不给瘦西湖地面上的财神纳贡，嘿，谁也甭想在那儿开门营生。”

“我靠，你是说有人在瘦西湖这一带收保护费？”

郭业一脸讶异之色地喊道：“十抽三，这税也抽得太狠了，这暗中收保护费的这伙人不是赚翻了？”

陈浪道：“保护费？这说法倒也贴切，这群人不是官府中人，却仗势欺人暗中用着恐吓与无赖的鬼魅伎俩向商户征税，让商户求得一方平安。嗯，保护费这叫法很是应景儿。大人说得没错，这伙人的确赚翻了，只是平日里不显山不显水，加上手段毒辣寻常人不敢轻易招惹，所以大人刚来扬州也未曾听过他们的名头。”

郭业没想到自己的扬州治下，居然还有这么一颗潜藏着的毒瘤，不禁来气，皱眉问道：“这些人什么来头？难道历任扬州刺史都不闻不问吗？妈的，如果将他们这些保护费转为地方税收，那扬州府衙里还至于这么穷得叮当响

吗？”

想想如今府衙银库的账面，郭业顿时人穷气短，苦不堪言啊。

陈浪苦笑道：“大人，我虽然带着盐帮在江面上讨生活，但也是对这些人的卑劣行径委实看不惯。正所谓盗亦有道，这十抽三的税头也抽得太狠了。看不下去，真是看不下去。”

郭业何等机灵，哪里会听不出陈浪心里的小九九？

待陈浪痛陈怒斥一番之后，立马丢了一个白眼过去，奚落道：“你少在这儿忽悠我，装什么正人君子啊？你丫无非也是见着人家数钱数得手抽筋，看着眼红想分上一杯羹罢了。不过嘛，这也不是不可能，关键你得先告诉我，这些人到底什么来头？扬州换了多少任刺史，他们却能在瘦西湖地界儿虎踞龙盘这么久，肯定不是什么善茬儿。你说说看，他们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背景？”

陈浪闻言一喜，说道：“又被大人看穿了心思，汗颜的很呐。大人，扬州城其实流传这么一句歌谣，你且听我道来……刺史刺史年年有，

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

铁打的扬州流水的官。

百年根基古井巷，

屹立不倒唯张家；

夜里又见风雷吼，

吓哭了小孩震破了胆。”

陈浪一首歌谣唱罢，郭业便自顾问道：“这其中百年根基屹立不倒的古井巷张家，我知道。但是风雷吼又指着什么？莫非就是那群收保护费的杂碎？”

“没错，风雷吼说得就是虎踞龙盘瘦西湖，暗中向商户抽着重税的风雷堂。这风雷堂当真是够厉害啊，大人你可知道为何我们盐帮眼红他们，却不敢轻易上岸进城，跟他们分上一杯羹吗？”

郭业摇头表示不知。

陈浪道：“还不是因为风雷堂这些人是一群不要命的家伙，最擅长的就是跟你玩火器玩火药。只要哪艘画舫敢不交十抽三的保护费，哼，被他们风雷堂盯上，绝对是画舫炸个稀巴烂焚烧殆尽。”

“火药？火器？？？”

郭业张大了嘴巴，一脸见到鬼的样子失声喊道：“这个时代便有炸药了吗？这不科学啊！！！”

## 第777章玩火药的风雷堂

在郭业的印象里，跻身于四大发明之一的黑火药，真正出现的时间不应该是现在的贞观朝。

据史料记载，公元808年，也就是晚唐年间，炼丹家清虚子首创了“伏火矾法”，无意间提取出来了黑火药。这是中国学术界公认黑火药第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日期。

至于黑火药被运用于军事之上，也是始于唐朝末年，当时的人们利用抛射石头的抛石机，把火药包点着以后，抛射出去，烧伤敌人，这是最原始的火炮。

后来人们将球状火药包扎在箭杆头附近，点着引线以后，用弓箭将火药射出去烧伤敌人。还有把火药、毒药，再加上一些沥清、桐油等，捣在一起做成毒球，点着以后，用弓箭射出，杀伤敌人是后来的“万人敌”。

到了宋朝，人们将火药装填在竹筒里，火药背后扎有细小的“定向棒”，点燃火管上的火硝，引起筒里的火药迅速燃烧，产生向前的推力，使之飞向敌阵爆炸，这是世界上第一种火药火箭。以后又发明了火枪和枪，这些都是用竹管制成的原始管形火器，是近代代枪炮的老祖宗。

至于在晚唐炼丹家清虚子之前，是否出现过黑火药，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但至少威力没有“伏火矾法”提炼出来那般大，顶多是小打小闹而已。

而且现在最喜欢折腾火药的那类人就是道家的道士，也就是所谓的道教炼丹家，他们用硫磺、硝石等物炼丹，偶尔会引发爆炸。

就比如郭业熟悉的孙思邈，还有袁天罡，乃至李淳风那小杂毛，都会用硫磺、硝石来炼丹。特别是李淳风这个炼丹二把刀，经常被炸得头发眉毛一把烧。

综上所述，按照历史沿革，此时的火药还仅限于炼丹的小打小闹之上，至于运用到军事上，还差个小两百年呢。

但是，

郭业现在听陈浪亲口所讲，这个盘踞在扬州瘦西湖一带收保护费的风雷堂，居然已经用火药来炸船杀人制造恐怖事件，他怎能不震惊？

陈浪见着郭业如此骇然，不由低眉叹道：“也正是因为风雷堂仗着火药之威，所以我们盐帮才不敢轻易上岸，跟他们虎口夺食。你想想看，我们盐帮弟子挥着长刀舞着棍棒，能在人家火药之威下尚存几人？真是来多少死多少啊。也正是因为风雷堂凶名之外，加上每年都会给扬州任上的刺史大人送去孝敬，所以历任的扬州刺史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们继续盘踞瘦西湖啊。”

郭业听罢嘴上不说，心里却是一阵感慨，这风雷堂的火药真有这么牛逼？那为何历史典籍上怎么就没有记载呢？这可是足足差了两百年啊。看来这风雷堂不可小觑，是要多多搜集一些他们的资料才是。

要说黑火药的配方，郭业也不是不知道，最简单的办法便是将硫磺、硝石、木炭而按一定的比例混合而成。因为这个东西在互联网发达的后世，早已不是秘密。

当初他在撰写《纪效新书》之时，还特意将这配方给隐去，无非就是担心因为配方的面世，被有心人利用造成动荡，最终将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

他愣是没想到扬州地界儿突然出来这个风雷堂，居然还懂得研制黑火药，而且还运用在了炸船杀人制造恐怖事件上了。

他现在的第一反应已经不是要将风雷堂这颗毒瘤拔除，相反，他现在对这个能够制造火药并能将火药运用到军事上的风雷堂，只有两个字的评价：人才！

再加四个字：人才难得！

他天马行空的想着，如果将这风雷堂收到麾下，然后将他们送到西川军那边或者送到米吉统领的那支奇兵那儿，专门整出一支以火药为作战手段的兵种来，未尝不是一件意外之喜。

当然，他也没有高兴过头，他至始至终没有看见风雷堂的火药威力，现在只是听了陈浪的一面之词，并不能偏听偏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也许是陈浪是在夸大其词，指不定风雷堂的火药也只是过年放炮仗那点动静，并非想象中如两百年后的火药那般威力呢？

不过，此时他多少长了个心眼留了一份心思，这风雷堂之事到时候要上上心。

但是嘛，现在貌似还不是时候。

随即，他冲陈浪搪塞道：“陈都尉，你的心思本官清楚，你刚才的话本官也听到了心里。不过风雷堂之事暂且押后吧，你看看，眼前本官的烂摊子还没收拾干净。等闲下功夫来之后，咱们再收拾这个风雷堂，如何？”

郭业虽然没有明确表态，但是陈浪听进耳中的话，却是听出郭业有了几分心动。这正是他所要达到的目的。

对于押后，他也表示理解，毕竟眼前最棘手的案子至今还未告破，郭业根本不可能分心再来招惹风雷堂。

于是，他笑着点头道：“好，等解决完眼前的麻烦，陈某再与郭刺史好好部署这风雷堂一事。不过郭刺史，这话又说回来，冯魁的尸体藏在折冲都尉府也有几天了，如果再耽搁下去的话，免不了要腐烂发臭啊。索性撤掉尸体，将他入土为安吧？”

郭业闻言亦是纠结和犹豫，但最终还是摇头否定道：“再等等吧，再拖上两天，现在还不是下葬冯魁的时候。只要冯魁一经下葬闹出风声来，恐怕张家那边就真的有什么无恃了。再等两天，等着长孙羽默传来消息吧。陈都尉，你跟弟兄们说说，再忍耐两天吧。”

郭业既然这么说了，陈浪也只得点头，毕竟现在秘而不宣冯魁丧命的消息能主动将张家的人引来，让他们来杀人灭口最终自投罗网，这也是陈浪乐见其成的。

随后，他又寒暄了两句，才欣然告退离开了书房。

接下来的时间，郭业一人独坐在书房中，默默地全盘考虑起今日陈浪送来的这则令人震惊的消息。

风雷堂，

瘦西湖风月产业的巨大利润，

还有黑火药，

如果这一切都如陈浪所说得那般没有出入，那么无疑是让人心动的。

显然，他又心动了！

一直到了黄昏，临近晚饭的时辰，吴秀秀才欣然回到府衙，跟在她身后

的张九斤和王八斤两人，早已是大包小包的拎着，一脸的疲态。

应该是逛累了。

陪女人逛街，这本来就是一项艰巨的体力活。

郭业陪吴秀秀吃完晚饭后，又在后院的小花园中小呆了一会儿，直到天黑，才一同返还卧室，准备就寝。

到了夜里，小两口自然免不得又来上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造人运动。

友谊赛刚结束，郭业倚靠在床头享受着春潮过后的那份安宁，突然间仿佛又听见了后院小门的推撞声。

显然又有人夜里不消停，从衙门前院闯进后院寻他来了。

他的眉头不由拧出了一个小疙瘩，心道，奶奶的，每次都这样，莫非又出什么幺蛾子了？

这时，那道仓促的脚步已经靠近了门外，响起了刘振轩那道熟悉的叫嚷声：“侯爷，出事儿了！今天夜里，一群身份不明的黑衣人翻墙进了折冲都尉府，欲图闯入地牢劫持我们一早就准备好的‘冯魁’！”

噌～

郭业闻言立马跳下床来，光着屁股赤条条地冲门外激动喊道：“振轩，你是说他们按捺不住，终于动手来折冲都尉府来灭‘冯魁’的口了？”

刘振轩道：“应该就是这样，对方一伙人全都是冲着地牢而去，显然就是冲着‘冯魁’这个活口的。”

“战况如何？”

“贼人全部中伏，请侯爷过府一看究竟吧！”

“好，等我穿上衣服的，奶奶的，我倒是要看看，这凶手到底是不是张家的人。”

## 第778章云山雾绕不见山

突闻刘振轩带来的捷报，郭业满心欢喜与激动，顾不得酣睡正香的吴秀秀，匆忙穿上衣裳便出了卧室。

随后，尾随着刘振轩出了府衙，飞奔赶往折冲都尉府。

郭业一进折冲都尉府，来到地牢所在之地。

只见数百府兵人头攒动，将院子围得层峦叠嶂水泄不通，四周火把熠熠照耀得黑夜宛若白昼一般的亮堂。

不过战斗貌似已然终止，没了兵戈相交的动静。

人群中的张九斤和王八斤两兄弟眼尖，见着远处的郭业到来，立马挤出人群迎了上去，王八斤更是扯开嗓子喊道：“刺史大人来了哩，弟兄们都让一让，让一让。”

霎时，人群中主动避开一条道儿，让郭业直通院中央。

在张九斤和王八斤的簇拥下，郭业与刘振轩一前一后走进了院中央。

不过郭业一进来之后，却是傻眼了。

原来地上摆满了一具一具的黑衣蒙面的刺客尸体，多达二十来具，悉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不再动弹。

刀剑胡乱摒弃在地上，腥红的血水从二十几具尸体上汩汩而出，浸染渗透着地面。

郭业扭头看向身后的刘振轩，诧异喊道：“死了，统统都死了？没有留下一个活口？”

刘振轩见状心里猛地一阵骇然狂跳，冲着四周的府兵破口大骂道：“王八羔子们，老子不是说要留活口吗？怎么全都死翘翘了？”

霎时，场面众人纷纷低下头来，寒蝉若惊不敢吱声儿。

唯独王八斤冲刘振轩辩解道：“刘都尉，不是兄弟们不想留下活口啊，是这群杀千刀的贼子太凶残了，一直都在负隅顽抗，根本不肯投降哇。”

张九斤也赶忙附和道：“刺史大人，还有刘都尉，八斤说得没错呢。这二十几个刺客陷入咱们数百弟兄的伏击，愣是不肯投降，而且还凶性大发，砍伤了咱们十好几个弟兄呢。那些弟兄现在已经被抬走救治了。俺们见着这些刺客如此不要命，又无法劝降，那也只能一哄而上，又是箭弩又是大刀，咋咋一阵砍杀了。唉……谁知居然到死都没有一个肯投降的。”

刘振轩听完张九斤的解释，目光投向郭业，低声叹道：“侯爷，这么说来也怪不得他们了，我本以为将他们包围住就能让他们投鼠忌器，却没想到这群刺客居然如此不要命。是卑职处置不当，还请侯爷莫要怪罪弟兄们了，振轩甘愿受罚！”

唰唰唰～轰～～

数百府兵齐身单膝落地，纷纷半跪在地上，拱起双手冲郭业叫道：“我等办事不力，还请刺史大人责罚！”

就连张九斤和王八斤两兄弟都彼此对望了一眼后，摇头叹气地半跪在了地上，随声附和着。

郭业见状，心中也知道战场之事瞬息万变，而且这二十几个刺客明显就是不要命的硬茬子，心存死志岂会那么容易投降？没有留下刺客的活口的确不能怪罪他们。

随即，他挥挥手示意众人起身，温和道：“振轩，八斤、九斤、还有众位弟兄们，都起来，快快起来。本官并无怪罪你们的意思。只是可惜了，可惜无法通过刺客追查到幕后的元凶，以至于功败垂成，委实有些不甘心啊！”

刘振轩一经起来，数百府兵纷纷起身，其中王八斤叫道：“刺史大人，虽然刺客统统毙命，但是我们发现了这个！”

说话间，王八斤捡起地上一把刺客用过的横刀，递到郭业跟前，恭声道：“刺史大人，请细看这横刀刀柄。”

郭业将信将疑地接过王八斤手中的横刀，查看着刀柄位置。

这刀柄位置赫然刻着一串字符：武德四年冬，古井巷张家刀剑坊所铸。

郭业脸色一怔，嘀咕道：“这些横刀的主人乃是古井巷张家？”

说罢，他将手中这把横刀扔给刘振轩，然后自己又俯身连连捡起数把横刀，细细查看起刀柄来……

无一例外，每把横刀的刀柄上都刻着同样一串字符，预示着这二十几个刺客和兵器的主人，嫌疑对象直指古井巷张家。

郭业放心不过，又走到摆放二十几具刺客尸体的位置，蹲下身来挨个检查起来。

站着的刘振轩也同样检查完这些地上刺客用过的横刀，一脸兴奋之色地喊道：“侯爷，那还等什么啊？您下令吧，卑职这就召集人手杀向古井巷，将张家围起来。”

郭业蹲在地上逐个逐个地拉下刺客的面罩，一边查看着刺客的样貌，一边摇头疑惑道：“振轩，你不觉得奇怪吗？”

刘振轩一愣，跑到郭业身边蹲了下来，急急问道：“侯爷，有啥好奇怪的？虽然没了活口，但是这些兵器显然出自张家之手。到时候张家纵然有一千张嘴，他也辨不清哩。”

“不！”

郭业突然斩钉截铁地否定道：“就因为这些兵器上面刻着张家所铸的字样，我才觉得奇怪。振轩，你莫非忘记了大唐律例中对各大门阀世族的明文规定？兵者，凶器也。私自铸造兵器是要掉脑袋的，别说张家了，就连咱们扬州府衙都没有这个资格铸造。

你莫要忘了，各州各县的衙门和各地折冲都尉府的兵器，都是由朝廷将作监统一铸造的，然后批量下发到地方来。哪怕是出产一把横刀，那都有严格记录的。你说张家有自己的铁匠铺，铸造一些农耕用的铁器和刀具，我相信。但是你说张家敢如此明目张胆的铸造横刀这样的管制军械，我说什么都不会相信。”

刘振轩先是一愣，接着又咽了咽唾沫，咬着嘴唇反驳道：“侯爷，正因为如此，张家才该胆大妄为啊。不然，他们怎么敢做出杀人灭口的事情来？”

“不，振轩，尽管我比你还要讨厌张家，恨不得现在就将古井巷连根铲除。但是……”

郭业指着地上二十几具被揭掉面罩的尸体，说道：“但是你自己看，这些刺客的发式，无一例外统统都是圆寸头。你觉得这会是张家蓄养的死士吗？”

如今的中原人都是蓄发戴幞头，明显这些人的头发都不是中原汉人该有的发式。

刘振轩经郭业这么一提点，也注意到了这个细节，讶异道：“莫非这些凶



手不是咱们中原人？”

郭业点头道：“没错，你看他们的脸颊有腮红，你再看他们的双手……”

说着，他抓起一名刺客的右臂，指着手背道：“你看看，这明显就是冻疮愈合后留下的，而且是多年冻疮留下的深痕。而扬州这边的天气哪里会有严寒？所以我推测，这些刺客根本不是咱们中原人。既然不是中原人，那又怎么可能会是张家蓄养的死士？”

刘振轩的心中尽管也开始动摇，但他仍质疑道：“侯爷，也许这些人并不是张家蓄养的死士，而是他们从外地请来的刺客呢？卑职还是认为张家的嫌疑是最大的。”

郭业哈哈一笑，道：“振轩啊，你是当局者迷啊！如果他们是张家花银子请来的刺客，那说明张家与他们只存在着交易关系，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很正常，但还不至于为了雇主用死来守口如瓶吧？还有，如果这些横刀真的是出自张家之手，那张家那几个老狐狸怎么可能将这些会暴露自己身份的兵器，交到这群外地刺客手中呢？于情于理，都说不通啊！而且在我看来，这些外地刺客的发式更像是番僧，应该是从西域等地来中原的番僧，张家能请的动一群番僧为他们卖命？这也匪夷所思了吧？”

听到这里，刘振轩已经不再坚持己见，将信将疑地揣测道：“侯爷的意思是说，今晚这些外地刺客夜闯都尉府，灭口冯魁的计划，本意就是有人在栽赃张家？”

郭业点点头，轻声叹道：“没错，可能不仅仅是今晚的这次杀人灭口行动，也许从那天晚上薛昊夫妇丧命伊始，就有人故意将我们的目光和怀疑对象引向张家。这一连串的计划，肯定是有有人在暗中设计，但现在看来绝对不会是张家。”

刘振轩神色大失，有一种后怕的感觉，惊呼道：“侯爷，你是说至始至终都有人在故意误导着我们，好让我们将怀疑对象直至张家？那，那这人也太可怕了，他草菅这么多条人命，到底图什么啊？”

“图什么？”

郭业摇摇头，冷笑道：“这个人很清楚我与张家的矛盾，从这一连串的迹象来看，明显就是想误导我对方张家，好挑动我与张家再次陷入不死不休的局面。呵呵，这人八成还是熟人呢，看来所图不小啊。至于他到底是谁，这么做真正的利益在哪里，那我就不得而知了。也许，还需要继续等待他第二次冒头出来。”

“妈的，真是云山雾绕的，都快给我绕晕了！”

刘振轩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龇牙骂道：“再等他第二次冒头出来？那还要等到猴年马月啊？”

“不用等了！”

突然，从数百府兵人群外头传来一声轻佻的声音：“嘿嘿，关键时候还要靠本公子给你们捎来信儿啊，啧啧，郭业，要我说啊，你这次带本公子下扬州，可真带对了！”

郭业和刘振轩纷纷扭头朝着外头望去，来人赫然正是去古井巷卧底的长孙羽默。

不过他并非一人归来，与他同来的还另有一人，亭亭玉立着……

## 第779章辣手无情

夜风之下，佳人亭亭玉立。

一袭绛紫宫裙衬得身材欣长妩媚动人，双肩之下露着锁骨煞是勾魂夺目，浑然饱满的双峰宛若呼之欲出，目光流转，端得明艳照人。

此等风华绝代的旧人当前，郭业岂能不识？

正是当初有过一夜孽缘的云裳王妃。

不，如今她的身份又换了一茬儿，变成了艳绝瘦西湖的春流画舫第一美人——云裳姑娘。

云裳美目闪烁地望着郭业，郭业也从头到脚地打量着这个女人，心中狐疑道，她怎么主动找上门来了？

美人果然永远都是吸引眼球的主旋律，云裳这么一突兀出现，立马将现场数百双眼睛都吸引了过去，数百道透着欲火的目光纷纷凝聚在她身上，郭业显然听到周围众人的呼吸声变得浑浊，更是伴着此起彼伏的吞咽口水声。

真是一群不长眼的牲口！

旋即，他装作不认识云裳一般，冲长孙羽默喝道：“你不是在古井巷张家替我打探消息吗？怎么突然跑来这儿了？”

这么一开嗓子发问，立马打破了现场尴尬的僵局，数百名府兵纷纷惊醒过来，在刘振轩的挥手示意下，低头退出了院中。

长孙羽默挪步来到郭业跟前，笑道：“嘿嘿，放心，我可没忘了正事儿。我在古井巷张家住得这几天，跟张承宗倒是相见恨晚，很是投缘来着，嘿嘿。这不，这小子今晚在瘦西湖的春流画舫上了摆了个酒局，约了一个叫崔义真的清河崔氏子弟介绍我认识。哈哈，恰巧云裳美人儿也赏脸，居然肯坐陪酒宴，啧啧，赏脸，真是给面子啊！”

郭业见他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微微皱起眉头，心道，八大世家中的崔氏竟然也派子弟来扬州，他们想干嘛？

不过他更是急于想知道长孙羽默这几天卧底的成果，继而发问道：“别整这些没用的，你在古井巷的这几天，可探出什么有用的消息没有？”

长孙羽默见郭业直入主题，正色回道：“这几天我呆在张家，他们貌似对这桩连环命案漠不关心，特别是张承宗这小子，在听到薛昊夫妇丧命之后，虽然也大骂薛昊死有余辜，可这小子居然对玉茹姑娘的死还颇有几分惋惜。而且，这小子最近天天跟清河崔氏子弟崔义真搅得一块，貌似还跟他的堂弟张承嗣别着苗头，彼此有龌蹉。看来，薛昊夫妇之死，包括冯魁等人之死，跟张承宗，还有张家没有什么干系。”

经过之前的一番分析，郭业尽管心中已经将张家排除出了嫌疑对象之外，但是现在听长孙羽默这么一说来，打心眼里还是颇为失落。

奶奶的，这一连串的案子居然跟张家真的丁点关系都没有。

既然跟张家没有干系，那这一连串的事情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之前所有的头绪都是被人误导所致，到此为止统统掐断了。

呼～

他不禁无奈地摇了摇头，扯起闲心问道：“清河崔氏派崔义真来扬州干嘛？张承宗和他的堂弟张承嗣最近在别什么苗头，有什么龌蹉？对了，张家那几个老家伙最近可有什么风吹草动？”

长孙羽默听着郭业连番追问，顿感头大，刚想将自己这几天打探的消息逐一回答出来时。

突然，从停放二十几名尸体的那个位置传来一声诧异：“咦？果然是他的人！”

发出惊呼之人正是云裳。

不知什么时候，她已经走到刺客的尸体堆旁，蹲下身来默默观察起这些尸体的样貌来。

郭业一听云裳的惊呼之话，不由将注意力投到了对方身上。

长孙羽默猛然拍了下额头，冲郭业提醒道：“你瞧我这记性，差点将这事儿给忘了。她就是我之前跟你说过的春流画舫第一美人儿云裳姑娘。之前我和张承宗、崔义真他们在春流画舫饮酒作乐时，无意中提到了薛昊夫妇的案子。云裳姑娘听到之后便央求着我，让我带她来见你。她说她可以给你提供一些有用的线索，我先是带她去府衙找你，谁知府衙的门房跟我说，你在折冲都尉府这边。哟，这是怎么了？我瞧瞧……”

到了这个时候，这粗枝大叶的混球才发现院子里躺着二十几具尸体，显然不知道折冲都尉府这边刚刚结束了一场战斗。

郭业对他的后知后觉表示无奈，暗暗摇了摇头。

不过他想起刚才长孙羽默进来院子站在人群外时，貌似喊了一嗓子‘不用等了’，而且还说了一段沾沾自喜的话。

难道云裳真的知道一些内情？

随即，他也走了过去，来到云裳身边准备开口反问。

谁知云裳款款起身，冲郭业盈盈道了个万福，柔声道：“小女子云裳，见过郭刺史！”

郭业看着对方古井不波的脸庞，显然对方刻意装作不认识自己。

既然如此，他也便继续装作不认识云裳，点头致意道：“云裳姑娘免礼，听长孙公子说云裳姑娘知道一些关于薛昊夫妇案子的线索？”

云裳背对着长孙羽默，双眼透着狡黠地看着郭业，抿嘴说道：“是的，小女子知道一些东西，不过想跟郭刺史单独面谈，不知郭刺史方便否？”

这话一出，郭业特意看了眼她身后的长孙羽默，果然，这小子立马机警地瞪起眼睛，戒备地看着郭业。

郭业不知道这女人到底想要搞什么鬼把戏，只得冲长孙羽默歉意地笑了笑，然后对云裳温和道：“既然云裳姑娘有这方面的要求，本官岂能拒绝？一切为了案子嘛。”

说着，他指了指院子左侧的一间公务房，说道：“云裳姑娘，这边请！”

话毕，抬腿便走了过去。

云裳轻嗯一声，低头跟着。

突然，她发现长孙羽默也尾随而来，不由驻足拒绝道：“长孙公子，小女子要和郭刺史单独面谈此事，你跟过来算怎么回事呢？”

长孙羽默嘿嘿讪笑道：“云裳姑娘，我这不是想着保护你来着吗？”

云裳掩嘴轻笑一声，说道：“长孙公子多虑了，郭刺史又不会吃了我，何须公子来保护。事关机密，长孙公子就不要再跟过来了。”

长孙羽默被云裳连番拒绝，却不气馁，锲而不舍地说道：“云裳姑娘，我还是跟着你进房间吧。郭业这人色迷迷的坏着呢，万一他想对你怎么样，到

时候可就……”

“咯咯~~”

云裳笑得花枝乱颤，忍不住促狭道：“如果郭刺史想对小女子不轨，我便大叫，到时候长孙公子再冲进房来英雄救美如何？”

长孙羽默见云裳是铁了心不让他跟进去，只得耷拉这脑袋放弃了这个念头，说了一声好便悻然转身回到了原地。

云裳回过身来，嘴角微微噙笑，露出一丝狡黠，自言自语道：“就怕他不肯对我不轨呢……”

十几步路的距离，她继郭业之后进来公务房中，轻轻将门掩上。

突然，她顿觉脖子一紧，窒息的感觉弥漫全身，几乎闯不过气来。

原来郭业趁着她掩门的刹那间，直接伸手将她喉骨的位置用大手擒住，死死卡着仿佛要将她生生掐死一般。

眼皮越来越重，呼吸越来越困难……

只听郭业冷着脸凑近她的耳边，低声喝道：“云裳，我警告你，长孙羽默是我的兄弟，你如果敢将她玩弄于鼓掌间，小心我让你下去见阎王。”

警告完他便松开了大手，云裳霎时获救，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时清咳起来，显然刚才差点将她送了性命。

带她顺过气之后，脸色有些惨白，更多了几分忌惮之色，有些怯弱地看着郭业，辩解道：“你道是我想这样的？是他死缠着我不放，我不与他虚与委蛇，还能干嘛？放心吧，此间事了，我便会离开扬州回到吐蕃，他不可能再见到我的。”

郭业继续拉着脸，丝毫没有因为当初她与自己有过夙夜之缘而变了态度。

他心里很清楚，云裳完全听命于宇文倩，就连当日在吐谷浑王宫与自己上床，那都是奉命行事罢了。

兴许她昨夜还在你胯下承欢，到了天亮却能趁你熟睡之机一刀要了你的性命。

这样的女人，不能动情。

随即，他冷声问道：“快说，宇文倩派你来扬州做什么？老子前脚刚来扬州，她后脚就派人过来，莫非又想给我添乱？”

云裳听着郭业这般无情的话，又想着刚才对方的辣手摧花险些痛下杀手，不由心里多了几分怨气，不满地数落道：“益州侯，你也太薄情寡性，翻脸无情了吧？若非妾身念着当夜与你的一份情愫，我会主动来这儿告诉你线索？哼，既然你不稀罕，那我也懒得热脸蛋贴你冷屁股，告辞！”

“站住！”

郭业听完她一通怨言，伸手一把将她拉住，虽然眉头继续紧皱着，但脸色依稀缓和了不少，问道：“你是说，你真的知道是谁在幕后主使着这一连串命案？”

云裳面有讥讽之色，冷嘲道：“呵呵，益州侯现在肯跟人家好好说话了？不再拒人家于千里之外了？”

## 第780章又牵扯出大事件来

云裳一通冷嘲热讽，郭业顿时脸皮挂不住，有些下不来台。

他本想发发火来着，奈何对方身上有自己想要，而且迫切需要的东西。

一时间，他强压了心头的不快，暗暗啐道，骚婆娘，找机会哥们再好好拾掇拾掇你。

“咳咳……”

他轻轻咳嗽两声掩饰着现场的尴尬，脸上挤着笑意，勉强和声问道：“云裳，刚才的确是本侯太过冲动了，还望海涵一二。麻烦云裳王妃，哦不，麻烦云裳姑娘告知这真正的幕后元凶到底是谁啊？”

云裳闻言之后，脸上的讥讽之色渐渐褪去，难得能让郭业低头认栽，换做宇文倩都不一定能做到，她却办到了，她岂能不痛快？

只见她嘴角微微弯起一道弧线，口吻略有得意地调侃道：“益州侯，如此低声下气说话，真是难为你了。刚才你可是差点没将妾身的喉骨捏碎，端的是疾风骤雨辣手摧花，丝毫不念当初那一夜的情分呢。”

郭业脸上继续挂着笑容，心中却早已将云裳骂得体无完肤，骚婆娘居然还拿起架子玩上瘾了，回头不将你好好拾掇一次，我郭字倒过来写。

不过心里气归气，他始终清楚大局为重，强忍熬着吧！

云裳差不多得意了一会儿，尝够了甜头后，这才缓缓道出实情来：“益州侯，其实从那天夜里薛昊夫妇丧命运河江面伊始，您就被人开始惦记上了。长孙公子没有说错，这一连串的事件都跟古井巷张家没有瓜葛。真正在幕后布局和指使这一切的另有其人。此人就是屋外头院子里躺着的那些刺客的主人，霍多巴！”

“霍多巴？”

郭业将这名字过了一遍，愣是想不起来这人是谁，貌似自己根本不认识这人啊。听这名字也不像是个汉人的名字。

云裳见状，继续解释道：“确切地说，外头那二十几个刺客并非是普通刺客，而是来自吐蕃的番僧。至于这霍多巴，当然也不是汉人，而是来自吐蕃国的一名红衣大喇嘛。”

郭业摇了摇头，不解地问道：“我倒是纳闷了，你说这霍多巴是伙同冯魁谋害薛昊夫妇的元凶，而且从那时候起便开始算计起我来。但我跟这人素不相识，更谈不上仇怨，他为何要这么干？难道是为了我跟古井巷张家的矛盾？”

“正是如此！”

云裳拢了拢额前有些凌乱的那一缕青丝，轻声说道：“妾身从吐蕃一路追踪霍多巴到了长安，再到扬州，真可谓是山迢水远。若不是我在扬州发现了他的踪迹，益州侯可能至始至终都还被蒙在鼓里吧？”

郭业此时听得满脑子浆糊，绞尽脑汁都想不起来，自己到底什么时候跟这个叫霍多巴的红衣大喇嘛结过仇。

如果无冤无仇，对方又为什么要费尽周折设下这么一个连环局来迷惑自己，妄图挑动自己与古井巷张家斗个你死我活呢？

突然，他想起刚才云裳提到一路从吐蕃追踪霍多巴到扬州，急忙问道：“对了，你方才说你从吐蕃迤些城到扬州，是为了追踪霍多巴此人，这是

为何？难道宇文倩派你来扬州不是给我添乱添堵来得？”

云裳听罢有些愤愤不平道：“益州侯，你这真是好心当作驴肝肺了，居然如此小人之心揣度我家夫人。我此番率东厂一千精卒千里追踪霍多巴，那是因为此人乃是吐蕃国师鸠摩智的头号心腹手下。”

“吐蕃国师鸠摩智？”

这人郭业有印象，他记得当初在格尔木城保卫战的时候，貌似就是此人替吐蕃王爷多赤罗出谋献策来着。

不过后来不知因为什么原因，鸠摩智中途撤出了多赤罗的帅帐，返回了逻些城。

其实格尔木城能够侥幸守住，也得亏了此人中途与多赤罗分道扬镳，不然的话，能否守住还得两说。

他听着云裳这话，不由问道：“听你这意思，莫非宇文倩率领东厂迁入吐蕃后，又跟这位吐蕃国师掐上了？”

云裳点了点头，神情甚是怨恨地说道：“益州侯如今身在扬州，并不了解吐蕃国如今的现状。当今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因为夫人之前的曼陀罗计划，此时已是病入膏肓，到了强弩之末的阶段。也正是因为松赞干布的身体每况愈下岌岌可危，所以他荒废朝政好多时。如今吐蕃国的大权被国师鸠摩智与大相没庐德分别把持着，而我们夫人恰恰与没庐德乃暗中达成协议，站在他这一边，襄助并扶植他击溃鸠摩智。”

说到这儿，郭业不由暗暗同情起了吐蕃大相没庐德乃，宇文倩这女人非等闲之辈，她的心机和手段绝对不是没庐德乃所能驾驭的。

啧啧，这个吐蕃大相真是不知死活啊，居然敢跟宇文倩这个女人合作，这不是耗子给猫做三陪，作死呢吗？

这时，云裳继续向郭业释疑道：“我们东厂的人前些日子发现，鸠摩智此人很神秘，吐蕃国师仅仅只是他用来掩饰真实身份的一个障眼法罢了。他其实和中原有着莫大的关系，虽然我们目前还不能确定他真正的身份是什么人。但是从他一些细微的生活习惯和谈吐可以发现，此人定是汉人的贵族出身。这一次他派头号心腹手下霍多巴来中原，夫人便让我一路追踪过来，这人先到了长安，我们便跟着到了长安，这人后来在扬州蛰伏下来，我们便也在扬州暂住了下来。”

“所以你就混进了瘦西湖的春流画舫中。”郭业适时接过话茬儿，戏谑道，“愣是没想到，居然还闯出了艳绝瘦西湖，春流画舫第一美人的名头，对吧？”

云裳脸有得色，媚声道：“益州侯莫要误会哦，妾身虽然混在风月之地，却是自珍清白，卖艺不卖身哟！”

郭业耸耸肩，心中却是又呖了几嘴，这劲头还真他娘的骚。

紧接着，他打听道：“那你千里追踪霍多巴，可曾打探出虚实来没有？这吐蕃国师鸠摩智的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

云裳颓丧地瘪瘪嘴，摇头道：“没有，再是如何紧咬着霍多巴不放，至今还是没有将鸠摩智的另外一层身份搞清。不过在长安却是发现了霍多巴进过当今吏部右侍郎卢承庆的府邸。而且据我们所知，你扬州府衙的功曹佐官冯魁，正是卢承庆当年一手提拔并推荐给霍多巴认识的。霍多巴他们能够及时地在运河江面上击杀薛昊夫妇，也正是因为得了冯魁的通风报信之功。冯魁

此人，应该死了吧？”

郭业没有第一时间回答云裳最后的疑问，相反，他满脸震惊地喊道：“卢承庆？狗日的卢承庆居然跟这个叫霍多巴的人有干系？或者说，这个吐蕃国师鸠摩智与卢承庆暗中互有往来？”

云裳点点头，承认道：“这个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来表明卢承庆与鸠摩智暗中往来，但是根据我们在长安卢府外的观察，卢承庆此人应该是鸠摩智在长安的一根钉子。霍多巴来到长安先找的就是卢承庆，来到扬州后先找的也是冯魁。对了，你还没回答我呢，冯魁到底是死是活？”

郭业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喝道：“冯魁是死是活与你何干？你问这么多干什么？还有，你既然一早就知道霍多巴与冯魁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那你为何不早些来通知我，这样的话，薛昊夫妇也不会无辜送命了。”

云裳倒是洒脱，学着郭业耸耸肩，无所谓地说道：“他们是死是活与我何干？我不能因为这两个不相干的男女，而坏了夫人的事情。再者说了，我如果因为这对男女的性命去通知你，最终惊扰了霍多巴，那怎么办？我必须要在霍多巴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监视着他！”

“我草，你说得是人话吗？”

郭业怒不可遏地疾言厉色道：“你再不相识他们夫妇，那也是两条鲜活的人命啊。云裳，你的身体里除了冷血之外，难道仅剩冷漠了吗？”

云裳撇撇嘴，不以为意地哼道：“这有什么大不了？夫人告诫过我们，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些许不相干人的性命又算得了什么？再说了，我现在不是及时通知了你幕后元凶是谁了吗？我只保证你不受霍多巴的迷惑，其他人，关我何事？”

“草！”

郭业对这女人真心无语，显然已经被宇文情洗脑洗得已经冷血无情了，就跟宇文情是一个模子出来一般无二。

他心里怒火燃烧，连臭骂的心思都没有了，大声问道：“那这么说来，冯魁的家人现在也在霍多巴手中了？”

云裳显然感受到了郭业浑身上下散发出来的愤怒，有些气弱地低声应了一声是，不过还是补充了一句：“现在冯魁的妻儿老小还算安全，霍多巴还留着他们的性命。”

郭业脸色缓和了一点，嗯了一声后问道：“那霍多巴还有他从吐蕃带来的党羽都在哪？都他妈的龟缩在何处？”

云裳闻言一怔，她显然猜出了郭业想要干什么。

但是她后来一想到宇文情的命令，绝对不能惊扰了霍多巴，宁可跟丢也不能惊动。

于是乎，她索性低着头抿嘴闭口不言。

郭业既不逼她，也不再催问，而是用能秒杀亿万生灵的灼灼眼神死死盯着她，直到她张嘴为止。

整个房间，

霎时，

诡异地寂静了下来。

约莫过了好大一会儿，云裳扛不住这份怪异的气氛和渗人的寂静，低声回了三个字：

“风雷堂！！！”



## 第781章疑窦丛生的风雷堂

风雷堂，  
又是风雷堂！

郭业听到云裳口中蹦跶出这三个字之后，脸上的表情明显为之一滞，疑惑问道：“这风雷堂怎么又跟吐蕃人扯上干系了？”

云裳也是神情愕然，问道：“益州侯也知道这个风雷堂？”

郭业点点头表示知晓，说道：“略有耳闻，不过我很好奇这霍多巴为何会栖身在风雷堂中。莫非这次霍多巴妄图挑动我与古井巷张家矛盾的阴谋，风雷堂也有份参与？或者说，风雷堂在暗中支持？”

云裳摊了摊手，无奈道：“这里头的个中详情就不得而知了，我们东厂目前只能打探到霍多巴如今栖身在风雷堂内。至于风雷堂里的具体情况，因为风雷堂戒备森严，至今为止，东厂的探子都没有成功潜伏进去。”

郭业微微一愣，暗惊道，居然还有东厂无法渗入的地方？看来这风雷堂还真不是等闲之地啊。

云裳见着郭业的神情，忍不住提醒道：“益州侯，如果没有万分的把握，我希望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为好。万一将霍多巴惊走，脱离了我们的视线范围，到时候我很难向夫人交差。我此行的目的就是要通过霍多巴这条线索，挖出吐蕃国师鸠摩智的真正身份来。”

郭业微微颌首，应允道：“放心吧，没有十足的把握，我岂会轻举妄动？现在我比你还要紧张这个霍多巴的行踪，哼，我极其想知道他挑动我与张家矛盾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而且我也想知道，这个风雷堂与远在吐蕃的鸠摩智，到底有着什么关系。”

云裳哦了一声，暗暗松下一口气，道：“那就好。妾身现在已经将知道的内情一并告知了益州侯，此地妾身不宜久留，先行告退了。”

郭业念了一声好，心里却是嘀咕道，看来只有拿下霍多巴，才能从他嘴里撬出更多的东西来。哼，不管这鸠摩智的真正身份到底是什么，也不管这风雷堂是何等的龙潭虎穴，老子也要闯它一闯！

心中稍稍有了主意后，他便将这个主意隐藏于心间，装作若无其事地样子便打开了房门，将云裳送到了院中。

房门一经打开，站在院中的长孙羽默一见云裳姑娘出来，立马迎了上去。

他看着云裳美人儿衣裳整齐发髻不显凌乱，没来由地粗粗松了一口气，暗道，还好还好，还没被郭业这个禽兽怎么着了。

说句心里话，他很是艳羡郭业这丫居然能与美人儿私下会晤单独在一个房间中，随即羡慕嫉妒恨地瞪了郭业一眼后，便不再理他，而是腆着笑冲云裳讨好道：“云裳姑娘，事情谈得怎么样了？”

云裳之前因为有了郭业的警告，心里多了几分忌惮，自然不敢再向之前那般对长孙羽默卖弄风骚，稍稍矜持地点了点头，语气突兀转淡地回道：“有劳长孙公子挂念了，小女子很好。天色很晚了，小女子先行告辞，返回春流画舫了，免得十三娘担忧。”

长孙羽默急急上前卖好道：“云裳姑娘，这瘦西湖在北郊呢，此时天色已黑，路况又不好，还是我亲自送你回去吧。”

云裳摇了摇头，委婉地拒绝道：“长孙公子不必了，外头不是有来时的轿夫吗？小女子自个儿乘轿回去即可。”

说罢，她向郭业与长孙羽默相继盈盈欠身道了个万福，低语一声告辞，便款款转身，摇着腰肢步态轻盈地朝着府衙外行去。

长孙羽默被她连番拒绝两次，有些吃瘪和不解，自言自语道：“奶奶的，刚才还热情似火，好好的，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得冷冰冰的了？这女人真他娘的善变！”

郭业自然知道云裳心里怎么想，无非是自己刚才在房中的警告奏了效，随即他冲长孙羽默拍拍肩膀笑道：“都说戏子无情，婊子无义，她这种混迹在风月之地的女子，你痴得哪门子情？好了，玩闹过后就算了。”

长孙羽默没好气地冲郭业甩了甩脸子，啐道：“肯定是你小子在公务房里勾搭云裳美人儿了吧？不然她怎会突然对我失了兴致，一副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模样呢？”

郭业大呼无语，摇头哼道：“怎么又扯到我头上来了？靠，你小子真是不知好歹。得了，你愿意折腾就去折腾吧，有能耐，你小子就去把人家的给俘获回来呗。”

“对哦！”

长孙羽默被郭业这么一提点，猛地点了一下头，赞允道：“你说得没错，本公子定要将她的心给俘获回来。好，就听你的，我这边追上前去，不俘获美人的心，誓不回头。”

说罢，脚底生风，飞奔出了院子朝着府衙外追去。

郭业见着这小子突的人来疯，霎时消逝在了自己的视线之内，不由狠狠跺着脚，懊悔阿东：“靠，疯了吧？瞧我这张碎嘴巴，真够欠的！”

显然，长孙羽默误会了郭业的意思，劝诫不成，反倒成了激将。

不过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霍多巴和风雷堂之事，也无暇再为长孙羽默的疯魔去费心思。

随后，他立马招来刘振轩，吩咐道：“振轩，折冲都尉府这边交给你收尾了。还有，明天替我传扬出去，就说昨夜折冲都尉府来了一伙儿不明身份的刺客，欲图闯进地牢杀冯魁灭口，不过没有成功。悉数刺客统统被现场击毙，无一生还，冯魁至今安然无恙。听见没？”

刘振轩点头应道：“侯爷放心，卑职知道怎么做。”

郭业赞许地看了他一眼，又道：“还有，明天将这些兵器和刺客的尸体都给我用骡车拉到古井巷张家去。记住，多带点人过去，装作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既然人家希望我们找找张家的茬儿，那我们就顺了他的心意。”

刘振轩这下不懂了，疑惑问道：“侯爷，既然对方是要挑拨我们与古井巷张家的矛盾，那我们为何还……”

“振轩莫急。”郭业摇了摇头，打断道，“既然这件事情扯到了风雷堂，那么已经有些出乎了我们的预料。风雷堂在扬州可谓是凶名在外，我们干嘛不也将张家拉进这团旋窝中，借机让张家和风雷堂掐上一掐？如果能借此将张家的势力削弱一些，何乐而不为？”

刘振轩恍然大悟，赞道：“侯爷果然深谋远虑。对哦，凭什么我们在这边累得半死不活，而张家却坐壁上观，悠哉悠哉地在一旁看热闹呢？”

“哈哈，聪明！”

言罢，他便抬腿匆忙出了院子，在院子外嚷嚷道：“张九斤、王八斤，你俩陪我走一趟。”

刘振轩见他离去匆匆，不禁冲着他的背影喊了一嗓子：“侯爷，都这么晚了，你这是要去往哪里？”

郭业放慢了脚步，却没有回头，边走边回了一句：“陈浪的府邸不是在城南吗？我现在精神头正足，我去陈浪家里一趟，跟他在详细打听打听关于风雷堂的情况。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嘛！”

随着声音的渐渐飘远，郭业带着王八斤和张九斤两个孬货俨然出了府衙，不见踪影。

刘振轩杵在院中，回味着郭业的最后一句话，砸吧嘴道：“奶奶的，真是平地雷声连着起，破事一波接着一波来。看侯爷这架势，八成又要开始对这风雷堂动刀子了！”

## 第782章刘振轩兴师问罪古井巷

第二日一早，刘振轩便从折冲都尉府调集出了一千府兵。

一路之上，千余虎贲戈矛林立、甲冑晃晃，押解着昨日夜闯都尉府的二十几具刺客的尸体，声势浩大地杀向了古井巷，欲与张家兴师问罪。

当兴师问罪的队伍闯入古井巷，集结在张家祖宅大门口之时，整个张家顿时上窜下跳，鸡飞狗跳，乱成了一片。

很快，张家三老中的张元信便被下人们请了出来，在祖宅大门口与刘振轩对峙了起来。

随张元信同来的还有他的儿子张承嗣。

张元信面色不善地冲刘振轩喝问道：“刘都尉，你纵兵私闯民宅，这是何意？岂有此理！！莫非我们张家已经到了任由你们如软柿子搬拿捏的地步？”

刘振轩板着一张臭脸，连拱手问好的客套话都省了下来，也不费言解释，径直冲手下士卒挥手示意喊道：“来人，将骡车上的尸体、还有所有刀具统统卸下来，好让张家三老爷瞧个仔细。”

“喏！”

数十名府兵一拥而上，将几驾骡车上的尸体逐一搬抬了下来，一具一具地摆放在了张家祖宅的大门口前空地上。

几名府兵各自分别抱着一捆横刀，走到张元信跟前，突然双手一撒，哗啦啦全扔在了地上。

吓得张元信张承嗣父子跳起脚来，向后退了数步。

霎时间，一具具血液干涸死相狰狞恐怖的尸体，一把把还沾着血迹的冰冷横刀，将张家祖宅附近的下人仆役吓得纷纷寒蝉若惊，彼此交头接耳议论了起来。

张承嗣年轻气盛，见状上前就要大口破骂刘振轩，却被其父张元信伸手拦了下来。

张元信面色阴寒地看着这一地的死人死尸和横刀，冷冷地问着刘振轩道：“刘都尉，一到清早你便弄些死人到我张家祖宅了，你搞这些污秽不堪之事，莫非是想坏了我们张家的风水？”

刘振轩继续板着一张臭脸，开口说道：“张家三老爷，本都尉为什么大清早给你们找晦气，想必你心中早该有数吧？”

张元信哪里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不由一阵恼怒，声色俱厉地吼道：“放肆，你少泼脏水，莫非这是郭业让你来触我张家霉头的？”

刘振轩晒笑道：“张家三老爷，你也别太拿自己当回事，我家侯爷日理万机，哪里有心思去理会你们？既然你要装糊涂，那在下就啰嗦半句替你释疑释疑吧。薛昊夫妇丧命一案，你清楚吧？刺史府功曹佐官冯魁与贼人暗通曲款，狼狈为奸，总该听过吧？呵呵，昨天夜里折冲都尉府地牢突然闯进来二十几号刺客，欲要行刺冯魁杀人灭口。可惜最终功亏一篑，被我们全歼殆尽。”

刘振轩说得这两桩案子，张元信岂能没有听过？他们张家最近虽然蛰伏忙于其他事情，但是对于扬州城内的事情却是了然于胸，尤其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命案，更是知之甚详。

不过既然这件事情不关他们张家的事情，又能给郭业这个新任扬州刺史

添堵找麻烦，他们也是喜闻乐见，欣然坐着壁上观。

当他听到刘振轩提及昨夜之事，他心里不由一阵舒坦，暗暗为这些刺客拍手叫好道，干得漂亮，就不该让姓郭的贼子消停，不过也可惜了，这些刺客居然全部被歼，真是一群没用的东西。

但是，心里暗爽归暗爽，他不明白昨夜刺客夜闯折冲都尉府，跟大清早刘振轩带兵闯入古井巷，找自己张家晦气有什么关系。

随即，他喝道：“这是你们官府的事情，关我们张家什么事儿？”

刘振轩冷冷笑道：“有没有干系，你看过便知了。”

说着，他上前用脚提了提地上横七竖八乱放着的刀具，冲张元信提示道：“张家三老爷，你自己蹲下来检查一番地上这些横刀，看看刀柄上都写了些什么东西。”

张元信狐疑地看了眼刘振轩，然后与他儿子张承嗣不约而同地蹲到了地上，将信将疑地检查起二十几把横刀的刀柄来。

不看则以，一看之后，当真是吓了一大跳。

身为儿子的张承嗣率先叫了起来：“爹啊，这些刺客所用的横刀，竟然都是出自咱们张家！！”

啪~

张元信一巴掌拍在了儿子的脑袋上，怒骂道：“混账，不会说人话就给老子闭嘴。”

显然，张元信也看到了横刀刀柄上的字样，顿时明白了刘振轩一大清早来古井巷张家的原因，敢情是因为这些横刀出自张家的缘故，来兴师问罪啊。

可是，他身为张家三老之一，最清楚不过他们张家压根儿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而且张家根本就没有私铸管制兵器的先例，这明显就是有人假借张家的名头再做这件事。

很快，他便想到，也许这是有人在故意陷害张家。

当即，他豁然起身一脚踢开跟前的一把横刀，挣着脖子叫嚷道：“荒谬，荒谬，我们张家扎根扬州百余年，一直都在奉公守法，哪里会做私铸兵器这等大逆不道之事？诬陷，这是诬陷。哼，刘都尉，这肯定是在故意栽赃我张家。”

旁边的张承嗣也帮腔道：“没错，姓郭的身为扬州刺史，岂能凭借一些兵器就将脏水泼到我们张家的头上？莫非姓郭的想要公报私仇，借机来陷害我们张家？”

“放肆！！”

刘振轩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张承嗣，喝道：“你算什么东西，我家侯爷岂是你能污蔑的？张家三老爷，你且听好了……”

刘振轩骂了张承嗣一嗓子之后，将注意力转向了张元信，说道：“如果我侯爷公报私仇，借机陷害你们张家的话，今天就不会让本都尉带着刺客的尸体和兵器来你们古井巷了。我家侯爷今天派本都尉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问下你们张家，为什么刺客会用标识着张家字样的兵器？他还让我问下你们张家族长张元礼，什么时候古井巷张家也跟风雷堂这种恶贯满盈的扬州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了？”

风雷堂？

张元信父子一听到这三个字，面色明显都为之一怔。

这个时候，父子俩都听出了刘振轩的话中之意，敢情儿官府已经查出了这些刺客都是出自风雷堂，至于兵器明显就是风雷堂在栽赃嫁祸，假借官府之手通过兵器来顺藤摸瓜，来对付张家啊。

“狗日的风雷堂！”

张承嗣再次急道：“爹，风雷堂这些恶徒们一直都在惦记咱们张家在扬州的产业，您看看，这次居然干起栽赃嫁祸的下作事来了。我早就跟您说过，风雷堂远远不会满足霸占瘦西湖，迟早会对咱们张家动起心思来的。”

“住嘴，承嗣！”张元信出言喝止了儿子的口不择言，然后冲刘振轩难得的拱了拱手，言语稍稍缓和了不少地说道，“刘都尉，你回去告诉郭刺史，这件事情跟我们张家丝毫没有干系，我们张家也还没下作到跟风雷堂这种匪帮沆瀣一气的地步。放心，你让他通融我们两天时间，待我将这件事情告知两位兄长，张家自然会给你们扬州府衙一个交代，张家定会澄清与风雷堂泼得这盆子脏水。”

刘振轩闻罢之后，心里暗暗窃喜，又被侯爷说中了，啧啧，侯爷真是算无遗漏啊。

旋即，他仍旧板着一张臭脸，漠然地点了点头，沉声回道：“好，就给你们两天时间。两天之后，你们张家必须给我家侯爷一个交代，将这兵器的事情解释清楚。否则的话，这事儿跟你们张家，哼，没完！”

说罢，刘振轩果断转身，握着佩刀的右臂高高举起，朗声喊道：“听令，撤出古井巷，返回都尉府！”

“喏！！”

“吼吼吼！！”

一声令下，一千余人队列整齐浩浩荡荡地小跑着，撤出了古井巷。

张元信驻足祖宅门口，望着步伐整齐声势震震的队伍远去，不由愁上了眉梢。

旁边的张承嗣望着渐渐出巷口的队伍，冲刘振轩嚣张的背影狠狠吐了一口唾沫，啐道：“混账王八蛋，居然如此肆无忌惮，飞扬跋扈，真是给了你好脸。”

说着，他冲张元信嘟囔道：“父亲，这些丘八也越来越嚣张了，要不，我找找我那未来岳父，少不得教训他们一顿。”

“收起你这惹事的性子！”

张元信不满地看了眼儿子，低喝道：“你那岳父眼里揉不得沙子。你若再不长进，小心他退了你这门婚事。”

张承嗣平白又惹来一番训斥，心里当真屈得慌，只得悻悻地哦了一声，低下了头来。

张元信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道：“对了，最近你大伯父不是让你和崔氏子弟崔义真一起筹谋，在淮扬和江南开设银号的事情吗？你怎么天天都呆在家里？”

张承嗣一听这个，顿时摆出一副苦瓜脸来，唉声叹气道：“爹啊，你可别说这个事儿了。您说起这个事情来，我就是满肚子的委屈。”

张元信眉头紧锁，疑惑地看着儿子，道：“嗯？怎么回事？”

“还能是怎么回事？”张承嗣满是怨念地说道，“还不是托了我那位好堂兄

的福？如今崔公子可是对他信赖有加，两人好得就差穿同一条裤子了。”

“继续，说下去！”

“最近，我那位承宗堂兄替崔公子从高句丽国找了位远方亲戚，嗨，妙就妙在这位来自高句丽的崔公子还是个冤大头，人蠢似猪，却银子多如沙石。最近，他们三人正打得火热呢。父亲，听说这位来自高句丽的冤大头也姓崔，如今在江南一带做着大买卖……”

## 第783章寻根问祖的崔明浩

张元信听着儿子将这高句丽崔明浩的来头介绍一番后，胸中大概其有了一定的了解。

俨然，关于崔张两家在淮扬和江南一带筹谋银号之事，自己这个宝贝儿子被崔义真踢出了局。

而真正的始作俑者，不是清河崔氏的崔义真，也不是来自遥远高句丽的官宦子弟崔明浩，恰恰正是自己二哥家的不肖子——张承宗。

一想到这儿，张元信就不由怒容满面，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还被张承宗这个混账给算计了。

好小子，对外不行，对付起自家堂兄弟却是行家里手啊。

当然，在他眼里张承宗这小子也是烂泥扶不上墙，这后面也许是自己那位好二哥张元智在出谋划策也不一定。

他看着自己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呵斥了一句：“没用的东西，居然会败在张承宗那种混账手里。哼，给老子滚回房去看看《吕氏春秋》，学学人家吕不韦的经营之道和权谋之术。自己好好寻思寻思，到底是输在了哪里！”

张承嗣本以为会遭来父亲的谩骂，甚至是胖揍一顿。没想到，父亲的责罚仅仅是让自己回房看书，顿感如蒙大赦，低下头来轻轻哦了一声，猫腰一闪而逃。

随后，张元信心头憋着火气，冲围观的下人们挥了挥手，喝道：“都站在这儿看什么，不用干活吗？赶紧的，将这些尸体抬到义庄去处理一番，张家从来不养白吃饭的东西。”

一干下人闻声纷纷忙活开来，两人一组上前搬抬起尸体来，收拾起张家祖宅大门前的凌乱。

张元信脸带戾气，眯着眼睛深呼吸了几口气，念念有词恨声说道：“二哥啊二哥，你可真是不仗义，身为长辈却躲在背后出阴招，拆我家承嗣的台。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一番念叨后，张元信突然想起风雷堂栽赃嫁祸之事，脸上不由露出几分侥幸，又自言自语道：“呀，差点将这事儿给抛诸脑后了。对了，我何不趁着向大兄禀报风雷堂栽赃我们张家之事，再跟他念叨念叨承嗣之事呢？哼，不能平白让他们二房得了便宜。”

想到便去做，张元信抬腿转身，朝着张家大房张元礼一脉所在的宅院方向赶去。

.....

.....

古井巷张家的大房、二房、三房都有自己的宅子，张家大房在古井巷的东头，是一座三进三出的宅邸。

张元智的二房一脉、张元信的三房一脉分别位于古井巷的南北二头，都是一套二进二出，有着江南园林特色，修筑有亭台楼阁与水榭的宅院。

此时张元信去了大兄张元礼的宅邸，而三房张元智的宅邸亦是不冷清，因为张承宗昨夜邀请了崔义真和崔明浩在瘦西湖春流画舫玩乐了一晚上后，又留他们在家中小聚。

几人一直睡到日上三竿，待得祖宅这边闹哄哄的吵嚷罢歇之后，方才起



床。

相继起床垫补了一点肚子之后，张承宗、崔义真、崔明浩三人又聚在了二房宅子的一处院中凉亭里，正商议筹谋着开设银号之事。

凉亭位于宅邸一处人工开辟的池塘边儿上。

亭中，崔义真居中而坐，明显成了三人之间的核心人物。

而崔明浩与张承宗分别坐于左右，仿佛对于崔义真的独领风骚话事人的身份并不感冒。

三人一边吃着糕点垫着肚子，一边品着茗茶醒了醒神，东拉西扯闲话一番之后，崔义真清了清嗓子，准备开始进入正题。

只听崔义真正色说道：“两位，昨夜我们在春流画舫也谈了很多，对于开设银号之事大家也都清楚了一二。银号可是一块大肥肉啊，看看远在长安的长乐坊钱庄的柴令文、梁叔宇、鱼暖暖这几人就知道了。这小半年来，百万人口的长安城让他们圈了多少银子？吸纳百万人口中散户的银子，再凭着抵押放贷给着急用银子的商户，这一吸一放间的利润又是几何？昨夜长孙大人家的三公子长孙羽默不也说过吗？一个个赚得盆钵满盈，肥的流油啊！”

张承宗早已听着满眼放光亮闪闪，连连点头附和道：“是啊是啊，相比于银号钱庄，我们张家以前暗中截留扬州盐税，可真是上不了台面了。别看一年几百万两的盐税，但是几大头一分摊，再各个关口一打点，落到我们张家口袋里还真没多少。妈的，还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担惊受怕。比如这次，本公子就险些毁在了薛昊这死鬼的手上，差点吃了郭业这王八蛋的瓜烙。唉，往事不堪回首，哪里有开设银号捞大钱来得风光？而且还做得光明正大底气足。”

崔明浩神情呆滞地坐在崔义真的右侧，突然接口说道：“义真堂哥，这位姓郭的扬州刺史当真可恶，之前还在春流画舫羞辱我来着。正如你们中原汉人说得一样，士可杀不可辱，此仇不共戴天，我定要报回此仇。还请义真堂哥为我作主才是。”

崔明浩称呼崔义真一口一个堂哥，嘴甜腻人叫得那叫一个亲热，听得崔义真却是连连恶寒，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他心里也是暗暗鄙视这个高句丽崔氏子弟，奶奶的，给你根竹竿你就顺竿爬，攀亲戚居然攀得如此理直气壮。

事实上，他现在还不敢确定这高句丽崔氏到底是不是他们清河崔氏的远房亲戚。

不过自打张承宗将崔明浩介绍给自己相识之后，对方就跟狗皮膏药似的，天天追在自己屁股后叫堂哥，口口声声说高句丽崔氏与清河崔氏同气连枝，五百年前是一家。

崔义真本着伸手不打笑脸人的做人宗旨，加上这个高句丽崔明浩的确是人傻钱多随便糟蹋，这才跟他虚与委蛇敷衍上。

如今开设银号之事刚提上日程，正是需要有冤大头大笔注入银两来的时候，他不可能将崔明浩这条大鱼拒之门外。

随即，他脸上堆起和善的笑容，假惺惺地冲崔明浩抚慰道：“明浩堂弟啊，我们汉人还有句话叫做能屈能伸才是大丈夫。如今我们要在扬州开设银号，而姓郭的又是扬州刺史，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能不与他撕破脸皮，那就尽量不跟人家撕破脸皮。你说对吗？我们目前先在扬州开设银号先试上一

试，等着扬州银号大获成功，将来我们的银号开遍淮扬与江南一带，那就不要再买姓郭的账了。到时候，堂哥再为你报仇雪恨，洗刷当日的耻辱。怎么样？”

崔明浩闻言为之一喜，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冲崔义真鞠了一躬，说道：“堂哥教训得是。我还在高句丽时，家父就时常告诫过我，中原八大世家中的崔氏才是我们大高句丽崔氏的根。我们高句丽崔氏繁衍于中原崔氏。我已经去信给高句丽的父亲，想必家父知道明浩在扬州与义真堂哥相认后会欣喜万分，不日的将来，肯定会带着整个高句丽崔氏家族来中原寻根问祖。所以，义真堂哥说什么我都会听的。”

崔义真听罢又是一阵恶寒，难道这些高句丽棒子都有喜欢巴结人家当祖宗的毛病？居然还举全族来中原寻根问祖，真是够不要脸。

张承宗却不以为然，相反，他对自己将崔明浩介绍给崔义真这步棋还沾沾自喜。若非将崔明浩这个冤大头拉入居中，崔义真会对自己如此信赖有加？不然的话，又怎能将自己那位好堂弟张承嗣一脚踢出了局？

旋即，他佯装很是激动地恭维道：“明浩贤弟虽说乃是高句丽人，却能一直铭记自己的根在中原，当真是令人闻之感动啊。崔氏子弟，果真都是不忘本之人啊。感动，真是令人感动。在此，承宗为义真贤弟与明浩贤弟能够血亲相认，而感到开心。当真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一家人永远都是一家人啊。”

听着张承宗的恭维，崔明浩这个高句丽棒子当然是受用至极，而崔义真却不禁皱了皱眉头，赶紧挥手转移话题道：“好了，咱们闲话少说赶紧步入正题吧。今日你我三人相聚在此，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与你们宣布。那便是你我三人在扬州银号中各占几成份子的问题。”

这话一出，张承宗和崔明浩立马屏住了呼吸，安静了下来，大眼瞪小眼地瞅着崔义真，静待他宣布的结果。

崔义真很满意这番效果，也很享受这种一呼百诺的感觉，笑着缓缓说道：“扬州银号，我们清河崔氏出资五十万两占五成，扬州张氏出资三十万两占三成，而崔明浩堂弟虽说根基在高句丽而不在中原，但是愿意出资一百万两，所以剩下两成就归你们高句丽崔氏。”

当然，这只是针对于扬州银号的份子。家父说过，扬州银号只是我们关陇世族的一个试点，如果扬州银号能够大获成功，我们再将银号开遍淮扬与江南一带。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将银号开遍大唐十道数百州府，将大唐的经济动脉彻底掌控于鼓掌之中。所以，这个分成比例，目前就单单争对扬州银号而已。对于这个比例，你们二位可有异议？”

张承宗对于这个结果早就心中有数，因为之时扬州张氏与清河崔氏早就有过的约定。将来等着八大世家一起参与进来，比例肯定还有另外一番变化。因为八大世家代表着关陇世族的中坚力量，彼此间都是同气连枝，共同进退的。

随即，他连连点头附和道：“没有异议，没有异议！”

而崔明浩却是没有立即答话，而是低下头来不知想些什么，约莫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来，还是一副乖巧顺从地面容，眼神清澈很是天真无邪地看着崔义真，举起右手喊道：

“义真堂哥，明浩有异议！”

喊罢之后，又不忘弱弱地补充了一句：“不过只是一点点不同的意见，还望义真堂哥准许。”

## 第784章风雷庄中风雷堂

一向随波逐流的高句丽棒子居然会有异议？

崔义真尽管心生些许不满，但神色如常，脸上依旧挂着人畜无害的笑容，伸手请道：“合作贵乎心诚，明浩贤弟有不满意的地方尽管提出来。”

崔明浩点头称了一声好，缓缓说道：“刚才义真堂哥提到，我们高句丽崔氏出银一百万两，占扬州银号两成份子，是也不是？”

崔义真点了点头，肯定答道：“没错，我刚才就是这么说的。”

随后，他又不忘反问了一句：“莫非明浩贤弟嫌你们高句丽崔氏出银最多，却占得份子最少，因此心生委屈有所异议？”

“不不不。”崔明浩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赶忙解释道，“义真堂哥千万不要误会，明浩并非这个意思。明浩乃高句丽人士，我们高句丽崔氏的根基不在中原，在扬州更是人生地不熟，能以区区一百万两银子占得扬州银号两成份子，已经是邀天之幸了。这些浅薄道理，在下还是懂得。”

这番话一出，更是将崔义真搞糊涂了。既然不是这个原因，那他更是不明白崔明浩的异议到底在哪里了。

旁边的张承宗已经有些不耐烦了，催促道：“明浩贤弟，你说话就别兜圈子了，有异议就不妨直言吧。谈完这桩事，咱们趁早前往瘦西湖上的春流画舫乐呵乐呵，小小庆祝啊。嘿嘿，老子这两天也被云裳这个小骚娘们给迷得魔障了，啧啧，真是美呐！”

崔明浩竖起大拇指冲张承宗赞道：“承宗兄真是生性风流啊。”

紧接着，他冲崔义真恭敬地说道：“义真堂哥，此次筹建扬州银号，你们清河崔氏的二十万两和扬州张氏的三十万两都一并由我们高句丽出资。然后，由我们高句丽崔氏占得银号的五成份子，您看这样是否可以？”

话音刚落，崔义真与张承宗的脸色相继一变，尤其是崔义真，更是脸有愠怒之色。

崔明浩见状，立马又补了一句话上去：“当然，小弟还会代表我们高句丽崔氏，分别拿二十万两银子出来给义真堂哥与承宗兄两位。算是我们高句丽崔氏私底下孝敬两位兄长的。不知义真堂哥与承宗兄意下如何？”

这又是一出银弹攻势下的贿赂！

崔义真与张承宗两人又岂会听不出这话外弦音？

张承宗当场就拍案叫好，赞道：“明浩贤弟真是上道啊，高句丽崔氏真是财大气粗哇。哈哈，最近愚兄也是囊中羞涩，如果有了二十万两银子，老子还不信砸不下云裳这小骚狐狸来，嘿嘿……”

“住嘴！”

崔义真突然厉喝一声，阴沉着脸冲得意忘形的张承宗阴恻恻问道：“承宗，你能代表你们扬州张家作这个主吗？”

张承宗闻言，脑子立马清醒过来，顿时蔫了下来。

崔义真阴沉着脸，心中暗道，好一个狡猾的高句丽棒子，居然不甘心沦为配角，一心想着占大头唱大戏。哼，若非念你们高句丽崔氏的确人傻钱多，在高句丽又是颇有影响力的大家族，他日还要借助你们高句丽崔氏的地方甚多，本公子会与你同坐而谈？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呸，什么玩意！

而且崔义真还有自己的坚持，因为这里是中原，这里是扬州。在大唐的

国土之上，如果扬州银号让一个高句丽棒子占据了主导权，那么无论是扬州张氏，还是清河崔氏，哪怕是八大世家所代表的关陇世族，都丢不起这个人。

而他崔义真这个经手筹办人，将会沦为笑柄，非让关陇世族中的子弟和宿老们戳烂了脊梁骨不可。

随即，他不假思索地拉下脸来拒绝道：“明浩贤弟，这件事情就不用再议了。无论你出银多少，都无法变更这比例份子，因为这是扬州张氏与清河崔氏两族中的长辈定下来的规矩。如果明浩贤弟不满意这个结果的话，你大可退出扬州银号的筹建。当然，这并不影响你我三人间的交情，今后大家仍旧可以一块儿喝酒一块儿耍乐。你说呢，承宗兄？”

“是啊，义真贤弟说得极是，说的在理啊。”

张承宗连连点头称是，帮衬道：“这也是咱们家族长辈定下的规矩，呵呵，并不是银子多少的问题啊。”

话虽说得体面，但是张承宗的心里何尝不是在滴血，眼瞅着唾手可得的二十万两银子就这么白白溜走，不心疼才怪。

崔明浩压根儿就没将张承宗的话当一回事，但是他见着崔义真态度决绝，似乎没有通融的余地，也就作罢。

但是他也不会因为崔义真的拒绝，而退出扬州银号的合作筹建。毕竟这是他们高句丽崔氏结好中原关陇世族力量的绝佳机会，哪怕出了银子一丁点份子都占不到，他也要凑上前去啊，更何况还有两成份子呢？

在他们高句丽贵族的眼中，一直以来，中原的世族大家才是正朔，才是真正的贵族，与他们想比，高句丽崔氏顶多算是番邦异族的一个暴发户而已。

在高句丽国中，无论是崔氏，还是王氏、朴氏等家族，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那便是将家族打造成中原关陇世族中的八大世家一般，那才是真正迈入了贵族世家的门槛儿。

无论是基于何种目的，崔明浩都不会放过此次可以融入关陇世族的机会，这不仅是他，也是他们整个高句丽崔氏一直在努力的方向。

他早就权衡过，哪怕花再大的代价，哪怕被崔义真和张承宗当作冤大头来耍弄，他都要参与筹建扬州银号的合作。

仅仅此举，他就将是整个高句丽崔氏家族的大功臣，将来，也许他的父亲会因此让他接任家主之位，直接将他那位一直备受家族器重的长兄崔明松一脚踢出局。

随即，他重新堆起一副天真无邪的笑容，点头说道：“义真堂哥，既然这是长辈定下的规矩，那明浩便不再无理要求了，免得给堂哥添麻烦。”

此时的他又跟重新变了个人似的，整个一乖宝宝，逆来顺受的模样。

彼此各有心思，崔义真也装作从未发生过此事一般，笑着一手搭在崔明浩的肩膀上，热络宽慰道：“明浩堂弟啊，来日方长嘛，以后有的是机会。对不对？目前我们急需的要将扬州银号顺利开张，并一举成功，最终获得长辈们的大力支持才是。好了，为了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成功，今天我做东，咱们前往春流画舫上喝喝花酒闹上一闹。”

崔明浩恭敬地应了一声：“听义真堂哥的。”

突然，张承宗没来由地插了一嘴，问道：“义真贤弟，你说咱们在扬州开

设银号，会不会引来姓郭的那个狗刺史的注意啊？鱼暖暖、梁叔宇这些人合伙开得长乐坊钱庄，姓郭的这孙子可是也要份子在里头的哟。都说同行是冤家，到时候他会不会动用朝廷官府的力量来故意为难咱们呐？”

“扬州刺史郭业？”

崔义真嘴角微微一扬，冷笑道：“难道你没听说今早古井巷你们张家祖宅大门发生的事情吗？呵呵，据说他现在连风雷堂都招惹上了，今后还能有的安生吗？我看他现在该是自顾不暇了吧？”

“风雷堂？”

张承宗一听这三个字，猛地打了个寒颤，脸上微微窃喜道：“那就好，那就好，就该让风雷堂与姓郭的狗咬狗，那天下就太平了，哈哈……”

“走吧。咱们这就前往瘦西湖。”

“好，我今天倒是要看看，云裳这小骚狐狸到底肯不肯陪本公子喝上一杯酒，瞧这小妖精那个矫情劲，我这小腹就跟火烧火燎似的，奶奶的……”

不一会儿，三人勾肩搭背出了张家二房宅邸，备了马车出发前往瘦西湖那边儿。

……

……

扬州城北郊，

瘦西湖的杨柳堤边儿上立着一座庄园，院墙足有几丈高，庄园大门紧闭，大门之上悬着一块金子匾额，上写三个金灿灿的大字：风雷庄。

瘦西湖旁杨柳堤，风雷庄中风雷堂。

这风雷庄正是风雷堂的堂口所在之地。

郭业与陈浪两人用过早饭之后，乔装便服离开府衙，来到了北郊的风雷庄附近。

在附近摸了一遍情况之后，再抵达风雷庄大门口外时，已是临近午饭的时辰。

郭业看着空无一人把守的风雷庄大门，问陈浪道：“这就是在扬州素有赫赫凶名的风雷堂堂口所在？我看这座庄园倒是有些年头了。”

陈浪目光忌惮地张望着四周，低声回道：“郭刺史别小看这座庄园，听说这庄园里头机关重重，多少人曾经想要雷老虎的性命，夜闯风雷庄，最后都折在了里头送掉了性命。听说这雷老虎在二十年前孤身一人来到扬州，赤手空拳打下了如今风雷堂这番家业，此人不可小觑啊。”

郭业将雷老虎三个字放嘴里念叨了一遍，而后问道：“那你可知这雷老虎没来扬州建下风雷堂之前，他是做什么的？”

陈浪摇摇头，叹道：“二十年前，咱还是军中一小卒，上哪儿知道他雷老虎去？不过听人说，这雷老虎二十年便是个刀头舔血的江洋大盗，也有人说，这雷老虎曾经是走江湖的杂耍艺人，专门玩火药耍把戏的。嗨，谁知道呢？”

郭业哦了一声，还想再问两句来着，突然——

嘎吱嘎吱……

风雷庄紧闭的大门悠悠被人从里头推了开来，显然庄中有人发现了他俩的到来。

## 第785章单刀赴会雷老虎

吱呀……嘭！

风雷庄中门大开。

咚咚咚咚，窸窸窣窣，一阵嘈杂的脚步声骤然响起，约莫十几个汉子从风雷庄大门内涌了出来，随后分成两排双手负后身姿挺拔的各站在大门左右。

陈浪被这突如其来的阵仗给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看了眼郭业，低声说道：“郭刺史，看来对方知道了你我的身份了，奶奶的，咱们都是便服出行，居然还能被他们认出来，怪哉！”

郭业没有及时回答陈浪的问题，而是粗粗打量了眼前这十几个分站大门左右两侧的汉子，他发现跟这些人跟当初在春流画舫上阻拦他的那些打手一样，都是穿着同样的服饰，清一色都是穿着紫衣劲装。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些人的紫衣劲装从左肩膀位置开始一直到衣袖口上，镶着一条粗粗的金线。

而当初春流画舫上的那些紫衣打手，貌似没有这条金线。

他暗暗琢磨，莫非春流画舫的那些紫衣打手并非真正的风雷堂弟子，仅是外门弟子一样的存在？

在他暗暗琢磨间，那十几个紫衣汉子仿佛如木雕般站立两侧，一言不发如同石化了般。

突然，又从庄园大门中走出一人来，是个六十来岁的白发老叟，同样是紫衣劲装，不过紫衣之上的金线却是足足有三条之多。

白发老叟走出大门门槛儿，朝着不远处的郭业和陈浪拱起手来，遥遥招呼道：“老汉姓余，单名一个进，添为风雷庄管事。我家雷堂主听闻扬州刺史郭大人，盐帮陈帮主联袂而访，特让老汉开中门出来迎接两位。”

此言一出，饶是郭业再怎么冷静都不禁有些错愕了，雷老虎居然一早就知道自己和陈浪要来风雷庄了？

看来自己和陈浪早前在风雷庄附近打探和收集消息之时，雷老虎便已经发现了自己二人的行踪了。

看来这雷老虎的心思海沟缜密的，委实不简单，如陈浪方才所言，此人不小觑啊。

这时，那位白发老叟余进余管事冲郭业请手道：“这位年轻俊哥儿想必就是咱们扬州的父母官，郭业郭刺史吧？郭大人，请进吧，我家雷堂主已经恭候多时了。”

对方这糟老头子一副谈笑风生的模样，郭业自然也不能露了怯，只见他从容不迫点点头应道：“你们雷堂主如此诚意绵绵，本官岂能不去与他见上一面？”

说罢，他冲陈浪使了使眼色，陈浪点头以回应后，便随着郭业前后脚一起进了风雷庄大门。

白发老叟余进领着两人在庄中行走着，不时回头叮嘱道：“郭刺史，陈帮主，你二人可要紧跟着老汉，咱们这风雷庄机关重重，一步踏错，可就会遭来凶险万分哩。”

余进这么说，郭业和陈浪又彼此对望了一眼，果然，外间传言如是啊，

这风雷庄如龙潭虎穴一般，进得来却不一定出得去啊。

不过郭业也发现，这位余进余管事好像领着他们走了许多冤枉路，有些地方明明经过了一遍，这老家伙还硬是带他们多走了一趟。

对方的用意他心里多少也能猜透一些，对方显然是不想让自己记住路，故意带着自己二人多绕绕圈子罢了。

不过余进越是这样故弄玄虚，郭业越是不敢对这风雷庄的机关与陷进小觑了。

很快，余进便将他二人领到了一处客厅外，然后止步于门外，躬身请手道：“郭刺史，陈帮主，您二位里面请，我家雷堂主已在里头等候多时了。”

显然，余进并不打算一同进入客厅中。

陈浪一路之上被余进这糟老头故弄玄虚着，心里有些渗得慌，一抬脚刚要跨过门槛儿进去，突然又是一收脚，犹豫着到底进还是不进。

心中纠结之余，他只能看着郭业，唯对方马首是瞻了。

郭业见状，暗暗好笑，陈浪也是，真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啊。

随即，他蠕动嘴唇，低语道：“来都来了，还有后退的余地吗？进吧，好歹你也是一帮之主，免得让雷老虎小瞧了不是？”

陈浪脸上不由一阵尴尬，接着咬咬牙硬着头皮同郭业一同进了客厅中。

两人一前一后进进了客厅，只见一名身穿紫衣，虎背狼腰身材魁梧的男子正背对着他们。

对方闻得门口驿动，转身过来，现出了本尊，四四方方国字脸，浓眉阔鼻大眼睛，一脸的浓密络腮胡子，约莫五十来岁许，长得极其粗狂豪迈，典型江湖草莽的样貌。

郭业看着对方的样貌，尚算顺眼，心中不由少了几分之前的厌恶感，冲对方拱拱手，问道：“尊驾可是风雷堂的雷堂主？”

“哈哈，正是雷某！”

一声粗犷地放笑之后，对方很干脆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果然就是风雷堂的堂主，传闻中那个说出名字就能将小孩吓哭的雷老虎。

不过雷老虎貌似没有想象中要为难郭业与陈浪，相反很是热情地冲郭业和陈浪招呼道：“来，郭刺史，陈帮主，别客气，坐，请坐！”

邀请罢，不忘冲客厅外头喊道：“余进，让人上茶，给郭刺史和陈帮主上本堂主珍藏多年的极品好茶。”

外头余进应了一声是后，很快，两名下人就各捧一盏茶进来了客厅。

郭业接过杯盏摸了摸杯壁的余温，不对劲，好像这茶的温度没有想象中那么烫热，仿佛沏了一会儿，就等着他们到来之时奉上的。

面对着雷老虎与想象中反差之大的热情，郭业心里打鼓，他到底想干嘛？

陈浪更是满脑子浆糊，按理说雷老虎窝藏了霍多巴那个凶手，或者说有份参与了命案，应该对自己二人不利才是啊，怎么会如此热情呢？

一想到这儿，陈浪突然警觉起来，暗道，莫非雷老虎在这茶中下了见血封喉的剧毒，想骗我与郭刺史饮下此茶，将我们二人毒死？

顿时，陈浪果断将杯盏放回了茶几，不忘冲郭业打着眼色。

雷老虎貌似发现了陈浪的异样，又是一阵放声大笑道：“哈哈，陈帮主，莫非真是江湖越老胆子越小了？如果雷某想要你二人性命的话，还会费



那么大力气将你们二人请来我风雷庄客厅？在这进来的路上，就能将你二人的性命结果掉，且神不知鬼不觉了。茶中下毒这种事，雷某虽然恶名昭彰，但还是不屑做之的。陈帮主，你多心了。”

陈浪并未因为雷老虎的这番话而放低戒备，相反，仍是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随时做着同归于尽的准备。

郭业听完雷老虎的话，坦然一笑，捧起杯盏大口喝了起来，随后笑道：“陈帮主，既然你我都进了这龙潭虎穴一般的风雷庄，就要做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心里准备啊。不过正如雷堂主所言，茶中下毒这种事情乃是小人伎俩，我想以他的性子还真是不屑为之。”

雷老虎竖起拇指冲郭业赞道：“哈哈，郭刺史这话说得体面，中听，中听得很呐！”

郭业放下杯盏，也不愿与雷老虎兜圈子，直接开门见山道：“雷堂主，既然你一早就知道我与陈帮主徘徊在风雷庄附近，那想必你今天也知道了本官的来意。恕郭某直言了，你们风雷堂究竟欲意何为？霍多巴人在何处？这扬州城中的几桩命案，包括昨夜刺客夜闯折冲都尉府地牢，你们风雷堂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啪，啪啪！”

雷老虎巍坐不动地突然击起掌来，不禁摇头赞好道：“带种，郭刺史，你真是带种啊。不仅敢只身闯我风雷庄，还敢当着俺雷老虎的面如此直言不讳，啧啧，真是带种啊。不愧为纵兵杀入吐蕃腹地，攻城掠地私斩吐蕃王爷的陇西郭业啊。啧啧，名不虚传，名不虚传啊！”

赞罢之后，雷老虎见着郭业又要讲话，当即伸手阻道：“郭刺史，你放心，就冲你今天这份胆量，俺雷老虎绝不会为难你。相反，你的这些问题，俺都会一一为你解答。咋样？够意思吧？”

郭业心里又是一番古怪，尼玛的，老子都快被这姓雷的搞晕了，难道之前云裳所提到的风雷堂不是这个风雷堂？

随即，他忍着心头百般费解，问道：“雷堂主仗义，那请您据实回答郭某的这些问题吧。”

“不忙！”

雷老虎突然又是伸出右手摇了摇，龇牙咧嘴露出看似忠厚的笑容，说道：“在回答郭刺史的这些问题之前，嘿嘿，雷某人想先讲上一段陈年往事给郭刺史听，不知郭刺史意下如何，可有这份耐心呢？”

郭业脸色如常，心里却是将这雷老虎骂翻了天，你妹的，我没这份耐性能行吗？看你这架势，不啰里吧嗦讲上一段故事，明显暂不罢休啊。

随即，他只得冲客厅外的余进喊道：“余管事，麻烦你再沏上几杯茶来，顺便弄上几盘小点，不然你家堂主这陈年往事可委实听不下去了。”

“啊？”

雷老虎闻言不由一阵放声大笑：“哇哈哈，带种，郭刺史，你这人真带种。我雷老虎欣赏你！”

郭业暗暗撇嘴，欣赏你妹！

## 第786章听雷老虎讲故事

雷老虎坐在堂首，双手搭在太师椅的扶手上，身子稍稍向后倚靠，微微仰头闭目思量了一会儿，脸色五味杂陈略带惆怅，仿佛在痛苦地回忆着往昔。

待得郭业就着杯盏冒出的热气喝了小半杯茗茶，雷老虎这才缓缓睁开眼睛，悠悠叹道：“说起这段往事，还得追溯到三十几年前，当时，俺雷某人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对，就跟郭刺史你差不多点儿大哩。”

郭业一听还得从三十几年前说起，不由一阵头大，有些郁闷地催道：“雷堂主，您还是长话短说为好，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了，以后再听你回忆往昔少年时吧。”

雷老虎听着郭业的话居然不恼怒，而仅仅是笑着摇了摇头，露出一副憨厚的笑容，仿若家中长辈一般轻轻呵斥了郭业一句：“年轻人，浮躁，太浮躁了！”

“呃……”

郭业讶异地差点没将下巴给掉了下来，而陈浪更是噗的一声，将口中还未咽下的茶水一口喷溅而出。

两人当场傻眼，这尼玛还是传说中那个恶名昭彰的风雷堂堂主雷老虎吗？

不过雷老虎接着就再也没有理会两人，自顾说道：“三十几年前，咱们雷家在长安还算略有名气，对，当时的长安可是前隋国都，还没有现如今的大唐呢。当今太上皇当时还是前隋的唐国公来着。当时，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还有我的二叔、三叔，统统都在前隋的将作监里任职，乃是前隋朝廷的御用工匠。因为我们雷家擅长制造烟花炮竹，故被召进将作监充作御用工匠后，也是一直负责将作监这方面的活计，主要是为朝廷举办各类庆典和盛典提供烟火炮竹。”

郭业听到这儿，不禁有些明白过来，敢情儿是祖传的烟火手艺，还是御用工匠啊？这么看来风雷堂擅长火药也是有迹可循的，正所谓一通百通嘛，烟火炮竹不就需要火药作为材料吗？

他这次难得没有打岔，而是做着沉思状看向雷老虎，等待着他的后续。

只听雷老虎突然面色一转，凄凄然叹道：“唉，正是天有不测风云呐。开皇十九年末的那一日，正是前朝文皇帝（隋文帝杨坚）的寿辰，宫里传来旨意说是一更时分天黑之时，要燃放烟火以示庆祝。本来是普天同庆文皇帝寿辰的大好日子，没想到却成了我们雷家的噩梦开始。”

郭业这时已经渐渐听上了瘾，不由追问道：“对啊，皇帝寿辰普天同庆，怎么就成了你们雷家的梦魇呢？”

雷老虎憨厚的脸庞上露出凄然一笑，叹道：“因为在那天晚上，本来还燃放得好好的烟花不知因为何种缘故，突然爆炸引发了宫中大火。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不仅吓到了当晚奔赴宫中盛宴的文武群臣，更是惊到了文皇帝他老人家。也正因为如此，一场本该是喜气洋洋其乐融融的寿宴，最终因为文皇帝的身体不适，而草草结束。到了第二日上早朝时，晋王上奏文皇帝，要求追究和法办昨夜为寿宴负责燃放烟火的一千人等。哦，这位晋王并非别人，正是后来的昏君炀帝。他这封奏请一上去，立马引来了其他臣工的附

议，文皇帝准奏之后便下了一纸诏书，下令将昨夜燃放烟火의 宫人全部处死。”

说到这儿，雷老虎面目猛然狰狞，咬牙切齿道：“可恨那晋王残暴成性，居然将此案牵连到了我们雷家。明明是昨夜放烟火의 宫人不小心引燃了存放地上的烟火炮竹，到头来还栽赃我们雷家身为御用工匠却手艺不精，粗制滥造了烟火搅了寿宴，最后还扣下居心叵测欲图谋害文皇帝의 罪名。到最后，晋王杨广亲自率长安禁卫军包围了我们雷家，并宣称奉皇帝旨意，将雷家满门抄斩，以正视听。呵呵，雷家祖孙三代加仆役丫鬟一共一百零七口人，无一幸免啊！”

“嘶……太惨无人道了吧？”陈浪瞪大了眼睛震惊喊道，“中居然满门抄斩，活该杨广这昏君最后不得善终，连大隋江山都易了主。”

郭业也是心存悲戚，皱着眉头暗暗叹道，真是君王一怒，伏尸百万啊！雷家也真是遭了无妄之灾，居然还摊上这种风牛马不相及的祸事。

不过他也纳闷，既然雷家满门抄斩，为何雷老虎还能逃出生天来。莫非当时他不在长安，侥幸逃过一劫？

忽然，雷老虎双眼通红地看着郭业，苦笑问道：“郭刺史是在问，既然雷家的人都死绝了，为何我雷老虎还没死，最后还成了扬州城臭名远扬的一方恶霸，对吧？”

郭业无奈地笑了笑，低声安慰道：“雷堂主，逝者已矣，请节哀！”

雷老虎道：“这桩雷家惨剧都过去三十来年了，我雷老虎如果不节哀也熬不到今天了。实不相瞒，我当日也在我们雷家，也险些人头落地死在杨广那畜生の刀下。不过我算幸运，就在即将沦为杨广刀下亡魂之时，太子杨勇及时赶到，并带来文皇帝의 赦免旨意大喊刀下留人，救了我一条贱命啊！”

郭业问道：“前隋의 太子杨勇？就是那位被杨广弑了性命夺了皇位의 杨广？”

雷老虎点头道：“正是这位敦厚宽仁의 前朝太子殿下。文皇帝의 这份赦免旨意正是杨勇太子替我们雷家苦苦求来的，虽然晚来了一步，但最终还是将我的这条贱命救了下来。太子殿下将我 from 杨广魔掌中救下之后，并替我安葬了雷家一百零七条冤魂，最后更是赠我盘缠离开了长安。因为他知道，以杨广凶残嗜杀의 性子，绝对不会放过我这条漏网之鱼的。”

我离开长安后浪迹天涯，更是在一家不甚出名의 道观中隐居了下来，跟着师傅学炼丹之术。呵呵，炼丹本事没学到，倒是学会了一手火药之术。后来天下大乱，李唐夺了天下，而杨广这狗皇帝众叛亲离，也被缢死在了位于金陵의 丹阳宫中。我听闻这消息之后自然喜极而泣，这才离开了道观来到扬州，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来打拼，闯下了风雷堂这份家业。”

突然，郭业想到了杨广不就是身死金陵，却葬在扬州一带的吗？

随即，他揣测道：“莫非你扎根扬州，也是因为此处为杨广葬身之处？”

“嘿嘿，没错！”

雷老虎龇牙惨笑道：“我就是要让这个狗皇帝知道，我们雷家人不仅没有死绝，而且还活得很好。他葬在扬州地底下，俺却有滋有味地活在扬州地面儿上，让他终日受着俺雷老虎의 踩踏。”

不过一阵暗暗摇头，这是要有多恨啊？不过雷家满门性命毁在杨广手上，雷老虎有此恨意也在情理中。

雷老虎的这段往事，在郭业听来整个就是雷老虎一生的精彩演绎啊。

既然故事讲完了，郭业也就重启正题，直接问道：“雷堂主，现在你的往事我也洗耳恭听完了，是否可以回答郭某那几个问题了？你到底和吐蕃国师鸠摩智是什么关系？霍多巴人在何处？霍多巴在扬州干下的这些命案，你们风雷堂是否都有份参与？”

雷老虎也不矫情，据实回答道：“郭刺史，我保证我们风雷堂从来没有参与霍多巴的事情。但是我承认，霍多巴来扬州就是来找我的，且一直都栖身在我们风雷庄中。而且，我一早就知道霍多巴会对薛昊夫妇下毒手，暗中挑拨你与古井巷张家纷争之事。

不过在你和陈帮主早上在我们风雷庄附近转悠打探消息之时，我便悄悄让人送走了霍多巴还有他的几个手下。现在估摸着应该已经出了扬州地界了吧？”

郭业顿时明了，勃然大怒道：“草，原来你将我和陈浪请进风雷庄中，就是为了给霍多巴一千人逃出扬州争取时间？”

雷老虎不假思索地点头承认道：“不错，我打得就是这个主意。”

“糊涂！”

郭业霍然起身，抬手怒然咆哮道：“雷堂主，你和你的风雷堂平日在扬州境内怎么胡闹，那仅仅是我们汉人之间的事情，本官始终可以理解包容，甚至心平气和的解决。但是，霍多巴这些人乃是吐蕃异族之人，他们来我中原搅起腥风血雨，犯下累累命案，视我中原人性命为草芥，入我扬州如无人之境，岂能放他们安然返回吐蕃？你糊涂啊，雷老虎，万一他们是来中原刺探军情的话，那治你一个里通番邦外国之罪，你也没处说理去。糊涂，你太糊涂了……”

雷老虎平视着郭业，听着对方疾风骤雨般的斥责，面容也是一阵火辣辣，随后长叹一声，摇头道：“郭刺史，雷某怎会不懂你说得这些个道理？可是没办法，雷某欠下人家天大的恩情，必须报恩啊！”

郭业皱眉问道：“报恩？你报谁的恩？”

“郭刺史不是明知故问吗？霍多巴是谁的人？”

“吐蕃国师鸠摩智的头号心腹手下。”

“没错，我就是报他的大恩。这个恩，哪怕将雷某这颗项上人头拿去，都无法报答啊！”

郭业听到雷老虎和吐蕃国师鸠摩智还有这么一段渊源，心中刚想寻思雷老虎到底欠了人家什么恩情。

突然，他回忆起云裳跟他提过的一些话，关于鸠摩智神秘无比的真正身份一直无法追查到，还有对方在中原竟然有很多意想不到的人脉，哪怕是吏部侍郎卢承庆都跟他有瓜葛。

这些种种哪里是一个吐蕃番僧可以做到的？

很快，他又结合着雷老虎刚才讲得这段陈年往事……

嘭！

郭业一屁股坐回了椅子上，眼中充满着不可思议之色，扭头望向雷老虎，期期艾艾地喊道：“你……你……是说前朝太子杨勇死……死……而复活，而那吐蕃国师鸠摩智的真实身份便……便……是……前朝太子杨勇？”

## 第787章突变

“啧啧，这都能被你猜中！厉害，厉害呐……”

雷老虎的面色明显为之愕然，不过很快便释然褪去，随后又是高高竖起拇指赞道：“郭刺史当真是少年英雄，了不起，我雷老虎欣赏你！”

郭业此时已无暇再去腹贬吐槽雷老虎的这份装逼，心中涌起惊涛骇浪般的震撼，一时间，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层层迷障被揭开，原来神秘的吐蕃国师鸠摩智，其真正的身份竟然是杨勇，竟然是传闻中死于炀帝杨广之手的前隋太子杨勇！！

不过他对于杨勇当年为何能够逃过一劫并不关心。

相反，他现在关心的是杨勇这个前隋的太子殿下，缘何要远遁吐蕃国隐姓埋名，还处心积虑步步为营地混成了吐蕃国师，他到底有什么图谋？还有，他派霍多巴从吐蕃千里迢迢来扬州找雷老虎到底所为何事？

雷老虎仿佛看穿了郭业的心思一般，居然不问自答主动释疑道：“呵呵，郭刺史现在肯定满脑子疑虑吧？雷某知道你想问些什么，不过纵使你不问，我今天也会一并替你解答了。前隋太子殿下当年并未死在炀帝之手，死在长安皇宫中的那位太子只不过是他的替身罢了。”

郭业惊讶一声：“替身？假死？”

雷老虎点头道：“没错，当年只是晋王的杨广决意要动手发动政变的前一夜，太子殿下便已经提前收到了风声。只不过当时的大隋朝，文皇帝身患顽疾早不理朝政，而炀帝虽为晋王，但实际上已经彻底掌握了朝堂与军中的力量。太子殿下若要想反击明显是以卵击石，大势已去无力回天，逃脱升天才是上上之策。随后，他太子府邸有一名忠义手下甘愿化作他的替身代他一死。当夜，太子府邸燃起大火，烧到天亮将整个太子府烧得片瓦不存。事后，杨广在残垣断壁的太子府找到身穿太子服饰的尸体，便将其认作了太子杨勇。这也便有了坊间流传的‘杨广篡位弑父杀兄’之典故。

而真正的太子殿下杨勇，早已带着几名心腹手下乔装打扮逃出了长安。他为了担心自己露出踪迹遭到杨广的怀疑，一度逃出了中原，潜进了吐蕃国。”

郭业今天从雷老虎口中算是听够了秘辛和陈年往事，已经有些疲于讶异，噢了一声后，说道：“原来还有这么一桩不为人知的故事。接下来的事情你不用说我也猜到了，后来天下大乱，群雄逐鹿，大隋王朝分崩离析，最后江山易主。随着李唐夺了天下，随着杨广的身死，这杨勇也就没了忌惮，整个人的心思也就开始活泛了起来。嘿嘿，好歹当年也是一国储君嘛，不甘于寂寞这是正常的。所以就处心积虑地为自己在吐蕃国积攒实力，步步为营成了松赞干布倚为心腹的吐蕃国师了。对也不对？”

雷老虎听罢又是瞪起了眼睛，冲郭业高高竖起拇指，赞道：“郭刺史，你当真是看得剔透，聪明人呐！啧啧，我雷老虎欣赏你！”

郭业摇了摇头不以为许，径直问道：“那杨勇他到底图谋着什么？”

“复国！”

雷老虎想也不想，直接回答了郭业的问题道：“正如郭刺史刚才所言，他当年也是天潢贵胄，一国储君，岂能甘于寂寞？他的图谋就是想借着吐蕃人之手，恢复他们杨家的大隋江山。”

“嗤……”

郭业尽管心里有些震撼杨勇的图谋，但仍不忘冷笑地鄙夷道：“杨勇就凭小小吐蕃国便想推翻大唐帝国，恢复他们前隋江山？他在吐蕃国苦心经营了将近二十年又如何？如今大唐帝国如日中天，李氏江山坚如磐石，无论是国力还是兵力都是空前绝后的雄厚，岂是小小的吐蕃国所能撼动的？杨勇真是痴人说梦啊！”

“郭刺史说得自然没错，不然的话，杨勇殿下也不会三番五次派人来扬州游说杨某了！”

雷老虎面有苦涩地笑了笑，摇头叹道：“自从他知道扬州风雷堂乃是我当年这个刀下亡魂所创，他这两年来便派人三番四次来找我，借着当年救我一命的天大恩情来游说杨某，让我率风雷堂为他效命，为他的复国大业而效命。算起来，这次霍多巴到访扬州应该是太子殿下第五次派人来了。”

“什么？”

郭业错愕道：“你是说杨勇派霍多巴来扬州，是让你跟他揭竿而起图谋造反，恢复他前隋杨氏的衣冠？”

雷老虎道：“正是！”

郭业一开始有些疑惑，风雷堂仅仅只是一个不到两千人的地方帮派，杨勇为何会如此看重？

很快，他便想通了其中关节，立马开口求证道：“杨勇是不是也惦记上了你们风雷堂的火药之术？”

“又被郭刺史猜中了！”

雷老虎点点头，丝毫没有隐瞒地说道：“没错，杨勇殿下希望我带着风雷堂上下前往吐蕃，助他掌得吐蕃大权。然后再借助我们风雷堂制造火药的本事，创建一支擅使火药的奇兵来攻城掠地，达到摧毁大唐恢复大隋的最终目的。这支奇兵的名字他一早便想好了，就叫做火器营。”

“妈了个巴子的，杨勇还真他妈敢想啊？让热武器战争时代提前面世？他居然这么前卫？”

郭业一嘴脏话破口而出，俨然失去了仅有的那丝淡定和冷静。

无论是借助火药攻城掠地，还是创建火器营，这都是热武器时代来临，冷兵器时代终结的征兆啊。

这仅仅是初唐时期啊，杨勇这个疯子居然就想到了这些，并开始着手筹谋，郭业怎么还能冷静的下来？

当即，郭业不顾场合，不分此地乃是风雷庄，一个箭步便冲到雷老虎跟前，一把抓住对方的衣领子，大声喊道：“雷老虎，你不会已经答应了杨勇的游说，将这如何制造火药、如何发挥火药最大威力的方法交给霍多巴了吧？你莫非想要助纣为虐，成为大唐帝国的罪人吗？”

雷老虎掰下郭业紧抓着衣领子的手，摇头道：“郭刺史，雷老虎虽然在扬州恶名昭彰干尽了坏事，但还分得清国家大义与个人恩怨。如今天下大定，百姓尚算安居乐业，我怎能轻易答应杨勇殿下？怎能因为一己之私而使陷天下百姓与战争的水火之中？你放心，杨勇殿下想要的东西，还在雷某人自己的手中。”

“呼~~那还好！”

郭业粗粗松了一口气，面色安定了不少，缓缓说道：“雷堂主，幸亏你还

未铸成大错！”

不过，此时郭业的后背明显已经湿透了衣衫，惊出了一身的冷汗。

因为他很清楚，杨勇对雷老虎有救命之恩，说句直白点的话，没有当年杨勇求来圣旨刀下留人，就没有今天的雷老虎，更没有今天的风雷堂。

杨勇既然五次派人过来游说雷老虎，那么就还有第六次，第七次，第八次……

而雷老虎这种人又是江湖人的性子，万一哪一天被杨勇给说动了心思，或者说杨勇以当年救命之恩相要挟，那么雷老虎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呢？

不行！

郭业瞬间意识到，这雷老虎，还有这风雷堂，简直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只要他们有存在的一天，那么就有被杨勇游说答应的机率。

这是隐患，时刻都会爆发的隐患。

霎时，

他的脑中闪现出四个字来：必须清除！

无论是雷老虎，还是风雷堂，都必须在杨勇再派人来游说之前清除掉，绝了杨勇的这份念想。

一时间，他心中已经开始快速盘算起来，盘算着如何在最快的时间里，拔掉雷老虎和风雷堂这颗随时都会爆炸的定时炸弹。

求兵，朝周边各州的折冲都尉府求兵！

上奏，八百里急件上奏朝廷！

稳住，想尽一切办法稳住雷老虎和风雷堂。

他已经打定了主意，立马返回府衙派人不分昼夜的盯着风雷庄，严密监视着雷老虎和风雷堂的所有人员行踪。

然后，开始着手计划剿灭风雷堂，哪怕死上多少人，无论花上多大的代价，都要将风雷堂这个隐患给除掉。

旋即，他竭力抑制住心里的凌乱，面色如常地拱手冲雷老虎说道：“雷堂主，我来贵庄有些时间了，衙门中还有其他事情急需处理，便先行告辞了。改日，我再登门拜访雷堂主吧。”

说罢，转身冲一旁有些怔怔想事出了神的陈浪招呼一声，抬脚就朝客厅外头奔去。

“且慢！”

雷老虎突然喊住郭业，道：“郭刺史，请留步！”

郭业心里猛地一震，驻足回望着雷老虎，投去询问不解的眼神。

雷老虎咧嘴笑了笑，意味深长地问道：“郭刺史干嘛这么着急离去？难道你就不怕雷某人现在就率风雷堂两千弟兄离开扬州，然后带着这火药之术举堂迁往吐蕃，投奔杨勇殿下？”

唰~

郭业的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狗日的，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此刻，便是雷老虎放他走，他也不能走了。

倏地，他抬手指了指客厅门口的方向，然后又回手怒指着雷老虎，口中透着凛冽杀意威吓道：“雷堂主，你信不信在你客厅外的手下还没扑进来之前，我与陈浪二人拼着一死将你当场击毙？”

陈浪这时握手成拳青筋凸露，狠声低吼道：“对，俺俩拼着一死，纵是同

归于尽，也要将你这里通外国的狗贼当场格杀！”



## 第788章一石激起千层浪

厅中情况突变！！

郭业与陈浪二人杀气凛然，目不转睛地死死锁定着雷老虎，随时都有扑上前去将其一击毙命的可能。

但雷老虎丝毫没有畏惧，更没有声张惊动客厅外不远处的手下，一如既往的咧嘴憨笑道：“带种，真他娘的带种啊！”

言罢，不忘习惯性地冲郭业竖起大拇指，赞许道：“郭刺史，我雷老虎欣赏你！”

郭业不知雷老虎到底要搞什么名堂，面色依旧清冷地说道：“承蒙抬爱，本官不需要你的欣赏。雷堂主，开门见山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坐，郭刺史，陈帮主，你二位都请坐！”

说着，雷老虎神色依旧热情地请手道：“俺雷老虎对你们没有恶意。放心，今天俺定会给你一个答复，好让你宽心不再惦念咱这风雷堂。”

话毕，雷老虎霍然起身，大步走到客厅门口冲着厅外院子嚷嚷道：“余进余管事，传本堂主之令，火速召集风雷堂下一十八位香主前来客厅议事，不得延误！”

“是！”

白发老叟余进的声音遥遥从院中传入厅来，传进了郭业与陈浪的耳中。

此时，两人早已被雷老虎的打乱了阵脚，压根儿就看不明白雷老虎到底想要做什么。

雷老虎下完命令之后，又重新返身坐回了堂首上。不过接下来他也并没有再与郭业搭话，而是扭头静静端详着八仙桌上那杯茗茶许久，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时而眉宇紧蹙，时而脸色凝重，时而又是神情坦然，眉头展开，仿佛心中杂乱纷纷思量着什么。

约莫过了好大一会儿，客厅外头的院中隐约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应该是风雷堂下十八位香主逐一赶来。

声音传入雷老虎的耳中，他仿佛下了很大决心一般，毅然决然地端起茶几上的杯盏，冲郭业遥遥示意道：“郭刺史，陈帮主，请茶，请茶！”

说罢，仰起头来送茶入口，咕咚咕咚仿若豪饮烈酒般地一饮而尽。

郭业与陈浪彼此对视一眼，又彼此摇了摇头，真心搞不懂这雷老虎想干嘛，神神叨叨的。

咚咚咚咚～～

一阵阵脚步声清晰响起，一名名紫衣男子相继入来厅中，有老有少有高有矮，每每进来厅中一人皆是冲着堂首上的雷老虎招呼道：

“堂主，属下奉命议事！”

“堂主，属下来了！”

“大哥，你派余管事这么着急将我们召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

……

俨然，风雷堂下一十八名香主，悉数到齐，汇聚厅中。

雷老虎见着众人来齐，缓缓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伸手示意众人道：“弟兄们，坐下，都坐下，今天将大家相召而来，是因为本堂主有一件大事要宣

布。”

一十八名香主，还有风雷庄管事余进一听雷老虎有大事要宣布，便纷纷止住了闹哄，安静地列坐在了厅中两旁的交椅上，等候者雷老虎的宣布。

当真是做到令行禁止，就连郭业这个带过兵的人看罢，都暗赞风雷堂的规矩有方。

只见雷老虎指了指郭业和陈浪所坐的方向，冲一千属下介绍道：“这位年轻俊哥儿是咱们扬州城的父母官，他身边这位汉子也是咱们扬州地界儿上响当当的人物，盐帮陈浪陈帮主。今日将这两位大人物请来咱们风雷庄，那是因为本堂主一会儿宣布大事之时，需要他们从旁做个见证。诸位兄弟，你们可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众人异口同声齐齐喊道。

郭业此时已经被彻底搞晕了，什么时候自己又成了雷老虎的见证人，奶奶的，这雷老虎到底在耍什么鬼把戏？

同样，陈浪也是一脸百思不解之相，扭头正要开口询问郭业，却被郭业挡了下来，低声吩咐道：“少说多听，静观其变。”

这边两人还在晕乎乎之际，雷老虎陡然提高了嗓门，声若洪钟地喊道：“好，今天本堂主要宣布的事情只有一件，那便是即日起，彻底解散风雷堂！”

轰！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正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五个……

在场一十八位香主纷纷骤然起身，面容极度震惊地望着雷老虎，吵闹叫嚷之声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

“堂主，这是为什么啊？”

“堂主，咱们风雷堂如今在扬州地界儿上正是如日中天，怎能说解散就解散啊？”

“对啊，咱们风雷堂有两千弟兄跟着堂主找饭吃，怎能轻易解散啊？”

“大哥，不能解散啊，风雷堂可是你赤手空拳打下来的基业啊，难道二十多年的心血就这么付之东流白费了？”

……

……

群情激奋，客厅之中一度混乱不堪，若非雷老虎此时还在客厅中坐镇着，若非雷老虎在风雷堂中一言九鼎，素有威望，也许真会闹将得一发不可收拾。

郭业和陈浪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彻彻底底的懵圈了，明显被雷老虎突然宣布的这个决定给震到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张大着嘴巴，一脸迷茫地看着堂首上的雷老虎，久久无法合拢。

心中共鸣出一道狐疑，这雷老虎究竟要闹哪样啊？

当然，对于郭业而言，雷老虎宣布解散风雷堂这个消息自然是利大于弊，至少因为杨勇游说雷老虎给他带来的心中那根刺，会随着风雷堂的解散而渐渐消弭于无形之中。

但是，雷老虎突兀宣布解散风雷堂，他一时之间还是无法接受下来。

很快，他便留意到全场虽然沸腾，但是也有一人面容淡定古井不波地继续坐在交椅上，仿佛已经事先提前知道了这个消息一般，这人便是风雷庄那位白发皓首的管事——余进。

莫非雷老虎早早就跟余进这位老管事知会过？

就在郭业惊疑之际，又听堂首上站着的雷老虎张开双手示意道：“肃静，诸位兄弟先静一静，请容俺雷老虎说上几句。待俺说完之后，兄弟们便会明白雷某人为何会解散这风雷堂了。弟兄们啊，大哥也有大哥自己的苦衷啊！三十多年前，咱雷老虎还是长安城里的热血方刚傲少年……”

随着吵杂闹哄的褪去，雷老虎又开始讲起了那些个陈年往事来，不过这次的听众不单单是郭业一人，还有风雷堂的一十八香主。

雷老虎从三十几年前雷家的满门惨案开始讲起，讲到前隋太子杨勇如何在危难之时将他从杨广的刀下救出，讲到自己逃出长安后如何躲进道观苟且偷生，讲到天下大乱群雄逐鹿时自己如何在扬州打下风雷堂这番基业。

接着，他步入正题，讲起了前隋太子杨勇后来死而复活，并摇身一变成了吐蕃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师。并屡次三番地派人从吐蕃来扬州游说自己，让自己献出风雷堂，献出制造火药之术助他灭唐复隋，挑起天下大乱之事来。

足足耗费了近一个时辰，雷老虎才将过往今生，来龙去脉统统道了个遍，最后满脸苦涩地叹道：“弟兄们，当大哥的何尝不想再与你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啊？实在是情非得已哇，风雷堂一日不散，杨勇殿下便一日都不会对火药之术死心，不达到游说的目的，他绝对不会罢休啊。换做常人，雷某严词拒绝也就罢了，可这位前隋太子殿下乃是雷某的救命恩人啊，岂能一而再再而三的敷衍拒绝？那雷某岂不成了忘恩负义的小人？可是……”

说到这儿，雷老虎突然挥起一拳狠狠砸在身边的八仙桌上，发出一声轰的巨响，面色决绝道：“可是风雷堂岂能迁入吐蕃助纣为虐来攻打大唐？当今天子文成武德，实为少有的明君圣主。如今四海承平，百姓安居乐业，天下人好不容易有了太平日子过，岂能因为咱们风雷堂而再次陷百姓于水火之中？

是，咱们风雷堂虽然在扬州被称为一霸，也没少在瘦西湖的秦楼楚馆和画舫营生里抽头纳税，但是咱们何时欺负过平头百姓？正所谓盗亦有道，风雷堂有风雷堂的规矩，江湖有江湖的法则，有些底线永远都不能踩过界，有些雷区永远都不能触碰啊。”

“但是，我雷老虎这条性命乃是杨勇殿下所救，若没有他当年的救命之恩，焉有今日的雷老虎？更哪里会有今日拥众两千弟兄的风雷堂？如果杨勇殿下裹挟当年救命之恩再来要求雷某人，弟兄们，你们说说，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我若答应，那我势必助纣为虐，燃起天下烽火，陷大唐百姓于水火之中。届时，我雷老虎就是大唐帝国的罪人啊！”

“我若不答应，我便彻彻底底成了忘恩负义的卑鄙小人。有恩不报是小

人，一经传扬开来，江湖哪里还有我的立锥之地？风雷堂还有何脸面在立足于扬州地界？”

“所以，我雷老虎今日痛下决心，即日起解散风雷堂，让风雷堂彻底消逝于江湖，荡然无存。”

“今日之后，江湖再也没有雷老虎这号人物！”

“今日之后，扬州再也没有风雷堂这一霸！”

“今日之后，兄弟们从余管事那儿领了遣散银子，各回各家，老婆孩子热炕头好生过日子去吧！”

“今日之后，凡我风雷堂的弟兄，谁也不能再扯旗号，重建风雷堂。”

“今日之后，凡我雷老虎的弟兄，定要谨记我今日之言，好生做人，不做歹人。”

“今日之后……”

……

……

全场默然，只有雷老虎一人神情落寞站在堂首，口中滔滔不绝地说着话，至始至终，无人再插言打断，更是无人再叫嚷异议。

郭业看着雷老虎站在堂上，那份萧索落寞的神情，仿若一个即将退场落幕的英雄一般，分外珍惜着在幕前的每一分钟。

突然，陈浪附在郭业耳边，低声提醒道：“郭刺史，雷堂主这话怎么说着说着不对味儿啊？听着怎得跟交代遗言似的呢？”

郭业闻言心中一凛，格外留意起了雷老虎的脸庞，脸色居然微微发黑，眼神涣散，嘴唇更是泛紫，极其吓人。

咯噔！

郭业心里一惊，脱口喊道：“不好，雷堂主要出事！”

果然，话音刚刚落下，情势再次突变。

堂上还在说着话的雷老虎面容突然扭曲一变，说话声戛然而止。

噗~的一声！

一口血水喷溅而出，整个人仿佛散了架一般向后仰跌而去……

## 第789章以忠义之名

“雷堂主！！”

郭业厉啸一声后，人已经箭步冲上前去，蹲下身来将仰躺在地上的雷老虎半搀半扶，抱在了自己的怀里。

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巨变，在场诸人霎时炸开了锅般沸腾起来，神色骇然地涌上前去，纷纷凄厉叫嚷着：

“堂主，堂主……”

“大哥，雷大哥，你这是哪个回事嘛？”

“堂主，你醒醒，醒醒……”

“快，快去请郎中，余管事快去请郎中来啊！！！”

……

……

客厅之中一阵骚乱，任谁也预料不到雷老虎好端端说着话，突然会吐血倒地。

郭业勉强用半蹲的身姿撑着，将雷老虎的上半身揽在怀中，看着对方脸色发黑嘴唇泛紫，明显就是身中剧毒的表征。

此时的雷老虎眼球渐渐泛白，随着胸口此起彼伏地喘着粗气，口中的鲜血止不住地哗哗涌出，一发不可收拾。

郭业生怕对方昏厥过去一睡不醒，一边抱着雷老虎，一边扯着嗓子冲着他大声喊道：“雷堂主，雷堂主，千万别睡着了，你要挺住啊。”

这时，陈浪也蹲下身来紧挨着郭业，手中凭空多了一个茶杯，正是雷老虎刚才喝茶的那口杯子。

陈浪低声叹道：“茶水有毒，看这成色应该是烈性剧毒。难为他强撑着腹中断肠之痛这么久，居然硬挺到现在才发作。唉……看他这面色应该是毒性进了五脏六腑之中，没救了！”

果然，雷老虎的身体抖动挣扎的幅度缓缓减小，但是眼眶、鼻孔等位置已经开始慢慢流淌出黑糊状的血水。

这明显就是七窍流血的前兆啊！

郭业慌乱之际扭头看着堂下，冲还坐着一动不动的余进喊道：“余管事，你耳朵聋了吗？赶紧去请郎中救你家堂主啊！”

白发老叟的余进仍是不为所动，继续坐在交椅上，枯槁的双手紧紧抓住交椅扶手，握得咯吱作响。随后，闭起了尽是浑浊湿润的双眼，轻轻哀叹一声，对郭业和其他香主的叫喊置若罔闻，仿若未听见一般。

郭业心中大骂这个冷酷无情白发皓首的老匹夫，只得冲陈浪喊道：“陈帮主，你去请郎中，快，快……”

陈浪嘀咕道：“大人，来不及了，太晚了。”

“陈浪，别他妈在这儿跟我废话！”

郭业紧抱着雷老虎的身体不放，怒斥道：“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雷老虎毒发身亡吗？”

突然，

雷老虎的右手一把将郭业的胳膊抓住，嗓子如磨砂一般地沙哑干吼道：“别，别费劲了，郭刺史！”

郭业赶忙低下头看着雷老虎，只见他发黑的面庞上突然泛起一抹潮红，涣散的眼神重新凝聚，闪烁着亢奋，貌似恢复了几分生机。

不过对此郭业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知道，雷老虎已然到了回光返照的阶段。

他心里哀哀一叹，唉，真的没救了！

这时，雷老虎仿佛又回复了体力，冲郭业龇牙咧嘴微微憨笑，喘着粗气断断续续道：“早就跟、跟你们说了，你们的茶水没、没下毒，嘿嘿，不过……不过……俺在俺的那杯茶水中却、却是早早下了毒。你、你们别怪余管事，他、他老人家早早便知道了俺的决定。嘿嘿，老家伙，嗨……嗨嗨……现在正难受着呢。”

郭业微微摇着头，鼻头阵阵发酸，此时的他好像或多或少猜出了雷老虎为什么服毒自尽的原因。

不过他仍旧是皱着眉头略有责怪地叹道：“你说你这又是何苦呢？你解散风雷堂，只当是朝廷欠下你雷老虎一份情。但是你为何要做得这么极端，非要了结了自己的性命才罢休呢？条条大路通罗马，这解决事情的办法又不仅仅只有非是即否，非黑即白啊！”

“嗨……嗨嗨……那你教教我，该如何解决？答应，还是不答应？”

回光返照一过，雷老虎的亢奋缓缓褪去，已然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口齿也越发地含糊起来：“都说忠孝不能两全，咳咳，到了俺雷老虎这儿，自然是忠义、忠义不能两全。风雷堂散、散得好，但、但、但俺雷老虎也不能做那忘恩负义之人。所以，所以，俺只有死，也只能死啊，人死如灯灭，恩义全两消啊……”

说到这儿，雷老虎已是气若游丝，出气多进气少，说话的声音又变成了哼哼：“郭刺史，你、你放心，咱风雷堂的倚仗我已知会了余管事，他，他自会将风雷堂懂得制造火药的弟子交到你手中，为你所用。嘿，也算是俺、俺雷老虎对你有所交代了！”

郭业明白雷老虎所说的倚仗具体指的是什么，就是前隋太子杨勇望眼欲穿，三番五次派人来说游玩雷老虎，费尽心机想要得到的火药之术。

听到雷老虎竟然要将研发制造火药的秘密团队交给自己，郭业完全是始料未及，心里不由泛起一阵莫名地感动。

不过这个时候再跟雷老虎说谢谢已经无济于事，他只得大大方方地点头应承道：“雷堂主，郭某定不负你所托，不会让你的这番宝贵心血白白浪费掉。我保证，定会让你苦心研制的火药之术物尽其用。”

“哇哈哈……”

雷老虎拼尽浑身力气龇牙咧嘴大笑三声，奋起胳膊上的最后一丝力气竖起拇指，冲郭业赞道：“带种，郭刺史，你这人很带种，俺当真喜欢。俺、俺雷老虎欣赏……”

吧嗒～！

话未说完，最后一个字来不及说出来，雷老虎举在半空的手臂仿佛被抽了筋卸了气力一般，松垮垮地垂落了下来。

已然，油尽灯灭！

风雷堂堂主雷老虎，戛然咽气！

郭业抱着虽然断气往生极乐，却身体余温尚在的雷老虎，顿时潸然泪

下，一颗颗滚烫的泪水顺着脸颊流淌而下，顺进嘴里苦咸参半。

当他将雷老虎的尸体轻慢地放回地上，风雷堂一十八名香主早已克制不住悲呛，纷纷涌了上来团团围着雷老虎的尸体，双膝跪地嚎啕大哭而起。

“堂主，堂主！”

“大哥，大哥，你不能走哇……”

“呜呜呜，大哥，没了你，咱们兄弟喝酒吃肉又有啥滋味啊！”

“大哥啊，我的雷大哥……”

若是女人哭啼可为之悲戚，但一十八名粗犷汉子一齐伏地痛哭，场面又是何等之壮烈？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闻之心酸，闻之心伤。

郭业听着满地哭号，委实难以忍受这份割裂之痛，只得悄悄退出了人群，走到堂下黯然伤神地望着地上雷老虎的尸体。

持续着好长时间，一十八名香主依旧伏地痛哭，感天动地，未有停歇。

这时，白发皓首的余管事抹着眼角的泪痕，走到郭业身边，低声说道：“郭刺史，我等要为雷堂主入殓。等老汉处理完雷堂主的身后事，便会将堂主交代的那群秘制火药的弟子交到你手中。风雷庄马上上下下就要披麻戴孝，摆灵堂挂缟素，郭刺史请先回吧。如果您有心，那么堂主出殡那天，还请拨冗出席！”

郭业知道自己不是风雷堂中人，处理雷老虎身后事这种事情也不便插手，现在还是退去为好。

随即，他点点头，冲余管事低声说道：“放心，雷堂主乃是顶天立地的汉子，他出殡那天，郭业定会亲自为他扶灵，送他上山。”

说罢，便招呼起陈浪，离开了客厅。随后在一名风雷庄下人的带领下，七拐八绕出了风雷庄。

出了风雷庄，外头天气依然晴朗，阳光依旧明媚，只不过却不知缘何，多了一阵不合时宜的凉风。

凉风拂面而过，郭业伸手凭空一抓虚无缥缈地空气，嘀咕道：“雷堂主，走好！”

陈浪也是怅然叹道：“唉，想不到臭名昭彰的风雷堂，竟然会是表里不一。雷老虎，真是一条通晓大义却又不失小义的真汉子呐，俺陈浪就一个字，服！”

听着陈浪的话，郭业的脑中莫名其妙地涌现出好多人的影像，从黄河帮的古三爷、率众惨死在格尔木城外的刀疤刘、重伤到至今还不能下地走路的赵九丑、乃至退隐山林的白衣神箭王伯当，还有刚才活生生断气在自己怀中的雷老虎……

还有好多好多他见过交往过的人，这些人的影像历历在目，格外清晰。

这些人有的彼此认识，有的压根儿就没有过交集，但这些人却格外相似，好像无形之中有一条看不见的绳线将这些人串在一起。

而这条绳线貌似可以归并为两个字，那便是：忠义！

直到这些人的影像在脑海中消散之后，郭业才缓缓点头回应了陈浪的话，悠悠说道：“汉子也好，英雄也罢，凡天下忠义之士皆值得你我尊重，值得世人传颂啊！”

陈浪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心中暗暗琢磨，也许将我换做雷老虎，也会跟他一样，死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好成全这忠义之名。

缓缓，两人走下了风雷庄大门前的台阶，陈浪问道：“郭刺史，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如今谋害薛昊夫妇的罪魁祸首霍多巴兴许已经逃出了扬州城，那这桩命案是否可以结案了？”

郭业听完，无奈地苦笑道：“死得人已经够多了，差不多可以结案了。至于霍多巴，哼，有生之年老子定要亲手砍下他的狗头来。”

陈浪点点头，心中附加了一句：“还有前隋太子杨勇的狗头，他不杀伯仁，伯仁却因他而死。哼，就冲雷老虎这份忠义，老子也要斩了杨勇的狗头！”

的卢，的卢的卢，嗒嗒嗒……

突然，远处传来一匹快马飞奔的声音，马踏声声，愈传愈近，显然就是冲着这边来的。

渐渐地，

前方的马奔人影越发靠近，越发清晰起来。

陈浪极目远眺，率先惊呼一声：“咦，这骑马之人不是春流画舫的那个第一美人儿云裳吗？这娘们咋突然骑马奔这来了？郭刺史，你看，这小娘皮手中拎着啥？”

此时，不仅陈浪看见，郭业亦是看得清清楚楚，骑马之人正是云裳，而她单手拎着的，却是一颗还在湿漉漉貌似还在淌血的脑袋。

没错，正是一颗人头！

“聿……”

云裳一声娇喝，高高拉起缰绳，驻马停在了郭业的五步之外。

顷刻间，

一副美人策马的卢快，纤纤柔荑拎首级的诡异画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郭业的眼前。



## 第790章云裳归返吐蕃国

云裳高坐骏马上，风姿绰约单手一扬，将手中拎着的那颗血色人头轻轻抛起，娇喝道：“给你！”

人头一经抛高，便划出一道弧线朝着郭业的方向落去，噗通一声，人头落地，在地上滚了八九下，缓缓停在了郭业的脚前。

郭业定睛一看，这颗人头虽然血迹斑斑，但依稀可以看清对方的样貌，好像他不认识这人啊。

不过对方剔着圆寸头，跟前几日趁夜闯入折冲都尉府的刺客有几分相似，难道也是吐蕃番僧？

郭业一脚将这番僧的脑袋踩于足下，扭头看了眼早已惊得目瞪口呆的陈浪一眼，低声问道：“你认识此人否？”

陈浪虽没有只言片语，却是一个劲儿地连连摇头，俨然不识这颗脑袋的主人。

云裳娇笑一声，动作甚是熟稔地翻身下了马，冲郭业脆声说道：“别瞎琢磨了，这人便是谋害薛昊夫妇的罪魁祸首，吐蕃国师鸠摩智的头号心腹——霍多巴！”

“霍多巴？”

郭业错愕地看了眼脚底下踩着的这颗脑袋，又抬头看向云裳，讶异喊道：“你是说，你追到了霍多巴，并将他一刀杀之取下了脑袋？”

“不然你以为呢？”

云裳傲娇地拢了一下耳鬓间有些凌乱的秀发，颇为得意地说道：“我的人虽然没能成功潜入风雷庄内，却一直都潜匿在风雷庄四周盯着梢，霍多巴的一举一动又怎能瞒得过我？这厮带着人一出风雷庄，直奔扬州城外，我便率着手下人追了上去。咯咯，奴家就是天生的劳碌命哟，谁让你们扬州府衙和折冲都尉府都如此疏忽，忘了提前布置设卡呢？若非我们追得及时，差点便让霍多巴逃离出去。”

说到这儿，云裳不忘用一种促狭的眼神瞟了几眼陈浪，好像在奚落着陈浪这个扬州折冲都尉的疏忽大意。

陈浪尴尬地咳嗽两声，没有与云裳对视，心里暗骂两声骚狐狸后，便冲郭业低声询问道：“郭刺史，莫非这位云裳姑娘还另有身份，也是官府中人？”

郭业听罢微微一愣，不怪陈浪狐疑不解了，谁让自己压根儿就没跟他提及过东厂之事呢？

云裳的东厂身份在扬州是一个秘密，也只有刘振轩一人知道而已。

随即，他冲陈浪微微一笑，说道：“陈都尉，我与云裳姑娘还有事情要谈，你先回都尉府，回头我再跟你细说这女人的来历。”

陈浪听完郭业的话后心中释然，果然，云裳这条骚狐狸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而且跟郭刺史在扬州之前便早早相识了。

既然郭业这般说，他也没有执拗地打破砂锅问到底，冲郭业点了点头后，弯腰捡起地上霍多巴那颗血淋淋的脑袋，回道：“这颗脑袋我先带回都尉府，薛昊夫妇的命案还要靠这颗脑袋来结案。郭刺史，我先行告辞。”

说罢，拎起霍多巴的人头，抬腿疾走离去。

他还没走多远，云裳又冲陈浪的背影娇声喊去：“这位陈都尉，你若需要霍多巴和他的一干手下番僧的尸体来结案，可以前往扬州城北门外十五里处的小树林中。那儿正是我等方才打斗之地。”

陈浪闻言虽然转身，但明显脚步一滞，低沉地应了一声嗯，又继续向前走去。

云裳见状立马掩嘴咯咯娇笑，媚态横生地冲郭业戏谑道：“你手下这位折冲都尉大人倒是有趣呢，死要面子得紧。”

郭业白了她一眼，心中吐槽道，你妹的，只要是个男人，谁受得了你这娘们的轻蔑鄙视？

随即，他佯装不悦地喝道：“好了，别发骚发浪了！”

喝罢之后，口吻稍稍转缓，小小赞许了下：“不过这次你能赶在霍多巴逃离扬州之前结果了他，也算大功一件。”

云裳有些不满地说道：“奴家也只是跟这位陈都尉开个玩笑而已，你犯得着吃这种干醋吗？”

“呸，你丫想得挺美，谁吃你的倒霉醋了？”

郭业一阵无语，这娘们真是给她一点颜色就能开染坊的主儿啊，也不愿和她多做纠缠，直言不讳道：“如今扬州事情已了，你可以回吐蕃了，顺便回去替我转告宇文倩，以后有所动作请提前知会一声儿。妈的，她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东厂真正的主人了？”

云裳听着郭业这么说，明显更加不满了，蹙眉嗔道：“益州侯，您可真是无情无义啊，好歹奴家也跟你有过一夜的鱼水之欢，不是？您说话怎能这般很辣心绝呢？而且我此次奉夫人之命前来扬州追踪霍多巴，为的就是调查吐蕃国师鸠摩智的真正身份。现在倒好，为了不让霍多巴逃出扬州，奴家竟然将他格杀，线索全断，你让奴家回去之后如何跟夫人交代啊？唉，世上男子皆薄幸，果真一点都不假。莫非益州侯忘了当初吐谷浑王宫那一夜？奴家蓬门今始为君开，至今想来，后庭花还隐隐作痛呢……”

尼玛！

郭业顿时满脸黑线，对这骚狐狸真是一点辙儿都没有了。四下无人，她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出口啊！

不过他也猜得出来云裳到底想说什么，当即摆摆手，颇为不耐烦地打断道：“好了好了，云裳，你也别卖弄风骚了，赶紧收起你那套狐媚把戏。你不就是见我被雷老虎邀进风雷庄中，想从我口中套出鸠摩智的真正身份，好回去交差吗？”

云裳闻罢顿时满面喜色，神采飞扬地惊喜道：“雷老虎真的跟你说了鸠摩智的真正身份？”

郭业点点头，道：“说了，他将一切不为人所知的秘辛都说给了我听。其中，就有鸠摩智的真正来历。”

云裳强忍着心中的激动，微微撅起性感的小嘴，一副委屈莫名的神情，可怜巴巴地望着郭业。

郭业又是大手一挥，摇头说道：“好了，你再发骚信不信老子现在扭头就走人。妈的，你是不是恨不得全扬州的人都知道你我那点烂糟事？”

不是郭业想要改头换面做正人君子，而是如今秀秀就在扬州，而长孙羽默这小子又对云裳起了心思。

如果让这两人知道自己曾经和云裳那点烂事，那接下来的日子就真的没得安生了。

云裳见着郭业动了真格，只得收起那副骚尽风骚的媚色，低声说道：“那请告诉我鸠摩智的身份吧。”

郭业压根儿就没想将这件事情隐瞒下来，随即缓缓说起了在风雷庄内的情形，其中就包括鸠摩智就是前隋太子杨勇这桩秘密，当然雷老虎为成全忠义而饮毒自尽，身死风雷庄内之事，他也一字不漏地说与了云裳听。

说罢之后，云裳仿佛也被雷老虎的满腔忠义给震撼到，沉默了许久，方轻轻吐道：“雷堂主，真是一条顶天立地的好汉啊！”

随后，她收起身上的轻佻和媚态，正色地冲拱手说道：“益州侯，如果鸠摩智，哦不，前隋太子杨勇真的在酝酿着一场复国阴谋，想必在吐蕃那边还有更大的倚仗。我必须现在就赶回吐蕃遛些城，将他的身份告诉我家人。不然的话，我家夫人定会吃上大亏。区区吐蕃大相没庐德乃，与处心积虑二十年的杨勇相比，根本就是一个层面的对手。”

郭业巴不得这小妖精赶紧离开扬州，少在这儿继续兴风作浪了。

于是嗯了一声，目送着云裳翻身上了马，送别道：“好，赶紧回去通知宇文倩吧，路上自己小心。”

云裳听得郭业最后半句话，脸色突然绽放笑容，低声款款道：“益州侯这是在关心奴家吗？听着真是暖心窝呢。益州侯且放心，下次再有机会，奴家还会再来中原再到扬州看望您的。走也，驾……”

一声马鞭抽响，云裳已然英姿飒爽地驾马离去，风驰电掣般很快便消逝在了郭业的视线之内。

郭业听着这小妖精最后的放话，真恨不得一巴掌抽死自己，自责道：“奶奶的，我就是嘴欠，走都走了，我没事还多什么嘴啊？再来扬州看望我？靠，我谢谢您了……”

一番自责之后，他也徒步朝着府衙所在的城中方向行去。

回到府衙之后，恰巧陈浪和刘振轩已经率众将霍多巴及其一干手下的尸体，从扬州北门十五里外运了回来。

郭业立马召集来陈集涛，让他将薛昊夫妇命案正式结案。而他自己，则返回后院住处，去陪吴秀秀。

第二日一早，风雷堂发布了堂主雷老虎身故，并在七天后出殡的讣告，并同时宣布雷老虎出殡之时便是风雷堂解散之日。

此消息一出，顿时引起了扬州满城热议，更是在淮扬、江南一带的江湖绿林中卷起了轩然大波。

连着好几天下来，扬州城中陆续涌进来好多生面孔，有刀头舔血的绿林中人，也有扬州地界儿之外的江湖帮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便是为雷老虎奔丧而来。

值此大乱之际，名为奔丧，暗中却又是各有心思。

一时间，

城中一片波诡云谲，各方骚动，此时的扬州城仿若笼罩在黑压压的乌云之中一般，令人格外压抑。

这种情况下，郭业这个扬州父母官自然也没得清静，没得安生。

还没消停了几天的扬州刺史府内，再次陷入一片紧张忙碌之中。

## 第791章焦头烂额

郭业神情煞是焦虑，一边听着陈浪和陈集涛二人向他汇报着这几天来城中的情况，一边来回在房中踱步着。

听至最后，他双手负背驻足而立，不禁仰头惆怅道：“妈的，山雨欲来风满楼，这是要出大事儿的前奏哇！”

陈集涛亦是跟着轻轻叹息一声，他时至今日也不得不承认郭业这位扬州刺史的倒霉悲催，自打上任之后，就没有一天消停过，破事烂事一桩接着一桩。

这边刚刚将薛昊夫妇被谋害一案给处理稳妥，那边又因为雷老虎之死和风雷堂的解散，碰上了这桩焦头烂额之事。

短短几天时间里，金陵、江都、宿迁、镇江等相邻州府的各大江湖帮派纷纷派出人来涌入扬州城中。

这些江湖势力名义上是为雷老虎奔丧而来，暗中却是居心叵测，明显就是冲着风雷堂之前霸占的地盘而来。

因为风雷堂一解散，那么瘦西湖附近的数百家秦楼楚馆，还有湖面上的数百艘画舫就再也没人抽头纳税。

这可是一块肥腻到流油的大肥肉啊，一年所带来的银两虽不能跟扬州盐税相比，但却也是日进斗金的营生。

如此大的一块地盘，每年如此肥硕的进项，任谁都想咬上一口。

不然的话，早前陈浪也不会垂涎，并跟郭业提及此事，很明显，这是一门旱涝保收的营生，一档日进斗金的进项。

面对着这桩突如其来的变故，郭业眉头紧蹙，而陈浪和陈集涛二人也是唉声叹息，束手无策。

郭业走到书桌前，握紧拳头狠狠砸了一拳，发出一道嘭的巨响，随后问道：“陈浪，我让你派人去核实，你可查出相邻几个州府的各大帮派都来了多少人？”

陈浪点了点头，显然做足了功课，如数家珍地说道：“镇江的污衣帮，江都的十二连环坞，金陵的净衣帮，宿迁的马帮都出动了。这四个帮派至少都派了两千人以上，化整为零混进扬州城中。至于还有其他州府的小帮小派，也有人来，不过实力上明显跟这四个帮派不是一个档次的，这些小帮派都是小打小闹，纯属过来趁乱占点便宜而已。倒是前面所提的四个帮派，都是硬茬子，刺史大人不容小觑啊！”

“奶奶的。”郭业恨恨地啐了一口唾沫，骂骂咧咧道，“这四个帮派人多势众也就罢了，居然还有小帮派过来分上一杯羹的，难不成他们将咱们扬州城当作唐僧肉，是个妖魔鬼怪都要过来啃上一口？”

陈浪苦笑着摇摇头，说道：“刺史大人，谁让风雷堂一解散，瘦西湖这块地盘就空了下来呢？呵呵，那可是日进斗金的一块大肥肉，谁不想吃上一嘴？即便这肥肉吞不进肚子里，就算是到了嘴边舔上一舔，那也能沾点荤腥啊，是不？”

“嘭！”

郭业又是重重一拳捶在书桌上，气道：“那也要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吃上这口大肥肉。奶奶的，真当老子这个扬州刺史是摆设啊？还是当老子是泥

捏的，好欺负不成？对了……”

郭业突然意味深长地看着陈浪，问道：“你们盐帮是不是也想接手瘦西湖这一带的地盘啊？我记得你之前可是对这地方垂涎三尺来着。”

“不不不……”

陈浪闻言大惊，头摇得就跟拨浪鼓似的，果断拒绝道：“刺史大人的美意，俺陈浪心领了。咱盐帮小家小业经不起折腾，现在这些帮派一个个都红了眼，对瘦西湖这块地盘志在必得。咱盐帮突然一脚掺和进去，嗨，还不遭人恨死？别到最后地盘没抢下来，最后却将盐帮的家当给全部折进去。罢了罢了，俺们盐帮还是老老实实贩卖私盐吧。”

郭业看着陈浪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鄙视道：“靠，就你最滑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得什么主意。哼，你是不是想着让他们先彼此火拼两败俱伤，等着鹬蚌相争，再来一出渔翁得利啊？陈浪啊陈浪，你这人可真是一点也不实在，不厚道啊！”

陈浪显然被郭业戳中了肚里的小九九，赶忙一阵尴尬地陪笑着，口中不断说着：“刺史大人言重了，哈哈，盐帮虽然不进来抢瘦西湖这块地盘，但是只要刺史大人一声令下，盐帮定会听命行事，为刺史大人马首是瞻。”

这番话说完，郭业的脸色才见好转，微微颌首道：“算你说了句人话。你放心，既然我会叫你盐帮出力，到时候少不得有你们盐帮的好处。我郭业绝对不会亏待了自己人。”

陈浪笑着应了一声是之后，郭业扭头问着陈集涛道：“明仁，我让你派人给金陵、江都等州府的诸位刺史大人送信，关于跟他们借调府兵一事，可有音讯传回？”

陈集涛摇了摇头，说道：“回禀大人，下官一封回执都没有收到。不过大人，我看还是不要对他们抱有期望的好，这些人都是天策府旧臣一系培植的地方官，哪里会借兵给咱们扬州啊？不如咱们派人八百里急件送往长安吧？让虞世南老大人他们在朝中帮忙斡旋一番，兴许还能及时借来各地的府兵来控制扬州即将动荡的局势。”

郭业斩钉截铁地拒绝道：“不行，先不说此去长安一来一回的时间太长，而且虞世南老大人他们在朝中与长孙无忌他们打嘴仗也要耗费时间，远水根本解不了近渴。而且，我若坐镇扬州连这点事情都搞不定，平白让老大人他们担心，也会让皇上对咱们士林清流丧失了信心。再者说了，长孙无忌他们还巴不得将我这事儿闹大，等着看我们笑话，背不住时候还倒打一耙添乱呢。”

陈集涛担心道：“那仅凭陈都尉手下那一千五百府兵，到时候出了事儿也无法控制和镇压啊。刺史大人，这些江湖帮派的势力如果一经闹大，兴许被有心人加以利用的话，便会酿成民变，甚至到最后引发扬州大乱啊。淮扬乃是盐税重地，千万不能出了乱子。届时，朝廷若是怪罪下来，您这位扬州刺史也免不了……”

“不用说了，事情的后果我比你清楚！”

郭业抬手阻止了陈集涛的劝言和提醒，说道：“早在风雷庄向城中宣布雷老虎死讯和即将解散的消息那天，我就担心会出现这种事情。所以，当天夜里我便让果毅都尉刘振轩不分昼夜赶往蜀中陇西，向漕帮孙明延借人。哼，只需从漕帮借来一万的弟子，我看谁还敢在扬州作乱，统统镇压！”

刘振轩？

蜀中的漕帮？

陈浪和陈集涛两人这才反应过来，敢情儿刺史大人早就布置了先手。

陈浪更是咧嘴大笑道：“我说这几天怎么不见刘振轩这小子，原来是替刺史大人借兵去了。”

郭业道：“没错。既然这些抢地盘的都是江湖势力，那我也调集江湖势力来对付他们，不是说江湖事江湖了吗？今天我也在扬州动动刀子，哼，就先拿这些江湖帮派来磨我这把铡刀吧。”

陈集涛倒是没有陈浪乐观，而是弱弱地问了一句：“可是这都过去几天了，还是不见刘都尉从漕帮借兵回来啊。万一他率众姗姗来迟，那，那还不是……”

“那还能怎样？”

郭业被陈集涛一句话立马扫了兴，有些郁闷地说道：“纵是走水路，也不可能这么快就能抵达扬州。我能做的也就这些了，剩下的只能听天由命了。如果真要提前爆发乱子，那只能怨我郭业倒霉了呗。妈的，大不了回长安继续当我的益州侯，混吃等死谁不会？”

陈集涛见着郭业发起了火，也不敢再说些扫兴话，随即低下了头哦了一声，心中暗暗叫苦道，郭刺史，真出了事儿，您还能退回长安混吃等死享着福，我这个扬州郡丞可就苦了。到时候因为此事被革了职，估摸着刚接回来的媳妇又要气得跑回娘家去了。

三人一时无话，书房中的气氛稍显沉闷。

突然，书房门外响起一阵敲门声，响起门口守卒的声音：“禀报郭刺史，王八斤求见！”

王八斤和张九斤这对活宝因为对郭业的胃口，所以郭业暂时将二人借调到身边，充当护卫之余也没事儿让他俩陪吴秀秀跑跑腿儿。

郭业喊了一声进来，王八斤便推门而入，躬身拱手道：“刺史大人，刚才风雷庄余管事派人送来口信，说是明天乃是他们雷堂主的出殡之日，问您是否有空？”

郭业一听这个，猛然拍了下额头，有些诧异地问道：“雷老虎头七已经过了？”

王八斤回道：“恩呢，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矩，头七一过就要送先人上山入土了哩。”

郭业哦了一声，暗骂自己的糊涂，一忙起来，居然忘记了在七天摆灵期间前往风雷庄吊唁祭奠。

随即点头说道：“八斤，一会儿你就跑一趟风雷庄，就跟余管事说，明日一早本官便会前往风雷庄，亲自为雷堂主扶灵，送他上山！”

王八斤喊了一声是，便匆匆转身跑出了书房。

旁边的陈集涛不免有些担忧道：“大人，如今的风雷庄聚集了三教九流，各地江湖势力更是云集在那儿。实在不行明日就让人送个花圈送副挽留以示哀悼吧？下官担心……”

陈浪也觉得陈集涛担心的不无道理，赞同道：“陈郡丞言之有理，郭刺史，明日就由陈某人替你走一遭吧！”

“不！”

郭业不假思索地拒绝了两人的好意，说道：“我答应过余管事定会替雷老虎扶灵上山，岂能失信于人？再说了，雷老虎是条顶天立地的好汉子，我郭业敬他重他。

就算风雷庄是龙潭虎穴之地，我明日也要送雷老虎最后一程！”

## 第792章风雷庄外风波起

次日天还朦朦胧，吴秀秀还在睡梦中酣睡正甜，郭业却已然早早爬起。

他今日要为雷老虎扶灵送行，所以特意穿了一身素白袍衫。

他洗漱妥当之后，让后厨随意弄了点粥菜凑合凑合一番，便招来王八斤和张九斤两兄弟，让二人在府衙门口套好马车，准备带二人一同前往扬州北郊瘦西湖的风雷庄。

此次前往，他就带这两兄弟，并未多带阵仗。因为张九斤和王八斤两兄弟是土生土长的扬州人，对扬州城诸事了若指掌，所以他也就没有惊动陈浪随行。

不约一会儿，张九斤便将马车套好，王八斤则是进来府衙中请郭业出府。

二人看似有些憨而莽，实则分工明确，一人负责驾辕赶车，一人负责在马车中听候郭业使唤。

哒哒哒哒哒～

一阵清脆的马蹄声在府衙门口骤然响起，车轱辘缓缓转动，朝着风雷庄方向前进着。

府衙在城中，而风雷庄在北郊，相距着一路路程。郭业在车中正百无聊赖，突然发现王八斤紧紧握着横刀，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不由会心一笑，打趣道：“八斤，别紧张，今日本官只是去风雷庄扶灵柩，送雷老虎最后一程。虽说那里今日三教九流云集，但白事之地，那些帮派势力不会不守规矩乱来的。”

王八斤听郭业这么一说，握紧的双手缓缓松弛了下来，讪笑道：“不紧张不紧张，跟着刺史大人办事威风的紧哩，小的哪里会紧张？嘿嘿……”

郭业笑了笑，为了让王八斤轻松一些，便与他东聊西侃了起来。

果然，王八斤很快便恢复了往日谈笑八卦的状态，整个人松弛了下来。

聊了一会儿，郭业突然留意起一件事儿来，貌似好久没有在府衙中见到长孙羽默这小子了。

随即，他问道：“八斤，你整日在府衙中晃荡，你知道长孙公子这几天在忙活什么？这几日府衙众人都忙得团团转，本官怎么就没见到这小子现身过呢？”

“大人是说长孙别驾大人？”

王八斤微微一怔，有些奇怪地看着郭业，反问道：“难道大人不知，长孙别驾大人在五天前就离开扬州了吗？”

“什么？你说长孙羽默这小子五天前就离开扬州了？”

郭业顿时大惊，诧异问道：“他怎么事先也不通知我一声？你知道他离开扬州去往何处？”

王八斤见着郭业反应如此之大，不由一阵挠头，回道：“敢情儿刺史大人也不知情呐？我还以为您一早就知道了呢。五天前，小的在东门外的码头渡口见过长孙别驾一次，他正要乘船离去。火急火燎的架势，好像走得还挺急。”

郭业急问道：“那你问他没有，他这是要去往哪里？”

王八斤道：“问了，别驾大人跟小的说过，他好像是要乘船再转陆路，然



后进蜀中再转道西川都护府那边儿，最后前往吐蕃国。听他最后含糊其辞地说，好像是要去吐蕃寻找幸福。”

郭业闻言，破口大骂：“寻个蛋的幸福，这小子居然玩真的？”

显然，郭业已经知道长孙羽默要去吐蕃国干嘛了，肯定就是冲着云裳这小妖精去的。

我靠，事情闹大发了！

郭业愣是没想到长孙羽默会这么偏执，居然固执若斯，一直对云裳这娘们不死心啊。

这次更是离谱到没边儿，竟然不告而别，山迢水远跑吐蕃去找云裳。

到了吐蕃，他人生地不熟，又怎么可能找到云裳的踪影？而且如今的吐蕃国，更是形势严峻，两方势力在角逐，何止一个乱字了得？奶奶的，万一出了事儿怎么办？

担心之余他也很纳闷，云裳的真实身份在扬州一直都是个秘密，而且云裳离去也格外匆忙，长孙羽默怎么会知道她返回了吐蕃？

特别是云裳上次经过自己的警告之后，根本不可能再去招惹和撩拨长孙羽默。所以，他很是奇怪，长孙羽默到底是从来得到云裳返回吐蕃的消息。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长孙羽默压根儿就不知道云裳的东厂身份，不然的话，以他的性子肯定第一时间来找自己验证和质问。

那又是谁告诉他云裳离开扬州前往吐蕃的消息呢？

这人将长孙羽默引向千里万里之外的吐蕃，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

怪了！

郭业心中疑窦丛生，一时无解。

“聿……”

张九斤在车外勒紧缰绳，高喝一声叫停，马车缓缓停住了下来。

哗啦，车帘一经掀开，探进张九斤的脑袋来，禀道：“刺史大人，到风雷庄大门外了！好家伙，人山人海，人头攒动，今日雷堂主出殡的动静不小哩！”

郭业哦了一声，暂且收住了心中的疑惑，弯腰出了马车跳下车辕来。

王八斤和张九斤相继跳下马车来，随身在其左右。

好家伙！

锣鼓喧天，唢呐笙鸣，白幡涌动，一经风吹不断发出猎猎作响，而风雷庄大门之外四处摆满了花圈和挽联。

委实好大的阵仗，动静真格儿不小！

大门口台阶下，搭起了好多的木棚，木棚之下都各自聚满了宾客，将整个风雷庄大门外堵得水泄不通。

郭业看一众木棚之下聚集的这些宾客，不仅没有披麻戴孝，脸上也无哀容，相反，一个个都是背剑佩刀，虎视眈眈。

看来这些宾客就是前来抢夺风雷堂地盘的各地江湖势力了。

不过他们也算守规矩，虽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好歹这些人手臂上都戴着黑布，表示对死者的尊重。

正如郭业昨日所预料，白事之上，死者为大，任谁也不敢闹事。这不仅是民间的规矩，更是江湖上的规矩。

这时，张九斤和王八斤两人已经粗粗打量完四周搭建起来的木棚，低声

冲郭业报道：“刺史大人，左手边第一个木棚下的那些人应该是来自宿迁的马帮，而第二个木棚下的那些人正是金陵的净衣帮；至于右手边第一个木棚乃是江都的十二连环坞，紧挨着十二连环坞旁边的那个木棚，聚集的那些臭叫花子就是镇江的污衣帮。至于其他三三两两的木棚，都是些小帮小派，不值一提。”

郭业听着两人这般说，也特意扫视了几眼这四个势力最大的帮派。

他知道宿迁马帮主要是靠贩马为营生的帮派，垄断了淮扬及江南一带的所有马匹买卖。而江都十二连环坞，他大抵也听陈浪说过，他们跟盐帮一样，都是京杭大运河上讨生活的帮派，除了贩卖私盐之外，还暗中贩卖铁矿、茶叶等行当。

不过论实力，陈浪的盐帮跟江都十二连环坞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人家号称十二连环坞，也就是说在运河之上就有十二个堂口。至于说属于江都的江湖势力，无非是因为十二连环坞的总瓢把子鹰眼老七，将总堂口设在了江都。

盐帮的势力充其量也就比得上人家一个堂口而已。

不过令他最为好奇的是金陵的净衣帮和镇江的污衣帮，两个帮派怎么看都是一群叫花子，有点像他看过的武侠小说里说的丐帮。

可是虽然两帮都是一群叫花子乞丐，却有着天壤之别。

污衣帮，人如其名，一个个蓬头垢面浑身脏不垃圾臭烘烘，都是席地而坐，丝毫不嫌地上脏。

净衣帮呢？

虽然也是一个个手执竹竿制成的打狗棒，可人家都是面容整洁，衣着光鲜，哪里像是要饭的？更像是一群落难的富贵子弟。

郭业见到这两帮的迥异，不由一阵暗乐，还真新鲜儿了，莫非当乞丐都要分三六九等？

旁边的王八斤附到郭业耳边，说道：“刺史大人，嘿嘿，新鲜了吧？这两帮都是叫花子，可听说这净衣帮和污衣帮一直都不对付，听说彼此都在交恶。谁也看不上谁，谁也不服谁呢。”

郭业又哦了一声，心中突然闪过一道主意，扭头询问王八斤道：“你说说看，这两帮因为什么而一直交恶？”

王八斤显然知道其中内情，点头答道：“要说这两帮的渊源，其实还挺深的。想当年……”

“小的见过郭刺史！”

突然，一名披麻戴孝的风雷堂弟子匆忙走上前来，打断了王八斤的讲话，冲郭业鞠躬道：“此时离我家雷堂主出殡还有一个多时辰，余管事让小的领郭刺史进庄中叙话！”

郭业哦了一声，摆手示意王八斤回头再说污衣帮和净衣帮的各种内情，然后冲那名风雷堂弟子说道：“好，你前头带路吧，趁着出殡时间没到，我进去给你们雷堂主上柱香！”

“好的，刺史大人里面请！”

随后，风雷堂弟子转身上台阶，领着郭业，还有王八斤、张九斤两兄弟上了台阶，进了风雷庄大门。

郭业前脚刚进了大门，大门口负责登记宾客名字的风雷堂司仪就跟身边

的一位负责唱诺官耳语了几句。

随后，一阵拖着哭腔的长音传进郭业耳中，更是传遍了整个风雷庄大门内外：

“有贵客前来吊唁……”

“益州侯，扬州刺史郭业郭大人亲至风雷庄，为雷堂主扶灵送殡啦！！”

轰～

风雷庄内外的各地江湖势力纷纷驿动，皆竞相望向大门口寻找扬州刺史的身影，不时为之一阵骚乱起来。

因为，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江湖人历来不与朝廷官府打交道，这叫生不入官门，死不下地狱。

堂堂的一州刺史，能够亲自前来吊唁已经是实属难得。而对方不仅前来吊唁，还纡尊降贵前来扶灵送殡，在他们这些江湖中人听来，还真是头一遭！

## 第793章老管事的决绝

郭业率着张九斤、王八斤两兄弟一路从风雷庄大门走进来，直到灵堂所在地，都是畅通无阻，毫无阻滞。不像上次一样层层盘查戒备森严，显然今天的风雷庄为了方便宾客，已经将机关和卡哨都一一撤掉了。

来到雷老虎棺木摆放的灵堂中，郭业恭恭敬敬地上了一炷香，并鞠躬三下以示敬畏和吊唁。

一番祭奠之后，白发皓首的余管事便将他请到了隔壁的偏厅用茶。

来到偏厅，张九斤和王八斤二人机警地退到了门口，将偏厅大门悄然关起。

余管事暗暗赞许了一声郭业对手下的调教之道后，突然苦笑一声，叹道：“郭刺史，将你请到偏厅其实并非是为了饮茶，老汉另有其他事情要说与郭刺史听。”

郭业眉毛一扬，奇道：“余管事，你有何事尽管直言，凡是本官能够替你们风雷堂办到的，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

余管事遥指了一下风雷庄大门外的方向，说道：“想必郭刺史进庄之前也看到了外头的阵仗，三山五岳、各大州府的帮派势力都云集在了小小的风雷庄外，呵呵，今天我家堂主出殡可能要不太平了。”

郭业心道，原来是担心这事儿啊？

随即轻笑一声，宽慰道：“余管事，放心吧，既然安葬完雷堂主，你们风雷堂就宣告解散，那么瘦西湖这一带的地盘就再也跟你们没有瓜葛。他们要争就让他们争吧，他们自己争个头破血流也不干你们的事儿。再说了，今日是雷堂主的出殡之日，白事之上死者为大，这是你们江湖的规矩。我想他们不会在今天乱来的。”

“不，郭刺史。”余管事摇头说道，“老汉不是担心地盘之争，既然我家堂主临终前要解散风雷堂，我们自然不会违背了堂主的遗愿，再去觊觎瘦西湖的地盘。老汉担忧的是，有人暗中惦记我们风雷堂的火药之术，想将其占为己有，故意在今天的大丧之日为难我家堂主入土啊！”

霎时，郭业神情大变，眉宇间布满的阴霾如浓雾一般，沉声问道：“难道今天净衣帮、十二连环坞等四大帮派势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抢占地盘是假，目的就是冲着你们风雷堂的火药之术？”

余管事点头道：“一半一半吧，至少据老汉所知有人已经暗中牵头，让金陵的净衣帮和宿迁的马帮达成一致，今日会在堂主出殡之时出手对我们发难，借机索要我们堂主留下来的火药之术。否则的话，就不让我们堂主吉时出殡，入土为安。”

“狗娘养的！！”

郭业痛骂一声道：“是哪个王八蛋这么缺德，竟然如此居心叵测，趁人病要人命啊？”

余管事低声说道：“古井巷，张家！”

嘶……

郭业猛吸一口冷气，喃喃道：“是这群缺德玩意？呵呵，也是，整个扬州城除了他们张家，还真没什么人有这份胆量和野心了。你确定净衣帮和马帮都被张家收买了？”

余管事斩钉截铁地点了点头，继续爆料道：“郭刺史来扬州时日尚短，对张家的一些底细可能还不够知之甚详。扬州张家也在暗中经营着马匹生意，而垄断淮扬及江南一带马匹市场的宿迁马帮，其实只是张家推到幕前的一个傀儡罢了。宿迁马帮帮主商保驹，正是张家族长张元礼的妻弟。至于金陵的净衣帮，您别看他们是一群叫花子，实际上他们早就被金陵刺史收买整编了。而金陵刺史唐克亮乃是工部尚书唐俭之子。唐俭与扬州张家的关系，郭刺史有所耳闻吗？”

郭业摇摇头表示不知，他知道也仅限于扬州张家乃关陇世族力量为代表的八大世家之一，而工部尚书唐俭这老头也属于关陇世族在官场上的力量。要说非有关系，他也只认为他们是同一个阵线上的盟友，仅此而已。

余管事神秘兮兮地说道：“扬州张家和工部尚书唐俭乃是姻亲的关系。唐俭之女早已在去年初夏之时，便许配给了张家三老爷张元信之子张承嗣，就差大婚拜堂成亲了。”

这下，郭业算是明白了，敢情儿说一千道一万，宿迁马帮和金陵净衣帮都是张家的人啊。

看来自己还是小觑了张家四通八达的关系网啊。

随即，他问道：“那镇江的污衣帮、江都的十二连环坞呢？他们是不是也跟张家有染，彼此暗通曲款？是不是也冲着雷堂主留下的火药之术而来的？”

余管事摆摆手，道：“没有，这两方势力的确是冲着我们风雷堂留下的地盘而来。只不过这次他们打错了算盘，没有料到净衣帮和马帮已经跟张家沆瀣一气，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张家打得主意很清楚，拿到了我家堂主留下的火药之术，然后给这马帮和净衣帮提供火药所造的霹雳弹，还怕最后抢不到瘦西湖这块地盘吗？”

郭业知道余管事口中的霹雳弹为何物，乃是风雷堂赖以称霸扬州的招牌。

说白了就是用火药研制出来，带着引信的炸弹，有点类似于后世炮弹中的开花弹，一经炸开，小范围内的杀伤力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霹雳弹制造起来程序繁琐，颇费功夫，而且哑弹的机率比较高，所以成本也极高，弥足珍贵，并不适合大面积推广。

但即便如此，火药霹雳弹也是令人垂涎的，不然的话，前隋太子杨勇也不会三番五次派人登门游说，想从雷老虎手中得到这火药之术，也就是这霹雳弹的秘制之法。

当然，郭业也是对此很是动心，毕竟他虽然懂得火药配方，但是实际操作起来远远没有雷老虎留下的团队熟稔，人才难得啊。

前隋太子杨勇对此垂涎，郭业对此动心，也就很好理解张家的蠢蠢欲动了。

余管事见着郭业一时无语，指了指灵堂隔壁的另外一个偏厅方向，提醒道：“金陵净衣帮的帮主裘万尺，宿迁马帮的帮主商保驹都已经来扬州了，就在那处偏厅内偷摸计议着事情。我派了堂中弟子躲在机关处偷听，两帮已经倾巢出动，除了各自混进城中的两千帮众之外，剩下的大股帮众都在扬州江面上集结着。郭刺史，今天之事兴许不能善了。”

郭业眉头拧成了一个大疙瘩，突然问道：“余管事，雷堂主去世之后风雷堂应该就是在主事了吧？我想听听你自己的看法。”

余管事指了指自己的满头鹤发，苦笑道：“老汉如今已是半个身子都入黄土的人了，还能有什么别的心思，郭刺史您多心了。老汉就想让我家雷堂主今天入土为安，别无其他想法。”

郭刺史，实不相瞒，老汉今日找你的目的就是想让你走庄中地道离去，因为风雷庄四周已经埋下了数万斤的火药，早有弟子埋伏藏匿四周。如果张家敢在今天给我家雷堂主找不自在，老汉一声令下，便会有弟子引爆数万斤火药和霹雳弹。届时，我们风雷堂上下誓与他们同归于尽，谁也别想独活！”

郭业听罢之后浑身汗毛陡立，尾椎骨处霎时生出一阵凉意，寒气顺着脊椎一直冲到后脑勺，显然他被余管事的这番话给震骇到了。

同归于尽！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面对着白发苍苍年迈的余管事，却感受着对方浑身上下散发出的决绝之意，郭业为自己心中龌蹉的心思感到汗颜。

但是余管事这个做法太惨烈了，也绝对不是雷老虎想要看到的。如果自己真的抽身而退，任凭风雷堂自生自灭，与扬州张家、还有各地的江湖势力同归于尽的话，那委实对不起雷老虎的临终交托。

雷老虎忠义拳拳，自己岂能眼睁睁看着他仅存的这点基业给白白葬送掉？

随即，他摇头劝道：“余管事，不能这么蛮干。风雷堂的弟子何其无辜？不能这样白白牺牲，葬送了风雷堂两千弟子的性命。你放心，今天我一定会让雷堂主入土为安的。”

余管事疑道：“郭刺史，据老汉所知，扬州折冲都尉府仅有府兵一千五百人，要想镇住如今的场面，委实捉襟见肘啊！”

郭业摆摆手，神情笃定地笑道：“这个老管事就不要操心了，我自有的方法，不过在雷堂主出殡之前，我想见一见镇江污衣帮和江都十二连环坞此次来扬州的主事人。”

余管事应道：“好，镇江污衣帮的帮主马千里，江都十二连环坞的总瓢把子鹰眼老七，他们都已经来了。我这就叫弟子去将两位请来。”

郭业念了一声好，然后透着窗户看了眼外头天色，问道：“离出殡的吉时还有多久？”

余管事道：“约莫还有一个时辰！”

“好，必须抓紧时间筹备了！”

郭业立马冲着门口喊道：“张九斤，王八斤，你二人速速返回府衙，将陈郡丞，陈都尉，还有府衙内的一众官员统统给我叫来风雷庄外候命。”

“喏！”

门外两人异口同声，紧凑的跑步声相继从外头响起。

余管事见状，虽然搞不清楚郭业到底要做什么，但是也无条件地配合道：“那郭刺史先小坐片刻，老汉亲自跑一趟，去将马千里和鹰眼老七两位当家的请来，与您一见！”

郭业嗯了一声，任凭余管事匆忙推门离去，自顾坐了下来沉心静气闭起眼睛，暗暗琢磨着一会儿见到两位当家，该如何说词。

## 第794章鹰眼老七和马千里

郭业独自一人在偏厅呆了一小会儿，余管事便匆匆领着污衣帮帮主马千里和十二连环坞总瓢把子鹰眼老七进了门中。

余管事将偏厅的门窗悄然关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后，请两位当家坐了下来。

马千里和鹰眼老七坐下之后打量着郭业的同时，郭业也粗略看了两人一番。

鹰眼老七，人如其名，一双精芒闪烁的眼眸如苍鹰环视，至始至终透着戒备之色。

而马千里则是其貌不扬，蓬头垢面胡子拉碴，身上穿着邋里邋遢的破衣服，手里拿着一根碧绿的竹杖，跟街边普通要饭的乞丐没什么两样儿。

郭业见着两人一直打量自己却不发一言，只得率先打破沉静，面色和善地拱手冲二人说道：“本官与雷老虎乃是生前挚交，两位当家远道而来扬州为雷兄奔丧，实乃高义之辈。本官替风雷堂上下两千弟子，在此谢过两位当家的了。”

“桀桀桀桀~~”

鹰眼老七的口中发出一阵夜枭般的叫鸣，阴恻恻地笑道：“郭刺史无需这般客气。嘿嘿，咱们三山五岳好汉聚此的目的很清楚，根本不必遮遮掩掩。咱们名为奔丧，实为风雷堂解散之后的地盘而来。郭刺史让余管事请我们二人前来到底所为何事，你还是直截了当爽快说吧！”

对坐的马千里擤了一把鼻涕，腌臢的手掌在破衣服擦拭蹭了蹭，嚷嚷道：“鹰眼老七说得不错，咱们江湖人生不入官门，死不如地狱，从来不跟官府中人打交道。郭刺史如果想仗着扬州父母官的身份来劝咱们打消争抢地盘的念头，嘿嘿，您还是省省吧。江湖人有江湖人的规矩，谁也不能断了咱们的饭碗，对不？”

“爽快！”

郭业见着两人直来直去，双手击节赞了一句，点头说道：“既然你们直截了当，那本官也就开门见山不兜圈子了。两位，实话跟你们说吧，此次你们来扬州抢地盘是不假，但是你们如今不仅被人当了枪使，还要被人包了饺子下锅炖，兴许最后连骨头渣子都剩不下，全部折戟在我扬州城中哟！”

话音一落，马千里刹然起身，狠狠用碧绿竹杖顿在地上，怒斥道：“放你奶奶的狗臭屁！爷们吃着江湖饭，早就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少拿大话吓唬咱！”

鹰眼老七不像马千里那般激动，仍旧坐在交椅上，阴恻恻地冷笑道：“郭刺史，你真当我们这些江湖人没脑子吗？你仅凭扬州一千五百员府兵，就想将咱们包了饺子打出扬州城，你坟头烧纸书——糊弄鬼呢？”

郭业看着两人的反应，嘴角微微扬起，风轻云淡地摆摆手，笑道：“两位当家莫要激动，稍安勿躁，你们曲解了本官的话。余管事，还是由你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给两位当家听吧。”

余管事嗯了一声，便颤颤巍巍从交椅上站了起来，冲着马千里和鹰眼老七颌首致意了一番，解释道：“两位当家的，郭刺史并未扒瞎说谎，事情是这样的……”

随后，余管事便将扬州张家和金陵净衣帮、宿迁马帮之间的关系说了出来，并将净衣帮、马帮在张家的撮合下暗中勾结，准备在今天联合发难的阴谋一一道了出来。

最后，余管事苦笑道：“污衣帮、十二连环坞跟咱们风雷堂一样，都是江湖中人。正所谓江湖事江湖了，如果三山五岳的朋友来扬州是冲着瘦西湖的地盘而来，那风雷堂绝对无话可说。因为风雷堂纵是要解散，也不能挡了其他江湖兄弟的财路。可偏偏宿迁马帮和金陵净衣帮不守江湖规矩，要在今天我们堂主出殡之日发难，借机要挟夺取我们堂主留下来的火药之术，这未免太说不过去了。”

两位若不信老汉所言，现在大可以让你们的弟子前往渡口码头，看看运河江面上现在是不是帆影重重，停靠的江船是不是如过江之鲫那般多？呵呵，净衣帮与宿迁马帮早已倾巢出动，先夺下我们雷堂主留下的火药之术，然后再借此霸占瘦西湖的地盘，将扬州城中齐聚的其他江湖势力统统诛除。一石三鸟之计，可怜诸位被他人算计蒙在鼓里，还在这儿争得头破血流，你死我活，浑然不知为他人作嫁衣裳啊！”

马千里按耐着性子听完余管事的述说之后，顿时火爆脾气被一点就着，狂怒咆哮道：“狗日的裘万尺！！这个数典忘祖的狗东西，放着好好的丐帮不去做，非要投靠官府，真是丢了咱们丐帮历代祖宗的脸面。狗东西，作得一手好死，老子一定要将他这个劳什子的净衣帮给连根拔掉，不能再让他们辱没了丐帮的名头。”

一番痛骂之下，马千里气得浑身直打哆嗦，连连用竹杖顿地，差点没将手中的碧绿竹杖给敲断。

郭业看着马千里的表现，心中暗暗讶异，莫非张九斤说得净衣帮和污衣帮彼此交恶有矛盾，根子在这里啊？敢情儿净衣帮和污衣帮原本是一家，都是丐帮一脉相承下来的。只不过到了马千里和裘万尺这一代，就闹了分裂，一帮变两派。一个继续维持原状身穿破衣秽服乞讨为生，改名污衣帮；而另外一个则是投靠了官府，虽然继续招揽丐帮子弟，但却是衣着光鲜大鱼大肉，摒弃了丐帮的老一套，变成了不伦不类的净衣帮。

不过马千里越是这样，他心里越是窃喜，至少看这情形，大势已成一半。

就在这时，阴沉着脸的鹰眼老七突然出声阻止道：“马当家，稍安勿躁，生气容易让人失去理智，更容易让人钻了空子有机可乘！”

说话间，他已经将犀利的眼神转向郭业，死死盯在郭业的脸上好一阵子，不阴不阳地问道：“郭刺史，你让余管事长篇大论跟我们说这么多，不单单是想提醒我们中了扬州张家的诡计吧？”

郭业从与两人的交锋中可以看出，鹰眼老七绝对比马千里城府要深，此人心机很重很难对付。

随即，他耸耸肩，直言不讳道：“总瓢把子，难道你们不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再一门心思扑在争抢地盘上，是一件多么愚蠢之事吗？眼下最紧要的事情是我们大家联起手来，对付扬州张家、净衣帮、马帮，破除他们的阴谋进行自救。你说呢？”

“自救？”

鹰眼老七冷笑一声，继续逼视着郭业，说道：“有啥好自救的？脑袋掉了



碗大的疤，这有啥大不了？郭刺史恐怕也跟张家打得一样心思，也想拿咱们当枪使吧？”

郭业被鹰眼老七的话一堵，差点没呛出声儿来，奶奶的，这鹰眼老七还真不好对付。

鹰眼老七见着郭业无话可说，脸上稍稍得意，继续说道：“郭刺史，咱们这些混江湖的从来不与官府打交道，正所谓生不入官门，死不下地狱。就算净衣帮和马帮暗中勾结，早有部署妄图趁机剿灭我们，称霸淮扬一带，那也是我们江湖中人的事情，跟你们官府有何干系？我就不信了，抢不到地盘，难不成我们两帮拼着元气大伤，我和马帮助还不能全身而退？只要能够安然退出扬州，我们就有卷土重来，报仇雪恨的机会。”

我草，郭业心里一阵郁闷，真是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敢情儿这鹰眼老七宁可拼着全军覆没也不愿跟自己合作啊。

顿时，他也再懒得游说两人，赌气道：“哼，好心当成驴肝肺，既然总瓢把子决意寻死，决意白白葬送你们两帮帮众的性命，那本官还说个什么劲？”

“当然，事情也不都是绝对的！”

谁知，鹰眼老七突然话锋一转，阴恻恻地看着郭业问道：“如果郭刺史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咱们不争抢地盘，不让咱们白来扬州一趟，嘿嘿，我想咱们还是可以考虑考虑，联手合作一番的。您说是不是，马帮主？”

说罢，鹰眼老七扭头冲还在气头上呼哧呼哧喘着粗气的马千里打着眼色。

马千里立马会意过来，连连点头附和道：“没错没错，要咱们出力总得有些好处才行，不能白跑扬州一趟。”

鹰眼老七一副得意之色地笑骂道：“马帮主，你这人说话太直接了，低调一点，含蓄一些嘛！”

卧槽儿！

郭业差点又要冲鹰眼老七骂脏话了，狗日的，说话居然来个大喘气，在这儿等着老子呢？

郭业心中暗暗冷笑，呵呵，要想马儿跑，总得给马儿吃些草，江湖人把自己说得那般洒脱，始终还是脱离不了“利益”二字。

好在，老子早有准备！

旋即，他冲余管事说道：“余管事，麻烦您今天做个见证。”

随后，他大摇大摆地坐回了椅子上，翘起二郎腿冲鹰眼老七和马千里问道：“你们不就是要好处吗？放心，只要你们答应不再争抢地盘，肯与本官合作联手渡过眼前一劫，好处绝对不会少了你们的。而且，本官许诺你们两帮的好处，绝对比风雷堂原先在瘦西湖一带抽头纳税的盈利要大，简直就是一本万利的营生。”

“真的？”

马千里眼睛顿时大亮，脸有喜色，不断摩拳擦掌，大声问道：“到底是啥子好处，快说啊，郭刺史！”

鹰眼老七再次拉了拉马千里的衣袖，低声提醒道：“含蓄，淡定。”

随后他收起那副阴恻恻的口吻，催问着郭业：“郭刺史，在下洗耳恭听，你且将你的好处说来听听！”

## 第795章许以重利

“什么好处？”

郭业轻笑一声道：“这个好处自然跟你们息息相关，比在瘦西湖一带横征暴敛抽头纳税要有前途！”

接着，他先是低声询问了一下余管事现在什么时辰，余管事回复离吉时出殡还早，约莫还有大半个时辰左右。

见着时间还算充足，他便冲鹰眼老七说道：“你江都十二连环坞不是在运河江面上有十二个堂口，专门做些贩卖私盐、茶叶、铁矿、米粮的营生吗？”

鹰眼老七虽然不知道郭业为何有此一问，但还是点点头叫道：“是又怎样？”

郭业道：“一会儿你便会知道。”

随后，他又望向马千里，问道：“你们镇江污衣帮之所以如此落魄，之所以屡屡有弟子受不了生活窘迫而叛投净衣帮，不就是因为你们的帮中弟子都是靠乞讨为生，没有专门属于你们自己的营生吗？”

马千里老脸一红，挠着头嘟囔道：“草，有头发谁愿意当秃子？若非老子不愿意听从官府的收编，不甘愿做朝廷的鹰犬，又怎么轮得到裘万尺那瘪犊子得意？”

“好！”

郭业冲马千里直截了当地问道：“如果我们联手将扬州张家和宿迁马帮打垮打残，将他们的马匹市场抢过来，由你们污衣帮来做这贩马的营生。今后你们污衣帮不就捧着一个金饭碗，还需要再到处乞讨为生受他人白眼吗？”

“嘿嘿。”马千里用脏兮兮的手在胸前抓了抓痒痒，晒笑道，“这感情好，但咱们污衣帮就是一群穷叫花子，身无长物，兜里也无二两银，上哪儿捣腾马匹来贩卖啊？再说了，咱也没有马匹的货源，不是？”

郭业笑道：“这个好办！本官在西川都护府有自己的马场，而且也有办法从吐蕃弄来少量战马。这不就是现成的货源吗？我可以给你们污衣帮提供源源不断的战马，而且不需要你们现付款银，你们可以将战马售罄之后再来与我结账，我会派专人与你们跟进此事。现在马帮主心里总有底了吧？”

这话一出，别说马千里喜上眉梢，就连旁边的鹰眼老七和余管事都不由一阵意外诧异。

要知道大唐本来就战马稀缺，所以朝廷一直都将其列为战备物资，控制极其严格。

这也就导致了战马在民间的受欢迎，一直都属于紧俏物资，完全就是卖方市场。

而郭业手中居然掌握着马源，而且听这意思，他手中的马源还不在于少数。

在场几人都是聪明人，懂了解行情，如果这项生意做得好，的确比死守着瘦西湖抽头纳税要有前途。

不过马千里兴奋过后又不免有了几分担忧，轻声说道：“可朝廷对战马资源这块控制的较严格。虽然咱们江湖人从来不跟官府打交道，但也不会跟朝廷对着干哩。万一朝廷因为咱们污衣帮贩卖战马，而率大军兴师问罪的话，那，那啥……”

“怕了？”

郭业嘴角一扬，点醒道：“马帮主可有点名不副实哦。可你看宿迁马帮不是一直都混得好好的吗？而且赚得盆钵满盈，不是？你要明白一个道理，你若小打小闹，官府肯定会对你深究，因为胳膊始终拗不过大腿。但是你若垄断了淮扬及江南一带的战马资源，你觉得官府还会对你制裁吗？到了那时，你就成了香饽饽，也许官府都会出面跟你购置战马了。宿迁马帮珠玉在前，如今不仅安然无事，而且混得如鱼得水。呵呵，马帮主，你太多虑了，格局再放大一点，步子再跨大一点嘛！”

“呃……”

马千里先是一阵沉默，仿佛在权衡利弊一般，最后狠狠在自己胸前拍打了一下，下定决心道：“奶奶的，饿死胆小，撑死胆大的，宿迁马帮能行，咱污衣帮也能行！郭刺史……”

马千里咬着嘴唇，目光坚毅地抬头望着郭业，高声喊道：“郭刺史，承蒙您抬举，那一切就都听您张罗了！”

马千里的表态，使得余管事粗粗松了一口气，看向郭业的眼神越发敬佩起来。

而暗暗有些羡慕嫉妒马千里好命的鹰眼老七，这下也淡定不住了，迫切地冲郭业问道：“郭刺史，你不能厚此薄彼啊。污衣帮能做到的，咱们十二连环坞也做到，不是？”

郭业暗暗好笑，你这心眼多多的家伙也蠢蠢欲动了？

旋即，他冲鹰眼老七说道：“你们十二连环坞一直都是在运河江面上做营生，而你们手中的铁矿、盐巴都属于朝廷管制的物资。朝廷越是管制的东西，就代表越是紧俏。你可曾想过将这些紧俏的铁矿、私盐贩卖进蜀中内陆？运到蜀中内陆去贩卖，价格往往都是成倍成倍往上翻，这个道理你这位总瓢把子应该懂吧？”

鹰眼老七一听郭业说的是这个好处，顿时有些失望，闷闷不乐地说道：“你说得这些我怎会不懂？但要想贩卖进蜀中内地，谈何容易？郭刺史是官面上的人，不懂江湖上的一些道道儿。嗨，彼此都各有自己的领域和地盘。就比如扬州的盐帮，他们就从来不踩过界，他们的私盐一直都在扬州地界儿贩卖，绝对不会到我们江都地界儿来。

所以，蜀中也有蜀中的江湖地盘，我们不能随便踩过界啊。呵呵，你是不知道，如今蜀中风头最劲的就属横霸整个蜀中水域的漕帮了，奶奶的，听说光帮中弟子就有十万众。咱们十二连环坞虽然称雄江都，可真要踩过界儿，犯了人家的忌讳，估计真是进得去，出不来哟！”

郭业心中暗乐不止，忍着笑意问道：“那你想不想将铁矿、私盐都弄进蜀中去贩卖？想不想赚上三五倍的三五倍的利润？”

“您这不是废话吗？白花花的银子谁不想要？”

鹰眼老七见着郭业哪壶不开，郁闷道：“可咱们不能踩过界儿啊，嘿嘿，漕帮那群蜀中瓜娃子可真不是好惹的。我可是听说了，去年有人载了好几船的盐铁进了蜀中，漕帮那些人连招呼都不打就将船给凿穿，至今那几船货还在岷江江底里喂鱼呢。不过他们也算有些道义，将船主人全胳膊全腿儿的送出了蜀中。”

郭业眯着眼睛突然问道：“那如果我能将你打通漕帮的关卡，今后凡你们

十二连环坞的盐铁都能进入蜀中贩卖的话，你觉得怎么样？是不是比在瘦西湖地盘上窝着，做抽头纳贡那种龌龊事要来得好？”

“废话，这当然好了！”

鹰眼老七脱口喊了一声，立马又质疑道：“可郭刺史您有这能耐？”

郭业瘪瘪嘴，鄙夷道：“少见多怪了不是？你忘记我祖籍何处了？你既然知道漕帮，难道你没听过漕帮的发源地就在益州陇西吗？你别以为我是朝廷中人就不懂江湖之事，呵呵，我会告诉你当年漕帮总舵主孙明延没有发迹之前，就是在我手底下混饭吃吗？我会告诉你，是我一手促成的漕帮吗？我会告诉你，漕帮十万弟子奉我为开山祖师吗？我会告诉你，凡漕帮诸事我都能作主吗？呵呵……

陇西郭业四个字，岂是随便叫叫的？”

“呃……”

鹰眼老七这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心计和城府，走到郭业跟前，九十度弯腰心悦诚服地拜道：“郭刺史，咱今天真是长见识了，之前有眼不识金镶玉，都让屎尿蒙蔽了双眼，莫要怪罪才是！”

郭业甚是大度地挥挥手，笑问道：“不知者不罪，现在我再问你，总瓢把子，你可愿意与我联手共同对付扬州张家，助风雷堂渡过此劫，让雷堂主吉时出殡，入土为安否？”

鹰眼老七有些羞臊的低下了头，尴尬道：“郭刺史，您就别在折煞在下了。跟您一比，咱这总瓢把子就是个屁啊！”

“是极是极。”马千里也从刚才的震惊中缓过神儿来，大表忠心道，“郭刺史您都对我二人如此推心置腹了，这么赏我们脸，咱们怎能不兜着？干了，就跟郭刺史干了，张家今天若干使么蛾子，咱们就干他娘的！”

嘭嘭嘭~！

一阵慌乱的拍门声打断了偏厅中的融洽气氛，一名风雷堂弟子在外头嚷嚷道：“余管事在否？古井巷张家的三老爷张元信，率着他们张府的家奴堵在咱们风雷庄大门外。说是要兴师问罪，不让咱们雷堂主走得安生！”

余管事一惊之下大喊道：“什么？张家这群狗崽子果然杀上门来了？”

郭业伸手摀住了即将暴走的老管事，阻道：“老管事莫要着急，今天风雷庄的事情，就是我郭业的事情，一切都有我扛着。”

鹰眼老七和马千里见状，知道出力的时候到了，纷纷撸起袖子嚷嚷道：“来来来，搞死这群王八操的，白事之上还来添乱，还讲不讲规矩了？”

“没错，死者为大，我们这就召集手下弟兄，跟他们先干上一把！”

郭业立马阻止二人，急急说道：“你们二人稍安勿躁，现在只是张元信纵奴捣乱，宿迁马帮和金陵净衣帮还没响应，所以还不到你们出力的时候。现在外头先由我来对付，等着我一声令下，你们再动手不迟！”

说着，郭业轻轻拍着老管事的肩膀，安抚道：“别急，我让张九斤和王八斤去府衙召来一众官员应该都到了，今天无论怎么样，说破大天去我都会让雷堂主吉时出殡，让他先入土为安，安生地往生极乐去！”

说罢便刹然转身，推开了偏厅大门朝着风雷庄大门方向步步行去，姑且先与张元信这厮交上第一锋再说其他。

## 第796章官府名义，强行发丧

风雷庄，大门外。

张元信气势汹汹地领着数百张府家奴，将门口外堵得严严实实，几个恶奴刁仆更是上前踢倒了花圈，将挽联撕扯在地。

很快，在庄外维持秩序的风雷堂弟子，就跟张府的家奴扭打在了一起。

在庄外蹲点扎营的各个帮派势力见状，一边看着热闹一边自然瞎起哄起来，一时间，场面混乱不堪。

郭业从庄内来到门口，在闹哄嘈杂的场面里寻找到张元信的身影，暴喝道：“张元信，你个老混账！快叫你家的奴才住手。”

张元信被几名家奴围拢保护在人群中，一听有人点到自己的名字，循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郭刺史，你怎么会在这儿？”

张元信惊呼一声，显然也是诧异郭业为什么会出现在风雷庄上，不由皱着眉头喊道：“郭刺史，今日我们张家与风雷堂的私人恩怨，与你无关，希望你不要多管闲事胡乱插手。”

噌噌噌～

郭业快步走下台阶，右臂使足力气挥出一拳，当场击飞跟前一名张府的家奴，然后穿过乱战的人群来到张元信跟前，沉声道：“张元信，你老糊涂了吧？这里是不是扬州府衙的管辖之地？你们在这儿械斗，你说关不关本官的事？”

张元信见着郭业这厮横竖都要插手此事，只得压低着声音说道：“郭刺史，上次扬州折冲都尉府遭刺客夜袭，明显就是风雷堂栽赃给我们张家。你不将风雷堂这些匪徒绳之以法，却频频与我张家为难，这是何故？今天老夫就是来向风雷堂讨个公道的，哼，当真以为张家是可以胡乱栽赃陷害的吗？”

郭业一愣，敢情这孙子是借着上次自己让刘振轩大闹古井巷的缘由，今日秋后算账来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打得倒是如意算盘。

随即，他摇了摇头，冷笑道：“张元信，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要等着雷老虎过世再来，偏偏要在人家出殡之日来寻衅，你们张家可真是长了出息。哼，上次刺客夜袭都尉府之事本官已经查明，跟风雷堂没有丝毫的关系。幕后指使之人乃是吐蕃来的一群番僧，凶手也已经正法，本官已经在城中张贴布告了，难道你们张家会不知道？”

“你……”

张元信被郭业冷嘲热讽得一阵尴尬，一时为之气结，他今日前来风雷堂寻衅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上次之事，这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由头罢了。

两人一番对话的功夫，风雷堂弟子相继从庄子里哗哗涌出，摩拳擦掌地加入了庄外门前的战团，一时之间，张府的数百家奴被打得节节败退，伤者累累。

这时，张元信已经开始在寻找金陵净衣帮帮主裘万尺、宿迁马帮帮主商保驹的身影，真正的大战一触即发。

郭业再次展开双臂，冲着四下左右大喝道：“住手，统统给本官住手！”

紧接着，他丝毫不留情面地指着张元信的鼻子尖骂道：“张元信，你别以为本官不知道你今天来此捣乱的真正目的。你们张家暗地里那点龌龊心思，

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换做平日，你们私底下再怎么抢斗殴，本官都可以网开一面。但是，今天就是不行！今日是雷堂主出殡之日，死者为大，你懂不懂？阻了别人出殡，不让别人入土为安，你就不怕你们张家上上下下都遭天谴吗？老畜生！！！”

唰~

张元信老脸一红火辣辣得紧。

不过不是被郭业的话羞臊而红，而是因为被郭业戳中了心里那点小九九，又是被骂做老畜生又是被骂遭天谴，硬生生给气得。

当即，恼羞成怒之下，他也撕掉了最后一层脸面，怒指郭业喝道：“姓郭的，你别以为自己仗着扬州刺史就可以对我们张家指手画脚。与你客气客气，你就真当自己在扬州城里一言九鼎了？老夫问你最后一遍，你今天是决意要插手此事，与我们张家作对到底了？”

“呸！老狗张元信，你算个什么东西？”

郭业满脸鄙夷地骂道：“你也配拿话来挤兑我？”

说罢，他冲站在大门台阶下的余管事示意道：“余进，吉时快到，你让人将雷堂主的棺木抬出来！”

余进早已被郭业的发飙给震住了，一听郭业发话立马从呆滞的状态中惊醒过来，应了一声是便招呼起风雷堂的弟子返回庄内。

“郭业小儿，你敢！”

张元信仿佛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一般，叫嚣道：“今天老夫倒要看看谁敢给雷老虎出殡？谁敢扶灵，谁敢抬棺，谁敢执幡，谁敢哭丧？那就是跟我们扬州张家过不去！”

此话一出，净衣帮和马帮的帮众蠢蠢欲动，纷纷站了起来面相凶狠地扫视着整个现场。

郭业自顾耸耸肩，冷笑一声，戏谑道：“癞蛤蟆打哈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你张家算个屁？难不成你张家早已不服王化，自成一国了？”

奚落罢，他环顾着四周三山五岳的江湖汉子，朗声喊道：“诸位，今日乃是风雷堂堂主雷老虎出殡之日，正是人死债销，死者为大。你们江湖中人更应该明白，强行阻止别人发丧，误了别人出殡的吉时，这是何等的造孽？这是要遭天谴，要遭报应的。张家坏事做尽没皮没脸，难道你们也要跟着效仿？本官今天就把话撂在这儿……”

说着，郭业提起袍襟撸起袖子，转头一边朝着大门台阶的方向慢慢行去，一边高声说道：“今天本官不仅要为雷老虎主持发丧，还要亲自为他抬棺。不止本官，今日扬州府衙的一众官员都汇集在此，都来替雷老虎抬棺执幡。我看谁敢阻止官府中人发丧？难道你们要杀官造反不成？”

话音一落，早已赶来的郡丞陈集涛，折冲都尉陈浪，还有其他府衙的大小一众官员纷纷从人群中挤了出来，走向郭业身边。

这时，郭业挨个指派着任务道：“陈郡丞，陈都尉，你们与本官一起，负责为雷堂主抬棺，送他上山。其他府衙一众官员都听好了，谁也别闲着，都给手执灵幡随本官一同为雷堂主发丧。”

恰时，余管事已经领着风雷堂弟子小心翼翼将金丝楠木制成的棺木抬到了大门台阶之下，轻轻落地。

郭业与陈浪接过担子抬前面，陈集涛与府衙的一名兵曹佐官抬后面，缓

缓又将棺木抬了起来。

郭业逼视着早已看得目瞪口呆的张元信，怒骂道：“张元信老狗，今天我扬州刺史府一众官员为雷老虎发丧，你可要阻拦了？你若有那胆量，大可以将我们在场的朝廷官员统统杀掉，不就是杀官造反吗？你们张家若不怕满门抄斩，就赶紧动手吧。你若不动手，就赶紧让道，老子就要准备发丧了。”

噤里啪啦一阵骂，将张元信彻底给骂怂了。

张元信打死也想不到，郭业会如此如此无赖，竟然打着扬州府衙的名义为雷老虎发丧出殡。

正如郭业所说得，要阻止雷老虎的出殡，就先要杀掉负责为雷老虎抬棺执幡的一众府衙官员。不然的话，就主动让出道路来。

可是张元信真的敢动手杀掉为雷老虎发丧的扬州府衙一众官员吗？

笑话！

就是借他十个天大的狗胆，他也不敢这么干啊！

杀官无异于造反，张家在扬州再怎么呼风唤雨，那也不可能动手杀官造反，悖逆朝廷啊。

无赖，真他妈无赖！

张元信心中痛骂着郭业的无耻，堂堂一州刺史居然低声下气为一个江湖中人抬棺发丧，真是下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啊！

郭业见着张元信迟迟没有吱声儿，而且连连冲着四周净衣帮、马帮的人打着眼色摇着头，显然是在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他见着张元信如此状，知道事情已成，不由暗暗鄙夷，孬种，谅你这条老狗也不敢明目张胆的与朝廷官府作对。

旋即，他冲身后的余管事喊道：“余进，时辰已到，通知弟子们准备敲锣打鼓，为雷堂主发丧！”

余进闻言神色大喜，赶紧冲着身后紧跟着的十八名香主逐一吩咐着。

很快，敲锣打鼓哀声齐鸣，一条送殡的长龙队伍缓缓而成，从棺木的后头一直排到了庄子里头，一眼望不到尽头。

郭业冲陈浪打了打眼色，然后跟身后抬棺的陈集涛说道：“准备了，出发吧！”

几人心领神会，都挺了挺了肩膀，齐声回道：“是！”

郭业清了清嗓子，高声喊道：“余管事，吉时已到，放炮仗！”

轰！

一声巨大的炮仗在大门处响起，郭业立时喊道：“雷堂主，魂归来兮，郭业送你上山啦！”

“雷堂主，上路了……”

声音落罢，四人抬着棺木走在前头，领着一长龙般的队伍朝着远处，缓缓蠕动着行去……

……

……

张元信面色阴沉地看着越走越远的送殡队伍，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破口骂道：“又被这姓郭的破坏了我们张家的计划，此人就是个杀千刀的杂碎啊！”

这时，两名中年男子一左一右，悄然来到张元信的身边，趁着四下没人

注意，低声询问道：“张二老爷，计划既然有变，那下一步咱们又该如何行事？”

这两名中年男子，左边一人乃是金陵净衣帮帮主裘万尺，而右边一人恰恰正是宿迁马帮的商保驹。



## 第797章杀伐果断

张元信望着远去的送殡队伍，双眼透着浓浓的怨毒之色，那漫天的敲锣打鼓和萦绕在耳边的哭丧之声，令他心里的忿忿如滚沸的开水，愈滚愈烈，一发不可收拾。

咯吱……咯吱……

张元信咬牙切齿的声音分外清楚，让裘万尺和商保驹两位一帮之主都有些不寒而栗。

霎时间，一股寒气在心底冒出，二人听着送殡队伍渐行渐远的声音，心间不由冒出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这丧钟，到底为谁而鸣？

不过这个念头也仅仅是一闪而逝，很快，两人的注意力就再次被张元信的声音分散了过去。

只听张元信阴沉着声音低吼道：“郭业小儿，欺吾太甚！风雷堂不是说雷老虎出完殡就会宣告解散吗？好，那我们就在这儿风雷庄外等候，等着他们回来。我就不信郭业这个扬州刺史能够不务正业，整日不理府衙政事而与风雷堂混杂在一起，他能庇佑风雷堂一时，焉能庇佑风雷堂一辈子？”

这边刚说完话，一名净衣帮的弟子就跑到裘万尺耳边窃窃私议了几句。

裘万尺一听完耳语，立马扭头四处张望，脸上满是惊疑之色。

张元信见状，不悦地喝道：“鬼鬼祟祟作甚？发生了何事？”

裘万尺狐疑地回道：“二老爷，刚才我帮中弟子回报，十二连环坞的鹰眼老七、污衣帮的马千里居然率领他们帮中的弟子撤离了此地，说是朝着扬州城西方向转移了。”

旁边的商保驹赶忙扭头四下搜寻着这两帮的人马，果然，一个人影都不见了，周遭附近全都是净衣帮和马帮的帮众身影。

他亦是面露不解之色，喃喃咕咕道：“奇了怪了，刚才他们还在的呀，怎么说撤就撤了。莫非他们打算放弃瘦西湖这块地盘，不与我们争抢了？”

裘万尺也看着张元信附和道：“难道是说他们发现了我们与张家暗中勾结，哦不，发现我们两帮与张家暗中联手，所以知难而退了？”

张元信厌恶地看了眼裘万尺，冷声道：“不用瞎琢磨了，不管他们是知难而退也好，还是另有别的打算也罢，始终无法更改最终的结果。对于风雷堂的火药之术，我们张家志在必得，事成之后有了这火药霹雳弹武威，那么瘦西湖那块地盘的抽头纳税，自然就归你们你们两帮共享了。对了，你们两帮的人马现在准备如何？是否倾巢出动来齐了？”

两人闻言霎时面露贪婪之色，纷纷点头称是，裘万尺更是不滞说道：“齐了齐了，全都在东门渡口外的江面上集结着，这回是将所有的家底都搬来了，就等着咱们这边一动手，他们便会闻风而动，千军万马齐齐登上码头，争相涌进扬州城来哩。”

“好！”

张元信脸色终于有了几分喜色，抬手一指风雷庄大门口方向，说道：“现在我们就先进驻风雷庄，给他来个鸠占鹊巢，将里头翻个底朝天再说。也许不用等风雷堂弟子送殡归来，我们就能在里头寻到雷老虎留下的火药之术了。”

“好嘞！”

“听二老爷吩咐！”

一时间，两人相继转身调集着各自驻扎在风雷庄外的两千帮众，竞相涌向了风雷庄大门，如潮起潮落般疯狂涌进庄中，险些将大门撞破，摇摇欲坠嘎吱作响。

……

……

约莫过了将近一个时辰，郭业与余进等人便将雷老虎顺利送上山，吉时入土下葬完。

待众人填完最后一把土之后，余管事留下几名风雷堂的香主在这替雷老虎守坟几日，便又与郭业同行，领着浩浩荡荡的人群下了山，归返风雷庄。

刚下了山走上大路，就见着远处一名风雷堂弟子狼狈至极地仓惶跑着过来，一见着余管事就大声嚷嚷地叫唤道：“老管事，老管事，张家伙同净衣帮、马帮的人强行闯入庄中，将咱们风雷庄占走了。”

“张元信这条老畜生！”

余管事须发飞扬，怒目圆睁地吼道：“我家堂主尸骨未寒，他就迫不及待地占走了我们风雷庄。难道他就不怕老天爷将他天打雷劈了吗？”

整个送殡队伍中多数都是风雷堂弟子，一听到这则震惊的消息，皆是义愤填膺，口中嚷嚷着要杀回去跟张家及马帮、净衣帮同归于尽，抢回风雷庄。

郭业见状，立马安抚住余进，问道：“老管事，张元信无非就是想趁你们风雷庄撤掉机关，无人把守之时闯进去找寻雷堂主留下的火药之术。我且问你，雷老虎精心培养秘制霹雳弹的那批弟子是否还在庄中？”

余管事摇了摇头，气呼呼道：“张元信想得倒美，郭刺史放心，老汉早已将那批秘密弟子转移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张元信只能扑个空。这批弟子一共百人，等我们风雷堂彻底解散之后，老汉自会将这批人转交到郭刺史手中，完成我家堂主的遗愿。”

郭业听完神色大定，摆了摆手，道：“只要转移出去就好，至于转交之事并不着急。余管事，现在污衣帮的马千里和十二连环坞的鹰眼老七应该已经率众撤到了城南的，你现在最好也带着风雷堂弟子前往城南与他们会和，彼此有个照应。”

可是余管事对于张元信鸠占鹊巢一事气愤难平，气道：“郭刺史，难道就让张元信那群狗杂碎平白占了我们风雷庄？那可是我们堂主留下来的产业啊，岂能拱手送给张家这群渣滓？绝对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

郭业笑了笑，然后指着东门渡口码头方向，提醒道：“老管事，难不成还想带人杀上门去，与他们血战一番夺回风雷庄？你莫要忘了，运河江面上如今白帆飘影，净衣帮在金陵的帮众，马帮在宿迁的帮众可都是倾巢而出了，你怎么跟人家硬拼？只要你现在杀回去，那真是中了张元信的奸计。人家现在正巴不得等你送上门去呢。”

余管事一经郭业提醒，稍稍冷静了下来，是啊，现在杀回去不就是自投罗网吗？到时候张元信肯定还要逼问火药之术的下落，甚至借着风雷堂弟子的性命来威逼自己交出火药之术，那可怎么办？

一想到这个关节，余管事也不敢麻痹大意莽撞行事了。

最后，只得痛心疾首地重重跺了一下脚，长叹一声：“罢了，罢了，只当

便宜了这群畜生吧！”

“呵呵，未必！”

郭业神情淡定地挥了挥手，笑道：“余管事，你之前不是说在风雷庄外四周已经埋下了数万斤火药霹雳弹了吗？”

余管事闻言一惊，抬头望向郭业，万分骇然地问道：“郭刺史，你是说……”

郭业微微颌首，坏笑道：“既然你不想将风雷庄便宜了张元信，那留着又有何用？我且问你，你那些藏匿在庄外，负责引爆火药霹雳弹的弟子是否仍旧还在？”

余管事心中早已被郭业这欲遮欲掩的主意给震撼到了，木讷地点点头，说道：“在，一直都藏匿在庄外，只要派人传回一声令，随时都能点火引爆风雷庄。老汉当时是想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与他们同归于尽来着。所以，一直都没有让这些负责引爆火药的弟子撤出来。”

“嘿嘿，那就好！”

郭业轻轻拍了拍手掌，赞道：“现在你们已经不在风雷庄了，那就犯不着与他们同归于尽了。你既然不想将风雷庄便宜了张元信，那不如将其毁掉，如何？”

余管事心里清楚数万斤火药霹雳弹的威力，一经引爆，风雷庄必定夷为平地，而风雷庄内外的所有活物必定难逃一死。

届时，张元信、裘万尺、商保驹以及手下数千条性命定会在一声雷鸣轰响之下，魂归黄泉。

他越想越是后怕，生怕自己会错了意而铸成大错，随即最后确认问道：“郭刺史，你的意思是说，让老汉传令回去，引爆埋在风雷庄外头的数万斤火药霹雳弹？”

郭业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掷地有声地答道：“没错，余管事，你并未听错。本官的意思很清楚，你现在就派人传令回去，嘿嘿……

引爆火药，炸他娘的！”

## 第798章惊变

轰！

北郊一声冲天巨响，风雷庄上空卷起滚滚黑烟，震彻整座扬州城中。

.....

.....

古井巷，张家祖宅祠堂内。

正端坐着的张家族长张元礼突闻轰天巨响，整个人神情紧张地窜立起来，枯槁如竹褶皱如壑的手猛然一抖.....

咣当！

一声脆响。

张元礼手中杯盏脱落碎地，溅得一地茶水和碎瓷。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来人，来人.....”

一股来自心底最深处的莫名恐惧袭扰着张元礼浑身上下，他尖着嗓子凄厉冲外头喊道：“来人，来人，速速前去查探，到底发生了何事？”

外头隐隐约约传来一声唱诺，貌似已有张府下人跑出去查探情况。

吧嗒！

吧嗒，吧嗒，哗啦啦.....

貌似一件接着一件，成堆的木器摔落在地的声音。

张元礼扭头一望，瞳孔瞬间放大，脸色霎时惨白如纸，喃喃自语道：“怎么回这样？怎么会这样？莫非是张家列祖列宗在暗示着什么？”

原来刚才成片摔落在地的木器并非别的，而是摆放在张家祖宅祠堂内的张家历代祖先的牌位，足足十三个牌位。因为刚才的那声巨响震动着大地，尽数倒落在地上，无一幸免。

“大哥，大哥，怎么回事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就在张元礼彷徨失神之际，张家三老爷张元智衣裳凌乱地跑进了祖宅的祠堂中。

看张元智头未梳脸未洗，衣裳凌乱披在身的模样，应该是被这声巨响从床上惊了下来。

张元礼本来就心智不宁，再被二弟张元智这么突兀闯进来，愣是足足吓了一跳，骇然转头喊道：“谁？什么人？”

张元智见着大哥一副白天撞见鬼的模样，赶忙跑上前去，叫唤道：“大哥，是我啊？我是老二，元智哇！”

经张元智这么一叫唤，张元礼才堪堪还了魂，脸色稍稍好转，不过仍旧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

张元智追问道：“大哥，发生了何事？吃完午饭我便在屋里小憩了一番，谁知被这声突如其来的轰天巨响给惊醒了。”

张元礼摇了摇头，仍是心有余悸地叹道：“你问我，我问谁去啊？听这震天的巨响应该是来自北郊方向。咦？北郊.....风雷庄.....，对了老二，今天是风雷堂雷老虎出殡的日子，老三不是带人过去索要火药之术了吗？事情办得怎么样？老三回来了没有？”

张元智一听大哥提起老三张元信，心里就是满满的妒意，凭什么自己身为老二，大哥却不让他前往风雷庄索要火药之术，偏偏老三就能近水楼台先

得月呢？

他窃以为，只要老三从风雷庄中得到了火药之术，得到了霹雳弹的秘制之法，那么将来自然就会由你老三这一房来掌握这逆天的大杀器。

那今后自己二房再对上张元信的三房，又哪里来的底气和倚仗？岂不是处处都让老三这一脉占尽了上风？

狗日的，真是同为兄弟却不同命啊，大哥太偏心眼了，气煞人也。

霎时，怒气隐现心头，他语气很冲地说道：“不知道，老三这人做事总喜欢吃独食，我上哪儿知道他事情办得怎么样？”

得亏张元礼现在心神恍惚，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到张元智的语气，不然的话，背不住又是一番长篇大论唱上一出长兄如父棍棒教子了。

只见张元礼转过身去看着空空荡荡的墙壁，自言自语地叹道：“老二啊，你说我这胸口怎么老是噗通噗通乱跳个不停呢？可能老三他们在北郊那边出事儿了！”

张元智暗暗啐道，神神叨叨跟个神棍似的，一声炸响就能将你吓成这样，哪里还有我们张家族长半点风范？再说了，老三这人什么事情都要跟我争抢，哼，真是出了事儿才好呢。

不过话到了他嘴里却又变成了另外一番说词，只听他干笑几声，安慰道：“大哥，你昨晚应该没有睡好吧？不要乱想了，老三他们兴许是被什么事情给耽误了。如今金陵净衣帮和宿迁马帮的人员悉数奔赴扬州，运河江面上白影帆帆，两帮人马严阵以待，哪里会出什么事情？嘿嘿，说句诛心的话，今日的扬州城既不姓李，也不姓郭，哈哈，扬州张家才是这扬州地界儿真正的主人！”

张元礼听着张元智的大言不惭，不由皱了皱眉头，呵斥道：“老二，你高兴得太早啦。你这人什么都好就缺了老三那副心眼。你看看满地张氏祖先牌位，全部倒落在地，这不是祖先预警还能是什么？”

张元智将目光转移到地上的牌位，不由一阵气闷，不就是因为一声巨响震落了祖先牌位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扯上祖先预警吗？居然还数落我缺心眼？草……你压根儿就瞧不上我这个张家老二。

但，他不满归不满，却也不敢跟张元礼唇枪舌战辩上一番，只得默不作声，任凭张元礼在那儿神神叨叨瞎捣鼓。

突然，

祠堂外头闯进来两名下人，慌慌张张嘈杂吵闹，将张元礼和张元智两兄弟给惊动了。

张元智刚要痛骂这作死的下人没了规矩，却发现这两人中的其中一人衣衫褴褛碎布横飞，脸上脏兮兮仿佛从茅坑里钻出来一般，而且还是被另外一名下人搀扶着，一瘸一拐地闯进祠堂中。

张元智能够发现这个端倪，族长张元礼自然也能发现，只听张元礼满脸惴惴不安地问道：“你怎么弄成这般狼狈样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

“族长哇，二老爷哇，呜呜呜……出，出大事儿了！”

那名一瘸一拐的下人噗通一声跪倒在地，双肩瑟抖伏地痛哭嚎叫道：“死了，都死了，咱们的人统统都被炸死了，烧死了。到处都是断胳膊断腿，呜呜，血肉横飞，尸首分离，那里如今就是人间炼狱啊！！呜呜……北郊风雷庄出事儿了！”

嗡~~

张元礼乍闻之下，仿佛脑袋被一柄巨大的铜锤狠狠猛击了一下，霎时整个人感到一阵脱力，头晕目眩，强忍着最后一点清醒，抬起颤颤巍巍的右臂，指问道：“那，那三老爷呢？他……他……如今人在何处？”

那下人自顾伏地痛哭，哽咽着喊道：“三……三老爷……呜呜，也死了，被霹雳弹炸成了一团肉酱，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啊！”

轰~！

嘭！！

张元礼顿感天旋地转，喉咙略感酸甜，一口血水喷溅而出，划出一道血腥的弧线。

紧接着，双眼一黑，整个人轰然倒地昏厥过去。

“大哥！”

张元智尚算清醒，赶紧蹲下地来一把扶起张元礼，伸手探了探他的鼻子，心中暗骂一声，妈的，老而不死是为贼，居然还有气息。

随即，他冲那名站着的下人招手吩咐道：“快，将族长背回房中，请郎中来诊治一番。”

那下人听闻风雷庄的噩耗，再见族长突然昏厥，早已是慌了神，现在一听二老爷的吩咐，二话不说上前背起张元礼就朗朗跄跄跑出了祠堂。

这时，张元智望着地上那名继续痛哭流涕的下人喝道：“别嚎丧了，赶紧给本老爷说说，风雷堂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看样子，眼前这名下人应该是死里逃生的幸存者，张元智也只能从他嘴里问到风雷庄那边的真实情况了。

那名下人被张元智这么一咋呼，哭声戛然而止，抹了抹满是泪痕的脸颊，一边带着哭腔一边说起了北郊风雷庄那边发生的事情。

这名下人俨然被数万斤火药引爆，风雷庄霎时夷为平地的场面给吓到了，口中不断重复着血肉横飞，尸骨无存，人间炼狱这几个字。

张元智耐着性子听他又是哭嚎又是鬼叫的断断续续转述，总算是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听清楚了。

听完之后，他也是满脸巨骇之色，脑中只有盘绕着一句话：真是吉人自有上苍庇佑。

因为他刚才还在腹贬吐槽大哥张元礼，不满对方今早没有派他前往风雷庄办这件事。

如果这件事情落在了他的头上，那么中计的就不是老三张元信了，那么被炸成肉酱尸骨无存的也不是老三张元信了，而是他这位张家二老爷了。

他越想越是后怕，后背早已惊得一身湿漉漉，都是涔涔虚汗啊！

虚惊过后，他有是暗暗大呼侥幸，老三啊，谁让你生着一副倒霉相啊，不过你虽未六十，却也五十有三，也该死了。嘿嘿，死得好啊，老三，你死得真是太好了。你死了，谁还敢再跟你二哥我争呢？

一想到老三如今已死，而老大张元礼又昏厥过去，即便老大醒来，以他这六十多岁快七十的高龄，估计受了这么大的刺激之后，也很难恢复如初了。

老天有眼啊，如今张家元字辈就他张元智是硕果仅存的一人了。

虽然他如今六十有三，但是他自觉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正是接管扬州

张家的黄金年纪。

顿时，张元智心中升腾出一股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迈。

倏地，他脸色骤变，换做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笑意盈盈地亲自扶起地上那名下人，好声好语地说道：“好了，你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了。你现在就替本老爷通传下去，通传整个古井巷，因为三老爷身死，大老爷病危，嘿嘿，即日起，由二老爷暂任张氏族长之位，主持古井巷张家所有大小事务。”

那名下人惊呼一声，双眼透着骇然，惊呼一声：“啊？二、二老爷，这怎么使得？”

言下之意，如今三老爷身死，大老爷昏厥，二老爷怎能如此冷酷无情，居然趁乱夺了张家家主之位呢？

这还有没有一点人性了？

张元智见着一名小小的下人都在质疑自己，慈眉善目的脸色瞬间就没了，气急败坏地吼道：“啊什么啊？还不赶紧下去通传？除了本老爷之外，你觉得还有什么人适合主持如今岌岌可危的张家？快，本老爷现在就要召集张氏族人前来商议对策，为你家三老爷报仇雪恨！”

## 第799章动手

很快，张元智的话通过下人的口口相传之下，古井巷里里外外各房各院都已经收到了消息。

族长病危，三老爷遇难，即日起二老爷接管张家大小事务，如一阵旋风般骤然刮起。

此消息一出，张氏在古井巷的族人皆是闻风而动，纷纷走出各自的宅院，朝着祖宅方向涌去。

一路之上，有老有少，各怀心思，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每个人的脚步都比往日要凌乱和仓促，显然这次事件对整个张氏而言，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冲击。

张元信的突然遇难，张元智的突然上位，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前往祖宅的人群中，张承嗣、张承宗这两个承字辈中的代表人物亦是心情各有不同。

而一直与张氏筹谋合开扬州银号的清河崔氏子弟崔义真，赫然也在前往祖宅的人群中。

正所谓焦不离孟，孟不离焦，来自高句丽的崔明浩自然也随身在他的崔义真堂哥身边。

不约一会儿，张家祖宅就已经人满为患，张元智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张氏新任族长，就这么第一次召开了张氏族人大会。

与此同时，策划风雷庄爆炸惨案的正主儿郭业，在听闻平地一声雷后，如今已经安然返回府衙。此时的他端坐在自己的书房之中，听着陈浪向他绘声绘色地描述着风雷庄那边现如今的情况。

陈浪脸色有些不佳，显然是呕吐过不止一次之后所造成的后遗症，整个人有些病怏怏的站在郭业书房之中，语气低沉地说道：“刺史大人，据我都尉府手下弟兄现场勘察回报，风雷庄中鲜有幸存。张家三老爷张元信早已成了一滩烂泥，尸骨无存。至于裘万尺和商保驹这两位一帮之主，如今也只找到他们的脑袋，至于身子……呃……关键是尸首分离者委实太多，多达数以千具，根本无法搜寻。呕~~”

陈浪好不容易强忍着恶心勉强将话说完之后，又是转身一阵干呕，难受至极。

郭业从陈浪的反应中可见，风雷庄那边肯定是惨烈至极，不然以陈浪这种见惯生死，刀头舔血江湖人出身的性子，哪里会有如此激烈的反应？

随即，他起身从书桌后头走了出来，搀扶着陈浪坐到了椅子上，安慰道：“真是难为你了，呵呵，估计本官自己亲自前往风雷庄那边，也得吐得一塌糊涂。”

陈浪坐下之后冲郭业感激地点点头，然后说道：“不碍事，倒是让刺史大人见笑了。嗨，不是陈某人没经过阵仗，没见过世面啊，咱当年在隋末大战时也是从尸山血海中滚过的人，可今日这风雷庄数千条性命的死状，委实太过恐怖了。啧啧，这火药霹雳弹的威力，真真儿太过逆天了！”

郭业闻言脸色不变，心中却道，那是当然，数万斤的火药霹雳弹可不是闹着玩的，纵是没有后世TNT炸药那么彪悍，那也是破坏力极具惊人的。

从陈浪口中大概其了解完风雷庄那边的情况之后，郭业也清楚地意识



到，这次将张元信整死，张家肯定是不会善罢甘休的。虽然张家会以为这次的风雷庄爆炸案是风雷堂一手策划，但是始终也会查到这道指令是自己亲手下达的，看来接下来跟张家不死磕不行了，不能再对他们温水煮青蛙，循循渐进慢慢削弱了。

必须，加快动作和步伐了。

当即，他问道：“现在余管事率领风雷堂弟子到达城南，与鹰眼老七和马千里他们会和否？”

陈浪点头回道：“是的，陈郡丞在城南那边负责此事，他派人传来口信，已经安置妥当，随时听候大人调遣。”

“好，明仁虽然乃是一介书生，但做这些善后之事倒是极为周密。”郭业小小赞许了一下陈集涛，再问陈浪道：“我之前让你派人去监视古井巷张家，现在风雷庄惊变应该也传到他们的耳中了，张元礼是否有所行动？如今商保驹和裘万尺虽然已经死了，但是马帮和净衣帮合计还有两万余的帮众聚集在运河江面上等候命令。如今这情形，也只有张家才能号令得动他们了。只要张家一声令下，这两万余江湖势力肯定会如蝗虫肆虐一般涌入扬州城来。这才是本官如今的心腹大患。”

“没有，至今张家那边还没有大的举动。”

陈浪摇着头，纳闷道：“按理说，张元信乃是张家三老爷，他在张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死讯传来，张家应该有所震动才是啊。可是，愣是不见张家的人作出什么激烈的反应，更没有派人前往东门渡口那边传信。这有些令人匪夷所思。”

听着陈浪这般说，郭业也陷入了疑惑，喃喃咕咕道：“张元礼还真能够沉得住气啊，居然到现在还按兵不动？不过这样也好，他现在若是传信让江面上的两万余江湖势力杀入扬州城，打着为张元信复仇的旗号来找风雷堂的麻烦，恐怕整个扬州城也会遭来一片生灵涂炭。”

陈浪微微颌首表示赞同郭业的意见，道：“大人所言极是，不过古井巷里虽然没有对外作出过大的举措，但是古井巷中倒是有些不同寻常。”

郭业哦了一声，留起了心眼，问道：“你且说说看！”

陈浪道：“我手下的人偷摸潜入古井巷查探了一番，据说古井巷张家的住宅中，正召开着张氏族人大会。这倒也不奇怪，因为张元信一死，肯定是整个张氏大族都惊动到了，一起坐下来商议对策也未尝没有可能。可怪就怪在，主持这次族人大会的并非族长张元礼，而是张家二老爷张元智。

我那名手下怕被人发现，所以不敢在古井巷中停留太长。但是他亲耳听到张元智当着全族中人的面说到，今后的古井巷张家，暂由他来主持大小事宜。大人，你说怪不怪？因为死在风雷庄的是张元信，而不是族长张元礼啊？如果今后古井巷张氏族中大小事宜由张元智这个老二主持，那张元礼干嘛去？”

内讧？

郭业的脑中瞬间浮现出这两个字来，心中暗自揣测道，莫非张元智这厮趁着族中大乱，将张元礼给谋害了？然后自己篡位夺权取而代之？

这个念头一经腾起，郭业的思绪就止不住的飞扬起来，越想越觉得张元礼与张元智两兄弟夺权内讧的可能性特别大。

见着郭业怔怔想得出了神，陈浪不仅出言提醒道：“郭刺史，尽管张家没有

及时作出反应，但是对于张元信之死，他们迟早会作出报复的。不然的话，也枉称百年根基屹立不倒的古井巷张家了。敢问刺史大人，你心中是否有了万全的应对之策，我们接下来又该做些什么？”

“接下来做些什么？”

郭业张嘴欲要回答，却发现书房门口有些骚动，好像是张九斤和王八斤在嘀嘀咕咕着话。

倏地，他转身走向门口将房门拉开，问着两人道：“你俩在外头瞎嘀咕些什么？张九斤，我不是吩咐过你吗？本官要与陈都尉在书房中议事之时，不许打扰。咦？？？王八斤，我不是让你带人前往东门渡口那边蹲点，在那儿监视着江面上的一举一动吗？”

王八斤挠了挠头，委屈道：“大人，俺是想进来给你报信来着，可张九斤这个孬瓜竟然拦着我，不让我进去。”

“哦？”

郭业脸色微变，急切问道：“可是江面上的马帮和净衣帮有所动作了？”

“不不不！”

王八斤双手挥舞，连连解释道：“他们并未轻举妄动，而是俺听江边打渔归来的船主说，咱们扬州水域之外突然多了近百艘的江船，而且船上那些人都是操着蜀中口音。属下是在想，会不会是刘振轩刘都尉在蜀中借来漕帮人手归来了呢？所以，这才飞奔回来禀报大人您。可张九斤这狗日的，死活不让我进去。”

“靠，肯定是刘振轩从孙明延处搬来了漕帮弟子。奶奶的，近百首船只？如果一艘船上可容纳三百人，那岂不是足足有三万人之多？”

郭业诧异之余不由倍感振奋，喜形于色地朗声道：“刘振轩这一趟可真是回来的够及时。不错，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陈浪，陈浪，你刚才不是问我接下来要干什么吗？”

郭业扭着头，望向书房里头坐着的陈浪问道。

陈浪闻言起身，道：“是呀，我刚才正要问大人来着，下一步咱们应该做什么？”

“哈哈……”

郭业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抬手遥指古井巷张家所在的方向，意气风发地下定决心道：“接下来只要刘振轩率领漕帮弟兄进入扬州水域，一旦他们跟马帮和净衣帮的人交上手。届时，你就替我跑一趟城南，向余管事、马千里、鹰眼老七他们传达我的命令。”

陈浪正色问道：“刺史大人，请下令！”

“你且听好了！”

郭业竖起一根食指，脸上笑容缓缓僵住仿若冰冻一般，眼中骤然隐现一股杀机，逐字逐字吐道：“你替我传令他们，只要江面上一交战，他们就给我杀向古井巷，将这百年根基屹立不倒的古井巷张家，将他们连根拔除一锅端。”

陈浪一听脸上顿时浮现喜色，他盐帮与张家可是积怨甚深的老冤家，这次总算可以清算清算了。

他刚要应承，突然又听郭业补充了一句：“若不想朝廷追究，那就要大开杀戒才行。陈浪，你定要告诉他们，对待张家必须宁枉勿纵，一个活口也不

要！！！”

## 第800章撇清干系

陈浪带着郭业宁枉勿纵的杀令飞奔出了刺史府，前往城南与陈集涛会和。

与此同时，郭业让王八斤速速返回东门渡口悄悄乘船出走，通知刘振轩让他火速率众进入扬州水域，围歼江上的金陵净衣帮和宿迁马帮残部。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等待中潺潺流逝……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刘振轩率近百艘载着漕帮弟子的江船驶进扬州水域，如庞然大物一般押进，突兀向净衣帮、马帮的船只发起攻击。

这一刻，

江面上的战斗正式打响！

很快，舟碰舟，船碰船，两厢刀兵相接，杀戮而起。

霎时间，江面之上一片混乱，不少船只更是被撞破、或被凿穿而沉入江底。

渐渐地，

江面之上处处漂浮起了破板、烂木，还有越来越多的尸体，敌我不分，浮尸为患。

江面浑浊，水也腥红。

战斗依然在继续，已然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两方兵戈相交铁器相撞，喊打喊杀纳命求饶之声源源不断，在迎风而吹的刺鼻血腥味夹杂下，肆无忌惮地弥漫在整个扬州水域之上。

水域上的惨烈厮杀状况，隐隐约约，传进了离江五里的扬州城中。

……

……

扬州城，府衙中。

郭业虽然足不出户依旧稳坐于书房之中，但是一拨接着一拨的衙役从东门渡口处轮流返回，将江面上战斗的最新状况及时反馈于他的耳中。因此，他俨然一副身居茅庐却通晓天下事一般，仍旧气定神闲，丝毫不见慌乱。

当第六拨从东门渡口查探详情返回的衙役来到书房外，在门口张九斤耳边细说一番之后，张九斤一脸悦色，转身推开了书房的房门。

张九斤进来书房，恭立在郭业跟前，却掩不住眉宇间的兴奋，朗声道：“刺史大人，探子回报，江面之上的厮杀仍在持续，当真是肉眼所到之处，江水尽是血染腥红，沉船不知凡几，扬州水域大有浮尸百万之势啊！”

浮尸百万？

郭业很是不屑地看了眼张九斤，心道，真是信口开河，双方拢共也才五六万人，哪有这么夸张？

旋即，他冲张九斤轻轻呵斥道：“拽什么文，好好说话不会啊？探子回来如何说？现在两方厮杀死伤如何？谁占上风？”

张九斤讪讪一笑，低声回道：“探子回报双方各有死伤，江面上的尸体暂时分不清敌我，不过远远观之，貌似刘都尉率领的漕帮稳占上风，一直都是漕帮的船只压着对方打。大人，没想到这漕帮在蜀中水域称雄，到了咱们扬州水域也是一样好使啊。”

郭业一听心里安逸踏实了不少，面对着张九斤的发问不由乐道：“先不说

刘振轩从漕帮借来三万余人，仗着人多势众。就说漕帮常年在江面上讨生活，多数帮众更是水匪出身，惯于水战，其战斗力自然不是净衣帮和马帮这些陆上的帮派所能比拟的。漕帮能够稳占上风倒也在情理之中。”

张九斤轻哦一声便连连称是，不过却并未转身离去，好像有话要讲却又难以启齿一般。

郭业此时因为江面上的状况而心情颇佳，见张九斤脸上有犹犹豫豫之色，却也没有不耐烦，而是笑问道：“怎么回事？想问什么尽管问，扭扭捏捏怎得跟个老娘们儿似的？”

张九斤再次讪讪一笑，颇为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右腮后，神秘秘地看着郭业，问道：“刺史大人，小的是想问，既然如今江面之上呈一边倒的局势，那么扬州张家的倚仗基本就被您剪除了。可是，您为何现在还深居府衙，不肯……”

“你是想问我为何迟迟不与余管事、鹰眼老七、马千里他们会合，亲自督阵他们攻入古井巷？”

郭业显然猜出了张九斤的疑虑，直接打断了他的问话。

张九斤点点头，嗯了一声，做进一步的猜测道：“莫非刺史大人还有所顾虑？还是说张家除了江面之上的净衣帮、马帮残部之外，还有其他倚仗不成？”

郭业莞尔一笑，摇头道：“只要剪除了江面上的掣肘，张家已是强弩之末，还有个屁的倚仗啊？本官只不过是避嫌而已……”

说罢，他伸手指了指头顶上面，含蓄道：“你真当我是无所不能的啊？扬州这边我能说了算，可到了长安呢？倘若古井巷张家在扬州出了大事儿，长安那边必然有人会借机向我发难，这个时候我若被人抓到跟扬州张家扯上干系的把柄，你说我这不是自己给自己身上泼脏水吗？”

张九斤闻言顿时愕然，心中不由一阵后怕，是啊，扬州张家乃是百年根基的豪门大族，一旦出了事儿势必朝野震惊，唇亡齿寒之下其他关陇世族决计不会善罢甘休。届时，朝廷自然会追查下来，如果刺史大人不将自己撇清干系的话，那不是自寻死路吗？堂堂一州刺史，暗中却勾结江湖势力，参与并策划扬州张家的灭门。这事儿一旦传扬出去，纵是神仙下凡也救不了刺史大人啊！

倏地，张九斤下意识地抬手抹了抹额头，好似在擦冷汗一般，心有余悸地叹道：“还是大人想得深远，考虑得周全啊！”

就在郭业觉得算无遗漏之余，突然想起了什么，赶忙说道：“坏菜，既然江面上刘振轩已经率众跟净衣帮、马帮交上手，那么聚集在城南的风雷堂、十二连环坞、污衣帮想必也收到了消息。这个时间，他们应该已经奔赴在前往古井巷的路上了吧？”

张九斤掰扯了下指头，算道：“城南到古井巷也不算太远，抄近道的话会更快一些，咋了？”

郭业脸色微微一变，急声冲张九斤吩咐道：“九斤，你赶紧骑上快马追上他们，然后找到陈郡丞他们。见到陈郡丞和陈都尉后，你让他们速速带着我们扬州府衙和扬州折冲都尉的人马返回，禁止他们参与古井巷张家的战事。不然的话，光老子一个人避嫌有个屁用？”

张九斤这下才反应过来，讶异喊道：“怎么把这茬儿忘记了？江湖事江湖

了，今后若是朝廷问罪下来，那也只是江湖帮派与张家的恩怨，跟咱们扬州官府这边扯不上干系，是这意思不，刺史大人？”

郭业一副孺子可教的神情赞许地看了眼张九斤，然后急忙挥手催促道：“去，快去，速速让咱们的人统统撤回来。咱们的人手上绝对不能沾上张家人的血……”

“得嘞！”

张九斤重重地点了下头，拍胸保证道：“大人且放心，小的一准儿将大人的话面呈陈郡丞和陈都尉。”

言罢，领命，转身，撒腿就往书房外奔去。

轰！！

突然，一声震天巨响冲破云霄，震得郭业耳膜微微刺痛，吓得张九斤刚跑到门槛儿就停驻了脚步……

对于这道冲天巨响，郭业委实太熟悉了！

这正是风雷堂的火药霹雳弹爆破的声音，而且听着动静应该是堆积了一定数量火药才引爆的，近似于当初引爆风雷庄一般。

他心里一愣，这爆炸声应该是从古井巷的方向传来，莫非……

这时，停驻在门槛儿的张九斤张大着嘴巴，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地大声疾呼道：“刺史大、大人，肯定是风雷堂、十二连环坞这些人提前赶到了古井巷，动上手了哩！”

郭业暗骂一声该死，立马板起脸来冲张九斤呵斥道：“那你还愣在这里做什么？还不快去通知陈都尉、陈郡丞，让他们赶紧将咱们的人统统撤离下来？”

“呃……俺这就去！”

张九斤声音刚刚落地，人已经如窜逃的兔子一般三步并作两步跑，跑出书房好大一段距离。

## 第801章死神的镰刀

在风雷堂投掷霹雳弹的轮番炸响过后，古井巷上空黑烟滚滚，硝烟弥漫，而巷口处的几处宅院更是摧枯拉朽下，尽显残墙断壁。

聚居在古井巷各宅各院的张氏族因为突如其来的爆破，而人心惶惶，在巷中抱头鼠窜，纷纷逃命，仿若天塌地裂世界末日到来一般。

污衣帮、十二连环坞、风雷堂等三拨人马合计近六千人在爆破过后，在郡丞陈集涛和都尉陈浪的率领下联手将巷子口围堵得水泄不通，纷纷磨刀霍霍准备杀进巷中，将扬州张氏上下近千口人除名。

“陈郡丞，陈都尉且慢！”

巷口处，张九斤奉郭业之命适时策马赶来，大呼一声过后便急急翻身下马，对着陈集涛和陈浪如倒豆子般叽里呱啦讲出了郭业的授意。

一番讲罢，陈集涛与陈浪面面相觑，立马找来余管事、马千里、鹰眼老七三位当家的，计议交代了一番。

当即，陈浪率领折冲都尉府的一众府兵撤出了古井巷，折返而回。

临了，陈集涛冲三位当家的最后交代道：“既然刺史大人有他的顾虑，那么在下便不多做停留了。三位，如今张家已是强弩之末，大势已去，如今只剩瓮中捉鳖了。接下来，张家大房一脉就交由马帮主的污衣帮来收拾；而张家二房与张家三房就交给你们余管事、总瓢把子两位来诛除了。刺史大人的要求只有一个，宁枉勿纵，斩尽杀绝，古井巷张家不留一个活口！”

说罢，陈集涛便在张九斤的搀扶下上了马，拍马而奔，撤出了古井巷。

陈集涛一走，余管事、马千里、鹰眼老七三人彼此无声地对望了几眼，一想到百年根基扬州张家一旦覆灭之后朝野的震动，不由也是一阵面色犹豫。

最后还是白发皓首的余管事轻摇了两下头，看着两位当家苦笑道：“两位，现在还犹豫担心这些作甚？事已至此，你们觉得我们还有退路吗？反正我们风雷堂和张家已是不死不休之局，如若让张家喘过气来，事后被清算的就只有我们风雷堂了。”

马千里亦是狠狠吐了口唾沫在地上，骂骂咧咧道：“奶奶的，这次上了郭刺史的贼船，想下船也来不及了。杀一个也是一杀，杀一千杀一万也是杀，真没啥还犹豫的了。”

鹰眼老七见着余管事和马千里都表了态，精明市侩的脸上也是一阵无奈之色，叹道：“贼船不贼船另当别论，这条路都是咱们自己选得，怨得了谁？就冲郭刺史给咱开的条件，也值得了。大不了干完这一票，我们十二连环坞暂时蛰伏避开朝廷的追究，夹着尾巴一阵子呗。等着风头过后，咱们再重出江湖吧。”

三人各有心思，逐一表完态过后，低头沉默了大概有几个呼吸。

最后，三人再次抬头眼中闪烁着精光，异口同声地喊道：“干了，动手！”

唰唰唰唰~~~

三人各自转身朝着自己所部人马方向奔去，口中纷纷喊道：

“十二连环坞的弟兄听令，随总瓢把子我杀进张家，不留一个活口！”

“污衣帮众弟子听令，屠尽古井巷，鸡犬不留！”

“风雷堂的弟子们，今日不是张家死，便是我们风雷堂亡。摧毁古井巷张家过后，风雷堂即日解散！！”

.....

.....

一时间，整个古井巷中刀光剑影，血流成河，随处可见溃散奔逃的张氏族人，巷中各处宅院里尽是凄声仓惶的叫唤和三帮人马的喊打喊杀之声，夹杂一起，更显混乱不堪。

半个时辰之后，张家张元信的三房这一脉族人尽数被屠，无一幸免。其中承字辈的张承嗣，更是被鹰眼老七当场活捉，在鹰眼老七的一声令下，张承嗣便被十二连环坞的数百弟子乱刀砍死，当场毙命。

一个时辰过后，张家大房的噩运接踵而来，大房一脉族人纷纷命丧黄泉，皆死在了污衣帮的手中。马千里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还在昏迷之中的张家族长张元礼投入井中，硬生生地将其淹死。

而张家二房张元智这一脉，在风雷堂弟子的围杀之下，也缓缓接近了尾声。

张元智带着儿子张承宗、还有苟延残喘的少部分族人仓促溃逃，躲进了张氏祖宅之中。

当然，随行的还有清河崔氏的子弟崔义真。

听着祖宅之外杀声遍野，不时传来族人的凄厉惨叫，躲在祖宅中的张元智等人仿佛在等待着死神的收割一般，个个面如死灰，没有多做其他挣扎和逃散。

因为，张氏祖宅已经是最后一道屏障，如今已是退无可退。

张元智面色黯淡地望着祖宗祠堂里的张氏列祖列宗的牌位，现在心中充满着不甘和不愿，因为他刚刚从大哥张元礼手中抢过族长的位置，接手还不到一天，就要宣告结束。对于处心积虑这么多年的他，岂能甘心？

但是不甘心又如何？残酷的现实仅仅隔着一扇大门，厄运已经注定，任凭他再不甘心再不情愿也无济于事。

突然，张承宗歇斯底里的冲张元智狂叫道：“爹啊，为什么？为什么扬州官府这边还没派来援兵？为什么姓郭的还迟迟不肯派府兵前来营救我们？”

“呵呵.....”

张元智这一次难得没有对张承宗发火，而是心平气和地扭头看着张承宗苦笑道：“承宗，我的傻儿子，莫非你到现在还没看出来，张家能有今日都是拜姓郭的所赐吗？也许他现在正在扬州府衙之中，翘首期待着我们张氏全族覆灭的好消息呢。扬州张家百年基业，今天就要毁于我的手中了。哈哈哈哈哈.....”

张元智猛地仰天长笑不再看张承宗一眼，也许，他对这个儿子已经彻底失望，不再寄予希望。

自顾狂笑一番之后，张元智再次将目光转向祖宗祠堂内的列祖列宗牌位，言语中充满着恨毒之意地尖叫道：“不，列祖列宗们，咱们扬州百年张家的子孙还没死绝。张氏子孙还有很多很多不在扬州，关陇世族八大世家同气连枝，他们绝对不会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张氏就此没落消亡。他日，他日定有人会我们报仇，他日定有人会复兴我们张家。噗.....”

突然，张元智嘴中喷溅而出一股血水，整个人刹然倒地，一命呜呼断了



气。

已然咬舌自尽！

张承宗看着父亲倒在自己跟前两步之外，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不过却也不喜不悲，不哭不闹，只是看着张元智的尸体口中喃喃自语着：“完了，完了，全完了，在劫难逃了！”

“不！！！！”

突然，一直久久不语的崔义真见着眼前发生的一幕咆哮而起，冲着张承宗吼道：“你们张家与我有何干系？凭什么你们张家的噩运要加诸在我崔义真的身上？我不是张家之人，我是崔氏子弟，清河崔氏的子弟。我还年轻，我前途不可限量，不，我不甘心就这么死去！！！！”

咆哮过后，他在祖宅中环顾了一眼，好像在搜寻这什么，口中自言自语宛若疯癫一般地叫道：“我姓崔不姓张，我是崔氏子弟，清河崔氏。我不想死，也不应该死哇，崔明浩堂弟，你在哪里？我们不能就这么死去，崔明浩，崔明浩，你这个高丽棒子，你在哪里？”

感情儿崔义真是在寻找崔明浩的身影。

可是任凭他喊破喉咙，还是不见崔明浩的踪迹。

此时的崔明浩，也许早已死无葬身之地，也许趁乱早已逃之夭夭。反正祖宅之中，浑然没有崔明浩的踪影。

嘭！！

祖宅大门被一股冲击之下被撞了开来，哗啦啦，涌入潮水般的人群霎时将祖宅之内诸人团团围住。

白发皓首的余管事浑身是血，须发凌乱迎风飘荡，脸上尽是狰狞仿佛杀红了眼。

只见余管事挥舞着手中还在滴血的大刀，冲着崔义真、张承宗等人一指，然后向身边一干风雷堂弟子喝道：“风雷堂弟子听令，祖宅之中，一个不留！”

“杀，都杀！”

“杀！”

“杀杀杀！！！”

数百杀红了眼的风雷堂弟子纷纷响应，徐徐向张承宗、崔义真等人围拢过去。

一时间，祖宅之内杀气凛然，气氛紧张，一番刀光剑影之下，了无生机。

死神的镰刀已经挥下，正缓缓收割着世间的生灵……

## 第802章幸运儿

刺史府衙的后院中。

此时继古井巷张家巨变已隔了近三个时辰。

约莫黄昏时分。

后院天井一棵老槐树下的石桌上，正煮着一壶茶，郭业一边用嘴吹着炭炉中若燃若灭的炭火，一边不时加着松炭，神情甚是闲情逸致，浑然未将血流成河尸体横陈的古井巷当作一回事。

虽说他未出府衙大门半步，但是对于古井巷中所发生的状况却是知之甚详，了若指掌。

因为，站在他跟前的郡丞陈集涛已经绘声绘色地向他描述完了古井巷巨变的所有细节。

扑腾扑腾……

炭炉上的一壶水已然煮沸，热气腾腾白烟袅袅，氤氲之气弥漫着四周。

“刺史大人，水、水开了。”

陈集涛见着郭业貌似有些走神儿，轻轻提醒了一句。

郭业恍然醒来，尴尬一笑，赶紧将砂壶从炭炉上提了下来，轻轻放在石桌之上。

随后他看向陈集涛，口吻凝重地问道：“古井巷，张家上下近千口人，都死了？一个不留？”

陈集涛心中释然，暗道，原来那副淡定模样是装出来的呀？我还以为刺史大人年纪轻轻却如此杀伐果断，连骨子里的血都是冷的呢。

不过郭业这般表现，他心里反而踏实了下来，至少他知道郭业没有他想象中那般冷血嗜杀。

随即，他恭敬回道：“禀报刺史大人，照您的吩咐，宁枉勿纵，鸡犬不留。如今的古井巷俨然人间炼狱，指定不带一口喘气的。”

郭业哦了一声，点头道：“那就好。死了死了都死了，那就死无对证了。纵是长孙无忌他们要向我发难，也根本拿不出真凭实据来。”

陈集涛心中很清楚天策府旧臣系与士林清流系之间的嫌隙，身为士林清流系中的一员，他自然能理解郭业的这番说词。

随后他犹豫了一下，还是硬着头皮低声问了一句：“刺史大人，如今张家横遭巨变，满门上下近千口人一日之间丧命，此乃天大的案子。再加上扬州张家乃是大唐名门望族，名列中原八大世家之一，此事必定会引起朝野震动。而古井巷又在我们扬州府衙的管治之下，到时候朝廷那边……”

“明仁，不用说了。”

郭业摆了一下手，打断了陈集涛的顾虑，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也清楚你担心的什么。不过我得纠正你一下，如今再也没有八大世家了，八大姓已去其一，如今关陇世族仅剩七大家了。至于你刚才所担心的问题更不是问题了，扬州张氏的覆灭跟你我有何干系？外间不都盛传这是江湖中人做的吗？像张家这样的高门大族，免不了与他人有利益纠葛，不过这次闹得有些大，竟然被人灭了门。啧啧，咱们扬州官府也不是神仙，又不懂未卜先知，哪里会知道这些江湖中人会如此胆大妄为，居然将张家满门尽数屠戮了呢？不过到底是发生在扬州城中，我们用心办案，加紧追查，早点将凶手绳之以

法就是了。”

“呃……”

陈集涛瞪大了眼睛，错愕地望着郭业，心中大呼无耻，吞吞吐吐地问道：“大、大人，就，就这么简单？”

郭业嗤之以鼻地笑了一声，撇撇嘴，反问道：“不简单，你以为有多复杂？好了，不用再纠结这个问题了。我问你，风雷堂、污衣帮、十二连环坞这些人现在何处？”

陈集涛见着郭业竟然已经想好了对长安那边的敷衍说词，而且还是如此的谈笑风生，心中不由一阵折服，大人还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啥事儿都敢干啊。

旋即，他心中也就放开了包袱，不再记挂担心长安那边的反应，很快回复郭业道：“古井巷这边事了，鹰眼老七和马千里便带着各自帮众分别乘船离开了扬州，返回江都和镇江而去。陈都尉已经交代过他们，暂时让他们先蛰伏一段时日，风头正紧之时千万不要冒头。”

郭业点点头，赞道：“好，只要他们不冒头，朝廷那边纵是派兵剿匪为张家擒拿凶手，也只能是无功而返。呵呵，这些江湖中人永远都是狡兔三窟，要有心躲避朝廷的追捕还是轻而易举的。对了，那风雷堂呢？他们现在还在扬州？”

陈集涛摇了摇头，道：“余管事率着风雷堂弟子撤出古井巷后，便拿雷老虎留下的银子遣散了众弟子。嘿，曾经称霸扬州城近二十年的风雷堂，居然就这么烟消瓦解了。至于余管事，则带着风雷堂那批懂得制造霹雳弹的弟子暂时藏匿到了乡下，他说等着风头过后再来扬州寻大人您。”

郭业哦了一声，余进一把年纪想事情的确周全，现在他如果带着一群风雷堂弟子大摇大摆来府衙找自己，目标未免太大。

这样也好，暂时让他带着人先躲到乡下，到时候等风头过去之后，再想办法将他和那帮千金不换的弟子送到西川都护府那边继续研制霹雳弹，那就圆满了。

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像这些人如果弃之不用未免太过可惜。同样，这些人如果落在了别有用心或野心家的手中，那更是要出大事，就比如落在前隋太子杨勇手中，那可是要捅大篓子的。

与其这也不行那也不好，不如将这些人统统转移到西川那边，至少那边已经被自己的人经营得如铁桶一般牢固，安全而且隐蔽。

心中有了定计之后，踏实了不少，尤其是拔掉了扬州张家这根心头刺，他整个人都觉得活络了些。

想想，随着张家的覆灭，那么此番他来扬州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一大半。接下来的时间，他只需将扬州好好经营一番，将张家原先经营百年的后患都治上一治，再做点政绩出来，那就大功告成，可以风风光光地回长安了。

届时，加官进爵？还是另有重任？

那只有到了长安才能知晓了。

就在他想入非非之时，突然院外张九斤奔了进来，人未到跟前，声音已然传道：“禀报刺史大人，果毅都尉刘振轩回来了，俺让他在外头候着您。”

日……

郭业白了一眼张九斤，这小子现在真是拦人拦上瘾了，居然连刘振轩都敢让他吃闭门羹。

倏地，他站起身来，刻意大声笑着朗声道：“此次能够如此顺利，完全归功于振轩此番前往蜀中求援啊！若非振轩领着漕帮数万弟子及时返回，江面上那两帮人马可就够我们吃上一壶了。张九斤，你个孬瓜，还不将刘都尉请进院来？”

声音之大，足以传遍整个后院，刘振轩自然也是听到了耳中。

瞬间，他心中被张九斤拦截在外的憋屈顿时一消而散，大步走入后院的那道拱门，遥遥喊道：“侯爷，振轩特来复命！”

“振轩，来，赶紧过来，一路辛苦，千万不要理会张九斤这孬瓜！”

郭业笑意盈盈，站着相迎刘振轩。

当刘振轩走至跟前，他又冲陈集涛吩咐道：“明仁，你也别忙着走，相请不如偶遇，你去添点松炭，趁着天色尚早，咱们三儿煮煮茶聊聊天。”

陈集涛嗯了一声，拉着张九斤这个孬瓜走向了柴房那边。

郭业则请刘振轩落座，询问起了漕帮孙明延那边的近况。

一时间，几人煮茶谈天，炭火旺起，水汽沸腾，好不热闹。

……

……

天色渐渐昏暗了下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此时的古井巷中还未来得及敛尸，仍旧一片狼藉。

夜色之下，尸体横陈了无生机，更显一片寂寥和慎得慌。

突然，一具久躺在地一直未有动弹的尸体蠕动了一下，不过很快又静了下来。

猛地，又蠕动了一下，两下，三下，嘭！

整个尸体如弹簧一般窜立了起来，仿若诈尸！

“呸，呸呸呸，呕~”

这具尸体居然啐了几口唾沫，干呕了起来，然后晃悠悠来到一面墙壁上靠了过去，大口大口喘着气儿，仿佛刚从窒息中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显然，这具尸体，确切地说，应该是这个人还没死透，成了张家近千口人中唯一的幸存者。

只见这人喘息一阵之后，狼狈地抹了抹脸上由泥泞与血渍混杂一块儿的污秽，随后不断拍打着胸脯，呜呼道：“幸甚幸甚，老天有眼，天不绝我，竟然让本公子装死逃过了这一劫！”

这人感慨一番过后，借着微弱的月光扫视了一眼周围的状况，神情越发的后怕，心底不由冒起了阵阵寒气，心有余悸地叫道：“如果他们明日来敛尸的时候发现我没死，那就危险了。不行不行，扬州绝对不能久呆，本公子必须连夜乘船离开扬州回杭州府找叔父去。”

说罢，他摸了摸身上的钱袋，还有些银子，看来回杭州的船资应该够，顿时心里安生了不少。

趁着夜色，他加快了脚步抹黑扶墙想古井巷外逃去，不小心脚尖勾到一具尸体，又被绊了一跤，摔了个狗啃泥。

额头碰地摔了个大包，不过他还是忍着疼痛不敢叫出声儿来，生怕惊动了歹人。

他继续抹黑扶墙奔逃，心中却已是暗暗大呼：“疼死本公子了，不行不行，唐人太狠了，说杀就杀，说灭门就灭门，杭州也不能久留。呃……中原太危险了，还是回高句丽为妙！”

淡淡月色下，浓浓黑夜中，一头幸运的高句丽棒子踉踉跄跄，在疲于奔命着。

## 第803章长孙府震怒

高句丽棒子崔明浩装死躲过一劫，趁着夜色惶惶逃出了扬州城。

到了东门渡口后，他便仓促雇上一艘江船，连夜返往了杭州，逃之夭夭。

数日之后，扬州张家一日之间被人倾覆的消息也传出了扬州城，沸沸扬扬地向外扩散，愈演愈烈开来。

正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直到第十天，这道消息通过南来北往的客商和各地驿站的快马传递，终于刮进了大唐帝都——长安城。

这一日的晨初，长孙府。

按照往常，长孙无忌在这个时候本该早就进了宫中赴早朝来着。

可因为扬州张家覆灭之事，他硬是托病没有出府上早朝，而是在客厅之中发了足足一个早上的邪火。

怒骂发飙摔东西，客厅之中的瓶瓶罐罐基本都被长孙无忌砸了个稀巴烂，满地狼藉处处苛烂，就差拆了客厅上方的房梁。

不过，这并不能让长孙无忌遏制住心头的那团怒火，只见他脸色铁青地坐在堂首的太师椅上，胸口此起彼伏地喘着粗气，口中不断咒骂着：“混账，该死的混账啊，张家满门近千口人，一日之间统统丧命。百年根基雄霸扬州，号称关陇八大世家之一的张家，就这么顷刻间被覆灭了。不该啊，真是不该啊！这混账真的敢作出这人神共愤之事来？该死，真是该死啊！”

至始至终，长孙无忌的长子长孙冲一直都战战兢兢地站在客厅之中，目睹着父亲的滔天怒火在肆虐，却不敢吱声儿。

不过他心里很明白，父亲为何会如此的震怒。

扬州张氏与长孙氏及其他几个世家一直以来同气连枝，都是关陇世族的中坚力量。尤其是近几年来，扬州张氏牢牢把持着扬州盐税，一直向长安的长孙府以及关陇其他几个世家，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银两。

若是没有扬州张氏这些年的盐税输血，天策府旧臣系又岂能如此轻易拉拢各道各州府的地方官员。

可自打益州侯郭业奉旨下扬州出任扬州刺史之后，一切都有了变化。

先是扬州盐税脱离了张家的掌控，再是接连受着郭业的打压，最后竟然连扬州张氏的根基都受到摧毁，一日之间樯櫓飞灰湮灭，荡然无存。

八大世家，已去其一。

扬州张家的覆灭不仅宣告着关陇世族的尊严和地位受到了挑衅，也宣告着关陇世族被断了一臂，而且是被断了握着钱袋子的那条手臂。

所以，长孙冲不仅明白父亲的震怒到底有多大，而且也知道父亲对郭业这个扬州刺史到底有多愤恨了。

若不是因为郭业的赴任扬州，哪里会出现这么多么蛾子？

因此，父亲刚才话中提及的“混账，该死的混账”，他用屁股想一想也能明白，暗指的就是郭业此人。

不过听着父亲最后的话里话外，无不透着一个信号，那便是扬州张氏被灭门的幕后主使并非别人，恰恰就是身为扬州父母官的郭业。

这一点，太令人匪夷所思，也太令人难以信服了。

旋即，他壮着胆子轻声说道：“父亲，据扬州那边传来的消息，在古井巷

行凶，覆灭扬州张家之事乃是江湖匪帮所为。这一点，倒是不能冤枉了郭业。而且事情就发生在白天，城中好多人看见当日数千江湖悍匪出没在古井巷。还有一点，当日城中古井巷巨变之时，扬州东门渡口方向的运河江面上也发生了两方江湖势力在水战。据说，其中一方就是张家暗中蓄养的江湖势力。如果硬要将此事扯到郭业头上，这未免太牵强了。况且如今他有士林清流系几个老狐狸作为后盾，再也不是当日的吴下阿蒙了。”

“哼，一派胡言，蠢货！”

长孙无忌正在气头上，正是忠言逆耳之时，长孙冲的这番言辞在他听来，无疑是在为郭业澄清。旋即，他满脸不悦地喝道：“冲儿，郭业这竖子许了你什么好处？连你都为他说情澄清？别忘了，你复姓长孙，你出身关陇世族！”

长孙冲闻言一阵惶恐，急急辩解道：“父亲息怒，孩儿怎会偏帮一个外人而忤逆了父亲大人呢？只不过，这件事从表面看来的确跟郭业没有干系。而且，三弟不就在扬州府衙任职别驾，潜伏在郭业身边吗？至始至终，时至今日，也未见三弟派来传信，所以此事应该与郭业没有太大的干系。父亲真要上奏弹劾他，顶多也就一个‘治理地方无能，致使匪祸横生’之罪。至于其他的，孩儿觉得太过牵强了。”

“你说羽默？”

长孙无忌的神情横生一股无力感，摇头叹息道：“不要提这不肖子了。本来此次他前往扬州赴任，为父是对他寄予厚望的。可偏偏这混账就会吃喝玩乐，一点正事儿也不干。冲儿你也许还不知道，这混账如今已经不在扬州了，早早就跑到万里之外的吐蕃国去了。听说，还是为了一个女人，唉，我上辈子上造了什么孽？居然生出这么一个不务正业的不肖子。早知老三今日会如此混账，当初就是生个球，也比生他要来得强啊。”

“呃……”

长孙冲一阵语噎，心中对自家这位老三也彻底无语了，放着正经事儿不干，放着好端端的扬州别驾不做，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跑到吐蕃国去了。

说他是情种好呢？还是说他是愣种好呢？

长孙冲见着父亲提起老三，就是无尽的失望，整个人都变得意兴阑珊起来，神情尽是颓废和无奈。

一时间，他心中不免有些惭愧起来，低声说道：“父亲请息怒，老三还是少年心性，免不得有些贪玩。等再过一两年，索性给他找门亲事得了。只要一成了亲，兴许他就会快些懂事了。届时，他也能理解父亲您的用心良苦了。”

说到这儿，长孙冲观察了一眼父亲，发现他的眼神有些活泛和生机起来，于是立马趁着兴头转移话题继续说道：“父亲，我看卫国公府的鱼暖暖小姐就不错。卫国公府与咱们长孙府也算门当户对，而且卫国公李靖在军中威望甚高，如果咱们家老三能娶了鱼暖暖，也不算辱没了咱们长孙家的子弟。而且能与卫国公府结上亲家，于公于私都是两利的，父亲以为如何？”

“呵呵，是该给老三这个混账成个家了，不能再任凭他这么胡闹厮混下去了。”

长孙无忌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随后又考虑起长孙冲口中提到的卫国公府鱼暖暖小姐，沉默了一小会儿。

随后，只见他微微抬起脸来，眼中闪烁着熠熠神采，自顾沉吟道：“卫国公李靖，此人嘛，呵呵……”

说着说着，又是一声苦笑，既不赞同也不否决，搞得长孙冲一阵晕乎乎，仿若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糊涂了。

“禀报老爷，有客到访！”

客厅外传来下人的喊声，暂时将长孙无忌和长孙冲父子二人的思绪给打消了下去。

长孙无忌径直问道：“来人是谁？”

下人继续在客厅外回禀道：“乃是中书令房玄龄大人，房大人说刚下了早朝，有要事与老爷商量。小的见客厅现在这般模样，便自作主张将房大人领到了老爷的书房里头候着。”

长孙无忌一听来客是房玄龄，又听着房玄龄下了早朝貌似有朝中大事要与自己商量，当即提上了心头。

随后又看了看客厅如今这般狼藉惨状，心中苦笑，这里的确不适合会客，不然真是徒增他人笑话。

随即，他夸赞了这名下人两句办事得力的话，便向长孙冲交代道：“冲儿，你让人将客厅好好收拾收拾，至于老三的亲事等过些时日再说。为父先去书房见见房大人。”

说罢，长孙无忌便轻轻拍打了身上的衣裳，因为刚才发飙撒泼弄得衣裳满是褶皱，随后抬步小心翼翼地绕过地上的苟烂，走出客厅奔向了书房。



## 第804章风向有变，急需反思

房玄龄早已在书房中翘首期待，一见长孙无忌进来房中，立马起身迎来，关切问道：“今日上朝不见你，听说你身体抱恙，就顺道过来探望你一番。怎么样？身子不打紧吧？”

长孙无忌此时气色还算不错，摇了摇头便走到自己的书桌后头，一屁股坐到交椅上，叹道：“身体倒是没事儿，只是有些心病而已，不打紧。”

“心病？”

房玄龄迟疑了一下便释然，伸手指了指江南方向，轻声问道：“你的心病莫非是因为扬州张家的噩耗？”

“是啊……噢，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长孙无忌颇为诧异地看着房玄龄，要知道他也是今天早上起床才收到扬州那边的消息，而房玄龄居然上个早朝回来便已经知道扬州张家那边的事情。

难道对方暗中还有比他更加灵通的消息来源？

不过以他与房玄龄这么多年的交情来看，对方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暗地里的渠道瞒着自己。

这么推断下来，房玄龄的消息只能来自一个地方，那便是今早的朝堂。

旋即，他脱口问道：“莫非今天早朝议论的便是这件事情？”

房玄龄闻言微微颌首，他知道自己这位老友的心思极其缜密，自己鲜有事情能够瞒得过他。

随后便说道：“今日你没来早朝，我就猜出了你肯定是收到了扬州张家的噩耗，被这桩事情给气到了。没错，今日早朝就是议论扬州张家顷刻间被满门覆灭，鸡犬不留之事。这件事情昨天夜里就被八百里急件传进了宫中，送到了皇上的案桌前。长孙大人，你知道是传这封奏折之人是谁吗？”

长孙无忌微微一愣，暗道，原来还有手脚更快的人将此事捅进了宫中。

听着房玄龄似笑非笑一脸神秘的模样发问自己，长孙无忌心里一惊，脑中浮现出某个人的名字，讶然问道：“莫非派人日行八百里将急奏送进长安之人，就是郭业？”

房玄龄虽未答话，却依然颌首，显然长孙无忌又猜对了。

见着房玄龄的表态，长孙无忌心头的怒火真是不打一处来，气得双肩瑟瑟发抖，眼神霎时凌厉如怒目金刚一般吼道：“这个心狠手辣的奸佞小人，居然如此堂而皇之的贼喊捉贼，难道他还想蒙蔽朝廷，蒙蔽皇上，将扬州张家覆灭的元凶栽赃给江湖匪徒不成？”

房玄龄道：“长孙大人请息怒，实不相瞒，今日朝议之时，郭业派人送进宫中的奏折就是这般说得。他不仅向皇上禀告此次扬州张家覆灭的过程，还向皇上解释此次张家之所以遭来江湖匪徒的灭门之祸，就是因为张家在扬州牵涉各行各业的利益，引起了江湖势力的纷争，最后引来了利益竞争对手的报复。不只如此，他还向陛下上了请罪折，扬言此次张家飞来横祸虽然是咎由自取，但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他身为扬州刺史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耻之尤，姓郭的小贼巧舌如簧，居然就想将这件事情轻轻搪塞遮掩过去？”

长孙无忌气得脸色又是一片铁青，不止重重跺脚，还不时狠狠拍着书桌，喝骂道：“他说得倒是轻巧，明眼人谁不知道他此番前往扬州，就是奔着扬州盐税而去，就是冲着扬州张家而来。张家满门被灭，绝对就是他在幕后一手策划而成。混账东西，居然还将这件株连九族的罪过给轻轻一推手，栽赃到了江湖势力的利益之争上去。照他这么说来，张家不仅是咎由自取，而且也罪该万死了？”

“这倒不至于，他也没这么说。”

房玄龄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轻叹道：“不然他也不会下了请罪折，而且他在奏折中还奏请朝廷，让兵部下令淮扬一带的各地折冲都尉府集结兵力，一同剿灭淮扬一带的匪患，还地方百姓一个太平。同时也让张家满门近千口人早日沉冤得雪，将凶手绳之以法。”

“呸，一派胡言！”

长孙无忌几乎被郭业臭不要脸无下限的说词给气炸了肺，身体颤巍抖如筛糠，哆嗦着双唇叫道：“房大人，玄龄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郭业才是张家灭门的罪魁祸首啊。他这才是真真正正的贼喊捉贼啊。江湖匪帮居无定所，又是狡兔三窟，又想剿灭匪患谈何容易？只要一日无法剿灭淮扬一带的匪患，张家灭门一案就会无限期的拖沓搁置下来，最后不了了之哇。奸佞，这才是真正的奸佞之辈，姓郭的行事如此肆无忌惮，如此瞒天过海，他才是我朝最大的佞臣啊！！！”

喊罢之后，长孙无忌因为太过激动的缘故，忍不住地咳嗽了起来，呛得险些喘不过气来。

房玄龄看着老朋友这幅激动模样，不由暗叹郭业这小子真是将长孙无忌给活活气到了。

他房玄龄宦海浮沉这么些年，郭业这点小伎俩他又怎么会看不出来？长孙无忌能够洞穿幕后，他房玄龄又岂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而且房玄龄身为天策府旧臣系的领军人物之一，他也越发地感受到了来自士林清流系近来的威胁，随着郭业的成长与壮大，若干年后，他断定此子定会成为天策府旧臣系，甚至是关陇世族的心腹大患。

在他眼里一个张家的覆灭尚可接受，还未伤及到他们的根本。但是如果任凭郭业再这么茁壮成长，也许不久地将来，倒下去的不仅仅就是一个张家，而是三个、五个、甚至成千上百个张家了。

于是，他走到长孙无忌身上，轻抚着对方的后背助他顺其，然后安慰：“长孙大人，气大伤身，先消消火平平气。现在不是置气和动怒的时候，你知道今日早朝之上，皇上对郭业传来扬州张家被灭这件事情什么态度吗？”

长孙无忌一听这个，暗暗凝神静气，刻意控制着自己呼吸的缓慢，整个人渐渐冷静了下来。

他心中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在这儿生再大的气都没用，皇帝听闻张家被灭之后，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才是关键，尤其是皇上对郭业此时的态度才是最关键的。

随后，他一脸急切地望着房玄龄，催促道：“那今日早朝，皇上是如何处置的？”

如何处置，既是问如何看待这件事情，也是在问如何处置郭业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

房玄龄的神情有了几分莫名的神色，轻轻叹道：“皇上勒令兵部立即下公文，让淮扬一带各地都尉府调集兵马，对各地州府的匪患进行一次大清剿，必须还地方一个太平，还淮扬百姓一个朗朗乾坤。至于郭业，皇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痛斥他尸位就餐，治理地方无能，致使匪患横生，以致于危害到治下民生。而且，还下旨扣发郭业一年的俸禄，以儆效尤。”

“骂得好，罚得妙！”

长孙无忌甚是解气地又拍了一下书桌，骂道：“绝对不能助涨郭业此獠的威风，我看皇上这样处置还是轻得。房大人，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房玄龄有些茫然地望着长孙无忌，摇摇头道：“哪里还有什么接下来？没了，皇上的最终处置大抵就是这样。”

长孙无忌瞪大了眼珠子，一副不可置信地神色惊叫道：“什么？就这么草草处置，就这么草草敷衍了事？怎么可能？皇上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房玄龄见着长孙无忌一脸的不甘，只得连连苦笑道：“长孙大人，在房某看来，如今这风向可能有变啊。也许你我天策府旧臣系，还有整个关陇世族在这些年来都过惯了安逸日子，疏忽大意了某些东西。长孙大人，我们急需反思反思了啊！”

长孙无忌貌似听懂了房玄龄的弦外之音，自言自语道：“风向有变？反思反思？”

房玄龄突然又插了一嘴道：“对了，散朝之时皇上独独留下虞世南、孔颖达两位老臣，说是有事要跟他们商议一番，应该是去了望北阁。按照以往，皇上如是有什么大事需要找臣子私下商议的话，通常都会找你我，而如今却不同了，这无疑是个不好的信号啊，长孙大人！”

长孙无忌顿时脸色骤变，心里面萌生出一股不详之感，立马拱手冲房玄龄道了一声恕罪，然后说道：“玄龄，我先进一趟宫去见见皇后，我就不陪你了，你请自便。”

说罢，拔腿就走向书房门口，夺门而去。

房玄龄猜得出长孙无忌进宫见皇后的目的，赶忙追到门口，冲长孙无忌喊道：“长孙大人，皇后这人念旧，见着她后多跟她提提以前的日子，多跟她念叨念叨高士廉高老大人。”

长孙无忌闻言猛地一停脚，紧接着又是扭过头来向房玄龄郑重地说：“我晓得！”

说罢，便走出了书房所在的小院，连连催促着府中下人赶紧备轿准备进宫。

## 第805章有功不赏，夜路撞鬼

长孙无忌这边进宫求见长孙皇后，那边孔颖达与虞世南也恰恰与李二陛下刚商议完事情，出了望北阁。

出宫门之时，双方正好碰个正着，一方是进宫，另一方是出宫。

不过双方貌似都心有灵犀一般，谁也没有停驻脚步，彼此擦肩而过，连声招呼也未曾打过。

不过虞世南和孔颖达在擦肩的那一刻，已然从长孙无忌身上很清楚地感受到了强烈的敌意，一种刻骨铭心的仇视，一种老死不相往来的怨恨。

两人走出了宫门，来到皇城大街之上，不约而同地停下来脚步，又齐齐扭头望向了宫门内。不过长孙无忌的背影早已远遁，匆匆没了踪迹。

两人同时缓缓回过头来，彼此对望一眼，相继苦笑一声。

孔颖达若有所思地打趣道：“看来，这梁子是越结越大了，唉，你说老夫都一把年纪了，何苦来哉？”

虞世南亦是笑着连连摇头，叹道：“虞某又何尝不是呢？不过这次郭小子能够替皇上，替李唐江山拔掉扬州张氏这根硬茬子，也算有功于江山社稷了。即便因此跟他们这些人结下了仇隙，也算是物有所值了。”

孔颖达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神色微微一转，脑中立即浮现出郭业那张透着狡黠的面孔，轻轻呵斥道：“不过这次的手段太过生硬，太过血腥，也太过无赖。这种手段只可用一次，再用的话，始终会落下话柄。届时，吃亏得还是他自己啊。”

虞世南笑道：“孔尚书，天底下能用出这种无赖伎俩来替陛下分忧的，也只此郭氏一家了。若是不剑走偏锋，郭业扬州之行又怎能这么快见效？你没发现在望北阁中，皇上的兴致很高吗？看来通过郭业在扬州这么一闹，陛下倒是对我们士林清流系多了几分信心了。”

“可是欲速则不达啊，虞仆射！”

孔颖达话里透着一股子殷切关怀，念道：“郭业若是这么长久下去，始终是旁门左道，登不上大雅之堂，对吗？一旦剑走偏锋养成了习惯，这对他的将来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虞世南看着老友这幅神情，多少看得出来孔颖达的心中已经有了几分爱才之意，俨然对郭业萌生出了几分栽培接班之意。

对郭小子而言，若是将来能得到孔颖达的大力支持，这倒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要知道，孔颖达不仅仅是吏部尚书，更是孔圣人的直系后裔，这天下吾辈读书人可皆是出自孔圣先师门下啊。

旋即，他冲孔颖达宽慰道：“孔尚书，放心吧，郭业是个聪明人，知道适可而止，肯定会掌握好尺度与火候的。而且过些日子，陛下肯定也会对他有所训诫的。你我就是安心在朝堂他们年轻后辈们掌好舵吧。”

孔颖达微微点头，低声说了一句：“如此甚好！”

言罢，便自顾朝着朱雀门方向踱步而去。

虞世南为人处事都没有孔颖达那么死板，心中想着今日在望北阁与李二陛下的谈话，心中暗暗赞了一句，郭业，好小子，老夫果真没有看错你。

随后，便急急追上了孔颖达的脚步，联袂而行出了朱雀门。

.....

.....

约莫过了有半个多月，差不多到了年关将至的时候，李二陛下派来传旨宦官抵达扬州。

郭业热情而又不失礼节地接待了这位传旨宦官，从对方手中接过了李二陛下的亲笔谕旨，然后让府衙的官员好生安排了这位传旨宦官。

随后，他便领着陈浪、陈集涛两人进了书房。

进了书房之后，他摊开李二陛下亲笔御书的圣旨，里头不是通篇辞藻华丽的锦绣文章，而仅仅有三句话：“扬州事罢，到此为止。好生在治理扬州，替百姓谋福祉。左道旁门手段，只可一次，不可一而再再而三，切记切记。”

虽然李二陛下的圣旨只有三句话，但是内中蕴含的信息却是巨大的，郭业看着想着，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起来。

随即，他将圣旨递给了陈集涛，笑道：“明仁，我知道你这些日子一直都在担惊受怕，心中忐忑朝廷是否会怪罪于我而最终牵连到你。我早就说你多虑了，现在看来，你真多虑了，好好看看皇上给本官的亲笔御书吧。”

陈集涛被郭业戳中了心中的小九九，脸有愧色，但还是眼疾手快地接过了圣旨，细细看了起来。

看罢之后，他面有喜色，不可置信地问道：“刺史大人，皇上竟然连丁点责罚都没有？一道圣旨下来，居然就将扬州张家之事就此盖棺定论了？”

郭业面色淡定地点了点头，乐道：“难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吗？别忘了，刚才那位传旨宦官可是说了，陛下在朝堂之上不仅痛斥了我尸位就餐，还扣发了我一年的俸禄。这还不算责罚啊？”

陈集涛心中震惊不已，相比于张家满门被灭，您那点责罚算个屁啊？看来郭刺史在陛下心目中，可真是圣眷正浓啊。

旋即，他堆笑道：“下官哪能会这么想啊？刺史大人被陛下当堂训斥，还被扣发了俸禄，下官心中也是与有痛焉啊！不过如今陛下这道圣旨下来，真是圆满，大圆满了。”

能不被因此而牵连到，陈集涛心里甭提有多乐了，顿时有了一种劫后逢生的幸福感。

旁边的陈浪倒是看得开，大声哩咧道：“俺早就说陈郡丞太过多虑了，了不起咱不做这折冲都尉，继续回江上做俺的盐帮帮主呗。郭刺史，俺是一点都没有担心过，俺对你很有信心的。”

陈集涛见着陈浪马后炮，居然这个档口说起风凉话，不由心中暗暗一阵鄙视。

这时，郭业笑着冲两人摆了摆手，道：“好了，既然陛下都说此事到此为止，那么我们就听皇上的。陈都尉，你回头就让折冲都尉府的弟兄们停止在扬州境内剿匪了，随便做做样子即可。还有明仁，你回头想办法替我通知马千里、鹰眼老七两位当家的，让他们暂时先不要冒头，让他们再忍耐忍耐，等明年开了春，他们就不要再东躲西藏了。”

陈浪和陈集涛纷纷拱手称是。

郭业交代完这两件事之后，又看着两人正色说道：“从本官赴任扬州刺史以来，你们两人一直随侍左右，一路下来都是鞍前马后，委实辛苦了。既然扬州张家如今樯櫓灰飞烟灭，不复存在了。那么，本官也不能有功不赏，亏

待了你们二人。”

话音一落，两人脸色相继一喜，对望了一眼过后，心中彼此产生了共鸣，因为郭业这番话很明显是在提醒他们，论功行赏的时候到了。

倏地，两人垂手恭立，齐声表态道：“愿为大人分忧！”

郭业笑着摆了一下手，道：“有功要赏，方有良将；有功不赏，夜路撞鬼。这样，即日起由明仁来暂代扬州别驾一职，但还兼着扬州刺史府郡丞一职，统管府衙大大小小事务。等着他日到了吏部每年考核升迁之时，本官自会将你提名上去，由你正式出任扬州别驾一职。”

“啊？”

陈集涛心花怒放，喜形于色激动道：“大人，您是说真的？”

郭业啐道：“这种事情还能开玩笑不成？你不要顾虑长孙羽默那边，这小子压根儿就没将心思放在别驾这一职务上，等着他从吐蕃回来，八成也要返回长安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陈集涛见着郭业拍板，心中感慨万分，奶奶的，在扬州刺史府窝了这么多年愣是没有升迁，这次跟对了人押中了宝，居然不到几个月就升迁上去了，真是跟着狼吃肉，跟着狗吃屎啊。将宝押在郭刺史身上，算是押对了！

接着，郭业又看着陈浪说道：“陈浪，我知道你志不在官场，能够替我坐镇折冲都尉府，也完全是机缘巧合。这样，你继续替我坐镇扬州折冲都尉府，而瘦西湖那块地盘如今已成了无主之物，就由你们盐帮全面接手吧。不过，抽头纳税到的银子，你们盐帮必须从中交付两成给府衙，充实刺史府的银库。如何？”

“哈哈，这感情儿好！”

陈浪咧嘴笑道：“嘿嘿，郭刺史还真没忘了咱们盐帮，不枉咱们一直人前人后的出人又出力，靠谱，这事儿靠谱。俺陈浪在此谢过刺史大人的成全了。”

郭业又是轻轻挥了一下手，道：“不要如此客套，我之前就说过，我绝对不会亏待诚心为我办事之人。若是我抠抠搜搜有功不赏，那岂不是寒了你们的心，也砸了我陇西郭业这道金字招牌？”

笃笃笃~~

一阵拍门声接踵响起，门外负责把守的张九斤传话道：“刺史大人，扬州盐运使关鸣关大人在花厅求见。”

关鸣鸣？

郭业微微一怔，暗道，倒是好久没有见到这老酸秀才了。

突然，他一想到如今年关将至，也正是盐运衙门向各大盐场征缴盐税，汇总盐税向长安押运的大好时节了。

莫非这厮是为以来寻我的？

随即，他冲陈浪和陈集涛起身相送道：“好了，你们先下去吧。”

两人应声称是，相继推门而出，趁着房门打开之际，郭业冲张九斤喊道：“九斤，你去花厅将关大人到此见我。”

吩咐完又想起这个时辰应该是晚饭的点儿，于是又冲闲着的王八斤交代道：“八斤，你去跟秀秀夫人说一声，就说本官让她做几道蜀中小菜儿，然后汤壶老酒。本官要与关大人在书房小酌几杯。”

“得嘞！”

门外传来王八斤欢快的声音，蹦达着脚步边跑边喊道：“俺这就去找秀秀夫人，大人且稍待片刻。”

## 第806章老关办事我放心

书房两人，对饮小酌，且听屋外风吟。

转眼，天色黯淡已入夜中，吴秀秀连着烫了五盅酒都被郭业与关鸿鹄喝光见底。

酒足之余，郭业才想起今日关鸿鹄的来意，问道：“好了，扯完闲篇该谈正事儿了。你今日找我，可是为了年关将至的盐税征缴之事？”

嗝儿～

关鸿鹄胸脯挺起打了酒嗝，摸了摸酒后烫热红扑扑的脸颊，尴尬笑道：“大人见谅，学生酒后失态了。”

郭业一摆手，道：“不打紧，说正事儿吧。”

关鸿鹄点头应道：“正是，上次学生奉大人之命，将盐运衙门那些张家私自招募的护卫队给遣散了。如今眼瞅着就要到年关了，需要从扬州各大盐场还有各大盐商处征缴盐税，看光凭眼下盐运衙门那些人手，压根儿就不够用。所以学生这次过来，是想跟大人借调一些人手应急来着。”

郭业微微颌首，之前为了让关鸿鹄彻底掌控盐运衙门，他曾下来遣散所有张家私自招募的盐运护卫队，足足有好几千人之多。

按照朝廷定下的编制丁目，如今盐运衙门只保留了五百人的编制。

虽然随着张家的覆灭，无论是盐运衙门中的大小官员，还是这五百人编制的盐运护卫队，都已经改投了风向，彻底被关鸿鹄所收拢。

但是，扬州光是官府批准的大型盐场就有将近数十个，更别提其他将近百家的中小型盐场。而且手执官府盐引的盐商更是多不胜数，足足有数百人

之多。

扬州盐税就是从这数百家官府批准的各大盐场中，还有从这数百户盐商手中征缴而来。

若是仅凭五百人编制的护卫队，哪怕是盐运衙门内的大小官员统统派出去征缴盐税，都是捉襟见肘，压根儿就忙不过来。

而且这些盐场的主人还有数百盐商都是奸猾狡诈的商贾，虽然官盐是暴利，但是他们都恨不得少交一文钱的盐税，所以往往喜欢偷税漏税，更有甚者暗中制作假账簿来应付了事，企图蒙混过关。

不然以张家当初在扬州的威望，也不会被逼得私自招募数千人，扩建盐运护卫队了。

当然，张家当初也是打算借着扩招盐运护卫队的噱头，将其沦为自己的私人武装和打手为主。

现在年关将至，盐运衙门最忙碌的时候即将到来，关鸿鹄向自己借人帮忙应急，这也在合情合理之中。

随即，他点头应道：“借人没问题，明天我知会刘振轩一声儿，让他从折冲都尉府中给你调拨一千人过去帮忙征缴盐税。”

关鸿鹄闻言大喜，连连谢道：“大人英明啊，有了刘都尉调拨过来的一千人，可算是帮了学生大忙了。”

郭业又是一抬手阻道：“别忙着谢，你只要将扬州盐税赶在年关盘账之前，一文不落地收上来就算是对我最好的谢意了。还有，过完年之后我允许你以盐运衙门的名义再行招募五百人，饷银都走盐运衙门的账，回头我会将



此事报备朝廷的，应该不成问题。”

关鸿鹄这下可淡定不住了，五百个盐运衙门护卫队的编制，而且是朝廷批准允许吃官粮的真正编制，这可不是小数目，完全就是大手笔。

而且这完全是大人送给自己收买人心的大好处。

只要允许自己扩招护卫队，那不就是将五百个名额扔到自己手中，让自己作主吗？

届时，有多少人争破了脑袋想往里面进？只要一进护卫队，便意味着捧了长期饭票，而且是朝廷的饭票。

关鸿鹄神情激动之余，红扑扑的脸上更加的红润了，他心中更是美滋滋地想着，前两天正好看中了一个小寡妇，如果将这小寡妇的弟弟也安排进了盐运衙门，这小寡妇还不对自己投怀送抱，不任由自己摆布吗？

一念至此，他又美得冒泡了~

“咳咳……”

郭业故意清咳两声打断了满脑子淫邪的关鸿鹄，他哪里会看不出关鸿鹄的双眼冒淫光？

旋即，他又不动神色地旁敲侧击点醒道：“老关啊，盐运衙门交到你手里，自然一切都由你作主。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些东西，循规蹈矩总没坏处，切莫一时被某些东西迷晕了脑袋，最后过犹而不及啊！你，能听懂本官的意思吗？”

最后一句话虽然说得煞是随意，但是听在关鸿鹄耳中无异于天雷滚滚，仿佛醍醐灌顶一般。

关鸿鹄暗自叫苦，真是完蛋，这点鬼祟小心思都被大人瞧出来了。

随即他又是尴尬一笑，竖起拇指恭维道：“大人，您真是目光如炬，学生在您面前可真是无所遁形啊。嘿嘿，学生一定会谨记大人的教诲，绝对不会给大人丢人现眼的。”

郭业听着关鸿鹄的表态，分外爽朗地笑了笑，说道：“老关不要这么紧张，你办事，我永远都放心的。好了，天色不早了，赶紧回去休息吧，明天刘振轩会调拨那一千人过来寻你。”

关鸿鹄哎了一声紧忙站起，轻轻捋了捋身上的官袍，转身朝着书房门口走去。

刚走到门口，他突然停驻了身子，扭头问道：“大人，今年的盐税咱是否也要效仿张家那般，暗中截留一部分，然后再押运一部分到长安户部？”

郭业听后微微一怔，沉思了起来……

最后他猛然抬头，义正辞严地拒绝道：“老关，盐税历来都是充盈国库的根本，并非我郭业私人的产业，这种银子咱不能要。而且，如今大唐看似强盛，国库却正是空虚之时，咱更不能将这银子截留了。再者说了，今年是咱们上任扬州的第一年，长安那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扬州这边，你知道吗？不行不行，这种银子绝对不能伸手，一伸手必定会被捉。该是多少就是该多少，你不能私自截留半文钱，一分不少地给我押往长安户部，听见没？”

关鸿鹄见着郭业说得如此浩然正气，脸上不由一阵臊得慌，曾几何时，他关某人也是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之辈，今日是怎得了？些许银子就迷了心窍，连国库的银子都惦记上了？

于是，他神情一凛，正色表态道：“大人且放心，学生都记在心里了。学

生替大人看着盐运衙门一亩三分地，决计不会负了大人所托。”

言罢，袍袖一甩，大步走出了郭业的书房，披星戴月离开了刺史府衙。

关鸣刚走没多久，郭业便连连打了三个哈欠，困意徐徐上来。

他抻了抻懒腰走出了书房，前往卧室准备就寝。

夜色正浓，可月色也正是撩人时。

到了卧房外头，却发现里头烛光绰绰，灯火还亮着。

他不禁纳闷，莫非都这个时辰了，秀秀还没睡，一直在等着我？

心里不由一疼，暗道，真是委屈了她。

倏地，他推门而入，发出一道吱呀的声响。

一入房中朝着床榻那边望去，果然，锦被叠放整齐，帷幔还左右悬挂，秀秀正坐在床沿边儿借着烛火看着书。

郭业立马走上前去，略有责备地问道：“秀秀，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就寝入睡？以后不许这么熬夜等我了。”

吴秀秀悄然放下手中书籍，抬起素雅别致的脸颊，眨巴着眼睛看向郭业，俏生生地问道：“夫君，年关将至，咱们是否要考虑考虑回陇西老家祭祖扫坟，看望老太君之事了？你从年头忙到年尾，这年三十大过节的，总得回去跟家里人团聚一番吧？”

“呃……”

郭业一阵大囧，原来是有事儿等着跟我商量啊？

他顿时有了一种表错情的尴尬，只得赶紧转移话题掩饰一番，沉吟道：“原来秀秀你想家了？是啊，回家过年这可是大事儿，我也好久没见老娘，好久不见贞娘和芷茹了。”

## 第807章夜投驿馆撞故友

一旦思乡的情绪被勾起，那真是如燎原之火熊熊而起，风吹不止，水泼不熄。

一夜，整整一夜，郭业辗转反侧在床榻上，彻夜难眠，不断回忆起昔日在陇西的快乐生活。

老娘、芷茹、贞娘、便宜岳父吴茂才，便宜老丈人康岳山的影像一一浮现在心头，历历在目清晰可见。

当然牵挂最多的还是贞娘腹中的孩子，无论前世还是今世，郭业都从没有过当爹的经验，一想起未出世的宝宝，他的心中顿时波起一阵柔软。

此时心中再也没有杀伐，再也没有戾气，更是没有勾心斗角，阴谋算计，有也统统百炼钢化绕指柔，也许这就是初为人父的感觉。

他无法保证第一个孩子的降世，他能够亲临在旁，但是总不能贞娘十月怀胎，他也不在身边陪伴一二吧？

思乡归家的迫切心情越发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想家了，真的相家了。

熬了一宿直到天亮，当吴秀秀睡眼惺忪的起床之时，足足吓了一跳。

因为她见着自己的夫君郭业，居然一夜未睡，顶着一双黑眼圈乌黑乌黑的熊猫眼看着自己，哈气连连地张口冲自己喊道：“秀秀，准备准备，咱们就这几天回家，回陇西老家过年去。”

吴秀秀不知道夫君是如何熬过这漫长一夜的，不过她看得出来夫君真是一夜未眠，而且还是硬生生扛了一宿才将决定告诉自己。

在自己酣睡入眠的中途，愣是没有吵醒自己。

霎时，吴秀秀的心中泛起一阵甜蜜，得夫如此，为妻何求？

随后，吴秀秀娇笑一声，说道：“不就回个家过个年么？你至于激动成这样，一宿不睡熬到天亮吗？夫君，回家之事我自会提前准备，你赶紧先睡一会儿补补觉吧。”

哗啦～

郭业掀开锦被从床榻上跳将下来，匆忙穿上布履套上衣裳，然后急急说道：“不睡了不睡了，我得将陈集涛找来安排一番，不然我即便离开扬州回陇西，也会不安心。”

声音落罢，人已经夺门而出。

吴秀秀见状暗暗摇头，这毛毛躁躁的模样哪里还是那个智珠在握的扬州刺史啊？真是未长大的半大孩儿。

突然，吴秀秀猛然一惊，跑到门口寻觅着郭业的身影娇唤道：“夫君，夫君，你赶紧回来，你早上起来还没洗漱呢？”

可惜郭业早已不知去向，估摸着已经到了郡丞公务房寻陈集涛去了。

……

……

郡丞公务房中，陈集涛也被郭业的突兀闯进足足吓了一跳。

他正翻阅着扬州下辖各县送来的公文，却见着一道风影直呼呼刮进房中。

近前一看，只见郭业蓬头垢面，眼眶挂屎，眼珠通红布满血丝，吹气呼

气尽是腥臭之味儿。

陈集涛呆呆站立起来，彻底震惊了！

莫不成昨几个夜里，刺史大人去扮偷鸡贼了？

谁知郭业张口带着第一句话就是：“明仁，本官要近日要准备回乡省亲，我走之后，扬州府衙一应诸事，皆由你作主！”

话一出口，陈集涛震惊之余又傻眼了。

因为如今扬州百废待兴，哪里离得开郭业这位主事之人啊？

当他想着推辞谦让一番时，郭业又如一阵旋风般夺门而出飞快离去，只余留下空气中淡淡的腥臭之味儿。

……

……

三日之后，郭业携妻动身启程，前往东门渡口码头准备乘船离开扬州，返回蜀中陇西老家。

此番行程，他仅带了张九斤、王八斤两兄弟，还有差不多二三十个从长安带回来的亲卫，还有一些扬州地道的土特产。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这么算下来，基本上轻车从简了，就连刘振轩他都没有带，因为接下来盐运衙门的年关盘账，关鸿鹄还需要借重折冲都尉府很多地方。若是离了刘振轩，他担心关鸿鹄一人真是玩不转。

走了几天的水路又换乘车马走了陆路，穿州过省一路慢行，足足用了近十来天，才进了蜀中境内。

到了蜀中境内又是低调前行，基本上能不拜会地方官员他都不去拜会，能节省一些时间是一些。

当抵达益州郡城之时，已是农历二十八的傍晚，离年三十还有两天的时间。

到了益州府就算到了自己家。

郭业知道，虽然夜里也能在渡口码头找来漕帮的船只送自己回陇西。但是看着妻子吴秀秀从扬州山迢水远随自己回蜀中，早已累得有些脸色惨白，于是他便打消了趁夜回陇西的念头。于是，他就在益州城先凑合歇息一宿，等着明天天亮就乘船回陇西。

他并没有投宿客栈，而是来到益州府的驿馆前，让张九斤和王八斤亮出自己的银鱼袋投诉驿馆。

银鱼袋里有郭业的官阶职务，还有郭业扬州刺史的证明。

因为各地驿馆有明文规定，只接待过往朝廷官员，恕不接待非朝廷官员的客商。

这不仅是朝廷为了方便官员出门外出公干或长途跋涉回乡省亲，也是为了提高官员福利。

而且通常州府治下的驿馆，相比于客栈较为高端大气上档次，连夜里洗个澡都有热水供应。

这也是郭业不投客栈投宿驿馆的真正原因。

想想，赶了一天的路，如果能洗个热水澡泡泡脚，这是多么安逸美妙的事情啊。

很快，驿馆的官员便领着几十个驿卒挑着灯笼出了大门，将郭业夫妻及一行人扈从恭恭敬敬地领进了驿馆中。

要知道，郭业乃扬州刺史，这可是正儿八经的上等州郡的刺史，比他们的益州刺史大人可是还要高了半阶。

不仅如此，郭业还是名副其实的开国侯，他的食邑就在益州，益州侯郭业的名声在益州府内可是一点都不陌生。

最关键的是，郭业乃是他们益州境内人氏，陇西郭业四个字当初可是响当当，即便说是威震蜀中也一点都不夸张。

益州地界儿能出这么一个上等州郡的刺史，能出这么一位侯爷，那也是独一份。

无论是驿馆的小吏，还是数十个驿卒，也都是土生土长的益州人。

能有郭业这么一位荣耀的老乡，而且郭业能下榻在驿馆，那也是他们无上的光荣，正是与有荣焉。

驿馆小吏殷情地将郭业一行人迎进驿馆后，又将驿馆一间坐北朝南的上等房间给了郭业夫妻二人。

郭业与小吏寒暄几句之后，便将他打发走了。

不约一会儿，几名驿卒就纷纷拎着一桶桶的热水进来房间，又临时不知从哪儿找来几名丫鬟，说是要侍候益州侯与侯爷夫人沐浴更衣来着。

吴秀秀妻凭夫贵，享受着这般礼遇自然是开心，百般依允着。

郭业也是暗暗感慨，权力地位真是好东西，上哪儿都能被奉为座上宾。想当初自己是个小衙役时，谁他妈管自己死活啊。

不过他最后还是遣散了那几个丫鬟，因为一来他不习惯当着这些陌生女人的面，脱得光洁溜溜；二来嘛，他也想着能和秀秀洗个鸳鸯浴来着。

当几名丫鬟都出去之后，他亲自关紧了房门，倒好了热水，准备撒泼卖萌扮可怜央求着吴秀秀，让她和自己洗个鸳鸯浴。

可谁知一道不和谐的声音从房间外头响起，笃笃笃……

拍门声过后，房外有人喊话道：“下官唐突打扰益州侯，咱们益州府君特地前来拜见。”

益州府君自然指的就是益州刺史。

郭业听出了喊话之人正是刚才那个殷情的驿馆小吏，不过这益州刺史他可不认识，他只记得以前卢承庆这混蛋玩意坐过这个位置，现在这位新来的益州刺史，那连是谁都没听过。

而且现在天色太晚，身体太乏，他也想着早些和秀秀共进鸳鸯浴，然后早早睡觉。

旋即，他很是不给面子地冲门外拒绝道：“太晚了，告诉你们家刺史大人，本侯累了已经睡下，明日再见吧！”

“呃……”

那驿馆小吏没料到郭业居然这么不给面子，顿时被噎得不知如何开口回话了。

岂不料门外突然又响起一道男子的声音来：“郭大人，莫非故人来访，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吗？”

郭业这下被惹毛了，脱口便回道：“我他妈认识你是谁啊？你哪位啊……咦，这声音有点耳熟，莫非你是汝州刺史赵飞轩赵大人？”

门外那道男子先是晃然一笑，再是接踵回道：“呵呵，正是赵某人。真是山不转水转，赵某调任益州还能撞到郭大人回乡省亲啊，巧了，真是巧了。

郭大人，闭门不见客可不是待客之道哟，还请郭大人现身一见吧！”

郭业听到对方承认了身份，脑中飞速旋转着赵飞轩此人，不过心中着实纳闷不已，赵飞轩不是在安州任职吗？怎么突然跑到蜀中益州来了？真是奇了怪了。

一念间，他突然想起赵飞轩的妻子慧娘和贞娘还是亲姐妹呢，这么说来，自己跟赵飞轩居然还成了连襟。

一想到当初自己在汝州与大姨子慧娘的点点滴滴，他没来由的心中一动，一边走向门口将房门打开，一边不禁脱口问道：“赵刺史，有日子不见了，你家娘子可曾跟你随行益州啊？”

## 第808章夜谈赵飞轩

深更半夜问人家妻子今在何处，也就郭业这厮作得一手好死才能问得出口。

不过好在赵飞轩并不清楚当初慧娘和郭业到底有过什么往事，误以为郭业是念在贞娘与慧娘乃是姐妹的份儿上，才有此一问。

随即，他才笑着冲郭业回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猴子满山走，呵呵，慧娘乃是赵某人的妻室，自然也是随我一道迁来益州了。像我们这种外放地方的官员自然比不得京官，头三年还在北地为官，兴许后三年就被调往了南疆，居无定所早就习惯了。呵呵，只是苦了家眷妻儿老小了。”

郭业哦了一声，心中怦然大动，这位大姨子他可是印象深刻，相比于贞娘的婉柔乖巧，慧娘就显得有些火辣辣的美了。

赵飞轩见着郭业不说话，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赵某如今能够迁为益州刺史，我家夫人和闺女月儿倒是开心的紧。因为小妹婉贞如今已是你们郭家的人，而且如今正在陇西老家养胎，她们姐妹俩时常能够相聚，也算是了全了我家夫人慧娘的一番遗憾了。”

郭业一听赵飞轩说起这个，也是笑着应道：“那倒真是，她们姐妹分离这么多年，后来还能重聚，如今更是能比邻而居，真是不得不感叹命运之玄妙啊。这么论起来，赵刺史，你我还是连襟之交啊，郭某还应叫你一声姐夫才是。”

“哈哈……”

赵飞轩喜笑颜开，连连摆手谦让着不敢不敢。

突然，赵飞轩这才发觉自己跟郭业都是站着说话，而且一个在门口内，一个在门口外，门里头的房间中还住着郭业的女眷，这深更半夜的有些不合规矩。

随即，他笑声戛然而止，低声向郭业说道：“郭大人，要不咱俩挪个地方再聊，如何？万一惊扰了尊夫人，那就不便了。”

他并未称呼郭业一声妹夫，还是以正式场合的称呼来叫着对方，显然不敢在郭业面前托大。

也是，虽然两人都是刺史，但是奈何人家郭业是上等州郡的刺史，含金量绝对超过他这个益州刺史。而且郭业如今不仅爵封开国侯，还是如日中天正当红的时候。即便人在千里之外的蜀中，但是只要搅屎棍一摆弄，照样搅得长安朝堂那边水犯浑。

与他相比，赵飞轩这个刺史就显得有些磕碜，不值钱咯……

郭业自然洞悉赵飞轩的心思，不过为免尴尬也没说破，他看着赵飞轩今晚不与自己单聊一会儿誓不罢休的架势，看来想要早早睡觉是不可能了。

随即他点头应了一声好，让赵飞轩稍待片刻，然后转身进房跟吴秀秀交代了几句便重新出来房间。

然后驿馆小吏凑上前来，讨好地说道：“两位刺史大人，下官已经让驿馆厨子去备酒菜了，咱驿馆后院的那处凉亭中下官也让人挂好了几盏灯笼，亮堂得很，不如两位刺史大人先到那儿小坐片刻叙叙旧？”

赵飞轩看着郭业，显然是征询他的意思，

郭业点头赞道：“善好，赵刺史，请吧！”

“请！”

两人在驿馆小吏的引领下，一前一后下了楼，走向了驿馆后头宽绰的后院。

.....

.....

驿馆后院的一处凉亭中，凉亭四角飞檐处悬挂着四盏灯笼，色暖灯亮。凉亭之中的石桌上，摆满了几碟仓促炒好的小菜儿，石桌的当间儿正烫着一壶小酒，热气腾腾，酒味儿正四处飘逸，弥漫在夜空下静静的后院四周。

此时，赵飞轩已经屏退了所有驿卒，就连那名跃跃欲试想着在亭中伺候两人的驿馆小吏，他都将其喝退了下去。

凉亭五十步之内，断无一个闲杂人等。

郭业看着赵飞轩这神秘秘的架势，不由暗自嘀咕，莫非今晚他找我来，是有什么机密之事要谈？

随即，他收起玩世不恭的心情，自顾抄起酒盅，先给赵飞轩斟起一杯酒，然后再给自己斟满酒，举杯邀道：“来，赵刺史，今夜你我故友重逢，当为一喜；而如今你我因为她们姐妹平添了一层连襟的亲戚，当为二喜。就冲这二喜，咱俩都该浮上一大白，这杯酒，我敬你，干了！”

赵飞轩自然连连谦让不敢不敢，不过没有太过矫情，最后还是与郭业稍稍一碰杯，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郭业也将烫得暖热的老酒灌进口中，顺着喉咙咽入腹中，霎时，整个人因为夜风侵袭下而渐寒的身子立马暖融融了起来。

接着，他拿起筷子夹了两口热菜放进口中咀嚼一番，随意问道：“赵刺史，你今夜找我来可不像是单单叙旧那么简单。不知赵刺史深夜到访，而且非见我不可，到底所为何事？”

赵飞轩手中正抓着酒盅，本想伸手给郭业斟酒来着，突然听见郭业这么直言不讳地发问，右手不禁一抖，幸亏将酒盅抓得紧，不然险些将酒盅摔落在桌上。

不过他继续伸手替郭业斟了一杯酒，然后缓缓将酒盅收回，有些好奇地看着郭业，问道：“郭大人，难道你就不奇怪赵某为何会从安州调来益州吗？”

郭业微微一怔，心中暗道，对啊，我还真没跟他打听缘何会从安州调来益州的。

按理说，安州乃是中等州郡，而益州属于下等州郡，虽然都是刺史，但如果安州调来益州，那就不算升迁，更不算平调，只能算是降迁了。

而且安州紧邻黄河一带，称之为中原地带也不为过。相比于蜀中益州的地理位置，在安州为官可是强过在益州数百倍，赵飞轩从安州降迁到益州，倒是有几分被发配边疆坐了冷板凳的感觉。

莫非他在安州捅了什么大篓子，闯了什么大祸不成？

随即，他笑了笑致歉道：“刚才见面太过仓促，郭某真是疏忽询问了，赵大人莫要怪罪才是。”

致歉完之后，他才正襟危坐地问道：“赵大人，可是在安州任上出了什么事儿？”



赵飞轩摇了摇头，苦笑道：“赵某在安州刺史任上一直兢兢业业，虽说没有太大的政绩，但是却也没有干什么贪赃枉法之事。赵某人一向洁身自好，对贪赃枉法之事历来就是不喜也不屑，这一点郭刺史应该是知晓的。”

郭业点点头，赵飞轩这人虽然为人不咋样，但是为官的确是清廉如水，刚正不阿的。

对哦，刚正不阿！莫非就是因为这个刚正不阿的性子，得罪了什么大人物？

当即，他立马发问道：“那不是你自己自身出了问题，那你肯定是得罪了哪路神仙吧？不然的话，郭某实难想象你一个堂堂的中原地方刺史，会被贬到蜀中这种西南之地来坐冷板凳。你要知道，出政绩博升迁的地方永远都不会在蜀中的。”

赵飞轩先是眼睛一亮，接着又是苦笑连连，叹道：“还真是什么事儿也，瞒不住郭大人你啊。你还是跟当年任监察御史时那般精明，目光如炬，一点即透啊！”

郭业很是享受赵飞轩的称赞，因为他总感觉只要镇住了赵飞轩，就等于降服了慧娘那火辣辣的美少妇。

不过他还是拱手谦让道：“谬赞谬赞，赵大人，说来听听，你到底是得罪了哪路神仙？”

赵飞轩微微颌首，然后盯着郭业的双眼，缓缓从口中说出了三个字：“魏王……泰！”

郭业听罢之后，脑中顿时浮现出魏王李泰那双充满戾气和阴鸷的眼睛，头皮不由一阵发麻，随后苦笑连连地喊道：“我的天，你怎么得罪了他？你不在安州做你的刺史，干嘛要去惹上他？你不知道他素有‘宠冠诸皇子’之称，你不知道他比太子殿下还要难缠吗？”

## 第809章缘由，惨！

“唉，一言难尽啊！”

赵飞轩摇头叹息一声，然后举杯猛灌自己一杯酒，说道：“过完今年，明年不就当今皇上登基的第五个年头了吗？”

郭业点点头，道：“没错，明年便是贞观五年。不过这跟你被贬益州有何关系？”

“郭大人别急，听我慢慢道来……”

赵飞轩显然心情甚是沮丧，又是连连自斟自饮了三杯酒，这才缓缓说道：“当今皇上自打登基以来，一心扑在国事之上，励精图治，不图享乐，真乃少有的明君圣主啊。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这些年来后宫中的妃嫔一直都没有添新人，人数有减无增。因此，就有人建议皇上在民间选一次秀女充盈后宫，为皇上开枝散叶，为皇家多添些子嗣。”

选秀女？

郭业微微一怔便立马释然，说道：“历朝历代不都是每三年在民间选一次秀女吗？皇上登基了四年才开始选秀女，这不是很正常吗？”

赵飞轩点头说道：“没错，皇上在位四年才开始选秀女当然实属正常，而且皇上也应允准奏了。但是你知道是谁建议皇上在民间选秀女的吗？”

郭业摇摇头表示不知，因为这事儿长安那边也没人跟他通传消息。

赵飞轩说道：“提议此事之人郭大人应该听过，正是吏部右侍郎卢承庆卢侍郎。”

“是他？”

郭业瞳孔微微一缩，心中冷笑道，老子怎么会没听说过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能将他和着稀泥捏出人像来。

一得知卢承庆乃是提议选秀女之人，他不由想到了吐蕃番僧多赤罗下扬州前曾经去过长安，拜访过卢承庆。

莫非卢承庆提议皇帝选秀女，还跟远在吐蕃的前隋太子杨勇有暗中的关联？

他现在无法证明卢承庆就是前隋太子杨勇的暗棋，但是他敢断定，卢承庆这王八蛋的屁股绝对不干净。

随即，他忍住满腹猜测，说道：“赵大人，你继续说下去，卢承庆提议皇上在民间选秀女，为何会跟你得罪魏王李泰扯上干系？莫非此次民间选秀女的地方就划在你们汝州、安州等地？”

“没错！”

赵飞轩点头应道：“因为皇上不想将选秀女之事闹得动静太大，所以此次并未在大唐各道各州府中筛选秀女，而是仅仅从安州、汝州、青州、庆州、郑州等地进行，共计十八个州府。至于为何会跟魏王殿下扯上干系，那是因为此次在十八州府主持选秀女事宜的就是魏王殿下本人。他为选秀正使，而卢承庆为副使，选秀女的行营就设在我们汝州。”

郭业闻言不由一乐，笑着打趣道：“哟呵，还真是新鲜了。儿子替老子主持选秀女，这不就明摆着儿子替老子找小三儿吗？难道魏王殿下就不顾及顾及长孙皇后的感受吗？好歹他也是长孙皇后十月怀胎所出，这小子也真够瞎胡闹的。”

赵飞轩虽然听不懂小三是什么意思，但是对于郭业的话多少理解了八九成。

他并不觉得李泰为李二陛下选秀女充入后宫感到奇怪，相反还觉得很正常地说道：“这并不新鲜，想当年前隋炀帝杨广未篡位夺权，还是身为前隋晋王时，不也时常下扬州、江都等地为前隋文帝杨坚搜罗美色选秀女吗？这在皇家之中很是正常。相反，若是魏王殿下能为陛下选来一名称心如意的秀女，并得陛下宠幸为皇家诞下子嗣，不失为大功一件呢。世人都知道皇上对魏王殿下很是看重，所以魏王对此事也是很用心，大有一副志在必得之势。唉，这可就苦了汝州、安州等十八个州府有闺女的人家了。”

郭业听着赵飞轩这般说，心道，原来如此，这皇家的父子关系还真是耐人寻味啊，貌似君臣之义大过父子情分啊。

不过他这次并未出言打断，继续静静聆听着赵飞轩说下去。

只听赵飞轩说道：“寻常百姓家对待皇帝选秀女之事自然很热衷，毕竟谁家女儿被选入后宫侍奉天子，那是无上的荣耀。万一有朝一日得帝王宠幸，那便是飞上枝头变凤凰，此乃满门荣耀之事。”

郭业点点头嗯了一声，表示理解。这就跟天下读书人抱着“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思是一样的，有些人家生养女儿也存在着这种心理，巴不得将女儿送进后宫，有朝一日得宠而搏个满门富贵，成为尊贵的皇亲国戚。

突然，赵飞轩面现愠怒之色，有些义愤填膺地说道：“可偏偏咱们这位魏王殿下在选秀女途中的一些行径太过蛮横恶劣，赵某甚为不齿。事情的起因是赵某治下的汝州顾家乃是有数的书香门第。顾家从前隋开始便是名满汝州的书香世家。但是顾家人却从来都是不经商不做官，在汝州有数百亩良田租与佃户，靠着佃户缴纳的米粮维持生计。所以，顾家对于选秀女之事不仅不感兴趣，更是不愿参与。”

可偏偏顾家如今有女初长成，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精通，顾家小姐乃是汝州城中有数的大家闺秀。这事儿自然瞒不过魏王与卢承庆这两位选秀正副使的耳目。”

郭业眉头紧皱，大致猜出了后续故事情节，不悦问道“以卢承庆那煽风点火的小人性子，以魏王泰平日颐指气使的霸道性子，肯定是用想方设法逼迫顾家小姐参选秀女，是吧？”

赵飞轩突然拍案而起，声音有些激动地喊道：“没错，郭大人猜得一点都不错。可是顾家有祖训，不经商不做官，顾家子孙更是不得攀阿权贵。魏王与卢侍郎这般逼迫不是强人所难吗？最后，顾家小姐为保名节为遵祖训，羞愤之下投井自尽，而顾家老爷更是一气之下当夜悬梁自尽。仅仅一天的光景，顾家父女皆蒙冤赴了黄泉路。唉，要不怎么说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天呢？就在顾家父女双双而亡的第二夜，顾家宅院居然起了大火，顾家满门老老小小一共十九口人统统葬身大火之下。”

“不会这么巧吧？”

郭业面露惊疑，追问道：“难道你这个汝州刺史当时就没有查上一查，这顾家大火到底是系天灾，还是系人祸呢？”

赵飞轩突然伸手抓起酒盅摇晃了一下，里面早已喝得空空如也，随后苦笑一声，叹道：“查了，顾家老爷与赵某有着私谊，我怎会不去查？偏偏就是因为赵某多管闲事这么一查，才给自己查出了祸事来。刚刚有些眉目，长安

那边就突然来了一纸公文，说是让下官立马卸任汝州刺史一职，即日赴任蜀中益州刺史。你说巧不巧？”

郭业并非傻子，怎会听不出赵飞轩话中玄虚来？

只见他脸色凝重地冷冷问道：“你是说魏王和卢承庆在选秀期间，不仅逼死了顾家小姐和顾家老爷，还为了掩盖事情防止顾家人到长安告御状，所以一把火烧了顾家宅院，葬送了顾家十九口人的性命？”

赵飞轩指了指自己，又是一声苦笑，说道：“郭大人，我赵飞轩如今都到了蜀中益州，你觉得还不能证明什么吗？他们这是害怕我多管闲事，担心我继续查下去，捅出大娄子来啊！”

嘭！

郭业一掌重重击在石桌上，大理石制成的石桌愣是发成一声沉沉的闷响。

只见郭业骤然起身，怒目圆睁地骂道：“我以为魏王李泰小小年纪顶多只是城府深，性善妒，却也没想到如此的心狠手辣。还有卢承庆那个狗东西，当初就不该留他贱命啊，早知今日这厮会炮烙如此人间惨剧，当初就要屠了这条老贱狗啊！！”

## 第810章厚颜无耻又下作

“是啊……”

赵飞轩也是微微使力一掌拍在石桌上，同仇敌忾地痛骂道：“最可恨的就是卢承庆这狗贼，煽风点火不说，还素来喜欢搬弄是非。魏王殿下也是年纪尚轻的缘故，才会受卢狗的教唆和蛊惑。”

郭业震怒过后稍稍恢复了冷静，听出了赵飞轩这话里藏话，感情儿赵飞轩压根儿就不想得罪魏王李泰，相反对顾家命案的帮凶卢承庆却是痛恨非常，莫非其中还另有隐衷不成？

于是，他径直问道：“那你当初追查顾家莫名失火的本意并不是冲着魏王李泰，而是冲着卢承庆去的？”

“啊？”

赵飞轩突然面色错愕，神情多了一抹慌乱，果断闭口不言沉默了起来。

过了半晌，他才开口缓缓道出实情：“魏王乃是皇家子嗣，赫赫的天潢贵胄，岂是我这种地方官员所能得罪的？郭大人说得不错，当初我追查顾家失火缘由真的就是针对卢承庆，可谁知背后却牵出了魏王殿下。直到后来，我也才知道真正逼死顾家小姐和顾家老爷的元凶乃是魏王殿下。但是话又说回来，若非卢承庆这奸贼在汝州上窜下跳，在魏王面前蛊惑和搬弄是非，顾家岂会遭此厄运？”

郭业心中暗暗冷笑，好你个赵飞轩，真是一点都不厚道，居然跟小哥玩这么一出，真当我是傻子不成？

他眼中透着玩味，看着赵飞轩逼问道：“那这么说来，你跟卢承庆压根儿就是有私仇，只不过想借着顾家父女被逼死和顾家十九口葬身火海之事，向卢承庆发难，对也不对？只不过你没想到查到最后居然扯出了幕后的魏王李泰，最后弄得无法收拾反被人拾掇了。这叫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被人最后倒打了一耙吃了亏，是吧？”

赵飞轩闻言，脸色骤变，双眼瞪得老大老大，仿佛自己心底最深处都被郭业看透，暗藏的秘密无所遁形一般。

他望着郭业阴沉的脸色，心中不由一阵泛虚，心里慌乱没了底，紧忙冲郭业拱手一拜，歉意道：“惭愧，赵某不该瞒骗郭大人，唉，真是汗颜啊！”

郭业见着赵飞轩最终承认了有所隐瞒，嘴角微微翘起，语气冷淡地奚落道：“赵刺史，你何止是瞒骗本侯啊？你这是要拿本侯当枪使啊，啧啧，些许日子不见，赵大人的心眼倒是越来越多了，好歹你我还是连襟啊。啧啧，真是看不出来，人心真是隔肚皮啊，日防夜防家……”

声音到此，即然而止，最后几个字郭业并未说出口，但是赵飞轩又怎会听不出来？

此时他恨不得脚下裂开一条地缝，整个人钻进去遮羞避丑。

郭业奚落了一番赵飞轩的鬼心眼多多之后，见着目的已经达到，也解了不少心中的闷气。

到底是连襟，到底是贞娘的姐夫，到底是火辣辣美少妇慧娘的相公，他也不会闹得太过尺度，点到为止即可。

随后，他缓缓坐回了大理石劈成的圆凳上，提起筷子夹了口早已凉透的小菜放进嘴中，嚼了数口之后，缓缓问道：“要我帮你，你总得跟我说出你跟

卢承庆到底有何私仇吧？这么不明不白、不清不白地帮你，怎么也说不过去吧？”

“啊？”

正羞臊难当的赵飞轩听着郭业这么说，顿时如闻天籁般激动地抬起头来，眼巴巴地望着郭业，面上早已是喜不胜收，就差喜极而泣哗啦啦流眼泪儿了。

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他怎么可能还会对郭业有所隐瞒？

当即他就咬牙切齿地回道：“没错，我跟卢狗有着不共戴天之仇，此仇比山高似海深，杀千刀的卢狗。”

郭业听着对方话中无不透着满满的仇恨，冷不丁打了个激灵，这可真是恨到骨子里了。

于是问道：“仇为哪般？别兜圈子了，直说吧！”

赵飞轩点了点头，深吸一口气刚要张嘴说出，可话到嘴边又硬生生被掐掉了，貌似有些犹豫，更是有些难以启齿一般。

郭业见状心里突然来了气，呵斥道：“赵飞轩，你还有完没完？你说你一个大爷们，却跟大老娘们似的扭扭捏捏？你爱说不说，深更半夜我不睡觉却陪你在这儿瞎耽误工夫，你说我不是脑子有病犯抽抽了吗？”

说着，郭业再次怒然起身，作势就要离开凉亭。

“别！”

赵飞轩见状立马唤住了郭业，再也不敢犹豫彷徨，硬着头皮张开口，如竹筒倒豆子般噼里啪啦说了出来道：“因为卢承庆这条老狗到了汝州之后，不思为圣上选秀女，却将主意打到了我家夫人慧娘身上。这厮天天没事儿就往我官邸跑，屡屡暗示我将慧娘献与他侍寝，不然的话回到长安安定给我小鞋穿。郭大人，你说天底下还有比这等老狗更加厚颜无耻的吗？赵某真是羞与此等豺狗同朝为官，此事之所以犹豫不说，委实是怕污了你的耳朵啊，郭大人！！”

郭业听过之后亦是满脸怪异状，心中忿忿啐道，奶奶的，好你个卢承庆，还真是有眼力劲儿啊，居然也懂得欣赏慧娘火辣辣的美，啧啧。

不过他真心料想不到这厮如此明目张胆，竟然跟人家丈夫提出这种非分的要求，况且赵飞轩当时还是堂堂的汝州刺史啊，难不成他是见着赵飞轩朝中无人好欺负？还是说此番出长安拉着魏王的虎皮壮了胆色？

不要脸，真够不要脸的！

他心底最深处弱弱地想到，老子也欣赏慧娘，胆子也比你卢承庆大上好几倍，却也不敢当着赵飞轩的面提这非分要求，你这不是逼着赵飞轩跟你拼命吗？

要知道夺妻之恨可是与杀父之仇同等并列的，这拉起仇恨来可是杠杠滴。

他清楚，古代文人雅士有易姬换妾的癖好，但是还真没听说过有易妻这一说。

再者说了，卢承庆这孙子并非跟人家赵飞轩交换，而是伸手跟人家索要哇。

不过，他还是忍不住问道：“赵刺史，你没答应卢承庆这无礼要求吧？”

“呸！”

赵飞轩脸颊微红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恨声痛骂道：“我恨我自己只是一介书生，不能手提三尺青峰一剑将其捅死，哪里还会答应他这厚颜无耻又下作的要求？再说了，若是我答应他，我又岂会有今日之被贬蜀中，此生升迁无望？”

郭业赶紧笑着安抚道：“赵刺史，别激动，别激动哈，我也只是问问，问问而已。”

这边安抚完，他心中也在暗暗打鼓，没想到赵飞轩对慧娘会如此看重，以后自己也要悠着点了，对着慧娘的时候说话做事都要小心着点，避讳着点为好，不然赵飞轩下一次要找人拼命的可就是自己了。

现在既然事情的前后始末都弄清楚了，他大致也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

先不说赵飞轩与自己是连襟，就冲着卢承庆这孙子惦记慧娘，那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狗日的，抢女人抢到郭小哥的碗里来了。

慧娘就是怎么着也轮不到你卢承庆这条老贱狗惦记啊，慧娘纵是要跳也要跳到小哥的碗里来呀。

帮了！

这个忙，帮定了！

随即，他大大方方地走回原来的位置，冲着赵飞轩拍着胸脯说道：“放心，这事儿我应承你了，谁让你我是连襟呢？我不帮你，谁帮你？”

赵飞轩又是激动地摩挲着双掌，问道：“啊？真的？”

“骗你做啥？大老爷们说话算话，一口唾沫一个钉！”

郭业嘴角扬起，言之凿凿地保证道：“这事儿我说帮就一定帮。说吧，你希望我如何帮你？”

说着，郭业又掰扯起手指，细数道：“但是帮你也分好多种，就看你有哪方面的需求了。你是想我替你出口恶气，出手惩治惩治卢承庆呢？还是说让我想办法替顾家伸冤？或者说，你单纯就想化解掉你与魏王殿下的这点过节，然后替你在长安找找门路，想办法从蜀中益州这种地方调离出去？你说下你的需求，我好对症下药，不是？”

赵飞轩听后仿佛有了一种生机重焕的雀跃，整个人顿时精神奕奕了起来。

接着他踌躇了一番后，终于开口说出了自己想让郭业帮衬哪方面的需求。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当赵飞轩眉飞色舞地侃侃而谈过后，郭业心中却生出了几分心寒，顿时对赵飞轩有了一丝鄙夷，对慧娘也心生了几分的不值。

男怕入错行，这女人啊，还真就怕嫁错郎。这老话可真是半点不扒瞎。

## 第811章厌恶

郭业本以为赵飞轩会让自己想办法出手，惩治卢承庆一番，替慧娘出一口恶气。

他更是以为赵飞轩会让自己替顾家出头，为顾家父女和一十九口顾家人申冤昭雪，让逝者瞑目。

可谁曾想，对方居然直言不讳地提出，想让自己引荐吏部尚书孔颖达认识，欲图拜在孔颖达门下，期冀调出益州这个破地方，乃至迁往帝都长安任职。

郭业暗暗不齿，真是亏他说得出口。刚才是谁信誓旦旦地要与卢承庆不死不休，是谁大言不惭地怒骂辱妻之仇不共戴天来着？

尽管他心生不屑与不齿，但也并未因此而拂了赵飞轩的脸面，而是反问道：“赵刺史，难道你就不想为慧娘出口恶气，教训教训卢承庆这头老狗了？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顾家父女和顾家一十九口人无辜枉死，而不管不问也不顾了吗？”

赵飞轩听着郭业这番发问，神色立马有些尴尬起来，喟然叹道：“唉，郭大人呐，赵某怎会不想惩治卢承庆出口恶气？我恨不得啖其肉饮其血，方解心头之恨哇。可是往长远来想，与卢承庆不死不休又能如何？正所谓冤家宜解不宜结，毕竟他是吏部侍郎，恰恰管着天下的官帽子，树敌太多并非为官之道啊。而且他也只是占了口头便宜，慧娘也并没有真受到他的轻薄和侮辱，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嗤……

郭业冷笑一声，心中暗暗骂道，你现在倒是变得越发油滑起来了。哼，等他卢承庆真对你妻子做了什么的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

紧接着，赵飞轩又道：“至于顾家一事，说句难听点的话，那是当初我不知情，若我知道魏王才是幕后元凶，我肯定连过问都不会去过问。呵呵，他乃赫赫天潢贵胄出身，岂是我这等小小刺史所能得罪的？唉，我也是一时被卢承庆这狗贼气坏了，以至于被愤怒蒙蔽了心智，一叶障目而将魏王给得罪了。”

郭业听完又是暗暗摇头，如今的赵飞轩再也不是当初黄河下游闹饥荒时，与自己携手告破赈灾银贪墨案的那个赵飞轩了。

当初的赵飞轩虽然有些唯利是图，特别是对黄河帮那些义士有些薄情寡性，但始终还是刚正不阿，宁折不弯之辈。

可是今天的赵飞轩呢？

完全变味儿了，真的变了！

可他有些不甘心赵飞轩的突然变化，提醒道：“那你就不担心迁入长安任职后，与魏王殿下撞见吗？你就不顾及魏王殿下对你抱有成见，甚至届时为难于你吗？”

“哈哈，郭大人，您多虑了！”

赵飞轩笑了笑，摆手说道：“长安乃是天子脚下，魏王纵是飞扬跋扈也会收敛一些。而且我刚才不是拜托郭大人替我引荐孔尚书吗？孔尚书乃是圣人后裔，又是堂堂的吏部尚书，且是历经数朝的老臣，人脉极广。只要你帮我拜入孔尚书的门下，魏王怎么可能还会对我多加为难？相反到了那时，因为



孔尚书的缘故，魏王殿下还会想方设法拉拢于我呢。即便不拉拢，我也能想办法找人说情，好让魏王将汝州的过节就此揭过吧？”

满腹心机，越发无耻！

这是郭业现在对赵飞轩最直观的印象与评价。

一个人，怎么会变化的如此之快？

这还是当初自己认识的赵飞轩吗？

霎时间，郭业的脸色阴沉似海，宛若今晚的夜色一般深沉至极。

赵飞轩也发现了郭业的端倪，心里没来由的一慌神，急忙问道：“郭大人，莫非你不愿帮我？你我好歹也是连襟，婉贞与慧娘姐妹情深，你总不能不帮我吧？而且你刚才还拍胸顿足，一口应承下来了哩。”

郭业听着对方有些变本加厉，确切地说，应该是蹬鼻子上脸的话，顿时一阵犯呕，感觉就跟生吞活咽了一枚肥硕的打苍蝇一般的恶心。

奶奶的，感情儿话赶话，早就把话憋在肚子里在这儿等着我呢？

而且自己话已出口覆水难收，还真不能说反悔就反悔，说不帮忙就不帮忙。

罢了，恶心就恶心吧，就当是给贞娘一个面子吧，以后少与他往来便是。

再不济，只当还了之前在汝州轻薄慧娘的情债吧，妈蛋，真是报应啊！

倏地，他捋了捋有些凌乱的衣裳，拔腿离开了凉亭，径直向了返回二楼房间的拐口。

赵飞轩见状脸色巨变，赶忙追上前去冲他喊道：“郭大人，你这是……”

“别说了！”

郭业头也不回继续走着，不过语气有些厌恶地回道：“这事儿我会帮你，不过仅此一回，再也没有以后。等过完正月这几天，我便派人从陇西送信给你。你拿着我的亲笔引荐信去一趟长安，趁机拜会拜会孔尚书吧。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孔尚书并非我的座师虞世南大人，我不敢保证他老人家是否会将你收入门下。最后成与不成，都是你自己的造化。”

说罢，人已经顺着楼梯走了走了上去，返回二楼房间休息。

赵飞轩独自一人站在院中，看着早已进了二楼房间的郭业，脸上浮现出一抹胜利的笑容。

他眼中闪烁着小小的兴奋，自言自语道：“放心，只要你肯引荐，孔尚书自然会将我收入门下。谁不知道你郭业与虞仆射、还有孔尚书三人乃是士林清流系的三驾马车？届时，只要成了孔府门下，我这堂堂二甲进士的身份就越发地金贵了。到了那时，还怕无法迁往长安任职，还需要在蜀中益州这种破地方熬着？”

自言自语一番过后，一阵夜里寒风袭来，格外冰冷刺骨，赵飞轩冷不丁打了个寒颤，不过心中燃着一团火，心情格外不错的笑道：“好了，事情办妥，该回府休息去了。对哦，我赶紧将这好消息分享给慧娘听，也让她高兴高兴。”

声音落罢，只见赵飞轩双臂环抱着身子，佝偻着腰背小步跑出了院子，出了驿馆。

……

……

一夜过后，天大亮。

兴许是秀秀一路舟车劳顿身体疲乏的缘故，也许是郭业昨晚与赵飞轩耽搁的太晚，反正夫妻二人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初初起来。

两人起床之后，张九斤与王八斤等人早已准备妥当，随时都可以前往益州城渡口乘船回陇西。

随后，郭业与众人在驿馆简简单单地用过一顿午饭之后，才启程出发。

到了渡口，往返陇西的漕帮船只多如牛毛，郭业率着众人登上一艘江船之后，便朝着陇西方向进发。

益州返往陇西，乃是逆流而行，比陇西来益州所需要的时间往往要消耗两倍之多。

不过好在一路无惊无险，江船安全抵达了陇西沿岸。

下了船登上岸，再走二十里左右，一行人总算是抵达了陇西县城的东门。

郭业望着斑驳长满了青苔的东门城墙，往日的种种思绪纷纷涌上心头，感觉蛮好。

进了陇西县，入了福顺巷，牌匾上郭府二字赫然没变，还被擦得明亮光鲜。

站在郭府门口，郭业笑着看了眼吴秀秀，而吴秀秀也是报以微笑，可算是到家了。

紧赶慢赶，终于赶巧在年三十的黄昏时分，到家了！

## 第812章屋顶守岁数星星

年三十，夜，郭府。

郭业与吴秀秀的适时而归，给郭府今年的除夕夜倍添了几分热闹。

郭家老太君许久未见郭业，此番再见自然是老娘心疼老儿子，几乎一个晚上都是将郭业拽在自己身边，不让郭业离开自己半步之外。

整整一晚上，老太太的脸上始终挂着抹了蜜般的笑容。

在除夕夜团圆饭上，康岳山、吴茂才这两位便宜岳父都亲临郭府，一家老老小小围桌而坐，有说有笑，其乐融融，气氛甚是和谐。

随着福顺巷外的漫天炮竹声渐渐消退，一顿美美的团圆饭这才吃罢到尾声。

时间推移，除夕近尾，正月初一将至，吴茂才与康岳山两位老丈人起身告辞，各自返家。郭业自然起身相送，两人送到了郭府门口。

按照民间的老规矩，除夕过后初一凌晨是不能睡觉的，而是要熬夜守岁到早晨。

守到初一大早，开门大吉，先放爆竹，叫做“开门炮仗”，寓意新年大吉。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满堂红”，寓意年头红到年尾。

老太君年纪大了无法熬夜，而贞娘因为身怀六甲正是贪睡的时候，而康芷茹则是因为除夕饭桌上将自己喝高了，所以三人纷纷在府中丫鬟的搀扶下各回各屋就寝。

那么，守岁到天亮然后放开门炮仗这份艰巨的任务，自然就交到了郭业和吴秀秀两口子手上。

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却也熬得难受。

这个时代，又没CCTV的春节联欢晚会可看，也没各个卫视的跨年演唱会来消磨时光，所以郭业要熬夜守岁就更加地无聊了。

他琢磨着明后天肯定府中有人要来拜年，不能拖着府里的下人们一起熬夜，随即将他们都遣散回屋，让他们早早歇息睡觉。

随着府中渐渐安静下来，随着城中的炮竹之声缓缓虚无，他与吴秀秀两人更加无所事事了。

他牵着吴秀秀的小手来到院中，望着漫天闪烁的耀目星辰，突发奇想道：“秀秀，我去搬把竹梯，咱们上屋顶吧？”

郭业掩嘴惊问：“啊？夫君，上屋顶作什么啊？”

郭业神秘兮兮地笑道：“我带你上屋顶数星星玩，你我夫妻也有些年头了，貌似我还没跟你罗曼蒂克过呢。你站这儿等我啊，我去搬梯子来。”

话一说完，人已经滋溜一声朝着存放梯子的杂院奔去。

吴秀秀显然听不懂罗曼蒂克是什么东东，但是却也听明白了郭业要与自己上屋顶去数漫天的星星。

她大家闺秀出身，从来没有干过攀墙爬梯上屋顶这种出格儿的事，郭业这个建议实在是天马行空，若是被人看到一经传扬出去，益州侯夫人爬梯上屋顶，委实太惊世骇俗了。

吴秀秀本能想着拒绝，但她的心中又不知为何有了几分期待，有些期冀与郭业上屋顶数星星的情景。霎时，心中莫名地腾起一抹甜蜜。

约莫过了一会儿，郭业搬来竹梯架在墙壁上，扶着吴秀秀小心翼翼地上

了郭府花厅的屋顶之上。

两人坐在屋顶瓦片之上，相依相偎，感受着四周夜幕垂下，悄然寂静的那份安宁。

而头顶之上，繁星闪烁，好不美妙。

郭业一手揽着吴秀秀的肩膀，一手指着天上的星辰与星宿，口中不断地跟吴秀秀讲起来有关星辰星宿的传说，从天上神仙的逍遥自在，讲到天上仙女与地下凡人的凄美爱情，织女与牛郎、七仙女与董永……

吴秀秀听着听着，竟然有些痴了。

渐渐地，她也从一开始的惧高缓缓趋于镇定自若，到最后居然也抬起来仰起脸，兴奋地数着天上的星辰。

一阵夜风袭过两人的脸庞，吴秀秀两鬓青丝随风摇摆，发髻之上步摇更是被夜里寒风刮得发出琳琅脆响。

夜里寒风，透过衣裳，凉意彻骨。

郭业紧了紧胳膊，将吴秀秀揽在怀中，为她取暖；吴秀秀将小脸贴在郭业的胸膛之上，小手不断抚摸摩擦着郭业的手背，为他驱寒。

这一刻，相亲相爱，相偎相依，你依我依，你中有我，我中更有你……

两人静静地享受着彼此给予的无声爱意，大概过了半个时辰左右，吴秀秀恋恋不舍地从郭业的怀里钻出，轻轻问道：“夫君，我们在陇西准备呆多久呢？”

郭业继续揽着她的香肩，稍稍一想回道：“本来打算过完正月初四就启程返回扬州。毕竟陈郡丞一人在那边打理诸般事务，我也不太放心。不过，如今出了一个小插曲，怎么着也要过完正月十五再启程回去吧。”

这个小插曲是什么，他没有跟吴秀秀明言，因为他觉得在这种场合跟吴秀秀说起赵飞轩这件事，有些太过煞风景了。

不过吴秀秀听到郭业的答复之后，倒是雀跃了几分，开心地拍手道：“还能呆到正月十五？太好了，在扬州那边太无所事事了，还是咱们自己老家好。陇西虽小，却是百步之内皆是乡邻父老。”

郭业笑了笑，爱怜地抚摸了一下她的脑袋瓜，歉意道：“让你跟我在扬州忍受这份寂寞，真是委屈你了，秀秀。”

吴秀秀摇了摇头，轻轻说道：“不委屈，嫁鸡随鸡么，能够跟在夫君身边，到哪儿也是家。不过夫君在陇西的这些日子可要多陪陪婆婆，多陪陪贞娘和芷茹，毕竟她们不能像我一般，整日陪伴在你左右，你说不是吗？”

郭业闻言心中充满了温馨，心中暗道，别看吴秀秀与她们两争这个争那个，可到了节骨眼，始终是识大体顾大局，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随即，他重重地点头道：“会的，趁着在家的日子，我会好好陪她们的。我想怎么安排接下来的这些日子，总不能天天吃了睡，睡了吃吧？我弄点有趣的玩意出来，让大家也解解闷儿。咦，有了！”

郭业心中顿时有了主意，啪的一声拧了下响指，兴奋地喊道：“马吊，我明日就让王八斤和张九斤两人帮我制作一副马吊出来，我教你们打马吊吧？学会了打马吊，以后纵是我不在家里，我娘和芷茹、贞娘她们也能借此解闷呢。对哦，还可以将我那两位岳父都请来一起玩嘛。”

“马吊？”

吴秀秀疑惑地问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怎么从未听过呢？”

郭业拍了一下脑门，心中暗道，对哈，马吊一词最早出现在明代天启年间的一种纸牌游戏，不然也不会有明亡于马吊这一说法了。

至于最后如何演变到后世的麻将，那就无从考究了。

但是，抛开一切政治因素不说，不容否认，麻将这是一项有益身心的全民运动。

如果让老娘、秀秀、贞娘、芷茹她们教会打麻将，那可真就好玩了。

于是他神秘兮兮地说道：“现在先不跟你说，等我将麻将造出来，哦不，马吊，等我弄出一副马吊牌来，我再告诉你们怎么玩。”

吴秀秀也被郭业吊起了胃口，满心期待地点头道：“好，那回头夫君你就教我们打马吊吧。”

“当然，明天我就能让张九斤和王八斤帮忙，弄出马吊牌来。秀秀，你就瞧好吧。”

.....

.....

随着时间缓缓而逝，天色已然朦朦胧胧，东方鱼肚白，朝阳有些迫不及待地东边冒头。

两人居然真的在屋顶之上足足坐了一宿，而且脸色神情并不萎靡，反而多了几分精神头。

郭业抬头看天，随后站了起来跟吴秀秀喊道：“秀秀，来，咱们下去吧，赶紧放个开门炮仗迎新年。”

吴秀秀扶着郭业的胳膊，小心翼翼站了起来，眉有喜色地点头道：“嗯，新年吉祥，我在这儿先祝夫君身体安康，诸事百顺。”

郭业捏了捏她红扑扑小脸，笑道：“小嘴甜腻讨人喜，赶紧下去吧，再坐在上面挨冻下去，估计明天你的小脸就不是红扑扑那么简单了。”

随后，两人相继慢腾腾地下来竹梯子，安全着落。

郭业将开门爆竹抱到郭府大门口，吹燃了火折子，一点.....

砰.....轰.....

正是：

爆竹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

## 第813章马吊牌

开门爆竹震天响，惊动了郭府内外。

一时间，福顺巷中家家户户便放起了新年第一声爆竹，动静奇大如山崩地裂般，打破了黎明的那份宁静。

震耳发聩的爆竹声下，郭府中人纷纷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

有几名下人跑来大门口凑热闹，正好被郭业抓了壮丁，交代几人说道：“你们去将陇西城里最好的木匠和雕刻艺人给我找来，我有个活计要让他们帮我赶制。”

几名下人面面相觑，不知道郭业要整什么幺蛾子，其中一名下人为难说道：“大人，这大年初一找人上门干活，这有些不合适吧？”

郭业笑道：“没什么不合适的，你只要跟他们说工钱加十倍，我想人家还指不定乐得屁颠屁颠抢着干呢。别啰嗦了，赶紧去将人给我找来。”

几名下人一听工钱加十倍，自然纷纷点头称是，这种工钱下当然是个人都会抢着来了，哪里还管什么大年初一不初一。

郭业不忘补了一句：“赶紧去将人给我找来，回头本侯封你们几个一人一个开年大红包。”

声音一落，顷刻间，几名下人便夺门而出，竞相涌出了福顺巷。

这时，吴秀秀因为熬了一宿倦意有些上来，郭业赶紧让丫鬟将她送回卧房休息补觉。

而他暂时先撑着，等着木匠和雕刻师傅上门。

不一会儿，几名下人便去而复返，身后跟着三名普通老百姓，一名老木匠，一名中年男子，还有一个少年郎。

一番询问之后，郭业才知道，老木匠姓鲁，人称“鲁一手”，在陇西县薄有名声。据说祖上就是木匠行业的祖师爷鲁班先师，手艺绝对是个顶个儿的好，而少年郎则是老木匠的徒弟。

郭业自然不可能相信老木匠鲁一手是鲁班后人，不然的话也不会窝在蜀中陇西了。如果是真的，他早就被征召进了皇宫成为御用匠人了。

也许只是城中百姓们觉得鲁一手的木匠手艺牛逼，又加上鲁一手恰巧姓了鲁，所以才以讹传讹，给他冠了一个鲁班先师后人的噱头吧。

至于那名中年男子，姓雁单名一个九字，是在城西专门给人篆刻印章的手艺人，偶尔还接一些给家具雕刻山水花纹的活。

郭业听罢三人的来历之后甚是满意，正是他来找来替他赶制麻将的合适人选。

随即，郭业就将让制作麻将之事说与了三人听，三人听过之后啧啧称奇，特别是老木匠鲁一手更是大呼道：“莫非这是大官人从长安听来的新鲜玩意？还是说这是帝都的贵人老爷们新近流行的消遣玩意？马吊，老汉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东西呢。”

那名雕刻师傅雁九也略感为难道：“郭大官人，不是咱们不想挣您这笔工钱，也不是我等想拂了您的心思。可这所谓的马吊，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恐怕，恐怕是要辜负了郭大官人的……”

“先别忙着拒绝！”

郭业打断了雁九的为难推辞，说道：“你们只需要按着我的交代去赶制就

成。我会详细地将制作马吊的方法与流程说与你们听，你们只需替我寻来木料，最好是上等红木的木料，然后遵照我给你们工艺流程与方法，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成功的。

这样，只要你们能替我赶制马吊出来，且合乎我的心意，我便在十倍工钱的基础之上再封你们一人一个大红包。大过年的，我总不能让你们辛辛苦苦替我忙活，是不？”

“不仅告诉我们工艺流程和方法，还有红包拿？”

率先吱声儿的是老木匠鲁一手的徒弟，这小子虎头虎脑地惊呼一声后，着急忙慌冲鲁一手喊道：“师傅，你就应了郭大官人呗。我拿了工钱和红包，正好可以给小翠买上一副首饰，然后给他们家割上一腿肉呢。”

鲁一手没有理会自己这个二逼徒弟，而是与雁九两人对视一眼，心中暗暗琢磨，既然郭大官人可以公布马吊的工艺方法与流程，那么这事儿应该不难办到，准成。

随即，两人纷纷点头表态，愿意合作接下这个赶制马吊的活。

郭业笑了笑，大大方方地将如何用上等红木打造麻将胚子，一共打造多少颗麻将，然后在麻将胚子上面篆刻哪些东西，逐一都讲了出来，毫无隐瞒。

为保万一，他还让下人拿来纸笔，特地让雕刻师傅雁九记下麻将的制作方法。

交代嘱托完毕之后，郭业这才有些犯困起来，临睡前吩咐道：“你们按着我的方法去弄，有需要支取银子的地方尽管跟我家下人言语。唔……本侯昨夜守岁熬了一宿，委实太困了，先去补一觉。如果在我睡醒之后你们能将马吊成品呈到我面前，嘿嘿，另外重重有赏！”

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雁九与鲁一手闻言之后倍受激励，急急跑出了郭府替郭业早早去寻上等红木料去了。

郭业又跟旁边的几个下人交代几句，这才返回秀秀的卧房补觉去。

……

……

困意无尽袭来，躺在床上眼睛一闭便昏天暗地地睡了过去，一直睡到老太君让人敲门将他叫醒吃晚饭，他才堪堪醒来。

而秀秀则早在之前就已经醒来。

从床榻上匆匆醒来爬起，穿好衣裳出了卧房，早下有下人在外头等候，禀报道：“大官人，鲁一手与雁九二人联手，已于一个时辰前将您要求的马吊赶制而成。”

“哦？居然这么快？这也太效率了吧？”

郭业讶异道：“他们三人现在何处？那副马吊现在放哪儿了？”

下人道：“就在花厅的四角桌上摆放着，他们三人也在花厅等着您验货呢！”

郭业脸有喜色，连连叫好，吩咐道：“你去跟老太君，还有三位夫人说一声，就说让她们先用晚饭，我晚点再过去。”

交代过后，抬腿就冲花厅方向奔去，火急火燎。

来到花厅，鲁一手和雁九正翘首期盼着门口，一见郭业现身立马激动兴奋地迎上前去。

如今马吊赶制成功，只要郭业验货合格，就意味着十倍工钱和红包进账，他们三儿能不激动吗？

随即，鲁一手将郭业领到四角桌前，催促道：“大官人，您瞅瞅，都齐活了，合计一百四十四张马吊牌。按照您的吩咐，所有马吊牌都是一样的长宽高，一样的上等红木料。你摸摸这马吊牌的背面，都给打磨得光滑通透，手感极佳。”

鲁一手的徒弟连连附和道：“恩呢，郭大官人，俺跟俺师傅都是格外的小心和讲究，绝对不会以次充好，保证都是一级棒。”

雁九走上前来，指着八角桌上码放堆砌着整整齐齐的马吊牌，说道：“郭大官人，一百四十四张马吊牌都按照您的吩咐，除了四张白板之外，其他都雕刻上了各自的画符。春夏秋冬，梅兰竹菊，东南西北中发……”

“好了，无需说了！”

郭业止住了雁九的细说，从桌上抓起一张红木制成的麻将牌，试了试手感，心中暗道，虽然比不上后世的麻将牌，但是也相差不是很远。

他们三人赶制的马吊牌，无论从手感、形状，还是从颜色，雕工，都属于巧夺天工之物。以现在这种纯手工的条件下，能制成这样的麻将牌，已经是鬼斧神工的本事了。

他将红木麻将牌窝在手心，感受那份细腻与光滑，点了点头，赞道：“很好，我很满意。下次有机会我从长安外国番邦的商人那里弄点象牙，你们再帮我弄一副象牙制的马吊牌。然后我敬献给皇上，估摸着能讨来皇上的欢心。”

三人霎时面露震惊，听郭大官人的意思，敢情儿他们还有为皇帝制作马吊牌的机会啊？

一时间，三人脸颊纷纷潮红一片，神色激动双唇哆嗦不止，连连念叨着祖宗积德，祖先开眼的话。

郭业能理解他们三人为何如此激动，能为皇帝亲手打造马吊牌，那可是无上的荣耀。

如果皇帝喜欢这马吊牌，一经传扬天下的话，那么他们三人可真就身价倍增，兴许不用多久就能闻名天下，成为手艺人圈子里的翘楚人物了。

到时候，可就客似云来门庭若市了，万一一个侥幸，皇帝将他们召进宫中，吃上皇粮成御用匠人，那就更了不得了。

老木匠鲁一手的徒弟已经哈喇着口水想入非非，琢磨着张屠夫家的小翠，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良配了。将来他成了御用匠人，那小翠的档次未免就太低了。

郭业见着三人的异状，不由会心一笑，然后冲着花厅外喊道：“来人！”

声音落罢，一名下人赶忙跑了进来，问道：“大官人，有何吩咐？”

“看赏！！”

郭业笑着喝了一声后，挥挥手指着鲁一手三人道：“你带三位师傅去账房领取工钱，跟账房说一声，给他支取十倍的工钱，再封他们一人一个大红包。另外，让后厨再给三位师傅一人一片猪肉扛回家去，让他们过个好年。”

“得嘞！”

那名下人艳羡地看了眼鲁一手三人，便领着他们出了花厅。

鲁一手师徒、雁九自然是满心欢喜，不忘冲郭业又是鞠躬又是致谢。



三人心中纷纷暗赞，言而有信郭大人，出手大方郭小哥，真是名不虚传呐。

待得三人离去后，郭业看着满桌的马吊牌，笑了笑，自言自语道：“看来今晚就可以好好教秀秀、贞娘、芷茹她们一番，打上一宿的麻将了。幸好娶了三个女人，不然还真不够凑成一桌麻将的，三缺一就太不应景儿了。”

这边刚美滋滋的嘀咕了一番，突然花厅门口又来了一名下人，看面相应该是负责大门那边的门房下人。

郭业见状，问道：“什么事？这天色都快黑了，莫非是有人来拜年了？”

那下人不滞点头应道：“回禀大官人，正是有人来拜府。益州城赵刺史的夫人携女前来拜府，说是趁着正月里来要给老太君拜年，顺道探望探望贞夫人。”

贞夫人自然就是贞娘。

郭业脸上微微错愕，嘀咕道：“赵飞轩的妻女，慧娘与月儿？”

随即，他念了一声知道了，突然貌似又想起了什么，加重语气问道：“赵刺史的夫人携女前来，那你是说赵刺史本人没有来，只有他的夫人和千金过来拜府咯？”

下人点头嗯了一声。

郭业心里没来由的一欢喜，脑海中又浮现出了当初在汝州城赵府时的那次无意撞见，那一次慧娘错将自己当成了丈夫，然后当着自己的面换衣裳来着。

火辣辣的身材火辣辣的美，美少妇居然自己送上门来了？

他不由暗暗揣测道，莫非赵飞轩是担心我事后变卦，不给他写那封引荐信。所以明着让慧娘来探望妹妹，暗地里却是让慧娘旁敲侧击提醒我莫忘记？

## 第814章今晚打马吊（1）

慧娘大年初一的突然到访，仿佛一潭死水中骤然注入一湾清泉，拨动了郭业沉寂已久的某根心弦，整个人没来由地泛起一阵涟漪，骚动起来……

默然片刻，他的嘴角悄然扬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

随后，他便摆手吩咐下人道：“去将赵刺史的女人和千金请进府中来，还有，通知贞夫人一声，让她亲自招待。本侯先去用点晚饭。”

“是！”

门房下人领了命，匆忙赶往了府门。

郭业看了一眼四角桌上的马吊牌，笑了笑：“晚上这桌麻将倒是有趣了，呵呵……”

笑罢一声出了花厅，前去用晚饭。

……

……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后，郭业便让秀秀带着月儿去了老太君的房间玩耍，然后将贞娘、芷茹、慧娘招来花厅中，四人团团围桌而坐，临时搭起了麻将牌桌。

他先是将马吊的玩法介绍了一通，听得贞娘和芷茹目光炽热，小脸上透着跃跃欲试。

而慧娘则是静静地站在妹妹旁边，一边好奇地听着郭业解释马吊的玩法，一边心里盘算着如何找个机会隐晦地提醒郭业莫要忘了丈夫引荐信之事。

待得郭业解释与示范完马吊的基本玩法之后，贞娘与芷茹已经各自找好位置，撸起衣袖坐了下来，一副要大战马吊三百回合的架势。

而慧娘心中记挂着丈夫临行前的嘱托，哪里还有贪玩的心思？

随后，她人未坐下却已经赶忙开口提醒道：“益州侯，妾身此番前来陇西，一是给贵府老太君拜个早年，二来也是受家夫……”

“赵夫人，干嘛这么拘谨啊？别站着，赶紧坐下来！”

郭业故意打断了慧娘的说话，催促道：“你看芷茹与令妹都坐下来准备玩上几把马吊，你总不能这么扫兴吧？这马吊就要四人才能玩，不然三缺一的话也太无趣了。”

慧娘见着郭业刻意岔开话题，火辣辣的脾气刚想要上来，但是又一想到今天自己是登门求人办事，万一将郭业得罪了，他不帮丈夫写这封引荐信可怎么办？

随即她又将火爆脾气给隐了下去。

她强颜笑了笑，忍着心头的忿忿与对郭业的厌恶，小小恭维一把道：“益州侯，这马吊当真是巧夺天工之物，而且这玩法也颇为有趣，真是消遣解闷的奇巧之物。”

郭业知道慧娘对自己的态度一直都是不怎么待见，一来是当初被自己误打误撞下调戏轻薄过，二来是她一直都不怎么同意贞娘给自己做妾侍，她宁可将贞娘嫁进平凡人家为妻，也不想委屈了妹妹给自己为妾。

刚才这番恭维话倒是他认识慧娘以来，第一次从对方的口中听到，当真不易啊！

他心中暗乐了一番后，便自顾坐了下来，然后指了指下首的位置，对慧娘邀请道：“赵夫人，请坐吧，趁着大年初一左右无事，咱们今晚就大战马吊三百合吧。”

可是慧娘兴许是看出了郭业心藏诡异，还是抗拒地摇了摇头，执拗道：“益州侯，听你刚才这番解说，妾身多少也对马吊的玩法有些了解。不过现在天色有些晚了，以后有机会我再找令夫人，芷茹夫人，还有婉贞讨教吧。而且月儿估计也困了，那我先告辞了。”

“啊？赵夫人你怎得如此扫兴？”

这次率先表现出不满的并非郭业，而是一直撸起袖子准备开战的康芷茹。

郭业听着杨婉慧如此执拗不给面子，脸上也不由多了几分阴郁。

贞娘看着相公脸色不佳，也知道姐姐此番前来是为姐夫办事，不由暗暗替姐姐揪了一把心，同时也在嗔怪姐姐的为人处事不懂婉转。

情急之下，她在桌底下伸出莲足朝慧娘小踢了一下，一语双关地提醒道：“姐姐，不如先陪妹妹玩会儿马吊吧？你若不玩，那我们三缺一如何继续玩下去？不如一边玩，一边跟相公说你的事情呗。”

郭业没想到贞娘竟然替自己游说起了慧娘，由衷赞道，真是好媳妇啊，这才是胳膊肘往里拐，助纣为虐帮相公，哦不，替相公玉成好事呀。

慧娘见着芷茹不满，见着郭业脸色不佳，又听着小妹这般游说，耳根子不由一软，缓缓坐了下来，弱弱说道：“那，那妾身就玩一会儿啊？毕竟我非郭府女眷，妇道人家在别人家耍玩得太晚，容易惹来闲话和是非，还望益州侯见谅才是。而且……”

她说着说着生怕又惹来郭业的反感，赶紧补充了一句道：“而且月儿晚上也要睡得挺早，没我这个娘亲在身边，恐怕她也睡不安生。”

郭业见慧娘屈从坐了下来，顿时笑容满面了起来，对于慧娘的担忧很是不当一回事，笑道：“放心吧，令千金现在正在我娘房间玩耍呢。而且我不是让秀秀夫人陪着了吗？这都过去这么久了，也不见令千金哭哭啼啼找娘亲，说明月儿小姐现在正玩得开心着呢。赵夫人莫要牵挂月儿了，还是专心玩马吊吧。”

慧娘听罢之后心中泛起一股莫名的担忧，莫非这姓郭的色胚是刻意支开秀秀夫人，然后刻意安排她与月儿去老太君房间玩耍的？

居心叵测？

暗藏龌蹉？

霎时，慧娘的脑海中又浮现起当初在汝州时郭业对自己调戏轻薄的情景。她对郭业最直观的感受就只有七个字：过无耻下作色胚子。

“好了好了，别耽搁了，赶紧开始吧！”

一旁的康芷茹已经嘟着嘴，有些不耐烦地嚷嚷道：“还这么磨磨蹭蹭下去的话，就是到了天亮也打不完八圈马吊。”

贞娘掩嘴一笑，调侃道：“芷茹妹妹看来是着急输银子了呢，不知你今晚准备的银子够不够呢。”

康芷茹傲娇地拍了拍腰间的荷包，撅嘴道：“贞娘莫要逞口舌之利，别以为你有了身孕我就会让着你，哼哼，今晚我定要赢光你的私房钱。”

郭业冲两人笑着阻道：“好了，打马吊一靠本事二靠运气，光耍嘴皮子不

算什么。好了，我们先将马吊牌搓乱洗上一番牌再说吧！”

哗啦～

双手一推将门前码放整齐的马吊牌统统推倒，搓洗了起来。

康芷茹和贞娘一见之下，也有样学样儿的将门前马吊牌推倒，动作生疏地搓洗了起来。

郭业见着慧娘木讷地坐在那儿，双手搭在门前的马吊牌上一动不动，有些怔怔出神。

他不由伸出右手来故作不经意般，很是自然地将手心覆在慧娘的手背之上，轻轻拍了一下柔声道：“赵夫人，莫不是今天出门忘带银子了？哈哈，放心吧，我们小玩而已，不要担心。再者过门是客，今天赢了算你的，输了统统算我的。”

“啊？”

慧娘感觉自己的小手顿时被一只陌生而又温热的大手包裹住，心里不由一紧，慌忙将小手抽离了出来，脸颊飞起一抹红晕，摇着头吱吱唔唔道：“不，不需要，妾身自己有银子，无需劳烦益州侯。”

哗啦～

她赶忙单手一推，将门前马吊牌一气儿推倒。

郭业见状，嘴角又浮现起一抹坏笑，回味无穷地将刚才触碰慧娘的那只手握紧了手心，暗暗赞道，又滑又嫩，带劲！

## 第815章今晚打马吊（2）

就这么不经意间，慧娘又被郭业小小轻薄揩油一次，吓得她心头小鹿乱撞，暗暗大骂郭业混账王八蛋，色胚不得好死。

不过这只是一个插曲，一男三女马吊大战的开始很快便将两人间的这份暧昧给淡化了下去。

马吊一经打开，贞娘等三个女人就将注意力统统都放到了上边。

三个女人从一开始的动作生疏晦涩、错漏百出，到后来的缓缓渐入佳境，上手极其老练。

转眼间，已经打了足足两圈的马吊。

当然，基本上三个女人都是扮演着陪玩陪练的角色，自然不是郭业这个老客的对手，他俨然人生大赢家一般，桌前很快就堆起了一小撮零零碎碎的银子。

贞娘输得口中连连抽着凉气，芷茹输的哇哇大叫，若不是没人替换郭业上场，不然的话她恨不得立刻马上将郭业赶下场去。

就连一开始就比较抗拒，心不在焉的慧娘，此时都格外认真起来，拿捏着手中的马吊牌琢磨该出不该出，一副小心驶得万年船的模样。

因为刚才这两圈马吊，她连连给郭业点炮放杠，而成为了拍桌上最大的输家。

不知不觉间，她的绣花小荷包也有些干瘪了下去。

她可不想输到最后跟郭业开口借银子了，再她看来，指不定姓郭的就等着自己开口，好趁人之危行那无耻下作的龌龊念头。

鏖战不断，四人继续如荼如火地打着马吊。

“东风！”

“红中。”

“赵夫人，轮到你抓牌了。”

“哦……白板！”

“白板？”

郭业一脸坏笑地看了眼慧娘，然后将她打来的白板抓入手中，再单手将门前牌一推，贱兮兮地吹了一个口哨，乐道：“赵夫人，真是遗憾，我就这副牌就这么一个口，而且还是单调白板，您居然还放炮。要不是咱俩有缘呢？”

“啊？”

慧娘一脸晦气地看着郭业门前推倒的牌，可不就是单调白板吗？

顿时，她真想掀桌子大骂郭业这个丧门星，自己一晚上下来光放炮给他就放了不下十次，这次居然单调白板都中枪了。

听着郭业还说得如此轻浮，大言不惭地说自己与他有缘，真是污了自己这双耳朵。

有缘？

她心恶狠狠骂道，谁跟你这登徒浪子有缘？即便有，那也是孽缘。若不是为了家夫之事，我在这儿多坐片刻都嫌恶心。

啪～

慧娘从荷包里掏出一小块碎银拍在桌上，柳眉杏眼透着烦躁地瞟了眼郭业，不悦道：“拿去！”

慧娘越是嗔怒，郭业越觉得这美少妇就是火辣辣的美，与贞娘一比，虽然梅兰秋菊各有千秋，但还是多了几分野性之美。

他悻悻地将那一块碎银扒拉到自己跟前的小银堆里，冲慧娘打趣道：“赵夫人，可是输干净了？要不我这儿先借你一点翻翻本？”

“不需要！”

慧娘将门前一把牌推倒下去，忿忿道：“我自己有银子，益州侯你休要得意，我还未到山穷水尽时。”

贞娘见着姐姐今晚说话火药味十足，不由多留意了郭业一眼，暗暗道，今晚相公是怎么了？竟然对姐姐如此咄咄逼人，怎得老是话赶话的挤兑她呢？

随即，她笑着打圆场道：“姐姐说得在理，相公莫要得意，您不是说有赌未为输吗？时间还早哩，说不定一会儿输光的就是相公你呢。姐姐莫担心银子，妹妹我这儿有的是！”

“哎呀，你们真是聒噪，好啰嗦啊！”

正因为把把不胡牌的康芷茹突然不悦地发起牢骚道：“你们到底还玩不玩啊？你们到底是来打马吊，还是来斗嘴的？快点洗牌吧！”

哗啦～

她双手用力将门前马吊牌一推，伸出双手自顾自地用力搓洗起马吊牌来。

哗啦哗啦……赌气一般地用力在桌面上搓洗着牌。

吧嗒！

突然用力过度，康芷茹将一颗马吊牌扫落在地，掉进了桌底。

“毛毛躁躁的。”

郭业轻轻呵斥了康芷茹一句，然后说道：“你们继续洗牌，我来捡！”

说罢，他立马俯身钻到桌底，搜寻起那颗马吊牌的下落。

那颗马吊牌不近不远不偏不倚，正好落在慧娘的脚边。

今天的慧娘穿了一双红面黑底的绣花鞋，鞋面上还绣着一对鸳鸯戏水图，格外显眼喜庆。

绣花鞋将慧娘一双轻盈瘦小的莲足紧紧裹住，莲足看似柔若无骨一般可堪盈盈一握，当真是诱人至极。

郭业看着慧娘的这双莲足怔怔出神，咕咚一声，吞咽了一口哈喇子，暗暗称赞，没想到这火辣辣的美少妇还有双漂亮的小足。

他俯身伸手就要去捡那颗马吊之时，见着莲足可人，一个忍不住……

鬼神使差之下，竟然腾出手来将慧娘的右脚轻轻一握，嘶……当真小巧精致又柔软啊！

“啊！！！”

慧娘不知情况下被郭业咸猪手突然袭击，自然惊得整个人窜立起来，唰的一下，神情慌乱地站着狠狠跺了一下脚，仿佛被蝎子蛰过一般。

郭业也吓得整个人从桌底上钻上来，直起腰板有些心虚地看着慧娘，生怕慧娘当着两个女人的面痛骂他一顿。

“姐姐，你这么了？”

贞娘也被姐姐吓了一跳，赶紧站起身来挺着大肚子来到她的身边。

康芷茹更是惊异地看了眼慧娘，好奇问道：“赵夫人，你怎么了？不会是

被什么东西咬到了脚吧？”

这两个女人自然不会联想到郭业在桌底下偷摸了人家的脚。

慧娘一脸煞气地看着郭业，刚想劈头盖脸地痛斥一番郭业，但是一想到自己相公还有事情求着对方，再加上这种事情当着自己妹妹的面，真是难以启齿。

随后，她果断地收起了这份躁怒，冲贞娘摇摇头道：“没事，刚才脚边爬过一只臭老鼠，被吓到了。”

言罢之后，冲康芷茹歉意地说了一声：“芷茹夫人，我突然挂念起女儿来，今晚的马吊就不继续陪你们玩了。先告辞了，改天再玩吧。”

声音落罢，她一脚踢开身边的椅子，连看也没看郭业一眼，便身形狼狈地奔出了花厅，有几分落荒而逃的味道。

康芷茹一见慧娘说走就走，郁闷道：“唉，三缺一，看来今晚这马吊是没得继续玩了。本来人家正在兴头上，这赵夫人真是扫兴。不过说也奇怪，咱家花厅怎么也有臭老鼠出没？看来明天要让下人好好清理清理了。”

贞娘却是看着姐姐落荒而逃的身影，若有所思地偷瞧了一眼郭业，眉宇间多了耐人寻味之意。

郭业生怕刚才慧娘一口将实情道出，刚从心虚和患得失中恢复常态，自然没有注意到贞娘窥视着自己。

因为慧娘的隐瞒，让他躲过一劫后暗暗庆幸了起来，最后更是望着慧娘跑远的惶惶身影，嘴角又浮起那股子坏笑，用近乎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自言自语道：“啧啧，玉足盈巧，柔若无骨，当称上品。刚烈中透着狂野，这美人儿更是上上品。啧啧，真是一个极品，真是一方尤物啊！”

## 第816章引荐信

接下去连着三天，郭府女眷上至老太太，下至康芷茹，贞娘、秀秀，都是围绕着马吊为生活主旋律。

期间，郭业的小妹郭小蛮不远千里迢迢从西川回娘家，以致于让整个郭府变得更加热闹了起来。

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这么多个女人抢着上场打马吊。风水轮流转，郭业这个马吊发明者最后居然连上桌一显身手的机会都没有，只得和妹夫程二牛站立一旁充当观众，看着眼馋，却上不了场。

而身为郭府客人的慧娘，居然在郭府足足盘桓逗留了足足三天，并没有离去。

不过自打初一那天晚上，经过郭业桌底偷摸莲足事件发生后，慧娘基本都是躲着郭业。由他在场的地方，慧娘绝对不会出现，哪怕是在贞娘的小院里撞见她，她也是绕着郭业走，连打个照面的机会都不给郭业。

她能耐着性子不返回益州的原因，郭业岂能不知？无非就是因为赵飞轩所交代之事还未办妥，郭业至今还未将引荐孔颖达的信交给她。

既不主动与郭业相见，也不主动离去，郭业倒是一时没了主意。

好在贞娘知道姐姐此番前来的真正目的，所以这三天里只要找着机会，她都会磨着郭业替姐姐慧娘央求着引荐信之事。

郭业最后还是禁不住贞娘的软磨硬泡，加上她如今身怀六甲，是郭府的大功臣。终于在第四天夜里，郭业将引荐信给写好装妥信封，并让下人去请慧娘来书房，准备亲手将引荐信交到她手中。

慧娘正在花厅那边旁观着吴秀秀、贞娘、康芷茹、郭小蛮姑嫂四人打马吊，一听下人来请自己独自前往郭业书房一趟，顿时本能的心生了几分抗拒，暗暗啐道，无耻下作的登徒浪子，居然又心生鬼祟，难道还嫌欺负得我不够吗？

这时，正打着马吊的贞娘也听见了下人的说话，知道自家相公应该是已经写好了引荐信要交给姐姐，随即站了起来轻轻提醒道：“姐姐还是去一趟吧，估摸着相公已经替姐夫拟好了引荐信。姐姐拿了引荐信后，明日便返回益州交给姐夫吧。姐姐出来几日，我想姐夫也在家中等得着急了。”

慧娘经妹妹这么一提醒，立马引起了重视，先是跟贞娘嗯了一声，然后冲花厅的几个女人道了个万福，道：“诸位先玩着，我去去便来。对了，婉贞，要不你陪我去一趟益州侯的书房吧？”

贞娘下意识地称了一声好，可刚要离开座位随姐姐前往时，康芷茹就不满地叫道：“慧姐姐好没道理，这是硬生生地在拆台啊，你让贞姐姐随你去了，谁来接她的位置？”

“对呢！”

如今打马吊正上瘾的郭小蛮摆出小姑子的架势，怨道：“贞娘嫂嫂一走，我们便是三缺一，老太太如今又回房休息了。总不能将她老人家从睡中吵醒，让她替贞娘嫂嫂打马吊吧？”

贞娘听着两人的话，脸上顿时显现了几分犹豫，弱弱地跟慧娘说道：“姐姐，这个时辰再去吵老太君，恐怕不合适吧？我这一走，她们又三缺一没得玩，不如你自己去一趟相公的书房吧。”



康芷茹撇嘴道：“对呗，我家相公又不是吃人的老虎，他那书房又不是龙潭虎穴，而且这不是有下人给慧姐姐引路吗？哪里变得这般娇气，还要人来陪的？”

慧娘听着康芷茹的话不由一阵气结，暗暗腹诽道，你个黄毛丫头懂个甚？你家相公的确不是吃人的老虎，可他是个无耻下作的色胚子啊！

不过气归气，她总不能真的硬生生将贞娘拽走，拆了她们几人的马吊台子。

随后她强颜欢笑了一声，便转身扭头跟着下人急急出了花厅，步向郭业的书房。

很快，下人就将慧娘领到了书房门外，敲了敲房门便推开了来，请手示意慧娘进去。

慧娘在门口犹豫了足足一小会儿，才壮着胆咬着银牙进了书房。

人一进去，那下人便伸手将房门拉了起来，嘭的一声，房门紧闭，发出一道重响。

“呀！”

慧娘惊呼一声，显然被突然关门吓了一跳，特别是门一关，她便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

仿佛幽闭恐惧症似的，她整个人站在原地不敢朝着郭业那边的走去，身子情不自禁地打起了筛糠般地颤抖。

郭业自然也察觉到了慧娘的到来，见着她远远地站在门口里头不肯过来，仿佛很恐惧自己似的，他不由笑道：“你害怕什么啊？你不过来我怎么将引荐信交给你？”

此时书房中点着几盏烛台，鹅黄色的烛光将整个书房照映得色暖柔和，加上窗门紧紧封闭，房中仅有一男一女独处着，倍添了几分暧昧。

慧娘握紧了小拳头，暗暗给自己打气，不要怕不要怕，他若敢对我轻薄冒犯，我势必大呼出声，让所有人都知道姓郭的无耻行径与丑陋嘴脸。

一边给自己壮着胆，一边轻轻挪着莲足走向郭业，直至走到他的书桌前，她径直伸出手来，将葱白粉嫩的五指摊开，清冷的声音带着微微颤意，低喝道：“拿……拿来……”

郭业见状，不禁摇了摇头，看来这女人对自己的戒备心可真够重的，直接拉到了橙色警报级别了。

不过他并未计较，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连番轻薄占了她好几次便宜，对自己心生戒备也实属正常。如果在自己手上吃了几次亏还能对自己大大咧咧，那只能说慧娘这娘们天生是个骚货性饥渴，或者说是没心没肺地傻老娘们。

随后，郭业将桌上那封早已封上火漆的信函拿在手中，轻轻扬了一下，笑道：“慧娘，之前的种种误会你别往心里去，嘿，我说都是事发偶然，呃……凑巧的，你信吗？”

慧娘听罢，既没摇头也没点头，但是脸罩寒霜冷冷逼人，显然她不信郭业这番解释和说词。

只见她也不和郭业在言语上纠缠，继续伸手索要道：“益州侯，既然你给我家夫君的引荐信已经写好，那么请交给妾身吧。明日一早我便返回益州。”

郭业继续手中扬着那封信函，收起满脸的轻浮笑意，煞有介事地郑重说

道：“慧娘，你放心。引荐信，我会给你。但是在给你之前，我有几句肺腑之言要跟你讲，希望你能听得进去，就当是我这个妹夫对你的几句忠告吧。”

慧娘也被郭业难得的郑重其事之色给唬住了，脸色微微一变，暗暗啐道，我就知道他哪里会这么容易将引荐信给我，肯定又想借着说词故作刁难羞辱我几番了。哼，若是他得寸进尺欺人太甚，我宁可不要这引荐信，也会大喊出声引来花厅那边的郭府几房女人，让这色胚子身败名裂。

很显然，慧娘又将郭业往龌蹉里面想了。

随即，只见她收回一直伸着的纤纤玉臂，冷若冰霜般一字一字吐道：“就知道你哪里会这般好心给我引荐信。姓郭的，你也别假装好人了，你想说什么就赶紧说，说完赶紧把我夫君的引荐信给我。”

“呃……真是冤啊！”

郭业一脸苦笑地摇头叹道：“慧娘，你怎么会把我想得这么不堪？我真是为你着想，为你好啊！”

可惜慧娘半分面子都不给，继续冷着一张脸，娇叱道：“少说废话，你若还是好人，又岂会三番四次地对我做，做……呸，无耻之徒！！懒得和你这登徒浪子磨牙费事，你有话就讲，有屁快放……”

## 第817章女人始终是感性的动物

这慧娘，真真儿生着一副暴脾气！

郭业一阵无语，这次他倒真是屈得慌，因为他今天压根儿就没有别的心思，只是有些话不吐不快，生怕慧娘将来吃了赵飞轩的亏。

因为自从上次在益州驿馆与赵飞轩夜谈一番过后，他真的发现赵飞轩变了，变得有些急功近利，为达目的为求升迁，他居然可以将一些常人所不能忍受的屈辱硬生生吞咽下去。

勾践为求复国，十年卧薪尝胆；赵飞轩为求升迁，为攀高枝，息事宁人，忍常人所不能忍。

这还不令人感到可怕吗？

郭业甚至暗中揣测过，如果当初赵飞轩知道会因为得罪卢承庆这个小人物而牵出魏王李泰，如果当初他知道会因为追查顾家大火真相而遭到魏王的忌恨，最终被贬蜀中益州坐冷板凳，也许当日卢承庆的“索妻”之举，他很有可能会虚与委蛇下来。

最后吃亏的还是慧娘本人。

这并非是他天马行空的猜想，而是如今事实就摆在眼前，如果赵飞轩不是急切想得到自己的引荐信而抱上孔颖达的大腿，最后在长安平步青云左右逢源，又怎么会让慧娘借着贞娘的由头来提醒自己呢？

而且慧娘为完成赵飞轩的所托，在郭府一呆就是四五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显然赵飞轩给她的压力不小。

不管慧娘是出于自愿，甘心为丈夫做这一切，还是赵飞轩对她施加了压力，但结果是慧娘已经来了。

无论如何，身为男人，赵飞轩是错的。

即便有一千个一万个理由，也不能让女人为男人出头。

这是一个男人的底线，至少同样身为男人，郭业是这么认为的。

变了！

赵飞轩已经彻彻底底地变了，变得郭业已经有些不愿与他再交往了。

“喂，益州侯，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慧娘见着郭业怔怔发呆想事出神，不由有些愠怒地娇喝道：“你若是无话可说，还烦请将引荐信给我吧。”

郭业突然叹息一声，有些一语双关地提醒道：“赵夫人，你没发现赵刺史近来变得有些不一样了吗？如果可以，赵夫人还是对你夫君多多长个心眼吧。”

“唔？”

慧娘不知道郭业为何突然将话题转移到了自己的丈夫头上，尽管一头雾水，但好赖话她还是听得出来，郭业这是明显在自己面前贬低自己的丈夫，说自己丈夫的坏话。

特别是一想到郭业三番四次对自己的不敬，慧娘立马清楚过来郭业的险恶用心，这是想要疏离挑拨自己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啊。

旋即，慧娘眼含煞气地鄙夷道：“益州侯，在他人背后乱嚼舌根，这可不是大丈夫所为。没想到我夫君对你如此推崇有加，甚至百倍信任，你却在人后搬弄是非，他真是看错了你这人。”

奶奶的，冤！

郭业心中又是一番郁闷，很明显，他看出慧娘又对自己有所误解了。这也难怪，谁让自己对她之前有前科，还在她面前说她丈夫的不是呢？

不过既然话已出口，说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他索性再点明一些吧，于是他耸耸肩，反问了一句道：“难道赵夫人不知道赵刺史给我索要这封引荐信的目的吗？他无非就是想要通过这封引荐信结识孔尚书，然后拜入孔老大人的门下，将来好迁任长安，离开益州这个贫瘠之地。这些，赵夫人可清楚？”

慧娘冷笑道：“我怎会不知？我夫君在汝州为顾家请命，却因此得罪了卢承庆这小人。卢承庆又蛊惑魏王殿下，在魏王面前搬弄是非，最终让我夫君被贬蜀中益州。正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倒是觉得我夫君并未做错什么。他十年寒窗苦读，高中进士后又从七品县令做起，一路披荆斩棘下来，步步艰难险阻，方有今日。他希望得到孔老大人的庇护，升迁长安又有何过错？”

晕，郭业愣是没想到慧娘这泼辣性子，说起话倒是一套一套的，居然有条不紊丝毫不乱。

不过貌似她还不知道赵飞轩到底是因为什么而得罪了卢承庆。傻娘们，还不是因为你这红颜祸水啊？难道你就不怕再有下一次，你丈夫权欲熏心最终将你推到无耻之徒的怀中榻上吗？

既然赵飞轩没有跟她明说，郭业也就不愿点破，而是从另一个方面质问道：“赵夫人，难道你就没发现赵刺史最近变化很多吗？从以前的坦坦荡荡到如今的患得患失，从以前温润如玉的脾气到现在的易怒易暴躁，莫非这些你都没发现吗？你自己好好细数一遍，自打被贬益州以来，你丈夫冲你发过几次火，你可曾有过数？”

郭业劈头盖脸一番质问下，也容不得慧娘不沉思了起来……

因为，郭业说得这些恰恰都是事实，正所谓知子莫若父，知夫莫若妻，丈夫最近点点滴滴的变化，她又怎会没有看在眼里呢？

这些日子以来，她总是听到丈夫张口闭口要跳出益州，总是患得患失，老是担心魏王殿下是否还耿耿于怀。

这些日子以来，她总是能察觉到丈夫老是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只要稍稍有一不如意，不顺心，便会向身边的人发火，甚至是自己与月儿，丈夫都不止迁怒过一回。

这时，她不禁对郭业的话有所动摇起来。

可女人永远都是感性的动物，在理智与感性面前，她们往往都会选择后者。

面对着郭业的质疑，感受着心中的动摇，慧娘最后还是狠狠摇了一下头，大声喊道：“不，你不要夸大其词，少来巧言令色，我的夫君没变，他还是原来的他，以前是，现在也是，将来还会是。”

喊罢之后，慧娘整个人又恢复到了原来那副冷冰冰的样子，伸出手来索要道：“既然益州侯话已说完，那请你将引荐信给我吧！”

“你……”

郭业见着慧娘油盐不进，继续冥顽不灵的样子，不由一阵语噎。

奶奶的，这次真是枉做小人了，居然还不领情，不开窍？

一念至此，郭业更是觉着屈得慌，因为他这次是千分之一千的想要规劝

慧娘长点心眼，却没成想最后落得个好心当成驴肝肺，被慧娘当作了别有居心之徒。

得，爱咋咋地吧！

随即，他将手中的引荐信直接递到了慧娘的手中，然后抽回手来狠狠一挥扬，喝道：“言尽于此，你爱信不信吧！”

慧娘也不是好相与的角色，火辣辣的脾气一出来转身就自顾小跑离开了书房，连一句道谢的客气话都不曾留下。

待得这边书房事了，那边花厅的马吊台子也散了场，天已晚，夜已凉，该是就寝安歇的时候了。

一夜过去，隔日慧娘便带着月儿离开了郭府，乘船返回了益州。

约莫到了正月初九，程二牛和郭小蛮也抱着孩子动起身来，返回西川那边。

时光荏苒，又过去几天，很快便到了正月十五元宵佳节。

元宵佳节的陇西县自然又是一番热闹，丝毫不逊于大年三十除夕夜，无论是城中，还是福顺巷中的郭府，都透着喜庆。

当然，随着元宵夜的缓缓而过，郭府内也弥漫起了几分淡淡的离愁滋味儿。

阖家团聚的日子始终是那么短暂，只消今夜闹完元宵，郭业明日又要带着吴秀秀启程动身，重返扬州了。

## 第818章归返，震惊

郭业一行在正月十六清早从陇西启程出发，到乘船抵达扬州东门码头渡口时已是正月末，眼瞅着正月就要过去。

吴秀秀因长途跋涉奔波而有些疲累，所以从下江船开始到走上渡口码头，都是郭业在一路搀扶着。

此时，陈集涛已经率着府衙一众大小官员在渡口早早等候，而刘振轩也领着五百名府兵将整个渡口码头戒严起来，以策安全。

当郭业扶着吴秀秀来到众人跟前时，陈集涛与一众大小官员纷纷上前拱手，嘘寒问暖道：“欢迎大人返回扬州。”

“刺史大人一路辛苦了。”

“看夫人脸色有些不佳，不宜乘车颠簸，不如早早乘轿进城回府衙歇息吧？”

郭业见着他们早已备好了轿子，心里琢磨秀秀此时不宜乘车，不如坐轿子算了。

随即，他冲身后随行的张九斤和王八斤吩咐道：“让夫人乘轿先回府衙吧，本官与陈郡丞等人慢行慢赶，你俩带些人随扈夫人左右，不得出纰漏。懂了吗？”

“得嘞！”

张九斤与王八斤带着几个人，将吴秀秀送进了一顶软轿中，率先赶往了离渡口五里外的扬州城去。

紧接着，刘振轩带领着五百府兵紧随其后，替郭业回城开道。

其他府衙官员或乘轿子或乘车，纷纷动身回城。

郭业则是冲陈集涛招招手，道：“明仁，你跟我一道乘车，顺便跟我汇报汇报我不在扬州的这些日子，可有什么大事发生。”

陈集涛面色有些忐忑地嗯了一声，便与郭业钻进了一辆马车，走在了长蛇般回城队伍的最后。

一路车马颠簸行来，郭业在车中与陈集涛各坐一侧，一时无话。

只要郭业不主动问话，陈集涛显然没有主动搭话的意思。

大概月余未见，郭业发现陈集涛竟然两鬓多了几分霜白，而且脸上挂着惨淡愁容，不时低着头貌似苦在心头口难开一般。

郭业心里猛起几分不详的错觉，暗暗嘀咕，莫非我不在扬州期间，又出了什么什么大事儿不成？

不然的话，陈集涛干嘛耷拉着脑袋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盐税！

他的脑中瞬间便浮现出这两个字来。因为在他看来，如今扬州基本无大事，除了关鸬打理的盐税才是目前的头等大事。

而且，算着日子，关鸬应该已经征缴完扬州的盐税，开始押运长安与户部交割才是。

关鸬此番没有来东门渡口码头迎接自己，显然已经出发前往长安了。

难道这中间出了纰漏不成？

随即，他关切地问道：“明仁，盐运使关大人是否如期征缴完盐税，押往长安了？”

陈集涛猛地抬头，有些诧异地看着郭业，然后点了点头，回道：“回刺史大人，在刘振轩刘都尉带人帮衬下，盐运衙门的征缴盐税很顺利。十日前，呃，就是正月二十那天早上，关盐运使便带从盐运衙门中带走五百护卫队，亲自押着四百六十八万两的盐税前往了长安。”

呼～

郭业堪堪松下一口气，还好，只要不是盐税这里出了问题，那一切问题都不是大问题了。

心情放松之后，他笑骂道：“我说明仁你今天是怎么回事？竟然如此无精打采，就跟霜打掉的茄子一般，蔫了吧唧的。”

陈集涛苦笑一声，叹道：“刺史大人，可是关盐运使在押运盐税途中却出现了一点纰漏。唉，大人临走前将扬州诸事尽数托付于下官，可，可是……大人，下官让您失望了。”

日，郭业听罢过后一个趔趄，再加上马车狠狠颠簸了一下，郭业差点没整个人扑到陈集涛的怀里。

他坐定了身子，极度诧异地喊问道：“明仁，你别告诉我关鸬鹚他们押运的盐税被人在半道劫了吧？”

“你咋知道的？”

陈集涛也是傻傻地回了郭业一句。

我的天！

郭业彻底傻眼，这年头居然还有人敢抢劫朝廷的盐税，这可不是什么山匪拦路打劫，然后傻乎乎地跳出两个劫匪来，张口就是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过此路，留下买路钱。

这他妈的是抢劫朝廷的盐税，而且一抢就是数百万两之巨，尼玛是谁有这个天大的胆子？

虽然财帛动人心，但是绿林有绿林的规矩，太平盛世之下有三种银子绿林中人是绝对不会碰的。一是妇道人家孤儿寡母的盘缠，二是清官告老还乡的家当，三便是朝廷的税款。

前面两种不抢很好解释，盗亦有道。

至于第三种，不是不能劫，而是不敢抢。因为只要动了朝廷的税款，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百八十两，而是要招惹朝廷大军的围剿的。

只要朝廷大军动起真格倾巢碾压之下，甭说一个绿林劫匪的山寨，纵是九寨十八沟的地盘也照样给你清了场子。

郭业暂时将震惊抛诸脑外，一脸肃容地问道：“那关鸬鹚他人呢？还有，是否查到了抢劫盐税的这些人？”

陈集涛面有愧色地低声说道：“关大人倒没事，只不过事发之后他也没有回来扬州，而是派人送来书信，说是要留在原地想办法将税银弄回来，不能耽误了大人。”

“嗤……”

郭业冷笑一声道：“他有个屁的办法弄回税银？如果有那个能耐，也就不会被半道劫了数百万两之巨的盐税了。这么说来，他至今还没查清是谁劫了他的银两了？”

陈集涛点点头承认后，默然不语。

郭业尽管心里震怒，但还是强逼着自己冷静下来，问道：“他信中有没有

说起，盐税是在什么地方被抢劫的？”

陈集涛道：“说过，是进入河北道后，路过一个叫清河县的地方。当晚，他们包下了清河县的一家客栈，将税银寄放在了夜宿的小院中，并派人连夜看守着。可谁知……”

“好了，过程我不想知道，也无需知道。”

郭业打断了陈集涛的详述，然后自顾咂嘴嘀咕道：“清河县，清河县，倒是有些耳熟。咦，对了，停车，停车！”

突然，他叫停了马车，然后掀开帘子冲外面喊道：“叫刘振轩速速过来见我！”

很快，刘振轩便从前面开道的队伍中策马飞奔而来，正要问询，就见郭业催问道：“上次你们在古井巷收敛尸体的时候，不是提过，有具年轻的尸体并非张家之人，而是一个姓崔的外乡人？”

刘振轩先是一怔郭业突然问起此事，不过还是点头回道：“没错，这人并非张家之人。事后我们查实过，这人姓崔，名义真，乃是清河崔氏的子弟。而且据说是崔氏直系子弟，他此番来扬州是与张家商议合作，开设扬州银号之事。嘿嘿，扬州银号倒是开出来了，不过小命却丢在了咱们扬州。”

郭业心中有了一些眉目，又问：“那你们是如何处理这具尸体的？关于此人之死，你们可曾大肆传扬出去？”

“没有，绝对没有！”

刘振轩斩钉截铁地回道：“因为大人你之前交代过我们，收拾古井巷残局时必须隐蔽行事，所以这个崔义真的尸体，我们直接跟张氏族人的尸体一并处理，统统葬在了扬州远郊的一处乱葬岗中，也没有通知清河崔氏那边过来认尸领尸。”

“那扬州银号呢？是收为官产，还是变卖了？”

郭业这次是问向了陈集涛。

陈集涛摇头道：“都没有，大人您回老家省亲之后的三天，清河崔氏那边来了一名年轻人，凭着房契接管了扬州银号。恰恰也是十天前，将扬州银号重新开业来。”

“哦……”

郭业微微颌首，若有所思地点着头，念叨着：“崔义真，清河崔氏，劫持税银，扬州银号，呵呵，我大概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真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看来崔家应该是得到了崔义真丧命于扬州的确切消息了。”

“啊？不会这么巧吧？”

“崔家敢抢劫税银？这可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啊！”

刘振轩和陈集涛听着郭业的推断，相继发出了不可思议的惊呼与质疑。



## 第819章先补上，再讨回

马车缓缓驶入扬州东城门，徐徐向着府衙方向进发。

郭业大概猜出了到底是谁在清河县抢劫了盐税，正是八大世家之一的清河坐地虎崔氏。

至于清河崔氏为何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敢冒着抄家灭族的风险去打盐税的主意，郭业也差不离儿推测出了原因。

应该是清河崔氏已经从某个渠道收到了崔义真的死讯，而且也从这个渠道了解到了崔义真乃是死在自己的手上。

一经想通，郭业不由懊恼地暗骂一声晦气，没成想这个崔义真居然成了一个变数。

说句真心话，他并非有意要置崔义真于死地，可谁让他偏偏那天还在古井巷，还在张家作客？

崔义真之死明显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当日自己曾要求，古井巷不留一个活口，而倒霉的崔公子那时又长住在张家，只得躺在地上甚为无辜的中了一枪。

现在好了，清河崔氏得知了情况后，开始反扑，开始大肆报复了。

他清楚清河崔氏的底蕴，绝对不是扬州张家所能比拟的，崔氏子弟大多都在朝廷或地方任职，在大唐的官场中有着纵横交错、不可估量的人脉。

不然的话，清河崔氏也不会是八大世家中最有底蕴的官宦世家了。

正因为崔氏有这个底气，有这份人脉，更有这份能力，所以他们才敢在清河地界儿生事，硬生生将数百万两之巨的盐税给悄无声息地掳走，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更是做到不留一点尾巴与痕迹。

只要找不到他们切实的证据，郭业便拿他们一点辙儿都没有。

不过就冲清河崔氏这次的举动，郭业也能很清楚地感觉得到，无辜躺地中枪的崔义真，绝对是崔家直系中地位比较尊崇的子弟。至少应该不是出自旁系。

不然的话，清河崔氏也犯不着为了一个旁系子弟，去冒着风险打起税银的主意，为的就是直接给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刮子。

“刺史大人？”

眼瞅着就要抵达府衙，陈集涛小声地叫了一声，然后问道：“既然这事儿是清河崔家的人所为，不如直接上报朝廷吧？掳劫盐税，这是抄家灭族的大罪，任他清河崔氏乃是名门望族，位列八大家，也休想避过这一遭。”

“上报朝廷？”

郭业下意识地否定了陈集涛的提议，摇头苦笑道：“证据呢？抓贼拿赃，捉奸拿双，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全凭红口白牙就说是崔家做的这件事情，这不是笑话吗？谁信啊？再者说了……”

郭业略微担忧地看了眼陈集涛，压低着声音说道：“这事儿还没有眉目之前，或者我们没有找到确凿证据之前，还真不能捅到朝廷那边去。这丢失数百万两盐税之事传进皇上耳中，必定是雷霆震怒。届时，老关就等着吃瓜烙吧。唉，别说老关了，恐怕咱们整个扬州府衙的一众官员都要受到牵连。眼瞅着每年春季吏部的官员考核就要开始了，难道你想在吏部那儿留下黑点，因此影响到升迁？”

郭业并未夸大其词，就算孔颖达掌管着吏部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事儿如果惹来李二陛下的龙颜大怒的话，孔颖达和虞世南也替他们兜不住。

这话直接戳中了陈集涛的软肋，因为郭业之前就允诺过他关于接任长孙羽默，升迁扬州别驾一事。如果真被这事儿影响了，可能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

顿时，陈集涛面泛苦涩，心中五味杂陈暗骂起狗日的崔家，连着关鸠鸠都被他心中一阵数落。

最后，他皱着眉头苦哈哈地问道：“刺史大人，那您说这可怎么办？总不至于在扬州干等着，让崔家将这笔盐税还回来吧？”

郭业摇摇头，说道：“崔家真之死虽然不是我们有意为之，但咱们跟清河崔氏的梁子已经结下了，那还指望他们能归还盐税？”

“那可怎么办哟？”

陈集涛双眼透着担忧地说道：“又没有真凭实据来指证崔家抢了咱们的盐税，又不能指望他们归还。而如今离押运盐税前往户部交割的日子越发迫近，逾期不交的话肯定不是个事儿。届时交不上这笔巨款，迟早会惹来怀疑。朝廷和皇上始终会知道盐税丢失一事。唉，唉，唉……这可怎么办啊？”

陈集涛能想到的，郭业也早就想到了。他深思熟虑了一会儿，轻叹一声，道：“还能怎么着？目前最为迫切的就是及时将这笔盐税巨款补上，准时运进长安跟户部交割，免得引来朝廷的怀疑。呵呵，不然的话，长孙无忌他们可就真的闲不住了，一定会借此将事情闹大。”

“啊？大人的意思是说我们扬州府自己掏腰包补上这笔盐税？”

陈集涛瞪大了眼珠子，惊呼道：“刺史大人，这笔盐税可是足足数百万两啊！！你知道咱们扬州府衙的司库中还有多少库银？砸锅卖铁，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三十万两。简直就是杯水车薪，哪里够数？怎么补？如何补？”

郭业此时倒没有陈集涛这般焦急，摆了一下手，笑道：“别担心，能用银子解决的事儿，那都不是事儿。扬州府没银子我知道，但不代表别的地方没银子。数百万两盐税，我想我还是能够从别的地方暂调过来应急的。”

“啊？？？”

绝处逢生，陈集涛差点喜极而泣，一副不可置信神情问道：“刺、刺史大人？您的家底竟然殷实若斯，竟然如此的富可敌国？？这，这这可是数百万两的雪花银啊！”

“切，少打老子的主意！”

郭业白了一眼陈集涛，哼道：“我说了是暂借。这样，等下回到府衙，我会亲自修书一封，然后让刘振轩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亲自跑一趟长安。他只需拿着我这封信去长乐坊找鱼暖暖小姐，以扬州府衙的名义，再加上我跟长乐坊大钱庄的交情，跟他们以高息暂借几百万两的税银，我想还是没有难度的。”

长乐坊大钱庄？

鱼暖暖小姐？

陈集涛自然听过，一个是长安城中最大的钱庄，分号开遍了长安城，甚至在北方诸多州府都有了分号。一个是掌管着长乐坊大钱庄的女人，传说中这个女人的手中掌握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流动现银，号称全长安最有钱的女

人。

听着郭业这般说，陈集涛热泪盈眶，感动道：“大人，大人，您真是无所不能，手眼通天啊！服了，下官真是服了！”

郭业挥挥手，笑道：“你少给我戴高帽子，这笔盐税银子是跟鱼暖暖的大钱庄暂借的，是要算利息的。而且这是以扬州府衙的名义借贷的，别想扣在我一个人的脑袋上。只要多借贷一天，那利息都要多付一天，别说本金了，就是利息都能多到压得你喘不过气来。明仁，钱庄的银子不好拿，时间长了若是还不上，是要死人的。”

陈集涛也知道钱庄就靠低利息来吸纳储户的银子，然后再高息借贷出去，赚得就是这一进一出的红利。数百万两银子的利息，一天下来就多得吓人了，更何况扬州府衙如今的现状，可是不知何时才能将这笔银子还上。

随即，他说道：“大人，所以还是要尽快想办法将崔家掳劫走的盐税弄回来，不然还不上这笔银子，不仅咱们扬州府的名义要受损，可能连大人您与长乐坊大钱庄，跟鱼暖暖小姐的交情都要受损啊。”

郭业自然不会跟陈集涛说自己也在长乐坊大钱庄有股份，而是点点头道：“没错，是要尽快从崔家手中拿回这笔银子。但是盐税已经被他们悄无声息地掳走，又如何虎口拔牙，让他们吃下去又吐出来呢？”

“是啊，棘手，煞是棘手啊！”

陈集涛叹道：“梁子结得这么大，显然崔家就是要置大人与死地，为崔义真报仇，哪里会轻易将这笔银子归还？而且财帛动人心，这又是一笔令人难以不生出贪婪之心，将其占为己有的巨款。”

郭业点了一下头，认可了陈集涛的说法，随后沉默了下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直到马车停止了前进，听着外头赶车的马夫在外头喊道：“刺史大人，郡丞大人，到府衙门口了。”

声音传来，郭业这才惊醒，仿佛心中又有了主意一般，嘴角浮起一道弧弯，似笑非笑道：“既然他们不肯归还，那么我便想办法从他们崔家里挣回来，妈的，偷吃了老子的东西，我非要他给连本带息给我吐出来。”

陈集涛闻言一喜，他对于郭业嘴角浮现的这道坏笑太熟悉了，不由惊喜问道：“嗯？大人，莫非你有了索回盐税的对策了？”

郭业朝着车外头扬扬手，低声道：“先下车，进府衙再说。”

随后，便与陈集涛一前一后钻出了马车。

两人并肩而走上了府衙台阶，郭业刚要进大门，突然扭头问身旁的陈集涛道：“对了，明仁。刚才的路上我听你提起过，崔家又派了一人来扬州，并接手了扬州银号，将其重新开业了？”

陈集涛微微怔了一下，停下来脚步，虽不知郭业为何有此一问，但还是恭敬地回道：“没错，新来的这位扬州银号主事乃是崔义真一个辈份儿的，说是出自清河崔氏的旁系。哦，对了，上次他开业之时还派人给大人送来请帖，可惜大人远在陇西，下官便没有理会。下官依稀记得，这位新来的崔氏子弟也是‘义’子辈的，姓崔，唔，名义珪。对，就叫崔义珪！！”

## 第820章扬州银号见闻

郭业进了府衙之后，并不打算立马召集众人议事商量对策，而是来到秀秀的房间人，让她帮忙找身普通的衣服出来，化作商贾的模样出了府衙。

按照之前陈集涛跟他所提及的地方，他独自一人来到扬州城中最为繁华的闹市区——大中坊。

大中坊坐落在城中央，拥有三街七巷之大，凡是扬州出了名的老字号和名号都在此处开了分号，诸如有周记绸缎庄、扬州狮子头饭馆，许氏典当铺等等铺子。

这些无一不是闻名扬州的名号，或百年传承的老字号。

也正是因为大中坊的繁华，以至于大中坊的地价乃是冠绝整个扬州城各处，真可谓是寸土寸金。较之如今长安的长乐坊不逞多让。

恰恰，之前古井巷张家和清河崔氏合开的扬州银号，也坐落此间。

虽然古井巷张家已经成为过往云烟不复存在，而崔氏子弟崔义真亦是命丧黄泉，但是扬州银号却依旧开着，只不过被清河崔氏全盘接手，换了一个主事者罢了。

郭业身穿普通衣裳，化作走南闯北的年轻商贾，走进了大中坊，来到扬州银号的大门外。

这是一座沿街的两层八角小楼，前边是靠着街边，后面自带一进小院。

大门之上挂着一张鎏金的匾额招牌，招牌之上写着四个斗大的字：扬州银号。

郭业站在门口打量了扬州银号一番，突然门口跑出一名年轻伙计，满脸笑意张嘴就是热络喊道：“这位东家可是做着大买卖，一时周转不开要我们来银号拆借银子来着？”

“啊？”

郭业本意是过来转转，顺便打探打探扬州银号的情况。谁知突然碰到对方的伙计这么一张罗，顿时有些意外。

那名伙计见着郭业没有点头承认，但也没有摇头否认，好像明白了过来，讪讪笑道：“嗨，瞧我这张破嘴，怎么当街问这种事情呢？这不是让人下不来台吗？掌嘴，真是掌嘴。”

说着，作势扬起手掌轻轻抽了自己两嘴巴子，随后讨好笑道：“这位东家，您先里头请。到了里头，一边用茶一边再说正事儿，如何？放心，咱们扬州银号是出了名的现银充裕，您想拆借多少都没问题。嘿嘿，而且咱们扬州银号背后有人，靠山硬实，绝对不用担心银子的问题。再者说了，咱们银号的本家可是名门望族，绝对不会干那种欺瞒顾客之事，保证童叟无欺，利息公道。”

言罢，这名伙计已经上杆子地拉扯着郭业进了扬州银号的前厅。

郭业瞧着这伙计能说会道，嘴巴利索就跟机关枪扫射一般，当真是厉害的紧。

心中不由一阵暗暗叹服，这崔义珪倒是个能人啊，从手下一个小小的迎宾伙计就可管窥一豹了。

他被伙计热情地生拉硬拽着进了前厅，见着里头人头攒动，不少南来北往的商贾从扬州银号的大门进进出出，可见生意好的火爆。

伙计将郭业领到一张空着的椅子上，殷情地请他坐下之后，又很快张罗着一杯热气腾腾地茶水奉了上来。

然后，小声问道：“这位东家，看着您面生，莫非也是从外地来扬州做买卖的？”

郭业刚要摇头否认，突然心里猛地一琢磨，既然他误以为我是外地商人，反正此处也没什么人认识我，不如将计就计应承下来，顺便从他这儿打听点扬州银号的虚实出来好了。

一念至此，他立马点了点头，操着蜀中方言应道：“是啊，这位小哥的眼色倒是厉害的紧哟。在下乃是蜀中乾州人氏，做些南来北往的生意。呵呵，这次正好来扬州做些买卖来着。”

被郭业这么一夸，那名伙计眉宇间露出几分自豪之色，沾沾自喜道：“那是，我这眼力劲可是出了名的贼，嘿嘿，我第一眼见到您，就知道您是为了不起的认为。啧啧，感情儿是蜀中来的客商。居然将生意做到了咱扬州来，您这买卖盘子做的可真够大哟。不知东家您贵姓啊？”

郭业暗暗笑了笑，面色不改地谎称道：“在下姓吴，名茂才。你就叫我吴东家吧。”

“得嘞，吴东家！”

那名伙计笑了笑，说道：“这姓真好，口天吴，张口就能吞下天，可见吴东家的买卖盘子委实小不了。”

郭业见着便宜岳父的姓氏在这伙计的嘴里，竟然被说出了花来，不由一阵可乐，连连称好。

随后，那名伙计问道：“吴东家，这番来我们扬州银号，可是一时周转不灵，要拆借些银子来？”

郭业自然是顺水推舟地点了一下头，面露难色地叹道：“是啊，不瞒这位小哥，吴某最近买卖盘子铺得有些大，一时周转不开，可是蜀中离你们扬州又千里迢迢，远水又解不了近渴。这不，就想着来你们银号拆借些银子来，嗨，真是惭愧啊！”

伙计听着郭业这般说，越发地眉开眼笑起来，心里暗暗琢磨，好家伙，眼瞅着又一笔买卖又要拉成了，回头崔东家肯定少不了俺那份赏银。

随即，他殷情地笑道：“瞧吴东家这话说得！这有啥惭愧不惭愧的？出门在外，尤其是做买卖，谁还没个手头短寸的时候？咱们扬州银号帮人于困难，救人于危难，就是为了解决众人的手头短寸而设的。像您这样出门在外的买卖人，俺见多了，没事儿，不惭愧，这实属正常。吴东家，有苦难，您言语，需要拆借多少银子，您吱声儿便是。”

好家伙，郭业听着伙计的这番话心里暗暗叫好，这小子天生就是一个做生意的好材料，换做后世绝对又是一个红顶商人胡雪岩，又是一个华人首富李嘉诚。

若不是他明白银号借贷的规矩，他还差点真的误以为这扬州银号是个万家生佛的善财童子，专门给人雪中送炭，平白给人送银子的慈善机构。

那伙计见着郭业默然不语，以为他在怀疑，随即又补充道：“当然了，咱们扬州银号虽然愿意为吴东家分忧解难，但是也不能白白帮忙，不是？所以，在咱们银号拆借银子，嘿嘿，不仅要拿出相对应价值的东西作为抵押之外，咱们也需要收取一定的利息。不过这利息不算贵，跟吴东家这买卖相

比，绝对是九牛一毛，蝇头小利罢了。这点还望吴东家谅解才是，毕竟开门做生意嘛。嘿嘿……”

郭业点点头，道：“这个吴某了解，想当初我在长安做买卖之时，也跟长乐坊大钱庄借贷过银子，要抵押要担保要收利息，这个实属正常。天底下哪有免费的酒席吃啊？这位小哥无需解释，吴某相当了解银号里的规矩。”

“呀？”

那伙计格外诧异地惊叫一声，瞪大了眼睛问道：“吴东家走买卖还去过帝都长安？还跟长乐坊大钱庄的人打过交道？啧啧，您真是走南闯北的行家啊。大人物，绝对是了不起的大人物。”

“小哥谬赞了，吴某哪里会是什么大人物？如果是大人物就不会手头短寸来贵号拆借银子了。”

郭业矜持地谦逊道：“我想问一下，无论郭某拆借多少，小哥你都能作主？”

“呃……”

伙计微微愣了一下，随即释然笑道：“有抵押有担保的前提下，五百两银子之内，俺都能作主。”

郭业不禁皱眉，摇头叹道：“太少，太少了。”

伙计眼睛一瞪，心中暗喜，乖乖，难道比五百两还要多？他巴不得郭业拆借得越多越好，反正这个客人是他拉来了，甭管是不是这笔拆借银子经他手，他都能拿到银号的赏银。

随即，他指了指热闹的柜台那边，说道：“如果超出五百两，小的就不能作主了，吴东家就要去柜台那边办理了。”

郭业再问：“柜台那边可拆借多少？”

伙计道：“两千两之内，决计没问题。”

郭业又是摇头叹道：“太少，还是太少！”

“呃……”

伙计脸上犯难，心里却是乐开了话，奶奶的，两千两还嫌少？莫非俺逮了一条大鱼不成？

随即，他指着前厅左侧的一间房门紧闭的房子，说道：“咱们银号胡掌柜就在那儿，超出两千两就要跟胡掌柜约谈了。”

郭业再问：“可拆借多少？”

伙计道：“一万两之内，胡掌柜都可以作主。这是咱们崔东家给胡掌柜的权限。”

郭业继续摇头叹道：“少，还是太少！”

伙计听罢之后张大了嘴巴，惊得下巴都险些掉在地上，喃喃道：“呃……吴东家，一万两您还嫌少？？？”

郭业有些不耐烦地呵斥一声：“莫非你们偌大一个扬州银号，就这么一点底子？这可跟长安的长乐坊大钱庄相差了十万八千里啊！”

“哟呵，好大的口气，莫非这位客人还想拆借百万之巨不成？”

后堂一道珠帘被掀开，走出一名三十几岁的男子，冲着郭业遥遥喊道：“这位客人休要小瞧了咱们扬州银号，也莫要轻视了咱们清河崔氏，只要你能说服得了我，拆借百万之巨的银子又有何难？我们崔家，有的是银子。”

郭业循声扭头望了过去，伙计轻轻在郭业耳边提醒了一句：“嘿嘿，这位

便是咱们扬州银号的崔东家！”

郭业暗暗念叨了一句，原来他就是清河崔家的崔义珪！

## 第821章多疑的崔义珪

崔义珪，三十来岁许，样貌算不上俊逸，五官只能算是过得去。

不过郭业第一眼看到此人的感觉就只有四个字，精明、贪婪。

崔义珪走到郭业跟前，脸上挂着一抹淡淡的笑容，拱手道：“在下崔义珪，添为扬州银号的东家，出自……清河崔家。”

说到清河崔家之时，郭业很明显能感觉得对方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和油然而生的自豪感。

到底是名门望族的子弟，再是怎么样都会有股高人一等的桀骜气质。

郭业自然继续角色扮演，也起身相迎拱手回礼，操着一口地道的蜀中方言说道：“崔东家有礼了，在下吴茂才，来自蜀中乾州。刚才若有言语冲撞或冒犯的地方，还望崔东家莫要见怪才是。”

“嘿嘿……”崔义珪笑了笑，摇头道，“不怪不怪，打开门做生意本就是和气生财，哪里会因为些许刺耳的话就将生意往门外赶，不是？在商言商，吴东家如今生意照拂我扬州银号，崔某高兴还来不及呢。再说了，吴东家拆借的银子越多，崔某越是高兴哩。不过这前提是……”

崔义珪说到这儿稍稍停顿了一下，凑近郭业跟前，用一种不容商量的口吻轻轻说道：“前提是，嘿嘿，吴东家能拿得出相对应的抵押，嘿嘿，能让崔某放心大胆地将银子拆借给你。只要吴东家这边没问题，崔某人这边，扬州银号这边，决计一点问题都没有。还是那句老话，咱清河崔家有的是银子。”

话里又是一股子的傲娇劲儿，郭业听着有些腻歪了。随后耸耸肩，说道：“崔东家放心，银号的规矩我懂。”

“那就好！”

崔义珪点了点头，径直问道：“言归正传吧，不知吴东家需要向我们扬州银号拆借多少？”

郭业伸出右手竖起三个指头，在崔义珪面前比划了一下。

崔义珪还未答话，旁边一直站着的那名伙计已经脱口喊道了：“乖乖儿，吴东家莫不是要拆借三万两白银？俺的天啊，这可是咱们扬州银号自开业以来，最大的一笔买卖啊。啧啧，好大的手笔哩！”

郭业听罢皱了一下眉头，斜眼看了一眼伙计，嘴角一扬不屑道：“三万两？最大的一笔买卖？少见多怪了吧？嘶……莫非扬州银号的格局也就这么大？还是说，这位小哥也瞧不起吴某人？”

“放肆！”

崔义珪突然冲那伙计厉喝一声，骂道：“这里哪有你门口小厮说话的份儿？上下尊卑不分，真是没了规矩。给我滚下去！”

显然，伙计那番惊叹引来了郭业的讥讽，最后打得却是崔义珪和清河崔氏的脸面。

那伙计闻言顿时大骇，连连冲着崔义珪鞠躬，口中不滞喊着小的知错，小的该死。随后，便悻悻然地猫腰滑步跑向了门口。

崔义珪一见这个替自己和崔家丢人现眼的伙计离去，便又收起怒容，笑着对郭业笑道：“吴东家，我这下人没见过世面倒是你笑话了。”

郭业大度地挥了挥手，说道：“不碍事，夏虫不可语冰，我哪里会跟一个小厮一般见识？不过我现在很想知道，扬州银号是否有这个能力接手我这笔



拆借？”

崔义珪脸色微微凝重起来，轻声嘀咕道：“三十万两可不是小数目啊！吴东家乃是蜀中乾州人氏，难道在扬州还有与三十万两银子相对应价值的抵押不成？”

郭业轻声说道：“这个自然不愁，我在扬州的房契、店铺、地契、田契总和加起来，绝对比三十万两有过之而无不及。若非不是我嫌这些产业套现忒慢，不能马上变现，我又岂会进你这扬州银号呢？呵呵，跟你们银号拆借银子，三十万两的利息可是个天文数字啊！”

崔义珪闻言不由面色一变，暗暗惊叹，这个姓吴的居然已经在扬州置产这么多了？莫不成他还想在扬州定居不成？好家伙，这可是一条肥硕的大鱼啊，得要牢牢抓住才是。

不过他还是不放心，再次试探道：“吴东家的那些房契地契田契，当真价逾三十万两白银？”

郭业笑了笑又耸耸肩，道：“崔东家，难道这事儿还能作假不成？我要从你们那儿拆借来银子，那些地契房契田契你们肯定要请专人验过的，对吧？如果一有作假企图鱼目混杂，贵号又非傻子，怎么可能同意将银子借贷与我？”

说罢之后，郭业暗暗想着，陈集涛手中应该还有不少从古井巷张家那儿抄没来的家产，虽然变卖了一些，但是多数还是掌握在扬州府衙手中。届时，少不得借来一用了。

崔义珪听着郭业说得也是这个道理，点了点头，说道：“那是，只要吴东家的那些地契房契田契都没问题，我们扬州银号肯定会拆借三十万两银子给你。不过，我有个不情之请，有个问题想问吴东家。”

郭业见着崔义珪的态度缓和有松软的迹象，随即应道：“崔东家但讲无妨，尽管问来。”

崔义珪问道：“不知吴东家要拆借如此大的一笔银子作何用途？嘿嘿，在下知道这里涉及到你的私隐，如果不方便的话，吴东家可以说。”

郭业知道这厮多疑诡诈，目前虽然有一点点松软，但还是在举棋不定中。

为了给他吃上一颗定心丸，郭业索性继续爆个大料道：“其实也没什么，崔东家应该知道蜀中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虽然也有自己的盐井，也有官盐在售卖，但总得来说还是缺盐。而扬州却是不一样，盐场众多，乃是我朝最大的盐税重地。最近吴某得知古井巷张家突然一日之间荡然无存，以至于扬州黑市之中私盐横行，兜售私盐者多如牛毛。尤其是盐帮，更是有大批的私盐要出售。所以吴某心里一横，索性要做就做一次大的，决定将盐帮和几个私盐贩子手中的私盐统统垄断，一齐儿运入蜀中牟利。”

说到这儿，郭业故作一副贪婪的神情，啧啧称叹道：“崔东家是不知道蜀中那边的盐价，呵呵，三十万两的私盐如果在蜀中兜售一空，所牟之利至少是这个数……”

说着，他又伸出右手张开五个指头，在崔义珪的面前比划了一下。

“可牟利达五、五十万两？？？”

崔义珪立马表现出跟之前那名伙计一般的德行，咂嘴唏嘘感叹道：“难怪黑市里的那些人一个个不怕死，都敢冒着被朝廷杀头的风险去贩卖私盐，原

来私盐的暴利如此之高哇。啧啧，真是令人羡慕啊，吴东家。”

郭业能察觉的出来，崔义珪在说完最后一句话时，虽然是说着羡慕，实则眼中闪烁着的却是若隐若现的贪婪之色。

不过他越是这样，郭业越是暗喜，不怕崔义珪贪婪，就怕他油盐不进。  
“但是……”

崔义珪突然话锋一转，警醒地看着郭业，又问道：“崔某虽然不贩卖私盐，但是好歹天天与南来北往的客商打交道，自然也听说过蜀中那边的一些情况。据我所知，要想将私盐运进蜀中，就必须走水运。而蜀中的水运基本都在蜀中第一大帮漕帮的掌控之中，外人很难将私盐、私铁等物运进蜀中的。在下很好奇，不知吴东家又有什么手段能够保证私盐顺利进入蜀中，而不被漕帮拦截呢？”

显然，崔义珪还不是百分百信任郭业，心中还是在猜疑着。

郭业心里一紧，狗日的，还挺小心谨慎的。

不过他立马找到了说词，轻声应对道：“很简单，金银开路，仅此而已。漕帮是横霸蜀中各路水运，但漕帮也并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吴某不仅与漕帮总舵主有过几面之缘，而且我们乾州吴家也每年都会给漕帮上贡。凡是我们吴家的货船，漕帮一律放行，绝不会为难的。”

“原来如此！”

这下，崔义珪心中最后一个疑问也被郭业说服了，点头说道：“吴东家说得没错啊，这世上除非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不然又有谁不爱银子？真是羡慕吴东家啊，买卖盘子做得这般大，啧啧，羡煞旁人啦。”

郭业就算是再不开窍也能听得出来，崔义珪这话里透着满满的酸意。

他笑了笑，又耸了耸肩，没有作回应。

崔义珪此时验证完心中的各种疑虑之后，便打定了主意，只要郭业的房契田契地契没有问题，就拆借三十万两银子给他。他尽管心里嫉妒郭业贩卖私盐的暴利，但总不能将对方这笔送上门的生意拒之门外吧？

在商言商嘛，有抵押担保，又有利息银子，干嘛不赚？

随即，他问道：“吴东家几时需要拆借银子？”

郭业回道：“明日如何？”

“啊？”

崔义珪又是一惊，问道：“吴东家竟然要得这么急？三十万两可不是小数目啊，崔某需要慢慢……”

“崔东家！”

郭业立即打断了崔义珪的犹豫，说道：“实不相瞒！这次盯着盐帮和几大私盐贩子手中私盐的人很多，除了吴某之外，还大有人在。所以时间宝贵，我需要明日就要拿到银子。不过你放心，明日一早，我自会领着人将房契地契田契带来，与贵银号交割。”

崔义珪一听原来是对方想捷足先登，比别人早一步收购私盐啊，商场如战场，有时候比的就是谁下手快一些，这倒是不难理解。

可崔义珪最终还是有些犹豫，毕竟三十万两银子一下子放出去，虽然有房契地契田契作抵押担保，可总是觉得这笔生意有些怪怪的。

郭业见着他这幅样子，心中这厮想太多了，如果自己真有心要第一笔就骗他的话，又拿地契房契田契给他作甚？

他很清楚，马无夜草不肥，同理，要想博得崔义珪的彻底信任还要使一些甜头才行。

随即，他趁着四下无人，凑到崔义珪耳边低声咬着耳朵道：“崔东家，时间宝贵，我必须提前拿到银子下手，比别人先一步。若明日你能拆借三十万两银子给我，准时交割完成，我私下再给你一万两银子作为谢仪。”

这是赤裸裸的公然行贿。

不过貌似崔义珪碰见这种事也不是一次两次似的，脸上的贪婪之色涌现而出，双眼闪烁着炽热，暗暗震惊郭业的出手大方。要知道，他来扬州银号主事，家族每年分给他的银子也不过几万两。郭业的这个一万两谢仪，绝对是令他怦然心动。

不过他还是故作矜持地做做样子，矫情道：“这……这不好吧？”

郭业知道这孙子心动了，立马低声笑道：“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嘛！”

崔义珪吞了一下口水，狠狠咽了下去，又问道：“那三十万两借贷的利息，应该不包括在这一万两里边吧？”

贪婪，真尼玛的贪婪！

郭业心里狠狠鄙视了一下，然后笑着回道：“哪里会？一码归一码，该多少利息，吴某分文不差！”

“成交！”

崔义珪顿时眉开眼笑，冲郭业朗声道：“只要明日你的房契田契地契没问题，三十万两银子一准交付，嘿嘿，利息方面可以酌情减掉一些的，吴东家。”

崔义珪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公光明正大地损公肥私了一把。

郭业看着这厮的满面春风，不由暗暗摇头，还真是欲壑难填之辈，不过他看中的就是这厮的贪婪。

随后后堂来了一名伙计，说是有事请教崔义珪。

崔义珪冲郭业歉意地笑了笑，抱拳道：“我有事先忙，那咱们明日一早见，崔东家。”

他默默地望着转身返回后堂的崔义珪，心中冷笑道，崔义珪啊崔义珪，姑且还先给你一点甜头尝尝，不将你喂食饱些，我下一步又拿什么来取信于你呢？

正是欲要取之，必先予之，这条亘古不变的道理，郭业已得个中三昧。

## 第822章交割

当天夜里回到府衙，郭业便去寻陈集涛，将他从张家抄来的房契地契田契暂时借来，用作明日抵押三十万两银子之用。

至于明日去扬州银号交割银子的人手方面，他没有选陈集涛、陈浪、刘振轩等人，也没有从府衙中的一众官员筛选，因为这些人扬州城的曝光率委实太高了。万一被崔义珪识出其中一人，那就前功尽弃歇逼菜儿了。

他仅仅选了张九斤、王八斤两兄弟，然后又让陈浪从盐帮中召来百来号生面孔的帮中弟子，这才准备妥当。

翌日一早，郭业继续化作蜀中商贾吴茂才，带着张九斤等百来号人赶着骡车，浩浩荡荡前往了扬州银号。

到了那儿，发现崔义珪这厮早已等候多时，两人见面自然又是满脸堆笑地客套了一番。

随后，郭业让盐帮那百来号的弟子在外头驾车等候，自己则带着张九斤和王八斤两兄弟随崔义珪进了银号进行交割。

崔义珪领着郭业来到银号的后院，只见数百口大红箱子堆得后院处处都是，院子不大，只得叠加码放成小山高一般。

看得张九斤和王八斤两兄弟暗暗咂舌，乖乖，三十万两银子听着就那么回事儿，没成想摆放起来居然如此之多，太他奶奶的有钱了。

崔义珪指着满院子的大红木箱子，冲郭业笑道：“吴东家，这里就是三十万两银子。一夜之间，我们扬州银号便替你准备妥当，这回信了吧？咱们清河崔家，不差钱！”

郭业笑着点了点头，道：“崔东家办事果真爽快，一回生二回熟，我想以后我们有的是机会合作。”

随后，他指了指身边的三口大红箱子，低声说道：“算起来这三口箱子应该不止一万两银子了。嘿嘿，崔东家言而有信替我及时准备了银子，吴某自然也要言出必行，这一万两银子只当是你的辛苦钱了。”

崔义珪贪婪地看了一眼郭业所指的那三口箱子，顿时乐得笑颜如花，眉开眼笑起来。

不过他还是稍稍矜持了一下，道：“这个不急，等着胡掌柜他们验完吴东家带来的房契地契田契之后，咱们再进行交割。”

显然，不到最后一秒钟，不到百分百验证郭业的这些抵押没问题，崔义珪绝对不会松口，任由郭业他们带走这些银子。

郭业耸耸肩摊摊手，表示理解。

很快，银号的胡掌柜就拿着一沓的房契地契田契，领着几名账房先生来到了后院，在崔义珪跟前点头哈腰道：“东家，都查验过了，吴东家的这些抵押契约都没问题。”

“好！”

崔义珪高兴得拍了拍手，冲郭业说道：“吴东家，麻烦你跟我一起去账房那边立上一纸字据，然后签字画押一番。至于这院里的银箱，你大可让你在外头的手下进来搬抬出去，装上骡车吧。”

郭业嗯了一声，冲张九斤两人挥挥手，示意他们去叫帮手来。

而后，他便与崔义珪，胡掌柜等人进了后院的一间账房，进行最后一道

手续——立字据并签字画押。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在百来号人的搬运之下，数百口银箱被装上了骡车，随时都可以押运而去。

与此同时，郭业也与崔义珪立好了字据，双方协议约定好，郭业用溢价三十万两的房契地契田契跟扬州银号拆借三十万两现银，周转时限为一个月，利息定为五千两。

也就是说，一个月后，郭业必须连本带利归还三十万零五千两银子。逾期的话，利息会追加上去，若是逾期之后无法偿还的话，那么作为抵押的那些房契地契田契便会归扬州银号所有。

立好了字据后，郭业在崔义珪、胡掌柜的相陪下，一路有说有笑出了扬州银号的大门。

郭业上了骡车，冲着崔义珪拱手告辞道：“崔东家，这次真是多亏了贵号的援手。等着一个月后，吴某不仅会连本带利如期归还，而且还有一番心意答谢。”

“哈哈，吴东家客气了！”

对于顺利交割，加上收了郭业一万两的好处费，崔义珪自然是乐得不行，满脸堆笑格外热情地相送道：“在商言商嘛，扬州银号的大门，永远都会向吴东家开着。”

郭业点了一下头，道：“好，后会有期！”

随后便在骡车的车辕上坐了下来，冲着张九斤喝道：“通知骡马车队，走吧！”

“得嘞！”

张九斤与王八斤双双站起，振臂一呼齐声喊道：“东家有令，出发啦！”

哒哒哒哒哒~

五六十辆的骡马车队大箱小箱地装载着，缓缓开拔离去，渐渐出了大中坊。

站在门口相送的崔义珪见着骡马车队渐行渐远，脸上依旧挂着笑意，摇头叹道：“这个姓吴的倒是家底殷实啊，居然能够一次性拿出这么多的房契地契田契了，没想到他在扬州置产这么多啊。啧啧，倒是位有钱的主儿。”

旁边的胡掌柜是崔义珪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自然也知道东家收了对方的一万两好处费，心中满是羡慕之意。

随即附和道：“是啊，东家，这位蜀中客商拿来的这些房契地契田契都一一查验过，绝对没问题。而且大部分还是原先古井巷张家的产业。应该是官府抄没了张家的产业，然后再变卖，辗转流落到了这个姓吴的手中。”

“我管他张家的产业还是李家的产业，哼，只要没问题就好！”

崔义珪满是不在乎地冷哼道：“张家也是倒霉催的，经营百年的产业居然就这么平白便宜了扬州官府。不过张家也是该死，若不是他们张家，我堂弟义真又怎会平白无辜地死在了扬州？”

胡掌柜一见崔义珪发起火来，心有余悸，果断地闭了嘴。

这时，崔义珪扭头看向门口，向那个昨日拉郭业进银号的伙计招手。

那名伙计殷情地跑到他跟前，崔义珪赞许道：“你小子不错，很有眼力劲，居然跟咱们银号捞了条大鱼。嗯，回头到账房领上五两银子吧，当是奖励。”

伙计心里暗骂崔义珪的抠门儿小气，麻痹的，三十万两的买卖，竟然只赏了自己五两银子。

不过嘴上却是连连讨好地笑道：“应该的，应该的，吃着东家的饭，自然要为东家尽心办事哩。”

“很好！”

崔义珪满意地看了眼伙计，又吩咐道：“你现在赶紧给我悄悄跟上这支骡车队，看看他们最后将银子运到何处。”

伙计应了一声，便撒丫子追赶了上去。

旁边的胡掌柜目路疑惑地看着崔义珪，低声问道：“东家，莫不是这姓吴的有问题？不过他如果想骗咱们银号，也不会拿这些房契地契田契来作抵押了呀？这委实有些说不过去呢。”

崔义珪摇摇头，道：“有抵押担保我倒是不怕他骗我。关键是我总觉得这人有些奇怪，又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而且这桩大买卖作得太顺了。”

“哦……”

胡掌柜心里很是不屑崔义珪的说词，他腹贬着，说来说去，无非还是东家多疑的性子在作祟呗。

随后，崔义珪与胡掌柜返身进了银号大门。

约莫过了一个多时辰，临近午饭的光景，那名悄悄跟上去查探消息的伙计去而复返，来到崔义珪的房中回禀着跟踪看到的情况。

听完伙计的回禀，崔义珪眉头渐舒，心中的疑窦也缓缓褪去，最后确认道：“你是说，他们赶着骡车到了东门渡口，然后将银箱卸下装上了船只？”

伙计道：“没错，东家。那家伙，码头那儿停了好几艘大船，统统都是来载银子的。而且我看船上下来的人，应该不是什么善茬儿。小的眼尖，瞅见他们船上都藏着刀剑。”

崔义珪脸色微变，暗暗琢磨道：“将三十万两银子运往江边……几艘大船接应……船上之人都是藏着刀剑……莫非这些人就是横行扬州运河上的盐帮？”

随即，他立马想明白了怎么回事，原来这是要去盐帮收购私盐啊。

想通了这个关节，崔义珪脸上不由浮笑，满意地点头说道：“看来，这个吴茂才的确没有便宜我，他还真是想捣腾扬州的私盐，然后运进蜀中贩卖。不错，很好，这是一条大鱼，银号就需要这些大手笔的客商来拆借银子。”

说罢之后，他冲伙计挥挥手，示意道：“退下去吧，对了，通知胡掌柜一声，就说是我说的，让后厨今晚晚饭多加点肉食，只当本东家犒赏银号所有伙计的。”

伙计又是暗骂一声铁公鸡，脸上却是眉飞色舞地赞了一声东家仁义，便扭头转身跑出了房间。

……

……

东门渡口码头，郭业让盐帮的弟子将数百口箱子装上了船，然后对张九斤交代道：“九斤，你替我押着这三十万两银子去盐帮呆上一个月。一个月后，你再押着这些银子回扬州来。到时候，咱连本带利将这笔银子还给扬州银号，还给姓崔的。”

张九斤哦了一声，也不问原因，转身三步并作两步走，蹦上了船。

旁边的王八斤与郭业并排而站，目送着江船开拔远去后，皱着眉头有些愤愤不平地问道：“大人，这也太便宜崔义珪了吧？您不仅给他一万两的好处，还拿地契房契田契作抵押。一个月后又连本带利归还与他。这里外里，咱亏不亏啊？”

郭业笑了笑，无所谓地耸耸肩，说道：“八斤，如果不给崔义珪吃点甜头，不把戏演得逼真一点，以崔义珪多疑的性子又如何会彻底信任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吃这点小亏算什么？放心了，今天只是前戏。你看着，一个月后大戏才会真正开锣！”

说到这儿，郭业脸上露出几分狠辣，望着江面远去的船只，冷冷说道：“我的目标不是崔义珪，也不是扬州银号，而是清河崔家。我要让他们将吃下去的，统统给我吐出来！”

## 第823章等待的日子

郭业为了让崔义珪完全相信自己蜀中商贾的身份，便让张九斤押运着三十万银两前往盐帮总舵，摆出一副要与盐帮交付银子收购私盐的样子。

随后，他让王八斤带人观察了下四周，是否有崔义珪派来的眼线。确定没有崔义珪的尾巴之后，他便又重新返回了扬州城，回到了扬州府衙当中。

接下来他需要做的就是只有一件事，那便是一个“等”字。

他要等待一个月后，重新让张九斤重新从盐帮总舵押运回那笔三十万两的银子，然后连本带利还给崔义珪。

他这么大费周章地搬来运去，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让崔义珪相信他真的将扬州的私盐捣腾进了蜀中，并成功获得了暴利。

正所谓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郭业如此精心布置，前期下足功夫和铺垫，为的就是下一次与崔义珪的“再借”。

接下来的日子，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等待着一个月的到来。

为了不让崔义珪或崔义珪的人在扬州城中撞见他，他甚至将自己关在府衙之中，足不出户。

一晃眼，大半个月过去了。

这一日，他左右无聊，便与吴秀秀在后院的一处秋千上闲玩嬉闹。

吴秀秀坐在藤椅上荡着秋千，郭业在后头替她扶着两条绳索，不时推波助力着。

要说这秋千，也是郭业见着吴秀秀整日在府衙中陪伴着自己一块儿无聊发霉，于是趁着这段宅男的日子，特意为吴秀秀一手打造的。

无非就是想给她枯燥的生活添点活力和新鲜。

荡秋千，一个在荡，一个在推，小两口倒也乐得自在逍遥，不时传来秋千藤椅上吴秀秀的欢乐笑声，足以证明郭业这般浪漫举动深得吴秀秀喜爱。

“大人！”

陈集涛突然跑进后院的花园，在不远处驻足而立，轻轻唤了郭业一声。

郭业闻言知道陈集涛找自己肯定有事，随即牵住了还在晃荡的绳索，将秋千停了下来，歉意地看了眼吴秀秀。

吴秀秀闻弦音而知雅意，立马明白了自己丈夫要与陈集涛有事相商。当即，她冲郭业淡淡一笑，轻声说道：“夫君先忙正事吧，妾身先去房里将昨日没有绣完的针线给补全。明日你再陪我荡这千秋也是一样。”

言罢，她便跳下了秋千，欢快小跑返回了自己的卧室。

吴秀秀一走，郭业便向陈集涛招招手，示意他过来。

陈集涛过来之后，有些抱歉地点了点头，低声道：“打扰了大人与夫人琴瑟和鸣，下官真是罪过大了。”

郭业摇了摇头，笑道：“少插科打诨，这些日子天天窝在府衙里，人都快发霉了。我若再不给自己和夫人找点乐子，估计都要发霉长毛了。你突然找我，莫非是扬州银号那边又是什么情况？”

陈集涛道：“那倒不是，扬州银号那边一切如常，崔义珪也是照常打开门做生意，并未有什么特别之处。”

“那你这是……”



郭业刚要询问，陈集涛突然从袖子里掏出一封拆过口子的信封，递了过去说道：“刘都尉从长安给下官来信了。”

郭业接过信来一看，脸上渐渐堆起了笑意，点头道：“鱼暖暖、柴令文、梁叔宇这些人的办事效率倒是很高，几百万两盐税居然在最短的时间内替我补齐。这下总算是如期将盐税缴纳进户部了。了却你我心头一件大事啊。”

陈集涛之前就看过书信，知道信中刘振轩说了什么，心情也是颇佳地说道：“是啊，还是大人您人脉广，远在数千里之外就能调动长安数百万两银子，当真是手眼通天，法力无边啊！”

“少给老子戴高帽！”

郭业笑骂了一句，加重语气说道：“明仁，这笔银子可不是小数目，是本官顶着个人声誉，拿着扬州刺史府的名义拆借来的。如果一日不从清河崔氏那将被劫走的盐税拿回，咱们一日就要背着长乐坊大钱庄的债务。呵呵，一天的利息都不老少啊。”

陈集涛知道这件事情郭业已经在着手在做了，成败与否全在郭业一人手上，包括大家伙的前途命运都系在郭业一人身上，只得连连附和陪笑道：“那是，那是，还得仰仗大人运筹帷幄才是啊。”

郭业提醒完陈集涛之后，又话锋一转，说道：“不过目前急需解决的盐税已经如期与户部交割了，那暂时长孙无忌他们也无法借着此事向我们发难，至少可以松下一口气了。至于如何从清河崔家手中取回这笔盐税银子，那也不是着急就能办成的。如今计划已经展开，第一步算是成功得到了崔义珪的信任。等着一个月期满之后，按照计划，我们还需要再做其他打算。”

陈集涛拱手表态道：“愿听大人吩咐，下官万死不辞！”

郭业挥挥手，神色轻松道：“放心，还没到要你万死不辞的地步。明仁，你且听好了，接下来你需要替本官做这些事情……”

说话间，郭业凑到陈集涛的耳边，窃窃私语秘密地将接下来的计划说与了陈集涛听。

……

……

与此同时，长安城，长孙府中。

长孙无忌也在府中的后花园里与一位远方的客人说着话。

这位客人大概五十岁许，一身青袍，一脸儒雅书卷之气，一看就是位饱读诗书的有学之士。

此人并非别人，恰恰就是下令在清河县客栈内劫走扬州盐税之人，姓崔，名鹤龄，清河崔氏的当代家主。

长孙无忌与崔鹤龄闲坐在后花园的一颗老树之下，此时正值寒冬时节，老树枯萎，树叶凋零，一派迟暮之景。

长孙无忌此时也如老树迟暮般的心情，郁郁寡欢，冲着崔鹤龄摇头叹息道：“鹤龄兄，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又被姓郭的小子逃过一劫。今日早朝时，户部提及今年扬州的盐税已于昨日如期押运进户部司库。”

“咦？”

崔鹤龄儒雅的面色不仅露出几分意外，讶异道：“你不是说扬州府衙的司库中如今正是空虚之时，而我又让人在清河县将扬州盐税暗中劫走，他怎么可能还交得上这笔巨银呢？长孙大人，足足数百万两啊，你别告诉姓郭的小

子竟然家底实富可敌国？而且为了不被圣上训斥责罚，竟然私自掏了腰包，主动填上这几百万两的盐税款？”

长孙无忌苦笑道：“姓郭的小子是否富可敌国我倒是不知根底。但是这次他的确是自掏腰包将盐税补上了。据我所知，这笔价值数百万两的盐税款正是他从长乐坊大钱庄上借贷而来。呵呵，我只知道他在长乐坊大钱庄中暗自撙了一脚，却是没想到这姓郭的竟然敢如此壮士断腕，不过这也符合他一贯的作风。”

“啧啧，真是少年英雄，了得啊！”

崔鹤龄由衷赞了一口，称道：“长孙大人，若不是这姓郭的几次三番与我们关陇世族为敌，屡屡伤害了我们的利益，我倒是挺喜欢这少年郎了。”

长孙无忌闻言眉头微微一周，声音骤寒道：“鹤龄兄，此子决计是个祸害，若再任由他强大成长，将来必是整个关陇世族的心腹之患。鹤龄兄，扬州张家灭族不久，此乃前车之鉴啊！”

崔鹤龄听出了长孙无忌的不满和质疑，立马收起那副风轻云淡之色，赶忙解释道：“长孙大人千万别往心里去，崔某也只是随口说说罢了。我们关陇世族同气连枝，这个我是晓得轻重的。”

长孙无忌听罢之后脸色稍缓，点了点头，然后冷笑一声，继续寒声说道：“不过他自掏腰包也好，壮士断腕也罢，反正如今扬州盐税数百万两已经不翼而飞，至少能让他大出血破破财，那是令人痛快解气的。呵呵，这可不是三五百两，而是足足数百万两啊，我倒是去看看他将来如何堵这窟窿。他最好是在扬州做些贪赃枉法补窟窿之事，只要一旦被我抓住把柄，我定能置他于万劫不复之地。”

崔鹤龄又是连连点头称是，对于长孙无忌的手段狠辣，他是一直都相信的。不然的话，关陇世族也不会一直都奉长孙无忌为在朝堂的代言人了。

随后，他想起此次来长安的另外一件事情，想着明日就要离开长安返回清河，随即赶忙开口问道：“长孙大人，崔某此番前来还有另外一件事要与商量来着。”

长孙无忌请手示意道：“鹤龄兄客套了，但讲无妨。”

崔鹤龄突然有些腼腆地笑了笑，低声问道：“我知道长孙大人膝下有三子，而第三子如今已是丰神俊朗翩翩美少年，而且还未成婚。不知长孙大人有没有心思与我们清河崔氏亲上加亲呢？”

呃……

长孙无忌听明白了，感情儿崔鹤龄是盯上了自己家的老三了，要与长孙家联姻来着。

他很清楚，清河崔氏乃是名门望族，官宦世家，而且也是关陇世族的大世家。如果长孙氏能与清河崔氏联姻的话，自然是强强联合。

但是长孙无忌突然有些为难了起来，因为他在崔鹤龄来之前听自己的长子说过卫国公李靖家的养女鱼暖暖。相比于崔家，他更钟意卫国公府的鱼暖暖这丫头。

无他，

就因为他看上了李靖在军中的人脉与魏王，同时，他也看上了鱼暖暖这只下金蛋的金凤凰。

现在崔鹤龄当面这么一提，长孙无忌心里顿时陷入了两难之境，不知如

何答复于他了。

## 第824章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面对着崔鹤龄的当面提亲，长孙无忌顿时陷入了两难之境，如果将清河崔氏比作熊掌的话，卫国公府就是一条蒸蒸味美的鱼。

正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长孙无忌自然明白这个道理。

到底是应承了崔鹤龄，与崔氏联姻好呢？

还是等着李靖外征归来，自己亲自上一趟卫国公府，想办法游说李靖将鱼暖暖那金凤凰嫁与自己长孙府好呢？

长孙无忌默不作声，暗自权衡着二者选其一的利弊。

他膝下三子，老大老二不是有了婚约，就是已娶了妻室，尤其是自己最满意的长子长孙冲，妹夫李世民更是亲口允诺将其招为驸马，这是满朝皆知的事情。就等着再过两年，长孙冲便会迎娶表妹长乐公主李丽质，表哥表妹亲上加亲，这是长孙氏与皇室的联姻。

要说老三长孙羽默能够娶到清河崔家的女儿，对于长孙无忌而言，也是老怀安慰了。

可如今眼前不是还有一个更好的选择吗？

虽然长孙氏与崔氏联姻是强强联合，但是相比于在军中人脉纵横的卫国公李靖，长孙无忌更是倾向于卫国公府。

特别是鱼暖暖这丫头更是一只金凤凰，如果娶了这么个儿媳妇，对于长孙氏而言，更是如虎添翼。

人就是犯贱，长孙无忌也不能免俗，相比于清河崔家的上杆子联姻，他心中更是倾向于八字还没一撇的卫国公府。

“长孙大人？”

崔鹤龄轻轻唤了一声，见着长孙无忌久久没有给自己答复，不由小声问道：“莫非你家三公子早有婚约在身？”

“啊？没有没有……”

长孙无忌连连摆手，婚约这种事情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纵使长孙无忌想要撒谎，也瞒骗不了崔鹤龄。毕竟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如果自己刻意去胡诌隐瞒，反倒会引来崔鹤龄的忌恨。

突然，他猛然想到自己家那混账老三貌似还没回长安，离开扬州之后就一直都在吐蕃那边，久久都没有音讯回来。

有了！

随即，长孙无忌苦笑一声，叹道：“鹤龄兄，实不相瞒，我家那混账小子如今人不在长安城，竟然跑到吐蕃游历去了。嗨，现在即便我应承了你，就怕这孩子不省心，回头害苦了令千金啊。”

“咦，这倒是奇了怪了！”

崔鹤龄脸上浮起莫名疑惑，不解问道：“自古这儿女婚事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莫非长孙大人还要听令公子自己的编排不成？”

长孙无忌摇了摇头，佯装起神情尽是无奈般，叹道：“鹤龄兄有所不知，唉，家门不幸啊，出了这么一个不肖子。我家这老三也不知怎得，兴许是跟我八字不合吧，从小到大都是跟我这个当爹的对着干，频频闯祸捅娄子，给我惹了不少麻烦。凡是我这个当爹的提议之事，这混球指定就是反对。鹤龄兄应该也听说过我家这混球的一些事情，在长安城中为非作歹颐指气使，就

是一个十足的祸害啊。若是我现在应承于你，回头这小子指定就是不同意。与其这样，不如回头等他吐蕃归来，想办法在循循善诱吧。鹤龄兄你看可好？”

崔鹤龄对于长孙羽默在长安的斑斑劣迹自然也是有所耳闻，长孙府里三公子，当年真没少干些人神共愤之事。

现在一听长孙无忌这么说来，也是心中不由同情起长孙无忌来，没想到长孙大人在外光鲜，在家里却有这般令人心酸的血泪史。他看着长孙无忌唉声叹气的模样，暗暗嘀咕了一声，这爹当的，真是相当的失败啊，哪里比得上自己在崔家一言九鼎？

不过家家都有本难念，他随后点了点头表示理解，然后反倒安慰起长孙无忌来，说道：“长孙大人，令公子也是少年心性，谁家少年不轻狂？更何况，咱们府里的这些孩子，哪个不是喊着金汤匙出世的？一出生便注定了与凡夫俗子有着天壤之别。话又说回来，他们也有飞扬跋扈恣意妄为本钱，因为他们乃是关陇世族的孩子。长孙大人以为如何？”

长孙无忌听着崔鹤龄不再纠结提亲这件事，反倒安慰起自己来，心里那块石头缓缓落地，指着崔鹤龄笑道：“鹤龄兄这话说得真是令人心生狂意啊，是啊，有了咱们这些当爹的，这些混球也的确有狂傲的资本。对了，鹤龄兄明日就要离开长安，返回清河，对吗？”

崔鹤龄点了点头，将提亲联姻之事暂时抛诸了脑后，应道：“没错，崔某离开清河也有些日子了，长安这边既然诸事已了，我也该打道回府才是。怎么着？长孙大人莫非还有其他交代？”

“谈不上交代。”长孙无忌稍稍客气了一下，然后自顾言道，“鹤龄兄，如今郭业已经将盐税交割户部，燃眉之急已解。那么以我对他的行事风格所知，接下来，他肯定会腾出手来想办法查寻被人半道劫走的盐税。所以，鹤龄兄最好是以最快的速度将这数百万两的盐税洗白，然后分割出来化整为零，雨露均沾到其他几个世家那儿。”

崔鹤龄听明白了长孙无忌的意思，敢情儿这是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分赃啊。

不过他并不抗拒此事，因为利益均沾一直都是八大世家，哦不，现在应该是七大世家了，一直都是七大世家能够同气连枝的根本。

随即，他点头道：“长孙大人放心，待我回到清河，我便会着手安排此事。先洗白这数百万两的盐税银子，然后分发到各家去。”

长孙无忌脸上露出几许满意之色，嗯了一声，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以郭业的缜密心思，应该是已经猜到了劫走他扬州盐税的背后之人定是你们崔家。所以，你接下来的行事一定要机密些，莫要着了他的道儿。”

崔鹤龄不以为许地笑了笑，摇头说道：“长孙大人多虑了，在清河县境内被劫，再加上我们与他的仇隙，他能猜到是我崔家做得也不奇怪。不过此事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一点尾巴都没有留。只要找不到证据，他知道是我们崔家做的又如何？呵呵，这件事儿他肯定与我们一样都不会去声张，难道他想让朝廷知道他扬州盐税丢失了吗？我看啊，这个哑巴亏他是吃定了，打碎牙齿往肚里咽去吧。”

长孙无忌见着崔鹤龄说得这般轻巧，眉头微微蹙起，总感觉以郭业睚眦必报的性格，应该不会就这么死心的。

他当然喜闻乐见郭业因为丢失了盐税而咬牙切齿，气得直跺脚。但是他更不愿意看见郭业反败为赢，重新得意嚣张。

“好了好了，长孙大人莫要多想了，我看姓郭的这个小子真是让你许久没有睡过好觉了。”

崔鹤龄轻笑着安慰着长孙无忌，起身说道：“放心吧，我明日回清河坐镇，绝对不会让姓郭的小子有可乘之机，这个哑巴亏，他不吃也得吃，哈哈……”

说着，他拱手礼道：“长孙大人，崔某明日一早就要离去，趁着今日还有时间，我去趟房大人府上拜会一番。明日我就不来道别了，先行告辞，改日再聚了。”

长孙无忌闻言也是拱手一礼，招来一名下人将崔鹤龄送出了府外。

待得崔鹤龄离去之后，他想起对方说得一句话，郭业真的让自己失了方寸，让自己患得患失了？

一想到自己纵横朝堂这么多年，当年更是在李世民麾下屡建奇功，却从来没有如今这般被动，长孙无忌不由又是一阵郁闷。

他缓缓转身将眺望着南边的方向，虽然看不见扬州，脑海中却骤然又浮现起了郭业那张满是坏笑奸诈的脸庞。

最不愿看见这个人，偏偏这个人的影响又清晰地浮现在脑海中。

长孙无忌气得面色一变，仿佛猫儿被踩着尾巴了一般能，跳脚破口大骂了道：“该死的郭业，我长孙无忌宦海沉浮这些年屹立不倒，我就不信会输给你这不学无术的贼竖子！”

## 第825章连本带利如期归还

时光荏苒，又是过去半个月。

这一日的黄昏，位于扬州城大中坊的扬州银号门前，正是车水马龙之景，颇有几分门庭若市的光鲜。

近百驾骡车停靠在银号大门外，将整条街堵塞得格外拥挤。

一月之期已满，今天正是郭业连本带利归还扬州银号的银子之日。

郭业乔装打扮继续用着蜀中商贾吴茂才的身份，他与扬州银号的东家崔义珪站在门口一侧，看着两边人马卸着骡车，将一箱一箱的银子往银号里头抬进去。

对于郭业如期归还银子，崔义珪止不住的大好，脸上挂着灿如夏花的笑容，不滞与身边的郭业攀谈着……

约莫过了一会儿，数百口大红箱子尽数搬抬进了后院，负责盘点银子的胡掌柜来到崔义珪跟前，点头哈腰道：“东家，盘点过了，连本带利共计三十五万五千两纹银，分文不差。”

“好，好啊！”

崔义珪挥挥手，示意胡掌柜退下，然后冲郭业拱手赞道：“吴东家，拆借的银子连本带利如期归还，你真乃信人啊！”

郭业拱拱手还了一礼，谦逊道：“崔东家谬赞了，人无信不立，更何况是商贾买卖人呢？言而有信，言出必践，这是吴某做人做事的信条准则。”

言罢，郭业突然冲收拢骡车队的张九斤招招手，喊道：“九斤，你让人将我从蜀中带来的五口箱子抬来。”

“得嘞！”

张九斤吆喝了一声，便与王八斤一道儿，领着十来号人搬抬着五口箱子来到郭业跟前。

郭业又冲张九斤、王八斤努努嘴，笑道：“打开箱子，让崔东家掌掌眼。”

喀嚓，喀嚓，喀嚓……

五口箱子一应俱开，里头码放叠满了流光波转的绫罗绸缎，缎面色泽鲜艳，图案精致、种类繁多，不乏有崔义珪能叫出名字来的格子花、纹莲花、龟甲花、联珠、对禽、珍兽、狮团、宝相花纹锦等图案。

崔义珪是个识货之人，他一眼就看出了五口箱子里的绫罗绸缎绝非凡品，眼中顿时放起炽热的光芒，透着满满的贪婪之色，不禁赞叹道：“啧啧，真是好货色啊，莫非这就是蜀锦？”

郭业点了点头，笑道：“正是，这些乃是蜀中独有的特产蜀锦，呵呵，区区五箱蜀锦赠予崔东家，聊表谢意，还望笑纳才是。”

“这，这五箱子都是送，送给我的？”

崔义珪瞪大了眼睛，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郭业。要知道，蜀锦本来就是蜀中独有特产，造价昂贵。尤其是在淮扬、苏杭一带的江南之地，因为蜀中到江南的路途遥远交通运输不便利，所以蜀锦在江南之地通常都是有价无市，很难购得，绝对是稀罕之物。

五箱蜀锦，如果倒手一卖，绝非五千两可以打住。若是遇到那种非买不可之人，价格更是能翻上一翻。

崔义珪怔怔地望着郭业，暗暗咂舌道，这吴茂才出手也太阔绰了吧？

郭业看着崔义珪这番神情，心知自己的再次出手又将对方震撼到了，不过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这五箱蜀锦，这是他上次从陇西省亲归来，特意带回扬州的，没想到这次派上了用场。虽然肉疼，但是舍得舍得，不舍哪里会有得？

随即，他笑意盈盈地点头道：“没错，这些蜀锦是吴某此次从蜀中特意带来，送给崔东家的。呵呵，莫要嫌弃才是啊。”

“不嫌弃不嫌弃，哈哈……”

崔义珪弯下身子，将右手在身上衣裳上蹭了蹭，然后轻轻抚摸着箱子里的蜀锦缎面，咂嘴赞道：“啧啧，真是好货色啊，这东西是稀罕物啊，吴东家有心了，真是有心了。”

说罢，他直起腰来冲着银号前厅里的胡掌柜招手喊道：“胡柴，叫上几个伙计，将吴东家的厚礼搬抬进我的卧房。”

很快，胡掌柜便领来几名伙计逐一将箱子盖好，然后两人抬一口，将五口箱子抬进了银号中。

崔义珪见状，不忘搓着手冲胡掌柜他们喊道：“都给我小心着点来，别磕着碰着，毛手毛脚的，这可都是些好东西。”

然后他殷情地冲郭业请手道：“吴东家，我让人沏壶上等好茶，咱们里头说话，一边饮茶一边说话，可好？对了，我还要将你之前抵押的地契房契田契归还于你呢。这可是大事儿，不能忘记，不然吴东家就夸大发了，哈哈……”

崔义珪心情大好之余，不忘跟郭业开起了玩笑。

郭业亦是哈哈大笑，与崔义珪二人并肩而走，进了银号。

崔义珪将郭业带到了自己专用的账房中，让伙计沏来一壶好茶，然后转身打开一个黑漆漆上了锁的大柜子，从里头拿出郭业之前抵押的那一沓房契地契田契，一并递到郭业的手上，说道：“吴东家，您点点，看看还有没有差漏？你可要点算清楚，出了咱们银号，就概不负责了哈。”

郭业接过那一沓房契地契田契，看也不看便统统一股脑塞进了怀中，很是不以为意地笑道：“不就区区三十万两的产业吗？我相信崔东家还不至于诓骗我。再说了，若不是上次手头短寸一时无法远调蜀中的银子，我还真开不了拆借三十万两银子的口。若是被蜀中的亲朋好友知晓了此事，真是徒惹笑话啊！”

“呃……”

崔义珪见着郭业居然如此豪爽，连查验都没有查验就将抵押的字据收妥，又听着郭业这番豪言壮语，不由暗暗称赞，这是大买卖人啊，阔气，真是阔气，可算在扬州逮了条大鱼了。

随即，他竖起拇指冲郭业由衷赞了一声，道：“吴东家，霸气！您果真就是个干大买卖的人。崔某能与吴东家相知相识，真是莫大的缘分啊！”

郭业听着暗暗好笑，尼玛的，你当然愿意跟我相知相识了，老子又是贿赂你银子，又是贿赂你蜀锦稀罕物，你能不开心吗？

不过心里吐槽归吐槽，郭业面上还是一副如沐春风的柔笑，矜持道：“崔东家太客气了，正所谓在家靠父母，除外靠朋友。而且，多个朋友多条路，吴某也很愿意认识崔东家这般仁义的银号东主。若非吴东家此次帮衬，吴某



岂能如此顺利地收购到私盐，而后在蜀中大有斩获呢？哈哈，朋友有通财之谊，所以吴某送点小小礼物也是应该的嘛。”

中听，太中听了！

崔义珪顿时觉得郭业不仅出手阔绰，连做人都是滴水不漏，难怪买卖盘子做得这么大。一时间，对郭业的好感与信任真是蹭蹭直线往上飙。

但是他耳中也格外留意到了郭业话中“大有斩获”四个字，不由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吴东家，此番捣腾私盐去蜀中，可是赚了盆钵满盈？”

郭业也不隐瞒，笑着点头道：“呵呵，还行还行，若是没有赚头，别说给崔东家带些小礼物了，恐怕就连还上本金都够呛了。哈哈，说来说去就是一句话，多谢崔东家的援手之德。”

崔义珪知道郭业是在打趣，但是也听出了对方这次真的是赚翻了。

随即，他又回到老话题上，问道：“那接下来吴东家可还有什么大买卖要做否？若是缺银子周转的地方，尽管言语一声儿。呵呵，咱们扬州银号的大门永远都向吴东家打开着。”

郭业一听更是暗乐，都说跟银号打交道拆借银子是最难的，今天倒是新鲜了，这姓崔的竟然上杆子要拆借银子给自己。

不过嘛，三十万两已经再也不是郭业的目标了。

随即，他故作无奈地摇头道：“唉，别提了。捣腾完私盐之后，估计吴某也要休息一阵子了。如今扬州这边也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买卖啊？我看我还是休息休息再说吧。”

“别介啊！”

崔义珪突然脸色一红，为自己的上杆子臊得慌，不过很快便借着笑声遮掩了过去，说道：“呵呵，吴东家，崔某的意思是说，私盐不做可以做别的呀，反正都是赚银子，对不？”

郭业脸上浮起一抹不可言明的莫名笑意，眼中透着几许预料之中的韵味，笑意盈盈地问道：“哦？吴某最近不在扬州城，消息有些闭塞。莫非崔东家听到了什么风声，有什么好推荐不成？”

崔义珪闻言瞥了一眼紧闭的门窗，然后回过脸朝郭业点可一点，神秘兮兮地俯下身子凑到郭业耳边，刻意压低着声音，说道：“吴东家，最近我可是收到了一些风声，也从一些地方得到了消息，消息的来源正是扬州刺史府内。”

“哦？”

郭业饶有兴趣地看了眼崔义珪，迫切地问道：“崔东家，说说，你收到了什么风声，打听到了什么消息？”

崔义珪唔了一声，再次压低了嗓门，近乎蚊声般道：“吴东家，我拿你当朋友才跟你说，你可不许给我往外传，这可是一本万利的大买卖，知道的人多了，咱们分到的肉就少了，你懂？”

“懂，我懂！赶紧说吧，崔东家，你这么一整，可是把我挠得心痒痒，啧啧，快点说吧……”

## 第826章价值五千两纹银的消息

崔义珪看着郭业这幅急咧咧的样子，不由抿嘴得意一笑，低声道：“吴东家，这次的买卖盘子那是相当得大，一般人儿我不告诉他！”

郭业连连点头，称道：“那是那是，崔东家那是敞亮人，不然吴某也不会与你如此投缘，相见恨晚呐。”

崔义珪问道：“吴东家，你可知道瘦西湖？”

郭业道：“知道哇，瘦西湖在扬州如此出名，吴某怎么会不知道？瘦西湖一带尽是秦楼楚馆，莺莺燕燕夜夜笙歌之地。而瘦西湖之上的画舫，更是多达数百艘，与金陵烟火圣地秦淮河不逞多让啊。咋啦？”

崔义珪见郭业对答如流，很满意省了一番口水去介绍的功夫，又问道：“那吴东家可知如今谁管着瘦西湖一带的秦楼楚馆与数百艘画舫？”

郭业闻言皱起了眉头，摇了摇头，说道：“之前听说这块地盘被盘踞扬州几十年的风雷堂控制着。据吴某所知，虽然这些秦楼楚馆与画舫虽然都各有东主，但是暗中都要给风雷堂抽头纳贡。不过后来风雷堂堂主雷老虎过世之后，风雷堂也自行解散了。至于如今这块地方归谁，吴某就不得而知了。对了，不是说盐帮进驻了瘦西湖，直接接手了这块地盘吗？”

“看来吴东家知道得还挺多啊，不过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哟！”

崔义珪摇头晃脑一番，继续说道：“盐帮都是些什么货色吴东家还不清楚吗？让他们在江上捣腾贩卖私盐，也许他们在行。可是你让他们去管理瘦西湖偌大一个地盘，盐帮岂是那块料？呵呵，盐帮那群混账们除了仗着威风，祸害祸害瘦西湖一带的烟花女子之外，还能干点啥？实话告诉你吧，据我所知，盐帮在瘦西湖胡搞瞎搞，那些个秦楼楚馆和画舫的东主们已经是民怨沸腾。呵呵，所以扬州官府已经将这块地盘从盐帮手中收了回来，将盐帮这些蠢货们统统赶出了扬州城去。”

“真的？”

郭业一副不可置信地神色，问道：“自从风雷堂解散，古井巷张家灭门之后，盐帮好歹也是扬州第一江湖势力。难道他们就心甘情愿被官府赶出瘦西湖，赶回江上去讨生活？上个月他们将私盐兜售殆尽，吴某还以为他们准备彻底摆脱贩卖私盐的日子呢，然后上岸去瘦西湖过安生日子呢。”

“他们不心甘情愿又能如何？”

崔义珪不屑地哼了一声，道：“盐帮再是猖狂不也是个江湖匪帮吗？难不成他们还敢跟官府明着干不成？您兴许不晓得，盐帮的帮主陈浪，如今正是扬州的折冲都尉大人，乃是扬州刺史郭业一手提拔起来的狗腿子。郭的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狼崽子，他说一句不可以，陈浪还能对着干不成？”

麻痹，郭业心里暗暗骂了一遍崔义珪祖宗十八代，老子是招你惹你了？你犯的着这么诋毁老子吗？

崔义珪并未注意郭业的脸色，继续侃侃而谈道：“盐帮被扬州官府撵出瘦西湖后，瘦西湖这里暂时就没人接手掌管了。可官府又不可能任凭这些秦楼楚馆和画舫的东主们闷声发大财，又不好直接用官府的名义去向他们抽头纳贡，坏自己的名声。所以，官府就想到了一个一劳永逸又不失体面捞银子的办法。”

郭业很是配合追问道：“什么办法？”

崔义珪道：“要说这姓郭的刺史不仅是头心狠手辣的狼崽子，还是一个敛财有道的小狐狸啊。啧啧，你猜怎么着？他竟然想到了以官府的名义，将瘦西湖及瘦西湖方圆一带的地方兜售出去，然后让那些秦楼楚馆和画舫的东主们自行跟买家沟通是否再续租此地开门做生意。

好家伙，这下就省了抽头纳贡的繁琐程序，直接一把锄头刨到底，将以后几十年抽头纳贡的银子都一笔收了上来。这么一搞，不仅一次性将银子都收了上来，还省去了跟那些秦楼楚馆、画舫的东主们打交道，免得污了官府的名声，也免得丢了他扬州刺史的官声。”

郭业哦了一声，点头称道：“这位郭刺史倒是聪明的紧啊，这抽头纳贡乃是坏名声之事，他化腐朽为神奇，竟然将其变成了合理合法的租金。照你这么说，他若是将瘦西湖这块地盘兜售出去，应该是贱价处理，不可能真是按着实打实的租赁金来算。不然的话，买下这块地盘的人才是真的傻帽了。”

“没错！”

崔义珪点头道：“若是没有赚头，谁会去买这块地盘来跟那些秦楼楚馆和画舫收租？我听说，瘦西湖这块地盘官府一口作价八百万两永久出售。啧啧，别看八百万两银子乃是天文数字。可是跟瘦西湖偌大的地方比起来，跟瘦西湖每年收上来的租金相比，不出五年定能回本。五年之后收上来的租金，那真是纯赚啊！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的天，赚大发了。”

郭业脸上也刻意堆起一副贪婪神情，垂涎三尺地咂嘴道：“这位郭刺史还真是让了大利，一口价八百万两纹银买断瘦西湖，这跟白送有何区别？不过也是，他若是狮子大开口，这世上又有谁能买得起这块地方？利益均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这才是王道嘛。”

“是极是极！”

崔义珪点着头道：“八百万两买下瘦西湖，五年回本，五年之后，每年光收租金都多达一百多万两。而且只要成了这块地方的主人，这租金是涨是浮，涨幅多少，还不是主人家说了算？不出十年，这瘦西湖之主定能成为富可敌国之辈，到时候，恐怕那位长安首富梁百万也不够看的了。呵呵，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啊。好在这块瘦西湖还没被人从官府手上购走，这要出售的消息也还没走漏出去，谁都有机会嘛。”

说完之后，崔义珪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郭业，仿佛在暗示着什么。

“如今还没有买家出手？”

郭业咽了口唾沫，特意发出咕咚一声响，咂嘴几下，小心翼翼地问着崔义珪道：“崔东家，这消息你是从何而来，可靠否？”

“呵呵，吴东家多虑了，官府里头咱也有朋友，别忘了咱们清河崔氏乃是名门望族，官宦世家，在官府怎么可能没一个半个朋友的？”

崔义珪傲娇地扬了扬脑袋，道：“而且这个消息可是崔某花了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得来的，焉能有假？”

郭业睁大了眼睛，饶有兴趣凑了凑身子，低声问道：“崔东家，能否透个底儿，给你消息之人乃是何人？莫非是扬州父母官郭刺史？”

崔义珪神秘兮兮地笑着摇了摇头，称道：“不可说哟不可说，五千两白花花的银子，真是心疼死我了。不过能买到这消息，花得一点也不冤哈。”

郭业见着这厮这幅模样，心中暗暗乐道，好你个陈集涛，我让你故弄玄虚，你竟然还收了崔义珪这孙子的银子。奶奶的，等老子回去之后非让你吐

出那五千两银子来，一律充公。

当然这只是郭业的玩笑话，若是崔义珪不花上这五千两银子，兴许这孙子还真不会相信这消息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人嘛，通常都是犯贱。

平白得来的消息也许会疑神疑鬼，但是如果花了大价钱得到的消息，肯定会信以为真。

这是人的惯性，也是精明人的通病。

随即，郭业看了一眼崔义珪，问道：“崔东家，莫非你有意出手，将这瘦西湖盘下？”

“我？”

崔义珪指着自己的鼻子讶异一声，随即笑道：“吴东家，你刚才不是说利益均沾，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才是王道吗？若是崔某想要吃下这个独食，又怎会将这个天上掉馅饼的消息告知于你？”

郭业心中好笑，脸色却仍旧摆出一副贪婪之色，兴奋问道：“莫非崔东家想拉吴某入伙不成？这倒是有点意思，可惜吴某小家小业，动辄数百万两银子的买卖怕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哇！”

崔义珪摆了一下手，笑道：“不急，吴东家，我有个主意，你且先听我说来再做决定。”

“好，吴某洗耳恭听，崔东家请说！”

殊不知，郭业说完这句话之后，嘴角翘起满是得意，眉宇间多了几分促狭，看着崔义珪的眼神简直就是狼外婆看着很傻很天真的小红帽一般。

## 第827章崔义珪不是一般的损

“咳咳……”

崔义珪掩嘴干咳了两声，看了郭业一眼，低声问道：“吴东家，你跟我漏个底儿，你到底想有没有心思想将这瘦西湖盘下来？”

郭业双眼透着真诚地回望凝视着崔义珪，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道：“崔东家，我跟你掏心窝子说句话，我是真想，做梦都想啊。五年便回本，十年之后便可赚得钵满盈，赚得富可敌国，谁不想？可是……”

“别可是，只要吴东家您有这份心思就够了！”

崔义珪打断了郭业的最后半句话，径直说道：“既然您想，那你我何不联手起来将这瘦西湖吃下来？嘿嘿，这年头，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你我联手干上一票大的，如何？”

郭业狐疑问道：“你是说让吴某与你们清河崔氏联手，将瘦西湖这块地盘拿下？”

崔义珪突然面色尴尬起来，摆了摆手，吱吱唔唔道：“不是和清河崔氏联手，而是跟崔某人我联手，吴东家可明白我的意思？”

郭业多少猜出了这孙子心里的那点小九九，不过却装糊涂充愣问道：“你不就是清河崔氏的子弟吗？与你联手，还是与清河崔氏联手，这有何区别吗？”

“呃……”

崔义珪被郭业这么一反问，脸色更加尴尬了，下意识瞥了一眼门窗方向，然后又压低着嗓门，说道：“有区别，区别还很大。我的意思是单纯以我私人的名义，暗中与你联手，而不是以整个清河崔氏的名义。而且我与联手这件事儿，咳咳……必须低调隐晦，不能外传，特别是不能让清河本家那边知晓。这下，吴东家该明白崔某人的真正意思了吧？”

明白了！

郭业这个时候还听不出崔义珪的话中玄机，那真的是白混了。

感情儿崔义珪这小子是想瞒着清河崔氏那边，自己单干吃独食啊，啧啧，还真小瞧了他。

随即，郭业脸上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若有所思地点头道：“崔东家的意思，吴某懂了。”

崔义珪见状脸色自然一喜，急急追问道：“怎么样？吴东家愿意与崔某联手，一口吃下瘦西湖这块地盘吗？”

郭业自然是连番点头说着愿意愿意，但又佯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摇头道：“可是若无清河崔家的支持，崔东家觉得就凭你我，能拿得出八百万两银子吗？难，难哟……”

崔义珪脸色一怔，呐呐道：“这个嘛，事在人为嘛，不知吴东家拢共能拿出多少银子来？”

崔义珪期翼地看着郭业，他心里盘算姓吴的既然是蜀中乾州那边的大户，而且买卖盘子做得又大，连蜀中漕帮都能打通，特别是这个月捣腾私盐进蜀中又狠狠捞了一笔，想必家底很是殷实。

他寻思着，只要借吴茂才这个蜀中乡巴佬的银子，然后自己在天花乱坠忽悠一通，最后再小小意思出一点银子，肯定能占来三五成的份子。

至少扬州官府的这个消息还是自己花了大价钱打探来的，怎么着也要当作无形资产计算在内吧？

所以，他很是期待对方的自曝家底。

而郭业呢？

也是个人精，崔义珪打得如意算盘，他到现在怎么可能还猜不透？不然的话，他费尽千辛万苦设计得这个局就真的白瞎了。

不过有一点是出乎他的预料的，他本想着通过崔义珪，将清河崔氏拉入局中来。可谁曾想，崔义珪这孙子居然狼子野心，竟然想着将身为本家的清河崔氏一脚踢开，自己单干。看来这孙子也是个不安分的主儿，所图甚大啊。

他看了看崔义珪的期冀眼神，心里又琢磨了一下，径直报价道：“崔东家，我最多只能拿出这个数。”

说罢，他竖起了右手的食指。

“一……一百万两……而已？”

崔义珪不可置信地看着郭业，眼神失望地问道：“吴东家，您此番私盐赚了不少，在扬州又置了不少产业，而且你不是说你们吴家在蜀中乾州是世代经商吗？连漕帮你们都能打通，你怎么只能拿出一百万两银子呢？”

崔义珪真是大失所望，他本以为凭对方的身家怎么着也能拿出个五六百万两，然后自己在悠悠悠悠诓上一诓，让对方再挤出一些，届时自己凑上个几十万两凑数。然后，依照姓吴的这个冤大头出手阔绰的性子，自己只要想想法肯定能从对方手上占他个三四成。

三四成的份子，此生已足，几世富贵无忧矣！

唉，崔义珪现在真是连哭的心都有了，对方竟然只能够拿出一百万两来，这不是扯淡吗？合着剩下七百万两银子要自己出了？

真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啊！

郭业见状，故意有些不悦地问道：“怎么着？莫非崔东家这边说你我联手，那便还想着让我一人出了这笔银子不成？”

崔义珪闻言立马连连摆手，干笑着解释道：“哪里哪里，吴东家莫要想多了。你我合作，重在待人以诚嘛。崔某岂会做这种对不起朋友的事情？只不过，吴东家，一百万两银子，唉，委实太少了。”

郭业知道不能逼得太狠，否则崔义珪容易反弹甚至放弃，不然的话到最后连一个大子儿都拿不到。

随即，他故意挠腮左思右想一番，然后痛下决心道：“这样，我将扬州那些产业统统变卖掉，怎么着也能值个五十万两。至于蜀中乾州那边，就指望不上了，我吴家诸事都是我爹说了算，以他守财奴的性子，绝对不会让吴家的大笔银子远调出蜀中的。”

再加五十万两？

崔义珪还是摇了摇头，有些郁闷地叹道：“这也才一百五十万两啊，少了，太少了。”

郭业算是看出来，这孙子真是既不想出银子，又想捞大便宜，狗日的，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崔义珪若是不出血，他扬州盐税的窟窿找谁填？

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将清河崔家给拉进局中来。

随即，郭业忿忿道：“崔东家，您太抬举吴某了。一百五十万两已经是我的极限了。再多的话，我看这笔买卖我也不做了。”

说着，他作势拂袖而去，朝着门口方向走去，瞥了一眼崔义珪还在发愣……

郭业见状，暗道，妈的，请将不如激将，索性激他一激。

于是，他走到门口伸手就要推门，推门之前特意大声地嚷嚷了一句：“实在不行，我替崔东家跑一趟清河吧。我想你们崔家的家主应该会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也算是成全了你我的朋友之谊。”

“啊？不要！！”

崔义珪一声尖叫，扑腾扑腾朝着郭业飞奔过来，双手将郭业胳膊抱住，急急叫道：“千万不能将这事儿告诉主家，不然我还一个旁系子弟哪里争得过崔家的那些嫡子嫡孙？忙活到最后屁也捞不到一个，白忙活一场我图个啥啊？”

郭业见着对方将自己劝住，暗暗得意，就知道这孙子不会那么容易放弃。

随后，他问道：“那崔东家，依你之见，该如何？我就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你又一毛不拔，难不成还不许我找其他人合作？”

说到这儿，郭业不由撇撇嘴，生气地说道：“当然，你买通消息的五千两银子，我会一文不差的付给你。这样总可以吧？”

“怎么可以？”

崔义珪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面红耳赤焦躁喊道：“不可以不可以，吴东家你可不能这么不讲信用，不能将我撇了自己另寻他人做这事儿。”

忙活一场只捞回五千两买消息的本钱？打死崔义珪也不干！

郭业径直问道：“你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又不肯出银子，又恐让你清河本家知道不愿出面。那到底想怎么着？”

崔义珪这时也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围着郭业身边团团转了几圈，最后又停在了郭业的正对面，然后猛拍了一下脑门，叫道：“糊涂！我怎么将这事儿给忘记了？我有办法弄到银子了，吴东家！”

郭业心里惊喜如巨浪滔滔般，他强忍着心头的愉悦，狐疑问道：“银子从何而来？”

崔义珪指着郭业，说道：“银子还是从你这儿来！”

“草，你他妈玩我呢？”

郭业气得爆起粗口，喝骂道：“崔东家，你这是在消遣我吗？我看这件事情你还是通知你们清河本家吧。”

“不需要，通知他们，我吃啥？”

崔义珪执拗地拒绝了郭业的提议，然后说道：“吴东家，你忘了我是干啥的？扬州银号是干啥的？”

郭业有些明白了过来，忍住胸口噗通噗通的心跳，问道：“你是说，用我的名义跟你们扬州银号再拆借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凑数？”

崔义珪微微颌首，轻轻吐出两个字：“正是！”

郭业暗道，尼玛的，还是不愿出一分钱，想着从我这儿空手套白狼是吧？

随即，他装蒜哭穷道：“你说得轻巧，我在扬州的产业统统变卖现银的

话，我还拿什么做抵押？更何况这是六百五十万两的一笔巨银！！”

崔义珪奸诈地笑了笑，拍着胸脯，冲郭业低声说道：“吴东家，抵押之物是否真实存在，还不是我这个银号的主事之人说了算吗？”

“呃……你是说骗贷？”

郭业彻底明白了崔义珪的意思，心里先是一惊再是一喜，下意识地喊出了一个后世金融诈骗的词汇来。

貌似崔义珪听得懂这“骗贷”二字的涵义，老脸一红，有些不高兴地啐道：“什么叫骗贷？太难听，实在是太难听了，不雅，不雅得很！”

郭业看着他那张无耻丑陋而又贪婪的嘴脸，暗暗鄙夷，要当婊子还立个屁的贞节牌坊？



## 第828章骗贷

崔义珪此时早已扒掉了矜持的外衣，也将节操狠狠丢在了地上，拍了拍郭业的肩膀，自鸣得意地笑道：“吴东家，扬州银号由我主事，这抵押之物还不是崔某一人说了算？”

稍稍停顿，发出几声干笑过后，他缓缓说出了自己的主意：“回头，吴东家你就暗中伪造出一些地契房契田契来。当然不能以一个人的名义来拆借这笔巨款。若是以你一人的名义来拆借六百五十万两银子，清河本家那边肯定会有所注意。你要化整为零，分拆出几十个人的名义出来，吃下这六百五十万两的巨银。这样的话也不会惹人眼目，对吧？”

郭业心中狂喜，嘴上却故作关心地问道：“崔东家真是高义啊，不过你真的有把握能从清河崔氏本家那边调来这么多银子？”

崔义珪确定地点了下头，傲娇道：“这一点吴东家倒是放一百个心。因为长乐坊大钱庄成功地在长安大肆敛财的缘故，本家那边一开始就对银号之事格外上心，倾注了心血在这里头。不然的话，也不会当初就让我堂弟崔义真来扬州打前站了。对了，崔义真乃是崔氏直系子弟，他的父亲崔鹤年就是当今崔家的家主崔鹤龄的弟弟，在我们崔家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本家那边对扬州银号的期望也很高。所以，调拨这笔银两来扬州，只要我做到位的话，绝对不是问题。”

郭业听罢暗暗点头，原来崔义真这倒霉蛋在崔家的地位如此之高。现在听崔义珪说得这般信誓旦旦，看来只要扬州这边做得周密一些，想来调拨银子之事不是问题了。

这么说来，眼下崔义珪手中真是大权在握啊。

随即，他问道：“那调拨这笔银子需要多久？”

“嗯，既然以几十个人的名义做抵押拆借，那么自然不能一蹴而就。呃，长则三五个月，如是顺利的话，短则一个月左右。”

崔义珪琢磨了一下，又说道：“当然，扬州官府这边消息随时都能泄露出去，为防止有人和我们竞购瘦西湖这块地盘，必须抓紧一些。”

郭业微微蹙眉，心中暗道，三五个月的周期太长了，容易夜长梦多，回头必须让陈集涛这边做点小动作，给崔义珪施加一点小压力。

崔义珪见着郭业皱起了眉头，误以为郭业是担心骗贷一事会惹来祸患，居然反过来安慰郭业道：“吴东家，不要担心其他。虽然这抵押契书是伪造的，但是只要由我主持扬州银号，那断然不会露馅的。再者说了，只要瘦西湖被我们一口吃下来，那么还怕还不上这笔银子吗？五年回本，十年便富可敌国，呵呵，你难道就不动心？”

郭业见崔义珪居然反过来安慰自己，真是想笑不敢笑，唉，不作死不会死，看来崔义珪对吃下瘦西湖这块地盘已经走火入魔了。

随即，他默不作声故作左右徘徊地抉择起来，约莫过了几个呼吸，他猛然抬头，眼中透着坚定地沉声道：“好，我答应崔东家，就这么干了！银子这块，崔东家来想办法调拨。而明面上的事情，崔东家既然不想让人知道搀和其中，不方便出面的话，那就由吴某一出面吧。”

“好！”

崔义珪拍了拍手，很是满意郭业的表态，不忘补了一嘴道：“不过丑话说

在前头，吴东家，如今我冒着巨大的风险从本家那边调来这么多银子，而你仅仅出了一百五十万两银子而已。事成之后，关于瘦西湖的归属，你我三七分账如何？当然，我的意思是，你三我七。”

郭业自然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崔义珪磨牙费功夫，索性遂了他的心意，继而点头道：“没问题，你出大头，自然由你占七。”

“爽快！”

崔义珪又是美滋滋地乐了一把，抚手问道：“接下来，我会想办法设宴邀约官府里的人开诚布公的谈这件事情，由吴东家你出面挑大梁，我敬陪末座，如何？”

郭业心里一突，看来还要再演一场戏，才能成功骗来这笔款子。

随即，他点头道：“没问题，到时候我会应付自如的。宴席上肯定要谈谈银子与地盘交割一事，而且要快，不能让别人捷足先登了。若是这消息一旦传出去，肯定扬州及扬州附近的一些人就会有所行动了。”

崔义珪道：“没错，就是这个意思。而且一定要想办法邀约到扬州刺史郭业此人，不然的话，一切都是空谈。”

郭业脸色一滞，奶奶的，居然还要见到自己他才能做最后一步的行动，真是够小心的。

“呃……是吧！”

郭业轻轻应了一声，刻意问了一句：“崔东家，你应该没见过郭刺史本人吧？”

崔义珪摇了摇头，叹道：“很遗憾，这位郭刺史神出鬼没，愣是到现在都无缘拜见。不过刺史府的郡丞陈大人，我倒是见过。放心，刺史也是人，吴东家无需胆战心惊。再说了，我听说姓郭的只是一个毛头小子，眼里只认银子不认人，好对付。”

妈蛋，老子什么时候只认银子不认人了？

不过既然崔义珪这么说，他倒是有了对策。

于是，他点点头道：“好，设宴邀请郭刺史一事就有劳崔东家了，我先回去准备准备，提前将地契房契先伪造出来。机会都是留给有所准备之人的，对否？”

“对，对得很！”

崔义珪将郭业送到了门口，说道：“吴东家，只要邀请到了郭刺史和陈郡丞，我便会让伙计来你府上通知你。你且好好准备，咱们争取一击命中，首战告捷！”

郭业笑道：“没问题，崔东家请留步，吴某先行告辞了！”

说罢，郭业便飞奔出了银号的后院，出了大门招呼起张九斤、王八斤等人离去。

他必须抓紧速度对陈集涛再面授机宜一番，不然的话，在宴席上肯定无法成功忽悠住崔义珪。

……

……

两日后的一个清晨，崔义珪派伙计到郭业暂时居住的“吴府”，并带来崔义珪的口信。

崔义珪在口信里通知他，已经成功邀请到了郭刺史与陈郡丞，并于今晚

在扬州大中坊的狮子头酒楼宴请二人，望他能提前做好准备，且准时莅临晚宴。

## 第829章郭业见“郭业”

酉时末，天已黑，狮子头酒楼。

郭业准时到了狮子头酒楼与崔义珪会和，二人在提前订好的酒楼雅间里密议了一番过后，陈集涛才与扬州刺史“郭业”姗姗来迟，前来赴宴。

崔义珪立马起身，满脸堆起笑容上前相迎，口中殷情喊道：“呀呀呀，郭刺史与陈郡丞前来赴宴，真是给足了崔某人面子啊，蓬荜生辉，绝对得蓬荜生辉哇！”

郭业也从座位上站了起来，看着陈集涛旁边的那位“郭刺史”，不由一阵暗乐，奶奶的，明仁上哪儿找来的临时演员？居然还长得蛮俊俏，脸白皮嫩大帅哥一枚啊。

不过这个临时演员倒是挺有刺史范儿，绝逼镇得住场子啊！甭管崔义珪如何殷情，这厮就是歪着脑袋不正眼瞧他一眼，拽得跟个二五八万似的。

崔义珪碰了个软钉子，只得与陈集涛打起了交道。

“来来来，先请入座，郭刺史，陈郡丞，请先入座吧！”

崔义珪伸手请着两人落座，然后走到郭业身边，向两人介绍道：“这位乃是在下的至交好友吴茂才吴兄，嗯，蜀中乾州人氏。呀，我听说郭刺史乃是蜀中益州陇西县人氏，说起来跟吴兄还是老乡呢。”

郭业立马站起身来，一团和气地拱手作揖道：“见过郭刺史，见过陈郡丞，有礼了，有礼了。”

陈集涛瞥了眼郭业，佯装出一副不屑之色，一副读书人自视甚高打心底瞧不起买卖人的样子。

而那个临时演员郭刺史倒是有些异样，只见他将高高歪着的脑袋别了过来，正眼瞧着郭业，一副颇为诧异地口吻问道：“可是蜀中乾州世代经商的吴家？”

郭业口中答道：“正是！”

那名临时演员似模似样地板着脸，点了点头，道：“哦……本官在蜀中益州之时也曾听闻过你们吴家，不错，吴家虽是商贾，却是个积善之家。我听说令尊在乾州频有义举，不仅时常在城中设棚施粥积德行善，还对乾州的寒门学子颇有资助，更是捐助银子盖了好些家书院。本官对令尊的义举颇为钦佩。对了，令尊的身体可好？”

郭业微微一愣，看着陈集涛暗中连连打了眼色，立马感恩戴德的激动道：“好，家父的身体好得很，有劳郭刺史挂念了。”

很明显，这临时演员的这句台词不在郭业之前的设计之中，不过他心中却是对这临时演员点了一百个赞，好小子，回头不给你拨点赏银委实说不过去了。

虽然临时更换台词打了郭业一个措手不及，但是收到的效果却是显而易见极佳的。

先是通过这个临时演员郭刺史的嘴巴，再次坐实了吴茂才乃是蜀中乾州商贾的身份；再是通过对方的话，证实了吴家在蜀中绝对是有名有姓有招牌的人家，也彻底打消了旁边崔义珪仅剩的一丁点疑虑。

最后，更是通过这个临时演员的话，向崔义珪传递了一个信号，那便是郭刺史因为对吴茂才父亲印象极佳，所以爱屋及乌下，关于从官府手中买下

瘦西湖这事儿，让吴茂才出面肯定能成。

果然，崔义珪已经无法抑制住心中的雀跃，喜形于色了。

只见他赶忙笑着说道：“好好好，这么论下来，大家都不是外人了。真是应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的老话啊。吴兄，回头你一定要好好敬郭刺史一杯，你们二人都是蜀中老乡却能在扬州相遇，缘分呐！”

郭业笑了笑，低声提醒了崔义珪一句：“崔东家，差不多可以上菜了！”

“哟，瞧我这狗记性！”

崔义珪轻轻拍了下自己的额头，讪讪笑道：“对，咱们边吃边聊，这酒楼的狮子头乃是扬州一绝，诸位一尝便知。来呀，赶紧上菜！”

最后一句话，自然是冲着雅间儿外头喊的。

不一会儿，酒楼的几名伙计鱼贯而入，逐一将菜肴上桌，其中便有久负盛名的扬州一绝——狮子头。

菜肴上桌，美酒齐备，崔义珪这个名义上牵线之人便充当起饭局的说客，开始了第一杯敬酒。

第一杯，自然先敬扬州父母官郭刺史。

那临时演员也不怯场，崔义珪和郭业站着，他居然安安稳稳呢地坐着，端起杯盏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连碰杯的机会都不给崔义珪，便一口饮了下去。

然后，自顾吃菜，保持沉默，仿佛将一切诸事都推给了陈集涛作为代理。

崔义珪虽然生气对方的拿乔端架子，但是也是有怨不敢言，虽然自己如今正有事情求在人家门下呢？

不过既然对方一脸冷若冰霜生人勿近的架势，他也只得向陈集涛展开了攻势。

不一会儿，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而在这期间，崔义珪也将吴茂才要出手从官府处买下瘦西湖的意思，隐隐约约传递了过去。

陈集涛故意看了眼旁边的临时演员刺史大人，好似在征询他的意见似的。

而那个临时演员也挺有意思，浑然不管这边事情，自顾喝着酒吃着菜，好像跟狮子头干上了。郭业暗暗数了一下，一盘六个狮子头，两盘共计十二个狮子头，基本都让这厮给消灭了。次奥，真能吃，上辈子没吃过好东西是咋的？

不过陈集涛也只是做做样子，随后便冲崔义珪和吴茂才笑道：“两位倒是消息灵通，这等秘而不宣的消息都让你们打听到了，委实厉害。”

郭业微微一笑，倒是崔义珪听完陈集涛说完这话，不由冲郭业眨巴了下眼睛，意思是说，你瞧，爷们这五千两银子没白花吧？

随即，崔义珪问道：“陈郡丞，瘦西湖作价八百万两虽然贵了一些，但是若是能为官府做点事情，解决一些麻烦，我想这个价格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吴茂才吴兄今天才委托崔某做个说客，替他邀请郭刺史与您一见，目的就是想让从官府手中埋下瘦西湖。”

陈集涛眉头一跳，刻意一脸的吃惊状，看向郭业大声问道：“吴东家，你是真有意出价八百万两买下瘦西湖？”

郭业先是看了眼崔义珪，然后才点头道：“是的，吴某正有此意！”

陈集涛又问：“八百万两可是现银？我们扬州府衙概不接受任何抵押及以物抵换，你可明白？”

郭业很是配合道：“明白！绝对是八百万两现银，您说对吧，崔兄？”

崔义珪一见郭业突然问向自己，不由一阵着急，暗骂，你问我干啥？蠢货，难道你想让别人知道我才是幕后之人吗？

随即，他赶忙笑着解释道：“陈郡丞无须担心此事，吴兄的家底完全支付得起这笔银子。他们吴家在蜀中乾州那是出了名的富贵人家，不信你问郭刺史！”

他始终记得刚才对面那个郭刺史盛赞过吴家来着，这时候正好借来一用。

对面的那个临时演员消灭玩最后一个狮子头后，突然放下手中竹筷，冲陈集涛点了一下头，道：“明仁，蜀中乾州吴家你倒是不用担心，他们完全这番实力。”

“您瞧瞧，连郭刺史都说话了！”

崔义珪不由得一阵眉开眼笑，扬州父母官都表态了，看来这事儿马上就要谈成了。

“只不过嘛……”

可谁知对面的临时演员话锋一转，说道：“崔东家和吴东家的消息有些闭塞落后哟，如今的瘦西湖可远远不止这个价码了。”

“啊？”

崔义珪脸色大变，慌忙错乱地喊道：“咋……咋回事？”

郭业也很是配合地大叫一声：“你们官府怎么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呢？”

“笑话！”

那名郭刺史突然脸色一沉，有些怒意地轻轻一拍桌子，反问道：“我们扬州官府又何曾向外界公布过这个消息？你们消息闭塞能怨谁？”

郭业故意也是气得站起来，怒道：“你……”

“吴兄先别急！”

崔义珪强忍着火气，一把拽住郭业的胳膊，低声劝道：“小不忍则乱大谋，我来，让我来。”

随即，他向陈集涛发问道：“陈郡丞，这是怎么回事？”

一边发问一边使着眼色，好像再说，姓陈的，老子跟你花了五千两银子，你竟然给我假消息？

陈集涛见状，也是站起来苦笑摇头道：“崔东家，事情有变啊。昨日，蜀中漕帮的总舵主孙明延亲自来扬州拜会了我家大人，愿意在八百万两银子的基础上再加一百万两，全盘接手买下瘦西湖。这不，你们今天才……唉，晚了！”

晚了？

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崔义珪这时心中怒浪翻滚，气得牙齿咬得咯咯响，暗暗痛骂道，孙明延，我草你姥姥，你蜀中漕帮干嘛来扬州趟这趟浑水？

正当崔义珪低下头痛骂孙明延之时，陈集涛连连跟郭业打着眼色，好像在说，大人，咱们是不是玩得太过火，太贪得无厌了？

那名临时演员此时也是死死盯着正低头想事儿的崔义珪，神色极其紧张，暗暗捏着一把冷汗，生怕崔义珪突然中场撤退。

倒是郭业，依旧稳如泰山，冲陈集涛和那个临时演员摇了摇头，示意他们不要紧张露出马脚，继续保持那副有怒不敢言的神情。

这出中途加价码的戏是他昨日临时想出来的，在他看来，崔义珪这厮贪婪无止境，既然敢从本家那儿骗贷出六百五十万两银子来，也就不在乎再多骗一些出来。

既然如此，郭业又何须给清河崔氏节省银子？反正这笔骗贷是一锤子的买卖，能多骗一点何必多骗一点出来，也趁机给崔家一个血的教训。

就在三人各有所思之时，崔义珪突然抬起头来，狠狠拍了一下桌子，冲对面的“郭业”叫道：“他孙明延出九百万两，我便出九百五十万两，哼，偏偏比他多上五十万两。郭刺史，你总不会跟银子过不去吧，卖他不卖我吧？”

说完，他突然面色一变，立马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又赶忙纠正道：“当然，崔某的意思是说，吴兄出八百万两，剩下一百五十万两由我们扬州银号拆借给他。正所谓朋友有通财之谊，这个时候我不帮吴兄，更待何时？”

崔义珪说出这番话来，端得掷地有声，大义凛然，真是绝了！

## 第830章敲定

崔义珪一言既出，郭业惊呆了和他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三人看向崔义珪的眼神都是怪异至极，无不透着“冤大头”三个大字。

小小加场戏，空手套白狼，凭空就多诓了一百五十万两，郭业窃喜之余也暗暗心痛，妈的，早知道让陈集涛再往高里喊一些了。

不过，事已至此，亦是足矣！

三人的脸色和眼神都被崔义珪尽收眼底，不过他将三人的异样理解为仰慕与佩服。

随即，他一副不差钱的样子，自鸣得意地问冲假郭业问道：“郭刺史，我比漕帮孙明延多出五十万两纹银，怎么样？一口价，九百五十万两！”

临时演员假郭业先是扭头望了一眼陈集涛，陈集涛则是看了眼对面的郭业，似是征询。

郭业心里一紧，这个时候看我做啥？可尼玛别让崔义珪瞅见猫腻。

当即，他假作于心不忍地神色，故意冲身边的崔义珪劝道：“崔东家，要不咱们就别跟漕帮的孙明延抢了吧？”

话是这么说，但是放在桌上的手却是连连叩响，在给陈集涛和临时演员假郭业打信号，示意他们见好就收，过犹而不及。

但是他劝归劝，也早就料到崔义珪这次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话一出口，绝对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的。

果然，只见崔义珪摇了摇头，笑道：“吴东家，这事儿你放心，不就银子吗？咱不差，扬州银号永远都是你吴东家的坚强后盾！”

说话间，他却朝着河北道清河的方向摇着大拇指，好像在暗示郭业，这事儿我自有主张你就别掺和了，反正坑得都是本家那边的银子，也不差这百八十万两。

“爽快！”

收到郭业信号的临时演员假刺史立马拍起了桌子，竖起大拇指赞道：“本官就是喜欢与直来直去的爽快之人打交道。好，既然吴东家这么有诚意，崔东家又这般慷慨解囊，本官何必从中作梗呢？九百五十万两就九百五十万两，这事儿我应承了。陈郡丞——”

说着，他扭头冲身边的陈集涛说道：“本刺史现在将双方交割之事统统交予你去办。记住，一定要现银，概不接受任何抵押。本刺史不方便在此久留，先行回去将漕帮的孙明延打发走再说。”

言罢，人已经离席，匆匆走出了雅间儿。

走得极其匆忙，连给崔义珪打招呼送行的机会都没留一个。

临时演员假刺史一走，陈集涛仿佛没有了束缚一般，神情格外轻松了起来，只见他拱手冲崔义珪笑道：“恭喜崔东家，贺喜崔东家，听见没？我家刺史大人已经应允了此事，放心吧，只要你们银子一到位，这瘦西湖便是你的了。”

崔义珪闻言自然大喜，不过他还是很含蓄地谦让道：“陈郡丞，崔某只是锦上添花，真正与你们扬州官府买下瘦西湖之人，并非崔某，而是吴茂才吴东家。切莫搞错了对象。”

显然，崔义珪还是不愿意让人知道他才是幕后之人。



随后，他意味深长地瞟了一眼郭业，笑问道：“吴东家，只要银子到位交割完成，你便是瘦西湖的主人了，你说对吧？”

郭业自然配合演戏道：“是的，还是有赖于崔东家的援手之德啊！”

崔义珪很欣赏吴茂才的机警和自知之明，心里美滋滋，口中极尽畅快地笑道：“哈哈……朋友有通财之谊嘛，应该的，应该的！”

“好了，两位，请听我一言！”

陈集涛打断了崔义珪与郭业的眉来眼去暗通曲款，提醒道：“既然我家大人已经应承了此事，那么银子方面就要抓紧了，银子一到位我们进行交割吧？不然的话，消息一旦走漏出去，盯着这块地方的人就多了。漕帮的孙明延横插一杠便是前车之鉴。为免夜长梦多，时间方面还是抓紧一点为好。”

这番话明里是提醒郭业，实则是给崔义珪敲着警钟。

郭业自然谨记自己的身份，故意看了一眼崔义珪，好像又在征询他的意见。

崔义珪收到他的眼神之后又是暗骂一声，然后拍着胸脯向陈集涛保证道：“陈郡丞请放心，吴东家之前就跟我提过，一个月之后，银子绝对全部到位。而我答应吴东家的一百五十万两，也肯定会及时到达。陈郡丞就放宽心吧，这事儿即便你们不催，我们自己也得抓紧。毕竟机会难得，好运不会每次都能光顾。”

“崔东家言之有理！”

陈集涛点了点头，赞道：“崔东家果真是做大买卖的人。好，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回头我就派人将事先拟好的交割文书与字据送来让你和吴东家一看。如果没异议的话，那我们就等银子到位便进行签署画押。”

崔义珪一听之下，顿时觉得离目标又近了一步，自然乐得连连点头称好。

称好之余见郭业呆若木鸡不表态，他还轻轻踢了一脚，示意他表态。

郭业自然立马表现出一副错愕惊喜之色，然后也是连连称是。

随后，陈集涛有离席的意思，拱手道别道：“好了，两位抓紧些时间，陈某只能帮到这里了。接下来就看你们自己的速度了。告辞！”

“好，陈郡丞慢走，慢走！”

崔义珪拉着郭业将陈集涛送到了雅间门口。

陈集涛一走，崔义珪立马将房门紧紧关了起来，激动地冲郭业兴奋喊道：“成了成了，谈成了，瘦西湖偌大一个聚宝盆尽归你我了，吴东家！”

郭业提醒道：“还早哩，咱们银子还没到位呢。万一中途被人又横插一杠，咋办？”

这话是刻意给崔义珪施加压力，好让他尽快从清河本家那边调拨银子来。

“呸，说得哪般丧气话？”

崔义珪皱着眉头瞟了一眼郭业，不悦道：“银子之事你放心，你赶紧将伪造的契约给我送到银号了。我分批逐次地从本家那边骗来银子，这个并非难事。不过有一件事我要提前申明。”

郭业问道：“什么事儿？”

崔义珪脸上泛起几分难色，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吴东家，这笔银子是分批逐次到来，所以暂时不能寄放在银号，必须要以拆借出去的方式寄放出

去。因此，你必须替我找个安全的地方囤聚银子。”

郭业暗喜，点头道：“这个不难，交给我来办！”

“很好！”

崔义珪又道：“还有一件事，便是银子假若一到位之后，为了不引起本家那边起疑心，我不能在出面签署画押，更不方便出面与官府之人交割银两。所以，交给这笔巨款就要你全权出面了！”

“呃……”

郭业顿时如遭雷劈，尼玛的，还有这等好事儿？

自己刚才还在担心如何躲过崔义珪去交割转移走这笔银子，这小子居然来了一句不方便出面，全权委托自己？

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人品大爆发，莫非就是瞌睡一来便有人递枕头的节奏？

随即，郭业一副大义凛然，逼格崇高地来了一句：“好吧，吴某勉为其难，就替崔东家出面办这件事儿吧！”

## 第831章最后五天

接下来的日子，就是崔义珪与郭业合作无间的日子。一个负责从清河本家捣腾银子，一个负责将银子分批逐次转移到安全地方囤聚。两人合作无间，称之为蜜月期亦不为过。

崔义珪用郭业伪造的房契地契田契，甚至找人临摹的古董字画来充数，仅仅用了二十天，便从清河本家那边诓骗了至少五百万两纹银。

抛去郭业认购的一百五十万两，与谈好的一口价九百五十万两只差三百万两而已了。

崔义珪开弓没有回头箭，心里一发狠，继续利用伪造的房契地契田契从本家那边捣腾银子，不凑够九百五十万两绝不罢手。

他这番不断从本家分批调拨银子下扬州，自然也在清河家族里头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连家主崔鹤龄都被震动了。

当然，因为崔义珪之前在家族中口碑甚佳，加上到了扬州负责银号之后屡屡做出成绩，因此也没有人对她有所怀疑，更是不会想到她会胆大若斯，连本家的银子也敢吭。

相反，清河本家那边很满意崔义珪近期在扬州的“有声有色”，不仅赞誉有加，而且权限也大大提高了许多。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帮助了崔义珪损公肥私，为他从本家搬运银子到扬州提供了便利。

万事皆有因，崔鹤龄乃至整个清河崔氏都太急于成功，太眼馋长乐坊大钱庄如今取得的成就了。

他们总妄想着借着扬州银号模式的成功，然后复制到淮扬及江南一带，然后继续一路向南发展，吞下整个南方的银号生意。

种种机缘巧合，都为郭业的局中局提供诸多便利。

离一月交割之期还有五天。

为堤防崔义珪生疑，为防止最后关头功亏一篑，郭业只能继续常驻在“吴府”中，扮演着吴茂才这个蜀中乾州客商。

这一日下午，郭业派人将张九斤唤来吴府的后院中，他躺在一张旧式竹藤躺椅上，翘着脚咯吱咯吱摇晃着，听着张九斤禀报着最近扬州银号转移银子的情况。

崔义珪为人小心谨慎，为了防止清河本家那边怀疑银子的去处，不敢将大笔银子囤聚在银号中，只得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崔义珪在渡口码头那边临时租住的，是一处用来寄放过往船只货物的废弃粮仓。

而张九斤与王八斤正是郭业委派到粮仓看守这笔巨款的负责人，他们二人一共带了小一百人在粮仓那边蹲守。

当然，崔义珪并不是百分百信任“吴茂才”，也同时派了十几个心腹伙计在那边看守着。

听着张九斤汇报完粮仓囤银的情况后，郭业缓缓从躺椅上坐了起来，问道：“这么说来，这二十多天下来，崔义珪已经从本家那边捣腾转移了小六百万的银子了？若是再加上我寄放的一百五十万两银子，一共小七百五十万两了。”

张九斤应道：“没错，大人，您这些日子是没去粮仓，如果到那儿一看保

准你震惊。好家伙，白晃晃的银子堆得到处都是，一锭一锭码放得跟小山一般高。说句实话，俺这辈子还是头一次见这么多银子，狗日的崔家，可真是富可敌国啊！”

郭业听着张九斤这番感叹，心中不由郁闷道，这些银子本来就是扬州的盐税好不好？

随即，他也感叹道：“别说你了，就连我这辈子也是头一次见这么多现银啊。唔，还差二百万两就能凑够九百五十万两了。越到最后关头越要谨慎行事，千万不能露出马脚让崔义珪发现了端倪。九斤，将这句话转达给八斤，还有其他弟兄。听清楚没？”

“大人您放心吧，弟兄们心里都装着事儿，绝对会小心谨慎的。不过大人，小的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张九斤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直接将想说的话秃噜出口。

郭业看着他那矫情劲，不由乐道：“你对我还有什么不敢讲的？讲，但讲无妨。”

张九斤嗯了一声，低声说道：“大人，崔义珪转移到码头粮仓那边也有小六百万两了。咱们在清河被崔家劫走的盐税不过五百万两，这么里外里一算，咱还有赚头。为免夜长梦多，不如咱们现在就收网吧？”

收网？

郭业明白张九斤说得是什么意思，尽管他也担心突然发生意外以至于功亏一篑，但是还剩五天的时间，崔义珪就能将剩下两百万两银子捣腾转移到位。

如果这个时候突然收网，是不是有些亏得慌？

随即，郭业摇了摇头，否决了张九斤的提议，笑道：“不行，事情都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不能半途而废。九斤，两百万两雪花银啊，不能就这么白白便宜了崔家。而且，咱们之前为了及时补上盐税，跟长乐坊大钱庄那边拆借了数百万两银子，这些都是要利息的。咱们总不能白忙活一场吧？不行，断然不能在这个时候收手。再等五天，五天之后彻底收网！”

张九斤见着郭业说得这般决绝，也就收起了再行相劝的念头，不过他还是将另外一个提议讲了出来，说道：“大人，为防止最后出现什么变故，以至于竹篮打水一场空，而且也是为了保险起见，不如咱们偷偷摸摸先将粮仓里的银子转移到盐帮的芦苇荡中，如何？”

郭业一听，略微点了点头，道：“这倒是老成之见，可行。但是粮仓那边有崔义珪派来的伙计盯着，怎么凭空将银子转移走？而且崔义珪万一在这五天时间里来粮仓查验银子，那怎么收场？算了吧！”

张九斤嘿嘿笑了两声，笑道：“大人，他派来的伙计还不好糊弄吗？直接跟他们在夜里喝场酒，就能将他们灌醉。至于崔义珪那里，你更不用担心了。咱们可以李代桃僵，偷梁换柱嘛，江边最不缺的不就是石头吗？”

郭业疑惑地问道：“如何一个李代桃僵、偷梁换柱之法？”

张九斤道：“先用麻袋将石头装起来，然后放在最底下。最上面的麻袋则是用真金白银填充起来。崔义珪真要来粮仓查验，总不能放着最上面的不去查，而去查下面垫底的那些麻袋吧？如此这般，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将那些银子统统偷梁换柱出去了吗？”

“噢？”

郭业脸色一喜，冲着张九斤竖起拇指赞道：“九斤，你现在智商见涨啊？越来越会用脑子办事了，不错，不错，大有长进啊！行，我看你这办法可行！”

“多谢大人赞赏！”

张九斤略略得意，骚包地扬了扬脑袋，乐道：“大人，那我这便回去和八斤商量一下，今晚就开始行动！”

郭业嗯了一声，点了点头，正要张嘴说好，突然一人小跑了进来，脚步沉重节奏仓促，口中不断喊着：“大人，大人，出状况了！”

郭业与张九斤回头一看，正是负责在粮仓职守的王八斤。

王八斤一到跟前，还正气喘吁吁着，郭业便有些不悦地开口质问道：“八斤，不是让你在粮仓那边带人盯着吗？”

“可别提了，大人！”

王八斤喘息了几口气过后，一脸郁闷地抱怨道：“您可是不知道，崔义珪这条贼狐狸竟然派了他那个姓胡的心腹掌柜来粮仓了。你猜那姓胡的老东西怎么说？他说他们东家不放心这边，老感觉会出事儿，所以派他接下来的五天都负责在粮仓这边看着。”

“我草！”

郭业自然知道胡掌柜的做事风格，比之崔义珪更加的小心谨慎，这可是一头狡猾狡猾的老狐狸啊。

他骂了一声娘后，看着张九斤连连苦笑道：“九斤，看见了吧？崔义珪也不放心粮仓啊。看来你的那个李代桃僵、偷梁换柱之法是歇菜了。而且，若是这姓胡的真蹲守在粮仓那儿，五天之后的交割可真就悬了！”

张九斤挠了挠后脑勺，捉急一番过后，突然说道：“大人，我倒是有个法子对付这姓胡的老东西。就是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郭业不由感叹高手在人间，今天的张九斤真是智商噌噌噌见涨啊，竟然频频有对策。

随即，他伸手请道：“先不管可行不可行，将你的法子说出来听听，我再行定夺。”

## 第832章最后的一夜

张九斤看了眼郭业，提议道：“大人，不如想办法让这位胡掌柜今晚就失踪吧！”

说着，张九斤伸出右手在自己的脖子上轻轻比划了一下，一个割喉的动作。

郭业听罢立马就连连摇头，拒绝道：“不行，万万不行！”

在他看来，张九斤这小子哪里是替自己排忧解难啊？完全就是在瞎捣乱，出得尽是馊主意。

姓胡的虽然只是崔义珪手下的一个老掌柜，但却是深得崔义珪的信任。

只要胡掌柜突然一死，那不就是提醒崔义珪，自己暗藏祸心吗？

届时，不仅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相反还会打草惊蛇。好不容易骗崔义珪进了局，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导致最后功亏一篑。

妈的！

郭业狠狠瞪了一眼张九斤表示着自己的不满，刚才自己还夸他智商见涨，大有长进。没成想这个时候又开始犯浑了。

显然，张九斤也感觉到了郭业的不满，讪讪笑了一声过后便退到了王八斤的身后，不再乱出主意。

王八斤见着张九斤乱出馊主意惹来郭业的不满，自然也不敢胡乱提议，只是低声提醒着郭业：“刺史大人，若是这姓胡的整日呆在粮仓那儿，可就见天都在那儿盯着了。届时咱们只要有所异动，他肯定会第一时间发现，然后向崔义珪通风报信去。”

郭业唔了一声点了点头，自言自语道：“是啊，真是忙中出乱，还有五天，崔义珪的所有银子就要到位了。这几天胡掌柜在那儿盯着倒是无所谓，只要你们说话做事都给我小心点，基本不会出什么大问题。本官担心的是最后一天。因为咱们之前跟盐帮有约，五天后的晚上他们的船只便会靠岸装载银子离去。万一卸银上船的中途让胡掌柜发现，肯定就会出大乱子。”

张九斤听完郭业自顾自讲话，嘴巴一痒不由又开口提议道：“大人，不如让陈郡丞配合一下，通知崔义珪将交割地点换一下，改成在江面上交割。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将银子运出扬州了。到时候崔义珪怕引起清河本家的怀疑肯定不方便出面，如果他让胡掌柜随行的话，咱就在押运银子的江上将这老小子喀嚓掉，咋样？”

郭业眉头一扬，意外地看了一眼张九斤，这小子自打古井巷张家之事过后，动不动就是杀伐果断，戾气越发重了。不过，他不得不承认，这次他说到重点了。

“好，听你的，就这么办！”

郭业点了点头一口应承了下来，然后冲两人交代道：“最后这五天是最关键的五天，你们一定给我盯紧了，不许出半点纰漏。至于姓胡的老鬼，姑且让他多活几天。这五天时间里，你们必须给我好吃好喝供着，哪怕当成祖宗一样供奉着也不能让他有半点怀疑。”

“得嘞！”

张九斤、王八斤纷纷点头，过后便转身离去。

翌日，清河崔氏又拨来银子进入扬州。

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

银子陆续到位，分批逐次进入粮仓。

直至第五天，总计九百五十万两银子全部到位。

最后的关头即将到来，只要过了今晚，明天就要进行最后的收官行动。

这一夜，陈集涛坐不住了，郭业淡定不住了，就连崔义珪也心里莫名发慌，火急火燎地从扬州银号赶来了仓库。

崔义珪连夜赶往渡口码头的粮仓，郭业一收到张九斤派人送来口信，立马飞奔前往了码头方向。

抵达码头进了粮仓之后，他见着崔义珪正带着胡掌柜在粮仓中巡视着，而后头张九斤、王八斤等人寸步不离，紧紧跟着。

一见郭业到来，崔义珪脸上又是忐忑又是兴奋地迎了上去，一边不断搓着手一边问道：“吴东家，前天陈郡丞突然派人来送信，说是将交割的地点改在江上，我怎么觉着有些心里发虚呢？”

郭业心里咯噔一下，眉头微微皱起，不过他面上还是保持着平静，轻声问道：“崔东家，这应该不是陈郡丞的意思，八成是那位郭刺史的主意吧？想必姓郭的刺史不想让人知道我们与官府之间的交易吧？”

崔义珪脸上一愣，不解问道：“这是为何？难道那位郭刺史还有其他想法不成？”

郭业刚要找个由头敷衍过去，崔义珪旁边的胡掌柜突然笑着冲崔义珪讨好道：“东家，八成是那位郭刺史不想让别人知道这瘦西湖的明码标价吧？千里做官只为财，兴许他想在这九百五十万两银子里头捞上一笔，然后再向上头谎称另外一个价格？”

郭业满心欢喜，这胡掌柜还真是及时雨！

随即，他笑着冲崔义珪说道：“崔东家，胡掌柜猜得一点都不错，我听陈郡丞略微说过此事。呵呵，这位郭刺史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啊，听说他当年在陇西为官之时就是出了名的敛财行家啊。凡是他在任的地方，都被他刮过地皮。不过这个咱们也能理解嘛，这年头哪个当官的不想捞点银子？官场险恶又肮脏，见怪不怪啦！”

经郭业和胡掌柜这么一说，崔义珪脸上的担忧之色缓缓褪去。

不过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的说道：“此次交割，崔某的身份太尴尬，委实不方便出面哇。但是我若是不出面的话，心里又老是有些发虚。嗨，说句不怕吴东家笑话的话，这辈子崔某也没干过这等大事啊，怕，有些害怕！”

郭业心里猛地一紧，莫非崔义珪还想亲自参与交割？不行，断然不行。

随即，他爽朗地笑了起来，指了指崔义珪身边的胡掌柜，说道：“崔东家这是有些杞人忧天了，明日胡掌柜不是代你出面参与交割吗？有我和胡掌柜在，哪里会出什么事情啊？莫非崔东家是信不过吴某？还是说放不下心胡掌柜啊？”

“不不不！”

崔义珪见着郭业误会，连忙解释道：“吴东家言重了。胡掌柜跟随我身边这么多年，我怎么会信不过他？至于吴东家您，那更是太见外了。这笔银子里头也有你的份儿不是？既然你我合作，那么自然是要坦诚相待才是，崔某怎么会不放心你呢？想多了，吴东家真的想多了。”

呼~

郭业暗暗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忽悠过去了。

随即，他冲崔义珪说道：“崔东家，今晚吴某和胡掌柜就在粮仓中过夜。明日一早，便率着手下人一起将这些银子装上船与官府在江面上交易，保证不会出什么纰漏。只要明天一交割完成，这瘦西湖的地盘就属于崔东家您的了。五年回本，十年便可赚得盆钵满盈，富可敌国。呵呵，届时我们需要仰仗崔东家的地方还多的是呢。胡掌柜，你说是吧？”

“啊？”

胡掌柜很是感激地看了一眼郭业，他认为对方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要给自己一个机会，一个在崔义珪面前立功的机会。

将来崔义珪不方便出面接手瘦西湖，肯定就会派一个自己人过去管理，而自己若是立下大功为崔义珪办妥了此事，那么这个派过去的人选就非自己莫属了。

当即，他连连点头，冲崔义珪附和道：“对啊东家，吴东家说得在理。我看东家心神不宁，应该是太过紧张了。不如您早些回去睡觉，等您明日醒来，说不定我与吴东家便与官府交割完成了。届时，小的自然会第一时间赶回银号，将瘦西湖的地契亲手奉到您跟前。”

郭业暗暗庆幸，幸亏这胡掌柜也是立功心切有自己小心思的主儿，不然的话还真是难缠。

随后，他顺着胡掌柜的话，向崔义珪说道：“崔东家，天色已晚，您还是早些回去睡觉吧。明日一早醒来，你便是瘦西湖的主人了。呵呵，到时候少不得又要忙活一阵子。”

胡掌柜又阿谀谄媚道：“是哟，东家少不得摆上几天流水席庆贺一番才是。”

“哈哈……”

崔义珪被两人说得心里一阵美滋滋，不由放声大笑了起来，随后重重地拍了一下郭业的肩膀，又冲胡掌柜看了看，笑道：“好，那明日就辛苦你们二人一趟了。明日我在扬州银号那边，等候着你们的捷报归来。”

郭业点头笑道：“放心吧，一切有我和胡掌柜呢。”

“东家，我送您出码头！”

胡掌柜有说有笑哈腰奉承不断地将崔义珪送出了粮仓。

郭业看着崔义珪与胡掌柜二人远去的背影，眼中透着厉色，嘴角挂起弧弯冷笑道：“还尽想着美事，哼，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明日一过，有你崔义珪哭的时候！至于清河崔家，经此一役即便打不垮，那也是伤筋动骨了，崔鹤龄那老小子怎么着也要呕血数月了吧？”



## 第833章从天堂到地狱

漫长而又令人备受煎熬的一夜，终于过去了。

曙光初现，天色微亮朦朦胧胧，运河江面上笼罩着重重晨雾，几艘风帆扬起的大船徐徐靠近渡口码头。

盐帮的船，到了！

当然，在睡眼惺忪的胡掌柜看来，这是官府派来运载银子去江上交割的官船。

因为他赫然看见陈郡丞就在船头之上站着，而陈郡丞身边站着的那位就是身穿铠甲的将军，恰恰就是他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折冲都尉府果毅都尉刘振轩。

两人的身后有百来号人排着方阵，正是折冲都尉府的府兵。

胡掌柜见罢之后面露会心一笑，冲着身边的郭业乐道：“官府的人还挺心急，居然这么早就来了。”

郭业嗯了一声，冲着身后的张九斤、王八斤两人大手一挥，高声喝道：“你俩速速叫手下人搬抬银子上船，不要误了与官府交割的时辰。”

胡掌柜见状，有样学样也冲着自己带来过了的十几个伙计扯着嗓门喊道：“你们也别闲着，赶紧去帮衬帮衬吴东家的人，速速搬抬银子上船，不要误了咱们崔东家的大好事儿。”

两人相继一声令下，手下人便纷纷开始忙活起来，将粮仓中囤聚的银子陆续朝着几艘大船上搬抬过去。

约莫用了近两个时辰，粮仓中的所有银子都被分别转移上了几艘江船上。

此时雾霭早已散去，临近日上三竿之时。

郭业与胡掌柜带着一干人等登上了陈集涛所在的船只，随后在刘振轩的敕令下，江船离岸，缓缓开向江中方向。

随着江船远离岸边，随着江船而动，人心也在动。

郭业这边一众人自然是将胸口最后一颗大石稳稳落地，银子到手便是一切皆已尘埃落地，众人脸上纷纷露着不予言表的会心微笑。

而胡掌柜呢？

自然也是在一旁傻乐，一边吹着扑面的江风，一边做着春秋美梦。他正想着交割一完成，将瘦西湖的地契面呈崔义珪跟前之时，东家会如何犒赏于他。

当然，也想象着将来由他出面接管的瘦西湖一带，将会是如何的繁荣昌盛，如何的日进斗金……

与胡掌柜一样做着春秋美梦的，当然还有远在扬州银号的崔义珪。

崔义珪昨夜兴奋过度一夜未睡，双眼熬成通红的兔子眼，愣是坚持到现在还没有半点困倦之意。

在江船离开码头的一刻钟之前，他还在银号的前厅见到了胡掌柜派回来的一名伙计。

这名伙计带来了胡掌柜的口信：银子装船，即将离岸，前往交割，静待佳音。

听完伙计带回来的口信之后，崔义珪那个心情是更加地美了，二话不说

让银号里的伙计们打烊关门，并在银号外头张贴了大红喜报，上书八个大字：

东主有喜，今日歇业。

打发走了所有的伙计之后，崔义珪这厮翘着二郎腿自得其乐地坐在椅子上哼着小曲儿，想象着即将到手的瘦西湖，想象着五年回报，十年赚得盆钵满盈，富可敌国。

一时间，崔义珪整个人都痴了……

眼神迷离，双颊泛着红潮，一呼一吸气间，愣是不由自主地淌起了哈喇子。

他心中默默呼喊，十年，只要给我崔义珪十年的时间，我凭着聚宝盆一般的瘦西湖，定能在扬州重塑一个扬州崔氏。

清河本家又如何？

我崔义珪乃是旁系子弟又怎样？清河那些直系子弟瞧不起我，鄙夷我，欺压我，又能怎样？

十年之后，我定能在扬州重塑一个大家族，与清河崔氏分庭抗礼。

届时，我看谁还敢瞧不起？背不住清河本家那边还会巴拉巴拉地跑过来讨好我，拉拢我呢吧？

这就是崔义珪心中最大的野望！

“哈哈……”

崔义珪胸中豪气一燃，顿时放声大笑了起来，频频拍打着交椅两边的扶手，摇头晃脑赞道：“时势造英雄，老天待我不薄啊！”

时间，缓缓而逝，如沙漏静静流淌而过，转眼间，到了正午时分。

一名伙计突然从后院窜进来前厅，冲崔义珪招呼道：“东家，到饭点儿了，该用午饭了！”

崔义珪这个时候正等着胡掌柜传来佳音，哪有心思吃饭？

随即，挥挥手有些不耐地说道：“你们去吃吧，本老爷不饿！”

伙计哦了一声，立马转身退了下去。

等啊，等啊，等啊等……

崔义珪始终不见胡掌柜的音讯传来，就连一个提前回来传捷报的伙计都没有。

莫名地，崔义珪一人在前门紧闭的前厅中呆的有些烦躁不安起来，他从椅子上刹然而起，来回在前厅中焦躁地踱步着，口中念念有词道：“怎么还不回来？莫非中途有所耽搁？还是说胡掌柜与吴茂才他们二人……”

“不会的！”

崔义珪狠狠甩了一下头，将突然萌生出的这个不详念头使劲挥出了脑子，自己说服着自己道：“不会的，就算这个姓吴的有鬼心思，但是胡掌柜绝对不会背叛我。他是我身边的老人，跟随我这么多年，又是我一手提拔而起，怎么可能会出卖我？若是连胡掌柜我都信不过，天底下我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不会……不会的，绝对的不会的。应该是中途有所耽搁！”

想通之后，崔义珪躁动的心缓缓趋于平静，重新坐回了交椅之上，双眼巴巴地瞪着紧闭的前门，等待着胡掌柜归来的拍门之声。

等待的时间甚是难熬，因为昨晚通宵未睡的缘故，午后的困倦之意也缓缓袭来。崔义珪哈欠连连，不知不觉间，靠在交椅上竟然睡着了。

这么一睡，就是一个大中午过去了。

咚咚咚~

一阵响声将崔义珪惊醒过来，他猛地从交椅上窜立起来，正要去打开前门迎接胡掌柜的归来。

可谁知声响是从后头传来，原来是一名伙计从后院跑进来，小声喊道：“东家，该吃晚饭了！”

显然，此时已近黄昏，到了晚饭的光景了。

崔义珪见着胡掌柜迟迟未归，无名之火突然而起，冲着那名伙计厉喝道：“吃吃吃，吃你娘的蛋，就知道吃，老子养你们就是为了吃吗？滚，滚下去，老子不吃！”

这名伙计被臭骂一顿遭了无妄之灾，自然悻悻然地退撤了下去。

若是将这昏暗的前厅点起灯火的话，崔义珪现在的脸色肯定是极其难看，只听他嗓门儿带着颤音地自言自语道：“莫非，真出事儿了不成？不然的话，胡掌柜不可能到现在还迟迟未归啊？”

出事儿了？

八百万两纹银打了水漂？

还是说那姓吴的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

不会的~！

崔义珪再次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因为那日狮子头酒楼的晚宴上，陈郡丞和郭刺史不可能作假啊，那是可是真真儿的呀。

咚咚咚~

胡思乱想间，一阵仓促的脚步又从后头响起，显然又是后院来的伙计。

崔义珪二话不说扭头就是痛骂：“有完没完？要跟你多少遍才明白，老子不饿不想吃！！信不信老子现在就让你卷铺盖滚蛋？”

这名伙计显然不是之前招呼他吃饭的那个伙计，而是一张生面孔。

这名伙计却浑然没有理会崔义珪的怒骂，而是满脸惧色，浑身带着寒栗地凄厉喊道：“东家，刚才码头渡口那边有人传话，说是在岸边发现了胡掌柜和咱们银号伙计的尸首，让……让咱们派人过去收尸！”

“什么？”

崔义珪身子摇摇欲坠，嘭的一声，双腿一软整个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此时此刻的心情，俨然瞬间从天堂到了地狱，一片阴霾与惊恐。

不过他浑然不知疼痛，大声尖叫问道：“你是说胡掌柜他们全死了？”

伙计嗯了一声，不敢再正视崔义珪一眼。

“快，快，快扶本老爷起来……”

崔义珪惊惧得双腿根本一点力气都使不上来，伸手让那名伙计将他扶起，然后哆嗦着嘴唇颤声道：“备车，去……去……去刺史府，现在就去刺史府……”

## 第834章装傻充愣陈集涛

华灯初下，一更时分，宵禁鼓声隆隆响彻扬州城中。

崔义珪让人驾车一路横冲直撞抵达扬州刺史府外，一番吵闹口口声声嚷嚷着要见郭刺史，却被几名衙役以衙门夜里不办公为由，强行给挡在了大门之外。

不过外头吵闹的动静还是惊扰到了里头，正当崔义珪万般沮丧万念俱灰之余，突然里头跑出一名衙役，通传道：“听闻扬州银号的崔东家来访，郡丞大人特意让小的出来延请！”

说罢，伸手示意请了一下。

一听陈郡丞有请自己，崔义珪立马又活了过来，抖落了一下衣裳，恶狠狠地剜了一眼刚才阻拦他的几个衙役，冷哼一声，啐道：“狗眼看人低的东西，本老爷早就说过认识你们陈郡丞，认识你们郭刺史，哼！”

啐罢，便大摇大摆地自顾走进了府衙大门。

他被那名衙役带到了前院公堂旁边的一处花厅里，厅中点着数盏烛台，将花厅照映得格外亮堂。

那名衙役冲崔义珪交代了一声：“崔东家请坐，稍等片刻，我这边去请我郡丞大人。”

“喂，你们家郭……”

崔义珪本想叫住那衙役，让他将郭刺史也一并请来当面对质，毕竟当初在晚宴上，姓郭的刺史可是当面锣对面鼓的跟自己敲定了瘦西湖的价码。

可惜话未说完，那名衙役已经飞奔出了花厅。

不约一会儿，郡丞陈集涛便在两名衙役的护卫下，进来了花厅之中。

今天的陈集涛穿戴格外正式，头戴雁翅帽，身穿绿袍官衣，脚蹬乌皮靴。一副办理公务接待城中士绅的样子。

而且从他进来花厅的那一刻起，他的脸就没有崔义珪想象中那般熟络地笑起，相反一板一眼仿佛不认识自己一样。

崔义珪走到陈集涛跟前，低声问道：“陈郡丞，今早江上交割出了何事？怎么我家胡掌柜和手下的伙计都丢了性命，飘尸到了岸边？”

陈集涛突然面露疑惑地看着崔义珪，浑然不知一般地不解问道：“什么江上交割？你是扬州银号的崔东家是吧？你放心，贵银号的胡掌柜和数名伙计之死，本郡丞已经派人去查了，过些日子就会有结果出来。”

说着，陈集涛脸色微微转愁，低沉地叹道：“唉，人死不能复生，还望崔东家节哀顺变才是。”

“什么？”

崔义珪脸色巨变，仿佛见了鬼一般地看着陈集涛，尖叫道：“陈郡丞，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想矢口否认崔某与你们扬州刺史府的交易吗？”

陈集涛闻言立马拉下脸来，眉头紧皱脸色阴沉地看着崔义珪，喝道：“放肆！崔东家，本官跟你相识吗？”

“什么？”

崔义珪这下更是懵圈了，又气又恨地叫道：“陈郡丞，你居然装作不认识我？我与你足足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我出五千两银子跟你购买内幕消息，第二次是在狮子头酒楼的雅间儿里商谈购买瘦西湖之事。那天，我与吴茂才

吴东家，还有你们扬州府衙的郭刺史同坐一桌，敲定了扬州瘦西湖这块地盘的价格。怎么？陈郡丞，你莫非想抵赖不成？”

“放肆！”

陈集涛又是官威怒放，大声喝道：“满口胡言乱语，本官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扬州府下辖各县走动，今日下午才堪堪回扬州。哪里会有时间跟你见过两次面？崔东家，你居然诬陷本官收受贿赂，就不怕扬州府衙治你的罪吗？至于你说得瘦西湖出售之事，更是子虚乌有，本官闻所未闻，你可莫要胡言乱语才是。”

“不，不可能！”

崔义珪见着陈集涛不仅装作不认识自己，更是矢口否认买卖瘦西湖之事，心里的怨愤可想而知了。

只见他突然逼上前去，跟发了疯一般地双手抓住陈集涛的肩膀，不断拉扯着陈集涛身上的绿袍官衣，红着双眼大声叫嚷喊道：“放屁，你明明就认识我，你明明就跟我谈过瘦西湖出售之事，现在居然统统不承认？姓陈的，你还我银子，还我八百万两，还我九百五十万两雪花银子，你就是个骗子，我跟你拼了！！”

“放肆！”

“作死！”

陈集涛身后的两名突然上前，强行将崔义珪推搡开来，一人一边将他架住，让他半点无法动弹。

崔义珪不断挣扎扭打，嘶声喊道：“姓陈的，你个骗子，还我银子。”

陈集涛满脸无辜，无辜中带着丝丝被侮辱而感到愤怒的神色，随后他大袖一挥，喝骂道：“疯言疯语，本官懒得与你一般见识。你说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崔义珪见着陈集涛还在装蛋装孙子，那就更加气急败坏了，不过还是连喊带骂地将事情的始末统统讲了出来。

最后，他怒目圆睁地歇斯底里喊道：“你们肯定在江上见财起意，谋害了我银号的胡掌柜和伙计，然后将银子吞没占为己有。姓陈的，快些还我银子！！”

陈集涛哀哀叹息一声，用同情的眼光看着崔义珪，摇头说道：“崔东家，看来你是被人设局给坑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那位姓吴的合伙人应该就是罪魁祸首。”

“吴茂才？”

崔义珪下意识念出这三个字之后，整个人陡然冷静了下来，江边除了胡掌柜和自己银号伙计的尸首，别无他人。

而吴茂才，还有他手底下如影所以的那两个伙计，还有他那百来号负责守粮仓的伙计，到现在都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莫非问题出在这个吴茂才身上？

但是他猛然又想起眼前这个陈郡丞，自己明明就跟他见过两次面，哪里会认错？

难道陈郡丞和吴茂才狼狈为奸，都是一丘之貉？

他立马反应了过来，开口怒骂道：“陈郡丞，你别想糊弄我，吴茂才是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但是你也脱不了干系。不然的话，你怎么会卖我消息，又

怎么会在狮子头酒楼赴宴？”

“混账！”

陈集涛骂道：“你凭什么就一口咬定本官参与其中？本官一直都在辖下各县走动。而且这世上容貌相似之人多如牛毛，保不齐就是那姓吴的大骗子找人假扮成我，骗你入瓮啊，蠢货！”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崔义珪虽然心中有所动摇，但是还是不敢相信，仍旧摇着头连连说着不可能。

突然，他想起当日狮子楼晚宴上的情景，立马喊道：“对，你们郭刺史我也见过，就在狮子头酒楼的晚宴上，你敢让他出来与我对质否？”

陈集涛又是一摆手，沉声喝道：“放肆，刺史大人日理万机，岂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

崔义珪摇头叫嚷道：“不，我要见你们郭刺史，现在就要见到你们郭刺史！”

“刺史府衙内吵吵嚷嚷成何体统？”

突然，花厅的后头的珠帘被人掀开，走出一名身穿紫袍的官员，冲着崔义珪喝问道：“远远就听见你在嚎丧，是你要见本刺史？”

来人正是郭业。

可崔义珪一见到郭业出来，立马止住了吵闹，一副夜路撞见鬼一般的惊恐样子，哆嗦着嘴唇断断续续喊道：“你……你……你是吴茂才？？？”

郭业也是一副浑然不认识崔义珪的模样，自顾走到堂上坐了下来，翘起二郎腿不屑地冷哼道：“你他妈才是吴茂才？谁是吴茂才？莫非你认识本刺史？”

“你……你……是……难道……你不是？”

一时间，崔义珪的脑子一阵混乱，不仅口齿不清，还言不达意起来。

## 第835章替我问候你们家主

“放开他！”

郭业冲那两名架着崔义珪的衙役一挥手，示意道：“这里是刺史府衙，难不成还怕他一介草民作乱不成？放开他！”

“喏！”

两名衙役收到郭业的命令，立马松开手劲解除了崔义珪的束缚。

崔义珪一得到自由，立马飞奔到了郭业跟前，左右端详起郭业的样貌来，霎时惊得合不拢嘴。

今晚的郭业也跟陈集涛一样，穿戴得格外正式，官衣官帽一身紫袍，腰间玉带还悬着一个银鱼袋，神情肃穆看似不苟言笑。

崔义珪站在郭业近前，伸出手来不断指点道：“你……你……就是那个骗我好惨的蜀中客商吴茂才，化成灰我也认得你，你个狗日的骗子！”

啪的一声，郭业甩手打掉了崔义珪的指指点点，声音冷冷地说道：“扬州银号的崔东家是吧？你刚才跟陈郡丞说的话本刺史已经在后头听得一清二楚。本官姑且念你受人所骗损失惨重，以至于心神错乱，所以不与你一般计较。但是你若再这般不分上下尊卑，没了规矩，可就别怪本官翻脸无情了，哼！”

“不，你不是郭刺史，你就是设局骗我的吴茂才！”

崔义珪又是连喊带骂地嚷嚷道：“你纵是化成灰我也认得。扬州刺史郭业我见过，虽然你们年纪相仿，但根本不是你这般模样。”

“笑话！”

郭业冷笑连连，指着自己的紫袍，指着自己的银鱼袋，问道：“本官用得着冒充吗？若本官是假冒的，还敢堂而皇之地在这儿府衙里晃悠？我看你真是猪脑袋，活该被人骗了这么大一笔银子！”

崔义珪被郭业这般毫不留情地讽刺羞辱，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却又被郭业说得无言以对，连最后一点反驳的理由都没有。

郭业见状，又是语气一变话锋飞转，说道：“不过本官不与你一般见识。对于你的遭遇，本官深表同情。但是你放心，本官身为扬州刺史，一地父母官，对于追查骗子责无旁贷。而且本官也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冒充本官与陈郡丞，在外头招摇撞骗。哼，一经捉拿归案，定会重判，决不姑息！”

崔义珪见着郭业贼喊捉贼，满嘴跑火车，尽在颠倒是非黑白，偏偏又无言反驳，因为他连一丁点证据都找不到。

胡掌柜和自己的伙计死了。

陈郡丞装傻充愣，吴茂才又是姓郭的贼子假扮，自然更不会承认。

偏偏自己曾经在狮子头酒楼见过的那个假刺史，如今竟然人间蒸发了一般，没了踪迹。

这就是一个骗局，一个环环相扣的局中局！

崔义珪已经很清醒地意识到，从姓郭的假扮蜀中客商吴茂才开始接近自己之时，这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就已经开始在悄无声息地展开了。

对方恰恰就是看中自己的贪得无厌，才会对症下药得到了自己的好感与信任。

偏偏自己又是野心庞大，妄图凭着拿下瘦西湖发展壮大，另立崔氏，与

本家分庭抗礼。野心作祟之下，失去了往日的理智，一步堕入深渊。

真是一步错，就是步步错啊！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崔义珪冷静下来过后，也敛去了躁怒的情绪，他知道现在无论是姓郭的还是陈的，除了装傻充愣之外，绝对不会承认的。

自己又苦于没有真凭实据来指证二人就是此番连环骗局的罪魁祸首。

栽了，这个跟头栽得已经永远也爬不起来了。

他现在满脑子想得已经不是如何向郭业讨要回这笔银子，而是如何逃过本家那边的责罚了。

崔氏家法，历来无情。

自己此番白白害得本家那边损失了将近八百万两纹银，纵是死罪可免，但活罪也难逃。

罢了，是生是死，听天由命了，现在速速赶回清河，将这边的事情原原本本禀报家主吧。兴许还能免过一难。

随即，崔义珪突然死死地盯了郭业一眼，冷哼道：“骗子，你竟敢挑衅清河崔氏，你就等着本家那边的猛烈报复吧！”

说罢，转身即走，连停留片刻的心思都没有。

人刚走出花厅门槛儿，郭业突然叫住了崔义珪，声音有些跳脱地喊道：“崔东家，且留步！回头替问候你们崔氏家主崔鹤龄，并转告他，我郭业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吃的，吃多少你就得给我连本带利吐多少出来。若是崔鹤龄还有什么不服，让他尽管放马过来，我在扬州等着他。因为，我郭业专治各种不服，哈哈……”

崔义珪的双肩猛地一颤，他自然知道郭业话里暗指着什么，无非就是报复之前本家那边劫走扬州盐税之事。

瞬间，所有的前因后果统统明了，原来一切都是为了劫走盐税而设局骗我。唉，我真是利令智昏，让一时得意而迷晕了头啊！我怎么连这个都没想到呢？

随即，崔义珪没有回头，也没脸回头，身形狼狈地跑出了花厅，朝着府衙外跑去。

他行色匆匆，必须赶在今晚出城，迅速返回清河本家，向家主崔鹤龄如实回禀这边的情况。

崔义珪一走，陈集涛一直板着的脸色顿时松垮了下来，冲着郭业哈哈笑道：“大人，这事儿成了。不仅将之前被劫走的盐税夺回，还平白赚了好几百万两。天啊，刺史大人真是生财有道哇，服了。下官服了！”

郭业摆摆手，笑道：“明仁，明日天亮你便通知刘振轩，让他亲自带队押运银子进长安。咱们必须要尽快将长乐坊大钱庄拆借来的银子还掉，连本带利地还掉，老拖欠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

陈集涛自然也是应允不已，拆借这么一笔巨款，多耽搁一天就多一天的利息，任谁也负担不起。

紧接着，郭业特意叮嘱道：“你让振轩从折冲都尉府多带些人马，还有跟陈浪的盐帮借些人手来，必须安全地将银子押运进长安城中。不能再像上次那般中途被人摘了桃子了。”

陈集涛点头道：“大人放心，前车之鉴岂敢忘怀？下官定会交代刘都尉



的。”

郭业嗯了一声，不忘补充道：“还有，让振轩回来的时候，将关鸩那倒霉蛋给我带回来。他好歹是盐运衙门的盐运使，离了他谁负责扬州盐税一事？”

陈集涛心里虽然很是鄙夷关鸩的办事无能，但也很是艳羡刺史大人对关鸩的宠信，犯下这么大的错，居然连句责骂的话都没有，嫡系就是嫡系啊，只有羡慕的份儿。

打发走了崔义珪，又交代完陈集涛之后，郭业这才有些倦意地展臂伸腰，叹道：“唉，这些日子一直都忙着这件事儿，一直冷落了我家夫人。明仁，从明日起，扬州府衙这边的大小事务尽交于你处理，我带着夫人在扬州近郊好好游山玩水一段时日。”

陈集涛一听，郭业这是第二次将扬州府衙的大小事务交给自己打理了，特别是刚刚艳羡完关鸩的嫡系待遇，顿时他心中不免涌出一阵感动，生出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心思来。

夜已深，两人小议一番过后便道别，郭业返回后院前去就寝歇息。

翌日用完早饭，他便带着吴秀秀，还有张九斤、王八斤这两个活宝，驾着马车出游赏玩而去了。

.....

.....

七天后，崔义珪日夜兼程，又是走水路又是走陆路，终于从扬州返回了河北道清河县。

此时的他一路风尘仆仆，昼夜不息地赶着路，回到清河县之时已是极其的狼狈不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跟沿街乞讨的叫花子没什么两样。

他在清水县城熟门熟路，很快便辗转来到了崔家正房一脉崔鹤龄的宅邸大门前。

跟平日一样，都是大门紧闭，连个看门的仆役都没有。

崔义珪踉踉跄跄地跑到大门前，很是疲累地趴在大门上，单手一把抓住大门上的铜环，仓促地叩了起来。

啪，啪啪啪.....

“快，快快开门，我要见家主，扬州银号崔义珪求见家主哇！”

## 第836章清河崔氏

过了一会儿，崔府大门徐徐从里头打开，崔义珪朗朗跄跄地奔进了府内，如愿以偿见到了家主崔鹤龄。

一见到崔鹤龄，他便立马叫天喊地嚎啕大哭起来，一边哭着，一边哽咽着将扬州之事断断续续道了出来。

崔鹤龄乍闻之下，整个人顿时窜立起来，如遭雷击般站着久久不语，满脸尽是震骇之色。

沉默了半晌，久久不语的崔鹤龄终于开口说话了，第一句话便是带着不可置信的口吻，冲崔义珪问了一句：“八……八百万两银子，全让你……你……弄没了？”

崔义珪早就料到家主会有此反应，自然装出一副无辜受害者的模样，抹这眼泪儿哀鸣道：“家主啊，都怪我猪油蒙了心，尽信了郭业那奸贼的连篇鬼话。枉他身为扬州刺史，朝廷命官，却干得尽是这些鸡鸣狗盗的龌蹉事。当日，他乔装打扮成蜀中客商，操着一口的蜀中方音……”

缓缓，崔义珪又将郭业是如何假扮蜀中客商吴茂才，如何凭着几桩小买卖骗取自己的信任，逐一翔实地道了出来。

崔鹤龄越是听着，脸色越是阴沉，眉头更是拧成了一个大疙瘩，心中恨恨想道，看来姓郭的真是冲着我们崔家来的。

崔义珪这边讲到尾声，不忘将郭业让他带回的那句话喊了出来，道：“家主，姓郭的让我问候您一声，并让我转告您，他郭业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吃的，您吞下去多少，就要连本带利给他吐出多少来。呃……家主，我真是冤啊，冤啊，呜呜呜……”

崔鹤龄听完郭业让崔义珪带回来的话之后，瞳孔猛地一缩，脱口喃喃道：“原来姓郭的已经猜出是我们崔家劫走了盐税啊？他如此大费周章地挖坑设局，环环相扣，就为了从扬州银号这边找补回被劫走的盐税。呵呵，了不起，真是年少了得。长孙无忌一点都没说错，若干年后，这厮必将成为整个关陇世族的心腹大患，必先予欲除之而后快才是。”

说着，他脸上有些阴晴不定起来，看着跪在地上跟条死狗一样的崔义珪，暗暗叹道：“为什么我们崔家尽出这些没用的废物？为什么就不能出个与郭业一般的后起之秀呢？唉，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现在看来，吾弟鹤年家的义真侄儿，也是死于郭业手中无疑了。”

心中惋叹一番后，崔鹤龄冲崔义珪招招手，示意道：“起来吧，这事儿并不能全怪你！”

崔义珪闻言如蒙大赦，自己犯下如此大错而家主竟然并不责怪惩罚自己，显然躲过了一劫。他差点喜极而泣，赶忙从地上爬了起来，来到崔鹤龄跟前，讪媚道：“家主，我再也不会犯这等错误了，下次一定不会再中郭业狗贼的奸计了。”

“你还想有下次？”

崔鹤龄听着崔义珪这话，没来由的心中一怒，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冲着门外喊道：“来人！”

话音落罢，客厅外头闯进来几个虎背狼腰的崔府护院，正当崔义珪怔怔发傻之余，崔鹤龄突然冲那几个护院一指，喝道：“将崔氏不肖子孙崔义珪给

我拿下！”

轰～

几个护院一拥而上，虎扑飞奔，电光火石间便将崔义珪给牢牢制服住了。

崔义珪身子无法动弹，但嘴巴却未堵上，满脸惊骇慌乱地嚷嚷道：“家主，家主，你……你……这是要做什么？”

崔鹤龄不屑地瞥了一眼崔义珪，冷声道：“做什么？混账，你平白让清河崔氏亏损了八百万两纹银，直接让家族伤筋动骨几年之内无法恢复元气。哼，你还有脸问我做什么？你这种废物，留着又有何用？这么多人去死，你怎么还活着？废物，废物！！”

崔鹤龄越骂越来气，嗓音越发地高昂起来，狠狠甩了一下衣袖，冲着几个护院勒令道：“将这中不用的废物拖下去，执行家法，乱棍打死，以儆效尤！！！”

“喏！”

“不要，不要，家主饶我一命啊，饶我一命啊！”

崔义珪如死狗一般被强行拖了下去，身子不断挣扎扭打，声色俱厉地不断冲崔鹤龄求饶着。

“等等！”

就在崔义珪被拖到客厅门口之时，崔鹤龄突然又传来一声疾呼，阻道：“明天便是崔氏祭祖之日，不宜动刀，杀你不详。哼，算你运气，暂且留你一条狗命。”

崔义珪鬼门关前走一遭，已经吓得面色惨白，双腿发抖幸好有人拖着，不然的话肯定趴在地上无法爬起。

崔鹤龄走到他跟前，冷道：“明日的祭祖之日你便不要参加了，今天就给我启程出发前往辽东。我们崔氏在辽东与高句丽人互有买卖往来，我让你在那边戴罪立功。若是在那边你还办砸了差事，你也别再回崔家了，直接买把好刀将自己了结掉算了。”

崔义珪一听辽东，立马想起了天寒地冻，冰封千里，心中哀道，看来繁花似锦的扬州是回不去了，不过前往辽东这种极寒之地去受罪，总比被乱棍打死执行家法要强。

随即，他口中不断感恩戴德地泣泪道：“多谢家主，多谢家主，我一定戴罪立功，一定不让家主失望！”

崔鹤龄冲那几个护院摆摆手，示意他们将崔义珪松开。

然后又看了一眼崔义珪，只是厌恶地挥了一下手，便转身返回了客厅当中，不愿再与他多说一句话。

崔义珪自然见好就收，不敢多做停留，万一家主突然又变了主意要将自己开刀问罪，那就哭都没地方哭了。

随即，他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忍着双腿微微颤抖，连滚带爬地朝着大门外方向落荒跑去。

崔鹤龄坐回堂首的太师椅上，看着崔义珪的狼狈身影，不由一阵黯然伤神，叹道：“这种废物杀之又有何用？难不成还能挽回八百万两纹银的损失？唉，一代不如一代，百年之后又有谁能保我崔氏繁荣昌盛？”

叹息一声过后，突然客厅外头匆忙走来一名中年文士，长得与崔鹤龄有

几分相似。

此人一进客厅，就一脸怒气地冲崔鹤龄嚷嚷道：“兄长，我听说郭业在扬州骗了我们崔氏八百万两纹银？好，好好好，杀子之仇不共戴天，骗财之恨不可消弭，正好新仇旧恨一起了结。兄长，请让我带人跑一趟扬州吧！”

来人正是丧命扬州的崔义真之父，清河崔氏的二老爷崔鹤年。

崔鹤龄看着弟弟怒气冲冲而来，不由哑然苦笑一声，道：“老二，原来你一直都在外头偷听啊？”

崔鹤年拱手一礼，道：“兄长莫怪，鹤年没有别的心思。请兄长让我带人跑一趟扬州吧。”

“老二啊老二，义真之死我也感到惋惜！”

崔鹤龄摇了摇头，叹道：“但是没有真凭实据，你能拿郭业如何？就好比这次设局骗取我们八百万两银子，都是他精心设置的骗局，岂会那么容易授人以柄？你跑一趟扬州又能怎么样？又能拿他如何？蛮干莽撞可不是我们崔氏的行事作风啊。再说了，前些日子长孙大人传来口信，如今礼部尚书李纲年事已高，圣上已经恩准他乞骸骨致仕了。只要他一退，礼部尚书的位置就空悬出来。长孙大人、房中书他们一致推荐你出任此职。这个时候，你若是在扬州闹出一点动静出来，岂不是让虞世南、孔颖达等人抓住了话柄？”

崔鹤年一听兄长说起这个事情，暴躁的心情顿时冷却了下来，恨声骂道：“先是吾儿丧命，再是崔氏损银八百万贯，难道就这么白白便宜了此獠？”

“不会的，关陇世族，同气连枝。崔氏受辱，其他门阀岂能坐视不理？”

崔鹤龄冷笑一声，说道：“老二，明日的祭祖之礼由你替我主持，为兄可能今天就要启程出发了。”

崔鹤年一怔，问道：“兄长意欲何往？”

崔鹤龄道：“长安！”

## 第837章长安来信

风平浪静了将近半个月过后，郭业携吴秀秀返回了扬州府衙。

这半个月里小两口玩遍了扬州附近的名胜古迹，逛遍了扬州下辖各县，玩得好不痛快。

郭业返回府衙之后的第一件事情，自然便是将陈集涛找来，问询了一番他不在刺史府坐镇之时的情况。

当陈集涛告诉郭业一切风平浪静相安无事之时，他不由一阵纳闷，嘀咕道：“还真是奇了怪了哈？都说打了小的，必会出来老的。咱们这次坑了崔家这么惨，崔鹤龄竟然不为所动？”

突然，他猛地想起崔义珪这个倒霉蛋来，便又开口询问道：“对了，崔义珪如今怎么样了？”

陈集涛一听崔义珪三个字，不由哈哈乐道：“大人可别提他了，听说这厮虽然躲过了一劫，却被崔鹤龄发配前往了辽东，那地方天寒地冻的，崔义珪去那儿可就遭老罪了。不过算他运气好，至少没让崔鹤龄一怒之下将其执行家法处死。”

郭业本身并不待见崔义珪，相反很是反感这个贪得无厌欲壑难填的家伙，一听他落得这般下场也懒得再去理会。

随后，他又问道：“那扬州银号呢？崔家又派了谁来主事？”

陈集涛摇了摇头，道：“关了，彻底关张了，就连银号的那些伙计都被召到杭州府那边去了，听说是要在那边重新折腾银号的事情了。”

郭业哦了一声，也就不再追问。毕竟杭州不是扬州，崔家爱怎么折腾那是崔家的事儿，他这个扬州刺史就是想揍和也是鞭长莫及。

“对了，大人，你不在的这些日子，仲达兄从长安那边派人送来口信。”

陈集涛见着郭业有些神游外物，不由出口提醒了一声。

“哪个仲达兄？”

“陈康陈仲达啊。”陈集涛哑然失笑，打趣道，“大人，我看你这些日子真是将心思玩野了，居然连仲达兄是谁忘记了。”

郭业立马尴尬地拍了拍额头，汗颜道：“嗨，是他啊？自打我赴任扬州，而他接任了国子监司业之后，大家都是各忙各的，鲜有书信往来啊。惭愧惭愧，哈哈……”

大笑一番后，郭业顿时来了精神，不过有一点他很奇怪，不由问道：“陈康干嘛放着好好的信不写，却派人送来口信？这可不像是他的行事风格啊？”

陈集涛低声道：“前来扬州送口信之人的确是仲达兄的人，这点毋庸置疑，下官能够肯定。前年我在长安的时候曾在仲达兄府上盘桓数日，而送口信之人正是他府上的管家。他此番之所以让人传口信，而不是给大人写书信，那是因为事出有因。”

郭业轻哦一声，暗暗揣测道，莫非还是什么不宜落入他人手中的消息不成？

随即，他追问道：“陈康让他的管家来扬州找我有何事？”

陈集涛压低了嗓音，说道：“仲达兄让人传来口信，前些日子礼部尚书李纲上书请奏圣上，以自己年事已高为由奏请乞骸骨致仕，而且圣上也已同意。”

礼部尚书李纲要退休？

郭业猛然想起李纲这人的过往，因为曾任隋唐两朝三任太子的老师而扬名，也正是因为教授过学问的太子最后都没有好下场，而博了一个“太子杀手”的称好。

今年已是贞观五年，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李纲这个年纪的确没有几年活头了。

不过好在他退休之后没过几年就去世了，没有赶上太子李承乾谋反这桩大案，不然的话他这个太子老师肯定晚节不保。

但是郭业纳闷了，他跟李纲没什么交情，也不是同一个阵营，严格说起来李纲的儿子，当年同为国子监书学班的李家三胖子，还跟自己不对付。李纲退休关自己鸟事？陈康还特意派人来送口信，这不是小题大做吗？

陈集涛见着郭业一脸狐疑，俨然猜到了郭业的心思，立马提醒道：“大人，仲达兄让人送口信之意当然不会那么肤浅，他是在知会大人您，李纲如今致仕，那么礼部尚书之位就空置了下来。礼部尚书虽然手中没有什么实权，但好歹也是六部尚书啊，大人。难道您就不想争取一下？”

郭业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个缘故啊。

不过不是他妄自菲薄，而是他自家知道自家事儿，凭他的资历和出身，想要现在出任礼部尚书一职，无异于痴人说梦，首先李二陛下就过不了关。

礼部，有着替朝廷，替皇帝，替圣人教化天下之责，光他郭业“不学无术”这四个字的金字招牌，就甭想去争取礼部尚书这个位置。

不然的话，陈康都派人送来口信提醒自己了，而虞世南和孔颖达那边怎么迟迟没有动静？

显然这两位老大人比陈康考虑得要周全。

礼部尚书！

郭业摇了摇头，苦笑道：“听着是挺诱人，不过我嘛，呵呵，还是算了。我想虞世南和孔颖达两位老人在长安那边自有筹谋。”

陈集涛听着郭业不愿意去争取，脸上多少有些可惜，暗自摇了摇头，叹息道，看来多读点书是有好处的，可惜了郭刺史这般好前程了。

这时，郭业突然惊呼一声，问道：“跟你聊着聊着，差点忘了另外一件事儿，刘振轩刘都尉押运银子回来否？”

陈集涛道：“回来了，比大人您早回了三天。大人且放心，刘都尉已经将银子顺利押解进长安，交付给了长乐坊大钱庄。”

郭业点头赞道：“好，那叫好。明仁，你去将振轩给我找来。”

陈集涛哦了一声，返身就出了花厅去寻刘振轩。

刘振轩这个时候应该在离刺史府相隔不远的都尉府坐班，约莫过了半个时辰，陈集涛领着刘振轩重新进了花厅。

进来花厅，刘振轩就笑着冲郭业拱手道：“见过侯爷，卑职不辱使命，成功将银子交付给了鱼暖暖小姐。”

郭业念了一声好，自然不吝溢美之词地对他夸赞了一番，然后问道：“对了，此番你回扬州，可曾将关鸬鸬那老酸秀才带回来？”

刘振轩笑道：“侯爷交代的事情，卑职岂敢忘怀？回来的路上，我便将关鸬鸬一并带了回来。”

郭业看了看花厅外头，皱着眉头问道：“那他人呢？”

刘振轩看了一眼陈集涛，然后又看着郭业，苦笑连连道：“侯爷，关秀才说他替您办砸了差事，没脸见您。他让卑职替他转告一声，他要在盐运衙门做些漂亮事情出来扬眉吐气一番，好让侯爷您刮目相看！”

草，就这点出息！

郭业一阵摇头，有些赌气地啐道：“你告诉他，有能耐你就一辈子都躲着别见我，草，瞧他那个揍性！”

陈集涛也是皱着眉头暗暗呸了一嘴关鸠鸠，刺史大人给他脸，他竟然不兜着，还敢不来见上一面，真是恃宠而骄，惯的臭毛病。

刘振轩见着郭业有些嗔怒，也收起了笑意，赶忙从怀里掏出一封火漆完好未拆封的书信，递到了郭业跟前，恭声道：“侯爷，这是卑职离开长安前，鱼暖暖小姐让我转交给您的，请过目！”

鱼暖暖给我写信？所为何事？

郭业狐疑地接过书信，抠掉信封上的火漆，掏出里头的信笺，细细阅览了起来。

看罢过后，郭业不由砸吧了一下嘴，感叹道：“唉，明仁啊，我说别人的银子不是那么好借的吧？你看，刚还完长乐坊拆借来的银子，鱼暖暖就跟我讨要起人情债来了。”

陈集涛不由一愣，问道：“大人，信里说得啥啊？”

刘振轩也是问道：“侯爷，鱼小姐在信中说了些什么？”

郭业摇了摇头，苦笑道：“不可说不可说……不过嘛，既然欠了人情，就要还上，不然翻脸无情就不厚道了。明仁，振轩，看来扬州这边的大小军政事务，我又要托付你们二人了。”

“啊？”

两人相继错愕地发出惊呼，不解地望着郭业。

郭业扬了扬手中的鱼暖暖亲笔书信，有些苦恼又有些可乐地笑道：“看来，我也要亲自前往长安一趟了！”

## 第838章鱼暖暖求助

郭业交代了陈集涛和刘振轩一番过后，便打发了两人退去。

然后在府衙与吴秀秀温存了一晚，并跟老婆大人请了假，翌日便早早启程动身，前往了长安。

此番他没有多带随从，仅仅带了张九斤和王八斤二人。尽管这两个货武力值不高，而且时常犯二，十足的孬货，但是郭业却使唤得格外顺手。

三人轻装上路，一早便从东门渡口码头乘船，沿着京杭大运河北上。

约莫走了七天左右的水路进入了河北道的沧州府，然后换乘马匹走陆路直奔长安方向。

两天后，抵达长安城。

进了长安城，张九斤和王八斤这两个孬瓜是第一次来到

帝都，相比于繁花似锦的扬州城，帝都长安又多了几分大气与厚重。

两人一进来长安城中，就跟土包子进城，刘姥姥游赏大观园般，自然是惊叫连连，什么都感到十足的新鲜。

郭业暂时无暇带二人逛长安，而是直奔太平坊的府邸，先回府落下脚再说。

回到太平坊的益州侯府，将两人好生安顿了下来。

郭业一路风尘仆仆，先去洗漱一番，然后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然后才到客厅饮茶小歇一会儿。

可茶还没喝上一口，屁股还没坐热，就听府外的下人回报，说是鱼暖暖小姐登门来访。

郭业闻言顿感一阵诧异，暗暗嘀咕道，我前脚刚进长安，她后脚便知道了我回来，呵呵，消息倒是灵通的紧。

不过，他从中也看出，鱼暖暖这次当真真是着急上火了，不然不会这么关注自己的行踪。

随即，他便让下人快快有请鱼小姐客厅相见。

很快，鱼暖暖便拖着一袭莲白宫裙，步履翩翩地在丫鬟绿荷的陪伴下，走进了客厅。

郭业起身相迎，微微拱手笑道：“暖暖小姐，有日子没见了，风采依旧，光艳照人啊！”

鱼暖暖面色凝重，貌似没心思跟郭业打趣，而是冲身边的丫鬟绿荷挥挥手，示意她到客厅外头等候。

待得丫鬟出了客厅，鱼暖暖才轻启朱唇，有些惆怅地叹道：“益州侯，此番这么着急将你找来长安，实在是有事相求。不然的话，我也不会这般愁云惨淡了。”

郭业从怀里掏出鱼暖暖让刘振轩带回扬州的书信，捏在手中扬了一扬，点头道：“暖暖小姐，你在信中也大概说了一些，但始终不及你当面叙说来得详尽。不如你从头到尾再说一遍事情的始末，这样的话，郭某也能想到办法帮衬你，是吧？”

鱼暖暖的神情本来还有些惆怅，听郭业这么一说，脸上不由掠上几抹红晕，羞臊了起来。

这还是郭业第一次见到鱼暖暖害羞的模样，往日，这个女人一直都是以



女强人的姿态展现在自己的面前。在郭业眼中，鱼暖暖也一直都是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存在。

雪莲含羞待放，万壑雪山也竞相失了颜色。

郭业尘封的那颗心也不禁为其倾动，不过转瞬消逝，因为他很清楚，鱼暖暖的身份和出身，跟自己这个有妇之夫是不可能扯上干系的，除非卫国公李靖帕金森综合症外加老年痴呆症了，才会让堂堂国公的女儿给自己做妾侍。

郭业稍稍缓过神儿来，鱼暖暖便重新讲起了事情的始末，声音动听娓娓道来，听得郭业不由脸上有了几分异样之色。

最后，鱼暖暖哀叹一声，无奈道：“唉，长孙大人屡次三番地登门卫国公府，为他长孙府的三公子向我父亲提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本来无可厚非。可我一直视长孙羽默为小弟，哪里会动了儿女之情？再者说，我知道女人一旦嫁为人妇，就要在家相夫教子，这种枯燥的生活非我所愿。而且我的愿望益州侯你是知道的，我誓要将长乐坊大钱庄开遍大唐十道诸州府，我要达成当初你我约定的大宏愿——汇通天下！所以，所以，这才如此焦急将你从扬州请回长安，替我出出主意想想对策。”

“哦……”

郭业长吟一声后便默不作声起来，鱼暖暖在信中也提到了此事。不过她在信中并未说提亲之人是长孙无忌，而且信中也未提到此事牵扯到自己的好兄弟长孙羽默。

按理说，长孙府与卫国公府联姻结亲，倒也是门当户对，谁也没有辱没了谁。

可是郭业心里很清楚，长孙无忌不仅仅是要给长孙羽默找门好亲事，更想借着两家联姻，将李靖在军中的威望和旧部人脉一并拿下，壮大长孙家乃至关陇世族在军中的力量。

这一点，不是郭业所愿意看到的。

可是都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自己如果在这件事情上给长孙无忌添堵，那是不是太缺德了？

而且，鱼暖暖这种女强人气质的大家闺秀在后世也许不乏鲜有之，但是在如今的大唐盛世，的确是凤毛麟角。长乐坊钱庄在她手中，做得有声有色，假以时日，汇通天下之大宏愿的确指日可待。

若是将这么一个奇女子硬生生地毁在一桩包办婚姻里，不是太暴殄天物了吗？

突然，他想起长乐坊大钱庄的其他两个合伙人，柴令文和梁叔宇，这两人不是一直对鱼暖暖死缠烂打吗？难道他们就眼睁睁地见鱼暖暖嫁入长孙府？

随即，他脱口问道：“梁叔宇和柴令文他们二人怎么想的？”

“哼，别提这两个混蛋了！”

鱼暖暖一听郭业提起这两人，不由气不打一处来，嗔怨道：“若是他俩能靠得住，我还需要十万火急大老远将你从扬州找回来吗？”

郭业疑惑道：“怎么说？”

鱼暖暖道：“柴令文早已妻室，自然不是良配；而梁叔宇呢？虽然还未有正房妻室，但是家中姬妾如云，听说前些日子还从西域胡人那里买来十八名

波斯女人。这些都是我父亲卫国公深恶痛绝的。所以两人一听要随我进卫国公府面见我父亲，与我扮上一出戏，都纷纷借故推辞了。唉，真是靠不住，今年钱庄的红利，我必须拖上一拖了。”

郭业一听两人的劣迹斑斑，大叹惋惜。

突然，他从鱼暖暖的话中听出了端倪，惊叫道：“喂，暖暖小姐，你是说你将我叫来长安，是想着让我跟你去见你父亲，扮上一出戏，好让你父亲拒绝长孙无忌的提亲？”

鱼暖暖眨巴了一下大眼睛，点头嗯了一声，道：“放心，只是假扮扮演一出戏，当不得真。就算你愿意娶我，我还不稀罕嫁你来着呢。”

“不是不是。”郭业连连摇头，追问道，“我的意思是说，你父亲李卫公已经回长安了？”

鱼暖暖点头道：“嗯，早就回来了。我父亲与秦琼、程咬金、柴绍、侯君集、李茂功等各路行军大总管，早早就班师回朝了。不然的话，长孙无忌又如何向我父亲提亲啊？”

“呃……你的意思是要让我随你去见李卫公，然后假扮成彼此私定终身，非君不嫁，非卿不娶，好让你父亲拒绝掉长孙无忌的亲事？”

“益州侯聪明，小女子就是这个意思！”

“嘿嘿……”

郭业贱笑两声，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暖暖小姐，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也是个有妇之夫，估计你父亲绝对不会看上我的。抱歉了，这事儿我爱莫能助！”

废话，郭业才不是二逼傻蛋，这种得罪人又损阴德的事儿，他才不干呢。到时候虽然不怕得罪长孙无忌，可是长孙羽默那小子背不住要恨死自己了。

可谁知鱼暖暖也是娇笑连连，纤纤素手遥遥一点郭业，满脸古灵精怪的模样，笑道：“益州侯不要担心，我已经替你想到了办法，保证我父亲不会对你心生厌恶的。怎么？莫非益州侯想临阵退兵，不想伸手帮我一把？你莫要忘了，你丢失了盐税，一句话让我帮忙垫补上，小女子可是二话不说就给你补上了。益州侯不会是那种有恩不报的人吧？”

“我草，有妇之夫你也不放过？”

郭业冷不丁又爆了句粗口，一脸郁闷地看着鱼暖暖，怔怔问道：“你说，你想到了什么办法？”

## 第839章拜会军神李卫公

鱼暖暖极致妩媚地撩拨了一眼郭业，问道：“你不就是担心有妇之夫的身份，怕被我父亲所不喜吗？”

郭业嗯了一声，点头道：“可不就是这个原因吗？暖暖小姐，嗨，依我看，您还是另请高明吧，如何？这长安城里家世好又清白的好男子多的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嘛，对不？你找个身家清白又未娶过亲的公子哥儿，也总比找我这有妇之夫强吧？这样的话，即便在你父亲面前演戏，也更加有说服力，对不？”

“不不不……”

鱼暖暖连连摇头拒绝，好像吃定了郭业一般，哼道：“我若有合适人选还会找你？好了，你只当还我的人情了，如何？你再推辞婉拒的话，就够意思了，益州侯。”

郭业见着鱼暖暖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非拉上自己不可了，随即郁闷地问道：“那我这有妇之夫的身份怎么办？李卫公的威名咱可是打小就如雷灌耳，他老人家若一见我这有妇之夫将你这黄花闺女给祸害了，保不齐抄刀拔剑非要了我这条小命不可。”

“呸，谁被你祸害了？臭不要脸的！”

鱼暖暖被郭业冷不丁占了一口便宜，脸上不由多了几分羞臊，狠狠白了他一眼过后，主动无视郭业的油嘴滑舌，然后说道：“这也好办，等见了你父亲，你就跟他说，你准备将家中妻室休掉，将来会明媒正娶我不就完了吗？”

“啥？啥玩意？”

郭业生怕自己听错了，使劲挠了挠耳朵，再问一遍道：“暖暖小姐，你让我跟你父亲说，我准备休妻娶你？扯什么王八犊子？糟糠之妻不可弃，你没听过吗？切，我家秀秀是世上最好的女人，给个大唐公主老子也不换！休妻？做梦呢吧？”

“你……”

鱼暖暖被郭业激烈的言辞给狠狠呛了一把，内心莫名其妙地对吴秀秀萌生出几分羡慕嫉妒，不过更多的是因为郭业口没遮拦下惹来的气愤。

随即，她愠怒地娇喝道：“郭业，你听话听半截儿，难不成耳朵聋了？我不是说了吗？演戏，这只是在我父亲演上一出戏。只要将我父亲敷衍过去，不让他答应长孙无忌的提亲就行了。只要替我演完这出戏，你回你的扬州，我继续我的汇通天下。懂了吗？”

郭业摇头拒绝道：“不成！就算是演戏也不成，平白让我家秀秀受这份委屈，我于心何忍？再说了，你爹李卫公可是纵横沙场多年成了精的人物，咱们这点小把戏在他老人家眼中算个屁，他火眼金睛一眼就能洞察所有。不成不成，这事儿根本不靠谱！”

“不靠谱？”

鱼暖暖脸色骤寒，冷哼道：“恐怕是你不愿意吧？郭业，若是你不肯帮我躲过眼前这一难，那你就是亲手推我进长孙府火坑的罪魁祸首。行啊，到时候咱们也别做朋友了。回头我就让钱庄的伙计满长安城嚷嚷，就说身为扬州刺史的益州侯，居然半路弄丢了扬州盐税，还跟钱庄拆借银子补窟窿。对哦，据我所知，这次你让刘振轩支付钱庄的银子，应该是从崔家的扬州银号

中坑蒙拐骗的吧？啧啧，一方刺史，不仅弄丢了税银，还搞坑蒙拐骗设局骗人的把戏，你丢不丢人？到时候朝野皆知此事，圣上也知道此事，呵呵……”

“停停停！”

郭业立马举起双手，连连告饶道：“算你狠，鱼暖暖，你是姑奶奶，我他妈是你三孙子。上辈子老子就是欠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咯咯，益州侯果真仗义！”

鱼暖暖竖起拇指赞许了一声，道：“择日不如撞日，要不现在就去我家见我爹一面吧。放心，只要你帮我蒙混过眼前这一关，本姑娘绝对亏待不了你。以后但凡你跟咱钱庄要银子，一文利息也不会收你的。”

郭业突然扭捏道：“那啥，你看我赶了一天的路，身体乏累，精神不济的，要不休息两天再去卫国公府拜会李老将军？”

鱼暖暖又是小脸一拉，不悦道：“郭业，你不会故意拖延时间想反悔吧？出尔反尔，可不是君子所为啊。”

郭业见着被鱼暖暖戳穿了心思，老脸一红低下了头来，暗暗腹诽道，跟你演戏骗你爹，那也不是君子所为啊。

随后，他满脸堆笑地抬头说道：“既然答应了你，怎么可能还会反悔。不过你看我这一脸风霜的模样，是不是应该洗漱更衣一番再去见令尊？不然，太失礼了哈。”

“少来！”鱼暖暖奚落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看你这衣裳应该是新换的吧？嗯，脸庞也算干净，不会失礼了，走吧。再说了，你只是去我家走走过场，你真当以为毛脚女婿见老丈人啊？呸，你想得倒美，赶紧的，快快随我去，我家的马车就停在你们侯府门口。”

言罢，不由分说一把就拽着郭业冲出了客厅，愣是吓得客厅外头的丫鬟绿荷看傻了眼，呐呐道：“小姐这可是头一遭跟一个男人如此亲近啊，还手牵着手，我的天，小姐这是要做什么？要死啦，这益州侯可是有妇之夫，小姐可不能犯浑啊！”

倏地，绿荷提起裙摆踩着小碎步，匆匆追了上去。

哒哒哒哒哒～

马车一阵疾驰，穿梭着长安城的大街小巷之中，约莫过了一会儿，便停驻在了卫国公府外。

鱼暖暖率先跳下马车，催促着郭业下车，像赶鸭子一般将他撵进了卫国公府。

这是郭业第一次踏足卫国公府，他本想借着这个机会好好遛遛卫国公府，验证一下是否跟传说中一般的高端大欺上档次。

可还没看到两处风景，就被鱼暖暖赶鸭子上架般拉着直奔国公府北院书房。

因为这个时间段，她爹卫国公，传说中的大唐军神李靖，正在北院的书房练字。

两人进了北院，郭业眼前豁然开朗，好家伙，这里居然就是一块菜园子，旁边连绵的房子也并非他想象中那般雕栏画栋飞檐红瓦，仅仅只是几幢紧挨着搭在一块儿的茅草屋。

鱼暖暖指了指其中的一间茅草屋，怯生生地说道：“我爹就在那儿，你自

个儿进去吧。”

郭业诧异地看了她一眼，急急问道：“喂，你什么意思？难不成你让哥们我一个人独闯龙潭虎穴去见你爹？”

鱼暖暖弱弱地瞥了眼前面的茅草屋，压低了嗓音说道：“放心，我爹为人和蔼可亲，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屁话，你爹若是和蔼可亲，你会吓成这样？”

郭业对鱼暖暖的不负责任深感气氛，哼道：“鱼暖暖，你做事儿可别这么不地道哈，把我诓来到此，你倒好，居然当起了甩手掌柜让哥们替你前边踩雷？”

鱼暖暖道：“放心吧，你只要按着我教你的话来说，我爹肯定不会为难你。而且，我爹还很欣赏你呢。你忘了？你之前不是撰写过一本……”

“是谁在外面？”

鱼暖暖话未说完，茅草屋中突然传来一道洪钟大吕的声音，声音透着威严，透着独断，透着不容质疑与反对。

郭业心里一惊，擦，光听这声音就知道是个人物，军神李靖，名不虚传哇。

鱼暖暖也是身子一颤，随后对茅草屋内及时回复道：“爹，是女儿带着郭业来了。您老人家不是说要见他一面吗？”

“哦？益州侯郭业？可是那个撰写《纪效新书》的郭业？”

李靖的声音从茅草屋中再次响起。

鱼暖暖嗯了一声，老实本分地站在了原地不动。

郭业一听李靖这般发问，本着对老前辈的尊敬，也不再与鱼暖暖纠缠不休，而是恭声回道：“后学末进郭业，前来拜会李卫公。”

“唔，年轻人有点意思，哈哈，郭业，你且在外头站会儿，老夫还有几个字未写完。”

这边说完，李靖又在里头自顾说道：“暖暖，你先下去吧，为父要和郭业单独聊一会儿。”

“好的，父亲！”

鱼暖暖乖巧地冲茅草屋中的李靖应了一声，然后转身冲郭业耸耸肩摊摊手，然后指了指郭业的足下，示意他站着别动。

随后，莲步盈盈地出了北院。

郭业看着鱼暖暖说走就走，张嘴就喊：“喂，鱼暖暖，你不会这么不讲义气，将我一个人晾在这儿吧？”

可惜鱼暖暖早已走出了北院，哪里还听得见他的呼喊？

倒是茅草屋里的李靖陡然又说了一句：“益州侯，你在外头多站一会儿，被你们一打扰，老夫这幅字又失了水准，得重新再写一遍才是。”

郭业哦了一声，突然福至心灵地冲屋里的李靖问了一嘴：“卫国公，晚辈弱弱地问一句，你这幅字写得是什么哇？”

“呵呵，你问得好，老夫这幅字正是益州侯你在魏王府醉酒作的一首名诗，将进酒。好了，莫要打扰，我重新再好好写一副。”

郭业听到李靖的回答后，脸都绿了，顿时欲哭无泪，尼玛，将进酒？奶奶的，全篇拢共几百字好不好？老子在外头傻站着，要等到什么时候？李靖，你个老小子不会在玩人吧？

## 第840章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寒风瑟瑟下，郭业一人傻傻地站在卫国公府的菜园子地里，对着仅有几步之遥的茅草屋暗暗腹诽，痛骂堂堂军神李靖的不厚道。

等啊等啊，他在外头足足站了有大半个时辰，愣是不见茅草屋的破门打开。

他实在是忍耐不住了，不仅忍不住双腿发酸，还忍不住寒风嚎嚎冻得刺骨，随即，他冲着茅草屋里嚷嚷道：“卫国公大人，您老人家还没完那首《将进酒》吗？”

“该死，老夫就快写完了，又被你小子一嚷嚷给搅乱了！”

里头突然又传来李靖一声颇为烦躁的不满，紧接着传出咋咋呼呼的手撕宣纸的声音，郭业心中一颤，尼玛，不会是又要重新写过了吧？

果然，茅草屋的破木门纹丝未动，李靖在屋里又嚷嚷道：“益州侯，你且再等一会儿，老夫重新再写一篇。今天不写出满意的佳作来，老夫定是寝食不安。”

说罢，茅草屋中再也没有说话动静，唯有频频研墨的声音传出。

郭业此时再也没有尊老敬老之心，恨恨地冲茅草屋中的李靖竖了一根中指，暗暗啐道，我靠，你就不能先见客，回头再写啊？难不成你老人家还有强迫症不成？

对于李靖的这种待客之道，他心中鄙视不已，真想现在就调头离去，管他怎么牛逼轰轰，爱谁谁。

可他又一想到既然答应了鱼暖暖，总不能临阵退缩吧？

纠结，谁让自己欠她那么一份大人情呢？

他虽然与李靖从未有过交往，但是他曾经派程二牛去跟李靖求援过，多少对李靖这人有些了解，称之为神交已久也不为过。

在他看来，像李靖这种威望如日中天的大唐军伍第一人，治军处事肯定恩威并重，不然绝对不会受人如此拥戴。而且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李靖虽然军中威望极高，高到连李二陛下都曾有过忌惮，说他功高震主都不为过。但偏偏最后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过起了半隐居式的生活，让李二陛下记了他一辈子的情，得了善终，死后哀荣。

这样一个懂得恩威并重驭下之道的人，一个懂得进退善始善终的人，怎么会是这种待客之道呢？

霎时，郭业心中立马萌生出一个念头来，暗暗揣测道，莫非李靖是在考验我的耐性，考究我的养气功夫？

一念至此，郭业之前心中的浮躁情绪顿时消散，整个人变得格外冷静了下来。

紧接着，一个疑窦在他心中升腾而起，李靖这般费尽周折地考验我，又是为了哪般？

难道真是为了心爱的女儿在挑女婿？

不可能！

郭业狠狠甩了一下脑袋，李靖好歹也是一代军神，百战沙场睥睨不败，自己和鱼暖暖这点小花招怎么可能瞒骗得了他。

以对方几十年的行军布阵经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信条，若是要

见自己，怎么可能不对自己提前做一些调查？

那，他又是为了哪般呢？

心中疑团窦生，挥之不去，久久无解。

时间，也在满腹狐疑中缓缓而逝，浑然让他忘却了寒冷，无视了腿酸。足足过了一个时辰。

哎呀~~

茅草屋的破木门终于被推开了，里头出来一名身材魁梧，虎背狼腰，腰板直挺挺，精神奕奕双眼有神的老人。

说他是老人，那是因为满头的银发出卖了他。

郭业细细打量了眼前这位身体棒的不像话的老人，正是大唐军神卫国公——李靖。

“哈哈，终于写完了益州侯的这首《将进酒》，痛快，痛快得很呐！”

李靖甩了甩有些发酸的胳膊，笑道：“老夫每每提笔写完这首将进酒，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力气。益州侯，你作得一手好诗啊！”

郭业哑然失笑，李靖最后这话怎么听着怎么像是“作得一手好死”。

不过他还是谦逊地拱手作揖道：“卫国公大人谬赞了，这是晚辈酒后失态下作得一首诗，没成想还能入了您老人家的法眼，此乃晚辈之幸！”

“酸！”

李靖刚才还满脸笑意，一听郭业这般客套没来的脸色一板，皱眉说道：“人是英武少年人，诗是豪迈洒脱诗，怎得说起话来却是如此酸不拉唧？不好，委实不好！”

“呃……卫国公大人教训的是！”

郭业平白无故被李靖一番呵斥，真心冤得慌。突然，他见着李靖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竟然穿着一件单薄的斜襟白衫，不由提醒道：“卫国公，这严寒天气，您老人家是否要添件衣裳呢？万一受了风寒有个好歹，可不妙了。”

李靖一看自己的穿着，立马又是脸色微变，摇头笑道：“哈哈，无妨无妨，老夫行伍多年早就习惯了。特别是寒冬腊月三九天，老夫更要穿得少，这样才能让自己时时刻刻处于一种敏锐的状态。人嘛，上了年纪总有些迟钝，这样穿着挺好。穿多了反而不好，又是棉袍，又是狐裘的，整个人裹得跟个大粽子似的有啥用？时间长了，安逸惯了，反应就更加迟钝了。益州侯你带过兵，应该知晓主帅若是贪图享乐，脑子迟钝的话，那将会祸及全军，成为三军将士的不幸。”

“原来如此！”

郭业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再看着李靖的目光，多了几分尊重和敬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说得就是李靖这种人吧？

身为三军统帅，哪怕被人捧为大唐军神，始终保持着高度紧张的敏锐，始终保持着这种敬忠职守的素养，难怪他能名扬千古，流芳万世。

随即，郭业满脸诚挚地再次拱起手来，冲着李靖盈盈一拜，道：“李卫公，晚辈受教了！”

李靖大度地挥挥手，笑道：“你也别以为老夫是受虐狂，喜欢遭这种罪，那是因为老夫一生戎马，委实太爱这军营生活了。老夫就怕有一天自己拄着

拐杖靠人扶持才能走路，就怕自己再也无法站起来了，陛下突然问上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哈哈，那真是一个军人的悲哀啊！益州侯，未来的大唐始终是属于你们年轻人的。”

郭业能理解李靖心中那份对军营的难以割舍，这种感情没有带过兵没有从过军的人，他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听着李靖这种老将迟暮的口吻，他不由上前安慰道：“卫国公，您老人家正当盛年呢，替大唐开疆辟土的日子还长着哩。”

这句话恰恰说到了李靖的心坎儿上，自然又引来老将军的一番畅笑。

一番大笑，自然将两人之间那点生分的隔阂也瓦解了。

李靖向前走了几步，来到郭业跟前拍了拍他的肩膀，突然说道：“年轻人，陪我在这儿破菜园地里走走。老夫跟你说说话。”

郭业本着长者赐不敢辞的心思，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跟在李靖的身后，慢慢散起了步来。

两人一前一后就这么走着，仿佛无话可说一般地静静走着。

约莫绕了大半个菜园子，李靖突然驻足，扭头看着郭业问道：“是不是暖暖那丫头不想嫁给长孙家，所以才让你来在我面前演出戏，好让老夫打消念头啊？”

“呃……”

郭业怔了一下，尽管他知道瞒不过李靖，但是却没料到戏还没开锣，就被李靖识破了先机。

随即，他硬着头皮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回道：“卫国公目光如炬，晚辈在您面前还真是没有半点秘密可言啊。”

“哦？这死丫头还真是越来越像她亲娘了，可惜啊……”

说着，李靖整个人仿佛萎靡了下来，脸上尽是落寞之色，问道：“益州侯，想不想听听暖暖的身世啊？”

郭业一愣，鱼暖暖不是李靖的养女吗？而且听说她父亲当年跟李靖是好朋友，后来鱼暖暖的亲生爹娘最后死于战乱，才被李靖收养在身边的吗？

莫非背后还另有故事不成？

李靖显然看穿了郭业的狐疑，微微一叹，轻声说道：“呵呵，你听到的那个并非是她的真正身世。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那便是这个丫头跟我的确有着千丝万缕无法割断的关系。”

郭业顿时来了兴趣，说道：“晚辈愿闻其详！”



## 第841章风尘三侠的爱恨纠葛

“呵呵，这话说起来就长啰……”

李靖走到菜园子的一块荒地上，寻到一处草垛坐了下来，微微闭气双眼捋了几下长须，一副忆往昔无限感慨的模样，缓缓吟道：“意气风发少年狂，三尺青峰气若虹，三山五岳结英豪，一柄红拂勾断肠。唉，时光荏苒白驹过隙，转眼又是数十载，时间过得真快啊！”

郭业看着李靖满脸尽是无限缅怀之色，不由暗道，莫非李靖要跟我从陈年往事少年时开始讲起？乖乖，那可要坐下来听听老爷爷讲故事了，这些陈年旧事从当事人的口中说出来，可是比史书野史记载的要来得弥足珍贵。

随即，他也慢步走到李靖坐着的草垛前，随便抓了一把干草垫在屁股底下，一屁股坐了下来，一副乖宝宝好学生的模样托腮细细听起了李靖的故事。

李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父亲都是前隋刺史，他的舅父更是前隋名将韩擒虎，自小就接受着文韬武略的熏陶。而他不为人所知的是，幼时便得异人传授，不仅学得一身好武艺之外，还有学得一身的兵法谋略。

郭业曾在野史上看到，说暗中教授李靖的那个异人是鬼谷子一脉的传人。

但是随着李靖坐在草垛上缓缓讲来，他这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李靖的授业恩师居然并非传说中的鬼谷子一脉传入。而是传说中的得到仙人黄石公一脉，他所学的兵法最初也是来自黄石公一脉的《太公兵法》。

也许黄石公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黄石公在汉朝有一个弟子却是天下闻名，那便是与萧何、韩信齐名的汉初三杰之一——张良张子房。

张良之计谋，就连汉高祖刘邦这个流氓皇帝都甘拜下风，自叹弗如，有言道：“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

子房，便是张良张子房。

郭业这次真是长了见识，没想到李靖的师门竟然会是黄石公，跟汉代奇人张良会是同脉。

不过这也就解释了，李靖为什么会做官做得这么成功了，感情儿这都是他们师门的传统啊。

当年张良与韩信都是大汉的开国功臣，但是偏偏韩信落得个良弓藏走狗烹的下场，而张良却善始善终，还被褒扬千秋。

这就是黄石公一脉精通黄老之术，懂得入世出世的个中三味啊。

李靖继续自顾滔滔不绝地讲着，从师门传承，到仗剑游历走江湖，到天下动荡隋末逐鹿，再到被李世民召入幕下，为大唐建功立业……

待得李靖讲到大唐开国，他才止住了话匣子。

郭业一副意犹未尽地模样，催促道：“卫国公，讲完了？”

李靖笑了笑，道：“讲完了，你看这天色……”

说着，他指了指头顶天穹，早已是繁星闪烁，月色撩人，而郭业的肚子也恰逢其会地咕噜咕噜叫了起来。

他有些汗颜地摸了摸肚子，不好意思道：“都说山中无甲子，岁月不知年。嘿嘿，没想到听卫国公讲这些过往之事，居然时间过得也是这般快啊。不过卫国公，您好像没讲道重点啊，您刚才不是说暖暖小姐的真正身世吗？”

李靖抚掌一笑，稍稍捋须一番，摇头道：“唉，不服老不行啊，居然忘了这茬儿。哈哈，不急不急，你现在也是腹鸣如雷响，想必饿坏了，不如在我府上用饭吧。咱们一边吃着，一边继续说着。”

郭业不知道李靖为什么对自己会如此热情，但是他实在是很想知道鱼暖暖的来历，被李靖勾起了好奇心，一时难以罢歇。

随即，他点了点拱手致谢道：“恭敬不如从命，晚辈也想尝尝这卫国公府的伙食如何。”

“好，走吧！”

李靖从草垛上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桔梗稻草，说道：“我府中的伙食倒是一般，不过有几坛子珍藏的佳酿却是极品，走，尝尝去！”

“得嘞，此等美酒在前，晚辈就不客气了！”

说罢，郭业便跟着李靖出了北院的菜园子，朝着平日他吃饭的西院走去。

刚进来西院，一名管家模样的老人前来迎接，说夫人与小姐早早用过晚饭，去了东院。

李靖点点头表示知道，显然已经习惯自己一个人吃饭。挥挥手，领着郭业来到往日用饭的厅子。

饭厅中饭菜早已热好，李靖让一名丫鬟去自己房中取了极品佳酿，然后遣走了饭厅内所有的丫鬟仆役，与郭业二人独处自顾吃喝起来。

约莫吃了有一会儿，郭业好赖填饱了肚子，这才跟李靖拼起酒来。

老将军虽然年纪已大，但是酒量丝毫不输给郭业，两人居然你来我往，觥筹交错，足足干光了三坛子的佳酿。

郭业心里老记挂着李靖未说完之事，见着酒坛子已空，立马佯装不胜酒力认输道：“卫国公，不喝了，真的不喝了，您还是讲讲暖暖小姐的身世吧。”

李靖面色红润粉扑扑，打了个酒嗝之后更显精神奕奕，随后他点头说道：“好，就说暖暖这丫头的事儿吧。郭小子，你刚才是否留意老夫说过当年曾在秦王帐下，哦，就是在当今皇上帐下效力，除了老夫之外，还有两位挚友。”

郭业嗯了一声，道：“嗯，您老人家说过，您说他们二人是同你一起仗剑走江湖的好友。嗯，一男一女，当年你在前隋靠山王杨林府上就与他们相识。”

“是啊，当年在杨林府上已经相识，一柄红拂勾断肠，唉……”

李靖微微叹息，伸手去拎桌上的酒坛子准备倒酒，刚一伸手才发现酒坛一空，只得又将伸手缩了回来，然后问道：“郭小子，那你能否猜得出这两人是谁吗？”

郭业下意识地摇摇头，暗道，我上哪儿知道这两人是谁去？

可刚一摇完头他又猛然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桩野史，话说当年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李靖，曾经在杨林府上效力，可是这小子色迷心窍，居然勾引了杨林府上豢养的歌妓——红拂女。

难道……

旋即，他脱口喊道：“难道这一男一女中的女子便是传说中的红拂女张初尘？对了对了，肯定就是她。你们当年可是号称风尘三侠来着，一个是红拂

女，一个是你卫国公，还有一个就是那谁，对，就是虬髯客！哈哈，卫国公，我猜到了，这一男一女便是红拂女和虬髯客！”

“咦？”

李靖瞪大了眼睛看了郭业一眼，惊呼道：“你小子年纪轻轻倒是知道得挺多，没错，他们便是初尘小妹与仲坚兄。呵呵，不过他们如今已经远在海外之地过着逍遥神仙的日子啰。”

“红拂女和虬髯客真的去了海外？原来坊间游侠儿传言得是真的呀？卫国公，这不对啊？”

郭业突然疑惑道：“我听说最后是你娶了红拂女，然后张仲坚与你们结拜为兄妹，最后孤零零一人出走了海外啊。怎么最后，变成了你老人家一人留守在中原啊？”

“放屁，哪个王八蛋造的谣？”

李靖的脸色顿时勃然大变，气得哇哇叫道：“想当初若不是张仲坚，就是你口中的虬髯客将海外吹得天花烂坠，仿若人间仙境一般，而初尘小妹又厌倦了中原的战乱，生出了离去之意。张仲坚怎么可能俘获得到初尘小妹的芳心？唉，都怪我年轻气盛，太在意这世间的名与利，太在意将《太公兵法》学以致用，传承下去，又怎么可能与初尘小妹错过了这段良缘呢？”

郭业看着李靖这个糟老头子，居然这把岁数了还在自己面前与别人争风吃醋，尼玛，说你是童心未泯好呢？还是老不修好呢？

不过照李靖这么说，红拂女最后还真没跟他走到一块儿，而是跟虬髯客去了海外。

那么传说中在海外占了七十二岛自立为王，建立扶馀国的虬髯客并非是一个人在战斗了？而是跟红拂女并肩战斗了？

传说中的扶馀国好像是指朝鲜半岛附近岛国，那么后世的朝鲜与韩国的棒子们，可能还有一个祖先，那便是虬髯客与红拂女了。

咦，不对劲！

郭业突然发现说着说着，李靖又跑题了，刚才不是讨论鱼暖暖的身世吗？怎么讨论起他们风尘三侠当年的争风吃醋起来？

等等！

郭业马上联想到三人的纠葛关系，又想到鱼暖暖被李靖收为养女，莫非鱼暖暖是……

倏地，他惊疑地看着李靖，嘴角挂着坏坏地笑意，小声儿问道：“卫国公，莫非鱼暖暖是你跟红拂女，哦不，是您跟张初尘当年的私生女？而您老人家不声不响，给虬髯客戴了绿帽子？”

“放你奶奶的狗臭屁！”

李靖又是一声破口大骂，双目怒视道：“你小子尽往歪处想，老子跟初尘小妹那是纯真的感情，哪里会有你想得那般龌龊？不过暖暖这丫头，的确是初尘所生，而他的父亲正是虬髯客！唉，老夫也是苦逼命啊，张仲坚撬走了我的初尘小妹，我还得苦哈哈地替他养着闺女，这么一养就是将近二十载，真是造孽！”

“咦？原来是这么回事！”

郭业不解问道：“难道这二十年来，他们就没来过中原看望，甚至接走暖暖小姐吗？”

## 第842章扶馀国的公主

“没有，一次也没有！”

李靖摇了摇头，微微皱起眉头，说道：“十几年前，那会儿李唐才刚刚夺了天下，立国不过数月。老夫当时还在外征战，刚在洛阳平定了王世充大军，正准备挥军虎牢关，征伐窦建德大军来着。就在行军途中的一个夜里，有一陌生男子艺高人胆大，居然深夜闯入我的营帐中，不仅给我带来一封信，还送来了仅有三四岁大的暖暖。”

郭业哦了一声，试问道：“莫非那位夜闯营帐之人就是奉张仲坚、张初尘夫妇之命，从海外不辞万里而来，为的就是将暖暖小姐送到老将军手中？”

“不错！”

李靖点了点头，赞道：“一点即通，郭小子的确聪慧。那陌生男人将睡得正酣的暖暖放下之后，又把这丫头的身份说完便悄然离去了。老夫待他离去之后，拆开书信一看，果真不假，书信正是张仲坚与初尘小妹两人所写。”

郭业问道：“他俩不是去了海外逍遥快活去了吗？怎么还把女儿托付给你，莫非他们在海外遇到什么危险，不得已才将暖暖小姐送进中原以策安全？”

“狗屁的逍遥快活！”

李靖满脸厌恶之色地啐道：“张仲坚这人你别看他满脸虬髯，一副粗犷豪爽的模样，哼，其实就他心眼最多，一肚子花花肠子。不然的话，他怎么可能骗了初尘小妹的芳心？他在信中提及，他们张家本就是海外的汉人遗民，在海外占了几处岛屿，颇有些势力。后来他与初尘小妹回到海外岛国之后，恰巧张仲坚的父亲病逝，所以他就接手了这几处岛屿。不过到底是在中原呆过学了些本事，张仲坚与初尘小妹在经营几处岛屿的同时，也不断地兼收并蓄拉拢着附近的大小岛屿，最后将周边大大小小七十二处小岛收归己有，自立为王，自建扶馀国。呵呵，张仲坚这厮倒是好命，到头来居然混了个扶馀国国主的名头。”

郭业不支声儿，静静地听着，心中暗道，原来扶馀国是这么来的啊？

紧接着，李靖又道：“偏偏这扶馀国七十二岛的位置又生得奇巧，北有高句丽、新罗、百济，南有东瀛倭国。本来七十二岛属于人迹罕至的荒岛，所以这些海外国家也不会去关注。但是自打张仲坚统一七十二岛自建扶馀国后，想不引人注目都难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这下高句丽、新罗、百济和东瀛等诸国岂能任由扶馀国自行壮大？因此，这些海外小国频频派兵滋扰与攻打扶馀国……”

“我明白了！”

郭业恍然大悟过来，说道：“然后张仲坚夫妇担心有朝一日扶馀国被人攻占，怕女儿跟着受罪，所以就派了忠心手下将暖暖小姐万里迢迢送进中原，送到老将军的身边，对否？”

李靖道：“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初尘小妹在信中跟老夫是这般说得，扶馀国七十二岛汉人遗民无数，若是一旦被海外番国攻占，那这些汉人遗民就要被异族所奴役，而他们夫妇于心不忍，因此誓死捍卫扶馀国，与七十二岛的汉人子民共存亡。所以，他们想着将暖暖送到我身边，也算是保全一点张氏血脉吧。”

郭业听闻红拂女在给李靖的信中这般说，不由对红拂女夫妇肃然起敬，心中暗赞惊叹不已。

不过他也好奇，这十几二十年间，暖暖小姐都这般大了，他们竟然一次都没来中原探望。

他不由担心道：“老将军，暖暖的父母这么长时间没来中原与她相认，莫非他们早已……”

“啪！”

李靖伸出手掌狠狠在郭业的幞头上敲了一下，佯怒道：“瞎想什么呢？他们夫妇还健在在世，这些年没来中原那是因为他们压根儿走不开。据老夫派人在海外打探的消息得知，扶馀国这十几年间从未停过战火，今年不是和东瀛作战，就是和新罗、百济在作战，呵呵，张仲坚倒是有些本事啊，居然以一国七十二岛之力，硬生生与多国周旋撑了这么多年。”

“我草，这么牛逼？”

郭业也不禁大感意外，不可置信地喊道：“这扶馀国还真是一个从战斗中得到永生的国家啊，啧啧，一国之力对抗四国，这虬髯客真是厉害哇！”

李靖一听郭业这般盛赞昔日情敌，不知为何感到一阵不爽，满脸不屑地冷哼道：“别太抬举张仲坚了，那只能说明东瀛、新罗、百济等海外小国实在是太弱了，十几年的时间竟然连一个小小扶馀国的拿不下，不是废物是什么？要换做老夫，哼，弹指间灰飞湮灭，只需给我几万儿郎，须臾间定能……呃……不说也罢！”

李靖发现自己说这话貌似有些不厚道，毕竟虬髯客是自己当年的结拜至交，而红拂女还是自己当年的初恋情人。

随即，他摆摆手，道：“好了，不提这些了。如今暖暖的身世你也知道了，呵呵，要说起来，这丫头姓张，好歹也是扶馀国的公主啊！”

郭业闻言心中暗暗一怔，随后点头应道：“哈哈，没想到暖暖小姐还有这么大的来头，竟然还是一国的公主殿下。虽然扶馀国只是一个岛国，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扶馀再小，她也是个公主哇！”

啪～

李靖突然又伸出手来敲了下郭业的幞头，问道：“郭小子，暖暖的事情除了我和她养母之外，就只有她自己知道。你可知道老夫为什么跟你讲这些吗？”

郭业这时才反应过来，对啊，李靖为何将这种陈年秘辛讲给自己听呢？貌似自己和李靖的关系还没亲密到这种程度啊？

难道？？？

旋即，他怦然站起身来，惊讶喊问道：“老将军，您不会是想先让我知道暖暖小姐的身世来历，然后再强行招我为婿吧？那啥，暖暖小姐乃扶馀国的公主，身份金贵，可您老人家也知道我的情况，我家中早有妻妾，如果让暖暖小姐这个扶馀国公主给我做妾侍，怕是会委屈了她吧？”

啪～

李靖大手一挥，再次狠狠敲了一下郭业的幞头，喝骂道：“你想得倒美！我家暖暖给你做妾侍？你小子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老夫若不是知晓这死丫头将你找来是为了给我演出戏，你觉得老夫会跟你讲这么多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吗？”

“呃……”

郭业扶了扶被李靖打歪掉的幞头，尴尬笑道：“哈哈，老将军莫恼，您老人家真要将她嫁给我，我还担心来着呢。”

“废话少说。”李靖径直说道，“郭小子，老夫虽然知道那丫头让你来给我是为了演戏，但我要见你也是真的。今日老夫让她将你找来，又跟你讲了这么多，那是因为老夫对你有事相托！”

有事相托？

这四个字从李靖的口中说出，郭业顿感沉甸甸，李靖所托之事，可不是什么小事啊。

不过他没有立马拒绝，也不好拒绝，而是耍了个滑头，万金油般地回道：“老将军，只要晚辈能替您办到之事，断然不会推辞！”

潜台词便是，办不到的，我也爱莫能助，无能为力了。

李靖貌似浑然未察觉郭业的滑头，而是非常满意地点头赞了一声好，突然——

李靖话锋一转，貌似又跑题了一般，问道：“郭小子，这扬州刺史的位置坐得舒坦吗？要不要老夫帮你挪挪地方，换个好一点的位置坐坐啊？”

昂？

李靖这突然来一下，郭业顿时被他弄懵了，怎么事情还没替他办，他就先给自己整好处了呢？

## 第843章老将军的许诺

“傻小子，杵在那儿发什么楞啊？”

李靖见着郭业久久无语，不由催促问道：“老夫问你，想不想从扬州调回长安来？”

郭业狐疑地从头到脚打量着李靖，不知对方安得什么鬼心思，将信将疑地歪着脑袋问了一句：“你帮我调回长安？迁升回长安？还是……”

“屁话！”

李靖粗鲁地打断了郭业的猜疑，不悦道：“不将你迁升回长安，老夫跟你费这个劲干嘛？难不成还指望老夫将你弄回长安来当个大头兵，去守城门？嗤……”

迁升回长安？

这感情儿好哇！有官不升，那不是傻子吗？

随即，他连连点点头称好，然后问道：“老将军，我这扬州刺史好歹也是一方封疆大吏，你打算将我迁往何处？我跟您说，你可别指望将我安排在哪个清水衙门就算了事儿，必须重用，必须提拔，不然的话我宁愿窝在扬州当我的刺史。”

说话间，郭业还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看得李靖一阵来气儿，笑骂道：“好你个不要脸的郭小子，老夫是欠你的，还是该你的，居然还蹬鼻子上脸一副无赖的样子。”

郭业见着李靖这般说，立马还之以颜色地啐道：“老将军，您老人家可别整这些虚头八脑的玩意了。你说我在扬州干得风生水起，就跟龙入大海一般逍遥自在，大有作为。您老人却不突然来一句问我是否愿意调入长安来。若不是高升，我跑长安做啥？这不是有病呢吗？再说了，你刚才不是说有事相托于我？您甭当我是二傻子，欲要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我也懂，若不是您老人家想要我替你办事儿，您会这么好心帮我斡旋一番调回长安来？”

“好了好了，别废话了！”

李靖有些头疼地连连摆着手，看着郭业的眼神都有了几分人嫌狗烦之色，然后说道：“礼部，老夫想办法将你调回长安进入礼部，如何？”

礼部？

郭业猛然想到来长安之前，国子监司业陈康派人到扬州送口信，说是关于李纲致仕，礼部尚书一职空悬一事。

他知道李纲一退下来，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这个位置。他心里很清楚自己的资历太过浅薄，即便再努力去争取，虞世南和孔颖达如何去努力帮衬，李二陛下也不会让自己如愿以偿去补李纲的缺。

而且长孙无忌他们的反对声音肯定会一浪高过一浪，这也是会促使李二陛下否决自己补李纲这个缺的资格。

但是，如果李靖这个大唐军神往朝堂上那么一站，声援自己一力支持自己上位的话……

也许，事情可能真有转机哦。

倏地，他一脸兴奋之色地喊道：“老将军，您老人家真想办法调我回长安进入礼部，莫非是有把握让我主持礼部事宜，出任礼部尚书一职？”

“哈哈哈哈哈……”

李靖突然放声大笑了起来，好像听到了世上最滑稽最可笑的笑话一般，笑得眼泪儿都快蹦达出眼眶来了，他才止住了笑声。

然后鄙视地瞟了一眼郭业，打趣道：“我说你小子的心还真够大的，你今年多大？据我所知你才二十二岁吧？啧啧，二十二岁居然就想跻身成为六部尚书之一，你让满朝白发苍苍的诸位大臣们情何以堪？”

“切，少见多怪。”郭业从李靖的神情和言语中听出了端倪，显然自己会错了意，不过他也一点都不害臊，相反还大言不惭地还击道，“古有甘罗十二拜相，我郭业二十二六部尚书又怎么样？有志不在年高嘛，瞧把你孤陋寡闻的！”

李靖被郭业这么一说，顿时给僵住了，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人家甘罗十二拜相那是因为当时楚国乃是一小国，而且人才难得。但是如今大唐满朝文武，人才济济，而且当今圣上更是一代明君圣主，压根儿就不缺郭业这么一个人来统管礼部。

再者说了，若是皇帝放着满朝文武中卓有资历和才能的老臣不去提拔任用，反而去用一个初出茅庐的黄毛小子，这也不是驭下之道啊？最后却伤了一干老臣的心。

这一点，李靖心里知道，郭业其实也很清楚。

最关键的一点是，李靖虽然征战在外多年，久不在朝堂，但对于朝中的局势却是门儿清。

谁不知如今长孙无忌一党和虞世南一党正掐得火热，而且长孙无忌更是与郭业仇隙甚大，而自己虽然不属于任何一个阵营超脱世外，但是却跟长孙无忌素有交情，毕竟当年一起在秦王帐下共同进退过，也一起领军作战过。

而且他听说最近长孙无忌也没闲着，正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清河崔氏的崔鹤年出任礼部尚书一职。

如果自己这个时候推荐郭业，去出任这个不切实际的礼部尚书一职，那不就又在跟长孙无忌唱对台戏吗？

他虽然不想跟长孙无忌走得太近，但也不想与长孙无忌交恶，不然的话，之前长孙无忌屡屡为儿子提亲，他早就拒绝了，又何必敷衍长孙无忌呢？

旋即，他果断地一挥手，说道：“礼部尚书你小子就别惦记了，你小子要想在三十岁之前成为六部尚书，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宦海生涯，始终是年纪越长越吃香，永远都是论资排辈的。因为年长，代表着稳重，代表着沉淀。懂了吧？”

郭业敷衍地点了点头，不过心里却不以为然，腹贬道，那也未必，哥们一路蹦达蹦达，不到几年间不也官封刺史拜了侯吗？

李靖见郭业态度尚可，暗暗赞许了一下，然后道：“放心吧，老夫从来没有为谁在陛下面前说过好话。这次为你小子破例，绝对不会亏了你。虽然出任礼部尚书不切实际，但是礼部侍郎一职倒是绰绰有余的。怎么样？调回长安出任礼部侍郎，不算辱没了你的身份吧？较之你那扬州刺史，算高升了吧？”

礼部侍郎？

礼部的二把手，仅仅屈居于礼部尚书之下，而且已经拿到了上早朝的门票，完全可以朝堂之上君前对奏了。



这么算起来，的确是高升了！

不过，他并未喜形于色，而是问道：“老将军，这礼部侍郎也有左右侍郎之分，左为大，右为小。若是出任个礼部右侍郎，就没啥意思了哈。”

“哼，得寸进尺！”

李靖又是不满地瞪了郭业一眼，然后呵斥道：“你觉得老夫难得在皇上跟前开口一次，会让你屈尊出任右侍郎吗？”

礼部左侍郎？

货真价实的礼部二把手！

干了！

郭业这下终于喜形于色，眼角含笑地问道：“老将军，您深明大义啊！既然您待小子如此不薄，正所谓喝水不忘挖井人，得人恩果千年记，嘿嘿，小子也要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一番才是。好了，老将军，您说，有什么事情需要小子去办的。”

拿到了真真切切的好处，得到了李靖千金一诺的许诺之后，郭业才重提旧事，问起了李靖之前所提及的有事相托。

正如郭业所料，他跟李靖还没亲近到那种程度，李靖对他也不能欣赏到走火入魔的程度，不会平白无故给他这么大的好处。

说白了，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李靖铺垫这么多的东西，无非就是之前说过的有事相托。

听着郭业这般问起，李靖笑道：“好，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老夫也不再和拐弯抹角了。相托你之事还是关于暖暖这丫头。”

郭业微微颌首，绕来绕去还是这个话题。不过他没吭声儿，而是继续听着李靖缓缓道来。

只听李靖稍稍停顿了一下，说道：“郭业，老夫从你当年在吐蕃能顺利救出蜀王李恪等一干使团之人，就知道你手中绝对有一支神秘的部队。对否？”

“啊？”

霎时，一股寒意从郭业的心底最深处冒起，整个人浑身绷紧，立马呈现出一股前所未有的紧张状态。

“哈哈，别拿江湖中人来糊弄老夫，老夫岂是那么好糊弄的？郭业，是也不是？”

“老将军，您想做什么？”

突然间，郭业的声音也变得格外地清冷，神情再也没有之前那番玩世不恭，而他的双眼中，更是透着几分凛冽的杀意。

反问李靖的空档儿，郭业不为人所察觉地双拳紧紧握起，暗中调整了站着的姿势，身体微微前倾，有几分饿虎扑羊，一击必杀之势。

## 第844章所托之事

姜还是老的辣，李靖抬眼间便发现了郭业的一丝不对劲，不过他却不以为许，反而大大方方地坐正了位置，轻笑道：“哈哈，郭小子，别紧张。你若一直这样紧绷着，你我还怎么谈话？”

郭业听着李靖言语轻松，好像没有什么敌意，不过却并未放下戒备之色，相反，依然死死盯着李靖，压低着声音低喝道：“老将军，您到底想做什么？”

此时的郭业就跟草原上独自猎食的野狼，浑身上下都紧绷戒备着，满腹敌意，谁也信任不过。

因为，李靖发现了米吉那支部队的存在。这个秘密自打离开西川之后郭业便深埋心底，非他心腹之人，他绝不愿意分享这个秘密。

而且，米吉和米吉的那支特种部队，郭业一直都倚为一支奇兵，一直都视为自己手底的一张王牌，更是一张底牌。

现在，这个秘密被李靖知晓，这张底牌被李靖翻开，郭业如何能不紧张？

万一，李靖将这个秘密告诉了长孙无忌等人，万一传进了李二陛下的耳中……

后果不堪设想！

“郭业！！”

李靖猛然高喝一声，脸色郑重地提醒道：“你在担心什么？若老夫要想将你这个秘密告诉他人，要想将这支神秘部队的存在传进皇上的耳中，你如今还能如此安生？哼，别胡思乱想了，老夫，你绝对可以信任。不然的话，老夫也不会当着你的面，问起这支神秘部队了。”

一番掷地有声的话传进郭业的耳中，不过并未打消这小子的疑心和猜忌，他还是纹丝不动地站着同样的姿势，用同样的眼神死死盯着李靖，仿佛随时都会猛虎出击一般。只听他依旧用着同样的一句话，问道：“老将军，您到底想做什么？”

妈的，李靖暗暗呼了一声晦气，这小子居然如此的偏执可怕，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就跟个疯子一样。

罢了罢了，就当老夫怕了你了，疯子！

随即，李靖举起双手告饶道：“好了好了，老夫实话实说吧，我要借用你手上的那支神秘部队，而且这件事情必须不能让陛下知道。这下懂了吧？老夫绝对没有害你之心吧？”

“哦？”

郭业这才惊呼一声，收起那双骇人的眼神，微微扭了扭脖子，重新坐回了原位，皱着眉头说道：“你这么说我倒是放心了，呵呵，您老人家倒是神通广大啊，居然连我藏着西川那边山里的部队，都能被你查到。”

李靖见着郭业收起了敌意和戒备，恢复到了正常人的模样，心中也稍稍踏实了不少。

随后嘴角微微翘起，有些得意地说道：“郭小子，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自打你上次从吐蕃国都逻些城中，成功救出蜀王一行人回归大唐，老夫就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啧啧，从一国都城中轻而易举、毫发无损地救出人质

来，换做老夫亲自调教的悍卒营，也不一定能做到。而你的那支神秘部队却能做到这般，怎能不引起老夫的好奇？所以，自打那次过后，老夫就暗暗留起了心思。这不，前些日子才传回这支部队的消息，嘿嘿，你倒是藏得挺深，捂得挺紧啊？”

郭业听李靖说完，暗暗反省了一句，看来西川图瓦城那边没了东厂坐镇，果真藏不住秘密了啊。看来我要加快速度，重新将东厂掌握到自己手上了。

不过他也不愿就这个问题再继续和李靖纠缠下去，径直问道：“卫国公，你说吧，你到底有什么事情需要我这支部队去做？居然还要瞒着皇上，肯定不是为了国事。”

李靖道：“刚才不是说了吗？还是为了暖暖这丫头。”

郭业心底犯疑，为了鱼暖暖居然要动用自己的特种部队，难道是李靖不想答应长孙无忌的提亲，索性想借着米吉的特种部队直接杀进长安来，屠了长孙府上下，永绝后患？

这太扯了，不靠谱，完全不是李靖的行事风格。

李靖看着郭业眼神闪烁，知道这小子肯定又在胡乱猜疑了，随即立马澄清道：“好了，别瞎琢磨了，实话跟你说了吧，老夫想借用你藏在西川山林里的那支神秘部队，出海护送暖暖这丫头返回扶馀国。顺便，让你这支部队暂时留在扶馀国，帮助张仲坚这厮一把。毕竟扶馀国乃是海外岛国，缺少精兵良将，更是缺少战备物资。以小小一岛国之力同时对抗其他诸国将近十几年，已经委实不易，不过长此以往下去，扶馀国终究会有坚持不住的那一天。届时，亡国之日不远矣。所以，老夫此次有意让暖暖花重金在沿海一带购置战备物资，一同带往扶馀国。”

郭业闻言下意识接过话茬儿，反问道：“同时，让暖暖暂时离开中原回归扶馀，也可以避免掉长孙无忌的提亲，将其婉拒。是吗？”

“咳咳。”李靖掩嘴干咳一声，苦笑道，“暖暖这孩子不愿意嫁进长孙府，老夫岂会强迫？扶馀再小再是岛国，但暖暖好歹也是一国公主，老夫肯定要尊重她的意愿和选择。郭小子，怎么样？你是否愿意将你手中那支神秘部队暂时借用于老夫？”

郭业没有立即答应，不过也没有矢口拒绝。

他沉默了下来，暗暗权衡思索了一番，他这下也明白了李靖刚才为何说，此事不能让李二陛下知晓，而且以李靖如今的身份，也万万不能让李二陛下知晓。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虽然李靖与虬髯客、红拂女关系匪浅，但扶馀国既然已经自成一国，那么他就不能以大唐军神卫国公的身份明着去帮衬。毕竟这里还关系到高句丽、新罗、百济、东瀛等国的利益。

而这几个国家跟大唐暂时都处于和平外交政策，若是李靖未经大唐皇帝的同意而去援助扶馀国，此事一旦被其他几个国家知道，一旦传进李二陛下的耳中，定然会惹来不小的风波和麻烦。

至少，以他如今在军中的威望和身份，肯定会惹来李二陛下的猜忌。功高震主？或者是，目无君上？

甭管是什么，都能被有心之人无限放大。

郭业也明白，这也是李靖为何找自己帮忙的真正原因。不然的话，以李

靖在军中的声望，若是一声令下，还怕无法在沿海各地的州府调集善战之兵出海支援扶馀国吗？

不过，话题已经扯到了这个份儿上，全部都摆在了桌面上，那这支特种部队，到底是借还是不借呢？

郭业想了想，既然米吉他们一直都在深山老林中拉练，暂时又不需要他们在中原或者在边疆执行什么特殊任务，那么借给李靖，出海前往扶馀国也无妨。

闲着也是闲着，正巧也可以增加一些实战经验，熟悉不同地方的作战经验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尤其是，这也可以借机跟扶馀国的虬髯客、红拂女夫妇示好，让他们欠自己一份人情，将来也许会有用处。

可是，郭业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李靖仅用一个小小礼部左侍郎的好处，就从自己手中借走了这支特种部队，这也太便宜这老家伙了吧？

米吉他们出海前往扶馀国不是去渡假晒太阳，而是真刀真枪帮人作战啊，一个不好，可是要死人的。

这买卖这么算下来，貌似有些不划算。

随即，郭业点了点头，轻轻回道：“老将军，既然您老人家开了这口，这忙肯定要帮。不过这支部队人数稀少，作战能力却是极强，乃是晚辈苦心栽培数载方有今日之功。而且您不知道，为了培养这支特种部队，小子我可是耗尽了财力物力和人力。不说别的，就单单说人员的筛选上，虽谈不上万中选一，但可都是一等一的好儿郎啊。万一，他们去了扶馀国，出了什么闪失，那……”

“好了，老夫就知道你小子不会这么容易松口！”

李靖一见郭业又开始讨价还价，不由皱了皱眉头，打断了他没完没了的吐苦水，说道，“老夫早就料到你这小子比鬼还精，帮你迁升回礼部出任左侍郎只是小小好处，等你回了长安之后，老夫届时再送你一份大礼，如何？”

郭业顿时眼睛一亮，急咧咧问道：“什么大礼？”

李靖摇了摇头，显然不愿现在就说，而是卖起了关子道：“等你的这支部队什么时候随暖暖出海前往扶馀国，老夫再兑现这份大礼，好了，时辰不早了，你小子赶紧回去吧。希望你抓紧时间安排你的那支神秘，哦对，尽快安排你那支特种部队出西川，这名字还挺贴切。”

郭业见着李靖现在不愿说，心里暗暗一想，既然礼部左侍郎一职只是小小好处，那这份大礼肯定份量不轻，很是期待啊。

旋即，郭业双手抹了一把脸，醒醒神儿，精神头十足地重新站了起来，拱手告辞道：“好，那晚辈先回去了，老将军，您就听信儿吧。”

言罢，郭业拔腿就走。

“等等~”

刚走到饭厅的门口，李靖突然叫住了郭业，问道：“郭小子，老夫突然很好奇一件事儿。就是之前我揭穿你在西川暗藏私军之时，你小子摆出那副蓄势待发的前扑姿势，还有身上透着的那股子杀意，莫非你当时曾有过将老夫当场击毙的念头？”

郭业停住脚步正背对着李靖，一听李靖说起这个，脸上不由露出几分惊骇，不过一闪即逝。

随即，他满脸堆起人畜无害的笑容，一阵傻乐道：“老将军，瞧你这话说得，晚辈对老将军一直都是敬重有加，岂会作出这种事情来？想太多了，您老人家这是对晚辈的不信任啊。罢了，我还是留下来跟你掰扯掰扯清楚再走吧。”

“滚滚滚！”

李靖突然厌恶地挥手驱赶着郭业，喝骂道：“老夫困了，赶紧走人！”

郭业哈哈一笑，这才大步抬头地朝着卫国公府大门外走去。

月光下，李靖看着郭业远去的背影，嘴角不由挂起一抹耐人寻味的笑意，好像并未对郭业有所生气和不满，相反用一种赞赏的眼神远望着，暗自颌首道：“好小子，奸猾油似鬼的外表下，竟然藏着这么一颗狠辣的心。相比老夫当年，可真是强太多咯……”

自言自语一番过后，李靖的脸色突然落寞下来，突然扪心自问起来，李靖啊李靖，莫不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或是，老将迟暮，英雄气短？

## 第845章 老大人的爱护

天上繁星闪烁，夜里更深露重，郭业出来卫国公府，冒着寒风游走在城中，很快便返回了太平坊的侯府。

此时侯府已经大门紧闭，下人们八成已是早早睡下。

郭业敲开侯府大门，本不想太过惊动下人，早些回房睡觉。

却见门房仆役将他拦住，低声禀道：“侯爷，虞世南老大人晚饭过后就过府来了，一直在书房等您，到现在还不肯走，说是非要见到你不可。”

郭业错愕之下立马飞奔书房，路上暗暗嘀咕，都这个点儿了还不回去，虞世南难不成有什么十万火急之事要见我？

一到书房门口，他也顾不得敲门，直接推门而入，正见着虞世南蹲坐在炭炉旁边烤着火取暖。

见着郭业突兀闯进，虞世南也被惊得站了起来，脱口第一句话便是问道：“你怎么回来了？”

郭业奇道：“老大人这话问得蹊跷，这是我家，我当然要回来了。倒是老大人您，怎么大半夜还在我家里干耗着？”

“不是。”虞世南连连摇头，纠正道，“老夫不是那个意思，老夫是问你，你怎么从扬州回长安了？难道你不知道未经奉诏，各州府刺史不得擅自回京吗？若是被那些御史言官们知道此事，明日早朝非狠狠参你一本不可。”

“呃……”

顿时，郭业的脸上也现出了几分尴尬之色，心中大呼后悔，妈蛋，我怎么大意到这种程度？怎么将这么一个忌讳都抛诸脑后了？

各州刺史，各府折冲都尉，未经奉诏，不得擅自进京。

这是大唐立国之初，就定下来的章程。这不仅是对地方封疆大吏的硬性规定，这也是皇帝对各地官员的一种堤防戒备。

唉，竟然如此大意，真是糊涂啊！

郭业猛地拍了一下额头，又不能将鱼暖暖传信之事说出来，不然的话肯定更会惹来虞世南的一番唾骂。毕竟因私废公，因为一个女人之事而犯下这般大糊涂，在虞世南眼中肯定是更加不应该的。

虞世南见着郭业一时没有答复，继而问道：“莫不是你在扬州也收到了李纲要致仕的风声儿？然后冒然返回长安，为的就是想补礼部尚书这个缺？郭业啊郭业，你说你怎么就不那么让人省心呢，这才去了扬州多久啊？你是不是觉着自己在扬州干了几件漂亮事儿，就按捺不住寂寞，想要挪窝了？

唉……你让我如何说你才好，急，太急了，急功近利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哇！”

冤啊，真尼玛冤枉！

郭业欲哭无泪，显然虞世南误会自己了，这老头以为自己私自奔回长安，是为了拿下礼部尚书这个位置而提前走动的。

随即，郭业不再沉默，赶紧解释道：“老大人误会了，小子此次回京并非为了补礼部尚书这个缺啊。小子自己有自知之明，虽有鸿鹄之志，却奈何资历浅薄，这是最为人所诟病的地方。而且欲速则不达，这个道理我懂。明知不可为，小子怎么可能还脑子一热就往前冲，还别人争破头去抢这个位置呢？”

听着郭业这般说来，虞世南的脸色稍稍变缓，微微点头对郭业的这番说

词深以为然，嘟囔道：“你知道就好。那你冒然返回长安作甚？”

郭业只得撒了个谎，道：“前些日子，卫国公李靖不是与秦琼、程知节、李茂功等前辈班师回朝了吗？老大人应该还记得，小子当年曾率军深入吐蕃腹地，连夺吐蕃几座城池，最后被困在格尔木城之事吧？”

虞世南点了点头，表示知道。

郭业继续道：“当初小子与这几位前辈因为格尔木城保卫战之事曾有过交集，特别是李靖老将军对小子更是有过援手之德，而且因为小子当年撰写过一本兵书，名曰《纪效新书》，颇得李卫公之喜爱。所以李老将军回到长安之后，便派人传口信，说起了想见我一面的意思。这不，名声赫赫的大唐军神相召，小子脑子一热就不顾后果地飞奔回长安来了。”

一个小小的善意谎言，直接将护送鱼暖暖回扶馀国、李靖借用特种部队之事，给搪塞了过去。

虞世南对于郭业这个说法也没有质疑，相反脸上起了几分异样之色，微微皱眉，琢磨道：“李靖此人虽名扬天下，乃我大唐军中第一人，却一直但是独善其身，从来不拉帮结派，所以颇得陛下信任与重用。

而秦琼、程知节、李茂功几人当年都是出身瓦岗寨，与长孙无忌等人都属天策府旧臣一系。但是据老夫所知，他们暗中又自成一个团体，身后有着山东豪强士绅的影子存在。与长孙无忌等关陇世族一直都是貌合神离，迟早都有分崩离析的一天。郭小子，你能与他们都有交集，而且都能与他们结好，这很是不易。也许有一天，在某个关键的时候，他们能帮到你，也能帮到我们士林清流系的这些人。毕竟军方的力量，一直都是急需示好与拉拢的。”

郭业嗯了一声，对于虞世南面面俱到而又尖锐的分析，他深感赞同，到底姜还是老的辣，宦海浮沉几朝老臣的眼光就是毒辣。

不过虞世南还是对郭业私自回京之事有些耿耿于怀，有些不满道：“不过卫国公李靖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难道他不知私自召你回长安，会给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吗？若老夫不是偶然路过你侯府，见着你府中下人忙进忙出，一问之下，才知道你回来了。这不，老夫担心你回来这事儿被长孙无忌他们知道，而后大做文章，所以才一直在你府上等你归来，好提醒你一番。唉，李卫公这事儿办得冒失啊！”

虞世南从黄昏等到午夜，竟然就是为了提醒自己？郭业霎时心中满满感动，看来虞世南对自己，从认识的第一天起，至始至终都是最真切最无私的关怀。

不过对于李靖无辜躺地中枪，遭了虞世南的一阵数落，他也深感遗憾。没辙儿，这事儿还真不能将鱼暖暖捅出来，不然老虞头还真没完没了。

于是，他只得转移话题道：“老大人，其实此次回来虽然有些冒失，但也有利好的地方。此次卫国公将小子召入他的府中，聊到深夜才放我归来，也许给了我一个好处。嘿嘿，他会向皇上提议，将我从扬州调回，迁升礼部左侍郎一职。虽然无缘礼部尚书，但是礼部左侍郎一职也是显赫。老大人，假以时日，我便能与你同站朝班之上，并肩战斗了！”

“哦？”

虞世南揪着胡子微微惊异，瞪大了眼球看了郭业一眼，下意识喊道：“还有这般好处？”

话毕，他又自顾点头沉吟道：“不错，以李靖今时今日的地位，替你向皇上求上一个礼部侍郎的位置，那绝对是绰绰有余。看来他对你的确是欣赏有加啊。不错，这是你的福缘。”

郭业喜滋滋地笑道：“是吧？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里牛逼闪闪亮晶晶，竟然能让人家欣赏若斯！所以说嘛，虽然回来的有些冒失，但好处也是大大的有。唉，去了扬州折腾大半年，终于可以回长安来了。”

虞世南嗯了一声，突然脸上一沉，佯怒道：“越是到了这种擢升的紧要关头，那你越要注意，不能犯下一丝错误让人抓住痛脚。郭业，趁着现在天色正黑，你赶紧带着你的扈从返回扬州，不要在长安继续逗留了。”

“啊？半夜出长安？”

郭业诧异地惊呼道：“老大人，这都什么时辰了，您让我出长安回扬州？明天再回也来得及啊，这大半夜的还不如在家老实睡觉呢。”

虞世南连连摆手摇头，拒绝道：“不行不行，为了保险起见，趁着长孙无忌他们都没收到你回来的消息，你赶紧出城，回扬州。”

“老大人，这……”

“别拖拉了，现在就走，连夜乘马出城。等着圣旨下来扬州，你再回来也不迟！”

“可是……”

“郭业，莫非要老夫拿着扫把将你撵出去吗？”

“可是老大人，这里是我的府邸啊？”

“混账，你走不走？”

“好好好，我走，我现在就出城，别发火，息怒，息怒啊……”

……

……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睡眼惺忪连连打着哈欠的张九斤、王八斤被郭业从睡梦中叫醒，从暖烘烘的被窝中揪出。

很快，三人三马，踏着冰冷的夜色，朝着长安城外奔去。

这一次郭业回长安，白天进城，晚上出城，拢共呆了还不到十个时辰，便匆忙地出城，南下返回扬州而去。



## 第846章朝廷争议论人选

郭业半夜仓促出城，翌日天亮，三人三马已经出了长安郊县，快马加鞭朝着沧州府的方向奔去。

只需赶到沧州府的码头渡口，再坐船乘舟经大运河南下，便可一路到底径直返回扬州。

他策马飞奔风尘仆仆赶着路，浑然不知长安这边所发生之事。

长安，朝堂之上。

大唐帝国每日依循召集的早朝。

今日的早朝进行了大半，缓缓接近尾声，李二陛下因为处理了太多的繁琐事务，已经有些疲累不堪，正准备大手一挥喊出退朝来着。

突然，身着一身紫袍的长孙无忌双手扶着象牙笏走出朝班，躬身垂立地站在朝堂中央，恭声喊道：“陛下，臣有事启奏！”

象牙笏，即朝笏，约两尺六寸，三品以上大员方有资格配备，主要是用来上朝前记录事情，以免君臣奏对时臣子忘了词儿。通常为玉制，也有象牙制。

李二陛下伸手揉了揉额头，卷袍挥手道：“奏来！”

长孙无忌象征性地看了眼手中的象牙笏，然后高声喊道：“皇上，继原礼部尚书李纲大人致仕乞骸骨也有些日子了，礼部尚书一职至今空悬着。正所谓蛇无头不行，为了礼部四司能够正常运行，为大唐帝国与陛下尽忠分忧，臣请求皇上今日能够将这新任礼部尚书的人选定夺下来。”

“哦？”

李二陛下轻轻拍了下自己的额头，失声笑道：“唉，瞧朕这个记性，爱卿好像已经不知一次提醒过朕了，倒是朕屡屡将此事忘了。对了，上次众爱卿不是联名举荐过河北道清河崔氏的崔鹤年，出任礼部尚书一职吗？怎么样？今日崔鹤年崔卿可来了？”

长孙无忌脸上一喜，心道，看来多日来的举荐，皇上终于点头同意了。

随即，连连点头道：“皇上圣明，您日理万机稍有遗漏，这也实属正常。回禀陛下，崔鹤年今日已经随微臣进宫了，此时就在大殿外候着呢。”

“好，宣他进来吧！”

李二陛下挥了挥衣袖，示意了跟前随侍的董顺一声。

长孙无忌心中狂喜，看来崔鹤年出任礼部尚书一职，算是成了。

李二陛下这番话说完，房玄龄、唐俭、殷天宗等天策府一系重臣纷纷面露喜色，看来这事儿终究还是成了，今后我们在朝堂上的队伍又要壮大了。

董顺清了清嗓子，扯着嗓子尖声喊道：“陛下有旨，宣清河崔鹤年进殿。”

话音一落，一身文士袍的崔鹤年便出现在了殿门口，步履沉稳地走入殿内，走至长孙无忌所在的位置，冲李二陛下躬身作揖，山呼着万岁。

李二陛下看了崔鹤年一眼，脸上挂着满满笑容，神情煞是平易近人般地说道：“崔卿，朕倒是有些年头没见到你了。好啊，清河崔氏，名门望族，诗礼传家，由你出任礼部尚书一职，朕也放心得很呐！”

说着，李二陛下扭头对着大殿左侧一道帘子后面，问道：“执笔宦官可在？”

一声阴柔恭顺地声音传来：“回圣上，在！”

帘子后头专门有一张书案，坐着一名宦官，专门为皇帝临时拟旨的。

李二陛下嗯了一声，想了一想，缓缓说道：“拟旨，昭告天下，即日起，擢升崔鹤年为……”

“皇上，老臣有事启奏！”

突然，大殿之上，一身紫袍的虞世南颤颤巍巍站了出来，打断了李二陛下的传旨。

老虞头不和谐跳出来搀和，顿时惹得李二陛下不由眉头紧皱了起来。

此时，长孙无忌、房玄龄、唐俭等人面露忿忿之色，就连身为当事人的崔鹤年，脸上都挂起了不满，心中更是有了几分不祥之感。

难道，虞世南又要跳脚出来反对了？

此前虞世南、孔颖达等人屡屡从中作梗，没想到今日皇帝都表态了，他们还不肯放弃。

霎时，整个大殿上，有人面露凝重，有人面露思索，有人面露愤慨，也有人沉默以对不掺合。

唯独一人脸上一直挂着微微淡笑，他便是排在一众武将之首的卫国公李靖。

见着虞世南跳脚出来，李二陛下只得暂时将注意力转移到老虞头的身上，问道：“虞爱卿，你有什么事要在这个时候启奏啊？”

虞世南也学着长孙无忌，象征性地看了一眼双手捧着的朝笏，然后喊道：“陛下，老臣觉得有一人也许会更加胜任礼部尚书一职。”

此言一出，全场哗然。

满朝文武中只要不是耳聋眼瞎脑残之辈，都能看出来虞世南的目的，这老头子又要出来给长孙无忌他们打擂台了，准确地说，应该是出来给对方添堵来了。

因为，这事儿皇帝都已经明确表态了，都准备开始拟旨擢升崔鹤年了，他竟然跑出来唱反调。这不是添堵恶人，是什么？

唰唰唰～

长孙无忌等一千人等脸上顿时大变，特别是身为当事人的崔鹤年，双眼进火，满脸尽是煞气，恨得将眼前的老虞头给生吞活咽了不可。

不怪崔鹤年怨怒虞世南，这古语有言，挡人升官就是断人财路，无异于杀人父母啊，此仇不共戴天，此仇无法消弭。

长孙无忌按捺着心头的怒火，问道：“虞仆射，莫非你口中这位更加胜任礼部尚书一职的人选，又是郭业郭子仪？”

“咦？你咋知道的？”

虞世南装出一副诧异的样子，瞪大着双眼，一副惊异地口吻喊道：“长孙大人，咱俩可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哇，没错没错，老夫举荐的就是扬州刺史郭业！”

此话一出，别说长孙无忌这边一众人，就连李二陛下都不禁生起气来，暗暗骂道，虞世南莫非老糊涂了？明知道郭业年纪轻资历浅，满朝文武必定会引起反弹，而且朕也是不可能同意郭业出任此职的，他怎么还在这个当口儿提名郭业？

不过他未开口，长孙无忌已经向虞世南发难了：“真是好笑！郭业才多大

年纪？虞老大人，都说举贤不避亲，可你也太过有失偏颇了吧？”

“年轻怎么了？当年楚国甘罗不是十二也拜相了吗？”

虞世南丝毫不怯弱地予以还击道：“至于你说老夫有失偏颇，那就大错特错了。谁不知道长孙大人你与清河崔氏之间的关系，有些东西就没必要摆在桌面上讲了，若往里深究扒拉出来，只会越扒越脏，对不？既然长孙大人如此不必忌讳地为大唐保荐人才，那老夫岂能落于人后？老夫就是觉得郭业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就像长孙大人认为崔鹤年崔大人是难得的人才一般。”

长孙无忌听着虞世南这番胡搅蛮缠耍无赖的说词，差点气得直跺脚，只得伸手怒指着虞世南，喝道：“你……你这是成心添堵，你这是妒贤嫉能，虞世南！”

身为当事人一直不方便发表意见的崔鹤年也是一阵郁闷和生气，刚才虞世南话里话外都将自己和郭业相提并论，妈的，那不是说在他眼里，郭业和自己没什么两样儿吗？

混账，崔家乃是名门望族，关陇世家，岂是姓郭的一个寒门晚户所能比拟的？

面对着长孙无忌的发货，虞世南好像不屑与之纠缠下去，而是冲着殿上的李二陛下拱手喊道：“皇上，长孙大人有举荐人才之责，老臣也有保荐贤能的义务。我与他都是大唐臣子，分为左右尚书仆射，所以这种事情不能让长孙大人一个人辛苦。”

殿上的李二陛下看着虞世南这番耍宝耍无赖，真是哭笑不得。

他知道虞世南明显就是来给长孙无忌捣乱的，因为自己的心思虞世南怎么可能会不知道不清楚呢？

很明显，虞世南是在反感长孙无忌拉拢党羽进朝堂，进而担心威胁到士林清流系在朝堂中的话语权。

其实，在李二陛下看来，这又何尝不是虞世南对自己的不满和无奈的反击呢？

要知道，当初自己可是对老家伙多有保证和允诺，可如今却是让长孙无忌等人逞了威风。

李二陛下看着老虞头和孔颖达一副垂垂老朽的模样，再看士林清流系青黄不接的状况，心中哀叹道，虞卿、孔卿，不是朕不肯帮你啊，是你们士林清流系实在是人才稀缺了，尤其是太缺年纪稳重的中层力量了。仅凭一个处在风口浪尖的郭业，又岂能力挽颓势与长孙无忌等人对抗呢？

想着想着，李二陛下心中对虞世南起了几分怜悯之心，竟然不忍对其苛责起来。

但是这事儿也不能任由虞世南这么捣乱下去，不能就这么干耗着，总得有个结果才是。

突然，他瞥到排在武将之首的李靖，从头到尾不发只言片语，脸上依旧保持着淡淡的笑容。

李二陛下见状，心中笑道，李靖不是一直对郭业都颇为欣赏吗？而且李靖貌似与长孙无忌等人的关系都不错。不如将此事推给李靖这个和事佬，听听他的看法吧！以李靖这种老成持重的性子，肯定与朕是一个看法的。

旋即，李二陛下突然抬手遥指李靖所在的位置，脸上浮笑，声音爽朗地笑问道：“李卿，自打你们班师回朝之后，朕就一直都没听你发表过什么意

见。你来说说，崔卿与郭业到底何人更加胜任礼部尚书一职？”

## 第847章真正的目的：退而求其次

李二陛下当场点名李靖，刹那间，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全都引向了李靖身上。

不过李靖好像并不感到意外，大大方方地点了一下头称了一声好，然后便带着所有人的目光，步伐稳重地徐徐走出朝班，来到大殿之上。

来到殿中央，李靖冲李二陛下躬身一拜，朗声道：“承蒙陛下看重，老将不胜惶恐。臣乃一介武将，军人本不该妄议政事，但既然陛下有所命，老臣焉能不从？”

李靖面容和煦，言辞谦卑，说完一番漂亮话之后，立马博了一声满堂彩。

在李二陛下眼中，不胜感慨，暗暗赞叹，这才是真正的老成谋国，这才是朕最看重的大唐擎天柱。

花花轿子人人抬，李靖这番话让李二陛下面上有光，李二陛下自然也不能太不识趣儿。

随即，他笑声爽朗地打趣道：“老将军太过谦逊了，你乃朕最为倚重的军中磐石，乃我大唐帝国的擎天柱石。哈哈……老将军但讲无妨。”

“老将遵命！”

李靖还是面容淡定挂着笑容地恭应一声，随后有朝着殿堂上的长孙无忌与虞世南各自点了一下头，以示致意。

完全一副两边不得罪的和事佬作派。

随后，李靖这才说道：“崔鹤年崔大人也好，郭业郭刺史也罢，老将对两位大人都有所耳闻。据臣下所知，两位大人都有安邦辅国之才，真可谓是一时瑜亮啊！”

这完全就是一番和稀泥，雨露均沾的讲话。

李二陛下听完暗暗摇头，虽然他很欣慰李靖的中庸之道，洁身自好从不站队结党，但今天这事儿自己明显是推给他帮忙决策的，却还是保持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老好人也好，老狐狸也罢，今天这事儿明显没有揣摩明白圣意嘛。

而站在大殿之上正十分尴尬的崔鹤年听完李靖这番话，脸上更是难看至极，浑然没有因为李靖说话不是偏颇而有所感激。

相反，他心里更是大吐着酸水，什么叫都是安邦辅国之才，什么叫都是一时瑜亮？

自己好歹名门望族出身，自己好歹饱学鸿儒，自己好歹四五十岁，自己好歹正经的进士出身，但是在李靖口中说来，居然和郭业这个寒门晚户出身的的不学无术之辈成了一时瑜亮。

岂有此理，真是气煞了人啊！

霎时，崔鹤年胸中一口闷气，憋得满脸成了猪肝酱紫色。

顺带着，他也对李靖有了几分不满。

就在这时，就在众人都觉得李靖正在和稀泥之时，只听李靖话锋一转，又是说道：“不过嘛，这礼部尚书只有一个位置，总不能让崔大人与郭刺史一同居之，是吧？这历朝历代也没有两人共居尚书之位的先例啊。所以，老将觉得总有从两人中选出一人来。”

呼~

李二陛下暗暗松了一口气，脸色稍稍缓和，笑道：“李卿家说话还带这么大喘气的，呵呵，差点将朕给绕糊涂了。那李卿说说看，他们二人谁更胜任此位？不过朕觉得礼部掌管天下礼法与教化，这尚书一位是要老成持国之人来把舵才是，哈哈，朕怎么又高谈阔论了起来呢？还是李卿你来说吧，据实讲嘛，放开了讲嘛。”

显然，李二陛下虽然没有明言，但是心中早已有了偏重，这是在暗示着李靖别尼玛犯糊涂，将郭业提名上来。

李二陛下的这番话，满朝文武都听出了弦外之音。谁都知道皇帝不愿当面驳了虞世南的提议，希望借着李靖这位大唐擎天柱的口说出自己的心思来罢了。

李靖淡淡地笑了笑，这次终于揣摩到了圣意，说出了李二陛下想听到的话：“回禀皇上，老将虽觉得两人都是难得的人才，但正如陛下所言，礼部掌管天下礼法与教化，的确需要一个老成持重之人来掌舵为宜。所以，老将觉得郭业还是有些年轻气盛，需要多多磨练才是。而崔鹤年崔大人年纪略长于郭业，的确是礼部尚书的最佳人选。”

“陛下，卫国公所言甚是啊，臣长孙无忌附议！”

“臣房玄龄附议！”

“臣唐俭附议！”

“臣殷天宗……”

“臣侯君集……”

“……”

“……”

“臣等附议！”

一时间，风向骤变，满朝文武中，对于崔鹤年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就连李二陛下紧皱的眉头都渐渐舒展了开来。

显然，李靖总算说出了他想说出来的话。

而呆立在殿中央享受着众人目光祝福的崔鹤年，此时更是心中激动如潮，恨不得立马飞奔跑向李靖跟前来，然后蹲在地上抱着李靖的大腿唱赞歌。

他看着李靖的眼神连连闪动，就跟俞伯牙摔琴谢钟子期——知音难觅啊！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卫国公也！

不过李靖并未理会崔鹤年，而是跟不远处的虞世南微微点了一下头，仿佛心有灵犀一点通般，眼神交流着什么。

虞世南突然有些愤愤不平地叫道：“李老将军，你这般评论就有失偏颇了，仅凭年纪就否决了郭业的资格？那照你这么说，以后我大唐举贤只论年纪不论才能了？荒谬，荒谬至极，那今后我国朝就不要再任才选贤，量才使用了，去坊间选上一些白发皓首的垂垂老朽便是。”

“虞大人息怒！”

李靖继续含笑地安抚了一下暴走的虞世南，然后冲李二陛下看了一眼，说道：“皇上，老将刚才也说了，郭业与崔大人都是一时瑜亮之才，但是却输在了年纪上。但是总不能因为年纪一棍子将年轻人打翻吧？总要给他们一些

磨砺的机会。哈哈，大唐帝国的未来总不能靠迟暮老朽，还要靠普天下的年轻英才，是吧？”

说着，李靖有意无意地瞟了一眼崔鹤年，发现崔鹤年现在又是一脸郁闷之色，好像在说，崔某不老，崔某如今五十不到，正当盛年啊。

不过他始终没讲崔鹤年放在眼里，也不顾长孙无忌的一阵咳嗽暗示，而是继续对着李二陛下说道：“皇上，所以老将建议，由崔鹤年崔大人出任礼部尚书，而郭业呢？将其擢升提拔为礼部侍郎，这样的老少搭配，既能让精力旺盛的郭业辅助崔大人掌管礼部，也能让崔大人的老成持重时刻替郭业这位年轻人掌舵，好让他少犯一些冒进的错误。不知皇上以为然否？”

“啊？”

李二陛下这下算是明白了李靖的用意，原来李靖之前种种都是在为郭业铺路子，明知道自己不会让郭业出任礼部尚书一职，所以他就退而求其次，为郭业争取礼部侍郎的位置。

厉害，真是厉害啊！

李二陛下心中赞叹之余也暗暗琢磨，貌似李靖这么多年下来貌似没有跟自己开口求过什么，今天居然会为了郭业这个臭小子而破了先例。

看来李靖对郭业很是看重啊！

就在他犹豫间，突然虞世南也开口道：“卫国公此言真乃老成谋国之言，之前老臣完全忽略了郭业年轻气盛的秉性，还是卫国公想得周到啊。这老少搭配主持礼部，真乃相得益彰，臣虞世南附议……”

“卫国公真知灼见，老臣孔颖达附议。”

“臣等皆附议……”

虞世南和孔颖达一表态，士林清流系的散落在朝班中的几个大臣纷纷出言表示支持。

李二陛下再见虞世南这幅嘴脸，也被搞糊涂了，他看看虞世南，再看看李靖，暗道，莫非虞世南和李靖之前早有默契，为郭业求礼部尚书一职是假，真正目的是退而求其次，冲着礼部侍郎一职来的？

他这个时候发现长孙无忌他们都没有出来反对，显然被李靖先捧崔鹤年出任礼部尚书，再举荐郭业出任礼部侍郎的手段给搞懵了，而且也搞得无话可说了。

因为李靖先前就推荐了崔鹤年，如果长孙无忌、房玄龄他们这个时候跳脚出来反对李靖，那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吗？

李二陛下看着此时朝堂上的气氛，说句打心里的话，他很乐意见到关陇世族的这些臣子们吃瘪。

一时间，他对李靖和虞世南的这一手暗赞不已，心中叹服道，高，真是高啊！这群老狐狸一个比一个不简单啊！

既然如此，他也乐得成人之美，毕竟有士林清流系的郭业在礼部掣肘关陇世族的崔鹤年，这也是他所愿意看到的。

随即，他大手一挥，遥指着站在下面的崔鹤年道：“好，就这样定了，礼部就交给崔卿了。”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稍稍停顿了一下，又对众臣道：“至于擢升扬州刺史郭业回长安，出任礼部侍郎一职，朕也一并准奏。哈哈，卫国公的这番举荐甚合朕意啊。郭业能力出众，却行事孟浪，有崔卿在礼部看管着，朕也就放

心了。老少配，老少配，干活亦不累，绝配了哈！”

“皇上圣明！”

皇帝独断乾坤，群臣只得山呼配合。

唯独崔鹤年站在殿堂中，神情木讷怔怔发愣，他为郭业这个杀子仇人即将成为自己的下属而感到愤怒，也为李二陛下挂在嘴边的那句“老少配”而感到怨恨。

老少配？

崔鹤年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两鬓，暗恨道，我才五十不到正当盛年啊，哪里会是垂垂老朽啊？郭业，既然老天都让你与我撞到一起，那我们便走着瞧吧……

杀子之仇，不共戴天！



## 第848章卸任

由北至南辗转将近十来天，郭业顺利从长安折返回扬州。

回到扬州还没三两天，长安那边的圣旨便接踵而至，关于郭业调进长安，出任礼部侍郎一职的消息不胫而走，府衙内外、满城皆知。

消息犹如长了翅膀一般飞旋而开，不出三五天，凡是扬州地界儿上的人，都知道了一个事实，那便是——

郭刺史，高升了！

不过李二陛下这次很给郭业面子，虽说一纸诏书将他迁任长安礼部，却也给了他将近一个月的缓冲期，让他趁着缓冲期在扬州安排和解决完手头上的诸事，然后再行回京赴任述职，并没有让他见旨速回长安。

既然离开长安已经是铁板钉钉不争的事实，郭业索性用这一个月的缓冲期来安排和解决后顾之忧，他可不想将好不容易控制在股掌之中的扬州，再拱手让给新来的刺史。

这世上只有郭小哥捡别人瓜烙、摘别人桃子的份儿，还没人能够从郭小哥手中抢走胜利果实。

接下来的日子，他相继找来陈集涛、关鸿鹄、刘振轩、陈浪等人谈话。

这些人是他留在扬州的骨干力量，他在离开扬州之前必须将这些安置好，不然的话，他甭想远在数千里之外的长安还能遥遥掌控着扬州。

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让陈浪与刘振轩继续在折冲都尉府搭班子，将扬州府兵的力量掌握于手中。

而关鸿鹄呢，继续让他留任盐运衙门盐运使一职，有了扬州都尉府这边的协助，加上盐帮及周边江湖帮派的配合，关鸿鹄这个盐运使对于扬州盐税这块基本稳如磐石，轻易无人能够动摇。

当然，郭业也对关鸿鹄再三嘱咐，莫要对盐税银子生出贪婪之心，莫伸手，伸手必被抓！

扬州盐税是充盈国库的主要途经，郭业虽然爱财，但却不想将它归为自己的私人钱袋子，因为扬州盐税越是富得流油，说明朝廷之上盯着的人越多。只要关鸿鹄一伸手，肯定会被人捉了短处。

几人之中，唯独陈集涛最难安置。

说句真心话，他非常想让陈集涛继任扬州刺史一职，继续替他牧守扬州这一亩三分地。

奈何陈集涛的资历离刺史一位太遥不可及了，既不是科班进士天子门生出身，又没在地方县衙任过县令，没在长安六部衙门中历练镀金过，仅仅是从举人，县衙吏员，县衙县丞，州府六司佐官，再到扬州府郡丞，一步一个脚印地艰难爬上来。

换句话说，资历和出身实在是太低了，别说扬州刺史，就连一个偏远贫瘠的州府刺史都难以承继。

而且，从李二陛下的圣旨中郭业也听出来了，朝廷这边有意重新再委派一位新刺史来接任。

所以，陈集涛虽然得力，但终究没有刺史的命。

但是，郭业若要离开扬州，又想将扬州一亩三地牢牢掌于手中，又离不开陈集涛坐镇刺史府中替他盯着。

不仅是盯着新来刺史，还要替他协调关鸿鹄、陈浪、刘振轩三人间的搭班子，同时还要替他稳住扬州下辖诸县县令的人心。

因此，委实缺不了陈集涛这么一个中枢纽带的存在。

思前想后，也只能扶陈集涛一马，让他从郡丞位置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进击扬州别驾一职，让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扬州二把手。

他曾经允诺过陈集涛将其扶正，而且主管天下官帽子的吏部尚书孔颖达那边也打过招呼，这一点不难办到。

他权衡左右，殚精竭虑十来日之后，终于将这番局面给安置了下来。

那么他离去之后，扬州官场就会形成另外一个小圈子，这个圈子将会以陈集涛为中枢纽带，军方有刘振轩、陈浪把持，盐税有关鸿鹄掌控，地方各县有向他归心的诸县令。

当然，这个圈子的核心始终离不开他，他不仅是这些人的主心骨，也是这些人锦绣前程的倚仗。

自此，这个圈子一旦形成，那么他便可以远在长安遥遥指控，且高枕无忧。

届时，任凭新来刺史如何背景显赫，如何天子门生，都无法抢走他在扬州打下来的盘子，也无法撼动他在扬州的话语权。

众人终究在郭业的一番操作忙碌下，总算是求仁得仁，历时将近二十来天，一切皆已安置了下来。

月落星沉，旭日东升，轮回更替，时间一日又一日地缓缓而去。

李二陛下留给郭业的缓冲期也差不多到头了，他不日即将动身离开扬州。

即将离开扬州的第三天，朝廷委派赴扬州的新任刺史也终于抵达。

不是冤家不聚头，新来的扬州刺史郭业也认识，居然就是长孙无忌的长子长孙冲。

郭业暗暗感到好笑，看来长孙无忌还是对扬州这块地不死心，确切地说以，应该是对扬州盐税不死心，不想拱手让给士林清流系。

这次居然下如此大的重本，连自己最为得意的长子都派下来了。

不过对于长孙冲到任，郭业并未有多加为难，相反，他还与对方和和气气、顺顺利利地交接着事宜。

一他念着对方是长孙羽默的兄长；二他与长孙冲曾经也有过友谊，特别是当初在魏王府醉酒作诗之时，对方还给自己誊抄过诗作来着。

桥归桥，路归路，他与长孙无忌的矛盾始终只是政见不和，而且长孙冲并未与他有过结缘。

尽管他很清楚对方这次奔赴扬州，就是想重新夺回地盘，就是想将盐税抢回关陇世族的手中，但是郭业还是以东道主的身分设宴款待了对方，还与之顺利交接。

郭业的这番礼遇也是长孙冲始料未及的，而且郭业这般对待和交接的如此顺利，反倒闹得长孙冲有些汗颜了。

当然，郭业之所以如此大大方方，还有自己最后的倚仗，那便是卸任的缓冲期之时，他早已做好了妥当的安置与筹谋。

只要扬州有陈集涛等人的小圈子存在，长孙冲即便顺利接任又有何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刺史，只要长孙冲稍有逾越，他始终在扬州要被孤立。

大将再强，再运筹帷幄，若是手中无兵亦是无用。

历时三天的交接，包括府库司库的盘点，还有人事的调动，皆已顺利完成。

卸任缓冲期，即将结束。

郭业知道，是时候离开了。

翌日一早，他并未通知留任扬州的所有人，而是携着妻子吴秀秀，在王八斤、张九斤还有将近四五十个益州侯府的亲卫，悄悄地出了城。

上一次来扬州赴任，他行踪低调，这一次离任扬州，他也选择有始有终，继续低调离去。

风风光光也好，低调隐晦也罢，对他而言这都是次要的。反倒是他离开扬州之时觉得安安心心，他认为这才是最好的。

一行人出城行走五里地，到了东门码头渡口，上船乘舟即将北上沧州府。

“起风啰……出发哩……”

船上艄公一声嗓子壕起，舵手桨夫们纷纷下了船舱，各司其职起来。

郭业与吴秀秀走上船头，来到甲板之上，感受微风拂面，聆听着衣袂猎猎作响……

夫妇二人瞩目着缓缓离岸的渡口码头，远眺着渐行渐远的扬州城头，彼此无言，默默地注视远望着……

启程动身，下一站——

帝都长安！

## 第849章携妻回长安

时隔八九天后，郭业一行顺利抵达长安。

如今时节，春江水暖鸭先知，已是四月末五月初。

长安城外，风吹垂柳摆弄腰，枝桠青青绿盎然，俨然一副春暖花开之景。

入来城中，一行人有车有马走在朱雀大街之上，因为天气变暖的缘故，朱雀街景及两旁铺面熙熙攘攘，引得车内的吴秀秀不时掀开车窗帘布，频频探出头来赏阅。

这是她第一次来长安，自然也是她头一遭见识这帝都气象。

郭业看着妻子一副好奇宝宝的雀跃模样，没来由地想起了她的身世，心中不由一痛，秀秀出生帝都豪门驸马府，却时隔这么多年才第一次踏上长安帝都的土地，命运还真会捉弄人。

他暗暗琢磨了一下，既然如今秀秀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而霍国公柴绍也班师回朝人在长安，再加上长孙皇后又搀和了一脚进来，不如趁着此番回长安就将秀秀之事一并解决了吧。

若是柴绍肯放低姿态，秀秀自己心里也无疙瘩，就让他们父女相认，也让秀秀认祖归宗。

若是柴绍还是一副自命不凡的嘴脸，哼，那就别怪我郭业不给面子，纵是长孙皇后亲自来游说，那也不好使。

他一路想来，吴秀秀这一路赏目下来，意犹未尽，而马车及扈从大队也缓缓驶进了太平坊，停驻在了益州侯府前。

郭业率先跳下马来，然后将吴秀秀挽搀下车，站在府前，指着金碧辉煌的侯府大门口，笑道：“夫人，这便是益州侯府，今后就是咱们在长安的家了。”

此时，早有府中仆役和丫鬟站在大门两侧，从门口一并列成队伍到台阶下，两侧下人拢共二十来号人，冲着郭业与吴秀秀弓腰齐声喊道：“欢迎侯爷回府，欢迎夫人回家！”

吴秀秀纵是在陇西，在扬州见过世面，但初来长安，再见到眼前这气象万千的益州侯府，不由微微吃了一惊。她没想到自己的丈夫如今已在长安置下如此大的家业。

正错愕间又遭逢两侧几十号下人这么一喊，顿时有些措手不及，只得忍着怯场强作镇定地连连挥手道：“免礼免礼！”

这时，郭业发现大门口方向站着张九斤、王八斤两兄弟，心中立马明白过来，感情儿是这两个活宝快马加鞭回府，通知了府中下人摆出这幅场面来。

郭业冲两人点了点头，表示满意。

然后对下人喊道：“大家都进去吧，该忙什么忙什么去。今日的表现本侯和夫人很满意，回头月底结银钱的时候每人各赏五两银子。记好了，这是夫人赏你们的！还有今后凡侯府一应事务，皆唯夫人之命是从。都听清楚了没？”

一众仆役和丫鬟闻言，自然是喜不胜收，连连点头称是之后，又是冲着吴秀秀恭声谢道：“谢谢夫人赏！”

说罢，二十几号人便匆匆返身，欢天喜地地进了侯府内。

吴秀秀此时看向郭业的娇媚双眼中充满了爱意，她何尝不知道这是夫君在为她施恩立威，好让她第一时间将这偌大的侯府掌握起来。

随即，她双眼娇柔似水地看着郭业，身子盈盈一欠身道了个万福，吐气如兰地轻轻说道：“谢谢夫君！”

“哈哈，夫人客气了！”

郭业笑了笑，说道：“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家，夫人可要替为夫管好这档子家业才是，咱们家在长安还有其他一些产业，诸如良田、铺子和其他营生，都略有涉及。回头我让黄傲黄掌柜来府中跟你见上一面。”

吴秀秀知道丈夫这是要将长安的一切都交托于她的手中，心中除了感动之余，只剩下满满的责任。

于是，她应了一声，道：“夫君尽管放心，秀秀定会替你看好这个家。”

郭业嗯了一声，冲王八斤和张九斤两人招招手，说道：“夫人今天是第一次回侯府，你们两人先陪夫人在府中转转，熟悉熟悉府中各处。”

两人点头齐喊一声遵命。

郭业又对吴秀秀道：“夫人，咱们也别站着了，先进府吧。”

夫妻二人在张九斤两兄弟的陪伴下，在一干亲卫的簇拥下，相继进来侯府中。

入了侯府，吴秀秀在张九斤兄弟二人的指引陪游下，开始熟悉起了益州侯府的各个院落与地方。

益州侯府乃是郭业效仿江南园林而建，胜在地方大而风景美，吴秀秀很快便喜欢上了这座在长安的新家。

而郭业则是独自一人去了书房，正准备做些预习的功课。

所谓的预习功课并非其他，而是一些关于礼部的文献典籍，毕竟他明日一早就要赴任礼部左侍郎一职，所以他要做点功课，不然明天去了礼部一问三不知闹出笑话来，可就丢大人了。

很快，他便在书架上找到了相关的文献典籍，一人关在书房中悠哉悠哉地看了起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有人在门外轻轻敲了敲门。

郭业看了下窗外的天色，已是正午时分，以为是下人通知用饭，开门正准备过去吃饭。谁知下人却禀报，马周马元举大人前来拜访，人在客厅候着。

郭业闻言不由一愣，好久不见马元举，他倒是消息灵通啊，居然这么块就知道了自己回来。

随即，他匆匆赶往客厅，一进大门便冲着马元举高声喊道：“老马，我刚回长安屁股才稍稍坐热，你咋就知道我回来了？哈哈，居然还主动来找我，真是稀罕得很啊。”

马元举气色红润，很明显自己离京的这段日子，他这小日子过得不错，肯定蛮滋润的。

今天的马元举一身绯袍，站起身来笑意盈盈地冲郭业拱了拱手，朗声道：“你别忘了我如今是什么身份，呵呵，你觉得长安城中还有什么事情能够瞒得过我啊？”

马周如今的身份？

郭业恍然大悟过来，放声笑道：“瞧我这记性，也对哈，长安地界儿上如今你说了算，难怪我一回长安你便知道了哈。”

这时经马周这么一提醒，郭业才想起来，如今的马周是鸟枪换大炮，出任长安府尹一职快小一年了。

长安府尹嘛，的确长安地面儿上发生啥事，他都最先知晓。

一经聊上叙话一番，两名丫鬟各自奉上一杯茗茶，悄然退下。

郭业捧杯示意马周饮茶，自己浅尝一口过后，才问道：“老马，你这一听到我回来便匆匆忙忙过府，不会是有什么事情吧？你老马一贯都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其实他还有后半句没说完，想当年在陇西两人合作无间时，通常都是马元举只要一来找他，准没好事，就跟报丧似的。

马元举知道郭业的潜台词是什么，佯怒地瞪了他一眼，不过如今他正是春风得意，当着长安府尹更是如鱼得水，人也没以前那么酸腐了。

于是，他半开玩笑似的啐了郭业一声，哼道：“你就不识好人心，你就好心当做驴肝肺吧。我今日上门可不是来找你小子蹭吃蹭喝，而是给你小子爆个料来的。”

“爆料？莫非长安又发生了什么大事件？”

郭业顿时来了兴趣，笑嘻嘻地问道：“这次是哪家大户着了火，还是哪位大人家的姬妾偷了人啊？哈哈……”

“呸，不学无术不正经，如今都礼部侍郎了，怎么还这般没正行？”

马元举横了郭业一眼，低声说道：“你知道新任礼部尚书是谁吗？”

郭业摇摇头，道：“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扬州忙着善后，哪里有时间去打听这个？再说长安这边也没人给传信来，对了，新任礼部尚书是谁？”

马元举道：“崔鹤年！”

郭业摇了摇头，表示不认识。

但是他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无意中想到了他新晋结仇的冤家崔鹤龄。

两人只差了一个字，莫非是亲戚？

倏地，他立马揣测道：“莫非是清河崔氏的人？”

马元举道：“没错，崔鹤年正是清河崔氏家主崔鹤年的胞弟，一母同胞之弟。”

郭业见着自己猜对了，不由一阵诧异道：“乖乖，居然是他？”

紧接着，马元举又道：“崔鹤年膝下有一子，姓崔名义真，听说是死在了扬州，与当日古井巷张家满门一同丧命在江湖匪帮手中。”

马元举特意将江湖匪帮四个字重重咬了一下音，有一种意味深长地眼神盯着郭业，低声问道：“这下，你该清楚崔鹤年是何人了吧？”

“呃……清楚了！”

郭业顿时一阵头皮发麻，妈的，难道老子真是命犯贪狼杀星，注定仇人冤家如影随形？

奶奶的，没想到高升长安出任礼部侍郎，居然还碰到了倒霉蛋崔义真的爹，这么算起来，自己可是他的杀子才人啊。

好死不死，这崔鹤年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

纠结了！

郭业已经能预见到了接下来的战斗岁月。

尤其是明日一早，按照规矩他明日一早前往礼部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见身为顶头上司的礼部尚书崔鹤年，向他述职。

他暗暗琢磨着，明日一早上任礼部，崔鹤年崔尚书一见到我，会是什么样的场面呢？或者说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 第850章初进礼部

礼部，大唐六部之一。

礼部掌管着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

比如各地州府的官学，以及长安的国子监，还有历届的科举考试都归礼部统管。这科举考试就近似于后世的全国高考。当然，这古代科举考试的录取率是极低极低，完全不是后世高考所能比拟的，说它是大浪淘金都不为过。所以礼部有点类似于后世的教育部和文化部。

同时，礼部还管理着大唐藩属国家与其他外邦之间的往来事，比如接待外宾，抗议交涉，出使外国，这些都是礼部该干的事儿，有点类似于后世的外交部。

与此同时，礼部还肩负着一项重任，那便是向普天之下的老百姓宣传礼教，让百姓们都要知礼懂廉耻，让老百姓们知道皇帝乃是天命之子，只有效忠皇帝听皇帝的话，才能风调雨顺，才能有饭吃有衣穿。

笼统说下来，整得就跟新闻联播似的，跟现代的宣传部没啥区别。

所以，礼部虽然在六部中不咋起眼，但却行使着文化部、教育部与外交部、宣传部等四大部门的职权。

礼部下设四司，分别为仪制清吏司，掌嘉礼、军礼及管理学务、科举考试事；祠祭清吏司，掌吉礼、凶礼事务；主客清吏司，掌宾礼及接待外宾事务；精膳清吏司，掌筵飧廩饩牲牢事务。

以上四司就是礼部的整体架构。

通常的情况下，礼部尚书坐镇礼部衙门，统筹大局。而四司则分别由其下属的左右两位礼部侍郎分别兼管着。

礼部左右侍郎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其中两位左右侍郎又以左为尊，礼部左侍郎才是真正的二把手。

所以四司中，仪制清吏司和主客清吏司这两个重要部门都归左侍郎直管，而右侍郎只能管其他两个清水部门。

.....

.....

郭业一早便离府进了皇城，前往了礼部所设的驻地。

他对皇城早已熟悉透，因此很快便抵达了礼部衙门的大门。

这礼部衙门跟他之前呆过的兵部衙门没啥区别，同样是显赫雄壮的衙门大门，大门口依然有兵丁在驻守保护。

今日郭业一身绯袍，头戴雁翅帽，腰佩银鱼袋，脚蹬牛皮靴，气定神闲地来到了大门口，随后大大方方地亮出了自己的身份，很快便被兵丁领进了礼部衙门中。

他今天上任的第一件事情便是面见自己的顶头上司——礼部尚书崔鹤年。

他进了礼部大门之后，在前面的兵丁领路下，缓缓走向崔鹤年所在的独门小院。

走在路上，尽管他不是第一次在六部任职，尽管他有了在兵部任差的经验，但他心中要说不忐忑不紧张那是假的。

不是他郭业没见过大场面而露了怯，而是因为崔鹤年的儿子崔义真就是



间接地在扬州死在他手中。

杀子之仇，岂能消弭？

郭业不知道崔鹤年一会儿见到他，会如何对待他，届时又会是一番什么样的场景。

他已经把结局想到了最糟糕，以昨天马周提到的崔鹤年之为人及过往，虽然不敢在礼部之中明目张胆地为儿子报仇，但是肯定免不了要给自己小鞋穿。

届时，崔鹤年首先肯定是怒容相待，再不济也是冷言冷语一副爱理不理，然后会在一会儿的职务分工上给自己使绊子。如果估计不错的话，崔鹤年肯定会将礼部四司中最差的那两个清水部门分配给自己。

县官不如现管，崔鹤年如果真这么干，虽然于理上说不过去，但是郭业也对他无可奈何。

官字两个口，崔鹤年是礼部尚书，任凭他怎么说都可以了。

走进了崔鹤年所在的那个独门小院，郭业放慢了脚步，心中叹息一声，唉，真是倒霉透顶，迁升礼部还能和崔鹤年撞上车，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不要求迁升，继续在扬州逍遥快活当他的土豪刺史好了。

“到了，郭侍郎！”

那带路的兵丁停住了脚步，指了指跟前几步之外的一间房门紧闭的屋子，恭声提醒道：“崔尚书此时就在房中，您敲门便可进去了。”

说罢，那兵丁便恭敬地退了下去，出了这独门小院。

郭业在房间外头站了片刻，小小发了一会儿呆，最后咬咬牙心里微微一发狠，嘀咕一声道：“既然来都来了，还认个屁的怂？今日不见以后总要相见，奶奶的，我倒要看看他崔鹤年能把我怎么着。”

言罢便硬着头皮走了上去，轻轻敲了敲三下房门，中正平和地朗声道：“新任礼部左侍郎郭业，前来拜见尚书大人！”

“哦？郭侍郎来了？”

声音落下，郭业还未推门，而那房门已经从里头被人主动拉开，门口出现一人，正是崔鹤年。

只见崔鹤年满脸笑意，殷情地一把拉起郭业的胳膊往里拽着邀请道：“郭侍郎，崔某可是盼星星盼月亮，众将你这为大能人盼来礼部了，哈哈，请进请进，快快请进！”

崔鹤年，满脸堆笑，笑声爽朗，殷情似火？

没错，郭业觉得自己一点都没看错，这就是对方给他的第一印象。

霎时间，他整个人懵了！

怎么会这样？

他之前左想右想绞尽脑汁想了个透彻，已经将与崔鹤年第一次见面会出现的所有场景都预想了个遍。

可偏偏没有想到，他和崔鹤年会是在这种场景下见面。

这哪里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

这分明就是多年未见的故交老友再次重逢一般，一切都是那么得热情，那么得和谐。

怎么会这样？

郭业心中再次升腾起这个疑惑，一个斗大的问号浮现心底，也弥漫在了

脑海之中。

一时间，他想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浑浑噩噩地随着崔鹤年走进了房中。

一进房中，崔鹤年便将郭业热情地请到了一张椅子上，邀请他坐下，然后回身到自己的案桌上端了一盏茗茶递到郭业手中，关切地问道：“一路赶来礼部，郭侍郎想必是渴了吧？来，先喝杯茶润润嗓子，哈哈。话说起来，崔某和郭侍郎可是神交已久，对于郭侍郎的过往种英雄种事迹真可谓是如雷灌耳，早已生了结交之心。”

郭业双手捧着余温尚热的茶杯，看着崔鹤年脸上那和煦的笑容，听着崔鹤年那热情如火的关心与问候，整个人怔怔地坐在那里，连屁股都不敢妄动半分。

他此时心中就只有一个疑问，这人真是礼部尚书崔鹤年吗？还是那个被我错杀了亲子的清河崔氏崔鹤年吗？

## 第851章崔鹤年的反常

今日是郭业与崔鹤年初次见面，他暂时搞不清崔鹤年违背常理的热情，也摸不清对方打得什么鬼主意，但是他始终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

事出反常必有妖。

于是，他将心里的疑窦放在一边，索性在崔鹤年面前刻意忘记崔义真丧命扬州之事，一副受宠若惊地模样连连站起来点头恭声道：“尚书大人太客气了，下官初次上任礼部，今后还要尚书大人多多照拂才是。”

“哈哈，郭侍郎太谦虚了！”

崔鹤年打了个哈哈，满面红光地笑道：“本官身为你的顶头上司，关爱下属不是应当应分的吗？”

说罢之后，崔鹤年稍稍转过了身子走向自己的书桌，准备坐回原位。

与郭业背对之时，崔鹤年脸上的笑容骤然消逝，脸罩寒霜，满脸尽是怨毒之色。

不过等他坐回原位，面对着郭业之后，又是摆出了一副笑容可掬的模样，和颜悦色道：“郭侍郎，今日本官也见到了你的真身，哈哈，果真是少年英武，端的是盛名之下无虚士啊。好了，本官先将你的职司安排一番吧。”

说着，他继续保持着笑意一转身，从背后的柜子上拿出一本花名册，翻阅开来对郭业说道：“郭侍郎，既然你出任礼部左侍郎一职，那么依照规矩仪制清吏司、主客清吏司这两个部司应该归你署理。唔……本官看一下，仪制清吏司的郎中姓吴，名秭归，主客清吏司的郎中姓朱，名宏宇，两人都是武德元年的同科进士，哈哈，不错，两人在礼部任职以来都是颇有政绩，的确是难得的能吏。有此两人协助郭侍郎，我想你很快便能熟悉礼部诸事宜了。”

“多谢尚书大人的体恤！”

郭业双手抱拳恭敬地冲崔鹤年躬身一拜。

他脸上虽然是喜色斐然，但心中却是极为震惊。

为什么？

震惊之余，郭业又扪心自问起来，为什么崔鹤年会将礼部最重要的两个部门交给自己？不对，自打从进门第一眼见到崔鹤年开始，处处都透着蹊跷与诡异，崔鹤年对自己一直都是笑脸相迎，热情似火，关怀倍加，现在更是将礼部最为重要的两个部门交给自己，这完全就不合常理。

郭业暗暗将自己与崔鹤年换位思考了一番，若是谁将自己的亲人致死，他完全做不到崔鹤年这般雍容大度。

不仅仅是郭业做不到，恐怕普天下就没有一个正常人能做到这般。

而且昨日从马周口中透出来的信息可见，崔鹤年可是对自己恨之入骨，怎么今日便会换了一番面目呢？

郭业重新分析起了崔鹤年这个人，他是清河崔氏的家主崔鹤龄的胞弟，他的亲生儿子间接死于自己手上，他与长孙无忌等人是同气连枝的关陇世族……

综合以上种种，崔鹤年都不应该对自己如此的看重与礼遇，这完全就是违背了常理，违背了正常人的逻辑。

一时间，郭业将戒备心提到了最高处，而且心底对崔鹤年这个人也拉起了橙色警报。

“郭侍郎？”

那边崔鹤年见着郭业迟迟没有回应，又是笑口常开地唤道：“如今你我已是礼部同僚了，那么以后应当齐心齐力，共同为皇上分忧，为朝廷多立功劳做建树才是。哈哈，你说对吗？”

郭业尽管对崔鹤年戒备森然，但是也没有当面就拂逆了他，而是打定主意暂时先接下招儿来再说，回头再抽丝剥茧细探究竟。

随即，他一脸诚挚地点头回道：“尚书大人说的极是！”

“哈哈，那就好！”

崔鹤年今天对着郭业，其脸上的笑容就没褪下去过，继续笑道：“那本官就正式将仪制清吏司和主客清吏司交到郭侍郎手中了，希望你尽心尽力，不要让本官失望，更不要让皇上失望才是。”

郭业继续敷衍点头道：“下官定当竭力。”

崔鹤年挥挥手，笑道：“好了，本官这边暂时也没其他事情了，郭侍郎先下去吧。趁着今天空闲，顺便去这两个部司与你的手下人等熟悉熟悉一番才是。”

说着，崔鹤年不忘殷情地问道：“郭侍郎知道仪制清吏司和主客清吏司在礼部衙门内的具体位置吧？需要本官亲自带你下去熟悉认识一番吗？”

郭业刚才在路上已经听那带路的兵丁介绍了一番礼部四司的具体位置，所以知道这两个部司的具体位置在哪里。

随即，他摆摆手回道：“尚书大人公务繁忙，就不劳烦您带路了，下官自己知道怎么走。”

说着，他拱手告辞，走到门口。

崔鹤年赶忙将其相送到了门口，还在门口用关切的口吻勉励了几句，才目送着郭业远远走出独门小院。

郭业一走，崔鹤年的神情瞬间大变样，眉宇紧皱双眼怨毒，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嘴唇哆嗦冒着寒气般冷冷哼道：“郭业，咱们今天算是见面了，呵呵，你真以为到了天子脚下我崔鹤年就不敢对你怎么样吗？杀子之仇，不共戴天啊！以后，你便会知道我崔鹤年的手段。”

恶毒地自言自语一番过后，崔鹤年再是闭上双眼仰起头来，一副缅怀祭奠的落寞神情，口中喃喃自语道：“义真吾儿，你暂且在黄泉路上等着郭业，为父不仅要让郭业狗贼下来陪你，还会让郭府满门妻儿老小都统统下来陪你。届时，黄泉路上你也不会再感到寂寞了。”

……

……

这边，郭业走出独门小院，一边先朝着仪制清吏司的办公院落走去，一边暗暗思索着今日崔鹤年与自己想象中的不同。

反常，实在是太反常了！

崔鹤年到底要干什么？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示好？难道他真的不在乎我与关陇世族的对立吗？

不可能！

即便崔鹤年忘记了阵营的不同，他也不可能忘记痛失亲子的仇恨。

他现在巴不得将我大卸八块，挫骨扬灰来泄愤呢，怎么可能会对我如此包容，如此大度，如此看重？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走着走着……嘭！

一记冲撞，郭业感觉自己撞到了什么硬物上。

“哎哟喂，疼煞我也！”

郭业缓过神儿来，再看自己跟前的地上，有一人跌坐在地上，正是被自己撞倒在地。

定睛一看，居然是……

“赵飞轩赵刺史，你怎么会在这儿？”

郭业揉了揉眼睛，生怕自己看错了跌坐在地上之人。

赵飞轩吃着疼痛从地上站了起来，也看清了撞到自己的人竟然是连襟郭业。

他见着郭业后，立马停住了龇牙喊疼，眉宇浮笑地喊道：“我听说你不日就要出任礼部左侍郎，哈哈，真没想到你来得这般快。”

郭业点头道：“是啊，今日才上任来着。对了，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赵飞轩指了指身后不远处的一座亭子，说道：“这里过往来人太多，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去那边亭中说话。”

郭业嗯了一声，随着赵飞轩去了不远处的那座石亭中。

两人坐下之后，郭业又问起了刚才赵飞轩没有及时回答的问题。

赵飞轩扯了扯自己身上的绯袍，笑道：“呵呵，你因为什么出现在这儿，那么我便因为什么出现这儿。”

“呃……”

郭业顿时醒悟过来，之前自己不是替赵飞轩写了封引荐信，让吏部尚书孔颖达帮忙将赵飞轩调往长安来的吗？

莫非？

旋即，郭业脱口猜测道：“莫非你被调来长安，在礼部任职了？”

赵飞轩点点头，心情很是不错地说道：“哈哈，说来还是托你的福啊，若不是你替我写引荐信给孔老尚书，飞轩如今怎能离开益州那贫瘠之地，而在礼部任职呢？”

说着，赵飞轩抬起双臂虚空朝着皇宫方向拱了一下手，随后略有得意地向郭业说道：“承蒙孔老尚书在皇上面前替赵飞轩美言，赵某如今就任礼部，出任礼部右侍郎已有月余了……”

郭业闻言顿时目瞪口呆，不会这么巧吧？赵飞轩如今不仅跳出蜀中贫瘠的益州府，而且还迁升至了礼部右侍郎？

## 第852章变化

赵飞轩见着郭业面色惊愕，一想起自己拿了郭业的引荐信到了长安之后，就没有跟他联系了，这好像有些不厚道，做人有些忘本。

一时间，赵飞轩的心里头有些不好意思了起来。

于是，他轻笑两声遮掩着尴尬，赶忙解释道：“益州侯，我也是刚调任礼部才月余光景，忙活起来就忘了去信扬州跟你知会一声，呵呵，你可千万不要往心里去才是。”

郭业耸耸肩，嘴里喊着不见怪。

可他的心里却又是另外一番滋味，迁升礼部右侍郎这种事儿居然也不通知一声报个信儿，靠，想当初若没有我的引荐信，你还在益州呆着呢。奶奶的，这赵飞轩这些年的变化可真是越来越大了，浑然没有了当初在汝州那份真诚，多了几分天性薄凉和功利。

不过他也没有因为这事儿而对赵飞轩表现出不满，因为既然大家今后都在礼部任职了，那就是分属同僚的关系。再加上两人又是连襟关系，而且两人一个左侍郎，一个右侍郎，基本上架空了整个礼部衙门，如果能够联手起来精诚团结，共同对抗崔鹤年的话，那么在礼部中完全自保无虞，根本不用担心崔鹤年的阴谋诡计。

虽然到现在他还不清楚崔鹤年的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但是有一点他现在就可以肯定，那便是崔鹤年绝非表面那么简单，看似一团和气实则一肚子坏水，暗中没憋什么好屁。

一想到只要和赵飞轩礼部中精诚团结的合作，礼部左右侍郎联手对抗礼部尚书崔鹤年，郭业心底也就踏实了不少，对于在礼部任职与崔鹤年共事，也就没了之前的那番忧虑。

随即，他问着赵飞轩道：“你在礼部上任了一个多月，感觉如何？下面的人都听你使唤吗？”

赵飞轩又是眉宇略有得意之色，笑着说道：“呵呵，尚能应付自如，祠祭清吏司与精膳清吏司编制精简，而且差事也不重，两司都属清水衙门，自然不比你直管的仪制清吏司和主客清吏司。加上有崔尚书的关照与抬爱，赵某这礼部右侍郎还算轻松。”

郭业听着前半句还好，但是听到后半句，不由皱了眉头，莫非赵飞轩已经向崔鹤年表忠站了队？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完全出乎了自己的预想，有些大不妙了。

而赵飞轩也发现了郭业脸色阴郁眉头皱起，心中暗喊一声糟糕，我如何将郭业与清河崔氏的仇隙给忘记了？

因为崔鹤年之子崔义真间接死于扬州郭业手中，这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在长安官场中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赵飞轩自然也听说了此事。

随即，他赶忙岔开话题，问道：“对了，你今天才刚刚上任礼部，应该见鬼崔尚书了吧？”

郭业看得出赵飞轩脸上的尴尬，对于赵飞轩投向靠拢崔鹤年更多了几分肯定，不过也不敢百分百确定。

随后他点了点头，说道：“见过了，也是刚刚才见完。对了，你对崔尚书这人怎么看？”

“啊？”

赵飞轩惊呼一声微微错愕，他不是傻子，自然听得出来郭业问这话是想探探自己的虚实，看看自己是否已经与崔鹤年站到了一个战壕里。

但事实就是他进了礼部第一天，便已经去了崔鹤年的府上作客，并拜会了一番。

不然，崔鹤年也不可能让他仅仅一个月的时间，便彻底掌控了祠祭清吏司和精膳清吏司。

不过他并未正面回答郭业的问话，而是悠然一叹，说道：“益州侯……”

“你我分属连襟，而且职位相当，相差无几，分属同僚，你称呼我郭业吧。”

郭业及时纠正了赵飞轩的称呼，然后静静看着他，等待着赵飞轩的表态。

赵飞轩哦了一声，却扯起了另外一件事，叹道：“我拿了你的引荐信之后来到长安，去孔府拜会了孔老尚书。虽然孔老尚书看在你的面上将我安排进了礼部任职，可是并未收我入门下。您也知道我赵飞轩上头无人，可又在汝州得罪了卢承庆与魏王殿下，到了长安后就如无根飘萍，时时惶恐不安啊。后来进了礼部，崔尚书对我甚是看重，不仅多番关照于我，还请出了长孙大人、房玄龄大人为我在魏王殿下面前说情，将汝州的过节一一揭过。所以……”

“好了，别说了！”

郭业突然有些烦躁地一挥手，俨然已经清楚知道了所有。

看来，赵飞轩不仅投向了崔鹤年，还被长孙无忌等人吸纳进了天策府旧臣一系。

人啊，变得真是够快的！

他心里略略有些吃味，尤其是想到赵飞轩完全是在自己引荐信的帮助下，才能够进长安，能够进礼部。

而如今，在自己帮助下，对方竟然还投向了对手崔鹤年，更是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阵营天策府旧臣一系中。

妈的，他顿时有了一种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憋屈，当然，还有一种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痛楚。

他没有再追问赵飞轩，孔颖达为何不肯收他为门生，为什么不肯罩他。

因为孔颖达这种人精于世故，人老滑鬼老奸，既然自己引荐下孔颖达都不肯收，想必孔颖达自有他的原因。

他暗暗打定主意，看来回头要找个时间去一趟孔府拜会拜会这位孔圣人的后裔了，探个究竟问问为什么，为什么不肯收赵飞轩为门生。

突然间，郭业失去了刚才故人重逢的那种喜悦，心中别扭得厉害，越看赵飞轩越觉得自己真他妈是看错了人，这人也变得太快了。好歹自己与他是连襟，好歹自己与他有引荐相助之恩，明明知道自己跟崔鹤年有矛盾，明明知道自己跟长孙无忌等人不对付，却偏偏还要踏出这一步。

这尼玛将情分当草芥，跟背叛变节有什么区别？

郭业心中恨恨想到，真是看错了人，当初就不该帮他，就该让他在益州府继续呆着。

而这个时候，同样在石亭中的赵飞轩也是别扭，他低着头不敢抬头与郭

业直视，心中多少有几分愧疚。

都说受人恩惠当涌泉相报，可自己却……

“赵侍郎，赵侍郎……”

突然，不远处跑来一身穿绿袍的官员，看着应该是个刀笔小吏。

那刀笔小吏跑近了石亭，冲赵飞轩恭敬禀报道：“原来侍郎大人在这儿呢，可让下官一阵好找。”

赵飞轩抬头望向了刀笔小吏，问道：“陈游，找本官何事？莫不是精膳清吏司那边出了什么事儿？”

一番对谈，郭业立马听出来了，感情儿这刀笔小吏是赵飞轩手底下的官员。

只听那刀笔小吏急急回道：“不是不是，回禀侍郎大人，是崔尚书让下官通传一声，说是要您准备一下，随他出门赴宴，去见几位朝中重臣来着。”

赵飞轩一听这个，顿时眼睛亮堂起来，整个人精神为之一震。显然，这是崔鹤年要带他去认识认识朝中的大臣，替他引荐一番，好壮壮他赵飞轩在长安官场的人脉。

一想到这儿，赵飞轩立马又觉着自己投向崔鹤年无疑是对的，这个选择至少对自己大有裨益，前途大有发展。

霎时，他心中对郭业的那点愧疚感荡然无存，正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赵飞轩总要为自己多做打算，多为自己的前程着想才是。

随即，他拱起手来冲郭业轻声说道：“郭业，咱们回头再聚吧，你看，崔尚书相召，呵呵，我这也挺忙的。”

郭业嗯了一声，不再多做絮叨。

赵飞轩稍稍点了一下头，便出了石亭与那刀笔小吏匆忙赶回了自己的部司。

郭业看他那远去的背影，行走匆忙不敢懈怠半分崔鹤年，心中不由一番嘲弄，呵呵，瞧这死乞白赖样儿，看来还真唯崔鹤年马首是瞻了。

想着连赵飞轩都被崔鹤年收编了，郭业顿然一阵意兴阑珊，看来以后赵飞轩也要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了。

既然你要奔你的前程，那我也不拦你，你好自为之便是。

在这一刻，赵飞轩三个字，也悄然上了郭业的黑名册之中。

随后，他甩了甩头出了石亭，看了一眼仪制清吏司的院落方向，不过并未朝那走去，而是朝着主客清吏司所在的院落方向步行去。

他心中想着，甭管崔鹤年和赵飞轩怎么凑到一块儿，既然接管了这两个部司，那就先去自己手底下的这两个部司照个面再说吧。

既来之，则安之。

多想无益，任凭他们花招层出，到时见招拆招便是！



## 第853章闻所未闻

进来主客清吏司所在的院落，恰巧有一名刀笔小吏模样的绿袍官员，正抱着一捆子的公文从郭业身边经过。

郭业平地一声吼喝停了对方，吓得那小吏失手将公文全部摔落在地。

随即，郭业亮出了身份，被吓得丢了魂般的小吏见着郭业一身绯袍，富贵逼人，一脸地不怒自威相，顿时中规中矩地行礼问安，口宣见过侍郎大人。

观其行，听其言，看来对于郭业这个刚刚到任的礼部左侍郎，这小吏显然有所耳闻。

随后，郭业让他将地上的公文捡起来，然后让他带着自己去见主客清吏司的郎中朱宏宇。

这是一座两进两出的院落，而主客清吏司郎中朱宏宇所在的公务房，就在最里间的那座宅子。

外间的宅子是主客清吏司治下八房吏员的公务房所在，而里间那进宅子则是郎中朱宏宇和两位员外郎的公务房所在。

那名小吏毕恭毕敬地带着郭业进了里间的那进宅子，来到最向阳的一间公务房外，点头哈腰地指点道：“侍郎大人，这间便是朱郎中的公务房。”

郭业嗯了一声，正要开口让他下去，突然——

“什么，又办砸了？”

公务房内突然传来一声声嘶力竭地咆哮，吼道：“都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统统都是一群饭桶，饭桶！”

这突兀爆喝，委实吓了郭业一跳。

他看了一眼身边的小吏，微微皱紧了眉头，眼神透着询问。

那小吏显然也被吓了一跳，低眉顺眼地冲郭业轻声释疑道：“回禀侍郎大人，发火的正是朱郎中。”

郭业哦了一声，心道，看来这朱宏宇脾气还挺大。

随即，他挥挥手示意小吏退下。

这小吏一走，公务房的房门也砰然而开，一名礼部官员垂头丧气地走了出来，连郭业都未曾看一眼便耷拉着脑袋走向对面的另外一间房中。

郭业见状猜测，既然在这进宅院中办公的礼部官员，又被朱宏宇训斥得跟个三孙子似的，显然，此人定是主客清吏司的两名员外郎之一。

趁着朱宏宇的房门还开着，郭业一个近身走上前去，进了房中。

郭业就像一个不速之客，冒然出现在了朱宏宇的公务房中。

“未经通报，是谁让你进来的，滚出……？”

正在气头上的朱宏宇还没骂完，就发现郭业身穿绯袍，腰系银鱼袋，一脸的英武逼人，顿时哑住了。

郭业细细打量了朱宏宇一眼，四十来岁，四四方方国字脸，五官端正颇有几分豪气，像军中武将更多过像礼部官员。

观人面相便知三分深浅。

朱宏宇给郭业的第一印象便是，此人应该属于直来直去的爽快人，没有赵飞轩那种天性薄凉的气息。

不过见着朱宏宇差点连自己都骂进去，郭业身为对方的顶头上司，自然

也不能惯着这臭毛病。

随即，他冷笑一声，嗤之以鼻道：“朱郎中好大的脾气，本官姓郭，单名一个业字，乃新任礼部左侍郎。怎么？莫非连本官进你公务房也要让人通禀一声不成？”

朱宏宇狠狠吞了一口唾沫，暗道，一身绯袍，少年英武，果然是传言中的益州侯郭业。奶奶的，那些废物气得双眼失了光，竟然连顶头上司都骂进去了。

旋即，朱宏宇褪去满脸怒气，而是换上一副咧嘴哈哈大笑的面孔，走上前来对着郭业躬身一拜，致歉道：“罪过罪过，下官不知侍郎大人驾到，刚才并非有意针对侍郎大人您的，恕罪恕罪啊。”

说着，亲自将郭业请到自己的座位上，殷情道：“郭侍郎，请坐请坐请上坐！”

郭业也不矫情，大大方方地坐到了朱宏宇的位置上，然后看着笑容满面的朱宏宇，说道：“朱郎中，既然本官也知道了你，你也知道了本官，那就无需赘言再做自我介绍了。我们身为上司的，全指着下面的人帮我跑腿办事。下属办事得力，则我们高枕无忧，安逸自在。但如果下属与阳奉阴违，我看这个上司也做到头了。所以，不过本官今天得批评你，你怎么能这么辱骂自己的下属呢？而且对方也不是什么跑腿杂役，好歹也是六品的礼部员外郎。我们身为上司，应当是和和气气以德服人才是。你说对否？”

朱宏宇闻言顿时僵住了脸上神情，立马想到了自己刚才在公务房中训斥那个员外郎的时候，被郭业听到了。

不过郭业虽然说是批评他，但是一直用着中正平和的口气在说这话，他听在耳中也不觉得刺耳。

相反，他听完郭业这番说词，心里对郭业这位新来的顶头上司多了几分好感与亲近。

能说出这番话来，说明郭业这位顶头上司对待下面的人不会刻薄，那么以后在郭业手底下办事也不会受罪。

但是，今天这事儿，他也是冤得慌，因为郭业误会了他。

倏地，他立马张嘴解释道：“郭侍郎，误会，误会啊，下官对下面的人平日里也是一团和气，从来不随意辱骂下属的。可是今天这事儿，委实是把我气坏了。唉……一言难尽啊！”

“唔？”

郭业眉毛一跳，见着朱宏宇这个看似威猛豪爽的汉子一副委屈的模样，不由暗道，莫非真是我错怪他了？

于是，他问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竟然能把你气成这样？对了，你自己搬把椅子，坐下来慢慢说。”

郭业指了指朱宏宇身侧的一把椅子，有些鸠占鹊巢的嫌疑般说到。

朱宏宇念了一声多谢，然后搬来椅子坐在了郭业跟前，细细说道：“这事儿还歹从十天前说起。十天前，吐蕃国那边派来使者进长安来面见我天可汗陛下。而此次吐蕃国的使节不同以往，竟然会是一个女的。要一个女子来充当使节出使他国，真是闻所未闻，莫非吐蕃已无七尺男儿乎？”

郭业皱着眉头挥了一下手，轻轻呵斥道：“别跟我咬文嚼字，说重点。然后呢？这吐蕃女使节跟我们礼部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

朱宏宇道：“侍郎大人，咱们乃礼部主客清吏司，管得就是迎来送往外国使节之事。吐蕃国来了使节，自然也归我们负责接待啊。”

郭业点了点头，道：“是的，本官刚才一时没绕过弯了，呵呵，你继续说下去。”

朱宏宇道：“嗯，是这么个情况。这个吐蕃女使节进长安来面见圣上，目的就是要吾皇陛下将文成公主远嫁给他们的赞普松赞干布。”

郭业不由奇怪道：“这事儿新鲜了，联姻之事我们大唐不是与吐蕃有过一年之约吗？之前不是说过，将来要进行多国军事演习，胜者方能有资格娶我大唐的公主殿下吗？怎么一年之期未到，松赞干布又重提旧事了？这他妈不是耍无赖么？”

“可不是？侍郎大人说得极是！”

朱宏宇喟然一叹，道：“郭侍郎有所不知，更可气的还在后面。据我们所知如今的松赞干布已经病入膏肓，病快快的连上朝都费劲了，说他命悬一线危在旦夕都不为过，这个时候远嫁公主过去，不就是让我们大唐的公主去给吐蕃蛮子守寡去的吗？”

“草！”

郭业爆了一句粗口，顿时想起来，貌似松赞干布之所以病入膏肓还是出自东厂，出自宇文情的手笔。这松赞干布都块一命呜呼了，咋的还惦记娶我大唐公主啊？

只听朱宏宇突然义愤填膺地怒骂道：“侍郎大人，你知道为什么吐蕃人为什么要这么着急娶我们大唐吗？说出来保准你吓一大跳……”

郭业不以为意地挥了挥手，风轻云淡地说道：“你说，本官胆子大得很，没什么东西能吓到我！”

朱宏宇恨恨地跺了一下脚，痛骂道：“原来吐蕃人这么着急要娶我们大唐文成公主，是听说我们汉人有娶亲冲喜的习俗。所以我们要娶我们大唐的文成公主殿下，为病秧子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冲喜祛病驱魔。”

蹭！

郭业整个人猛然从椅子上窜跳起来，紧接着，狠狠一拳砸在书桌之上，嘭的一声震得闷声巨响。

“娶我们的公主给松赞干布冲喜？”

郭业一脸难以置信地神色看着朱宏宇，惊叫道：“吐蕃人脑袋长痔疮了吧？居然要娶我们的公主给松赞干布冲喜？这尼玛是打谁的脸？打我们大唐帝国的脸吗？还是打我们大唐皇帝的脸？还真是欺我泱泱华夏无男儿？”

郭业越说越气，越想越他妈觉得吐蕃人真是蹬鼻子上脸了，顿时又是一句粗口爆了出来：“松赞干布，我……我……扑你阿姆啊！！”

## 第854章人渣聚会

所谓冲喜，是汉人的一种迷信习俗。家中有人病危时，企图通过办喜事来驱除病魔，以求转危为安：应该赶紧给他/她（或其儿子、兄弟）成亲冲喜，病就会好。

这种婚配，往往造成女方终身守寡。

但是，为冲喜驱病魔而娶一国公主，委实骇人听闻。就连郭业这个来自后世，见惯了毁三观事件的现代人，都闻所未闻。

更何况，这个要娶走冲喜的公主，还是来自盛极一时，令华夏后人为之骄傲的大唐帝国。

“欺人太甚，吐蕃人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郭业气得满脸煞白，怒目圆睁地看着朱宏宇，喝道：“难道陛下就任凭吐蕃人胡来，眼睁睁地看着咱们大唐的公主嫁过去守活寡？这，这他妈的若是被载入史册，咱们这些人是要遗臭万年的啊！！”

“益州侯，此言差矣！陛下听闻此事顿时龙颜大怒，怎会答应吐蕃人这般蛮横无理的要求？”

宏宇摇了摇头，叹道：“可是，如今我朝大军刚班师回朝正在休整，陛下暂时不愿跟吐蕃人开战，又不愿接见吐蕃使节，因此便将此事交给了我们礼部，让我们将吐蕃使节打发走。可人家吐蕃使节这次是铁了心要将我们公主娶走，干脆赖着不走了。接待番邦使者的差事自然落在我们主客清吏司的头上，唉，这不，吐蕃使节住在鸿宾楼已经将近十天，天天吵吵嚷嚷着要见皇上，就是不肯离开长安回吐蕃。”

郭业从朱宏宇的口中知道了李二陛下的态度，神色缓和了不少，随后问道：“你的意思是说，这十天里吐蕃使节都无理取闹，刻意刁难你们主客清吏司。而你刚才冲那员外郎发得那通邪火，就是因为吐蕃使节之事？”

朱宏宇嗯了一声，点点头，颇为意兴阑珊地叹息道：“正是如此，下官办事不力，倒是让郭侍郎见笑了。不怕大人笑话，如何打发走这吐蕃使节真是愁死下官了，这十天里下官可是一天都没睡过好觉，愁，愁死人了。”

“哦……”

郭业脸上露出恍然大悟之色，嘀咕道：“原来如此，我可算是知道崔鹤年为何这么大方，要将这主客清吏司交到我手中了。感情儿这孙子打得是这个主意，让我来收拾这烂摊子来的，靠！”

“啊？侍郎大人说得甚，下官怎么听不明白？”

朱宏宇脸色恍惚，没有听清郭业到底说些什么，听得他一知半解。

郭业笑了笑，摇摇头道：“没你什么事儿，呵呵，被人摆了一道而已，迟早老子会还回去的。走吧……”

朱宏宇一愣，不解问道：“侍郎大人，咱们这是要去哪儿？”

郭业打趣道：“还能去哪？既然你们办不成这事儿，只得我这个顶头上司出面，替你们收拾烂摊子啊。下属有难，身为上司者，自然要出来顶缸，这样才能服众。对否？走着，去鸿宾楼……”

朱宏宇顿时喜出望外，心中激动道，这才是好上司啊，朱某在礼部熬了这么些年，可算是盼来了大救星了。

说罢，一个窜身打开了房门，毕恭毕敬地引着郭业出了宅院，前往鸿宾

楼而去。

.....

.....

与此同时，赵飞轩也与礼部尚书崔鹤年同乘一部车，出了皇城很快进了东市。

因为崔鹤年今日要赴的午宴就设在东市的一家胡姬酒肆中。

赵飞轩随崔鹤年进了胡姬酒肆的二楼雅间中，一进来雅间中他霎时惊呆错愕了，整个人立马变得慌乱拘谨起来。

因为他看到了魏王李泰、还有吏部右侍郎卢承庆二人赫然列席在座，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官员，俱是清一色的绯袍官员，显然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怔怔站在原地，不知如何自处，心中暗骇，崔尚书不是说要引荐我认识几个天策府一系的官员吗？怎么会是魏王殿下，还有卢承庆这人渣？很明显，在座的其他几个官员都不是天策府一系的官员。

崔鹤年大抵看出了赵飞轩的顾虑和担忧，立马和颜悦色地笑着将他拉到一个空着的座位上，将其摁下坐了下来，哈哈笑道：“赵侍郎，别紧张，今日的宴席是私人宴会。本官今日将你带来，就是让你认识认识在座的列位，呵呵，魏王殿下和卢侍郎你应该都认识了，至于在座的其他几位，都是六部官员。在天子脚下长安城中，呵呵，多认识一些人对你赵侍郎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嘛。”

卢承庆坐在魏王李泰身边，稍稍站起身来拿起桌上的酒壶，俯身过去替赵飞轩斟了一杯酒，打了个哈哈道：“是啊，崔尚书所言甚是，咱们这些人虽然既不属于天策府旧臣系，也不跟魏征、韦挺那些食古不化的老东西搅和在一起，更不是什么狗屁的士林清流系，但好歹大家都是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嘛，原先卢某与赵侍郎在汝州有些许误会，不也说开了吗？我们魏王殿下心胸宽广，自然不会放在心里的。”

赵飞轩有些忌惮地看了眼坐在对面的魏王李泰，心里有些发虚，要知道当初他被贬益州就是得罪了李泰。虽然后来投向天策府一系后，这个梁子有人替他揭过了，但是面对着李泰，他还是有些胆战心惊。

对面的李泰露出一个自认为很平易近人的笑容，大大方方地举起手中酒杯，冲赵飞轩遥遥一祝道：“赵侍郎，以前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哈哈，正是不打不相识嘛。虽然你如今已是天策府旧臣一系的臣工，但长孙无忌也是我的娘舅，不是吗？呵呵，说老说去还是一家人哇。哈哈，来本王敬你一杯。”

“啊？不敢不敢！”

赵飞轩受宠若惊地举起酒杯，俯身过去与李泰手中的杯盏微微一碰，咕咚一口满饮杯中酒。

兴许是因为心中激动的缘故，兴许是李泰的礼遇而兴奋，赵飞轩此时脸色红润至极，哆嗦着嘴唇断断续续道：“魏王殿下胸怀广大，微臣一想到当初的错事，委实汗颜啊！”

李泰大大方方地挥了挥手，笑道：“不提旧事，今日在座只有朋友，没有仇人，哈哈，大家说是吧？”

“是极是极。”

“我等唯魏王殿下马首是瞻。”

“今日只有不分上下，只有朋友，魏王殿下不愧为贤王啊。”

在座诸人纷纷出言叫好，顿时又是一阵马匹声声。

一番热络下来，赵飞轩也不再拘谨，与在座列位官员在卢承庆的介绍下彼此熟稔起来。

场面为之一番热闹与欢畅。

这时，李泰突然抬手示意众人噤声，然后问下正吃着菜的崔鹤年，道：“崔尚书，我听说郭业今日已经上任礼部左侍郎了，你见到此人了吧？呵呵，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魏王殿下，你觉得郭业在我手上还能翻腾出大浪来不成？”

崔鹤年放下手中筷子，冷笑道：“殿下这几天应该听说吐蕃使节来长安提亲之事了吧？呵呵，我将主客清吏司归置到了郭业的管辖下，这事儿让他头疼去吧。我倒要看看，他这个新官上任的礼部左侍郎，如何去解决平息这件事。若是他也摆不平打发不走吐蕃使节，在下就有足够的理由将他撵出礼部，让他滚蛋去！”

李泰闻言抚掌大笑，笑得俊逸的脸颊微微变得狰狞起来，笑罢之后才恢复了原样，不过至始至终脸上都挂着笑意，心情很是欢畅。

啪啪～

他突然拍了两下手掌，冲着雅间外头叫道：“来人，让这掌柜将这酒肆最好最漂亮的胡姬都叫进来，好好陪我们喝酒，哈哈，今日所有花销都算本王的。”

外头遥遥传进一声是之后，便是噤噤噤的下楼之声。

这时，一听有胡姬陪酒，众人届时眼神发亮，纷纷叫好道：

“哈哈，在下要一个胸大屁股大的。”

“碧眼金发的胡姬，啧啧，真不知道对嘴喂酒的滋味如何哩。”

“魏王殿下如此慷慨，我等今日真是有福了。”

顿时，淫声浪语翻来覆去，听得赵飞轩有些面红耳热，有些不自在地站了起来，推诿道：“魏王殿下，那什么，这胡姬陪酒，下官就免了吧？”

“嗯？”

李泰听着有些扫兴，顿时面色阴沉下来，不悦道：“怎么着？赵侍郎莫非想拒绝本王的一番美意不成？”

卢承庆一旁劝说道：“赵侍郎，我们都知道你家有美娇娘，啧啧，可这家花哪里有这野花香呢？个中滋味，你一尝便知，哈哈……”

霎时，在座诸人又被卢承庆的这番淫荡话给逗乐了，纷纷淫笑贱笑起来，不断附和着叫好。

坐在赵飞轩身边的崔鹤年突然伸手，把住赵飞轩的胳膊，低声劝打：“赵侍郎，你太拘谨了，只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当不得真。呵呵，既然你要融入长安的官场圈中，就要去学会适应才是啊。哈哈，别害臊了，习惯就好，坐下，赶紧坐下，莫要扫了魏王殿下还有大家伙的雅兴才是。”

赵飞轩听着崔鹤年的这番提醒，再想到自己好不容易能有今天，顿时将心中挂念的妻子慧娘抛诸脑后，缓缓坐了下来。

随后举起杯盏冲李泰致歉道：“魏王殿下海涵，是下官不没见世面，让您见笑了。嗯，下官有个不情之请，一会儿我也想要个胸大屁股大的胡姬，可

否？”

说出这番话时，赵飞轩发现，其实这真的很简单，委实是自己以前太不懂的享乐了。

李泰闻言之后好，阴霾之色顿时一消而散，哈哈笑道：“好，好，没问题！赵侍郎，你很识时务嘛，本王相信你的前程一定不可限量啊！”

哗啦~~

房门应声被人推开，一群披着薄纱，露着胳膊大腿颤着胸的胡姬，正婀娜多姿地涌进了雅间之中.....

## 第855章吐蕃女使节

鸿宾楼，位于皇城之中，离礼部衙门仅仅隔了一条大街，是大唐朝廷专门指定给外宾和使节居住的场所。与后世的钓鱼台国宾馆性质是一样的。

在礼部郎中朱宏宇及主客清吏司下的两名员外郎陪伴下，郭业来到了鸿宾楼中。

虽然是初次进来鸿宾楼，但他却没心思游赏，而是直奔鸿宾楼的西侧大院去见那个死活不肯走的吐蕃女使节。

一进西侧大院，就见着院中十步一岗，都是身穿吐蕃服饰、腰佩弯刀的吐蕃武士，戒备森严。

郭业让朱宏宇前去亮出自己礼部左侍郎的身份，交涉一番，表明自己要见吐蕃使节的意愿。

很快，一名吐蕃武士就从一间房中去而复返，来到郭业跟前，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说道：“我家使节大人有请郭屎、屎壳螂，请！”

郭业听着眉头一皱，你妹的，你丫才是屎壳螂，不会说人话瞎咧咧蛋啊。

不过他心里装着正事儿，懒得与这吐蕃武士一般计较，正要带着朱宏宇他们朝那使节所在的房间走去。

可是谁知那吐蕃武士又伸手阻拦道：“使节大人只请屎壳螂大人相见，其他官员一、一律不见。”

这时，朱宏宇及两个员外郎纷纷面有愠色，却被郭业忍住不满给阻拦了，示意他们不要冲动。

随后，他朝那吐蕃武士冷笑道：“吐蕃国中莫非真的无男儿了？居然派来一个不懂礼数的蛮女。哼，不识礼数倒也罢了，架子还挺大，真是不知所谓的东西。”

吐蕃武士面露茫然，不知郭业叽里咕嚕到底说得啥，正要开口询问，却被郭业挥挥手喝道：“别磨蹭了，前面带路，带我去见你们的女使节吧。”

在朱宏宇等人的目送下，郭业在吐蕃武士的带领下朝着那使节的房间走去。

到了房门外，使节也不敲门，径直推开房门冲郭业伸了伸手请道：“屎壳螂大人，进！”

又尼玛屎壳螂！！

郭业猛然出手一把擒住吐蕃武士的喉咙，狠狠发劲掐得对方几乎喘不过气来，阴沉着脸冷声喝道：“你再出言不逊，信不信老子捏碎你的喉骨，让你到下面去好好学说人话。”

“吼.....吼吼.....”

吐蕃武士被郭业制住几乎窒息，双手不断慌乱挥舞，口中发出干涸的嘶吼。

“益州侯干嘛发那么的火气？他只是一个下贱的奴隶武士而已，您至于跟他一般见识吗？”

陡然间，房中传来一阵娇媚悦耳的声音，应该就是那名吐蕃女使节所发出。

这声音听着耳熟！



郭业下意识地将手松开，一把将那吐蕃武士推搡开来，喝骂道：“饶你贱命，滚下去！”

一时间，附近的吐蕃奴隶武士纷纷被惊动，朝着郭业这边奔涌过来。

而远处观望的朱宏宇等人见状，则纷纷振臂叫好，尤其是那两个员外郎，那叫一个大快人心啊。因为这些日子里，他们为了打发走吐蕃使节，可是屡受这些吐蕃人的刁难，没少遭罪。

突发状况下，那些吐蕃奴隶武士护主心切，气势汹汹奔涌过来，却被房间里头那位没有露面的女使节一声阻喝道：“都退下去，本使节要和大唐益州侯密谈，这里没你们什么事儿。”

数十个奴隶武士闻声止住了脚步，又如退潮般纷纷向后退去，回到自己的原位。

郭业看着却没有露怯，反而冲着远处虎视眈眈的那数十奴隶武士指指点点道：“就凭你们？老子一人就能将你们斩于刀下，回去问问你们的主子松赞干布，他的弟弟多赤罗是怎么死的。你们也不瞧瞧，这里是哪国领土，谁家地盘，不知死活的狗东西！”

“咯咯~益州侯，你叨叨咕咕说些什么呢，他们哪里听得懂汉人的话呀！”

里头那位女使节又是一声娇笑，嗔道：“再说了，您跟一群奴隶能一般见识吗？犯得着跟他们置气吗？您好歹是大唐的礼部侍郎，堂堂的益州侯，掉不掉价哩……”

郭业站在门口听着那女使节在屋里暗讽，还以颜色道：“老子乐意，你管得着吗？咦……你的声音怎么……我倒要看看你是谁……”

说罢，一个箭步冲入了屋里，此时正值大中午，阳光透过窗户将房内照个大亮堂。

他已经看清了这个吐蕃使节到底是何方神圣了。

难怪这声音听着耳熟，原来这女的并非别人，正是昔日扬州一别的云裳王妃！

看着笑意盈盈，双眼透着媚色的云裳正打量着自己，郭业瞪大了眼珠子，诧异问道：“云裳？怎么会是你这骚娘们？”

对于郭业的称呼，云裳也不见怪，故意撅着嘴不满道：“益州侯，怎么说呢？妾身在你眼中怎得就变成了骚娘们？好歹当初你我在吐谷浑王宫也有过美好的一夜，那一夜令人回味，不是吗？正是一日夫妻百日……”

“打住打住，云裳，你还是省省吧！”

郭业见着云裳骚性不改，不由一阵头皮发麻，立马打断了她的发嗲发浪，问道：“到底怎么回事？你怎么就变成了吐蕃国的女使节了？”

云裳正倚坐在书桌后的太师椅上，听着郭业这番问话也没及时回答，而是抬起细细的长腿直接放在书桌上，一掀覆在腿上的笋裙，露出整条光滑嫩白的大腿，煞是放浪形骸地瞟了郭业一眼，嗔道：“益州侯，妾身怎么就不能是吐蕃国的女使节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男人能办到的事儿，咱们女人也一样能办到。当然，在床上女子的确不如男，特别是益州侯这种奇男子，妾身更是不敢攀比。至今，妾身还对那蚀骨销魂的滋味儿念念不忘呢。咯咯……”

郭业听着这娘们一阵发骚，眉头皱起有些不悦地喝道：“云裳，咱们还是停止这种没有营养的对话吧。既然你来长安，那肯定是奉了宇文倩那女人的命令，说吧，她到底派你来长安做什么？居然还打着吐蕃使节的名号招摇撞

骗，企图要面见我们大唐陛下。”

“益州侯今日如此不解风情，好是让妾身伤心。好吧，既然你要谈正事儿，妾身就与你好好谈。”

说着，云裳将那暴露在空气中的一双美腿给收了下去，也收起了俏脸上那副媚态，声音陡然间恢复了平和，说道：“实不相瞒，妾身此番正是奉了宇文夫人之命，以吐蕃使节的名义出使大唐，为松赞干布求娶大唐公主。”

嘶……

郭业瞳孔微缩，心下正视起云裳来，暗道，莫非这吐蕃使节的招牌还真是货真价实的。

他心中暗暗分析起来，既然宇文倩能够敕封云裳为吐蕃使节出访大唐，那么可见宇文倩已经在吐蕃朝廷中有了有一番举足轻重的话语权。难道她和没庐德乃联手合作争夺朝堂，已经彻底击败了吐蕃国师鸠摩智？哦不对，应该是前隋太子杨勇。

随即，他不悦问道：“那么，你此番代表吐蕃前来求娶大唐文成公主，真是为了给松赞干布冲喜驱病的？”

云裳浑然没有在乎郭业的满脸怒气，而是眨巴着眼睛点头道：“没错，因为松赞干布病入膏肓，估摸着已经撑不了多久了。呵呵，我家夫人与没庐德乃大相还没彻底掌握吐蕃国，所以就借着求娶大唐公主为赞普冲喜的名义，以期能够收拢一部分松赞干布死党的心。呵呵，我家夫人说了，冲喜有没有效果那是次要的，但是这大唐公主是一定要娶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延揽人心。”

“混账！”

郭业确认了这件事的真实性，并非闹剧之后，顿时勃然大怒，指着云裳痛骂道：“你们还是不是汉人？宇文倩的骨子里到底流着哪个祖先的血？难道你们就不怕遗臭万年吗？松赞干布只是一茹毛饮血的蕃人蛮人耳，要求娶我们大唐公主，呸，痴心妄想！！喂……云裳你个骚娘们刚才说什么来着？”

郭业正痛斥着欢快，突然话锋一转，上前一把抓住云裳的胳膊，满脸期待之色地迫切问道：“你刚才说……说松赞干布病入膏肓，撑不了多久了。你确定？”

云裳不知道郭业为何会突然有此一问，松赞干布之事郭业不都早早就知道了吗？

不过她还是点了点头，道：“没错，慢性毒药已经开始发作，他撑不住了多少日子了。”

“难道松赞干布这孙子真的快要完蛋了？哈哈哈，老子终于等到了这一天，这历史真的被哥们我改变了，历史上再也没有文成公主进藏，大唐和亲吐蕃的屈辱之事了，哈哈哈……”

郭业摇晃着云裳的肩膀，仰天长笑喜不胜收，完全沉浸在了无人在旁的狂喜状态之中。

看得云裳一阵蹙眉，满脸不解和迷茫……

## 第856章谁也不曾了解他

“呀，益州侯，你捏疼我了！”

云裳猛地一甩手，将郭业掐住她肩膀上的双手给打了下去，一边吃疼地揉弄着左侧香肩，一边气呼呼地娇哼道：“益州侯，你犯得哪门子神经，怎得突然状若癫疯起来？”

郭业见状，知道自己刚才得意忘形说秃噜了嘴，好在云裳没听懂自己话中的真正玄机，赶紧扯了个慌掩饰过去道：“哈哈，我日盼夜盼总算盼到了松赞干布命不久矣，难道不值得高兴一下吗？”

云裳趁着郭业正在高兴头上，顿时面色娇柔似水，声音变得蛊惑起来，游说道：“益州侯，既然这般高兴，可见我家夫人替您了却了一个心愿。如今我家夫人有命，让我来长安面见大唐皇帝，可是贵国皇帝始终不肯见我，君子有成人之美，不如您替我引荐引荐大唐皇帝，然后也替妾身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游说一番，如何？”

郭业下意识地问道：“替你在圣上美言几句？啥意思？”

云裳轻笑一声，继续用靡靡之声说道：“当然是关于贵国公主嫁给我们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啊，怎样？这样的话，不仅妾身完成了夫人指派的任务，而且我家夫人也能趁此机会，收拢到一大批效忠松赞干布的吐蕃权贵之心。”

“放你奶奶的臭狗屁，你当老子是什么人了？”

郭业猛然醒悟过来，眉宇一扬，当场义正辞严地拒绝道：“云裳，你我也算认识有些日子了，你觉得以我的为人和脾性，会替你们办这种遗臭万年的狗屁倒灶之事吗？你倒是叫得顺口，一口一个大唐皇帝，一口一个贵国。哼，别忘了，你身上流得是炎黄子孙的血脉，你也别忘了，你的祖宗不是吐蕃人，而是汉人。你这就回去告诉宇文倩，她怎么胡闹老子都任由她胡来，但是这事儿，想也别想，没门儿！”

郭业拒绝得果断干脆，话说得掷地有声，面容更是威仪凛然，惊得云裳花容尽失，这是她第一次见到郭业如此地郑重其事，她看得出来，郭业绝非是在开玩笑。

可是云裳也很清楚，宇文夫人此次让自己进长安向大唐皇帝提亲娶公主势在必行，夫人对此寄予很大的期望。

如果这事儿办不成，势必会坏了夫人的整个计划，届时夫人怒火倾泻下来，她的百般酷刑与手段自己是见识过的。

一想到这儿，云裳不仅一阵后怕……

郭业见着云裳怔怔入想脸有惶惶，多少猜出她肯定是担心完不成任务，回去无法向宇文倩交差，最后遭来责罚。

随即，他开口劝说道：“云裳，回去吧，回去告诉宇文倩，让她死了这份心思。文成公主不可能远嫁吐蕃，大唐帝国也永不和亲。她若再冥顽不灵，那就莫要怪我上言皇帝，告诉他吐蕃国如今的真实状况。好趁着吐蕃国内如今的混乱，挥兵百万，踏平吐蕃国，打进逻些城。哼，到时候宇文倩连最后一道倚仗都没有了，她还能指望什么来替他那个亡夫平冤昭雪？”

“啊？”

云裳惊呼一声，失声喊道：“益州侯，若是这般做，对你又有何好处？难道你就不担心我家夫人受擒之后，将你收留她之事还有你暗中设立东厂之事

一并道出来？到了那时，即便你不受大唐皇帝的惩罚，也难免不受猜忌。你不是自毁前程吗？”

“哈哈……”

郭业一阵放声大笑，耸耸肩无所谓道：“老子就料定你会这么说，这肯定也是你临行之前宇文倩这娘们教你这么说得吧？可惜啊，她忽略了一点。有些时候有些人，往往都会犯上一次傻，往往都会轻小利而顾全大义。在我眼中，宇文倩自以为拿住了我的短处，可是她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了民族大义为了汉人气节，别说自毁前程，便是丢掉我郭业的这条性命，又有何足道哉？”

听完这番话，云裳低下了头，沉默了。

她没有料到郭业会说出这番言论，更没有料到真正的郭业原来才是这样，她相信郭业这番论调绝对是出于本心，当然，她也相信若是真到了那一步，郭业当真做得出来。

也许，这也是夫人始料未及的吧？

一念至此，云裳心中不仅哀哀一叹，夫人啊夫人，你自以为捏住了郭业的七寸，可你却不知其实从头到尾自始至终，你都没有真正了解过他。

郭业知道自己这段话说好听点是民族大义的肺腑之言，说难听些便是破罐子破摔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过这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看到云裳这番沉默的表情，俨然被自己的话给镇住了。

随后，他轻轻挥了挥手，故作高深地叹道：“云裳，回去吧！回去告诉宇文倩，好让她知道，其实，她根本就不了解我，仇恨不仅会蒙蔽双眼，更会蒙蔽心智啊。”

云裳猛然抬头看向郭业，从她脸上再也找不到一丝一毫的风骚放荡，相反，她的双眼透着浓浓的倔强之色，摇了摇头拒绝道：“不回，我此次进长安若完不成夫人交代下来的任务，回去也难逃责罚。不，我一定要见到大唐皇帝，代表吐蕃国向他求娶文成公主。”

“荒唐！”

郭业皱着眉头，嗤之以鼻道：“即便让你见到了吾皇陛下又如何？还不是自取其辱？你来长安住进鸿宾楼已达十天，皇帝若是要见你，早就见你了？又何故推搪拖延至今？”

“无功而返，势必难逃夫人的责罚；而若是继续呆在长安，也许还有一线转机。”云裳还是执拗地摇了摇头，说道，“益州侯，你觉得我会选择前者，还是选择后者？”

草，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郭业暗叹云裳这骚娘们的冥顽不灵之外，只得叹服宇文倩雷霆霹雳般的治下之道了，无论是云裳，还是宇文倩，看来这年头的女人都他妈不好惹啊。

就在他一阵无语之时，突然云裳话锋一转，说道：“要我离开长安返回吐蕃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前提必须让妾身免去夫人的责罚。益州侯，既然你无法帮我面见大唐皇帝求娶到大唐公主，但是有一件事情你肯定能帮到我，只要你帮我达成，我便立马返出长安，绝不再回头。”

郭业一听云裳肯走，心中立马宽松了下来，尼玛的，只要你肯乖乖地回去，不给哥们这个新上任的礼部左侍郎添堵，怎么着都行。当然，前提是打

消掉让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去给那狗逼松赞干布冲喜的烂糟主意。

随即，他佯怒地哼了一声，呵斥道：“蹬鼻子上脸，还跟我讨价还价谈上条件了？你爱回不回，关老子屁事？你如继续呆在长安，那就赶紧搬出鸿宾楼，尼玛的，浩浩荡荡一群吐蕃人住在鸿宾楼，还想蹭吃蹭喝蹭住到几时？”

云裳一听郭业态度如此决绝，小脸一阵煞白，却只听这边郭业又喟然一叹息，摇了摇头一阵无奈般，说道：“唉，换做别人出使大唐，老子管她死活？宇文倩这娘们就是贼精贼精啊，知道老子这人最念情最念旧，她知道我肯定会顾及昔日与你云裳的那段孽缘，所以才派你此次进长安。唉……我能拒绝任何人，却又怎能拒绝你的苦苦哀求呢？说来说去，还是情这一道最伤人哟……说吧，到底要我帮你做什么，你才肯离开长安，安然返回吐蕃不受宇文倩的刁难？”

而这边……

云裳已经泪流满面，花容月貌早已被泪水打湿了妆容，口中哽咽断断续续地念叨着郭业刚才戳中她心扉的那句话：“情之一道，最是伤人，莫……莫非益州侯对妾身，至始至终都有情愫不成？”

## 第857章来长安的真正任务

郭业见着云裳因为自己一句随口胡诌的话而哭得梨花带雨，哭得蛾眉蹙蹙，没有一丝的矫揉造作，更是与往日的风骚妩媚放浪形骸有着天壤之异，判若两人。

也许，这也是她风骚外衣伪装下的真实自己吧？

不过因为自己一句话而感动得如此稀里哗啦，这到底有多缺爱啊？

“好了好了，最受不了女人哭！”

郭业可不想让外头的朱宏宇他们误以为自己和这吐蕃女使节有什么，赶忙劝阻道：“别哭了，你再哭下去这天就黑了，你还想不想让我替你解决麻烦？不然你回去吐蕃如何跟宇文倩那疯女子交差？”

“呜呜……嗯嗯……妾身再哭一会儿就行了，好久没这么痛快地哭过了。”

云裳的哭声淅淅沥沥，渐渐小声，缓缓而止。

郭业暗骂一声，好久没有痛快地哭过？靠，什么毛病！

云裳止住了哭声，从袖兜里掏出锦帕擦拭了一下哭得有些花的妆容，说道：“只要益州侯伸以援手，替妾身解决一件事，我便立马返回吐蕃，绝不再逗留长安。”

郭业嗯了一声，又提醒道：“至于帮你引荐皇帝，游说求娶公主之事，你就别惦记了。”

“放心，妾身不会自讨没趣！”

云裳恢复常色，说道：“你应该猜到我家夫人与吐蕃大相没庐德乃合作，击败了吐蕃国师鸠摩智，几乎把持了吐蕃朝廷大权之事了吧？”

郭业点点头，伸了伸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示意云裳继续说下去。

云裳道：“不过夫人与没庐德乃大相只是暂时得胜，因为最后棋差一招，还是让吐蕃国师鸠摩智逃出了逻些城，逃出了吐蕃国。鸠摩智在吐蕃国经营数十载，纵横交错盘根错节，党羽不知何其多。所以夫人担心鸠摩智卷土重来返回吐蕃，届时再登高振臂一呼，其党羽门徒势必在吐蕃国内与之响应……”

“所以呢？说重点吧，云裳。”郭业打断了云裳的长篇累述，问道，“莫非你求我之事与鸠摩智有关？你总不会让我将鸠摩智擒住，好让你回去跟宇文倩将功赎罪吧？”

“益州侯睿智，妾身佩服！”

云裳微微笑了笑，道：“不过妾身不需要你擒住鸠摩智，妾身不要活口，只需带着鸠摩智的人头回吐蕃献给夫人便可。”

“扯淡！”

郭业霎时拉下脸来，骂骂咧咧道：“你倒是跟宇文倩学得一样心狠手辣了，不要活口要脑袋，你说得轻巧。都说狡兔三窟，鸠摩智这种人苦心经营数十载，岂能说找到就能找到的？天下之大，到处都可供他藏身，人海茫茫，你让我上哪儿给你去取鸠摩智的脑袋？不干不干，老子凡夫俗子一枚不会未卜先知，算不出鸠摩智藏身何处。要我替你办这事儿，你不如让我架个梯子给你上九天摘星揽月去吧。”

云裳讨好地笑道：“益州侯说笑了！”

郭业正色道：“我没跟你说笑，云裳。鸠摩智藏身何处我不知，这事儿你还是另请高明吧。”

“据东厂探子查知，鸠摩智就藏身在长安！”

云裳一言既出，郭业顿时恍然大悟过来，骂道：“云裳，你们此行来长安求娶公主是假，追杀鸠摩智将其赶尽杀绝永除后患才是真的吧？”

云裳眼神有些闪躲，弱弱地说道：“益州侯，这有区别吗？”

郭业斥道：“尼玛的，区别大了，因为老子有一种被你这娘们当猴耍的感觉！”

“妾身没有耍你，刚才的哭也是妾身发自内心，若是益州侯不信，我可以剖心以明志！”

说着，云裳从袖兜里拔出一把短刀，作势就要剜心给郭业看。

咣当～

郭业上前伸手一把将她手中的短刀打落在地，喝骂道：“神经病，你疯了？好了好了，算我怕了你，只要鸠摩智一除，你就赶紧给我立马滚出长安，滚回吐蕃去。”

云裳见着郭业应承下来，立时喜形于色，连连点头道：“一定，只要拿到鸠摩智的脑袋，妾身立马率众返回吐蕃，绝对不再长安叨扰您。再说了，只要将我们撵走，大唐皇帝指定会龙颜大悦，对于益州侯您而言，也是大功一件哩。”

郭业哼道：“功不功，你说了不算。至少你们来长安，已经被崔鹤年这孙子利用，给我找了麻烦。好了，不要再废话了，告诉我，鸠摩智到底藏身在长安何处？”

“吏部右侍郎，卢承庆的府中！”

又是卢承庆？

郭业一时愕然，果然卢承庆与前隋太子杨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啊。

.....

.....

东市，胡姬酒肆外。

好几辆马车都停在外头，魏王李泰等人纷纷出了酒肆，钻入马车中，准备回府。

魏王李泰率先乘车离去，紧接着，其他官员都各上自己的马车，崔鹤年与赵飞轩同乘一辆车离去。

卢承庆也喝得醉醺醺地在下人的搀扶下上了马车，直接回府。

马车的卢飞快，当抵达卢府门口之时，卢承庆已经醉得呼呼酣睡。下人怕他责骂不敢将他叫醒，只得背着他进了府中。

卢府下人将卢承庆背进府中的卧室，约莫睡了好几个时辰，睡得外头天昏地暗，卢承庆突然感到脸上一凉，凉得刺骨透心.....

醒了！

确切地说，应该是被浇醒了。

卢承庆摸了摸脸上的水渍，正要开口痛骂一番娘，睁开眼却发现床前站着一个人。

他赶忙爬下床来，恭敬地站到这人的面前，拘谨地问道：“太.....太子殿下！您，您怎么来了？”

此太子非彼太子，来人并非大唐太子李承乾，而是前隋太子杨勇。

正如云裳所猜测的一般，化名鸠摩智的前隋太子杨勇在吐蕃失势败于宇文倩等人手中之后，逃出生天流窜进长安，藏身进了卢承庆的府上。

杨勇如今年届五十有余，如今因为在吐蕃的失败，更是显得满脸沧桑，有些落魄。

杨勇一碗茶水将卢承庆泼醒之后，锁着眉头满脸阴霾地喝问道：“卢承庆，本太子在你府上找了你一天，你却跑到外面去跟人喝得酩酊烂醉，呵呵，你眼里还有本太子吗？”

卢承庆将脸上的茶渍抹干净，然后小心翼翼地回道：“太子殿下莫怪，主要是魏王殿下竭力邀请我去赴宴，下官不敢拂逆啊。”

杨勇继续面色阴沉，冷冷问道：“哼，你张口闭口魏王，你是不是觉得本太子如今国也没了，在吐蕃也是失势了，所以准备另投他主，另攀高枝啊？”

卢承庆连连摆手解释道：“岂敢，岂敢啊？卢某对太子殿下您可是赤胆忠心啊！”

杨勇鄙夷地看了眼卢承庆，喝道：“谅你也不敢，若是你敢背叛于我，我便将你与我暗通曲款，对李唐阳奉阴违之事一纸投进御史台中，呵呵，到时候李世民这小儿岂会轻饶了你卢承庆？别说你卢承庆，便是你整个卢府都难逃满门抄斩的噩运。”

卢承庆吓得面容惨变，一把手抓住杨勇的胳膊，摇晃着求饶叫喊道：“太子殿下使不得，使不得啊，我与您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啊，我怎能背叛于你？”

“哼，算你识相！”

杨勇厌恶地甩开卢承庆的抓手，然后转身走到一张椅子上，翘着二郎腿来，阴恻恻地问道：“我且问你，之前我让你替我编撰个身份，将我引荐给魏王李泰，助我混入魏王府之事，你可曾办好？”



## 第858章图谋

本来经杨勇一碗凉茶泼面，卢承庆已经醒酒。

现在再听杨勇问起引荐这件事来，卢承庆更是彻底醒酒，半点迷糊都不敢犯。

李泰是什么人？

大唐帝国的魏王，当今圣上李世民最宠爱的皇子。

杨勇是什么人？

被李唐夺了天下覆了家国的前隋太子爷，一个落魄的前朝皇室。

这李杨两姓早已是仇比海深，死磕到底的两家人。

这个时候，杨勇让自己出面引荐李泰认识，并助其进入魏王府中，居心何在？这自然不用细问，肯定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

不过，虽说如此，但奈何自己有把柄和短处捏在杨勇手中，所以卢承庆还真乖乖地替他办好了这件事。

旋即，他点了点头，正色说道：“太子殿下，我已经给您重新弄了一个新的身份，您现在身份叫金成泽，是一位周游西域诸国、通晓诸子百家的饱学之士，才回大唐不久。而且我也在魏王殿下提起过您，已经将您引荐于他。今日宴席之上，魏王殿下对您也很感兴趣，说是魏王府中正好缺一个替他筹谋算计的能人，所以愿意重金聘请您为他的幕僚。”

“办成了？”

杨勇眼中闪过一丝精芒，颇为意外地问道：“李泰真的相信了？他怎会如此轻信，难道他不会先去调查核实一下我的身份一下吗？”

卢承庆摇了摇头，嘴角略有得意的翘起，轻快说道：“魏王殿下现在视我为他的左膀右臂，甚是倚重，我向他推荐一个小小幕僚，他岂会疑神疑鬼诸多猜忌呢？太子殿下莫要误会，小的不是说您小小幕僚，而是，而是……”

一时间，卢承庆口忙嘴乱，生怕因为自己出言不逊冒犯了杨勇，惹得他雷霆震怒。

谁知杨勇挥了挥手，并未责怪，而是轻轻一叹，有些消沉地说道：“不用再叫我太子殿下了，这大隋朝都没了二十多年了，我还算哪门子的太子殿下？唔，谨慎起见，今后你还是称呼我金先生吧。呵呵，我还以为这魏王府有多进，没想到你卢承庆三言两句就办成了此事，不错不错，卢承庆，你的忠心我是知道的。”

卢承庆心里暗暗一声，狗日的，若非老子当初犯糊涂受你蛊惑被你拉下了水，跟你扯上不清不白的关系，我还会受制于你？

不过他心里骂归骂，嘴上却是一副恭敬地口吻，连连称着不敢。

杨勇看了看自己如今这身红衣大喇嘛的装扮，嘀咕道：“看来这身穿了二十来年的行头也该换了，至于脑袋剃成短发倒是很好解释，就说周游西域诸国受蕃人影响便是。呵呵，看来接下来的日子，我就要在魏王李泰面前扮演起智谋百出孔明一般的人物了。”

卢承庆一听杨勇这话，心说莫非他要在魏王府呆很久？妈的，这杨勇在长安多呆一天，就好比在老子身边放了一个定时炮仗，随时都能爆炸啊。

嘶，只要他的身份一被揭开，那我跟他的关系必定会昭然若揭，曝光于天下了。

不妥，委实不妥。

随即，卢承庆试探问道：“敢问太子殿，哦不，金先生，您打算在魏王府呆上很长一段日子吗？”

杨勇先是点头，再后来貌似想起了什么，又是一阵摇头，说道：“若不是吐蕃那边宇文倩那个贱女人一直在追查我的下落，我何需东躲西藏？这贱女人不仅心狠手辣，而且奸计层出不穷，更令我奇怪的是这贱女人好像就长了狗鼻子，无论我躲到哪里她都能追踪得到。我怀疑，她手上有一支擅于追踪找人打探消息的秘密组织。所以，你这卢府肯定也不安全，所以我才会想到躲进魏王府中。至少那里是皇城重地，等闲之人谁能闯入？”

说这话时，杨勇完全失了常态，咬牙咧嘴宛若一副丧家之犬。

而卢承庆看在眼里，却是暗暗摇头，眼前这个杨勇哪里还有当初前隋太子的风范？什么狗屁擅于追踪的秘密组织，显然是被吐蕃那个女人给吓怕了。哼，在吐蕃苦心经营二十来年，却败在一个女人手中，真是不嫌丢够人的。

杨勇自然不知道自己眼前这条忠心的狗，已经在心中暗暗嘲讽无限鄙视着他，而是自顾继续说道：“顺利进入魏王府，借以栖身只是第一步。而我的真正目的是要借着魏王府幕僚的身份，在皇城中随意行走，然后找个机会进蜀王府见李恪。”

“李……李恪，蜀王殿下？”

卢承庆张大了嘴巴，诧异喊问道：“金先生，您的目的难道不是接近魏王，然后取得他的信任为你所用吗？怎么无端端又扯出一个蜀王殿下下来？”

杨勇眯着眼扫了卢承庆一眼，冷笑道：“魏王李泰与蜀王李恪又怎能相提并论？卢承庆，莫非你忘了李恪之母乃何人了吗？”

“我知道啊，蜀王之母乃是杨妃。啊……我明白了。”卢承庆霎时想通了其中的来龙去脉，惊呼道，“杨妃乃前隋皇室公主，跟金先生您都是前隋皇室血脉。”

“确切地说，杨妃之父杨广与我乃是一母同胞的兄弟，她该称我一声伯父，而蜀王李恪呢？自然称我一声大伯公。他身上流着一半我大隋皇室的血脉啊。”

杨勇说到这儿，脸上多了几分熠熠之色，道：“人啊，五十而知天命，我如今已经五十有余了，我又无后传宗，所以，若是李恪能够继承李世民的皇位，那这李唐江山不就是间接地回到了我们大隋杨氏的手中吗？”

轰~~

卢承庆心中顿时惊涛骇浪，暗暗骇然，原来杨勇这个流浪太子打得是这个主意啊。

一时间，他脑中将数个人物串联在了一起，杨勇、杨妃、李恪、大唐朝野内外的前隋遗臣……

太可怕了，太疯狂了！

卢承庆的心里不敢再对杨勇有所鄙夷，相反，他看向杨勇的眼神越发地害怕，甚至是敬畏！

“好了，别愣着了！”

杨勇摆摆手，将愣神中的卢承庆唤醒过来，吩咐道：“今晚好好睡一觉，明日一早你便领我进魏王府，去见那位‘宠冠诸皇子’的魏王殿下吧。此事要抓

紧一些才好，不然让宇文倩那贱女人追查到我的下落，势必多生事端，那时就悔之晚矣了！”

“明白，明日一早，我一定带您进魏王府去见魏王。”

卢承庆恭敬地鞠了一躬，然后请手道：“金先生，我现在就送您回房休息，这边请……”

说话间，杨勇已经在卢承庆的恭请下，走出了卢承庆的卧房。

……

……

夜间，太平坊，益州侯府。

郭业从鸿宾楼别过云裳，返回侯府用了晚饭后，便与妻子秀秀闲聊了一会儿，跟她分享了自己第一天赴任礼部的点滴，当然都是往好了方面说，免得秀秀担心。

差不多时辰，小两口都渐感疲累和困乏，准备上榻睡觉。

就在这时，房门外响起了一道不合时宜的无趣敲门声。

敲门声过后，王八斤的声音从外头传来：“大人，黄傲黄掌柜说是有事禀报，在您书房候着呢！”

海天盛宴大酒楼的掌柜，郭业府邸的老人——黄傲。

郭业之前从云裳那儿回来之后，就让张九斤去海天盛宴大酒楼那边见了黄傲，让黄傲想办法去查卢承庆的卢府里是不是新近住进了人。

黄傲今时不同往日，不单单是海天盛宴大酒楼的掌柜，他更是原长安府尹，新任御史台御史大夫于得水的妹夫。

所以，郭业知道黄傲肯定有办法能查到卢府里的具体情况。

郭业知道黄傲这人的行事谨慎守规矩，在这个睡觉的时间他还能冒然来打搅自己，应该是让他查探的事情有眉目了。

随即，郭业下了床榻叫王八斤在外头等候，然后一边穿起衣裳一边跟吴秀秀小声耳语抚慰了几句，而后便走出卧室打开房门，冲着王八斤努努嘴，道：“你去让下人煮盏茗茶送来书房，我去见见黄傲。”

声音落罢，他便撇下王八斤，借着月光正亮照着路，自己独个儿朝着书房方向走去。

## 第859章前隋太子VS大唐皇子

益州侯府，书房中。

郭业小小喝了两口热茶，问道：“黄傲，打探得怎么样了？卢府那边有什么变化吗？”

好长一段时间不见，郭业发现黄傲的确今时不同往日了，至少红光满面，人已富态不少，可见他那老婆虽肥，但却很是旺夫。

黄傲见着郭业发问，将手中捧着的杯盏放回到桌上，坐正了身子恭敬如初地回道：“侯爷，卢府的管家是咱们海天盛宴大酒楼的常客，今天我邀他喝酒将他灌醉，这厮无意中说漏了嘴，说他们府上最近住进了一个生面孔，他家老爷卢承庆对这入很是恭敬，还将卢府的一处独门小院开辟出来给这人独住。”

郭业哦了一声微微颌首，暗道，看来云裳这娘们没有骗我，鸠摩智，哦不，前隋太子杨勇这厮果真躲进了卢府，跟卢承庆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随后，他又问道：“除了这个，你还打听到了什么？”

黄傲若有所思地回忆了一下，继续说道：“卢府管家提到，这位新来的贵客性子很是孤僻，而且脾气很大，基本上都在独门小院里呆着，从来不见客。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那位管家说，前两天他路过卢承庆的书房，无意中听到这位卢府贵客要求卢承庆搭线，说是要卢承庆将他引荐给魏王殿下。”

“什么？”

郭业顿时错愕不已，杨勇居然要去见魏王李泰，这前隋流亡太子要跟大唐帝国的皇子见面？这也太令人震惊了。

他心中不断思索着杨勇要求见李泰的目的所在，几十个可能的缘由都在脑海中如浮光掠影般飞过，最后，他喃喃自语道：“莫非杨勇还想玩和平演变，将大唐这座堡垒从内部破除吗？若真是这样，这厮当真是不能留了。别人宇文倩要杀他，便是老子也不能留他一条狗命了。”

对坐的黄傲不明白前因后果，所以也听不明白郭业这番话的真正意思，俨然被绕糊涂了，不解问道：“侯爷，您说在说什么？什么流亡太子？什么和平演变哇？”

郭业莞尔一笑，并未跟黄傲过多解释，而是摇了摇头笑道：“没事，以后等机会成熟了，我自会跟你解释。黄傲，这件事儿你办得漂亮，本侯很满意。”

黄傲谦虚矜持了一下，道：“小的不敢居功，全赖当初侯爷栽培之功。”

郭业突然岔开话题，问道：“对了，你小子跟于府小姐成亲也有些日子了，怎么样？婚后的日子还算融洽否？”

黄傲道：“呵呵，贱内虽然出身豪门，但尚算对我尊重。”

郭业暗暗乐道，那于家小姐胖成这样，能嫁出去已经算万幸了，自然不会学那刁蛮恶妻对你怎么样。

不过，他还是关心道：“那于家人呢？特别是于得水呢？他们没有仗势欺负你吧？没有因你出身低而嫌恶你吧？”

黄傲摇着头，满脸感激之色地说道：“有了当日侯爷将海天盛宴大酒楼割

爱一半于我，再加上找出身侯爷府邸，而侯爷您如今正当红，对我间接有了所庇护和倚仗，所以于家人对我还算客气。至于我那大舅子，更是因为受了侯爷您的恩惠，主动将御史大夫一职让位于他，所以他心里还是蛮感激的，他也时常来酒楼中来找我喝上两杯，每每酒醉时他便会提到侯爷您，说您与他虽然分属不同派系，但都是忠君之事，效忠皇上。看得出来，我那大舅子对您的所作所为都是比较赞赏和佩服的。”

黄傲话匣子一经打开就收不住，滔滔不绝一股脑都讲了出来。

郭业听罢，脸上的笑意也越发地浓郁起来，随后说道：“黄傲，看来当初勉强让你和于家联姻，倒是没有委屈了你。如今你小日子过得红火，那我也就放心了。对了，过些日子可能还需要你去找你大舅子于得水一趟，我这里有些事情需要御史台插手助力。”

黄傲立马点头，拍胸保证道：“侯爷，没问题。什么事儿，您说吧，我明日一早就去于家府上找他。”

郭业摆摆手，道：“不急，还不到时候，先把虎狼解决了，再去解决那条狗猯。”

黄傲听出郭业没有现在就讲的意思，也就不再追问，而后起身告辞道：“那小的先回去了，太晚了，就不打扰侯爷与夫人休息了。”

郭业说了一声好，将他送到了书房门口，并让王八斤将黄傲送出侯府。

黄傲走后，郭业一人在书房中踱步起来，细细思量并消化着黄傲带回来的这些消息，尤其是杨勇要离开卢府栖身进魏王府中之事。

约莫过了好大一会儿，府中传来打更的声音，梆声过了三响，更夫喊了天干物燥小心火烛，貌似已经过了三更。

最后，他心中杀念顿起，冷声凛然自顾念道：“看来再也没有让杨勇存活下去的理由了。只要他一死，宇文倩安心，云裳归返，而那位深宫中的杨妃与蜀王李恪也不会心思活泛，避免了一次宫廷巨变。”

霎时，他走到书桌前，伸手到笔架上提笔蘸墨，一张雪白宣纸铺在桌上，他笔墨甩动，笔走龙蛇，写下了一个巨大的“杀”字。

字迹潦草却杀气凛然，一笔一划中无不透着不容置疑与不可商量。

吧嗒～

他将手中毛笔一扔，落在宣纸之上，墨汁飞溅，四处洒落。

而他则是双手负背，义无反顾地返身出了书房，朝着秀秀的房间行去，准备安寝入睡。

……

……

翌日天色大亮，日头已高挂在天。

卢承庆亲自驾车充当马夫，车里载着杨勇，已经匆匆进了皇城，停靠在了魏王府的门口。

王府侍卫一见卢承庆亲自驾车，不由大感意外，再见马车上下来一名奇装异服的短发中年人，似僧侣又似俗人，不由上前阻拦问明来意。

一听卢承庆介绍，这奇装异服之人乃是魏王殿下请来的幕僚，侍卫也没有多加盘问与检查，而是让他们二人稍等，然后让其他侍卫进王府中通知魏王。

不约一会儿，身高壮硕虎背狼腰，一身蟒袍的魏王李泰便在侍卫的护卫

下，亲自出来王府相迎。

一见卢承庆身边这奇装异服之人，李泰便喜笑颜开地问道：“这位高人莫非便是卢侍郎替本王招来的世外高人不成？”

杨勇很是淡定，不喜不悲地站在卢承庆身边，用一双充满睿智的双眼上下打量着李泰，并不吭声说话。

卢承庆知道这是杨勇刻意为之的，无非就是想在李泰面前故作高深莫测。

随即，卢承庆上前向李泰请安问好，然后恭敬回道：“回禀魏王殿下，这位金先生乃是下官替您招募而来的世外高人。金先生周游西域诸国，见过各地风土人情，他博古通今，通宵诸子百家，啧啧，金先生一生传奇，真是世间罕有的大智慧者啊，正是殿下急需的人才。”

卢承庆吹牛不打草稿，说大话更是不怕闪了舌头，但是李泰就吃他这一套。

李泰一听之下，立马再进一步，走到杨勇跟前咂嘴打量着对方的这幅好卖相，眉宇已经无法掩饰他的满意，连连赞道：“像，像，这绝对是世外高人的风范啊，先生远道而来，真是辛苦了，快快进我王府歇息歇息！”

“不急！”

杨勇这时突然抬手，睿智的眼神锁定在了李泰的脸上，语惊四座地缓缓说道：“观魏王殿下的面相，不仅是福泽绵延大富大贵之相，更是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帝王之相！”

轰！

一言既出，四周骇然，宛若一语道破天机般，天际边一记震耳发聩的闷雷顿时响起……

## 第860章忽悠，蛊惑

一声惊雷并未吓到李泰，相反，这小子更认为此乃天兆，上天的预兆。

李泰惊喜之余双手抚摸着脸颊，激动地向杨勇确认道：“金先生说，本王生就帝王之相？？？”

杨勇继续装着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风轻云淡地点了点头，鼻中轻轻哼出一声嗯。

杨勇越是装逼越是高深莫测，李泰这厮就越吃他这一套，在他看来，世外高人不都一副超脱世外的屌样吗？越是端着架子拿着桥，李泰越是欣赏和拜服。

“帝王之相”四个字萦绕在李泰耳边，缠绕在他心间，他整个人欣喜若狂起来，近乎失态地手舞足蹈，高声嚷道：“哈哈，本王天生不凡，又得父皇如此宠爱，这九五至尊之位舍我其谁？”

杨勇将李泰此时的恣意妄为之态尽收眼底，暗生不屑与鄙夷，心中冷笑道，真是养尊处优颐指气使惯了，果真难成大事，合该只能成为恪儿登顶君临天下的垫脚石。

随后，他瞟了一眼身旁的卢承庆。

卢承庆得到杨勇的示意，立马装出惶恐模样，上前对李恪低声谏言道：“魏王殿下，这里是王府大门，人多眼杂，您要慎言啊！”

李泰被卢承庆这么一提醒，立马打了个激灵，环顾了王府四周扫视一番，发现没有什么闲杂人经过，心中骇然警醒道，本王真是得意忘形了，万一被人传进太子哥哥耳中，他肯定会大做文章，巴不得朝廷的御史言官们在父皇面前弹劾本王呢。

顿时，一阵后怕，随即向卢承庆投过去一个感激的眼神，夸道：“卢侍郎对本王果然忠心，幸亏有你提醒，不然本王就要闯祸了。”

随后，他向杨勇拱了拱手，请道：“金先生，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请随本王进府，我们府中再细细相谈。”

说着，他冲王府门口的侍卫们叮嘱道：“今日之事你们权当没听见没看见，知道了吗？”

王府侍卫都是李泰的心腹死士，与他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自然不会乱嚼舌头，纷纷点头称是。

接着，李泰又交代了一句：“今日本王要在府中宴请招待金先生，概不见客！”

说罢，便领着杨勇与卢承庆进了王府大门，向内走去。

到了王府的内堂正厅，李泰屏退了厅中所有的仆役和丫鬟，就连卢承庆这个刚刚被赞过忠心的狗腿子，都被李泰驱除出了正厅。

厅中，只有李泰和杨勇。

李泰居中而坐，眼神炽热地可燃尽世间万物一般地望着居左而坐的杨勇，急切问道：“金先生，你刚才说本王有帝王之相，此话当真？”

李泰善于伪装自己，人前人后完全是两个样儿，在人前，他和善谦卑，礼贤下士；而在人后，他则是残虐暴躁，性子多疑。

杨勇对他早就有所了解，所以李泰现在旧话重提再问此事，杨勇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随后，杨勇嗯了一声，微微颌首，回答道：“是的，金某早年曾学习过相面之术，而且这些年来游历西域诸国，也跟西域巫师学过推演之术与占卜问天之术，所以天意虽难测却也难不倒在下。呵呵，魏王殿下得天独厚生就一副大富大贵福泽绵延之相，再加上您出身皇室，又是当今圣上最宠爱的皇子，在坊间更是有贤王之称。综上所述，金某可推测而出，魏王殿下正是天命所归之人。只不过……”

李泰见杨勇说得有模有样，一副高深莫测的隐士高人的风范儿，特别是他的那番天命所归的论调，更是合乎心意，一时间，他笑颜绚烂如夏花，满心欢喜难以抑制。

可是听到最后，对方冷不丁来了一个‘只不过’，然后便戛然而止，好似还有难言之隐未讲完一番，听得他心头痒痒如万蚁噬心，而且多了几分患得患失。

当即，他紧忙催问道：“金先生，只不过什么？莫非期间还有变故不成？金先生尽管直言不讳，本王都听你的。”

一时间，李泰已经被杨勇给忽悠瘸了，直接无条件信任了。

杨勇很满意自己假扮神棍之下的装逼效果，看来李泰这条鱼已经咬钩了。

不过他的脸上仍旧是不喜不悲之色，依旧是超脱世外的逼格，语气中正平和地说道：“魏王殿下，虽然你有帝王之相，虽然你乃天命所归之人，但奈何前路有阻滞，颇有些困难重重哟。比如，有人先你一步，占了这监国储君的位置，这便是你的阻滞。”

李泰也是个机灵人，一听杨勇这话，自是闻弦音而知雅意，立马揣测道：“金先生是指我的兄长，太子李承乾吗？”

杨勇微微点头，鼻哼一声嗯，便不再多做赘言，显然肯定了李泰的猜测。

霎时，李泰脸色骤变，一脸不屑和不甘之色地咬牙切齿道：“他算个什么东西？一个庸碌无为之人，能成什么大事？就凭他，也配做大唐帝国的储君吗？哼，只不过他比我先出生几年，长幼有序，让他抢了这太子之位罢了。”

杨勇闻言，难得脸浮一股莫名笑意，因为他想到了当年自己还是大隋太子时，自己那位心狠手辣的好弟弟杨广，也曾说过这番言论。真是久违的熟悉啊。

不过很快，他便将这些回忆深藏于心间，缓缓冲李泰说道：“魏王殿下，就因为他比你早出生几年，所以他才能被册封为大唐太子。长幼有序也好，庸碌无为也罢，这就是天意。如果你比他早生几年，你不也是太子了吗？所以，世人常道，一命二运三风水。你二人拼得就是命运二字。既然他比你早生几年是上天注定，那这就是他的机缘。”

李泰听罢脸上顿时呆滞，呐呐问道：“难道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本王注定就是千年的老二，万年的王储了吗？不，本王不甘心，凭什么让他骑在本王的头上？不，不……”

说着说着，李泰的五官已经近乎扭曲，歇斯底里地喊出了最后一个字。

杨勇见状，伸手摆了摆，笑道：“魏王不要急，若这真的已经注定，那金某还来您府上作甚？莫非您忘了刚才我在大门外对您说得四个字吗？您有帝



王之相。莫非您忘了刚才在大门外的一声惊雷了吗？那是上天预兆。”

“啊？”

李泰此时就像一个溺水之人仿佛抓到了一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救命稻草，砰然而立，匆匆跑下来堂来，近身到杨勇跟前，殷切喊道：“金先生，莫非你有办法能让本王取李承乾而代之，成为大唐帝国的监国储君，成为大唐帝国的太子千岁？”

杨勇轻蔑地摇了摇头，笑道：“太子千岁，监国储君又有何难？您是拥有帝王之相的天命所归之人，您要成为的不仅仅是太子千岁，而是吾皇万岁啊，殿下！”

李泰神情激动地一把抓住杨勇的胳膊，叫道：“金先生，若本王能够登上帝位，你就是本王从龙功臣，封侯拜相，荣华富贵，皆随你心意。到时，本王定会封你为我大唐的国师，本王之下，万人之上。”

杨勇听着微微皱了皱眉头，因为国师二字又勾起了他好多不开心的往事。

不过他一笑掩饰之，然后轻轻拍了拍李泰的手背，笑道：“魏王别急，金某定会辅佐你达成心愿的。”

李泰连连称好，问道：“金先生，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扳倒太子，他才是本王眼前的绊脚石。只要他一倒台，那么父皇肯定会册封本王为大唐储君，届时，离皇位仅有半步之遥。金先生，你可有办法？”

“有！”

杨勇满脸笃定之色地说道：“那便是积攒力量，强大到无人敢小觑抗衡的地步，然后逆天改命。”

“那请问金先生，如何积攒力量？您说得力量是指自身的力量，还是外来的力量？然后呢？又如何逆天改命？还望先生能以教我，泰定以弟子之礼侍奉先生。”

李泰躬身一拜，满脸诚挚，谦卑有礼，活脱又是一个贤王。

杨勇趁着他低头之际，眼中闪过几分不屑，不过很快便一闪而过，然后伸出双手扶起李泰，笑道：“魏王别急，且听金某逐一道来……”

……

……

那边，杨勇顺利打入魏王府，成功获得李泰的百般信任。

这边，郭业已经出了益州侯府，来到西市的海天盛宴大酒楼中。

他让黄傲在二楼将天字一号房给他备好，然后上了美酒佳肴独自一人在雅间中独自斟饮着。

约莫过了一会儿，雅间的房门骤然敲起，笃笃笃的敲门声紧凑不失沉稳。

郭业闻声放下手中杯盏，扭头望向门口，只听门外响起王八斤的声音：“禀报侯爷，俺已经将太子府六率旅？”

“杜荷这小子可算来了，哈哈……”

郭业笑了笑，亲自站起身来，走到门口，然后打开房门冲外头甲冑齐身，颇有几分英武气的杜荷笑着招手道：“你好歹也是堂堂莱国公，怎么能让你在外头候着呢？不然的话，我这益州侯也太牛逼了吧？哈哈，杜荷，好久不见，兄弟，赶紧进来吃酒！”

杜荷咧嘴一笑，伸手与郭业一击掌，眼眶有些湿润地哽咽道：“二哥，你可算来找我了，想煞小弟我了！”

说罢，被郭业轻轻一拽，整个人闪挪进了雅间之中。

嘭！

雅间的房门被郭业勾勾脚，应声而闭。

PS：昨天关于杨勇和杨妃、李恪的关系，是老牛写混乱了，杨妃是隋炀帝的女儿，杨勇是隋炀帝的兄长，所以杨勇应该是杨妃的大伯父，而杨勇便是李恪的大伯公。谢谢书评区书友的热心指出，会及时纠正，给大家造成阅读不便，敬请谅解。

## 第861章再见杜荷

郭业将杜荷请入坐后，俯身替他斟满酒杯，随后两人无声胜有声般彼此碰了一下杯盏，满饮一杯酒。

随后，郭业才开始打量起杜荷来，这小子脸色黝黑一副饱经风雨的模样，整个人看着稳重了好多，不过眉宇间似有一股子郁结，从进门伊始就一直存在，挥之不去。

郭业暗暗揣测，看来他在太子府当得这个六率旅帅，越发地不顺心了。

不过他还是关心问道：“杜荷，算来自打我赴任扬州之后，咱俩就没见过面了。你这小一年过得还好吗？”

杜荷没有立马回话，而是从郭业手中抢过酒壶，起身替郭业斟了一杯酒，然后再替自己斟满，随后举杯向郭业邀酒道：“二哥，这杯我敬你，谢谢你还记挂着我。”

说完，也不待郭业回应，自己自顾仰起脖子咕咚一口，一饮而尽。

看得郭业怔怔傻眼，看来这小子有好多苦水要跟我吐啊。

随即，他也饮尽了杯中酒，放下杯盏问道：“杜荷，莫非李少植那三胖子还是一直在太子面前给你穿小鞋进谗言？”

“他？”

杜荷冷笑一声，不屑道：“他爹李纲因为年迈致仕，回家休养身子之后，也辞去了太子府詹事一职，所以太子承乾也对李少植这死胖子不怎么看重了。呵呵，这小子现在虽然还在太子府谋着差事，但是颇受太子冷落。再加上这小子吃喝玩乐在行，办正事儿一塌糊涂，之前又恃宠骄横得罪了府里好多人，因此在太子府上成了边缘人物，谁也不愿待见他。”

说到这儿，杜荷摇了摇头，唾弃道：“呵呵，他现在在太子府里过得比我还要惨，典型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人看人厌狗看狗嫌。”

“哈哈……”

郭业一想起李少植之前的小人得志和仗势欺人，不由一阵幸灾乐祸道：“这小子咎由自取，应有此报，那是他活该，不值得让人同情。倒是你，我怎么听着你也过得很是不顺心呢？说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着，唉，真是刚驱了虎又来了狼！”

杜荷喟然一叹道：“我本以为李少植这么一歇菜，太子殿下总该对我多少有些倚仗，甚至重用了吧？可谁曾想，自从上次红楼山庄之事闹得朝廷颜面尽失后，太子便被皇上重重训斥惩戒了一番。正因为如此，之后太子殿下便纵情于声色犬马之中，而且最近还迷恋上了突厥文化，唉，总之，总之就是……”

郭业蹙着眉头，疑惑道：“太子殿下声色犬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值得你这么犯愁吗？再说了，他一直都不怎么重用你，你至于这么愁上心头吗？”

杜荷蠕动着嘴唇想说，突然又忍住了没说，然后扭头看了眼门口，确定房门紧闭之后，这才轻轻说道：“二哥，太子殿下声色犬马是不假，可是他如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不喜欢女色，只喜欢美男子。您现在不知道太子府里的状况，整个就乌烟瘴气，令人作呕啊。尤其是太子殿下宠幸的那个美男面首，此人野心勃勃，居然仗着太子殿下的宠幸，对我麾下的六率亲兵开始指

手划脚了。唉，你说我这日子能好过到哪里去啊？”

“噗……搞基？”

郭业乍闻之下惊得一口酒水喷溅出来，喷得杜荷一脸酒渍，很是无辜。

杜荷没有听清搞基二字，而是一边擦拭着脸，一边叹道：“二哥，你也被吓一跳了吧？”

郭业不仅被吓了一跳，也勾起了他好多的记忆，关于史料上对李承乾的记忆，传闻李承乾有一段低迷时期，不爱女色爱男色，在府内蓄养了好多变童供自己淫乐，而且这小子还跟发了疯的精神病人一样，时常会出现幻觉，睡梦中会突然起来从床上拔下刀剑来，学三国曹操一样梦游杀人。

郭业沉默不语，暗暗想道，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时候的李承乾非常崇尚突厥文化，经常会让太子府中的人身穿胡服扮作突厥人，供他使唤，甚至让府中的下人扮作突厥是从，然后用突厥礼仪将他假葬。

没错，人还没死，就让府中的人将他学着突厥人的葬礼将他假葬。

在郭业看来，这跟神经病还有什么区别？比精神病还要精神病了。

也许是李承乾在太子府的荒唐事被他爹李二陛下知道了，将他狠狠训斥了一番，甚至一度以削掉他的太子之位来威胁他，李承乾才有所收敛。

为了证实自己的记忆是否正确，郭业向杜荷求证问道：“最近太子殿下除了喜好男风胡作非为之外，还干了好些个荒唐事？比如穿胡服学突厥人，更是在府中搞突厥殡葬，还有脾气暴躁喜怒无常，对否？”

“啊？二哥你咋知道的？”

杜荷举着杯盏，手臂停在了半空中久久放不下了，格外诧异地问道：“二哥，莫非太子府中有你的耳目？”

郭业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因为这种事情真不知道如何跟杜荷解释，只得讳莫如深地说道：“这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我记得太子不是已经娶了太子妃了吗？好像是秘书中丞苏檀的女儿。难道太子殿下搞基，不，就是蓄养变童面首，这种颠倒阴阳违反人伦纲常的丑事，她也不干涉吗？”

杜荷苦笑道：“太子殿下在府中独断专行，太子妃又不是什么世族豪门，哪里敢吵闹指责啊？不然的话，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迫于太子淫威，她只得忍气吞声了下来。不过她倒是不恨太子，要恨也只恨迷惑太子那个男面首——赵节。”

“赵节？面首？”

郭业记得历史上好像没这号人，应该也是昙花一现的人物，随即问道：“这个赵节就是在太子府仗着李承乾宠幸，抢你手中兵权的那个人？就是你说的刚驱了虎又来了狼的那条恶狼？”

杜荷点点头，嗯了一声。

郭业暗道一声，有戏了，看来魏王李泰和杨勇这件事的突破点，就在这个面首赵节身上了。

旋即，他将前隋太子杨勇未死，混进长安躲进魏王府之事一一道了出来，听得对面的杜荷惊得嘴巴都成了O型，半天合不拢嘴。

最后，郭业说道：“杜荷，想不想弄死赵节这个狗娘养的？”

一想起赵节在太子府的胡作非为和对自己的欺压，杜荷就气不打一处来，重重说道：“二哥，我早就想弄死这个王八蛋了，可惜有太子殿下护着，

我也不敢拿他怎么样。”

郭业笑道：“这事儿好办，只要你将前隋太子杨勇化名金成泽，然后藏身在魏王府之事，无意中漏嘴一样说给赵节这个玻璃，哦不，说给这个面首听。此人肯定立功心切，会第一时间告诉李承乾。而李承乾呢？早就恨透了魏王李泰。他肯定想趁着这件事，给李泰折腾一个窝藏前隋太子，意图谋反的罪名，打压打压李泰。这么一来，李承乾必定会率着太子府六率亲兵杀进魏王府，直接将杨勇拿下，坐实李泰的罪名，然后向皇上邀功，重新得到皇上的青睐与宠信。”

杜荷听完之后疑惑道：“二哥，那这样的话，不就是将天大的功劳送给赵节吗？这哪里能弄死这个贱人面首，而是给他送一个荣华富贵的机会啊。”

郭业摇了摇头，神秘兮兮地看着杜荷，笑道：“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面吧。这事儿只要引来皇帝注意，功劳不功劳是两说，但是赵节这个面首必死无疑，荣华富贵？呵呵，烧些元宝蜡烛和冥钱给他，他到了下面也许真的能荣华富贵了。”

杜荷这下更加糊涂了，一头雾水道：“二哥，这怎么回事？赵节揭发有功，怎么还会必死无疑？我若是圣上，能将隐藏在魏王府的前隋太子抓获，赵节当居首功才是啊。”

郭业没有去多做解释，而是笑道：“杜荷，你见过二哥办过糊涂事吗？就因为你不是圣上，所以你不知道圣意难解，天威难测。陛下行事，岂能按照常理去揣测？反正赵节只有把这事儿传进太子耳中，最终鼓动太子带兵杀入魏王府，那么赵节就一只脚踏进了鬼门关。”

说到这儿，郭业稍稍停顿了一下，道：“不过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儿。”

杜荷见着郭业没有细细解释，也没有追问下去，而是选择无条件信任，然后问道：“二哥，你需要我做什么？”

郭业道：“届时太子率你们六率亲兵杀入魏王府时，我和我的人会乔装打扮成你手下的士卒。杀进魏王府中时，你必须助我一臂之力，助我将前隋太子杨勇诛杀在魏王府中，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出魏王府，更不能让太子将他生擒到皇上跟前。”

“啊？这是为什么呀？二哥！”

杜荷见着郭业不仅要乔装打扮参与此事，而且还要当场击杀杨勇，不禁纳闷道：“生擒杨勇的价值不是更大吗？也许陛下将他交到刑部，然后严刑拷打一番，能问出好多前朝余孽的线索来呢。”

郭业微微摇了摇头，又举起酒壶替杜荷斟了一杯酒，缓缓说道：“这件事儿就当是二哥欠你一份人情吧。反正，杨勇必须死，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杜荷听着一知半解，又绕得稀里糊涂，刚想开口询问，却被郭业抢了先。

只见郭业举起酒杯，冲杜荷遥遥一祝，说道：“兄弟，别问了，反正二哥不会害你。来，喝酒，喝完这杯酒，二哥就回侯府等你的好消息！”

杜荷最终忍住了开口，举杯冲郭业示意了一下，朗声道：“好，我信二哥的，自从二哥替我父亲治了丧，杜荷就已经发誓唯二哥之命是从。二哥，干杯！”

咕咚一口，满饮！

哗啦~

杜荷起身一脚踢开屁股下的胡凳，拱手道：“二哥，你等我好消息，我就回太子府将魏王府的消息泄露给赵节这厮！”

说罢，人也干脆，径直走到门口，将房门拉开拔腿就走，蹬蹬蹬……下了二楼，匆匆下了酒楼。

## 第862章太子府面首——赵节

三天的时间，晃眼即过。

三天的时间，足以改变好多事情，当然，也能发生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

比如，仅仅三天的时间，郭业便与礼部尚书崔鹤年多次发生冲撞与口角，郭业更是被崔鹤年激将法怂恿立下下军令状，若是吐蕃女使节一行在十天之内不离开长安，那郭业自己便卷铺盖滚出礼部衙门。

当然，崔鹤年也向郭业保证，若是十天之内郭业成功将吐蕃女使节一行人劝说离开长安，他今后凡是逢遇郭业都会退避三舍，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效，哪怕上早朝时，他都甘心拍在郭业身后，屈居对方之下受其辱。一部尚书排位排在一部侍郎之下，这是莫大的笑话。

不过崔鹤年相信这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因为郭业若是能将吐蕃女使节劝出长安返回吐蕃，还会干耗了三天没动静吗？这次对赌，他已是信心满满地吃定了郭业。

就等着赌约期限一到，将郭业撵出礼部衙门，让其颜面尽失，成为满朝文武和长安城中的大笑柄。

三天已过，离十天赌约期限，还有七天。

接下来的日子，郭业干脆连鸿宾楼都懒得踏足，直接赋闲在家陪着妻子聊天闲扯消磨日子。

崔鹤年听人回报之后，信心更是陡然大盛。他已经很期待，到了那一天，郭业是如何丢人现眼滚出礼部衙门的了。

只要郭业一滚出礼部衙门，他再来慢慢解决当初的杀子之仇，他等着这一天，已经好久好久了……

直到第五天，杜荷终于不负郭业所望，终于将前隋太子杨勇藏在魏王府之事，在一次与下属的无意闲扯中泄漏了出去，被有心人火急火燎地报给了在府中如日中天的太子面首赵节。

赵节一听之下，这还了得？

白皙俊美的脸庞上顿时浮现一抹嫣红，媚态十足的双眼中不断闪烁着光芒，显然他已经开始兴奋了。

赵节暗道，这可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大功劳，此时不抓住机会立功，更待何时？

随即，他便奔到了李承乾的卧室，吵醒了正在午睡的太子殿下，然后满心欢喜地将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一一禀报给了李承乾。

李承乾本来因为被赵节搅了好梦而有些生气，正准备将赵节扒光衣服好好鞭笞蹂躏享用一番来着，但是再听到赵节传来的这道消息之后，整个人彻底地懵圈了。

霎时间，他体内被赵节勾起的汨汨欲火戛然而熄，随手抄起一件外衣披在身上，一脸遐思地在房中踱步了起来。

越是走着想着，李承乾的心中越是振奋，脸上顿时一喜，一把将紧跟在身后的花美男赵节搂住，捏着对方的下巴，问道：“赵节，消息来源是否可靠？这件事情牵涉了我那野心勃勃的好弟弟魏王，还牵扯到了前隋皇室余孽，可容不得半点疏忽和莽撞。万一……”

“没有万一的，殿下！”

赵节美目含嗔地挑逗了一眼李承乾，轻轻挥了一下手，似撒娇又似仗宠般将对方捏着自己下巴的手给打落下去，缓缓将自己如何从太子府旅帅杜荷口中“无意”听到此事，娓娓道来。

李承乾听罢，脸上的喜色渐盛，不过还是狐疑道：“这杜荷是怎么回事？明明知道孤与魏王不对付，竟然还不及及时向本太子汇报此事。”

“所以他杜荷这辈子都是个武夫，这辈子都别想得到太子殿下的宠信呀。”

说到这儿，赵节情不自禁地撅撅嘴，一副小女人般的柔美似水撒娇道：“整个太子府中，也只有人家对太子殿下您是最忠心的。一有风吹草动的消息，人家就立马飞奔过来告诉殿下您了。可是殿下您呢？刚才还差点对人家发火来着呢。”

说罢，还用一种格外幽怨的眼神瞟了一眼李承乾，若是有外人在旁，肯定会被恶心得当场呕吐，一个大男人比女人还要来得风情万种风骚妩媚，能不恶心吗？

可看在李承乾眼中，赵节这番姿态就是美，美得冒泡，美得自己春心涟漪。

倏地，他又一把握过赵节来，然后将其搂在怀中，调戏道：“美人儿，你的忠心孤一直都记在心里，若非美人儿你这些时日一直陪着本太子，孤这日子岂能如此逍遥快活啊。哈哈，美人儿，你知道吗？只要办成了这件事儿，我那好弟弟这次可能就要完蛋了，以后他再也没有和孤再争长短一决高下的实力了。哼，贤王？孤看他用不了多久就要变成名副其实的‘闲王’了。”

“咯咯……”

赵节一听李承乾称呼自己美人儿，立马学着女人一样见面颊贴在李承乾的怀里，发出一道小鸭嗓子的浪笑，然后仰面看着英武中带着狠辣的李承乾，打趣道：“太子殿下，此次事情办成，不仅那个讨厌的魏王要完蛋，而且连皇上都会对你另眼相看。您不是一直都想重新得到皇上的信任与宠爱吗？这就是一个机会哩。”

“知道知道，哈哈，孤心里清楚得很，这件事情对孤至关重要！”

李承乾又轻轻捏了一把赵节的下巴，夸赞道：“此次美人儿你居功至伟，父皇肯定会重用本太子，届时美人儿你想要什么，孤都会给你弄来的。”

赵节闻罢整个人都轻飘飘了起来，将面颊贴在李承乾的胸膛上贴得更紧了，撒宠道：“这可是太子殿下您说得，到时可真莫要食言哟！唔……人家也想学那些将军一样带兵打仗，到时候太子殿下不如将六率亲兵交给人家玩玩嘛。”

李承乾略微犹豫了一下，看着娇滴滴的花美男赵节，劝道：“美人儿，这带兵打仗都是粗人的活计，你怎么想去干这种糙活？”

赵节摇着头撒娇道：“太子殿下莫非不允？人家这不是好奇嘛，不依不依，人家不依，太子殿下若是不将六率亲兵交给我玩玩，我以后就不侍候你了。”

这话要是放在往常，肯定会激起李承乾心里的那道残虐和暴躁。但是现在李承乾满脑子都是魏王李泰窝藏前隋太子杨勇，意欲图谋不轨之事，所以对赵节格外宠幸，而且特别喜欢赵节在自己面前弱不禁风卖宠的感觉。随后



他不由连连点头称好道：“好好好，美人儿不闹了，依你依你都依你，哈哈……”

赵节嘴角噙笑，脸上尽是得意之色，突然又想到另外一个事情，这个时候不提更待何时？

于是乎，他又扮着可怜兮兮地模样，愁眉苦脸道：“太子殿下，上次人家在后花园玩耍，无意中撞见太子妃。本想上去跟她打个招呼，谁知她却对人家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呜呜……她那眼神好吓人，仿佛要生吞活咽了人家似的。”

“她？”

李承乾听完之后脸上顿时阴沉了下来，满是煞气地问道：“她当真敢这般对你？”

赵节如同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鹿，恨不得整个人都钻进李承乾的胸膛中，轻轻应了一声嗯。

李承乾已经病入膏肓，早已分不清好坏与是非，只觉得赵节受欺如同自己受辱，霎时冷哼一声，咬牙切齿道：“这个贱人，我一直待她不错，她竟敢如此待我的美人儿？看来是孤对她太过宽容了。美人儿放心，待魏王府之事一结束，孤就将她捆绑在你的跟前，让你好好羞辱她一番，让美人儿你出气。”

赵节闻言虽然还是一副战战兢兢的小女人样儿，但是埋在李承乾胸膛内的脸颊早已是狰狞无比，心中恨声道，苏紫萱，你不是瞧不起我赵节这个面首吗？哼，我便要让你跪舔在我的脚下，看你高傲到几时。

不过他口中却是柔弱惶恐地假意劝道：“太子殿下，这样的话会不会伤了你们夫妻情分呀？”

“夫妻情分？”

李承乾轻蔑地冷笑一声，突然将赵节拦腰横抱起来，将其猛然扔到床榻之上，然后淫笑道：“她欺负了美人儿你，孤与这个贱人还有何夫妻情分好谈？嘿嘿，美人儿，趁着现在时辰还早，不如你服侍服侍孤吧。孤想要了……嘿嘿……”

赵节被扔在床上正屁股摔得疼，下意识地摸了摸屁股，然后往床角落一缩，抱着被子摇头劝道：“太子殿下，今日不宜，魏王府之事要速战速决啊，迟则生变，万一走漏了风声让魏王警醒过来，就悔之晚矣了呢！”

“呀！”

李承乾猛地拍了下额头，笑道：“对对对，正事儿要紧，我那魏王弟弟可是狡猾得紧，不能让他有所察觉，必须尽快杀入魏王府中将他们抓个正着才是。”

言罢，李承乾指了指赵节，吩咐道：“美人儿，劳烦你跑一趟，去将亲兵旅帅杜荷给孤找来。嘿嘿，这个时候这种带兵打仗的粗活，还是要多多倚仗他才是。”

“嗯，这个时候人家也不和他争抢，待魏王府之事结束的，人家再去过把将军瘾呢，各个……”

又是一阵放浪形骸的公鸭嗓子淫浪声笑起。

太子府内，阴阳颠倒，伦常已乱，而身为大唐帝国储君的李承乾，真的病了……

## 第863章魏王府之乱

李承乾在书房中接见了杜荷，虽然打心眼里不待见自己这个亲兵旅帅，但是目前又不得不倚重于他。

于是，他假意对杜荷勉励了一番，然后才将杀入魏王府擒拿前隋太子杨勇之事说了出来。

杜荷当然要在他面前表现出一副惊讶的神情，这番变化被侍候在李承乾身边的赵节收进眼底，这兔相公自然免不得一番得意。心中更是对杜荷一阵讥讽，武夫便是武夫，唾手可得的功劳就这么被人捷足先登，真是傻帽。

最后，李承乾给杜荷下了死命令，明日由杜荷率队打头阵，杀入魏王府，将李泰与前隋太子杨勇一并擒拿，好让自己解送父皇面前邀功。

命令过后，他便嫌恶地打发走了杜荷，留下兔相公赵节与自己书房恩爱缠绵一番。

杜荷走出书房，将书房的门带上后，正听到房中赵节那令人作呕的公鸭嗓子淫叫声，不由一阵摇头失望，他心中对李承乾这个太子殿下当真是失望透顶，这就是我大唐帝国的储君？唉，二哥说得没错，烂泥扶不上墙，朽木不可雕，太子殿下此生与皇位终究是无缘。

说罢，心中的阴霾顿时消散，整个人也开朗了起来。

杜荷更是打定了主意，此事一了，等那赵节伏诛一解我心中闷气之后，我也不干这旅帅了，哼，老子就算在家混吃等死，也有莱国公的爵位在，饿不死咱。

当晚，郭业乔装打扮了一番，在杜荷的暗助下，带着张九斤和王八斤混进了太子府六率亲卫当中。

杜荷为了防止郭业、王八斤这三张生面孔被底下的士卒识破，便让他们随身在自己左右，等待明日天亮一起杀入魏王府中。

夜幕下，长安城缓缓陷入了寂静，车水马龙之景早已不复存在，而夜里的太子府却是灯火辉煌，所有人都在摩拳擦掌，查检兵戈箭簇，等待着日出东方的到来。

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东方一线曙光乍现，太子府大门缓缓而开。

数百六率亲兵甲冑齐身，刀戈林立地涌出了太子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仅隔三条大街的魏王府方向。

郭业与王八斤等人扮作亲兵混在大队之中，看着六率亲兵的奔袭速度和排列中规中矩丝毫不见混乱，郭业不由暗暗赞了一声，看来这都是杜荷平日操练的结果，真是看不出来，他爹杜如晦一代贤相，杜府书香门第，却生出杜荷这么一个带兵打仗的好料子。

此时，郭业已经打定主意，此间事了，便想办法将杜荷弄出太子府，搞到西川军中历练历练，总不能瞎耗在太子府跟李承乾厮混，最后陪李承乾走上了谋反的不归路。

在历史上，他依稀记得杜荷也是个悲剧性的人物，一代名臣杜如晦之子，最终却成了李承乾的谋反党羽，身死他乡的下场。

魏王府与太子府都在皇城内，三条大街的距离稍纵即到，还未等巡城御林军们反应过来，太子府六率亲兵已经杀到了魏王府大门口。

这时，因为时辰尚早的缘故，魏王府的侍卫们刚刚将大门缓缓打开。

突然，杜荷率领数百太子府亲兵杀到，一到门口，杜荷坐于马上抽刀出鞘，挥刀下令道：“弟兄们，为太子殿下建功立业的机会到了，杀将进去，活捉图谋不轨的魏王李泰，献于太子殿下。太子殿下有令，活捉李泰者，赏钱千贯！”

“喏！！”

哗啦，

轰……

数百人挥刀舞戈冲破了魏王府大门，那几个王府侍卫刚要抽刀阻拦，奈何双拳难敌四腿，瞬间就被砍成了七八块剁为肉酱。

冲入王府，杜荷冲着数百之众喊道：“搜，整个王府搜个底朝天，太子殿下有令，凡有阻挡者，统统杀无赦！不过切记，一定要活捉魏王泰，不能伤了李泰性命。”

一时间，数百亲兵纷纷领命分头散开，如一颗石子撒入一潭死水中泛起层层涟漪般，十人为小队，百人为大队朝着魏王府的四面八方搜罗而去。

不时响起刀劈剑砍过后的凄厉惨叫之声，显然还是有李泰的死忠在负隅顽抗。

杜荷趁着李承乾和赵节还未在路上没有赶来，偷摸对着身边的郭业说道：“二哥，我来过魏王府，我知道魏王府专供给客人所住的别苑，杨勇这余孽应该就下榻在那儿，二哥，跟我这边来……”

郭业还想着抓个王府下人逼问一下，听着杜荷这般说，立马省去了水磨的功夫，脸上不由浮笑道：“好，你带路，八斤、九斤，咱们跟上。记住，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击毙杨勇，不能让他活着走到李承乾的面前，不然就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是！”

“侯爷，俺拼死也要诛杀此贼！”

说话间的功夫，四人提刀杀进了别苑，恰巧迎面慌慌张张跑来一人，郭业定睛一看，并非别人，正是魏王府的管事谷逸轩。

谷逸轩本来是在别苑内与王府新来的幕僚金先生结交一番来着，因为他知道自家王爷很是器重这位金先生，所以就來跟对方大交道拉拉交情。

正聊到一半间便听到了王府中一片喊杀救命乱哄哄，心知肯定是发生了什么状况，于是跑出来准备敲个究竟。

好死不死，与郭业四人打了个正面，碰个正着。

冤家路窄，狭路相逢。

郭业一个飞扑上前，喊道：“这厮乃是魏王府的管事，抓住他。”

话音刚落，他已经提刀架在了谷逸轩的脖子上，而张九斤和王八斤手脚也不慢，直接一人一边将其肩膀扣住。

谷逸轩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制服，脸上神情慌张，口中却是叫嚣道：“你们是什么人？竟敢在魏王府妄动兵戈，活得不耐烦了吗？”

郭业见着谷逸轩被制住，刻意将贴在他脖子上的横刀压了压，霎时刀刃划破了皮肤，一道口子瞬间划出，血水汨汨而流……

谷逸轩吃疼哇哇大叫，更是连哭带喊道：“你……你们这群乱臣贼子，这，这是魏王府，皇上会诛你们九族的。”

郭业嘿嘿笑了两声，喝骂道：“死到临头还狗仗人势，谷逸轩啊谷逸轩，

你脑子被驴踢了还是被门板给夹了？你给老子听好了，李泰请来的贵客人在何处？在别苑哪个房中？”

魏王府占地颇广，所以别苑房间也极其多，如果要挨门挨户地去找，估计等不到郭业他们找到，杨勇早就偷摸遁走了。

谷逸轩虽然不识得乔装打扮后的郭业，但是一听郭业能叫出自己的名字，立马惊叫道：“你，你怎得认识我？怎得知道我是王府管事？不对，你们肯定是我魏王府的熟人。”

嘭！

王八斤拎起刀把儿直接狠狠砸了一下谷逸轩的脑袋，虽然没有砸出一个大洞流出血来，却砸得谷逸轩脑子嗡嗡响，两眼冒金星。

王八斤砸完之后痛骂道：“少说废话，俺家侯爷问你话哩！”

“侯爷？”

谷逸轩瞪大了眼珠子看着郭业，似曾相识，刹那间一张熟悉的面孔浮现在他脑海中，一时间他满脸巨骇，惊叫道：“你……你……是益州侯郭业？？你……”

噗！

郭业挥起拳头猛地砸在谷逸轩的嘴巴上，打断了他的最后的半句话，然后狠狠瞪了一眼王八斤，呵斥道：“蠢货，谁让你多嘴的？被你卖了破绽！”

这时，杜荷突然焦急地催促道：“二哥，来不及了，再拖沓下去即便能生擒杨勇也无济于事，听外头动静，应该是太子殿下进魏王府来了。”

可不，郭业侧耳倾听，正听见李承乾那熟悉的声音正在别苑之外不远处发号施令来着。

旋即，郭业舍弃了盘问谷逸轩，而是冲杜荷说道：“杜荷，咱俩进别苑搜寻杨勇的下落，八斤和九斤负责把守别苑出口，休要走了杨勇这厮。”

“好！”

杜荷提刀已经冲进了别苑，而郭业飞奔尾随而去。

张九斤狠狠瞪了一眼不长脑的王八斤，然后冲郭业喊问道：“侯爷，这王府管事怎么处理？这厮已经知道您的身份了。”

郭业猛然驻足，遥遥回望了一眼被制服住的谷逸轩，眼中闪过一丝戾色，冷冷传言道：“既然他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那还留他作甚？砍了！”

“啊？”

谷逸轩突然醒悟过来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暗恨自己为啥刚才不装傻充愣留条性命呢。当即，他声音颤栗地凄厉喊道：“益州侯，我一定会守口如瓶，不要杀我，我一定会装作没见过您哇……啊……”

“恁地呱噪哩？砍了！”

“噗！”

王八斤嘟囔一声后便是反手挥刀，一道血光乍现，溅得满脸斑斑点点血渍，一声脆响，好大一颗人头从谷逸轩的脖颈处分离出来，滚落在地。

一刀毙命，身首分离。

郭业看了眼一命呜呼丢了脑袋的谷逸轩，暗自摇头，叹道：“自作聪明的人，往往死的快啊，希望你来世不要再做刁奴恶仆。”

说罢，示意二人把守住别苑门口，然后便追进了别苑之中。

刚在别苑中搜寻了两个房间，突然传来杜荷着急忙慌的喊叫声：“二哥，

二哥，快来别苑花园的水井处，前隋余孽杨勇在此哩！”

郭业闻言立马返身，循着杜荷的声音飞奔而去。

很快，他便奔到了别苑花园之中，正瞧见杜荷提着一把横刀，正虎视眈眈地看着一口水井，而水井边正坐着一人。

这人奇装异服，一头寸许短发，神情淡定地坐在水井边，好像在静坐参禅般地坐着，对杜荷浑然无视一般。

郭业见着这人，暗道，他应该便是那位前隋太子——杨勇。

不过他很是奇怪，为什么死到临头，杨勇不跑不反抗，反而这么冷静淡定？

## 第864章宁死不受擒

杨勇大难临头居然如此淡定，为何不做困兽之斗？

郭业耐着心头疑惑，抬起脚步小心翼翼地靠近古井边，大概在离杨勇不到十步的距离停了下来，与杜荷并肩站着。

杜荷见着郭业到来，正要提刀冲上前去捉拿杨勇，却被郭业抬手拦了下来，摇了摇头，示意杜荷不要轻举妄动。

随后，郭业就站在原地，不动神色地静静看着杨勇，而杨勇仿佛老僧入定了一般，愣是纹丝不动，连眼皮子都没有向郭业这边眨巴一下。

怪哉！

郭业终于按捺不住了，径直问道：“杨勇，你死到临头，为何不跑？”

“哦？”

杨勇这时仿佛沉睡许久被唤醒了一般，缓缓睁开眼皮子，扭头看着郭业，眼中透着继续诧异，问道：“你竟然知道我的身份？莫非我藏身魏王府之事，也是你识破的？”

郭业点了点头，道：“没错，正是区区在下。”

“莫非此次行动也是你一手操持的？”

“正是区区在下。”

“难道不是李世民那小儿派兵来围剿捉拿本太子的？”

“吾皇陛下日理万机，哪里会有功夫理你？自打你进长安城，嘿嘿，本侯就盯上你了。”

“本侯？你是……”

“本侯乃大唐益州侯，陇西郭业是也！”

“陇西郭业？是你？”

这下，杨勇的脸上浮现出了几分怪异之色，问道：“可是当年纵兵闯入吐蕃数千里地，攻占格尔木城私斩多赤罗王爷的那个陇西郭业？”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正是郭某是也！”

郭业听着杨勇这个前隋太子居然能道出自己的名号来，多少心里有几分自豪，好歹哥们也是一方人物了，不是？

不过，他很快就想起了格尔木城外惨死的刀疤刘及黄河帮数百好汉，还有重伤至今休养，不能下床走动的赵九丑。

随即，他手中横刀一扬，直指杨勇道：“杨勇，当日格尔木城外我军中伏，应该便是你撺掇多赤罗那杂种搞得鬼吧？呵呵，今日我总算可以为我命陨格尔木城外的那些弟兄报仇了。”

“哈哈哈哈哈……”

杨勇依旧坐在水井边，不过却是放声大笑起来，眉宇间掩不住地得意非凡，狂笑道：“还好还好，还好本太子没有栽在李世民那小儿手中，总算没有辱没了大隋的列祖列宗。不过——”

说到这儿，杨勇稍稍停顿了一下，用双眼上下打量了郭业一番，有些晦气地哼道：“不过没想到我居然会栽在你这个黄毛小子的手上，真是终日打雁被雁啄，阴沟里翻了船。姓郭的小子，看你年纪轻轻就封了侯爵，应该很得李世民那小儿的倚重吧？本太子倒是有几分纳闷，我自觉此行来长安行踪极为隐秘，为何能被你发现？还有，我化名吐蕃国师鸠摩智，来魏王府后又化

名金成泽，你是如何知道我乃大隋太子的真正身份？”

郭业闻言嘴角微微一扬起，心中暗道，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我与宇文情，还有东厂之间的关系我能告诉你吗？真是笑话！

随即，他耍了个滑头，贼兮兮道：“杨勇，要不咱们做个交换吧。你先告诉我为何大难临头不逃跑，反而如此平静地坐在这里。那么，我便告诉你为什么我会知道你的身份的。如何？”

杨勇饱含深意地看了眼郭业一眼，摇了摇头道：“为何你是你先告诉我呢？”

郭业侧着身子指了指别苑之外的喊打喊杀的闹哄动静，看着杨勇笑道：“主动权在谁的手上，难道你还看不出来吗？这个时候，你觉得你还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

“呵呵，你倒是一点都不掩饰，年纪轻轻智珠在握，就冲这份气度，你前途不可限量啊。李世民真是好运气，李家拿了天下，又得了你这么一个小少年英才，唉，老天无眼啊，李唐气运竟然如此昌盛！”

杨勇猛然仰天长叹一声，话中充满了末路凄凉与怨毒，而后看着郭业，说道：“好，希望你言而有信，不会诓骗我。”

郭业微微颌首，没有说话，而是静静等着杨勇的答案。

只听杨勇苦笑一声，缓缓说道：“很简单，因为别苑就只有一个出口，我想你已经让人把守住了别苑门口了吧？既然无路可逃，我又何必多费功夫去做无用功呢？”

呃……

郭业傻眼了，尼玛的，竟然会这么简单。

随即，他指着杨勇所坐着的水井，问道：“那你坐在水井边，就是准备投井自尽，不愿被人拿了活口咯？”

杨勇反问一句：“你觉得我被活捉之后，以李世民弑兄逼父的狠辣手段，会留我性命，让我苟活在世？与其被擒受辱，不如体体面面的死去，不是吗？”

郭业眼珠子滴溜溜一转，促狭笑道：“我想，你也怕自己活捉之后被人大做文章，最后被有心人将祸水引到你那位宫中的侄女和侄外孙身上吧？一个前隋公主出身的妃子，一个身上流着前隋杨氏血液的大唐皇子，呵呵，恐怕想要她们母子死得人也很多吧？”

“嗯？”

这时，杨勇再看郭业的眼神已经充满了震撼，因为自己决意投井寻死的真正目的都被眼前这个年轻人看得通透，刹那间，他除了心中震撼之外，唯有口中不断蠕动着：“不可限量，不可限量……”

很快，他便恢复了常态，问道：“好了，既然你都已经知道了答案，那你可以告诉我了，到底你是如何知道我的身份的？”

郭业摇了摇头，说道：“既然你已经替自己选了一条最好的归路，我想你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这些了。”

言外之意，大隋朝的太子爷，您被耍了。

杨勇勃然大怒，喝道：“郭业，你这个真小人！”

郭业耸耸肩，撇撇嘴，道：“我也没说我是伪君子啊。”

杨勇闻言，态度一软，用近乎央求的口吻说道：“益州侯，难道临死之

前，你都不愿让我聊无遗憾吗？”

郭业心中稍稍软下，叹道：“杨勇太子，有些时候，不知道比知道要好过一些。知道的太多，反而会平添几分遗憾。人啊，太执着反而会活得更累，你不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吗？大隋已经灰飞湮灭了，杨氏已经辉煌不再了，你却还死死地执着地抱着复国梦，最后落得这般下场。唉……”

“执着？是啊，人力终究有穷时，一人之力岂能独挽狂澜，逆天而行事？不可抗天，天意不可违，大隋……也许真的气数已尽！”

说到这儿，杨勇的脸上骤然浮现几抹神彩，好像想通了一些久久困扰心头的事情，再次仰天恣意狂笑道：“哈哈，悟了，这次真的悟了，悟得通透了！”

言罢，他冲郭业拱拱手，道：“益州侯，多谢指点，外头现在的动静比之前还要大，应该是惊动了李世民那小儿了吧？呵呵，孤宁死不受擒，该走了……”

噗通~

话音一落，杨勇身子一闪头一栽，整个人投进了水井之中，发出一声重物落水的闷响之声，连水珠子都没溅落出井外，可见这座水井之深。

郭业心里微微一抽搐，强忍着上前察看水井的冲动，默默地看着水井，暗道一声，尘归尘，土归土，人死如灯灭，杨勇，你死前能悟透，也算你造化，希望你下辈子投胎个安乐时代的安乐人家吧。

贞观五年，夏，前隋太子杨勇于长安，薨！



## 第865章王府余波

面对突如其来的杨勇投井自尽这一幕，杜荷一时间无法接受，张大着嘴巴诧异喊道：“二……二哥，就这么死了？”

郭业眉毛一扬，瞪了一眼杜荷，吐槽道：“你丫才就这么死了，会不会说话？”

“不不不……不是那个意思。”

杜荷面露尴尬，拍打了一下嘴巴，急忙纠正改口道：“二哥，我是说杨勇好歹也是前朝太子，曾经差点成了前隋的皇帝，现在就这么不声不响的在我们面前投井自杀，啧啧，有些不可思议罢了。”

郭业听着杜荷的话，不禁摇了摇头，暗暗叹息道，真是任你生前光耀显赫富贵荣华，死后就是一堆白骨一捧黄泥，谁也无法规避谁也无法免俗。

这时，杜荷已经跑到了水井边，有些露怯地俯下身子往井中探着头下去，随后面色一变，有些骇然地转头看着郭业，喊道：“二哥，死的不能再死，尸体都浮在水面上了。呃……要不要把王八斤和张九斤叫进来，把他捞上来啊？”

“捞上来？”

郭业摇了摇头，阻止道：“杨勇已死，我们要他尸体作甚？算了，死者为大，即便尸体要打捞上来，也是李承乾该干的事儿，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了。”

说话间的功夫，别苑之外的动静越来越大了，好像是负责皇城守卫的御林军开拔进魏王府来了。

郭业脸色微变，冲杜荷急急说道：“杜荷，我必须先带着王八斤和张九斤趁乱先逃出魏王府，不能被人认出我来，更不能让陛下知道我参与了此事。杨勇之事到李承乾跟前如何说，就靠你自己了。”

杜荷满脸正色地点头道：“二哥你先走，太子那儿我自然有办法应付。”

郭业嗯了一声，转头便跑出了别苑，将门口的王八斤和张九斤一蹴而就地招呼一起离去。

此时整个魏王府已经乱成了一锅粥，随处可见甲胄佩刀之士，有太子府的亲兵，更有头戴白羽盔的御林军，看来魏王府这边已经惊动了李二陛下。

郭业三人低着头趁乱准备撤离魏王府，刚走到王府大门口，却发现了李承乾的身影，李承乾的身边紧紧跟着一个身穿五彩斑斓锦袍的青年，郭业猜测此人应该就是杜荷口中的那个兔相公赵节。

郭业暗暗吐槽，这兔子的身段和脸蛋，还真长得够俊的，放在后世还真是一个韩国棒子花美男。

咦～

郭业顿住脚步，猛地怔住了，因为他看到了魏王李泰，而且看到了一个被五花大绑，摁倒在地跪在李承乾面前的魏王李泰。

我的天，李承乾疯了吗？

在郭业的认知里，能让大唐亲王下跪的，除了李唐列祖列宗之外，就只有宫里的李二陛下夫妇，还有太上皇李渊老爷子。

除此之外，哪怕是李泰犯了天大的罪过，都没有人能承受他这一跪。

因为，这是上天赋予皇族的尊严。

而李承乾这个一母同胞的太子哥哥，不仅将魏王弟弟五花大绑，还让他

下跪在自己的跟前。

这万一被御史言官们知道，万一传进李二陛下的耳中，李承乾真是又摊上大事儿了。

郭业暗暗摇了摇头，心道，看来李承乾已经得意忘形，内心膨胀到了极致。

果然，李承乾站在李泰跟前，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喝道：“李泰，窝藏前隋余孽，你可知罪？”

李泰是在睡懒觉的时候被太子府亲兵从床上拉下来的，被五花大绑带到李承乾面前之后，李承乾便将杨勇的身份和来龙去脉都一一道了出来。

当他听到金成泽就是前隋太子杨勇时，李泰也是被吓得肝胆破裂，挂在嘴边絮絮叨叨就一句话，那便是“卢承庆这厮误我！”

不过也许是跪在李承乾面前有些久了，然后整个人也从最初的惊恐彷徨中走出，缓缓趋于冷静了下来。

他冷静下来之后，脑子就活泛了起来，他暗暗琢磨，本王只是爱才心切才将金成泽招揽到府上，压根儿就不知道对方的真正身份和包藏祸心，完全是受了卢承庆的蒙蔽。这事儿即便到了父皇那里，我只要打死认定受卢承庆欺瞒，想来以父皇平日对我的宠爱，肯定不会太过苛责。

哼，倒是我这位太子哥哥，居然让本王跪在他面前，对，一会儿我就拿这事儿跟父皇哭诉，即便父皇责罚于我，我也要将这个废物太子给拉下水来。

随即，他猛然抬头盯着李承乾，矢口否认道：“太子，本王何罪之有？金成泽来本王府上乃是吏部侍郎卢承庆推荐，本王对他的来历一概不知。倒是你，呵呵，居然敢纵兵披甲佩刀在皇城中恣意妄为，还惊动了御林军，今日你敢率兵杀入魏王府，明日恐怕就敢纵兵闯宫门，对父皇……”

“住嘴！”

李承乾一听顿时暴跳如雷，他知道自己父皇当年在玄武门干得那件丑事，所以也知道自己的父皇最忌讳皇子拥兵妄为。

所以，现在李泰给自己泼脏水，李承乾焉能淡定的住？

气得正要上去踢李泰一脚来着，却被免相公赵节拉住了，只听赵节劝道：“太子殿下莫要生气，任凭他说破大天去，这窝藏前隋余孽一事是逃不了的。只要将前隋太子杨勇一并擒到皇上跟前，看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对对对，你提醒的对！”

李承乾没有在众人面前与赵节表现得太过亲密，毕竟他也害怕蓄养面首之事传进父皇的耳中，随即扯着嗓子喊道：“杜荷，杜荷，你个混账玩意到底去了哪里？可曾替本太子擒来前隋余孽？”

“来了，来了，太子殿下，末将来了！”

早已混在不远处人堆中的杜荷闻声，自然是装作火急火燎地小步跑来，然后气喘吁吁地在李承乾面前禀报道：“回……回禀太子殿下，杨勇，杨勇不愿受擒，那啥，投井自尽了。”

“什么？”

李承乾错愕地惊喊道：“本太子交代过你一定要留活口，你竟然还让杨勇这厮给投井自尽了？你……你个废物！”

嘭！

李承乾高高抬脚就是一腿，直接踹在了杜荷的胸口上，噌噌噌，杜荷连退两步，痛苦地蹲在地上。

郭业看到立时皱起眉头，心中委实不忍，心中暗道，兄弟，你受罪了。不过你放心，此事一了，二哥就将你送到西川军去，不受这变态玩意的气。

说着，轻轻招呼了一声张九斤和王八斤，悄无声息地溜出了魏王府。

而此时李承乾仿佛还不解气一般，欲要上前再踢杜荷两脚才舒坦。

不过赵节拽着李承乾的胳膊，叫道：“太子殿下息怒，暂且饶了他一条狗命吧，正事儿要紧。等办完了这事儿，就把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轰出太子府吧。”

说完，赵节撇撇嘴，厌恶和鄙夷地看了眼杜荷。

而跪在地上的李泰听到化名杨勇的金成泽投井自尽，不由嘴角噙起诡笑，心中大呼庆幸，只要杨勇一死，那么之前自己跟他聊过话，就再也没有第二个人知道了。那么就算到了父皇跟前，他也不怕节外生枝了。

不过他嘴角的笑容还是被李承乾给发现了，李承乾误以为李泰是在嘲笑他，不由怒道：“李泰，你别得意，即便杨勇死了，但是你魏王府窝藏前隋余孽的罪名，你休想跑的掉。哼，到了父皇面前，我自然会陈述一切，好让父皇治你大罪，看你以后还敢事事跟本太子争抢否？”

说着，他猛然想起杨勇虽然已死，那死人也可以作为证据，随即，他不耐烦地转身向杜荷吼道：“杜荷，还蹲在地上作甚？装死吗？去，赶紧把杨勇的尸体给本太子打捞上来，然后与李泰一道，押解进宫面见父皇。”

噌～

杜荷豁然从地上站了起来，不过却未奔向别苑，而是站在原地不动，缓缓解下腰间刀鞘，然后将手中佩刀归入鞘中，心中暗道，既然二哥的任务已经完成，那么我又何必还留在这里受个鸟气？

咣当～

杜荷猛地将装入鞘中的佩刀扔在地上，扯起甲盔狠狠一同摔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啐道：“太子，杜某乃皇上钦封的世袭莱国公，今天我就告诉你，这亲兵旅帅我不干了，谁爱干你找谁去！”

说罢，潇洒转身，头也不回地奔出了魏王府。

“哈哈哈哈哈……”

李泰见状顿时幸灾乐祸起来，跪在地上被捆绑着身子虽不能动弹，却能仰起脖子放声大笑起来，不滞奚落着李承乾道：“太子，太子，瞧瞧你这人缘可真够烂的，哈哈，活该，活该！”

## 第866章李二陛下的反应

杜荷当场翻脸撺挑子，让李泰嘲讽奚落了一番，李承乾自然是又气又恨下不来台，好是一阵没有面子。

不过他还是记着大事为重，并未当场发飙，也没有中了李泰的激将法，而是耐着性子让免相公赵节带人去亲自打捞杨勇的尸体。

很快，赵节便在别苑的水井中成功捞出杨勇的遗体，向李承乾复命。

看着地上断气丧命的杨勇遗体，李承乾心里对杜荷的恨意又加重了几分，暗暗发誓从宫里邀功出来之后，便要杜荷这厮好看。

而李泰看着淹死在井中横躺在地上的杨勇，再次暗暗松了一口气，再次大呼几声侥幸。

最后，李承乾大手一挥，冲赵节喊道：“美……不，赵节，你带着几个儿郎与本太子一道进宫，将李泰这厮和前隋余孽杨勇的尸体一起押解致父皇面前，哼，今日不仅是李泰的失宠之日，也是本太子重新获得父皇宠爱之时。当然，也少不得你赵节献计献策的一番功劳。”

赵节喜上眉梢，早就盼着这一天了，而且今日杜荷撺挑子辞去了亲卫旅帅一职，他已经能想象到，出宫返回太子府后，便是他赵节顺利接手太子府六率亲卫旅帅之时。

至于太子妃苏紫萱，呵呵，他已经暗暗想到了数十种折磨羞辱这贱女人的方法了。

倏地，他心中不滞兴奋起来，整个人精神为之一震，狐假虎威地学着李承乾的挥手疾呼，喊道：“儿郎们，随太子殿下进宫献俘献囚领赏哩！”

唰唰唰~

这一次，李承乾和赵节打头，一众太子府亲兵押解着五花大绑的李泰，抬着杨勇的遗体，浩浩荡荡出了魏王府，朝着宫门方向行去。

……

……

皇宫，甘露殿。

李二陛下听完一名头戴白羽盔的御林军校尉禀报后，完全清楚了魏王府到底发生的事情。

这名御林军校尉退下之后，负责御史台的御史大夫于得水也适时求见，手里正拿着一张状纸，向李二陛下禀报道：“皇上，有人匿名向御史台投状纸，称吏部右侍郎卢承庆与前隋余孽一直互有往来。状纸中提及，前隋太子杨勇还在人世，而且在长安就一直藏匿在卢侍郎的府上。兹事体大，微臣不敢独断，也不敢声张，为求谨慎，臣特地进宫向皇上禀报此事。”

说着，于得水手捧状纸呈到李二陛下跟前，低着头不敢直视皇帝。

别看于得水说话之时一副平稳中正，但他的内心岂止有震惊二字来形容，这封状纸并非匿名投来，而是出自他的妹夫黄傲手中。

而且他知道授意妹夫黄傲检举揭发卢承庆之人，正是益州侯郭业。

于得水本来不想掺和这事儿，因为前隋二字一直都是大忌讳，凡是牵涉前隋余孽案子，哪次不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不过拗不过妹夫黄傲请求，也念着郭业当日的恩情，他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接下来这道举报信。

但是他知道这事儿一定要低调隐晦处理，不然必定会引起轩然大波，特

别是这里头不仅牵出了前隋的一个太子，还扯到了魏王李泰这个陛下最宠爱的皇子身上。

所以，他接到这封举报信的第一件事儿，便是奔进宫中向李二陛下密报，让李二陛下亲自处理，他清楚李二陛下肯定也不想将事态扩大，弄得天下皆知。

果然，李二陛下接过于得水递上来的检举信之后并未打开看，而是用一种满意的口吻赞道：“于大人识大体顾大局，知道朕的心思，朕深感欣慰。不错，你未将此事扩大足见你深懂朕心。唉，孽障啊，可惜朕生了两个混账不肖子，恨不得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难道他们不清楚杨勇若苟活于世，会引起朝野一众前隋遗臣遗老的眷念故主之心吗？于卿，这件事情你处理得相当好，不过对于卢承庆此人也无需求证确凿证据了，也无需三堂会审了，朕给你下一道口谕……”

听到这儿，于得水已经暗暗在庆幸，没想到还郭业一个恩情还能得来陛下的夸奖，真是意外之福啊。幸亏咱老于聪明啊，没有将这检举信里头的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而是直接禀报给陛下。

这边他庆幸，那边李二陛下已经下旨道：“于卿，朕给你一道口谕，你去找秦琼，让他从宫中调拨五百千牛卫直奔卢承庆府上，将卢承庆不动神色地扣押拿下。”

千牛卫？

这是宫中直接听命于皇帝的大内侍卫，是禁卫中的精锐，直接效忠于皇帝本人。

于得水记下了李二陛下的话后，不忘问道：“陛下，将卢承庆扣押拿下之后，关押到哪里？刑部大牢，还是大理寺天牢呢？按理说，卢侍郎这种身份的朝廷重臣，应该关进大理寺天牢才是。”

“关押？”

李二陛下眉宇间浮现一抹狠厉，冷冷说道：“这种人朕怎么还能留他性命？你跟秦琼说，拿下卢承庆之后无需关押，就地处死，至于卢府上下，统统株连，一个不留！”

“啊？”

于得水手心和后背都不由冒出涔涔冷汗来，有些骇然地问道：“皇上的意思是卢府满门，全……全诛？”

李二陛下满面阴沉地点了点头，低沉吼道：“杨勇之事不能泄漏，不然会引起轩然大波来。所以，朕定要斩草除根，卢府之人统统处死。”

“臣，臣遵旨！”

于得水感受着李二陛下话里话外的杀伐果断，多呆甘露殿一会儿都觉得不自在，随即就要转身执行圣谕去。

刚走到殿门口，李二陛下突然又交代了一句：“于卿，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不宜闹得沸沸扬扬，懂朕的意思吗？”

“懂，臣懂！”

于得水驻足回身，恭敬地应了一声之后，便飞奔出了甘露殿。

于得水一走，李二陛下依然是满面阴沉，胸中一股戾气缠绕，久久不散。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他突然冲着殿中寝宫方向的那道珠帘喊道：“皇后，

你都听见了吧？这就是你给朕生得两个好儿子啊。”

声音落罢，珠帘内居然传来了长孙皇后柔和的声音：“皇上，臣妾都听见了，御林军校尉和于得水于大人的禀报，臣妾都听得真真儿。唉，承乾和泰儿这次闹得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太让我这个当娘的伤心了。”

长孙皇后何等聪明的一个女人，一听自己的丈夫不叫自己观音婢，而是直呼皇后，显然猜出了丈夫心中的怒意，这个时候怎么可能还敢为两个儿子说情。

李二陛下听着妻子并未替两个不肖子说情，心情多少平复了一点点，不过依旧是阴沉着脸，冷笑一声呵呵，痛骂道：“朕虽然跟于得水说，大唐立国尚短，担心杨勇之事勾起朝野前隋遗臣遗老的眷念故主心，但更让朕担心的却是这两个孽障啊，皇后。当年朕玄武门亲手葬送了两位兄弟的性命，这是为求活命迫不得已。但是即便这样，至今仍是午夜梦回，时常被噩梦惊醒。也正是因为玄武门之变，让朕有了永远洗刷不掉的污点，朕恨啊，皇后。可偏偏前车之鉴在前，这两个不肖子还敢手足相残，还敢祸起萧墙，朕，朕……”

咚咚咚～

一阵仓促的脚步打断了李二陛下的感慨，只听一名内侍跑了进来，正是董顺顺公公。

顺公公跑入殿中，火急火燎地喊道：“禀报皇上，太子殿下率领一千太子府亲兵，押解着魏王殿下，还让人抬着一具尸体进了宫来，就在甘露殿外求见！”

“哈哈……”

李二陛下怒极发笑，不理顺公公，而是扭头又看着珠帘后头，痛心喊道：“皇后啊皇后，这就是朕的太子啊，居然到现在还不知道错在哪里，竟然还押解着弟弟来见朕，这是跟朕邀功来了啊。哈哈，这就是朕的儿子，这就是大唐帝国的监国太子，哈哈……”

李二陛下笑得令长孙皇后痛心揪心，笑得令顺公公一阵颤栗发寒，可见他对李承乾已经失望透顶。

咚咚咚～

又是一阵仓促的脚步传来，很快，一名手提拂尘的内侍再次闯入殿中来，应该也是站在殿外职守的太监。

只见这名内侍跑到顺公公身边止住了脚步，然后冲李二陛下喊道：“禀报圣上，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大人，殿外求见！”

“他也来了？”

李二陛下依旧满脸阴沉，摇头莫名笑道：“都说娘舅疼外甥，这话半点都不假啊。呵呵，一家人倒是来得挺齐全啊，行啊，董顺，你们出去将长孙国舅，还有太子、魏王都请进殿来吧。”

“喏！”

顺公公与那名内侍齐齐应了一声，便战战兢兢地退了下去。

侍候皇帝这么久，他们岂会揣摩不出皇帝的心情是好是坏呢？

眼瞅着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他们怎么可能还敢呆在这里，省得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

两人一走，李二陛下便大步走向通往寝宫的那道珠帘，抬手一掀，依旧

阴沉着脸淡淡地说道：“皇后，既然你我所生的两个孽障要见朕，国舅也要见朕，不如你也一并出来吧，难得今天来得这么齐全，不如咱们一家人坐下来好好聊聊。”

任谁都听得出来，李二陛下这是说得反话，接下来除了疾风骤雨之外，还有什么好聊的？

不过长孙皇后却在里头温顺地应了一声是，缓缓走了出来，走出了那道珠帘，走到了殿内。

而她的襁褓中，竟然还抱着一个酣睡正熟的皇子。

这一次，真的一家人凑得够齐全的，至少她与李二陛下所生的三个儿子，今日都齐聚在这甘露殿中了。

## 第867章动真格儿了

太子李承乾趾高气扬，自鸣得意地进来了；

魏王李泰被五花大绑地推搡进来了；

长孙无忌一脸愁容，满腹忧心地进来了；

兔相公赵节心怀憧憬地进来了；

前隋太子杨勇冰冷冷地被抬进来了。

齐聚，甘露殿中。

李二陛下仿若一头雄狮在睥睨着草原上的众生一般，一言不发只有眼光流转，满脸尽是威仪，不怒自威。

长孙皇后没有抬眼张望，而是坐在李二陛下旁边，轻轻拍打着襁褓中的婴儿，仿佛浑然未察觉兄长与两个儿子的进殿。

夫妻二人，今日透着与众不同。

“父皇，父皇，儿臣有一件天大的事情要禀报！”

李承乾急不可耐，满脸兴奋地叫道。

“父皇，儿臣冤枉啊，太子皇兄不仅捆绑儿臣，还让儿臣众目睽睽之下下跪在他跟前，他野心勃勃，居心不轨啊，父皇。求父皇为泰儿作主！”

李泰被捆绑得严严实实，只能哭天喊地地凄厉惨叫道。

长孙无忌没敢去直视妹夫李世民，而是偷摸瞥了一眼自己的妹妹，面容波澜不惊，神情淡定从容，自顾抱着孩子哄着睡。

伴君如伴虎，长孙无忌知道今天肯定要出大事儿了。他心中不断懊悔，我怎么就没有早些知道承乾的鲁莽举动呢？唉，两个都是外甥，可偏偏两个都不让人省心。

就在李承乾李泰两兄弟狗咬狗一嘴毛之时，李二陛下突然大手一挥，手臂一挥一收之间，幅度比平常要来得大。

紧接着，李二陛下阴沉着脸大喝一声，道：“都给朕闭嘴，今日你们这两头畜生还嫌不够荒唐，不够丢人现眼吗？”

一声怒吼，喝停了李承乾两兄弟的争吵，也吓到了在场如长孙无忌、赵节一流。

特别是赵节，满心憧憬立马变成了满心忐忑，整个人瞬间变成了战战兢兢，到现在他始终不明白皇帝为何会如此震怒。

就在他低下头来暗暗琢磨皇帝为何不喜反而震怒时，只听李二陛下遥手一指，道：“你何人？朕为何从未见过你？”

昂？

赵节猛然抬头，原来皇帝遥指得正是自己。

当即，他看了一眼李承乾，发现对方压根儿就没关注自己，但是皇帝发问他又不敢不回答，只得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回道：“启奏圣上，在下，哦不，微臣乃是太子府宾客兼伴读，今日是第，第一次进，进宫。”

所谓的太子宾客，可不是太子府客人的意思，而是指专门规谏太子言行举止和礼仪的官员。

而太子伴读，就更好理解了，陪太子读书嘛。

虽然赵节在太子府是什么样的货色，太子府里头的人都心里清楚，不就是太子殿下蓄养的面首兔相公嘛。



至于这个太子宾客和伴读的官职，只是李承乾随意封的，为的就是堵住府内中人的悠悠众口，给赵节一个冠冕堂皇呆在太子府的身份罢了。

可是赵节真实的存在，又怎么能瞒得住李二陛下呢？

只听李二陛下眯着眼睛看着赵节，冷笑一声，怒骂道：“太子宾客兼伴读？就你一个跳梁小丑……也配？枉你身为堂堂七尺男儿身了，竟然如此不自爱。来人！”

哗啦哗啦～

话音一落，几名内侍太监跑进了殿中，紧接着又冲进来几个了几名负责守卫甘露殿安全的千牛卫，齐齐待命。

赵节还在李二陛下的龙颜震怒中如坠云雾，又听李二陛下一声令下：“将这厮拖出甘露殿，乱棍打死！！！”

“喏！”

数名千牛卫霎时扑上前来，不给赵节半点反抗危及皇帝的机会，便将制服擒住。随后，二话不说，就像拖死狗一样拖出了殿外。

赵节这下彻底惊醒了过来，人虽然无法挣脱，却能挣扎，一边踢着双腿一边呼天喊地告饶道：“皇上，皇上，饶命啊，饶命啊……太子，太子殿下，救救我呀，救救……”

告饶之声断断续续隐隐约约传入殿中，很快便彻底湮没了下来，显然，赵节已经被强行拖出了甘露殿外。

李承乾眼瞅着自己心爱的面首，就这么父皇一声令下判了死刑，当真是心如刀割万分不舍。虽然他不明白老子李世民为何突然发飙，也深深惧怕他爹的虎威，但还是弱弱地开口替赵节求饶道：“父皇，赵……赵节并未有过错，相反，此次他在魏王府抓获前隋余孽，他还有大功呢。儿臣恳请父皇网开一面，饶……”

“孽障，你自身难保，还敢替他求情？”

李二陛下站起身来，一挥龙袍宽袖，喝断了李承乾的求情，训斥道：“承乾，你以为你在太子府中干得那些荒唐事，朕不清楚吗？你……你……朕身为汝父，当真是羞于启齿，混账啊混账，颠倒阴阳违逆人伦，你将来还有何颜面继承大统，延续我大唐帝国的国祚？”

一言惊醒李承乾，顿时，他整个人变得惊骇起来，眼神不断躲闪着他爹李世民的注视。到了这个时候，李承乾自然知道了自己蓄养面首之事已经被父皇知晓。

一时间，他垂下头来沉默了起来，不敢再抬头直视父皇分毫。

紧接着，李世民冲那几个发愣的内侍太监喝道：“还愣着干什么？将地上这具无名尸抬出宫外，找地方将其火化，一具尸体难道还要放在宫里陈展，供人瞻仰赏阅不成？”

几名内侍宦官唯唯诺诺地上前抬起尸体，缓缓退出了甘露殿。

一直沉默不语的长孙无忌忍不住，轻轻提醒道：“陛下，这可是前隋太子杨勇的遗体，要不将其以国公之礼葬之，好让朝野的前隋遗臣遗老归心，也好让世人都知道陛下您的心胸无垠宽广啊。”

“无忌，这两个孽障不谙世事，莫非你也老糊涂了？”

李二陛下狠狠瞪了一眼长孙无忌，同样板着脸训斥道：“难道你想让天下人都知道，前隋太子杨勇并非死在昏君炀帝手中，而是苟延残喘到大唐贞观

五年？莫非你要让天下人死都知道，前隋太子杨勇死在了魏王府的水井中？莫非你想让天下前隋的遗臣遗老们都知道，朕的太子逼死了前隋天子，逼得他投井自尽？长孙无忌，朕且问你，你居心何在？？”

长孙无忌被李世民连番质问下，惊得满头涔涔冒汗，双膝一软，噗通一声……

当场跪在了李二陛下跟前。

跪下之后，长孙无忌连连磕头自辩清白道：“皇上，皇上，臣并非包藏祸心，臣是忽略了其中的厉害之处，臣是清白的啊！”

这下好了，本来是充当说客替两个外甥说情的长孙无忌，三言两语间，竟然被李二陛下扣下了居心叵测包藏祸心的一顶大帽子。

就连一直漠不关心殿内，只专心哄孩子的长孙皇后，都不由轻轻瞥了一眼自己的哥哥，暗暗摇头叹息，兄长口不择言，真是糊涂了，唉……

看着长孙无忌这番作派，李二陛下俨然已经收到了要有的震慑效果，随后态度缓和，语气松软了不少，示意道：“无忌，你记住，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没有前隋太子杨勇这个人，杨勇早在几十年前便死在了他的弟弟杨广手中。今日死在魏王府水井中，抬进皇宫中来的只是一具尸体，一具不明身份的无名尸体。”

长孙无忌见着皇帝态度缓和下来，一边心有余悸地擦拭着头上的汗渍，一边连连点头称道：“陛下放心，臣知道了，臣记住了。”

长孙无忌这时候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妹夫不想将杨勇之事扩大化，不想闹得天下皆知，动摇了大唐那些前隋遗臣遗老的人心。

“起来吧！”

随着李二陛下挥手间，跪在地上的长孙无忌悠悠站了起来。

随后，李二陛下亲自走到李泰身边，将之前李承乾绑在他身上的绳索逐一解除，恢复了李泰的自由。

解掉了李泰身上的绳索之后，李二陛下冲着李承乾摇了摇头，提醒道：“承乾，他是你弟弟，你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啊！”

“就是就是。”李泰一恢复自由，便如蛟龙入了海般地蹦达起来，冲李二陛下诉苦道：“父皇，太子哥哥不仅让人将我五花大绑了，还让儿臣跪在他的跟前，百般羞辱儿臣呢。呜呜……父皇，你可要为泰儿作主啊。”

“不，父皇。”李承乾听着李泰告状，不由急急自辩道，“若非魏王窝藏前隋太子杨勇，两人暗中勾结沆瀣一气，儿臣岂会硬闯魏王府？父皇，魏王居心叵测，早就对儿臣的太子之位生出了觊觎之心，还望父皇明察。”

“胡扯，你这是污蔑？此人乃是卢承庆推荐过来的，我哪里会知道他的真正身份？本王历来求贤若渴，这是天下皆知之事，李承乾，你别乱泼脏水。”

“哼，本太子泼没泼脏水，你自己心里还没数吗？魏王！”

“你……”

李泰正要继续舌战李承乾时，却被李二陛下抬手阻止了下来，只听李二陛下深深地看了一眼李泰，轻轻叹道：“泰儿，他虽是太子，却是你一母同胞的哥哥啊。”

同样是对太子说得一句话，李二陛下改了改几个字，原封不动地送给了李泰。

长孙无忌一听，满脸巨骇地看着李二陛下，心中顿时大慌，暗道，不

妙，要出大事儿了，陛下看来要动真格了！

果不其然，只听李二陛下冲李泰说完这句话后，步履匆匆地重新返回了刚才所坐的位置，坐到了长孙皇后身边，遥遥抬手指着长孙无忌，缓缓说道：“无忌，替朕拟旨……”

“传旨，贬黜魏王李泰为魏郡王，授黔州大都督职，即刻前往黔州上任，未经奉诏，终生不得踏进长安半步。”

“传旨，废黜太子李承乾储君之位，即日起，圈禁长安近郊皇庄，派千牛卫禁守看管，未经奉诏，终生不得踏进皇宫半步。”

嘭～

嘭嘭～

旨意下罢，两道重物落地的闷响接踵而起，李泰惊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而李承乾呢？则是当场晕厥，吓得不省人事。

## 第868章虎毒食子，还是用心良苦？

金口玉言，君无戏言。

李二陛下满心愤怒地下了两道旨意后，厌烦地挥了挥手，示意门口的几个内侍道：“将这两个孽障拖下去，送出宫外各自府邸，朕现在一眼都不想看到他们。”

很快，李承乾和李泰二人在几个内侍的帮助下，脑子一片混沌地被搀扶了下去，极尽狼狈。

两人一走，李二陛下又盯着默不作声的长孙无忌，缓缓说道：“无忌，你也下去吧，将这两道旨意拟好之后，交由江夏王盖印。他是负责皇室族谱的宗正寺卿，贬黜皇子，废黜太子，必须有宗正寺的签押盖印方能生效。”

长孙无忌应了一声是，喉咙蠕动了几下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再抬头看了眼李二陛下，发现对方面无表情，双眼中透着浓浓的坚毅和决绝，最终还是放弃了为李承乾与李泰两个外甥求情的心思，愣是半句话也说不出口。

他心中只有可惜和懊恼，摇了摇头哀叹一声，悠悠转身走出了甘露殿。

此时，仿佛一切都烟消云散，尘埃落定了般，整个甘露殿变得寂静索然。

偌大一个殿中，只有李二陛下、长孙皇后，还有襁褓中那个酣睡正甜的婴儿。

“哇啦……”

一道婴儿的啼哭声打破了这份寂静，正是长孙皇后襁褓中的那个孩子从睡醒中猛然啼哭开来。

长孙皇后立马抱紧了襁褓轻轻拍打着，哼着细如蚊声的歌谣哄骗止哭着。

李二陛下听着孩子的婴啼哭，百炼钢立马化作绕指柔，面无表情的脸上浮现几分不忍和满满慈爱，赶忙站起身来靠拢至长孙皇后的跟前，伸出手来逗弄着孩子，哄道：“雉奴不哭不哭哦，是父皇嗓门太大，吓到雉奴了吧？”

雉奴，正是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所生的第三个儿子李治的小名。

说来也怪，长孙皇后轻拍襁褓哼着小曲儿无济于事，但经李二陛下这么一开口逗哄，雉奴立马止住了哭啼，随后吧唧两下小嘴，又呼呼睡着了。

李二陛下见着幼子这般憨态可掬，不由莞尔一笑，因为李承乾和李泰两兄弟手足相残所带来的心中阴霾，顿扫而空。

长孙皇后见着雉奴睡着，稍稍抬起头来看看着丈夫，欲言又止，犹犹豫豫。

李二陛下好似心有灵犀般地看看妻子，问道：“观音婢，有话想说？不要憋在心里，你我夫妻还有什么不能直言的？”

称呼长孙皇后一声观音婢，说明李二陛下现在心情没有之前那么糟糕了。

随即，长孙皇后抱着雉奴，悠悠叹息道：“陛下，承乾和泰儿的确是荒唐至极。他们两兄弟这么闹，别说您，就连臣妾都看着生气。可是，陛下您刚才的惩罚是不是太重了？一个贬黜爵位，发配黔州那等黑山白水之地受苦，一个废黜太子之位，沦为圈禁看管的废太子。这等惩罚委实太重了，毕竟他

们年纪还小，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陛下，念在他们二人少不更事，念在他们二人乃是你我亲生孩儿的份儿上，臣妾恳求您收回陈命吧。”

“唉……”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饱含深情地看着满脸愁容的长孙皇后，叹道：“观音婢，恰恰因为他们是朕的儿子，恰恰因为他们是年纪尚小，所以朕才这般严厉处罚于他们。本该是兄友弟恭，却偏偏祸起萧墙，手足相残。皇后啊，玄武门之事虽然已过五六载，但朕却是历历在目啊。如果再任由他们兄弟二人这般胡闹妄为下去，将来还会有第二个玄武门惨剧发生啊。朕已经错过一次，不愿将来朕的儿子们也再重蹈覆辙。”

长孙皇后知道丈夫对当年玄武门之事至今耿耿于怀，虽说不愿亲口向天下承认这件事情是自己错了，但午夜梦回之时往往会在睡梦中喊着太子建成和齐王的名字。也只有当着自己一人的面，丈夫才会说出心里话。

但是，长孙皇后一想到丈夫对两个儿子的惩罚，还是不肯放弃地劝说求情道：“陛下，可是承乾和泰儿……”

“观音婢，别说了！”

李二陛下知道妻子想要再说些什么，无非就是求情的话，于是打断道：“正因为他们二人年纪还小，还没到不可回头的地步，所以朕才痛下心来作出这番处罚。你刚才也说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朕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能够知道自己到底错在哪里，希望他们能重新审视自己的身份，也希望他们能明白兄弟亲情的弥足珍贵。”

皇后，民间有俗语，叫做慈母多败儿。朕知道你疼爱儿子，可朕又何尝不疼爱他们？但是，朕今日必须给他们一个惨痛教训，好让他们尽早知错，尽早悔改。朕知道，惩罚是严厉了一些，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如果今日之惩罚能够唤回他们兄弟昔日的亲情，朕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长孙皇后好像从丈夫的话里听懂了一些弦外之音，眼中突然闪烁着几分喜色，小心翼翼地揣测道：“陛下，你是说只要他们兄弟俩能够知错悔改，将来您还会将他们召回长安。而且，还会恢复泰儿的魏王爵位，恢复承乾的太子之位？”

李二陛下没有点头，不过也没有摇头，而是搪塞了一句：“朕没说过，你也别瞎猜了，好好照顾雉奴，朕先去望北阁那边批阅奏章，晚上再过来甘露殿宿夜。”

说罢，李二陛下便舍下长孙皇后，大步地朝着殿外奔去。

看着丈夫刚毅而又匆忙的背影，长孙皇后又紧了紧怀中的孩子，对着襁褓中的婴儿幽幽说道：“雉奴啊雉奴，母后也越来越看不懂你的父皇了。到底是虎毒食子呢？还是用心良苦？母后也看不透了，雉奴长大了要学乖啊，一定不要学你那两个不争气的哥哥才是。”

“咯咯，咯咯……”

襁褓中的孩子貌似醒来了，但不哭不闹，反而睁着眼睛一脸萌态地发着憨笑。

同一时间，离甘露殿有一段距离的凤凤殿内。

此时，隋朝公主出身的杨妃正跟往常一样，正坐在铜镜妆台前让宫女替她梳拢着满头青丝。

两名宫女，一名端着盛放着篦子和金钗银簪的木盘，一名则是站在杨妃

的后头，动作轻缓柔和地替她梳着头发。

杨妃看着铜镜中的自己，幽幽叹道：“唉，伊人憔悴渐消瘦，一晃眼这些年过去，本宫竟然也有白头发了。”

“嘻嘻，贵妃娘娘说笑了。”正替她梳发的宫女娇笑道，“您这满头乌发哪里生出白发来了？恕奴婢眼拙，愣是找不出一根白发来呢。”

“对哩对哩，依奴婢来看，娘娘走出夙凤殿往皇上跟前一站，端的是六宫粉黛无颜色呢。”

杨妃听着两个宫女这番对话，不由有些开心地笑地呵斥道：“你们这两个嘴巧的死丫头，倒是哄得本宫开心。看赏，统统看赏。”

说着，杨妃从木盘上随意捡起两把玉簪，赏给了两个宫女。

宫女得赏，自然是喜笑颜开，纷纷道谢娘娘千岁。

就在这时，夙凤殿外猛然传来一阵踢踏的脚步声，一道声音急急传入杨妃耳中：“母妃，母妃，出……大事儿了！”

恪儿？

杨妃一听出了大事，面色不由一变，脸罩寒霜，连带着刚才那两个得赏的宫女都有些面色僵硬起来，纷纷心中忐忑地扭头望向门口。

霎时，头戴冲天冠，一身蟒袍腰缠玉带，面如冠玉丰神俊朗的蜀王李恪，跑进了杨妃的视线之内。

## 第869章杨妃与蜀王李恪

“恪儿？你怎么来了？”

杨妃从铜镜梳妆台前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冲旁边贴身紧随的两名宫女示意退下，然后心里打着鼓地走向自己的儿子李恪。

走近一看，此时的李恪正满脸兴奋盎然之色，她不禁蹙眉暗道，莫非不是出了大事，而是发生了什么好事儿不成？

随即她问道：“恪儿，看你这神情激动的兴奋样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让你这般开心？”

李恪嘴角噙笑，满面喜色，见着两名宫女走出殿门之后，立马飞奔到杨妃的跟前，问道：“母妃，喜事，天大的喜事，您知道就在皇儿路过甘露殿时，瞅见了什么事儿吗？”

甘露殿？

杨妃一听这三个字心里不禁咯噔一下，脑海中不由地浮现起那张端庄典雅的面容——长孙无垢。

蓦地，杨妃大胆揣测道：“莫非长孙无垢那女人归天了？”

“呃……不是！”

李恪知道自己的母亲因为长孙皇后被父皇独宠，而一直记恨在心，整日恨不得长孙皇后归天，好没人跟她在父皇面前争宠。

杨妃一听不是这个，满满的期待感瞬间破灭，没好气道：“那甘露殿还能有什么喜事？恪儿莫要兜圈子，赶紧说吧。”

李恪见着母亲颇为扫兴的样子，于是不再卖关子，而是兴奋说道：“母妃，刚才父皇在甘露殿中龙颜震怒，大发雷霆。他亲口传旨长孙无忌，不仅贬黜了魏王的爵位，将其发配黔州封地，还废黜了李承乾的太子之位。估计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长孙无忌已经拟完圣旨前往宗正寺找江夏王叔去签押盖印去了。”

“什么？”

杨妃大惊失色，惊得头上一枚金簪玉钗抖动，更是有一枚凤钗掉落在地，发出一声叮当脆响。

不过她顾不得去捡，而是神情错愕地问道：“恪儿，这是真的？”

李恪沾沾自喜道：“这还能有假？儿臣为求证此事，还特意找了今日职守甘露殿的内侍宦官董顺询问，嘿嘿，确有此事啊，母妃。”

杨妃深居在凤凤殿中，压根儿就不知道今日魏王府发生之事，更不知道甘露殿中的事件始末，自然很是纳闷费解地问道：“这……这到底为了什么？今日皇上为何一反常态不仅贬黜了魏王李泰，还废了太子？据本宫所知，李泰可是皇上最为宠爱的皇子啊，而且太子承乾更是有长孙无忌等一干重臣的大力支持。这，这委实令人匪夷所思了。”

李恪给董顺许一些好处，自然从董顺的口中打听到了基本的情况。

随后，他便将太子纵兵闯魏王府，及甘露殿内李承乾李泰兄弟二人狗咬狗，最终惹来皇帝震怒诸事，皆一一道了出来。

李恪越说越是兴奋，越说越是眉飞色舞，止不住地滔滔不绝，最后将自己藏在心底的那点野心也道了出来：“母妃，如今李泰被贬黔州，李承乾又被废了太子之位，接下来，这些皇子中也就儿臣最有资格继任这个太子之位了

吧？哈哈，正是皇天不负有心人，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没想到我李恪也有这一天。母妃，您一定要帮我游说游说父皇，好让他封我为大唐的太子。”

说到这儿，李恪看着一脸沉思不语的杨妃，轻轻提醒道：“母妃，您一直以来不都想着在宫里压长孙皇后一头吗？这次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只要孩儿成了大唐帝国的太子储君，您定会母凭子贵，到时候恐怕长孙皇后都要退位让贤，将这六宫之主的位置让出来给您吧？哈哈……噢？母妃，您怎么好像不怎么开心，不怎么高兴啊？您怎么了？莫非身体不适？”

李恪一个人在那儿傻乐半天后，却发现自己的母亲好像提不起兴致来，反而神情骇然，脸色有些惨白，略微难看。

只见杨妃勉强笑了笑，看着李恪语出寒噤道：“恪儿，你真以为自己笑到了最后？孩子，你知不知道咱们母子刚才稀里糊涂，已经在鬼门关外走一遭了？”

“嘎？母妃何出此言？”

李恪一脸不解，问道：“难道李承乾被废太子，对孩儿与母妃来说，还不算好事不成？”

杨妃摇了摇头，道：“不，李承乾被废固然可喜，但是恪儿莫非忘了董顺刚才与你提及的那具抬进宫来的遗体？”

李恪道：“孩儿知道啊，董顺不是说了吗？那是前隋太子杨勇的尸体，李承乾正是发现了李泰在魏王府中窝藏杨勇，才率兵杀入最后逼得杨勇投井自尽来着。这与我们有何干系？”

“我的傻孩子，这里头关系可大了。”

杨妃看了眼自己这个心比天高，却是粗枝大叶的儿子，提醒道：“杨勇是什么人？那是前隋太子。而母妃又是什么人？母妃可是前隋的公主，与杨勇分属血缘至亲啊。而杨勇又是恪儿你什么人？”

李恪掰扯了下手指，说道：“按照辈分，恪儿应该唤他一声大伯公。”

杨妃道：“这不就结了？恪儿，你身上流着一半的前隋血液，你觉得你的父亲会将李唐天下交给你吗？刚才董顺的话你也听清了，你父皇在甘露殿中屡次下了封口令，不准众人提及杨勇死在魏王府之事，更不准让人在宫外宣扬杨勇之事。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李恪想了想，说道：“父皇不是担心杨勇之死，会勾起朝野中那些前隋遗臣遗老的眷念故主之心吗？”

杨妃摇了摇头，嗔怪地看了一眼李恪，说道：“傻孩子，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别人不知你父皇的行事作风，难道母妃还会不了解你父皇吗？他之所以这么做，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你我母子啊。他是担心有人借着杨勇未死，进长安藏匿魏王府中欲图不轨之事，重翻旧账，来构陷你我母子二人。”

李恪脸色骤变，骇然道：“这怎么可能？我是李唐的后人，大唐的蜀王，杨勇是杨勇，前隋是前隋，关我何事？”

杨妃苦笑一声，道：“孩子，因为我们身上都流着大隋杨氏的血液啊。”

李恪一时无话，经过杨妃一席话，他早已没有了刚才的兴奋与激动。

相反，他更多的是满心的失落和无奈。

他又何尝不知道，因为母妃乃前隋公主的身份，自己从一出生就注定了与其他皇子的不同。自懂事起，他就知道了自己身份的尴尬。



不过，他还是不死心地问道：“母妃，难道就因为我身上流着一般前隋杨氏的血液，就注定了此生我与皇位无缘了吗？”

杨妃有些不忍地看了眼自己的儿子，不过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道：“孩子，母妃其实不奢望你能够取李承乾而代之。母妃就是希望你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地长大。同时母妃也期冀你在你父皇在位时，能够获取到更多的倚仗，也好让你自己在将来自保无虞。既然你注定与皇位无缘，就更应该发奋图强，好让你父亲看重，给你更多的权力，让你做一个手握实权的大唐藩王。至少要做到，将来不管谁登基，都不能把你怎么样。你懂母妃的心思了吗？恪儿。”

李恪没有说话，只是轻轻嗯了一声，此时他心中的无力感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

杨妃是个有城府的女人，看着李恪满脸的不甘和怨愤，怎或不清楚李恪的心思？

不过，她还是提醒道：“恪儿，如今李泰被贬，李承乾被废，你别以为自己就能心想事成了。母妃希望你最近深居简出，在家闭门读书，别惹来乱子成为众矢之的。母妃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你若一心惦记那太子宝座，必定会给自己带来厄运。恪儿，你听清了吗？”

最后一句话，杨妃是冷着脸近乎于咆哮怒吼，言辞也从一开始的提醒变成了最后的告诫。

李恪见着一向宠溺自己的母亲，居然沉着脸发起飙来，一时也被吓到了，自然不敢再忤逆顶撞。

随即，他面色谦恭敬畏地保证道：“母妃放心，儿臣自知轻重，不会乱来的。儿臣保证不会再对太子宝座生出觊觎之心，一定循规蹈矩，做好我的蜀王。将来儿臣会好好侍奉孝顺母妃的。”

“那就好~”

杨妃冰冷的脸上顿时化作柔软万千，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看着李恪的眼神也尽是为了慈母爱意。

可她殊不知，一棵叫做“野心”的小草，已经渐渐地在李恪的心间生根发了芽……

## 第870章三系齐心，其利也不能断金

翌日早晨，如期上朝。

早朝之上，李二陛下当众宣布，即日起废黜太子承乾、贬黜魏王李泰。

此言一出，满朝震惊。

贬黜亲王倒是无足轻重，群臣都能遵从皇帝的旨意。但是废黜一国太子，这关系到大唐帝国的未来，关系到国祚延续，关系到皇位继承人，又岂是皇帝说废就能废的？

一时间，李二陛下的乾坤独断引来了群臣的反对。

霎时，早已从长孙无忌那儿提前收到消息的房玄龄、唐俭等人纷纷走出朝班，跪地乞求，山呼着请皇帝收回成命，不要妄废太子储君。

一向独善其身，以魏征、韦挺等人为代表的太子建成余党系此时也淡定不住了，逐一双膝跪地，陈述历朝历代君王因擅废太子而导致国运衰退为例子，向李二陛下痛陈厉害，希望皇帝能够收回成命。

就连一直以来跟天策府旧臣系打擂台唱反调的士林清流系，今天都难得没有蹦达出来和长孙无忌等人为难，更没有落井下石。而是山呼万岁，希望李二陛下能够三思而后行，给李承乾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虽然朝堂这三派力量呈三足鼎立之势，各自代表着三个不同的利益阶层，但是对于皇帝擅废太子之事，却都是鲜有的同仇敌忾，站在统一战线上。

一时间，整个朝堂之下文武官员都跪成了一片，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地劝谏着李二陛下，更有的老臣已经跪在地上哽咽哭泣，大有若李二陛下不回心转意，老臣便一头撞死在勤政殿上之势。

就连孔颖达和虞世南，这个时候都倚老卖老，开始为李承乾求情。

三系齐心，大有其利断金的趋势。

这一切是李二陛下始料未及的，不过也是李二陛下乐见其成的，因为在他看来，自己这些臣子们虽然结党营私，各成派系，但是在国家大事上，在国祚国运上，都舍弃了自己的小心思，站在了同一阵线上。

不过，今天的他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这太子之位，他是废定了。

只见李二陛下霍然而起，冰凉如水般沉着脸，威仪地环顾扫视着朝堂下的文武官员们，怒吼咆哮道：“你们这是要逼宫吗？废与不废太子，朕还要经过你们的允准和点头不成？朕再说一遍，此乃朕的家事，不劳烦众卿家挂心。”

皇帝动了真火，龙颜震怒之下霎时满朝寒颤，文武大臣们又是纷纷山呼万岁，齐呼：“臣等不敢！”

这时，立于武将之首的卫国公李靖也忍不住站出朝班来，拱手抱拳劝谏道：“皇上言重了，臣等并非是逼宫。正所谓天家之事无小事，虽然陛下与太子乃是父子，废与不废的确是您说了算。可是太子之位关系到大唐帝国的皇位继承人，关系到大唐的国祚传承。皇上啊，太子并未犯了德行操守的过错，不可轻言废掉太子啊。”

李靖这番说词一出，立马引来了一众武将的点头赞同，纷纷出言声援，力证不能废弃太子李承乾。

李二陛下看着一向老好人的李靖都出来添堵，不由心里一恼，听着李靖最后一句关于德行操守之事，他又不能当着这么臣工的面说起李承乾颠倒阴阳，蓄养面首免相公之事。因为这么一说固然可以让李承乾声名狼藉，可是李承乾终究是自己的儿子，李承乾名臭天下无异于整个大唐皇室遗臭万年。

一时半会儿他真不知道如何搪塞李靖，又听着这么多武将声援李靖反对自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咧……

李二陛下抬臂遥指李靖，怒目圆睁喝道：“李靖，你莫非想要拥兵自重，妄图用武力逼迫朕不成？”

嗡～

李靖闻言吓得面色皆白，瞟了眼左手边不远处的长孙无忌，暗道，长孙大人，该做的能做的，老夫都已经替你做完了，欠你的人情也还得差不多了，如果再劝谏下去，老夫兴许都要被皇上扣上胁迫君王意图谋反的罪名了。到时候老夫就别指望安享晚年了。

随后，李靖赶忙双膝跪地，伏地大喊：“皇上，臣冤枉啊！臣李靖岂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做这等事情？既然皇上心意已决，那臣便不再出言相劝了。我等武将自然不敢妄议朝政，更是不敢干涉朝政。凡皇上的旨意，我等军中将士皆是一力尊崇。”

说罢，李靖伏地不起，彻底打消了再劝皇帝不要废太子的主意。

李二陛下听着李靖的最后表态，看着他伏地不起一副战战兢兢模样，心中的火气降下去不少，暗暗骂了一声，老狐狸，好人都让你做了，现在朕成了彻头彻尾的恶人。

李靖这番表态完后，虞世南、孔颖达、韦挺、魏征等人都纷纷止住了声音，因为大家伙都是半斤对八两，谁也不比谁笨。

唯独一直拥护太子李承乾上位的天策府众人还在苦苦挣扎，没办法，若是李承乾丢了太子之位，那就等于他们失去了支持的人选，之前苦心经营的一切都白费了功夫，各自的利益都会受到损伤。

不过今天李二陛下真是倔到底，软硬都不吃，只见他横眉冷对地看了长孙无忌一眼，他知道今天的天策府众臣之所以这么死缠烂打，肯定是长孙无忌在背后小动作不断的缘故。

好你个长孙无忌，居然明知道了朕的决议，还敢挑衅朕的权威，好，很好！

旋即，李二陛下下一甩袖子，一言定鼎断乾坤般冷冷说道：“朕心意已决，谁也不许再劝。就这样，今日早朝诸事不议，退朝！”

说罢，人已经离开龙椅，走在金銮大殿的左侧通道，飞快入了后宫中。

心意解决，离席奇快没有一丝拖泥带水，留下朝堂之上众瞠目结舌的文武大臣们傻傻发愣着。

皇帝都已经离席退朝了，三系大臣们自然也不会在这儿多呆片刻，随后逐一退散，纷纷走出了大殿，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

随着大臣们的退朝出宫，很快，今日早朝的消息自然也流传了出去，消息就如长着翅膀般地盘旋在长安城上空，渐渐地，向十道诸州府扩散蔓延而去。

太子李承乾被废黜，圈禁皇庄内看管，未经奉诏，终生不得踏入皇宫半步；

魏王李泰被贬黜魏郡王，发配黔州封地，未经奉诏，终生不能返回长安半步。

两道旨意一出，天下震惊！

一时间，八卦新闻频频出炉，有人说是李承乾和李泰为争宠，惹怒了皇帝；有人说废太子与魏郡王因为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却没想到这个姑娘已经被皇帝看上，所以皇帝一做不二不休，直接将两个儿子一个废黜，一个贬黜。

还有其他一些不三不四不伦不类的八卦在诞生着，五花八门，数之不尽。反正就是民间流言，蜚短流长……

而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礼部左侍郎，益州侯郭业，压根儿就没想到这次事情会闹得这么大。因为他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要完成与礼部尚书崔鹤年的赌约，关于十天之内如何让吐蕃女使节主动离开长安这个赌约。

郭业如今无暇顾及太子废与不废之事，而且这事儿他也不想掺和，他如今正一门心思地扑在赌约之事上。

这一日，离太子李承乾被废已经过了两天，而距离郭业与崔鹤年的十日之约也恰巧还有两天。

约莫是正午时分，他正带着礼部主客清吏司的郎中朱宏宇，还有两个员外郎策马飞奔赶往着长安南门。

不过他这一趟并非出城，而是依照礼部主客清吏司的规矩，特地前来送行。

前来欢送吐蕃女使节一行离开长安，归返吐蕃国。

郭业很清楚，自己虽然向云裳亲口证实了杨勇已死，但是不给她拿上一件杨勇身上的信物，云裳这娘们恐怕也不会走得痛快，指不定又会使出什么幺蛾子，借故在长安留下来给自己添堵。

所以这一趟送行，他不来也得来，必须来。

## 第871章下属归心

长安城，南门。

郭业曾经几经出长安，东门进，南门出。所以，每经过南门郭业往往都会有几分离愁滋味。

不过今天再到南门，他的感情却是不一样，总有点迫切的感觉。

他迫切的希望云裳这娘们赶紧走吧，就跟送瘟神一样，走的越早越快便越好。

因为，他委实受够了这娘们没事儿来添乱的骚性。

此时，坐于马车内的云裳掀开车帘，探出半个身子，冲策于马上的郭业娇声笑道：“益州侯竟然亲自相送妾身，真是受宠若惊呢。怎么？莫非益州侯是舍不得奴家离去啊？”

郭业自动无视这娘们的发骚发浪，暗暗啐道，放屁，老子巴不得你现在就滚回吐蕃去。

随即，他撇撇嘴哼声道：“别扯犊子了，云裳，若我今天不来一趟，你会走得安心？呵呵，如果我估摸不错的话，你应该在南门磨磨蹭蹭一阵子了，吧？喏……给你！”

说着，郭业一甩手将一件物什抛了出来，直接掷到了云裳的怀中。

云裳定睛一看，是一块质地上乘的玉佩，玉佩呈鱼形，通体剔透饱满圆润，没有丝毫斑驳杂质，显然是玉中的上品。

云裳将这块鱼形的玉佩握于手中，可堪盈盈一握，不由问道：“这应该是从杨勇身上拿来的吧？我在吐蕃时，曾经见过他化身吐蕃国师时佩戴在身过。”

郭业嗯了一声，说道：“没错，若不将这个鱼形玉佩摘来给你，你会安心回吐蕃？我记得宇文倩是要你带回杨勇的人头回吐蕃还些城复命。你如今没有拿到他的人头，我不认为你会老老实实回吐蕃去。哼，少不得又要在长安城多呆些日子去折腾杨勇的人头吧？”

“咯咯。”云裳娇笑一声，道，“知我者，益州侯也！若是没有将杨勇的人头带回吐蕃，倩夫人是不会相信妾身已经完成任务的。今日有了这块玉佩，我想便可以向夫人交差复命了。益州侯真是帮了妾身一个大忙呢，给您添麻烦了。”

郭业暗骂，说得一手漂亮话，你麻烦老子的事情还少啊？

不过他还是勉强笑了笑，道：“举手之劳而已。”

云裳突然问道：“之前你不是说杨勇的遗体已经被宫里的人处理掉了么？这块玉佩应该是被哪个贪心的宦官阉人顺手牵羊中饱私囊了吧？啧啧，益州侯真有本事，居然还能将它找回来。妾身佩服的紧哟。”

郭业耸耸肩，道：“这有何难，钱能通鬼神，在宫中那些宦官手中找回一块玉佩，本侯还是能办到的。”

这事儿其实对他而言不算难，他只是花费了三千两银子打点董顺顺公公，便让董顺从当日搬抬处理杨勇尸体的宦官手中取回了这枚玉佩。

这事儿对宫外人难于登天，但是对于董顺而言，轻而易举便能办到。

郭业见着云裳将这块玉佩小心翼翼地放进了腰间挂着的兽皮囊中，知道这女人已经得到了想要的东西，应该可以安心回吐蕃了。

随即，他坐于马上居高临下地冲云裳拱手道：“好了，时辰不早了，你也该出发了。云裳姑娘，一路顺风。”

云裳莞尔一笑，逗道：“益州侯，你就这么着急赶奴家走啊？真是死没良心的，想当初在吐谷浑……”

尼玛，又来！

郭业闻言立马皱起眉头，不悦道：“云裳，适可而止，过犹而不及的道理，你应该懂吧？为了杀杨勇，我已经挑起了诸多事端，事情已经完全出乎你我的预料。呵呵，一个太子被废，一个魏王被贬，云裳，我想长孙无忌等人现在恨不得找出幕后元凶来大卸八块，车裂凌迟以泄愤吧？我告诉你，你若在长安再继续兴风作浪，势必会玩火自焚。到时候，他们铁定不能把我怎么样，至于你嘛……”

“好啦好啦。”云裳脸上明显有了几分忌惮之色，眼神慌张地闪躲几下，然后佯嗔道，“妾身只是跟你开个玩笑嘛。好了，时辰不早了，妾身该动身启程了。益州侯，再见！”

说罢，她便将探出车帘外的半个身子缩回了车内，然后用吐蕃话叽里咕噜喊了几句，马车缓缓驱动，出了南门。

看着吐蕃使团一行车马缓缓离去，郭业有些不耐烦地吐槽道：“再见？哼，再也不见！”

随后，他调转马头，朝着在远处待命驻马的朱宏宇等人徐徐靠上前去。

一见吐蕃使团顺利出了南门，再见郭业策马返回，身为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的朱宏宇暗暗舒了一口气，叹道，唉，这群吐蕃瘟神终于走了，多亏了郭侍郎啊，还是他有本事，盛名之下无虚士，果真不是浪得虚名啊。

虽然他不知道郭业是如何让吐蕃使节乖乖离开长安的，但是他知道，这件事情绝非那么简单，肯定是郭侍郎费尽周折才让对方离去的。

一想到今后要在郭业手底下任职，朱宏宇对身边的两个员外郎低声说道：“今后我们在郭侍郎手底下办差事，摊上这么一个肯为下属排忧解难的好上司，真是有福了。”

两名员外郎也是脸上纷纷呈现出喜色，赞许附和道：

“是啊，这次若不能解决吐蕃女使节这个大麻烦，我等乌纱帽难保也！”

“今后定要唯郭侍郎马首是瞻啊！”

“郭侍郎来了！”

朱宏宇高声一喧，冲郭业拱手道：“今日之事完全得益于郭侍郎啊，不然吐蕃使节还不知道要赖到几时才肯走。郭侍郎，趁着现在还早，不如由属下等做东，去东市设宴款待大人一番，聊表心意，如何？”

郭业知道自己成功打发走云裳一行人，已经收服了朱宏宇等人的心。这也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之举了。

不过他没有答应朱宏宇的宴请，摆了摆手，笑道：“你们去吧，就去西市的海天盛宴大酒楼，跟掌柜黄傲说一声，一切花销挂我账上就行。”

朱宏宇问道：“侍郎大人不去吗？”

郭业笑了笑，说道：“本官要先回礼部收账，便不去和你们前往了。改日，改日我请你们来我府上，我家夫人的煎炒手艺也是一绝。”

说罢，提起马鞭轻轻抽了一下马臀，朝着皇城方向飞奔而去，急急返回礼部衙门。

朱宏宇三人目送着郭业策马离去，一名员外郎满脸不解问道：“朱大人，下官没听错吧？郭侍郎刚才说要回礼部收账，这是怎么回事啊？”

朱宏宇脸上浮起几分莫名笑意，说道：“这还听不懂吗？侍郎大人之前与崔尚书有过赌约，今日他送走了吐蕃使节，自然就完成了赌约。他这么着急忙慌地回去，是要和崔尚书收赌注

啊！”

“哦，原来如此！”

“啧啧，看来崔尚书这次真是下不来台了，以后咱们礼部衙门可真有乐子瞧了。”

两名员外郎纷纷苦笑着。

朱宏宇则是笑道：“这是神仙打架，不关我们事儿，以后多听着点郭侍郎的话，准不会吃亏。走着，去西市，就去郭侍郎口中的海天盛宴大酒楼。”

“走着走着……”

“朱大人先请，聿……驾……”

很快，三人便纷纷调转马头，朝着西市方向马蹄声声疾驰而去。

……

……

皇城，礼部衙门。

郭业匆匆入了衙门，径直奔向崔尚书所办公的那座独门小院。

熟门熟路下，健步如飞，刚要走进小院门口却被人从里头拦住了去路，只见小院中出来那人并非尚书崔鹤年，而是右侍郎赵飞轩。

赵飞轩伸手将郭业阻住，说道：“益州侯，请止步！”

郭业被赵飞轩拦了去路，加上对赵飞轩越来越不满，不由皱起了眉头不悦道：“赵侍郎，拦我作甚？”

赵飞轩道：“今日尚书大人身体抱恙，不方便见客，所以特让赵某替他在院门口拦住访客。”

身体抱恙不方便见客？

郭业脸色立马拉了下来，口中戏谑道：“崔尚书应该是知道吐蕃使节已经离开长安之事了吧？呵呵，他倒是病得挺及时啊？”

郭业的冷嘲热讽，赵飞轩怎么会听不懂？

不过他还是伸着手阻住郭业的去路，说道：“益州侯，赵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郭业心道，莫非赵飞轩是想给崔鹤年当说客，让我不去追究这次赌约，放过崔鹤年一马？

呵呵，郭业心里玩味道，赵飞轩对崔鹤年倒是忠心耿耿啊，不过蜉蝣撼大树，给崔鹤年当说客，你赵飞轩算老几？

旋即，他冷笑一声，道：“有话可说，有屁快放。说完就闪开，别挡了我的前路。本侯还要赶紧去找崔尚书收赌注呢！”

## 第872章言语争锋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郭业的话里充满了不屑和不待见，赵飞轩怎会听不出来？

霎时，赵飞轩的脸上青红交加，气得够呛，曾几何时他赵飞轩来长安后受过这番羞辱？就连魏王殿下都对自己礼敬有加，虽然魏王殿下走了霉运如今被贬黜为魏郡王，但好歹也是天家贵胄，是不？

你郭业竟然当我赵飞轩是个屁？

狂妄，狂妄至极！

赵飞轩心里满是怨毒，不过想着自己还有事儿要跟郭业谈，便将火气强忍了下来，拱了拱手说道：“益州侯，赵某有几句憋在心里委实不吐不快。”

郭业耸耸肩，讥笑道：“那你不要憋啊，谁也没让你憋，不是？万一憋出个好歹来，崔尚书手底下可就没有人替他跑腿传声儿了，是吧？到时候你赵飞轩可就罪过大了。”

“你……”

赵飞轩一听郭业话里竟将自己比作崔鹤年的狗腿，更是气得差点暴跳如雷，不过最后还是咬牙切齿吞下了这口恶气，好声好气说道：“益州侯，崔尚书掌管礼部，你我身为左右侍郎，应当尽职尽责为上官排忧解难才是，怎么能忤逆顶撞上司，故意让上司难堪呢？益州侯既然身为礼部左侍郎，更应该紧密团结在崔尚书左右，为崔尚书尽心分忧办差才是。礼部只有上下齐心了，才能不让其他五部衙门小觑了，你说呢？”

“啧啧，臭，真臭！”

郭业故意掩住鼻子，夸张地叫道：“这个马屁真的好臭啊。请问赵侍郎，你这么屌，崔尚书知道吗？我求求赵侍郎了，你可别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我的鸡皮疙瘩都要掉满一地了。”

显然，赵飞轩又被郭业冷嘲热讽了。

赵飞轩见着郭业不吃自己这一套，心中恼火大动，哼道：“这么说来，益州侯是决意要跟崔尚书对抗到底了？哼，你也别想想，谁才是真正的礼部主事。莫非益州侯觉得自己区区一个礼部左侍郎，就能无视崔大人一部尚书的存在？看在当初你帮过我的情分上，我劝你啊，见好就收吧，益州侯。莫要闹得崔尚书下不来台，哼哼，到时候传进圣上耳中而来龙颜大怒，将你赶出礼部去。”

郭业自觉一直都压着火气，可是没料到这个赵飞轩越说越离谱，蹬鼻子上脸了，居然还威胁起了自己来。

奶奶的，难道他忘了是谁帮了他赵飞轩，才有了今时今日的地位吗？

草，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好你个赵飞轩，给你脸你不兜着，那就别怪我郭业翻脸无情了。

旋即，郭业破口大骂道：“姓赵的，你劝我见好就收？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身份。一个蹉跎官场这么些年的穷酸，多年媳妇熬成婆好不容易当上了礼部右侍郎，你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想当初没有我的帮衬，你能有今天？你的良心是被狼叼走了，还是被狗吃了？我郭业替大唐立下赫赫功劳，我郭业替皇上殚精竭虑，你赵飞轩这么些年又干了些什么？如今，我郭业爵



封益州侯，官封礼部左侍郎，你呢？你又是什麼身份在這兒說教我？趙飛軒，我今天就打開天窗說亮話，你別以為自己攀上了崔鶴年這棵大樹就了不起。別說崔鶴年，就連整個清河崔氏在我眼裡都是個屁。你聽清了嗎？你自詡抱上大腿，但是你所抱著的大腿在我眼裡狗屁不是，知道了嗎？”

說到這兒，郭業不顧趙飛軒氣得面色慘白、激動得身子瑟瑟發抖，繼續痛罵道：“姓趙的，我扔根骨頭在地上，狗兒見了骨頭都知道沖我搖兩下尾巴。你呢？就是一個見利忘義翻臉無情，忘恩負義以怨報德的偽君子。你以為自個兒烏鴉飛上枝頭變鳳凰了，實則不然，呵呵，在我眼裡，你趙飛軒還是狗屁不是的玩意。你勸我見好就收？呵呵，我還勸你自求多福呢。勸我？凭你，也配？”

說罷，郭業一把將被罵得懵懵糟糟，氣得敢怒不敢言的趙飛軒推搡開來，怒斥道：“起開，好狗不擋道，狗東西！”

趙飛軒被郭業一股大力使來，踉踉跄跄地推搡到了院門的一側，自討了個沒趣，撞了一鼻子的屎。

此時的趙飛軒伫立在院門一側，臉無人色，雙眼透着怨毒之色地望着郭業進入小院的背影，咬牙切齒道：“姓郭的，你竟敢如此羞辱于我？我攀高枝怎么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有抱上崔鶴年的大腿，我趙飛軒才有的今天。哼，只要能讓我青云直上，我便是对崔鶴年称上一声干爹又如何？是可忍孰不可忍，那你就别怪我赵飞轩不念旧情了。我赵飞轩在此发誓，若不报今日之辱，誓不为人！！！”

郭業背對着趙飛軒早已走遠，自然不知道身后的趙飛軒如何想如何罵又如何氣，而且他也不屑知道。

因為自從趙飛軒忘恩負義的那一刻起，郭業就壓根兒沒有正眼瞧過對方一眼，至於趙飛軒會不會懷恨在心，他更懶得搭理，還是那句話：凭他趙飛軒，也配？

他來到小院裡頭，走到崔鶴年所在的公務房外，雙手叉腰雙腿伫立，隨後氣貫于胸，一副力拔山兮氣吞山河的架勢，沖公務房內吼道：“崔鶴年崔尚書，下官郭業已經將吐蕃使團安然送走，特地前來履行賭約，還望尚書大人出來一見！”

聲音响如洪钟大吕，震得屋内崔鶴年耳膜刺痛，更是惊飞了几只在院里屋檐下搭巢的燕子。

不過崔鶴年貌似沒有出來相見，與郭業兌現賭約的意思，愣是坐于屋中不動彈。

郭業見着公務房的房門紋絲未動，不見打開，不由一陣惱怒道：“崔尚書，莫非你已经病入膏肓，病得严重到连屋子都走不出来了？还是说，你崔尚書想要装病赖账不成？”

崔鶴年氣歸氣，怒歸怒，羞歸羞，但还是不肯挪步出屋。

郭業見着房門還是紋絲未動，不由大聲嚷嚷起來道：“瞧一瞧，看一看啊，禮部尚書崔鶴年臭不要臉啊。與人对賭在前，輸了不認賬在後，此等言而無信的小人，又怎么配當一部尚書，統領禮部四司呢？崔鶴年，你要是還要點臉的話，就趕緊出來履行賭約。不然的話，你就當尼瑪的一輩子縮頭烏龜。”

嘎吱～

郭业这边话音刚落，崔鹤年的房门应声而开，里头走出一名灰衣布衫的蠓瘦老者来，不过并非是崔鹤年本人。

只见这老者冲郭业眯着眼睛微微笑着，打趣道：“哈哈，好你个郭小子，这么长日子未见，你小子的嘴巴还是一如既往的缺德阴损啊。怎么样？许久未见，有没有挂念过老夫否？”

“咦？”

郭业抬手揉了揉双眼，脸带喜色地惊讶喊道：“老大人，怎么是你？您老人家不是回乡下弄草侍花，颐养天年去了吗？怎么突然出现在这儿哇？”

显然，崔鹤年的公务房中还有另外一名客人，而且这位客人与郭业的交情还不浅。

## 第873章再见高士廉

“哈哈，好你个郭小子，一见老夫就连番发问，莫非你拿老夫当犯人来审问不成？”

说话者又是调侃了郭业一番。

来人正是早已致仕回乡颐养天年的前任御史台御史大夫——高士廉。

对于高士廉悄无声息地回到长安，突然出现在礼部衙门内，郭业委实是吃了一惊。

不过吃惊之余带着喜，固然受惊亦可喜，是为惊喜。

相比于郭业的老师虞世南，高士廉给郭业的感觉完全不同，因为从当初黄河岸边风陵渡内开始，郭业便与高士廉打起了交道，而且郭业初次到长安后，也是高士廉对他多番照拂。

郭业看着高士廉这张苍老而又熟悉的面孔，恍然间，许多影像和记忆都一一浮现出来。

第一次到御史台任职御史言官，高士廉殷殷嘱咐。

第一次到长孙府参加天策府聚会，高士廉爱护有加。

第一次进宫面见李二陛下小两口前，高士廉指点礼仪。

……

追忆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日那会儿光景。

今天的高士廉早已脱下了昔日的官帽官袍，换上了一身灰衣布衫，脸颊皱纹如千山沟壑，白发苍苍如邻家老叟，再也没有了往昔的那股子贵气。

郭业知道自从长孙无忌上次将自己如一颗弃子般抛弃之后，高士廉便心灰意冷，起了退出朝堂致仕隐居的念头。说得再直白一点，老国舅看破了名利，悟了。

他很清楚高士廉在皇帝和长孙皇后眼中的份量，只要这位老牌国舅爷想要重新出山，那根本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

但是好马不吃回头草，好汉不挽回头箭，他很诧异高老爷子怎么会突然出现在礼部。

旋即，他脸色怪异地看着高士廉，苦着脸嘟囔道：“老大人，莫非您今天特意回长安，是为了给崔鹤年当说客的？”

“哈哈，好你个贼精贼精的郭小子。”

高士廉笑骂一声，啐道：“崔鹤年何德何能又算哪根葱？老夫岂会给他当说客？”

啪嗒～

崔鹤年的公务房里貌似发出一声砚台落地的声响，崔鹤年俨然听到了高士廉在外头的说话。

高士廉微微捋了一下须，摇头说道：“郭小子，老夫这次回长安第一站不去见我的外甥，也不去进宫见皇后，而是先来礼部，目的是冲你而来的。因为老夫手头上有件棘手的事情，迫切需要你帮忙。所以嘛，希望你能卖个面子给老夫，不要再对崔鹤年咄咄逼人了，你已经让他很难堪了，何必揪着不放呢？好歹他也是一部尚书嘛。”

郭业皱了皱眉头撇撇嘴，暗暗吐槽道，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说话当真是滴水不漏，给是不给崔鹤年当说客，可事实上还是替崔鹤年在说情。

不过郭业谁的面子都可以不给，唯独高士廉的面子也买，不为什么，就为当年高士廉的提点提拔和照拂之恩。

旋即，他点了点头，说道：“老大人，既然您老人家已经开口了，我还能说什么？但是崔尚书跟我曾有十日赌约，现在他输了，总得表个态吧？输了装病耍赖不认账，这可不是大老爷们所为，对不？”

高士廉听罢不由狠狠揪了一下胡子，郭业与崔鹤年的赌约他是知道的，可是让一部尚书见着一部侍郎退避三舍躲着走，这说出去委实丢人，那以后崔鹤年还有啥脸面在长安城里行走了？

如果崔鹤年真兑现了郭业的这个赌注，势必会成为长安朝堂内外的一个天大的笑话。

他心中暗暗骂了一声崔鹤年是个废物，堂堂礼部尚书，堂堂清河崔氏的二老爷，居然还跟郭业这小子玩这种把把戏，真是被仇恨蒙蔽了心智。他心里很是不屑，玩这种对赌之事，十个崔鹤年都不是郭业的对手，谁不知道郭业这小子一肚子的坏水啊？

现在高士廉听着郭业要崔鹤年表态，真是一脑门的官司啊，他暗暗骂道，无忌啊无忌，我的好外甥，你真能给老舅找麻烦，若你不开口求我，我还真是想看看崔鹤年以后怎么丢人现眼来着。

不过，他最终还是充当起和事佬来，对郭业笑道：“好了，郭小子，你就当卖老夫一个薄面，不要再揪着不放了。如果崔尚书真对你当众认输，他以后如何在礼部服众？这样吧，一人退一步，你与崔尚书十日赌约之事就此揭过，而崔尚书这边呢？以后在礼部衙门内对你不管不问，只要你不胡来，皆任你施展才华，如何？”

言下之意，郭业不再逼迫崔鹤年低头认输，那么崔鹤年便对郭业放任不管，不监管不下令，随郭业自己由着性子来。

郭业琢磨了一下，心道，罢了，既然高士廉都出来架梁子了，那就没必要再揪着不放了，只当是给高士廉一个面子。

随即，他点了一下头，不忘问道：“老大人，你能替崔鹤年做这个主？”

高士廉见着郭业态度松动不再坚持，很是满意地捋须点头，笑道：“放心吧，你能退一步，崔鹤年答应还来不及呢。你说是吧？崔尚书！”

说到后面，高士廉是扭着头向公务房内大声嚷嚷过去，明显是冲着崔鹤年发问的。

“咳咳咳……崔某一切都凭老国舅作主。”

崔鹤年有些疲累中透着庆幸的声音缓缓从屋内传出。

声音落罢，听进郭业的耳中，只见这厮又是双手叉腰，一副泼妇骂街似的作派朝屋内崔鹤年方向嚷嚷道：“姓崔的，既然高老大人替你求情，那我郭业不能说啥，别说我这个做下属的不尊重上司，今天这事儿就此揭过，暂且饶你一回！希望你好自为之，以后好好做人，不要……”

“好了好了，郭小子，你说得够多的了！”

高士廉为了给崔鹤年留最后一丝颜面，赶紧打断了郭业那副说教似的腔调，压着嗓子低声说道：“崔尚书已经知道了，你小子就别得理不饶人了，好歹他是你的上司，给人家留点面子吧。走，去你府上，老夫这次真的有些事情需要你帮忙，而且此事很棘手，很迫切，走，走走……”

说着，高士廉便拉扯没完没了的郭业径直奔出了小院。

两人脚步声缓缓飘远，突然——

叮叮当当～

乒乒乓乓～

咣当～～喀嚓～～嘭！

霎时，崔鹤年在公务房内一阵玩命儿地打砸摔，俨然被郭业羞辱得够呛，跟一头被操了菊花的公牛般，正气着发疯发癫中……

猛地，一道歇斯底里的咆哮从崔鹤年口中发出：“郭业，郭业，旧恨未去又添新仇，我定与你不死不休。不报昔日之仇，不报今日之辱，我崔鹤年誓不为人！”

……

……

任凭崔鹤年这么发疯发癫又发飙，反正郭业是已经看不到听不到了。

此时的他与高士廉出了礼部衙门后，搭乘着侯府的马车，在高士廉的催促下，一路杀回太平坊的府中。

进了侯府，郭业与高士廉来到平日乘凉歇息的后院中，此处大树遮映，树下立有石桌和几把竹椅。

郭业将高士廉请入座后，又喊来秀秀与高士廉见上一面，随后便让秀秀下去炒上几个热菜，弄来两壶好酒，他要与高士廉喝上几杯叙叙旧情。

秀秀温雅端庄，颇得高士廉几分赞许，直夸郭业好福气。

约莫过了一会儿，美酒佳肴被送上桌，郭业起身就要给高士廉亲自斟酒。

突然，高士廉伸手将其挡住，连连劝阻道：“呀，被你小子一打岔，差点将正事儿给忘了。老夫今日找你来，是有一件棘手而又迫切之事找你帮忙来着。”

郭业手执酒壶停在了空中，一脸恍然地点了下头，傻笑道：“对哦，我是许久未见老人，太激动了，哈哈。老大人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这么火急火燎的？凡是小子能帮上忙的，肯定不会推辞。”

说罢，将酒壶重新放回了石桌上，然后坐回竹椅上，静静地等待着高士廉道来。

谁知高士廉突然又是一摇头，皱着眉头说道：“什么事情先不急着想，老夫且问你，你可有懂得堪舆风水，寻龙点穴之术的朋友。”

堪舆风水，寻龙点穴？

什么跟什么？

郭业听着一脑袋的浆糊，恍然间，他脑子里面突然浮现出来一个人，脱口喊道：“那啥，蟠龙观主，钦天监袁天罡那老神棍，哦不，袁天罡袁老神仙，算一个不？”

“算算算，袁天罡算一个！”

高士廉急急地点了点头，不过很快便大手一挥，说道：“不过袁天罡不行，我听说他已经辞去了钦天监一职，云游四海去了，目前行踪飘渺音信全无。远水解不了近渴啊，老夫要找的这人必须是在长安城中，或者长安城附近的，必须是随叫便能随到的。懂吗？”

“袁天罡居然也辞职下海，寻芳名山大川得瑟去了？”

郭业怪叫一声后，突然诧异地看了一眼高士廉，回过味儿来，问道：“不

是，那啥，老大人，您能先跟我说说，您为什么要找精通堪輿风水，寻龙点穴的人吗？你不说出来龙去脉了，我怎么帮你啊，是不？”

## 第874章寻龙点穴造皇陵

“呃……你说得也是，老夫真有些病急乱投医了。”

高士廉经郭业这么一说，这才收起火急火燎的态度，慢慢解释道：“半个月前，圣上派人急召老夫回长安，这一路上紧赶慢赶，才在今日抵达长安。其实在进长安前，老夫就去过神龙观，发现袁天罡早已离开神龙观云游四海好长一阵日子。”

郭业知道袁天罡这人闲云野鹤一枚，就跟喜欢自由自在云游四方给人治病的孙思邈一样，都是在一个地方呆不住的一类人。

所以对袁天罡的突然失踪已经能接受，随即问道：“这么说来，现在的神龙观是李淳风那小子当家喽？”

高士廉点了点头，应道：“没错，李淳风继承了袁天罡的衣钵，不仅接管了神龙观，也经袁天罡推荐继任了我大唐钦天监一职。只不过此子年纪轻轻，火候上自热差了袁天罡许多，不能相提并论啊。”

郭业暗道，可拉倒吧，你可别小瞧了李淳风，这小子的成就和名声在将来可不比他师傅差，一副推背图就让这师徒名扬天下，名垂青史，他岂能是小人物？

不过他也顾不上为李淳风正名，而是问道：“老大人，咱们言归正传吧，圣上这么急召你回长安做什么？莫非你要找袁天罡这样的擅于堪舆风水，寻龙点穴之人，也跟皇上急召你回京有关系？”

“没错！”

高士廉赞许了看了一眼郭业，道：“你小子就是聪明，触类旁通，一点即透。皇上此次召我回长安，就是为了给太上皇寻上一块风水极佳，能够惠及子孙后代，保佑大唐国祚世代传承万万年的福地，并让老夫在这块福地上全程督造皇陵。”

明白了！

郭业这下总算明白怎么回事儿了，原来是李二陛下要为他爹李渊老爷子百年归天之后，提前找个地方建皇陵做准备啊。

郭业细细回想了一下，按照历史上记载，唐高祖李渊是在贞观九年五月驾崩归天的。如今是贞观五年，虽然看着还差四五年，李二陛下就提前为他爹打造皇陵，好像有些等不急，挺不孝的。

实则不然，因为皇陵毕竟不是普通老百姓家的坟头，随便找个风水先生找个地方，然后挖个坑立个碑就成。

特别是李渊乃大唐开国皇帝，他的皇陵势必要占地颇广，规模和气势都要大，所以肯定要耗费很长的时间。

所以这么算下来的话，提前四年为太上皇李渊筹备皇陵，这不仅说得过去，而且还能体现出李二陛下的仁孝。

古人上至君王，下至贩夫走卒，对于墓葬这种事都相信风水玄学。都认为只有给先人选一处风水极佳的福地，才能惠及家族与子孙后代。

正所谓山主人丁水主财，依山傍水，有青山有绿水，方是福地。当然，这只是寻常人家的寻龙点穴之法。

到了富贵人家、豪门大户及官宦人家，除了山主人丁水主财之外，还要考虑藏风聚气的风水学说。

但是到了帝王家，那就又不一样了。

帝王人家的皇陵除了要考虑以上种种，还要涉及前朝后靠左右抱的原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还要涉及屈曲蜿蜒的原则，也就是通常风水大师所说的道路要屈曲，山水要蜿蜒，弯弯曲曲，曲径通幽，因为“直则冲、曲则顺”。皇陵越是屈曲蜿蜒，那么后代天子子孙及国祚就越顺利。

当然还有的参照，比如明堂开阔的原则，回归自然的原则，上风上水的原则等等。

堪舆风水，寻龙点穴当然不会就这么简单，不过始终规避不了这几个大的原则。

郭业差不多消化了高士廉带来的这则消息之后，有些不解地问道：“老大人，纵观历朝历代，无论是寻龙点穴还是督造皇陵，这都是由工部和礼部来负责的。怎么皇上会将你从大老远的地方唤回长安来？您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高士廉叹道：“唉，你以为这是老夫所意愿的吗？皇上在圣旨中提到，太上皇身子每况愈下，天天喊着要召回裴寂、萧瑀等人回长安，为自己筹备百年之后长眠之地。”

郭业奇道：“裴寂和萧瑀等人不早就被发配到岭南种荔枝去了吗？太上皇他老人家怎么又想起他们了？感情他老人家还没死心啊？”

“嘘，休得放肆！”

高士廉轻轻呵斥了郭业一句，瞪着他斥道：“太上皇岂是你为人臣子者能在背后议论的？不过他老人家的确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他老人家虽然年事渐高，但耳不聋眼不瞎，心里也明镜儿。如今朝堂上三系势同水火，他岂会看不出来？所以，他就想着趁着朝堂这股乱劲儿，借个由头将裴寂和萧瑀他们召回长安来，好找准机会让皇上起复这些个老臣。在老夫看来，太上皇倒不是有心要和皇上争抢什么，应该是他老人家体恤老臣，不忍心裴寂、萧瑀他们在岭南那种南蛮之地吃苦受罪种荔枝吧？”

郭业摇了摇头，不以为意道：“甭管他出发点怎么样，皇上那边肯定不会让他如愿的。您想想看，皇上好不容易将武德旧臣系打散拔完祸根，怎么可能还会自毁长城让裴寂、萧瑀他们还朝？”

“唉，你小子七巧玲珑心，剔透的很啊！”

高士廉苦叹一声，道：“这不，皇上正是不愿召回裴寂、萧瑀他们，但又为了照顾太上皇他老人家的情绪，这才下来一道圣旨急召老夫回长安。想来想去，也只有让老夫牵头礼部和工部督造皇陵，才能让太上皇他老人家放心啊。”

郭业点了点头，道：“这倒也是。您老人家的资历摆在那儿，几朝元老，的确跟裴寂不相上下。再加上您老人家有皇亲国戚的身份，与太上皇他老人家还是分属亲家。替他选址督造皇陵，的确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所以说啊，你说这堪舆风水，寻龙点穴的本事老夫也不懂啊，礼部尚书崔鹤年，工部尚书唐俭，他们都是一窍不通，而皇上那儿又催得紧，就连太上皇他老人家也等着看我选得地方是否合乎他的心意。郭小子，你说说……”

说到这儿，高士廉真是满肚子的苦水没地儿吐去，好不容易在乡下颐养天年过了些安生日子，又被折腾到长安来了，能不窝心吗？



随后，他有些埋怨数落道：“郭小子，你说这袁天罡，早不开，晚不开，偏偏这个时候离开长安闲云野鹤去了。你说一时半会儿，让老夫上哪儿找人替我堪輿风水，寻龙点穴去啊？”

郭业心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随即扑哧一声，笑出声儿道：“我说您老人家真是骑驴找驴，糊涂的紧啊。袁天罡走了，但是他徒弟李淳风在啊。我跟您这么说吧，李淳风能被袁天罡指为衣钵传人，自然有他的不俗之处。寻龙点穴，督造皇陵，您老人家把他带上，绝对错不了。”

“他？”

高士廉一想到李淳风那张年轻的面孔，摇了摇头，表示质疑道：“乳臭未干的年轻人，能行吗？他可学了他师傅的几成道行啊？”

卧槽儿，李淳风好歹也是三十来岁了，好吗？什么叫乳臭未干？人家真是长得面嫩一点而已罢了。

不过为了让高士廉信服李淳风，也好给李淳风一次扬名立万的机会，郭业只得说道：“老大人，您信不过李淳风，难不成还信不过我吗？一个李淳风，再加上我，咋样？您老人家这回信了吧？”

“你？”

这次，高士廉又质疑到了郭业身上，皱眉问道：“你小子也懂堪輿风水，寻龙点穴？还懂得设计皇陵？”

郭业暗暗表示不服气了，寻龙点穴我是不懂，但是唐高祖李渊最后葬到哪里，我可是门儿清啊。

不就是献陵嘛，貌似具体位置记得是在陕西省三原县徐木乡永合村西，在后世，郭业曾在网上无意中知道这个地方。

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乾陵，……还有唐玄宗李隆基和贞顺皇后的泰陵。

这些唐代皇陵在后世都不是什么神秘地方，基本上都是耳熟能详的地方了。

郭业想着，回头依样画葫芦，献陵所在的地方寻到，李渊保准满意，因为这个地方压根儿就是他自己选得。

至于怎么设计皇陵，那还不简单？怎么高端大欺上档次怎么来呗，至于墓穴里头的机关暗道，还有其他一些细节上的地方，自然有工部里的能工巧匠和李淳风这小子负责。

一想到皇陵，郭业不由恶搞地想到，要不设计一个泰姬陵？还是来设计一个中山陵？或者来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不能墨守陈规，要突破创新嘛。

“喂喂喂……郭小子，想什么呢？”

高士廉轻轻推搡了一下郭业，将其惊醒，喝道：“你小子想什么想得怎么入神呢？魔障了？”

郭业缓过神儿来，眼中突然透着狡黠，嘴角一扬诡笑道：“老大人，小子刚才在想，这事儿又不关我毛事，我凭什么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掺和啊？”

说到这儿，他稍稍停顿了一下，伸出右手摊开掌心往高士廉眼前一送，贼兮兮地笑道：“我总不能拿着小小礼部侍郎的俸禄，操着大唐帝国宰相的心吧？”

## 第875章无利不起早

郭业伸出手来一副死要钱的样子，高士廉见状立马瞪大眼珠吹胡子气道：“老夫就知道你小子无利不起早，不会这么好说话的。刚才谁在说，但凡老夫有所求，你小子定会帮忙，不会推辞一二来着？”

不过高士廉的挤兑并未将郭业怎么样，他已经练就了水火不侵的铜墙铁臂厚脸皮，只见他依旧摊开掌心伸着手说道：“老大人，此一时彼一时也，若是你私人的事情，小子定会竭尽全力去帮衬。但寻龙点穴督造皇陵，这可是一项艰巨宏伟的工程，不是上嘴唇碰碰下嘴唇，动动嘴皮子就能办成的小事儿。嘿嘿，您老人家不会光让马儿跑，却不给马儿吃肥草吧？”

“得，谁让老夫求到了你小子手上，你要好处是吧？”

高士廉没好气地看了眼郭业，捋了两下须，沉吟道：“此次圣上下旨让老夫牵头礼部、工部为太上皇寻龙点穴督造皇陵，也就是说，礼部、工部都要听从老夫调遣。这样吧，老夫向圣上禀明，让你为老夫的副手，协助督造皇陵等相关事宜。如何？”

郭业眼咕噜一转，问道：“让我做你的副手？可是官居一品？”

“呸，你小子想得倒美，这只是虚职罢了，你还真是贪得无厌，督造个皇陵，你小子居然还妄想官居一品？”

高士廉不由分说击碎了郭业的美梦，不过看着郭业脸色骤变，立马又好言相劝道：“不过嘛，虽然只是虚职，但是在督造皇陵事宜上却能对礼部和工部进行调遣，想想看，届时你也能调动礼部尚书崔鹤年，工部尚书唐俭，这未尝不是一件美事啊？你小子不是整天念叨着要压崔鹤年一头吗？这就是现成的机会啊！”

“切！”

郭业撇撇嘴，一副不屑地口吻说道：“这只是一个临时岗位啊？而且还是虚职？暂时压他一头，暂时能对他们呼来喝去有啥用？这皇陵造完，哥们也得下岗了，不是？不妥不妥，这个好处太上不了台面了。换点别的，老大人，麻烦您换点能让小子动心的好处，成不？”

“哟呵？”

高士廉又是被郭业气得吹胡子瞪眼，佯怒道：“你小子还真拿自己当回事儿啊？说你胖，你倒是真的喘上了。爱要不要，不要拉倒，瞧把你能耐的。我看啊，你小子也就是个动嘴皮的主儿，真本事没几分，但这吹牛刮地皮要好处的本事却是越发地变本加厉了。”

郭业自然不吃高士廉这套激将法，耸耸肩，死猪不怕开水烫般地继续伸着手，索要道：“我无所谓啊，反正这寻龙点穴督造皇陵之事也跟我没一文钱的干系。再说了，我还乐得悠闲自在呢。明明跟我没关系，我却剃头担子一头热一脑门撞上去，我有病啊？得嘞，老大人，咱们喝酒吃菜，这事儿就到此为止，打住吧。”

“你……”

高士廉被郭业的无赖腔调给狠狠呛住了，愣是半句话都说不上来。

此时的他就跟被新纳的小妾床上欢愉到一半，然后对方那女人说不做就不做似的，瘾头提到半空下不来了，委实难受的紧。

这个时候别说吃郭业府上的酒菜，就是给他老人家吃龙肝凤胆，也是索

然无味啊。

突然，高士廉看到桌上还冒着热气的菜肴，心中一动，提议道：“这样，你家夫人来长安也有些日子了，是该风风光光地回霍国公府认祖归宗了吧？”

郭业面色一变，问道：“老大人，你……你怎么知道我家夫人与霍国公柴绍的关系？”

“哈哈，傻小子！”

高士廉很满意郭业的惊讶，心中暗暗乐道，老夫屡屡在这小子面前吃瘪，总算将这小子震住了一次。

随即，略有得意的笑道：“傻小子，这种事情瞒得再紧也总有人知道。你别忘了皇后是老夫的外甥女，皇后知道这件事儿，老夫岂会不知？”

郭业恍然大悟，原来是长孙皇后传得消息，不过也是，上层圈子里始终没有秘密，尤其是这种张家长李家短的八卦。

高士廉问道：“怎么样？柴绍虽然是霍国公，大驸马，但在老夫眼中，他始终是晚辈。只要老夫肯帮忙，定能让你家夫人风风光光回柴家认祖归宗。呵呵，我想，这也是你小子一直暗暗憋着一口气，为之奋斗的事情吧？”

郭业显然大感心动了，情不自禁地舔了舔嘴唇，问道：“你真能让柴绍低下那颗高傲的头颅，不让我家秀秀受半点委屈，风风光光回柴府认祖归宗？”

“呸，你个傻小子。”高士廉啐道，“老夫是那种信口开河之人吗？”

“好，我信老大人你。”

郭业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手心一翻冲高士廉示意道：“成交！老大人，合作愉快！”

啪~

高士廉也伸出手来与郭业一击掌，笑道：“好好好，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既然要造皇陵，就必须先选好福地。这件事儿既然你小子有办法，那老夫就交给你和李淳风了。至于督造皇陵事宜，老夫自然会牵头礼部与工部，坐下来好好商议。”

说着，高士廉微微起身，拱手道：“事不宜迟，老夫先进宫见圣上一面。告辞！”

说干就干，说走就走，郭业不得不佩服，高老大人虽然一把年纪，却是个干事的人。

他起身相送高士廉到了侯府大门，待得高士廉离开走远，他才吩咐门口的一名侯府亲兵道：“你进去跟夫人报禀一声，就说本侯要出城前往蟠龙观一趟。兴许今晚就在蟠龙观过夜了，让夫人早点睡觉不用等我了。”

“喏！”

亲兵抱拳领命，返身进了府内。

随后，郭业让人备好马车，搭乘马车出了太平坊，准备出城亲至蟠龙观寻李淳风这个便宜师侄一趟。

.....

.....

卫国公府。

卸下银盔亮甲的李靖穿着一身薄衫，正拎着锄头在自己的小院里垦地，大汗淋漓之后李靖停下了手中的锄头，看着几亩被自己捌饬得乱糟糟的菜园子，抹了下额头的汗渍，苦笑道：“看来我这双手就适合拿刀执剑，压根儿就

不是一双锄地种菜的手啊。唉，转眼回长安数月，还真是怀念军伍的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皇上还会让老将再次出征呢？”

说着，李靖顺手将手中的锄头扔在田地上，大步走到一座草庐里自顾咕咚咕咚喝起凉茶解渴来。

正喝着痛快时，突然一名黑甲士卒跑进小院中，驻足伫立在草庐外，拱手恭声道：“禀报卫国公，暖暖小姐派人送来书信，请卫国公过目。”

李靖接过书信，展开一看……

过了一会儿，李靖脸上顿时浮笑，说道：“哦，原来这丫头已经在辽东那边跟郭业的那支奇兵会合了。不错不错，出海在即，还知道给我这个养父来封信，足见丫头心里还装着我。咦，这丫头居然对郭业这支神秘部队赞不绝口，能入暖暖这丫头的法眼，足见郭业这支部队的战斗力之强啊。不知与老夫精心培养的黑甲玄冰相比，孰强孰弱呢？”

李靖念叨完之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草庐外的这名黑甲兵。

这支黑甲兵人数不多，仅有八百人，却是李靖精心培养出来的精兵护卫，一直追随李靖南征北战，轮战斗力，称其以一当十，绝不为过。

只见这名黑甲玄兵仿佛听懂了李靖的话中之意，挺拔而立气势十足地沉声道：“属下等也很想见识见识这支神秘部队的战斗力。”

“哈哈，有种！”

李靖竖起拇指赞了一声，道：“不愧是老夫带出来的兵。好了，要跟人家切磋也不差这一会儿，下去吧。”

“喏！”

黑甲玄兵转身即走，干干净净，没有一丝拖泥带水。

李靖一人在草庐中发了一会儿呆，脸上缓缓露出不舍，叹道：“都说养儿到一百，长忧九十九。暖暖虽非我亲生，却胜似亲生。唉，丫头这一走，老夫心里倒是空落落的。红拂啊红拂，你的闺女我可是交还给你了，你莫要让她在扶馀国受了委屈才是。”

叹罢，李靖缓缓走出草庐，好像闲不住似的，又重新走进菜园子里，捡起地上的锄头准备又要开垦来着。

突然，他手中动作一滞，哑然失笑道：“差点忘了，既然暖暖即将出海，那么老夫也该给郭业这小子送去大礼了。呵呵，承诺嘛，始终要兑现，不然以这小子无赖的性子，到时候肯定要得理不饶人，得寸进尺了，哈哈……”，

## 第876章李二陛下也有开心的时候

郭业出城抵达蟠龙观，已是黄昏暮霭时分。

进了蟠龙观寻到李淳风这个便宜师侄儿后，好久不见自然是一番寒暄，而李淳风也正因为师傅的突然离去，好像心里没了主心骨般，一见郭业，自然是热络亲近。

郭业与他一番热络亲近，并将自己此番来意与他缓缓道了出来，不知不觉中，在蟠龙观已是盘桓到了深夜。

深夜的长安城自然是宵禁时候城门紧闭，郭业在李淳风的邀请下，索性在蟠龙观住了下来凑合一宿。

直到第二天的日上三竿晒屁股时，郭业才堪堪起床。

起床后简单梳洗了一下，李淳风又亲自领着道童给便宜师叔送来似早饭似午膳的饭菜。

草草吃过之后，郭业起身出蟠龙观，准备乘车回城。

李淳风亲自相送便宜师叔到道观门口的台阶下，马车停驻在前，郭业挥手道：“淳风，我这就回去了。我交代你的事儿，你可莫要忘了。”

李淳风点点头道：“师叔放心，您提到的那个建造皇陵之福地，我一定会去实地考察一番的。虽然寻龙点穴之术我不能与师傅相提并论，但好歹也有他老人家的三分真传。如今再有了师叔您的指点，肯定万无一失啊。我今日就将道观里的事情打点交代一番，然后明日启程动身，出发前往永合村看个究竟。”

昨天夜里，郭业便将后世献陵所在的位置告诉了李淳风，让这小子再去实地考察一下。想来李淳风回来之后定会对此地大加赞赏的，到时候太上皇李渊肯定也会对这个福地满意。

至于郭业冒然指出这个地方适合建皇陵，听在别人耳中可能会觉得奇怪，但是李淳风绝对不会质疑。因为连他师傅袁天罡都说郭业是有神仙机缘之人，那么在李淳风看来，挑选一个福地还能难倒得了他这个便宜师叔？

一切在李淳风看来都是合情合理合乎自然。

随后，郭业又以师门长辈自居，用告诫的口吻对李淳风说道：“淳风啊，你师傅闲云野鹤如今不知往何处云游去了。所以，我这个师叔不仅是你的长辈，还是你在长安的唯一亲人。以后，有啥困难，有啥烦心事儿，都可以来找师叔我嘛。咱们师叔师侄俩联手合作，将太上皇他老人家的皇陵搞好，到时候大功一件，你也不会辱没了你师傅的名声，对不？”

李淳风虽然挺膈应年纪比自己小的郭业，在自己面前倚老卖老的模样，但是郭业的这番听到耳中仍免不得有一番感动，随后连连颌首应道：“是的是的，师叔说得极是。师叔有事，弟子服其劳，也是应当应分的。师叔您先回去吧，这寻龙点穴考察福地之事，就交给师侄便是。”

郭业嗯了一声，不忘说道：“你能这么想，能这么孝顺，我这个做师叔的自然开心。昨天夜里你跟我提及，佛门唐玄奘在长安声名鹊起，屡屡危及到道门在长安收拢信徒之事，师叔也会放在心里的。等我们忙完这事儿后，师叔指定给你想个妙招儿出来，他唐玄奘能弄个佛门盛会来收买人心，咱也可以弄个道教法会嘛。这事儿别急，也急不来，忙完这阵子，师叔指定让你在长安露个脸。”

李淳风知道自己这个便宜师叔一肚子坏水，鬼主意指定多，现在听他这么说，总算安心了不少。

最近他一个新丁接手蟠龙观，然后加上佛教势力在长安搞得声势浩大，所以他李淳风没了师傅袁天罡的庇护之后，亚历山大啊。

不然，昨晚也不会拽着郭业诉苦一宿，惦记让郭业帮他一把想个招儿，弄点动静出来，让他李淳风彻底奠定在长安道门的地位。

现在有了郭业的亲口允诺，他自然是喜形于色，连连点头，嘴甜如蜜地说道：“那师侄就全指望师叔您了，好，不耽误师叔回城了，您老人家走好。”

郭业看了眼对自己打心眼里不咋服气的李淳风，暗暗乐道，看来这小子真是被唐玄奘被逼急了，不然的话嘴巴哪里会这么甜？

不过想想也要感谢唐玄奘，如果李淳风不是有求于自己的话，他哪里话这么听话，一口就答应配合自己关于寻龙点穴和督造皇陵之事。

随后，他笑了笑，满意地点了头道：“好，就这么说定了，那明天你就赶紧出发去永合村吧。记住，把福地的地形地貌还有周边山水都要绘制成图，这样递进宫里太上皇他老人家才能直观地感受此地风水之好。”

说罢，抬脚蹬上车轱，钻进了车中。

不一会儿，马夫一扬手中马鞭，赶着马车缓缓朝着长安城方向驶去。

郭业进城之后自然不会先急着回家，而是前往礼部衙门，毕竟他这个礼部左侍郎老是不去应卯，老是无故旷工早退的话，也说不过去。

哒哒哒~

马车缓缓进发着。

.....

.....

皇宫。

李二陛下也是刚刚下了早朝，脸上一直挂着笑意，走进了甘露殿中。

长孙皇后见着丈夫心情不错，跟着也高兴不少。

她很清楚，自从上次在甘露殿中，长子承乾被废太子，次子李泰被贬为魏郡王后，丈夫就一直都没有在甘露殿留过夜，更别说白天踏足甘露殿了。

她可是听宫里的内侍传话，这几天丈夫不是在凤凤殿杨妃那儿，就是宜兰殿的阴妃那儿，还有在几个新晋妃嫔那儿轮番过着夜。

今天丈夫能突然到来，而且还是心情大好的情况到来，长孙皇后自然是开心得紧。

她赶紧将怀抱里的雏奴（李治）交给了身边的乳娘，让她将雏奴带到外头透气转转，然后亲自替丈夫端来了糕点和几盘时令瓜果。

随后，她才陪在李二陛下身边，轻声问道：“陛下，今天早朝可是发生了什么趣事？竟然能让你这般的高兴。”

“啊？”

李二陛下抓来一块千层糕嚼了两口，然后听着皇后这么一问，立马停下了手中的动作，点头笑道：“是啊是啊，今天早朝上，朕倒是碰见了一桩，不，两桩，是两桩有趣的事儿。这不，过来将这趣事也说给皇后听听。”

长孙皇后嗯了一声，乖巧地双腿盘在席子上，很是配合地做起了侧耳倾听状，柔声说道：“臣妾洗耳恭听，也跟着陛下乐一乐。”

李二陛下先是三五口囫囵咀嚼吞下了手中的千层糕，然后抹抹嘴，笑道：“你舅父高士廉不是被朕召回长安，暂时让他负责督造皇陵一事吗？”

长孙皇后微微颌首，然后继续静静地坐着，依然一副聆听状。

对于丈夫急召自己的舅父高士廉一事，她是知之甚详的，而且昨儿黄昏，舅父还特意进宫看望了自己。

只听李二陛下拍拍手，笑道：“朕很宽心也很满意，舅父并未推却朕的旨意，而是应承下了此事。不过嘛，他应承完之后，居然跟朕央求起一件事儿来，说是要求朕封赏益州侯郭业的夫人吴秀秀一个县主的爵位。”

“啊？”

长孙皇后微微掩嘴以示惊讶，她很不解为何舅父会突然提起这事儿来，要知道，舅父在她眼中一直都是一个无欲无求谨小慎微之人，怎么会冒然会为郭业的妻子求封赏呢？

而且，丈夫对这事儿竟然还不恼怒，竟然还感到高兴？

难道就因为吴秀秀是自己那位已经过世多年的大姑子李秀宁的亲生女儿？就因为吴秀秀和皇家沾着亲？

就在他不知不解的情况下，李二陛下又扑哧一声，哈哈笑了笑，自顾说道：“观音婢，你知道吗？就在他舅父向朕求完此事之后，一向在朝堂上不跟朕索要功名利禄的卫国公，也蹦达出来。说是恳求朕，封赏郭业的夫人吴秀秀一个县主的爵位，说是以告慰朕那位戎马生涯半生，为大唐立下赫赫军功，却命陨沙场的皇姐李秀宁。”

长孙皇后这下更是吃惊不已了，一副难以置信地口吻惊叫道：“连卫国公李靖都为秀秀求赏爵位？我舅父那儿我倒是多少有些能理解，想必是督造皇陵之事他又被郭业这古灵精怪的小子敲了竹杠。但是卫国公与郭业并无交集，而与秀秀更是非亲非故的，他又图的是什么？竟然还扯出了已故的长公主殿下下来。”

“谁说不是呢？”

李二陛下反正还是乐呵呵的，一点都不以为意，笑道：“朕也琢磨不透，这两个老家伙，居然在朝堂上舍下颜面为郭业的妻子求爵位，观音婢，你说怪不怪？”

长孙皇后点点头，老实答道：“怪，挺怪的。但是陛下，你就因为这个才开心到现在？”

“不不不。”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笑道：“更可乐的不在这儿，你是没在殿上，你知道当他们两人替吴秀秀求完封赏爵位之后，站在一旁的霍国公柴绍，他当时又是什么样的脸色吗？哈哈哈哈……可乐死朕了，好久没这么开心畅快了！”

## 第877章平阳郡主

长孙皇后也知道霍国公府里的那些事儿，很清楚柴绍当年昏头偏信游方道士的蛊惑，遗弃女儿在民间的荒唐事。

所以，被李二陛下这么一勾起兴趣来，她也很想知道柴绍听到两位当朝重臣为吴秀秀求封赏时，会是一番什么表情。

随即，她笑问道：“陛下，霍国公当时又是什么表情呢？”

“他？哈哈……”

李二陛下又是一阵大笑，乐道：“朕当时看他脸都绿了，哈哈，那眼神真是恨不得将高士廉和李靖两人生吞活咽下去。啧啧，这明明是霍国公府的家丑，却偏偏被这两头老狐狸给外扬了出去，搞得满朝皆知，你说柴绍能舒服？”

长孙皇后听着丈夫这么说，也能想象得到当时柴绍的心情了，随后会心一笑，说道：“不过话又说回来，秀秀这孩子真是天可怜见，若不是嫁给了郭业的话，可能真就稀里糊涂过了一辈子。陛下，臣妾说句公道话，这事儿错在霍国公，而且平阳长公主当年之死，他岂能怪罪迁怒在一个孩子身上？说来说去，还是霍国公对不起秀秀这个孩子啊。”

李二陛下深有感触地看了眼长孙皇后，点了点头，轻声说道：“观音婢，你的心思朕懂，朕也知道这事儿错在柴绍大驸马身上。所以，尽管柴绍脸色不佳，但是朕也没有当堂驳了高士廉和李靖两人的请求。”

长孙皇后眼前一亮，豁然问道：“那么陛下是答应了两位老臣的请求，准备给秀秀这丫头封赏爵位了？”

“是的，这孩子身上好歹也有平阳长公主的血脉，流落民间这么多年，总该给她一点补偿，是吗？朕记得平阳长公主与柴绍还有一幼女叫柴禾禾的吗？好像这孩子被太上皇他老人家封赏了一个临阳县主的爵位。对否？”

李二陛下稍稍回忆了一下，问道：“两个孩子都是平阳长公主所出，不能厚此薄彼啊，尤其是秀秀这孩子，更是打小流落民间受了不少苦。不过朕也犯难，该如何封赏她呢？”

长孙皇后这下终于对丈夫的态度有所明白，心中暗道，雪中送炭难，锦上添花易，不如本宫趁此机会还郭业一个人情吧？

她始终记得她给过郭业一方锦帕，而且郭业迟迟未拿这方锦帕跟自己索要过什么。不如趁着今天，一并还了吧。

旋即，长孙皇后柔声提议道：“陛下，平阳长公主过世多年，不如就让秀秀这孩子承继她母亲的封号吧？”

“嗯？平原二字的封号？”

李二陛下疑惑地看着长孙皇后，说道：“观音婢，你是说封秀秀为平阳县主？”

长孙皇后摇摇头，难得用俏皮的神情打趣了下丈夫，道：“陛下，高士廉和李靖一同为秀秀跟您求个封爵，您总不能这么小气吧？再加上臣妾也替秀秀鸣一声不平的话，您总该给她一个郡主爵位吧？”

“平阳郡主？”

李二陛下面色犹豫了一下，为难道：“观音婢啊，你这不是让朕难做吗？历朝历代都有明文规定，县主之爵可以封给外姓女子，但是郡主和公主都仅



限于皇族中人啊。封秀秀一个县主，倒说得过去，若是封她郡主的话，这于礼不合啊。”

“陛下！”

长孙皇后说道：“秀秀好歹也是平阳长公主的长女，身上也流着一半的李氏皇族血脉，再加上这孩子身世可怜，自幼便没了娘亲照顾。纵是封她一个郡主，那又能如何？凡是都有特例嘛。而且，益州侯当初将吐谷浑并入大唐疆土中，这可是开疆辟土的盖世奇功啊。如果臣妾没记错的话，陛下对郭业的封赏还是欠缺点意思，与其一并都补偿到秀秀身上吧。这也不失为体恤能臣的一条途径嘛。”

“容朕想想……”

李二陛下低头陷入了沉默，自顾左右权衡了起来。

很快，他心中便有了主意，抬头看着长孙皇后，郑重其事地说道：“观音婢，你说得对，凡事都有特例。说句心里话，郭业这小子帮朕倒是解决了不少常人不能解决的麻烦，此子的能力绝非那些迂腐大臣所能比拟的。好，就依你之言，由秀秀承继她母亲的封号，爵位嘛，就封她一个郡主。至于那些陈规陋习，朕乃天子，又破例一次又有何不可？”

长孙皇后眉宇微动，惊喜道：“这么说，陛下是答应了？”

李二陛下重重地点了下头，道：“嗯，君无戏言。来人，传朕旨意给宗正寺卿李道宗，皇族爵位的封赏还要他这个宗正寺卿签押盖印方能作数，这个规矩不能破。”

声音落罢，一名内侍宦官小跑了进来，躬身拜道：“请陛下传旨意。”

李二陛下起身拔立，威严道：“传旨，准许益州侯郭业之妻郭吴氏秀秀，承继其母平阳长公主封号，即日起封爵平阳郡主，食邑平阳县千户。唔，还有，敕命平阳郡主吴秀秀改姓柴氏，好早日认祖归宗，家人团聚。”

宦官一字不漏地拿着小本记了下来，然后恭声道：“奴婢这就将陛下旨意传入宗正寺。”

说罢，速速退离出了甘露殿。

长孙皇后听着丈夫最后临时加上去的旨意，不由掩嘴轻笑道：“陛下，郭业一直都惦记着让秀秀风光光地回霍国公府认祖归宗，好煞一煞柴绍的气焰。这下倒好，您这边封了秀秀平阳郡主，那边就让秀秀早日改姓归宗。您想想，当爹的是国公，而女儿却成了皇室郡主，见着女儿还得礼敬三分，柴绍还不得让您气死？”

李二陛下也是苦笑道：“这是他自己当年干得荒唐事，欠下了糊涂账，早晚还还迟早都要还，朕也是帮他摘掉这个心里这个疙瘩。唉，虽然柴绍不对在先，但是毕竟他们是父女，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呢，没有想象中的那般深仇大恨。观音婢，你我都是为人父母者，应当能懂柴绍如今的心思。估摸着，他现在也后悔着当年的糊涂事儿呢。”

长孙皇后嗯了一声，看着丈夫浅谈着柴绍与秀秀间的父女亲情，不由间，她想到了被贬黜到黔州的李泰，还有被废了太子位的长子李承乾。

她心中哀哀一叹，不知什么时候陛下才能消了对泰儿和承乾的气，也让他们兄弟早日回宫，一家团聚呢？

……

……

这次对于吴秀秀封爵平阳郡主之事，李道宗的办事效率奇高，没有半分拖沓和怠慢。

差不多到了吃晚饭的光景，这道封赏圣旨便传到了太平坊的益州侯府。

这时候，郭业也从礼部衙门早早回到了家中，一听圣旨下，立马带着秀秀来到府内正堂接旨。

哗啦～

上至郭业，吴秀秀，下至侯府中的亲兵，仆役，丫鬟，老妈子，统统下跪接旨。

传旨太监尖着嗓子念出了这通封赏圣旨后，整个益州侯府顿时沸腾了，山呼着皇帝万岁，皇后千千岁。

想想，郭府一门夫冠侯，妻郡主。

这是何等的风光荣耀？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些郭府内的人，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走在长安大街上，都是脸上有光，腰杆挺直。

郭业和吴秀秀小两口也被李二陛下的这道突如其来的圣旨给闹懵了，满满的幸福感瞬间浮现在夫妻两人的脸上。

特别是吴秀秀，自从郭业扶摇青云直上后，总觉得自己少了点什么。

如今皇帝让她承继母亲封号，封爵平阳郡主，她这个益州侯府的正妻，也总算是实至名归了，丝毫没有堕了郭业的名头。

接完旨后，郭业贿赂了传旨太监几锭金子，从他口中听到了这道封赏圣旨的由来。

老国舅高士廉功不可没。

卫国公李靖居功至伟。

长孙皇后锦上添花。

一时间，他真是感慨无限，心中暗暗想到，机缘巧合，所有付出去的人情今天都一齐到账了，三账归一，换来秀秀一个平原郡主，真他奶奶的值了！

郭业看着秀秀满脸幸福甜蜜状时，不由乐道，看来以后还得多做好人才是啊，吃亏未必就是亏，吃亏过后往往就是福。

约莫过了一会儿，有好事的下人搬来过年时未放完的炮竹，在益州侯府门口噼里啪啦地放起了炮竹以示庆祝，震得满天响，惊得太平坊，乃至整个长安城都知晓了益州侯夫人被圣上封爵平阳郡主之事。

不过有人欢喜，也有人忧！

坐落在康仁坊中的霍国公府内尽是一片风声鹤唳。

因为霍国公柴绍不仅听到了太平坊郭府的炮竹声，也收到了自己抛弃在蜀中的长女秀秀，刚被圣上封爵平阳郡主的消息。

## 第878章霍国公府二三事儿

此时已值傍晚，回到家中的霍国公柴绍虽然摘掉了官帽，但是那身上朝用的绯色冕服仍旧没有脱下，就这么静静地从早上下朝回家，坐到现在。

早朝上被李靖和高士廉气得够呛，回家后午饭没吃；而之前因为益州侯府的爆竹声后，再一打听到自己的弃女秀秀被封圣上封了平阳郡主后，晚饭更是一片胃口都没有。

就这么干坐着，下朝回来就没挪过地方。

柴绍与平阳长公主李秀宁膝下除了吴秀秀之外，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

小女儿柴禾禾爵封临阳县主，少不更事，疯来疯去，整日不着家。

次子柴令武一直都在军营中熬打，如今跟程咬金家的长子程怀默一样，官拜从五品游击将军，自领三千兵马驻军吐谷浑，算是大有出息。

而长子柴令文，虽不从军也不爱读书，但对于商贾一道却甚是痴迷，而且与卫国公李靖的养女、梁百万家的二子合伙经营长乐坊大钱庄，掌握着富可敌国的钱财，可算是出息了。

虽然商人历来被人鄙夷，但是在世家门阀中，又有谁不经营着产业呢？只要做到顶层，做到了不容小觑的地步，无论是行商还是为官，都是一个道理。

所以，柴绍对于长子柴令文弃武去经商，一直都给予支持。因为，柴家当年本来就是靠富可敌国的家业入了李渊的法眼，成了李渊的左膀右臂，最终娶了平阳长公主，成了皇亲国戚，成了大唐的开国功臣。

“唉……”

柴绍静坐许久之后，突然叹息一声，整个人显得有些焦虑和烦躁起来。厅堂中，除了柴绍之外，就只有长子柴令文。

柴令文对于父亲今天的反常，自然猜出是因为什么，不过他不敢多言，因为自己那位素未谋面的妹妹吴秀秀，一直都是父亲心中的疙瘩。

柴绍看了眼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的长子，突然问道：“令文，你妹妹呢？”

柴令文闻言，鬼使神差地问了一句：“父亲，哪个妹妹？”

“哟～”

这话可真将柴绍心头的那团无名火给点起来了，只见柴绍怒然起身，喝骂道：“混账，你还有几个妹妹？当然是禾禾那不省心的死丫头。”

柴令文暗骂自己一声傻叉，真是哪壶不该提哪壶，这不是自讨没趣吗？

倏地，柴令文赶忙低着头回道：“父亲，禾禾今天在文成公主府上作客来着。她派人捎回话来，说是今晚要在文成公主府上留宿过夜，不回家了。”

“什么？她又不着家？”

柴绍皱着眉头，面色阴郁地啐骂道：“真是女儿大了不由爹，罢了，管不了她了，再过几年等她再大些，就将她许配个人家算了。这丫头，从小到大都不让人不省心，活脱就是个讨债鬼。”

柴令文听完虽然不支声儿，但是心里却是暗暗不屑，切，说说罢了，谁不知道您打小就疼她，随随便便将她嫁出去，您舍得？

一想起小妹柴禾禾，柴令文的心里不禁泛起几许酸意，唉，同是姓柴的，咋柴家的男丁就这么苦逼呢？老二和我至今没有爵位，而禾禾那丫头自

打出生就封了县主，而我那位素未谋面的妹妹秀秀，今天更是钦封了平阳郡主，真是窝心啊。

想着，柴令文突然想起自己来见父亲的目的，立马说道：“父亲，你自打下朝回家就米粒而进，该吃晚饭了。不然身子饿坏了怎么办？”

“吃饭？”

柴绍没好气地哼了一声，用手重重地拍了两下太师椅的扶手，意兴阑珊道：“今天都气饱了，我哪里还有心思吃饭？唉，真是冤孽！秀宁啊秀宁，莫非当年真是我做错了？”

柴绍没头没尾地说出这句话，听在柴令文耳中可是委实震惊不小，别人听不出来这话中之意，他可是听得门儿清。

他暗自想道，估摸着父亲大人这个时候开始后悔当年遗弃小妹之事了。

知子莫若父，同样，知父莫若子，他也很清楚自己父亲的秉性，一生好强死要面子，让他此时低下头来认错道歉，那比杀了他还要来得难受。

可偏偏这个时候，圣上又准许吴秀秀承继自己母亲的封号，赐封平阳郡主爵。

当爹的一生尽忠大唐也才封了个霍国公，而被他遗弃的女儿却成了皇室郡主，孰高孰低一目了然，这不是让自己父亲大失颜面，骑虎难下吗？

柴令文饱含深意地看了眼自己的父亲，看着一向沉稳冷静的父亲今日变得如此焦躁，他不由暗暗叹息一声，父亲大人啊，莫要怪圣上，也莫要怪罪秀秀，早知今日，您又何必当初呢？

血脉相连，一想到自己这个小妹吴秀秀自幼便没了娘亲的疼爱，被自己的亲生父亲遗弃流落民间，在一个乡间地主家长大，柴令文就没来一阵心酸。

突然，他不知道哪里涌出来得底气，冲柴绍拱手提议道：“父亲，一家人始终是一家人，不如我陪您老人家亲自去一趟益州侯府吧？我听卫国公府的暖暖小姐说过，秀秀小妹也是个通情达理的女子，想必会原谅父亲当年的过错的。毕竟，她的身上留着咱们柴家的血……”

“混账！”

柴绍拍案而起，怒目而视着柴令文，叱道：“你这孽障想让为父登门郭府，给那不孝女低头认错？这天底下哪里有当爹的，卑躬屈膝给女儿致歉的？不去，柴家丢不起这个人，也没有她这个女儿！”

柴令文听得头皮阵阵发麻，低这头犯嘀咕道，您老人家终于肯承认秀秀是您女儿了？

猛地，他心中一腔热血上涌，袭上脑门顿时发热，激动叫道：“父亲，当年是您不对在先啊。秀秀可是您和娘所生的亲生骨肉，但是您当年却听信游方道士的一派胡言，将母亲战死之事迁怒于小妹身上，认定她不详，将她遗弃了蜀中贫瘠乡里。您抹不开面儿，可是您老人家可曾想过，这十来年，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孽障，你这个孽障居然敢忤逆我？咳咳……”

柴绍抬手一指柴令文，怒发冲冠咆哮道：“不孝女，不孝子，统统都是不孝的东西。柴家不幸，居然出了你们这些……咳咳……”

柴绍话未说完，又是一阵剧烈地咳嗽，满面通红地怒视着柴令文，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柴令文平日极为笃孝，对柴绍也是言听计从，从来不敢忤逆。今天顶撞也是激动所致，但是现在一见父亲被自己气得这番样子，立马心中一软，赶忙跑上前去，将柴绍扶住，急切问道：“父亲，您没事吧？”

“滚！”

柴绍气得一把将他推搡开来，喝道：“柴家没有你这等忤逆尊长的畜生，滚开……”

踉跄～！

柴令文被正当盛年的柴绍猛地一推，噌噌噌，连退数步，险些跌坐在地上。

就在这时，突然一名下人急匆匆地闯进厅堂来，急急喊道：“国公爷，国公爷……”

柴绍听罢见状，立马更加地心烦意乱起来，将怒气撒到了这个下人身上，喝骂道：“慌什么慌？天还没塌下来，本国公也还没死，你嚎哪门子的丧？”

那名下人霎时止步，被柴绍吓得寒蝉若惊，小脸煞白地弱弱回道：“禀……禀报国公爷，益州侯与平阳郡主联袂而来，说是要造访咱国公府，现在益州侯府的马车就在国公府外停着呢。”

“什么？”

柴绍身子明显轻轻一摇晃，神情瞬间凝重起来，低声念叨道：“来了来了，还是来了，终究还是上门来了。她这是来讨债吗？还是要来摆摆威风看我柴家的笑话啊？”

刹那间，离柴绍仅有几步距离的柴令文蓦地发现，自己这位一直要强好胜的父亲，神情恍惚，满面愁容，苍老了许多许多……

## 第879章一碗阳春面

柴令文心中略微酸楚，硬着头皮重新走上前去，毛遂自荐道：“父亲，要不由孩儿出面，将益州侯与小妹，不，平阳郡主二人打发走吧。唔，就说父亲身体抱恙，暂时不方便见客。”

柴绍见着儿子突然态度大变，不明就理，用嘲弄地眼神看着柴令文，冷笑道：“呵呵，你刚才不是还劝着我上郭府，给她低头认错吗？”

面对着父亲的嘲讽，柴令文低下了头，心中暗道，若非不是怕您老人家抹不开面儿，我会这么上赶着让您奚落吗？

随即，他搪塞敷衍道：“孩儿是想着等再过几天时机成熟些，好让父亲……”

“不必了！”

柴绍不耐烦地挥手打断了柴令文的讲话，说道：“他们今日即便不来，改日还会来。这一天，不论早晚都会到来。呵呵，避而不见不是我柴绍的作风，纵横驰骋沙场这么些年，我从未有过临阵退缩，今日也断然不会。”

说罢，一股豪迈之气油然而生，柴绍昂了昂胸膛挺起腰杆子，深吸一口气，微微仰脖闭起双眸，冲柴令文所站之处挥了一下手，道：“去吧，你去将他们二人请来此处厅堂吧。记住，莫要怠慢了他们，免得让人说咱们霍国公府没有家教礼数。”

“啊？”

柴令文先是一怔，随后看着父亲一副慷慨赴死的悲壮模样，不由微微一摇头，暗暗祈祷道，一会儿您老人家可别对人家冷冰冰才是，不然的话这场面可就收不住了。

继而匆忙转身，踢了那个发愣发傻杵在原地的下人一脚，示意他随自己前往国公府大门外。

须臾片刻，在柴令文的引领下，郭业与吴秀秀小两口进了霍国公府，来到了柴绍所在的那处厅堂中。

尽管来得奇快，可是对柴绍而言，仿佛像是过去了漫长的半个世纪一般，他继续挺胸挺腰，仰脖闭眼，丝毫不觉得酸累，好似成了崖边眺望海上的一块巨石，一动不动，仿若石雕。

直到柴令文轻声唤道：“父亲，她……他们来了。”

这下，柴绍才缓缓睁开眼睛，朝着堂下扫去。

率先进入眼帘的，是郭业那张令人讨厌令人嫌恶的脸庞，他虽然仅见过几次，但是这小子说话刁毒气煞人，他记忆犹新。

咦……秀宁？

蓦地，柴绍顿觉眼前一花，仿佛见到了亡妻平阳长公主李秀宁的面容。

眼前这名年轻的绝色女子，身材高挑长得落落有致，穿着雍容华贵的紫色宫裙，云鬓髻簪，发式上的玉簪居然还是当年亡妻最喜爱佩戴的那款蝶恋花步摇。

但是他心里很清楚，眼前这个年轻女子不是亡妻，面容相像，神情相似，但是秀宁早已身故多年，魂归瑶池。

貌似，神似，但眼前伊人非亡人。

尽管柴绍暗暗告诫提醒自己要冷静要淡定，但是他的双肩还是微微颤抖

了一下，心情可想而知有多么激动了。顿时，他心中萌生出阵阵悔意，暗暗叹道，原来这个女子就是我和秀宁的长女，像，真像她死去多年的母亲啊。

相比之下，古灵精怪的幼女柴禾禾就没有遗传到亡妻的容貌，这也是柴绍一直甚为遗憾之事。

一时间，柴绍的神情时而缅怀，时而激动，时而有几分悔憾之色闪过，但却一直无言无语，就这么默默地打量着自己这个血缘上有着关系的长女——吴秀秀。

吴秀秀也不说话，面色淡雅，神情古井不波，抬着头，静静地凝望着自己这个血缘上的亲生父亲。

但是偏偏就是自己这个亲生父亲，当年听信了游方道士的谗言，狠下心肠将自己遗弃在蜀中，扔在陇西东流乡这个穷乡僻壤。

吴秀秀的脸上也曾闪过一抹怨恨，但是稍纵即逝，很快便湮没在了波澜不惊的娴雅容貌之下。

一时间，厅堂中的气氛有些寂静的诡异，仿佛四周的气流都不在飘动，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一般。

柴令文看着这对有着血缘之亲，却又陌生极紧的父女二人，你打量着我，我凝望着你，谁也不开口说话，委实费解也纳闷。

场面的气氛委实有些尴尬。

随后，柴令文微微将目光对准吴秀秀身边的郭业，恰好郭业目光流转，与柴令文对个正着。

不过郭业直接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冷哼一声，让柴令文自讨了个没趣。

不过这道冷哼之声，仿佛惊醒了柴绍与吴秀秀这对彼此打量和凝望的父女。

柴绍连张数次嘴，不过愣是半句话都没有说出口，好像哑口了一般。

倒是吴秀秀突然嫣然一笑，先是冲柴绍盈盈道了一个万福，虽没有开口问好却有请安之意。紧接着，吴秀秀将手中一直拎着一个竹篮稍稍提起，掀开竹篮上面的一张花布，柔声似水带着敬意地说道：“听皇后说过，您当年最喜欢吃平阳长公主……最喜欢吃我娘亲手做的阳春面……”

阳春面？

简简单单三个字，却重逾千斤般狠狠撞击在了柴绍的心间，仿佛戳到了他心底深处最柔软的那个地方。

霎时，眼泪从他的眼眶中不滞缓缓流出，颇有几分热泪盈眶，只见柴绍鼻头略微抽搐了几下便哽咽道：“阳春面，秀宁亲手做的阳春面，当年，当年，每逢我出征，每逢我出阵迎敌，她便会给我做上一碗阳春面。吃完之后，她就会问我，好吃不好吃？我一说好吃。她便说若要想再吃她亲手做的阳春面，便让我活着回来。可惜了，红颜命薄，她再也不能给我做上一碗热汤阳春面了，秀宁，秀宁……我的妻啊……”

柴绍话未讲完，已是泪如雨下，两行浊泪顺着脸颊哗哗而下，打湿了衣襟，打碎了吴秀秀的心。

只见吴秀秀莲步挪移缓缓走上前去，将手中竹篮提到柴绍跟前，小声说道：“我……我跟人学了一下，不知道您老人家喜不喜欢吃，可能没我娘做得好吃。”

柴绍眼泪止不住地流，嚎啕大哭了一番过后，看着竹篮中的那碗还冒着些许热气的阳春面，再看着吴秀秀那张神似貌似亡妻的脸庞，心中顿时肝肠寸断，二话不说伸手就将竹篮中的那碗阳春面端了出来，抽噎赞道：“好吃，看着就好吃，跟你娘做得一模一样。”

稀里呼噜~

居然当着一脸静气的吴秀秀之面，当着目瞪口呆的柴令文之面，当着横挑鼻子竖挑眼的郭业之面，就着筷子吃起了这碗只有余温的阳春面。

吃得那叫一个大朵快颐，吃得那叫一个狼狈猥琐。

吴秀秀不仅关心地提醒道：“您慢点吃，小心别噎着。”

“呜呜呜……好吃，跟你娘做得那般好吃。”

柴绍还是低头自顾吃着面，口中带着哭腔，带着咀嚼囫囵之声。

看着柴绍这般模样，吴秀秀心中泛起阵阵酸涩苦楚，暗暗叹道，这些年，他应该过得也不好，心里也很难受吧？

突然，吴秀秀小声喊道：“爹爹，我要去拜祭一下娘的灵位，不知您能否带我前往府中祠堂拜祭一下？”

“呃……嗝儿！”

柴绍好像被面条噎住了似的，瞪大了眼珠子，惊疑地看着吴秀秀，有些激动，又有些不敢确定地问道：“你，你刚才叫我什么？”

吴秀秀眨巴了一下那双炯炯乌黑的大眼睛，应道：“我叫你爹爹，你不是我的亲生父亲吗？”

“是是是，我是你的亲生父亲。”柴绍整个人好像枯木逢春焕发出盎然生机一般，双手捧着那碗吃到一半的阳春面，哆嗦着嘴唇激动喊道，“孩子，你的这声爹爹真好听，真好听。走，走，爹爹带你去后院的祠堂拜祭你娘，走，孩子，跟爹走。”

说走就走，柴绍就跟人来疯似的，失去了往日的淡定从容和沉稳冷静，当真手里捧着一碗阳春面，步履踉踉跄跄地领着吴秀秀绕进了后堂。

父女一走，直接将郭业和柴令文两人晾在了厅堂中。

柴令文被这峰回路转的突兀一幕给吓到了，整个人张大着嘴巴，目瞪口呆地看着父亲直至消逝的背影，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在他映像里，今天肯定是郭业与吴秀秀高姿态回归霍国公府，然后会狠狠奚落嘲弄着父亲，好报复一下当年他的心肠狠辣，遗弃亲女。

谁知，居然会变成这么一幕感人肺腑的父女相认。

懵了，

柴令文，彻底懵了。

倒是郭业，看着柴绍渐渐跑远，兴奋到没边儿的背影，不由撇嘴讥讽道：“我说柴大公子，你父亲这是有多缺爱啊？我家秀秀叫他一声爹，他竟能激动成这样，看来你们做子女的，很对关心你父亲啊。对于这种孤独老人，身为子女者……”

“哎哟喂，我说益州侯，您能别这么酸不拉唧的不？”

柴令文被郭业从迷糊中唤醒，反问道：“别说你，我也对这今天这事儿出乎意料啊。”

郭业好像没有说痛快，继续叽歪道：“柴大公子，你看看你们家这位老爷子，这到底是有多饿啊？我家秀秀随便端来一碗阳春面，就把他馋成这样，



啧啧，看来霍国公府的日子也不是那么富贵安逸啊。”

柴令文知道郭业在发泄心里的不满，但是今天皆大欢喜，他姑且任由他唧唧歪歪。

不过他还是很纳闷，为什么会奇峰突转变成这一幕。

他知道郭业肯定清楚各种内幕和详情，立马催问道：“益州侯，不，好妹夫，你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秀秀会对我爹，不，咱爹如此宽宏大量既往不咎的？”

郭业白了白眼睛，瞥了柴令文一眼，悄然竖起一根指头，说道：“别妹夫妹夫，咱爹咱爹的，哥们还没适应过来，你这么叫着我心里慎得慌。实话跟你说，就因为长孙皇后托人从宫里给我家秀秀送来一句话，因为这句话，所以改变了一切。”

“昂？有这么神奇？”

柴令文诧异问道：“那啥，妹夫，你就说说呗，长孙皇后到底让人送来哪句话？”

## 第880章皆大欢喜

“告诉你也无妨！”

郭业瞥了眼满脸好奇的柴令文，说道：“长孙皇后派人送给我家夫人，也就是令妹秀秀一句话，便是，一饮一啄由天定，若非当年命运多舛流落民间，又岂得觅得良缘，择得佳偶？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若无昔日之祸焉有今日之福，此乃宿命。痴儿痴儿，放下心中仇恨，退一步再看，已是海阔天空。”

柴令文听着郭业侃侃道来，挠耳抓腮了一番，心中啐道，他妈哪里是一句话，这都好几句话了。

不过他虽不喜读书，但是长孙皇后这几句话的真正含义他倒是能领悟透彻。

长孙皇后素来信佛，平日亦是每日早中晚的礼佛敬佛，所以这番话中无不透着因果循环的佛家至理。

觅得良缘，择得佳偶，无非就是说秀秀当年若没有被遗弃在蜀中，流落在民间，便不会遇见有情郎，与郭业成就了这段令人艳羡姻缘。

用佛家因果之说来解释倒是挺契合，柴令文也颇为赞同长孙皇后的这个说法，但是用来消弭父亲遗弃秀秀小妹的这段刻骨铭心的仇恨，就未免有些牵强了。

随即，他有些不甘地问道：“妹夫，就……就这么简单？”

柴令文的言下之意，郭业岂能听不懂？

他没好气地翻了翻白眼，奚落柴令文道：“不这么简单，还要有多复杂？难不成柴大公子打心眼里是有多么不希望她们父女相认，一家团聚？”

我靠，好大的一顶帽子，这是污蔑啊！

柴令文立马急眼了，连连摆手否认道：“别别别，你可别胡诌，我哪里是这么想的？只是吧，我觉得父亲亏欠小妹太多太多了，小妹能够因为长孙皇后的这几句话而放弃心中的仇恨，委实有些诧异罢了。”

“唉，谁说不是呢？”

突然，郭业喟然一叹，深有同感地说道：“说句心里话，身为丈夫，我是不希望秀秀主动上门进你们柴家大门的，换我来处理这件事，哼，非让你那个心肠狠辣的父亲主动来我益州侯府低头认错，方能消解心头之恨。唉，谁让我家秀秀耳根子软不说，还识大体顾大局呢。她竟然反过来劝我，说天底下无不是之父母，说她身上流着柴家的血液，这桩家丑已经闹得朝堂皆知，若是再传扬开来闹得满城皆知的话，最终丢人的不仅是柴绍这个霍国公，还有她自己。因为她骨子里始终姓着柴，这点永远无法改变。”

其实郭业还有后面一段秀秀的原话没讲，那便是秀秀也替郭业考虑过，虽然柴绍这个当爹的有错在先，但是如果当女儿的和当女婿的真的不依不饶，真要父亲卑躬屈膝主动上门低头认错的话，必定会有流言蜚语袭来。

古人讲究的是天地君亲师，百善孝为先。

所以，这个时代只有无不是的父母，而没有无不是的子女。

一旦流言蜚语袭来，必定会说秀秀刚刚被皇帝封了平阳郡主，便恃宠而骄，欺凌老父。而身为平阳郡主丈夫的益州侯郭业，自然免不得有家教不严，纵妻辱父的嫌疑。

无论对郭业也好，对吴秀秀也罢，始终不是好事。

所以，吴秀秀权衡考虑了一番之后，最终决定放弃仇恨主动上门，与柴绍相认。

柴令文听完郭业的一番阐述之后，颇为感慨道：“唉……小妹虽然流落民间，却如此地深明大义，令人汗颜，令人汗颜啊。话说回来，我真想见上一见小妹的养父，我很好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乡间财主，能够养育出小妹这等识大体顾大局的大家闺秀来。”

郭业闻言怔了一下，脑中浮现起秀秀他爹，自己的便宜岳父吴茂才那张猥琐市侩的大肥脸，忍不住笑道：“都说有其父必有其女，这话有时候也不一定准，哈哈。”

柴令文不解道：“这话怎么说来着？妹夫，你说话能不能别老是云里雾里的。”

“哈哈，没什么。”郭业摆了摆手，笑道，“以后你见到我那老岳父，你就知道了。对哦，你是开钱庄的，我那位老岳父与你肯定有很多共同语言，不过你悠着点，别让他给你搬空了家底才是，哈哈……”

柴令文被郭业莫名其妙的话弄懵了，嘟囔了一句：“奇奇怪怪，神神叨叨。”

“夫君！”

突然，秀秀的声音传入厅堂来，将郭业的目光吸引了过去，柴令文亦是循声望去。

只见，

秀秀和柴绍一同并肩从后堂方向走入厅堂，特别令人注意的是，秀秀是搀扶着柴绍的手臂，举止甚是亲昵地缓缓走出来。

秀秀脸上有些许泪痕，应该是哭过。

而柴绍呢？则是满脸舔犊之情，一副老怀安慰的样子，再也不复之前那番冷冰冰，生人勿近的模样。

柴令文见状，暗道，看来小妹拜祭母亲的灵位时，哭过，看样子小妹和父亲终于和好如初了。

郭业一直都不咋待见柴绍，现在看着柴绍那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心里很是不屑，当年你不是很牛逼吗？这么乖巧的女儿说扔就扔，现在倒惜若珍宝起来，切。

见着秀秀与柴绍父慈女孝的亲密样子，郭业微微泛起妒意，唉，真是便宜了柴绍这个鹰爹了，看来以后秀秀彻底改姓柴了。

父女二人走入厅堂，柴秀秀来到郭业身边，抓住郭业的衣袂衣角，用近乎央求的口吻说道：“夫君，我想求你个事儿，还望夫君能够应准。”

郭业微微错愕，问道：“你我夫妻还有什么求不求的？你说得这般兴师动众，为的什么事啊？秀秀。”

柴秀秀扭头看了眼父亲柴绍，然后眨巴着一双滴溜乌黑的眼睛看着郭业，轻声说道：“我自小不在父亲身上，今日是妾身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回娘家，所以我想暂住柴府一段时日，好好陪陪父亲。而且，父亲也说，想多吃几次我做的阳春面。”

说罢，柴秀秀报以羞赧地低下了头。

这时，郭业发现柴绍也睁着眼睛巴巴儿地看着自己，眼神中透着殷切和

期盼之色。

而一旁的柴令文也看出了父亲的心意，连忙说起好话道：“妹夫，你就让小妹在家里多住些时日吧，反正益州侯府与咱们霍国公府离得也近。你放心，我们不会委屈了小妹的。”

郭业知道这事儿是你情我愿之事，而且父女亲情也是人之常情，怎能拒绝？

旋即，他轻轻摸了下柴秀秀的额头，笑道：“傻瓜，这种事情用得着求吗？柴府是你娘家，你想住多久都随你心意，我有什么好阻拦的？”

柴秀秀惊喜道：“谢谢夫君，我就住个三五天，替父亲做几顿阳春面，我就会回侯府的。”

郭业看着吴秀秀的雀跃劲儿，再瞟了眼神情激动的柴绍，暗暗摇头道，秀秀啊，我又不是没吃过你做的面条，你真以为你做的阳春面就那么好吃？罢了，终归柴绍已经有了悔意，想要补偿你这十来年缺失的亲情，我便成全他又有何妨？

随即，他嗯了一声，低声交代了秀秀几句，然后冲柴令文点头致意了一下，便抬步走向厅堂外，准备离开霍国公府。

“郭……贤婿，请留步！”

突然，柴绍伸出右手，张口唤住了郭业，道：“贤……贤婿，我有个不情之请，想要麻烦你一二。”

贤婿二字叫的生硬，但柴绍始终还是叫了出口。

郭业停住了脚步，转过身来，不过没有开口叫岳父，而是抱拳问道：“霍国公，您还有什么事儿？”

以霍国公来代称，显然，郭业对柴绍当年的荒唐事还是心存芥蒂，但是他也没有拒绝柴绍的请求，而是直言不讳道：“既然秀秀叫您一声爹，那凡我能办到之事，郭业定不会拒绝。”

柴绍多少还是遗憾没有听到郭业的一声岳父，不过他知道自己当年之错委实糊涂和荒唐，郭业心存芥蒂也是理所当然。

这一点，只能靠时间来慢慢修补和改变了。

旋即，他冲郭业道：“我想见上秀秀的养父一面，以感谢他多年来对秀秀的养育之恩。但是我如今不便离开长安前往蜀中陇西。我知道贤婿你在蜀中颇有人脉，所以想拜托你将秀秀的养父接来长安，我好当面感谢他一番。”

将便宜岳父吴茂才接到长安来？

郭业微微一愣，想到，是啊，吴茂才将秀秀养育大，那真是没得说，柴绍不感激他还真说不过去。

而且，趁此机会，不妨将老娘和贞娘、芷茹她们一并接到长安吧？这样一家人也免得分隔两地，忍受着相思之苦。

一家人嘛，团团圆圆才算是一家人。

一念至此，郭业很是痛快地点了点头，应道：“受人之恩，当涌泉相报，更何况是养育之恩，更应如此才是。这件事情我会托人办好，霍国公放心便是。告辞！”

说罢，又不忘冲柴秀秀嘱托了一句：“秀秀，自己多保重些，想家了就回来，反正咱家离这儿也就半柱香的脚程。”

“嗯，妾身知道了，我不在家里，夫君也要多多照顾自己才是。”

柴秀秀说完之后，与柴令文一道，将郭业送出了厅堂，送至霍国公府大门口外。

柴绍一人独呆在厅堂中，看着郭业远去的背影，脸上渐渐浮出一丝解脱畅快之色，兴致颇好地自顾说了一句：“我这余生，也不求功名与利禄了，只管好好补偿秀秀这孩子便足矣。百年之后到了下面，再见着秀宁时，我也无愧无憾！”

## 第881章皇陵督造司

转眼，秀秀在霍国公府已然小住了半个月的光景，期间偶尔回过益州侯府两趟，与郭业小聚数次。

自从上次一碗阳春面引发的父女相认之后，柴绍悔意之下变化很大，对秀秀那是加倍地补偿亲情。

郭业也看得出来，秀秀对生父很是眷恋，在霍国公府小住的日子里过得很是快乐。这种血脉相连的久违亲情，她非常享受，这是吴茂才那里她无法体会到的。

因此，即便秀秀在霍国公府小住了半个月，郭业也没有催促她离开柴府早些归家，而是让她与生父更多一些时间相处。

而且秀秀在霍国公府有个倚靠，有个精神寄托，在郭业想来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总比将她一人孤零零地扔在侯府要来得强。

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他也许真的又要让秀秀独守空房很长一段时间了。

三天前，李淳风从永安村实地考察归来，并带回了关于建造皇陵的福地图纸。

随后高士廉带着李淳风一起进宫，将描绘翔实的福地图纸呈到李渊跟前，李渊见罢之后，老脸泛起喜色，竖起拇指赞了一声：“好！”

赞罢之后更是与儿子李世民提及，这个地方有山有水，山脉虎踞龙盘蕴含贵气，定是风水极佳之处。

李渊对永安村西的这块皇陵福地屡次赞不绝口，并声称，此处正是自己百年归老之后的长眠之地。

难得见着父皇喜欢且赞不绝口，李世民自然是狠狠地松了一口气，至少老爷子再也不会跟自己软磨硬泡，将裴寂，萧瑀等武德系老臣召回。

胸口石头落地，心里疙瘩被摘除了，李二陛下自然龙颜大悦，对李淳风赞誉有加，不仅称其不失乃师袁天罡之名头，更是钦封了李淳风为大唐新任护国法师。从官方的角度讲，便是正式承认了李淳风继承袁天罡的衣钵，从朝廷的立场确定了李淳风在道门的地位。

这一切是李淳风始料未及的，他在对李二陛下感恩戴德的同时，心里也默默地对自己那个便宜师叔郭业感激涕零起来。

他虽然没有明言，但是心里很明镜儿，自己眼前的名誉地位和富贵，都是便宜师叔郭业所赐予的。

既然太上皇李渊很满意皇陵福地，确定了皇陵选址，那么接下来就是着手建造皇陵等事宜了。

李二陛下早有安排，当朝下旨由高士廉牵头礼、工二部负责建造皇陵，且钦封高士廉为皇陵督造使，凡涉及皇陵修造事宜皆由高士廉作主，并由高士廉做最后定夺。

也就是说，只要涉及到建造皇陵之事，都由高士廉一人说了算，礼部、工部必须无条件配合，就算是工部尚书唐俭，礼部尚书崔鹤年，在皇陵之事上都要听从高士廉这个退休老干部的调遣配从。

高士廉口衔圣命，在督造皇陵事宜上，这位早已退休的老干部不仅掌握着财政大权，人事大权，运输大权，还掌握着最后的生死大权。

若是你崔鹤年、唐俭这些一部尚书敢阳奉阴违？

那么高士廉在李二陛下面前参你们一本都是轻的。

连一部尚书都这屌样了，什么侍郎，郎中，员外郎等等，还能矫情啥？还能瞎咋呼啥？

为了更好更快更有效率地完成李二陛下交代下来的神圣使命，高士廉在郭业的怂恿下，象征性地成立了大唐皇陵督造筹备小组。

当然，按照高士廉的叫法，应该是大唐皇陵督造司。

这个大唐皇陵督造司，没有固定的下辖部门和编制，因为无论是礼部和工部，都只是无条件地配合服从而已。

所以这个皇陵督造司除了督造使这个头号领导之外，就只有几个小组成员，即临时的督造官员。

只要皇陵一旦建成，这个皇陵督造司就会自动取缔，而督造使与若干名督造官员就会随之取消掉，只是一个临时的虚职而已。

但是，莫要忘了，如今李二陛下的头等大事就是为太上皇极早建造好皇陵。

所以，在皇陵没有修成之前，只要督造司有需要，礼部及工部，乃至其他朝廷各个衙门，都要一呼百应，围着督造司转悠为其服务。

因此，尽管是临时性的虚职，但是督造司的权力在皇陵没有建造完之前，那都是相当大的。

至少，在建造皇陵之事上，一个筹备小组的成员，也就是皇陵督造司的官员，都可以凌驾在各部尚书之上。

至于这个皇陵督造司的官员又有谁人名列其中，高士廉这个督造使自然首当其冲，接下来，礼部尚书崔鹤年算一个，工部尚书唐俭算一个，就连负责皇族事宜的宗正寺卿、江夏王李道宗，都被李二陛下撵过来挂了个名。

剩下的名额嘛，礼部和工部因为属于工程的积极配合单位，所以各自可以推荐一个名额，以便更及时和更有效率地协调好各部工作。

礼部尚书崔鹤年自然不可能推荐郭业，他推荐了麾下头号铁杆，礼部右侍郎赵飞轩。

工部尚书唐俭推荐了工部左侍郎赵明德，此人虽说在工部屈居唐俭之下，却是大有来头，不仅是天策府一系的中坚力量，更是出自广元府赵氏家族。广元赵氏与清河崔氏齐名，分属八大世家之一。

而这位赵明德，年不过四旬，正是广元赵氏家主赵有信的长子。

别看唐俭在外风光，在工部内，往往有时候还要听左侍郎赵明德拿主意。

从另外的层面来看，赵明德在工部也只是历练镀金而已，假以时日履任表上再漂亮一些，关陇世族便会将他推上实权要职，成为真正的骨干力量。

也许，这个赵明德在若干年后，会成为第二个长孙无忌，成为关陇世族利益在朝堂上的代表。

这就是关陇世族培养后继力量的一贯手段。

在确定了督造司的官员名单之后，在某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高士廉广发邀请贴，将这些人请到了自己原先在长安的高府。

在督造司成员齐聚高府之后，高士廉将众人请入了平日议事的府内正堂。

江夏王李道宗，礼部尚书崔鹤年，工部尚书唐俭，礼部右侍郎赵飞轩，工部左侍郎赵明德，赫然在场，分坐左右堂内两侧。

众人彼此都相熟，故也用不到介绍，其中只有赵飞轩这么一张生面孔，不过很快便熟稔开来。

赵飞轩无疑是众人中最兴奋的，因为今天他结识了这么些个人，全都是——一时权贵和朝廷重臣，他心中再次感激崔鹤年的提点，好将他赵飞轩的人脉加以拓宽了许多。

在场诸人约莫闲话了一会儿，地位超然的江夏王李道宗率先对高士廉开口提议道：“高老大人，你是皇上钦封的皇陵督造使，所以就督造皇陵一事上，咱们在场的这么些个人都要听从您的安排与调遣。所以，您老人家有什么安排就尽管吩咐吧，我等定当奉崇。”

李道宗话音落罢，众人纷纷点头称是，纵是有些别人心里不服，但是皇帝陛下都开了口，谁敢轻易去挑衅高士廉的权威？

高士廉微微站了起来，环顾四周，笑着冲众人点了点头致意，不过却伸出来摆了一下，道：“这个安排司职之事暂且不忙，在进入正题之前，老夫先将咱们皇陵督造司的督造副使介绍给诸位相识一番。”

督造副使？

此言一出，震惊四座。

因为众人在来高府赴会之前，可是没听说过皇陵督造司还有督造副使一职。

在场诸人中，除了高士廉本人出任督造使之外，其他人等皆是督造官员，没有高低上下之分。

可冷不丁由冒出一个督造副使来，势必要凌驾于在场几人之上，这不是凭空脑袋上面多了一个压着自己的人吗？

一时间，有人面露茫然，有人面呈不屑，有人连泛忿忿，这督造副使会是谁人呢？

连李道宗这个出身皇族的江夏王爷都只是普通督造官员，难道这个督造副使的爵位会比李道宗高？

如果比李道宗的地位要高的话，如今魏王李泰被贬，太子李承乾被废，难道是蜀王李恪？还是说太上皇所出的几个庶出王爷了，也就是当今圣上同父异母的几个兄弟？

就在众人心里犯嘀咕之时，正堂门外传来一道脚步声，很快，一名头戴雁翅帽，一袭绯袍身姿挺拔的官员走了进来。

“诸位，哈哈，久等了，久等了，路上塞车……呃不，是来高府的路上人来人往拥堵不堪，马车通行不便，以致于耽搁了，还望见谅海涵才是！”

这名进来便嘻嘻哈哈陪着不是的绯袍官员，在场半数人都认识，真是冤家路窄！

来人正是礼部左侍郎，益州侯——郭业。



## 第882章皇陵督造副使

“是你？”

“怎么会是你？”

“你何德何能，居然能出任督造副使？”

哗啦，哗啦哗啦～

在场诸人除去江夏王李道宗波澜不惊地自顾坐着之外，纷纷起立语出惊言，逐一质疑着姗姗来迟的郭业。

其中又以礼部尚书崔鹤年打头阵，抬着手臂指着刚进堂内的郭业，疾言厉色道：“出去，此次皇陵督造司的官员，礼部只推荐赵飞轩赵侍郎一人，没你郭业什么事儿。”

郭业挑起小手指掏了掏耳朵，用一种戏谑的眼神看着崔鹤年，奚落道：“崔尚书，你耳朵聋了不成？刚才高老大人的话您没听清吗？郭某正是他请来负责此次督造皇陵的督造司副使。你若老眼昏花又聋又瞎的话，赶紧致仕乞骸骨，退位让贤吧。别占着茅坑不拉屎，礼部尚书的责任是相当得大啊！”

“郭业，不得放肆！”

一声暴喝从赵飞轩口中呼出，见着上司蒙羞，赵飞轩挺身而出，甚为忠心地挡在了崔鹤年的身前，冲郭业斥骂道：“郭业，崔大人乃礼部尚书，而你仅是礼部左侍郎，且居崔尚书之下，岂能如此目无上官？上下尊卑此乃礼数，你身为礼部官员，却……”

“打住吧！”

郭业连正眼瞧赵飞轩一眼都嫌费劲，略微斜斜地瞟了他一眼，哼道：“你是什么东西，凭你也配在我面前大呼小叫？凭你也配说教老子？什么东西，先拎拎自个儿的身份再出来犬吠吧。”

赵飞轩是在场所有人中官职最低的，而且出身也是最差的，现在被郭业这么赤裸裸地揭开疮疤狠狠羞辱一番，委实颜面尽失，脸上尽是青红一片，一时间不知如何开口还击。

赵飞轩挡驾不成反遭辱，自然惹来了崔鹤年心中一阵唾骂，暗暗直呼其为饭桶废物。

现场一时僵持下来，唐俭和赵明德两人自然也是怒目而视着郭业，毕竟是对立阵营，仿若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唯独江夏王李道宗浑然睡着了一般，不理也不掺合着现场的争执。

就在这时，高士廉这个真正的主事人终于站出来开口喝道：“统统都给我住嘴，你们都当老夫这个督造使是死人吗？”

喝罢，高士廉从堂首走了下来，来到郭业的身边，然后用凛冽的眼光扫视着众人一眼，语气坚决地说道：“郭业是老夫请来协助此次皇陵督造事宜的，老夫让他出任一个督造副使，又有何不可？陛下曾在早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许诺高某，凡皇陵督造司之事皆由老夫一人独断作主，怎么？莫非你们都当陛下的话是耳边风，都对陛下的旨意阳奉阴违不成？欺君之罪，论罪当诛，莫非你们不晓得？”

唰～

众人脸色俱变，高士廉连欺君之罪都说出来了，众人怎么还敢造次？即

便对郭业的嚣张出场极度不满，即便对郭业出任督造副使一职表示不服，但是高士廉有最后独断之专权，他们也不能再说什么。

一时间，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色皆不佳，心里都憋着一口气，各自坐回了原位。

可偏偏这时，郭业还是一副小人得志，讨人嫌的嬉皮笑脸着，活脱一个奸佞小人般轻轻拍打着高士廉的后背，故作大声地劝慰道：“高老大人莫要生气，哈哈，消消气，消消气，不值得为这些人生气，气坏了身子才遂了他们的心愿呢。”

这话一出自然又是引来了众怒，只不过郭业有高士廉护着，众人也不能表现得太明显，只得再次将这口闷气给咽了下来。

一直仿佛假寐睡着了的李道宗听着郭业俏皮活脱自拉仇恨的话，再睁眼看着郭业那副小人气焰嚣张的嘴脸，不禁莞尔一笑，暗道，幸亏本王只是挂个名，不掺合他们之间的烂事，不然还真要被这姓郭的兔崽子给气坏不可。

高士廉听完郭业的这话，知道郭业与在场礼部、工部的几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矛盾，这小子是趁着机会拉自己扯虎皮，打压着在场这几个人。

随即，高士廉不由狠狠瞪了郭业一眼，喝道：“好了，闲话少说了，既然大家现在都认识了，也知道自己的身份了，那就开始进入正题吧。”

言罢，高士廉甩开郭业的搀扶，自顾走向堂上，坐回自己的位置。

而郭业也讪讪笑了一下，在左侧找了一个空椅坐了下去，就坐在工部左侍郎赵明德的身边。

接下来，高士廉先是不吝溢美之词地大赞皇帝仁孝，为太上皇李渊煞费苦心和精力地筹备建造皇陵之事，并高度赞扬了此次督造皇陵的重大意义。

紧接着，高士廉又从拿出一早就准备好的稿纸，将此次浩大的皇陵工程的预算讲了出来，从人力，物力，财力以及到皇陵竣工耗时需要多少周期，都一并讲完，听得在场诸人心中不断打着算盘和小心思。

而郭业则是听着昏昏欲睡，暗暗腹诽，这老高头真是退休老干部的料子啊，做个动员会议都能折腾出这么长的讲话稿来，要放后世绝逼是老领导的胚子。

约莫过了有一个多时辰，高士廉的动员会议讲话稿终于是掰扯完了。

最后，高士廉具体分工道：“三日后，老夫会前往永安村驻扎，亲自督阵皇陵的建造。嗯，工部左侍郎赵明德大人、礼部右侍郎赵飞轩大人，一同随老夫前往皇陵那边负责督造。而长安这边，老夫会让此次皇陵的督造副使，益州侯郭业留守。由郭业在长安负责联络各部衙门的具体配合事宜。凡有建造皇陵方面的需要，礼部、工部以及其他各部各衙门都要积极配合郭副使的协调。唔，具体大抵就是这些，诸位还有什么补充？”

对于赵飞轩和赵明德随高士廉前往永安村那边驻扎督造，众人并无意外。总不能让一部尚书离开长安，前往皇陵工程地督造，而放弃礼部和工部的正常工作吧？

所以，众人纷纷摇头，表示积极配合，并无异议。

至于对郭业出任督造副使留守长安，尽管崔鹤年，唐俭等人心中不服，但是这也是无奈之举，谁让高士廉护着郭业，而高士廉又口衔圣命，有独断专权呢？

郭业适时站起来，挑衅地看了一眼崔鹤年和唐俭，然后冲高士廉拱起手

来，笑呵呵道：“高老大人，您就放心吧。下官留守长安，定会解决好您老人家的后顾之忧，积极与各部各衙门做好协调。如果崔鹤年崔尚书敢阳奉阴违怠慢了皇陵督造之事，那我就禀报皇上参他一本，到时候皇上肯定会撸掉他的礼部尚书一职。”

“噌~”

崔鹤年愤然而起，怒目圆睁地瞪着郭业，喝道：“姓郭的，你是不是巴不得皇上撤崔某的职，好让你取而代之啊？我告诉你，休想！”

“哈哈……”

郭业满脸滑稽地乐道：“崔尚书，你真是我肚里的蛔虫啊，我想什么您都能知道。高，实在是高。既然拿您不想被我取而代之，那你就给我老实一些，积极配合郭某的协调。”

此话一出，在场之人谁还看不出来？无形间，崔鹤年又被郭业耍了一回，气得瑟瑟发抖。

如果眼神能杀死人的话，郭业至少在崔鹤年的眼神之下死上了成千上万次了。

高士廉见着郭业又和崔鹤年掐起来，不由皱了皱眉头，冲着众人挥手道：“好了，既然没什么事儿，诸位就先回府吧。”

散会了！

众人纷纷起身，冲高士廉拱手告辞，江夏王李道宗第一个抬脚走出正堂，离开了高府。

郭业正要走，却被高士廉唤住了：“郭业，你再留下一下，老夫临走前有几句话要交代你。”

郭业哦了一声，留在了正堂目视着崔鹤年、赵飞轩等人离去。

众人出了高府，江夏王李道宗、工部尚书唐俭、工部左侍郎赵明德等人纷纷乘上自己的马车，各自返回府去。

而赵飞轩和崔鹤年走在最后，赵飞轩刚蹬上自己的马车，准备吩咐车夫驾车回府，却听崔鹤年在自己的车中突然喊道：“飞轩，三天后你就要出发了，本官要去你府邸叨扰小坐片刻，在你临走前有几句话要交代于你。你让你的马车驾车在前面带路，你上本官的车上来……”

赵飞轩一听崔鹤年要去自己的家里作客，貌似要与自己商议机密之事，顿时受宠若惊，心中满满喜悦，赶忙从自己的马车下来，快步钻进了崔鹤年的马车中。

“驾……”

“驾……驾……”

两架马车一前一后，缓缓远离高府，朝着赵飞轩的府邸驱驰而去。

## 第883章勾当

长安北城的劝业坊，赵府。

劝业坊在长安百来座坊里，不比郭业益州侯府所在的太平坊来的便宜，至于赵飞轩为何要将府邸选择在北城的劝业坊，其中可是有大有说头。

第一个是因为劝业坊中的府邸都是官宦人家，而且都是与赵飞轩这个吏部右侍郎差不多官阶的，属于长安官场中的中层圈子。赵飞轩之所以选择这里，自然是在长安多结点属于自己的人脉。至于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于他而言委实高山仰止，有些高不可攀，而中层圈子他凭自己的官职完全可以进入，甚至得到这些长安中层官员的接纳。

第二个原因也是鬼使神差，因为劝业坊这座府邸是赵飞轩进入礼部衙门之后，第一笔收到的贿赂。想当初他在汝州时，可是刚正不阿，清廉如水，不然凭他的积蓄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这样的府邸。

这座府邸正是他手下一名姓吴的郎中孝敬给他的，而这个吴郎中正是精膳清吏司的一把手。

精膳清吏司掌管着各种朝廷的宴席之礼，自然也是油水多多。所以吴郎中一出手就送上一座府邸，自然把赵飞轩给震慑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收到的贿赂，当他入住进这座府邸之后，彻底改变了他以前的所有为官之道。他第一次领略和享受到了权利所带来的好处。为此，他对自己以前的为官迂腐而感到可惜，自此之后，变本加厉地以权谋私，到了如今的欲壑难填。

今天是崔鹤年第一次到赵飞轩府上作客，不过崔鹤年对赵飞轩的府邸没有过多评价，而是仅仅说了一句：“飞轩，以你今时今日的地位，住在劝业坊这种地方，还是略显寒酸啊。”

这句话更是大大刺激了赵飞轩，也大大地膨胀了他的欲望。

随后，崔鹤年便让赵飞轩在府中找个机密之地方方便谈话，赵飞轩将其领进了自己的书房。

两人来到书房之后，有丫鬟送上茶汤，很快便被赵飞轩打发了下去，关好门窗，静静地等待着崔鹤年说出要交代之话。

崔鹤年坐下来小小浅尝了两口茶汤之后，向赵飞轩问道：“飞轩，今天高士廉的话你也听见了，此次皇上为太上皇建造皇陵，可是大肆倾入财力啊。不知你还有没有印象啊？”

赵飞轩先是一怔，然后点了一下头，如数家珍地详述道：“下官听得仔细，都记在心里呢。高老大人今天讲到，建造皇陵耗时需两年，皇上让户部批下了将近五百万两银子的预算，人力方面也让永安村所在的州府加以配合，大概会在永安州征召五万名农夫，还有数千名工匠。”

“对，五百万两银子啊！”

崔鹤年轻轻一叹，然后饱含深意地看了眼赵飞轩，说道：“其实，这次建造皇陵这些银子主要是花费在石料、木材之上，人力方面的工钱屈指可数。飞轩，你懂本官的意思吗？”

赵飞轩微微一愣，接着稍稍一想，莫非崔尚书想从这笔预算银子中捞上一笔，也让自己分上一杯羹？

随即，他心脏砰砰跳动，揣测道：“尚书大人，您是让下官到了永安村那

边，想办法让高大人将购买石料、木材等事情交给下官？”

“聪明！”

崔鹤年很是满意地赞许了一下赵飞轩，道：“飞轩，本官果然没有看错你，你的确是一个人才啊。呵呵，让你屈居在郭业之下，委实太过屈才了。不过你放心，本官迟早会让郭业卷铺盖滚出礼部，到时候你就顺理成章接任礼部左侍郎了。”

“啊？”

赵飞轩一阵狂喜，别看左侍郎和右侍郎一字之差，但是品衔，地位，待遇上都有着天壤之别。最明显的就是，左侍郎有资格上早朝面圣，而右侍郎却是无缘面圣睹龙颜。

随后，他起身拱手道：“下官一定不负尚书大人栽培。到了永安村之后，我定会想办法从高大人手中将购买石料、木材之权弄到手中。想必高老大人年纪已大，精力不济，应该会将此购买专权交给下官。”

崔鹤年又是赞许地点了一下头，道：“善！对了，忘了提点你，此次与你随行的工部左侍郎赵明德也是我们天策府一系的人，你不用担心他会与你争抢此次购买专权。而且在关键时候，赵侍郎也会帮衬你一把的。”

赵飞轩一听赵明德还会相助自己一臂之力，心里有多了几分把握，连连点头称是。

随后，崔鹤年从袖兜中掏出一张纸笺，轻轻拍在桌上，送到了赵飞轩的眼前，说道：“这里是本官定下的石料与木材的价格，与民间市价相差无几，想必高士廉不会说什么。呵呵，到时候会有人到永安村主动找你，此人便是我内定给皇陵提供石料木材的商贾。价格合适，想必高士廉不会对你有什么疑心。”

价格与民间市价相差无几？

赵飞轩纳闷了，不禁问道：“尚书大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根本无利可图啊？”

“哈哈，飞轩，你这人太实诚了。”

崔鹤年笑了一声，说道：“价格是这个价格，但是货未必就是这个货啊。懂了吗？”

“以……以次充好？”

赵飞轩闻言脸色顿时骇然，大惊道：“尚书大人，这可使不得啊。圣上可是交代高老大人了，一定要用最好的石材和木料，万一……”

“飞轩，冷静，莫要惊慌！”

崔鹤年抬手示意赵飞轩不要惶惶，然后缓缓说道：“也并非是以次充好，只是质量方面可能会比最好的石材与木料稍差一筹，但是也无伤大雅啊。这只是建造皇陵，而不是盖皇宫雅苑与楼宇，最好的石材木料与普通货色又有何区别呢？本官估计此次至少能从这笔预算银子中赚出三百万两来，到时候分你一百万两，如何？”

“一……一百万两？”

赵飞轩不可置信地竖起一根食指，向崔鹤年确认道：“尚书大人，您是说一百万两纹银？”

崔鹤年知道赵飞轩动心了，随即斩钉截铁地应道：“没错，就是一百万两银子。这可是当一辈子的官都赚不到的银子啊，飞轩。有了这笔银子，你赵

飞轩还需要住在劝业坊吗？哪怕你辞官不做，那也能过上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了。”

赵飞轩愕然地看着崔鹤年，迟滞地点了一下头，道：“是，是啊，一百万两纹银别说一辈子，就是两辈子也不一定能赚到啊。”

崔鹤年适时蛊惑道：“飞轩啊，富贵险中来。你想想看，如果你有了这一百万两银子，只要你赵飞轩立个微末功劳，然后花点银子，我托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诸位大人稍稍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你便是封个爵位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哪怕一个子爵，那也是荫荫子孙后代的好事啊。飞轩，难道你就甘心一辈子被郭业瞧不起，你不就是比他缺个爵位而已嘛。”

郭业？爵位？

赵飞轩脸上阴沉了起来，霎时，脑中钻出郭业挂在嘴边的那几句话：

“你赵飞轩是什么身份？”

“凭你，也配？”

嘭！

赵飞轩刹然起身，猛地一拳砸在桌上，低吼道：“尚书大人，您说得对，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我凭什么就一辈子被姓郭的无赖一直压着？”

“好，有胆气，有志气！”

崔鹤年眼中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窃喜和狠厉，然后满脸堆笑地鼓掌道：“飞轩，我果真没有看错你，你是个人才！”

咣当～

窗外骤然传进一道碎响，应是瓷器或者茶碗什么的打碎在地。

崔鹤年被吓了一跳，脸色巨变，冲窗外厉声吼道：“什么人？”

不过一声碎响之后，外头就再也没了动静。

赵飞轩拔腿冲向门口，打开房门探出脑袋一看，除了窗下一地的碎瓷之外，空无一人，连个鬼影都没有。

他正疑窦之余突然想到这里是自己的府邸，应该不会有什么外人闲杂人在这儿偷听。

也许是自己那个调皮淘气的女儿月月在这儿路过，打碎了东西怕被自己这个当爹的责骂。所以偷偷躲起来。

越想越觉得就是这样，旋即，他粗粗松了一口气。

然后返回屋内，冲崔鹤年笑道：“尚书大人莫要担心，没别人，是小女月月在这儿玩耍淘气，呵呵，小孩子家家不懂事，让尚书大人见笑了。”

崔鹤年听罢，脸上转阴为晴，心中暗呼一声虚惊一场，然后满脸堆起假笑，大度地挥手道：“小孩子嘛，顽皮淘气实属正常，哈哈，不碍事，飞轩，本官心情不错，今天这顿晚饭可要叨扰你一顿。”

赵飞轩受宠若惊，连连激动道：“尚书大人赏脸能在舍下吃晚饭，这是下官求都求不来的。大人您且宽坐，我这便让我妻子慧娘多做几道好菜。”

说着，抬脚拔腿再次冲出了书房。

崔鹤年看着赵飞轩讨好般火急火燎冲出屋外，脸上闪现几抹耐人寻味之色，眼中寒意正盛……

## 第884章便宜岳父来长安

崔鹤年留在赵府吃得晚饭，虽然很遗憾从头到尾他都没有见到赵府的女主人，赵飞轩的妻子慧娘至始至终都没有出现，但是却不影响他今天与赵飞轩对饮的心情。

直到夜幕降下，劝业坊的更夫在赵府外头敲响了二更天的梆子声，崔鹤年与赵飞轩的酒局才告罢战歇。

崔鹤年拒绝了赵飞轩的挽留，在下人的搀扶下，摇摇晃晃地出了赵府。

今天崔鹤年的心情那是相当的好，简直可以说是败兴而来，趁兴而归。

送走了崔鹤年之后，赵飞轩伫立在赵府大门口一小会儿，心想着今天与崔鹤年的合作与崔鹤年的许诺，霎时，整个人志得意满尽是滚滚斗志。

嗝儿~

他满面绯红地打了个酒嗝儿，在夜风的侵袭下有些酒性上头，微微感到疼痛。

懒洋洋地打了个困觉的哈欠之后，赵飞轩也步履蹒跚地朝着卧室慢慢走去，准备回房睡觉。

回到房中，烛火通明，慧娘已经盖着绸被躺在了床榻上。不过慧娘并未睡觉，而是见着醉气熏天的赵飞轩走进来之后立马下来床，走上前去将他扶住，略有嗔怪道：“夫君，怎么喝得如此酩酊烂醉？喝酒最是伤身哩。”

“呃？慧娘，你还没睡呀？”

赵飞轩又打了个酒气冲天的酒嗝儿，然后哈哈笑道：“今天你夫君我高兴，哈哈，崔尚书今日有此雅兴，而且还这般赏脸在咱家喝酒，你夫君我怎能扫兴？”

一听崔尚书三个字，慧娘的眉头不禁皱了皱，不过也没说什么，默默地赵飞轩扶到了床榻边上坐着，然后替赵飞轩缓缓褪下了身上的衣裳，将其扶到床上躺下。

突然，赵飞轩趁着醉意中还有些许清醒，问着准备和衣躺下的妻子道：“慧娘，刚才晚饭的时候，为夫让你出来坐陪崔尚书，好歹你也是赵府的女主人嘛，你怎么不来呀？”

慧娘躺下之后盖起绸被，然后低声说道：“我今天身子不舒服，由怕扫了你们大男人喝酒的雅兴，所以不便出来见客。”

“哦……”

赵飞轩辗转了下身子，突然在被窝里伸手从慧娘的身后将其紧紧抱住，吐气灼热地凑在慧娘的耳边，呼吸急促地说道：“慧娘，今晚难得为夫这么开心，不如你我……”

“不要！”

慧娘在被窝里挣扎了一下，钻出丈夫的双手紧箍，然后转动身子背对着赵飞轩，拒绝道：“夫君，妾身今天真的不舒服，不方便。时候不早了，睡吧！”

赵飞轩求爱不成被妻子拒绝，顿时意兴阑珊，顺带着刚刚燃起的激情也顿时退散下去。

约莫过了一会儿，慧娘便听见了身后响起阵阵刺耳的呼噜声来，再转过头来一看，丈夫已经睡得死死，早已进入了梦乡，每每打起一记鼾声，就会

从口鼻中喷涌出一阵难闻的酒气，甚是刺鼻。

不过慧娘没有介意，而是趁着烛光摇曳下打量起丈夫这张酒醉睡得正酣的脸庞，就这么静静地呆呆地傻看着。

大概看了小一会儿，慧娘又是皱起眉头，喟然叹息道：“唉，变了，夫君，你变得让慧娘感到陌生了。须臾不到半年，你怎会变成一个欲壑难填，以权谋私的贪官污吏呢？当年那个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赵飞轩，到底去了哪里呢？”

不过赵飞轩早已醉入梦乡，别说慧娘轻声细语说这话，便是外头打雷闪电，估摸着也惊醒不过来。

慧娘叹息过后，又爱怜地用手轻轻替丈夫掖了掖被子，然后缓缓抱腿坐了起来，靠在床头上继续看着丈夫睡着的脸庞，自顾道：“夫君啊夫君，你怎能答应崔鹤年呢？慧娘虽然读书少，但是也知道以次充好造皇陵，中饱私囊贪银子，若是被朝廷发现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呀。你，你……”

自言自语说到气头上，慧娘真是恨不得抬起拳头狠狠打丈夫几下。

不过拳头举在半空却没有落下去，慧娘愁眉莫展地又是摇了摇头，心里半点主意都没有。

无计可施一筹莫展下，慧娘不禁担心起这件事情的后果，最终将整张脸贴在了膝盖上，自顾抽噎了起来。

可是，至始至终，赵飞轩都睡得死死，呼噜打得震天响，纹丝没有惊醒。

慧娘，抱腿坐在床上，自顾啜泣到了天亮。

……

……

三天后，高士廉率着赵明德与赵飞轩等人离京，前往永安府的永安村督造皇陵工程。

当日，崔鹤年和唐俭各自率领礼部与工部的官员前来送行。

不过郭业缺席，并未前来给高士廉送行。并非他怕了崔鹤年，不敢与他碰面，而是他今日被琐事缠身在侯府，一时之间走不开了。

这个琐事并非别的，而是他远在蜀中陇西的便宜岳父吴茂才，风尘仆仆日夜兼程赶来长安了。

便宜岳父驾到远来长安，吴秀秀此时又在霍国公府，他这个女婿总不能将吴茂才孤零零一人扔在益州侯府吧？

随后，他也让人火速赶往霍国公府，第一时间去将平阳郡主吴秀秀请回侯府中。

吴秀秀还在路上未到家，郭业只得亲自招待起吴茂才来，与他在花厅中闲话拉家常了一番，并将吴秀秀的身世之来龙去脉，从头到尾一五一十的跟吴茂才讲了出来。

吴茂才听完之后尽是满脸的不可思议，他愣是没想到，自己收养打小养到大的女儿吴秀秀，竟然是大唐长公主殿下李秀宁和霍国公柴绍的亲女儿。

吴茂才端坐在椅子上，双腿有些发抖，口中不断地嘟囔着：“不可思议，当真是不可思议啊，没想到俺家秀秀还是公主和驸马家的娃子，跟皇帝天子沾了亲，还被封了平阳郡主。啧啧，俺老吴家真是冒青烟啊，哈哈，这下俺



看东流乡，哦不，俺看整个陇西县谁还敢说吴家是乡间土财主？”

郭业见着便宜岳父这般模样，生怕他老人家太过激动导致心脏负荷不足，最后嘎的一声抽抽过去。

于是他起身绕到吴茂才的身后，轻轻替他抚背劝说道：“岳父，淡定，淡定。一会儿秀秀就从霍国公府回来了，您老人家总不能这幅哆哆嗦嗦肩膀颤着腿跟她见面吧？”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之下，吴茂才突然患得患失起来，扭头瞪大了眼珠子问郭业道：“贤婿啊，你说秀秀现在已经跟他亲爹相认了，他爹是咱大唐功勋彪炳的霍国公，她呢？又被皇上封了平阳郡主，你说她见了我之后，还会认我这个爹不？”

“扑哧~”

郭业忍俊不禁笑出声儿来，劝说道：“岳父啊，你可别瞎琢磨了。秀秀是你一手带大的，她是什么秉性你老人家还不知道吗？她会是那种攀龙附凤，忘恩负义的女人吗？放心啦，不会的，柴绍是她亲爹不假，但是你老人家将她自小拉扯大，不是亲爹却胜似亲爹，您说对不？如果她敢不认你，我大嘴巴子抽她，中不？”

“不中！”

吴茂才听到郭业最后放出狠话，立马拉下脸来叫骂道：“你小子敢打我家秀秀一下，老子老子就跟你拼了，你小子能耐了是不？连我家秀秀都敢打，你要知道，她可是真正的贵族，她跟皇家沾着亲呢，她见着皇上都要叫一声舅，你小子敢打秀秀？”

吴茂才顿时翻起脸来，冲郭业张牙舞爪嚷嚷着。

郭业顿时一阵无语，我靠，哥们不就是让您老人家安心，才这么说得吗？我啥时候打过秀秀了？

靠，真是不识好人心！

见着吴茂才被自己挑起护犊心切来，居然跟自己掐起架来，郭业只得赶忙转移话题，突然问道：“岳父，我不是派人回陇西给你捎信时提过吗？让你也通知我娘和贞娘她们一声，届时一起来长安路上有个伴儿啊？怎么着？你把我娘和贞娘她们忘脑后啦？”

“呀？瞧我的狗记性！”

啪的一声，吴茂才重重拍了下额头，急急叫道：“俺竟然将这么重要的事儿给忘了。那啥，贤婿啊，不是俺没有通知你娘她们，而是她们这个时候委实抽不开身，一时半会儿离不开陇西来不了长安呢。”

郭业奇道：“这是为什么？这又不过年又过节的，怎么还过不来？”

吴茂才没好气地白了郭业一眼，哼道：“有你这样当儿子，当丈夫的吗？难道你不知道贞娘现阶段正在坐月子吗？哪里有坐月子的女人可以动身长途跋涉的？你懂不懂点人情世故啊？真不知道你小子是怎么当的官，居然这么糊……”

“啥？”

郭业搭在吴茂才肩膀上的双手突地一使劲，重重地搥了一下，疼得吴茂才龇牙咧嘴直叫疼。

而郭业则是浑然不理，一脸讶色地叫道：“岳父，你刚才说贞娘坐月子，那你的意思是说贞娘生了？”

吴茂才疼得直叫唤道：“屁话，十月怀胎，到日子自然就要呱呱落地了，咦？难道你还不知道贞娘已经生了？”

“我靠！”

郭业大声叫道：“没人通知我，也没人给我送封信，长安离陇西山长水远的，我上哪儿知道去？对了，岳父，贞娘产子顺利不？身体现在怎么样？还有，她生得就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哟哟哟，你先放手，疼，疼疼疼，这么多问题，你等我慢慢回答你啊，混球，赶紧放手，你把我弄疼了！”

显然，郭业此时整颗心都悬在贞娘那边，对吴茂才情急追问之时手上又再次使上蛮狠劲儿了。

## 第885章佛道之争初现端倪

郭业听着吴茂才杀猪嚎叫般喊着疼痛，立马飞快地将摁在吴茂才肩膀上的双手抽离开来，尴尬笑道：“岳父大人莫怪，我是初初听闻这个消息委实太激动了，所以一时情急之下才那啥……哈哈……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委实海涵一二才是。”

吴茂才哼了一声，甩了一下肩膀又是龇牙咧嘴地抽起了牙风，最后瞪着郭业道：“贞娘的身体很好，正在坐月子呢，有你们家老太太照顾着，恢复得很不错。而且贞娘还给你产下了足足七斤八两的闺女，你郭府有后啦！”

七斤八两的闺女？

郭业喜出望外，惊喜道：“岳父大人，你是说贞娘给我们郭家添了一个女儿？”

吴茂才还在计较着郭业刚才的辣手摧爹，哪里会有好脸色给他，不耐烦道：“不是你家闺女，难不成还是别人家的？”

“呸呸呸，骂谁喜当爹接盘侠呢？”

郭业这下不高兴了，嘟囔道：“贞娘这个孩子绝对是我郭业的种，足足七斤八两啊，啧啧，真够分量的。喜事，这是天大的喜事啊，不行，我得好好庆祝一番才是。”

“什么喜事值得你这般高兴啊？夫君！”

听声音，俨然是柴秀秀从霍国公府闻讯归来了。

吴茂才一听女儿的声音立马飞奔过去，不知是思女心切的缘故，还是被郭业刚才出手没轻重给弄疼了，反正是眼泪哗哗地流着来到柴秀秀身边，哭哭啼啼道：“俺的闺女啊，可想煞爹爹我了，呜呜……”

柴秀秀许久未见父亲，确切地说，应该是养父，自然免不得也是一番雀跃，当即把着吴茂才的臂一同重新走进了花厅，父女二人互诉衷肠了一番。

而郭业完全不理这吴茂才与柴秀秀的团聚煽情场面，继续沉浸在升级当爹的喜悦与幸福当中。

约莫父女二人闲话了一番后，柴秀秀才问及郭业，道：“夫君，妾身刚才在花厅外头听你说起大喜事，这喜从何来啊？”

郭业一脸傻笑地将贞娘在陇西产女，生下一个七斤八两的闺女之事说给了秀秀听。

柴秀秀乍闻之下脸上不由一阵错愕，随后听到贞娘只是产下一女之后，心中不由暗暗舒了一口气，随后由衷地替郭业感到开心，贺喜道：“夫君，今天委实双喜临门呢，一喜是我爹从陇西来长安探望你我，二喜嘛是贞娘姐姐替你产下一女，喜获千金。好了，别站在花厅中杵着了，去后堂饭厅那边吧，妾身亲自去厨房炒几个菜，让爹爹和夫君痛饮几杯才是。”

郭业猛然点了几下头，念着好，而吴茂才却阻道：“闺女啊，你都郡主了，怎么还能下厨炒菜呢？这种粗活让下人干吧，让爹好好看看你，哟，这紫萝宫裙居然是蜀锦织造的，这布料，这手工，真是绝了。郡主就是郡主啊，穿得都是贵价货。”

只见吴茂才围着那儿团团转了起来，立马现出了本来面目，一股浓浓的地主老财之气迎面扑鼻而来。

秀秀也被自己父亲的这番模样给逗乐，心中好笑道，这么长日子没见，

爹还是一如既往的市俗，未曾有丁点的改变。

不过她还是说道：“爹，平日我也不干活，十指不沾阳春水呢，今日难得高兴嘛。你先随夫君前往后堂嘛，女儿一会儿就炒好菜烫好酒的。”

说罢，冲郭业展颜一笑，便走出了花厅，直奔后厨方向。

吴茂才看着女儿风风火火离去，嘟囔道：“这都郡主了，还下啥厨房炒啥菜？”

郭业瞟了一眼便宜岳父，撇撇嘴忍不住奚落道：“郡主咋就不能下厨房了？她是我妻子，下个厨房怎么地了？怎么着？郡主就不要吃饭了？你见过谁家郡主不用吃喝拉撒的？走吧，咱们爷俩先去饭厅等着吃喝吧。”

奚落一番过后，郭业双手负背哼着小曲儿，迈着八字步心情大好地大摇大摆朝着后堂行去。

吴茂才跟在郭业后头，听着郭业刚才那番奚落，不由从他嘴里蹦出两个字：“粗鄙！”

这两个字儿能从吴茂才嘴里说出，委实不易。

进了饭厅，翁婿二人坐罢之后，过了大概有半个时辰，柴秀秀便带着下人端着几个热菜，温着两壶热酒一起进来了饭厅中。

热菜上桌，柴秀秀替父亲和丈夫一一斟满杯中酒后，这才坐了下来，同桌陪伴着。

待得几筷子热菜和几口温酒下了肚之后，郭业也从幸福喜悦的当爹憧憬中冷静了下来，随后疑惑地问道：“秀秀，你说也奇怪，贞娘生孩子这等大事，老家那边居然没给我派封信来，哪怕托人捎个口信也行啊。我娘虽老，但不致于这么粗心大意啊。”

柴秀秀由拎起酒壶，替郭业续斟了一杯酒，然后也质疑道：“是啊，若非爹此次来长安，我们还不知道有这事儿呢。不过也怪妾身粗心大意了，算算日子贞娘姐姐也是时候生了。”

“嗝儿……咋没送？”

吴茂才突然举杯送到女儿跟前，示意她给自己倒一杯，然后冲郭业说道：“俺没记错的话，在贞娘生完孩子的第二天，你娘就让府里的下人来长安给你送信了。哦。俺想起来了，在出蜀中来长安的路上，俺经过雍州，那地方正闹暴乱呢，险些俺都被困在雍州出不了城。唉，俺这运气还算好，恐怕你娘派来的那下人至今还被困在雍州不出来呢。所以你一直没收到这封家书。”

“雍州，暴乱？”

郭业惊疑道：“怎么回事？”

吴茂才挠了挠右腮，困惑道：“俺也不是很清楚，反正好像听说先是雍州佛门的和尚和道门的道士因为什么干起来，最后闹得整个雍州的佛家信徒和道门信徒都势成水火，那家伙，双方那可真是动真家伙啊，听说雍州的庙宇和道观

都被烧了不少，而且死了不少人。”

“佛道之争？在雍州？”

郭业听得一头雾水，这是哪跟哪的事儿啊？

好奇心驱使下他暗暗打定主意，明日就去兵部问个明白，这种地方暴乱之事，兵部应该早就收到了雍州折冲都尉府的急件了吧？

柴秀秀见着刚才挺好的气氛被雍州暴乱之事一说，立马冲淡了不少喜庆，没好气地看了一眼父亲，然后见着郭业发起呆来，连忙岔开话题，提醒道：“夫君，如今贞娘姐姐替咱们郭家生了一女，那你这个当爹总该要给自己女儿取个名字吧？”

果然，郭业被秀秀这么一岔开话题，顿时打消了心里对雍州之事的琢磨，然后挠了挠头，笑道：“是啊，这可是我郭业的第一个女儿，这名字我必须得自己取。唔，取个什么好名字呢？别急，等我斟酌斟酌。”

“秀秀，这块是什么肉？咋那么香，那么有嚼头呢？”

吴茂才吃喝正在兴头上，他可不关心郭业孩子取名之事，而是筷子上夹着一块肉片，问着女儿。

秀秀看了眼肉片，下意识地回道：“这是我爹，哦，就是霍国公我生父了，这是我生父在襄阳的一个旧部托人给送来的。唔……对，这是襄阳特产，叫襄阳熏肉，闻着挺香的，女儿就从霍国公府捎了一些回来。”

“襄阳熏肉？”

吴茂才细细瞅了一眼筷子上夹着的肉片，吧唧一口塞进嘴里咀嚼了起来，边嚼边称赞道：“这襄阳熏肉不错，好，真是极品啊！秀儿啊，回头给带爹包点起来，爹带回陇西去也给街坊四邻尝尝鲜儿。”

吴秀秀一听，立马笑道：“行，回头把家里这些都给您老人家带回陇西去，让您吃个够。”

“等会儿，岳父大人，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正苦思冥想给女儿取名字的郭业突然问向吴茂才，道：“您老人家刚才说什么极品来着？”

吴茂才被郭业一惊一乍吓了一跳，然后不明所以地用筷子指点了一下桌上的一盘菜，说道：“就是这个东西极品啊，秀儿从霍国公府带回来的襄阳熏肉呗。”

“好，我想到了！”

郭业雀跃地跳了起来，用手指着吴茂才筷子指引的那盘菜，道：“就用襄阳熏肉给我女儿取名字吧？”

柴秀秀听得目瞪口呆，掩嘴轻呼道：“啊？这怎么可以？”

吴茂才也被郭业的话给吓傻眼了，不可置信地问道：“啥？你用这盘菜给孩子取名儿？叫……郭熏肉？”

“呸，你才叫郭熏肉呢？”

郭业没大没小地向吴茂才顶了一嘴，然后冲吴秀秀说道：“秀秀，与其绞尽脑汁去琢磨，不如随缘给孩子取个名字、我决定了，我和贞娘的这个女儿就取这盘菜的第一个字。”

吴秀秀不知郭业为何取个名字都要那么偷懒，自顾念叨：“取第一个字便是襄，那咱们郭府的长女就叫郭襄了？郭襄郭襄，倒也好听！”

郭业脸上浮起一股满是缅怀的笑意，然后展臂大呼一声，喊道：“没错，我们郭家的第一个女儿就叫这个名字，姓郭名襄，郭襄！！！”

## 第886章不巧

郭业喜获千金小郭襄，并用菜名给女儿取名之事，在他的长安交际圈中传扬开来，一是赞为美谈，就连素有魏晋名士之风的虞世南听说之后，都大呼郭业的本性率直。

当然，传到长孙无忌、唐俭、崔鹤年等人眼中，自然又惹来了一番非议，直呼郭某人的低俗没品位，不学无术胸中没有半点墨。

最后这事儿传进宫中，传到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耳中，这对大唐帝国身价最高的夫妇听罢之后，不禁莞尔彼此会心一笑，并未多做评价。

也是，人家生女儿娶个名字，正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干卿何事？

反正这是郭业自己这个当事人的家事，关起门来自个儿高兴美哉便是，管其他人如何说？

随后，第一次升级为人父，郭业自然免不得要呼朋唤友，大肆庆祝一番，虞世南、孔颖达、陈康陈仲达、褚遂良等士林清流系等人都成了郭府的座上宾。

最后，连李二陛下、长孙皇后夫妇都派了董顺顺公公送来贺礼，顿时惹来了在场诸位郭府宾客的羡慕和嫉妒。

世人都知道李二陛下倍加推崇书圣王羲之，喜欢临帖钻研王羲之的行楷，但却很少将自己墨宝赐给臣子，但是这一次李二陛下破天荒地秀了一次他的书法，写下了“郭家有女初长成”七个行楷，派顺公公自带来益州侯府，并赠予郭业。

郭业自然将李二陛下的墨宝珍藏起来，因为他知道，李二陛下的亲笔真迹在后世那可是堪称国之重宝，价值连城。他惦记着将这墨宝好好保存当成传家宝，流传后代子孙，若是将来子孙不争气，再不济也能凭着这幅李二陛下的墨宝而一世富贵无忧。

郭府庆祝过后的第二日，霍国公柴绍便派长子柴令文柴来益州侯府，除了跟郭业道喜之外，便是让秀秀带着养父吴茂才去霍国公府小住一段时日。

一嘛此时正是柴绍爱心亲情泛滥之时，自然又是惦记想念女儿了；二嘛，他也想见见吴茂才这个替自己养了十来年女儿的大恩人。

当然，这也是吴茂才来到长安之后一直惦记的事儿。

以他那个市侩的性子，在知道自己原来是替当朝大驸马、霍国公养了十几年的女儿后，怎么可能深入宝山空山而回？自然免不得要从柴绍那儿多捞点好处，才会不许此次长安之行。

当日，柴秀秀便带着吴茂才与自己的长兄柴令文一道儿，又离开家前往了霍国公府。

郭业并未与秀秀还有便宜岳父、大舅子一同前往，而是选择留在了家中，因为他除了要；礼部正常应卯上下班之外，心里面也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儿。

这件事儿便是当日岳父吴茂才来的第一天，提及的雍州暴乱事件。

按理说地方暴乱这是何等的大事，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在长安听说，其中透着蹊跷，他一直耿耿于心中。

随即，前脚送完秀秀他们离府之后，他后脚就让下人套好马车直奔了皇城。

进了皇城，他第一站并未去礼部点卯，而是去了兵部衙门找寻兵部尚书、卫国公李靖打听此事。

他当初在兵部任过职，自然熟门熟路，衙门把守的衙役也认识名声在外的益州侯郭业。

他很容易便进了兵部衙门，进去之后一打听，原来今日卫国公李靖偶染风寒，并未在兵部衙门中坐镇。

接待他的人也是他的老熟人，当初他在兵部兵司任职的老上司，兵司郎中薛雄。当然，如今的薛雄早已不是兵司郎中，自从兵部右侍郎王君实倒台之后，薛雄在郭业的暗中相助下顺利上位，接替了王君实的右侍郎一职。

对于郭业的突然到访，薛雄委实吃惊不小，他殷情地将郭业引进了自己的公务房中，也就是当初兵部右侍郎王君实接见郭业的那个公务房。

郭业与薛雄来到公务房中后，薛雄笑道：“益州侯，哦不，应该是郭侍郎，哈哈，薛某早就听说你蒙圣上看重，出任礼部左侍郎一职了。可惜啊，自从各路大军班师回朝之后，薛某就忙于兵部里头的事儿，一直未到郭侍郎府上拜会。对了，我还听说你新近喜获千金，啧啧，真是可惜可贺，委实要向郭侍郎道喜一番了。”

对于郭业，薛雄是发自内心的感激，当初若非郭业相助，自己别说接替王君实顺利上位，也许兵司郎中的位置都保不住。

特别是在知道郭业居然在短短时间里，从当初自己手底下的兵部员外郎猛然窜起，直至礼部左侍郎，轻轻压过自己一头后，他不仅没有嫉妒，相反他感到由衷地开心。

这人在官场，自己的朋友青云直上获得升迁，总比自己的敌人扶摇直上来得好，至少朋友升迁将来还能帮衬自己一把。

郭业听着薛雄的由衷道喜，自然免不得一番开心，不过今天他没太多的心思和薛雄叙旧，而是说道：“薛侍郎，改日一定要到我府上喝两杯，好酒好肉都管够。不过嘛，今天兄弟我一桩大事相询，所以还请你据实相告。”

薛雄见着郭业面色正经，不像是开玩笑，也就收起了其他心思，郑重点头道：“郭侍郎请说。”

郭业径直问道：“前些日子，我老丈人从蜀中来长安的路上经过雍州，去在雍州受阻。原来是雍州……”

缓缓，郭业便将岳父吴茂才在雍州的见闻经历娓娓道了出来……

谁知话刚说完，薛雄就不禁大笑道：“哈哈，我道是什么事儿呢？原来郭侍郎问得是这件事啊？此乃地方教民的普通闹事罢了，各地屡有发生，算不上暴乱了。”

郭业皱眉狐疑道：“普通闹事？我可是听说佛道两边的信徒都开始打砸寺庙和道观了，而且死伤无数，这能算是小事吗？”

谁知薛雄微微颌首称道：“早前，我们兵部便接到了雍州折冲都尉府的信函，他们已经将此事禀报了兵部，而且保证过不出三个月就会将这桩事件镇压下去。唉，郭侍郎，你也知道的，你我并非教民信徒，所以不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也许，他们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教义不同而有所争执，甚至大打出手。这种事儿早已见怪不怪了。”

郭业听着薛雄说得那般轻松，更加疑惑道：“难道这事儿就不管了？万一地方真的民变，愈演愈烈闹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最终伤及到国本，怎么

办？”

薛雄迷茫地摇了摇头，道：“这……郭侍郎未免太过危言耸听了吧？不就是一些手无寸铁的信徒教众在闹事吗？放心吧，有雍州当地的折冲都尉府驻守着，些许小鱼小虾折腾不起什么大风大浪来的啦。”

郭业正经危色地盯着薛雄，轻轻叹道：“这种事情可不能忽视啊，兵部怎么会如此疏忽呢？为何不将此事禀报陛下，上达天听呢？我想以陛下的雄才伟略，定能知道此事的严重后果。”

容不得郭业不敢疏忽大意啊，殊不知后世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正是由洪秀全捣鼓拜上帝教率先吸引了一批教众，最后演变成农民起义性质的太平天国运动。

虽然太平天国运动最后在曾国藩的连番镇压下，以失败告终。

但也正是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摧垮了满清王朝的根基，使得盛极一时的满清王朝由盛转衰，从此走上衰退消亡的末路。

并非郭业小题大做，而是历史上血淋淋的事实告诉他，凡是信众教徒闹事，其背后绝非那么简单。

可是薛雄貌似真觉得郭业有些太过小题大做了，笑道：“郭侍郎，真的无需为这区区信徒教众而伤神。而且下官也只是兵部右侍郎，禀报陛下上达天听之事也轮不到薛某来做啊。这事儿啊，咱兵部左侍郎、英国公李绩大人，还有兵部尚书，卫国公他老人家都一致认为此事没有上达天听的必要。”

“什么？连他俩都看不出来此事背后的不简单吗？”

郭业惊呼一声，委实有些不敢相信，随后追问薛雄道：“既然卫国公身体抱恙没在兵部衙门，英国公总该在吧？他在什么何处办公，我这便去寻他陈情厉害之处。”

薛雄见着郭业这幅认真劲儿，不由笑了笑，乐道：“哈哈，郭侍郎，真不是有意让你白跑一趟。那什么，李侍郎也不在衙门里，说是前往卫国公府探望尚书大人去了。”

“靠，我还真够衰的，两个正主儿都不在。”

郭业嘟囔一声，随即连招呼也不跟薛雄打一声便转身跑出了公务房，朝着兵部衙门大门外飞奔而去。

薛雄错愕，冲着郭业背影喊道：“郭侍郎，咋说走就走，连口水都不喝，多做一会儿拉扯闲篇呗。”

郭业没有停步，继续飞奔连头也不回，不过连跑带喊给薛雄甩了一句话：

“薛侍郎，改天再叙旧情了，我也过去探望探望卫国公他老人家！”



## 第887章牛鼻子假道士

郭业来到卫国公府外，正要让府外下人进去通禀李靖一声郭业求见，可谁知下人直接将其领进了府中，并声称自打暖暖小姐离开长安后，卫国公便交代，今后凡益州侯郭业来府无需通禀，可直接领去相见即可。

能得赫赫有名的战神李靖这般礼遇，郭业小小激动了一把，这种待遇遍观长安文武百官诸人，真可谓是蝎子拉屎独一份。

下人将郭业领进了卫国公府后，直奔李靖平日锄地开垦的菜园子小院。

小院门口，下人止步，郭业径直而入。

郭业前脚刚一踏进院中，抬眼环顾扫视，还没寻到李靖的身影便听见了一阵爽朗的哈哈大笑之声，笑声苍老却不失洪亮有力，郭业一听便知道这是李靖的笑声。

他循着李靖的笑声踩过菜园子地，走到一座草庐前。

他记得清楚，这座草庐正是当日郭业第一次见李靖时的那座草庐，郭业走近了一看，李靖正与一个身穿灰青袍的中年道士在里间。

他刚要拱手向李靖打招呼，谁知李靖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哈哈，假道士牛鼻子，你说这沙盘怎么就设计得如此精妙呢？虽没有征战沙场那般身临其境的痛快，但在这沙盘上推演一番倒也畅快淋漓啊。好了，如今我大唐十万大军压境，且看你如何反击？”

“老师休要得意。”那青袍道士将手中一杆红旗插在沙盘的一座城池上，然后捋了捋须，沉声说道：“十万大军围城虽声势浩大，看似天无绝人之路，但我若因地制宜倒也能坚守一段时日。然后某家再派出快骑前往最近的邻国求取援兵。援兵一到，定能解掉围城之急。老将莫要忘了，西域诸国可是攻守同盟，唇亡齿寒，求来援兵绝对没有问题。届时，高昌、薛延陀、西突厥等国必定会联兵一处集结遼些城，最后将大唐十万大军围歼于吐蕃国中。你要轻易灭掉吐蕃国，谈何容易？”

“呃……西域诸国攻守联盟真是一个掣肘，麻烦，真的麻烦！”

李靖面色变得有些难看，摇头叹道：“不过肯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待我再想想，再想想……”

霎时，草庐中的两人又沉默了起来。

沙盘？

郭业已经看清了李靖和那个道士在干什么，原来是在推演沙盘模拟战争啊。

……围攻遼些城……西域诸国攻守联盟……灭掉吐蕃国？

郭业貌似已经猜到了两人是在模拟什么战争了。

旋即，他轻轻咳嗽了一下，在外头恭敬喊道：“卫国公，小子郭业登门叨扰来了。”

“哦？”

李靖一听郭业的喊声，立马扭头望向草庐外，稍稍有些意外地招手道：“郭小子，你这么来了？请进，哈哈，快快请进！”

郭业闻声大大方方地走进了草庐中，来到李靖前微微一笑，道：“晚辈听闻卫国公身体抱恙，便不请自来探望您一番，不过看您还是面色红润，中气十足，倒是小子的担心有些多余了。”

李靖稍稍错愕，然后哑然失笑：“哈哈，不打紧不打紧，是偶然风寒罢了。老夫本来是躺在床上休息来着，可是这臭牛鼻子假道士一来，说要跟我推演推演沙盘，这不……”

李靖拍了拍胸口，笑道：“这不，跟他吵吵闹闹推演推演沙盘，出了一身汗，精神头就好了，哈哈……”

郭业下意识地扭头看了眼李靖口中的假道士，这中年道人梳着道髻，身穿青色道袍，面颊消瘦，神情冷峻，活脱就是一个真道士啊。

莫非他就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的英国公李绩？

没错，郭业重新再这人的打扮和年纪，心中很肯定此人便是李绩。

而且刚才薛雄不是也说，身为兵部左侍郎的李绩翹班去了卫国公府，探望李靖去了吗？

突然，郭业的脑海中出现一段历史上关于英国公李绩的小段子，话说这位英国公李绩跟秦琼、程咬金一样，都是出身瓦岗寨。而且，李绩没有参加反隋大军之时就是一身道袍化作游方道士行走江湖来着。

即便是后来投了瓦岗寨，参加反隋大军对抗暴隋后，加入李世民的天策府之后，李绩保持着平日穿道袍，出征传盔甲的习惯。

如今正是休战时候，李绩穿着道袍也就不足为奇了，难怪李靖口口声声称呼他为牛鼻子假道士了。

李绩无论是在瓦岗寨，还是在天策府中，都以足智多谋著称，上马提枪战沙场之余还时常扮演着军师的角色。

据郭业所知，在整个唐初武将中，唯有英国公李绩一人，能有资格与卫国公李靖纸上谈兵，沙盘演兵。

当然，郭业通过历史也知道，李绩有他自身的不足，不然的话世间就不会尊卫国公李靖唯大唐军神了，

郭业在怔怔望着李绩的同时，席地盘腿而坐的李绩正业上下打量着郭业，目光凛冽如刀刃，仿佛要将郭业剖开细致地检查一遍似的。

“哈哈，倒是老夫疏忽了，忘了给你们做介绍。”

李靖打了个哈哈，指着李绩向郭业介绍道：“这位便是兵部左侍郎，英国公李绩，这假道士牛鼻子的大名，郭小子你应该听说过吗？”

介绍完李绩之后，李靖又指着郭业向李绩说道：“这小子可不简单，名声在外如日中天，牛鼻子你应该也知道他是谁了。不过有一点你不晓得，哈哈，老夫前些日子给你看的那本兵书，对，就是那本《纪效新书》，还有咱俩正在推演这个精致沙盘，都是出自郭小子手中啊。怎么样，不简单吧？这小子可真是全才啊，而且年级如此之轻，啧啧，真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不服老都不行哇！”

“哦？《纪效新书》和沙盘居然出自你之手？”

李绩的眼睛顿时一亮，看向郭业的眼神不再是凛冽，而是多了几分柔和，更多的是却是意外和诧异。

面对李绩的神色变化和如此震惊诧异，郭业只能再次将节操扔在了一边，心中大呼剽窃不可耻，然后羞赧地冲李绩点点头，拱手抱拳矜持道：“这两样东西都是小子的拙作，没想到还能入两位军中前辈的法眼，小子真是诚惶诚恐。英国公的大名小子如雷灌耳，今日能有幸见上一面，真是三生有幸啊！”

李绩好像性子比较偏冷，听着郭业这番连吹带捧的恭维，也是不为所动。他仅仅嗯了一声。微微点头，然后别过头去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沙盘之上。

郭业见状暗道，靠，人家李靖对哥们都这么热情，你丫居然还冷着一副脸，逼格还挺高。

不过郭业被李绩晾在一边，真有些尴尬。

李靖也发现了这一幕，不由苦笑地摇了摇头，这牛鼻子还是那副不冷不热的死性子，难怪人缘这么差劲了。

旋即，他打破尴尬地冲郭业殷情邀请道：“郭小子，别愣着，也别杵着，坐下，坐下聊。”

郭业今天是奔着雍州暴乱之事而来问个究竟，也懒得去理会李绩的那副冷脸，自顾坐了下来之后，正要开口询问李靖来着。

突然，李靖猛然拍了一下脑袋，问道：“对了哈，老夫刚才在沙盘上围城被牛鼻子给难住了，郭小子你做得这沙盘，而且能著出《纪效新书》这个奇书，甚至能够率三千孤兵杀入吐蕃而全身而退，想必在韬略上有着过人之处。来来来，你来帮老夫一把，告诉老夫若有十万大军在手，如何破了逻些城，灭了这狗日的吐蕃国！”

## 第888章初谈闪电战

听着李靖这么说，郭业俯过身去端详摆在李靖与李绩之间的偌大沙盘……

细看之下，他发现此沙盘并非当年自己在蜀中做得那块沙盘，这块沙盘比之当年那副要来得巨大和恢宏。当然，也略显得不足，因为看上去有些瑕疵。

但是，沙盘之上少有山川河流，更多的是高原平地，还有城池。

郭业看着上面的城池上插着密密麻麻的小旗，各式颜色都有，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地理位置和国家。他再想到刚才进来之时英国公李绩说得西域诸国攻守联盟……围攻逻些城……灭掉吐蕃国……

霎时，他已经看明白沙盘之上所模拟地域到底是指哪里了。

他摸了摸下巴，自顾说道：“这个沙盘应该根据是西域诸国的地形地势而制作的，沙盘精致与否暂不作评论，看着也不是像两位大人争议的主题。言归正传，西域诸国如吐蕃、薛延陀、高昌、西突厥等，不论是从国力上，还是从军力上，单个国家而言都与我们大唐相差甚远。但若是抱团成拳互为联盟，扭成一股绳的话，估计以十万大军的兵力很难将其一口吞下。”

“哼！”

李绩重重地抖落了下道袍，有些不耐地嘀咕道：“拾人牙慧，说与不说有何区别。”

郭业面色一怔，顿时无语地看了一眼卫国公李靖。

李靖哈哈一笑，摇头捋须道：“好啦好啦，牛鼻子就是这幅德性，郭小子，说下去，将你的想法一并说出来。”

郭业撇撇嘴，若有若无地瞟了一眼李绩，故意大声说道：“还是卫国公您老人家有远见，不像别人那么肤浅。”

这话谁都听出来郭业明着是恭维卫国公李靖，实则是奚落讥讽李绩这个假道士见识短，目光肤浅，小小报复李绩一把。

可谁知李绩也不着恼，仍旧不冷不热地低着头盯着眼前的沙盘，好似没听见郭业这句话一般。居然被无视掉了，郭业就好像蓄力十足重重挥出一拳，却打在了棉花上一样的，真是对李绩这个假道士又气又无奈啊。

“郭小子，你卖什么关子？”

李靖见着郭业龇牙咧嘴却不说话，不由催促道：“你小子心里有头有什么好策略，倒是说啊。”

郭业闻言立马将注意力从假道士身上收了回来，转移到了李靖身上，似笑非笑道：“既然老一套的打法不行，干嘛不破而后立，试试新式战法？”

假道士李绩微微抬了一下头，虽然脸上不冷不热没有吱声，但却竖起了耳朵。

而卫国公李靖则是连连追问道：“新式战法？真是闻所未闻，且说来听听，看看是不是你小子在这儿大放厥词。”

“大放厥词？小瞧人了不是？”

郭业颇为骄傲地昂起头颅，哼道：“你们那套老打法不行，不代表咱的新打法也不行吧？若朝廷给我十万铁骑，我定会利用闪电战的打法，将西域诸国摧枯拉朽，逐一连根拔起。先吐蕃，后高昌，再薛延陀，最后再灭西突

厥。三十天……”

郭业冲李靖竖起三只手指，眉飞色舞地豪气干云道：“闪电战之下，我只需三十天，便能快速灭掉西域四国。”

“咦？”

假道士李绩这次轻微地发出一声惊呼，目露惊疑地看着郭业，脸上也没有了刚才的不冷不热，反而透出一股子想问又不知如何开口的莫名神色。

倒是李靖干脆，直接好奇浓浓地说道：“闪电战？这次真是老夫孤陋寡闻了，这闪电战又是什么战法，真是闻所未闻啊，牛鼻子，你知道否？”

假道士李绩摇了摇头，有些尴尬道：“你都没听过，我上哪儿知道去？”

他的言下之意，承认了在军事兵法上，李靖稍胜自己一筹的事实。

李靖不再理会这牛鼻子，而是扭头又看向郭业，问道：“郭小子，莫非这闪电战也是你自己所创？”

郭业先是默念一声，可怜的古德里安，让你的闪电战提前一千多年问世，你要感到欣慰啊！

随后，他撇撇嘴，大言不惭道：“那是，试问天下除了郭某人，又有什么人能够想到这么牛叉的新式战法啊。”

假道士李绩脸上微微一僵，冷冷道：“夜郎自大，这是为将者之大忌。”

“切，这叫自信。”郭业这次争锋相对地还击了李绩一嘴，道，“强大的自信心，来源于绝对的实力。”

“哈哈，好了，年轻人有自信是好事。”李靖充起和事佬，说道，“郭小子，你说说看，何谓闪电战？”

郭业嗯了一声，索性将节操丢在地上不再捡起来，侃侃而谈地胡诌说道：“话说当初我率三千兵勇深入吐蕃腹地，死守坚守格尔木城活得惨胜之后，我便开始翻阅古往今来的一些著名战役，苦思冥想总结其成功和失败的因素，最终黄天不负，让我想出了一个新式的打法。脑中灵光一闪之后，我便豁然开朗，原来战争也可以这么打。这便是闪电战的由来。”

说到这儿，郭业已经恬不知耻地将后世德国纳粹的将军古德里安彻底抛诸脑后，继续说道：“至于何谓闪电战，扼要地说便只有六字要素：奇袭、集中、速度。而详细地说呢，又可以这么解释……”

接下来的时间，郭业将纳粹将军古德里安开创的闪电战模式娓娓道了出来。当然，里头涉及到的一些诸如战斗机、坦克等热武器，皆一一屏蔽或偷龙转凤了过来。比如坦克，他使用重骑兵来替代，至于战斗机，他使用轻骑兵来取代。

一番细述下来，竟也能说得通，更是听得李靖如痴如狂，而假道士李绩则是满脸期待之色，连连赞道：“奇思妙想，真乃奇思妙想啊！你能想前人之所不敢想，称你一声猛将都是辱没了你的才华。嗯，依我看来，你若领军出征域外，定是我大唐第一狐将也！”

大唐第一狐将！

狐，狡诈之狐！

郭业一听李绩对自己的态度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是始料未及，你敬我一尺，我便敬你一丈，这是郭业的处事原则。

随即，他立马拱手谦逊道：“英国公谬赞了，小子委实受宠若惊啊！”

俨然，两人之间的隔阂，因为郭业天马行空的闪电战思路而最终消弭。

“好好好，假道士这次真是说了句大实话。”

李靖这样的军神人物，很快便将郭业的闪电战概念消化得差不多了，随后笑道：“郭小子，先不说这沙盘，也不说那本《纪效新书》，就凭你这天马行空的闪电战，称你一声大唐狐将，你也完全担当得起。可惜啊，你小子一门心思就想着升官发财，真是可惜了你这满腹的韬略和层出不穷的谋略。”

听着李靖的挖苦，郭业也不往心里去，笑了笑，说道：“老师，小子也只是纸上谈兵罢了。先不说这闪电战到底如何，便说那十万铁骑，大唐又何曾拥有？何谓铁骑，上等战马加百战士卒，精良的装备，精熟的骑射之术，呵呵，这都是我们大唐目前最欠缺的东西。所以啊……”

“不行！”

假道士李绩猛然站了起来，连招呼也不打便夺步冲出草庐，不忘转身喊了一句：“你们且先聊着，我这就进宫面见圣上，将这闪电战灭西域四国之策献上。好让陛下调拨银大力支持兵部，以最快的时间整编出大唐十万精良铁骑出来。”

声音落罢，人已经飞奔出了这座菜园子小院。

李靖见状，苦笑一声，嘀咕道：“这牛鼻子就这不冷不热由忽冷忽热的性子，唉，他也不想，有长孙无忌等人在朝一日，想要陛下整备十万铁骑，又谈何容易？”

说着，李靖发现自己好像有些口不择言，立马掩嘴地看着郭业，眼中透着骇然。

郭业自然听得真真儿，心里霎时狂喜，不过他却装傻充愣道：“那啥，卫国公您老人家刚才说什么来着？晚辈刚才有些走神，愣是没有听清楚。”

李靖知道郭业这小子聪明的紧，也知道郭业这小子和长孙无忌等人势成水火，现在听郭业这般说，不由会心一笑。

然后便摇了摇头笑着说了句没什么，然后转移了话题，问道：“对了，你小子今天来我府上，不单单只是探望老夫吧？”

啪~

郭业轻轻拍了下额头，也是想起了自己今天来卫国公府的真正目的，继而失笑道：“哈哈，瞧小子这记性，真是糊涂的紧。晚辈今日过来是有件百思不得其解之事想问老师您，哈哈，被您和英国公一番沙盘点兵，竟然险些把正事儿给忘了。”

言罢，他便将便宜岳父口中的雍州暴乱之事逐一道了出来，期冀从李靖口中得到兵部为何不作为，为何不将此事上达天听的答案。

## 第889章雾外看山不是山

郭业从头至尾滔滔不绝地讲着，李靖至始至终都不曾去打断，愣是表现得平静淡如水，好像这事儿真的无足轻重，就跟俏寡妇门前必定是非多一般的稀松平常。

直至郭业讲完为止，李靖才轻轻抿嘴一笑，道：“你就是为了这事儿特意来质问老夫的？”

郭业微微颌首了一下，道：“质问不敢当，小子就是好奇，以卫国公您这样的人物，怎么会连这种事情都看不通透，怎么会去忽视，真是无视这种事情呢？无论是两教抢夺信徒，还是说彼此信徒为了教义而起冲突，这都属于地方民乱啊。要知道，民乱之中无小事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万一……”

“郭小子，慎言！”

李靖听着郭业还要说下去，随即皱起了眉头抬手制止住了郭业的讲话，轻轻提醒道：“祸从口出，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别说你，就连老夫都不愿去管。不过老夫可以给你保证，不出十日，雍州那边的乱局必定会偃息下去。再不济还有雍州折冲都尉府的一千府兵在那儿，乱将不起来。”

李靖神情严肃，言辞中有着或多或少的闪烁，郭业听得出来，对方好像不愿意多说这件事儿。

可偏偏越是这样，郭业心中越是好奇害死猫，痒痒难耐，非要打探个水落石出不可。

于是，他执拗地问道：“老师，莫非这背后还牵扯着什么厉害的关系不成？”

李靖眯起了眼睛，一副讳莫如深的模样，道：“郭小子啊，你好奇心太重了。你自己刚才不也说了吗？这是佛教与道门的信徒之争，仅此而已。老夫也不觉得这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所以懒得去理会。兵部掌管着朝廷的军机大事，哪里会为了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去费神啊？呵呵，就这么简单。”

哪里会有这么简单？

郭业暗暗地摇了摇头，心说，如果真有这么简单，你李靖会如此的遮遮掩掩，好像不愿意上麻烦一般？

此时，郭业满是一副不相信的神情，脸上就差写上两个斗大的字：不信。

这些自然没有逃过李靖的双眼，他看着这小子盘腿坐在席上，一副不破沙锅问到底便誓不罢休不离开的架势，真是无语问苍天，哪里会有这么难缠的小子。

偏偏前些日子因为暖暖出海前往扶馀国之事，还受了这小子一份天大的人情，想要拉下脸来下逐客令也开不了口啊。

于是乎，李靖只得松了松口风，说道：“郭小子啊，雍州之事就算皇上知道了，他也会当作一件普通的事情来处理，这点老夫敢打包票。至于其中的利害关系，老夫不愿趟这滩浑水，所以绝对不会说的。但是，你可以去找一个人，他肯定会告诉你一切你所想知道的答案。”

郭业瞪着眼睛好奇问道：“谁？”

李靖指了指长安城外蟠龙观的方向，低声说道：“袁天罡！”

袁大神棍？

郭业心中猛地一沉，随后立马反应过来，无赖般地嚷嚷道：“老师，你真够不厚道的。袁天罡都云游四海去了，你让我去找他问个明白？您这说了不等于没说吗？不干不干，今天这事儿您必须给我透个瓷实，不然我就在这卫国公府长住不走了。”

“哈哈，枉老夫还称你一声大唐狐将，这简直就是一个无赖嘛。”

李靖狠狠啐了他一口，摇头数落道：“你小子也是糊涂的紧，袁天罡真的是去云游四海了吗？枉你小子满腹算计，却有时候也是稀里糊涂的。即便袁天罡真离开了长安，他不是还有一个衣钵传人李淳风吗？这李淳风继承了其师衣钵，由刚被圣上钦封了护国法师。呵呵，老夫可是知道你跟这道门中的师徒二人交情匪浅啊。你与其在这儿跟老夫软磨硬泡，不如明日出城一趟向李淳风问个究竟吧。”

“呃……”

郭业一阵无语，这他妈到底是一桩什么隐秘啊？居然想打听一下都要绕来绕去的，费那个功夫干嘛使？

于是乎，他又嚷嚷道：“卫国公，您老人家何必让我再跑一趟呢？既然你知道其中的隐衷，何不痛痛快快告诉我呢？”

“不可能！”

李靖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他，毫无回旋余地地沉声道：“老夫既然一心不愿摊这趟浑水，就不会嚼那个舌头。好啦，老夫偶然风寒身体还未痊愈，需要休息。来人，送客——”

李靖冲小院门口的方向喊了一声后，两人身穿黑色铠甲，身披黑色斗篷的黑甲兵闯入小院中，奔到草庐外，待命。

李靖背过身去挥挥手，道：“你们二人亲自替老夫将益州侯送出府外。”

郭业看着李靖真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死活就是不肯漏口风。

而外头那两名李靖部下最为精锐的黑甲兵又虎视眈眈地瞅着郭业，说是送客，其实便是李靖拉下脸来逐客了。

无奈之下，郭业只得缓缓起身，心中暗道，雍州暴乱之事表面上是佛道之争，暗地里绝非那么简单，既然李靖说袁天罡李淳风师徒二人知道其中内幕，看来明日一早真的要翘班前往蟠龙观一趟了。

在起身那一刹那，郭业已经打定了主意，如果明天李淳风那混账小子不肯说，自己便拿出师叔的范儿来，打得他满地找牙。

不过被李靖这般逐客，郭业还是有些不爽，冲李靖的背影翻了翻白眼之后，连句告辞都不愿说就窜出了草庐。在两名黑甲兵的护送下，安然出了卫国公府。

李靖直到黑甲兵返回复命，确定郭业离开了卫国公府之后，他的脸色才稍稍缓转，然后自言自语了句：“别人都嫌麻烦上身，这小子倒好，哪里是风眼，他便愣是往里钻。”

……

……

这边，郭业出了卫国公府，心情虽然有些郁闷，但还没到不欢而散的地步。

这个时辰回衙门办公已经显晚，他索性也不回礼部直接回家，慢慢悠悠地朝着太平坊的方向走去。



约莫黄昏后，他才返到益州侯府大门口。

可是当他走近了一瞧，自家大门口外此时早已人满为患，府外将近百来号人熙熙攘攘拥堵不堪，清一色地跪在地上双手合什，虔诚地朝着益州侯府大门内的方向膜拜着。

日……这是什么情况？

郭业顿时看傻眼了，鹤立鸡群般地站在跪地人群外，脱口喊道：“今儿个是哪位神仙下凡，降临到我们老郭家了？乖乖，谁能告诉我，这是搞得什么阵仗？”

## 第890章玄奘来访

“侯爷，侯爷。”

早在侯府门口等候的王八斤穿过跪地的人群，飞奔过来到了郭业跟前。

郭业指了指府外的人群，径直问道：“八斤，这是怎么回事？咱们家来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了，居然闹出这般动静来。”

王八斤咽了口唾沫，道：“侯爷，城外大慈恩寺的玄奘法师来咱们家了，这不，前面这些人都是他的佛家信众。这些信众听闻玄奘法师进城，便从城中的四面八方赶来太平坊，堵在了咱家大门口外。啧啧，您瞧瞧，一个个虔诚地跪在地上，顶礼膜拜将其奉若神明，就想着一睹玄奘大师的法相，盼着能得大师讲讲经点拨一二。”

郭业闻言之后看着门前百来号佛教信徒，暗暗摇头，这玄奘大和尚自打从西天取经归来后，就越发地有范儿了，从门前这些铁杆粉丝就能瞧出一二来。难怪了，他不禁想起了当日在蟠龙观李淳风跟自己求援，说是道门被佛教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信众流失得极其严重。

管窥一豹，不是李淳风无能啊，而是玄奘大和尚吸粉的能力太强了。

随后，他问道：“对了，玄奘来咱们家做什么？”

王八斤摇头道：“不知道，说是来咱家拜访侯爷您。连他手底下那几个徒弟都来了，张九斤将他们领进了府内花厅中招待着，俺就在府外维持秩序，不然就怕这些疯狂的信众冲进咱们益州侯府来。”

郭业笑了笑，道：“好吧，你带人在门外守着点。本侯进去见见玄奘大和尚。”

说罢，在王八斤的帮助下穿过了拥挤的人群，进了益州侯府中。

来到花厅外，一眼望进去便看见了玄奘师徒几人，大和尚宝相庄严地坐在花厅内的品着茗茶，轻轻地吹着茗茶冒着的热气。郭业不禁赞道，好玄奘，逼格越来越高了，连品茶的姿势都这般优雅。

至于玄奘身后的几个徒弟，郭业也见过，其中的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甚至还是托了郭业之福才进了玄奘的门下。至于四徒弟辩机，这个被郭业称为小白龙的俊俏小和尚，就站在玄奘的左手边，怎么看满脸都是淫邪之相。

张九斤在门口一见郭业来，立马拱手问安道：“见过侯爷。”

郭业摆了摆手，笑道：“辛苦了，九斤。这里交给我便是，你且到门口去帮衬八斤一把，免得那些疯狂的佛家信徒冲撞了咱们家。”

“喏！”

张九斤风风火火地离开花厅，跑向了府外大门。

郭业的到来，自然也惊动了花厅内的玄奘师徒几人。

玄奘大和尚立马放下手中的杯盏，起身向进来的郭业微微躬身双手合什道：“阿弥陀佛，没想到小僧此番突兀来侯府，竟给益州侯添麻烦了。”

玄奘身后的悟空师兄兄弟三人也纷纷向郭业鞠躬拜道：“见过益州侯。”

唯独挟怨在心一直对郭业耿耿于怀的辩机没有任何反应，就一直站在玄奘的左边。

辩机的这幅德性自然被郭业收尽了眼底，他心中微微冷笑并未理睬。

随后，他冲玄奘微微拱手，笑道：“大和尚，怎么？些许日子未见，你就跟我这般客套了？还益州侯长益州侯短的，不认我这个郭兄了？”

“啊？”

玄奘略微尴尬地惊呼一声，立马改口道：“是，是小僧的不对，郭兄莫要见怪。”

说着，玄奘冲身边的辩机，还有身后的悟空、悟能、悟净几人挥挥手，说道：“为师要与郭兄说些说话，你们都去侯府门口看着点，安抚安抚信徒们，免得他们因为咱们而冲撞了侯府。”

“是，师傅！”

“徒儿晓得。”

“谨遵师命！”

悟空三人冲玄奘纷纷应了一声后，便各自走出了花厅，直奔侯府大门外。

唯独辩机一人没有挪步，还是如影随形地站在玄奘身边。

郭业见状不禁皱起眉头，微微呵斥道：“你三位师兄都去门口了，你留在这里作甚？”

辩机撇了撇嘴，恃宠而骄道：“他们三人没有慧根，不足以留在师傅身边聆听佛音，只适合打打下手做些杂活。而我慧根深重，所以要留在……”

“你有个鸡巴慧根，滚下去！”

郭业疾言厉色地打断了辩机的自夸，骂道：“有你这么诋毁自己师兄的吗？你师傅的话你没听见吗？目无尊长，上下不分，要我是你师傅，早就将你逐出师门了。赶紧在我眼前消失，本侯一刻也不想多看你一眼。”

唰~

辩机顿时被羞辱得面色臊红，气急败坏地叫道：“胡说八道，你这是在血口喷……”

“辩机，闭嘴！”

一向好好先生好脾气的玄奘也突然冲辩机喝骂道：“为师视益州侯为兄长，你就要以弟子之礼待之。恃宠而骄，嚣张跋扈，真是没了规矩。你还愣着这里干什么？下去，到侯府门口去。若让为师听到你肆意诋毁同门师兄弟，定惩不饶。”

连玄奘都发话了，辩机自然不敢造次，心里恶狠狠地诅咒了郭业一番后，便灰溜溜地遁出了花厅。

辩机一走，玄奘才向郭业致歉道：“郭兄，劣徒被小僧惯坏了，太过恃宠而骄，还请郭兄不要往心里去，小僧回头循循善诱一番会将其矫正过来的。”

郭业耸耸肩摇了摇头，并未对辩机发表什么评论，心中暗暗讥讽道，辩机何止是恃宠而骄啊？如果循循善诱一番就能将其矫正过来，那刑部大牢就不会关押着那么多十恶不赦之徒了。

在郭业看来，三岁看老，辩机此人，无药可救！

不过听玄奘的话里，郭业知道大和尚对这个徒弟爱护有加，也就懒得再去劝说，犯不着为了一个辩机而影响了他与玄奘的交情。

随即，他转移话题，问玄奘道：“对了，你今日来我府上找我，可是有什么事儿？”

玄奘嗯了一声，从辩机的事情中缓缓走出，然后说道：“小僧今日过府

上，是向郭兄来辞别的。”

辞别？

郭业一时愕然不解，那边玄奘便悠悠解释道：“小僧从西天求取真经归来，已有好长一些日子。这些日子一直都在长安大慈恩寺未曾离开过。小僧曾在天竺立下誓言，也曾在西天取经归来的路上发下宏愿，要在大唐弘佛扬法，普渡天下世人。所以，一直在长安呆着也并非小僧所愿。因此，小僧选择暂时离开长安。”

说到这儿，玄奘腼腆地笑了笑，说道：“小僧西天归来后，在长安声名鹊起，在中原佛门也略有了些名声。这一次，也收到了南方各道各州府寺院的住持方丈之邀请，他们也希望小僧能往南方走走。”

“哦……”

郭业差不多听懂了玄奘的意思，如今他在中原佛门的地位已经有些稳定了，这就要开始在全国展开巡回演唱会，哦不，应该是弘扬佛法的巡回演说。借此，彻底奠定自己在大唐佛门中的地位。

一念至此，郭业心中微微赞允，这是好事，应该给予支持！

旋即，郭业点头道：“玄奘，做兄弟的肯定是支持你的。对了，你什么时候离开长安？”

玄奘道：“时间比较仓促，明日一早便会启程动身。”

郭业心中微讶，居然这么急。

随后，他又问道：“下一站，你准备先前往何处？”

玄奘双手合什喧了一声佛号，然后稽了一礼，缓缓说道：“雍……州……”

“什么？雍州？？？”

## 第891章诈出翔来

玄奘的全国巡回演说第一站便是雍州？

郭业的脸上满是惊讶之色，心中暗道，莫非玄奘此番第一站前往雍州，也跟雍州信徒闹事，佛道两教相争有关？

还是说，这只是巧合罢了？

郭业来不及细问，这边玄奘便开口说道：“郭兄，时辰不早了，小僧还得带弟子们回大慈恩寺好好收拾整理一番，明日一早便启程动身。他日再回长安时，小僧第一件事情定是先访郭府与兄再叙旧谊。”

说罢，玄奘冲郭业再次双手合什，微微躬身宣了一记佛号，然后转身走出花厅，朝着侯府大门方向飘然而去，身影出尘而不失飘逸。

玄奘这一走，隐隐牵动了郭业心中的几分不舍，相识既是一场缘分，更何况相识又相知，互为知己呢？

离别虽是愁滋味，但他还没到短吁长叹夜不能寐饭不能食的地步，因为他也清楚，离别而非永别，这一次离别恰恰是下一次见面的开始。

想开了就好，生活还得继续。

因为妻子柴秀秀带着养父吴茂才去了霍国公府，至今还未归家，所以今天的晚饭他还是照旧一个人吃。

草草吃过晚饭之后，天色已然黑沉下来，月朗星疏，左右无事，只能一人返回卧房准备就寝。

他要今晚早些睡觉，明日一早起来继续翘班，径直出城直奔十里外的蟠龙观。

漫漫长夜在酣睡正香的呼噜声中去。

天色微亮，他便将从睡梦中王八斤叫起，小小交代了几句过后，独自一人出城直奔蟠龙观。

抵达蟠龙观时，初阳才堪堪从东边升起，而此时蟠龙观中的道士们早就起床，正在观中的三清祖师法相大殿内盘膝而坐于蒲团上，随新任观主李淳风做着早课。

一名道童领着郭业去了道观中的后院厢房，而另外一名道童则去了大殿向李淳风通知了郭业的到来。

李淳风一听便宜师叔到访，自然立马起来随意向道士们嘱咐几句之后，便匆匆赶往了厢房去见郭业，丝毫不敢怠慢。

他的确不敢马虎对待便宜师叔，因为自打师傅袁天罡离去之后他就彻底陷入了彷徨之境。无论是他被李二陛下钦封为护国法师，还是他如今被长安道家同门认可的地位，都是在便宜师叔的帮衬下获得的。

真是面子里子都有了。

若非之前便宜师叔出手相助，暗中指点他，让他替太上皇李渊选了建造皇陵的福地，他如今的日子焉有这般滋润？

疾步匆匆地跑进了后院厢房中，李淳风来到郭业跟前，稽首行了一礼，殷情招呼道：“师叔大驾光临，弟子有失远迎，失礼，真是失礼了。”

郭业看着李淳风这小子如今面色红润，犹如饥渴难耐的寡妇被三十个猛汉耕耘过了一般的滋润，心中暗暗好笑道，人逢喜事精神爽，这小子最近小日子过得不赖啊。

随后，他起身摆了摆手，一副长辈的架势与口味冲李淳风说道：“师侄，你不厚道啊。你师叔我为你殚精竭虑，又费心又费力地让你上位让你扬名立万，可你却有事瞒着我。啧啧，真是令人伤心，委实太不地道了啊。”

李淳风猛地一怔，一脸无辜地看着郭业，讷讷问道：“师叔，弟子没有对你隐瞒什么呀？”

郭业见状一阵郁闷，暗暗吐槽道，你小子还跟我装傻充愣卖个萌？若非李靖提醒，老子还真被你小子蒙在鼓里。

随即，他佯怒地拉下脸来，轻轻呵斥道：“你小子还在这儿跟我装蒜是吧？要不要我提醒你一下？你师父我师兄，袁天罡那老神棍突然不辞而别，到底是云游四海去了？还是另有其他事情？奶奶的，你们爷俩可瞒得我好苦，若非别人告知于我，我还一直……”

说到这儿，郭业适时止住了声音，用一种洞穿世间万物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李淳风，就这么一直盯着，不说话。

默不作声盯得久了，李淳风的心里也开始发虚发毛了。

于是，弱弱地问了一句：“师叔，莫非您已经知道了我师傅所为何事而去啦？”

咦？还真是有戏！

郭业暗暗地嘀咕了一声，心说，李靖果然没有骗我，这师徒二人果然有事瞒着我。

蓦地，他翘起二郎腿，用模棱两可的话循循诱道：“废话，纸能包得住火吗？这种事情瞒得了一时能瞒得了一世吗？枉我视你们师徒二人为亲密亲信之人，你们却这么瞒着我。你们做事要机密谨慎我能理解，可是你们干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连我也瞒着啊。”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再加上郭业一番痛心疾首的捶胸顿足，这段模棱两可的话立马引得李淳风一阵愧疚。

尤其是想着前些日子郭业对自己的好，为自己所做的一些安排，李淳风更是心里一阵歉意。

随后，他喟然一声叹息，道：“唉，并非弟子有意要瞒师叔您啊，是师傅临走之前三令五申再三交代，不要向外人提起他此行离开长安前往南方的目的。”

郭业微微一怔，原来跟玄奘一样，袁天罡也是去了南方。

随即，他继续呵斥道：“你没听懂你师傅的话吗？我说我的傻师侄儿啊，你师父也说了，让你不要跟外人提及他此行南方的目的。可我是什么人啊？我是你师叔啊，便是你师父也要称我一声师弟啊。而且你忘了我在长安道门中的身份啦？你师傅可是颁了法旨，封了我长安道门的护法啊。难道我在你眼里还算外人吗？”

“是是是，师叔教训的是。”

李淳风连连点头称道：“一切都是弟子的错，还望师叔不要往心里去才是。既然师叔您老人家都已经知道了师傅此行南方的目的，那弟子也就不多说什么了，还望师叔能够替师傅保密才是。今后，弟子一定不敢对师叔再有所隐瞒了。”

“嘎……”

郭业傻眼了，奶奶的，这就完了？这小子说了不等于没说吗？我日，你

小子不说我上哪儿知道去？

随即，他故意继续板着脸，喝道：“虽然你师父此行目的我已经清楚，但是我心里这口气还是难消。不行，你必须亲口向我坦承你师父不辞而别前往南方的目的，在我耳边亲口向我再重新复述一遍，不然难消我心头这口窝囊气。卧槽儿，我当你们是可信赖之人，你们却将我当外人，不行，这事儿太侮辱人了。”

“好好好。”李淳风心中本来就有愧，见着郭业又要发飙，赶忙抚慰道，“师叔莫要再气了，我说，我说便是。只要师叔能够消气，别说让弟子重新复述一遍，便是复述上百遍，弟子都愿意。”

说到这儿，李淳风将手中拂尘插到腰间，然后抿了抿嘴唇，咽了口唾沫润润喉咙，缓缓说道：“师叔您应该知道，南方与北方的道教都是一样信奉三清祖师的，但也有不同。我与我师傅，乃至长安以及整个北方的道教同门修得都是道教中的全真道，故又成为北方全真教；而南方的道教中人呢？修得基本都是正一道，故又称南方正一教。

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本来是一家，更何况同属道教的全真教与正一教呢？可偏偏就是南方的正一教，他们一直都与我们北方全真教势同水火。唉，难怪如今佛教势大，隐隐有盖过我们道教的苗头，你说我们自己一家人都关起门来窝里斗，还能指望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将佛教驱除出中原吗？这不，我师傅这人就是急公好义性子，一听正一教在岭南那边出了大事，便匆匆而往赶过去了。要我说啊，这正一教出了事儿才好，这样的话道教就不会祸起萧墙窝里斗了，也就不不用让佛门的那些大和尚们笑话瞧不起了。”

李淳风说得口齿清楚，字字入得郭业耳中，顿时让他心中起了惊涛骇浪，南方正一教？莫非是……

下意识地，他一把抓住李淳风的手臂，惊疑问道：“你是说，南方正一教在岭南出了乱子，然后你师傅过去帮忙平息祸乱？”

“咦？师叔你不是说知道师傅此行的目的了吗？”

李淳风被郭业紧紧抓住手臂，却一脸恍惚地惊呼一声，细细琢磨了郭业的话后，突然反应过来，顿时化作满面怒容，大声嚷嚷叫道：

“师叔，你……你……你忒不厚道了，你竟然用话来诈我？”

俨然，李淳风已经反应过来，自己被郭业这个便宜师叔诈出了翔来。

## 第892章李淳风口述秘闻

李淳风满面怒容地看着郭业，这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犯二了，明显上当受骗了，中了便宜师叔的诡计了！

笑！

便宜师叔郭业现在居然一脸得意笑容，李淳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大声质问道：“师叔，枉我信任你，你却这般诈我，忒不厚道了。”

“厚道？”

郭业龇牙哈哈笑道：“你小子如果厚道的话，还会跟你那神棍师傅一起欺瞒我？好啦，你们做了初一我做了十五，正好都扯平了。说说吧，南方正一教在岭南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你师父屁颠屁颠赶过去为的是哪般？”

李淳风别过头去，冷冷回道：“不说，你休想再诘我第二次。”

“哟呵，你小子能耐了。”郭业轻笑道，“我是你师叔，你敢目无尊长？”

李淳风还是别着头没有正眼瞧郭业，郁闷道：“你是我师叔这没错，可你这师叔没有长者之风，不靠谱。”

郭业见着对方怒气未消，心说，这小子还真是犟的慌。

随后他眼睛滴溜一转，凑到李淳风身后低声问道：“我说师侄啊，你跟师叔我较什么劲？你想知道大慈恩寺的玄奘大和尚的近况吗？”

一听玄奘二字，李淳风立马被勾起了好奇，瞪大了眼睛扭头问道：“这大和尚怎么了？”

郭业闭口不言，用一种你懂得的眼神看着李淳风。

李淳风焉能不懂？他知道郭业这是要和他等价交换，心里气归气，但委实耐不住好奇心的作祟，只得叹息了一声，说道：“唉，好啦好啦，师叔你先说一下玄奘大和尚的近况和动向，我再将正一教在岭南的事儿，还有我师傅此番前往南方的真正目的告诉你吧。”

郭业喜道：“好，一言为定。”

旋即，他便将玄奘昨日来益州侯府拜访自己，准备前往南方各道诸州府的寺庙弘法讲经之事道了出来。

李淳风听着听着不禁皱起了眉头，愕然道：“真没想到他居然会将第一站选择前往雍州。雍州那边的佛教道教信徒闹得很凶，乱成一锅粥了。啧啧，他这是要趁雍州之乱竖起自己在佛门的地位啊。这个大和尚，我还是小觑了他。”

郭业知道李淳风一直将年纪相当的玄奘和尚立为自己的假想敌，尤其是玄奘在佛门的成就明显高于在道教的李淳风，所以李淳风一直都在吃味。

随即，他摇了摇头，笑道：“好了，接下来轮到你说说了。丑话说在前头，你小子若是对我有半点隐瞒，你以后休想再让我帮衬你什么，人无信不立哦。”

说罢之后，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他开始说吧。

李淳风撇撇嘴，没好气道：“既然都答应了你，那我还藏着掖着做甚？我师傅此次前往岭南，主要是会见南方正一教的张天师。正一教的情况，师叔您应该清楚吧？”

郭业微微颌首，道：“正一教的情况，我略知一二。”

这倒不是他在吹牛，道教乃是华夏本土的宗教，到了现在主要分成两个



教派，即北方全真道，南方正一道。

南方正一道的前身便是汉末的五斗米道，因入道者需要缴纳上贡五斗米而得名，也成五斗米教，有人称五斗米教的创始人是与黄巾起义领袖、太平道创始人张角齐名的汉中人士张修，但是更多的人认为五斗米教的创始人应该是汉末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因为张道陵的出身更加具有权威性，他乃汉留侯张良的八世孙。

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教一直传承至今，也曾有人为了纪念祖师张道陵，将五斗米教改名为正一教，因为张道陵又号正一真人。所有的正一教教主都以天师自居，而且都是张道陵的后裔子孙代代相传。

如今南方正一教教主，即正一教天师正是张道陵的后裔子孙张奉贤。

因为正一教修炼得是道家外丹大道，主张研制符篆，依靠丹药来得道；而北方全真道修得是金丹大道，提倡清静无为，主张静坐冥想炼气来修炼内丹，成就大道。

所以两教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一直彼此不赞同对方的教义，彼此自诩为道教正宗，而势同水火。

据郭业所知，自唐以后，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倾向于正一教，比如宋朝的几个皇帝都痴迷炼丹，还自封真人，特别是明朝的嘉靖皇帝，更是痴迷炼丹长生到了数十年不上朝的地步。

所以，正一教的教义更是附和当权者的胃口，所以宋元明清等朝代的皇帝们都会封赏正一教的天师为护国法师。

“继续，你师傅去岭南会晤正一教的张天师所为何事？”郭业质疑道，“不是说正一教的掌教都是居住在江西龙虎山吗？”

李淳风点点头，说道：“没错，张天师一脉都是居住在龙虎山，此次张奉贤也是从龙虎山前往岭南的，因为正一教中有人在岭南搞分裂，重新弄出了一个太平教出来。”

“太平教？”

郭业惊呼一声，问道：“可是东汉末年黄巾造反的张角那个太平道？”

“没错。”李淳风一谈起张角的太平道，立马满脸鄙夷道，“这太平教真是我们道门之耻，张角何许人也？一个篡改道门教义蛊惑百姓造反，为自己图谋私利的道门败类耳。如今又有人重新捣鼓太平道，让其死灰复燃，不外乎又是想蛊惑百姓牟取私利罢了。”

郭业奇道：“既然这是正一教自己的内部事情，张奉贤又是正一教的天师，想必这事儿他们自会解决。你师父屁颠屁颠跑大老远过去作甚？不是说你们北方全真道与南方正一道势同水火是冤家吗？如果正一教因内讧而一蹶不振，不是更遂了你们的心愿吗？”

“说是这么说啊。”李淳风苦笑道，“可我师傅说了，虽然正一教与我们全真道屡有争执，那只是仅限于教义和主张。但是太平道可是祸国殃民，让生灵涂炭的邪道啊。而且，此次并非我师傅主动要去岭南，而是张奉贤主动邀请我师傅过去的。”

郭业咦了一声，问道：“这是为何？莫非正一教自己还解决不了此次的内讧？”

“非也非也！”

李淳风一语道破天机般说道：“因为张奉贤在给我师傅的信上说，此次有

人重新鼓动太平教死灰复燃，那是因为有南方摩尼教和佛教白莲宗的人在掺和其中。兹事体大，他必须亲往一趟探个究竟。”

“太平教……南方摩尼教……白莲宗……”

郭业略微沉吟了一下，顿时大惊失色，脱口喊道：“卧槽儿，这太平教、摩尼教、白莲宗一揉合，不就是祸国殃民的白莲教吗？”

据他所知，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摧毁了清王朝的根基，让清王朝由盛转衰的话，难么这个白莲教便是彻彻底底地加速了清王朝由衰转亡的进城。

白莲教，哪家王朝摊上都要倒霉，这尼玛就是一彻头彻尾的丧门星啊！

## 第893章李二陛下早就知道？

“师叔，不是白莲教，是白莲宗。”李淳风刻意纠正道，“白莲宗属于佛教二派中净土宗的一支，虽然人数不多，却在民间百姓中影响甚远，极具号召力。佛教从天竺传入中土而来，如今演变成了净土宗与禅宗二派。其中两宗门下又各有分支，比如白莲宗属于净土宗，玄奘大和尚代表的法相宗就脱胎于佛教禅宗之下。”

李淳风这个道士居然滔滔不绝，给郭业科普起了佛教的常识，兴致泛滥地接着说道：“遍数佛教各支，五花八门，却万变不离其宗，无不脱胎于净土宗和禅宗二派。法相宗如此，白莲宗亦是如此。至于刚才我提及的南方摩尼教，他们源于……”

“好了好了，师侄儿，打住，打住哈！”

郭业被李淳风吵得耳根子发痒，听得头皮一阵发麻，这小子不说就不说，闸门一开之后也太能说了吧？

佛教的这些常识他都懂，就连李淳风口中的南方摩尼教，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还用得着李淳风阐释得这么清楚啊？

这个摩尼教也许听着有些陌生，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名称，那便是明教。

没错，就是金庸老先生在倚天屠龙记中提到的明教。其中最经典的一段话记忆犹新：

焚我残躯，熊熊圣火。

生亦何欢，死亦何苦？

为善除恶，惟光明故，

喜乐悲愁，皆归尘土。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摩尼教又称明教，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为西元三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立，受基督教与伊朗祆教马兹达教义所影响，摩尼声称自己是神的先知，也是最后一位先知。这摩尼就是神棍中的神棍，尽往自己脸上贴金加彩。

摩尼教教众供奉摩尼这个大神棍为光明之神，提倡食素，时人称之为“食菜事魔”。

别看武侠小说里把明教说得如何如何，总之一句话，这摩尼教也不是什么好鸟，并非如传说中的那般怜我世人。

在郭业看来，白莲教也好，摩尼教也罢，又有谁是真心实意为老百姓谋福祉的，完全都是为了抢占自己的信徒，最后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扰乱国家安定，或为自己谋取私利。在这些宗教的眼中，善良的百姓仍旧是棋子，可以为己所用的棋子罢了。

现在郭业已经差不多明白，南方正一教中的一部分人因为受到了摩尼教、白莲宗的蛊惑与搀和，而分裂出正一教，自成一派让太平教死灰复燃。

这是一个不好的信号，如果让这三家糅合在了一起，也许南方真要出大事儿了。

旋即，郭业满脸正色地质问李淳风道：“你师父是怎么想的？单枪匹马过

去，难道就不怕有什么万一吗？这种事情他完全可以上达天听给皇上，让皇上知道其中的利害关系啊。”

李淳风挠了挠头，弱弱问道：“师叔，没您想得那般严重吧？我师傅说了，这是我们道教内部的事情，我们自行处理便是，完全没必要惊动朝廷，更无需让皇上知晓。”

靠，我都看出了其中的端倪，难道袁天罡会看不出来摩尼教、白莲宗、太平教等人的野心？

猛地，郭业板下脸来，问道：“淳风，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李淳风脸上闪过有几分紧张，很快便摇着头吞吞吐吐道：“没……没有啊！”

不对劲！

郭业看着李淳风的表现，更加确定这小子还有话藏着掖着，没有一五一十详尽地道出来。

一时间，郭业沉默了下来，静静地想着对策如何撬开李淳风这小子的臭嘴，将他腹中的最后一点秘密给挖掘出来。

突然，对面的李淳风不知是良心发现，还是受不了这份寂静的可怕，自顾开口道：“师叔，您也别瞎琢磨了，真的，我知道的也不多。其实吧，我师傅前往岭南与正一教的天师张奉贤相见之前，曾进宫了面见了皇上一次。据我所知，我师傅此次前往岭南，也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前去。”

李二陛下已经知道了南方正一教内讧之事？那么摩尼教和白莲宗的野心，李二陛下也知道了？

顿时，郭业一头雾水了起来，既然李二陛下已经知道了此事，为何不派大军镇压？

难道李二陛下看不出来，邪教在民间蛊惑愚弄百姓往往最能引起地方叛乱，甚至整个南方都陷入动乱吗？

不行，我要进宫见皇上！

说走，咱就走。郭业二话不说，连声招呼也没打，便拔腿走出了厢房，撇下一脸茫然的李淳风，奔出了蟠龙观后院。

出了蟠龙观，郭业让车夫套马驾车，快马加鞭径直返回了长安城中。

他准备进宫一趟，向李二陛下道个清楚问个明白，届时向他陈情这一切的危害。

进了长安城后，郭业吩咐车夫直奔皇城中……

这边，礼部衙门。

礼部尚书崔鹤年听完下属禀报，说左侍郎郭业连着又翘班了好几天，气得破口大骂了一番。

他本想让人去太平坊郭府一趟，兴师问罪郭业一番，问他还想不想干了？还能不能干了？不相干不能干，就他妈的卷起铺盖赶紧滚蛋。

可是一想到当初那个赌约，自己曾说过以后郭业在礼部之事，他一概不管不过问。

想到这儿，他心头盛燃的怒火隐隐熄了下来。

随后，他摇了摇头在下属面前表现出一副痛心疾首地模样，叹惜道：“唉，郭侍郎仗着陛下眷宠而飞扬跋扈惯了，罢了，本官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

那名下属心里暗暗好笑，我看您是不敢去招惹这个煞星吧？您老人家在郭侍郎手中栽了跟头扫了颜面，这事儿甭说礼部衙门，就是整个皇城的六部衙门中都传遍了，谁不知道益州侯郭业那是一顶一的难缠角色，就您傻不愣登非要跟他过不去，这不是自寻烦恼吗？

崔鹤年自然猜想不到自己因为郭业这混账，在礼部中的威望一落千丈跌入了谷底，还以为对面的属下被自己给震慑到了呢。

随即，他问道：“赵飞轩赵侍郎出发前往永安村督造皇陵已有数日，他可曾派人送书信回礼部中来？如今那边的情况如何？”

他心里一直惦记着让赵飞轩以次充好，中饱私囊从中牟取暴利之事。

那下属点了点头，道：“有的有的，这是今早收到的赵侍郎亲笔书信，因封口上面盖有火漆，所以下官不敢私自启封。大人，请过目。”

说着，那下属将赵飞轩的亲笔信函双手捧上，递交到了崔鹤年的手中。

崔鹤年接过信函先未启封，而是冲那属下点了个赞许道：“不错，你做得很好。替本官通知下去，今后凡赵侍郎的书信，一律都不许私自拆除，而且要第一时间交到本官手上来。”

开玩笑，他可不想自己跟赵飞轩的合谋勾当通过书信交流，落到别人眼中被人知晓。

那下属应了一声是，崔鹤年挥挥手，示意他退出公务房去。

待得那人一走，他才启开火漆将赵飞轩的书信掏了出来，轻轻一抖落纸张，展信观阅之。

细细看过之后，崔鹤年的脸上渐渐浮起一抹淡淡的笑意，自顾念叨道：“赵飞轩果真没让我失望，居然这么快就从高士廉的手中骗过了购买石料木材之权来。比我预计的时间要早了些许。接下来，我看看要如何将郭业牵涉到其中来呢？不能老是让他呆在长安啊，不然的话我那绝户计可就要多半落了空啊。待我想想，该如何将他卷入来呢？”

“尚书大人，尚书大人！”

一名绿袍小吏非常突兀地跑进了公务房中，吓得崔鹤年连连收起桌上赵飞轩的书信。

看清来人之后，崔鹤年怒而起身拍案骂道：“混账，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是谁让你未经敲门就闯进来的？”

“哈哈，崔尚书何故发怒？”

那名绿袍小吏还未回复，公务房外的院子里陡然响起一道爽朗笑声，紧接着喊道：“侯君集不请自来，还望崔尚书不要介意，莫要为难下属小吏才是。”

潞国公侯君集？

他怎么来了？

随即，崔鹤年转怒为悦，不管绿袍小吏自顾走出了公务房，冲一身银盔白甲戎装笔挺站在院中的侯君集拱手笑道：“原来是侯大将军啊？这话怎么说的？难得你这尊大佛肯驾临我这礼部小庙，崔某倒履相迎还来不及呢，怎么还会介意呢？哈哈，请进请进，快快请进……”

## 第894章潞国公侯君集

侯君集，大唐名将，与秦叔宝、程咬金等人齐名，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如今官拜积石道行军大总管，爵封潞国公。

虽然侯君集才四十不到，但因为武将出身，他在天策府一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像秦叔宝、程咬金、李绩他们那样，虽然站在天策府一系的阵营中，却又经营中他们自己的山东豪强集团。他始终坚定地站在长孙无忌身边。

所以，对于长孙无忌而言，侯君集绝对是值得信赖的军方人物。侯君集在天策府系的话语权，丝毫不逊于工部左侍郎赵明德这样的关陇世族所培养的中坚力量。

如果郭业在此见到侯君集的话，也许就能用一句话来概括侯君集此人的过往今生。

这句话便是：“成也造反，败也造反。”

因为侯君集真正开始发迹，并得到李二陛下赏识倚赖而青云直上的时间，正是玄武门事变结束的三天后，就连他这个潞国公都是三天后得到李二陛下封赏的。

至于他之所以如此飞黄腾达，很简单，因为他就是亲手策划玄武门事变的几个主谋之一。

此次事变的奇谋妙计靠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他们。

而武力完全就是侯君集此人之功了。

就连太子李建成，齐王元吉，都是在他的大军追捕围剿下死于非命，亡于玄武门中。

当初那个举荐马元举而得名的常何，就因为关了城门促成了玄武门事变而得到了开国伯的爵位。

想想看，以侯君集在玄武门的出色演出，封他一个潞国公委实不算什么。

也正因为侯君集在玄武门事变中本色出演干得漂亮，自然也得到了李二陛下的赏识和大力提拔，并加大力度在军中栽培他的威信。

短短几年间，侯君集便与秦叔宝、程咬金这些枪林箭雨下，尸山血海中闯过生死关的人并肩而立，齐名天下，誉为大唐一代名将。

而且还是军中鲜有的少壮派名将，在侯君集军旅巅峰那几年，连西域高昌国都被他率军旦夕倾灭之。

时也，命也！

成也造反，败也造反。

贞观十六年，贪婪无厌欲壑难填的侯君集鼓动和怂恿太子李承乾，让其谋反弑君，不过后来还是被自己的女婿贺兰楚石给告发检举，锒铛入狱。

太宗皇帝李二陛下亲自提审侯君集，挥泪斩马谡，对侯君集处以了死刑。

一代名将飞灰湮灭，就此陨落。

郭业虽未见过侯君集，但对此人的评价却简明扼要的用十六个字概括过：“杀伐果断，人才难得，头生反骨，野心勃勃。”

他曾将侯君集喻作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蜀将魏延。

.....

.....

侯君集虽与崔鹤年都属天策府系中人，但是彼此少有交集。

今日崔鹤年见着侯君集突然到访，自然有些意外。不过他并未仗着清河崔氏的名头便小觑了侯君集，相反，他对侯君集礼遇有加，亲自将其迎进了公务房中。

两人进房后寒暄客套了几句之后，崔鹤年才进入正题问道：“不知侯大将军今日到访，所为何事啊？”

侯君集指了指身上的银盔白甲，笑道：“崔尚书，侯某今日这身装扮来见你，难道你就没觉得奇怪蹊跷？”

“咦？”

崔鹤年微微眯了下眼睛，惊呼一声过后，略有惊疑地说道：“对啊，按理说侯大将军班师回朝已有数月，积石道行军总管一职也随着战事结束而取笑，怎得在长安城中还要穿着战时装备？若崔某没记错的话，秦叔宝、程知节等人侯大将军一样，最近时日都是赋闲在家休整哩。您今天是怎么一情况？”

“哈哈.....”

侯君集大笑几声，拍了拍铠甲前的护心镜，朗声道：“崔尚书有所不知，今日一早侯某便接到了皇上的旨意，说是雍州那边佛道两家的信众最近闹得有些不像话，搞得雍州城一片狼藉和祸乱，惹来了皇上的龙颜大怒啊。这不，皇上下旨让侯某率军前往雍州平乱，今日午时便要开拔出城。”

“原来如此！”

崔鹤年点点头表示懂了，对于雍州佛道两家信众闹事，对于关陇世族阶层来说早已不是什么秘闻了，前两天他的兄长崔鹤龄就跟他来过一封信，说过此事。

雍州离清河县不远，崔家在雍州城中也有不少的店铺和门面，都因为城中暴乱而受到了波及。

但是他不解，皇上命侯君集前往雍州平乱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不认为自己跟侯君集的交情好到他要出征还来自己告别的地步。

随即，他先是抱拳说了一声：“崔某在此预祝侯大将军此番平乱旗开得胜，再立奇功。”

紧接着，一脸疑惑地低声问道：“那侯大将军此次来我这儿.....”

显然，他对于侯君集的来意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侯君集面露微笑，起身走到崔鹤年跟前，在他耳边低语道：“长孙大人让侯某在开拔前来找一趟崔尚书，说是.....”

低声耳语间，侯君集将长孙无忌的话带给了崔鹤年，听的崔鹤年一惊一乍而起，喃喃自语道：“啧啧，还是长孙大人高明啊，雍州及邻边州府正好是我们崔家的势力范围，此事可成，可成啊。”

侯君集抚手一击节，笑道：“好了，开拔在即，烦请崔尚书提笔写上一封信给令兄吧，将长孙大人的话，及侯某前往雍州的真正目的都一并写在信中，好让令兄崔鹤龄一目了然，对我不会生疑才是。”

崔鹤年摇头笑道：“侯大将军说得哪里话？大家都是自己人嘛，哈哈.....我兄长怎么会不相信你呢？他对侯大将军的威名如雷灌耳，神交已久了呢。”

话是这么说，不过崔鹤年手中的动作也没有松动过，铺纸……研墨……

提笔……

很快，便给兄长崔鹤龄写起了亲笔书信来了。

……

……

皇宫，望北阁中。

李二陛下批阅完了今天的最后一道奏折之后，长吁一口气，随后抻了抻懒腰，抬眼看着站在阁中许久的郭业。

郭业进宫来到望北阁中已有多时，因为李二陛下要批阅奏折，所以让他先站着，谁知这么一站就把他晾在那儿将近一个时辰。

郭业这次倒也不急，眼观鼻，鼻观心，就这么静静地站着，候着，直到李二陛下批阅完龙案上堆如小山高般的奏折。

“坐吧！”

李二陛下冲郭业摆摆手，示意他找个位置坐下来说话。

郭业也不矫情，也失了刚才进宫之前的那份急躁，步履从容地走到左边的一个位置上，缓缓坐了下来。

待得郭业坐下之后，李二陛下拿起龙案上的一杯参茶浅酌了几口，润了润嗓子过后，问道：“郭卿，在礼部左侍郎任上干得如何？按理说，你这个左侍郎应该上早朝来着，朕可是很久没有见到你上早朝了。难不成你们礼部比兵部还要来得繁忙？”

郭业暗暗一算，也是，自打自己上任礼部以来，虽然挂着礼部左侍郎的名头，却是一天也没上过早朝，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愣是给耽误了下来。

当然这其中不排除他这个人懒散惯了，委实受不了早朝上呆呆站着数时辰的那份无聊。

他尴尬一笑，起身拱手告饶道：“皇上恕罪，如今礼部右侍郎赵飞轩随高老大人去了永安村那边督造皇陵，而我们的礼部尚书崔鹤年就是个尸位素餐，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所以礼部里头的大小事务都压在了臣的肩膀上。唉，忙啊，不然的话也不会连早朝也给耽搁了。为人臣子者，谁不想天天见着皇上，一睹天颜啊？”

“哈哈，你小子还是这般的嘴贱刁毒。”

李二陛下忍不住笑道：“崔尚书真有你说的那么不堪？你再忙难道还有朕日理万机操持国事的忙？好了，这是就先揭过去了。今日你来找朕，所为何事啊？”

郭业在李二陛下面前狠狠损了崔鹤年一把，心里正乐得欢，舒服着呢。

突然听着李二陛下问自己的来意，立马醒过神来说道：“臣此番过来是为佛道两家信徒教众祸乱地方之事，启奏皇上，臣听闻……”

“你是说雍州暴乱？”

李二陛下打断了郭业的奏请，摇了摇头不以为意地说道：“你来迟一步了，哈哈，朕今日一早便下旨潞国侯侯君集率军三万开拔前往雍州，进行平叛动乱了。”

侯君集？

郭业微微一愣，这么多人不选怎么偏偏选了这个魏延式的人物？



不过他今天来可不单单是为了雍州之事，他更加好奇的是李淳风说得南方正一教那边的事情。

随即，他再次启奏道：“皇上，臣说得并非是雍州，而是南方正一教内讧，太平教、白莲宗、摩尼教在岭南图谋不轨之事。”

“咦？”

谁知李二陛下听闻之后并未震惊，而是一脸郑重地盯着郭业，问了一句：“想必你是从李淳风口中听说的吧？朕问你，此事你到底知道多少？可曾对其他人说过此事？”

在郭业看来，李二陛下听过之后第一时间表现得不是震惊，而是紧张，一种生怕秘密外泄的紧张。

## 第895章你知道的太多了

奇怪！

郭业看着面容沉毅冷峻的李二陛下，心中暗生揣意，李二陛下为何会表现得这般紧张？他不该是表现出震惊，或者震怒，甚至是痛斥谩骂吗？

“郭业，你看着朕！”

李二陛下猛然站起，遥喝道：“关于南边之事你到底知道多少？”

郭业受不了李二陛下的这份凛冽眼神，仿佛要穿透自己的胸腔探个一清二楚般，这是他第一次见到李二陛下如此异样的表现。

他不禁暗暗揣测，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冷静从容的李二陛下吗？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杀伐果断的太宗皇帝吗？

莫非我知道的都是表象，背后还存在着错综复杂，甚至是不可告人的惊天秘密？

那，到底又是什么？

不就是一场邪教作祟，蛊惑百姓的阴谋吗？还能有什么？

“说！”

李二陛下一声暴喝，将郭业的后背都惊出一身冷汗来。

郭业左思右想始终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他也知道自己那点微末心理学诈李淳风还行，如果想要在李二陛下面前摆弄，那完全就是班门弄斧。

旋即，他起身拱手，如实回道：“启奏皇上，臣知道的不多，只知道南方正一教中因为受到摩尼教，白莲宗的蛊惑而出现了内讧，分裂出太平教来。如若让这两教一宗糅合在一起，南方必会出现大乱。”

李二陛下没有表态，仍旧是冷着脸喝道：“还有呢？你还知道些什么？”

郭业见着这事儿还是无法打动李二陛下，越发地猜想李二陛下早已知道了南方这些事情，对方的心中肯定早就有数。

于是，他继续如实答道：“微臣还知道，北方全真道掌教，前蟠龙观观主，前护国法师、钦天监袁天罡，已经赶往了岭南，正准备与南方正一教天师张奉贤会晤。”

李二陛下脸沉如水，依然冷冷哼道：“哼，你知道的还不少，说吧，你还知道些什么？”

对方的这个表现让郭业越加肯定了自己的猜测，原本以为自己在疑窦谜团中拨开云雾见了月，谁知竟然一切都没那么简单，原来自己知道的竟然只是冰山一角？

随即，他弱弱地看了眼李二陛下，将自己知道的最后一点东西都交了出来，说道：“臣还知道，袁天罡前往岭南之前进宫见过陛下，咦？”

郭业惊呼一声，心中冷不丁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满面惊疑地揣测道：“莫非袁天罡此次前往岭南会见正一教张奉贤不仅是奉了皇上之命，而且并非是平息内讧而去的？难道说此番南方出现的乱局，是陛下您一手策……不对啊，您这么做又是图什么呢？”

嘭！

“郭卿！”

李二陛下单手拍案，叫骂道：“你今天的话有点多了。”

拍案之下又闻帝怒，郭业果断地闭上了嘴巴，双眼傻愣愣地看着李二陛

下不再吱声儿。

李二陛下道：“郭卿，你知道的太多了，聪明是好事，但太过聪明却不一定是好事啊。”

郭业在一恍一惚间听出了李二陛下的话中藏话，看来自己好奇心驱使之下，摸到了一桩了不起的秘闻，偏偏这桩秘闻还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李二陛下不愿让自己去摸。

你知道的太多了……太过聪明却不一定是好事……

他想起后世影视剧中大BOSS要杀手下心腹的时候，都会来上这么一句。

完犊子！

这下，他终于感受到惊惧害怕了。

他暗恨自己多管闲事好奇害死猫之时，不忘冲李二陛下表态道：“皇上啊，臣就是天生一副爱管闲事的臭毛病，但臣对陛下您可是忠心耿耿，日月可昭啊。”

“你惶恐什么？”

李二陛下见着郭业这幅战战兢兢的模样，不由纳闷道：“朕又没说要把你怎么样？朕只是希望你多干点自己力所能及之事，不要再多管闲事了。今日之事，你只当是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听到，懂了吗？”

郭业这个时候怎么还能不懂？

二话不说，纳头就拜，诚感动天地喊道：“皇上英明，臣一定谨遵圣命，多干点力所能及之事，不再多管闲事。”

李二陛下挥挥手，喝退道：“好了，下去吧！”

“臣遵旨！”

郭业起身连着倒退数步，转身推开了望北阁的大门，准备一脚跨出。

“郭卿，等下！”

龙椅上的李二陛下唤住了郭业，待得郭业转身过来之后，他沉默了半许，突然一脸郑重地嘱咐道：“朕知道你今天进宫也是关心社稷，但是有些事情并非你看到的那么简单。切记朕说的话，不要再管南边之事，即便你猜到了什么，也给朕烂到肚子里去，不然你会坏了朕的大事。”

都到了这个份儿上，郭业怎么可能还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去折腾这破事？这不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

他自然是连连点头称是。

当他小心翼翼地跨出望北阁大门之后，后背已是惊出一身冷汗，浸透了贴身的汗衫湿漉漉。

刚走两步，人还没消逝在李二陛下的视眼之内时，又听身后的李二陛下声若洪钟地传音道：“你只需记住，朕在下一盘棋，一盘史无前例改天换地的棋局。天下苍生黎民百姓，还有这世间所有所有的人，都在朕这棋盘之上。而朕，便是那执子下棋之人。郭卿，莫要让朕失望……”

声音落罢，郭业已走远……

走出宫门之时，郭业顿感浑身乏力，甚至有几分虚脱的感觉。他知道，这尼玛都是被李二陛下给吓得，也是被自己心中的猜测给吓得。

他神情恍惚地拖着疲惫的身体钻进了自己的马车，呼喝一声，马车哒哒哒而行，朝着太平坊的府中走去。

过了半柱香的时间，马车抵达侯府之外，郭业下来马车进入府中，吩咐

了下人几句并叮嘱今天谁也不许打扰谁也不见之后，他便进了卧房，准备好好睡一觉休养休养身体。

今天，委实累坏了，吓到了。

他和衣躺在床上，眼皮沉沉，昏昏欲睡，沉睡过去之时他脑海中仅剩一个念头在打转，那便是：

以后，再也不好奇，再也不多管闲事了。

一觉睡去，直至天明。

.....

.....

翌日醒来，他按例洗漱一番，穿戴妥当之后便朝着礼部衙门赶去应卯。

昨日之事，他刻意将其忘却，即便在脑海中依稀尚存，他也打定主意将其烂在肚子里。

他在马车上想了一路，哪怕是下来马车走进礼部衙门后，他都觉得后脖子一阵生凉，昨天真是在一线生死，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啊。

“你知道的太多了.....”

李二陛下冷冰冰的话犹言在耳，挥之不去。

届时，君王一怒，轻则丢官归故里，重则颠沛流离掉脑袋，君要臣死，臣敢不死吗？

他心不在焉地朝着自己公务房所在的小院走去，突然后背猛然拍了一下，吓得差点直骂娘。

霎时，勃然大怒扭头骂道：“麻痹的，谁在背后拍老子？不知道人吓人，吓死人啊？”

“姐夫，你好凶啊，吓死人了.....”

身后一个娇俏可爱的小姑娘亭亭玉立站在身后，一脸委屈地模样，说话间的功夫，眼泪儿吧嗒吧嗒，说掉就哗哗掉下来了。

卧槽儿！

原来是自己的小姨子，临阳小县主柴禾禾。

大清早的，她不在家好好呆着睡懒觉，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 第896章小姨子来求助

小丫头貌似被郭业这么一虎逼呵呵的咆哮给吓到了，眼泪说掉就掉，哭得那叫一个稀里哗啦啊，虽谈不上美人垂泪雨花残，但泪痕斑斑早已没了当初那个古灵精怪的模样。

郭业见状顿时手足无措，你妹的，这可是礼部衙门，自己可是堂堂的礼部左侍郎，万一让下面的人看到这场面，误会自己欺负一个小丫头片子，这可是要毁形象摔节操啊。

随即，他赶紧和声细语地哄道：“好了，禾禾不哭了，是姐夫错了哈，姐夫不该吼你吓唬你。”

小小道歉了一下后，柴禾禾的哭声渐小，情绪也稍稍控制了一些。

然后郭业赶忙将柴禾禾领进了自己的公务房中，细细打量了一番眼前的临阳小县主柴禾禾。

去年见过她一次，还是古灵精怪的小人儿模样，这次再见她，倒是有几分水嫩小葱白的模样了，个子也长高了不少，难怪刚才在身后轻轻一跳就拍到了自己的肩膀。

这柴禾禾的样貌虽然跟秀秀不太像，秀秀偏向于端庄舒雅，而这柴禾禾的五官样貌却是透着灵动，又是一个美人胚子啊，再过个两三年，指定又是一个风靡长安城的可人儿。

郭业给柴禾禾搬来一把椅子让她坐下之后，径直问道：“禾禾，姐夫已经跟你道歉了，不哭了啊。来，你跟姐夫说说，这大清早的你怎么跑礼部衙门来了？”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之下柴禾禾刚止歇的啜泣猛地变成了嚎啕大哭，更是整个人飞扑进了郭业的怀里，哭得梨花带雨浸湿了郭业胸前一片衣襟。

扑身入怀的一刹那，一股似兰花似香草的幽香沁入了郭业的鼻中，这香味是从柴禾禾身上发出的。

一闻之下，心旷神怡，萝莉体香胜赛胭脂水粉，不可同日而语啊。

他一边轻抚着柴禾禾的柔软后背，软言细语地宽慰着，一边暗自琢磨纳闷，这丫头片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嘶……莫不是生病了？

下意识地，他探手摸了摸柴禾禾的脑门，皱着眉头嘀咕一声：“摸着也没病啊。”

“呸，你才有病呢！”

霎时，柴禾禾一把推开郭业，从他怀中躲闪而出，立马恢复起了平日的妖女本色，啐骂道：“人家身体好好的，干嘛咒人家有病？姐夫，我看你才有病吧？不然的话，我姐姐为何老是住在娘家不肯回来啊？莫不是姐夫你有难言之隐？”

说话间，柴禾禾抹了眼泪眨巴着眼睛扫视着郭业上下，然后将目光定格在了郭业的下半身，泪痕斑斑的小脸上带着奚落促狭之色，好像在怀疑着自己的姐夫是否患上了寡人之疾。

郭业顿时裤裆里头一阵生寒发冷，你妹的，小小年纪黄毛丫头，居然敢怀疑哥的能力？真是人小鬼大。

不过他懒得和在小丫头片子去纠结这件事，秀秀这么多年没享受到真正的父爱，如今正无比享受着天伦之乐家庭温暖的时候，他才不会那么煞风

景，去催她回侯府呢。

一个生父，一个养父，还有阔别多年的兄妹，可想而知秀秀是多么的流连忘返了，沉浸其中的温馨了。

他看着柴禾禾，言归正传问道：“你来礼部衙门找我不会就是跟脏猫似的哭一场吧？说说吧，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

“唉……”

柴禾禾坐回椅子上，人小鬼大地长长叹了一口气，好似有无限唏嘘尽在这一声叹息之中般。

随后，她掏出手绢擦了擦脸上的泪痕，嘟着嘴自怨自艾地说道：“姐夫，这次你可要帮我。”

郭业心里腾起几分不祥之感，皱着眉头问道：“什么事儿？力所能及之内，我肯定会帮你。之外的事情嘛，你可别找我。”

他自始至终对柴禾禾这妮子留了一手，因此话也不对她说满，留了几分余地，生怕惹上什么麻烦来。

柴禾禾一个劲地点头道：“肯定是姐夫力所能及之内的事情。我听文成公主姐姐说，她上次差点就被远嫁和亲吐蕃，全靠你帮她解了危机，对不？你连文成公主姐姐这种天大的麻烦都能解决，肯定也能帮我啦。”

“文成公主？”

郭业一听这四字心里猛地一跳，倒是好久没有见到她了，也不知道她最近过得怎么样。

他听柴禾禾这话说来便猜到，肯定是文成公主给柴禾禾出了主意，让她来寻自己解决麻烦来的。

一想至此，他不禁腹贬起来，文成公主还真是跟我不客气，居然编排起我，给我安排活计来了。

等等～

他意外地看了一眼柴禾禾，又想起她刚才说的话，不禁脱口而出喊道：“禾禾，你别告诉我，你也遇到了跟文成公主一样的麻烦了？”

柴禾禾点了点头，难得乖巧地坐在椅子上嗯了一声。

“卧槽儿，你们怎么竟来找我解决这种事情？感情儿，我都成了拆婚专业户了。”

郭业顿时大囧又大急地摇头道：“不干不干，这种事情坚决不能干了，忒缺德了。”

他实在是不想在干这种烂事了，破坏文成公主和亲吐蕃那桩事情倒还罢了，毕竟关系到民族尊严国家大义，但是鱼暖暖让他帮忙阻挡他爹李靖逼婚的那件事情，他可是记忆犹新，到头来没少惹来麻烦。

这不，因为这事儿，自打回到长安后，貌似梁叔宇梁二少都没来找过他一次，估摸着生闷气不愿见自己了。

柴禾禾一见郭业拒绝帮忙，顿时不干了，又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气冲冲跑到跟前，央求道：“姐夫，你就帮帮我吧，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我爹推进火坑里？唉，自从我姐姐回家与他相认之后，他就没正眼瞧过我一眼。这次倒好，居然未经我的同意，就给我挑选了几个长安官宦勋贵子弟。姐夫，你说我爹是不是着急把我赶出家啊？”

郭业看着人小鬼大的柴禾禾，嘀咕道：“这跟你姐姐回娘家与你爹相认有

关系吗？你再过两年也到了成婚的年纪了，你父亲现在帮你提前挑选好门当户对的人家也说得过去。再说了，他又没独断独行指定说哪家就让你嫁哪家，对吧？他不是给你挑选了几家子弟，让你自己选嘛。”

说到这儿，郭业倒是替柴绍说起了公道话：“行了，你父亲也算是尊重你，让你嫁个称心如意的好郎君啊，他这是良苦用心啊，丫头。”

“根本就不是这样！”

柴禾禾一见郭业也倒戈相向帮起父亲说话，立马嗔怒喊道：“他给我挑得那些人里没一个是好鸟！！”

郭业哑然失笑，乐道：“真的假的？你说来听听，他都给你挑了哪些人家的子弟？”

“右骁卫大将军贺兰千山的长子，贺兰楚石。”

“潞国公侯君集的次子，侯稟通。”

“中书令、梁国公房玄龄的长子，房遗直。”

“还有，还有我舅舅家的那个表兄，蜀……蜀王李恪。我父亲还说，如果我能嫁给蜀王为妃，那柴李两家便是亲上加亲了。”

柴禾禾报来一串串的候选人名单，听得顿时头大不由埋怨道，我这岳父大人柴绍的眼光也真是不咋地啊，挑的这些人貌似落到最后都是没什么好下场的，难不成他想着让女儿嫁过去将来守寡，甚至跟着丢了性命？

想罢，他满是同情地看了眼自己这个小姨子，艰难地吐槽道：“禾禾，说实话，你父亲挑得这么些个人，呃……的确是没一个好鸟……”

## 第897章狩猎择婿

贺兰楚石，卖父求荣之辈，彻头彻尾真小人，不得善终；

侯稟通，后随其父侯君集造反，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下场。

房遗直，这小子就更不用说了，庸碌无为不说，他爹房玄龄去世之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这小子被他弟弟房遗爱 and 弟媳妇高阳公主牵连，也落得个深陷囹圄的下场。

至于蜀王李恪，那就更不用说了，这小子自打呱呱坠地出生的那一刻，他的人生就像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

由此可见，柴绍替女儿柴禾禾划拉的四个候选人，没一个是善始善终的。

嘶.....

郭业不禁感叹，看来这老丈人识人辨人的眼力劲，委实差了些，挑得这几个人没有一个是好鸟，还没一个有好下场，这是要硬要逼着女儿往火坑里跳的前奏啊。

此时，他看向柴禾禾的眼神不仅充满了同情和惋惜，心中还动了几分惻隐之心。

唉，老子就是心软。

于是，郭业问道：“禾禾，你要姐夫怎么帮你？”

“啊？姐夫，你答应了？”

柴禾禾顿时转悲为喜，欢悦道：“我就知道姐夫不会袖手旁观的，姐夫姐夫，你最疼我了。”

郭业冲他翻了翻白眼，泼冷水道：“你先别高兴的太早，你知道我跟你爹一直都谈不到一块儿，压根儿就尿不到一个壶里。能不能让他回心转意，打消替你择婿的想法，现在说来还为时过早。”

柴禾禾倒是很乐观，喜笑颜开眼睛都眯成了月牙状，说道：“不会不会，只要姐夫一出马，肯定能让我爹打消主意的。”

郭业知道自己与柴绍的情况，根本就没什么共同语言，他可没期望自己去劝说一下，柴绍就会放弃打算。

于是，他狐疑地问道：“为什么你会这么肯定？”

“因为我跟我爹说了，只要他们四个人里，谁能赢了姐夫你，我就嫁给谁。”

说到这儿，柴禾禾信心百倍地兴奋道：“我爹当场就同意了，他还说若他们连你这个不学无术之人都赢不了，那将来还能有什么出息，还能成什么大气候？”

卧槽儿，怎么说话呢？

郭业立马不乐意了，暗暗啐道，柴绍居然这么看低我？什么叫连我这个不学无术之人都赢不了，将来还能有什么出息？感情儿哥们在柴绍眼里真的是一文不值？奶奶的，不带这么埋汰侮辱人的。

不学无术之人？你柴绍见过哪个不学无术之人，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到我郭业今天这个位置？哪个不学无术之人能够须臾几年间便封了侯爵，官拜礼部左侍郎来的？

真是欺人太甚！这事儿绝对不能忍。



不过他生气归生气，不满归不满，但还没冲动到被小小几句话就能激将得气血一冲脑门一热的地步。

相反，他有些责怪地看着柴禾禾，数落道：“你这丫头片子也真是大胆，居然先斩后奏，让他们和我来比试，你这是拿你姐夫我当挡箭牌啊？万一我不同意，你不是歇菜了？”

柴禾禾摇头道：“不会，文成公主姐姐说了，姐夫不是那样的人。她说了，姐夫虽然平日里看着流里流气一副无赖模样，但是关键时候却是最有担当，总会站出来扛事。这才是真英雄真好汉，男人中的男人呢。”

汗～

又是文成公主在后面推波助澜。

不过文成公主的这几句话，倒是让郭业蛮受用，蛮舒服的。

旋即，他挥了挥手，问道：“好啦，你说吧，到底是比试什么？不会又是斗诗拼酒作歌赋吧？我可告诉你，这种事儿你姐夫我可不一定能拿下。”

“不！”

柴禾禾也学着郭业英姿飒爽地挥了一下手，朗声道：“我柴禾禾的男人，一定要是真英雄真好汉，是要有万夫不当之勇傲视群雄的。他，将来定是要做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的人物；他，将来定是要做那马踏天下，弹指间，便能号令千军万马，攻城拔寨灭敌国于灰飞湮灭间的人物。他，……”

“好了，你可别再他他他了。”

郭业听着一阵鸡皮疙瘩掉在地上，赶紧挥手阻道：“照你这么要求，你将来要嫁的不是人，定是那脚踏七彩祥云的孙悟空。让你嫁给大唐皇帝都委屈你临阳小县主了。”

“呸呸呸。”柴禾禾连连啐道，“皇帝是我舅舅，我怎能嫁给他？姐夫你胡诌些什么呢？”

柴禾禾嗔怒了一下过后，脸颊没来由地浮起一片酡红，低若蚊声地喃喃道：“我便是嫁，也要嫁给姐……”

“好啦，不扯闲篇了！”

郭业没有听清柴禾禾说些什么，有些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窃窃低语，问道：“禾禾，你既然拿姐夫当作挡箭牌，你总该让姐夫知道到底要与他们比试些什么吧？”

柴禾禾被郭业野蛮打断了表露心迹的话，心里既是忿忿又是羞羞，没好气地哼了一声，道：“长安近郊有一处猎场，就比试狩猎，猎得野物多者为胜。”

比试狩猎？

这倒是新鲜，也蛮有趣。

郭业来了几分兴趣，自打从吐蕃格爾木城撤归之后，好久没有动过刀弓了，再不挽弓搭箭的话，都怕生疏了。现在被柴禾禾这么一说，他竟然也手痒心痒了起来。

“成！”

郭业爽快地应了一声，道：“这事儿姐夫应下了，不就是狩猎吗？姐夫尽量帮你赢了这场比试便是。”

在他看来，贺兰楚石、房遗直、侯稟通，哪怕是蜀王李恪，论挽弓搭箭

比骑射，还能赢得了自己？

柴禾禾听着郭业满口应下此事，顿时拍手叫好道：“谢谢姐夫，我就知道姐夫最疼禾禾了。而且禾禾也相信，姐夫定能赢了他们四个鸟人。我姐夫连人都敢杀，区区狩猎还会输给了他们？”

郭业顿时满头黑线，杀人跟狩猎，这挨得着吗？

不过不以为意，他问道：“狩猎比试定在何时何地？”

“后天，后天一早，长安三十里外有处皇家猎场，一马平川之余还有山林，最适合狩猎。”

柴禾禾兴奋地说道：“姐夫，到时候我爹，我姐姐，我大兄，还有文成公主姐姐，他们都会应邀出席以观战呢。到时候，姐夫一定要争气，莫要让我失望哦，你若输了，我后半生的幸福可就毁在你手里了。”

说着，蹦蹦哒哒地跳出了郭业的公务房，转身露出一个天真无邪灿如夏花的笑容，挥挥小拳头，喊道：“姐夫，加油！”

待得郭业反应过来，小丫头已经跑远，估摸着已经出了独门小院。

郭业耳中回绕着柴禾禾的话，心道，奶奶的，难道你就不怕我输了？这丫头也太不长心了，婚姻大事居然如此儿戏，我这个当姐夫的可真是亚历山大啊。

.....

.....

时间飞逝，短短两天的时间稍纵即逝，转眼便到了狩猎比试替柴禾禾择婿的日子。

郭业一早便醒来，穿起银铠白袍，又从府中马厩中挑来了一匹曾随他在吐蕃征战过的马匹，随后便独自一人策马出了长安南门。

马蹄的卢飞快，三十里的路程不算短亦不算远，不到半柱香的时间便抵达了柴禾禾所说的皇家猎场。

皇家猎场专门是提供给皇族中人狩猎娱乐或锻炼皇族子弟骑射本事的地方。柴家也是皇亲国戚，自然从宗正寺那儿也能借到这个地方。

柴禾禾一早便在通往猎场的岔路口等着郭业，一见郭业驰马飞来，自然乐得迎了上去。

郭业勒住缰绳停在了她的面前，发现这小丫头今日也穿了一身小巧的特制皮甲，应该是这两天专门找人订做的。

今天的她身穿小巧皮甲，脚踏鹿皮靴，身后还披着腥红披风，腰间居然还别着一把镶着玛瑙水钻的精致弯刀，啧啧，真是有几分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模样。

郭业看得怔怔发愣之余，暗暗在想，如果禾禾的娘亲，当年的红娘子李秀宁还在世的话，应该会很欣慰有女继承她的衣钵吧？

与姐姐柴秀秀相比，柴禾禾绝对是不爱红妆爱武装。

“姐夫，来！”

柴禾禾冲郭业伸出手来，邀道：“姐夫，拉我上马，这里离猎场还有一小段的距离呢。”

郭业坐于马上微微一愣，跟小姨子同乘一匹马？这不合适吧？

旋即，他犹豫地推辞道：“禾禾，要不姐夫下马跟你一起走去猎场吧？这男女授受不亲，万一被人看见可是要说闲话的。”

“切！”

柴禾禾撇撇嘴，不以为意道：“姐夫你怎得也变成老古董了？哪里会这么多臭规矩？咱们是义气儿女，哪里有那么多的穷讲究。快，拉我上马一起去猎场。”

说罢，小丫头片子猛地一抖落披风，颇有几分豪气。

郭业暗暗赞道，真有乃母遗风啊，不错不错，有点意思。

人家小姑娘都不穷讲究，他郭业还讲究个毛啊。

他俯下身子手一伸迅疾将柴禾禾半拉半抱地上了马，然后拉起缰绳喊道：“禾禾，你坐稳了，姐夫可要催马了哦。”

“好，对了，姐夫，有一件事儿忘了告诉你！”

柴禾禾突然凑到郭业耳边，吐气如兰香气怡人的悄悄说道：“今天，除了我爹我姐我大兄他们来观战，还有……”

“卧槽儿！怎么会这样？”

郭业听罢之后大惊失色，吓得手一抖差点松了缰绳，整个人连带着后抱着他腰围的柴禾禾，两人都险些坠入马下。

## 第898章狩猎场上放豪言

郭业重新握紧了缰绳坐稳马上，狠狠地瞪了一眼后头吓得有些面色失常的柴禾禾，斥责道：“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皇上和杨妃都来了？”

没错，正是李二陛下与蜀王李恪的母妃，前隋公主出身的杨妃驾临狩猎场。

郭业委实被这两位重量级的观战嘉宾给震撼到，没想到小小一场比试，居然惊动了这两位。

呵斥之下，柴禾禾撇着嘴脸上多了几分委屈，嘟囔道：“又不是人家请来的，是蜀王殿下自己请来的呢。”

蜀王李恪请李二陛下和杨妃来狩猎场观战？

李恪请杨妃过来助助威，郭业能理解，但是连李二陛下惊动了，也一同请过来观战，这里头就耐人寻味了。莫非这小子觉得自己赢定了，想在皇帝面前露露脸，重新捡起李二陛下对他的宠爱和欣赏？

蹊跷！

郭业脑子有些转不过弯来，因为这小子的骑射本事他是清楚的，压根儿跟自己就是一个级别的选手啊。

难道李恪脑子秀逗了？让他爹李二陛下过来看他输在自己手底下的丑态不成？这不是自取其辱，毁他自己在李二陛下心目中的形象吗？这小子还嫌自己不够悲剧的？

很明显，郭业是知道的，李恪这小子虽说急功近利，但还没犯二到这种程度啊。

一时之间郭业愣是想不通这其中的关节了。

后头柴禾禾见着姐夫发愣不前行，赶忙催促了几声，郭业甩甩头，时间紧迫，既然想不通，那便不想了。

“禾禾，坐稳了！”

郭业猛地一甩缰绳，高喝一声驾，胯下坐骑飞奔向前，一条平坦山道直奔朝着狩猎场去。

缓缓靠近狩猎场，郭业坐于马上远远就能瞅见龙旗飘扬，旌旗飞扬，甚是壮观。再策马往近了走，入眼之处都是头盔插着白羽的御林军，戒备森严地守卫着狩猎场四周。

在狩猎场的围栏门口，郭业还看到了明黄盖顶的步撵，四周有不少宦官歇着脚，李二陛下果然来了，这天底下也只有他才有资格乘坐这顶龙撵。

御林军中有不少人认识郭业，把守猎场门口的御林军校尉更是认识柴禾禾，众人见着两人共乘一骑，面上虽透着古怪，但还是大大方方地将其放行入内，并带领着郭业与柴禾禾二人乘马来到了猎场中一处长着青葱嫩草的山坡上。

只见山坡略斜，顺着斜坡早有工匠搭建起了一座巨大的帐篷，帐篷四周还围着一圈木桩，帐篷外头竖起一根高耸的旗杆，旗杆之上金黄的龙旗迎风飘荡，猎猎作响。

郭业与柴禾禾下来马，在那名御林军的带领下进了木桩围成的帐篷外，一声通禀之后，李二陛下熟悉的声音传了出来：“哈哈，姗姗来迟，居然让朕好等。看来你这霍国公府的大姑爷架子倒是蛮大的嘛，哈哈……郭卿，快进

快进，就等你了。”

笑声爽朗，不失畅快，郭业暗暗琢磨，看来李二陛下今天的心情不错，明显将前几日在皇宫中对自己多管闲事的不快忘却了。

忘记了就好，老子刚才还担惊受怕来着呢。

旋即，郭业掀开帘子带着柴禾禾进来了帐篷中，毕恭毕敬地向李二陛下请了安。

趁着拜见李二陛下的空档儿，他偷眼扫视了一眼帐篷内，好家伙，偌大一个帐篷里竟然人满为患。

居中首座的自然是李二陛下，他的右边坐着一个宫装凤袍的少妇，皮肤白皙眼波流转间韵味十足，不用猜，这女人定是李恪的母妃——杨妃。

至于帐篷下首两侧，左边坐着岳父柴绍，大舅子柴令文、自己的妻子柴秀秀也正笑意盈盈眼含情丝地望着自己。

右边，居首之人是一袭宫裙，雍容大方端庄无比的文成公主，紧接着是一身铠甲少年英武的蜀王李恪，小样儿，背上还挎着弓箭，还挺像那么回事儿。

蜀王李恪之下，是一脸秀气的房遗直，这厮是房遗爱亲哥，房玄龄的长子，却怎么看怎么像绣花枕头，穿上铠甲浑然就是秀才哥儿拎着杀猪刀，不伦不类。

至于下面那两个与自己年纪相仿的年轻人，都是一脸虎逼赫赫的模样，看着自己都透着几分恶狠狠，显然贺兰楚石和侯稟通二人对自己充满着敌意啊。

打量完这些人后，李二陛下也冲郭业挥挥手，说道：“郭卿无需多礼，朕今天可不是来谈国事的，纯属兴趣使然，被恪儿拉来替你们这次比试做公证人来的，哈哈。”

郭业刚想说什么，他那岳父柴绍却先他一步，霍然起身道：“皇上能够纡尊降贵，为小女的这场比试择婿充作公证人，真是柴府满门的荣耀啊。”

这番恭维自然引来了李二陛下的一阵哈哈大笑。

郭业暗暗腹贬道，我这老丈人平日不冷不热沉着脸，卧槽儿，拍马屁还真是不甘人后啊。

这时，帐篷外一名宫人掀帘入内，说是时辰已到，可以比试了。

旋即，李二陛下率先站起念了一声好，便下来台上走出帐篷，紧接着，左右两侧的所有人纷纷站起，随着李二陛下走出了帐篷。

来到帐篷外，李恪、贺兰楚石等人纷纷从下人的手中牵过马匹，又重新检查了一遍箭壶里的箭簇，紧了紧挎在背上的长弓，纷纷翻身上了马，顿时引来一阵马鸣潇潇扬蹄嘶吼之声。

蜀王李恪，银盔亮甲，上马；

贺兰楚石，身披黑氅，上马；

侯稟通，整弓备箭，上马；

房遗直，晃晃悠悠小心翼翼，上马。

郭业自然也是轻弹了几下弓弦，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白袍，上来马去。

五人五骑，纷纷勒住缰绳，将马头对准李二陛下，就等着李二陛下一声令下，扬鞭而去。

李二陛下看着五人坐于马上，里面有他的儿子，有他的臣子，都是一副

英姿勃发的模样，心中不禁感慨万千，暗暗赞赏不已。

恍惚间，他仿佛看到了当年他与大哥李建成，还有四弟李元吉一起纵马草场，挽弓搭箭，你追我逐，兄友弟恭齐心协力一起围捕狩猎的情景。

情不自禁间，眼角处莫名地多了几分湿润。

往事不堪回首，回首已过百年。

他略略调整了一下情绪，豪情万丈地挥手喝道：“朕在此预祝你们狩猎凯旋，满载而归。你们要记住，猎场如战场，今日你们四人只有比郭业多猎一些猎物归来，方能抱得美人归。”

贺兰楚石率先抱拳喊道：“陛下，贺兰楚石乃将门之后，必能首冲第一，得胜归来。”

李二陛下爽笑一声，竖起拇指赞道：“好，将门虎子，朕看好你。”

柴禾禾躲在人群中轻轻哼了一声，满是不屑。

倒是郭业暗暗好笑，这小子还挺爱现，揍性。

侯禀通不甘人后，亦是抱拳朗声道：“陛下，今日狩猎场，明日上战场，侯家永远为大唐皇帝远征万里，开疆辟土。”

李二陛下又是大赞一声好。

房遗直坐在马上，紧了紧缰绳夹了夹双腿，生怕掉下来一般，弱弱地说道：“陛下，房……房遗直定会尽力多射些猎物的。”

日，底气不足一番话，立马引来旁边一众御林军的倒喝彩。

李二陛下也是微笑摇着头，心中暗叹，房家书香门第，果真出不了悍将啊。

突然，李二陛下发现蜀王李恪没有说话，不禁奇问道：“恪儿，你不想说些什么？”

李恪一脸和煦地笑道：“父皇，比赛第一，友谊第二，儿臣虽然很重视此次的狩猎比试，但更珍惜此次与诸位同仁并肩作战的机会。儿臣相信，通过此次狩猎比试，定能学到很多东西。”

“好好好。”李二陛下情不自禁地抚手大赞，“恪儿，你长大了，更有了大将之风，父皇甚是欣慰。”

就连郭业听到李恪的回答，都大吃一惊地看了一眼李恪，这番话居然能从李恪的口中说出来，当真是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啊。

很显然，在场四个选手中，李恪的回答最让李二陛下满意。

就在郭业诧异之时，李二陛下突然对郭业交代道：“郭卿，他们四人没有上过战场，没有一点实战经验，但朕希望你务必要尽全力，不要放水让他们侥幸得胜。懂吗？”

郭业点头应了一声遵旨，心中亦暗道，我才不会放水呢，一放水不管谁赢，我那小姨子都要跳进火坑里去。

随后，他将目光投向了柴秀秀那边，四目相对之时，他发现躲在柴秀秀和柴绍身后的柴禾禾，居然握着小拳头向他挥舞着，好像在说，姐夫加油，可别葬送了后半生的幸福哦。

这时，一名宦官又在李二陛下面前小声说了几句，应该是说时辰已到，可以出发了。

果真，只见李二陛下大手一挥，喊道：“勇士们，出发吧，用你们自己的实力，凭借你们手中的弓箭，去猎来野物抱得美人归，朕就在这儿帐篷中，

等待着你们的凯旋归来。”

话音一落，马上五人纷纷拱手抱拳齐声称是，而后迅疾调转马头，争先恐后地扬起手中的马鞭抽打着马臀，催马而行。

“驾……”

“驾驾……”

五人五马，扬鞭奋蹄，一路疾驰，在溅起得浓浓土灰遮蔽下，扬尘而去。

## 第899章满载而归或空手而归

五人五骑扬鞭奋蹄冲下了山坡，然后各自朝着五个不同的方向疾驰而去。

郭业与李恪等人挽弓搭箭扬尘离去之后，帐篷外面的李二陛下突然心血来潮，竟然招呼起杨妃、文成公主、柴绍等人一起进来帐篷，自己坐庄开起盘口，让众人下注此次比试赌谁能赢。

第一个跃跃欲试的自然是柴禾禾这个当事人，她第一时间跳出来掏出自己的荷包，将所有碎银子倒在桌上，一鼓作气推到李二陛下跟前，喊道：“我押我姐夫，独赢！”

在场诸人是看出来，这丫头是铁了心谁也不嫁，谁也看不上啊。

柴禾禾这么一闹，当爹的自然面上无光，又岂是这四个候选人中还涉及到了大唐皇子蜀王李恪。

柴绍尴尬地走到李二陛下跟前解释道：“陛下，小女顽劣不堪，微臣平日又疏于管教，还望皇上……”

“哈哈，大驸马无需紧张。”李二陛下挥了挥手，大大方方地笑道，“禾禾这丫头对朕的脾气，更有几分皇姐当年的风范，哈哈，瞧瞧，小皮甲红披风，活脱一个红娘子啊。朕挺喜欢这孩子的。今日高兴，你莫要苛责孩子坏了气氛扫了兴啊。”

经李二陛下这么一说，柴禾禾就更加地得意了，更是撺掇着她姐姐柴秀秀和哥哥柴令文将身上所有的银子都押下，买郭业独赢。

秀秀和柴令文被她闹得哭笑不得，既然连皇帝都不计较了，她们自然也是听之任之。

顺带着，连文成公主都鬼使神差地将身上的碎银子一股脑买了郭业独赢。

看来，郭某人的行情看涨啊。

在场诸人中，唯有柴绍和杨妃的脸色最是难看。

柴绍是因为担心郭业这厮的搅局，万一真让郭业赢了，那势必破坏了自己狩猎择婿的计划。特别是这些备选女婿中还有李恪这位皇子，到时候在皇上和杨妃面前，那得有多尴尬啊？

而杨妃呢？

却是因为在场诸人竟然没有一个人看好自己的儿子，都说儿不嫌母丑，自然母也不会嫌儿蠢。在杨妃看来，自己的恪儿一直都是最棒的，却未曾想到成了众人眼中的冷门，这简直就是狗眼看人低，看死自家的恪儿比不上那个出身腌臢的益州侯郭业嘛。

无独有偶，霎时，杨妃和柴绍二人一齐出手，双双将手中的银子堆到桌上押在了李二陛下面前——

都买蜀王李恪赢。

杨妃这么做自然是为自己的儿子打气助威，输人不输阵嘛。

柴绍这么做更是很好理解，这四个备选女婿中，他更倾向于跟皇帝亲上加亲，将柴禾禾嫁给蜀王为妃，总不能说四个都不选吧？所以，蜀王李恪正是柴绍心目中的乘龙佳婿人选。

从桌上的押注来看，郭业占四，蜀王李恪占二，其他三人都是炒冷饭爆



冷，很明显，贺兰楚石、侯禀通，甚至是房遗直，都是柴绍挑选过来凑人头打酱油的，根本没人去管他们三人如何，更没人看好他们三人的骑射。

李二陛下笑意盈盈地看了眼桌上的两堆碎银子，又瞅了瞅帐篷外的天色，道：“现在离他们狩猎归来还有一大段时辰，闲着也是闲着，趁着今天天气不错，不如你们也去外头耍玩耍玩吧，莫要辜负了这大好的凉爽气候嘛。”

说着，他对杨妃吩咐道：“杨妃，你带着文成公主、平阳郡主、还有临阳县主她们三人出去吧，朕和大驸马聊聊别的事情。”

杨妃知道陛下有国事要谈，便知趣儿地起身，然后与众女一齐盈盈道了万福，率众出了帐篷。

柴令文正要跟着几个女人离开，突然被李二陛下唤住，喊道：“令文，你且留下来，朕和你父亲谈事情你退避什么？你且坐下，待得朕和你父亲聊完，再来询问你一些关于银号的事情，朕觉的银号若能汇通天下的话，于国于民都有很大的裨益嘛。”

柴令文一听顿时面色大喜，暗暗揣测道，莫不是皇上也对银号来了兴趣，想要扶持我们长乐坊大钱庄一把？啧啧，今天真是来对了，最近在南方因为关陇七大世家的阻滞，一直进展不甚顺利呢。兴许陛下能帮我们解决此次困难也不一定哩。

随即，他便老实地坐回了原位，静静地聆听着皇上与父亲的谈话。

只见李二陛下也向柴绍摆了摆手做了个往下一摞的手势，示意他坐下，然后问道：“大驸马，前几天老国舅高士廉派人送来奏折到宫里，说是永安村那边督造皇陵一事遇到了一些阻滞。朕想让你跑一趟，你意下如何？”

柴绍闻言，想也不想立马表态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李二陛下大喜，赞道：“大善，大驸马可就辛苦一番替朕跑一趟了。你此去永安村见到高士廉后，你只需……”

高士廉在永安村那边督造皇陵显然遇到了阻滞，不然也不会亲笔书信求援到李二陛下身上来。

李二陛下对柴绍缓缓道来，面授着解决事情的机宜。

……

……

转眼，郭业等人外出狩猎已近三个多时辰，天色也渐渐暮霭沉沉起来。

为安全起见，御林军们已经团团警戒到了帐篷四周，因为再过半个时辰左右，李二陛下的行营就要撤离猎场，返回宫中。

突然，一阵轰隆震耳的马蹄声响起，郭业五人五马汇聚在了山坡之下，正各自驮着猎物缓缓策马爬上山坡来到帐篷外。

这番动静自然惊动了柴禾禾等人，更是惊动了帐篷中的李二陛下和柴绍，相继走出了帐篷。

眨么眼的功夫，郭业五人狩猎归来，翻身下了马齐聚在了帐篷外，等待着李二陛下这个评判的检阅。

一时间，柴禾禾、文成公主等人都围拢了过来，李二陛下指示几名宦官上前去检查点算此次几人狩猎的战利品。

一番点算检查之后，几名宦官纷纷上前向李二陛下禀报道：

“贺兰楚石，猎得野兔五只，野鹿一头。”

“侯禀通，野兔三只，猎得野鹿两头。”

“房遗直，呃……猎得雉鸡一只，禀报陛下，房公子的这只野鸡好像不是中箭而死，而是用木棍活活敲死的。”

轰～

围观的御林军和宦官们纷纷发出奚笑之声，臊得房遗直将头低得险些钻进了裤裆里，丢人啊。

李二陛下举起右臂，示意众人噤声，然后冲那几个宦官喝道：“再报，还有益州侯郭业，蜀王李恪呢？”

一名宦官上前惊呼道：“益州侯，猎来野鹿三头，雉鸡和野兔各五只呢。”

郭业一人所猎竟然是贺兰楚石和侯稟通两人的总和，很明显，贺兰楚石与侯稟通被PASS淘汰出局了。

两人顿时一阵意兴阑珊，看着郭业的眼神更加地充满了敌意。

柴禾禾貌似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了，在姐姐哥哥和父亲所在的人群中咿呀咿呀叫个不停，不断地冲郭业挥舞着手臂。

郭业耸耸肩，冲李二陛下笑道：“启奏皇上，臣的马儿因为要爬上山坡负重不足，所以在山坡下还扔了三头狍子，不妨让士卒下去捡上来，狍子肉虽腥臊，但拿来给士卒们改善伙食倒是不错。”

此言一出，众人又是纷纷诧异，看来剩下的蜀王想要胜郭业，委实太难了。

李二陛下冲郭业竖起拇指赞道：“不错不错，看来郭卿虽然离开了军伍，却没有将骑射的本领给扔下。恪儿呢？恪儿狩猎几何啊？”

最后一句话自然是冲着检查战利品的宦官而发。

那宦官低着头走到李二陛下跟前，弱弱地回道：“皇上，蜀王殿下所获为零，一只猎物都没有。”

“什么？”

李二陛下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李恪，就连郭业都满头雾水的看着李恪。

在场诸人更是哗然，柴绍、杨妃更是一脸茫然之余口中喃喃不已：“这怎么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李二陛下二话不说，箭步冲到李恪身后解下他的箭壶，细数之下顿时大惊，脸色骤变喝道：“恪儿，你告诉父皇，为何你的箭壶中箭矢全部都在，一支未少？难道你今天出去狩猎，连一支箭都没有射出过？”

听到李二陛下发问的李恪默然地摇了摇头，并未说话，好像有苦难言一般。

郭业也被李二陛下的发问给闹懵了，在他看来，李恪这小子虽然骑射本事比不上自己，但是不可能连一头猎物都射不到，就连房遗直都能用木棍敲死一只野鸡，李恪怎么可能会空手而归呢？

不解，甚是不解！

不单郭业，在场所有人都是不解，纷纷用一种难以置信的眼神望着沉默不语的李恪。

## 第900章醉翁之意不在酒

空手而回，箭壶满满，一箭未发。

所有人都在琢磨都在纳闷，蜀王李恪到底在搞什么鬼？

唯有郭业一人好像察觉到发现到了一些什么，心中莫名地闪现一丝慌乱，暗道，不好，也许今天李恪这小子根本就不是冲着狩猎择婿来的，也许精明一世的柴绍也被李恪给利用了。

疑窦归疑窦，但是具体的诡异和蹊跷到底在哪里，郭业又是百思不解。

突然，李恪双膝落地双手伏在地上，冲李二陛下请罪道：“父皇，儿臣狩猎无所获，让您失望了。”

李二陛下面容冷峻地看着伏地不起请着罪的李恪，久久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虽说他知道自己儿子骑射方面绝对不是郭业的对手，但是怎么可能会连一只猎物都射不到呢？竟然连房遗直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都比不上。

若说生李恪的气，那还谈不上。

但是要说对李恪失望，那是肯定的。

站在李二陛下身后不远处的杨妃见状，哪里还顾得上替儿子可惜啊，二话不说飞奔上前来到李二陛下身边，挽住丈夫的手臂，替李恪求情道：“陛下，恪儿自幼便跟着当世名儒学习四书五经，刀枪剑戟和骑射的本事他根本就不擅长啊。此次狩猎未有所获，恪儿也是……”

“住嘴！”

李二陛下一声断喝，冷峻的面容猛地一沉，狠狠瞪了一眼杨妃，斥责道：“慈母多败儿！”

杨妃没想到自己为儿子求情却变成了火上浇油，一时间不知如何应对了。

伏在地上跪着的李恪心里没来由一慌，不禁埋怨起母亲的愚蠢，随后紧忙抬头制止道：“母妃，莫要求情，此次狩猎儿臣空手而回，父皇生气也实属平常。”

李二陛下发觉自己这个儿子今天有些异样，从之前狩猎出发之前的回答，到现在的空手而回后却非一般的冷静从容，明显跟以前都是判若两人。

于是，他压着心里的不满，疑惑地看着李恪问道：“恪儿，你跟父皇说说，为何你的箭壶满满一箭未发？可是狩猎途中愣是一只野物也没让你遇见？”

李恪只言片语都没有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李二陛下又问：“莫不是路上有所变故？”

李恪还是摇头不语，继续保持缄默。

这下李二陛下真是淡定不住了，喝骂道：“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竟然一箭未发空手而回？朕自幼随你祖父辗转流离，偌大一个大唐帝国全靠先辈们南征北战枪林箭雨中打出来，我们大唐李家更是靠着马背夺了天下，你身为大唐李氏的子孙，竟然如此不谙武艺？如此废物，如此庸碌，朕要你何用？”

“父皇！”

一顿怒骂下，李恪终于开口说话了，只见他神情激动地哽咽痛哭道：“父皇，儿臣之所以一箭未发，空手而归，并非儿臣路上没有碰到猎物，也并非

儿臣无能不擅射猎。而是，而是儿臣于心不忍啊。”

“唔？”

李二陛下也吊起了兴趣，奇问道：“你且先起来，你告诉朕，你这话从何说起？”

李恪恭敬有加地从地上爬起，连身上的灰尘草叶都来不及拍打便拱手说道：“父皇，如今时节正是山中幼兽嗷嗷待哺之时，儿臣若是射杀了这山中野兽，谁又给这幼兽哺乳，谁又给这兽崽觅食呢？儿臣几次欲要挽弓搭箭准备射杀之，可每每到最后都于心不忍，又重新将挽起的弓弩放下。儿臣委实妇人之仁，还望父皇责罚。”

“什么？”

李二陛下惊愕地看着眼前的儿子，满面尽是动容之色，想起刚才自己怒骂李恪的话，李二陛下心中惭愧不已。

只见他怔怔站在原地，口中喃喃自语道：“如今山中正是待哺时节，若是射了母兽便是断了幼兽的生路。唉，朕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关节呢？我儿仁义，较之父皇远胜许多。恪儿，恪儿……”

说到动容处，李二陛下竟然亲自走到了李恪跟前，轻轻抬手拍掉了他刚才跪在地上沾染上的灰尘和草屑，脸上骤变成和煦春风，笑意盈盈地赞许道：“恪儿，你做得对，你这并非妇人之仁，相反，我儿这是有着悲天悯人之心。此乃谦谦君子，古人雅士之风。恪儿，你做得对，虽然你空手而归，但是父皇更加满意。这才是一国之君该有的胸襟气度和仁者之风。”

一国之君该有的？

李恪心里顿时如吃了蜜一般的甜腻，心中暗暗庆幸，看来本王这次计划从头到尾都是完美无缺的，父皇对我委实大大地改观了。

看着眼前的李二陛下和蜀王李恪父慈子孝的场面，在场诸人纷纷傻眼了，须臾片刻，竟然情况如此突变。

杨妃满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和丈夫，满脸尽是欣慰得意之色。

文成公主面露古怪，格外地看了一眼一反往常的蜀王李恪。

柴令文、柴秀秀、柴禾禾三兄妹则是没有想那么多，至少蜀王没有赢了这场比试，她们暗自开心。

倒是柴绍，好像察觉到了些什么，现在终于回过味儿来了，心里正泛酸地暗骂，好你个蜀王，居然利用了我柴家的这次狩猎择婿，在皇上面前露了这么一次脸，真是用心险恶啊。

唯独郭业最是冷静，因为他终于知道了蜀王李恪的真正用意，狩猎相亲是假，重获帝心圣眷才是真啊。

从蜀王李恪开始邀请李二陛下和杨妃来观战，到狩猎出征前的一席得体应答，再到此时故作悲天悯人的假仁假义。

啧啧，郭业由衷赞叹，这小子的心思够深啊，以前怎么没发现他会是如此城府极深的一人呢？

不对！

郭业猛然警醒，这绝对不是蜀王李恪能玩出来的手笔，因为郭业太熟悉李恪是什么德行了，急功近利不说，城府也绝非如此之深。

那么结论只有一点，郭业已经猜想到了，这小子的背后肯定还有高人在。

卧槽儿，到底是什么样的高人，居然能够借着此次柴府的狩猎择婿，给蜀王李恪创造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呢？

郭业想破脑袋都想不出这个站在蜀王李恪身后的高人，到底姓甚名谁。

就在他怔怔臆想间，李二陛下已经开始宣布此次柴府的狩猎择婿无人胜出，四名候选人皆没有达成柴家的要求，谁也无法抱得美人归。

当然，这已经变得不再重要了，真正的大赢家是李恪，他乘兴而来满意而归。

随后，李二陛下正式下令撤营回城，准备返回皇宫。

一时间，人动马鸣旗飞扬，龙撵凤驾的行营徐徐开始撤出皇家狩猎场。

龙撵在路过郭业的身边时，李二陛下下旨道：“郭卿，你先别急着回府，与御林军一道行走，随朕返回皇宫，真有些事情与你商议。”

郭业哦了一声，便走到秀秀和柴禾禾跟前小小道别了一番，然后策马赶上御林军的大部队，护卫着龙撵凤驾返回城去，进了皇宫。

一进皇宫中，李二陛下招呼郭业跟在自己身边，不过他们没有去长孙皇后的甘露殿，也没有去杨妃的凤凤殿，而是去了平日批阅奏折处理朝政商谈国事的望北阁中。

进了望北阁内，李二陛下下旨屏退了里头所有的宫女，更是勒令望北阁外的宦官统统退撤，百步之内严禁闲杂人等靠近。

此时，望北阁乃至望北阁方圆百步之内，仅仅只有李二陛下和郭业二人。

郭业屁股还没坐热，李二陛下便笑着说道：“郭卿，朕今天虽然是兴趣使然前往猎场，不过还真没白去一趟啊。哈哈，朕心宽悦，很好啊。”

郭业陪笑地点了点头称是，静待着李二陛下的后话，因为李二陛下刚才让他随同进宫商议事情，绝非只是发发感慨那么简单。

果然，李二陛下接下来不作停顿，脱口问道：“郭卿，蜀王最近变化很大，不仅有谦谦君子之风，更有仁者胸怀，朕想立蜀王为太子，卿意下如何？”

噗通～

郭业屁股一滑，整个人跌坐在了地上，半天没反应过来。

显然，他被李二陛下的话……给吓到了！

## 第901章这些关我鸟事？

立蜀王李恪为太子？

李二陛下这不是要自毁大唐国祚吗？

扯犊子，真是扯犊子，这玩笑开大了。

郭业跌坐在地上第一反应不是起来，而是挥舞双手大声阻止道：“皇上，使不得啊，万万使不得啊！”

“唔？”

李二陛下见着郭业反应如此之大，不禁皱起了眉头，沉声问道：“难道郭卿不看好恪儿成为大唐的储君？还是说郭卿因为之前在蜀州大都督府任上与恪儿有过争执，至今耿耿于怀无法释怀？郭卿，你跟朕说说，你为什么反对……噢，你坐在地上做什么？起来，堂堂礼部左侍郎君前答奏，竟然坐在地上成何体统？”

郭业定定神压压惊，拍拍屁股从地上悠悠爬起，脑子里闪过数种应对搪塞李二陛下的话。

总不能直截了当的跟李二陛下说，皇上，您三个儿子李承乾、李泰、李恪将来都无法继承您的大统，都没戏，而是李治才是真命天子？

但是他也不能当着李二陛下的面说蜀王李恪的不是，说些李恪如何如何急功近利，如何如何城府极深的话。因为现在李二陛下通过今天在狩猎场的事情，对李恪印象大有改观，而且对李恪的印象是非常之好。

如果现在自己当着皇上的面说李恪这不好那不行，只会激起李二陛下的反感，只会起到反作用，说不定李二陛下偏激之下，当场就拟旨昭告天下，立李恪为大唐太子。

再说了，刚才李二陛下也说了，自己跟李恪早有心结，如果再说李恪的坏话，那不是把自己往坑里带，让李二陛下觉得自己是小肚鸡肠裹挟私怨废公而泄愤吗？

“郭卿？”

李二陛下略微不满地看着久久不说话的郭业，问道：“你说说看，为何反对朕立恪儿为太子啊？”

又来催促了。

就在郭业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理由来说服李二陛下改变主意之时，突然他想到，尼玛，我算老几啊，立太子这种事情是何等的国家大事？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甚是虞世南这些人都没发表意见，我着得哪门子急啊？上赶着瞎折腾个屁啊？

在他看来，只要李二陛下稍稍透露出有立李恪为太子的心思来，必定会引来朝中大臣们的竭力反对，其中反对呼声最大最激烈的，必然是长孙无忌等人为首的天策府系旧臣，乃至整个关陇世族的利益阶层。

不为别的，就因为蜀王李恪的母亲姓杨不姓长孙，就因为李恪的身上流淌着前隋杨氏一半的血液。

李恪的上位，绝对会伤害到天策府系旧臣以及关陇世族整个阶层的利益。只要李恪一上位，最先倒霉的就是这些人。

长孙无忌这个国舅爷首当其冲，他们怎么可能会让李恪上位登顶？

所以，李恪注定是杯具，李二陛下这个提议注定会遇到难以想象的阻

滞。

刹那间，郭业脑海中的脉络十分清晰起来，这件事儿，他完全不需要往前冲，自有后来者会跟上，替他堵抢眼挡子弹。

他要阻止李恪上位，只需要做一件事，那便是化被动为主动，让李二陛下将这件事情摊开来谈，铺开来讲，让更多的人知道李二陛下有这个心思就好。

剩下的，就无需他搀和了。

倏地，他心中已然有了应对的主意，而且是一个坏主意。

只见他干笑两声，解释道：“皇上，微臣怎么会挟私报公？而且微臣与蜀王殿下之间也没有什么龌蹉，更谈不上私怨。当初在蜀州大都督府上发生的也只是口角之争罢了，这仅仅是意见不合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李二陛下狐疑地看了眼郭业，问道：“那朕刚才说要立恪儿为太子，你连着喊了两句使不得，这不是反对是什么？郭卿，那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郭业微微拱手，笑道：“皇上，微臣大喊使不得并非是说立蜀王殿下为太子使不得，而是说陛下不能这般草率轻言立太子之事。陛下您想想看，臣只是礼部左侍郎，臣的上面有尚书左右仆射，有六部尚书，有三公九卿，还有皇家各位亲王郡王，乃至诸位当朝国公宿老。微臣与他们相比，太过微不足道了。

而立太子又乃国家大事，关系到大唐国祚与传承，这种事情微臣头顶上的这些大佬们都没吱声儿，微臣却先他们一步发表意见，这于礼不合啊？到时候若让他们知晓的话，皇上，恕臣斗胆说一句，陛下这是要置臣于众人唾弃厌恶的地步啊。”

“哦？哈哈……”

李二陛下幡然醒悟过来，总算明白郭业刚才为何而紧张，为何而顾虑了，随即笑道，“原来如此啊！这么说来倒是朕孟浪了，这件事儿朕自然会跟诸位臣工及皇族中人商议来着。不过现在关起门来就咱们君臣二人，郭卿，你跟朕透个底，你觉得朕立恪儿为太子，如何？”

尼玛，还是要听听自己的意思。

不过郭业现在也听出了李二陛下的意思，迟早会摊开来开诚布公与朝中众臣谈，那么他支持或反对都没多大意义。因为只要这件事儿自然会有人，不，应该是会有几股很强大的力量来反对李恪上位，恐怕到时候连垂垂老矣躲在深宫中的太上皇李渊都会拄着拐杖颤巍出来反对。

想通了其中的关节后，郭业索性哄哄李二陛下开心，故作大方地拍手叫好道：“皇上，这件事情，微臣定是举双手赞同。毕竟国朝一日无太子，总有些缺憾，对吗？”

李二陛下闻言，顿时大喜，竟然喜滋滋地走了下来，拍着郭业的肩膀赞道：“知朕者，郭卿也！你看看，蜀王有悲天悯人之心，又有仁者胸襟，假以时日朕苦心栽培一番后，即便做不了开成之君，但是做个守成之君还是绰绰有余的嘛。这孩子，不错，比他那两个哥哥，强多了。”

郭业暗暗腹诽道，您现在就可劲儿开心高兴吧，过过瘾就好，可别太当真。长孙无忌他们怎么可能会让你如愿？就算你反感长孙无忌他们，总不能连太上皇的话也不听了吧？也就您当局者迷，换做李氏皇族中任何一人，怎么可能会将李唐的江山社稷交给一个身上流着前隋血脉之人？莫要忘了，李

唐倾覆了前隋，大唐李氏与前隋杨氏可是有永远都解不开的疙瘩。

想罢之后，郭业陪笑道：“那是那是，凡是皇上支持的，微臣定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举双手双脚一力支持。”

后半句的潜台词他并未说出来，而是心里默念道，当然只是精神上的支持。

但是李二陛下很开心，完全没有郭业想得那么周全，冲郭业摆摆手刻意交代道：“这件事郭卿暂时别宣扬出去，明日早朝朕会与诸位臣工商议。好了，今天辛苦郭爱卿了，你先回府休息吧。”

郭业应了一声是，便退出了望北阁。

刚走出望北阁没几步，他就听见李二陛下在望北阁中兴高采烈地喊道：“来人，摆驾凤凤殿，朕今晚就在杨妃那儿宿夜了，哈哈哈……”

郭业听着一阵暗自摇头，您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高兴一场，不信明天你等着瞧。

他知道，明天的早朝，必有一番龙争虎斗，风起云涌的景象。

可怜的李二陛下明天肯定要在群臣的唇枪舌剑下，忍气吞声地打消掉立蜀王为太子的主意。

届时，长孙无忌唱罢，房玄龄登场！

一个闹不好，魏征都会跑上来当场给李二陛下来个死谏，你改不改主意？不改我魏征就当场撞死给你看。

一想到这些，郭业都有些头皮发麻。

好在，明天他不用去上早朝，不用去遭那份罪，他已经决定了，回头就跟崔鹤年告哥病假，就说昨日狩猎偶染风寒，休养他十天半个月再说，先远离这个是非漩涡再说。



## 第902章生变，噩耗

不出郭业所料。

第二天的早朝朝堂之上，当真是风雷涌动，天地变色。

李二陛下刚刚一提出立蜀王李恪为太子，便遭来了群臣的一致强烈反对。

那反对的呼声，当真是如排山倒海袭来啊，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这一次，本该是各自为营的朝堂三系竟然出奇的团结，对待立蜀王李恪为太子一事上，集体与皇帝唱反调投了否决票，宣布了蜀王李恪与皇位无缘的苦逼命运。

先是长孙无忌、房玄龄为首的天策府系打头阵；

再是魏征、韦挺等建成旧臣系拼了老命的死谏；

最后是士林清流系的孔颖达、虞世南两位老臣压轴。

对待蜀王这件事情上，三系人马半步不退，态度坚决，对李二陛下就只有三个字，那便是：不同意！

这下可真把李二陛下给震撼到了，他在错愕和无奈之余，暗暗叹息，莫非恪儿这孩子是扫把星转世？不然的话怎么会这般的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这般的遭人厌恶？

最后，也不知是谁通风报信给了躲在深宫中养老的太上皇李渊，竟然将这位老祖宗给惊动到了朝堂之上来。

李渊在两名内侍宦官的搀扶下，颤颤巍巍来到朝堂来到李二陛下的跟前，他就对李二陛下说了这么一段话：“老二，李氏皇族断子绝孙呼？你正当壮年，你子嗣繁茂，何故要立这么一个身上流着前隋血脉为我大唐太子？难道你想百年之后，让人将我李唐江山改朝换代吗？今日你不立太子则罢，你若敢立他为太子，父皇便撞死在这朝堂龙柱上，让你背上一个不忠不孝的骂名，让你遗臭万年，让你无颜面再见李氏列祖列宗。”

说着，还真就一鼓作气将搀扶着他的两名内侍宦官给甩到身后，摘下朝天冠摆出一副慷慨决绝，不撞龙柱誓不罢休的架势。

这下可真把李二陛下吓到了，他虽说爱面子爱名声如珍惜羽毛，但还没假孝顺到让老父撞死在自己跟前的地步。

他二话不说，从金銮殿的龙椅上一个箭步跑下来，险些摔倒匆匆来到李渊身边，当着满朝文武的面跟李渊保证，决定打消这个主意。

这么一表态，满朝文武乃至太上皇李渊，自然都是皆大欢喜。

而李二陛下则是暗自神伤，草草退了朝，回到后宫舔伤口去了。

也因为在朝堂上被当众驳了面子，李二陛下更是学郭业一样，托病休养罢朝了将近五六天。

可怜的蜀王李恪，再次与太子宝座擦肩而过，得知消息之后不仅在蜀王府大发雷霆大肆摔烂了不少名贵古董，还将此次反对他的朝臣一个一个地记在了小黑本子上，准备他日好好报复一番以泄恨。

他的爷爷李渊自然也被他视为了眼中钉肉中刺。

偏偏对于郭业，他从杨妃的口中得知了郭业在父皇面前竟然是支持自己的，委实意外了一番。

满朝文武都上了李恪的黑名单，唯独郭业一人在外，这也算是郭业的无

心插杨柳成荫之功吧。

正如郭业所猜想的一样，李恪身后正是有高人指点。接下来的日子里，与太子宝座擦肩而过的李恪在高人的指点下，偃旗息鼓深居简出，竟然低调了下来。

因为李二陛下的罢朝，蜀王李恪的蛰伏隐忍，三系朝臣也知道这次逼迫皇帝有点狠，纷纷夹起了尾巴低调做人做事起来，一时间，整个帝都长安城的气氛有些诡异起来，安静得有些不同寻常。

直到七天后，李二陛下突然接到一个噩耗，不得已下，才将早朝开启，召集了群臣议事。

.....

.....

早朝退散两个时辰后，益州侯府内。

佯装生病而偷懒在家，既不去上早朝，也不去礼部衙门应卯的郭业，也被大舅子柴令文的到来而打破了这份宁静与悠闲。

郭业书房中，柴秀秀一个劲儿地抹泪儿啜泣，柴令文则一脸惶惶不安地说着此番的来意.....

柴令文这边讲完，郭业便朝柴秀秀安抚道：“秀秀，你别哭了，你再哭下去的话，相公我真是一点头绪都没有，便是想帮忙也帮不了啊。”

柴令文到底是男人，尽管此时心情惶恐不安，但也知道燃眉之急是什么，便低声对柴秀秀说道：“妹妹，你先别伤心了，事情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你让妹夫先清静一下想想辙儿，不用再拖沓下去的话就真的为时晚矣。”

柴秀秀止住了啜泣，泪眼婆娑地哽咽道：“夫君，你真要救救父亲，他这次真是无妄之灾，冤枉啊。他乃当朝大驸马，又赐爵霍国公，怎么可能做这种龌龊事呢？”

郭业嗯了一声，点头道：“好了，我知道了，你回房去吧，我跟令文先合计合计。”

吴秀秀走后，郭业径直问道：“令文，你再将永安村那边之事说一遍，刚才你小妹哭得跟哥泪人儿似的，我听得不甚清楚。”

柴令文唉叹一声，脸色惆怅说道：“事情发生在前日，永安村那边的皇陵还没修到一半便突然倒塌了，被压在地底下的工匠民夫死伤无数。其中，督造使申国公高士廉大人，督造官员工部左侍郎赵明德，当场被倾泻飞来的乱石砸死，命丧黄泉。”

“什么？高老大人不幸遇难了？”

晴天霹雳！

郭业整个人猛地晃了一下，差点没站住脚，脑海中尽是高士廉的影像和平日对自己的慈祥和睦。

百般苦愁滋味，霎时涌上心头。

不过他还是强忍着惊闻噩耗的心中痛楚，直接进入主题问题道：“但是这件事情跟你父亲有何关系？据我所知，他是奉了皇上之命才去了永安村，即便皇陵倒塌要追责，也追不到头上才是。”

“唉，这人啊，倒霉起来喝凉水也塞牙啊。”

柴令文叹息一声后，说道：“我父亲是奉了皇上之命给高大人带个口信，这没错。当日我皇上与我父亲谈话之时我也在场，当时皇上是说，高老大人

传信给他，说皇陵的地基已经打好，地下墓道也挖得差不多了，让皇上派个皇族里头的人过去查验一番，看看是否合乎皇上的要求。但是皇上因为抽不开身无法亲驾永安村，便将他的要求说与父亲听，让我父亲替他跑一趟。这不，摊上了这么一桩倒霉事。”

郭业摇了摇头，还是疑惑道：“我还是听不出来这件事情跟你父亲有何关系，按理说，他这次在事发现场幸免于难已经实属万幸了。怎么皇上还追责到头上呢？”

“妹夫你听我说。”柴令文喝了一口桌上的茶水润了下喉咙，然后说道，“今日一早永安村的噩耗便传进了长安，已经惊动了陛下重启早朝。就在早朝上，陛下闻噩耗潸然泪下时，有大理寺官员出班启奏，称今早天微亮便接到匿名举报信，说此次永安村皇陵倒塌是因为有人在购置石料木材时以次充好，而督造官员礼部右侍郎赵飞轩便是掌握购置大权之人。匿名举报信上说，与赵飞轩狼狈为奸，为赵飞轩介绍以次充好的供应商贾者，便是我父亲。”

“这怎么可能？”

郭业惊愕地喊道：“虽然我不喜你父亲的为人，但我不相信他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柴令文苦笑道：“妹夫啊，你不相信有什么用啊？皇上闻罢当场震怒，命大理寺与刑部联手彻查此事。而且已经着刑部尚书韦挺即刻前往永安村，将我父亲和礼部右侍郎赵飞轩缉拿回长安，先下入天牢再等三司会审此案。唉，真是无妄之灾啊，也不知到底是谁家无耻下人也如此陷害我们柴家，如此坑害我父亲啊。”

“令文，别急，待我想想，捋一捋其中的头绪。”

郭业猛地冷静下来，因为他发现里头疑点疑团甚多，一切都显得太突兀太生硬了，这明显是有人在栽赃陷害。

噤！

突兀，书房的门被一名侯府亲兵给撞开，惊了郭业和柴令文一跳，不待郭业破口大骂训斥一番时，突见那名亲兵满脸慌乱之色地喊道：

“禀报侯爷，不好了，大理寺的官员带着十来个衙差闯入咱们侯府，说是要拿您回大理寺问话！！！”

## 第903章府外交锋

“禀报侯爷，大理寺的官员带着十来个衙差闯入咱们侯府，说是要拿您回大理寺问话。”

此言一传进书房，霎时屋内生变！

郭业面容巨变，拍案而起，大声吼道：“拿我问话？凭什么？我岳父还未定罪，他们就想搞株连不成？真是反了他们！”

柴令文眼前一黑顿如天旋地转，整个人软瘫在椅子上，脸色惨白如纸，惊骇地看着郭业，喃喃道：“妹夫，怎么办？他们肯定是冲着父亲之事来拿你的。”

郭业见自己的大舅子吓成了惊弓之鸟，心里不由一阵暗暗失望，到底是没有经历过大阵仗的人，一遇大事便丢了静气。

此时，他俨然猜到了所有的事情并没有表面看着那么简单，隐隐约约猜出了个中三昧。

倏地，他对那亲兵吩咐道：“通知下去，让张九斤和王八斤二人率府内亲兵，在侯府大门口外列阵。若这些衙差敢擅进侯府一步，统统给老子射杀，管他天王老子是谁。”

而后他对柴令文轻轻一摆手，冷静地说道：“别急，天还没塌下来。小小大理寺的一个官员带着十几个衙役就想拿我？哼，他们还不配！令文，走，随我会会这般不速之客先。”

有了郭业冷静从容的应对，亲兵已经从惊惶中走出，脚步匆匆地先返出了书房。

随后，郭业带着柴令文一起出了书房，朝着侯府大门口方向缓缓走出去。

柴令文步履踉跄，倒是郭业，随着心中的脉络渐渐清晰，随着脑海中的疑团缓缓揭开，整个人变得越发气定神闲了起来。

.....

.....

此时，益州侯府大门处，已是剑拔弩张，气氛极为紧张。

张九斤和王八斤两人率领着五十名侯府亲兵，列成了一个左右双翼的扇形阵。

其中，左右两翼各有二十名亲兵，屈膝半蹲在地，挽弓搭箭，弓弦已然拉得半圆，随时都能疾射而出。

中间十名亲兵，各自拿着横刀牌盾，堵住了通往侯府门口的唯一通道。

五十名亲兵列出扇形阵，虎视眈眈地看着眼前的十数名衙差，愣是震慑得对方不敢擅自向前一步。

只见躲在一众衙差身后的一名绿袍官员跳脚骂道：“本官奉命捉拿郭业回大理寺问话，你们却拦路截住本官进府，你.....你们这是要造反吗？”

“造你娘的反！”

王八斤在扇形阵后抽出横刀遥指叫阵道：“要想拿我家侯爷？真是吃了你娘的豹子胆了，信不信老子现在就下令儿郎们将你射成刺猬？”

张九斤亦是紧凑地附和道：“我家侯爷有令，擅闯侯府者，统统射杀！儿郎们，准备！”

哗啦~

十名刀盾兵同时举起盾牌，向前逼近一步。

喀喀喀.....

这是左右两翼四十名亲兵将拉得半圆的弓弦再次拉得圆满，只要扣着箭矢的手指一松，箭簇随时都能疾射而出。

一触即发。

轰~

十数名衙役在长安城里享福安逸惯了，哪里见过这种阵仗，吓得抱头鼠窜连连又退了五六步，气得那个大理寺官员躲在人群中哇哇大叫，痛骂随行而来的衙差都是些贪生怕死之辈。

在他骂骂咧咧之时，郭业适时出现在了侯府门口，他居高临下地扫视了眼府门台阶下大理寺的这帮乌合之众，脸上现出鄙夷之色，径直问道：“是谁要拿本侯啊？站出来，别藏头匿尾的。”

一见郭业这个正主儿出来，那名大理寺的绿袍官员壮着胆挤出了衙差队伍，双手叉腰声色俱厉喊道：“郭业，你大胆，竟敢纵容府内私兵阻挠大理寺办差。”

郭业看了眼对方，面孔陌生，绿袍官衣，一看就是在大理寺里打酱油的角色，撑死一个七品的刑曹官员。

随即，目光凛冽地冷笑道：“你算个什么东西？居然在本侯面前大呼小叫，别说我没警告你，若再不好好说些人话，被射成刺猬可没处说理去。”

说着，他猛地高高举起右臂，貌似要准备下令儿郎们射箭。

这下那绿袍官员当真吓到了，噌的一下如田间地鼠般飞快地窜进了衙差中，陇西郭业的凶名他可是早有耳闻。

他躲在人群中战战兢兢地喊道：“益州侯莫要冲动啊，在下大理寺刑曹佐官司司马南，奉大理寺正卿长孙大人之命，前来缉拿你回大理寺问话。”

刑曹佐官司司马南？

这是什么狗玩意？郭业表示没听过。

不过他是听出来了，感情儿是奉了长孙无忌之命来捉拿自己回大理寺啊。

但是，他还是要验证一番心中的揣测，继而问道：“本侯并未犯什么案子，凭什么大理寺要来拿我问话？”

獐头鼠目的刑曹佐官司司马南不敢出来与郭业面对面喊话，只得继续躲在人群中叫道：“长孙大人说了，此次永安村皇陵倒塌事件中，礼部右侍郎赵飞轩与霍国公柴绍暗中勾结，以次充好，两人皆是主犯。至于益州侯你，不仅与赵飞轩有连襟的关系，还与霍国公是翁婿关系。所以，大理寺有理由相信益州侯你也牵涉此案中，不排除你有从犯的嫌疑。因此，长孙大人特派下官过来将你拿回大理寺问话。”

说到这儿，司马南稍稍停顿了一下，说道：“而且长孙大人说了，你身为皇陵督造司副使，对于此次皇陵倒塌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再者，与你一样兼着皇陵督造司的礼部尚书崔鹤年崔大人向大理寺举报，您与赵飞轩不仅是连襟，而且还过从甚密，暗中勾结在督造皇陵中中饱私囊。益州侯，你现在还想再说些什么吗？”

“我去你马戈壁！”

郭业破口大骂，完全失去了刚才的那份冷静。

赵飞轩……崔鹤年……长孙无忌……

郭业暗暗数过这几个人的名字，心中骂翻了天，这帮狗日的，果真是一环扣一环，看来这张看不见触手的大网早就编织好了，而且就是针对老子啊。

至于岳父柴绍，完全就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长孙无忌、崔鹤年他们明显就是针对自己，而柴绍却成了躺地中枪的冤枉鬼，明显是遭了无妄之灾啊。

郭业这时也终于明白，这些人一直都处心积虑地想置自己于死地，始终未曾放弃过。

好，很好！

郭业心中尽是冷冷寒意，难道高士廉和赵明德都是长孙无忌和崔鹤年他们为了将事情闹大，有意舍弃的？

狠，真狠啊！

突然，郭业冲司马南冷笑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司马南，回去告诉长孙无忌，正所谓捉贼拿脏，捉奸拿双，别妄想拿这些虚头八脑的说词来对付老子。办案讲究的是证据，知道吗？他不是说我与赵飞轩暗中勾结吗？那好，那就等赵飞轩押解回长安后，你们再来拿我吧。还有——”

郭业指了指身上的冕服，喝骂道：“我乃陛下钦封的大唐益州开国侯，你别拿个鸡毛当令箭，你司马南在本侯眼中狗屁不是。若是没有真凭实据又想拿我进大理寺的话，回去跟长孙无忌再说一声，让他去宗正寺卿李道宗那儿请来皇上的谕旨，不然的话——

谁敢拿我？”

唰唰唰～

王八斤与张九斤齐齐冲手底儿郎单手一挥，齐声喝道：

“谁敢拿我家侯爷？”

“刀盾兵，向前三步，驱敌！”

“弓箭兵，准备放箭，护主！”

## 第904章积极应对

司马南只是大理寺一个小小的刑曹佐官，他也只是奉了长孙无忌之命来办事儿，纯属拿着鸡毛当令箭，过来益州侯府打酱油的小角色。

正如郭业所说，一没真凭实据，二没皇帝谕旨，谁敢拿他？

司马南面对着郭业如此强硬激烈的手段，心想郭业这个混不吝的东西可真敢下令放箭啊，犯不着为了长孙大人办差事丢了性命吧？奶奶的，丢了性命可真就冤了，不如将这事儿如实回报给长孙大人，顶多挨顿骂罢了，总比丢了性命强吧？

最终，司马南带着十几个衙差落荒而逃。

但是郭业知道，这场大戏并没落幕，反而刚刚开始。

旋即，他让张九斤和王八斤率众继续在府外戒备，然后第一时间将柴令文拉扯进了府中，回到自己的书房。

一进书房，郭业看着柴令文还处在惶惶不安的状态中，当场唤醒道：“令文，你现在不是担惊受怕的时候。目前种种迹象表明，你父亲完全是受了我的牵累。长孙无忌和崔鹤年等人借着皇陵倒塌事件真正想要对付的是我，并非你父亲。眼下时间来不及了，不能跟你再磨蹭细说，如果连我也进去的话，到时候真没人能救得了你父亲了。”

柴令文惶惶问道：“妹夫，你刚才在外面不是将那个大理寺小吏撵走了吧？无凭无据又无皇上谕旨，长孙国舅怎么还敢再派人来拿你？”

郭业摇摇头看了一眼自己这个大舅子，生意场上门儿清精明，但是在官场斗争中委实就是白纸一张白菜一捆，水嫩的很。

继而解释道：“长孙无忌、崔鹤年这些人何等的城府之深？他们这次拿不走我，那是因为这个叫司马南的狗东西是哥蠢货。我刚才也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即便长孙无忌不去找皇上请来拿我的谕旨，但是只要赵飞轩和你父亲一被押解回长安之后。他们自然能通过赵飞轩的嘴巴给我泼脏水，到时候只要赵飞轩听从他们的话一口咬定这件事情我也有份，那么我就算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到时候皇上还会信我吗？届时，不仅仅是你霍国公府，便是我益州侯府也是大难临头了。”

“啊？妹夫……”

柴令文猛地抱住郭业的手臂，颤抖着声音骇然问道：“这可怎么办啊？算算日子，明日一早，刑部尚书韦挺便能押解赵飞轩回长安了。到时候赵飞轩张嘴将你也牵扯进来，那，那，那可怎么办啊？”

郭业轻轻拍了拍柴令文的肩膀，低声说道：“令文，我对赵飞轩多少有些了解，这人天性凉薄又贪婪无耻，但是我相信借他十个胆子也不敢自己一人在督造皇陵的石料木料上做手脚，他是喜欢钻营爱银子，但胆子还没大到这种程度。所以这件事情绝对是崔鹤年怂恿着他干得，而且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崔鹤年一开始就想利用他做这件事情，一开始便视赵飞轩为弃子，目的就是想借这件事情把我拖进去，最后整死我。长孙无忌想要除掉我，崔鹤年想要为子报仇，全都碰到一块儿了。”

柴令文听着有些犯迷糊，问道：“妹夫，你到底想说什么？”

郭业道：“别急，等我说完。赵飞轩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是咎由自取，自作孽不可活。不论是贪婪作祟还是被人当了弃子，反正他是死罪难逃了。我想

只要他一被押解进长安来，崔鹤年便会让他一口咬定我也参与其中，将我拖下水。”

这下柴令文有些反应过来了，试探问道：“妹夫，你是说崔鹤年会威胁赵飞轩咬死你？”

郭业投过去一个赞许的目光，点头道：“没错，崔鹤年能够威胁赵飞轩自认死罪并一口咬死我的，只有两样东西。那便是赵飞轩的妻子和女儿。所以，令文，你现在要替我做一件事情，必须要快！”

柴令文恍然大悟，问道：“妹夫，你是让我现在就去把赵飞轩的妻子和女儿给保护起来，不能落入崔鹤年的手中？”

“没错！”郭业急急吩咐道，“我让王八斤和张九斤带着我益州侯府的五十名亲兵与你一同前往赵飞轩的府上，必须将赵飞轩的妻子慧娘，女儿赵月月给带出赵府，最好是带回你霍国公府，严密保护起来，千万不能落入崔鹤年的手中。”

说到这儿，郭业脸上浮出一抹厉色，沉声说道：“令文，若碰到有人要劫走她们母女，格杀勿论。千万千万不能让她们落进崔鹤年或长孙无忌的手上。”

柴令文面露骇色，忐忑道：“妹夫，还要杀人啊？”

郭业皱起眉头，语重心长道：“令文，现在人家已经算计到你我两家人的头上了，生死存亡之时，容不得有半点妇人之仁。记住，现在你父身陷囹圄，你是柴家的长子，必须担起霍国公府的重任了。”

柴令文一听霎时脸色动容，咬咬牙跺跺脚，大声保证道：“妹夫，既然你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也不能做那缩头乌龟了。你说得对，我是柴家长子，必须肩负起霍国公府的重任才是。妹夫，你等我好消息。”

说罢，拔腿冲出了书房，前去府外招呼张九斤和王八斤等人随行同往救赵氏母女而去了。

郭业见着柴令文奔远，不由苦笑道：“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还有时间在府中等你消息？我也要忙我要忙之事啊，单单赵氏母女，完全不能破解这局死期啊。”

自言自语过后，郭业冲着书房外喊道：“来人，给本侯备马，我要亲自跑一趟虞世南大人府上。”

……

……

长孙无忌府上。

那位被郭业吓走的大理寺刑曹佐官司马南，正灰头土脸地跪在长孙无忌跟前，痛诉着郭业的颐指气使与嚣张气焰。

长孙无忌面色铁青地看着跪在地上的司马南，生若寒噤地吐道：“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要你何用，滚出去！”

崔鹤年也正在长孙无忌的府上，就站在长孙无忌的身边。

见状之下，立马骂了司马南道：“蠢货，长孙大人要你滚出去，你还留在这里作甚？”

司马南闻言如蒙大赦，连滚带爬地出了厅堂。

这时，崔鹤年冲长孙无忌陪笑道：“长孙大人，一个蝼蚁般的小吏罢了，犯不着和他生气。”



嘭！

长孙无忌拍案而起，拂袖咆哮道：“我气得并非此等草芥废物，我气得是我舅父无辜惨死。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

面对着长孙无忌的雷霆霹雳，崔鹤年下意识地低下了头，心虚了起来。

其实高士廉和赵明德之死，真是完全出乎他的意料。因为他一开始安排自己的人给赵飞轩提供劣等的石料和木材，目的就是想要皇陵倒塌，然后利用赵飞轩作为岁时抛弃的棋子去当替死鬼，最后再利用赵飞轩和郭业的连襟关系，让赵飞轩一口咬死郭业参与其中，置郭业于死地。

赵飞轩这颗弃子他完全能控制得住，但是高士廉和赵明德之死，却并非他所预想的那般。

不过好在中间又出现了柴绍这个替罪羔羊，在他看来，柴绍、赵飞轩都与郭业有着亲戚关系，如果说他们三人构织成一个权钱交易网，说出去谁都会轻信。

崔鹤年不仅赞叹，柴绍突然出现在永安村，真是神来之笔！

至于高士廉和赵明德之死，崔鹤年也只能深表遗憾了。

其实他心虚归心虚，多少还有兴奋，想想看，长孙无忌死了亲娘舅，关陇世家中的赵家死了嫡系长子，那么这事儿两家还会轻易放过郭业吗？

崔鹤年心中暗暗得意，郭业啊郭业，你这次真是不死不不休了，我终于可以为我儿报的大仇了。

随即，他轻轻劝着长孙无忌道：“长孙大人也不要太过伤心了，高老大人遇难仙逝，崔某也是深表痛心啊。这件事情的罪魁祸首便是郭业与柴绍，还有那赵飞轩。唉，我真是识人不明，当初怎么会这么重用赵飞轩这无耻小人呢？”

长孙无忌重新坐回椅子上，铁青的脸上仿若罩着寒霜，一双幽冷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崔鹤年，出其不意地问道：

“崔尚书，赵飞轩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就连他此次去永安村那边参与督造皇陵的差事，都是你一手促成力荐的。我且问你，在这桩事情上，你真的没有掺和进去，一点干系都没有吗？”

“啊？”

心里正自鸣得意的崔鹤年一听长孙无忌这番冷不丁的反问，顿时吓得后背生出一股寒意，整个人仿佛被人抽了筋骨一般的紧绷而起，哆嗦着嘴唇忐忑问道：“长……长孙大人，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崔某没有听明白……”

## 第905章冷酷无情长孙无忌

崔鹤年支支吾吾半天，愣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做贼心虚不外如是。

长孙无忌见状之下，眉头紧皱几乎形成了一个“川”字，因为他好像已经猜到了一些什么。

当即，他上前一把揪住崔鹤年的袍领，面目阴沉问道：“姓崔的，这么说来，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你搞得鬼？”

崔鹤年吱吱唔唔，双手比划来比划去，还是说不出一句囫圇话来。

但，他不说不代表长孙无忌是傻子，他心下已然一目了然。

嘭～！

长孙无忌猛地徒手一推，使足浑身力气将崔鹤年推倒在地，痛骂道：“崔鹤年，你与郭业有杀子之仇，这是你的事情。你要利用赵飞轩这个替死鬼来陷害郭业，那也是你的事情。为何？为何你要将我舅父他老人家也牵连进去？为何要害了我舅父的性命？还有，还有，赵明德乃赵家长子，你难道就不怕挑起崔赵两家的矛盾，让整个关陇世族数百年的精诚合作瞬间破裂吗？”

噌噌噌～

崔鹤年骤然爬起匍匐到了长孙无忌的脚下，双手一伸将长孙无忌的大腿抱住，面色惊骇欲哭带喊道：“长孙大人，长孙大人，我不想的，我不想的啊！高老大人和赵侍郎之死完全是意外啊。是，我承认此次赵飞轩是受我蛊惑购置劣等石料和木材，皇陵倒塌也是我刻意为之，我就是要威胁赵飞轩借他之口，将郭业硬生生牵涉进此案中，我就是要死，死死死啊！”

说到这儿，一大把年纪的崔鹤年已是一把鼻涕一把泪，但泪流满面上又是狰狞频现，声嘶力竭地澄清道：“但是高老大人和赵侍郎之死，完全不是我有意为之的啊。长孙大人，这是意外，完全是意外啊！”

噗通！

长孙无忌又抬起一脚窜到崔鹤年的心窝上，将其踹翻在第，怒骂道：“你口口声声说意外意外意外！你知不知道死得是我大唐的两朝元老，死得是抚养我与皇后长大的舅父？混账，你有此计划，为什么不提前知会我一声？”

崔鹤年顾不得胸口一阵疼痛，讶异地抬头看着言语骤变的长孙无忌，忐忑说道：“我之所以不敢跟长孙大人提前知会，那是害怕您不答应这个计划。毕竟这只是我与郭业的私仇，杀子之仇不共戴天啊，长孙大人。”

“哼！”

长孙无忌冷冷说道：“你怎么知道我不会答应此事？总是你以为你以为，就是你这个自以为是害得此次计划错漏百出，更是牵连了无辜的性命。郭业与你有不共戴天的杀子之仇，他与我长孙无忌，与我们整个关陇世族又何尝不是仇人？”

“啊？”

崔鹤年惊呼一声，跪在地上怔怔地看着面容变得肃穆冷峻的长孙无忌，半天又是说不出话来。

长孙无忌瞥了他一眼，哼道：“堂堂一部尚书，跪在地上成何体统？起来吧！”

说罢，自顾双手负背转身回到了堂首的椅子上。

待得崔鹤年从地上颤颤巍巍爬起，他眉头微微舒展开来，压低着声音问

道：“既然是你亲手策划了这桩事情，那么我问你，你到底有几成把握可以置郭业于死地？”

崔鹤年恭敬地回道：“七成！”

长孙无忌问道：“关键在你礼部那个右侍郎赵飞轩身上？”

崔鹤年点点头，自信道：“长孙大人放心，赵飞轩没得选。我已经控制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而且派人去给他传过话，他若认下这桩事情并将郭业牵扯进来，一口咬定是与郭业合作的，那么我保他妻子与女儿无虞。若是他敢不听我的话，那么我便……”

说着，崔鹤年咬咬牙眼中闪过一抹狠辣，做了一个手起刀落的动作。

长孙无忌顿时明了，又追问道：“那现在姓赵的妻儿……”

“已经被我控制了。”崔鹤年急急回道，“而且，就连那个奉我之命与赵飞轩接洽，给皇陵那边提供劣等石料和木材之人，我也让他躲到乡下避风头去了。等着赵飞轩一回长安，在大理寺的三司会审下将郭业一口供出之时，哼，他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长孙无忌问道：“此事你确定稳妥，没有留下尾巴来？”

崔鹤年连连点头保证道：“妥妥的，绝对不会让郭业有翻身的可乘之机。”

长孙无忌坐在椅子上目露精光，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说道：“好，三司会审之时我亲自出马，从今天开始你必须给我把嘴巴封死。记住，我舅父高士廉，工部左侍郎赵明德，虽说是意外，但与郭业、赵飞轩二人的偷工减料脱不了干系。懂了吗？”

崔鹤年顿时心中感激万分，委实感谢长孙无忌的既往不咎，这话的意思明显就是不跟他计较高士廉之死了。

当场，他双膝跪地冲长孙无忌连连磕头致谢，这事儿可是救了他一命，万一长孙无忌和赵家的人要跟他声讨这笔血债，纵是他大哥、清河崔氏的族长崔鹤龄亲自驾到，都不可能替他说和此事。

长孙无忌霍然起身，挥挥手示意道：“起来吧！舅父无辜枉死，皇后娘娘已经在宫里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了，本官必须进宫安抚安抚，顺便在皇上面前添添火，将这笔血债算在郭业头上去。”

崔鹤年闻言起身，冲长孙无忌又是躬身稽礼一拜，道：“长孙大人，为保险起见，我得去察看一下赵飞轩的妻儿是否安全，不能让她们娘俩在没有定案之前出了岔子。至于高老大人之死，唉，长孙大人请节哀。”

声音落罢，崔鹤年颇为惭愧地退出了长孙无忌的厅堂。

见着崔鹤年离去的背影，长孙无忌捋了捋颔下的几络胡子，脸色又是一变，变得有些戾气横生，阴恻恻道：“崔鹤年胆大妄为，此事若被赵家知道必定会引起崔赵两家纷争。哼，险些坏了关陇世族间的数百年情分。崔鹤年，别怪我，郭业定罪之日，便是你为我舅父与赵明德偿命之时。不然的话，留你再世一日，便是多一个祸患。”

说罢，长孙无忌正正衣袍扶了扶冠，向厅堂外开口喊道：“来人，备轿，进宫……”

……

……

这边，郭业马不停蹄来到了虞世南府外，翻身下了马后将马鞭扔个虞府

的门房，示意他将马看好喂点草料。

刚要进虞府大门，身后却传来了一道急切的声音：“妹夫，妹夫，留步，速速留步啊，妹夫！”

大舅子柴令文？

郭业返身扭头一看，不远处柴令文正骑在马上，身子东倒西歪，显然对不谙熟马术。

柴令文之后，跟着张九斤和王八斤等五十名侯府亲兵。

郭业心疑道，不是让他们去赵飞轩府上将慧娘和月儿保护起来转移吗？怎么又来我这儿了？

待得柴令文好不容易策马来到郭业跟前，不等他下来马，郭业便质疑道：“令文？怎么这么快？赵飞轩的妻儿可曾转移保护起来？”

柴令文在一名亲兵的帮助下，总算是跳下马来，然后摇头叹气道：“妹夫，可惜了，晚了一步。”

郭业心中萌生不祥之感，皱眉问道：“怎么回事？”

这时，王八斤冲上前来喊道：“侯爷，俺们白跑一趟了，咱们赶到赵府的时候，那儿早已人去楼空，啥也没有了。就剩下几个仆役和老妈子。”

郭业面色一凛，挥拳狠狠地砸到虞府门前的一根柱子上，怒不可遏地喊道：“居然被崔鹤年这个老棺材瓢子给捷足先登了？这下坏了！”

## 第906章霸气

柴令文看着郭业气急败坏，心知对方现在肯定是杀人的心都有了。

顿时，他为之一阵气弱，怯生生地问道：“妹……妹夫，那接下来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凉拌呗！”

郭业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柴令文，暗暗鄙视道，自己这个大舅子什么都好，就是一遇到大事儿就失去了冷静，怂得一逼。

看来下面的事情也不是全指望柴令文了，随即，郭业招来张九斤和王八斤，交代道：“你二人带着侯府亲兵乔装打扮，伺机潜伏在崔鹤年府邸附近，只要跟住了这狗东西，肯定就能查出赵飞轩妻女的下落。”

张九斤和王八斤齐齐拱手称是，刚要走又被郭业唤住，喊道：“回来，你俩记住，只要发现了她们娘俩的下落，就不惜一切代价将她们救出来。爷的前程和性命可就系在她们娘俩身上了，只有她俩安全了，赵飞轩才不会受制于崔鹤年之手。还有，若需要援兵帮忙的话，你们就去找长安府尹马元举马大人。我若不在的话，也只有他能替我拿主意了。”

长安府尹，在万分紧要关头也有权利调动长安城内的一些驻军力量。

马元举来过益州侯府，张九斤两兄弟也见过，对他不会陌生，纷纷点头称好后转身便领着一干亲兵匆匆离去。

柴令文没有及时跟上，而是驻足在郭业身边，小心问道：“妹夫，你刚才说你若不在，这是什么意思？”

郭业勉强笑了笑，又和颜悦色地拍着柴令文的肩膀，说道：“令文，明日赵飞轩就要押解进长安了，只要这厮一口咬定我参与分赃勾当，你觉得长孙无忌还会让我继续在大理寺天牢外从容应对吗？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你记住，我若被关进天牢里面后，秀秀和禾禾都是弱质女流，霍国公府和益州侯府两个家就靠你这个大男人来帮忙照看着了。”

柴令文听着郭业说得这般严重和煽情，鼻子不由酸涩起来，重重地点了一下说了一声保重之后，便转身小跑离去。

郭业低头叹息一声，念叨：“妈的，真要抓紧时间提前布置了，不然这次真要阴沟了翻船，让长孙无忌和崔鹤年他们得逞了。”

刚要进去虞府，迎面就跑来虞府的老管家，郭业来虞世南这儿作客的时候见过，好像听虞世南提过，这老管家他打小就带在身边当作书童，跟在虞世南身边到如今也有五六十个年头，叫虞九。

老管家虞九步履蹒跚地来到郭业身边，恭敬地抱拳说道：“益州侯爷，我家老爷听下人禀报说你来了，特意在花厅等着您呢。”

郭业哦了一声，显然柴令文、张九斤他们一千人在虞府外的动静也惊到了虞世南。

于是，他跟着老管家虞九进了虞府，来到了花厅。

一身便服的虞世南紧绷着一张脸坐在花厅里头，见着郭业进来后，冲虞九挥挥手，吩咐道：“通知下去，老夫今天概不见客，还有，将花厅四周的仆役丫鬟统统屏退掉吧。”

虞九见着自家老爷如此严肃谨慎，心知今天肯定是有大事相谈，于是鞠了一躬应了一声是后，匆匆离开花厅招呼起正忙活着的下人离去。

花厅中，郭业颓丧地摇了摇头，嬉皮笑脸地冲虞世南招呼道：“老师，我这次可是阴沟里翻船栽跟头了，居然被崔鹤年这老杂种给算计了。”

虞世南紧绷着的脸缓缓松弛下来，轻笑着呵斥道：“混小子，你还有心情笑得出来？”

郭业耸耸肩，摊手说道：“那还能怎么样？不笑难道还哭着不成？老师你不是一直教我每逢大事要有静气吗？我这叫冷静从容。”

“懒得和你贫嘴！”

虞世南瞪了郭业一眼，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说道：“永安村皇陵倒塌之事老夫在早朝上便已知晓，至于崔鹤年和长孙无忌设计陷害你之事，下人也告诉我了。呵呵，长孙无忌还真是冷酷无情杀伐果断啊，高士廉不仅是他的亲娘舅，还对他与皇后娘娘有养育之恩。啧啧，白眼狼，这就是现世报的白眼狼啊。”

郭业也是冷冷一笑，说道：“老师，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乃崔鹤年一人。这老杂种，我当初就不应该听了高老大人的话，放他一马。不然也不会酿成今日之祸了。”

“闲话莫提，往事亦不可追！郭业……”

虞世南正色说道：“事件的始末我也大概其知道了，现在想要帮你脱身，除了要让赵飞轩实话实说之外，还有便是找到当初那个给他提供劣等石料和木材之人。赵飞轩的软肋便是他的妻女，这个事情自有你手下人去解决。那么眼下最近要的便是找到崔鹤年派去与赵飞轩接洽的材料商贾。”

郭业点了点头表示没错，忽然又意兴阑珊地摇头道：“可是这个人明显就是崔鹤年的心腹之人，现在若要找到他，无异于大海捞针，难哟！”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郭小子，就冲你叫我一声老师，我能眼睁睁地让你吃着哑巴亏，身陷囹圄受这份冤枉吗？”

虞世南眯着眼睛捋着银须，沉默了一会儿，又说道：“这人倒是不难找到，崔鹤年发迹于清河崔氏，那么他的心腹之人也能从清河那边打听出来。他长孙无忌有滔天权势，老夫也有门生故吏。放心，这人肯定就藏匿在清河县一带，只要没被崔鹤年灭口，老夫就有办法找到。不然，我这个历经隋唐两朝的几朝元老真当是摆设吗？”

郭业不禁莞尔，笑道：“有老师当我坚强的后盾，我怕啥？”

“别嬉皮笑脸！”

虞世南呵斥了一声，说道：“明日赵飞轩便要押金进长安了，崔鹤年他们肯定会让他第一时间拿到他栽赃你的口供，你小子知道自己明天的去处吗？”

郭业撇撇嘴，很是无所谓地说道：“不就是大理寺天牢吗？今天来过老师这里一趟，我便进那天牢也有底气了。顶多进去走一圈，过些日子便能出来的。”

虞世南就喜欢郭业这份气定神闲的劲头，不由满脸尽是慈爱之色地看着他，语重心长地交代道：“郭小子，大理寺之外的事情，全由老夫给你斡旋走动；但是到了大理寺天牢里头，就要靠你自己了。你知道老夫的话中真意？”

郭业郑重地应答道：“老师，我懂。无论他们在里头怎么栽赃陷害于我，无论他们在里头如何严刑拷问于我，我都要咬紧牙关不能认罪，不能被他们屈打成招。哪怕打断了骨头，我都得硬挺着撑下来。”

“好！”

虞世南抖了抖袍袖，竖起拇指赞道：“你放心地进去，在外头一切有我奔走相告，在里头受点委屈未尝不是一次历练。明日一早，我想大理寺的衙差就会来你府上拿你回去问话了，这次可不能再犯浑了啊，莫要再纵兵抵抗办差。免不得又被长孙无忌他们抓了小辫子。”

郭业啊的一声，不好意思地摸着鼻子，小声问道：“老师，这事儿你也知道了？”

虞世南摇摇头不说话，然后问道：“回去吧，估计这次进去少说也要十天半个月，回去和你家夫人好好团圆安慰一下，别让她担心。”

郭业嗯了一声，不过好像没有离去的意思，低声说道：“老师，我还有个担心。”

虞世南点头伸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郭业继续。

郭业道：“老师，此次高老大人不幸遇难，皇后对他感情甚笃，皇上对他也是倍加尊重。我就担心长孙无忌会进宫利用皇上皇后对高老大人的感情，推波助澜，置我于死地。您知道的，如果皇上真的……”

“他敢？”

虞世南双手猛地拍在椅子两边的扶手上，刹然起身，威风凛凛睥睨四方地喝骂道：“皇上若真这么偏听偏信，老夫与孔家老头岂是无用的老货？士林清流系中天下寒门学子岂都是任人拿捏的泥塑？皇后娘娘若敢插手此案，皇上若妨碍此案的公正，老夫自会带上三千寒门学子也学你一番。”

郭业好像听出了什么，骇然惊呼道：“啊？老师你是说……”

虞世南拂袖一摆手，傲然喊道：“没错，若他们真敢如此，哼，老夫便率上三千寒门学子，也闹上一回京华！”

呃……

郭业委实被虞世南这番气势给震惊了，满脑子里就两个字，霸气！

虞老师，真霸气！

## 第907章临别

有了虞世南这番交底，郭业自觉明日便是进了大理寺天牢，他也走得硬气，纵是龙潭虎穴闯它一闯，亦是有恃无恐了。

随后，两人又是窃窃合计了一番接下来的应对之策，直到天色渐暗，虞府华灯初上，他才起身告辞。

虞世南亲自将他送出府外，并殷殷嘱咐道：“郭小子啊，记住老夫的话，大理寺外自有老夫奔走相告，而到了大理寺天牢里头，就要靠你自己了。”

郭业耸耸肩，笑道：“老师，长孙无忌他们都说我这人不学无术喜好溜须拍马奉承皇上，殊不知我这人就属驴的，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哼，他强任他强，他横任他横，我他妈就是玩狠耍流氓的祖宗。”

“好啦好啦，尽说些污言秽语。”虞世南皱着眉头摇摇头，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呵斥道，“好歹也是礼部左侍郎的人了，怎得还这般粗鄙？赶紧回家吧，明日进了天牢没有十天也有八天，好好回去安抚一下你家平阳郡主吧。接下来的日子，她肯定要替你担惊受怕一阵子了。”

郭业一听立马收起了嬉笑之色，嗯了一声，拱拱手说了声晓得，便返身翻上马扬鞭离去。

星夜之下披着月光，郭业策马穿梭在长安城中的大街小巷与坊间，面对着明日即将到来的日子，他忽然有了一种归心似箭想急切见到秀秀的心情。

哒哒哒~

到家！

他下来马飞奔进了府中，一路之上从门房仆役和过往的丫鬟眼神中，他看到了一丝异样，一股子沉重的气氛仿佛弥漫在侯府之中。

看来，明日之事，家中大小多少都已经知晓了。

那么秀秀也……

“秀秀，秀秀！”

郭业撒丫子狂奔向后院卧室的方向，路过花厅外的石子小路之时，忽然，他看见秀秀竟然在花厅门口站着，好似翘首以待着他的归来。

“秀秀……”

“夫君……”

两人同时喊着对方，又同一时间很有默契地戛然而止，闭口不言，四目相对怔怔半会儿。

郭业迎上前去握住秀秀的柔荑，率先打破沉默说道：“秀秀，明日一早我可能要……”

“夫君，别说了！”

秀秀抽出小手轻轻掩住了郭业的嘴巴，泪痕斑斑的脸上还挂着泪珠，不过她仍旧强颜嫣笑着，“我已经知道了，夫君，你我相识于东流乡野，你从一个小小陇西县起家，一步一步披荆斩棘走到今天。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还会怕那些魑魅魍魉吗？我相信夫君一定会没事的。”

郭业心疼地将秀秀揽入怀里，轻笑道：“原来你已经知道了啊？秀秀，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进大理寺天牢走一遭吗？谅长孙无忌和崔鹤年他们再怎么跋扈，也不敢拿我怎样。乖了，夫君此去天牢小住一段时日，过阵子就能出来的。”



“扑哧~”

柴秀秀破涕而笑，没好气地打了下郭业的胸口，嗔道：“大难临头还没个正经的，不过妾身相信夫君定能安然无恙，全身而归。”

“哈哈，那是当然，我郭业吉星高照，鸿运当头，这些王八羔子怎么可能害得了我？”

说着，不过扭头看了眼花厅内，柴秀秀居然弄了满满一桌子菜，然后瓦罐里还温了一壶老酒，咕嘟咕嘟~

恰时，肚子不争气的打起腹鸣来。

秀秀莞尔一笑，牵着郭业的手进来花厅，说道：“饿了吧？赶紧的，坐下来，这些菜都是我特意为你亲手烹制的。”

郭业意外地哦了一声，借着花厅中暖色橘黄的烛火看了眼柴秀秀，娘子真是越发地明媚动人透着端庄娴雅了。

他坐下来之后，秀秀已经替他斟满了一杯酒，然后将筷子拿起递到他手中，娇声催促道：“快点吃菜吧，尝尝我的手艺。”

郭业嗯了一声动起筷子，忽然他发现桌子上蒸了一条鱼，不过.....

蒸鱼被一刀两断，分别盛在了两个盘子中。一盘鱼头，一盘鱼尾，他不禁纳闷，秀秀这是搞得什么东东？

随即，他好奇问道：“秀秀，这蒸鱼哪有这么蒸的？”

秀秀娇笑一声，指着鱼头那盘说道：“这盘是夫君的。”

然后又指了指鱼尾那盘，说道：“这盘是妾身的。这可是好意头呢。”

郭业顿时来了兴趣，问道：“秀秀，这里面还有什么说头不成？”

秀秀嗯了一声微微点头，一脸认真地说道：“这条分为两盘的蒸鱼我将它取名为‘相思鱼’。”

相思鱼？

郭业兴趣更浓了，不说话，继续听着秀秀的解释，连腹中饿鸣都浑然忘却了。

只听秀秀缓缓说道：“鱼头好比夫君，鱼尾好比秀秀，虽然我与夫君即将分离，明日你便要关在天牢里，而秀秀则是住在天牢外，但是秀秀永远都会和夫君在一起。你我就好比这条被分成两截的鱼儿，生则同衾，死必同穴。这是秀秀对夫君的承诺，永恒不变的承诺。”

原来如此！

郭业顿时满面动容，心中暗自酸楚道，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缓缓，

他不禁将北宋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私家篡改，脱口吟出：“我住长江头，卿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卿，共饮长江水。此水几时休？此恨何时已？只愿卿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吧嗒~

秀秀手中的筷子意外掉落在地，郭业再看她时，对方已然潸然泪下，再次哽咽啜泣了起来。

郭业赶忙起身过去来到她身边，轻轻将她搂住，柔声说道：“秀秀，不哭，不哭.....”

“嗯，秀秀不哭，秀秀是高兴夫君的心里这般有我。”

柴秀秀急忙抹掉眼泪儿止住了抽噎，然后将郭业轻轻推开，轻声催

道：“夫君，赶紧吃菜吧，不然一会儿都凉了呢。”

郭业坐回原位，将鱼头夹了起来，故作豪迈粗犷地笑道：“哈哈，好，吃菜，今晚我将这鱼头啃掉，你也必须将这鱼尾给解决掉哦。”

“嗯，秀秀都听夫君的……”

秀秀轻动筷子夹了一瓣鱼头放进嘴里，味蕾尽是咸味，鱼肉咸，眼泪亦是咸。

……

……

翌日，郭业心宽懒睡，一直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来床。

秀秀一早便醒来，替郭业准备好了热水，不仅帮他换上了崭新袍衫，还亲自替郭业梳拢着头发，将他拾掇得干干净净，打扮得体体面面，好似今日要进宫听封，加官进爵一般。

时间缓缓而逝，夫妻二人在房中自顾亲昵地说着话忆着往昔甜蜜。

约莫过了一会儿，时辰都临近中午了，屋外头传来下人的声音：“侯爷，大理寺的官差，来了……”

“秀秀，照顾好自己。”

郭业正了正崭新袍衫，扶了扶冠帽，再次将秀秀拥入怀中温存片刻，便大步地走出了卧房。

## 第908章铁铮铮的汉子

今天大理寺这边率衙差过来拿郭业的，还是大理寺刑曹佐官司马南。

不过司马南吃一堑长一智，这次好在有了记性，见着郭业走出侯府来之后，居然彬彬有礼上前问候道：“益州侯，莫要忌恨下官，下官也是职责所在，乃是奉了大理寺正卿长孙无忌大人之命，特来拿你回大理寺问话。”

今天虽然府中没了张九斤等人率领的亲兵把守，但是司马南此话一出，郭府的这些下人们明知道今天侯爷要锒铛下狱，但还是义愤填膺，纷纷涌上前来将郭业团团护住，忠仆义奴护主，不外如是。

郭业眯着眼睛摇了摇头，轻轻喝道：“不得无礼，退下！”

说罢，自顾挤出下人的保护圈，冲司马南冷笑道：“司马南，本侯知道你只是长孙无忌驯养都一条狗，犯不着和你一般见识。既然今天你又敢来我益州侯府拿我，想必赵飞轩已经在大理寺堂上泼我脏水了吧？”

司马南被郭业骂成狗，但他也不急不恼，甚至一点羞耻心都没有，反而腆着脸笑道：“益州侯，咱也是仰人鼻息的小角色，随你怎么骂都成。还请益州侯不要为难下官，随某家走一趟吧。”

“为难你？”

郭业不屑地冷冷说道：“凭你也配？”

说着，他踱步走下了台阶，一人当先地朝着大理寺方向自顾走去，远远将司马南等大理寺官差甩在了后面。

郭业如此配合，倒是让司马南出乎意料，怔立当场。

这时，一名衙差凑上前来，抖了抖手中拇指粗的铁链，发出铛铛响声，附耳问道：“刑曹大人，要不要将他锁起来啊？万一他在路上跑了，长孙大人怪罪下来小的们可是吃罪不起啊。”

“锁你娘的蛋！”

司马南板下脸来，恶狠狠地骂了一句：“你锁他？难道你就不怕被这煞星事后找补回来？再说了，他也不可能跑，你见过如此气定神闲进大理寺的官员吗？啧啧，虽然他瞧不起咱，不过就冲他这份气度，这份静气和胆气，咱不得不服啊，至少他是这个！”

说着，他伸出大拇指冲郭业的背影比划了一下，又喊上一声：“差役们，跟上，押他，哦不，随进大理寺交差。”

哗啦～

霎时，十几名衙差在司马南的呼喝下，小跑一路追赶着郭业，朝着大理寺方向徐徐奔去。

……

……

半个时辰后，郭业被带进了大理寺，走上了公堂。

公堂之上，三司会审。

大理寺正卿长孙无忌，刑部尚书韦挺，御史台大夫于得水齐齐到场，三人分坐于堂上左中右三席。长孙无忌居中而坐，今日之三司会审由他主持。

公堂两班衙差各执棍棒站于左右，纷纷用棍棒顿着地面，齐声喧呼着威武，拖着长音，整个公堂之中霎时弥漫起肃穆气氛。

啪～

一身紫袍的长孙无忌猛地一拍惊堂木，冲郭业喝道：“郭业，跪下！”

郭业双手负背傲然而立，神色从容地盯着长孙无忌，撇撇嘴哼道：“我乃圣上钦封益州侯，食邑益州府千户，更有御赐银鱼袋，见你何须要跪？”

长孙无忌闻言顿时脸色一沉，旁边的刑部尚书韦挺暗暗骂了长孙无忌一声愚蠢，然后扭头冲他嘀咕道：“长孙大人，这点他说得没错。我朝对臣子格外体恤，他如今这身份，也只有皇上皇后或监国太子亲临，方能让他下跪。至于对着咱们？还是站着说话吧。”

长孙无忌心中一恼，只得又是重重拍了一下惊堂木，遥遥威吓道：“郭业，你可知罪？”

郭业摇摇头一脸无辜地回道：“不知！”

“你……”

长孙无忌见着郭业真是油盐不进的滚刀肉，这个时候还装傻充愣，随即点明道：“郭业，三司会审容不得你狡辩。我告诉你，在你来之前我等三位堂官已经提审过礼部右侍郎赵飞轩。他已经将你与他在督造皇陵时的龌蹉勾当都统统交代清楚了。你看这是什么？”

长孙无忌抄起桌上一张供状模样的东西，轻轻在手中扬了扬，道：“这是赵飞轩的口供，上面白纸黑字写着你跟他如何合谋，如何分赃，哼，人证物证面前，岂容你抵赖？”

郭业哦了一声，还是一脸的无所谓。

长孙无忌又看见郭业这幅不以为意的屌样，真是恨不得用手就将惊堂木拍他脸上，当即叫嚣道：“郭业，本官再问你一遍，你可知罪？你是否认罪？”

郭业忽然厌烦地摆了摆手，叫道：“好了好了，赵飞轩你也提审了，口供你也拿到了，你不就是想让我认罪，置我于死地吗？长孙无忌，我现在就回答你——

老子不认罪！”

嘭！

这次不是惊堂木了，而是长孙无忌恼羞成怒之下狠狠一拳砸在案桌上，震得案桌上的物什跌落在地。

“好，很好！”

只见长孙无忌刹然起身，凶相毕露看着郭业连说几个好字，然后向左右两边的于得水和韦挺略微一拱手，说道：“两位大人，赵飞轩认罪并给出了口供，而从犯郭业却抵死不认罪，那么本官就要行使三司会审主官的权力了。”

三司会审，居中者为主官，左右两边的堂官为辅官，有监督之权，却无独断之权。

韦挺和于得水微微错愕，好像已经猜到长孙无忌要做什么了。顿时，他们一脸惋惜地看着郭业，并冲他摇摇头，好像是在告诉郭业，他们身为三司会审的辅官，有些事情的确无能为力。

这两人都与魏征是一个派系，对于郭业的士林清流系一直都处于友好联盟状态，而对天策府旧臣系都是彼此不对付。

所以，他们在三司会审上对郭业还是抱着友善的态度，而且这事儿虞世南也找魏征关照过。

郭业也察觉到了两人的表情，看着长孙无忌狗急跳墙的模样，自然猜到

了对方要干什么，三司会审上的程序和细节，他多少都了解一些。

不过他还是很坦然地冲两人略微摇摇头，并抱以微笑，示意他们不要往心里去，他不怪他们。

长孙无忌自然也发现了韦挺、于得水二人与郭业的眼神和表情的交流，心里更是一阵不爽。

当即，他冲郭业狰狞叫嚷道：“好，郭业，既然你不认罪，那么按照三司会审的规矩，本官有权对你打上三十杀威棒，杀一杀你的威风。”

说到这儿，他故作仁义地叹息一声，轻轻说道：“郭业，三十杀威棒下不是那么好熬的，人证物证俱在，你这又是何苦来哉呢？本官再问你一遍，你可认罪？”

“滚你妈的蛋！”

郭业怒骂一句之后，猛地恣意狂笑道：“长孙无忌，收起你那套假仁假义，老子不吃你这套。三十杀威棒是吗？好啊，来啊，有种就往死里打，老子要是求饶一声就他妈是你养的。今天我还把话撂在这儿了，长孙无忌，你今天若是整不死我，等我走出大理寺之日，我定要百倍奉还今日之辱，让你们这些王八犊子一个个鸡犬不宁。”

“放肆，大理寺之内你还敢如此谩骂？反了你……”

说罢，长孙无忌的脸颊已经火烧一般的通红，冲左右两边衙役喊道：“两班衙役听命，将他摁在地上，三十杀威棒侍候。”

长孙无忌一声令下，两名衙役走到郭业身边，一手抓着郭业一条胳膊，低声说道：“益州侯，身不由己，见谅。”

唰唰唰~

又跑上两名衙役各执一根棍棒来到郭业身边，低声说道：“益州侯，兄弟们也是奉命行事，对不住了。”

两名衙役负责将郭业摁在地上，两名衙役负责抡棍打背。

杀威棒，可不是打屁股，而是实打实的腰背，身体抗击打能力差点的人，这是要死人的。

谁知郭业突然甩开两名摁他的衙役，笔直地站在公堂之上，喊道：“老子不需要别人摁着，老子也不会跪在地上，你们要打便站着打，老子宁可站着死也不会跪着生，记住，往死里打，别手轻，打得疼一点让老子长长记性。”

哗啦~

他双手一撕将崭新的袍衫给撕扒下来，露出强壮满是肌肉的上身，身上虬筋狰狞突显，好像在向着在场诸人展示着郭业的怒火与力量。

砰砰砰~

郭业握紧拳头捶胸如擂战鼓般，抬手怒指长孙家，挑衅道：“来，打吧，三十杀威棒下，老子若是求饶一声，便是你长孙无忌养得。”

“好，这可是你自找的！”

长孙无忌咬牙切齿地目视着郭业，冲那两名衙役喊道：“打，给我打，狠狠地打！”

噗~

一名衙役抡起棍棒便是一棍下来，郭业紧牙关闷哼一声，身子连晃都没晃动一下。

不过一股痛楚还是瞬间弥漫了全身，他又暴喝一声：“来，接着来，狗娘

养的！”

噗~

一棍下来，砸个满实！

噗~

又是一棍下来，一道裂口豁出，血水溅洒，碎肉横飞！

噗噗~

一棍，

两棍，

三棍，

.....

.....

血肉横飞，杀威棒下，满堂尽是血色残阳，闷响连连不断。

郭业至始至终都紧咬着牙关，闷哼不断却未喊着疼，更未喊着求饶，人如苍松笔直傲立，就连双膝都未曾有过一丝的屈软。

韦挺看不下去了，低下头来暗自叹息。

于得水不忍直视，悄悄别过头去。

公堂之上所有的衙役，乃至负责记录案子的书办，一个个都是看着心惊肉跳，心中不甚叹服，益州侯，真是一条铁铮铮的汉子啊！

## 第909章硬骨头

大理寺公堂上，棍影频频，砰砰不断。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此时，郭业腰背被打的血肉模糊，额头上的冷汗涔涔如雨下，牙关始终咬紧闷哼不断，脸上神色尽是一片痛苦扭曲。但是——

他依旧傲立堂中，宁折不弯，绝不求饶。

“噗！”

又是一棍下去。

“喀嚓！”

却见棍棒应声而断成两截，负责抡棍执刑的衙役顿时不知所措，傻愣愣地看着堂上的长孙无忌，讷讷道：“大……大人，棍棒断了！”

长孙无忌也被郭业的铮铮铁骨给震慑到了，他主管大理寺这么多年，像郭业这么硬骨头的人他还是头一次见。

在他的记忆里，再是冥顽不灵和嘴硬的官吏进了大理寺，三棍杀威棒一下去必定是哇哇叫喊求饶，若是十棍下去，甭说屈打成招，便是祖宗十八代都会一五一十地掏底出来。

可偏偏就是眼前的郭业，这个自己恨不得将其挫骨扬灰之人，这个在自己认知里面完全就是一个不学无术溜须拍马之徒，竟然硬生生熬到了二十六棍杀威棒。

而且，连棍棒都打断了，他还不肯开口求饶，哪怕连膝盖头没屈软过一下下。

亡命之徒！

长孙无忌脑海中瞬间浮现这四个字，暗暗骂道，这混账真是个浑不畏死的亡命之徒啊。

这时，韦挺向长孙无忌拱手劝道：“长孙大人，依我看这杀威棒到此为止吧？已经足足打了二十六棍了，不能再打了。”

“是啊，再打下去会死人的，益州侯未出口供若被打死，皇上怪罪下来我等也吃罪不起啊！”

于得水微微点头附和了一句，随后皱着眉头脸色不忍地看了郭业一眼，心中暗道，今天总算知道陇西郭业四个字，为何这么响亮了，唉，换做是我，实难硬挺下来啊。

被于得水和韦挺这么一劝，长孙无忌也心里琢磨，是啊，郭业这厮在皇上那儿颇得圣眷，这个时候万一把他打死了，可是半点口供都没拿到，皇上那儿还真不好交代。

随即，他冲那衙役挥手示意他暂停一下，然后冲郭业喊道：“郭业，杀威棒的滋味不好受吧？本官之前就提醒过你，可谁让你如此冥顽不灵，顽抗到底呢？”

说着，长孙无忌的语气渐渐转柔，满口仁义道：“郭业，本官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肯认罪并签字画押，那余下的四记杀威棒就免了，你也无需再受这血肉鞭笞之苦了。如何？”

“哈……呸！”

郭业忍着疼痛眼神鄙夷地抬头看着长孙无忌，咕咚一口浓痰与血水脱口射出：“呸，滚你姥姥的长孙无忌，老子没罪，你要屈打成招不成？想要老子认罪是吗？好——”

郭业大喊一声好后，用尽浑身气力叫嚷道：“想要老子认罪是吧？好，再给老子三十棍杀威棒吧，刚才那些只是挠痒痒，老子浑身皮痒，连骨头都在痒，来来来，再来，再打！”

“你……”

长孙无忌怒拍惊堂木，发疯了般地冲堂下衙役喊道：“再打，打够三十棍杀威棒再说。他若当堂死了，算他倒霉；他若未死，就将他扔进天牢关押着，来日再审。”

“啊？”

那名衙役突然惶恐地说道：“大人，可是棍棒已经断了呀。”

长孙无忌恨不得冲下来一巴掌扇死这个蠢驴般的衙役，这他妈是拆台来得吗？

只见他仪态尽失地吼道：“公堂之上只有一根刑棍吗？蠢货！打，给我打，狠狠地打！”

不一会儿，噗……噗……

又是连连棍棒抡起，砸在了郭业的腰背之上。

四棍已过，三十棍杀威棒已成，郭业，还是那个铮铮铁骨半分未退的郭业。

堂上的韦挺生怕长孙无忌又出幺蛾子来整治郭业，担心长孙无忌趁人病要人命，索性越俎代庖地冲公堂衙役喊道：“来呀，三十棍杀威棒已完，嫌犯郭业此时已经不适合提审问话，先将他拖下去关进天牢牢房中小心看押着。”

在场衙役都被益州侯的硬骨头给折服了，当然也不忍心郭业就这么死在这儿，立马会意过来，飞快应声之后拖着郭业出了大理寺公堂。

出了公堂，郭业突然挣扎而起，将搀扶他的衙役逐一甩开，喝骂道：“滚开，老子不需要你们服，老子自己会走。”

说着，又像之前进大理寺的来时路上一样，他自顾挺着脊梁骨走在前头，尽管每走一步都牵动着腰背上的血肉豁口和伤口，他咬着牙步步朝着天牢方向走去。

每走过一步，腰背便自上而下顺淌下汩汩殷红血渍，斑斑点点洋洋洒洒，缓缓走出了一条腥红血路。

无论是公堂里头的衙役，还是路上来往而过的大理寺官员，见证着此情此景时，心中无不叹服和心仪。

这是一个崇尚强权的时代，这更是一个崇拜强者的时代。

……

……

大理寺天牢内，郭业被关进了甲字二号房。

牢房内，潮湿阴暗，没有窗户不通风，腥臭无比。

郭业的牢房中摆着一张木板床，上面铺着干草，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他强忍着疼痛缓缓走到木板床边儿上，浑身没有一点力气，背上尽是火辣辣的疼，不敢平躺下去，唯有胸口向下地趴着，趴在木板床的干草堆上。



然后哼唧哼唧喘着粗气，以此来缓解后背血肉模糊一片的棍伤所带来的疼痛。

这时，一名狱卒打开牢门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名挎着药箱的郎中，两人来到趴着的郭业身边。

狱卒凑到郭业耳边，低声唤道：“益州侯，能听见小人的声音不？益州侯，益州侯？”

“有屁快放，有话可说，嘶……”

郭业咒骂了一句身子一侧扯动了伤口，猛抽几口冷风，然后喝骂道：“老子还没死，用不着你嚎丧。”

那名狱卒见着郭业骂起人来还如此的龙精虎猛，不由一阵佩服，讪讪笑道：“益州侯真是铮铮铁骨的好汉子大英雄啊，受了三十大威棒竟然还能如此清醒，佩服，小人真是佩服啊。要说今天益州侯在公堂上的惨烈，大理寺中人谁敢说一句不服？啧啧，今天我等小人真是见了场面，终于知道什么叫做铁打的汉子不跪的爷们了。嗨，瞧我这碎嘴，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说着，那名狱卒将身后的郎中给拉扯上来，嚷嚷道：“白郎中，你不是说你们白家的金创药是出了名治疗外伤的圣药吗？赶紧的，给我们益州侯止血疗伤，狗日的，磨磨蹭蹭的。”

那姓白的郎中也被郭业背上的一片血肉模糊给吓到了，连连叫了一声好，然后半蹲下身子来，一边打开药箱一边说道：“小的白胜见过益州侯，今日奉一个贵人之托特意进大理寺天牢给益州侯您疗伤。”

贵人之托？

郭业虽然背上火辣辣的疼痛，但是脑子尚算清醒，白郎中的话他听得一清二楚。

他刚想问及那个贵人托他给自己疗伤来着，突然——

“哈哈……”

一阵尖锐刺耳的笑声从对面的牢房里响起，一道嘶哑中带着无尽怨念的声音咆哮而出：“哈哈，郭业啊郭业，你也有今天啊？哈哈，痛快，痛快啊，你不是自恃身份高贵，自恃高我一等吗？你不也身陷囹圄被人折磨成丧家之犬一般吗？哈哈，我看你还得意什么？你也有今天啊，哈哈……”

郭业闻言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暗暗恨道，冤家路窄，居然是他？

## 第910章冤家牢房对面

无巧不成双，冤家何其路窄。

郭业始料未及愣是没想到，对面牢房中关押的竟然是赵飞轩这王八蛋。

“嘶……”

他一怒之下便要坐起，却不小心又将伤口牵扯动，不由一阵咧嘴抽着凉气。

“别动别动，益州侯您可别乱动，小的这就给你上药，动不得啊！”

白郎中见状立马劝道，“等小的先将血止住了，再替您好生包扎一番您在坐起来啊。”

郭业也知道自己现在是病号，哪里还能像以前那般生龙活虎的？

他只得暂时将胸口那团火气给压住，耐着性子让白郎中小心翼翼地上着药，并用绷带将整个上身绕起包扎妥帖。

差不多忙活了半个时辰，白郎中在狱卒的帮衬下才完事儿。

此时，郭业也觉得后背再也不似之前的那般撕裂火辣辣疼，相反，微微刺痛中多了几分舒爽的凉意，暂时降低了腰背的疼痛。

包扎完后，白郎中一边收拾着药箱，一边低声提醒道：“益州侯到底是千军万马中闯出来的大人物，幸好你这身体强悍，不然的话，普通人在三十杀威棒下不死也要半身残啊。不过虽然您没到那么严重的份儿上，但是也伤到了腰背上的筋脉与骨头，正所谓伤筋动骨一百天，接下来的日子你除了要熬些化瘀散痛固本培元的汤药之外，还要安心将养才是，千万不能再舞刀弄棒，不能再……”

说着，白郎中及时闭嘴，因为他发现自己说错话了。如今益州侯郭业都关进了天牢，哪里还能安心将养？听说天牢里刑具百般花样奇出，万一再来上一轮严刑拷打的话，这身体哪里还能调养的过来？唉……

白郎中低声叹息了一声，耷拉着脑袋继续收拾药箱不再说话。

郭业看出了对方的心思，不由乐观笑道：“本侯在这儿多谢白郎中了，今天你替我止住了血包住了伤口，本侯心里感激不尽。本侯衙役出身，当年也管过天牢，里头的龌蹉勾当也懂。放心吧，小小大理寺天牢还整不死本侯。”

说罢，他若有若无地瞟了一眼跟前的狱卒。

那狱卒被郭业锐利的眼神一瞅之下，猛地打了个激灵，连连摆手搪塞道：“哪敢哪敢，益州侯这样的英雄人物小的们最是钦佩敬重，便是借小的的们十个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对益州侯私自用刑啊？只不过这大理寺天牢也是长孙大人说了算，小的们有时也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啊。”

郭业不愿和这狱卒废话，挥挥手示意他滚出去，然后问向白胜道：“白郎中，能在这个时候让你进天牢给本侯止血疗伤的人，想必不是泛泛之辈。本侯很好奇，这位托你进天牢的贵人姓甚名谁啊？”

白郎中拎起药箱正准备走，听着郭业这么一问，立马停住了脚步，低声说道：“白某乃是奉了鲁王之命，益州侯，鲁王还在王府等着白某复命，先走一步，告辞！”

说罢人已经夺门而出，外头的狱卒见状掏出一串钥匙，嘎吱嘎吱将牢房的木门缓缓关起，锁好。

鲁王？

太上皇李渊庶出之子，李二陛下同父异母的哥哥，鲁王李元庆？

郭业心中疑窦丛生，鲁王李元庆他有过一面之缘，但仅仅只是一面之交而已，连交谈都没谈过一次，他怎么会打通关系派人来给自己止血疗伤的？

一开始见到白胜之时，郭业还以为是老师虞世南或孔颖达这位老前辈想法设法让白胜进天牢来的，再不济也会是跟自己相熟的人派来的。

可万万没想到，居然会是连一点交情都没有的鲁王李元庆派人来给自己止血疗伤。

这个时候郭业对鲁王兴许有感激之情，但还没到感动的份儿上。

相反，他心里不断地在问着自己，为什么？

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他不相信鲁王李元庆会如此博爱到为一个没有交情之人冒险。

那么，里头还有什么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呢？

费解，

甚至无解！

“哈哈，郭业，你别以为硬挺下三十杀威棒就会安然无事。”对面，赵飞轩又隔着牢房外的一条走道，继续咆哮嘶吼道，“今天让你苟且活下来，再过几日提审之时你若再不认罪，嘿嘿，长孙大人，乃至崔尚书都会置你于死地。在这大理寺内，想要你性命的办法成百上千，你就等着吧，哈哈……”

“赵飞轩！”

郭业的思绪瞬间被这厮给打乱，他此时已经能勉强站起，缓缓走到牢房的门口，这是用实心圆木隔成的牢门，虽然不能出去，但却能看到牢房外的走道，还有对面牢房内的赵飞轩。

郭业强撑着身子趴在牢房木栅门上，与赵飞轩隔着走道，眼中蹦出火般怒骂道：“赵飞轩，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想当初在益州你求我帮你时，你是何等的谦卑恭维。若不是我举荐你，你焉有今日之地位？饮水思源饮水思源，受人恩果千年记，可你赵飞轩就是一头养不熟的白眼狼啊！”

赵飞轩也跟发了狂的疯狗般趴在牢房木栅门上，砰砰砰一阵疯狂地拍打着牢门，歇斯底里吼道：“郭业，我乃进士出身，你却是连个秀才功名都没有；我在宦海十数载如履薄冰却举步维艰，而你呢，青云直上如此轻松，年不过二十几便已经封了侯爵，还在礼部压我一头。为什么？为什么你能如此轻易成功？我恨啊。为什么你要压我一头，我不服啊！”

“草，你不服就要反咬老子一口，拖我下水？”

郭业也被赵飞轩的神逻辑鬼思维给搅怒了，气急发笑道：“你是脑子进水了吧？还是驴给踢了？将我拉下水跟你一起上斩头台有什么好处？”

“好处？”

赵飞轩突然沉静了下来，失魂落魄地喃喃道：“好处再多有什么用？现在再给天大的好处还有什么用处？不，我必须将你拖下水来，我必须要将你置于死地，这样的话我在黄泉路上也不会寂寞了。”

“卧槽儿，你丫真是疯了！”

郭业恶狠狠地骂道：“老子是偷你媳妇了，还是抱你家孩子跳了井？你干嘛跟条疯狗似的咬着我不放？你就算咬着我不放对你还有什么意义？难道长孙无忌和崔鹤年那条老杂种还会放你一条生路不成？我告诉你，你赵飞轩上那斩头台是迟早的事儿，大罗金仙下了凡也救不了你。”

“哈哈哈哈，我早已没有了活路。”赵飞轩又疯疯癫癫地笑了起来，“我如今什么都没了，高士廉死了，赵明德死了，皇陵倒塌了，数千工匠也活活压死在了地底墓穴下，谁也救不了我。但是郭业我告诉你，纵是我死，你也别想好过，你必须陪我一起死，哈哈……”

“是不是崔鹤年用慧娘和月儿要挟你？”

郭业冷不丁问了一句，道：“崔鹤年是不是用她们娘俩来威胁你，如果你不反咬我一口拖我下水，他便让她们娘俩也没了活路，是也不是？”

“啊？你怎么知道？”

赵飞轩惊呼一句，突然又疯疯癫癫地发笑道：“郭业，你用不着套我的话，反正我要你陪我一起死吗，哈哈，一起死，一起死，来世我们再争个高低吧。”

神经病！

郭业真是无语了，不过从赵飞轩的反应来看，郭业也断定了他反咬自己一口泼脏水的真正原因就出自了慧娘和月儿身上。

看来，要想赵飞轩回心转意翻口供，就要将慧娘和月儿从崔鹤年的手中抢夺救回来才是。

一念至此，他心中不禁暗暗祈祷道：“八斤、九斤啊，你俩可要抓紧时间加把劲啊，爷的前途和性命这次可拴在你俩身上了。”

不过即便如此，他也必须要拖延并稳住赵飞轩才是，因为接下来还有一轮三司会审他铁定要上堂和赵飞轩对质，如果到时候赵飞轩继续咬着自己不松口，而自己又抵死不认罪的话，届时免不得又要受长孙无忌他们一顿严刑拷打。

拖延，稳住赵飞轩。

那么首先就要打乱他的心智，突破他听从崔鹤年遥控指挥的防线。

他沉默了一刻的光景，眼咕噜一转，有了！

嘭！

郭业猛地一拳狠狠砸在牢房木栅门上，震得一片木屑飞灰瑟瑟掉落，也惊得赵飞轩一阵瞩目。

只见郭业垂头丧气地摇了摇头，叹息一声后，猛抬头，怒视着赵飞轩，痛心疾首地叫道：“赵飞轩，你如今身陷囹圄，那是你自己利令智昏的下场，咎由自取不值得同情！可是你糊涂啊，你知不知道你这样不仅保护不了慧娘和月儿她们娘俩，相反，是你这个当爹，当丈夫的亲手将她们娘俩推上了死路，是一条死路啊，你懂吗？”

## 第911章庶出的王爷们

“哼，信口雌黄！”

赵飞轩很是不屑地嗤笑道：“别人不知道你郭业的能耐，赵某还会不清楚吗？郭业，你又想用你那满口妖言来蛊惑人心了，嘿嘿，我赵飞轩不吃你这一套！”

呀啾~赵飞轩这次摔了跟头却是道行见涨啊！

不过郭业还是观察到了赵飞轩的脸上现出几分有所担心之色，看来慧娘和月儿真是他的致命软肋，难怪崔鹤年将他拿捏得死死。

虽然嘴硬如铁，但是郭业看到赵飞轩不屑嗤笑过后双眼却是死死地盯着自己，至少眼神里透着几分渴望知道真相的迫切。

猛地，郭业心里闪过一丝明悟，也许赵飞轩对崔鹤年也不是想象中的那般信任。

旋即，郭业找到了突破口，喝骂道：“赵飞轩你糊涂啊，你真以为听从崔鹤年的指使一口咬死我，对我泼脏水，他就会放过慧娘和月儿，他就会让她们娘俩过安生日子不受别人欺凌吗？你错了！”

郭业猛地提高嗓门，叫道：“赵飞轩，实话告诉你吧，崔鹤年已经将慧娘和月儿从你家中掳走控制在手中。等着此案坐实，等着你赵飞轩午门斩首之日，便是她们娘俩命丧黄泉之时。呵呵，这也好，你们一家人阳间无法团聚，到了地府阴间也能团员嘛。”

“什么？”

赵飞轩一脸惊惧地失声喊道：“你说慧娘和月儿被崔……不，不会的，断然不会的，崔尚书答应过我，只要我……”

说到这儿，赵飞轩果断闭口戛然而止，冲郭业不断摇着头，不可置信地喃喃自语道：“不，你骗我，你在骗我，你无非是怕我在下面一堂提审时咬死了口供，所以才编出这么拙劣的谎言来。”

“呵呵，信不信由你。”郭业一脸无所谓地模样淡淡说道，“不过赵飞轩，别说我没提醒你，崔鹤年一直视你为心腹手下，但是你敢否认皇陵倒塌事件不是他一早就设好的圈套吗？你不过是他一枚棋子，不对，一枚弃子罢了。他一早就打算牺牲你，让你出来顶缸来达成他不可告人的目的，这些你不会假装不知道吧？你觉得将妻儿性命系在他手中比较安全呢？还是将慧娘与月儿的将来托付在我手上比较稳妥呢？别忘了，我与你还是连襟，你家慧娘还是我家贞娘的亲姐姐，你信不过老子，难道还信不过贞娘吗？哼，我还是那句话，信不信由你，我言尽于此，多说无益。”

“……”

对面牢房中突然陷入一片死寂，除了赵飞轩一呼一吸的沉重喘息声之外，没有半分的只言片语。

郭业自觉该说的已经说完，该点的地方也点到了，如果再说下去再逼迫下去，怕是过犹不及反而会激起赵飞轩的逆反，于是重重地叹息一声，叨咕了一句“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然后便拖着有些疲惫和裂疼的身子缓缓走回了木板床。

“等等~”

赵飞轩突然出声唤住，急急喊道：“口说无凭，我要见到慧娘才相信你说

的一切。”

郭业闻言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红军长征两万五千里，总算走了二百五十里，第一步算是成功了。

赵飞轩的话外之音他怎会听不明白？

赵飞轩提出要见到慧娘一面才相信郭业，无非就是想表达若是慧娘被崔鹤年掳走了，那么你郭业必须给我把她们娘俩救出来，并安全带到我的跟前。不然的话，一切免谈。

“好，一言为定，我会让人想尽一切办法将慧娘和月儿带进天牢探望你。见到她们娘俩，你变知道我说得到底是不是真的，你可以当面问她是否被崔鹤年掳走囚禁。”

郭业说到这儿，话锋猛地一转，径直说道：“不过从崔鹤年手中将她们娘俩救出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办成，你必须给我充足的时间。”

赵飞轩看着郭业的言语神情不像是作假，心里多多少少有些倾信慧娘和月儿可能真被崔鹤年给软禁甚至囚禁起来，这个王八蛋，当初可不是这么说得。

他暗暗骂了一句崔鹤年后，急切喊道：“郭业，你需要多久时间？无限期拖延下去，谁也办不到。”

至少信了五成。

郭业暗暗琢磨了下，说道：“十天时间足矣。不过五天后的第二轮三司会审，你我当堂对质时，你必须矢口否认之前的口供！”

“不行！让我推翻口供办不到！”

赵飞轩也不傻，连连摇头说道：“若是我在当堂对质时推翻口供，那么等于我背叛了崔尚书，他恼羞成怒下，先不说慧娘她们落在他手中会不会出现危险。万一你刚才所说得一切都是骗我的呢？郭业，你这人狡猾诡诈，让人无法信得过。”

我草！

郭业真是气闷了，唾骂道：“他妈的，你又想让马儿跑得快，又不让马儿吃点草，你想得太美了吧？五天后的堂审，与你当堂对质时我若是不承认的话，必然要遭长孙无忌等人的毒手。你觉得我现在的伤势还能承受得住下一轮的酷刑吗？”

“等等～”

赵飞轩现在吃不住妻女到底在外面如何，心慌之余想到了一个主意，喊道：“虽然我不能推翻口供，但是我可以装病，病到无法正常下地走路，甚至病倒神志不清都可以。这样可以将五天后的第二轮堂审拖延到十天后，如何？十天后我若再不到慧娘和月儿，那就别怪我了，郭业。我宁可相信崔尚书，也不会相信你。”

“好，成交！”

郭业暗自点头，这也不失为一个主意，随即说道：“就这么说定了，明日起你便开始装病吧。”

“这个无需你吩咐，我自有分寸，我求生无望，如今就只希望慧娘和月儿娘俩能够安安稳稳地生活下去。”

赵飞轩冷着脸子说完之后，转身回到了牢房最里面的木板床上，徐徐躺了下去佯睡起来。

郭业也缓缓坐回干草堆上，暗暗祈祷道，九斤八斤，爷这次的性命和前程，可真是栓在你们两个王八蛋手上了。

接下来，  
他唯有等待，  
静静地，耐心地，等待着大理寺之外的刀光剑影风起云涌！

.....

.....

皇城中，鲁王府内。

鲁王李元庆，荆王李元祥，道孝王李元芳这三位太上皇李渊庶出的儿子齐聚花厅中，听着跪在堂下的白胜徐徐禀报着郭业的伤势情况。

白胜将自己在天牢中的所见所闻，包括替郭业疗伤止血的细节一一都道了出来，对鲁王李元庆没有一丝的隐瞒。

待得白胜细细述完之后，鲁王李元庆一脸和善，甚是礼贤下土地笑道：“白郎中，辛苦你了，你今天真是帮了本王的大忙。好了，你且回去休息吧，他日本王必有一番谢仪。”

白胜微微起身，连连推辞口称不敢不敢，然后恭敬有加地徐徐退出了花厅，离开了鲁王府。

白胜一走，年纪比鲁王李元庆小，约莫三十五六岁的荆王李元祥不禁有些纳闷道：“鲁王兄，这益州侯已经深陷囹圄，在大理寺中自身难保了，为何你还如此殷情主动地派人给他疗伤？你知道不，打通大理寺天牢的刑曹佐官司马南，还有天牢的牢头及一干狱卒，可是花费了小一千两银子呢。不是王弟说你，鲁王兄便是要笼络人心也不该选这个江河日下，日渐式微的益州侯郭业啊。”

“呵呵，荆王弟此言差矣！”

鲁王年纪是三人中最长的，约莫四十来岁，而道孝王李元芳年纪最幼，不过二十五六岁。

鲁王继续说道：“正所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本王这次这么做自有本王的原因。”

荆王李元祥有些不满道：“雪中送炭是没错，可关键是这姓郭的已经是一口冷灶了啊，王兄再这么送炭也无济于事了，因为这口冷灶他点不着烧不起来啊。”

“你啊你。”鲁王摇着头略有失望地看了眼荆王，苦笑道：“你这人平日好勇斗狠擅骑射，就是少了几分谋略，没事空下来的时候你也学学元芳多看书，少斗狠，我们是皇族，冲锋陷阵杀敌的事情还轮不到咱们。”

元芳，指的便是身边的道孝王李元芳。

鲁王说完之后，突然扭头看了一眼一直不说话一言不发的道孝王，这个年纪轻轻的王弟一直是他们三兄弟中的智囊，年轻满腹才华和计谋。

随即，他将目光定格在道孝王波澜不惊的脸上，直言问道：“元芳，你怎么看？”

## 第912章奇货可居

鲁王一句“元芳你怎么看”，立马将荆王李元祥的目光也吸引了过去，落在了道孝王李元芳的脸上。

李元芳看了眼投射目光而来的荆王一眼，然后便看着鲁王李元祥嗯了一声，缓缓说道：“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古时，秦王庶出的孙子子楚在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很不得意。时为商人的吕不韦到赵国邯郸去做买卖，见到子楚后非常喜欢，倾其财力帮助子楚改善其生活。子楚感激涕零，跪地叩首并发誓他日定与吕不韦共享天下共坐江山。

几年后，子楚之祖父秦昭襄王嬴稷薨，子楚之父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秦孝文王，登基继位一年后而卒。最后储君嬴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子楚继位之后并未忘记一直在金钱上接济帮助自己的吕不韦，同年便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

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赵政继位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邦，称他为‘仲父’。自此，吕不韦权倾天下，虽未君临天下，却坐拥着整个大秦帝国。”

“好啦好啦，元芳，好端端地你怎么说起历史典故来了？”

荆王李元庆神情尽是不耐烦之色，微微愠怒道：“这不就是吕不韦‘奇货可居’的故事吗？本王虽然不爱读书，但是这种老掉牙的故事还是知晓的。赶紧说正事儿吧，鲁王兄刚才问你话来着呢，结好大理寺中的郭业之事，你怎么看？”

李元芳笑了笑，轻轻说道：“荆王兄，我的看法刚才不是说了吗？”

荆王李元祥瞪了瞪眼，气道：“你说了？你刚才明明在这儿说故事呢，哼，睁着眼睛说瞎话，元芳，你是不是还没睡醒啊？”

“哈哈……”

突然，鲁王李元庆仰头一阵放声大笑出来道：“知我者，元芳也！元祥，早就让你少舞枪弄棒多读点书了，吕不韦可以奇货可居，为何我们不能奇货可居呢？难道你就真认为郭业这次进了大理寺便再也出不来了吗？”

“咋的？”

荆王李元祥还不服地叫嚷道：“他还能出来是咋的？我可听说了，这次长孙无忌和崔鹤年等人是铁了心要整死他，皇陵倒塌一案的主犯礼部右侍郎赵飞轩已经一口咬定姓郭的参与了此案，第一轮三司会审上，赵飞轩已经将口供都签字画押了。人证物证俱在，他还能脱身不成？鲁王兄，还有元芳，你俩应该知道这次死在永安村那边的两位都不是简单人物啊，高士廉就不说了，听说为了赵明德之死，关陇世族中广元赵氏的家主赵有信都亲自来长安进宫面圣去了。”

说着，荆王李元祥信誓旦旦地说道：“由此可见，益州侯郭业这次是难逃一死了。”

鲁王听着李元祥这般分析，不由又是一阵摇了摇头，颇为失望道：“你啊你，还是书念得少啊，只看见眼前那么点东西，却不懂得去全盘分析问题。”

我日，李元祥连番被鲁王指责自己读书少，再是尊敬鲁王也不禁有些恼怒了，不带这么连着挖人伤口疮疤的。



旋即，他有些赌气地哼道：“是是是，我书念得少，没你们两位书读得多，这总成了吧？”

鲁王知道李元祥平日的莽撞，也就不以为意，而是笑意盈盈地问着道孝王道：“元芳，你怎么看？”

李元芳也是颇为失望地又看了眼李元祥，打趣道：“荆王兄，说你书念得少，你还不乐意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吧，郭业短短几年间从小小县衙捕头突飞猛进，成了堂堂的礼部左侍郎，还爵封益州开国侯，这绝非偶然吧？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简在帝心。还有，如今朝堂三系中的士林清流系，除去虞世南和孔颖达这两个领头的老臣之外，郭业早已被内定成为他们两人之后的接班人了，这点早已不是秘密。虞世南和孔颖达这两位老臣垂垂老朽，会眼睁睁地看着郭业折戟大理寺？士林清流系在十道诸州府衙地方中的力量，不容小觑啊！还有一点，最重要的一点……”

李元芳突然压低了声音，俯下身子凑到鲁王与荆王之间，说道：“据我所知，西川小都护府那边的数千边军都是郭业亲自培植的，还有在吐谷浑道，也就是原先的吐谷浑国的驻军中，至少有几万兵马是郭业拉拢起来的，这些军队可都是唯他马首是瞻啊。除此之外，听说他与卫国公李靖，英国李绩，还有秦叔宝、程咬金这些军中大将们交情极深。咳咳……荆王兄，我这么说来，你现在应该明白郭业的价值所在了吧？这样的人，你觉得能轻易被长孙无忌等人收割了性命吗？”

“嘶……”

荆王李元祥现在已经瞠目结舌，十分震撼地讷讷道：“没想到，没想到这人年纪轻轻，却已经有如此纵横交错的背景和人脉，这是小觑了他，小觑了他哇。”

“哈哈。”鲁王元庆笑道，“所以说啊，没有人是随随便便就能成功的。郭业这人最大的价值其实不在此，而是在于他的年轻。如此年轻已经位居高位，将以时日前途不可限量啊，你便是说他若干年后能够取长孙无忌而代之，我也信啊！”

笑意盈盈的李元芳附和道：“没错，如果能够拉拢郭业为我们所用，哼，只需我们再隐忍数年，将来大事必可成啊！”

荆王一听大事可成四个字，立马焦躁地嚷嚷道：“奶奶个球，老子实在是受够这有名无实的王爷爵位了。你们说说，咱们凭啥就要被李世民那小子圈在长安耗到死？要封地没封地，要兵权没兵权，连个实权的文职都不给咱。就靠宗正寺每年那点米钱俸禄，受够啦，我实在是受够啦！”

“元祥住嘴！”

“荆王兄慎言啊！”

李元祥和李元芳一齐出言喝住了李元祥，霎时，两人的脸上尽是惊骇之色，下意识地一齐将头望向花亭外，生怕李元祥的叫骂不满声传扬出去。

……

……

与此同时，仅离崔鹤年府邸不到五十步的一座茶肆中。

张九斤与王八斤乔装打扮一副行脚商人的行头，正坐在茶肆中歇脚喝茶。

这时，一名贩夫走卒打扮的侯府亲兵跑进茶肆中，来到两人桌前，低声

禀报道：“两位校尉大人，崔鹤年这老杂种刚刚出府，没有穿官袍而是一身花绸员外服打扮着，还带着几十个骑马的护院，朝着崔府北边方向乘轿离去了。”

“咦？居然摆出这么大阵势？”

张九斤惊呼一声，一脸狐疑地看着王八斤，嘀咕道：“八斤，看来这老东西应该是去藏匿赵氏妻女的窝点了。”

噌~

王八斤刹然起身，冲张九斤说道：“九斤，你去长安府尹衙门找马大人帮忙，我带着弟兄们先悄悄跟上，咱们给他一锅端了，将赵氏妻女安全营救出来。”

“好，我这就去向马大人报信，你小心点，别轻举妄动！”

说着，张九斤已经离开座位，奔出了茶肆。

而王八斤则冲那报信的亲兵拍了拍肩膀，赞道：“干得好，走，招呼兄弟们悄悄随我跟上，传令下去，莫要惊动了这老杂种，不然逼得他狗急跳墙害了赵氏妻女性命的话，那侯爷便危矣！记住，宁丢勿醒，懂吗？”

“喏！”

“掌柜的，结账！”

啪~

王八斤从腰带缝里掏出几个铜板拍在桌上，一个箭步离座，带着那名亲兵飞奔出了茶肆。

## 第913章机智的慧娘

张九斤前去长安府尹马元举处通风报信，求取援兵。

而这边，王八斤率着五十个亲兵一路向北追踪着崔鹤年的车驾，悄然跟上。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崔鹤年带着几十个护院随从进了一座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寺庙中。

王八斤等人见状，也在百步之外隐蔽了下来，不敢冒然向前再进一步，因为他们发现守卫在这座破败寺庙外光崔府护院就多达一百来人，王八斤猜测寺庙里面的人会更多。

王八斤粗略预计估算寺里寺外的人数，至少也有三四百号人。

这下可把王八斤给震住了，狗日的崔鹤年，居然布置这么多人在这儿，就为了看守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母女。

“通知弟兄们都隐蔽好，莫要轻举妄动！”

王八斤小声吩咐了身边一名亲兵一句，然后又加重语气告诫道：“一切都以寺庙内赵氏妻女的性命为重，莫要惊了崔鹤年这老杂种逼得他狗急跳墙，侯爷能否洗刷清白就指着寺庙内这母女二人了。”

亲兵应了一句：“校尉放心，弟兄们都晓得。”

而后压低着身子屈着膝挨个挨个通传了下去。

王八斤一脸焦急地喃喃道：“现在就指望九斤能从马元举大人那儿多求点援兵来了。”

过后，又重新抬头戒备慎重地死死盯着百步之外的寺庙，一眨不眨。

.....

.....

这座寺庙虽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却胜在地方宽敞，正如王八斤猜测的一样，崔鹤年在寺庙内的各个角落里至少安放了不下三百护院，也就是崔家暗中蓄养的私兵。

慧娘和月儿娘俩就被崔鹤年囚禁在了寺庙最里处荒废后院的柴房中。

柴房内。

慧娘抱着月儿蜷缩在墙角，怀中的月儿惊惧得小脸煞白，浑身瑟瑟发抖。身为母亲的慧娘像母狮护着小狮一般地紧紧抱着月儿，怒目而视无所畏惧地将崔鹤年挡在了跟前。

而崔鹤年却是满脸堆着假笑冲慧娘笑道：“赵夫人，你夫君赵飞轩犯了大案如今身陷囹圄，唉，枉本尚书如此栽培他，他却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来，啧啧，真是太令本尚书失望了。”

“呸！无耻之徒，不得好死！”

慧娘怒目而视，狠狠地啐了一口崔鹤年。

不过崔鹤年也不着恼，抹了抹脸上的口水，又是一阵假笑道：“赵夫人消消气，暂时先委屈你们母女在这儿小住几天，等着大理寺那边案子一结，崔某自然会放你们回家。”

慧娘知道崔鹤年说得案子一结具体指什么，这就意味着自己丈夫大限已到离死不远矣。赵飞轩在皇陵那边到底做了什么，慧娘自然心里清楚得很。

而慧娘也很清楚崔鹤年之所以将自己和月儿掳来囚禁于此，无非就是想

威逼自己一力承担此事，不要供出崔鹤年来。

而丈夫一死，那么自己和鱼儿肯定也难逃崔鹤年的毒手了。

旋即，慧娘冷冷娇斥道：“姓崔的，你这个卑鄙无耻下作的小人，枉我夫君尽心尽力为你办事。我知道，只要我夫君一死，我们母女也会成为你的刀下亡魂。我们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崔鹤年！！！”

“桀桀桀.....”

崔鹤年一听之下骤然怪笑起来，神情骤变满是阴鹜，阴恻恻道：“赵夫人，聪明人往往都没有好下场，啧啧，你比你夫君聪明多了。不过你放心，五天之后你丈夫肯定要被拖到午门斩首，届时，我定会送你们一家三口在下面团聚。”

“呸，畜生！”

慧娘又是狠狠啐了一口唾沫到了崔鹤年脸上，然后眼神透着冷静地说道：“姓崔的，你真以为我夫君就那么愚笨？如果你不想办法将我夫君救出，恐怕你也自身难保。”

“哈哈，小娘子你失心疯了吧？”

崔鹤年不由好笑道：“此次你丈夫必死无疑，就冲着保护你们母女二人，他也只有选择一死哟。”

慧娘暗暗责怪丈夫的有眼无珠，怎会轻信了崔鹤年这条养不熟的老狗呢。

旋即，她脸上又是一抹冷笑，威胁道：“崔鹤年，你真以为我夫君会毫无保留地信任你，与你勾结龌蹉吗？哼，他已经将你与他平日往来的书信，包括皇陵购置劣等材料，以次充好之事，你们在书信中屡有提及，这些书信，他都统统地保存了下来，交到了我手中。”

“什么？”

崔鹤年就跟老黄狗被踩了尾巴一样，汪的一声跳将起来，探手捏住慧娘的脖子，尖声嘶叫道：“书信在哪里？快快都给我交出来。”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崔鹤年没想到赵飞轩这混账居然会将自己与他勾结龌蹉的信件都保留下来，真是大意了。这不就是将自己的把柄交到别人手中吗？不行，必须将这些掉脑袋的书信给取回来。

一害怕之下，崔鹤年捏着慧娘脖子的手更加用劲了，掐得慧娘险些喘不过气来。

怀中的月儿感受到母亲呼吸困难，生命濒临危险，惊吓之余哇啦一声哭了起来。

崔鹤年担心早早掐死了慧娘，立马松开手恶狠狠威胁道：“快点，书信在哪里？”

慧娘胸闷气喘咳嗽了几声后，摇头拒绝道：“书信不在我这儿，哼，只要你让我夫君脱离此劫，我便会将书信交到你手中来。”

威胁我？

崔鹤年气急败坏地怒骂道：“臭婊子，信不信我现在就要了你们娘俩的性命！”

“呵呵，早死晚死都免不了一死！”

慧娘摇头冷笑道：“既然如此，我干嘛将书信交给你？不过别怪我没有提醒你，这些书信不在我手中，也不在我府上，我将这些书信都交到了一个远

房亲戚那儿。我跟她有交代，只要我们赵府一家三口死于非命，就让她将这些书信公布于众，让世人知道你崔鹤年才是皇陵倒塌的幕后真凶。”

“你……”

崔鹤年真是被慧娘这手给弄得进退维谷，突然他又腆笑道：“嘿嘿，赵夫人，别冲动别冲动哈。万事都好商量嘛！”

慧娘低下头来轻轻哄着怀里被吓哭的月儿，一边态度坚决地摇头道：“救不出我夫君，你便是杀了我们娘俩，我也不会交出书信的。崔尚书，你请回吧，你好好考虑一下，是想想办法从大理寺救出我夫君，还是要大家抱在一起死，悉听尊便。”

崔鹤年沉默了！

他暗暗骂了一声臭婊子，然后便默默盘算起如何将慧娘口中的书信给诓骗出来。

突然——

一名崔府护院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大声嚷嚷道：“大人大人，大事不好啦！”

崔鹤年猛地被惊了一跳，痛骂道：“混账，一惊一乍莫非你家房子着了火？”

“大人，不，不是……”

那名护院大声喊道：“大人，是你们家的宅子被人点了，我的天，好大的火啊，偌大的崔府大宅绵绵大火烧成了一片。大人啊，快点派人回去救火吧！”

“怎么会这样？”

崔鹤年惊呆了，喝骂道：“那赶紧救火啊，不然宅子就要化为乌有了，本官的家当和妾侍都统统在宅子里啊。”

护院摇头苦着脸说道：“大人，如今宅子里就只有几名老仆，还有你的几房妾身，除此之外，所有人都被你征召到这儿来了，这大火如何能救啊？”

“糊涂！”

崔鹤年知道护院说得是实情，但还是骂道：“你不会向长安府尹衙门求救啊？长安城内一应火灾险情，都归长安府尹衙门管治啊。”

“去过了，大人，唉……”

护院摇头郁闷道：“咱们的人去长安府尹衙门求救，可对方说他们的府尹大人马元举不在，所以不敢擅自做主。”

“岂有此理！”

崔鹤年一听之下更是气得暴跳如雷，骂道：“这姓马的是郭业的人，他跟姓郭的好得同穿一条裤子，这王八蛋肯定是公报私仇，见死不救啊！快……”

崔鹤年狠狠地踢了一脚护院，吩咐道：“留下几十个人先看守这里，剩下的统统跟本官回去救火。等得明日早朝，我非狠狠参他马元举一本不可。”

说着，二话不说便拖着那名护院奔出了柴房。

慧娘听完事情的始末，恨恨地看了一眼远去的崔鹤年，骂道：“报应，真是老天有眼。不过怎么就没将这畜生一起烧死在崔府中呢？”

骂完之后，慧娘的脸上不禁泛起担忧之色，叹道：“唉，幸亏捏造出了这往来书信之事，就是不知道能瞒骗得了这姓崔的畜生多长时间。老天啊，求求你，救救我们一家三口吧。然则，慧娘愿死后入十八层阿鼻地狱，以此换

我相公与月儿的性命。”

“娘亲！”

早已止住了哭泣的月儿忽然抬起头看着慧娘，眨巴着泪花闪烁的眼睛，一脸天真无邪地问道：“娘亲，上次在汝州时我们被人关起来，不是有位很厉害的叔叔带来天兵天将救了我们吗？这一次，这位叔叔还会来救娘亲和月儿吗？”

很厉害的叔叔？天兵天将？

喇~

慧娘的脑中瞬间浮现出一个人影，还有那张坏坏一抹邪笑的脸孔。

郭业？

那个屡屡轻薄自己的混账无赖？

是啊！

慧娘心中重重一叹，这次他还会来吗？

## 第914章吓晕过去了

“快看快看，崔鹤年这老杂种出来了！”

“好家伙，你们快瞧，破庙里头至少跟出来三百多号人，你们瞧，他连门口负责把守的私兵都统统调走了。”

“狗日的，九斤，你跟马大人不会把崔府整座宅子都点了吧？你俩可真够手黑的哈。”

“放肆，你个憨货，怎么跟本官说话的？”

马元举一声低喝，立马让王八斤果断闭嘴，马元举身边的张九斤嘿嘿讪笑着，白了王八斤一眼，啐道：“让你小子嘴欠，该！居然这么不尊重马府尹马大人！”

此时，马元举已经率着一众府尹府的近百衙役来到了王八斤所隐蔽的区域。

而火烧崔府，调虎离山之计，正是出自马元举的手笔。

起初，马元举接到了张九斤的求救之后，便召集了府尹府上下近百号衙役。

可是这百来号衙役怎么可能从崔鹤年手中救出慧娘母女呢？崔鹤年已经将府中的所有私兵护院都调出来，驻守在这破庙内外看管人质来，马元举心知肚明区区百来号衙役根本不可能杀入破庙，安全救出赵飞轩的妻女。

同时，他也担心会逼得崔鹤年狗急跳墙铤而走险，最终伤害到人质的性命。

所以，马元举就想到了这招火烧崔府调虎离山计，没成想崔鹤年还真就乖乖上了当。

眼见着崔鹤年不仅亲自赶往崔府，还将大半数以上的私兵统统调离回去扑灭火势，马元举总算是粗粗松了一口气。他暗自想到，接下来营救人质这件事儿，区区几十个私兵看守难成气候，差不多是八九不离十了。

这时，张九斤也是一脸佩服地竖起拇指赞道：“马大人，还是您高明啊，小小一计就让崔鹤年自乱了阵脚。”

王八斤兴许是刚刚被马元举喝骂过心里正郁闷着，不由嘟囔了一嘴，哼道：“依我看哪里还有费这个劲儿？马大人完全可以凭借长安府尹的名义，直接去领军卫府衙门调遣出上千兵马，然后撒丫子杀进破庙，抓崔鹤年一个现形，让老杂种吃不了兜着走。你瞧瞧，现在还硬生生放跑了他。”

“糊涂！”

马元举一脸严肃地瞪了王八斤一眼，低骂道：“领军卫府大将军殷天宗乃是长孙无忌的死党，若这事儿被殷天宗知道，只有通风报信给崔鹤年的份儿，哪里还轮得到你去营救被囚禁的赵氏妻女？”

王八斤顿时反应过来，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还真是冒失了，怎么把殷天宗、崔鹤年、长孙无忌三人是一伙的事儿给忘记了？

旋即，他也捧起了马元举的臭脚，赞道：“马大人，还是您老奸巨猾玩得转，哦不，您这是运筹帷幄，嘿嘿。”

“哼，懒得和你这憨货计较。”

马元举不屑地看了眼王八斤，然后振臂高举喊道：“众衙役听令，随本官杀入破庙，救出人质。记住，一切以人质的安全为首要选择，至于冥顽不灵

反抗者，一律格杀勿论！”

“喏！”

“杀啊！！”

轰~哗啦~

长安府一百来号衙役闻令齐动，统统配备着横刀盾牌、弓弩箭矢，撒丫子杀向了如今守卫薄弱的破庙。

张九斤望着一身儒衫却手执三尺青峰的马元举冲在最前面，赞赏道：“真是看不出来哈，这马大人虽说一介书生，却也是个血性男儿哈。”

王八斤纳闷道：“咱家侯爷不是说马元举此人虽正直不阿却迂腐得紧吗？我说九斤，他咋就想出了火烧崔府调虎离山这损招儿来的？啧啧，这可是在变相地抄了崔鹤年的家啊。”

马元举正直不阿却迂腐，张九斤也听郭业提过，不过他倒是想得开，笑骂了一句：“你瞎琢磨这些干嘛？他跟咱们侯爷交情莫逆，兴许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呗。你说说，跟咱们侯爷交好的朋友里，有几个是好鸟？”

“也对哈！”

“我说八斤，你也别傻愣着了，赶紧带着弟兄们冲吧。回头让马元举的衙役拔了头筹救了人质，咱怎么跟侯爷请功领赏啊？”

“对！”

王八斤立马打了个机灵，抽出腰间钢刀，高举喊道：“弟兄们，救出人质，今晚俺们兄弟俩请你们喝酒吃肉。等咱们家侯爷出来大理寺，论功行赏哩！”

声音落罢人已如离弦之箭般冲出了隐蔽之所，张九斤次之，其他五十来号侯府亲兵紧追二人后面，杀向了破庙。

仗着人多势众，再加上事发突然，立马打了崔府残留私兵一个措手不及。

霎时，刀光剑影，崔府私兵死伤者不下三十来口子。

一时间，死的死，伤的伤，投降的投降，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便从破庙荒废后院的柴房中救出了慧娘母女。

遵从郭业的嘱咐，王八斤和张九斤第一时间带人将这母女俩转移到霍国公府内，严加保护起来。

一个时辰以后，崔府大火终于被扑灭了，不过因为火势过大加上今天刮得是东风，风势助涨着火势蔓延吞噬，所以整个崔府从上到下，几乎被烧得一塌糊涂，处处残垣断墙，就连崔鹤年视若珍宝藏着书房的古董字画都被烧得一千二净。

这下可把崔鹤年气得够呛，那真是相当的痛心啊，他已经打定主意，明日早朝不参马元举这王八蛋一本，他就不姓崔了。

若是马元举及时派人来救火，崔府上下何至于损失如此之惨重？

此时，因为救火而蓬头垢面的崔鹤年正在一处烧废的亭子里安抚着几房小妾，几个小妾因为受惊过度再加上多年来积攒的金银珠宝私房钱被烧得干干净净，正哭天喊地抹着泪儿，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跟崔鹤年哭诉着委屈。

这时，一名护院跑进亭里，这厮浑身狼狈不堪，正是从破庙那边逃回来的漏网之鱼。

这名护院飞奔进来跪到崔鹤年跟前，惊慌失措地叫道：“大人，这次真是



出大事了！”

崔鹤年今天对“出大事儿”几个字比较敏感，一听之下怒然起身一脚将这护院踹翻在地，骂骂咧咧道：“家都烧没了，还出什么大事儿？咦，你身上的血迹和刀伤是怎么回事？”

他这时也发现了护院身上的不对劲，心猛地一沉，脸色唰的一下变白，骇然道：“莫非破庙那边出……出事儿了？”

“是啊，大人。”那护院从地上爬起，战战兢兢地回道，“您刚刚离去没多大一会儿，破庙那边就突然杀进来一群衙役，至少上百人，一个个刀盾齐全，弓弩箭矢一应俱全。二话不说就开打，兄弟们损失惨重啊。”

崔鹤年不关心那些私兵护院损失多少，而是迫切问道：“那……那关在柴房里的那对母女呢？”

“救走了，都被救走了，大人，大人……你怎么了？”

“啊？中了马元举这王八斤的计了！”

崔鹤年闻言眼前一黑整个人顿感天旋地转，软瘫在了地上，气若游丝地喃喃道：“快，快将本官抬……抬到长孙大人府上，我要速速面……面禀长孙大人，出……出大事儿了！”

话音落罢，人已经失去了知觉，硬生生被吓得晕阙过去了。

一时间，亭子中又是一片惶惶不安手忙脚乱的场景。

……

……

张九斤、王八斤两兄弟在马元举的帮助下，不负郭业所望，终于将慧娘母女成功营救出来。

而崔鹤年也失去了要挟威吓赵飞轩的唯一杀手锏。

五天后的第二轮三司会审，赵飞轩因为病重无法下地，已是神志不清。

在韦挺和于得水的坚持反对下，长孙无忌放弃了第二轮堂审，宣布延迟五天再进行第二轮堂审。

而郭业旧伤未去，因为赵飞轩无法上堂作供而免去了第二轮的酷刑。

时间一天天过去，崔鹤年屡屡见天牢“探望”赵飞轩的病情，并亲自带着郎中给他诊治。

而长孙无忌也没有闲着，他甚至出动了殷天宗的领军卫府衙门的士卒满城搜寻慧娘母女的下落。

而就在离第二轮三司会审还有两天时，虞世南进宫向李二陛下请旨并得到允准，也进大理寺天牢探望郭业。

他拿着李二陛下的谕旨进大理寺天牢，不仅给郭业带来了一个消息，还随行带来了一个浑身上下罩着黑袍，看不清面孔的神秘人。

## 第915章探监

大理寺，天牢中。

虞世南带着一名从头到脚罩着黑袍之人来到郭业的牢房前，后头紧紧跟着几名狱卒。

这些狱卒名为尾随听候调遣，实为奉长孙无忌之命前来监视虞世南与郭业的谈话内容。

虞世南见状为之一恼，真是狗皮膏药附骨之蛆，厌烦得很。

倏地，他祭出李二陛下那儿请来的谕旨，喝退着一众狱卒道：“皇上命老臣探视并替他传几句话给益州侯，谕旨在此，闲杂人等一律退避。”

见着虞世南搬出李二陛下，连黄帛谕旨都请出来了，哪个狱卒还敢多做逗留？长孙无忌的命令和李二陛下的谕旨，孰大孰小，一目了然。

霎时，一千狱卒闻风而退，统统做那鸟兽散状。

喝退了狱卒之后，郭业已经走到了牢房栅门前，冲虞世南笑了笑：“老师，稀客啊，您老人家怎么有雅兴跑这儿来看我啊？哈哈。”

虞世南早已听说了郭业在三司会审上铁骨铮铮受酷刑之事，所以他知道郭业这些日子遭了不少罪，继而唏嘘两声，安慰道：“唉，这些日子你受苦了，郭业！”

如今郭业腰背上的伤势还未痊愈，伤筋动骨一百天哪里会是这般容易就好的。不过即便如此，伤口也缓缓开始结痂，生命已无大碍，勉强能像个正常人般。

听着虞世南的话他顿时心里荡漾起洋洋暖意，脸上不禁泛起几抹由衷欢笑，然后看了眼虞世南身后那个从头到脚笼罩着黑袍的神秘人，摇头说道：“老师，这点苦楚算不得了什么，只要最后能翻盘，纵是受再多苦都是值得的。对了，这位是……”

他微微抬起了右臂指了指神秘人。

虞世南哦了一声，扭头冲那黑袍神秘人低声吩咐道：“郭小子会落得这般田地，遭了这么多罪，都是受了你们家那位所戕害。赶紧把面罩摘下来吧，郭小子面前无需遮遮掩掩！”

对方没有吱声，罩在黑袍中的头默然点了一下，便缓缓伸手将黑巾面罩拉扯了下来，露出了庐山真面目。

郭业定睛一看，眼前这神秘人并非别人，正是——

赵飞轩唯一的软肋，他的结发妻子……慧娘。

郭业见状之后脸色惊悚，下意识地看了眼牢房走道尽头，发现没有一个狱卒之后，这才对虞世南急急问道：“老师，现在长孙无忌和崔鹤年正满城秘密搜捕着她，您怎么把她带到这儿来？万一被有心人瞧见密报给长孙无忌，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

“非也非也。”虞世南微微摇头笑道，“兵法有云，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长孙无忌怎会料想到老夫会将这妇人带来天牢探视她丈夫？在说了，赵飞轩若是见不到她，岂会老老实实在两天后堂审上翻供，并道出实情来？”

郭业尽管知道虞世南说得在理，但还是有些谨慎地嘀咕道：“太冒险了，万一……”

“妹夫，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慧娘知道是我家夫君对不起你。”说

着慧娘声音略激动哽咽地说道，“但是我家夫君也是受了崔鹤年算计才铸成大错。妹夫，你可知道我夫君如今被关押在何处。”

郭业刚要伸手指向对面的牢房，突然对面牢房中躺在木板床上的赵飞轩突然跟丧尸一样地窜了起来，三两步奔到牢房栅门，一脸惊喜颤抖着声音地喊道：“慧娘慧娘，我的妻，刚刚可是你在说话吗？”

“夫君！”

慧娘循声顿时转过头去，正瞧见一身囚服，蓬头垢面的丈夫正独倚铁窗前冲自己望来。

见着丈夫如今这般惨状，慧娘的心猛被一柄大锤硬生砸了一下，多日来的委屈和受惊在这一刻得到了最好的宣泄，眼眶湿润，眼泪就跟开闸泄洪似得哗哗流淌了下来，随后飞奔到赵飞轩牢房的栅门前，夫妻二人双手互捧缠绕在一起，一起抱头痛哭了起来。

男的哭声凄凉更是凄厉，女的哽咽中带着无尽的幽怨与委屈，真可谓是听者伤心，闻者流泪。

郭业立马担心起来，尼玛的，这么鬼哭嚎叫，一会儿可别把那些受长孙无忌钳制的狱卒跟狼一样招来啊。

他正要开口劝说来看，却被虞世南摇头摆手给挡住了，只听虞世南说道：“罢了，他们夫妻今后也没多少回见面的机会了，就让他们互诉一番衷肠吧。而且慧娘不将崔鹤年干得那些龌龊事跟赵飞轩说出来，他又岂会在两日后的堂审上临阵反戈，助你洗脱清白啊？”

郭业点点头表示明白，哦了一声后，突然问起：“老师，光有赵飞轩临阵倒戈助我洗脱清白也不够啊，若要将长孙无忌、崔鹤年等人统统一网打尽，就必须找到那个给赵飞轩提供劣等木料石材之人啊。那个人才是崔鹤年的心腹，只有将他……”

“这就是老夫今日探视于你的第二个目的了。”

虞世南智珠在握地捋须含笑道：“前天，那个商贾已经在清河县乡下被老夫的一位门生故吏给悄悄拿下，押解进了长安。昨日黄昏，老夫已经从他口中拿到了他与崔鹤年勾结的口供，并让他签字画押了。还有，慧娘有感于你手下悍卒将她母女救出崔鹤年的魔窟，她也给了老夫一份他夫君与崔鹤年密议诡计的口供。不然的话，你以为老夫进宫找皇上做什么？不将这两份口供面呈皇上，皇上岂会给我这道探监的谕旨？”

“原来如此！”

郭业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顿感曙光乍现，整个人豁然开朗了起来，心中的阴霾一驱尽散。

他暗暗想道，看来李二陛下见到这两份谕旨之后，定会明白一切都跟我没关系了吧？老子是被栽赃陷害的，好吗？不然的话也不可能发谕旨让虞世南来探监我了。

他整个人轻松了下来之后，他突然问道：“老师，那名商贾既然是崔鹤年的心腹，他又怎会这么容易就将崔鹤年供出来，给你签字画押的口供呢？”

“这还不简单？”虞世南轻松一笑，道，“他若供出崔鹤年道出实情来，便是戴罪立功，顶多他自己一个人的脑袋落地；但是他若冥顽不灵甘心为崔鹤年背黑锅，呵呵，那就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儿了，这皇陵之事可大可小，再不济也要治他一个株连三族之罪。你觉得他会选择自己一人赴死，还是选择三

族家眷与亲戚一起人头落地？”

郭业恍然大悟，看来虞老师是拿大唐律例来作为突破口的。

如今真相大白，自然是皆大欢喜。

这时，虞世南突然面带惭色地说道：“郭小子，虽然一切水落石出，皇上也知道你是受了冤枉。但是你还要再忍耐两天，懂老夫的意思吗？”

郭业面有悟色，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沉声说道：“老师，我懂。我必须撑到两天后的第二轮堂审，好让赵飞轩当场道出真正的实情，然后再加上您手中那个商贾，当堂翻转，打长孙无忌和崔鹤年他们一个措手不及，打他们一个奇峰突起，最后牢牢将这两人牢牢钉死！”

“没错！”

虞世南赞赏道：“你果真是一点即通，这也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说了，除掉崔鹤年将其绳之以法，为的是让高老人在九泉之下能够瞑目；而让长孙无忌当场现出原形，却是斩断整个关陇世族阶层的一条臂膀。所以，你还需在牢中忍耐两天。”

说到这儿，虞世南更是刻意叮嘱道：“不过你也别觉得委屈，陛下说了，一切事了自然少不得对你一番补偿。”

郭业唔了一声不再说话，心道，奶奶的，牢房也蹲了，酷刑也受了，到时候若不给老子升升官加加爵，可李二陛下可真是太不会来事儿了。

该说的也说完了，该交代的也交代完了，虞世南心生离意，说道：“此地不宜久留，老夫先撤了。”

言罢，便催促起那边还在互诉夫妻衷肠的慧娘，让她赶紧戴好面罩，一起离去。

慧娘戴好面罩，可是一只手还是紧紧拉着赵飞轩的手，死活不愿离去，一副生离死别的场景真是催人泪下。

最后还是赵飞轩将手抽出，催促着慧娘离去，并让她一定要照顾抚养好月儿成人。

可见，赵飞轩业已知道自己横竖都难逃一死。

慧娘在虞世南的强行拉扯下，缓缓离去，走在牢房回廊时，仍不断扭头回望着夫君赵飞轩。

赵飞轩也好不了哪里去，早已哭成了一个泪人儿。

郭业见状，心中哀哀叹息一声，早知今日，你又何必当初呢？还是那句话，天作孽犹可恕，自造孽不可活啊！

猛地，赵飞轩抹了一把湿答答尽是泪水的脸庞，隔着牢房冲郭业叫道：

“崔鹤年这畜生不仅囚禁慧娘她们娘俩，还欲图绞杀她们，我与这老贼不共戴天。他不仁，那就别怪我不义了。郭业，两天后的堂审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是我恳求你答应我一件事儿。只要你肯替应承我，我赵飞轩便是死，也死的瞑目，走得安心了！”

郭业差不多已经猜到了赵飞轩会跟自己提出什么请求，但是兔死狐悲，这个时候，他不知道为什么自己愣是开心窃喜不起来。

## 第916章第二轮三司会审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虞世南手捧着皇帝谕旨，前脚离开了大理寺，后脚就被有心人瞅见第一时间密报给了长孙无忌。

这密报之人正是大理寺刑曹佐官司马南。

当长孙无忌在府中书房接见司马南时，已是日暮时分。

长孙无忌在书房中听完司马南的密报后，不禁想起了今天早上风闻虞世南进宫面圣之事，这么两相对接，顿时恍然大悟过来，自言自语道：“原来虞世南今天进宫面圣，是为了请旨去探监郭业啊？那么，虞世南身后的黑袍神秘人又是谁呢？”

心里起了一个好大的问号，随即向跟前哈着腰的司马南问道：“你可知那从头到脚罩着黑袍的神秘人是谁吗？”

司马南脸有难色，摇了摇头说道：“下官离得太远，就瞧见了人影，而且这神秘人至始至终出入大理寺都是戴着面罩，黑袍将整个人捂得严严实实，委实瞅不清这神秘人是谁。不过看那身段和走路的姿势，估摸着应该是个女人。”

“女人？莫非是……”

长孙无忌面色一变，又问：“那么虞世南带着这神秘人进了地牢后，狱卒们就没听见他与郭业在交谈些什么吗？还有那神秘人在地牢里做了些什么事儿，狱卒们都没看见吗？”

司马南摇摇头，一副很害怕的样子说道：“大人，这可怨不得小的们啊，这虞大人手捧皇上的谕旨，一声闲杂人等退避，谁还敢上前监视偷听啊？这可是欺君大罪啊，小的们还要不要脑袋了？”

长孙无忌气得差点就破口大骂，不过后来想想骂司马南这种小角色也毫无用处，心中恶狠狠地啐了句“废物”，然后脸上佯装着欣赏之色地看着司马南，说道：“你的忠心本官已经知道了，今天这件事情你办得很好，等着大理寺这桩案子一结束，我便会在下面选个县衙，安排你去当个知县。”

这感情儿好！

破家的县令，灭门的刺史。

司马南一听长孙无忌不日就要安排他到下面当知县，顿时美得没边儿，整个人霎时翩翩飘了起来，口中不断称着谢，而后脚步虚浮踉跄地离开了长孙无忌的书房。

司马南一走，长孙无忌的耳边立马清静了下来，没有人在呱噪，心中也就开始琢磨起今天的蹊跷。

随虞世南进天牢，上下笼着黑袍的神秘人，既然司马南说那身段和走路姿势像个女人，那么长孙无忌心里已经大概其猜到了这女人是谁了。

长孙无忌徐徐坐回自己的椅子上，喃喃道：“如果猜的不错，这女人应该就被崔鹤年这蠢货弄丢的赵氏妻女吧。既然她能跟虞世南进了天牢，那么赵飞轩已经完全脱离了崔鹤年的掌控，极有可能已经被虞世南拉拢了过去。那么，两天的第二轮三司会审，变数很多啊！”

念叨完之后，长孙无忌突然没来由的心里一团火气，怒骂一声：“崔鹤年，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你都看不住，要你何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

西！”

骂完崔鹤年之后，长孙无忌还是觉得不解气，突然，他猛地从椅子上窜立起来，惊悚地喊道：“之前皇上不是放下话来，谁也不许探望郭业，要等着三司会审结束开到问斩为我舅父伸冤吗？怎么今天居然会同意虞世南去探监，还给了他一道谕旨呢？”

不想则以，一想之下，长孙无忌顿时汗毛陡立，一股凉意钻入从脚底噌噌直线飙升，寒意一直冒到后脖颈……

这下，骇然生冷之后，他整个人戒骄戒躁，更加地冷静了下来。

不好！

长孙无忌心道，兴许虞世南掌握了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证据，准备反打一耙，所以皇上也倾信了他。

一念至此，长孙无忌急急开口叫道：“来人，来人，快去请领军卫的殷天宗殷大将军过府一趟，速速请来！”

“呼~”

喊罢之后，长孙无忌噓出一口寒气来，浑身没劲儿地瘫坐回了椅子上。

大闷热的天竟然哈出一口寒意，可见他心中又多恐惧惊骇了。

约莫半个时辰过后，早已卸了银盔亮甲，穿着一身袍服的殷天宗进了长孙府，被人秘密带到了长孙无忌的书房中。

书房中，烛火通明，闪烁着妖异，一切都透着阴恻和不同寻常。

长孙无忌一脸阴沉地向着殷天宗窃窃私语，面授着机宜，期间，殷天宗屡屡被长孙无忌惊得站起身来。

夜里，凉风刮着那股子令人抑郁的闷热，席卷在长安城中的各个角落。

漫漫长夜，终归要过，东边山头依稀已见一线曙光，一轮圆日缓缓升上……

又是新的一天，离第二轮三司会审，仅有最后一天。

这一天早上，早就接到长孙无忌书信的清河崔氏家主、崔鹤年之兄崔鹤龄抵达长安，进了长孙府。

中午，一接到儿子赵明德死讯便开始动身启程的广元赵氏家主赵有信，带着他膝下的长子长孙赵国优，即赵明德之子，抵达长安，也进了长孙府。

两位关陇世家的家主都进了长孙府，之后一整天都没有出来。

直到黄昏时分，长孙无忌又发出召集令，将中书令房玄龄、工部尚书唐俭等人都秘密召进了府中议事。

似有意，似无意，长孙府单单就缺了礼部尚书崔鹤年没有召集。

一时间，长孙府中高朋满座，灯火通明亮若白昼。

约莫到了夜色昏暗，宵禁伊始，清河崔氏家主崔鹤龄中途离席，神情落寞地走出了长孙府，朝着弟弟崔鹤年暂居的另外一处府邸走去。

草草又是一夜逝去，天亮，大理寺终于迎来了第二轮的三司会审。

大理寺，公堂上。

作为主审官的长孙无忌继续居中而坐，两旁左右各自坐着刑部尚书韦挺、御史台御史大夫于得水。

长孙无忌虽然因为府中昨夜高朋满座聚会的彻夜未眠，但今天浑然就跟个没事儿人似的，精力旺盛不说，还一脸的精神奕奕，仿佛胜券在握一切尽在掌握中一般。

啪~

一声惊堂木下，长孙无忌中气十足地喊道：“今日乃三司会审的第二轮堂审，主犯从犯当堂对质，堂上书吏官，笔墨纸砚可是准备好？”

右侧一道帘子里走出一名书吏，恭敬地冲长孙无忌鞠躬道：“回禀长孙大人，一切准备妥当！”

长孙无忌念了一声好，又是啪的一声拍起惊堂木，声若洪钟道：“带人犯赵飞轩、郭业上堂！”

声音出奇的洪亮，就连身边的于得水和韦挺都不由对视了一眼，彼此眼神透着怪异，心中不约而同地纳闷道，今天的长孙大人咋就跟换了个人似的，精气神十足哇！

很快，一点病态迹象都没有的赵飞轩被两名衙役押上了公堂。

而郭业依旧是自己走，无需任何人押赴，一脸风轻云淡，大步大步地走上了公堂。

待得两人都上了公堂，在场诸人都知道这桩案子已经临近高潮，纷纷屏气凝神注视着公堂上。

只见长孙无忌又是高高举起惊堂木，准备蓄力一拍而下，不过就在他即将拍响惊堂木时。

突然——

公堂之外闯进来一人，正是尚书左仆射虞世南。

只见虞世南走进公堂中，朝堂上三位在座的堂官拱拱手，微笑道：“长孙大人、于大人、韦大人，老朽孟浪打扰一下，今日老夫要在旁听审，不知可否？”

虞世南乃是当朝尚书左仆射，那可是比长孙无忌这个右仆射还高了一星半点，他要来旁听审案，只要不打扰三司会审，自然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于得水和韦挺率先表态，一齐点头称好，长孙无忌见状自然也无权拒绝，不情不愿地点了一下头。

很快，一名衙役就给虞世南搬来一般椅子，然后将椅子摆在了三位堂官所坐的审案台下面一点点，以示区别。

虞世南坐罢之后，既不看郭业一眼，也不开口吱声，真就这么静静地坐了下来。

长孙无忌再次举起惊堂木，啪~

落木之声响罢，他便高喊道：“好了，下面正式开始审案，堂上请保持肃静！若有人敢中途扰乱甚至打断三司会审，本官决不姑息，立马将他驱出大理寺。”

当然，这话自然是针对虞世南而发。

不过虞世南仍旧像个泥菩萨一样，就这么静静地坐在那儿，连眼皮子都不抬一下。

就在这时，公堂外突然又传来一阵脚步嘈杂之声，惊动了公堂内一千人等的注意。

长孙无忌没来由的一皱眉头，喝骂道：“何人在公堂外吵嚷？役卒何在？速去清理闲杂人等！”

“不必了！”

一道威严的声音打断了长孙无忌的下令，只见公堂外走进一名头戴金冠

身穿蟒袍的中年人，正是江夏王李道宗。

李道宗走进堂来，冲长孙无忌微微一点头，然后手中捧着一道黄帛圣旨，恣意傲然地扫视了堂上诸人一圈，朗朗说道：“在下宗正寺卿李道宗，奉皇上之命，前来旁听三司会审。皇上圣旨在此，三位堂官是否需要验证一番？”

哗～

此言一出，满堂皆惊！

众人纷纷愕然猜想，居然连皇上都惊动了，亲自派出了江夏王来旁听此案，这是对长孙大人有多不信任啊？

先来虞世南旁听，再来江夏王奉旨旁听，这是何等的不信任啊？

而此时，身为主审官的长孙无忌被气得脸都绿了！



## 第917章峰回路转

很快，堂上衙役又给江夏王李道宗搬来一把椅子，就摆放在虞世南的旁边。

两人稳稳坐在椅子上，眼观鼻鼻观心，没有半句只言片语，一直默默关注着公堂上的变化。

两位堂审辅官于得水和韦挺彼此对望了一眼，两人的脸上尽透着耐人寻味之色。

长孙无忌也察觉到了在场诸人的变化和气氛的异样，对于皇帝妹夫派来江夏王李道宗来旁听此案，长孙无忌不仅体会到了不信任的羞辱，更感受到了一种缓缓逼近的危机。

幸好……

长孙无忌心中暗暗窃喜了一下，隐忍的性子让他没有表现出神情上的任何异样，只见他二话不说，猛举起手中的惊堂木——

啪！

“升堂！”

“威……武……”

两班衙役齐齐拖着长音唱诺宣威而起，霎时，整个大理寺公堂上一片肃穆，威压弥漫。

长孙无忌冲跪在地上一身囚服的赵飞轩喝道：“犯官赵飞轩，你可知罪？”

赵飞轩跪于地上，应声说道：“下官因为一时贪婪作祟，以次充好购进劣等石料和木材，致使皇陵倒塌害了无辜人命，而且还让督造使高士廉与督造官赵明德枉死当场。唉……下官罪孽滔天，难辞其咎，纵是百死亦难恕我之罪。所以，下官知罪，认罪，绝不抵赖！”

“好！”

长孙无忌突然又伸出右臂遥指着站在堂上的郭业，然后冲赵飞轩喝道：“既然你知罪认罪，那么你就当着本官及两位辅官的面，当着奉旨旁听此案的江夏王之面，将你与郭业如何暗中勾结牟取暴利之事一并道出来吧。赵飞轩，你若从实招来，还能免去一顿皮肉之苦，知否？”

此话一出，堂上众人便将目光齐刷刷地转移到了郭业身上，当真是万众瞩目，郭业都有些略感压力了。

只听赵飞轩突然抬头看着长孙无忌，摇头说道：“回禀长孙大人，此案与郭业毫无干系，何来下官与他暗中勾结牟取暴利一说？”

嚯～

堂上又是一阵嗡议，显然，这些人都参与了第一轮堂审，都听过赵飞轩原先的口供，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放肆！”

长孙无忌阴沉着脸叫骂道：“三司会审何等庄严？岂容你赵飞轩颠三倒四来翻供？莫非你想受那严刑之苦，方能说出实话？”

“长孙大人，下官现在说得就是实情啊！”

赵飞轩急急喊道：“之前下官是受了礼部尚书崔鹤年的要挟恐吓，才一口咬定郭业与我暗中勾结参与此案。实则，郭业并未参与其中。相反，下官在

皇陵那边所做之事，都是奉崔尚书之命行事，都是受了崔尚书的蛊惑啊！而且，就连那个提供劣等石料木材的商贾，都是崔尚书介绍与我的。下官句句实言，还望长孙大人明察！”

轰～

原来这才是真相啊？

霎时，整个公堂一片沸腾，更有甚者已经开始暗暗唾弃起崔鹤年的无耻之尤。身为礼部尚书，不仅命令下属赵熙奉行此龌蹉之事，事发之后又让下属作为替罪羔羊定罪，还污蔑霍国公柴绍与益州侯郭业翁婿二人，将柴郭二人拖下水牵涉其中。

韦挺和于得水，乃至江夏王李道宗，他们可是知道郭业与崔鹤年之间的嫌隙与仇怨。经赵飞轩这么一说，几人顿时明白原来崔鹤年一早就想着布这个局妄图来陷害郭业啊，无耻啊无耻，这可是一石好几鸟之计啊，好一个狠毒狠辣无耻至极的崔鹤年！

不约而同，几人都微微皱起了眉头，一脸的深思。

瞬间，崔鹤年平日里假仁假义的形象顿时一落千丈！

但是长孙无忌好像要替崔鹤年洗脱一样，顾不得众人非议，大声朝堂兄喝道：“赵飞轩，本官岂容你擅改口供？据实道出你与郭业的龌蹉，不然本官就要动刑了！”

“且慢！”

旁边受了郭业恩情的于得水终于忍耐不住了，起身劝阻道：“长孙大人，此案峰回路转，下官觉得里头肯定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内幕！”

“是极是极！”

同样身为辅官的韦挺也站起身来，问道：“赵飞轩，本官问你，你说皇陵那边都是崔尚书授命于你，事发之后崔尚书还要让你做替罪羔羊，更要让你污蔑霍国公与益州侯二人。那么本官问你，你为何受制于崔尚书？你可知道，你这么会会牵连无辜人涉案，而且这两位都是为我大唐立下汗马功劳的赫赫功臣啊。”

“唉……韦大人，下官也不想这么丧尽天良啊！”

赵飞轩重重地叹一声，面色惭愧地说道：“若非崔尚书囚禁了我的妻女，拿她们娘俩的性命要挟于我，下官怎会这么做？若是下官不遵照他的意思去做，那么我那可怜的妻女随时都会丧命啊！”

哗～

满堂尽是愕然，火爆脾气跟魏征有得一拼的韦挺更是气得拍起桌子，叫骂道：“知人知面不知心，殊不知崔鹤年竟然如此的狼子野心。长孙大人，你还等什么？请下令将这畜生捉拿归案吧。”

长孙无忌面色一滞，随后摇头笑道：“韦大人，别冲动，现在也只是赵飞轩的一面之词嘛。毕竟崔尚书乃是一部尚书，本官不相信他会作出如此天大人公愤之事啦。哈哈，现在性命攸关，赵飞轩肯定胡言乱语当不得真啊。是吧？”

“我看未必吧！”

一直淡定犹如垂钓老叟的虞世南终于发话了，他微微拱手向审案的韦挺三人拱手说道：“三位大人，老夫冒昧打扰一下，老夫这边有个人也许对此案有所帮助！”

长孙无忌勃然大怒，骂道：“虞世南，大理寺公堂岂容你扰乱打断？来人呀……”

“等等！”

“且慢！”

韦挺和于得水两人相继出声阻止长孙无忌，纷纷说道：“既然对本案有所帮助，长孙大人就莫要去追究虞老大人了，大家都是一心为了破解此案，还冤者一个公道，还死者一个真相嘛！”

“没错！”

翘着二郎腿奉旨看戏的江夏王李道宗这时也吱声儿了，他有些不耐烦地看了眼长孙无忌，口吻有些咄咄逼人道：“长孙大人，既然是本案的关键人物，虞老大人有如此热心，见见又有何妨呢？莫非你在害怕些什么？”

奉旨而来的李道宗虽然不是堂审官，但是口衔圣旨貌似说话最有份量，连他都这么说了，长孙无忌纵是想要阻止也是回天乏力。

不一会儿，虞世南就带着随从押进来一名商贾模样的人物。

只见在商贾一进堂中，赵飞轩便第一眼认出了他，满脸愕然地喊道：“是他，是他，就是他，崔尚书就是让这人给我提供劣等石料与木材。”

嘭！

那商贾径直跪在地上，匍匐颤身喊道：“诸位大人，小人知罪，小人一切都会从实招来。不过小人也是奉崔尚书之命行事啊，我这儿有与崔尚书的往来书信，信中就有他亲笔授命我如何行事。”

说着，这商贾从怀里掏出一沓信函，捧过头顶交到了身边的一名衙役手中。

衙役接过书信呈上堂，供长孙无忌和韦挺三人过目，就连李道宗都起身走过去抄起书信查验了一番。

很快，一切都水落石出！

韦挺率先喝道：“无耻崔鹤年，此时不缉拿归案，更待何时？”

于得水叫道：“来人，速速去捉拿崔鹤年！”

江夏王李道宗额外吩咐了一声：“切记，要活口，也许挖出崔鹤年还能挖出更大的黑幕来！”

说完这句话，李道宗似有意似无意地瞥了眼长孙无忌，好像意有所指。

长孙无忌心里咯噔了一下，默不作声，仍旧板着一张阴沉的脸。

这个时候，虞世南走下堂去来到郭业身边，故作大声地说道：“益州侯，真金不怕火炼，区区魑魅魍魉邪魅作祟，始终不能毁你半分。清者自清，看来你是受了冤枉了。不过你放心，老夫纵是拼上一死，也会请求皇上为你主持公道！”

说完，他也狠狠瞪了一眼堂上的长孙无忌，仿似挑衅着长孙无忌的心里底线。

郭业笑了笑，很是配合地朗笑道：“多谢老大人为我主持公道，多谢韦尚书，于大人为郭某主持公道，更是感谢江夏王奉旨前来为郭某主持公道。”

这里面，唯独缺了感谢长孙无忌这个主审官。

郭业看着长孙无忌笑而不语，约莫盯了一小会儿，才缓缓说道：“郭某年轻吃点苦也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如江夏王所言，能够通过崔鹤年，挖出幕后真正的元凶，并将他们一网打尽，那才是真的还活者一个清白，还死者一

个公道！”

长孙无忌感受到了郭业目光中的敌意，也听出了郭业话中藏刀，不过他仅仅冷冷一哼，没有多做赘言。

约莫过去了半个时辰，突然一众衙役返回大理寺，进了公堂之上，并没有崔鹤年的身影，貌似空手而归。

其中一名领头的衙役声色慌张地喊道：“禀报诸位大人，我等去晚了一步。一个时辰前，礼部尚书崔……崔鹤年，畏罪自杀，悬梁自尽了！”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这怎么可能？”

韦挺、于得水、虞世南、就连李道宗都闻言面色骤变，纷纷惊呼不敢置信。

这个时候，郭业眼尖地发现长孙无忌竟然胸口依稀松了一口气般，紧锁着的眉头也徐徐舒展开来。

麻痹，郭业气得暗骂一声，莫非他早就察觉异样，预料到今日的不对劲，所以提前设计好了后招儿？

“哈哈哈哈哈……”

霎时，郭业心中一股怨气冲天而出，仰天长笑怒斥道：“长孙无忌，高老大人死不瞑目，正睁着眼睛在天上看着你呢。长孙无忌，你不当人子啊！”

## 第918章结案

长孙无忌本就心中有鬼，现在被郭业这么直截了当地戳穿，甚至赤裸裸地诅咒恐吓，顿时吓得脸色煞白，仿佛后背真的有一双眼睛在冥冥之中盯着他一般。

嘶……

后背猛地升起一股子刺骨寒意，他冷不丁打了个激灵，心里发虚地怒斥道：“郭业，你放肆！来人呀，将他，将他……”

“将他”了半天，愣是不知道如何处置郭业了。

因为事实就摆在眼前，郭业如今已经洗刷了清白，根本无法将他治罪问责。

既然如此，长孙无忌就拿他没辙，半点法子也没有。

这时，虞世南这个老于世故的老狐狸也连连跟郭业打着眼色，示意他不要再和长孙无忌意气之争，犯不上让长孙无忌拿了口实。

郭业自然会意，随着崔鹤年的畏罪自杀悬梁自缢，那么一切内幕就随着崔鹤年之死而断了线索，也就是说，尘归尘，土归土，人死如灯灭，随风一阵吹。崔鹤年都死了，自然再也没有人会将长孙无忌给牵扯出来。

至于崔鹤年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悬梁自缢，郭业用脚趾头想想也能想通，始作俑者无外乎就是长孙无忌。

崔鹤年一死，一切戛然而止，无论是壮士断腕也好，还是弃车保帅也罢，至少，长孙无忌已经将自己撇清了。

郭业也只能强压着心里这口怨气，冷冷说了一句：“长孙无忌，人在做，天在看，丧尽天良者，自然会有天收！只可惜了高老大人，含辛茹苦养了某人，谁知最后养了一头白眼狼。可怜了……”

这话长孙无忌何尝听不出来其中的明嘲暗讽之意啊，众目睽睽之下被郭业连番指责与嘲讽，而且还被冠了“养不熟的白眼狼”之称呼，长孙无忌脸上岂能挂得住，当即又是恼羞成怒地叫道：

“郭业，你再胡说，信不信本官进宫参见陛下，参你一本？污蔑当朝宰辅，你该当何罪？”

郭业耸耸肩，不屑道：“要打小报穿小鞋，我随你便！呵呵，你长孙大人这种事情还干得少了？有个当皇后的妹妹，多大的招牌啊，吓死个人了！”

长孙无忌再次动怒，气得走下堂来，怒指：“你再说……”

“好了，别吵了！”

江夏王李道宗一声断喝，挡在了长孙无忌与郭业之间，斥道：“一个当朝宰辅，又是皇亲国戚爵封国公，一个礼部侍郎，又是当朝开国侯，竟然在公堂之上如泼妇骂街你来我往的，成何体统？长孙大人，既然崔鹤年畏罪自杀，那么这案子就尽快做个了结吧。皇上还等着本王进宫回禀案子的结果呢。要吵，你们出了大理寺再吵，别耽误本王的功夫。”

李道宗开了尊口，郭业这才偃旗息鼓，以清白之躯离开公堂中央，走到了虞世南的身边。

要说公堂之上除了郭业之外，就数李道宗最是憋气，他今天可是奉了皇帝的旨意前来旁听此案。

而且这件事情皇帝也给他透过口风，今天堂审必然会奇峰突起，长孙无

忌肯定会被崔鹤年供出然后牵涉其中。

皇帝的心思李道宗怎么会摸不透？对方想削弱关陇世族的力量已经不是一两天了，身为皇族，自然与皇帝站在统一战线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此，他今天还特意将自己江夏王府的侍卫统统带了出来，就在大理寺外随时待命。

他预想到很好，到时候只要崔鹤年拔出萝卜带出泥，将长孙无忌供出来，他便直接摔杯示警，哗啦啦王府侍卫如潮水般涌进来，将这厮拿下！

可是，他妈的，真是晦气，最为关键的崔鹤年居然挂掉了！

李道宗不仅憋气，也犯起愁来，这一会儿进宫怎么跟皇上交代啊。

少不得又要惹来李二陛下的一阵龙颜大怒，城门失火，自己肯定也要被殃及池鱼了。

烦！

烦躁！

李道宗见着长孙无忌还磨磨叽叽，不由仗着自己是皇族的身份将怒气撒到长孙无忌身上，叫嚷道：“长孙大人，你到底还有完没完？快点结案吧，本王还要赶着进宫。”

这语气，当真是颐指气使，压根儿就不当长孙无忌是颗葱。

长孙无忌心里那个气啊，感受着公堂之中的气氛，越是感受越是觉得简直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货色。

好歹也是赵国公，好歹我也是当朝尚书右仆射，好歹我也是皇后的亲哥哥，你们连一点尊重都没有？

先是郭业对自己大呼小叫骂骂咧咧，再是李道宗对自己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催促，长孙无忌的脸色，又绿了！

不过随着崔鹤年一死，他的心里现在也踏实了不少。只要保存下实力，没有因为崔鹤年而被人拔了关陇世族的根基，那就是最大的赢面。

至少，在长孙无忌看来，这一仗，他没有被突如其来的变数跟击倒，就是赢了。

因此，他暂且忍下了李道宗的奚落，他隐忍地走向公堂之上，与韦挺和于得水嘀嘀咕咕商议了一番。

最后三人一致通过，拿出了最后的结案。

不过他今天说得口都快干了，所以就将宣判这事儿交给了韦挺。

只听韦挺义正辞严地宣布道：“此案首犯崔鹤年畏罪自杀，人已死，便不予追究了。而事已查明，霍国公与益州侯二人乃是含冤受屈，自然无罪释放。如何补偿两位，这些轮不到我等僭越作主，自有皇上会定夺。咳咳……至于堂下从犯赵飞轩，虽然受崔鹤年唆使蛊惑，期间更是受了崔鹤年的要挟恐吓，但始终是铸成大错，累及无辜性命枉死多大成百上千人。所以，三司会审一致判定赵飞轩——”

韦挺说到这儿故意停顿了一下，为了更好的营造气氛，他故意拖延住不说，看了眼四周在场诸人。

果然，所有人都将目光齐刷刷地对准了他，赵飞轩更是一颗心悬到了嗓子眼儿上，巴巴儿地盯着韦挺。

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之后，韦挺清咳两声，继续宣布道：“正所谓国有国

法，大唐律例之前不容半点徇私。赵飞轩，罪无可恕，百死难赎其罪，纵是五马分尸车裂之刑亦不为过。不过念其最后道出实情，洗刷了霍国公与益州侯的清白，故三司会审一致判处赵飞轩死刑，斩首示众，留其尸首交于家人入土归葬。三日后，长安郊外刑场行刑。”

轰～

赵飞轩明知自己死罪难逃，但是听闻这个消息之后脑子还是立马一片空白混沌，整个人仿佛被抽掉了骨架一般，软瘫如一坨烂泥般倒在地上。

在场诸人纷纷抱以了冷漠的眼光，没有一人同情他，可惜他。毕竟要还死者一个公道，皇陵倒塌死伤数千人，赵飞轩不死，如何服众？

很快，长孙无忌便通过公堂后面的一条小道先遁走了。

随后是韦挺、于得水、李道宗等人纷纷离去。

那名早已注定一死的商贾也被押下了公堂。

紧接着，几名衙役将有气无力虚脱了一般的赵飞轩给架了起来，拖下了公堂，先行关押回天牢，等待三日后的问斩。

郭业看着赵飞轩被拖下去的情景，不由一阵唏嘘摇头，想要说些什么，可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剩下只有惋惜之情。

旁边的虞世南看出了郭业的心思，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道：“这种人死不足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罢了，他若不死，国法岂能服众？好了，赶紧回去吧，好好休息几天，然后随我进宫见皇上。你这些日子受的冤枉遭的罪，皇上自然会给你一个公道。”

郭业哦了一声，忽然有些提不起兴致来，郁郁寡欢地走出了公堂。

大理寺外，王八斤和张九斤早带着一干侯府亲兵在等候，又是备了轿子又是备了马车，一早就准备来迎接郭业回府。

一见郭业出来，自然是欢天喜地庆贺了一番。

很快，郭业便舍了轿子，乘坐着马车下令回家，他也着急回家见秀秀。

想必这些日子，也把她着急坏了吧？

约莫过了半柱香的时间，郭业一行人马便进了太平坊，到了益州侯府门口。

马车一停，郭业还未钻出车来，王八斤便掀开车帘，面有难色地冲郭业禀报道：“侯爷，咱们家门口有人挡着，进不去。”

郭业面色微变，问道：“谁人挡路？”

王八斤犹豫了一下，嘀咕道：“侯爷，你自己下车来看吧。”

郭业瞥了一眼王八斤，嘀咕道：“奇奇怪怪的，神经！”

随后下来马车，朝着侯府门口方向细细一瞅——

只见慧娘面朝府内跪在地上，单薄的身子风中微微瑟抖，她的身边也跪着一个小不点，赫然就是赵飞轩的女儿——赵月儿。

母女俩面朝府内，齐齐跪在了郭府大门外的台阶之上。

郭业依稀听见，月月哭着喊着膝盖疼，却被慧娘给严厉喝止了。

郭业的心中立马一阵不忍，这是要闹哪样？大人做错事，关孩子什么事？

旋即，他迎上前去，急急叫道：“慧娘，你跪着作甚？赶紧起来，来人来人，把月儿抱起来，这不是让孩子遭罪吗？”

## 第919章一时心软自寻烦恼

郭业有伤在身，压根儿就不能弯下腰来去搀扶慧娘，更别提俯下身来去抱跪在地上抽泣喊疼的月儿了。

当即，他吩咐王八斤和张九斤等人将慧娘强行扶起，并将月儿抱起。

而慧娘貌似还不乐意，一副哭哭啼啼的模样拼命挣扎着不让张九斤他们碰，死活不肯起来，口里不断央求着郭业，若是不答应就不起来云云。

郭业约莫猜到了一些什么，但是碍着腰背有伤也不愿在门外多站着，便说道：“慧娘，有什么事情咱们进去再说，到我书房里说个清楚，你在侯府门口这般胡搅蛮缠算是怎么档子事？若让人看见了，还以为你在我郭业这儿受了多大的冤屈，指不定惹来多少闲人的非议。起来吧，进去再说。”

说着，他当先走进了府门，后头慧娘婆娑着眼泪缓缓起身，从王八斤手中一把抱过月儿，紧赶着郭业进了侯府。

在路上有府中丫鬟路过，郭业一打听秀秀在何处，下人回禀夫人心忧亲家老爷，所以一早便赶往霍国公府去了。

郭业听罢亦是好笑，奶奶的，柴绍今天从天牢里放出来，我也是今天从大理寺出来，可自家媳妇居然撇下自己去探望她爹了。真是有了亲爹忘了丈夫，回头非狠狠惩罚一下她不可。

随后，他让慧娘将月儿交给府中丫鬟照顾，然后带着她来到了书房。

来到书房中，郭业屁股还未坐下，只听噗通一声，慧娘又双膝着地硬生生跪了下去，泣声喊道：“郭业，妹夫，求你发发慈悲救救我家夫君吧，他虽罪孽深重，但也是受了崔鹤年的蛊惑才走上邪路啊。求你看着我妹妹贞娘的份儿上，救救我家夫君吧。”

郭业听罢暗道一声，果然是为了赵飞轩而来。

“慧娘，起来吧，你丈夫赵飞轩犯得是死罪，此案铁证如山，任谁也没有这通天的本事去替他翻案。”

郭业轻叹道：“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丈夫纵是受了崔鹤年的蛊惑与煽动才铸成大错，但 you 想想，若非他心中有贪念与邪妄，崔鹤年便是说破大天他也不可能受其蛊惑，对吧？话又说回来，大理寺没有因为他而株连到你们母女，已经算是邀天之幸了！”

说到这儿，郭业顾不得慧娘的泣不成声，硬起心肠拒绝道：“慧娘，此事恕我无能为力，爱莫能助了。他身上背的人命太多了，他若不伏法，那些因他而死的无辜怨灵又岂能瞑目？”

“不，我管不了那么多！”

慧娘又是连连磕地三个头，嘶声泣道：“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只是赵飞轩的妻子，月儿的娘亲。我不懂那些国法家法，我只知道我家夫君一死，我便要没了丈夫，月儿便失去了父亲。从此，我们母女就要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地在这人世间受苦。郭业，我求求你，看在我们孤儿寡母的份儿上，看在贞娘的面上，你就想想办法将我夫君救出来，放他一条生路吧！”

简直就是胡搅蛮缠！

郭业心里顿时愠怒，暗恨着慧娘的得寸进尺，这他妈不是为难我吗？你当老子我是神仙啊？

现如今，皇陵一案已经成了万众瞩目的大案，崔鹤年畏罪自杀让所有线



索都断掉，背后的真相再次被掩盖起来，李二陛下正气得牙根痒痒呢。这个时候也只有杀了赵飞轩，方能向死难家属一个交代，也只有杀了赵飞轩，方能李二陛下面子有地儿放。

如果这个时候不杀赵飞轩，不仅难平众怒，还难堵天下悠悠众口。

旋即，郭业沉下脸来冲慧娘决绝地回复道：“慧娘，这事儿你求我也没用，我这次受你丈夫牵累差点连小命都没保住，更别提我能救他了。对不起，这次你丈夫是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你丈夫三日后会在长安郊外的刑场行刑，有时间你带月儿去大理寺天牢探望探望他吧。此事，输我无能为力。”

“啊.....”

慧娘颤音连连不可置信地惊呼一声，满脸沮丧之色犹如天崩地裂，整个人顿时万念俱灰了起来。

只见她飘飘摇摇地站起身来，擦抹掉了脸颊上的泪水，凄美的容颜勉强挤出一抹艰难的笑容，而后道了个万福，低声说道：“益州侯，叨扰了！”

说着，便转身缓缓离开书房。

她步履踉跄地走到门口，郭业依稀听见一句“若是他也不在了，我和月儿还有什么盼头活在这世上？孽，作孽.....”

日！

郭业头皮一阵发麻，这怎么听着有些不对劲啊？

莫非她心中已经萌生死意，要带着女儿与赵飞轩一道奔赴黄泉不成？

草，孩子才这么点大，何其无辜？这女人真有病吧？

一想到月儿那稚嫩的面孔，又想起远在蜀中刚替自己诞下一女的贞娘，郭业心里猛地一阵不落忍。

倏地，他大声冲慧娘唤道：“慧娘，你先别寻死觅活的，这世上没有你这么当人母亲的，虎毒尚不食子，何况人乎？”

慧娘转过身来，凄惨哀鸣道：“这是我们的家事，与你益州侯何干？”

郭业没好气地骂了一句：“好歹你也是我大姨子，月儿还要叫我一声姨父，我能眼睁睁地看你抱着她寻短见吗？神经病！你先回去，容我想想办法吧。”

“啊？”

慧娘转悲为喜，猛地又是屈起双膝匍匐在地，喊道：“郭业，你若能救出我夫君，我便是当牛做马、结草衔环也会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我虽一介女流，但决不食言。”

郭业听后暗暗有些嫉妒你赵飞轩这个混账，居然还能有这么一个肯为他生为他死的女人。

旋即，他挥挥手晒然道：“你也别急着给我当牛做马，结草衔环了，你先带月儿回去好好在家呆着，救不出来救得出来还两说。回吧，有了办法我会派人通知你！”

慧娘嗯了一声，眼中霎时充满了期冀的曙光，浑身上下的精气神也为之一变，刚才那副死气沉沉一心寻死的模样顿扫一看，徐徐走出了郭业的视线。

慧娘一走，郭业突然有些气恼起自己来，妈的，同情心泛滥还是咋的？刚出了虎口，平白又给自己添来一件麻烦，这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嘛？

暗骂自己一通之后，他坐回椅子上静静寻思了一通，约莫过了一炷香的时间，他才从沉思中走出，心中依稀有了几分主意，嘀咕道：“虽然这事儿是自找麻烦，但总不能看着她们娘俩为赵飞轩而殉死吧？妈的，以后再也不多管闲事了。看来要想救赵飞轩，还是要先进宫面见皇上一趟。”

随后，郭业冲书房外喊了一嗓子：“八斤，替本侯备轿，我要进宫面见皇上。”

腰背伤势未愈，伤筋动骨一百天，坐马车颠簸得厉害，还是乘软轿来得妥贴。

.....

.....

很快，一顶轿子便出了益州侯府，四平八稳地朝着皇城方向行去。

约莫半个时辰后，郭业抵达皇宫。

李二陛下听闻郭业刚出大理寺便急着要进宫见自己，也是一时有些错愕和意外，暗暗琢磨，难道这小子这么着急要见朕，是为了跟朕讨要一个说法？

兴许是因为郭业在大理寺蹲了几天大牢，又受了三十杀威棒差点丢掉性命，李二陛下始终感到心里有些愧疚。

因此，他立马放下手头批阅奏折之事，让董顺顺公公亲自去将郭业请来望北阁一见。

要换做平时，谁若在这个时候打扰他批阅奏折，基本都是先晾在外头苦等几个时辰再说。

不一会儿，郭业便被顺公公请进了望北阁中。

郭业刚一进来，李二陛下便从龙椅上起来，居然大步大步走了下来握着郭业的双手，饱含深情地慰问了一句：“郭卿，这些日子，你受苦了！怎么样，伤口还疼吗？”

郭业被李二陛下这份热情给意外到了，心里不由起了几分莫名的庆幸，暗道，也许今天进宫，还真不会白来一趟。

## 第920章清河崔氏的请罪折

“郭卿，你身上有伤不宜久站，来来来，坐！”

李二陛下殷情地将郭业引到一个胡凳上，区别于阁中其他胡凳，这个胡凳上包裹着厚软的团子，看得出来是为郭业特意准备的。

郭业当真是受宠若惊，连连口称谢恩，坐了下来。

郭业坐罢之后，李二陛下才缓缓走向自己的龙椅上坐了下来，笑意盈盈地说道：“郭卿，你刚出大理寺本该在家里先静养上几天才是，怎么突然这么着急进宫见朕啊？”

李二陛下从头至尾脸上都挂着一副殷情笑容，乍一感觉，让郭业有了几分敦厚长者的错觉。

但是，他知道这仅仅是李二陛下的面具，他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李世民，这位天可汗陛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郭业岂能不清楚？

所以，他并没打算一开始就针对赵飞轩之事与李二陛下展开聊天，相反，他想另外一个点进行突破，然后徐徐延伸到赵飞轩这边。

而这个突破点，便是崔鹤年这个人神共愤的无耻之徒！

只见郭业微微拱手，说道：“陛下，此次三司会审途中出先了意外，竟然让别有用用心之人早已算计了一步，以至于一切线索到了崔鹤年这里就戛然而止。所以，臣颇为汗颜，辜负了陛下的期望。”

果然，郭业一说到这个，李二陛下的眉头就紧紧皱了起来，他当然听得出来郭业口中的别有用用心之人具体指的是谁，甚至是哪些人。

顷刻的功夫，李二陛下便有些气急地拍了一下龙案，轻轻呵斥道：“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点也是朕疏忽了，怪不得郭卿你。罢了，这次虽然没有达成朕的期望，但至少也起到了震慑屑宵的效果，局面也不算输得太难看。”

李二陛下口中的屑宵与郭业口中的别有用用心之人，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无非都是在暗指长孙无忌，以及长孙无忌背后的关陇世族力量。

这时，郭业趁热打铁谏言道：“陛下，如今此案算是告一段落，人证口供俱在，铁证如山，崔鹤年虽然畏罪自杀已然伏法。但是，他犯得罪过可是株连三族的大罪啊！何不趁此机会，按照大唐律例，将清河崔氏也连根拔起呢？摧毁清河崔氏，无异于斩掉关陇世族的一大股力量啊！”

“呵呵……郭卿，你以为朕就那么短视？”

李二陛下抄起龙案上一本奏折轻轻一抛，不偏不倚正好扔在郭业怀里，然后苦笑道：“可惜还是被他们先了一步，这是清河崔氏家主崔鹤龄给朕的请罪折，你先看了再说吧。”

郭业暗骂一声，崔鹤年畏罪自杀悬梁自缢还没几个时辰，作为崔氏家主的崔鹤龄居然动作如此神速？连请罪折子都送进了宫里来？

果真这伙人一早便有所预谋，提前布置好了所有的后路。

郭业徐徐打开奏折一看，脸上尽是讶异之色，对崔鹤龄这厮就只有一个字——操！

原来崔鹤年在请罪折上写着，此次其弟崔鹤年犯下此滔天罪孽，败坏清河崔氏的名声，此等无君无父之徒清河崔氏子弟羞与他为伍，遂决定将崔鹤

年在清河崔氏的族谱上除名。

奶奶的，这就将整个清河崔氏摘除出去了？

郭业再耐着性子往下看，还有——

奶奶的，郭业顿时大跌眼球，崔鹤龄居然下了如此大的血本！

“奏请陛下，即贞观五年起，清河崔氏所有子弟不再出仕，有清河崔氏子弟在任地方为官或军中为将者，统统一并召回。还望陛下恩准！”

郭业再看崔鹤年落款之处，李二陛下居然用朱砂批阅：“准奏，凡清河崔氏子弟者，我朝永不叙用！”

这就同意了？

郭业非常清楚李二陛下朱砂批阅准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崔鹤年的事儿到此为止，不再株连清河崔氏。

而清河崔氏的子弟，今后也甭想走上仕途，要么经商当个商贾富户，要么务农当个田舍翁。

奶奶的，这算什么？

政治交换？

还是政治妥协？

感情儿这桩案子最后不仅没扳倒长孙无忌等人，还最后还给了清河崔氏一条活路？

妈蛋！！

郭业顿时有些憋屈，粗红着脖子铮声喊道：“陛下，这事儿就算完了？这本来是想打头老虎，可最后不仅连头狼都没打到，还放跑了一窝子的狼，啥也没打着吗？那微臣就白蹲这么长时间的大牢，白遭长孙无忌那份酷刑了？”

李二陛下也被郭业这份咄咄逼人给惹怒了，拍案而起怒斥道：“放肆，朕前岂容你大呼小叫，信不信朕治你一个欺君犯上之罪？”

郭业一听之下如天惊雷，顿时偃旗息鼓了下来，不过脸上始终摆着一副屈得慌的神色。

李二陛下发完火之后也有些后悔，他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始终有点对不住郭业，怕是伤了这位年轻臣子的心。

于是，他口气也缓缓柔和了下来，叹道：“郭卿，朕知道你受委屈了。可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能通过这件事情将清河崔氏的力量彻底撵出朝廷和地方，善莫大焉啊！清河崔氏子弟永不出仕，这无疑是对关陇世族力量的一个巨大打击。而且最关键的地方在，是崔鹤龄主动提出，而非朕逼迫于他。你当真以为清河崔氏三族是那么容易株连的？你再看看吧——”

说着，他又接二连三地从龙案上飞来几本奏折，郭业逐一打开来看，都是长孙无忌、房玄龄、广元赵氏、还有其他五大世家家主的奏折，统统都是为清河崔氏求情的。

只听李二陛下说道：“这些人与清河崔氏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怎么会眼睁睁地看着朕将崔氏三族尽数株连呢？你还记得你之前跟朕提过的温水煮青蛙之法吗？郭卿啊，小不忍则乱大谋，一切都要循序渐进，急不得啊！”

到了这时，郭业也不得不承认李二陛下说得有道理，于是乎，他悠悠起身拱手说道：“陛下，刚才微臣冲动了。不过臣也是一片丹心报天子啊，也

是先陛下之忧而忧，还望陛下莫要怪罪不与臣一般见识才是。”

李二陛下见郭业这时总算开窍和理解，心情也渐渐好了起来，笑道：“郭卿，虽然清河崔氏没有被株连三族，但是能让他们退出朝野地方官府，那也算是大功一件。这桩功劳，你当记首功。你先回去休息将养几日，等过一阵子你再上早朝，朕定会重重封赏于你。朕说过，有功便要赏。这一次，你郭业功不可没，必须重赏才是！”

李二陛下的驭下之道，郭业早已领教，即便如此，他心里还是对过一阵子之后的封赏蛮有憧憬。

情不自禁地，嘴角一咧难以矜持地笑了笑，一副喜形于色的模样。

李二陛下这时看着龙案上还有一大堆的奏章没有批阅，继而委婉地起逐客令道：“郭卿，你先回府好好养身子，朕还要再批阅南方几个州府传来的奏折。”

郭业哦了一声刚要告退，突然，他下意识地想起自己今天进宫面圣是冲着赵飞轩一事的。

这么被李二陛下这么一打岔，居然给抛诸脑后了。

现在李二陛下对自己是满满的愧疚，恨不得马上就补偿安抚一下自己手上的心灵，此时再不提的话就失去最好的机会了。

随即，他径直开口道：“陛下，微臣有个小小的请求，还望陛下恩准！”

李二陛下着急查看南方送过来的几道奏折，于是对郭业催促道：“说吧，你有什么请求，朕酌情会考虑。还有，朕知道你跟那个犯官赵飞轩有过交情，还是连襟的关系，但你若敢为他求情，你可别怪朕翻脸不认人哦！赵飞轩此人，该死，也必须死！其中利害关系，你懂得！”

郭业暗暗嘀咕了一声，脑子居然这么清醒，花花肠子在他跟前真是一点都绕不开。

不过他也庆幸，好在自己早有远见，不会跟李二陛下开口提赦免赵飞轩。

于是，他摇了摇头笑道：“陛下，赵飞轩犯得是死罪，而且诬陷我差点置我于死地，微臣怎会为他求情？不过臣今天的请求倒真是与他有关。”

李二陛下不耐烦地摆摆手，喝道：“赶紧说，别兜圈子了，朕很忙！”

郭业朗声道：“臣恳请皇上允准，三日后的长安郊外刑场，由臣出任监斩官！”

“什么？”

李二陛下有些错愕地看着郭业，不解问道：“你是说你要亲自监斩赵飞轩？”

郭业斩钉截铁地点了一下头，说道：“正是。臣这次又是蹲大牢又是遭大刑，与他有莫大的干系。哼，既然我不能亲手法办了崔鹤年，又无法拔出后面的那几条大鱼，我也只能拿他开刀问斩以泄心头之愤了！臣就这么点小请求，还望陛下恩准！”

“唔……你小子还真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啊！”

李二陛下促狭地打趣了郭业一句，然后挥挥手，爽快地说道：“朕准奏了！三日后的行刑，由你出任监斩官，其他琐事也统统都由你一并负责吧。好了，退下吧，朕很忙！”

郭业眉头一喜，恭声宣道：“微臣谢恩，吾皇万岁，微臣先行告退！”

声音落罢，郭业已经返身出了望北阁，随之而来的是心中暗暗落下一块石头，看来稍加筹划一下，对慧娘和月儿母女俩也有个交代了。

## 第921章筹划准备

从李二陛下手中揽过监斩官的差事，这已经完成了郭业今日进宫的目的。

出了皇宫后，他并未返回太平坊，也将前往赵府找慧娘告知消息押后，第一时间，他去了长安府尹府找马元举商议此事了。

郭业要想在刑场上救下赵飞轩，便必须要得到马元举的配合。

因为刑场行刑之类的前期准备与布置，包括刑场四周的戒严，通常情况下都会由长安府尹来负责。

来到长安府尹，郭业见到了马元举，便将自己想用瞒天过海之计从刑场上救下赵飞轩之事一字不漏地说与了马元举听。

老马听完之后当场翻脸，又是摇头又是拍桌子，勃然大怒道：“胡闹，简直是胡闹，你这是当过家家啊？如此视国法为儿戏，你，你郭业枉为朝廷命官，枉为礼部侍郎了！”

郭业默默忍受着马元举的痛骂，暗自郁闷不已，好吧，老马那满腔泛滥的正义感和迂腐劲儿又上来了！

郭业赶忙解释道：“老马，你先消消气败败火，赵飞轩的确是罪该万死，纵是杀他十次砍他百颗人头也不为过。可是谁让他媳妇是我大姨子呢？我刚才也说了，他若一死，他的妻女必定也会跟着为他殉死。你说我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母女自寻短见呢？这可是两条鲜活的人命啊！”

“荒唐，简直是荒唐至极！”

马元举怒斥道：“他的妻女固然可怜，但是照你这么说，天底下的死囚家眷都寻死觅活一回，那这些人都罪不至死了？朝廷都要放这些罪该万死之辈一条生路了？郭业啊，国法如炉，不能徇私啊！”

看样子，马元举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不愿与郭业合作救下赵飞轩了。

郭业一阵无语，摇头叹道：“老马，这事儿缺了你我还真办不下来。我虽然是监斩官，但是从刑场布置，到押解囚犯赴刑场，验明囚犯正身，到刑场四周的戒严维持秩序，到刽子手的执刀行刑，都是你们长安府衙里的人来操办。如果你不配合我，我压根儿就没办法偷梁换柱啊。”

“对不起，其他事情马某都能答应你，就这件事情——”

马元举断然地摇了摇头，挥袖拒绝道：“万万不可能。马某不会与你同流合污的。”

“马元举，你个老小子还真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郭业也被马元举惹毛了，怒气冲冲道：“你不帮我，我自己想办法去。我就不信邪了，离了你这个张屠夫，还只能吃带毛猪了？哼，我自己想辙儿去！”

说着，拂袖转身匆匆离去。

刚走到门口——“站住！”

身后的马元举突兀喊了一声：“此次行刑，我们长安府衙只负责将死囚赵飞轩押送到刑场，至于刑场四周的戒严，还有验明正身，刽子手执刀行刑等诸事，你另请高明吧，我长安府衙概不参与。你手底下不是有一支五十人的侯府亲兵吗？全权都让你一人操办吧，衙役皂服你可以派人来我这儿暂借一批走，不过事成之后你要及时归还。好走，不送！”

“啊？”

柳暗花明又一村，郭业眼前顿时一亮，满脸喜色地看着马元举，确认道：“老马，你是说……”

“话不投机半句多，郭业，我羞与你种视国法为儿戏之人为伍。”

马元举拉着一张死人脸，下逐客令道：“哼，本官最近会很忙，无暇兼管这些琐碎杂事，好走，不送——”

说完，真的就坐了下来自顾看起了公文，连多看一眼郭业他都嫌累得慌。

郭业脸上莫名浮出一抹笑意，抖袖拱手抱拳道：“老马，多谢了！又欠了你一份人情。”

到了这个时候，郭业如果还听不懂马元举话中玄机的话，那他真是榆木脑袋了。

刹时，他转身离去，出了长安府尹衙门乘轿返回了侯府中。

回到侯府，事不宜迟，前期还需要准备很多东西，于是他第一时间召来王八斤和张九斤二人。

书房中。

张九斤和王八斤两兄弟来到了郭业跟前。

郭业率先吩咐着张九斤道：“九斤，你现在带着一批弟兄前去长安郊外的刑场，将附近统统戒严起来，不准任何闲杂人等靠近。然后，再去招募几名工匠，在行刑台设置一个机关。具体如何设计，这是图纸——”

郭业从桌上将一张早已画好的简易图纸递给了张九斤，叮嘱道：“记住，不要找长安城中的工匠，去长安的几个郊县找，要找口风严实之人。这图纸他们看得懂！让他们看完图纸之后就烧掉。”

张九斤接过了图纸小心翼翼藏进怀里，默默地点了点头，然后便转身出了书房。

郭业又一指王八斤，交代道：“八斤，你现在带人先去长安府尹衙门找马大人，从那儿借些衙役皂服让兄弟们换上。然后再跟马大人要上一个死囚。对了，行刑那天就由你来执刀，客串一回刽子手吧，怎么样？”

王八斤错愕一声：“啊？”

郭业笑骂道：“你小子平时咋咋呼呼喊打喊杀的，不是挺你能耐的吗？怎么？要你砍个脑袋你就认怂了？”

“不不不不……”

王八斤连连摆手道：“侯爷，俺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差事俺应下来就是了。俺是想问，侯爷莫不成想李代桃僵，换下赵飞轩这条狗命？”

郭业略微赞赏道：“你小子看似憨傻，却比张九斤多了个心眼，不错，我正有此意。怎么样？敢不敢跟老子我玩上这一票？”

王八斤二话不说，爽快地拍着胸脯表忠心道：“侯爷放心，俺是跟着您一条道走到黑的，水里水里来，火里火里去。俺王八斤要是眉头皱一下，就不是站着撒尿的主儿。”

“好啦好啦~”

郭业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催促道：“赶紧忙正事儿吧，告诉兄弟们，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卖点力，回头爷统统都有赏。”

“得嘞！”



王八斤吆喝一声，便跟山猫一般撒丫子窜出了书房。

现在诸事都已经提前筹备，就等着三天后行刑日子的到来。

突然，郭业发现貌似单单漏掉了慧娘那边没有筹划，三日后如何李代桃僵与掉包赵飞轩，还需要慧娘的配合。

这事儿也是计划中的关键一步，必须早先通知这女人，宜早不宜晚。

旋即，郭业悠悠走到书房门口，招呼来一名下人吩咐道：“备轿，去赵府将赵家夫人接过来，对了，从府里带两个丫鬟过去留在赵府那边帮忙照顾月儿，现在的赵府恐怕是人走茶凉，尝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了。”

“是！”

下人应了一声，便匆匆返出了小院。

.....

.....

半个时辰之后，慧娘乘轿从赵府到了郭业府上。

她带着又是期冀又是忐忑的心情，缓缓走进了郭府的内宅小院，曼妙婀娜的身姿停在了郭业的书房之外。

在房外，她犹豫不决一会儿，最终还是壮起胆子伸出纤纤素手，敲响了郭业的书房。

“笃笃笃笃.....”

“门外是慧娘吧？”

郭业清朗的声音从房中传出：“进来吧，等你好久了！”

## 第922章刑场变故

听着郭业再冷门唤来，慧娘的心更是砰砰作响犹如小鹿乱撞般慌乱。

她在书房门口踌躇了小半天，最后还是紧咬银牙硬着头皮进了去。

进来之后，郭业便立即起身走到她跟前，殷情地招呼她坐下，而后劈头盖脸便是一句：

“慧娘，三日后我需要你在刑场之跟赵飞轩交媾留种一番，给他赵家留个男丁继承香灯。这件事情，你必须照做！”

“什么？”

呼哧一声，慧娘猛地站起身来，双颊红透半边天，眼中透着滔天的愤怒与怨念，痛斥道：“郭业，你委实太过欺人太甚！你不能救出我夫君也就罢了，为何还要如此地羞辱于我？我，我……我宁可死在你跟前，也不要受你这登徒浪子的折辱！”

声音还未落罢，慧娘已经选好了目标，朝着郭业身后的一根柱子直愣愣地撞头过去。

“卧槽儿，你疯了！”

幸好郭业反应及时拦得快，不然慧娘可真是险些一步撞死在书房，来个血溅三尺命丧当场了。

郭业一把将她强抱在怀里后，吓得三魂丢了七魄，万一慧娘真横死自己书房，便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贪恋美色逼死人妻，而且还是故友之气，还是自己的大姨子，一旦背上这骂名可当真是遗臭万年的。

想想就后怕，幸好阻止的及时。

郭业现在哪里还有美人在怀温玉软香的心思，他气急怒骂道：“慧娘，你疯了？你能不能听老子把话讲完？”

紧接着，郭业一边紧紧搂着慧娘毫不放松，一边缓缓将自己计划如何李代桃僵瞒天过海在刑场上救出赵飞轩之事，逐一逐一地说了出来。

听完郭业细说之后，慧娘这才彻底明白过来，原来是自己听话听半截，误会了郭业。

一听到能够救出丈夫来，慧娘欣喜不已，正要感谢郭业之时突然发现这个色胚，这个杀千刀的居然还紧紧抱着自己，与自己身子贴着身体，仅仅隔了一层薄薄的衣衫。

男女授受不亲，无耻之徒！

慧娘哪里还顾得了羞臊，当场勃然大怒啪的一声，一巴掌扇在了郭业的左脸颊上，强行从他怀中挣脱出来，气得一双水汪汪的大眼中几乎迸射出火花来，怒斥道：“你若再轻薄于我，我……我便真的一头撞死在你跟前，好让你背上一个无耻淫贼的罪名来！”

尼玛的！

误会，这是误会好不好？

郭业这时也反应过来，的确是自己刚才孟浪了，可是这也是心急救人，哪里是有意轻薄啊？

不过看着慧娘孱弱单薄的身子气得瑟瑟发抖，想着这些日子她经受着普通女人所不能经受的煎熬与折磨，没来由地，心里又是软了下来。

罢了，不跟她一般计较！

他只得尴尬地摇了摇头道了一声歉意，然后转移话题说道：“慧娘，你是知道每逢刑场执行死囚时，肯定会有很多闲杂人群围观。要想在刑场众目睽睽之下救下你夫君，单单是靠我这边的话，计划的再周详也没用。

所以，你必须在最后关头上行刑台，你就说希望在你夫君死前为赵家留下一个男丁，承继香灯云云。反正到时候我会配合你，会答应你。我会在这个时候，悄悄换下你的夫君！到时候，砍下脑袋的是另外一个死囚，而你与你的夫君，则隐姓埋名远走高飞，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吧。”

慧娘被郭业这么一说，果真暂时忘却了刚才被轻薄一事，而是有些抗拒地摇头讷讷道：“不行，众目睽睽之下怎能做那种事？我办不到，哪怕是为了救我夫君，我也办不到！丢了性命是小，失节才乃大事。不行不行，我万万做不到。”

妈蛋，还真是蠢的可以！

郭业无语地说道：“又不是真让你跟赵飞轩在众目睽睽之下办那事，只是借着这个由头，我会在行刑台四周拉起帷幔，方便我掉包死囚啊。你这女人怎么就一根筋呢？”

“哦……原来如此！”

慧娘恍然大悟过来，猛地——

慧娘双膝又是一屈跪在地上，冲郭业重重地磕了一记响头，泣声道：“郭业，你的大恩大德我们夫妻没齿难忘。此生无法报答，来世慧娘定会结草衔环，做牛做马，也要报答你的恩情。”

有点煽情了哈，郭业撇撇嘴，摆了一下手示意她赶紧起来，然后说道：“先别忙着谢，也别忙着今生来世的，先把你丈夫救出来再说吧。人事，我已经尽了。接下来能不能将他顺利救下来，那就靠老天给不给他重头再来一次的机会了。”

慧娘再次匍匐于地，磕了一记响头，然后默然起身低声嗯了一声，随后转身匆匆离开了书房。

郭业待得慧娘走后，这才暗骂了一句，妈蛋，郭业啊郭业，你是不是正义过剩，同情心泛滥了？明明赵飞轩罪该万死，明明惦记着慧娘，却还如此费心费力地去救人，真是神也不懂你是怎么想的。

当然，郭业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图什么。

……

……

三天后，行刑之日。

连着风和日丽了好几天，没成想到了今天却变成了阴天，乌云密布将整个天幕闹得黑沉沉，天空之上惊雷滚滚，震耳发聩刺痛着人的耳膜，可偏偏这老天爷阴着一张脸乱发着暴脾气，就是死活不下雨。

轰~轰轰~~

惊雷又再次响起，震得人连心都悬了起来。

因为今天天气骤变的缘故，来长安郊外刑场看热闹的百姓也少了许多，更别说那些达官贵人了，都不愿意在这倒霉天气来看这血腥场面，生怕触了眉头。

在郭业看来，真是连老天都在帮着赵飞轩，机会难得啊！

此时，益州侯府的五十亲兵扮作长安府衙的衙役，戒严在刑场周围，严防那少之又少的围观群众靠近行刑台半分。

郭业稳坐在监斩亭内，案台上摆着一干物什，左边站着张九斤。

而王八斤则是充任着刽子手，手扶一把鬼头刀，袒胸露背头扎红巾，站在行刑台上。

除了王八斤之外，行刑台上的赵飞轩也已经验明了正身，被五花大绑地摁在地上，就等着时辰一到，挥刀斩首。

郭业看了眼香炉里的那柱香，正红着香头点点焚烧着，离行刑时辰还有半柱香的光景。

他扭头对身边的张九斤问道：“今天天公作美，算是给他赵飞轩一条活路了。我们这边，该准备的都准备完了吗？”

张九斤嗯了一声，低头回道：“死囚替身已经准备，行刑台上的机关也确定无疑，专门用来遮掩的帷幔业已已经准备齐全，就等着赵夫人那边了。”

郭业念了一声好，随后冲着人群中穿着一身缟素丧服的慧娘示意了一眼。

慧娘会意，泪眼婆娑地立马挤出人群，绕过行刑台来到郭业跟前哭喊道：“大人，妾身乃赵飞轩之妻赵杨氏，今日我夫君行刑在即，难逃一死。妾身在此恳求大人，希望大人能够给我们夫妻最后一点时间，好让妾身为赵家留种承继香灯。”

哗～

此言一出，刑场四周一片哗然，议论纷纷者众多，指指点点者更是不少。

对于这种事情，历来刑场之上都有之，有的是想在临刑前亲自给家人喂食一顿，有的是想在临刑前跟家人小聚一番。

所以对于慧娘提出留种之事，围观众人虽然有些议论，但尚能接受，这种事情以往不是没有发生过，只是少之又少罢了。

郭业自然点头应允，大大方方地挥了一下手，喝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件事，本官准了！不过此等敦伦圆房之事乃闺房之秘，外人不便旁观与窥视。来人呀，可带有帷幔？”

“有！”

张九斤很是配合地高呼一声，然后冲跟前几名衙役下令道：“来人，速速将帷幔在行刑台四周拉起，供这赵氏夫妻便宜行事。所有人等，统统背对行刑台，不得窥视，违令者，棍棒侍候！”

唰唰唰～

说话间的功夫，已经有衙役开始绕着行刑台将帷幔高高拉起，足足绕了一圈，外间压根儿就无法看见里面的人与事。

郭业冲慧娘使了一个眼色，然后朗声道：“赵杨氏，去吧，时间有限，莫要磨蹭了，速战速决。”

说完这番话，郭业顿觉不妙，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果然，慧娘已经脸颊飘起几朵红晕，暗暗啐了一声郭业的孟浪和口不择言，随后便一步一步地走上行刑台的台阶，朝着台上帷幔内的赵飞轩走去。

就在这时，轰，轰——

天上惊雷滚滚，仿佛要震破天际一般响起。

眨么眼的功夫，连续数道白光从天而降，霹雳啪啦——喀嚓——闪电！

数道闪电刺破黑沉沉犹如浓墨般的乌云，飞泻而下冲着行刑台处直击而来。

喀嚓，喀嚓，喀嚓喀嚓！

“啊！！！！！”

慧娘的声音在帷幔内凄厉尖叫而起，听得众人一阵面容惊变，纷纷侧目而来。

紧接着，慧娘又是连番尖叫，声嘶力竭地唤道：“夫君！夫君！夫君！！！！”

郭业顿时大惊，闻声而起，但是四周帷幔隔起，丝毫看不清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当即，他冲着旁边的张九斤喊道：“快，快派人进去看个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九斤嗯了一声，一个闪身腾挪从监斩亭中跳跃下来，哒哒哒~~直奔行刑台内.....

不到几个呼吸的时间，张九斤便一脸骇然地从帷幔内跑了出来，飞奔到郭业跟前，失声喊道：

“大人，我的天，不得了，赵.....赵.....飞轩这厮，被，被老天爷给活活劈死了！！！”

我草！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吗？

骇人听闻，闻所未闻，郭业目瞪口呆地看着行刑台的方向，情不自禁地脱口喊道：“我有心留你一命有何用？老天都要收你，我他妈能奈何？”

## 第923章宫中来旨

郭业急匆匆下来监斩亭，一步三挪冲上了行刑台的帷幔中，只见慧娘跪在地上稀里哗啦一阵哭，哭得几乎岔过气去。

而她的跟前，赵飞轩被雷电击得衣衫破裂，露出的肌肤和脸颊焦黑如炭，隐隐有几分撕裂，血水滋滋往外沁出，而头发更是被雷打得微微卷曲，冒着缕缕白烟。

赵飞轩被雷劈死了！

死得已经不能再死了！

郭业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眼天空，此时泼墨般的乌云已经驱散开来，滚滚惊雷也戛然而止，虽说不上是艳艳高照天，却也早已不是阴霾天。

真是冥冥之中早有天定，人算不如天算吗？

郭业走到慧娘身边，注视着赵飞轩的尸体，心中暗叹：“赵飞轩啊赵飞轩，不是我郭业不想救你。我已经尽了人事，兴许是你坏事做尽连老天都要收你吧。天意如此，我能奈天几何？”

他缓缓蹲下身子，轻声细语地抚慰说道：“慧娘，天有不测风云，我们计划再周详，独独漏了天意。人死不能复生，还望你节哀才是。这样，不如先给他收敛尸首，替他办了身后事，再做其他吧？”

“为什么？为什么？呜呜……为什么会这样？呜呜……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

慧娘见着只差一步就能救下丈夫，却偏偏死在了天雷霹雳之下，当真是伤心欲绝至极，哭得整个人都没了主意。

郭业见状只得替慧娘作起主来，冲不远处的张九斤挥手道：“九斤，带上几个兄弟先替赵大人收敛了尸首，然后抬回赵府。赵氏遗孀孤女寡母的，你们就留在赵府帮忙处理身后事吧。”

“属下得令！”

很快，张九斤便带着一伙子人登上行刑台，忙活了起来。

慧娘始终沉浸在丧夫之痛中，整个人变得浑浑噩噩格外茫然，哭得双眼已经红肿不堪，小脸白的跟一张白纸似的，看得郭业一阵我见犹怜。

最后，他轻轻拍了一下慧娘的肩膀，叹道：“人死不能复生，慧娘，这些都不是你我所愿意看到的。如今赵飞轩已死，而月儿还小，你更应该振作才是。千万不要再有之前那种极端的想法，殉死固然简单，但是你身为孩子的母亲，更应该好好活着才是。月儿还这么小，你身为人母，于心何忍？”

“你说得对！”

慧娘微微小吸一口气，止住了啜泣，哽咽道：“我要好好抚养月儿长大，替我夫君将赵家这点骨血抚养成人是。放心吧，我不会再寻短见了。”

“那就好。”郭业颇为欣慰地点点头，道，“等办完了赵飞轩的后事，我便派人送你去陇西吧。你妹妹贞娘也在那边，去了那边大家也有个照应。到了陇西，你不用去担心生活方面的问题，一切有我，知道了吗？”

“谢……谢谢你，郭业。”

……

……

七天后，草草的出殡了赵飞轩，赵府丧事才彻底告一段落。

摆灵祭奠的这些日子里，慧娘也终于尝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滋味儿，那些平日与赵飞轩素有往来的官员居然没有一个人登门祭奠过。

若非有郭业这边派过人来帮忙，赵府中当真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兴许连赵飞轩出殡都成问题了。

忙完了赵飞轩的丧事，郭业便让张九斤带着二十个亲兵，护送着慧娘与月儿离开了长安，前往蜀中陇西老家。

送走慧娘的当天，秀秀也从霍国公府回到了家中，小两口分别一段时日终归是团员了。

经历过此次冤狱的霍国公柴绍，突然对官场的阿谀我诈心生了厌倦，索性以养身体为由向李二陛下请奏告了长假，过起了平平淡淡的生活。

至于便宜岳父吴茂才，现在也习惯了在长安的生活，在霍国公府呆的煞是滋润，更与柴绍两人意气相投，居然赖在霍国公府不肯走了。至于陇西那边的产业，吴茂才也乐得大方，一并送给了郭业的另外一个岳父，前益州折冲都尉康岳山。

在他眼里，跟女儿秀秀一起在长安才是抱着大金矿，在霍国公府颐养天年，那才是真正的攀上高枝儿了。

郭业听闻此事后也只有笑了笑，不作任何评论，因为吴茂才的脾性，他还能不清楚？现在进了霍国公府过得如鱼得水，纵是拿着鞭子赶他，他也不会走的。

郭业如今腰背上的伤虽然还未痊愈，但只要不做剧烈运动，也不会影响到正常生活，像闲游散步之类简单的事儿，勉强还是可以的。

这一日，他与秀秀在花园的一座亭子中歇憩着，小夫妻两人正对最近发生的事情唏嘘感慨之时，留在侯府没有负责护送慧娘的王八斤突然闯了进来，大声嚷嚷道：“侯爷，那啥，宫里来人传旨了，说皇上让你进宫一趟。”

郭业哦了一声点点头表示知道。

反倒是秀秀，突然紧张地握着郭业的手，有些担心说道：“夫君，陛下这次召你进宫……”

“秀秀，别担心！”

郭业轻轻拍了一下她的小手，他知道秀秀担心的是什麼，上次被人栽赃进了大理寺天牢，还硬生生扛了三十杀威棒，险些丢了小命，秀秀至今想起来还心惊肉跳一阵害怕。

这次李二陛下没头没尾地突然又召郭业进宫，秀秀有所紧张担心，那也理所当然。

郭业笑了笑，说道：“这次进宫并非是坏事，相反，应该是好事到了。”

秀秀将信将疑地说道：“你最近在府中养伤，陛下找你能有什么好事呀？”

“好啦，我的夫人，你就别想那么多了。”

郭业小声说道：“崔鹤年挂了，清河崔氏倒台了，我当记首功。陛下至今还欠着我的封赏呢，这次进宫就是论功行赏来了，不然以后谁给陛下卖命啊？”

说完，他捧起秀秀的小脸，吧唧一声，轻轻吻了一下她的额头，笑道：“你等着吧，你相公这次进宫好歹也要再挣个一爵半官来。哈哈……”

“呀，你这死人，还有外人在哩！”

秀秀霎时双颊酡红，跟喝了烈酒醉迷了一般，嗔怒地瞪了郭业一眼，便羞赧地转身落荒而逃。

这时，郭业才意识到旁边还有王八斤这头憨货在。

王八斤傻愣愣地杵在那儿直发笑，吃吃笑道：“那啥，侯爷，俺啥也没看见，俺这就跟平阳郡主说一声哈，真的啥也没看见。”

“呸，少犯浑！”

郭业笑骂了王八斤一句，然后指了指身上的袍服，说道：“八斤，走，先替侯爷我更衣，换上官服咱再进宫。这次爷进宫领了功劳封了赏，自然短不了你们这群猴子的好处。”

“得嘞，得嘞。”

王八斤欢呼雀跃起来，赶忙上前搀扶住郭业，殷情道：“侯爷，您身上有伤，慢着点，悠着点，俺扶着您……”



## 第924章御花园李二一家

今日阳光正好，屡有阵阵清风拂面过，难得仲夏时节还有此赏花闲游的好春光。

郭业进来皇宫，在内侍的引领下来到御花园，正瞅见李二陛下闲坐在一处石亭中，眼中含笑地看着一片柔软草地上。

草地上，长孙皇后正席地而坐，芳颜欢笑地抱着一个孩子，几名宫中嬷嬷也在芳草萋萋的草地上照看着一名小公主在姗姗学步。

这小公主步履蹒跚，朗朗跄跄走上三两步便会跌倒在柔软芳草地上，却也好强，竟然不哭不闹爬起来再走，再摔倒。

几名嬷嬷揪着心，而长孙皇后却是频频咯咯发笑，不时唤着“兜儿加油”之类的话。

这姗姗学步的小公主郭业有些印象，貌似就是去年尿过自己一身的兜儿公主，没成想长这么快，当初还未断奶，如今已经开始学走路了。

至于长孙皇后抱着的那位小皇子，毋庸置疑，便是在郭业间接帮助下才得以顺利出生，如今也才几个月大的雉奴了。

郭业依稀记得，前段时间这位小皇子还被李二陛下册封为了晋王，成为大唐皇族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亲王，真是投了好胎拼了一次爹啊。

按照历史轨迹，将来这位晋王殿下才是笑到最后，接掌大唐帝国的继承人——唐高宗李治。

郭业远远看着李二陛下一家几口的天伦之乐，突然心生向往起来，回头抽个时间该回蜀中老家看看自己的小郭襄了。

亭中的李二陛下已然发现了郭业，远远便在亭中招手喊道：“郭卿，来，过来，来朕这儿！”

郭业哦了一声，赶紧跑上前去，路过抱着孩子的长孙皇后身边时，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微微颌首致意了一下。

自打跟长孙无忌闹得越来越僵之后，郭业每次进宫都会有意地避着长孙皇后，虽然他知道长孙皇后乃是千古难得一见的贤后，在长孙无忌这件事情上压根儿就怨不着她。但是郭业总觉得人家始终是兄妹，与她再见面时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莫名其妙。

长孙皇后好像也猜出了郭业的尴尬，很是善解人意地点了点头算作回应，然后便自顾逗弄起雉奴和兜儿公主来了。

待得郭业进来亭中谈起事来，长孙皇后才抱着晋王雉奴，让几个嬷嬷带着兜儿公主离开了御花园，返回了甘露殿。

亭中，郭业微笑道：“陛下，臣来得不是时候，打扰了您一家的天伦之乐。”

李二陛下倒是大方，不以为意地挥挥手，笑道：“不怪不怪，是朕自己召郭卿进宫的。家事哪里有国事重要啊？郭卿莫要往心里去。来，郭卿请坐！”

郭业嗯了一声，献媚一句：“陛下乃一国之君，您的家事自然便是国事，都是一样的，嘿嘿。”

“哈哈……”

李二陛下抚掌一笑，乐道：“郭卿会说话，朕爱听。”

郭业看得出来，李二陛下今天心情非常不错，比当初逼迫清河崔氏妥

协，削弱了陇世族力量之事还要来得高兴。

郭业暗道，看这面红气色，莫非李二陛下这两天又撞见了什么大喜事？正要开口，却听李二陛下指了指桌上的瓜果，说道：“郭卿，不着急，来，先吃点时令瓜果，这有高昌国那边派人进贡来的雪瓜，啧啧，味甘如蜜，奇香袭人，绝非我中原所能有的奇异瓜果啊。你且尝尝鲜儿。”

说着，他亲自从捧起一片递给了郭业，郭业受宠若惊的接下浅尝轻咬了起来。

郭业没吃之前便已经注意到了这亭中石桌上的雪瓜了，这不就是后世的新疆特产哈密瓜吗？

他一边吃着一边细细琢磨道，这长安距离高昌国那么远，交通运输又如此的不方便，居然还能吃到哈密瓜，也算是有口福了。

莫非今天李二陛下的好心情源于高昌国那边？

就在这时，亭外御花园中传来顺公公的声音：“陛下，尚书左仆射虞世南、江夏王李道宗奉旨进宫，都在御花园外候着呢。”

李二陛下轻笑一声，乐道：“来得不早不晚正是时候，这两人居然凑巧走到一块儿了，董顺，宣他们二人来这儿见朕吧。”

顺公公应了一声之后，李二陛下还不忘冲郭业打趣了一声：“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们再晚来一会儿，这雪瓜可就要被郭卿给吃干抹净了。”

郭业讪讪一笑，这才发现自己居然不经意间吃了一大盘的哈密瓜。

他想着刚才顺公公的话，回过味儿来，原来李二陛下不单单只召见了自己，同时还宣了虞老师和李道宗两人。

这下，他更加笃定，李二陛下今天肯定是要为上次崔鹤年及清河崔氏倒台之事，论功行赏了。

霎时，他掏出秀秀给他的手绢，轻轻擦拭了一下嘴角和手心，满怀期待地正襟危坐了起来。

不一会儿，虞世南和李道宗两人纷纷进了御花园，来到了亭中，先后向李二陛下行礼请安，方才坐下。

李二陛下没有厚此薄彼，照样请两人尝了鲜，吃了几块哈密瓜。

待得将一盘哈密瓜分赃完之后，虞世南才小心问道：“陛下，不知今日召老臣等人进宫所为何事啊？”

“好事！”

李二陛下轻轻吐出两个字，便齐刷刷地将李道宗和郭业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只听李二陛下缓缓说道：“正所谓有功不赏，枉为明君。前些日子皇陵倒塌一案，如今已经水落石出终于告一段落，在座三位功不可没，特别是郭卿，更是为此遭了冤狱受了酷刑。若是朕不好好封赏你们三人一番，当真是过意不去，寝食难安啊。”

说得格外动情，听得虞世南连连唏嘘感慨，而李道宗更是拱手推辞道：“臣弟只是奉旨旁听而已，算不上甚功劳。陛下若是要封赏臣弟，那倒真要让臣弟汗颜了。”

郭业见着两人一个感慨万千，一个婉拒推辞，心里那叫一个急啊，宛若热锅上的蚂蚁焦急得慌，心里暗暗骂道，你俩算怎么档子事儿？感情你俩这次没遭过罪，觉得领功受赏，心里有愧啊？我草，你俩这么故作大方，那我

呢？

倏地，他急急起身抱拳启奏道：“陛下，其实虞老人和江夏王的意思是说，陛下您太客气了，您是君我们是臣，臣为君主而分忧那是应当应分之事。当然，微臣也懂陛下的心意，您是觉得有功不赏的话，怕惹人非议，今后没人再为陛下分忧解劳，是吧？其实陛下，您真的想多了。您是历朝历代少有的明君圣主，能为您效劳，能做您的臣子，那是我们为人臣子者无上的荣耀啊。当然，陛下如果执意要封赏，我们也不好拒绝啊。正所谓君主赐，不敢辞。这也是忠君爱国的表现嘛，对不？”

“哈哈……”

郭业这番火急火燎言不由衷的话顿时惹来了李二陛下的大笑，他指着郭业冲李道宗两人打趣道：“你俩瞧瞧，郭卿都已经等不急朕的封赏了。如果朕真的不封赏他，他非得跟朕急眼，少不得还要暗里背着人臭骂你俩一顿呢。”

“哦？哈哈……陛下，郭业是少年情怀，赤子之心嘛！”

虞世南也被李二陛下的话给逗乐，有些没好气地瞪了郭业一眼，嘴上替郭业遮掩了一下，心中却道，你小子矜持一下会死啊？

李道宗更是连看一眼郭业的心思都没有，暗暗啐道，这小子真是猴急猴急，狗肉上不了席面。

李二陛下冲郭业摆了摆手，示意他坐下，然后说道：“郭卿先坐下，君无戏言，朕说过要封赏，自然少不了你的那一份。不过今天召你们三人进宫还为了另外一件事情，一件天大的喜事。”

郭业这时候也反应过来，自己有些太过激动了，不由尴尬一笑，老老实实地坐下来，附和一句：“陛下，还有什么天大的喜事啊？”

李二陛下没有明说，而是突然指了指桌上的哈密瓜皮，说道：“高昌国自打朕登基之后，就一直未曾进过贡。不过几天前却突然派人进贡，还送来高昌特产雪瓜，而且高昌使节同时带来了高昌国王麴文泰的一封信。你们猜高昌国王麴文泰在信中跟朕说了什么吗？”

李道宗摇了摇头，表示不知。

虞世南倒是看着哈密瓜皮，有些明白过来，嘀咕道：“这高昌国一直都跟吐蕃坑洼一气，蛇鼠一窝，怎么突然会转了性子？莫非高昌国和吐蕃国生了龌蹉？”

吐蕃？

郭业一听这两字心里就特别敏感，没来由地想起了宇文倩这个娘们，她如今不就在吐蕃国内搞政变夺权吗？

这时，李二陛下微微摇了摇头，说道：“龌蹉暂时倒还没有，不过麴文泰却给朕带来了一个关于吐蕃的消息。”

李道宗问道：“陛下，是什么消息？”

唰唰唰~

虞世南与郭业的目光再次定格在李二陛下脸上。

只听李二陛下莞尔一笑，眼中猛地闪烁着熠熠之色，整个人的脸上放出兴奋的神采，缓缓说道：

“麴文泰在信中告诉朕，半个月前，我大唐的心腹大患，吐蕃国赞普松赞干布——英年病逝归天了！”

## 第925章高昌国王麴文泰的来信

松赞干布，真的挂了？

相比于李道宗和虞世南的惊喜，郭业的脸上多了几许淡定，因为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

尽管如此，他的心中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小小激动，毕竟这个历史是因他而改变。若非自己一手打造了东厂，一手挖掘了宇文倩，松赞干布势必还会按照原有的历史轨迹，娶了大唐的文成公主，继续将吐蕃国带向更加富足与强大。到了中唐时期，这个吐蕃国数度威胁着大唐，几次险些打进中原，摧毁了华夏文明。

不过，如今这一切因他而改变。

这一点，他足以自傲。

可惜啊，一想到脱离了自己掌控的宇文倩，郭业就恨得牙根痒痒，暗暗骂道，这个臭娘们居然将这么大的消息瞒而不报，真是翅膀长硬了。哼，老子早晚收拾她！看来是时候启动东厂那几枚暗棋了。

“郭卿？郭卿？”

李二陛下几声呼唤，将郭业惊醒过来，他才发现李道宗和虞世南，还有李二陛下三人都用怪怪的眼神打量着自己。

只听李二陛下透着疑惑问道：“郭卿这是怎么了？又是咬牙切齿，又是一脸戾气的？”

郭业赶忙歉意地笑了笑，及时遮掩道：“陛下恕罪，臣是听到松赞干布这个贼酋死了，心里太过高兴了。陛下您是知道的，臣当初率着三千儿郎挺进吐蕃腹地，在格尔木城死了好多兄弟。今日欣闻贼酋死，总算可以告慰那些死难弟兄的英灵了。”

这一通解释倒也合情合理说得过去，李二陛下点了点头说道：“是啊，松赞干布突然病薨，吐蕃国再也难出第二个松赞干布了。对朕而言，少了一个对手；对大唐而言，则是少了一个心腹之患啊。这是好事，天大的好事。”

这时，老成持重的虞世南从欣喜的心情中走出，有些好奇地问道：“陛下，高昌国王麴文泰又是派使节进贡，又是派人送来亲笔国书，恐怕不单单就是告诉您松赞干布的死讯吧？”

“虞卿厉害，果真不愧为朕的股肱之臣啊！”

李二陛下竖起拇指赞道：“麴文泰在信中不仅告诉了朕关于松赞干布的死讯，他还跟朕提议，如今吐蕃国新君未立，国内局势一片乱象，正是蚕食吐蕃的最佳时机。”

郭业闻言虽默不作声，但心里还是咯噔一下，浮想翩翩了起来。

而虞世南则是惊呼一声：“喔？”

然后与李道宗二人彼此对视一眼，相继点了一下头，显然也对高昌国王麴文泰的提议心动了。

李道宗拱手奏道：“陛下，麴文泰的提议倒是可以考虑，俗话说得好，趁他病要他命。眼下吐蕃国内既然新君未立，那么可以肯定各方势力都在角逐这新任赞普的位置。这个时候他们肯定是群龙无首。我李唐若是突然发兵，几十万大军压境，一鼓作气的话，肯定能将吐蕃国夷为平地。若能成功，自此世上再无吐蕃国了。”

李道宗越说越是兴奋，脸色红润至极，他本是带兵行军打仗出身，现在能碰到如此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而且还是建下天下奇功的机会，哪里还能淡定的住？

现在李道宗激动得就差单腿跪下，主动请缨率军出战，征服吐蕃了。

虞世南现在却没了李道宗的那股兴奋劲儿，略微皱起眉头，有些忧虑地说道：“陛下，莫怪老臣煞风景扫了您的兴子，恐怕征服吐蕃也非易事。因为吐蕃、高昌、薛延陀、西突厥都是西域联盟诸国，唇亡齿寒之下，他们岂会轻易让我大唐吞食吐蕃国？”

李二陛下没有表态，一向不爱在皇帝面前跟人起争执的李道宗却突然急红了眼，嚷嚷道：“虞老大人，如此机会千载难逢，岂能因为这些番邦小国而心生怯意呢？若这些番邦小国更螳臂挡车，我大唐几十万大军岂是纸糊的玩意？大可一个个碾压过去，彻底平定西域诸国。”

“好笑！”

虞世南一改之前的主站初衷，摇头斥道：“江夏王爷太想当然了，现如今大唐正是休养生息轻徭赋役，积攒国力的时候，拿什么去供给几十万大军在西域作战？这可不是攻一城掠一地啊，若要与西域四国宣战，先不说胜算，光是时间至少都要拖上个一年两年的。大唐如今的国库虽然不空虚，但也完全支撑不起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事。至于你说得番邦小国，如果他们联合起来抱成团的话，你还会觉得他们是番邦小国吗？江夏王爷，自信是好事，但盲目自信那便是夜郎自大啊！”

李道宗一听之下脸上挂不住了，吹起胡子瞪起眼来，气呼呼怒道：“虞世南，你这是怯战，畏战！”

虞世南也不甘示弱，拍案而起还击道：“老臣这是全盘考虑，不像王爷您那般莽撞好战！”

两人言辞争锋相对，你瞪我，我瞪你，就差撸起袖子来干一架了。

御花园这座小小石亭中的气氛，因为两人的争执而一时紧张起来

“停停停……打住！”

出声劝架的并非是李二陛下，而是一直默不作声的郭业。

只听郭业微微起身，冲两人相继一拱手，笑道：“两位，这陛下话还未说完，你们就差打起来了。你们也不好想一想，高昌国王麴文泰为何会主动派出使节来进贡，还捎来亲笔国书。这里头肯定还有个中猫腻，只是陛下没有跟我们说罢了。皇上，您说我猜得对吗？”

最后一句，郭业是冲李二陛下而发。

李二陛下抚掌笑道：“郭卿，还是你贼啊！”

郭业一阵无语，怎么说话呢？感情儿哥们还成了贼兮兮的油老鼠了？

这边李二陛下赞完郭业之后，便有些愠怒不满地看了李道宗和虞世南一眼，说道：“你们两个啊，一个是宦海沉浮的几朝元老，一个是纵横沙场军旅数十载的名将，怎得还不上一个不学无术的小子呢？沉不住气是一点，患得患失更是要命！”

李道宗虞世南两人一听李二陛下这么说，立马尴尬地低下了头，暗暗惭愧道，又被郭业这小子给揣摩中了圣意。

倒是郭业却是心里很是不爽，奶奶的，李二陛下这是夸人呢？还是损人呢？有这么赞赏臣属的吗？怎么话里带着刺啊？

不过他也没吱声儿，反正他郭业从上到下给人的感觉，的确就是不学无术的无赖，这个印象已经根深蒂固，他也懒得去刻意纠正和改变。

李二陛下见自己连番奚落郭业，对方却没有像往常一样跳脚，不由高看了郭业两眼，随后脸上浮现一抹满意欣慰之色。

随后，他才缓缓说道：“高昌国王麴文泰在信中提及，他愿意与朕联手吞并瓜分吐蕃国。由大唐这边负责出兵征服吐蕃，而他高昌国则是负责游说和拖延薛延陀、西突厥两国。事成之后，他要与朕平分吐蕃国。”

“我靠，原来最坏的还是这个高昌国王麴文泰啊！”

郭业率先惊叫一声，颇为意外地乐道：“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敢情儿这西域诸国联盟也不是铁板一块啊！”

虞世南捋须点头道：“若真能如麴文泰说得如此，那真可以出兵吐蕃国，凭我几十万李唐大军长驱直入的话，不出两个月，定能拿下吐蕃。”

李道宗俨然迫不及待，大声叫道：“哈哈，这才是真正的天时地利人和啊，天灭吐蕃，兴我李唐。陛下，战吧！”

虞世南这回也赞同了李道宗的提议，拱手附和道：“皇上，战吧！老臣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吐蕃归入我大唐版图，亦是死而无憾了！”

这时李二陛下又不表态了，而是意味深长地看着郭业，问道：“郭卿，朕看你欲言又止，莫非你还有其他想法？说来让朕听听……”

## 第926章不厚道太猥琐

郭业嘴角一扬微微翘起，轻笑道：“若有高昌国在后方替我们拖延和游说薛延陀与西突厥的援兵，这吐蕃国肯定能拿下。但是作为回报，势必要割让出去半个吐蕃国，恐怕这不是陛下所愿意看到的吧？”

“哈哈哈哈哈.....”

李二陛下猛地放声大笑，不顾君王仪态跟个江湖汉子似的，倏地伸出手去，重重地拍了一下郭业的肩膀，朗笑道：“知我者，郭卿也！好你个郭业，居然一语便说中了朕的心思。哼，魏文泰这个小小高昌国王，居然妄想跟朕平起平坐一起分食吐蕃国，嘿嘿，真是不自量力，太能自己当回事儿了。”

说出这番话时，郭业俨然又看到了第一次进宫见到的那个睥睨天下的李世民。

豪迈而不粗犷，狂妄而不自大。

一句小小高昌国王魏文泰，视一国君王为草芥，当真是霸气侧漏啊！

李道宗茫然不解问道：“陛下，莫非你不想跟高昌国合作，联手拿下吐蕃国？”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卖起关子道：“非也非也，不跟高昌国合作，又怎能将薛延陀、西突厥等国的援兵阻在外头？”

郭业看着李道宗到现在还不开窍，不由乐道：“江夏王，皇上的意思很简单，大唐可以跟高昌国合作，但是最后的胜利果实我们自己吃独食，一根毛也不给魏文泰。”

李道宗惊呼一声，有些尴尬地说道：“这.....这互为联盟，借用了人家的力量，最后却又.....这样不好吧？”

虞世南也是深有同感地点头谏言道：“皇上，您乃一国之君，这出尔反尔、背弃盟约的名声，传扬天下后可是不好听啊。”

李二陛下面颊微微闪过几分不自然的神色，口吻有些生硬和不悦地说道：“虞卿，话不是这么说的。”

郭业见状，暗自心急，我的虞老师唉，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这不是让李二陛下脸上挂不住嘛？

于是乎，他及时出口补刀道：“虞老大人，皇上这也是为了大唐帝国的江山社稷和千秋基业啊。你想想看，是名声重要呢？还是将偌大一个吐蕃国并入我大唐版图来得重要？舍小节而顾全大局，皇上这才是真正的深明大义啊！”

话被郭业这么一圆，李二陛下的脸色这才好看了许多。

虞世南这时也才发现自己刚才说话太过随意，知道郭业替自己挡了一下，于是冲他投过去一个感激的眼神。

可谁知李二陛下话锋一转，说道：“当然，虞卿说得也没错，朕的名声固然也很重要。所以，朕决定与高昌国轻易撕毁盟约之事，会装作不知道。”

说完，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郭业。

卧槽儿！

郭业后背一凉，菊花一紧，这李二陛下又他妈开始耍无赖了。不会又想着自己在后面捞实惠，捞名声，让手下人去当这个骂名吧？

下意识地，郭业心里泛虚，不敢迎面直视李二陛下，向后挪了两步。

虞世南和李道宗好像也感觉到了李二陛下下的阴损，偷偷摸摸地向后退了两步，都不敢去接李二陛下下的这话茬儿。

突然，李二陛下冲郭业招招手，喊道：“郭卿！你且靠过来一点，朕有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草！

郭业真想冲李世民竖起中指大骂一声国操，你妹的，好事从没惦记过哥们，怎么老是让我担这骂名干那种阴损事儿啊？

果然，当郭业向前靠拢了两步之后，李二陛下缓缓说道：“郭卿啊，松赞干布不是病逝了吗？你替朕跑一趟吐蕃，以大唐使节的身份替朕去祭奠祭奠这位吐蕃赞普。”

咦？

就这么简单？

郭业有些糊涂了，这是玩得哪一出？

很快，他便恍然大悟，问道：“皇上，你是说让臣名为祭奠松赞干布，实为打探一下吐蕃国内的情况和虚实。为我李唐大军突然出兵攻占吐蕃国做内应？”

“哈哈，跟聪明人说话就是省事儿不费劲！”

李二陛下赞许地看了一眼郭业，点头道：“不单单是打探虚实做内应，朕还会让你从西川小都护府那边带上一支三千人军的军队进驻吐蕃些城。只要我大军开始对吐蕃发动总攻势如破竹之时，你便利用这三千兵马第一时间控制吐蕃国都些城。

些城乃吐蕃国的政治权力中心，只要将些城拿下，吐蕃国其他城池必然无法与些城遥相呼应，势必会瘫痪掉。到时候我大唐军队定会横扫千军如卷席般攻占下整个吐蕃国。郭卿，你明白朕的意思了吗？”

郭业自然听懂了。

可是听懂归听懂，这跟去施行那是两码子事儿。

他不由哭丧着脸郁闷道：“陛下，只靠三千人去控制吐蕃国都些城，这也有些难度吧？微臣，微臣怕是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呵呵，郭卿太过自谦了，这样不好！”

李二陛下佯嗔责备了郭业一句，说道：“朕知道你最擅长的便是合纵连横的本事。到了些城祭奠松赞干布时，你可以拉拢吐蕃一些本土势力，打压削弱另外一些势力嘛。朕给你放权，只要他们肯臣服于朕，归附于大唐，你尽管许诺给对方。”

郭业哦了一声，如果他的任务仅仅如此，只是这样的话，那尚可接受，毕竟难度虽有，却不是很大。

就在他准备应下此事之时，李二陛下又道：“对了，朕差点将那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了。郭卿啊，只要我大军攻下吐蕃进驻些城，将吐蕃归附大唐版图之后。高昌国势必派人来些城商议割让分食吐蕃之事。朕命你全权负责此事，包括此次进犯吐蕃的李唐十万大军都听你一人节制。至于该如何与高昌国魏文泰如何撕破脸，如何背信弃义撕毁盟约，那就是由你郭卿作主了！反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

妈蛋啊！

郭业真是欲哭无泪，果然这份差事还是摊到了自己头上。



他可不愿意扛这个骂名，索性卖乖婉拒道：“皇上，微臣年纪尚轻，不足以担当此重任啊。不知这次亲率李唐十万大军总攻吐蕃的将军乃是何人啊？不如就将这项艰巨的人物交给他吧？”

李二陛下果断地摇了摇头，叹息道：“唉，此次率十万大军进犯吐蕃的乃是英国公李绩。这臭牛鼻子假道士，呵呵，比朕还要爱惜羽毛呢。他跟朕说过，冲锋陷阵可以，但是担这个背信弃义的骂名万万做不到。对了，他说他此番研究了一种新型的战略，正是托你指点的，他称之为什么什么闪电战，名字古怪的很。”

原来此次统军大将乃是李绩啊？

不过郭业现在可没心思去管什么闪电战，他心里那个气啊，差点活活被李二陛下的话给气死了。

什么叫你们爱惜羽毛，不愿担这名声？

感情哥们已经声名狼藉了，也不差这一桩臭名声的齷蹉事了呗？

靠！

真是气啊！

李二陛下貌似察觉到了郭业的心里失衡和委屈不平，赶忙笑着安抚道：“郭卿啊，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些许名声只不过是身外之物嘛，没必要较真儿，不是？”

郭业撇撇嘴，也管他妈的龙颜大怒还是小怒了，愤愤不平地哼道：“皇上，这万一以后有个史书啥的，我可是要被写上浓重一笔的哟。背信弃义，撕毁盟约，这可不是什么名垂青史的事儿，而是要遗臭万年的。”

李二陛下摆摆手，笑道：“这是以后的事情，到时候你都不知道投胎上哪儿去了，你计较那个有什么用？”

卧槽儿，郭业心里暗骂，你不计较那你干嘛还要将这烫手山芋扔给我？

这时，虞世南和李道宗两人的脸上都有着淡淡的忧伤，用一种同情的眼神望着郭业，心里齐齐想道，郭业这小子还真是倒霉悲催啊，你小子就是该，谁让你刚才那么臭美爱炫来着？

李二陛下见着郭业还是撅着嘴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只得祭出杀手锏来，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于是轻轻说道：“郭卿啊，待你从吐蕃凯旋而归时，朕亲自出长安十里来接你，给你无上荣光。还有，你家秀秀不是刚被册封了平阳郡主吗？这样，等你凯旋而归后，朕钦封你一个平阳郡公，怎么样？你总不能一直让你家夫人压着你吧？男儿大丈夫，志在建功立业嘛！”

平阳郡公？

公侯伯子爵，外姓臣子封爵顶天到了公爵位，而这公爵位又是从县公、郡公、国公步步升起。

这郡公仅仅屈居于国公之下。

遍数当朝国公，哪个不是赫赫战功之人，哪个不是从龙功臣，哪个不是资历高深之辈？

郭业暗暗琢磨，若是自己以二十几岁之龄封爵郡公的话，当真是李唐开国以来的头一份了。

一时间，他怦然心动了。

猛地，他一反应过来，光见着贼吃肉，不见着贼挨打，这玩意又是李二

陛下在画大饼了。

貌似上次的封赏……

于是，他嘀咕一声：“皇上，这上次的封赏还没落到实处，你这又要臣那什么，呵呵，这有点说不出过去，嘿嘿……”

李二陛下恍然大悟，轻轻拍了一下自己额头，笑道：“嗨，是朕疏忽了。上次皇陵倒塌一案，你居高至伟，朕岂能将你忘记？你此次出使吐蕃，便是以大唐礼部尚书的身份，替朕亲自前往逻些城祭奠松赞干布。崔鹤年一死，这礼部尚书这位总得有人来继任嘛。我看郭卿你就很合适啊，年轻有为，又是礼部左侍郎，朕不升你还能升谁。”

“礼部尚书？”

郭业喜出望外地确认道：“陛下，你是说由我出任礼部尚书一职？”

李二陛下含笑点头，确认无误。

此时，连虞世南和李道宗都不禁动容失态了，相继失口喊道：

“他？年纪不过二十三，如此年轻便出任礼部尚书？”

“啧啧，郭小子，了不得啊，甘罗十二拜相，你倒是一点都不逞多让，竟然如此年轻便出任六部尚书。这史书当真有你浓重一笔了。”

这个时候，李道宗和虞世南震惊错愕之外，连刚才那抹同情的眼神都变成了艳羡。

两人心中竟然破天荒地产生了共鸣——年轻真好！

## 第927章重返西川小都护府

礼部尚书，职司礼部掌天下礼，从二品衔，赐穿紫袍，佩金鱼袋。

大唐六部，吏部、兵部、户部、刑部、工部、礼部。

六部尚书中以礼部尚书敬添末座，因为礼部既不管国家钱粮、也不管天下官帽子，更与天下兵马绝缘，属于好看、风光、虚高的一部尚书，手中却没有实质性的权力。

但郭业如此年轻便已经登上了礼部尚书的位置，汗颜死朝中一大票老臣，任谁都看得出来，这小子的将来当真是前程不可限量。

李二陛下一纸诏书下来，擢升郭业出任礼部尚书一职，朝野震惊，一片哗然。

现如今再也没有敢小觑郭业的，在旁人眼中，礼部尚书也许只是郭业的一个跳板而已。

只要他在礼部尚书任上老老实实干上个三五年七八载，不行差走错，也许等到郭业三十岁之后，刑部、吏部，乃至兵部的尚书位置，皆可唾手而得。

但郭业可不是这么想，对他而言，七八年后的事情谁又能说的准？

出了皇宫后，这小子第一件事情便是直奔礼部衙门，正式接管礼部四司。

他必须赶在离开长安出使吐蕃之前，将礼部四司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接下来为数不多的日子里，他在礼部四司内部开始整肃，拉拢栽培嫡系，打压异己和崔氏余党。

他在礼部内软硬兼施，该提拔的提拔，凡是一开始便效忠自己的他一律提拔，尤其是之前最早投诚的主客清吏司郎中朱宏宇，郭业直接让他坐火箭般窜升至礼部右侍郎，不仅震惊了整个礼部衙门，就连朱宏宇本人也被吓得不轻，当真是天降横福，差点没兜住，幸福得晕阙过去。

为了更好地将礼部经营成铁板一块，郭业还通过吏部尚书孔颖达的关系，直接现任兵部库司郎中，曾经在陇西的老上级，结巴县令顾惟庸借调到礼部来，擢升其为礼部左侍郎，仅仅屈居自己之下，以便自己不在长安的时候还能将礼部牢牢攥在手心。

当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朝尚书一任官。

对于顾惟庸和朱宏宇两人的火箭提拔，郭业用的是千金买马骨的伎俩，为的就是让礼部内所有人知道，凡是跟着他郭业的，必定是大展宏图，前途无量。

当然，有提拔擢升便有打压发配，崔鹤年遗留下来的那些死忠，不是被降级便是发配坐冷板凳。

雷霆霹雳，胡萝卜加大棒，笼络不惜成本，而打压也毫不留情。

一时间，郭业在礼部内的声望和权柄达到了一个巅峰。

而这一切的一切，从接任到肃清，到牢牢掌控于鼓掌之中，仅仅耗时不过半个月的时间。

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如今虽然无法插手礼部，但是他们已经俨然闻到了危险的气息，感觉到了六部之中，他们有丢掉了一部。

随之而来的，天策府旧臣一系乃至整个关陇世族阶层，对于郭业此人，

又开始重新制定起新的应对之策。

不过长孙无忌等人在暗中蠢蠢欲动，密谋着新一轮的小动作，郭业却已经无法得知，因为——

此时他已经出发离开了长安，以礼部尚书的身份出任大唐使节，奉旨出使吐蕃替李二陛下亲自吊唁松赞干布。

此番出使，他轻车从简没有以往出使吐谷浑那般隆重，仅仅带了几个随身亲兵就快马加鞭出发了。

至于亲兵校尉张九斤，早就护送慧娘母女前往了蜀中陇西。

而另外一个亲兵校尉王八斤，郭业则是让他留守益州侯府，保护自己的妻子柴秀秀。

没了累赘又是轻车从简，一路之上快马加鞭没有耽搁，因此差不多仅仅过了十来天，他便抵达了进入吐蕃前的第一站——西川小都护府。

西川小都护府，图瓦城。

随着康宝、庞飞虎、阮老三等人近年来的擢升，几人各自分领了王伯当留下来的野狼军，驻扎在了吐谷浑道的几个城池。

如今的西川小都护府，还是原先留下来的老底子，以程二牛为主，出任西川小都护一职。素有西川军军中双虎之称，与庞飞虎齐名的童虎，则为程二牛的副手。

至于不擅带兵擅长钱粮之道的朱鹏春朱胖子，则受郭业之命留在了西川这边，专门替郭业看着西川地宫宝藏那点家底还有郭氏马场。

如今西川小都护府这边经过近年的休养生息和练兵，有满编西川军五千人。

至于当初从格尔木城撤回来后收编的青苗军，也有吐蕃人足足三千人，有郭业收拢的吐蕃人丹珠负责统领，驻守在阿里土城。

如今的丹珠因为郭业的关系自然也是水涨船高，成了大唐朝廷堂堂的五品游击将军。

郭业也做到了他当初对丹珠的承诺，丹珠不仅住着大房子置办着田地，还娶妻纳妾，成了吐蕃人在西川的首领。

当郭业风尘仆仆策马而来进了图瓦城之后，这些人全部闻风而动，齐聚在了图瓦城的将军府中。

约莫半个时辰之后，将军府的厅堂中。

郭业居中而坐，堂中两侧程二牛居左，童虎居右，接下来是朱胖子，丹珠，还有留在图瓦城养伤许久的赵九丑。

看着堂下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郭业不禁脸含笑意，冲诸人点了点头，朗声说道：“与诸位兄弟分开许久，可想煞郭某了！”

唰唰唰～哗啦～～

在座所有人纷纷起立，拱手抱拳，齐声喊道：“我等见过小哥！”

一声小哥，顿时将郭业的思绪拉到了几年前——

一介小小衙役，呼朋唤友兄弟义气，在陇西闯下偌大威名。

曾经过往的点点滴滴，一一浮上了心头。

时光荏苒如白马过隙，情不自禁间，郭业的眼眶有些湿润了。

“咳咳……”

霎时，郭业发现自己有些神情恍惚，清咳了两声稍稍掩饰了一下，自嘲

笑道：“哈哈，对不住，刚才想事情有些忘了神，失态了。坐下，都坐下。”

郭业起身冲诸人摆了摆手示意众人坐下，然后下来厅堂中走到赵九丑跟前，将手轻轻搭在他肩上，叹道：“九丑，你在西川养病这么久，我却未曾过来看你一眼，兄弟，对不住啊！”

赵九丑咧嘴笑了笑，不过笑得还是一如既往的比哭难看，然后摇头说道：“小哥，不碍事，在这图瓦城养病还挺清静。闲暇之余，我还时不时到黄河帮刀疤刘等众兄弟的埋骨处看看，过得挺充实的。”

黄河帮刀疤刘等人在当初格尔木城外一战时全军覆没，无一幸存，后来郭业撤军之时将刀疤刘等人的遗体从吐蕃国统统都带回了西川，就埋在图瓦城的一座后山中。

而赵九丑在图瓦城养伤期间，频频去祭奠，会倒上一杯酒，和黄河帮那些死难弟兄唠唠嗑。

郭业听着赵九丑这么说，脸上不禁动容，他看得出来，对于黄河帮全员殉难在格尔木城外，赵九丑至今还耿耿于怀，无法释怀。

于是，他冲赵九丑低声安慰道：“九丑，别这样，打起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我此次再进吐蕃，势必要给阵亡在吐蕃的黄河帮及我西川军弟兄报仇雪恨，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此话一出，赵九丑眼中顿时精芒闪烁，胸中好像有一团火在燃烧，呼之欲出。

而同一时间，郭业身后不远处的程二牛猛然站起身来，龇牙咧嘴摩拳擦掌嚷嚷道：“大舅子，你这话哪个意思？莫非朝廷这次真的下定决心，要对吐蕃大举进攻了？”

唰唰唰~

程二牛一句话，直接将众人的目光都凝聚在了郭业身上。郭业虽然背对着他们，但始终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后背那股子灼热的眼神。

旋即，他刹然转身轻轻一颌首，虚空挥了一下拳头，沉声说道：“没错，不瞒诸位兄弟，小哥我此次出使吐蕃身负重任。当然，你们盼了许久的建功立业，杀敌报仇的机会，终于来了。咳咳……”

郭业清咳两声，从怀里掏出一卷黄帛，双手拉伸徐徐展开，冲众人朗声喊道：

“圣旨到，西川都护府诸将接旨！”

## 第928章赵九丑的魔障

一道圣旨下来，敕命礼部尚书郭业暂时节制西川都护府军务，提调三千西川兵马随行前往吐蕃逻些城，名为吊唁吐蕃赞普，实为打探吐蕃虚实，并为大唐军队总攻吐蕃作为策应。

这下，可把厅中程二牛一千人等激动坏了，就跟锅里煮沸了水，嘭的一声炸开了锅似的，一个个纷纷主动请缨，要亲率三千兵马与郭业随行。

除了朱胖子这个不擅长领兵的钱粮管家之外，程二牛、童虎、赵九丑，纷纷请战，不甘于人后。

就连吐蕃人丹珠都匆匆上前单腿跪在郭业跟前，抱拳请战道：“郭大人，带上丹珠吧，我与我那三千青苗军一定会护卫大人周全！”

这吐蕃小子在图瓦城整日程二牛童虎等人厮混，耳濡目染之下，现在的汉语讲得自然溜得很。

郭业这边还没表态，童虎就撸起袖子炸刺儿了，冲丹珠冷哼一声，嚷嚷道：“你那三千青苗军有个球用？充充门面守守家还可以，但是轮战斗力哪里能跟咱们西川军比哇？你小子就给老子老老实实在阿里土城，别他妈痴心妄想跟咱小哥进吐蕃了。”

啪~

童虎后脑勺猛地挨了一脑壳，出手之人正是他的顶头上司程二牛。

只听程二牛瞪起铜铃般的双眼，发起飙来：“童虎，我说你小子长能耐了啊？俺程二牛还没说话，你小子就像捷足先登？”

敲了一记童虎发完飙之后，程二牛突然又冲郭业讪笑道：“那啥，大舅子，你就带着我一起去呗。好歹咱俩是一家人，对不？这种事情我如果都让给外人的话，那我的脸面还往哪儿搁？”

“咳咳……二牛不能去！”

赵九丑轻轻咳嗽两声，说道：“你身为西川一方小都护，不能擅离此地，而且这边也不能没有一个主事的人。”

郭业听完之后微微颌首，表示赞同道：“九丑说得不错，二牛不该离开西川都护府这边。而且到了逻些城后，想凭三千兵马控制吐蕃国都，绝对是危险重重，随时都会丢了性命掉脑袋。万一你真出个好歹来，我怎么跟小蛮交代？你啊，就老老实实在图瓦城这边，到时候随英国公李绩的大军一起出兵吐蕃吧。”

程二牛彻底无语，撇撇嘴心里很是忿忿，都说亲疏有别，这都成了一家人咋还束手束脚更多了呢？

无奈之下，他只得偃旗息鼓，耷拉着脑袋坐回了原位。

一见程二牛没戏，童虎和丹珠立马脸色兴奋，眼巴巴地看着郭业。就跟宫里的妃嫔等着皇帝翻牌宿夜一样，那叫一个望眼欲穿啊。

“咳咳……”

赵九丑又咳嗽两声，向郭业开口请求道：“小哥，想当初格尔木城保卫战，黄河帮刀疤刘等一众兄弟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每当午夜梦回之时，我夜不能寐，屡屡能听到阵亡弟兄在我耳边哭诉，为何，为何不帮我们报仇，为何为何……”

赵九丑翻转着嘴唇喃喃自语间，脸色一片惨白，甚是吓人。

郭业知道，黄河帮刀疤刘等人的死，一直都是赵九丑心病。以至于赵九丑现在身体恢复的不错，但是心中一直都有一个魔魔存在，时不时地折磨着他。

他很清楚，要想破除赵九丑的魔障，就必须带他再进一次吐蕃，让他痛快地再杀上一回吐蕃人。

不然，赵九丑永远都走不出魔障，即便身体康复如初，但心里面有那股子执念始终无法消除，等同废人。

郭业暗暗叹息一声，问道：“九丑，小哥知道你身体恢复的很好，我也可以答应你让你统兵三千进吐蕃。但是，你的手……”

他发现赵九丑自打进来将军府的厅中，左手臂就始终直直地垂着，好像不听使唤一样的从未抬起来过。

郭业这话一出，赵九丑的脸色瞬间黯淡了下去，而程二牛、童虎等人脸上霎时现出几分同情之色。

很快，赵九丑便摇了摇头，苦笑道：“上次九死一生捡回一条性命，身上的箭伤都痊愈了，就是左手手腕处被吐蕃人斩断了筋脉，废了！不过——”

说话间，赵九丑使劲甩了甩右手，朗声道：“不过右臂没问题，而且我擅使右臂拿刀，左臂废了也没啥大不了的，绝对不影响骑马抡大刀。小哥，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给你添累赘！”

郭业听完话后，泪水已经打湿了衣襟，轻轻捶了他胸前一拳，骂道：“你这个偏执的傻汉子，咋就那么犟呢？”

赵九丑不以为意地笑道：“犟点总比天天呆在图瓦城当个活死人强吧？小哥，你就成全我这一次吧？”

郭业苦笑道：“你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还能不成全你吗？”

“多谢小哥，我赵九丑总算可以为弟兄们报仇雪恨了。”

说完话后，赵九丑眉宇间的阴霾渐渐散开，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郭业轻轻扯起袖子擦拭了一下眼眶上的泪水，然后指了指丹珠，说道：“此番进吐蕃，由赵九丑统领三千西川兵马，丹珠你将五千青苗军交给童虎，然后跟我随行。进了些城，我身边也要有个了解吐蕃懂吐蕃话的人。”

峰回路转，丹珠自然喜不胜收，连连点头称是，让旁边的童虎一阵羡慕嫉妒恨。

郭业看了眼童虎和程二牛，说道：“你俩也别泄气，过些日子英国公李绩会率领十万大军驻扎在吐蕃与大唐边界，到时候你们抄上西川都护府的家底，跟上英国公的大军一起进发吐蕃，少不了你们的功劳。”

两人这才脸色稍稍好转，点头称是。

而后，郭业因为一路快马赶来有些累乏，连打了两个哈欠，才对在场几人挥手说道：“都散了吧，我会在图瓦城休整两天再进入吐蕃。二牛，走，带我去你家歇息，我要看看小蛮这妮子，还有我那个大外甥，自从上次你们回陇西娘家一趟，估计又长壮实了吧？”

“昂？哈哈哈，是呀。”

程二牛一听郭业提起孩子，立马来了精神，一脸满足地笑道：“这小子长得壮实跟头牦牛似的，这点像俺，将来指不定也是一个带兵打仗的好胚子。大舅子，走，让小蛮炒两个菜儿，咱俩喝点。”

说着，匆忙便拉扯起郭业出了大堂，随后出了将军府，朝着自家在图瓦

城的府邸奔去。

.....

.....

两天后，三千西川军精锐被选出，由赵九丑、丹珠率队，缓缓开拔出了图瓦城。

郭业在程二牛和童虎的护送下，在妹妹郭小蛮和牙牙学语的大外甥依依不舍下，策马出了图瓦城。

很快，部队便走出了西川都护府的辖区，进入了吐蕃国界。

当他第一步踏上吐蕃的国土时，那种感觉是无与伦比的，敌人的国土就在自己的脚下，在不久的将来，这片敌人的国土就会变成大唐的疆土。

他坐于马上，腥红大氅随风摆尾猎猎作响，那种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与之前率兵投箭入吐蕃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当然，也跟上次率三千孤旅纵入吐蕃腹地，攻城夺寨，独守格尔木城的感觉截然不同。

这一次，他是奉旨率军而来，以礼部尚书兼大唐使节的身份，代替大唐皇帝前来吊唁松赞干布。

这一次，他再也不用偷偷摸摸，而是光明正大，他不仅让人打出了大唐使节的旗号，还在前头竖起了大唐龙旗。

声势浩大，浩浩荡荡.....

日暮时下，天色渐黄昏，当三千兵马行到原先桑巴头人的领地之时，郭业吩咐赵九丑下令安营扎寨，今晚暂时在这儿郭业，明日一早再行出发。

赵九丑一声令下，三千西川军便令行禁止，纷纷行动起来，不一会儿，白茫茫将近五十顶帐篷组成的营寨便立了起来。

郭业在营帐中一边歇着脚，一边喝着刚煮开的热水，突然营帐外传来一记声音，原来是负责带着斥候探马小队在前面侦查的丹珠。

郭业喊他进来后，示意丹珠坐下喝口水，然后问道：“丹珠，前面路况如何？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再过一百里应该就是格尔木城的区域了吧？”

丹珠喝了两口水抹了一下嘴唇，起身禀报道：“大人，情况有些不对劲，五十里外突然出现一个临时搭建的哨卡，约莫几百人左右，看他们旗上的番号应该就是格尔木城的吐蕃守军。看他们那架势，不像是特意来欢迎大唐使节出使吐蕃国的。”

“唔？丹珠，你具体查探到了什么情况，说说.....”



## 第929章转道

“大人，前方五十里处一座小峡谷，地势狭长险要，是唯一通往一百里外岔路口的通道。”

丹珠半蹲在郭业跟前，摊开一张羊皮地图，指着一个点说道：“对方在这儿设置了哨卡，五百人左右的队伍。看番号就是格尔木城里的守兵，绝非是普通的奴隶兵，装备精良，期中至少有两百人是清一色的吐蕃骑兵。大人，据我所知，这里以前压根儿就没有设置过哨卡路障，这是怎么一回事啊？”

郭业稍稍深呼吸了一下，随后摇了摇头，疑惑道：“这个还真搞不清楚。不过本侯现在更好奇的是，咱们这次是要前往逻些城吊唁松赞干布，压根儿就不经过格尔木城，他们这么做明显就是想要截断咱们去逻些城的路，奇怪了，到底想要干什么呢？”

丹珠眉毛一挑，揣测道：“莫非他们还记着上次格尔木城陷落的仇，想趁着此次大人出使吐蕃对您不利？”

“呵呵，不可能。”

郭业摆摆手，轻笑道：“如果想对我不利的话，也不会仅仅派出五百人的部队了，既然已经知道我进了吐蕃，怎么可能会不知道我随行三千兵马呢？我问你，他们是不是就一直守着设在峡谷的哨卡位置，没有向前推进一步？”

丹珠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郭业笑道：“那就对了，至少他们暂时不会也不敢对我们不利，让赵九丑传令下去，安营扎寨后所有人都好好休息睡一觉，明日一早继续开拔出发。”

“啊？大人，这可使不得。”

丹珠立马站起身来收好羊皮地图，急急劝道：“万一他们突然发动夜袭，那咱们不就……”

“丹珠，你想太多了。”

郭业也跟着起身，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乐道：“本侯这次进吐蕃又不是做贼，而是以大唐使节奉旨前往逻些城吊唁松赞干布，他们怎么可能敢对本侯不利？擅杀一国使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何况吐蕃国内现在因为松赞干布之死已经群龙无首乱成了一锅粥，哪里还敢轻易去招惹我们大唐？现在他们自顾不及，嗨，我跟你说这些干嘛？好了……”

说到这儿，他冲丹珠挥挥手，催促道：“好了好了，别瞎想了，好好休息，明天始终要通过那道峡谷，届时就知道他们葫芦里卖得什么药了。”

丹珠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转身出了营帐去寻赵九丑。

高原温差大，虽然如今没到冬季，但是到了夜里还是寒风嚎嚎，天气骤凉了下來，幸亏郭业他们进吐蕃之前准备充足，不然第二天醒来指不定要冻坏一大批人。

待得他翌日醒来，三千兵马早已造完饭集合完毕。

丹珠给郭业生火热了热饭菜，他草草吃完，便下令赵九丑出发。

刹时，龙旗飞扬，旌旗飘飘，三千兵马开拔。

没有辎重的缘故，行军速度较快，差不多到了正午时分便抵达了那道峡谷。

正如丹珠所说的，五百人左右的哨卡就设在出峡谷的那一头，加上地势狭长险要缘故，果真有几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

郭业暗暗打量了一下，如果三千西川军强攻过去的话，问题不大，但是损失绝对小不了。

差不多走到峡谷中间，离对方哨卡还有大概两百步距离的位置，郭业突然高高举起手臂，大喊道：“聿……传令，停止前进！”

赵九丑，丹珠闻言立马勒紧缰绳，将郭业的指令一道道传了下去。

很快，三千兵马停止了前进，不过纷纷亮出了兵刃，摆出一副严阵以待虎视眈眈的攻守之势来。

哒哒哒哒哒~

突然，前方哨卡处迎面奔来一骑，稍纵便来到郭业跟前，然后恭恭敬敬地翻身下来马，冲郭业拱手抱拳道：“小的哈里克见过大唐使节郭大人，我家主人听闻郭大人奉大唐皇帝之命出使吐蕃吊唁我国赞普，特命小的来此迎接郭大人。”

郭业闻言脸上微微一松，冲丹珠和赵九丑使了使眼色，两人立马会意，纷纷举起手臂挥了挥，霎时，三千西川军的攻守之势顿时冰消瓦解，恢复了原样。

丹珠更是一脸佩服地看着郭业，暗暗感叹道，大人真是算无遗漏啊，这些人果真不是想对我们不利。

这时，郭业仍旧坐于马上，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自称哈里克的吐蕃人，看他身上的吐蕃服饰和弯刀，加上一口流利的汉语，应该是这五百人吐蕃兵的领队。

随即，他问道：“哈里克，你们这五百吐蕃兵在此设卡就是专门来迎接我的？”

郭业特意将“迎接”两个字的咬得重些，哈里克自然听得出来，当场便脸上一红低下了头去。

随后，他硬着头皮说道：“使节大人的威名小的如雷灌耳，五百人的小队哪里敢在您面前班门弄斧？我们只不过是怕错失与使节大人碰面的机会，这次特意设了个路障。还望使节大人海涵恕罪。”

这吐蕃人出奇的彬彬有礼，倒是让郭业有些出乎意料，虽然自己曾经在吐蕃国攻城拔寨占领过格尔木城，更是斩杀了吐蕃王爷多赤罗，大唐郭业四个字在吐蕃绝对是有所份量的。

但是郭业心里也很清楚，对方之所以如此尊重自己，肯定也有他的主人交代过的原因在里面。

这下，他更加想知道哈里克口中的主人是谁了。

随即，他问道：“哈里克，你们应该是隶属格尔木城的守兵吧？本侯此番要去的是逻些城，而不是格尔木城。”

哈里克答道：“回禀使节大人，是的，小的正是格尔木城的副将。小的也知道使节大人一行是前往逻些城，并不经过格尔木城，但是我家主人想要在格尔木城见使节大人一面，所以派小的率队特来此地等候，好让使节大人一行人移驾格尔木城小住一日。对了，我家主人已经在格尔木城中备好了酒席，特为使节大人接风洗尘。”

郭业一听微微皱起眉头，心道，说来说去都非要见上自己一面，非要拉老子前往格尔木城一趟不可啊？

旋即，他问道：“哈里克，你家主人是谁？”

哈里克摇摇头，很是干脆地说道：“我家主人说了，到了格尔木城，使节大人便会见到他了。所以……”

郭业突然冷笑一声，口气有些生硬地反问道：“哈里克，如果我不愿去呢？莫非你想凭这五百人强留本侯？”

哈里克面色犹豫地看了一眼郭业，嘀咕一声：“这……”

老半天不知如何回应。

郭业猛地发笑，乐道：“哈哈，本侯跟你开玩笑的，好啦，撤掉哨卡前面带路吧。你这主人倒是有些本事，居然知道吊本侯的胃口诱我前往格尔木城与他相见。啧啧，看来他也知道本侯最重好奇心嘛。”

哈里克转忧为喜，叫了一声是后便翻身上马，调转马头一边奔回哨卡方向，一边冲哨卡那边挥手，口中不断喊着叽里咕噜的话。

经丹珠在郭业耳边一翻译，原来是喝斥撤掉哨卡，准备回城的意思。

丹珠见着哈里克跑远，这才问了一句：“大人，对方才五百人，想要强行留住咱们根本不可能，谅他们也不敢来硬的，干嘛还非要跑一趟格尔木城？”

郭业神秘兮兮地一笑，接着仰起头来看了看峡谷两边崖壁的上，随后冲丹珠低声说道：“你一会儿带着斥候探马留在峡谷晚点再走，等我们跟着他们走了半个时辰之后你再跟上我们。届时，你就知道答案了。”

言罢，他才冲赵九丑喊了一嗓子：“九丑，传令弟兄们，开拔出发，前往格尔木。”

“喏！”

“侯爷有令，出发前往格尔木！”

……

……

约莫过了一时辰左右，郭业三千兵马跟着哈里克朝着格尔木城进发，大概还有五六里路程。

这时，丹珠带着斥候探马快马加鞭赶上了大部队，来到郭业身边，一脸后怕地嘀咕道：“大人，您真是料事如神啊，原来你们跟着他们离开峡谷后不到半个时辰，小的就发现峡谷上面陆续撤下来好多吐蕃兵，乌乌泱泱的，至少五千人马。妈的，他们居然还在上面有埋伏。”

郭业笑了笑，说道：“丹珠，你明显最初就没发现这五千人马。你想想看，如果跟他们在峡谷中火拼起来要强行冲垮哨卡的话，上面埋伏的五千吐蕃兵突然在峡谷两边崖壁上面投下石头，设下弩箭什么的，你说咱们不得全完了？”

丹珠一阵汗颜地低下了头，认错道：“大人，是丹珠疏忽大意了，险些害了大人。”

郭业不以为意地摆摆手，笑道：“好了，吃一堑长一智吧，我真要好好会会这哈里克的主人，呵呵，对方明显是铁了心非要在我进谿些城前见我一面啊。”

“喏！”

丹珠低沉地应了一声，便默不作声地策马守在了郭业身边，静静地跟着，心中端得百味杂陈。

过了一会儿，熟悉的格尔木城城头就出现在了郭业的眼前。

哈里克突然在前头驰马返身而来，冲郭业喊道：“使节大人，我家主人亲

自出城迎接你来了。你快看……”

郭业顺着哈里克手臂遥指的方向一看，正是格尔木城大开的城门。

而城门外，正有一人在一群卫兵的簇拥下矗立风中，郭业虽然与他离得较远，无法看清对方的面庞，但是大概其还是看到了对方的身形和依稀模糊的样子。

是个男人，四五十岁的男人，看着有点眼熟啊！

唔？莫非是他？

霎时，一个是曾见过的面孔浮现在了郭业心头。

## 第930章吐蕃大相跪下来

哈里克的主人竟然会是他？

马蹄前行缓缓停驻了下来，郭业终于看清了格尔木城门外站着的是谁了，正是吐蕃大相——没庐德乃！

郭业曾经在长安与没庐德乃有过一面之缘，此番再见对方，他发现没庐德乃已经两鬓斑白，眉头沟壑纵深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看来这位吐蕃大相最近日子过得不是那么如意啊。

咦……不对啊！

郭业猛地想起之前云裳来长安追杀前隋太子杨勇时提过，吐蕃大相没庐德乃与宇文倩这娘们早已暗中合作，在吐蕃朝廷争权夺利中击败了国师鸠摩智（即杨勇），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吐蕃朝野。

既然如此，那么按道理来说，如今松赞干布噶屁挂掉了，作为既得利益者的没庐德乃应该最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啊。

怎么现在看去，对方还跟个失势郁郁不得志的失败者一般颓废落魄呢？真是奇怪了？

就在他臆想翩翩时，没庐德乃也在打量着眼前这个年轻人，他对于郭业的印象全部停留在私斩多赤罗王爷这件轰动吐蕃的大事上，还有在长安的惊鸿一面，松赞干布没死之前也曾对眼前这个年轻人点评过。但是当时自己真心没将郭业放在眼里，总觉得对方只是一个运气极佳，而且行为莽撞的大唐官员。

可现在从收集到的消息来看，对方不仅深受大唐皇帝的器重，而且在大唐朝野的名头还正是如日中天时，年纪轻轻不到三十，便已经成了大唐六部尚书之一。

综上所述，此子不简单啊！

没庐德乃其实挺后悔，当初怎么就会走了眼呢？

两人，一个在低头沉默心里想这事儿，一个在上下打量对方也是心里装着事儿，马鸣嘶叫喧嚣一时的城门外，突然因为两人面对却无言而使气氛僵硬了下来。

这时，哈里克见着自家主人有些失态，立马上前轻轻在没庐德乃耳边嘀咕了一句。

“咳咳……”

没庐德乃立马惊醒过来，清咳两声掩饰尴尬之后，脸上堆起了客套的表情，拱手笑道：“欣闻益州侯蒙大唐皇帝恩宠，前些日子刚刚擢升为礼部尚书，啧啧，当真是年少有为，可喜可贺啊！”

汉语，同样讲得倍儿溜，口齿门儿清。

郭业始终搞不清对方要见自己一面的目的，所以闻言之后脸上保持着矜持的笑容，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拱手还礼道：“多谢没庐大相，咱们可是有日子没见了。”

这说话的热络劲儿，好似两人曾是故交好友一般。

没庐德乃听着郭业这番话，倒是挺受用，也不自恃吐蕃大相的身份，冲郭业微微颌首，伸手请道：“郭尚书，本相已经在城主府内预备了酒宴，特意为你接风洗尘。请移驾一步，城中请！”

对方如此的礼遇，郭业先是一愣，不过后来又一想，你是吐蕃大相，仅次于吐蕃赞普之下，怎么这也算是正国级的总理级别了；哥们虽然是大唐的礼部尚书，只能算是正部级，但大唐怎么着也比你吐蕃要国盛富强，而且幅员辽阔。两相一比对的话，你这正国级也比我这正部级强不到哪里去。

至于赴宴，郭业虽然不是那么想去，但是如果不去赴宴，他很清楚不可能得到没庐德乃要与自己见面的目的。

一念至此，他便不再矜持和矫情，双手负背大大方方地率先走进了格尔木城。

没庐德乃见郭业这般不客气，脸色先是一愠，不过心里想到一会儿自己有求于对方，随即便不再计较，紧跟着郭业进入了城中。

随后，赵九丑和丹珠率着三千西川军浩浩荡荡开赴进了格尔木城中。

进入城中后，郭业让赵九丑在城门内的一处空地暂时安营扎寨，然后带着丹珠随着没庐德乃前往了城主府赴宴。

.....

.....

这座城主府乃是新任格尔木城守将的府邸，不过临时被没庐德乃给征用了。

郭业进了城主府后，发现里头的建筑和装潢设计普普通通，基本上都是效仿中原富贵人家的宅子而建。

没庐德乃请郭业进了一间花厅，然后屏退了自己的随从，说是此番酒宴只与郭业一人独饮单聊。

言下之意，面谈之事煞是机密，不宜落入他人耳中。

这下更让郭业好奇了，暗道，老子跟他压根儿没交情啊。

不过客随主便，随即他也挥退了丹珠，让他在花厅外等候自己。

不一会儿，整个花厅门窗紧闭，就只有郭业与没庐德乃二人。

至于桌上到底盛放了哪些好吃的好喝的，郭业已然不关心，他现在更关心的是没庐德乃到底要跟自己谈些什么。

他更加好奇，到底有什么机密重要的事情，居然让没庐德乃千里迢迢从逻些城赶到格尔木成，为的就是要在自己一行人进逻些城之前截住自己。

两人觥筹交错，酒过三杯，将两国大臣见面的礼仪先搞定，随后才彼此停下了杯盏与筷子。

郭业用大拇指抹了抹嘴角的酒渍，笑着问道：“没庐大相，现在四下无人，这里又是你的地盘，说说吧，你到底要跟我谈什么？”

没庐德乃唔了一声，突然眼神一凛透着凝重地望着郭业，沉声问道：“郭尚书，你此番出使吐蕃进逻些城，可是为了要吊唁我国赞普？”

郭业做贼心虚，心里咯噔一下，暗道，莫非他知道了些什么？

不过他脸上却没显现出来什么瑕疵，微微点头叹息道：“是啊，郭某此番出使吐蕃乃是奉吾皇陛下之命，特来吊唁贵国赞普。唉，真是造化弄人啊，贵国赞普如此年纪轻轻，正是大展宏图之时，却英年早逝，着实令人可惜啊！此乃吐蕃国殇，更是数百万吐蕃臣民之殇啊。”

这番话说得那叫一个惋惜，好像松赞干布就不该死，反而应该带领吐蕃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称霸天下似的。

没庐德乃不知郭业心里的龌蹉，被郭业这么深情并茂的一番叹息给感染

得有些暗暗惭愧，要知道松赞干布之死虽然是一手造成的，但是他没庐德乃绝对也脱不了干系，屁股跟郭业一样，都是擦不干净的。

倏地，没庐德乃突然起身离席，挪移几步来到郭业跟前，砰——跪下了！

双膝落地，硬生生地跪在了郭业跟前。

这下可把郭业的吓到了，不明就里的他一时间手足无措，连连起身避开没庐德乃的跪地，喊道：“没庐大相，你这是要干嘛？你这份大礼，郭某可是受不起，赶紧起来，起来哈。”

没庐德乃跪在地上压根儿就没有起来的意思，摇头说道：“郭尚书，我此番特意提前将你截来格尔木城，乃是有事相求，还望郭尚书能够答应。”

这他妈活见鬼了，老子跟你很熟吗？

郭业赶忙敷衍道：“你先起来，咱们坐着好好说话，你有事求我，总要知道你到底有什么事情吧？”

没庐德乃一听郭业这话，眼中不禁闪过几分喜色，然后缓缓起身走回了原位坐下，叹道：“在下不为个人私事求郭尚书，而是为了吐蕃国运，为了吐蕃数百万臣民求郭尚书。”

郭业暗中撇撇嘴，你丫哪里有这么公忠体国？不然的话你还会和宇文倩那娘们暗中联手，趁松赞干布病重的时候争权夺利，驱逐鸠摩智？

呵呵，松赞干布之死，你个老小子也有一份功劳。

不过话到了嘴边，他自然是另外一番说词，缓缓问道：“到底所为何事？”

没庐德乃以为自己对吐蕃的满腔忠言，肺腑赤诚打动了郭业，心里一喜，说道：“郭尚书有所不知，自从我国赞普病逝之后，我吐蕃国便至今都未立新君。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否则国将不国。而我国赞普直至归天都没有传下子嗣，所以这新赞普才迟迟没有定夺下来。”

郭业哦了一声点点头，心道，这不才合了爷们的心意吗？

这边没庐德乃继续说道：“所以，在下与一帮王公大臣们商议，准备拥立松赞干布赞普同父异母的弟弟贡松王爷为新赞普，而且整个王族中也只有贡松王爷这一支王族血脉有资格继承赞普之位了。”

郭业这次倒是很公允地赞同道：“这不是很正常嘛，既然他没有子嗣的话，拥立那个什么贡松王爷上位也合情合理。”

“说得就是啊！”

没庐德乃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骂道：“可是谁知赞普会娶了云容王后这种野心勃勃的女人为妻。谁曾想，赞普刚刚病薨归天，这女人便觊觎上了赞普之位，想要牝鸡司晨，取赞普之位而代之，统领我们吐蕃国。唉，一介女流却要统领我大吐蕃国，这，这，这就不怕邻邦诸国笑话吗？”

卧槽儿，不会吧？

云容王后？

郭业记得这个女人可是东厂两名美女间谍之一，跟云裳齐名。

一个被派往吐谷浑成为了吐谷浑王妃，一个被派往了吐蕃成为了吐蕃王后。

两人的名字便是取自“云想衣裳花想容”，即云裳、云容。

这些，宇文倩和云裳没少跟郭业提及，他至今记忆犹新。

云容想要窃居吐蕃赞普之位？

郭业用脚指头想想都明白，这后面绝对是宇文倩这个娘们在捣鬼。

这么说来，宇文倩如今是想要过过吐蕃女皇的瘾咯？奶奶的，都说一代女皇武则天，这宇文倩又赶到了武媚娘的前面去了。

这么说来，宇文倩和没庐德乃这对合作伙伴之间，已有了裂痕了？

倏地，郭业脱口问道：“没庐大相，这么说来你跟宇文倩那骚娘们算是闹崩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此等野心勃勃的女人，我没庐德乃……啊？？？”

没庐德乃一脸惊恐，就跟夜里撞见鬼般地失声尖叫道：“你……你……怎么会知道的？”



## 第931章《格尔木条约》

郭业一口道出宇文倩三个字，愣是把没庐德乃吓得肝胆碎裂，惴惴不安起来。

在他看来，自己与宇文倩暗中给赞普下毒，打压驱逐国师鸠摩智，密谋夺取吐蕃国朝政大权之事，是何等的隐秘啊。若是一旦被泄漏传扬出去，他没庐德乃便是吐蕃国的罪人啊。

可没成想，对面这个大唐新贵，竟然知道宇文倩，更是看出了自己与宇文倩闹崩分裂。

这么说来，自己与宇文倩所有的勾当，对方都已了然若指掌了？

害怕～

没庐德乃做贼心虚，当真是害怕至极，惴惴不安中额头上冒出涔涔冷汗，豆大的冷汗顺着脸颊颗颗滚落下来。

郭业一言不发地坐着，用一种洞悉一切的眼神死死盯着没庐德乃，心中冷笑不已，王八羔子，你也有怕的时候啊？看来这孙子真和宇文倩闹得分崩离析了。

没庐德乃惊惶了片刻之后，徐徐抬起头来看着郭业，心虚问道：“郭……郭尚书，你……你怎么会知道宇文倩这女人的？”

郭业自然不会将自己和宇文倩还有东厂的瓜葛说与没庐德乃听，他早已想好了托词，耸耸肩，轻笑道：“没庐大相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真以为我们大唐朝廷的耳目那么闭塞吗？若是真那么闭塞的话，贵国赞普归天这等秘而不宣的消息，吾皇陛下怎会身在长安便早早收到了风声，并派郭某前来吊唁一二呢？”

没庐德乃大骇，试探问道：“唔？莫非你们唐国在我们逻些城设有暗桩？”

郭业很是装逼地竖起食指，左右比划摇晃了几下，而后神秘笑道：“佛曰，不可说不可说……”

没庐德乃见着郭业这么装逼，却不往心里去。相反，他被郭业戳穿了老底，一张老脸顿时又羞又臊，想起自己刚才在郭业面前如何大呼忠义，标榜自己如何公忠体国，没庐德乃当真是恨不得地上有条裂缝钻进去，好遮遮丑。

郭业看出了没庐德乃的不自在，不禁莞尔一笑，说道：“好了，没庐大相没必要这般拘谨，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此番找到底所为何事？”

一句话，便捅破了两人之间的最后一层窗户纸，也掀掉了没庐德乃的最后一张遮羞布。

当即，没庐德乃放开了矜持，用商量的口吻缓缓说道：“郭尚书，实不相瞒，在下此番也是秘密离开逻些城，为的就是想在你进逻些城之前，与你见上一面。因为我想通过你向大唐求援？”

郭业眼皮子微微一跳，问道：“没庐大相，别云山雾绕，请细细述之。”

没庐德乃唔了一声，重重地叹了一口气，道：“唉……正如你所料，我与宇文倩那野心勃勃的女人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她曾允诺过我，我们联手将国师鸠摩智除掉，再控制住吐蕃朝野的势力，那么等着松赞干布赞普归天之后，她便会与我同心协力扶持贡松王爷登上赞普之位。贡松王爷胸无大志，

整日只沉迷于女色，委实是一个最理想的傀儡赞普。用你们汉人的话说，贡松王爷便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可惜啊……”

郭业听着事情的来龙去脉，立马清楚了事情的后续发展，接口道：“可惜宇文倩那女人暗地里却又有自己的打算，你没想到她事成之后竟然反悔变卦，又打算扶持松赞干布的遗孀云容王后登上赞普之位，而号令吐蕃国，对否？”

没庐德乃点了点头，道：“没错，正是如此！她竟然出尔反尔，妄图扶持云容王后上位。可是天底下哪里有女人登上王位，治理天下的？这，这不是牝鸡司晨，徒惹邻邦笑话吗？宇文倩这女人的心思我算是看出来了，云容王后对她言听计从，她就是想等着云容王后登基之后，她自己在幕后垂帘听政，独吞吐蕃国。呵呵，没想到我没庐德乃居然被一个女人玩弄于鼓掌之中，唉，真是可笑！”

没庐德乃在连连苦笑，而郭业听完之后却是暗暗冷笑，他冷笑着包藏野心却蠢笨如猪的没庐德乃，你当真以为宇文倩这娘们那么好相与？跟她合作无异与虎谋皮。你没庐德乃不是第一个被她耍的人了，上她鬼当的人可不止你一个。

可笑堂堂吐蕃大相，却被一个外来的女人耍弄于鼓掌之中，最后到了要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却被人家一脚踢出了既得利益者的队伍。

一想到这儿，郭业尽管对宇文倩这娘们恨得牙痒痒，可是心里还是暗爽不已，没庐德乃这尼玛就是自找倒霉，就一个字：该！

不过自从宇文倩带着东厂去了吐蕃之后，东厂那边的几枚暗棋又不敢给自己私自传递消息，所以他如今对东厂在吐蕃国内的实力不是很了解。

所以，他难以想象，宇文倩和东厂在吐蕃，到底经营到了什么程度。没庐德乃是吐蕃大相，在吐蕃朝廷中的声望一时无两，而没庐家族又是吐蕃国中除了王族之外，最有影响力和最有实力的一个家族。可是为什么会被宇文倩逼迫到了这种狗急跳墙，向大唐求援的程度？

随即，他假装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没庐大相，按理说宇文倩即便得到了云容王后的支持，她始终是外来势力；而你和你没庐家族在吐蕃经营近百年，手上掌握着吐蕃国最根深蒂固的本土势力。难道你们还斗不过她这么一个外来户吗？”

“唉……看来郭尚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没庐德乃喟然又叹一息，有些郁闷地说道：“吐蕃国如今兵力分为三十万吐蕃兵和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兵。国内共有将近三十万吐蕃兵，分别安置在了吐蕃十五个城池中。这些城池的吐蕃兵都掌握在我们没庐家族手中。可是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兵呢？却统统被这个女人掌控中了，而且都唯她马首是瞻。就在赞普归天的第二日，这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兵就已经被这个女人从各地城池调离出来，统统安置在逻些城内以及逻些城方圆百里的各个要塞。”

“不会吧？”

郭业这点真是难以置信了，不解问道：“奴隶兵不都是各地奴隶主蓄养的吗？怎么会听她号令？”

没庐德乃道：“因为在赞普临终前，这个女人假借赞普名义向全吐蕃国发了一道旨意到各个城池，昭告天下即日起废除各地奴隶主的蓄养奴隶制，并宣称凡是肯效忠云容王后的奴隶兵，皆可去除奴籍，恢复平民身份。

郭尚书，你知道我们吐蕃国内分为王族、贵族、平民、奴隶。而偏偏奴隶人数又占了七成以上，无论是王族还是贵族，都是靠蓄养奴隶来过着富贵的生活。如今这女人竟然废除奴隶籍，而且以赞普名义昭告天下，你说全吐蕃的奴隶还不以她性命是从吗？仅此一项，她便将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兵牢牢掌控在了手中。厉害，太厉害了，吐蕃国真要变天了！”

郭业没空理会没庐德乃的长叹唏嘘，因为他此时心中已是翻江倒海，宛若一叶扁舟在惊涛骇浪中摇摆，暗暗诧异道，不会吧？宇文倩真是神来之笔啊，为了能够最快时间控制住吐蕃的兵权，竟然想到了废除吐蕃的奴隶制，尼玛这是要逆天啊，这个女人。

在郭业印象里，吐蕃的奴隶制度可是根深蒂固到了一个变态的地步，不然的话，也不会有后来的共产党解放军打进西藏，得以让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的盛况。

这可是在大唐盛世，贞观年间啊，她竟然神来之笔，提前一千多年让吐蕃的奴隶制度土崩瓦解。

无论是宇文倩为了尽快掌握吐蕃兵权，还是为了笼络人心，就冲她废除奴隶制度这一壮举，郭业下意识地认为，宇文倩此举功德无量。

厉害，这个女人真他妈厉害！

对面的没庐德乃见着郭业频频摇头，误以为对方觉得自己这方胜算不高，大唐朝廷不愿意出面，随即赶忙解释道：“郭尚书，请听在下一言，她虽然掌握了吐蕃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兵，但是这些奴隶兵手中缺乏弓箭矢和刀剑盔甲，而且都是些没有经过训练的乌合之众，战斗力十分低下。所以，只要大唐肯在危难之时给予援兵，在下相信，定能倒逆乾坤，重新夺回吐蕃政权。”

郭业听候微微一笑，心中乐道，英国公正在长安那边调集十万大军准备开赴吐蕃发动战争，这没庐德乃竟然还想着让大唐派兵进吐蕃，难道这是天意？天佑大唐帝国吞食吐蕃国？

没庐德乃见郭业只顾发笑，却是一言不发，又误以为对方不想白帮忙，不想耗费国力和兵力来帮助自己，想想也对，天底下哪里会有无缘无故的爱，哪里会有免费的宴席吃？

于是乎，他急急举起右手，单掌立誓道：“郭尚书，你放心，我们肯定不会让大唐白白出兵来驰援的。我可以与你代表唐蕃两方在这格尔木城签订一个协议条约，保证大唐驰援吐蕃国，助我等夺回政权之后，一定能得到我方相应的报偿。”

“噢？”

郭业这时心里虽然是另外一副打算，却也对没庐德乃所说的报偿产生了兴趣，不禁好奇问道：“没庐大相，呵呵，你太客气了。不过我倒是你对你这《格尔木条约》很有兴趣啊，且说来说说呗！”

好家伙，郭业一句话便直接将大唐帝国第一个对外不平等条约给定下了名字，当然如日中天的大唐帝国可不是那个风雨飘摇岌岌可危的大清朝。

## 第932章抵达逻些城

“《格尔木条约》？”

没庐德乃将这五个字在口中咀嚼了一遍，不知为何心里会有一缕莫名的屈辱感，不过一想到自己如今被宇文倩这娘们逼得束手束脚毫无反击之力的现状，哪里还有比这来得更加屈辱的？

随即，他很快释然，脸上堆起笑容称道：“郭尚书取得倒是应景儿名字，就叫格尔木城条约吧。”

真他娘的厚颜无耻啊，郭业暗暗吐槽道，你丫好歹也是吐蕃大相，竟然还这般没皮没脸，跟李鸿章有得一拼啊。

旋即，郭业不再兜圈子，径直问道：“没庐德乃大相，如果我大唐愿意出兵助你从宇文倩手中夺权吐蕃大权，扶持贡松那阿斗王爷上位，你这格尔木条约里会对我们大唐帝国有何报偿啊？”

没庐德乃嗯了一声，侃侃而谈道：“第一，贡松王爷若是登基赞普之位，他会向大唐皇帝永远称臣，即大唐与我吐蕃永为父子之国；第二，既然称臣，自然我吐蕃国会向大唐朝廷每年纳贡，共计绢布十万匹，钱百万贯；第三，既贡松王爷登基之日起，吐蕃会将格尔木城以东至四川小都护府的将近数百里土地割让给大唐，作为大唐出兵损耗的补偿。以上三点，是为《格尔木条约》。”

称臣，纳贡，割地，条约之中应有尽有，听得郭业一阵心动。

奶奶的，这没庐德乃还真是崽卖爷田不心疼，为一己私利大嘴一张，将祖宗的家当就这么卖出去了，还真是舍得下本啊。

郭业砸吧了几下嘴，沉吟道：“这个嘛……大体上郭某是没什么意见了，只不过这件事情并不是郭某所能作主的，此事必须向吾皇陛下请奏才是。”

没庐德乃见着郭业在如此丰厚的条件下居然脸上淡定，好像还有些不情愿似的，心中不由一阵苦恼，暗暗道，难道这等条件还不满意？

突然，没庐德乃想起曾经在长安对这益州侯的一些风闻，不仅计上心头，突然又补充道：“当然，这三项条约仅仅是书面上的条款罢了，私下我还为郭尚书准备了一份厚礼。”

说着，他脸上浮现一抹淫邪的笑意，压低着嗓音说道：“听说郭尚书喜好收集美女，益州侯府中更是美姬如云，真是风流倜傥颇有古人雅意之风啊！只要郭尚书愿意修书一封给贵国天可汗陛下，替我等美言游说几句。等着事成之后，我会向贡松王爷提议，将他的亲妹妹巴嘎月西公主许配于郭尚书。巴嘎月西公主乃是我们大吐蕃国的一枝花啊，与郭尚书当真是郎才女貌，登对至极哩。”

喜好收集美女，府中美姬如云？

郭业第一反应便是暗自不爽，是，哥们是喜欢美女，可是还没到这么淫靡的地步吧？次奥，哪个王八蛋毁我？

至于没庐德乃口中的这位吐蕃公主，郭业一听名字就没了兴趣，又是八嘎，又是哟西，你妹的，取这么个倒霉名字，你丫小日本啊？

要美女，中原没有吗？青藏高原之上的吐蕃国还能有什么大美女？一想到这位公主估摸着两腮都是高原红，天寒地冻流着大鼻涕，郭业顿时没了胃口。

于是，他连连摆手，敬谢不敏道：“好啦好啦，这公主不公主的咱们回头再议，等事成之后再再说这事儿也不迟。”

没庐德乃先是脸色一紧，而后突然惊喜道：“这么说，郭尚书你是同意了？”

郭业微微点头道：“这事儿我也不能作主，必须是我们皇上说了算。回头我就将此事修书一封，派人返回长安面呈皇上。”

“好的好的，顺便将这个附于郭尚书的修书之内吧。”

没庐德乃一边说着，一边从怀里掏出一份书信，道：“这是《格尔木条约》的范本，乃是由在下亲笔起草的，上面除了有在下的亲笔签名之外，还有贡松王爷的王印与签名。我想贵国皇帝看罢之后，应该不会拒绝这么丰厚的条件。当然，其中少不得郭尚书在信中替我们美言几句啦。”

郭业接过没庐德乃手中那封盖好火漆的书信，心道，还真是早有准备，连这玩意都提前准备好了，可惜啊，我们家那位李二陛下，他的心可比这大多了，恨不得将整个吐蕃收于囊中。

显然，郭业此番答应举措完全就是敷衍没庐德乃，因为他想到了李二陛下让他凭三千西川军控制逻些城的任务。

现在宇文倩在逻些城内外方圆百里陈兵数以百万，想要凭借三千兵马去夺下逻些城，无异于痴人说梦，难如登天。

因此，他必须借重没庐德乃等本土势力的力量，以期完成这个任务。

随即，他问道：“没庐大相，逻些城现在已经被宇文倩这女人掌控于手中。我且问你，如果大唐的援兵进入吐蕃，我们有没有可能先将逻些城拿下，响应大唐援军与各地吐蕃兵的反扑？”

“啊？”

没庐德乃先是震惊愕然，但先入为主的思维让他很快便听懂了郭业的意思，自作聪明地问道：“郭尚书是想从逻些城下手，擒贼先擒王？”

郭业哑然失笑，稍稍忍住了笑意，点头道：“是啊是啊，你想想看，只要将宇文倩和云容王后以及她们的党羽先控制住，再加上大唐援兵和你们所掌控的各地吐蕃兵响应，那么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兵又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要投鼠忌器？”

“妙啊！”

没庐德乃猛地一抚掌赞道：“郭尚书此番可是大唐使节的身份，前去逻些城吊唁我国赞普的，贵部三千兵马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进入逻些城。不瞒郭尚书，在逻些城我也曾埋下一支伏兵，约莫有五千人，就混在奴隶兵中。只要我一声令下，他们随时都能临阵倒戈，狠狠地反击宇文倩这个女人。只是没有万全之策，在下实在不敢轻举妄动。毕竟现在除了数以百万的奴隶兵之外，整个逻些城的守备兵力都是宇文倩一手控制。”

郭业微微点头说道：“这个不急，到了逻些城后，我们再从长计议，肯定能制定出一个万全之策来。接下来，郭某不能在格尔木城久留，免得引起宇文倩的怀疑。这样，我明天便会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前往逻些城。至于没庐大相你，要不要和我一同前往？”

“使不得使不得！”

没庐德乃连连摆手叫道：“宇文倩这个女人心思细腻，而且也不知道为何，消息尤为灵通。我的一举一动估计都在他的监视之下，此次我暗中离开

逻些城不能让她知道，更不能让她知道我与你暗中见面之事。所以，我要趁着今夜天黑就要离开，迅速回到逻些城，不然她必定会生疑。”

消息尤为灵通？

那还是老子的东厂之功？

不过没庐德乃说得也有道理，暂时还是不宜让宇文倩知道自己与没庐德乃见过面，不然的话，这女人疑心病一发作，连老子说不定她都敢下手。

随即，他微微颌首，应道：“那好，咱们逻些城再见！”

没庐德乃拒绝道：“若非到紧要关头，哪怕到了逻些城，郭尚书还是不要主动与我相见。我自想办法来联系郭尚书你。”

这个时候倒是够机警的，可见宇文倩的手段委实让没庐德乃感到了害怕。

郭业随后嗯了一声，没庐德乃便起身告辞，匆匆离开了城主府。

没庐德乃一走，格尔木城副将哈里克便进来安排了郭业今晚的住处，言语动作间恭敬到了极致，可见没庐德乃临走前有过交代。

回到自己的住处，郭业确定了没庐德乃真正离开格尔木城之后，他才将没庐德乃交给自己的那封书信拿了出来，一把火，付之一炬烧成了灰烬。

然后用脚踩了踩地上的灰烬，冷笑道：“呵呵，你还真以为称臣纳贡又割地，可以挽救吐蕃国的存在吗？太天真了，图样图森破啊！”

.....

.....

翌日一早，郭业一行在哈里克的护送下再次离开了格尔木城。

直到七天后，方才抵达吐蕃国都逻些城的方圆百里区域。

果真，一路之上处处都是临时搭建的营寨，随处可见手拿棍棒和农具的奴隶兵，真是多如牛毛，数以百万计当真是一点都不夸大其辞。

只不过嘛，战斗力肯定很孱弱。

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兵虽然战斗力渣渣，但是正所谓蚁多咬死象，郭业此时也能体会到没庐德乃的难处了。

一路前行，再走五十里，逻些城就不远处，依稀可以看见城墙。

突然，逻些城方向奔来一队吐蕃骑兵，约莫百来人的规模，却是一水儿的银盔器甲，手舞弯刀发出呜噜呜噜的怪叫声。

郭业暗暗疑惑，不是说都是些奴隶兵吗？莫非这支是宇文倩自己培养的吐蕃骑兵精锐？

眨眼的功夫，领队的头领已经翻身下了马，奔到郭业跟前，大声喊道：

“奉云容王后之命，特来迎接大唐使节大人进都城！”

声音有点阴柔，郭业定睛一看，看清其银盔下的面容，咦.....竟然是个女人？

而且还是.....

郭业没来由的一激动，错愕喊道：“砒霜，竟然是你？好家伙，银盔亮甲月弯刀，乌云泼墨千里驹，没想到你这小狼女竟然成了女将军，哈哈，真是太令人意外了！”

## 第933章都城守备军统领

此骑兵女将军非别人，正是东厂最初派往吐蕃，潜伏在多赤罗身边的密谍——狼女砮霜。

许久未见，这小小狼女早已非当日吴下阿蒙。现如今，银盔亮甲月弯刀，乌云泼墨千里驹，好一个英姿飒爽的女将军。

砮霜见着郭业，脸上却没有表现出多大的变化，仍旧一副古井不波的样子，只见她单手握成拳贴在胸前，身子微微一躬，中规中矩地向郭业行了一个军礼，脆声道：“云容王后麾下，都城守备军统领砮霜，特来迎接大唐使节进逻些城。”

说着，她举起手臂微微侧身，冲身后的骑兵队挥了挥手。

喇~

百来人的骑兵队令行禁止，第一时间分成两排，齐整无比地亮出弯刀微微四十五度举起，异口同声喊道：“恭迎大唐使节进城！”

好家伙，还真有几分威武雄壮百战精兵的架势，不过郭业算是听出来了，尼玛的，这百来个骑兵竟然都是女人。

这队骑兵至上而下，无一例外都是女人，真是令人大开眼界啊。

郭业恶搞地揣测道，莫非宇文倩这娘们还想将吐蕃国整成女儿国不成？

不过他更关心砮霜的态度，不咸不淡一副公事公办的冷冷面孔，郭业暗暗琢磨，透着古怪，里头大有文章呐。

砮霜再次娇喝：“请使节大人进城，王后听闻大唐使节到访，已经在王宫中设好宴席，为使节大人接风洗尘。”

郭业微微点头，意味深长地与砮霜对视了一眼之后，便下令赵九丑挥军直入，随砮霜一道进了逻些城。

这是郭业第一次进入逻些城，但在后世却没少到拉萨旅游。

如今的逻些城跟后世的拉萨当真没法比，差了有十万八千里。

郭业随着砮霜的骑兵队在后面游走，暗暗打量了一番城中的建筑与规模，并拿它跟如今的大唐帝都长安城相比了一下，就只有两个字：寒酸！

这也叫吐蕃国都？

太寒酸，太简陋，太矮穷挫了！

行路到一半，砮霜突然调转马头缓缓来到返到郭业身边，说道：“使节大人，前面不远处便是王宫，王后有令，只请你一人前往。至于你的部下和随从，暂时只能驻扎在此地，不得前行一步，更不能带一兵一卒进王宫。”

郭业还未说话，旁边的丹珠就不乐意了，叫嚷道：“凭什么不让我们随行保护我家大人进王宫？”

赵九丑也面露忧色地在郭业耳边嘀咕道：“小哥，你万万不可独自一人进王宫，万一他们对你……”

“哈哈，九丑，你想多了。”

郭业轻笑一声，摆了摆手，附在赵九丑耳边低声道：“你别忘了我现如今的身份，我乃大唐使节，云容王后如今在吐蕃根基未稳，宇文倩怎么可能敢对我不利？嘿嘿，这个女人精明着呢，不会那么犯傻。她现在急于要除掉得是没庐德乃和吐蕃国的保守势力。而不是我这个大唐使节。放心吧！”

言罢，郭业冲砮霜大大方方地说道：“砮霜，前面带路吧，我也正想见识

见识吐蕃国的布达拉宫到底有多宏伟壮观。”

后世的布达拉宫郭业不止一次游玩过，可是真正原汁原味的布达拉宫，也就如今才有机会见识到。

对此，他很是期待。

.....

.....

布达拉宫。

它屹立在吐蕃逻些城西北海拔三千余米的红山上，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宫堡式建筑群。

它占地总面积三十六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达十三万平方米，主楼高一百余米，共计十三层。王宫中不仅有王族的宫殿、还有藏传佛教的灵塔殿、佛殿、经堂、僧舍、庭院.....一应俱全，是世上海拔最高、规模最大的宫堡式建筑群。

郭业站在红山脚下极目仰望着群楼重迭，殿宇嵯峨，气势雄伟的布达拉宫，心中唏嘘感慨不已，因为山巅之上依山垒砌连绵的布达拉宫，远非后世那个供游客观光游览的拉萨布达拉宫所能比拟的。

大有横空出世、气贯苍穹之势。

布达拉宫是吐蕃统治者的统治中心，更是后世历代达赖喇嘛的冬宫，永远都是吐蕃国最耀眼最引人瞩目的存在。

郭业知道这座布达拉宫是松赞干布登基之后专门给自己打造的王宫，历时数年耗费吐蕃国所有财力物力与人力兴建而成。

可惜啊，松赞干布也是个无福之人，布达拉宫刚竣工没几年，他人就挂了。这个突然，兴许是历史也没有想到的。

郭业随着砮霜从红山山脚出发，朝着山巅上的布达拉宫跋涉而上。这从山下到山上王宫的道路，自然无法跟后世旅游观光那么方便省力，费劲了九牛二虎之力，饶是郭业身体壮硕，爬到山顶之后也是累得气喘吁吁，挥汗如雨。

反观砮霜，也比郭业好不到哪里去，扶着一块巨石，喝叱喝叱喘着娇气。

真他娘的累，郭业真是一阵无语，进王宫还这么费劲，松赞干布也真是够闲得，居然把王宫修建到海拔三千多米的高山之上，这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吗？

当然，腹贬之余他也能明白松赞干布此举的真正目的，他将宫殿修建在高山之上，无非就是想与吐蕃百姓保持距离，维护在自己高高在上的光辉形象，让愚民们永远对他们的赞普保持膜拜敬仰的心理。

这都是历朝历代封建君主玩剩下的把戏，只不过松赞干布玩得更加邪乎罢了。

歇息了一小会儿之后，砮霜直起腰来抬手一指前面不远处侍卫林立的宫殿大门，说道：“使节大人，没有王后的命令，末将不能擅自进入王宫。所以，只能送您到这儿了，前面自会有人迎接你，将你带进王宫去面见云容王后。”

郭业唔了一声摆摆手，大大方方说道：“好了，我自个儿过去就成了，你先下山吧。”



说完话，他也直起了腰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紫袍，扶了扶脑袋上的官帽，小小修了一下仪容，便要向前走去。

突然，砒霜压低着嗓子轻呼了一声：“侯爷，请留步！”

郭业猛地停了下来，转身回望砒霜，神情略显讶异，因为他听到砒霜刚才称呼他一声侯爷，而非公式化的使节大人。

待得他转过身来后，只见砒霜将手贴在胸口，小声说道：“侯爷，砒霜永远都是东厂的人，永远都效忠侯爷。之前因为城里城外眼线繁多的缘故，请恕砒霜未向侯爷请安。”

郭业闻言一笑，下意识地瞥了两眼左右，确定四下无人之后，才低声说道：“砒霜，你果真没让本侯失望。”

砒霜，正是郭业最早埋伏在东厂，随宇文倩前往吐谷浑而后又转战吐蕃的几枚暗棋之一。

砒霜小心翼翼地回顾了一下左右，又不着痕迹地看了一眼远处宫殿门口林立的侍卫，而后急急说道：“侯爷请放心，您之前安插在东厂的几枚暗棋都未曾叛变，大家伙儿都憋着劲儿期待着有朝一日可以拨乱反正，为侯爷效力。此番，机会终于来了。侯爷尽管放心大胆地进王宫，里面的宫廷侍卫统领也是我们的人，也是您之前安插在宇文倩身边的其中一枚暗棋。而且云容王后对他信赖有加，连宇文夫人都未曾怀疑过他的身份。”

郭业听完之后心中感动不已，郑重万分地说道：“砒霜，这么长的日子以来，你们都辛苦了。本侯此番来吐蕃，定要将东厂重新掌握手中。宇文倩，这娘们也该将本侯的东厂交出来了。”

砒霜摇了摇头，道：“侯爷，此处不是说话之地。等着您赴完云容王后与宇文夫人的宫廷盛宴之后，末将自会相邀其他几枚暗棋寻个机会与侯爷相聚。侯爷，请多多保重，砒霜先下山了。”

说罢，砒霜便立即转身，快如奔雷般地朝着山下离去。

郭业看着砒霜渐渐消逝，直至成为一个白点的身影，暗暗嘀咕道：“好，加上有你们的相助，这遼些城老子至少有五成的把握拿下！”

声音落罢，他已然回身，看着近在咫尺的布达拉宫脚步挪动向前迈去，他脸带轻笑，信心百倍地喃喃道：

“宇文倩，我来了！”

## 第934章王宫侍卫统领傻虎

郭业还未靠近王宫正门，一群负责警戒地宫廷侍卫便蜂拥而上，抽刀将郭业团团围住。

其中一名侍卫见着郭业口操汉语，立马喝住了众人，用拗口的汉语问起郭业的身份来历。

郭业也不与他们纠缠，立马亮出了自己乃大唐使节的身份。

霎时，那名侍卫脸色骤变，态度变得恭敬了起来，先是让郭业稍待片刻，然后飞奔回身进了王宫。

很快，一名二十七八岁，长相极其普通平凡的青年尾随着侍卫出来王宫，来到郭业跟前，恭敬地鞠了躬，道：“末将王宫侍卫统领李珞珈，见过大唐使节郭大人。郭大人，王后已经久等多时，请随我进去吧！”

说着，他挥挥手屏退了团团围着的几十名侍卫，领着郭业大步大步进了王宫。

郭业保持缄默地跟在这位吐蕃王宫侍卫统领的身后，暗暗琢磨道，李珞珈……居然是我们汉人的名字，为什么我对这名字没有印象，可是对这人的容貌却有些熟悉呢？嘶……原来是这小子啊。

俨然，他记起了眼前这个带路的侍卫统领是谁了。刚才砒霜在离去时也提过，王宫侍卫统领乃是自己当年埋伏下的一枚暗棋，原来真是他。

忆起恍惚间，郭业浮现起眼前这人的资料……

李珞珈，东厂招募的第一批厂卫，是陇西兵中的老底子，在东厂的诨号叫做傻虎。

郭业依稀记得，当初老爹郭老太公病逝仙游时，这小子还曾奉了自己之命赶往西川小都护府那边，替自己通知庞飞虎等人来着。

这个傻虎对自己的忠诚，郭业丝毫都没有担心，老底子老陇西，曾经还受自己的命令潜伏下来伺机再动。

现如今，这几颗扎下来的钉子终于派上用场了。

刚才的狼女砒霜，现在的傻虎李珞珈，如果没记错的话，自己的暗棋还有三枚，一个叫斑鸠，一个叫乌鸦，还有一个榔头。

草，郭业暗暗好笑，这五个难等大雅之堂的诨名当初还是暗夜那厮取的。

看着走在前面带路的傻虎李珞珈，现如今已是平步青云成了吐蕃王宫侍卫统领，而狼女砒霜则成了都城守备军的都统，这两个位置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郭业突然暗生期待，不知另外三个人混得怎么样了。

他一路神游，根本无暇更无心思去欣赏游览布达拉宫内部到底如何，直至跟着傻虎走到了一处貌似王宫内殿的门口，他才停下了脚步。

因为，傻虎也停住了脚，显然到地方了。

傻虎压低着声音转头悄悄说了句：“侯爷，到地方了，王宫之内的安全有属下在，侯爷尽可安心。”

郭业生怕被宇文倩的人看见自己与傻虎交头接耳，也没有多做回应，轻轻嗯了一声，问道：“珞珈，宇文倩就在里面？”

“侯爷还是叫我傻虎吧，属下听着心里踏实。”

傻虎咧嘴憨实一笑，然后低声道：“回禀侯爷，宇文夫人和云容王后都在

殿内。宇文夫人有过交代，我等宫廷侍卫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入内。所以属下也只能送您到这儿了。”

郭业点点头表示理解，然后嘱咐了一句：“宇文倩暂时不敢拿本侯怎么样，傻虎，你记住，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千万不爆露自己的身份。有留着有用之身，准备将来的大事。”

傻虎知道郭业这话的真正涵义，说明自己埋伏这么久，终于熬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了。当下，眉头不禁一喜，不过稍纵即逝，很快被他强压了下去，然后嗯了一声，恢复了原有的神情，转身沉稳离去。

郭业则是一脚踏过了大殿门槛儿，刚进去没走几步，就有两名穿着吐蕃服饰的宫女迎了上来，娇娇滴滴地冲郭业盈盈一礼道了个万福，然后抄着滚瓜烂熟的汉语齐声道：“参见使节大人，王后在后面设宴多时，请随婢子们前往。”

有了砒霜和傻虎两个倚仗，郭业此时倒是坦荡淡定了许多，唔了一声挥挥手，示意她们前头带路，尾随而去。

在内殿的回廊七弯八拐一番，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居然来到了一处头顶蓝天白云的花园中。

这是坐落在红山之上，入口却必须只有通过布达拉宫王后寝殿方能抵达的花园。

看着满园中竟然颇具规模，灌木花草自然不用说，更有矗立的假山，陡峭的岩峰，还有潺潺而流的溪水直奔一弯池塘，而池塘正中央则是一座石亭。

看得出来，这座花园的布局与格调，跟布达拉宫的佛教味道格格不入，明显就是后期兴建加工上去的。

不用说，肯定又是出自宇文倩这个女人的手笔。

“益州侯，可是有日子没见了呢！”

突然，一道声音从池塘的石亭方向传来，郭业定睛一眼，正是宇文倩这个女人。

他离石亭不远，撑死不过五十步，能清楚看到石亭中除了宇文倩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女人，一个是老熟人，当初的吐谷浑王妃——云裳。

至于另外一个，却没有穿着汉人衣裳，反而是吐蕃女人的藏袍，头上还戴着一顶红色的三瓣宝冠箍，日，这可是吐蕃赞普才有资格佩戴的啊。

看来这女人便是云容王后了。

不过三个女人中，宇文倩居中而坐，云裳云容居左右而坐，看得出来，无形中还是以宇文倩为尊。

而那云容王后也只是傀儡，糊弄糊弄吐蕃普通老百姓罢了。

郭业看着宇文倩这女人脸上若隐若现透出来的得意劲，可见，这娘们在吐蕃过得很滋润啊，俨然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自居啊。

呵呵，得意吧，总有你哭的时候。

随后，他莞尔一笑，冲着宇文倩遥遥喊道：“宇文夫人，可真有日子没见了，哈哈，你倒是过得逍遥自在啊！”

说话间，郭业已经走向了石亭，四平八稳地来到了宇文倩的跟前。

到了这石亭中，加上这花园四周显然都是宇文倩和东厂的人，郭业也就懒得演戏，卸去了大唐使节的外表，大大咧咧自顾坐了下来。

宇文倩看着郭业的举动，并未吱声儿，而云裳亦是眉眼含春痴痴地看着郭业，好像随时随刻都在放电一般。

倒是云容王后俏脸微变，不悦地皱起眉头，口气有些寒意地呵斥道：“大胆，大唐使节虽非吐蕃臣子，但终究乃是外臣，你竟敢在本后面如此放肆，连君臣相见之礼都不懂吗？”

卧槽儿，不理你，你还真以为自个儿是颗葱了？

郭业横眉陡立，立马拉下脸来愠怒地瞪着云容王后，怒斥道：“云容，这年在吐蕃当王后当傻了吧？连自己的身份都忘记了？你只不过是我东厂一个小小的密谍，谁给你如此底气跟主子这么说话？”

云容王后被郭业这么一呛，霎时哑口，竖起葱白小指气道：“你……”

“你还来劲是吧？”

郭业并没打算放过云容王后，而是回过脸来看着居中而坐的宇文倩，冷冷说道：“宇文倩，这东厂好像是老子一手折腾起来的吧？怎么着？如今奴才都欺负到主子头上了？”

“呵呵，益州侯稍安勿躁！”

宇文倩风情万种地冲郭业抛了个媚眼，然后轻轻呵斥了云容王后一句：“云容不得无礼，益州侯名义上还是咱们东厂的主子嘛，你怎能如此怠慢？收起你那吐蕃王后的架子，怎么能跟益州侯这么说话哩？要说斗嘴，呵呵，十个你也不是他对手呢。”

此话一出，云容王后果断闭嘴，貌似对宇文倩很是犯怵，乖乖地低下头不敢说话了。

而云裳仍旧是眉眼含春骚劲十足地看着郭业，一句话也不说。

郭业听着宇文倩这话，心里那叫一个气啊，这女人果真打心眼里没把老子放眼里，什么叫东厂名义上的主人？宇文倩这是变相地在向老子宣示东厂的主权归属啊。

还有，面对着自己的不满，宇文倩居然对云容只是这么轻轻呵斥，而且还是像哄小孩似的呵斥，仿佛云容冒犯自己压根儿就是小事，当不得真。

经过这第一次交锋，郭业已然看出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宇文倩完全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她已经视东厂为她的禁脔。

宇文倩看着郭业阴沉着脸不说话，心里不知为何，有一种说不出的痛快，好像天底下的苍生都被她的小小玉足踩在了脚下，无力反抗无力回天一般。

随即，她冲云裳和云容挥了一下手，轻笑道：“你俩先下去置办点酒菜，本夫人先和益州侯好好聊上一聊。”

云裳、云容纷纷起立，冲宇文倩道了一声喏，便离开了石亭，走出了花园。

两人一个曾是吐谷浑王妃，一个如今是吐蕃王后，却被宇文倩挥之即来，呼之即去，当真视如玩偶一般的摆布。

而两人至始至终，都没有向郭业道过一下别。

卧槽儿！

郭业暗骂一声，居然这么无视哥们，太受侮辱了，这两个，不，这三个臭三八，迟早要你们三儿好看。

宇文倩抿笑看着郭业，突然眼波流转，冲郭业悦声娇笑道：“益州侯，这

权力的滋味当真令人食髓知味啊，本夫人终于明白李世民当初为何会为了那皇位宝座而狠下心肠来杀兄弑弟了。啧啧，本夫人这些日子在吐蕃，终于尝到了这种感觉，妙，当真是妙不可言呢。”

郭业冷冷一笑，摇头道：“权力当然是好东西，但也要看这人有没有这个福气去承受了。齐王妃，宇文夫人，你说呢？”

“呵呵，益州侯，你也不用讥讽本夫人，本夫人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齐王妃了。”

宇文倩轻轻拨弄了一下自己的葱白小手，突然径直问道：“郭业，你是个人才！我就想问你一句，你愿不愿意助本夫人一臂之力？只要你肯利用李唐的力量让云容名正言顺地登上赞普之位，事成之后，呵呵，吐蕃国内的金钱……美女……官爵……还有这广袤无垠的封地，都随你自取！”

## 第935章交锋

宇文倩话音一落，郭业顿闻一阵袅袅香风袭来。

唔？

郭业轻咦一声，靠，这娘们居然无声无息地靠拢了过来，这股子水粉味就是从她身上散发而出。

宇文倩今天好像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居然一改往日冷冰冰的保守姿态，将一条笼着细纱、白洁无暇的玉臂主动搭在郭业的肩膀上，声音透着魅惑地说道：“郭业，只要你助本夫人一臂之力，这吐蕃国中所有的东西，任你取之。如何？”

往日冷冰冰，今日却热情似火，奔放至极，委实让郭业大跌眼镜。

郭业一开始对宇文倩动过鬼心思，现在破天荒享受到这美少妇的香溢贴身，险些失了方寸没守住心神。

只见他面色一变，竟然伸出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把捏住宇文倩的白皙下巴，贱兮兮色眯眯地笑道：“齐王妃，如果我要你呢？也能给吗？”

啪~

宇文倩俏脸生寒，猛地一甩手将郭业的狼爪飞开，仿若一只被踩了尾巴的猫儿，惊得瞬间站起连连倒退数步，与郭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蹙眉愠怒呵斥道：“郭业，你.....你大胆！”

宇文倩训斥完郭业之后，还从袖子里拿出手绢不断擦拭着自己的下巴，仿佛有擦之不尽的污秽一般。

随后又将手绢重重抛在地上，狠狠踩了几脚，好像这手绢是世上最肮脏的东西似的。

郭业见状心里一阵郁闷，你妹的，哥们的手真有那么脏吗？感情儿刚才的放浪形骸和风骚入骨都是装出来的？

随后，他很无辜地摊手解释道：“齐王妃，不是你说吐蕃国中所有的东西，都任我取之吗？怎么，这么快就变卦了？就你这种态度，本侯怎么跟你合作？”

“你放肆！”

宇文倩厌恶地呵斥道：“本夫人岂容你这无耻之徒亵渎？”

说完，宇文倩很快便想起自己如今正有求到郭业头上，于是强忍着心中的不快，将满满的愤慨按捺了下来，强装着若无其事地勉强笑道：“郭业，你不就是要美女吗？呵呵，只要你答应本夫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我便将云容和云裳赐给你，并让你在吐蕃有享之不尽的荣华富贵，何如？”

“云裳王妃和云容王后啊？”

郭业非常不满足地笑道：“这两位固然是不可多得的美女，可是与齐王妃你一比，当真是有着云泥之别啊。我个人而言，还是喜欢齐王妃你这样的美熟女多一点。啧啧，齐王妃在郭某的心目中，不仅妩媚动人，更是芳华绝代，当真是万中无一的大美人儿啊，哈哈.....”

腾~

宇文倩心里头压着的那团火又被郭业轻佻的言语给点燃，瞬间大怒，气道：“你.....你个无赖！”

“我就是无赖，怎么着吧？”

郭业继续秉承着恬不知耻越骂越勇的精神，逗弄着宇文倩道：“你现如今不也求到我这个无赖头上了吗？你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现如今的状况，呵呵，没庐德乃这些吐蕃本土势力岂会如你所愿，你想扶持云容这骚娘们上位，你想隐于幕后垂帘听政把持整个吐蕃国，呵呵，凭你一己之力就想办到？痴人说梦吧！！！”

这下，宇文倩最后一张底牌都被郭业掀开，顿时紧张局促起来，当即脱口喊道：“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你见过没庐德乃？”

郭业摇了摇头，并不打算将自己与没庐德乃在格尔木城见面的事情告诉宇文倩，反而神神叨叨地卖起关子道：“宇文倩，除了没庐德乃，我就没了情报渠道吗？别忘了，我曾跟你讲过，东厂乃是我一手组建，只要我在东厂的暗棋一日尚在，那么东厂就永远也无法脱离我郭业的掌控。至于你……哼，想要在东厂中取我而代之？做梦呢吧？”

“东厂？暗棋？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枉我苦心经营东厂这么多年，竟然还是找不出你安插的那些暗棋。”

东厂是宇文倩最后的倚仗，如果东厂真的从她手中脱离而去，那么她将失去所有的一切。

她当初进入吐蕃后也曾派云裳明察暗访过东厂内部，排查过所有的人，可是一直都无法拔除郭业埋下的暗棋。

后来她以为郭业这是在故弄玄虚，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现在郭业先将没庐德乃传递过来的信息说出来，然后又重新提醒她埋伏暗棋之事，无异于增加说服力。

至少，宇文倩已经相信了自己真的没有彻底掌握东厂，一切都是假象。

就在这时，云裳突然又进花园中，来到池塘边，对着塘中的石亭娇声喊道：“夫人，饭菜已经备好，可以移驾内殿为益州侯接风洗尘了。”

宇文倩被郭业打击的不轻，有些意兴阑珊地摇头回道：“本夫人身子有些疲乏了，云裳，你和云容替本夫人好好招待益州侯吧，我先去歇息一会儿！”

说着，又扭头对郭业强颜欢笑，说道：“郭……益州侯，你既然是为大唐出使吐蕃，吊唁松赞干布，那么你且先在吐蕃逗留几日，等过几日我再与你商谈此事。希望你也好好考虑一下，助我一臂之力对你而言，百利而无一害。”

郭业耸耸肩，看着第一轮交锋被自己完败的宇文倩，心中不禁好笑，这女人肯定不会那么轻易放弃的，看来要想控制这些城，就要先将她和她的党羽拿下再说。至于没庐德乃，哼，不足为惧！

待得快步离开石亭后，郭业这才望向池塘边的云裳，笑眯眯地打趣道：“云裳，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明艳动人啊，啧啧，有你和堂堂吐蕃王后坐陪，这顿宴席当真是秀色可餐啊！”

说罢，便提步向云裳迎面走去。

云裳听罢掩嘴咯咯浪笑起来，待得郭业走到身边后伸手将他挽住，撒娇卖宠糯声道：“益州侯爷，这么长时间没见，可想死妾身了。不如今晚就留在这王宫中，妾身好好侍候你一番？”

郭业哈哈大笑，心里却将警戒线再次拉高，与云裳一道儿，离开了花园，前往内殿赴宴。

……

.....

约莫过了两个多时辰宴席才结束，而暮色已近黄昏时分。

不过郭业没有逗留在王宫，更没有跟云裳在王宫中腻歪缠绵，而是出了王宫，以明日一早要去吊唁松赞干布陵墓为由，径直下了红山。

他这么着急离开，自然有他的缘由。

等他下了红山，早有吐蕃官员领他回到逻些城中。

作为大唐使节，他和赵九丑等三千西川军被安排在了逻些城城西的外臣驿馆中。

回到驿馆中后，他先是招集了丹珠与赵九丑，面授机宜交代了一番，这才空闲下来。

直至天黑，他的房间外头才响起敲门声，他心中一喜，要等的人，来了。

随即打开房门，果然，都城守备军统领砮霜，宫廷侍卫统领傻虎都是身穿一袭夜行衣，站在门口，面沉如水默不作声的看着郭业。

深夜潜行过来驿馆的不单单是他们两人，身后还站着三人，都是一水儿穿着夜行衣。

如不出意外，这三人应该就是另外扎在东厂的三枚暗棋——

斑鸠、乌鸦、榔头。



## 第936章时机不成熟

五人全是一身夜行衣的打扮秘密潜来，一进房间，齐唰唰跪在地上，拱手抱拳齐喊道：

“东厂砒霜……”

“东厂傻虎……”

“……斑鸠……”

“乌鸦……榔头……”

“参见番主！”

东厂密探统称番子，郭业这个东厂组建者乃是所有东厂番子的头目，自然在东厂内部尊称“番主”。

郭业赶紧一一搀扶起跪地的五人，目光逐一扫过五人的脸庞，郑重地点了一下头，称道：“潜伏扎钉的日子不好过，辛苦你们五人。”

五人纷纷摇头表示：“不辛苦！”

随后，郭业让五人自我介绍了一番自己如今的身份，好做了解。

砒霜和傻虎自然无需过多介绍，郭业早已知悉，至于其他三人，他只知道他们在东厂的译号，其他资料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经过三人的自我介绍之后，郭业对他们三人才有了一番了解。

斑鸠，跟傻虎同姓，都姓李，全名李芝霆，虽家境贫寒却出自耕读人家，是在场五人中唯一一个有秀才功名的人。

如今斑鸠李芝霆化名格达乃尔，从言行举止上早已是一个十成十的吐蕃人，备受吐蕃大相没庐德乃的器重，掌管着整个逻些城的粮税。

乌鸦，汉名胡光远，原先受东厂头子暗夜器重，在东厂内委以重任，手上有整个东厂番子的花名册，并掌管东厂内部刑狱，专惩东厂叛徒。之前宇文倩排查郭业的暗棋之时屡屡受挫，就是托了乌鸦胡光远暗中瞒天过海之功。

榔头，原名江胤璋，因为东厂番子的缘故，被宇文倩安排在了城外的吐蕃奴隶军中化为吐蕃奴隶，如今已是一支两万人马的吐蕃奴隶兵将军。

两万奴隶兵虽是乌合之众，但郭业知道关键时候，这两万奴隶兵能够临阵倒戈的话，定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听完三人的身份来历之后，郭业又看了眼砒霜和傻虎，心想，有这五人相助的话，拿下逻些城的机率就更大了。

眼下要做的第一步，必须是第一时间夺回东厂的控制权，不能再让宇文倩仗着东厂为所欲为了。

而要想夺回东厂就要率先将宇文倩控制住，擒贼先擒王，射人先射马，只要把宇文倩控制住了，再加上这五人在东厂中骨干地位的响应，势必能让东厂这些人投鼠忌器，重新效忠自己。

至于今后的忠诚度如何，只有吐蕃之事结束之后，撤回中原之后再给东厂肃清和大清洗了。

随即，郭业将自己的想法和意图徐徐道了出来，听得五人一阵心花怒放，神采飞扬。

做了这么久的暗棋，可不就是盼着这一天早些到来吗？

最后，郭业径直问道：“你们说，令人毫无防备地攻入吐蕃王宫，擒下宇

文倩和云容这几人，胜算有多大？”

“番主这招擒贼先擒王，诚然不错！”

身为宫廷侍卫统领的傻虎率先发言，他也是五人中最有资格发言的人，因为宫廷的防卫就掌握在他手里。

只见他眉头微微一皱，小声说道：“王宫中的宫廷侍卫悉数都是出自我的手，都听属下的号令，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只是，番主也许有所不知，王宫内殿中还有宇文倩一支嫡系卫队，人数大概在三百人，全部都是女子。这支卫队从来不踏出内殿一步，所以连吐蕃大相没庐德乃都不知道宇文倩手中有这支女子卫队。”

榔头江胤璋不屑地取笑道：“一支三百人的卫队又如何？只要咱们一鼓作气，加上你们宫廷侍卫的配合，定能杀她们一个措手不及，全歼都不在话下！而且，还都是一群女流之辈，有何战斗力？”

“榔头，你别忘了，我就是女人！”

砒霜冰冷着脸看着榔头江胤璋，不悦道：“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是栽在女人手上的？榔头，你别小瞧了女人，哼！”

榔头知道自己说错了话，俨然得罪了砒霜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立马果断地闭了嘴。

砒霜又是冷冰冰地瞪了一眼榔头，然后才向郭业说道：“番主，这支三百人的女卫队，砒霜也曾知道一些。为了锻炼她们的杀人技巧，宇文倩以前曾断断续续跟那些吐蕃贵族购买大批奴隶，专门蓄养在王宫内殿中供她们厮杀。真的，不要小觑了这些女人，个顶个的都是些杀人魔头，动起刀子来从来从不眨一下眉头。”

嘶……

郭业不禁抽了一口凉气，一脸愕然地看着砒霜，暗道，拿活人当训练的靶子？宇文倩这娘们竟然心狠若斯？麻痹的，今天在王宫的宴席上，吃得那些肉不会是……

呕～

郭业忍不住一阵干呕起来，在场五人一阵慌乱，误以为郭业身体不适。

待得郭业好受了一些后，五人中最有学问的斑鸠李芝霖轻轻提醒道：“番主，行动必须要速战速决，不然一旦没有擒住宇文倩，反而拖延到惊动城外的大批大批奴隶兵涌入城中的话，那么我们必然危矣！蚁多咬死象，这个道理番主自然比属下要懂！”

郭业暗暗盘算了一下自己手头的三千西川军，还有砒霜的五千都城守备军，再加上傻虎麾下的一千余宫廷侍卫。

对付这三百人的女子卫队，自然绰绰有余。但是诚如斑鸠李芝霖所言，一旦没有第一时间擒住宇文倩，反而让她求救到城外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军援兵进城的话，那可真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看来，要想以快如奔雷之速度拿下宇文倩，还得重长计议，制定一个万全之策啊。

最后是将宇文倩骗出王宫来，远离那支卫队，然后再……

随即，郭业突然点了一下头，向五人说道：“你们出来有些时间了，不能再在我这儿耽搁下去，不然势必引起别人的怀疑。这样，此事不着急，等我

制定出一个万全之策，我再召你们五人前来计议。很晚了，赶紧都先回去吧。”

砒霜傻虎五人都是偷跑出来会晤郭业的，自然也担心被宇文倩的耳目无意中发现和怀疑，以至于最后功亏一篑。

随即，纷纷点头称是，然后郭业房中烛火一熄，穿着夜行衣的五人陆续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房间，出了驿馆。

郭业则关好门窗，继续摸着黑上了床，默默地寻思起闪电般快速擒下宇文倩的主意来。

天，很晚。

此时，王宫内殿中，宇文倩并未入睡，也如郭业一样，默默地静坐在寝殿的一张床榻上，回忆着郭业今天在花园石亭中说的话。

“暗棋……果真他早就在东厂扎下了暗棋。”

宇文倩在漆黑如墨伸手不见五指的寝殿中，呢喃自语道：“这么说来，东厂一直都不曾被牢牢掌控？可是为什么我排查这么多次，就是查不出郭业埋下的这几枚暗棋呢？”

“不行！”

宇文倩猛地从床榻上下来，虽然摸黑但却无比熟悉地在寝殿中踱步游弋着，恨恨自顾叫道：“东厂是我的，吐蕃国也是我宇文倩的。无论花多大代价，我都要查出郭业的几枚暗棋，然后将他们连根拔起，不给郭业任何喘息和翻盘的机会！”

咚咚咚~

一阵小心翼翼的拍门声传来，打断了宇文倩的思绪，紧接着，一名女子在外头喊道：“夫人，暗夜大人要见您！”

东厂铁面——暗夜？

“呵呵……”

宇文倩突然冷笑一声，自言自语道：“他终于肯见本夫人了？软禁了他这么久，他终于肯见本夫人了？”

原来暗夜早已从海外归来，却一直被宇文倩软禁，并封锁了消息。

很快，两名宫女就盏着灯进了寝殿，然后两人一一将寝殿中的所有烛台燃起，霎时，整个寝殿亮如白昼。

宇文倩发现自己此时仅仅笼着薄纱，剔透玲珑的身材凹凸有致，这样见客貌似有些不雅。

于是，她指着一名宫女，吩咐道：“你，给本夫人更衣！”

“奴婢遵命！”

那宫女放下烛台，搀扶着宇文倩去了梳妆台前。

宇文倩走到梳妆台前，不忘转身冲另外一名宫女吩咐道：“你带上本夫人的卫队，将暗夜大人请来此处。记住，好生有请，莫要怠慢了暗夜大人，不然本夫人剪了你的舌头。”

“喏！”

那名宫女慌慌张张地放下烛台，匆忙跑出了寝殿……

## 第937章忠言逆耳

铿锵铿锵……

一阵铁链拖地摩擦的声音由远及近，缓缓传入宇文倩耳中。

来了！

早已梳完妆的宇文倩身披一袭紫色长袍，凹凸有致的饱满身姿中亦是透着玲珑婀娜，在寝殿熠熠烛光地映照下，整个人衬得更是明艳照人，不可方物。

随着铁链拖地摩擦的声音越发逼近和刺耳，宇文倩这才转身望去，只见五六个佩刀披甲的女卫兵押解着一名从头到脚浑身上下拴着胳膊粗细大铁链的男子，就站在门口。

这名被铁链紧紧拴缚住的男人，既看不清他的容貌，也看不出他此时的神情。因为，他的脸上镶嵌着半张青铜面具。这青铜面具并非戴着，而是实实在在地镶嵌进了肉里。

他，便是东厂铁面——暗夜。

如果说将郭业比作东厂的缔造者，那么暗夜就是名副其实的执行者，至于宇文倩嘛，这娘们就是个实实在在的摘桃者。

“你终于肯来见我了？”

宇文倩眯起秋水般的双眼，微微一笑，说道：“你说你早一些想通，早一些来见本夫人，又何至于受这么时间的囚禁之苦呢？”

宇文倩看不见暗夜青铜面具之下的神色，也没有听到暗夜的言语回应，但是彼此短短距离，她能感觉得到暗夜此时浑身散发出的一种倦怠与疲累。

紧接着，宇文倩屏退了殿中的两名宫女，然后让那几名佩刀披甲的女卫兵将暗夜押进殿中来，进一步与他面对面的站着，最后才挥手示意那六个女卫兵退下。

不过那六个女卫兵好像没有离开的意思，先是戒备地看了看被铁链拴得严严实实的暗夜，最后才担心地看着宇文倩。

宇文倩知道她们在想些什么，不禁莞尔一笑，挥手再次示意她们退下，说道：“你们担心什么？他如今从头到脚都拴着铁链，别说想对本夫人不利，呵呵，就是想快走几步都难如登天。下去吧，你们都去殿门口候着，没有本夫人的允许，谁也不要来打扰我与暗夜大人的谈话。”

“喏！”

几名女卫兵齐齐应了一声，纷纷撤到了寝殿门外。

宇文倩如今很享受这种“号令之人莫敢不从”的感觉，嘴角处情不自禁地翘起一道弧弯，颇为得意地看了默不作声的暗夜一眼，冷冷问道：

“暗夜，你终于想清楚了吗？你若肯重新为本夫人效命，愿为本夫人效犬马之劳，我定不会亏待于你。”

暗夜身子微微一震，身上的铁链又是发出一阵铿锵之声，终于开口说出了第一句话：“想当初，这支三百人的女卫队还是我亲自替你训练的。呵呵，可笑啊，如今我竟然受制于她们。这难道就是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吗？”

宇文倩俏脸一寒，显然听出了暗夜这话里明嘲暗讽之意。

这边暗夜稍稍挣扎了一下，身上的铁链又发出一阵嘎吱的金属摩擦之声，随后继续说道：“当初，你以旧主名义让我前往海外大陈国与你兄长宇文

交趾联络，我照做了。可是我从海外回来之后，你却将东厂搞得乌烟瘴气，竟然将我架空，甚至背叛了益州侯郭业。不过我一直以为你是心急为夫报仇，所以姑且信你。正因为如此，我甚至替你训练了这支三百人的卫队。可是你呢？你是如何待我的？瞧瞧吧……”

暗夜费尽全力提起绑缚铁链重逾百斤的双臂，苦笑道：“你为了防备我，不仅用几百斤的锁链将我囚禁，还将我原先在东厂的骨干清洗一空。齐王妃，宇文倩，你如此薄情寡义，言而无信，让我拿什么再来相信你？”

“呃……”

宇文倩被暗夜反驳得为之一哑口，眉宇间不禁起了几分杀伐之意，冷冰冰地问道：“这么说来，你是铁了心不肯重新为本夫人效力了？”

她刚才还在暗暗庆幸，囚禁多时的暗夜主动要求见自己，肯定是想重新投诚，到时候郭业的那几枚暗棋也许借助暗夜之力，就能一一排查出来，然后连根拔除了。

可谁知对方竟然是铁了心要和自己做到到底，宁折不弯。

宇文倩当即恼羞成怒道：“暗夜，难道你不怕本夫人现在就要了你的贱命吗？”

暗夜摇了摇头，一副浑不畏死的样子咧嘴笑道：“你觉得现在活着跟死了有什么区别吗？”

“你……冥顽不灵的东西！若不是看在你对旧主我夫君齐王一直忠心耿耿的份儿上，哼——”

宇文倩逼近几步，杀意凛冽地喝道：“我早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了！”

暗夜脸上波澜不惊，丝毫没有惧色，自顾说道：“杀吧，从被绑缚囚禁那天起，我早就心存死意，从未想过苟活。”

宇文倩面色阴沉地听着暗夜的决绝，冷冷问道：“那你今日又为何要主动见本夫人？”

暗夜摇了摇头，淡淡地说道：“因为临死之前，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与你听。宇文倩，你听好了，你现在最好是放弃吐蕃国，远遁海外大陈国，投奔你兄长宇文交趾。这是你兄长宇文交趾亲口叮嘱我，让我转答你的。他说，如今中原大势已定，李唐国运昌隆，李世民更是天命所归，你妄图与天对抗，那就是自寻死路，谁也救不了你。”

“一派胡言，什么狗屁天命所归，那都是糊弄愚民的鬼蜮伎俩！”

宇文倩得意笑道：“暗夜，如今吐蕃国已是本夫人的囊中之物。我只要借助吐蕃国和西域诸国联盟，定能挥军杀入中原，到时候李世民还能坐的稳龙椅吗？”

暗夜又是摇了摇头，揶揄道：“宇文倩，吐蕃国真的成了你囊中之物了吗？呵呵，别自欺欺人了，没庐德乃那帮保守势力会让你得逞？你兄长的原话我已转达，信不信由你。至于东厂，哼，郭业岂会让你如愿？你莫要忘了，东厂是他一手缔造的，我与此人从陇西相识，他精于算计，擅于布局，你莫要让你的嬉皮系列蒙骗了才是。不然，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郭业能从一个小小衙役走到今时今日，你真以为全是运气使然吗？”

宇文倩一听到暗夜的话里涉及到郭业和东厂，也脸色凝重起来，脱口问道：“这么说，你也不知道他埋在东厂的几枚暗棋到底是哪些人了？”

暗夜又是摇摇头，笑道：“不知，一点都不知道。除非你将东厂所有的番

子全部死光，宁枉勿纵，不然的话，你永远都无法查出，谁才是真正的暗棋。”

“混蛋！”

宇文倩又被暗夜给气到了，将东厂所有番子全部杀光？先不说能不能做到，就算能做到，这个东厂还拿来有何用？没了番子的东厂还叫东厂吗？

最后，暗夜深深地看了一眼宇文倩，道：“我再说最后一句话，你现在应该早做打算，放弃东厂放弃吐蕃，然后远走高飞，前往海外大陈国，不然，你必将死无葬身之地。对了，云裳云容乃是我亲自挑选进东厂的。念在旧主齐王的份儿上，我提醒你一句，云容这个女人，你要小心啊，呵呵，不简单，不简单呐！”

“哈哈，暗夜，你现在就一门心思让我离开是吧？”

宇文倩顿觉暗夜最后一番话特别好笑，嘲笑道：“我偏偏不如你所愿，东厂我要，吐蕃国我也要，李唐中原和长安太极宫将来也会成为本夫人的囊中之物。至于云容，她虽是你挑选进东厂，却是本夫人一手调教和提拔，她怎会背叛本夫人？你少在这儿挑拨离间，你是想趁本夫人疑心到底谁是暗棋时，乱开杀戒，搞得众叛亲离，是吧？”

“来人！”

宇文倩猛地冲寝殿外喊道：“将暗夜给我拖下去，重新关进王宫地牢。”

啦啦啦~

六名女卫兵闻声涌入，再次将浑身绑缚铁链的暗夜团团围住，然后推搡押解了下去。

暗夜没有反抗，也自知无从反抗，所以坦坦荡荡地走出了寝殿，走至门口更是放声大笑道：“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宇文倩，忠言逆耳利于行，你却置若惘然不听劝，你离死不远了。”

“放肆！”

宇文倩怒目圆睁地喝道：“站住！将他押进地牢后，再在他身上加一百斤的铁链，还有挑断他的脚筋，让他插翅也难飞。但是记住，千万不要弄死他，我要让他活着，活着看到本夫人掌控吐蕃，挥兵杀入中原的那一日。”

六名女卫兵又是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声喏，继续推搡押解着暗夜缓缓离去。

而此时早已陷入任人鱼肉宰割境地的暗夜，丝毫没有胆怯，更没有开口求饶，反而一副豪迈洒脱慷慨从容的模样继续向前走去，口中不断笑骂道：

“宇文倩，你这是自寻死路，哈哈……可怜我旧主，世上再无血脉存，再无遗孀在了，哈哈……忠言逆耳，你你宇文倩，死不足惜啊！！！”

“放肆，放肆，你放肆……”

宇文倩气极反怒，失了往日的仪态，不断冲着暗夜远去的背影狂骂嚎叫着。

霎时，整个布达拉宫中回荡起了暗夜的磊落笑骂，回荡着宇文倩的凄厉叫嚷，两道声音合二为一纠缠交杂，宛若夜风呜呜回旋在午夜深宫中，令人听得不甚毛骨悚然。

## 第938章见面，求计

翌日，宇文倩让云裳出面，安排了一名靠得住的吐蕃外事官员专门接待大唐使节一行，并安排郭业近日前去松赞干布的陵墓吊唁祭奠。

目的只有一个，暂时先稳住郭业。

同时，她又紧锣密鼓地让云容以吐蕃王后的名义召集吐蕃朝臣，开启朝堂议政，商议关于另立吐蕃新赞普之事。

尽管宇文倩知道没庐德乃等本土势力肯定会激烈反对云容王后上位，但是宇文倩还是将没庐德乃等人召进了王宫参与朝议。因为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没庐德乃等本土保守势力不肯表态的话，云容王后的上位势必便是名不正言不顺，无法号令整个吐蕃国十八座城池的官员与军队。

一早，王宫之外的郭业在吐蕃外事官员的陪同下，前往了逻些城几十里之外琼结河畔的山南地带，因为松赞干布的陵墓就设在那儿。

而同一时间，吐蕃朝堂中双方势力就谁继任新赞普之位而在激烈角逐，简直吵翻了天，势同水火无比猛烈。

吐蕃大相没庐德乃带领吐蕃本土权贵阶层霸占了朝堂三分之二的势力，竭力推举松赞干布之弟贡松王爺继任新赞普。

而在宇文倩的暗中幕后授意下，早早便投靠了云容王后的吐蕃次相禄东赞，则带领着因投诚而得宠的新兴势力，顽强地抵抗着没庐德乃等本土保守势力的侵蚀。

禄东赞等人当场提议，由云容王后担任新赞普，继续秉承已故赞普松赞干布的遗愿，带领着吐蕃继续走向繁荣富强的道路。

没庐德乃等人自然不干，大骂禄东赞厚颜无耻数典忘祖，牝鸡司晨只会将吐蕃带向衰退与灭亡。

而禄东赞等人也是不含糊，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贡松王爺就是一个沉迷女色，扶不起的阿斗，并非吐蕃的明主。而且更是字字诛心的抨击没庐德乃等人包藏祸心，之所以想要扶植贡松王爺，无非就是想效仿中原东汉末年的曹操曹阿瞞——挟天子以令诸侯，确切地说，应该是挟赞普以令吐蕃国。

这下，两方已经将仇恨拉到了最高处，就差最后撸起袖子不顾身份的大打出手了。

双方的态度很明确，谁也不服谁，谁也不退让，为了赞普之位，死磕到底！

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台，我方下场你再上来，朝堂议会一直僵持不下，从早上拉锯到了下午。

最后，一场火药味十足的朝堂议会，就这么草草收尾，云容王后在帘子后面的宇文倩授意下，疲惫地解散了朝会。

没庐德乃等人率先离开了王宫，但是他们很清楚，今天已经跟云容王后，不，应该是跟宇文倩一方势力彻底撕破了脸面，接下来恐怕再不会有早朝了。

要想重启早朝，除非其中一方获胜，有了新赞普的上位，不然吐蕃国再无早朝了。

而要想其中一方获胜，不是你死，便是我活了。

下面，就看谁的武力能够征服得了对方，看谁能够先将对方吞并甚至吞

灭，谁才是真正的赢家。

没庐德乃猜得没错，宇文倩的耐性已经被磨灭，已经彻底按捺不住了自己呼之欲出的野心。

解散完朝堂，宇文倩立即召来了云裳云容两个女人，还有吐蕃次相禄东赞等新兴势力来到自己的寝殿，准备商议下一步的吞灭计划。

而没庐德乃也没闲着，他很清楚地预料到接下来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场面，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兵就在这些城外，宇文倩一声令下，自己等人随时都会有性命之忧。

他觉得，是时候向吐蕃各个地方的守军们发出敕令，让他们集结一处打出勤王的旗号，朝这些城推进了。

而且，为了第一时间先将这些城控制住，也是时候跟大唐使节郭业见面，商议最为关键的一步棋了。

随即，他命人乔装打扮蹲在外事驿馆的附近，等待着在山南王陵吊唁祭奠的郭业归来。

直至傍晚时分，郭业才在外事官员的陪同下，带着赵九丑、丹珠等人回到这些城中。

等郭业进了驿馆准备沐浴歇息一番时，没庐德乃的信使找到了他，并在信中陈述了今日吐蕃朝堂发生的事儿，同时竭力要求见郭业一面。

郭业看完信后，知道了这件事情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到了不得不去解决和应对的时候，不然的话随时都有火山喷发的可能。

于是，他在没庐德乃信使的提醒下，换起了吐蕃人的藏袍，乔装打扮出了驿馆，直奔没庐德乃的大相府邸。

来到没庐德乃的府邸，郭业直接被没庐德乃的心腹请到了一处僻静之所。

没庐德乃一见郭业，立马满面焦急地将今日朝堂之上重新在复述了一遍。

不过说到一半，却被郭业摆手阻止了，只听郭业说道：“没庐大相，你信中已经说过来龙去脉了，无需再复述一遍了。既然时间紧迫，那么我们就早点进入正题吧。”

没庐德乃被郭业这么硬生生打断，也不觉得没面子，而是有些急乱地连连嗯嗯啊啊一阵，然后问道：“郭尚书，大唐的援军什么时候能到啊？如果没有大唐援军，仅凭我各地的守军，也实难对付城外数以百万计的奴隶大军啊。”

郭业暗骂了一声，狗屁援军，做你丫的春秋大梦，没睡醒呢吧？

不过他面上却是笑意融融的安抚道：“没庐大相，我看你真是急糊涂了，长安离此数以千里地，别说吾皇陛下是否收到了我的书信和你的《格尔木条约》，就算他收到了也要有时间派兵增援，是不？要等援军来，至少也要半个月之久，而且这还是日夜奔袭的速度。咱们还是立足眼前，用力所能及的力量来解决掉目前的烦恼吧。”

没庐德乃先是一阵失望，不过他也不是二百五，自然知道郭业说得在理，于是连连陪笑道：“是是是！唉，本相也是让宇文倩那女人给逼急了，当真一脑袋浆糊，稀里糊涂了！”

郭业摇头轻笑道：“目前，别说我国援军，便是你在各地守军组成勤王大



军，都不可能在短短一两天内逼近逻些城。所以，为今之计，就是要用我们有限的力量来第一时间控制逻些城。”

没庐德乃点头道：“没错，郭尚书与我想到一块儿了。”

说着，他又面泛难色，叹道：“可是仅凭你的三千西川军，和我这边早早埋在城外奴隶军中的五千兵马，哪里能这么容易成事啊？别说城外数以百万的奴隶军，就是城内的守备军都不一定能拿下啊。而且一旦惊动了城外的奴隶军，那可是数以百万奴隶大军涌入城中啊，到时候你我肯定被宇文倩反扑，围剿殆尽，尸骨无存啊！”

“嗯，你说的我都清楚。所以……”

郭业慎重地看了一眼没庐德乃，轻轻吐道：“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做到一件事，那便是不给宇文倩调动城外奴隶大军进逻些城的机会。”

“难哟，早朝我们这边的态度很明确，已经严词拒绝了云容王后继任赞普的提议，所以这女人现在八成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开始布置剿杀我等的计划了。”

没庐德乃摇头晃脑，一脸惶惶地叹道：“要想她不动调城外的奴隶大军进城诛杀我等，难，难哟！”

郭业没有理会没庐德乃的长吁短叹，而是突然问道：“没庐大相，郭某今天无意中听陪我吊唁王陵的那位外事官员说起，贵国的新赞普如果继位，就必须要到已故赞普的王陵前履行继任仪式，对吗？”

没庐德乃一听郭业答非所问，心中不由一阵恼怒，不过现在有求于人，加上两人如今也算是合作联盟，所以还是耐着性子回道：“没错，这是我吐蕃国的传统。这么做，除了是对已故赞普的尊重之外，还希望已故赞普在天之灵，能保佑新赞普带领吐蕃国走向国富民强。”

“哦……”

郭业自顾颌首一番，沉默了一小会儿，然后莫名其妙地又问一句：“这么说，如果云容王后继承赞普之位的话，那么她和宇文倩也要前往几十里方外的琼结河畔，抵达山南的松赞干布陵墓前举行继任仪式咯？”

“这是当然，这是敝国传统，任何一个新赞普都无法免俗。什么？云容王后继任新赞普？”

没庐德乃一听不对劲，勃然大怒道：“郭尚书，你难道想要背弃盟约，拥立云容那个贱女人上位？”

郭业没好气地瞪了一眼没庐德乃，有些不高兴地数落道：“没庐大相，我看你真是遇乱更乱，一点方寸都没有了。眼前这种情况，只有你们假意妥协，才能让宇文倩放弃调动城外百万奴隶大军进城的打算，你们才能暂时得以喘息保命。不然的话，呵呵，你觉得以你现如今的抵抗之力，有几成胜算？”

没庐德乃好像听懂了郭业的意思，弱弱地问了句：“郭尚书的意思是说，先麻痹和拖延她们，等待大唐援军和我方勤王大军的到来？”

郭业没有回答他，而是轻轻说了一句：“我们中原有句话，叫‘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今日，郭某将这句话转送给没庐大相……”

## 第939章暗潮涌动

郭业在吐蕃大相府与没庐德乃二人密商计策，制定出了一个万全之策，即：

将欲取之，必先与之。

没庐德乃瞬间恍然大悟，刚才还堵塞杂乱的思绪顿时豁然开朗，连连抚掌叫好道：“妙妙妙，实在是妙啊！郭尚书的意思是先假意答应宇文倩，支持云容王后继任赞普之位，跟她们先虚与委蛇，稳住她们。然后等着她们前往山南的王陵履行继任仪式的时候，再对她们动手？”

郭业微微颌首，笑道：“正是此理，只要你方一妥协，宇文倩她们势必会放松戒备，到时候前往山南的王陵履行继任仪式之时，她们总不会还带着百万奴隶大军随行前去吧？”

“不会！”

没庐德乃使劲地摇了摇头，兴奋道：“按照以往的规矩，新赞普登基除了会邀请吐蕃权贵和在逻些城的各国使节观礼之外，顶多只会带上宫廷侍卫和几千都城守备军在王陵一带戒严守卫。而城外的奴隶军，身份低等和下贱，根本没资格前往王陵观礼。”

“那就对了。”郭业猛地一拍大腿，笑道，“到时候没庐大相你也不需要带一兵一卒，只要按照规矩带领众人前去观礼便是。至于动手之事，自由我帐下三千西川军来操持。”

“善，大善啊！”

没庐德乃眼睛两眼冒起金星，一副手舞足蹈地模样大赞道：“啧啧，郭尚书真是诡计，哦不，在下失言了，郭尚书真是腹有乾坤妙计安天下啊。如此严峻复杂之事，到了你手中居然如此轻而易举，迎刃而解。服了，没庐德乃今天真是服了，哈哈哈哈……”

“咳咳……”

郭业听着堂堂吐蕃大相居然这么毫无节操地拍起自己的马屁，飘飘欲仙之余还是有些不适应，颇感肉麻兮兮，清咳两声，善意提醒道：“没庐大相，现在只是制定了初步的计划，还没到弹冠相庆时。我觉得，你这个时候最好进王宫去见宇文倩一面，将你改变心意支持云容王后的态度告诉他，不然的话等这疯女子下令百万奴隶兵涌进城里，那就悔之晚矣了！”

“啊？”

没庐德乃错愕不已，连连拍着额头说道：“对对对，瞧我这记性，险些忘了这事儿。郭尚书，恕在下怠慢，我就这先进宫，不陪您了。”

郭业摆摆手，笑道：“没事儿，眼下最要紧的是进宫去稳住宇文倩，我自个儿一会儿自行离去便是。等有消息了，你再派人来驿馆给我送信。”

“好，一言为定！”

没庐德乃匆忙地撂下一句话，便拖起袍裾飞奔出了屋。

郭业暗乐一回，真是否极泰来啊，看似复杂的问题居然如此简单便解决了，哥们真乃神人也！

随后，他也没多在大相府盘桓逗留，悄无声息地潜回了外事驿馆中，静待着没庐德乃的佳音。

与此同时，布达拉宫，寝殿中。

吐蕃次相禄东赞在宇文倩的亲自相送下出了的殿门，禄东赞当真是受宠若惊，连连拱手告辞道：“倩夫人请留步，无需再送了。请夫人放心，凡是夫人的提议与举措，下官都举双手赞成，定唯夫人马首是瞻。”

宇文倩抿嘴轻笑道：“次相大人能力出众，本夫人答应你，只要剿灭了没庐德乃等一众冥顽不灵的奸佞，将云容王后扶上赞普之位，那么吐蕃大相之位一定非你禄东赞莫属。”

“多谢夫人栽培！”

禄东赞恭恭敬敬地抱拳，深深弯腰鞠了一躬，感激道：“夫人，这便出城召集联络各支奴隶军的首领，只要夫人在城中一声令下何时动手，臣便会率领百万奴隶大军杀入城中，诛除奸佞，拥立云容王后登基赞普位。”

宇文倩嗯了一声，潇洒自如地挥挥手，笑道：“那就辛苦禄东赞大人了，快则一天，慢则三天，本夫人便会派人来城外向你传令。到时候，你便闻声而动涌进城来，诛杀奸佞拥立新君吧！”

“喏，臣告退！”

禄东赞弯腰再拜一次，面对着宇文倩退了不止十步，才缓缓转身离去。

看着点头哈腰尊崇到底的禄东赞，宇文倩仍旧是抿嘴在笑，好似得到无比的满足。

反倒是宇文倩身边的云裳，小声儿哼哼道：“夫人，这禄东赞此人真是一点节操都没有，好歹他也是吐蕃次相啊，居然没一点气节和矜持。恐怕他对亲娘都没对夫人这般尊敬吧？”

“呵呵，你个死丫头！”

宇文倩心情甚好，也不忌讳云裳的这番说词，轻轻嗔骂了一句：“背后诋毁吐蕃次相，你胆子不小嘛。”

云裳撇撇嘴，不屑道：“他算什么东西，只不过是夫人你驯养得一条狗罢了！”

“哈哈，不错，他就是本夫人驯养的一条狗，而且还是一条好用听话的狗。”宇文倩两道秀眉一扬，声音略显亢奋地说道，“不然，本夫人也不会这般倚重他，没了他，谁去替本夫人撕咬那没庐德乃一干食古不化的狗东西呢？哈哈……”

云裳听着亦是掩嘴轻笑，附和道：“那是那是，夫人的高超手腕是他们永远都学不来的，以夷制夷狗咬狗，不亦乐乎呢。”

“以夷制夷？”

宇文倩冷不丁听着这词，不由展颜笑道：“这四个字儿倒是挺贴切，云裳，你从哪里学来的这稀奇古怪词儿？”

云裳刚想说这是郭业曾在长安的时候教她的，可一想到夫人现如今对郭业气得牙根痒痒，恨不得杀之而后快，立马果断不提这个茬儿，不然肯定是自己触霉头，自找晦气。

于是，她话题转移吸引着宇文倩的注意力，讶异叫道：“夫人，您之前不说让云容也来你处商议正事儿吗？怎么从头到尾都不见她人影啊？”

果然，宇文倩一听云裳提起，亦是立马狐疑道：“是啊，下完朝之后，我便让她一起来我这儿的。可是她说她有其他事情，要过一会儿再来。可是眼下商议得差不多了，禄东赞也走了，她愣是还不见人影。真是奇了怪了。”

云裳一脸沉思之色地哦了一声。

宇文倩问道：“云裳，最近云容都在忙些什么？”

“她呀？”

云裳略微思索了一下，微微蹙眉摇头道：“也没忙什么啊，她做得都是夫人交代下来的事情。不过最近她频频出王宫，而且一去就是一早上或一下午，半天见不到人影。我也不知道她到底出宫去干什么。”

“唔？”

宇文倩低头琢磨了一下，疑惑地呢喃道：“本夫人最近也没安排她出宫的任务啊？”

云裳嘀咕道：“夫人，会不会她……”

“禀报夫人！”

一个佩刀披甲的女卫兵远远奔来，打断了云裳的说话，径直传道：“禀报夫人，刚才内殿外的宫廷侍卫统领李珞珈派人传来消息，说是没庐大相在王宫外求见夫人。”

这话霎时将宇文倩和云裳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去。

宇文倩更是皱着眉头一脸不悦地嘀咕道：“没庐德乃？他来找本夫人做什么？今日朝堂之上，他还没过足瘾，还没威风够吗？”

云裳小心问道：“夫人，那见还是不见？不如让宫廷侍卫将他驱走，撵下红山吧？”

“不！”

宇文倩抬手阻止了云裳的提议，冷笑道：“他都一点都不怕死要来见我，本夫人岂能惧了他？云裳——”

宇文倩顿了一下，然后刻意叮嘱道：“云裳，你带人去找找云容，看看她最近神神秘秘，到底为何频频出宫。至于本夫人嘛，呵呵……”

说着，她冲那名女卫兵挥挥手，吩咐道：“你让李统领将没庐德乃领进来吧，本夫人亲自来会会他！”

“喏！”

“好的，夫人，云裳这就出宫寻寻云容。”

## 第940章云容的异样

云裳火速出宫去寻云容王后的行踪，而宇文倩则在寝殿中接见了没庐德乃。

没庐德乃并未让郭业失望，在宇文倩面前将姿态放得极低，一改往日的唱反调，终于向宇文倩低下了他那颗高傲的头颅，投诚并宣誓效忠，表达了自己支持云容王后继任赞普的态度。

这下可把宇文倩闹懵了，早上还一副不依不饶唱对台戏，恨不得玉石俱焚的没庐德乃，短短一个下午便改了初衷，竟然又支持起了自己的决策。

奇怪！

宇文倩一言不发，面露狐疑地盯着没庐德乃，想从对方的神色中探出究竟来。

可是没庐德乃也是宦海沉浮精于世故的老官帽子，他知道如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兹事体大，所以在宇文倩面前掩饰的极好。

神情除了惶恐惊惧之外，还有无奈妥协的颓废，眼中不时还露出几许刻意的精明，故意让宇文倩看到。

宇文倩暗暗猜到，难道是本夫人与禄东赞商议调遣奴隶大军进城诛杀他们的意图，被没庐德乃窥探出来了？

呵呵，她嘴角一扬，面呈得意，心道，你这老东西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一时间，她对没庐德乃从一开始的深深戒备到了将信将疑，没庐德乃的脸色和眼神告诉她，对方并不想死，也不甘心就这么死去，害怕了，胆怯了，乃至信念动摇了。

没庐德乃见着宇文倩还是一言不发，猜想对方肯定不会就这么轻易相信他。

于是，他照着郭业交代的话原封不动说道：“宇文夫人，在下可以向你投诚，向云容王后宣誓效忠，并且我可以带领这些城中的这些吐蕃权贵们高举双手，拥立云容王后继任新赞普。但是，在下有一个请求，宇文夫人必须答应。”

宇文倩闻言，顿时微微蹙起眉头，心生愠怒道，死到临头，自身难保，还敢跟本夫人讨价还价？真是死性难改！

不过怒归怒，宇文倩打心眼里还是不希望动用血腥手段来清洗没庐德乃等人，因为她需要没庐德乃在吐蕃的影响力来为云容王后出任新赞普而造势而助威。

毕竟一介女流来出任一国之主，无形的压力可想而知。

这种压力来自国内的平民，来自邻邦诸国。

如果有了没庐德乃等本地土著势力的响应和支持的话，云容王后的登基势必就名正言顺。

所以，宇文倩不到万不得已，她都不会对没庐德乃等人动刀子。

她宁可好吃好喝当羊羔子一样圈养着他们，让他们老死，她都不愿意诛杀他们。

如今，机会来了，没庐德乃终于低头了！

宇文倩心道，相比于没庐德乃等本土势力的妥协，答应他们一点要求又有何妨？

随即，她问道：“你说吧，你想要本夫人答应你们些什么？”

没庐德乃道：“继续由我出任吐蕃大相，将次相禄东赞革职，贬到格尔木城当个督粮官，我要让他此生再也不能踏进逻些城半步。我就这么一个要求，还望夫人能够答应。”

呼～

宇文倩暗暗松了一口气，原来就是这么一个请求啊？

这个要求看似很过分，可听在宇文倩心里却是出奇的平静，相反，她心中更多了几分窃喜，因为没庐德乃越是这么表现，越是这么小肚鸡肠死握着权柄不放，宇文倩就更加倾向于相信没庐德乃的投诚。

禄东赞与没庐德乃之间的彼此仇隙，她知之甚详，而且喜闻乐见。

她现在断然相信，这才是真正的没庐德乃，而不是有所掩饰心怀叵测的没庐德乃。

至于吐蕃次相禄东赞的去留和下场，宇文倩已经不再关心，因为至始至终，她都只当禄东赞是一条自己驯养的狗。

主人撵狗，又何须征求狗的意见？

“准了！”

宇文倩袍袖一甩，大大方方地挥手道：“这个要求，我可以答应你。但是两天后的继任仪式，你必须带领逻些城的权贵们前往琼结河畔的山南王陵，名正言顺地支持云容出任新赞普。”

“好，一言为定！”

没庐德乃再次低下高傲的头颅，弯下金贵的腰板，冲宇文倩拜别道：“夫人，那我先告辞了，两日后，我们山南王陵见！”

宇文倩唔了一声，难得对没庐德乃客气地说了一声慢走，然后冲殿外其中一名女卫兵喊道：“你，亲自送没庐大相出王宫。”

“喏！”

很快，没庐德乃便在女卫兵的护送下出了内殿，离开了布达拉宫。

郭业交代的任务，他已经演绎地淋漓尽致，完美收官，接下来就要看郭业那边的表演了。

宇文倩目送着没庐德乃离去之后，恰巧发现，一身普通藏袍穿扮的云容跟云裳一齐向寝殿走来，她们二人正与没庐德乃擦肩而过，缓缓走进寝殿向宇文倩请安问好。

请安问好之后，云裳好奇地问道：“夫人，这条老狗来见你所为何事？”

宇文倩摇了摇头，看样子并不打算说，反而是兴趣盎然地打量着一身普通藏袍，活脱一个普通藏族女子的云容，笑眯眯地问道：“云容，你这是要闹哪一出啊？频频出宫不说，还如此改头换面，莫非你居心叵测，暗中有什么事情瞒着本夫人？”

嘭！

云容吓得双膝一软跪倒在地，身体瑟瑟抖如筛糠状，一脸骇然地解释道：“夫人，没有，云容没有隐瞒夫人什么，我此番出宫也是想找个酒馆喝点酒，又生怕被人瞧见发现我王后的身份，所以这才乔装打扮了一番。”

“去酒馆喝酒？”

宇文倩冷笑一声，咄咄逼人道：“云容，你真拿本夫人当三岁孩童戏耍啊？王宫中美酒佳酿无数，你想喝酒宫中哪里不能喝？居然还跑外头的破酒

馆去喝酒，真亏你编得出口。”

“不不不，夫人，请听我解释！”

云容突然潸然泪下，匍匐在地哽咽喊道：“夫人，云容乃是汉人，自幼便在中原长大，如今入了东厂之后在吐蕃已有数载，穿得藏袍，说得吐蕃话，松赞干布未死之前，我连睡觉都怕自己说梦话时说出汉话来。唉，故土难离，故人更难忘，夫人……云容真的想家了。所以云容就在想，去宫外的酒馆喝喝酒，也许能撞见行商在吐蕃的汉人，听他们说说汉家话，也能一解思乡之情啊，夫人。你若不信，你可以问问云裳妹子。”

说着，云容抬起头来，泪花闪烁的双眸望着云裳，眼神中透着哀鸣和求助。

云裳见状，不由点点头对宇文倩说道：“夫人，她说得倒是实情。我寻见她时，她正一人独坐在酒桌上，手里拎着酒壶失神地想这事儿呢，我拍了她两下肩膀，她才醒过神来。”

原来如此！

宇文倩暗暗叹息，思乡情切想家了，难怪借酒浇愁。

毕竟云容云裳都是她一手调教出来的，说没感情那是假的，当即她便动了恻隐之心，语气转为柔和，说道：“好吧，这次暂且信你。云容，你思乡想家，你故土难离故人难忘，本夫人何尝不是？我夫君墓前，如今兴许早已芳草萋萋杂草丛生了，唉，再忍耐忍耐些日子吧，再过两日本夫人便会扶植你上位，到时候整个吐蕃国便踩在你我脚下，何等痛快？等大局已定之后，本夫人便让你悄悄回中原，让你见见家人。”

“谢……谢谢夫人！”

云容跪在地上没有起来，而是重重磕了一个头，她知道，宇文倩心中刚刚动起的杀机终于雌伏了下来。

此时此刻云容磕头在地，宇文倩根本没有发现，云容的眼中闪过一丝的狠厉之色。

宇文倩脸色稍稍缓和，冲云容挥挥手，示意道：“起来吧！”

云容乖顺地唔了一声，在云裳的搀扶下悠悠站起。

突然，宇文倩背身转过去，又不冷不热地甩过来一句话：“云容，你给本夫人记住，你能有今天都是拜我所赐。我能一手捧起你，也能一手将你毁灭。我希望你永远铭记，不，我希望你永远都要清楚，你自己的身份，谁是主，谁是仆，这个永远无法更改。下去吧！”

“知道了，夫人！”

“夫人，云裳告退！”

云裳云容重新冲宇文倩的背影盈盈道了个万福，这才离开了寝殿。

宇文倩继续背着身子，低着头想这事儿，看不到她脸上是一副什么表情，只听到她默默私语道：

“两天后，一切尘埃落地，吐蕃大局，必定！”

……

……

与此同时，逻些城的外事驿馆，郭业向着赵九丑和丹珠说道：“两天后，尘埃落地，吐蕃局势，必能翻转！九丑、丹珠，你俩听令！”

两人面色肃然，齐声喊道：“谨遵大人（小哥）吩咐！”

郭业指着丹珠，吩咐道：“天黑之后，你带着两千五百名西川军化整为零，潜出逻些城，在琼结河畔的南山王陵那边埋伏下来。”

丹珠应了一声是。

紧接着，郭业指着赵九丑说道：“你带着剩下的五百名西川军继续留在外事驿馆，好掩人耳目。等到了两天后的新赞普继位，你率这五百西川军随我一道，和没庐德乃等吐蕃朝臣们一起赶往南山王陵，一同观礼新赞普继任大殿！”

赵九丑嗯了一声，点头赞道：“三千人目标太大，五百人的随行士卒同行观礼，他们肯定不会太在意。”

郭业笑了笑，道：“然也，告诉弟兄们，先磨好刀子，两天之后，我们大开杀戒！！！”



## 第941章陵前暴乱

翌日，宇文倩又以云容王后的名义重启了早朝。

朝堂上，云容王后盛装出席坐于前。宇文倩垂帘隐于后，操控一切。

朝堂下，吐蕃大相没庐德乃率领吐蕃权贵站于左班，吐蕃次相禄东赞率领吐蕃新兴势力站于右班。

朝上朝下齐聚一堂，当真是盛况空前。

不过今天的早朝相比上次，却早已没了剑弩拔张的气氛，一派和谐的景象。

今天的早朝就跟彩排好了似的，先是禄东赞出来提议由云容王后继任新赞普，然后是没庐德乃出来附议，最后是左右两班朝臣一齐跪下拥立，山呼请云容王后登基。

云容王后自然是按照俗规，三推三次众朝臣的提议，最后没庐德乃居然没皮没脸伏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疾呼若是王后不登基，他便撞死在这儿大殿上。

卧槽，这下连禄东赞都不得不暗叹吾不如没庐德乃也！

最后，在帘后的宇文倩授意下，云容接受了朝臣的拥立，并宣称明日准备，后天一早便前往琼结河畔的山南王陵前往祭奠松赞干布，并在陵前举行加冕换官的继任大典。

事已至此，隐于帘子后面的宇文倩终于嘴角一翘，面露欣慰，看来局势初定了。

最后，在两班人马的山呼目送下，幕前的云容王后难得享受到一次松赞干布的待遇，心满意足地回到了后宫。

狐假虎威，不外如是！

.....

.....

第二日，即七月初七，吐蕃诏告天下并邻邦诸国，新君已立，由云容王后继任新赞普之位。

一纸既出，天下哗然！

一介女流统御一国，何等令人震撼。

遑论些城外的百万奴隶军更是弹冠相庆，山呼万岁，云容王后名正言顺上位，意味着百万奴隶军将正式摆脱奴隶的身份，从此不再受贵族老爷奴役，成为吐蕃国真正的平民。

第三日，即七月初八，云容王后在朝中众臣的陪伴下，在五百宫廷侍卫的护卫下，前往了山南王陵，祭奠松赞干布的同时，正式履任新赞普的大典。

作为外臣使节的郭业，也被邀请前往观礼，而赵九丑所带的五百西川军，因为人数不多也被允许。

当然，宇文倩也跟随大队一同前往，不过她继续隐于幕后，坐在一顶轿中，身边有云裳相伴，并将那支三百人的女子卫队随身携带。

正如郭业之前对没庐德乃所推测的一样，此番，宇文倩压根儿就没准备调动城外奴隶军，就连砮霜的都城守备军她都未带一兵一卒。

骄傲使人目空一切，更使人疏忽大意。

满打满算，能够动用的一支女子卫队三百人，一支宫廷侍卫队五百人，共计不过八百人。

郭业暗暗算计，赵九丑率领五百西川军，加上隐藏在山南王陵附近的丹珠两千五百西川军，基本都能够控制住局面。

加上傻虎李珣的五百宫廷侍卫，只要自己一声令下，定能反水。

到时候三千五百人的兵力歼灭三百人的女子卫队，完全无压力。至于随行那些吐蕃朝臣和权贵，郭业也没打算放过，斩草除根，一个不留，彻底将大局定下，间接将邈些城控住。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祭奠仪式结束，在朝臣们的拥戴下，云容王后也开始了加冕换冠……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这时，傻虎突然趁人不注意，游走到郭业身边，嘀咕道：“番主，我这边已经准备完毕，五百宫廷侍卫都完全可以放心，一切尽在属下掌握中。”

郭业低头唔了一声，瞟了一眼身边的赵九丑。

赵九丑立马会意，压低着声音脸色淡然地说道：“小哥，我与丹珠那边已经接完头，只要我们这边动手，他那边的两千五百伏兵就会围拢奔袭过来，彻底将战圈围起，保证不会有一条漏网之鱼。”

郭业又是低低嗯了一声，扫了傻虎和赵九丑各一眼，说道：“此战必须速战速决，千万不能让宇文倩的人跑掉，不然招来城外的奴隶军反扑营救，那咱们真就无路可退了。”

“番主放心！”

“小哥安心！”

两人又是装作若无其事地低低回应了一声，以免被人瞧出端倪来。

郭业听着两人的表态，再环顾了王陵四周不远处埋伏下来的西川军，心道，既然万事俱备，那么所欠之东风便是自己的一声号令了。

突然，他的心脏没来由一阵砰砰狂跳，他强行压制住这份紧张，暗骂了一声自己真是没出息，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居然还冷不丁有了几分怯场。

紧接着，他又朝王陵前望去，看着云容王后已经加冕完成，正享受着吐蕃朝臣的祝福和哈达献礼，脸上充满了无限的荣耀风光。

就连宇文倩都在云裳的搀扶下出来轿子，站在云容不远处，身边有三百佩刀披甲的女子卫队紧紧护卫着，含笑静看着。

这一刻，郭业能猜测到宇文倩的心中感想，定是无限风光和得意。

宇文倩也好，没庐德乃也罢，这些人虚假笑容的背后都是充斥着齐心各异。

就在这时，郭业发现没庐德乃竟然转头望向自己，眼神中充满着期待，好像又是在询问郭业，为何还不动手？

郭业心里一发狠，冲着傻虎吩咐道：“傻虎，你率五百宫廷侍卫负责诛杀吐蕃的朝臣，没庐德乃和禄东赞，一个也不许放过。记住，不得有妇人之仁，一个不留！”

傻虎嗯了一声，悄然退后，准备行动。

郭业赶忙又冲赵九丑吩咐道：“你带五百人负责击杀宇文倩的女子卫队，这些女人都是拿活人练刀的硬茬子，千万不可掉以轻心。至于宇文倩、云容、云裳，她们三人必须生擒。特别是宇文倩，我必须要靠她来钳制城外的百万奴隶军，所以她不能死，必须生擒！”

赵九丑嗯了一声，应道：“小哥放心，只要这动一动手，丹珠他们便会从四面八方扑过来，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至于宇文倩，属下一定不会让她死掉的。”

“好！”

郭业隐晦地拂了一下袖子，示意道：“先下去准备吧，随时听我这边下令！”

很快，趁着王陵前一片喧闹，傻虎已经率领五百宫廷侍卫穿插在了吐蕃朝臣的人群中，而赵九丑亦是如此，率领五百西川军不动神色地向宇文倩这边靠拢。

一切，准备就绪！

郭业突然连退数步，将自己置身出整个战圈后，猛地振臂一呼：“大唐万岁，弟兄们，动手！”

叮~叮叮当当~~

铛~哐哐铛铛~~

一刹那的瞬间，数百道一气呵成火星四射的抽刀拔剑之声，响彻整个王陵前。

傻虎率先挥起弯刀，斩落而下，硬生生劈死身边的一名吐蕃官员，高呼道：“宫廷侍卫听某号令，随某诛杀吐蕃贼臣，一个不留！”

喀嚓~

说话间的功夫，又是一刀劈落，斩死一人。

一时间，整个吐蕃朝臣人群中血肉横飞，五百侍卫一齐动手，刀光剑影，哀鸿遍地。

未等宇文倩那边作出反应，赵九丑已经率五百西川军杀向了女子卫队，直逼宇文倩的轿子，狂声震吼道：“西川军的弟兄，为了大唐，杀贼，杀贼，一个也不许放走！”

轰~

宇文倩的脑子一片空白，惊恐地看着眼前这一切，脸色煞白如纸，喃喃自语道：“怎么会这样？郭业，对，是郭业！！”

趁着三百女子卫队与赵九丑的五百西川军厮杀间。宇文倩到处寻觅着郭业的身影，发现对方已经置身战圈之外远远，不由勃然大怒娇斥道：“郭业，你敢算计我？”

郭业看着战圈中到处一片厮杀，自己这方杀得对方措手不及，显然已经占据了主动，不由遥遥向宇文倩呼应道：“宇文倩，束手就擒，免你一死！”

宇文倩在云裳的保护下退到了轿子后面，看着自己这边被郭业一方杀得七零八落一片惨状，心里更是大气，嘴硬还击道：“郭业，让本夫人投降？休想，休想！我绝不会放过你的！”

郭业乐道：“宇文倩，你现在还有跟我讨价还价的资本吗？”

“你.....”

宇文倩还要再骂，却被云裳阻住了，只听云裳急道：“夫人，趁着现在女子卫队还能拖延一阵，咱们赶紧后撤回遑些城吧。百万奴隶军就在城外，只要您一声令下，定能平乱。”

“回撤？”

宇文倩惨然一笑，颓丧道：“云裳，你再看看四周.....”

突然，王陵四周响起浪潮般袭来的喊杀之声，云裳循声望去，天啊，竟然是唐军从四面八方涌上围剿而来。

这下她终于明白，原来郭业在此早布下了伏兵。

顿时，云裳一脸失落地看着宇文倩，低声道：“夫人，郭业早已在此设好了埋伏等我们钻，我们中计了！”

宇文倩举一反三，无奈地摇头苦笑道：“何止是在此设下伏兵，恐怕连没庐德乃的投诚都是他一手计划的，可怜这没庐德乃，到死恐怕都稀里糊涂，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嘿嘿，真是小觑了郭业这个狼崽子的心思啊。”

云裳暗暗郁闷，看了一眼战圈之外气定神闲遥遥指挥一切的郭业，心中暗叹，输了！夫人全盘皆输于他了。

“咦？云容呢？”

宇文倩突然看了眼王陵前，发现此时的云容早已没了踪影，地上也没有她的尸体。

云裳的注意力也被吸引了过去，果然，云容早已不见了踪影。

倏地，她感觉到大地在震颤，耳中传来一阵隆隆不断的铁蹄之声，而且听这震耳发聩的蹄声，一浪高过一浪，貌似是从东北方向传来，难道是大股的骑兵？

云裳心里一惊又是一喜，大声喊道：“夫人，快听快听，是骑兵，大批的骑兵！”

宇文倩脸上大愕，朝着东北方向望去，果然——

东北方向，烟尘漫天滚滚涌来，将半边天渲染得如一片混沌……

骑兵，至少有三万以上的骑兵！

同样，置身在战圈外的郭业也发现了不对劲，他比宇文倩她们反应更大，因为他压根儿就没安排这么一支骑兵。

很显然，这大股数目的骑兵，是敌非友！

东北方向？

郭业惊骇道，那这支骑兵不就是从琼结河那边过来的吗？

过了琼结河……那可就是薛延陀国啊……

## 第942章忠肝义胆李傻虎

琼结河那边……是薛延陀国……

郭业的脑子嗡的一声，仿佛被一记铜锤猛烈重击了一下，顿时恍然大悟过来。

此刻，终于明白这股突如其来的骑兵从何而来。

“薛延陀部的骑兵！”

郭业失声喊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狗娘养的，薛延陀部居然在琼结河那一边早已集结，枕戈待发，就等着今天这个机会，突袭吐蕃国逻些城！”

这时，早已解决完吐蕃一众朝臣的傻虎冲郭业这边奔来，他此时手里提着没庐德乃的脑袋，腰里别着禄东赞的头颅，浑然一个嗜血屠夫般满脸血迹斑斑地跑到郭业跟前，喊道：“番主，番主，我们中计了！我带着弟兄们拼死先抵挡一阵，番主赶紧快撤吧！”

郭业看着气势汹汹如漫天迷雾倾轧而来的薛延陀部骑兵，摇头叹道：“撤？还能撤到哪里去？往回撤进逻些城吗？此地距离逻些城好几十里，你觉得是我们双腿跑得快，还是骑兵追得快？来不及了，傻虎……”

一声叹息，充满了无尽的悲观！

傻虎将手中和腰间的脑袋扔在地上，杀红了眼般地盯着飞速奔袭逼近的薛延陀部骑兵，吐了一口唾沫，骂道：“狗日的，没想到宇文倩这个娘们早有先手，竟然能说动薛延陀部的骑兵为她所用，番主，我们还是低估了这个女人啊！”

郭业摇摇头，否定道：“他们根本不是宇文倩请来的援兵，傻虎啊，他们如果是宇文倩的援兵，那她怎么可能还这幅表情……”

说着，他遥指了一下正陷入赵九丑和丹珠等西川军包围圈的宇文倩，苦笑道：“恐怕，她压根儿就没想到今日会有这么一出，你没发现她身边少了一人吗？也许，她也看走了眼？”

傻虎循着郭业所指的方向遥遥望去，一脸愕然地喊道：“她的身边只有云裳，没有云容，难道云容已经……”

此时，陷入西川军包围圈中的宇文倩，正一脸怨毒地望着突如其来的薛延陀部骑兵，恨声骂道：“云容叛变了！”

云裳惊叫道：“夫人，你快看，那个骑马朝薛延陀部骑兵方向奔去的人，不就是云容吗？肯定是她……她……暗中勾结薛延陀人，趁着今日要将我们一网打尽啊！”

果然，宇文倩也发现了云容正策马疾奔，朝着薛延陀部的骑兵方向逃散过去。

“这个贱人！”

宇文倩咬牙切齿咯咯作响，脸上煞气雾隐雾现，恨恨喊道：“原来她趁着本夫人不注意，早已跟薛延陀人暗通曲款，勾结在一起了。云裳啊，你也被她骗了，本夫人也被她骗了，她这是不甘心做本夫人的傀儡赞普啊，哈哈，哈哈哈哈哈，本夫人真是看走了眼，云容，云容，本夫人真是小觑了你。”

云裳低下了头默不作声，回想着之前云容的频频出宫和蹊跷诡异之处，特别是那次被自己寻到她在酒馆喝酒，谎称思乡情切，难道是和薛延陀部的人接头联络，定下今日之计吗？

云容，难怪夫人看走了眼，枉我与你在东厂姐妹相称这么多年，情同手足，竟然连我也被你蒙在鼓里。

“夫人，撤吧！”

云裳猛然抬头，眼神坚毅地望着宇文倩，劝道：“夫人，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只要留着有用之身，定还能卷土重来。咱们撤回逻些城，城外还有百万奴隶军是效忠于你的，到时候定能将薛延陀部的人驱逐出吐蕃国。”

宇文倩苦笑地摇了摇头，叹道：“云裳，两条腿又怎跑得过四条腿？相距数十里的逻些城，恐怕你我还未抵达，就被薛延陀部的数万骑兵践踏成肉泥了。”

云裳见着撤退无望，举目环顾了下四周，她发现此时郭业的西川军亦是休战，全部撤退到了郭业的四周。

云裳心中苦笑，老天爷真是爱开玩笑，跟他做了一回露水夫妻，竟然还能跟他一起死在这儿，莫非是死亦同穴吗？

这时，薛延陀部的骑兵已然渐渐靠近，彼此相距不过三百步。

“云裳，快，收拢女自卫队，跟本夫人走！”

宇文倩突然面有庆幸，喊道：“朝西北方向突围，直奔乃堆拉山，过了乃堆拉山口就是天竺国。只要我们进入天竺国疆域，薛延陀部的骑兵断然不敢越过边界一步。哼，小小薛延陀国怎敢对天竺国私自犯境，云裳，快，速度，突围！”

云裳顿时大喜，点头应道：“没错，从这儿前往乃堆拉山，一路都是盘山峻岭，而且积雪封山，骑兵根本无用武之地。女卫队集结，随夫人向西北突围！”

“喏！”

唰唰唰~

宇文倩和云裳当先，仅剩的一百多女子卫队紧随其后，朝着西北方向狂奔而逃。

这边，同样是陷入绝境的郭业看着宇文倩一行突然奔向西北方向，霎时错愕不已，脱口喊道：“这疯女人到底想干嘛？”

已经收拢西川军回到郭业身边的丹珠好像明白宇文倩此举的真正用意，恍然大悟道：“大人，西北只有乃堆拉山山口，他们肯定是想走乃堆拉山这条路，然后避走天竺国。乃堆拉山路途艰险，而且终年积雪封山，骑兵再多也根本追不上咱们两条腿。”

“原来如此！”

郭业这才明白过来，然后冲着赵九丑和丹珠，还有傻虎喊道：“快，跟上，留在这里必定会被薛延陀部的骑兵歼灭，火速朝西北方向突围。”

“喏！”

“遵命！”

“西川军弟兄听令，火速从西北方向突围！”

一时间，赵九丑和丹珠开始调集西川军，朝着西北方向狂奔而去。

突然，郭业发现傻虎听在原地，并没有走的打算，不由急急骂道：“傻虎，你他娘的傻啊？赶紧跟上！”

傻虎摇了摇头，咧嘴笑道：“番主，你们赶紧撤，我还有任务，我必须带我这五百兄弟留下来！”

郭业火冒三丈，气急骂道：“你还有什么狗屁任务？”

这时，傻虎已经纠集好身边还有四百多号人的宫廷侍卫，然后冲郭业说道：“番主，接下来，云容肯定会伙同薛延陀国将遼些城占下，乃至整个吐蕃国可能都要被薛延陀部的人吞灭。”

郭业急急叫道：“这他妈是暂时的，实话跟你说，高昌国和大唐已经准备对吐蕃出兵，到时候吐蕃国肯定会成为各国争抢的地盘，战火纷飞，乱战四起，吐蕃国到底属于谁都未曾可知。”

傻虎一脸凝重地说道：“但是咱们东厂的所有人都在遼些城啊，番主，在薛延陀国骑兵进入遼些城之前，云容这个女人必须死！不然的话，东厂潜伏在遼些城的兄弟姐妹统统都要被薛延陀部所清洗！”

郭业这时明白过来了，对啊，云容知道在遼些城的东厂番子，只要云容伙同薛延陀部的人占下遼些城，东厂的这些人肯定没有一个能逃一死。

砒霜……斑鸠……榔头……乌鸦……还有东厂如今在遼些城的那些人，没有一个能够幸存。

为求遼些城的稳定，云裳肯定会将东厂连根拔起！

郭业皱着眉头问道：“那留在这里就是想……”

“没错！”

傻虎神色决绝地说道：“一是为番主拖延薛延陀骑兵，二是为狙杀云容这个贱人，不然的话，东厂的兄弟姐妹，统统危矣！”

“干！”

郭业恨恨地虚空甩了一下拳头，骂道：“你就几百人，怎么可能杀得了她？”

傻虎突然转头对身边所有的宫廷侍卫喊道：“兄弟们，咱们都是东厂出来的，没有东厂，没有番主，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今天，咱们报效东厂，报效番主的机会来了！所有弟兄听我命令，一会儿无论怎样，只对准云容一人击杀，不管其他薛延陀部的骑兵。死一个，给老子上一个，目标唯有云容一人。我就不信了，几百号人还换不来这个娘们的一条贱命？”

“报效东厂！”

“报效番主！”

“击杀云容！”

“虽死尤荣！”

霎时数百号人喊声震天，纷纷转身朝着奔袭而来的薛延陀部骑兵冲上前去，舍生忘死，感天动地。

已经朝西北方向突闻的赵九丑和丹珠率领西川军驻足，眼眶湿润地朝着这几百号飞蛾扑火似的宫廷侍卫看来。

郭业此时心里在滴血，这些混账，这是要搞人肉炸弹式的袭击啊！

傻虎突然拱手跪地，喊道：“番主，赶紧走吧！再迟，就来不及了！”

这时，赵九丑和丹珠又飞奔过来，一人架住郭业一条胳膊，大声嚷嚷道：“大人，走吧！”

“小哥，再不走，所有人都要交代在这儿了！”

“起开！”

郭业猛地将两人的掣肘甩开，哽咽地冲傻虎喊道：“傻虎，我郭业这辈子欠你的，你受我一拜！”

说着，双腿跪地，重重地冲傻虎磕了一头，磕得头皮破裂，血流不止。

傻虎赶紧将郭业扶起，咧嘴笑道：“番主啊，使不得，使不得，若非遇见你，俺可能还是陇西那边的一个水匪，一辈子都没啥出息，不是？番主，你赶紧走吧，再拖延下去真走不了，你总不能让兄弟白白丧了性命吧？”

“好，李傻虎，算我郭业这辈子欠你一条命啊！”

喊罢，郭业猛地一转身，泪洒如雨模糊了双眼，哽咽嚷嚷道：“西川军听我号令，朝着西北突围，撤，撤，撤……”



## 第943章避走乃堆拉山脉

前有宇文倩一百余人，后有郭业一行三千人，朝着西北方向突围，不到半个时辰，便都前后脚地进入了乃堆拉山脉中。

乃堆拉山是吐蕃与天竺的交界山脉，最高处海拔四千多米，崇山峻岭蜿蜒曲折，再加上哪怕是六月天都是积雪封山的天气，当真是一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之地。

突围进入乃堆拉山脉之后，无论是宇文倩这方，还是郭业这方，撤退的速度明显减慢了下来。

可是路况再是艰险，他们也必须在乃堆拉山脉中继续前进，因为后头薛延陀部的三万骑兵肯定不消一会儿就会追到山下。

他们此行并不是要攀越乃堆拉山最高峰，而是要在山腰中间穿过一座大雪山，最后再下雪山到对面的山口，只要到了山口就是吐蕃国与天竺国的边界。

这时，郭业隐约听到了山下的马蹄嘶鸣之声，脸色猛地一变，停下了脚步眺望下去，正是薛延陀部的几万骑兵已经追赶到了乃堆拉山下。

虽然两方已然相距甚远，薛延陀部的数万骑兵如蚂蚁斑点那般小，却是密密麻麻黑压压一片集结在了山下，无形中给郭业倍添了几分压力。

赵九丑稍稍扶住郭业，也是同样驻足眺望着山下，叹息道：“小哥，看来傻虎和他麾下的数百宫廷侍卫弟兄，恐怕是凶多吉少了，唉……但愿他们能够成功击杀云容，不然的话白白牺牲不说，就连这些城那些东厂的伙计都要被人清洗殆尽了。”

郭业一想到傻虎的诀别，一想到数百宫廷侍卫的飞蛾扑火，鼻头酸涩悲从心中来。随后，他猛吸一口山上刮着的寒风，不想让自己当着这么多人面哭出来，却没成想喉咙难抑连连咳嗽起来，赵九丑见状赶忙替他轻拍后背，一时之间不知该说些什么话才好。

这时，丹珠踩着积雪嘎吱嘎吱地走到郭业身边，禀报道：“大人，前面宇文倩和云裳的队伍也停下来了，要不叫弟兄们也歇会儿吧，刚才一路疲于奔命，又是攀山又是越岭的，加上山上寒风太重喘气费劲，估计都累坏了！”

赵九丑也轻轻提议道：“丹珠兄弟说得对，山下薛延陀部的骑兵一时半会追不上来，不如让大家伙都歇息一下缓缓吧？”

郭业看了眼山下的薛延陀部数万骑兵果真就集结在原地，压根儿就没有下马进入乃堆拉山脉的意思。

于是，他微微点头嗯了一声，挥手示意丹珠下去传令安排。

随后，他扭头望向撤在自己最前面的宇文倩，霎时，双眼进火，一抹凛然杀意浮上眉宇，恨声骂道：“宇文倩这个贱女人，始作俑者便是她，若不是她兴风作浪，整日处心积虑的想要谋夺老子的东厂，谋夺吐蕃国，老子会有今日的吐蕃之行？傻虎和他部下几百个弟兄会命断山南？”

赵九丑左手虽废，但右手还在，只见他听完郭业的这番话后冷不丁抽出腰间横刀，发狠问道：“小哥，趁此机会，不如将这女人和她那些女卫一并解决了吧？也好为傻虎兄弟报仇雪恨。”

郭业微微摇头，苦笑道：“山下薛延陀部追兵在即，没必要在这儿瞎耗功夫了，现在要杀这女人还不容易？等到了乃堆拉山山口，进入天竺国之前，

再要她性命也不迟！”

赵九丑哦了一声，挥刀归鞘，不再言语。

“大人大人！”

丹珠突然又踩着积雪嘎吱嘎吱跑过来，叫道：“大人，你快看，山下的薛延陀部骑兵居然兵分两路，一路已经撤走，朝着逻些城方向奔去，另一路居然在山下竟然安营扎寨，好像没有打算上山追击我们。”

经他这么一提醒，郭业再次朝着山下望去，果然，薛延陀部三万骑兵，已经撤走了将近一半，另外一半已经在山下开始安营扎寨，貌似要死守住这个下山的唯一缺口，好像守株待兔般等着郭业等人下山。

很快，郭业便想通了，看来薛延陀部的骑兵不想舍掉战马上山追赶，而且也不愿越过吐蕃边界去招惹天竺国，毕竟天竺国如今强盛于薛延陀部，不是薛延陀国所能抗衡的。

所以他们就在山下安营扎寨，堵住郭业他们返回吐蕃国的唯一缺口。

想通之后，郭业冲着赵九丑和丹珠摆摆手，吩咐道：“别看了，他们这是要堵死我们返回吐蕃的退路，虽然他们不打算继续追击，但是我们也必须尽快翻过大雪山，抵达乃堆拉山口进入天竺国。不然这乃堆拉山脉天寒地冻又没吃没喝的，不出三日，兄弟们全部都要活活饿死冻死在这儿。”

这时，前面停下来休息的宇文倩好像发现了山下薛延陀部的异样，当即起身带着一行百余人继续翻越雪山，她与郭业想得如出一辙，必须尽快翻过雪山，抵达乃堆拉山口。不然饿死冻死，甚至随意来个大雪崩，都得交代在这儿。

很快，两方人马一前一后，又重新开始了迁徙，朝着乃堆拉山口，天竺国的方向缓缓前行着。

直至天黑，困倦、疲劳、饥渴、寒冷，这些负面的东西不断地侵扰着两方人马，可他们至始至终都不敢停下脚步，借着月色和满天星辰的照耀，继续艰难地前进着。

因为无论是郭业还是宇文倩，他们都知道，只要一停下脚步来或者小小坐下休息一会儿，可能就会长眠在这儿乃堆拉山的雪山之中了。

越是到了这种境地，越是不能轻易和这些负面的东西妥协，唯有不断地坚持坚持再坚持，方才有活路。

直至第二天临近中午的时辰，两方人马才正式越过大雪山，抵达了乃堆拉山的山口。

山口已是乃堆拉山海拔最低处，再也没有厚冷的积雪，也没有了咆哮的寒风，温度适中，再加上今天太阳高照，所有人身上都是暖意融融。

只要出了这个山口，就是天竺国的疆域。

因为整整彻夜大雪山，所有人都是疲累不堪困倦难当，宇文倩这方已经暂时休整驻扎了下来，而郭业这方也是，虽然饥饿难挡，但是多数西川军都是一屁股坐在地上便打起瞌睡，就着地上躺下晒着太阳呼噜呼噜地睡起了大觉。

困坏了，也都累坏了！

这时，郭业坐在地上背靠着一块石头，闭着眼睛假寐歇息了起来，他不是铁人，这两天的精力耗损实在是太多了，他必须靠着小睡一下补充体力，不然进入天竺国之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他都一脑子浆糊。

不过，丹珠和赵九丑还是联袂找上了他，赵九丑将他推醒，低声问道：“小哥，再向前一步便是天竺国，是不是趁着这个时候，我和丹珠纠集人马将宇文倩和她的女子卫队全歼在此？”

丹珠点头附和道：“是啊，大人，如果让她们进了天竺国，我们再想杀她们可没就那么容易了。毕竟进入天竺国，就是别人的地界儿了。此时若不杀她们，就错失良机，无法为傻虎他们报仇了。”

郭业微微睁开眼睛，眼中闪现着若有若无的精芒，最后又是闭上双眼假寐，颇为疲累地挥挥手，叹道：“动作麻利点，不要让宇文倩再次逃脱了。对了，她身边那个云裳姑娘，如果她没有反抗，就留她一条性命吧！”

“喏！”

“遵命！”

两人回应之后正要起身，突然一名西川军跑到郭业跟前，拱手叫道：“大人，那边来了个云裳姑娘，说是要找大人您！”

云裳？

郭业再次睁开眼睛，看了一眼正盈盈站在自己十步之外的云裳，一脸微笑地看着自己，难得这次没有发骚发浪，笑中带着几分纯真。

她来找我干嘛？

一经这么打岔，他心中的杀意顿时消散，看了赵九丑和丹珠一眼，苦笑道：“说曹操，曹操就到！暂时先别动手，我先看看云裳找我做什么。”

然后冲那刚才来通禀的西川士卒吩咐道：“去吧，将云裳领过来，我会会她……”

## 第944章暂且留你一条性命

郭业继续背倚岩石团坐在地上，看着云裳来到郭业跟前，懒洋洋地睁眼问道：“你来找我作甚？”

云裳一改往日的骚浪作派，抿嘴莞尔一笑略见清纯，不过没有立即回答郭业的问话，而是左顾右盼地看了看守在郭业身边的赵九丑和丹珠二人。

显然，她不想赵九丑和丹珠在场听到她与郭业的对话。

郭业也是个人精，立马会意冲赵九丑二人挥挥手，轻声说道：“你俩也辛苦了，先下去歇息歇息。”

赵九丑唔了一声，率先退下。

倒是丹珠护主心切，戒备十足地看着云裳，貌似没有离开的意思。

郭业哑然失笑，说道：“丹珠，你也下去吧。放心，她还没傻到在这儿对我图谋不轨，不然真当我这三千西川军是摆设不成？”

丹珠这才哦了一声，随着赵九丑退离了开来。

两人一走，云裳才拢了拢额前有些凌乱的秀发，展颜笑道：“您的这两位手下还真是忠心耿耿呢，不过妾身还是要谢过益州侯的信任。”

郭业微微摇头，说道：“我郭业的弟兄都是忠肝义胆之辈，绝不像某些狼心狗肺之徒。你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老子压根儿就信不过你，何来的信任之说？我这儿有三千兵马，除非宇文倩和你脑子有坑，不然我谅你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是是是。”云裳被郭业这么冷嘲热讽也不恼怒，继续面带笑意地说道，“妾身知道益州侯你了不起，不然我家夫人也不会着了你的道儿，不是？我家夫人也说了，以益州侯您的脾气和性子，接下来肯定就要动手了，断然不会让我们活着走出乃堆拉山山口，进入吐蕃国的。”

郭业怒极反笑道：“算她宇文倩倒还有几分自知之明，今天我就把摺在这儿，她必须死，不然我拿什么向我死去的弟兄交代？别怪我郭业心狠手辣，这一切都是她咎由自取的，与人无尤。云裳，你这就回去告诉她，老子在磨刀，让她洗干净脖子等着。”

“益州侯莫要生气，息怒息怒！”

云裳显然没有被郭业这番赤裸裸的杀意给吓到，脸上仍旧挂着淡淡的笑意，说道：“实不相瞒，妾身过来乃是奉了我家夫人之命，请益州侯移驾一步过去，与我家夫人见个面。”

“哈哈哈，真他妈好笑！”

郭业再次发笑，怒气未消地骂道：“她宇文倩脑子真是有坑吧？明知郭某人不会放过她，还要老子过去跟她见面？她算哪颗葱啊？还是说，她又憋着坏水想诓骗老子过去意图不轨？”

云裳道：“我家夫人让妾身转告益州侯，您要杀她，合情合理当然说得过去。但是她也说了，就目前而言，您若不杀她，利大于弊。”

“信口雌黄，这瞎话娘真是张嘴就来啊！”

郭业冷冷地看着云裳，说道：“说来说去，她还不是担心小命不保，才派你来蛊惑老子的？”

云裳摇着头，淡淡说道：“益州侯，我家夫人说，你对天竺国了解有多少？你进了天竺国之后，人生地不熟不说，就连言语交流恐怕都成问题吧？

如今返吐蕃这条路已经堵死，只能依靠天竺国这条路径方能返回中原。益州侯觉得自己真的能凭一己之力通过天竺国，顺利返回大唐呢？”

宇文倩让云裳捎带的这句话可真是一下子击中了郭业的要害，天竺话他既听不懂也不会讲，而天竺国里的情况他更是两眼一抹黑，哪里是哪里他都不知道，怎么能顺利通过天竺国返回大唐？

郭业暗暗琢磨，自己若是带着这支三千人的兵马招摇过市进入天竺国，也许还没出人家的国境，就被当作非法武装给扣押起来了。到时候又不懂天竺话，真是百口难辨，死都不知道怎么死了。

对于天竺，他只知道这个地方有条河叫恒河，唐玄奘曾经到这儿来西天取经，这里是佛国。

其他的，没了！

随即，他沉默冷静了下来，抬头问道：“莫非宇文倩她能顺利通过天竺国，进入大唐不成？”

云裳抿嘴笑道：“当然，不然我家夫人也不会让妾身过来邀请益州侯过去商谈计议了。”

郭业问道：“这贱女人有什么办法？”

对于郭业对宇文倩的辱骂，云裳也不以为意，只是摇了摇头，继续说道：“我家夫人说了，益州侯过去与她面谈过后便知。”

郭业微微低下头，寻思了一小会儿，过后抬起头来应道：“好，暂且再相信她一次，我随你过去见她。”

言罢，悠悠起身拍拍屁股，努努嘴示意云裳前头带路。

刚走出西川军的营地，赵九丑和丹珠拦住了去路，纷纷建议不让郭业前往宇文倩那儿冒险。

郭业轻松说道：“放心，她除非是脑子进水了，不然她绝对不敢对我有所不轨。九丑，丹珠，你们且听好了，如果宇文倩这边有什么异动，你们便率领三千西川军将她们一气儿诛除，不要让她们活着走出乃堆拉山口。”

最后两句话虽是特意交代，但也是他刻意说给云裳听的，好让她心里有个谱，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

赵九丑和丹珠齐声应是，再次呼喝起原地休整的西川军，然后摆出虎视眈眈的架势，盯着宇文倩那边。

而此时，郭业也随云裳进了宇文倩这方的营地，来到一处大树遮荫的地方，见到了宇文倩。

这时郭业再看宇文倩，早已没了当初的那份雍容高贵，相反，衣衫襦裙早已脏兮兮，鬓头凌乱，神情更是疲惫倦意浓浓，简直狼狈不堪到了极致。

郭业看着宇文倩这幅面目和惨状，心里说不出的快意，忍俊不禁下笑了出了，乐道：“宇文倩，你丫就是害人又害己，他娘的，你也有今天啊？”

“哼！”

宇文倩别过脸去轻轻擦拭了一下脸上的邋遢，然后冲郭业冷冷呵斥道：“若非是你暗藏祸心在山南王陵设下埋伏，本夫人岂会这般狼狈，如丧家之犬般翻山越岭逃出吐蕃来？”

郭业找了一块平整的石头，一屁股坐了下来，晒笑道：“宇文倩，你别忘了最后凭空出现了薛延陀部的骑兵，你要怪就怪你的好心腹云容吧。呵呵，枉你宇文倩自恃高明，最后又怎么样？还不是被你的心腹手下给出卖了？看

来你真是不得人心啊，难怪了，呵呵……”

“云容？”

宇文倩脸上杀机顿现，咬牙切齿道：“待本夫人有朝一日回到吐蕃，我定要亲自诛杀这个贱婢，吃里爬外，罪该万死！”

“还用等到那一天吗？为了击杀云容，傻虎和他的数百弟兄统统都赔上了。”

郭业一想起这个，就对宇文倩恨不得杀之而后快，怒骂道：“哼，你这女人就是没脑子，云容若不死，在逻些城的东厂统统都要被清洗，被人连根拔除。草他姥姥的，为了云容这个贱人，赔上了我数百弟兄。哼，宇文倩，你才是罪魁祸首，你该死！”

宇文倩诧异问道：“这么说，云容那个贱婢已经死了？”

郭业冷冷说道：“希望是死了，不然我那些弟兄就统统白死了。而且逻些城的东厂，危矣！”

宇文倩这时有些恍然大悟过来，径直问道：“这么说来，本夫人的这位宫廷侍卫统领李珞珈，便是你郭业在东厂埋下的暗棋之一了？”

“屁话少说，你别以为老子真不敢杀你？”

郭业不愿再和宇文倩在这个话题上纠缠太多，不然压着的那股子杀人脾气随时都会爆发出来。

随即，他皱着眉头问道：“说吧，怎样才能顺利通过天竺国？”

宇文倩美目一闪，狡诈道：“这么说，你愿意与我合作，一起出天竺国返回中原了？”

郭业暗暗权衡了一下，想道，暂且不杀你又何妨？只要回到大唐，老子杀你还不是易如反掌？

随即，冲宇文倩伸出右手，说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宇文倩见状，脸上渐喜，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总算是可以避过眼下这一劫了。

于是，她也将手缓缓伸了过去，冲郭业的手心轻轻一拍，朗声道：“好，本夫人相信你郭业是一个言而有信之辈。”

啪~

双手互拍，一击掌！

说时迟，那时快！

突然，郭业一把将宇文倩的小手攥住，放在手心狠狠捏了一把，冷笑道：“宇文倩，你看看你现在落得这副田地，皮肤粗糙得跟田中农妇一般了，你说你是何苦来哉？不作死，不会死啊。”

“放开，你个登徒浪子！”

宇文倩狠狠将小手从郭业的手心抽离出来，猛然站起退避开来，与郭业保持一段距离后，心口砰砰直跳，有愤怒，更有紧张。

她何曾想到，郭业会在这个时候来调戏自己，还有心思来轻薄沾自己的便宜。

不过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宇文倩嗔怒过后还是按捺住了自己的愤怒，径直问道：“郭业，你我这么多人要进入天竺国，并顺利借道返回中原，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当下之计便是我们要充分了解天竺国如今的现状。”

稍稍停顿了一下，她看着郭业问道：“你对现如今的天竺国了解有几分？”

这个时候，郭业也没有丝毫隐瞒，摇摇头嗤笑道：“你问老子，老子问谁去？我若了解天竺国如今的状况，还会留你一条性命吗？别磨磨蹭蹭，赶紧说……”

## 第945章天竺国情

“如今天竺国内的局势，可是不太平哟！”

宇文倩随意捡起一根树枝在地上画了椭圆，指点道：“这是乃堆拉山口，过了乃堆拉山口进去，便是北天竺，北天竺的国都在这儿，这就是曲女城。”

“北天竺？”

郭业疑惑问道：“怎么还冒出个北天竺来？莫非还有南天竺？”

宇文倩点头道：“没错，如今天竺国内局势动荡，有点像当初东汉末年诸侯分列割据的局面。北有笈多王朝，称霸北天竺不可一世；南有遮娄其王朝、罗湿陀罗王朝、帕拉瓦王朝称雄并立，统称南天竺。南北天竺共饮恒河水，却是彼此战争不断。据我所知，如今南天竺的三个国家已经结成同盟，共同抵抗北天竺笈多王朝的吞并。如果我们要想通过天竺回到大唐，就必须先进北天竺，再过南天竺，最后返回大唐南疆进入中原。还有，如今天竺国内战争不断，我们此番进入天竺国，当真是困阻重重，九死一生……”

郭业此时一言不发，默默地静听着宇文倩讲着天竺历史课，这些知识都是郭业所不知的，哪怕他来自后世，但印度历史他哪里会知道的这么多？平日里连印度电影他都嗤之以鼻的，更何况是这么生冷的历史知识？

越听之下，他越是诧异，奶奶的，宇文倩原先只是齐王元吉的王妃，怎么会知道这么多东西？

待得宇文倩科普完天竺国的相关情况之后，他才好奇问道：“宇文倩，天竺国的情况为何你会如此知之甚详？莫非你曾经来过天竺，精通天竺话？”

宇文倩稍稍得意的笑道：“本夫人在吐蕃呆了这么久，西域诸国的情况了如指掌，对于天竺自然也做过一番功课。”

郭业哦了一声，暗暗惊叹，看来这女人当初的确所图甚大啊，不然的话，干嘛花费精力和时间去了解西域诸国的情况，乃至天竺国，她都进行了资料收集。到了这个时候，郭业不得不佩服，这个女人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东厂在她手上的确是物尽其用，可惜啊，不能为我所用，甚为遗憾！

宇文倩说在兴头上，继续自顾说道：“至于吐蕃话，本夫人不懂不代表别人不会。之前，本夫人曾经在逻些城扣押了一支天竺商队，让他们教授了云裳天竺话，我想云裳的天竺话帮助我们畅行南北天竺，毫无问题。你说是吧，云裳？”

最后这句话自然是冲着站在不远处的云裳而问。

两人的对话云裳听得清清楚楚，回过身来微微颌首笑道：“夫人，对于天竺话，云裳已经能驾轻就熟了，基本对话交流没有问题。”

郭业看了一眼云裳，又看了一眼跟前的宇文倩，心中暗道，以这两个女人的行事风格来看，那支被扣押的天竺商队已经凶多吉少了。

随后，他问道：“如今我们过了乃堆拉山口，就要进入北天竺国境了？”

宇文倩点头道：“没错，只要过了乃堆拉山口，就是北天竺的哈里亚娜城，往南便是勒克瑙城。过了勒克瑙城便是北天竺笈多王朝的国都曲女城。要想顺利通过北天竺进入南天竺，就要进入曲女城面见笈多王朝的国王戒日王。只有拿到戒日王颁发的通关文书，我们这么一大队人马方能毫无阻滞地通过北天竺各个城池，然后进入南天竺。”



郭业不耐烦地骂了一句：“草，经过一个北天竺就这么麻烦，到了三国并立的南天竺不是更加麻烦？”

宇文倩无奈地摇头，挤兑了郭业一句：“就是再麻烦也没办法，返回吐蕃的路已经被薛延陀部堵死，只要我们现在原路返回，薛延陀部的人此时正张大着口袋，等着我们钻呢。”

郭业撇撇嘴，瞪了宇文倩一句：“这还不是你这臭八婆惹的祸？干！”

宇文倩自知理亏，又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只得忍着心里的那团怒气，继续说道：“好在，北天竺的国王戒日王对你们大唐一直都很友好，不然的话，如今名震大唐的佛门高僧唐玄奘又怎能在北天竺的第一寺庙烂陀寺取来真经？对了，听说唐玄奘在北天竺的时候，可是受到了戒日王的高规格礼遇，据说戒日王还曾邀请唐玄奘进王宫盘桓了一段时日，诚心与他探讨佛法，并向他请教了不少大唐的富国强兵之法呢。”

郭业听完不由一怔，没想到唐玄奘在天竺西天取经还有这么一段经历，自己与唐玄奘关系匪浅，到时候见到戒日王也许可以打打感情牌。

不过马上就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那就是戒日王好歹是一国之王，人家凭什么接见自己？还有便是如何安全顺畅地通过哈里亚娜城和勒克瑙城，进入曲女城面见戒日王？

对面的宇文倩兴许是猜透了郭业心里的想法，悄然问道：“你是担心以什么身份进入北天竺，才能顺利通过哈里亚娜城和勒克瑙城，最后如愿以偿地见到戒日王？”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皱眉问道：“莫非你有好法子？”

“当然！”

宇文倩自信满满地应道：“你忘了我刚才对戒日王的分析了？他对你们大唐一直很友好，而且对李世民那无耻之徒……”

郭业不悦地打断道：“嗯？好好说话！”

宇文倩又只得强忍心中不屑，改口说道：“而且他对大唐天可汗皇帝一直都甚为推崇，尤其对大唐文化和富国强军之法非常感兴趣。”

郭业一时不解，问道：“那又怎样？”

宇文倩突然又顾左右而言其他地说道：“对了，我之前听那支天竺商队说过，按我们的历法来算，每年的七月二十八便是戒日王寿辰。”

郭业一听宇文倩没头没尾说起人家的生日，没来由的心烦道：“管我鸟事？”

说完之后，他突然醒悟过来，反问道：“你是说以给戒日王祝寿为名，进北天竺到曲女城见戒日王？”

宇文倩道：“正是，而且不是以个人的名义祝寿，而是以大唐皇帝的名义。我想，戒日王肯定会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接见你吧？”

“我草，你这是要我假借皇上旨意，宇文倩你吃撑了吧？这如果被皇上知道，那可是要掉脑袋的，这跟矫诏有何区别？”

郭业不由怒道：“宇文倩，你自己作死也就算了，别他妈拉老子垫背。”

宇文倩反问道：“你觉得以你个人的名义，哪怕你是大唐官员，戒日王身为一国之君，会亲自接见你吗？郭业，莫要忘了，这是在人家的地盘上。再说了，回到中原后如果真有人较真儿此事，你一口否认不就完了吗？难道李世民那小，哦不，大唐皇帝还会派人真的来天竺深究此事不成？也许他指不

定还会因此嘉奖你，毕竟你为他巩固了大唐与北天竺的关系呢。”

郭业听后，暗暗想到，也是，总体来说这也不是什么有辱国格的事情，无伤大雅。眼下还是顺利见到戒日王，早点出了北天竺再说，早日回到大唐才是正经事儿。

随即，他点头应允道：“好，我答应你。正好我此番出使吐蕃的时候还带了使臣的符节，正好还能派上用场。做戏就做全套嘛。”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宇文倩喜道：“那好，我们最好在进入北天竺前都好好整理一番仪容，不然的话，哪里像是大唐使节，反倒像一群叫花子。”

郭业微微颌首，道：“这是当然。不过嘛……”

说着，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眼中闪烁着狡黠之色，指着对面的宇文倩，笑眯眯道：“宇文倩，我的身份是大唐使节，这点倒是可以以假乱真，可是你一个女流之辈随我同行，你的身份也最好掩饰一下，让人信服才好。不然的话，容易引起别人怀疑。”

宇文倩被郭业这么一提醒，也才反应过来，暗暗称是，随后颇为无奈地硬着头皮说道：“好吧，本夫人就将就一回，充作你的随行侍女吧？”

“随行侍女？”

郭业指了指宇文倩附近的这些女子卫队，还有云裳，然后说道：“已经有这么多随行的侍女了，云裳暂时充作侍女官兼我的翻译吧。至于你充作侍女，啧啧，那得多委屈你啊？也太掉价了，不妥不妥，委实不妥！”

宇文倩寒眉一斜，不悦道：“那你想让我作甚？”

郭业贼兮兮地笑道：“不如，你就充作本使节的夫人吧？堂堂大唐使节夫人的身份，总不至于委屈了你吧？”

## 第946章进入天竺

大唐使节的夫人？

假扮夫妻为名进入北天竺？

宇文倩不由想到了当初自己潜入长安，借着郭业的帮助进入魏王府击杀吐谷浑王子慕容顺时，好像也是跟这厮假扮的夫妻。而且，没少让姓郭的轻薄占便宜。

“无耻！”

宇文倩怒气冲冲地剜了郭业一眼，骂道：“趁人之危，无耻至极！”

郭某人曾有前科，她又怎么会不明白眼前这个混蛋的真正用意，他根本就没安好心，想趁着自己落难时憋坏水占自己便宜。

面对宇文倩的怒火，郭业也不着恼，更不去过多解释，反之坦然地摊摊手，笑道：“如果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我无所谓啊，除非你想一辈子留在天竺国。听说在天竺，女人的地位极其低下，尤其是异邦女子，更是猪狗不如。嘿嘿，你宇文倩又长的妖娆妩媚，到时候落入一群天竺男人手中，嘿嘿……下场我想你比我更清楚吧？”

这句话倒不是郭业危言耸听，他在后世的时候就听说过印度女子地位低下，而且还在网络上看过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好像是美国一个女游客在印度旅游时迷路，然后误打误撞进了一个村寨去问路，最后却被一群印度男人给轮奸致死。在后世印度，男尊女卑早已成了风俗，即便有了男女平等的权益，但女子地位始终还是无法脱离这个束缚，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事实。

后世都如此，更何况公元七世纪的天竺呢？

宇文倩既然对天竺做过一番功课，那么郭业说得这个情况，她自然也知之甚详。

霎时，她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可以清楚地看见她脸上带着的惶恐之色。

宇文倩知道，现如今不仅小命攥在郭业手上，要想安安全全地离开天竺，都要依附在郭业身上。

不然，仅凭她和云裳还有百余名女自卫队的能力，根本不可能活着走出北天竺，更别提比北天竺更加混乱的南天竺了。

最后，她紧紧攥住手心，微微低下头来扣紧贝齿，唔了一声，表示同意了郭业的提议。

即同意与郭业假扮夫妻，暂为他的妻子。

郭业见她服软，不由笑道：“如此甚好，夫人，进入天竺之后，咱俩可就是患难夫妻了哈。”

宇文倩虽同意，但心里还是抗拒和反感，随即冷冷哼一声：“随便！”

郭业见状，暗道，奶奶的，都到了这个份儿上，还他妈装什么高贵冷艳杀马特？不好好调教调教你，还真不知道自己如今是什么身份是吧？

于是，他清咳两声，佯怒喝道：“宇文倩，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装个屁的性冷淡啊？你还有没有一点大局观？有你这样子对自家丈夫的吗？就你这样，拿什么来骗过天竺人？你如果不想死在天竺国，那就好好改改你这矫情的臭毛病。”

宇文倩求生心切，更不想永远滞留在天竺任人凌虐，一想到此处便心中无限恐惧，最后只得向郭业无奈地妥协，乖顺地嗯了一声，应道：“本夫

人……不，妾身知道了，夫君！”

爽！

宇文倩服软，郭业乍听之后，就跟猪八戒吃了人参果似的，浑身上下十万八千个毛孔无一不舒服，爽得整个人轻飘飘如坠云雾中，妙不可言呐。

紧接着，他微微起身上前将宇文倩搀扶而起，笑嘻嘻地占起口舌便宜道：“夫人啊，你先让云裳替你梳洗打扮一下，好歹也是堂堂大唐使节的夫人，怎么能灰头土脸像个农妇似的呢？我也回去好好整顿下西川军，总得摆出个使节出访的精气神来，不能像狼狈逃兵似的进入天竺国吧？”

说着，还放肆地捏了捏宇文倩的下巴，以示亲昵，这才离去。

宇文倩气得浑身瑟瑟发抖如筛糠般，却又不敢恼怒更不对郭业呵斥半句，生怕惹毛了郭业。

她只得心中哀哀一叹，怨自己的时运不济，叹自己的人走背字霉运连连，眼下不得不依附郭某人。

随后，她向云裳招招手，示意她过来给自己好好梳洗打扮一番，说实在话，她也受不了郭业张口闭口村中农妇相称。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之后，郭业那边整军完毕，而宇文倩这边也收拾得差不多。

在郭业的命令下，宇文倩的女子卫队统统将佩刀交到了西川军手中，理由是随行侍女总不能都带着刀剑吧？

最后，丹珠率两千西川军在前，郭业和宇文倩这对假夫妻，还有云裳及百余名随行侍女在中间，赵九丑率领一千西川军殿后，浩浩荡荡一行人出了乃堆拉山口，正式进入了北天竺国的国境。

入北天竺国境之后，约莫向前行走了大概有十几里的路，依稀可以远远望见充满着天竺风情的城门，特别是有一座突兀的建筑，最顶端是半球状的坟墩，高耸跃过城门水平线，直入郭业等人的视线，郭业从后世的一些印度电影中偶尔见过，这应该是天竺国最为有名也最寻常可见的佛塔。

天竺乃佛国，国人崇佛，所以佛塔成了这个城池的标志性建筑，这一点也不奇怪。

那儿便是他们进入北天竺国的第一站——哈里亚娜城。

……

……

不消一会儿，浩浩荡荡三千多人抵达哈里亚娜城门口，委实把城门口的天竺士兵吓了一跳，误以为是敌袭，霎时严阵以待，擂起了城门之上的硕大皮鼓，向城中示警。

好在有通晓天竺话的云裳在，郭业立马喝住了队伍与哈里亚娜城门保持距离，然后让云裳单独一人上前交涉，减除哈里亚娜城门天竺兵的戒备和敌意。

云裳上前一番天竺话的交涉，并表明的一行人的身份和来意，这才暂时消除了这些天竺兵的敌意。

很快，一名看似城门守将的天竺将领带着一群天竺兵出来城外，叽里呱啦跟云裳一番对话，云裳亦是向那位城门守将频频手指着郭业这边，看得郭业一阵莫名其妙。

随后，那名天竺守将居然壮着胆子来到郭业跟前，哇啦哇啦手舞足蹈地

叫了起来，郭业发现对方面带微笑和热情，明显没有了刚才那番严阵以待的敌意。

云裳立马来到郭业身边解释道：“他说，欢迎天朝上国大唐的使节大人来访天竺，他这就带领你去见城主。不过他也说了，他只带你和夫人还有我一起进城见城主，至于这几千士兵必须先暂时驻扎在城外，要等城主同意之后才能放行。”

郭业哦了一声，并未表态，但是丹珠和赵九丑却纷纷摇头表示不同意。

赵九丑更是劝诫郭业道：“小哥，这可不行，你人单势孤，万一进了城中他们想对你不利，那可怎么办？”

郭业皱着眉头微微考虑了一下，冲赵九丑摇摇头，笑道：“没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再说了，客随主便，如今咱们已经在人家的地头上，凡事都要低调点夹着尾巴做人才是。既然他邀请我进城见他们的城主，那我更应该去，不然我这大唐使节奉旨出访天竺的身份，可就穿帮了。你们安心驻扎在城外，没有我的命令，不可轻举妄动徒惹麻烦。”

赵九丑没有反驳，哦了一声，便知会丹珠率西川军向后撤离，寻到一处空旷之地暂时休息了下来。

郭业冲云裳吩咐道：“你跟他说明，我和夫人随他进城见他们的城主。”

云裳唔了一声，用天竺话对那守将又是一番对话。

那守将一见郭业如此，对他的身份基本已经信服，恭敬地向他微微鞠了一躬，伸手请他进城。

不约一会儿，郭业和宇文倩随着那名城门守将进了哈里亚娜城。

进入城后，前面守将吩咐重新关起城门，又用天竺话冲身边的一名士兵交代几句，然后士兵便上了城楼，郭业猜测应该是提高警惕好好戒备之类的話。

随后，守将带着剩下两名士兵在前头带路，郭业和宇文倩则跟随在后。

行走了没几步，便看到了天竺国原汁原味的城中风光，建筑风格一类影视剧里见过，天竺人穿衣打扮也见识过，但是当他看到古印度人在眼前走动退避时的情景，这才体会到宇文倩之前介绍天竺国情事说过的一句话：

“在天竺国，男穿托蒂，女披纱丽。”

托蒂，其实也是一块三四米长的白色布料，缠在腰间，下长至膝，有的下长达脚部。这是天竺男子最常见的服饰。

纱丽，通常是用天竺丝绸制作，而穷人和普通老百姓则是用棉布或粗麻之称，一般长四五米，宽一米多，两侧有滚边，富人的纱丽上面有刺绣。一般围在长及足踝的衬裙上，从腰部围到脚跟成筒裙状，然后将末端下摆披搭在左肩或右肩。

这两样基本成了天竺国的国服，南北天竺都是如此。

郭业一行走在街道之上，发现来来往往的天竺人，男的居多，女人却很少见，可见天竺女子一般不上街，除非是有什么重大的节日，才会走出家门。

当他好奇地打量着街上来来往往天竺人的同时，他发现很多天竺人也停下脚步来，用一种稀奇的眼光打量着他和宇文倩，还有云裳。

很明显，服饰的不同已经出卖了他们并非天竺人的事实。

走在路上，无论是郭业也好，还是宇文倩、云裳也罢，都有一种被人随

意指指点点看猴戏的感觉。

这种感觉犹如芒刺在背，尴尬不说，别扭的要死。

这回，郭业总算是感受到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那种憋闷了，这还不是异乡，而是异国。

好在这种别扭的感觉没维持多久，前头的天竺守将和两名天竺士兵便停下了脚步，冲他叽里呱啦一阵叽歪。

云裳赶忙解释道：“他说，城主府到了！”

郭业抬头看着眼前所谓的哈里亚娜城主府，脸上没来由的浮起几分异色，然后向宇文倩看了一眼，憋了老半天，终于艰难地吐出一句话来：

“我说夫人，这哈里亚娜城的城主，应该相当于咱们大唐州府的刺史了吧？咋看这城主府那么寒酸呢，这北天竺也真够穷的一逼啊！”

宇文倩尽管知道那城门守将听不懂汉语，但还是脸上一阵尴尬，冲郭业轻轻嘀咕了一声：“行了，这好歹是人家的地盘，你说话注意点吧。人天竺不穷，又怎么会敬大唐为天朝上邦，敬你为天朝上臣呢？”

## 第947章象军护送

在郭业看来，眼前的这幢城主府，哪里是堂堂一城城主的官邸啊？

与其说是官邸，不如说是一座用泥砖加木头凑合搭建而成的破庙。郭业之所以认定是破庙，那是因为他站在外头，便可以通过大门口直观地看见里头摆放着一尊连着一尊的泥塑佛像，没有僧侣，没有香火，没有梵音，却又是矗立着一尊尊佛像。

这城主府，既似佛庙，又似官邸，当真是有些不伦不类。

很快，那名守将去而复返，随他同来的还有一中年男子，一脸笑意地冲郭业迎面而来，态度热情至极。

守将冲郭业叽里呱啦地说了一通，云裳及时翻译道：“他说，这就是他们哈里亚娜城的城主摩罗丹。”

眼前这位就是哈里亚娜城城主？

郭业看对方穿得并不是天竺传统国服托蒂服，而是一身浅黄僧袍，头上也未包头巾，而是留着薄薄一层寸许短发，赤足光脚肤色黝黑。

怎么看怎么不像一城之主，更像是个天竺的苦行僧。

果然，这位摩罗丹城主一见郭业，立马跟僧人一样双手合什，微微倾身鞠躬，用天竺话说了一通，郭业只听懂了开头的一句佛门唱礼“阿弥陀佛”。看来，这位城主还真拿自己豆包不当干粮，更喜欢拿自己当个大和尚，

云裳及时补刀道：“摩罗丹城主说，欢迎天朝上邦的使臣远道而来，有失远迎，还请见谅。”

郭业闻言微微一笑，心道，不错，这态度还行。

他与玄奘也呆过一段时日，耳濡目染下，当即以佛门比丘之礼双手合什，还礼道：“阿弥陀佛，摩罗丹城主，叨扰了！”

云裳在旁，又是一阵翻译。

不待云裳翻译完，摩罗丹城主便被郭业双手合什宣佛礼的举动给惊到了，随之而来的是满脸笑意，一边伸手热情地请郭业进去，一边连连用天竺话说着。

云裳吐气如兰地在郭业耳边附道：“他说，没想到大唐使节也是礼佛之人，真乃同道中人，他邀请您进城主府盘桓两日，跟您好好探讨佛法。”日，乌龙闹大了！

郭业一脑门黑线，哥啊，我只是依样画葫芦，您也当真啊？探讨佛法，我完全是外行啊，这不是难为我吗？我连金刚经一共多少个字儿都不知道，跟你探讨哪门子的佛法？一探之下势必穿帮。

随即，他计上心来，连连冲云裳吩咐道：“云裳，你跟他说，本官此番奉大唐皇帝的旨意出使天竺国，要前往曲女城给戒日王祝寿，共结两国之好。所以不便再哈里亚娜城多做停留，改日，改日有机会再来哈里亚娜城与他探讨佛法。不过眼下嘛，戒日王寿辰在即，不能耽搁误了两国大事。”

云裳知道郭业心里的真实想法，看着他那捉襟见肘急咧咧的神色，不由会心一笑，妩媚地白了他一眼，轻轻嗔道：“让你不懂装懂，该！”

宇文倩亦是呢喃了一声：“活该！”

他奶奶的，这两个胳膊肘往外拐的女人，居然这个时候挤兑老子？

好在摩罗丹城主和那名守将听不懂汉语，不然这出糗出大了。

随即，他冲摩罗丹城主讪讪一笑，然后低声催了云裳一句：“别废话，赶紧跟人解释。”

云裳这次倒没有捣乱，将郭业的原话一五一十翻译了过去。

摩罗丹一听之下立马脸色凝重起来，收起了邀请郭业盘桓共同探讨佛法的心思，连连点头冲郭业再次叽里咕噜说了起来天竺话，不过郭业看得出来，这位摩罗丹城主的眼神中透着丝丝遗憾。

看来，这位城主大人对礼佛之事当真是痴迷到了极致，不遁入佛门而来治理城池，真是可惜了。

云裳突然神色有些欣喜地翻译道：“他说探讨佛法以后还有机会，当前要以国事为重，使臣大人前往曲女城祝寿，戒日王肯定会很开心。他还说，戒日王寿辰在即，为了让大唐使臣大人能够早日赶到曲女城，他愿意派出哈里亚娜城的象军护送我们通过勒克瑙城，前往曲女城。他说有象军代步的话，可以加快行程，能提前两三天进入曲女城。”

象军？

所谓的象军，又名战象部队，顾名思义就是以大象作为主要作战武器，在大象的周身加挂多层鱼鳞状或块状铁或钢制甲叶，如同披挂着厚重的铠甲，让它刀枪箭矢不侵，然后人坐在战象上驱使冲撞杀敌，或借助战象的强大冲击力冲杀阵前，人坐于战象上挽弓射箭，堪称最早的重装甲部队。

在东汉末年三国时代的蜀国，诸葛亮七擒七释孟获的典故中，孟获当初就倚仗着为数不多的象军，杀得蜀军频频陷入困境。

而在天竺，象军一直都被当作大杀伤性的兵种，从公元前的孔雀帝国，到如今的南北天竺大混战，象军一直都是最有战斗力的武器。

当然，如果非战时状态下，象军也能当作一种负责运送粮草和辎重的运输工具。

郭业一听摩罗丹城主竟然要给自己配备象军，护送自己前往曲女城，要说不感激那是假的，随即再次双手合什唱道：“阿弥陀佛，多谢摩罗丹城主的慷慨！”

这次云裳没有翻译，不过摩罗丹好像感觉到了郭业的谢意，亦是面带微笑地双手合什还礼，然后又向旁边的守将叽哩咋啦交了几句，最后才跟郭业点头说了一句，转身返回了府中。

云裳在旁边解释道：“他刚才是跟这位守将交代象军护送我们之事，最后他说每天礼佛做功课的时辰到了，他要进去了，就不陪你了。”

卧槽儿！

郭业看着赤脚光脚丫，背影匆匆返回城主府内的摩罗丹，不由一阵郁闷，哥们，你不出家当和尚，真是佛门的损失啊。

不一会儿，那位守将便带着郭业和宇文倩前去哈里亚娜城的象军场挑选大象，约莫选出了两百头大象后，并安排了几个老相导和充足的训象手给郭业。

半个时辰后，赵九丑和丹珠率领三千西川军进入哈里亚娜城，然后在象军场附近稍稍休整了一番，趁着天色还早，郭业才下令向导前头带路，出发。

他和宇文倩、云裳三人共乘一头大象，前面搂着宇文倩，后面有云裳抱着他的腰，美人在怀，幽香沁鼻，当真是艳福不浅，享尽了齐人之福。



三天后，进入勒克瑙城，受到了勒克瑙城城主的热烈欢迎。

不过郭业仍旧没有多做停留，继续下令象军前进。

直至七天后，即汉历七月二十二日，郭业一行几千人在象军的护送下，抵达了北天竺国都——曲女城的城门外。

## 第948章曲女城

北天竺国都曲女城，近在眼前，十步之遥。

据传说，北天竺笈多王朝原先定都在拘苏摩补罗城，历代国王都将王宫建在拘苏摩补罗城。

后来北天竺第六代国王喜增王巡游全国各个城池时，在恒河附近的一座城池里邂逅了一位天竺姑娘，可是这位天竺姑娘却并非国色天香沉鱼落雁之容，相反这位天竺姑娘天生伛偻曲腰。

可是偏偏这位伛偻曲腰的天竺国娘非常聪颖睿智，喜增王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都会将所有困难和问题迎刃而解。

日久生情，这姑娘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喜增王却爱上了她的聪颖和睿智，最后喜增王便在恒河附近的这座城池里娶了这位天竺姑娘，并封她为妃子。

后来这位伛偻曲腰的天竺妃子回到国都拘苏摩补罗城后，因为腹中怀了喜增王的子嗣，所以更加得喜增王的宠爱。

但是这位妃子是个聪明至极的女人，她知道因为自己的到来，不仅夺走了喜增王原本对王后和其他妃子们的宠爱，她们肯定对自己心生嫉妒与怨恨，这些人肯定不会容忍她与她腹中未出生的孩子继续留在王宫中。

所以，她便以想家为由，恳求喜增王让她回家省亲，也就是原先他们两人相知相识相恋的那座城池。

喜增王自然应允，并派出大批的宫廷侍卫护送她回到了家乡。

十月怀胎瓜熟蒂落，这位聪明的妃子在家乡这座城池里诞下了她与喜增王的孩子，成功避开了王后与其他妃子的预谋陷害。

最后，这位王子继承了喜增王的衣钵，成了北天竺第七代国王——戒日王。

戒日王为了纪念自己那位聪明的母亲，也为了纪念自己父王与母亲在恒河边上这座城池相知相恋，所以继位之后便将国都搬迁到了他出生的这座城池，并命名为“曲女城”。

曲女，伛偻曲腰的女人。

戒日王不以自己母亲的身残而蒙羞，相反，他一直都认为自己的母亲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女嫔。

所以，他用了母亲伛偻曲腰的来命名这座新都城，以做纪念。

而他在定都曲女城，继任了父亲的王位，成为戒日王之后，励精图治，征伐四方，南征北战，消灭了北天竺国内其他反抗势力，最后将北天竺的疆域扩大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

他信奉天竺教湿婆派，但对其他宗教也都采取扶政策。他修建了许多佛塔、伽蓝，供养佛教僧众。每五年举行一次无遮大会（各个教派都可以参加的宗教大集会），鼓励各教派进行宗教学术交流。为了维护自己国内的统治，他对佛教的支持达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

正因为他对佛教疯狂的扶持，佛教徒们也将他看作与阿育王、迦腻色迦齐名的护法名王。

戒日王在位四十多年，北天竺繁荣昌盛远远超过南天竺三国，无论是国力还是军力都到了一个巅峰的存在。

所以，北天竺后笈多王朝，也被称为戒日王朝。

可见，戒日王此人在天竺历史上不可或缺，史书之上有着他浓重的一笔。

戒日王在北天竺的威望，无论是在国民心中，还是在佛教徒的眼中，都可以媲美大唐李二陛下在大唐百姓和将士心中的地位。稳如泰山，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任谁也无法动摇他在北天竺的地位。

郭业坐于大象之上，望着城门巍峨的曲女城，国都就是国都啊，果真不是哈里亚娜城和勒克瑙城所能比拟的。

这时，哈里亚娜城主摩罗丹派来帮助郭业的天竺向导去而复返，来到郭业跟前，叽里咕噜说了一通。

云裳紧紧搂着郭业的腰膀，吐气如兰地在郭业耳边吹气道：“他说，负责守城的将军已经得到了王宫中戒日王的命令，放我们通行进入王城，并带我们进王宫去见戒日王。”

郭业耳朵被云裳吹得直痒痒，一阵心猿意马，不由间抱着宇文倩细细柳腰的双手更加紧密了，气得宇文倩心里一阵恼羞却不敢发怒，生怕表现出异样来被守城天竺兵看出些什么。

郭业装作不知情般继续沾着便宜，然后冲云裳侧过脸来疑惑问道：“这么说，戒日王已经知道我们来了？”

“蠢！”

云裳未发话，宇文倩已经不屑哼哼道：“这不是明摆着吗？我们途经哈里亚娜城，勒克瑙城，一路之上好几千人又如此声势浩大，身为一国之君的戒日王不知道才怪。肯定早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你连这点微末细节还想不通吗？”

郭业没来由挨了宇文倩一记嘲讽，心里骂了一声给你脸了，臭娘们。

于是坐在大象上加大了力气狠狠一撞，用下半身顶了一下宇文倩的翘臀，轻轻呵斥道：“你给我老实点，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信不信老子给你点颜色瞧瞧？”

云裳见着自家夫人和郭业又掐起来了，不由一阵郁闷，这两位还真跟欢喜冤家似的。

随即，她赶忙解释道：“侯爷，可别在这儿闹了，城门已开，对方已经排好阵仗，等着大唐使节进城面见戒日王呢。”

郭业唔了一声，让云裳跟老向导和训象手交流一番进城事宜，然后冲前后各自领军的赵九丑和丹珠喊道：“九丑，丹珠，让弟兄们打起精神来，准备进城。正步走，齐步走，走出咱们大唐将士的威风来，可别让天竺人看了笑话。”

“喏！”

“遵命！”

“噉……噉……”

两百多头大象齐齐鸣叫，声音嘹亮高昂，象军在前驮着郭业等人，西川军在后，陆陆续续地进入了曲女城中。

进入城中后，郭业和宇文倩等人这才在训象手的帮助下，稳稳当当从大象身上下来，这时，早有几名奉戒日王之命前来迎接大唐使节的天竺官员在城中等候多时。

这几名官员一见郭业立马热情迎了上去，神情客套热情洋溢，出奇的是，这几个负责迎接大唐使节的官员，都会将汉话，而且讲得还不赖。

这下，郭业在交流上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当然，他并不认为天竺的官员素质高到统统都会讲汉话，比如哈里亚娜城摩罗丹城主，还有勒克瑙城主，他们都不会讲汉语。

所以，他估计这几个会讲汉语的天竺官员，应该是戒日王考虑到自己交流上的障碍，刻意给自己精挑细选上来的。

由此可见，这位戒日王在对待大唐使臣的态度上，那是保持着相当的友好，不然也不会费这个心思来安排这几个天竺官员了。

但是由小见大，以管窥豹，郭业也从中窥伺出，这位戒日王不是一个简单的角色，从一件小小的安排事宜上便可看出他的心思之细腻。

至少，就冲这一点安排，郭业便对这位戒日王心生了好感。

很快，这几名天竺官员便传来了戒日王的旨意，今日先让使臣大人在驿馆歇息歇息，明日再在王宫接见并设宴款待大唐使臣大人。

入乡随俗，客随主便，郭业自然任由他们编排表示无异议。

他也理解戒日王先晾自己一天的小心思，北天竺虽小，大唐虽为上邦，但人家戒日王好歹也是一国之君，总不能说见就见，光着脚丫子就火急火燎地召集郭业吧？难免也要摆摆谱刷刷存在感。

于是，在几名天竺官员的安排下，郭业带着宇文倩和云裳，率领着三千西川军浩浩荡荡，朝着驿馆方向行去。

沿途之上，郭业一行自然引来了曲女城天竺子民的驻足围观，评头论足不再话下。

而几名天竺官员也是一边走，一边与郭业介绍着曲女城的沿途风光，其中寺庙、佛塔、伽蓝占据了多数。

走走停停，总算是抵达了驿馆。

三千西川军被安排驻扎在了驿馆旁边的一个空置场地，赵九丑和丹珠立马下令军士们安营扎寨，忙活起来。

云裳和百余名女自卫队被充作侍女，安排在了驿馆的一侧小院内。

而郭业和宇文倩则因为是夫妻的关系，被安排住进了专门提供给外臣使节住宿的一处竹舍。

此处竹舍倒是修建得比较精致，分楼上楼下，楼下用来会客，可惜了，楼上只有一个房间。

对宇文倩而言，跟郭业同宿一房，这无疑是一场可以想象和预见的灾难。

而对郭业而言，唯有窃喜偷着乐，暗中默默感激了一遍戒日王的周到安排。

安排完郭业之后，那几名官员又将负责使臣驿馆的一名天竺官员介绍给了郭业，并跟郭业再三交代，如有什么要求，可以找这位驿馆负责官员解决。

所幸，这位驿馆官员的职责便是接待各国来往天竺的外臣使节，所以他的汉语讲得也是倍儿溜，貌似还有四川蜀中一带的方言口音。

打发走了这位驿馆负责人之后，郭业突然冲站在竹舍二楼房间中手足无措的宇文倩嚷嚷道：“还愣着干嘛？你相公我一路风尘仆仆，乏了累了，赶紧

的，去给我打盆水洗洗脸，然后顺便帮我洗洗脚捏捏背。”

宇文倩闻言顿时诧异，怒斥道：“什么？你竟然让我给你打水洗脸洗脚还捏背？你当本夫人是什么？”

“靠，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拿乔是吧？”

郭业哼道：“宇文倩，莫要忘记了你自己现如今的身份？夫为妻纲，让你来服侍自己的丈夫，你还觉得委屈了？我看你这娘们就是欠收拾，三天不打又开始上房揭瓦。难道你想一辈子滞留在天竺国，被一群天竺男人轮番上阵……嘿嘿……”

宇文倩小手紧紧攥成拳，被郭业连番挤兑和呵斥之后，咬牙切齿恨不得上前将郭业一刀劈成两截儿。

不过到了最后，她的理智还是战胜了冲动，竭力将心中那团怨怒遏制住，佯装成温柔款款的模样，盈盈道了一个万福，说道：“夫君稍待，妾身遵命，这就去给您打水！”

郭业脸上露出一个胜利的笑容，很是装逼地挥挥手，装作不耐烦说道：“快去快去，磨磨蹭蹭的，晚上有你看。”

宇文倩心中冷哼一声，也不看郭业，径直奔向房门，正要伸手拉开，突然——

吱呀～

房门从外到里被人推开，吓了宇文倩一跳。

推门之人并非别人，而是刚才那位被打发走的驿馆官员。

郭业有些不悦地皱起眉头，呵斥道：“不请自入，难道没人教过你进别人的房门之前要敲门吗？”

那名官员讪讪一笑，连连道歉道：“使臣大人，失礼失礼，恕罪恕罪，我国大王女殿下在竹舍楼下要见您，所以下官唐突了。”

郭业面露疑惑，不解问道：“大王女殿下？什么意思？”

“哦哦……”

驿馆官员连连改口解释道：“按照天上上邦大唐国的说法，大王女殿下便是长公主殿下。我国国王戒日王长女，北天竺的拉迦室利长公主殿下，要求见大唐使臣一面。”

拉迦室利长公主殿下？

哟呵，郭业心里纳闷了一下，哥们来这北天竺，还没见到戒日王，倒是先跟他女儿见上面了，这姑娘倒是挺奔放啊，居然主动要求见面，新鲜！

## 第949章拉迦室利公主

郭业暂时放过了蹂躏宇文情的机会，匆匆下了竹舍，见到了驿馆官员口中所说的北天竺长公主殿下——拉迦室利公主。

率先映入眼帘的是拉迦室利公主的背影，身材颀长，丰满圆润，披着一件碧绿色的纱丽。纱丽的材质和做工，都是郭业进入天竺国后所见到最好的，应该是王室特供的丝绸料子所制。

随着郭业脚步的走动，拉迦室利公主也缓缓转过身来，这时郭业总算是看清了对方的正面。

眼前这位公主的肤色并非如中原女子般雪白如白瓷，相反，呈古铜肤色，健康中仿佛透着狂野。她的脸上戴着面纱，半遮半掩住了鼻尖以下的容貌，仅仅看到一双玛瑙水晶般明亮的双眸，额头之上点缀了一颗天竺女子独有的圆形痣，痣呈紫黑色，这是天竺女子独有的一种饰物，俗称额痣。

郭业看到这颗紫黑色的额痣，立马断定了这位拉迦室利公主肯定是云英未嫁之身。

因为在路上，他听宇文情科普过，天竺女子的额痣也有很大的学问。已婚妇女都会点上红色的痣，表明她们已经有了归宿，享有家庭幸福生活；未婚女子点痣不用红色而用紫黑色。不同颜色，以示区别。

痣通常点在额头正中离鼻梁一寸的部位，大小约指面大。

虽然对方用面纱遮住了半张脸，但郭业不得不承认，这位拉迦室利公主，绝对是位充满着异域风情的天竺大美人儿。

此时，拉迦室利公主也正眨巴着那双玛瑙宝石般明亮的眼睛，打量着郭业，从头到脚，细细打量了起。

而郭业却尴尬了，不是因为被美人赤裸裸地盯着而感到尴尬，而是因为他不懂天竺话，不知道如何跟这位天竺公主打招呼和交流。

霎时，他想到了刚才那个通晓汉语的驿馆官员，随即东张西望了一番，发现这孙子早就不知道溜哪儿去了。

而云裳现在也不在这儿，真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啊。

一时间，在这份寂静的尴尬中，郭业顿时有些手足无措起来，欲要张嘴问话，却又不知道天竺话里“你好”“公主殿下”该如何讲。

“扑哧~”

拉迦室利公主貌似看出了郭业的不自在，竟然隔着面纱大胆地笑出声儿来，继而开口问道：“尊敬的大唐使臣，莫非你风尘仆仆赶来曲女城，身体抱恙欠佳？”

“咦？”

郭业初闻之下，立马膛目结舌，半天没反应过来，吞吞吐吐惊讶道：“拉迦室利公主殿下，你，你竟然会讲我们中原汉语？”

“当然哩！”

拉迦室利公主透着明亮的双眼扑闪扑闪，眉宇间有了几分得意之色，用汉语回道：“本公主素来对你们中原人的文化感兴趣，我父王自幼便请了名师教我中原人的四书五经，本公主若是生就男儿身，也许还会赶赴大唐帝都长安去参加你们中原皇帝开办的科举考试，说不定还能中个状元哩。”

呀，郭业发现这位北天竺的公主居然还是一口子酥心麻皮的吴侬软

语，啧啧，看来教她中原文化的老师不是江南人，便是在江南之地呆过。

拉迦室利公主看着郭业一脸惊异之色，不由又是一阵轻笑，继续自顾说道：“你还不知道吧？当年贵国圣僧来我天竺求佛取经时，在我父王宫中呆过一阵时日，他也沒少教过我中原博大精深的文化，还跟本公主讲过不少中原的奇闻异事呢。可惜了，圣僧终究还是离开了天竺，回到了大唐。不然的话，本公主肯定会央求父王将他招为驸马呢。”

“呃……”

郭业听傻了，这位天竺公主还挺奔放，居然要招个和尚当驸马，亏她想得出来。

至于她口中说得这位圣僧，郭业一猜便知，正是玄奘大和尚无疑了。

感情玄奘这大和尚在天竺国，还有这么一段艳遇和孽缘，啧啧，人真不可貌相，和尚不可小瞧啊。

拉迦室利公主眼神纯净若斯地看着郭业，好奇问道：“敢问大唐使臣阁下，你可是姓郭，单名一个业，字子仪？”

郭业唔了一声点点头，自己的姓名在戒日王那儿早已不是秘密，所以这位拉迦室利公主知道自己，郭业也不感到奇怪。

可谁知一见郭业点头确认之后，拉迦室利公主的神色却夸张了起来，竟然走前几步直逼到自己跟前，兴致勃勃地喊道：“原来你就是圣僧口中那位至交好友，原来圣僧口中的郭兄弟长你这样啊？”

卧槽儿！

郭业翻了翻白眼，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还是说这位公主殿下表述有问题？

随即，他饶有兴趣地问道：“请问公主殿下，玄奘和尚在你面前是怎么说的我？当然，我跟他是至交好友好兄弟，这一点肯定是对的。”

拉迦室利公主道：“圣僧说，他在大唐有一位好朋友好兄弟，行郭名业，乃蜀中陇西人氏。陇西郭业四个字，在大唐中原名声赫赫，天下皆知。圣僧说，你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乃大唐百年难得一见的奇男子，乃名震天下的大英雄。如今我终于见到了圣僧口中屡屡提及的陇西郭业，果真是，果真是……”

郭业此时听着拉迦室利公主的话，那叫一个飘飘欲仙，能在一位异域他国，素不相识的公主口中有如此高的评价，郭业的确有傲娇的资本。

他心里默默感谢了玄奘大和尚一番，看来老子没白对他好啊，玄奘这大和尚就是喜欢说实话，不过说实话的人永远都是招人爱。郭业暗暗发了誓，玄奘，回头等哥们回到长安，与你再相聚时，肯定请你好好吃一顿全素宴。

随即，他接着拉迦室利公主的话，一脸风骚地问道：“果真是什么？公主莫非是想说，果真是盛名之下无虚士？”

“呃不。”拉迦室利公主轻轻摇了一下头，说道，“我是想说，果真开心得很呢。”

我勒个去，你妹，说话不带这么大喘气的，搞得哥们会错意表错了情，尴尬啊！

霎时，郭业满脸堆笑的表情顿时僵住了，不知道下面的话该如何接下去了。

而一如既往奔放若斯的拉迦室利公主，则是放声大笑，仿佛很享受郭业

屡次在自己面前出现的尴尬神情。

郭业见机得快，立马转移话题道：“对了，公主殿下，不知你找在下所为何事？”

拉迦室利公主闻言之后，收起了痴痴笑声，然后轻轻摆弄了一下面纱，担心因为大笑而让面纱脱落，随后才说道：“本公主找郭使臣，自然是为了我父王的宫廷御宴而来呀。”

“宫廷御宴？”

郭业狐疑地问了一句：“戒日王不是要明日才会召见在下进王宫吗？难道又改主意了？”

“不是不是。”拉迦室利公主摆摆手，急忙解释道，“郭使臣不要误会，并非御宴提前了。本公主此番过来是想告诉你，明天的宫廷御宴上你要做足充分准备哦。不然可是要出丑的。你代表了大唐皇帝出访我国，为我父王祝寿，到时候可别出了丑，堕了大唐皇帝在天竺的威名才是。”

嗯？

郭业一听之下，脱口说道：“莫非这是宴无好宴？难道戒日王今天不召见我等，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拉迦室利公主双眼透着狡黠，亦不点头承认，也不摇头否认，只是静静地看着郭业。

不过她不说不代表郭业猜不出来，原来戒日王今天故意不召见自己，并非是要刷存在感，而是明天的宫廷御宴上没憋什么好屁啊。

不过里头到底有什么玄虚和不对劲，郭业着实猜不出来。

他是聪明人，知道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眼前这位天竺公主来自己这里提示了一小下，却并未说透，显然还藏着后话，随即他问道：“拉迦室利公主，你肯定不会平白无故提醒我这个，说吧，说出你此番来见我的真正目的吧。”

“啪啪！”

拉迦室利轻轻抚掌赞道：“圣僧果然没说错啊，郭使臣就是长着一颗七巧玲珑心，一点即通，举一反三。相比我们天竺那些愚笨的男人，郭使臣当真是天上那颗最璀璨最耀眼的星辰呢。”

又是一记高帽戴过来，差点没将郭业砸晕。

郭业嘴角噙笑，意味深长地重新上审视起了这位天竺公主，随后轻轻笑道：“好了，尊敬的拉迦室利公主，咱们也别兜圈子了，说说你此番来的真正的要求吧，要怎么样你才肯将明日宫廷御宴的秘密告诉郭某？”



## 第950章这下玩出火来了

拉迦室利公主那双明亮的大眼睛扑闪一下，透着狡黠地看着郭业，轻轻问道：“这么说，郭使臣是答应本公主咯？”

郭业也是不吃素的，哪里会这么容易让拉迦室利公主的话给绕进去，继而撇撇嘴，狡猾狡猾地笑道：“什么答应你了？我答应你什么了？尊敬的公主殿下，你总得先说说你的要求，也好让我知道我能否做到，不是吗？”

拉迦室利嗯了一声，也不再兜圈子，径直说道：“本公主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希望郭使臣能在曲女城逗留期间，替我做一件事。”

郭业问道：“什么事儿？”

拉迦室利摇摇头，笑道：“到时候郭使臣自然会知道，现在还不到揭开蛊钟的时候。”

靠！

这不是明摆着玩人吗？

郭业顿时有些不悦道：“公主殿下，你这玩笑开大了，万一到时候你让我做些违背良心之事，那郭某还不是任你拿捏着玩？”

“哈哈，郭使臣多虑了，本公主绝对不会要求你做违背良心之事。”拉迦室利公主摇摇头，隔着面纱一口吴侬软语说道，“相反，这件事肯定是郭使臣力所能及之事。”

郭业微微皱眉，确认道：“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

“是的！”

“也不违背民族大义？”

“不违背！”

“也不损害我大唐帝国的利益？”

“绝不！”

.....

郭业小心翼翼地求证过之后，陷入了思考，暗暗琢磨道，如果真是这样，姑且答应她又有何妨？不然的话，明天那个宴无好宴，不做好充足准备可真是要吃大亏的。

旋即，他重重一点头，斩钉截铁道：“成，我答应你了。只要你将明日宫廷御宴的真正秘密告诉在下，那么郭某在曲女城逗留期间，便为公主殿下做一件不违背良心，不违背道义，不违背民族大义，不损害国家利益的力所能及之事。”

拉迦室利公主蛾眉微颤，明显心中一喜，兴奋问道：“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郭业嗯了一声，很是痛快地应道：“当然，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决不反悔！”

“好！”

拉迦室利公主欣喜地从纱丽中伸出双手微微合十，然后额头轻点了一下，以示感谢。

这跟之前哈里亚娜城摩罗丹城主的双手合十大有不同，一个是代表佛门僧侣的合什礼，一个是代表天竺人的感谢礼。

郭业也依样画葫芦还了一下礼，然后径直催促道：“公主殿下，请说吧，

明天的宫廷御宴上到底有何隐秘？”

拉迦室利如今得到了郭业的承诺，自然也爽快了起来，不再扭捏和兜圈子，缓缓说道：“郭使臣有所不知，其实在你来曲女城之前，薛延陀部、西突厥国、还有大食国便派出了使臣，一起来曲女城为父王祝寿。”

“哦？”

郭业稍稍讶异了一下，不过却没太大的反应，因为这几个国家都是西域诸国，其中大食国乃极西之国，国力更是冠诸于这几个国家之上。这几个国家派出使者给戒日王祝寿，完全是合乎情理之中，无非就是想让西域诸国的关系更加紧密罢了。

自家大唐的那位李二陛下可不一样，在他眼里戒日王只不过是一个番邦国王罢了，迟早都要吞并了西域诸国，有生之年肯定要将这些国家消灭掉，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个疆域最广的大唐帝国。

要李二陛下主动给戒日王祝寿，恐怕戒日王的面子还没那么大。

拉迦室利看了一眼郭业，兴许是猜到了郭业的心中所想，继续说道：“郭使臣真以为他们一起来曲女城，单单是为了向我父王祝寿吗？错，大错特错！”

郭业问道：“难道还有其他意图不成？”

“那是当然！”

拉迦室利点了点头，说道：“他们来曲女城名为向戒日王祝寿，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巩固加强西域诸国联盟的关系。最近你们大唐是不是对吐蕃开始用兵了？别否认，呵呵，据本公主所知，你们大唐已经在吐蕃国边界陈兵十万，而且吐蕃国内如今已经是混战乱成一片了。正所谓唇亡齿寒，你们大唐这么做，你觉得其他西域诸国会安心吗？也许，贵国的下一站，便是他们几个国家中的其中之一了。”

郭业没有回答拉迦室利的问话，因为他自从败退乃堆拉山，撤出吐蕃之后，就一直与长安那边失去了联系。

如今吐蕃国内的具体情况如何，大唐的十万大军到了何处，他真心不知道。

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如今吐蕃国内肯定是乱糟糟的。

这么一来，势必已经引起了吐蕃几个邻边国家的注意，让他们心生危机感了。

不过西域诸国一直以来都彼此有联络，而且对大唐始终抱有敌意，结成阵营。这也不是什么大秘密。

因此，对于这几个国家的使者给戒日王贺寿，另有其他目的，他也表示理解。

于是，他说道：“这没什么好奇怪的，西域诸国彼此缔结联盟关系，这早已是街知巷闻之事。拉迦室利公主，这跟明天戒日王设宫廷御宴召见郭某，有何关系？”

“笨！”

拉迦室利向郭业抛了一记白眼，啐道：“亏你还是中原的大英雄，怎么会想不明白其中的关节呢？如今西域数国都来给我父王祝寿，目的就是共同存在的大敌——大唐。而你也偏偏这个时候奉大唐皇帝圣旨来给我父王祝寿，你觉得其他几国的使者会如何看待我父王？值此西域联盟最为紧要的时

候，你觉得我父王该做些什么，来撇清与你们大唐的关系，以此来证明我们天竺国的清白呢？”

喇～

郭业脸色顿时惨白一片，这下他终于听明白了拉迦室利公主的意思，感情明天不单单是宴无好宴，备不好就是一场宫廷夺命断头宴啊！

卧槽儿，本来是想假借李二陛下的名义来北天竺借道，然后途经南天竺进入大唐南疆，最后返回中原的。

这下，扯李二陛下的虎皮竟然扯出祸事来了。

奶奶的，这下想矢口否认自己不是奉旨而来都不行了，典型的骑虎难下啊。

郭业已然预见明天被戒日王召见王宫中的情景了，哗啦一下，一千侍卫涌上来将自己拿下，然后戒日王一声令下将自己喀嚓掉，人头落地。紧接着，这厮再向其他几国的使者炫耀证明，你看看，本王跟大唐一直都是清白的，一直都未对脱离过西域联盟啊。

干，这次真是玩大发了，这可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啊？？

郭业病急乱投医，正要跟拉迦室利公主求救来着，谁知这位公主殿下飘然一转身，甩过来一句话：“本公主不能在这儿逗留时间太长，郭使臣，我相信你定能闯过眼前的难关，本公子便先行告辞了！”

说话间的功夫，人已走远，只留下一道飘然身影和丰腴身姿供郭业欣赏。

不过他眼下却是无心欣赏美人儿背影，而是一脑门的燃眉之急，不知该如何解决。

就在他踌躇彷徨之际，沓……沓沓……沓沓沓……

一阵清脆的脚步声在他耳边响起，待他循声望去时，宇文倩已经悄然从楼上竹舍下来，正一脸促狭地看着他。

郭业下意识地问道：“我跟她的对话，你全听见了？”

宇文倩嗯了一声，抿嘴一笑，促狭道：“怎么了？我们无所不能，大唐百年难得一见的奇男子，大唐帝国的大英雄，也有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一筹莫展的时候啊？”

郭业没好气地瞪了她一眼，哼道：“嗨，我说你这娘们到底长没长心？你就巴不得老子出事儿啊？草，话说回来，若不是你这女人不安分，老子会落得如此境地？宇文倩，你别忘了你如今的身份是我的夫人，老子丢了性命，恐怕你也落不到好。说不定，到时候戒日王会找十个，不，找一百个男人来侍候你呢？”

宇文倩清咳两声掩饰惊恐，立马失去了刚才的那份得意，然后收敛起神色来，轻轻说道：“其实你无需这般紧张和惶恐，因为你忽略了一桩事实。”

郭业心道，莫非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娘们心里有谱儿？

随即，他问道：“我忽略了什么？”

宇文倩细细分析道：“你想，如果戒日王真要对你不利的话，怎么可能容许你从哈里亚娜城一路顺畅地进入曲女城？还有，他真要杀你的话，大可以今天在你进入曲女城的时候，就下令曲女城中的数万军队将你、我，还有三千西川军剿杀殆尽。又何须如此大费周章地将你明日召进王宫再杀？这不是

多此一举吗？”

郭业恍然大悟道：“对啊，你说的在理，难道刚才这位拉迦室利公主在胡言乱语骗我？”

“这也不一定！”

宇文倩摇摇头，一脸谨慎地说道：“也许她说得事情是真的，但是远远没有她说得那么可怕。也许，对于你的突然到访，戒日王也在踌躇彷徨，也在犹豫不决。郭业，如果你相信本夫人的话，明日进王宫见戒日王，你需听我一计！”

“好，你说来听听！”

## 第951章进王宫

宇文倩心里很清楚自己如今的现状，她与郭业身在异乡为异客，那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而且两者之间她还属于依附者的弱势一方，说得通俗一点，两人是一根绳上拴着的蚂蚱，谁也甭想离了谁玩单飞，尤其是她。

于是，她收起了刁难郭业出口恶气的心思，娓娓将自己的主意道了出来。

郭业听着听着却是越听越不对味儿，当宇文倩说完最后一个字时，他已然淡定不住了，当即便是破口大骂：“宇文倩，我看你真是骗上瘾了，你上辈子是撒谎精转世投胎啊？不干，这事儿老子坚决不能干！”

宇文倩倒是坦然，嘴角依旧噙笑，用不咸不淡地口吻反问一句：“眼下这种情况，你不这么干，难道还有更好的法子吗？”

“靠，你还有脸这儿说风凉话？”

郭业抬手一指近在咫尺的宇文倩，怒斥道：“若不是你臭娘们在吐蕃作死，我会被逼走天竺国吗？若不是你出馊主意让我假承圣旨出使天竺，老子会自己给自己挖坑，受制于人困在曲女城吗？擦，宇文倩啊宇文倩，你就是个扫把星，真的，老子遇上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来了。”

宇文倩也不知是因为改了性子和脾气，还是因为真的心里有愧，被郭业指着鼻子一通骂后，她竟然不急不火，依旧是嘴角噙笑，坦然受之。

随后，她微微耸了耸香肩，轻声说道：“干与不干，悉听尊便，脑袋长在你的肩膀上，你自己权衡利弊与轻重吧。不过我奉劝你一句话，郭业，你可以不计较你自己一人之生死，也可以无视我宇文倩的存亡。但是，你总得顾及随你入天竺的三千西川军吧？你总得考虑考虑你那两名忠心耿耿的手下吧？你若按我所说去干，大家兴许还有一线生机；但是依旧我行我素的话，呵呵，所有人都只有死路一条，断无生还离开天竺国的可能。”

说罢之后，飒然转身，轻移莲步缓缓上了竹舍二楼，叨叨了一句：“我累了，但愿明日一觉醒来，还能见到太阳照常升起！”

不一会儿，宇文倩便彻底告别一楼，进了二楼房间中。

郭业则是一言不发地低下了头，仔细回想着宇文倩最后说得这番话，久久没有动静。

约莫过了半柱香的时间，郭业猛然抬头，脸上现出坚毅之色，冲着二楼方向怒气冲冲地嚷嚷道：“佛说前世五百次回眸，才能换来今世的擦肩而过。老子也不知道上辈子到底造了多大的孽，才换来今生你宇文倩这番折磨老子。得，宇文倩，你牛逼，老子真是上辈子欠你的！”

俨然，郭业心里已经无奈妥协，要想自救，要想几千号人都能活着离开天竺国，唯有明日进宫之后按照宇文倩刚才所授之计来行事了。

想他郭业在长安与长孙无忌等大鳄们斗得风生水起，丝毫不落下风，却处处受宇文倩这娘们的掣肘，还真一物降一物，此乃天道之永恒法则。

.....

.....

郭业在竹舍楼下草草睡了一觉，因为心里装着事儿，所以压根儿就没心思睡懒觉，无需日上三竿，翌日清晨便早早醒来。

驿馆官员安排了简单的早饭，饭后，他在驿馆附近独自静静踱步思量了

一番，直至临近中午，才有天竺官员来驿馆寻他，并带来了戒日王的召见旨意。

来了！

郭业暗暗告诫了一下自己，每逢大事更需有静气，要淡定，要稳住！

随后，便与那天竺官员出了驿馆，馆外早有天竺驯象手牵着一头大象在外等候多时，特奉戒日王之命前来接大唐使臣进王宫。

在驯象手的帮助下，郭业乘上了早已训得温顺至极的大象，缓缓走在曲女城大街上，受着路上天竺民众的注目礼，朝着王宫方向进发。

大象行速缓慢，出驿馆到王宫，足足走了将近有半个时辰左右，郭业空腹鸣如雷动，早已饿的饥肠辘辘。

看来，吃戒日王一顿饭，也挺遭罪的。

直至到了王宫外，率先映入郭业眼帘的是一块方形的草地。在草地上，一条白玉大理石铺成的宽路直通王宫正门，沿着宽路两旁，建有一幢幢鳞次栉比的圆塔，高达数十米，令人不由肃然起敬。

郭业在天竺官员的陪伴下，踏上草地，走上大理石铺成的石路，缓缓逼近王宫。

随着距离靠近，北天竺王宫的样子霎时跃入眼中，确切地说，不应是一座王宫，而是连绵的宫殿群，规模宏大，甚是壮观。

宫殿群从低到高，通体泛白宛如无瑕白玉，台阶、宫墙、穹顶等结构都是洁白如玉，很显然都是由质地上乘的大理石筑成，看似圣洁令人不敢生出亵渎之意。

王宫群落以主殿最为雄伟，穹顶亦是最高呈圆球状，王宫主殿的四角也矗立着高达数十米的佛塔，庄严肃穆。

在天竺官员的引领下，郭业朝着主殿方向走去，走上台阶，一道象征着智慧之门的拱形大门就在一步之外，可清晰地看见拱门之上篆刻着梵文，郭业虽看不懂这梵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大概其能猜出来，拱门上刻着的应该是佛经。

天竺佛国，岂是浪得虚名？

六名宫廷卫兵头缠围巾，腰胯大马士革弯刀，分别把守在拱门两旁。

天竺官员上去叽里咕噜交涉了一番，然后又出示了随身携带的羊皮卷，方得以通行。

郭业与他进入拱门之后，天竺官员用汉语跟他嘀咕了一声：“宫宴已经准备好了，戒日王与阿贾尔耶大王子、辛格尔二王子，还有拉迦室利公主早已等候多时，请大唐使节大人加快脚步，随下官赶紧赴宴。”

说着，也不再给郭业介绍宫殿路上的异域风情特色，二人匆匆赶向了戒日王平日召见各国外臣使节后的设宴之地。

绕了足足五条回廊，穿了三道拱门，郭业如愿以偿，终于得以见到了这位印度历史上评价甚高的北天竺国王——戒日王。

准确地说，应该是戒日王一家老小几口子人。

不过他还未看清楚戒日王这一家子到底长得啥样，还没有分清哪个是爹，哪个是大儿子，哪个是二儿子，就突然听到一记充满戾气的声音在耳边炸响：

“来人，将这敌国的使臣拿下！”

哗啦啦~~

郭业的脑后虽没长眼睛，但却能清楚地感受到足有几十上百个天竺王宫侍卫，正从自己的身后的几个方向涌来，围拢上前步步进逼。

淡淡杀气，雾隐雾现。

好家伙！

这可不是什么下马威，而是要玩命见血呐！

## 第952章雄辩戒日王一家子

今日戒日王召见郭业的地方，是设在王宫平日用膳之地。

所以，这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般金碧辉煌，相反，色调简单，陈设更是简单。

地上，用几块大小相同的羊绒地毯拼凑铺成，平平整整丝毫看不见拼凑的缝隙瑕疵。此时，地毯的中间摆放着食物，都用大大小小的金银器皿盛放着，看着蛮丰富，伸手就能够着。

而戒日王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女儿拉迦室利公主正盘腿靠着墙边坐在地毯上，不过并未关注眼前的食物，而是盯着即将成为瓮中之鳖的郭业。

面对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幕，郭业并未感到意外，甚至恐惧。

因为拉迦室利公主昨天的提醒，他心中早有预料，只是没想到戒日王连简单的见面寒暄都不给机会，便要将自己拿下。

翻脸无情何其之快，连最后一点遮羞布都不愿意去遮掩。

看来，不得的按照宇文倩那娘们的提议，来自救为先啊！

于是，正当身后一众天竺王宫侍卫涌上围拢，就要将其生擒之刻，电光火石的瞬间，他振臂高呼一声，冷冷嘲讽道：“这就是号称天竺一代雄主戒日王的待客之道？我看，不过如此，浪得虚名罢了！”

郭业死到临头却突兀一番奚落，让身后那群宫廷侍卫的脚步和动作缓慢停滞了下来，不过也惹来了一脸络腮胡子的大王子阿贾尔耶的不快，只见他怒而起身，冲那些宫廷侍卫骂道：“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这唐人言语无状亵渎戒日王，快，将他拿下拖出王宫将其大卸八块！！”

他说的是天竺话，郭业自然听不懂，不过他从对方的口吻和脸色可以看出，这孙子肯定没放什么好屁。

“住手！”

这时，年纪稍长，居中盘腿而坐于毛毯上的戒日王终于啃声了，他一脸威仪地冲那些侍卫一挥手，然后用汉语冲郭业喝道：“唐国使臣，你知道你跟谁在说话吗？”

戒日王右手边坐着的二王子辛格尔适时低喝道：“唐人，坐在你眼前的这位，乃是我们天竺国国王的戒日王，你敢对我父王出言无状，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唯有戴着面纱的拉迦室利公主没有吱声儿，从头到尾都是目不转睛地看着郭业，眼神颇有几分耐人寻味之意。

郭业察觉到身后的宫廷侍卫停止了动作，缓缓向后退了下去，暗暗松了一口气，心里阵阵泛虚，妈蛋，第一关算是躲过去了。

随后，他继续一副刺头儿地模样撇撇嘴，冷笑道：“郭某眼没瞎，知道眼前这位乃是戒日王，能够住在这王宫中的，难道还能乞丐要饭叫花子吗？不过这位王子殿下……”

说着，他不顾大王子和二王子的满脸怒容，飞快将目光定格在了二王子辛格尔的脸上，眉宇浮起几分嘲弄之色，似笑非笑地说道：“看你年纪，应该是二王子辛格尔殿下吧？郭某得纠正你一下，戒日王是国王没错，但他只是北天竺的国王。呵呵，这南天竺如今还不算你们的吧？郭某虽是唐使，但对天竺国的情况还算了解一二，甭想糊弄我。”



“放肆！”

“闭嘴！”

大王子阿贾尔耶和二王子辛格尔同时高喊一声，脸上尽是火辣辣的红潮，显然被郭业给刺激到了。

在场之人，凡是听得懂汉语的，谁听不出来郭业这番话的嘲讽之意？听着像是纠正二王子辛格尔的用词错误，实际上是在暗讽戒日王的夜郎自大。

“啪～啪啪～～啪啪啪～～”

突然，戒日王抚手拍掌而起，脸上浮着莫名的笑容，朗朗笑道：“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唐使，好一个胆色过人的唐使，你就不怕本王一怒之下将你杀之泄愤吗？”

一脸络腮胡的大王子已经转身请奏道：“父王，请容许阿贾利耶拿下这唐人的狗头！”

戒日王猛地收起笑容，脸上阴晴不定冲阿贾尔耶骂了一句：“退下！还嫌不够丢人吗？没用的废物！”

大王子阿贾尔耶想表个忠心卖个孝顺，却平白触了戒日王的眉头白挨一顿骂，只得悻然后退两步，继续盘腿坐了下来。

这父子俩的对话并不是用汉语，而是用天竺话，虽然郭业听不懂，但他看得出大概来，应该是阿贾尔耶想要对付自己却自找了倒霉。

活该，狗日的，老子没招你没惹你，你咋就那么热衷于要杀你爷爷我？活该挨骂！

他暗暗幸灾乐祸了一番之后，嘴角不由泛起一弯弧度。

戒日王再扭头时捕捉到了郭业的这个表情，不过却并未大发雷霆，而且脸上阴晴不定的神色又变成了一脸莫名的笑意，继续用汉语问道：“唐使，回答本王，你如此出演莽撞，难道就不怕本王杀了你吗？”

郭业耸耸肩，无所谓道：“戒日王邀请在下孤身一人进王宫赴宴，郭某不是照样来了吗？若是怕死的话，郭某就不会替我大唐天可汗陛下出使番邦异国了，更不会孤身一人进宫赴宴了。”

戒日王岂能听不出郭业的话中真意？不由，又是一阵朗朗大笑道：“听你这话，本王倒是成了卑鄙小人了？哈哈，你这唐使真是牙尖嘴利好口舌，比当初那个唐玄奘还要厉害啊。”

郭业早就知道了戒日王的底牌，径直说道：“戒日王，郭某早就知道今日进宫赴宴，凶多吉少九死一生。因为我知道，你若不杀我，便很难向薛延陀部，大食国、西突厥等国有所交代。不过在杀我之前，郭某还是有几句话要讲，讲完之后，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唔？”

这时，戒日王终于笑不出来了，反而是一脸凝重地问道：“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儿？”

郭业冷笑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真以为吾皇陛下派我出使曲女城，真是给你祝寿来的？呵呵，我大唐帝国幅员辽阔，我大唐天可汗陛下富有四海，你也不想想，以他的身份岂会折节下交，给你这番邦小国之王祝寿。”

“放肆！”

二王子辛格尔也淡定不住了，当爹的被人侮辱，当儿子的脸上也无光

啊，随即他也重蹈大哥阿贾利耶的覆辙，冲郭业咆哮道：“你再敢辱我父王，信不信本王的钢刀取你脑袋。”

郭业眼神轻浮地看着二王子辛格尔，冷笑道：“凭你也配？你一个小番邦王子，也能作得了这北天竺国的主？”

最后一句话，虽是冲辛格尔说，但他的眼睛却是看着戒日王。

戒日王眉头紧皱，不懂郭业为何会这般有恃无恐，屡屡出言无状，不由心里一阵犯嘀咕。

随后，他瞥了一眼二儿子辛格尔，斥道：“本王还没死，还轮不到你作主。坐下，好好吃你的咖喱，饭桶！”

辛格尔恨恨地瞪了一眼郭业，义愤填膺地坐到了大哥阿贾利耶的旁边。

郭业暗乐，又是一句活该在心头响起。

紧接着，戒日王狐疑地问向郭业，道：“唐使，莫非此次大唐皇帝派遣你来我曲女城，莫非另有任务不成？”

“没错！”

郭业傲娇地点点头，应道：“北天竺只是本使者的第一站，接下来还有南天竺三国也在本使出使范围之内。当然，本使要不要继续出访南天竺三国，完全取决于戒日王您的态度。”

戒日王疑惑不解，问道：“此话何解？”

郭业笑道：“戒日王，本使刚才也提到了，你虽然贵为一代雄主，却只是北天竺的国王，而非整个天竺之王。我大唐皇帝陛下让我代为转问你一句话，你是愿意继续与薛延陀、西突厥等国狼狽为奸，沆瀣一气呢？还是愿意与我大唐缔结永世之好，成为名正言顺的天竺王，即整个天竺国的国王？”

轰～

戒日王心中满是一片震撼，脸上也尽是不淡然之色，讶异喊道：“唐使，你是说，大唐皇帝愿帮出兵我北天竺国征服并吞并南天竺三国，统一整个天竺国？”

郭业和煦春风般微微颌首，回答道：“然也，戒日王啊，我们汉人有句话，叫做攘外必先安内。呵呵，你国家都未统一，卧榻之旁都有人酣睡，何苦死抱着一个离心离德齐心各异的西域诸国联盟不放呢？实话告诉你吧，原先与你们西域诸国称兄道弟的高昌国，早已与我们大唐暗中合作，共同瓜分吐蕃国。而你们西域诸国所谓的枢纽轴带中转站——吐蕃国，不日必亡！”

“啊？高昌国也……这怎么可能？”

戒日王的脸上终于现出了恐慌之色，一副难以置信地眼神望着郭业，讶异道：“高昌国可是西域诸国联盟之一啊！”

郭业摇头不屑道：“没什么不可能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也完全说得通。”

戒日王此时心乱成麻，缓缓低下了他那颗高傲的头颅，早已没了刚才对郭业那副生杀予夺的骄傲。

这时，一直没有吱声儿的拉迦室利公主饱含深意地看着郭业，隔着面纱突然问了一句：“郭使臣，本公主很好奇一件事儿，想问你一句话。”

郭业心中微愣，这娘们不是跟我是一头的吗？她想干什么？

不过他脸上却是风轻云淡，伸伸手请道：“公主殿下有何问题？”

拉迦室利公主问道：“郭唐使，我想问你，你明知出使天竺必会艰险重

重，明知今日进宫赴宴势必会九死一生，那么为什么你还执意前行呢？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有一个怕字吗？”

“怕？”

郭业眉宇飞扬地笑了笑，朗朗说道：“这有何好怕？别国使臣也许会心有所惧，但郭业身为大唐使臣，断然没有害怕之理。”

拉迦室利公主顺势问道：“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还有什么区别不成？”

这时，戒日王还有他两个儿子都不禁将目光定格在了郭业的脸上，很好奇他为何会如此信心满满。

郭业轻轻掸了掸衣袖上的灰尘，自信满满骄傲十足地回道：“区别大了，不过也很简单，因为在我的身后，站着一个巨人一般的强大帝国——大唐！”

## 第953章咬钩

“因为我的身后，站着一个巨人般的强大帝国——大唐。”

当这句话从郭业口中说出时，无论是戒日王，还是他那两个废物儿子，甚至是戴着面纱的拉迦室利公主，都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得到，一股强大无比的自信从郭业身上散发出来。

在场所有人任谁都知道，他的这种自信来源于他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

与其说这是一种自信，不如说这是一种骄傲，一种身为天朝上邦之人的骄傲。

戒日王此时心里微微泛酸，唉，若有朝一日我天竺子民身在异国他乡时提起天竺二字，也能如这唐使一般油然而生自豪感，那本王真是死而无憾，不枉在位治国数十载了。

“咳咳……”

戒日王发现自己一家子人都有些走神，心中又是暗骂了自己那两个废物儿子一句丢人现眼没出息，然后清咳两声将他们惊醒，随后挥手示意道：“你们两人先退下去，本王要和郭唐使细聊一番。”

显然，戒日王的话在两个儿子心中分量十足，一言既出，大王子阿贾尔耶率先告退离席，二王子辛格尔也随之而退。

当拉迦室利公主也要起身离去时，突然，戒日王开口阻道：“拉迦室利，我的女儿，你可以安安静静地坐在这里，无需离去。”

戒日王这话不禁让郭业微微惊讶，更是令两位王子殿下脸色一沉，怔在了当场。

郭业讶异的是，在这种国事上，为何戒日王会让自己的女儿拉迦室利公主留在当场，反而驱逐了两个名义上可能会成为王位继承人的王子离场。

难道在戒日王的心目中，拉迦室利公主的地位比两个儿子还要来得重要？

而阿贾利耶和辛格尔之所以怔在当场的原因，也是出于两人的姐姐拉迦室利长公主殿下。父王不让他们兄弟二人参知政事，居然会让自己的姐姐留下旁听，这不是让兄弟两人当众下不来台，面上无光吗？

“唔？”

戒日王脸色一沉，冲着兄弟二人催促道：“逆鳞还留在这里作甚？退下！”

阿贾利耶和辛格尔两兄弟彼此对望了一眼，两人的双眼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写着两个字，晦气！

因为戒日王在两个儿子的心中积威甚久，虎威犹存，所以即便如此，兄弟二人还是忍下了这口晦气，无奈地应了一声：“是，父王！”

随后，兄弟二人大哥走在前，老二跟在后，缓缓离开了此地。

郭业睿智地看着这场父子间的小闹剧，再意味深长地看了眼一直在戒日王面前保持着乖乖女形象的拉迦室利公主，心中略有所得。

“郭使臣，请坐！”

戒日王伸手隆重着邀请着郭业，道：“来，毯上的食物都是特意为郭使臣准备的，请尽情享受，我们边吃边聊。”

郭业也不矫情，他知道戒日王的邀请，意味着他已经接受了自己那套“攘外必先安内”的把戏，也被自己刚才所提及的天竺之王的噱头给说动了心。

简而言之，这位戒日王有点咬钩了。

正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相比之下，西域诸国联盟之事，估摸着已经被他抛之九霄云外了。

只见郭业面带微笑地微微颌首，谢道：“多谢戒日王的邀请！”

随后，他脱下皮靴走上羊绒毛毯，在刚才二王子辛格尔的位置盘腿坐了下来。

郭业一坐下，戒日王便示意服侍的宫廷内侍将食物推送到郭业这边，好让他能够品尝一二。

戒日王更是殷情地介绍道：“郭使者，千万要尝尝我们天竺的咖喱，不用客气尽管抓。”

抓？

郭业这才发现，你妹的，自己跟前的餐具只有盛放的金银器皿，压根儿就没有什么刀叉筷子啥的。

猛然，他想起来，天竺人好像有用手抓饭吃的传统习惯，而且必须是用右手，不能用左手，也不能双手并用。

因为在天竺人的传统中，右手食饭，左手只配做一些不洁的事儿。

在天竺，如果用左手食饭或者左手抓饭给别人吃，那是一种莫大的侮辱，保不齐对方会跟你拼命。

这就跟我们跟人握手一样，通常只有伸出右手去握以示尊重，除非断了左手，不然的话没人会伸出左手和人握手。

看着银碗里盛着的那些黄渍渍的咖喱，还要用手去抓，郭业心里忍不住一阵不适应，有些反胃的感觉。

他暗暗吐槽戒日王，你妹的，驿馆的官员都知道给我们这些中原人准备一双一双筷子，你就不会吗？多准备一双筷子，老子能吃穷你啊？

即便是入乡随俗，但是让他去用左手抓食物，弄得一手泥泞脏兮兮，郭业委实是适应不了。

倏地，他轻轻一笑，微微摆手，婉拒道：“多谢戒日王的款待，不过郭某现在不饿。咱们还是先谈正事儿吧？至于天竺美味，以后还没机会享用吗？”

拉迦室利公主显然也察觉到了郭业的微妙异样，心中多少猜出了原因，急忙替郭业打圆场，向戒日王劝道：“是啊，父王，郭使臣所言极是。”

戒日王点了点头，也不再纠结郭业到底用不用手去抓食物之事，径直说道：“好吧，既然如此，那么请郭唐使先谈正事吧。本王如果没记错的话，刚才你说到贵国皇帝让你出使完本国之后，还要再出使南天竺三国。而你出不出使南天竺，完全取决于本王的态度，是吗？”

郭业点点头，暗暗舒了一口气，心道，妈蛋，终于不要用手抓咖喱了。

戒日王又问：“这么说，贵国皇帝的意思是指，如果本王拒绝了大唐帮助的话，那么贵国皇帝便会转而帮助南天竺来吞并我北天竺了？”

郭业又是点点头，道：“然也！”

戒日王脸色变得很是难看，瓮声道：“看来本王真是没得选了？”

郭业睿智地回道：“还是那句话，这完全取决于戒日王您自己的意愿，这事儿谁也无法强迫你，对吗？再说了，天底下还没有逼着别人接受自己帮助

的事情吧？”

“呵呵……”

戒日王眯着眼睛冷笑两声，然后凝声问道：“那么我想请问郭唐使，如果本王答应了贵国皇帝的美意，那么他想怎么样助我一臂之力，一统天竺国呢？”

郭业果断地说道：“武力征服，消灭南天竺！”

戒日王眉毛一挑，反问一句：“你的意思是说，大唐愿意出兵助我征服南天竺了？”

郭业点头道：“正是！”

“哈哈……”

戒日王突然发笑，一脸不屑地挖苦道：“郭唐使，本王知道唐军无论是武器，还是战斗力都强于我们天竺，但是贵国皇帝不会天真地以为派你带来三千唐军，就能助我消灭南天竺三国吧？纵是你此番带来的三千唐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劲旅中的劲旅，那也不可能助我扫平南天竺三国吧？”

拉迦室利公主也有些失望地看了一眼郭业，心道，不该啊，此人名震中原，又得圣僧如此推崇，不该是浪得虚名之辈啊，怎么会如此夸夸其谈说大话呢？

“哈哈……戒日王，你真逗！”

谁知郭业也放声大笑而起，冲着戒日王眯着眼睛神秘兮兮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吾皇陛下就让我带三千精锐来？如果你认为自己耳中听到和眼中看到的，便是真相，那么只能说戒日王你也肤浅了。以你这样的雄才伟略之人，不该凡事都流于表面啊。”

戒日王被郭业讽刺了一句，心里虽动怒，却没发作出来，而是皱紧眉头问道：“这么说，贵国皇帝此番派你出使，不单单只派遣了三千唐军？”

郭业道：“当然！”

“那可就奇怪了！”

戒日王嘀咕道：“莫非你还暗藏了一支兵马？本王怎么会不知道？难道你将这支兵马藏在了地下？”

当然，最后这句话未免太神话了，又不是土行孙，怎么可能遁入地下？

郭业笑了笑，说道：“戒日王，如果能让你轻易察觉出来，郭某还敢如此大摇大摆地进你国境吗？没点倚仗，吾皇陛下还会敢放话助你扫平南天竺三国，一统天竺国吗？”

“那你兵藏何处？”

“人数几何？”

“装备武器配制如何？”

“战斗力怎样？”

戒日王的好奇心被郭业足足掉在了半空中，只得放下了一国国王的身段，连番追问了起来……

## 第954章泥婆罗国高山鬼兵

“兵藏北天竺与吐蕃的交界之国，号称高山之国的泥婆罗国！”

“武器装备、战斗力，较之大唐略弱，但却丝毫不逊于你北天竺国。”

“至于人数，呵呵，倾泥婆罗全国之兵力，不下三万人众，足足堪比南天竺三国中任何一国之兵力。”

郭业不急不慢地逐一回答着戒日王的问题，脸上至始至终挂着淡淡的笑容，最后反问道：“戒日王，怎么样？有泥婆罗国的三万援兵，足以助你扫平南方三国，一统天竺国了吧？”

这时，戒日王也终于听出味儿来了，感情儿郭业所说的另外一支援兵，并非是另外一支唐军，而是指北天竺北面，与吐蕃接壤，与大唐交接的泥婆罗国啊。

这个泥婆罗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国家，地理位置极其特殊，一直以来便与中原接触甚密，特别是大唐帝国建立之后，泥婆罗国便臣服于李唐，甘为大唐属国。

最早的西域诸国联盟中，唯独这个泥婆罗国没有位列其中，游离其外。

以泥婆罗国对待大唐死忠到底的态度而言，与其说它是大唐属国，不如说它是大唐辖下的一个行省。

戒日王之所以对泥婆罗国如此了解，那是因为泥婆罗国除了大片的疆土与天竺国接壤之外，还跟天竺国一样处处可见佛家庙宇，百步之内可见一座佛塔，乃是名副其实的佛国。

只不过泥婆罗国历来臣服大唐，除了跟大唐之间互通有无和往来之外，基本都是自给自足，与其他西域诸国毫无交集，更无利益冲突，所以西域诸国都视它为不存在的国度。

这个泥婆罗国，便是后世的尼泊尔。

.....

.....

在知道郭业所说的援军便是泥婆罗军之后，戒日王一脸怒容地看着郭业，仿佛受了欺骗和耍弄一般，斥责道：“唐使，你竟然敢戏耍本王？”

郭业摊摊手，一脸无辜道：“戒日王，我怎么戏耍你了？泥婆罗国乃是我大唐的属国，难道你不认为我大唐让泥婆罗出兵相助你平定南天竺，也是等同助你一臂之力了吗？”

戒日王道：“可是泥婆罗国乃是边陲小国，他们.....”

“切！”

郭业打断了戒日王的不满牢骚，哼哼道：“戒日王，您还真别瞧不起泥婆罗这小国，它可是号称高山之国。泥婆罗的三万兵力兴许无法比拟大唐悍军，却不逞多让你们天竺兵。要知道，泥婆罗兵擅长高山地带作战，故又称高山鬼兵，对于南天竺的地形地势，泥婆罗的三万高山鬼军无疑是最适合攻城拔寨的上上之选。说句不怕得罪您的话，单单在高山地带作战，泥婆罗的三万鬼兵恐怕强过你北天竺五万大军。”

戒日王略微一想到南天竺三国的地形地势，不禁起疑问道：“你说得是真的？”

郭业道：“戒日王，泥婆罗乃一弹丸小国，却能够存世至今，除了得以大

唐庇护之外，恐怕也有他们自己异于其他国家的长处吧？以您的见识，不会察觉不到吧？呵呵，寻常国家若要征服泥婆罗国的高山地形，若是不付出十倍以上的损耗为代价，恐怕很难消灭泥婆罗的三万高山鬼兵吧？”

戒日王唔了一声，默默地嘀咕道：“你说的也是在理。国内的高山地形，的确是他们的倚仗，任谁也不可能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去侵吞它。若是三万山地鬼兵助我，再加上你手中那三千精锐唐军，平定南天竺三国，指日可待！”

拉迦室利公主这时看向郭业的眼神已然大不同，隔着面纱看不清她的脸色，但是她的双眼却是闪烁着熠熠精芒，透着兴奋之色。

戒日王忽然问道：“这么说，郭唐使能够从泥婆罗国调动出三万山地鬼兵助本王？”

郭业点头应道：“那是自然，此番出使，陛下已经将从泥婆罗国调兵之权授予郭某，而且还给了我符节。有了这符节，随时都能从泥婆罗给你调来泥婆罗国的三万鬼兵。”

没办法，事情已经逼到这个份儿上了，郭业也只能按照宇文倩这臭娘们出的馊主意，继续将矫诏之事搞下去了。

不过泥婆罗国调兵之事，他倒是没有对戒日王扯犊子，以他对泥婆罗对大唐的百分百臣服来分析，只要泥婆罗国王见到大唐使臣的符节，完全可以骗调出来。

现在是骑虎难下，只能将自己平日的斗胆继续无限壮大，变成泼天之胆了。

至于到时候回到长安，被李二陛下知道了这事儿后，管他要革职还是要除爵，管他要杀还是要剐，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听着郭业的信誓旦旦和信心满满，戒日王喜笑颜开，抚手赞道：“从泥婆罗国调来三万鬼兵，需要多久？”

郭业回道：“长则一个月，短则半个月！”

“那好，事不宜迟！”

戒日王兴奋催促道：“郭使臣，此事要快快成行，早日将泥婆罗的三万鬼兵调入我国来。等着泥婆罗国的三万大军一入我国，本王便会对南天竺三国开始用兵，哈哈……”

郭业嗯了一声，说道：“好，我这便回去收拾收拾，带上一些人火速前往泥婆罗国调兵。”

“不行，你不能去！”

戒日王猛地摇了摇头，说道：“郭使臣还是留在曲女城为好，至于前往泥婆罗国调兵之事，本王以为还是交给你的人去办为好。”

卧槽儿！

郭业听出来了，这厮是不打算放自己离开天竺国，要将自己困在曲女城引为人质啊。看来戒日王这老狐狸并非百分百相信自己呐。

可是，郭业还真没有这个心思，因为从泥婆罗国根本无法顺利入境，唯有从南天竺入大唐南疆一条路啊。

他之所以要自己去，那是因为利用符节去忽悠泥婆罗国王这种高智商的诈骗，自己手底下的赵九丑和丹珠，根本不是这块料啊。

于是，他急忙辩解道：“戒日王，你这时不相信本使了？本使身为大唐使



臣，不亲自手执符节前往泥婆罗国，怎么能给你调来兵来？”

戒日王狡猾地笑了笑，摇头道：“郭唐使，本王盛情邀请你留在曲女城作客嘛，你可以让你那位夫人带上一干随从前往泥婆罗国嘛。她身为大唐使臣的身份，又手执符节，你再亲笔修书一封让她带去给泥婆罗国王，这与你亲自前往有何区别？”

郭业一脑门的黑线顿时浮现出来，我日，让宇文倩代老子跑一趟？

他不怕宇文倩放他鸽子，中途跑掉，因为宇文倩也想早点回到中原，压根儿不会干这种蠢事。

他担心的是宇文倩，能否顺利诈骗成功，从泥婆罗国王那儿忽悠来三万鬼兵。

看着戒日王这坚决态度，这孙子八成是铁了心不放自己离开曲女城半步了。

最后，他咬咬牙暗暗下决心道，妈蛋，拼了，只能让宇文倩这娘们带上赵九丑和一部分西川军，去跑一趟泥婆罗了。

不然的话，大家伙都没有活路！

随即，他点头应道：“好，我答应你，离宫回到驿馆，我便会安排我夫人跑一趟。”

“哈哈，好，好呀。”戒日王连拍了好几下大腿，赞道，“有了三千大唐精锐，再加上三万泥婆罗的高山鬼兵相助，本王这次举北天竺全国之兵力再次发兵南天竺，肯定能平定三国，一统天竺国了，哈哈……”

“等等！”

郭业突然抬手打断了戒日王，嘴角噙笑地戏谑道：“戒日王啊，你先别高兴的太早了，大唐不可能花费如此大的精力和兵力来白白相助你吧？天底下哪有免费的宴席吃啊，对不？”

戒日王此时春风得意，心情大好，自然也不计较郭业的态度，连连点头笑道：“那是自然，大唐皇帝的意思我懂。等着泥婆罗国的三万鬼兵一入我国，本王便会将薛延陀部，大食国，西突厥等国驻曲女城的使臣统统捆绑拿下，然后砍下他们的脑袋来祭旗，如何？”

言下之意，只要大唐襄助他攻取南天竺，那么北天竺便正式宣布退出西域诸国联盟。

郭业笑了笑，轻轻摇头说道：“这些都是你北天竺国应当应分之事，但是却远远不够，这完全体现不出戒日王你的诚意来啊。”

戒日王微微错愕，皱眉问道：“那贵国皇帝还想怎么样？还请郭唐使明言吧……”

## 第955章威逼

戒日王一时失态竟然放下一国之王的身段，让现场的气氛为之一变，两人谈判的节奏在不知不觉中落入郭业的掌控中。

当局者迷，这是戒日王没有察觉的。

然而旁观者清，拉迦室利公主已经很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此时，她对郭业的评价瞬间拔高，由衷地暗暗赞叹，圣僧果然没有骗我，此人当真是难得一见的奇才。

不过她还是保持缄默，不去小心提醒自己的父王，也不去刻意破坏此时两人谈判的局面，就这么静静地坐在一旁观看着。

“郭唐使，你倒是说啊，贵国皇帝到底还想怎么样？”

戒日王再次失去方寸，加急催促着郭业。

郭业莞尔一笑，悠悠抬起右手掸了掸胸前衣襟的灰尘，缓缓说道：“戒日王，单单退出西域诸国联盟，自然远远不够。吾皇陛下希望戒日王一统南北天竺之后，必须向大唐称臣纳贡，并无条件开放通商口岸，凡大唐商旅进入天竺国，无需缴款纳税，而且必须受到天竺国的保护，不让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

“什么？”

“称臣纳贡？”

“无条件开放通商口岸？”

“不行，欺人太甚！”

嚯～

戒日王怒然而起，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激动地抗议道：“不行不行，万万不行，贵国皇帝的这些要求实在是太过强人所难，不仅有损我天竺国的利益，也大大损害本王在天竺国的威望。这要求不仅苛刻，更是耻辱，恕本王难以办到！”

“噢，是吗？”

郭业也缓缓起身，一副悠然自得的模样看着戒日王，淡淡笑道：“戒日王，您不再考虑考虑？”

戒日王执拗地摇了摇头，非常干脆地拒绝道：“无需考虑，如此苛刻和耻辱的条件，恕本王无法答应！”

郭业哦了一声，拍拍手，示意道：“那就一拍两散呗，我们大唐总不能跟个冤大头似的，一味地付出而不求回报吧？戒日王不答应，我想南天竺三国的国王应该很乐意得到大唐的扶持和帮助，一起瓜分北天竺吧？好像南天竺紧邻大唐南疆一带，那地方正好有大唐陈兵十万，我想贵国南边的三位国王应该会喜闻乐见，欣然应允此事哟！”

言下之意，戒日王不答应要求的话，那么大唐便会转而帮助南天竺，灭掉北天竺。

“放肆，你敢？”

戒日王闻言顿时心急如焚，咆哮道：“郭业，别以为你是大唐使臣，本王就不敢将你怎么样。你信不信本王现在就让人将你拿下处死，让你不能活着离开曲女城？”

“哈哈……”

郭业仰头大笑，狂态恣意地叫嚣道：“戒日王，郭某早就说过，若是怕死就不会奉旨出使北天竺了。你真以为杀了郭某就能保住你北天竺国不被南方三国吞灭瓜分吗？郭某一人身死有何惧？大唐自会陆续派出使臣出访南天竺。我还是那句话，此事完全取决于戒日王你本人的态度。”

“你……你……”

戒日王被郭业这番混不吝的话给呛得无可奈何，心中愤怒气得胸口此起彼伏，呼哧呼哧喘着粗气。

尽管他不爱听郭业的这些话，但是不得不承认，郭业说得是事实，杀掉一个大唐使臣有何用？能阻挡得住大唐联络南天竺覆灭北天竺的脚步吗？偌大一个大唐帝国，难道还不能源源不断派出使臣吗？

若是答应，那便是北天竺之耻，他戒日王之耻，是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

若不答应，那便是北天竺之殇，大唐帮助南天竺三国，毫无疑问，覆灭北天竺指日可待。

一时间，戒日王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沉默了下来久久无话，让整个现场的气氛为之肃穆宁静起来。

就在这时，拉迦室利公主突然起身，打破了这份诡异的寂静，向郭业问道：“郭唐使，本公主想问你，若是大唐助我父王一统南北天竺后，那么天竺国向大唐称臣纳贡之事，本公主是不是可以理解成两国永缔万年之好，成为百世盟国？”

郭业讶异地看了一眼拉迦室利公主，发现这女人虽然隔着面纱，但是望向自己的眼神却是不断向自己传递一种信号，一种配合的信号。

因为郭业从她的这句话中可以听出，她这是在偷换概念，来改变戒日王的心结，在加速戒日王接受自己这些要求的进程。

但是她为什么要这样？

这明显就是不平等条约，她为何还要胳膊肘往外拐，帮助自己呢？

郭业非常不理解，从她突然出现在驿馆提醒自己今天宴无好宴，到今天从头到尾她都在若有若无地帮助自己，她到底图得什么？

不过他很清醒，现在也不是去琢磨这事儿的时候，现在还是以攻坚戒日王为主。

随即，他冲拉迦室利公主点了点头，应道：“正是！”

果然，这话一出，戒日王虽沉默不语，但脸色明显好看了许多。

紧接着，拉迦室利公主又问：“那这么说，将来大唐不仅会帮助我父王统一南北天竺，还会分一杯羹与我们天竺国了？”

郭业狐疑地问道：“长公主殿下所说的分一杯羹是指……比如呢？”

拉迦室利公主看了眼自己的父亲，然后向郭业问道：“想必吐蕃覆灭之后，大唐肯定会不止于此，薛延陀、高昌、西突厥、乃至大食国应该都会在大唐蚕食吞并的范围之内吧？”

郭业道：“这是自然，我大唐皇帝一代雄主，顺者昌，逆者亡，此乃大唐帝国定下的铁则。”

拉迦室利公主道：“那好，如果将来大唐覆灭西域诸国，想必身为臣国的天竺国也要和泥婆罗国一样出兵吧？那到时候，会分我们领土吗？会分我们人口吗？会分我们牲畜吗？如果大唐能与我们天竺共享战果，便是称臣纳贡

又有何不好？父王，您说是吧？”

郭业听罢，不由暗赞一声，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几句话就戳到了戒日王的G点上。

因为，郭业发现此时的戒日王也是抬起头来望着自己，双眼炽热透着贪婪的欲望。

这位国王看来被女儿说得动心了！

郭业嘴角微笑，心道，反正是空头支票，老子许你又有何难？

他知道自己这次矫诏和假冒使臣出使北天竺，如果不拿点实惠的东西回长安，李二陛下肯定不会轻饶了自己，而且长孙无忌等人肯定要往死里整他。

所以，他必须要让戒日王签订一系列对大唐大有裨益的条约，不然纵是安然回到长安，那也是脑袋难保。

随即，他郑重其事地点头应道：“只要戒日王与我大唐签下条约，称臣纳贡，开放通商口岸，那便是大唐的永世盟国。到时候，西域诸国的领土中，势必有天竺国的一份功劳。呵呵，西域诸国何其之多，我大唐帝国也未必都能吃得完。戒日王，这下你该放心了吧？”

“唔……”

戒日王沉吟了一声，看了一眼拉迦室利公主，突然有些疲惫地问道：“拉迦室利，我的珍珠，你觉得父王该如何选择？”

拉迦室利微微一笑，恭敬地回道：“父王，您是天竺国的太阳，对于天竺国的未来，只有您自己才能作出抉择。不过女儿觉得，与大唐联盟，对我天竺国而言，完全百利而无一害。几百年之后，天竺国的子孙后代们肯定会为此而感谢您，歌颂您。”

戒日王听完拉迦室利的话之后，苦大仇深的脸上终于渐渐变得有些缓和，看了一眼郭业，握紧着拳头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应道：“好，我答应你。天竺一统之后，向大唐称臣纳贡，向大唐无条件开放通商口岸，大唐商旅进入天竺国，将会受到保护。郭使臣，还望你早些安排泥婆罗国的高山鬼兵进入我国吧。当然，郭使臣暂时还得留在曲女城，调兵之事还得由你那位夫人去办。”

郭业耸耸肩，笑道：“当然，我会留在曲女城。戒日王，既然你已答应吾皇陛下的要求，那等泥婆罗国的三万鬼兵进入贵国之后，我们便开始签订条约，落实条款吧。”

“好，本王答应你！”

“一言为定，戒日王，不如咱们将这签订条约定名为《曲女城条约》吧！”

## 第956章拉迦室利公主的要求

一番唇枪舌战，戒日王由主动完全变为被动，终究与郭业达成了妥协，口头上答应了所谓的《曲女城条约》。

只消泥婆罗国三万鬼兵进入北天竺国的哈里亚娜城，便正式与郭业签署《曲女城条约》。

而郭业此番进宫不可谓大获全胜，利用矫诏和画大饼的伎俩来威逼利诱戒日王，不仅完成了自救，免去了此番掉脑袋的危险，还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意外之喜。

郭业心里很兴奋，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只要过些时日拿到戒日王亲笔签署加印的条约，即天竺国向大唐称臣纳贡，向大唐无条件开放通商口岸，向大唐商旅提供最好的保护，那么他回到长安之后纵是矫诏与假冒使节出访天竺之事被揭发，那也有恃无恐，有所倚仗。

换言之，他郭业亲率孤旅入天竺，仅用三寸不烂之舌替大唐挣来一个臣国和一系列条款，此乃泼天之功，谁敢拿他怎么样？

这事儿便是说破大天去，他也是功大于过。

随后，他托词要尽快安排夫人宇文倩赶往泥婆罗国调遣援兵，向戒日王提出了辞呈，准备离开王宫。

戒日王自然没有多做挽留，明着让负责接待外宾通晓汉语的天竺官员护送郭业出宫，回到驿馆驻地。实为让人监视郭业的一举一动，允许他在曲女城内活动，却不得让他私自离开曲女城。

戒日王打得主意很清楚，泥婆罗国的三万高山鬼兵没来，他一天都放心不下郭业此人。

他内心里实在是太渴望早日平定南边三国，一统南北天竺，成为名副其实的天竺王了。

不然的话，也不会让郭业连蒙带骗，忽悠着忽悠着，就钻了笼子进了套子，应承下了怎么看怎么都是不平等和耻辱的《曲女城条约》。

在宫廷侍卫的护送下，在天竺外事官员的陪伴下，郭业出了主殿那道象征着智慧之门的拱门，缓缓离宫而去。

约莫走出了宫殿群之外的那片碧绿草地，早有驯象手牵着大象在那儿等候，载他回驿馆。

背上铺着红毯的大象温顺地趴在地上，郭业在驯象手的帮助下就要坐上大象，却听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郭使臣，请慢些走，本公主还有事需要耽搁你片刻功夫。”

郭业停下动作扭头看去，唤住自己的正是拉迦室利长公主。

话音一落，拉迦室利公主在几名女眷的陪伴下来到了郭业跟前，隔着面纱双手合什轻轻一点额头：“郭使臣，请移驾几步，本公主有几句话要和你说的。”

拉迦室利公主一直以来的表现，在郭业看来都是处于友好，是友非敌。

所以郭业轻轻嗯了一声，冲那名名为陪伴实为监视的天竺官员看了一眼。

那名天竺官员知道自己的职责，但也不是没有眼力劲之辈，这种事情犯不着得罪公主去拦住郭业，赶忙伸手请道：“既然公主和郭使臣有话要说，那

下官就在前面等郭使臣。”

说罢，便用天竺话叽里咕噜地冲那训象手一阵交代，然后向前走了一小段路，与郭业和拉迦室利公主保持着距离。

拉迦室利公主也冲身边的女眷挥挥手，示意她们退开。

待得只剩郭业与拉迦室利公主两人之后，郭业才笑着说道：“长公主殿下，刚才在王宫中还有赖于你的帮衬，郭业在此谢过了。”

拉迦室利公主微微摇头，道：“郭使臣，你我本是友非敌，我帮你自然有我的原因。不过正如你跟我父王所说的一般，大唐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帮助我国一统南北，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宴席。本公主也一样，不可能就这么平白屡屡帮助你，更不可能无缘无故地促成你那个所谓的《曲女城条约》。你还记得本公主昨日在驿馆竹舍跟你提到的那个要求吗？”

郭业心下了然，原来是交易完成，前来索要报酬来了。

随即点点头，应道：“自然记得，不过公主殿下，郭某也曾说过，这个要求必须是不违背良心，不违背民族大义，不违背国家利益。”

“放心，本公主不会让你为难的。”

拉迦室利公主隔着面纱莞尔一笑，说道：“本公主相信，对于郭使臣而言，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郭业心道，那就好！

于是伸出右臂请了请，示意道：“那请说吧，公主殿下到底需要郭某做些什么？”

本以为拉迦室利公主会直言不讳地提出，谁知她突然话锋一转，跑题似的问了一句：“郭使臣，你觉得我那两位王弟如何？”

“唔？”

郭业微微错愕，有些不解地问道：“公主，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难道评论你的兄弟，便是你要求我做的事情？”

拉迦室利公主轻摇一下头，乐道：“你想得倒美，这个问题很难吗？就算是本公主附加的一个要求，不行吗？郭使臣不会连半点亏都不肯吃吧？”

郭业心里嘟囔了一句，老子如果肯吃半点亏，那就不叫郭业了。

不过念在拉迦室利公主一直都与处于友好状态，他也懒得和对方较真儿，打了个哈哈，笑道：“公主想听实话？”

拉迦室利公主道：“那是当然要实话实说，放心，这话只出你嘴中，也只进我耳中。”

“哦，那好，那我真就实话实说了。你那两位王弟只需用两个字来评价……”

郭业稍稍竖起两指，言简意赅地说道：“废物！”

“呃……”

拉迦室利公主先是一愣，紧接着止不住地一阵琳琅欢笑，嗔道：“郭使臣，你这人可真够直接的，毒牙恶嘴，一点情面都不留呢。”

郭业佯装无辜地摊摊手，说道：“公主殿下，这可是你让我实话实说的，你不能事后又怨我吧？”

“好了好了，不怪你，他俩的确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这点本公主也承认。”

拉迦室利公主止住了笑意，又问：“那本公主再问你，郭使臣是否也如我

们天竺男子一样，觉得女人百无一用，只配成为男人的附属物品，只能够被男人支配？”

哟？

郭业又是一番错愕，怎么又扯到男女平等和女权保障的问题上来了？这个问题别说天竺了，就连如今的大唐也差不多，要想解决女权问题，还真要千年之后了，姑娘。

不过他看拉迦室利公主的架势，应该不是无的放矢，之前问她的两位兄弟如何，现在又问如何看待女人，难道这女人想……

随即，他一副庄重严肃的神色，咬字清晰地回道：“长公主殿下，别人如何看待女人，那是别人的事儿。至少在郭某看来，女子并不比男儿差。你熟读汉史，应该知道越国曾出美女名西施，弱不禁风还捧心，最后却就是这么一个小女子，相助越王勾践覆灭了强敌吴国。再说了，没有女人，哪里来得男人？没了女人，天底下的男人还能得瑟啥？因此，郭某一直坚信，女人能顶半边天！”

滔滔不绝，口沫飞溅，说得郭业口干舌燥……

而再看对面的拉迦室利公主，貌似已被郭业说懵了，竟然站在那儿久久不语，双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郭业，看得郭业都有些害羞不好意思了。

发愣了一会儿，她才缓过神来，双眼放光尽是仰慕之意地看着郭业，说道：“郭使臣不愧为圣僧口中的奇男子，大英雄，说出来的话果然是令人匪夷所思，却让人无从反驳。说得真好啊，女人能顶半边逆天，真好，相比我那两个废物王弟，本公主又何止是能顶半边天呢？唉……”

“咳咳……”

郭业清咳了两声，提醒道：“公主殿下，你还是说说你的要求吧，早点说完郭业也能早点回驿馆。不然，我那夫人见我进宫迟迟未归，想必如今已是心急如焚了。”

很显然，郭业不想再跟这拉迦室利公主纠缠下去了，因为他察觉到一点苗头，那就是这女人的内心很可怕，而且和宇文倩那个女人有点相似。

单单从她问的问题和由衷感叹的几句话，郭业便能猜出，这个女人，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啊。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今还在曲女城，跟这种内心极度危险的女人，还是离远点为好。

拉迦室利公主听罢，先是用一种赞叹地口吻说了一句：“郭使臣与郭夫人真是恩爱缠绵，如神仙眷侣般令人心生羡慕呢。”

紧接着，她才缓缓将自己心中真正的要求说了出来：“郭使臣，本公主知道只要泥婆罗国的三万高山鬼兵一入我国境内，你便会和父王签署《曲女城条约》，然后将这三万高山鬼兵和那三千精锐唐军留在我国境内，助我父王扫灭南方三国叛逆，是吧？”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说道：“正是。”

拉迦室利公主又道：“拿到我父王签署的条约和通关文书之后，郭使臣应该会带着夫人先行离开曲女城，返回大唐向贵国皇帝复命，而并不打算留在北天竺参与和南方三国的战事吧？”

郭业又是点点头，道：“是的，有泥婆罗三万鬼兵，有我大唐三千精锐，再加上你们北天竺本国的兵力，我想平定南天竺三国应该不算难事吧？郭某

留与不留，已经没多大影响了，不如早些返回大唐向吾皇陛下复命为好。”

说完，郭业忍不住催促了一句：“拉迦室利公主，您能别这么绕圈子，直言不讳地提出你的要求来，好吗？”

郭业真心有点不愿和这女人纠缠下去了，绕来绕去，头晕。

拉迦室利公主嗯了一声，说道：“好的，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希望郭使臣在离开北天竺前，将三万高山鬼兵和三千精锐唐军的统兵之权委托于我。并希望您向我父王表明，在天竺国境内，这三万鬼兵和三千唐军精锐的兵权，只能由我拉迦室利一人指挥，其他人休想染指。”

卧槽儿！

郭业算是看出来，这女人当真野心不小，路子真野啊，她到底想干什么？

不过郭业心中大概已经猜出了她的真实想法。

下意识地，他面色一改，皱紧了眉头，冷冷地问道：“拉迦室利公主，这个要求的确是在我的力所能及范围之内。不过，你要给我一个理由，凭什么我要将如此大的兵权交到你手中？”



## 第957章为你摘面纱

“理由？”

拉迦室利公主的面纱仿佛被风吹动了一般，轻轻摇曳了几许，显然她在无声地笑了笑，然后隔着面纱继续说道：“就凭本公主将来比我那两个废物王弟，会更加忠诚于大唐，这个理由够充分吗？”

比阿贾尔耶，辛格尔两位王子会更加忠诚于大唐帝国？

郭业越来越觉得这女人图谋非常非常之大，大得可能连她的父亲戒日王都被她蒙在鼓里。

不过，单单这个理由，却想要三万泥婆罗国的高山鬼兵和自己麾下三千西川军在天竺国的兵权……

“当然不够！”

郭业摇了摇头，眯着眼睛露出骇人的精光，仿佛洞穿了拉迦室利公主的心扉一般，再次问道：“公主殿下，这个理由远远不够，请再给我一个能够说服我的理由吧。”

拉迦室利公主直视着郭业的眼神，心里猛地突突乱跳，好像自己隐藏在最心底的秘密被对方发现了一般，最后咬了咬隐藏在面纱之后的嘴唇，呢喃说道：“当然，除了更加忠诚于大唐帝国之外，我拉迦室利还会永远与郭使臣保持友谊，这份友谊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哪怕是大唐皇帝，也无法剥夺我对郭使臣的这份友谊。”

友谊？

而且还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包括李二陛下。

郭业微微睁开眼睛，意味深长地盯着拉迦室利这张戴着面纱的脸，心道，这两个字还用得挺恰到好处。

随即，他问道：“我想问公主殿下，这份友谊到底有多大呢？”

“多大？”

拉迦室利突然伸手解掉脸上的面纱，自顾说道：“哪怕为郭使臣摘掉面纱，也在所不惜！”

嘶……

郭业狠狠吸了一口冷气，惊呆了！

面纱之下，是一张精致绝美的容颜，高翘的鼻梁、丰腴的红唇，原汁原味的天竺风情，绝对是郭业在天竺国迄今为止所见到的天竺女人中，最美的一个。

原来，这就是拉迦室利公主的真容。

不过惊艳过后，他傻眼了，因为天竺女人为一个男人而摘掉自己的面纱，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辈子算是赖上你了。

这是天竺的传统习俗，郭业早就听宇文倩再三叮嘱过此事。

见着郭业目瞪口呆的模样，拉迦室利公主莞尔一笑百媚生，轻启红唇问道：“怎么样，郭使臣，我的这份友谊足够令你满意了吗？”

郭业暗暗咽着口水，点头道：“满意，非常满意，拉迦室利公主不愧为天竺第一美女，真是令人惊艳万分啊。不过郭某在长安妻妾成群，绝非你的良配啊。公主殿下，很遗憾无法成为天竺的驸马啊。”

要死，不说这天的竺人都是非我族类，就说天竺人的用手抓饭，光着脚丫吃咖喱，他见一次反胃一次。

别说让他留在天竺当驸马，就是让他留在天竺当皇帝，他也不干。

拉迦室利公主被郭业婉拒，也不恼火也不气急，相反，她仍旧是莞尔一笑，然后重新戴起面纱，说道：“郭使臣，本公主并非要招你为驸马，只是给你表明一个态度，你无须担心。如今本公主理由也说与你听了，友谊也表明了，诚意也算给足了，你总该可以答应向我父王提议将兵权交于我手中的这个要求了吧？”

郭业微微含笑，一语双关道：“呵呵，看来公主殿下所图甚大啊！”

拉迦室利公主摇了摇头，说道：“大与不大我不知，本公主只想证明，女人也可以做到男人所能做到之事。”

“证明完了呢？”

郭业突然变得有些咄咄逼人：“证明完了女人不比男人差，女人能顶半边天之后呢？是不是还想证明女人也能治国平天下啊？亲爱的拉迦室利公主殿下！”

此话一出，拉迦室利公主的身子微微一颤，不过稍纵即逝，很快又恢复了常态，自顾说道：“郭使臣，有些事情非要打破沙锅问到底才有意思吗？无论怎么样，本公主的面纱已经为你而摘，这份诚意还不足以让你帮助我吗？”

其实，为你摘面纱的诚意，足以让郭业心动，不过他更心动将来统一之后的天竺国是由拉迦室利公主说了算，甚至说，拉迦室利公主成为了天竺国第一个女国王后，那他郭业能够得到什么。

兴许会有很多很多……貌似这时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旋即，郭业轻轻唔了一声，冲拉迦室利公主点头道：“这份友谊，我已经感受到了，亲爱的公主殿下。”

拉迦室利公主闻言猛一抬头，激动道：“这么说，你是同意了？”

郭业突然伸手，隔着面纱轻轻捏了一下拉迦室利公主的脸蛋，虽隔面纱却触手柔软，捏完之后立马收手，然后说道：“公主殿下，我希望在离开曲女城之前，能够在月光的洗礼下，在温馨的床上亲手为你摘掉面纱，去真真切切地感受你诚意十足的友谊。我在这儿耽搁的时间有点久了，先走一步，我等你的答复，公主殿下。”

说罢，抬腿疾走，朝着不远处停着的大象坐骑方向奔去。

拉迦室利公主一边用手整理着有些凌乱的面纱，一边双眸闪烁着几许娇羞和幽怨，望着郭业疾奔的背影，呢喃道：“真是……真是……无耻之徒，竟然想得到本公主的身体方肯松口。圣僧果然没说错，郭业此人重信义守承诺，却也是一个，一个……唔，用汉人的话讲，便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儿。答应他，还是拒绝他呢……”

拉迦室利公主此时也陷入了迷茫的抉择之中。

……

……

大象行动缓慢，约莫过了小一个时辰，郭业才在天竺外事官员的陪伴下，顺利返回了驿馆驻地，此时已然临近黄昏时分。

这坐在大象之上一路走在曲女城中，郭业的感觉就像被人抓去游街一般，糟糕透顶极了。

一回到驿馆，他直奔他和宇文倩居住的竹舍。进了竹舍楼下，正发现云裳正在那儿呆着，还有几个宇文倩贴身的女侍楼上楼下的走动忙活着，手里大包小包的，跟要搬家似的。

郭业见状顿感莫名其妙，恰巧云裳已经发现了他的回来，欣然迎了上来。

郭业问道：“你家夫人呢？这些女侍在这儿瞎捣鼓什么？搞得跟搬家似的。”

云裳掩嘴一笑，浪浪地抛了郭业一个媚眼，嗔道：“你个死没良心的，我家夫人这不是为你着想吗？她正让侍从给她收拾东西，准备亲自替你跑一趟泥婆罗国呢。”

郭业一听顿时傻眼，宇文倩这娘们难道会未卜先知不成？她怎么会知道戒日王会让她替自己跑一趟泥婆罗，执符节调遣三万高山鬼兵来？

随即，他不解地问云裳道：“她怎么会知道这事儿的？”

云裳抿嘴摇了摇头，然后努嘴一指楼梯处，喊道：“你个死没良心的，我家夫人下来了，你自己问她去吧。”

果然，梳洗一番过后的宇文倩，正风姿绰约地扶着楼梯护栏，一步一步地缓缓朝楼下走来……

## 第958章宇文情的推断

宇文情从楼上缓缓下来，走到拐角处停下了脚步，风情万种地抬手拢了拢右鬓的几缕青丝，冲云裳挥挥手，示意道：“云裳，你带她们先出去，本夫人与郭业有私密话要谈谈。”

云裳诺了一声，轻呼娇喝起在竹舍中的女侍，带她们陆续出了竹舍，给郭业和宇文情留下了一个清静之地。

郭业一开始听到宇文情对自己直呼姓名，不由有些诧异起来，自从入天竺国以来，这女人可是被威逼得张口闭口唤着自己夫君，乍然一听她直呼姓名，倒是有几分不适应。

不过看她那份异常严肃的神情，在想到自己刚进竹舍时云裳对自己的一通埋怨，他也不禁收起了呵斥的心思，默默地注视着站在楼梯拐角口的宇文情。

宇文情今天出奇的平静，平日里如果被郭业这么直勾勾地盯着，早就扬土撒泥开始发飙了，但是今天却是不躲不闪不急不躁，清风拂过般地莞尔一笑，说道：“赴完戒日王的宫廷御宴了？既然你能安然无恙地归来，说明戒日王已经被你那张私人也能说活的三寸不烂之舌给说动了吧？接下来，我们是否依计行事？”

郭业哑然失笑，乐道：“你倒是看得起我。承蒙抬举了。”

宇文情道：“本夫人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当然，我也做好了你进宫之后被戒日王拿下，然后人头落地的准备。”

尼玛，郭业暗暗呸了一嘴，这娘们还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不挤兑下老子心里就难受啊。

随即，他摆了摆手，径直问道：“好了，别整这些有的没的，我且问你，你怎么知道我会让你前往泥婆罗国，替我执符节调泥婆罗兵？”

宇文情道：“猜得！”

就这么简单？

郭业愣了一下神儿，对宇文情这个答案明显有些意外。

谁知宇文情又说道：“一部分是猜，一部分也是有迹可循的推断。你想，按照之前我给你出的主意，利用大唐使臣的名义手执符节从泥婆罗国调拨三万精兵相助天竺国为诱饵，戒日王势必会动心。据我所知，戒日王是一个有野心的君主，他一直在努力统一南北天竺，成为名正言顺的天竺王。所以他很难拒绝大唐的这份礼物。正所谓打蛇打七寸，这就是他的软肋之处。但是，也正是因为他是一个有野心的君主，所以他的疑心肯定高于常人，这一点，他跟李世民那小儿有异曲同工之妙，想那李世民小儿……”

“嗯？”

郭业又板起脸来冷哼一声，狠狠瞪了一眼宇文情以作警告她的口没遮拦。

宇文情见状立马改口道：“想那大唐皇帝，本夫人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雄才伟略的皇帝，不过你能否认他也是一位疑心深重的皇帝吗？越是能力卓著的君王，呵呵，越是不相信别人，这点你不容否认吧？”

郭业没有点头，不过也是轻唔一声表示认同。

“所以。”宇文情继续道，“以戒日王多疑的性子，肯定不会让你前往泥婆

罗国，他必须将你扣在曲女城直到泥婆罗国援兵的到来。这么算下来，只有我替你出使泥婆罗国，他方能安心。不是吗？”

妈蛋，分析得十足到位，全被宇文倩说到了点子上。

随后，郭业哦了一声，说道：“难怪我刚才进竹舍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叫人收拾东西，准备替我出使泥婆罗国了。”

宇文倩笑道：“这个时候，我不帮你，谁还能帮你？你不要枉做小人，别老用一种谁都是坏人小人的眼神看我，我这次是真心实意地在帮你。”

“切！”

郭业并不领情，反而撇撇嘴不屑道：“你少给老子灌迷魂汤，你这哪里是完全在帮我？恐怕还是为了你自己吧？你如今帮我，无非就是自救罢了。没了我，你能顺利地离开天竺，返回大唐吗？咱俩如今是一根绳索拴着的两只蚂蚱，谁也甭想玩单飞。嗤……说得还挺像那么回事儿似的。”

宇文倩被郭业戳中了心里那点小九九，顿时收起了刚才那副平静的神色，有些气极反怒道：“郭业，你这人真是狼心狗肺，就不能给你半点好脸子，哼。好了，本夫人要继续收拾东西，明日一早便要出发前往泥婆罗国。你今天就暂时到赵九丑他们驻军的营寨歇息吧。”

郭业耸耸肩，轻笑道：“看吧，被我戳中了心思，恼羞成怒了吧？好了，说正事儿吧，你此番前往泥婆罗国，准备带多少人去？”

宇文倩别过脸去哼了一声，随意说道：“就带云裳和我那百余名女卫队前去就行了，有了你那符节，加上大唐使臣夫人的身份，我想泥婆罗国王也不敢怠慢于我。调兵入天竺之事，不在话下。”

“不行！”

郭业突然摇头说道：“虽然泥婆罗国乃我大唐臣国，离哈里亚娜城也不算远，但是你这行人全都是女人，路上万一出点什么事情根本不够应付的。算了，我让丹珠率上一千西川军陪你随行以策安全，而且有这一千西川军护卫，也能壮壮声势，免得被泥婆罗国王小觑了，不是吗？”

宇文倩听着郭业这般说，心里不禁浮起了几分暖意。说心里话，她一开始还真有从三千西川军中调点人马出来随行，以壮声势来着，可是她也知道，赵九丑和丹珠这两人除了郭业，谁也别想支使得动，所以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

没想到郭业现在主动提出来让丹珠率一千人随行，保护自己壮壮声势，宇文倩心里不感动那肯定不可能。

于是，她嗯了一声，低头轻声道：“恭敬不如从命，谢了！”

郭业并没发觉她的异样，大大咧咧地一挥手，说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没什么谢不谢的，我还等着你从泥婆罗国顺利替我调来三万高山鬼兵，不然咱们一时半会儿甭想离开这天竺国了。”

说到这儿，郭业转身朝着竹舍门口方向缓缓走去，边走边说：“丹珠那一千人马明天早上会来向你报道，至于使臣符节，我也会让他一并捎来。至于到了泥婆罗国该如何糊弄，那就看你宇文倩的道行了。我在曲女城，等着你。”

宇文倩微微抬头看着郭业离去，回应了一声：“放心吧，我宇文倩还不想一辈子呆在天竺这个破地方。”

突然，走到郭业门口的郭业驻足转身，笑嘻嘻地问了一句：“宇文倩，既

然你早就推断出了戒日王会将我扣留不让我离境，所以会让你替我前往泥婆罗国调兵。那这么说来，你一早就猜出了戒日王肯定会被我游说成功。我很想知道，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有信心呢？”

宇文倩啊了一声，脸色僵在那里一时没有转过弯儿来。

郭业继续贱兮兮地笑问道：“你对我不是深恶痛绝的吗？怎么会突然对我有如此莫大的信心呢？莫非……你宇文倩不知不觉爱上我了？”

“呸！”

宇文倩表情厌恶地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神情恶心仿佛生吞了一枚活苍蝇一般，冷冷道：“你这脸皮真是比长安城墙还有厚，本夫人会不知不觉爱上你？你也太高看你自己的了。”

“嘿嘿。”郭业继续笑道，“那你为何会觉得我一定能游说成功，安全返回呢？”

宇文倩道：“因为本夫人看得出来，昨日来找你的那位拉迦室利公主也不是一个普通女人，她昨日既然能提醒你，那今日在王宫中肯定也会帮助你。这个女人肯定想从你这儿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所以她一定会百般配合你游说戒日王。有她相助，你在王宫如果还失败的话，你郭业就是一个废物了！”

卧槽儿，居然还借题发挥骂起老子来了？

不过郭业不得不佩服宇文倩的眼力，居然只是见过拉迦室利公主一面，便能看出端倪，推断出这位公主殿下不一般。

随即，他又问道：“那你如何看出这位拉迦室利公主不普通的呢？你又是如何知道她肯定想从我这儿拿到想要的东西，为什么一定会帮助我呢？”

“野心！”

宇文倩竖起两根纤纤手指，说道：“她看着你的眼神极其炽热，本夫人能清楚感受到这一种呼之欲出的野心。而且，你不觉得这位天竺公主，和当初的本夫人有着很相像的地方吗？”

拉迦室利公主……齐王妃宇文倩……相像？

郭业瞬间明白，这两个女人都是不甘寂寞，不甘平凡的女人，都不是省油的灯，更非善茬儿。

猛地，郭业情不自禁地将这两个女人的影像并排浮现在自己的脑海中，然后脑海中同时冒出四个字来——

物以类聚！

## 第959章郭业的真正算计

第二天天亮，宇文倩便带着云裳和她的女子卫队，在丹珠所率一千西川军的护卫下，缓缓开拔离开驿馆驻地，集结在了曲女城北门门口

郭业领着赵九丑送至城门处，叮嘱了丹珠几句之后，便目送着宇文倩一行人出了曲女城，朝着泥婆罗国的方向而去。

蜿蜒如蛇浩浩荡荡的队伍渐渐消逝在了郭业的视线之内。

这时，赵九丑轻轻附在郭业耳边，细若蚊声般说道：“小哥，监视你行踪的那个天竺外事官员匆匆离去了，应该是回王宫向戒日王复命去了。”

郭业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笑道：“咱明人不做暗事，不怕他监视。再说了，咱们已无退路，只有朝前走方能返回大唐南疆，有必要逃跑吗？呵呵，倒是他戒日王枉做小人了。”

赵九丑听完咧嘴嘿嘿干笑两声，嗓门也变得有些大了起来：“那是，他戒日王不仅枉做小人，还枉作了糊涂蛋。我们这是无路可走才败退天竺，哈哈，他还真以为天降大唐神兵，真以为大唐皇帝派来使臣助他收服南天竺。啧啧，还是小哥技高一筹，戒日王这老东西被你卖了，还帮着你数银子呢。”

“嘘！”

郭业警觉地环顾了下四周，然后轻声呵斥道：“九丑，别犯浑，戒日王可不仅仅就派了一名眼线在我身边。计划没有尘埃落地之前，可别让他瞧出端倪了，不然这厮一反悔，咱们可真要被他们困在曲女城了。”

赵九丑暗骂一声大意，又听郭业轻笑道：“不过说归说，忽悠归忽悠，但我郭业也算对得起他戒日王了。三万泥婆罗高山鬼兵和三千西川军留在天竺，替他收服南方三国，一统天竺国，这是事实。总归来说，他赚大发了。”

赵九丑听罢不由皱起了眉头，低声问道：“小哥您是真打算让我和丹珠还有三千西川军弟兄留在天竺，替他戒日王卖命？”

郭业听完也是暗骂一声疏忽大意，然后急忙解释道：“九丑，我忘了跟你说此事，我的确打算将你们留在天竺，但并非完全是给戒日王卖命，我有另外一个目的。你且听我说。”

“小哥，啥也别说了。”赵九丑非常大气地摆摆手，铿锵道，“俺赵九丑啥时候悖逆过你的意思？别说小哥让咱留在天竺，便是小哥此去黄泉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赵九丑也誓死追随，绝不含糊！”

“草，要死要活的，别说的那么煽情，成吗？”

郭业低喝一声，又环顾察看了下四周，道：“好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戒日王的耳目兴许就躲在不远处，咱俩先回驿馆竹舍那儿，我细细跟你说来。”

“中！”

赵九丑又是铿锵一声，与郭业一道离开城门，返回驿馆竹舍。

.....

.....

驿馆竹舍。

为了防止谈话泄密，郭业不仅借机屏退了竹舍周围的天竺差役，还安排了几十名西川军站岗戒严在竹舍外。

布置了一番过后，郭业才安心返回竹舍内与赵九丑对坐而谈，悄然说起

了安排他们留在天竺的真正用意。

一个开诚布公敞开心扉的说，一个竖起耳朵细细在听，约莫郭业说到尾声，赵九丑才惊呼一声：“这么说，小哥是想离开曲女城后，将三万泥婆罗高山鬼兵和我们三千西川军的兵权统统都交给拉迦室利公主了？让一个女流之辈来驾驭我等，嗨，还真是抹不开这个面儿。”

郭业笑道：“九丑，你还没听明白我的话吗？拉迦室利这个女人不简单啊，我相信只要南天竺三国一旦被平定，呵呵，这曲女城王宫中就会刀光剑影，发生政变。”

“俺咋会听不懂小哥的意思？”

赵九丑狐疑道：“小哥是说，拉迦室利这个女人想利用平定南天竺的军功来震慑天竺朝野，效仿我们大唐当今圣上一样，先诛除那两位废物王子，然后逼迫其父戒日王退位，坐享天竺国，成为一代女王呗。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个女人的野心和城府还真是半点都不输堂堂七尺男儿啊。”

“呵呵，巾帼不让须眉，这一点上，咱们汉人和他们天竺人都差不多啦。”

郭业点了点头，说道：“所以，这才是我将你和丹珠他们滞留在天竺的真正原因。”

赵九丑急忙说道：“不是，小哥，俺还是没听明白。就算拉迦室利公主主要诛杀兄弟逼父退位，成为天竺一代女王，这也是人家的家事，跟我們有何干系？”

“哎哟我去，我说你怎么就不开窍呢？”

郭业有些气急地数落道：“这关系可就大了。如果你和丹珠他们能利用此次平定南天竺三国的军功，在天竺捞个一官半职，在天竺朝廷站住脚跟，那今后拉迦室利这女人以后还会少了倚仗你们的地方吗？再加上南北天竺一统之后，《曲女城条约》便会生效，天竺国自然而然便会正式成为大唐的属国，到了那时，天竺外有大唐帝国震慑，内有你们从中掌控，怎么玩还不是我们说了算吗？”

“嘶……小哥，你的意思我懂了！”

赵九丑总算开窍了，用感慨万分的口吻唏嘘道：“小哥是想让我们在天竺监视拉迦室利公主，学曹操挟天子亦令诸侯？”

郭业嘴角噙笑摆了摆手，道：“呵呵，不，确切地说，应该是挟拉迦室利女王以令天竺国。”

赵九丑顿时心里一阵小澎湃，不过又犯难了：“小哥，可关键是我们的人在天竺太少了，再说了，我和丹珠都是一介武夫，骑马扬刀攻城拔寨在行，可是玩心眼玩权谋算计，当真是外行啊。”

郭业暗暗赞许了一下赵九丑的脑子清醒，完全没有被将来的诱惑冲昏了头脑，居然还能认清自己的短处和不足。

随即，他不以为意地笑道：“放心吧，南北天竺之间的战事据我估计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毕竟南方三国与北天竺对抗了这么久，不可能檣櫓飞灰湮灭，说攻下就攻下的。所以北天竺要想彻底平定南方，至少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趁着这个时候，我会源源不断以大唐借兵的方式给你输送兵员过来。到时候，你不仅可以趁机拉拢一批天竺本地的势力，我还会给你安排几个擅于谋略的人才。别忘了，我郭业手底下不单单只有会打战的武夫……”



“好，就听小哥的。”

赵九丑狠狠拍了下自己的大腿，叫道：“小哥信任俺赵九丑，俺就是掉了脑袋丢了性命也不会让你苦心白费。”

郭业挥了挥手，道：“我不需要你掉脑袋也不要你丢性命，我要你，还有丹珠，还有我们的人都好好的，都在天竺国给我荣华富贵，裂土封侯，将这个天柱佛国给我彻底掌控手中。”

话毕，竹舍外突然传来一阵拍门的咚咚咚声，郭业抬手示意正要张嘴说话的赵九丑噤声，然后向竹舍外问道：“什么事儿？”

吱呀一声，舍门被推开，一名西川士卒进来禀报道：“大人，驿馆外头来了几个天竺女官，还牵着大象，说是奉拉迦室利公主殿下之命，来接您前往公主殿下所住的琉璃宫。”

赵九丑神色顿时紧张，倒是郭业抿嘴微笑，冲他安慰道：“别紧张，没什么大事，想必是拉迦室利公主想通了，她找我，呵呵，纯属为了私事。”

赵九丑哦了一声，多嘴问了一句：“小哥，你跟她还能有什么私事？背不住这女人不安好心呢。”

郭业乐道：“她正是有求于我的时候，怎么敢对我不利？呵呵，她只是接我过去让我感受感受她诚意十足的友谊罢了。”

赵九丑听得有些云里雾里，疑惑问道：“诚意十足的友谊？接您过去感受感受？啥意思？”

郭业不愿说透，摇了摇头，悠悠起身，叮嘱了一句：“你就别管了，晚上我就住在琉璃宫不回来了，不用给我留门。”

说着，转身抻了懒腰，舒舒服服地呻吟了一声，自顾说道：“自打离开长安进吐蕃，再到天竺，爷可是好久没有舒展舒展筋骨了。嘿嘿，这事儿吧，时间一长了，还真怪想的，啧啧，尤其还是一个异域风情的天竺公主。”

他伸手拍了拍那名西川士卒的肩膀，吆喝道：“走了，前头带路，今晚就不回来了，哈哈……”

## 第960章琉璃宫里有公主

拉迦室利公主的宫邸并非坐落在王宫之中，相反远离王宫附近，建在了曲女城以南靠近恒河的地方。

之所以命名为琉璃宫，那是因为拉迦室利公主的这座宫殿用得全是晶莹剔透的琉璃瓦，每当太阳升起阳光映射下，宫殿的琉璃瓦屋顶便会折射出耀眼刺目的白光，如白磷圣光茫茫一片，甚是高洁壮观，令天竺国的佛教徒们心生膜拜，故将此宫命名为琉璃宫。

琉璃瓦的材料自然就是琉璃，而制作琉璃的材料，是古人从青铜器铸造时产生的副产品中获得的，经过提炼加工然后制成琉璃。琉璃的颜色多种多样，古人也叫它“五色石”。到了汉代，琉璃的制作水平已相当成熟。但是冶炼技术却掌握在皇室贵族们的手中，一直秘不外传。

在古代，琉璃作为一种特殊的材质，和杏黄色、龙纹一样，同属王族专用。由于民间很难得到，所以当时人们把琉璃甚至看成比玉器还要珍贵。

因此，民间百姓一直认为，珍惜罕见的琉璃可以保佑拥有者“居家则致千金、居官则至卿相”。

而佛门中人更是以琉璃制作的佛器为圣物，称琉璃为佛门七宝之一。

就连如今这个时代的世界第一都市——长安，权贵勋宦人家都非常难得见到琉璃，比如长孙府，郭业也不曾见过，只有长安皇宫之中他才见过琉璃瓦和琉璃制品。

可想而知，琉璃制品在这个时代是多么的弥足珍贵了。

至于后世西方玻璃技术传入中国后，那又是千年之后的事情了，只能另当别论了。

如今，偏偏在这个工艺技术极其落后的天竺国，这位拉迦室利公主居然如此大手笔，能以琉璃瓦装饰偌大一座的宫殿屋顶。

天竺号称佛国，佛教徒们对琉璃奉为佛宝，拉迦室利公主这么大手笔，让天竺国的这些高僧们情何以堪？

郭业暗暗乐道，不知道天竺国的高僧们每每经过琉璃宫前看到这么多的琉璃瓦时，会不会眼红垂涎，恨不得半夜三更偷偷摸摸来顺手牵羊几块呢？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郭业欣赏完琉璃宫的外观布局之后，在训象手的帮助下小心翼翼地大象坐骑上下来，几名天竺女官随之簇拥而起，将他领进了琉璃宫中。

此时，夕阳西下，已渐暮霭。

至于是否人约黄昏后，那只有郭业见到了拉迦室利公主之后，方能作出定论。

在几名女官的带领下，郭业在琉璃宫中兜兜转转一大圈，终于见到了拉迦室利公主。

而且，还是在拉迦室利公主的寝宫。

寝宫，这里是拉迦室利公主睡觉的地方，站在门口第一眼便能看见一张铺着羊绒的圆床，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旖旎气氛，让郭业心猿意马起来。

今天的拉迦室利公主披着一件粉红色的纱丽，不过脸上没有再戴面纱，望向郭业之时已是素面朝天，一如既往的美丽动人，异域风情令郭业心生靡靡。

郭业猥琐地窥伺着拉迦室利公主时，对方也正用一种看似紧张又看似决然的目光打量着他。

你看着我，我盯着你，谁也不动，谁也不说话，但是今天到底要干什么，两人都是心知肚明，彼此知悉。

这种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旖旎气氛大概维持了小一会儿，直至门口的那几个天竺女官都主动退离，郭业才缓过神来，干咳两声：“咳咳，大唐使臣郭业，见过公主殿下！”

拉迦室利公主此时也是纠结，由衷近在咫尺却不知说些什么才好的纠结，现在听郭业主动开口，她才回应道：“郭使臣免礼，请进！”

郭业嗯了一声，心道，既然心知肚明今天要做什么，还装个蛋的伪君子？美人当前，而且还是个异国美人儿，哥们再磨磨蹭蹭故作矜持的话，就有些装逼过头了。

随即，郭业放下了惯有的矜持，猴急猴急地从门口一步迈进寝宫，翻身迅速将门关上，贼兮兮地笑了笑，说道：“公主殿下，郭业受邀前来感受您那诚意十足的友谊来了。”

声音落罢，人已经进上身来，与拉迦室利公主仅有两步之遥。

拉迦室利虽然野心勃勃，更是城府深深，但明显还是个雏儿，哪里受得了郭业这般赤裸裸的猥琐。

下意识地，她抬手捂住胸口惊呼一声啊，然后连退两步，潜意识的害怕让她与郭业保持着距离。

这完全雏儿待宰的一种条件反射。

郭业见状，眉头不由一皱，脸上露出几分不悦之色，暗道，难道又是老子会错意了？

于是他开口问道：“公主殿下，莫非你今天邀我前来是为了别的事情？”  
“不不不~”

拉迦室利公主此时哪里还有半分女强人的模样，就跟个不懂世事犯了错误的小女孩一般，紧张连连地摆手说道：“我今天邀请你过来就是为了.....我是.....我不是.....我是.....”

在是与不是间徘徊了老半天，紧张若斯的拉迦室利公主愣是讲不出个所以然来。

郭业算是看出来了，自己并非会错意，而是这个女人抹不开面儿，急于求成却还没过了自己心里那一关。

奶奶的，看来是哥们把她吓到了。

就在这时，拉迦室利公主猛地上前，出乎郭业意料的伸出手来，牵住郭业的手掌，低声说道：“郭使臣，本公主知道你吃不惯我们天竺的食物。所以，所以我做了一些你们汉人的食物，我们先吃点东西，可好？”

郭业感受着对方小手的嫩滑，有些飘飘然也，顺着她走到了寝宫的另外一个角落，只见——

一张八仙桌，两张包着软垫的胡凳，桌上摆放着七八个碟菜肴，全都是煎炒而成，不过貌似都是素的，尼玛没肉？

看着郭业的惊愕表情，拉迦室利公主继续牵着郭业的手，紧张地解释道：“这些菜式都是我是跟玄奘圣僧学得，呃.....圣僧只懂得素菜的烹制，他是佛门中人，只能茹素戒荤腥。”

郭业哑然失笑，跟玄奘和尚学做菜，当然只能是素菜了。如果玄奘教她炖狗肉，整个羊肉火锅，那玄奘和尚估计在噁死。

不过就冲她这份心思，郭业到底还是小小感动了一下。都说君子远庖厨，一个异国公主，纡尊降贵亲自下厨给你做自己家乡的食物，郭业怎能没有一丝丝的感动？

他缓缓坐了下来，点头说道：“挺好，素菜也挺好的，公主殿下有心了。”

就在他要拿起筷子品尝食物之时，拉迦室利公主突然离开桌边，走到一处柜子前并打开，随后取出一个巴掌大的白釉瓷瓶，来到郭业跟前，说道：“这是高昌国使臣送给我父王的美酒，好像是他们那儿盛产的葡萄酒，不过本公主一直都没有机会试过。今日，索性拿出来让你品尝一二吧。”

说着，她小心翼翼地将白釉瓷瓶放到郭业跟前，突然又惊呼一声：“可惜了，我不会饮酒，所以我这寝宫中没有酒杯。你稍等片刻，我这就出去让人取杯来。”

“不用了！”

郭业一把将她的手拉住，力气使得有些大，拉迦室利公主一个顺势，倒在了郭业的怀中。

郭业趁机笑道：“如果公主殿下不嫌弃的话，我们就对瓶喝吧，你一口，我一口，不正好浓情蜜意一番吗？”

“啊？”

拉迦室利公主倒在郭业怀中，正浑身发软没有丁点力气，现在听着郭业这般言语挑逗，更是浑身酥麻不堪，想要站都站不起。

这时，郭业已经拔开瓶塞，对准灌了一口，酸酸涩涩，这葡萄酒酿造得不咋地啊。

紧接着，他将瓶子递到拉迦室利公主的面前，轻轻说道：“公主，你也尝尝这酒吧。”

拉迦室利公主先是一愣，再看这瓶口湿湿，应该正是刚才郭业的几许唾液。

她暗暗想到，自己再对着瓶口喝，不就是嘴对嘴……

正犹豫间，郭业又将瓶子凑了上前，低声调戏道：“公主殿下，莫非需要郭某嘴对嘴，助你饮上一口？”

“啊？不要！”

说时迟那时快，拉迦室利公主一把抢过郭业手中的瓷瓶，咕咚咕咚猛饮了起来，不下几秒钟的功夫，已经半瓶葡萄酒被她干掉了。

郭业见状，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啊。

可是这位公主根本就是典型的不会喝酒，喝完之后呛得不行连连咳嗽，不一会儿的功夫，不胜酒力下，双颊酡红如晚霞般。

郭业赶忙从她手中接过半瓶酒，然后慢慢扶着她起身紧紧搂入怀中，一边还好为人师地故作训斥道：“你瞧你，不会喝酒就慢点喝嘛，你看吧，呛到了吧？这葡萄酒虽然不烈，但好歹也是酒，对不？”

“呃……本公主没事！”

这个时候，浑身有气无力的拉迦室利公主已经紧紧嵌入了郭业的怀里，眼神有些迷离地看着郭业，口中酒气芬香喘着粗气呢喃道：“郭使臣，你不是

要感受一番本公主的诚意吗？好，我要跟你友谊地久天长，请你.....请你.....给我一个孩子吧！”

咣当！

这下，轮到郭业心一颤，手一滑，将白釉瓷瓶脱手掉落到了地上，碎成稀巴烂，贱了一地的酒水，腌臢不堪。

## 第961章春梦了无痕

眶当！

瓶落碎地，突兀发出一声惊响，但却没能惊醒醉意熏熏媚态可掬的拉迦室利公主，更没能惊动寝守在宫外不远处的几名天竺女官。

郭业正襟危坐地搂着拉迦室利公主，心中恍然大悟，敢情儿这天竺妮子吃饭是假，喝酒壮胆才是真啊。

如今美人醉酒，佳人入怀，伊人求欢，郭业焉能继续矜持淡定？

二话不说。他双臂一揽将拉迦室利公主拦腰横抱而起，直奔那张铺着羊绒毯子的圆床。

嗨.....

郭业微微俯身，双臂一松将她放到床上，看着醉眼迷离半醉半醒的拉迦室利公主，他悄声附耳道：“公主殿下，你准备好了吗？”

拉迦室利公主平躺在床上的身子微微一颤，紧紧闭着双眼，断断续续呢喃道：“郭.....郭使臣，

本.....本公主诚意十足，你.....你来吧.....”

郭业一边伸手轻轻替拉迦室利公主解开裹在身上的粉红纱丽，一边低声附和回应着：“我知道，公主殿下诚意十足，郭某已经真切感受到了，嘿嘿.....”

很快，三下五除二之下，拉迦室利公主紧紧裹在身上的纱丽便被郭业剥得光光，霎时，一缕不遮的玉体便横陈在了床上，天竺女人特有的小麦肤色透着狂野，光滑剔透不带半点瑕疵的身体犹如玉观音般，凹凸有致丰满圆润，尤其是平坦的小腹上没有丁点赘肉平滑如玉，修长的大腿黄金比例般的身材，这绝对是上天的恩赐。

看来，这位天竺公主也是瑜伽术的热衷爱好者啊。

咕咚~

郭业喉咙滑动，狠狠咽了咽口水，伸手解起了自己袍衫的衣扣，十指飞动便将自己脱得清洁溜溜，爬上圆床后轻轻抚摸着拉迦室利公主紧绷的脸颊，挑逗道：“公主殿下，我要上来了哦~”

拉迦室利公主身子再是一颤，敏感的触觉刺激着身体的神经，连说话都打起了哆嗦：“郭.....郭使臣，本.....本.....公主要为你生一个孩子，将来让他继承天竺王，这.....这就是本公主最大的诚意.....”

郭业心道，这妮子居然还想到这招儿来绑我上她的战车，真是够煞费苦心的。

随即，他干笑两声，双手轻轻游离滑到了拉迦室利的胸前.....

两颗粉红樱桃傲挺凸立，郭业双指一夹，拉迦室利公主猛地惊呼一声，整个人身体随之剧烈颤抖起来，抖如筛糠中情不自禁地伸出双臂紧紧抱住郭业的脖子，娇喘吁吁道：“郭.....使臣，轻一点，本公主是.....是第一次.....请君怜惜则个.....”

郭业缓缓抽离双手，俯下脸去改用口嚼舌舐，一番挑逗下，拉迦室利公主早已挥汗淋漓，娇喘连连如凤鸣，双眼迷离媚眼如丝，至于萋萋芳草下，早已是水泽泛滥成了沼泽之地。

“郭使臣，本公主已经准备好了，呼呼.....你.....你快些上来吧.....快来

感受本公主诚意十足的友谊吧！”

战斗的号角吹响，拉迦室利公主的信号已经发出……

郭业闻声而动，提枪上马跃上身，悄然回应一句：“公主殿下，为了你我的友谊，干吧！”

言罢，郭业反手一挥一拉，垂在圆床上打着结的帷幔霎时被打开，粉色的帷幔一经打开，如仙女散花般缓缓卷落而下，将两人遮盖在圆床之中。

……

……

正是，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君王如此，凡夫俗子更是如此，郭业又怎能免俗？

当一缕明媚如舒的阳光通过窗户折射进粉红帷幔时，寝宫外已是日上三竿。郭业微微睁开双眼，透着处女幽香的棉被依旧盖在身上，床上春光依稀尚存。

微微侧头，却蓦然发现，昨夜和自己缠绵悱恻的拉迦室利公主早已不知所踪。

枕边伊人不在，莫非昨夜是春梦了无痕？

好在床上狼藉依旧，身子疲乏依旧，让郭业心里明白，昨夜的确确和拉迦室利公主有过缠绵，而且还不止一次。

他挪了挪屁股坐了起来靠在床头上，用棉被盖住裸露的下半身，悄然回想着昨夜的激烈，第一次这位天竺公主婴啼哭喊着疼，第二次慢慢学会享受其中，第三次已经开始主动求欢，直至天色微亮……一夜三次郎，战斗力还算坚挺。

想着昨天夜里这位公主殿下的三次角色转变，郭业哑然失笑，看来天竺女人也好，中原女人也罢，在这男女之事鱼水之欢上，都是一样一样的。万变不离其宗，始终脱离不了身为女人这个本质上的角色。

“喔……”

回味过后，他抻了抻懒腰，打了个哈欠，自顾念叨：“这天竺妮子昨夜体力大透支，大清早却不见了人影，干嘛去了？难道是为了逃避哥们？还是准备一夜情之后便老死不相往来？”

话音一落，突兀传来一声吱呀，是寝宫的大门被推开。

她回来了！

郭业扯着被子探头望向门口，却发现不是拉迦室利，而是一个天竺女官，郭业隐约记得，好像是昨日领他进琉璃宫的一名天竺女官。

这位女官此时也发现了郭业，进来之后便站着不动，遥遥用汉语传音道：“奴婢给使节大人请安，公主有命，让奴婢侍候使节大人沐浴更衣，然后送使节大人出琉璃宫，返回驿馆驻地。”

郭业哦了一声，心想，看来昨天晚上哥们和公主的事情，她们应该也知道了。

这下，他坦然了不少，隔着彼此间的距离，问道：“拉迦室利公主呢？为一大清早就没了人影，为何她不来见我？”

女官表情依旧不变，恭敬回道：“公主殿下说她身体不适，正在另外一间寝宫休息，不便下地走动来送使节大人。所以让奴婢等代劳。”

说着，她冲门外挥挥手，哗啦啦进来一群端着铜盆挽着毛巾的天竺侍

女，陆陆续续来到郭业的圆床边，站成一排，齐声娇喊道：“恭请使节大人沐浴更衣，奴婢等侍候使节大人！”

郭业听完那名女官的回复，暗道，原来是昨夜承欢太激烈，伤了身体啊，啧啧，年轻人，要节制啊！

再看着眼前排成一排的天竺侍女，心里那叫一个美，突然有了一种一朝富贵为驸马，被人侍候的错觉。

随即，他也不再矫情和矜持，猛地伸手一掀开棉被，露出光洁溜溜屁儿晃荡的身子，跳下床来张臂喊道：“来吧来吧，好好替本使节沐浴更衣。”

“喏！”

这群天竺侍女显然受过专人调教，见着赤裸身子的郭业也不紧张和慌乱，分工有序地围上前来，替郭业洗漱擦拭着身子……

约莫耽搁了半个时辰，郭业在天竺女官的引领下出了琉璃宫，骑上大象坐骑缓缓返回了驿馆驻地。

此时，赵九丑已经在驿馆中翘首等待，足足担心了他一个晚上。

见着郭业安然返回，他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看来是自己白担心了，虚惊一场。

接下来的日子，郭业基本就待在驿馆驻地，偶尔逛逛曲女城，但是再也没有见过拉迦室利公主一面，那天晚上的缠绵真的就跟做了一场春梦似的。

当然，期间他也曾被戒日王召进王宫中会晤了一两次，不过对方问得也并非是什么事情，而是问询使节夫人前往泥婆罗国调遣三万高山鬼兵的情况和日程。

宇文倩未归，郭业自然也只能打打太极敷衍了一番，一个字，等呗！

不过宇文倩也并没有让郭业失望，半个月后，哈里亚娜城城主摩罗丹派人回曲女城王宫传信——

使节夫人率领三万高山鬼兵凯旋归来，正式进入北天竺国境，不日即将抵达曲女城外。



## 第962章狂热的铁杆粉丝

宇文倩从泥婆罗国调兵归来，已入天竺国境！

七日后，宇文倩一行率领三万高山鬼兵抵达曲女城，不过因戒日王派人传旨，三万泥婆罗兵一入城中势必会造成恐慌和混乱，所以暂且只能驻屯在曲女城外。

宇文倩也并不反对，领着云裳还有一百余名女子卫队直接进了城，第一时间回到了驿馆驻地，与郭业相见。

与她同行的，还有此次负责统率三万高山鬼兵的泥婆罗的镇国大将军——加德满都，这是一个年约二十五六岁的青年，浑身穿戴明盔亮甲，却丝毫看不出武将气质的泥婆罗人。

相反，他的气质更像一个不谙战争残酷的，极尽浪漫的吟游诗人。

至少，郭业是这么认为的。

来到驿馆后，宇文倩将加德满都大将军介绍给了郭业相识，别看这位加德满都是泥婆罗国的大将军，但是一听说郭业乃是大唐使节，那叫一个尊敬有加啊。

加德满都得知郭业的身份后，显然很激动，极尽谦卑有礼地鞠了一躬，以臣国下官拜见天朝上官之礼行道：“见过天朝上邦使臣，大唐礼部尚书，益州侯郭大人，小将虽然远在泥婆罗国，却对益州侯的名声如雷灌耳。正是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端的是大唐上邦的文武全才啊！下官清楚记得郭使臣的一则典故，说是在长安魏王府饮酒赋诗，当堂便作出足足一百首诗来，而且每首皆是震古烁今，端的令人钦佩不已啊！对了，自此之后，益州侯还得了一个‘郭劝酒’的雅号，是也不是？”

郭业听罢还没反应过来，这位泥婆罗的镇国大将军竟然将佩剑出剑匣中抽出，一边自顾在郭业面前踱步耍着花剑，一边深情并茂地吟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消万古愁。哈哈……好一首《将进酒》啊！妙，妙哉！”

整整一首将进酒，这位加德满都大将军竟然一字不漏齐齐吟诵出来，吟罢之后利剑归鞘，豪爽大笑道：“益州侯，你那一百首劝酒诗中，某独爱这首将进酒，今日能得见传说中的郭劝酒，加德满都真是三生有幸啊！”

最后，又是双手学着汉人的拱手之礼，冲郭业盈盈深鞠躬拜了下来。

郭业此时已经被这位泥婆罗国的镇国大将军给闹懵了，这人自来熟啊，而且还跟个疯子似的，哪里有半点大将军的沉稳和狠劲？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还偏爱吟诗到发狂，这尼玛怎么会是堂堂一国大将军，这不是玩闹吗？

最最令郭业肝颤儿的，这位镇国大将军，典型是自己的粉丝啊，而且还是铁粉。看向自己的眼神是那么的炽热，好像要一口将自己包容，然后燃烧焚化掉一般，有点像传说中的好基友。

郭业赶忙伸手将他托起，敷衍了一句：“加德满都大将军快快免礼，一路辛苦了。”

而后，他用一种询问的眼神看向宇文倩，好像在问，宇文倩，你别告诉我这个活宝就是泥婆罗国三万高山鬼兵的统帅啊？

宇文倩貌似有难言之隐般微微摇了摇头，然后转头冲加德满都说道：“加德满都大将军，如今益州侯你也见到了，呵呵，赶了这么些天的路，想必你也累了。这样，我先让人安排你下去休息，等休息够了，我们再一起去见戒日王。”

“不累不累！”

加德满都还是双眼冒着小星星般地看着郭业，手舞足蹈道：“在下还有很多要跟益州侯说，还有好多关于诗词方面的东西要跟益州侯探讨一番。多谢使节夫人的美意，哈哈，不累不累！”

显然，这位加德满都大将军听不懂好赖话，剃头担子一头热地要跟郭业亲近亲近，愁得宇文倩一脸无辜地看着郭业。

郭业见状，二话不说伸手将宇文倩紧紧揽住，然后冲加德满都说道：“加德满都大将军，你看，我们夫妻分开了这么久，也有好多体己话要说。那什么，咱们是不是明日再好好畅聊一番？”

“啊？”

加德满都顿时恍然大悟，讪讪点头笑道：“是极是极，是在下唐突了。正所谓小别胜新婚，益州侯与夫人分开这么长的时间，是应该好好温存温存一二才是。理解，小将非常理解，那我便不打扰益州侯贤伉俪了，明日再来叨扰。哈哈……

嘿嘿，趁此机会，在下正好可以好好游览欣赏一番天竺国都曲女城的各处佛庙与佛塔，说不定也能灵感喷发，作出一首旷古绝今的诗来，到时候定会拿来向益州侯讨教！”

说罢，又是冲郭业深深鞠了一躬，拱手告辞，返身出了竹舍。

很快，在云裳和一名天竺官员的陪同下，加德满的去了驿馆的另外一座院落。

加德满都一走，郭业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有些皱着眉头地看着宇文倩，苦笑道：“我说夫人，你到泥婆罗是调来了三万高山鬼兵，可怎么还带来这么一个活宝啊？”

宇文倩正要回答，突然发现郭业的狗爪竟然搭在自己的腰间，不断抚摸着着油，咄~

她狠狠将郭业的狗爪打落，然后啐道：“你还没沾够本夫人的便宜吗？”

说罢，宇文倩闪到一边避开郭业的再次轻薄，然后说道：“加德满都是泥婆罗国国王亲自委派的随兴而来的，钦命他统率这三万高山鬼兵入天竺襄助，我能有什么办法？”

“哦，算了，能调来三万鬼兵已经实属大幸了。”

郭业见着宇文倩发火，赶忙陪笑道：“夫人辛苦了，辛苦了哈，晚上为夫好好疼你。”

宇文倩妩媚地瞪了他一眼，啐道：“收起你那套占人便宜的嘴把式，我看这加德满都刚才对你那个热乎劲追捧劲，益州侯您很是享受嘛。呵呵，没想到远到泥婆罗国，也有你郭业狂热的拥趸啊。”

狂热的拥趸？那叫狂人的铁杆粉丝好吗？

郭业小小美了一把，随后问道：“这加德满都年纪轻轻，看着吊儿郎当，像个游山玩水的纨绔子弟多过一个大将军，他到底什么来头啊？”

宇文倩道：“加德满都的姐姐是当今泥婆罗国的王后，泥婆罗国王对这位

王后又是宠信有加，顺理成章，这位泥婆罗的国舅就成了此次三万高山鬼兵的大将军了。”

“呃，原来如此，敢情这小子还有这么一层背景啊。不过宇文倩，照你意思，这小子真是绣花枕头啊，来统兵三万来天竺国，这明显就是来镀金的啊！”

说着，郭业一脸愁死人的苦笑，道：“泥婆罗国王派这么一个货色来天竺统兵助战，这不是儿戏嘛。”

宇文倩笑了笑，说道：“绣花枕头有何不好？不是有三万高山鬼兵了吗？这位大将军不务正业，不正好让你手下那两位心腹武夫，可以更好地接收这支高山鬼兵吗？到时候，只要让这位加德满都国舅爷留在曲女城，继续他的游山玩水访佛庙，继续吟诗弄风月，不是更合你意吗？”

“噢？”

郭业双眉一扬，听明白了宇文倩这话中意思，乐道：“好好好，正合我意。话又说回来，这位加德满都大将军，还挺可爱的哈，当个武夫太可惜了，绝对是雅人一个，诗人一枚啊！”

“好了，本夫人一路风尘仆仆委实怀太累了！”

宇文倩揉了揉白皙的脖颈，冲郭业下起逐客令道：“本夫人要沐浴一番，好好休息休息，你且先出去吧。”

郭业打蛇随棍上，贱笑道：“夫人，不如为夫亲自为你洗上一番，如何？”

“滚！”

宇文倩银牙轻咬，喝道：“你个登徒浪子，死性不改，滚出去！”

说罢，脸色一变，当真就要发起火来。

郭业见好就收，立马撒丫子跑出了竹舍。

跑出没多久，遥遥出来宇文倩一句话：“今晚你也别回竹舍了，继续去西川军那边的营房宿夜。”

尼玛！

郭业心中暗暗发誓，你个傲娇美少妇，老子姑且忍你，总有一天我定会推了你，收了你，哼~~

.....

.....

第二天一早，戒日王便急急派了几名天竺官员来到驿馆驻地，宣大唐使节郭业和泥婆罗镇国大将军加德满都二人前往王宫，商议接下来对南天竺三国的用兵之事。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便是与大唐使节正式签订《曲女城条约》。

郭业欣喜应往，因为他知道，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拉迦室利公主绝对不会缺席。

## 第963章仪式

曲女城王宫。

郭业与加德满都奉诏入内，见到了戒日王。

今天随戒日王出席会晤的人员中多了好些陌生面孔，看衣饰着装，郭业敢断定，这些人肯定便是北天竺国的王公大臣，大概有五六人之多。

当然，大王子阿贾尔耶、二王子辛格尔也位列其中，各自坐着戒日王的左右。

不出郭业所料，拉迦室利公主也出席了此次盛会，一如既往的戴着面纱静坐一旁，看眉宇当真是容光焕发。郭业相信，只需揭开她的面纱定能看见一张艳彩照人的脸蛋。

毋庸置疑，这是初为人妇后的征兆，哪个少女被滋润后都会比往日更加来得明艳动人。

可惜，至始至终，拉迦室利公主也未曾看郭业一眼，更甭提主动跟他说话了。

仿佛从头至尾都不认识郭业，都不曾跟郭业发生过任何关系一般，就这么一直静静地自顾坐着，低着头细细聆听着会场中的变化。

对此，郭业倒是没有太往心里去，因为他知道，这女人在避嫌，暂时不想让人察觉到自己与她的关系。

一番简单的使节见君主的礼仪行过之后，今日的召见会晤开始缓缓进入正题。

在所有北天竺王宫大臣的注视下，在阿贾尔耶和辛格尔，还有拉迦室利公主的注目下，戒日王让人呈上了两份的纸书，放到了他与郭业之间的一张案桌上。

郭业见罢，立马猜出了这两份纸书是什么东西了，心中暗暗兴奋了一下，肉戏终于来了。

果然，只听戒日王环顾扫视了众人一眼，然后将目光定格在了郭业脸上，缓缓说道：“郭使臣，这是本王让人草拟的《曲女城条约》，里边条款还请你过目一番。如果没有异议，我们便将它签署了吧？”

郭业唔了一声，拿起桌上的《曲女城条约》仔细审视了起来……

两份纸书，一式两份，一份是用汉子隶书书写，一份是用天竺文而写。

大概其内容是，大唐若出兵相助北天竺，平定南方叛乱，一统天竺国。则，天竺国向大唐称臣纳贡，永为臣国；其次，无条件向大唐开放通商口岸；最后，凡大唐商旅或大唐子民在天竺国境，皆受到保护，使其利益不受侵犯。

没错，条款清晰，并未漏掉任何明细，也没玩文字游戏。

随后，郭业点点头，笑道：“戒日王果真信人，这《曲女城条约》在下完全没有异议。”

“好！”

戒日王又冲右侧的一名官员挥挥手，示意他将笔墨纸砚端过来，冲郭业笑道：“如今大唐三千精锐已曲女城中，而加德满都大将军业已率领泥婆罗国的三万高山鬼兵也驻屯在城外，既然大唐信守承诺，本王岂能毁约？郭使臣，那咱们就开始签字画押，彼此交换条约吧？”

郭业不再犹豫，在写满汉文的条约纸书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因为随身没有携带印章，只能用大拇指在纸书上画了押。

相比之下，戒日王就隆重了许多，先是用天竺文写了自己的姓名，然后又用玉玺在写满天竺文的条约左下角盖下了印鉴，这才完事儿。

然后，他双手捧着天竺文的条约递到了郭业的跟前，郑重嘱托道：“郭使臣，请你回到长安之后，将这份条约交给贵国皇帝天可汗陛下，并转达本王对天可汗陛下的敬意。从今往后，大唐与天竺互为邦交，永为君臣之国。本王在此立誓，永不背叛大唐王朝，若有违此誓，甘愿下那阿鼻地狱受厄难之苦。”

郭业郑重其事地接过戒日王的国书，而后摺叠妥当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怀中。随后，他也依样画葫芦，将那篇用汉文起草的条约交到了戒日王的手中，微笑道：“戒日王，本使一定会将你的诚意与誓言转达吾皇陛下。希望大唐与天竺两国以后能够相亲相爱，守望相助。两国之间的君臣之谊，一定会万世永存！”

戒日王听完郭业这番话后，终于放下了一国之君的身段，双手合什额头微微点了一下，说道：“对，君臣之谊，万世永存！”

戒日王的这番表态下，无论是天竺国的王公大臣，还是阿贾利耶和辛格尔王子，甚至是拉迦室利公主，都纷纷朝着郭业这个方向跪拜在地，齐声恭请道：“我等下国臣属，拜见天朝上邦使节大人。臣等，恭请圣安！”

齐唰唰～

除了戒日王之外，在场所有人统统跪拜在地，叩请圣安。

此情此景下，就连不务正业吊儿郎当，不像武将像诗人的泥婆罗国外戚富二代加德满都，都一脸正色地跪拜在地，附和着在场诸人。

如今大唐和天竺两国的君臣关系已经确立，那他们就再也不能向郭业初来天竺一样来对待他了。

不论你是天竺的王公贵族位极人臣，还是天竺国的王子公主，见到大唐使节犹如见到大唐皇帝，必须以跪拜礼而面之。

这便是君臣之国的礼节！

郭业知道自己此时代表的是李二陛下，所以也不敢轻浮怠慢，大手一扬沉声喝道：“两位王子殿下，拉迦室利公主殿下，加德满都大将军，还有诸位天竺王公大臣，请免礼。圣恭安！”

恭请圣安，乃是问候皇帝身体可好？

圣恭安，便是回答吾皇陛下身体很棒，你们有心了。

一问一答之下，众人纷纷起立，再看向郭业的眼神，已是恭敬有加，就连一向桀骜不驯仗着天竺王子身份而不将郭业放在眼里的阿贾利耶与辛格尔，都是小心翼翼。

自此，《曲女城条约》宣告成立，两国关系宣告生效。从今往后，大唐与天竺，永为君臣之邦。

此事，终究告一段落。

郭业表面静若处子，淡然处之，心里已是兴奋不已，暗暗乐道，奶奶的，哥们就是第二个王玄策啊，人家是最狠外交官，仅凭一人灭一国；而我却是最牛外交国，仅凭一人收一国。

这下便是回到长安，李二陛下不仅要对我既往不咎，还要狠狠奖赏我一

番不可。

憧憬间，郭业已经见到李二陛下之前答应平阳郡公爵位已经在向他遥遥招手。

随着仪式的结束，现场肃穆庄重的气氛也渐渐轻松了下来。就在这时，今日会晤的第二轮主题又被一人轩然掀起。

此人便是大王子阿贾利耶。

只见阿贾利耶上前一步，先是冲郭业规规矩矩地双手合十颌首一礼，然后再向戒日王说道：“父王，如今万事俱备，我们不日便要向南方三国叛逆宣战。儿臣自请此次先锋官，愿提我北天竺八万精兵，两万象军，为父王攻下南方三国。”

说到这儿，他顿了顿，又看了眼郭业，说道：“小王听说使节大人并不参与指挥此次战役，不如也将三万泥婆罗高山鬼兵和三千大唐精锐军都一并交给小王来统率，不知使节大人意下如何？”

好家伙，阿贾利耶张嘴一句话，就想要将北天竺的全国十万兵力，还有三万泥婆罗兵，三千西川军的指挥权抢到手中，率先成为北天竺的兵马大元帅。

郭业微微一怔，还未表态，就见二王子辛格尔也急急跳将出来，冲戒日王喊道：“父王，儿臣建议王兄还是留在父王身边尽孝为好，这种带兵打仗攻城掠地的粗活，还是交给儿臣来做吧？”

说着，他也将头转向郭业，请求道：“使节大人，小王愿代劳，为您亲自指挥三万高山鬼兵和三千大唐精锐，请放心，小王熟读你们汉人兵书，三十六计信手拈来，定能一鼓作气，攻下南方三国。早已一统南北天竺。”

郭业看着二王子辛格尔的信誓旦旦，心中好笑，难怪拉迦室利说她两个弟弟都是废物，从两人的说话便能听出一二，果真是两个二百五凑一对儿了。

郭业本以为这个时候拉迦室利公主也会跳将出来，谁知这女人仍旧是一言不发，一副安分守己的模样站在戒日王的身后，还是一如既往的静静低着头。

这时，两位王子都要争抢这北天竺兵马大元帅一职，其中王公大臣们也开始纷纷发言。

五六个人中，有的支持大王子阿贾利耶，有的支持二王子辛格尔，彼此谁是谁的阵营，立马清晰了起来。

郭业见着拉迦室利公主这娘们这个时候还不表态，自己也犯不着皇帝不急太监急，索性将皮球一脚提到了戒日王这边，笑着问道：

“呵呵，戒日王乃是一国之君，南北天竺之间的战争乃是你们的家事，郭某却只是大唐使节，不便越俎代庖，谁为此次兵马大元帅，还是请戒日王亲自定夺吧！如何？”

## 第964章双簧

郭业将皮球一脚踢了过来，冷不丁地，差点没把戒日王给踢懵了。

正所谓知子莫如父，戒日王心里又何尝不清楚自己家这两个瘪犊子的揍性，兄弟俩从小掐到大，什么事儿都要争抢个头筹。随着自己岁数慢慢变大，这两个瘪犊子为了自己屁股下的王位早已暗中较劲好些年。

貌似自古帝王家，无论古今中外，永远都会轮番上演着夺嫡争宠竟皇位的戏码。

对此，戒日王一直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觉得自己才正当盛年，兄弟俩再怎么争都影响不了大局。

不过在场中人谁也不是真正的傻子，这兄弟俩哪里真是为了南北天竺统一的事业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哪里真是为了北天竺的国运昌隆而添砖加瓦？

无非就是想着借此机会掌控北天竺的兵马大权，然后利用此次平叛南方三国叛逆的军功，给彼此加大争抢王位的筹码。

放在平时，戒日王真的无所谓，争就争吧。

可是今天不同于往日，如今是当着大唐使节的面，当着泥婆罗国大将军的面，当着天竺王公大臣的面，这两个瘪犊子又开始争上了。

戒日王顿觉脸上无光，真是两个混账东西，老子这个当爹还没死呢，老子还想一统天竺，过上几年天竺王的瘾呢，难道你俩就这么眼巴巴地想本王死掉，着急上位不成？

旋即他大动肝火，很是顺理成章地从郭业足下接过皮球，猛地一拍扶手，喝骂道：“混账东西，平地里让你们克己受礼，要学会兄友弟恭，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还有你们——”

戒日王发起火来就止不住，用手遥点着在场的五六个王公大臣，破口大骂道：“平地里让你们参议国事，没有一个能派上用场。如今让你们站队，让你们拉帮结派，一个个倒是争相恐后，生怕比别人晚了半步。怎么着？本王还没死呢，你们就如此心急另立新君了？”

哗啦～

戒日王舌绽春雷，吓得在场五六个王公大臣纷纷跪到了地上，口称死罪，自谦惶恐。

就连阿贾利耶和辛格尔兄弟俩都吓得噤若寒蝉，退了下来，再也不敢吱声儿。

场面一时间有些冰封千里的冷意。

戒日王看着一番发飙下，收到的这般效果，立马心中舒坦了不少，暗道，真是老虎不发威，当我这个一国之君是病猫呢？

随后，他冲郭业抬抬手，笑了笑：“郭唐使，真是让你见笑了。”

郭业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言不由衷地笑道：“没事没事，两位王子一看就是勇武之辈，他们也是想为戒日王分忧。虽然有些争执，但总算是孝心可嘉嘛。”

几句话说得郭业自己都起鸡皮疙瘩，一阵恶寒。

世人都爱听好话，戒日王也不能免俗。尽管他知道自己这两个儿子是典型的废物中的战斗机，难成气候。但是现在听到郭业这番夸赞，看神情还是

颇为受用和满意的。

随后，戒日王怒意渐消，小小呵斥了一句：“你们二人也老大不小了，要记得戒骄戒躁兄友弟恭，知道了吗？”

两位王子此时哪里还敢说半个不字，彼此违心地点了点头，称记住了。

此时，子不孝，父教子的戏码才算结束。

随之，只见戒日王略微沉吟了一下，便决定道：“这样，八万北天竺精兵中，由阿贾利耶独领五万；剩下的三万精兵和两万象军，就由辛格尔独领吧。为父希望你们兄弟二人精诚团结，一举扫平南方三国叛逆，早已统一我天竺国，莫要让本王失望才是。”

郭业听罢差点晕圈，这戒日王还真是一碗水端平，兄弟俩一人一半的兵权啊。

紧接着，戒日王又看了一眼加德满都和郭业，有些为难地说道：“至于三万泥婆罗军和三千大唐精锐的援兵，唔，毕竟非本国的兵马，所以本王也不能作主。这还是要听听郭唐使和加德满都将军的意思。”

唰唰～

两位王子虽然不再吱声儿争抢，却眼神炽热地纷纷投向郭业和加德满都这边。

一个好像在说，给我吧，我阿贾利耶定不负众望。

一个好像在说，给我吧，我辛格尔绝对比那个废物要强。

这时，加德满都无视两位王子的炽热目光，而是紧挨着郭业看了他一眼，好像在征询他的意见。

他当然是唯郭业马首是瞻，更何况他可是郭劝酒的狂热铁杆粉丝啊。

郭业别过头去向他眨巴了一下眼睛，好像在释放什么信号。

然后，他才向戒日王笑了笑，说道：“既然泥婆罗三万鬼兵乃是奉大唐之命前来相助贵国，那么三千大唐精锐自然要与三万鬼兵合二归一，自成一路大军。加德满都将军，你手下儿郎乃我十倍之数，郭某就随个大流，我不在天竺期间，三千精锐唐军也归你来统领吧。”

最后一句话，自然是冲着加德满都而说，不过也是说给戒日王而听。

加德满都与郭业在进王宫之前就有过默契，自然领会神意，冲戒日王表态道：“戒日王，实不相瞒，本将对领兵作战之事不仅一窍不通，也委实没有兴趣。为了不耽误贵国的统一大业，本将决定将三万高山鬼兵的统兵之权交给她吧！”

说着，他抬臂遥指戒日王身后的拉迦室利公主，笑道：“既然大王子和二王子都各有五万兵马，那在下索性锦上添花，将这三万鬼兵的兵权交给贵国拉迦室利公主吧。他们三人都是您的子女，总不能厚此薄彼吧？”

“啊？”

“怎么可以？”

“不行！！”

戒日王先是惊呼一声，紧接着大王子和二王子纷纷发出异议。

而拉迦室利公主则是戴着面纱看不清神色，但是她表现出了惊慌茫然的动作，立马猛地一抬头，连连摆手故作推诿道：“我.....我不行，不行不行.....”

加德满都貌似王八吃秤砣，铁了心要将三万鬼兵交给拉迦室利公主一



般，有些赌气地说道：“怎么？拉迦室利公主好歹也是天竺公主，怎能如此没有担当？实话跟你说吧，我这人平日就喜欢浏览佛门圣地，或附庸风雅作作诗，你让我带兵打仗，那真是为难我了。而且刀剑无眼，万一伤到我怎么办？我可是当今泥婆罗国王后的亲弟弟。我国已经出兵三万，难道贵国还想让本将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给你们冲锋陷阵不成？”

越说越是激烈，加德满都最后负气地冲郭业哼道：“使节大人，当初您夫人来泥婆罗调兵之时，可是没有要求本将带兵打仗，冲锋陷阵的。如果早知道会有如此风险，我就不来了。要不这样，我先带我国三万鬼兵回泥婆罗，等我国国王挑选好一个能战善哉之辈，再领三万大军入天竺国。如何？”

郭业看着一副贪生怕死，贪图安逸的猥琐纨绔，让加德满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心中不禁连连点了三十二个赞，这小子，并非一无是处啊。

于是，他配合着加德满都，冲戒日王忧心忡忡地提议道：“戒日王，如果让加德满都将军领三万鬼兵返回泥婆罗，先不说这一来一回耽搁时间，恐怕泥婆罗国王那儿也不好交代啊，人家既然按时派来援军，已经给足了面子。到时候，他恼羞成怒不肯再次派兵前来，郭某纵是有天大本事也不可能再去求来援军，你说对吗？夜长梦多之事，屡屡发生过，这一点也不新鲜，定要引以为鉴才是啊。”

说到这里，郭业又反问了一句：“戒日王，难道你就不想早点平定南方三国叛逆，一统天竺国吗？”

“呃……”

戒日王面露犹豫之色，虽然他心里很是不愿意把这三万多的泥婆罗兵和唐军交给自己的女儿，毕竟儿子才是他要锻炼的继承人。但是，他也正如郭业所说的一般，非常担心泥婆罗又不再派援军来。

再说了，如今曲女城条约都已经签署了，想要反悔也来不及了，哪里还有回头路可以走？

于是乎，他先是冲那五六个继续跪在地上诚惶诚恐的王公大臣挥挥手，吩咐他们先下去。

然后冲郭业和加德满都笑了笑，说道：“郭唐使，加德满都大将军，你们且稍待片刻。本王要和他们姐弟三人小小商量一下，很快就可以答复二位。稍待，稍待片刻。”

说完话，他刹然起身，向阿贾利耶兄弟二人和拉迦室利公主三姐弟挥挥手，轻声道：“你们且跟本王进去，本王有话要与你们三人说。”

三姐弟喏了一声，尾随着戒日王去了后面。

拉迦室利公主跟在最后，趁着戒日王和两个废物弟弟没有注意，驻足转身掀开面纱冲郭业嫣然一笑，动人心魄。

而后，放下面纱继续跟着前面三人的脚步，快速追了上去。

见着戒日王一家人离开了现场，想着刚才拉迦室利公主那姹紫嫣红百花盛开之笑，郭业不禁嘴角微微一翘……

这时，加德满都紧挨着郭业，小声说道：“益州侯你就放心吧，这三万高山鬼兵和三千唐军的兵权，戒日王肯定会交给拉迦室利公主。”

郭业微微颌首，笑道：“嗯，他没得选！”

加德满都突然八卦问道：“益州侯，您跟这位拉迦室利公主是什么关系啊？为何要对她这般好？若非你之前吩咐小将这般说词，小将真是料不到你

会将这几万兵马交给她。”

郭业摇了摇头，一副事不可对人言的默然之色将加德满都的熊熊八卦之心给挡了回去。

然后清咳两声，回应了一句：“这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了。至于之前在王宫外答应你那一百首劝酒诗，一会儿出宫郭某就会亲手给你抄录一本。”

“真的？”

加德满都兴奋地乐道：“益州侯，抄完之后请签上你的大名，如果有可能，可以在诗集上写上几句祝福我的话吗？嘿嘿，比如祝加德满都早日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谢谢哈……”

靠，越来越像一个狂热的铁杆粉丝了。

不过郭业也不厌其烦，能用一本手抄诗换来三万大军的兵权，他正求之不得，这笔买卖怎么做都是划算的。

随即，他很是爽快地点了一下头，掷地有声地应道：“行，没问题。加德满都大将军，有你这样的铁杆粉丝，我很欣慰啊！哈哈……”

## 第965章兵分三路左中右

不一会儿，戒日王一家子去而复返。

出来之时，郭业很清楚地发现，大王子阿贾利耶和二王子辛格尔这两位哥们一前一后跟在戒日王身后，都是耷拉着脑袋绷着脸孔，铤得跟斗败的公鸡一般无二。

而拉迦室利公主虽然依旧戴着面纱，但郭业看得出来，她仍保持淡定，一种胜券在握的淡定。

这种气氛，郭业看出来了，身边的加德满都也感受到了。

只见他轻轻凑到郭业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益州侯，这事儿估计是成了，你看这两位王子殿下的倒霉相，活脱吞了苍蝇似的，那叫一个憋屈啊！”  
“扑哧……”

郭业忍俊不禁笑出声儿来，不过立马收敛止住，因为场合不对，戒日王的注意力早已落在了他的身上。

随即，他赶紧转移话题，主动问道：“戒日王，商议得如何？唉，这加德满都大将军也真是死脑筋，非要把兵马交给拉迦室利公主，这不是为难戒日王您吗？要我看啊，两位王子殿下都是人中龙凤，少有的带兵奇才啊！”

加德满都还是继续扮演着一根筋的纨绔角色，大大咧咧回道：“嘿，本将惜命得很，可不想在天竺国白白丢了性命呢。戒日王若有难处，那就等本将班师回泥婆罗，让我泥婆罗王令派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来吧。”

好小子，会演戏！

郭业又是小小暗赞了一把加德满都。

“不不不～”

戒日王急忙摆手微笑道：“加德满都将军的提议本王已经考虑好了，就将贵国三万高山鬼兵和三千精锐唐军交给拉迦室利指挥吧。呵呵，她也是本王的女儿嘛，本王相信拉迦室利不会让本王失望的。”

“父王放心，女儿一定不给父王丢脸！”

这个时候，拉迦室利公主终于开腔了，从戒日王的身后小跑绕了过来，然后冲加德满都和郭业双手合什颌首致意道：“多谢郭使臣与加德满都将军的信任！”

声如雀鸟，百灵亮啼，煞是动听。

郭业听得出来，她的内心很是兴奋，只不过刻意为之将其压抑住罢了。

随后，郭业和加德满都象征性地还礼轻笑。

戒日王可不知道他们三人玩得弯弯绕绕，如今援军到位，万事俱备，接下来的便是开始向南方三国用兵平叛。

只见他爽朗一笑，大手一挥喊道：“好，如今结合大唐与泥婆罗援军，我北天竺国能动用的兵力共计十三万有余，本王决定分兵左中右三路进发南天竺，而本王则坐镇曲女城发号施令，统筹大局。阿贾利耶……”

大王子上前一步，喊道：“儿臣在！”

戒日王看着自己这个长子，下令道：“由你领五万北天竺精兵为左路军，直取遮娄其国。”

大王子兴奋地点头喊道：“是！儿臣一定会以最快的时间灭掉遮娄其国！”

“唔，退下吧！”

戒日王挥挥手，又冲二王子招手道：“辛格尔！”

二王子早已按耐不住性子，兴致勃勃地上前叫道：“父王，儿臣在！”

“由你统领三万天竺精兵，两万象军为右路军，直取罗湿陀国。”

“儿臣得令！”

二王子得意忘形的抽出腰间那柄镶满宝石玛瑙的大马士革弯刀，劈空斩了几下，信誓旦旦保证道：“儿臣一定会砍下罗湿陀王的脑袋，呈送回曲女城献给父王。我要所有人知道，我辛格尔，才是北天竺，不，是整个天竺国最善战的王子。”

“呵呵！”

大王子立马发出一声冷笑，嘟囔了一声：“吹牛从来不费金子，善战不善战靠得是手里那柄弯刀，而不是靠那张没把门儿的嘴。”

“哼！”

二王子不敢当着戒日王的面再争执，但心里不爽，冷哼一声以作回应。

戒日王看着这两个草包儿子，心里不满的同时更是失望，不过仍旧没有忘记正事儿，冲拉迦室利公主一招手，声音温和略带笑意地喊道：“拉迦室利，我的珍珠，你长大了，终于也要张翅高飞独当一面了！”

拉迦室利公主缓缓走到戒日王跟前，轻轻颌首回道：“能为父王分忧解愁，这是女儿的荣幸！”

尽管语速平稳，面纱之下看不清脸色变化，但郭业能清楚地感受到此时拉迦室利公主的细微变化，披着纱丽的香肩不为人所察觉的颤抖了一下，这压制中的激动已经到了一个无法抑制的地步。

看来，这女人等这一天，已经好久了。

郭业暗暗摇头，一个擅于隐藏，擅于隐忍的女人，真是可怕啊！哪怕她有着倾世之容，也无法让人规避她的可怕。

很快，郭业便被戒日王便老怀安慰般地爽朗笑声给吸引了过去，只听戒日王语调骤变，肃声下令道：“拉迦室利，帕拉瓦国属于多高山少平原之地，泥婆罗国的高山鬼兵最适合征入此国。所以，父王决定让你率领三万高山鬼兵和三千唐军精锐为中路军，务必以最快的时间扫灭帕拉瓦国。”

拉迦室利公主唔了一声，道：“有父王在曲女城的运筹帷幄，有两位王弟在左右两路的策应，有三万高山鬼兵和三千精锐唐军的英勇作战，女儿一定可以成功拿下帕拉瓦国。”

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就连刚才一直对她不满的两位王子都不禁面带微笑，郭业不禁想到，看来真是好话人人都爱听，迷魂汤谁都爱喝啊。

“好，本王相信你，拉迦室利！”

同时，戒日王扫视了两个儿子一眼，冲他们三人说道：“传本王令，从今天开始征调全国军队集结曲女城外恒河边。十天后，三路大军一齐向南进发，父王在王宫等着你们凯旋归来的消息！”

“谨遵父王号令！”

三姐弟这次的节奏出奇合拍，齐声回应了一句，哄得戒日王又是连番开怀大笑。

尽管有再多不满意，怎么着也是自己的种，不是吗？能有此番器宇轩昂和英武之气，的确值得开怀。

安排完三路大军事宜之后，戒日王看着加德满都，热情笑道：“加德满都大将军，既然你不愿意随军出征，那接下来的日子就只能留你在曲女城中好好玩上一玩了。”

“哈哈，戒日王客气了！”

加德满都这回没有再为难和挤兑戒日王，而是很高兴地回道：“趁此机会，本将也好好游览曲女城的山水，好好瞻仰瞻仰城中佛寺和佛塔，如果有可能，本将想去烂陀寺修行一番，正好找找灵感作它几首好诗出来。”

烂陀寺，天竺国所有佛教弟子的圣地，就在曲女城中。

对戒日王而言，加德满都的这个要求自然算不上什么，连连点头欣然应允称着好。

然后，他看了一眼郭业，询问道：“郭唐使也不如在曲女城多留一些日子，让本王尽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你一番，可好？”

郭业摆摆手，婉拒道：“戒日王，不用客气了。三路大军出征之日，便是本使离开曲女城远走南天竺，借道返回我大唐南疆之时。”

“啊？非要这么快离开吗？”

一声惊问让郭业好是错愕了一把，因为说话之人并非戒日王，而是一直沉默寡言，与自己刻意保持陌生的拉迦室利公主。

## 第966章宇文情的担心

一个情不自禁，拉迦室利公主猛地掀开面纱，呼出了这句令戒日王以及其他两位草包王子目瞪口呆的话来。

喊过之后，拉迦室利公主也立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大事未成，岂能让别人知道自己与郭业的关系？

倏地，她轻轻将面纱放下，立马转身向戒日王赶紧解释道：“父王，女儿的意思是希望郭使臣能够多留有一些时日，因为随着我国三路大军向南天竺开拔征伐，那么南方三国之地势必会战火纷飞，兵荒马乱。万一借道南天竺之时有所闪失的话，这……”

“对啊，拉迦室利说得有道理！”

戒日王立马被转移了注意力，煞有介事地连连点头称是道：“郭使臣，不如等本王平定了南方叛逆之后，你再返回大唐如何？到时候，本王亲自派人护送你回去。”

郭业暗暗赞了一声拉迦室利的机敏，不过他很清楚南北天竺的战争哪里会这么快结束？长则两年，短则一年半载，他哪里在这儿耗得起？

再说了，此次离开长安这么久，就算李二陛下和虞世南、孔颖达等人不担心他，恐怕益州侯府里的秀秀都已经急疯了。

再说了，远在蜀中陇西还有老娘，还有芷茹，还有贞娘和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小郭襄。

这些人他都一直记挂于心，午夜梦回时，总是会想起她们。

随即，他顺着拉迦室利公主的话，婉拒着戒日王道：“呵呵，多谢戒日王的美意了。郭某出使天竺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必须抓紧时间回长安向吾皇陛下复命。而且郭某代表大唐与贵国签署了《曲女城条约》，也必须第一时间将文书呈送吾皇陛下面前。此乃职责所在，郭业不敢有一丝懈怠啊。”

说着，他冲戒日王拱拱手，又向拉迦室利公主微微点了一下头，正色说道：“因此，郭某动身返回大唐亦是刻不容缓之事，只能在此谢过戒日王和公主殿下的美意了。”

“既然如此，那本王就不再勉强了。”

说着，戒日王冲大王子、二王子还有拉迦室利公主挥挥手，示意他们三兄弟退下，并交代道：“都下去准备准备吧，十天后，三军开拔！”

“喏！！”

三人再次节奏出奇合拍的一同回复，先后离去，出了王宫。

接着，郭业和加德满都与戒日王寒暄了几句过后，也齐齐告辞，并肩出了王宫。

不过这次戒日王倒是格外给面子，派了大批的宫廷侍卫簇拥着郭业，将其送出了王宫。

在出王宫的路上，身为狂热铁杆粉丝的加德满都自然也担心起郭业此番返回大唐的路上安危，随即边走边劝道：“益州侯，其实拉迦室利公主的担心也是对的，此去南天竺的路上兵荒马乱，万一有个好歹，那可就划不来了。不如你就答应戒日王的邀请，等着战事结束了再安安全全地返回大唐吧。”

郭业停下脚步，看着一脸真诚不像弄虚作假的加德满都，于是抱以善意地回道：“加德满都，谢谢你的提醒。正是因为南天竺即将陷入战火之中，到

时候势必难民四处流窜，我到时候会乔装打扮一番和我夫人混入逃难人群中。这样的话，更容易逃离出南天竺，顺利返回大唐。到时候因为难民流窜的缘故，各地关卡势必都不会再做盘查，我的危险细数肯定会很低很低。放心吧！”

“那就好，嘿嘿，我还想着说益州侯如果多在曲女城盘桓，那么我就可以好生亲近一番，与你探讨探讨吟诗这种风雅之事。”

加德满都笑了笑，摊摊手，摇头道：“可惜了，估计今后都很难再有机会与赫赫有名的益州侯，与百首名诗传千古的郭劝酒讨教一番了。”

郭业暗乐，如果真跟你探讨作诗，哥们估计要原形毕露，兴许我肚里那点墨水，还比不了你这个半路出家的野路子呢。

不过，加德满都这个铁杆粉丝的真诚委实让他有几分感动。

随即，他热忱邀请道：“加德满都，如果你下次有机会随你姐夫，哦，就是随泥婆罗国国王来长安朝圣，请一定要找我。我请你喝长安城最好的酒，请你逛长安城最好的秦楼楚馆。”

“真的？”

加德满都喜出望外，兴奋道：“早就听说长安那里不缺风花雪月之地，更不缺天下各地的美酒，尤其是才子云集，加德满都早就心生向往。若我随姐夫前往长安朝拜天可汗陛下，益州侯您真的会招待我？”

“当然！”

郭业嘴角微微一翘，拍了拍加德满都的肩膀，笑道：“因为我们是朋友嘛！”

“啊？你……竟然当我是朋友？”

加德满都显然又是一惊，然后连连痴笑，开心喊道：“对对对，我们是朋友，哈哈，能得益州侯称上一声朋友，小将真是……真是……呃，汉人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对，士为知己者死。”

郭业会心一笑，道：“有心就好，走吧，我们先出宫吧。他日，我们长安再聚！”

“好，长安再聚！”

加德满都伸出右手，掌心对着郭业，喊道：“益州侯，我们击掌为盟，长安再聚！”

“好！”

啪~

一声脆响，两掌相印。

随后，二人一路之上勾肩搭背有说有笑，在宫廷侍卫的隆重护送下，缓缓出了王宫。

出了王宫之后，二人又是寒暄了几句，才分道扬镳，各走各的。

加德满都自然是要好好逛逛曲女城的寺庙和佛塔，而郭业则是要赶紧回到驿馆驻地，通知宇文倩离开曲女城的日程，另外，他还要趁着现在有时间，好好与赵九丑和丹珠面授机宜一番。

毕竟他回到大唐之后，天竺国离长安何止十万八千里，这边发生什么事情，他就算有心帮忙都是鞭长莫及。所以，以后天竺国之事，暂时都要靠他们二人同心协力了。

离开王宫，乘上大象坐骑，在驯象手的牵引下，缓缓朝着驿馆驻地方向

而回。

.....

.....

这边，郭业走在返回驿站的路。

而驿馆的竹舍中，宇文倩与云裳二人也正在二楼房间中小叙着话。

云裳看了一眼对面盘腿坐在蒲团上的宇文倩，小声说道：“夫人，估计一会儿郭业便要从王宫回来了，夫人觉得我们会何时动身离开天竺国，返回大唐呢？”

“返回大唐？”

宇文倩蛾眉微蹙，有些欲言又止，然后有些心不在焉地说道：“应该很快就可以动身了吧？”

云裳自然发觉了宇文倩这细微的变化，狐疑问道：“夫人，怎么看你的样子，好像要离开了天竺，还有些不开心呢？难道夫人还喜欢上这个番邦异国之地了？”

“嗤.....”

宇文倩发出一声有苦难言般的无奈笑声，摇头说道：“云裳，在天竺的这日子，本夫人真是受够了。水土不服先不说，就连吃食都是百般不习惯，你说我怎么会喜欢流连在这等破地方？”

云裳不解问道：“那刚才夫人何眉头紧蹙似有心事，好像有些不愿回到大唐一样呢？”

宇文倩看了一眼貌似有些天真的云裳，苦笑连连，声音陡然变得有些苦闷，反问一句：

“云裳，你知道我们与郭业离开天竺返回大唐后，便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回家呗！”

云裳有些埋怨道：“这天竺国的气候，还有吃食，我真是受够了，我真想回到中原好好吃上一顿，好好睡上一觉。在这儿，我真是一刻也不想多呆！”

“你啊，真是有些麻痹大意了。”

宇文倩颇有微词地数落了云裳一顿，然后一针见血地说道：“回到大唐对郭业而言是回到了家，对你我而言，却不是啊。”

“夫人何出此话？”

“你忘了死在吐蕃王陵的那些人了？那些吐蕃宫廷侍卫可都是郭业的手下啊。他们皆是因本夫人而死，你觉得回到大唐，郭业会轻饶了我？呵呵，恐怕回到大唐之时，便是郭业找本夫人秋后算账之日啊！！！”



## 第967章一惊一乍嫩吓人

“啊？”

云裳惊骇一声，然后迅速用手轻掩小嘴，脸色变得苍白至极，一阵骇然地呢喃道：“夫人，这……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宇文倩蛾眉蹙得更紧了，沉声说道：“若非本夫人，那支近百人的宫廷卫队怎会全军覆没，尽数死在薛延陀部骑兵的马蹄之下？还有那侍卫统领李珞珈，哦，就是那个绰号傻虎的家伙，本夫人看得出来，郭业与他的感情甚为笃厚。呵呵，以郭业那种护犊子的性子，本夫人心里很明白，他绝对不会忘记这段仇恨，因为我清楚记得当日他那双嗜血的双眼，仿佛恨不得将我生吞活咽一般，唉……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仇恨啊！”

“可是夫人进了天竺之后，对他屡屡襄助，甚至不顾个人安危前往泥婆罗国替他诓骗泥婆罗国王，成功调遣出三万高山鬼兵来。”

云裳握紧着拳头，义愤填膺喊道：“难道这些事情他都忘了吗？若没有夫人，他又岂能在天竺国如此顺风顺水？他怎能恩将仇报？”

宇文倩看着云裳怨气冲天的小模样，不由苦笑道：“云裳，你应该了解郭业，他可以舍弃钱财，可以舍弃官爵，但唯独不能舍不了护犊子这个死性。呵呵，你别看他进了天竺国之后一直装着像个没事儿人似的，但本夫人心里很清楚，他时时刻刻都将那段仇恨记在心里。他之所以一直与我们虚与委蛇，那是因为大家都在互相利用，谁也缺不了谁。你刚才说本夫人在天竺屡屡襄助他，甚至替他前往泥婆罗国调拨兵马，他忘恩负义。呵呵，其实不然，你别忘了，若本夫人不这么做，就永远也无法离开天竺国这个恶心的地方。”

这下云裳也整个人冷静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再次求证道：“夫人，你确定他真的对你如此恨之入骨，定要杀你而后快吗？”

“没错！”

宇文倩微微眯起双眼，斩钉截铁地应道：“返回大唐之日，想必便是我宇文倩人头落地之时。”

“啊？”

云裳这下真的没主意了，束手无策地慌乱道：“夫人，那这可怎么办啊？那得快点想想对策才是哩，要不，夫人索性就留在这曲女城好了。”

“不，断然不可能！”

宇文倩嫌恶地皱起眉头，摇头喝道：“我已经受够了这个破落的地方，我现在一闻到咖喱的味道就想狠狠吐上三天！！”

云裳此时心里惶惶，已然没了头绪，她与宇文倩可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撇开这些关系不说，她跟宇文倩相处这么久，可是有真感情存在的。

随即，她忧心忡忡地说道：“夫人万万不能随郭业离开天竺，照你刚才这么说，那返回大唐之时，便是，便是……”

“云裳，你放心，没事儿的！”

宇文倩突然反劝起云裳来，开解道：“既然本夫人能预料到届时郭业会翻脸无情有所行动，那么我心中便早有了定计。他郭业想要本夫人的性命，恐

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你别担心，不会有那一天的。”

“啊？”

云裳转忧为喜，瞪大了眼珠子，惊喜喊道：“夫人，原来你早有了应对之法，竟害得云裳虚惊一场。敢问夫人，你到底想好了什么计策来避过这一劫？”

“避过？”

宇文倩双眼透着毅色，嘴角一扬冷笑道：“为何要去避他？云裳，既然你想知道，那么我便告诉你。呵呵，离开曲女城后，本夫人便会……咦？什么声音？”

宇文倩正要说到关键处，声音便戛然而止，一脸忌惮地望着房间门口，竖起耳朵听着。

沓……沓沓……

楼梯有声音，应该是有人从竹舍楼下走上来了。

云裳亦是机警地看了一眼门口，低声揣测道：“应该是益州侯从戒日王的宫里回来了吧？”

果不其然，几个呼吸的间隔，一道熟悉的人影跃然出现在门口，正是郭业。

郭业一进来竹舍，见着云裳出现在宇文倩这儿，并不觉得奇怪，神情微笑地招呼道：“原来云裳也在啊？”

云裳嗯了一声，冲郭业点头致意，正要张口说话，却被宇文倩抢了先，说道：“云裳，刚才的事情过两天我再与你说，你且先回去吧。”

云裳看了眼宇文倩，领会期意，点头回道：“好的夫人，云裳先下去了。”

说罢，她微微起身跟郭业打了个招呼，便匆匆出了房间，下了竹舍。

郭业随意找了个蒲团一屁股坐了下来，打哈哈道：“你俩神神秘秘的，瞎捣鼓些什么呢？”

宇文倩稍稍一愣，立马恢复常态地摇头说道：“能有什么事儿？不就是些女儿家的私密事儿吗？”

说到这儿她稍稍停顿了一下，不愿与郭业纠缠这个话题，话锋一转，问道：“此番进王宫所办之事顺利吧？”

郭业嗯了一声，便将今天在王宫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给宇文倩复述了一遍，其中又以加德满都执意要将三万高山鬼兵的兵权交给拉迦室利公主之事最为曲折离奇，听得宇文倩一怔一愕间又是忍不住一阵羡慕和嫉妒。

正如她自己之前跟郭业所说，她跟拉迦室利公主都属于同一类人，都属于野心勃勃自认不逊于男人的另类女人。如今拉迦室利公主能够手握三万多高山鬼兵和西川军，其中意味着什么，她多少能猜测到一点。

随即，她问道：“为何加德满都宁可数万兵权交给拉迦室利公主，也不肯交给两位王子殿下？而且戒日王居然还真的肯答应如此荒唐的要求，要知道天竺女人的地位何其地下，竟然以一介女流的身份统御数万兵马，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郭业当然不能说这是他跟拉迦室利公主之间的交易，不然以宇文倩这个女人的聪明，一点即通，指不定在离开曲女城前还能惹出什么幺蛾子来。

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于是，他表情煞是自然地搪塞道：“这事儿也只有加德满都这小子自己知道了，我也是随大流，反正离开天竺之后，这里所有事情都与我再无干系。既如此，又何必管那么多闲事呢？”

“哦……”

宇文倩狐疑地看了一眼郭业，尽管心里头始终存在着一些疑惑，但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很快，她便被郭业话中的几个字给转移了注意力，那便是“离开天竺”。

随即，她问道：“我们几时离开曲女城，借道南天竺返回大唐？”

郭业没有隐瞒，如实答道：“十天后，北天竺这边会兵分左中右三路，开拔出征。我已经跟戒日王递了辞呈，会在同一天离开曲女城，前往南天竺。”

“哦，还有十天的时间呀？”

宇文倩沉吟了一声，脸上微微有些异样，随后低下头来自顾说道：“那好，十天后我们便离开曲女城。”

“嗯，十天后我们离开。不过离去之前嘛，呵呵，你我还需要解决一件事情。”

郭业面浮谗笑地看着宇文倩，轻轻吐道：“如果不将这件事情解决掉，恐怕是难以启程。至少，我走也走得不安心。”

宇文倩心里咯噔一下，暗道，难道他想在这儿就与我清算往日血债？

倏地，她猛然抬头面凉如水，沉声喝道：“郭业，难道你想卸磨杀驴，反悔带我一同离开天竺的约定？当初进天竺国之前，你答应过本夫人什么？”

“喂喂喂，你想什么呢？”

郭业撇撇嘴，讥笑道：“你当老子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啊？我说过，你跟我的帐留着离开天竺后再算，既然答应了你，老子就断然不会反悔。”

“不是这个事情？”

宇文倩心里顿时安心下来，又问：“那离开曲女城之前，你还要与本夫人解决什么事儿？”

## 第968章离去

宇文倩一惊一乍又粗粗松下一口气的表情被郭业尽收于眼底之下，他不禁纳闷道，莫非这娘们暗地里还有什么诡异？

于是乎，他留了一个心眼，暗自筛查起宇文倩有可能背着自己做的一些小动作。不过一时间无果，愣是筛查不出个所以然来。

就在这时，宇文倩又催问了一句：“那离开曲女城之前，你到底要与我解决什么事情？”

声音落下，郭业猛被惊醒，于是将心中的疑窦暂时放在一边，自顾说道：“我会将三千西川军留在天竺国，助戒日王平定南方三国叛逆，一统天竺国。”

“你就为了跟我说这事儿？将你麾下三千西川军滞留在天竺国，你不是早就做好决定了吗？”

宇文倩一头雾水地说完之后，心道，这跟我又有何干系？

“嘿嘿～”

郭业龇牙一笑，乐道：“宇文倩，你这是在跟我装糊涂吗？我三千西川军留在天竺，难道你还妄想带着你那近百号人的女子卫队离开天竺不成？你真当我不长心没开窍啊？”

这番话一说完，宇文倩顿时恍然大悟过来，原来郭业是担心在归返大唐的路上，没了西川军的护卫，自己手中那近百号人女子卫队会在路上对他不利。

还真别说，宇文倩刚才正准备跟云裳说这事儿。

她早就知道郭业会将三千西川军滞留在天竺，她也清楚没了三千西川军的随行护卫，郭业就是一头没了牙的老虎。既然如此，那么她就可以在归返的路上，临近大唐边界之前让自己这支战斗力彪悍的女子卫队将郭业轻松解决掉。

到时候还没回到大唐，郭业便一命呜呼死在她的手上。而郭业在天竺国的利用价值业已被她榨干，因为她已经随时都可以进入大唐国境，对方是死是活已经无足轻重。

这便是她跟云裳说的应对之策。

现在，因为郭业的这番插入，竟然将她早就布置好的事情全盘打乱。

郭业的意思宇文倩听得很明白，我将三千西川军留在天竺国，但是为了防止你宇文倩中途陷害谋害于我，所以你也必须将这支女子卫队留在天竺。

宇文倩当然不能同意，立马摇头说道：“不行，这支女子卫队乃是我花费大量精力财力调教出来的，她们留在天竺能做些什么？不行，万万不行。”

郭业笑道：“我不是说了吗？我三千西川军弟兄也会留在天竺，到时候她们可以在西川军中自主择偶组建家庭，在天竺国繁衍后代，这样一来不就有事儿做了吗？”

“胡扯！”

宇文倩霞飞双颊，有些愠怒地呵斥道：“她们虽然只是我的下属卫队，但本夫人却视她们为手足姐妹。将她们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异域番邦，本夫人于心不忍？所以，这支女子卫队我必须……”

“放肆！”

郭业突然拉下脸来暴喝一声，眼神凌厉地逼视着宇文倩，冷冷说道：“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现如今是有求于我，不是我死乞白赖求着你，懂了吗？哪里还容你讨价还价？此番离开曲女城，我仅带四名西川士卒离开，而你也只能带云裳一人离去。”

宇文倩心有不甘，哪里会这么容易妥协，继续僵持道：“可是，可是她们……”

“没什么可是的。”

郭业又是一句话阻来，断然决定道：“你要知道，我今天不是来找你商量的，这是命令，懂吗？好了，废话少说，这件事儿就这么定了！”

说罢，毅然转身，果断地抬脚走出了房间，朝着楼下飘然离去。

宇文倩见着郭业心意已决，不容半点商量和改变的心思，气得咬牙切齿，双眼恨恨地注视早已没了郭业人影的门口，心中暗自焦急道，好一个奸猾的东西，看来在归返的路上，离近大唐国境时，只能靠云裳和我自己方能自救了。

……

……

接下来的几天，郭业断断续续地与赵九丑，还有丹珠密议交代了一番，主要还是关于他不再天竺国之后，两人该如何如何行事，直至他从中原派来的人进入天竺与他们接洽为止。

期间，假冒大唐出访天竺使节的他，又携带着名义上的妻子宇文倩，接受了戒日王的邀请进宫赴宴，再次忍着恶心吃了一顿飘溢着咖喱味的宫廷大餐。

时光荏苒，在一天天的白日忙碌和夜间等待中，离开曲女城日子正式进入倒计时。

直至第八天的夜里，一直对他避而不见的拉迦室利公主终于还是趁着夜色派来了女官，邀请郭业前往琉璃宫一趟。

郭业披星戴月下，来到了琉璃宫，见到了一夜欢愉过后便如同陌路人一般的拉迦室利公主。

但是今晚的拉迦室利公主却不同之前那一夜，整个人仿佛跟变了个人似的，变得格外热情如火，变得异常疯狂豪放。

当郭业进来她的寝宫，女官将寝宫房门关上之后，她便如一阵疾风似的扑入郭业的怀中，红唇火热不断挑逗着郭业欲望的底线。

整整一夜，郭业与她疯狂了整整一夜，足足打破以往记录，狠狠地做了一回“一夜七次郎”。

至始至终，拉迦室利公主都重复着一句话，给我一个孩子！

无论是在缠绵在床上，还是媾和在地上，甚至上疯狂在桌子上，她都屡屡以这句话当作开场白。

搞得郭业双腿发软浑身虚脱的同时，也让他产生了自己就是一头种马的错觉。如果不是每次拉迦室利公主那酥麻入骨的呻吟声，如果不是拉迦室利公主每次欢愉之时的那种声情并茂的投入，郭业真的以为，拉迦室利公主就是想跟他提高受孕率才这么疯狂若斯。

美好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一夜放荡春光无限随着初阳曙光的乍现而宣告结束。

不过这次不同上次，拉迦室利公主亲自替郭业梳洗更衣了一番，才略微有些泪眼婆娑的将他亲手送出了琉璃宫。

当郭业走出琉璃宫，松开拉迦室利公主的手心之时，他的心里竟然有了几分的不舍，他不知道这种不舍到底是有了萌芽般的情爱，还是背负着浓浓的愧疚，或者说的不舍那种蚀骨销魂的滋味儿。

也许三种都不是，也许这只是一段充满着浓浓交易味道的异国情缘罢了。

当他骑上大象坐骑之时，背对着琉璃宫，远远离去之时，郭业不禁自嘲了一番，汗，约炮都能约出个中滋味和境界来，看来哥们还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啊。

最后，他猛地扭头回望了一眼琉璃宫，寻觅着依稀尚可见的拉迦室利公主，情不自禁地挥了一下手，高呼喊道：

“再见，我的异国美人儿！”

“憋了，我的拉迦室利！”

声落之时，蓦然间，伊人模糊，已然离了很远很远……

……

……

第十天，城外恒河边，北天竺国左中右三路大军集结完毕，在戒日王的一声令下，各自朝着三个方向开拔进发，直奔南天竺三国。

而与此同时，郭业带着宇文倩、云裳二女在四个西川士卒的护卫下，悄无声息地出了曲女城南门，朝着南天竺方向行去，踏上了返回大唐南疆的征程。

## 第969章卡麦城外破庙中

短短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北天竺左中右三路大军便先后攻入了南天竺，这一突如其来的大举进兵，着实打了南方三国一个措手不及。

面对北天竺突然发起的进发，南方三国压根儿就没提前做好准备。一时之间，北天竺三路大军势如破竹，连攻好几个城池，大有东风压倒西风，气贯长虹之势。

约莫一个来月后，三路大军化作三条战线彻底被拉开，南方战事愈演愈烈，整个南方三国顿时陷入了混乱状态。

三路大军进入南方三国中后，每攻下一个城池，便会有一大批的流民难民朝着南边逃去。尽管南方三国及时作出应对之策，但仍旧无法挽回先前失利的颓势，一时间，无可计数的难民流民队伍越来越大，倒有了几分敌军未到，己方先乱的征兆。

而与此同时，郭业和宇文倩、云裳等人也乔装打扮成天竺难民的模样，混入了充斥着难民流民的逃难队伍之中，一路跋山涉水，逃到了帕瓦拉国的一个边陲小城——卡麦城。

在卡麦城一呆又是足足半个月，细数起来，他们离开曲女城已经足足两个来月了。

卡麦城，帕瓦拉国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却是离大唐国境最近的一个城池。

郭业只需向东南方向进入山脉中，然后涉险翻越几座崇山峻岭，就能彻底离开天竺国，进入大唐国境。

但是他一行人栖身在卡麦城附近一座废弃的寺庙里，足足虚耗了半个月的光阴，迟迟不肯离开卡麦城，并非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宇文倩自从进入卡麦城后，就一直托病不起，身体每况愈下，别说进入一座充满危机的山脉去翻越高山峻岭了，就连最简单的行走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真是生了一场格外蹊跷和凑巧的病，至少郭业是这么认为的。

而用云裳的话来解释，那是因为夫人自从来了天竺之后就一直水土不服，后来又连着一个多月的疲劳奔波，病来如山倒，再想跋山涉水进入大唐国境，那真是难于登天。

卡麦城郊外，废弃的寺庙中。

四名随行的西川军士卒把守在寺庙的山门外。

郭业则居住在寺庙的大殿之中，至于宇文倩和云裳，则因为女人的身份而住在了大殿后头的一处废弃厢房院落中。

总而言之，这是一座衰败得不能再衰败，败落到人迹罕至的废弃寺庙，因此郭业才选择在这儿栖身，直到宇文倩的身体康复再启程返回大唐。

此时，夜凉如水，寺庙之中万籁俱寂，唯有不时的虫鸣聒噪之声。

移居在废弃院落厢房的宇文倩和云裳并未入眠，频频传来宇文倩难受的咳嗽声，还有云裳低声细语的询问之声。

此时云裳就坐在床沿边，脸有焦色地关心道：“夫人，病了这么久还不见好转，明天我让郭业进开麦城给你请给郎中来，好不好？”

“咳咳。”宇文倩躺着身子，身上盖着一床有些破烂的羊绒毯子，咳嗽两

声后，虚弱地摇头道，“云裳，这是天竺国，哪来的郎中？再说了，即便有郎中也不能冒然前往城中去请啊，卡麦城里虽然是边陲小城，但也驻有帕拉瓦国的官军，万一被人认出我们并非天竺人，那就糟糕了。而且，咳咳……”

说到这儿，宇文倩又是非常艰难地咳嗽起来，低声叹道：“而且，我们好不容易混出了卡麦城，再朝前走进入山脉后翻山越岭，就能回到大唐国境，你觉得郭业还会再走回头路，往卡麦城里自投罗网吗？”

“那也总不能看着夫人你这身体越来越糟糕吧？除非他不想早点返回大唐，不然的话只要夫人身体没有康复，他就一天也不能成行。”

云裳皱着眉头忿忿数落道：“不行，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明天进城找个郎中出来给夫人治病，不然的话夫人这病恐怕越拖越严重。”

说着，云裳就要起身冲出厢房。

“慢着！”

宇文倩突然伸手将云裳一把拉住，呵斥道：“云裳，莫要莽撞行事！”

云裳顿时惊愕，因为她发现，此时夫人的声音中气十足，手上使来的力道更是分外有力，这哪里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人应有的特征啊？

她扭头再一看宇文倩，却发现对方已经坐了起来，将羊绒毯子扫落在地。

目瞪口呆下，云裳指着宇文倩咿咿呀呀道：“夫……夫人，莫非你，你压根儿就没病？”

“噤声！”

宇文倩狠狠瞪了一眼云裳，面色不改，却压低了声音吩咐道：“云裳，你先别声张，你到厢房外看看，在院子里转转，看看郭业有没有在外头，记住，别声张惊动了郭业和他那四个西川军士。”

“哦……”

云裳呆若木鸡地点了一下头，心里有万千疑问却不敢悖逆了宇文倩的指令，蹑手蹑脚走出了房间，到了废弃的院落里仔仔细细地巡查了一番。

很快，云裳便重新进来了房间，此时她却发现宇文倩已经离床下地，正目光灼灼地盯着自己，张口便问：“外头没人吧？郭业此时身在何处？”

云裳嗯了一声，回道：“夫人放心，整个院落里除了你我再无他人，郭业应该是在大殿内歇着，至于那四名西川士卒，一直都在寺庙山门那儿躲藏戒备着。”

“呵呵，他倒是挺小心谨慎的，生怕本夫人跑了不成？”

宇文倩自嘲一笑，然后看着云裳充满疑窦的目光，自顾解释道：“云裳，别怪本夫人瞒了你这么久，没办法，若是连你也知道我是装病的话，郭业势必也能看出一二来。”

装病，原来宇文倩这半个月来一直都在装病。

云裳虽然受了蒙骗，却没有怀恨在心，相反急切问道：“夫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难道夫人想要留在天竺，不想返回大唐吗？”

宇文倩此时知道了院落无人，整个人也就恢复了正常，冷冷笑了一声，说道：“我若不想返回大唐，我岂会一路扮作难民，活受这份罪过一个多月来到这卡麦城？相反，我巴不得现在就回到中原，好好吃上一顿山珍海味，好好睡上一回高床软枕。可是你知道与郭业一道返回大唐意味着什么吗？难道你有忘记了我当日在曲女城跟你所说的那番话了？”



“唔……夫人说过，一旦回到大唐，便是郭业要与你清算旧账，恐怕性命难保。”

云裳回忆着当日在曲女城宇文倩说得那番话，猛然惊醒过来，说道：“原来夫人装病是为了拖延返回大唐的日子？可是夫人会不会太过多虑了？如果他真要夫人的性命，现在不就是最好的时机吗？又何必非要等到返回大唐的那一天呢？夫人，我觉得郭业应该不会这么做。”

“你觉得？”

宇文倩皱着眉头继续冷笑道：“云裳，你虽与郭业有过一宿孽缘，却委实太不了解他了。他这人虽然不乏劣迹，但据本夫人这么长时间的观察，他始终是一个守信之辈。当初他答应不会在天竺取我性命，为他手下袍泽报仇，那他就决计不会在天竺国内为难于我。呵呵，我早前不也说了吗？此人乃是出了名的护短护犊子，以我与他之间的交情，回到大唐完成承诺之后，他铁定会取我性命的。不然的话……”

说着，宇文倩指了指云裳，又指了指自己，说道：“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将我你身边这支女子卫队强行留在曲女城？这是要先斩了我反抗的念头，防止在路上我会加害于他。呵呵，云裳啊，你对他并不了解。”

云裳一听到宇文倩旧事重提，提起自己与郭业在吐谷浑王宫的那晚荒唐，不禁脸有臊红。

不过她知道现在不是回味旖旎的时候，暗暗分析了宇文倩的这番话后，也觉得夫人分析得挺有道理。

继而，她问道：“夫人，可是这么一直装病下去也不是一回事儿啊？他还能让你拖得了几天？万一他恼羞成怒之下……”

“唉，不用再说了。”

宇文倩脸泛颓废之色，叹气道：“现在本夫人是无计可施，只能靠着装病拖下去，能多拖一天是一天吧。莫非云裳你有好办法助本夫人逃脱此劫？”

云裳仰起小脸，提议道：“夫人，要不我们先是偷偷离开这座寺庙，躲进卡麦城中让郭业无法找寻。等着他自行离开天竺，返回大唐后，我们再偷偷摸摸出卡麦城，然后进入山脉翻山越岭返回大唐？”

宇文倩没好气地看了云裳一眼，心道，这出得什么馊主意？

随即，她第一时间拒绝道：“根本不可能。你刚才不也说了，那四名西川士卒守住了唯一离开寺庙的出口，我们能逃得出去吗？再说了，你以为进了卡麦城，凭我们两个女流之辈还能再次安然出城？想也别想！”

云裳这下也无解了，一副无精打采地模样看着宇文倩那张充满颓废的面颊，心道，夫人长得这么美，郭业真的就一点怜香惜玉的心思都没有吗？

猛地，云裳脑中灵光乍现！

一个大胆的念头止不住地在她脑海中疯狂盘旋起来……

## 第970章疯狂的云裳

“云裳，云裳？”

宇文倩看着云裳杵在那儿发愣，不禁催促了两声。

云裳惊醒过来，赶忙将脑中那疯狂的念头掐住隐匿下来，然后面色不慌地问道：“夫人，我在，怎么了？”

宇文倩狐疑问道：“你刚才想什么想入霏霏愣神发呆呢？”

云裳摇了摇头，掩饰道：“没事儿，云裳在想……呀，院子里还生着篝火，火上还给夫人熬了汤水呢。夫人你稍稍歇息一下，我这就去给你取来汤水垫垫肚子。”

声音还未落地，云裳早已扭动着腰臀，夺步飞速出了厢房。

看着云裳的夺门而入，宇文倩却没有了心思去唤住她询问刚才到底在想什么，因为如今自己的境况堪忧，生死未卜，对于眼前这个困局束手无策，愁煞了心头。

“唉……”

宇文倩悠悠叹息一声，俯身弯腰捡起地上的破毯子爬上了床，缓缓躺了下去，神情落寞地自顾呢喃道：“目前也只能佯装称病，能拖一天是一天了。咳咳……”

得，又开始艰难地咳嗽起来了。

此时离开房间到了院落外的云裳，正站在一堆篝火前发着呆，用一种很复杂地眼神看着架在篝火上的汤锅。

锅中汤水沸腾，扑哧扑哧冒着氤氲雾气，缭绕在四周，好似迷离了云裳的双眼一般，微微眯着眼睛一时半会儿没有睁开。

约莫发了足足半个时辰左右的呆，直至房间内的宇文倩叫喊着她的名字催促着端汤水进来，她才从失神中醒来。

最后，她背对着宇文倩所住的厢房，小心翼翼地袖兜掏出一个瓷瓶，拔开瓶塞，脸上浮现坚毅之色，咬着银牙好像在做着一个艰难地决定一般，自顾呢喃道：“罢了，既然夫人你一时之间想不出办法来，那只有云裳替你作主了。夫人，莫要怪我，若不这么做，恐怕你真的无路可走。”

喃喃咕咕一通话下来，云裳仿佛自己说服了自己，将拔开瓶塞的瓷瓶略微倾斜，居高临下对着篝火上的汤锅抖落了几下，霎时，几缕粉末状的细粒从瓶中而出撒落下来，投入了汤锅之中……

云裳竟然在汤锅里下药！！

就在这时，宇文倩又在房中对着云裳的背影催促了过来，吓得云裳心里一慌，又是连着抖了几下手，将瓶中的药粉统统全部洒进了汤锅中，丁点未剩。

这下云裳傻眼了，心里虽乱但还是手疾眼快地将手中的空瓷瓶扔在了不远处的一个角落，然后看着被下了药的汤锅，唏嘘道：“完了，这整瓶药末儿都下去了，会不会下得太多了？这可怎么办啊？”

“云裳，云裳，你到底在外头磨磨蹭蹭做些什么？”

又见宇文倩再催促。

云裳心里一发狠，暗道，罢了，多了就多了吧，反正吃不死人。

随即，他蹲下身子给宇文倩从锅中舀起了一碗汤，然后转身一边送进房

中，一边硬着头皮喊道：“夫人，好了好了，这汤可以喝了。”

说罢，双手捧着汤进了房间。

也就一会儿的功夫，她拎着空碗走出了房间，蹑手蹑脚将房门带上，冲里头说了一句：“夫人，你好好休息吧。放心，云裳在外头守着，没人会来惊扰你的。”

言罢，她心里又补上一句，估计一会儿便是天崩地裂，恐怕夫人您也宛若作梦一般了，夫人，莫要怪我，云裳这是为了救您。

听着里头隐隐约约传来宇文倩的一声唔，她才安心离去，又回到了篝火旁。

她继续蹲下身子又从锅里舀来一碗汤，看着院落之外的大殿方向，嘴角浮起一抹微笑，道：“郭业，哼，真是便宜你这个色胚了。”

随后双手捧着汤出了院落，小心翼翼生怕路上将汤洒出，走进了大殿内。

她刻意发出脚步声将郭业惊醒，待得郭业揉捏着睡眼惺忪的双眼时，云裳已经靠近并且蹲在他的跟前，然后将盛满热气腾腾汤汁儿的碗送到郭业面前，轻轻说道：“给你的，喝吧！”

郭业并没将碗接过来，而是纳闷地看着云裳，问道：“都大晚上了，你跟我送什么汤？平日里也没见你这么体贴温柔，云裳，你要什么幺蛾子？”

自打进来天竺国就一向以清纯矜持示人的云裳突然妩媚地看了郭业一眼，破天荒地重操旧业，卖弄风骚起来，嗔道：“益州侯，你不是好心当作驴肝肺吗？今天夫人食欲不佳，晚饭时没吃什么东西，妾身看着这么好的一锅汤倒掉也是浪费，就给你送了过来。而且最近因为要行踪低调，所以妾身知道你也沒怎么好好吃东西。所以担心夜里你会饿醒，这才给你送来一碗汤，哼，你这人好没良心。”

郭业警惕地看了一眼云裳，不知为何这女人一发骚发浪，他心里就莫名有一种亲近感，奶奶的，可能是当初先入为主的印象造成的。

不过他还是没有接过汤碗来，而是顾左右而言他地问道：“你家夫人恢复得如何？这一病就将近大半个月，我可没那么多的时间瞎耗在这儿了，必须早日返回大唐。如果再过几天她还如此病怏怏走不动道，我只能让山门外那几个士卒一人轮着背她一段路，驮她离开天竺进入大唐国境了啊？”

云裳见着郭业至始至终都不接过自己手中的汤碗，又听郭业说得这番决绝，心里暗暗气愤道，你这死人，就非要取了我家性命你才甘心不成？

随即，她扯谎道：“再等几天看看吧，我看夫人今天的脸色好些了不少，虽然胃口不佳，却神智清楚了不少，而且还能跟我说上几句清醒话了呢。要我看，估计在好好将养几天歇息几天，八成就能恢复了。”

“真的？”

郭业眉毛一扬，很明显地松了一口气，心情也随之轻松了起来，脸带喜色地说道：“这么说她是有所好转啊，那感情儿好。呵呵，云裳，这些日子真是辛苦你了。你放心，返回大唐之后你也不要再跟着宇文倩这娘们一条道走到黑，我会给你安置一番。女人嘛，就要好好过日子，像宇文倩一样整天算计这个图谋那个，她不累老子都替她觉着累。”

云裳从郭业的话里听出了大概，心中暗叹，看来郭业这死人真是不打算留夫人一条性命了。

继而，她佯装开心地嘴甜卖乖道：“多谢益州侯的美意，那云裳到了大唐就真的指望你了，唉，说实在的，我也厌倦了这种奔波劳累，打打杀杀的日子了。”

郭业自然连连点头应承道：“好说好说，你能这么想，那就对了！好了，你回宇文倩那儿好生呆着，多照应着一点她。”

云裳见着郭业下起逐客令，脑子一灵，立马又捧起汤碗献到郭业跟前，柔声说道：“益州侯先喝了这碗汤再睡不迟，人家拿都拿过来，你还让我捧回去不成？”

郭业凑过脸去用鼻子嗅了嗅那碗汤，好像还是有些不放心的。

云裳有些气道：“你这死人，难不成我还会在汤里下药不成？我若要害你，还会等到今天吗？当初在扬州、在长安、在吐蕃这些城，甚至是在曲女城，我都能害你。你……你这死人真是没良心的。再说了，我若害了你，外头那四个大汉能轻饶得了我？没了你，妾身怎么能返回大唐？我可不愿在这儿破地方再吃苦受罪了。”

说罢，她一脸怒气地高高举起汤碗，就要摔在地上。

郭业听罢，也觉得这小娘皮说得不无道理，她压根儿就没有害老子的理由啊？

见状之下，他连忙站起将她手中的汤碗夺了过来，咕咚咕咚一口气儿，喝得大碗见底。

喝罢之后，他还美滋滋地抹了一下嘴，乐道：“瞧你瞧你，瞎激动什么？不就一碗汤吗，至于那么严重吗？我这不是喝了吗？”

云裳亲眼见到郭业将汤喝完，这才安下了心。

不过她并未马上离开，而是跟郭业又针对宇文倩的身体状况，扯东扯西闲聊了一番，直至她发现了郭业的不对劲，她才止住了话匣子，细细打量起对方来……

只见郭业坐在地上脸颊臊红，更是不不断扯着衣领子好像热得不行，渐渐地，连双眸都变得充血赤红，像一头发春的猛兽一般断断续续地哼哼唧唧呻吟着。

云裳见状，下意识地悄悄退后几步，暗暗嘀咕道，看来是药性发作了。

随即，她遥遥问道：“益州侯，你这是怎么了？”

“呼～”

郭业重重喘了一口气，不断挣脱着衣领子和掰扯着自己的衣裳，低声嘶吼道，“妈的，云裳，你到底给老子喝了什么？热，热死老子……”

“咯咯～”

云裳发出一道酥麻入骨的浪笑声，然后冲郭业勾勾手，发出一道蛊惑的声音：“想要吗？益州侯，你现在是不是非常想要？想要的话，你就跟着我来哟，我会让你彻彻底底得到释放，可好？”

“滚你娘的，云裳，你个小浪蹄子，老子非……非……日，好热啊……”

“益州侯，想要吗？想要你就过来哟……”

## 第971章大战

片刻的功夫，郭业便开始浑身燥热，欲火焚身，仿佛身上每一寸的皮肤都在燃烧，小腹好似有一团熊熊烈火在无休无止地沸腾，情欲在身体内飞速窜动呐喊，吞噬着他脑海中仅有的那一丝丝清明……

“来呀，益州侯，你来呀~~”

云裳手指勾动，魅音迷惑，牵引着郭业步步跟着她走，朝着宇文倩所在的那处院落挪动。

大殿……甬道……回廊……院落中……

处处都充斥着郭业的咆哮与呐喊，在体内横窜的情欲让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口中不断喧嚣着：“给我。”

“我要！”

“热死老子了，烧死老子了！”

“云裳，老子一定要剥光你的衣服，狠狠地操翻你，操死你！！”

云裳听着郭业此起彼伏如春雷炸响的叫嚣，无不透着炽热的欲火和渴望，她的心不禁有些颤抖乃至有些后怕起来，她此刻已经有些后悔将药量下得过重，甚至有些犹豫自己这么做是否是正确的。

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如今已经是迫在眉睫，骑虎难下了。

退无可退，没有了丁点的回旋余地。

吱呀~

轰！

她抬起小足一脚将宇文倩的房门踹开，轰~

一道人影从房中迅雷不及掩耳般扑来，狠狠将她摁住，只见宇文倩秀发飞扬，满面如熟透的红苹果般处处尽是汗渍，双眼充血赤红地盯着她吼道：“云裳，你……你到底给本夫人喝了什么？”

显然，宇文倩身上的药性也开始发作了。

呼~

云裳身后的郭业亦是如饿虎扑食般猛地一扑，从后面将云裳紧抱了起来，连连喘息如潮，嘶吼道：“老子要操死你，云裳，你个浪蹄子……”

“啊？”

一前一后，双面夹击，郭业与宇文倩将云裳裹挟住，立时成了夹心饼干，寸许之地都无法躲避。

云裳惊怕之余心里一发狠，双手使劲一推先将宇文倩推搡开来，然后身子一扭如水蛇般挣扎开郭业的强抱——轰~

惯性之下，郭业整个人扑向了宇文倩，噌噌噌~一个连进数步，一个连退数步。愣是挤压在了一起，噗通一声！

郭业将宇文倩推倒在床，一趺趺之下，霎时鼻尖顶鼻尖，面颊贴面颊，郭业在上硬生生将宇文倩压在了身下。

此时，宇文倩的身上犹如一万只烧红了的蚂蚁在蠕动，每一寸皮肤都在灼热燃烧，体内酥麻痒热难当，不过她仿佛还在克制，口中惶惶尖叫道：“走开，你这个色胚给我走开，拿开你那肮脏的爪子，放开本……本夫人……”

可是她往往没有料到，自己的凄厉尖叫此时对郭业根本一点用处都没有，相反成了刺激郭业突破最后一层心里防线的信号，促成了郭业狼性大发

的最后一根稻草。

号角吹响，药性彻底击溃了郭业那最后一点可怜的理智。

“女人，有女人！”

这是郭业灵台清明下说得一个最后一句话，紧接着，就听见嗤嗤……嘶啦……嗤嗤……

只见郭业双手齐动，十指如飞，以最快的速度撕裂着宇文倩身上的衣裳。

因为之前假扮天竺人的缘故，宇文倩身上披着纱丽，根本没有裹得严严实实，这就更加方便了郭业的撕扯，加快了宇文倩沦陷的进城。

仅仅几个呼吸的时间，宇文倩身上的纱丽就被强行撕扯碎裂开来，就连贴身的红色肚兜和紧紧裹着下体的亵裤都被扒得一千二净，顿时，整个人一缕未遮，如同一座白玉观音般被郭业紧紧压在了身下，胸前两团白兔伴随着急促的呼吸和断断续续的反抗挣扎，此起彼伏如山峦，春光乍泄。

“放……放开本……夫人……求求你，饶了我吧！”

尽管宇文倩药性大发无力动弹，但在羞耻心的驱使下，还在继续反抗着，不过反抗从挣扎怒斥变成了哀声乞求。

郭业此时哪里还能听得进去她的话，早已在药性刺激下和多日的情欲积攒下失去了理智，他此时脑海中只有三个字在不断盘旋：“上了她，上了她，上了她……”

就在这时，早已脱身站在门口的云裳突然硬着头皮冲郭业的背影蛊惑着：“益州侯，你不是很热吗？你不是要女人吗？你不是一直垂涎我们夫人吗？此时此刻，你还在等待什么？上了她吧，这样你才能得到彻底的释放，才能舒舒服服不再燥热……”

吼～

这句话就如火烧浇油一般刺激着郭业体内早已蠢蠢欲动狂暴不止的欲望，霎时，让郭业如同一只发春的公狮一般，嘶吼一声，飞快地撕扯着自己的衣服，强行肉贴肉，在白玉观音般的宇文倩身上摸索舔舐起来……

“不要，求求你，不要，饶了我吧，啊……嗯哼～～”

宇文倩在哀求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一股异样的感觉在全身蠕动，好像这股异样的感觉就是催化剂一般，让体内的药性再次疯狂跳跃起来，充斥在体内每一个角落。

渐渐地，哀求声断断续续，直至不见。

取而代之的，已经是若有若无的呻吟之声，随着郭业屁股一撅下身狠狠一耸动——

“啊！！！！”

一声凄厉的尖叫让宇文倩停止了呻吟，好像很是痛苦一般，多年未曾耕耘的水田，终于被铁犁翻动，看得云裳不仅头皮一阵发麻，有些不适应地默默退出了房间，悄然将房门带上，守在了门口。

很快，里头的两人在药性的刺激下，在情欲旖旎的漩涡中慢慢找到了久违的感觉，好似渐入了佳境一般。

郭业卖力地在身边耕耘蠕动着，吭哧吭哧发出急促的呼吸之声。

而宇文倩也又开始发出酥麻入骨的呻吟之声，好似已经从蓬门数年未用今始才为君开的不适应中走出，慢慢享受了起来。

云裳守在门口，听着屋中两人的渐入佳境和彼此享受，脸上紧张惶恐的神色从徐徐褪去，嘀咕了一声：“这死人，还真是卖力，就不知道动作轻一点，少让夫人受点罪才是哩。”

嘟囔完之后，听着里头宇文倩此起彼伏极为受用的呻吟声，云裳的心脏也不禁突突狂跳，格外凌乱起来，不知不觉中，她的双腿也稍稍并拢，情不自禁地摩挲起来……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云裳倚在门口从面红耳赤地大汗淋漓中得到了释放和舒爽，而此时屋中，她竖起耳朵听了听，貌似已经没了动静。

“这个死人，足足弄了一个时辰，真是够厉害的！”

云裳又是嗔怨了一声，然后扭过头隔着门缝妄图窥视一下里头的情况。就在这时，突然——

“啊！！！”

又是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尖叫声从屋内响起，发声之人正是宇文倩。

云裳暗骇，心道，怎么回事？

正要推开们，又听夫人喊了一句：“郭业，郭业，你这个无耻之尤的畜生，你这个趁人之危的禽兽！！”

“呃……喔……”

貌似郭业悠然醒转一般打了个哈欠，却不理宇文倩，而是冲着屋外喊道：“云裳，你个浪蹄子，给老子滚进来！”

吱呀～

宇文倩神色慌张地低着头，心虚地走到房中。

此时，她发现浑身赤裸的宇文倩已经将床上的那条破毯子裹在了身上，秀发凌乱地蜷缩在了床头角落里，不过面泛红潮，汗水淋漓依旧挂在鬓角两边儿，看得出来，这是床第欢愉之后的表征。

而郭业呢，则依旧是光着身子浑身连件衣服都没遮掩，就这么赤条条地看着云裳，胯下的小郭业迎风耷拉着脑袋，好似很疲累。

云裳见罢脸上一羞，暗暗叱了一声，这个臭不要脸的死人！

不过她并未理会郭业，而是弱弱地看着宇文倩，低声说道：“夫人，您……您没事儿吧？”

宇文倩还未答话，却听郭业径直问了一句：“云裳，老子之前虽然整个人跟疯魔了一般，但清楚是你暗中做的手脚，你娘的，你到底给我吃了什么？”

云裳仍旧是低着头，不过弱弱回道：“没错，是我干得。我给你和夫人的汤里都下了药，是我们东厂番子惯用的‘催情粉’！”

催情粉？

尼玛，郭业当然知道这是什么玩意，这就是春药中的一种，而且是药性格外猛烈的一种。

奶奶的，阴沟里翻船，居然被这娘们下了春药！

他又要张嘴发问，却被宇文倩抢先了一步。只见宇文倩将充满仇恨的目光移动了云裳脸上，然后怨恨地问道：

“为什么？云裳，你告诉夫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我？？？”

## 第972章舍生替死

云裳感觉到了宇文倩盯着自己的双眼充满了怨恨，那种怨恨不仅强烈，更有一抹淡淡的死意，好像永远也无法化解一般，哪怕泰山倒黄河干，也无济于事。

对，这种感觉就像是，哀大莫过于心死！

难道我这么做，真的错了吗？

噗通～

云裳心慌意乱之余猛地双膝一软，伏地恸哭，哽咽喊道：“夫人，夫人，请听云裳解释！”

宇文倩裹着毯子一动不动，好像静坐的玉观音一般，双眼一眨不眨地怔怔望着云裳，眼神尽是怨恨，而神情却是落寞死灰，好像这一刻，她已经停住了呼吸成了一尊泥塑。

倒是郭业，一见云裳这番作派便知道自己猜得没错，果然是这个浪蹄子暗地里搞得鬼，妈蛋的，居然给老子下催情粉强上了宇文倩，这下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了。关键是当时整个人完全不在清醒意识下，占了便宜也浑然不知，到现在任凭他如何绞尽脑汁去回味当时的感觉，可是脑袋空空如也，空白一片。

不过这些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上了宇文倩已经成为事实。

扪心自问，这个驻颜有术的美少妇他真的想上，连做梦都想把她上了；但是今时不同往日，如今，这个女人他不能上，也不该上啊。

因为，一旦跟她发生了关系，那返回大唐之后，又如何向下手为傻虎等近百位兄弟报仇雪恨？难道这边刚跟人家发生关系，那边就对人家下手取她性命？

这种事情，即便占了大义，他郭业也做不出来啊！

果然——

云裳止住了啜泣后，缓缓抬起满是泪痕的面颊，看着宇文倩说道：“夫人，事已至此，也无需藏着掖着了。你之所以一直托病不起迟迟不肯返回大唐，不就是担心益州侯会在回到大唐那天取你性命？可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啊。于是云裳就想，如果夫人成了益州侯的女人，那他是不是就不会狠心绝情，向夫人下手了呢？正所谓一日夫妻百日恩。于是，云裳就想到了给夫人和益州侯的汤中下药的主意，想尽办法促成夫人与益州侯……”

“荒唐！”

宇文倩突然嘴角频频抖动，一下子从假死中活过来一般，气得直打哆嗦骂道：“云裳，你糊涂啊！你这般做便是毁了本夫人的清白，你让这等无耻之徒染指了本夫人的身子，这比杀了我还要来得难受啊！云裳，云裳，你，你……咳咳……”

气急之下，宇文倩已经是上气不接下气地阵阵咳嗽起来。

郭业同样是被云裳的说词给气得够呛，首先是气自己犯二，被宇文倩托病不起的把戏给蒙骗了，竟然还真的在卡麦城外的这座小庙一呆就是半个月。其二，是自己阴沟里翻了船，被云裳这小娘皮算计，竟然喝了下药的汤水，与宇文倩发生了苟且之事。

在两个女人手上栽了两个跟头，没把他气死已经是郭家列祖列宗庇佑



了。

于是，他眼疾手快地捡起地上的衣衫披了起来，将自己暴露的身子先遮掩住，然后破口大骂道：“云裳，你这个小浪蹄子，你这是要陷老子于不义啊。好，既然今天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郭业也打开天窗说亮话。没错，老子的确打算回到大唐之后便要结果了宇文倩的性命，祭奠我死去的手足弟兄。呵呵，云裳，算你狠。我本想着回到大唐之后给你一个安置，毕竟我曾经有过一段宿缘，可是你却暗地里阴了我一把，好好好，看来留你不得了！”

说罢，他的手伸向腰间，准备拿刀来着，谁知一摸之下空空如也，原来之前在大殿之上睡觉时将佩刀解了下来。

“益州侯！”

云裳突然匍匐上前一把抱住郭业的大腿，又是啜泣起来，不断乞求道：“益州侯，求求你，放我家夫人一条生路吧。我保证，她回到大唐之后，一定安安心心过日子，不再图谋什么了。”

“哼！我还能信你吗？云裳！”

郭业摇头狠声骂道：“宇文倩篡我东厂，杀我亲信，更是在吐蕃王陵让我手足弟兄无辜丧命，今天你又陷我于不义，呵呵，云裳，你自身难保，还替她求命？”

云裳继续抱着郭业大腿，连连央求道：“益州侯，只要你不杀夫人，云裳愿意为奴为婢，终身侍奉你左右。若是你不解恨，云裳愿替我家夫人一死，只求你放夫人一条生路。”

“云裳！！！”

又是一道尖叫，不过并非郭业喊出，而是源于宇文倩。

此时的宇文倩已经是泪流满面，早已打湿了裹在胸前的破毯子，也不知是悔恨惜死，还是因为云裳的舍生替死而感动。至少，她现在明白了云裳的用意之后，对她早没了恨意。

不过她好像也无心求生，冲着云裳连连摇头叫道：“云裳，不用求他。这一切与你无关，何须你替我一死？我咎由自取也好，我血债血偿也罢，此事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给我站起来，不用求他！”

“夫人……”

云裳泪眼婆娑地回望了宇文倩一眼，苦笑一声，哽咽道：“夫人，若没你，哪里会有今日的云裳？夫人若死，云裳又岂会独活在这世上？”

郭业看着两人间的彼此对话，再见到宇文倩那张令他讨厌的嚣张嘴脸，即便最是艳丽可在他看来仍旧无法化解当日傻虎之死的仇恨，于是他狰狞笑道：“宇文倩，你当真以为我不敢杀你吗？”

“要杀便杀，何须那么多废话？”

宇文倩亦是眉头不皱一下，冷冷回应道：“被你这无耻之徒脏了身子，本夫人活着都嫌恶心。姓郭的，今日你也别守什么承诺，也无需返回大唐再取我性命，你就在这儿杀了我吧。这种惶惶不可终日，担惊受怕的日子，本夫人也受够了。来，你来取我性命吧，正好成全本夫人与夫君在地下团聚。”

说着，宇文倩竟然床脚摸到一把匕首，应该是平日用来防身的。

只见她将匕首随手一抛，恰巧扔在郭业的脚前，话中透着死意道：“来，拿起匕首来，一刀结果了我的性命，今日我宇文倩若眉头皱上一下，便让我

此生下阿鼻地狱，受挖眼拔舌之难，永世不得超生！”

宇文倩言语间透着无尽怨毒，求死之心已然决绝，看来，今天真是不愿活着离开这里。

“不要，不要啊，夫人！”

云裳再次抱紧了郭业的大腿，生怕郭业会俯身弯腰去捡地上的匕首，然后继续求着郭业道：“益州侯，念在夫人与你在天竺有过夫妻之名，帮你甚多的份儿上；念在夫人与你今天在这儿破庙中有过夫妻之实的份儿上，我求求你，放我家夫人一条生路吧！”

叮～

话音刚落，只见云裳突然抄起地上的匕首，反手抵住自己的胸口，一脸决绝地喊道：“益州侯，只要你肯我家夫人一条生路，云裳原替她一死，祭奠你死在吐蕃王陵的那些弟兄。夫人——”

云裳一边用匕首抵着自己的胸口，一边扭头看着宇文倩，泪珠断然坠下如雨线，惨然一笑，道：“夫人，你要保重，你要好好地活着。下辈子，云裳还要跟着夫人！”

言罢，握着刀柄的右手猛地举高，刀尖对准着自己的胸口，双眼痛苦闭起，一气呵成就要引刀自戮……

说时迟，那时快！

郭业猛地抬脚一横扫，咣当～

一脚便将云裳手中的匕首踢飞开来，丢弃在了屋中的一个角落里。

幸甚，阻止了云裳以身殉死的惨剧发生。

郭业看着云裳皱眉摇头叹息道：“云裳，为这种人赴死，不值啊！”

云裳摇头执拗道：“夫人生，我便生。夫人死，我自相随！”

宇文倩虽然被郭业侵犯了身子一心求死，但她与云裳是有感情的，所以她并不希望云裳白白丢了大好性命。

见着云裳竟然为自己赴死，她早已哭成了泪人儿。

郭业看着这主仆二人，一个一心求死不愿苟且，一个为主殉死不愿独活，要说心里没有一点揪动，那是骗人的。

偏偏这主仆二人都先后跟自己发生过关系。这种滋味当真是不好受。

可是宇文倩不死，又如何向为掩护自己撤退，舍生战死在吐蕃王陵的傻虎等弟兄们交代呢？

尽管真正杀死他们的凶手是薛延陀人，是薛延陀部的骑兵，但若不是宇文倩惹是生非，又怎么会被薛延陀人算计呢？

所以，宇文倩罪责难逃。

但是真的要杀她吗？杀一个曾经为自己效力，刚刚又跟自己发生过关系的女人吗？

他现在真的下不了手，于心不忍啊！

而且现在这种局面，一死则双双殒命，云裳这娘们虽然不怎么地，但是何其无辜？

无论是妇人之仁也好，还是恻隐之心也罢，郭业现在愣是无法弯下腰来去捡起那把被踢飞在房间角落里的匕首。

呼～

郭业猛地深呼一口气，突然一言不发地穿戴起衣衫，待得穿好之后，他

悠悠转身缓缓走至门口处，推开房门微微驻足了一下。

随后，他很是犹豫地站那儿一小会儿。倏地，他回头盯着宇文倩，后街蠕动却久久无话出口。

直至最后，他才艰难地说道：

“宇文倩，我不杀你，但我也不愿意看到你。离这座破庙五十里外有一个港口，那儿经常有天竺商人的船只前往海外。云裳会讲天竺话，我那门口的四个士卒可以贴身保护你，你带着他们从那坐船，去你兄长宇文交趾的大陈国吧。到了大陈国，好好善待云裳和他们四个人。”

说完之后，郭业再次抬起脚步走到了院里，留下目瞪口呆的宇文倩和劫后余生喜极而泣的云裳居于屋中。

紧接着，又听郭业在院中喊道：“宇文倩，天亮之后你们便走吧。答应我，这辈子永远也别再踏进中原一步。下次若让我再见到你，必取你性命！”

## 第973章长安宫楼思忠臣

离开宇文倩的院落后，郭业并未第一时间返回大殿中继续睡觉，而是去了破庙山门口向那四名西川士卒交代了一番，让他们天亮之后便护送宇文倩前往五十里的港口，与她随行前往大陈国。

一开始，四名忠心耿耿的西川军士自然是百般不允，可架不住郭业的一番好说歹说，最后硬是搬出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为由，总算说服了四人同意随宇文倩出海前往大陈国。

期间，四名军士自然免不得伏地恸哭，口称不舍和磕头祈福，愿大人一路保重，安全返回大唐。

交代完诸事之后，郭业才返回大殿内睡觉，他必须养好精神等着天亮之后离开破庙，进入山脉进行为期数日的徒步穿越，离开天竺返回大唐国境。

次日天亮，他好像有意躲着宇文倩和云裳，更好像是真的睡得死死，至始至终一直都呆在大殿中再也没有出现过。

与此同时，奉了郭业夜里交代的四名军士来到废弃的院落，寻到云裳和宇文倩，强行护卫着她们主仆二人离开了破庙，朝着五十里外行去。

这一刻，好像大家彼此都心有灵犀一样，宇文倩和云裳也没有向他们询问过郭业，就这样默默地离开了。

直至三个时辰之后，悄然尾随在她们身后的郭业才出现在港口不远处的一座小山包上，眺望着云裳和一名天竺货船的船主交涉，注视着宇文倩和几名士卒上了船后便再也没有下来。

呼～

他深深地吐出一口气，眼眶有些湿润，唏嘘道：“宇文倩，希望你好自为之，再也不要回来了！”

宇文倩，走了。

云裳，也走了。

这一次，这两个跟他都稀里糊涂发生过关系的女人，真的走了！

而且，走得很远，远到此生也许再也没有相见时。

随后，他收拾了一下略显沉重的心情缓缓从山包上下来，重新返回到那座破庙中。

他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只是将之前剩下的一些干粮带上，准备进山的时候充饥而用，谁知道在这山脉中要徒步穿越多久，不带一点干粮在身上的话，恐怕还没返回大唐国境，就先活活饿死了。

准备妥当，无牵无挂，此时虽已过正午，日暮却未来，是时候离开了。

背负行囊，携带干粮，进入山脉，徒步穿越。

郭业终于一人独行，踏上了返回大唐国境的征程……

兴许等他回到大唐抵达长安，那时已经是大雪纷飞寒冬腊月天了，希望能赶到贞观五年的年关跟秀秀一起围炉团聚。

……

……

时隔足足四个月后，中原北方早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之景。

长安，更是大雪纷飞，足足下了十来天的鹅毛大雪。

李二陛下披着白绒绒的狐裘在一群内侍太监的簇拥下上来宫门城墙，两

名内侍捧着一顶硕大的黄盖替李二陛下挡着落雪，鹅毛般的雪花片片落下洒落在伞盖之上，发出嗤嗤之声。

刚在一旁指挥着内侍忙前忙后的董顺公公得闲下后，抱着软软厚厚的大氅近上前来，小心翼翼地披在李二陛下身上，低声关心道：“陛下，小心着凉！”

紧接着，顺公公又让两名内侍宦官搬来一把包着软垫的太师椅，请皇帝坐下赏雪。

不过李二陛下却摆手拒绝了，他依旧站着没有坐下，随后紧了紧围着脖子的狐裘，哈出一口热气暖了暖双手，摩挲了一番取暖，最后将目光定格在了视眼所能见到的长安城。

此时，皑皑白雪已将偌大的长安城覆盖得白茫茫一片，壮丽山河银装素裹，极尽妖娆。

与李二陛下随行上城楼赏雪的还有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他躬着身子走上前来，低声诵道：“真是大好河山啊，李唐天下如今初具盛世之景，此乃陛下贞观治下五年之功呐！”

换做平时，李二陛下对长孙无忌的这句话绝对很受用。

可是今天他好像有些提不起兴致来，摇了摇头叹息道：“已到年关，长安却连下了十来天的鹅毛大雪未曾停过。可见北方之地天气之冷，积雪之深了。唉……真是苦了天下百姓了，不知又有多少朕的子民要在这场大雪灾中枉送了性命啊。冻死、饿死者，想必不计其数了。辅机，若野间有饿殍，路有冻死骨，又谈何大唐盛世啊？这次雪灾，兴许就是上苍警示啊，朕身为一国之君，有罪，有罪啊……”

“呃……”

长孙无忌听着皇帝妹夫的话，顿时哑口无言，看来自己刚才热脸蛋贴冷屁股，选错了时机表错了情。

随即，他尴尬地讪笑两声，掩饰道：“陛下，这人祸可躲，天灾怎能避？这场大雪下多久也不是陛下您所能决定的，对吗？所以，皇上无需自责。再说了，之前早朝上您不是督促户部拨放赈灾银到各地州府，竭尽全力去挽救吗？古来圣君者，不外如是。陛下，您已经做得够好了。”

“古来圣君？”

一片雪花飘落在李二陛下的脸上，瞬间化作了水渍，彻骨凉意让李二陛下打了个激灵，然后冲长孙无忌说道：“如果朕今日之所作所为都能称得上圣君，那这圣君也太廉价了。朕只是在做一个皇帝的本分，如果一个皇帝不能让自己的子民吃饱穿暖有屋住，那还配当一国之君吗？朕决定了，若再过五天这大雪不停的话，朕便下罪己诏，向苍天大地请罪，为天下万民祈福！”

“不不不~”

长孙无忌连连摆手劝解起来：“陛下，使不得啊，这罪己诏万万下不得啊！”

不怪长孙无忌紧张，这罪己诏若是一下，固然身为一国之君的李二陛下会背上天下骂名，身为辅政大臣的他，又岂能独好？肯定是难辞其咎。

想想也是，皇帝不会治理天下，惹得天怒人怨，当臣子的岂非都是些尸位就餐的废物？

说轻一点，是他长孙无忌身为辅政大臣碌碌无为，占着茅坑不拉屎。

说重一点，皇帝都下了罪己诏，你长孙无忌身为辅政大臣，还不该以死谢天下？

一想到这儿，长孙无忌立马开始想办法开始打消起皇帝妹夫的这个疯狂念头，噗通一声，不顾地上满是大雪覆盖，伏地叩请道：“陛下，罪己诏，万万不能下！”

不待李二陛下反应过来，长孙无忌已经开始遍数起李二陛下贞观这几年来的功绩：“陛下自登基以来，勤俭克己，休养生息，励精图治，轻徭役，重社稷，仓禀足，人知礼。如今大唐虽立国不足二十载，却渐渐国富民强，初具天朝上邦之盛世初景。对外，我大唐自灭了宿敌东突厥之后，更是连番屡屡开疆拓土，先是吐谷浑七座城池归我大唐，成了大唐辖下吐谷浑道。再是吐蕃国，此次远在吐蕃的行军大总管英国公前日发来捷报，再次挫败薛延陀大军。英国公扬言，不出一个月，薛延陀必败，吐蕃国即将归唐，成为我大唐第十二道。”

“哦？”

显然，长孙无忌最后一番话勾起了李二陛下的兴趣，脸色渐渐缓和，问道：“这么说，英国公李绩率十万大军入吐蕃后，势如破竹，屡屡大捷？据朕所知，吐蕃国如今虽然乱作一团，但至少还有百万奴隶军和将近五万的薛延陀骑兵啊！辅机，你且起来答话，天寒地冻跪在地上，这不是遭罪吗？”

长孙无忌见着皇帝妹夫貌似不再惦记罪己诏的事儿，立马会心一笑，从地上爬了起来，抖了抖膝盖上的积雪，拱手说道：“回陛下，吐蕃国内有百万奴隶军不假，但百万奴隶军面对大唐强军根本不堪一击。而且，听说奴隶军中，还有些城中还有吐蕃人屡屡起义，归顺我大唐，所以间接地瓦解了吐蕃军铁板一块的局势。再说了，英国公如今亲率十万大军，一改往日的传统作战之法，用起了新式战法，打得吐蕃顽抗势力和薛延陀骑兵根本头尾不相顾。叫什么战法来着？容臣想想……哦，对，就叫——闪电战！”

“闪电战？”

李二陛下一听这三个字时，堆笑的脸上猛地一僵，显然被这三个字给刺激到了，喃喃自语起来：“如果朕没记错的话，这个闪电战术还是益州侯郭业想出来提供给英国公的吧？唉，郭业此子，可惜了，朕之过啊，朕就不应该派他出使吐蕃啊，是朕害了他啊！”

干！

长孙无忌心中一凛，暗骂自己哪壶不开提哪壶，好死不死为何要在皇帝妹夫面前提起闪电战这茬儿啊？

这不，又勾起皇帝妹夫对郭业这厮的挂念了！

郭业！！

哼，你连死了都要给我长孙无忌添堵，真是死不足惜！

可是，他后悔也没用，现在李二陛下脑海中尽是浮现起与郭业相知相识的点点滴滴，眼眶不禁湿润起来，声音有些哽咽地问道：

“辅机，朕之前让你亲自来操办益州侯郭业的身后之事，你准备得如何了？如今他虽尸骨无存，但朕总不能就让他这么不明不白冷冷清清的走吧？该封赏他的，该厚抚他的，朕都要一并给他，为他立上衣冠冢，让他风光大葬，千万不要冷了满朝臣子的心啊！”

## 第974章身前身名

长孙无忌算是听出来了，自己这位皇帝妹夫是铁了心要厚抚郭业，要给这厮荣宠身后事，风光大葬。

罢了，长孙无忌心里很快便有了腹案，心说，人都死了，以后再也不会跟我再斗来斗去了，又何必跟一死人计较呢？

长孙无忌最近因为郭业的死，好不容易才得到了李二陛下的倚重，缓和了不少关系。不想因为一个早已尸骨无存的郭业，而又惹来皇帝的猜忌。

于是，他心里不情不愿地哼了一声，好吧，郭业，算你小子有造化，死后能有此殊荣，算是便宜了你这厮！

随即，他拱手一礼，答道：“陛下，益州侯为国捐躯马革裹尸，哦不，连尸体都没有寻到，委实令人惋惜。陛下吩咐微臣亲自处理他的身后事，已经操办得差不多了。臣不仅让人在益州侯府安置了灵堂，供朝中百官拜府吊唁，还让人从快马加鞭将益州侯在蜀中陇西的亲属悉数接到了长安。他的母亲郭柳氏、他的两名妾侍郭杨氏、郭康氏，还有他的女儿，臣都让人借进了长安，如今就住在益州侯府内。侯府诸事都有益州侯的夫人平阳郡主在亲自主持。”

李二陛下微微点头，道：“辅机倒是细心，唉，郭业这小子一走，郭府上下都是女眷，没有一个男丁继承香火挑大梁。这个时候朕不帮他，谁来帮他？辅机，回头让宗正寺卿李道宗亲自跑一趟郭府，送上黄金千两，算是朕与皇后的心意。”

“臣，遵旨！”

长孙无忌又是一礼，假惺惺地免死狐悲般感慨道：“皇上和皇后有心了，益州侯若是泉下有知，必是死而无怨了。”

“呵呵，辅机又非郭业，岂知他如何想？”

李二陛下脸上淡淡，却说了句令长孙无忌哑口无言的话，好像自己的妹夫在若有若无的讽刺自己。

李二陛下没有理会长孙无忌的尴尬，继续问道：“那朕交代你的封赐呢？朕答应过郭业，只要他在吐蕃立下功劳，凯旋而归，朕封他一个平阳郡公。封爵之事，你跟江夏王李道宗有过交代吗？”

长孙无忌心里郁闷，郭业是在吐蕃立下赫赫功劳不假，可他不是死了吗？哪里谈得上凯旋而归？既然死在了吐蕃，连尸体都没找到，干嘛还要便宜他一个平阳郡公的爵位？

不过当着李二陛下的面，他可不敢这么说。

因为人皇帝都这么说了，铁了心要给郭业身后荣耀恩宠，自己这个时候跳出来唱反调，这不是明摆着给皇帝上眼药，证明自己心眼还比针尖小，心胸狭隘到连个死人都不放过吗？

于是，他连连点头称道：“陛下放心，如今益州侯府头七还未过，臣一会儿出宫会知会江夏王此事，让他早点拟出封赏郭业平阳郡公爵位的条陈。等着侯府头七一过，郭业衣冠出殡入土之日，臣会亲自前去宣布这道旨意，以示皇上的恩宠。”

“嗯，这件事情就交给辅机了。”

李二陛下神情有些落寞地看着宫墙之外的长安雪景，自顾说道：“郭卿衣

冠出殡那天，朕会亲往府上，送他一程。也算是成全了朕与他的一场君臣之谊。唉，他之死，朕之过啊！”

“啊？”

长孙无忌一听皇帝要亲自送郭业的衣冠出殡，显然被惊了一把，有些愕然地看着自己这位皇帝妹夫，心生妒意道，看来郭业这次还真是对了，若他不死，以皇帝对他的眷宠，将来势必也是位列宰辅之辈。嘿嘿，死得好，死得好啊！

继而，他收敛起错愕神色，拱手赞道：“皇上如此体恤臣工，我等身为子者幸甚，大唐江山社稷幸甚！”

李二陛下又是摆摆手，今天对他这些马屁真是不感冒，意兴阑珊地冲顺公公喊道：“董顺，摆驾，回甘露殿吧！”

“喏！”

顺公公连忙呼喝起侍奉左右的内侍宦官们起驾，返回甘露殿。

这时，李二陛下突然驻足扭头又看了一眼长孙无忌，缓缓问道：“辅机，郭卿的头七几时过？”

长孙无忌这事儿不敢隐瞒，老老实实回道：“还有三天，陛下。”

“三天？好，辅机，你代朕通传一下。”

李二陛下深吸一口气，沉声说道：“即日起朕要罢朝三日，直至郭卿头七结束，以示哀悼。还有，郭业是为我大唐而殉难，凡在长安的官员，甭管与郭业之前有否嫌隙，都统统给我去郭府吊唁。郭府如今只剩妻儿寡母，莫要人走茶凉，门庭冷清。若有谁不去的话，哼，别怪朕睚眦必报！”

“啊？陛下，这……这……”

长孙无忌被惊得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却只见李二陛下重新转身，挥手喝道：“董顺，摆驾，回甘露殿！”

“喏！”

顺公公一甩拂尘，扯着嗓子吆喝道：“陛下有旨，起驾回宫甘露殿哩……”

霎时，人走声传金伞盖挪移着下了宫门城楼。

城墙之上，仅剩长孙无忌独自一人孤零零地傻愣在这儿，任凭大雪飘零落在身上，硬是呆若木鸡般一动不动如一尊泥塑。

……

……

雪，依然在下。

寒意，继续肆虐在长安城中，家家户户紧闭门窗，在屋中围着火炉取暖。唯独太平坊的郭府，中门敞开，缟素悬挂，灯笼糊白，府中下人个个披麻戴孝，站在门口迎着前来郭府吊唁的宾客，至于宾客人数却是稀稀落落，很是冷清。

此时此刻，暮霭沉沉，已近华灯初上的黄昏时分，该是一家围炉用饭的时辰。

而郭府却是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无不透着哀沉肃穆的气氛。

灵堂摆在郭府的正厅，因为没什么宾客前来吊唁，仅有郭业平日素有往来的一些士林清流系同僚在帮忙维持着，就连虞世南和孔颖达都迟迟没有出现。



趁着这个空档儿，秀秀搀扶着老太君郭柳氏去了花厅稍歇片刻，养养精神。

花厅中，老太君拄着龙头拐杖居中而坐，吴秀秀居左而坐，贞娘与康芷茹则居右而坐。

此时，秀秀神色落寞，眉有愁容，正替贞娘抱着还未满周岁浑然不知世间事的小郭襄。

而贞娘和康芷茹则是坐在她对面，脸色惨白如纸，恸哭流涕抹着泪儿，险些哭得岔过气去。

整个花厅中，因为两人的哭泣，笼罩着浓浓的悲伤。

兴许是因为两人的哭声惊动了睡熟中的小郭襄，这小丫头一睁眼，便哇哇啼哭了起来，嗓门之大，足以震彻府内。

咚~咚~咚~！

老太君用龙头拐杖狠狠敲打在地面，冲贞娘二人喝道：“哭够了吗？哭够了就歇歇吧，我这个老婆子早已哭得泪干了。不过今天老婆子不会哭也不想哭了，因为我一直相信我儿未死，我儿至今死不见尸，谁能证明我儿死了？所以，老婆子不哭，因为我儿乃似乎福寿之相，绝不会就这么年纪轻轻而夭折的！”

“呜呜，婆婆，不要自己骗自己了，相公明明就是捐躯在吐蕃国了。”

康芷茹抹泪儿哽咽道：“长孙无忌大人都说了，我家相公战死沙场，埋骨他乡。连朝廷都下了讣告，说当朝礼部尚书、益州侯郭业忠心耿耿，为国捐躯。呜呜，呜呜，相公没了，我们要守寡了……”

“放肆！”

老太君手中龙头拐杖又是狠狠顿地，发出铿锵挫地之声，怒目而视着康芷茹，喝斥道：“胡言乱语，我儿岂是短命之相？”

“老太君，呜呜……”贞娘亦是抽泣而言道，“若夫君还活着，长孙无忌大人为何还要派人来帮我们摆设灵堂，为夫君立上衣冠冢？这……这不就是说，夫君战死沙场连尸首都还没找到吗？”

“咳咳……你，你们二人当真是，咳咳……”

老太君被两个儿媳妇的话气得差点没憋过气去，连连咳嗽，浑然说出一句全乎话来。

抱着孩子的秀秀见状，立马站起身来来到老太君身后，替她抚背顺气，然后冲贞娘和康芷茹愠怒道：“你们两个还不噤声？非要跟老太君置气，是不是？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这儿添乱？”

几番质问，立马现出了秀秀身为平阳郡主，身为郭府正房的大家风范儿来。

随后，秀秀才俯身附耳冲老太君宽慰道：“婆婆，相公吉人自有天相，不会有事儿的。贞娘和芷茹她们也是伤心过度，这才顶撞了您。您老人家消消气，先回房休息一二，这府里自有秀秀来操持照应着。”

殊不知，秀秀说出这些话时，心里也是肝肠寸断，她何尝不希望郭业吉人天相，但是过去了这么久，夫君仍旧是渺无音讯，真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

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越发相信，郭业在吐蕃肯定是凶多吉少。

但是，这个时候，她知道自己必须要坚强，要淡定从容，要临危不乱，

否则这个家就要四分五裂，从此一蹶不振了。

果然，老太君听着秀秀讲完这番话后，阴沉的脸上终见几缕宽慰，然后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将秀秀怀中的小郭襄抱了过来，语重心长地对秀秀嘱托道：“秀秀，老身年迈，不能帮衬你什么。这个家就要靠你了。至于长孙大人要设灵堂，朝廷要为我儿立碑铸冢，那都是皇上的恩典，自然拂逆。唉，秀秀啊，郭府上下就指望你来操持了，孩子，你不能倒，懂吗？”

唰的一下，眼泪就止不住地秀秀的眼眶中夺出，心酸不止，哽咽道：“婆婆，儿媳知道了，您老人家带着襄儿先回房休息吧，这里一切有我！”

“好，好啊……”

老太君抱着小郭襄正要转身，突然从花厅陆续奔来好些个仆人，人未至，声已到——

“禀报夫人，吏部尚书孔颖达大人前来吊唁咱家大官人！”

“禀报老太君，顺天府尹马周马大人前来拜府！”

“报——卫国公李靖大将军前来探望老夫人。”

“夫人夫人，卢国公程知节、翼国公秦叔宝两位大人前来祭拜咱家侯爷！”

“夫人，府外来了好多银盔亮甲的将军，都是咱们家侯爷生前的至交！”

“报—报—报，郡主，咱家府外，人满为患，有数百寒门学子堵在大门口，为侯爷烧纸焚香，您快去瞅瞅吧……”

一时间，整个花厅嘈杂一片，老太君的脸上却是古井不波，抱着孩子缓缓从花厅甬道返回内堂，边走边是回头冲秀秀吩咐道：

“秀儿，娘老了，这个家就靠你操持了，外面的事儿就由你去操持吧……咳……咳咳……”

## 第975章吊唁祭奠

黄昏以至，华灯初上。

益州侯府前一改之前的门庭冷清，一时间，车水马龙人山人海，一派门庭若市之景。

收到消息之后的秀秀先安排了老太君去内堂休息，然后才定了定神，带着贞娘和芷茹前去灵堂接待拜府吊唁的宾客。

灵堂中。

秀秀人还没来，孔颖达、李靖、程咬金、秦叔宝等人已经逐一上过香，马元举身为郭业从陇西一起走出来的挚交好友，自然充当起郭府半个主人，一一向众人答谢还礼。

礼成之后，几位大佬级别的人物让出位置腾出地方来，让后来者继续上香祭奠。

他们几人走到了灵堂的一个角落，唏嘘感慨了起来。

其中当属程咬金的嗓门最大，只听他扯起嗓子嚷嚷道：“奶奶的，真是打死俺也不信，郭业这小子会如此福薄夭寿。想当初，吐蕃大军围城，他率领三千孤军死守格尔木城，这小子不也硬挺了下来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是啊！”

秦叔宝也是感慨良多的叹息道：“迄今为止，郭业生不见人，死不见尸，生还的机率还是蛮大的。卫公，在下有一言委实不吐不快。”

说到这儿，秦叔宝看着李靖，皱着眉头问道：“如今郭业生死未卜，朝廷就给他摆灵堂，设衣冠冢，这不是有些太过轻率了？万一……”

“叔宝，勿要多言，老夫懂你的意思。”

李靖摆手打断了秦叔宝接下来要说的话，低声说道：“这是皇上的意思，可见郭业这小子在皇上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啊。不过老夫也能理解皇上的心思，如今年关将至了，算算日子郭业出使吐蕃到失踪已经快有大半年了。生死未卜，渺无音讯，皇上如果不再做点回应的话，他也担心凉了众位臣子的心啊。老夫最近半年基本赋闲在家，所以朝堂上的事情也不是了解甚多，你二人班师回朝后不也一直都在家呆着吗？我们都是行军总管的身份，战时应调，非战时基本都在家赋闲。呵呵，所以朝堂之上的事情，皇上此举真正的用意，恐怕还是要问孔尚书啊。”

李靖说得是事实，他们三人都是带兵打仗的高级将领，除非是战争时期，不然的话，基本就不过问朝政。这不单单是因为高级武将不参与朝廷政务，而且也是他们这些人的自保手段，政治上的自保。

自古以来，皇帝往往忌惮的都不会是宰辅首相，而是这些一呼百应，统帅万马千军的高级将领。

所以，他们不参与朝堂之事，也是明哲保身的手段。

程咬金是张飞穿针绣花，属于胆大心细。

秦叔宝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属于谨小慎微。

两人都听明白了李卫公的话里有话，齐齐将目光投向了孔颖达。

孔颖达略有不满地看了眼一向明哲保身的李靖，微微摇头苦笑道：“李卫公说得不错，为郭业摆灵堂设衣冠冢，的确是皇上亲口交代的。据老夫刚才来郭府之前得知，皇上刚才还接见了长孙无忌，再三交代长孙无忌要为郭业

风光大葬，死后哀荣。不仅要为郭小子罢朝三日，严令长安所有官员必须亲往郭府吊唁，还让长孙无忌与宗正寺卿江夏王商议，爵封郭业为平阳郡公。呵呵，可见皇上对郭业这小子之死是内心悲恸的。”

“罢朝三日，凡长安官员都必须前来吊唁？”

“升爵平阳郡公？”

程咬金大肆愕然，大声感慨道：“看来皇上对郭小子还真是恩宠倍加啊。”

秦叔宝摇头呵斥了一声：“咬金，少咋咋呼呼，万一郭业没死呢？那到时候怎么收场？”

李靖赞许地看了眼秦叔宝，附和道：“是啊，皇上现在是铁了心要让郭业死后哀荣，可是老夫怎么看怎么都觉得郭业此子不是天寿之相。孔尚书，你怎么看？”

孔颖达微微摇头，也是分为苦恼都叹道：“我今日过府来除了是象征性地吊唁一下之外，也是为了此事而来啊。对于这种事情，虞世南若是在长安的话，老夫尚有人可以商量计议一番。可恨长孙无忌这条狡诈狐狸，竟然以南方诸州有动乱为由，怂恿陛下将虞世南派去了南方宣抚。这不，老夫也是心里干着急，却一点辙儿也想不出来。”

孔颖达满腹经纶，却不擅长谋略，这在朝堂中早已不是秘密。所以，真正扮演着士林清流系军师这个角色的，一直都是颇有魏晋名士之风的虞世南。

听完孔颖达的话，李靖三人已经闻到了几分阴谋诡计的味道，好像还牵扯到了两系之争。

秦叔宝和程咬金虽然从来不与长孙无忌他们一条心，自有他们自己的小阵营，但好歹他们都挂着天策府旧臣的招牌，所以这个时候不得不避嫌。

于是，两人微微拱手，说道：“孔尚书，卫公，你们二人先聊着，我二人去看望看望郭小子的几个遗孀。”

说罢，两人迈动脚步，朝着家属那边角落走去。

原来这个时候，秀秀已经带着贞娘和芷茹进来了灵堂，正被马元举、还有士林清流系的官员们围着连番好言相慰。

两人一走，李靖又是冲孔颖达笑了笑，解释道：“他们也是身不由己，孔尚书莫要见怪才是。”

孔颖达摇摇头不以为许，说道：“这个孔某理解，怎会怪罪？说到底，虞世南被长孙无忌算计调离长安，前往南方宣抚，而郭业则生死未卜，音讯全无，对我们士林清流系而言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唉，实不相瞒，现在士林清流的中下层官员早已是人心惶惶。卫公今天能与卢国公、翼国公同来吊唁，已经实属有心了。”

“客气了！”

李靖摆摆手，说道：“老夫虽然明哲保身，不属三系，但也分得清忠奸是非，拎得清好人坏人。不过实话实话，如今的局面对长孙无忌而言都是利好的局面，郭业若是真的为国捐躯在了吐蕃，那么他势必少了一个强劲的对手；若是他并没有死，而等过些日子返回长安，那就是让皇帝颜面尽失。你想想看，陛下为他罢朝，为他摆灵，为他立碑设冢，这已经是满长安皆知的事情了。如果这件事情闹得天下皆知，闹得连邻邦都知道了长安如此大动

静，但是他突然复活归来，那不是让朝廷颜面都扫地，让陛下徒惹邻邦番王笑话吗？这才是天大的麻烦。所以，目前的局面，无论是郭业战死，还是活着未归，对于长孙无忌而言，都是有利的。无论怎么样，他都游刃有余啊！”

“卫公真是一言中的啊！”

孔颖达叹息道：“正是如此，长孙无忌才会这么热心奉皇上的旨意，又是为郭业摆灵又是为郭业设冢。结果无论怎么样，他都不会输。如今虞世南这老滑头又不在长安，真是愁煞了孔某啊！”

李靖眼睛微微眯起，轻轻说道：“除非郭业能赶着头七未过，及时返回长安来。不然的话，即便他以后归来，那也是天大的麻烦。到时候恐怕为了朝廷和皇上的颜面，他就算是活着，也必须是……”

“卫公，别说了！”

孔颖达俨然猜到了李靖想说什么了，立马打断道：“这话莫要在这儿说，如果卫公有心帮衬郭小子一把，咱们就去内堂一叙，如何？”

李靖突然嘴角噙笑，意味深长地看了眼孔颖达，低声笑道：“孔尚书，都说你不擅长奇谋诡计，我看这话是骗人的啊。这不，李某稀里糊涂就被你绕进去了。看来，这忙我不帮还不成了？”

“嘿嘿，卫公莫要这么说。”

孔颖达亦是微微低笑道：“若不是你心里格外看重郭小子，有心帮他一把，今天又怎么会主动过来吊唁呢？罢了，大家心照不宣了。我懂，你不愿得罪任何人，明哲保身嘛。走吧，咱们内堂叙话。”

“好，走吧！”

随即，两位大佬避过在场诸人，前后脚地进了灵堂后面的甬道中，悄悄商谈了起来。

灵堂内，仍旧是人来人往，前来吊唁者不计其数。

而灵堂外，亦是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几乎将整个太平坊的交通给堵塞住了。

此时，国子监司业陈康，率领着数百寒门学子，因为担心益州侯府无法容纳这么多人，只得在侯府的门口处设起了临时的祭场。

一时间，扔纸钱的扔纸钱，烧黄纸的烧黄纸，更有甚至拎着酒来祭奠郭业，反正现场一片混乱。

这么多寒门学子出现这儿，既然有酒，那便有诗。

颂声朗朗，悼词不断，祭诗不绝。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益州侯，忠魂远兮……”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郭尚书为国捐躯，必流芳名于千古！”

“悼吾兄郭业郭子仪：

贞观四年，仲夏，遥想与兄相识日，千杯不醉赋诗百篇，可当酒国之才子……”

期间，陈康更是拎着酒坛，当场吟诵了一篇悼赋，不仅才华惊艳，更令往来者无不潸然泪下。

与此这时，太平坊中的一个胡同口，与郭府仅有五十步之遥，一名头戴斗笠身穿褴褛破衣的乞丐也正窥视郭府门口的壮观一幕。

这名乞丐在寒风大雪中瑟瑟发抖，双脚更冻得连连跺脚，嘴唇不断哆嗦

骂骂咧咧道：

“靠，你们这群混蛋啊，老子还没呢，你们嚎得哪门子丧啊？”

这乞丐，正是从天柱返回大唐国境，而后辗转数月回到长安的郭业！

## 第976章喜忧参半

自打郭业翻山越岭进入大唐国境后，他便由南向北直奔长安而回，一路之上穿州过府，没有多做停留更没有惊动任何人，为的就是想早点回到长安，与秀秀团聚。

进入北方之后，天气也随之恶劣起来，北风凛冽，天寒地冻，以长安为中心的周遭数十个州府更是连番下了十几天的暴风雪。风雪之大，令人难以举步前行；积雪之深，足足淹没了膝盖。

回到长安后，郭业早已是衣衫褴褛浑身邋遢，为了遮蔽风雪，他头戴斗笠；为了能够举步前行，他手里拄着竹杖。这身行头，跟街边的臭要饭根本没有区别。不过这种天气，乞丐都不愿意出来要饭了。

大雪之下的长安城虽是大白天，却早已没了往日熙熙攘攘的景象，街边不见店铺开张，酒楼不见食客攒动，路上更是不见行人拥堵。

反正就一个字：静！

当然，今天的太平坊是个例外。

衣衫单薄早已冻得直打哆嗦的郭业躲在太平坊的一个胡同口，默默地注视着眼前自家门口的这一幕，真是啼笑皆非。

尼玛的，老子活得好好的，又是灵堂吊唁，又是门口祭奠，这算哪档子事儿？

不行！

这也太不吉利了，奶奶的，必须站出来证明老子还活着。

当即，郭业将头上的斗笠摘下直接扔在地上，打了个寒颤作势就要冲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

他刚一抬腿就感觉身后有人拽拉着他，紧接着传来一句激动的喊话：“侯爷，真……真的是你啊？你……你真的还活着？”

声音有些耳熟，定身回头一看，原来黄傲这小子啊。

这下，穿着一身皮裘的围着褥领的黄傲算是看清楚自己拉拽之人的真容了，的的确确，千真万确，眼前这位真是自家的侯爷。

随即，这小子激动的在郭业身上又摸又抱，喜极而泣道：“侯爷，你真的还活着啊，呜呜，真是老天有眼，你真的还活着回来了。小的再这儿太平坊转悠了这么些天，可是等到你回来了，老天有眼，菩萨显灵了哇！”

郭业有些受不了黄傲这大老爷们在自己身上摸来摸去，还哭得稀里哗啦，心里不禁泛起一阵膈应，随后轻轻将他推搡开来，问道：“黄傲，原来是你小子啊？怎么？听你这意思，好像不是专门去我府上吊唁祭奠，反而是在这太平坊中转悠一直等我生还归来？”

黄傲嗯了一声，连连点头应道：“没错，自打咱们家侯府开始摆灵堂办头七起，孔老尚书和长安府尹马元举大人就让小的悄悄在太平坊守着，说是一见到侯爷现身，就让小的把侯爷给

截住，暂时不要回府。说是将侯爷领到别的安静去处，他们对侯爷另有安排。嘿嘿，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让小的守到了侯爷。啧啧，瞎猫碰到死耗子，今天还算运气。”

你妹的！

这话郭业就不爱听了，什么叫瞎猫碰到死耗子？

随即，郭业径直骂了过去：“谁是瞎猫，谁又是死耗子？你小子会不会说人话？”

“啊？”

黄傲立马反应过来自己说错了话，立马连连拱手告罪，道：“哎哟喂，侯爷，小的这张破嘴，就是欠打。你可别往心里去，小的这是见着你安全归来，心里高兴，高兴呢。”

说着，他立马解下自己脖子上的褥领，给郭业围上，又脱下自己身上的皮裘给郭业披上，关心道：“侯爷，您先将就着，等到了地方小的再给你置办新衣裳，烧点热水。让你舒舒服服洗个热水澡，然后换新衣裳。”

果然，围上褥领披上皮裘，郭业身上的寒意立马少了几许，身子也不抖了，说话也利索了，径直问道：“孔颖达和马元举他们搞什么鬼？怎么着？我这回自己家还不让回了，还是咋的？我再不回去，秀秀指不定伤心成什么样了。”

“不是，侯爷，等到了，小的自然会把事情的始末一五一十说给你听。”

黄傲机警地环顾了四周一眼，然后催促道：“侯爷，赶紧先跟小的走吧，咱们一边走一边说。回头我这就让人去侯府里孔、马两位大人，等您洗完澡换完衣裳，两位大人差不多就能过来跟您见面了。”

郭业将信将疑地看着一脸焦急的黄傲，暗道，难道这莫名其妙的丧礼中还透着什么玄机不成？

他刚回长安，真心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状况。只知道家里替自己摆了灵堂，络绎不绝的朝廷百官来府中吊唁，其中好些人他都不认识，根本没有交集。

难道里头大有文章？

于是，他应道：“好，那就先跟你回去，暂时先不回家，我倒是要听听孔颖达和马元举到底在搞什么鬼。”

“得嘞！”

黄傲稍稍俯身弯腰将地上的斗笠捡起，重新给郭业戴上，然后领着郭业转身顺着这条胡同出了太平坊，前往了他另外安排的一处住所。

在路上，他也没闲着，将他所知道的事情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说与了郭业听，听得郭业在路上一直沉默，心事重重一声未吭，好像已经猜出了孔颖达和马元举此举的真正目的。

离开太平坊，又穿过了几条南北走向的街道，黄傲将郭业领到了自己位于德惠坊的住处，也就是他娶于家小姐时，大舅哥御史大夫于得水相赠的一处三进三出的宅子。

今天凑巧，黄傲那位身强体壮的妻子于家小姐回了娘家，黄傲便让家中的下人给郭业烧水洗澡，又将自己的新衣裳给郭业备好。

待得郭业在房中洗澡后，黄傲这才又让马夫套起马来，前往了太平坊郭府。

目的当然就是去接孔颖达和马元举二人来自己家里跟郭业碰头。

没用多久，郭业便洗完澡换好衣裳，来到了正堂中品茗饮茶，早有黄府的下人给郭业准备了饭菜，热气腾腾果腹祛寒。

郭业在堂中一边吃着，一边想着路上黄傲所告知的详情……



事儿，还真闹大发了。

自己在吐蕃遇难，生死未卜，一直没有音讯，所以朝廷还有李二陛下已经认定自己战死沙场，为国捐躯。

因此，不仅李二陛下让长孙无忌操办自己的身后事，又是摆灵堂，又是设立衣冠冢，而且还罢朝三日，下令凡在长安的官员都要上郭府吊唁祭奠。

不单单如此，李二陛下为了让自己死后哀荣，居然还封了一个平阳郡公的爵位。并扬言，自己头七结束出殡当天，会龙撵亲至前来送行。

这可不单单是恩宠倍加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做面子功臣给活人看了。

这下好了，李二陛下圣旨已下，该做的事情已经做出来了，而偏偏这个时候，自己又活着回来了。

郭业已经意识到，自己如今活着回来，对李二陛下来说，如果一个处理不好，那就啪啪啪的打脸行为啊。

他终于明白孔颖达和马元举为何会让黄傲在太平坊转悠，提前截住自己回家。原来他们也是担心这个。

这下，郭业不得不慎重起来。

一时间想到苦恼处，连饭菜都没有了胃口。

吧嗒~

他刚一放下筷子，便听见堂外院子里响起一阵嘎吱嘎吱双脚踩在雪地上的声音，而且还不止一双脚踩雪地的声音。

他们来了！

人未至，声先到！

黄傲已经在外头遥遥喊话道：“侯爷，礼部尚书孔大人，长安府尹马大人，来了~”

## 第977章马元举怒斥郭业不守节

孔颖达一捋袍裾迈过门槛儿进来厅堂，而后抬手一指正捧着碗的郭业，神色激动地大笑道：“哈哈，郭小子，老夫就说你不可能如此夭寿，啧啧，你果真未死啊！”

还未待郭业回应，马元举也紧随孔颖达之后进来，摇头笑道：“都说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我就说你小子不会这么容易死掉的。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你小子怎么看怎么都不像那种刚烈之人啊！”

卧槽儿～

郭业一听两人的话顿时有些不乐意了，放下手中的碗筷走到厅堂正中央，冲二人插科打诨道：“我说孔老大人，马元举，你俩几个意思啊？怎么着，你们就这么盼着我死啊？呸呸呸，真是晦气！”

“哈哈～”

孔颖达此时的心情较之刚才在郭府灵堂中，显然非常的不错，其中不单单是因为和李靖私下密议的缘故，其中更大的缘故还是因为——郭业，回来了！

这小子虽然年纪轻轻，却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茁壮成长，成为了士林清流系的风向标。

如果说士林清流系的主心骨是虞世南和孔颖达二人，那么郭业无疑就是凝聚所有士林清流系官员的风向标。只要他一天在长安城中继续张扬高调，那么士林清流系便不会有人心涣散的一天。同时，也是外界对士林清流系是否有信心的一个标杆。

不过郭业的这番嬉皮笑脸没正行还是引来了马元举的吐槽：“你说你这张破嘴啊，怎么还是这么损？难怪阎王爷不收你，让你回来了。”

马元举虽然如今没有郭业这般的官爵显赫，但是对郭业还是习惯性地说教，在马元举看来，这是朋友间的情谊，而在郭业看来则是格外感到温馨。

两人自打相知相识到相处，彼此交往都没有功名利禄的束缚，最是和谐自然。

如果让郭业来遍数他身边过往的这些人，也许也只有马元举一人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没有利益纠葛，没有上下之分，没有从属之别，最是纯净，朋友间的纯净。

所以，马元举这么一挖苦，郭业也是耸耸肩，嘴皮子一翻予以还击道：“阎王爷说了，他本想收我来着。可是你马元举没下去，他怕郭某孤单寂寞冷。所以又放我回来了。哈哈……下次，咱俩一块儿结个伴，下去再找阎王爷哈！”

马元举听罢顿时一脸倒霉相，连连呸道：“收起你那乌鸦嘴，我马周还没活够呢，滚蛋！”

“哈哈……”郭业又是一阵仰天长笑，看着马元举再次吃瘪，乐得险些直不起腰来。

“好了好了。”

孔颖达阻止了两人的斗嘴和互相挖苦，笑道：“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要来得好。只有活着，才能做我们想做的事情。郭小子，元举，咱们坐下聊！”

两人立马收起嘻嘻哈哈之色，唔了一声，彼此在左右找了把椅子坐了下来。

当中以孔颖达的身份为尊，自然由他坐上堂首。

此时，黄傲知道眼下这种场合已经远非自己所能参与，随即很有自知之明地冲三人鞠了一躬，说道：“侯爷和两位大人慢聊，小的去院子外头守着，不让闲杂人等靠近窥听。”

说罢，也不待郭业同意，便急急忙忙返身出了厅堂，便仔仔细细将几扇厅门关了上来。

马元举见状，不禁颌首赞道：“这小子倒是蛮机灵的，很有眼色啊！”

郭业略微得意地说道：“那是当然，你也不瞧瞧他出自谁门下了？”

不禁夸，一禁夸便要吹上天。

好在孔颖达仗着身份和老资历，又将他这个吹牛逼的苗头给摁了下去，径直问道：“郭小子，想必你门下这个黄掌柜已经跟你说了益州侯府中的情况。以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想到了此事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如果一个处理不好势必必要惹来大麻烦。如今你这活人的身份甚是尴尬啊。咳咳……说说吧，你怎么吐蕃到底出了什么事儿？这将近半年的时间，你到底去了哪里？”

马元举也目露期冀之色，显然很好奇郭业这段时间到底去往了何处，怎么会生死未卜，渺无音讯呢？

郭业这时面露郑重之色，正襟危坐起来，微微颌首嗯了一声，缓缓说道：“孔尚书，元举兄，事情是这样的。当日，我随吐蕃国的朝中大臣们前往吐蕃王陵，以大唐使节的身份参与祭奠吐蕃已故赞普松赞干布。可谁知祭奠仪式刚结束，就突然听见一阵震耳发聩的马蹄之声直奔王陵这边过来，原来是薛延陀部的三万铁骑……”

很快，郭业便将自己进入吐蕃之后发生的事情娓娓道了出来，从进入吐蕃国见了吐蕃王后云容，到替李二陛下到王陵祭奠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到中途遭遇薛延陀部骑兵突袭……

当然，此番在吐蕃涉及到的宇文倩、云裳，还有东厂砒霜、榔头李芝霆、傻虎李珞珈等人，郭业都主动掐掉不讲，隐瞒不报。他要将宇文倩和东厂的事情烂到肚子里，免得突增事端和烦恼。

“然后呢？”

马元举急忙催问道：“你此番只带了三千孤旅前往吐蕃，哪里能挡得住三万薛延陀部铁骑的冲袭？然后怎么样？你是如何死里逃生的？”

“呃，我说你别急啊。”郭业咽了口唾沫，冲马元举摆摆手，说道，“上吊还要喘口气，你总得让我慢慢讲来吧？”

孔颖达也是听得一阵心里突突，正听到关键处却马元举打了碴儿，立马轻轻呵斥道：“元举，你别打岔，让他继续讲来……”

说着，老大人眼巴巴地看着郭业，轻轻问了一句：“郭小子，然后呢？”

“嗨～”

郭业无语地摇了摇头，苦笑道：“王陵这边吐蕃国根本就没有预料到薛延陀国会突然袭击，自然被杀了一个措手不及，损失惨重。据我所知，吐蕃王后云容应该是死了，而吐蕃的王公大臣们也是基本无一幸免于难。”

关于云容之死，郭业不能百分百肯定，但是没庐德乃、禄东赞等吐蕃王公大臣，绝对是无一幸存的，因为三千西川军和傻虎的宫廷侍卫在薛延陀骑

兵没有袭击之前就已经将他们斩杀了。

当然，如今这个罪名只能推脱给薛延陀人了，反正这事儿吐蕃这边基本没有了活口。

紧接着，他又指了指自己的鼻子，说道：“至于我和我那三千西川军，刚才老马不是说了吗？三千孤旅再是悍卒，那也不可能挡得住三万薛延陀骑兵的冲袭啊。所以啊，三十六计，我走为上计。打不过，我就跑呗！”

“跑哪里？”

孔颖达和马元举异口同声，问了过来。

如今两人都是一颗心被郭业悬着半空牵着走，对事态的后续发展好奇心已经远远超出了郭业所认知的范畴。

郭业挠了挠后脖子，咧嘴笑道：“还能往哪跑，自然是往天竺国跑呗！”

“什么？你竟然跑到天竺国？”

孔颖达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问道：“这么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原来一直都在天竺国辗转流离了？”

郭业嗯了一声，刚要继续说下去，却听马元举有些气急败坏拍了一下椅子扶手，怒然起身喝斥道：“你乃奉旨出使吐蕃国的大唐使节，竟然仓惶败退到了天竺国？这不是堕了我大唐的威风吗？莫非你此次能够安然返回，也是天竺国王送你归来的？唉，郭业啊郭业，你真是丢尽了一国使节的风范。你……”

“我草，你真是站在说话不嫌腰疼啊？”

郭业没好气地喷了马元举一句，骂道：“难道我作为大唐使节，就应该明知三千孤军打不过薛延陀三万骑兵，还要站在那儿任人宰割不成？我变通一下，保存有生力量退入天竺，迂回返回大唐，这有何不可？”

“错！”

马元举丝毫没有退让的余地，反击道：“你应该为大唐守节，为陛下守忠，死也不能败退逃亡天竺国。你可曾记得，曾有大汉使节苏武出使匈奴，最后被匈奴单于软禁在北地足足数十载，流放苦寒之地让其牧羊羞辱之。可苏武呢？他深知自己乃大汉使节，不禁没有妥协，更没有屈膝投降。饿了食草，渴了饮雪，直至最后大汉征灭匈奴，将其营救归来。成全了其流芳百世的忠君守节之名。你当效仿苏武牧羊……”

“我说你脑子抽抽了吧，马元举？”

郭业被马元举说得心里窝火，我草，老子受了这么多苦，遭了这么多罪，你竟然还让哥们我学苏武牧羊，这不是有病吗？

苏武那是因为人家匈奴单于软禁没有杀他，我郭业若是也学他的话，率先要面对的三万铁骑，一个不留神就是人头落地或是被碾压成肉酱。

随即，他怒目反驳道：“苏武是苏武，我是我，所以他一事无成，只落了个虚名。但你知道我败退，哦不，战略性撤退到天竺国后，收获有多大吗？真是迂腐不化，一点都不懂的变通。”

马元举听着郭业这番挖苦和斥骂，咬着牙蹦出两个字：“狡辩！”

“咳咳……”

孔颖达立马站了起来，伸出双臂打圆场道：“好了好了，此一时彼一时嘛，元举，你太激动了。等等郭小子讲完嘛。”

说着，他冲郭业兴趣盎然地问道：“郭小子，来，继续说下去，你在败退

到，呵呵，你战略性撤退到天竺国后，到底有何收获？”

## 第978章我有免死金牌

孔颖达又出来架秧子平事儿，马元举不得不收敛暴脾气，加上他也很好奇郭业在天竺国的所获，这才偃旗息鼓下来。只见他气冲冲地挥衣拂袖闷哼一声，重新落回原座，然后也不再看郭业，而是竖起耳朵听着这小子到底如何舌绽莲花怎么说。

看着马元举这幅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模样，郭业实在是太熟悉了，又是犟驴劲儿犯了，揍性！

“郭小子，说吧！”

孔颖达催了又催，道：“赶紧说说你在天竺国的情况，若是真的有所获，也许还真能破解掉眼下进退两难局面，是个契机也未尝不一定。”

郭业应了一声好，然后心中稍稍做了整理，将宇文倩和云裳随行之事主动过滤掉，当然，也将自己和拉迦室利这位天竺公主的异国情缘这段给掐掉。

整理了一番过后，他才缓缓拉开了天竺之行的序幕，从自己假扮大唐出使天竺国的使节，奉旨为戒日王祝寿开始说起……

可是还没说完，又听见马元举跟头大黄蜂似的开始炸刺儿了，又是跺脚又是叫骂道：“你……你真是胆大妄为啊？你居然还敢在天竺国假冒使节矫诏？你真是不知死字怎么写啊，郭业，你，你让我如何说你才好？万一这事儿让长孙无忌他们获悉，你有没有想过后果？二十四道御史弹劾，能让你灰飞湮灭，你知道吗？”

我的天，马犟驴又开始来劲了。

郭业翻了翻白眼，不再和马元举较劲，而是转向孔颖达，摊摊手问道：“老大人，还让不让人说下去了？你瞧瞧老马，话都不让我说完就又犯抽抽了。”

孔颖达无奈地冲马元举摇了摇头，示意他莫要激动。

不过他也没有惯着郭业的臭毛病，颇有微词地呵斥了他一句：“郭业，不怪元举这么激动，你太任意妄为了，这假冒使节矫诏之事，别说掉你一人的脑袋，到时候圣上龙颜大怒便是抄你郭府诛你三族，你又有何话可说？不过嘛……”

孔颖达陡然话锋一转，眯着眼睛捋着须，轻轻说道：“不过嘛，正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身在天竺远离长安十万八千里，因为有特殊情况而临机决断，也是情有可原的。关键是，你要拿出一点令人信服的东西出来啊。不然的话，别说难解你眼下进退两难的境地，就凭你在天竺的任性妄为，只要一传到皇上和朝廷的耳中，哼，长孙无忌等人势必向你发难，无论是对你而言，还是对我们士林清流系而言，都无异于是雪上加霜啊！”

“老大人，你看这个够吗？”

话音一落，郭业已然从怀中掏出了一块用油毡布裹得严严实实的物件儿，放在手中扬了扬，自信十足地笑道：“老大人何曾见过小子做没有把握之事？有这个东西在手，嘿嘿，纵是我犯下了天大的祸事，那也是免死金牌啊！”

“咦，什么东西？”

孔颖达噌噌噌跑将下来，一把夺过郭业手中这个物件，匆匆撕开油毡

布，掏出一份摺叠异常整齐的纸书，抖落开来一看之：“咦，怎么歪歪扭扭的写得什么东西？莫非是天竺梵文？”

郭业一脸紧张地叫道：“老大人，你可轻着点，你要撕坏了，这玩意可比咱们的性命金贵啊！”

这时，马元举也悄悄凑了过来，看着孔颖达手上的这份纸书，有些揣测道：“应该是梵文不假，看着文书的制式，还有这落款处的印鉴，好像还是天竺国的王印。莫非这是戒日王的国书？”

郭业小心翼翼地孔颖达手中拿回纸书，然后得意洋洋晒笑道：“何止国书那么简单？我跟你们这么说吧，这玩意一式两份，一份是用汉字起草，留在了天竺戒日王手中；一份是梵文起草，就是我手中这份。嘿，称之为《曲女城条约》，这可是一份价值连城，不，价值连国的条约啊！”

曲女城条约？

孔颖达嘴中翻来覆去地咀嚼着这五个透着怪异的字，疑惑不解道：“这里头到底写了什么？”

郭业先是小心翼翼地将这份曲女城条约摺叠好放进怀中，然后逐一给二人翻译起里头的内容道：“所谓曲女城条约，乃是我以大唐出访天竺国的使节身份和戒日王定下的盟约。其一，天竺国向大唐称臣纳贡，永为君臣之国；其二，天竺国向大唐无条件开放通商口岸，不得向大唐商旅征缴关税；其三，天竺国有义务保证大唐商旅和子民在天竺国内的安全，即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上三点，即为曲女城条约的内容。怎么样？老大人，这份纸书能否破解了眼下的死局？”

“当……当真？”

孔颖达听罢之后已然惊得合不拢嘴，连说话都打起了舌结来：“戒日王真的肯向我大唐称臣纳贡，永远臣服我大唐朝廷？”

郭业撇撇嘴，有些不悦道：“这还能有假？戒日王亲笔起草的梵文条约在此，他的王印和签名在此，咱们朝廷中又不是没有通晓梵文的人才，到时候让他们翻译验证一番便可。这种事情我还能跟您老人家开玩笑不成？”

“天啊，如果这是真的，郭业，郭小子，你真是立下了天大功劳了。”

孔颖达恨不得上前抱住郭业绕地两圈，碍于垂垂老朽才忍住了冲动，赞道：“你知道吗？皇上一一直念念不忘的就是想要将大唐帝国打造成贞观盛世，成为名副其实的天朝上邦，让四海邻邦永远臣服。如今吐蕃将灭，而这西域诸国中版图最大的天竺国又让你，又让你……”

孔颖达已经激动得无以复加，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了。

倒是马元举脸上又露出质疑之色，轻声嘀咕道：“你从吐蕃败退进了天竺，然后又假冒出访天竺的使臣在天竺国厮混，竟然能让戒日王与你签署下如此严苛的条约来？”

郭业没好气地拍了拍怀里的曲女城条约，不悦道：“我说你怎么疑心病这么重？这曲女城条约就在我怀里藏着，还能有假啊？到时候让人来验上一番不就完了吗？”

马元举还是有些不可置信，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好歹天竺国也是除了极西之地的大食国之外，号称西域诸国中版图最大的一个国家。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就同意称臣纳贡了呢？

随即，他又是一声将信将疑：“就凭你？这……这戒日王也太好糊弄了

吧？就这智商，怎么还能当上一国之君啊？”

“喂，老马，怎么说话呢？”

郭业一屁股坐回椅子上，双手搭在扶手上，翘着二郎腿哼哼道：“什么叫戒日王好糊弄？我告诉你，这老小子精明着呢。不过武功再好也怕板砖，咱就凭着这三寸不烂之舌，对他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才将他游说成功。为了天竺国的长远未来，他终于跟我签下了曲女城条约，诚心归顺向我大唐称臣纳贡，永世不变。好家伙，你是不知道我花了多大的精力，费劲了多少心思。”

马元举还是满腹狐疑，皱着眉头看着郭业，眼神透着不信两个字，又问一句：“就这么简单？你就凭一张三寸不烂之舌，一人收一国？”

“切，你是外行人，自然觉得简单。”

郭业嘴皮子一翻，又哼哼道：“苏秦知道吧？就是战国之时鬼谷子门下那个挂六国相印的苏秦，晓得伐？人家都能合纵连横，游说六国对抗强秦，我咋就不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去说服戒日王臣服我大唐朝廷？白纸黑字都在这儿，你说你怎么就还不信呢？”

说罢，郭业又是卖力地拍了拍怀里的那份条约。

这下，马元举终于还是选择了相信，正如郭业所说，这白纸黑字加上戒日王的王印和签名，做不得假。

郭业趁势挖苦了一句：“你说苏武牧羊为君守节，为国守忠，可那有什么用？苦哈哈地在北方匈奴的地盘呆了那么多年，遭罪不说还弱了气势。你看咱，战略性撤退天竺国，然后硬生生替咱大唐挣下这么一个天竺臣国。这就是不懂得变通的差距啊，老马。现在终于知道孰高孰低了吧？”

“你……”

马元举真心受不了郭业那小人得志的模样，不过却硬是被这小子挖苦的半句话也说不出。

不过嘴巴不说，他打心眼里对郭业也只有个字——服！

这时，已经从激动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孔颖达突然一把拽起郭业，作势就要将他拉着奔出厅堂，嚷嚷道：“别磨蹭了，赶紧的，跟老夫进宫面见圣上。有了你怀里的这份东西，啧啧，什么破局死局都能解开了。快，我们这便进宫面圣！”

“不急！”

郭业突然强行停住了脚步，反手一把将孔颖达拉住，面带贼笑地摇头说道：“老大人，刚才你们没来的时候我自个儿琢磨了一会儿，我觉得这个时候还是不宜惊动皇上为好。我必须再等上几天，等着头七过了方能露面。那时的效果，兴许才会是最好的！”



## 第979章郭府出殡

“咦？”

孔颖达愣住了，很是费解地问道：“郭小子，这个时候不将如此天大的喜讯告知陛下，更待何时？”

“郭业，你小子葫芦里卖得什么药？”

马元举亦是提出质疑道：“神神叨叨的，难不成你还想在头七那天让陛下亲自给你送殡啊？欺君之罪，你担当得起吗？”

“嗨，两位先别急。”

郭业赶忙解释道：“你们不觉得在头七出殡那天，我再策马飞奔回府，手执戒日王臣服我大唐的手书更要来得有效果吗？呵呵，我很期待那一天长孙无忌等人到底会是一副什么表情。”

“呃……”

孔颖达先是沉默了一会儿，随后点头说道：“这话倒是不错，近来长孙无忌等人正是得意之时，嚣张跋扈目中无人，也是时候给他们狠狠一击，让他们长长记性了。不然，真以为我们士林清流系从此没落了。”

马元举略微点了一下头，内心里也是赞同孔颖达的这个说法。最近因为虞世南的远调南疆宣抚和郭业的生死未卜，朝堂上的风向的确变得有些诡异，士林清流系的官员已经被天策府一系的人打压得有些抬不起头来，士气大泄。

不过，他还是有些顾虑地看了一眼郭业，轻轻问道：“难道你也不想让你娘，还有秀秀、贞娘、芷茹她们知道你仍旧在世的消息？我可告诉你，这些日子她们可是为你伤透了心，称之为肝颤寸断亦不为过。如今你娘和芷茹她们都被陛下安排人从陇西接到了长安益州侯府中，唉，如今侯府偌大一个担子全压在了秀秀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靠这么一个弱女子来操持。我说你小子于心何忍呢？”

“啊？”

郭业惊愕一声，问道：“我娘还有芷茹她们都来长安了？”

愕然之后随之心里释然，也对，李二陛下都认定自己死了，还要给自己风光大葬，那他派人去接自己的老娘和芷茹她们来长安，也很好理解。

这不就是李二陛下一直以来的办事手法吗？替自己摆灵堂设衣冠冢，给自己风光大葬，死后哀荣，这就是他体恤忠臣厚待忠臣遗孀的一个形式。

所以将自己老娘和妾侍接来长安，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唉，郭业心中叹息一声，为人子者却累及老母，为人夫为人父却累及妻儿，真是罪该万死啊。

娘，

秀秀，

芷茹、贞娘，

对不起！！

最后，他紧皱眉头咬咬牙，下定决心道：“罢了，只能再委屈她们几天了，此事一了我一定向家母负荆请罪，加倍补偿秀秀和芷茹、贞娘她们。”

孔颖达一捋须，赞道：“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老夫赞成。”

马元举也是嗯了一声，轻声提醒道：“别忘了，还有你家那个小郭襄。这

孩子我看过，粉雕玉琢煞是可爱，双眼透着古灵精怪，颇有乃父之风。”

小郭襄！

郭业一听这三个字，顿时心里柔软万千，满腔的百炼钢立时间化作三千绕指柔，满满的父爱浮上心头。

正是面由心生，脸上已是一副咧嘴傻笑之色，吃吃发出干笑声来。

约莫过了一会儿，待他缓过神儿来，发现偌大的厅堂中只剩下他自己一人，厅堂的门正开着……显然，孔颖达和马元举早已撇下他离去。

靠，真是说走就走，连声招呼也不打。

透过大开着的门，郭业发现黄傲这小子还是站在院子里忠心耿耿地守着，未曾离去。

随即，他冲黄傲招招手，示意他进来。

黄傲进来之后，郭业径直问道：“黄傲，你媳妇什么时候从娘家回来？能不能让她过几天再回来？因为接下来的三天，我都要留在你府上，在你府上期间我的行踪绝对要保密，不能外泄。”

黄傲拍了拍胸脯，保证道：“侯爷放心，我那婆娘听我使唤。回头我就派人捎个信回于府，让她在娘家多呆几天。”

郭业点头称了一声好，然后说道：“那就好，暂时委屈于家小姐了。还有，眼下我不方便出面，需要你替我办几件事儿。”

“侯爷请吩咐。”

“首先，你替我……”

……

……

三天后，郭业的头七一过，朝廷派来的治丧人员便下令撤掉灵堂，准备为郭业出殡，风光大葬。

今天的益州侯府较之前几天，更加来得喧闹和熙攘。

府外车水马龙，人山人海自是不消说。

府内更是绛袍济济，甲冑银亮，随意看去，无一不是当朝的文武大员。

依照治丧规矩，为了避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幕发生，治丧官员特意没让郭府老太君参与出殡出席送殡的队伍中。

而秀秀、贞娘、芷茹三人则是披麻戴孝，趴在红木棺槨上哭得稀里哗啦，跟个泪人儿似的，依依不舍着郭业离去。

就连小郭襄都被穿上了一件袖珍型孝服，在秀秀的丫鬟春香怀抱下站在棺槨旁边。小郭襄虽然不足周岁，却也煞是懂事，一见大娘和姨娘还有亲生母亲贞娘在哭丧，她也跟着哇哇啼哭，刺痛着在场所有前来送殡人员的耳膜。

此时，郭府从上到下所有遗孀女眷都在哭丧，在场诸人无不动了恻隐之心，就连先长孙无忌一步而来郭府送殡的房玄龄、唐俭等人都神色落寞，心中暗叹了一口气。

时辰即将到来，无论是魏征、韦挺等人，还是孔颖达、陈康、褚遂良、马元举等人皆是纷纷来齐，就连天策府系的官员都来得差不多了。

唯独缺了长孙无忌前来送殡。

当然，还缺了亲口应允会来送郭业一程的李二陛下。

突然，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只听府外门口处有人喊了一句：“尚书右

仆射、赵国公长孙无忌大人前来送殡……”

长孙无忌，终于踩着点过来了。

只见长孙无忌一身紫袍，象征性地在腰间系了一根稻草绳以示对死者敬重，然后大步走入了府内，与房玄龄等人会和一块儿。

紧接着，门口突然又传来一阵公鸭嗓子般地叫喊：“皇上驾到，列位臣工及百姓，跪迎！”

话音一落，便见一身明黄龙袍的李二陛下在一群太监的簇拥下，缓缓进来郭府，直奔灵堂棺椁处。

轰～

沿途之上所有人不分三六九等，纷纷跪在地上相迎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当李二陛下来到灵堂中，地上已经跪倒了一大片人。

就连哭得死去活来的秀秀也带着贞娘和芷茹，向李二陛下迎去，欲要跪下叩拜。

不过李二陛下立马上前将秀秀扶住，然后示意身边的太监将其他两女扶住，摇头示意道：“平阳郡主和郭家两位夫人快快平身，莫要行礼。今天，朕只是来送郭卿一程，一切礼节都莫要讲究。今日，郭卿最大！”

说着，他将秀秀交给身边的顺公公，然后来到棺椁前，轻轻抚摸着棺盖，唏嘘道：“郭卿啊，朕来看你了。卿英年早逝，朕心悲恻，舍不得啊！”

“哇……夫君……”

李二陛下这么一煽情，秀秀又是率先哭丧了开来，贞娘和芷茹亦是悲从心中来，泪流满面，哽咽不止。

这时，灵堂内的群臣无不被李二陛下的这番所感染，皆是唏嘘摇头，心中感动不已，纷纷想道，这如此体恤臣子，这才是真正的千古圣君呐！

尤其是长孙无忌，更是上前歌功颂德道：“陛下如此体恤臣工，吾等敢不为君王效死呼？”

李二陛下摆了摆手止住了长孙无忌的马屁，然后看着他说道：“辅机，出殡时辰快到了，在郭卿的棺椁前将朕的旨意宣布吧。”

“喏！”

只见长孙无忌从袖中掏出一份黄帛，用双手将其徐徐展开，口宣道：“益州侯郭业公忠体国，履立大功。前番奉旨出使吐蕃国，不幸途遭敌袭，战死沙场，为国尽忠。此乃大唐之殇，更是朕之痛。今日，敕封益州侯郭业为平阳郡公，死后哀荣，英魂永存。钦此！”

秀秀强忍着悲恻，上前伸出双手从长孙无忌手中接过圣旨，冲李二陛下抽噎道：“秀秀替亡夫拜谢皇上恩宠。”

作势，欲要屈膝拜谢，却被李二陛下再次搀扶住，摇头叹道：“平阳郡主莫要多礼了，朕说了，今天不讲究这些繁文缛节。辅机……”

说着，李二陛下扭头看向长孙无忌，问道：“时辰到了吧？不要误了郭卿出殡的吉时才是。”

“臣遵旨！”

长孙无忌冲着身后自己派过来的几个治丧官员，吩咐道：“时辰已到，为平阳郡公出殡吧！”

“喏！”

“时辰已到！”

“抬棺出府啰！”

嘎吱嘎吱～

早已在灵堂候着的八个抬棺差役纷纷上前，两人为一组，各自抬起棺槨的一个角落。

一名治丧官员又是一声喊：“送殡上山啰！”

哗啦哗啦～

灵堂内外所有人员纷纷开始自动排队，主动让开一条道路通往府外，好让棺槨先行。

就在这时，

突然黄傲的身影出现在了灵堂外，壮着胆故作没有看见李二陛下，而是冲秀秀嚷嚷道：“夫人夫人，莫要出殡啊，侯爷回来了，咱们家侯爷活着回来了！！”

什么？

轰的一声，黄傲的话就像是一个炸弹扔进了一潭湖水中，顿时炸出一声巨响，抖出水花飞溅。

所有人的脸上，包括李二陛下在内，表情都为之僵持住了。

倒是秀秀率先反应过来，惊呼一声之后，趁着众人让出道路来，径直飞奔府外，找寻着自己夫君郭业的身影。

她飞奔至门口，望向太平坊坊口的方向，只见——

坊口方位，一名身穿银盔亮甲的白袍小将，左手勒着缰绳，右手不断挥打着马鞭，正骑着一匹通体黝黑的高头大马，朝着侯府门口飞奔而来。

无需走近了看，秀秀便知马上之人便是自己的夫君郭业，策马而归，煞是英武逼人，威风凛凛～

她依稀听见，夫君口中好像喊着：“秀秀，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回来了，

秀秀在心中默默地回应了夫君一句，你真的回来了，你没有撇下秀秀，你真的回家了！

一时间，两行滚烫滚烫的清泪顺着脸颊而下，淌过略显苍白的唇角，嗒嗒落在胸襟前……

不过秀秀能清楚感觉到，这一次的泪水，并非咸的，而是甜的，甜到心里。

## 第980章回来就好

“聿……”

郭业缰绳一扯勒住了马嚼子，然后驻马府前。他不顾众人的围观翻身下来马，噌噌噌上来台阶一把将秀秀强行搂在怀里，一手抚摸地她的后背，一手轻轻梳拢着她的右鬓发丝，低呼道：“秀儿，我回来了，回家了。这些日子，相公让你受苦了。”

秀秀将脸贴在郭业的胸前，感受着丈夫的胸膛温热，聆听着他心脏有力地砰砰跳动，喜极而泣，哽咽道：“回来就好，呜呜……我就知道夫君不会这么轻易战死的。你这坏人，哪里会这么容易死掉？”

“嘿嘿，秀儿是想说，好人不长命，祸害遗千年吗？”

郭业干笑两声，根本无视侯府门口的围观人群，继续与秀秀卿卿我我，互诉起了衷肠。

而此时，府内却已经乱成了一片。

本该抬起的衣冠棺槨又被摆放在了地上，除了马元举和孔颖达，卫国公李靖三人面带了然于胸之色外，其他诸人皆是面色震惊。一时间，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纷纷议论之声不绝于耳。

俨然间，这里已非庄重肃穆的灵堂，而成了闹闹哄哄的菜市场。

当然，其中又以李二陛下和长孙无忌的表情最是难看。

李二陛下铁青着脸，双眼怒目而视长孙无忌，好像在说，接下来让朕怎么收场？

而长孙无忌呢？则是不敢与李二陛下的目光相触，自顾低头喃喃自语道：“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还活着？他怎么偏偏会在这个时候回来？”

显然，郭业的活着，对他来说绝非是一件幸事。

不过很快，他便目光转动望向陆续朝府外涌去看个究竟的官员们，心道，嘿嘿，你回来又能如何？皇上这边替你大操大办着丧事儿，你却活着回来。这不是打了皇上一耳光吗？对，如今你死了还是活着，对我而言，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一会儿看皇上怎么收拾你，郭业。

……

……

随着府中陆续涌出的官员，此时府门口处，围观郭业的人员是越来越多了，简直就是里三层外三层的将郭业小俩口围个水泄不通。

郭业还沉浸在与妻子团聚的美好时光，倒是秀秀率先发现了自己竟然成了众人围观的对象，不禁脸颊酡红，轻轻推搡了一下郭业，从他的怀中挣脱出来，然后微微嗔道：“好多人，松手。”

“呃……”

郭业随之将秀秀轻轻放开，笑道：“倒是为夫孟浪了，嘿嘿，居然被这么多人看了西洋景，回头跟他们收门票银子。”

“你个没正经的浑人，还在这儿贫嘴。”

秀秀又是娇嗔了一句，然后突然想到了什么，惊呼一声道：“呀，皇上还在里头呢。夫君，这次你可要跟皇上好好解释一番才好，不然可就麻烦大了。他不仅特意来送你一程，还让长孙无忌大人刚刚宣了旨，说是要加封你为平阳郡公。如今你死而复活归来，这下可怎么收场啊？”

连秀秀都看出了其中的端倪，可见长孙无忌的心思也昭然若揭了。

郭业笑了笑，心道，我如果不是等着今天的封爵，如果不是等着一会儿好好扇他长孙无忌一嘴巴子，我何至于要拖延到今天才现身？

随即，他捏了捏秀秀的小手，低声说道：“秀儿，你放心，我心里早有对策。走，咱们进去见皇上吧。”

说罢，他松开秀秀的小手，然后冲里三层外三层驻足围观的长安大小官员们拱起手来，东西南北作揖一圈，行了一礼，朗声道：“今日多谢诸位大人前来为郭某送殡，哈哈，不管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反正这份心意郭业生受了。正所谓人间自有真情在，没想到郭某这么一死，竟然还能有这么多同僚同仁前来送行，真是令郭某感慨良多啊。诸位，感谢的话我便不多说了，郭业铭感肺腑一切在心中。”

一番体面话说得天花烂坠，正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对于那些真心诚意前来为郭业送殡的官员而言，郭业能够死而复活安然归来在，自然是皆大欢喜之事。没什么比活着更要来得开心了。

但是对于那些心里抱着其他龌龊心思来看郭府凋零的官员而言，对于那些因为李二陛下有旨，不得不硬着头皮过来凑热闹的官员而言，郭业这番话无疑就是冷嘲热讽，无疑就是扎在他们心口上的一根刺，脸颊臊红不说，心里头也是尴尬至极啊。

“好了好了。”郭业再次冲围堵的官员们拱拱手，笑道，“既然郭业回来了，那看热闹的朋友就都请回吧。来，借光，麻烦让个道，郭业还得去见皇上，好歹也算出使归来，总该复个命吧？”

说罢，他又重新拉起秀秀的手，拽着她强行挤出了人群，进了府内。

一见到脸色不佳的李二陛下，郭业不知道为何心里会涌出一股莫名的快感，你妹的，哥们安全回来，你就那么别扭啊？真巴不得哥们挂在吐蕃国，你才满意不成？

“臣郭业，奉陛下旨意出使吐蕃，如今归返，特来面见皇上复命！”

郭业心里虽忿忿，却仍旧有礼有节地行了一礼。

李二陛下见状，自然不能当着在场所有官员的面大斥郭业说，你这么活着回来了？朕都给你死后哀荣，搞得沸沸扬扬了，你还活着回来干嘛？如果说出去这番话，那真是神经病了。

于是他只能忍着心里的这股闷气，褪掉铁青的脸色，故作意外地说上一句：“郭卿竟然安然无恙地从吐蕃回来了？唉，她们以讹传讹，竟然告诉朕郭卿为国尽忠，战死在了沙场。你可不知道，噩耗传到宫中，朕心如刀割啊。不过现郭卿如今回来就好，虚惊一场，简直就是虚惊一场啊。郭卿放心，朕一定会追查到底，重重治罪那些谎报军情的废物！”

最后废物两个字，李二陛下不仅咬音格外重，还若有若无地瞥了一眼旁边的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自然感受到了皇帝妹夫的目光，心里咯噔一下，有些气急败坏地站出来冲郭业怒斥道：“郭业，你奉旨出使吐蕃，为何迟迟未归？哪怕你路上有所耽搁，你也该派个人先回长安报个信儿啊。你如此玩忽职守，目无君上，该当何罪？”

郭业斜着眼睛看着长孙无忌，心道一声，来了，跳梁小丑终究会跳将出来。

于是，他冷冷回道：“好教在长安养尊处优呼风唤雨的长孙大人得知，下官在吐蕃遭遇到了薛延陀部三万骑兵的偷袭，死里逃生才捡回一命。最后辗转反侧天竺国，借道南边才返回长安。今天一进城就听见你长孙大人替我摆了灵堂设了衣冠冢，又听皇恩浩荡说是圣上要送我出殡，这才没有进宫，而是直接取道太平坊，直奔家中。”

“三万薛延陀部的骑兵偷袭你？借道天竺国才返回大唐南疆，跋涉万里返回长安？”

长孙无忌嘴角噙笑，讥讽道：“郭尚书也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先不说天竺国与我大唐素我邦交，是否会让你安然顺利返回大唐。就说薛延陀三万骑兵，你焉能逃出生还来？依我看啊，你这就是满口胡言。若真如你所说，你早就死上个百八十次了。”

长孙无忌这话一出，顿时惹来在场不少官员的眉头紧皱，这哪里是说人话啊，显然就是落井下石。

连李二陛下都听着觉得不妙，不满地看了一眼长孙无忌。

倒是郭业淡定，轻轻哦了一声，反问道：“长孙大人怎么就知道三万骑兵下，郭某不能死里逃生啊？莫非这薛延陀三万骑兵还是你授意来偷袭郭某的不成？长孙大人，你这良心可是大大地坏啊！”

“放肆，休得在陛下面前胡言乱语！”

长孙无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说话有漏洞让郭业抓了痛脚，急急忙忙向皇帝妹夫解释道：“陛下，莫要听这厮胡诌。”

李二陛下有些厌恶地看了长孙无忌一眼，心中微微哼道，真是一个废物，三两句话就让人绕进了圈子里，白活这把年纪了，这还是当初朕天策府那个智囊长孙无忌吗？

长孙无忌见着皇帝妹夫没有理会自己，又赶忙进谏道：“皇上，就算郭业能够从三万铁骑的突袭中逃脱，可他毕竟是逃了。他身为大唐使节，却临阵败逃进了天竺，这不仅堕了咱们大唐的威风，还丢了一个使节应有的风范啊。关键是，他还败逃进了天竺，换句话说，这是将咱们大唐的脸面硬生生地丢到了天竺国啊！”

此话一出，立马惹来一阵非议。

这时，天策府一系的官员们，长孙无忌的拥趸们纷纷跳将出来，替长孙无忌站台助阵。

工部尚书唐俭低声说道：“皇上，这天竺国一直都不服我们大唐王命，甚至屡屡与我们大唐作对。这郭尚书竟然败退进了天竺国得到庇护，丢人，真是丢人啊！”

领军卫府大将军殷开山嚷嚷道：“唉，就怕郭尚书在天竺国做了什么丧权辱国之事啊，不然的话，天竺戒日王怎么可能会让他安然离开天竺国呢？”

一向被长孙无忌倚重的侯君集也是杀气腾腾地叫骂道：“郭尚书，若我是你，宁可战死在薛延陀三万骑兵的铁蹄下，也不会如此奴颜婢膝，平白堕了大唐的威风，让我大唐天可汗陛下在异国颜面扫地！”

“是啊，郭尚书糊涂啊！”

“唉，不该啊，郭尚书不该活着回来啊！”

“君辱臣死，郭尚书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唉，真是不应该啊！”

“堂堂七尺男儿，宁可站着死，岂能跪着生？”

好家伙，口水飞溅，险些将郭业淹死在包围圈里，而李二陛下的眉宇也是煞气腾腾，看向郭业的眼神都有些不对劲了。

好不容易褪下去的脸色，又铁青一片了。

“咳咳……”

郭业神色淡然地清咳两声，带着鄙夷之色地扫视了一圈长孙无忌的这些党羽们，然后缓缓从怀中掏出那份曲女城条约，在手中扬了扬，故意对着长孙无忌朗声说道：“瞎嚷嚷什么呀？我说长孙无忌，咱能不能公事为先，别老计较那些私人恩怨成吗？我说你的心胸怎么就跟小鸡崽儿那么点大？”

长孙无忌被他一损，老脸一红，恼羞成怒骂道：“好胆，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秽言？陛下，臣请圣旨，治郭尚书一个欺君之罪，哦不，还有变节投敌丧权辱国之罪，受那凌迟活剐，或五马分尸车裂之刑。”

好家伙，还真恨到了骨子里。

不过郭业仍旧巍峨不动，转向李二陛下继续扬了扬手中的曲女城条约，笑道：“皇上，戒日王托臣送来亲笔国书面呈皇上，从今往后，天竺国向我大唐称臣纳贡，两国互为君臣之国，永世臣服，绝不背叛。”

李二陛下身子猛地趑趄一下，双肩一颤，神色虽激动却还是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郭业，误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加重语气询问了一句：“郭卿，你……你说什么？可敢再说一遍？”

而此时骚动的场面，也不知在何时居然寂静一片，静到枯叶落地亦可听到……



## 第981章吐血三升

“回圣上的话，戒日王托臣送来亲笔国书，即日起……”

郭业单手托捧着曲女城条约，直起腰板挺起胸膛，中气十足地朗声再次重复道：“即日起，天竺国向我大唐朝廷称臣纳贡，愿与我国缔结万世盟约，结为君臣之国，永不叛变！”

这一次，在场中连那最后一撮躲在暗地里窃窃私议的家伙都老实地闭上了嘴。场面彻底静了下来，连跟针掉在地上，八成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很快，李二陛下便从震撼失神中惊醒过来，急急伸手向郭业索要大声喊道：“莫非你手中那份便是戒日王的亲笔国书？快，速速呈上来让朕观之！”

也不待郭业双手奉上，李二陛下便已经急不可耐地夺步上前，将曲女城条约抄在手中，自顾看了起来。

可是第一眼刚落在这纸书上，就面泛难色了……

这尼玛全是天竺梵文，肿么看？

这时，长孙无忌也凑了过来，看着李二陛下手中这份所谓的戒日王亲笔国书，尽是满满整篇梵文。顿时，他心里又来了主意，不由讪媚道：“皇上，郭业肯定是故意的。他有意拿一份满是天竺梵文的纸书谎称是戒日王的亲笔国书，目的就是掩饰自己所犯之错，好让陛下免了他的罪过。啧啧，真是胆大妄为啊，欺君之罪，当斩之！”

李二陛下没有理会长孙无忌的进谏，不过因为满篇天竺梵文看不懂的缘故，他也对郭业的说词有了一丝的质疑。

尽管他很愿意相信郭业的这番话，也希望郭业说得是真的，因为天竺国如果能够臣服大唐，对于李二陛下而言，绝逼又是一桩名垂千古的文治武功啊！

但是奈何这国书……横看竖看愣是看不懂。

这时，郭业嘴角弯起一抹邪笑，冲长孙无忌讥讽道：“我说长孙大人你脑子是有坑吧？难道满朝文武中就没有一个是通晓天竺梵文的吗？到时候是真是假，一看便知。再说了，落款处的戒日王王印和签名总不能作假吧？我记得大慈恩寺前往西天取经时，受过戒日王的隆重款待，他那通关文书中不就有戒日王的王印吗？而且我大唐与天竺彼此有过国书的往来，对照一下落款处的戒日王王印和签名，不就完了吗？我看你真是脑袋长在屁股上了，一个字——蠢！”

“你……”

长孙无忌被郭业连连带骂得体无完肤，却又辩无可辩，因为郭业说的都是有迹可循，完全没有辩驳的余地。

这时，孔颖达突然在人群中高呼一声：“陛下，老臣有话说！”

声音一落，古稀之年的老大人竟然身形矫健地从人群中窜了出来，来到了李二陛下请奏道：“陛下，若是老臣没记错的话，国子监祭酒褚遂良大人应该就通晓天竺梵文。他曾经替陛下草拟致戒日王的书信，陛下忘了吗？”

“呀，朕险些忘了这茬儿！”

李二陛下双目环顾在人群中一阵搜寻，并高声喊道：“褚卿在否？出来替朕翻译翻译这满篇梵文。”

褚遂良不仅是公认的当世书法大家，还是公认的杂学大家，甚至是天竺

梵文都有过涉猎。

当褚遂良从人群中慢慢悠悠走出来之时，房玄龄也默默地来到了长孙无忌的身后，趁着李二陛下注意力分散之时，细如蚊声嘀咕了几句。

长孙无忌听罢过后脸上惊现恍然大悟之色，先是看了看轻笑捋须的孔颖达一眼，再看了一眼气定神闲的褚遂良一眼，最后将目光定格在了正自信满满地郭业身上。

上当了！

长孙无忌终于反应过来，原来这一切都是孔颖达与郭业等人早就预料好的，也就是说郭业这狗贼早就回到了长安，为的就是等着今天出现！

一念至此，长孙无忌顿时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被人耍弄的小丑，刚才被郭业激怒完全失了方寸，不仅自取其辱不说，还平白又跟皇帝妹夫的关系再次恶化。

终日打雁被雁啄，可恨啊！

而这边，褚遂良已经上前行礼了，从李二陛下手中接过了满是梵文的国书，似模似样地摇头默读之，然后缓缓说道：“回陛下，没错，这就是戒日王的亲笔字迹，臣之前有见过，而且这王印和签名绝对做不了假。”

李二陛下脸色果然大变，催促道：“那戒日王在上面都说了些什么，可真如郭卿所言一模一样？褚卿，快快给朕翻译来。”

褚遂良嗯了一声，朗声翻译道：“戒日王这封国书又名曲女城条约，共有三项条款，第一便是向我大唐称臣纳贡，永为君臣之国；第二，便是无条件向我大唐开放通商口岸。至于第三嘛，便是凡我大唐商旅或子民进入天竺国，皆受到最高保护，无论是人身还是财产，都受到天竺国的保护而不受侵犯。最后剩下的一些话，便是戒日王祝福陛下您万寿无疆，寿与天齐。他希望陛下如果有闲暇时间的话，可以前往天竺一游，他必以君臣之礼迎接款待您。”

“呵呵……”

李二陛下很是装逼地摆摆手，谦逊了一句：“朕日理万机，哪里有时间去万里之遥的天竺国玩啊？不过这戒日王倒是有心了。褚卿，照你刚才翻译所说，那郭卿所言句句属实，都是真的了？”

褚遂良重新将国书恭恭敬敬地奉还给了李二陛下，笑道：“陛下，郭大人句句属实，比真金还要真。”

说罢，他率先一跪到底，匍匐恭贺道：“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兵不血刃，不费一兵一卒便让天竺国臣服于我大唐帝国，此乃天大的喜事啊。如今吐蕃灭亡在即，天竺又将归顺，假以时日，这西域诸国必定都会一一臣服于陛下足下。我大唐帝国必会成为万国来朝万邦来贺的天朝上邦了，而陛下您则将会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代雄主，天可汗陛下之名，威震海外，直冲九霄啊！”

“臣等恭喜陛下，贺喜陛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一时间，在场所有人在褚遂良的吹捧下，纷纷下跪在地，向李二陛下表起了忠心，花花轿子人人抬，不外如是。

就连失神发愣的长孙无忌也在房玄龄的生拉硬拽，跪在了地上。

李二陛下非常享受这一刻，在所有人的跪拜中，他闭上了眼睛稍稍沉湎

了一会儿，随后才很是大方地挥挥手，示意众人起来。

金口一开，一千大小官员纷纷起来，皆是面带喜色，而且将目光统统凝聚在了郭业的身上。

因为除非是傻子，不然的话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此番天竺向大唐称臣纳贡，完全是郭业一人之功。

一人之力，替大唐收服一国，怎么封赏都不为过。

众人心中纷纷夹杂着羡慕嫉妒恨地唏嘘着，郭家上辈子真是不知积了什么大德啊，竟然什么好事都让郭业给撞上了。

往后的日子，恐怕仅仅用扶摇直上，大红大紫都不能预测郭业的前途了。

本来就是陛下的得意之臣，如今恐怕更是简在帝心了吧？

当然，唯独天策府系的官员一脸丧气，突然，长孙无忌身子一摇，  
噗……

一道血水从口中喷溅而出，整个人说时迟那时快，已然瘫倒在地。

房玄龄惊呼一声：“长孙大人！”

侯君集和殷开山二人一齐飞奔上前，各搀左右将他架了起来。可是长孙无忌已经浑身脱力，嘴角噙着血丝，双眼就跟死鱼眼一样，泛着白色，气若游丝地哼哼着……

李二陛下因为沉浸在天竺国向大唐称臣纳贡的喜悦中，并未察觉到长孙无忌的突兀陡变。

突然听到一阵嘈杂闹哄，正要扭头去看……

又听郭业故作阴阳怪气之声地说了一句：“皇上，长孙大人貌似气急攻心，吐血三升，好像快不行了吧？”

噗~

又是一口血水从长孙无忌口中喷射而出，溅得殷开山和侯君集二人一身血渍，两人顿时一脸晦气。

显然，长孙无忌又被郭业刺激到了！

## 第982章简在帝心

又吐血了~

真是一物降一物，长孙无忌今天愣是被郭业气得两次吐血。

李二陛下见着长孙无忌如今这幅挫样，不仅没有同情，反而落了几分失望，心道，辅机真是越活越回去了，屡屡受挫却不思悔改，哪里还有我大唐宰辅的风范？

当即，他心生厌恶地冲长孙无忌呵斥道：“大庭广众之下如泼妇骂街一般，成何体统？你真是令朕失望！好了，你且回府好好休息养身子吧，何日恢复，何日在替朕分担国事！”

说罢，李二陛下小心翼翼地将手中的曲女城条约交到了顺公公的手中，叮嘱对方好生收好。

然后伸手搭在郭业的肩膀上，重重地拍了拍，亲热说道：“郭卿，走，随朕进宫。朕很好奇郭卿是如何用三寸不烂之舌，将素与我大唐为敌的戒日王说服的。哈哈……一人一张嘴，收服一大国，哈哈，看来朕便是封你为大唐第一嘴，亦不为过啊？”

一人一张嘴，收服一大国？

大唐第一嘴？

郭业暗暗臭美道，那不跟国足一样，成“国嘴”了？到时候老子一张嘴骂人，那不就成了“国骂”了？卧槽儿~

在场谁都看得出来，如今的郭业干了一件漂亮事儿，已然简在帝心了。

可偏偏这个时候还有往枪口上撞的傻鸟，只见长孙无忌使劲全身的气力站稳了身形，双手猛地一挥，甩开殷天宗和侯君集的搀扶，冲李二陛下嘶声叫道：“陛下，既然郭业如今已经归来，可见他并未战死沙场为国捐躯，更没有为大唐尽忠。那么刚才陛下让臣宣读的那道封爵旨意就不能作数，臣请陛下撤回郭业的平阳郡公之位。”

这话一出，立马引来了孔颖达和褚遂良、马元举等人的不快，就连李靖、程咬金、秦叔宝、尉迟恭、魏征、韦挺等人都纷纷皱起眉头。

这长孙无忌也太儿戏了，正所谓金口玉言，皇帝说出去的话，又怎能轻易收回？

房玄龄想要劝阻，已经来不及了。

反倒是侯君集、殷天宗、唐俭等一众党羽纷纷附议，强烈要求李二陛下撤回郭业平阳郡公的爵位。

不过李二陛下现在是怎么看郭业怎么喜欢，而怎么看长孙无忌怎么讨厌，哪里还会听他的一面之词和胡搅蛮缠？

只见李二陛下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冷哼一声，睥睨扫视了侯君集等人一眼，随后将目光落在雁翅帽歪斜，嘴角还噙着血丝，极其狼狈的长孙无忌身上，愠怒道：“长孙无忌，你是在教朕做事吗？”

长孙无忌仿佛要跟郭业鱼死网破，死磕到底一般，摇头执拗说道：“臣不敢，臣只是实话实说。既然郭业如今还活着，那臣恳请陛下撤回郭业平阳郡公的爵位！”

“呵呵，无忌啊无忌，郭业半点都没说错，你这心眼堪比针尖儿大，一副小肚鸡肠的模样委实令朕讨厌。”

李二陛下也被激怒了，抬手遥遥一指长孙无忌，怒斥道：“就凭郭卿替我大唐立下如此泼天大功，就算封他一个平阳郡公，又有何不可？”

“圣上英明！”

郭业立马打蛇随棍上，不让长孙无忌有反驳的机会，双膝跪在地上，叩谢道：“臣立下微末之功，却能得陛下如此厚赏，受之有愧啊！不过陛下乃是圣主明君，赏罚分明。能为陛下这英明之君效力，乃是臣等的福气。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陛下英明！”

“皇上赏罚分明，我等身为臣，与有荣焉。”

“只有陛下这样的明君，才有大唐如今这般盛世之景。陛下赏罚分明，不吝封赏，百官方能做到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死。此乃江山之幸，社稷之福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唰~~唰唰~

孔颖达等人趁势配合起了郭业，纷纷山呼万岁恭维起李二陛下，一时间，里三圈外三圈，又是跪满了一地的大小官员。

这般场面，好是让站着未动的天策府一系官员们一阵尴尬，这些人鹤立鸡群一般呆愣站在原地，分外扎眼刺目。

跪着的跪着，站着的站着，仿佛就跟站队一样，好让李二陛下一下就分出了谁是人谁是鬼。

整个天策府一系官员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单单房玄龄一人随波逐流，跪拜在地，让长孙无忌险些又岔过气去。

反骨仔啊反骨仔，房玄龄你丫就是个不忠不义的二五仔。

长孙无忌心里将房玄龄骂翻了天，不过郭业封爵平阳郡公在这么多人的簇拥下，已经成了事实。

这次他也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无语问苍天，更是无力回天了。

李二陛下不再理会长孙无忌，更没有再去关注那些天策府系的党羽，而是脸上堆笑地冲跪拜诸人挥手喊道：“众卿平身，都起来吧！”

随后，他拉着郭业的手，殷情说道：“走，郭卿，随朕进宫，朕要和你促膝长谈，今晚就在宫里过夜吧！”

好家伙，皇帝邀请臣子在宫里过夜。这份殊荣，试问在场之人，自从李二陛下登基以来，谁曾享有过？

就连长孙无忌这个一朝国舅皇亲国戚，都不曾有过这份待遇。

一时间，一个念头在众人的心中腾然升起——郭业这小子，要火了！

可谁知郭业却婉拒了李二陛下的邀请，摇头拒绝道：“皇上，正所谓君有命，不敢辞！可是家母已经足足替微臣担心了大半年，臣今天哪儿也不想去，就想陪老母好好吃上一顿团圆饭，陪他老人家说说话，尽尽为人子者的孝道。臣斗胆，还望陛下成全！”

“啊？”

李二陛下一听，先是万分错愕，惊呼一声。

孔颖达、褚遂良、马元举等人也足足替郭业捏了一把汗，暗暗骇然道，这小子真是蹬鼻子上脸啊。连皇上的旨意都敢拒绝，这可是抗旨不尊啊！

就在长孙无忌暗中升腾起一丝窃喜之余，李二陛下的话又将他这个美梦

给击碎了。

只听李二陛下爽朗笑了一声：“哈哈，要得要得，我大唐以仁孝为本，郭卿能有此孝心，朕岂能独断专行夺人孝道呢？好，朕成全你，郭卿。明日，就定在明日，朕在宫中宴请于你，到时候咱们君臣再好好长谈。董顺——摆驾——回宫！！！”

说罢，他也不多做停留，在群臣的跪拜迎送下，在顺公公等内侍太监的簇拥下，缓缓离开了郭府，乘着龙撵缓缓回宫而去。

一时间，郭业又被孔颖达等人围拢了起来，更是有好事者纷纷上前恭贺道：

“哈哈，郭尚书真是简在帝心，圣眷正浓啊！”

“郭业，你小子胆儿可真够肥的啊，连皇上的美意你都敢拒绝。”

“恭喜益州侯荣升平阳郡公，从此郭府真当真是一门荣耀啊，夫郡公妻郡主，当为一时美谈哇！”

“平阳郡公，恭喜恭喜。”

“郭郡公，可谓是我大唐年纪最轻的一位郡公爷了啊！”

“哈哈……”

花花轿子人人抬，在众人的恭贺之下，郭业一一拱手还礼，而长孙无忌站着这里却浑身觉得不自在，顿感脸颊火辣辣的疼痛。

不一会儿，便低着头带着天策府一系官员们纷纷仓促离去，没有多留片刻。

房玄龄眼神古怪地看了一眼郭业，最后还是紧随着长孙无忌的背影，匆匆离去。

不过郭业没有顾得上长孙无忌等人的离去，而是冲着在场所有人又是深深作了一揖，朗声道：“诸位，今天诸位的心意，郭业一一生受了。感谢的话，郭业就不多说了，他日若有需要我郭业帮忙的，尽管吱上一声儿。”

这本来是人情面上的你来我往，众人自然也是纷纷叫着好。

最后，郭业又拱手委婉地下起逐客令道：“今天郭业要陪家母好好吃上一顿团圆饭，就不留大伙儿了。改日，改日我必会宴请在场诸位，敬上一杯水酒，聊表寸心。”

众人又岂是不开窍的人，纷纷点头表示明白，就要拔腿相继离去时，突然——

灵堂内走出拄着拐杖的老太君，在贞娘和芷茹的搀扶下站至门口，声若洪钟地喊道：

“诸位大人且留步！”

唰唰唰～

老太君一出场一吆喝，将所有人的目光给吸引了过去，当真是气场十足啊。

郭业见状，亦是唤了一声娘，便飞奔到了老太君的身边。

只听老太君冲郭业微微一笑，点头赞道：“我儿回来就好！”

随后又冲众人喊道：“今日我儿生还归来，又被圣上封爵平阳郡公，此乃我郭府双喜临门之大喜事。老身不通文墨，不会说什么好听话，不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道理老身也是懂得。今日我郭府白事变喜事，相请不如偶遇，宴请上诸位大人一番，如何？”

说罢，老太君便已经张罗开来，冲秀秀和贞娘等三个儿媳妇吩咐了起来：

“秀儿啊，让后厨准备开灶生火，准备宴请诸位大人！如果厨子不够，就去海天盛宴大酒楼里请来厨子，咱们郭府不能吝啬宾客。”

“贞娘啊，去，让府里的下人们赶紧把这缟素白幡都给撤掉，不吉利！”

“芷茹，你带着那几个抬棺差役，让他们将这晦气的棺槨给老身扔得远远。免得扰了大家伙喝酒吃饭的雅兴。”

一时间，老太君雷厉风行的交代下去，又是惹来在场诸位官员的叫好。都说陇西郭业为人豪爽讲义气，恐怕也是得了其母大家风范之真传吧？

约莫到了黄昏时分，诸事已备。

一串噼里啪啦的炮竹声声下，郭府开席宴请宾客，拢共一十八桌，列席之人无一不是朝廷官员，不可谓是风光无限……

## 第983章重提旧事

郭府双喜临门，大摆宴席直至华灯初上，宾客们才堪堪散去。

一时间，留下了满院的狼藉和下人们忙碌的身影。

趁着秀秀和贞娘她们在院里指挥着下人忙活收拾，郭业抱着女儿小郭襄陪老太君回了房，陪老娘好好唠唠嗑。

老太君的房中，郭业将小郭襄托在双腿上，一边逗弄着女儿咯咯发笑，一边竖起耳朵听着老太君的唠叨。

屋中只有老太太和郭业，外加一个小郭襄，再无他人。

此时，老太太也收起了之前在外面对一众宾朋的笑容满面，而是板起了脸重重地将龙头拐杖在地上顿了一下，呵斥道：“你个不孝的孽障，这次是郭家列祖列宗保佑，让你活着回来，难道你想让娘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被老太太突然来这么一下，郭业委实吓了一跳，立马将小郭襄抱着站起身来，笑道：“娘，儿子知道错了，嘿嘿，下不为例，一定下不为例。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虚惊一场，您老人家消消气哈。”

明显老太太没打算就这么轻易放过郭业，无视他的嬉皮笑脸，继续呵斥道：“知道自己这次错在哪里了吗？”

郭业心里一阵郁闷，看来老太太今天是决心要上演一出三娘教子的戏码了。

于是，他只得装起孙子继续哄道：“娘，您消消气，别绷着一张脸了，小心气坏了身子。孩儿答应你，下次一定不再轻易涉险，好吗？”

砰～

老太太手中拐杖又是一敲在地，训道：“看来你还是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啊。”

郭业赶紧解释道：“娘，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下次孩儿不仅不轻易涉险，而且还会多与家里联系，不让娘牵挂于心。不，孩儿以后尽量少出远门，就在长安陪着娘，咱们一家人享受天伦之乐，中不？”

“混账！”

老太太又是开嗓一声骂，喝道：“你当娘是那种不可理喻的老糊涂吗？身为臣子，为君分忧那是应当应分之事。皇上让你出长安办差事，那是信得过你，瞧得起咱们老郭家。如果皇上让你出长安，而娘不让，这不是阻了我儿的前程吗？你这混账啊，自打你爹过世之后，就少了管教，咳咳……”

“娘，娘……”

老太太气得一咳嗽，郭业吓得三魂丢了七魄，赶忙跑到老太太的身后，替她抚背顺气道：“娘，您先消消气，恕孩儿愚钝，我到底错在哪里了呀？”

“哼！”

老太太继续拉着脸训道：“你错就错在没有给郭家诞下个男丁。万一你这次在吐蕃那边真为大唐战死沙场，马革裹尸，那是咱们郭家的荣耀，这是光宗耀祖之事。若真是如此，娘便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也送的无怨无悔，吾儿为国捐躯，这是忠义，天大的忠义。但是就因为你没给郭家留个子嗣，断了咱们老郭家的香火，这是不孝，大不孝啊。”

呃……

郭业顿时无语凝咽，敢情儿老太太不是担心自个儿的性命安危啊，而是



担心郭家的后继乏人？

一时间，郭业的心里当真是怪怪的，半天愣是憋不出一个字来，嗓子眼儿好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久久无法适应。

他心里也只有哀叹，娘唉，您老人家看得可真开啊，居然还惦记着忠孝两全之事。

见着郭业半天不说话，老太太缓缓起来转过身子，指着郭业怀里的小郭襄，轻声说道：“你看看你，秀秀至今无所出，芷茹的肚子也久久没有动静，就只有贞娘诞下了这么一个女娃子。你若真出了事儿，郭家就要断子绝孙了。到时候，别说你对不起郭氏列祖列宗，就连娘百年之后到了下面，都没脸见你爹那个老憨货。指不定到时候老东西还要跟我吵吵嚷嚷，唉……呜呜……这没福气的老东西哟……呜呜……”

说这话，老太太就自顾掩面哭了起来，哭声哀鸣，听得郭业一阵肝肠搅动，酸楚无比。

关于孩子这个问题，郭业当真是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按理说，自己既然能让贞娘怀孕生下小郭襄，那说明自己在生育方面绝对是没问题的。

可为何秀秀和芷茹她们俩就是一直都没有动静呢，中奖的机会就跟买彩票一样，这也太扯了。

他知道秀秀之前也请长安城的名医诊断过，就连他亲爹柴绍都通过关系请来宫里的御医到霍国公府给秀秀确诊过，最后的结果统统都是没有问题，跟正常女人没有两样儿。

这可就奇了怪了，郭业心里很清楚，膝下无所出一直都是秀秀心里那根刺，长此以往下去，势必会出事儿的。

今天老太太借着自己险些在吐蕃丢了性命之事来重提旧事，也撩拨到了郭业心里这个疙瘩，他暗暗下定决心，等明年孙思邈再来长安给长孙皇后医治哮喘气疾之症时，一定要将这个家伙请来府中，给秀秀和芷茹诊治诊治，开上几幅药。

就在郭业想事入神之时，突然老太太话锋一转，提议道：“大郎啊，你如今也被圣上封了平阳郡公，如果膝下没有一个男丁来继承你将来的爵位，那可说不过去。而秀秀至今也没为你诞下一个一男半女的，不如这样，娘找人寻觅寻觅给你再纳个妾吧？也好早日让郭家香火有承，最好是能够开枝散叶，多子多孙，是不？”

“啥？”

郭业又被老娘的东一枪西一炮给打懵了，惊讶叫道：“纳……纳……纳妾？”

老太太嗯了一声，斩钉截铁道：“对，纳妾！”

郭业面色犹豫地摆手婉拒道：“娘，这事儿不急啊，你看我如今有了秀秀，还有贞娘她们，不挺好的吗？”

说实在话，现在这个时候纳妾，贞娘有了小郭襄，兴许不会多想其他。但是秀秀和芷茹是最敏感最低迷的时候，如果自己再明目张胆地纳妾，最难受的会是她们二人。

于是，他再次拒绝了老太太的心意，摇头道：“娘，这事儿再等等吧，也许是送子观音漏了咱们家，等过些日子说不定福佑就来了呢？”

老太太太多精明的一个人啊？立马看出了端倪，听出了郭业的弦外之音，冷哼一声，不悦道：“你是担心秀秀和芷茹？你这个没出息的孽障，好歹也是一朝郡公，堂堂的礼部尚书，竟然如此惧内？不行，这事儿娘替你作主了，如果秀秀要闹将起来，你就让她们来找老身，让她们恨我这个老婆子吧。”

郭业现在哪里会应承这事儿，张嘴就要劝阻老太君，好让她打消这个念头，不然的话真的是要家无宁日了。

就在这时，怀里的小郭襄哇啦一声哭了起来，嗓门嘹亮听得郭业一阵头皮发麻，好家伙，女娃子也这么能哭？

于是，他趁机将小郭襄塞到老太太的怀里，嚷嚷道：“娘，赶紧的，你先把你孙女哄睡了哈，纳妾这事儿先放一放，孩儿暂时没有时间去折腾这些。”

说罢，他朝着房门方向跑了过去，到了门口稍稍停了一下，扭头讪笑道：“娘啊，明儿个我还要进宫面圣，就先不陪您老人家了，回头贞娘会过来把孩子抱回房间睡觉的。”

言毕，再看了一眼老太太怀里哇哇哭喊的小郭襄，心里暗乐一声，闺女儿，你可真替你爹我解了围，乖乖。

身子一闪，夺门逃之夭夭。

.....

.....

一夜且过，郭业次日醒来已是日高起。

洗漱一番，换上朝服，简单地和秀秀她们小叙几段家常之后，郭业便让府中下人备好轿子，准备进宫。

下轿进皇城，抵达宫门口，早有董顺顺公公在那儿等候。

一见郭业，顺公公便笑咪咪地上前请安问好，张口闭口都是平阳郡公吉祥，话甜腻死人。

随后郭业跟他一打听，原来是李二陛下让顺公公一早就在这儿等自己，目的是接自己前往甘露殿。

顺公公一边领着郭业进宫前往甘露殿，一边不断跟郭业透漏着八卦：

原来李二陛下昨晚兴奋得一宿没睡，在望北阁双手负背盯着大唐疆域图连连自顾发笑，直至天微微亮才小小睡了一个时辰。

而且，此时的甘露殿中，李二陛下已经让长孙皇后亲自下厨，备好了皇后娘娘最擅长的几道精致小菜儿。

郭业差不多已然了解，看来今天李二陛下对自己恩宠倍加啊，不禁要用家宴来招待自己，聊聊天竺国的那些事儿，还让皇后娘娘亲自下厨和坐陪吃午饭。

难怪了！

郭业再看了一眼一路之上对自己笑脸相迎相对的顺公公，暗道，难怪了，我说顺公公今天这张嘴脸怎么笑得就跟秋日盛开的老菊花一样灿烂呢，敢情儿是李二陛下心情甚好啊！

## 第984章君臣家宴

李二陛下的心情就是皇宫内气氛的晴雨表，他若心情不佳，皇宫中自然是雾霭重重，气氛阴郁；他若是心情甚佳，那皇宫中必定是晴朗艳阳天，宫中妃嫔和内侍宫女们都会清风拂面，笑容满面。

这也就是君王一怒血满地的另一个写照吧。

甘露殿中，长孙皇后的心情自然也是随着丈夫的心情而在变化。看着丈夫从起床伊始到现在，与郭业一边吃着自己精心烹制的饭菜，一边相谈甚欢，笑得合不拢嘴，长孙皇后从心底里油然升起一抹说不出的满足感。

不过随着郭业说起在天竺惊心动魄的故事，长孙皇后的心也慢慢从丈夫身上转移到了郭业身上，每每郭业说到关键处或危险处，她都会禁不住地掩嘴惊呼一声啊，很是大大地满足了一把郭业这个讲故事人的心理。

当郭业讲完如何游说戒日王签署了曲女城条约的来龙去脉之后，今天的君臣饭局也吃得相差无几所剩不多了。

长孙皇后起身默默地收拾起桌上的碗碟，而李二陛下也收起了脸上的笑意，静下心来消化起郭业今天带来的这些故事。

郭业则是继续老套路，佯装粗鄙地当着李二陛下两口子的面儿，翘起二郎腿自顾剔起牙来，不是发出吧唧吧唧的咂嘴声儿。

约莫等着长孙皇后退出去有一小会儿，李二陛下才唤了一声郭卿，然后郑重其事地问道：“这么说，戒日王之所以愿意向我大唐称臣纳贡，并签订了曲女城条约，实际上还是因为我大唐从泥婆罗调兵三万高山鬼兵和西川都护府的三千兵马助他平定南天竺三国，一统天竺国啰？”

郭业放下腿重新做好，点头应道：“是的，皇上。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没点好处的话，戒日王怎么可能会就范？不过皇上你放心，曲女城条约一式两份，戒日王不可能会爽约的，除非他不怕丢人现眼。所以，这天竺国向我大唐臣服，每年纳贡之事，已是铁板钉钉之事。”

李二陛下微微颌首了一下，突然嘴角浮现一抹莫名笑意，问道：“这么说，你也承认自己假冒使节替朕出使天竺为戒日王祝寿，擅自僭越专权从泥婆罗国调兵三万之事咯？郭业，你知不知道就凭你在天竺的肆意妄为，朕可以治你死罪！”

郭业脸上故作惊恐，但是心中早有预料，暗道，我都跟你说了就不怕你秋后算账，我就不信你宁可不要天竺这个臣国，也要哥们的这颗项上人头。

相反，郭业也坚信，只要李二陛下承认天竺国为大唐的臣国，承认曲女城条约，就无疑是变相地认同了郭业在天竺的做法，包括他假冒使节和矫诏之事，甚至是未经圣意专权调遣其他属国的兵马之事。

随即，他慢慢起身，用兢兢战战地面孔望向李二陛下，拱起双手躬身告罪道：“陛下，当时情况紧急，臣也是为了大局着想，还请陛下恕臣死罪。臣保证，下不为例。如果陛下心里气愤的话，就如长孙无忌所言，革了臣的礼部尚书之位，还有平阳郡公之爵吧。臣，无怨无悔！”

“哈哈……”

李二陛下看着郭业这番表情，听完之后立马发出一记爆笑，摇头道：“革职除爵？郭卿这是要朕做言而无信的昏君，陷朕于不义之境地吗？”

“臣不敢！”

郭业故作委屈地嘟囔一声：“臣不是在天竺肆意妄为犯了大忌嘛！犯了错就要认，陛下，臣认错！”

“错？”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轻笑道：“朕如果判你有错，不就是承认自己有错吗？莫要忘了，朕昨日可是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在你家中承认了天竺国为我大唐臣国之事，承认了郭卿你的大功。长孙无忌已经让朕扫了颜面，难道郭卿还想让朕再丢脸面不成？”

郭业暗暗赞了一声，成了，就知道您爱面子。

随即，他答道：“臣不敢！”

“好了~”

只见李二陛下挥了挥手，说道：“曲女城条约作数，郭卿此番前往天竺也是受了朕的旨意，懂了吗？”

郭业先是微微一愣，最后才笑意盈盈地答道：“懂了，皇上，臣懂了！”

“好，此事到此为止吧！”

李二陛下一锤定音，说道：“等着来年开春，朕会重新派遣使团，带上我大唐的盛产和朕的心意前往天竺国。算是朕对臣国天竺的回礼吧！”

“皇上英明！”

郭业见着事情已经差不多搞定，便准备起身离宫，说道：“皇上，那臣先告退了！”

“等等。”李二陛下唤住了郭业，突然问道，“你应该知道朕派虞卿家前往南方各地宣抚之事吧？”

郭业啊了一声，脑中飞快想起前几天在黄傲家中，孔颖达和自己说起的事情。

就在自己出使吐蕃后来辗转前往天竺的这段日子里，南方一带出现了一个白莲教，在南方各地吸引教众，时常滋扰地方治安。其滋生蔓延影响甚大，从最初的一个州府已经扩散到了几十个州府之地。

而且，据南方的各地官员反应，白莲教的幕后还有几个关陇世家大族的暗中支持，所以才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壮大。

长此以往下去，势必会影响到南方各地的长治久安。

白莲教.....

郭业突然想到，有一次进宫，李二陛下曾说，他在下一盘好大的棋.....

就在他怔怔入想间，李二陛下猛地双眼盯在郭业的脸上，精芒大放，沉声说道：“郭卿，还记得朕当初跟你所说的那盘天下大棋？”

果然，真跟李二陛下有关！

郭业连忙应道：“皇上，臣记得！”

“记得就好！”

李二陛下不知为何一时间雄心万丈地说道：“郭卿，好好准备吧，不出三年，朕的这盘棋就要收官了。到时候，必有郭卿你建功立业的时候。朕希望，收官那天，便是我大唐凌烟阁上再出一名国公之时。”

“好了，回去吧！”

不待郭业反应过来，李二陛下又下起了逐客令，说道：“这些日子你家里人也为你担惊受怕，你且好好陪她们几天。等休息够了，再回礼部尚书任上吧。”

“谢过陛下的恩典，臣告退！”

郭业带着些许的期冀，有些失神地走出了甘露殿，连长孙皇后的照面也没再打过。

离开甘露殿，自然又是顺公公领他出了宫。

出了宫，刚要往皇城三道门那边方向走，却突然来了一名衣着光鲜的中年人近身上前，拱手问道：“迎面可是新封平阳郡公，礼部尚书郭业郭大人？”

郭业一见这人的面孔有些陌生，貌似对这没什么印象。不过他还是拱手回道：“我就是。你是哪位？好像我们不认识吧？”

那中年人有些倨傲地摇着头说道：“某家乃是鲁王府的执事张浩达，奉我家王爷之命在此等候郭大人，请郭大人随某家走一趟吧？”

鲁王李元庆？

他来找我干嘛？

郭业有些疑惑问道：“我与鲁王素不相识，他找我有何贵干？”

“我家王爷找你自然是有事了。”这位鲁王府的执事貌似脾气有些冲，见着郭业问询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立马板起脸来不悦道：“平阳郡公，咱家听过你的大名，不过你名声再大也不过是个郡公，跟我家王爷能相提并论吗？好了，跟我走吧，莫要让鲁王殿下等着急了。”

卧槽儿，这孙子！

怎么说话呢？

郭业立马心里不痛快了，冷哼一声，喝骂道：“张浩达？鲁王府的执事？不就是个王府管家，一个奴才耳！你他娘的是吃了熊心豹子胆，还是你们鲁王殿下不会教导下人，让你这般没了规矩？信不信老子就在这儿宫门口，替你家主子好好教训一番奴才。你个狗日的奴才！”

说着话，郭业的暴脾气已经上头，虎脸一拉，步步向着这位狗嘴吐不出象牙的鲁王府奴才张浩达进逼上去……

## 第985章三王有请

鲁王府执事张浩达看着郭业一脸凶相，又是摩拳擦掌，又是步步紧逼，顿时有些局促起来。猛地一想起郭业在长安城的凶名在外，听说上任礼部尚书崔鹤年也是被他算计活活逼死的……

而自己，不过是鲁王府的一个执事，呃，确切地说，应该是管家。

一想到这儿，张浩达立马怂了，再也没有刚才那副嚣张跋扈仗人势的气焰，下意识地退了两步，惊恐叫道：“喂，你想作甚？你……你别过来！”

“我想做什么？”

郭业双拳紧握拧了拧响指，又甩了甩脖子，龇牙笑道：“爷今天要替你家主子好好训训狗，好让你懂点规矩，不然迟早会替你家主子招来祸事。”

“平阳郡公，且慢动手！”

一道声音喝住了即将挥拳而出的郭业，声音落罢，一个身穿蟒袍头戴紫金朝天冠的男子飞奔上前，挡在了张浩达的身前，冲郭业拱手朗笑道：“在下李元芳，平阳郡公不要跟府邸奴才一般见识，哈哈，还望海涵一二。”

李元芳？

郭业放下拳头，看着与自己仅有半步之遥的李元芳，暗道，道孝王李元芳？鲁王李元庆的弟弟。李二陛下同父异母的几个兄弟之一。

今天是怎么回事？

先是鲁王派一个狗奴才来请自己赴王府一趟，再是道孝王李元芳半路杀出来替一个奴才架梁子。什么时候，大唐的亲王都这么不值钱满地走了？

趁着郭业分心之余，李元芳扭头瞪了一眼张浩达，骂道：“狗奴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要你何用？还不趁早给本王滚得远远？回头看鲁王兄如何惩治你！”

张浩达闻言顿时如蒙大赦，点头哈腰应了一声是后，踉踉跄跄地狼狈而逃。

待郭业回过神来之后，张浩达已经滚得远远。

这时，李元芳又拱手邀请道：“鲁王兄在王府备了薄酒，说是为平阳郡公在天竺立下旷世奇功凯旋回归而庆贺一番。所以，才让小王亲自前来请你移驾王府一聚。至于这狗奴才，平阳郡公可莫要往心里去，也是鲁王兄平时疏于管教了，见谅见谅！”

李元芳这番漂亮话又是道歉又是吹捧，听得郭业心里那点火气陡然全消，随后摇了摇头笑道：“道孝王说得在理，犯不着跟一个狗奴才置气。”

“郡公果然有雅量，那就好！”

说罢，李元芳伸伸手请道：“宫门之处不是说话的地方，郭大人，咱们这边请。”

郭业一见对方今天非请自己前去鲁王府不可的架势，稍稍迟疑了一下，张嘴欲要拒绝来着。因为，他跟鲁王这几位庶出的王爷压根儿就没有什么来往，而且虽然他们跟李二陛下是同父异母的弟弟，但是自古天家里头无亲情，郭业很清楚李二陛下对这几个庶出的兄弟不是那么待见。再说，自己跟鲁王这几个郁郁不得志，处境尴尬的王爷们有往来的事情，一旦传进李二陛下耳中，势必得不偿失，相反还会失了李二陛下的信任，惹来猜忌。

明知是冷灶还去烧，那不是傻帽吗？

兴许是李元芳见郭业迟迟没有跟上，立马又止住了脚步，扭头笑道：“郭郡公，你放心，鲁王兄也只是想跟你喝上一杯水酒罢了，而且我们兄弟三人对郭郡公也是神交已久，不然的话，当初你锒铛入狱身陷囹圄受了重刑时，鲁王兄也不会派来郎中进入大理寺天牢给你疗伤了。莫非郡公忘记此事了？”

这话不说则已，一说之下，郭业不知为何脸上有了几分臊得慌。

他何等精明，怎么会听不出李元芳的弦外之音？

对方这是在提醒他，我们兄弟就是请你喝杯水酒聊聊天，你就这么不给面子？别忘了，当初你入狱的时候，素不相识的鲁王还给你派来郎中疗过伤呢。你郭业总不能这么忘恩负义吧？

道孝王李元芳的潜台词，大抵如此。

这下，可把郭业的后路给堵死了，先不说对方乃是堂堂的大唐王爷，就冲着之前那份恩惠，他也无法拒绝了，更没有理由拒绝。

也罢！

他心中暗道一声，不就一杯水酒聊会天吗？我只要方寸不失本心不乱，回头主动跟李二陛下主动承认与他们见面之事，那就无碍了。且去看看这几位庶出的王爷们，到底要玩什么猫腻。

随即，他立马笑了笑，点头道：“道孝王言重了，郭某这就随你去。话说回来，当日鲁王殿下下的那番恩惠，郭业至今还未说上一声谢谢，倒显得郭某不懂规矩不知好歹了。走吧，道孝王。”

“哈哈，爽快！”李元芳在前头再次伸手邀请道，“郡公且随本王来，鲁王府离这儿不远，拐几个弯就到。”

说罢，李元芳重新回过头走在前面，带着郭业缓缓离开了宫门附近，径直前往鲁王府。

抵达鲁王府大门前，尽管有军士持刀佩剑把守在门口，但有李元芳这个道孝王在旁，却是畅通无阻，根本没有人敢上前拦截盘查和询问。

进入王府后，李元芳将郭业领进了王府一处栽种着奇花异草，修筑着亭台楼阁和水榭的花园，然后驻足指了指正前方不足二十步的一座亭子，说道：“平阳郡公，鲁王兄便在亭中候着你。”

郭业看了眼不远处的亭子内，正有一男子静坐自顾品着茗茶，应该便是鲁王李元庆。

不过看道孝王李元芳这架势，好像是要让自己一个人前去亭中的意思。

随即他问道：“道孝王殿下莫非不与郭某一同前往，一块儿喝上两杯？”

“不了不了~！”

李元芳摆了摆手，笑道：“鲁王兄说是有要事与郭郡公密谈，小王就不便在一旁打搅了。”

要事密谈？

郭业暗呼一声，果然了，真是宴无好宴，绝非是简简单单的喝上一杯水酒认识认识一番，里头果真是藏有猫腻啊。

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都到了这地方了，难道还能扭头再走？

随即，神色淡然地哦了一声，便自顾朝着不远处的凉亭中走去。

郭业还没走进凉亭，李元芳左侧的一处花丛中就钻出一名男子来，亦是一身蟒袍紫金冠，与李元芳在面相上有几分相像，不过眉宇间多了浓浓的虎气。

正是三位庶出王爷中的荆王李元祥。

李元祥突然出现在李元芳身边，看着郭业渐渐走入凉亭的背影，撇撇嘴不屑道：“这就是那个如日中天正当红的平阳郡公郭业？我看年纪比我还小嘛，真有元芳你说得那么神？这人真的能助我们成就大事？”

李元芳轻轻摇头笑道：“呵呵，元祥可别以为人家年纪轻轻就浪得虚名，你要知道盛名之下无虚士，郭业能够如此迅速崛起，自有他的一番能人所不能之处。”

荆王李元祥知道李元芳一直都是他们三兄弟中的智囊，一向看人都很精准。不过听他这么盛赞郭业，心里难免还是有些觉得夸大其词。

随后，他见着鲁王兄已经和郭业在亭子中行礼见面，不由又是一阵不满：“你瞧瞧，不就是一个臣子嘛。他郭业再能耐不也是咱们李家的臣子，鲁王兄干嘛还要和他这么客气。瞧这架势，就差倒履相迎了。”

“元祥此言差矣！”

李元芳叹息一声，纠正道：“他是李家的臣子是没错，关键这个李家是李世民的李家，而不是你我三兄弟的李家，你要搞清楚个中区别。你不会天真地以为，就因为我们三兄弟姓着李氏，所以这天下英雄都能任由我们三兄弟所号驱策？”

李元祥先是一怔，很快便明白了李元芳的话里有话，随后脸色释然，笑道：“其实吧，鲁王兄还是太过小心翼翼了。你说他干嘛非要单独私会郭业呢？如果让我出马的话，以高官厚禄和爵位封邑利诱他，我就不信他不动心。”

李元芳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啐道：“不长进，多动动脑子，郭业如今跟着李世民还会缺这些吗？就因为你会这么想，所以鲁王兄才不会让你参与密谈，并让我好好盯紧你，切莫冲撞了郭业，坏了我们三兄弟的大事。”

“呃……”

李元祥脑袋一耷拉，一时无语。

而亭中，鲁王李元庆已经亲自起身，单手拎着酒壶，纡尊降贵俯过身子替郭业斟上了一杯酒，随后才替自己斟满酒杯。

紧接着，举杯相邀道：“平阳郡公，本王对你可是神交已久了，哈哈。来，初次见面，先满饮此杯……干！！！”



## 第986章密谈鲁王府

“等等～”

郭业手中虽然攥着酒盏，却没有与鲁王元庆碰杯，而是抬手阻道：“能得鲁王殿下你设宴接风洗尘，郭业受宠若惊。不过郭某也并非傻子，咱们明人不说暗话，鲁王殿下今日找我来绝非简单地喝杯水酒聊聊天那么简单，不然也不会如此隐蔽机密了。鲁王，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今日邀我到此所为何事，道孝王口中的要事密谈具体所指什么，还望你能够替我释疑一二才是。”

“哈哈，都说平阳郡公粗犷豪放，依本王看此话完全就不对嘛，在本王看来郭郡公是心思细腻外粗内秀才是真的。”

鲁王继续举着酒杯，继续邀请道：“郭郡公，正所谓一回生二回熟，不如咱们一起满饮此杯过后，再谈其他如何？一见面就直奔主题，这未免显得本王太不懂好客之道了，是也不是？”

郭业见着鲁王如此坚决，也只能作罢，不过他还是泾渭分明，很清楚的表明立场道：“好，那郭某就借着这杯水酒，敬鲁王殿下下一杯，权当是感谢当初郭某入大理寺天牢时，鲁王派来郎中替我疗伤止血的恩情吧。来，鲁王殿下，我敬你，干杯！”

“呃……”

鲁王脸色微微愕然，心中暗叹，看来这郭业真是水泼不进，滑如泥鳅啊。不过他也没在勉强，与郭业轻轻一碰，然后笑道：“当初只不过是小小的援手罢了，也非什么救命之恩，当不得郭大人你如此念念不忘。好，干杯，满饮！”

滋滋滋……

两人一起将杯送至唇边，酌饮而起，一干到底。

饮罢，两人才相继坐下，鲁王又要伸手替郭业斟酒，却被郭业挡了下来，轻轻摇头说道：“鲁王殿下，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不然这心里挂碍着事儿，那么满桌美味佳肴和壶中的美酒当真是半分滋味都没有啊。”

鲁王哂笑一声，不得不将手缩回，频频颌首称好。

随后，鲁王盯着郭业的眼睛，问道：“不知郭大人对太子承乾怎么看？”

“太子承乾？”

郭业下意识地心里一紧，然后面无表情地回了一句：“他不是被皇上给废黜了吗？”

鲁王讪笑两声，点头说道：“是是是，是本王说错话了。不知郭大人对我那侄儿承乾怎么看？”

郭业游刃有余地回道：“在下跟前太子没有什么交集，更谈什么熟稔，所以真是无法回答鲁王殿下这个问题。”

小狐狸！

鲁王暗骂一声，然后又笑着问道：“如果本王和朝中大臣们向皇上谏言，重新拥立承乾为太子，不知平阳郡公会是什么态度啊？”

重新拥立李承乾为太子？

郭业当然是一百个不愿意，这小子不仅才华平庸，而且德行亏欠，哪里能够继续成为储君？如果让这小子将来继承李二陛下的皇位，那还不把大唐

帝国这架高速行驶的马车给带进沟里去啊？

心念至此，他刚要开口拒绝，突然脑子又是猛地冷静下来，心底冒出一个疑惑，鲁王李元庆，道孝王李元芳他们在玩什么花样？李承乾是李二陛下的亲生儿子，他们这些当叔伯的长辈干嘛这么热衷让他复位？还有鲁王口中的朝中大臣们又是哪些人？

莫非，这些人想背着李二陛下搞鬼名堂？

当即，他打消掉了否决的心思，而是轻笑道：“如果是雪中送炭，那郭某还要考虑一二；但若是锦上添花，郭业自然也会成人之美。只不过郭某很好奇，鲁王殿下怎么会突然找我商量这事儿。按理说，你更应该去寻长孙无忌大人商量才是。你想想看，长孙大人在朝中地位尊崇，呼风唤雨不在话下，而且还是承乾殿下的亲娘舅。我想对于重新拥立承乾殿下为我大唐储君，长孙大人定会携满朝半数以上的大臣举双手赞成的。”

鲁王突然脸上现出一抹神秘之色，说道：“长孙大人这里自然不用郭大人操心，本王就是想知道，你平阳郡公郭业，是否会拥立？”

郭业听着鲁王这话，暗道，莫非这背后也有长孙无忌的身影，天策府一系的触角也伸进来了，和鲁王这几位庶出的王爷们搅在一起了？

为什么鲁王会这么在意自己的态度？

郭业心里很清楚，自己如今在李二陛下那儿虽然红极一时，但完全还没达到说颠覆李二陛下立储君这种决策的影响力。

太多的疑惑充斥在心头，让郭业踌躇不已，一时间没有了主意。

鲁王李元庆……道孝王李元芳……荆王李元祥……还有那些所谓的朝中大臣……废太子李承乾……这些人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为什么鲁王这个庶出的王爷会去关心一个当今圣上嫡系子嗣的太子之位。

“郭大人，还没考虑好吗？”

鲁王这次催问已经没有了刚才那番商量口吻，相反，有了几分咄咄逼人的味道。

这么一会儿的功夫，郭业愣是理不清其中的内在联系，心中半点头绪也没有。

见着鲁王撕掉了那副伪善客气的面孔，自己如今又身处鲁王府，万一自己说不同意，这孙子狗急跳墙可怎么办？

于是，他只得故意岔开话题，故作贪婪地问道：“鲁王，承乾殿下是皇上亲自下旨废黜的，如今你要我与你们重新拥立承乾殿下为太子，这明显会惹来皇上的不快，甚至厌恶。这种事情势必要担风险。那么我问你，我冒着风险跟你们一道做这件事儿，我又能得到什么好处？俗话说得好，要想马儿跑，总得让马儿吃点草吧？”

“好处？”

鲁王眼睛顿时一亮，惊喜问道：“这么说，郭大人是答应本王了？”

“别！”

郭业抬手阻断道：“还是那句话，我得听听报酬如何。你鲁王殿下又能许我郭业什么好处？呵呵，如今让太子复位八字还没一撇，即便他复位来，也不见得能给我什么大的好处吧？太子，始终是太子。这天下社稷，这大唐江山，终归还是皇上说了算。你说对吗？”

“哈哈，郭大人也太过小瞧本王了。”

鲁王见着郭业有些瞧不起人的味道，立马摇头爽笑道：“你当真以为本王就只是为了让太子复位吗？让太子复位只是第一步而已，你信不信，本王能给你的东西是当今圣上一辈子都无法给你的。而且……”

“元庆！”

一道苍老却不失威严的声音突然从凉亭外传入，立时打断了鲁王的豪言壮语。

郭业还未见到人，却心里一骇，因为能够称鲁王为元庆的，这天底下除了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苍老的声音……难道是他？

郭业立马循着声音扭头一看，只见荆王李元祥，道孝王李元芳兄弟二人低着头，一左一右搀扶着一位老者，态度谦卑恭敬。

这位老者白发苍苍，穿着一身平日城中富绅宿老的袍服，郭业却认得出他是谁。

竟然会是他……

这天底下能称鲁王一声元庆，能让荆王和道孝王像孙子一样好生搀扶伺候着的老者，还能有谁？

正是太上皇……李渊！！！！

## 第987章热情的太上皇

来人正是，太上皇李渊！

郭业曾在宫中的御宴上见过李渊一面，当时李渊是和当今圣上李二陛下一同坐着，因为位置离得远的缘故，郭业没有机会与他近距离接触过。

但是李渊的相貌郭业却是很有印象，毕竟是历史有名的君王，郭业格外打量了一番。

当日御宴上，李渊一身明黄龙袍虽老态龙钟白发皓首，却不失威仪气度，与一众老臣甚是谈笑风生。

不过今天李渊再次出现在郭业面前，这位开创了大唐帝国的开国之君，给郭业的感觉却又是另外一番气象。

垂垂老矣，跟一个日暮黄昏的老叟毫无区别。

若非有荆王和道孝王双双搀扶，相应陪衬下，郭业真是不敢相信，眼前这位垂垂老叟竟然会是大唐的缔造者，当今的太上皇——李渊。

郭业立马起身上前迎道：“微臣郭业，拜见太上皇！”

“郭爱卿免礼！”

李渊示意两个儿子放开自己，然后亲自伸出双手将郭业扶起，热情说道：“哈哈，寡人早就听说过郭卿，不终末有机会与卿见面，一直引为憾事。今天趁此机会，倒也有了亲近的机会，哈哈，郭卿，请坐！”

好家伙，这话说得郭业的小心肝噗通噗通的，哪里还敢坐下？

只见他赶忙又是抱拳作了一个大揖，喊道：“太上皇莫要这么说，郭业诚惶诚恐至极。”

“哈哈，郭卿，你太谦虚了！”

太上皇满是沟壑皱纹的脸上多了一抹的红润，笑道：“好了，郭卿且坐下说话，无需这么拘谨。今天让元庆、元芳三兄弟请你过府，也是寡人的意思。坐吧，坐下说话。”

郭业哦了一声，又是拜了一礼，等着李渊坐下之后，他才在李渊的下首石凳正襟危坐了下来，半个屁股站在石凳上，半个屁股虚空在外，以示尊重。

这细微变化自然落进了李渊眼中，颇为满意地捋了一下须，暗赞了一声。

随后，李渊才对鲁王李元庆挥挥手吩咐道：“元庆，你和元祥先下去，这里有元芳陪着父皇即可。”

荆王李元祥一听有些不乐意了，刚才鲁王密谈郭业，不让他在场；现在父皇要和郭业谈话，又是不让他在场。

敢情真当本王是打酱油的？

随即，他拱起手冲李渊要求道：“父皇，儿臣也在您身边伺候着您吧？嘿，反正……”

“退下！”

李渊突然脸上骤变，喝骂了荆王一声，然后又看了一眼鲁王李元庆。

鲁王会意，立马上前在荆王耳边低声催道：“元祥，莫要惹父皇生气，走，咱们去花园那儿候着。最近王兄我让人从岭南那边移植了一株山茶花，据说还有个雅号叫做‘十八学士’，走，且陪王兄赏花去。”

说罢，不由分说便将荆王生拉硬拽了下去，退出了凉亭中。

不待荆王走远，李渊那紧绷着的老脸又缓缓松弛开来，冲身边的道孝王李元芳微笑道：“元芳，你也坐下，就坐在父皇对面。”

“好的，父皇。”

李元芳冲郭业点头致意了一下，自顾坐了下来，并重新拿起一个空杯替李渊斟了满满一杯酒，移到李渊跟前。

郭业看着李渊这番神色变化，心中暗道，看来还真不能以貌取人，狮子虽老，却还是一头不折不扣的狮子，李渊虽退居太上皇却仍是积威尚存啊。

见他轰走了鲁王和荆王，唯独留下道孝王在身边。显然，这位以足智多谋而在三王中著称的道孝王李元芳，在李渊的心目中，地位明显强于他的两位兄弟。

李渊，李元芳，这父子俩还真是不易对付，绝非鲁王那般好糊弄啊。

只见李渊自顾抄起杯盏浅酌了一小口，随后冲郭业眯着眼睛笑道：“郭爱卿啊，实话跟你说吧，重新让我那孙儿李承乾复位，乃是寡人的意思。呵呵，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同理，大唐也不能一直将储君之位空悬着。不知郭卿是否赞同此理？”

郭业微微点头，表示赞同。

这点他是绝对赞同的，朝廷有了储君的话，至少可以做到未雨绸缪。比如李二陛下巡游各地时，有太子储君代为监国，暂时主持朝政，不仅是对皇位继承人的一种锻炼，也是让朝廷稳定不会有屑宵趁虚而入，败坏朝纲。

而且，万一李二陛下有个好歹，也不至于皇室的王爷们因为皇位而大肆争夺，弄得朝廷动荡，间接地危及到江山的稳固。

当然，历史上，李二陛下坐了二十几年皇帝，期间貌似没有出现过神秘莫测。

不过，郭业赞同册立太子立储君，就不代表赞同李承乾复位，这小子绝不是理想的皇帝继承人。

李渊误以为郭业是赞同了自己的提议，随即点头含笑道：“不瞒郭卿，寡人虽退位多年，却一直都有关注朝堂政事。世民在位的这些年，的确对大唐颇有建树，无论是对外国策，还是对内民生，都比寡人做的好。所以，他是一个称职的皇帝，寡人很欣慰，也非常满意。”

说完之后，李渊又不忘加了一句：“如果世民不是一个好皇帝的话，也不会有郭卿你这样年轻有为的臣子涌现出来，为我大唐屡立大功了。”

郭业立马起身，谦虚拱手道：“太上皇谬赞了，臣愧不敢当！”

不过他心里也补了一句，看这架势，盛赞完李二陛下的大功之后，应该就要开始数落不是了。

果不其然，只听李渊话锋一转，来了一句：“只不过，世民有些地方做的寡人也很不满意，不，应该是非常之不满意。唉，朕这个儿子啊，凡事太操之过急了，就像当年玄武门惨案一般，急得整个人都走火入了魔，浑然没了心性。”

一提起玄武门三个字，郭业能清楚地感觉到李渊的胸口起伏的频率加快了，连呼吸的声音也加重了。很明显，当年的玄武门事变，一直都是李渊心中那根刺。

不过郭业没有表现异常，继续装作哑巴似的默默地听着。

只听李渊继续说道：“寡人给他留下一群辅政老臣，他统统都轰出朝堂，贬配几千里之外的穷山恶水，简直不当人子！”

郭业知道李渊说得这些老臣是指裴寂、萧瑀等这些被李二陛下发配到岭南去种荔枝的武德旧臣，当初自己貌似还参与了驱赶武德旧臣系离开朝堂的计划。

李渊继续自顾说道：“还有，我那孙儿承乾虽然不思长进，而且偶有犯错，他却能狠下心来将他废黜，连一个改正的机会都不给这个孩子。这哪里是循循善诱的教诲？一朝太子说废就废，连朝臣谏言都不听，独断专行，简直就是不当人父。万一他有个不测，这大唐皇位势必会陷入争抢之中。到时候定会伤及到大唐的国本，国朝的根基。就冲这一点，世民就做得欠考虑，久久让太子之位空悬，绝非是开明君王所应该做的。还有……”

李渊又指了指身边的道孝王李元芳，说道：“他为了皇位，竟然亲手屠戮了两位一母同胞的亲兄弟，这点朕就不再去点评他。不过此事一直为世人所诟病。寡人相信，将来史书之上定会有他弑兄杀弟的浓重一笔。对于元庆、元芳这些同父异母的弟兄，他也一直猜忌戒备着，始终不肯重用。他们身上都流着寡人的血脉啊，怎能如此泯灭人伦，不顾手足之情？”

“父皇！”

李元芳趁机说了一句：“我听说圣上已经交代了宗正寺卿江夏王李道宗，从明年开始准备削减皇族中人每年的俸禄。我与鲁王兄，荆王兄三人首当其冲。而且，从明年开始，圣上会将我们在长安城外的几座皇庄都会收回。想要我们将终生圈禁在皇城之中，直至老死！”

“咳咳咳……”

李渊闻言一激动，猛地咳嗽连连，喘着粗气道：“你听听，郭爱卿，世民就是这么对待手足兄弟的。你说寡人能对他没有意见吗？不管是他，还是元庆、元芳，都是寡人的子嗣啊。甚至是承乾，都是我李渊的孙儿啊。一个人对血脉相通的兄弟，子嗣都能如此狠辣无情，你觉得他将来能做好这个一国之主吗？”

郭业听着越发皱起眉头来，心中暗道，李二陛下有这么不堪吗？对于玄武门事变也好，废李承乾太子之位也罢，这都是事出有因，郭业表示完全理解。

可是对于李元芳说得这些话，他实难相信，这完全就不是李二陛下的行事作风。没错，身为帝王者，肯定对那些影响到他皇位稳定的因素都会戒备，可是李元芳说得这个举措，明显就是李二陛下给人落下口舌，百分百不会这么糊涂去做。

难道这事儿是李元芳他们三兄弟在无中生有？

难道李渊被李元芳他们三兄弟给忽悠了，当枪使了？

突然，他想到鲁王刚才说得重新拥立李承乾复位这是计划的第一步，那么接下来的整个计划都是针对李二陛下的？

阴谋！

霎时，他的脑海中浮现出这两个字来。

郭业看了看一脸气急败坏白须飞扬的李渊，又看了看淡定从容的李元芳，心中暗道，如果没猜错，这八成是李元芳等皇室亲王针对李二陛下而酝酿的一个巨大阴谋！

## 第988章威胁

李渊对李二陛下下的满腹怨气和种种不满，鲁王李元庆，道孝王李元芳等人处心积虑的重新拥立废太子李承乾复位，让郭业不仅闻到了浓浓的阴谋味道，还让郭业的内心深处感到了一抹胆寒。

这一抹胆寒来源于，他们为何敢当着自己的面，如此地大言不惭？难道他们不知道，我是李二陛下的人吗？这么明目张胆地在自己面前表现出对李二陛下下的愤慨，如此明目张胆地寻求自己支持与他们一同拥立李承乾复位。

郭业不禁纳闷，一个退了位的太上皇，三个混吃等死手里毫无实权的庶出王爷，哪里来这么大的底气？他们又有何倚仗？

李渊落在郭业身上的那双浑浊老眼猛地精光绽放，兴许是猜出了郭业的心思，不由嘴角微微抽搐，抿笑道：“郭爱卿，是否觉得寡人当着你的面说这些事情，很是唐突？还是说，寡人明知道你是世民一手提拔，却与你商量如此机密之事，感到很惶恐？你心里是不是在暗自非议寡人老糊涂了，明知道你是世民跟前正得宠的臣子，却与你商量这种事情不就是与虎谋皮吗？是也不是？”

毫无意外，李渊算无遗漏，郭业的心思统统被他猜中，好像内心所有的秘密都被曝晒在阳光之下，无所遁形。

谁知李渊干枯的老脸上闪现出几分谄色，冲坐在对面的道孝王李元芳伸手，示意道：“元芳，将东西拿出来。”

李元芳唔了一声，从怀里拿出一本貌似账簿一样的东西，然后站起身恭恭敬敬地递到了李渊的手上。

正当郭业好奇这账簿一样的物什是什么玩意时，李渊已经翻开账簿，自顾开口问道：“郭卿，扬州盐运使关鸬鸬，此人是你的得力属下吧？”

关鸬鸬？

无端端地提关鸬鸬干嘛？

不过关鸬鸬是自己出任扬州刺史时带往扬州，提拔到扬州盐运使任上的，这个早已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事无不可对人说。

随即，他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表示承认。

李渊没有看郭业，而是继续看着账簿，念道：“关鸬鸬出任扬州盐运使已经有一年左右了吧？呵呵，你知道你这位属下在盐运使衙门任上贪墨了多少银子，暗中截留了多少盐税，中饱私囊吗？”

嗡~

郭业的脑子仿佛被一柄大锤猛力地重击了一下，一时间被惊到了，关鸬鸬贪赃截留盐税了？我怎么不知道？

可他一想到关鸬鸬这厮的性子，再看着李渊手上那本账簿，心中骇然道，看来八成是真的。

一念至此，顿时气不打一处来，暗暗骂道，这个狗日的关鸬鸬，老子早就交代过他，莫伸手，伸手必被抓，他竟然当老子的话是耳旁风？

李渊缓缓抬头，将郭业的神色变化尽收眼底，眼中闪过一丝得意之色，好像对于郭业的意外早有预料。

紧接着，他又继续翻动账簿，念道：“对于白衣神箭王伯当此人，郭卿了解有多少？”

白衣神箭王伯当？

怎么李渊也知道王伯当的存在？

郭业这下慌神了，瓮声瓮气地径直问道：“太上皇，您老人家到底想要干嘛？”

李渊缓缓合上账簿，确切地说，应该是记事簿，轻笑一声，笑道：“郭卿啊，若非寡人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去调查你，还真是不知道你竟然隐藏之深，居然连王伯当都有深交。”

“我不认识！”

郭业硬着头皮摇头方否认道：“白衣神箭王伯当，微臣是有听说过这位传说中的人物，却不认识他。”

“哈哈……郭卿这有点言不由衷了哟！”

李渊捋须笑道：“王伯当，当年他追随李密的时候，寡人曾见过几次。可惜啊，这人顽固不化只效忠那李密一人，不能为我大唐所用，所以最后跌落山崖而死。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他还没死，居然在西川都护府一带的野狼峪为匪首，与时任西川小都护的郭卿素有往来。至于他后来为何组建野狼军，进驻吐谷浑国，这点寡人无法查究。不过，在郭卿收服吐谷浑国时，王伯当和他的野狼军可是为郭卿出力不小哟。吐谷浑被郭卿收服，事成之后，王伯当隐居山林，更是将亲手组建的野狼军交到了郭卿的手中，嘿嘿，如今野狼军被分割成了几股兵力，而统领这几股野狼军的将领便是郭卿当初拉起的班底吧？庞飞虎……康宝……这些驻守在吐谷浑道各个城池的将领，都是郭卿的嫡系心腹吧？”

冷～

郭业浑身冒起冷颤，一股寒意从后背渐渐爬上头来，李渊居然对这些事情知道得这么清楚，太可怕了。

除了宇文倩和东厂没有被李渊调查出来之外，其他事情皆已经被李渊所发现。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已经不容郭业抵赖，他横眉竖起，愠怒道：“太上皇，你……你竟然在背后调查我？”

“嘿嘿……郭卿啊，并非寡人有心在调查你。而是……”

李渊指了指郭业，冷笑道：“而是郭卿你崛起的速度太令人惊骇了，由不得寡人不关注你啊。可没想到，意外查到了这么些东西。好你个郭爱卿，真是藏得够深啊！王伯当，啧啧，你竟然跟我李密的余孽白衣神箭王伯当，乃是莫逆之交。如果寡人将这事儿捅到我那个当皇帝的儿子跟前，你猜他会如何看待郭卿你？”

怎么看待？

郭业当然知道李二陛下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尽管李二陛下不会因为自己与王伯当的关系而砍了自己的脑袋，但是至少从此以后势必会有一层隔膜。

这不是郭业愿意看到的。

不过他很好奇，为什么李渊能够查到已经退隐山林的王伯当。

随即，他问道：“太上皇，你是如何查到王伯当的？”

李渊无声地摇了摇头，然后冲对面的李元芳招招手，示意道：“元芳，你来告诉他！”



李元芳捂了一声，看向郭业，说道：“如今吐谷浑道的行军大总管乃是河间郡王李孝恭，而你那位心腹将领都在河间郡王手下办差，呵呵，偏偏你这几位心腹又是铁板一块，一直都不肯唯孝恭之命是从。所以孝恭只能从他们的手下逐个击破进行拉拢了。要怪只能怪你那所谓的野狼军良莠不齐，竟然有人向孝恭透漏了白衣神箭王伯当乃是野狼军的真正组建者。所以啊，孝恭就将此事传进了长安，传到了我父皇那儿。对，郭爱卿可能还不知道河间郡王与我父皇的关系吧？”

郭业暗道，不就是叔侄关系吗？

李元芳稍稍停顿了一下，有些自鸣得意地说道：“我父皇与他名为叔侄，但孝恭屡屡受李世民的忌憚和防备，所以孝恭真正效忠的也只是我父皇。这下你该明白了吧？”

原来如此！

康宝、庞飞虎他们真是疏忽了啊，我再三叮嘱他们治军定要从严，竟然还会出现如此麻痹大意之事，唉，太让我失望了。

不过郭业很快便释然，毕竟野狼军人数多达十万，当初又是成分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里面有一些别有用心之辈也实属正常。正是大树有枯枝，这个委实无法规避。

猛地，郭业想到既然他们已经知道了王伯当的身份，而王伯当偏偏又隐居在河间郡王李孝恭所在的地盘，那么……

随即，他心中忐忑地猜测道：“这么说，王伯当也被李孝恭找到了下落？”

“没错！”

说话的还是李元芳，他笑道：“不仅找到了他的下落，而且如今已经被孝恭关押了起来。不过你放心，我们并未要了他的性命，也并未对他严刑拷打，没有让他受丁点的委屈。不过将来到底如何，还是要看你平阳郡公的态度了。”

威胁！

先是贪墨盐税的关鸿鹄被他们抓到了证据，再是身份敏感的白衣神箭王伯当被他们关押，很明显，郭业看出来了，李渊和李元芳他们是想拿这两个人逼自己就范。

果不其然，李渊又开口了：“郭卿，寡人听说你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汉子，而且都说陇西郭业素来护短，宁可自己吃苦受罪，也绝对不会让手下兄弟身边朋友受半分委屈。所以，寡人相信，你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关鸿鹄因贪墨而受到制裁，不会看着王伯当因为你而受罪，甚至丢了性命吧？”

打蛇打七寸，李渊的确捉到了郭业的软肋之处。

无论是关鸿鹄也好，还是王伯当也罢，郭业都不希望他们出事。

原来这就是李渊敢和自己如此开诚布公谈李二陛下的倚仗，原来这就是鲁王等人要求自己一同支持他们拥立太子李承乾复位的本钱。

“识时务者为俊杰！”

李渊缓缓说道：“郭爱卿，寡人相信你是个明眼人，一定慎重作出选择的。”

面对着李渊的裹挟，郭业心中愤慨又无奈，冷冷笑道：“呵呵，太上皇和诸位王爷真是处心积虑，费尽心机啊。说吧，你们想要我干什么？”

“痛快！”

李渊赞了一声，然后轻轻说道：“第一，过几日朝堂之上会有人出来支持拥立太子复位，郭爱卿你要做的就是带领士林清流系的一众官员，共襄盛举一同表明态度，支持太子复位。第二，你要去信一封致你在吐谷浑道驻守的那些心腹将领，让他们无条件听候河间郡王李孝恭的调遣。至于第三嘛，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必须在两个月内辞掉礼部尚书之位。”

郭业瞪大了眼睛，奇问道：“为什么要我辞掉礼部尚书之位？”

李渊又看了一眼李元芳，然后垂下了头不再说话。

而对面的李元芳立马会意，冲郭业笑道：“因为我父皇希望你能辞掉礼部尚书之位，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将殷天宗的领军卫府大将军之位接管过来。换言之，我父皇希望你能够掌控长安城的城防布控。”

李渊猛地一抬头，沉声喝道：“没错，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先帝都长安城掌于股掌之间！”

## 第989章同意

“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先掌控帝都城防！”

李渊一通话当真是老骥伏枥，霸气侧漏啊！

不过郭业这次终于听明白了，扶持拥立李承乾为太子只是第一步，而李渊和鲁王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炮制当年李世民逼父退位的老办法，逼宫然后将李二陛下赶下位，最后拥立太子承乾上位，成为大唐帝国的第三任皇帝

至于他们为何要拥立李承乾先为太子，再来继承九五之尊，郭业现在也非常之好理解——

无他，名正言顺耳。

普天之下，只有皇帝的嫡亲长子，身为太子的李承乾才是最有资格继承大宝的人选。

也只有身为太子储君的李承乾，才是最具法统和血统的皇位继承人。

无论是李渊，还是鲁王或道孝王等人继承皇位，都会被世人所诟病，被李唐臣子和遗老遗臣所反对。因为名不正，言不顺。

至于李承乾继承皇位之后，郭业已经能预料到，顶多也只是个傀儡皇帝，幕后操控者无非还是李渊，当然鲁王等人也是改朝换代之后的既得利益者。

兴许，鲁王、道孝王等人还会因此而登上朝廷，慢慢开始掌握实权，成为朝廷的权力班子，把持着整个大唐帝国的将来走向。

野心勃勃，图谋之大，骇人听闻啊！

而现如今，李渊就拿着王伯当和关鸿鹄来要挟着郭业，希望郭业参与其中，不仅让他过些时日表态支持承乾复位，还要让他交出吐谷浑的野狼军供河间郡王李孝恭调遣。

最最令他揪心的是，李渊还要挟自己，趁着李二陛下对自己的信任，拿下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取代殷天宗，掌控长安城。

只有先掌控长安城的兵力，才能开始逼宫，勒令李二陛下退位。

真是步步惊心连环计谋啊！

不过，郭业现在彻底冷静了下来，没有表现出一丝的犹豫和惶恐，而是沉声问道：“太上皇，你这是要改天换地啊？”

“有何不可？”

李渊并不奇怪郭业猜透了自己整个计划，因为如果话说到这个份儿上，郭业还猜不透的话，那他对郭业也就不会如此上心，不会如此急于拉拢他入伙了。

随即，他冷冷回道：“这个皇位本来就是寡人的，世民当年能够从寡人手中拿走，那寡人从他手中取回又有何不可？而且，这个皇位将来是给我孙儿承乾的，寡人自问心中无愧！”

好一个问心无愧！

郭业暗暗鄙视了一下眼前这位半截入土还念念不忘皇位的老头子，你如果问心无愧，还需要用得着弄这些阴谋诡计吗？

不过，他还是质疑道：“太上皇，就算我将野狼峪的兵马交给河间郡王李孝恭又如何？你莫要忘了只要长安皇宫这边出先什么状况，天下各地的勤王大军便会蜂拥而来，呵呵，到时候你面临的还是失败。我劝你，还是收了这

份心思吧。”

李渊闻言并未惧骇，反而是大笑而起：“哈哈……郭业，你当真是看低了寡人。先不说到时候是否会有各地勤王大军，即便来了又如何？你真以为寡人手中单单只有李孝恭手中的那些兵马吗？”

李元芳亦是吃吃附笑道：“就是，我父皇乃是大唐开国之君，武德朝十年之久，岂会没点家底？远的不说，就说近的……”

“元芳！”

李渊微微皱起眉头，喝断了李元芳的话，指了指自己跟前的酒杯，说道：“替父皇斟上一杯酒。”

要李元芳斟酒是假，打断其夸夸其谈是真。

李元芳是个聪明人，立马会意过来，暗骂自己骄傲忘形，随后笑了笑掩饰了过去，默默地俯身为李渊斟酒。

不过这一切细微的变化悉数落在了郭业的眼中，原来李渊手中不单单是李孝恭这么一支兵力，看来还暗藏着其他兵马。这么说来，真是处心积虑布置许久了。

“原来是微臣多虑了！”

郭业说了一句，又道：“那眼下你要我做的就是想办法辞去礼部尚书一位，然后接管殷天宗的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咯？”

李渊点头道：“没错，以世民对你的眷宠和信任，这个位置只要你肯争取，那势必会落在你的头上。”

郭业摇摇头，笑道：“太上皇，您抬举了！如今长孙无忌把持朝政，而殷天宗乃是天策府的中坚力量，他怎么可能会无缘无故地舍弃领军卫府大将军这个关键位置？殷天宗在一天，我根本就不可能取代他。”

“这个不需要你操心！”

李渊摆摆手，示意道：“无需多久，这个位置便会空悬出来。到时候你主动争取就好。”

郭业见他说得如此言之凿凿，不由狐疑道：“为什么？”

李渊神秘笑道：“这个你就不需要知道太多了，耐心等待，机会就会出现！”

说到这儿，李渊再次问道：“郭卿，该说的寡人都说完了，不知你考虑如何了？事成之后，从龙之臣非你莫属，到时候别说区区一个平阳郡公，寡人便是封你一个国公又如何？假以时日位居朝堂之上，你郭业便是今天的长孙无忌，统领群臣，百官之首。”

李元芳见缝插针地加了一句：“当然，如果平阳郡公也可以不用去理会关雠和王伯当二人的死活，他们与你非亲非故。你出了这鲁王府，可以直奔皇宫，将今天的事情一并告知李世民，也许亦是大功一件呢。呵呵，本王不是在威胁你哈，只是提醒你。”

尼玛的，父子二人唱双簧，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啊！

郭业苦笑一声，摊摊手说道：“我如今还有得选吗？”

“好！”

李渊面色红润地赞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看来寡人并未找错人。”

说罢，李渊起身拍了拍郭业的肩膀，笑道：“好了，郭爱卿在这儿呆的太

久了，以免被人瞧见传进世民的耳中，你还是先回府吧。有什么消息，寡人自会让元芳他们派人来你府上通知于你。”

郭业缓缓起身，说实话，他现在心里一头乱麻急需回家安静下来好好捋一捋，他不想在这儿多呆一刻。

随后，他冲李渊拱手道：“那就这么说定了，请太上皇言而有信，不要伤害老关和王伯当前辈，微臣先行告退了。”

说罢，便径直出了凉亭，直奔鲁王府大门方向走去。

李渊冲凉亭之外的鲁王喊道：“元庆，你替父皇送送郭爱卿！”

“喏！儿臣晓得……”

……

……

郭业虽然走了，但李渊和李元芳父子二人的目光却依旧落在他那渐渐远去的背影之上。

良久，李渊突然问道：“元芳，你怎么看？”

李元芳道：“父皇，此人是出了名的护短讲义气，我们手中有关鸬鹚和王伯当，他定会投鼠忌器。所以，儿臣断定他不敢罔顾这两人的性命，出了王府就去皇宫告密。”

“呵呵，你说得对，寡人看中的不仅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如今的实力，也看中他这个护短讲义气的脾性。”

李渊捋须笑了笑，道：“护短讲义气是好事啊，不过往往也难成大事。”

李元芳知道父皇话中的真意，立即附和道：“父皇所言甚是。不过此人始终与我们并非一条心，还是要多多戒备提防才好，父皇。”

“元芳，你说得对！”

李渊唔了一声，说道：“那你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李元芳面色一紧收起笑意，小心翼翼地回道：“儿臣知道，明日，儿臣就开始派人跟踪盯梢他，并在平阳郡公府外埋伏人手，让他们化作平民摊贩。一有风吹草动，便灭他郭府满门！！！”

“哼！”

李渊眼中亦是凶光一闪，点头赞同道：“正应如此，成大事者不仅要不拘小节，更要杀伐果断。这一点，你们兄弟三人都要跟世民学。这个孩子，心狠呐！”

“儿臣晓得了！”

## 第990章机会来了

郭业离开鲁王府后，正如李元芳所猜测的一样，他真的是投鼠忌器，并未赶往皇宫向李二陛下打小报告，而是装作啥事儿也没发生一般，径直返回了太平坊的平阳郡公府。

一回到平阳郡公府，郭业便将自己关进了书房，谁也不见，半步也未曾踏出房门。

良久过后，直至天黑半夜，郭业腹中空空鸣如雷响，感到饥肠辘辘，这才出来书房，简单用完之后一些饭菜之后，便回房歇息去了。

今晚，东厢点灯，夜宿秀秀那边。

这不仅是秀秀身为正房妻室的福利，也是郭业想要努力耕耘，为了早点让秀秀怀孕，杜绝老太君继续给他纳妾的想法，断了老太太的念头。

不然的话，再纳一妾，这偌大的平阳郡公府可真是家宁日了。

令人期待的造人运动，变相成了一项艰巨地政治任务。

总之，为了大宅门里的和谐，郭业只能暂时这么办，唯有努力让秀秀中标。

进击吧，郭小哥！

帷幔缓缓垂下，烛台灯火猛地一熄，莺莺燕燕低承婉转，一夜春宵，个中风流滋味自然不足与外人道也！

春宵苦短，次日醒来已是日高起，枕边佳人早有不在，在府中忙碌开来。

郭业昨日已在书房中捋顺了所有的事情，起床之后脑子自然百般清醒，没有了那么多的繁琐缠身，整个人也神清气爽了起来。

因为李二陛下放他几天假，所以他也不需要早起上朝。所以他洗漱一番，再简单地用完早餐之后，估摸着已是下朝的光景，便吩咐了郡公府校尉张九斤和王八斤两人去备好车马，出府前往吏部尚书孔颖达的府上拜会。

去孔颖达府邸，自然是想跟这位老大人商量商量怎么卸任礼部尚书的职位。

如今虞世南不在长安，郭业也只能找这位士林清流系的第二根主心骨商量此事了。

很快，张九斤便进来回禀，说马车已经套好随时可以出发。

郭业嗯了一声，与张九斤出了郡公府。

府外，王八斤负责赶马驾车，而张九斤则策马随行马车左右，以作护卫。

郭业来到马车前，正要登上车辕，却发现自家府外平白无故多了好几个临时搭建的摊子，有茶摊，菜摊，尼玛的还有一个专门卖大力丸而吆喝耍把式的摊子……

这是什么情况？啥时候郭府门前也这么繁闹了？

这时，驾车的王八斤冲郭业低声说了句：“大人，这些人昨儿个还没有，仅仅一晚上，这些玩意就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莫非这些人是听说大人您荣升平阳郡公，又得皇上宠信正当红，敢情儿觉得咱家这地方气运好，都来这儿练摊想沾沾喜气？”

张九斤勒紧缰绳，扬了扬手中的马鞭，瓮声说道：“郡公爷，要俺将这些

不长眼的东西都赶走不？免得在咱家门口呱噪，扰了老太君和夫人她们的清静。”

“呵呵，不至于！”

郭业摆摆手，摇头说道：“都是混口饭吃饭而已，没必要为难人家。走吧，去孔颖达大人府上。”

“喏！”

待得郭业钻进马车中，王八斤打了一记响鞭，缓缓驱起了马车，朝着太平坊坊口的位置赶去。

郭业坐于车上，伸手掀起车帘透过车窗朝着自家府外的那些个摊子瞟了几眼，脸上莫名扶起一抹笑意。

随后，自顾念叨着：“太上皇，你可真够小心翼翼的，居然还派人来我家府外盯梢。怎么着？莫非老子一个不从，你们还想屠了我郭府满门不成？啧啧，这些桩子做得如此明目张胆，看来你们是吃定我了，哼……有你们哭的时候！”

哒哒哒~

马蹄踏动，车轱辘嘎吱嘎吱翻动着，马车出了坊口之后，辗转上了朱雀大街，随后朝着孔颖达府邸所在的坊区行去。

与此同时，马车的后面也跟着一个小尾巴，一路不远不近地盯梢着……

良久，郭业抵达孔颖达府外。

孔府的下人一见是平阳郡公驾临，立马一边领他去了花厅，一边有人飞奔去书房请来了孔颖达。

顷刻，孔颖达穿着一身朝服从书房来到花厅，与郭业相见。

郭业见状，拱手笑问道：“老大人，这回到家里了朝服还未换，看来是刚下朝不久啊？”

孔颖达微笑着坐了下来，一手捧起下人刚端上来的茗茶，浅尝两口，而后回道：“是啊，刚下完朝就回书房处理了几桩公务。这不，刚处理完就听说你过来了，怎么了？找我有何事？”

“老大人，我想辞去礼部尚书一职！”

话一说完，孔颖达捧着茗茶的双手猛地一抖，茶水溅落了出来，险些烫到了手上。

孔颖达赶忙将茶盏放到桌上，然后神色凝重地问道：“你小子又想玩什么幺蛾子？干嘛好端端地要此去礼部尚书一职？咦……郭小子，莫非你一回长安，又捅了什么大娄子？”

郭业暂时不想将昨日和李渊见面并谈话的事情告诉孔颖达，不然以对方的脾气，不知道会闹成什么样，搞不好还会传到李二陛下的耳中。

到时候，也许没把李渊和鲁王等人怎么样，反倒逼得对方狗急跳墙，白白断送了关雉和伯当两人的性命。

随即，他笑道：“哪里有那么多篓子能捅？只是这次在吐蕃和天竺遇到了好多事情，人有些疲累了，所以暂时想在家里歇一歇，陪陪家人。你看我，长时间不在礼部坐镇，实在是太耽误事了。所以，就想着将这礼部尚书的位置腾出来，让有能者居之。总不能因为我郭业一人，而让礼部一直这么群龙无首吧？”

孔颖达知道郭业这次在吐蕃和天竺当真是险象环生，而且也知道郭业已

经好久没有去署理礼部衙门了，如今礼部衙门的确是乱糟糟的局面。

于是，又反复问了一句：“你小子真不是捅了篓子？”

“嗤……”

郭业摇头笑道：“老大人，我说你咋就那么不信任我呢？如果真捅了篓子，我肯定第一时间找你商量，不是？只是精力不济真的有些疲累了，想暂时歇息歇息罢了！”

“唔……这样。”孔颖达沉吟一番，出主意道，“你写个折子递进宫里去，然后我找个由头跟皇上说说，我想皇上会出于对礼部的考虑，应允下来的。不过这继任之人选，你想好没？”

郭业昨天已经考虑清楚，提议道：“国子监祭酒褚遂良，此人德才兼备，又是仅次于虞老大人的当世书法名家，在士林中口碑甚佳。最为关键的是，他是咱们士林清流系的骨干力量。这个时候不提名他，更待何时？”

“国子监祭酒褚遂良？”

孔颖达微微颌首，道：“此人也是虞世南这老家伙一直欣赏看重的，可以重用。那这样，索性将国子监司业陈康作为国子监祭酒的人选，一并推荐了，怎么样？”

郭业嗯了一声，心道，国子监祭酒虽然品衔不算高，但一直都是含金量十足的职位，好歹也是为皇帝培育英才的校长，怎么着也算是同后世中央党校一样的含金量。

如果将陈康推荐到国子监祭酒的位置，将来此人就前途远大，无可限量了。

而且，陈康还是与自己一样，都是士林清流系的青壮力量。将来肯定对自己裨益甚大。

随即，他应道：“好，就按着老大的安排来吧。”

“好！”

孔颖达又捧起桌上的茶盏，抿了两口，笑道：“请辞的折子你赶紧递进去，老夫随时配合你。”

“唔。”郭业缓缓起身，拱手道，“那没别的事儿，我就先回了。有劳老大人！”

孔颖达起身目送，看着郭业走出花厅，轻摇着头笑道：“这小子，也有疲惫的时候，虞世南不是说这家伙精力旺盛异于常人吗？嘿，当爹了，终于学会内敛了！”

……

……

七天后，孔颖达传来佳音，李二陛下终于同意了郭业的请辞，让他保留品衔，休养一段时日，到时候再起复征用。

而郭业，也的确如请辞折子所说一样，略感疲累，在家静静调养一段时日。果真是足不出户，就在家里陪陪老娘，陪陪几个妻妾，还有逗弄逗弄小郭襄，享受着难能可贵的天伦之乐。

某一日午后时分，郭业如往常一般在府中的花园里教女儿小郭襄学走路，步履蹒跚不时跌倒，小郭襄却也不哭，爬起来再走再跌，颇有几分犟性。

突然，张九斤神色匆匆地从府外跑了进来，嗷嗷一亮嗓，竟然将小郭襄



吓哭了。

郭业见状，赶忙让贞娘抱走孩子人，然后上前就要踢张九斤一脚，骂道：“你这混账跟个鬼一样都蹦达出来鬼哭狼嚎个球啊？居然把我女儿吓哭了，老子踹死你！！”

张九斤屁股一撅，硬生生主动让郭业踢了一脚以泄愤，随后正经危色地喊道：“郡公爷，可不得了，你猜我在咱家府外门口看那耍把式的在吆喝，你猜属下听到啥了？”

郭业问道：“听到什么了？”

张九斤看着贞娘夫人抱着小郭襄走远，这才低声说道：“听他们在传言，说昨天夜里，殷府满门遭人灭杀，啧啧，全家没有留下一个活口，坊间纷纷传言说是殷府遭了天谴。就连殷府主人都没有幸免，而且也属他死得最惨！好家伙，整个长安城都在传着这事儿！”

“殷府？”

郭业下意识地问道：“这长安城姓殷的人多了，你说哪个殷府？”

张九斤径直答道：“就是领军卫府大将军殷天宗的府上，殷府啊！”

“什么？”

郭业暴喝一声，一副难以置信地喃喃道：“殷天宗死了？难道这就是他跟我说的——等待机会？？？”

## 第991章殷府巨变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张九斤挠了挠腮帮子，咧嘴问道：“郡公爷，啥意思？什么机会？”

“哈，没，没什么。”

郭业不愿对张九斤透露太多，立马岔开话题，摆手问道：“九斤，你刚才说殷府一夜之间被人灭了满门，连殷天宗都没有幸免。那可有没有查出来是谁干得？”

“没有。”张九斤摇摇头，道，“这事儿听说都惊动了皇上，今早便下旨让长安府尹马元举彻查此案。这不，连刑部尚书韦大人都一早去了殷府命案现场，听说殷府附近都被戒严了。”

“哦？”

郭业眼咕噜一转，突然冲张九斤招呼道：“走，九斤，你跟我跑一趟殷府那边，咱们去看看热闹。”

“得嘞！”

张九斤兴奋地应了一声：“俺也想去看看哩，属下这就去备马！”

说罢，便跃跃欲试地跑了下去。

顷刻，马匹备齐，郭业与张九斤各乘一马，一前一后地策出了太平坊，飞奔赶往了殷府所在的崇仁坊。

此时，崇仁坊中到处都是长安府的衙役和领军卫府的军士在游弋巡查，尤其是殷府，更是里三层外三层地被戒严起来，保护着现场。

郭业和张九斤一入崇仁坊被勒令下马步行，到了殷府门口外，有马元举的手下认识郭业，却还是将其拦在了外面，不让他们进去，声称如今刑部韦尚书和长安府尹马大人联袂在府中查案，无关人员一律不准入内。

任凭张九斤如何咋咋呼呼，把守府门的军士愣是不放行，死活不让进。

最后惊动了府内的衙差，将此事报知了马元举，这厮才匆匆赶来放行。

不过，也只允许郭业一人进去，至于张九斤，还是老实在外头呆着。

郭业随马元举进了殷府，看着这高规格的戒严，心中暗暗嘀咕了一声，堂堂领军卫府大将军，掌管长安城治安的一哥就这么不声不响一夜之间被人灭门惨杀，看来这事儿小不了。八成李二陛下已经下了死命令，不然的话，也不会这番阵仗。

越想，郭业越感到害怕，奶奶的，李渊和鲁王他们到底还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所不知道的。

马元举看着郭业一路无话，一边继续走着，一边说了一句：“在帝都长安城发生这等惨案，殷府满门无一幸免，而殷天宗更是死得惨烈，唉，此乃我大唐立国以来第一大案啊。今日早朝，圣上震怒，限我一个月内我彻查此案，而且让韦尚书督办此案。如果一月期限无法水落石出，找到凶手，不单单是我马某人，就连韦尚书都要跟着吃瓜烙哟。”

郭业沉默了一下，然后站住脚步，沉声问道：“殷府死了多少人？”

“呃……”

马元举先是迟疑一下，不过很快便如实回道：“上上下下，连打更的更夫算进去，共计一百八十九口人。”

一百八十九口人？

草！李渊你们还真做的出来。

随即，他又问道：“一百八十九口人统统毙命，昨天夜里竟然没有发出一点动静吗？”

马元举摇摇头，叹气道：“所有人的致命伤都在咽喉位置，统统都是一刀毙命。据我府衙的仵作查验，半数以上的死者全都是在睡梦中被人收割了性命。由此可见，凶手肯定都是手法老练和经验丰富的杀手，而且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伙子人。当真是鬼神莫测，端得厉害啊，这种情形下哪里会有目击者？而且还是深更半夜，天黑无人的时候。”

“这么说，你们目前也是毫无头绪咯？”

郭业心虚地观察了一眼马元举，试探道：“目前只能将嫌疑人锁定在一群极具老道经验的杀手组织，是吧？”

马元举嗯了一声，道：“没错！不过从殷天宗的死，倒也能追查一点线索出来。”

咯噔～

郭业心里一沉，问道：“难道殷天宗不是被一刀毙命的？他的死另有蹊跷？”

“对啊，我怎么忘了这茬儿？”马元举惊奇地看着郭业，道，“你小子衙役出身，在陇西干过捕头，查案不就是你的强项吗？走走走，我带你殷天宗的丧命现场，就在他的卧房，兴许你能给我一点帮助也不一定。”

“啊？”

郭业当场愕然，马元举居然让自己帮忙？

虽然这事儿他知道肯定是李渊他们幕后捣的鬼，但是让他来帮忙查案追查凶手，总有点贼喊捉贼的错觉。

怪怪的，有些别扭。

随即，他摆摆手推辞道：“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老马，你看我今天就是过来看热闹来的，而且我已经卸任了礼部尚书一位，暂时在家歇息将养身子。这种事情，我就不掺合了吧？”

“别啊，没事没事，能者多劳，来……”

马元举一把拽起郭业的胳膊，说道：“韦尚书现在也在殷天宗的卧房，走吧走吧，来，跟我去卧房一趟。”

也不管郭业同不同意，不由分说，马元举已经拉着郭业直奔卧房方向。

须臾，在马元举的生拉硬拽下，郭业刚一脚踏进卧房，迎面就扑来一阵浓浓的血腥味，令人闻之欲要作呕。

“呕～什么味儿啊？”

郭业赶忙掩鼻忍住不适进了房间，随意打量了起来——

房间摆设整齐，没有打斗的痕迹，不过床上却横陈着两具尸体，确切地说，应该是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两人都是赤条条一缕不遮的横陈于床上，尸体看似僵硬，床上的血渍已经干涸，显然两人已经死了有些时辰了。

郭业继续掩着鼻子走近来一看，其中男死者的尸体无疑便是殷天宗。

照尸体表面症状来看，殷天宗是被利刃割断喉咙致死，五官没有扭曲，四肢没有挣扎的痕迹，应该是在睡梦中不知不觉一命呜呼。

而这女的，死相甚为恐怖，面容上略微泛起黑色，鼻孔，双眼，还有嘴

角都淌着已成凝固状的黑色血渍，九成九是中毒致死。

很快，郭业便发现了端倪，这女死者手中竟然握着一把沾满血迹的锋利匕首。

郭业暗自猜度，两人赤条条地睡在一起，显然这女的跟殷天宗关系密切。再看这女人手中的匕首，他不禁脱口喊道：“莫非是这女人趁殷天宗睡觉的时候，一刀取了他的性命？”

“按照表面证据来看，确实如此。”

回答他的并非是马元举，而是一脸凝重站在房中听件作汇报的刑部尚书韦挺。

韦挺对于郭业出现在这儿并无意外，相反继续说道：“这女人的身份也查明了，乃是殷天宗前些日子刚纳的第九房妾侍刘月娥。如果推断没错的话，应该是她和殷天宗欢愉之后，趁对方睡觉之时一刀结果了他。至于她又因何而死，件作刚刚验完，正是中毒致死。至于中了什么毒，那就要将尸体带回去之后仔细辨别了。”

郭业好奇心一上来，不由推测道：“这么说，她杀了殷天宗之后，畏罪服毒自尽？”

“逻辑上来说，大抵如此！”

韦挺看了眼郭业，继续说道：“不过这一切都是表面证据而已。也许是那群刺客悄无声息地刺杀了殷天宗之后，然后再强行给这女人喂毒，故布疑云制造一个假的现场。但更有可能是殷天宗这个新纳的第九房妾侍是凶手一早安排进殷府，故意接近殷天宗的。凶手为了免除后患，留下让人追查的痕迹，所以斩草除根，一劳永逸。还有第三个可能，那便是这个刘月娥的妾侍，她与那伙刺客一样都是出自某一个神秘组织，她的身份就是一名死士。只要殷天宗一死，她的任务也将结束，必须服毒自尽。”

“哦……”

郭业暗中再次对李渊他们的手段高看了几眼，难道李渊真的有自己的杀手组织？这个组织里面都是李渊一手培植的死士，有男有女？

就在这时，马元举轻声问道：“郭业，你是不是有其他发现和建议？”

韦挺听罢也是一愣，突然反应过来，惊喜道：“对啊，韦某差点忘了平阳郡公当年可是捕头出身，查案正是你的强项啊。”

郭业这个时候哪里还敢发表自己的意见？难道跟他们说，这事儿其实就是太上皇李渊在幕后一手操控的？

他正要搪塞不知，突然门外跑进来一名中年人，一身皂服腰佩横刀，气喘吁吁地叫道：“府尹大人，嗬嗬~~有……有发现！！！”

这人他见过，正是马元举的得力属下，掌管着长安府数百衙差的总捕头——卫军。

## 第992章祸水东引，一石二鸟

“有发现？？”

情急之下，马元举夺步越过郭业，来到长安府总捕头卫军跟前，急急问道：“卫捕头，快说，你们发现了什么？”

卫军一手按在刀柄上，抿了抿干燥的嘴唇，直起腰板朗声道：“府尹大人，按照您之前的嘱咐，我们向殷府的周围邻里打听过去，并询问他们昨夜是否听到殷府内的动静。”

马元举催问道：“那他们怎么说？可是找到了昨夜殷府遭人屠戮残杀的目击人证？”

卫军摇了摇头，吞吞吐吐道：“没……没有！”

“你……”

马元举脸色一变，有些气急骂道：“那你还大言不惭地跟本官说有发现？”

“元举，别急！”

一旁的韦挺发现卫捕头脸色不对，立马安抚住了马元举，然后抢先问道：“卫捕头，是不是有其他发现？”

卫军嗯了一声，冲韦挺微微颌首，不过仍旧不忘自己顶头上司是谁，该向谁汇报，继续向马元举说道：“回禀马大人，将作监的监丞蒋泗山蒋大人与殷天宗大将军素有私下往来，他的府邸就同住在崇仁坊中，离殷府不算远。刚才属下去他府上按例询问昨夜是否有听到殷府的异状，他说没有。不过他跟属下说了另外一件事儿。”

马元举顿觉眼前一亮，追问道：“什么事？可对本案有关？”

卫军回道：“是的，不然属下也不会匆匆赶回了。”

“哈哈，元举真是被气糊涂了。”韦挺不禁打趣了一下马元举，乐道，“这个节骨眼儿上，卫捕头若还说写跟本案无关的事情，你还不拔了他的这身皮？哈哈，卫捕头，说吧，将作监的监丞蒋泗山到底跟你说了什么事儿？”

卫军点了点头，回道：“他跟提起了不久前殷府的一桩喜事。两个月前，殷天宗纳得第九房妾侍，在府中摆了喜宴邀请了不少官场同僚。而这位蒋泗山蒋大人正是当晚的赴宴宾客。属下猛然一想，这房中与殷将军一同殒命的女人不就是他的第九房妾侍吗？于是便问了一些关于这位九姨娘的事情。”

“哦？”

马元举又是惊呼一声，喜上眉梢，催促道：“对于这位第九房妾侍刘月娥，那蒋泗山又知道些什么？”

卫捕头说道：“他说，当晚无论是殷天宗还是在场同僚都喝得很尽兴，殷天宗还让他这位就姨娘当场献舞一支助兴来着。醉酒之余，他亲耳听见殷将军提及，这位九姨娘原来出自长孙府的舞姬，是当朝尚书右仆射，赵国公长孙无忌大人赠送于他的。也就是说……”

马元举眉头立马皱起，接过卫捕头的话，说道：“也就是说，这位殷府九姨娘是长孙无忌赠予殷天宗，刘月娥来自长孙府。”

韦挺更是面容惊变，骇然道：“什么？难道殷天宗及殷府灭门之祸，幕后主使之人乃是长孙无忌？？？”

“这不可能！！！”

郭业下意识脱口喊了一声，推翻了马元举和韦挺两人的推断。

“唔？”

“咦？”

两人竞相惊疑一声，将目光齐齐落在了郭业身上。

郭业猛然醒悟过来，知道自己情不自禁说错了话，赶忙又连连摆手解释道：“两位，郭某的意思是说，长孙无忌和殷天宗大将军私交甚笃，他怎么会暗中谋害殷天宗呢？再说了，两位莫要忘了殷天宗和长孙无忌在朝堂上是什么关系？”

这番话一说，两人的注意力才从郭业的身上转移开来。他们知道郭业的话不无道理，长孙无忌和殷天宗素来都是交情深厚，而且两人都是天策府系的人，尤其是殷天宗，是长孙无忌掌控长安城坊的倚仗。要说长孙无忌谋害殷天宗，除非脑子有坑，或者中了魔障。

不然的话，说一千道一万，长孙无忌也没有暗中加害殷天宗的理由。换言之，他更巴不得殷天宗活蹦乱跳，替他好好坐镇着领军卫府衙门。

在长安城，说殷天宗便是长孙无忌甚至天策府一系的左膀右臂，都不为过。

不过，韦挺还是摇了摇头，选择了将疑点落在长孙无忌身上，轻轻说道：“无论如何，既然这九姨娘刘月娥是出自长孙府的舞姬，那么长孙无忌身上的嫌疑就是最大。马大人，你意下如何？”

马元举也是微微叹息一声，摇头道：“没想到这事儿还牵扯到了长孙大人，呵呵，本官也不敢相信殷府惨案与他有关。但是，韦尚书，恐怕你还是要亲自跑一趟长孙府，寻长孙大人问个明白才是。不然的话，此案真的是一点头绪都没有。”

韦挺道：“没错，韦某正有此意。既然如此，留下一些人保护好殷府，不要让别人破坏了案发现场之外。马大人，咱们便趁早跑一趟长孙府会会长孙无忌吧？”

“好！”

马元举冲卫军挥挥手，示意道：“卫捕头，由你率众在此继续勘察。我和韦尚书带人跑一趟长孙府。”

“得令！”

“走吧。马大人！”

“韦尚书先请……”

话音落毕，马元举和韦挺前后脚地离开了卧房，在房外院落中召集部分衙差，齐齐开出了殷府，直奔长孙无忌的府邸。

硬生生，将郭业晾在了卧房中。

郭业看着两人风风火火地离去，心中亦是惊起了千层浪，俨然被李渊的手段给折服了。

他很清楚这次幕后元凶肯定与李渊，甚至是鲁王道孝王等人脱不了干系，可是他们却能利用一个毒发身亡的殷府妾侍刘月娥，将疑点转向长孙无忌。

无论这刘月娥是不是李渊暗中培植的死士，还是一个冤死鬼，还是说刘月娥进长孙府当舞姬也是李渊他们一手安排进去。

反正，这招祸水东引已经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先是殷天宗一命呜呼，腾出了领军卫府衙门大将军的位置，再是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起谋害殷天宗的嫌疑，这完全就是一石二鸟之计。

厉害！

无论是手段狠辣，还是布局之深，都完全是大手笔，绝非是凡夫俗子所能办到的。

此时，郭业对李渊和鲁王等人所筹谋的计划，那个所谓改天换地的计划，已经生出了忌惮之心，不敢再小觑了这父子几人。

也许，李二陛下还真会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最后让他们得逞了。

带着心中的惊惧，郭业缓缓离开了卧房，也不再殷府继续逗留，起步走出了殷府大门。

这时，张九斤牵来马匹，来到郭业跟前，低声说道：“郡公爷，咱们先借一步说话。”

神秘兮兮，古怪的紧。

郭业狐疑地看了眼张九斤，然后跟他牵着马离开了尽是军士和衙差的殷府大门外，来到一处没有人迹格外僻静的岔路拐口。

“什么事儿？”

郭业见四下无人，牵住了马匹，问了自顾在前头走路的张九斤。

张九斤闻言停住脚步，然后将握紧的拳头伸到了郭业跟前，紧接着，五指张开，手心处有一个皱巴巴的纸团呈现于跟前，随后说道：“这是俺刚才在外头看热闹的时候，有个军士冷不丁塞到我手里的，还在俺耳边嘀咕了一声，说让俺小心收着转交给郡公爷您。俺见他神神叨叨，也不敢冒然打开这纸团。”

郭业满腹狐疑地将纸团取过来，示意张九斤替他牵过马去，然后将这纸团缓缓打开来看，只见上面写着两行苍蝇大小的楷书小字：

“崇仁坊外向东一百步，还请郭郡公移步云来客栈天字甲号房。您的机会来了……”

落款之处，赫然写着三个字——

李元芳！！

## 第993章够狠够绝情

崇仁坊坊口，向东一百步。

郭业这次没有让张九斤跟随，而是借了个由头，将这厮打发回了太平坊。随后独自一人牵马来到了云来客栈前，将马交给客栈伙计好料照应后，便进店上楼寻到了天字甲号房门外。

笃笃笃～

轻叩房门，里头传来道孝王李元芳轻松欢悦的声音：“敢情儿是贵客来了，请进！”

听着对方那种一切尽在预料中的腔调，郭业没来由一阵厌恶，麻痹，权且让你先得意。

而后，他推门而入。

只见房中除了一身士子袍衫的李元芳之外，再无第二人。

李元芳坐于窗边的桌前，一盅小酒，独自斟饮，见着郭业推门而入后，正一脸盈盈笑意地朝他打量过来。

郭业也不多做闲言客套，稍稍拱手后反手将门关上，然后走到李元芳的对座，一屁股坐了下来，径直问道：“道孝王，昨天夜里殷府满门一百八十九口惨遭灭门，应该都是你们做的吧？”

“嗨，郭郡公，你这一问不是多余的吗？”

李元芳轻摇两下头，言语轻松地说道：“如果殷天宗不死，这领军卫府大将军的位置又岂能悬空出来？”

郭业暗道，果然真是出自李渊的手笔。

为了进一步解开心中的疑团，他又继续问道：“这么说，殷天宗的第九房姬妾刘月娥一开始就是你们的人，是你们刻意安排进入长孙府为舞姬，最后刘月娥奉你们的指令，趁殷天宗熟睡之机取了他的性命了？”

“嘿嘿，这也不假，刘月娥的确出自我等门下。安排她进入长孙府成为舞姬，但我们的初衷只是希望她能够在长孙府潜伏下来，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对付长孙无忌时而准备的不时之需。”

说到这儿，李元芳也露出一抹不可思议地笑容，摇头乐道：“嘿嘿，无独有偶巧得很，谁知殷天宗在长孙无忌府上见过身为舞姬的刘月娥几次，便渐渐动了心思。嘿嘿，说来说去还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啊，没成想刘月娥在关键时候竟然成了刺杀殷天宗的一把利刃！”

原来刘月娥的一开始目标是长孙无忌，郭业暗暗叹服，这么说来，太上皇李渊不是刚刚才开始布局，而是很早很早便开始秘密筹划了。既然长孙无忌身边一早就有李渊埋下的钉子，那么诸如房玄龄……唐俭……韦挺……魏征，乃至孔颖达和虞世南等人的府中是否也有类似的钉子埋下呢？

难道老子的平阳郡公府也有他们的人？

“啧啧，郭郡公多心了，哈哈。”

李元芳貌似看穿了郭业的心思，轻笑道：“其他人的府上本王不方便说，不过你平阳郡公府中却没有我们的人，这点我不需要诓骗你。嘿嘿，说句不中听的话，当初的你可还没入我父皇的法眼呢，犯不上为你花这些心思。只不过啊，时移世易，没成想你成长如此之快，已经令我父皇不敢忽视。不然也不会费劲心思让你参与我们一起举事了。”



呼~

郭业暗暗松了一口气，心道，那就好，原来他们一开始还看不上老子。你妹的，现在又干嘛炒起冷饭非拖下水不可？一群王八犊子的玩意，草。

不过他还是不得不佩服李渊他们这次的行动，说道：“实话实说，你们这次不仅刺杀了殷天宗，还将利用刘月娥这个新妾侍祸水东引到长孙无忌身上，真不愧为一石二鸟之计。端得够狠够阴，估摸着这次长孙无忌真是平白惹来一身骚了。”

李元芳又自斟一杯，饮罢之后笑道：“哈哈，那是因为太赶巧了，都撞到了一起。这也好，虽然这件事情对长孙无忌不能造成致命，但也是个大麻烦，足够他为洗脱嫌疑而自顾不暇了。压根儿就不会关注到我们这边，特别是不会将他的精力关注到你平阳郡公身上。”

“关我毛事？”

郭业哼了一声，说道：“他长孙无忌要找我麻烦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老子早就习惯了。不过你们的手段实在太狠了，要殷天宗的性命也就罢了，何苦连他满门一百多口子人都统统取了性命呢？害及无辜性命，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错了！”

李元芳放下手中的杯盏，摇头道：“郭郡公，你这么想就错了。如果单单死上一个殷天宗，又岂会惹来李世民的龙颜大怒？殷府满门一百多条性命一个不留，也是我父皇的意思。你想想看，如果不造成这般轰动，李世民又怎么会让长安府尹和刑部尚书联袂彻查此事？如果不将此事彻查清楚，找到凶手，那整个长安城中的那些官宦勋贵大户人家都会惶恐不安，夜不能寐。嘿嘿，这也是李世民如此兴师动众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不是一贯满口仁义道德吗？如果此案不查个水落石出，他如何安抚长安众臣的心？当然，这也是为郭郡公能够继任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而制造的天大机会。”

郭业暗骂着李渊等人的视人命如草芥，皱着眉头问道：“道孝王，恕郭某人愚笨，我还是没听出来，这跟我有何干系。这跟我接任领军卫府大将军有何关系？”

“嘿……”

李元芳晒笑道：“郭郡公，李世民不是让长安府尹马元举和刑部尚书韦挺联袂彻查此案吗？不是给他们定了期限下了死命令，志在必得吗？如果按照眼下的线索，顶多只能查到长孙无忌这边，可是长孙无忌那儿只能造成一点麻烦，根本不能因此而将他定罪。相反，以长孙无忌的手腕和他的地位，还有他和殷天宗的关系，明眼人都知道殷天宗之死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说，不出三日，马元举和韦挺二人的查案必定会重新回到原点，仍旧没有头绪。嘿嘿，这个时候郭郡公就可以挺身而出，重新复出进宫面见李世民了。”

郭业怔了一下，讶异问道：“啥意思？你让我进宫面圣，主动将这桩案子揽过来？”

李元芳微微颌首，道：“没错，你在马元举和韦挺都毫无办法之时进宫去见李世民，要求以领军卫府大将军的身份来彻查此案，主动将李世民这个大麻烦揽过身来。嘿嘿，他不仅会允诺你，还会感激你，不是吗？君有危难之时，郭郡公挺身而出，啧啧，当为李世民的心腹大臣啊！”

“原来这就是你们说得机会来了~”

郭业微微沉吟了一下，突然想起了什么，惊叫道：“搞什么鬼？马元举和韦挺他们都查不出来，我查个屁啊？难道你想让我当着皇上的面将你们父子几人统统供出来不成？”

“嘿嘿……又错了……”

李元芳的脸上又堆起郭业甚为讨厌的那副笑脸，风轻云淡地徐徐说道：“你没办法查到凶手，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凶手啊，只要能顺利破除此案，让你顺利继任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再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嘛。”

“嘶……”

郭业瞳孔瞬间放大，惊骇道：“你们为达成目的，竟然想将替你们卖命的手下人当筹码一样拿出来当牺牲品？”

李元芳脸色不变，没有正面回应郭业的话，而是自顾又斟起一杯酒，呷了一口，短短说了一句：“我父皇说了，成大事者不仅要不拘小节，还要够狠够绝情！”

## 第994章冒然进宫硬闯望北阁

三天的时间悄然而过，正如李元芳所预测的一样，韦挺和马元举一事无成，所有线索查到长孙无忌身上便戛然而止，又重新陷入了毫无头绪的困境之中。

对于长孙无忌而言，真是天降横祸，之前被郭业气得吐血三升在家休养身子，平白无故还惹来一身骚。

不单单是失去了视为左膀右臂，替他掌控长安城防的殷天宗，还因为一个舞姬而莫名其妙地惹来一桩人命官司，一时之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嫌疑人的身份。

虽然明眼人，乃至李二陛下心里都很清楚，长孙无忌没有谋害殷天宗的动机，更没有谋害殷天宗的意图。

而且长孙无忌却也一时半会儿拿不出他没有杀害殷天宗和殷府满门的证据来。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出真正的凶手，来洗刷他的清白。

好端端地祸从天降，惹来一身腥臊，刚休养生息缓过劲儿来的长孙无忌差点又被气得吐血三升。

没办法，长孙无忌只能从将养身子的安逸中重新复出。

接下来的日子，他又是召集党羽，又是传书门生，开始为自己洗刷冤屈而四处奔波，查找线索，搜寻证据。

跟长孙无忌一样郁闷无比，气得暴跳如雷的还有一人，那就是深居皇宫之中的李二陛下。

时间又过两天，离殷府命案殷天宗之死已经过去了五天，离李元芳让郭业进宫面圣独揽案子的时限足足超出了两天。

皇宫，望北阁中。

哗啦～

李二陛下一脸怒色，气得将摆在龙案上的一堆奏折扫落在地，抬手直指站在底下的两人，怒斥道：“五天了，足足五天了，你们竟然跟朕说，这桩案子查到现在一直索然无头绪？啊？你们告诉朕，是不是天黑之后就寝之时，你们也不敢保证朕的脑袋会不翼而飞，是吗？”

噗通～

噗通～

底下战战兢兢地两人相继跪倒在地，伏地大喊：“臣等无能，请陛下息怒！”

不过李二陛下貌似没有息怒的意思，继续咆哮如雷般吼道：“你们一个掌管天下刑案的刑部尚书，一个是掌管天子脚下长安城的长安府尹，你们今天却跑来告诉朕，此案无法破解？哈哈哈……”

李二陛下怒极反笑道：“你们是不是还要告诉朕，今后连朕的性命，皇后的性命，还有朕的皇子公主，乃至朝中众臣的身家性命，你们都不敢打包票了，是吗？废物，废物，朕要你们何用？？？”

“臣等惶恐，臣等办事不力，臣等罪该万死！”

伏地二人依然是不敢抬头直视李二陛下，继续求饶告罪。

这地上两人正是最近因为殷天宗之死殷府灭门案而抓破了头皮，着急上

火劳心劳力的马元举和韦挺二人。

面对着李二陛下倾泻而来的怒火，两人心里有愧，哪里还敢为自己辩驳？

要恨只恨这制造殷府命案的凶手太过狡猾了，竟然连一点有价值的线索都没有留下，哪怕是一丁点的蛛丝马迹都找不到。

最可气的是幕后凶凶刻意故布疑云，留下了刘月娥这个错误的线索，将他们引向长孙无忌这边，祸水东引不说，还在长孙无忌身上浪费了好些天的时间。

以至于足足过了五天，仍旧没有查出半点有用的东西出来。

这下好了，皇帝龙颜大怒了，而且这怒火一时半会儿还止不住，要拿他们二人开刀泄火了。

倒霉！

马元举和韦挺心里泛起同样的苦涩滋味，他们也体会到了长孙无忌之前的那种委屈和无奈，真他妈的是无妄之灾啊！

看今天皇帝这架势，项上人头是自保无虞，可脑袋上的乌纱帽九成九是保不住，被摘定了。

果然，只见李二陛下突然又歇斯底里的喊了一声：“你们两个尸位就餐庸碌无为的废物，朕要你们何用？难道还要让天下人耻笑朕，手里连个办事得力的大臣都没有吗？既然你们让朕一时不痛快，那朕就让你们一世都不痛快！董顺——”

李二陛下冲躲在角落里不敢吱声儿触霉头的顺公公喊了一嗓子：“传朕旨意，韦挺和马元举身为臣子却不能为君分忧，即日起，罢免韦挺的刑部尚书之位，革除马周的长安府尹之位，留待后用。”

两人闻言顿时面如死灰，心中生出了重重的挫败感和无力感，这个时候，也只能接受现实，在龙颜震怒下能保住一条小命，哪里还敢为自己辩驳和求情啊？

当即，二人继续伏地重重磕了一个响头，齐声喊道：“臣等有愧，臣等办事不力，臣等谢皇上不杀之……”

“且慢！”

一道朗声传入望北阁，打断了韦挺二人的接受现实。

二人不敢抬头回望来人，却已经从对方的声音中听出了来着姓甚名谁，正是郭业无疑。

而李二陛下却是正面对着望北阁的门口，一见郭业冒然闯入，打断了自己教训臣子，心里更加不痛快了。

顿时勃然大怒道：“郭业，你作死吗？谁让你不听宣调冒然进宫，硬闯望北阁的？”

说罢，他扭头又狠狠瞪了一眼躲在角落，被现场气氛吓得直打哆嗦的顺公公，喝骂道：“董顺，查查今天是哪几个内侍值守望北阁？查出之后，一律仗毙，以儆效尤。”

顺公公又是打了个哆嗦，面容惨白地惊呼一声：“啊？”

这时，郭业赶忙上前拱手拜道：“皇上息怒，是臣硬闯，跟门口那几位内侍无关。请陛下给臣一点时间，待臣说完之后，您再连我都一并处置得了。”

“哼！”

李二陛下冷哼一声，将目光又回到了郭业的身上。

其实他也并非那种嗜杀成性的暴君，今天他只是在气头上，而且诸事不顺悖逆他的本意，所以他才暴脾气连连出来，这么没有方寸。

经郭业这么一说，他也收起了仗毙门口那几个内侍的心思，冲郭业冷冷呵斥道：“且让你先说，如果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哼，朕连你也一并处置了。”

郭业厚着脸皮笑了笑，又是拱手抱拳喊道：“多谢皇上宽恕，臣今天可是冒然进宫闯阁，可完全是赤子忠心，为君分忧解愁而来的。”

“为朕分忧解愁？”

李二陛下听到这儿，脸色缓和了许多，皱着眉头透着疑惑问道：“这么说，你知道朕因何而发怒了？”

郭业继续不怕死的腆笑道：“当然，不就是因为领军卫府大将军殷天宗之死，因为殷府满门一百多口子的灭门案子而发怒呗。臣今天特意进宫面圣，就是为了此事。”

“哦？”

李二陛下眉宇舒展，脸上渐有喜色，急急问道：“郭爱卿，这么说，你是有这桩案子的线索了？”

好家伙，神情大变之外，连口吻都变得异样了，格外亲热起来。

郭业暗暗腹诽，靠，还真够现实的。气头上就说郭业你作死吗？有求于人便张口就是郭爱卿。现实，李二陛下忒现实。

腹诽归腹诽，郭业还是正色说道：“皇上，微臣不仅查到了凶手的线索，还查到了那帮凶手如今的下落。”

蹭~

这下不单单是李二陛下了，就连伏地不敢抬头的马元举和韦挺二人都猛地直起腰来，将眼神团团锁在了郭业身上，生怕郭业滋溜一下，人没了。

哒哒哒~

李二陛下三步并作两步走，来到郭业跟前，双手摁住他的肩膀，激动地摇晃道：“郭爱卿，你是怎么查到凶手下落的？快，快告诉朕，现如今这帮凶手藏匿在何处？”

郭业被李二陛下晃得脑袋直发晕，赶紧站稳了身子，冲李二陛下讪笑了两下，指着地上的韦挺二人，主动替他们二人求情道：“皇上，这些凶手都不是长安人氏，相反，他们都是行踪飘忽不定的江洋大盗，他们这次来长安犯案也是计划周密了很久，根本不是普通杀手所能做到的。从他们故布疑阵祸水东引至长孙无忌大人身上，就可见这些人都是三脚猫的角色。所以啊，这次真的不能怪韦尚书和马大人。他们真的尽力了。因此，微臣斗胆，先替二位大人求个情，还望皇上恩准才是。”

“呃……”

李二陛下扫了一眼地上跪着的两人，耐不住郭业带来的好消息而冲洗了不少愤怒，心情渐渐轻松，最后挥挥手冲二人示意道：“都起来吧，既然郭爱卿都为你们求情了，那朕也不再枉作小人了。下去吧，回家之后都给朕好好反省一番。如果还有下次，哼，任谁求情也没用！”

韦挺和马元举先后从地上爬起，冲李二陛下先是喊了一声：“谢皇上宽恕，臣等知罪，一定下不为例。”

紧接着，二人相继向郭业投过去一个感激的眼神，马元举与郭业的交情自然不需要，但韦挺那当真是感恩戴德，铭感肺腑。

如果不是郭业，他今天刑部尚书的乌纱帽铁定是要被摘掉了。

随后，两人纷纷告退，躲过一劫带着庆幸的心思离开了望北阁。

两人走后，李二陛下这才催促道：“郭卿，说吧，你是如何查到的？现在这帮无恶不作的江洋大盗又藏匿在何处？”

郭业笑了笑，说道：“皇上，别急，待微臣跟你一一说来。嘿嘿，这还真是不得不说臣这交游广阔，三教九流都有交情啊。就在昨日，臣去东市那边的胡姬酒肆喝酒来着，偶然间遇见曾经有过往来的江湖上的朋友。与他喝完了一顿酒之后，这厮竟然满口醉言起来。说着说着，竟然就说到现如今在长安城中惹人议论的殷府灭门命案上。臣听过之后立马就上了心，趁着对方熏醉下旁敲侧击起来，这才打听道，原来这伙人来长安之前跟他……”

“这伙人来长安之前，这群江洋大盗跟你这位朋友怎么了？”

李二陛下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非常讨厌郭业这说话说一半留一半的臭毛病。

## 第995章领军卫府大将军

“嗨，皇上您别急啊！”

郭业居然臭不要脸地主动替李二陛下搬来一把椅子，示意道：“皇上，你先坐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

李二陛下现在火急火燎，一脚踢开郭业搬过来的椅子，微怒道：“啰嗦什么？快点说！”

郭业热脸蛋贴了李二陛下的冷屁股，不过也不尴尬，因为他太了解李二陛下的性子了，他就是要让故技重施，先吊足李二陛下的胃口再说。

不然的话，接下来的东西可就不好索求了。

现在拿捏的火候，刚刚好。

随即，他继续说道：“我这位江湖上的朋友是出了名的包打听，就靠卖消息为生。皇上您是知道的，这种江湖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殊伎俩和本事。原来这伙江洋大盗当初就是从他手上买来的消息，殷天宗大将军平日出行的时间和路径，包括殷将军的府邸位置，都是跟他买来的消息。所以啊……”

“哼，这人如此助纣为虐，论罪当诛！”

李二陛下突然一抽风，冲郭业问道：“郭卿，你这位江湖朋友人在何处？朕要治他死罪！”

“嗨，皇上您还应该知道江湖人居无定所的性子，估摸着这个时候这小子已经知道自己酒后失言，早已逃之夭夭，如今不知又逃到哪里去了。”

郭业早就料到李二陛下会这么问，立马用想好说词搪塞道：“皇上，现在先别揪着这个江湖包打听不放，还是以抓捕这伙江洋大盗为先吧？”

李二陛下经郭业这么一转移，也知道自己将注意力用错了地方，恨恨地骂了一句：“哼，江湖再大江湖人再千奇百怪那也是我大唐的子民，理应服从朝廷的管束才是，像江洋大盗，还有那个助纣为虐的所谓江湖包打听，都应该杜绝诛杀殆尽才是，不然迟早会危及到江山的安危，社稷的稳定。回头朕会让户部好好校对大唐十道诸州的人口户籍，重新整治整治这些江湖份子，这些都是不稳定因素，理应杜绝才是。”

郭业一阵汗颜，暗道，我就随口一说，您老人家还当真了？看来这江湖又要因为哥们的一句话而掀起轩然大波了，我有罪。

随后，他为了分散李二陛下的注意力，赶紧问道：“皇上，现在那伙江洋大盗才是最危险的存在啊。如果不尽早抓捕归案定罪的话，恐怕还会危及到长安城中其他人家。你想想看，他们敢杀殷大将军，敢灭殷府满门，还敢利用殷府九姨娘的来头而嫁祸给长孙无忌大人。所以啊，这伙人不仅手段残忍灭绝人寰，还居心叵测，其心可诛啊！如果再任由他们在长安城为非作歹的话，兴许下一次指不定又是哪位朝中大臣家要遭殃呢。”

“是的！”

李二陛下重重地握起拳头，咬牙切齿恨声道：“郭卿说得在理，那如今那伙子江洋大盗共有多少人？”

“一共五十人，我听那包打听提及，这些人全都是亡命之徒，每个人身上都背着命案。”

郭业夸大其词地说道：“而且这些人都是穿州过府流窜作案的，个顶个都是攀墙爬梯，飞檐走壁的人物。如果过了这几天，这些人逃出长安城的话，

想要再将他们缉拿归案，可就难喽。”

李二陛下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沉声问道：“对，除恶务尽且要早，郭卿，这些人如今藏在何处？”

郭业按照之前李元芳给的情报，说道：“就藏在长安西市的一家车马店中，估摸着再过两天，等着城中风头松一点的时候，就会混出长安城去了。”

“长安西市的一家车马店中？”

李二陛下摸了摸因为这几天着急上火而有些肿起来的腮帮子，沉吟道：“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呵呵，这些贼匪倒是好心机啊。难怪马元举和韦挺他们一直都没有留意，谁曾想到他们会躲在西市这等繁华喧闹的市集中？”

“皇上！”

郭业突然挺腰抱拳，朗声道：“臣想毛遂自荐！”

“嗯？”李二陛下被郭业这般严肃的语气给惊了一下，随后问道：“郭卿是要替朕将这伙贼匪捉拿归案？”

郭业点头道：“是的，臣不才，愿为皇上分忧。”

李二陛下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线索是郭卿你提供的，贼匪的藏匿地点郭卿也知之甚详，既然郭卿有心替朕分忧，那朕岂能不成全？好，你去找马元举，让他将长安府的数百衙役统统调遣给你，由你带队去将这些穷凶极恶的贼人捉拿归案。朕就在这望北阁中等着你的好消息！”

呃……

郭业听罢心里一阵干着急，我草，这怎么可以？我话还没说完呢，哥得要得是可不是调遣数百个衙役的指挥权啊。

于是，他说道：“皇上，臣刚才说了，江洋大盗共计五十人，都是穷凶极恶，武艺超群的人物，单凭数百衙役可能有些差强人意。到时候恐怕不仅难以将贼匪绳之以法，还会让他们拼死反抗逃脱掉，哪怕有漏网之鱼，也会让这些亡命徒狗急跳墙，四处造孽害了无辜百姓的性命。所以，微臣这次不准备调用长安府的衙役来办这个差事。”

李二陛下听罢，也觉得郭业说得不无道理，于是问道：“那郭卿想怎么来抓捕他们？”

郭业细细分析道：“皇上，你看啊，他们藏匿的车马店在西市，而西市又属于人流密集地带，眼下是大白天的，正是人来人往的时候，所以动手的时机必须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样，至少不会伤及车马店四周的商贩和百姓。”

李二陛下嗯了一声，表示赞同，静下心来问道：“那然后呢？郭卿尽管大胆直言，朕信你！”

等得就是你这句话。

郭业暗暗松了一口气，道：“眼下也只有负责长安城防和宵禁的领军卫府衙门才是参加围捕捉拿贼匪的最佳人选。皇上，领军卫府衙门在长安城共有军卒三万，在战斗力方面绝对是远胜于长安府的衙役，而且武器配置也优于衙役。最为关键的是，西市归左领军卫府管辖，正是天时地利人和的选择。如今殷大将军被人所害，领军卫府群龙无人，所以微臣毛遂自荐出任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然后名正言顺地征调左领军卫的兵力趁夜抹黑开进西市，将这群为非作歹的贼匪一网打尽，告慰殷天宗大将军及殷府满门一百八十九口



人的在天之灵。”

李二陛下算是听明白了，郭业是要毛遂自荐出任掌管长安城坊三万兵力的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然后名正言顺地调遣西市所在的左领军卫府兵力，围剿这群江洋大盗。

不用左领军卫的一万五千余兵力出动，哪怕出动三千兵力，这五十个江洋大盗就算是再艺高人胆大，肯定也是一网成擒，难以遁形。

可是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关系着整个长安城的安危，甚至关系到位于长安城正中央的皇宫所在。

如果交给郭业，那可真是将李二陛下自己一半的身家性命交给郭业了。

正在他深思熟虑间，突然郭业沉声说道：“皇上，这群贼匪若是不除，朝中大臣还有长安城的大户人家肯定都是人心不定，人人自危。而且，要想早日解除长安城如今这份诡异气氛，就要将这伙人绳之以法，以振朝纲。陛下，这个时候千万不能有所顾虑，臣愿立军令状，若是让这伙人逃脱，哪怕是有一条漏网之鱼，臣甘愿受罚，哪怕是陛下拧了臣的脑袋当球踢，臣也绝无怨言！！！”

“郭卿，你……”

李二陛下一时间无言以对。

话都被郭业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李二陛下就等于被架到了火上烤，一时半会儿根本就下不来。

而且郭业最后还补充了一句愿立军令状，李二陛下这个时候如果不同意的话，那不是打击臣子的积极性吗？

此时此刻，李二陛下最后的一丝顾虑全消了。

只见他郑重其事地冲郭业点头说道：“好，郭卿，时间紧急，朕就先给你一份御笔亲印的手书，你拿着这份手书去领军卫府衙门赴任，署理领军卫左右两卫共计三万兵马。等着你将这伙江洋大盗收拾完，朕明日在当朝宣布你领军卫大将军一职的消息。”

说着话，李二陛下已经走回了龙案，挥笔泼墨写了一份手谕，并加盖了玉玺。

言罢，他重新走下来，将御笔手书交到了郭业手中。

郭业拿着这份手书，言之凿凿地保证道：“多谢皇上的信任，臣一定不会让陛下失望的。时间紧急，臣还要先赶往左领军卫府衙门召集所有的领军校尉会面履任和筹谋，便先行告退了。”

说罢，又冲李二陛下深深鞠了一躬，紧紧将手书攥在手心，大步走出了望北阁。

李二陛下没有说什么，反而是粗粗松了一口气，暗道，只要晚间他好消息传来，朕就能舒舒服服地睡个安稳觉了。哼，这些亡命之徒，捉拿归案后，一个不留，朕要他们统统受车裂之刑。

……

……

日落月升，星辰闪烁遥挂天穹，夜色虽浓却也不黑。

郭业在左领军卫府一早便述完职，然后征调了将近三千军卒趁着夜色开进了西市。

夜里的西市不复日间繁华，静若死水。

不约一会儿，三千兵马分批逐次地开赴进来之后，不仅将五十贼匪藏匿的车马店层层包围，还将车马店所在的街市统统暗中戒严起来，防止有漏网之鱼逃脱。

很快，万事俱备，只欠郭业一声令下。

一名领军校尉在郭业的一道手令下，带着三百军卒冲破店门，迅速涌入车马店中。

可是良久，里头只听见脚步嘈杂，却听不见兵戈交击的打斗之声。

顷刻，那名领军校尉在月色星辰照映下，一脸惊愕地跑出车马店，来到郭业跟前，喊道：“禀报大将军，我军已经控制住车马店内各个出口，可是，可是……”

郭业问道：“可是什么？贼匪没了？”

“不不不~”

领军校尉摇头急急报道：“贼匪一共五十人，加上车马店主夫妇两人，伙计八人，都在店中。可是，统统毙命，无一活口。据属下翻查，除了车马店夫妇和伙计是被人一刀毙命外，那五十名贼匪全部都是服毒自尽，大人，这……”

“好了，我知道了！”

郭业仿佛早已知道结果了一般，挥挥手，吩咐道：“让弟兄们将所有的尸体都搬移走，记住，将贼匪的尸体、还有车马店店主和伙计的尸体都要分开，不要掺杂在一起。”

“喏！”

领军校尉返身而去，开始张罗着人准备打扫战场。

郭业微微仰头看了眼璀璨星空，屏息凝气暗骂一声，草你妹的，够狠够绝情，这些死士李渊到底是怎么训练出来的？他们手中到底还拿捏着多少死士？

显然，今夜这场剿匪行动注定就是一场未开打，便早已经分出了胜负的战斗。

## 第996章暗示

一场没有硝烟没有悬念的战斗，就像一场预先彩排好的独角戏一样，平静上演，匆匆落幕，就此结束。

三千兵马太过嘈杂，郭业不愿在这多做逗留而扰民，于是吩咐下属加快清扫车马店战场，将所有尸体统统转移回左领军卫府衙门，留作后用。

而后，他独自带着一队人马先行离开，直奔皇城进宫面圣，第一时间将车马店的战斗结果回禀李二陛下。

入夜，风凉。

李二陛下并未就寝入睡，相反，他毫无困意，正披着一件厚厚的大氅站在甘露殿中，一呼一吸间不时哈出白茫茫的雾气，显然今夜寒意正盛。

不过李二陛下面色却古井不波，正静静地聆听着毕恭毕敬站在自己身后的郭业细细汇报着。

郭业看着李二陛下的背影巍然不动，无法探查出对方此时的心情如何，只得按照自己之前已经编好的说词，继续往下说去。

良久，话已尽，可李二陛下仍旧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没有转过身，更没有吭一声，就如一尊雕塑般僵立在那儿。

一时间，甘露殿中陷入一片沉寂，而郭业却多了几分惴惴不安，暗道，难道李二陛下不满意今晚的结果？还是说不满意我编的说词啊？尼玛的，做起亏心事，真是心虚没底啊。

这时，一道嘎吱的推门声打破了这份诡异略显紧张的气氛，只见长孙皇后走入殿内，双手捧着一个梨花木托盘来到李二陛下跟前，柔声款款地说道：“陛下，夜里更深露重，天气寒冷，先喝杯参茶暖暖身吧。”

李二陛下低沉地唔了一声，抬起眼皮扫了眼长孙皇后手中的托盘，见着托盘上共有两杯参茶，不由会心一笑。随后他拿起其中一盏捧在手中感受着杯壁传来的余温，不忘冲长孙皇后微微甩了一下头，示意她将另一杯给身后的郭业。

长孙皇后莞尔一笑，轻移莲步款款来到郭业跟前，手中托盘微微一送，道：“平阳郡公，这是本宫用高丽百年老参，加上宫中后山引流的山泉水熬煮而成，能够提神醒脑解疲劳，最适合你们这些半夜三更还不睡觉的忙碌人呢。”

长孙皇后的后半句明显有嗔怪的意思，好像在责怪郭业大半夜不睡觉还跑进宫里来打扰李二陛下的休息。

郭业心里那叫一个冤啊，这哪里是他想大半夜进宫破坏人家夫妻和谐啊，这可是李二陛下今天白天亲口下过死命令的，必须及时回报的。

不过他也并不介意长孙皇后的嗔怪，相反，心里还是蛮感动的。

因为长孙皇后端进殿中的托盘上并非只有一杯参茶，而是足足两杯，说明长孙皇后从一开始就没有忽略了他的存在。

随后，他接过参茶浅尝了两口，砸吧了两下嘴，恭维道：“皇后这参茶当真是好啊，微臣这么两口下去，顿觉浑身毛孔舒张，整个人精神百倍充满了干劲。”

“咯咯~”

长孙皇后俨然被郭业逗乐了，不禁打趣道：“郭郡公真是爱说笑，一杯参

茶而已，哪能让你说得跟灵丹妙药仙家神水似的呢？”

“嘿嘿。”郭业又喝了两口温热的参茶暖了暖身子，笑道，“微臣句句属实，可不敢有半点欺瞒皇后呢。这高丽百年老参茶，当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

“好啦！”

李二陛下终于转过身来开口了，先是将杯子放回长孙皇后的托盘上，然后挥挥手，轻声说道：“观音婢，朕和郭卿还有事要谈，天色不早了，你且先下去休息吧。朕忙完了便会去歇息。”

郭业见状，三下五除二咕咚咕咚将剩下的半杯参茶一饮而尽，如牛嚼牡丹一般地快速解决掉，然后抹了抹嘴巴将空盏还回托盘上，说道：“谢谢皇后的参茶。”

长孙皇后嗯了一声，走至李二陛下耳边，低声嘱咐了一句：“陛下，不要太过操劳国事了，多多爱惜保重龙体才是。”

走后，径直将殿门轻轻带上。

“不要太操劳国事，保重龙体？”

李二陛下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民为重，君为轻，朕自登基以来纵是再疲再累，却也一日不敢忘怀国事啊。朕若是关惦记保重龙体，又有谁能替朕操劳国事？朕也是人，也是为人夫为人父，也想多陪陪妻儿，多享享天伦之乐。唉……可这国家大事一桩接着又一桩，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朕忙得完吗？？唉……”

听着李二陛下这些肺腑之言，确切地说是，每个正常人所应有的怨言牢骚之时，郭业的鼻子情不自禁一阵酸楚，他真想站出来大喊一声，陛下，其实是你那父亲和那几个同父异母的弟兄在背后算你，在暗中给你添堵，而且他们还酝酿着一个天大的阴谋来针对你。

可惜，他没有，也不敢。

因为他一站出来虽然能将满心的负罪感摘干净，但是却也将关雎鸠和王伯当给坑了。

所以，他最后还是忍耐了下来，低着头没有吱声儿。

也不知是李二陛下喝完参茶的效果，还是发完牢骚的缘故，他整个人突然焕然一新，又充满了熠熠精神和用之不竭的精力。

只见他双眼炯炯有神地盯着郭业，问道：“郭卿，照你刚才回禀，当你率兵将车马店围困起来之前，那五十个江洋大盗便已经将车马店店主夫妇灭口，还统统服毒自尽了？”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头应道：“是的，没错！”

李二陛下深吸一口气，皱着眉头问道：“那就是说，这群贼匪早在你们围困车马店之前，便收到了数千兵马要来捉拿他们的消息了？郭卿，朕问你，你在左领军卫调三千兵力进驻西市之前，是否走漏过风声？会不会是你手下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绝对没有！”

郭业非常坚决地摇了摇头，回道：“微臣敢拿项上人头担保，围剿车马店藏匿贼匪之事，绝对没有泄漏过一丝。”

“那就奇怪了！”

李二陛下眉头又紧了几分，猜疑道：“难道这五十个江洋大盗的背后还暗

藏幕后主使不成？郭卿，你能猜到是什么人吗？”

郭业再次摇了摇头，表示不知。

可是他心里却是百般着急，暗道，李二陛下，我已经暗示到这儿了，不能再说下去了，再说下去我会把王伯当和关雎给害死的。希望我故意这么说，你心里能有所提防和戒备，最好是能发挥你超乎常人的大智慧和疑心病，及早发现你老子李渊的阴谋诡计才是。

原来郭业刚才回禀之时，并未按道孝王李元芳之前所交代的原话所说，而是稍稍有了些许改动，目的就是为了让李二陛下提醒李二陛下，此事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为了关雎和王伯当的性命，他也只能暗示提醒到这儿，点到即止，仅此而已。

可李二陛下始终百思不得其解，心中尽是疑窦地叹道：“这五十个江洋大盗与殷天宗应该素无瓜葛更无仇怨，可居然取了他的性命还灭了殷府满门，而且据马元举韦挺查实，殷府中没有被人劫掠过的迹象。无冤无仇又不为财，难道还有其他目的不成？”

郭业不敢再继续提醒下去了，赶紧转移话题道：“皇上，既然暂时想不到，那就先不想了。现在那五十个江洋大盗的尸体已经被转移到了左领军卫府衙门中。微臣想明日将这些尸体统统悬吊在长安城外的刑场上暴晒三日，并在城中醒目处张贴告示，好让城中百姓和大户人家，以及朝中大臣们安心。也好早日将长安城人心惶惶的局面给破除掉。”

“唔，郭卿考虑周详！”

李二陛下微微点了一下头，赞允道：“殷府灭门之事也是时候应该定论了，总不能一直这么悬着，不然城中百姓势必人人自危。而且长安乃大唐帝都，都驻着其他邻邦异国的使臣，一桩案子拖了这么久也徒惹他国笑话。好，一切都交由郭卿来办吧。”

郭业嗯了一声以作回应，忽然又听李二陛下交代道：“至于刚才那个幕后是否真的主使者存在之事，郭卿暂时就先烂到肚子里吧，千万不要将这事儿泄露出去，徒惹是非。这件事儿郭卿就不用插手了，朕自会处理。”

郭业一听心里顿时松了下来，他还真巴不得李二陛下这么说，他也不想李渊知道他在李二陛下下面说了些什么不该说的话。

“总得来说，能破了殷府灭门命案，郭卿居功至伟。”

李二陛下道：“好，朕说话算话，即日起便有郭卿接任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掌管左右两卫三万人马，主持长安城的城防与宵禁诸事。明日早朝，朕自会宣布此事。”

“谢主隆恩！”

郭业拱手拜道：“皇上，若没有其他事，那臣就先行告退了！”

李二陛下嘱咐了一声：“好，早点回去歇着吧！”

随后挥挥手，示意他退下。

郭业气定神闲地走出了甘露殿，在两名内侍宦官提着灯笼的带领下，离开了皇宫。

刚走出皇宫大门，他隐约听见左手边不远处一阵马儿打着喷嚏的声音。循声望去，只见——

左手边约莫五十步左右的距离，停驻着一辆马车，一辆双头马并驾齐

驱，车厢外挂着两盏彩灯，装饰颇为奢华的马车。

这马车，好像是刻意在等着他出宫一般。

## 第997章竖子不足与谋

这是谁家马车？莫非在刻意等我？

郭业心里正嘀咕着，只见那马车缓缓驶动，朝着他所在的方向驰来。

“聿……”

马夫轻喝一声，绳子一拽挑起了马嚼子，马车适时停在了郭业跟前。

这时郭业已然猜到，这辆高调奢华的马车，真是冲自己来得。

不过这马夫看着面生，到底谁家啊？

“郭郡公！”

车帘一经掀开，未看清里面的贵客长什么样儿，却已经传来了对方嗓门洪亮的声音，郭业听着有些耳熟。

借着皇宫大门口高高悬挂着的几盏橘黄宫灯，郭业看清了车里到底是谁。

原来是李渊膝下那三位庶出王爷中的其中一人，荆王李元祥。

对于李元祥的秉性和脾性，郭业知之甚详，顿时心中一阵腹贬痛骂，我说皇宫门前是谁这么骚包高调，敢情儿是这个志大才疏有勇无谋的荆王爷啊！

卧槽儿，在这儿皇宫跟前驾着这么骚包的马车，这小子就不怕闹出动静引来李二陛下的注意？到时候李二陛下还不怀疑我跟这几个庶出王爷不干不净暗有勾连？

尼玛的，这孙子真不是做事儿的料，难怪鲁王和道孝王一直都怕他坏了大事。

尼玛的，郭业心里真是将李元祥骂惨了，直接从这小子降级到这孙子。

郭业顿时一阵心里发慌，为了麻痹把守宫门口的千牛卫，免得他们去给李二陛下打小报，于是他立马上前拱手拜道：“我说谁这么大胆敢在皇城中宫门外乘车驾马呢？原来是荆王殿下啊？也是，大唐律例写得明明白白，除了皇室宗亲，其他人不得在皇城中乘车驾马。那敢情儿好，今天借借荆王殿下的光，劳您大驾送我一程出皇城呗？”

说着，也不由荆王能不能反应过来，二话不说登上车辕钻入了马车中。

荆王一见郭业钻入马车正要说话来着，郭业将食指竖起放在嘴唇边儿，嘘了一声示意他噤声，然后压低着嗓子催促道“荆王莫要说话，赶紧的，让你的马夫快点驱车出皇城。咱们出了皇城再说其他。”

荆王貌似还没明白过来，赶忙插了一嘴，道：“郭郡公，本王……”

“荆王爷，如果不想坏了大事，就赶紧让你的马夫赶车离开此地吧！”

郭业这回动了真章，连语气都格外清冷起来。

荆王一听坏了大事儿，这还了得，权且忍下了郭业的这番没规矩，急急冲马夫喊了一嗓子：“走，顺道送平阳郡公一程！”

“驾～”

啪～

马夫高高扬起马鞭，狠狠抽了一鞭子，高喝一声后，便驱赶着马车缓缓离开了宫门口，朝着皇城三道门的方向快速行去。

哒哒哒哒～

马蹄踩踏，车轱辘翻动，顷刻间便离开了宫门口，约莫一小会儿便使出

了皇城三道门，来到了宽阔安静的朱雀大街上。

“呼~”

郭业暗暗松下一口气，后背愣是吓出一身冷汗来，随后越俎代庖冲外头驾马的马夫喊了一句：“停车！”

“聿.....”

马车减速，顷刻间停了下来。

荆王身子一趔趄晃了晃，不解问道：“不是还没到太平坊郭府吗？这把马车停在朱雀大街大中央算怎么档子事儿？”

“你给我闭嘴！”

郭业突然阴沉下脸，不顾对面坐着的是堂堂王爷之尊的身份，气急败坏地破口大骂道：“荆王，你想害死我吗？还是想着让皇上将你父皇还有你兄弟三儿一锅端了？”

“呃？”

荆王被郭业突然这么来一下给骂懵了，脑子迟钝还没反应过来，又听见郭业噤里啪啦一阵开嗓：“荆王，你在宫门口外招摇撞市驾车迎我，你是巴不得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吧？你知道你这样做险些害死我吗？万一这事儿被人传到皇上那儿，我们都他妈等着统统一块儿死吧！！！”

“嘿~~”

荆王哂笑一声，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说道：“我道是什么呢，原来你是为了这个啊？嗤.....郭郡公，别说我笑话你，你这胆子忒小了吧？就算李世民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又怎样？嘿嘿，不久的将来，这江山都要易主，咱还需要忌惮他什么？”

卧槽儿！

这孙子是脑残吧？真是投了个好胎，不然以他这智商，真是狗屁不是。

随即，他讥讽道：“我的荆王殿下，您也说了在不久的将来，而不是现在。我真怀疑，以您这智商怎么能.....嗨，不说了.....”

话说一半儿，郭业戛然而止不再说下去了，因为他发现荆王的脸色变得愈发难看，貌似濒临愤怒发飙暴走了。

也是，堂堂一个王爷被自己贬得一文不值，不发飙才怪。

适可而止，过犹不及。

倏地，他赶紧岔开话题，问道：“好了，不谈这事儿了，不知荆王今天找我为何事？”

“嗯，自然给你庆祝了。”

荆王脸色稍稍缓和了下，说道：“如今计划非常顺利，都按照着我父皇所预定的走向进行着，如今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已经被你拿下，左右两卫三万兵马归你节制，整个长安城的城防和宵禁都归你掌管，难道这不值得庆贺一番吗？所以本王在平康坊的江月楼为你设宴，特来请你过去喝上两杯。”

“设宴庆祝？”

郭业下意识地抗拒了一下，心道，这么高调真是这位荆王殿下的风格啊！

随即，他问道：“太上皇，还有鲁王、道孝王他们今晚也会一同为我设宴庆贺吗？”

荆王摇了摇头，道：“嘿嘿，怎么？莫非平阳郡公还嫌本王不够资格为你



设宴不成？”

郭业好像听明白了，又问了一句：“这么说，他们也不知道你今晚为我设宴庆贺一事啰？”

荆王直言不讳地说道：“当然不知！”

懂了！

搞了半天，敢情老子真的跟一个没脑子的二货在扯皮啊？

顷刻，郭业不假思索地拒绝道：“荆王殿下，设宴庆贺就免了吧，多谢你的好意。还有，希望你下一次做事多动动脑子，不然大家伙都要被你害死完蛋！好了，我自己步行回去吧，谢谢你相送郭某一程。”

说罢，郭业便迅疾从马车上跳将下来。

荆王见郭业拒绝的这么干脆，说话还如此不留情面，竟然以下犯上不分尊卑，当即气急败坏地掀开车帘，骂道：“郭业，你什么意思？你不领本王的厚意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拿话羞辱本王？你信不信……”

“我信！”

郭业驻足转身，回望着探出半个身子在外的荆王，冷冷说道：“荆王殿下，你不动脑子所以我信你什么事儿都干的出来。但是如果你不想害人又害己的话，就烦请你做事之前多用用脑子，凡事三思而后行。言尽于此，告辞！”

“等等～”

荆王怒气冲冲地唤道：“我父皇让你准备准备，三天后的早朝，一同附议拥立承乾复位。”

说罢，重新钻回车中，冲马夫重重地吼了一句：“驾车，走！”

马夫紧了紧缰绳，正要挥鞭，突然扭头问道：“王爷，是去平康坊吗？”

“你没脑子吗？还去个鬼的平康坊？”

荆王怨气深重地吼道：“现在立刻马上，回荆王府。废物，都是废物！”

“哦……”

马夫手中长鞭一甩，高喝一声驾，调转马头拉着马车哒哒哒朝着皇城三道门的方向疾驰而回。

郭业看着远去的马车，蹄声隆隆一如既往的高调和骚包，不由摇头一叹：“跟这种人合作，还真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太长了。唉……竖子不足与谋！”

当街驻足，踌躇片刻之后，郭业仰头凝望着皓月当空，自顾沉吟着：“看来李渊他们的步子越来越紧凑，留给我的时间也越发地紧迫了，我是时候未雨绸缪了……”

顷刻，打定主意之后，郭业便朝着太平坊的方向步行而回。

## 第998章原来是他

次日，郭业以领军卫大将军的名义下令在城中四处张贴红榜告示，宣布殷府命案已经告破，城中即日起解除戒严。

同时将五十名江洋大盗的尸体悬挂在长安郊外的刑场上，暴晒三日，以安民心。

一时间在城中起了轩然大波，百姓竞相奔走，红榜告示之处人头攒动，更有好事者纷纷涌出城外，前往刑场去看热闹。

仅仅半天的光景，殷府灭门案告破之事便在整个长安城中传扬了开来。城中之前人人自危，人心不定的局面随之而破。

顺带着，原来负责此案的马元举和韦挺都狠狠松了一口气，总算是托了郭业的鸿福，躲过了眼下这破案不力的一劫。

城外在传扬命案告破，宫中朝堂上也是热闹得紧，当然因为殷府案子告破，殷天宗之死有了结果，所以气氛还算可以。

李二陛下言而有信，当堂就宣布了对郭业的任命，由郭业出任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品衔不变仍旧是从二品，不过却挂了个尚书虚衔，也算是对郭业卸任礼部尚书的一个补偿。

因为礼部尚书与领军卫府大将军都属于从二品，但在太平盛世，同品秩的文官永远都比武将天生要有优越感。

这也就是武职见文职，平白矮一头的俗规。

如今郭业以一个从二品的大将军加尚书虚衔，虽看着不伦不类，但里头的说法就大了。

因为这样的话，他就能以武将的身份享受着文官的待遇，六部尚书所拥有的福利待遇，他都能享受到，无论是朝堂地位，还是米粮俸禄和仪仗，就连之前赐佩的银鱼袋，他都能继续佩戴。

也算是郭业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之喜了。

这番任命下来，自然有人欢喜有人忧。

士林清流系中人自然是喜大谱奔，毕竟郭业是士林清流系的灵魂人物，是一面凝聚人心的旗帜。

而魏征等人所代表的建成余党系，依旧保持中立，不喜不悲，不过因为郭业之前替刑部尚书韦挺求过情解过难，所以对于郭业出任领军卫府大将军，韦挺魏征等人潜意识里还是没有那么大的抵触了。

倒是天策府一系的人，最是憋屈了。

不仅平白折损了一个掌管长安城城防和宵禁的殷天宗，失去了对长安城的掌控；还让郭业拿走了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

这就意味着，从此，天策府一系的力量被削弱，长安城的城防兵力不再归他们所控制。

之前在家中休养身体，如今因为殷天宗一案而已经复出朝堂的长孙无忌一脸铁青地低着头，默默地掰扯着手指头，细数着如今朝堂势力微调之后，自己一方与士林清流系一方的力量对比。

今天的早朝郭业并没有参加，因为他要收拾殷天宗留下的烂摊子，他要抓紧时间整合左右两卫三万兵力，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人主官一副班底，此乃天经地义之事。

不然，永远也甭想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

顺理成章地，他也将张九斤和王八斤两人安插进了左右两卫中，以他们二人的资历当然还不能出任左卫或右卫的领军卫将军，充其量只能是出任领军校尉，各自掌管一队近千军士。

但他相信，钉子只要埋下，将来自有他们发光发亮的时候。将来某一天，再起出这两枚钉子的时候，也许他们已经长成了苍天大树。

头一天，许以重利拉拢左右两卫的将军。

第二天，整合中层两卫共计三十名领军校尉，以铁血手腕外加怀柔政策进行整合，顺者以银钱开路大肆笼络，逆者直接打坐冷板凳，抽调其麾下兵员，让他成为光杆校尉。

仅仅用了两天的时间，无论是真心实意投诚，还是虚以委蛇阴奉阳违，三十名领军校尉中十有八九人数已然向郭业投诚。

郭业坚信，只要再给他三个月的时间，他一定能将领军卫左右两卫经营得铁板一块，严丝无缝水泼不进。

又在领军卫府忙活了一个白天，直至天黑，郭业才离开卫府衙门。

不过他却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趁着天黑身后无人盯梢去了一趟卫国公府邸，深夜拜会了一把李靖。

在卫国公府的书房中，郭业与李靖密谈了许久许久，至始至终就他们二人，没让别人靠近半步，直至东方鱼肚白，天蒙蒙亮时，郭业才从卫国公府的后门悄然离去。

离开卫国公府后，郭业径直回家，本想补个回笼觉，可惜时间已经不够。

因为一会儿他便要上早朝。

今天正是李渊让荆王传来命令的第三天，所以今天的早朝他不得不去。

按照李渊的要求，他今天要在早朝上发出自己的声音，附议重新册立李承乾为太子储君的提议。

而且他也很好奇，他要看看到底是谁代表李渊和鲁王等人向李二陛下提出重新册立太子让承乾复位。只要是谁领头提议，那么这个人就是李渊安排在朝堂中的暗棋，也许还是安插在三系中的那根钉子。

这人到底是谁？

郭业非常非常感兴趣。

随后，他草草洗漱了一番，卸掉头盔铠甲和佩刀，换了一身冕服，这是专门为上朝准备的行头。

而后又匆匆让人备好软轿，进宫上早朝。

进宫之后，已经有陆续的官员朝着勤政殿的方向进发，路上郭业撞见了刚升迁至礼部尚书的褚遂良，还有马元举、孔颖达等人，当即结伴而行前往早朝大殿。

行至大殿白玉台阶前，郭业耳中传来隆隆的晨鼓和清脆悦耳的钟声，这是早朝要开始的钟鼓之声。

一时间，大殿门口人潮涌动，一个接着一个的朝中大臣，朝着大殿内鱼贯而入……

当所有臣工都各自找好自己的位置站好分成两排之后，李二陛下才在董顺及一千内侍宫女的簇拥下姗姗而来，坐上了龙庭，接受着百官的朝拜。

郭业并非第一次上早朝，对这些繁文缛节的东西早已见怪不怪了。

接下来，顺公公自然还是依照老规矩，在李二陛下的授意下扯起公鸭嗓子一通喊：“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顷刻间，各部大臣们便纷纷站出来，汇报着今日需要找皇帝商榷的事情。

不是哪里大雪连天需要朝廷赈灾，便是哪里地方有瘟疫需要朝廷调拨银两及时解决，不过对于李二陛下而言，貌似这些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三下五除二，他便游刃有余地做出了应对处理之策。

差不多各部官员都汇报完事情之后，郭业默默算了一下，这个早朝已经足足耗掉了一个半的时辰。

难怪都将皇帝忙碌称之为日理万机，的确一个人决策着这么大一个帝国的所有重大事情，能不忙吗？

郭业眼瞅着早朝就要结束，可是那个提议重新册立李承乾复太子储君位的人还没出来，情不自禁间，他有点着急了。

奶奶的，这人到底是谁？

他悄悄抬起头来打量着满朝文武，寻觅着这个人到底是谁。

长孙无忌？

百分百不是！

不然的话，李渊之前就不会借着殷天宗之死坑他一把了，而且如果是长孙无忌的话，李渊又何苦要谋害殷天宗，将领军卫大将军一职空缺出来由自己接任？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同理，肯定也不会是房玄龄、唐俭等天策府一系的死忠铁杆成员。

魏征、韦挺？

也不太像，这些人李建成的旧臣，压根儿就恨死了李渊罔顾故主建成之死，哪里还会听李渊摆布？

秦叔宝、程咬金？

也不会是他俩，因为这两人虽说跟长孙无忌等人有着天策府旧臣的关系，但绝对不会听李渊摆布而算计李二陛下，因为这两人与长孙无忌、唐俭等人不同。

至于孔颖达、褚遂良等人，那就更加不可能。

如果是他们，郭业身为士林清流系的灵魂人物，又怎会不知道这个情况，他们肯定会提前与自己通气。

那到底是谁呢？

郭业暗暗地筛查着朝堂上的这些人……

退朝在即，顺公公又依照约定俗成的规矩喊了一通：“皇上问诸位卿家，还有军国大事需要请奏吗？有事启奏，无事退朝哩！”

就在这时，突然朝堂中出现一人，拱手拜道：“陛下，臣有事启奏。臣有一件关系到大唐江山，关系到社稷稳固，关系到基业千秋的大事要启奏！臣，恳请陛下为了大唐江山能够千秋万世，而重新册立太子储君！”

郭业立马将目光落在了这个最后跳出来的人身上，暗道一声，奶奶的，你可算跳出来了！！

原来是他？

啧啧，真没想到啊，李渊安插的这根钉子，竟然会是他！！

看着对方依稀有些眼熟的背影，听着对方隐约熟悉的声音，郭业虽没看清这个人的容貌，却已经猜出了此人到底是何人了。

## 第999章好算计

看着熟悉的背影，听着耳熟的声音，郭业将满朝文武都筛查了个遍，才发现独独漏了他。

没想到啊，真是没想到，他竟然会藏得这么深。

原来李渊安插在朝堂的那根钉子并非郭业印象深刻之辈，而是——  
璐国公侯君集！

侯君集，因玄武门事变而平步青云，在这次血腥屠戮的政变中，除了李世民之外，获利最大的赢家就是他。

如今年仅四十岁，便爵封璐国公，官至行军总管，与秦叔宝、李绩、程咬金等人平起平坐，成为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

在郭业认知的历史轨迹中，后来率领大唐军队灭薛延陀、灭高昌国的大功臣，正是侯君集。

经此平定灭两国之后，侯君集在军中的威望一时无两，直追军神卫国公李靖。

可惜这厮就是一个头生反骨的魏延式人物，欲壑难填之下，放着无限风光不要，放着大好日子不过，竟然暗中与时为太子的李承乾眉来眼去，蠢蠢欲动。

终于，在贞观十九年，兵权在握的侯君集和不甘寂寞的李承乾联手干了一件蠢到家的事儿——谋反！

密谋篡位，欲图弑君，改天换地。

不过莹虫岂能与皓月争光？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李承乾被废被逐，而侯君集则落了个满门抄斩，株连九族的下场。

最后还是李二陛下心慈手软，怜悯侯君集过往的功劳，给侯氏一门留下了一个男丁，为侯君集收尸入土。

同样，侯君集的这桩事也再次证明了一个亘古恒存的道理，那便是：不作死不会死！

……

……

此时，郭业再看站出朝班进言的侯君集，见着这位以血腥政变而发迹起家的璐国公，暗暗摇头叹息，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这厮估摸着这次又想借着李渊复辟的这阵东风，来大捞特捞上一笔。

侯君集，呵呵，还真是一个不作死不会死的家伙！

随后，他将目光从侯君集的背影飞速转移到了高高坐在龙庭之上的李二陛下身上，他倒要看看，李二陛下对于一会儿侯君集提出之事是什么态度，会如何应对。

只见李二陛下微微一笑，和声问道：“原来是侯爱卿啊？说吧，朕倒要听到到底是什么事情值得侯卿你如此郑重其事，在朕的印象里，侯卿从来都是谨言慎行，很少有如此危言耸听的时候哟，哈哈……”

“皇上！”

侯君集一脸郑重地又是拱手拜道：“正所谓国不可一日无君，同理，我大唐的千秋基业若要万世传承，亦不可再空悬太子储君之位。所以，臣恳请皇

上收回之前的成命，重新册立承乾殿下为太子。”

此言一出，顿时满朝皆惊！

重新册立储君，起复废太子李承乾？

一时间，朝堂之中泛起纷纷议论的嗡嗡之声，郭业从朝中大臣们的脸上表情可以看出，侯君集的这番话委实将他们雷得不轻。

朝堂上，群臣交头接耳，低声议论，交换着彼此心中的意见。

龙庭上，李二陛下刚才还笑眯眯的表情已经荡然无存，脸色凝重看不出喜怒，但眉宇间的阴郁还是出卖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怒，愤怒！

恨，怨恨！

李二陛下一言不发，盯着侯君集的眼神中几近进火，心中咒骂不已：大胆侯君集，朕废了太子才多久？你却重提旧事惹朕不快，还欲要让朕恢复承乾的太子之位，哼，君无戏言，岂容你说收回成命便收回成命的？

随即，李二陛下挥挥手，强压着心中的不满挥挥手，淡淡说道：“承乾身为太子这么些年，却毫无建树，更是德行有亏，已经不足以担当储君重任。好了，恢复承乾太子之事休要再提了。”

显然，李二陛下对李承乾已经失望透顶，没有丝毫回旋的余地了。

可是今天的侯君集一反低调寡言的常态，貌似要学魏征死谏一般，猛然屈膝跪下伏地拜道：“皇上，承乾殿下年纪尚浅，偶有犯错也是难免，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臣叩请皇上能够给殿下下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罢，侯君集连连磕头在地，发出噗噗的闷响。

这一幕让满朝文武大臣分为惊诧，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向低调寡言的侯君集会对李承乾这个废太子如此忠心，对拥立承乾复位太子之事如此上心。

一时间，真是跌破了众人的眼珠子。

任谁都没想到，侯君集竟然也有魏征的这份拗劲儿。

尤其是身为天策府旧臣系带头大哥身份的长孙无忌，在他印象里，侯君集一向都跟自己的外甥李承乾都没有什么交集，没想到为了外甥李承乾能够重回太子位，侯君集居然会如此不顾君前触怒皇帝妹夫。

虽然他很诧异侯君集为何不跟自己商量一下今天这一出，好歹他侯君集也算是天策府一系的成员，连上朝之前通个气的功夫都没有吗？

为此，长孙无忌的心里略微有些生气。

不过他身为李承乾的亲舅舅，他一向都是支持外甥李承乾将来继承皇帝宝座，承继大唐国祚的。

对他而言，外甥李承乾如果能够重新恢复太子储君之位，重新被立为大唐帝国的继承人，那是再好不过了。

就冲这一点，他对侯君集再有所不满，那也必须支持。

随即，他冲房玄龄、唐俭等人使了使眼色，紧接着跪在地上冲李二陛下拜道：“皇上，璐国公言之有理，储君之位至今仍在空悬，于江山社稷不利。请念在承乾年纪尚轻的份儿上，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刷刷刷~

房玄龄、唐俭等一众天策府旧臣系的大小官员纷纷跪地，齐声喊道：“长孙大人言之有理，臣等附议璐国公。”

这下，李二陛下的脸色瞬间铁青一片，僵在了那里一时无话。

郭业见状，猛然醒悟过来，忍不住暗赞一声，李渊这头老狐狸还真是好算计啊，绝对是吃准了长孙无忌的性子。因为只要侯君集一站出来提议恢复李承乾太子位之事，长孙无忌于情于理于公于私都会一定支持，百般响应。

吃定了长孙无忌这个领头羊，那就是吃定了天策府一系，因此天策府旧臣系的大小官员势必都会附议。

郭业由衷地叹服一声，厉害，真是好算计！

而此时，魏征和韦挺等人亦是彼此面面相觑一番，虽然他们跟李承乾扯不上干系，但是他们一想到李承乾这个李二陛下的长子，就不免想到了身为李渊长子的李建成，从这一层面来看，李承乾和李建成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他们身为李建成的遗臣，难免会有几分兔死狐悲同病相怜的感觉。

而且，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立太子之事都是对江山社稷都是功在千秋。

因此，他们彼此眼神交流一番后，最终亦是随波逐流，齐齐跪地，山呼：“求皇上收回成命，给承乾殿下下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

顷刻间，朝堂三系中已有两系赞成了重新拥立李承乾为太子之事，局势变幻莫测，让李二陛下好是一阵心中窝火却无言以对。

这时，他将目光对准郭业和孔颖达所在的士林清流系，眼神颇为复杂地看着孔颖达和郭业，一语双关地问道：

“孔卿，郭卿，你们二位璐国公的这个提议是否妥当？唉，承乾德行有亏，委实难当太子重任。而且朕如今正是春秋鼎盛之年，这太子储君之事是否过几年再议？届时，朕膝下的皇子都逐一长大，再选一德才皆备的皇子来担当这太子储君，是否更为妥当呢？”

唰唰唰～

霎时，随着李二陛下的话音落罢，满朝所有人的目光亦统统转向士林清流的官员身上。

确切地说，是所有人的目光地集中了郭业身上，而忽略了孔颖达的存在。

因为在场诸人，谁都知道如今的士林清流系名义上是孔颖达和虞世南领衔，但真正挑大梁的却是郭业。

因为，郭业是士林清流系的灵魂人物，更是士林清流系凝聚人心的一杆大旗。

郭业当即就有了一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瞟了一眼孔颖达，发现这老大人竟然闭目养神，呼吸均匀，尼玛的，真是不长心啊，居然在这时候假寐起来。

这下倒好了，郭业顿觉所有的压力都扛在了自己一人的肩膀上。

“咳咳……”

他清咳两句，正想着该如何婉转地说出自己的意思之时。

突然，跪在地上的侯君集突然扭过头来，遥遥说了一句：“在下虽未与平阳郡公有过接触，但侯某却深知，平阳郡公郭大人识大体顾大局，乃是公忠体国之辈，绝对不会罔顾江山社稷和大唐的千秋基业。”

唔？

郭业眼中闪过一丝精芒，心中甚为厌烦地哼道，侯君集，你这是在替李渊敲打老子吗？



## 第1000章你我不是一路人

郭业很细微地观察到，在侯君集扭头回眸的刹那间，这厮嘴角噙笑，弯起一抹诡诈的弧度。

很明显，侯君集在替李渊传话警告自己，话中暗藏几分敲打的意味。

欺人太甚！

郭业顿时有了一种受制于人的屈辱，心里窝火又憋气，差点没当场发飙起来。

不过一想到如今关鸿鹄和王伯当的小命还被人攥在手里，郭业又立马冷静了下来，暗暗告诫着自己，忍着……忍着……别冲动，小不忍则乱大谋！

紧接着，他的脑中浮现起昨夜在卫国公府和李靖密谈的内容，整个人渐渐松弛了下来，将那团邪火给深深地藏匿进了心底最深处。

随后，他深呼吸了一口气，缓缓从朝班中走了出来，在满朝文武百官的瞩目下回到朝堂正中央，就紧挨着侯君集。

显然，这个时候李二陛下是希望郭业再次站出来，继续保持着与长孙无忌唱反调的一贯传统，大声吼上一嗓子：不同意！

抱着满怀的期待，李二陛下将目光投向了郭业。

只见郭业清了清嗓子之后，作揖说道：“皇上，微臣觉得璐国公这人看着挺道貌岸然的，不太喜欢他这的钻营性子，所以与他没什么交情，也羞于此人为伍！”

此言一出，李二陛下的脸上终见笑容，因为郭业这几句明嘲暗讽侯君集的话，此时听在他的耳中，当真是解气。

他也是暗斥自己瞎了眼，千算万算唯独算漏了侯君集会跑出来给自己添堵。

而郭业这番话说出了，朝堂诸人皆是一阵神情变化，看来郭业是不会赞成这个提议了。

就连侯君集都未曾料到郭业会这般说，他与郭业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却没想到对方竟然会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下，在如此庄重肃穆的朝堂上，如此挖苦讥讽自己。

他心里不禁一慌，看来，太上皇百密一疏，错看了郭业啊。

倏地，他脸色骤变，眼中透着怨毒地盯着郭业，喝道：“郭业，你敢如此羞辱于我？”

“别急啊，侯大人！”

郭业摆摆手打断了侯君集的当场翻脸，笑道：“你不是问我的意见吗？我还没说完呢……”

小小挖苦损了侯君集一把，郭业只当是报复了对方刚才那副小人嘴脸，立时间他的心里也舒服多了。

紧接着，郭业趁势继续向李二陛下说道：“皇上，尽管璐国公此人低劣不堪，臣非常非常不待见这人，不过今天他说的话倒是在理。太子储君之位的确不能久久空悬，所以臣恳请陛下给承乾殿下个洗心革面的机会，恢复他太子储君之位。”

轰～

这话一出来，当真是一个大转折，顿时朝堂之上的众臣又是纷纷议论起

来，就连闭目假寐的孔颖达都睁开了双眸，怔怔地望着郭业，委实吃了一大惊。

李二陛下误以为自己听错了，又加重声音询问了一句：“郭卿，你是说你也赞成璐国公的提议？”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头应道：“是的，皇上。臣郭业，附议！”

既然郭业已经表了态，士林清流系的大小官员们岂能袖手旁观，在满腹狐疑的孔颖达带领下，一系官员统统跪地，山呼万岁，口称附议。

一时间，龙庭之下朝堂之上，文武百官再次出奇地配合，山呼万岁，请李二陛下给承乾殿下下一个机会，恢复其太子储君之位。

这下好了，李二陛下原以为能从郭业口中听到自己想要的话，从而破了眼下图章的局面，谁知朝堂三系势力都赞同了侯君集的提议。

此时，尽管他是一国之君，但又如何能够独断乾坤？如果朝中没有一个大臣赞成自己的决议，那就不是独断乾坤了，那叫刚愎自用。

俨然，李二陛下被臣子们架到了火上烤，烧得他满脸通红，一时间根本没了退路。

如今只有一条路，那便是同意侯君集的提议，遂了满朝文武的心意，好就坡下驴挽回一点颜面。

此时，他心中痛恨死了给他出难题的侯君集，怨恨死了率先附议的长孙无忌，房玄龄，魏征等人，当然，令他最最憎恨的就是郭业这孽障。

没想到啊没想到。

李二陛下心中痛心疾首地暗呼着，郭业，枉朕如此看重你，信任你，你却在最后关头助纣为虐，临阵倒戈，陷朕于无路可退之境。

郭业这时自然猜得出来李二陛下的心情如何了，肯定是除了满腹恨意之外，内心中还充斥着无尽的失望。

他猜得没错，李二陛下除了恨意难消之外，还有无尽的失望。

只见他摇摇晃晃好似非常疲累似的地站起身来，有些无奈地甩了甩袍袖，冲群臣意兴阑珊地喊道：“都起来吧，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都是为了大唐的千秋万世，是朕枉作小人了，是朕枉为人父了。众卿，都起来吧，朕，就遂了你们的心愿吧。”

这话充满了凄凉，更充满了无奈，听得郭业心里一阵发酸。

对此，郭业不敢当堂解释，更不敢抬头问心无愧地直视李二陛下，他心中只能默默地念叨一句：皇上，请原谅，臣有臣的苦衷，不过暂且请您忍耐，臣一定会为您扳回此局！

当然，朝堂上也有听得心里一阵幸灾乐祸大呼侥幸的，比如长孙无忌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只见他迫不及待地冲到郭业和侯君集的身边，冲李二陛下大声喊道：“皇上，那就由微臣代为起草关于重新册立承乾为太子储君的圣旨，昭告天下吧？”

“呵呵，你这么想做，那就让你做吧。”

李二陛下鄙夷地看了一眼长孙无忌，突然发现朝堂之下好像少了卫国公李靖，随口问道：“最近怎么不见卫国公李靖呢？”

旁边随身伺候銮驾的董顺悄声提醒了一句：“皇上，今天早朝前卫国公老大人便托府邸人给送了折子，说是最近身体欠佳，不能上朝听候皇上教诲

呢。”

“哦……朕记起来了……”

李二陛下有些颓废地叹息了一声：“唉，朕的股肱之臣病的病，走的走，不在的不在……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强忍着兴奋，激动回应道：“臣在！”

“此事交给你办理吧！”

李二陛下交代了长孙无忌一句之后，又冲侯君集冷笑了一声：“侯君集，太子会感激你的。”

说罢，他才缓缓离开龙椅，向董顺颇为阴郁地说了一声：“董顺，退朝吧！”

不待董顺开口宣布退朝，李二陛下已经自顾离开了龙庭，在一群内侍宫女的簇拥下朝内宫方向缓缓离去。

“皇上有旨，退朝！！！”

董顺扯起嗓门儿喊了一通过后，也屁颠屁颠地追随着李二陛下离去的方向。

皇帝离去，宣布退朝，但多数文武百官却没有离去，而是在勤政大殿中停留了一会儿。

郭业不愿在此多呆，率先独自离去。

紧接着，孔颖达和褚遂良等人也纷纷离去，魏征和韦挺等人亦是紧随其后地离开。

唯独天策府旧臣一系的大小官员仍旧呆在大殿中，一片欢声笑语，好像太子的复位预示着他们的春天即将到来一般。

而此时早已离开大殿的郭业健步如飞，隐约近了宫门口。

这时，他察觉到后头好像有人在追赶叫唤着他——

“平阳郡公，请留步！”

“郭大人，请慢行，等等，等等侯某~~”

闻声止步，郭业扭头寻望而去，确有其人在唤他，特并非别人，正是刚才在朝堂上出尽风头的璐国公侯君集。

顷刻，侯君集便追赶了上来，来到郭业身边稍稍平息了一下喘气，然后拱手笑道：“郭郡公，刚才多谢你了。”

郭业嘴角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摇头道：“璐国公，你不用谢我，我也不是帮你。”

“是是是~”

侯君集心情大好之下竟然没有介意之前的当堂挖苦，也没有在郭业面前摆他国公的谱儿，而是继续笑意盈盈地点头说道：“没错，是侯某人太见外了。以后你我就是一路人了，还得多多亲近才是。”

郭业摇了摇头，下意识地退了两步，摆手婉拒道：“亲近就免了吧，我跟你不是一路人，呵呵，大家泾渭分明一些比较好，别乱套交情。好了，此处人多眼杂，我就不与璐国公多聊了，告辞！”

说罢，郭业一点面子也不给侯君集，扭头边走，大步匆匆地走出了皇宫大门。

侯君集热脸蛋贴了个冷屁股，今天连番在郭业这儿碰了壁，顿觉颜面尽失，尴尬至极。

尽管他知道郭业不愿意和自己接触是因为担心引起别人的怀疑，坏了太上皇的大事儿。

但是郭业如此不给面子，而且如此不留情面，当真让他有些恼火，他感觉郭业好像就没怎么把自己放在眼里，一股被羞辱的气氛弥漫于心头……

他看着郭业渐渐走出宫门的背影，皱了皱眉头，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冷冷嗤笑道：“呵呵，跟我不是一路人？哼，那你郭业有能耐就别尊太上皇的旨意而行事啊？呸！！好像我侯君集天生犯贱，非得贴上你一个小小平阳郡公似的。嗤……装什么装，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我呸！！！”

## 第1001章下朝直奔卫公府

对于侯君集的示好，郭业当场就没给他好脸色看，刹然拂袖先一步出了宫。

不过出宫之后郭业却未返往太平坊的家中，而是径直赶往卫国公府，名义上是探望在家养病歇息的李靖，实际上继续昨夜还未谈完的话题。

来到卫国公府，郭业发现好些人的手脚比他要快，一听卫国公身体抱恙在家休养，立马驱仆赶车前来探望。

入眼处，卫国公府前已是车水马龙人挤人的景象。

不过这些前来探望李靖的客人却被卫国公府的门房挡在了外面，只见李靖的管家正站在大门处挥舞着双手，声嘶力竭地喊道：“诸位诸位，我家老爷有令，养病期间不便会客。所以，哈哈，还请诸位见谅，见谅才是啊！”

众人一听这话后自然扫兴，心中大失所望，还想趁着这个好时候跟李卫公拉拉关系亲近亲近卖个好呢。

这下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不少急性子的人已经拎着礼物意兴阑珊地离开了府前。

这时，郭业钻进人群，一边挤着一边口中低呼着：“嘿，借过借过，对不住，冲撞了，借过借过~”

当郭业挤过人群，李靖的管家便眼尖儿地发现了郭业的到来，立马上前主动招呼道：“呀，平阳郡公来了？我家老爷让小的盯紧啰，说您一下早朝肯定就会往我们家这边赶。可算让小的等到了，来来来，您里头请，请请请……”

说着，管家便急急让门房打开中门，热情地将郭业迎了进去。

被阻拦在府前不让进的那些宾客也有不少认得郭业，一见郭业被热情迎进了卫国公，而自己这些人却吃了闭门羹，那是自然百般不愿，纷纷叫嚷起来：

“不是说卫国公大人养病期间不便会客吗？怎么他能进去？”

“难道他姓郭的位高权重，卫国公就另眼看待不成？”

“没错，你们这些卫国公府的狗奴才，莫要狗眼看人低。咱们家跟璐国公家也沾着亲。”

“可不，我三大爷还是户部尚书呢。”

“就是就是，都说卫国公李老师无论是治军还是做人都是一碗水端平，瞧瞧，今天自己打自己脸了吧？”

……

……

这时，卫国公府前的宾客们义愤填膺，叫嚷不停。

没了管家，还有李府的几个门房挡住了去路，其中一个门房冷哼一声，啐道：“瞎嚷嚷什么？领军卫大将军郭郡公不仅是我们家老爷的忘年交，哼，还和我们家小姐关系密切。回头说不准，郭郡公还可能成为我们家大师的乘龙快婿，变成咱们卫国公府的新姑爷。就冲这层关系，甭说我们家大师不便见客，就是我们家大师手中有军情十万紧急也得见他一面。好了好了，散了吧，都散了吧~”

这话一出，可真是又爆出一个大八卦出来，在府前人群中掀起轩然大

波。

众人纷纷错愕震惊之余，止不住地又品头论足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起来。

不过尽管心思各异，但仍旧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在众人的脑海中盘旋引起共鸣，那便是平阳郡公郭业如果再跟卫国公府扯上姻亲，那当真是如日中天红到发紫了。

不过府前门口的喧闹和众人心中的想法，郭业俨然无法知道，因为他已经随管家入了卫国公府的内院，进了李靖的书房。

李靖的确没有生病，养病只是托词罢了。

相反，李靖现在龙精虎猛，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他正在书房中等着郭业的到来，继续昨夜未谈完的话题。

当管家猫腰蹑步走出书房将门带出去之后，不待郭业开口，李靖便笑着伸手示意他坐下，然后说道：“你昨天夜里托我办的事情，老夫今天一早便都替你办齐了。”

郭业闻言一惊，不由脱口赞道：“卫公，您这办事效率还真没说的。不知扶馀国那边多久才能收到您给暖暖小姐的书信呢？”

“这个嘛……”

李靖微微摇头，说道：“这个老夫也说不准，你也知道大海茫茫未知之数很多，如果顺风顺水的话，估摸着老夫的信使应该一个月后就能登岸扶馀国。到时候暖暖收到老夫的书信之后，自然会让她的父母将你那支奇兵遣回大唐。而且我在信中也叮嘱了暖暖，让他通知你那支奇兵的首领叫做做什么来着？”

“米吉！”郭业及时补充了一下。

“啊，对，就是叫米吉的小伙儿。”

李靖继续说道：“我让暖暖通知米吉，接到信后立马返回大唐直奔吐谷浑那边，从河间郡王手中第一时间救出王伯当。不过郭小子啊，你昨夜跟老夫提及王伯当至今还在人世，当真是把我吓到了。而且你小子居然和王伯当还有这么一层关系，啧啧，看来是老夫消息闭塞，功夫不到家啊，竟然直到昨天才知道这桩事儿。”

郭业颇为汗颜道：“老师你就别开涮小子了，如果我情报做到家，太上皇又怎么能知道王伯当的事儿，并拿他来逼我就犯呢？”

一听郭业说起太上皇三个字，李靖的面色也凝重了几分，不由感慨道：“对太上皇这件事情上，你能第一时间告诉我，老夫深感欣慰。郭业，你做的对，不能任由太上皇胡来，这天下好不容易才安定下来，黎民百姓刚刚过上安生日子，岂能让当年玄武门之事再次发生？而且，当今圣上也是一个难得的好皇帝，若非有他，大唐焉有今日这番盛世初景？”

郭业嗯了一声，有些心虚地说道：“老师，无论是为了王伯当，关雎鸠，还是为了天下苍生江山社稷，小子目前还不能和太上皇他们撕破脸皮，所以只得按照昨夜你我商议的计策一样，继续和他们虚与委蛇下去。但是皇上那儿，到时候就需要你帮小子我斡旋一二了，至少要让皇上知道，我郭业是忍辱负重啊，可不是……”

“好啦好啦～”

李靖摆摆手打断了郭业的诉苦，笑道：“皇上那儿现在还不到揭开盅的时

候，到时候自有老夫替你澄清一切。包括王伯当之事，都有老夫替你担着。放心吧，王伯当虽然曾经为了李密悖逆李唐，但至少在吐谷浑之事上，他的野狼军也立有大功，不是吗？就冲这点，皇上不但不会计较前嫌，还会封赏他。至于你说的关鸿鹄，老夫今日天色初亮便打发我麾下的黑甲玄兵悄悄赶往扬州，到时候会潜伏下来，将他救出，你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黑甲玄兵？

郭业当然知道李靖手中有那么一支神秘部队，人数不多却都是百战悍卒，与自己让米吉统领的那支特种作战部队有异曲同工之妙。

黑甲玄兵的历史可追溯到隋唐大战之时，和当年靖边侯罗艺手底那支番号“燕云十八骑”的王牌骑兵部队，号称当世两大王牌奇兵。

后来燕云十八骑随着靖边侯罗艺的身陨而消亡。

但黑甲玄兵却因为李靖而现存至今。

郭业一听李靖将手底的王牌都派到扬州去救关鸿鹄了，心中立马踏实了起来，随后拱手称谢道：“老师，大恩不言谢，真的，郭业没齿难忘。”

“哈哈，郭小子你也有如此客气的时候？这可不像你为人处事的风格哇！”

李靖打趣了郭业一句，缓解了一下气氛之后，告诫道：“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积极配合太上皇、鲁王等人的谋反，将他们隐藏在暗处的实力全部探查清楚。只有到了一切都昭然若揭，摆在桌面的时候，才是我们重拳出击，替皇上肃清隐患的时候。”

郭业嗯了一声，表示明白了。

随后，他将皇上在今天早朝上同意重新册立废太子承乾之事，逐一道了出来。

李靖捋须含笑，无所谓地说道：“此事不算什么，暂且先让太上皇他们得意一番。你要知道，战场之上，往往敌人最得意的时候，便是他们最粗心大意露出死穴的时候。”

郭业道：“是的，所以今天太上皇已经将静心安插在长孙无忌身边的侯君集给暴露出来。今天，小子过府见您还有另外一桩目的。”

李靖问道：“什么目的？你且说来听听。”

郭业一想到侯君集那张令人憎恶的嘴脸，立马脸色阴鹜地狠声说道：“如何让太上皇他们不起疑心的前提下，尽早斩断他们的一支手臂。”

李靖是个精明人，隐约明白了郭业的话中之意，轻声再问一句求证道：“你是说，找个名正言顺又不让太上皇他们起疑的借口，先除掉侯君集？”

## 第1002章杀人并非王道

“没错，我想除掉侯君集！！！”

郭业不假思索地说出了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

无论是历史上对侯君集过往今生的记载，还是如今侯君集已经实打实地与郭业交过一次手，郭业的心中都忍不住对此人的厌恶和反感。

侯君集，这个靠血腥政变充当快刽子手而升官发财的家伙，该死，该杀，死有余辜，非杀不可！

李靖听着郭业杀伐果断地短短一句话，顿时陷入了沉默……

良久，李靖才徐徐抬头，盯着郭业沉声吐字道：“据我所知，河间郡王李孝恭在调往吐谷浑道坐镇七城后，便卸任了左金吾卫大将军一职。你猜如今左金吾卫大将军是谁？”

不待郭业追问，李靖又主动释疑道：“此人正是侯君集的亲信贺兰桥山，这个贺兰桥山的侄儿你应该知道，我听说当初他和你在狩猎场还有过比试争执。”

郭业立马猜出了是谁，问道：“莫非贺兰桥山的侄儿是贺兰楚石？”

李靖唔了一声，说道：“没错，贺兰桥山是侯君集的亲信死忠，因为贺兰桥山膝下无子无女，所以侯君集为了拉拢贺兰桥山，最近还想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贺兰桥山的侄儿贺兰楚石，梁家欲要结成姻亲。”

历史上，贺兰楚石本来就是侯君集的女婿，而且翁婿两人都是在贞观十九年和李承乾谋反一案而落得身死的下场，不过郭业没想到会是这么一个原因而使两人成为翁婿关系。

至于左金吾卫大将军贺兰桥山？

郭业知道大唐十六卫中，金吾卫占了左右两卫。金吾卫的职能跟他的领军卫不一样，领军卫是负责长安城的城防和宵禁，而金吾卫则是类似于首都卫戍部队，负责的是长安城的安全，主要是驻扎拱卫在长安城外，戒备长安周遭附近的一切不安因素。

金吾卫共有左右两卫，拥兵将近四万，左右卫各占两万兵力。

当然，只要长安城中有所变故，皇宫中有一点动静，金吾卫就能迅速快捷地挥兵进入城中平定维稳。

侯君集的亲信贺兰桥山是左金吾卫大将军，统兵两万在城外，郭业好像听懂了李靖的意思，随之脸色也沉重了起来。

随后，他点了点头说道：“难怪侯君集不惜将女儿下嫁给贺兰桥山的侄儿，要如此拉拢贺兰家族了，敢情儿他是想将左金吾卫的两万兵力掌控手中啊。不过他有两万兵力在手中，我不是也有领军卫左右两卫共计三万兵马吗？这点我倒是不怕。只要他贺兰桥山敢轻举妄动，我分分钟就能灭了这群乱臣贼子。”

“错！”

李靖猛喝一声，说道：“你还忽略了右金吾卫的两万兵马。”

郭业惊骇叫道：“什么？难道右金吾卫的两万兵马也在侯君集的掌控之中？”

李靖眯着眼睛揪了揪下颚的花白胡子，点头道：“嘿嘿，侯君集蒙受圣恩，除了璐国公的爵位，行军总管一职之外，他还兼领着右金吾卫大将军一



职，知道吗？不然的话，太上皇和鲁王等人也不会对侯君集寄予如此厚望了。你想想看，如果没有金吾卫左右两卫四万兵马，太上皇何来的底气改天换地？再加上你手中的三万领军卫人马，呵呵，所以他觉得宫廷政变一事稳赢了。”

“他妈的！”

郭业听完侯君集竟然还兼着右金吾卫大将军一职后，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愤愤不平地骂道：“皇上也真是不会看人，居然错信了侯君集这个龟蛋。这孙子就是典型的头生反骨逆贼魏延。”

李靖见着郭业居然当着自己的面，不顾体统地破口大骂起侯君集，不禁哑然失笑，赶紧阻道：“好了好了，郭小子你也消消气。所以要想除掉侯君集也不是不可以，而是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鲁莽行事。”

郭业骂完之后心里那口恶气也随之消散，接着问道：“老师，那你给支个招儿呗，怎样才能先除掉侯君集才能不让太上皇他们不起疑心，又能斩断他们一条有力的臂膀。”

李靖狡猾地眨巴了两下眼睛，稍稍点拨道：“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又何须杀人呢？有时候，杀人只能泄一时之愤，却不能收到想要的效果。既然如此，又何须如此大费周章地去杀人呢？我且问你，太上皇倚仗侯君集什么？”

郭业不假思索地回道：“当然是因为他掌管着金吾卫左右两卫四万兵力，随时可以挥兵直入长安，杀进宫中助他改天换地呗。只要掌握了长安城和京畿一带的治安，那么太上皇便可以扶植太子承乾登上了皇位，到时候各地勤王大军即便有心进发长安，也为时晚矣。而且，太上皇在位整整十年，肯定在各地都有他的党羽。恐怕……”

“你能想到这儿，说明你小子还没笨到家。”

李靖打趣了一句之后，继续说道：“所以要想斩断太上皇的一条臂膀，让他没有倚仗还不好办？只要能争取到贺兰桥山不为侯君集效命即可。没了贺兰桥山的帮衬，侯君集仅凭两万右金吾卫的兵马，又能耐你三万领军卫如何？”

“拉拢贺兰桥山？”

郭业惊疑地看了眼李靖，撇撇嘴道：“老师，你刚才不是还说贺兰桥山是侯君集的死忠心腹，侯君集还打算将他的女儿许配给贺兰楚石为妻，两家结成姻亲吗？人家都到这份儿上了，我还怎么拉拢？甭说我家小郭襄还没长大，就算我有个女儿也跟侯君集的女儿一般大，贺兰桥山会搭理我吗？”

“嗤……你小子这张破嘴啊！”

李靖听着郭业的挤兑，也并不恼火生气，而是弹指在郭业脑门上弹了一下，笑骂道：“我是让你想办法争取贺兰桥山，不是拉拢他。懂我的意思吗？”

郭业反问一句：“这有区别吗？”

“废话！”

李靖摇摇头，说道：“既然他们俩的关系这么好，你不会从中挑拨他们二人的关系？他侯君集是想要嫁女儿，这没错，可不是还没嫁过去吗？好了，这种缺德的话老夫就不多说了，有损阴德。你先回去好好想想办法吧。”

说着，推搡着就将郭业轰出了书房，下了逐客令。

郭业正要辩驳几句却发现李靖已经将书房的门关得严严实实。

他站在门口回味了李靖刚才最后一番话的意思，不禁有些恼怒道：“嗨，我说老师，你啥意思啊？啥叫这种缺德话你不多说，恐伤阴德？敢情儿您老人家是想我去干缺德事儿，伤我郭家阴德啊？”

谁知李靖在书房中传来一声吼：“你小子干得缺德事儿还少啊？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赶紧滚回去吧，早点想到办法解决掉正事儿那才是王道，甭在老夫这儿瞎耽搁功夫了。”

“靠……”

郭业冲书房中的李靖竖起了中指，然后返身离去。

此时府前那些前来探望李靖的宾客早已没了踪影，郭业在李府管家的相送下低着头离开了卫国公府。

正要准备动身返回太平坊家中时，突然惊疑地叫了一声，自顾念道：“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了？要想挑拨侯君集和贺兰桥山之间的关系，想要让两人不和，肯定不能从贺兰桥山身上下手。但是贺兰楚石那纨绔可是贺兰家族的唯一男丁啊，我可以从这小子身上找突破口啊！”

一想到这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对，就从贺兰楚石这小子身上下手……唔，我记得梁百万家的二小子梁叔宇梁二少跟贺兰楚石关系不错昂。

“得，好久不见梁二少，甚是想念，看来还得先走走梁叔宇这小子的门路了。”

声音落罢，郭业便重新改变了方向，暂时先不回家，而是直奔长安东市，因为他记得，这个时辰，梁叔宇这小子八成就在胡姬酒肆里醉生梦死呢。

## 第1003章醋坛子梁二少

长安东市，胡姬酒肆。

抵达东市寻到胡姬酒肆，郭业便熟门熟路地上了二楼，来到梁叔宇自己专用的雅间儿。

郭业猜得没错，这个时候梁家二少梁叔宇正在胡姬酒肆盘着消磨时间呢，穿着一袭素白缎面的袍衫，脚上蹬着白靴，从头到脚，从上到下都是白色，显得额外一尘不染。

房间中，家具陈设简单，装饰亦非古色古香，而是让人感到特别单调无趣，好生无聊。

此时的梁叔宇正坐在雅间儿临窗的位置，独自饮酒自怨自艾，一副人生寂寞如雪，了然无趣的意境。

郭业推门而入的响声惊动了沉迷于酒中的梁叔宇，只见他将手中杯盏轻轻放在桌上，扭头看着门外。

梁叔宇一见来人是郭业，丝毫并未觉得惊奇，脸上不喜不悲，淡淡地看着郭业说道：“等等，你脚上靴子可干净？莫要脏了我这雅间儿的地板。你知道的，我这人素喜洁净，见不得半点污秽。”

你妹！

郭业一听这熟悉的强调，不由一阵头疼，这么久没有见，这小子的洁癖症倒是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一如既往的矫情。

于是，为了迎合梁叔宇的恶趣味，他只得做做样子在门口蹭了蹭鞋底，笑道：“放心，干净的很，来得路上没有踩到臭狗屎，不会脏你的雅间儿。”

“噢……”

梁叔宇低吟一声，又自顾从桌上抄起酒盏自饮起来，浑然不再理会门口的郭业。

郭业差点没气得吐血，真受不了这小子一副自命高洁的样子，活该鱼暖暖这妮子不待见你。

随后，他抬脚走进了雅间儿，侧身顺手将门关上，然后走到临窗的桌前，大大咧咧地坐到了梁叔宇的对面。

一坐下来后，郭业发现桌上不单单是一个杯盏，于是不请自来的拿起酒盅也给自己斟满了一杯，浅尝两口之后砸吧了两下嘴，不由点评起这酒来：“淡如水没鸟味儿，我说梁二少你这酒也不咋样啊？”

“品酒岂能与街边喝那大碗茶解渴相提并论？就是要这清淡如水中正平和的意境，才是这酒的真谛。”

梁叔宇又自斟一杯，低声说道：“这是东瀛客商赠予我的东瀛清酒，整个长安城也只有我这胡姬酒肆独有。”

东瀛清酒？

郭业面色一怔，立马将含在嘴里的半口酒吐在地上，呸了两声，啐道：“原来是罗圈腿小鬼子的酒，我说怎么跟马尿一样那么难喝呢？”

对于小日本的东西，无论是在后世也好，还是在今世也罢，郭业潜意识里有一种厌恶。当然，小日本的闻名于后世的动作爱情片，他倒是不太抗拒。

不过他这幅作派落在梁叔宇的眼中，对方俊秀的脸颊上不由闪过一丝厌

恶，皱起眉头不悦地哼出两字：“粗鄙！”

紧接着，又冷笑一声，道：“呵呵，郭郡公不爱喝也实属正常，茶有茶友，酒有酒友，知音岂是那么容易寻到的？”

郭郡公？

知音难寻？

郭业立马琢磨过味儿来了，敢情这小子在一语双关地提醒自己，他已经不再将自己视为朋友了。

至于梁叔宇对自己的态度为何会如此反差之大，郭业心里也明白，说来说去还是为了女人，为了鱼暖暖那小妮子。

要知道，当初鱼暖暖可是不远千里将郭业召回长安，为的就是让郭业在李靖跟前替自己当挡箭牌，阻止卫国公府和长孙府的联姻来着。

这事儿对于梁叔宇和郭业的大舅子柴令文而言，早已不是秘密。

柴令文还好说，梁叔宇可是一直对这桩事儿耿耿于怀。

哪怕如今鱼暖暖早已出海前往了扶馀国，没有和郭业走到一起，可是对梁叔宇而言，那件事情始终是梁二少心里的一根刺。

奶奶的！

郭业暗骂一声，若非是为了鱼暖暖那丫头，哥们何至于和梁二少搞得这么僵？真是红颜祸水，古人诚不欺我啊！

面对着梁二少的这张冷脸皮，郭业只能讪讪地笑了笑，解释道：“梁兄，咱哥俩是不是有误会啊？我跟你讲，我跟暖暖小姐那只是逢场作戏，呃，不对，我跟她只是为了敷衍卫国公，帮她挡住长孙无忌的提亲而临时想到的办法。你可不能往心里去。这事儿你应该心里有数，我跟暖暖小姐根本就没事儿，那回只是权宜之计。”

郭业噤里啪啦一阵解释，梁叔宇这边也不淡定了，立马跟个怨妇似的怒目圆睁地瞪着郭业，哼道：“梁某自然知道你们之间根本没事，我只是气不过为何暖暖要找你敷衍搪塞李卫公，而不找我梁叔宇？无论是家世还是样貌，我梁叔宇都不比你郭业差，凭什么她就选了你而不选我？如果你跟暖暖真有事儿，你觉得我还会让你进来我家酒肆，你觉得我还会让你进我雅间儿吗？”

次奥！

这醋坛子也吃醋吃得太离谱了吧？这也值得如此大动干戈？

不过他为了安抚梁叔宇，只得违心地说道：“嗨，我说你小子就是榆木脑袋，笨得到家了。暖暖小姐之所以选我来帮她还不简单？无非就是因为我跟她根本就不可能成就姻缘，所以才找的我。你想想看，如果让李靖那倔老头知道你跟暖暖是在骗他敷衍了事的，以后你跟暖暖还能走到一块儿吗？那样只会将以后你跟暖暖的路给堵死了，懂了吗？傻小子！”

咣当～

梁叔宇心神猛地一荡漾，手中酒杯脱落，半杯的酒水溅洒在桌面上，将信将疑地看着郭业，问道：“你说得是真……真的？”

“骗你干嘛？”

郭业撇撇嘴，白了他一眼，道：“你小子就是好心当作驴肝肺，暖暖小姐这么慧颖的一个可人儿，自然有她做事的方法和目的。不然的话，她干嘛不和你和我那大舅子柴令文两人中选一个，非要舍近求远，千里迢迢将我从扬

州召回帮忙呢？”

“嘶……”

梁叔宇猛吸一口凉气，啧啧称道：“原来是我一直误会了暖暖，不行，我这就跟她解释去。”

“回来！”

郭业情急之下一把将欲要站起的梁叔宇一把拽住胳膊，大声提醒道：“我说你瞎激动个球？她如今人在海外的扶馀国，你怎么跟她解释？”

梁叔宇一经郭业提醒，这才醒悟过来，原来鱼暖暖早已不在长安城。

突然，他发现郭业正抓着他的胳膊，不由又是皱起眉头，惊叫道：“松手，别弄脏了本公子的衣衫。”

卧槽儿~

郭业知道这小子有洁癖症，立马松手然后连连告罪道：“失误失误，我不是故意的。”

说着，他又摇头晃脑地劝诫道：“所以说啊，你要解释也要等她从扶馀国回来再解释，对不？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替她掌管好长乐坊大钱庄，替她好好经营长乐坊大钱庄在北方各个州郡的分号，等她回来之后给她一个惊喜。女人嘛，不都喜欢能力出众的男人，对不？说不定到时候你还能抱得美人归，赢了我那大舅子娶了暖暖小姐呢。”

“是是是。”梁叔宇一副醍醐灌醒的模样连连点头应道，“郭兄所言极是，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看来是梁某一直误会了暖暖，也错怪了郭兄。”

郭业听闻总算是松了一口气，暗暗嘀咕一声，这事儿总算是圆过去了。随后用好人师的口吻说道：“好了，孺子可教也！你如今知道事情的真相，也为时不晚。放心，我不会怪罪你的，不然我今天也不会特意来胡姬酒肆寻你了。”

“哦？”

梁叔宇神色有些感动，轻轻问道：“这么说，郭兄今日特意过来，就是为了点醒小弟我？这……这让我情何以堪？唉，我梁叔宇这么长时间以来，真是枉做小人了。”

此时的梁叔宇一口一个郭兄，一口一个小弟，叫的好不亲热，姿态摆的特别低。

郭业见状，心中微微满意，然后笑道：“梁兄不过这么客气，今天特意寻你主要是为了点醒你，不能让你再这么醉生梦死下去了。当然了，今天前来还顺便要找你帮个小忙，哈哈，赶巧，事儿都凑到一堆儿去了。”

梁叔宇这时对郭业早已放下了成见，格外热情地问道：“郭兄有事需要我帮忙？那敢情儿好，说吧，什么事儿，凡是我能办到的，梁某人绝不推辞！”

郭业听罢，心情欢畅，嘴角裂开笑得更加风骚荡漾了……

## 第1004章邀见贺兰楚石

郭业咧嘴轻笑，趁热打铁地说道：“你不是跟贺兰家的贺兰楚石素有交情吗？我想请你搭桥牵线，安排我跟这小子见个面，聊点事儿。”

“什么？”

梁叔宇显然对郭业要见贺兰楚石之事有些意外，愕然问道：“你要见这小子一面？我可是知道这小子对你一直抱有成见呢。”

言下之意，梁叔宇并不否认自己与贺兰楚石素有交情。

郭业笑了笑，说道：“他对我抱有成见我知道，不过那只是误会罢了。嗨，当初也是我那妻妹临阳小县主柴禾禾胡闹，让我平白树敌得罪了贺兰楚石。”

当即，郭业便将当初在狩猎场上替柴禾禾做挡箭牌的事情逐一道了出来，听得梁叔宇一阵哈哈大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因由。

大笑过后，梁叔宇不禁发起感慨道：“郭兄啊郭兄，让我怎么说你才好。你说你这是走了什么运道？先是有暖暖小姐找你做这等得罪人的事儿，再是你那妻妹临阳小县主找你行此勾当，你啊你，尽做些吃力不讨好还得罪人的苦差事。”

郭业点点头，嘴上附和道：“是啊，长着一副替人挡箭的相呗。”

不过他心里却是不以为然，特别是一想起自己那个古灵精怪的小姨子柴禾禾，他不由对梁叔宇暗暗啐道，你懂个屁，你不知道小姨子是姐夫的半个屁股吗？此中滋味儿，岂是你这种自恋狂洁癖症患者所能体会的？

这时，梁叔宇好奇问道：“那郭兄让我搭桥牵线，就是想跟贺兰楚石讲和修好，是吗？”

“啊？”

郭业错愕一下，立马勉强地点头笑道：“是是是，多个朋友多条路，总比多个仇人强吧？”

“不对！”

梁叔宇突然发现郭业笑得有些古怪，矢口否认道：“郭业，我了解你，你一笑就没憋好屁，你寻贺兰楚石肯定还有别的目的。说吧，你找贺兰楚石到底所为何事？”

郭业没有想到梁叔宇的洞察力如此之敏捷，竟然让他看出了端倪，不过他并不打算将真实目的告诉于他，因为这件事儿越少人知道越好，毕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好事儿。

于是乎，他摇了摇头，搪塞敷衍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想和他握手言和，再聊点别的事情。好了，梁二少，你也别打破砂锅问到底了，约见贺兰楚石这事儿，你只当是帮我个忙，如何？”

“呃……这倒是举手之劳。”

梁叔宇略微考虑了一下，最后点头应道：“只不过搭桥牵线而已，也算不得什么难事。正好，贺兰楚石今天就在我的酒肆二楼与友人饮酒来着，应该是有何喜事，心情看似不错，我这就去将他唤来与你一见。至于你们谈什么，我就不介入不参与了。”

郭业闻言一喜，笑道：“那敢情儿好。那就有劳梁二少你了。我就暂时借你这雅间一用，如何？”

“成，你随意！”

说着，梁叔宇微微起身，慢条斯理地捋了捋因为长久坐姿而有些褶皱的雪白袍衫，然后说道：“我这便去请贺兰楚石过来雅间与你相见。”

梁叔宇离去之后，郭业暗暗琢磨了下他最后话里透漏出来的信息，贺兰楚石与友人在这儿饮酒，因为有喜事，所以心情看似不错？

莫非这小子是因为得知自己要娶侯君集的女儿，即将成为璐国公家的乘龙快婿，所以在此宴请友人，与友人分享自己的愉悦？

嘶，看来这事儿还真不能再拖了……

顷刻，雅间房门被人突兀推开，连敲门声都没有，一名虎背狼腰的魁梧青年不请自入，走进房中，瓮声喊道：“你我素无交情，你找我有何事？”

来人正是左金吾卫大将军贺兰桥山的侄儿，不日就要成为侯君集女婿的贺兰楚石。

郭业一见贺兰楚石，立马笑脸相迎道：“哈哈，贺兰公子，好久不见，你好吗？”

“好不好关你这贼厮鸟屁事？”

贺兰楚石一脸不耐地哼道：“说吧，到底找我何事？小爷没心情和你在这儿扯东扯西浪费时间，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小爷懒得跟你磨牙费功夫。”

卧槽儿！

郭业心里顿时一阵不爽，你妹的，你丫还真当自己是颗菜啊？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大象？

不过很快，他的心里就响起另外一道声音：为谋大事，暂且忍之！

奶奶的，忍了！

随后，他脸上继续保持笑容说道：“哈哈，贺兰公子还为上次狩猎场郭某搅了你和我妻妹的姻缘而生气啊？唉，我可真是冤枉啊，你说临阳小县主只是我的妻妹，又非我的良配，我何苦要做恶人，从中阻挠坏你的好事呢？对吧？误会，里面有误会啊！”

“嗤……”

贺兰楚石冷笑一声，不屑说道：“柴府的女儿算什么？我贺兰楚石还怕娶不到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吗？再说了，霍国公柴绍如今不问政事，也卸了所有一切的职务，我还真稀罕他们柴府的女婿呢。实话告诉你吧，本公子不日就要娶璐国公家的千金，璐国公如今圣眷正浓，又是一路行军总管，而且还兼着右金吾卫大将军一职，位高权重，如日中天。嘿嘿，郭业，你信不信给我贺兰楚石三年的时间，我定能与你一较高下，不会比你逊色到哪里去。区区郡公，我贺兰楚石也能拿功劳换来。”

啧啧，癞蛤蟆打哈欠，还真是好大的口气。

郭业心生不屑，暗暗骂道，你他娘的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那个货色吗？

不过通过贺兰楚石的话，郭业也验证了刚才那番猜测，看来贺兰家族和侯府联姻之事，已经进入议程，恐怕在不久的将来，长则一个月，短则半个月，贺兰楚石就要娶侯君集的女儿了。

到时候，贺兰桥山肯定百般对侯君集效死忠，想要瓦解贺兰桥山和侯君集的关系，届时恐怕真的难于登天了。

随即，他脸色骤变，讥笑道：“贺兰公子，我看你还真是蒙在鼓里什么也

不知道啊？可惜了，真是可惜了。”

说完之后，郭业还是一脸惋惜地看着贺兰楚石，不断摇着头叹着气。

这下可真把贺兰楚石唬住了，只见他一脸疑惑不解地问道：“姓郭的，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即将与璐国公之女大婚，你却说我可惜，你这不是在触我霉头找我晦气吗？你，你莫要欺人太甚！”

“我触你霉头找你晦气？”

郭业又是一声讥讽，不屑地说道：“我看你好心当作驴肝肺才是，若非当初我在狩猎场比试时无心坏了你的好事，我才懒得跑来找你提醒上一番。若非我心里有愧，想要弥补挽救一番，我才不愿来这受你这份窝囊气。”

“喂，姓郭的，你把说清楚了。”

贺兰楚石现在被郭业弄得一阵迷迷糊糊，刚才来时的那份敌意已然消散，相反，他将信将疑地问道：“你会有这么好心？”

“好心不好心，见仁见智，反正我郭业做了该做之事，我便问心无愧，心无疙瘩。”

郭业大言不惭地继续忽悠道：“贺兰公子，今天你我既然已经相见了，我也和你开诚布公地说了，至于要不要听我的善意提醒，还得看你的意思。”

说到这儿，郭业稍稍停顿了一下，观察着贺兰楚石的神情变化。

这时，他发现这小子的脸上已经没了刚才那番怨愤之色，取而代之的是一股求知欲甚重的神色。

果然，只听贺兰楚石自顾走到原先梁叔宇坐得位置，一屁股坐了下来之后，语气也变得有些和和气气，说道：“什么善意的提醒？你且说来听听。”

搞定！

郭业暗暗庆幸了一下，这小子还真是头大脖子粗，一身肌肉不长心，真好忽悠啊。

随即，他故意加重语气，问了一句：“你真想听？”

“废话！”

贺兰楚石被郭业吊足了胃口，现在已然欲罢不能，催促道：“不想听我坐下来干嘛？说吧，你到底要提醒我什么？”

“唔，既然你要听，那我可就说了。”

说着，郭业又吊了一下胃口，说道：“不过在说之前，你要答应我，此事只能进得你耳，却不能从你口中大肆宣扬出来。不然的话，你那个左金吾卫大将军的叔父，肯定会因此得罪了人，丢了官革了职。恐怕到时候你们贺兰家族还会因此而遭来灭顶之灾，届时，你贺兰公子兴许就没如今这般的逍遥自在了。”

“嘶……这么严重？”

贺兰楚石此时一脸的谨慎，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说吧，我保证听过之后三缄其口，法不传六耳！”

“好！”

郭业故作深沉地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缓缓走至贺兰楚石的跟前，一脸肃然地看着他，将现场气氛搞得格外凝重。

郭业搞这么一出，更是加重了贺兰楚石心里的忐忑，心脏噗噗狂跳不止。

郭业继续俯身凑到贺兰楚石的耳边，低声耳语道：“贺兰公子，你见过侯



家小姐吗？”

贺兰楚石摇摇头，道：“侯家小姐乃是名门闺秀，大门不出小门不迈的大家闺秀，我又怎么可能见过？”

没见过？

郭业又暗暗庆幸了一下，这事儿更好办了！

随即，他继续耳语道：“你知道吗？侯君集之所以要将女儿嫁给你，并非是看重你贺兰公子的门当户对，也非看重你贺兰公子的人品学识。而是，而是因为他的女儿长得奇丑无比，我听说，侯家小姐还是个跛足，走起路就跟水鸭子似的，一瘸一拐，呃……反正，若不是嫁给你贺兰公子，这位侯家小姐压根儿就嫁不出去！”

蹭~

贺兰楚石满脸煞白地陡然站起，眼珠子瞪得比牛卵还要大，双唇泛着哆嗦，惊骇喊道：“卧槽儿，这，这是真的？”

郭业笑而不语，保持了沉默。

贺兰楚石面如死灰，声色俱厉地嚷嚷道：“这婚事是我叔父替我作主的，天啊，我叔父竟然这么坑我？？？”

## 第1005章计耍贺兰楚石

郭业看着贺兰楚石起身火急火燎就要跑出雅间儿，立马喝阻道：“喂，你要去哪里？又回隔壁雅间儿继续与你友人庆贺？”

贺兰楚石停住了脚步，扭头气急败坏地嚷嚷道：“庆贺个屁，我再不长心也不能去再喝这狗屁的庆贺酒，本公子当然是回家啊！”

郭业倒是不急，而是满脸疑惑地问道：“回家干嘛？”

“废话！”

贺兰楚石显然耐性不足，叫嚷道：“当然是回家寻我叔父问个明白啊？赶紧让我叔父帮我解除与侯家小姐，我呸，狗屁侯家小姐，是侯家丑女才对。赶紧让我叔父帮我解除与侯家那丑八怪的婚事！！”

汗～

这可不行！

郭业立马飞奔上前一把拽住贺兰楚石的胳膊，故作担心地劝道：“使不得使不得，贺兰公子，可万万使不得。如果你这么做的话，不仅要害了你叔父，还要将你们贺兰家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啊。”

“姓郭的，你……你别吓唬人！”

贺兰楚石一脸不信地嚷嚷道：“哪有你说得这么严重？少这儿危言耸听！”

“我危言耸听吓唬你？”

郭业冷笑一声，分析道：“贺兰公子，你想想看，如果你叔父与侯家退婚，那侯家就真的颜面扫地了。如今侯家与贺兰家要联姻之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如果贺兰家突然退婚，你让侯君集的脸面往哪儿搁？到时候，你觉得你叔父贺兰桥山还有好果子吃吗？连带着你们整个贺兰家族都要被侯君集所忌恨上。嘿嘿，没了贺兰家族的庇佑，你贺兰公子还算个毛啊？”

“你……”

贺兰楚石闻言大怒，喊道：“郭业，你敢羞辱于我？”

不过很快，他又收敛了怒容，而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不得不承认道：“你说的没错，我叔父能有今日的高位，贺兰家能有今日的荣耀，都是托庇于璐国公的提携。可，可我也不能往火坑里跳啊？侯家那小女不仅奇丑无比，而且还是个跛足，这真要跟她过一辈子，我活着还有什么盼头？”

“嘿嘿，其实你还没想到最糟糕的地方。”

郭业阴笑两声，继续蛊惑道：“怕就怕你叔父为了他如今的地位，为了贺兰家族的利益，不仅不同意你退婚，还会将你强行关押起来，逼你跟侯家那……”

“啊？”

贺兰楚石苍白中透着愤怒的脸色顿时又惨白了几分，极具骇然地退了两步，怔怔说道：“你……你，唉，我叔父恐是真的做得出来。那，那我可怎么办？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那我可怎么办啊？”

此时的贺兰楚石已经乱了方寸没了主意，竟然反手一把拽起郭业的胳膊，央求道：“姓郭的，呃不，郭业，郭郡公，你帮帮我！”

要知道，在半盏茶之前，贺兰楚石可是视郭业为宿敌，整个人对郭业充满了赤裸裸的敌意。可现在风水轮流转，竟然问道于盲，向郭业这个满腹坏

水的家伙求救起来了。

郭业并未拒绝他的求救，相反居然故作叹息一声，道：“唉，贺兰公子还真是可怜，算了，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就当是我郭业还你当日狩猎场的一个人情吧。贺兰公子，你真愿意听我支招儿？”

“啊？郭郡公有办法帮我？”

贺兰楚石充满意外地看了一眼郭业，频频点头感激道：“听，只要郭郡公肯帮我，让我既不要娶那侯家的丑八怪为妻，又不会因此给我叔父带来麻烦，不会给我们贺兰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我贺兰楚石保证听你安排。”

上道！

郭业暗暗冲贺兰楚石竖起拇指，暗赞一声，竖子科教也，真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

随即，他轻轻支招儿道：“如果我是贺兰公子，暂时就不会先回贺兰家了。如果这个时候回家，那不就是自投罗网，羊入虎口吗？到时候，就算你不想娶侯家那位跛足丑小姐，恐怕也由不得你不想不愿意了。你叔父第一个不会放过你。”

“暂时不回家？”

贺兰楚石问道：“那我去哪儿？”

郭业说道：“长安郊外向东十里外，有座摩云山，摩云山山脚下有座摩云寺，你可以在那儿出家为僧，遁入空门。”

贺兰楚石惊喊道：“什么？你让我出家当和尚？”

郭业摇摇头，笑道：“这只是权宜之计，你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侯君集总不能逼一个出家人娶他女儿吧？等着这个风头过了，过些日子，你就可以再还俗嘛。如此一来，你们就躲过了这一劫，而且还不会给你叔父和你们贺兰家族带来麻烦，对不？”

“呃……”

贺兰楚石沉吟了一声，狐疑问道：“郭郡公，这个办法真可行？”

郭业笑道：“当然还不行，做戏做全套，回头你还要给你叔父亲笔书信一封。就说你最近研习佛法，蒙佛祖感召，愿追随佛祖常伴青灯之下，了然看破红尘，斩断三千红尘孽障。反正至于怎么说，就看你自己了。至于书信，我倒是可以替你转交给你叔父贺兰桥山。”

“这样啊？”

贺兰楚石犹豫了一下，立马做出了决定，沉声说道：“好，我就听郭郡公你的。这次，算我贺兰楚石欠你一份天大的人情。唉，真是患难见真情，郭郡公这个朋友，我贺兰楚石交定了。”

郭业听罢一阵暗乐，二货，接下来是不是还要说一声谢谢啊？

“郭郡公，谢谢你了！”

贺兰楚石郑重地拱手致谢一番，随后冲雅间外大声嚷嚷道：“梁叔宇梁二少，赶紧让你的人给本公子准备笔墨纸砚。”

很快，酒肆的小厮就送来了笔墨纸砚，郭业则亲自卷袖替贺兰楚石研起磨来。

……

……

半个时辰之后，郭业怀揣着贺兰楚石的亲笔手书离开了胡姬酒肆。

前后脚的功夫，贺兰楚石也换上了一身普通人的衣衫，悄悄从酒肆后门离开，走出了东市，然后租来一辆骡车，径直奔往长安城外，前往摩云山脚下的摩云寺准备出家。

差不多一个时辰之后，离开东市的郭业并未返回太平坊，而是进了西市，来到了黄傲的海天盛宴大酒楼中。

进了酒楼，郭业直接寻来黄傲，然后两人一并进了酒楼后院的账房中。

黄爱正要询问郭业有何吩咐，却见郭业从怀中拿出贺兰楚石写给贺兰桥山的亲笔信，率先吩咐：“黄傲，你去找一个擅于临摹他人笔迹的秀才，替我办一事儿。”

这事儿黄傲驾轻就熟，嗯了一声，道：“郡公爷，您吩咐。”

郭业将贺兰楚石的亲笔信塞到黄傲的手中，说道：“你让那秀才按照这封信的笔迹，重新写上一封，至于信中的内容，你附耳过来……”

黄傲将头凑了过去，听着郭业在他耳边嘀嘀咕咕，脸色却是不断在变化，最后听完之后不由失声喊道：“郡公爷，敢情儿这次贺兰家和侯家又要倒霉遭殃了？”

“哈哈……少耍贫嘴。”

郭业大笑几声，然后继续交代道：“回头你让那秀才多临摹几封，然后将其中一封送进贺兰家，一封送进侯家。当然，这事儿你不能亲自出面，你找两个生面孔，去街边找上两个叫花子，给上几两银子，然后将信分别送进贺兰家和侯家。”

“嗯，郡公放心，黄傲一定做的滴水不漏，不会让人追查到咱们这边。不过……”

黄傲问道：“不过剩下那几封呢？”

“剩下那几封嘛！”

郭业一脸坏笑地说道：“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将剩下几封分别张贴到城中醒目的位置，嘿嘿，我要让全长安城的人都知道，侯家小姐被贺兰家的公子给退婚了！”

“啊？？”

黄傲又是一声惊呼，有些担心问道：“郡公爷，你就不担心那贺兰楚石听闻之后，知道自己被您计耍了，急急杀回城中来吗？”

“贺兰楚石？”

郭业摇头轻笑，不屑道：“放心吧，我会让张九斤派出几百人马乔装打扮悄悄出城，将这小子暂时困在摩云寺中。等着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地了，再还这纨绔子弟一个自由身。”

黄傲听罢这才释疑，竖起拇指由衷赞道：“郡公爷，您高明啊！”

## 第1006章贺兰家的阴天

次日中午，贺兰府，正堂中。

贺兰家的两位当家的，老大右骁卫大将军贺兰千山，老二左金吾卫大将军贺兰桥山都在堂中正襟危坐着，不过脸色却是不佳。

尤其是贺兰楚石之父贺兰千山，满面愁容之余口中不断念叨着：“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

要说这贺兰家族，也算是长安城中显赫一时的家族，勋贵中的新近崛起家族。

兄弟二人都是在璐国公侯君集麾下效力而被提拔起来的，都是靠着军功起家，老大贺兰千山身为右骁卫大将军，掌管着拱卫皇城的骁卫一半兵力，约五千人数量。

老二贺兰桥山，官封左金吾卫大将军，掌管长安城外两万的金吾卫兵力，与侯君集兼领的右金吾卫遥相呼应。

贺兰家一门双杰两将军，虽入不得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关陇世族的眼，却也是长安城中不可忽视的新贵。

按理说，身为贺兰家长兄的贺兰千山应该是贺兰家族的主事人。不过性格决定命运，贺兰千山这人属于多勇武少谋略，一遇大事总是失了静气乱分寸的那种人。

所以，贺兰家族的大小事务往往都是老二贺兰桥山在主持，通常对于老二贺兰桥山的建议，老大贺兰千山都是言听计从。

这也就是为什么身为贺兰家长子长孙的贺兰楚石，为什么那么畏惧叔父，连婚事都要叔父来作主的原因。

相比于老大贺兰千山，老二贺兰桥山就是一个聪明人。

此时贺兰千山满面愁容，手里捏着一封书信，好像天要塌下来一般地不停在口中念叨着。

贺兰桥山的脸色也好不到哪里去，愁容之外还多了分愤怒。

他听着大哥口中不断重复来重复去那句话，心头的那撮火苗猛地又是腾然而起，嘭的一声～

贺兰桥山一掌重重拍在桌上，怒骂道：“这个畜生，他这是要陷整个家族于败亡之境啊！大哥啊大哥，平日都是你太过骄纵惯养这个畜生，以至于他今天敢惹下如此天大的祸事来。”

“唉……老二啊，楚石乃是咱们贺兰家的长子长孙，你膝下又无所出，所以平日里对他宠溺一点也在所难免啊！”

身为父亲的贺兰千山有些不服气地争辩道：“再说了，老二，平日里你对楚石不也是有求必应吗？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处？”

“我……我……”

贺兰桥山一阵理屈词穷起来，因为老大说得没错，自己平时对这个侄儿也是极为宠溺。

现在好了，宠过头宠出大事儿了。

这小王八蛋居然留书一封，要遁入空门出家为僧了。

这还不打紧，这小王八蛋在信中还说到，侯家之女太过奇丑无比，娶她无异于跳进火坑，所以宁可常伴青灯也不肯回来娶妻成亲。

“老二啊，现在可怎么办啊？”

荷兰千山重新将手中那封贺兰楚石亲笔的书信摊开平铺在桌上，说道：“不肖子这么一闹，咱们贺兰家可就要断了香火了。可是现在派出去了几拨下人，愣是在城中没有寻到他的人影。你说他现在是不是已经出城去了？”

贺兰家断了香火？

贺兰桥山冷哼一声，心道，这还是轻得，关键是这个混账这么一走了之，可就将侯家与贺兰家联姻之事搅黄了。如今璐国公府要嫁女入贺兰家，两家联姻之事已经传扬开来，闹得满城皆知，连迎娶的日子都定了下来。

这下，如何跟自己的顶头上司加伯乐靠山侯君集交代啊。

到时候，让自己的靠山侯君集如何下台？让侯君集的脸上往哪儿搁啊？

贺兰桥山越想越气，忍不住骂道：“大哥，这事儿恐怕是兜不住了。迎娶的日子就快到了，我们还是想想如何应付璐国公这边吧？如果这桩事情一个处理不好，恐怕你我这个一门两将军的位置就做不久远了。得罪了璐国公，恐怕贺兰家族的好日子也要到头了啊！唉，真是造孽啊！”

“啊？老二，那你赶紧想想办法啊？”

贺兰桥山也被老二的话给惊到了，越想越觉得是这么一个道理，越想越是后怕，连连着急喊道：“老二，你平时主意多，这事儿就指望你了。实在不行，我们就趁着现在这事儿没宣扬开来，赶紧去璐国公府一趟，就跟璐国公说咱们家楚石出远门了，或者说楚石这孩子得了重病，暂时不能拜堂成亲。怎么样？”

“哼，幼稚！”

贺兰桥山一点尊重都不给自己的大哥，当场就呵斥道：“如果璐国公真有那么好糊弄，我现在还会着急上火吗？唉，我如今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我真的很想知道，我连侯家小姐都没见过，楚石这孩子怎么会知道侯家小姐长得奇丑无比，而且还是跛足？大哥，我觉得这里头有蹊跷啊！”

贺兰千山疑惑问道：“咦？老二，你是说侯家小姐压根儿就没楚石说得这么丑？”

“咳咳，大哥，你能不能多用点脑子？我说这话哪里是这个意思？”

贺兰桥山又是一番劈头盖脸地呵斥，道：“我是说，既然我都没见过侯府千金，那楚石又怎会见过？又上哪里知道侯府千金长得奇丑无比和跛足？我怀疑有人在背后使坏，用这些恶毒的语言来欺诈楚石这孩子。这人肯定是不想见到我们贺兰家和璐国公府的联姻，所以有意要在背后破坏！”

“啊？”

贺兰千山又是一声惊呼，然后急急拿起桌上的贺兰楚石亲笔信，起身说道：“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去璐国公府面见侯大人，将此事告知于他，说个明白才是啊。”

“走什么走？”

贺兰桥山再次喝斥了自己的兄长，冷静地分析道：“璐国公不会相信的，以他多疑的性子怎么可能会相信这个解释？而且有一件事情大哥你不知道，璐国公最近几次见面，屡屡用言语试探我的忠心，好像有一件天大的事情要让我们贺兰家参与其中似的。此次他那么心急让我们贺兰家娶他的女儿，就是一个最好的佐证。他想要将我们贺兰家和他侯家绑在一起，共谋大事。这个时候，我们去跟他说，楚石受人挑唆欺诈，离家出走不娶他侯君集的女

儿，你觉得他会信吗？”

贺兰千山问道：“什么大事？共谋什么大事？”

贺兰桥山摇了摇头，道：“我隐约猜到了一点，都不敢确定。大哥暂时还是先不要知道的好，你那个性子，提前知道恐怕还会遭了祸事。”

贺兰千山见老二不肯告诉他，也不以为许，因为眼前自己儿子的事情已经乱了心绪，哪里还有心思再去追问什么大事。

于是，他无奈地怨道：“那这可怎么办？进也不是，退也不行，迎娶的日子又愈发临近，怎么办啊？”

“还能怎么办？”

贺兰桥山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只得重重地跺了一下脚，叫道：“只能多派些人出去，将楚石那个混账给找回来，然后赶紧娶了侯府千金。我们贺兰家因璐国公而兴荣，如果惹他恼怒忌恨，那势必也会因为璐国公而衰败。所以，为今之计，只有加派人手去搜寻这个混账的下落。大哥，这件事儿交给你办了。”

贺兰千山无奈地点点头，应道：“目前也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我这就去办。”

说着，便饶向堂后走去。

贺兰桥山望着大哥那手足无措着急忙慌的背影，不由遥遥提醒道：“大哥，增派人手之余，也不忘了让下人们去城外寻寻，估计这混账也没走远。还有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寺庙，如果发现这个混账，哪怕他是披上僧衣剃了度，押也要将他押回来拜堂成亲。”

“唉……我晓得了，晓得了！”

贺兰千山的身影渐行渐远，直至消逝在堂后。

见着大哥离去之后，贺兰桥山又是重重一掌拍在桌上，气急败坏地叫道：“贺兰楚石，如果贺兰家因为你而遭受侯君集的排挤和打压，你就是贺兰家族的罪人啊！”

铿锵铿锵~

一阵急促的脚步从堂外骤然响起，逼近贺兰桥山的耳中……

一名下人急匆匆地跑了进来，大声通禀道：“二将军，璐国公一脸气冲冲地闯进了咱们家大门，一副要杀人的模样，小的们不敢拦啊！”

侯君集来了？还气冲冲闯门？

贺兰桥山顿时面如死灰，暗暗沮丧道，难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楚石拒婚的事情已经传到他耳中了？

唉……

贺兰桥山唉叹一声，骇然想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啊~

说着，他深呼一口气，硬着头皮冲那下人吩咐道：“去，快去将璐国公请来堂中，好生请来，莫要失了礼数！”

“不用请了，我侯君集双腿未断，还长着双脚，我自己能走来！”

一声躁怒到了边缘的话刺入贺兰桥山的耳朵，分外响亮和刺耳。

他的顶头上司加靠山——侯君集，不请自来了！

## 第1007章侯君集讨要说法

侯君集人未至，声先到。

当他一脚踏入贺兰府的厅堂时，贺兰桥山便发觉了对方身上带着浓浓的火药味儿，那种气冲斗霄的怒火，让一向敬畏侯君集的贺兰桥山有了几分胆颤。

一时间的角色转换，让贺兰桥山的气势明显弱上了一大截儿。

只见他步履踉跄地迎了上去，心虚的脸上勉强挤出几缕笑容，殷情叫道：“璐国公大驾光临，贺兰家真是蓬荜生辉啊，属下有失远迎，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哟！”

“不敢当，侯某不敢当贺兰大将军的远迎。”

侯君集面色阴沉地看了贺兰桥山一眼，不过并未停住脚步，而是径直走到堂首，颇有几分喧宾夺主的架势一屁股坐到了之前贺兰桥山所坐的太师椅上。

坐罢之后，侯君集将目光重新落在站在堂下的贺兰桥山脸上，口中杀气凛然地蹦出一句：“不过，你确实罪该万死。不仅你该死，你们贺兰家所有人都统统该死！”

咚！

心虚的贺兰桥山被侯君集这番杀气腾腾的话给吓得一趔趄，顿时双腿一软跪倒在地，不过亏他还有些小聪明，未摸清侯君集此番问罪的真实意图前，没有和盘托出，而是佯装无辜骇然叫道：“属下不知哪里冒犯了璐国公，惹来大人您的泼天怒火。若真有冒犯之处，还请大人念在贺兰桥山一直对您忠心耿耿的份儿上，饶过属下这一回吧！”

“贺兰桥山，你还在跟我在装蒜是吧？”

侯君集猛然拔起黏在太师椅上的屁股，整个人怒然而起从袖兜里掏出一件东西，硬生生摔在贺兰桥山的跟前，咆哮道：“睁开你的狗眼看看，这是什么东西！！！”

贺兰桥山的目光落在了侯君集扔在地上的东西，竟是一个被揉得皱皱巴巴的纸团，看似有点像书信。

怎么又是书信？

贺兰桥山心里一紧，暗暗嘀咕一声，怎么今天都跟书信干上了？

不过想归想，他还是眼疾手快的将地上的书信捡起，徐徐展开来看……

这不看不打紧，一看之下，贺兰桥山的身子猛地打了一记寒颤，仿佛如沉冰窖如坠深渊，一股无力感从心底缓缓升然。

因为这团皱巴巴的书信，竟然跟之前他跟兄长贺兰千山看到的书信内容一模一样，确切地说，从内容和笔迹上，都出自贺兰楚石这个败家玩意之手。

为什么会这样？

贺兰桥山的心里一阵悲凉，他已经闻到了侯君集挥起镰刀收割贺兰家族命运的死亡气息。

这个混账为什么会留一模一样的书信给侯君集？

为什么？为什么？

贺兰桥山的心中无数个反问，难道这孽障是铁了心想要断送我跟他父亲



的前程，要葬送整个贺兰家族的命运吗？

“呵呵，贺兰桥山，看清楚了吗？”

侯君集阴恻恻地笑了两声，冷冷问道：“这下无话可说了吧？你还想装到什么时候？你还想欺瞒我到什么时候？莫非你想等到迎亲那一天，等着宾客云集的时候，你再来公布这封书信，到时狠狠扇我侯君集几个耳刮子，让我侯家彻底颜面扫地？”

“啊？璐国公怎会如此想属下？我贺兰家族对璐国公您可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啊！误会，绝对是误会！”

贺兰桥山竟然不顾左金吾卫大将军的矜持和尊严，对侯君集伏地拜叩起来，慌忙解释道：“此事乃是我贺兰家的孽障贺兰楚石一人的主意，我等也是今早才知悉此事的啊！”

“哼！”

侯君集冷哼一声，不屑道：“贺兰桥山，你竟将此事推搡给贺兰楚石？他一个纨绔子弟能做得了你贺兰家的主？若非这封信贺兰楚石的投错了我家，我兴许到了迎娶婚嫁那天还蒙在鼓里吧？”

“不是不是，璐国公你听我解释~”

贺兰桥山拖着跪在地上的双膝，匍匐到了侯君集的跟前，吓得额头尽是涔涔冷汗，嘴唇泛着哆嗦地喊道：“璐国公，属下一向对您忠心耿耿，怎会中途悔婚，陷你于尴尬境地呢？此事完全是贺兰楚石这个贺兰家的不肖子孙一人所为，跟我们没关系啊。”

面对着贺兰桥山的哀求，侯君集半点都没有心软，反而伸起一脚直接将贺兰桥山踢翻在地，气急怒吼道：“贺兰楚石一人所为？他是不是你们贺兰家的子孙？贺兰桥山，你拿我侯君集当三岁稚童瞎糊弄吗？”

贺兰桥山被踹翻，直接仰身倒地，不过瞬间又跟弹簧似的爬起跪在侯君集跟前，继续哀求解释道：“璐国公，你要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贺兰家因璐国公而兴盛，岂会做那自绝前程的蠢事啊？”

侯君集一向多疑，所以很难相信贺兰桥山的一面之词，随即又是一声阴笑，轻轻哼道：“贺兰桥山啊，古往今来有，多少头生反骨之辈皆是自觉翅膀长硬了，才会作出那些忘恩负义的悖逆之事来啊。呵呵，是我侯君集瞎了眼，是我侯君集错看了你。”

“不，璐国公，你听我解释。”

贺兰桥山猛地一眼扫到了桌上还放着的那封书信，骤然起身一个箭步冲了过去，将桌上早上乞丐送来的贺兰楚石留书捧在手中，递到侯君集跟前，急忙叫道：“璐国公，你看，早上我们家也收到了楚石的这封留书。”

侯君集先是一怔，然后一脸阴沉地抢过书信，一看之下，竟然跟自己收到的那封书信内容一模一样。

随后，贺兰桥山将侯君集摔在地上的那封书信也急忙递了过去，喊道：“璐国公，你再看这封，无论是内容和笔迹都如出一辙，都是出自我那混账侄儿贺兰楚石之手。不，我敢担保，这两封书信肯定是别有用心之人临摹楚石的笔迹，随你捏造而成的。就是为了挑起我们贺兰家和璐国公府的不和，有意破坏两家的联姻啊！”

侯君集仔细对照了一遍，果真如此，字迹个内容都是一模一样。

潜意识地，侯君集有些倾信了贺兰桥山的说法，阴沉中夹杂着躁怒的脸

色也渐渐褪了下去，反问了一句：“这么说，是有人针对你我两家而做出的下三滥把戏？”

贺兰桥山见侯君集脸色徐徐变化，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点头应道：“正是如此，若让我知道是谁干出这等缺了大德的阴损事儿，我贺兰桥山定要将其碎尸万段，方解心头之恨。”

“哼！”

侯君集又是鼻哼一声，默默地闭起了眼睛开始沉思，脑中筛查着有可能行如此下三滥手段的对手和敌人。

就在这时，厅堂中传来一阵天崩地裂的叫嚷，贺兰桥山听到了自己大哥贺兰千山一边奔跑喘气，一边断断续续地叫喊道：“老二老二，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城里张贴了好多与今早那封留书一模一样的书信，如今城中都在议论咱们家与侯家的联姻之事，咱们两家都被别人当作笑料了。天啊，城中已经谣传侯府小姐奇丑无比，给她取了外号‘母夜叉’。老二，老二……”

一通喊完，贺兰千山已经来到了厅堂中。

当他看到侯君集也在场之时，目瞪口呆，顿时被吓得仿佛被人抽了筋骨一般，瘫软在地。

而贺兰桥山闻言之后，也是顿觉眼前一黑，喉咙微微甜涩，险些一口老血喷口而出。

幸亏他扶住桌角站稳了身子，不然也要步上老大贺兰千山的后尘。

同时，一个悲愤的声音在他脑中盘旋：“贺兰楚石啊贺兰楚石，你是贺兰家族的罪人啊，你在外面到底得罪了谁啊？竟要置我贺兰家族于如此境地啊！！！”

“嘭！”

侯君集已然拍案而起，愤怒的双眼仿佛迸出火光来，咬牙切齿地盯着贺兰桥山，一字一字地吐道：

“贺兰桥山，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说法，一个让我侯君集能有脸面出门，能抬头见人的说法！不然，我会让你贺兰家从今天开始鸡犬不宁，从此败亡！！！”

## 第1008章日子一天天过

“璐国公，璐国公，且听属下解释，这，这……”

贺兰桥山面色焦急，指天立誓喊道：“这是一场阴谋，这绝对一场阴谋！！这是一场针对我贺兰家族的阴谋啊！！！”

“贺兰桥山，别解释了，解释无异于掩饰。这样，无论是谣言也好，还是阴谋也罢，最行之有效的破除之法便是用事实来说话。”

侯君集此时的声音已经变得格外阴沉，根本不在乎瘫软在地上的贺兰千山，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贺兰桥山，阴恻恻地说道：“要想谣言止于智者，那么你就要拿出事实来让人信服，只有事实才能让一切阴谋无所遁形。所以，你要我相信你贺兰桥山依旧忠心耿耿，要我相信你们贺兰家族未生变心，那么你就让你侄儿贺兰楚石现在给我滚出来。”

说到这儿，侯君集才看了眼地上已经略微有些不省人事的贺兰千山，冷哼一声过后，有抬头望着脸色表情复杂变化的贺兰桥山，继续说道：“只要你让贺兰楚石娶了侯某的女儿，贺兰家与璐国公府大摆筵席将两家联姻之事坐实。那么，所有的谣言就不会不攻自破，而那个所谓的阴谋也就会冰消瓦解。贺兰桥山，你把贺兰楚石叫出来，我要见见他！”

“啊？”

贺兰桥山神色迟滞了一下，心虚呐呐道：“这，这……璐国公……楚石这个孽障……那，那什么……”

侯君集见状，翻脸又是喝斥：“什么这个那个？吞吞吐吐，莫非你连叫贺兰楚石出来跟我澄清一番的底气都没有了吗？贺兰桥山，你还敢说今日种种事情，与你们贺兰家没有关系？若非你做贼心虚，你岂会如此犹犹豫豫？”

“唉……”

贺兰桥山跺了一下脚，硬着头皮叹道：“璐国公，实话跟你说吧！楚石就是受了人遮天蔽日的谎话蒙骗，受了这布下阴谋的唆使，才离家出走要遁入空门的。对方就是吃定了楚石这混账的禀性，将他支走好让他不能及时出来辟谣，才布下这连环计策啊。璐国公，这就是整个事情的真相，我贺兰桥山拿自己的项上人头来担保，这便是对方真正的目的啊！”

“贺兰桥山，你现在说什么都行了，但是你又如何让我信你？”

侯君集近乎歇斯底里的狂叫道：“现在城中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在议论我侯君集之女被人逃婚，都在评头论足我侯君集之女是‘跛足母夜叉’。我璐国公府的脸面已经荡然无存丢尽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是一场阴谋，你让我如何取信于你？”

贺兰桥山心生无奈，现在真是百嘴莫辩，只得再次信誓旦旦地保证道：“璐国公，贺兰家与侯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对不会干出那种损人不利的蠢事，还请您相信我。”

“别跟我发这些没用的誓言了。”侯君集有些不耐烦地挥了挥手，略微沉思一会儿，最后甩下一句话：

“贺兰桥山，我给你十天的时间。十天之后，若是贺兰楚石没有如期回来，无法如期迎娶我的女儿，哼，到时候我侯君集势必被人讥讽没皮没脸，不过你贺兰桥山，还有你么贺兰家族也别想好过。”

说罢，他拂袖而去，走至门口又停住了脚步，不忘嘱咐道：“十天后，如

你们无法用事实和行动来证明你们的清白，那么你们贺兰家就等着我承受侯君集的怒火吧！贺兰千山，我说到做到，不信，咱们走着瞧！别忘了，你与你们贺兰家，因何而崛起！”

声音落罢，侯君集已经飘然而逝，以很短的时间消逝在了贺兰桥山的视线之内。

贺兰桥山心如死灰，一脸沮丧地看着自己那个瘫软在地的大哥，恨恨地骂道：“真是不中用，你跟你那废物儿子一样不中用，是你们给贺兰家族带来灭顶之灾，是你们为贺兰家族挖掘了坟墓。你们，就是贺兰家族的罪人啊！！！”

随后，他冲厅堂外的仆役喊了一声，叫道：“将大老爷送回房间。然后通知府中所有人，都给我去搜寻少爷的下落！”

很快，几名下人涌入堂中，手忙脚乱地将大老爷贺兰千山给抬了下去。

一阵扑腾嘈杂，随后人去堂空，厅中独剩贺兰桥山一人，又恢复了原有的那份沉寂。

“唉……”

贺兰桥山驻足半晌，仰天长叹一息：“看来今日之后，贺兰家与璐国公府，再也无法回到原来亲密无间信任无比的关系了。”

因为他知道，那个心机深沉布下如此阴谋之人，又怎么可能会让他们在短短的十天内，找到贺兰楚石的下落呢？

所以，贺兰桥山已经意识到，如果十天后的贺兰楚石不能如期迎娶侯君集的女儿，让所有的谣言不攻自破，那么等待着他和整个家族的，将会是一场飓风袭来的灾难。

一念至此，贺兰桥山心中那点小聪明蠢蠢欲动，眼中闪过一抹不易让人察觉的明亮。

……

……

此时，卫国公府。

寒冬腊月天下，李靖仍旧穿着一件汗衫，拎着锄头在平日府中耕作的菜园子里翻着土，大汗淋漓畅快无比之余，耳朵也没闲着。

正有下人跟他禀报着今日城中风传的闲话，关于贺兰家的惠子贺兰楚石逃婚，侯君集的女儿乃是奇丑无比的跛足母夜叉的八卦。

听完之后，李靖双手一松直接将锄头扔在地上，然后大步大步地走到了草庐中喝起温茶解渴来。

一口饮完壶中温茶之后，李靖不由口中狂笑，震得整个卫国公府几乎都能听见他的畅快笑声。

最后，李靖这才止住了笑声，抚手大手赞道：“痛快，真是痛快啊，郭业这小子还真是缺了大德，居然想出这么一个阴损招来。哈哈，看来这么一折腾，还真够侯君集这头白眼狼应接不暇的。”

这个时候，李靖显然已经忘了，是谁暗示郭业想出这阴损招数来的。估摸着始作俑者这四个字，已经被李靖抛至九霄云外去了。

过足了瘾之后，李靖重新走出草庐来到菜园子，俯身捡起地上的锄头，欲要耕作翻土，却见着下人没有离去，又问道：“还有什么事儿吗？”

那下人道：“禀老爷，咱们派出去前往扶馀国给暖暖小姐送信的人，如今

已经托人传来信件，说是已经找到船只，差不多现在这个时候已经出海了。”

“噢，不错，不错！”

李靖闻言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微微笑道：“嗯，此事越快越好，不然郭小子这边怕是撑不了多久。算了，看来老夫也该进宫一趟面见皇上，有些事儿还是要让皇上早做准备，不能单单只靠郭小子一人。这样的话，这小子肩上的担子委实太重了。”

说着，李靖再次将锄头扔回了地上，冲那下人吩咐道：“你先下去给老夫准备进宫面圣的官服，我一会儿便过来。”

“喏！”

……

……

与此同时，做足了所有前戏的郭业也躲回了太平坊的郡公府，并交代门房最近几日不见客，先躲上两天的清静，不理睬城中的纷纷扰扰，也算是摆脱自己的嫌疑，暂时不愿意来侯君集等人的怀疑。

在此期间，郡公府的确有不少人来拜访，却被一一给拒之于门外。就连对此次事件有丁点了解和怀疑的梁叔宇，都被郭业一封书信给强行压了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郭业躲在家里避清静；

侯君集也躲在家里避丢人；

贺兰家则是继续满世界的搜寻贺兰楚石的下落。

而长安城，又恢复到了往日的繁华喧闹之中，好像贺兰楚石逃婚一事只是一场随时上演随时落幕的戏码，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好事者们和八卦爱好者们等待的，却是贺兰家与侯家之前宣布婚期的那一天。所有人都知道，那一天才是真正的好戏上演。

不过那一天的日子还没来，仅仅只是过了五天，长安城又被另外一桩事情给掀起了轩然大波。

不仅仅是惊动了长安城的百姓们，确切地说，应该是朝野都被震惊了……

因为这一天，曾经被当今圣上亲口废黜圈禁的太子李承乾，又回来了！

## 第1009章太子承乾归来

李承乾回来了。

距离他被李二陛下废了太子位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又回来了。

前番狼狈离去，今番高调而回。

这一次回来，他可是口衔圣旨，重新担任大唐帝国的太子储君。

可想而知，李承乾是有多么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了。

不过他回来之后却没有进宫面圣，因为李二陛下自觉被侯君集等人裹挟失了颜面，所以暂时不愿接见自己这个怎么看怎么不满意的儿子。

不过李承乾被废黜圈禁了这些日子，貌似脑子也开窍了不少，性子也不比以前那般急躁了。

所以对于自己皇帝老子不见自己，李承乾也不着恼更不气馁，而是默默地表示理解，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太子府中。

太子府还是原先那座太子府，府中的摆设和花草树木亭台楼榭仍旧保持不变，就连府中的宫人也没有替换。

至于太子妃苏氏，因为在圈禁的皇庄里过了一段患难与共的日子，李承乾对她的态度也明显改善了不少，虽谈不上琴瑟和鸣，但至少也能做到了相敬如宾。

回到太子府后，李承乾美美睡了一觉，每每醒来都觉得如梦似幻，总以为自己一切都发生在梦境中。

他太清楚自己这个太子之位的失而复得有多么的不容易了。

古往今来，有多少太子被废之后，不是被赐死便是被圈禁到老死那一天。

可偏偏老天爷再次眷顾了他，让他重新起复，登上了太子之位。

所以，如今的李承乾不但格外珍惜这段失而复得的机缘，而且心中更是常怀感恩之心。

他感恩自己的祖父李渊，感恩自己那几位皇族叔伯，更加感恩那些对他不离不弃的朝中大臣，特别是仗义执言率先提出起复自己的侯君集。

这些都是在起复圣旨送达皇庄之前，他便早早知道的。

所以，在太子府中休整了一天之后，李承乾便第一时间来到了鲁王府，他要当面向这几位皇族叔伯致谢。

.....

.....

鲁王府，花园中。

对于李承乾的到来，鲁王李元庆显然并不意外，相反，他好像早就料到李承乾会登门似的。因此，鲁王早早便在花园的一处石亭中备了酒水，并提前邀来了道孝王李元芳、荆王李元祥赴会。

最后还有一人受邀而来，正是李承乾念念不忘要厚赏一番的璐国公侯君集。

众人来齐入了石亭之后，逐一参拜并恭喜了太子李承乾。

虽说李承乾是鲁王等人的侄儿，却是名义上的太子储君，在地位上仅次于皇帝之下，凌驾于鲁王等人。

李承乾赶忙让众人起来，并示意众人落座，最后更是殷情地握着侯君集

的双手，感激道：“璐国公，本太子要谢谢你，若非你当日在朝堂上向父皇为本太子求情，不知本太子还要被圈禁在皇庄中多久呢。璐国公，坐，快快请坐。”

侯君集再次致谢山呼太子千岁后，才坐到了石凳之上。

鲁王三兄弟听蛙李承乾的话后，三人非常默契地彼此对视了几眼，眼中都透着不明而喻的笑意。

“当然，本太子也万分感激三位叔伯的帮忙和筹划。”

李承乾坐回到自己的位置之后，仍是一脸感恩地唏嘘道：“祖父曾差人暗中给本太子送过信，信中已经言明了一切。诸位皇叔皇伯的大恩大德，承乾没齿难忘。假以时日有机会，承乾一定会好好报答。”

“哈哈……承乾客气了哇！”

荆王李元祥粗鲁地伸出蒲扇大手重重落在李承乾的肩膀上，粗犷笑道：“我们只是尽了长辈该尽的义务嘛，不用这么客气。你是李家的子孙，这天下都是咱们姓李的，我们帮你，就是帮助李唐江山嘛。”

“没错没错，元祥今天难得说了句正经话。”

鲁王李元庆眯着眼睛笑着看着荆王，小小赞许了一句。

荆王又是一阵哈哈大笑，继续冲李承乾得意说道：“再说了，你要报答我们的机会也不远啦，再过些日子我们就会让你名正言顺地登上皇位，成为这大唐帝国的主宰，届时，将你那个心狠毒辣的父皇……”

“元祥住嘴！”

道孝王李元芳一声怒喝，及时打断了李元祥的口没遮拦，然后急急呵斥道：“你怎得说话如此没有分寸？这种事情岂是随意就能说的？”

鲁王和侯君集尽管心里清楚李元祥说得正是他们密谋已久之事，但是听着李元祥这么直白说出来，心里不免还是直打鼓。

因为这种事也只能关起门说说，一经传扬出去，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荆王倒是不以为许，大大咧咧地嚷嚷道：“这有啥不能说的？在座的都不是外人，而且父皇不是说他在信中已经知会过承乾了吗？元芳，不是二哥说你，你这胆子也忒小了吧？成大事者，岂能如此胆小如鼠呢？”

“你，你这个有勇无谋的武夫！”

李元芳被荆王这么一挤兑，面颊臊红地斥责道：“难道你不知道隔墙有耳吗？你当真是一辈子都改不了这口没遮拦的臭毛病。”

“荆王叔，道孝王叔莫要再争执了！”

李承乾面带镇定地劝起二人，说道：“咱们都是一家人，再争执下去就伤口气了。道孝王叔做事敬小慎微，顾虑自然周详。但是荆王叔一向都是直来直去，他也是因为咱们都是一家人，才这么直言不讳的嘛。倒是承乾，今后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三位皇叔皇伯学习和仰仗的。”

李承乾这番话说来，倒是出乎了鲁王三兄弟的预料，这还是当初那个任意妄为的负气少年吗？

没想到废黜一段时日，人倒是内敛了不少。

对于谋朝篡位这种事情，竟然还如此的镇定。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对于李承乾，鲁王三兄弟倒是心里上起了一道锁。

而侯君集则是堆笑着拱手奉承道：“太子殿下如此虚怀若谷，如此谦卑有

礼，你若不坐这太子之位，视为皇上膝下的子嗣中谁人还有这资格坐？”

“多谢璐国公的美誉！”

李承乾笑了笑，又问道：“璐国公，我前日回长安，在府中呆了一天，可是耳中传来的都是你们侯家与贺兰家的纠葛。贺兰家的两兄弟不是一向都唯璐国公马首是瞻的吗？怎么会出这么一档子事儿呢？”

这话题一转，倒是将鲁王三兄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侯君集的身上。

贺兰楚石逃婚，坊间疯传侯府千金奇丑无比之事，早已不是新鲜事儿，在座诸人都知之甚详。

不过在侯君集口中说来，又别有另外一番滋味。

侯君集简明扼要地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之后，最后指了指自己身上的衣裳，苦笑道：“我今天都是穿着一身便服，从后门出来的。唉，现在满城的人都在谣传我侯家女儿是跛足母夜叉，说我侯君集的女儿嫁不掉非逼着贺兰家来娶，最后逼得贺兰楚石那混账逃婚出家。太子殿下，三位王爷，你们说说，这今后让我怎么抬头见人啊？”

说到这儿，侯君集咬牙切齿地骂了一句：“贺兰桥山就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如果再过几天贺兰楚石不能如期迎娶婚嫁，哼，那我就丢人丢大发了。到时候，我侯君集不好过，他们贺兰家也别想独善其身。”

“不行！”

道孝王李元芳第一个摇头说道：“现在贺兰桥山手中有左金吾卫两万的兵力，对于我们的计划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你不能因此而迁怒贺兰桥山，相反，我们现在需要他，需要他手中的两万兵马！”

鲁王也点头同意道：“元芳说得对，现在不能因小失大，贺兰桥山必须尽快拉拢进来，不能因为他而破坏了整个计划。”

荆王则是拍着侯君集的肩膀，笑嚷道：“璐国公啊，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嘛，这点小委屈算个屁啊？再说了，连本王这个粗人都看得出来，这明显就是有人在背后捣鬼，破坏你们两家不和嘛！算了算了，丢个脸不算啥，忍忍就过去了。等将来大事成了之后，咱们再帮你将背后耍阴谋的家伙给揪出来，让你杀之泄愤出出气，成不？”

侯君集摇头沉默，显然不赞成三位王爷的规劝。

倒是李承乾突然开口说了一句：“祖父在书信中跟我提及，说是平阳郡公郭业如今掌管着领军卫三万兵马，也跟我们同坐一艘船上。为何今日不见他来啊？莫非今日没有邀请他过来一聚吗？”



## 第1010章循循渐进

白天不念人，夜里不说鬼。

此时的郭业正在孔颖达的府上做客，二人谈话到了一半儿，郭业突然觉得耳朵一阵痒热难当，仿若虫蚁爬过一般，不禁伸手一阵挠耳。

孔颖达见状，只得将说到一半的话给收回口中，关心问道：“怎么了，身子不适？”

“阿嚏，阿嚏，阿嚏！”

郭业刚挠完痒痒，毫无征兆地又连打了三记喷嚏，吓得孔颖达提袖掩面，免得郭业将口水喷溅到自个儿脸上。

郭业紧忙将手从耳根移到了鼻子上，轻轻揉了揉，苦笑道：“耳根发痒，又连打了三下喷嚏，都说一想二骂三叨咕，莫非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

孔颖达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吹了吹胡子，佯怒道：“子不语怪力乱神，你小子尽说些没边儿不着调的话。对了，老夫刚才说到哪儿了？”

“嘿嘿，老大人莫恼，我这不是随口一说吗？”

郭业打了个哈哈，然后说道：“您刚才说到我平日里就不看好太子承乾，跟长孙无忌等人又是尿不到一个壶里，怎么会好端端地附议侯君集和长孙无忌等人的倡议，拥立李承乾复位！”

“对，就是说到这儿。”

孔颖达浑浊地双眼透着久经世故，问道：“郭小子，老夫知道你从来不做这等亏本的买卖，平白便宜了李承乾和长孙无忌等人。莫非你这么做，背后另有一层深意？”

郭业闻言不禁一阵苦笑，欲言又止，每每想要将太上皇李渊他们那个计划和盘托出，到最后却又咽了回去。

孔颖达见罢之后，更加起疑，语气有些不悦地催问道：“怎么了？你小子莫非还真有事瞒着老夫？还是说，你信不过老夫？”

“不不不~老大人莫急！”

郭业赶紧安抚住了孔颖达，心中微微权衡了一下，既然如今李靖都已经知道了所有事情的始末，那更不该瞒着孔颖达了，估摸着现在不告诉他，回头李靖跟李二陛下一说，孔颖达也能从李二陛下那儿知晓事情的真相和始末。这种事情终究是纸包不住火，不能因为这事儿而破坏了士林清流系的团结。

心中念头一起，他立马张口将太上皇李渊等人要改天换地的计划一股脑儿地讲了出来，如竹筒倒豆子般噼里啪啦一阵全盘托出，中间丝毫没有隐瞒。

期间，包括李渊他们私下扣住关雎鸠和王伯当，借此要挟自己参与计划，与他们狼狈为奸之事，都逐一道了个明白。

一气呵成，将心里瞒了好久之事一并讲完之后，郭业粗粗松了一口气，暗喊一声，痛快！

谁知他还没回过气来，这边孔颖达老当益壮，竟然翻手一掌重重拍在了桌上。

嘭！

“岂有此理，大逆不道！”

孔颖达气急败坏地叫骂道：“太上皇莫非是越活越糊涂了，竟然不顾江山社稷的安稳，为图一己之私而行如此大不韪之事？还有那几位庶出的王爷，他们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哼，最可气的是侯君集这等忘恩负义狼心狗肺之辈，他难道不知他今时今日的一切，都是当今圣上赐予的吗？”

孔老大人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骂起人来那叫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还不带歇口气儿的。

郭业赶忙过去劝慰道：“嘿，老大人，您先消消气，气坏了身子那就不妙了。”

“还有你，郭业！”

孔颖达貌似还没完，矛头一指郭业，继续一阵训斥道：“你怎能如此不晓得轻重，竟然答应他们狼狈为奸呢？你这是不忠不义之举，你这是要掉脑袋要被抄家灭族的啊！”

郭业一阵汗颜，委屈道：“老大人，我这不是被太上皇要挟了吗？我总不能看着我的朋友被他们害了性命吧？再说了，这只是暂时的妥协，虚与委蛇罢了！放心吧，我跟李卫公有了全盘的计划，不会危及到皇上和国本的。”

“你跟李靖已有对策？”

孔颖达一听完郭业的解释之后，这才气顺了不少，狐疑道：“当真只是虚与委蛇，而不是坑害一气？”

“当真啦！您老就放一百个心。”

郭业一边保证着，一边将自己与李靖的计划又向孔颖达娓娓道了出来。

说完之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如果我上了他们的贼船，我还会故意唆使贺兰楚石逃婚，又满城谣传风言风语，让侯君集丢了好大的面子，借此挑拨了贺兰家和侯家的关系？我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要让侯君集和贺兰桥山反目成仇，削了他们举事的一条臂膀。”

对于现如今长安城中风头最劲的八卦新闻，孔颖达自然也是有所耳闻的，现在听到郭业这么说，立马恍然大悟过来，惊叹道：“原来这桩事竟然出自你的手笔？你小子可真是缺了大德，竟然想到这么一个歪门邪招儿。不过想想侯君集这无耻之徒如今像过街老鼠一般不敢出门见人，老夫想想就过瘾。”

郭业唔了一声，道：“那是当然，就冲这桩事情，侯君集和贺兰家永远都不能像以前那么亲密无间了，始终存在着一条无法愈合的裂痕。呵呵，这样才能将贺兰桥山和他麾下的两万左金吾卫兵马争取过来，不为太上皇他们所用啊。”

孔颖达深思熟虑消化了一番郭业的话后，皱着眉头问道：“那照你这么说，只要在三天后的大婚之日，贺兰楚石不能及时出现，那么贺兰桥山就不会被侯君集拉拢过去，行大逆不道之事了？”

郭业摇摇头，微笑道：“哪有这么简单？现在还需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给贺兰桥山另找一座靠山，让他吃下一颗定心丸。这样，他才能彻底跟侯君集决裂。”

孔颖达问道：“何解？”

郭业道：“很简单，贺兰桥山是一个惯于耍小聪明的人。他现在很清楚，三天后只要贺兰楚石无法出现在大婚之日，那么他与侯君集就不可能回到原来那般亲密无间的彼此信任。所以，他现在也很忧虑也很忐忑，一面是担心

侯君集以后会跟他清算总账，一边是担心离开了侯君集，他就没了背靠的大树。所以，他现在是瞻前顾后，整个人处于患得患失的恐慌之中。”

“明白了！”

孔颖达眯着眼睛看着郭业，径直说道：“这就是你今天来找老夫的原因吧？”

郭业笑了笑，道：“我现在的身份不宜曝光，更不适宜摆在明面拆侯君集的台，所以想来想去只有老大人您最适合出面。你只要找到贺兰桥山，表面拉拢的意愿，我想他现在很希望找到一座跟侯君集旗鼓相当的大山来仰仗。只要老大人拉拢住了贺兰桥山，就等于彻底让他和侯君集决裂，这样也就斩断了太上皇他们一条强有力的手臂。到时候，有他的两万左右金吾卫在城外，城内又有我的三万领军卫，我就不信太上皇他们还能翻起什么大浪来。哼，等我的人救出王伯当，等李卫公的黑甲玄兵救出关鸿鹄，就是我跟他们摊牌的日子。”

“懂了，这事儿我可以替你办了！”

孔颖达顿生一股自信，捻须朗声道：“凭老夫在朝中的资历和威望，我若是愿意照拂贺兰桥山，侯君集肯定不敢拿他怎么样。”

郭业笑道：“我坚信，贺兰桥山也是这么认为的。”

孔颖达摆摆手，提起袍裾站起身来，说道：“好了，事不宜迟，我这就去找贺兰桥山，亲自登门一番。”

郭业正要说一声有劳，却听见房外跑来孔府的下人，进来通禀道：“老爷，府外有一位自称左金吾卫大将军贺兰桥山的人特来登门造访，说是有事与老爷相商。”

孔颖达闻言不由一愣，将目光转向了郭业。

郭业则是没来由的一乐，笑道：“倒是我高估了贺兰桥山的耐性，没想到他自己竟然患得患失的主动找上门来了。老大人，贺兰桥山这儿就拜托你了。你家后门在哪儿？我从后门悄悄离去。”

孔颖达冲那小人指了指，吩咐道：“你带郭郡公从后门离开，老夫亲自去迎迎这位贺兰大将军。”

说话的功夫，郭业已经跟着下人出了房间，绕着杂院厨房的那道后门，离开了孔府。

.....

.....

同一时间，皇宫中。

李靖从早上进宫到现在，与李二陛下一起呆在望北阁足足有两个时辰了。

此时的望北阁外，没有侍卫把守，没有宫女和内侍候着，统统都被李二陛下强行下令屏退出了望北阁所在的区域。

望北阁的门，虚掩着.....

隐约从阁中传来李二陛下狂龙吟啸的咆哮之声，偶尔断断续续，偶尔此起彼伏，却无不透着愤怒到了极致的戾气。

“孽子，孽子，不当人子！”

“他们这是要为一己之私，葬送我大唐的万世基业吗？”

“朕到底做错了什么？朕到底哪里对不起他了？他为何要如此对待朕？他

到底要朕怎么做才会满意？”

“李靖，李靖，你告诉朕，朕到底是不是一个好皇帝？？？”

## 第1011章夫妻双双把门登

望北阁内，厚厚软软的天蓝色毛毯上，散落着一地的奏折，凌乱狼籍。

此时的李二陛下仿佛一头暴怒的醒狮，双目圆睁，满面戾色，双手伏于案上冲着下方的笔直站着的卫国公李靖如狂龙一般咆哮着：“李靖，你跟朕说说，为什么朕的父皇，朕的兄弟，朕的儿子要如此残忍地对待朕？朕到底要怎么做，他们才能满意？”

“陛下，请息怒！”

李靖抱起双手身子微微前躬，淡然说道：“这一切的一切都并非陛下之过，归根究底只有两个字——人性！正是因为这人性作祟，所以才让太上皇罔顾了李唐江山的基业，让鲁王等人蠢蠢欲动不甘人下，更是让太子殿下去掉了为人臣为人子的人伦。陛下，这不怪你，一切的原罪在于他们的贪婪，欲壑难填的贪婪。”

“人性？为一己之私，而罔顾大唐的万世基业；为一己之私，而不念父子亲情手足之情；更为了一己之私，为彻彻底底的做那无君无父之鼠辈？”

李二陛下的面色渐渐阴沉下来，口中反反复复地叨叨着这几句话，随后李二陛下一掌拍在龙案上，眉头紧皱目露凶光，冲着李靖低吼道：“朕绝对不能让他们恣意妄为，更不能让他们断送了我大唐的基业，葬送我李唐的国祚。李靖，朕要杀人了，朕要大开杀戒了！”

“不能，万万不能！”

李靖猛地上前两步，加重了语气及时劝阻道：“陛下，您是大唐的皇帝，您是天可汗陛下，您是民心所向，您是大唐子民心中的那一轮太阳。今时今日的您，已经过了抡刀斩荆棘、举刀劈日月的时候了，所以，您的手上不能再沾染鲜血了。”

言下之意，李二陛下如今的地位，不能再重蹈玄武门事变的覆辙了。不然的话，势必会让他如今光辉伟岸的形象蒙上污点。

李二陛下冷静下来之后，显然也清楚李靖的话中道理，但是他还是气不过，大声咒骂道：“难道就任由他们继续胡作非为下去吗？若朕再不出应对，难道就眼睁睁地任由这星月蒙蔽，江山易主吗？”

“陛下，稍安勿躁，老臣与平阳郡公郭业早有应对之策。”

紧接着，李靖徐徐道出他之前与郭业商议好的计划，听得李二陛下神色阴晴不定，让人无法猜出他心中到底作何想。

说到最后，李靖郑重其事地进谏道：“陛下，凡事都有老臣与郭郡公担着，操刀之人更不应该是陛下您。您如今已贵为一国之君，不能再担那些骂名了。”

李二陛下听完之后，神色略微动容地感慨道：“原来郭爱卿一早就知道这桩事儿了，看来当初在附议侯君集拥立那个畜生之时，郭爱卿便是有意而为之了？唉，忍辱负重，倒是朕错怪他了！”

“皇上，这小子比田里的泥鳅还要油滑，哪里会是忍辱负重？”

李靖爽朗一笑，道：“其实吧，这小子也是误打误撞才发现了太上皇他们的惊天阴谋，实话跟您说吧，他一边是与太上皇他们虚与委蛇，一边也是有小辫子抓在人家手中。”

李二陛下此时已经气消得差不多，好奇问道：“什么小辫子？”

“皇上，是这样的……”

李靖为了替郭业扫除后顾之忧，只得将王伯当与郭业之间的关系逐一道了出来。

……

……

此时，皇宫中李靖与李二陛下在开诚布公的倾谈，孔府之中贺兰桥山也正吃着孔颖达这位大唐元老给的定心丸，而郭业则悄然回到了太平坊府中。

一回到郡公府，就有下人前来通禀，说是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双双驾到，正在花厅那儿坐着。

郭业一听立马不淡定了，好家伙，李承乾这小子转性了？不是一直对哥们恨得牙根儿痒痒吗？怎么会来自己家里，而且还是带着太子妃。这夫妻双双把门登，玩得什么把戏？

郭业心里起疑，脚下生风直奔花厅。

一进了花厅之后，却见着李承乾一人独坐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品着茶，并未见到太子妃。

这时，李承乾一见郭业进来，立马起身笑道：“郭郡公，不请自来登门造访，真是冒昧了。”

郭业一见李承乾如此地客气，竟然对自己如此低姿态地笑脸相迎，心里更加好奇了。

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对方现在又是大唐的太子殿下，郭业也不至于绷着一张脸。

于是他耸耸肩，笑着拱手向前迎道：“太子殿下和太子妃大驾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啊。咦，不是说太子妃也来了吗？怎么不见太子妃呢？”

说实话，郭业也没见过太子妃苏紫萱到底长什么样儿，不知是否真如传闻中那般美艳不可方物，以贤惠闻名于皇室之中呢？

他可是听文成公主还有还有小姨子柴禾禾这些长安名媛们提过，说是李二陛下曾今盛赞过太子妃苏紫萱，称苏紫萱无论是形神都很相似年轻之时的长孙皇后。

这也是为什么李二陛下当初能同意一个秘书中丞的女儿嫁给李承乾为太子妃的原因，今日的太子妃可就是明日母仪天下的皇后啊。

李承乾笑道：“紫萱与平阳郡主一见如故，二人说是去花园一边赏花一边说些女人家家的贴己话。这不，本太子乃是一个大男人，总不能跟在一旁偷听女人家的家长里短吧？”

郭业闻言为之一怔，太子妃跟秀秀一见如故？这里头莫非是李承乾这小子玩的夫人外交政策？

看来这小子在被废圈禁期间，真的改变了好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啊，连夫人外交政策都捣鼓出来了。

不过他也很好奇，不是一直都在传言，太子李承乾好男色成风，与太子妃苏紫萱夫妻不和睦吗？看着貌似不像那么回事儿啊。

随即，他笑骂道：“我家夫人也真是，怎么能将太子殿下一人晾在这儿呢？这可不是好客之道，回头我得好好念叨念叨她。冷落太子殿下在这儿一人独坐，还望见谅才是。”

郭业话是这么说，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儿，漂亮话谁不会说。

李承乾甚是谦恭地摆手道：“郭郡公太客气了，本太子正想图个清静，女儿家家的在耳边说话，也甚是聒噪。哈哈……”

李承乾越是这么客气，郭业越觉得这小子真的脱胎换骨，变了个人似的。

看来，挫折永远是催人上进的原动力啊。

现在，他更加对李承乾今日登门造访的目的产生兴趣了。

于是，他请李承乾坐下之后，一边面色和煦如春风般微笑着，一边试探性地问道：“不知今天太子殿下下来找郭某，所为何事？”

“哈哈……郭郡公还是一如既往的爽快！”

李承乾爽朗地笑道：“既然郭郡公这么问，本太子也就不藏着掖着拐弯抹角了，不然显得矫情了。”

果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

郭业暗暗寻思，看来李渊已经将我如今的身份也一并告诉了李承乾了，不然这小子今天不会这么自来熟。

随即，他收起满面春风，抿起嘴唇一脸凝重地伸手请道：“太子殿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今日来寻郭某，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

## 第1012章高看三分

“郭业，明人不说暗话，本太子问你。”李承乾直接从椅子上起身，径直走到郭业跟前，压低着嗓子问道，“如今城中闹得沸沸扬扬的贺兰楚石逃婚，谣传侯君集之女奇丑无比跛足母夜叉之事，应该是出自你的手笔吧？”

郭业心里一惊，暗道，卧槽儿，这小子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他表面仍是镇定自若，摇着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李承乾，问道：“太子殿下，我怎么就听不明白你的话呢？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承乾嘴角噙笑，继续说道：“你是想挑拨璐国公府和贺兰家的不合，让侯君集与贺兰桥山兄弟二人彻底决裂，是吧？”

“呵呵，太子殿下别自以为是了，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郭业这时也没了好脾性，冷笑道：“好像我跟太子殿下并不熟稔吧？怎么从你这话听来，好像很了解郭某人似的呢？”

李承乾听罢也不着恼，继续自顾说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郭业，你知道本太子在被废圈禁在皇庄的那段日子里是怎么熬过来的吗？父皇下旨，不得我踏出皇庄半步，呵呵，那种漫长而又寂寞空虚的日子，真不是人过的。有时候本太子总以为自己是个活死人，一个行尸走肉一般的活死人。恰恰也是在那段百无聊赖的日子里，本太子通过研究你的升迁履历，还有处事手段行事作风，终于才了解了一个真正的郭业。”

郭业心里没来由生起一阵对李承乾的反感，有病吧？研究我干什么？

“你肯定在想，我没事儿研究你干什么？对吧？”

李承乾看了一眼，神情像是疯子一般地五官扭曲起来，怒笑道：“我研究你当然有我的目的，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至少，本太子要知道，为何我屡屡被你耍弄于鼓掌之中。嘿嘿，郭业，本太子折在你手里，可不是一次两次了吧？”

郭业听着李承乾疯子一般的自说自话，冷眼以对地嗤笑道：“太子殿下真是煞费苦心了，你如果当初肯将这些心思用在正道上，你岂会落得个被圣上废黜的下场？”

“嘿嘿，废黜又如何？时势造英雄，机缘巧合，本太子不是又回来了吗？吃一堑长一智，郭业，本太子不会再走以前的老路了。哈哈哈哈哈.....”

李承乾狞笑一番说道：“通过你以为的处事手法，我这两天在探听了解贺兰家与侯家之事的過程中，竟然发现跟你以往在陇西、在扬州的行事手法如出一辙。嘿嘿，虽然找不到贺兰楚石，就无法证明你就是那个幕后挑拨唆使之人，但本太子相信，你就是那个别有用心之人。这点，你不能否认吧？郭业！”

郭业此时不得不又高看了李承乾三份，尼玛的，这小子还真是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了，绝非昔日的吴下阿蒙了。

不过他也从李承乾这儿得到了警醒，看来自己这次真是疏忽大意了，竟然老瓶装新酒，被李承乾这个废物太子给识破了。

尽管他嘴上不承认，但是心里不得不承认，李承乾猜得一点都没错。

不过在没有证据的前提下，在他们没有找到贺兰楚石之前，他是不可能承认这件事情是他一手操纵的。

随即，他嘴硬如铁地摇头道：“太子殿下凭着手法的相像就推断出是我郭



业在后面捣鬼？你这也太武断了吧？”

李承乾道：“武断不武断，郭业你自己心里总该有数吧？”

郭业继续强硬到底死不承认，耸耸肩无所谓道：“太子殿下你也别在这儿瞎猜了，不知道还以为您是刑部官员呢。如果你觉得有证据，那就大可以跟侯君集，还有贺兰桥山说是我在背后搞得鬼嘛。我看他们能拿我怎么样，难不成我郭业还会惧了他侯君集不成？真是笑话！”

李承乾摇头道：“嘿嘿，如果本太子有心要将此事告诉侯君集，我今日又岂会登门造访？”

郭业不屑道：“恐怕太子殿下也是因为找不到贺兰楚石的下落，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来证明这事儿是我干得。所以跟侯君集说了也半点用处都没有吧？”

李承乾道：“那我将此事告诉我祖父呢？你明明替我祖父办事儿，明明知道侯君集乃是我祖父此次计划中的关键人物，明明清楚贺兰桥山对于此次举事的重要，却还要挑拨侯君集与贺兰桥山之间的不和。如果我祖父知道了此事，郭业，你觉得我祖父还会相信你吗？你认为你那两个好朋友还能有活下来的理由吗？”

这下，郭业终于无法泰然处之的佯装下去了。

随即，他霍然起身，直视着李承乾，冷冷问道：“太子，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不要急，不要动怒。”

李承乾阴笑道：“急急燥燥，这可不是你郭郡公的为人处事之风啊？嘿嘿，其实本太子想要和你合作一番。”

郭业盯着李承乾那阴恻恻的俊秀面庞，皱眉问道：“什么合作？”

“我要你替我祖父办事的同时，暗地里嘛——”

李承乾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沉声说道：“暗地里，你必须效忠本太子。”

郭业一听，心里乐了，看来这小子跟他祖父李渊也不是一条心啊。

随即，他问道：“太子殿下，难道你就不怕我表面敷衍你，事后将事情禀报给太上皇吗？”

李承乾置之一笑，说道：“郭业，你是个聪明人。你为我祖父办事，那也是受他要挟，并非心甘情愿。所以，以你的聪明才智，你也应该预料得到，我祖父还有鲁王等人在事成之后也不可能对你倚为心腹。因此，事成之后，你只有一个下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明白了吗？”

说到这儿，李承乾顿了顿，眼中放着炽热地说道：“你只有效忠本太子，才能得到你想要的一切。功名利禄，甚至封疆一方，任君取之。”

郭业微微低下了头，假装着考虑权衡，随后抬头看着李承乾，问道：“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李承乾稍稍一愣，然后满面大喜，逐字逐字地发狠道：“本太子希望你继续得到我祖父的信任，在他们举事成功之后，本太子要你大开杀戒，将我祖父，鲁王他们，还有侯君集等一切不受本太子掌控的臣子，统统杀掉，一个不留！”

狠！

真狠！

丧尽天良的狠！

郭业尽管早有了心里准备，还是被李承乾这番疯狂的举动给惊到了，下

意识地脱口问道：“太子殿下，若没有你祖父和鲁王他们的筹划，若没有侯君集等人的呼应，你又怎能从废黜圈禁的皇庄中重新回到长安，重新担任太子储君，甚至将来继承大统。你与他们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李承乾打断了郭业的话，反问道：“郭业你是想问，本太子为何这般忘恩负义，对吗？”

郭业直言不讳地点头道：“是，他们之所以这么费尽心思的密谋，就是要你重新回到太子的宝座，将来让你继任九五，坐拥整座大唐江山。你这么做，又图的什么？”

李承乾冷冷笑道：“因为，本太子不想做傀儡！”

一言既出，郭业再次高看了李承乾几分，心中暗道，原来你小子也不笨，可惜啊，从一开始，你就错了……

## 第1013章终于有喜了

随后，秀秀和太子妃从后花园返回花厅，李承乾起身告辞，欲携太子妃苏紫萱离去。

郭业与秀秀相送李承乾夫妇到了平阳郡公府大门口。

在路上，郭业也与太子妃苏紫萱简单地寒暄了几句，窥得了这位素有“翻版长孙无垢”之称的太子府的容貌。

盛名之下无虚士，果真，苏紫萱虽谈不上倾国倾城之美，却是气质淡雅，性子温和，鹅蛋脸上敷着一层薄薄的水粉，散发着一抹若有若无的清香。

无论是言行举止，还是走路姿态，苏紫萱的身上无不透着一股端庄贤淑的内在美。的确有几分长孙皇后的形神相似。

看着秀秀与苏紫萱手挽手，一路意气相投的叽叽喳喳聊个不停，郭业不禁怀疑，也许这位太子妃跟秀秀真的是一见如故，缘分使然吧？

将李承乾和苏紫萱送至了大门口，李承乾率先下来台阶，走到一顶华美的四抬大轿前，面带神秘微笑地拱手笑道：“郭郡公，今天本太子与你相谈甚欢，且收获甚多，希望郭郡公莫要让本太子失望。来日方长，今日就不多做打扰了，告辞！”

郭业站于府前，拱手相送：“太子殿下好走！”

这时，苏紫萱也紧随其下来到一顶软轿前，轿夫压轿，她正要钻进去时，突然来了一个急转身，冲郭业莞尔一笑，莫名其妙地来了一句：“郭郡公，你可要好好善待秀秀，尤其是最近，不能让她忙活，更不能惹她生气。告辞！”

说罢，苏紫萱盈盈欠身道了个万福，这才钻进了一顶华丽的软轿之中。

起轿，

回府。

郭业目送着李承乾夫妇各乘轿子渐行渐远离去之后，却没有及时返身回府内，而是站在门口一脸茫然地琢磨着苏紫萱离去时的那番话。

百思不得其解下，他纳闷地看着秀秀，问道：“秀秀，她这话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神神叨叨的。”

秀秀妩媚地白了他一眼，佯嗔道：“你这一天天地不着家，你能知道什么？”

这话一说完，秀秀猛地蛾眉紧蹙，脸色痛苦地用手掩嘴，急急扭头跑到一边干呕了起来。

郭业见状，立马奔过去，担心问道：“秀秀，怎么回事？”

秀秀干呕了一阵之后，脸色苍白上了几分，摇头轻笑道：“没……没事。”

“你这都吐了，怎么还会没事？等等~~没事儿你吐了？”

郭业好像明白了苏紫萱的话中意思，惊喜万分地双手搂住秀秀，欢叫道：“秀秀，莫……莫非你有了？”

“嗯，你还算不笨！”

秀秀抿笑地点了点头，突然使力一把将郭业推搡开，惊道：“你搂我做什么？万一压到了孩儿可怎么办？”

“嘿嘿，是是是，我的错。”

郭业赶紧松开搂着的双手，讪笑道：“这种事情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呢？你瞧瞧，连太子妃都知道了，我这个当丈夫的却后知后觉。”

“岂止是你？我也是昨天请来郎中把过脉之后才知道有喜了，老太君她们也还不晓得呢。”

说着，秀秀嗔怪地看了眼郭业，继续说道：“刚才我在花园与太子妃聊天的时候，也是一阵干呕，才被她看出了端倪来。”

“哦，原来如此！”

郭业轻轻抓起秀秀的柔荑，喜道：“还等什么？我娘等着抱孙子都等得望穿秋水了，赶紧的，咱们这就去告诉她老人家这个好消息。”

“呀，你轻一点，慢一点。毛毛躁躁，别在路上磕着碰着了。”

秀秀娇斥了郭业一句，用另外一只小手轻轻捂在还未凸显的肚子上以作保护，然后随着郭业缓缓进了府中。

不约一会儿，老太君便听到了这则振奋人心的消息，顿时喜极而泣，急急张罗着要焚香祷告郭业他爹郭老憨还有郭家的列祖列宗，下人们自然又是一阵忙活。

紧接着，贞娘、康芷茹她们也收到了消息。

消息一出，就连霍国公府那边都收到了风声，一时间，秀秀的生父霍国公柴绍，养父吴茂才，还有郭业的大舅子柴令文皆闻风而动，举家赶来郭府。

直至到了黄昏时分，因为秀秀有喜之事，整个郭府内一阵喧闹，晚饭足足开了两大桌。

……

……

晚饭之后，郭府一家人不论男女老少，都围着秀秀叽叽喳喳说个不停，有的是让她要注意保胎，有的是让她最近要少出门，多休息。反正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秀秀和她肚子里那个孩子身上。

直接将郭业这个郭府话事人给撂在一边，冷落没人理。

这也难怪，秀秀如今不仅身份显赫，而且还是郭府的正房媳妇，生出来的孩子可是郭家的正房嫡子。

就在这时，有门房来禀，说是卫国公李靖和礼部尚书孔颖达联袂拜访。

郭业闻言一惊，天都黑了，这两位老爷子跑来干嘛？莫非也收到了秀秀有喜的消息？

当然，这只是他的玩笑话，秀秀有喜也不至于惊动这两位大佬一起登门，而且还是黑灯瞎火的大晚上。

不是因为这个，那肯定就是为了另外一桩事儿了。

随即，他冲家人说了句有公务要处理，便让下人去将孔颖达和李靖两位大佬请到书房。

书房中，郭业屁股刚坐热，李靖和孔颖达便一前一后地进来了书房。

郭业起身相迎，笑问道：“赶巧了，您两位怎么撞到一块儿了？”

李靖看了眼孔颖达，笑道：“是我邀着孔尚书一道儿来你这的。”

孔颖达嗯了一声，说道：“贺兰桥山一离开我家，老夫便收到了李卫公派来之人的口信，说是有要事与你小子一道相商，这不，就来你家了。”

郭业哦了一声，心道，看来事情还不小。

随即，他请两人坐下，并让下人奉来茶水，过后，直接问孔颖达道：“老大人，这么说贺兰桥山已经吃下了您给的定心丸了？”

“差不多了。”孔颖达点点头，应道，“老夫答应了他，只要他不再惟侯君集之命是从，那我们士林清流系便会尽全力保住他左金吾卫大将军的位置。他权衡了一番过后，也应承了老夫，以后不再为侯君集效力。咳咳，你说这些人啊，吃着皇上的俸禄，却不效忠皇上，真是不当人臣啊！”

“嘿嘿，一样米养百样人，老大人何须计较那么多？只要他答应了就成，至少侯君集便少了一分助力，不是？”

郭业听到孔颖达争取到了贺兰桥山之后，心情大好，笑道：“您老人家有点破我的身份吧？贺兰桥山这种人暂时还不能全信，不能让他知道的太多。”

孔颖达摇头道：“放心，老夫知晓轻重。”

这边，李靖听完二人的对话之后，微微颌首说道：“这么说来，目前我们要削掉太上皇他们一头手臂的目的已然达到。这样更好，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加容易了。”

郭业看向李靖，问道：“老师，你今天进宫见过陛下了？既然你邀孔尚书一道儿来寻我，莫非是陛下那儿有什么事儿不成？”

“你小子鬼精鬼精，真是半点都瞒骗不了你。”

李靖打趣过后，一脸郑重地说道：“没错，今天我邀孔尚书过来找你小子，也是奉了皇上的旨意。”

孔颖达闻言之后，叨咕了一声原来如此，便将注意力也转向了李靖的身上。

郭业伸手请道：“老师，皇上有何吩咐？”

李靖道：“皇上说了，之前他错怪你了，而且你跟王伯当的事情他也清楚了，说那都是陈年旧事老黄历了，他不会追究。”

一听到这话，郭业心里那颗悬着的石头总算是尘埃落地了，既然李二陛下这么说，那就不怕再有误会和猜忌了。

紧接着，李靖突然站起身来，一脸肃容地冲郭业和孔颖达沉声说道：“皇上有口谕，平阳郡公郭业，吏部尚书孔颖达接旨……”

## 第1014章先口谕后密旨

李靖代传口谕，一通话下来，可把郭业和孔颖达给雷住了，两人面面相觑，一时间愣是没有反应过来。

整个书房沉寂了大概有几个呼吸的间隔，郭业膛目结舌地冲李靖问道：“老师是说，年后，皇上要带着皇后，杨妃、阴妃、还有几位公主和小皇子一齐下江南游玩？”

“正是！”

李靖肯定点了点头，应道：“时间也定了，就在年后。不用等到开春，皇后就会率着皇后及一众妃嫔，还有在长安的几位公主和小皇子，乘船走水路前往江南一带游玩。皇上说了，他自打登基以来，还没下过江南呢。他想趁着游玩江南的机会，也好南巡沿路的州郡一番，借机访访民生恩泽四方百姓。”

孔颖达精于世故，闻弦音而知雅意，小声问道：“李卫公，皇上下江南游玩，说是南巡恩泽四方，实际上是想暂避长安这场阴谋吧？”

李靖笑了笑，说到：“呵呵，孔尚书，心照不宣啦！”

郭业轻轻咬着嘴唇，思虑一番，开口说道：“我倒是能猜出皇上的用意，只要他离开长安，那么朝廷的大权就会暂时落到太子手上，行监国太子之名，这也是古往今来太子储君应有的权力。他是知道太上皇和太子他们的阴谋后，索性以退为进，给他们腾地方，给他们创造机会，逼这些人都从暗地里统统跳到明面上来，是吧？”

“没错！”

李靖又是重重一点头，说道：“当然，皇上也是听到我们的计划之后，不愿也不忍再面对父子相残同室操戈的局面，不愿再背上弑父屠子的骂名了。所以皇上有密旨传于我们三人。”

“皇上怎么说？”

“老师请讲！”

孔颖达与郭业一听除了口谕还有密旨，立马肃容以对，齐齐拱手问道。

李靖从怀里掏出一份黄帛圣旨，徐徐展开说道：“这是皇上亲笔撰写的密旨，上面除了他的亲笔手书之外，还盖上了传国玉玺和他私人的印鉴。他说这封密旨除非到了紧要关头，不然不得公诸于世。”

郭业与孔颖达保持缄默，静静地看着李靖手中的这道密旨。

只听李靖看着密旨念道：“朕不在长安南巡江南期间，朝廷军政大事皆有孔颖达与李靖定夺。内事问孔颖达，外事问李靖。至于平阳郡公郭业，忍辱负重劳苦功高，你是朕手中的利刃，由你卫戍帝都拱卫皇宫，朕安心的很。凡有图谋不轨篡逆者，皆由郭卿替朕行使先斩后奏之权。钦此！”

内事问孔颖达，外事问李靖。

说白了就是一个托管大唐政务，一个托管大唐兵权，凭两人的身份和资历，郭业很容易理解。

可是对于李二陛下对自己的任命，郭业就有些琢磨不过味儿来了。

他现在是领军卫大将军，掌管左右两卫三万兵马，负责长安城的平稳安定，这是他的职责，义不容辞。

所以，李二陛下说由他卫戍帝都拱卫皇宫，他能理解。

可是为什么还要加上一句他是李二陛下手中的利刃，凡出现图谋不轨篡逆者，都由他郭业来替李二陛下行使先斩后奏之权？

利刃……图谋不轨篡逆者……先斩后奏……

郭业冷静下来仔细寻思着其中的真意，很快，他便明白了李二陛下的真正用意。

图谋不轨篡逆者指的是谁？

不就是太上皇李渊、太子李承乾、鲁王、道孝王、荆王、还有侯君集等人吗？

利刃是什么？不就是刀吗？

先斩后奏是啥意思？不就是先杀了再说吗？

这可不是杀普通的乱臣贼子，而是李二陛下他爹，李二陛下的兄弟，李二陛下的儿子，还有李二陛下的心腹臣子。

这些人随便拎出来一个，都是风口浪尖的人物。

妈蛋，李二陛下是要自己代他捉刀，替他背上弑父杀兄屠子的千古骂名啊！

卧槽儿，不带这么坑人的啊！

旋即，郭业脸色骤变，张嘴就冲李靖喊道：“老师，我不行啊，这事儿还是老师你来稳妥，我甘愿当老师您的马前卒。您指哪儿，我便打哪儿，成不？”

“嘿嘿，郭业，你就别推辞了！”

李靖显然已经看透了郭业的心思，摇头笑道：“这事儿非你莫属，这是陛下钦点你来行此事的。陛下说了，待他从江南摆驾回宫之后，你这拨乱反正之功，当记第一功。他说不会亏了你小子的。还有，王伯当之事他也可以既往不咎，今后王伯当无需在隐匿山林里，大可以光明正大地活在阳光之下。”

郭业好像吃了哑巴亏似的，有苦难言，一脸苦涩。

此时他欲言又止，感觉有什么东西噎在喉咙，不吐不快。

孔颖达突然叹息一声，拍着郭业的肩膀安慰道：“好啦，皇上钦点你做这件事儿自有他的难处，他是一国之君，他是普天下万民敬仰的天可汗，当年在玄武门已经错过一次，如今他不能再担这千古骂名了。不然的话，唉……郭小子，为人臣子者，你该懂得。”

“好啦好啦~”

郭业有些赌气地摆摆手，哼道：“不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嘛，行，这事儿我接下了，这骂名我替他担了。反正百年之后，我双眼一闭，两腿一伸，也是一杯黄土。那些狗屁史官们唉咋写咋写，反正我也看不到。”

孔颖达无奈地叹息了一声，看向郭业的眼神多了几分莫名的神色。

而李靖则是怕了怕郭业的后背，说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有时候，吃亏未必就不是福。明日早朝上，皇上会宣布下江南南巡之事，到时候，鲁王和太子他们势必又会找你筹谋此事了。如果他们想趁着皇上南巡，在长安举事的话，你大可答应他们。”

郭业摇了摇头，道：“不行，他们提前举事的话，我必须反对。因为我担心米吉他们来不及在那个时间顺利将王伯当从吐谷浑的李孝恭手中营救出。”

“这个你放心！”

李靖智珠在握地说道：“我的黑甲玄兵已经全部进入扬州，顺利潜伏了下

来，随时都可以行动救出你那个扬州盐运使的下属。至于你那支骑兵，我相信不出七八天，就能从海外归来。现在离皇上下江南的时间还有一大段时间。在时间上，完全来得及。”

郭业听罢后，紧张的神色才渐渐舒张开来，说道：“那就好！”

三人又简单寒暄了几句过后，孔颖达和李靖才趁着夜色，悄然离开了郭府，各自返家。

而此时，早有鲁王安排在郭府门口盯梢的人，将李靖和孔颖达联袂登门找寻郭业之事回禀进了鲁王府中。

次日一早，早朝上，李二陛下便兴致冲冲地将自己准备在年后率众下江南之事说了出来，并宣布他离开长安之后，由太子李承乾行使监国之权。

此言看不出什么端倪来，而且也合情合理，自然是得到了朝中众臣的一致拥护。

一下子，李承乾在朝中的地位便水涨船高而起。

而别有用心之辈已经躲在了暗处，开始了沾沾窃喜了起来。

因为在他们看来，李二陛下这是给他们打开了方便之门。

一下朝，郭业便与孔颖达、褚遂良等士林清流系分开而行，刚走出宫门便听到了侯君集在后面的叫唤。

当郭业停下了脚步，侯君集来到他身边，轻声嘀咕了一句：“郭郡公，太子和鲁王让某传个话，今晚酉时三刻，相聚鲁王府密议。先走一步了。”

侯君集在郭业耳边嘀咕完这句话，便跟个没事儿人似的，匆匆离去。

郭业小小驻足片刻，心中哼道，这帮人还真够心急的，半点都沉不住气，得，估摸着晚上又要去跟他们演戏了。



## 第1015章演戏中的小冲突

深夜，鲁王府。

这是郭业第二次应邀来鲁王府，不过这次的地点却不是在上次的花园石亭中，而是换到了鲁王李元庆的书房中。

书房虽小，却胜在隐蔽和机密。

除了郭业之外，鲁王李元庆、道孝王李元芳、太子李承乾、璐国公侯君集等人悉数到齐，将小小的一间书房挤得满满当当。

鲁王并没有召来素来脾气火爆有勇无谋的荆王李元祥，他太清楚自己这个弟弟的脾气和性子了，这种场合根本不适合他。当然，这也是太上皇李渊特意吩咐交代过的。

当一众人集聚书房之后，鲁王屏退了书房外的所有下人，只安排了零星几个心腹王府侍卫把守在书房外头，作为警戒。

书房中，身为太子的李承乾居中而坐，鲁王与道孝王各坐左右头把交椅，而侯君集与郭业则一左一右仅坐于两位王爷的下方。

眼下人已到齐，那么身为太子的李承乾自然就要开嗓了。

就在他面带兴奋跃跃欲试地欲要张嘴时，突然道孝王李元芳站了起来，开口说道：“且慢，太子殿下，在商议大事之前，本王有几句话想问问郭郡公。”

李承乾稍稍怔了一下，对于李元芳冒然，心里微微觉得有些反感，不过他还是点了点头，伸手示意道：“道孝王叔，请便。”

当李元芳将目光看向郭业时，郭业发现对方一脸肃容，眼神犀利如刀锋，看架势，来者不善啊。莫非李元芳瞧出了什么端倪不成？

“郭郡公！”

李元芳径直问道：“昨天下午，孔颖达和李靖二人曾来过府上与你见面，可有此事？”

郭业一听，立马想到了自家门口那些盯梢的，随即不假思索地点头承认道：“没错，李卫公与孔尚书昨天是找过我。”

李元芳闻言冷笑一声，继续咄咄逼人道：“他们找你做什么？郭郡公可曾向他们透漏过我们之间的合作？莫非郭郡公不是真心实意跟我们合作？或者说，郭郡公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一口气下连着四个问题，李元芳噘里啪啦一阵追问，丝毫没有给郭业考虑的余地。

不过这倒没有难住郭业，只见郭业一脸鄙夷地看着李元芳，故作震怒地骂道：“道孝王，你竟然派人监视我？咱做事儿能不能要点逼脸？”

面对着郭业的嘲讽，李元芳没有恼怒，反而自顾冷笑道：“监视不监视，这就见仁见智了，如果郭郡公心里没鬼，那又何惧我派人监视呢？”

“哈哈，做了亏心事你居然还理直气壮上了。”

郭业怒笑两声，说道：“好，既然你想知道，那我就回答你。是，昨天下午，卫国公李靖、吏部尚书孔颖达，曾一起联袂来我家找过我。这又能代表什么？”

此话一出，李承乾面色一滞，而鲁王与侯君集则是一脸戒备地看着郭业，显然，他们与李元芳一样，早早便知道了这件事儿。

郭业将在场几人的神色收进眼底，继续自顾说道：“满朝文武，长安城中，谁不知道我郭业是士林清流系之人，孔颖达来我府上找我有何奇怪？至于卫国公李靖，我们私交甚笃，他来找我又能如何？难道我还能将二人拒之门外，说我准备要做一个不忠不义之辈，要与你们图谋不轨准备改天换地？道孝王，李元芳，亏你以足智多谋著称，怎么脑子里装得尽是些浆糊？”

“你……”

李元芳被郭业一通直言不讳却又合情合理的解释下，顿时脸上有些挂不住，底气不足地问道：“就这么简单？你没有跟他们说一些不该说的话？”

郭业冷笑道：“你当我跟你一样脑子缺根筋吗？你刚才问我，是否真心实意与你们合作，是吧？好，我现在就告诉你——

我他妈的不愿意，一百个一千个不愿意！”

“什么？”

“郭业，你什么意思？”

“郭郡公，你此话何意？”

一时间，在场几人都坐不住了，纷纷站起身来小心戒备地将郭业围拢住。

就连李元芳都准备摔杯示警，将书房外的侍卫召入。

就在这紧要关头，却听郭业上前两步，直逼李元芳跟前，话锋一转戾气深重地骂道：“若非太上皇扣住了我的兄弟，拿我们的兄弟来威胁我，你觉得我会摊你们这趟浑水吗？如果有得选，老子打死也不干这掉脑袋的大逆不道之事。今天我就撂句实话，此事结束之后，你们放回我的兄弟，我郭业便卸甲归田远离长安，今后再也不你们有任何无瓜葛。从此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好了，道孝王，你还有什么好问的，都一并问了吧。省得你整天疑神疑鬼，整日做些监视我的鬼蜮伎俩。”

郭业一番话说得怒意满满，怨气重重，听得在场几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各有各的心思。

而李元芳也随之低头沉默了，想着郭业说得这番话，是啊，他是被逼无奈受父皇裹挟的，不然的话，他哪里会轻易就范，行此杀头的大事？

这时，李承乾的心思跟李元芳他们可不一样，他可不想郭业举事成功之后就卸甲归田远离长安，他还指望着郭业帮他除掉掣肘他的这些人呢。

如果没了郭业，他可真不知道指望谁了，兴许真的就要当一辈子的傀儡太子和傀儡皇帝了。

随即，他赶忙摆着双手，劝道：“好了好了，都是误会，这明显都是误会嘛。道孝王叔，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好端端的，干嘛派人去监视郭郡公呢？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相信郭业是诚心实意与我们合作的。不然的话，祖父也不会如此看重他了。”

说着，他亲自上前将郭业从李元芳的跟前拉开，请回了座位，然后赶紧转移话题，问向鲁王李元庆道：“鲁王，今天早朝我父皇向群臣宣布，年后便会择期下江南，对我们而言，这可是天大的机会啊。”

李承乾这么一说，侯君集也赶忙附和道：“太子殿下所言极是，鲁王与道孝王虽没有参加早朝，但应该也听闻了此事吧？”

鲁王看了眼道孝王，恰巧与李元芳的眼神稍稍对视碰撞上。鲁王微微摇头，眨巴了一下眼睛，好像在提醒李元芳，郭业这事儿，到此为止吧。

随后，鲁王与李元芳各自回到自己的座位。

鲁王点头道：“是的，这也是今天召集大家齐聚本王府邸的原因，当然，这也是父皇的意思。他老人家虽身处宫中，却是运筹帷幄知晓天下事。他老人家说了，李世民离开长安下江南，由太子监国暂时处理朝政事务，对我们而言绝对是一个机会。一旦李世民离开长安抵达江南，我们便可以举事了。”

“好呀！”

侯君集一脸兴奋地抚掌赞道：“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咳咳咳……诸位先冷静一下。”

李元芳再次开口，伸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说道：“这次李世民竟然在我们准备举事的时候决定下江南固然可喜，但是具体的行动计划，我还是要再说一遍。成功的机率越大，我们便越要步步小心，接下来，本王先简单说说我们此次的计划，不对或不妥的地方，大家可以群策群力指证一二。”

侯君集仍旧掩不住兴奋地说道：“愿闻其详，道孝王请讲！”

李承乾亦是催促道：“道孝王叔，赶紧说吧！”

鲁王看了一眼郭业，笑咪咪地说道：“好了，郭郡公，刚才的误会已经过去了，不必记恨在心间才是。”

郭业暗暗冷笑，一群不知死活的东西，你们就作死吧！

随后，他仍旧一脸不悦的向李元芳拱拱手，瓮声道：“我郭业既然答应了，就算看不惯道孝王你那张小人嘴脸，也不会罔顾我兄弟的死活，一码归一码。道孝王请说吧……”

## 第1016章新计划

“按照原计划，我们兄弟三人是想在长安发动政变，由拱卫长安城外的左右金吾卫策军三万挥入城中，进城后与领军卫会和，直逼皇城，最后杀入宫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第一时间肃清局面，趁乱杀了李世民。”

李元芳面色淡定，心情丝毫没有起伏地微微道着原计划：“到时候，太上皇便会站出来宣称李世民夜里得了疟疾，龙驭宾天。随后他老人家会以‘国不可一日无君’为由头，号召群臣拥立太子殿下继承皇位。”

鲁王及时补充道：“太子殿下既是李世民的嫡亲子嗣，又是李世民生前立下的储君，再有太上皇的首肯支持，那么他继承皇位便是名正言顺的合乎法统，任谁也无法说个不字。紧接着，太子殿下会以新君的身份向大唐十道数百州府传令圣旨，大赦天下。不出半年，大唐天下必会归心。”

“不过嘛，计划没有变化快。”

李元芳跟鲁王李元庆一唱一和，又说道：“今日李世民竟然提出要在年后择期下江南，这是我等始料未及的。不过这样就更好了，省去了我们在长安利用军队进行政变的环节。太上皇的意思是让我们暂时先沉寂下来，以不变应万变，所以，太上皇有话让本王转告璐国公……”

侯君集立马接话道：“不知太上皇有何吩咐？”

李元芳道：“父皇说了，贺兰桥山那边若是能够争取拉拢过来那便最好，如果不行也无关紧要，只要暂时安抚住他便好。还有，父皇让我告诉你，现在没必要跟贺兰桥山搞得太僵，将来等着太子殿下登上皇位之后，随便找个由头将贺兰桥山和贺兰千山两兄弟革职查办，将贺兰家满门流放到边塞苦寒之地便可。权当是为你出口恶气。父皇希望你这段时间暂且多做忍让。”

侯君集闻言，暗暗骂了一句贺兰桥山，哼，暂且先便宜你们贺兰家了。

听到李元芳和侯君集的对话提及贺兰家族，李承乾情不自禁地瞟了一眼郭业，眼中透着古怪，好像再说，都是你挑拨离间造了孽，瞧瞧贺兰家够冤的，被人一言便定了生死。

不过郭业没有多做理会，而是向李元芳问道：“既然原计划有所改变，那新计划又是怎么样呢？”

李元芳道：“父皇说了，他心中已有计划，让我通知诸位暂且蛰伏，莫要轻举妄动。”

郭业听着李元芳这话，很明显，李渊针对李二陛下年后离开长安下江南之事，又制定了新的计划。

他很想知道李渊的新计划是怎样的，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只有提前知道李渊的新计划，他才能通知李靖孔颖达他们，提早制定出应对措施出来。

于是他追问道：“那新计划具体是怎样的？太上皇谋而后动是没错，可总得让我们知道具体怎么样吧？别到时候手忙脚乱的，忙中出错啊。”

“呵呵，郭郡公稍安勿躁。”鲁王轻笑一声，帮腔道，“说实话，父皇的新计划暂时不便透漏，别说你了，就连本王也知之不详啊。新计划，父皇只跟元芳一人交代过。”

“不错，父皇说了，目前不宜过早透漏出来，以免走漏了风声。”

李元芳一张铁嘴不肯透漏半个字，铁了心不肯说出来，反而又冲李承乾

说道：“太子殿下，你祖父让我传话给你，在你父皇离开长安之前，你可要规矩矩矩，莫要行差半步，一定不能让你父皇将这太子监国之权重新收回。不然，会打乱了新计划的步骤。”

李承乾心中也是非常好奇这新计划到底如何，不过也没打算打破沙锅问到底，轻唔一声，道：“还请道孝王叔转告祖父，承乾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孟浪少年了，不会再犯以前的错误了。”

李元芳笑道：“那就好。”

随后，他又扫了眼侯君集和郭业，安抚道：“两位，太上皇的新计划虽然本王不能透漏。但是我可以向两位保证，此次新计划，太上皇有七八成的把握能够让这大唐江山易主。太上皇说了，最差最差的结果，也是我们与李世民划江而治，他在南，我们坐拥北地。长安乃是帝都，龙庭所在，朝廷所在，这大好江山终究到最后，还是我们的。”

“咳咳！”

鲁王咳嗽一声，瞪了一眼李元芳。

李元芳立马会意过来，尴尬地看了眼李承乾，笑道：“口误口误，太子莫怪，这大好江山应该是属于你的。希望你到时莫要忘了我等今日的群策群力之功啊。”

李承乾也不傻也不缺心眼，心里暗暗发誓了一声，本太子绝不坐傀儡。

随后，他敷衍地笑道：“道孝王叔言重了，承乾并非薄情寡义忘恩负义之辈。”

“好了，今日的谈话到此结束！”

李元芳站起身来挥手说道：“接下来的日子，大家都要隐忍蛰伏下来，等待时机到来的那一天。”

鲁王赶忙提醒道：“一会儿，大家离去之时都走后门吧。走王府正门万一被人瞅见，那就不妙了。”

言罢，他已经走到书房门口将房门推门，逐一相送着李承乾、郭业等人从王府的后门离去。

李渊的新计划！

这五个字一直盘旋在郭业的脑海中，久久未能散去。

如今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静观着事态的变化而及时作出应对了。

接下来的日子，无论是长安城，还是朝堂上，乃至皇宫中，都看似风平浪静，却暗藏涌流。

年关至，

春节至，

元宵至，

一直到了正月结束，李二陛下才正式将筹备了许久的江南之行提上了日程。

在二月二龙抬头的那一天，李二陛下携长孙皇后，及宫中妃嫔、皇室公主及小皇子在朝中文武百官的夹道相送下，缓缓离开了长安城，走水路开始了他的巡幸江南之行。

李二陛下离开长安的第二天，李承乾便迫不及待地以监国太子的身份，召开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早朝。

在早朝上，他便以储君监国的名义，罢免了贺兰桥山之兄贺兰千山的右骁骑卫大将军一职。

若非孔颖达的据理力争和魏征等人的死谏，最后差点连贺兰桥山的左金吾卫大将军一职都要被罢免。

最后让贺兰桥山侥幸躲过一劫，只是折了他的兄长贺兰千山。

这个结果自然是让侯君集恨得牙根痒痒，心中暗暗发誓，一定要在举事成功之后，亲手宰杀孔颖达和侯君集不可。

而郭业则是在早朝上默不作声，因为他知道，罢免贺兰兄弟只是第一步，看来不仅仅是李承乾等不急了，太上皇他老人家也蠢蠢欲动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以妻子怀孕为由不上早朝，静静地呆在郡公府中，等待着改天换地那一日的到来。

半个月后的一天，他在府中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信件，一封用特殊代码书写成的信件，他见之欣喜若狂。

这群混球，终于舍得回来了！

偏偏也在这一天，太上皇李渊突然派人来他府上，召他进宫……

## 第1017章最后一次试探

郭业当夜进了皇宫，在内侍宫人的带领下来到掖泉宫，见到了太上皇李渊。

此时的李渊看似心情不错，身上盖着波斯来的绒毯，如睡佛般半躺半卧如睡在一席软塌上，脸色红润颇有几分满面红光，应该是之前小酌了几杯的缘故。

一见郭业进来，他也没有起身，而是伸手向四周轻挥几下，屏退了在场的内侍宫人。

郭业上前，躬身拱手问安道：“微臣郭业奉召入宫，不知太上皇深夜相召臣下……”

“郭爱卿来了啊？”

李渊眯着眼睛好像刚刚睡醒了似的，打断了郭业的相询，继续半躺半卧着说道：“都不是外人，自己搬个座儿先坐下吧。”

郭业唔了一声，转身从左侧搬来一把胡凳，坐到了李渊跟前。

李渊慵懒地招招手，亲热地说道：“郭爱卿这么远干嘛？生分，太生分了。来，再坐近一点，靠前一点，让孤好好看看郭爱卿。”

尼玛！

郭业闻言顿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你个老帮菜儿，哥们又不是你的妃嫔，又不搞基，整这些肉麻的词儿真是让人慎得慌。

不过他还是将胡凳向前拉近了几步，与李渊仅有一臂之遥，随着李渊的一呼一吸间，熏熏酒气迎面扑鼻而来，看样子，还真没少喝。

“嘿，孤今天高兴啊，好久没这么痛快了。”

李渊人醉心未醉，盯着郭业口齿清楚地自顾说道：“郭爱卿，你心里是不是忌恨孤拿王伯当等人来威胁你，逼你就范，逼你做一些你不愿意做的事儿？”

郭业顿时错愕，看来李元芳这王八蛋真打小报了。莫非李渊这是在做最后一次试探？

随即，他直言不讳地承认道：“是，若非太上皇您老人家拿王伯当他们来威胁我，臣一百个一千个不愿意干这掉脑袋的事儿。要不是您掐住了我的软肋，我怎会放着好好的股肱之臣不做，放着青云直上的大好前程不要，却冒着抄家灭族的风险跑来跟着太上皇您谋朝篡位，除非我脑子有坑。在微臣看来，与其说是我为太上皇效忠，倒不如说是我与您的一桩交易。此事一了，希望您老人家言而有信，放了王伯当和关雎鸠等人，也不要再为难我郭业的家人。届时，我会鞋家人离开长安，远走高飞。再不济，凭我这些年的积攒，回乡做个田舍富翁亦是绰绰有余。”

言罢之后，郭业心里也是忐忑，换做他往日的行事风格，绝对不可能说着铿锵有力冒犯天颜的话。其实他也在赌，在赌李渊是否对他彻底信任。

“好！”

只见李渊突然从软塌上坐了起来，一改之前半躺半卧的姿势，一脸笑意地抚掌赞道：“好一桩交易，郭卿这么说，孤便真的放心了，哈哈……”

呼~

郭业暗送一口气，姥姥的，可真是赌对了，这老皇帝果然是在做最后一

次试探啊。我就说嘛，怎么会无端端地将我深夜召进宫里来，说到底还是没有彻底信任我啊。

就在他暗呼庆幸侥幸之余，李渊坐直了身子，一双浑浊的老眼此时透着精明地打量着郭业，频频笑着颌首道：“郭爱卿，看得出来你这番话是发自肺腑，不过希望你也不要忌恨孤。孤之所以利用王伯当等人来要挟你，这也是不得已的，毕竟你是世民的心腹臣子。

殷天宗死后，只有由你来继任领军卫大将军一职，他才能放得下心来。嘿嘿，不过今天郭业这一席话，倒是彻底打消了孤对你的怀疑。交易，嘿嘿，没错，你我之间就是一场交易。不过，孤希望你事成之后也别回乡做那田舍翁，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好男儿，志在建功立业萌萌妻子。郭卿你是个有才之士，他日必能如那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孤的身边也需要你这样的人留下来辅助，不然枉负了一身好本事。然否？”

日，试探完了就开始玩招安了？

郭业暗暗鄙视道，哥们真要建功立业萌萌妻子，真要学那大鹏扶摇上万里，也不能在你这位行之将木的太上皇身上啊。就跟千里马似的，正当壮年的李二陛下那儿才是咱的伯乐啊。

于是，他笑着摇了摇头，道：“多谢太上皇的美意，呵呵，咱们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其他吧。就算您要微臣留下来辅助大业，那也得举事成功吧？别到时候事儿没办成，脑袋落了地，到时候愿望再美好也是镜花水月一场空梦。”

今天郭业出奇的冷静，在应对李渊的措辞上，也一反往日遑马拍马说好听话的习惯，因为此一时彼一时，他很清楚，在李渊面前他越是这么说，对方越觉得自己的确是迫不得已，受制于他。

若是换做以前一通马屁和好话，反倒会惹来李渊这老狐狸的怀疑。

李渊听罢过后，脸上虽然不悦，心里却是对郭业越加地放心，轻轻摇了摇头，淡淡地说道：“郭卿太小瞧孤了。只要我们占下朝廷所在的皇宫，占下长安，无异于将大唐的命脉给死死掐住了。届时，北方一带势必唯孤之命是从，哦不，应该是奉承乾这个新皇之命是从。孤已经仔细推演过了，即便无法彻底改天换地，最坏的结果也是与世民划江而治，他在南方号召复位，我等安稳居于北方与他对峙。嘿嘿，南方？世民真能号令得动南方各大阀族吗？以他这些年的所作所为，我看未必吧？”

郭业心道，南方各大阀族，不就是关陇世家的其他几个门阀吗？看来李渊已经吃透了这些世家大族对李二陛下的不满。

随即，他轻声问道：“太上皇，咱们还是着眼于眼前吧，我听说孝王说过，因为皇上突然提出下江南，所以您老人家改变了原计划，制定出了新计划。”

“嘿嘿，郭卿倒是心急。”

李渊干笑两声，点了点头道：“今日召你进宫，孤本就是想要将新计划说与你听。”

郭业闻罢心里直吐槽，屁，若不是我刚才应对得体打消了你最后一次试探，你会松口说新计划给我听？

随后，他起身拱手道：“微臣谢过太上皇的信任，臣愿闻其详，听从太上皇的驱策！”



李渊道：“唔，郭卿啊，世民一行下江南已有一段时日了吧？”

郭业如实回道：“是的，加上从北到南水路的行程，差不多已经在江南一带开始游历了达七八天了。”

“嗯，算算日子，时机也差不多成熟了。”

李渊微微点了一下头，道：“传国玉玺如今也在承乾这个监国太子手中，长安城内有你的领军卫，长安城外有侯君集的金吾卫。也就是说，将长安城彻底拿下控制住，应该不成问题了吧？”

郭业应道：“理论上应该没问题，因为长安城内外的兵力已经差不多都在我们手中了。”

“那就好。”

李渊猛地站起，沉声说道：“明日开始，长安城外交由侯君集负责戒严，长安城内交由你开始戒严。三天后的凌晨，你率五千领军卫军士开进皇宫。孤要在早朝之上，喝令满朝文武百官，拥立承乾为君，登基继任。”

“呃……就这么简单？”

郭业下意识地问道：“那万一满朝文武反对怎么办？”

“反对？嘿嘿……”

李渊阴恻恻地笑了笑，冷冷说道：“若有出来反对者，哼，杀无赦！莫非你手中的横刀是木头削成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郭业看着一脸杀意的李渊，追问道：“不是，太上皇，就这么突然拥立太子继任登基，是不是太草率了？如何让长安城百万民众信服啊？你总不会要杀光全城百万平民吧？还有，若没个由头，长安周遭北方一带的州府，又怎会接受莫名其妙的新君登基啊？”

“这点你放心，孤早有打算，正所谓师出有名，承乾这个新君自然也要名正言顺地继位。所以……”

李渊阴冷地声音在郭业耳边回响道：“所以，孤已经安排城外的侯君集在三天后的早朝上，派人从城外策马飞奔进宫，呈进朝堂八百里急奏，奏中言明——皇帝下江南因为水土不服而染上恶疾，医治无效，龙驭宾天！”

卧槽儿！

玩这一出？

郭业睁大了眼睛，骇然惊喊道：“您是说矫……矫诏？”

## 第1018章三天后的早朝

“没错！”

李渊沉喝一声后，从软榻上站了起来，身上披着软厚的外衣，双手负背一人在殿中踱步着，自顾说道：“只有这样，方能师出有名。也只有这样，承乾才能合乎法统地继承皇位。皇帝驾崩，新君继位，试问普天之下谁能说个不字？”

郭业问道：“可是纸包不住火，万一远在江南的皇上知道了此事，矫诏之事不就露馅了吗？”

“哈哈，此事传到江南需要多久？日夜兼程走水路应该是最快了吧？那也需要足足半个月的时间了吧？”

李渊在殿中央停住了脚步，扭头望向郭业，问道：“半个月的时间，还不够我们控制住长安，把持住朝廷吗？到时候世民就算在江南登高振臂一挥又有何用？新君已立，天下皆知。你知道孤为什么对长安志在必得吗？”

郭业道：“因为长安是大唐的帝都，朝廷治所之地，更是大唐六部所在。”

“没错。”李渊点头道，“大唐十道数百州府，各地府兵合计多达数十万。就算世民在江南想要攻回长安，但他又怎能号令得动江南以及南方一带的州府折冲都尉衙门？没有朝廷这边加上玉玺的旨意，长安兵部这边的签发公文，依照大唐律例，你以为凭世民红口白牙就能调动吗？更何况南方一带还有几大关陇世族的牵制，世民想要从南方挥兵杀回长安，以期复位，那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这也是孤刚才所言，最差最差的结果就是我们与世民划江而治。”

说道这儿，李渊见郭业又要问话，立马抬手止住示意他暂且别说，然后说道：“孤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大唐除了各地府兵之外，还有卫戍疆界的边军，是吧？”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应了一声嗯。

李渊诡笑一声，摇头道：“先不说在边疆休整的数十万边军，他们不足为虑。因为李靖、秦叔宝、程咬金这些人都在长安，小命都攥在孤的手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为何要你控制长安城的关键原因。世民的这些统兵大将都在长安城中，谁来领军？还有，没有皇帝加上玉玺的旨意和锁在宫中的一半虎符，谁能调动他们？孤最忌惮的是远征吐蕃的李绩十万大军，不过这也是老天注定要亡世民啊。因为李绩的十万大军如今还在吐蕃，据最新传来的军情，如今吐蕃国中，薛延陀、西突厥、高昌国都在与我大唐争夺吐蕃的归属，李绩被卷入当中牵扯住了，根本无法撤军。远水解不了近渴，也救不了近火啊，郭卿。”

说着，李渊掩嘴清咳了两声，郭业借着环绕点亮在大殿中的熠熠的烛火，很清楚地看见，六十余岁的太上皇李渊，竟然一点疲态都没有，相反，双目炯炯有神，酒后的脸色红润至极。

他心中不禁暗叹，权欲真是一剂令人焕发青春和活力的灵丹妙药啊。

紧接着，李渊眯起眼睛，抑不住兴奋地冲郭业笑道：“郭卿啊，这就是为什么孤对长安如此志在必得的原因啊。长安，不仅是大唐帝都，更是龙兴之地。如今这种情况下，真是得长安者得天下。我那一向雄才伟略的儿子，这

次竟然走了眼，居然还在这种时候突然生出闲情雅致要巡行江南，呵呵，这次啊，他真是作茧自缚！不该啊，他不该在这个关键时候下江南啊！”

哼哼～

郭业暗暗冷笑两声，亏你老人家还跟你儿子斗智斗勇这么些年，竟然这么不了解他，我看真正作茧自缚的人才是你吧？

不过郭业暗暗为李二陛下擦了一把汗，尼玛的，也亏自己对他忠心耿耿，绝无二心，如果真如李渊这么推演下来的话，自己可不就是他这盘棋的唯一一颗活棋？如果自己突然心生反意的话，那他这次离开长安下江南，还真是自寻死路了。

今天听了李渊一席话，郭业委实涨了不少见识，原来皇帝离开皇宫离开帝都之后，风险系数会这么高啊？

完全不是人家说的，坐拥天下，富有四海嘛。

如果一个不小心，就会变成啥也不是的穷光蛋啊，甚至是短命鬼。

难怪了，难怪历史上那些微服出访离开皇宫离开帝都的皇帝，基本上不是一代大帝就是太平盛世下的皇帝，不然基本一辈子都不会走出皇宫，不敢贸然离开这个四四方方的帝国中枢。

“好了，郭卿，话已至此，该说的孤也说完了。”

李渊缓缓走到郭业跟前，轻轻拍了一下郭业的肩膀，一语双关道：“该明白的你也明白了，下面你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知道了！”

郭业低下头，拱手道：“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去做，在没有成功之前，我们之间永远都是一桩交易。我会做到我该做的，希望太上皇您也言而有信，事成之后，放还我的兄弟。从此，咱俩钱货两讫，永不相欠。”

“哈哈，郭爱卿放心，孤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个忠心之人。”

李渊一听郭业说起这话，心里就更加踏实了，忙笑道：“事成之后，孤也希望郭卿能够留下，大好前程等着你。”

郭业道：“我会考虑的，微臣告退！”

说罢，转身走出掖泉宫，匆匆忙忙地离开了皇宫。

回到家中，郭业来到书房将之前那封特殊代码写成的书信拿了出来，再看了一遍之后面露笑意，自言自语道：“米吉，不要让我失望，必须给我安安全全地救出王伯当。不然，你小子就别活着回来见老子了。”

念叨过后，他将这封书信凑到烛火上，焚烧之下炬成灰。

呼～

他轻吹一口气，将桌上的灰烬一吹而散，隔着窗户眺望了一眼当空皓月，道：“关老秀才，你他妈的欠我一条命，知道不？”

随后，他便吹灭火烛离开了书房，回到秀秀的卧房中。

次日，秀秀以回娘亲省亲为由，一早便离开了平阳郡公府，去了同在长安城中的霍国公府。

当日下午，致仕赋闲在家的霍国公柴绍悄然去了卫国公府，与李靖长谈了一下午。

而同一时间，郭业的便宜岳父吴茂才跟窜门子似的，去了一趟孔颖达的府邸。

霍国公府并不在鲁王等人的监视范围之内。

时间一天天过去，城外，平日从来不在军营宿夜的侯君集，这两天一直都在右金吾卫的军营中宿夜。

城中，郭业已经开始对领军卫府的三万人马分批逐次地调集排班，白天黑夜地加紧在城中巡逻。就连郭业本人，亦是一身盔甲腰佩横刀，一副随时作战的战时状态。

三天后的凌晨，天还蒙蒙亮。

郭业便奉了监国太子李承乾的手谕，带领张九斤、王八斤还有其他三旅共计五千人马，披甲佩刀地进入了皇城，按照李渊的旨意，进驻了宫中。

这一切都进行的有条不紊，丝毫不见杂乱纷扰。

晨雾徐徐退散，东方初阳冉冉升起，粼粼金光拨开云雾，泼散天地，天地之间一片明亮。

清晨，到了！

宫中鼓声骤然响起，响遍宫闱，传遍皇城，李承乾再次以监国太子的名义召开早朝。

随着晨鼓响彻，文武大臣们纷纷涌入皇宫大门，排成长龙一般蜿蜒的队伍，陆陆续续开始上殿……

长孙无忌、房玄龄、唐俭等一系天策府旧臣率先入殿。

紧接着，魏征、韦挺等建成余党系官员入殿。

随而次之的，孔颖达、褚遂良、陈康等士林清流系的臣工入殿。

应监国太子的要求，今日，就连宗正寺卿李道宗、鲁王李元庆、荆王李元祥、道孝王李元芳等平日不得参与朝政的皇族中人，皆难得一见的上了早朝。

今日的早朝，差不多汇聚了长安城中的皇亲国戚，还有地位尊崇品秩显赫的文武官员。

差不多，朝堂下方已经人头攒动，人满为患了

到了时间点儿，太子李承乾却姗姗来迟，还没出现。

而朝堂下面，已经有臣子们开始私底下议论，今日的早朝不同于往日，除非是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决议或宣布，不然不会这般别开生面。

随着一声内侍太监的扯呼，李承乾终于在一众内侍太监的簇拥下出来了！

所有朝臣的目光统统齐聚在了李承乾身上，殊不知——

大殿之外，早已是日头黯淡，乌云滚滚，天空极其压抑，好像一场随时都能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一般~~

轰！！！！

大殿之外，天际之上，突兀传来一声闷雷，惊得刚刚出现的李承乾脚步一滑，若非后面有几名内侍太坚持搀扶着，否则险些跌倒在地。

待得李承乾稳住了身子，身边一名内侍太监颇有力气，生怕太子闹了笑话出了洋相，随即扯起嗓门儿，尖声喊道：“监国太子驾到，诸皇亲，诸臣工，跪拜！”

唰唰唰~

声音落罢，一时间，朝堂之下无论皇族中人，还是文武大臣，齐齐如山倒一般地跪拜在地，连声起伏山呼喊道：“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 第1019章惊闻噩耗乱象生

李承乾坐在龙椅旁边新增设的一把椅子上，摆出一副天下尽在我手的气势，冲朝堂两班文武挥了挥手，喊道：

“众卿平身！”

一声宣罢之后，群臣起身。

李承乾如今只是以太子储君的身份暂代监国，所以他没有资格坐在那金光闪闪代表着帝国最高权力的龙椅之上，所以只能在龙椅旁边新增设一把椅子。不然的话，那便是僭越礼制，要犯大忌的。

李承乾正要开口讲话，突然从右边朝班窜出一道绯色人影，竟是一向直来直去浑不畏死，以貌似犯谏为平生己任的魏征。

魏征来到朝堂中央，板着脸沉声喊道：“太子殿下，臣有事启奏！”

李承乾莫名其妙地看着魏征，暗骂了一句之后，脸上摆出一副礼贤下士的笑容问道：“魏卿家有何事启奏啊？”

“恕老臣愚钝，敢问太子殿下，今日是什么重要日子？”

魏征说着，用手中的玉笏板直指站在前面不远处的鲁王、荆王、道孝王等人，问道：“若非什么重要节日，臣就费解了。道孝王添为宗正寺卿，上朝参政臣尚能理解。可鲁王、荆王等人只是领年俸的闲散王爷，为何他们今日也能上早朝参知政事了？”

“啊？”

李承乾被魏征突然发难，顿时有些措手不及，冷不丁还真不好回答。

倒是脾气火爆的荆王鬼使神差地解了李承乾的难，猛蹿出来怒指魏征喝道：“魏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一个小小的臣子，连皇室亲王也敢指责，不嫌手臂伸得太长吗？莫要忘了，连这江山都是咱们李家的，凭什么我等皇族不能上早朝？你们乃是外姓臣子，休要忘了自己的身份。”

此言一出，朝堂之中顿时惊起千层浪来。

任谁都知道，李二陛下自登基以来，不断地在架空鲁王、荆王等庶出王爷的权力，就担心他们染指朝政，祸乱天下。

同时，朝臣也在掣肘着皇族权力的加大，因为只有限制了皇族中人的权力，才能将这些权力分散到朝中大臣的手中。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皇权和朝臣是相对立的，此消彼长，不外如是。

这也是为什么当初郭业为了拍李二陛下马屁，刻意搞出报纸来宣扬天授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言论时，惹来朝中一些大臣极度反感的原因。

所以，荆王这话出来之后，无形中将在场绝大多数的朝臣给得罪了。

一时间，三系朝臣再次放下成见，紧密团结在了一起，纷纷对荆王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口诛笔伐。

长孙无忌出班喝道：“荆王此言差矣，你们这般做不合祖宗规矩，更不合朝廷礼制啊。”

房玄龄出来淡淡地瞟了一眼荆王，说道：“无规矩无以成方圆，荆王，你这番话委实太过僭越了。”

“咳咳，荆王此言，论罪当属大不敬！”

韦挺看了一眼自己的同袍战友魏征后，冲李承乾拱手道：“殿下，陛下将监国之权交于你手中，那是对殿下的信任和栽培。你可不能让小人蒙蔽了心

智，铸成大错啊！”

孔颖达这时也不再装老朽昏睡，矫健地窜出来，手中玉笏板猛指荆王，叫道：“还请荆王、鲁王、道孝王等皇族速速退出朝堂，否则，臣等唯有死谏了！”

“臣褚遂良附议！”

“臣陈康附议！”

“附议！”

“附议……”

“臣等附议！！！”

霎时，几乎满朝的文武官员纷纷站出朝班，拱手山呼附议。

面对此突如其来的义愤填膺之局，李承乾当场愣在了那儿，他再没眼力劲儿也看到了自己这位荆王叔惹来了众怒。

此时，他唯有将求救的目光看向了他的道孝王叔李元芳。

李元芳也是被荆王气个半死，暗暗骂着荆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倏地，他赶紧跑出来一把将荆王拉扯回了朝班，低声斥骂道：“蠢货，你不说话会死啊？你瞧瞧，好好的局面竟然被你搅成这样。若是坏了大事，看父皇怎么收拾你，赶紧给我闭嘴！”

此时，面对着朝中汹涌的反对浪潮，他心里也在暗暗焦急，看了一眼身边跟着一起着急的鲁王，低声问道：“鲁王兄，你安排的八百里加急奏折怎得还没来？”

鲁王心虚地擦了一把额头上的冷汗，六神无主地嘀咕道：“快了快了，应该快了，再等等！咦，元芳，你快看~~”

说着，鲁王兴奋地抬起右臂，遥遥一指殿门口失声喊道：“来，来了！”

噌噌噌~

殿门口外，一名身穿披甲，肩挎竹筒的军士手执一块令牌高高举起，畅通无阻地跑进殿中，疾奔狂喊：“报，报，报！江南御驾行营传来八百里急奏，面呈监国太子，让开，速速让开。”

嘭！

士卒大汗淋漓浑身邋遢地跑进殿中，跪倒在朝堂之下，叩了三记响头：“某乃御驾行营校尉，参见太子殿下。江南传来急奏，必须面呈太子殿下过目。”

说罢，这校尉赶紧解下肩挎的竹筒，从里头取出一封卷成画轴一般的信笺，双手捧起。

一名内侍太监匆匆下来龙庭，从他手中接过急奏，然后返身上了龙庭交到李承乾手中。

江南御驾行营，不就是李二陛下下江南的銮驾所在？

顿时，朝中众臣们嗡嗡议论起来，纷纷都在猜测，莫非皇帝在江南那边遇到什么加急的事情，不然干嘛要八百里急奏送来长安呢？

此时，所有人的目光都朝着龙庭之上的李承乾方向凝望过去，不约而同地盯着他手中的那封急奏。

当然，也有心中有数的人，心里暗暗冷笑，看着李承乾等人自导自演的这场闹剧。

李承乾尽管知道了急奏里头写了什么内容，但是他从内侍太监手中接过

来之时，心中还是忐忑至极，心脏砰砰跳个不停，耳根燥热有几分做贼心虚的恐惧。

不过事情已经进行到这个节骨眼上，也容不得他再有犹豫和害怕，只见他深吸一口气，然后轻轻摊开急奏看了起来。

此时，已经有朝臣觉得要出大事儿了，因为他们发现李承乾的眉头紧皱，整个人从椅子上窜立起来，然后又将急奏猛地合了起来。

李承乾将那份急奏贴在胸口上，站着原地一言不发。

朝臣们此时早已不再议论，而是怔怔地凝望着庭上的李承乾，朝堂之上所有的声音都消散了，死寂死寂，鸦雀无声。

气氛，透着紧张，透着诡异。

此时，道孝王李元芳见着李承乾有些失态，甚至有些忘我，好像要偏离之前安排好的步骤。

真是扶不起的阿斗，之前便商量好的事儿居然还会出偏差。

于是，他故作好奇地问道：“太子殿下，不知急奏上写了些什么，江南御驾行营那边发生了何事？”

“啊？”

李承乾经李元芳这么一提醒，这才醒过神儿来，按照之前商量好的步骤，摇了摇头扮作沮丧的样子叹道：“兹事体大，本太子不敢冒然宣布。来人，去请太上皇他老人家移驾勤政殿。”

轰～

沉寂许久的朝堂中又掀起一轮热议，几乎每个朝臣的心中都生起一个疑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居然要惊动早已退居幕后颐养天年的太上皇？

可是因为李承乾的神色凝重，加上刚才李承乾提到的兹事体大，所以没有人敢去继续追问。

不一会儿，一身明黄服饰的太上皇李渊在几名内侍太监的搀扶下，缓缓从龙庭后边走出来，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来到李承乾的身边。

李承乾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跪在李渊的跟前，泣声哽咽喊道：“皇祖父，皇祖父，出……出大事儿了！”

李渊双肩一甩将搀扶他的内侍太监甩开，缓缓俯身将地上的李承乾扶起来，沉声喊道：“起来，承乾！你是我大唐的太子，未来的大唐皇帝，岂能如此小儿女姿态？有祖父在，这天塌不下来！”

待得李承乾被李渊扶起之后，李渊才发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李承乾没有说话，而是一个劲儿地摇头，然后将手中的急奏奉到李渊手上。

李渊故作凝重地将急奏打开，一看之下圆目浑睁，颤抖着双手惊呼了一声啊！

啪～

他骤然将手中的急奏合了起来，转过身来冲着朝堂下方的两班文武，颤声喊道：“诸位臣工，江南御驾行营传来急奏，天不佑我大唐啊！皇上在江南因水土不服，染上恶疾，驾……驾崩了！”

话音一落，李渊身子猛地向后一仰，幸得两名内侍太监扶住，李渊又是一声悲恸大喊：“皇上，龙驭宾天了！！！”

轰～

勤政殿之外，乌云滚滚的天空又是响起一声惊雷，响彻在殿中所有人的耳边，震慑所有人的心间。

“皇上！”

“皇上驾崩了？”

“天不佑我大唐啊！”

“英年早逝，皇上啊，你怎能如此狠心，舍弃臣等啊？”

“不可能，不可能的，皇上离开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能说走就走啊？”

“我不信！”

“老天无眼，为何要如此早早便召吾皇陛下归天啊？”

.....

.....

霎时，整个朝堂文武臣工东倒西歪，跪地伏地者不计其数，哭声叫声凄喊声，杂糅万千，乱象纷纷。



## 第1020章大争之勢

“我不信！”

魏征第一个从惊闻噩耗的悲恸中清醒过来，大吼一声过后便要冲上龙庭，却被殿内的金甲武士给拦住了去路，将其死死架住，不让魏征上前半步。

魏征挣扎地叫唤道：“陛下怎能说驾崩便驾崩？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砣不离秤，秤不离砣的魏征好战友韦挺也挥臂直呼道：“不可能，陛下身体康健，又正值壮年，就算水土不服染上恶疾，也不可能在这这么短的时间内龙驭宾天。谣传，这肯定是别有用心之徒在以讹传讹！”

长孙无忌尽管有跟李二陛下一直不对心，但此时也难免悲戚之色，缓缓直起腰来站稳身形，冲龙庭上的李渊拱手喊道：“太上皇，关于皇上在江南驾崩之事委实太过突兀和蹊跷了，会不会是误传啊？或者说，里头有什么搞错的地方啊？”

“是啊是啊，这也太令人匪夷所思了。”

“陛下身体康健，一直都没有隐疾，这水土不服竟能要人命？”

“肯定是有人搞错了。”

“要说陛下驾崩，我程咬金第一个不信！”

“想当年，隋末大战群雄逐鹿，我等天策府旧臣追随陛下南征北战，屡次险象环生险些丧了性命，可陛下都置之死地而后生。他得天庇佑，吉人自有天相，不可能因小小恶疾便撒手人寰。”

“不信！”

“臣等不信！”

霎时，朝堂中的群臣纷纷提出质疑，令李承乾目瞪口呆神色骤变，而鲁王三兄弟更是口干舌燥，心中喋喋狂跳个不停。

他们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李世民在满朝文武中的威望竟然如此之高。

还是李渊久经阵仗，见惯了大风大浪，并未被眼前群臣威逼的阵势给吓倒。只见他挥了挥手中的急奏，气贯于胸大声吼道：“肃静，朝堂之上吵吵嚷嚷如菜场集市，成何体统？江南御驾行营八百里急奏在此，还能作得了假？上面不仅有皇上随身携带的私人印鉴，还有六宫之主长孙皇后替皇上亲批的朱笔，难道还能作假？长孙无忌——”

吧嗒～

李渊猛地一甩手直接将急奏扔在了长孙无忌的脚前，喝道：“长孙无忌，你是皇后的兄长，更是世民的辅政大臣，对于皇后的笔迹，还有世民随身携带的私人印鉴，你该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吧？你过过目，看这江南御驾行营传来的八百里加急奏折到底是真是假！”

长孙无忌俯身捡起急奏，一脸小心翼翼谨慎至极地审阅了起来……

随之而来，所有人的目光再次落在了长孙无忌的身上。

不远处，荆王用手肘轻轻拱了拱道孝王李元芳，刚要张嘴询问，却被李元芳瞪了回去，果断闭嘴。

鲁王也是一脸的紧张，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小声问道：“元芳，这……”

“鲁王兄放心！”

李元芳用细若蚊声的嗓音示意道：“我找的这书法高手临摹了皇后的笔迹足足两个多月，惟妙惟肖，哪怕皇后本人亲临，也不可能找得出瑕疵来。至于那枚随身携带的私印，父皇一早就开始准备了。除非是长孙无忌火眼金睛，不然的话……”

说到这儿，李元芳微微摇了摇头，一脸自信地看着二人，好让二人放心。

“是真的！”

长孙无忌口出三个字，嗓音沉重，却石破天惊，让整个朝堂中顿时如飓风肆虐而过一般，陷入了天崩地裂灾难袭来的境地。

顷刻，长孙无忌仰起头来，抽搐了一下鼻子，长汲一口气，补充了一句：“真的，是真的，印鉴和笔迹都是千真万确，没有丝毫掺假！”

一时间，朝中大臣逐一低下了头，慢慢接受着这个现实，殿中一片默然。

突然，不知谁带头恸哭一声，霎时，朝中文武如多米诺骨牌倒塌一般，逐一纷纷或抱头、或掩面痛哭而起，很快，悲呛的气息弥漫在了整个勤政殿内。

“肃静！”

立于龙庭之上的李渊看了眼朝堂的气氛，看着这些满朝文武因为一则假消息而为自己的儿子李世民如此悲伤，要说不羡慕不嫉妒，那是假的。

想当初，自己那个好儿子在玄武门杀了亲兄弟，最后进宫兵谏逼得自己退位，可没见到这些人為自己落泪。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李渊没来由的心里泛起一股酸意，高声喊道：“世民在江南归天，孤比你们还要难受，试问人世间，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白发人送黑发人还要来得痛心？此乃切肤之痛，卿等怎能体会？但是，现在不是伤心落泪的时候，世民归天了，可朝廷不能乱，大唐江山不能乱啊。俗话说得好，蛇无头不行，同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孤在此提议，现在立刻马上由太子承乾继承皇位，希望卿等随孤一并拥立承乾继位。”

“什么？”

“这么快？”

稍微理智一点的官员听完李渊的话后，纷纷错愕，显然对于太上皇如此之快要拥立新君表示震惊。

其中，房玄龄将眼角泪水擦干之后走了出来，摇头道：“太上皇，如今皇帝刚刚驾崩，尸骨未寒，甚至还未将遗体运回长安，便急急忙忙的拥立新君，这未免太凉薄了吧？”

“你懂什么？”

李渊面色一变，直斥道：“不立新君，如何为大行皇帝发丧治丧？再说了，承乾乃是大行皇帝生前立下的储君，由他继承皇位合乎法统，名正言顺。”

孔颖达适时站出来硬挺房玄龄道：“太上皇的话恕老臣不敢苟同，要发丧治丧也要等大行皇帝的遗体从江南运回长安吧？何不将大行皇帝的遗体迎回长安之后，再让新君登基呢？至于发丧治丧之事，我想宗正寺完全可以代为操办，这在我大唐之前的王朝也是有迹可循的。所以老臣觉得，关于新君拥

立之事，完全可以推迟，不该这么草率！”

“孔颖达，你放肆！”

李渊怒目圆睁地喝道：“你个老匹夫休得在此倚老卖老，蛊惑人心！这天下乃是李家天下，这新皇帝的人选莫非还需要你这老匹夫在此喋喋不休不成？孤今天就要拥立新君，以正我大唐李氏江山之法统。”

“呵呵，太上皇你这是恼羞成怒在撒泼吗？”

一向每每上朝就装睡装聋子的孔颖达突然变得硬气起来，挺胸而起对视着李渊朗声道：“新君可立，但绝对不能如此草率，也不急于一时。如果太上皇一意孤行，老臣今日便在这朝堂上死谏到底！”

“臣魏征附议，宁可一头撞死在这盘龙柱上，也不能任由太上皇你胡来，坏了大行皇帝留下的大好基业！”

“臣韦挺附议。”

“臣褚遂良附议。”

“臣等附议，冒死直谏，还请太上皇收回陈命，莫要干预朝政！”

哗啦哗啦，反对之声如浪潮，魏征等人的建成余党系站出来了，孔颖达等人的士林清流系站出来了，天策府旧臣系也有不少官员也站出来了。

显然，李渊要当场拥立新君的提议遭到了史无前例的阻挠。

此时，还有一大部分在观望，观望着长孙无忌这个天策府领头羊的表态。

李渊也发现了这一点，立马扭头看向长孙无忌，极尽拉拢之势地问道：“长孙大人，你意下如何？你可别忘了，你是承乾的亲舅舅，承乾一旦登基，你就是从龙之臣。今后，你继续做你的辅政大臣，继续领衔群臣做那百官之首！”

长孙无忌扫了一眼此时朝堂之上的情况，再扫视了一眼那些唯自己马首是瞻的天策府一系的大小官员。

他心中突然想道，李渊说得不错，我是承乾的亲舅舅，我不支持他支持谁？而且现在这种情况，一旦承乾登基之后，势必就要削弱今天反对者的势力，届时，朝堂之上便是我天策府一系领袖群臣。

如此这般，何乐而不为？

旋即，他冲唐俭等人打了一下眼色，然后拱手喊道：“太上皇说得不错，国不可一日无君，承乾乃是大行皇帝生前立下的太子储君，由他继位合情合理更何乎法统。所以，臣等愿意拥立太子殿下登基继位！”

“吾等愿意！”

哗啦啦，又是一大片的臣工跪地，附议着长孙无忌。

李承乾见状，心下松了一口气，看来天底下无不是的娘舅，说到底还是娘舅疼外甥啊！

而鲁王等人也是齐齐舒了一口气，三兄弟立马表态喊道：“我等愿意奉太子殿下为君！”

李渊这时才将满脸的冰霜徐徐消解掉，露出了会心一笑，暗道，得到了势力庞大的天策府一系的支持，大事可成矣！

至于反对的那两系人马，哼哼～

只见李渊居高临下气度万千地冲反对的那些臣子喊道：“孤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今日孤要拥立新君，立承乾为大唐新君，你们是甘愿做从龙之臣呢？

还是要做那乱臣贼子？”

“臣等冒死直谏，还请太上皇收回陈命，莫要干预朝政！”

同样一句话，从魏征、从孔颖达、从两系的所有官员们口中一齐喊出，慷慨死谏之下，大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势。

“好，好好好……”

李渊怒极反笑，猛地一抬手直至勤政殿大门方向，喊道：“领军卫大将军郭业何在？还不速速率兵入殿，替孤将这等不忠不义的乱臣贼子，当堂诛杀之？”

嘭~

勤政殿那两扇饱经风雨，半掩着的红木大门，被人从外到内，齐齐撞了开来……

## 第1021章逆转乾坤

铿锵铿锵~~~

殿门一被撞开，数百盔插鹰羽，披锁甲佩横刀的领军卫悍卒如潮水般涌入勤政殿中。

哐哐哐~

一阵阵抽刀出鞘的锐利之声响彻不绝于耳，须臾间，数百领军卫悍卒便将朝堂之中的文武大臣逐一围拢起来，神色冷峻虎视眈眈，大有一声令下围剿诛杀之势。

面对着突如其来涌入殿中的虎贲狼士，魏征、韦挺还有一众反对官员顿时如遭雷亟，面呈惊愕惶惶之色。

唯独孔颖达一人神色淡定，依旧不为局势所动，挺胸而立目不斜视地盯着龙庭上的李渊。

魏征当场翻脸，不顾君臣礼仪抬臂怒指着李渊，嘶声厉骂道：“太上皇，你想做什么？莫非你想将我等当场格杀不成？”

韦挺亦是声色俱厉地咒骂道：“太上皇，我朝立国数十载，从未有过擅杀直谏大臣之先例，莫非太上皇想学那前隋暴君炀帝，擅杀大臣败坏朝纲，搞得天怒人怨不成？”

“我来给诸位大人解答释疑吧！”

一道爽朗的声音从殿外缓缓传入，众人纷纷侧头寻望，一身白袍亮甲的郭业正步步行来，威风凛凛英武逼人，跨过大门槛儿，逐步入内上前，来到殿堂中央。

“郭业？”

“平阳郡公？”

“郭大人，莫非你要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不成？”

“郭业，大行皇帝对你倍加宠信，更是将这执掌长安城的领军卫交于你手中，你却用来诛杀朝廷忠臣？”

“唉，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郭大人，你认贼作父，不忠不义啊！”

“大行皇帝生前真是错看了人啊，竟然将领军卫交于这等头生反骨的无耻之徒手中。”

一时间，声讨之声一浪高过一浪，若非郭业心理素质强些，不然真要被这些人连讽带骂给击倒在地，直不起腰抬不起头来。

奶奶的，这些文人骂起人来可真是不带脏字，还他娘的挺损啊。

喀嚓.....铿锵！

郭业猛地抽刀出鞘，虚空挥舞两下，然后刀指那些冲他吐槽的官员，喝道：“都废什么话？良禽择木而栖，识时务者为俊杰，再废话，郭某的刀可是不认人的。”

说罢之后，他冲四周早已拔刀成围拢之势的数百虎贲喊道：“弟兄们，给这些迂腐的大臣们说说，太上皇的旨意是什么？”

“若有忤逆，当场格杀！”

“若有反抗，当场格杀！”

霎时，数百人杀声震天，气势如虹，令整个人勤政殿内扬起凛冽肃杀之意。

李承乾笑了。

鲁王、荆王、道孝王也笑了。

长孙无忌与唐俭相视一眼，然后又扫了一眼他身后投诚的一众天策府系官员们，嘴角噙笑，眼绽光芒。

李渊则站在龙庭之上，貌似已经执掌了天下间万物的生杀予夺之权般，眼脸堆砌的那几条鱼尾纹不断颤颤着，睥睨着双眼鸟瞰俯视着如土鸡瓦狗般的那群反对官员，心中大呼，如此的冥顽不灵，该杀，该诛，该诛九族！

郭业冲李渊躬身拱手，朗声喊道：“末将姗姗来迟，还请太上皇恕罪！”

“哈哈，郭爱卿，不晚不晚，来得正是时候！”

李渊见着局势已然被控制，整个人轻松了下来，此时他也切身体会到了当年自己的儿子李世民兵谏逼宫，掌控大局如鼓掌间的那份优越，志得意满地笑着打趣道：“不过郭卿再晚来一步的话，孤恐怕就被这群乱臣贼子给生吞活咽了。今日，郭卿，还有长孙大人等一众臣工都是太子的从龙之臣，来日必有封赏啊！”

此时，长孙无忌挪移了两步来到郭业跟前，一脸和和气气向郭业示好地笑道：“平阳郡公，没想到你我争来斗去，最后竟然成了一家人。哈哈！”

郭业厌恶地抬头看了他一眼，心中啐道，谁他娘的跟你是一家人。

此时，道孝王李元芳也凑了过来，兴致勃勃地喊道：“现在就有劳郭郡公指挥你的虎贲之师，执行我父皇的旨意，将殿中这群乱臣贼子统统捉拿斩杀之吧。除恶务尽，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吧！”

郭业闻言情不自禁地皱了皱眉头，暗道，斩草除根，永绝后患？你这也太狠了吧？

龙庭上的李承乾已经迫不及待挥挥手，跃跃欲试道：“郭卿，动手吧！”

“郭业你敢弑杀忠臣？”

“郭业，竖子，尔敢？”

“郭业，大行皇帝在天上看着你呢！”

“不用你动手！”

待得其他大臣骂完之后，魏征猛地一摘头上雁翅帽，摔打在地，双眼赤红地看着郭业，吼道：“我魏征一辈子堂堂正正，绝不受你这无耻小人之辱。今日我便撞死在这盘龙柱前，满腔碧血洒在这勤政殿中，也好对得起大行皇帝当年的知遇之恩！”

声音落罢，人已经如离弦之箭般朝着二十步开外的盘龙柱撞去。

“魏大人使不得！”

说时迟那时快，早早便移到魏征身边的孔颖达一见魏征要寻短见，便窜上去将他硬生生拉了回来，免了让魏征命丧盘龙柱，魂断勤政殿。

“孔颖达，你拉我作甚？我要一死谢君恩，你都不让，莫非你要让我在这群无耻之徒手中受辱吗？”

魏征这个素以死谏而闻名的铮铮铁骨大直臣，竟然在这个时候因为无法以死殉忠而伤心流泪，痛哭流涕。

场面之中，在场官员无不动容，就连长孙无忌这边的不少官员，都心生羞愧低下了头来。

李渊见状，心知不妙，因为古往今来忠臣的气息最容易传染弥漫，最容易蛊惑人心。

随即，他勃然大怒，催逼道：“郭爱卿，你还等什么？还不动手？”

“领命！”

郭业大喝一声，然后单手提刀，突然手腕一转扬刀直至龙庭之上的李渊，喝道：“众将士听令，奉皇上之命，速速将太上皇、太子承乾、以及鲁王、荆王等一众叛党拿下！若有反抗者，格杀勿论！！！”

“喏！”

数百将士闻声而动，不过眨么眼三五下的功夫，龙庭之上的李渊和李承乾被围拢了起来。

而鲁王、荆王、道孝王三人更是被一群军卒死死摁倒在地，丝毫不能动弹。

一瞬间的功夫，奇峰突起，乾坤陡变，天地为之变色。

郭业一人，只手撑天，颠倒局势，乱象刹然而止！

就在朝堂中所有人还未彻底反应过来之时，郭业骤然转身，挥起横刀架在长孙无忌的肩膀上，刀锋再移近半寸，便是长孙无忌的脖颈。

看着面容错愕的长孙无忌，郭业摇着头冷笑道：“长孙大人，要想保住脑袋，就千万别乱动，不然刀剑无眼啊。不过有句话我得还给你，咱们始终不是一家人啊！”

说罢，他高声一喝：“众将士听令，将唐俭、还有一众投诚叛党的官员统统拿下，等候御驾归来再行发落！”

悉悉索索～

一时间，差不多有两百名领军卫士卒又将天策府半数以上的官员围拢而住，刀锋直指，尽是刚才在立场上波逐流附议太上皇李渊之辈。

长孙无忌喟然一叹，恨恨地看着郭业，咬牙切齿道：“你……你竟然，竟然……”

竟然了老半天，愣是说不出半句囫圇话来。

此时，魏征、韦挺、包括褚遂良等人这才反应过来，原来郭业并未变节，刚才才是自己等人误解了他。

一时间，刚才因为心生气愤而咒骂过的官员，无不汗颜地低下了头，之前骂得那么狠，就差刨了老郭家的祖坟了，不心生惭愧那才怪。

唯有孔颖达这老鬼眯着眼睛，正趴在魏征耳边嘀嘀咕咕，好似在解释着什么，看神色更像是在炫耀着什么。

而龙庭之上，李承乾已经吓得瘫软在地，就差人事不省口吐白沫了。

而李渊也被眼前突如其来的棋局大翻盘给震慑了，他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却又不得不相信，自己错信了郭业，反倒被这贼人戏耍了一通。

输了！

输在了识人不明！

李渊虽被围拢，却还能张嘴大肆咆哮，冲着朝堂中怒骂而起：“郭业，郭业，你竟然瞒了孤这么久？你是刻意接近孤的？”

“答对了！”

郭业冲身边两名士卒将长孙无忌拿下之后，收起手中的横刀，当的一声，入鞘！

随后冲李渊回道：“太上皇，你那天晚上不也说了吗？我郭业乃是皇上的心腹臣子。既然是心腹了，又怎么可能受你小小的要挟就会受制于人，作出

辱没祖宗，崩乱江山社稷之事呢？”

“混账，难道你就不怕你那兄弟因你而亡吗？”

“哈哈，你说关鸠啊？估摸着这小子已经在黑甲玄兵的保护下正在赶回长安的路上呢。至于王伯当嘛，你放心好了，八成等你这边失势的消息传回吐谷浑，他已经被彻底营救出来，躲到哪个深山老林里去喝酒了。”

“原来你一直都在暗中做着行动啊？好，很好！”

李渊突然甩手一把打掉自己头上的朝天紫金冠，满头银发随风摆动，宛若一头怒啸的狂狮般，嘶吼道：“郭业，你忘了长安城外的侯君集吗？仅凭你城中三万领军卫，哪里能够挡得住金吾卫的攻城。只要孤在宫中失手，侯君集必然会率左右金吾卫来强攻长安城。哼，只要侯君集能够拖延到李孝恭在吐谷浑的大军到来，便是你们死无葬身之日！”

“左右金吾卫？别做梦了，太上皇！”

郭业撇撇嘴，不屑地摇头道：“你觉得侯君集能支使得动贺兰桥山的左金吾卫吗？至于侯君集那右金吾卫，哼哼，恐怕也自身难保了吧？你没发现今天的早朝独独少了谁吗？”

李渊下意识地在朝堂中扫视了一遍，失声喊道：“李靖？李靖出城了？”

“哈哈……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太上皇，亏你机关算尽太聪明，却偏偏漏了卫国公李靖！”

郭业用怜悯地眼神望着大势已去的李渊，摇头轻笑道：“凭着卫国公在军中的威望和在军中的门生故旧，你信不信，他只要往右金吾卫数万大军面前这么一站，就能够兵不血刃，甚至寥寥数语就能让右金吾卫数万大军引起哗变，生擒活捉了反贼侯君集？”



## 第1022章城外两军对峙

此时，离长安城东门不足三里之地，一处空旷的平原之上。

侯君集因为宫中迟迟未传来消息，便按着太上皇李渊与他早前商量好的既定计划，率领着右金吾卫两万多兵马，朝着长安城东门方向进发。

此番，他准备行使第二套方案，攻破长安城进逼皇宫兵谏，以期策应着太上皇在宫中的行动。

可距长安城东门不到三里之地，队伍停滞不前，貌似前方遇到了阻滞。

“报……”

前方斥候探马策马回报坐阵中军的侯君集，喊道：“禀报璐国公，前面有左金吾卫大将军贺兰桥山率军拦住了我等去路，不让我军再向前挪移半步。”

“贺兰桥山？”

侯君集坐于马上手一扬，猛地勒紧了缰绳，脸上阴郁不散地唾骂一声：“贺兰桥山这混账竟敢拦我去路，这厮是要造反了吗？”

同时，策马附翼在侯君集身边左右的还有两位右金吾卫的副将，左金吾卫左副将徐祥彪，左金吾卫右副将郑宝忠。

而侯君集的身后，同样有六名左金吾卫的领军校尉策马随行。

众人纷纷停下了马，听完斥候探马的汇报又听着侯君集的咒骂，两名左右副将彼此对视了一眼，面露狐疑。

而六名领军校尉则是低声议论，皆是一脸怔怔之色。

侯君集正一肚子邪火没处发，一发现身边身后几人的端倪，当即甩下脸来喝骂道：“都给我住嘴，再私下议论者，斩！”

说罢，他扬起手中马鞭冲那斥候探马喊道：“前边带路，本将军亲自会一会贺兰桥山这忘恩负义的杂种！”

话音落毕，侯君集已经挥鞭扬马疾驰而出，飞奔向阵前。

左副将徐祥彪和右副将郑宝忠紧随其后地异口同声地喊了句：“走，我也去阵前一观。”

身后六名领军校尉自然不甘落后，纷纷追上前去。

不一会儿，几人就追随着侯君集来到了阵前。

阵前百步之外，已是旌旗招展，鼓声震天，抬眼间，随处可见百步之外人马左右快速移动，好似在排兵布阵一般。

“一字长蛇阵？”

左副将徐祥彪下意识地脱口喊道：“看样子，贺兰大将军是铁了心要拦截我军去路啊。”

“不错，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就不妙了。”

右副将郑宝忠咂嘴叨叨着：“咱们右金吾卫与他们左金吾卫的兵力相当，而一字长蛇阵又是只守不攻，将防御力量发挥至最大。我军若想强攻破阵，再杀入长安城，恐怕就算能侥幸攻破对方，也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届时，入了长安城也毫无作为啊。”

“是啊是啊……”

“徐副将郑副将言之有理呢。”

“这可怎么办？”

六名领军校尉在后面一阵附议唏嘘着。

“闭嘴！”

侯君集随手向身后一挥马鞭，打在了一名年轻校尉的披甲上，发出一声啪的清脆声，而后脸上煞气浓重地冲诸人斥道：“本将军需要你们来提醒吗？难不成我连一字长蛇阵都不识？再有动摇军心者，斩！”

说罢，他冲前边的斥候探马叫道：“你前去叫阵，让贺兰桥山出来与本将军答话！”

“喏！”

很快，斥候探马便去而复返，勒马停下回道：“禀璐国公，左金吾卫大将军贺兰桥山已到阵前五十步，要与大将军对话。”

“哼，这忘恩负义的狗杂种还真有脸来见本将军。”

侯君集猛地一踩马镫，策马前行道：“本将这边去会会他，我倒要问问，他因何敢拦某去路。”

侯君集这一走，徐祥彪和郑宝忠不约而同地扬了扬手中缰绳，又率着六名领军校尉追上前去。

阵前，贺兰桥山金盔铠甲坐于马上，手中握着一杠长枪，正一言不发地看着侯君集。

而侯君集则一脸怒气冲冲地挥舞着手中马鞭，叫骂道：“贺兰桥山，你是要造反吗？”

贺兰桥山手一撒开，将长枪倒插在地上，坐于马上摇了摇头，道：“璐国公，要造反的是你吧？”

侯君集闻言眼珠子一转，暗道，看来这厮已经知道了此时宫中发生了什么事儿。

随即，只得冷笑两声，问道：“贺兰桥山，你是我一手提拔起来的，没有我侯君集，焉有你贺兰家今日的荣华富贵？速速撤阵，念你昔日之忠心，侯某可以对你今日之所作所为既往不咎。来日，还许你一场富贵。如何？”

贺兰桥山仍旧在摇头，掷地有声地回敬道：“璐国公，破镜岂能重圆？纵是重圆亦有裂痕，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今日我若撤阵放行，呵呵，明日便是我贺兰家陷入万劫不复境地之日。我与璐国公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您的杀伐果断，贺兰桥山怎能忘记？”

侯君集被贺兰桥山的软枪夹棒气得就差暴跳如雷，怒吼道：“贺兰桥山，你莫非不念我昔日对你的恩情，真要做那忘恩负义之辈？你今天是决意要与我作对到底了？”

“哈哈，璐国公此言差矣！”

贺兰桥山大笑道：“与其说是你对我的恩情，不如说是你我之间在相互利用吧。至于说要决意与你作对到底，那真谈不上。因为，我贺兰桥山吃得是李唐的官俸，效忠得是大唐天子，我若真放你通行，那我贺兰桥山就是不忠不孝之徒。忠诚大唐，效忠陛下，才是我贺兰桥山应该做得。”

“好好好，既然你不撤阵，那今天就休怪我不念旧情了。”

侯君集咬牙切齿讥笑道：“你贺兰桥山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我侯君集岂会不清楚？我倒要瞧瞧，你现在到底有何长进。嘿，今日，我便破了你这一字长蛇阵再说。”

说罢之后，侯君集一边调转马头，一边振臂冲身边诸人喊道：“诸将诸校尉，且听本将号令。迅速集结各自部曲，随本将军破阵杀入城中。”

“乱臣贼子侯君集，你真要造反到底吗？”

一道低沉却凌厉的声音从侯君集的身后传来，吓得他险些从马上坠落下来。

因为这道声音他太熟悉了，他稳住身形扭头回望，瞳孔瞬间放大，心中骇然道，他怎么来了？

来人正是他平生最为忌惮最嫉妒的大唐军神——卫国公李靖。

李靖一身锁甲，手执马槊，又名金顶枣阳槊，银发飞扬坐于马上，缓缓从军中策马驰来，驻马在贺兰桥山身边，端的威风凛凛，如天神下凡。

“竟然是卫国公！”

“是老师，是李老师！”

“卫公来了，这可怎么办？”

.....

.....

霎时，跟随在侯君集身边的左右副将和簇拥在他周边的六名领军校尉纷纷脸色骤变，胆寒心虚，彼此议论了起来。

嘭的一声！

李靖将手中马槊顿于地上，抬臂遥遥一指侯君集这边，声若洪钟般厉吼道：“李靖在此，谁敢造反？侯君集，还不速速下马受降，他朝陛下还朝时，某定在君前替你求情，饶你一条性命！”

## 第1023章我敢杀你

“下马受降？饶我不死？”

侯君集气急发笑道：“李靖，你以为你身后是十万南征北战的善战之军吗？你以为你身边这位是随你久经沙场的老将吗？不，他们都是一群废物，一群饭桶罢了！特别是这贺兰桥山，在某眼中不过是一坨扶不上墙的烂泥罢了。”

旁边的贺兰桥山见着侯君集当着李靖面羞辱自己，正要措词以对，却被李靖伸手阻了下来。

李靖静静地看着侯君集，继续劝道：“侯君集，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尤其是在军事上，你更是胜过叔宝、知节他们。你还年轻，回头是岸吧。”

“哈哈……”

侯君集闻言不滞发笑叫嚷道：“李靖啊李靖，收起你那副前辈高人的嘴脸吧。现如今你我双方兵力相当，我也很想与传说中的军神李卫公较量一番呢。”

李靖淡淡地摇头道：“你心中充满了鬼祟和邪念，利令智昏之下，妒意更是让你迷失了自己。侯君集，纵是兵力旗鼓相当，你也不是我的对手！”

那淡淡的眼神，不屑的神色，好像在李靖的心底里，就从没有正视过侯君集。

侯君集又被气到了，哇哇嚷嚷道：“李靖休要口出狂言，鹿死谁手，未尝可知！如今城中有太上皇掌控了大局，嘿嘿，河间郡王李孝恭亦在吐谷浑连连调动兵马，李靖，我看你才是秋后的蚂蚱，蹦不长了。”

“错了，你大错特错了。”

李靖道：“先不说李孝恭现在是不是还活着，兴许早已被人斩下了脑袋。就说你我身后这长安皇宫吧。你消息闭塞不怪你，你仅知道城中领军卫三万大军控制了局势，却不知就在半盏茶之前，领军卫大将军郭业在朝堂之上高举义旗，逆转了行使定鼎乾坤，将太上皇、太子殿下、鲁王等人统统擒下。现在，就等着你侯君集这颗项上人头以儆效尤了。”

“什么？你是说郭业不是真心投靠太上皇？”

侯君集神色一变，骇然喊道：“郭业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竖子，竖子不足为谋也！”

“你太小看郭业了，侯君集！”

李靖怜悯地看着发癫发狂的侯君集，摇头叹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下马受降，饶你不死！”

“哈哈，饶我不死？不需要！”

侯君集突然双眼赤红，整个人仿佛入了魔一般地张牙舞爪狂吼道：“若是太上皇输了，我便什么都没有了。饶我不死有何用？我要杀进城中去，我要杀进宫里去，我要将所有人统统杀死，我要将郭业挫骨扬灰，我才是这逆转乾坤定鼎天下大势之人。只要我成功杀入城中，太上皇他们便要有翻转局势之局。”

“混账，冥顽不灵，自寻死路！”

噌～

李靖将直挺挺插在地上的马槊拔起，扬在手中，厉喝道：“今日，必取汝

狗命！”

“取我性命？痴心妄想！”

侯君集挥手一指自己的身后，冲李靖嚷道：“左金吾卫在我手中，你我实力相当，你能杀得了我？谁敢杀我？谁敢杀我？”

“我敢！”

银光乍现，一闪而过。

声音落罢，手起刀落，侯君集尸首分离，一颗大好头颅竟然不翼而飞，咕噜咕噜在地上打滚了起来。

脑袋顺势而飞滚落在了李靖的马前，侯君集的脸色尽是狰狞，至死都不知道是怎么丢了性命的。

李靖扫了一眼地上侯君集的头颅后，这才缓缓抬眼看着他刚才策马所在的位置，无头尸体早已从马上坠落下来。

而突兀出手斩下侯君集脑袋之人，正是他的左副将徐祥彪。

徐祥彪双手握着钢刀，一脸后怕之色地看着地上的无头尸体，身体打颤口中哆嗦地喃喃道：“我敢杀你，你这反贼。我敢杀你，我敢杀你……”

噗通～

右副将郑宝忠突然从马上跳了下来，跪在地上冲李靖遥遥拱手道：“老师，我等受璐国公蒙蔽不识忠奸善恶，还请老师为我等指上一条明路。”

郑宝忠一表态，其他六名校尉纷纷落马跪地，口中喊道：“我等誓死效忠大唐天子，愿卫国公从轻发落！”

“识时务者为俊杰！”

李靖将手中马槊一抛，扔给了身边的贺兰桥山，然后缓缓驰马来到众人跟前，点头赞道：“徐祥彪，郑宝忠，当年洛阳大战之时，你二人应该曾在我帐下效过力吧？若老夫没记错的话，你二人当时还只是小小的致果校尉吧？”

徐祥彪这时从后怕中冷静下来，翻身落马跪在李靖跟前，哽咽道：“老师还记得属下吗？”

郑宝忠亦是激动道：“老师，我等这些年跟在璐国公，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唉……老师，属下等知错了！”

“罢了罢了，念你二人并未铸成大错，情由可恕。还有你们六人——”

李靖挥挥手，道：“都起来吧，你们能在关键时候临阵倒戈，只当是将功折罪吧。”

唰～

在场八人同一时间从地上起来，拱手齐声道：“多谢卫公！”

李靖笑了笑，招手将贺兰桥山叫了过来，吩咐道：“贺兰将军，暂由你兼领右金吾卫大将军一职。值此非常时机，由你统领左右金吾卫驻守在长安城外，拱卫帝都安危。明白吗？”

贺兰桥山脸上一喜，心中暗呼侥幸，看来这步棋算是走对了。

随即，拱手朗声道：“末将领命！”

李靖嗯了一声，又冲徐祥彪等人交代道：“即日起，你们暂且听从贺兰大将军的命令，不得违令，知否？”

“喏！”

众人劫后余生逃过被侯君集牵连的命运，自然是百般顺从。

李靖交代完之后，这才从贺兰桥山手中接过马槊，然后缓缓走到侯君集

的头颅跟前，有些可惜地叹道：“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与人无尤啊！侯君集，心不正，纵你才华横溢又能如何？”

随后，他俯身将地上侯君集的脑袋捡起，翻身上马朝着长安东门方向疾驰而回，入了城中。

须臾功夫便入了城中，不过李靖没有停歇，而是径直取道奔往朱雀门，前往宫中。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时间，李靖入得宫中，直奔勤政大殿。

此时朝堂之上还未散去，郭业正与龙庭之上人的太上皇李渊对峙着。

李靖人还未入内，右手却是猛地一甩，将侯君集的人头抛进殿中，大吼一声：“侯君集已然伏法，郭业你要磨蹭到何时？”

人头突兀落入朝堂，顿时吓得一群胆小的文官哗然一片。

而龙庭之上的李渊见罢之后，脸上更是一片死灰，随后闭上双眼心中叹息，大势已去，最后的一丝机会都被斩断，此番大戏已然落幕。

郭业听到李靖的呼喝，知道城外已经被李靖搞定。

心中暗暗羡慕，妈蛋，真是人的名树的影，李靖一人便兵不血刃地搞定了城外的几万兵马，真是个人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啊。啥时候咱也能抬出郭业两个字，就能一呼百应，哦不，一呼万应啊？

随即，郭业冲殿中数百士卒喊道：“众将士听令，将太上皇暂且押回掖泉宫，严加看管，待迎回圣驾回长安后，再行发落。”

“将太子承乾押回太子府，将太子府一千人等统统看管，待陛下亲自发落。”

将李渊和李承乾押解下去之后，郭业看了一眼被摀倒在地上的鲁王等人，继续喊道：“将鲁王、荆王……”

“郭小子，你先等等！”

李靖走到郭业身边，打断了他对鲁王三人的处理，轻声附耳道：“皇上的口谕你忘了？他当你是他手中的利刃，这个时候你不能耍滑头了。”

郭业皱了皱眉头，心中猛然警醒，暗道，李靖说得对啊，如果不替李二陛下动动刀子，可不好交差，否则最后卖了人情还落不到好。

随即，他赶忙改口道：“鲁王李元庆、荆王李元祥、道孝王李元芳三人密谋造反，论罪当诛。来人，将他们押到午门，斩首示众，以震屑小！”

“喏~！”

领军卫的这些军卒可都是些粗人，不管鲁王三人哭天喊地，直接将他们三人拖出了大殿，拉向午门。

郭业冲魏征和韦挺拱手笑道：“就有劳刑部尚书和谏议大夫两位大人受累，亲自前往午门监斩吧！”

郭业自然不是无的放矢，他也没憋好屁，他总不能让自己一个人落骂声背骂名，好歹也要拉上一两个垫背的。

魏征和韦挺先是一愣，明显觉得郭业有些越俎代庖了。论品衔，郭业压根儿没权力支使得动他们二人办事。

李靖见状立马补充道：“皇上临行前有命，命老夫、还有平阳郡公郭业、吏部尚书孔颖达三人暂时代理朝政，待他銮驾回京之后，再亲临朝堂处理政务。”

说着，李靖将李二陛下那份密旨从怀中拿出，走到魏征二人跟前，递了

过去。

魏征和韦挺接过来看罢之后，逐一拱手回道：“臣等领命！”

说罢之后，欣然走出了朝堂。

这时朝堂所有的人都听到了李靖的话，看到了魏征二人的表现，心中都很清楚一个趋势，那便是暂代朝政的大臣中，孔颖达和郭业都来自士林清流系。

显而易见，圣驾回京之后，士林清流系的春天就要来了！

一时间，身为士林清流系者，无不脸上放光，春意盎然。

孔颖达缓缓走到郭业和李靖的中间，用手指了指被士卒擒住的长孙无忌，还有他身后一群刚才附议投诚太上皇的天策府官员，问向两人道：“二位大人，这长孙无忌和那批附议臣工该如何处置？”

说到这儿，他刻意压低了嗓子，轻轻嘀咕道：“论罪，长孙无忌当诛，附庸臣工亦当斩。可是却杀不得啊，不然，官场必将动荡不堪！”

李靖闻言眉头皱起，陷入了深思。

而郭业，则是眼咕噜不断转动，好像想到了什么。

## 第1024章实力大增

孔颖达话里有话，但郭业是个一听屁声儿就知道香臭的人精，貌似已经听懂孔颖达呃弦外之音。

他瞥了一眼李靖，发现这位老师巍然不动，依旧低头沉思着，好像还在琢磨孔颖达这话到底是何意思。

其实不然，人老精鬼老滑，以李靖的睿智，郭业打死也不信对方会听不出孔颖达的话里藏话。

那么原因只有一个，老滑头又在玩明哲保身的老把戏，低头一副很傻很天真的样子，八成又在装鸵鸟。

随即，郭业会意地看了一眼孔颖达，然后冲着低头的李靖，用商量的口吻窃窃问道：“老师，长孙无忌乃是关陇望族，身后是遍布整个大唐各道诸州的关陇权贵阶层。而且此人涉及党羽众多，又是长孙皇后的亲兄长，恐怕不能冒然处置吧？不如等到銮驾回京之后，由皇上自己亲自定夺，如何？”

李靖差点被抡起手来一巴掌扇死郭业这小子，碍于朝堂之上文武百官都在场，所以只能心里头将郭业骂翻了天，好你个滑头的臭小子，你连鲁王、荆王这等皇室亲王都敢推出午门斩立决，居然会不敢动长孙无忌？哼，以你跟长孙无忌之间的仇隙，甭说斩了他，便是千刀万剐，你小子也绝对不带皱一下眉头的。说到底，还是为了你们士林清流系的前程啊。

李靖暗暗骂完郭业之后，有没好气地白了一眼孔颖达，因为始作俑者就是这老家伙。若非他刚才提醒郭业，郭小子恐怕早就依样画葫芦，将长孙无忌也推出午门了吧？

但是，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李靖也不好发作，只得硬着头皮轻轻嗯了一声，然后说道：“郭小……郭郡公，孔尚书，此处人挤人闹哄哄的，也非商量事情的地方吧？不如，咱们移驾到殿外，在宫苑随意寻个僻静之所，商议之后再作决断？”

李靖说得极为小声，跟做贼似的生怕别人听见，仅有郭业和孔颖达二人听到。

孔颖达微微颌首唔了一声，表示同意。

谁知话到了郭业嘴里却又是另外一番措辞，只听他冲长孙无忌方向遥遥一指，喊道：“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禁不住叛党蛊惑，在临危之时大厦将倾之刻，竟然附庸叛党，枉为当朝宰辅，更是枉负圣恩。因此，经过郭某与卫国公、还有孔尚书三人的商议，决定暂时将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关押监禁于大理寺内，等銮驾回京之后再交由陛下定夺处置。至于其他一众附庸党羽，则统统交由大理寺审查，看看是否都与叛党有所牵连。好了，暂时就这样，退朝吧！”

郭业大手一挥，过了一回李二陛下的瘾，退朝二字说得那叫一个响亮。

可听在李靖耳中却是分外的刺耳，他一脸怒容地看着郭业，呼哧呼哧喘着粗气，双拳紧紧攥着，就差一拳挥出将郭业给揍趴下了。

什么时候经过三人的商议了？明显就是郭业这小子在胡诌，在拉他下水。他紧躲慢躲，就是不想摊这趟士林清流系的浑水，可郭业这小子偏偏还是越俎代庖，将他扯了进去。

不过这时他还真被郭业这当头一炮给将住了，因为长孙无忌和那批附庸



的天策府官员们已经被逐一押解下去了。

而在场的那些大小臣工们，也陆陆续续退出了大殿，想要解释也来不及了。

硬生生吃了这么一记闷亏，李靖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愣是说出来。

待得殿中走得走撤得撤，人员散得差不多，就剩郭业三人之后，李靖猛地断喝一声：“郭小子，你个混球，你……你害人不浅啊！”

“得嘞，我的卫国公，你先别发脾气，容易着急上火啊。”

郭业嬉皮笑脸的笑道：“您也不想，现如今您觉得自己还独善其身，置身事外吗？在城外，您以一己之力阻退了受侯君集蛊惑的两万余兵力的左金吾卫，还将侯君集的脑袋摘了下来扔进这庄严肃穆的勤政殿中。说到底，您已经得罪了太上皇，更是得罪了长孙无忌和整个关陇世族。在所有人眼中，你早已是士林清流系中的一员啦，只不过您自己不愿承认罢了。这个时候，什么明哲保身的老套路，绝对是行不通了。所以啊……”

“李卫公，郭小子说得言之有理啊！”

孔颖达趁机接过了郭业的话，微笑道：“纵是你不愿承认，只要今日一过，你卫国公李靖就算不是士林清流系的人，也会被认为是士林清流系的人。卫公，若不嫌弃就与我等并肩作战，为开创大唐帝国之盛世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吧！”

言语之中，无不透着孔颖达的拳拳之意。

李靖闻罢缓缓收起了刚才的那副愠怒之色，双眼中带着几分迷离，心中叹道，明哲保身固然可以善始善终，但与孔颖达一比，吾不如矣啊！

郭业见着李靖的神色有些松动，立马补上一句：“卫公，何谓忠臣，小子倒有几分个人的见解，披肝沥胆为江山，为社稷，为家国事，可谓忠臣；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亦可谓忠臣。敢问卫公，两者你占了其一否？”

“披肝沥胆为江山社稷为家国事？”

李靖嘟哝了一句之后，不禁面露莞尔，喟然一叹息，笑着摇头道：“好一个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啊，郭小子，老夫虚长你数十载，却没你看得精明啊。罢了，若不嫌弃李某垂垂老朽冢中枯骨，我便与你们疯魔一回吧。至少百年之后化作黄土一杯，心中亦是聊无遗憾啊！”

孔颖达此时也正沉浸在郭业那句剽窃自后世南宋词人辛弃疾的“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身前身后名”中，暗暗大赞好词至于愣是没听清楚李靖的话，疑惑地问了一句：“卫公是何意？”

扑哧~

郭业顿时发笑，用手肘拱了一下老孔同志，笑道：“还能有什么意思？卫公这是答应了呗。”

“哦哦哦，善也，此乃大善也，卫公高义啊！”

孔颖达后知后觉地笑逐颜开，抚手赞道：“有了卫公的加入，我士林清流系又大了一分赢面，再也不用在朝堂上受制于他人，屡屡受人打压了。”

李靖赶忙摆手自谦道：“孔尚书抬举了，委实让李靖诚惶诚恐啊！”

“大了一分赢面又如何？孔尚书，你别跟我说，你刚才提醒我谨慎妥善处置长孙无忌的话，是无的放矢啊？”

郭业收起笑意，轻声说道：“若是让我士林清流系独霸朝堂，那才是真正

的厄难来临啊。你老人家刚才话的意思，明显就是担心我们趁势将长孙无忌和他一众党羽彻底除名之后，我们士林清流系会变成朝堂三系中最醒目的出头鸟。到时候枪打出头鸟，恐怕我们就变成了皇上眼中的出头鸟，甚至成了皇上心中那根刺，那份威胁了吧？大家都是明白人，尽管我们对皇帝忠心耿耿为国尽忠，可未必皇帝就会这么想。皇权永远不愿削弱，更不愿受人掣肘。”

“唉，老夫糊涂了，忘性太大了。”

经郭业这么一提醒，孔颖达连忙说道：“老夫刚才就是这个意思。长孙无忌不能杀，天策府旧臣一系官员也不能一下子就将他们撵出朝堂。不然的话，我们便会走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下场！”

李靖摇了摇头，苦恼道：“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若不趁机将长孙无忌彻底打出朝堂，以他和他身后的实力，始终会有反扑的一天。若是任由他们继续为一己之私败坏朝纲，动摇国本，那后果就更严重。所以，天策府一系必须打压下去。但是，没了天策府一系的掣肘，那么士林清流系便锋芒太盛了，迟早会遭来皇上的忌惮。皇上这人的性子我太了解了，他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打造大唐盛世是他的毕生夙愿。但唯独疑心太重，而且，而且杀伐果断，眼里最……最那个……”

郭业见李靖吞吞吐吐，立马插嘴道：“卫公不就是想说皇上心眼小，而且疑神疑鬼，没有容人之量呗？”

李靖果断闭嘴，笑意盈盈地看着郭业，轻轻哼了一句：“这可是你说的，我可没在皇上背后说他坏话。”

而孔颖达也仿佛没听见郭业的话一般，在殿中左顾右盼，漠不关心。

尼玛！

郭业知道上当了，又被李靖阴了一把。

他渐渐皱起了眉头，倒不是担心他们两人会去李二陛下面前打小报告，而是被孔颖达的担心和李靖的忌惮给难住了，而且两者之间又是自相矛盾，很难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突然，李靖眼光一闪，透着睿智地提议道：“若是将长孙无忌彻底从朝堂参政上除名，却又保留天策府一系继续留在朝堂之上，掣肘着我们，替我们分散着皇上的注意力呢？这倒不失为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

孔颖达脑子没转过弯来，摇头不解问道：“卫公，恕老朽愚钝，你这话是否自相矛盾？长孙无忌与天策府一系连为一体，怎能既撵走了长孙无忌，又能保留下天策府一系呢？你这话着实令人糊涂。”

“不糊涂，嘿嘿，我倒是听明白了老师的意思。”

郭业精明地笑了笑，咂了三下嘴，无视打酱油的孔老头，而是盯着李靖轻轻说道：“也许，我们要在銮驾没有回到长安之前，对一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这样的话，方有转机。”

李靖微微颌首，打着机锋回了一句：“然也，我虽与他不算深交，但也算共过事，我相信他是一个深明大义之辈！”

## 第1025章登门拜访房玄龄

禁不住孔颖达的刨根问底，郭业还是道出了这人的名字，正是当朝中书令，素有房谋杜断之称的房玄龄。

房玄龄为人低调且性子温和，在天策府一系中威望仅次于长孙无忌，但在人缘方面，绝对要胜过霸道蛮横说一不二的长孙无忌太多太多了。

郭业和李靖所谓的两全其美之法，便是趁此绝妙机会将长孙无忌彻底撵出朝堂，断了他反扑的苗头，然后通过游说房玄龄让其重整天策府一系的旗鼓，继续在朝堂之上三系互相制衡，暗地里却又能相互策应。

这么做的结果便能避免了让士林清流系一党独大，落得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下场，也好分散了小心眼疑心重的李二陛下的注意力。

孔颖达一听郭业和李靖所说的这个人选竟然是房玄龄之后，先是一脸愕然，不过后来转念一想，这倒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就目前而言，也仅有这个办法可行。

随即，他捻须一点头，悠悠吐出两个字儿：“靠谱！”

不过话一说完，他又生起了疑虑，直言不讳道：“按理说，房玄龄现在不忍恨死我们也就是烧高香了，怎么可能还会应承这种事情呢？这完全不合常理啊，颇有些难度哟！”

李靖微笑道：“孔尚书，所以说需要有人去游说房玄龄嘛。如果没难度的话，那还需要游说吗？”

孔颖达问道：“那谁去游说？”

话音一落，他便情不自禁地将目光落在了郭业身上。

而凑巧的很，李靖也是笑意盈盈地上下打量起了郭业，双眼透着睿智，貌似在说，此事非君莫属啊！

卧槽儿！

郭业被两人盯得毛骨悚然心里直打鼓，很显然，两个老家伙没憋好屁，竟然将难度这么大的差事落到自己的头上来。

于是赶忙摆手婉拒道：“两位，你们看我干毛？这事儿难度太大，而且小子资历尚浅，房中书怎么可能会听我摆布呢？”

“不是摆布，是诚心诚意的去游说！”

李靖笑眯眯地及时纠正道：“你小子不觉得你去的效果，要比我们这两个糟老头子去要强上百倍吗？”

“我不觉得。”

郭业撇撇嘴，连连摇着头拒绝道：“不不不，我不行。论资历，论辈分，论威望，小子怎么跟你们两位比呀？”

孔颖达见着郭业耍滑头，不由挖苦道：“这个时候你小子知道自己资历浅薄，辈分不够了？你小子不是挺能耐的吗？不是事事都喜欢擅作主张吗？这次我同意李卫公的提议，游说房大人的重任就交托给你了。”

郭业怪叫一声：“凭什么啊？”

孔颖达回道：“就因为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是你小子的狐朋狗友。这一点，我跟李卫公都无法与你并肩。”

“然也！”

李靖点着头附和道：“无论从哪个方面去游说，都不如从房玄龄之子房遗

爱这里进行突破。我知道房玄龄，平生不恋栈官位，对女色和钱财更是没有欲望。抛开各自阵营不讲，房玄龄是不可多得清廉如水克己守礼的干吏。但唯独他那两个儿子是他的心病。你只要跟房玄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加上房遗爱自打跟你交往之后的确有了很大的长进，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所以，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游说了吧？”

郭业好像听明白了，略微点了一下头，道：“老师是说让我从遗爱这里作为突破点，对房玄龄进行游说？”

李靖嗯了一声，貌似不愿在此多做逗留，说道：“好了，此事宜早不宜晚，一定要在銮驾回京之前办妥。兴许在扬州的黑甲玄兵已经有了你那下属关鸠鸠的消息，我且先回府了。”

说罢，冲孔颖达眨巴了一下眼睛之后，便拔腿走出了勤政殿。

孔颖达会意，讶异地叫了一声：“对啊，长安这边既然大局已定，那老夫就先回府草拟奏折，派人早点送到江南御驾行营那边，也好让陛下安心不是？郭小子，老夫恭候你的佳音啊。”

言毕，老家伙直接将郭业撂在了空空荡荡无一人的大殿之中，追随着李靖的脚步，矫健如脱兔般窜出了勤政殿。

尼玛，两个老滑头！

郭业目送着两人疾旋如风的身影，暗暗骂了一嘴，敢情儿又被他俩当枪使了。

待得两人离去良久，他在殿中整理了一下思绪之后，也缓缓离开了勤政殿，直奔宫门外。

离了皇宫，出了皇城，他径直取道位于崇仁坊的房玄龄府邸的方向。

.....

.....

今日早朝，风云变幻，顷刻间，朝堂巨变。

太上皇、太子承乾被关押监禁，鲁王三兄弟伏法，长孙无忌被下了天牢，天策府系大部分官员更是受了牵连，官帽不保，性命堪忧。

虽然房玄龄最后没有随波逐流与长孙无忌附议投诚叛党，避免了当堂被郭业等人拿下的下场。

但即便如此，早朝的这次动荡对于天策府一系而言，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史无前例的。

房玄龄俨然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所以神情落寞地离开皇宫之后便回到了家中，妻子卢氏和长子房遗直见他面色极差，有心问他发生何事皆被他用一问三不知的沉默给敷衍了过去。

随后，他将自己一个人关进了书房，久久都没有出来过。

良久，长子房遗直在书房外敲门，知会他平阳郡公郭业前来拜访，书房中的房玄龄这才有了动静。

他很疑惑郭业的突然到访，心中暗暗琢磨，难道郭业是想利用长孙无忌来借题发挥，趁机也将自己牵扯进去，赶尽杀绝？还是说，他是故意登门以胜利者的姿态来耀武扬威？

房遗直见着父亲面色古怪，不禁询问道：“父亲，见还是不见？不如我跟郭郡公说一声，就说您身体抱恙，不便见客？”

房玄龄悠悠叹息一声：“罢了，该来的终究要来，避而不见反倒失了风

度，落了下乘。大郎，去将郭郡公请来书房，父亲在这儿会他。”

“喏！”

房遗直应声离去。

不大一会儿，房遗直便去而复返，身后正跟着郭业。

房玄龄就站在书房门口，冲房遗直挥挥手，吩咐道：“大郎，父亲要和郭郡公有要事详谈，你去将院里的小人驱走。”

房遗直不像房遗爱，他虽然没什么才华甚至平庸的很，但胜在乖顺，从来都不会忤逆他爹房玄龄的意思。

他看父亲今天古古怪怪，却没有多做刨根问底，嗯了一声之后，便自顾忙活去了。

房玄龄抬眼淡淡地扫了郭业一眼，拱手轻轻问道：“郭郡公，早朝刚刚分开没多久，你便亲自上门来寻房某。莫非是兴师问罪来了？”

郭业笑了笑，摇头道：“房大人言重了，你何罪之有？郭某又有何资格跟您兴师问罪？不过这书房之外倒不是说话的地方，房大人，我们进屋再叙，如何？”

房玄龄怔了一下，也是，来者是客，将人挡在屋外可不是他房玄龄的待客之道。

旋即，他侧过了身子，伸手请道：“郭郡公，屋里请！”

郭业微微颌首，抬脚与房玄龄擦肩而过，大大方方地进了书房。

来到书房之后，房玄龄正要询问郭业此番的来意，却听郭业抢先说道：“房大人，想想当日第一次在长孙府与您见面，时间过得可真快啊，至今已有小两个年头了吧？”

房玄龄闻言又是一怔，郭业竟跟他忆往昔，顿时摸不清对方的路数了。

只听郭业又道：“郭业，字子仪，子仪二字还是当初房大人相赠的呢。至始至终，小子都没忘记当初您对我的爱护和栽培。”

房玄龄一听郭业忆起往昔来，瞬间也将思绪回到了以前，想着想着，不仅摇头叹道：“是啊，当初你还是一个愣头青，谁能料想到你会有今时今日？翻云覆雨间，逆转乾坤，定鼎大势。呵呵，真是时移世易啊，郭业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郭子仪了。”

郭业笑道：“房大人所说的时移世易，小子认同。不过我郭业还是当初那个郭业，赤胆忠心未变，赤子情怀依旧还在。我只是顺应时势，做我该做之事。房大人，也许变得不是我郭业，而是人心，还有野心。房大人您扪心自问，您还是当年那个青袍提剑报国心的轻狂儒生吗？还是那个人虽轻狂，却又是一颗拳拳报国之心的儒生吗？”

“不，我没变！”

房玄龄当即摇起头来，沉声说道：“房玄龄也仍旧还是那个房玄龄！”

“不，你变了！”

“我没变！”

这一次，房玄龄的声音陡然增高，近乎歇斯底里地叫着。

郭业微微笑着，突然话锋一转，问道：“房大人，遗爱这小子好像离开长安有好长一段时间了吗？这小子现如今在地方混得怎么样？有没有时常给你来家书啊？要说这小子，回头等他回来，我还真要好好说道说道他，不讲意气竟然这么久也不给我来封信，太不把当兄弟了。”

郭业悄无痕迹地转移话题，将一张温情牌缓缓打出……

## 第1026章游说

郭业一张温情牌悄然打出，房玄龄一听到儿子房遗爱的名字，冰霜一般的神色也顿时变得无限柔情起来。

一时间，好似将早朝之上的血腥抛诸脑后，嘴角抿笑地点头说道：“倒是郭郡公错怪了我家二郎。遗爱如今在良材县知县任上，每隔个把月便有家书派人送回，信中屡屡提及他的好二哥郭业你。这孩子来信中说是想要干一番政绩出来，说是要替我这个当爹的挣回脸面争口气，更是说要让他的好二哥郭郡公你不再小觑了他。哈，尚算不错，这孩子任在良材县知县任上做得有声有色，在当地也颇有官声。前些日子还破获了一桩大案，在吏部的官员功绩考核中都有记录。浪子回头金不换，我家二郎总算是长大了。”

郭业闻言，打心底里也不禁欣慰万分，没想到房遗爱这小子居然这么努力，不错，可比至今那个没有音讯的长孙羽默那小子强多了。

随即，他面露真心实意的笑容，赞道：“好小子，为官一地，造福一方。房大人有福气了，兴许将来遗爱还能高居庙堂，你们父子同在朝堂之上参知政事同为陛下效力分忧啊。届时，这可不失为一桩美谈啊。”

“哦？哈哈……我家二郎能够幡然醒悟，其中亦有郭郡公的功劳啊。若非当初他与你结交为伍，恐怕至今还在长安城中风花雪月遛狗斗鸡，纨绔子弟不外如是。至于父子同朝这等美梦，哈哈……”

房玄龄听罢之后不禁放声大笑起来，连连摆手谦逊道：“不敢想不敢想，只要这孩子将来衣食无忧，一世富贵，我这当爹的就放心了。哪里还敢去寄望父子同朝为君效力啊？郭郡公真是说笑了。”

房玄龄嘴上这么说，但他脸上的真实神情还是出卖了他，郭业看得出来，房玄龄对此还是很向往的。

也是，养儿到一百，长忧九十九。谁家父母不望子成龙，谁家父母不希望孩子将来青云直上，前程无量，光耀门楣呢？

尤其是房玄龄这种传统的儒家文人，不仅如此，而且更加强烈。

随即，他轻轻笑了一声：“房大人太过自谦了，你家大公子敦孝良善，二公子聪慧机灵，将来都是前途无量之辈，呵呵，房大人大可放心。”

这话着实好听，房玄龄也是煞是爱听，脸上情不自禁又是一抹无法掩饰，挥之不去的笑意，分外享受。

可在一恍一惚间，房玄龄又想起了今天早朝上的变故，想到了天策府一系的大势已去，想到了陛下銮驾回京之后，兴许他房玄龄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就算此次他没有随波逐流，但好歹他房玄龄也是出自天策府一系，而是在天策府一系官员中的地位仅次于长孙无忌。

受此牵连，肯定是无法避免的。

他一想到过些日子被皇帝发配赐座冷板凳，眉头就不禁微微皱了起来。

如今两个儿子都是起步期，羽翼皆未丰，他如果再坐冷板凳的话，恐怕两个儿子也是前程堪忧啊。

唉……真是时也命也，没想到自己也会落到连累儿子前程的境地。

一念至此，他渐渐隐去了脸上的笑意，一抹愁容浮上面庞，喟然叹了一息。

郭业见状之后心中微喜，默念一声，火候到了！

随即，他挪动脚步来到房玄龄跟前，轻轻说了一句：“房大人，实不相瞒，今日郭某过府不单单是叙旧而来，主要还是替房大人一解将来的隐忧。权且是郭业报答当年你的照拂之恩，也是成全我与遗爱的兄弟情义。”

“唔？”

房玄龄面色一紧，好像被郭业窥出了心思一般，心里泛起几许慌乱，急于掩饰道：“郭郡公这话何意？房某没听明白。”

“房大人，咱们还是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郭业直言不讳地说道：“房大人与已故的杜如晦杜大人素有房谋杜断之称，有些事情应该看得比常人要远。你应该不难看出，今日早朝之事明显就是陛下亲自授意我等。而且，陛下巡游下江南，也是有意为之。房大人，我且问你，经过今日早朝一役，你觉得长孙无忌将来的前途会如何？”

房玄龄显然对于郭业所说的话并无意外，而是在预料之中，神情淡然地说道：“长孙大人？现如今，他还有何前途可言？等得陛下回京之后，他能保住一条性命已经是邀天之幸了。”

郭业又问：“那你们天策府一系的将来呢？”

房玄龄摇头道：“长孙大人失势，唐俭庸碌无为，殷天宗已死，秦叔宝、程咬金、李绩等人貌合神离，天策府一系大部分官员此次又因为附庸太上皇而受了牵连。唉，如日中天的天策府一系，如今亦是江河日下，已成昨日黄花。即便将来能将剩下的人保全住，也是士气大消如散沙一盘。”

郭业唔了一声，心道，分析得倒是客观。

“既如此，房大人可曾为自己的将来做过打算？”

郭业盯着房玄龄的面庞，单刀直入问道：“如果你也步上长孙大人的后尘，你又置我遗直遗爱两位兄弟于何地？房大人应该心里清楚，他们现在羽翼未丰，正是需要你这个当父亲的扶他们一马。正所谓好风凭借力，扶我上九天。你如还在，便是他们兄弟二人的那阵好风。若是失了势，不仅不能对他们兄弟有所裨益，反倒会牵累了他们二人，阻了他们兄弟的前程。房大人，这些你应该都想过吧？”

“嘶……”

房玄龄脸色发僵，猛吸一口凉气，眼神有些不善地看着郭业，低声喝道：“郭业，你到底想说什么？还是请直言吧……”

“痛快，我再藏着掖着，倒显得我趁人而危了。”

随即，郭业便将之前和李靖、孔颖达所商议好的那套说词娓娓道了出来……

“不行！”

房玄龄勃然大怒，喝道：“万万不行，我若这般做，置关陇世族的利益于何地？”

“关陇世族？”

郭业冷笑道：“房大人，以你的眼力，你觉得陛下还会容忍你们关陇世族的利益继续坐大，最后危及到皇权吗？凡是阻滞掣肘大唐，危及到江山涉及的隐患，陛下决不姑息。他连太上皇和太子都能狠下心来，难道还会对你们心慈手软？”

房玄龄执拗地摇头道：“但我也不能为了自家的利益，而罔顾关陇世族的



利益啊。这与奸佞小人有何区别？”

郭业道：“房大人看来真是丢失了本心，再也找不回来了。难道你忘了当年出仕为官的初衷了吗？你难道想跟长孙无忌他们一样，为了一己私利，而罔顾帝国利益吗？”

“不，我没有。”房玄龄又是将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急急辩解道，“我忠心耿耿，从未有过私心。”

“错了，自从你跟长孙无忌他们为了关陇世族的利益而站在朝堂上的那一天，你便已经走错了路。”

郭业轻声叹道：“房大人，我希望你慎重考虑一下郭某的意见。关陇世族就是拦在帝国前进路上的一头大老虎，陛下打老虎的决心不会改变。太上皇、太子承乾、鲁王、荆王、道孝王、还有长孙无忌等人，便是前车之鉴。可以预见，关陇世族必将倒台，一切阻碍帝国前进的羁绊必将荡涤清洗。到了那一天，你若继续同流合污，你一把年纪倒也够本儿了，倒是遗直遗爱两兄弟，被你拖累了。”

说到这儿，郭业郑重其事地看着房玄龄，加重语气地劝诫道：“房大人，你就算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他们兄弟二人想想啊。如今陛下还未回长安，时间还算富裕，希望你能考虑清楚，早点给我一个答复。”

言罢，郭业便拱拱手，一言不发地走到门口，推门而出，离开了书房，径直取道回家。

房玄龄单手撑在书桌上，神情纠结地默念道：“难道一开始我便错了？顺应潮流，顺应时势，为了遗直，为了遗爱……”

“父亲！”

房遗直突然出现在门口，恭声通禀道：“父亲，二弟派人从良材县送来了书信。他信中提及，这几天又遇见一桩难以判夺的官司，想让父亲您支支招。”

“这小子……”

房玄龄一听之下，脸上不由浮起了一抹宽慰的笑容，轻轻责怪道：“如今都是堂堂县令了，竟然还有不会判的案。遗直，你且进来，将这桩官司说与为父听听。”

“喏！”

房遗直手执书信，一脚跨进了书房中。

……

……

良久，郭业回到了太平坊的家中。

刚一进平阳郡公府门，便有门人急忙禀道：“大人您可算回来了，花厅有位客人等您多时了。夫人说她有孕在身，加上是女眷，不便替您会客，所以那客人一直都在花厅候着您。”

郭业停住了脚步，问道：“这客人什么来头，知道否？”

门房点点头，说道：“似曾相识，如果小的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以前来咱们府上作过客的长孙三公子公子。”

长孙三公子？

长孙羽默？这小子不是至今没有音讯吗？现在又是从哪个旮旯角落里冒出来的？

噌的一声，郭业猛然抬脚大步入内，直奔花厅。

## 第1027章太荒诞了！

郭业飞奔入花厅，前脚刚跨过门槛儿，连长孙羽默的人影都没瞅清楚便兴匆匆地嚷道：“长孙羽默，你小子舍得回来了，咦？”

话未喊完，瞥见了花厅中一道直挺挺的背影，不过却是穿得花里胡哨好似胡服，脚下穿得靴子更是像西域人的羊皮靴。

西域人？胡人？

莫非门房看走了眼，来客并非长孙羽默，而是形貌相似羽默那小子的西域胡人？

“哈哈，短短不到一年，益州侯竟变成了平阳郡公府，郭业你小子窜得倒是挺快啊？”

可事实上门房并未看错，当这西域胡人一转过身来一开口，郭业便知道自己猜错了，眼前这位就是长孙羽默无疑。

郭业摇头纳闷道：“好端端地，你小子怎么穿起胡服来了？吓我一跳，我还以为是哪个西域胡人来上门寻仇来呢。”

许久未见，郭业发现长孙羽默的脸膛黝黑了许多，不过人也稳重了些许，颇有几许风霜敲打过的成熟。

长孙无忌自顾坐到厅边的宽背客椅上，打趣道：“怎么？啧啧，偌大一个吐蕃国可是被你搅得腥风血雨不说，还面临着土崩瓦解，国祚不存的境地。你知道自己在吐蕃那边造多了孽，担心仇家上门找你索命啊？哈哈……”

郭业一听，不禁乐道：“你小子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别告诉我这么长时间你就一直呆在吐蕃国内？”

郭业记得很清楚，长孙羽默是在扬州与自己分开的，说是要不远万里前往吐蕃国，寻找云裳那娘们。但是他上次以大唐使节身份出使吐蕃时，他也问过云裳有没有长孙羽默的下落，可对方是一问三不知，压根儿就没见过长孙羽默。

郭业以为这小子八成是回到长安了，加上后来在吐蕃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又转道去了天竺国，就将打听长孙羽默下落之事给忘在了脑后。

今天在房玄龄府上还念叨过他呢，没想到这小子好像生着顺风耳，居然凭空出现在了家里。

只听长孙羽默摇摇头，笑道：“我是去过吐蕃国，但没有长呆，而是途经罢了。你在吐蕃的那些事情，我是在西域诸国游历的时候，听那些过往商旅顺口提起的。你小子如今的名声可是响亮的很，大唐郭业四个字，响彻西域啊。”

“什么？你还游历过西域诸国？”

郭业奇道：“这么说，你失踪的这段日子，基本都是西域各国流浪了？”

“什么流浪？那叫游历天下，增长见闻，好吗？”

长孙羽默忿忿纠正道：“当初我在吐蕃国的时候恰巧碰见了一队波斯商旅，接下来是机缘巧合也好，鬼使神差也罢，我居然跟他们在吐蕃呆了两个月。慢慢接触下，我发现他们的足迹遍布西域诸国，于是我就心生了向往，随着他们在西域诸国一边行商一边游历，你知道吗？我最远还跟他们去过大食国呢。到了大食国，我才发现世界之大，完全超乎我的想象。”

郭业愣是没想到，长孙羽默失踪的这段日子居然还有这么一段插曲，这

小子骨子里倒还是一如既往的叛逆和富有冒险精神，换做普通人，怎么敢跟一群不同文不同种的波斯商旅走南闯北，游历西域？

偏偏就这小子敢，不过这也符合长孙羽默的性子。

随即，他笑道：“这么说来这段日子你小子过得还是蛮潇洒的，世界之大，当然超出你我的想象，你以为这个世界的尽头就是大食国吗？那就大错特错了。”

“当然不是！”

长孙羽默一听郭业说起这个，顿时眼睛放亮地滔滔不绝道：“我在大食国听人说起，我们大唐包括西域诸国，乃至波斯，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小小的一部分。在广阔无垠的大海那一端，还有无数个国家，不同的人种，什么黄毛绿眼千奇百怪。总之，这个世界很大很大，大到即便我耗尽此生，也不一定能走完。

而且，我还在大食国遇到一个疯子，他竟然跟我说这个世界是圆的，而不是方的。我跟他争论了老半天，他都坚持这个世界是圆的。而且还给我拿出一个他自己的圆球，说这世界其实就是一个球。奶奶的，我说这个世界若是个球的话，那世界另一头的人不是都要统统掉下来了么？而他却跟我说，苹果熟透了之后为什么会从树上掉到地上来，而不是飞到天上去。他说这就是圆球另一端的人能够站稳站住的原因。经他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是那么回事儿。”

说到这儿，长孙羽默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后来我问这疯子，那苹果为什么会往下掉而不往上飞？他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就疯疯癫癫的跑了，说是要去观察苹果落地……”

地圆学说？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郭业暗暗惊呼，公元前六世纪，古希腊数学家毕达哥拉斯，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地球这一概念的。公元前三世纪，亚历山大的科学家埃拉托色尼，用几何学方法确立了地球的概念。公元二世纪，希腊地理学家托勒密，在他的《天文学大成》中也论证了地球是一个球形。

但是，这些只是一些数学推论和理论论证。在现如今这个时代，基本都没有人会认同地圆学说。

直到公元十六世纪，西方探险家，航海家麦哲伦才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地圆学说。

至于他口中的那个疯子所说的苹果落地的道理，不就是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定律吗？

可郭业记得非常清楚，牛顿不是这个时代的人，更是什么大食国人，而是来自十七世纪的英国人，明显距今还差了一千年。

郭业看了一眼长孙羽默，心道，也许他在大食国遇到的不是疯子，而是一个牛逼轰轰的智者啊。

羽默这傻小子，可惜了，如果把这智者带到大唐来，说不定咱们华夏人就可以取牛顿而代之，让万有引力定律提前一千年出世了。更是能取麦哲伦而代之，率先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地圆学说。

谁知郭业这边在暗地里叹着可惜，那边长孙羽默就语不惊人死不休地展开双臂，喊道：“所以，通过此番西域游历和大食国一行，我已经找到了我这

辈子所要追求的东西。郭业，你知道吗？我在回长安之前便发下宏愿，一定要率领一支自己的舰队，出海探险，我要抵达广袤无垠大海的那一端，我要看看其他国家的人到底长什么样，还有看看他们的风土人情。最后，我要找到这个世界的尽头，我要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是方得还是圆的。”

你妹！

郭业被长孙羽默的话惊呆了，他膛目结舌地看着脸上充满向往和无穷无尽探知欲望的长孙羽默，默默念叨：

“率领舰队出海探险？”

“要证明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一个球？”

我靠，这小子真要想成为中国的麦哲伦吗？

郭业不禁心动起来，暗暗想着，如果我这个时候帮羽默一把，那么世界史是不是又要因为而悄悄发生改变？

奶奶的，此时郭业不得不承认阿基米德说得太对了，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喂，郭业，你觉得我这想法怎么样？靠谱吗？”

长孙羽默双眼冒着期冀之色，一眨不眨地盯着郭业。

“呃……羽默……”

郭业挠了挠腮帮子，随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说道：“世界因你而改变！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我的兄弟！”

## 第1028章临行前的后顾之忧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我的兄弟！”

郭业这话发自肺腑，并没有乱盖。

他知道长孙羽默的性子，别看这小子往日里一副火爆脾气，具备了所有纨绔大少普遍的通病，但唯独认死理。只要他认准的事情，肯定就要一条道走到黑走到底，也就是俗话说的不撞南墙不回头。

所以，他要出海航行，他要探险大海另一头，他要比麦哲伦提早一千年去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地圆学说，郭业并没有劝阻更没有泼冷水，反而是无条件地支持。

因为，就算郭业磨破了嘴皮子说破大天去，这小子也不会回头。

同时，郭业很清楚，以今时今日大唐的航海技术，出海航行去探险未知的世界，难度委实太大了，而且风险也是奇高。

说句难听点的话，在茫茫大海上做长途跋涉的远航，什么时候丢掉性命，全军覆没，都是一件稀松平常之事。

因此郭业唯一能帮助长孙羽默的，只有利用自己的先知先觉，利用自己超越这个时代一千多年的知识储备，尽最大能力的去支持他，帮助他。

长孙羽默一听郭业这话之后露出了会心一笑，轻轻朝郭业的胸膛擂了一拳，龇牙笑道：“我就知道这世上就你最懂我，哈哈，不劝我反而支持我，这才是我长孙羽默的朋友嘛。”

郭业白了他一眼，有些郁闷地说道：“我劝你有用吗？我规劝你会听吗？”

“所以嘛，这才是知音难寻嘛。”

长孙羽默乐道：“放心吧，我这次不是单独出海，刚才不是说了吗？我要率领舰队航行。实话告诉你吧，前些日子我去了趟扬州，见到了我兄长，当初你我在扬州刺史府任职时，我不是在扬州置办了一些产业吗？我让我兄长统统替我变卖掉换成了现钱。”

郭业知道他说得兄长就是现任的扬州刺史长孙冲。

随即，他问道：“你是说你将扬州的产业全部变卖掉换作了现银，然后统统拿来置办出海的船只？”

“当然，我已经让人在福建泉州沿海一带置办了十几艘银琅船，还有几艘大型双翼船。”

长孙羽默如数家珍地说道：“对了，此次与我组建舰队的还有那支波斯商旅。我出银子他们出力，现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福建泉州一带招募熟识水性的船员了，我准备招募差不多八百名出海的船员。”

大小海船数十艘？

与波斯商旅合作，招募船员八百来名？

郭业听他这么一说，心里倒是坦然了不少，看来这小子已经做了充足的准备，而是心血来潮。

随后，他点头赞道：“磨刀不误砍柴工，看来你准备的还是蛮充足的。不过，我希望你在长安多呆几天，别急着南下。我趁这几天抓紧时间给你写上一点东西，想必将来对你出海有所裨益，至少能让你少走点弯路。”

郭业在后世虽然不是专业的海航科班出身，但好歹也知道七大洲四大洋

同在地球村，而且整日跑在网络上的，要说一窍不通那是不可能的。

他觉得稀松平常的东西，可能对于长孙羽默和他的舰队而言，就是弥足珍贵的资料，不仅能让他出海航行少走弯路，而且说不定还能在危难的时候救他一条性命。

长孙羽默闻言倒是置之一笑，尽管他知道郭业好像什么都有所涉猎，什么层面的知识都略知一二，但他不觉得郭业对于航海冒险，对于世界另一头也都懂。

所以，他没将郭业的话往心里去，但也没有拂逆拒绝了郭业的好意，微微点了点头，说道：“那行，我在长安还有几天不会走，我走之前就你写得东西捎上就是了。”

郭业看得出对方的心思，但又不好去嚷嚷老子来自后世，老子还出过国，你别这么轻视好不好？

于是他只得打趣道：“你小子别不知好歹，换一般人还懒得费这功夫去折腾这些玩意，不过这也是我能为你做得事情了。”

“不！”

长孙羽默突然摇了摇头，道：“你还能为我再做一件事情。”

郭业奇道：“你都准备了这么充足，还需要我为你提供什么？是不是银子方面还有所短缺？”

长孙羽默摇头道：“非也，银子尚算充盈。我想在走之前，你帮我解决掉后顾之忧，这样驰骋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之上，我也可以安心无忧了。”

后顾之忧？

郭业好像明白了，开口问道：“你已经都知道了？”

长孙羽默神色顿时转为落寞，苦笑道：“这事儿虽然还没传出长安城，却已经在城中传得沸沸扬扬了，我昨日进城到现在，想不知道都难吧？所以，我希望我走之后，你能帮我这最后一次，郭业。”

郭业的神色立马凝重起来，问道：“你想我怎么帮你？你要知道，你父亲这次的事情太大了。虽然我与他一直不合，在朝堂屡有争执，但能力之外绝非是我所能力挽狂澜的。太上皇和太子、鲁王等人已经定性为叛党，而你父亲竟然在皇上下江南巡行之时，率众变节依附。羽默，这是杀头的大罪，更是抄家灭族的大罪啊。皇上绝对不会轻饶了他。兴许，还会牵连到你们家，牵连到你们三兄弟。”

长孙羽默继续苦笑道：“你说的这些我又何尝不知？我父亲这次已经错到了根子上。唉……虽然我与他八字相冲似的，一见面就要吵架，可说到底，他始终是我的父亲啊。我倒还好，趁着我姑父的銮驾还未回到长安之前，火速赶往福建泉州一带出海，便能躲过一劫。但我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父亲落难吗？眼睁睁地看着我大哥和二哥受此牵连吗？”

郭业听着长孙羽默颇为沉重的叹息，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心道，这小子终究是长大了，成熟了。

作为好朋友，好兄弟，长孙羽默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他能忍心拒绝吗？

于是，他想也不想便问道：“你想我如何帮你，说吧，只要我能力范围内的，我绝不推辞。”

“保我父亲一条性命，让他安享晚年！”

长孙羽默先是竖起一根手指，而后又竖起第二根手指说道：“然后保我大哥和二哥不受此牵连。我想有你在我姑父面前游说，加上我姑妈长孙皇后的这份香火在，我想我姑父还是会软下心肠来的。”

郭业闻言之后，自顾沉思了起来……

约莫过了半晌，他眉毛一扬，貌似想通了此间关节，心道，也罢，长孙无忌若是彻底失了势，留他一条性命又何妨？至于长孙冲和长孙涣两兄弟，就当是成全羽默一份兄弟情吧。如果长孙无忌成了一头没牙的老虎，他们兄弟二人继续留在官场中，也伤不到自己的根本。赶尽杀绝，已经完全没必要了。

随即，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应道：“成，这事儿我答应你了！”

“好！”

长孙羽默脸上的落寞之色荡然无存，又是轻轻一拳擂在郭业的胸膛上，喜道：“好兄弟，讲义气！你这份恩情，我长孙羽默一辈子也还不完。”

郭业笑道：“你都说好兄弟讲义气了，又谈什么报恩还情？你小子如果有心，就早日从海外回来给我带个胸大屁股大的金发洋妞就好，哈哈……”

“哈哈……好，到时候别说带一个，我给你带一打！”

长孙羽默被郭业一逗，气氛霎时欢快了不少，也乐得大笑道：“不，我给你带上满满一船的大胸大屁股的番邦女人，到时候让你享尽艳福下不来床。”

“嗯？夫君，你们再聊些什么呢？好热闹呢……”

突然，秀秀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在贞娘和芷茹的搀扶下缓缓进了花厅。

康芷茹小脸渐寒地愠怒道：“一船的番邦女人，夫君胃口可真大哟！”

贞娘亦是呷醋地吃味嗔道：“丰胸肥臀，夫君的口味这般重，莫非在嫌弃我们姐妹几个伺候得不好吗？”

浓浓的醋味，淡淡的硝烟味，立马席卷进了花厅之中。

长孙羽默一脸愕然地看着三个女人，讪笑道：“嫂夫人们好，哈，羽默还有要事去办，就先行告辞了。”

说罢，同情地看了一眼郭业之后，飞奔出了花厅。

郭业暗骂一声王八蛋不讲义气，而后手足无措地急于辩解道：“秀秀、贞娘、芷茹，哈，你们别误会，我跟羽默在逗着玩，在说笑呢。”

“喂喂喂，别拧耳朵啊，秀儿，疼！”

“康芷茹，你再踩我脚背，信不信老子抽你。”

“啊哟，贞娘，你啥时候也变得这般暴力了？”

一时间，花厅中充斥着郭业的连连惨叫之声，始作俑者长孙羽默，已然借着由头遁出了平阳郡公府。

……

……

半个月后，巡行完江南的李二陛下携长孙皇后及后宫妃嫔、一众皇子皇女，旌旗飘扬浩浩荡荡地回到了长安城。

李二陛下回宫屁股还没坐热就操办起了第一件事情，第一时间派董顺顺公公出宫传来口谕：

宣，卫国公李靖、吏部尚书孔颖达、平阳郡公、领军卫大将军郭业，进宫面圣！



## 第1029章尼玛，不讲信用！

阔别长安小两月，李二陛下又回来了，坐在宫中望北阁中，李二陛下当真是百感交集，个中滋味唯有他自己方能体会。

官人在望北阁内和外间走廊里掌完灯之后，统统被李二陛下屏退，一时间，阁内阁外方得一片寂静。

他脸色沉沉地坐在阁中椅子上，习惯性打开一本奏折不经意地扫了一眼，然后才将目光落在了站在下方的郭业、李靖三人。

沉闷了一会儿，李二陛下将手中那份奏折轻轻放回案上，继续盯着三人，缓缓吐道：“朕不在长安的这段日子，三位爱卿着实辛苦了！”

到底因何而辛苦，在场君臣四人，心知肚明。

随即，三人眼观鼻，鼻观心，一同齐声回了句：“为陛下分忧，都是臣等应当应分之事。”

李二陛下唔了一声，挥挥手示意三人自己找宽椅坐下，然后他看向郭业，语气中颇有几分责怪地问道：“郭卿，朕听说朝堂政变的那天，你竟然先斩后奏，未经朕的允许擅自处死了鲁王、荆王三人？”

卧槽儿！

郭业心里那叫一个憋屈啊，什么叫先斩后奏，擅自处死鲁王等人？那还不是李二陛下你亲自授意的？

现在我这把刀用完了，你就开始嫌弃了？

他太清楚李二陛下这话的言外之意了，无非就是想鲁王三人死，又不想为他们三人之死而买单，想要自己替他背黑锅罢了。

演戏，纯粹就是在演戏！

随即，他赶忙从宽椅上站了起来，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拱手说道：“陛下，臣未经旨意便将鲁王三人推出午门斩首，恕臣妄为了。不过鲁王三人密谋造反，百死难赎其罪。而且当时大变之后，朝堂之上人心浮动，城中百姓人心惶惶，必须要杀一儆百，方能震慑那些别有用心之徒。所以，臣当时只能临机决断，先斩后奏了！”

李靖和孔颖达彼此对望了一眼之后，也非常配合地起来替郭业求起情来：“陛下，此事我二人可为郭郡公作证，他临机处死鲁王三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还请陛下看在郭郡公忠心耿耿为君解忧的份儿上，网开一面才是。”

“唉……可怜朕那三位兄弟啊！”

李二陛下长吁一声，叹道：“一时误入歧途，却被郭卿砍了脑袋祭了血旗，不该啊不该，他们不该落得如此下场啊！”

又是叹息又是遗憾，一阵猫哭耗子假慈悲下，郭业听得直起鸡皮疙瘩，心中怨念道，人是你，鬼也是你，李二陛下你可真够虚的！

不过，他还是傻傻呆呆一副执迷不悟的样子回道：“陛下，依照大唐律例，密谋造反当诛，而且还要株连九族……”

“放肆，株连九族？”李二陛下故作生气地喝道，“照你这么说，朕、皇后、太上皇、太子、还有李唐王室都该统统被诛杀之了？”

“啊？臣不是这个意思，陛下！”

郭业连连摆手道：“臣是说，是说……”

是说了半天，郭业都没说出个子卯寅丑来。并非是郭业真的语噎无言，

他这是刻意将下半句留给李二陛下，让他自己来接下去下来台。

果然，李二陛下挥挥手，一副意兴阑珊地样子说道：“罢了，朕不该在这个时候离开长安下江南啊，不然的话兴许就能免去了这场祸事。鲁王三人之事就到此为止吧，回头知会宗正寺，让李道宗好好抚恤三位王爷的妻女家眷还有族亲。至于郭卿你，此次既有匡扶社稷之功，亦有擅杀皇族之过，因此功过相抵，朕就不处罚你了。”

我靠！

什么就叫功过相抵了？

郭业顿时脸都绿了，尼玛的，李二陛下你是演戏演上瘾了吧？你要做全天下的楷模，那哥们都替你背黑锅了，你还不论功行赏？居然跟我唱上一出功过相抵？

他不敢跟李二陛下明着争论，但他还是将眼睛瞟向了卫国公李靖，眼神中充满了怨恨和委屈，好像在说，李靖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你说陛下要我捉刀背黑锅，还说不会亏待了我。怎么临了临了，他奶奶的，居然还玩跳票，耍赖不认账了？

李靖显然感受到了郭业的无尽怨念，立马站出来说道：“陛下，咳咳……郭郡公虽然先斩后奏擅杀三位王爷，但若非有他，这李唐山保不齐就要陷入动荡不安之地了。因此匡扶社稷之功，远远大于他所犯之过啊。”

听李靖这话的意思，明显他也被李二陛下给跳票了，反倒让他在郭业眼中形象一落千丈，变成了彻头彻尾不讲信用的伪君子了。

孔颖达也起身附和道：“是啊，陛下，李卫公所言极是。郭郡公，匡扶社稷之功，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啊！”

孔颖达就差脱口戳破李二陛下的面具，大喊杀鲁王三人不都是陛下您亲口授意的吗？当然，为了李二陛下的面子，他这个老滑头自然不能说实话。

“怎么了怎么了？你们这是要作甚？”

李二陛下被三人这么一挤兑，脸皮有些挂不住了，有些气急败坏地嚷嚷道：“你们三人是自恃功高，想要逼迫朕不成？”

一言既出，三人顿时偃旗息鼓下来，哪里还敢继续抱不平？

逼宫……这可是欺君犯上之大罪啊！

李二陛下撒了一通气后，声音又渐渐转柔道：“唉，朕何尝不想封赏郭卿？但，若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大肆封赏他，那不是让朕变相地承认，他处死朕那三位兄弟不仅无过，反而有大功吗？这如何堵得住天下人悠悠之口？朕也有朕的难处啊！”

这话一说出来，郭业顿时无语，尼玛的，真是言而无信的王八蛋。

霎时，他突然想起上海流氓大亨杜月笙临终前对蒋介石的那通怨言——蒋委员长是拿我杜某人当夜壶啊，用过了就塞到床底下。

可不就是吗？

郭业此时发现自己就跟杜月笙的命运是一样儿一样儿的。

说好听点，在这次事件中，他是李二陛下磨好的杀人刀；说难听点，他就是李二陛下用来解决尿急时候的夜壶，用时称好，用后嫌臭。

奶奶的，碰上这么一个做事精明，做人虚伪的李二陛下，郭业顿觉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看眼下这情况，郭业觉得自己之前预想和规划得那个跻身凌烟阁二十四

功臣图，封爵国公梦又是黄粱一梦，空欢喜一场了。

孔颖达惋惜地看了一眼郭业。

而李靖则是心里觉得有愧于郭业，堂堂一个征战沙场数十载睥睨无数敌手的大唐军神，竟然低着头不敢再直视郭业半分了。

郭业又是忿忿地瞥了一眼李靖，心中哼道，李靖啊李靖，亏你明哲保身精明一辈子，还不是被李二陛下给算计了？你妹的，当初幸亏哥们适可而止，没有将太上皇和太子承乾也一并喀嚓了，不然的话，哼哼……

现在杀了鲁王三人是背黑锅，如果替李二陛下杀了太上皇和李承乾，那就不是背黑锅了。指不定这位好面子的虚伪皇帝为了树立自己仁孝的形象，反手给哥们我来一刀，吃瓜烙呢。

兴许是经不住念叨，李二陛下突然开口向三人问道：“那现在太上皇和太子二人，卿等作何处置了？还有，朕听孔尚书在奏折中描绘了当日朝堂政变的情形，朕那位大舅哥长孙无忌竟然率众变节附逆，卿等对他又作何处置了？”

## 第1030章尘埃落定

李二陛下发问，李靖自然作为三人的代表站了出来，启奏道：“陛下，太上皇与太子殿下二人地位尊崇，甚至有牵一发而天下色变之嫌，所以臣等不敢专权冒然决断。因此，当日朝堂巨变之后，太上皇便被臣等派人送回了掖泉宫中，而太子殿下则被遣送回了太子府中。”

说到这儿，李靖刻意压低了声音提醒了一句：“为以防万一，臣等在掖泉宫内，在太子府内外，都安排了专人不分昼夜的伺候着。等着陛下您銮驾回京之后，再做决议！”

李靖并没有用软禁、关押、监禁等字眼，而是小心翼翼地用了“伺候”两个字。

果然是老奸巨猾之辈，伺候两个字顿时惹来了李二陛下的一阵脸色平和，随后微微颌首唏嘘了一声：“这般安排尚算妥当，太上皇乃是朕的父亲，而承乾是朕的骨血，就算犯再大的错也罪不至死。况且，死得人已经够多了，不能再死人了。”

李靖和孔颖达二人立马齐宣一声皇帝至仁至孝，捧了一回臭脚。

而因为功过相抵而一肚子怨气的郭业脸上虽然没有表现出什么，心里却是对李二陛下这番惺惺作态甚为不屑，暗暗嗤之以鼻道，装腔作势，保不齐你心里还巴不得他们爷孙两人也被我们趁乱给做掉，一劳永逸吧？

紧接着，李二陛下轻轻说道：“对于太上皇，从今往后没有朕的旨意，不准他再踏出皇宫半步，就让他在这掖泉宫颐养天年吧。至于承乾这个孽子，刚刚复立储君之位，再宣告天下废太子，那势必引来天下百姓的猜疑和非议。堂堂大唐储君，如此短的时间里立而又废，简直就是儿戏，若惹来邻邦异国耻笑，那朕这张老脸也没地方搁了。朕决定了，暂时不废他，但朕也不能就这么轻饶了他，就将他圈禁在太子府中半步不得踏出吧。圈禁个五六载，朕再找机会废了这个孽障的储君之位，然后让他当个闲散皇子到终老吧，也算是成全了朕与他的这段父子之情。”

李靖和孔颖达相继无声，而郭业亦是装起了鸵鸟，在他看来，对于李承乾的处置，他倒是觉得轻了，以李承乾的为人和所做之事，没赐他三尺白绫都是轻得。

随后，李靖又问：“陛下，那长孙无忌呢？”

他不说还好，一说之下李二陛下顿时勃然大怒，重重斥道：“长孙无忌，朕最倚仗的首辅，朕最亲密的舅哥，没想到啊没想到，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朕最需要他站出来的时候，他却不假思索地抛弃了朕，变节附逆，而且还是率众附逆。不可原谅，不可原谅，朕不会原谅他，朕也无法说服自己原谅他……”

李二陛下越往下说，声音也越是低沉，最后竟然变成了急促的喘气之声，可见长孙无忌这一次，委实给了他一个沉痛的打击。

这种打击，俨然已经超过了李承乾和李渊对他的伤害。

突兀，他厉声喝道：“诸卿，长孙无忌，论罪当诛啊！”

李靖和孔颖达闻言，脸色微微一怔，不过瞬间释然，因为早在五天前房玄龄已经答应了郭业的游说，而对于长孙无忌的下场，不单单是在他们的预料之中，而且他们 also 对此不在意，很坦然。

长孙无忌是死是活，已经无关大局了。

谁知郭业却出声阻道：“陛下，不能杀！”

这声劝阻，不仅让李二陛下诧异，就连李靖和孔颖达都吃了好大一惊，二人心中纷纷纳闷，郭小子这是吃错了药，还是被陛下的功过相抵给气到了，居然还替长孙无忌求情？

这小子不是最巴不得长孙无忌早死早超生的吗？

两人当然不知道长孙羽默临行前对郭业的最后请求之事。

郭业既然答应了羽默，那自然就要尽最大的能力去替他了结这个心愿。

随即，他将早就编排好的说词一股脑儿吐了出来：“皇上，长孙无忌是该死却不该杀。杀长孙无忌固然能泄陛下一时之愤，但微臣认为不杀他却胜过杀他百遍千遍。不杀与杀之，利大于弊！”

“该死却不该杀？不杀此等逆臣，竟能利大于弊？”

李二陛下斜眼瞟了一下郭业，脸上也看不出是喜是怒，淡淡地问道：“郭卿这话倒是新鲜了，替长孙无忌求情的话竟然能从郭卿的口中说出，啧啧，你真是让朕吃惊好大一惊啊！”

说着，李二陛下便大手一挥，催道：“好，那你倒是说说，为何不杀长孙无忌能够利大于弊，也让朕长长见识。”

郭业道：“陛下抬举微臣了，不过微臣对此倒是有自己的一番见解。首先，长孙无忌是当朝宰辅，位高权重，而且曾经跟随过陛下南征北战，立下过不可磨灭的赫赫功劳。我且问陛下，此番太上皇等人的朝堂政变，你是否准备昭告天下，将太上皇、太子殿下等人的谋逆之事宣扬出去？”

“当然不！”

李二陛下斩钉截铁道：“此乃家丑，岂可外扬？不然的话，朕为何要如此低调谨慎处置太上皇和太子二人？明日早朝，朕便会在朝堂上勒令众卿，谁也不许将朝堂政变之事宣扬出去。坊间虽有传言，但朕绝对不能亲口将此事宣告天下。终归是家丑，再昭告天下，难道朕还嫌丢脸丢得不够多吗？”

说到底，还是李二陛下爱面子，惜名声。

郭业闻罢便点头道：“那就是了，如果陛下将长孙无忌这个满朝文武第一人处死，总要拿出个罪名来吧？若不是谋反等大罪，陛下又有什么理由来杀长孙无忌？只要长孙无忌的罪状被罗织出来，那太上皇和太子殿下等人一个都跑不了。若陛下要藏着掖着太上皇和太子等人的罪过，随便找个莫须有的罪名来处死长孙无忌。那天下人只会说陛下您擅杀首辅大臣，而且还是一个曾经为我大唐立过汗马功劳的功臣。狡兔死，走狗烹，难道您想平白无故就背负一个无情无义乱杀开国功臣的骂名吗？”

最后一句话算是戳到了李二陛下的软肋，他脸色瞬间变样，如果杀长孙无忌的后果真如郭业所说的话，那真是划不来。

紧接着，郭业又道：“还有，如今长孙皇后的气疾之症还未痊愈，先有魏王殿下被贬黜远离长安，太子殿下如今又干下这般大逆不道之事，臣想为人母亲者，儿子如此的不长进，想必已经伤透了心。如果陛下再处死与她自小相依为命的哥哥，那不是皇后的伤口上撒盐吗？皇后素有贤名，自然不会也不敢干涉陛下您的决议。但是，陛下就不担心皇后在痛失亲人雪上加霜之后，再引发气疾之症，以至于生命垂危吗？神医孙思邈的话，陛下莫非忘了？皇后万万不能再受剧烈刺激，只能心情平和之下安心静养，方能慢慢治

愈根除这要人性命的气疾之症啊。”

李二陛下听着郭业扯到长孙皇后，不禁陷入了沉思，脸上多了几分愧疚之色，口中喃喃道：“皇后……朕亏欠她着实太多太多了……”

如果先前那番劝诫是晓之以理的话，那郭业牵扯出长孙皇后来劝说李二陛下，那就是动之以情。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李二陛下明显心中略有松动。

随后，他皱着眉头闷哼一声，小声嘀咕了一句：“那真是便宜了这逆臣！”

郭业闻言小小松了一口气，总算是不辱使命，替羽默这小子了却了这桩心愿。

最后，李二陛下冲望北阁外喊了一声：“董顺，替朕传旨到长孙无忌府！”

顺公公闻声小跑入内，回道：“陛下，奴婢侯旨。”

“剥夺长孙无忌赵国公的爵位，革除长孙无忌尚书右仆射兼大理寺正卿等职，从此贬为庶民，永不叙用！还有，让他收拾收拾，明日便给朕滚出长安，回他的洛阳老家养老去吧。”

“喏，奴婢这就去拟旨！”

董顺声音落罢便转身遁跑出了望北阁。

郭业适时拱手称颂了一句：“陛下心胸广阔，令臣等汗颜！”

李二陛下自嘲地笑了笑，摇头问道：“照你这么说，朕若是杀了长孙无忌，便是心胸狭隘之辈了？”

郭业赶忙摆手，解释道：“臣不是这个意思，陛下，臣是想说陛下您从善如流……”

“好啦好啦，你再解释，倒真显得朕小肚鸡肠了。”

李二陛下抬手阻止了郭业的辩解，说道：“得亏你提醒，不然朕险些因小而失大。你说得对，不杀长孙无忌，的确是利大于弊，是朕没有考虑周全。不过嘛，不杀长孙无忌不代表朕就会纵容不忠不孝的乱臣贼子。有些人犯了错，就应该得到惩罚，朕绝不纵容姑息！”

说话间，李二陛下下面呈毅色，厉声说道：“河间郡王李孝恭，拥兵自重附逆谋反，朕赐他御酒三坛，留他一个全尸！三位卿家可有异议否？”

赐御酒，留全尸？

三人哪里会听不出这话中意思，这哪里是御酒啊？这尼玛就是阎罗王的催命酒啊！

“臣等无异议！”

三人异口同声，一起拱手附和道。

## 第1031章城头受教

次日一早，便有顺公公领了圣旨出了宫，前往赵国公府邸向长孙无忌宣李二陛下的最新旨意。

夺去国公爵位，革除尚书右仆射兼大理寺正卿之职，贬为庶民。即日将其驱逐出长安，回洛阳老家安养天年，终生不再叙用。

当日下午，长孙无忌一身平民打扮出现在了东门口，率着府中还剩下没有遣散的下人仆役老妈子，运载着几车物什悄然出了城。

曾为大唐立下赫赫汗马功劳的开国功臣，一代权臣兼国舅长孙无忌，自此走下风起云涌的大舞台，宣告了他那个时代的结束。

长孙无忌走出东门不到十步，便驻足停了下来，回望了一眼雄伟巍峨的长安古墙。

一声叹息，无言地叹息，饱含着无数怨恨和遗憾，甚至略带一丝悔恨的叹息。

叹息过罢，后动身启程，走了数十步，又是依依不舍地回望一眼。

回望过后又是抬脚前行，约莫走了百来步，又是停下脚来回望了一眼，最后才在老管家的催促下，背影落寞得钻入了车中。

霎时，一阵马鸣车动，扬起一地尘土疾驰而去，彻底消逝在了长安城头那两个看客的视线之中。

长安东门城头上，郭业与李靖久久不语地驻足眺望着，直至长孙无忌的马车消逝在了两人的视线之内，方将放远的眼神缓缓收回，彼此对望了一眼，不由自主地微微又是一番摇头。

“怎么了？”

李靖看着郭业，轻轻问道：“莫非你看着长孙无忌悲呛落寞的离去，心中不忍，觉得心里愧对他？”

郭业摇摇头，苦笑道：“当日党争，不是他死便是我亡，若非当初我先胜一筹，恐怕今日离去的便是我了。所以，对他我并没有丝毫的愧疚。古往今来的党争，都是看不见硝烟战火却充满着血腥杀戮的战争。胜者王侯败则寇，谁也没有对错，只有输赢！”

李靖捋须点头，欣慰道：“你能想到这些，说明你还小子心智尚算成熟，可担当大任。此时此刻，妇人之仁不可有啊！不过老夫很好奇，昨夜你为何会突然替长孙无忌求起情来。你拿些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话说给陛下听听倒可以，在老夫面前再说这些话可就站不住脚了。说吧，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最后改了主意，竟然为昔日仇人求起情来？”

郭业莞尔一笑，也不点透长孙羽默穿插在这件事情中，于是风轻云淡地回了一句：“保他一命，算是我对一位兄弟的承诺。况且他已经一败到底，那再赶尽杀绝也没多大意义了。”

“呵呵，懂了！”

李靖爽朗一笑，道：“长孙无忌得势之时党羽众多，门生更是不计其数，最后却是树倒猢猻散。临了临了，嘿……长孙无忌生了一个好儿子啊！”

咦？

李靖的话云山雾绕，但郭业还是听懂了，敢情儿李靖已经猜到了自己为长孙无忌求情保命，是出于长孙羽默之故呀。

厉害，姜还是老的辣，不愧是老人精儿。

既然李靖没有点破，郭业也乐得含糊其辞地一笑而过。有些事情，点得太透了反倒就没劲了。

随后，李靖收起了笑意，一脸严肃地看着郭业，用长辈的口吻说教道：“郭小子，党争之事暂时告一段落，但你切忌不可骄傲自满。长孙无忌之所以会落得今天这般下场，归根究底就是两个字，你知道是哪两个字吗？”

郭业不假思索道：“权欲！”

“没错！”

李靖欣慰地看着郭业，说道：“结党并未错，只有壮大了自己的实力方能在朝堂之上争得一席之地，只有在朝堂上有自己的声音，方能实现心中的抱负。因此，老夫这才同意加入你们的士林清流一系中，因为结党本身就没错。错就错在结党之后去营私，去谋私。为小家的利益而罔顾大家的利益，这才是长孙无忌一错到底的根子所在。权欲就是一把双刃剑，它能够替你迅速达成你想做之事，同样，它也能无限膨胀，让你彻底迷失了自己。当有一日，你的权欲凌驾于皇权之上，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

皇上终究是皇上，如果等你到了他驾驭不了你的那一天，他便不会再容你！”

李靖言辞犀利却不失恳切，宛若在耳边敲醒了边鼓，撞响了警钟，让郭业因为一场胜利而带来的志得意满顿时消散，整个人也清醒了些许。

随后，郭业冲李靖躬身一鞠，长揖拜道：“老师，受教了！”

“孺子可教也！”

李靖甚是满意郭业的从善如流，也很满意郭业的心态，稍稍赞许了一句之后，继续道：“老夫之所以要告诫于你，并非是要在你面前仗着资历摆姿态，而是老夫遍观满朝文武中，你小子不仅是年轻最轻的，也是最可堪早就的。如今侯君集已死，唐俭等人也被罢免逐出朝堂。至于孔颖达、虞世南、房玄龄、还有老夫等人，终究有老的一天。所以，不出十年，你将会在这庙堂之上领袖群臣。今日这番话，当是警醒你也好，当是督促你也罢。总之，你越往上走便会越感到如履薄冰，越要耳听六路，眼观八方，更要谨小慎微。记住了吗？”

郭业一听“我等终究有老的一天”这话，顿时鼻头一阵酸楚，诚心实意地向李靖做起长揖道：“老师，小子时刻谨记今日之言。”

“如此甚好！”

李靖一捋须，面色微微一怔，下意识问道：“咦，快马乱践马蹄之声，马蹄雄浑有力应为宫中御马，莫非又有圣旨出城？”

郭业闻言探头往城外一看，竟然是数十匹快马出城，所有马背之上都插着一杆明黄旗，每面旗上隐约还绣着一条张牙舞爪的金龙。

而且，策马之人看铠甲制式，应该是宫中的千牛卫。

绣龙明黄旗……千牛卫……数十快马……

郭业再看几匹快马之上还绑缚着几坛子泥封未启的御酒，顿时恍然大悟过来，看着李靖说道：“应该是陛下派往吐谷浑送御酒传圣旨的，呃……河间郡王李孝恭……老师，你懂得。”

李靖顿时想起昨夜李二陛下在望北阁放下的狠话，立马明白了过来，摇头叹息一声：“河间郡王李孝恭也是一个人才啊，尤其是皇族中人鲜有的领军



人才，可惜了！所以说啊，郭小子，人就怕走错路，一步走错满盘皆输啊！”

郭业应道：“我懂！对了老师，我想跟你商量商量我那几个驻扎在吐谷浑城池的兄弟，想办法让他们动一动，挪挪窝。如今您执掌兵部，应该不算大问题吧？”

李靖笑道：“动动是没问题，关键是要动哪里去？如今边境无战事，而吐蕃那边又有英国公的十万大军，足矣！有时候身为军人，就是这点悲哀。既祈求国家承平，天下太平，又恨不得天下烽火狼烟起，因为只有战争才是军人荣获功勋获得升迁的唯一途径啊！”

郭业面色颇些失望，说道：“那这么说，英国公那边暂时不需要援军了？”

“嘿，你个贪得无厌的小子！”

李靖打趣道：“你在西川都护府那边的一众手下不都被李绩征用了吗？至于你在吐谷浑道那几位弟兄，暂且先忍耐忍耐吧。回头看看哪里有机会，再让他们去挣点军功回来。”

郭业嗯了一声，道：“那也只能这样了！”

“哎哟喂！”

突然，一道不阴不阳的声音从城楼的楼梯拐角处传来，只见顺公公腰里插着拂尘，满头大汗地冲两人匆匆跑来。

跑近跟前，顺公公从袖子里掏出帕子擦着汗，急急喊道：“两位大人，可算是找到你们了，真让奴婢一顿好找。没想到两位大人如此闲情逸致，竟然在城头上望风呢。”

望风？

这在后世可不是什么好词，郭业顿时翻了翻白眼，没好气地打趣笑道：“顺公公，敢情儿是你们家老母猪要生了不成？可我跟李卫公也不懂的接生啊！”

现在郭业跟顺公公的关系，小小玩笑不值一晒。

谁知顺公公急赤白脸地跺脚生气道：“都什么时候了，郭郡公您还有心思在这开玩笑呢？皇上要奴婢赶紧找二位进宫，商议大事呢。听说是出了大事儿哩……”

出大事儿？

郭业与李靖四目相对，彼此都是一脸茫然状，愣是想不出眼下还能出什么大事儿来。

## 第1032章南方，南方

藏着心里头的疑惑和茫然，郭业与李靖还是随顺公公下了城楼，匆匆赶往了皇宫面圣。

进宫之后，顺公公并未将他们带往李二陛下平日下朝后处理政务批阅奏折的望北阁，而是径直将他们带进了甘露殿中。

进了甘露殿后，郭业却未发现长孙皇后的身影，只有李二陛下一人手里攥着一本奏折坐那儿发呆，面沉如水看不出悲喜。

长孙皇后不在这儿，郭业也很好理解，她的亲生儿子再次闯下祸事被圈禁，亲哥哥参与谋反被夺爵革职贬为庶民，永不叙用，驱除出长安。如果这个时候长孙皇后还能淡定从容地坐在李二陛下身边，那郭业还真是觉得这女人冷静到了一个完美的境界。

皇后也是女人，素有贤后的长孙无垢亦不例外，至少郭业认为她的内心还没强大到如此恐怖的地步。

“郭卿、李卿来了？”

李二陛下从静坐中醒过神来，冲董顺挥挥手，示意他出去，然后扬了扬手中紧攥的奏折，神情肃然说道：“虞世南从南边派人送来八百里加急奏折，你们都看看吧！”

说着，李靖赶忙上前从李二陛下手中接过奏折来，自顾摊开看了起来。

一看之下，李靖也不禁面呈滞色，颤抖着双手半天愣是没有镇定下来，双手颤颤之下，连带着整个双肩都在抖索。

站在李靖身后不远处的郭业非常好奇，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让李靖这个南征北战数十载的英雄人物，也有如此大失方寸的时候。

这也太不可学了吧？即便天塌下来，也不见得李靖会有如此失态的时候吧？

随即，他赶忙上前凑到李靖身边，将目光落在了李靖手中尚未合拢的奏折之上。

一看之下，郭业顿时色变，脱口喊道：“这群杀千刀的王八蛋，当初就该率兵剿了他们，不然哪里会有今天这等祸事？”

出事儿了，

真的出大事儿了！

虞世南在奏折中讲到，一个月前岭南有邪教作祟在民间妖言惑众，最终导致邪教信徒和教民暴乱。短短一夜的功夫，岭南府在邪教教民的暴动之下，一千余府兵全部死在疯狂的教民手中，偌大一个岭南府宣告失守，彻底被邪教所占据。

所谓的邪教由摩尼教、太平道还有白莲社等三宗所组成，统称白莲教。白莲教不尊王法，不尊朝廷和官府，不仅煽动教民和信徒叛乱暴动，还吸引信徒和教众中的壮丁组建了护法军。

白莲教在占领岭南府之后，同一时间对岭南府四周几个州府也煽动暴乱，依样画葫芦的占领下了这几个州府。

而护法军也由最初的几万人一下子扩建到了足足二十万人。

这还不止，虞世南在奏折中追加了最新情况，这些白莲教的护法大军以岭南一带地区作为大本营，接着一路南下叛乱，见城就攻，就东西就打砸

抢，而见到人的话就吸引他入白莲教，对方若是不从，便格杀勿论。

在白莲教的数十万护法大军一路长驱南下，福建、广南东路，广南西路等地相继陷入白莲教的叛乱中，有许多城池在一夜之间便被白莲教哄抢殆尽，至于城中百姓凡不加入白莲教者，皆被屠戮殆尽，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鬼城。

.....

.....

“畜生！这些祸乱民心的邪教匪首都是畜生啊，当诛他们九族啊，陛下！”

此时，李靖的泪水已经打湿了衣襟，双眼哭得浑浊，哽咽冲李二陛下吼道。

郭业亦是咬牙切齿地将李靖手中的奏折呈回给了李二陛下，然后恨声道：“陛下，不能坐视他们再滋生蔓延了，必须尽快平定白莲教叛乱，剿灭这些邪教匪首。不然，国将不国，甚至危及到大唐的根基啊。”

不过李二陛下却没有郭业和李靖表现得那般激动，相反，他非常地沉静，将那份奏折轻轻压在手底下，淡淡说道：“区区邪教为何会有如此大的实力？你们想过没有？”

李靖平复了一会儿心情之后，讶异道：“莫非这白莲邪教幕后还有人在指使？”

“然也！”

李二陛下点头说道：“他们幕后的指使之人正是关陇世族在南方的几个世家大族，呵呵，这一次，朕绝对不会容他们了！”

李靖狠狠一拂袖，骂道：“竟然是他们？可恶，可恶啊！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很简单！”

李二陛下道：“他们不单单是想要岭南和广南一带陷入大乱，他们是想要整个南方大乱。这样，他们才有资本跟朕坐下来谈判。你真以为当初太上皇他们敢凭借李孝恭和侯君集那点人马，就趁朕下江南之际发动政变吗？他们这是想南北相呼应，让朕没有了活路啊！”

郭业猛地想起有一次李二陛下深夜召他进宫之事，好像说起过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一盘足以改变天下格局的博弈，难道李二陛下很早就预料到南方的关陇世家会暗地里支持白莲教暴动？

对，也不对！

突然，一个想法在郭业的脑海中一闪而过，莫非李二陛下早早便在白莲邪教中安插进了人，然后坐视不管任由他们与南方的关陇世家勾结坐大，最后想借着这次师出有名，彻底将关陇世族这个纵横三百余年的特殊阶层一举除名？

如果真是这样，郭业彻底对李二陛下感到害怕了。

虞世南在奏折中不是说过吗？

白莲邪教的护法大军每攻下一个城池，就打砸哄抢财物，对不入教者格杀勿论，甚至屠城。

这么下来，得死多少人啊？

五万？十万？

甚至几十万？

我草！

如果真是这样，李二陛下便是视天下万民为刍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阴谋家和刽子手了。

不！

郭业宁可相信这是假的！

“郭卿，李卿！”

李二陛下一声呼唤叫醒了郭业，沉声说道：“朕封李卿为岭南路行军大总管，封李卿为广南路行军大总管，由你们二人提兵南下平叛，如何？朕要发兵剿灭白莲邪教，将南方的关陇世族连根拔起，让水深火热的暴乱之地尽快恢复生机，让南方百姓早些过上安生日子。”

郭业还未表态，李靖这边就率先表态了：“陛下，老臣没问题，不过老臣希望起复征用卢国公程咬金和翼国公秦叔宝二人。”

郭业微微一愣，李二陛下也是诧异万分，不解问道：“李卿这是何故？朕还想将咬金与叔宝二人归到郭卿帐下呢。”

“不，陛下。”李靖摇头道，“卢国公与翼国公二人都是沙场老将，无论是军中资历和经验都较之郭郡公何止一点？如果将他们两人归到郭郡公帐下，恐怕难以服众啊？”

说到这儿，李靖饱含深意地看了一眼郭业，然后继续对李二陛下说道：“郭郡公既然要出任广南路行军大总管一职，那手底下总要几个能够如臂指使的先锋和参将吧？老资格的将领，不适宜郭郡公调用啊！”

李靖此言一出，李二陛下懂了，郭业也懂了。

李二陛下哑然失笑，摇头叹道：“是朕疏忽犯糊涂了，没有想到这个关节，也忽略了咬金和叔宝他们二人的感受。”

郭业感激地看了一眼李靖，李二陛下只是懂了一层李靖的意思，而郭业则是懂了第二层，李靖将程咬金、秦叔宝等人调到他自己的麾下，除了是担心郭业年纪轻不能服众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

那就是给郭业手底下腾地儿，让他赶紧张罗当初的那一帮心腹将领赶紧回来任用。

庞飞虎……康宝……阮老三……还有那个专管钱粮的朱胖子。

随即，郭业拱手称道：“陛下，卫公所言极是，微臣资历浅薄，如果将卢国公、翼国公等人调到我帐下，那未免委屈这些前辈了。所以，臣有个不情之请，还望陛下恩准！”

李二陛下挥手道：“说吧，只要是关于此次提兵南下平叛之事，朕都一一恩准！”

“谢主隆恩！臣想从各地调遣几个使唤的比较得心应手的昔日部曲，以保证此次南下平叛大捷！”

“嗯，小事而已，郭卿罗列名单交由李卿，让他以兵部的名义火速发出公文，调遣这些人速速回长安来。”

“喏！”

“老臣遵旨！”

## 第1033章旧部重聚

兵部一纸公文的调令火急火燎以日行八百里的速度，日夜兼程发往了吐谷浑。

不出十天的光景，庞飞虎、康宝、阮老三，还有朱胖子等人陆续返回长安，齐聚太平坊的平阳郡公府中。

时隔年余，老友旧部再重聚，自然是别样滋味在心头。

郭府，后花园中。

午后的阳光妩媚，照耀在众人身上格外暖意融融，让人饭后更觉慵懒。

郭业让下人沏了一壶李二陛下御赐的贡茶，与庞飞虎等人分饮之。

几轮茶过，众人这才又捡起话头，兴致勃勃地聊了起来，聊着他们这些日子在吐谷浑统兵守城的那些八卦和点点滴滴的小趣事儿。

此时的郭业懒洋洋地靠在躺椅上，眯着眼睛脸带微笑，一言不发地倾听着，绝对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听众。

阮老三刚刚讲完了他守城之时的一个段子后，突然猛听朱胖子狠狠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肥腿，惊喊了一声：“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跟小哥说一件事儿。小哥，就在我们哥几个离开吐谷浑道时，听说头天夜里河间郡王李孝恭就服毒酒自尽了，你说这邪乎不邪乎？这位郡王爷在吐谷浑那会儿，可没少欺负我们哥几个，你瞅瞅，咋说死就死了哩！”

郭业闻言并不动声色，暗道一声，千牛卫的动作还挺快，一道赐死密旨下来，李孝恭说没就没了。

旁边坐着的康宝经朱胖子这么一提醒，也附和道：“幸亏朱胖子提起这事儿，不然我可真忘了。要说这李孝恭，还挺不是个东西。之前小哥你让人送来口信，说让我们听从他的调遣，我心里还好一阵别扭呢。”

“是啊！”

庞飞虎也轻叹一声，说道：“李孝恭行军作战没说的，可就是拢络人心这方面做得太不厚道了。军饷粮草方面，从来就没给过足额的时候，能克扣两分他绝对不带手软克扣一分的。”

“可不呗！”阮老三也义愤填膺地说道，“想当初，咱们各自麾下的野狼军的粮饷，可没少受他克扣。朱胖子一直管着野狼军的粮草辎重，他最有发言权。”

穿来绕去，这话引子又回到了朱胖子身上。

朱胖子狠狠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气道：“妈的，就连咱们从蜀中带过来那几架八牛弩，都被他征用去了。这八牛弩可是稀罕玩意，李孝恭一听我这辎重营手中有这玩意，立马想着法儿地就征用去了。至今，这几架八牛弩还在他手里。这下扯犊子了，他这一死，今后也不知道跟谁去讨要了。”

“好啦好啦～”

郭业从躺椅上悠悠坐了起来，挥挥手示意道：“人死为大，既然河间郡王李孝恭已死，那便尘归尘土归土，咱们也犯不着在背后说人的不是了。八牛弩也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东西，没了就没了吧。”

说罢，他扫视了诸人一眼，问道：“此次兵部发来的调令公文想必你们也看清楚了，除了将你们几人调遣至我广南路行军大总管帐下之外，兵部还允许你们从各自野狼军中调拨出一千人充作组建新营的骨架子，而且还允许你

们暂时在野狼军中提拔手下，暂时接替你们在吐谷浑驻军守城。这在以往都是没有的先例，可见皇恩浩荡，李卫公也是格外体恤了。”

庞飞虎点头道：“小哥放心，我们仅从各自麾下的野狼军中调拨一千老卒进长安组建新营。至于提拔接替我等的驻军守城将领，都是咱们自己的老人。不是从陇西老家那边就跟着小哥您的，便是组建西川小都护府时的老部下。这些人绝对不会作出忘恩负义的下作事来。”

还是庞飞虎懂郭业的心思，一番话立马解了郭业的后顾之忧。

这下妥了！

郭业脸带微笑地颌首道：“那就好，这次朝廷让我出任广南路行军大总管，组建南下平叛的广南路大军。所以，除了你们各自带来的一千人马之外，朝廷还会给我从抽调大概两万左右兵马，差不多能够组建四个新营凑够一个卫。好在这两万左右的兵马都是我岳父霍国公柴绍当年的老班底，所以在指挥行军方面还不会有什么阻碍。不过，以你们几人的资历，暂时还是只能以游击将军衔督率一个新营。也就是说来我这儿，你们就只能攻城拔寨冲锋陷阵了。至于想要升迁，就看你们拿下军功来说话了。”

“那是当然！”

康宝拍了拍胸脯，大声嚷嚷道：“要是贪生怕死安逸享福，咱就不来长安跟着妹夫你了。再说了，咱们哥几个就是冲着这次南下平叛挣军功来的，嗨，整日呆在吐谷浑那边守着个鸟城，一无战事二无匪患，要想得到升迁啥时候是个头啊？”

阮老三和庞飞虎亦是连连点头，附和着是啊是啊，表示赞同康宝的说法。

唯独朱胖子看了眼庞飞虎和康宝三人，又看着郭业，欲言又止，有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憋得那叫一个难受。

郭业发现了朱胖子的扭捏，笑问道：“老朱，你想问什么便问，自家兄弟还用的着这些弯弯绕绕吗？”

朱胖子讪笑一声，指了指康宝三人，弱弱说道：“小哥，您说广南路大军组建四个新营，飞虎、老三、还有康宝他们三儿都是擅于统兵作战冲锋陷阵的虎将，可我就会管管辎重营押运粮草替小哥您管管后勤。如果让我也统领一营攻城拔寨啥的，会不会误了小哥您的大事儿呀？”

郭业经他一提醒，顿时哑然，是啊，庞飞虎和康宝三人各自统领一个营，无论是带兵打仗的经验，还是马背上的把式，那都没问题。而让朱胖子要统领一个营去冲锋陷阵的话，那就差点意思了。

让一个打算盘的账房去推演沙盘上马杀敌，多少有些牵强。

可是朱胖子不领上一营的话，那一营又交给谁呢？顿时，郭业还真有点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感觉。

霎时，康宝狠狠瞪了一眼朱胖子，啐道：“你个混球，嫩怕死哩？”

阮老三也责难道：“老朱啊，你这人就是胆子太小了，你这辈子就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命。”

只有庞飞虎比较冷静，微微颌首冲郭业苦笑道：“老朱的顾虑也并不是没有道理，小哥。”

郭业嗯了一声，冲朱胖子笑着宽慰道：“老朱，你就继续管军饷粮草和辎重。行军打仗这种事，冲锋陷阵固然重要，但后勤补给也一样重要。”

朱胖子急忙起身，感激地冲郭业鞠躬谢道：“还是小哥懂我朱胖子，我一定不让小哥失望。”

说完，还略有些委屈地看了眼康宝，好像在说你这厮就会冤枉我。

康宝没有搭理他，而是为难地问道：“妹夫，那第四营归谁督率？总不能你一个行军大总管还兼领着一营，然后冲锋陷阵吧？”

郭业笑道：“这又有何不可的？我本来就是枪林箭雨尸山血海中闯下来的，难不成你还担心我上阵杀敌不如你吗？”

“嗨，我不是那个意思。”

康宝急急地摆手解释道：“您可是一路大军的大总管，留在后方运筹帷幄指挥督阵才是正儿八经的事儿。这打头阵上马杀敌让你来干，那不就有失体统了吗？不妥，不妥不妥。”

“好了，别把我说得那么弱不禁风，好像有多金贵似的。不就是……”

“禀报郡公爷！”

一名下人在后花园的月牙拱门处一声叫唤，立马打断了郭业的话，而后朗声喊道：“郡公爷，咱家姑老爷回来了，在花厅嚷嚷着要见您！”

姑老爷？

郭业脑子一时没反应过来，什么时候他老郭家还有这么一门亲戚？

见他愣在那儿，庞飞虎却是一脸兴奋地提醒着郭业：“你们家姑老爷不就是小蛮的丈夫，二牛那兔崽子嘛。”

“啥？二牛回来了？”

郭业一拍额头，终于明白过来了，顿时纳闷不解道：“这小子不是在西川都护府那边被英国公李绩征调进了吐蕃作战了吗？怎么又跑回长安了？莫非你们几个在离开吐谷浑前派人给他捎信了？”

庞飞虎摇摇头，表示没有。

康宝、阮老三和朱胖子等人更是一脸茫然，摊摊手表示没有。

既然他们几人都没有，这小子又是怎么好端端地从吐蕃赶回长安来的？

见鬼了，莫非不是为了南下平叛之事？那这个时候回来又所为何事？

一时间，郭业真是琢磨不透了。

随即，他冲那下人招招手，吩咐道：“去，将二牛那混球给我叫进来，我好好问问他。如果让老子知道他敢擅自从吐蕃撤下来，看我不活扒了他那张牛皮！”

“喏，小的这便去请姑老爷进花园。”

声音落罢，下人已经返身赶往花厅去延请程二牛。

## 第1034章兄弟，我保证！

“哟，哥几个都在呐？”

程二牛大摇大摆地穿过月牙拱门，远远便看到了在座的庞飞虎几人，打了一声招呼后，来到郭业跟前笑道：“嘿嘿，大舅哥，俺紧赶慢赶可算是赶在了你南下头前。”

这兔崽子，果然是奔着南下平叛回长安的。

一想到这小子本该是在吐蕃那边跟随英国公李绩大军作战，现在却出现在了长安，郭业顿时气不打一处来，霍然起身斥骂道：“你个混球，居然敢如此胆大包天，你擅自从吐蕃撤下来知道这叫什么？你这是擅离职守，战场逃将，是要杀头的，混球！你……你个不作死不会死的玩意，活腻味儿了吧？”

几人闻言纷纷变色，庞飞虎失望地看着程二牛，恨铁不成钢地指责道：“二牛，你真是胆肥了，怎能如此儿戏？”

康宝啐道：“你说你好歹也是一方将领了，怎么说犯浑就犯浑呐？”

朱胖子无语不支声儿，而阮老三则是站起来围着程二牛团团转，焦急念叨：“这可怎么办？你说你咋就那么二呢？怎么办，怎么办，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啊！”

“喂喂喂，俺这大老远回来，你们几个就这么不待见俺？”

程二牛倒是一点都不急，而是挠着后脖子嚷嚷道：“谁跟你们说俺是擅离职守，私自撤下战场的？”

郭业奇道：“难道不是？”

程二牛摇头道：“当然不是，俺跟着英国公的大军一直打到了逻些城，打得薛延陀和高昌等部节节败退，英国公还夸俺是难得的一员虎将哩。俺在逻些城收到了报信，说是小哥你要南下平叛，这才央求了英国公，让他放俺回长安跟着小哥你南下平叛灭匪的。切，临行前英国公还请俺喝了一顿大酒，给俺践行哩。”

郭业紧张的神色顿时一松，唏嘘了一声：“原来如此！”

随后，他又好奇道：“你小子远在吐蕃那边跟着英国公建功立业，我压根儿就没惦记招你回来。这倒是奇了怪了，是谁给你小子去信通知的？”

此话一出，庞飞虎康宝几人也是纷纷将目光落在了程二牛的脸上，尽是好奇的神色。

“呃……”

程二牛挠了挠头，讪笑道：“也不算啥人，就俺一个在长安的朋友，嘿嘿，大舅哥你忘了俺在长安也呆过一阵子，多多少少总结交过一两个消息灵通的朋友吧？这不，俺算是赶上了，又能给大家伙一起共事，冲锋陷阵了，嘿嘿，想想都过瘾啊，痛快！”

郭业看着程二牛扭扭捏捏的，竟是不想将他那个所谓的朋友公布于众，不禁更加好奇和来劲了，随即催促道：“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莫非你小子背着我妹子在长安又安置了小院，你小子在长安养了别的女人？”

“俺滴亲娘啊，天地良心，小哥莫要含血喷人。”

程二牛一听之下立马炸毛了，赶紧摆手解释道：“俺可是没有做半点对不起小蛮的事儿，大舅哥你可不能胡咧咧，借俺十个胆儿俺也不敢啊。对了，这次俺从逻些城给你带回来一位老朋友，保你见到之后一准开心。”



郭业见着程二牛这次难得嘴严到底，不禁更加好奇给他送信之人到底是谁了。不过既然这小子不愿意说，那他总不能抽着鞭子逼他说吧？

既然程二牛回来了，那督率新军第四营的人选倒是补上了，一人领一营，倒也齐全。

随即，他问道：“邋些城带回来的老朋友？谁？还不叫他进来给我见上一见？”

程二牛为难地看了郭业一眼，犹豫道：“大舅哥，他现在人就在花厅，要不你跟我去见他一面吧。”

哟呵，还端架子耍大牌？

郭业见着程二牛一脸为难犹豫的神色，心道，还是说那人不方便在大家伙面前露脸，要跟我单独见上一面？

于是，他冲庞飞虎等人编排道：“你们几个且在这儿坐着，晚上哪也不许去，就留在家里吃饭。厢房我也让下人给准备了，这几天就吃住在我府上。”

说玩便冲程二牛努努嘴，示意他前头带路，与那位从邋些城回来端架子的老朋友会上一会。

很快，出了后花园的月牙宫门，直奔入了花厅。

一进花厅，郭业便发现一人双手抓着宽椅的左右扶手，四平八稳地坐着，一身灰衣袍衫，清癯消瘦的身影，普通异常。唯独脸上紧紧镶嵌在肉里的那半张青铜面具分外显眼，是他——

东厂铁面，暗夜。

好久好久没有见面了，这个曾经一度胖乎乎的瘦竹竿，又瘦了回来，可见不知遭了多少折磨才瘦成这样。

郭业嗓子眼好像有东西堵住了似的，迎上前去哽咽喊道：“兄弟，回来了？”

“小……小哥！”

暗夜看到郭业后显然也很激动，双手抓着扶手欲要站起来，可是久久没有起身，懊恼地用右手拍打了一下扶手，忏悔道：“怒暗夜无法起身相迎小哥了！”

郭业不明就理，旁边的程二牛赶紧轻声解释道：“俺在邋些城那个女的守军统领手上接过他的时候，他双手的手筋和双腿的脚筋都被人挑断了，后来双手的手筋因为并没有彻底挑断，倒是勉强渐渐愈合了。可是这双腿的脚筋就彻底废了。就在大门口，还是俺将他背进府里花厅来的呢。唉，可惜了，遭了老罪了。”

听完程二牛的解释之后，郭业感觉自己的心仿佛被硬物狠狠撞击了一下，生疼生疼。

一想起自己刚才在后花园还在质疑对方端架子耍大牌，一阵汗颜从心底冒起，真恨不得狠狠扇自己一嘴巴子。

“兄弟，不用起来，你坐着就好！”

郭业赶紧将暗夜抓在扶手上的双手摁住，恨恨道：“这都是宇文倩造的孽吧？都是我连累了你，是我郭业无能，让你遭了这么大的罪！”

暗夜脸有青铜面具，郭业看不清他脸上的喜怒悲乐，但是从暗夜双手上传来的颤烁，他能很清楚地感受到对方现在的心情。

愤怒，怨恨，还有遗憾……

“唉，如今已是废人一个，不过不怪她！”

暗夜突然将双手冲郭业的手中抽离出来，然后双手抚摸着在双腿的膝盖上，来回摩挲着，苦笑道：“只当是用两条腿报了昔日旧主齐王的那份恩情，跟她再也不相欠了。呵呵，还得感谢她留我一条性命，还能让我活着见到小哥你。从此，我与她之间的一切恩恩怨怨，都如尘埃随风而逝，已成过往云烟了。”

郭业知道他说得洒脱，可是心里可是如刀绞肠肚一般的难受，心中对宇文倩这娘们不禁又恨上了，这个逼娘们，当初就应该一刀要了她的性命。

“大舅哥，你俩慢聊，俺跟飞虎和朱胖子他们去叙叙旧！”

程二牛看气氛有些压抑，心里颇为难受地借了个由头，遁出了花厅。

郭业没有理会他，而是一伸手揽在暗夜的肩膀，宽慰道：“不过活着就有机会，就有盼头，能够活着回来就好。以后，我们兄弟还有更多的机会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呵呵，有时候活着也是一种折磨，你看我现如今。”暗夜指了指自己两条报废的腿，自嘲道，“残废地活着，苟且偷生地活着，有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还不如当初宇文倩直接取了我性命来得爽快。若非想活着见到小哥，呵呵，人呐，死的时候想要活，苟且偷生的生活要想着痛快地死去，总是这么矛盾。”

“不能这么想，兄弟！”

郭业知道眼下必须要为暗夜重建活下去的勇气和自信心，随即郑重其事地说道：“死了什么也干不成，而活着，却能做想做之事。我还需要你，暗夜，你不能就这么自暴自弃。既然你如今已经回来，那么东厂重建之事就全权拜托你了，好吗？”

“重建东厂？”

暗夜的眼中霎时闪过一道活泛，不过很快便消逝，摇头叹道：“小哥你觉得我现在还能替你重建东厂，为你掌控天下风吗？”

说着，暗夜又指了指自己的那双怎么都不听使唤不会动弹的双腿。

郭业摇头道：“你错了，你忘了我们东厂靠得是什么？是这个……”

郭业抬手指着自己的太阳穴，说道：“我们靠得是脑子，不是靠两条腿。而且你没了双腿，不是还有双手，还有双眼双耳和嘴鼻吗？只是没了两腿而已，用不着这么悲观。”

说话间，一道奇思妙想在郭业的脑中一闪而逝。

瞬间，他兴奋地拍了一下暗夜的肩膀，乐道：“再说了，谁说没了双腿就不能行动了？你放心，我有办法能让你没了双腿仍旧可以行动自如，仍旧可以如履平地！”

“真……真的？”

此时，暗夜的双手再次将郭业的双手紧紧攥住，通过对方手心传来的颤抖，郭业却能很清楚地感受到，这一次，对方的心情是激动和兴奋。

重生的希望如一棵小草，顶开了暗夜心中的那块顽石，倔强地挣扎长起。

郭业心情甚欢地笑着，一脸自信地看着暗夜，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说道：“当然是真的，给我两天的时间，我保证能让你没了双腿依然可以行动自如。兄弟，我保证！”

## 第1035章坐轮椅的暗夜

过了两天，又是一个午后消食儿的花园小憩。

庞飞虎和康宝、程二牛、朱胖子几人正在老槐树下品着茶打着屁，消磨着时光忆着往昔。

正当程二牛说到朱胖子当年在陇西县衙的一桩丑事，引得众人欢笑时，突然一道嘎吱嘎吱的声音从月牙拱门处传来。

众人纷纷寻声侧目望去，只见郭业从月牙拱门处缓缓行来，跟前推着一辆似宽椅却又装着两个马车轱辘的不伦不类的四不像，依仗着两个大车轱辘，郭业推着走向众人。

而这似车又似椅的四不像之上坐着一人，此人脸嵌半张青铜面具，正是众人在西川小都护府便熟稔的东厂暗夜。

对于暗夜的归来，在平阳郡公府中早已不是秘密。

这两天，程二牛那张藏不住秘密的大嘴巴早已将此事和盘托出，包括暗夜在逻些城遭了大罪，受过什么摧残和折磨，还有暗夜双腿已废的真相，都嚷嚷个底朝天，一点渣滓都没有遮掩。

庞飞虎等人对于暗夜所遭受的磨难深表同情和遗憾，不过也极为汗颜，相比之下，他们在吐谷浑那边虽然受李孝恭的打压，但绝对比暗夜要幸运。

在他们看来，暗夜对小哥那才叫一个有情有义，忠义无双。

所以，对于今天暗夜的出现他们并不觉得意外，相反，他们对于暗夜现在坐着的这辆似椅似车的稀奇玩意更感到新鲜和好奇。

霎时纷纷围了上来，不是咂嘴惊叹，就是甚为稀罕地摸着这四不像的东西。

程二牛想起郭业刚才在后面推着这玩意过了月牙拱门前行到这儿，不由惊问道：“大舅哥，这是啥玩意啊？莫非刚才你就是用这东西，助推着暗夜兄弟前行到这儿的？”

郭业笑道：“正是，这玩意是我这两天找工匠钻研打造出来的，取名轮椅。怎么样？这名儿挺应景吧？”

“轮椅？”

程二牛在嘴里嘀咕了一声，又围着暗夜所坐的玩意转了个圈，憨笑道：“又像椅子又像车，还装着两个大车轱辘，倒也搭得上‘轮椅’二字。轮椅，嘿嘿，叫轮椅挺好，挺应景儿呢。”

旁观着的庞飞虎拍了拍那两个车轱辘轮子，发出笃笃的厚实之声，赞道：“这轮……轮椅的车轱辘蛮坚实的，暗夜兄弟这身子也不算重，应该不易将其压坏了哈。”

“哈哈，飞虎多虑了。”

郭业拍了拍这轮椅的车身，又用脚小小蹬了几下车轱辘，自傲道：“这轮椅从上到下的材质可都不是凡品。我托顺公公从宫里给我寻来了辽东那边进贡给朝廷的上等铁桦树，然后打造了这轮椅的椅身和两个车轱辘。铁桦树，知道不？”

几人纷纷摇头表示不知。

倒是管后勤的朱胖子打交道的人多了，颇为见多识广，咂嘴惊羨道：“可是那个盛产在辽东极北和新罗一带的铁桦树？我可是听说这铁桦树产区不

广，在中原压根儿就不见有，没想到小哥竟然能从宫中贡品中寻来。我的天，不都说铁桦树比普通的铜铁还要坚硬上三分吗？小哥竟然还能将它制成椅子，呃不，制成轮椅？”

“哈哈，还是朱胖子有眼力劲儿！”

郭业竖起拇指小赞了一下朱胖子，然后自谦道：“铁桦树的确是我让顺公公帮我在宫里找到的，不过制成轮椅倒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李卫公寻来了作监的几个老工匠，然后带着一群匠徒，花了两天一夜的功夫才制成的。听说光将这铁桦树切割成一块块的木料，就毁坏了不少锯子和斧子。铁桦木好啊，厚沉，硬实，制成的轮椅即便是磕磕碰碰用上十几二十年，也不易损坏。怎么样？暗夜，还算满意吧？”

郭业轻轻拍着坐在轮椅上暗夜的后背，小声问道。

暗夜扭过头感激地看着郭业，点头应道：“小哥有心了，属下铭感肺腑。有了这轮椅，在平地之上我仅需一人替我在后面推着，便能行动自如。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郭业打断了暗夜的顾虑，因为他猜到暗夜想说什么了，于是飞快地解释道：“你别以为这轮椅真像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这可是我让人精心设计过的。它可不是单单只能在平地之上推动行走，即便是上了山林小道或爬上过河，它也没问题。你看这轮椅两边的扶手下。”

郭业蹲下了身子，指着一边扶手的下面，介绍道：“看见没，这两边的扶手下面各自嵌了两个铜环，你们猜这是干啥的？”

朱胖子脑子转得快，立马猜道：“莫非是让扁担或者竹竿穿过铜环，然后前后各有一人挑着扁担或竹竿，便能将轮椅抬起来上山或涉水而过？”

“还是朱胖子脑子转得快！”

郭业又赞许了一下朱胖子，然后冲暗夜笑道：“你也别担心上陡峭山坡什么的会从轮椅上跌落下来，我替你想到了，你发现你坐着的左右各有两个绳扣？这也是我为你专门设计的，叫做安全带。你只要在上山或涉水之时将其扣起来固定在小腹前，嘿，保准你跌不下来。”

“神了，嗨，诸位，还真是这么回事啊！”

朱胖子已经蹲下来寻到了安全带的位置，立马拍须遛马道：“小哥真是想得周到啊，连这个奇思妙想的办法都让您想到了，老朱就只有一个字儿，服！”

庞飞虎和康宝等人见过之后也纷纷赞叹，对于郭业这个周全缜密而又天马行空的设计，佩服的一塌糊涂。

暗夜已经兴奋地将轮椅上的安全带给系了起来，然后腾挪晃动着身子，依然四平八稳，不动如山。

一时间，他当真是不知道说些什么才好了。

“先别说感谢的话，还没完呢！”

郭业又是笑着摇头说道：“在你左右两个扶手的内侧，你摸一下是不是有个凸出来的木槽。”

暗夜伸手去摸，果然摸到了，不滞点头称是。

郭业冲轮椅正前方的阮老三挥挥手，乐道：“老三，你先闪一边去，小心稀里糊涂地丢了性命。”

这话可把阮老三说糊涂了，可他还是将信将疑地来到了轮椅的后边，与朱胖子康宝等人站到了一块。

郭业接着说道：“暗夜，你轻轻推一下那个木槽，试试看。”

暗夜不明所以地扭头问道：“什么意思？”

郭业神秘笑道：“你推一下便知。”

暗夜哦了一声，轻轻用手推了一下右扶手内侧的木槽，噗……

闷哼一声，一道夺目的寒光从轮椅右扶手的位置疾射而出，射到了轮椅正前方的一根房柱上。

嗤……硬物入木之声，众人抬头望去，赫然是一柄寸宽指长的精巧小刃扎到了柱子之上。

众人脸上阵骇然，阮老三更是一脸后怕，尼玛的，如果刚才站在轮椅前方没动，这不就正射进我的小腹，对穿个窟窿吗？险些丢了小命。

一滴冷汗，不由地从阮老三的额头上沁出。

暗夜也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张嘴欲要问，却被郭业抢先答道：“这轮椅两边的扶手我都让老匠人给你仿造弓弩设置了暗器机关，两边扶手的机关内都各自装置了十把寸宽指长的小匕首，匕首上都抹了蝥蛇，响尾蛇等剧毒之物的毒液，见血封喉。这是给你防身之用。在关键的时候，让你不会受制于人，也可以防范于未然，当然，通常歹人也会对你疏于防范，这个暗器机关正好可以让你毙敌于转瞬之间。怎么样？满意了吗？”

“满意！属下非常满意！”

郭业的心思缜密和考虑周全，让暗夜此时除了说满意之外，根本无话可说。

随后，郭业轻轻拍着他的肩膀笑道：“所以说，有了这轮椅相助，你暗夜就相当于重新长了一双健全的双腿，你不是废人，兄弟！能行动自如，能上山涉水，能杀人于无形，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废人吗？”

“唔，小哥，属下一定尽快重建东厂，继续为小哥你效力。”

暗夜真诚而又自信地看着郭业，点头允诺道：“东厂原先的老底子还在，属下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里将东厂重新架起来。”

庞飞虎、程二牛等人见暗夜又重新恢复了活力和自信之后，纷纷出言道贺，并逐一对他勉励。

郭业看着手底下人一派融洽，也是欣慰地冲暗夜点头笑道：“那就好，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自暴自弃了，更不要辜负我的这番心思。兄弟，我很期待原先那个冷酷无情的东厂暗夜，早日归来。”

## 第1036章李府偶遇

通过一把小小的轮椅，郭业终将暗夜的自信心重建了起来。

见着暗夜不再像之前那般颓丧，郭业便叮嘱了他，让他暂时安心在他的家里将养身体，同时让暗夜开始召集昔日东厂旧部，重新将东厂的胚子着手组建起来。

暗夜如今有了轮椅之助，再也不觉得自己是个废人，当真是冲劲十足，当着庞飞虎等人的面跟郭业再三保证，待得郭业率众人南下平叛凯旋归来时，必还他一个全新的东厂。

对此，郭业倒没有对他逼得太紧，再三嘱咐他劳逸结合，一切顺其自然。

随后又吩咐众人继续在花园中打闹多多照应着点暗夜，这才自己独个儿离开了花园，让下人备好马车之后，直奔郡公府大门外。

趁着现在时辰尚早，他必须先去看一趟卫国公府跟李靖碰个头。因为李二陛下两天前派人来传旨，催促他和李靖的两路大军加快集结兵马的步伐，并限定他们五天之内必须开拔大军南下平叛。

这给暗夜打造这辆轮椅就花费了他两天的时间，如今离李二陛下的最后期限仅剩三天时间。时间紧迫，容不得他们再耽搁下去。

但是南下平叛并非说各自领着一路大军开拔南下就成，还有很多临行前的准备没有处理好。

所以，郭业必须跟李靖先碰个头，商量一番关于南下平叛前的对策。不然到时候南下平叛之后兵分两路，各自为攻剿灭邪教信徒，指不定想要见上一面都够呛。

来到李靖府邸，门房一进是平阳郡公到访，以如今郭业和李靖的关系，哪里还需要下人通传啊？

二话不说，直接领着郭业来到了李靖的书房外。

下人正要敲开书房的门通禀李靖，却被郭业给阻止了，并挥手示意他退了下去。

因为郭业听到书房里头传出一阵激烈的对话声，听着彼此的声音和对话内容，如果郭业没听错的话，应该是李靖正和一个年轻人正在推演着沙盘，貌似因为一个进攻策略的意见不同，略有些争执。

细听之下，二人推演沙盘涉及到的地名好像是永州。

永州？

郭业默念了一声这个地名，疑道，永州不就在岭南府一带的州府吗？如果没记错的话，上次虞世南给李二陛下的急奏里好像就提到，被白莲教屠城的几个州府里就有永州这个地方。

难道李靖正和别人制定如何南下平叛的策略？

不过他更好奇这年轻人的身份了，竟然还能和李靖一起推演沙盘，可见深得李靖器重啊，没听说李靖在长安还有什么子侄后辈啊。

“谁在外面？”

一道不怒自威的声音从房中传出，显然郭业在外头的轻微动静还是让李靖察觉了。

郭业大大方方地推门而入，笑着招呼道：“老师，郭业不请自来，可不要

打我军棍啊，哈哈……”

李靖一见是郭业没正经地嘻嘻哈哈走进来，不由摇头笑道：“是你啊？我还说我家里的这些下人怎么会放陌生人进来呢，原来是你小子啊。怎么？你瞎磨蹭了两天，终于舍得来见我啦？”

郭业一边笑着称是，一边走近了李靖跟前的这座沙盘，定睛一看，沙盘上的城池都插着一杆杆小旗，密密麻麻全部缩影在了沙盘之上，旗上都用蝇头小字缩写着地方的名字，岭南道……岭南府……永州……郴州……吉州……端州……梧州……

数十个州府的名字赫然跃入郭业的眼帘，可不就是岭南及广南一带的简易沙盘吗？

看完沙盘，他又扭头打量起与李靖同站在沙盘边儿上的年轻人，个子与自己相差无几，相貌倒是英武逼人，但皮肤略黑，加上一身粗布麻衣，脚上穿着一双布靴，布靴上还沾着泥泞，看着不像是公侯世家的子弟啊，更像是农家子弟。

郭业心中讶异道，这倒是新鲜了哈，如果是农家子弟，怎么能登堂入室进了卫国公府，还能跟李靖一起推演沙盘，居然还略有争执起来。难道这年轻人还有什么大来头不成？

那年轻人被郭业看得有些不自在，却也不示弱，高高挺起胸膛冲李靖拱手道：“恩师，你有客人到访，弟子不便在旁边打扰，那弟子先去府里杂院干活了。”

李靖哑然失笑，阻道：“你都叫我一声恩师了，又大老远来长安，老夫还能让你在府里干杂活？歇着吧，就当是自己家便是。多看看我给你的兵书，特别是郭郡公著的那本《纪效新书》，你更应该多看看才是。”

“兵书，弟子会看的。”

那年轻人继续对李靖拱着手，执拗道：“但是杂活也要干，恩师能收我为徒，已经是邀天之幸了，弟子岂能在恩师府上白吃白喝？我娘在来长安前再三叮嘱弟子，人可以穷，但不能志短。所以弟子在恩师家又吃又住，还近身跟着恩师学习兵法韬略，如果不干点杂活作为补偿的话，心里不踏实。还请恩师成全。”

李靖一阵摇头，无奈地挥挥手道：“罢了，你娘说得对，人可穷志不能短。但是你要切记我今日推演沙盘上跟你说得话，你晚上睡觉前，趁着夜深人静好好琢磨一番，明日一早为师还要考究你一番。”

“弟子晓得了。”

年轻人道：“恩师，那弟子先出去了。”

“唔……”

李靖刚要点头，突然看见身边的郭业，猛然想起了什么，唤道：“等等，礼儿，三天后为师就要跟平阳郡公率军南下平叛。为师会安排你进郭郡公的广南路大军中担任一个伍长，借此南下平叛的机会，你不仅可以历练一番，也可以为将来晋身积攒一些军功，不是？我想郭郡公这点面子总可以卖个老夫吧？”

最后一句话，自然是冲着郭业说得。

郭业先是一愣，心想，卧槽儿，你这老头先斩后奏啊，安排你的弟子进我的军队也不跟我知会一声，万一是个贪图享受贪生怕死的纨绔公子，那不

是给我添堵吗？

不过他一看年轻人的这身农家子弟打扮，加上安排一个小小的伍长也影响不了什么大局，而且这年轻人还是李靖的徒弟，也就无所谓了。

尽管他不知道李靖什么时候收了徒弟，但能入李靖的法眼，显然不会差到哪里去。

索性做个顺水人情得了。

于是，他大大方方地回道：“老师这话见外了哈，什么伍长啊，太屈才了，我看给令徒一个什长先历练一番才是。”

“不需要！”

铿铿锵锵的三个字从年轻人的口中吐出，然后硬梆梆地回道：“无功不受禄，我更不需要倚仗恩师的裙带关系。南下平叛我会去，但只会跟着恩师的岭南路大军南下平叛，而且我要从一个士兵开始做起。我要凭着自己的实力，凭着自己的冲锋陷阵来立军功，来晋身。恩师的好意，弟子心领了。”

说罢，连正眼都没瞧郭业一眼，直愣愣地走出了书房。

卧槽儿！

郭业差点没被这直来直去的愣种给气得岔过气去，还有这么蹬鼻子上脸不领人情的二货？

被这年轻人狠狠地撂了一下蹶子，郭业这脸皮真是挂不住。好久好久，没有人这么不给他面子了。

看着郭业的脸色不佳，李靖也知道好心办坏事了，心里暗怪自己的徒弟不懂事，嘴上也紧忙宽慰起郭业来：“真是老夫的错，郭业莫要往心里去，我这徒弟啊，刚从绛州老家过来投奔我，一点人情世故也不懂。嗨，如果前几年我就把他带在身边，人情世故又怎会如此不练达？”

既然李靖的说话了，郭业也不至于较真儿，颇有些老气横秋地摆手说道：“老师太客气了，我还能跟一个毛头小子计较？没事没事，一桩小事罢了，我不会放心里的。”

扑哧~

李靖听着郭业的话不禁一笑，乐道：“你小子才多大年纪？我这徒弟也就比你小个五六岁的光景，怎么听着你这话，好像你小子七老八十了？”

对于李靖的打趣，郭业主动无视，继续老气横秋地说道：“老师，你这徒弟的脾气得改啊，太直了。小小年纪，本事不大，脾气倒不小。”

“嗨，这回你可错了。”

李靖捋着须，面带欣慰地说道：“我这徒弟天生的过目不忘，而且擅使一手好弓箭，百步穿杨，例不虚发啊。这点老夫都自叹不如。不过你有一点说对了，薛礼这孩子性子太直，现在还好，将来若是升迁上去，恐怕要吃大亏啊。郭小子，将来老夫若是不在了，你可要好好替我照应着点薛礼，老夫这辈子就收了这么一个衣钵弟子，对他可是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啊，回头我就给薛礼他娘说一声，以后这孩子不回绛州龙门老家了，老夫趁现在身体还不错，一定要呆在身边让他耳濡目染一些才是，也好改改他的性子。”

“放心吧，老师你都开口了，我还能不应承吗？”

郭业拍了下胸脯，允诺道：“将来我肯定会罩你这徒弟的，叫什么？叫薛礼，是吧？……啥？薛……薛……礼？”

郭业说到最后，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惊一乍地叫道：“老师，你说你这徒



弟姓薛名礼，乃是绛州龙门人？”

李靖纳闷地看着郭业，不置可否地点头道：“没错啊，怎么了？”

郭业心里咯噔了一下，又问了一嘴：“薛礼，绛州龙门人，字仁贵？

薛……仁……贵？”

“啊？你小子怎么知道的？”

李靖的反应已经证实了郭业心里的猜测，尼玛的，这小子果然来头不小啊，竟然会是传说中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

别看现在的薛仁贵愣头青似的，李靖是看不到自己徒弟的将来会如何，可郭业真的啊，而且记得清清楚楚。

薛仁贵啊，这可是继李靖之后，唐高宗李治时代的又一尊大唐军神啊，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这统统都是薛仁贵这厮的壮举啊。

一个苏定方，一个薛仁贵，这可都是唐高宗李治时代的两颗璀璨耀目，光芒万丈的将星啊。

在李靖的府邸，竟然碰见了愣头青时代还未发迹崛起的薛仁贵，这下，郭业的心思又活泛了……

## 第1037章提前收编一员悍将

“喂，郭小子，想什么那么入神呢？”

李靖见郭业看着书房门口怔怔入神，不由轻唤了一声，“莫非你小子心眼就针尖儿那么点大，被我这徒弟甩了脸子就这般耿耿于怀？”

显然，李靖误会郭业了。

郭业闻言赶忙解释道：“啊，怎么会？老师误会了。我是觉得令徒薛仁贵人才难得，应该让他来我帐下效力，好好磨砺一番，将来必成大器啊。”

“哈哈，郭小子，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了？刚才你小子可是不怎么看得上仁贵啊！”

李靖感到奇怪，郭业怎么改主意改得那么快，不禁往坏处想道：“莫非你小子想借着让仁贵到你帐下效力的机会，好好惩治一下他，以报刚才他对你的冷遇无礼？”

卧槽儿！

郭业这下不乐意了，气呼呼道：“老师，你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腹啊，我郭业像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吗？”

李靖点了一下头，直言不讳道：“像，不，不是像，是你小子本来就是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人。”

“老师你这可就含血喷人了，我冤不冤啊？”

郭业一副委屈地模样，扯着嗓子抱不屈道：“我是听你说你这徒弟善骑射，尤其是一手百步穿杨例不虚发的本事，动了爱才之心呢。你想想看，他到了你的岭南路大军中，就算你亲自发话让他当个大头兵了，你觉得你手底下的那些将领会让他冲锋陷阵打头阵吗？多多少少都要碍着老师的面子，小心翼翼地护着他吧？这可与你安排他进入军中磨砺的初衷相违背哟。再说了，就算李帅你亲自发话让他冲锋陷阵打头阵，又能怎样？到时候，他立下军功来。以你和薛仁贵之间的师徒关系，恐怕外头也有人说闲话吧？说好听点，是老师你照顾子弟，让他在军中镀金。嘿嘿，说难听点，恐怕就有人说老师你给徒弟累积军功，攒晋身途径吧？”

“哼，老夫理会那些闲言闲语作甚？”

李靖嗤之以鼻地不屑道：“你真觉得老夫会在乎那些污人耳的嘴舌？”

“嗨，你不在乎，但你那徒弟肯定在乎啊。”

郭业说道：“老师莫非忘了你那徒弟的性子？脾气耿直，直来直去不说，还心高气傲的很呢。刚才你不也听见了吗？他宁可当个大头兵，靠自己的实力和军功来说话，也不愿意凭借老师的关系来晋身。如果这些闲言闲语漫天飞来的话，恐怕对你这徒弟可是大大的不利啊。心境差些的话，恐怕还会毁了这么一棵好苗子。您说是吧？”

“呃……”

李靖霎时陷入了沉默，脸上阴晴不定地考虑着郭业的这番话。

随后，他抬头眼神复杂地望着郭业，问道：“莫非仁贵到了你军中就能大不一样了？”

“那是当然！”

郭业自信满满地说道：“只要你这徒弟来我军中，我不会埋没了他的大好才华。每战必起用他当先锋，只要连着攻下几个城池来，嘿嘿，这薛仁贵的

名声势必在我广南路大军中传开，声名鹊起不在话下。我跟他又无任何亲密关系，又哪来得闲言碎语中伤？我跟老帅你保证，一旦南下平叛结束，只要这小子命大死不了，班师回朝之后我保他一个六七品的校尉不在话下。当然，这也是他应得的，都是他自己用命换来的。”

李靖听着郭业这番陈词，雪白的双眉不由一扬，问道：“当真？”

“自然是真真儿的。”郭业笑道，“前提是这小子福大命大造化大，死不了。老帅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对他徇私，当然也不会太过严苛。适可而止，过犹不及的道理，我还是懂得。”

李靖皓首微微一点，忽然发笑道：“还挺新鲜，你小子怎么对我这徒弟这么上心啊？一来他名声不显，二来你二人又素无交集，怎得忽然会对他如此志在必得呢？”

郭业先是一怔，紧接着讪笑道：“人才难得嘛，老帅你也知道我手底下那群伙计都是些有勇无谋的莽汉。你这徒弟跟着你熟读兵法韬略，又是一身好武艺，我帐下正缺这种文武双缺的人才嘛。”

“真就这么简单？”

李靖貌似还是不怎么相信郭业的这个说法。

郭业耸耸肩，道：“可不就这么简答，难不成还能复杂到哪里去？莫非老帅对你自己的爱徒这般没信心？”

“不，老夫对仁贵这孩子信心百倍。”

李靖猛地抚手一击节，应道：“好，老夫答应你，就让仁贵去你广南路大军中效力。不过郭小子，说归说，老夫可就这么一个衣钵传人，你可真要替我照应着点。刀箭无眼，你可得……”

“放心，你这徒弟福大命大造化大呢。保证出不了什么事儿，有什么不测，你拿我是问。”

郭业打断了李靖的顾虑，爽快地应承了下来。

可见，李靖卸掉铠甲，脱去军神的那层光晕之后，终究不能免俗，始终还是一个善长人翁般的师长父辈。

足见李靖的薛仁贵的爱护和青睐。

听着郭业信誓旦旦的保证后，李靖大手飞扬，爽快道：“好，再让仁贵在府中陪我几日，三天的大军开拔，我让他一早就来你广南路大军军营报道。”

“好，我暂且将他他充入我的亲卫营。”

郭业暗赞一声，得，机缘巧合，鬼使神差一通忽悠下，竟然将能征善战的薛仁贵也收编到哥们的帐下了。

郭业不无恶趣味地想道，如果苏定方也能跟我南下平叛的话，啧啧，这两个狠人就都在我麾下了，那可就完美无双了。

安置好薛仁贵的去向之后，李靖突然问道：“你今天找我莫非是来与老夫商议如何制定南下平叛线路之事？”

郭业被李靖这么一提醒，当即连连点头道：“嗨，差点将正事儿给忘了。可不就是这件事儿呗。南下之后，咱们两军总要拉开战线吧？所以，我就在想你我两路大军是否可以在拉开战线的同时，又能协同互补作战呢？这样的话，也能有个照应，不是？毕竟虞老大人的奏折中提到了，光白莲邪教护法大军的人数就多达数十万，就算是乌合之众那也是数量惊人啊。蚁多咬死象，咱们拢共也就五六万的兵马，这点不能马虎咯。”

“哈哈，你小子说到点子上了，刚才老夫与仁贵推演沙盘时，正争执着这桩事儿。你看这沙盘上……”

李靖抬手一指跟前的沙盘，细细向郭业说起了刚才他与徒弟薛仁贵的沙盘推演过程。

……

……

此时，平阳郡公府。

秀秀挺着微微隆起的肚子，在郡公府女眷内院的一处厢房里，亲自接待了文成公主的到访。

与文成公主随行的，还有秀秀的亲妹妹——临阳小县主，柴禾禾。

待得下人们上完茶点退出了厢房后，秀秀轻声说道：“不知公主殿下今日来访，恕秀秀身怀六甲，有失远迎，更不能全礼相迎了。”

按照礼制，文成公主乃是千岁之尊，她到访平阳郡公府，郭家定是要中门大开，然后鞭炮齐鸣，全府迎驾。

不过因为郭业凑巧不在府中，郭府主事的秀秀又是身怀六甲，所以这些繁文缛节文成公主都一律取消了。

相反，她非常低调地让郭府丫鬟领着她，还有柴禾禾二人一同来到女眷内院与秀秀见面。

文成公主浅尝了一口茶水，笑道：“平阳郡主太客气了，按着宗族算起来，你我还是表姐妹呢。那些个烦死人的礼节，就免了吧。”

秀秀含笑嗯了一声，才问起了文成公主的来意。

文成公主道：“本宫是听闻平阳郡主有了身孕，这才想起与尊夫平阳郡公打过多次交道，与令妹临阳小县主更是关系亲昵情同姐妹，不过却一次也没见过平阳郡主你。所以，今天才生出了拜访探望的心思。”

“啊？”

秀秀小小怔了一下，明显被文成公主的来意给愣住了，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竟然是为了这个缘由。

刚要客套几句说些什么，却被她身边一直缠着她的妹妹柴禾禾给打断了：“你们说话绕来绕去还真是累，文成姐姐你也是，跟我大姐又何须这般客气？”

秀秀听出来了，敢情儿这文成公主和自己这个淘气的小妹今日到来，另有目的啊。

而文成公主被柴禾禾这么一说，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一脸尴尬地僵在那里。

柴禾禾却不管这些，而是径直问向秀秀：“姐姐，我可是听说姐夫三天后就要开拔出征，前往南方平叛了？”

秀秀蛾眉轻蹙，不解地看着柴禾禾。

柴禾禾见秀秀没有回应，又催了一句：“姐姐，是不是有这事儿啊？”

秀秀瞥了一眼对坐儿的文成公主一眼，然后又将目光落在柴禾禾身上，怔怔问道：“你问这个做什么？你姐夫奉旨南征平叛，这在长安城也不是什么秘密，你还有什么不信的？”

“不不不。”柴禾禾如拨浪鼓般连连摇着头，兴奋地从椅子上跳将起来，蹦蹦跳跳来到秀秀的身边，抱着她的胳膊摇晃着央求道，“姐姐，我们有事儿

求你，你一定要应承，姐夫最听你话了。”

“我们？”

秀秀再一次将狐疑不解的目光从柴禾禾身上转走，定格在了对坐儿的文成公主身上。

## 第1038章夜里小语

至暮霭黄昏，李靖与郭业才将事情谈完。身为主人的李靖自然热情挽留郭业留下来一起用晚饭，不过郭业却被再三婉拒，而后匆匆离开卫国公府。

在郭业看来，不日就要开拔南下平叛，离去在即，自然是多跟家里妻女老小围桌吃饭才是正理儿。

而且他心里很清楚，若非秀秀怀了孕，老太太九成九是不会放他离开长安，去南边杀敌平叛的。

一念至此，心里略微庆幸，看来秀秀肚里的这个孩子来得还真及时，这么向着老爹，八成是个带把儿的。

当他回到郡公府时，门房便将临阳小县主和文成公主中午到访的事情禀报了上去。不过很遗憾，就在半个时辰前，文成公主和柴禾禾那丫头双双离去。

至于她们跟秀秀谈了些什么，门房就不得而知了。

郭业琢磨着，八成都是女人家的那些细碎事儿。于是心里也没在意，径直奔往饭厅。

此时饭厅中，老太君、秀秀、芷茹、还有抱着小郭襄的贞娘，都围坐而坐，坐着有说有笑，不时夹杂着小郭襄似是而非口齿不清的几句嘤嘤呜咽，倒也其乐融融。

一家老小，都在等着他归来开饭。

郭业一进饭厅落座下来，老太君一声令下，丫鬟老妈子们纷纷开动，上菜的上菜，舀汤的舀汤，盛饭的盛饭，一时间碗筷飞动，汤勺叮叮不绝于耳。

一顿晚饭吃得倒也欢畅开怀，饭罢之后又有丫鬟端上来时令瓜果，约莫过了一个时辰，这才散了桌。

郭业因为尚有公务还没忙完，向老太太告了辞，率先折返回了书房中。

直至打更的梆子声敲了几巡，郭业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哈欠，起身抻了抻懒腰，才发觉外头已是三更天。

颇感困倦，郭业出了书房，借着明亮月光的照映下，顺着书房外的回廊去了秀秀所在的院子。

离去在即，加上秀秀有了身孕，乃是老太君眼中的郭家第一号功臣，于情于理，郭业自然都要宿夜在秀秀的屋中。

来到秀秀的屋外，郭业隔着窗户发现屋里头烛光锃亮，不时传来手动翻书的咝啦声，敢情儿老婆大人还没睡觉正看着书呢。

哎呀一声，郭业推门而入。

正见着秀秀披着一件外衣倚靠在床头上，手里貌似翻着一本书。

秀秀见着郭业进来正要起身伺候，却被郭业赶忙上前给阻住了：“别折腾了，你有了身孕可别乱动，好好躺着。”

秀秀唔了一声，将手中那本书直接放在了床榻边儿上的一个放烛台的矮脚柜，郭业随意扫了一眼这书，貌似又是出自名誉长安的女文青尤姬姑娘之手，书名如此之熟悉——《姐妹妹妹站起来！》

她奶奶的，郭业哑然失笑，要说这尤姬这女文青也真是天生的作家胚子，一点即通，什么都敢讲什么都敢写啊，干脆给他颁发一个大唐诺贝尔文

学奖吧。

如果没记错的话，他记得尤姬姑娘曾跟他讲过写着本书的初衷，这本《姐妹姐妹站起来》写得是关于一个大家闺秀和一个农村腐女，在各自不同的出生背景和生活轨迹下，抗争礼教束缚追逐属于各自幸福的故事，结局自然是皆大欢喜圆满幸福。往高了说，这是一本关于传统封建女性为女权而做抗争的故事。

不过这种书在小范围内流传还行，那还是依仗着尤姬在长安城的艳名和才情。但是如果尤姬敢在大渠道传播这本书的话，毕竟书的内容和隐晦寓意太敏感了，一经大肆流传，保不齐御史台那些言官们就要拿这娘们说事儿了。

如今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尤姬这种书可不是什么千金小姐爱上穷秀才，颇有些格格不入。

郭业萌发了主意，回头有时间得好好提醒这女文青，别穿偏了裙子走偏了路。

秀秀见郭业这么莫名其妙地发笑，不由疑惑道：“夫君笑什么？莫非你觉得我不适合看尤姬尤大家这最新的话本吗？”

“啊？没有没有，看看书陶冶陶冶情操，我觉得挺好。”

郭业一边说着，一边脱着衣袍飞快钻入了被窝中，然后又轻轻告诫了一句：“不过尤姬写得这种书，以后你还是少看，免不得将你带坏了。”

秀秀略带风情地瞥了郭业一眼，嗔道：“我倒是觉得尤大家在书中讲得挺好，女人不能一味地依附男人，女子无才便是德这种话更是不对。尤姬姑娘还说，女子能顶半边天，她如今能在长安城中得到别人的尊重，正是因为她一身才华，写得话本人人叫好。夫君，你说呢？”

郭业听着秀秀这话，就知道她中毒不浅了，看来自己平时对尤姬的言传身教都被她用到书里了。尤姬这娘们，当真是害人不浅。

于是他也不愿和秀秀再纠结这个问题，呼的一声吹灭了蜡烛，低声催道：“睡吧睡吧，忙了一天，腰酸背疼的，明儿还要早起的。”

谁知秀秀一点困意都没有，精神头十足地说道：“夫君，今天禾禾那丫头带着文成公主来咱们家了，你知道吗？”

郭业唔了一声，随意说道：“门房都跟我说了。”

秀秀见郭业貌似不怎么上心，有些生气地轻轻推了一把，问道：“你就不想问问，文成公主今日到访所为何事？”

郭业轻笑道：“我一天忙得脚不沾地，哪里还有闲心去打听你们女人家的这些个事儿。”

秀秀听完戏谑道：“人家来府上可不是专门来探望我的，而是冲着夫君你来的。”

“咦？”

郭业这下来精神头儿了，匆匆坐了起来，屋内乌漆抹黑的伸手不见五指，郭业下意识地扭过头问道：“这就新鲜了，文成公主来找我作甚？”

秀秀颇有些吃味地伸手随意扭了一把郭业，貌似扭到了胳膊上，嗔道：“人家上门来寻你，然后当着我这个郭夫人的面，对你夸了一通呗。说郭郡公什么年轻有为，文武双全，上马能击贼，下马能作诗，看来这文成公主对夫君你印象挺深的呢。”

郭业听出来了，秀秀这是在吃文成公主的醋。

不过他没有天真地认为文成公主来自己家里，就是专门夸自己让秀秀吃醋，先不说文成公主的为人没有无聊到这种地步，就说自己跟文成公主，也从来没有过这方面的暧昧啊。

尽管从秀秀口中听到文成公主夸自己，让郭业暗暗小爽了一把。但是他还是认真地问道：“秀秀，这种干醋你也吃？文成公主是什么人？我拢共跟她见面也不过三两回，别想太多了。她今天来咱家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

秀秀很庆幸屋里无灯火，郭业看不见自己这幅小女人吃干醋的模样，不过她刚才那番醋坛子的话也是说说气话罢了。她还没因为吃醋而不理智到去怀疑郭业跟文成公主有什么关系，因为在她看来，文成公主与自己的丈夫根本不可能。她还从来没听说过历朝历代，哪个公主会下嫁给一个已有妻室和妾侍的臣子。

随即，她将今天文成公主的来意说出：“文成公主今日到访本意是要见你的，不巧你竟没在家。她今日前来是给禾禾那丫头，还有豫章公主、长乐公主当说客的。”

“说客？什么意思？”

郭业这下更莫名其妙了，不明就理地问道：“怎么还扯到了长乐、豫章两位公主殿下？”

尤其是一说到这长乐公主李丽质时，郭业脑中立马浮现出了当日在大慈恩寺，唐玄奘开坛讲法时的那一幕。

当日那个有着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却看着有些娇娇弱弱的长乐公主李丽质，至今郭业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秀秀又道：“哪里会这么简单？还牵扯到了长孙皇后呢。确切地说，看着是禾禾拉着文成公主做说客，实际上是文成公主为长孙皇后当说客。”

先是给柴禾禾这淘气丫头当说客；

再是给豫章、长乐两位公主当说客；

最后又引出给长孙皇后来当说客。

此时，郭业困意全消，不过也更加地糊涂了，心里暗道，怎么这事儿听着好像很复杂似的呢？

疑惑之余，他连连催促道：“秀秀，别兜圈子了，赶紧说来听听，文成公主今天到咱家找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儿？你今晚不说个通透，看来我这觉是睡不踏实了。”

“嗯，别急嘛，屋里黑漆漆的，你先去掌灯，火折子就在我那梳妆台的第二格抽屉里呢。”



## 第1039章来得及挽救吗？

嗤……

郭业摸黑走至梳妆台，拉开第二格抽屉拿出火折子，呼的一声，吹起火折子，借着微弱萤火般的火光，又回到床榻边儿。

立马将烛台上的蜡烛点燃，霎时，屋内漆黑褪去，恢复亮堂。

随手熄灭了火折子，郭业坐到床沿，一脸期翼地催道：“秀秀，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啊，可急死我了。”

秀秀捡起床边的一件外衣扔给郭业，说道：“先披上，小心着了凉。”

郭业唔了一声，将外衣披在了身上，然后就听秀秀轻轻说道：“游说之事牵扯到魏王李泰。”

怎么还扯到了魏王李泰？这小子不是被贬黜到黔州了吗？

郭业听着糊涂，不过没有冒然打断和插话，继续听着秀秀说下去。

秀秀道：“其实吧，文成公主是受长孙皇后、还有豫章、长乐两位公主所托来寻你游说的。至于咱们家的禾禾，这小丫头片子就是来瞎凑热闹的，真是哪儿都有她。”

郭业暗自想着，豫章和长乐两位公主都是长孙皇后所出，跟李泰还有李承乾都是同父同母的兄妹。

这小子如今被废黜在黔州当都督，黔州距离岭南一带不算近，但是也不算远，莫非……

随即，郭业揣测道：“秀秀，莫非皇后娘娘和还有长乐、豫章两位公主拜托文成公主来游说我之事，与此次我率广南路大军南下平叛剿灭邪教有关？”

“正是！”

秀秀螭首微垂，叹服道：“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了夫君，这一桩看似风牛马不相及之事都能让洞察到。没错，今日文成公主来寻夫君便是为了你南下平叛一事，为魏王李泰而游说。文成公主说了，豫章与长乐两位公主乃是魏王泰的胞妹，因此不便出面来拜托夫君你。而皇后娘娘又是六宫之主，历来祖制规定，后宫不得干政不能。魏王是皇后的儿子，更要避嫌。所以，这才请了与夫君略有交情的文成公主出面呢。”

郭业听完之后立马面色冷静了下来，伸伸手，示意秀秀讲下去。

秀秀继续说道：“长孙皇后和两位公主希望夫君率军南下平叛之时，能够以广南路行军大总管的名义修书一封至黔州大都督府，征调魏王殿下率领黔州都督府的兵马来协助你在广南路一带击贼剿匪。”

“哈哈，这可是新鲜了啊！”

郭业不由咧嘴笑道：“我广南路大军下辖四营共计两万余兵马，就算平叛时兵力不足我也可以就地收拢沿途被击溃的府兵，何须花费精力去征调大老远的黔州大都督府那边的兵马。再说了，魏王李泰是什么人？一直以来都跟我不对付，我会去跟他征调兵马？笑话！”

“夫君这么一个玲珑剔透的人儿，怎会听不懂皇后和两位公主的意思？”

秀秀有些无语地摇着头，说道：“她们是想……”

“秀秀，别说了。皇后和两位公主的意思，我懂！”

郭业打断了秀秀的话，抬手阻道：“正因为我懂她们母女三人的真正用意，所以这事儿我更不能做。”

秀秀疑惑不解地看着郭业，轻轻噢了一声，像是询问。

郭业笑道：“皇后的用意我很清楚，说白了，这根本就不是皇后的用意，而是咱们那位远在黔州却不甘寂寞的魏王殿下下的意思。我如果没猜错的话，他不仅给皇后娘娘去了信，还给豫章和长乐两位公主去了信，目的是想要她们帮他一把，好让我在南下平叛时将他从黔州征调到广南路一带剿匪平叛。不然的话，以我对长孙皇后为人的了解，还有两位公主素来不问政事的女孩心性，怎么可能会主动托文成公主来找我游说？”

见着秀秀还是有些迷迷糊糊，郭业继续解释道：“魏王李泰央求他的母后，授意他的妹妹们帮他，理由很简单，这位不甘寂寞总喜欢搞风搞雨的王爷沉寂太久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太子承乾被圈禁之事八成又传到他耳中了，所以他现在急需立下一份功劳作为契机，尽快进入当今圣上的眼中。这样，兴许他能哄得当今圣上一高兴，一纸诏书将他从黔州那边召回长安来。众所周知，李泰曾经是最得当今圣上喜爱的一个皇子，在皇帝身边久了，背不住将来他还能取李承乾而代之呢。呵呵，至少咱们这位魏王殿下是这么想的。”

“所以，他就将主意打到了夫君这次率军南下平叛上了？”

秀秀听完郭业的分析之后略懂一二了，有些怔怔地叹道：“原来里头竟然还这么复杂。”

郭业爱怜地摸了摸她的头，笑道：“从我南下平叛中立下一份功劳作为契机那还算这位魏王殿下仁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哼，他到时候肯定暗地里小动作不断，说不定我这南边平叛还没结束，他就能将此次南下剿匪平叛的功劳统统抢到自己头上。夫人你是有所不知啊，我对这位魏王殿下太了解了，吃独食吃习惯了。到时候以他那烂泥扶不上墙的本事，不给我广南路大军添乱就算不错了。就怕届时，功劳他拿，黑锅你夫君我背哟！”

“啊？”

秀秀闻言顿时惊得掩住了小嘴，膛目结舌地骇然道：“这么说，皇后娘娘和两位公主殿下就没安心呢。还有那文成公主，亏她还在我面前连连称赞夫君你呢，原来是当面一套背地又一套呢。”

“哈哈，秀秀言重了！”

郭业看着秀秀鼓着腮帮子，一副义愤填膺的娇俏模样，急忙解释道：“皇后娘娘爱子心切，再说了，太子承乾又不争气，她也希望李泰能借此机会早日回长安，这个可以理解。至于那豫章和长乐两位公主，少不更事，天真烂漫的女儿家性子，哪里会想那么多？这倒是秀秀你误会她二人了。至于文成公主嘛，恐怕她也是盛情难却吧？毕竟皇后和两位公主殿下都请她出面当说客，她怎能拒绝？”

说到这儿，郭业口气很坚决地补了一句：“不过甭管她们找谁游说，我的立场很明确，魏王李泰这种人能躲便躲，要我与她共事？省省吧！我躲到都躲不及呢，哪里还会自寻烦恼？”

听着郭业帮长孙皇后和长乐公主等人开脱，秀秀却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脸色也变得略微有些难看，欲言又止，而后微微低下头去，不敢直视郭业半分。

郭业见状心疑万分，立马问道：“秀秀，怎么回事？”

“我……我……夫君，我……”

吞吞吐吐老半天，愣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来，一副小孩子干了错事一般，心虚不已。

郭业貌似感觉到了几分不祥之兆，下意识地将屁股从床沿边儿挪了挪，跳将起来，不敢相信地质问道：“秀秀，我的好媳妇，你别告诉我被文成公主忽悠几句，你便自作主张替我应承了此事吧？”

“对不起，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

秀秀低声致歉了一句，而后猛地抬起脸来，羞臊汗颜望着郭业，怔怔问道：“夫君，这事儿还来得及挽救吗？”

## 第1040章佛堂之中拒皇后

听着秀秀这话，郭业彻底无语。看来，秀秀这个纯洁如白纸一张的小羔羊，还是没有经得住文成公主的忽悠，稀里糊涂就替自己作主应承了这件事儿。

算你狠，文成！

随即，郭业用手指轻弹了秀秀的额头，笑着宽慰道：“当然来得及，这事儿我不会让李泰这孙子得逞的。”

秀秀稍稍舒了一口气，现在听郭业这么说，负罪感总算没这么大了。

于是问道：“夫君，我都应承了文成公主，那接下来你该怎么挽救此事呢？”

“接下来啊……”

郭业将外衣一脱，顺势吹灭了烛台上的蜡烛，轻轻说道：“接下来，先睡觉。”

一夜无话，睡至天明。

第二日一大早，秀秀因为有身孕而继续贪睡着，郭业则是早早起来，穿戴整齐洗漱一番后便出了郡公府。

对于李泰之事，他自然是相当抗拒百般不愿，不可能让李泰跟他南下平叛搅和在一起。

所以，他今天就要解决掉这桩事。

不过，他并不打算去找文成公主，因为她虽然趁自己不在忽悠了秀秀，但她只是一个帮忙游说传话的说客。

要从根子上拒绝此事，就得去找源头——长孙皇后。

所以，他离开太平坊后，直奔的方向也是皇宫。

之所以选在这个时候进宫拜见长孙皇后，郭业有他的考虑。

因为这个时候正好是早朝的时间段，在甘露殿那儿不会跟李二陛下打照面。

而且李二陛下也曾有过交代，率军南下临行前的这几天，郭业和李靖无需上早朝了。

他很清楚，要断了李泰这小子浑水摸鱼外加来添乱的念想，就要从长孙皇后这边入手。到时候如果在甘露殿碰到李二陛下的话，那就不妙了。不免会横生枝节，惹来一些不必要的事端。

避着李二陛下跟长孙皇后见面，既是为长孙皇后考虑，更是为自己撇清干系。

进了宫，引路的小黄门对郭业自然是熟的不能太熟。郭业扯了个幌子，说是长孙皇后相召，小黄门一听之下不敢怠慢，而且平阳郡公如今威名赫赫，如日中天，再加上郭业出手大方，又塞了一小锭银子给那引路的小黄门。

仅仅过了一小会儿，郭业在宫中便如入无人之境般，出现在了甘露殿外。

把守甘露殿的内侍太监一见是平阳郡公郭业到此，并未轻侮，立马进去禀报了长孙皇后。

很快内侍太监去而复返，说是长孙皇后有请进殿。

不过进了甘露殿中后，那内侍太监却直接将他领到了长孙皇后设在殿内幽深处，平日礼佛的佛堂中。

只见长孙皇后盘腿坐在一个蒲团上，蒲团边上放着一卷经书，而长孙皇后的手却把着一串精致无暇，颗颗饱满圆润的上品佛珠。貌似她刚礼完佛做完早课。

“好久未见，郭郡公，请坐！”

长孙皇后并未起身，也无需起身，只是伸手示意郭业坐下。

郭业也不客气，大大方方地脱下今早刚换上的皮靴，盘腿坐在了一块黄色蒲团上，离长孙皇后仅距五六步。

坐罢之后，长孙皇后好像跟个没事儿人似的，皓齿轻启，微笑道：“郭卿，听说令夫人有了身孕，郭府不日又要添新丁，真是可喜可贺啊！”

郭业微笑以还之，口称说了声谢谢皇后的关心。

随后也不跟长孙皇后绕弯兜圈子，径直说道：“皇后，请恕微臣斗胆，昨日文成公主来我府中所托之事，微臣实难办到。还望皇后娘娘见谅！”

长孙皇后听完之后，脸上神情依旧平淡如初，不过郭业还是细致地察觉到，她手中把着的佛串微微一滞。一个细微的动作，出卖了长孙皇后此时的心情——意外之余透着失望。

不过也就瞬间的停滞，很快，长孙皇后又开始有条不紊地捻起来佛珠，淡淡地问了一句：“郭卿，可以告诉本宫，这是为什么吗？”

郭业很是佩服长孙皇后临危不乱不动如山的心境，不过为了让她彻底死心，也不愿对她扯谎，据实答道：“回禀皇后，实不相瞒，如果微臣将魏王殿下从黔州征调过来参与广南路大军的南下平叛之事，那微臣就甭想消停和清静了。”

长孙皇后继续捻着佛珠，问道：“郭卿，难道你不觉得泰儿率领他在黔南大都督府的兵马前来协助你，能够帮你一二吗？本宫也粗通兵法韬略，韩信点兵，多多益善，难道郭卿还嫌兵强马壮不成？”

“呵呵……”

郭业不咸不淡地笑了笑，轻轻回了一句：“皇后娘娘，恕臣直言，魏王殿下乃是您的儿子，难道他的秉性和为人，您自己还不清楚吗？”

吧嗒~

长孙皇后手中捻着的佛串意外地掉落在地，神色也有些变得局促。

郭业继续说道：“皇后，说实在的，微臣就算缺兵少马，也不会跟魏王殿下征调。原因很简单，微臣就想痛痛快快地杀贼灭匪，以最短的时间将南边白莲邪教叛乱之事平定，然后班师回朝。微臣实在不愿多生事端，自己给自己添堵找麻烦。魏王殿下……嗨，还是算了吧！”

这下长孙皇后总算明白了郭业拒绝的真正原因。

她身为皇后，她的儿子身为大唐帝国的皇子，现在听着一个臣子这么看低甚至生出嫌恶厌烦之心，长孙皇后在多多少少失落之余，也心生了几分怨气。

这个怨气，一是因为自己的儿子李泰不争气，不长进。二便是因为郭业身为臣子者，却敢在自己面前如此地贬低一个皇子。

她就算脾气再好，性子再温顺，她的脸上也着实挂不住。

倏地，她随手一抄将佛串捡起持在手中，然后蛾眉微蹙地看着郭业，不

悦质问道：“郭卿，本宫的儿子真有你说得这么不堪吗？”

郭业还是头一次见到长孙皇后生气发火的样子，一向都是以温顺端庄示人的长孙皇后，在郭业心中的印象极为深刻。

今日长孙皇后一反常态之下，倒也另有几分别样的风韵。

不过他现在可没心思去流连长孙皇后的别样风韵，他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甩掉李泰挽和广南路大军这个大礼包。

随即，他硬着头皮抱着不怕得罪长孙皇后的心思如实回道：“启禀皇后，说句不怕您责难的话，无论是太子殿下还是魏王殿下，微臣都受够了，若非是依仗着天家的身份，微臣是一刻不愿也不想侍候他们。所以，这次征调黔州魏王殿下协助平叛之事，还请您不要为难臣，臣恕难从命！”

“放肆！”

长孙皇后被郭业这么单刀直入数落着自己的儿子，气得手中紧攥着佛珠，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乍一看，还真像是一尊脸有煞气的玉观音。

长孙皇后抬起攥着佛珠的右手，怒指郭业喝叱道：“郭业，你妄议天家子弟，你大胆，你放肆！”

“皇后！”

郭业这个时候也不认怂，盘腿坐正了身子挺直了腰杆，还击道：“臣说得是事实。”

“郭业，本宫再问你一句！”

长孙皇后寒眉隐戾，沉声问道：“此事真的没有商量的余地？”

郭业心里也是一百个一千个纳闷，今天的长孙皇后是怎么了？怎么会跟以前相差那么大？

到底是什么事情让她变得如此不可理喻，而且近乎于咄咄逼人？

这可不是她一向端庄贤淑温婉而雅，从来不干预政事的作风啊。

不过，事已至此，他自然不会因为长孙皇后令人不可琢磨的变化而有所妥协。

他平视着长孙皇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斩钉截铁地回道：“皇后，恕臣实难从命！魏王殿下这事儿，还是省省吧！”

啪~

郭业脑门猛地一阵生疼，貌似被硬物给砸中了！

郭业吃疼，下意识地捂住了额头，再看一眼自己盘着的双腿前.....

尼玛，长孙皇后闹哪样？

她.....她.....竟然用手中的佛串直接砸自己。

卧槽儿，这还是传唱千年扬名后世，被公认为一代“贤后”的长孙无垢的行事作风吗？

这就是典型的小姑娘心里受了委屈要撒气的行事作风啊！

## 第1041章判若两人的长孙皇后

郭业俯身捡起地上的佛串，欲要递还给长孙皇后，却发现此时的长孙皇后眼眶夺泪，快哭了！

你妹，这算怎么一档子事儿？

郭业顿时觉着整个人都不好了，这算什么？史上最牛逼的官员，把堂堂的大唐长孙皇后给气哭了不成？

“郭业！”

长孙皇后最后还是还是没有哭出来，不过却被气得脸色惨白，连声音都有些抖索起来，喝叱道：“本宫是上辈子跟你结了大仇，还是本宫跟你八字不合生肖相冲？竟引得你屡屡与本宫作对。承乾和泰儿都是本宫所出，你却处处与他们为难。前番，泰儿被贬黜黔州，你敢不说是你在背后捣的鬼？还有承乾，你在暗地里挑动他与泰儿不合起争执，惹得陛下废了他的太子储君之位。这一次你更狠辣，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他与鲁王等人行大逆不道之事而不及时间阻，让他走错了路以至于毁了一辈子的前程。可怜我儿承乾此生已与太子储君之位无缘。本宫虽然不问朝政，但不代表本宫眼瞎耳聋，更不代表本宫痴傻不谙世事。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都是你郭业！”

长孙皇后的声声讨伐下，郭业心中暗惊，看来真是什么都瞒不了长孙皇后，只是她将一切都放在了心里。

但是，郭业却没有因此而感到丝毫不安，更不觉得要背负着什么罪恶的枷锁。老话说的好，牛不喝水，强按头也无用；狗不吃屎，怎么强喂都没用。

不过这老话太过粗鄙了，郭业自然不可能这么直说，而是委婉地摊摊手，表示无奈道：“皇后，你这话就稍显偏颇了，如果太子殿下和魏王殿下心里不藏着邪念，臣怎么使阴谋诡计也没用，对吧？况且这也不是我逼着他们就要走这条不归路，自造孽不可活，这怨得了谁？相反，皇后您应该庆幸，至少他们还没铸成不可挽回的大错，皇上一直都在容忍着他们。如果真让他们做了皇上都容不下他们的地步，这点小小惩处又算得了什么？归根究底还是那句话，微臣只是做了身为陛下臣子应当应分之事。退一万步讲……”

说到这儿，郭业稍稍停顿了一下，语气郑重地说道：“皇后，退一万步讲，臣觉得您不该责怪迁怒于微臣，相反应该感到庆幸。扪心自问，如果大唐帝国将来是交在这两位殿下其中之一人的手中，又会变成怎么一副光景？民富则国强，同理，强国更需要一个明君啊！皇后乃是深明大义的女人，一直以来更是备受朝野称颂，想必十分了解也能看得通透魏王和太子两位殿下。大唐如果真交到他们其中一人的手中，恐怕……”

下面的话，郭业不打算继续说下，因为他还没虎愣愣到魏征这个地步。

不过他不说不代表长孙皇后听不出这弦外之音。

但是她听出来又如何？郭业话糙理不糙，从头到尾都占着一个理儿字，再者说了，知子莫若母，李承乾和李泰这两个眼高手低的废物儿子，长孙皇后又怎会不知之甚详？

在郭业一通夹枪夹棒外带有理走遍天下的话里，长孙皇后哑口无言，辩无可辩。

不过，她身为人母，怎会放弃？

不再过语气不再再咄咄逼人，而是颇有些无奈地又质问郭业一句道：“那我兄长呢？郭业，你别告诉本宫，我兄长如今落得被陛下夺爵革职，驱逐出长安，与你没有干系吧？”

“哈哈……皇后，亏我郭业平日尊你敬你，你今日却这般地胡搅蛮缠！”

郭业也渐渐来了火气，嘴角一撇，鄙夷地说道：“长孙无忌如今落得这般田地是谁造成的？他结党营私，他权倾朝野，他为所欲为，他在陛下南下巡行之时变节附逆，这些都是我逼他的吗？”

郭业突然变得强势起来，却将长孙皇后压制得微微一怔。

一时间，竟然找不到话来反驳。

郭业冷笑一声，又道：“皇后，你不念我郭业平日对你的尊敬，那你总该听说了，临了临了，是谁在皇上面前替长孙无忌求情，救了他一条性命，让他得以回老家颐养天年吧？别说我郭业处处与令兄长孙无忌作对，您也不想，他干得那些事儿叫人事儿吗？两派相争必有所损，这无法规避。

可说一千道一万，不是我郭业不容他啊，我郭某人也没这个能耐不容他啊，而是您的丈夫，他的妹夫，我大唐高高在上的天可汗陛下容不了他啊！而且皇后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明镜儿，大唐若要开创盛世，大唐若要千秋万世，那么以令兄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世族势力便是皇上首要翦除的拦路虎。”

“唉……造孽！”

长孙皇后突然幽幽一叹，将怨愤的眼神从郭业身上移开，低眉惆怅道：“郭卿所言，本宫又何尝不明白不清楚？只是本宫再干预朝政，再不愿外戚专权，可本宫终究是承乾和泰儿的母后，终究是长孙氏的女儿。最近接踵而来的事情，本宫岂能无动于衷？郭卿，你知道吗？本宫最近连连做着噩梦，梦见长孙家被满门抄斩，从此没落衰败。”

郭业见着长孙皇后突然态度大变，顿时有些适应不过来，只得用淡淡地口吻敷衍道：“皇后，那只是一场噩梦而已，当不得真。”

“不，不是梦！”

长孙皇后的双眼骤然变得恐惧，呼吸略带急促地慌不择言道：“本宫还梦见自己又犯气疾，撒手人寰。而且还梦见了在地下与承乾和泰儿相会。承乾跟我说，母后，父皇好狠的心，竟然让儿臣死于被流徙的途中。而泰儿也跟本宫抱怨，说本宫对他不好，说自己死于病疫之中。午夜梦回时，本宫屡屡被这噩梦惊醒，而且是连着数晚做着同一个噩梦。害怕，本宫真的很害怕，承乾和泰儿虽然不长进不争气，可他们都是本宫怀胎十月所生的孩子啊。他们不该有此厄难啊，难道这是上天的预警吗？”

郭业此时听完之后，心里也是直突突的狂跳，眉头早已拧成了一个疙瘩。因为长孙皇后这个噩梦倒也符合原有历史的轨迹。如果一切都没改变的话，长孙皇后的确是在几年后死在了哮喘病上，而李承乾则因为谋反被贬黜，死在了流徙途中。至于李泰，史上记载，的确是病死的。

难道这冥冥之中真的有一只大手在主宰着世间的人和事不成？

“郭业，陛下最近因为我兄长的事情，已经很少来本宫的甘露殿中宿夜了。”

“郭业，本宫听说最近高丽国和东瀛国都给陛下进贡了一批美女，连杨妃、阴妃都时常来本宫中抱怨。”



“郭业，本宫很害怕自己如果在哪一天突然撒手人寰，谁来照顾承乾和泰儿。如果本宫在世的时候不帮着他们一点，不替他们多谋划谋划，那本宫万一有个不测，那他们兄弟真要落得如那噩梦中一般的凄惨下场了。”

.....

.....

一时间，长孙皇后像个深闺怨妇一般，向郭业喋喋不休地诉着苦抱着怨，莫名其妙地毫无保留地向郭业无休止地倾述着。

而郭业先是百般错愕，不过听着听着，他好像找到了长孙皇后今日为何变化那么大的症结所在了。

她因何恐惧害怕？

她因何胡搅蛮缠？

她因何前后判若两人？

从长孙皇后自说自话的倾诉着，郭业有迹可循，貌似找到了根源症结的所在。

他在郁闷自己充当了一回妇女之友的同时，也在暗暗纠结，到底要不要泄露一点天机，给长孙皇后打上一针安心剂呢？

## 第1042章表态

郭业一时不忍，轻轻安慰道：“咳咳……皇后，噩梦终究是噩梦，岂能当真？你的气疾之症不是已经被神医孙思邈延缓控制住了吗？皇后娘娘慈悲心肠，佛祖自会庇佑，多福多寿。至于，魏王和太子殿下，您更无需太过担心了。他们生于天家，一生富贵又有何难？子不语怪力乱神，皇后切莫相信这些子虚乌有的荒诞怪梦。”

“唉……”

长孙皇后又是哀哀一叹，摇头道：“郭卿说的轻巧，如今长孙氏式微，本宫又不能永葆青春红颜永驻，陛下的宠幸总有退减的那一天。如今这两个孩子都不争气，不仅将满朝文武得罪干净，连他们父皇那儿都失去了宠爱。没了所有的倚仗，将来他们兄弟二人又何以能够富贵一生呢？生于帝王家，旁人看着羡慕，个中残酷又有谁知？”

懂了！

长孙皇后这是因为哥哥长孙无忌的倒台，加上李二陛下最近收罗了一大批美艳动人的东瀛女子和高丽女子，而感到危机感了。

再加上太子李承乾彻底失去了角逐皇位的资格，还有自己对魏王李泰的厌恶和讨厌，这就更让长孙皇后感到担心和恐惧了。

说穿了，长孙皇后是在害怕他们兄弟二人在没有了靠山和倚仗之后，会落得任人欺凌，甚至悲惨至极的下场。

原来如此！

看来，这就是真正的症结所在。

都说女人是水做的，上善若水能克万物，尤其是长孙皇后这种女人，更是非一般的女人可比。

连李二陛下这种杀伐果断的奇男子大男人都曾屡屡败在了她的温柔攻势下，顿时百炼钢化作绕指柔，更别说郭业这种大男人中的小男人了。

显然，长孙皇后的彷徨无助看在了郭业眼中，看着一代贤后这副弱不禁风我见犹怜的模样，郭业的心肠霎时间软如面糊一般，再也硬不起来了。

这天机，不露也得露了！

继而，郭业轻轻提醒道：“皇后，承乾殿下和魏王殿下将来不能继承陛下的衣钵和大统，不代表您另外一个儿子也不行啊。”

“另外一个儿子？”

长孙皇后先是一愣，过后立马反应过来，讶异道：“你是说雉奴？”

雉奴，便是长孙皇后和李二陛下所生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郭业所知道的大唐帝国第三代真命天子——李治。

郭业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轻轻嗯了一声。

谁知长孙皇后连连点头，苦笑道：“郭卿真是爱说笑，雉奴如今刚牙牙学语，连走路都是三步一晃便到的娃娃，他怎么能……”

“皇后，你是着相了！”

郭业笑道：“雉奴殿下是年幼，这没错。可当今皇上也正值壮年啊，数十年后，谁能保证雉奴殿下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唐储君？再说了，教育就要从娃娃抓起嘛！”

“噢？”

长孙皇后轻呼一声，好像刚才所身陷的云遮雾绕立时统统被郭业所驱除，整个人明悟过来一般，怔怔念叨：“教育要从娃娃抓起？郭卿这话倒是新鲜，不过本宫能听明白，你是让本宫从现在开始就要好生培养雉奴，不要让他走了他两位哥哥的老路，无论是从脾性上还是从治国能力上，都努力培养他，让他成为大唐未来的储君？”

“皇后您圣明！”

见着长孙皇后将自己没有说出来的话倒豆子般统统说出口，郭业小小拍了一下马屁，笑道：“微臣正是这个意思。您想想看，如今皇上春秋鼎盛，而雉奴殿下又是年纪尚幼。一切都没有皇后您想象中的那么糟糕。而且雉奴殿下乃是您与当今圣上的儿子，自古立储从来都是立嫡不立庶。如果雉奴殿下能够成才，您觉得将来还有谁能取他而代之呢？至于承乾殿下和魏王殿下，那就更好办了。”

说到这儿，郭业耸耸肩，笑道：“只要他们懂得谨守本分，兄友弟恭，将来雉奴殿下还能让自己两位亲哥哥吃苦遭罪吗？所以，微臣说两位殿下将来一生富贵无虞。”

长孙皇后听着连连点头，貌似被郭业给劝服了，神情也没刚才那般忧心忡忡了。

突然，长孙皇后眨巴着亮晶晶的双眼，看着郭业问道：“郭卿，你怎么就能敢肯定雉奴将来定能保他两位哥哥一生富贵无虞？”

“呃……”

这个还真不好回答。

郭业有些犯难了，暗暗嘀咕道，难道我跟你讲，你这位小儿子将来可牛逼了，不仅是大唐第三代接班人，还办了很多牛逼事？难道我跟你讲，你这个小儿子把他老爹李二陛下睡过的才人武媚娘都撬走了？

显然不能说！

而且说了也没人信，保不齐长孙皇后会拿他当疯子，或是直接用他刚才说过的那句“子不语怪力乱神”来反驳于他。

不过好在他脑子机灵，一个主意的来回便想出了应对的措辞，笑着回答道：“皇后，先不说雉奴殿下从你十月怀胎到他出生可是经历过种种磨难，甚至险些被皇上给命人打掉以保全皇后您的性命。这叫什么？这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说法你赞成吗？”

“这个……算是吧！”

长孙皇后勉强地点了点头，这个说法算是说得过去。

她又继续怔怔地望着郭业，等着他接下来的说词。

可是郭业实在是编不出来了，只得又是耸耸肩，乐道：“皇后，除了雉奴殿下之外，您还有得选吗？”

“本宫还有得选吗？”

长孙皇后扪心自问了一句，对啊，除了努力将雉奴培养成一个合格的继承人之外，本宫还有得选吗？眼下这种情况，他们兄弟二人将来也只有倚仗雉奴了。

于是，长孙皇后突然一脸郑重地说道：“郭卿，本宫有个不情之请！”

“皇后，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郭业俨然已经猜到长孙皇后想说什么了，脸上颇为隐晦地笑了笑，反问

了一句：“您知道为何当初太上皇拉拢我与他密谋造反，而臣果断拒绝吗？”

长孙皇后飞快答道：“那是因为郭卿忠心陛下。”

“没错！”

郭业抬手反手遥指了一番距甘露殿很远的勤政殿方向，笑道：“确切地说，郭业只效忠大唐皇帝，郭业只对大唐帝国的未来负责。皇后，你懂我的意思吗？”

长孙皇后是个聪明人，听明白了郭业所说因果的关系。同时也明白，自己的雉奴要想得到郭业的支持，就必须坐到那代表着九五之尊，代表作大唐至高无上的权力的龙椅之上。

而如今的雉奴才这么点大，皇位不皇位还是未知之数。她如今需要的是，雉奴将来迈向皇位的路上，郭业能帮衬扶持一把，引为助力。

一时间，她的脸上呈现落寞和失望之色。

郭业见状缓缓起身离开蒲团，拱手道：“皇后，早朝快散了，若是让陛下退朝后见到微臣私底下会晤您，免不得给您惹来麻烦和猜疑。所以，微臣应该尽早离去，微臣告退！”

说罢，不顾长孙皇后的欲言又止想要挽留，郭业走到了佛堂的门口。

“唉……”

又是一声透着无奈和无助的叹息从长孙皇后的口中传出。

“皇后！”

郭业突然站住了脚，扭头笑道：“臣刚才也说了，雉奴殿下如今年纪尚幼，一切都可堪造就。臣相信，他将来会强过他两位兄长。而且臣刚才也说过，自古立储只有立嫡不立庶。所以，微臣不支持他，还能支持谁？”

声音落罢，郭业脚步生风一般，匆匆离去。

待得长孙皇后惊喜的反应过来之时，佛堂门口已经没了郭业的身影。只有那门槛儿处，留着那串自己刚才怒摔郭业的佛珠。

上等檀香所制的佛串，静静地躺在那窄窄的门槛儿上。

长孙皇后看见佛串便想起了之前自己那不合身份的举动，这哪里还是堂堂的皇后身份所应该做的举动？

再回味着郭业留下的最后一通话，长孙皇后顿时由悲转喜，扑哧一声，莞尔一笑。

展颜一笑之下，百媚众生皆失了颜色，清冷宁静的佛堂中，乍然生出一室春来。

她优雅地从蒲团上起身，走至门槛儿俯身捡起那串佛珠，持在手中默默捻了起来，暗暗寻思道：“郭卿啊郭卿，看来你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刚来长安，难以立足的毛头小子了。为了承乾和泰儿的将来做打算，本宫是该想想办法如何将你和雉奴捆绑在一起，才能让你为我的小小雉奴好好使上几分力才是。”

“来人呀！”

想罢，长孙皇后突然冲着佛堂外早已候着的宫女吩咐道：“去将长乐公主请来本宫这佛堂中来，我这个当母后的天天为那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操心，可是好久没跟这伶俐的丫头说会儿体己话了。”

“喏！”

宫女遥遥应答，转身即走，匆匆前去召唤长乐公主——李丽质。

## 第1043章南下，南下

两日后，即贞观六年五月初八。按照老黄历来讲，这一日宜破土宜动工，宜嫁女宜求嗣，诸事皆宜，百无禁忌。乃是一年中难得一见的黄道吉日。

兴许是天公作美，今日的天气来得格外凉爽，不似往日那般闷热。长安南门方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煞是热闹。尤其是南门内街两边儿，人山人海，围观百姓不计其数，一眼望不到尽头，场面极其喧闹。

今日，正是郭业率领广南路大军，李靖率领岭南路大军开拔出征，南下平叛的大日子。

两路大军数以万人正陆续出了南门，马鸣嘶蹄，戈矛林立，旌旗飘扬，秩序井然，好一支威武雄壮的队伍，真不愧为大唐帝国的百战之师。

除了街边两侧拥挤着前来围观的百姓之外，满朝文武官员也在房玄龄、孔颖达、魏征等三系大佬的率领下，前来送行。

李二陛下没有亲自来，却也派出了宗正寺卿江夏王李道宗送来壮行酒，为郭业和李靖南下平叛送行。

可见李二陛下对两人南下平叛寄予了厚望。

眼瞅着两路大军都出了城，郭业和李靖两位行军大总管在各自亲兵的簇拥下，与孔颖达、房玄龄等人依依惜别着。

宗正寺卿李道宗招招手，示意专门负责御酒的几名内侍斟满三碗酒，然后自己接过一碗，递呈郭业和李靖一人一碗，走上前来说道：“两位，圣上赐来御酒为我南下平叛大军壮行。圣上命本王敬两位大总管一碗壮行酒，预祝我大军在南方连克大捷，直捣匪穴，平叛成功！来，本王敬两位大总管一碗，且满饮此碗！”

“干了！”

“江夏王，请了！”

郭业和李靖当即停止了与诸位同僚的话别，相继举起酒碗与李道宗碰碗。

当～

当～

碗声清脆，过后，一饮而干。

旁边的孔颖达见状，也绕到那两坛子御酒旁让内侍太监给他倒了一碗，然后走至郭业跟前，举着酒碗笑道：“郭小子，老夫在这儿借花献佛，敬你一碗。除了祝你马到功成早奏凯歌之外，还有个不情之请。”

说着，他微笑地冲着此番代表李二陛下下来送行的李道宗颌首示意了一下。

李道宗伸伸手，退到一边儿，表示请随意。

郭业冲那内侍招招手，道：“满上！”

待得碗中满酒，他举碗向孔颖达一碰，笑道：“老大人，有何差遣尽管吩咐。”

孔颖达举着碗继续说道：“还是为了虞世南这老家伙，这老鬼除了上次急奏呈入长安之后，后续便没了音讯。如今南方岭南和广南一带已经陷入叛乱，老夫担心这老家伙在南边有什么闪失啊。所以，老夫恳求你，一定要把

这老家伙活着带回长安来。”

孔颖达此言一出，魏征、房玄龄等人纷纷面呈担忧之色，就连李道宗都唏嘘了一声：“孔尚书此言非虚，不仅是虞仆射许久没有消息，据本王听南方过来的商旅提及，就连岭南、广南一带的驿馆和官衙统统都被邪教匪众占据和破坏。虞仆射此番南行宣抚，恐怕是……”

凶多吉少四个字没有说出口，不过任谁都听出了话中的沮丧之意。

李靖赶忙笑道：“诸位大人无需太过担心，虞兄吉人自有天相。兴许是因为交通阻滞，所以虞兄才迟迟没有书信传入长安来呢。”

“没错！”

郭业立马将话接了过去，双手捧着碗冲孔颖达劝慰道：“老大人无需担心，就算您不吩咐，郭业也保证一定将老师安安全全地带回长安来。若有何差池，你找我算账便是。来，满饮此碗，郭业便要开拔了。”

“好！”

孔颖达豪气顿生，素来不爱饮酒的他竟然咕咚咕咚将一碗烈酒给喝得底朝天，随后大赞一声：“快哉，老夫信得过你小子。我们便在长安这边等候你的佳音了。”

“诸位大人且留步，我们这边出发了！”

李靖将空碗一扔，霎时翻身上了亲兵牵来的坐骑上，手中马鞭一扬，率先出了城去。

郭业再冲几人拱拱手，笑道：“诸位大人在长安静候我等在南方奏捷的佳音吧，郭业走也！”

言罢，依样翻身上了马，扬鞭催马急驰而去，猩红披风化作一道虹光，出了南门。

不出两日，两路大军便日夜兼程行到了沧州府。

早有接到兵部公文的沧州刺史在运河边上征调了船只数百艘，供应两路大军乘船走水路南下。

在沧州府的码头郊外稍稍休整了一个早上之后，两路大军共计五万人次，五千战马纷纷开始登上船只，足足到了下午傍晚时分，数百艘船只才启程航行。

帆动桨走，一时间数百艘船只在黄昏暮霭时分开始南下，整条运河之上数百艘船只星光点点连成一条火龙般，随着桨声哗啦，风帆飒飒，这景象好不壮观。

数百艘大船在大运河上整整行走了八天的时间，才到了杭州府。

到了杭州府下船再往南边走，水路已然行不通了，只能靠两条腿步行南进了。

因为担心南方叛乱的情况，郭业和李靖商议日夜兼程，除了正常的补给之外，不在任何一个州府停留耽误。

所以，用了二十天左右的时间穿州过府，南下行军。一路之上畅通无阻，进了湘赣和闽粤交界之地后，已是将近六月天。

只要过了这个交界地方，再往南边走，那就要正式进入岭南地界儿了。

同理，过了曾格格交界儿地方，郭业也要好李靖分道扬镳了。

再往南走，是岭南一带，而往东南走方向走，却是广南路一带。

这两个地方都是白莲邪教荼毒甚深，陷入教匪叛乱的地界儿。

这一日，夜里。

李靖帅帐外的篝火上架着水壶，壶中煮着热水，咕咚咕咚冒着热气发出令人烦躁的响声。

帅帐内仅有李靖与郭业二人，两人正席地而坐，一口拿着烧饼充饥，一边手里捧着碗热水助以下咽，边吃边商谈着明日分道扬镳各自为战之后的具体细则。

咯嘣一声，貌似郭业的牙齿被硬梆梆的烧饼给伤到了，郭业一生气直接将烧饼扔在地上，骂了一句：“这破烧饼，我肯定这是我这辈子吃到最难吃的玩意了。”

李靖哑然失笑，伸手将郭业扔在地上的烧饼捡了起来，轻轻拍打了一下上面的泥灰，重新递回给了郭业，笑着呵斥道：“你这不知好歹的小子，有这烧饼吃算不错了。想当年，老夫被窦建德的大军围困在城里的时候，什么吃的都没有。饿到连战马统统杀光了吃，还将满城的草根树皮都挖来吃。现在能有烧饼给你吃，你还知足？暴殄天物，那可是要遭天谴的，混球。”

郭业撇撇嘴，不屑道：“等我进入广南路后，还会缺吃的吗？老师，此一时彼一时也！”

“贫嘴！”

李靖笑骂道：“你还没进入广南路，还没攻下一城便想着吃喝，你说你一天到晚还能有点正事儿吗？”

“民以食为天……”

“还贫嘴？”

李靖打断了郭业继续耍嘴皮，然后拿起一根树枝指着羊皮地图上的一个城郭，说道：“继续说正事，老夫希望你进入广南路之后，先攻这个地方，与我的岭南路大军形成一个呼应。”

郭业看了眼树枝所指的地方，居然是虔州。

这虔州，紧靠着岭南府，而岭南府又是岭南路一带白莲邪教的总舵。

他不禁有些愕然，因为这跟他之前与李靖在长安商议的打法不同。按照之前商议好的是，李靖攻打岭南府，而他则率军进入广南路的山区，然后绕到直奔广州府，截断白莲邪教出海溃逃的后路。

怎么眼瞅着就要分道扬镳，各自为战了，李靖就突然改了主意呢？

他不解地看着李靖，皱眉摇头问道：“老师，这是为何？朝令夕改可不是你的风格啊，你总得给我一个临时改变主意的理由吧？”

## 第1044章改变主意

“理由吗？”

李靖微微吸了口凉气，将手中那根树枝随手一扔在地上，轻轻说道：“老夫问你，我岭南路大军为何要率先围攻并一举端掉岭南府？”

郭业一听李靖又开始考究自己，不由轻笑道：“如今白莲邪教将岭南府占下当作大本营，白莲匪首胡毕烈就在那岭南城中。老帅你想要第一时间拿下岭南府，无非就是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那一套嘛。这还用问？”

李靖捋须笑道：“老夫知道这点难不住你，那老夫再问你，如今岭南城中除了白莲匪首胡毕烈之外，那还驻扎了多少的白莲教匪？也就是白莲邪教自称的护法军。”

郭业之前在行军南下的路上曾连连遇见从岭南城逃出来的难民，也曾做过打听和信息搜集，对这方面的军情有一定的了解。

当即他掰扯着手指如数家珍般说道：“白莲邪教除了教主胡毕烈之下，还有两个副教主，两护法四长老八金刚。这些人都是原来摩尼教、太平道和白莲社的骨干首领。其中凡不入白莲教者皆一律屠城的手令，便是出自教主胡毕烈之口。如今教主胡毕烈率五千白莲教匪窃居岭南城中，而其余诸人皆纷纷率邪教护法大军在岭南路和广南路一带攻城掠夺，肆虐残杀无辜百姓。”

“不错不错，说得甚为详细！”

李靖赞许地看着郭业，又问：“那我问你，如果我岭南路大军围攻岭南城后，谁会第一时间驰援岭南城里的胡毕烈？”

郭业闻言下意识地将目光又移向铺张在地上的羊皮地图上，不禁皱起了眉头，有些琢磨不过来李靖这话的意思了。

因为虔州城紧挨着岭南城这不假，但这中间还隔了一条五六十丈宽的大河。如果说要驰援解救岭南城的话，反而是岭南府附近那几个卫星城池更要来得快捷，毕竟少了渡河更能节省下不少时间来。

这么看来，郭业觉得李靖让自己去进攻虔州城，绝非简简单单是为了断了岭南城中匪首胡毕烈求援的念想。

难道李靖突然改变主意，还另有更深的用意和目的不成？

随即，郭业捡起李靖扔在地上的树枝，点了点岭南城的位置，说道：“老帅，一旦你率军围困岭南城，那仅有五千匪众的胡毕烈就势必要向其他地方求援。但要说增援岭南城的速度，虔州城虽然紧挨着岭南城，但绝对不是胡毕烈求援的首选，反而是他驻扎着岭南城周围几个城池的匪军会第一时间驰援。看来，您老人家要我改变策略率先进占虔州城，还有另外一层用意啊。”

“没错，你小子还机灵！”

李靖抢过郭业手中那根树枝，在羊皮地图上比划道：“若岭南城一旦被老夫围困，那梧州、端州、韶州三府匪军势必会第一时间快马加鞭增兵驰援。根本就轮不到还有一河之隔的虔州城来驰援。所以，老夫一定要在三府兵马驰援之前将岭南府拿下。拿下岭南府倒不是难事，难得是如何面对接踵而来的三府匪军救援岭南城。”

郭业点点头，然后问道：“老帅是说，你一旦攻占岭南城后，会陷入梧州三府增援匪军围困的局面？”

李靖道：“这是当然的，老夫粗略估算了一下，三府的匪军至少也有五六



万众之中，虽然这些白莲邪教的匪军是乌合之众，但也不容小觑。怕就怕在一旦被他们困在岭南城两天之后，岭南一带各地的匪军都会奔袭过来增援。到时候的人数可就不仅仅是几万人数了，至少在几十万人数以上。结果可想而知……”

“那就意味着，平叛失利，剿匪失败！”

郭业接过了李靖的话茬儿，郑重其事地说道：“轻者我们会败退撤军，重者全军覆没。”

李靖称了一声是，然后说道：“所以说啊，必须在端掉岭南府，活捉匪首胡毕烈之后，还要想办法让梧州三府的匪军没办法来增援。”

郭业问道：“莫非这就是老师让我攻打虔州城的目的？这虔州城不就一座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城池吗？”

“哈哈，你有所不知啊！”

李靖突然举起双手重重击掌两下，冲帐篷外喊道：“致庸，进来吧！”

郭业被他突然起来的举动给惊愕了一下，随后扭头看向帅帐处掀帘走进一个中年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脚底一双靴子早已磨破了皮，活脱一个逃难来的流民。

正在他纳闷之际，李靖朝那落魄的中年人招招手，示意他走近身来，然后问道：“致庸，可曾吃饱喝足了？”

那中年人猛地单膝跪地，低着头貌似十足惭愧地说道：“岭南府折冲都尉张致庸参见大帅，末将罪该万死丢了岭南府，给大帅丢脸了！”

末将？

郭业瞪大了眼珠子上下打量着这个叫张致庸的落魄中年人，心中暗道，原来这人不是普通逃难的灾民，敢情儿还是岭南府的守将？

李靖起身将张致庸微微扶起，叹息一声后，呵斥道：“你丢失城池以至于无辜百姓遭邪教荼毒，你是有罪也该死，但要死也不是这个时候。知道吗？”

张致庸尽管被李靖扶起来，但始终低着头不敢直视李靖和郭业。

李靖将他扶起后，扭头见郭业一脸疑惑，随即解释道：“他叫张致庸，乃是老夫当年军中的一个校尉，在岭南府出任折冲都尉已有小十年的光景了。岭南城就是在他手中丢失的，呵呵，说起来丢人啊，白莲邪教攻下岭南府之后，这厮竟然没有杀人成仁以死殉国，而是丢盔卸甲扮作了百姓侥幸躲过了杀劫，最后在城中躲西藏一段时日后才混进流民的队伍，偷偷摸摸逃出了城来。这不，昨天一听朝廷大军要来征剿白莲匪众，他才厚起脸皮来寻老夫。”

听完李靖的介绍，郭业再看张致庸时，脸上多了几分鄙夷和不屑之色，口中虽不说，但心里却是冷哼一声，你妹的，原来不仅是个败军之将，还是个头生怕死的逃将啊。真是丢人！

兴许是感受到了郭业浓浓的鄙视，那张致庸虽是低着头，但还是顿感面红耳臊，最后噗通一声，双膝跪地冲着李靖泣喊道：“大帅，末将该死，末将愿以死谢罪！”

郭业见状，自然觉着这厮是惺惺作态，懒得再去瞧他一眼。

而李靖却是出奇的好耐心，又是将他扶了起来，略带愠怒地骂道：“张嘴闭嘴都是死，怎么不见你杀身成仁，与白莲匪众厮杀到底，战死在岭南城中呢？现在说死又有何用？老夫决定准你戴罪立功，用白莲匪众的人头来洗刷

你身上的耻辱，哪怕战死沙场，亦是虽死尤荣。知道了吗？”

张致庸早已泣不成声，这次却是坚毅地抬起头，满面泪水地看着李靖，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嗯了一声，不再言语。

这时，李靖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语气渐渐转柔，说道：“致庸，你将昨天你跟老夫说的话再说一次。对了，这位是广南路行军大总管，平阳郡公郭大人……”

李靖这才想起介绍起郭业来，然后继续冲张致庸吩咐道：“致庸，你昨日说这虔州城看似普普通通，却与众不同。好了，你将虔州城的情况一五一十原原本本地告诉郭郡公。你说完之后，我想他便能明白老夫为何会朝令夕改，突然改变作战策略了。”

张致庸擦了擦脸上的涕泪，又是嗯了一声，看向郭业拱手道：“末将见过郭郡公。”

郭业也收起了刚才那副鄙夷的神色，拱拱手淡淡回了句：“说吧，郭某洗耳恭听！”

## 第1045章难以启齿的要求

张致庸到底是在岭南府出任折冲都尉近十载，对这边的地理情况都知之甚详。

只见他张口便熟稔地说道：“虔州城虽然属于广南路一带的府城，但它却紧挨着岭南府，仅仅隔了一道五六十丈宽的黑水河。所以，当地人更认同虔州城属于岭南路下辖。要说虔州城，说大不大，说小也不……”

“打住！”

郭业有些不耐烦地抬手打断了张致庸的侃侃介绍，摇着头板着脸提醒道：“张都尉，你说得这些本官都知道了。还是请直入正题说重点吧。”

李靖也是挥挥手，示意道：“致庸，天色不早了，长话短说。”

“是！”

张致庸规规矩矩地应了一声，而后对郭业说道：“末将在岭南城躲……藏……藏匿的那段日子，末将曾在岭南城的黑水河岸边发现了一些端倪。”

张致庸掩去了东躲西藏而是改用了藏匿二字，显然还是要些脸皮的。

郭业察觉到了这些细微，不过没有较真儿，而是追问道：“你发现了什么端倪？”

张致庸道：“末将那段日子正好藏匿在黑水河岸边的一户渔人家里，恰巧发现但凡到了夜里，总有江船从岭南城这边出发运往虔州城，这一来一回可不仅仅是一艘两艘的江船，而是数十艘的来回，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半个月。”

郭业奇道：“这两城之间来来往往的江船，不是很正常吗？”

“郭郡公莫急，末将还未说完。”

张致庸歇了口气，继续说道：“奇怪之处就在于这数十艘江船的船沿都几乎压进了水里，而且数十个船夫划桨，仍旧船速缓慢如老妪慢行，可见这所有的船只里面都装满了货物。有一次，末将曾偷摸去岭南城码头观察过，发现无论是船上的船夫还是码头上往船上装货的苦力，统统都是白莲教的教匪。若是普通的货船，哪里需要教匪自己扛货装货？在城里拉来一些百姓和壮丁帮忙，不就行了吗？足足半个月都是夜里装货，然后开船运往虔州城，可见这些货物对白莲教而言，至关重要。”

郭业听完之后也慢慢觉得张致庸提供的这个情报颇为诡异，口中不断念叨着：“连着半个月在夜里装货运货，鬼鬼祟祟，还不强征城里的百姓壮丁来帮忙，可见事有机密。死沉死沉的货物几乎将水面压过船沿边？莫非这里面不是普通的货物？”

一时间，他倒是犯难了，到底是什么东西值得白莲教如此机密谨慎？

随即，他揣测道：“莫非是岭南城中搜罗的粮草，然后运往虔州城囤放？”

李靖笑道：“如果单单是粮草的话，哪里会有这般小心谨慎？而且把岭南城中的粮草运走囤放虔州城，那胡毕烈和他的五千匪军在城中吃些什么？再说了，即便装了满满一船的粮草，你觉得会有这么沉吗？”

“我知道了！”

郭业脱口喊道：“金银珠宝，正所谓狡兔三窟，胡毕烈这厮肯定是要将岭南城中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存放在不起眼的虔州城中，对否？”

李靖先是点了一下头，然后又连连摇头，道：“对，也不对。金银珠宝，绝对是没错。但肯定不仅仅只是一城的金银珠宝。不然的话，哪里会需要耗上数十艘江船连续半个月来运送？岭南城怎会有如此大一笔令人咋舌的财宝。”

李靖说到这份儿上，郭业如果还听不懂的话，那他真是个棒槌了。

他忍住心中噗通噗通狂跳，惊愕骇然道：“莫非胡毕烈将岭南一带十五座城池的金银珠宝都洗劫一空，然后秘密运往仅有一河之隔却平日里不怎么起眼的虔州城？”

李靖又是点了一下头，然后道：“除了这个理由之外，你觉得还有别的可能吗？难不成胡毕烈耗费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运了连续半个月的石头到虔州城囤放？”

“哈哈，那这次真是赚大发了！”

郭业双眼放着金光地龇牙咧嘴笑道：“算他半个月，算他五十艘，粗粗掰算下来怎么着拢共也有七百五十艘江船的金银珠宝囤放在虔州城。这他娘的几乎将岭南一带十五座城池给搜刮干净了。这笔财富可真是富可敌国啊。老大人，你的用意我明白了，你是要我将白莲邪教在岭南一带洗劫的财富占为己有，先挫了岭南路一带数十万白莲匪众的锐气，断了他们的念想。而且，只要虔州城被我广南路大军攻占的消息一传出来，各地的匪首就会闻风而动，肯定会第一时间想着抢回这笔富可敌国的财宝，对吧？对这些乌合之众而言，岭南城丢了可以再夺回，教主胡毕烈死了可以重新再立一个，但是如此大一笔金银珠宝没了，那可是天塌下来的事情。这样的话，便能成功吸引了各地白莲匪众的火力，减轻了你拿下岭南城之后受诸城匪军围困的压力，对否？”

“是的！”

李靖点了点头，笑道：“而且趁此机会，老夫还可以顺势收复岭南路各地的城池，重新将我大唐龙旗插在这岭南道十五座城池之上。只要岭南一旦被光复，老夫便会以兵部尚书的名义向其他几道调遣驻守的那你我两军就可以合二为一，专攻广南路一带，剿灭所有汇聚在广南路一带的白莲匪军，成功光复失陷的城池。”

李靖话落，就连刚才意志消沉沮丧至极的张致庸都连泛光彩，透着期望。

郭业闻言亦是先喜后忧，不过一瞬间的功夫，脸有毅色沉声点头道：“好，就听老师的。”

李靖明显察觉到了郭业的脸色不对劲，苦笑一声，叹道：“郭小子，老夫知道这次是为难你了。只要一旦你占了虔州城，将这笔富可敌国的财宝拿下，那势必会成为整个白莲邪教的眼中钉肉中刺，这席尔势必要将你剿除而后快。有可能你要面对着数十万各地前来夺回财宝的匪军，更有可能你要面对的是岭南和广南两路数以百万计的白莲教护法大军的围攻。你区区两万多的兵马，纵是精兵强将，也迟早有城破的一天。蚁多咬死象的道理，老夫岂会不懂。不过老夫在此恳求你——

哪怕你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给我守住这虔州城半个月。只要你能拖得住半个月，老夫定会挥师解围救你。届时，咱们爷俩内外夹击，痛痛快快地跟这些贼匪杀上一场！”

用仅仅两万余的正规军，去守一座可能要面对着数十万近百万乌合之众围攻的小城，至少要守上半个月。

郭业的心里的确微微动摇过，因为尽管对方是乌合之众，但敌我力量始终还是太悬殊了。

这一次如果应承下来的话，便是用九死一生或险象环生来描述，都不为过。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张致庸的情报太有价值了，李靖的办法太冒险了。

偏偏就是这个冒险大胆的办法，却是眼下破局最快也最行之有效的办法。

郭业看了一眼面有苦涩的李靖，最后还是毅然决然地点下了头，沉声说道：“老师，富贵险中求，我应你便是！”

“好！”

李靖击掌叫好，大声说道：“郭小子，如果老夫此举真让你最后战死在虔州城，那老夫平定叛匪之后亦不会独吞天功，更不会苟且偷生。班师回朝之日，便是老夫刎颈自戮下来陪你之时。”

郭业轻快地笑着摇头挥手道：“老师，这战还没开打，又何必这么悲观？不过小子最后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望老师答应！”

李靖大大方方伸手请道：“有何请求尽管说，此时此刻，老夫若不答应你，那便太过小家子气了。”

## 第1046章收于麾下

三更造饭，五更开拔。

这天色还没亮透，鱼肚也仅翻了半个白，李靖便匆匆率着他的岭南路大军选择了岔路口的右边，朝着岭南道方向进发。

而直到李靖大军扬尘飞灰的彻底进发岭南道之后，郭业才堪堪起床走出帐篷外。

此时，他的广南路大军才生起灶火，饭还没蒸熟。

不过当他走出帐篷外时，却早有一支齐齐整整身穿黑甲披着黑斗篷的队伍集结完毕，约有三千人左右，正等着他的检阅。

黑甲玄兵！

李靖手中最神秘最富有战斗力的一支部队。

如今李绩率军走了，却将这支随他南征北战屡建奇功的黑甲玄兵留了下来，留给了郭业。

三千个黑面黑甲黑斗篷的黑甲玄兵，三千匹浑身裹着厚重铁甲的上等战马，全部留给了郭业，助郭业攻下虔州城，并守住半个月。

这就是郭业昨晚向李靖提出的最后一个不情之请。

郭业都能冒着生死去率军攻占虔州城，替李靖吸引火力拉住仇恨，九死一生无怨无悔，李靖岂能不肯忍痛割爱？

铿锵铿锵～

排在最前面的一名黑甲玄兵将领走出队列，单手扶着挎在腰间的刀柄小跑至郭业跟前，然后摘掉连面颊都罩着的黑色兜盔，随后单膝跪地，一手执盔一手握拳于胸前，行了一个规规矩矩板正正的军礼，朗声喊道：“黑甲玄兵中郎将曹录勋，奉卫公之命前来向岭南路行军大总管报道！卫公有令，即日起三千黑甲玄兵尽听郭大人调遣，但有所命，吾等万死不辞！”

“万死不辞！”

“万死不辞，万死不辞！”

霎时，三千黑甲玄兵做着同一个动作，那便是单手握成拳平放于胸口处，齐声喊着令人震耳发聩的四个字。

不经意间，引来了营地附近所有人的侧目和注意。

三千人令行禁止，举手投足间杀意凛然，睥睨不可一世。

郭业不禁暗叹，百战之师，不外如是啊！

随即，他挥挥手示意众人收礼，然后将目光转向统率这支黑甲玄兵的中郎将，问道：“你叫曹录勋？”

“回禀郭大人，是的，末将乃蜀中江油人氏，姓曹名录勋。自打卫公组建黑甲玄兵，末将便在了。贞观元年接待上任中郎将，执掌黑甲玄兵至今。”

当这中郎将曹录勋背简历一般地将自己的籍贯姓名和履历极为顺溜地念出来之后，郭业便心中大定矣。因为从对方的自我介绍中，郭业看出了此人从军伊始便跟着李靖了，忠心方面绝对可以放心。

随即，他微微点头赞许道：“没想到曹中郎将与本官一样都是蜀中人啊，正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亲的很哟！”

一向在军营打滚的曹录勋不会说什么绕弯弯的话，一听郭业拿老乡情分拉亲近，一时间还真有几分受宠若惊，有些腼腆地笑着应道：“那……那是末

将的福气。”

“哈哈……曹中郎将真会说话。”

郭业见着对方这勉强的模样，不由一阵可乐，随后又赞了一声：“不过你这名字也取得好啊。录勋录勋，意义非凡呐。录字取义为任用任取，勋字去义功勋利禄，好兆头好兆头啊，这么一解释下来，不就是说谁任用曹兄弟都是鸿星高照，功勋利禄唾手可取之啊。我算是弄明白了，为何卫公会百战百胜，官运亨通呢。敢情儿还是托了曹中郎将的福气啊！”

最后这话明显是开玩笑的话，郭业的目的就是为了拉近自己和这支黑甲玄兵的关系，尤其是统率这支黑甲玄兵的首领。

可听在曹录勋耳中却是亲近之外，更觉得郭业丝毫没有架子，受用到了极致，连连摆手谦逊道：“郭大人抬举末将了，不敢当，真不敢当！”

郭业见着彼此熟络的火候到位，接下去势必过犹不及，于是收起了亲近的心思，拍着曹录勋的肩膀，郑重说道：“曹中郎将，三千黑甲玄兵继续由你统领，攻下虔州城之后还有许多地方借重你们呐！”

喇～

曹录勋挺起胸膛，正色回道：“大人放心，末将等人定会誓死效劳，拼死助大人攻下虔州城，并如期守满半个月。”

“好！士气可嘉，本官期待与尔等并肩作战的那一天！”

郭业默许地点了点头，然后摆摆手吩咐道：“好了，你先率黑甲军的兄弟们稍作休整，我们午饭过后便开拔正式进入广南路。争取在天黑之前，一鼓作气攻下虔州城。”

“喏！”

曹录勋一拱手，然后便转身高声下令道：“黑甲军众校尉听令，各领队伍，另寻营地，休整待命！”

一时间，三千黑甲玄兵分坐了三支人马，向营地东西北三个方向扩散，队伍井然有序，丝毫不见凌乱，甚至连嘈杂的马鸣嘶蹄声都没有，可见为了突袭做准备，黑甲玄兵连战马都套上了马嚼子。

待得黑甲玄兵散开之后，郭业发现原地还站着一人，竟然是昨天夜里为他介绍虔州城情况的那个中年——原岭南府折冲都尉张致庸。

不过今日的张致庸换了一身干净衣裳，穿得是普通士卒所穿的披甲，腰里别着一把佩刀，正笔直地站在那儿望着郭业。

郭业走过去颇为诧异地问道：“张都尉，你不是随老师一同进发岭南路了吗？怎么，你居然没走？”

张致庸拱手道：“末将恳请加入郭大人的广南路大军，希望郭大人能够给末将一个机会戴罪立功，洗刷逃将的耻辱！”

郭业闻言不由眉头一皱，因为昨晚的谈话张致庸也在场，留在广南路大军去攻占并守住虔州城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事儿，而跟着李靖至少风险系数没那么高。而张致庸竟然选择了前者，难道他真有这般浑不畏死？

他不禁纳闷，如果张致庸浑不畏死的话，当初又怎会在岭南府失陷后东躲西藏去逃命，而没有杀身成仁为国尽忠呢？

随即，他问道：“这是卫公的意思？”

“不！”

张致庸摇头道：“是末将自愿留下来的。因为末将既然要戴罪立功就需要

一场彻头彻尾的军功，如果没有一场实打实的军功就无法洗刷掉末将身上的耻辱。而未将觉得，随郭大人进入广南路攻占虔州城并死守虔州城，才是末将建功立业的契机。”

郭业听着张致庸这话是半信半不信，还是那句话，明知山有虎还要往里钻，如果真有这么带种的话，当初又何故要做逃兵呢？

于是，他盯着张致庸，轻轻问道：“你不怕死？”

张致庸自嘲地笑了笑，说道：“死当然可怕，说实话，我若不怕当初就不会做弃城逃将了。不过时至今日，我却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便是这世上其实还有比死更要可怕的东西。比如现如今，如行尸走肉般活着又有何用？整日活在东躲西藏的仓惶日子里，整日活在负罪和自责的日子里，整日活在恐惧和受人指点嘲讽的日子里，这种活法远不如痛痛快快地死了。郭大人，末将后悔了，真的后悔了。请给末将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哪怕战死，末将也认了！”

“有你这句话，足矣！”

郭业大手一挥，对张致庸另眼相看了起来，说道：“张都尉，本官相信你！不过入我军中，可没有什么折冲都尉的官职给你，给你一个先锋官当当如何？冲锋陷阵，杀敌最先，敢否？”

“敢！”

张致庸整个人激动坏了，一时间热泪盈眶哽咽道：“末将敢，敢敢敢！”

“好！”

郭业叫了一声好后，突然在帅帐周围寻觅了一阵，落在一个年轻人的身影上，随后大声喊道：“薛仁贵，传本官命令给军需官朱胖子，让他中午给伙房营批些肉食，让弟兄们饱餐一顿。肉足饭饱之后正式开拔，争取在天黑之前出其不意攻下虔州城！”

“是~~知道啦~~”

不远处，传来薛仁贵不情不愿有些懒散的声音。

也难怪他不情不愿心有怨气，如今他被郭业差不多使唤成了传令兵，什么臭事杂活都要他干，自视甚高心高气傲的他怎么可能服气？

要知道，他薛仁贵可是立志要做一个千里之外取人首级，瞬息之间爆人菊花的三军虎将啊！



## 第1047章第一战

四十里开外便是虔州城。

午饭过后，大军开拔。

郭业的广南路两万余兵马一路前行，行军速度倒也不快，直至黄昏时分，才在离虔州城三里外安营扎寨了下来。

郭业将帅帐设在了营地的一处斜坡上，这是一处平地而起的陡坡，借着高度正好可以遥遥远望到三里外的虔州城头。

依稀可见，郭业手中又没有望远镜，自然看得不清楚城头之上对方的防御如何。

随后，他又把薛仁贵当传令兵使唤起来，差遣他去将广南路大军辖下四营的郎将一一起来。

不一会儿，庞飞虎、康宝、阮老三、程二牛四人纷纷上来山坡，入了帅帐中与郭业碰头。

待得四人向郭业问安坐罢下来，薛仁贵这小子也领了张致庸进了帅帐中。庞飞虎等人是知道薛仁贵这个楞头小子的，毕竟一路南下这么长时间，多少都从郭业那儿知道这小子的来头不小，而且据说本事也不小。

但是对于薛仁贵身后那个普通士卒皮甲打扮的张致庸，庞飞虎四人就明显不认识了。

而且郭业给张致庸安排的是一个先锋官之职，充其量跟下辖四营中的校尉差不多。按照军衔和品级，这种高规格的战前军议会，张致庸是没资格参加的。不过郭业还是吩咐薛仁贵将他找来。

见着庞飞虎等人面露疑惑，又见着张致庸颇为拘谨，郭业只是笑着介绍了一句：“这位是李卫公留给我的先锋官，大家都认识认识吧。”

说着，努努嘴，示意庞飞虎等人自我介绍一番。

人的名树的影，庞飞虎几人听到又是军神李卫公介绍来充当先锋官的，自然不敢小觑和忽视，逐一自我介绍了起来。

张致庸虽然如今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但好歹当初也一府折冲都尉，场面上的东西见得自然不少。

所以，听着庞飞虎四人的介绍后也慢慢褪去了拘谨，逐一拱手还礼后，不失气度地坐了下来。

郭业将张致庸找来自然是有自己的用意，因为在场几个人中，包括他自己，压根儿就没有人能够比张致庸要了解虔州城的情况。

待得众人纷纷落座之后，充当传令兵的薛仁贵踌躇地站在原地，抬头期冀地看了眼郭业，随后又落寞地低下了头，转身便要出帅帐。

郭业见状立马唤道：“仁贵，你要坐下来旁听吧！”

“啊？”

薛仁贵顿时抬头，一脸诧异地看着郭业，惊喜问道：“真的？”

“哈哈，难道你小子还真愿意一直做我的传令兵？”

郭业指了指帐内右手边空着的一块石头，说道：“坐下来吧，如果让你这一身好本事却干着传令兵的活儿，你小子心里还不骂死我啊？哈哈，且坐，总有你上场的时候。”

这下薛仁贵喜笑颜开，从离开长安到现在，还是郭业第一次见到他笑着

的时候。

薛仁贵咧嘴笑着连连点头称谢，然后走至大石头一屁股坐了下来。

可算是老天开眼，自个儿总算是有用武之地了。

“好了！”

郭业拍拍手，示意众人噤声，然后说道：“如今咱们也在虔州城外安营扎寨了，不过六月天的南方，天色比北方要黑得晚一些，所以现在还不适合向虔州城发动总攻。趁这个时间，咱们商议商议怎么个攻法。”

如今庞飞虎、程二牛等人早已不是吴下阿蒙，早就过了当初莽莽撞撞一味玩命的阶段。听到郭业这番说词后，皆沉默下来不胡乱插嘴，因为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郭业见着众人都一副聆听状，心中甚是安慰，看来在之前让他们在西川都护府，在吐谷浑道独当一面的机会并未白费。

随即，郭业看着张致庸，点名道：“张先锋官，你来说说这虔州城的情况吧。也好让大家伙对接下来的攻城心里有个谱儿。”

“是！”

张致庸拍拍屁股上的尘土，从石头上站了起来，拱手道：“回郭大人，末将虽然不知负责镇守虔州城的匪首为何人，不过却知道虔州城驻扎着将近一万的匪军。分别把守着虔州城的北门、南门、还有东门。当然，他们还在西门也布防了一点兵力，不过人数不多，撑死不过五百人。”

“为啥西门的防守会这么薄弱？”

程二牛插嘴问道：“难不成西门的地理位置还有所倚仗不成？”

“二牛将军猜得没错！”

张致庸看着程二牛，点头解释道：“因为虔州城的西面紧挨着黑水河，西门一打开便是黑水河码头。所以他们根本不用担心西门方向会有人攻打。那五百人看着，足矣！”

程二牛哦了一声，不再言语。

而郭业听完张致庸的话后，脑子里顿时形成了一个虔州城的大体轮廓。随即问道：“那这么说来，三里之外我们直直面对着的，就是虔州城的北门了。同理，如果我们的大军只要移动前进，势必第一发现我们的，也是北门的白莲匪军了。是吗？”

张致庸应道：“是的，大人！”

郭业哦了一声，沉吟道：“我之前眺望了下地形，北门是通往咱们这边的唯一通道。而西门是黑水河，东门又是陡峭崖壁，想要迂回作战夺取东西两门是不可能了。看来，只要强攻下北门，才能再去攻打其他几个门歼灭城中的匪军啊。”

张致庸点点头，回道：“大人英明，要想在我们这个方向挥军拿下虔州城，唯有强攻北门。不过，正因为北门的重要性，据末将估计北门的守备兵力也是最强的。恐怕这北门城头之上，至少布置了五千以上的匪军。而且……”

张致庸稍稍犹豫了一下，然后说道：“如果不能在短时间内攻下北门的话，势必其他三门的匪军都会陆续增援过来。匪军在城头之上居高临下的守城，弓弩箭矢的轮番轮射就能让我们折损不少兵马啊。”

郭业冷笑一声，问道：“你怕了？”

“不！”

张致庸突然挺直了身子，拱手请命道：“末将请战，愿为先锋，还望大人允准！”

“好，就让你打这个先锋。”

郭业突然扭头看了眼阮老三，问道：“你的刀盾营加上你从吐谷浑带来的陇西老兵，差不多有六千了吧？”

阮老三起身回道：“满编满员，六千人！”

郭业问道：“强攻北门，由你的刀盾营给我打第一战，如何？”

阮老三嗯了一声，铿锵爽快道：“没说的，就让俺们刀盾营先干吧。即便攻不下来北门，我们的盾墙也能暂时先消耗掉他们一些箭矢。”

程二牛、康宝二人急急起身，欲要请战第一场，却被郭业抬手阻了回去，说道：“你们不急，先让老三的刀盾营试试水深浅。论自保能力，刀盾营去了我放心。”

二人听后也觉得在理，便没了脾气。

郭业扫了一眼阮老三和张致庸，说道：“这样，由你刀盾营打第一战，你分出一千弟兄给张先锋官。只要盾墙一靠上北门，张先锋官就率领一千人给我撞开北门。你们两人意下如何？”

阮老三挥挥手，道：“没说得！”

张致庸也道：“末将万死不辞，决不后退半步！”

“郭……郭大人，也给我一千人吧，我也愿当先锋！”

薛仁贵飞快起身，跑至郭业跟前，有板有眼地抱起拳来，主动请缨道。

# 第1048章虔州城北门

咚咚咚咚……

郭业亲自于阵前执槌擂鼓，为攻打北门第一战的刀盾营壮行攻。

隆隆鼓声下，阮老三率领着刀盾营虎贲直奔三里之外的虔州城。

数千人快速移动的队伍扬起尘土雾遮漫天，直至刀盾营数千人消逝在郭业的眼中，他目视前方手中鼓槌仍未停歇，鼓声经久不息，仿佛欲与天雷试比唱。

刀盾营约莫行到了离虔州城北门城头不到一里的地方，阮老三突然勒住了缰绳，下令通传道：“传令下去，暂停前进。通知各队校尉以百人为单位组建盾墙，然后减缓行速，朝虔州城北门蠕动前进。”

“喏！”

“遵命！”

两名阮老三的亲兵立马调转马头，一边策马喊话通传，一边手中不断挥舞着小彩旗，用旗语警示着刀盾营。

哒哒哒~

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下，张致庸策马来到了阮老三身边，拱手道：“先锋官张致庸，听候阮郎将差遣！”

阮老三道：“张先锋官，一旦盾墙组建完毕我便率军向北门推移，你率一千儿郎紧随其后。不过我这盾墙也只能护送你们到离北门百步左右，接下来就要靠你和一千弟兄冲杀撞门了。”

“没问题！”

张致庸扬了扬手中的钢刀，沉声道：“到时，阮郎将只需下令刀盾营的弟兄给张某让出一条道路就行。剩下的一百步冲杀就靠我们自己了。至于是死是活，就由老天爷决定了。”

“好胆气！”

阮老三赞许了一声，拱拱手道：“那你下去准备吧，保重！”

“驾~”

张致庸飞快策转马头，返身回去。

哒哒哒~

又是一阵紧凑的马蹄声，一道意气风发少年狂的身影近上阮老三跟前，嚷嚷道：“阮郎将，郭大人命我为右先锋官，那一会儿我也随张先锋官一同前去撞城门，如何？”

来人正是之前毛遂自荐主动请缨的薛仁贵。

“放屁！”

阮老三狠狠瞪了他一眼，啐了口唾沫于地上，冲薛仁贵骂道：“郭小哥，哦不，郭大人封你一个右先锋，你小子还真拿自己当棵葱了？郭大人吩咐了，你小子是第一次上战场，所以必须半步不离地随我左右，不得擅自行动。否则的话，你就回去继续做你的传令兵。”

“休得小瞧了人！”

薛仁贵恼怒地看着阮老三，扬了扬手中的铁胎弓，傲娇道：“不让我冲锋我不去便是。但百步之内，我定能射杀那守城的匪首，不信走着瞧！”

阮老三知道薛仁贵是个战场上的初哥，听着对方这口没遮拦的话，立马

就将薛仁贵这小子直接列入了虽出身名师，却眼高手低好大喜功的绣花枕头行列之内。

随后摇着头嗤之以鼻，啐道：“少在这儿吹牛逼，想当年老子第一次跟随小哥在陇西县抗击贼匪的时候，还差点吓尿了裤子。难道你这初出茅庐的小子还能一上战场就射杀匪首？而且还是百步之外？滚犊子，好好跟在我身边学着点。你老三叔可是久经沙场的老汉了。”

薛仁贵素来心高气傲，听着阮老三这么毫不留情的贬低，脸上自然挂不住，但又有郭业的命令在先，他可不想再回去当劳什子的传令兵了。

于是只得忿忿地闷哼一声：“走着瞧！”

不一会儿，几名刀盾营的校尉纷纷上前禀报，盾墙组建完毕，随时可以向前推进。

阮老三闻言大赞一声好，命令传令兵吹响牛角号，号令数十面百人组成的盾墙，向前推进。

嘟鸣……嘟鸣嘟鸣……

一面面人型盾墙陆续开始向前推进，井然有序，丝毫不见糟乱。

北门第一战，正式打响！

……

……

虔州城，北门。

数千名头缠白巾，身穿白袍的白莲教匪军正分批逐次地驻守在城楼上。不过这守城匪军到底不是正规军出身，都是些白莲教的教众和信徒所组成，很多还是被强行来了壮丁充入护法军中。

所以，从这北门城楼上的守城匪军身上，根本看不出一丝一毫的军人作风。相反，更像是一群懒洋洋的地痞流氓。也就是郭业和李靖口中所说的乌合之众。

这个时候正是吃晚饭的点儿，所以城楼之上更是显得格外嘈杂凌乱，到处都是嬉闹吵嚷之声。

差不多五千来人在城楼上吃晚饭，那动静可简直可媲美集市那般喧闹了。

防守虔州城北门的首领姓吴，单名一个虎字，人如其名，虎背狼腰，长得一副孔武有力的莽汉模样。他在白莲教中的地位着实不低，乃是白莲教主胡毕烈手下的八大金刚之一。

白莲教中除了教主胡毕烈之外，还有两长老，四执事，八金刚。这些人都是原先摩尼教、太平道、白莲社的骨干，组建白莲教之后自然就成了教中的核心人物。

可见率领五千护法军防守北门的吴虎在白莲教中地位举足轻重。

此时吴虎正在城楼的一处屋檐下摆了一张桌子，与几名心腹小头目大口喝酒大块吃着肉，在几名心腹头目的阿谀奉承献媚下，吴虎喝得两颊通红，明显有些飘了。

咣当！

又干掉一碗酒，吴虎打了个酒嗝儿，醉熏熏地将手撑在身旁一个心腹头目的肩膀上，嚷嚷道：“怎么样？自从跟着老子造反以后，是不是快活赛过活神仙啊？”

“嘿嘿，那是那是。”

那头目讪笑道：“在太平道的时候，弟兄们就跟着吴首领。如今摇身一变成了白莲教，弟兄们依旧跟着吴首领。嘿嘿，蒙吴首领看得起，咱弟兄几个还各领着一千人的护法军，整日大口喝酒大块吃肉，日子安逸的不得了哟！”

“那是当然！”

对坐的一名头目也附和奉承道：“自打咱们白莲教在南边起事后，攻下了多少城池？这官军真是不经打啊，到了后来愣是就是看着咱们白莲教一来，便丢城逃掉。哈哈，那词儿怎么说来着？”

“望风而逃呗！”

又是一名头目站了起来，一边拎着酒坛子给吴虎倒酒，一边拍马屁道：“弟兄们这些日子人没少杀，酒没少喝，肉没少吃，女人也没少玩。咳咳，可是啊，吴首领，弟兄们好久没发赏钱了呢。”

白莲教所谓的赏钱其实就是跟军队的粮饷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不是朝廷豢养的军队，所以就没了发饷银的习惯。

只是通过洗劫屠城之时，偷摸匿点银子在兜里。主要还是靠白莲教的头领们给他们发赏银。

这名头目说完之后，又冲在桌的几个小头目使了使眼色，示意大家一起跟吴虎说说这事儿。

几人收到了眼色之后，正要张嘴说话，突然醉醺醺的吴虎举起手来——  
嘭！

重重一掌落在酒桌上，将碗里刚倒满的酒水溅出大半来。

吴虎红彤彤的醉脸上板起狠色，骂骂咧咧道：“赏银赏银，就知道他妈要赏银。老子知道你们都惦记城中囤放的那些金银财宝。呸，别说你们，就连老子也眼红，那可是岭南路十五城洗劫而来的，富可敌国啊。嗝儿……”

吴虎又打了个酒嗝儿，冲几人狠狠地扫了一眼，说道：“不过别说老子不敢去打那些金银财宝的主意，就连教主都不能私自作主，你们懂吗？一群傻不拉唧的蠢蛋，你们真以为我们白莲教能有今日，全靠教主一人指挥有方？醒醒吧，咱们白莲教后面还有拿主意的人！嘿嘿，在白莲教还没成之前，你们可曾见过咱们教主身边有过那两个长老？”

那两个整天板着一张死人脸的长老？

在场几个小头目当初在岭南府有幸见过那两个长老，依稀记得教主胡毕烈都对两人尊敬有加。

现在一听身为白莲教八大金刚之一的吴虎这么说来，几人脸上都现出了几分震惊之色。

随即，纷纷出口问道：“首领首领，这两个长老有何来头？”

“虎哥，莫非咱们白莲教后头还有什么人在操控着一切？”

“我的天，吴大哥，你跟弟兄们说说呗，好让我们这些小卒子也长长见识，好不？”

“嗝儿~”

吴虎又重重打了个酒嗝儿，然后抄起桌上只剩半碗的酒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抬起手来用衣袖抹了抹嘴边的酒渍，瓮声道：“好，今天说出来让你们长长见识！要说这两个长老啊，来头大着呢。你们听说过……”

“报——”

“报报报！！”

突然几道接踵而来的急报声硬是打断了吴虎的讲话，只见几名守城的白莲匪军跑至酒桌跟前，冲着吴虎争先恐后地嚷嚷道：

“吴首领，城下有状况！”

“首领，好像是朝廷的官军来袭！”

嘭！

吴虎闻言拍案而起，大惊失措地喊了一声：“朝廷官军来剿？这怎么可能？”

这下，吴虎彻底醒酒了，被活生生吓得醒了酒！

## 第1049章伤亡惨重的冲杀

夜风吹拂下，惊闻急报的吴虎彻底醒酒了。

他匆匆离桌跑到城头，借着月色俯身极目看向城下，只见几百步之外数十面大型盾墙正缓缓朝着北门蠕动，黑压压一片煞是慑人。

啪～

吴虎甩起一掌拍在城墙上，不顾掌心肉疼怒不可遏地骂道：“马勒戈壁的，看这盾牌的制式，还有皮甲和长刀制式，绝对是官府的军队。九成九是长安朝廷那边派官军来征剿咱们了！”

此言一出，围在他身边的几名心腹小头目纷纷发出惊呼声，一片惶恐不安之色。

“慌什么？”

吴虎狠狠训斥一声，喝道：“粗粗估计也就几千人而已，瞧把你们吓得？当初洗劫屠城的那股子狠劲上哪儿去了？还傻愣着干啥？还不下去传令，给老子放箭射死这帮朝廷的狗兵？”

霎时，几名小头目纷纷撒腿各自狂奔，口中慌乱喊着：

“放箭，放箭！”

“都他妈别吃了，再吃脑袋都没了！”

“官军来袭，吴首领有命，守城放箭！”

一时间，本就嘈杂的城头人来人往，跑动频频。不一会儿便时不时地传出挽弓搭箭的声音。

嗖嗖嗖～～

一阵阵箭雨如天女散花般朝着城下盾墙方向疾射而去……

约莫等着城头上箭射三轮之后，一名小头目沮丧着脸跑到吴虎跟前，喊道：“首领，不行啊，朝廷官军离咱们数百步，太远了，不在弓箭射程之内啊。”

啪～

吴虎怒不可遏地反手一巴掌甩在了这小头目的脸上，气得跳脚道：“老子看见了，王八蛋，明明不在射程内还放箭？蠢货，三轮箭射足足浪费了近万支箭簇，不会放近了再打吗？”

那小头目捂着肿痛的脸颊，委屈地嘟囔了一句：“不是首领您刚刚下令放得箭吗？”

啪～

吴虎反手又是一巴掌，正好打在那小头目另外一面的脸颊上，骂道：“还啰嗦个甚？还不快去叫停？传令下去，等放到百步之内再箭射，还有，准备圆木和石头，一会儿等官军靠近了，都统统扔向城去，看砸不死这帮狗日的。”

“哎哟，喏！”

小头目再次委屈地叫了一声疼，一滋溜烟儿，跑了下去。

吴虎打了手下两嘴巴子依然不解恨，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怨毒看着徐逼近的数十面盾墙，恨恨骂道：“等你们再靠近些，老子让你们来多少人，就留下多少性命。真以为咱白莲教都是乌合之众？哼！”

城下，数十面盾墙，继续以龟速在向前蠕动。

三百步，



两百步，  
一百五十步，  
一百二十步，  
一百步。

停住了。

数十面连成一条线的盾墙，在一百步的距离，停住了！

嘭嘭嘭嘭～

齐整的脚步声骤然想起，吴虎猛地发现数十面盾墙在停止的刹那，竟然向左右移动，中间愣是劈开一条道了。

他们想干什么？

吴虎脑子里顿时生起狐疑，怎么无端端地将分出一条道来。难道是？

此时，隐于盾墙保护罩的阮老三大声喝了一句：“张致庸，本将只能护送你到这儿了，接下来就靠你们自己了。”

“喏！”

张致庸突然勒紧缰绳，手中横刀一扬，冲着身后一千名虎贲喊道：“弟兄们，随某家冲杀一百步，替我广南路大军撞开北门。活捉贼匪！”

“杀！”

“杀，杀杀！”

“杀呀！”

眨眼的功夫，张致庸一马当先杀出了盾墙的保护圈，领着一千名喊打喊杀的刀盾营敢死队，以最快的速度朝着北门城门方向奔袭而去。

“原来玩得这出！”

城楼上，吴虎见到突如其来的一幕，心中顿时了然，急忙大声喊道：“放箭，放箭，不能让这些人冲到城下撞开城门，圆木和石头也招呼着，让他们有来无回！”

嗖嗖嗖～～

砰砰砰～～

轰轰轰～～

一时间，城头白莲教的匪军又是轮番箭射，张致庸率军冲袭还不到五十步，就被射杀了将近两百来名死士。

待得他率队再冲到三十步之时，一千死士已经死伤大半。

就在他带着仅剩的五百人刚刚靠近城门十步左右，就被城头上砸下来的圆木和石头给硬生生地逼退至三十步左右。

嗖的一声！

张致庸的肩膀上也中了一箭，而胯下战马已经被射成了马蜂窝，借着战马的尸体掩护，他堪堪躲过了一条性命。

再回望身边时，一千人仅剩三百余人矣！

这三百余人借着一处壕沟的掩护，侥幸活了下来。

“狗日的！”

张致庸一发狠直接将肩膀上的箭簇给拔了出来，然后在地上抓了把泥土直接涂抹在中箭的伤口处用来止血。然后再次发狠喊道：“弟兄们，退也退不回去了，如果现在这个时候退回去，一旦咱们往回跑，还没回到盾墙内就成了活靶子。听某家号令，最后再冲一次，死球算了！”

张致庸的一番话道出了实情，也激励了壕沟里仅活着的三百余人，一时间众人纷纷喊道：“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不能活着回去，就跟张大人一起再冲一次吧。”

“中！”

“狗日的，死也要撞他一回城门！”

“听某号令！”

张致庸偷偷打量了一眼壕沟之上，见着城头上面射下来的箭簇也没那么密集了，立马抓住机会喊道：“冲出壕沟，再撞城门！”

唰唰唰~

三百余人统一行动，一股脑儿地翻身出了壕沟，再次朝着三十步之外的城门方向冲去。

“放箭，放箭，放箭！”

城头上，吴虎见状又是声声令下。

须臾功夫，张致庸的身边又是百来人中箭倒下。

这下可把城头上的吴虎乐疯了，龇牙咧嘴地放声大笑道：“狗日的唐军，你们来多少，爷爷就给你们灭多少，看是你们人多，还是爷爷的箭簇多！”

“首领首领！”

吴虎旁边一名匪军提醒道：“他们剩下的一百多人攻到咱们的城门下了，现在正在下面撞门！”

“慌个屁！”

吴虎此刻已然不慌了，哼哼道：“才一百多人就想撞开城门？真以为虔州城门是烂石朽木打造成的？听老子的命令，往下面扔石头招呼着，砸死一个算一个，这城门他们仅凭一百来人是甭想撞进来！”

“啞！”

.....

.....

城下，张致庸虽然率着仅剩的一百多人冲到了城门前，可是这虔州城门委实太大太厚了，他们怎么撞都无法撼动其分毫。

可是眼下到了这个地步，也只有继续撞门一条途径了。

同时，百步之外，盾墙之内的阮老三也不淡定了。他是从头至尾看着张致庸率领一千人冲杀撞门的，现在就剩一百余人杀到城门处撞门，可他哪里乐得起来？

只听他一脸痛惜地望着城门处撞墙的张致庸等人，扼腕叹息道：“仅仅一百步，就折损了我小九百名弟兄，这帮狗日的匪军。一旦老子攻进虔州城，非活剐了他们不可。”

旁边一名校尉提醒道：“郎将大人，看情况张先锋官和那一百多名弟兄是很难将这城门撞开啊。这下可糟了，他们撞又撞不开这厚重的城门，撤又撤不回来。怎么办啊？”

“撤？怎么撤？”

阮老三虎着脸指了指北门城头，骂道：“城上至少有数千把弓弩，只要他们一撤退，势必就会成为活靶子。咦，薛仁贵，你干啥？”

阮老三一声喝叱，那校尉也扭头看了眼身边的薛仁贵。

只见薛仁贵竟然让两个士卒替他牵着马，而他自己则站在马背上，手里

挽着带在身边的铁胎弓，搭上一根箭簇后，作出一个身子下沉，弯弓射大雕的姿色。

而箭簇所指的方向，貌似就是百步之外的北门城头上。

阮老三再次喝了一句：“薛仁贵，你给老子下来，难不成你还真想百步之外射杀贼匪不成？”

“哼！”

薛仁贵没有回头看向阮老三，而是傲娇地冷哼一声，嚷嚷道：“看那身材魁梧发号施令的城头贼人定是贼匪首领，射杀了他定能让匪军群龙无首。”

“你小子还真敢异想天开啊，赶紧给我下来！”

“少来聒噪，你瞧我到底能不能射杀了他！”

薛仁贵声音落罢，双指一松，只听嘭的一声弓弦响动，离弦之箭已然射出，铁簇飞射城头，发出咧咧破空响声，直奔城头上张牙舞爪得意发狂的吴虎……

## 第1050章当居首功

啾.....

一道裂空破响的刺耳之声在吴虎的耳边骤然响起，一股不祥之感从他心间猛然升腾，转瞬间一抹对未知危险的恐惧让下意识地抬起头来。

晚了。

噗嗤！

.....

.....

“好家伙，射中了？”

盾墙内，不知所以然的阮老三爆出一声喝彩，不可思议地瞪着双眼，亲眼目睹着薛仁贵一箭射中了北门城头之上一名魁梧的汉子。

待得他眼睁睁地看着城头上那名汉子额头中了一箭之后，整个人后仰倒去，霎时，城头上尽是一片慌乱和叫喊。

就连往城下砸石头扔圆木的动作，都明显在这一箭之后变得迟缓了。

阮老三砸吧嘴，啧啧道：“好家伙，真射中了啊！薛仁贵，你小子行啊，果真不是在这儿吹牛逼啊！”

旁边的校尉亦是不可思议地叹道：“这可真是神乎其技的百步穿杨啊，没想到薛右先锋官竟然有此一手，我等真是眼拙了。厉害，厉害，佩服佩服！”

薛仁贵嘴角微微扬起，像个骄傲的小公鸡般甚为得意地脑袋一昂，然后很是风骚地将铁胎弓收起重新挎在肩膀上，跳下马来意气风发地冲阮老三说道：“阮郎将，被我射杀之人应该就是这防守北门的白莲匪首了吧？怎么样？眼见为实，现在你总该信我薛仁贵说得话了吧？”

阮老三现在一张褶皱满是沟壑的老脸顿时笑得如一朵老菊花，连连拍手叫好，点着头赞道：“薛仁贵，薛右先锋官，嘿嘿，是老汉眼拙了，竟然有眼不识金镶玉啊！”

说罢，他冲着身边的校尉说道：“如今城头匪首已死，匪军群龙无首势必成了无头苍蝇般，定会乱成一锅粥。哈哈，眼下不仅是我刀盾营全军压上北门的大好机会，更是将张致庸等人救下的绝妙机会。方校尉！”

那名校尉拱手回道：“末将在！”

阮老三吩咐道：“传本将令，即刻撤掉盾墙化整为零，刀盾营五千勇士，火速向北门压上。第一时间将北门给我拿下！”

“喏！”

方校尉当即领命，拍马调转马头，奔驰于盾墙内声声传令，下达着阮老三的指令。

阮老三下令完之后，自然不忘冲薛仁贵竖起大拇指，又赞一声：“薛右先锋，若我刀盾营能一举拿下北门，你当居首功。夺下北门，我定向郭大人为你请功！”

薛仁贵撇撇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随后翻身上马，拔出腰间的横刀，催促道：“阮郎将，现在对方群龙无首大乱之时，我们再不进攻就错失良机了。”

“对对对！”

阮老三现在不在小瞧了薛仁贵，猛地拔出腰间的横刀高高举起，然后侧

着身子转头冲着早已化整为零的刀盾营五千士兵喊道：“刀盾营，向前压进！”

“进攻，进攻！”

“破城，破城！”

五千人刀盾兵化整为零后各排队列，齐齐整整一手执刀一手持盾，向着百步之外的北门方向加速行进，气势如虹般欲要一举拿下北门。

薛仁贵早已按耐不住性子，一马当先甩掉阮老三，朝着北门方向策马奔驰而去。

他心里打定了主意，他不仅要百步之外射杀匪首，还要第一个打上北门城楼，做出一番成绩让郭业瞧瞧。看郭业今后还敢小瞧了他否。

.....

.....

城楼之上，随着吴虎之死，早已乱成了一锅粥。

几名吴虎的心腹小头目纷纷围在吴虎的尸体之上，看着吴虎双眼暴突，死不瞑目，最显眼处便是喉咙位置，竟然被一根铁簇一箭射穿，吓得几人满面骇容。

随着围拢过来的匪军越来越多，吴虎之死也渐渐传扬开来，一时间，整个城头上数千匪军都知道了首领吴虎被官军射死。

如此惶惶如天塌下来般的气氛下，匪军们竟然都忘记了去守城，将整个城头的防守在关键时刻停滞了下来。

几名围着吴虎尸体的小头目也是浑然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而是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着：

“我等真是命大啊，没想到官军之中有此能人，竟然能在百步之外例不虚发。幸亏我等刚才没有在首领身边，不然的话恐怕死得便是我们几人中的一人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首领都死了，朝廷官军的攻势又如此凶猛凌厉，没了首领，我们如何守城？”

“关键是首领都死了，我们守个屁的城啊？”

“现在东门、西门、南门那边都没有援军来，更没有首领过来，要不我们先撤？”

“依我看，不如咱们带着城上的弟兄偷偷扔掉北门，直接去奔往囤放金银珠宝的库房，趁没人注意直接抢完脚底抹油溜走吧？咱们加入白莲教，不就是奔着发财来的吗？喂喂喂，你这么都不说话啊？”

最后说话的这名头目刚说完自己的建议，就发现其他几名头目用一种惊恐的眼神看着自己。

确切地说，不是看着自己，而是看着自己的身后.....

他猛然转过身去一看究竟，却还没看清人影，便感到眼前一道刺目的白光闪过，瞬间喉咙刺痛，仿佛被利刃割开一般，紧接着喘不过气来几近窒息.....

当场身亡！

而割破他喉咙的，正是一把宽背大刀。

至于杀他之人.....

“见过南门孟首领！”

“我等都是无心之言，请孟首领恕罪！”

“是啊是啊，孟首领，扔掉北门洗劫宝库并非我等的主意，而是他一人的主意啊。”

来人正是负责防守南门的首领孟刚。

与吴虎一样，孟刚也是跻身白莲教胡毕烈座下的八大金刚之一。

众人一阵求饶，却发现孟刚杀完人之后一脚将那尸体踹开，然后也不理会他们，而是收起大刀恭恭敬敬地转身冲着人群外躬身喊道：“赵公子，这些动摇军心的家伙该如何处置？”

看孟刚这架势，听他这恭敬有加的问话，原来他并非拿主意之人，作主的另有其人。

“现在是用人之际，就免了他们的罪过吧。让他们戴罪立功便是！”

说话间，一名身穿锦衣华服的青年穿过人群，区别于在场的这些白莲匪军，来人手摇折扇，一副雍容富贵的气度，显然出自世家子弟。

就在几名头目和在场围观的匪军都在猜疑，猜疑这位莫名其妙出现在城楼上的赵公子身份之时，孟刚断然一喝：“都愣着干什么？还不继续守城，阻击官军？”

“不好了，朝廷的官军开始大举进攻了！”

“快看，城墙没了，妈呀，变成数千刀盾兵了，全线压进啊！”

突然，几道观望城下的匪军大声叫唤了起来，提醒了这边扎堆懈怠的众匪。

孟刚闻言勃然大怒，冲着那几名小头目又打又骂道：“蠢货，还愣着干嘛？还不组织你们手下人反击，打退这些唐军？”

几名头目闻叱遁走，纷纷接着组织人手开始反击守城。

可是现在数千刀盾兵已经全线逼近，转眼的功夫，已经兵临城下了。

孟刚挥斥完几名头目之后，急急冲着赵公子说道：“赵公子，这群蠢货让唐军趁乱钻了空子，唐军来势汹汹，恐怕要将其他几门的兵力都调过来助防了！”

“急什么？”

赵公子倒是格外淡定挥了挥手中的折扇，然后气定神闲地走向前几步，淡淡地说道：“本公子来时便让人往北门这边送来数十架床弩，哼，刀盾兵？他们那种制式饿的盾牌还能挡得住床弩之射？”

“啊？竟有此事？”

孟刚惊呼一声，他见识比普通匪军要强，自然知道床弩精贵和无穷的威射力。

“禀报公子，五十架床弩已送到！”

城门楼子的青石台阶处，遥遥传来声音。

赵公子闻言脸上一喜，吧嗒一声收掉折扇，冲孟刚轻轻一点，吩咐道：“孟刚，让你的人立刻开始将床弩架起来，让这些唐军尝尝我们的厉害！传令下去，歼灭城下这些唐军，本公子重重有赏！”

“是！”

## 第1051章败战

啾啾……啾……啾……啾……

城头上，五十架杀伤力破坏力十足的床弩一经投射，漫天长弩便如暴雨梨花般朝着城下洒去。

床弩之威，足以穿墙破盾，霎时间，奔往冲锋途中的刀盾营损失惨重，死伤不计其数。

更有甚者被一弩穿透数人，如串串冰糖葫芦般地滚落在地。

五十架床弩正如死神镰刀一般无情地收割着刀盾营士兵的性命，身为刀盾营主将的阮老三也被这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幕给震慑到了，整个人呆若木鸡地僵立在了当场。

看着前面继续扑向北门屡屡被床弩射死的袍泽，阮老三真是心如刀绞，这些人可都是他手底下的精锐士卒啊。

“阮郎将小心！”

膨的一声，薛仁贵眼疾手快立马朝着阮老三扑身过来，抱着阮老三在地上连滚了好几下，堪堪躲过了几根长弩的射杀。

阮老三刹那惊魂，看着三步之外硬生生插在地上的那几根长弩，心中骇然，若非薛仁贵相救，便要丢了性命啊，真是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

薛仁贵这时候也意识到了城头上的变化，肯定是敌军临时换了主将，而且还架起了朝廷专门管制的大杀伤性武器——床弩。

他很清楚足足几十架床弩居高临下的威力，别说现在刀盾营几千人，就是再来上几千人，都不够灭的。

城楼上那几十架床弩针对刀盾营这种密集型的冲锋，就他妈的等同于人肉收割机啊。

随即，他冲阮老三急急喊道：“阮郎将，撤吧，再这么蛮冲蛮干下去，刀盾营几千弟兄都要交代在这儿！”

“撤？”

阮老三惨然一笑，扫了一眼四处躺在地上的袍泽尸首，摇头叹道：“亏你还是读兵书知兵事之人，未闻鸣金声岂能擅自撤退？难道你不知这是动摇军心之罪，要掉脑袋的吗？”

“可是也不能这么一味地在这儿冲锋送死吧？”

薛仁贵大声质问道：“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刀盾营全军覆没吗？”

“放屁！”阮老三狠狠骂了一句，喝道，“全军覆没好歹是战死，如果畏战而擅自撤退，也要被砍掉脑袋。说来说去都是死，老子不如死得轰轰烈烈，死后至少还能喝得小哥一碗祭奠酒。”

薛仁贵怒不可遏地指责：“你，你真是冥顽不灵，难道就不懂得变通吗？”

阮老三龇牙一笑，冷冷说道：“要退你退，老子丢不起那个人。”

随后，阮老三爬起身来，重新举起盾牌大声喊道：“全军听令，继续压上去，哪怕刀盾营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撞破城门！”

“你……”

薛仁贵对于阮老三的顽固既是无奈，又是充满了敬意，这些都是铁铮铮的汉子啊，明知不敌，至死都不肯向后撤退半步。

可是，他也不是刀盾营主将，他只是个先锋官，还他妈是个副的，他发号施令撤退也没人会搭理他。

但是撤下阮老三和所有人，自个儿撤退逃命，薛仁贵也做不出来，正如阮老三说得一样，即便撤回去，他也丢不起那个人。

“既如此，那小爷就陪你这个傻老汉疯魔一回吧！”

说话间，薛仁贵俯身捡起地上一块散落的盾牌，举了起来保护着自己，随着阮老三步步冲上前去。

啾啾……啾……啾……啾！

又是一阵暴雨梨花袭来，前面刀盾营的弟兄又倒下去一片，中枪被射者几乎无一生还。

可是死亡在前，刀盾营的冲锋仍在继续，一波倒下一波跟上，并未有一人向后撤退半步。

毙命者，皆是胸口正中弩贯穿而死。

……

……

三百步外，唐军中阵前。

郭业抿着嘴，满脸肃容，一言不发地望着前方，正看着城头上匪军的床弩肆虐射杀着刀盾营。

有好几次，刀盾营的前锋几乎攻到了城下，都被射杀殆尽。至始至终，刀盾营主力都没能跟张致庸的敢死队会合于门下，撞破城门。

“可惜了！”

一同观战的庞飞虎站在郭业身边叹息一声，说道：“本来薛仁贵射杀了匪军主将之时正是刀盾营冲锋的最好时机，没想到他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临阵换将，而且及时作出应对。大好时机已失，再无第二次机会了。”

康宝则是狠狠地顿了一下足，满腹狐疑地骂道：“这帮狗日的乌合之众，上哪里寻来的床弩，而且一寻还是数十架？这玩意就连咱们都没有配备，他们怎么会有？莫非是虔州城中本来就配合床弩？”

“不可能！”

郭业摇摇头，否定说道：“虔州城只是普通的小城，哪里会有床弩。如果我估摸不错的话，给匪军提供床弩的，应是白莲教幕后的真正主使者。”

此话一出，庞飞虎和康宝皆沉默了下来，他们早就从郭业口中知道了此番南下平叛除了是剿灭白莲教之外，还有更大的使命，那便是替皇帝将南方的关陇世族连根拔起，趁机除掉。

想想也是，能够一下子提供数十架床弩者，也只有南方的关陇世族这样有底蕴的豪门大族了。

而且，既然虔州城中囤放着从岭南路十五个州府洗劫来的财宝，那关陇世族在这儿用上床弩也就很好理解了。

“哎呀，我说你们都在这儿瞎叨叨啥啊？”

程二牛听着郭业几人居然还在这儿分析战情，顿时恼怒了，大声嚷嚷道：“前面阮老三的刀盾营都快拼光了，你们还在这儿瞎逼叨叨。小哥，赶紧下令，鸣金收兵吧！不然的话，刀盾营就要拼光绝种了！”

“二牛不得无礼！”

庞飞虎瞪了程二牛一眼，喝道：“收起你那套江湖习气，怎么跟小哥说话



的？”

程二牛被庞飞虎骂醒，一时间错愕，才发觉自己竟然连小哥都一并骂进去了。

随即，挠着头讪讪道：“大舅哥，俺，俺是担心阮老三那老汉丢了性命。而且，薛仁贵那小子不也在前边吗？万一他有个好歹，你回头怎么跟卫公他老人家交代啊？”

难得程二牛脑子转得快，竟然用薛仁贵来说事儿，郭业不经意间点了一下头，冲庞飞虎挥挥手，道：“二牛说得对，这次是我太轻敌了，没想到虔州城中不单单是乌合之众，而且还有高人在坐镇。”

说着，他向程二牛吩咐道：“二牛，传令下去，鸣金收兵吧。早些撤下来，还能让刀盾营少死些人。”

程二牛嗯了一声，拍马疾驰朝擂鼓鸣金的方向奔去。

不一会儿的时间，一长二短的牛角号骤然响起。

嘟呜……嘟呜嘟呜……

连连吹号，鸣金收兵。

一通号子声过后，眼见着城头下，刀盾营和张致庸的敢死队已经开始往回后撤，不过再撤退的功夫，又是扔下了不少弟兄的尸体。

片刻的功夫，刀盾营和敢死队彻底脱离了战场，收拢着残兵奔回了阵前。

阮老三在薛仁贵的搀扶下回到了郭业跟前，薛仁贵一言不发低着头，而阮老三则是一脸疲态，浑身都是血迹，喘着粗气地禀报道：“小哥，老三给你丢脸了，这次刀盾营损失惨重，死伤者至少过半。要打要杀，小哥尽管下令，阮老三甘愿受罚！”

说着话的功夫，阮老三就撇来了薛仁贵的搀扶，作势欲要跪下来请罪。

郭业赶忙将其扶住，扼腕叹息道：“老三莫要如此，都是我顾虑不周，而且是我自己太过轻敌，竟然异想天开地以为让刀盾营冲锋上阵就能撞开城门。太轻敌了，还是我自己小觑了虔州城的那位高人啊！”

自责完之后，他看向薛仁贵，点点头夸了一句：“仁贵，今天你一箭射杀匪首，我全都看到了。有功便要赏，即日起，你就填补刀盾营的校尉吧。你且先扶着阮郎将下去休息，今日暂且作罢，明日再做打算。”

薛仁贵此时也没了建功领赏的高兴劲，毕竟刀盾营死伤惨重，而且是以撤退而宣告失败的，这个时候如果高兴的起来，那还真是没心没肺了。

随即，他拱拱手称了一声谢大人恩赏之后，便扶着阮老三往营寨返了回去。

阮老三一走，郭业便问了句：“张致庸还活着吗？”

庞飞虎点头道：“活着，不过他那一千敢死队仅剩不到百人，他也受了伤正在下面包扎着伤口呢。”

“活着就好！”

郭业点点头，对于张致庸今日的表现，他都看在眼里。委实可圈可点，冲锋陷阵浑不畏死，绝对当得起一条汉子。

随即，他冲庞飞虎、康宝，还有不远处刚刚策马归来的程二牛招呼道：“你们几个人随我一通回山坡上的帅帐，眼下强攻是不成了，只能另想其他办法了，大家伙都坐下来合计合计。对了，二牛……”

郭业向程二牛挥挥手，吩咐道：“你去看看张致庸，如果他身子无大碍，就将他也一起领过来。毕竟虔州城他最熟悉，有些事情还要向他打听。”

“喏！”

哒哒哒～

程二牛拍马再走，径直去寻张致庸。

而郭业则在庞飞虎和康宝一左一右的相伴下，朝着山坡的帅帐方向走去。

北门城头那边，因为朝廷官军的败退，正点着数千盏火把欢呼庆贺着，讥讽笑骂的声音遥遥从城头那边传了过来。

今日北门第一战，以郭业的轻敌而失败告终。

## 第1052章到底打哪个门？

营寨高坡上，帅帐中。

因为北门第一战告败，刀盾营伤亡过半，帐内的气氛格外沉重。

郭业面色阴沉地坐在帐内，紧闭着嘴唇一言不发，下方左右坐着庞飞虎和康宝，两人彼此对望了一眼，本来都想着站起来劝慰郭业两句，说点激励人心的话，可是话到了嘴边愣是吐不出来，又生生咽了回去。

很快，程二牛便掀开帐帘，领着刚包扎完伤口的张致庸匆匆入来帐中。

入内之后，程二牛向郭业打了一声招呼，便自己寻了位置坐下，就坐在庞飞虎的身边。

郭业看到张致庸身上包扎的绷带可见，这厮最少在这一战中负了三处伤，应该都是箭伤。

中三箭而能生还，现在草草包扎一番后仍能徒步走来高坡帅帐议事，可见并无大碍。

张致庸面带惭愧地冲郭业微微躬身一礼，正要开口请罪来着，谁知郭业突然起身向他摆手说道：“张先锋，你身上有伤，无须多礼。”

张致庸一愣，急急说道：“可是属下此次……”

“别说了，先坐下！”

郭业指了指康宝身边一处临时搬来的树墩，道：“此次你为先锋冲杀北门，宁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亦没有后退半步，更是身中数箭伤，真乃勇者无敌。张先锋官你更是可圈可点，足令本官意外。好了，道歉汗颜后悔之类的话就不用再提了，咱们正事为先。”

言下之意，郭业已经认可了张致庸这个人，并不再以败军逃将的眼光看他。

光此一点，足以让张致庸感到此番身先士卒的出生入死值了。他这么冒死拼杀为先锋，除了戴罪立功之外，不就是想证明他张致庸并非孬种吗？

立时，张致庸感动得无语凝咽，向郭业郑重再三地拱手行一礼，然后默默坐到了康宝身边的树墩处。

随后，郭业清了清嗓子，习惯性地总结道：“北门一战，张先锋官、一千敢死队弟兄，还有刀盾营的数千弟兄，他们都是好样的，至死未退半步，打出了我们大唐军人的威风了。北门一战的失利不怪他们，主要责任在我。是我太轻敌了，将白莲教的这些乌合之众看低了。俗话说，一山还比一山高，看来我们得重新审度这些白莲教的匪军们了。”

一席话落地，众人纷纷若有所思地点起了头。

又是临阵换将又是从容反击，还一下子摆出几十架军中管制的床弩，这哪里还是普通的乌合之众啊。

不容小觑，再也不能轻敌了。

郭业继续说道：“按照如今匪军在城头的防御，先不说换了高人坐镇，便是那几十架床弩，就已经断了我们强攻北门的念想。要想从北门攻入，就要先毁了他们那几十架床弩。但毁掉床弩又谈何容易？”

“对哩！”

程二牛心直口快地接茬道：“若是能毁掉城楼上那几十架该死的床弩，那还要攻什么北门呐？现在前提是我们攻不进北门嘛，又怎能上得了城楼去捣

毁那些床弩？大舅哥，你莫不是被气糊涂了？”

“二牛住嘴！”

庞飞虎轻轻喝叱了一句，然后面带思索地看着郭业，揣测道：“小哥莫非是想放弃从北门攻入虔州城的初衷，另辟他径？”

“还是飞虎听得透。”

郭业赞了一句庞飞虎，然后冲程二牛瞪了一眼，“没事多动动脑子，你以为我是你啊？”

程二牛傻不隆冬地低下了头，知道自己又犯二了。

康宝轻笑一声，乐道：“二牛你就是嘴欠不用脑，我妹夫会跟你那么二吗？真是应了程二牛的大名，一路二到底啊！”

“滚犊子！”

程二牛恼羞成怒地看这康宝，龇牙嚷道：“二牛是俺的小名，俺叫程怀忠，你知道个蛋懂个屁啊？”

“好了，别吵吵了！”

郭业抬手阻止了自己大舅子和妹夫的吵闹，要说起来，他们三人的关系还真够绕的。

又是大舅子又是妹夫的……

不过他貌似听到程二牛刚才自称程怀忠，印象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程二牛主动承认自己叫程怀忠。

那这么看来，这小子跟他爹程咬金的心结解开了？

突然，郭业想到了这次程二牛突然从吐蕃战场及时得到自己要南征平叛的消息，莫非这也跟程咬金这老小子脱不了干系？

“大人！”

张致庸轻轻唤了一声，将郭业从遐思走神中唤回，问道：“既然不从北门入手，那又先攻哪里？南门就不用想了，与咱们风牛马不相及。东门处是陡崖峭壁一道天险，除非咱们广南路大军两万多人都长了翅膀，不然甭想过去。难道大人想涉黑水河，直接泅渡到西门码头，然后从西门攻进虔州城去？这难度太大了吧？”

“泅渡黑水河强攻西门？”

郭业哑然失笑，道：“刚才在山坡下的时候，我是真打算通过泅渡黑水河，然后登陆西门码头强攻虔州城的。不过后来想想，此事太难了。你们想想看，先不说泅渡这么多人，黑水河又是水流滩急，咱们北方来的士兵水性又不好，不知要被冲走淹死多少人，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万一还没上岸就被西门守城的匪军给发现了，在水中逃又逃不了，最后只能被人家居高临下在西门城楼方向乱箭射杀于水中。这不是作茧自缚吗？最令我忌惮的还是最后一点……”

说到这儿，郭业突然冲程二牛挥挥手，吩咐道：“你先去将黑甲玄兵中郎将曹录勋给我找来，就说我有急事找他，让他火速赶来议事。”

程二牛嗯了一声，立马起身匆匆跑出了帅帐。

待得程二牛一走，郭业继续接着刚才的话，说道：“如今虔州城到底有多少床弩，谁也不敢保证。万一城中坐镇的那个高人也在西门布置了床弩，你说下场会怎么样？”

“呃……”

张致庸哑口无言，因为他是真正在第一线见识到床弩的厉害。如果在西门城楼上也架着床弩，那下场只有一条——泅渡在黑水河上多少人，就能死上多少人。如果架上一百架床弩，广南路大军必定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正是出生未捷身先死，两万人马喂江河。

照郭业这么分析下来，泅渡黑水河强攻西门一途，行不通了。

西门不行，南门不可能，北门又要放弃。

庞飞虎惊骇道：“小哥，莫非你要选择东门？可不是说东门外无路可行，被一处陡峭崖壁的天险阻挡住了吗？”

郭业摆摆手，道：“稍安勿躁，飞虎。”

然后他问向张致庸，道：“张先锋官，刚才我上山坡帅帐的时候，无意眺望了一眼虔州城东门方向，发现那处陡峭崖壁的天险明显高过东门城楼。如果我没估错的话，站在崖壁顶端应该就能俯瞰东门城楼，甚至连虔州城内的情况都能看得到吧？”

张致庸不知道为何东门无路可走，郭业还要打听这些情况，不过还是据实回道：“没错，陡峭崖壁的天险较之东门城楼最高处，还要拉出几个城高。那处陡峭崖壁的天险还有个名头，叫做一线天。当地百姓都说那是虔州城方圆数百里最高的一处险峰，因此称之为一线天。”

“一线天？”

郭业将这三个字念叨了一遍，笑道：“好个一线天，真是给了我们一线生机啊！”

“啥？”

庞飞虎和康宝总算听明白了，小哥还真是将主意打到了东门。

随即，康宝质疑道：“妹夫，这不怪二牛说你糊涂了，我也得说你糊涂了。这东门那处天险，哦对，一线天，这一线天明明阻断了东门的前路，无路可行。你为啥还要魔障了似的选择东门为突破点？难不成你让大家伙都派上一线天的山巅，然后居高临下往东门跳门？这是将近两百丈高的跳崖，可不是过家家，你疯了吧？”

在他看来，郭业这明显就是领着大家伙跳崖寻死。

就连庞飞虎和张致庸地暗地里质疑郭业了，真是气糊涂了吧？

这时，程二牛再次掀开帐帘，黑甲玄兵的曹录勋俨然紧随其后，向郭业拱手行礼道：“大人，末将前来报道！”

“好！”

郭业没有理会康宝的质疑，而是起身冲曹录勋郑重交代道：“曹中郎将，本官要有重任交给你们三千黑甲玄兵。能否攻破虔州城，就看你们三千黑甲玄兵了！此次任务险象环生，你可以想清楚了再来领命！”

“大人但讲无妨，末将万死不辞！”

曹录勋不假思索地回道：“卫公曾交代过末将，不管刀山火海，但凡郭大人下令，我等定要遵从，不得违抗！”

“好！”

郭业看着曹录勋缓缓吐出任务：“本官要你们三千黑甲玄兵，给我从一线天跳下来，跃过东门落入虔州城中。从里头直接杀到北门，直接将门给我打开，迎我广南路大军入城！”

“啥？”

曹录勋这下也像是听天书似的一脸茫然，苦笑道：“郭大人，黑甲玄兵是精锐不假，可他不是天兵天将啊。一线天跳下来，甭说跃过东门了，恐怕一旦落地，尸骨无存啊！”

“哈，这个你直管放心！我会让你们黑甲玄兵成为天兵天将的，有句话说的好啊，插上翅膀就是天使，不是吗？”

郭业轻快地打趣了曹录勋一句之后，冲着庞飞虎、康宝、程二牛几人吩咐道：“从明天开始，给我在方圆百里之内搜罗木匠和裁缝，还有让你们手下的士兵进山给我打猎，我要熊皮、狼皮、虎皮，只要是兽皮，我统统都要。”

咦？

这又唱的是哪一出？

康宝真是听不下去了，满脑子都是雾水，气急叫道：“我说妹夫，你这到底玩得是哪一出啊？我看你现在不应该方圆百里搜罗木匠和裁缝，而是应该搜罗郎中大夫。”

郭业一时不解，问道：“找郎中大夫干嘛？”

康宝粗声粗气地甩了一句：“因为你有病，得治啊！”

“滚蛋！你才有病呢！”

郭业佯怒地甩了甩手，喝道：“按照我的吩咐，抓紧时间将我要的东西都给我捣腾来，越多越好！”

## 第1053章又丑又大的风筝

接下来的几天，广南路大军的军营里简直乱套了！

先是一拨又一拨的工匠和裁缝被庞飞虎率人连哄带骗甚至裹挟着“请”进了驻军营寨中。

当然，这些工匠裁缝都是来自往北数百里的一个州府——桐州。

桐州既不属于广南路也不属于岭南路，而且相距着数百里，所以幸免躲过了白莲教的荼毒。

程二牛、康宝、阮老三等人，则是率着大部队进山去打猎，也不大山鸡野兔，而是专打大型猛兽，比如老虎山狼野熊等大型猛兽。

不负所望，每天都有数百上千头的猛兽尸体被士兵们拖回营寨，供郭业检查。

几天的时间，浩浩荡荡大部队的足迹遍布附近的深山老林中，山林里的猛兽几乎被打了个遍，险些绝种。

勒令让人将这些猛兽剥皮，严格要求完整无缺地将兽皮剥下来，不得有所损坏。然后又勒令将这好几万张的兽皮风干之后，交给营寨中的工匠裁缝。

猛兽的肉嘛，自然是犒赏三军，改善军营饿的生活。

至于工匠裁缝拿来兽皮有何用，郭业不说，程二牛等人也自然无从得知。

反正，接下来的日子，广南路大军营寨中，除了打猎就是剥兽皮，吃兽肉，安逸得一塌糊涂。

以至于足足七八天下来，众人都将攻夺虔州城之事抛诸了脑后。

“朝廷的官军到底在干什么？”

虔州城北门城头上，那位锦衣华服的赵姓公子一脸不可思议地眺望着城外远处的唐军营寨，呢喃了一句。

紧接着，他又看着匪军南门首领孟刚，问道：“孟刚，你确定这些日子，他们除了进山打猎，就没干别的了？”

孟刚恭恭敬敬地说道：“回禀赵公子，属下半点都扒瞎。我曾让手下弟兄扮作当地的猎户偶然路过唐军营寨，发现他们那儿的营寨中堆满了猛兽的尸体，而且到处都晾着猛兽兽皮。压根儿就不像是要来攻城的，反而是来咱们这儿打猎消遣着玩来的。对了，听说唐军这些日子天天都是吃香的喝辣的，难道他们就是想打尽附近深山老林的猛兽，想要绝了我们的肉食？哈哈……”

说到这儿，孟刚都情不自禁为自己的解释而感到可笑。

而赵公子却没有笑，继续一脸狐疑地自言自语道：“进山打猛兽？还要将兽皮剥下来晾起风干？奇怪了，他们要这兽皮干嘛？而且还是大型猛兽的兽皮？”

“做皮袄？”

孟刚猜测道：“这么多的兽皮，足足有数万张，他娘的几乎让咱们附近山里的猛兽绝迹了。这兽皮除了拿来做皮裘皮袄穿着，还能拿来干啥？总不成拿来好看吧？”

“不可能！”

赵公子不禁揉着头，接着又轻摇了三下手中的折扇以作否定，然后提醒孟刚道：“现在是六月天，又非寒冬腊月三九天，哪里需要皮袄皮裘来御寒？你这说法说不通，完全不靠谱。”

孟刚也知道自己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如今六月天的南方，穿一件汗衫都热得要人命，哪里还能穿什么皮袄，这不是有病吗？

于是，他摊摊手表示道：“那属下真猜不出来了，兴许，真是唐军忌惮我们北门城头的床弩，而一时不敢强攻虔州城，但又担心长此以往荒废下去恐怕动摇了军心，所以就让手下士兵去山里打猎，不仅可以当作锻炼，也可以当作充实粮草以至于不会坐吃山空。而且改善军营伙食，顿顿吃肉，也不至于让士兵们慵懒无所事事。”

“唔，眼下也只有你这个说法说得通了！”

赵公子回过身，眼里满是复杂地继续眺望起城外远处的军营，打趣道：“民间不是有句话吗？农忙吃干农闲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看来这位广南路行军大总管也是泥腿子出身，挨过饿，饿怕了，这才是勤俭持家的典范啊！哈哈……”

“哇？哈哈……”

孟刚亦是一阵放声大笑，满脸尽是讥讽之色地望着唐军军营，连连点头附和道：“是极是极，赵公子所言甚是呢，这次朝廷派来的绝对是个苦哈哈出身的泥腿子兵嘛！”

“好啦，既然猜不透，咱们就不要费尽心思去猜了。”

赵公子笑了一番后止住了笑声，冲孟刚一脸严肃地问道：“言归正传，我让你派人从西门走，渡江进岭南府给贵教胡教主送的信，是否送出去了？”

“公子放心。”孟刚道，“我将咱们虔州城这边的情况已经派人送信过去了。而且属下担心这次来的只是唐军的先头部队，后面还有大部队，所以特意给南边的其他几路护法大军也送去消息了。属下在信中跟他们说过，一旦虔州城这边被唐军大部队围攻，务必请他们增援解围。”

“好！孟刚，你顾虑的极为周详！”

赵公子赞许地看了一眼孟刚，点头道：“眼下唐军区区两万兵马，根本就别想攻破我虔州城。不仅是北门，就连西门那边本公子都安排了五十架床弩用以防止唐军渡江来攻。至于东门嘛，嘿嘿，有一线天作为屏障，除非他们长了翅膀，不然就甭想跃过东门半步。”

“公子所言极是！”

孟刚笑道：“除非他们是长了翅膀或神将天兵，不然，就别想打东门的主意。”

赵公子嗯了一声，用手揉了揉眉心的位置，眼角微微发酸略感疲累，便道：“孟刚，本公子先回去休息。北门就交给你坐镇了，切记，半点都不能放松警惕，随时随地都要戒备唐军的突袭强攻。”

“公子放心！”

孟刚护送着赵公子走到了城楼台阶的拐角处，一边目送着他下楼，一边说道：“属下绝对会一万个小心，不敢有半点疏忽。”

“那就好……”

赵公子的声音遥遥传来，人已经消失在了孟刚的视线之内。

孟刚回过身，一脸肃凛的朝着那几个交头接耳相谈甚欢的小头目望去，



突然暴喝一声：“都扎堆在那儿作甚？给老子打起精神好好盯着，如果北门有所闪失，那老子就先拿你们几个的脑袋来祭旗。”

“啊……”

几名头目闻言皆慌，顿时如鸟兽散。

……

……

营寨高坡，帅帐内。

程二牛、康宝几人正围着郭业，叽叽喳喳地问着郭业话。

“我说大舅哥，你这到底想要干啥啊？”

“对啊妹夫，这猎再打下去，恐怕方圆数百里的野兽都要绝迹了。关键是咱们是来攻城的，要打猎也不该是现在这个节骨眼儿啊。”

“小哥，这段时间打下来的野兽太多太多了，肉食都把弟兄们吃吐了。可不能再打了。”

“郭大人，你要的工匠裁缝也搜罗齐了，你要的兽皮也风干了不少，可这跟攻打虔州城有何关系啊？恕曹某人愚钝，真是琢磨不出来这些跟我黑甲玄兵有干系。”

“哈哈，曹中郎将别急！”

郭业笑着安抚道：“等着工匠和裁缝们干完活，你就知道跟你们有没有干系了。”

“报！”

薛仁贵掀开帐帘夺步入内，一脸费解地冲郭业拱手称道：“禀报大总管，有位老工匠在帐外要见你，还拿了一个一个这么大……这么大……”

薛仁贵用手画圈圈比划了半天，愣是说不出什么来。

郭业却是闻弦音而知雅意，立时惊喜跳将起来，乐道：“他们作出成品来了？那你还愣着干啥，赶紧让那老师傅进来。”

“哦！”

薛仁贵返身出帐，随后去而复返，后头就跟着一个老匠人。

而老匠人的背上正扛着一件稀奇古怪长得奇丑无比的玩意，关键是这玩意，真的很大很大……

“我草！”

“我的天！”

“我的个乖乖！”

……

帐中所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老匠人背上扛着的古怪玩意，纷纷发出惊讶之声。

程二牛火急火燎地跑到老匠人身边，然后围着他打了圈圈转悠了一番，最后扭头瞪大着眼珠子，张嘴看着郭业，下巴都险些掉了下来。

“大舅哥，这丑了吧唧的玩意，咋那么像风筝？我的天，又丑又大的风筝，你这又是玩得哪一出？”

“不是吧？”

“怎么可能？耗尽数万人满山跑着去打猎，就为了做风筝？”

这时，庞飞虎、康宝、曹录勋等人纷纷将老匠人围了起来，指着他背上这个巨型大风筝发出了自己的不满。

## 第1054章纸鹞战术

面对着众人的质疑，甚至是心生不满的怨气和微词，郭业并未在意，一笑置之，只是说了一声淡定淡定，稍安勿躁，便缓缓走了下来。

随后，他让围着老工匠的几人先散开，示意老匠人将肩上扛着的玩意平放于地上。

待得老匠人放下之后，众人终于看清了这又丑又大稀奇玩意的庐山真面目，尼玛，可不就是大风筝么！

唰唰唰～

霎时众人目光再次凝聚在郭业的身上，此时无声胜有声，质询之意俨然十足。

郭业耸耸肩，笑道：“是，的确是照着风筝来做，不过偏大了些，不过大点好，大点稳当啊。确切地说，应该叫纸鹞！”

“纸鹞？”

众人看着这奇丑无比的巨型风筝，又是一阵惊疑。

郭业暂时没有回应他们，而是直接问向老匠人：“蔡师傅，这是几张兽皮拼凑而成的？”

老匠人蔡师傅回道：“四张兽皮，这大风筝，哦不，这纸鹞的骨架都是用上好的榆木制成。本来是想用花梨木的，可惜这花梨木在当地较为稀少，所以就选用了榆木。不过榆木制成的纸鹞骨架，也够用了。”

“榆木？”

郭业稍稍迟疑了一下，瞬间释然，点头道：“是我之前疏忽了，花梨木在这儿的的确罕见。而榆木倒是普通寻常极易寻到。不过榆木也是韧性足不易折断，硬度刚刚好，的确够用了。蔡师傅，这四张兽皮的拼凑是否衔接好？可不要留出缝隙来，这样容易出事儿。”

“将军请放心！”

蔡师傅一脸自信地说道：“营寨里的裁缝师傅们都是老手艺，不会出这些纰漏了。而且缝制过后都包完浆，又经过风干，虽谈不上天衣无缝，但绝对是完整无缺如一张。”

“好，好，好！”

郭业连赞三个好，显然极尽满意，紧接着吩咐道：“蔡师傅，就按着这个标准继续做，不分黑天白夜的给我做出三千架纸鹞来，越快越好。事成之后，本官重重有赏。而蔡师傅你，本官更不会亏待于你，届时我会修书一封致桐州刺史，让他破例给令郎在刺史衙门寻上一份差事。蔡师傅，匠人之子若是能够在刺史府内谋个一官半职，恐怕不仅仅是光宗耀祖那么简单吧？你懂得。”

“啊？”

蔡师傅兴奋得瞬间脸色通红，一副不敢相信的眼神望着郭业，神情呆滞了至少三秒钟，随后连连点头激动道：“懂懂懂，小的谢过郭大将军的天恩。”

说着，蔡师傅便要跪下去对郭业磕头致谢。

却被郭业一把擒住了右手，强行将他扶住，笑道：“蔡师傅，磕头谢恩就免了，你能够抓紧时间帮我制成三千架纸鹞，那就是对我最大的报答。知道

了吗？”

“知道～知道～知道！”

蔡师傅点头如捣蒜连连喊着三个知道，随后说了句：“小的这便下去催着点，抓紧时间完成大将军的交代。”

说着，匆匆出了帅帐。

郭业冲着他的背影不忘嘱托了一句：“蔡师傅，质量一定要把好关，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每个纸鹞关系到一个士兵的性命。”

“放心吧，忘不了，小的可不敢拿脑袋跟大将军开玩笑。”

帅帐外，遥遥传来了蔡师傅的喊话，跑出了很远。

俨然，郭业为他儿子脱掉匠籍，在府衙谋个一官半职的许诺，深深刺激到了蔡师傅。

这种好事，对蔡师傅这等世代匠籍之人，那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好事。在场几人哪里会不懂？

一时间，竟然都纷纷暗地里对这运气好到爆的老匠人起了恭喜。

不过，他们也通过郭业与蔡师傅的话，真正了解到了郭业的用意。看来，郭业真是要选择有一线天作为倚仗天险的东门作为突破点啊。

尤其是身为当事人的曹录勋，已经蹲下身子开始研究起地上这个硕大的风筝，不对，应该是纸鹞。

约莫过了片刻，曹录勋一脸五味杂陈地站了起来，皱着眉头问郭业道：“郭大人，莫非你之前让我黑甲玄兵从一线天峰顶跳崖下来，跃过东门城楼落入虔州城中，并非戏言，而是要借助这纸鹞来做到？”

郭业微微一怔，暗赞曹录勋推理分析的能力的确超群，随后竖起拇指赞道：“没错，这一次我想借助一线天这处天险，通过纸鹞战术来达成目的。将你们三千黑甲玄兵空降至虔州城内，达到天降奇兵的效果，从里到外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纸鹞战术？”

“空降城内？”

……

众人将信将疑地看着郭业，而曹录勋则通过郭业的话暗自在脑中勾勒起画面来。

所谓的纸鹞战术，这个时代并非是常规战术，说准确一点，几乎没有人敢这么用兵打仗。

也就郭业这种有着后世见识的人，才敢这么冒险和大胆地想到这种作战方法，称其为天马行空的战法，亦不为过。

其实郭业也是从一线天和虔州城的特殊地理位置得到灵感，再忆起当年在后世看到的一部小说《射雕英雄传》里，金刀驸马郭靖和成吉思汗随军西征，大破花刺子模国时，用得就是纸鹞战术，天降神兵攻破花刺子模的国都。最后生擒了花刺子模国王，取得大捷。

尽管是小说，但还是有迹可循。所谓的纸鹞战术，不就是利用居高临下的地理位置差，通过特殊装备采取特殊的作战法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吗？

纸鹞战术，郭业更倾向于理解成滑翔伞战术。

如今摆在地上的纸鹞，郭业更喜欢称之为简易滑翔伞，利用风向和俯冲来将黑甲玄兵从数百丈之高一线天峰顶送至虔州城中，完全可以做到。

随后，郭业耐不住众人一阵追问，将纸鹞战的原理娓娓道了出来，听得在场无一人不惊异连连，但又找不出理据了反驳郭业的此举不行。

就连最后，身为当事人的曹录勋都情不自禁地点头称道：“郭大人此举虽然冒险，甚至说是异想天开，但不得不说，这委实是一个天降神兵奇兵突袭的打法。如果三千黑甲玄兵趁着天黑，通过纸鹞滑翔落入城中，定能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任谁也不会想到，我们会选择不可能跃过的东门入城，任谁也不可能想到，天上竟然真的会降下三千奇兵来。妙，妙啊！”

庞飞虎等人不说话，但不代表他们不会思考。曹录勋的分析落入他们耳中，渐渐引起了共鸣。

再看郭业时，他们的眼中除了满心的敬佩之外，唯有汗颜。

同样是人，为啥脑袋瓜子就没郭业转得快转得天马行空呢？

纸鹞战术，绝了！

郭业享受着众人行注目礼的同时，不忘郑重地问着曹录勋：“这纸鹞战术只是一个设想，也许在滑翔期间会有生命危险，一个不小心便会从天上掉下来坠落身亡。曹中郎将，你要想清楚了，你真的愿意率三千黑甲玄兵参与此次空降夜袭吗？”

曹录勋腰身一挺，朗声道：“卫公有令，凡郭大人的命令皆不得违抗。再说了，如果此次纸鹞战术能成功，今后便是我们黑甲玄兵的又一利器。所以，末将也非常想尝试！再者说了……”

曹录勋殷切地看着郭业，说道：“我们黑甲玄兵本来就是一直被卫公作为奇兵来用，而且每个黑甲玄兵都是千挑万选的兵尖子。曹某相信，若是能够空降夜袭成功，那么三千黑甲玄兵在城中发起突袭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比大人麾下四营要来得强。这点，曹某并非吹牛，诸位将军以为然否？”

说罢，曹录勋颇显霸气地扫了庞飞虎、康宝等人一眼。

众人自然也感受到了曹录勋这道侵略的眼神，可是又能怎样？曹录勋说得确实是事实，妈蛋，人比人气死人，论单兵素养和作战能力，黑甲玄兵的确是比他们辖下各营要强。恐怕也只有米吉那支神出鬼没的奇兵部队，方能与他们相比肩了。

众人的不说话便是代表沉默，沉默便是代表认可和不容否认。

郭业见状，微微点头道：“好，就依你！接下来的日子，你要在附近找个偏僻的地方，一定不能让虔州城的匪军察觉的地方，让你的黑甲玄兵来熟悉这纸鹞的习性，多做训练。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再说了，从一线天飞下来，只有一次机会。你知道的，一坠落下来便是死，所以一定要做好飞前的相关训练。”

曹录勋也是格外郑重地回了一句：“末将遵命！”

随后，郭业又蹲下了身子，以地上这个大风箏为范例，再次向众人细细解说着纸鹞战术。

……

……

约莫半个月后，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老匠人蔡师傅再次在薛仁贵的带领下来到帅帐内，寻到郭业后第一句话便是：

“禀报郭大将军，老汉等人不辱使命，终于替大人完成了任务，还请大将军拨冗一番前往营地，看看是否满意俺们的手艺。”

郭业盼星星盼月亮，三千架纸鹞，终于还是赶制成功了！

## 第1055章战前试飞训练

郭业兴致冲冲地随着蔡师傅来到了离营寨不足三里之外的偏僻隘谷，过了隘谷再走一里地，眼前豁然开朗，是一片占地颇广的平地。

入眼处，只见那三千架纸鹞齐齐整整地摆放在那儿，百余名匠人裁缝来来回回在那儿穿梭着，敲敲打打细细检查着每一架纸鹞。

乍见之下，郭业有了一种又回到后世的错觉，恍若隔世，尼玛，若是套上钢筋铁骨可不就是三千架战斗机一般的存在吗？

但纸鹞终究是纸鹞，又岂能用战斗机这种大杀器相提并论，充其量也只能跟滑翔伞相联系。

三千架纸鹞郭业一人自然不能逐一检查有无问题，只能随机地在纸鹞中抽取检查，并让人去通知曹录勋，命他带他的三千黑甲玄兵前来此处。

不一会儿，曹录勋率众而来，一见眼前三千架纸鹞之后，为之震撼。

饶是黑甲玄兵训练有素，令行禁止，素有泰山崩于顶而不惊的军事素养。不过今日见到三千架纸鹞后，在黑甲玄兵中还是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待得曹录勋从震撼中反应过来后，郭业将他召来，吩咐道：“曹中郎将，三千架纸鹞赶制成功，让你麾下弟兄人手一架，各自去熟悉熟悉一番。”

曹录勋应声称是，返身通知了麾下几名领头的校尉，随后返身与郭业缓缓走出了这块突然一下热闹起来的空地。

陪着郭业走到隘谷，曹录勋忍俊不禁赞叹道：“郭大人，说实在话，末将也算是见过场面，见惯大风大浪的人，不过今日的场面着实还是让末将失了常态，见笑见笑！”

郭业闻言微微驻足，心里也是小小偷着乐了一把，暗道，那是，甭说你了，就连哥们这个见惯了地铁动车大飞机的人，乍见之下都恍惚了一把。

随即，他故作神秘地笑了笑，然后谦逊道：“曹中郎将言过其实了哈，放心吧，以后你跟着本官，像今天这种场面少不了让你见识的。”

说话间，郭业已经开始拉拢起曹录勋，打心底里，他真的喜欢这支素养极强的黑甲玄兵。他也屡屡起了心思，想要把从李靖手中暂借的这支奇兵占为己有，有点刘备借荆州，一借永不还的小九九。

曹录勋还是沉湎在刚才的那副震撼场景中，久久无法拔出，哪里还能听得出来郭业的话里有话啊？

于是，他问道：“郭大人，如今三千架纸鹞已经齐备，那接下来我们今晚是不是就可以开始……”

“早了！”

郭业摇了摇头打断了曹录勋的话，他知道曹录勋的意思，但是却淡淡地拒绝道：“曹中郎将，你要知道三千架纸鹞一旦从一线天滑翔而下，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个驾驭不熟或不慎，就会让你手下弟兄从天上坠落下来，摔个粉身碎骨啊。”

“粉身碎骨浑不怕！”

曹录勋误以为郭业是说他们黑甲玄兵怕死，急忙辩解道：“郭大人，我等既然已经接下了这桩差事，自然就不在乎这生死了，您多心了！”

“你们不在乎，我在乎啊！”

郭业道：“你要知道你们是要驾驭纸鹞飞跃过东门，我们这次玩得是夜里

奇袭，要得就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打得那帮孙子措手不及。万一屡屡有人从天上坠落下来惊动了东门的匪军，最后提前让城里的匪军有了防范，那就与我的初衷相违背了。那本官耗费这么多的心思和时间，就真如一江春水向东流，狗屁也捞不到了。”

说到这儿，郭业察觉到自己的话颇有点不近人情，赶忙又补充了一句：“当然，黑甲玄兵是李卫公的心血，每个黑甲玄兵都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本官也不愿意你和你的弟兄在滑翔的途中有何意外。出身未捷身先死，白白让黑甲玄兵的弟兄有所折损，这也不是本官所愿意看到的。”

最后这句话说完，曹录勋脸色缓和了许多，拱拱手歉意道：“还是郭大人顾全详密，倒是末将孟浪了，险些坏了大事。”

“不碍事。”郭业摆摆手，笑道，“本官知道曹中郎将也是着急攻夺虔州城，是啊，咱们已经耽误了不少时间了，如果再不把虔州城拿下，恐怕不能及时与卫公的岭南路大军在岭南府之战相呼应。但是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样，接下来我给你七天的时间，你带着你的黑甲玄兵还有三千架纸鹞，前往桐州城进行试飞训练。不仅是增加你们驾驭纸鹞的熟练度，也是为了避开虔州城匪军的耳目，免得让他们提前察觉到什么。”

“试飞？”

曹录勋尴尬地笑道：“大人这词儿倒是新鲜，不过末将是否可以理解为骑兵第一次出战一样，要先熟悉各自胯下战马的习性，以至于不会在骑兵冲锋期间出现人马不相宜的状况？”

“没错！”

郭业点点头，道：“回头我便会以广南路行军大总管的名义修书一封给桐州刺史，让他配合你们黑甲玄兵的试飞训练。”

“喏！”

随后，曹录勋重新返回三千架纸鹞的囤放处，而郭业则又回到了营寨中。

.....

.....

七天的时间里，曹录勋率领三千黑甲玄兵在桐州城秘密进行试飞训练。而广南路大军就跟浑然忘却了攻城之事一般，对前方的虔州城视若无睹，依旧是风平浪静的驻扎着。

一兵一卒也不曾动过，就连派斥候探马前来城前打探的举动都没有。

如此诡异的平静，不仅令虔州城中的匪军们好奇和骚动，更令城中那位稳居钓鱼台的赵公子也有些坐不住了。

唐军到底想要干什么？

饶是赵公子觉得事有蹊跷，但他却始终猜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至始至终，脑子里就只有“匪夷所思”四个字在不断地盘旋着。

时间一天天地在过，对于城里匪军和赵公子而言，不单单是琢磨不透的好奇，更是一种漫长的煎熬。

相反，对郭业，对庞飞虎等人，对广南路大军而言，都充满了期待，期待着沉寂许久之后的那一刹爆发。

七天后，曹录勋率领黑甲玄兵返回营寨。

显然，试飞训练已然结束。

这天夜里，庞飞虎等人还有曹录勋都齐集在了郭业的帅帐中，目的只有一个，动手吧！

身为此次纸鸢战术的执行人，曹录勋在帐内烛火的映照下脸色通红，这是一抹充满着满满自信的嫣红。

等着庞飞虎等人轮番对郭业的催战劝战之后，曹录勋也起身说道：“郭大人，试飞训练黑甲玄兵成绩斐然，已然能够对纸鸢驾轻就熟，如今我们也在虔州城外耽误了很久，再长此以往耽搁下去，势必会引起我军的士气消沉，更会因此延误了卫公岭南路大军在岭南府的一系列动作啊。”

“呵呵，曹中郎将稍安勿躁！”

郭业还是不急，摆摆手示意曹录勋坐下，然后伸手指了指帐篷顶，道：“如今不是我郭某人不愿动手，而是老天爷不给面子啊。”

说着，他悠悠起身双手负背地走到帅帐门口，掀开帐帘仰头望着星空，很有神棍潜质地幽幽说道：“我跟前任钦天监、国师袁天罡曾请教过观星之术，嘿嘿，据我观察最近这些日子都是闷热三伏天，要想起风也要等到两天之后。”

起风？

众人稍稍迟疑，没有悟透。

郭业主动解释道：“要想加大纸鸢从一线天位置滑翔跃过东门而入城的成功率，就需要一场东风。换言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众人都非愣头青，闻言之后纷纷明白过来，的确是这么一个道理。若是有一场东风的话，势必会让纸鸢滑翔入城的成功率加大。

不过，郭业居然还会懂得观星，还会提前预知何时刮东风，这跟三国时草船借箭的诸葛孔明一样的妖孽本事，这是众人始料未及的。

就连跟郭业关系最亲昵的程二牛都不禁傻眼，怔怔问道：“大舅哥，你本事真的是跟袁天罡那老妖道学得？啥时候的事儿啊？俺咋没听你提过？”

郭业回过身来，嘴角微翘神秘一笑，只顾摇着头却不说话，愈发平添了几分神棍味道。



## 第1056章飞吧！

七月初六，晚，乌云早已遮蔽了往日璀璨的星辰，夜空如墨。

但还是有依稀可怜的月光艰难地穿透过铁幕般的乌云，让大地不至于陷入到伸手不见五指，寸步难行之境。

趁夜披着稀疏月色，郭业悄然指挥将广南路大军辖下四营全线开拔，向前推进了二里地，离北门仅有一里之隔。

此时，广南路军阵前一片悉悉索索的人影在晃动，马蹄嘶鸣下云梯耸动，各营人马都在郭业的调动中不断变幻着阵型。

不过饶是这样，郭业仍是没有下令部队再向前推进半步，止步于此，为发动总攻而做着一切准备。

“起风了！”

程二牛突然在郭业耳边叫唤了一句，手舞足蹈地兴奋喊道：“奶奶的，真的起风了。”

说着，他猛地撕下内甲中的衣襟一角，然后轻轻将这碎布抛在红中，让它随风舞动了一会儿，直至落地，忙不迭地惊异道：“果真是东风，奶奶的，大舅哥你真是神了！这东风咋说来就来呢？”

显然，程二牛刚才那个动作是在测试风向。

郭业闻言笑而不语，微微扭头将目光转向了远在虔州城东门那边的一线天方向，默默地注视着。

程二牛见着郭业卖起关子来，心里更是痒痒了，正要打破砂锅追问下去时，却被庞飞虎用手轻轻一拽给拉扯了下来。

庞飞虎冲他摇摇头使了使眼色，然后走至郭业身边，轻轻在他耳边问道：“小哥，这个时候曹录勋应该率着他的三千黑甲玄兵抵达一线天峰顶了吧？”

郭业唔了一声，略微点头应道：“差不多了，估摸着曹录勋他们已经在一线天顶峰有一会儿了，嘿嘿，总算让他们等到了东风。接下来东风风势应会越来越大，那么他们发挥纸鹞战术的成功率也将会加大。以我对曹录勋的了解，不出半柱香的时间，他肯定就会行动了。飞虎，半柱香后你如果仔细盯着一线天的方向看，我相信你将会看到你这辈子所见到的最壮观的场面。”

在一个没有璀璨星辰的夜空下，在仅有一点月光的夜空下，三千架纸鹞从天而降，滑翔入城，那番场面别说是庞飞虎，就连郭业这个后世之人都难得一见。

庞飞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嘴上不说，心中却是暗暗念道，我拭目以待！

“妹夫，你别怪我多嘴啊！”

康宝听着郭业和庞飞虎的对话，忍不住心里的疑惑，问道：“难道你突然将咱们广南路大军向前推进二里地，就是为了让大伙都来看这一线天方向的壮观场面？这……”

好在他及时收住了口，没有将“未免太儿戏了吧？”这半句话当牢骚发出。

不过他不说话，郭业猜得出来康宝想说什么。这次他没有卖关子，而是抬手指了指一里外的虔州城，说道：“当然不是，我是冲着虔州城北门来

的。为了让曹录勋的三千黑甲玄兵加大成功率，我还得在北门这边制造一点动静出来，吸引吸引虔州城内的注意力，好让他们将重心放在北门外面，放在咱们身上。而且一旦黑甲玄兵在城内奇袭成功，那我们也正好可以趁着北门城楼一片大乱的时候，开始进行强攻。此乃一举两得！”

“原来如此！”

康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表示明白了郭业的用意。

不单单是他明白了，庞飞虎、二牛、阮老三、张致庸等人也全明白了。

“报！”

薛仁贵一马当先突然从北门那个方向驱驰而来，在郭业十步之外翻身下了马，大声喊道：“禀报大人，咱们这边刚才陈兵此处时闹出了声响，已经惊动了防守北门城楼的匪军了。”

“惊动得好！”

郭业笑了笑，大手一挥道：“诸位，择时不如撞时，既然人家已经发现了，那咱们也别瞎呆着了。听我号令，大军在向前推进一百步，记住，只要推进一百步即可。千万不能进入床弩的射程，那就真的成活靶子了。我们暂时只为扰敌，只为分散虔州城中的注意力。”

“喏！”

诸将齐齐拱手，竞相转身指挥起了各自所属的辖营。

郭业下意识地又瞥了一眼一线天的方向，暗中默念祈祷道，曹录勋，能做的本官都给你做了，接下来就要靠你们自己了。虔州城能否拿下，也要指望你们三千黑甲玄兵的纸鹞战术是否成功了。

.....

.....

一线天峰顶，风势乍起，猎猎作响。

曹录勋率着三千黑甲玄兵早已在此多时，等得就是这场及时雨般的东风来临。

东风一起，曹录勋的心里猛地一缩，暗暗骇然，真没想到啊，竟然又让郭大人给算中了，东风真的就在今夜来啊。

赞叹之后他很快便将原地休整的黑甲玄兵重新集结起来，只见黑甲玄兵无一不是轻装上阵，撇去了往日穿着的重铠甲，而且人手一架纸鹞扛在背上。

当然，每个士兵的双肩、胸前、还有小腹和腰间，都用坚韧的绳索与纸鹞固定在了一起，唯有双腿可以灵活行走。

远远望去，这三千扛着鸟状型纸鹞的士兵，真就像郭业之前所说的——鸟人！

曹录勋看着齐齐整整集结完毕，随时待命出击的三千属下，不禁面色严肃地训话道：“弟兄们，蒙卫公授命，蒙郭大人看重，咱们黑甲玄兵营今日执行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那便是夜降虔州城，奇袭城内匪军。具体如何夜降和奇袭，这么长时间了，弟兄们心里都有数了。在此，曹某人也就不跟你再做介绍了。既然大家今天晚上都在这了，那就再也没有回头后退的路。虔州城能否拿下，城内匪军能否被歼灭，就看咱们的纸鹞战术能否成功了。现在听我号令，所有人将事先准备好的布团取出，塞进嘴里。”

悉悉索索.....一阵低落的声响在黑甲玄兵营中响起。

不一会儿，三千个黑甲玄兵的口中都被紧紧塞住了布团，显得格外怪异。

曹录勋也从怀里掏出一块布，然后揉成团握于手中，冲着底下人喊道：“弟兄们，别怪曹某人蛮横无理心狠不近人情，让你们往嘴里塞布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为的就是怕万一有的弟兄不幸在滑翔入城的途中发生意外，以至于在事发之时会惊恐得大喊大叫甚至尖叫嘶喊，惊动了东门城楼的匪军。所以，这才想到了这个办法。

今天我把话撂在这儿，如果真有哪个弟兄真坠落摔死，郭大人一定会厚厚地抚恤他的家人，不会让弟兄们死的不明不白。好了，我也不废话了，东风已来，弟兄们都随曹某人前往崖边。记住，一拨一拨地间隔往下纵身一跃，千万不能在滑翔途中自己人撞到自己人，不然只有一个下场——粉身碎骨！”

说罢，曹录勋也将布团往自己嘴里一塞，然后冲着所有人大手一挥，呜呜叫了几声，好像在喊跟我来。

然后就义无反顾地直奔着一线天的崖边儿而去。

哗啦啦，

三千黑甲玄兵毫无停滞，皆是一往无前的紧跟着曹录勋，背着各自的纸鸢直奔崖边儿，准备跳崖滑翔。

……

……

半柱香后，北门城前。

郭业已经让广南路大军虚张声势地拉开阵型，开始与城楼上的匪军开始对峙。

面对着北门城头上随时准备投射五十架床弩，郭业这边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摇旗呐喊，就是死活不上前半步。

气得城楼之上的孟刚和一群匪军们牙根痒痒直骂娘，以至于将在城中休息的赵公子都惊动了起来，亲自前往城楼之上督战。

赵公子见着官军就是扰敌为主，不动真章，再加上自己被人从暖和和的被窝中被人拉起，也是被彻底地激怒了。

于是心生一计，让城楼的匪军们对着城下死活不肯上前的官军叫骂，怎么难听怎么骂。

可是郭业愣是不上当，依旧让人摆出随时出击随时攻城的架势，浑然没有理会匪军在城楼上的咒骂。

突然，庞飞虎在郭业身后猛地推了他一下，将郭业趑趄撞了好几步。

郭业正要恼怒，却见庞飞虎抬臂遥遥一指一线天的方向，激动喊道：“小哥，你快看！”

郭业闻言寻望一线天的方向，连带着程二牛、康宝等人都逐一扭头向一线天望去。

一时间，几人情不自禁地惊呼起来……

“我的天！”

“仙人下凡？”

“真是不可思议啊！”

“神迹啊！！！”

只见在淡淡柔黄月光的映衬下，一线天那边数千驾纸鸢如数千颗天外流星般绚丽壮观。随之滑翔片刻过后，失去月光映衬进入夜幕之下，又如数千只无声地黑蝙蝠一般，向着虔州城东门方向急速冲刺而去……

壮观，

太壮观了！

这是在场所有人在目睹完这一幕之后，心中不约而同产生的唯一共鸣。

## 第1057章城内乱起

数千架纸鹞借着东风，如飞天蝙蝠般在黑夜中滑翔着，缓缓跃过东门城楼，将三千黑甲玄兵悄然不动声色地送入了虔州城中。

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着，任防守东门的城楼匪军强打着百倍的精神，都没有预料得到竟然有三千个敌军，会在自己的头顶上空如鬼魅幽灵般路过。

时间缓缓推移，在城外唐军与北门匪军如儿戏般的对峙下流逝而过。

虔州城，北门城楼。

孟刚正陪赵公子犯愁地看着城外摆出阵势的官军，真是恨得牙根痒痒，若不是赵公子三令五申不得擅自出城与官军交战，恐怕孟刚早就杀出城去了。

他心里那叫一个恨啊，尤其是恨这支广南路大军的将领，你说你攻城就赶紧攻城呗，大半夜的率领两万兵马乌乌泱泱杀到城外来，搞出这么大的动静却硬是点到即止，愣是不肯向前冲上半步，就在床弩的射程之外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杀声震天的。

这不是成心让人难受嘛，这支大军一刻不撤去，北门随时都会被对方强攻上来，无论是孟刚本人，还是城楼的匪军无一不是提心吊胆，将一颗心扑腾到了嗓子眼儿上。

尤其是这三更半夜的，似攻似不攻的，还让不让人睡觉了？

孟刚被城外的郭业搞得实在是神经高度紧张，手心早已湿漉漉的满是虚汗，可又一分一毫又不敢懈怠。

倏地，孟刚再次开口冲赵公子拱手嚷嚷道：“公子，属下再次请命，让我领上三千兵马来城外与这些官军交上一战吧。只要一旦交战挫了他们锐气，想必他们就不敢再继续在城外这般无休止地骚扰我们下去了。”

“不行！”

赵公子面色冷峻地拒绝了孟刚的请求，摇头沉声道：“别说让你率上三千人，就算再给你三千又如何？外头可是有足足两万训练有素的唐军，你真以为他们都是泥捏的？哼，三千兵马出城与之交战，还不够他们将你包饺子一口吞下的。切莫上了他们的扰心之计。”

“公子，您也太高看他们了吧？”

孟刚现在是一门心思都想着出城挫挫官军的锐气，好让他们消停下来赶紧滚蛋，继而瓮声辩道：“上次他们不是派了五千人来打头阵，气势汹汹强攻妄想撞破北门吗？最后又如何？不仅铩羽而归，还丢下了小三千具的尸体。恳请公子允准，让属下率弟兄出城教训教训这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官军吧！”

“糊涂！！！”

赵公子的声音陡然变厉，喝道：“上次能跟这一次相提并论吗？上一次我们之所以挫败了官军，除了仗着床弩之利外，还因为这支官军统帅的轻敌。得了一次便宜，还能奢望对方犯第二次同样的错误？如果官军真如你说得那么不堪，今晚他们就不会在床弩射程之外与我们足足耗了几个时辰了。你没发现吗？任凭我们的人怎么咒骂，怎么激将，官军愣是不肯上前半步。这样的军队，你觉得真会如此不堪一击吗？这样的两万兵马，你真以为会被你三千人马给挫败败退？天真，儿戏！”

孟刚被赵公子连番喝斥，贬得一文不值，心里自然不服，但又不敢悖逆了对方的命令擅自出城迎战，只得强压着火气辩道：“那公子倒是说说，官军摆出如此大的阵势在城外，进又不进，退与不退，到底图的是什么？就为了成心不让我们夜里好好歇息，扰乱我方军心？”

赵公子自然听出了孟刚话里的不服，不过他倒没往心里去，因为他压根儿就没把孟刚当个人物。

只见他颇为不屑地瞥了一眼孟刚，反问了一句：“不然你以为呢？除此之外，本公子真想不出来他们在城外耗费这么多的精力和时间的原因了。咦？不对！！”

赵公子最后突然自言自语地惊叫了一声，貌似想到了什么，骇然失声道：“难道官军是想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在他们身上，好让我们无暇去顾忌其他？”

“顾忌其他？”

孟刚费解地问了一句：“他们的目标不就是想强攻北门，我们的重心不都一直放在北门这边吗？”

“错了！他们肯定不是冲着北门这边，绝对不是！”

赵公子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大声喊道：“西门，一定是西门，虔州城四个门，除了北门就只有西门方有机会让他们攻入。孟刚，快，快让人去西门打探，防止唐军涉水泅渡强攻西门！”

扑哧～

孟刚轻笑一声，戏言道：“公子，您会不会多虑了？先不说西门有您布置得五十架床弩在镇守着，保管官军来多少都能让他统统浮尸黑水河上。而且您不是让属下将南门的兵力都抽调去了西门了吗？要是西门那边有异状，现在怎么连一点动静都没传过声儿来？再说了，您看看城外——”

孟刚越说越得劲，抬手遥遥一指城外，笑道：“官军在前边陈兵两万，据我等所知，广南路官军不过两万余人，哪里还有多余的兵力去另择西门而强攻呢？公子，您多虑了！”

孟刚说完之后一脸轻松，心里暗暗补了一句，真是杞人忧天，尽想些不着调的。

这次赵公子倒是将孟刚的话一字不漏地听进耳中，加上孟刚分析得头头是道，不觉有所偏差，这才将一颗突然悬着的心又沉了下来。

不过他胜在小心谨慎，还是冲孟刚命令道：“为防万一，你还是带几个人去西门那边打探一下情况。顺便替本公子坐镇西门，随时防止官军从水路泅渡攻打西门。有您在那边，本公子心里也能安心一些。”

最后一句话自然说得不是真心话，只不过是敷衍之词罢了。因为世家出身的他，压根儿就瞧不起孟刚这种白莲教出身的贱民。

孟刚一听赵公子又在差遣他，心里暗暗骂了一句狗日的，就你屁事儿多。

但又不能明着悖逆，只得冲不远处一名护法军头目喊道：“王二驴子，你带上几个弟兄，随老子去西门坐镇去。”

说到这儿，孟刚见着王二驴子带着十来人冲这边走来后，孟刚故意有吊高嗓门儿似有似无地冲赵公子喊了一句：“咱们去了西门，也好让赵公子放心。”

声音落罢，便带着王二驴子和十几个白莲教匪军匆匆下了城楼，直奔西门方向。

孟刚走后，赵公子冷冷哼了一声，满是嫌恶地咒骂道：“真是夏虫不可语冰，卑贱下等人就是卑贱下等人，得了些许小胜就目空一切，永远都不会懂得小心无大错的道理。好在这次父亲大人深谋远虑，让我从族中带了我一百架床弩，借以将北门和西门两道屏障护住。不然的话，虔州城必失。看来过几日应该派人给父亲送信，让他早些将这城中的财宝抓紧转移走才是，夜长梦多啊！”

说罢之后，赵公子又恢复了刚才那副肃穆的脸色，抿着嘴唇一刻不敢放松地继续观察起了城外还在摇旗呐喊做足挑衅的官军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

“公子，公子，赵公子！”

突然一道惶恐如天崩地裂般的叫唤从赵公子的身后传来，赵公子循声回望，只见一人朗朗跄跄仿佛丢了魂失了魄般地冲自己这边匆匆跑来。

定睛一看，原来是刚才被孟刚带走的小头目王二驴子，去而复返了。

王二驴子一跑近赵公子面前，声色惊骇地嘶声喊道：“公子，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

赵公子头皮一麻，不由自主地喊道：“莫非官军真开始泅渡攻西门了？难道五十架床弩陈设于西门城楼上，还不能够阻止官军的泅渡？”

王二驴子气喘吁吁，上气不接下气地摆手喊道：“不，不是西门，西门没事儿！”

西门没事儿？

赵公子暗送一口气，那就好。

不过王二驴子下面的一句话，却被吓得险些一屁股跌坐在了地上。

只听王二驴子急急喊道：“城内，城内出现一大批唐军，全都是持刀佩弩的精锐唐军，好，还骇人，马上就要从城中杀到北门这边了。”

“什么？”

嗡的一声，赵公子感觉自己的脑袋都要炸开了一般，不可置信地问道：“你不是说西门没事儿吗？怎么城内会出现这么一批精锐唐军来？”

“西门真没事，公子啊！”

王二驴子叫道：“这大批精锐唐军至少有几千人啊，公子爷，就跟从天而降一样，凭空出现在了城中。”

“放你娘的狗臭屁！”

赵公子难得粗鄙地骂了一句，然后吼道：“唐军又不是长了翅膀会飞的鸟人，更不是腾云驾雾的仙人，哪里会从天而降？你这个废物，连话都说不清。孟刚呢？孟刚现在在何处？”

“禀公子爷，咱们还没到西门就撞见了这批精锐唐军，几根弩箭之下，同去的十几人就被人家瞬间射杀毙命。”

说到这儿，王二驴子惊吓的眼珠子都快掉在地上了，哆嗦着嘴唇慌喊道：“孟首领不到三个回合，就被一名唐军一刀劈死，斩下了脑袋。幸亏小的腿脚跑得快，不然也成了唐军的刀下亡魂了。”

嘭~

赵公子一脚将王二驴子踹倒在地，然后破口大骂道：“少在这儿妖言惑

众，蛊惑军心，西门若没破，哪里会有大几千的唐军出现在这儿？难道唐军是肋生双翅，从东门一线天那边飞到城中的吗？来人，来人，去给本公子细细探查，城中到底发生了何事！”

话音刚落，却听城楼拐角处的一个瞭望兵惊慌失措地喊道：“禀报公子，城中出现一大批不明身份的持刀佩弩之人，正向着咱们这边飞奔而来。”

“禀报公子，他们口中喊着大唐鹰扬……肯定是唐军！”

“禀报公子，几千唐军已经从城中快杀到北门城楼下。”

“禀报公子，他们与咱们相距不到半里地了。”

“公子，公子……”

听着一连串没有过间歇的报丧之声，赵公子顿时头晕目眩，耳中翁鸣作响，感觉整个天地都在飞速地在旋转。

“为……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啊！！！！”

一向骨子里骄傲而且小心谨慎的他用尽全身的力气，咆哮出了心里的疑惑和不解，还有不甘之后，眼前顿时一黑，嘭！

霎时，整个人晕阙过去，轰然倒地！

一时间，城楼之上数千匪军群龙无首，没了人指挥，早已混乱成了一锅烂粥。

城内不远处，三千黑甲玄兵杀声如潮，势如破竹地朝着这边挥刀射弩，如洪水泛滥不可挡般卷浪袭来……



## 第1058章一举拿下虔州城

这支三千人的黑甲玄兵部队，曾随李靖南征北战纵横沙场，未尝有过一败。其中任何一个黑甲玄兵，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般层层筛选出来的，不仅作战经验丰富，而且无一不具备超高的单兵作战能力。

战火洗礼下，去芜存菁下，生死淘汰下，这些黑甲玄兵简直堪比后世军队中的兵中之王。

三千黑甲玄兵成功降落城中，立马打得城内匪军措手不及，吹古拉朽之下直奔北门，杀上城楼。

整个北门城楼数千白莲匪军，竟被三千黑甲玄兵杀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闻风而逃者更是不计其数。

率领黑甲玄兵正杀贼正酣的曹录勋也没有预料到，这些白莲匪军居然如此地外强中干，暗暗替阮老三的刀盾营可惜，第一战竟然败在了这群废物的手上，真是硬生生吃了城楼床弩的亏啊。

眼瞅着自己的黑甲玄兵渐渐掌控了北门城楼的局势，曹录勋很快意识到其他几门的匪军援兵闻讯前来增援，随即一刀砍倒跟前的一名白莲匪军小头目之后，急急冲其中一名校尉喊道：“罗校尉，快，带上你的人去城下将城门打开，速速迎大军入城痛歼白莲贼匪，一举拿下虔州城！”

“喏！属下这就去开城门迎大军入城！”

一名校尉正用弩弓连连射杀了几个逃窜的白莲匪军之后，收起弩弓拉起身边的队伍飞奔下了城楼。

吱呀吱呀~~吱呀~

很快，城下的两扇厚重大木门被黑甲玄兵缓缓推开.....

“小哥快看，北门开了！”

城外阵前，庞飞虎遥遥一指，一脸喜色地惊呼道：“肯定是曹中郎将他们成功夺下北门城楼了。”

郭业嗯了一声，嘴角一扬，乐道：“曹录勋果真没让我失望，如今短的时间便将在城内发起攻击控制了北门，看来还是老子高估了城内的这些乌合之众啊！你们几个传令下去，进入虔州城后，一定要将那些床弩给我保护好。接下来的守城，咱们还指着这些大杀器护身呢。”

言下之意，大军准备开拔进城。

随即，康宝、程二牛等人亦是兴奋地逐一翻身上马，就连伤势未愈的阮老三和张致庸都不顾身上有伤，龇牙咧嘴忍着伤口的扯裂之痛，在亲兵的帮助下扶上了马。

随后纷纷拔刀出鞘，一副同仇敌忾，定要一雪前耻的模样。

郭业猛地一扬手中的马鞭，豪情万丈地放声大喊道：“率领你们辖下各营，随老子进城痛歼匪军，第一时间给老子拿下虔州城，出发！”

说罢，啪的一声，马鞭挥打在马臀上发出一声轻响，当即四蹄生风一马当先地朝着北门疾驰而去。

紧接着，康宝等人率着各自四营兵马争先恐后地跟了上去。

“喂，薛仁贵，你小子还愣着干啥？”

阮老三身上有伤跑得最慢，见着如今已是自己刀盾营校尉的薛仁贵竟然还怔立当场，不由恼怒道：“赶紧跟上啊，你小子如今是咱们刀盾营的人了，

老子现在身上有伤，不能给刀盾营弟兄报仇雪恨，就指着你小子是否指挥刀盾营得当了。赶紧的，速速跟上，进城晚了恐怕到时候连汤都喝不上了，尽他妈跟在康宝程二牛他们身后吃些骨头渣子了。”

“哦哦~”

薛仁贵被阮老三一番喝叱给惊醒了，从三千黑甲玄兵竟能改变大局的震撼中缓过神儿来，急匆匆地跃上了马，冲身后建制大损的刀盾营士卒喊道：“弟兄们，现在起由本校尉暂代阮郎将的指挥权，大家随我冲杀进城，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啊！”

随后，刀盾营作为广南路大军的最后一拨人马，冲入了城中。

当他们进城之后，北门城楼一带已经完全被控制住了，除了黑甲玄兵在肃清剿杀白莲残余匪军之外，根本不见康宝、庞飞虎等三营的兵马。

薛仁贵一打听之下，才知道这些王八犊子竟然先他们刀盾营一步，各自前往东门、南门、西门进发，并占领之。

这三营人马明显就是要分虔州城的蛋糕，不带他们刀盾营玩啊。

气得薛仁贵火冒三丈之外，也气得阮老三面红耳赤，忍着伤口的疼痛哇哇痛骂起康宝等人的不仗义。

随后他将火气撒到薛仁贵身上，骂道：“薛仁贵，还愣着干嘛？赶紧分上一杯羹啊！”

薛仁贵傻傻地问了一句：“阮郎将，这其他三门都被他们三营平分了，咱们取哪一门啊？”

“废话！”

阮老三骂道：“程二牛那二货不是去了东门吗？听说防守东门的匪军人数最少，当然是挑软柿子捏啊，快，就去东门，就抢他程二牛那王八犊子的。”

“得嘞！”

薛仁贵一听来了精神，心里立马有了章程，率着刀盾营从北门直奔东门，打定了主意就去摘程二牛的果子。

而北门，谁也没来抢，因为这是曹录勋和三千黑甲玄兵的胜利果实。若没有三千黑甲玄兵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从天降入城中，虔州城能否拿下还真是两说。

北门。

此时城楼上的战事已经渐告结束，数千北门的匪军除了有漏网之鱼逃往其他三门之外，其余的悉数被全歼。

郭业被曹录勋和一众黑甲玄兵拥上了城楼，迎到了被完好无缺保存下来的五十架床弩前。

郭业看着这五十架收割了刀盾营近半弟兄性命的床弩，有些感慨地叹道：“若非过些日子守城还要仰仗这些玩意，老子真恨不得拆了这些东西，一把火烧干净了，给弟兄们报仇！”

当然，这只是气话，这五十架床弩做工精良，堪比巧夺天工，而且造价昂贵，绝对是打守城防御战的大杀器。

郭业怎么会舍得毁了它们呢。

曹录勋陪在郭业身边，微笑道：“大人莫要气恼，战场最是残酷，也是士兵的最后归宿。只要大人能够好好抚恤阵亡弟兄的家眷，我想他们在天之灵也会记得大人您的好。”

郭业对抚恤这块历来大方，随即点头应道：“这个自然。除了朝廷那边本官会好好奏请圣上恩拨抚恤银之外，本官还会在从城里那批富可敌国的财宝中截留一部分出来，给战死弟兄的家眷额外抚恤。”

曹录勋知道郭业这么做不合规矩，但为将带兵者又怎么会反感郭业这种行为呢？权且装作没看见没听见好了。相反，他觉得庆幸，因为郭业在他面前说这种话，说明郭业并未把他当外人。

随即，轻笑道：“大人体恤士卒，仁义无双。”

郭业唔了一声，突然想起之前北门城楼发生孤临时换将之事，而且这五十架床弩就是出自这个人之手。

继而问道：“对了，你们占领城楼时有没有发现那个坐镇虔州城内的高人？奶奶的，这个王八蛋绝对不能让他逃了！”

“啊？”

曹录勋稍稍回忆了一下，立时记了起来，连连点头道：“有有有，有这么一个人，我等攻上城楼时发现有一人早已晕阙，而且被一群匪军团团保护着，应该就是大人口中的那位高人吧？属下查看过，此人应该是气急攻心晕死过去。估摸着这个时候已经醒了吧？”

郭业讶异道：“你的意思，生擒此贼了？”

曹录勋嗯了一声，冲身边的几个黑甲玄兵挥挥手，吩咐道：“你们几个去将之前生擒住的年轻后生给带上来，让大人查验一番。”

“遵命！”

几名黑甲玄兵返身朝着城楼的一个角落方向奔去，前往提拿俘虏。

郭业一听竟然还是个年轻后生，不由冷笑道：“是龙是虫，老子一番审问便能知晓。若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哪个关陇世家的子弟吧？呵呵，倒是要会上一会这王八羔子！”

## 第1059章原来是个纸上谈兵的戏疯子

不一会儿，两名黑甲玄兵架着一人，强行拖到了郭业的跟前。

曹录勋赶忙指着那人，说道：“大人，这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郭业正眼一瞧，发现眼前耷拉着脑袋的这人一身锦衣华服，并非如普通白莲教匪那般的统一服饰打扮，而且头上也非缠着白巾，而是戴了一顶名贵材质的幞头。显然，来头不小，非富即贵，绝非是白莲教中卑贱下等人。

这便更加印证了郭业之前的猜测，这人应该就是关陇世族出身的公子。

随即，他问道：“你姓什么？你在白莲教中是什么身份？这城楼上的床弩是你经手的吧？”

“哼！”

那人仍旧耷拉着脑袋低着头，郭业连番发问，仅仅得到了他一记冷冷的闷哼。

哟呵，还真是个不怕死的硬骨头？

郭业见状心中不由冷笑。

旁边的曹录勋不干了，二话不说箭步上前，一手钳住那人的下巴，使了力气将他的脸给抬了起来，唾骂一声道：“放肆，我家大人问你话呢！”

这时，郭业方见到了对方的面庞，倒是生了一副好皮囊，长得蛮英俊，整个人给郭业的感觉太熟悉了，在长安城中时这种人郭业频频撞见，典型纨绔子弟世家子弟所具有的那种自视甚高劲儿。

尤其是曹录勋死命钳住他的下巴，那人双眼迸火，一副受辱发怒要吃人的眼神，让郭业看到了对方桀骜不驯的狠劲。

随即，郭业缓缓转身不再看他，只是伸出手来冲曹录勋挥了挥，淡淡地说道：“拖下去，砍了吧！拿他的人头祭旗，宣告虔州城光复！”

“遵令！”

曹录勋正要命令黑甲玄兵将人拖下，却见那人神色大变，不复刚才那般冷酷硬骨头，而是将目光跃过自己落在郭业身上，火急火燎地嚷嚷道：“我是赵崇，我乃广元赵氏子弟，广元赵氏家主赵有信的第三子。”

关陇几大家族之一的广元赵氏子弟？

郭业斜着眼神瞟了他一眼，轻轻哼了一句：“那当年死在皇陵的工部左侍郎赵明德是你兄长？”

赵崇没想到这个广南路行军大总管竟然如此决绝果断，说杀自己就杀自己，连让自己装逼扮铁骨的机会都不给。现在为求活命，他立马现出了原型，非常配合地连连点头应道：“没错没错，赵明德正是家兄！莫非我那已故的兄长与大人曾有过交情？”

郭业心说一句鬼才和他有交情，之后又问道：“那这些床弩都是你们赵家提供给白莲教匪军的了？”

赵崇道：“是的，不过这可不是我的主意，乃是我父亲让我运来虔州城的。他说城中囤放着从岭南路十五个州府搜罗来的金银珠宝，等着南方大乱事成之后，由我们关陇八大世家牵头将这笔富可敌国的财宝拿出来招兵买马，用以逼迫朝廷与我们谈判，再不济也能凭着关陇世族的底蕴和这批不可计数的财宝，与朝廷南北对峙。哦，不对，扬州张家如今已经除名，而洛阳长孙家也因为长孙无忌的被贬而分崩离析，关陇八大家仅余六家。这是我亲

耳听父亲跟我说的。”

“哼，你们关陇世家打得倒是如意算盘！”

郭业冷哼一声，突然感到很奇怪，为何自己只是简简单单问一个问题，而这个赵崇却说得如此周详，连关陇世族的计划都和盘托出。

这是为什么？

郭业匪夷所思地问道：“我明明没问这些，为何你要跟我说这么多？”

赵崇一脸期待地看着郭业，道：“我不将这些和盘托出，你怎会饶我性命，放我离去？”

郭业纳闷了，好笑道：“谁跟你说，只要你回答了我的问题，只要你将所有事情和盘托出，我便会饶你性命，放你离去？”

赵崇脸色骤变，瞳孔瞬间一缩，骇道：“戏文里不都是这么说得吗？往往战胜方从受擒降将口中探出了口实，便会放其安然离去。难道郭大人你要擅杀俘虏降将不成？”

我草，这小子是个二逼吧？

郭业不可思议地问了一句：“你别告诉我，你这带兵打仗什么的，都是从戏文中学来的？”

“这有何好奇怪的？本公子素不爱念文习武，就偏好这戏文。比如那诸葛亮孔明独唱空城计，吓走司马懿；还有那失街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还有那蒋干盗书……”

说起戏文来，这赵崇竟然没有了害怕，说得头头是道，而且手舞足蹈眉飞色舞，恨不得在郭业跟前唱上两嗓子过过瘾。

二逼！

这绝对是二逼！

郭业看着眼前这个赵崇，自己当初竟然会以为坐镇虔州城的是个高人，没想到却是个坑爹的货色。

尼玛啊，这孙子就是一个戏迷外加纸上谈兵的二逼货，真是仗了床弩之利啊。

一时间，郭业心里百般汗颜，自己两万多兵马，竟然会被一个纸上谈兵的戏疯子挡在虔州城外这么多天。

而阮老三的刀盾营，竟然会在这么一个纸上谈兵的戏疯子的手上吃了亏，硬生生折损了一半的刀盾兵。

这亏，真他妈是吃得恶心啊！

郭业脸上阴晴不定，一想起眼前这二逼的手上竟然欠了自己这么多条人命，冷冷问道：“那虔州屠城也是出自你的手笔了？”

“天道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赵崇说道：“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怪不得我。而且戏文上也说，若要在短时间内让一个地方安定下来，就必须乱世用重典。戏文上也说，乱世唯强者当立于天下。所以，屠城自然免不得。想当年，冉闵攻下邺城，还关闭四门硬生生屠了二十万夷人呢。还有当年汉丞相曹操攻陶谦，屠得徐州城鸡犬不宁。再有西楚霸王项羽，啧啧，一生征战无数，曾六次屠城，其中更有坑杀活埋秦卒二十万。杀神白起更是了不得，一生屠城不计其数，至少有百万人死于他的手中。与他们相比，我这屠得虔州城十万贱民的性命，真是小巫见大巫了。还有……”

“别说了！”

郭业一声断喝，冲赵崇抬腿就是一记重踹，将其狠狠地踢倒在地，咬牙切齿道：“你他妈就是一个泯灭人性的疯子和不懂兵事只会纸上谈兵的蠢货，曹录勋！！！”

最后，郭业是歇斯底里地冲一脸气愤的曹录勋喊道：“将这个狗屁赵家的人渣给我拖下去，别让他死得舒坦，找上五匹上好的战马，将他五马分尸，我要让他在痛苦哀嚎中死去！！！”

“是！”

曹录勋右手一扬，猛地一挥，早有一旁摩拳擦掌的黑甲玄兵将赵崇拉了起来，紧紧架住。

曹录勋喝道：“将这个人渣拉到城外，五马分尸！”

“不，你不能杀我，我乃广元赵氏子弟！”

“郭大人，你乃朝廷命官，不能擅杀俘虏降将。”

“不，你不能杀我！”

“不……不要杀我……饶命啊！！！”

赵崇再是挣扎再是求饶，郭业依然无动于衷，冷冷地看着赵崇被远远拖走，直至拖下城楼，他都面色不改半分，冷峻肃然地看着赵崇被拖走的方向，狠狠骂道：“你这种人，我真没想不出一个留你性命的理由。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平民怨，更不能告慰我那些死去的将士。至于广元赵氏？呵呵，老子迟早都要对你们这些关陇世族扒皮抽筋，挫骨扬灰！”

曹录勋怨气难消地补了一句：“郭大人，既然他们敢对无辜百姓屠城血洗，那来日平定叛乱后，我们便将这些人性的关陇世家统统抄家灭族，斩草除根，一个祸患也不留才是！”

“正解！”

俨然，郭业对于关陇世族的拔除，又加深了一份狠劲。

“报……报报报……”

突然，一道人影冲郭业这边奔来，曹录勋比郭业早早看清来人，低声提醒道：“是前去占领西门的康郎将回来了！”

康宝一奔到跟前，就冲郭业大声喊道：“妹夫，西门拿下了！”

郭业微微点头，道：“拿下西门是迟早的事儿，犯不着你一个堂堂的郎将前来报信吧？”

“不是不是~”康宝喘了两口气，喜道，“我在西门城楼上，隔着黑水河依稀瞅见了岭南府那边的码头，貌似有船只正朝咱们这边过来，江船上正插着我们大唐的龙旗。应该是，是……”

跑得太快累得够呛，又气喘吁吁上了。

不过郭业已经猜到了他想说什么，脸上刚才因为赵崇而带来的阴晴不定顿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悦色，轻快地说道：“看来，卫公他们的速度比我们快，已经将岭南城拿下好些日子了。估摸着这艘插着我们大唐龙旗的江船，就是卫公派来传话的。”

贞观六年七月初六，夜，岭南城、虔州城相继光复。

## 第1060章兄弟争功

飘扬着大唐龙旗，夜里渡江而来的江船，确是卫国公李靖差遣过来的。

来人不仅给郭业带来了岭南路大军攻克岭南城的好消息，还带来了李靖对郭业的传信。

李靖在给郭业的信中提及，他拿下岭南府这边已有数日，对于一江之隔的虔州城最近时日的战况亦能隔岸观察到，并且亲眼在岭南城的渡口码头亲眼远望到了虔州城西门的战事，祝贺郭业首战告捷终于将虔州城拿下。

随后，他又在书信的后面提醒郭业，拿下虔州城只是一个开始，切莫得意忘形，接下来的局面将会更加艰难。虔州城囤放了白莲教在岭南路十五个州府洗劫而来的金银珠宝，这笔富可敌国的财富将会使得虔州城成为众矢之的，成为巨大的旋窝。

因为虔州城中囤放的财宝，不仅是白莲教垂涎欲滴的，更是幕后的几大关陇世族势力志在必得的。

届时，郭业将要面对的不单单是一两万白莲教护法军的反攻围剿，而是数十万甚至近百万白莲教护法军的围剿。

等着白莲匪军倾巢出动直奔虔州城夺回这笔财宝时，他将会趁机率领岭南路大军一路南下，收复失陷的其他十四个州府。

因此，他在信中最后说到，希望郭业从即日起，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必须死守住虔州城十五天。

虽是李靖的老生常谈，却让郭业心中那点因为首战告捷而产生的高兴劲荡然无存。说不上当头棒喝，多少也有些敲醒警钟的作用。

看完书信之后，郭业将信收起，向那信使问道：“卫公的信，本官已阅。他老人家还有什么话让你传达没有？”

信使嗯了一声，神色颇为尴尬地说道：“卫公还让卑职转述他的歉意。”“歉意？”

郭业奇道：“什么意思？”

信使低声说道：“卫公说，因为他的疏忽大意，并未在攻陷岭南城时擒住白莲教主胡毕烈，若没估错的话，胡毕烈应该是趁城破乱战时乔装打扮逃出了岭南城。”

我晕，竟然让胡毕烈逃了？

郭业不禁哑然失笑道：“卫公这可是老马失蹄啊，他这一世英名可算是毁在了这个邪教匪首的手上了。难怪他不好意思在信中提及，而是让你用口转述，他多骄傲的一个儿人啊，八成这几天他老人家都气得睡不着了吧？”

“呃……”

信使拱拱手，低声说道：“卑职不敢在背后妄议卫国公！”

说到这儿，他弱弱地补了一句：“不过卫国公说了，南下收复岭南路其他州府之余，纵是挖地三尺也一定要将胡毕烈生擒住，然后发往长安受那凌迟之苦。”

“啧啧，来狠劲了，想必你们家卫公真是生气了。”

郭业真的很想看到一向胜券在握的李靖，在吃了闷亏栽了跟头之后的暴跳如雷模样，随后冲那信使开玩笑道：“好了，接下来的战事吃紧，本官就不留你。你回去之后帮我给卫公带句话，就说郭大人说了，让您老人家消消气

败败火，不然动气伤肝呢！”

“呃……卑职不敢！”

信使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自然不敢讪笑一声之后，拱手告辞，转身走下西门城楼，连夜乘船匆匆渡江而回。

李靖的信使一走，庞飞虎、康宝、阮老三、程二牛等人纷纷寻来，显然其他三门已定，不过唯独不见了薛仁贵这小子。

郭业还没向阮老三询问薛仁贵去哪儿了，就见着阮老三和程二牛两人一路走来争争吵吵不停，你骂我我骂你，争得面红耳赤，谁也不服谁。

曹录勋纳闷地看了一眼郭业，似在问发生了什么事儿？

郭业迟疑一下，立马猜出了大概其怎么回事，摆摆手，笑道：“无碍，这些人一直都是狗咬狗，打打闹闹惯了，你在我身边呆久了便会习惯。”

几人到了跟前，缠着绷带的阮老三率先向郭业告状道：“小哥，程二牛太欺负人了，老是仗着你是他的大舅子而作威作福，实该好好教训教训他才是。”

不待郭业说话，程二牛便迫不及待地挣着粗红的脖子大骂道：“放你娘的狗臭屁，阮老三，你个老傻瓜，你他娘的就会窝里横！”

骂罢之后，他不忘冲郭业嚷嚷道：“大舅哥，你可千万别听这老傻瓜打小报告，这老王八蛋太不要脸了，俺还真没见过这么臭不要脸的玩意。”

“程二牛，你少冤枉人，我阮老三啥时候窝里横了？想当年在陇西县衙的时候，一到发月钱的时候，你小子可是老跟我借银子来着，要我说啊，你小子就是个典型的白眼狼。”

“扯犊子呢吧？老子跟你借银子是不假，但是不是都如数奉还了？倒是你阮老三哟，老子跟你借上一次银子，你非得蹭我两顿老酒喝。每次来俺家里，还拖家带口来，你那媳妇抱着两个娃，奶奶的，一顿饭竟然还能吃掉俺们家五六斤地瓜，你个老小子可是没少在俺身上占便宜吧？”

“程二牛，你个兔崽子，你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阮老三，你个爱占便宜，又吃又拿绝不松软的钱窜子！”

一时间，两人面红耳赤地争着，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有你的委屈，我有我的道理，就这么一直没完没了地在郭业跟前争执了下去。

庞飞虎和康宝二人对视一眼，偷偷摸摸地别过了头去，心中都不禁暗叹，尼玛的，现在还翻些陈年老账，磕不磕碜啊？丢人，真是丢人！

而曹录勋也被两人争吵的内容给惊呆了，膛目结舌地看着郭业，好像在问，这就是郭大人手底下的两员猛将？堂堂下辖一营数千兵马的朝廷郎将官？

而后来赶回的朱胖子却远远躲着不上前来，因为他担心两人再争吵下去翻旧帐，会把他当年的烂糟事儿也翻出来，那可真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

“好了，都给老子闭嘴！”

郭业终于听不下去忍不住了，立时拉下脸来平地一声吼道：“瞧瞧你们俩现在像什么？就跟泼妇骂街似的，你们不嫌丢人，老子都觉得替你们俩丢人。都给我闭嘴，谁在瞎咧咧老子保证将他扔到黑水河里洗个凉水澡，顺便醒醒脑。”

到底是郭业发飙，两人果断闭嘴立马安静了下来，不过从二人神情和脸色上来看，还是怒气未消，怨气犹在。



郭业狠狠瞪了一眼两人，不悦道：“不就是因为东门那点破事儿吗？谁占下不是占啊？二牛，是不是你率先带兵攻下东门的？”

“咦？舅哥你咋知道哩？”

程二牛诧异问道：“俺跟这老倭瓜因为啥吵吵，舅哥竟然未卜先知？高，实在是高啊！”

说着，还傻乐傻乐地冲郭业竖起大拇指。

“少拍马屁！”

郭业训了程二牛一句，然后又问阮老三道：“老三，你是不是在二牛他们攻下东门之后，才领着你的刀盾营姗姗赶到。然后二牛这小子死活不让你来抢功，你气不过就争执了起来，是吧？”

阮老三吞吞吐吐地说道：“呃……算是吧，不过也不全是，小哥，你听我说，这里头还有其他的弯弯绕绕，可千万别偏听偏信程二牛这王八犊子的鬼话。”

“放你娘的屁，事实就是如此！”

程二牛又跟阮老三干上了，臭烘烘地骂道：“阮老三，你别想遮羞，你个老倭瓜，俺……”

“嗯？”

郭业一声轻哼，吓得程二牛没将话说完便又再次闭上了嘴。

随后，郭业看着二人臭骂道：“你们心里那点小九九，那些烂糟事，我还能不知道？抢功抢到跟泼妇骂街似的，你俩也算是替我长脸了。什么叫兄弟齐心，其利断金？什么叫众志成城？什么又叫祸起萧墙？我看你们当真是忘了当年咱们弟兄是怎么熬过来的，难道真的是只能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

一番掷地有声的话，听得暂时还属于外人的曹录勋虽默不作声，却是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而程二牛和阮老三也颇有些汗颜地低下了头，心虚多多少少泛起虚来。

郭业看着两人，稍稍考虑了一下，各自打起五十大板道：“东门之事就此作罢，你二人委实不争气，太让我失望了，既无功也无赏，希望你们二人以此为戒，再也不要为了争名争利而兄弟相争了。”

此话一出，程二牛自然是满心不甘和委屈，而阮老三些许是有些许愧疚在作祟，默默地再次低下了头。

郭业突然话锋一转，道：“不过接下来有两件差事交给你们二人去做，别说不给你们机会，只要办好了各自的差事，一样有功有赏。想接这桩差事吗？”

“想！”

“当然想！”

倏地，两人不约而同抬头，目露期冀之色地望着郭业，齐齐回道。

郭业嗯了一声正要开口，突然，远处风风火火奔来一人，正是薛仁贵。

薛仁贵人未到，声却已然送达：“大人，大人，我的天啊！不得了啦，这辈子我薛仁贵算是开眼了，成山成堆的金银珠宝啊，发财了，这次真的发大财了！”

## 第1061章都是金砖

“大人，属下找到了虔州城的府库！”

薛仁贵披着一身铠甲，手扶腰刀，一脸兴奋地匆匆赶到郭业跟前，大声嚷嚷道：“大人，属下在匪窝，呃不，在原虔州刺史府内的地窖里寻到那批藏宝，我的天，满满一地窖里装得都是金砖啊，成块成块的金砖，堆都没地儿堆了。”

薛仁贵一边说着一边比划着，仿佛无法用具体地辞藻来描述地窖之大藏宝之多一般，突然指着西门城楼，说道：“大人，那刺史府下面挖出来的地窖之大，简直无法想象。呃，属下粗略估算过地窖中的金砖，若是将这些金砖来修筑虔州城墙，至少能修上一百个虔州城的城墙那般多。大人，您咋了？”

显然，郭业目瞪口呆的模样证明了薛仁贵的比喻，将他也惊呆了。

足以修筑一百个虔州城那般大的城墙？

这尼玛是要赶超优乐美一年卖出十亿多杯，杯子围起来可绕地球三圈的节奏吗？

郭业不用看旁边几人的表情，便已然猜到了他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因为他很清晰地听到了周围一片吧嗒吧嗒流口水的声音了。

“走，去看看！”

郭业夺步上前拽起薛仁贵的衣甲，急匆匆奔下了西门城楼。

康宝几人这时才反应过来，赶忙跟上前头郭业两人的步伐，下了城楼之后朝着虔州刺史府方向奔去。

他们听这意思，貌似这次虔州城内的这笔金砖，可是远远超过了当年在西川小都护府图瓦城的那笔地宫宝藏啊。说什么也不能错过了这次长见识的机会。

虔州刺史府位于虔州城的正中央，是昔日虔州刺史的官邸，后来虔州城被白莲教护法军攻陷，便成了那位赵家公子的私人府邸兼藏宝处。

郭业随着薛仁贵来到虔州刺史府门外，早已有薛仁贵安排的刀盾营士卒将刺史府四周围得严严实实，戒备森严。

郭业赞许地看了一眼薛仁贵，夸道：“不错，你小子心思还挺细。”

说着，率先一步进了刺史府大门。

在薛仁贵的带领下，郭业来到刺史府内专供女眷歇息的内宅，主卧房间的门口同样站着两班岗，全是刀盾营的士兵在充当。

也就是说，里里外外，从发现藏报到戒严保护藏宝，都是刀盾营的士兵一条龙全包了。

跟在郭业后头一直跟着的庞飞虎等人一路都看在眼里，这时一路苦逼着脸的阮老三终于咧着嘴绽开了笑容，默默嘀咕了一句：“薛仁贵这小子，总算是给老子的刀盾营挣回了一张脸面，干得好！”

这话嘀咕而出，但却也传进了旁边程二牛的耳朵里，听得程二牛那叫一个吃味啊，嘴上不说，心里却也在暗暗郁闷，好你个老傻瓜，毁了老子的西门之功，自己的刀盾营却捞到了一个寻宝护宝的功劳，奶奶的，俺这次算是吃了一记闷亏。

他程二牛虽然犯浑，但还没脸皮厚道在众目睽睽之下也要分上一杯薛仁贵的羹。

前面又有郭业字珠玑的痛斥和各打五十大板的教训，程二牛自然不敢在这个时候表现出自己的不满和怨愤来。

唯有一记冷哼，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走，进去瞧瞧！”

郭业边说边一脚踏入房间，薛仁贵紧忙跟上，说道：“地窖口子就在这房中的床榻下面，好家伙，这些挨千刀的白莲教还真能藏的，居然选择这个地方来做藏宝地窖的入口。属下也是机缘巧合下才翻找出来的。”

郭业唔了一声，只见那张原属于虔州刺史床榻已经搬开，一个豁大的入口摆在那儿，入口的旁边放着一张用来遮掩入口的竹席。

郭业不得不暗叹薛仁贵的运气和细心，换做一般人还真无法找到这个地窖入口，就算是自己将虔州城挖地三尺，也不一定能寻到，只有坐拥宝山而干着急的份儿。

这时，在薛仁贵的授意下两名士兵送来几盏火把，分给了在场的几人。

郭业挥挥手，指着地窖入口说道：“走，咱们下去看看。仁贵，你熟门熟路，就走在前边领路吧。”

“是！”

薛仁贵抄起一根火把，率先弯下身子走下了地窖口的石梯，不一会儿数人跟上，随着薛仁贵徐徐朝着里头延伸而入。

在数盏火把的映照下，几人弯着腰走过一条约莫五十步左右的地道，然后眼前借着火光一探前边，尼玛的，这可耗费了多少的人力才能挖出这样一个规模的地窖。

用地窖来来相称，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确切地说应该用地宫来做称呼。

金砖，到处都是金砖，入眼之地，无处不码放着用金砖堆叠而成如小山一般高的金山。

一座、两座、三座……

康宝已经双眼放着精光的在指指点点数着到底有多少座小金山了。

说到嘴皮子发干发软，他愣是没有数完，因为刚说完眼前和四周，再前边还有，再前边的数完，往前走还有……

郭业看着康宝在这座广袤无垠的地宫中越走越远，至少走了好几百米，心中暗叹，尼玛，粗粗估计，这地宫应该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啊。

最关键的是，这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宫中，竟然都用板砖大小的金砖堆叠着金山。金砖堆叠而成的金山，鳞次栉比地排列着，几乎占尽了这么偌大一座足有数个足球场那般大的地宫。

难怪薛仁贵说，用这些金砖能够修筑起百来个虔州城那般大的城池围墙了。

这回，郭业真信了！

而站在郭业身后的庞飞虎等人，虽然见识过当年在图瓦城地宫宝藏中的一部分杨氏遗宝，但相比于今天所见到的，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啊。

庞飞虎不禁唏嘘道：“小哥，没想到岭南路十五个州府竟然会如此富有。富可敌国，我看都低估了这批金砖的价值。我大唐国库再是充盈，难道还能拿得出比这还要多的金砖吗？”

郭业笑而不语，旁边从震撼中缓过神来的曹录勋轻轻砸吧了一下嘴，叹

道：“这些价值不可估量，远远超过富可敌国的金砖，恐怕不仅是白莲教搜刮了各地州府的府库，还将民间百姓一代人或是几代人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业也搜刮殆尽了？看这金砖的成色还有规格，应该都是新近铸熔起来，为方便储藏的。”

说着，不仅最后叹了一口气：“大唐承平这么些年，百姓生活富足安康，藏富于民，不外如是啊！”

倒是程二牛急咧咧地问道：“小哥，这些金砖若是真如曹中郎将所说的，都是百姓人家穷几代人辛苦攒下来的家业的话，那咱可不能私底下截留，不然可要遭天谴的。毕竟这些金砖来得太血腥了，多少人因此而家败人亡？依俺的意思，不如统统上交国库，然后等着南方平叛结束后让朝廷通知各地州府，拟好各地百姓的损失，最后再回拨下放到各地去。这样，多多少少也能让岭南路的受难百姓恢复一点元气。”

“这回，程二牛的话我举双手赞成！”

阮老三说道：“不义之财不可取，这些金砖上都是岭南路百姓的，咱不能私自截留用作军中所需啊。这样的话，咱们跟那些丧尽天良的白莲教匪还有什么区别？”

庞飞虎表态道：“我也赞成！”

曹录勋道：“在下也附议！”

说完之后，几人皆将目光落在了郭业的身上，充满了期盼。

郭业还是笑而不语，既不摇头也不点头，令人难以琢磨他此时面对着如此庞大的财富，究竟是一个什么心态。

他将跃过几人的眼神，直接将目光停留在了最后面的朱胖子身上，轻笑着问道：“朱胖子，你从一进虔州刺史府到现在，一句话也没有吭声。你来说看，我该如何处理这批数量庞大难以计数和估值的金砖啊？”

朱胖子抿了抿嘴唇，咽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扫视了庞飞虎等人一眼，然后缩着脖子弱弱地回了一句：“那啥，小哥，我……我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我倒是有另外一个提议。”

“哦？”

郭业抬抬手，示意道：“有不同的想法？这人很民主，各抒己见嘛，那你且将你的提议说来听听，朱胖子。”

## 第1062章慈善基金

“不算真知灼见，是老朱的一点浅见，愚见，当不得……”

“唧唧歪歪个屁啊？”

郭业一见朱胖子犯起老毛病扭捏上了，忍不住训道：“赶紧的，别矫情。”

欠收拾的朱胖子终于收起那份扭捏，缓缓说道：“小哥，我也赞成二牛的建议，不义之财不可取，更不能私自截留。但是我不赞成将这笔无法估值的金砖押送回长安，上交给国库。”

哦？

既不是截留私吞，又不是上缴国库。

不单是郭业听出了朱胖子这话里有话啊。就连程二牛这缺心眼的憨货也听出了味道，一时间，众人将焦点全部对准了朱胖子，搞得朱胖子顿时手心冒汗，亚历山大啊。

众目睽睽之下，朱胖子用满是虚汗的胖乎乎大手轻轻擦拭了一下额头，呼出一口重气，缓缓说道：“小哥，还有大家伙，你们真觉得将这地宫中的金砖上缴国库，到时候等着南方叛乱平定之后，就真的能回到那些被白莲教匪毁了家园，流离失所的百姓手中了？是，如今大唐的吏治的确清明，但谁能保证等着朝廷将这笔金砖往下回拨到遭灾的地方州府途中，不会受到层层盘剥？自古官场中就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朝廷往下拨的赈灾银子也好，救济银子也罢，总有十抽三，九抽二，八抽一的陋规，用于充实各地的府库。虽不说雁过拔毛，但这些银子的确是实打实地被盘剥走了。真正回到百姓手中又还能剩下多少？”

说到这儿，众人已经纷纷陷入了沉思当中，都在琢磨着朱胖子的这番话，就连郭业的神情都渐渐凝重了起来，因为朱胖子说得的确是官场实情。

若是上缴国库后，等着南方平叛结束，朝廷将这笔银子往回拨的途中受到各路官府的盘剥，最后没有落实到遭灾的岭南路十五州府百姓的手中，这不是郭业所愿意看到的。

自己总不能做烂好人，肥了那些少数存在的贪官污吏，而将岭南路十五州府的百姓穷其几代人积攒下来家业给折腾没吧？

他刚要夸上朱胖子一句顾虑周到，却听朱胖子又说道：“再说了，这笔令人眼红令人心动的地宫金砖，恐怕当今圣上见了都不能免俗吧？这些年我大唐为何不愿与邻邦番国开战？为何自陛下登基以来就开始轻徭赋役，休养生息？还不是因为大唐国库不充盈嘛。当今圣上的确是屡屡布施仁政，不与民争利。但是面对着这笔史无前例地充满着诱惑的金砖，当今圣上能淡然处之？如果有了这笔金砖化作国库军费，完全可以支撑大唐军队向外征战足十载之余。当今圣上的文治旷古烁今，他最大的愿望便是希望通过武力来征服所有邻邦番国，让他的武功也盖过历朝历代的明君。小哥，你能保证这笔金砖一旦被押送进长安，充入国库之后，还能再如数拨回吗？”

不能！

郭业听完朱胖子的分析后，第一反应便是李二陛下肯定会想尽千方百计的遮羞住脸面，然后将这笔庞大的财富彻彻底底吞入国库之内，化作军费来用以支撑大唐军队向外扩张。

因为他太了解李二陛下的性子了，为了面子可以不顾一切的去想办法，而偏偏向外扩张武力征服邻邦诸国这种文治武功就是他所好的最大面子。

到时候，他肯定会将烂摊子扔给自己来收拾，因为自己是唯一知道这笔银子来历的人啊。

到时候，他郭业就真的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

朱胖子行啊，居然能如此心思细密，考虑周到。莫不是最近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还是被哪个大喇嘛给醍醐灌了顶，灵智大开啊？

此时，刚才还在提议要将这笔庞大的金砖上缴国库的庞飞虎等人，纷纷唏嘘摇头，动摇了之前的坚持。

郭业问道：“朱胖子，那依你之见，该如何处理这批金砖，才能真正彻底地落到实处呢？”

“老朱提议先瞒而不报，妥善保护好这笔庞大的财富，然后待得南方叛乱平定之后，再由小哥您牵头，暗地里组织专人处理这批庞大的金砖。到时候，可以根据十五个州府汇报到户部的各家各户的实际受灾情况，再对其进行退还。”

说到这儿，朱胖子精明地笑道：“以小哥您今时今日在朝中的地位，想要从户部了解到这方面的实际情况，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

郭业听着暗暗点头，朱胖子这个提议倒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建议，与其交给朝廷国库最后要被途经官府的盘剥，闹不好还会被李二陛下给赖来账，还真不如自己来亲自处理发放到受灾的百姓家庭中来得靠谱。

不过，他也有他的犯难之处，不禁说道：“朱胖子，那我问你，像虔州城这种被屠城的状况又如何处置？岭南路那边被屠城灭族的州府不在少数，即便没有有的州府被屠过城，但却被白莲教给弄得家毁人亡，从此找不到苦主退还。那又该如何处置这种事情呢？”

朱胖子先是微微一怔，随后点点头，道：“这也好处理。将这笔银子先扣留下来，用以投入到一些旱涝保收的行当里赚取红利，到时候将会利滚利，银子滚银子，变成另外一笔庞大的银子。咱们也不私吞也不扣留这笔银子，而是用以在南方等地拿来救济穷苦人家，用以兴办学堂，用以赈济灾情什么的。反正就是做善事呗。总比被那些人拿去糟蹋了强吧？而且这对那些死在白莲教匪手中的苦主们而言，也是一中积德行善之事，兴许给他们积够了功德，他们还能投个好胎呢。”

靠谱！

朱胖子最后一句话算是有些唯心主义了，但是在郭业听来，这个建议还是极其之靠谱的，做善事积阴德，怎么好怎么来呗。

随后，他重新整理一下朱胖子前前后后一番话，组织专人成立一个团队来负责处理这笔银子，若在世的苦主一律退还家业，若死者则暂为保管用以投资赚取红利，替他们做善事，还真的很是靠谱。眼下，再也没有比这还要靠谱的主意了。

突然，郭业的脑海中一道灵光闪过，他瞬间抓住住，下意识地惊呼道：“我说朱胖子，你这个提议不就是成立公益性慈善组织吗？”

“公益性慈善基金？”

朱胖子面呈茫然，摇摇头不解道：“这是什么意思？慈善老朱倒是能明白，慈者，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之意，这善嘛，便是善事。可是这公益

性是什么意思？还有这基金又何解？老朱愚钝，真心不懂啊！”

郭业哑然失笑，也是，你若真能懂的话，你个朱胖子也是穿越人了。不过朱胖子能够提出这么一个建议来，也足见其牛逼轰轰了。

随即，他笑着解释道：“公益性慈善基金，便是一个通过各种渠道和办法筹集银两向民间百姓做善事的组织啦，比如赈济灾民，资助孤寡老人，捐助学堂和寒门学子，收留那些流离失所的无家可归之人等等。懂了吧？”

朱胖子迟钝地点点头，道：“有点懂了，公益性慈善基金？这词儿倒是挺洋气的。”

郭业问向其他几人：“朱胖子的提议利用这笔庞大财富成立公益性慈善基金，你们觉得如何？”

其他几人也是纷纷点头称好，他们和郭业抱着同样一个心思，这笔钱交到谁手里都不如交到自己手里去做善事来得强。

郭业见众人无异议，又问道：“嗯，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至于咱们这个公益性慈善基金就简称慈善基金吧，不过还得冠个名字，然后制定出一系列的规章制度和章程出来才像那么回事儿，至少师出有名嘛！”

说到这儿，郭业不无恶搞地问了一嘴：“你们说叫红十字慈善基金怎么样？”

红十字会慈善基金？

众人先是一阵诧异，为何郭业会取一个这么不伦不类的名字出来。

这时，对于此事最有发言权的朱胖子轻轻摇了摇头，第一个否决道：“红十字会，尤其是这个红字，总感觉充满了血腥，太过不吉利。而且对于善事而言，红字代表着高调，与做善事本该低调的本意不太相符。都说三岁看到老，万一若干年以后，红十字慈善基金会真如充满血腥和高调张扬的红色一样，违背了我们今日之初，变成臭名昭彰的组织。呃，与红相比，老朱倒是碧蓝如洗的天空更显得干净，不如就叫蓝十字慈善基金，小哥以为如何？”

红十字慈善基金不靠谱？

郭业讶异地看了一眼朱胖子，真想一把揪住他的衣领质问他是不是穿越人？为啥会知道红十字慈善基金在若干年以后变成一个臭名昭彰，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不过他知道朱胖子肯定也是无心之言，也就不往深究。而是嘴里念叨了一遍蓝十字慈善基金这七个字，随后应道：“好，既然此事是老朱你提议的，那这次就听你的，以后就叫蓝十字慈善基金。至于这蓝十字慈善基金的第一任会长嘛，索性就一并由你老朱担当吧。而且老朱你对白花花银子的兴趣，一直都大于领兵打仗。哈哈，我看你行！”

“啊？”

朱胖子震惊地高呼一声，将嘴张得足以生吞活咽下一个鸡蛋那般大，不可置信地指着自己鼻子，问向郭业：“小哥，你是说将这地宫中一眼望不到边的金砖统统交给我打理？这……这……这怎么使得啊？使不得，使不得……”

朱胖子一边是受宠若惊，一边又是诚惶诚恐，顿时将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般，连连推辞婉拒着郭业的这番邀请。

## 第1063章准备

无论朱胖子如何推辞婉拒，郭业就是打定了主意不更改，一门心思让这个胖子来出任这个蓝十字慈善基金的会长，让他来掌管这笔价值不可估量，庞大到极致的地下金砖。

最后还是火爆脾气的程二牛嚷了一嗓子，斥道：“朱胖子，我说你咋就那么扭捏呢？跟关公那老酸秀才一样的矫情。俺大舅哥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得了呗，难不成你真当自己是诸葛孔明啊？让俺大舅哥学那汉末刘皇叔三顾茅庐来请你出山不成？就你这样的怂货，不管钱粮难不成还能领兵打仗上阵杀敌不成？照俺看啊，你朱胖子就是担心自己一肚子的草包，怕替俺大舅哥办不成办不好这桩差事，这才一推二让的，对不？”

“程二牛，你放屁！”

朱胖子被程二牛这番言语挤兑下，立马挺了挺大腹便便的肚腩，冲程二牛骂了一嘴，随后皱着眉头冲郭业应道：“小哥，既然你如此抬举老朱，我决计不会让您栽面儿。这差事儿，我应了！蓝十字慈善基金，交给老朱我指定妥妥的，您就瞧好吧！”

请将不如激将，程二牛这老招虽然俗套，但却奏了效，看来正是对症下药戳中了朱胖子的死穴。

郭业小小赞许地看了一眼程二牛，然后对朱胖子勉励道：“老朱，此事并不急于一时，欲速则不达。而且筹建这个蓝十字慈善基金也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蓝十字慈善基金一旦组建成功，也要等着南方叛乱平定之后才能投入使用。眼下，守住虔州城半个月，为李靖大军收复岭南路十五个州府争取时间才是重中之重。嘿……”

郭业自嘲地笑了笑，说道：“以我估计，再过几日各地的白莲匪军就奔向虔州城夺回这笔金砖。匪军人数少则十几二十万，多则近百万。到时候若是守不住虔州城，被人破城围剿，那现在说得一切皆是空谈。懂我的意思了吗？”

说罢，他将目光扫向了众人，这话不单是对朱胖子说，也是对其他人说。

众人竞相点头称是。

“当然！”

郭业伸手轻轻拍了拍薛仁贵的肩膀，赞道：“此次能够发现地窖入口，寻到这批数量庞大惊人的金砖，还得多亏了仁贵的心思缜密。这一功，当属于仁贵，也属于你们刀盾营的。待得南方叛乱平定之后，我定会论功行赏。”

薛仁贵被郭业这么赤裸裸的夸赞着，免不得有几分腼腆，矜持地笑了笑口称不敢。

自打进了刺史府就一脸笑容宛如老菊花绽放的阮老三，现在听着郭业将这份寻宝功劳也稀释到刀盾营头上，自然是与有荣焉。颇为骄傲地扬了扬脖子，笑着附和一声：“是啊，仁贵好样的，替我们刀盾营兜回了好大一张脸面。”

这话一出，其他人还好说，当属程二牛的脸色最是最难看了。心中郁闷到了顶点，尼玛的，阮老三这个老傻瓜真是走了狗屎运，坏了老子的西门之功，竟然还仗着薛仁贵分了一个寻宝之功，狗日的，老子这回可真是亏大发



了。

合着，眼下攻破虔州城后，在场几人都有立了功劳，唯独程二牛被阮老三给搅合黄了。

不行！

程二牛打定了主意，绝对不能让阮老三一人专美于前。

随即，他想起郭业之前在西门

楼时说得差事，立马问道：“大舅哥，之前你在西门城楼上说，有差事要让俺去办。眼下虔州城已经拿下，不日便有各地白莲匪军前来围攻夺宝，此事宜早不宜晚，免得坏了大事，不是？”

“嗨，你不说我差点忘记了！”

郭业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笑道：“幸亏你提醒，不然我又抛诸脑后了。对，此事宜早不宜晚。来，叫人拿地图来！”

很快，一名身背竹筒的传令兵跑至郭业跟前，从桶中倒出地图，交于郭业手中。

郭业命阮老三和程二牛两人各执地图左右，说道：“往虔州城以北离我们最近的州府有朗州、巫州、辰州，韶州、永州、袁州六州。为了保障此次死守虔州城能够顺利坚持半个月，我想以广南路行军大总管的名义，从这六州的折冲都尉府各征调府兵一千人，合计六千府兵前来协助我广南路大军守城。当然，除了征调府兵之外，还要各地州府给我们提供部分粮草物资，毕竟这虔州城中的粮草所剩不多了。”

说罢，郭业用手点了点地图上的三个地方，说道：“二牛，朗州、巫州、辰州三地归你，两天之内你必须将三千府兵和三地州府提供的粮草物资统统给我带回来，逾期按军法处置！”

程二牛道：“俺没问题，绝对不会误了大事。”

“好！”

郭业嗯了一声，对阮老三又说道：“老三，韶州、永州、袁州较之其他三州有些路程，所以我给你三天的时间来回，同样，逾期按延误军情之罪论处！当然，按时完成任务我自然会为你们二人记上一功。”

阮老三道：“中！我阮老三绝不会给小哥误了大事儿。”

“好。”郭业看着二人，挥挥手吩咐道：“现在离天亮估计还有半个时辰，都下去准备吧。天亮之后带领你们各自人马出发，早去早回，我在虔州城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喏！”

“得嘞！”

两人各自应声，随后匆匆返身出了地道。

两人一走，郭业突然想起那个被自己下令拖到城外，五马分尸的广元赵氏子弟赵崇，立马问道：“赵崇怎么样了？”

当然，这话是冲着曹录勋问得。

曹录勋淡淡地说道：“受完了五马分尸之行，死状惨烈，我正要安排手下人将他的尸体随意找个地方埋掉。”

“不要埋！”

郭业赶忙喊道：“将他的脑袋洗洗刷刷，抹上石灰防止腐烂，然后将赵崇的脑袋挂在南门上，以正视听。顺便在城墙上刷上一行字，就写‘敢谋逆者，

皆有此下场！’，听到没？”

将堂堂广元赵氏三公子的脑袋悬挂在南门上，众人都猜出郭业此举的用意，这是要对即将来攻的白莲匪军起到一个震慑威慑的作用。

曹录勋拱手称是，亦返身出了地窖，前往执行郭业的指令。

郭业又对庞飞虎下令道：“飞虎，将西门和北门的床弩统统给搬往南门城楼。”

庞飞虎问道：“小哥，一百架床弩，统统摆在南门吗？”

郭业点头称是，解释道：“白莲匪军要想破虔州城，唯有首选南门。除非他们也来个纸鹞战术，不然的话，唯有南门一条路。百架床弩齐发，多多少少能够替我们坚守住几日。”

庞飞虎领命，郭业又冲康宝吩咐道：“天亮之后，通知城中所有士卒，给我加紧时间制造床弩所用的弩箭，越多越好，多造出一根弩箭来，对我们而言就多一份胜算。”

“是！”

直至康宝离去之后，整个地宫之中又剩下郭业一人了。

看着死静死静，连咳嗽一声都能荡起回响的偌大一座地宫，看着一座座用金砖堆起的金山，郭业眼神中透着坚毅，暗暗默念道，十五天，只需要坚持十五天，老子运气一向爆棚，这次肯定也不例外。只要能够用两万余兵马顶住百万白莲剿匪的围城，只要能够坚持上十五天，我郭业定能真真正正的扬名天下，青史留名了！

以少胜多的战役，史上并不鲜见。

但是郭业心里很清楚，如此大悬殊比例的以少胜多，古今中外，恐怕唯有今日虔州城这一例了。

## 第1064章不到一日十万匪

两天的时间里，康宝领着城中半数以上的广南路士兵出城，上山砍伐树木运回城中，而剩余的部分士兵则留在城中接管了所有的铁匠铺，烧火融铁铸箭头，大批量地开始赶制床弩所需的弩箭。

对于敌我如此大悬殊比例的守城一方而言，百架床弩齐发，才是最有效最有杀伤性的守城，弩箭越多代表坚守孤城的时间便能拖得越长。

趁着白莲匪军还没往虔州城这边陆续增来，城里城外都在为赶制弩箭而忙碌着。

两天后的一个傍晚，程二牛如期返回，从虔州城北门入得城中。

他没有让郭业失望，顺利从朗州、巫州、辰州三府征调到三千府兵，并从三府刺史手中征到了满满几十骡马车的粮草物资。

第三天的黄昏时分，阮老三依样如期征调府兵归来，同样是不虚此行。韶州、永州、袁州三地的刺史一见是广南路行军大总管的手令，不仅积极配合拨发了粮草，而且还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了三成，给足了郭业的面子。

没办法，如今士林清流系虽说在朝堂上不是一枝独秀，但自打长孙无忌倒台之后，天策府旧臣一系就已如昨日黄花一般，暗里士林清流系还是稳稳压过了其他两系的风头。

这三州的刺史都官场老油条，官场中人应有的政治嗅觉绝对是灵敏的很，如今郭业正好需要他们协助配合，自然是巴不得积极配合。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这个时候正是郭业有需要的时候，他们怎么还会不积极？而且他们也是慷人之慨，又不用自己本人掏腰包，何乐而不为？

随着阮老三和程二牛两人的双双归来，郭业也下令关闭虔州城四门，同时命令康宝停止制造弩箭，正式进入虔州城守卫战的一级战备状态。

除了在东门、西门、北门各留了一千的府兵驻防之外，郭业将广南路下辖四营大军，曹录勋的黑甲玄兵营，还有其他三千府兵统统压在了南门。

因为虔州城的南门通往南方各州，是白莲教匪军回兵反攻，夺回虔州城的必攻之门。

三股兵力合二为一扭成一股绳，足足小三万的人马独守一道城门，再加上有百架床弩和堆积如山的床弩作为守城利器，郭业虽不敢保证能否死守虔州城十五天，但是拼个鱼死网破的前提下，至少也能将虔州城守上个十天。

剩下的五天，就只能靠战场上的临时发挥了和老天爷的庇佑了。

毕竟战场之事瞬息万变，有很多很多的不可确定因素存在，即便是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也能阻挡延缓住白莲匪军进攻的脚步。

接下来的时间，全城戒备，以充足的准备静静地等待着白莲匪军的反扑。

第一天，风平浪静。

第二天，岭南府那边传来消息，李靖率岭南路大军已经开拔出了岭南城，徐徐南下开始收复失地。

第三天一早，负责在城外巡弋的斥候探马回报，五十里之外出现一股人数大约在两万左右的白莲匪军。

不到半个时辰，又有斥候策马疾驰入城回报，说是前方四十里处的官道上又出现一支人数大概在三万左右的白莲匪军，已经与前面第一支白莲匪军

会和，正向虔州城这边加速赶来。

又是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临近正午时分，第三拨斥候探马返回城中，给郭业带来了今天最坏的一个消息，那便是第三支白莲匪军已经出现，人数足足多达十万，已经在城外十里处与之前两支匪军人马会和。

不过这个最坏的消息中也还带了一点好消息，那便是这三支共计十万人数的白莲匪军，貌似在武器方面很有缺口，至少十人之中有三到五人是没有佩刀披盾的，而是手执民间最寻常可见的锄头镰刀之类的家伙什。

郭业从他这个消息中也判断出了出一些端倪，那便是这三支共计十万人数的白莲匪军，在武器方面参差不齐，战斗力俨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不过短短一天不到，就已经聚齐了十万人数，可见白莲教护法军如今在南方一带的势力，足见一斑。

正午时分，本已到了吃饭的点儿，可郭业一刻都不敢松懈，同时命令朱胖子去城中伙房交代，暂时不要给城上送饭，以免城楼上的守兵一会儿因为吃饭而分心分神，万一白莲匪军突然发动总攻，那就应接不暇了。

这个时候，他需要城头近三万的守兵们提起一百倍的精神头，让所有人高度紧张起来面对十万敌军即将来袭，不能松懈半分。

直至天上日头偏西，又过去一个半的时辰之后，最后一拨斥候飞马回城了，并给郭业带来了最后一个聊以欣慰的消息，那便是十万白莲匪军貌似并不打算今天发动总攻，而是在十里之外开始砍伐树木安营立寨起来。看这架势，应该是还在等其他各个地方前来增援匪军的会和。

此时，郭业既是感到松了一口气，也是略微感到了压抑，松一口气是因为匪军安营扎寨要等着其他部队会和才会攻城，这样多多少少可以缓个一天半天的，压抑则是因为他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多少匪军陆续开来，五万？十万？还是几十万？

想想数日之后城下的匪军密密麻麻多大百万，如乌云盖日般强攻而来，郭业想想都心里慎得慌。

有位哲人说得好，真正的害怕来源于对一切未知的恐惧，郭业此时就是如这般心境。

但是，他很清楚自己此时此刻在城楼上担当的角色，不仅是这一次死守孤城的指挥官，而且还是城上这近三万守军的主心骨。

他即便心里恐惧，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表现出来，哪怕是对庞飞虎等人，他都没有半分的表现。

相反，他深吸一口气，淡淡的笑容挂在嘴边，冲庞飞虎等人摆摆手，风轻云淡地笑道：“这群匪军还挺体恤咱们的嘛，知道咱们还没开饭，就特意安营扎寨延迟进攻，好让弟兄们饱餐一顿，以逸待劳。飞虎，传令下去，让弟兄们准备开饭吧！”

此话一出，将城头上几个将领之间的紧张气氛一时轰散，不禁惹来众人一番笑闹。

郭业又冲远处的朱胖子吼了一嗓子：“朱胖子，通知伙房，今天晚饭多准备一些肉食，务必要让弟兄们吃饱吃好了。”

“得嘞！”

轻松气氛下，朱胖子之前那种战战兢兢的心情也没了，跑下城楼时的腿脚也格外利索了。

随着庞飞虎等人各自忙活而去，郭业也遣散了紧紧跟随在他身边的亲兵传令兵，独自一人站在城楼一角，两耳不闻城楼之上闹哄嘈杂之声，一心一意地眺望着十里之外的匪军营寨。

尽管，极目眺望十里之外，根本看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来。

.....

.....

十里之外，十万匪军动手搭建营寨，仅仅一时半会儿的功夫，偌大一座营寨的雏形便已初具，只见一片又一片紧紧连成的营寨，将这处平原都已经占据，随处可见炊烟袅袅起，显然白莲匪军也开始生火造饭了。

营寨的最中间，是此次三路白莲护法军匪首的营帐。

营帐里头，跟外间不一样，尽管三路匪首都已聚首，却让人感到有些安静得诡异。

突然，一名头缠白巾的白莲匪军策马停在营帐外，随后翻身下马，掀开帐帘冲进里头，大声喊道：“禀报家主，小的靠近南门打探了一番，得知咱们家三公子已经被此次广南路行军大总管郭业害了性命，受了五马分尸之刑。三公子的脑袋就高高悬挂在南门之上，城墙之上还用石灰刷了一行字。”

“天啊？狗贼郭业，竟然害了吾儿性命？”

一记苍老中透着刚烈的咆哮在帐中响起，如龙吟虎啸般吼道：“崇儿啊，是父亲害了你啊。”

又听旁边一道洪亮的声音想起，问道：“那城墙之上写了什么？”

那策马而来入帐的士兵回道：“凡谋逆者，皆有此下场！”

“桀桀~~”

怒极发笑之声，还是那个苍老的声音在咆哮：“造反？若没我关陇世族的一力支持，太远李氏焉能夺了这天下，坐了这江山？李世民乃忘恩负义之辈，而郭业乃老夫杀子之仇，二人皆是不共戴天。我广元赵氏赵有信今日在此发誓，攻破虔州城，我必要将郭业狗贼凌迟三千刀，以祭吾儿！他日若是再破长安城，我要屠尽李氏皇族，鸡犬不留！！！！”

显然，今日这营帐中主事之人，正是关陇世族中广元赵氏的老家主——赵有信。

## 第1065章三家计议

广元赵氏家主赵有信膝下有三子，长子赵明芳常年卧病在床，基本上算是废人一个，又无子嗣传下，有等于无了；次子赵明德，在督造皇陵任上，被前礼部尚书崔鹤年这个猪队友反坑了一把，皇陵倒塌被乱石砸死；至于这幼子，年纪仅仅二十出头的赵崇，则因为自己的大意安排，让他来虔州城坐镇，这下好了，竟然被郭业五马分尸，枭首悬挂于城门之上示众。

如今赵有信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够惨了。不过最惨的是，随着赵崇之死，广元赵家俨然再也无人能够传宗接代了，活脱一个断子绝孙的下场。

如果赵有信这个时候还能淡然处之的话，那他便不是人了。他现在在营帐中发飙发怒宛如一头红了眼的疯狼，绝对是一个正常人应有的表现。

帐中除了赵有信之外，还有其他两人。

一个是年纪约莫四十上下的粗犷汉子，乃关陇世家婺州于氏的长子于元，奉他父亲婺州于氏家主于敬德之命，率领三万白莲教匪军与赵有信攻打虔州城，夺回那批数目不可估量的金砖。

另外一个虽然与于元年岁差不多，但却长得白白净净，穿着一袭白袍，手中摇着一并纸扇，仿佛一位风度翩翩的白衣公子。

此人复姓独孤，单名一个玉字，身上流着鲜卑族的血脉，也是出自关陇世家。不过随着李唐夺了天下之后，独孤家就开始南迁至柳州一带，繁衍生根。论起来，独孤家和前隋还有着亲戚关系，跟李唐更是沾亲带着故，而且还不浅，因为当今太上皇的母亲就是复姓独孤。也就是说，李世民的祖母就是独孤家出来的。不过随着李世民登基之后，为了削弱关陇世族的势力，李世民便刻意开始疏远这个沾亲带故的关陇世家。

因此，独孤家自打李世民登基之后，便不复了昔日的辉煌与荣耀。自然而然，他们也就对李世民怨声载道。此次关陇世族暗中策划白莲教在白莲教造反，独孤家可算是将李唐这个沾亲带故的皇室给一脚蹬得远远。

独孤玉在家排行老二，他上面还有个哥哥独孤穆，如今还在广南路以南的几个州府率白莲教护法军徐徐增援而来。

至于他的父亲独孤罗，去年便已经病逝了，还被李二陛下赠了谥号，景。

柳州的独孤家现在虽然是哥哥独孤穆在当着家，却是一向聪明多智的弟弟独孤玉在幕后拿着主意。

现在独孤玉见着赵有信连连咆哮之后，整个人的胸口起伏不定，仿佛还有无穷无尽的怒火要倾泻而出一般。

随即，他轻摇了一下纸扇，冲长相粗犷的于元使了使眼色，然后走至赵有信的跟前，声调低沉地缓缓说道：“赵老家主，令郎在虔州城遇难，在下也深感痛心。不过人死不能复生，还望节哀才是。”

于元会意之后，也跟上了独孤玉的脚步，附和道：“是啊，赵老家主，只要攻破了虔州城，夺回那批金砖，咱们就能大肆招兵买马，与长安李氏朝廷对峙，是不？到时候别说一个小小的平阳郡公郭业，就连当今皇帝李世民，咱也给拉来当着你的面喀嚓砍下他的脑袋，供你泄愤报仇雪恨。如果还不解恨，你大可以诛他李世民的九族嘛，统统杀死烧死，一个不留，呃……”

说到这儿于元猛地停顿了一下，因为他发现自己说错了话，顿觉不对

劲，因为要论九族的话，这独孤家貌似也在李氏的九族之内，当即冲独孤玉讪笑一下，连忙改口道：“别诛九族了，我看诛他三族就可了。”

独孤玉脸上不以为意，心里却是暗暗骂了一声于元，纯属傻屌。

不过摆出一副同仇敌忾的模样，说道：“赵老家主的丧子之痛，我等亦能理解，关陇世族，同气连枝。赵家的仇便是我们几家共同的血海深仇，焉能不报？”

沉浸在丧子之痛中的赵有信突然一听到“同气连枝”四个字时，仿佛找到宣泄怒火的闸口一般，再次吼道：“狗屁关陇世族同气连枝，洛阳长孙氏如今已经成昨日黄花，清河崔氏早已与李氏皇族达成协议，明哲保身，退出官场。至于扬州张氏，更是家破人亡不复存在。八大世家如今仅剩五家，而辽东的李氏自打跟了李唐国姓之后便不再与我们来往，至于远在泉州一带的元氏，更是态度暧昧，迟迟不肯表态。据老夫所知，元氏现在正在泉州的沿海一带大肆购买船只，而且大举变卖田地和铺子变现，准备转移资产逃亡海外，不愿受我等牵连。呵呵，所谓的关陇世族早已名存实亡，此次南方举事也就我们三家而已。独孤贤侄，老夫虽是迟暮之人老眼昏花，可是这心里还是亮如明镜。”

“仅剩三家又如何？”

独孤玉未说话，却被于元抢了先，嚷嚷道：“就剩咱们三家，不也在后面策划了白莲教在南方举事吗？就咱们三家，不也拿下了广南路和岭南路数十个州府吗？你瞧瞧，南方这些州府的城头之上，哪里不被咱们的白莲护法大军占着？嘿嘿，要知道就咱们三家，手里还掌控着足足八十万的白莲护法军哩。只要咱们咱们夺回虔州城中的那笔金砖，就足以将这支八十万的白莲护法军打造成一支与李唐朝廷相对抗的兵力。只要咱们手中有八十万强兵，到时候就算攻不进长安去，那最差也能和李唐朝廷划江而治，形成南北对峙之局势。届时，瓜分利益之时仅有这么三家，切，老子还巴不得那两家软蛋不参与才好呢。如今南方已经被咱们掌控，哼，少一家参与此事来分杯羹，咱们三家便各自多分上一些。那不好吗？”

独孤玉这次没有鄙视于元，因为自从南方数十个州府被白莲教护法军攻占之后，独孤玉便抱了和于元同一个心思，那便是少一家进来分杯羹，那就各自都能多分上一些。

而且独孤玉还有更远的图谋，尤其是这次赵崇死在虔州城后，他心里那个图谋就更大了。

在他看来，赵有信后继无人，正是连老天爷也在垂青于他们独孤家。

至于于家，都是些有勇无谋之辈，不足为虑。即便是于家的老不死于敬德，还能再耗上几年啊？如果将来大势已定之后，于家这老不死一蹬腿，光靠着于家的这些晚辈，自己还不是能够轻松搞定？

随即，他嘴角微微扬起一抹窃喜，然后竭力让自己用一种悲恸的口吻轻轻说道：“是啊，于元世兄说得一点都没错。如今咱们三家足矣，何老其他两家来费神？赵老家主你且把心放在肚子里，赵崇兄弟的血海深仇，我独孤玉绝不会置若罔闻而不顾。我一定要让虔州城中的几万官军来给赵崇兄弟陪葬，而且还要亲自砍下郭业狗贼的脑袋，祭奠我赵崇兄弟。”

听着独孤玉这般说，赵有信这才稍稍平静了下来，不过整个人的神色阴鸷的吓人。

只见他阴沉沉地看着独孤玉，冷冷地问道：“那为何我们三股兵力已经合二为一了，你独孤玉却突然下令在虔州城十里外安营扎寨，不立刻马上向虔州城发起攻击？难道你觉得我们十万兵马，还攻不下一个小小虔州城的南门吗？独孤玉，你告诉老夫，你究竟在等什么？”



## 第1066章等待

“是啊，独孤兄弟，赵老家主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想问得。”

于元接过赵有信的话茬儿，百思不得其解地问道：“咱们如今三股兵马都已经到这儿了，整整十万人啊，独孤兄弟。就算他虔州城南门是铜墙铁皮铸成，咱也能攻下了吧？眼瞅着这天就要黑了，趁夜攻城不是最佳时机吗？咋到了这个节骨眼，就怂了哩？”

“呵呵，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

独孤玉手腕一动，轻轻将纸扇打开，甚是气定神闲地摇着纸扇说道：“咱们目前有十万护法军这不假，现在的确也临近天黑，按照常理天黑疏于防范正是攻城的最佳时机。可今天不同往日啊，估摸着虔州城那边的斥候探马早已不知来过几拨了。这个时候，你们觉得官军放因为天黑而放松警惕吗？至于两位自诩的十万护法军，呵呵……”

独孤玉自嘲地笑道：“说好听点是人数多达十万众，说难听点便是十万凑人头的乌合之众啊。”

“你……”

“独孤兄弟，你咋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哩？”

赵有信被呛个正着，而于元则是义愤填膺地指责起独孤玉起来。

独孤玉摇头轻笑道：“两位别急，对于你们此次带来的部曲，你们自己心里应该都有数，十人之中能佩刀披弩者仅占三五人吧？也就是说，咱们三路兵马共计十万护法军，真正有战斗力的也仅有三五万人而已。三五万的战斗力啊，怎么去攻这个城？一旦攻上去，呵呵，估计都得全军覆没在虔州城南门外。”

“咋不行？”

于元咋呼呼道：“咱们三五万人，对方充其量也就三万人，再不济也能拼个势均力敌吧？独孤兄弟，我看你是太过杞人忧天，太高看官军了？咦？赵老家主，你摇头叹气干啥玩意？难道于某人说得不对？”

此时，赵有信一个劲地摇头唏嘘，大呼后悔。

于元没有看出端倪，而独孤玉却早已了然于胸，同样是一脸忧色，叹息道：“可惜了，虔州城破后，赵崇兄弟把整整一百架床弩留在了城中，最后便宜了官军。百架床弩齐发的威力，可想而知有多恐怖了。在百架床弩的威慑下，三五万人压上去恐怕也是上去多少死多少的下场啊。”

“啥？床弩？还，还他娘的一百架？”

于元显然一切不知，正一脸茫然地盯着赵有信，目瞪口呆道：“赵老家主，你不会是将你们赵家压箱底的床弩都捣腾到虔州城来了吧？你，你这也太失策了，最后怎么样？赵崇兄弟还不是没守住虔州城吗？糊涂，真是糊涂啊！这下作茧自缚了吧？唉，唉！！！”

最后的一番话，多多少少有了几分质问和埋怨的意思在里头。

赵有信论辈分跟于元他爹于敬德同辈，听到于元这个小辈如此这般的口气跟他说话，自然免不得心里有气。

不过他也没有倚老卖老的训斥一番于元，毕竟百架床弩的确是自己让幼子赵崇带到虔州城的，于元也没说错，自己恰是有几分作茧自缚。

随即，他无奈地叹息一声，道：“老夫当初也是为了让崇儿多几分自保之

力，这才将家中秘藏的床弩送往虔州城。而且虔州城中有从岭南路十五个州府搜罗来的财宝，老夫也是想利用这百架床弩，加强加强虔州城的防御。唉，世事难料，没想到崇儿并未守住虔州城，竟然还惨遭……”

说着说着，赵有信竟然哽咽起来，老泪纵横地擦拭着脸颊，思子之情一时间喷涌而出，一发不可收拾。

独孤玉见状，立马上前安抚道：“赵老家主，事已至此，再是自责也无济于事。我希望两位稍作忍耐，等着其他各路护法军增援至此，合所有力量集中一起，再对虔州城发起最猛烈的攻击。我兄长已经率领数个州府共计二十余万的护法军赶来，而于家的其他两位世兄，差不多也在率军增援围攻虔州城的路上，快则两天慢则四天，肯定能抵达我们这儿。至于岭南路那边，白莲教的胡毕烈教主肯定也在两位白莲教长老的催促下，正纠结着十五个州府的白莲护法军，火速赶来虔州城这边吧。到时候，集结八十万白莲护法军，陈兵于虔州城外，难道两位还不相信攻破虔州城，夺回金砖吗？当然，还有生擒郭业，祭奠赵崇兄弟。”

于元听着独孤玉的这番安排，不禁点头说道：“八十万护法军集中一点猛攻南门，就算有百架床弩也没甚用了，蚁多咬死象啊！”

独孤玉微微笑着，表示同意。

而赵有信听完独孤玉的这番话后，急躁的心情也得以缓解释放，但是一想起白莲教主胡毕烈，他不由得皱起眉头，一副厌恶的模样哼道：“白莲教的这个胡毕烈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居然坚守不到两天就被李靖攻破了岭南城，最后竟然还逃之夭夭。看来，当初我们三家当真是瞎了眼，怎会扶植这么一个酒囊饭袋呢？”

于元嘴角咧了一咧，不过没有说话，但心里却在讥讽，你那个绣花枕头的儿子也不中用啊，不也让人攻破虔州城，丢了我们三家最为倚重的那批金砖，还让人生擒五马分尸吗？这不，脑袋还被人悬挂在城门上呢。

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独孤玉却是淡淡一笑，道：“胡毕烈在白莲教的教众信徒中素有威望，这也是当初咱们看中他，扶植他的原因吗？他虽然是贪生怕死的酒囊饭袋，但是作为一条供我们三家驱驰的狗犬而言，他还是合格得嘛。赵老家主，既然我们只是要找一条走狗，又何须计较他是不是有本事呢？只要够听话，够顺从，不就行了吗？”

赵有信意外地看了一眼独孤玉，这番话能从对方的口中说出，不得不零赵有信高看了他一眼。

到底是独孤家幕后拿主意的人物，果真不是于元这种莽夫可以比拟的。

随即，他点头应了一声：“贤侄所言甚是！”

“好了！”

独孤玉吧嗒一声收起了纸扇，在手中潇洒地转了一个扇花，然后笑道：“这事儿咱们就先这么定了，接下来咱们按兵不动，等着其他各路护法军都集结齐了，咱们再对虔州城南门发起最猛烈的攻击。现在，两位再无异议了吧？”

“咱没意见，权且先好好歇上两天呗！”

“贤侄谋略出众，老夫就听贤侄安排了。”

于元和赵有信相继表示没有异议，独孤玉矜持地微微躬身，言称一句不

敢当，便与二人一起出了营帐，去巡视着搭建营寨的进度。

.....

.....

天色渐渐暗下，虔州城南门城头之上却是火光熠熠，成千上万盏火把将南门城楼照得一片通亮，好似一座灯火辉煌的不夜城。

郭业刚刚在城楼巡视了一通，并对各营士兵鼓舞了士气之后，才在庞飞虎等人地陪伴下走到城墙的一角，进了一处临时搭建的木棚里。

他有些犯困地伸了伸胳膊，正想着眯上一觉休憩一番，却听见木棚外传来薛仁贵的喊话：“禀报大人，有位远方来的客人正带着一队人马在北门外，说是要见大人。属下不敢轻易放行，所以将他们阻在北门外，等候大人您批示。”

北门那边，自然是从虔州城以北的方向而来，显然不是白莲教的人了。

郭业心里纳闷，这个节骨眼儿上，什么远方的客人会来虔州城这个即将成为战争焦点的大漩涡来呢？

顿时精神一振，起身走出了木棚，然后冲薛仁贵挥挥手，道：“走，随我去北门看看！”

说罢，不忘转头冲庞飞虎等人交代道：“飞虎，南门这边暂时交给你们几个督阵了，千万不要放松警惕，以免匪军夜里突袭。”

“喏！”

“小哥放心。”

“保管他来多少，弟兄们就射杀多少。”

几人各自保证，目送着郭业随薛仁贵一千人下了城楼。

## 第1067章及时雨

郭业亲自前往北门，命薛仁贵打开了北门，将门外的这帮子不速之客放了进来。

拢共百来号人骑着马缓缓驶入北门，后面还跟着约莫十几二十俩的骡马车队。

郭业隔着小小一段距离，仔细瞅了瞅为首骑马之人，竟然是他？

旋即，他讶异喊道：“余管事，怎么是你？你们怎么来了？”

余管事，正是当日扬州霹雳堂的管事，自打雷老虎一死，风雷庄被炸得夷为平地之后，余管事便率着雷老虎手底下那支专门研发火药霹雳弹的队伍投奔了郭业，前往了西川小都护府。

西川小都护府位于西南，靠近蜀中，紧邻吐蕃国。

而虔州城，则是位于南方，两地相距很远很远。

郭业愣是没想到，余管事竟然会出现在离西川小都护府近万里的虔州城外。

余管事闻之，循着郭业的声音催动胯下坐骑迎上前去，然后翻身下马来拱手问安道：“见过郭大人，哈哈，真是好久不见了。听闻郭大人在南方平叛，我等风雷堂一众弟兄便不远万里，风尘仆仆赶来了。万幸还没有来迟。”

“听闻我在南方平叛？”

郭业笑问道：“余管事，你这话说得有些言不由衷了啊。你实话实说，到底是谁让你们出西川来南方寻我的？”

“呃……”

余管事干瘪的老脸上闪过一丝尴尬，讪笑道：“呃……是长安那边给远在西川的童虎将军来信，说是让咱们风雷堂带上制好的霹雳弹，前来给郭大人您助阵守城呢。这不，老汉就装了满满十八骡马车的霹雳弹，跋山涉水辗转水路和官道，耗时将近一个多月赶来虔州城。”

说着，余管事微微侧身用手遥指了一下身后不远处的那些骡马车，自信满满道：“嘿，郭大人，有这些霹雳弹助阵守城，老汉保管匪军来多少，就他娘的炸飞多少，叫他有来无回。”

郭业听着余管事说那十几二十驾骡马车上装得都是霹雳弹，心里那叫一个心花怒放啊。这十八辆骡马车的霹雳弹来得真是及时，不亚于一场及时雨了。

不过他也留意到了余管事话里提及的“长安那边给坐镇西川的童虎来信”这句话，这么说了，余管事也好，童虎也好，都是奉了长安那边的命令在行事。

那到底是在长安发号施令呢？

随即，他问道：“余管事，你知道是谁在长安给童虎来信的？”

余管事摇了摇头，道：“老汉倒是不太清楚，不过听童虎将军跟老汉嘟囔了一嘴发了几句牢骚。”

郭业问道：“童虎那小子发了什么牢骚？”

余管事稍稍回忆了一下，缓缓说道：“童虎将军说，他娘的铁皮脸，两退都走不动道了，竟然还消息如此灵通，居然知道小哥在南方的动向。”

铁皮脸？

两腿走不动道？

霎时，郭业立马联想到坐在轮椅上的那张青铜面具脸，是他——暗夜。

原来是暗夜在长安替自己运筹帷幄，让童虎传令给了余管事和风雷堂。

对于暗夜的擅作主张，郭业不禁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暗暗赞叹，行啊，暗夜这厮在短短的时间里竟然将东厂的情报网络又架起来了，到底是天生搞情报和间谍这些玩意的行家，不错，真是不错。

看来暗夜安排余管事带领风雷堂前来支援自己守城一事，郭业是相当的满意。

余管事不知郭业在想些什么，貌似有些冷场，紧忙又说了句：“对了，这次不单单是老汉和风雷堂前来增援郭大人您，还有一位沉默少语的俊哥儿率着数百人与老汉一起南下来着。对，童虎将军说这位俊哥儿叫米吉，刚从吐谷浑那边回到西川休整没几日，就收到长安那边一封书信了。好家伙，这位俊哥儿从西川出发与老汉等人一路南下，愣是半句话也没说过，就连他手底下的那数百人，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有的人身上背着绳索，有的人身上背着好几把弩弓，还有的人竟然腰里不是佩刀，而是挂着钩子，而且都跟那位米吉俊哥儿一样，不爱说话。如果不是童虎将军交代，老汉还以为这些人都是天生的哑巴呢。而且，而且……”

说到这里，余管事有些弱弱地补了一句：“这些人怎么看怎么不像当兵的，更像是翻墙入院的那种贼盗。嗨，南下的路上老汉等人是住客栈，你猜他们晚上睡哪里？竟然是睡在树上或者睡在人家客栈的屋顶上。真是一群怪人！”

“米吉？他们竟然也被暗夜差遣过来了？”

郭业惊讶地呼了一声：“好家伙，暗夜这家伙连老子压箱底的宝贝都给我支使过来了，这是担心我在虔州城这边丢了性命啊。”

“对了，余管事，米吉他们不是与你同行南下了吗？怎么不见他们出现？”

郭业突然发现随着余管事他们进城之后，后面就空空荡荡，并未发现米吉他们的身影。

余管事回道：“他们并未进入广南路，而是转道前往了泉州沿海一带，不过他没跟老汉说他们去泉州做什么。”

郭业微微皱眉，心道，他们去泉州沿海一带干嘛？

“天，瞧我这记性！”

余管事轻轻拍了一下额头，从怀里掏出一封早已打开过的书信，递给郭业说道：“那位米吉俊哥儿虽然没说干啥去，不过临行分手前，他给了老汉一封信，说是让老汉转交给郭大人您。嗨，这一路上，他也就跟老汉开口说过这么一句话，真是金口难得一开啊。”

余管事说到最后时，免不得打趣了米吉这个闷葫芦一句。

郭业笑着解释道：“他们这些人都不爱说话，沉默少言已经成了米吉他们行军途中的习惯。余管事莫要往心里去才是。”

郭业接过来书信并未及时打开，而是冲不远处的薛仁贵挥挥手，喊道：“仁贵，先领余管事，还有风雷堂的弟兄去将驷车卸货，然后安排他们好好休息。”

薛仁贵点头应了一声喏，

紧接着，郭业冲余管事拱手笑道：“余管事，一路奔波劳累，先去休息吧。明日，我们再相商正事。总之一句话，今日你与风雷堂弟兄带着这么些霹雳弹，真是帮了我郭业的大忙。”

余管事客套道：“郭大人太客气了，这都是我等应当应分之事。那老汉就先带着弟兄们去卸货休息了。”

说罢，余管事重新上马一声喝令，领着风雷堂的弟兄紧随着薛仁贵，缓缓朝城中央方向行去。

待得余管事走后，郭业冲身边的一名亲兵挥挥手，喊道：“拿火把来！”

亲兵赶忙送来火把，借着火把的亮光，郭业打开米吉托余管事送来的书信，细细看了一起来。

看过之后这才发现，原来这封信并非是米吉写给他的，而是远在长安的暗夜借着米吉的手呈送给自己的。

而信中的内容倒是有趣，在信中，暗夜除了向自己交代了米吉前往泉州沿海一带的真正目的之外，还跟自己说起了自己南下平叛之后，长安那边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趣事.....

## 第1068章布下地雷阵

随着破晓而来，漫漫长夜终将过去。

黎明之下的虔州南门城楼，士兵们轮番职守戒备着城外，小心翼翼地观望着城外的动向，防止白莲匪军随时随地发起总攻。

此时，郭业也出现在了城楼上，随行的除了薛仁贵之外，还有不远万里从西川那边带来霹雳弹的余管事。

余管事毕竟年纪有些大了，赶了这么远的路程，再加上到了南方之后有些水土不和的缘故，直至睡到现在才起床。

即便是跟在郭业身边视察着城楼，余管事的脚步都有些迟缓沉重，好像病怏怏很乏力似的。

郭业无意间一回头，发现了余管事的面色不对，立马关切问道：“余管事，若是身子不舒服你就回城里多多多休息吧。至于霹雳弹，我会让薛仁贵率人去你那儿转移到城楼上来。”

“不碍事不碍事。”

余管事连连摆手，执拗地摇头道：“多谢郭大人关心，老汉只是上了岁数精神头不足罢了，身子骨硬朗的很呢。再说了，这霹雳弹还得我们风雷堂的人来摆弄，毕竟大人身边的这位小将军没有接触过霹雳弹，万一有个闪失就不妥了。”

薛仁贵耳朵微微一竖，听到余管事称呼自己小将军，竟然有些羞赧地谦虚道：“当不起老人家的小将军之称，晚辈只是刀盾营的校尉罢了。”

余管事一怔，不由哈哈笑道：“今日虽是校尉，假日时日定是一方能征善战的将军哩。再说了，郭大人能把你带在身边言传身教，将来还能差到哪里去呢？老汉看小将军眉宇不凡，耳垂饱满，面相更是英武不凡，他日定是一位了不起的盖世英雄呢。”

好话谁人不爱听？更何况薛仁贵这种心高气傲，志向比天高的少年郎？

一听之下，脸上神情愉悦，碍于郭业在旁，只得连连称着不敢不敢，谬赞谬赞。

郭业也是会心一笑，明明知道余管事这是人老鬼精说着圆滑话，不过还是不得不承认他这番好话算是说对了，薛仁贵的将来，何止是了不起？那可是流芳百世，被后人著书立转的大英雄啊。

“好啦好啦。”郭业笑呵呵地挥了一下手，“余管事，你再这么夸下去，薛仁贵这小子该撅屁股翘尾巴了。他小小年纪不禁夸，你可别让他又犯起自恃甚高目空一切的老毛病来。”

余管事适可而止，及时收住了话茬儿。

倒是薛仁贵不乐意了，暗里憋着劲，心说，你不也比我大不了几岁吗？还一副倚老卖老的样子，哼，等着我薛仁贵再干上一桩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让你瞧瞧，到时候看你还敢不敢这么看低了我。

一时无话，郭业继续在城楼各处巡视了起来，直至检查完一百架床弩都一切正常时，郭业看向床弩边上站着的程二牛，道：“二牛，你现在从你营中调出一百名骑兵来，然后出城在南门一里之外巡弋。一里之内，我不希望有对方的斥候出现。”

程二牛拱手领命，然后呼喝走了白来名麾下骑兵，匆匆下了城楼。

转眼间，一百骑兵策马出城，巡弋而去。

正当城楼上的庞飞虎等人搞不懂郭业为何想一出是一出的时候，郭业突然问起身后的余管事，问道：“老管事，你们这次带了多少霹雳弹来？具体数字是多少？”

余管事如数家珍般点头回道：“十八辆骡马车，每驾骡车上装了约莫二十木箱，一箱应是二十颗霹雳弹。总计大概五千颗霹雳弹。不过这些霹雳弹都是经过改良过的，一旦炸出之后，威力绝对要远胜于以往的霹雳弹。”

郭业自顾念了一声，够了，绰绰有余。

随后又问：“我想利用霹雳弹，先给匪军来个地雷阵，怎么样？”

“地雷阵？”

余管事奇道：“这是何物？”

郭业一想也是，余管事哪里会知道地雷？继而哑然失笑一番，摇头解释道：“先略微挖个浅坑埋下一颗霹雳弹，用同样的方法将一千颗左右的霹雳弹布置在南门外方圆一里左右的区域，然后用泥土将浅坑覆盖上作为掩饰。而坑与坑之间用一根引信相互连通，也就是说，用一条很长的引信将这一千颗霹雳弹的引信同时贯通在一起。呃……这么跟你说吗？你见过葫芦藤咋啥样吧？”

余管事眉头微微皱着，似懂非懂地点了一下头。

郭业又解释道：“我说得那条很长的引信就好比葫芦藤，而这一千颗霹雳弹就好比葫芦藤上的葫芦。你想想看，只要我们到时候点燃这藤上的任意一颗葫芦，呃不，任意一颗霹雳弹，是不是就能导燃起其他藤上的霹雳弹呢？呃……我这么解释，余管事，你能听懂吗？”

“懂啦！”

一声欢快的叫声接踵响起，不过答话的不是余管事，而是薛仁贵。

只见薛仁贵眉飞色舞地兴奋喊道：“大人是说，我们只要提前随便暴露一段霹雳弹的引信在地面上，等着匪军进入方圆一里的区域的时候，我们在城楼上利用弓弩精准地射出一根火箭去，便能引爆所有埋在地下的霹雳弹，送这群狗娘养的一起上天，对不？”

郭业笑儿颌首，再问余管事道：“这下，余管事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吗？”

余管事早已被郭业这天马行空的想法给听傻了，他没有想到，以往用来投掷的霹雳弹还能埋在地下这么玩。

只见他从震撼的神色中缓缓平静下来，点头苦笑道：“郭大人，您不玩火药，真是可惜了。话都说得这么通透了，老汉怎么还会不懂？我这边回去准备，一会儿就带着风雷堂的弟兄们去南门外挖坑埋雷。”

郭业嗯了一声，然后示意薛仁贵道：“你带着一些人去帮帮余管事他们，挖坑埋雷布置地雷阵之事，风雷堂的人自己上手就好，你们对霹雳弹很生疏，不要冒失沾手。你们就负责搬搬抬抬就好。”

薛仁贵突然拱手央求道：“那是不是可以将在城楼上挽弓射火箭，引爆地雷阵的活计交给我啊？”

郭业看了一眼四周，貌似这伙人中箭术最好的就是薛仁贵这小子了。

于是落得大方，摊摊手笑道：“不交给你交给谁？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如果白莲匪军放进咱们南门外一里之内，你小子却给我掉链子，引爆不了地雷



阵，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好！”

薛仁贵挺起胸膛大声保证道：“如果我失了手，我就自己拧下脑袋给你当球踢。”

喊罢过后，便急急拉扯着余管事匆匆下了南门楼子，返回城中风雷堂和霹雳弹的驻地。

庞飞虎这时粗粗舒出一口气，感叹道：“原来小哥你突然让二哥带骑兵出城巡弋，是不想让匪军察觉我们在布置地雷阵之事？”

郭业点头说道：“正是这个缘故嘛。不然被匪军提前知道的话，那不是前功尽弃，收不到意外的效果了吗？”

康宝嚷嚷道：“霹雳弹的威力，咱们在西川也曾见识过。不过妹夫，一千颗霹雳弹布置而成的地雷阵，尽管威力强大，但终究炸不死多少匪军啊。方圆一里内布下地雷阵，了不起炸死一万人算狠了吧？那又能怎样？架不住匪军几十万近百万的涌上来啊，难不成匪军还会上第二次当不成？就算匪军会第二次重蹈覆辙，刚才余管事不也说了吗？此次带来仅有五千颗霹雳弹而已，这还是倾尽了他们在西川的原料，花了大量的时间才赶制出来的。”

“嘿……”

郭业阴笑一声，眯着眼睛看向康宝，乐道：“炸死多少人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势’字。”

“势？”

康宝惊呼一声，问道：“何解？”

郭业悠悠说道：“此次双方对战，他们为攻，我方为守。而接下来的第一战，敌军必定会倾其全部兵力进行大举进攻，务必做到以势压人。所以初战之势在谁手很重要，而且是非常重要。这个势，不仅关系到双方的军心士气，还关系到能否让匪军畏惧不前，替我们多拖沓个几日。”

庞飞虎突然一脸明悟地点着头，补充了一句：“哦，竟是如此！原来是气势之势，威势之势！”

## 第1069章今晚子时

不一会儿，在薛仁贵率队协助搬搬抬抬下，装满着千颗霹雳弹的几十个大木箱出现在了南门外。

余管事则带着风雷堂的弟兄们在城外方圆一里区域，四处挖坑培土。

为了让霹雳弹发挥到最大的效果，他们几乎是每隔上十步便挖上一个坑，接着小心翼翼地将霹雳弹放入坑中，然后轻轻地将泥土掩上。

而余管事则带着两个徒弟，专门负责排线，将所有坑中的霹雳弹通过这根葫芦藤一样的巨长引线连串在一起。

所有人都在轻拿轻放地无声忙碌着，动作细致而轻动，看得薛仁贵等人目瞪口呆，不禁暗暗感慨这种细致活真非自己这等武夫所能干得。

南门城楼上，庞飞虎尽管对霹雳弹不陌生，但却是第一次这种霹雳弹玩法，用郭业的话讲，这叫地雷阵。

他膛目结舌之余，不忘唏嘘感叹，连连称赞今几个真是长见识了。

郭业亦是看着余管事他们不停地挖坑埋雷和布线，从最初的蹑手蹑脚到后来的驾轻就熟，不由一阵暗赞，到底是玩火药的行家啊，万变不离其宗，稍稍一点拨就能通，真是天生的工兵料子啊。

此时，郭业已经开始心动，是不是将余管事他们编入自己的军中，成立一个工兵营呢？

啪～

正当他沉下心来想入非非时，突然肩膀一疼，被人从后面重重拍打了一下。

卧槽！足足吓了他一大跳！

他扭头回看正要发飙，却见康宝正冲他挤眉弄眼地摇头啧啧道：“我说妹夫，你这脑袋瓜子咋就那么好使呢？什么歪招儿邪招儿，尽从你那脑袋瓜里出来。这劳什子地雷阵，真是绝逼了。难怪难怪啊，我算是明白了，你为啥加官进爵就跟屁股点了火似的，噌噌噌往上窜啊～～”

郭业顿时白了他一眼，嘟囔了一句疯言疯语之后，将目光眺望至十里开外的白莲匪军营寨，自言自语说道：“今天估摸着还是不会来攻城，也不知道今天会有多少白莲匪军从各路增援，汇集于此呢？”

……

……

十里开外，白莲教营寨。

仅仅一个早上的光景，又有七八股各地州府的白莲匪军驰援而来，抵达此处。

而领着这七八股匪军前来驰援的，正是婺州于氏的另外二子，于元的两位亲弟弟。

老二于正，年约三十五六，与哥哥于元一样长得虎背狼腰孔武有力，擅使一对炽焰铜锤。

老三于仲，与死在虔州城的赵崇一般年纪，长得也颇为英俊潇洒，最得于氏家主于敬德宠溺。他同薛仁贵一样都使得一手好弓箭，在关陇世族子弟中素有“于家后羿”的诨号。

两兄弟此番倾巢而动，将各自占领下的州府白莲护法军统统调集前来增

援，目的就是攻破虔州城，夺回那批数目庞大的金砖。

这笔金砖，不仅是关陇三大世族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他们招兵买马与北方李唐朝廷相对抗的本钱。

所以他们于家的家主于敬德三令五申两兄弟，无论死多少白莲护法军都无所谓，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夺回虔州城中的金砖。于敬德告诫两兄弟并带回给长子于元，白莲护法军哪怕死上几十万人都没关系，只要夺回那批金砖，可以继续招兵买马，打造兵器购买战马。而失去了那批金砖，那对关陇三大家而言，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所以，两兄弟这次没有藏私，将手底下八个州府的白莲护法军，共计二十万人次统统调集过来了。

有了于家兄弟的及时驰援，有了二十万生力军的加入，对于白莲教匪而言，这是无比振奋人心之举。

就连刚刚收起强攻心思的赵有信此时又淡定不住了，连连叫嚣着攻城的时机到了。

而于家三兄弟此番人强马壮，自然也想作为第一梯队攻进虔州城中，拿下这头功。

个人都有个人的小心思，对于家三兄弟而言，拿下头功意味着在将来的利益分割上拥有各大的话语权。

而赵有信，则是想早一日破掉虔州城，摘下郭业的脑袋来祭奠自己的儿子。在于家三兄弟的声声攻城中，赵有信这个老匹夫早已被仇恨蒙蔽了心智，早已将大局抛诸脑后。

不过众人皆醉我独醒，总归有明白人的。

独孤玉最终还是极其强势地否决了于家三兄弟的提议，也打消了赵有信为子报仇的急切心情。

隐约中，一丝忽明忽暗的隔阂，在三家之中深深地埋下了种子。

此时，营帐中。

独孤玉再次以各路白莲护法军没有齐集到此为由，拒绝了于元的主动请战强攻虔州城的提议。

最后，于家三兄弟中年纪最小的于仲按捺不住了自己的脾性，怒然起身叫嚣道：“独孤玉，我们关陇世族如今仅剩三家，此次在南方策反白莲教举事，本来就是三家共同商议的结果。三家本来就平起平坐，凭什么要由你独孤玉拿主意断乾坤？”

“老三这话在理。”

身为于家长子的于元嘴角微微抽搐一下，阴沉地笑道：“独孤兄弟，如今三十万兵马集齐，我可真搞不懂了，为何你还迟迟不肯对虔州城发起大举进攻。你到底在怕什么？如果你还这般瞻前顾后，畏首畏尾，那就别怪咱们老于家要自己单干了。”

“你们于家不会单干。”赵有信闷闷地插上一嘴，然后狠狠瞪了一眼面色淡定的独孤玉，冷冷说道，“还有我，还有老夫手底下的五万护法军会与你们于家共同进退。”

显然，对于独孤玉的拖延拖沓，赵、于两家开始联手逼宫了。如果独孤玉和他们谈不拢，他们可就要自己单干，向虔州城开打了。

独孤玉却是不畏惧两家的逼迫，面色淡定泰然处之，不咸不淡还是那句

话：“除各路护法军都集结此处，不然在下绝对不会贸然行事。若是莽撞进攻，谁来负责此事的后果？别说我不同意你们的任意妄为意气用事，恐怕令尊于敬德于老家主在此，也会跟在下一个想法。”

“桀桀~~独孤玉，你别拿我们的父亲来压我们！”

一直抱着炽焰铜锤在膝盖上把玩着的老二于正突然发出两声狠笑，摇头晒道：“我跟老三出发前，家父曾告诫过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夺回虔州城中的那批金砖。因为那些金砖是我们关陇三家的安身立命之本，也是咱们和北边李唐朝廷对抗的本钱。如果任由你这么拖沓下去，被唐军转移走了金砖，到时候攻破虔州城又有何用？”

老三于仲附和道：“就是，瞻前顾后真是短了自己的威风，长了他人的士气，哼！”

赵有信听着独孤玉刚才的话里竟然搬出于敬德那老鬼，心里有些不爽了，感觉独孤玉在反讽着自己。因为对方的话里，只有对于敬德那老鬼的推崇，却没有对自己半分的尊重。

当即，他也不悦起身，冷冷喝道：“哼，岂有此理，老夫与于敬德同辈。老夫见你是人才，这才让你来主持大局，你还真当以为老夫必须对你这晚辈言听计从不曾？我心意已决，今夜子时，老夫亲率五万护法军向虔州城攻城！”

说罢，赵有信怒气而息，拂袖而去出了营帐。

于元见状，心喜万分地追出了营帐，附和一句喊道：“赵老家主，我们于家与你赵家共同进退，今晚子时，一起动手！”

于元一奔出营帐，老二于正自然也各自两手拎着铜锤追随而上，口中嚷嚷道：“小小虔州城，三万守城官军又能成什么大气候？哼，老子非把这虔州南门给硬生生地砸开不可。”

于仲这个老三在追随两位兄长离去之前，还在独孤玉的跟前讥讽一句：“畏首畏尾，心无胆气，读再多兵书有何用？明日一早，你便能见分晓！”

独孤玉见着两人我行我素，打定了主意今晚子时要强攻虔州城，心中顿时一阵悲凉。

不过悲凉之余，不知为何又腾起一抹窃喜，暗暗摇头唾弃道，你们真当郭业和他手底下的三万官军跟你们一般，都是一群有勇无谋的莽夫？

哼！

独孤玉的眼中突然闪过一丝厉色，轻轻啐了一句：“既然如此，就随你们莽撞强攻吧。嘿嘿，你们会后悔的，一定会后悔的，到时候我看你们怎么灰头土脸地败下阵来，到时候我们柳州独孤家，定能独冠三家之首！”

## 第1070章夜袭来了

夜里子时，无风。

繁星点缀，月色皎洁，银白的月光编制成一张无穷无尽的大网，将苍茫大地笼罩在一片柔和的橘黄微光下，煞是宁静。

虔州城南门外，丝毫不见风吹草动，唯有石头下的蟋蟀在聒噪，草丛中的蛙虫在放噪，更是将这宁静的夜晚平添了几分祥和与自然。

南门城楼上，郭业抻了抻懒腰，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懒洋洋地哈欠，貌似有些犯困了。

庞飞虎小声说道：“小哥，估摸着匪军今晚还是不会来攻城，不如你先回去休息吧。”

康宝也道：“是啊，白天又增援来了几路匪军，按理说他们应该仗着人多开始攻城了才是。可是迟迟没有动手，到现在一直没有动静，这帮乌合之众真是一群怂包软蛋。妹夫，你就先回去歇着吧，这城楼上有我们几个盯着呢。再加上南门外方圆一里的区域都布置了地雷阵。我赞同飞虎的说法，匪军今晚指定不会来攻城的。你大可不必在这儿瞎耗着。”

郭业轻轻摇头微微一笑，没有听从庞飞虎和康宝二人的劝说，而是扭头反问了一句程二牛：“二牛，白天我让你在南门一里之外的区域巡弋，你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

“有！”

程二牛甚是笃定地回道：“白莲匪军每隔一个时辰左右，便会派出一批游骑前来查探南门这边的情况。这不是一天两天里，一连几天都是这样，而且间隔只有一个时辰，稳稳的，几乎没有错开过。”

“那今晚呢？我是说天黑之后，到现在……我看下现在是什么时辰。”

郭业看了看头顶星空和夜色，粗粗估算了下，说到：“现在大概是子时，过去了好几个时辰。白莲匪军可曾派出过一次游骑来打前哨没有？”

“呃，这个真没有！”

程二牛还是很笃定地回道：“我也在纳闷这事儿呢，前天晚上还跟今天白天一样哩，基本上每个一个时辰必会有一批游骑过来巡弋，查探情况。今晚真是邪乎了！咦？大舅子，俺貌似明白了，你是说……”

“今晚，匪军有所行动！”

有人替程二牛说出了最后半句话，却不是郭业，而是一直都没有吭声儿的黑甲玄兵中郎将曹录勋。

“今晚匪军要攻城？”

“这怎么可能？这不是一直都风平浪静吗？”

庞飞虎和康宝相继提出质疑。

郭业笑着摇头看向不远处都有些打盹儿犯瞌睡的阮老三和朱胖子，吆喝道：“喂，你俩别睡了，你们觉得呢？”

“啊？”

“哈欠！”

两人被郭业这么一吆喝，顿时从半睡半醒中彻底精神起来，随后一起摇头异口同声地回道：“怎么可能会有所行动？这个点儿，别说一里之内不见匪军，就连五里之外估摸着都看不到白莲匪军的鬼影。”

郭业见着众人中多数都认为匪军不会在今晚攻城，心中不由一阵失望，这段日子紧绷的神经又松懈了，看来大家伙都生出了惫懒麻痹之心了。

随即，他面色一正，轻声吐道：“看来你们这些人里，也就曹录勋一人还保持着清醒。这哪里是一直风平浪静？你们不觉得这种气氛还怪异吗？黎明破晓之前那一刻是最黑暗的，同理，狂风大作惊涛骇浪之前亦是最为云诡波谲时。呵呵，不信，咱们走着瞧！”

郭业这话刚刚撂下地来，还没过两个呼吸的时间，突然就听站在城楼顶台之上瞭望放哨的薛仁贵一声疾呼：“不好，有状况！”

噌噌噌～

薛仁贵人随声动，声音刚刚传入郭业等人的耳中，就跳下顶台疾速朝郭业这边奔来，开口爆出一句话立马验证了郭业刚才的分析：“报告大人，五里之外出现大股匪军，匪军人数不可目测有几何，不过黑黑压压一眼望不到尽头，应该是倾巢出动了。”

轰～

薛仁贵一言既出，在场诸人脸上骤然变色，庞飞虎和康宝等人已经跑将开来，不断想各自麾下的校尉传令：

“匪军攻城，戒备，戒备！”

“敌袭，传令众将士打起万分精神来，准备迎敌！”

……

一时间，城楼之上紧张万分，不由分说地立马进入了备战状态。

倒是郭业莞尔一笑，神情格外淡定，轻笑出声来：“飞虎、康宝刚才还死鸭子嘴硬来着，你们瞧瞧，被我猜中了吧？虽然不知道各路匪军到底有没有集齐，但是可以肯定，他们已经按捺不住了！”

说话回望间，发现在场诸人都是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他不禁摆摆手摇头道：“别紧张，都别紧张，谁也不许擅作主张进行反击。都给我放近了再说，至少要将匪军的先头大部队放进我们布下的地雷阵内。别忘了，这一战，自有南门外方圆一里的地雷阵替我们应付。”

说罢，他冲薛仁贵实使了使眼色，然后指了指薛仁贵背后挎着的铁胎弓，沉声下令道：“仁贵，找个制高点，找准那根用来引爆地雷阵的引信。至于火箭是否能一击命中，就看你薛仁贵是否真的百步穿杨，例不虚发了！”

“得嘞！”

薛仁贵摘下后背的铁胎弓，举在手中扬了扬，信心百倍地回道：“大人你就瞧好吧，引不爆这地雷阵，不将这帮狗娘养的送上天，你就把我脑袋拧下来当夜壶使。”

说罢之后，他招呼了两名士卒，唤道：“你们俩跟我走，随时替我准备着火箭。”

薛仁贵带着人一走远，郭业再次笑着冲众人安抚道：“大家伙今晚就劳心劳神了，都等着薛仁贵的表演吧。飞虎、老三、康宝……你们都别忙乎了，让你们手底下的弟兄们都放轻松，好好欣赏余管事给咱们摆上的地雷阵。对了，告诉胆子小的兄弟，一会儿一旦引爆地雷阵，记得捂住耳朵，小心别被震成聋子了。”

郭业随意洒脱的一番话说得格外轻松，之后便不再理会旁边诸人，而是一眼不眨地盯着城外，等待着攻城匪军的徐徐靠近。

五里，  
四里，  
三里，  
二里，

看见了，出现了，奶奶的，果真是黑黑压压一大片，一眼望不到尽头啊，看着排兵布阵的架势，怎么着也有几十万人吧？

可惜啊，郭业暗暗念了一声可惜，可惜这地雷阵布置小了，如果布置出个方圆十里的地雷阵出来，怎么着也能多干掉一些匪军不是？

当然，以目前霹雳弹的存货情况而言，这种事儿只能想想罢了。

突然，郭业发现匪军在方圆一里外，停下了脚步，貌似不再前进了。

日……怎么回事？

……

……

南门一里之外，于家三兄弟和赵有信居然意见不合争执起来，致使整支大军停滞不前了。

争执的原因很简单，于家三兄弟想着率先叩破虔州城，拿下这破城夺宝第一功，期望凭借此功日后在关陇三大世家中占据更大的话语权。当然，还为了多分上一杯羹。

而赵有信想率着他的五万白莲护法军争当先头叩城部队的理由，则相对而言简单一些，单单是为子报仇，不希望城破之后郭业狗贼被人错杀而失去手刃仇人的机会。

各有各的小九九，一时间僵持不下了。

最后，赵有信倚老卖老，扯出了于家三兄弟的老子于敬德来，怒斥道：“于家的小辈们现在长能耐了啊？真是视老夫为无物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赵家的族长啊？别说你们，就连你们老子于敬德在此，他也得礼敬我三分。今天，这个头阵老夫是打定了，谁也甭想从老夫手中抢过去手刃仇人的机会！”

尼玛的！

臭不要脸！

越老越是不要脸！

这是于家三兄弟听完赵有信的措辞之后，心中第一时间的体会和感受。

这赵有信明显就是为了要先打头阵而倚老卖老啊，最后连兄弟三人的父亲都给搬出来了。

话被赵有信说到这个份儿上，三兄弟一时间无语凝咽，半天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因为面对着这个被仇恨蒙蔽了心智，以至于连一点一族之长脸面都不要的赵有信，三兄弟竟然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反驳他的理由来。

最后兄弟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只能自认晦气，撞见了这么一个倚老卖老与小辈争利的老家伙来。

赵有信见着兄弟三人妥协，立马暗生窃喜之意，急急领着自己的五万白莲护法军，再次向前推进，直奔南门方向。

至始至终，随着赵有信率领五万匪军向前推进，城楼之上都未曾放过一弓一箭，这不仅没有引起赵有信的怀疑，却更加助涨了他轻敌的大意。

眨么眼，五万人有小半的匪军已经进入雷区。

不一会儿，五万人已经有过半的人数进入雷区。

再过一会儿，五万匪军几乎全部压进，彻底陷入地雷阵的雷区之内。

眼瞅着，几个呼吸的功夫，排在最前头的匪军就要开始冲撞起南门紧闭的城门。

城楼之上，郭业突然心一揪，冲着早已在制高点蹲坑的薛仁贵大声一吼：

“薛仁贵，你小子搞什么鬼？”

“大人，稍安勿躁！”

薛仁贵一边挽弓搭着火箭瞄准着地雷阵里暴露在外的引信，一边回了一句：“还差几百个匪军没进入雷区呢？”

“我草？这个时候你跟老子玩淡定？”

郭业怒不可遏地骂道：“五万人都进入雷区了，还差那几百人吗？你丫挺的，赶紧给老子射箭点燃引信，给老子马上引爆地雷阵！！！”

揪~~

一阵厉啸从薛仁贵这边发出，只见薛仁贵扣着弓弦的手指一松，一道火箭霎时脱弦而出，如一道火流星般朝着城楼之下飞射而去。

满城之上，面对着五万人的突然冲杀向前，却只有一根火箭射出以作反击。

这一支箭不仅显得格外耀眼醒目，还惹来了一里之外于家三兄弟的匪夷所思和困惑……

难不成，城楼守军还想着用一根普普通通的火箭，妄想着灭掉赵有信的五万护法军？

这是火箭脱弦而出在空中划出一道火痕之时，于家三兄弟心中瞬间产生的一个怪诞想法。



## 第1071章地雷阵内显神威

嘭～

一道沉闷的爆炸声从地下窜飞地上，率先在于氏三兄弟的耳边炸响，三人的心中顿时一凛，不约而同地骇然颤身。

紧接着，嘭嘭嘭～

轰～

轰轰！

轰轰轰……

一道道爆炸的声音如天雷阵阵，惊雷之声般的爆炸声不绝于耳，逐一炸响开来。

只见虔州城南门方圆一里内区域的地上，就跟雨打沙滩万点坑般，一片混沌和狼藉。

一千颗埋在地下的雳弹，一时间处处开花炸响开来，飞沙走石，烟尘滚滚，将赵有信率领的五万护法军炸得人仰马翻，顿时陷入一片不知所措的哭天喊地嘈杂声中。

“怎么回事？”

“好端端地，怎么这地上还起了雷？”

“不对，大哥二哥，这不是打雷，官军肯定在这儿城外地底下埋了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

很明显，于家三兄弟已经被眼前不远处的地雷阵给惊呆了，一时半会儿间，愣是想不出个所以然来，为何这地底下会突然轰爆开来，而且竟能炸死人？

猛地，于家三兄弟下意识地跳了一下脚，彼此骇然地看着自己等人所站的位置，心里害怕地上会不会冷不丁爆炸出来，将自己等人炸飞上天。

第一时间，于元嚷嚷了一声：“上马，赶紧上马，撤退！”

老二于正紧跟着老大的步伐，同时翻身上马，勒紧缰绳冲四周喊道：“传令下去，赶紧撤兵，撤兵回营！”

老三于仲还沉浸在南门外的壮观场面里头，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痴痴地问道：“大哥二哥，咱们不攻城了吗？”

“攻个屁的城！”

于元恨不得一马鞭抽到自家三弟身上，气急骂道：“现在连官军在地下埋了什么东西都不晓得，还攻个屁的城？没看见赵有信和他那五万人已经当了炮灰了吗？老三，赶紧上马带上你的人，加紧撤退回营！”

说着，于元还用马鞭遥指了一下于仲的脚底下，提醒道：“你小子再磨磨蹭蹭，一会儿地下冷不丁爆炸开来，别稀里糊涂做了枉死鬼！”

老二于正刚向四周下完撤退的命令之后，正挥鞭要跑，却见老三还站在原地，不由急道：“老三，别犯浑，万一我们率军向前推进，前边还有那个劳什子的天雷陷阵，再重蹈了赵有信的覆辙怎么办？老三，现在不是意气用事的时候，也不是论谁胆子大的时候，独孤家还在后面盯着呢？咱们于家犯不着在这个时候平白损耗实力，平白便宜了独孤家。上马，赶紧上马！”

说罢，老二于正狠狠甩了一记马鞭，领着他的一众部曲，催马奋蹄急急回撤。

于仲听着二哥疾言厉色的训斥，不由嘟囔一嘴：“我撤便是。”说着，于仲悻悻上了马，有些同情地看了一眼身后早已陷入地雷阵灾劫中的赵有信五万部队，嘀咕道：“不过，那赵有信怎么办？难道咱们就这么将他扔下？”

“还磨蹭个蛋？赶紧撤退！”

老大于元终于伸手狠狠一甩马鞭，将鞭子抽在了于仲胯下的坐骑屁股之上。

一鞭之下，马匹吃疼嘶鸣一声，驮着于家老三奋力向前奔去。

而于正也回身望了一眼一片黑烟滚滚的南门外，发现除了一片混乱和凄惨之外，压根儿就寻不到赵有信的身影，更甭提赵有信是否还活着。

随即，他轻轻冷笑一声：“赵有信这个倚老卖老的家伙，这纯粹是自己找死，幸亏他替我们兄弟三人当了炮灰，不然陷入雷阵损失惨重的就是我们于家了。”

念叨罢，他心里补充了一句：“赵有信……完了！关陇世族广元赵家，损筋动骨元气大伤，差不多也完了！唉……”

在地雷阵的神秘和威慑下，于家三兄弟没废一兵一卒，却率着二十几万的白莲匪军狼狈溃败，撤回回营而去。

……

……

“赵有信，估计是完了！”

南门城楼上，郭业看着城外方圆一里内地雷阵的情形，再听完张致庸汇报完城外这五万匪军的来历之后，不由轻呼一声，赵有信这五万匪军差不多废了。

“大人，快瞧，于家三兄弟率兵撤退了！”

眼尖的薛仁贵遥首一直地雷阵区域外的白莲匪军，提醒着郭业。

只见不计无数的白莲匪军正以最快的速度挪移着，当然，是向后往十里外的匪军营寨方向挪移。

其他庞飞虎几人被薛仁贵这么一叫唤，顿时将震惊的目光从城外地雷阵内转向地雷阵之外，见着数十万敌军如钱塘江潮水退潮般地速度在回撤，不由纷纷庆贺道：

“奶奶的，乌合之众就是乌合之众，逃得比兔子还快啊。眨么眼的功夫，堪比数十万只兔子在逃奔啊！”

“哈哈，兵败如山倒，这等场面真是壮观。咱们今天真是长了见识啊，原来打仗也可以这么打哩，啧啧，这地雷阵，真是绝了！”

“是啊，今天如果不是小哥运筹帷幄，不是余管事他们带来了威力惊人的霹雳弹，恐怕咱们今晚就要打上一场硬仗了。几十万匪军密密麻麻如蚂蚁一般，恐怕不是那么好相与的。”

几人赞叹感慨之余，终不忘拍起了郭业和余管事的马屁。

郭业耸耸肩，嘴角一扬，表示很淡定。

而余管事则是在看完地雷阵的表现之后，因为发现霹雳弹竟然可以这么玩，心中波澜起伏振奋异常。现在一听郭业身边几员大将的夸奖与吹捧，被人认可和肯定的感觉，自然是不一般的爽。

不过余管事到底是久经人情世故的老人，兴奋激动之余也不忘谦逊起来，指了指手里还攥着铁胎弓的薛仁贵，笑道：“其实要说居功至伟者，还当

属百步穿杨的薛小将。若非他例不虚发，弯弓射火箭，一箭射中了引信，引爆了地雷阵。恐怕老汉等人也是徒劳一场哟！”

薛仁贵本来就是想在郭业面前证明自己的价值，现在听余管事没有忘了自己的功劳，不由喜形于色，冲郭业扬了扬眉，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郭业知道这小子心高气傲，却一直都被自己故意弹压着，现在一朝立了功，免不得又翘起尾巴了。

他知道一张一弛，一压一捧的道理，适可而止，过犹而不及。

随即，他轻轻颌首赞许道：“仁贵的确是居功至伟，朱胖子——”

郭业冲朱胖子招招手，吩咐道：“记得在功劳簿上给仁贵再记上一功。等着班师回长安时，本官自会请奏朝廷，另行封赏！”

朱胖子远远地应了一声是。

这时，郭业见着下面地雷阵中已经没了动静，一千颗霹雳弹基本上除了因为挖坑埋雷时没有布好线而变成哑弹之外，悉数都爆炸开来。

而城下方圆一里内的五万匪军，也被炸得七零八落，被炸死炸伤炸残者不可计数，至于逃窜而回的也仅是零星小撮部队。

总得来说，赵有信这五万部队已被打残，大势已去，无力回天。

继而，他冲庞飞虎等人挥挥手，下令道：“既然于家三兄弟扔下赵有信的五万人回撤了，那咱们就痛打落水狗。你们各自率营出城，将地雷阵中这些苟延残喘的匪军逐一剿灭吧。”

“遵命！”

“俺们这就出城迎战！”

“痛歼匪军！”

“痛打落水狗！”

不一会儿的功夫，浩浩荡荡两万余人约莫广南路大军四个营的兵马相继出城，开始剿杀起地雷阵中的赵有信残余部队。

痛打落水狗，趁你病要你命，一直都是郭家班众部曲的风格。

.....

.....

十里外，营寨，独孤玉的营寨内。

独孤玉此时也坐不住了，因为他也隐约听到了十里开外的虔州城方向所传来惊雷之声。

他知道今晚并未打雷，可是无风不起浪，这虔州城方向传来的惊雷声已经让他坐立不安了。

他不是担心赵有信会出事儿，也不是担心于家三兄弟，还有几十万白莲匪军会出意外而有所折损。

对于这些，他巴不得赵有信和于家三兄弟都死在虔州城外，这符合他们独霸家现如今的利益。

他担心的是，虔州守城官军这边是否出现了什么变故，或者说有什么因素是他未曾预料到的。

有一种莫名的未知恐惧困扰着他的心头。

“二公子，二公子！”

突然一名亲随掀开帐帘闯入营帐，冲独孤玉大声疾呼道：“出事儿了，出大事了，我军在虔州城外惨败！于家三位首领败撤回营，赵有信的五万大

军全军覆没，至于赵老家主……估计已经命陨虔州南门外了！”

“啊？”

尽管这一切都符合他的个人利益，可是独孤玉此时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 第1072章初战失利的于家兄弟

“好了，我知道了，你下去吧！”

独孤玉的面色如枯木落叶黄的秋天一般，顿时变得萧瑟索然，意兴阑珊地挥了挥手，示意亲随退下。

他高兴不起来。

真的一点幸灾乐祸的兴致都提不起来。

赵有信五万剿匪全军覆没也好。

赵有信陨落在虔州城南门外也好。

于家三兄弟灰头土脸地败退回营也罢。

这些他之前还喜闻乐见之事，现在对他而言，都是无关紧要，兴致缺缺。

因为他心里已经充斥起了一种未知的恐惧。

这个恐惧来源于远在十里之外的虔州守城官军身上，在这支守城官军的广南路行军大总管郭业身上。

为何一阵轰鸣如惊雷般的爆炸声，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葬送了赵有信和五万教众？

这到底是什么新式战法？

为何以前一点都没曾听过？

不仅是见所未见，更是闻所未闻啊！

实在是太令人匪夷所思了，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了。

这时，独孤玉的心里猛地窜出一个滑稽荒诞的想法来——难道这是姓郭的请了什么旁门左道的人来助阵，使了什么呼风唤雨、开坛做法引雷的妖法不成？

“嗤……”

独孤玉不禁被自己这个荒诞的想法给吓到了，可是又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不由苦笑一声，叹道：“看来我平日真是看多那些个神怪话本，两军交战怎么还能扯出什么呼风唤雨、开坛引雷的妖法来呢？”

“妖法，这一定是妖法！”

突然，一道暴虐的声音从营帐外传了进来，声音落罢，帐帘便被掀开，只见一人怒气冲冲仿佛浑身都冒着噼里啪啦的火花般冲入了营帐。

进来之后，来人鸠占鹊巢，一屁股坐在了独孤玉的木凳上。

“老三，休要胡言乱语，免得乱了军心！”

“三弟，你说你这一路上，唧唧歪歪吓嚷嚷个啥？”

随着两道略带斥责的声音传来，于元和于正两兄弟也接踵入了营帐。

之前那人，自然便是于家老三于仲。

独孤玉被于家三兄弟的不请自来先是小小错愕了一把，不过很快便恢复了冷静，冲三人略微一个拱手，淡淡问道：“三位，战况如何？”

“哼！”

正满心窝子都是邪火的于仲怒目相视着独孤玉，喝道：“独孤玉，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独孤玉还是一副淡定死人不偿命的轻笑，悠哉悠哉说道：“我人在后方，又没在前线督战，能知道些什么？我见着三位于家公子都安然无恙地回来

了，想必是出师大捷，马到功成，如今凯旋归来了吧？”

但凡于家三兄弟的智商没有掉到负数，都能听出独孤玉这是在讥讽。如果还当独孤玉的这些当作赞赏夸奖的吧，那真是彻头彻尾的二傻子了。

于元上前摁住了又要发飙的于仲的肩膀，他虽然克制住了火气，没有冲独孤玉发火，却还是皱起眉头，颇为不悦地哼道：“独孤兄弟，咱们于家这次丢了脸面栽了跟头，而且还没有保护好赵有信赵老家主，让他与五万兄弟折损在了前头。这是我们一时疏忽大意，中了对方的诡计，但你也犯不着在这边阴阳怪气的说话吧？”

老二于正则帮腔反讽着独孤玉道：“大哥，人家独孤公子之前这也不肯，那也不肯，迟迟不动手，无非就等着想看我们兄弟几人的笑话嘛。”

这话说的，好像独孤玉成了别有用心之人一样。

独孤玉也不气恼，既然已经达到了奚落了于家兄弟的目的，他便适时收手不再继续讽刺。

只见他自顾走到营帐门口，通知了帐外的亲随再次传达他的命令——继续按兵不动，没有他的指令，谁也不许擅自行动，擅自攻城。

当然，这也是为了找回之前被于家三兄弟下了面子而找回场子，所以交代之时声音有些大，刻意说给于家三兄弟听的。

于家三兄弟在前线吃了败仗，自然现在也没有底气再跟独孤玉置气争执些什么，兄弟三人彼此对望了一眼，皆是沉默了下来，颇有点息事宁人的意思。

眼睁睁地看着一向嚣张跋扈的于家三兄弟在自己面前没了脾气，独孤玉要说心里没点得意，那是假的。

一时无话，突然又有人闯入营帐内，原来是之前那个传话的亲随去而复返。

那亲随不等独孤玉问话，便急忙禀道：“公子，南边又来了几路援军，突然涌来这么多的援军，恐怕营寨不够容纳了。”

又来援军了？

不单单是独孤玉诧异了一番，就连吃了败仗如闷葫芦般的于家三兄弟都顿时来了精神头。

独孤玉忙问：“营寨容纳不下扩建便是，这只是小事。我问你，这几路援军可是我兄长独孤穆率领而来的？”

“不不不，不是咱们家大爷，是……是岭南路那边的大军，共计二十余万人前来驰援我等攻城夺宝。”

那亲随赶忙解释道：“领军之人乃是白莲教的胡毕烈胡教主。”

“胡毕烈？”

众人异口同声地齐呼了一声。

那亲随看了一眼于家三兄弟，然后又低声向独孤玉补充了一句：“婺州于家的于老家主也来了。”

深居简出的于敬德……也来了？

独孤玉不禁微微窒息了一下，一时被于敬德与胡毕烈同行领军而来的消息给怔住了。

“爹？”

“爹来了？”

“老二、老三，快快随我去迎接父亲大人！”

于家兄弟一听老子过来了，顿觉有了主心骨，心中纷纷想到，父亲大人平日擅谋略，他这一来总算可以一洗前番的耻辱，好好在独孤玉这混账面前露回脸了。

声音落罢，待得独孤玉再看帐门口时，于家三兄弟已然急匆匆地奔出了营帐。

而独自留在帐中的独孤玉，对于胡毕烈率军驰援而来，他是表示欢迎和期待的。

而于敬德这条老狐狸的到来，相反，独孤玉的心里略微感到了不安。

因为，论谋略论城府论耍阴谋诡计，于敬德这条老狐狸比他可不是强上一星半点啊。

看来随着于敬德到来，此次八十万护法大军的攻城夺宝总指挥兼总智囊一职，独孤玉要拱手让人了。

.....

.....

虔州城南门城楼上，郭业正远远看着南门方圆一里区域内，广南路大军辖下的四营正在各自郎将的带领下痛打落水狗，打扫着战场收拢着俘虏。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左右，庞飞虎等人打扫完战场，相继率军返回入了城中。

上了城楼向郭业逐一禀报了一番。

五万匪军俘虏近万的白莲教匪，至于赵有信，早已是被炸得一命归了西。

不过很巧，赵有信虽然血肉模糊，但因为张致庸和他曾有过几面之缘，还是被辨认了出来。

当张致庸问及郭业该如何处置赵有信的尸体之时，有人建议郭业将赵有信的脑袋也砍下来，直接效仿他儿子赵崇一般，依样画葫芦地悬挂在城门上。

不过郭业并未这么做，而是突然有些人死债两消，一笑泯恩仇般地命人将赵崇的脑袋从城门上取下，然后与赵有信父子二人共葬一穴。

众人都不理解郭业为何会突然心软起来，其实郭业自己心里也不知道到底这是为何。

随后，在如何处置这近一万人的俘虏匪军的问题上，郭业手底下的这些人又开始有了不同的意见，渐渐争执起来。

而身为不到三万守军的最高指挥官郭业，对于这一万白莲匪军是处死、是囚禁、还是放逐生还，也头大地犯起难来了。

## 第1073章明目张胆

“大舅哥，这些俘虏来的白莲匪军要来干啥？”

程二牛第一个提议道：“光养活他们都要费上一大笔粮食，咱们自己粮草本来就紧巴巴的，何必白白浪费粮食便宜这群教匪呢？”

显然，程二牛的立场是不赞成留着这将近一万人的白莲匪军的。

曹录勋的立场也跟程二牛一样，不过他说得更加直白和狰狞：“郭大人，这些教匪附逆造反已是死罪，断然没有让他们活下来的理由。再说了，这些教匪不堪一击，战斗力如此低下，莫非大人还想着将本来就很紧张的粮草分食于他们？卑职的意思——”

说到这儿，曹录勋依旧用着稀松平常的脸色冲郭业比划了一下手势，淡淡地说道：“杀，统统杀光，一个不留！”

这话一出，郭业身边也有几人不禁皱起了眉头，尤其是一向胆小怯弱见不得血光的朱胖子，身子更是冷不丁哆嗦了一下。

不过惊惧归惊惧，朱胖子身为广南路大军掌管粮草的直接负责人，还是很清楚摆在眼前的事实，那便是城中的粮草的确确仅够三万大军所用，贸然平添一万的俘虏来分享粮草，那肯定坚持不了半个月。

随即，朱胖子尽管心中不忍，不过还是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小哥，咱们城中的粮草真的有限，要不……”

最后的话朱胖子没往下说，不过态度和立场已然清晰无疑。

倒是康宝和庞飞虎与程二牛、曹录勋争辩了一番过后，面对着粮草有限的事实沉默了下来。

半晌，康宝很是牵强地说了一句：“眼下各路增援而来的匪军是越来越多了，现如今还不知道能不能守住虔州城。这个紧要关头，杀俘不祥吧？恐有伤天和啊！”

而庞飞虎则是神情落寞，摇着头唏嘘道：“这些教匪附逆造反，的确是论罪当诛。可是他们大多数人始终是普通百姓出身，只不过受了白莲教的蛊惑和胁迫，这才走上了揭竿造反的不归路。与其说这是一万多白莲教匪，还不如说这是一万条鲜活的性命啊，罪魁祸首不是他们，而是白莲教那些匪首，更是在幕后真正密谋造反的关陇世家啊！”

对于这一万白莲教俘虏的处置问题上，郭业的手底下分别有了两种不同的建议和看法。

一帮人主张论罪当诛，应一个不留，统统杀掉，留着也是徒费粮食。

一帮人主张抓大放小，惩恶应该针对罪魁祸首，更应该给这些白莲教匪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面对着底下人的两极分化态度，郭业缓缓沉默了下来，心中计议着该如何处置这一万白莲教的俘虏。

一时间，杀也不是，不杀也不是，郭业纠结了……

突然，一直没说话的薛仁贵冷不丁插了一嘴，说道：“这有什么难办的？折衷一下不就好了吗？”

“哦？”

郭业抬眼盯着薛仁贵，问道：“怎么一个折衷法，你倒是说来听听。”

薛仁贵道：“这一万俘虏要说统统该杀该死，这倒不至于，正如庞飞虎将



军说的一样，白莲教才是罪魁祸首，他们只是受了蛊惑或者受了胁迫才附逆造反。但是要说他们这些人统统都是无辜的，恐怕也很难拿出一个令人说服的理由吧？岭南路和广南路中，将近十几个州府遭到屠城，这些人中就算有被迫无奈而拿起屠刀的，肯定也有不少是助纣为虐者，双手沾满了血腥的刽子手。我这么说，大家同意吗？”

他这番话说得倒是颇为中肯，两边各执己见的人都不禁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郭业也隐约猜出了薛仁贵的话中所蕴含的折衷之法，不过不敢肯定，随即催问道：“仁贵，那你跟我说说，该如何处置这一万人的俘虏？如何一个处置之道，才既不会枉杀了无辜，也不会留着助纣为虐的刽子手浪费我们的粮食。”

薛仁贵颌首致意，嗯了一声缓缓将自己心里的主意道了出来……

……

……

十里外，白莲匪军营寨。

随着白莲教主胡毕烈率领岭南路十个州府共计二十余万匪军援兵的到来，整个营寨再次陷入了混乱拥堵的状况中。

胡毕烈当机立断，让自己手底下剩余的六大金刚率领着各路人马在附近开辟地方，重新搭建新的营寨用以安身。

而他本人，则与婺州于氏的老家主于敬德一道儿，去了独孤玉的营帐中。

当然，于家三兄弟紧紧跟随着老父的身边，你一言我一语地向于敬德禀报着最近时日所发生的事情。而在前往独孤玉营帐的路上，于敬德至始至终都是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一进独孤玉的营帐，胡毕烈冲独孤玉拱拱手寒暄了一句，便自行找了位置，坐了下来。

独孤玉念着于敬德在关陇世家中的辈分，执晚辈之礼问了好。

于家三兄弟中的老三于仲立马当着独孤玉的面，向父亲于敬德告状道：“父亲大人，您来了便好。独孤玉这厮自恃……”

“啪！”

于仲还未打完小报告，就硬生生地挨了他老子于敬德一嘴巴子。

于仲当即吃疼捂脸，惊疑着双眼望着父亲。

“父亲！”

于元和于正两兄弟一同惊诧地喊出声来。

“哼！”

于敬德阴鸷的鹰钩鼻子下重重冷哼一声，双眼透着暴戾地扫了于家三兄弟一眼，沉声斥道：“这都什么时候了？眼瞅着李唐朝廷，眼瞅着李世民那小儿已经开始动手，连根拔除我们关陇世族的势力了，你们还在这儿彼此明争暗斗，勾心斗角互不相容？难道你们忘了关陇世族当要守望相助，同气连枝，亲如兄弟的祖训了吗？”

显然，于敬德没有偏听偏信于家三兄弟的鬼话，而是在抵达这里之前，便已经了解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当着胡毕烈的面训斥完三子之后，于敬德并未就此罢歇，而是将头徐徐

转了过来，落在了独孤玉的身上。

只见于敬德还是阴沉着脸，冷冷说了一句：“赵有信之死，老夫可以相信是他自己咎由自取，同样，这句话老夫也会带回给广元赵氏的赵明芳。但是类似的事情，老夫希望到此为止，以后决不再发生。眼下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嫌隙，所有的小心思，都要统统放在一边儿。如今情况危急，已经到了我们关陇世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破掉虔州城，夺回那笔金砖是首要之事，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要来得重要。他日事成之后，婺州于家还有柳州独孤家共享南方诸道诸州。独孤贤侄，你是聪明人，老夫的话你应该能听懂吧？”

于敬德这是赤裸裸地将广元赵家一脚踢开了分赃团队，明目张胆地与独孤玉这个柳州独孤家真正的主事人定下协议，将来一起瓜分战后利益。

独孤玉心里虽然不平静，但是脸上仍旧是一副风淡云清的模样，彬彬有礼地躬着身子，淡淡回了一句：“一切都听于家世伯的安排。”

显然，独孤玉回应了于敬德抛出的橄榄枝，与对方悄不留声地达成了将赵家从此踢出分赃团队的协议。

“嘿嘿……”

突然，一直没有吭声在看戏的白莲教主胡毕烈干笑两声，神情充满戏谑地插了一嘴，道：“于老家主，独孤公子，你们当着我的面暗通曲款行此龌蹉之事，恐怕不合适吧？难道你们忘了当初游说我们白莲教在南方举事之事，大家定下的协议吗？”

“呸，你算什么？”

“你胡毕烈只不过是咱们扶植起来的傀儡罢了，你真拿自己当棵葱？”

“就是，你们白莲教只不过是咱们关陇世族培植起来的走狗罢了。岂容你胡毕烈质疑我父亲的决议？”

于家三兄弟记吃不记打，当着他父亲于敬德的面儿，一起冲着胡毕烈发飙发难了。

“嘿……”

胡毕烈并未被激恼，又是发出一记令人难以琢磨的干笑之声。

## 第1074章脱离掌控的牵线木偶

“这里没你们说话的地方。”

于敬德皱起眉头，扬臂挥手冲着三兄弟喝骂道：“滚出去！”

三兄弟从小到大都格外忌惮于敬德，只得悻悻然离开了营帐。

于家三兄弟一走，于敬德便不悦问道：“胡教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众所周知，白莲教乃是由太平道、白莲社、摩尼教三家所组成，白莲教的教义里既参考了佛家也选择了道家，然后被糅合起来用于拿来蛊惑百姓。而真正在幕后操纵白莲教的，并非是教主胡毕烈，也非是他手底下的四护法、八大金刚，而是一直跟随在胡毕烈身边的两位长老。

因为，这两位长老乃是关陇世族指派在胡毕烈身边，名为保护，实为监视的。

正因为胡毕烈只是摆在台面上的傀儡，因此，于家三兄弟才敢对他大喊大叫甚至辱骂再三。

在于敬德和独孤玉的眼里，白莲教是帮他们行大逆不道，行龌蹉之事的工具；而胡毕烈，则是他们亲手从一个太平道的邪门外道捧到拥有南方信众百万，高高在上的白莲教教主。

再怎么高高在上，再怎么信徒无数，也无法更改一个事实，那便是——胡毕烈只是他们关陇世家豢养的一条走狗罢了。

一条挥之即来，呼之即去，任意使唤的走狗。

可是今天这条走狗竟然不一样了。

因为，这条豢养的走狗，居然敢明目张胆地敢跟身为主人的他们叫板了。

这如何不让于敬德暗暗震惊？

这如何不让独孤玉暗暗匪夷所思？

当于敬德问完话后，独孤玉发现胡毕烈只顾发着干笑，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好似今天对方倒是反客为主，在气势上主宰了他俩似的。

“嘿嘿……”

胡毕烈久久干笑，表情古怪地看着两人，最后将目光落在了于敬德身上，神秘兮兮地问道：“于老家主，这一路上你我同行，难道你就没发现本教主身边好像少了些什么吗？”

“少了些什么？”

于敬德眉头紧皱地看了一眼胡毕烈，上下略微仔细地打量了一番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年男子，愣是想不出来到底胡毕烈少了一些什么。

随即，他怒斥道：“胡毕烈，少在这儿故弄玄虚，你那些白莲教众受你蛊惑奉你为神明，你真当老夫也跟那帮贱民愚民一般无二？”

“不对！”

独孤玉突然惊呼一声，喊道：“于老家主，刚才你与他进营寨时，我好像没有看到那两位一直如影随形在他身边的长老。这路上，他们二人是否一直跟着他？”

两位关陇世族指派到胡毕烈身边监视的长老？

这时，于敬德猛然想起，好像这一路上与胡毕烈和他的二十余万大军随军在奔往虔州城的路上，貌似压根儿就没有见到那两位长老。

原来如此！

于敬德终于明白了为何胡毕烈敢如此恣意妄为了，原来是安放在他身边监视他的长老不在了，没了掣肘之后便开始恣意妄为了。

那么，两位长老去哪儿了？

这两位关陇世族三家共同指派出去的长老可不单单只是两个人，而是……

“哈哈，实话告诉你们吧！不单单是那两个老东西死在了岭南城。”

胡毕烈狂笑道：“还有你们关陇世族三家安排在本教主身边的禁卫队，也统统在李靖攻破岭南城时，全军覆没。不止如此，本教主率领岭南路十五州府的护法军前来虔州城攻城夺宝之前，便已经在护法军中狠狠洗过一次牌。嘿嘿，那些你们安插在岭南路各州护法军中引为嫡系的骨干，桀桀，本教主一个不留。也就是说，如今这支二十余万人众的岭南路护法军，已经彻彻底底攥在了本教主的手中。于敬德，嘿~~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喜欢当傀儡，被人牵着一根线当台前木偶的感觉，真的很糟糕啊！”

言下之意，胡毕烈这个昔日的傀儡，今日反水了，脱离了关陇世族的掌控，再也不是当初那个被关陇世族三家牵线摆弄的木偶了。

胡毕烈刺眼一出，不单是于敬德震惊，包括独孤玉都无法淡定了，口中不断念叨叨道：“怎么可能？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你很早很早就开始在暗中筹谋布局了？”

“嘿嘿，独孤公子，我说了，不是谁都喜欢当别人的棋子，不是谁都喜欢当一辈子的傀儡和牵线木偶的！”

胡毕烈没有正面回答独孤玉的问题，而是侧身遥指了营帐外，自信十足地问道：“凭外边彻彻底底效忠于胡某人的二十余万岭南路护法军，本教主是否有资格与两位当面锣对面鼓，平起平坐地谈上一谈呢？”

恶心！

真他妈恶心！

见着胡毕烈这幅小人得志的模样，于敬德和独孤玉一老一小两人，那是相当的倍感恶心啊。

想想也是，当初的走狗一般的草芥，今天竟然如此和主人这般说话，而且还这般的有所倚仗。

独孤玉和于敬德这两头老小狐狸，那真心是比生吞活咽了臭狗屎还要来得恶心。

但是，事实就摆在面前，容不得他们不去相信——胡毕烈脱离了他们的掌控。

好在，好在胡毕烈虽脱离了他们的掌控，但却没有与他们反水，更没有与他们立马分道扬镳，而是主动要与他们谈上一谈。

他们现在需要白莲教护法军的大团结，更需要胡毕烈和他那二十余万护法军来一起攻城夺宝。

随即，独孤玉发现于敬德向自己投来一个询问的眼神。

独孤玉心领神会，拱手称道：“晚辈无异议，一切都有于老家主作主。”

这个时候，独孤玉心里也很清楚，是该团结于家，小心提防胡毕烈的时候了。轻重，他拎得清。

于敬德满意地唔了一声，然后与胡毕烈对谈道：“既然你能率军前来此

处，说明你胡毕烈还没想着要彻底与我们关陇世族决裂，不然你也不会率兵来此了。说吧，你到底想要什么？”

“嘿嘿，于老家主真是明白人儿。”

胡毕烈阴笑地竖起拇指赞许了一下，然后低声说道：“赵有信不是死了吗？广元赵家不是名存实亡了吗？嘿嘿，从今天起，我胡毕烈要代替赵家，与你们二家同气连枝并肩作战，攻城夺宝成功之后，招兵买马咱们三家平分。如何？”

好大的口气！

真是狮子大开口。

还真敢提啊！

独孤玉神情一震，而于敬德心里早就骂翻了天，一个毫无出身背景的江湖神棍，竟然还想取代赵家的地位，与独孤家和于家平起平坐，公分利益？

本来于敬德和独孤玉谈好，踢掉名存实亡的赵家，两家将来共享果实。

现在突然又蹦出一个脱离了掌控的胡毕烈，利益的分享由两家又变成了三家，独孤玉和于敬德心里不吃味，那是假的。

随后，两人彼此对望了一眼，并未第一时间给胡毕烈答复。

胡毕烈仿佛看穿了两人的心思，又是干笑两声，拱拱手道：“两位，你们先商议一番考虑考虑吧，嘿嘿，在下先去看看弟兄们营寨搭得怎么样了。”

说罢，胡毕烈转身径直出了营帐，给独孤玉和于敬德留下了考虑的时间，也给两人留下了说些隐蔽话的空间。

“哼！”

于敬德见着胡毕烈一走，立马冷冷哼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等当初真是瞎了眼，千挑万选之下怎么就挑到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本想挑上一条乖乖听话的狗来，却没想到挑了一头恶犬，恶犬欺主，诚不欺我啊！”

“于老家主！”

独孤玉弦一动，突然悠悠说道：“你没发现胡毕烈这厮变化很快吗？而且以咱们对他的了解，他又哪里来得本事能够设计让两位长老死在岭南城，又怎能有办法让咱们安排在他身边的禁卫队成了李靖的刀下亡魂？而且，咱们安插在岭南路各州护法军中的嫡系，他又是哪里来得本事逐一找出来，然后还能悄无声息地解决掉？啧啧……在我的印象中，胡毕烈可是没这般能耐哟！”

于敬德狐疑地看着独孤玉，好像猜到了什么，不敢确定地问道：“独孤贤侄，你是说胡毕烈这厮身后另有高人？有高人躲在他的身后，为他出谋划策？”

## 第1075章神秘老者

胡毕烈走出独孤玉的营帐后并未多做逗留，径直离开了这边的营寨，前往自己二十万护法军所驻扎的临时营寨。

此时的营寨还在如火如荼中搭建着，暮色已来，营地上早已是篝火无数，火把攒动，估摸着后半夜营寨便能搭建完。

胡毕烈在一众亲随的簇拥保护下来到了自己的营帐，到了营帐门口他停住了脚步，抬手示意身边的亲随止步，并吩咐道：“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这个营帐没有本教主的同意，谁也不许擅入。无论是谁，哪怕是于敬德那老东西，都不能让他擅自进来，听清了吗？”

“遵命！”

一众亲随齐齐应声。

“好了，你们好好守在营帐五十步之外，没有本教主的同意，谁也不许靠近半步。”

“得令！”

一众亲随各自退散开来，退至五十步之外，然后团团将营帐保护戒严着。

胡毕烈扫了一眼之后，这才掀开帐帘低着身子进了去。

入了营帐后，胡毕烈发现偌大的帐内仅仅只点了一盏油灯，忽明忽暗之下略显黄昏模样。

胡毕烈走至桌前将油灯拿起，正要去点其他几盏闲着的油灯，突然在帐内响起另外一个人的声音：“等等……油灯只需点上一盏便可！”

一个突兀的声音在帐内响起，但胡毕烈却是神情如旧，并不惊异更未受惊。俨然，这个人的存在，胡毕烈早已提前知晓。

果不其然，只听胡毕烈讪笑两声，重新将油灯放回了桌上，然后眼睛转动寻觅到了这个人所处的方位，甚是恭敬有加地讨好道：“让前辈藏匿在此，胡毕烈真是于心不安呢。前辈受苦了。”

胡毕烈的言行举止中，无不透着对这个神秘人的讨好与敬畏。

灯光昏暗，看不清此人的容貌，因为对方是背对着胡毕烈，所以依稀只能看到对方的背影，背影瘦削略显清癯，从对方的声音中应该可以判断是个年长者。

听着胡毕烈这般的讨好，这老者依旧我行无素没有转身，依然是用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口吻淡淡说道：“胡教主，老夫的行踪你未曾对别人提及过吧？”

“没，没有！”

胡毕烈急忙摇头道：“前辈之前交代过，必须低调隐蔽，所以晚辈没有泄漏过半点风声。晚辈敢保证，目前没有人知道前辈藏在晚辈营帐中的事情。”

“唔，那就好！”

老者的声音稍稍转和，侧着半张脸问道：“胡毕烈，你能设计诛除了如影随形在身边的两位长老，然后假借李靖之手除掉了关陇世族安排在你身边监视禁锢你的禁卫队，更是整合了岭南路十五州府的几十万护法军，彻底效忠于你。呵呵，总之，你能有今时今日之地位，全都是老夫的帮衬。我问你，不再受制于人，不再做牵线木偶的感觉，如何？”

“好，好的不得了！”

胡毕烈一副妙不可言的神色连连击掌称道：“前辈放心，晚辈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辈。只不过晚辈再也不想做任人摆布的傀儡了，所以晚辈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何您要如此帮助于我？”

“放心，老夫不会学那关陇世家一样，要让你做傀儡做木偶，对于权力和金银财宝，老夫半点都不感兴趣。”

老者重新别过半张脸去。有些索然地挥挥手，道：“老夫之所以帮助于你，甚至会助你一臂之力翦除南方的关陇世族，任你称霸南方，目的就是让你届时帮老夫一个忙罢了！”

“什么忙？”

胡毕烈低声问道：“晚辈如今手中有二十万护法军供我驱策，前辈有需要晚辈出手的地方，尽管吩咐便是。”

“嘿，不行不行，以你现在的力量，差太远了！”

老者摇着头，颇为不屑地说道：“等你彻底掌握了南方白莲教的力量之后，兴许还能帮上老夫。眼前嘛，嘿，你还是先顾好你自己，先攻城夺宝，再伺机铲除于家和独孤家，将南方所有白莲教的力量尽快掌握于手中。”

“哦……”

胡毕烈低吟一声，心中更加好奇这个神秘老者到底想要自己帮什么忙了。

不过对于神秘老者，胡毕烈潜意识里还是相信对方不会害自己的。

不然的话，对方又怎么会帮自己想办法除掉关陇世家指派在自己身边，如影随形的两位长老，还想出计策假借李靖之手除掉了那支关陇世族安排在自己身边，随时都能要自己性命的禁卫队。而且，若非这位神秘老者的帮助，自己压根儿就无法整合岭南路十五州府的护法军力量，除掉那些关陇世族安插在其中的嫡系。

令他最为放心的是，这位神秘老者对权力和金钱貌似没有半点的欲望，跟自己的利益不形成冲突。

除了权力和金钱之外，随便他要帮什么忙了，反正对于胡毕烈而言，都是不重要的。

“你在想什么？”

神秘老者见胡毕烈陷入沉默中，轻问了一句：“你是不是在猜测老夫到底想要你帮什么忙？”

“呃……”

胡毕烈刚想掩饰，却又听神秘老者冷笑道：“胡毕烈，别瞎猜了，还是会想想眼前吧？你这个时候应该跟于敬德那头老狐狸，还有独孤家那小崽子摊牌了吧？怎么样？他们是不是很震惊你的表现啊？嘿嘿……”

“啊？前辈真是算无遗漏啊，晚辈的确跟于敬德还有独孤玉摊牌了。”

胡毕烈讶异地回道：“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前辈您。只不过，他们有些不情愿，并未当场回复于我。所以晚辈就先行离开了，给他们一个考虑的时间。”

神秘老者又是一声轻笑，道：“放心，他们肯定会答应于你的。”

胡毕烈不解，奇问道：“前辈为何这般笃定？”

神秘老者回道：“因为你能有办法替他们破了眼前虔州城南门外的雷

阵！”

“南门外的雷阵？”

胡毕烈对于之前赵有信折损几万人在南门外的事情，早已知之甚详，现在听神秘老者一说之下，顿时惊道：“前辈开玩笑，晚辈哪里有那个本事啊？我怀疑是朝廷守军用了什么妖法……”

“愚蠢！”

老者冷冷呵斥了一声：“什么狗屁妖法？只不过是將道門中煉丹之時所用的火藥變了一個玩法花樣罷了，瞞得過於家那三個蠢材兒子，難道連你也信以為是妖法？”

“啊？火藥？？？”

胡毕烈又是一惊，突然反应过来，惊喜道：“前辈，你有办法破了南门外的雷阵？”

“你说呢？”

老者反问一句，然后说道：“你只要跟于敬德那老鬼说，你有办法破了这雷阵，哼，我就不信他们不会答应你的要求。只要他们答应与你达成协议，呵呵，假以时日老夫定能温水煮青蛙一般，将他们两家徐徐蚕食，最后让你胡毕烈一家独大。”

“哈哈，那敢情儿好，老前辈您真是活神仙啊，不不不，您就是诸葛再世啊！”

胡毕烈放声大笑，不吝溢美之词地拍马屁道：“晚辈能得老前辈垂青看重，真是我们胡家祖上积德了。老前辈，那啥，破南门雷阵之法，呃……晚辈愿闻其详！”

“呵呵，你且听好了，老夫只讲一遍……”



## 第1076章破阵之法

当天夜里，胡毕烈走出了营帐找来一名亲随，让他带了一句话给于敬德和独孤玉，便草草睡了觉。

果不其然，翌日一大早，东方堪堪鱼肚白，于敬德便着急忙慌地派人过来，延请胡毕烈到他和独孤玉的营寨那边一叙。

胡毕烈闻报立马翻身起床，对神秘老者昨日的那番话更加地信服了。

随后简单洗漱便屁颠屁颠去与于敬德和独孤玉会面。

他一来到了独孤玉的营帐，于敬德早已在此。胡毕烈看着于敬德顶着个黑眼圈，显然这老狐狸昨夜并未睡好。

他正要张口向两人打招呼，却见于敬德抢先开了口，急急问道：“胡毕烈，你昨夜派人来传口信说，你有办法破了虔州城南门外的雷阵，当真？”

独孤玉也是心急如焚地催问道：“胡毕烈，如果你能助我等破了南门外的雷阵，便是大功一件。我教于老家主商议过了，等着攻破虔州城夺回那笔金砖之后，便赏你黄金万两，让你一世富贵无忧，如何？”

“嗤……”

胡毕烈讥笑一声，神色间充满了不屑，仿佛听到了天底下最好笑的笑话般，悠悠说道：“两位，现在好像不是我求着你们，而是你们有求于我吧？赏我黄金万两？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吗？那虔州城中的金砖又何止百万两？啧啧……难道两位觉得胡某人手中的二十万护法军是吃素的吗？还是说，两位久居人上的时间太久了，都不知道该如何说些人话了？”

“你……”

于敬德手指胡毕烈，怒目而视，脸色瞬间涨得通红，显然被胡毕烈轻浮中带着讥讽的话给气到了。

也是，胡毕烈在于敬德眼中一向都如地底烂泥被自己踩于足下，从未正眼瞧过他一眼。在他心里，胡毕烈只不过一土鸡瓦狗尔。偏偏，今天这条土鸡瓦狗一般的废物，竟然口出不逊地与他叫板，焉能不气？

那种失落和挫败感就跟从天上一屁股摔在了地下，毫无优越感可言。

独孤玉赶忙打上了圆场，轻笑一声，说道：“呵呵，胡教主又何必动气呢？于老家主跟我只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罢了！你胡教主真正想要的，我们又怎会不清楚呢？是吧，于老家主。”

说罢，独孤玉刻意避过胡毕烈的视线，冲于敬德若有所指地问了一声，然后眨巴着眼睛使了使眼色。好像在说，消消气消消气，犯不着跟一个贱民一般见识，小不忍则乱大谋。

于敬德早已与独孤玉达成共识，刚才他与独孤玉那番话只不过是抱着侥幸的心里，以图能够随随便便将胡毕烈糊弄过去罢了。

没成想，这条昔日的走狗是铁了心要取代赵家，与他们两家分食事成之后的利益。

“哼！”

一声闷哼发泄着最后的不满和不甘之后，于敬德闪到了一边独坐了下来，将事情全权交给了独孤玉来处理。

“哈哈……”

独孤玉又是一声朗笑，然后冲胡毕烈说道：“胡教主，刚才只不过是一番

戏言了，当不得真。我跟于老家主早已达成共识，只要你能与我们同心同德，先协助我们破掉南门外的雷阵，待得攻破虔州城夺回那批金砖，那从今往后便由你胡教主取代赵家，所有的胜利果实皆由我们三家共享分食之。如何？”

胡毕烈闻言自然是喜不胜收，终于得偿夙愿，岂能不开心？

一时间得意忘形，龇牙咧嘴下连连点头称好，并若有意若无意地瞥了一眼闪到一边的于敬德，口中怪叫了一声：“早就这么说的话，胡某人又何至于跟于老家主置气呢？是吗？”

“哼！”

于敬德又是一声不甘心的闷哼用以回应。

独孤玉见状，又充起了和事佬，笑问道：“胡教主，现在可以说说你这破雷阵之法了吧？”

“好说好说，既然都是一家人了，自然一切都要开诚布公，胡某又怎会藏着掖着？”

胡毕烈一副大大方方的模样，大声说道：“要想破除南门外的雷阵，首先就要了解这雷阵到底是什么玩意了。其实啊，这要人命的雷阵并非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而是由火药制成的霹雳弹。火药，两位应该知道吧？通常我们所见的火药，多数为道门中人炼丹时所用。而守城官军就是用这火药加以一些奇技淫巧精制而成霹雳弹，并在南门外埋下。只要我们的人进入了他们的埋雷区，他们便会想办法引爆连片的雷阵。啧啧，当真是一门新式的战法啊，单单这雷阵，便足以让我们望而却步。”

“原来如此！”

独孤玉并非没有见识之人，听着胡毕烈这么一说，多多少少对这地雷阵有了一些了解。

于敬德突然插嘴问道：“霹雳弹老夫有所耳闻，当年扬州张家的家主曾跟我提过，扬州风雷堂擅制霹雳弹，难道眼前官军布下的雷阵跟这扬州的风雷堂有所关联？”

“没错！”

胡毕烈点头道：“此次给官军提供霹雳弹布下雷阵者，便是当年扬州的风雷堂。而占领虔州城的广南路行军大总管郭业，正是当年的扬州刺史。这么一推敲下来，呵呵，一切都浮出水面了。”

独孤玉闻言频频点头，显然对胡毕烈的话越发趋于相信了。

反倒是于敬德不禁质疑道：“胡毕……胡教主，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你又是如何知道这南门外雷阵的底细的？”

胡毕烈是什么人，于敬德太清楚不过了。只不过是个满口宣扬邪教的江湖败类，完全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人物，哪里会知道这么多本不该是他这种层次的人物所指的东西？

胡毕烈心里一惊，心道，老东西还真是疑心深重，老子怎么会告诉你关于老前辈的事情？

随即，胡毕烈煞是装逼地摇头道：“这个嘛，就不与于老家主细说了，反正这一切消息都是属实的。”

“哼！”

于敬德再次一记冷哼，表示不满。

“哈哈，这些不重要，不重要啊！”

独孤玉又出来打圆场道：“那请问胡教主，到底有什么法子可以破除掉南门外这个雷阵呢？”

“很简单！”

胡毕烈竖起一根食指，轻松回道：“火药怕什么？水呗！只要我们想办法让老天爷下上一场雨，那南门外遍埋霹雳弹的雷阵是不是就此作废了？到时候，我们趁着大雨磅礴时全军压上攻城，那便是了。”

什么？

就这么简单？

独孤玉彻底傻眼了，他妈的，竟然胡毕烈让胡毕烈钻了空子。火药怕水，这是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怎么自己就没想到呢？

不过也怪他事先并不了解雷阵的真正底细。

不过于敬德却对胡毕烈的这个办法颇有异议，颇有不屑地戏谑了一句：“胡教主说得真够轻巧，难不成老天爷还姓胡不成？你说下雨，他便下雨啊？还是说胡教主整日神神叨叨满口漫天神佛鬼怪狐精的，真以为自己是那会呼风唤雨求来瓢泼大雨的活神仙了？”

胡毕烈明明听出了对方的戏谑和讽刺，但也不着恼，而是轻笑道：“如果老天爷姓胡的话，那真是咱胡家祖上有灵了。虽然胡某人不会呼风唤雨，更不会开坛求雨，不过好教于老家主知晓，在下粗粗通点夜观星象之术，我敢担保过了今晚，明日午后便有一场倾盆大雨。这场大雨维持的时间虽不长，但足以让南门外的雷阵彻底沦为废物。”

“明日午后会有一场大雨？”

独孤玉一听之下，顿时喜道：“胡教主，可是当真？”

而于敬德还是没有放弃质疑胡毕烈的机会，冷笑道：“真是风大不怕闪了舌头，还夜观星象之术，还预知明天会有一场倾盆大雨，胡毕烈啊胡毕烈，你真当我们是你座下那些愚蠢的教徒信众了？”

“呵呵……于老家主可别把话说死了！”

胡毕烈还是一副信心百倍的模样，笃定万分地说道：“明日午后，定有一场倾盆大雨。如果胡某人有半句胡诌，今日我们达成的协议就算作废，如何？”

说罢，胡毕烈已经大步走出了营帐，步伐沉稳腰背挺直，俨然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现在的他，已经对那位神秘老者的话无条件信服了。

因为那位神秘老者在行军途中用夜观星象之术来预测来日的天气，屡屡命中，由不得他胡毕烈不信。

胡毕烈不告而别说走就走，浑然未讲于敬德和独孤玉放在眼里。

于敬德本就对他意见非常大，现在更是气得咬牙切齿，就差暴跳如雷了。

“哼！”

于敬德冲独孤玉反问了一句：“独孤贤侄，你不会也轻信这厮的满口鬼话吧？”

独孤玉苦笑一声，说道：“于老家主，你觉得现在还由得你我不信吗？他能将南门外雷阵的底细说得头头是道，又怎会在这儿无的放矢呢？而且，我

觉得这些话都不是出自胡毕烈本人之口，而是……”

独孤玉用手指了指，做了一个手势，压低着嗓门唏嘘道：“现在我更加相信，胡毕烈背后有人，有高人呐！”

说完之后不顾于敬德一脸茫然的神色，心中又补了一句：“就是不知道这高人，到底是敌是友啊？”

## 第1077章骑着毛驴的老叟

当独孤玉唏嘘出最后一句话时，胡毕烈早已走远，回到了自己的营寨。

当他来到自己的营帐外时，一众亲随仍旧虎视眈眈的戒备森严着，紧紧保护着他的营帐和他的秘密。

他掀开帐帘入了营帐内，却发现里面早已是人去帐空，那位神秘老者早已不在。

不过胡毕烈对此也早已是见怪不怪，因为这位神秘老者总是在自己最需要他的时候出现，每每交代完或授意完自己之后，便会自行离开或藏匿在军中的某个犄角旮旯里，无法找寻。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行踪飘渺又低调，胡毕烈站在空空荡荡的营帐中哑然失笑，想起昨夜神秘老者的最后一番话，不禁又是一番心情澎湃。

最后，他再次走出营帐，遣散了一众在帐外五十步外把守的亲随。既然老者再次神秘失踪，那自己这营帐就没有必要在守卫下去了。

不然被于敬德等人看见，无疑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徒惹别人猜疑。

遣散了亲随让他们各自下去忙乎之后，胡毕烈徒步走到营寨中一处制高点，驻足眺望了一番十里外的虔州城，虽然无法瞧得仔细，依稀看见城楼模样。

眺望之余他暗暗嘀咕，姑且让你们再得意一番，明日午后一场阵雨来，本教主不仅要让于敬德他们信服，还要将你们这些官军大跌眼珠子。

.....

.....

虔州城，南门城楼子。

郭业刚刚用完早饭，他已经连续几天都在城楼上与守城将士们同吃同住，目的就是为了让鼓舞军心和士气。

用完早饭在城楼上溜达了一圈消消食儿后，便听着斥候探马向他回禀着关于城外匪军的信息。

听着匪军貌似今天还是按兵不动，没有出兵攻城的迹象，郭业的神色不自然地凝重了起来。

按理说，将近五十万匪军已经汇聚，应该派上一支先遣部队来探探风才是，怎么会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难道对方真是被自己的地雷阵给吓到了？还是说赵有信和五万匪军的下场已经让他们望而却步了？

这时，薛仁贵突然衣甲披血，脸庞上斑斑血渍，眉宇间一副杀气凛然的模样匆匆奔向郭业。

他手扶腰刀站稳至郭业跟前，朗声道：“大人，事情已经办妥，阮郎将正在做最后的收尾。”

薛仁贵这嗓门儿大，立马引来了不远处的庞飞虎、曹录勋、康宝等人的围观。

因为大伙都明白，薛仁贵口中所提及的事情办妥，便是之前大家争议激烈的一件事——如何处置那一万白莲教俘虏。

众人看着这小子浑身挂血，杀气狰狞的模样，不禁都在暗中嘀咕，瞧这凶狠样，莫非薛仁贵这小子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操刀将这一万口子人统统给

解决了？

郭业问道：“仁贵，你之前说这一万俘虏交给你来处置，你别告诉你就是这么一个处置法吧？”

问完，他还比划了一下手势，做了一个手起刀落的动作。

薛仁贵一抹脸上的斑斑血渍，摇头笑道：“哪能这般草率啊？属下之前不是跟大人您保证过吗？绝不放过一个手上沾满血腥的教匪，但也绝不会枉杀一个无辜教众。所以，属下就将这一万人统统集结了起来……呃……让他们相互揭发，相互检举，但凡有十个以上的教匪供出并指证此人曾擅杀过百姓，罪恶滔天者，属下便命人将此人带走，然后统一行刑，告慰那些枉死在白莲教手中的无辜百姓。”

“乖乖，薛仁贵你小子行啊！”

程二牛率先竖起大拇指赞道：“俺咋一开始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

庞飞虎和康宝等人亦是纷纷点头称赞：“这个办法好，绝不错杀一个无辜教众，也绝不放过一个杀人教匪。”

“的确，薛校尉的这个办法比宁枉勿纵要好些。”曹录勋也不得不承认薛仁贵的确考虑的比他要周详。

而郭业虽然并不认可这个办法，总觉得这个办法与后世某个特殊年代的那段浩劫有些相似的影子存在。对于那个年代那段浩劫，郭业深恶痛绝，因为彼此揭发检举，甚至连一家人为求自保都在彼此站队和撇清，丧失了人伦，丧失了人格。当年他的祖父就是在那段浩劫灾难中喝醉酒发了几句牢骚和微词，便被同个街道的街坊为立功给揭发和检举出来，最后活活被批斗至死。

但是不认可归不认可，相比于薛仁贵这次在俘虏中使用这个办法，他又不得不承认，这无疑是一个去芜存菁的好办法。

只能是此一时彼一时吧！

随即，他既不褒奖薛仁贵，也不训斥于他，而是稍稍提醒了一句：“这个办法虽说好，但不宜推广使用。仁贵，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吧！”

“呃……”

薛仁贵微微一愣，刚想张嘴问为什么，却被郭业及时堵了回去：“别问怎么了，对了，俘虏还剩下多少人？”

薛仁贵按捺住好奇，有些兴致缺缺地回道：“一半一半吧！”

郭业暗暗嘀咕了一声，还剩五千人，还好。

接着想到刚才薛仁贵提及，阮老三正在做最后的收尾，难道这厮是想要接手这帮俘虏，用于充实他那个几乎垮了编制的刀盾营？

随即他乐得趁人之美地挥挥手，道：“关于俘虏之事到此为止吧。剩下的五千人，就暂时充入你们的刀盾营吧。虽然这些人都是乌合之众，而且军事素养也极差，但聊胜于无。等着班师回朝之后，再对刀盾营进行补充吧。”

“遵命！”

薛仁贵回禀一声后暗道，啧啧，他怎么知道我跟阮老三打得就是这个主意？

解决完俘虏一事之后，郭业暂时的内忧当以缓解，毕竟五千人补充进入刀盾营，如果粮草方面紧巴紧巴一点，应该还是勉强能够应付的。

轰~

这时，天边猛地响起一声闷雷，顿时将众人的注意力从俘虏身上分散了过去。

闷雷仅仅响了一声便戛然而止，不过今天天气的闷热还是让人觉得有些不舒服。

庞飞虎提醒了郭业一句：“小哥，如今是七月天，南方的气候又是燥热，加上今天特别的闷热，是不是交代伙房一声，熬点绿豆汤之类的解暑汤水，然后送上城来让弟兄们解解暑？嗨，说实话，咱们广南路军的弟兄多数来自北方，对于南方的气候委实有些适应不住。”

郭业连连点头，称道：“这事儿是我忽略了，飞虎，你回头交代朱胖子一声，让他赶紧跟进伙房那边催促此事。”

“领命！”

庞飞虎返身匆匆，下了南门城楼去寻朱胖子。

郭业貌似想起了什么，问道：“南门外方圆一里的区域，余管事是不是早已挖坑埋雷，重新布置了雷区？”

几人齐声称是。

郭业眉头微皱，嘟囔道：“今天的天气有点诡异，闷热过头。而且我看天边的乌云密布，兴许今晚或明天会有场阵雨啊。如果一下起瓢泼大雨的话，那南门外的雷区就算白瞎了。火药一遇水，还能顶个屁用？”

“噢？”

曹录勋率先反应过来，揣测道：“郭大人，你是说白莲匪军会趁着今晚或明日的那场阵雨，冒雨发起总攻？”

郭业微微点头，称道：“我想，这是他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唯一一个，破除咱们地雷阵的办法了吧？呵呵，如果真下一场阵雨，他们怎么可能会放过如此绝佳的机会？”

一番话过后，众人陷入一片沉默中。

“大人，有情况！”

顷刻间，一名士卒的唤叫打破了这份沉默，将郭业和其他人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

只见不远处的一名士兵抬手遥指着城下，冲郭业喊道：“大人，城外有一人正骑着毛驴，缓缓向咱们南门靠来。呃……好像是个穿着灰衣的老叟，大人，对方已经进入了雷区，是不是用弓弩招呼着？”

骑毛驴的灰衣老叟？

郭业当即抬手阻道：“放他安全过来，不得伤害他。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好吧，郭业显然已经被提起了好奇心，他很想看看这骑毛驴的老头到底是什么情况。明知道这里开着战，还敢单独骑着毛驴来，他怎么就这么屁呢？

## 第1078章故人相见

得儿～得儿～得儿～～

毛驴踩着欢快的驴蹄渐渐靠向南门，驴上那位灰衣布衫的老叟还将腰里的葫芦取下，一手催打着毛驴一手拎着葫芦喝着酒。

饮罢之后，这灰衣布衫的老叟竟然还咂吧着嘴，扯起了破锣嗓门唱起了歌谣：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

……

一首《好了歌》唱罢，老叟骑着毛驴已经来到了城下的南门外，让庞飞虎等人纷纷咋舌暗生羡慕，竞相直呼赞叹此位老叟真乃神仙做派，活得真是逍遥自在啊。

而郭业却是看清了灰衣老叟的真容之后，彻底地目瞪口呆了，下意识地喃喃自语道：“怎么会是他？怎么会是这老杂毛？李淳风那小杂毛不是说老杂毛已经云游四海去了吗？奶奶的，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城下，这位老叟已经轻轻跳下毛驴，手里高高举着葫芦挥舞摇晃喊道：“喂？城楼守将听好了，告诉郭业那小子，就说他师兄来了，赶紧通知他下来开城门，迎接本道爷进城去！”

老叟一口自称老道，一边直呼郭业的名字，好是让城楼上的一众人等纷纷侧目，七嘴八舌地惊问道：

“呃……小哥，你认识楼下那老叟？”

“啥老叟？没听他在下面喊着吗？原来是一个老杂毛！”

“咦？这人我瞅着面熟，好像在长安见过。”

“小哥，这楼下老道到底是谁啊？”

郭业二话不说懒得解释，猛地催动脚步如一团火般匆匆奔下了城楼，边跑边喊：“快……快快，快开城门，老子亲自去迎接这老杂毛进城！”

嘎吱嘎吱～

顷刻，在郭业的命令下，厚实沉重的虔州城南大门缓缓被楼下守卒从里到外推开……

……

……

虔州城刺史府。

花厅中。

骑毛驴的灰衣老杂毛已经被郭业请到处已有一小会儿，一番推杯换盏的茶饮中，两个人早已没了刚才见面的那份激动。



郭业起身再给老叟续了一杯茶汤之后，才笑意盈盈地打趣道：“我说老杂毛，你现在倒是真的跟个活神仙似的啊，又是腰挂葫芦骑毛驴，又是一路走来唱歌谣，啧啧，你真当自己是八仙之首张果老啊？”

“混账！”

老叟猛地沉下脸来一拂袖，佯怒骂道：“老道好歹也是你的师兄，老杂毛三个字岂能从你口中脱出？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师兄了？小心老道清理门户，灭了你这个不敬尊长的败类。”

“哈哈哈哈哈……”

郭业听着对方故作生气发飙的话，不由一阵畅笑，放声大笑道：“袁老道，你装起正经人来一点都不像，嘿嘿，你不是居无定所的云游四海去了吗？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这儿？莫非你是奔着我这虔州城来的？”

三言两语点出了对方的来头，正是昔日的大唐国师兼钦天监，蟠龙观的上任观主袁天罡。

袁天罡上次不告而别说走就走，不仅卸任了钦天监和国师之职，还将蟠龙观观主传给了徒弟李淳风后，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长安。

郭业掰扯着手指算下来，也有一年多了吧？

袁天罡故作不悦地闷哼一声，没有立刻回答郭业的问题，而是伸手将郭业刚才续满的那杯茶水轻轻端了起来，送至嘴边浅抿了两口润润嗓子过后，才悠悠说道：“你小子还是没点耐性，老道与你久别重逢，你就不能说点暖人心窝的话吗？老道就不能来瞧瞧我这许久未见的师弟吗？”

“少来！”

郭业看着袁天罡这般模样，更加觉得他今天出现在这儿绝非偶然，笑着啐道：“你这老杂毛，哦不，你这老道士若是想要见我，又何必非要挑在今天呢？嘿嘿，肯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你今天来我这儿到底想做什么？”

“滑头！”听着像是呵斥，但袁天罡的语气明显是愉悦的，“你小子还是一如既往的鬼精鬼精，老道就知道瞒骗不了你。嘿，其实要说起来话就长了。这就要从老道离开长安说起哟……”

“那咱们就长话短说，怎么样？”

郭业适时打断了袁天罡即将到来的长篇大论，而后提醒道：“先将今天到我这儿的正经事儿说了，我再听你这一年半载的去向吧。”

袁天罡一阵郁闷，郭业这小子还真是油盐不进，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无奈，他也只能开门见山地说道：“老道今天来你虔州城，是希望你能够将虔州城让出来。”

“啥？”

郭业惊得整个人窜立起来，然后满面怒容地瞪着袁天罡，喝道：“袁老道，你是不是老糊涂了？放着好好的神仙日子不过，你却跑来给白莲教的这些邪魔外道当说客？哦哦哦……我明白了，你肯定是被关陇世族给收买了，是吧？唉，你说你啊，临了临了到头来，竟然还犯这种低级错误，你要晚节不保啊，老杂毛！！！”

郭业一口气说完最后一句话时，已是声嘶力竭，一副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样子。

谁知袁天罡竟然对郭业这番痛心疾首的训诫不为所动，仍旧是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翘着二郎腿看着郭业，随后嘴角轻轻翘起，鄙视道：“肤浅！你小

子啥时候看待问题如此流于表面了？你觉得老道是那种晚节不保的人吗？亏你如今还是一路行军大总管，真是令人失望！”

吆喝，居然还批评起哥们来了。

郭业立马不干了，回击道：“那你为何充当起白莲教的说客来了？皇上命我等领军南下平叛，你却让我主动将好不容易夺下来的虔州城让出来给白莲教，你说你这不是投敌变节了是什么？再说了，你知道虔州城有多重要吗？你说让你就让啊？儿戏！”

“老道怎会不知？”

袁天罡饱含深意地看了眼郭业，缓缓道：“虔州城中国放着一笔价值不可估量的金砖，一笔富可敌国令世间凡夫俗子无法拒绝的金砖，一笔关陇世族志在必得，用来将来招兵买马，与朝廷分庭抗礼的金砖。是吗？”

“呃？”

郭业顿时错愕，讶异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袁天罡道：“要知道这个秘密又有何难？这是白莲教主胡毕烈亲口告诉老道的。”

“你个老杂毛！”

郭业听完这句话又发飙了，骂骂咧咧道：“你还敢说你没有与白莲教匪暗通曲款？你若不是胡毕烈引为信服之人，他会告诉你如此机密之事？”

“废话，你小子能不能别瞎激动啊？”

袁天罡见着郭业已经是第三次狗急跳脚了，不由动起了真火，怒斥道：“要你主动让出虔州城并非是老道无的放矢，而是老道为了陛下的整个计划而临时作出的调整。如果你要跟老道因为这个而纠缠不清，甚至兴师问罪的话，你自己回长安去找皇上吧。这也是皇上当初给老道的谕旨，如遇计划有变，老道有临机决断之权。懂了吗？郭小子！！！”

卧槽儿，怎么还扯出李二陛下下来？

郭业下意识地盯住了袁天罡，双眼透着浓浓的疑惑和费解，弱弱地问道：“敢情儿你这老杂毛明为卸任俗务，云游天下；暗地里是奉了皇上的旨意，替他在南方奔走？”

“唉……你真以为老道愿意干这份差事啊？”

袁天罡悠悠一叹，道：“此事说来话就长了，往前追溯还歹从老道离开长安的前一天晚上，陛下召我进宫说起。想当日……呃，你现在这回能静下心来听了吗？”

最后一句话明显就是挤兑郭业，小小报复一下刚才他的急躁。

郭业撇过头去，心不甘情不愿地默念了一声，小人得志，揍性！

随后张嘴喊了一声：“废什么话？你今天不给我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你觉得我会主动让出这好不容易得来的虔州城吗？”

## 第1079章越扯越大

在袁天罡接下来的娓娓絮叨中，郭业已经不知道给这老杂毛续了多少杯茶水了，反正直到袁天罡将前因后果的始末讲完之后，他已经空腹喝了满满一肚子的茶水，直呼郭业不要再续茶水了，实在是肚子撑不住了。

郭业哑然失笑，停下了手中给袁天罡再续一杯茶的动作，然后返身回到了自己的位置。

袁天罡稍稍挪了一下身子，斜着眼神望向郭业，轻轻问道：“现在你总该明白我让你主动让出虔州城的原因了吧？”

郭业轻嗯一声，并未多做明确地表态，而是到现在还有些不敢相信地问道：“袁老道，这么说你卸任俗务云游天下只是个幌子，你真正的目的也与我卫公李靖一样，都是奉旨平叛，是吗？”

袁天罡点了点头，拱手冲着长安方向微微一揖，道：“不错，殊途同归，你我皆是奉君之命，忠君之事。”

郭业又问：“那你离开长安之后这么长的时间里，就一直潜伏在白莲教中伺机行事？”

“虽不中亦不远矣！”

袁天罡长吁一口气，点头道：“准确地说，应该是从白莲教在南方这边举事开始，我便一直都在了。从头到尾发生了什么事情，再也没有人比老道要来的清楚。从关陇世族暗中支持太平道、摩尼教、白莲社等邪道组建白莲教，并鼓动信中发动叛乱那一天，老道就是开始尝试着接触白莲教的核心。最后幸不辱命，老道连连帮助了白莲教主胡毕烈，成功取得了他的信任。嘿……如今，老道助他摆脱了傀儡的身份，只要他能够率先破门夺下虔州城，那他便能彻底与关陇世家中的独孤家、于家分庭抗礼了。”

郭业听着袁天罡这般说，不由皱眉反问了一句：“袁老道，从你这一连串的举措看下来，我觉得你这不是在替皇上平叛啊，反倒是有些助纣为虐的错觉呢？”

“胡扯！”

袁天罡明显有些生气了，板着脸训道：“你小子哪里知道老道的心思？老道就指着胡毕烈这个蠢货在老道的步步精心安排下渐渐吞食独孤家和于家，好教他们自相残杀，一劳永逸！”

“就这么简单？”

郭业脸上的神情明显表示不信，质疑道：“然后呢？自相残杀一番过后，白莲教内部势必形成一家独大之势。到时候，又该如何呢？别藏着掖着，将你藏在心里的秘密都说出来吧。”

“嘶……”

袁天罡猛吸一口凉气，神情停滞了大概有三五秒的时间，随后干咳一声，摇头笑道：“啧啧，看来你小子之前又是急躁又是迫不及待的表现，敢情儿都是装出来的啊？原来你小子一步一步把老道往沟里带，就想着套我心里的那点秘密啊？行啊，郭业，你现在真是越来越鬼精，比泥鳅都要来得滑手了。”

“承蒙您夸奖，郭业不敢当！”

郭业拱拱手，撇着嘴说道：“袁老道，你要我放弃虔州城主动让出，这没

问题。但你要总要我一个心甘情愿率兵撤退的理由吧？为了拿下这虔州城，我死了多少弟兄？难道就为了让胡毕烈那孙子顺利上位，成功取得独孤家和于家的看重，让他与两家分庭抗礼，然后我就要拱手相让这座虔州城？袁老道，换做是你，恐怕也是心愤难平吧？”

“我懂，我懂我懂！”

袁天罡见郭业越说越激动，立马好言安抚道：“郭业，你知道老道我为什么会答应圣上，亲自跑一趟南边潜伏进入白莲教吗？”

郭业被袁天罡这么一问，显然有些错愕，不过他现在回过头来一想，心里也特犯疑。袁天罡好歹是道门中有着尊崇地位的人物，而且袁天罡能够辞去钦天监和国师，能够卸任蟠龙观观主，说明李二陛下想用权财和美色来差遣他，貌似支使不动。

而且他很清楚袁天罡的脾性，往虚无缥缈上来说，这老杂毛早已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凡俗红尘之心，跳出世俗人物圈子的活神仙了。他犯不着为了皇帝的一个旨意就要摊这趟浑水。而且以他在道门中的崇高地位来说，只要他不是自愿的，李二陛下压根儿就不敢冒然强迫着他来。

难道里头还有什么隐秘吗？

随即，他满是好奇地问道：“为什么？难道这跟你刻意相助胡毕烈蚕食其他两家，在白莲教中一家独大有关系不成？”

“聪明！”

袁天罡高高竖起拇指赞道：“这才是老夫真正愿意为圣上在南方奔走的原因。不然的话，纵是圣上给我袁天罡金山银山，亦丝毫不能动我心弦。你觉得以老道我在道门中的地位，当今圣上会强迫老道做一些违背本心之事吗？”

三言两语间，无不尽显着袁天罡道门第一人的那股子凌傲翩然的气质，无不尽突显着他道门第一人独傲于世的风范。

郭业不再搭话，而是竖起耳朵作出一副洗耳恭听的聆听状。

袁天罡稍稍屏息凝气一番，很快便继续说道：“当今圣上此次借着南方叛乱之事，真正要拔除的便是关陇世族这颗毒瘤，这点你早就知晓。但是你可知，关陇世族数百年来崇信的是什么？”

郭业不假思索地回道：“当然是佛教了，佛教传入中原的历史若要追溯起来，可能要在两汉之时，当时便有佛门教徒在我们中原行走。不过佛教真正中原大兴，应该就是在南北朝时期，当时达摩祖师入中原，若不是有关陇世族阶层的扶植，恐怕佛教也不会有如今这么大的影响力。想我大唐如今十道数百州，随便一个州府可能不易寻到道观，但绝对能轻松寻到一座寺庙。所以，佛教在我中原大兴，完全得益于关陇世族的扶植。正因为如此，关陇世族阶层几乎是虔诚的佛教徒。”

“嗤……你小子说得倒是全乎。”

袁天罡冷笑一声：“不过要说虔诚的佛教徒，他们关陇世族算不上，但他们却是利用了佛门教人向善的教义对民间百姓进行愚弄。为的就是让善者更向善，弱者越弱小，如羔羊一般好让他们继续欺侮压榨。咳咳……老道貌似有些跑题了。”

袁天罡自嘲一声，然后中止了这个话题，然后说道：“实话告诉你吧，老道此次肯答应圣上，为他亲自跑这一趟，那是因为当今圣上答应我。他要借此南方叛乱的机会，不仅要连根拔除关陇世族，还要将中原佛教连根摧毁，

彻底赶出中原。至此，中原唯有道门为正统，并正式册立我北方全真道教为大唐国教！这回，你明白了吗？”

“卧槽儿，居然还牵扯出了……佛……道……之……争？？？”

瞬间，郭业的脑子当机了。

## 第1080章佛道之争

郭业的大脑瞬间当机了，这尼玛不就是传说中的“佛道之争”吗？

敢情儿李二陛下是提出了这个条件来勾引袁天罡，难怪袁天罡会怦然心动难以拒绝了。

都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实际上呢？谁又不想做那第一人？

不然的话，当初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时代，虽说百家争鸣各派大兴，但任何一派都想击垮挤掉其他学派，冒出头来当老大。

以至于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有了儒家力压诸子百家，成为一家独大，影响华夏两千年格局的存在。

原因细想起来也是简单，这明显就是当时的当政者汉武帝及其统治阶层与儒家一拍即合之下，为儒家的一家独大大开了方便之门。汉武帝需要儒家的效忠，需要儒家“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的核心思想来统治万民，而儒家也需要汉武帝手中一手权杖一手钢刀引为助力，达成需求。

双方各取所需，双方又是互惠互利。儒家替当权者宣扬忠君爱国，宣扬天地君亲师，承认其统治地位；而当权者呢？同样在双方的互惠互利中保证着儒家的一家尊崇和合法性。

现在这么看来，如今的李二陛下与袁天罡，与当初的汉武帝和董仲舒又何其相似？

郭业满脑子尽是李二陛下给袁天罡提出的诱人条件：扶植道教打压佛教，彻底将佛教赶出中原，好让道教一家独大，并册立道教中的北方全真道为大唐国教。

不得不说，李二陛下真的太了解袁天罡了。袁天罡这种方外之士，不好权不好利更不好女色，超脱世外淡泊洒脱。也许只有这名，才是袁天罡唯一的死穴了吧？

此名非彼名。袁天罡可以不在乎世俗中人或官场中人对他的看法，但袁天罡肯定非常看重道门中人对他的看法。如果道门能够在袁天罡一力促成下，在中原力压佛教一家独大，让道门北方的全真道成为大唐帝国的国教。那他袁天罡绝对是道门中直追当年道教始祖——老子李聃的存在。若是道教始祖老子称第一，他袁天罡凭此番对道门的彪炳功绩，当为道教前年以来第二人，百年以来第一人了。

难怪，难怪袁天罡会怦然心动，难怪他会放下身段甘愿为李二陛下在南方奔走。

郭业暗暗惊叹，李二陛下这是要学历史上的三武灭佛（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也要来上一出拆庙毁宇逼迫全天下僧尼还俗的“壮举”啊。

如果没记错的话，郭业记得李二陛下在原先的历史上可真没干过这种事。

难道是史官们遗漏了记载？或是说史书上记载的关于李二陛下这次荒唐的行为，被他的子孙皇帝们给刻意销毁了？

还是说……又是因为自己的到来而让历史发生了微微的偏转，然后自己这支穿越来的小蝴蝶翅膀这么一振，直接把李二陛下给扇晕乎了？

奶奶的，邪乎！

“喂喂喂！”

袁天罡见郭业傻不愣登地杵在那儿僵立当场，半天不见他吭声，不由奇问道：“你小子发什么呆？这下明白老道为何要让白莲教陷入内讧，让胡毕烈一家独大彻底掌控白莲教了吧？”

“有点明白了。”

郭业若有所思地回道：“你和皇上的意思是想让胡毕烈领着白莲教在南方行拆庙毁宇，干迫害僧尼逼得天下出家人还俗的恶事，是吧？将在遗臭万年的骂名彻底落在胡毕烈和他的白莲教身上。这样，既可以达到彻底铲除关陇世族的目的，又能达到在中原灭佛的目的，对否？”

“一言中的！”

袁天罡嘴角噙笑地不由促狭反问了一嘴：“难道你小子还想替胡毕烈挡下这差事，自己亲自操刀替老道和皇上分忧此事？”

“扯犊子！”郭业立马摆手拒绝道，“这种灭佛之事谁爱干谁干，我郭业可不想造这个孽。”

“哼哼！”

袁天罡听到郭业话里带着对佛教几分怜悯与同情的意思，顿时有些不爽起来，啐道：“你小子别以为佛门那些人都是吃素的。他们制霸中原这么多年，愚弄百姓这么多年，你真以为他们一个个都是佛口佛心之辈吗？糊涂，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万变不离其宗，终究逃脱不过一个利字。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佛教不佛，终究还是为了在中原的制霸。小子，你见到庙宇中的佛祖像，个个都是面带微笑一副我佛慈悲之相，好似看着宁为世人之福祉而甘堕十八层地狱的宏愿，但佛祖的心里怎么想？你小子又怎么知道？好了，现在不是讲妇人之仁之时，收起你那点慈悲心肠吧。”

说到这儿，袁天罡越说越来劲，不由加重了语气训斥了一句：“我看你小子也被佛教荼毒甚深，肯定是受了大慈恩寺的玄奘大和尚的影响吧？”

玄奘和尚？

郭业一想到那个呆萌呆萌，却有着无比大毅力前往西天求取真经的大和尚，心里当真是怜悯万分，暗暗默念道，也许，像玄奘这种纯粹的大和尚，才是最可怜最无辜的。

“好了，该说的都说了。”

这边袁天罡自顾又说道：“明日胡毕烈便会率领他的白莲护法军打头阵，你小子今晚就必须撤军，主动让出虔州城来。老道提议，你今夜就率军从虔州城西门渡黑水河，撤往虔州城对岸的岭南城。”

岭南城与虔州城虽隔着一黑水河，但黑水河深不见底水流滩急，倒是一处可以倚仗的天险。

郭业看着袁天罡，问道：“胡毕烈应该是想借着明日午后的那场雨，破了我的地雷阵，然后率军强攻北门吧？”

“哟呵，不错。”袁天罡不吝赞许道，“看来老道当年教你如何观星预测天气的本事，你小子还没有扔掉。没错，明日午后，便会发动猛攻。所以老道希望你今晚就撤出虔州城，迁往黑水河对岸的岭南城。也好让胡毕烈借着攻破虔州城之功，早日与独孤、于家平起平坐。”

郭业这时已经动了心思，点头表态道：“想必你也从胡毕烈口中得知了为何他们要急于夺回虔州城的真正原因了吧？让出虔州城没问题，但我必须将

虔州城中的那批金砖转移走。城可让，金砖不能留！这可是一笔富可敌国的财富，足以抵得过朝廷十年的税赋，绝对不能便宜了这帮逆臣贼子。”

袁天罡并不看重钱财，也乐得洒脱地爽快道：“这个是自然。老道只需助胡毕烈攻破虔州城，至于那批金砖，老道一概不知，也不干我事。”

言下之意，对于那笔金砖去留与归属，袁天罡表示无所谓，更是在暗示郭业，他也绝口不向李二陛下提及此事。

郭业自然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暗暗嘀咕，你妹的，这算是桌底下的交易吗？

随即，他装成没事儿人似的，允诺道：“好，我现在便答应你，今晚子时我会开始全城大转移，明日天亮之前留下一座空城给胡毕烈那孙子。”

袁天罡抿了抿嘴，轻笑颌首回应。

最后，简单寒暄了两句之后，他便以不便久留此地，以免人多眼杂被人发现为由，向郭业提出了辞呈，提起袍裾便要离去。

郭业相送至花厅门口。

突然，袁天罡又驻足转过身来，貌似想起了什么事儿似的看着郭业，轻轻叹道：“郭业，其实现在还不到彻底铲除关陇世族的时候，这些事情留给胡毕烈与他们狗咬狗内讧吧。如果现在操之过急，也许还会误了一桩性命。”

这没头没尾的话，顿时令郭业生疑了，不禁反问道：“袁老道，你这话什么意思？含糊其辞令人好生糊涂。”

袁天罡眼神有些闪躲，欲言又止，眉头又是皱了几番，最后还是没忍住，轻轻问了一句：“你知道你的恩师，前国子监祭酒，当朝尚书左仆射虞世南的下落吗？你到了南方这么些日子，就没有去打听打探过？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他如今是生是死吗？”

连着三个发问，直接将郭业问懵了，对啊，虞世南虞老头，自己的这位老师，如今身在何处啊？而且自己可是答应过孔颖达，向他保证过老师的安全的。

一念至此，郭业真恨不得甩自己一巴掌，他妈的，真是粗心大意，真够糊涂！



## 第1081章忠君守节虞世南

“袁老道，莫急着走！”

郭业自责过后心忧虞世南的安危，赶忙上前扯住袁天罡的衣襟，急切问道：“莫非你知道我老师虞世南的下落？他老人家怎么样了？”

“亏你小子还记得你的老师。”

袁天罡打趣了郭业一句，然后说道：“放心，虞世南这老头虽然此次南下宣抚屡遇危险，颇受劫难，不过幸甚，他至今还活着。”

呼～

郭业长吁一口气，心里立马踏实了下来，整个人也安心不少，后追问道：“那他如今身在何处？”

袁天罡微微皱眉，捻着胡须慢腾腾说道：“这个嘛……不好说……不好说哟！”

拖长了音调，可把郭业的心再次悬了起来，只见郭业面容骤然变色，焦急担心地问道：“袁老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快些告诉我，他至今身在何处？”

袁天罡应该是知道虞世南的近况，不过貌似有难言之隐，犹犹豫豫间不愿吐露虞世南的下落。

不过他很清楚郭业的性子，一旦这小子不问个水落石出，决计是不会放自己离去的。

可是虔州城这边他又不能久留，以免错生枝节。

最终他拗不过郭业的犟脾气，据实回道：“虞世南虽然没有性命危险，不过自从南方各州府沦陷之后，他这个南方宣抚使也是一路穿州过府的避难，最终在图州城攻破的那一日，他失手被擒。你这位老师的确是盛名之下无虚士，真乃满腔忠义的死志之士啊。当日在图州城，他被匪军围在了城头之上，宁可以死守节报君王也不愿生擒受辱啊。最后退无可退之时，他竟然抱袍慷慨纵歌一番跳下了图州城头。唉……所幸城楼之下是一堆干草垛子，救了他一命！”

“什么？”

郭业也被虞世南的气节给震惊了，破口大骂一句：“这群白莲匪军，关陇世族那些个乱臣贼子，老子到时候一定要将他们扒皮抽筋，挫骨扬灰，草！”

袁天罡对于郭业破口大骂并未阻止，相反他也深有感慨地唏嘘一声：“是啊，虞世南不愧为当世名儒啊！不过你放心，他现在性命无忧，而且关陇世族那几家碍于虞世南在士林间的名声，也不敢对他怎么样，更不敢轻易害他性命。

相反，他们现在还在不断循循善诱地劝降着你的老师。你想想，如果你老师这种盛世鸿儒突然改弦易帜，为他们这些逆臣贼子振臂高呼，那能为他们聚集多少人心啊？所以对他们而言，虞世南活着比死了的价值要上一百倍。他们现在不仅不敢害他性命，还必须好吃好喝供着他。”

最后一句话让郭业的神色又缓和了一些，然后问道：“这么说我老师是被他们软禁了咯？”

袁天罡点点头，不置可否。

郭业追问：“那我老师现在被软禁何处？有没有被他们随军押来虔州城十

里外的营寨？”

“没有！”

袁天罡非常肯定地摇了摇头，说道：“我假意问过胡毕烈好几次，他有一次醉酒的时候跟我发过牢骚，骂关陇世家的人老是跟供祖宗一样供着虞世南，却是一点都不奏效。而且还骂到了独孤家的老大独孤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老道没猜错的话，你的老师应该就被软禁在独孤穆的营中。”

独孤穆？

没听过！

郭业这个时候也没心思去关心谁是独孤穆，而是径直问道：“独孤穆的大军如今在什么位置？”

袁天罡道：“独孤穆？呵呵，这个有勇无谋的家伙，正驻扎在端州、循州、广州、潮州一带，嘿，那儿离琼州隔海相望，应该是关陇世族的最后一条退路了吧？我估摸着独孤玉的意思，并不愿意将他的哥哥独孤穆召过来合围虔州城。”

尼玛的，居然躲到了广东沿海一带了？这真是在保留退路，只要风头不对局势已变，郭业有理由相信这些人就会渡海先逃往琼州，然后再出海。

要知道，琼州可就是如今大唐的天涯海角了。

袁天罡仿佛看穿了郭业的意思，劝道：“郭业，我知道你心里担忧虞世南的安危，不过你现在根本不可能无视城外几十万的围城匪军，而率军直奔端州一带去救你的老师。你这样做不但不现实，而且还会陷你的老师于性命堪忧之境，懂吗？真逼得他们狗急跳了墙，才是对虞世南最大的危险。”

说到这儿，袁天罡郑重其事地看着郭业，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道：“这也是我让你暂时让出虔州城，按照老道的计划行事的主要原因。好了，言尽于此，你这边必须尽快转移。”

说罢，袁天罡便轻轻扯回衣襟，拂袖而去。

行至半路，郭业突然驻足遥喊了一声：“袁老道，是不是在我和李靖率军离开长安南下平叛之前，你便已经传信至长安皇宫过？是不是陛下早就知道了我老师身陷囹圄，落在白莲匪军手中一事？”

“呃？”

袁天罡猛地停住脚步，虽然没有转过身来，不过郭业很清楚地发现对方的身形微微一怔。

他又逼问一句：“袁师兄，是也不是？”

这次，他没有喊袁老道，更没喊老杂毛，而是言辞恳切地叫了一声师兄。

不过袁天罡始终没有转过身来正面回应于他，而是喟然轻叹一声，又默然摇了摇头，悠悠回道：“现如今问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走了，郭业，你记住，抓紧转移，天亮之前一定要迁往岭南城，并在黑水河渡口方向做好防御。不然的话，一旦他们知道拿下的是一座空城，势必还会继续反扑岭南城，不夺回这笔金砖，他们决计誓不罢休！”

说罢，袁天罡加快了脚步，忽然走出了刺史府的院子，径直奔向牲口棚所在的杂院，牵回毛驴准备悄然出城。

郭业回想着袁天罡最后留下的这段话，闪烁其辞不说，而且还透着几分无奈。

貌似，他已经听出了对方话里话外的意思。

霎时，他眉有郁结，眼带忿色，双拳紧攥地仰头望向遥不可及的长安方向，心中一百个不情愿地质疑道，陛下莫非早就知道虞世南的处境？为何不肯早些跟我们说？难道李二陛下真的薄情寡义到这种地步？为实现他的宏图大计，他宁可天性凉薄到舍掉虞世南，也在所不惜？

太令人寒心了！

突然，郭业的心中又出现另外一个声音：“不可能的……不会的……史上记载，他李世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史书也说，纵观历朝历代的君王，能如太宗李世民一般如此重情重义体恤臣工的，实属罕见。”

不会的！

郭业不断地在暗暗告诫着自己，李二陛下爱面子是不假，好大喜功也不假，但绝对不会凉薄到这种地步。

## 第1082章撤退转移

袁天罡没走多远，郭业便命人将庞飞虎等一众部曲从城头那边召了过来。

当着众人的面，他宣布了决议，今晚转移，撤出虔州城。

这决议一出，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般，引来了在场所有人的反对和质疑。

这不怪郭业的一众手下弟兄不给他面子，因为郭业突然宣布的这个决定实在是太突兀了，而且太违背常理了。

“大舅哥，你算怎么档子事儿？”

程二牛第一个不干了，不顾庞飞虎轻拽着他的胳膊，大声嚷嚷道：“大舅哥，拿下这虔州城咱们费了多大的力气？死了多少弟兄？现在你突然让俺们准备今晚撤军，拱手将虔州城让给白莲匪军，这不是扯犊子吗？阮老三，别跟个闷葫芦似的，你刀盾营在这次攻夺虔州城中损伤最是惨重，你最有发言权了。”

程二牛也不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过后，立马把皮球一脚踢给了阮老三。

阮老三被程二牛点名，也被程二牛的话击中了心里最痛之处，于是乎慢吞吞地站了起来，一脸费解地冲郭业问道：“小哥，程二牛这瘪犊子平日不着四六，但是今天说这话，我是赞成的。我刀盾营来时六千余弟兄，虔州城北门第一战时，竟然伤亡过半。虽然小哥你及时让白莲匪军的俘虏补充进了我刀盾营，可是那些死去弟兄的血就这么白流了？”

身为阮老三麾下刀盾营校尉的薛仁贵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议的，不过他近来屡立战功，而且郭业一直有意在栽培他，所以他得以参加了今天这个会议。

阮老三这番话一落地，薛仁贵自然而然地站在刀盾营的立场补了一刀：“大人，你这个决议太荒唐了，简直不可理喻，恕卑职等实难从命！”

“实难从命？”

郭业冷眼盯着薛仁贵，峻着脸沉声说道：“我管你难从命还是易从命，你以为我在跟你薛仁贵商量拿主意吗？你听好了，这是命令！命令！！！你懂吗？你薛仁贵身为军人，难道不知道服从命令乃是军人的天职吗？”

“霸道！”

薛仁贵被郭业三言两句卷了回去，碰了一鼻子灰，顿时闷闷不乐地坐回了原位，嘟囔了一声：“霸道，一言堂！”

薛仁贵碰了钉子，阮老三和程二牛自然不敢再去触霉头。

康宝正要起身，却被庞飞虎强行摁了下去，因为他一向老成持重，而且对郭业也绝对是无条件信任，他总觉得郭业这个撤退的命令并非表面看着那么简单。

随即，他摁住了康宝之后，自己轻声问道：“小哥，莫非这撤退转移的背后还有什么隐衷不成？”

一直保留意见从未吭声的曹录勋也突然问了一句：“郭大人，你之前与卫公有过计议，你夺下虔州城后死守十五天，将各地州府的白莲护法军统统吸引到这边来，好助他顺利收复岭南路的十五个州府。如今十五日之约才过去

几天而已，你这么做，会不会影响到卫公在岭南路那边的一系列动作？”

“不会！”

郭业斩钉截铁地说道：“曹中郎将多虑了，虔州城之所以能够成为众矢之的，吸引各路匪军前来驰援围攻，无非就是因为虔州城中藏着一笔金砖。与其说是虔州城是火力聚焦点，不如说是那笔金砖才是白莲匪军志在必得之物。所以，只要将那笔金砖转移跟着我们走，那么城外几十万匪军也势必要被我们牵着鼻子走。因此，不会对卫公造成影响。”

曹录勋唔了一声表示明白，之后他便不再质疑，因为他除了关心这个之外，对其他的事情并不关心。相反，他更加认可郭业刚才训斥程二牛的那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虽然郭业的这个解释让曹录勋信服了，却不代表其他人会认同这个解释，因为大家关心大家在乎的东西不一样。

郭业看着大家伙都一副郁郁寡欢的样子，最后只得解释道：“暂时的撤退不代表一路撤退，一时的输赢不代表满盘皆输。过些日子，你们便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我现在只能说，这是皇上命人传来的旨意，谁敢拂逆？”

正是君为臣纲，郭业一把李二陛下搬抬出来，立马奏效，众人纵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却也不在想着质疑和反对了。

随后，郭业下令道：“大家回去准备一下，今晚子时从西门转移撤退，渡江前往岭南城。有了黑水河作为天险，恐怕匪军想要渡江攻城就更添了难度。庞飞虎、康宝、程二牛，你们三营兵马负责将刺史府地底下的那批金砖起出来，然后从西门走陆续装上船，先行渡江前往岭南城。”

金砖数量庞大，郭业担心不安排三营人马来负责搬运上船的话，恐难一下子搬完。

紧接着，他又吩咐阮老三的刀盾营负责护送余管事这批风雷堂的精英前往岭南城。并同时交代薛仁贵，让他领上一支人马等着天黑之后，将埋在南门外方圆一里区域地下的霹雳弹统统取出来，不能将这些东西留给白莲匪军去研究，关陇世族中不乏有人才存在，万一便宜了他们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就大大不妙了。

至于曹录勋的黑甲玄兵营，郭业也没打算让他闲着，轻笑着说道：“曹中郎将，委屈委屈你的三千黑甲玄兵，将南门城楼上的百架床弩搬运上船，抵达对岸后在岭南城的东门码头一带，利用百架床弩布置第一道防线。万一匪军真打算乘船渡江来袭的话，一百架床弩估计够他们吃上一壶了。”

“遵命！”

曹录勋二话不说，先于其他人离开了此处，依令行事。

因为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更倾向于以服从为天职的军人准则。

郭业继而起身拍拍手，鼓动道：“好了，大家都别耽误了，所有人依计行事，开始忙活起啦。对了，朱胖子。”

郭业突然发现朱胖子貌似还没领到差事，赶紧吩咐道：“你别傻愣地站着啊，你的辎重营必须携带咱们广南路大军的粮草转移，然后先行抵达岭南城生火造饭，让弟兄们早先在岭南城那边吃上热乎饭菜。”

“得……得令！”

朱胖子微微一趔趄，急忙应道：“老朱这就去办，抓紧办，绝对不给小哥你掉链子。”

话毕，一伙人蜂涌般出了刺史府，各司其职而去。

而郭业，也双手负背地踱步走出了花厅，看着有些暮霭的黄昏即将到来，不由再次将脖子伸长下意识地看向了南门，仿佛在远视着城外十里处的匪军营寨一般，颇有几分幸灾乐祸地口吻喃喃道：“如果他们数十万大军涌入城中，却发现扑了一座空城，会是一副什么表情呢？成全了胡毕烈，却也将柳州独孤氏和婺州于氏两家实打实的恶心了一把。嘿嘿，这么想想也挺解气的，来日老子再跟你们算总帐！”

自言自语过后，郭业的心情徐徐回升，冲着不远处的一名亲兵喊道：“来人，替本官准备准备随身行礼，天黑之后直奔西门，趁夜渡河前往岭南城。”

“遵命！”

## 第1083章试探

一切准备就绪，当夜，虔州城这边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撤退大转移。

分批逐次渡过黑水河，进入了岭南城，并趁夜加紧布防，神不知鬼不觉搬空了虔州城。

而此时白莲匪军的两处营寨，因为上头有命，今晚好好休息，明日必有一场大战。除了值夜巡逻的几队人马之外，数十万匪军正梦中睡得香甜，哪里会知道此时的虔州城已经是一座空城了。

几个时辰过后，黎明前的黑暗被撕扯掰开，天亮。

不过东方并未照常升起太阳来，相反，天气越发地闷热了，而且天际之上几朵乌云遮蔽着，一阵燥热的晨风刮过，却始终无法将乌云挥之即去。

天气闷热令人压抑，不过一早便醒来出营帐观察天气的胡毕烈，心中却是暗暗窃喜和兴奋起来，因为以他的经验，这种天气不需要维持多久，最迟不会过了午后，势必就会有一场阵雨袭来。

侥幸窃喜之余，胡毕烈还是不忘暗暗赞了一声，前辈就是前辈，活神仙就是活神仙啊，我胡毕烈能够得他辅佐，啧啧，真是三生有幸啊！占下南方后，我定要好好报答活神仙一番。若是将来他能够辅佐我胡某人攻进长安，坐上那太极宫中的龙椅，呃……便是与活神仙平坐江山共享天下，又如何？

一时间，胡毕烈浮想翩翩愣是有些飘飘然起来，浑然没有察觉到，独孤玉和于敬德率着三子悄然来到了他的身后。

“咳咳……”

独孤玉清咳两声，将胡毕烈小惊了一把，随即转过身去。

独孤玉一早醒来就发现了今天天气的不一样，往常，这就是暴风雨来临前的那种压抑，心中不由对胡毕烈断言今日午后必有一场阵雨的预测倾向相信了。

他和于敬德心里都很清楚，胡毕烈这种蠢材哪里会有这种预知天气的本事？肯定还是胡毕烈身后的那个高人在给他支招。

所以，他才邀约了于敬德一起来寻胡毕烈，目的是想试探着胡毕烈，将他幕后的那位神秘高人给挖出来。

在来的路上，他跟于敬德达成了共识，像胡毕烈幕后这种神秘高人，如果能拉拢为自己所用，自然是最好。与其让这种有着通天彻地本事的高人为胡毕烈效力，还不如为他们两家而效力。他独孤玉坚信，胡毕烈这种粗人能给出的条件，他们两家给的条件只会更高更好，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嘛。

当然，如果无法拉拢的话，他们也不可能任由这种高人继续辅弼胡毕烈，让其继续坐大，危及到他们两家。若到万不得已之时，他们也会对这位神秘高人采取必要的手段，比如将其杀之，彻底断了胡毕烈的羽翼。

“哟，这大清早的，你们怎么都凑堆儿来本教主这儿了？”

胡毕烈人逢喜事精神爽，态度极其亲热地拱手道：“独孤公子，于老家主，还有三位于家公子，早上好啊，哈哈……”

于家三子本来就不屑胡毕烈这种出身卑贱之人，自然对他的招呼不予理睬，沉默以对。

而于敬德这条老奸巨猾的老狐狸心有所图，也暂时不愿和胡毕烈撕破脸，微微颌首致意也不搭话，将口头试探的差事交托给了独孤玉。

独孤玉心照不宣地看了一眼于敬德，然后也是一脸和煦笑意地拱手回了一礼，道：“胡教主，呵呵，你可真是胸有乾坤的能人啊，往日真是小瞧了你。看今天早上这天气，估摸着午后必会有一场大雨，佩服，真是佩服啊！”

“哈哈……运气而已，侥幸言中啦！”

胡毕烈摆摆手，龇牙笑道：“这叫什么？这就叫大气运之人得天庇佑，连老天爷也在帮我胡毕烈啊，呃不，是帮咱们，咱们啊！”

放声大笑三言两语间，将胡毕烈志得意满之情顿时宣泄无疑。

“呵呵，胡教主谦虚了。”

独孤玉违心地恭维了一句，说实话，他委实看不惯胡毕烈这小人得志的嘴脸，不过还是强忍着厌恶，继续旁敲侧击道：“胡教主，你说你这人还怎么就这么低调？往日你若是有这番本事，我等又怎会小觑了你？你啊你，以后不许这么低调隐晦了，容易造成误会啊。对了胡教主，据我所知你当初加入正一教之前，只是一个务农为生的普通百姓。后来离开正一教重新组建太平道之后，也一直不见你说自己有这本领，莫非胡教主中间有什么奇遇不成？”

“啊？”

胡毕烈突然被独孤玉这么刨根问底，顿时有些吃不住对方的来意，眼神闪烁之余心中数个疑虑在盘旋，随后顾左右而言其他地敷衍道：“嘿，独孤公子你不是说胡某人往日太过低调了嘛？胡某之前是因为寄人篱下受制于人，所以想不低调都难啊。有句话说得好，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嘿，胡某人也是想装着平庸一点，这叫韬光养晦嘛。你说说，我若没有自保的能力却频频现出我这本事来，被人嫉妒甚至被人加害，那到头来不是害了自己吗？嘿嘿……”

恬不知耻的胡毕烈这话说得真是一点都不脸红不臊得慌。

这是变相地在承认，预测天气的本事并非假借他人，而是他自己的真才实学。

同时在话的最后，还若有若无地暗讽了曾经将他当作傀儡摆布的关陇世家两句。

于敬德的脸上瞬间变色，眉宇拧成了疙瘩。

而于敬德身后的三个儿子，更是面带愠怒，若非有父亲在前边拦着，恐怕就跟胡毕烈对骂上了。

而独孤玉也被胡毕烈这番软枪夹棒的话说得有些失了颜色，尴尬地讪笑两声之后，还是没有气馁，继续坚持试探道：“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嘛。对了，胡教主，这几天我听人说你的营帐外都是戒备森严，五十步之外不许有闲杂人等靠近，莫非你帐中有贵客不成？”

“啊？”

胡毕烈当即矢口否认道：“没，没有，哪里来得贵客？独孤公子想太多了。”

虽然是开口否认，但是胡毕烈脸上的急色和激动的口气，明显已经出卖了他心底最真实的想法。

独孤玉瞥了一眼身边的于敬德，好像在向对方发信号。

于敬德立马会意，轻轻问道：“唉，老夫年纪大了，在这儿站了这么久真有些腰酸乏累，胡教主，可否请老夫去你营帐中坐上一坐？”



胡毕烈这下终于明白了，这两头老小狐狸今日来寻他绝非是偶然啊。

敢情儿是猜到了自己身后有高人指点，想要拜会拜会一直暗中相助自己的活神仙啊？

不行！

胡毕烈当即给自己的心头上了一把枷锁，暗暗戒备道，绝对不能让他们接触活神仙，万一活神仙被他们一拉拢，今后谁来帮助本教主？本教主前途无量一片光明的将来，可千万不能毁在这两个王八蛋手里。

突然，胡毕烈顿感一丝湿答答的凉意，他下意识地摸了一下额头，咦？难道这场阵雨要提前吗？

他猛地仰头，果真，一滴滴肉眼很难察觉的小雨珠子，正稀稀落落地降下，逐一打在自己的脸上，凉意舒爽。

嘶……雨来了，虽小，但还是提前来了。

旋即，胡毕烈想到了应对之策，慌忙一脸激动地喊道：“两位，瞧瞧，瞧瞧，雨来了，雨来了！”

其实就算他不喊，大家伙都已经察觉到，小雨滴已经开始稀稀落落地升起来了。

胡毕烈趁着几人失神之时，忙不迭喊道：“两位，既然小雨已经开始降下，那么大雨也会提前，胡某必须开始提前集结兵马，必须在大雨过后就率兵马开始强攻北门。暂时不就留两位去我帐中一坐了，请自便！”

说罢，胡毕烈赶忙返身奔往自己的营帐内，开始纠结手下部曲前来营帐议事。

与此同时，他的一众亲随再次团团围在了营帐五十步之外，戒备把守不让其他人轻易靠近。

独孤玉暗叹一声，这场雨还真来得及。

而于敬德则是目光闪烁地看着胡毕烈进入了帐内，随后冷笑一声，冲独孤玉一语双关地说道：“贤侄啊，一旦这厮顺利攻破虔州城，那咱们两家共食的这桌子饭菜，又要添上一双筷子了。”

独孤玉明白于敬德的意思，微微摇着头，一脸嫌恶地回了一句：“于老家主，你我两家用得都是金贵的象牙筷子，呵呵，饭桌上突然多了一双粗鄙的竹筷，还真有些不习惯哟！”

## 第1084章空城

毛毛细雨稀稀落落地下了许久，到了正午时分，那场预测中的阵雨如约而至。

霎时，乌云泼墨般汇聚天穹，伴随着惊雷滚滚，蛇舞银华，天空瞬间变色，顷刻间，瓢泼大雨骤然而下。

在倾盆大雨的侵蚀下，大地渐渐被戳得千疮百孔，不忍直视。

此时，胡毕烈所属的二十余万白莲匪军已经在营帐中集结完毕，就等着阵雨过后直奔虔州城南门，一举夺下虔州城。

瓢泼大雨越下越大，好像要将这大地冲垮冲裂开一般，没完没了下个不停。

倾盆大雨持续了几乎一个多时辰，才渐渐小去，直至午后放晴，天空才又变了颜色。

这时，雨也停了，风也休了，雷电也无声遁匿了。

就连之前如墨洒遮蔽天际的滚滚乌云也渐渐散开了。

霎时，一缕曦阳彻底劈开天上若即若离的那些乌云，雨后初晴的阳光瞬间铺洒在了广袤无垠的大地之上。

时机到了！

站在营帐门口的胡毕烈喜色难抑，冲着亲随急急招手喊道：“快，去牵本教主的战马过来，还有，通知各队首领率兵出发，谁给本教主第一个攻破北门，拿下南门城楼，必有重赏！呃……就赏虔州城的三进宅子一座，黄金千两。”

“是！”

很快，胡毕烈便骑上马在一众亲随的簇拥下，徐徐出了营寨。

而此时，他麾下的各路白莲匪军已经陆续开拔，踩着满是泥泞的官道，蜂拥而上直奔虔州城北门。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胡毕烈深信此道。而且，经过今日这场及时雨，他相信南门外的雷阵势必告废。

如此士气之下，二十余万兵马强攻一座仅有两万余官军把守的南门，胡毕烈坚信，虔州城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了。

十里之地，纵是地上泥泞坑坑洼洼，路况再怎么不好，不到半个时辰，胡毕烈所部便全线压境。

仅离南门，不过几十步。

胡毕烈压阵跟在最后面，突兀前头传来一声令下，已见本部前沿的部队已经开始朝着南门方向冲杀过去了。

霎时间，喊打喊杀助威之声不绝于耳，大军如入无人之境一般，竟然杀到了南门下。

嘭～嘭嘭～嘭～嘭嘭～

伴随着嘿哟嘿哟的喧呼声，撞门的响动接踵而起。

而有的部队已经开始架设云梯，已经开始攀爬南门城楼了。

胡毕烈见着一切都进行的如此顺利，心中窃喜兴奋之余，也不禁纳闷，一个委实费解的疑惑在他脑中腾然而起——守城的官军为何没有一丝一毫的反击？难道因为一场阵雨将他们的雷区报废了，没了倚仗之后被我胡某人兵

强马壮的二十余万大军给吓破了胆子？

嘭！

来不及胡毕烈瞎琢磨，南门已经被撞开了！

再看城头，官军的大唐龙旗已经被他另外一路部队给拔了下来，径直扔下城楼。

大唐龙旗飘飘荡荡地落在了南门外的地上，瞬间被陆续涌进南门的白莲匪军踩在地下，陷入了城下的泥浆中。

南门，就这么叩破了？

南门城楼，就这么被拿下了？

不费一兵一卒，不耗一刀一剑，零伤亡的代价下，拿下了？

胡毕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突然，心中一个不详的感觉升腾而起。

当即，他冲着身边一众亲随催促道：“快，快随本教主进城探明情况。”

说罢，手中马鞭一扬，当先一马风驰电掣般飞奔向虔州城。

一进南门，他还没来得及察觉蹊跷，就听一名疤脸首领上前牵马坠蹬，然后禀报道：“教主，不对劲啊，南门压根儿就没人守。弟兄们没撞几次，这大门便自个儿开了。我们进了南门之后，发觉四周根本就没有官军的鬼影子。”

南门没人守？

胡毕烈傻眼了，就在这时，城楼之上飞奔下一个瘦子首领，急急喊道：“教主，城楼之上根本就没有官军，空空荡荡啥也没有。”

城楼上面也没有？

胡毕烈这回彻底傻眼了，下意识地想到，官军难道是想放弃南门和南门城楼子？然后将我们放进来再打？

对，官军肯定是觉得两万余兵马根本无法阻止本教主二十余万兵马对南门和南门城楼的猛攻，索性就放弃镇守，将我们放进城中之后再打。

两万兵马想跟我二十余万兵马打城中战，打巷战胡同战？这倒是打得如意算盘。不过，本教主人多势众，照样可以在城里面解决你们。

想来想去，胡毕烈也只有这么理由方能解释得通。

不过，很快他麾下另外一名矮个子的首领就策马来报了：“教主，我率领教众搜罗了附近几条街面和巷子，根本不见一个官军的影子。好像，好像……”

胡毕烈心中一垮，怒不可遏地骂道：“好像什么？吞吞吐吐，你找死吗？”

那矮个子首领弱弱地回了一句：“好像这虔州城是一座空城。”

“空城？怎么可能？”

胡毕烈恼羞成怒地冲那矮个子首领狠狠甩了一鞭子，抽打过后骂道：“前几日还打得死去活来，赵有信和他的五万部众就是全军覆没在南门外，怎么可能会是一座空城？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哒哒哒哒~~~

突然，胡毕烈的身后传来一阵紧凑的马蹄声，正是于敬德和独孤玉等人率众策马进了南门。

他们一进城，便发现了情况的不对劲。远远又听见胡毕烈在这儿大声嚷

嚷着发飙，差不多明白了发生了什么情况。

于家三子没有细想那么多，兄弟三人彼此幸灾乐祸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满脸讥讽之色地看着胡毕烈。

好像此次拿下南门破了城，压根儿就不是胡毕烈有多牛逼，敢情儿是一座空城而已。

三兄弟此时已经忘记，几天前他们三儿还在南门外吃了官军的亏。

于敬德和独孤玉却是半点也高兴不起来，两人眼中顿时呈现惊恐，随后竟然异口同声地喊道：“快，快去虔州刺史府！！”

两人喊罢过后，早已挥动马鞭冲着位于城中央的刺史府方向策马奔去。

这时，于家三兄弟也明白了过来，又是异口同声地喊道：“不好，金砖！！！！”

三兄弟紧随其父之后，也是竞相策马追了上去。

经三兄弟这么一提醒，胡毕烈也明白了，敢情儿，那笔数量惊人的金砖竟然是藏在刺史府中。

旋即，他也带着一众亲随和部曲，火速赶往了刺史府。

须臾，当他抵达刺史府进了大门，正要询问府中站岗的匪军于敬德和独孤玉在刺史府内具体什么位置时，突然见着于敬德和独孤玉两人神情低落地从后院的拱门处走了出来。而于家三子也跟着，兄弟三人满脸尽是忿忿之色，口中直娘贼狗官军的骂个不停。

胡毕烈心中又是咯噔一下，暗叱，难道藏在这刺史府内的金砖出了状况？

他正要相问于敬德时，独孤玉已经冲他摇了摇头，唉声叹气：“来晚了一步，府内密道已经被官军发现了，而且藏在地底下的那批金砖，全部被转移了。”

“什么？”

尽管胡毕烈已经猜到了金砖出状况，但听着独孤玉这么一说，心里还是震惊万份，惊呼道：“统统都没了？”

独孤玉点点头沉默着，不发一言。

而于敬德则是阴沉沉地叹道：“如果老夫没猜错的话，官军不仅放弃了虔州城，还将所有的金砖统统转移带走了。呵呵，枉我们费尽心机，绞尽脑汁地想要夺回虔州城，没成想人家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座空城，咳咳……”

说到最后，于敬德气得咳嗽了起来。

而胡毕烈听完于敬德的话以后，感觉自己此番攻下虔州城的快乐瞬间没有了，相反，他就像是攥紧了拳头使尽了力气挥出的一拳，却没想到砸到了棉花堆上。

随即，他问道：“官军这么短的时间内撤出虔州城，又要带上数量如此之多的金砖，他们能撤到哪里去？咱们追吧？兴许还能追回来呢。”

“痴心妄想！”

于敬德冷冷地回了一句：“南门外有我们几十万重兵包围着，他能撤到哪里去？北撤？不可能！姓郭的狗贼是精通韬略之辈，他肯定也想到了带着这么多金砖往北撤，肯定会被我们追上。如果老夫没猜错的话，姓郭的肯定是带着这些金砖转移到了黑水河对岸——”

说罢，于敬德抬手一指虔州城的西边，沉声道：“岭南城！他肯定是转移

到了岭南城，想仗着黑水河的天险，与我们继续对峙。”

“岭南城？黑水河？”

胡毕烈猛地一跳脚，冲着自己的亲随喊道：“快，快去看看西门渡口那边，还没有船只？强行征集西门那边沿黑水河一带的所有船只，准备强渡黑水河，攻打岭南城，夺回金砖。”

“别费劲了！”

沉默着的独孤玉突然看着胡毕烈，意兴阑珊地摇头说道：“你觉得郭业这种精明人，会在离去之前给我们留下一舟一船吗？现在别说强攻岭南城了，就是要渡过黑水河，也非易事了啊！”

## 第1085章白脸小生最无情

胡毕烈此次筹划这么周密，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来准备攻夺虔州城。

最后没成想，攻下得竟然是一座空城。此时的他心中有多失望，可想而知。他一直空落落的站在了刺史府内，傻傻地僵立当场，就连独孤玉和于敬德等人什么时候离开刺史府，他都没有半分察觉。

良久，独孤玉和于敬德两家的几十万白莲护法军也相继开进了城中。

虽然他们被郭业阴了一把，被转移走了志在必得的金砖，仅仅占下一座有名无实的空城。

但是这并没有浇灭于敬德和独孤玉夺回金砖的信心。

于敬德带着三子，与独孤玉一道登上了西门城楼。

几人登高远望，西门外不远处的渡口早已空无一艘船只，宽约数十丈的黑水河上水流滩急，水面浑浊看不清深浅。

几人心里纷纷不约而同地感慨道，若是没有江船护送的话，这真是一条难以逾越的天堑啊。

对于守城一方的岭南城官军而言，这就是一道天险和倚仗。

突然，于敬德第三子于仲遥手一指黑水河对岸的渡口边儿上，大呼道：“爹，你快看，他们已经开始在河岸布防了，如果孩儿没看错的话，那齐齐整整并排成一列的便是床弩。”

“床弩？”

于敬德眯着眼睛细瞅了一番，气得狠狠一跺脚，骂道：“赵有信这个老匹夫，真是害人又害己啊。赵家压箱底的百架床弩，竟然统统便宜了官军。”

“完了！”

于家长子于元沮丧地叹气：“本以为破了官军的雷阵，便能长驱直入拿下虔州城夺回那批金砖。这下倒好，对方竟然悄不留声地撤退转移到了岭南城。先不说如今咱们手中没有一艘可用的江船，根本就无法顺利渡过这凶险异常的黑水河。就说这对面岸上的百架床弩，只怕咱们渡船行到一半，也会被对方的百架床弩齐发之下射成刺猬吧？完了，这下真的完了，错过了先前的大好良机啊！”

“混账！”

于敬德虎目一瞪，冲于元喝叱道：“未战先言败，滚一边去，少在这儿蛊惑人心！”

于元口没遮拦自讨没趣，悻悻地退到了一边儿。

独孤玉却是莞尔一笑，非常镇定地冲于敬德摇摇头，道：“于老家主莫要生气，令公子也是关心则乱嘛。”

独孤玉竟然一改风格，替于元说起了情，倒是让于家三兄弟诧异一番。

要知道，他们的老子于敬德没来之前，独孤玉和他们三兄弟可是不怎么对付。哪里会想到他会帮于元说起好话来。

于元感激地看了一眼独孤玉，不过却被独孤玉给无视了，愣是白白浪费了表情。

只听独孤玉继续冲着于敬德说道：“于老家主，晚辈认为黑水河既要渡，岭南城也要攻，而那笔金砖也一定要夺回。你说呢？”

“当然！”

于敬德不假思索地回了一句：“哪怕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一定要夺回那笔金砖。因为金砖是我们两家的根本所在。”

突然，于敬德好像听出了独孤玉话里藏话，奇道：“贤侄，莫非你心中已经有计了？”

“呵呵，老家主刚才不是说了吗？哪怕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夺回那笔金砖吗？”

独孤玉诡异地一笑，轻轻说道：“这便是晚辈心中的计策。”

“说得轻巧！”

于家第三子于仲反问了一句：“独孤公子，没船咱们可以造，但是你可知道面对着对岸的百架床弩，强渡黑水河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独孤玉不置可否地回道：“代价自然是很大。这毋庸置疑。恐怕到时候黑水河这浑浊的水面将会变得殷红，用尸山血海四个字来形容，亦不为过。说句直白话，面对着蓄势待发的百架床弩在对岸虎视眈眈，强渡就意味着要用几十万护法军的尸体去填平这黑水河。”

此言一出，几人届时心里一颤，委实被独孤玉这个白面小生的话给震骇到了。

真是人俊心黑啊，敢情儿这死上几十万护法军对他独孤玉而言，就跟用脚碾死一堆蚂蚁一般稀松平常。

于仲又问道：“独孤公子，你说话真是不嫌腰疼。是，几十万白莲护法军都是一群贱民，他们出身卑贱，他们死不足惜。但是你别忘了，若是没了这些卑贱的护法军，哪怕让我们强渡黑水河成功，登上岸后又有谁人替我们攻城破门，夺回那笔金砖？”

“哈哈，三公子没有听清楚在下的意思。”

独孤玉笑道：“我是让几十万护法军强渡黑水河，这没错。但没说让你我两家的护法军来强渡啊。只要强渡成功，他那边死上多少人，又干我们两家何事？至于成功登岸之后，攻城破门夺回金砖这种差事，自有我们两家来应付。你们以为如何呢？”

“独孤公子，你这话是什么……”

“蠢货！”

于仲还没质疑完就被他爹于敬德劈头盖脸骂了过去：“你也给我退到一边去，有勇无谋，徒惹笑料！”

继老大于元之后，于仲也是倒霉悲催的退到了墙角，一脸晦气地跟他哥哥一起在墙角画圈圈。

幸免于难的老二于正暗暗还在庆幸自己没有胡乱插嘴之时，谁知于敬德这老鬼训子训上瘾了，又是大袖一挥，喝道：“你也退到一边去，家门不幸，于家竟然生出你们这三个没用的东西来。”

倒霉的很，于家老二也不幸躺枪，灰溜溜地退到了墙角，与其他两个兄弟共画圈圈同患难。

随后，于敬德若有所思地冲独孤玉点头说道：“贤侄，你的意思是让胡毕烈带着他的二十余万人马来打头阵当炮灰，强渡黑水河？”

独孤玉人畜无害地笑咪咪着，点点头，回道：“是的，他胡毕烈不是自恃有本事吗？不如就让他来打这头阵吧。如果借此机会，又能强行渡过黑水河，又能让他二十余万护法军葬身于黑水河底下，这不是一箭双雕之计吗？

也省了我们以后麻烦。于老家主，难道你真愿意跟一个拿着竹筷的粗鄙人同桌分食？莫要忘了，咱们用得都是象牙筷哟。嘿嘿，咱们是瓷器，他是瓦片。这种活儿自然要主动分担给他干嘛。”

于敬德心里暗暗骂了一嘴独孤玉，真是白脸小生最无情，更无耻。

不过总得来说，独孤玉的这个提议还是蛮符合他的心思，他也不愿意出现胡毕烈继续坐大，今后与他们两家一起分食的局面。

但是，他也质疑道：“胡毕烈虽然是蠢货，但是他身后有高人啊，贤侄。他怎么会乖乖听我们的摆布，甘愿去做炮灰呢？”

“老家主莫要担心，这一点我早有对策。”

独孤玉自信笃笃地说道。

于敬德正要追问，却突然听见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在他耳边响起，紧接着，连其他几人也发现了脚步声。

独孤玉看了眼不远处奔来的几人，然后压低了声音说道：“说曹操，曹操就到！这胡毕烈还真是够心急的，老家主，一会儿你跟三位公子都不要说话，晚辈自会说服胡毕烈这厮，让他乖乖地听从我的摆布，率众强渡黑水河。甭管怎么样，这炮灰，他胡毕烈当定了！”

“好！”

于敬德也压着嗓门儿，急急地回了一句：“这一次，老夫听你的！”

随后，他又冲自己那三个退到墙角画圈圈的废物儿子瞪了一眼使着眼色，示意他们不要胡乱插嘴坏了大事。

“哈哈……原来你们在这儿呀，可让胡某人一顿好找！”

胡毕烈的声音接踵而至，顷刻的功夫，他已经走到了众人的跟前。



## 第1086章独孤玉惊呆了胡毕烈

说曹操，曹操就到！

西门城楼上，经不起念叨的胡毕烈，来了。

打了一通招呼之后，胡毕烈发现除了独孤玉的脸上还有点人色之外，于家父子几人可貌似不怎么待见自己。

尤其是于敬德这老匹夫，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的，一副厌烦自己到顶点的模样。

胡毕烈不用脑袋用屁股也能想明白，八成是因为朝廷官军转移了金砖，留下一座空城的缘故。

尼玛的，空城怎么了？空城它也是城啊，也是我胡毕烈领人打头阵拿下来的，难道不是吗？

哼，背不住还是因为官军惧怕了我胡某人，这才趁夜狼狈撤离的。

想着想着愤愤不平着，胡毕烈心里猛地一惊，暗暗揣测道，莫非独孤玉和于敬德这老匹夫是想赖账？他们事先可是应承过老子的，今后三家平起平坐。难道他们因为老子打下的是一座空城，就想矢口否认推翻之前的一切？

不，绝对不行！

胡毕烈脸颊变得通红，胸口起伏连连，瞬间怒火中烧，双眼赤红地瞪着独孤玉，口气生硬地质问道：“独孤公子，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莫非想要食言而肥不成？”

独孤玉从头到尾将胡毕烈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哪怕是脸上神色的一个细微变化，都收入眼中。

嗤……

不屑的讥笑，暗藏心间。

胡毕烈越是这样，独孤玉越发地有信心兑现刚才向于敬德的保证，一定能成功劝说胡毕烈率部当炮灰。

人啊，不怕你贪婪，更不怕你欲壑难填，就怕你清心寡欲，无懈可击。

随即，他故作糊涂地一脸茫然状，问道：“胡教主，什么什么意思？什么食言而肥？我怎么就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呢？”

胡毕烈迫不及待地嚷嚷道：“之前我们可是说好的，赵有信一死，赵家已是日暮西山，名存实亡了。那么由我胡某人取代赵家，从今往后三家平起平坐，共享南方的荣华富贵。怎么？我于老家主这态度，好像并不怎么欢迎胡某人的加入啊？”

“胡毕烈，你之前答应我们什么？你再看看现在又做了些什么？如今的虔州城，只是一座空城，一无所有的空城。”

于敬德还是没有忍住，大发雷霆了起来。

独孤玉不由暗骂一声猪队友，然后冲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噤声。

谁知胡毕烈一听于敬德这么一发牢骚，更加地确信于家和独孤家就是不想认账之前的承诺。

当即，他也毛了，破口大骂道：“放屁，你眼瞎啊？我问你，我说今日午后必有一场大雨，定能破掉对方的雷阵，应验否？我再问你，我说会率部第一时间攻破虔州南门，这又是否应验？纵是如今的虔州城是空城，那又关我胡某人屁事？”

“你……你强词夺理，实属狡辩！信不信老夫我……”

“咳咳，于老家主！”

独孤玉终于忍不住于敬德这头老猪队友的二次搀和了，皱着眉头一语双关地提醒道：“你刚才不是说累了，想回去歇会儿吗？”

暗示完于敬德之后，独孤玉更是冲于家三兄弟笑道：“三位公子，令尊年事已高不宜操劳过度，这里的事情交给在下与胡教主深谈便可。你们三位先送于老家主回去休息，如何？不然的话，在下有些事情也委实难办哟！”

这是独孤玉最后一次提醒，意思是告诉于敬德，你如果再这么瞎捣乱，我可是撂蹶子不干了，爱谁谁。

于家三兄弟也是着急顺利攻过岭南城，夺回那笔金砖，随即纷纷扯了扯他们老子于敬德衣襟。

于敬德无奈，曾几何时，他这位关陇世家的老辈分家主也要听一个毛头小子来指挥，郁闷至极。

不过，一切为了大局着想，于敬德终究还是忍了。

当即，领着三个儿子下了西门城楼。

看着于敬德离去的背影，想着他平日那副眼高于顶藐视众生的桀骜，胡毕烈打心底就厌恶，心愤难平竟然当着独孤玉的面，狠狠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骂了一声：“老狗如此目中无人，视我胡毕烈为土鸡瓦狗一般，真是欺人太甚！”

独孤玉也被胡毕烈的这个举动给小小惊了一把，对于胡毕烈的粗鄙再次领教了一回。

不过脸上并未有所表现，仍旧是挂着淡淡的笑意，乐呵呵地劝道：“胡教主消消气，于老家主这人就是孤傲的性子，千万不要往心里去。”

老好人，又被独孤玉做了。

胡毕烈点点头，道：“我不跟这老狗一般见识，大局为重，一切都以大局为重！独孤公子，现在胡某人再问一遍，也替我麾下那二十余万白莲教的弟兄问上一遍，之前你们对我的承诺，是否奏效？”

独孤玉听完之后，脸上笑容扔在，但眉宇间还是情不自禁地微微一皱，因为胡毕烈有一句话在他听来非此刺耳。什么叫“替我麾下二十余万白莲教的弟兄问上一遍”？很明显，这是胡毕烈向自己施压，甚至带有点威吓的成分在里面。潜台词便是，你如果不承认之前的允诺，那我胡毕烈手下的二十余万弟兄可是不答应。不答应会怎么样呢？自然是用手里的家伙来说事儿，用武力来讲道理了。

“有效！依然有效！”

独孤玉隐忍大局，违心地说出了这句话。

瞬间，胡毕烈的脸上如老菊绽放，早已笑得合不拢嘴，连连点头称好：“哈哈，本该就这样嘛。独孤公子，你这人到底就是有修养，比于敬德那老狗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

独孤玉矜持地摇了摇头，谦逊道：“胡教主谬赞了，不过胡教主，你可知道我刚才为何要刻意支走于老家主吗？”

“为何？”

胡毕烈拍拍脑袋，想当然地说到：“哦哦哦，你是担心我跟那于家老狗还有那三条狗崽子一言不合掐起来吧？嘿，独孤公子且放心，胡某人不是那种

沉不住气的人，一切都以大局为重嘛！”

“错！”

独孤玉脸上一直挂着的那抹淡淡笑容突然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厌烦，然后冲胡毕烈吐露心迹道：“胡教主，我之所以支走他们父子，是因为我想跟你商量一桩密事。这桩密事，仅限于你我二人知道。”

“啊？”

胡毕烈又是一拍脑袋，不解问道：“独孤公子你是说，你要背着于敬德那老狗，跟俺商量密事？这么说，独孤公子宁可相信胡某人，也不信那于老狗？”

听胡毕烈这口气，貌似还有几分受宠若惊的意思。

独孤玉微微颌首，郑重其事地问道：“胡教主，我能相信你吗？”

“那是当然，必须相信啊！”

胡毕烈重重地拍了下自己的胸口，信誓旦旦道：“独孤公子你放心，胡某人的嘴是出了名的严实，钢刀都撬不开。你有什么密事要商量，但讲无妨！”

独孤玉道：“从今往后，你我暗中定下盟约，建立攻守联盟，亲密如一家。一旦攻破对岸的岭南，夺回那批金砖之后，你我两家便联手，合力做掉于家父子，将他们婺州于氏彻底踢出局。以后，你我两家共享富贵，将来若有机会，你我两家亦可同坐大好江山，如何？”

“啊？？？”

胡毕烈纵是再怎么胆大妄为，再怎么粗鄙不堪，也被独孤玉的这个提议给惊呆了，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手足无措之下愣是半天回不出一句囫囵话来。

他心里只有一个疑窦在飘荡——敢情儿，这关陇世家也不是铁板一块儿，都是齐心各异啊？

## 第1087章领进沟里

“嘿嘿，有点儿意思。”

胡毕烈脸上的笑容难掩他此时心中的贪婪，显然，他对于独孤玉的提议也动心了。

不否认，胡毕烈自从脱了关陇世族的牢笼不再受人摆布之后，便听从了袁天罡的建议，也就是他眼中的那位活神仙的建议，待得羽翼丰满时，彻底吞并独孤和于氏两家的势力，自成一家。

说穿了，他胡毕烈也是个吃独食的主儿。

一开始本来打得就是这个主意，现在一听独孤玉竟然将如此隐蔽之事说与他听，更是邀请他私下结盟，一同吃掉于家。

这可正合了胡毕烈的心意啊，胡毕烈暗里窃喜，奶奶的，本来还在琢磨如何搞死你们两家，老子独占锅里食儿呢，现在倒好，一瞌睡竟还有人送来枕头。

面对着独孤玉抛来的橄榄枝，胡毕烈焉有拒之的道理？

当然是一拍即合啊！

旋即，他毫无掩饰地表态道：“没想到独孤公子也看不惯于敬德这老狗，嘿嘿，真是跟胡某人想到一块儿去了。既然独孤公子对胡某人这般坦诚相待，那胡某如果再拒绝那就是不识抬举了。没说的，就这么定了，从今往后咱们两家荣辱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胡毕烈是站着撒尿的主儿，一口唾沫一个钉，决不食言！要不，咱们斩个鸡头烧些黄纸？”

胡毕烈越说越来劲，连江湖中人那套兄弟义气歃血为盟都搬了出来，听得独孤玉心里倍添厌恶。

不过独孤玉还是隐忍未发，笑着连连摆手阻道：“胡教主，斩鸡头烧黄纸就免了吧，呵呵，这毕竟是江湖中人惯用的手段。咱们如今这番成就，又岂是江湖中人所能攀比的？用他们那套把式，未免小了格局，是吧？”

“啊？是滴是滴~”

胡毕烈也觉得斩鸡头烧黄纸的确有些粗鄙，连连笑道：“今时不同往日了，咱不兴江湖人那套把式，就依独孤公子的。接下来你说咋办？是不是找个机会，咱们直接将于家父子给……”

边说边比划，一个手起刀落的手势已经在将胡毕烈那迫不及待的心呼之欲出了。

随后，又补充了一句：“独孤公子放心，只要于家父子一死，咱们就顺利收编了他们于家的兵马。别看那些护法军都是他们于家的，可说到底还是我们白莲教的弟子和教众。到时候于家父子一死便是群龙无首，只要胡某人届时振臂一呼，加上独孤公子你率众响应胡某人，嘿嘿，将几十万人收编并非难事。”

“不急！”

独孤玉惊异胡毕烈如此心急的同时，也不禁在怀疑，莫非这胡毕烈一早就有了这个心思？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人的危险系数还在于于家父子之上啊，需谨慎提防才是。

随后，他解释道：“现在不是动手的最佳时机，你想想看，如今那批金砖还在对岸的官军手中。如果贸然将于家父子解决了，势必会引起内乱。当

然，我相信胡教主的完全有能力可以平息止戈，但是外敌未除我们却先内乱，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我们还需要他们的力量来攻下岭南城，夺回金砖，不是吗？”

“也对，独孤公子说得对。”

胡毕烈稍稍便明白了过来，点头附和道：“那就等着攻破岭南城，夺回金砖之后，再找机会解决了他们父子四人。是胡某操之过急了，幸亏有独孤公子把舵，不然险些误了大事。嘿，那批金砖才是最最重要的东西。”

“正是此理，胡教主明白就好。”

独孤玉看着此时的胡毕烈对自己已经心无设防，继而趁热打铁道：“如今胡教主你所部刚打下虔州城来，正是士气最旺的时候，更应乘胜追击。如今要攻下对岸的岭南城，势必就要先强渡黑水河，拿下官军在沿岸布置的第一道防线。我看就由胡教主所部来打头阵，如何？”

“当然没问……呃，又要我来打头阵？”

胡毕烈被独孤玉捧得高高的，险些顺口应了下来，不过还是被他果断地反应了过来。随后一脸不解地看着独孤玉，问道：“独孤公子，凭什么让我来打头阵？真是拿我胡毕烈，拿我手下二十万弟兄当牲口呢？这拉磨的驴还要歇口气呢，更何况是人？就算缺人打头阵，也合该他们于家父子上去打，难道他们手底下那几十万护法军统统都是摆设？”

独孤玉心里微微一怔，心说，看来这迷魂汤还是没有灌够，终究还是被他反应过来了。

随即，他略微调整了心态，佯装着生气的样子，轻轻呵斥了一句：“胡教主，刚才还夸你是个聪明人呢，怎么这个时候又犯起糊涂来了？我看你啊，还是被于家父子气得，气得失去了应有的思考能力。”

胡毕烈道：“怎么说？”

独孤玉道：“你想想看，于家父子一直对你都意见，这是为什么？”

“奶奶的，这于家老狗和小狗无非就是自恃出身名门大族呗，瞧不起胡某个平头百姓出身的人呗。”胡毕烈一提起于家父子，又来气了，“狗日的，他也不瞧瞧是谁破了雷阵，是谁第一时间攻进虔州城的。要我说啊，还真瞧不起我们这些出身卑贱的人，出生名门望族又如何？还不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呃……独孤公子，我没说你，我是冲着于家那个牲口说得。”

独孤玉违心地笑道：“理解理解，胡教主性情中人，在下怎会不懂？如果这点心直口快的话语都忌恨在心里，今后你我两家又如何能长期荣辱与共呢？对吧？”

胡毕烈点着头，竖起拇指赞道：“硬是要得，独孤公子，就冲你这大度胸襟，胡某就一个字，服！”

“哈哈，胡教主，咱们言归正传！”

独孤玉道：“你想想看，于家不是一直瞧不起胡教主你吗？尤其是这一次你拿下虔州城，他们认为你是占了那场及时雨的运气，并非是你的真本事。而且筹划这么久，拿下的竟然还是一座空城。胡教主，你应该打上一场漂亮的硬仗给人瞧瞧，好让于家手底下那些白莲护法军服气，不然将来你这么振臂一呼，收拢了他们？而且一旦胡教主强渡黑水河成功，我想就是狠狠扇了于家父子几大嘴巴子，让他们无话可说。嘿嘿，这扇人嘴巴子的感觉，胡教主难道不想尝尝？”

“嘶……”

胡毕烈轻吸一口凉气，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砸吧着嘴自言自语道：“也是，不仅可以狠狠扇他们于家一嘴巴子，还能让于家手底下那些白莲教的教众们信服老子，的确，老子应该打上一场硬仗给他们看看。可是……”

胡毕烈到底还是犹豫了，颇有些担心地说道：“对岸有官军的第一道防线，强渡黑水河可是个玩命的活儿计啊，到时候我手底下弟兄肯定要死上不少，就算强渡成功了，恐怕也伤亡惨重啊。”

“你瞧，你又犯糊涂了。”

独孤玉轻轻笑道：“到时候咱们解决了于家父子，他们于家麾下的几十万护法军统统归你，不就完了吗？我独孤家，一个也不要。我兄长在南边几个州府还有数十万部众，犯不着和你胡教主抢人！”

胡毕烈双眼一突，惊喜喊道：“独孤公子，你这话当真？当真一个也不要，全部划入我的部下？”

“绝无虚言！”

独孤玉斩钉截铁地回答道：“而且，如果胡教主领了打头阵的差事，那上山砍木造船的活儿就交给于家父子来干。你想想看，堂堂于家的父子四人，竟然只配给胡教主你干些砍木头修造船只的杂活儿，想想也是让人解气啊，不是吗？”

“于家父子上山砍木头造船只？”

胡毕烈又是咧嘴一喜，继而放声大笑道：“要得要得，于家父子只配给老子干些提鞋擦鞋的杂活儿，没错，老子可算是扬眉吐气了一把，要得要得，爽！”

说到这儿，胡毕烈俨然已经应承了由他强渡黑水河打头阵的差事，信誓旦旦地保证道：“独孤公子，你就瞧好吧，胡某人纵是全军覆没，让手下教众的尸体填平黑水河，也要趟出一条血路来，定要成功攻破官军设在沿岸的第一道防线。”

“好，胡教主勇气可嘉，志气更是可敬，那咱们就一言为定了！”

“一言为定！”

## 第1088章不打就是打

接下来的几天里，于敬德这老匹夫还真是非常配合地带着三个儿子，率着一众部曲漫山遍野地砍柴伐木，为胡毕烈加紧进度造船只。

于敬德如此无条件地配合，落在胡毕烈眼中，想当然地认为对方这是在忍气吞声没辙儿，心里那叫一个痛快啊。

这几天的夜里睡觉，胡毕烈在营帐中几乎连着呓语大呼痛快，气死你个于老狗，更是屡屡在梦中笑醒。

可见，独孤玉已经游说成功，胡毕烈这次真是心甘情愿地强渡黑水河打头阵了。

几天的时间里，几十万白莲护法军日以继夜的赶工，虔州城西门渡口一带的船只渐渐多了起来。不到七天的时间，虔州城附近山林里，但凡是有些年头的粗壮树木都被于家父子所部人马砍伐殆尽，与此同时，也造出来了将近一百来艘的船只。

不过由于时间仓促加上缺少良工巧匠，所造出来的船只还是偏小，一百艘船只所能够搭载渡河的人数完全无法满足胡毕烈所部二十余万兵马。

于是乎，

于家父子还得率众满山跑，继续砍柴伐木，继续增造船只。

当然，胡毕烈对于于家父子的遭遇乐见其成，仍旧保持着幸灾乐祸的心思。

日子，一天天地在白莲护法军的砍柴伐木和增造船只中渡过……

岭南城的东门渡口，隔着一一条黑水河，正对着的就是虔州城西门。

水流湍急，水面浑浊不堪的黑水河，横亘在两城的渡口中间，足有八九十丈宽。

按照现在的计量单位，一丈等同于三米三，也就是说，这条凶险深不见底的黑水河足有三百米宽。

郭业此时正在一众人的簇拥下站在渡口眺望河对岸，这么远的距离要想看清西门城楼上情形那显然很难，但却不影响郭业他们对虔州城西门渡口沿岸一带的观察。

率领三千黑甲玄兵营作为第一梯队坐镇第一道防线的曹录勋紧随郭业身边，见郭业神情凝重一言不发地眺望着黑水河对岸，不由低声说道：“大人，眼下匪军正抓紧增造船只，估计不出三天，他们就会凑够船只强渡黑水河，对我们岭南城发起总攻。”

郭业粗略估算了一下河对岸的江船，约莫已经有了两百来艘，按照对方江船的规模，一艘船勉强可以搭载八百人过河。而以他这几天观察对方增造船只的数量，三天后，估计还能增造五十艘。两百五十艘江船，足足可以搭载上二十万兵马。奶奶的，不得不说，这么多数量的白莲匪军一起动手砍木造船，产量是相当惊人的。

曹录勋的话郭业听在耳中，不过也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敌我双方磨磨蹭蹭这么久，也是时候该亮剑拼刺刀了。这一战，在所难免了！”

曹录勋眼中浮现毅色，点头唔道：“大人所言极是，拼死一战，不可避免。不过大人放心，我三千黑甲玄兵坐拥百架床弩，又有弩箭无数，这第一

道防线未将一死守到底。纵是箭尽弩毁，三千黑甲玄兵也不会后撤半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大人放心，我们一定会打出黑甲玄兵营的风范儿来。”

“错！”

郭业言简意赅的一个字，直接就将曹录勋这番壮志激昂的话予以了否定。

顿时，曹录勋一脸茫然状。

郭业笑着解释道：“市井有句话，叫双拳难敌四腿，好汉架不住人多。对方这次明摆着就是一上来摆出强渡黑水河之势，依着对方此次准备的船只，二十万人打头阵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你区区三千黑甲玄兵，百架床弩又岂能杀得干净对方二十万人？听我的，能打掉多少打多少，能杀多少杀多少。如果到时守不住，你别给我死犟死犟的，做那些无畏的牺牲。一个字，撤！统统给我撤回城中来。”

“大人此言差矣！”

曹录勋争辩道：“匹夫不可夺志，就因为区区白莲匪军占着人多势众，我堂堂黑甲玄兵就要后撤？不能，不可能！末将和弟兄们绝对丢不起这个人。还是那句话，能守多久守多久，大不了玉石俱焚，青史留名！”

“留你奶奶的蛋！”

郭业气不过喝骂道：“活着总比死了强，留着有用之身，将来老子还要你曹录勋和黑甲玄兵营做更大的事情。死在这种地方，死在这种乌合之众的手上，跌不跌份儿？”

甭管郭业开口怎么骂，曹录勋始终无法苟同他那个守不住就撤的建议，随即又是争辩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

“别他娘的废话了！”

郭业劈头盖脸一声吼，怒骂一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少在这儿跟我讨价还价，记住，这是命令！！！”

训罢，郭业便铁青着脸冷哼一声，转身缓缓离去，离开了渡口，朝着东门城中方向行去。

曹录勋触了霉头引得郭业发火，这是郭业第一次冲他发火，还是发这么大的火，一时间怔怔僵立当场。

庞飞虎留了下来，轻声劝说宽慰着曹录勋。

而康宝和程二牛则是飞奔离去，紧跟着郭业朝着东门城中行去。

半路上，还抵达东门，康宝便在郭业的身后一边走着，一边不解问道：“妹夫，你今天咋这么大的火气？”

程二牛也嘟哝地补了一句：“是哩，大舅哥你最近咋回事啊？动不动就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动不动就说这是命令。从来不见你发过这么大的火哩。”

郭业稍稍停住了脚步，还是铁青着脸，闷哼一声：“我若是不发火，曹录勋会听？你程二牛会听？我告诉你们，我若是纵容你们任意妄为，那才是对你们最大的不负责任。你们也不是初来乍到的新兵蛋子，总该知道战场之上，稍稍一不留神，那是要死人的。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一个人都有事，懂吗？”

“呃……”

程二牛粗枝大叶，一时接不上话茬儿了，只不过心里倒是暖意洋洋，蛮



是感动。

倒是康宝听出了端倪，轻轻揣测道：“妹夫，你的意思是说，这一战咱们必败？”

“呵呵！”

郭业冷笑一声，摇头道：“说败，为时过早。但是面对着几十万白莲匪军的攻城，若是没了黑水河的天险，岭南城肯定是守不住的。所以，第一道防线也是迟早会被突破的，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康宝这时也纳闷了，问道：“守不住跟败有啥区别？”

“有区别！”

郭业笑道：“守不住不代表我们不可以撤！别忘了，只要再过三天，我与李靖那个死守十五天，拖住白莲匪军主力的约定就完成了。到时候，我若是守不住岭南城，我凭什么不能往后撤？难道就这么白白在这儿做无畏的牺牲？”

“啥？又撤？”

“不是吧？还撤？”

这下，程二牛和康宝听明白了，敢情儿咱们家这位已经开始惦记撤退了。

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是打得哪门子仗？

不拼上一刀一剑，不放上一弓一弩，尽是玩撤退了。这是在跟白莲匪军打仗呢？还是将白莲匪军当作遛狗逗猫玩呢？

郭业看着一个是自己的妹夫，一个是自己的舅子，显然都被自己的言论给震惊了，不由乐道：“放心吧，守，肯定要守，但就是守多久的问题。你们记住，只要那批金砖在我们手中，这场仗主导权就在我们手中。金砖好比是骨头，对岸的白莲教就好比是饿犬，肯定一直都要被我们牵着鼻子走。我们上哪儿，他们就必须跟哪儿。”

说到最后，郭业的眼中闪烁着狡黠的目光，向二人说教道：“你们听好了，打仗，并不一定要真刀真枪的拼着打就叫打仗，硬仗要打，但是蛮仗蠢仗不该打。有时候，不打就是打，懂了吗？”

“不打就是打？”

“不懂！”

二人已经被绕晕绕糊涂了，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 第1089章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四天后的一个清晨，天空碧蓝如洗，太阳照常从东方冉冉升起，不一会儿，仲夏之热无需等到正午便悄然袭来。

黑水岸上微风拂过，虽荡漾不起黑水河面的波浪，却是让人觉得这股仲夏大清早的微风，闷热闷热。

此时，虔州城西门渡口岸，两百五十艘战船集结完毕，正分批逐次地缓缓朝着河对岸摇橹划桨而去。

不过黑水河的水流滩急，纵是船上的船工们如此卖力，船只在河上的行驶速度仍旧缓慢，慢如虫蚁爬行，仿佛每每向前行驶一步，都要往后倒退上好几步一般，举步维艰。

这边码头渡口，随着战船陆续离岸，胡毕烈也在独孤玉的相送下登上了船。

不过上船之后胡毕烈却没有立刻下令开船跟上，而是左顾右盼地在渡口码头附近寻觅着什么。

独孤玉大概其猜出了胡毕烈的心思，不由轻笑道：“胡教主，你是在找于老家主？”

“嘿嘿～”

胡毕烈被独孤玉看穿了心里的小算盘，干笑两声以示回应，然后一脸纳闷道：“于敬德那老匹夫居然耐得住性子龟缩在城里不肯出来，就连他家的三个小崽子都不见人影，嘿～莫非是见不得胡某人今日出征如此风光不成？”

“咳咳。”独孤玉清咳两声，笑道，“胡教主，这种事情心照不宣即可。于老家主的性子你是晓得的，说好听点那叫心高气傲，说难听点便是有些……嘿……有些心胸狭窄，气量不够哟。今日胡教主领军强渡黑水河为我军打头阵，自然一时风光无两，恐怕他也是怕眼见了心烦吧？哈哈，心照不宣啦！”

“要得要得，硬是要得！哈哈……”

胡毕烈又是心满意足地放声大笑，随后才向独孤玉拱手告别，安然转身返回了甲板，意气风发地下令道：“传本教主令，卯足了劲给老子摇橹划桨，强渡黑水河！！！”

令罢，不消一会儿，附近船只上的船工们口中哼哼哈哈嘿嘿哟哟开来，卖足了力气摇橹划桨，渐渐陆续分拨地开船离开了渡口，朝着黑水河对岸进发。

独孤玉站在码头上见着两百余艘战船慢腾腾地向对岸行使而去，心中粗粗松了一口之余，嘴角也情不自禁地抹起一弯弧笑，眼中尽是透着一切尽在掌握中的自信。

“贤侄，姓胡的那蠢货走了？”

独孤玉的身后，遥遥传来于敬德那苍老中透着阴鸷的声音。

声音由远及近，待得独孤玉转过身去，于敬德已经来到了独孤玉跟前，他的身后正跟着他那三个儿子。

独孤玉道：“是啊，走了。早前晚辈不让于老家主来渡口码头，是担心老家主您看不惯这厮的小人得志嘴脸，继而与他争执起来，最终坏了你我原先的计划。呃……晚辈擅作主张，还望老家主莫要往心里去才是。”

俨然，今日于敬德父子没有出现在渡口码头，完全是出自独孤玉的安

排。并非如胡毕烈认为的那般。

“你知道就好，哼，你独孤玉一向独断专行，你眼里还有我父亲没有？”

不等于敬德这个当爹的发话，于家老三于仲又一肚子忿忿的抢先指责道。

“嗯？”

于敬德阴沉沉地低鸣一声，一双鹰视狼眸般双眼扫了于仲一眼，如刺骨钢刀刮过一般，吓得于仲寒蝉若惊，闷不吭声地退到了一旁。

显然，这厮又越俎代庖，惹得他父亲不快了。

于敬德轻轻摇头，说道：“贤侄，你比老夫沉得住气，胡毕烈这种粗鄙不堪之人老夫见之如狗屎在旁，几欲作呕，也亏你能忍受得了他那副嘴脸。你放心，老夫知道你的心思，好不容易游说了这厮打头阵，生怕老夫一时沉不住气与他争执起来，坏你计划。嘿嘿，这种人，合该贤侄你收拾啊。”

“老家主抬举晚辈了。”

独孤玉的脸上挂着招牌式的淡淡笑容，潇洒不羁地拱了一下手，作了一下揖，煞是云淡风轻地回道：“为你我两家的共同利益，胡毕烈再是恶心令人作呕，呵呵，晚辈也忍忍又有何妨？”

“好，好。”于敬德一扫刚才那副阴鹜神色，脸上尽是一副满意之色，点赞道，“贤侄果真是做大事之人，比我家这几个小畜生不知强上多少倍。唉，生子当如独孤玉啊，好生羡慕我那位仙逝的独孤老兄。”

很不幸，于家三子又躺地中枪，被他们的老子再次贬得一无是处。

而独孤玉嘴上这般说，脸上这般笑，心里却又是另一番思量，心说，你于敬德又比胡毕烈强的到哪里去呢？胡毕烈任我摆布，你于敬德又岂不是随我玩弄于鼓掌间？

其实，独孤玉心中早有定计，若是胡毕烈强渡黑水河成功，攻破第一道防线，那么他便会联合胡毕烈，待得攻破岭南城夺回金砖后，就一起向于家父子下手。

若是胡毕烈强渡失败，那对他也没有损失，因为让胡毕烈打头阵当炮灰，就是他和于敬德之前定下的计策。趁此机会翦除了胡毕烈，只会让于敬德更加相信他独孤玉的诚意。

所以，无论哪一边失利，他独孤玉都稳赚不赔，两边都讨好。

如果郭业在这儿的话，肯定会对独孤玉这小子玩得这一手拍案叫绝，虽然行径无耻，但却是玩得那叫一个漂亮。

用郭业的话讲，这就是风险管理学上的概念，俗语就叫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这边，独孤玉和于敬德站于码头渡口，目送着渐行渐远的船队，谈笑风生着。

而岭南城东门城头上，郭业屏息凝气地眺望着对方第一拨战船渐渐驶到了黑水河中央，不由抿紧了嘴，一言不发。

郭业身边尽是遥遥观战之人，众人无一不是保持缄默目视前方，不少人已是手心出汗，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在东门城楼之上。

面对着敌方第一拨战船驶到了黑水河中央，足足有二十来艘，已经进了沿岸床弩的射程范围，却丝毫不见曹录勋黑甲玄兵营的有所动静。

程二牛忍俊不禁，不由喘着粗气急咧咧喊道：“曹录勋这瘪犊子到底想干

啥啊？这敌方战船都驶进了射程范围，他咋还不下令百架床弩齐发呢？射死这群王八羔子，击沉这第一拨战船也好刹刹白莲教那些牲口的威风，是不？”

“呵呵。”郭业沉默中突然发出一声轻笑，道，“我了解曹录勋，他是想等着将敌方战船放近些再打。这样也能将床弩的威力发挥到最大处。”

程二牛想想郭业分析的蛮有道理，咧嘴傻笑道：“呃……这厮还真沉得住气！”

“快听！”

“快看！”

突然，康宝和庞飞虎两人相继抬臂遥指黑水河沿岸，异口同声地齐呼道。

砰~砰砰~砰砰砰~~

只听沿岸那边传来床弩齐发的闷响之声，声声沉重不绝于耳。

随着床弩齐发之声，再抬头望向黑水河上空，黑黑压压密密麻麻的足有扁担那般长的弩箭朝着黑水河中央的第一拨敌船疾射而去，铺天盖地甚是壮观。

曹录勋，黑甲玄兵营，终于动手了！

## 第1090章一拨完了一拨上

冒着风险放近了打，将床弩的威力发挥到最大。

郭业没有分析错，这正是曹录勋的用意。

事实证明，曹录勋这个冒险大胆的举措是无疑对的。

放近了打，不仅加大了命中率，也彻底底地将床弩的威力发挥到淋漓尽致。

百架床弩齐发如万道火舌吐蕊，连连不间断地冲第一拨靠近的战船发射着。

“放！”

“放——放！”

“放！”

几名黑甲玄兵营校尉以二十架床弩为单位，手上执彩色小旗，不断地冲着各自所属单位发号施令着。

曹录勋坐镇中军，气定神闲地目视着黑水河上的战况，尽管一切都看在眼里，但耳边仍旧接二连三地传来亲兵的欢呼雀跃之声。

“中郎将大人，快看，咱们的床弩成功阻挡住敌军战船向前推进了。”

“大人大人，快瞧，第一拨战船上匪军伤亡惨重，哈哈，你看，好多匪军竟然弃船投江了。”

“这帮蠢货，黑水河水流滩急深不可测，跳下去生还的机率比在船上还要低，乌合之众便是乌合之众。”

“大人，看呐，床弩竟然从敌船甲板上射穿到底，哈哈，漏水了，要沉了要沉了，要沉船了！”

“一艘……两艘……”

“五艘……八艘……”

几名亲兵就跟现场播报员般在曹录勋耳边聒噪着，及时向他汇报着眼前黑水河上发生的状况。

尽管他们说这些，曹录勋亲眼目睹看在眼里，可是当他听着他们轮番播报着战况时，心里还是说不出的痛快。

“跑了跑了，第一拨剩余敌船已经开始后撤了，哈哈……”

随着亲兵播报起最新战况时，曹录勋已经发现第一拨二十余艘敌船中仅剩的九艘战船已经开始向后撤去，明显就是被百架床弩齐发给死死弹压住了。

曹录勋见状，也是稍稍松下一口气，然后摆摆手，示意道：“别高兴的太早，这场战斗才刚刚开始，两百余艘敌船仅仅击沉了十来艘，有何好沾沾自喜的？我黑甲玄兵应是胜而不骄。好了，你们几个赶紧下去传本将命令。”

说着，曹录勋逐一向几个传令亲兵吩咐道：

“刘三儿，你去通知楚校尉，抓紧盘点我们还剩多少弩箭。你跟他说，弩箭尽管放开了手脚用，但是还是那句话，放近了打，必须将床弩的命令和威力都发挥到最大处，不能白白浪费。要知道，弩箭一旦告罄，床弩便无疑成了摆设。”

“喏！”

那名叫刘三儿的传令亲兵急急跑了下去。

紧接着，曹录勋又向其他几个传令兵吩咐道：“你们几个现在就通知其他几位校尉大人，让他们抓紧时间检查床弩，一旦床弩发现有所破损，立马毁弃。抓紧时间，快点下去通知吧，估摸着敌船下一轮的进攻就要开始了，而且对方吃了这么大一个亏，肯定接下来的进攻会更加猛烈。”

“领命！”

几名传令亲兵异口同声，纷纷各自散开奔向摆阵百架床弩的前沿阵地。

曹录勋心里清楚，对方是不可能因为第一拨战船的失利而放弃强渡黑水河的。两百余艘战船，仅仅击沉了十几艘，哪里会这么轻易放弃？

相反，他相信下一轮的进攻，肯定不再是像第一拨战船那般，仅派二十余艘战船前来试探性进攻，接下来的战都将会如暴风般来得更加猛烈。

.....

.....

黑水河上，第一拨战船在前面吃了闷亏，怯战回撤的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坐镇最后战船上的胡毕烈耳中。

消息一传来之后，胡毕烈当场大发雷霆，大骂废物。

他生气的并非是第一拨部曲的失利，更不是因为被击沉了十余艘战船死了近万护法军而发火，而是因为第一拨战船剩余船只的后撤。

“废物，废物！”

胡毕烈一脚将甲板上的一把椅子踹翻在地，双眼瞪得如牛卵那般直视前方第一线，近乎于咆哮般吼道：“一群贪生怕死的蠢货，小小挫折便后撤，看不老子活刚了这群霍乱军心的废物！”

咆哮一番过后，胡毕烈心里的那股子邪火仿佛宣泄殆尽了似的，口中不再喊打喊杀，而是阴沉着脸继续目视着前边继续回撤的江船，接下来久久不发一言，心里好像在盘算着些什么。

因为胡毕烈的阴晴不定，吓得他身边几个得力手下都远远地避着他，生怕引火烧身，去触了自家教主的霉头。

良久，胡毕烈这才将目光从黑水河前方第一线收回，然后徐徐转身落在几名得力手下身上，皱着眉头冷哼一声：“不就是击沉了十来艘的战船吗？哼，老子不心疼，那都是于家老狗修造出来的，也不费老子一丝一毫。至于死人吗？嘿嘿，老子二十余万护法军，死上这么点人算个卵大的事儿？没事儿，老子死得起！”

说完之后，他紧绷着的神情明显为之一松，好教几名远远避着的几名得力手下放宽了心情。

其实胡毕烈这番话还有后半句的潜台词，对于一下子损失近万的护法军，要说胡毕烈不心疼那是假的，毕竟这些都是他用以和独孤玉合作的资本，也是和于老狗抬杠对峙的倚仗。没了手底下这些护法军，他胡毕烈就是跟屌毛。

但是当他刚才沉默时也想到，只要能成功强度黑水河，攻破官军第一道防线，那就无异于此次行动成功。那就意味着，岭南城不日便会被攻下。

一旦攻下岭南城，那他就可以和独孤玉两人联手弄死于家父子。独孤玉可是亲口承诺过的，于家父子一死，那就由他全盘接手于家麾下的数十万护法军，这可是令他垂涎三尺之事啊。

与之相比，现在死上一些人又有什么关系？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只要

能够攻破第一道防线，打开通往岭南城的生命通道，最后与独孤玉合作达成心中所愿，便是再死上十万人，他胡毕烈都在所不惜。

旋即，他心中有了定计。

只见他抬步走到那几个得力手下跟前，沉声下令道：“传本教主命令，调集一百艘战船，给老子排成一字阵型，全面压进。哼，我就不信一百架床弩齐发，还能统统将我百艘战船给击沉不成？一百艘战船齐头并进，一路碾压过去，谁若敢再擅自后退，杀无赦！”

言下之意，胡毕烈这次要大出血，拼上一百艘战船外加将八九万护法军，也要顺利强渡拿下第一道防线了。

几名手下心里虽然暗自不满教主大人的视手足弟兄性命如草芥，但也不敢表现出来，纷纷下了甲板，各自调集战船而去。

在黑水河上将一百艘战船调集摆出固定阵型，这并非容易之事。因为这个年头没有电话电报，而白莲教这些杂牌军又不懂什么旗语，所以光是挨个挨个船只的进行传令调集，就足足耗费了一个时辰。

这也让曹录勋那边有了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第二场阻击战，同时也让曹录勋这边稍稍歇息喘了一会儿气。

当然，也让东门城楼上观战的郭业发现了黑水河上敌船阵型的显著变化。

郭业看着百艘战船徐徐靠拢，然后摆出一字阵型明显有齐头并进之势，立马猜出了胡毕烈的用意，心道，看来这次对方是花上血本了。这就更让郭业相信，这次对方强渡黑水河，绝对不会轻易的知难而退。

死战，在所难免！

随即，他冲身边诸人说道：“敌军战船阵型有所变化，看来这次是拼上家底也要强渡黑水河了，如实不攻破第一道防线，他们决不罢休的。”

说罢之后，他冲程二牛招招手，吩咐道：“二牛，你现在立马出城前往码头渡口，替我跟曹录勋传话。”

程二牛拱手领命，问道：“大舅哥，传啥话？”

“唔……”郭业略微沉吟一下，说道，“如今敌军战船改了阵型，显然是要用一百艘战船碾压过来，这样的话，百架床弩齐发根本阻止不了对方的推进，还是杀伤力不足啊。这样，你让他立刻改变打法，不能再这么床弩连射了。”

程二牛又问：“大舅哥，咋改变，你说，我传。”

“嗯。”郭业微微颌首，道，“让他将床弩投射的威力再次发挥到最大。这样，你下了城楼先找余管事，之前他跟我提议过一个想法，现在看来他的想法很靠谱了。你跟余管事说，我已经同意了他的提议，然后你带着他去找曹录勋，就说是我说得。到时候，余管事会帮他出主意，如何将床弩投射出去的效果发挥到真正的最大处。”

“得嘞，俺这就去找余管事！”

程二牛领命告辞，火急火燎地奔下了东门城楼。

## 第1091章借鉴赤壁之战

岭南城东门渡口，第一道防线。

随着程二牛领着余管事的到来，经过稍稍休整的曹录勋所部黑甲玄兵营又开始忙活起来了。

余管事身子骨还算硬朗，忙不迭地穿梭在百架床弩阵线上，指挥交代着黑甲玄兵们该如何如何将床弩的杀伤功效发挥到最大。

这边曹录勋一边瞪大了好奇的眼珠子，远远观察着余管事前前后后忙碌着，一边竖起耳朵听着程二牛着余管事此举的目的。

只听程二牛扯着嗓门儿大声说道：“曹兄弟，这可不是俺的意思，这是俺大舅哥亲自下的令让带着余管事过来的。”

郭大人亲自授意？

曹录勋心里那份突兀的膈应略微减轻了几分，然后继续看着余管事带来的百余名风雷堂人手，发现他们都在重复着一个动作，那便是将一批又一批的碎布条、破棉絮浸泡进各自跟前的木桶里，浸泡许久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将这些碎布条、破棉絮从桶中捞出来，黑乎乎湿漉漉的裹在扁担一般长短粗细的弩枪之上，里三层外三层，左三圈右三圈，将整条弩枪从头到脚裹得紧紧，就跟老太太裹着的臭脚布一般无二。

这可把曹录勋看傻眼了，余管事和他的风雷堂这是要干什么？难道弩枪上裹着碎布破棉絮的，就能一枪射沉一艘敌船？简直是闻所未闻啊！

他不禁对郭业起了质疑，莫非郭大人也糊涂了？这哪里是让余管事他们过来帮忙的呀？这简直就是帮倒忙啊。

心急之下，他便要上前阻止，却被程二牛伸手拦了下来，劝阻道：“曹兄弟，俺大舅子可说了，莫要对余管事强加阻拦，他可是来助你一臂之力的呢。”

“扯淡！”

曹录勋脸阴沉沉地看着程二牛，气愤道：“难道在弩枪上裹些碎布条，塞点破棉絮，就能将床弩的威力发挥到最大？我看郭大人是受了这余管事的迷惑，偏听轻信了他。是不是接下来还要在我这儿摆个祭坛作个法，祈祷这黑水河神发威，将水面上的两百余艘战船全部浪打浪卷翻沉船入河底啊？”

“呃……”

程二牛被曹录勋的话给难住了，虽然在来的路上，余管事已经跟他提过一嘴，却已然被他抛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跟曹录勋阐释余管事和风雷堂此举的用意了。

无奈之下，他甩下一句：“你且等着，俺给你将余管事喊来。”

说着，拔腿便冲着余管事那边跑去。

顷刻，余管事双手湿漉漉的随着程二牛来到了曹录勋跟前，葛笑道：“曹将军，二牛将军让老汉过来跟您解释解释，嘿，老汉在来的路上已经跟二牛将军讲过来着，没成想他又忘得一干二净了。”

程二牛挠了挠后脖子，讪笑道：“你是跟俺讲过，但俺听完后便又忘了，嘿嘿，还是余管事你自己跟曹将军再解释一通吧。”

余管事和曹录勋听完程二牛的话后，不约而同地翻了翻白眼，这厮就是典型的左耳进右耳出啊。



曹录勋不予理会，直接问向余管事道：“余管事，本将军很好奇，你在这弩枪上裹布条塞棉絮，到底要做什么？你别告诉本将军，就凭着在弩枪枪身上搞这些花把式，就能床弩射一枪便轻易击沉黑水河上的敌船了？”

曹录勋最后这番话自然是反话，余管事这种老精于世故的人怎么会听不出对方的不满？

听着自然有些刺耳，但余管事并没有因为对方的奚落而生气，因为对方不了解内在缘由。要说责怪也要怪罪程二牛这不记事的脑袋。

随即，余管事嘴角挂笑地侧了侧身子，抬手遥指身后不远处的一架床弩，道：“曹将军，你看见床弩旁边的木桶没？”

曹录勋点点头，道：“看见了，不就是刚才你们在浸泡碎布条和棉絮的木桶吗？”

“是呀，奥妙就在那个木桶中哟！”

余管事笑着轻轻在曹录勋鼻子前挥舞了一下双手，问道：“曹将军，老汉这双手湿漉漉的，你闻到什么味儿了没？”

其实从余管事一来到自己跟前，曹录勋便早早闻到了一股异味儿扑鼻而来，甚是呛鼻的味道。他一开始以为是余管事许久没有洗澡，导致身上发出异味儿。

现在经他这么双手一舞，才确定在味道的源头并不在余管事的身上，而是来自他的双手，确切地说，这股呛鼻的异味儿应该是来自余管事双手上沾着的那些湿漉漉的液体。

于是，他点点头表示有闻到，然后问道：“你说得奥秘就在于那桶中装着的水？”

“是极是极，曹将军真是厉害，这都被你猜到。”

余管事笑着点头道：“不过这桶里装得可不是水，而是猛火油。”

“猛火油？”

曹录勋毕竟是有见识的人，虽然猛火油这三个字比较生僻，而且用途也并不广泛和普及，但是他在古籍中还是见过关于猛火油的相关记载的。

所谓猛火油，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地理志》中就记载到“高奴县有洧水可燃”。

南朝范晔之《后汉书·郡国志》则记载了古人采集和利用猛火油的情况：“（延寿）县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燃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文中所谓“石漆”，当时就是指猛火油。

古代民间百姓也曾将猛火油喻作“一种可以用来燃烧的水”。

猛火油，这种可以用来燃烧的液体到底是什么呢？

当初余管事跟郭业提起之时，郭业便双眼冒精光，这尼玛可不就是石油吗？

所以，郭业才这么干脆和无条件信任地让余管事来曹录勋这边，帮忙将猛火油配合着床弩使用上，将床弩的破坏力和功效发挥到最大。

至于该怎么将猛火油与床弩行之有效地配合起来使用，郭业早前便跟余管事支过招。

只听余管事看了曹录勋的神色一眼，讶异道：“看来曹将军对猛火油有所了解啊？将军的博学倒是让老汉有些意外，哈哈。”

曹录勋摇摇头，说了句谬赞，然后还是有些不解地问道：“那这猛火油跟

床弩投射弩枪又有何关系？”

说到这儿，曹录勋突然记起了刚才余管事他们的一个细节，恍然明白过来问道：“刚才你们将碎布条统统浸泡在木桶中，然后将弩枪上裹得严严实实缠绕一圈又一圈，莫非你们是想利用碎布条和破棉絮里沾着藏着的猛火油，然后将其点燃……再用床弩向黑水河上的敌船投射过去？目的就是想烧……烧船？”

说到最后，曹录勋已然被这个异想天开却又不是不行的主意给震惊了！

“嘿嘿，曹将军还真是厉害啊，又被你猜出了一二。”

余管事还是一副藹笑面容，说道：“老汉也只是发现了猛火油而已，真正想出这个惊天地泣鬼神之计的人并非老汉，而是郭大人啊。郭大人说，可以今日之战可以借鉴东汉末年魏蜀吴三国的赤壁之战，委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赤壁之战？？？”

曹录勋喃喃自语两句，仿佛明白了过来，惊呼一声连连点头称道：“天，原来是赤壁之战中的用计火烧曹魏船，像，还真像……”

## 第1092章火流星

曹录勋一旦寻思过来，下意识地抬手遮在眉骨处，眺望起黑水河面上正在集结列阵型的敌船。

只见近一百艘敌船已经徐徐靠拢，船身挨着船身，在黑水河江面上摆出一字阵型，肉眼所望过去，几乎是百艘江船紧密连为一体。

火攻！！

曹录勋的心中霎时闪现这两个字，一片汪洋火海的场景不约而同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只见余管事遥手一指正纠集阵型的敌船继续解释道：“曹将军你看，白莲教的江船无一不是木头所造，而且多数都是扬帆而行，一旦我方的床弩射在这些江船的帆布上，甲板上，桅杆上，嘿嘿……结果会是如何？势必将其引燃，届时再有江风相助之下，火势燎原，这些江船又是紧密连在一起……”

“船连船，风吹紧，大火蔓延之下……哈哈……”

曹录勋经余管事这么解释下来，已是了然于胸，顿时仰天纵笑道：“妙，实在是妙啊！余管事，还是你技高一筹啊，来来来，咱们也学上一番火烧赤壁三百里，将这群叛匪邪教的江船先烧个一干二净再说。”

余管事嘴角挂笑，谦逊地摆手道：“老汉算不上技高一筹，呵呵，老汉也只是拾前人之牙慧罢了。要说妙计安天下者，非平阳郡公郭大人莫属啊！”

“是极是极。”曹录勋连连纠正道，“本将军曾听卫公讲过，郭大人行军打仗素来不循规蹈矩，往往出其不意，惯用奇谋妙计。今天，曹某人算是见识到了。”

说罢，曹录勋突然向附近几名黑甲玄兵招招手，吩咐道：“传本将军令，从现在起，由余管事替本将军暂代指挥，凡黑甲玄兵营士卒，皆悉数听从余管事的命令和指挥，明白没有？”

“喏！”

几名黑甲玄兵士卒纷纷跑向床弩防线通传曹录勋的命令。

而余管事听闻之后亦是赶忙拱手谦让，一副受宠若惊的模样连连口称道：“黑甲玄兵乃是我大唐军中最精锐之悍卒，老汉岂敢僭越专权，替曹将军您行驶指挥之权呢？”

对于曹录勋如此大大方方地拱手相让指挥权，别说余管事这个当事人，就连程二牛这个旁观者都有些意外。

谁知曹录勋却是铁了心一般，不容拒绝地说道：“余管事，本将军说得都是真心话。你尽管放心大胆地指挥吧，如果有需要曹某人的地方，你也尽管开口便是。从现在起至打退敌船为止，黑甲玄兵营三千弟兄，包括本将军，都听你号令。”

这话可真是说得相当低姿态了，余管事在来之前以为就是过来帮把手支支招，没想到会曹录勋会将整个指挥权放手给自己，这是他始料未及的。

一时间，他都不知道如何回应了。

“报——”

一名黑甲玄兵从床弩防线上飞奔过来，奔至曹录勋跟前便急急喊道：“敌船集结完毕，一百艘敌船正以一字阵型向我军渡口岸边全面压进，敢问大人，是否启用床弩再次阻击？”

曹录勋眯着眼睛眺望了一眼黑水河面，可不，百艘江船齐头并进，正摆着一字阵型向这边急速开来。一百艘零散的江船如今紧密靠拢集结在一块，宛若一只庞然大物般向这边靠来，气势甚是吓人。

当即，曹录勋神色一凛，冲余管事郑重其事地说道：“余管事，敌船已经开始向这边行使，战事一触即发，你就莫要再推辞了。从现在开始，三千黑甲玄兵，还有本将军就统统都由你来指挥差遣。希望你我精诚合作，打退这眼前的百艘敌船，守住这第一道防线。”

现如今形势逼人，余管事也不是那种不分轻重缓急之辈，曹录勋又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他如果再推辞就委实有些迂腐和不懂变通了。

旋即，他点头称了一声好，然后返身冲着不远处一名风雷堂弟子招招手，喊道：“栓子，你去通知咱们风雷堂的弟兄，从现在起由我们风雷堂的弟兄接管床弩，让兄弟们手执火把，负责操控床弩投射之职。”

说到这儿，他又扭头向曹录勋说道：“至于黑甲玄兵营的弟兄，只能暂时委屈他们负责供应弩枪给床弩上膛了。曹将军，你意下如……”

“没问题！”

曹录勋不假思索地应承了下来，然后又招来一名黑甲玄兵，将余管事刚才的话转述了一遍，然后叮嘱道：“告诉他们，余管事的命令便是本将军的命令。若有人敢暗中抗命或阳奉阴违，或是松弛懈怠贻误战事，哼，定斩不饶！！”

这时，程二牛也不在磨蹭，向两人告辞道：“俺这就回城楼去，向俺大舅子汇报这边的情况。”

说罢，独自一人飞奔离开了渡口，返回了城楼。

不一会儿，前沿阵地上接二连三的消息传到曹录勋和余管事耳中。

“报……敌军战船已经行驶至黑水河中央。”

“报……敌军战船继续向我军这边靠拢。”

“报……敌军战船浑然未分解，一直紧紧连为一体，离我军床弩防线不到两百步。”

“差不多了！”

余管事和曹录勋异口同声地吐出四个字，两人相视一笑，随后曹录勋果断保持缄默，不再越权。

而余管事则是冲着传令兵急急下令道：“传令风雷堂众弟子，立刻将弩枪点火，开始连续投射。若无某家的命令，中途不得间歇。”

一时间，百架床弩防线上只见人头攒动，各自分工。

黑甲玄兵负责供应裹着碎布条塞着破棉絮的弩枪，而风雷堂弟子则负责点燃弩枪、发射床弩，火把摇曳中，第一轮床弩已经开始投射……

啾啾啾啾……

一百根燃烧着的弩枪已经脱膛而出，以最快的速度朝着敌船群落飞驰而去，如火流星般带着嗤嗤火光，竞相落在了敌船之上。

或帆布上，或甲板上，或桅杆上，稍稍引燃便将火势渐渐蔓延开来。

更有甚者，直接命中船上的匪军，弩枪贯胸而过，将其整个人燃烧起来。

身中弩枪的匪军痛苦地悲鸣嘶吼，整个人如一团火球般手舞足蹈地溃逃在船上，吓得幸免中枪的匪军皆纷纷躲避，深怕引火烧了身。

床弩的第一轮投射起到了震慑匪军的效果，立马也引来了防线上黑甲玄兵的轰动，欢呼雀跃间，又听余管事大声喊道：

“继续投射，不得间歇，不要让匪军又喘息的机会。”

啾啾啾啾.....

又是一轮火流星朝着敌船群落投射而出。

形势一片大好！

.....

.....

东门城楼上，观战的一众将领围在郭业身边，脸带惊喜之色地纷纷点头赞许不已。

他们也没想到，原来床弩还可以这么玩，远程攻击也可以这么打，又一次开了眼界。

而郭业同样是神色欣喜，连连挥拳振奋，大声叫好。

不过他并没有被暂时的胜利而冲昏了头脑，他始终保持着清醒。

他在欣喜热度过后，同时也暗暗地盘算起了另外一层担忧.....

## 第1093章 小胜

“小哥，余管事真是神了，竟然想到法儿让弩枪引燃敌船，厉害啊！”

“啧啧，百架床弩轮番不间断地投射，这漫天弩枪飞荡空中犹如火舞银蛇般，真是惊艳绝伦啊。啧啧，这若要是放在晚上，不可谓壮观啊。”

“依俺看来啊，这就是火流星啊，不，应该是火舞流星雨啊，美，太美了。”

“哈哈，你们瞧，现在敌船上几乎都被引燃了，瞧瞧那些匪军，被烧得抱头鼠窜，哟哈……这帮龟儿子竟然跳江了。”

“好家伙，这大风一起，竟然有半数以上船只的大火蔓延连成一片了。”

“哈哈，匪军的士气明显已丧，看情况，床弩再投射上一个时辰左右，这百艘船只的大火必然彻底连成一片。到时候若无后方接应，这百艘船只和近十万匪军必然葬身火海。”

“咦，不对啊？”

程二牛突然怪叫一声，在郭业身边纳闷道：“怎么黑甲玄兵营这边床弩投射的速度越来越慢了？余管事刚才不是说要不间断地轮番投射，直至烧光这百艘敌船为止吗？”

“妹夫！”

康宝也凑上前来，收起刚才那副兴致冲冲的神情，不悦地向郭业发牢骚道：“这曹录勋是怎么搞得嘛？还有那余管事，怎么好端端地骤减床弩投射数量哩？之前那番开局立马瓦解了对方的气势，大好形势下怎么能说断了投射就断了投射呢？妹夫，你说他们在搞什么鬼？我这就去痛骂这两个家伙一顿去。”

说着，康宝调头拔腿就走。

却被郭业猛地喝叱一声：“回来！”

喝住了康宝之后，郭业脸色凝重地摇头道：“你痛骂他们什么？他们之所以放缓床弩投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少鲁莽行事。”

康宝不解道：“妹夫，怎么就不得已而为之了？”

程二牛亦是摇头附和，表示不解。

倒是庞飞虎好像猜到了些什么，轻轻问道：“某刚才察觉小哥脸上虽是欣喜，但眉头微蹙似有心事，莫非是知晓了黑甲玄兵营那边出来了什么状况？”

“嗯，飞虎你比他俩沉得住气。”

郭业赞许了庞飞虎一句，然后没好气地瞪了其他两人一眼，接着叹息一声，无奈道：“并非曹录勋他们不想趁热打铁，加快床弩投射彻底烧灭敌船，应该是床弩所需的弩枪已经告罄了。这个早在我意料之内，这也是我之前为何强烈要求曹录勋，如果守不住就撤退的缘故，懂了吗？弩枪终有用尽的那一刻。没了远程射杀的倚仗，就等同失去了黑水河这道天险，难道凭着三千黑甲玄兵营还能挡住几十万匪军强渡上岸？”

“原来如此！”

庞飞虎一脸惋惜地摇头叹道：“可惜了，如果能再撑上一个时辰，这百艘敌船和余下数万教匪，定然会葬身火海之中。”

康宝和程二牛现在也明白了曹录勋这边骤减投射的原因，不禁一阵面红耳赤，为刚才的误解而感到汗颜。

郭业淡淡地说道：“仅凭百架床弩能够守住这么久，曹录勋和黑甲玄兵营已实属难能可贵。幸亏之前昼夜赶制了弩枪，不然恐怕还撑不到现在。不过你们不要灰心，百艘敌船连成一片，只要风势不减，猛火总有蔓延到最后，将对方这百艘战船烧成灰烬的时候。如今对方早已是军心大乱，哪里还会去注意我方弩枪即将告罄之事？放心吧，眼前百艘敌船被烧毁了至少多达半数以上，自救不暇，哪里还有继续向前推进之力？”

说罢，庞飞虎等人脸色稍稍一缓，心中相继认同郭业的分析。

“相反！”

郭业颇有几分乐观地继续分析道：“若是后面的船只再来接应营救，那么这前面剩余的其他船只恐怕只需几个时辰，便会尽数烧毁，接着沉船江底。黑水河深不见底又水流湍急，到时候恐怕那些弃船投江的教匪，统统都要葬身鱼腹中了。”

程二牛急急来了一句：“那这后边的匪军船只会前来接应不？”

郭业笑着耸耸肩，摇头道：“你问我，我问谁去？这个问题嘛……”

说着，他抬手一指黑水河方向，说道：“你恐怕要问躲在后面江船中坐镇的胡毕烈本人吧？”

……

……

黑水河上，胡毕烈亲眼目睹着自己派出的百艘船只，近八九万部众竟然陷入火海中。那叫一个心急如焚，那叫一个怒发冲冠啊。

没想到，他真心没想到，河对岸官军的百架床弩竟然会投射出燃火的弩枪，而且是漫天火雨般投射而出，将自己百艘船只拼凑而成的一字型船阵给硬生生地毁于一旦。

百艘船只陷入火海多达半数以上，而且随着江风助纣为虐，火势蔓延之快恐怖若斯。

他预料得到，不出两个时辰，剩余的百艘船只肯定也会葬送在火海中，最后沉入江底。

至于自己那近乎半数兵力的部众，恐怕也会葬身鱼腹了。

恨啊！

可恨啊！

短短不到一炷香的时间，竟然就被毁了半数以上的兵力，这是胡毕烈始料未及的。

远远听着火势燎原的前沿船阵方向传来的悲呼声，救命声，还有船上部众疲于逃命投入黑水河中的噗通噗通声……胡毕烈的心在滴血，心疼得他感觉自己被人硬生生抽了筋扒了皮一般的痛苦难抑。

此时，数名得力部下寒蝉若惊地避着胡毕烈，不敢上前靠近半步，生怕触了霉头。

唯有一名胆子稍微壮实一点的部下心虚地向前走了几步，弱弱地问了一句：“教主，眼下前方的弟兄们损失惨重，这一战，我们算是折了。我们要不要将船开上去接应一番啊？毕竟都是咱们白莲教的弟兄，总不能让他们被活活烧死吧？就算烧不死，投江跳进黑水河，也只有被大浪卷走的下场啊！”

“接应？”

胡毕烈皱着眉头虎着脸狠狠瞪了一眼说话那名部下，狠下心来摇头

道：“绝对不能去接应，一旦我们向前靠近，正好中了官军的诡计。前方那百艘陷入火海的江船，便是我们的下场。不，绝对不能去接应营救。”

他虽然心疼前方八九万陷入火海中的部众，但他绝对不会拿自己的性命去冒险。

此话一出，顿时让几名得力部下心凉一大片。

胡毕烈这个王八犊子，可真他娘的薄情寡义，狠辣心肠啊。

不过胡毕烈既然这么说了，其他人自然也没有再上前竭力劝说。因为死道友不死贫道，大家加入白莲教起兵造反，不外乎都是求财求色求富贵，犯不着为了一些将死之人而搭上自己的性命。正所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

随即，几人纷纷保持了缄默，眼睁睁地看着前方陷入火海的船阵一艘又一艘地沉入江底，继续狠着心肠听着前方火海中同教弟兄们的鬼哭狼嚎和救命之声。

胡毕烈的不接应不营救态度，宣告了第二次强渡计划，彻底失败。

眼下，他忌惮着官军那百架会投射出流星一般箭阵的床弩，又有前车之鉴，活生生的惨剧摆在眼前，他当真是半步都不敢率船再进一步。

无奈之下，他只得大手一挥，冲那几个部下吩咐道：“传本教主令，折返，撤退，待商议好渡河之计后，再做强渡。”

不一会儿，仅存的一百余艘江船浩浩荡荡地调转船头，朝着来时的轨迹折返回航。

胡毕烈的强渡黑水河计划，宣告彻底失败。

随着白莲教这幸存的百余艘船只娓娓折返撤退，黑甲玄兵营的防线上顿时响起欢呼雀跃之声，宣泄着他们之前所承受的那份紧张和压抑。

仅凭三千兵甲，仅凭百架床弩，却阻挡了两百余艘江船和二十余万匪军的强渡，并最终毁了对方便一百多艘船只和近十万人的兵力，这是一份了不起的战绩。

就连一向领着黑甲玄兵营纵横大江南北，百战百胜骄傲无比的曹录勋，都不得不承认这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岭南城东门，城楼上。

同样也陷入了一片欢呼沸腾的喧闹之中。

庞飞虎、康宝、程二牛、朱胖子等人纷纷弹冠相庆。

而郭业则静静地走出了欢呼的海洋中，来到城楼一处偏角的僻静之处，背倚着城墙唏嘘地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高兴不起来，真的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很清楚，胡毕烈是个蠢才，却不代表虔州城中没有识货明眼之人，肯定已经有人看出了弩枪告罄，床弩即将成为摆设的情况。

那么，接下来的一仗，较之胡毕烈这一仗，势必还要来得更加凶险，还要来得更加激烈。

到了那时，别说是曹录勋的三千黑甲玄兵营，恐怕就连东门城楼这边，也无法阻挡得了匪军的强渡黑水河和强攻岭南城。

败局已是大势所趋，便是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罢了。

撤？

并非他真正的本意。



此时，他唯有祈盼李靖快些收复岭南十五州，早日驰援于他。

不然.....

他还真只有夹在尾巴跟兔子似的，被白莲匪军撵着满山跑了。

逃跑虽然是战术，不打虽然就是打，但真走到那一步，传回长安可真要丢大人了哟！

## 第1094章老神仙支个招儿呗！

胡毕烈壮志出师却未酬，出师未捷吃大亏。

单单强渡黑水河一战便折损了战船多达一百二十余艘，而十万部众教匪更是葬身鱼腹之中。

仅仅不到三两个时辰，便折损了半数兵力，不可谓伤亡之惨重。

最终，他还是以撤兵折返来宣告此次强渡黑水河计划的失败。

当他的战船重新回到虔州城西门渡口码头时，已是夕阳西下，落日余晖，晚霞悄然满天飞，至黄昏。

他命部曲率众在西门附近安营扎寨，暂时驻扎在此。

然后便独自一人领着几名随从进了西门，入了虔州城中。

进城的路，他暗暗寻思，前番黑水河上闹出了如此大的动静，独孤玉肯定已经知道了自己吃败仗之事。这个时候去见独孤玉，肯定免不了被独孤玉这小子说教一番，要知道自己之前可是跟独孤玉信誓旦旦地保证过的，无论花上多大的代价，哪怕拼光了家底也要成功强渡黑水河，端掉官军的第一道防线。

现在自己吃了败仗不说，还扔下十万部众的性命匆忙撤回来。恐怕到了独孤玉那儿，没什么好话听啊？

尤其是……

胡毕烈双眼闪过一丝厉色，因为他能猜得到现在独孤玉那儿肯定还有于敬德那条老狗在，还有于家那三个小狗崽子肯定也在。

他们都在独孤玉那儿等着看自己笑话呢。如果现在去了独孤玉那儿，撞见于家这几个王八蛋，势必要被对方父子四人奚落嘲讽一番。

胡毕烈本来就于家父子有嫌隙，不对付，现在吃了败仗又中途撤下阵来，心里正臊得慌，哪里还会主动送上门，将脸伸过去让于家父子扇嘴巴子啊？

不去！

坚决不去，打死也不能去！

至少现在不是去的好时机。

于是，胡毕烈刻意避开了独孤玉在虔州城中的住处，也就是之前那座地下藏着金砖的刺史府。而是去了自己在虔州城临时霸占下来的一处宅子。

他必须避避风头，也避避于家父子的锋芒，现在嘛，唉……委实丢不起那个人啊！

一回到宅子中，胡毕烈便遣着身边几个随从又是给他烧水泡茶，又是给他生火造饭，然后独个儿回到卧室，准备小小眯上一番补补觉，之前在黑水河上激战，真是伤神又伤脑，委实需要补充补充体力。

一进卧室，胡毕烈却被吓到了。

因为屋中还有别人……

“哎哟喂，活神仙呐！”

胡毕烈一见屋中出现的那人竟然是失踪许久的神秘老者，不由分说蹦达上前，似委屈似抱怨地嚷嚷道：“我的活神仙唉，您老人家这是去哪儿了呀？”

胡毕烈那个委屈样儿，就跟个受了气的小媳妇，那叫一个幽怨。就差抱

着对方的大腿可劲儿痛哭流涕了。

不过他好歹也是堂堂七尺大汉，长相又是粗犷，这番不阴不阳的作派倒是令人越发地嫌恶。

神秘老者活神仙并非外人，就是之前骑着毛驴去找郭业的袁天罡。

当然，因为袁天罡行踪隐秘言行举止格外低调，所以目前为止，白莲教中从上到下竟无人知道他的身份。

要说有没有认识袁天罡？也并非没有。

当年在长安时，袁天罡就曾与如今于家的老家主于敬德在长孙无忌府有过一面之缘。

所以，这也是袁天罡不愿暴露自己行踪和不愿出现在白莲教众人面前的原因。

偏偏唯一一个与袁天罡有过一面之缘的于敬德，至始至终都没有机会在白莲教这边见过袁天罡一面。因为胡毕烈生怕别人挖走了他的老神仙，所以瞒得死死，间接地帮衬了袁天罡一把省去了不少麻烦。

袁天罡的现身，令刚才因为吃了败仗而萎靡不振的胡毕烈顿时焕发生机，就跟打了鸡血似的，双颊潮红，眉宇和双眼都遮掩不住他的兴奋劲。

胡毕烈看着袁天罡继续吐苦水道：“唉，我的老神仙啊，您老一不在，可把我害惨了。”

袁天罡自然也知道了胡毕烈在黑水河上，被郭业那小子狠狠摆了一道之事，损失那是相当的惨重啊，

随即，他闷哼一声，冷冷问道：“胡教主，你这是在责怪质问老夫吗？呵呵，老夫可不是你那狗屁白莲教的教众，容不得你呼来喝去。”

“啊？”

胡毕烈一见袁天罡甩脸子尽是不悦之色，立马慌了神，急忙解释道：“老神仙哟，您误会了，我怎么敢责怪质问您老人家呢？若没有您老人家当日的提点，焉有我胡毕烈今日啊？唉……我只是在黑水河上吃了败仗，折损了近一半的本部兵力，心里那个窝囊啊！！！”

听着胡毕烈又是解释又是恭维，最后更是长吁短叹，袁天罡不悦的脸色才稍稍缓和了不少。

不过他还是没有正对着脸瞧他，而是轻轻一拂袖走了几步，继续背对着胡毕烈说道：“黑水河上的战事老夫一直都在关注，呵呵，轻敌了吧？你真以为朝廷派姓郭的来出任广南路行军大总管一职是闹着玩的？此人年纪虽轻却能担此重任，你难道还不清楚对方的底细吗？据老夫所知，此人用兵打仗从来都是以奇制胜，这次你栽在他的手上，太过稀松平常了。”

胡毕烈听着袁天罡这番话，心里莫名地恨死了独孤玉这小子，尼玛的，你个王八蛋之前怎么就没跟我说过这姓郭的不简单，并非易与之辈呢？

他正要继续吐上几句苦水时，突然袁天罡反问了一句：“此次你率军打头阵，是受了独孤玉的鼓动？”

“啊？老神仙你咋知道的？”

胡毕烈一惊，下意识地诧异道：“老神仙真是无所不知啊。”

“少拍马屁！”

袁天罡道：“你这人我太清楚不过了，贪生怕死岂会主动请缨去打头阵？而且你跟于家父子不对付，他们又怎能劝得了你去打头阵？由此推理，肯定

是独孤玉游说了你去当这炮灰的。唉，胡毕烈，你糊涂啊，真是让老夫好生失望，烂泥扶不上墙，说得便是你这种蠢货啊！”

胡毕烈被袁天罡一阵痛骂，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心里有了一丝丝的窃喜。

因为他和袁天罡接触的日子不算短，在他看来，老神仙会骂他会训斥他，说明还是没有真的生他气，对他失望。

随即，他便将之前独孤玉如何与他密议定计，如何游说他去打头阵的事情始末，从头到尾仔仔细细地说了出来。

约莫耗了半柱香的时间，他才将前因后果还有他与独孤玉的具体协议说完。

袁天罡听过之后，并未对胡毕烈多加指责，而是击节拍手似骂又似赞地说了一句：“好一个独孤玉啊，竟然玩起这种耍心眼的小把戏来。呵呵，胡毕烈啊，看来你这次打头阵当炮灰还真够冤的。你真以为独孤玉那小子是真心与你合作？”

“什么？”

胡毕烈双眼瞪得铜铃大，双拳一握气煞道：“老神仙，你是说独孤玉那白皮书生卑鄙下人是在诓我？故意拿倾灭于家来诱我，唆使我去打头阵强渡黑水河？”

袁天罡又是一摇头，笑道：“呵呵，也不尽然！”

这下可把胡毕烈搞糊涂了，径直追问道：“老神仙，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袁天罡没有理会他，而是自顾言道：“老夫本以为不将鸡蛋放一个篮子里这种鬼心思也就郭……呃，呵呵，没想到他独孤玉也擅玩此道啊，倒是老夫之前小觑了他呀。”

袁天罡差点嘴快没把门儿，将郭小子三个字脱口而出，好在及时收住了口。

不过胡毕烈也是心里一阵干着急，压根儿没顾得上袁天罡的话。

正要开口继续追问到底独孤玉是什么心思时，却听卧室外头传来随从的声音：

“禀报教主，独孤玉公子差人来请您过去一趟，说是的事儿要跟教主絮叨絮叨。”

奶奶的，胡毕烈心里一阵猫挠般的难受，真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独孤玉这小子竟然差人上门来寻自个儿了。

这下可真要让于家老狗看笑话了。

心急之下，他只得眼巴巴儿地瞅着袁天罡，眼神中透着乞求，乞求他的老神仙帮忙赶紧支个招儿，不然一会儿去独孤玉那儿，肯定丢人要丢大发了。

## 第1095章无过反有功

胡毕烈这个粗鄙汉子的眼神竟然如此幽怨，袁天罡纵是修道之心古井不波，但看在眼里亦是一阵犯呕倒胃口。

他当然明白胡毕烈想要自己替他支支招，免得因为吃了败仗去了独孤玉那儿受于家父子奚落。

袁天罡打心底里不怎么瞧得上胡毕烈这个粗鄙人，纯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货色，如果不是将来还要指着胡毕烈这厮替自己操刀灭佛毁寺，袁天罡保证不会跟他多说一句废话，更别提多费唇舌替他支招出主意了。

没辙儿，眼下是用人之际，而且自己手底下也无人可用，袁天罡只得忍着嫌恶缓缓转过身来，轻声说道：“你且让你的随从将独孤玉派来的人打发走，就说半柱香后便会过去见他。”

“好，好好好。”

胡毕烈听出了袁天罡语气婉转，看来这次有活神仙出手帮忙，无忧也！

旋即，他飞奔出了卧室叮嘱了报信的随从几句之后，便又去而复返进了卧室。

袁天罡耐着性子悠悠向胡毕烈支起了招儿。

.....

.....

虔州城的刺史府。

这座刺史府邸，如今已是四易其主，第一个主人自然是那位与虔州城共存亡而殉难的刺史；第二位主人则是鸠占鹊巢最后死于郭业手中的那位赵家公子赵崇德；第三位主人是曾经小住了几天的郭业。

第四位主人嘛，便是如今这位独孤玉。

此时的独孤玉正在花厅中默默地品着茶，不过脸上早已没了那副招牌式的淡淡笑容，杯中茗茶再是入喉甘甜香溢，仍旧不能浇熄他心中的那团怒火。

这团怒火，来源于胡毕烈。之前这个废物还跟他信誓旦旦拍胸保证，无论花多大代价，哪怕拼光了家底都要强渡成功。现在倒好，仅仅折损了近半兵力就打起了退堂鼓，擅作主张地撤兵退了回来。

废物永远是废物，烂泥永远扶不上墙，狗肉永远上不了席面。

独孤玉心里面早已将胡毕烈骂翻了天，如果咒骂可以让一个人下地狱的话，恐怕这个时候的胡毕烈早已被独孤玉诅咒进了十八层地狱，永不超生。

但是！

独孤玉却死死地将这团怒火强压在了心间，丝毫没有当着于家父子他们的面吐露出来。

因为在他看来，胡毕烈虽然是个废物，但他手头上还有十万余护法军，还有他的利用价值。

只要这个人有一丝丝的利用价值，独孤玉就不会在任何人面前表露出他对这个人的贬低和不屑。

这就是他心机深沉，城府极深的地方。

但独孤玉能隐忍的住，不代表于家父子也能跟他一样，不会对胡毕烈表露出丝毫的不满。

相反，于家父子与独孤玉同坐花厅中饮茶等待着胡毕烈之时，却发现左等右等胡毕烈这厮还是没有过来，反而让人通传，多等片刻，他有紧要之事先处理。

足足等了半柱香的功夫，胡毕烈还没来，而在场众人早已是茶过三巡，气氛甚是尴尬。

当场，于家老三于仲不满地放声咒骂道：“这个胡毕烈真是越来越造次了，他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居然要让我们等他这么久，哼，还大言不惭说要先处理要事，半柱香后再过来。呸，真是蹬鼻子上脸，当初就不该扶植这厮。”

“嘿，三儿这话我赞同。”

一向不满三个儿子的于敬德首次当着独孤玉的面公开支持儿子，哂笑道：“独孤贤侄啊，这胡毕烈哪里是有要紧事要先行处理啊？依老夫设想，这蠢货肯定是因为吃了败仗又擅自撤退，自觉折了面子，没皮没脸做人了。所以不敢来见咱们吧？嘿嘿……他倒是还知道羞耻啊，老夫敢断言，这志大才疏无谋无勇的怂包是肯定不敢过来与我我见上一见了。”

对于于敬德幸灾乐祸，独孤玉虽然不喜，但也不得不承认，恐怕这次真被于敬德说中了。

“谁说老子不敢过来了？”

突兀，花厅外遥遥传来声音，声音的主人正是胡毕烈。

只见胡毕烈早已没了刚才那副摇尾乞怜委屈幽怨的模样，相反，他现在身形笔直如劲松，走路跨步足生风，端的是一副盛气凌人的模样。

这哪里是吃了败仗擅自撤退而心里有愧的人该有的样子？这简直就是刚打了胜仗，回来耀武扬威一番的常胜将军啊。

这下，可把于家父子给搞糊涂了，就连独孤玉心里都有些琢磨不通了，暗想，这胡毕烈哪里来得底气？

于家三兄弟见自家老子被胡毕烈这么一顶撞，顿觉失了面子，纷纷发难质问道：

“胡毕烈，你吃了败仗还敢如此飞扬跋扈？”

“胡毕烈，你擅作主张，谁让你撤兵的？”

“胡毕烈，我若是你，早就羞愤地投江而死了，哪里还有脸面回来耀武扬威？你这中出身卑贱之人，真是不知何为礼义廉耻了。”

三兄弟嘴巴一个比一个毒，就连独孤玉都有些听不下去，生怕胡毕烈当场和于家闹崩，甚至开打厮杀高内讧。

这可不是独孤玉所愿意看到的。

他正要起来说两句圆场的话来缓和缓和，可谁知胡毕烈却对于家三兄弟的发难丝毫不予理会，更没有恼羞成怒的迹象，而是走到一把交椅前，大大咧咧一屁股坐了下来，不以为意地大声说道：“老子凭啥就不能回来？哼，本教主带着弟兄们在前线浴血奋战，你们在后方安逸享福，你们三个小崽子算个什么东西？由得你们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

“放肆！”

打了小的，出来老的。

于敬德猛地起身，一声放肆既是示意三个儿子噤声退下，也是在骂胡毕烈的骄纵狂傲。

然后他眯着眼睛阴恻恻地问道：“既然我那三个儿子没资格，那老夫总有资格吧？胡教主！！！”

胡毕烈拍拍手，哼道：“倚老卖老，呵呵，你于敬德是想追责本教主此次强渡黑水河失败之事吧？嘿，于敬德，你打错了算盘。没错，本教主的确是中了官军的诡计，吃了败仗，更是损兵折将近十万人。但是胜负乃兵家常事，就凭打输了一场仗，你于敬德就想追责本教主？嘿嘿，我告诉你，痴心妄想！！换而言之，本教主此次虽然吃了败仗，但是却是无过而有功，你听清楚了——

本教主，打输了仗，却无过而有功！！”

“什么？”

于敬德顿时被胡毕烈的这番说词给气得满脸通红，怒叱道：“胡毕烈，你真够恬不知耻的。打输了仗，损兵折将十万人，你竟敢大言不惭地说无过反有功？你，你，你真是什么话狗臭屁都敢往外放啊！”

于家三兄弟也是听着胡毕烈的说词纷纷义愤填膺，竞相喊道：“狡辩之词！”

“恬不知耻！”

“纯属放屁！”

就连独孤玉也动容了，委实琢磨不透胡毕烈缘何能够说出这番颠倒黑白的话来。

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冲于敬德轻轻挥手，示意他别激动，然后亲自发问道：“胡教主，你倒是说说，跟我们大家伙说个丑寅卯出来，为何你吃了败仗不仅无过，还反有功牢呢？”

胡毕烈听独孤玉这么发问，心里暗呼侥幸，看来活神仙给俺支得招儿应该能奏效哈？

旋即，他静下心来重新将袁天罡之前面授的机宜，仔仔细细地回想了一遍，生怕有遗漏和错漏的地方。

## 第1096章无耻啊无耻

“嘿，既然你们都揣着明白装糊涂，那本教主就说个通透，也好让你们心服口服！”

胡毕烈霍然起身，后脚跟轻轻一带，哗啦一声将屁股下的交椅踢了开来，径直说道：“这一次想必你们都亲眼目睹了强渡黑水河的惊险万分。尤其是官军这次的床弩投射出来的弩枪，竟是燃着火。这完全出乎了我们的预料。幸亏本教主只派了百艘船只和半数兵力打头阵，不然的话，全军覆没也未尝可知。”

好家伙，损兵折将十万人让他轻描淡写地抹了过去，反而变成了幸亏他胡毕烈早有防备，只派了十万人打头阵，免去了全军覆没的危机了。

于家父子和独孤玉都被他这番说词给惊呆了，暗暗唾弃，真是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啊！

不过胡毕烈更不要脸的还在后面，只听他继续傲娇地侃侃而谈道：“我还实话告诉你们，若不是我胡毕烈拼上十万教众的代价，又怎能将官家的弩枪耗尽？本教主可是花了足足十万人性命，才耗尽了官军的弩枪，让他们的床弩无枪可射，彻底沦为废器。这么论起来，本教主是不是无过反有功？”

“什么？”

“这也行？”

“这也能说得通？牵强！诡辩！！”

于家三兄弟早已按捺不住，竞相出言讨伐。

于敬德更是气得直打哆嗦，铁青着脸色痛骂道：“无耻啊无耻，胡毕烈，你真乃天底下最无耻之人。”

而独孤玉虽然没有表现得像于家父子那般群情激奋，但心里面也是再次对胡毕烈那堪比城墙厚的脸皮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随后，他冷冷地问了一句：“胡教主，就算你这个理由解释的通，那我们暂且不追究你损兵折将十万人吃了败仗之事。”

此话一出，胡毕烈便暗生窃喜，奶奶的，幸亏老神仙提前替我支招，告知我官军的床弩告罄，本教主还真是想不到这个应对措辞。

不过很快，独孤玉又问了一句：“胡教主，我再问你，既然你已经耗尽了對方的弩枪，明明已经知道了對方的床弩报废，对你们构不成任何威胁了，却为何没有趁热打铁将所有船只碾压到岸边强行登陆，而是中途撤兵呢？这，你总要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吧？”

打蛇打七寸，独孤玉这个问题直切胡毕烈的要害。

霎时，于家父子停止了斥骂，纷纷将目光落在了胡毕烈身上。

对啊，既然已经耗尽了官军的弩枪，既然床弩已经构不成威胁了，那为何没有趁热打铁强行端掉官军的第一道防线。

本以为胡毕烈会被独孤玉的问题给难住，可谁知这厮一脸的轻松，好像早就料到独孤玉会这般问一样。

只见他嘿嘿地干笑两声，然后摇头笑道：“独孤公子，如果本教主趁势追击上岸，端掉官军第一道防线自然轻而易举。不过嘛，本教主这次是有意不追击，有意中途折返撤兵的。”

独孤玉问道：“为什么？”



“很简单！”

胡毕烈猛地提高了嗓门儿，道：“因为本教主已经折损十万部众，难不成接下来的攻城战还要交给本教主所部来做吗？嘿嘿，胡某人虽然不擅使阴谋诡计，但不代表胡某人脑子一团浆糊。岭南城东门若要攻破，恐怕不拼上个几万人的性命，难以夺下吧？”

说着，他也学着于敬德抬手直指的动作，将铿锵有力的食指对准于敬德，沉声喝道：“凭什么要本教主的弟兄在前面拼死卖命，却让这于家老狗和于家三个小崽子在后方安逸享福？这不公平！胡某人也不服！”

“放肆！”

“竟敢辱骂我父亲？”

“贱人找死！”

父受辱，身为儿子们的三兄弟肯定是不干的。

于敬德更是怒极反笑道：“狡辩，无耻之尤的狡辩！”

独孤玉还是面色冷静，不过用不可置信地眼神望着胡毕烈，诧异问道：“胡教主，你就因为这个，才放着大好机会不登陆上岸，平白错过了这个绝好的机会？你……你真是被私仇蒙蔽了双眼和心智啊！”

“嘿……”

胡毕烈冷笑一声，道：“独孤公子，胡某人是出身草莽的糙人，讲得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谁让我心里不痛快，我便是天王老子在面前，我也不给他面子。没错，我之所以中途撤兵折返，不肯继续率兵登陆上岸，就似乎因为我于家老狗不爽。既然老子已经尽了力，他是不是也要略尽绵薄之力，总不能一味地隔岸观火吧？凡事，总要讲个公平吧？莫非独孤玉公子是没把胡某人当回事？纯属将胡某人和我座下教众当成炮灰一般使唤？”

“呃……”

独孤玉哑口无言，因为他真是抱着这个心思。

不过，他始终对胡毕烈将战争当作儿戏，当作挟报私仇的工具，委实太过不可理喻了。

可是他又不敢这么直来直往的喷剂胡毕烈，因为他担心自己一再刺激下，对方还会作出什么出阁的事儿，甚至讲出什么不该宣扬出去的话来。

尤其是他之前和胡毕烈定下的协议，他暗地里打着得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子里的计划，现在彻彻底底地失败了。

他也忌惮胡毕烈一激动之下，将自己之前与这厮密探的协议一并爆了出来。

随即，他无视又在一旁怒骂痛斥胡毕烈的于家父子，而是颇为忌惮地轻轻笑了一声，用以缓和下气氛，继而说道：“照胡教主你这么说，不单单是无功反有功，还要好好夸赞你一番才是了？”

胡毕烈大言不惭地点头道：“那是当然！”

于敬德疾步上前，指着郭业的鼻子骂道：“牵强附会，竟然还扯到我们于家，明明是你这厮自己……”

“好了，于老家主！”

独孤玉貌似察觉到了今天的胡毕烈出奇的强硬和强势，跟以往往前不相同，似换了个人似的。

看来今天的这些应对措辞，他都是提前想好的，明显就是有备而来啊。

不过他坚信胡毕烈的智商还没高到这种程度，这么看来就只有一个解释——便是胡毕烈那位幕后高人在给胡毕烈支招。

继而，独孤玉冲于敬德拱拱手，说道：“于老家主，麻烦您带着三位公子先出去一趟，晚辈有些话需要单独和胡教主密谈一番。”

“好吧！”

于敬德现在是又气又恼，若不是需要借重胡毕烈现存的十万兵力来帮助攻破岭南城，夺回那批金砖。他真想现在就和胡毕烈清算总账，当面锣对面鼓摆开阵势好好教训教训这厮。

不得已之下，他只能暂时忍气吞声，带着三个儿子离开了花厅，走出了刺史府。

于家父子一走，独孤玉的脸色骤变，再也没有那副白面书生的模样，而是一副阴沉的面孔，冷冷说道：“既然你今天能想到这番说词，恐怕也是你幕后那位高人帮忙支得招儿吧？”

“呃……”

胡毕烈摇着头，装傻充愣道：“什么幕后高人？听不懂你说得什么乱七八糟。”

“好了。”独孤玉不耐烦地挥挥手，催道，“恐怕你那位幕后高人也将本公子真正的用意跟你说了吧？嘿嘿，你胡毕烈藏着掖着这么久了，也是时候将他请出来了吧？”

胡毕烈还是执拗地否认到底，将头摇得更凶了，连连矢口否认，一切装作不知道。

独孤玉最后恼了，气急骂道：“胡毕烈，你若一再推搪，信不信本公子现在立马调转枪头，彻底绝了与你合作的心思。你觉得凭你现在的实力，还能与我们两家相对抗吗？”

“你……”

最后一句话简直就是杀手锏，直接将胡毕烈那张黝黑的面庞威逼得黑种透着红。

“哈哈……独孤公子好算计！不用逼他了，老夫不请自来也！”

花厅门外，不知何时已经被人悄然靠近，袁天罡的声音骤然传进了花厅中。

## 第1097章袁天罡来破局

“老人家原来便是一直藏匿在胡教主幕后的高人呀？”

独孤玉见着袁天罡飘然而至，好是细细打量起了眼前这位满头白发如银丝，脸色红润如婴儿的瘦削老者。

虽然对方穿着普普通通老人惯穿的粗布灰衣，但却始终无法遮掩住他身上那股子出尘脱俗的仙风道骨韵味。

这，绝对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叟。

这是独孤玉对袁天罡最直观的感受和印象。

袁天罡来独孤玉这儿之前，便早早躲在刺史府外观察，瞧见了于敬德带着三个儿子离去之后，他才进来的。

除了于敬德在长安与他有过一面之缘外，这些关陇世族的晚辈压根儿就没有与他照过面。

所以，他相信独孤玉根本不认识他。

现在，见着独孤玉细细打量着自己，他心定如磐石，莞尔一笑回道：“老夫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糟老头子，不敢当独孤公子的‘高人’相称。至于说老夫藏匿在胡教主幕后，那就更不敢当了，哈哈，老夫一直忙于其他事，行踪有些隐蔽罢了，你说对吗？胡教主！”

站在一旁的胡毕烈因为袁天罡的突兀出现，脑子一时半会儿还没转过弯来，处于迟钝状态。

现在被袁天罡这么一唤，顿时惊醒过来，心里面虽犯着嘀咕，不过还是极其配合地连连附和道：“是的是的，老神仙俗务繁忙，今日能够出现在这儿，胡某也是始料未及呀！要知道，平日里本教主想要见上老神仙一面，跟他讨上一番计策，那都是难如上青天哟……”

胡毕烈的言下之意，等于变相地承认袁天罡早已存在的事实。

这胡毕烈这越是遮掩，越是暴露他那令人捉急的智商。

独孤玉暗暗窃笑，而袁天罡则是暗暗失望，真是猪头猪脑猪尾巴，这胡毕烈就是典型的猪队友啊。

“咳咳……胡教主？”

袁天罡瞥了眼胡毕烈，有些不悦地说道：“我与独孤公子聊上几句，你先出去如何？”

“这怎么行？”

胡毕烈第一反应便是嘎嘣脆地拒绝了袁天罡的提议，因为在他眼里，袁天罡这位老神仙可是安身立命的资本，他太清楚自己有几斤几两了。他很清楚，没了老神仙的指导，他狗屁不是，别说将来如何能放马中原，打进长安博来一场天大的富贵，恐怕现在都甭想与独孤家和于家相对抗。

他心里弱弱地想，独孤玉这小子诡计多端，万一把老子的活神仙给拉拢走了，那可咋整？

不过话一出口，他就当场悔烂了肠子，因为自己用这种命令式的口吻拒绝了老神仙的提议，这不是变相地在跟老神仙唱反调吗？万一惹来了老神仙的反感和厌恶，致使老神仙放弃了自己，不愿再辅弼自己，那不就如同于将老神仙往独孤玉那边阵营推吗？

糊涂！

胡毕烈恨不得用自己一嘴巴子，后悔自己说话不过过脑子。

赶忙，他矢口纠正解释道：“老神仙，嘿，您老人家别误会。我的意思是说，老神仙在这儿，我怎能自行离去？胡某人该在这儿伺候您老人家，不是？”

胡毕烈这点小心思，路人皆知。

袁天罡也不禁嗤笑道：“看来老夫在胡教主的心中地位甚高啊！”

“那是那是，除了我爹娘，哦不，老神仙在胡某眼里，尤胜过生我养我的爹娘哩。”胡毕烈赶紧奉承道。

袁天罡虽早已习惯了胡毕烈的露骨献媚，但现在听着还是浑身直起鸡皮疙瘩，不言莞尔。

而独孤玉则是连连冷笑，以示不屑。

“休要多言了，胡教主！”

袁天罡太清楚胡毕烈的小心眼了，挥挥手，示意道：“既然如此，那你便留下来听着吧。不过你记住，中途不得打断老夫的谈话，不然休怪老夫翻脸无情。”

话中透着赤裸裸的警告，换做别人胡毕烈早就炸刺儿了，好歹他也是白莲教的一教之主，不是？

不过面对着将他扶摇上九天的袁天罡，他真是一点暴脾气都没有。

随后，他老实地坐了下来，静听着袁天罡与独孤玉的谈话。

独孤玉也愈发地对袁天罡这个神秘而又强势的老头感兴趣了，很是期待他接下来会跟自己说些什么。

随即，他伸手请了请，示意袁天罡入座，然后自行回到位置，轻轻问道：“不知该如何称呼老人家您呢？”

袁天罡笑了笑，道：“老夫只不过是闲云野鹤般的一名迟暮老叟，不值当独孤公子探询。”

很明显，对于独孤玉的试探，袁天罡如封似闭，口风甚紧。

独孤玉莞尔一笑，见对方不愿自报家门，也不再追问。

不过这小子还有后招，哪里会如此甘心放弃打探的心思？随即话锋一转，又不经意间问了一句：“那我就暂且称您老人家吧，晚辈虽然不知老人家的来历，但却早已猜到老人家从头到尾一直在暗中相助胡教主。若没有老人家的暗中相助，恐怕胡教主也没有今天吧？”

这话够损，既暗讽了胡毕烈这厮始终摆脱不了傀儡废物的命运，又点出了自己并非一无所知，好叫袁天罡别想着用糊弄胡毕烈的路子来敷衍他。

袁天罡暗骂一声小狐狸，然后依然谈笑风生地说道：“既然独孤公子知道这么多，那老夫就不跟你藏着掖着了。今日若非胡教主独木难撑局面，老夫也不会出面了。独孤公子不用胡乱猜测，更不用担心，老夫之所以暗中相助胡教主，完全跟你们独孤家没有关系。那是因为老夫与胡教主曾有过约定，我助他一臂之力，来日，他也必须帮老夫一个忙，仅此而已。所以，老夫与胡教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绝对不容许他在未成事之前出现半点偏差。故，才有了老夫今日冒闯独孤公子府邸之事。”

独孤玉暗暗嘀咕一声，原来如此。

不过他也好奇这老头到底有什么忙让胡毕烈来帮忙，而且还得胡毕烈成势之后才能帮忙，看来这个忙不小啊。

随即，他问道：“老人家如此费尽心机地暗中相助胡教主，不知是什么忙需要他来代劳呢？不知晚辈可否效力一二啊？”

小黄鼠狼跟大公鸡拜年，独孤玉哪里会安什么好心？无非就是想彻底搞清楚，这神秘的老人到底与胡毕烈曾立下什么盟约罢了。

袁天罡还没答话，胡毕烈已经迫不及待地跳将出来，一脸怒容地指着独孤玉喝道：“独孤公子，你这是什么意思？胡某人还没死呢？你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挖墙脚啦？”

“胡教主？”

袁天罡板着脸喝叱了一身胡毕烈，扫了一个冷冷眼神过去。

胡毕烈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又被独孤玉给刺激到了，竟然忘了之前老神仙的叮嘱。

不由得，又是讪笑两声，心不甘情不愿地瞪了独孤玉一眼，缓缓坐下。

对于独孤玉这话，袁天罡还是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轻轻摇头，不疾不徐地回道：“这个嘛，就不劳独孤公子操心了。正所谓一事不烦二主，老夫的这个忙，胡教主一人帮衬，足矣！”

看似婉拒了独孤玉的好意，实则是告诉独孤玉，你小子就别费心思瞎打听，老夫这儿你甭想打探出一二来。

至于胡毕烈那儿，袁天罡也坚信这厮虽然愚钝，但还没蠢到将自己和他的秘密协议说出去。因为这厮本来就忌惮独孤玉挖自己墙角，怎么可能还会将他与袁天罡的协议说出去呢？

独孤玉见着袁天罡从头到尾口风紧的一塌糊涂，始终探不出虚实来，心里也明亮如镜，自己平日的这点小计谋在这老叟面前，还真是半点用处都没有。

随即，他只得开门见山问道：“老人家这又不方便说，那又不肯说，那你今日来我这儿，到底所为何事？你刚才不也说过吗？绝对不容许胡教主未成势之前出现半点偏差，那，老人家，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

“好，只要独孤公子明白，老夫绝对没有害你之心。再说了，老夫也想早点进入正题。”

袁天罡暗暗嘘唏一声，这小狐狸一直淡定从容，还真不好应付，跟郭业那小子倒是蛮像。

随后，他看着独孤玉，石破天惊说道：“独孤公子，如果老夫有办法不费你们一兵一卒，便能将对岸岭南城中的那批金砖替你们取到手中，亲自送到你的面前，你会感兴趣吗？”

“真……真……真的？”

轻轻一句话，顿时让一向淡定从容的独孤玉失了颜色，乱了气度……

## 第1098章袁天罡的条件

“当……当真？”

独孤玉一听袁天罡这话，顿时脸上颜色尽失，再也不复往日那习惯性挂在嘴角的淡笑。

就连被袁天罡再三警告不得擅自吭声儿的胡毕烈，立时也坐不住了，张大了嘴巴，神情又是激动又是不可置信地嚷嚷道：“活神仙，您老人家真的有什么办法不费吹灰之力，便能替咱们搞回那笔金砖？”

说完之后，他立马后悔了，奶奶的，自己咋又嘴巴犯贱，将老神仙的话当耳旁风开始瞎逼叨叨了呢？

后悔归后悔，他心里也不禁对袁天罡生起了几分怨念，您老人家既然有办法不费吹灰之力将岭南城中那笔金砖取回，怎么不早点说呢？让胡某白白损耗了十万教众不说，而且还将这么大一个好处分享给了独孤玉这小子听。这不是白白便宜了独孤家吗？

袁天罡侧头瞥了一眼胡毕烈，并未回答他的问题，反而用眼神小小警告了一把胡毕烈，示意他噤声别多嘴。

接着，他将目光落在独孤玉身上，一副智珠在握般的神情，微微颌首轻快地回了一声：“自然当真，呵呵，独孤公子，老夫这话到底当不当真，不是嘴巴说说便行的，而是要眼见为实，对吧？”

独孤玉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嗯了一声。心道，那是当然，总不能凭你嘴巴一张，说有办法取回金砖就取回金砖。

袁天罡又道：“既然如此，那你觉得老夫还有必要在这儿跟你漫天吹嘘吗？只有老夫将这笔金砖取到，然后摆在你的面前，才能作数，对吧？”

独孤玉是个聪明人，一直都坚信天上不会掉馅饼，更加坚信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随即，他脑子一转，狡黠问道：“老人家，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宴席。看来你今日恰逢其会地出现在我这儿，并非简简单单地替胡教主打圆场啊。嘿，能够不费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地取回那笔金砖固然是天下最美之事，不过嘛……嘿嘿，俗话说得好，河豚味虽美，但冒然服食也会要了人的性命。对吧？”

独孤玉话里打着机锋，胡毕烈听不懂，但袁天罡怎会不明？

他笑道：“独孤公子果然人中龙凤，一点即通。嘿，你们数十万白莲教先是围攻虔州城，再是强渡黑水河欲破岭南城，花了如此大的人力物力，为的是什么？自然就是为了城中那批令人垂涎欲滴的金砖。老夫能够替你们解决如此大的一桩麻烦事，自然不会白白帮忙。老夫有两个条件，你必须答应老夫。”

独孤玉听着袁天罡这么说，心里倒是安心踏实了不少，脸上又浮起了一如既往的那抹淡笑，心中宽慰道，本该就应如此，本公子从来不信天上掉馅饼这等侥幸之事。

随即，他伸手请道：“老人家请说，在下听完你的条件再做答复。”

“第一，独孤家必须跟胡教主始终保持如一，同心同德。待得时机成熟之时，你必须信守之前的承诺，伺机将于家父子彻底铲除，并将于家的白莲教护法军交由胡教主手中。”袁天罡说完之后，胡毕烈立马投来了感激的眼神，

心里暗暗感动，看来活神仙还是向着自己的。

独孤玉微微一怔，不过瞬间释然，连连干笑了两声后，想也不想地点头应道：“这事儿嘛，好说，好说，若非之前胡教主对我不肯推心置腹，在下又怎会用言语激他呢？好，这第一个条件我答应老人家您，那第二个条件又是什么？”

袁天罡继续说道：“这第二个条件嘛，与其说是条件，不如说是要求。要想不费吹灰之力取回岭南城中那笔金砖，就必须先达成接下来的这第二个要求！”

这话弄得独孤玉一头雾水，煞是费解地问道：“老人家这话何意？”

袁天罡没有急着解释，而是反问了一句：“独孤公子现如今应该很清楚地知道，黑水河对岸的岭南城由谁人坐镇吧？”

独孤玉嗯了一声，如数家珍般娓娓说道：“当然知道，此人姓郭名业，如今在大唐朝廷中风头正盛，颇受李世民的器重。他官封广南路行军大总管，爵赐平阳郡公。听说此人年纪虽轻，却是城府极深，手腕极高。前些日子，太上皇李渊与鲁王等三子密谋造反，就是被姓郭的这人给硬生生破坏掉的。而且就连长孙无忌这等宦海浮沉之人，都是被此人生生斗败，被李世民逐出长安，贬为庶民永不叙用。嘿，如今此人奉命前来南方平叛，虔州城转眼一夜间变为一座空城，让我等扑了空，哼，就是他搞的鬼。此人真是我等心腹大患啊！”

说到这儿，独孤玉貌似想到了什么，又追问了一句：“老人家，你这第二个条件，莫非还跟对岸岭南城中的郭贼有干系？”

“多多少少有一点。”

袁天罡暗暗惊心独孤玉的消息灵通之余，继续说道：“你可知道被你们囚禁在广州府那边的虞世南跟郭业是什么关系？”

虞世南？

独孤玉的脑海中顿时浮现起那个宁折不弯百虐不降，如今被软禁在自己兄长独孤穆军营中的那个老酸儒。

猛地，他貌似又记起了一些什么，恍然大悟道：“姓郭的狗贼当年在国子监念过书，好像这姓虞的老酸儒有师生之谊。哦哦哦，我明白了，老人家的意思是想拿这老酸儒来胁迫对岸岭南城的郭贼，逼他就范，让他乖乖遣人派船将那笔金砖送过来？”

“错！”

“大错特错！”

袁天罡重重地否定了独孤玉的揣测，继而郑重其事地警告道：“老夫相信，你若敢这么做，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什么也捞不到。先不说虞世南此人是出了名的迂腐，他宁可以死殉节，也绝对不会让你拿他来威胁逼迫郭业。而且，据老夫对郭业的了解，此子也是出了名的烈性子暴脾气，城府虽深，但若是触了他的逆鳞，他定会跟你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独孤玉狐疑问道：“那老人家想要做什么？”

“交换！彼此交换！”

袁天罡道：“若是由老夫亲自押解着虞世南，与郭业面见相谈一番，老夫敢保证，定能拿虞世南从郭业手中交换回那笔你们牵肠挂肚念念不忘的金砖。所以，老夫的第二个要求便是，你火速派人前往你广州府兄长处，将虞

世南提拿到此处来，然后由老夫亲自押解着他过江，越快越好！”

“哦，原来如此！”

独孤玉下意识地点点头，道：“拿一个不中用还要好吃好喝供着的老不死，来交换回那笔金砖，这倒也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可以，这个条件，他稀松平常了，本公子答……咦？不对啊！！”

独孤玉猛地警醒过来，一副戒备森然地神色死死盯着袁天罡，声音顿时变得清冽，冷冷问道：“老人家，仅仅凭一个虞世南，姓郭的会舍得交出那批价值不可估量的金砖？要知道，那可是足足抵得上国朝数年积累的赋税啊。”

袁天罡暗骂一声小狐狸，随后换起一副倨傲的模样，自信满满地回道：“当然，仅凭一个虞世南根本不足以让郭业心甘情愿地将那批金砖拱手奉回。但是，若是再加上老夫的亲自过江游说呢？”

“你亲自过江游说姓郭的？他会听你游说？”

独孤玉明显对袁天罡的话深表怀疑，直言不讳地来了一句：“你不过一个山野村夫，充其量也就是个多了几分诡谋之术的老叟，姓郭的凭什么就肯听你游说？再说了，你万一拿着虞世南过江见郭贼邀功，一去不回怎么办？呵呵，本公子又拿什么来相信你呢？”



## 第1099章自揭身份

“呸，独孤小子，你竟敢对活神仙无礼？”

还未等袁天罡回应，胡毕烈已经气冲牛斗般站起直斥道。

皇帝不急太监急，看来胡毕烈这个莽汉已经对眼中的活神仙袁天罡，到了一个盲目信从的地步了。

落在独孤玉眼中，自然是嗤之以鼻，不屑地还以一声冷哼，然后不再理他。而是目光凝视着袁天罡，静待着对方的作答。

袁天罡脸颊微微一抽搐，很是不满独孤玉这猖狂的口气。

不过对于独孤玉的发难，他心中也早有了应对，说道：“独孤公子，你担心老夫押着虞世南过江见郭贼邀功，一去不回，呵呵，还真是小觑了老夫。若老夫栈恋权财，就不会冒着天下之大不韪，担着满门抄斩的风险来暗中相助胡教主了。哼，你应该很清楚附逆叛匪，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下场该是如何？老夫一把年纪早已是半截身子入黄土之人，若不是来日需要借重胡教主去办一件非一己之力所能办成之事，又怎会与你们搅合在一起？更何况，老夫跟那虞世南既不相识又不相熟，若不是需要拿他当作筹码来跟郭业作为交换，又是何苦来哉？”

独孤玉听着袁天罡这般掷地有声的解释，神情显然有了几分骚动，不过嘴上还是没有丁点的表示。

而胡毕烈却已经是连连点头称是，因为他心里清楚，活神仙可是在他最落魄最无助的时候暗中襄助于他，才有了今日的他。而且他心里明白，活神仙要他事成之后办得那件事儿，可不是活神仙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办成的。

袁天罡见着独孤玉一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架势，俨然没有松口倾信的意思，于是又补了一句：“至于郭业会不会信老夫，会不会听从老夫的游说，拿城中那批金砖来交换虞世南的性命，呵呵，这就不劳独孤玉费神了。你知道老夫与郭业是什么关系吗？”

独孤玉兴趣盎然地问道：“你跟他什么关系？”

袁天罡轻笑道：“呵呵，既然独孤公子对郭业此人如数家珍般了解，那应该知道他乃蜀中陇西人氏，出身贫瘠之家吧？”

“没错！”

独孤玉点点头承认道：“郭业乃蜀中益州府陇西县东流乡的佃户之子，他们郭家在蜀中那边一直都是籍籍无名，直到数年前郭业入赘了东流乡吴姓财主家，才……”

“好了，这些家世出身跟今天的话题扯不上干系，就不用去追述了。”

袁天罡打断了独孤玉的话，径直说道：“想当年，老夫悬壶济世云游至蜀中陇西东流乡时，曾救过郭业之父郭老憨的性命。当时的郭家一贫如洗，根本拿不出半文钱来，就连去药铺抓药的银子都是老夫贴补给郭家的。谁曾想，若干年后，郭家小子竟然飞黄腾达封爵拜将了。嘿，当年老夫就观郭家小子的面相，非普通人的面相啊。当时，这小子不仅给老夫磕了三个响头，还当着他父母的面给老夫立誓。他掷地有声地向老夫发誓，从今往后，但凡老夫有所命，皆甘受差遣，以报老夫的救父之恩。这下，你该懂了吧？”

嘶……

独孤玉倒吸了一口凉气，暗暗诧异道，没想到眼前这个老叟竟然跟郭家

还有如此渊源。

悬壶济世？

独孤玉猛然想到这老头刚才话里好像提及这四个字，不禁揣测道，莫非他曾是走方郎中？

“哈哈，独孤公子不用猜了，话说到这个份儿上，老夫的身份也无需再遮遮掩掩了。”

袁天罡放声大笑，自揭谜底道：“老夫的确是个郎中，而且在杏林中还算有点名声，老夫姓孙，名思邈。论起来，老夫幼年时还曾得你家祖上，西魏上柱国、大司马独孤信大将军的赞允。呵呵，陈年旧事，你们这些小儿辈的应是没听过，不提也罢，不提也罢啊！”

好家伙，袁天罡竟然冒充起了神医孙思邈。

而他口中的西魏上柱国、大司马独孤信，正是关陇世族八柱国之一，柳州独孤氏的先祖，如今早已是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冢中枯骨了，死无对证，随袁天罡怎么编撰了。

不过人的名，树的影。

孙思邈的名字独孤玉怎么可能没听说过？就连胡毕烈这种江湖粗鄙莽汉都如雷灌耳啊。

只听胡毕烈噌的一声又是站起，不顾袁天罡之前的警告，张嘴大呼道：“老神仙啊老神仙，你可瞒得俺好苦，没想到高人在前，俺胡毕烈竟然不相识哩。原来您就是那位号称‘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孙思邈啊？啧啧，能得孙神医屡屡相助，俺胡家真是祖上积德了，积大德了呀。”

袁天罡这次没有责怪于他，反而很是潇洒地摇了摇手，说道：“胡教主高抬了，神医不敢当，活似人肉白骨更是民间讹传，当不得真，当不得真啊！”

而一旁的独孤玉貌似想起了什么，怔怔地看着孙思邈，自言自语嘀咕道：“家父在世时倒是曾屡屡提过孙神医的大名，不过晚辈竟没想到孙神医与先祖也有过这段宿缘。这么说来，孙神医与我独孤家还是世交了？”

显然，被袁天罡搬出孙思邈的身份，又编撰了这段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典故，独孤玉俨然趋于倾信，信以为真了。

袁天罡见状，心里松了一口气，看来这下算是误打正着，没想到孙思邈这老药坛子的名头这么好用啊。不知道老道若是说出袁天罡三个字，这独孤小子会是如何表现啊？

不过他也就心里瞎想，却不敢真的将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因为袁天罡毕竟是朝廷的前国师，他可不想出了什么纰漏引起独孤玉的怀疑。

随即，他趁着独孤玉倾信时又追问道：“独孤公子，既然老夫已经表明了身份，又自述了与河对岸郭业的这段典故，你现在还有什么怀疑吗？”

“没，没，还望孙思邈见谅。”

独孤玉立马换了姿态变了嘴脸，连连拱手作揖道：“晚辈刚才是不知道孙神医的身份，所以才多有怀疑。毕竟这不是小事，小心总无大错嘛。不过现在，晚辈是半点怀疑都没有。如果孙神医肯纡尊降贵替我等跑一趟河对岸的岭南城，用一个老不死的虞世南来换回那笔金砖，那晚辈怎会拒绝？”

“对对对！”

胡毕烈也是连番点头，说道：“这桩买卖如果能做成，简直太划算了。咱们死了这么多教众，不就是为了夺回那笔金砖吗？老神仙，呃不，孙神医肯

帮咱们这个大忙，那简直就是雪中送炭啊。独孤公子，甭管怎样，我胡某人是举双手赞成孙神医的提议！”

“只不过如今虞世南被扣押在我兄长的军营中，广州府离虔州城便是日夜兼程，也要七八天的路程。”

独孤玉有些犯难地犹豫说道：“孙神医，这……”

“不碍事！”

袁天罡急忙说道：“这样，今晚我便趁着夜色渡江一趟去见郭业，与他商谈一番交换。而独孤公子你也抓紧时间，尽快派人去独孤大公子那儿，将虞世南火速押解到虔州城来。咱们双管齐下，都别闲着。”

独孤玉嗯了一声，表示同意。

胡毕烈这时也热心肠起来，大大方方地冲独孤玉表态道：“独孤公子，那啥，有用得着胡某的地方，尽管吩咐哈。”

显然，胡毕烈已经对金砖垂涎欲滴很久很久了。

袁天罡正要离去告辞，突然又向二人提醒道：“对了，今日这府中商议之事，你们二人也要保密才是啊。切不可外传出去，免得误了大事。尤其是不告知……”

“于家父子！！！”

不待袁天罡提醒完，独孤玉和胡毕烈已然异口同声说了出来。

那是当然，多了于家父子进来参与此事，那金砖就要多分出去一份。除非独孤玉和胡毕烈脑子秀逗有大坑，不然的话，这事儿肯定是瞒着于家父子到底的。

可怜的于家父子四人，在不知不觉中被袁天罡算计，以致于被独孤玉和胡毕烈彻底排挤出了分赃的队伍。

## 第1100章过江

入夜，孤灯独舟泛江行。

袁天罡在独孤玉的悄然安排下，乘上一艘江船踏着黑水河万顷波浪，朝着对岸的岭南城东门渡口码头驶去。

作为镇守沿岸第一防线的黑甲玄兵营发现江上突然出现一艘敌方船只，且是朝着这边驶来，自然是不敢麻痹大意。尽管只有一艘看似没有威胁的敌船，但曹录勋还是第一时间派人去城中，将这个发现汇报给了正在睡觉的郭业。

郭业被人扰了清梦，心里自是不痛快。但一听这蹊跷的消息，也不由来了兴趣，对方竟然只是派来一艘敌船，很明显对方还没脑残到妄图用一艘江船来玩夜袭。那既然没有敌意，那对方这艘江船深更半夜过河来干嘛？

难道是逃出虔州城的教匪想要投降？

可是如果欲降的话，应该高高竖起白旗免得白白受了床弩射杀才是啊。

这又不像是投降！

那郭业就纳闷了，既不是夜里偷袭，又不是投奔欲降，那这艘半夜过江的敌船到底意欲何为？

一时间，他倦意全无，困意全消，匆忙起床披上外衣随着那名报信士兵出来刺史府，直奔东门渡口。

到了地方，此时敌船还在黑水河中央，正不疾不徐缓缓朝这边驶来。

郭业见到曹录勋的第一句话便是严令冒然攻击对方，彻底放行让船只靠岸。

曹录勋立马派人传令下去，然后一边静等着敌船靠岸看个究竟，一边也向郭业说起了自己的疑惑。

他与郭业一样，都猜不出对方的来意。

郭业仅是挥了一下手，摇头道：“本官也不知道这敌船深更半夜孤影行单地渡河为了什么，等吧，等着敌船靠岸了便清楚了。”

曹录勋哦了一声，便随郭业陷入了静等的状态之中。

仲夏长夜漫漫，江风拂面颇觉凉爽，让人丝毫没了困意。

约莫过了半盏茶的功夫，江船抵岸停在了渡口。

曹录勋立马派人围拢上码头堵住了下船的路，郭业随之而上。

很快，从江船甲板上漫步悠游走下来一粗布灰衣的老者，郭业借着夜里的银黄月光一看——原是故人来！

深夜孤灯船影渡江而来之人，正是袁天罡！

郭业讶异地唤了一声：“袁老道，你半夜不好好睡觉，跑我这儿来作甚？你就不怕我这边敌友不分，给你来个床弩百枪齐发，直接将你这船射穿射沉？”

奶奶的，郭业一见扰他清梦搞得他夜里不安生的罪魁祸首竟是袁天罡，连说话的语气都变得有些不悦了。

袁天罡这次难得没有跟他打哈哈，而是一脸沉色地摆摆手，沉声说道：“老道没功夫跟你扯嘴皮子。”

然后又看了眼郭业四周，处处皆兵，不由皱眉说道：“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走，找个僻静之所，老道有话跟你说。”

郭业一见袁天罡今天难得异样，也收起了心里的轻浮，点了点头嗯了一声，然后冲曹录勋吩咐道：“你带人在这儿候着，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

继而冲袁天罡的身后指了指，说道：“袁老道，走，去你船上说话。”

袁天罡不在答话，扭头返身重新上了船，郭业紧跟其上。

两人前后脚上了船，袁天罡直接将郭业领到了船舱中。

一进船舱，不待郭业询问，袁天罡便迫不及待地将从虞世南交换岭南城中那批价值不可估量的金砖之事仓促道了出来。

郭业听完之后，心中也是百感交集。庆幸的是自己的虞校长至少目前而言，性命无忧。不过随随便便地将叛贼们日夜惦记志在必得的这笔金砖，就这么轻松交出去，心里委实不甘。

但是，他很不明白为何袁天罡要挑起这个交换的事儿来。

随即，他问道：“袁老道，救我老师脱离危险，我郭业身为学生自然义不容辞。但是你能告诉我，你为何要挑这个事端出来吗？你的目的真是为了帮我救出恩师来？恐怕这事儿没有表面看着那么简单吧？”

“嘶……老夫真想拿把锤子敲开你小子的脑壳子。”

袁天罡佯怒发起笑来，作势挥着拳头打趣道：“你小子的脑袋壳子怎生那么好用呢？实话跟你说吧，老夫这次是要借着虞世南换回金砖之事彻底将独孤家和胡毕烈两家拴在一起，好将婺州于家彻底排挤出去。到时候，独孤家肯定会为了不让金砖多分一杯羹，而与于家决裂。适当的时候，差不多就可以动手覆灭……”

“不就是让他们为了追逐利益而起内讧呗？”

郭业又是正中要害的断言道：“袁老道，你的想法我懂，不就是要让他们自相残杀嘛。”

袁天罡欣慰道：“然也！”

“不行！”

谁知郭业直截了当地拒绝了袁天罡的提议，摇头说道：“这笔金砖的数量和价值超乎我们的想象，如果落在独孤玉这些人手里，肯定会大肆招兵买马。现在他们在没有金砖作为财力的情况下已经多大几十万兵力了，一旦金砖落入他们手中，后果不堪设想。不成不成，绝对不成！这笔金砖万万不能交到他们手中。袁老道，你这么做太冒险了！”

“好你个臭小子，长能耐了啊？”

袁天罡气急吹胡子嚷道：“风险是有，但是如果利用这笔金砖来让他们内讧，最终斩了婺州于氏这条臂膀，再大的风险也值得去冒。而且，还能趁此机会救回你那岌岌可危的恩师虞世南，此乃两全其美之计。难道你小子打心底里不想救回虞世南？”

“谁说的？我做梦都想救回恩师，如果恩师有什么不测，我要这些王八蛋统统全部陪葬。但是——”

郭业话锋一转，又道：“但是如今对岸的白莲军强渡黑水河已然折损了十万兵马，如果我估计没错的话，虔州城中如今撑死也就三四十万的叛军。看这情况，只要我再撑个两三天，等着卫国公李靖大军收复岭南路一带的州府之后回援于我，我两家兵力前后夹击，定能彻底击垮这些乌合之众。到时候，我照样能够平叛且救出我恩师来。与其这样，我何必去冒这么大的风

险，拿着这笔金砖去助纣为虐壮大其叛军队伍呢？”

“卫国公李靖？”

袁天罡神情突然古怪起来，有些狐疑地看着郭业，讶异问道：“如今岭南路一带的白莲护法军都被征调至虔州城，早已是空空洞洞毫无阻滞。按理说，李靖早该收复完这些失地，几日前就该回援与你会和了。可是现在都过去多少天了，为何李靖那边迟迟都没有音讯？”

郭业心里咯噔一下，袁天罡恰恰说到了他的心坎儿上，其实这也是他这两天最为担忧的。

按理说，李靖的岭南路大军早该如期回援了，可是如今已过好些天，却是至今没有一个音讯传来。

不过，他对李靖还是充满了信心，随意答道：“应是路上耽搁了，兴许再过个三两天，李卫公的岭南路大军就该回师抵达了。”

“三两天就能回师抵达？你小子在做梦呢吧？”

袁天罡戏谑地瞥了他一眼，哼道：“别说三两天，就是再过十个三两天，恐怕李靖的大军都不可能回师增援于你。看来你的消息闭塞很久了，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情报收集的！”

郭业脸色骤变，眉毛陡立，惊呼道：“怎么回事？难道李卫公在收复失地途中遇到什么状况？咦？袁老道，看来你知之甚详哩，说，快快说来呀！！！”

## 第1101章横生枝节

袁天罡高高吊起郭业的胃口，戏谑地再次问了一句：“你小子不是能耐吗？真不知道？”

都说战场之事瞬息万变，所以情报的灵通与否，往往会成为决定着战争胜利与否的关键。

郭业看着袁天罡这模样，心里直骂着他手底下第一号情报头子东厂暗夜，这小子怎么搞得？竟然把这种重要情报都给疏忽了，不是说人在长安就已经对南边的战况了然于胸了吗？奶奶的，看了最近这厮是懈怠疏忽了。回头要给他去封信，敲打敲打一番才是。

“别瞎琢磨了！”

袁天罡看着郭业脸上阴晴不定，误以为这小子生气了，担心过犹不及，立马好言相说道：“放心，李卫公的大军早些天便成功收复了岭南路十五州府。说起来还是你小子的功劳，攻夺了虔州城并将城中的那批金砖占为己有，哈哈，这下可是捅了关陇几大世族和白莲教的马蜂窝，更是鬼使神差地将广元赵氏的赵崇年给摘了脑袋。好家伙，这些人就跟疯了似的抽调出各地的兵力，一窝蜂地直奔虔州城，并被你硬生生拖了这么长的时间，久攻不下。以致于岭南路沿路十五个州府兵力空虚，顺利被李靖大军收复。”

“既然卫公大军都已经顺利收复，那你又跟我说他那边出了状况？”

这下，郭业更加费解了，一时间搞不懂袁天罡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袁天罡摆摆手，道：“你别急嘛。李靖收复失地是成功了，不过他的大军却的确确是没有及时回师增援于你。”

“我靠，都收复了失地，还不回师来增援我？”

郭业大声嚷嚷道：“我这儿都火烧屁股了，怎么不着急？李卫公他悠悠哉哉地瞎耽误功夫干啥玩意啊？”

“你火烧屁股？嗤……依我看呐，李靖现在也比你好不到哪里去。”

袁天罡不由莞尔乐道：“我告诉你，李靖现如今非但不能及时回师增援你，而且一时半会儿还无法班师返回长安去。你猜他现在在哪儿吗？”

郭业一听蹊跷，反问道：“难道不在岭南路一带吗？”

袁天罡摇摇头，神秘笑道：“非也非也，岭南路十五州府已经收复，而且各州官署相继重新设置，过些日子长安那边自会派来相应官员前来署理。而李靖嘛，他现在非但不在岭南路一带，恐怕已然挥军进入了与岭南路相邻的安南国了。”

安南国？

这不是大唐南部的藩属国，后世越南的一部分国土吗？

李靖怎么擅自率军离境出大唐，跑安南儿去了？这事儿可是新鲜了。

随即，他不解问道：“他挥军入安南干嘛使？”

“你又消息闭塞了吧？”

袁天罡又是轻轻打趣了郭业一句，自顾说道：“这又要从天竺国那边说起了，现在天竺国那边听说北天竺的戒日王朝和南天竺的三个小国正打得火热。嘿，北天竺的戒日王仗着你小子留下的大唐精锐部队，还有三万的泥婆罗山地鬼兵，加上他本国的部队，一直以来都是压着南天竺三个国家打。可

谓是节节胜利，平定南天竺三国指日可待。不过可惜啰……”

袁天罡一声可惜，把郭业的心猛地揪了起来。

恍惚间，他想起了留在天竺那边的庞飞虎，赵九丑，还有三千西川军弟兄。

同一时间，他也想起了那个婀娜多姿，异域风情之美的拉迦室利公主，这个曾跟他盘肠大战一天一夜的异国公主。

不知道他们现如今过得怎么样了？

听袁天罡话里最后一番叹息，莫非他们遇到什么不测了？这场战争按照他的预估，北天竺平定南天竺，一统天竺国是指日可待的。

当即，他急急问道：“后来呢？发生了什么事儿？”

袁天罡眯着眼睛笑问道：“你是问李靖还是问你在天竺那边异国作战的兄弟伙啊？”

郭业白了他一眼，急道：“当然是都问啊。先说天竺那边的事儿，别卖关子了哈，急死个人！”

袁天罡也不在啰嗦，继续说道：“本来北天竺戒日王朝势如破竹，几乎平定了南天竺三国。可惜啊，南天竺三国竟然求来了与他们相邻的安南和交趾两国的援兵。你想想看，北天竺戒日王朝本来是半斤对八两，略尽南天竺三国上风而已。现在凭空多了安南和交趾两国的援兵前来助战，你觉得北天竺还有几成胜算。这下倒好，跟看大戏似的剧情急转变幻，竟变成了北天竺被南天竺三国和交趾、安南五国压着打，被他们扳回败局不说，还被打得节节后退。估摸着再有三五个月，就要打到北天竺国都戒日城了。”

“啊？”

郭业顿时大惊失色，这当然是他始料未及的，没想到安南和交趾两个大唐藩属国也会参与南北天竺的内战。

这真是步子跨大扯到蛋了，疼！

交趾和安南两国与泥婆罗国的性质一样，都是大唐的藩属国，一直以来都是臣服于大唐的。这两个国家虽小且落后，但好歹也是一个国家，自然不缺壮男生力军。

奶奶的，这两个附属国竟然不顾大唐与北天竺的邦交，跟南天竺那三个国家蛇鼠一窝勾搭在了一起。

看来暗地里，这几个国家肯定是达成了什么协议，不然的话，也不会明知道北天竺那边有大唐三千西川军，还敢冒然参战对抗北天竺了。

这个时候，郭业也差不多明白了李靖率军进入安南国的目的了。

一是趁机教训教训安南和交趾这两个龟儿子国家，二嘛，北天竺好歹也是大唐的邦交之国，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被这几个国家击垮吞并蚕食吧？

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事，看来李靖大军一时半会还真是无法驰援自己这边了。

郭业郁闷坏了，不禁腹贬起李靖，你好歹也知会一声才是啊，这不声不响挥军入安南，把哥们这支孤军撂在这儿，忒不地道了。

这时，他嘴上不说，心里却也感激起了袁天罡，感激他及时带来了这个消息，不然的话，自己还会想当然的，天真无邪地在这儿等着李靖大军的驰援。

看来，接下来自己的广南路大军真是一支没有援军独自奋战的孤军了。



“怎么样？”

袁天罡见着郭业将自己的信息消化得差不多了，开口催问道：“这下老道提议的交换之事，应该算是比较靠谱了吧？”

郭业翻了翻白眼，不甘地摊摊手，无奈道：“你觉得眼下我还有选得吗？奶奶的，便宜了这群龟儿子，暂时让他们小小得意一把。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不用说了，老道知道你要说什么。”

袁天罡一副隆中诸葛亮的架势，重重地挥了一下手，好像了然一切般笑道：“不就是要保证你那恩师虞世南的安全嘛？放心，在独孤玉他们眼中，跟你岭南城中的这笔金砖相比，一百个虞世南都没金砖来得重要。再说了，他们也压根儿不清楚你如今是孤军奋战的底细。”

“好，这可是你说得，成交！”

郭业重重地回复了袁天罡之后，突然心血来潮，好奇问道：“袁老道，有桩事情我倒是很好奇，关于天竺国还有李靖大军的动向，你咋会知道得那么清楚？按理说，你这些日子可是一直都没离开黑水河两岸一带啊，你上哪儿知道这些个及时又偏远的消息啊？”

袁天罡苦笑道：“老道若说长了千里眼、长了顺风耳，你信吗？”

郭业摇摇头，斩钉截铁，咬字清楚地果断吐道：

“不信！”

## 第1102章不爽

“哈哈，你小子啊……”

袁天罡摇了摇头，笑骂道：“揣着明白装糊涂，是吧？”

“谁跟你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郭业气急，这次可真是袁天罡冤枉他了，他是真不知道，不然的话也不会消息闭塞到连岭南路李靖大军的最新动向都不清楚的地步。

袁天罡见状，知道自己再次误解了郭业这小子，只得和盘托出解释道：“你应该知道当今道教分南北两教吗？”

郭业点点头，道：“当天知道，你是北方全真道，而南方自有正一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南方正一教不同于你们全真道，更加类似于家族传承。正一教张氏传承至今，底蕴不比你们北方全真道要来得浅些吧。不过这次正一教也算是元气大伤了，因为教内人心不齐分裂出太平邪道来，最后又因为摩尼教和白莲社这两支舶来佛教在后面使了妖风，促成此次白莲教在南方的叛乱。呵呵，正一教如今恐怕是江山日下，一天不如一天了吧？兴许不用多久，正一教就会彻底在道教史籍上彻底除名，唯独你们北方全真道成为道门正统了。不过——”

郭业拖长了音阶，怪异地瞪着袁天罡，问道：“这跟你知道李卫公大军动向和天竺国内情势有什么关系？”

“你小子知道得倒是蛮多？”

袁天罡颇有几分自鸣得意地笑道：“不过我会告诉你，无论是李靖大军在岭南路的动向，还是天竺国那边的战事，都是正一教张奉贤那老家伙派徒弟徒孙来报知我的。”

他口中的老家伙张奉贤，正是南方正一教的当代教主。

多新鲜呐！

郭业不由乐道：“正一教不是跟你们北方全真水火不容吗？如今正一教适逢内乱，出了太平道这个邪道，更是出了胡毕烈这个叛徒，正是元气大伤时。而张奉贤估摸着也是着急上火的时候，怎么可能还会主动派人来跟你通风报信李靖大军的最新动向。难不成你们两家还因为这次南方白莲教叛乱之事，竟然和好如初了不成？”

袁天罡笑道：“水火不容谈不上，不过我们南北两教一直为了谁为道门正统之事而暗中较着劲儿，那是真的。至于和好如初嘛，也谈不上。你忘了老道我此次来南方的真正目的了？”

“你来南方的真正目的？不就是想借着白莲教造反这事儿，顺势把南方佛教连根拔起，给南方佛教来一次大抄底吗？”

郭业眨巴着眼睛，说完之后该是回过味儿来，讶异地惊呼一声，道：“懂了！与其说和好如初，不如说是你们南北两教同仇敌忾。唇亡齿寒，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你们是想将南方佛教先给一锅铲干净了，再坐地分赃，是这意思不？”

“瞧你说的那叫一个粗鄙不堪啊！”

袁天罡嫌弃地挑了郭业两眼，说道：“以如今朝廷对我北方全真的扶持，再加上此次白莲教在南方的叛乱伤及了正一教的筋骨，你觉得张奉贤那老家伙还有什么资格老道我坐地分……呃。”

袁天罡顿觉分赃这两个字而着实不雅，立马改口道：“你认为如今的正一教，现在的张奉贤，还有什么倚仗坐下来跟老道，跟我们北方全真当面锣对面鼓的谈呢？”

袁天罡这个平日里干瘦的糟老头子，今天说出这番话来，倒是无形中多了几分往日没有的霸气。

也是，郭业想想如今正一教的处境，日子当真是不好过啊。

看来自此一役之后，正一教式微已是注定，它的结局不外乎两种，一是彻底淡出道门，沦为野路子道派；二是直接被北方全真蚕食吞并，兴许还能保留正一教张道陵一脉的些许道家传承。

不过郭业既然已经知道张奉贤主动派徒弟徒孙给袁天罡通风报信，这种上杆子的举动，俨然诏示着张奉贤倾向于选择后者了。

牛逼！

郭业断定，只要南方白莲教平叛成功，只要南方仅余的几个关陇世族被铲除殆尽，只要南方佛教被袁天罡等人驱逐甚至抄底成功，那么接下来长安皇宫中的李二陛下肯定会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大肆扶植袁天罡和全真教一统大唐道门，成为天下道门的正朔。

届时双管齐下，李二陛下用朝廷的力量，而袁天罡用道门的力量，一起在北方出手，那么岌岌可危的便是仅留在北方的佛教宗门了。

郭业虽然对西方佛教某些人的嘴脸没什么好感，但至少佛门中多数导人向善的一些佛教禅意还是积极向上的，如果佛教在中土大唐遭到灭顶之灾，从此除名，那倒是一场佛文化的损失。

尤其是佛门中还有他一个好朋友——玄奘大和尚。

如果真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他真心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玄奘大和尚了。

毕竟这次灭佛行动他并非倡导者，而是李二陛下与袁天罡这两人搞得把戏，但是他多多少少有些随波逐流了。

奶奶的，佛教讲究因果，郭业顿时头大，这因果一旦结下，的确要有了结，不然的话真是寝食不安了。

佛教.....

佛道之争.....

玄奘大和尚.....

郭业一时间头大如斗，理不清剪还乱。

“喂，郭小子你在想些什么呢？”

袁天罡见郭业沉思半晌，久久不说话，兴许猜到了些什么，径直问道：“你小子平日里杀人不眨眼，屠城杀俘之事更是没少干，这个时候不会是同情起佛门那些大和尚了吧？”

郭业难得一脸正经地摇摇头，叹道：“袁老道，要我说啊，这做人做事最好都不要赶尽杀绝，不是说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吗？再说了，佛教的确跟关陇世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好歹他们中也有好人不是？其中也不乏有那么一些导人向善，慈悲为怀，悲天悯人的大德高僧，不是？比如.....”

“好了！”

袁天罡挥手打断了郭业的话，道：“这事儿你就不用搀和了，这次是当今圣上下的决定，我道门也只不过是借了由头罢了。佛家不是讲究因果吗？他们当初与关陇世族沆瀣一气，屡屡暗中协助关陇世族危及到大唐李氏的国

本，这便是因。既然种下了因，自然就要去承受这果。今夜该说的，老道都说完了。佛道之争，乃是大势所趋，你郭业若是想要凭借一己之力，来阻碍甚至阻止此事，呵呵，老道只能送你一句话——

螭螭撼大树，螳螂学挡车，可笑可笑，委实自不量力啊！”

郭业虽是听着刺耳，但心里也委实无奈，心中叹道，是啊，我一己之力又怎能阻挡的住大势所趋？难不成我还因为这事儿，揭竿而起跟李二陛下对着干不成？

罢了，这事儿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到时候为佛教那些好和尚，为玄奘这个大和尚尽点人事就好了。再不济，保他们一个安全，让他们安安全全地隐入山林古寺，一卷经书青灯长伴终生，总归可以办到吧？

袁天罡拍了拍郭业的肩膀，语气也缓和了下来，说道：“好了，佛道之争这事儿到此为止，自有老道等人亲自操办。至于你，眼下就好好准备那批金砖吧，目前挑动独孤玉、胡毕烈等人于家父子内讧，让他们元气大伤才是迫在眉睫之事。放心，用完胡毕烈这把刀，长安那边自会派大军南征，彻底将这些白莲匪军剿灭。这也是老道当初和皇上的约定。”

郭业唔了一声，暂时不再细想佛道之争的事情，点头问道：“我老师虞世南何时送至虔州城？”

袁天罡用手比划了一下，回道：“七天左右吧。”

郭业道：“好，七天后，就在今天这个时间，我们在黑水河上进行交换。不过这笔金砖数量庞大，交换起来破费周折。”

袁天罡道：“放心，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将金砖分批逐次地运到黑水河中央来，我自会让胡毕烈等人派船来取，至于你恩师虞世南，有老道在断保他安全无虞矣！”

郭业嗯了一声，再次强调道：“你记住，金砖只是暂借与你来行内讧之事，来日我要分文不少地取回。”

“知道啦，啰嗦！”

袁天罡一挥衣袖，大步走出了郭业住处，走得稍远之后，又放声过来道：“抓紧时间，七天之后，你我双方如期交换！”

郭业看着袁天罡步履飘忽地走远，心中对李二陛下突然有了几分不满，腹贬一声，敢情儿你什么事儿都提前安排好了，我和李靖这次南下平叛只不过是你的虚招儿幌子罢了？靠，这就是你曾经说得那盘好大的棋局吗？

此时的郭业顿时有了一种被人当作棋子耍弄般的憋屈，心里那叫一个窝囊，那叫一个不爽啊！

## 第1103章交换

七天后，入夜。

黑水河上江风奇大，波涛翻滚浪打浪，煞是不平静。

一艘艘江船井然有序地从岭南城东门码头渡口出发，驶向黑水河中央。

郭业并未随船出发前往交易，而是将此事交给了后勤总管朱胖子。

郭业率众站在码头眺望着黑水河上船来船往的场面，脱口问道：“朱胖子这是派出第几拨船只了？”

庞飞虎一直做着统计，知之甚详地报道：“一拨三十艘，差不多派出十五拨了。估计还有个十拨，城里的金砖就彻底完成交割了。”

郭业哦了一声，点了点头不再吱声儿，继续眺望着黑水河上。

倒是程二牛义愤填膺地跳脚骂道：“姥姥！咱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夺了这笔金砖回来，现在却要白白便宜了这群乌龟王八蛋，奶奶的，想想真是憋气啊！”

程二牛这通牢骚，倒是说出了在场几人的心声。

“是啊，妹夫！”

康宝也一脸郁闷地叹道：“当初咱们费劲多大的辛苦才拿下虔州城？才夺了这批金砖？可是后来你说撤咱就撤。当时你说这是战略性转移，战略性撤退，咱们没啥话好说。但是现在，你却临时起意又要将这笔价值不可估量的金砖拱手送给对岸的白莲叛匪。这完全是荒天下之大谬啊！妹夫，你得三思而后行啊！”

一直沉默不爱说话的曹录勋也忍不住质疑道：“郭大人，尚书左仆射虞世南老大人德高望重，又是历经两朝的老臣，而且我们也知道虞老大人乃是您的授业恩师，师生情重，郭大人亦不能免俗，这我们都能理解。正所谓师有事，弟子服其劳。但天地君亲师，君在师之上，如果让皇上知道您拿这笔堪比国朝数年赋税总和的金砖，去与白莲叛匪交换虞世南老大人，恐怕会给郭大人您招来祸事啊！万一惹得陛下龙颜震怒，后果不堪设想……”

“行了！”

郭业猛地一甩手，神情不耐地喝道：“难道让我郭业眼睁睁地看着我老师在对岸叛匪手中遭罪，而见死不救？你们不用劝了，陛下问罪自有我郭业自己担着，跟诸位没有一丝一毫的干系。到时候，功劳不会少你们一分，至于有过的话，哼，黑锅我郭业自己一人背着。”

一番掷地有声的话，却听在众人耳中甚为刺耳，心里更是一阵颤颤颇为惭愧。

噫！

庞飞虎率先单膝跪地，紧接着……哗啦，哗啦～

余下几人面色皆是一片惶恐，悉数单膝跪在地上，齐声喊道：

“未将惭愧！”

“我等愿与大共担罪责！”

郭业见状骤然动容，霎时褪去了刚才脸上的不悦之色，心中微微一叹，唉，不是哥们有意要瞒着你们，而是我答应过袁天罡，不能将他和李二陛下真实的意图说出来。

随即，他俯身伸出双臂，先将庞飞虎扶起来，随后逐一将程二牛、曹

录勋等人扶了起来，叹道：“你们该了解我的为人，我郭业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买卖？是，虞世南老大人必须安然无恙地交换回来，不然的话我这辈子真是良心难安啊。但这也不至于让我将这笔金砖统统出手。个中意图，我暂时不能跟你们详述。不过我希望你们相信我，我有我的打算，你们只管听命行事便好了。”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众人心里纵是犯着嘀咕，纵是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但最终还是选择了相信郭业，决意跟他一条道走到黑。

这个时候的相信，绝对是无条件地、盲目地。

“小哥快看！”

庞飞虎突然抬手一指黑水河中央的某一艘江船，惊道：“我们的人按着之前的交代在打旗语发信号了，应该是朱胖子将虞世南老大人接到了。”

江面上夜色茫茫，得亏了庞飞虎眼神犀利，竟能看见一艘江船上数百盏火把闪烁，中间有数人不断挥舞着手中的彩旗，向着岭南城这边发着信号。

郭业不禁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称好道：“好，好，人没事就好，其他的都是浮云。独孤玉那鳖孙吃了老子多少金砖，到时候就要给老子连本带息吐回来。好了，老曹，你带上你的三千黑甲玄兵立刻出发，必须将虞老大人毫发无损地带到我跟前来。”

“末将遵命！”

曹录勋拱手领命，匆忙纠集黑甲玄兵营，准备乘船出发。

.....

.....

同一时间，黑水河另一边的虔州城西门渡口方向。

独孤玉与胡毕烈正在一众亲随的簇拥下在码头位置眺望着黑水河上的动静。

两人看着自己的人在黑水河中央从官军手中接收回金砖，然后一船又一船地拉回西门渡口这边，然后在码头逐一卸货搬回城中，心里都踏实了不少。

看来这次交换算是妥帖了。一个虞世南换回这笔价值不可估量的金砖，当真是天底下最划算的买卖了。

独孤玉脸上至始至终挂着一抹淡淡地笑意，从未褪去过。

而胡毕烈则是咧嘴不滞哈哈傻笑，心里甭提有多美了。

这时，一名教众挤进两人的亲随包围圈中，来到胡毕烈跟前，拱手报道：“禀报教主，孙神医还在黑水河上与官军交割着金砖，大概还有最后几拨船只的金砖没有完成交割。他让小的回禀教主，虞世南已经安全放还给官军了，他接受完最后一部分金砖之后便会返航回虔州城。”

所谓的孙神医，自然便是袁天罡这个假冒伪劣产品。

“好！”

胡毕烈兴奋地一拍掌，赞道：“孙神医果真是信人呐，啧啧，这次真是辛苦孙神医了。独孤公子，要我说啊，回头咱们都要好好感谢孙神医一番才是。若是没有孙神医这次的帮忙，咱们哪里能做这么划算的买卖？一个虞世南换回这么多的金砖，哈哈，太他妈的划算了！”

“呵呵，是啊！要得，要得，这次真是多亏了孙神医啊！”

独孤玉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是酸的要死。因为他通过这件事已经看到了

孙神医的神通广大，偏偏这个神通广大的孙神医却铁了心要辅助胡毕烈这种蠢货，不肯为自己所用。真是傻人有傻福啊，独孤玉不由羡慕嫉妒死胡毕烈这个王八蛋。

“什么孙神医啊？独孤贤侄和胡教主好像有事瞒着我们父子啊，也太不拿我们婺州于氏当回事儿了吧？”

突然，从两人的身后远远处，冒昧地传来一道打岔声。

听到声音，独孤玉和胡毕烈面色顿时错愕，情不自禁地互相对视一眼，眼神中透着了然于胸，还有一抹呼之欲出的戾色。

俨然，这个冒然钻出来的声音，正是于敬德这老匹夫。

而他身后紧跟着的，正是他那三个如影随形的儿子。

对于于家父子突然出现在码头，貌似独孤玉和胡毕烈已经早已在预料之中似的。

两人相继缓缓转身，望着徐徐走近的于家父子，独孤玉和胡毕烈先后都换上了一份笑意盈盈的面孔，一副竭诚欢迎的样子。

趁着于家父子还没彻底走近身来，独孤玉压低着嗓音，似有似无地嘀咕了一句：“胡教主，之前让你安排的事儿，你都准备好了吗？”

胡毕烈也是目不转睛地正视着渐渐走近的于家父子，瓮声回了一句：“独孤公子放心吧，我早就安排妥当了。”

“好！”

独孤玉咬紧牙关叫了声好，然后笑容满面地迎上前去，冲着于敬德拱手道：“于老家主，这大晚上的您不在屋中休息，怎么跑这儿码头上来了呢？嘿，夜里天凉，江风刺骨，可别熬坏了身子骨，那晚辈的罪过可就大了呢。”

“呵呵，贤侄倒是长了一副滑溜的好口舌啊……老夫如果今晚不来，恐怕都不知道原来贤侄和胡教主早已干下了好大事业呢。”

于敬德这话不仅阴阳怪气，还真……酸！

## 第1104章图穷匕见

阴阳怪气，于敬德这话真够酸的！

独孤玉心里微微冷笑，跨步如流星般迎上前去，如棉里针般笑意盎然地殷情说道：“于老家主说得哪门子见外话？晚辈与胡教主怎会背着你做别的事儿呢？这不是因为您老人家年纪大了，怕搅了您睡觉呢吗？”

“独孤玉，你少在这儿巧舌如簧！”

于敬德身后的猛然窜出一人大声斥责道，正是于家老三于仲。

只见于仲跃然而出，挡在自己的父亲面前，凶神恶煞地喝骂道：“我父亲虽上了年纪，你不便打扰，但你为何也不知会我们三兄弟一声？恐怕是你独孤玉跟胡毕烈这浑人心机叵测，想要独吞这些……这些……那些……那些……金砖吧？”

于仲一边气急败坏地叫嚣着，一边遥遥用手不断地指着码头上不断搬抬着的箱子，嚷嚷道：“财帛动人心，啧啧，难怪你独孤玉敢这么背信弃义，暗行鼠辈行径。不过也别拿我们于家当傻子，知道吗？”

独孤玉听着于仲的话，对方显然已经知道从黑水河上运回来的箱子里装满了金砖，看来他们父子并非刚到码头，而是来了许久并在暗中观察一段时间了。

此时，身后的胡毕烈已经赶了上来，见着于家老三正在这儿得瑟，立马发飙还击道：“于家小崽子，你家老狗还没发话，哪里轮得到你在这儿作主？再说了，老子乃是堂堂白莲教教主，而独孤公子又是柳州独孤氏的掌舵人，要说知会一声也轮不到你这个小崽子吧？你猪鼻子插大葱，装什么大象？知会你一声？凭你——也配？”

胡毕烈是骂过瘾了，于家三兄弟却是被气得够呛，纷纷跳将出来。

就连于家的话事人于敬德也是脸色愈发阴沉难看了。

而独孤玉也是心里暗爽一声，解气！

然后冷冷地盯着于老三，甚是不屑地跟风了一句：“胡教主说得倒是不错，于三公子，令尊尚健在，呵呵，你便这么心急地要于家主事之人了？再不济，你上面还有两位哥哥呢吧？要知会也轮不到于三公子你呀，呵呵，凭你，也配？”

“你……你……血口喷人！！！”

于仲这下慌神了，立马扭头转身手舞足蹈地向于敬德解释道：“爹，你别听独孤玉在这儿含血喷人放狗屁，孩儿没有那个心思，我是想……是想……”

心里一急，于仲愣是半天解释不出一个所以然来。

于敬德老奸巨猾，哪里会听不出独孤玉这小子在挑拨离间他们父子和膝下的哥三儿。但是现在一见自家老三这窘迫模样，知道这混账已经着了独孤玉的道儿。

见着其他两个儿子还一副狐疑的神色打量着老三，于敬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心里怒骂蠢货，老子精明一世，怎么就会生出这么三头孬瓜出来呢？真是虎父犬子啊！

“混账，还不嫌不够在这儿丢人现眼的？退下！”

于敬德喝退了老三，并用阴鹜的眼神扫了一眼其他两个儿子，将三个看得胆颤心惊，心有戚戚然地偃旗息鼓了下来。



随后，于敬德阴冷地望向独孤玉和胡毕烈，看着二人肩并肩站在一块儿，心道，这两个狗东西肯定是背着老夫勾搭在一块儿了，不然不会这般一个鼻孔出气的。

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于敬德撕破脸皮跟你们争了？

当即，于敬德径直问道：“独孤贤侄，胡教主，老夫刚才在码头一打听，原来是你们拿了虞世南这老东西跟对岸的官军换回了金砖。我可以不计较你们背着我私放虞世南之事，不过老夫且问上一问，这批换回来的金砖是不是归我们三家所有，将来三家共分之啊？”

胡毕烈一听这话顿时不痛快了，脑子一热立马变脸，正要上前张嘴说话，却被独孤玉伸手拦了下来。

只见独孤玉习惯性地嘴角挂起那抹笑意，轻轻说道：“于老家主，你我三家如今分属同盟，自然是同气连枝，我们二人怎会将你们于家刨除在外呢？之所以没有通知于老家主，的确是我们疏忽了。”

一听独孤玉这话，于敬德的脸色才缓和了些许，紧拧着的眉头也渐渐舒展开来。

随后，他追问道：“贤侄你这么说了，那老夫就安心了。看来是老夫刚才错怪你了。既然如今这笔金砖已经悉数换回，那真是赶早不如赶巧了，不如我们今晚就在这儿虔州城中将这笔金砖分了吧？我们三家各自分了金砖之后，便各自开始招兵买马，壮大我们的实力。也好早日将对岸岭南城中的官军剿灭，将来更是可以对抗长安朝廷的大军征剿，你说呢？”

“今晚就分？”

独孤玉心里略微一寒，心说，看看这老家伙也是提防着我和胡毕烈啊，不然不会这么心急火燎的。

于敬德追问道：“怎么？贤侄觉得有问题吗？”

“有……”

胡毕烈再次被独孤玉伸手挡住了发飙。

独孤玉佯怒地瞪了一眼胡毕烈，呵斥道：“胡教主，既然我们三家同气连枝互为同盟，就应该推心置腹才是。于老家主一定要今晚分，我们又何必枉作小人呢？”

说罢，他冲于敬德拱拱手，正色说道：“于老家主，就按你说的办，咱们今晚就分。不过你也看到了，此次金砖数目巨大，如果大家伙你一箱子我一箱子的分，就算分到明天也分不出个所以然来。不如这样，我让人拿着账簿，上面有统计好的金砖数目，咱们三家都去我所住得刺史府中一起对着账簿平分。对好各家份额之后，咱们便各自率军到这码头来搬运。如何？”

于敬德一看这码头上堆积如山的箱子，简直糟乱不堪，如果真像过家家似的，你一箱来我一箱，兴许真是分到明天早上也分不出来。

而对账簿按着账簿分，自然是省事儿又不会出错。

继而点头应允道：“好，老夫就跟你们去对账簿。”

独孤玉又指着于敬德后面的于家三兄弟，说道：“于老家主年纪大了，不适应熬夜，免不得又眼花头晕的时候，为了让你们于家不会心疑，也为了让三位公子将来不在背后非议我独孤玉欺负老家主。不如让三位公子陪着于老家主您，一起参与对账簿，如何？”

于敬德下意识地多疑了起来，刚要拒绝，却听三个儿子急急表示

道：“爹，让我们跟你去吧，免得独孤玉和胡毕烈他们耍心眼使坏。”

“是啊，爹，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呢。”

“爹，大哥二哥说得在理，我们三兄弟给你搭把手，保证出不了错。”

听着三个儿子都这么说，于敬德也觉得自己有些深夜疲乏，万一被独孤玉和胡毕烈阴了一把，吃了闷亏事后算账就纠缠不清了。

随即，点点头同意了下來，说道：“好，你们三个陪着为父将那账簿对仔细了。”

交代完之后，又冲独孤玉拱拱手，假仁假义地笑道：“独孤贤侄啊，别怪老夫心眼多，你也说了，嘿嘿，年纪大了，岁数不饶人，夜里容易头昏眼花什么的，眼睛不好使哟。”

说罢，便带着三个儿子先行一步，转身朝着虔州城西门方向行去。

独孤玉嘴角仍旧挂笑，心中冷哼一句，呵呵，真是自作孽不可活。

胡毕烈也是看着于家父子四人的背影，一个劲儿地咧嘴狞笑，早已摩拳擦掌，迫不及待了。

独孤玉瞥了胡毕烈一眼，冲他挥挥手，轻声说道：“胡教主，诸君已入瓮，你现在尽可赶回我那刺史府，提前做好准备吧！”

一语双关，胡毕烈已然听在心里。

他收起脸上狞笑，瓮声回了一句：“放心吧，早已在刺史府中安排妥当！不过俺还是赶过去再检查一番，免得到时出错！”

说罢，大步疾行，快速赶在了于家父子前头，率先进了虔州城中。

独孤玉站在码头上，抖抖衣袖深吸一口气，又回头望了一眼黑水河上……

此时，最后那一拨数十艘负责运回金砖的江船，已然缓缓抵岸，正井然有序地进入码头区域。

天色，依然漆黑如墨。

江风，依旧凛冽如刀。

而那轮残月，却一直泛着淡淡黄晕高挂半空。

夜黑风高月半残——

正是杀人夜！

## 第1105章全卒

胡毕烈先行一步，赶在于家父子的前头进了城。

而于家父子看在眼里却是误以为胡毕烈这厮因为要割掉一口到嘴边的肉，而心生愤慨不愿同行，心里自然是一个得意了得。

随后，落在后头的独孤玉也追赶上前，和于家父子四人一道进了虔州城西门，领着他们入了暂为自己府邸的虔州刺史府。

进了刺史府后，独孤玉直接将他们父子四人领进了花厅中。

此时花厅早已是烛火通明，一片亮堂。

独孤玉礼贤谦让，客客气气地请于敬德坐了堂首，然后又让下人们早早奉上茶来。

茗茶入花厅，独孤玉一反常态地殷情起来，倒是让于家父子有些不适起来。

特别是于家三兄弟，一直对独孤玉都抱有成见。现在见着独孤玉又是同意今晚分金砖，又是殷情招待客客气气，顿时分外不习惯了起来，至始至终都没有坐下，就一直站在花厅中。

独孤玉见状，赶忙笑着招呼道：“三位于家公子，都站着干嘛，坐呀，赶紧先坐下来品上一杯热茗，精神精神，呵呵。”

于家三兄弟一时局促，在得到高居堂首的于敬德默许下，才各自寻了交椅坐了下来。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于家父子茶碗见空，独孤玉还是闲坐一旁，一直未见他奉上账簿，更是没听他提过关于今晚分金砖之事。

于敬德不禁皱了皱眉，颇有焦急地催道：“独孤贤侄，你这府邸我们也来了，你这香茗我们也品了，接下来咱们是不是该开始对账簿了？”

独孤玉淡定地挥挥手，笑说道：“于老家主，不急嘛。”

“独孤玉，你什么意思？”

于家老三于仲见着独孤玉好像有些推搪的意思，立马站了起来不悦斥道：“你这拖拖拉拉的到底是何用意？早些对完账簿，咱们便早些拉上队伍去码头上分了金砖，不就完事儿了吗？”

“就是就是，独孤玉你莫非想要赖账？”

“你独孤玉不会是又要变卦吧？”

于家其他两子也先后从交椅上站起，一起响应老三于仲。

独孤玉赶忙摆着笑脸解释道：“于老家主，还有三位于公子，稍安勿躁啊。账簿在胡毕烈胡教主手中，这不我也在等他嘛，再等一会儿，他很快就会带着账簿过来了。”

说完之后，他心里不忘狠狠地骂了胡毕烈一句，磨磨蹭蹭，胡毕烈办事真是让人不放心。

兴许是经不住念叨，这边他刚解释完，花厅门外便传来重重的脚步声，晃眼间，胡毕烈便跑进了花厅，来到了独孤玉的跟前。

他正要跟独孤玉说话，却被独孤玉抢了先堵了回去，只听独孤玉询问道：“胡教主，账簿准备好了吗？”

胡毕烈当场一愣，诧异道：“啥账簿？”

倏地，于家父子当场脸色骤变。

独孤玉心里一急，暗骂一声蠢货，怎么连好赖话都听不出来？

于是，他赶忙使着眼色，又问了一句：“我问你，我让你先进城一步，把账簿准备好，让于老家主他们查阅。你忘了吗？”

胡毕烈压根儿就没瞧见独孤玉的使眼色，而是一头雾水地嚷嚷道：“啥账簿啊？你哪里让我准备账簿了？”

蠢货啊！！！！

独孤玉现在是想杀了这厮的心都有了。

电光火石间，他也顾不得于家父子起疑，沉声问了一句：“我让你准备的事情到底如何了？”

这下，胡毕烈彻底明白过来了。

当即连连点头，回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说罢，用手暗有所指地比划了一下独孤玉手中那个茶碗。

“贤侄，你们在说什么？”

这下，于敬德也寻思过来，心中顿生不安，大声质疑道：“你和胡毕烈到底想要干什么？”

独孤玉猛然冲身后的花厅门口滑过几步，然后一脸厉色地冷冷喝道：“我想要你父子四人的命！”

咣当！

手随心动，掌中盖碗已经被独孤玉狠狠摔在了地上，发出一声脆响。

一瞬间的功夫，胡毕烈也是向后倒退几步，来到花厅门口高呼一声：“刀斧手速速进来，替老子取了这于家四狗的性命！”

轰～

于敬德的脑袋顿时一阵炸响，心中霎时浮出三个字：中计了！

不过为时晚矣！

哗啦啦～～

花厅外一时间从涌入一群刀斧手，足有百人之多，以飞快的速度越过门口处的胡毕烈和独孤玉，手提利斧面相狰狞，凶神恶煞般冲入了花厅中。

“爹，我们上当了！”

“独孤玉，你个无耻下作的狗贼！”

“独孤玉，你和胡毕烈狼狈为奸，不得好死！！！”

于家三子也被眼前的阵仗给吓到了，纷纷口出恶言，咒骂着独孤玉。

几人话音落毕，近百刀斧手已经将花厅中的于家父子彻底围拢在了狙杀范围之内，俨然到了砧板上的鱼——任人宰割的地步。

独孤玉见于家父子受困，缓缓退出花厅，冲着里头冷笑道：“我独孤玉会不会不得好死，嘿嘿，这个将来的事儿谁说得准？不过嘛，眼下你们于家父子可能真要不得好死了。至少，我的命运还在掌握在我自己手里，至于你们嘛，哈哈——胡教主！”

“独孤公子您吩咐！”

胡毕烈此时也是见着眼前的阵仗满心欢喜，心花怒放地冲独孤玉拱手说道。

独孤玉冲花厅内做了一个手起刀落的手势，冷冷吩咐道：“让你的刀斧手们干活吧！于家父子，一个不留！”

“哈哈，爽，爽啊，于家老狗和狗崽子们不是一直看不上胡某人吗？哈

哈哈……今天老子不将你们剁成肉酱，老子跟你们姓儿！”

胡毕烈猖狂地放声大笑，志得意满地冲里头喊道：“儿郎们，动手！”

“是！”

百来刀斧手齐齐回应了一句，震得花厅房梁之上的灰尘簌簌而落。

“独孤玉，你不得好死！”

“胡毕烈，你个狗杂种！”

“你们都不得好死！”

喀嚓~嘭，砰砰~~

“啊~~”

“爹，救命！”

“老三，老三，老三……”

“唉，于家的列祖列宗啊，我们于家……完了……”

一声叹息之下，花厅之中已经是斧光烛影，血肉横飞，于家父子四人很快就相继沦丧在近百刀斧手的乱劈虎砍之下。

花厅外，胡毕烈仿佛受了极大的刺激一般，听着花厅中于家父子的哀嚎而继续放声大笑。

而独孤玉，则是面无表情地缓缓伸手，将花厅的两扇大门缓缓带上，将花厅关起，任凭里头斧光烛影，任凭里头哀嚎连连。

关好门之后，他就静静地站在花厅外，不为里头一切所动，也不为胡毕烈的狂笑而动，仿佛耳边眼前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一般。

过了大概有半盏茶的时间，紧闭的花厅大门再次被人打开。

从里头打开。

咚、咚咚咚……

四颗血淋淋湿漉漉的头颅被人从里面扔了出来，滚落在独孤玉和胡毕烈的脚下。

四颗头颅，正是于家父子四人。

头颅血迹未干，面上五官狰狞，双眼爆瞪不闭，俨然死不瞑目啊！

随后，一名刀斧手带队出了花厅，向胡毕烈拱手禀报了情况。

胡毕烈咧嘴龇牙地端详着地上于家父子的脑袋，然后挥挥手，冲刀斧手喊道：“去，将这于家老狗和狗崽子的脑袋和尸体都拖走，随便在城中找个乱葬地，埋了！”

“喏！”

接着花厅中又是一番忙碌而起。

而独孤玉则是微微闭上眼睛摇了摇头，随后双手负背地缓缓离去，悠悠叹道：“今晚开始，我搬离这座刺史府，另寻一个宅子栖身吧。”

胡毕烈猜到独孤玉是忌惮这个地方成了凶宅，担心于家父子夜里会来索命。

想到这儿，胡毕烈心里也是一寒，奶奶的，半柱香前还是活生生的几个人，现在却稀里糊涂变成了断头鬼，也是，夜里索魂纳命还挺吓人的。

随即，他也嘟囔了一声：“奶奶的，别说这凶宅了，看来便是虔州城也不能久呆啊。”

说罢之后，冲屋里头正收拾着尸体的刀斧手们交代了几句之后，他也急匆匆地离开了这座刺史府。

自此今夜，关陇世家之一的婺州于氏，从此不存，血脉皆断，全卒！

## 第1106章好事？

刺史府内斧光烛影，血溅华堂，一场屠戮刚刚结束。

西门码头外却是在数以万盏的火把照映下亮如白昼。只见船进船出，人声鼎沸，一箱箱的金砖在白莲教众的搬来运往中，分批逐次地通过西门进入虔州城中。

夜里的虔州城西门，好不热闹。

袁天罡与朱胖子交割完虞世南和金砖，钱人两讫之后，便乘坐着最后一艘江船返回了码头。

下船上了码头，此时码头渡口早已是人来人往，搬来抬去，虽是深夜但却是一片繁华忙碌之景。

袁天罡并未在码头多做停留，而是直奔西门方向直接上了城楼。

到了城楼后，仗着地形，袁天罡鸟瞰俯视着码头全景，当真是人随箱动，一船船的金砖箱子都被卸下，一摞摞地码放叠起在码头上。

不过袁天罡还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码头渡口上那一口口装满金砖的箱子，并未如他想象中一般，统一码放在一个地方。相反，是分南北两处叠起码放着。也就是说，每每两只箱子从船上被卸下，势必就会被白莲教匪们分成两个南北方向搬抬走。

他干瘦的脸上浮起一抹笑意，因为他知道码头上的教匪们这么做，并非是因为摆放箱子的地方空间不够，而是有意这么做。

如果他没猜错的话，这码头渡口南边的箱子应该就属于胡毕烈这厮的。同理，北边那些同等数量的箱子，九成九就是属于独孤玉这边的。

嘿～

袁天罡心里一乐，既然这两帮家伙已经开始坐地分赃，那说明于家父子已经齐齐授首去见阎王爷了。

“活神仙，活神仙，乖乖，您老人家可让胡某一顿好找啊。”

突然，胡毕烈的声音从袁天罡城楼石阶拐角处响起。

袁天罡闻言一转身，这厮已然大步近到身前。

胡毕烈此时已经换了一身干净的衣裳，正一脸春风得意的冲袁天罡拱手笑道：“活神仙，可算找到您了，我说您怎么大半夜不进城跑这儿城楼上观风景了呢？”

袁天罡上下打量了这厮一眼，精气神十足，一脸喜色，心中更加坚定于家父子已经丢了性命。

随即，他拱手贺道：“老夫在此恭祝胡教主心想事成。”

胡毕烈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过来，直咧嘴笑道：“多谢多谢，那还不是托了老神仙您运筹帷幄呀？若非老神仙您给胡某人出谋划策，胡某焉有今天？今夜又焉能如此顺利地今除了于家父子，一吐往日心中积下的这口恶气？嘿嘿，老神仙功不可没啊。”

说着，胡毕烈眼珠子一转，将目光落在城楼下边码头渡口处，用手遥指着那些搬来抬去的金砖箱子，神采飞扬地保证道：“还有码头渡口的这些金砖，啧啧，价值不可估量，胡某能分到一半，亦是全赖活神仙您啊？功德无量，功德无量哟～～”

袁天罡看着胡毕烈眉飞色舞，口沫飞溅，无论是手舞足蹈间，还是言谈

放笑问，无不透着赤裸裸的贪婪。

此人，也就这点出息了！

胡毕烈见着袁天罡一言不发，暗骂自己一声糊涂，赶忙拍了下自己的脑门，献媚讪笑道：“嘿，瞧我这记性。俺胡毕烈是个知恩图报的人，饮水思源，喝水不忘挖井人。您老放心，这码头渡口上有一半的金砖如今归了俺，俺愿与老神仙一道儿共享富贵，不分彼此！”

胡毕烈绝非如此大方之人，更非如此知恩图报之人，他之所以对袁天罡如此大方共享富贵，如此念情重义，无非就是因为从袁天罡将他从一个傀儡教主变成了如今南方叛逆中两大巨擘之一，他是身上尝到了甜头。因此，他想要彻底将袁天罡，也就是他眼中这位足智多谋无所不能的活神仙孙思邈，绑到他自己的战车上，继续辅弼他成就大业。

袁天罡又怎会猜不出胡毕烈的这点小心思呢？

不过，他还是假装一副深受感动的模样，连连点头很是满意地说道：“胡教主，老夫果真没有看错你，你果真是个信人呐！不过老夫要问胡教主一句话。”

胡毕烈道：“老神仙尽管问。”

袁天罡正色道：“这码头渡口上这一口口的箱子，这箱子中的金砖价值几何，也无需老夫多费唇舌。不过老夫就想问胡教主一句，你真就仅仅满足这码头渡口上一半的金砖？”

胡毕烈听罢，眼中透着困惑地看着袁天罡，问道：“老神仙这话是何意？”

袁天罡干笑一声：“嘿，胡教主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还是真不明白老夫的意思？”

胡毕烈目光闪烁，回过头去环顾了下四周左右，然后压低着嗓子小声道：“老神仙，您是说把独孤玉那一半金砖也，也，也……”

说到这儿，胡毕烈用右手做了一个搂扫的动作，低若蚊声道：“也给他吞掉？”

袁天罡凛然一笑不再看他，而是将目光重新望向了干得热火朝天，亮如白昼的码头渡口那边，自顾说道：“欲成大事者，必须杀伐果断，切忌瞻前顾后，切忌小富即安，贪奢享逸。吃下他独孤家那一半金砖，又有何不可？”

胡毕烈听完袁天罡这番话，脸上再也抑制不住地浮起了贪婪神色，连连咂嘴道：“老神仙所言极是，所言极是啊，是胡某目光短浅了，嘿，这么说老神仙愿意辅弼胡某人成就大业了？”

“嗯？这还用问吗？老夫将来还指着胡教主你替我了却心愿，完成大事呢。”

袁天罡这话听在胡毕烈耳中，就是在向他表明态度，表明不被独孤玉拉拢，不与独孤家合作的态度。

对于独孤玉所得的那一半金砖，他又怎会不心动？他之所以装傻充愣装不解，等得就是袁天罡这句话！

此时，他再也装不下去了，心中的贪欲呼之欲出，迫切问道：“那老神仙，咱们何时动手？您老人家莫非心中早有对付独孤玉的定计？不如咱们故技重施，如解决于家父子一般，将独孤玉骗至……”

“不妥！”



袁天罡断然拒绝道：“一计不能二用，而且独孤玉此子诡计多端，并非易与之辈。再说了，他在广州府那边还有个兄长独孤穆，手握数十万护法军，不能轻举妄动。不然定会铸成大错！”

胡毕烈听完立马清醒过来，暗呼庆幸，不过也犯难了，一脸苦恼地问道：“那老神仙可有什么办法……”

“别急！”

袁天罡摇头道：“胡教主有这个雄心便可，其他诸事暂时不急，我们重长计议便是。目前你所需要做得，便是协助老夫一同劝说独孤玉，明日天亮守兵撤出虔州城，返往广州府。”

“啥？撤……撤兵？”

胡毕烈闹不明白袁天罡的真实意图，急道：“眼下我方形势大好，而且刚得回金砖正是士气大振之时，明日不集结大军强渡黑水河，攻破岭南城消灭官军，更待何时？”

“蠢货！！！”

袁天罡厉声喝住了胡毕烈，冷冷斥道：“刚才还夸你，怎得这个节骨眼上又犯起糊涂来了？”

喝罢，不顾被骂得五迷三道晕乎乎的胡毕烈，袁天罡极目眺望了一眼黑水河对岸的岭南城，心中暗自付道，郭业啊郭业，老道不会平白借你这笔金砖，待老道先将你这守城的燃眉之急解掉再说，看你到时候还敢不敢在背后编排老道。

想罢，他扭头看着胡毕烈，沉声问道：“我且问你，你与独孤玉同心协力破了对岸这岭南城，灭了城中的朝廷官军，又能怎样？你知不知道，就目前而言，这朝廷官军来平叛对独孤玉而言是坏事，但对羽翼未丰的你而言，却是一桩好事啊！”

“啥？这都能成好……好事儿？”

胡毕烈脸上夸张的神色，明显不信了。

## 第1107章师生相见

“哈哈，坏事往往也会变好事，就看你在什么位置用什么眼光去看待这桩事了。”

袁天罡习惯性地故弄玄虚了一把，然后笑道：“胡教主，如果你是独孤玉，面对着码头渡口上这一口口数之不尽的金砖箱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思呢？”

“当然是高兴呗！”

胡毕烈想也不想便脱口回道：“老神仙，天降横财谁会不喜欢？独孤玉不费一兵一卒就凭空得到了这一半的金砖，估计这小子睡觉做梦都能乐醒了，哈哈。”

“嗯……？”

袁天罡拖着长长的鼻音反问一句：“胡教主，你就这么看低了独孤玉？还是说你真以为他会对你手中的这另一半金砖不动心？呵呵，你应该心里清楚，这码头渡口上的金砖，足可以让你们任意一人招买百万兵马，三年内无需担心军饷粮草了。”

“呃……啊？”

胡毕烈这时候才往深里想，惊呼一声恍然明白过来，称道：“老神仙的意思是说，独孤玉这小子也跟我一个心思，欲要将我手中这另外一半金砖也占为己有？暗地里也憋着坏，想要效仿今夜除掉于家父子一般，将我也除之而后快？”

袁天罡面色一紧，沉声反问道：“你说呢？”

说到这儿，他不忘提醒道：“独孤玉也是人啊，而且照老夫看来，他的野心可是比你要大哟。”

胡毕烈闻言，破口骂道：“妈了个巴子的，独孤玉这小子整天笑脸示人，老子还真以为他是真心与我合作的，共谋大业的，敢情这小子是头背里藏刀的笑面虎啊？”

袁天罡心里哼声道，你个混账不也是个笑面虎吗？刚才还不是嚷嚷着要今晚就将独孤玉给除掉吗？你们二人半斤对八两，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腹诽一通过后，才说道：“胡教主啊，你再想想，上次强渡黑水河你便损失了十万部众，现在手上满打满算也就勉强二十万部众了吧？如果你现在和独孤玉联手将黑水河对岸的岭南城攻破，将城中的官军覆灭，你又会折损多少兵马？你别忘了独孤玉的兄长独孤玉盘踞广州府那边足有数十万护法大军。接下来，他们兄弟二人是不是可以倾尽全力专心来对付你胡教主了吧？财帛动人心，权势诱人行，灭了你胡教主，南方就剩独孤家两兄弟制霸了。呵呵，换我是独孤玉，我肯定不会平白便宜了胡教主你。你说是吗？胡教主！”

“嘶……”

胡毕烈倒吸一口凉气，面有戚戚焉，心有余悸地骇道：“老神仙您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狗日的独孤玉，就是想着拿我胡毕烈当炮灰啊，难怪这次他就带了五万的兵马过来。这下我可算是明白了，老神仙，您说的对，眼下当务之急绝对不是强渡黑水河，更不能去招惹岭南城中的官军。咱走吧！”

“走？”

袁天罡问道：“去哪儿？”

胡毕烈急咧咧道：“当然是一起去劝说独孤玉那王八犊子撤出虔州城，返回广州府与他兄长独孤玉会和啊？老神仙您刚才不是说……”

“对对对！”

袁天罡这才反应过来，心里暗叹胡毕烈的耳根子软，俨然对自己已经到了一个盲目信从的地步了。

挥挥手，说道：“此事宜早不宜晚，胡教主前边带路，游说他弃城撤军之事交给老夫，你只需在旁边帮腔就行。”

胡毕烈前边带路，火急火燎下了西门城楼。

袁天罡走到石阶拐角处正要下楼，不过还是回望了一眼河对岸的岭南城，会心一笑道，郭小子，老道只能帮你到这儿了，也算是替你解了这燃眉之急了。

……

……

河对岸，岭南城的东门城楼上。

郭业上次从天竺返回长安，而虞世南那时已经奉命宣抚南方州府，两人失之交臂已有大半年。

准确地说，如果加上郭业出使吐蕃、转道天竺的日子，两人已经快一年多小两年没见过面了。

当朱胖子安然无恙地将虞世南接回岸边，并在曹录勋率黑甲玄兵护送下将虞世南送到了城楼上，郭业总算是见到了自己这位老校长。

依样的清癯消瘦，不过精神头倒是不错，俨然精气十足，而且脸颊略有红润，没有想象中那般的脸有菜色，面黄肌瘦的。

看来真如袁天罡所说，关陇世族并未虐待他，相反应是好吃好喝供养着，试图拉拢着他。

“老师……”

郭业立马迎上前去，喊道：“这些日子让老师在南方受罪了，郭业相救来迟，还望老师恕罪！”

谁知虞世南并未领郭业的这份情，而是板着一张老脸挥袖一喝：“哼，我虞世南没你这么一个学生！”

随后硬生生将郭业晾在了一边，自个儿一人生起了闷气。

卧槽儿，热脸蛋贴了个冷屁股啊？

老头子什么情况啊？

郭业一时间没有琢磨过来，这时朱胖子屁颠屁颠跑了过去，凑近郭业耳边嘀嘀咕咕了起来。

朱胖子一说完，郭业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随即，他挥挥手示意朱胖子和曹录勋几人退下，又喝走了他与虞世南附近的兵丁，这才走上前去，冲虞世南苦笑道：“老师啊，原来你是因为我用城中金砖来换你归来而生气啊？”

虞世南仍旧是板着脸，不过却是转过头来看着郭业，冷冷喝道：“哼，这笔富可敌国的金砖既不是我虞世南的，也不是你郭业的，你有什么权力拿来与贼寇相妥协，换我归来？虞某人一死亦不降贼，何须你用金砖来换我苟且偷生？郭业啊郭业，你误我虞世南一世清名啊！！！”

郭业心里何尝不清楚虞世南是个什么人？袁天罡都说他宁死不降，被软禁在贼营中这么久了，又怎会接受自己用金砖将他换回这个事实呢？

有的人是活在当下，生命无价，其他都是浮云。

而有的却是爱惜名声胜过爱惜自己的生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显然，虞世南就是属于后者。

但是郭业能眼睁睁地看着虞世南身陷贼营，不知何日丢了性命吗？

而且里面还有虞世南不知道的隐衷。

于是，他还是一脸苦笑地说道：“老师，你听我解释。”

“无需解释！”

虞世南狠狠一摆手，断然拒绝道：“老夫没你这么一个不尊朝廷不尊君上，罔顾江山社稷，陷我虞世南于不义的学生。”

日，救人还救出这么大个罪名来了。

越是这样，郭业就要越要解释清楚了，不然这误会就越扯越大了。

“老师，你听我解释，事情并非你想象中那样，其实是这么一回事……”

“报——报——”

突然，一名黑盔铁甲之人跑上城来，来到郭业这边打断了他火急火燎的解释，来人正是去而复返的曹录勋。

只听曹录勋不待郭业相询，便大声报道：“禀报郭大人，我们在床弩阵那边发现状况，对岸的虔州城好像有些不对劲，貌……貌似他们在撤兵……您瞧……”

说这话的功夫，曹录勋突然侧身一转抬臂遥遥一指向岸的码头，讶异道：“错不了，就是在退兵撤城，大人您瞧，他们已经开始烧毁对岸江边的船只了。”

郭业闻言一愣，侧目望去，可不……

对岸江边，火光冲天，一片燎原！

## 第1108章退兵撤城

“咦？”

虞世南的注意力顿时从郭业身上转移到了对岸，望着漫天火光，不由惊呼一声道：“白莲教匪这是在搞什么鬼？自毁船只，行迹仿似退兵，莫非是起了内讧不成？”

内讧？

郭业突然想起之前袁天罡深夜渡江到访时，跟他提过要挑动白莲教内讧之事，好像依稀记得他说要让胡毕烈和独孤玉联手，今晚剿杀于家父子。

当时他还以为是袁天罡的一时戏言，莫非真的一语成谶，袁天罡做到了？

至于这白莲教匪撤军弃城之事，恐怕也是袁天罡在后面推波助澜之功吧？

因为虔州城与岭南城中间还隔了一道黑水河，肉眼眺望根本不能一目了然此时虔州城中的情况，白莲教匪是否真的撤军弃城，郭业还不敢确定。

如果白莲教匪军真在袁天罡的暗中使力下，退兵撤出虔州城，那接下来他的南方平叛任务基本就可以告一段落了。

因为至少现在以他的几万兵力，根本不可能主动出击去追剿对方几十万的教匪，而且对方如果朝广州府撤退的话，别忘了广州府那边还有独孤穆的几十万护法军。对方两拨人马一合兵，那就是七八十万的匪众啊。

为了验证这事儿的真伪，他立马向前来报信的曹录勋吩咐道：“老曹，你现在就让你的黑甲玄兵营派出一艘船只，悄悄渡过黑水河登岸查看究竟，如果有什么不对，立马返船回来。”

曹录勋嗯了一声，说道：“就由属下亲自跑一趟吧。”

郭业没有反对，点头默许，嘱咐了一句：“你自己加倍小心，我就在这城楼上等你传讯。”

曹录勋翩然离去，匆匆下了城楼。

此时，虞世南俨然有些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用怪异的腔调问向郭业：“莫非你早已知道今晚白莲匪军会内讧，会退兵撤城不成？”

郭业苦笑一声，说道：“预知他们会退兵撤城？老师你太看得起我了，真当我是未卜先知的诸葛孔明？不过他们今夜换回金砖之后会内讧之事，我倒知道一些。”

“哦？”

虞世南也并非不动脑子的人，人好歹也是一代名儒，闻弦音而知雅意，举一反三之下已经品出了郭业的话里真意，立马问道：“这么说，你用金砖来换我安然脱身的后面还有一些不为人所道的秘辛不成？”

郭业嗯了一声，缓缓将袁天罡潜伏混在对岸匪军中的身份道了出来，并将袁天罡那天深夜渡江来访他，提出用金砖来换虞世南之事也一并道了出来。

虞世南听完之后，若有所思叹道：“袁天罡？原来是他，此人不仅是朝廷钦封的护国法师，还通晓天文地理，兼为钦天监一职，在朝在野都声明在外啊。这么说来，倒是我错怪了你？你换我脱身，只不过是阴错阳差顺手而为之的？”

看来老虞头还在纠结这事儿，名声到底就是性命要来得重要啊，丢了性命是小，失了节才是大，至少虞世南是这么认为的。

郭业见虞世南对自己的态度大有改变，说明两人间的误会已经渐渐消除，不过通过这件事，他对自己这位老校长也再次有了个认识。

板荡忠臣，饱学鸿儒，高风亮节，绝对是不逞多让。

于是，他略微点点头，回道：“是的，这本就是学生与袁天罡定下的计策，至于换回老师归来也仅仅是计划之外的一个意外，老师误会学生了。”

“啊……那就好，那就好啊~倒是老夫错怪于你了。”

听到郭业肯定的回复之后，虞世南总算是老怀安慰了，随即，他才问起袁天罡此番为何会出现在南方之事。

按理说，袁天罡的身份乃是道家中人，在朝中又仅是观测天象监护国运的钦天监，南方平叛之事根本与他挨不上边儿。

而且听郭业刚才微微道来，好像至始至终袁天罡一直都在拿着大主意，反倒是郭业这个负责征南平叛的广南路行军大总管还要听他差遣，屡屡配合着袁天罡的安排来。

这不是明显主次不分瞎胡闹嘛，什么时候一个道家中人也搀和起国家大事来了。

一想到这儿，虞世南的驴脾气又上来了，不禁催问郭业道：“你快快说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郭业对一向敬重的虞世南自然是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随即又将李二陛下派袁天罡南下的真正目的说了出来。

一番话过后，虞世南整个变得沉默了起来。

约莫过了一小会儿，才喃喃自语道：“陛下要借机铲除盘踞在南方的几家关陇世族，老夫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为何还要与袁天罡达成这么一个崇道灭佛的协议呢？难道就是想要扶植道教为我大唐国教，想要借助南方道门的势力来睚眦必报，将当初暗中听命于关陇世族的佛门势力也要连根拔起？此等手段恕老夫不敢苟同，太过矫枉过正了呀，唉，不妥不妥，佛道之争这种事情，朝廷怎能牵涉其中呢？再说了，就算要扶植道门也不该彻底灭了佛统啊，大可以崇道抑佛嘛，这样才显得手段温和啊。再者说了，佛门之中也不乏良善之辈，导人向善的大德高僧啊，这次，唉……”

郭业听着虞世南自言自语般的轻叹，心中也是微微无奈，暗暗腹诽道，可不，李二陛下也太记仇太过小心眼了。

不过这事儿，他还真心不想扯进去，他早就打算置身事外了，先不说袁天罡的关系在这儿，就说李二陛下那性子，一心决定了要办的事儿，你真能劝得住？

死谏？这世上像魏征这种运气超好的硬骨头又有几个？郭业不是魏征，他也不想学魏征。

一时，两人相对无语，气氛有些沉凝。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之后，曹录勋返船归来，重新上了城楼。

他一见郭业，便拱手报道：“大人，没错了，数十万白莲匪军不但烧毁了岸边百艘船只，而且已经差不多全部撤出了虔州城，应是朝着广州府的方向撤退了。”

还真是退兵撤城了！

郭业暗暗嘀咕，看来又是袁天罡之功啊。这次又欠了他一份人情了。

他心里很清楚，如果对方内讧结束之后，意见一旦统一压上全部兵力来强渡黑水河，强攻岭南城，自己这边的胜算几乎等于零。

看来袁天罡是想解了自己被围城的燃眉之急啊。

不过尽管如此，但他还是高兴不起来。

因为白莲匪军已经开始撤退，那他南下平叛的任务是不是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他还没很傻很天真地想凭借手上这三万兵力主动出击，追剿数十万匪军，直捣黄龙一口气干到广州府去，将南方之事彻底解决。

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之事。

如今匪军南撤广州府会和，不知他们接下来要搞什么名堂，而李靖又不按套路出牌，竟然跑去打安南和交趾这两个白眼狼的大唐臣国。

那他这三万余兵马在南方还干点啥？

灾后重建？重新将已经光复的岭南路州府设置官署，恢复地方治安？

这好像不是他的职责，应该是长安朝廷那边吏部的事儿，他不能僭越。

那率军班师回长安？

好像南方平叛还没成功，而且朝廷也没下诏令，让他班师回长安，这个未经奉诏回朝的话，可是欺君之罪，要掉脑袋的。

这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郭业一时间皱起眉头苦思无解了。

貌似虞世南看出了郭业的心结，轻轻说道：“郭小子，老夫如今已经脱困，也该回长安面圣复命了。不如你将手底下那几万儿郎暂时先留在岭南城镇守，然后你自己亲率一班士卒护送老夫回长安？虽然这班师回朝的诏令未下来，但你护送老夫这个南下宣抚大臣回长安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嘛，这完全可以变通的嘛！”

一语惊醒梦中人！

郭业猛拍脑袋，竖起拇指赞道：“老师，姜还是老的辣，还是您想得周全。成，我这两天就先在岭南城安排安排做一番交代，然后便亲率甲卒护你回长安。到了长安，我想圣上肯定会召我进宫问话的，到时候具体如何，他自会安排。”

“好，就现在这儿留上两天，老夫也先将养好身子，再随你启程出发。”

说完，虞世南便找来不远处的朱胖子，让他这个后勤大总管给他安排地方好歇息。

## 第1109章回家

对岸白莲教护法军的突然退兵撤城，势必解了岭南城被围攻的燃眉之急。

差不多两天的光景，因为路上要押运一口口笨重的金砖箱子，数十万白莲教匪虽日夜兼程的撤退，却也仅仅撤出了虔州城二十里开外。

不过他们并未有停歇的打算，而是一路继续南下，直奔广南路最南方的广州府。

至于袁天罡用了何种办法，能够让一向多疑诡诈的独孤玉在己方实力优于官军之时，同意不攻打岭南城，继而退兵撤城，那便不是郭业所能猜到的了。

至少，里面还有郭业无法猜透的隐衷存在。

暂歇了两日，岭南城这边守城的广南路三万将士也算是好好的松了一口气。

虞世南在将养两日之后，也开始催促着郭业早日启程，尽快返回长安面圣复命。

如今南方平叛随着白莲教的内讧，随着白莲教护法军的南撤广州府大会师，已然完全脱离了郭业之前的计划，在他看来，他在这边多呆一日就纯属多浪费一天的时间。因此，他打心底里也不愿意将时间耗在岭南城这儿。

眼下正好能借着护送南下宣抚使虞世南回长安的由头回长安，他更巴不得呢。

他是看出来了，李二陛下一开始安排他跟李靖南下平叛，根本只是一记虚招罢了，人家李二陛下和袁天罡早就有了一整套完整的计划。

在岭南耗着，纯属浪费时间。

回到长安，正好还可以跟李二陛下讨个公道回来，至少不能平白无故地被人当枪使了吧？怎么着也要捞点功劳回来才是。

随后，他招来庞飞虎、曹录勋、程二牛、朱胖子等人议事，安排了一番他离去之后的部署，这才从曹录勋的黑甲玄兵营中挑选了五百名黑甲玄兵，又让朱胖子备了一些岭南的特产，这才赶在了第三天的清晨，离开了岭南城，朝着长安方向往回赶去。

虞世南也是心急，巴望着早日回到长安，所以一路之上再三叮嘱郭业，关于此番回京一定要低调隐蔽加紧赶路，没必要叨扰各地州府的堂官，更不得在各地州府驿站大肆盘桓。

因此，他们一路向北煞是神速，比原来预估的日期早了将近七天，便抵达了长安。

进长安城后，将虞世南安然无恙地送到皇城三道门前，已是黄昏时分。

八月出头的的一个黄昏。

虞世南进了宫去面见李二陛下，将南下宣抚一事及时复命。

而郭业却是没有随行进宫，毕竟他这次回来可是没有奉旨回京，必须要让虞世南进宫打个伏笔点点他，他才好去见李二陛下。

不然的话，李二陛下万一不分青红皂白，一见他未奉诏回京大可以治他一个欺君之罪。

目送着虞世南进了皇城，郭业在朱雀门前稍稍恍惚了一下，掰掰手指算



算，约莫离开长安已有好几个月了。

唉……该回家了！

郭业心里唏嘘一声，便将五百名黑甲玄兵暂时先打发去了领军卫府暂行驻扎，不然总不能让这几百号黑衣黑甲黑面罩的黑甲玄兵在长安城里招摇撞市，吓煞长安百姓吧？

他如今还兼着一个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完全有权力可以让这五百黑甲玄兵暂时驻扎在领军卫府中。

黑甲玄兵的一名校尉拿了郭业的令牌，便领着其余五百名黑甲玄兵秩序井然地自行离去。

而郭业也未在朱雀门前再停留，马不停蹄地策马直奔太平坊的平阳郡公府。

一到郡公府门前，便有眼神麻溜的门房发现了自家主人竟然一声不响地回长安了。

门房自然是激动万分地让郡公府守卫大开中门，迎郡公爷归来。

而他则撇下郭业，直接往府里奔，口中不停喊着郡公爷回府了。

不消一会儿，郭业归来的消息便在整个平阳郡公府内传了开来。

一众女眷皆出来相迎，有一身火红衣裳手里提着一根马鞭，貌似刚骑马归来的康芷茹；还有手里抱着孩子一脸欣喜的贞娘，她手里那个粉雕玉琢的瓷娃娃可不就是郭业的女儿——小郭襄么？

小郭襄冲郭业挥舞着双手，口中咿咿呀呀叫道：“爹爹，爹爹，抱~抱抱~！”

我了个去！

一声爹爹，可把郭业惊到了，险些没站住。

小……小郭襄会说话了？？？

一时间，郭业竟忘了伸手去抱小郭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离开之时，还是个只会哭闹，还不会走路的小囡囡，这才几个月未见，竟然会喊爹爹了，而且还伸手要郭业抱抱。

无论前世今世，郭业这都是头一次当爹，而且是头一次被人喊了一声爹，一时间手足无措不知如何应对，那实属正常。

不过更多的是惊喜，是激动，是一种亲情和血脉相连的激动，几近喜极而泣。

小郭襄一声爹爹，竟然将郭业喊痴了。

“咯咯~贞娘姐姐，你看我猜对了吧？”

康芷茹看着郭业这幅只顾着傻乐的模样，不由冲贞娘乐道：“我就说咱家小郭襄一声爹爹，定能将相公喊痴了呢。”

贞娘抿嘴一笑，默认了芷茹的话，然后抱着小郭襄上前一步，轻声说道：“相公走得第二个月，咱们家闺女便开嗓了。这些日子奴家也没闲着，天天指着相公你的画像教着她唤爹爹了，这丫头至今还没喊过奴家一身娘亲呢。”

贞娘一嘴子的醋味，郭业听着更是高兴，赶紧将小郭襄抱了过来，吧唧一嘴狠狠地亲在小郭襄的额头上，咧嘴笑道：“好闺女好闺女，不枉世人皆说女儿是父亲的贴身小棉袄，哈哈，来，再叫一声爹爹听听！”

“爹……爹爹……”

小郭襄果然煞是很配合地叫了一声，脆嫩脆嫩的声音，听着郭业心里都酥麻死了。

就在门口就在众人的围观下，父女二人狠狠地秀了一场幸福，惹得贞娘和康芷茹二人皆是一阵无语。

随后，郭业将小郭襄交还到了贞娘手里，准备进府去见老太君，不过发现秀秀竟然没有出现在这儿，随即问道：“秀秀呢？”

“亏你还是当爹的呢。”

芷茹撇撇嘴，奚落道：“你南下的时候秀秀郡主便已经身怀六甲了，你自个儿不会算算日子啊？你个没良心的，秀秀郡主临盆在即，如今正在房中待产，岂能随意走动？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

如今康芷茹对柴秀秀张口一个郡主闭口一个郡主，显然已经不敢再跟获了平阳郡主封号的柴秀秀较劲暗斗了。

“啊？”

郭业惊呼一声，心中快速算了下日子，暗道，真是疏忽了，还真是差不多到了瓜熟蒂落的日子。

一想到秀秀临盆在即，自己又要二次当爹，尝到了小郭襄喊一声爹爹的甜头之后的郭业，竟然又兴奋了起来。

贞娘轻轻提醒了一句：“相公，昨日秀秀夫人便开始喊着肚子痛了，她已经被老太君接到了自己的院子里待产呢，院子里稳婆大夫都在随时候着，老太君亲自在那儿陪着秀秀夫人呢。你如今既然归来了，那应该先过去跟秀秀夫人见上一面才是。”

郭业嗯了一声，点点头道：“贞娘说得极是，我这边去老太君那儿跟秀秀见上一面，也给她打打气。”

要知道现如今的医疗条件可不比后世，尤其是生孩子这种事情，绝对没有后世要来得安全。在这个受了风寒都有可能致命的时代，女人生孩子绝对就是在鬼门关前走一遭，风险系数极大。

所以，郭业再也不敢耽搁，二话不说撒下门口众人，脚下生风般直奔老太君所在的院落。

不过还没到老太君的小院拱门前，便与一人迎面相撞碰了个满怀。

他心急着秀秀，被人阻了路正要痛斥一番，却听与他撞怀那人惊喜交加地喊道：“我的天，俺不是在做梦吧？侯爷，呃不，郡公爷，您可算回来了，呜呜……想死俺老……”

“哟，我道是谁呢？”

郭业及时打断了对方面激动得语无伦次，戏谑喊道：“这不是咱们的关老秀才嘛？关伯伯，你丫还活着啊？”

来人正是当初在扬州被太上皇李渊和鲁王的党羽间接控制住，用来要挟郭业造反的扬州盐运使关伯伯。

郭业看他出现在这儿，嘴里虽然满是怪话，但却并不惊讶，因为关伯伯脱险得救正是承了卫国公李靖的人情，正是曹录勋和他的黑甲玄兵营出的手。

他之所以一嘴怪话，是因为关伯伯这孙子既然脱下得救了，既然已经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家里，为何没有直接南下来寻自己，甚至连一封报平安的信都没有给自己来过。

## 第1110章秀秀临盆在即

关鸬鹚因为太上皇李渊那档子事儿，虽然是脱了陷，但也因此丢了官弃了职。

虽然吏部是孔颖达掌管，但因为郭业远在南方平叛并未跟孔颖达打声招呼，所以关鸬鹚这个扬州盐运使的官帽子，还是被吏部以渎职之罪彻底一撸到底。

回到长安寻郭业又寻不到，只得暂时寄身在郭府直到今日。

此时的他可不管郭业嘴里怪话，现在这个时候表忠心才是第一要紧事儿。

立马冲郭业说道：“郡公爷，学生对您可是一直都是忠心耿耿啊，是不是朱胖子那王八羔子在岭南那边给我穿小鞋，在您面前挑拨离间说学生的是非啊？”

“关朱胖子屁事？”

郭业皱着眉头冷喝一声，骂道：“关秀才，你瞧你在扬州干得那点破事儿。不单惹了满身骚，还险些误了老子的大事儿。现在走投无路，无处可去便知道寻老子来了？早干嘛去了？你说你从扬州脱险至今，可曾找过老子？可曾来过一封信？哼——”

呃……

关鸬鹚神情一滞，恍然明白过来，心中叫苦道，敢情儿小哥是为了这事儿啊。

狗日的冷脸铁面，你可坑死关某人了，我要前往南方投奔小哥，你却阻了老子去路。这下好了，小哥倒是误会起关某人了。你个冷脸怪，若小哥自此不再信任关某人，学……学生……老子跟你没完，哼！

随即，关鸬鹚火急火燎地喊道：“郡公爷，里头有误会啊，你听学生解释。并非学生不想去南方助你平叛，也不是学生不愿去信向您报平安，这里头学生委实是有不得已……”

“少扯淡！”

郭业挥挥手，不耐烦道：“秀秀临盆在即，老子懒得和你在这儿磨牙。回头再来收拾你，走开~”

他心忧着还在老太君院子里待产的秀秀，直接将挡住前路的关鸬鹚推搡在一旁，然后直奔老太君的小院拱门方向。

见着郭业匆匆离去，关鸬鹚意识到这事儿误会大了，随即他重重地跺了跺脚，气急骂道：“冷脸怪啊冷脸怪，你坑死关某人了。不行，这事儿也只有你能跟小哥解释的清了，不把你拽来，关某在小哥面前纵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说罢，关鸬鹚猛地一扯袍裾，匆匆直奔郡公府外方向而去。

……

……

郭业一进老太君的院子，果不其然如贞娘所说如出一辙，院子里早有丫鬟老妈子忙活不停，不是有人在提桶在院中小井打水，便是有人在院中的一处小灶房中烧着热水。

而稳婆，大夫更是多达十数名在那儿候着，平阳郡主要产子，动静岂能

小的了。

在几名大夫中，郭业还貌似看到了一两名宫中御医的身影，应该是李二陛下或长孙皇后派过来的。

“啊……啊啊……”

“疼，娘，疼，疼啊！”

突兀，房中传来凄厉的惨叫声，郭业听得真真儿，正是秀秀的声音。他站在院中，耳中听得清清楚楚，心里更是五味杂陈，隐约有几分心痛。

他虽初为人父，但关于女人生孩子的事儿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了解。

既然开始阵阵腹痛，那说明秀秀离生不远来。

“听听，开始痛了，痛了～”

“这是快要生了呀，快，快让人赶紧烧水。”

“张婆子，你比老身有经验，不如平阳郡主由你来接生？”

“王婆，平阳郡主多金贵的身份啊？老身怕有所闪失啊，要不由你来吧？”

……

“废什么话？”

郭业听到两个稳婆还在那儿你推我让，不由斥道：“都给老子进去，如果我家夫人有何闪失，老子拿你们是问。”

一番横眉冷对的痛斥，顿时让院中这群稳婆子们寒蝉若惊，不敢再有推辞。

此时，几名大夫中的一名御医也张罗道：“诸位，据老夫之前诊断，郡公夫人这一胎的胎儿体型偏大，要生下这腹中孩儿，想必是困难重重，几近九死一生啊。失血过多是免不了的，不如咱们也先讨论一番开上一张补血的方子出来，也好让下人及时去抓药，不是？”

“是极是极，魏御医说的极是，小老儿最擅长的便是产后滋补的方子，不如由小老儿先抛砖引玉一番，诸位以为可好？”

“好好好，薛家药房在长安以滋补药材而闻名，就由薛郎中先来吧。”

“诸位，不如咱们去那闲置的小房中吧，免得在院里嘈杂扰了平阳郡主。”

“魏御医所言极是。”

“走……”

“几位，这边请。”

随着大夫们去了院里一间闲置的小房探讨药方，以备不时之需。院里的几名稳婆子也先后端着热水脸盆和纱布进了房间。

霎时，整个院子里恢复了清静，除了房中传出秀秀越发高亢和凄厉的惨叫声外，便只有来来往往忙忙碌碌中的丫鬟老妈子了。

听着秀秀的痛哭大叫，郭业在院中也呆不住了，迈腿径直就要往老太君的房中奔去。

不过还未掀帘入门，就被秀秀的贴身丫鬟绿荷给阻了去路。

只听绿荷双手叉腰，娇声道：“郡公爷，这里头可不是你一个大老爷们能进去的，我家郡主就要生了呢，你进来作甚呢？”

郭业心急秀秀安危，早已没了淡定，不悦道：“废话，本郡公进去自然是

看看秀秀，给她打打气。”

“那可中！”

绿荷还是摇头果断拒绝道：“男人是不能进这种地方的，您这一进去肯定会扰了我家郡主。”

卧槽儿，这刁奴婢还来劲儿了。

郭业顿时耍浑道：“绿荷，赶紧让开，小心惹急了本老爷，皮鞭子抽你。”

绿荷并未退却，继续摇头道：“你便是抽死奴婢，也是不让你进。再说了，这是老太君吩咐过得，她让郡公爷您别在这儿耗着，去院外头转转，回头只管进来抱孩子便是，咯咯~”

说到轻快处，绿荷不禁掩嘴乐了出来。

郭业一听是老娘吩咐的，便偃旗息鼓了下来。敢情儿老太君已经听到了他在院里的发飙，已经知道他回家了。

既如此，郭业也不再逗留，牵挂地再看了眼房内，虽看不见秀秀，却能依稀看着房中稳婆们和丫鬟老妈子们的忙碌。

随后，带着五味杂陈的心情返身出了拱门，离开了小院。

刚走到花厅附近，迎面便见着几人过来，一人正是刚才被自己训斥得体无完肤的关鸠鸠，而另两人则是陌生面孔，一左一右正推着一个轮椅，轮椅之上坐得便是——戴着半张青铜面具的东厂暗夜。

离郭业不足十步距离，只见轮椅上的暗夜轻轻一抬手，示意身后推车的两人停住，然后冲郭业微微拱手，说道：“暗夜见过大人！”

郭业一见这厮，心中猛地想起岭南关于情报闭塞那桩事情来，心道，奶奶的，不去找你小子算账，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好，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 第111章初闻遣唐使

“呵呵，有日子没见了，暗夜督公倒是悠闲地很呐！”

郭业看着脸戴半张青铜面具，一袭白袍闲坐在轮椅之上的暗夜，不阴不阳地回应了一句。

这话充斥着浓浓的不满，甭说暗夜和鬼精鬼精的关鸠了，就连那两个推轮椅的仆役都听出了味儿来。

暗夜神情紧张依旧淡然，微微抬手一比，示意身后那两名仆役退下，然后冲郭业淡然说道：“卑下能感受到大人心中那股子强烈的愤怒和冲天的怨愤，莫非卑下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到位？”

关鸠应是感受到了郭业与暗夜之间的暗流涌动，情不自禁地后退了半步。

郭业呵呵一笑，也不再兜圈子，径直问道：“我问你，这些日子你都将精力放在哪儿了？东厂如今又在做什么？为何岭南路发生了如此大的变故，你东厂的情报却迟迟没有送到我手中来？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懈怠，因为你的失误，我不仅丢了颜面，还险些误了我的大事？”

“岭南那边不是有卫公李靖的岭南路大军在收复吗？”

暗夜的惊讶显然已经出卖了他对岭南路那边情况的一无所知，茫然问道：“莫非李卫公这种身经百战运筹帷幄的军神，都在岭南路那边吃了败仗？”

“呵呵！”

郭业又是置之一冷笑，说道：“看来你真是对岭南路那边一无所知啊，我果真没错怪你，东厂啊东厂，暗夜啊暗夜，你真是让我失望啊！”

郭业的愤怒带着透顶的失望，让一向只看到小哥嘻嘻哈哈一面的关鸠，竟然心怯地又后退了半步。

而暗夜也失了刚才的淡定从容，不由焦急催问道：“大人，岭南路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好，你这个密探广布天下，不出门便收尽天下风声的暗夜督公，你且听好了。上月，卫公率岭南路大军连连收复岭南路各州府失地，正要挥军直指广南路之际，却收到天竺国……”

徐徐地，郭业将安南国和交趾国横插一杠，参与了天竺国南北内战，致使北天竺形势大变，节节败退之事从头到尾说了出来。

暗夜默默地听着，不动声色。

关鸠听着却是不断长吁短叹，惊诧连连。

谁知等郭业说完之后，暗夜突然嘿笑一声，口气轻松了起来，轻轻晒道：“我道是什么，原来是邻邦之祸，来大唐境内求援兵，以致于岭南路卫公大军被抽调走，不能及时回援大人您啊？”

卧槽儿，这事儿难道还不够大吗？

郭业顿时气得不行，斥道：“你还有脸笑？老子被几十万匪军围困在岭南城，差点没全军覆没，你丫还有脸笑？老子差点都回不了长安了，靠！”

暗夜素来不苟言笑，郭业平日多么希望他笑笑，可是今天这孙子的突然发笑怎么就那么欠揍呢？

暗夜却丝毫不顾忌郭业的愤怒，继续玩味儿十足地说道：“大人您如今不

是安然无恙地回来了吗？说明否极泰来，一切麻烦和劫难都迎刃而解了呗。过程如何不重要，最重要的是结果怎样，您说呢？”

“去你奶奶的歪理！”

郭业气急骂出口，却听暗夜唤道：“大人稍安勿躁，且听我解释。”

说完，暗夜立马伸手招来退至身后的关鸿鹄，道：“关秀才，你跟大人解释解释，你这段时日在长安都做了些什么？”

关鸿鹄正要开口，却被郭业阻道：“这跟关鸿鹄有什么干系？”

暗夜回道：“因为他如今也是东厂的人了，添为东厂督公之下的几名大档头之一，暂时负责东厂在长安诸事。”

东厂的架构编制是完全是郭业仿照明朝的东厂和锦衣卫来架构，除了暗夜这个督公之外，手下还有大档头，二档头，小档头，类似于锦衣卫的官职链，档头即是百户，关鸿鹄这个大档头自然等同于千户之职。

因为郭业的东厂不能浮出水面，所以东厂的官职链自然也要耳目一新，区别于大唐朝廷的官职。

长安乃是大唐帝都，如果负责东厂在长安诸事，那绝对是东厂大档头的级别了。

不过关鸿鹄被暗夜收进了东厂，还成了东厂的大档头，郭业真心没有想到。

随即，他问道：“关鸿鹄怎么会进了东厂？”

暗夜使了个眼色，示意关鸿鹄自己回答。

谁知关鸿鹄苦瓜着脸，一副受气小媳妇似的嚷嚷叫屈道：“大人啊，不是学生不想来岭南寻你，更不是学生忘恩负义，忘了旧主啊。可恨暗夜这个冷脸王不地道啊，竟然诓骗进了东厂，做了这个劳什子的大档头，狗日的竟然不让我离开长安城半步啊！学生刚才在老太君的小院外要跟您解释来着，可您不给学生机会啊。”

原来如此！

郭业暗道一声，这下明白了关鸿鹄为何在扬州事情结束之后，没有来南方寻自己的缘故了。

想想也是，他若是进了东厂又要负责东厂在长安诸事的话，以暗夜的性子绝对不可能让他离开长安半步的。

“关秀才，先别说那些没用的。”暗夜呵斥一声，打断了郭业的思绪，“你且跟大人解释，为何东厂抽调了现有的密探和力量，以致于我们东厂忽略了岭南路那边的情报。”

关鸿鹄哀怨地看了一眼暗夜，恐怕是最近时日吃过了暗夜的苦头，所以不敢拂逆他，竟老老实实在心里一大堆苦水，慢慢说道：“大人，您忘记了吗？之前暗夜这个冷脸王，呃不，暗夜督公就给您去信一封，曾跟你说过长安的一桩趣事。”

长安发生的趣事？

郭业顿时想起暗夜曾委托吉米的那封信，最后那封信又被吉米托风雷堂余管事转交给自己，信中的确曾说过长安发生了一桩趣事。

于是，他颌首点头道：“没错，我记得，不就是扶桑国来了一些小鬼子浪人来到咱们长安了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就是一些仰慕我中原文化的番邦罗圈腿小鬼子吗？”

关鸿鹄和暗夜自然不知道为何郭业如此厌恶扶桑人，竟然说他们是罗圈腿，还取了外号“小鬼子”，不过都并未往心里去。

“大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关鸿鹄继续说道：“据我们东厂集中所有力量在长安调查了这么长时间，竟发现这些扶桑浪人竟然不是寻常百姓，而是来自扶桑江户的两个剑道流派，一个是来自江户的北辰家族的北辰一刀流，还有一个是来自江户的柳生家族的柳生新阴流。他们此行明面上是带了两大流派的武士来长安，扬言要和我大唐武士比武较技；实则是暗地里却带着一大批扶桑国的工匠，剃着大光头，披着僧衣袈裟佯装成僧侣，在长安东市与西市四处打听我大唐的诸项技艺。呃……”

说到这儿，关鸿鹄大喘气了一下，说道：“据最新咱们东厂番子得来的情报，这次江户两大流派家族应是奉了扶桑国那劳什子的天皇之命而来，却打着民间百姓交流的旗号，暗行居心叵测之事哟。”

遣唐使？

郭业脑中猛地浮现出这个词儿，暗中生疑道，莫非这就是传说中小日本派往唐朝来学习各项铸造锻造技艺和秘方的第一拨遣唐使？



## 第112章小鬼子白眼狼

所谓的遣唐使，就是小鬼子扶桑国派往大唐来交流学习的使团。说好听点是交流学习，说直白一些便是纯粹来学习的。要知道现如今这个时代的小鬼子们过得可不是一般的烂糟，不说工艺技术水平，武器铸造水平，就说普遍的生活水平那都是相当得落后。

李唐还没取代隋朝之前，扶桑国便有了派使者入中原拜谒隋朝皇帝，以下国臣国自居的习惯。到了李唐之后，扶桑国的姿态摆得更低，不得不承认小鬼子真是一个擅于学习的民族，对于学习对象永远都是哈腰点头，恭敬有加，活脱三孙子，直至超越了对方，这帮小鬼子立马翻脸如翻书般之快，鼻孔朝天二五八万不认人，更是屡屡欲要侵吞当年学习讨教的主子国。

如今的扶桑国天皇是第三十四代天皇——舒明天皇。

这个舒明天皇可是了不得，他是扶桑有史以来第一个派遣唐使到中国的天皇，他打破了岛国禁锢，才让后面继位的天皇源源不断向中国，向西方诸国派遣使团，派遣留学生来学习先进技术和工艺，借以强大自身。

正因为舒明天皇自继位之后，便开始向隋朝派遣使团名为学习交流，实为偷师学艺。所以到了李唐夺了天下，李二陛下继位开启贞观初景之时，扶桑国内及扶桑权贵统治阶层掀起了一股向大唐学习的新浪潮。

不过舒明天皇摸不到李唐天子的底细和态度，不确定大唐李二陛下是否如前隋一样对扶桑遣唐使竭诚欢迎，所以舒明这个老龟子天皇就秘密召见了江户柳生家族和北辰家族的族长，让他们以扶桑民间私人团体打着朝拜上邦、以武会友的名义，来长安先摸摸大唐朝廷的虚实和大唐天子的态度。

不过鬼子始终是鬼子，小偷始终是小偷，总有见猎心喜和耐不住寂寞的时候。来到长安的柳生家族和北辰家族屁股还没坐热，便迫不及待地将此番带来的人派遣到了东西两市，打听和窃取中原工艺技术，最后被东厂的人发现端倪，引起了东厂一哥暗夜的重视。

很快，暗夜越是往里调查越是发现事态的严重性，预感到这近千人的扶桑鬼子朝拜团图谋不小，于是便抽调了东厂各地的力量进长安，全力以赴盯住此事。

因为对方此次声势浩大、人数众多，而东厂这边人数有限，加上一些中层骨干力量都不在大唐国境，因此关雎鸠这个酸秀才也被暗夜抓了壮丁，进东厂干了一个大档头的位置。

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郭业也脸色凝重起来，因为他太清楚扶桑鬼子浪人的德性了，都是一些前恭后倨忘恩负义的白眼狼，一千多年之后正是因为这些白眼狼发动了战争，让中原大地，让华夏子孙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浩劫。

不能！

必须断了小鬼子遣唐使的计划！

这往后可不是一拨两拨的遣唐使啊，而是源源不断一拨又一拨来大唐偷师学艺的遣唐使啊。而且这些白眼狼有朝一日定会以强大之躯反扑饲主。

如果任由遣唐使继续衍生下去，那不是养虎为患吗？

郭业这人别看整日吊儿郎当，一副官迷财迷样儿，但他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大是大非面前，郭业永远都不会糊涂。

很快，他的心里便有了主意。随后走到暗夜的轮椅跟前，轻轻拍了下暗夜的肩膀，说道：“看来是我之前错怪了你。”

暗夜摇了摇头，自谦道：“东厂还是疏漏了岭南的情报，卑下险些误了大人您。”

这话换什么人说，郭业都觉得对方肯定是在矫情，借机来报复自己之前的错怪。

不过从暗夜口中出来，就太过稀松平常了，因为这人不好名利不好官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是一个泾渭分明，非黑即白的人。

这时，关鸩也是暗暗松了一口气，看着郭小哥的态度转变，他心里也明白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这么看来，自己没有去南方投奔之事，郭小哥也应该不会计较了吧？

随即，关鸩缓解气氛打起哈哈道：“小哥，误会，完全是误会嘛。学生当时也想……”

“闭嘴！”

郭业轻轻呵斥了关鸩一句，知道这厮矫情的苗头又窜起来了，当即训道：“之前那事儿可以原谅你，但你必须好好在东厂中替暗夜办事，争取戴罪立功。如果长安这次扶桑交流团之事干得漂亮，老子倒是可以考虑考虑替你再谋个一官半职！”

“昂？”

关鸩双眼顿时发亮，喜上眉梢乐道：“那敢情儿好啊，该如何干，小哥您吩咐。”

暗夜却突然皱眉插话道：“大人，我觉得此事不宜操之过急，毕竟这些来长安的扶桑浪人都是打着朝拜上邦以武会友的名义，如果……”

“郡公爷，郡公爷！”

不远处突然传来丫鬟春香的娇呼疾喊声，同时打断了暗夜的讲话。

郭业心里猛地一紧，不再理会暗夜这边，而是循声望向春香身影处。

很快，一袭绿裳的春香便奔到了郭业跟前，满头大汗，娇喘连连，上气不接下气地冲郭业吁道：“郡公爷，我……我家小姐，生……生了。六斤八两，是……是……是个……”

## 第1113章父子连心

“是……是个小公子呢！”

春香兴奋就跟个报喜雀似的，喳喳叫唤不停，“姑爷姑爷，我家小姐诞下了一位小公子呢，嘻嘻，恭喜姑爷郭家香灯有传，平阳郡公府出小公爷啦。”

是个儿子？

尽管在郭业的躯壳内装着后世的灵魂，心中早已是生男生女都一样的心里，但是乍一听到秀秀替自己生了个儿子，那种幸福突然来敲门的感觉还是充斥遍了全身。

最后听到春香提及小公爷三个字儿，郭业一时之间还没反应过来，不过关鸿鹄这个酸秀才倒是思维敏捷地文绉道：“是极是极，这位小公子乃是平阳郡公府的长子嫡孙，将来郡公爷的爵位自然便是由他来继承，小公爷之称实至名归啊，哈哈，恭喜郡公爷，贺喜郡公爷呢，这真乃临门的天大喜事啊。依学生来看，平阳郡公府不摆上三天三夜的流水席宴请宾朋，都不足以庆贺此等天兆之喜啊！”

经关鸿鹄这么一补充，郭业瞬间明了，可不，在古代可不就是长幼有序，嫡庶有别。秀秀不仅是霍国公柴绍的女儿，李二陛下钦封的平阳郡主，更是郭业明媒正娶的长房妻子，主持着整个平阳郡公府，操持着整个郭府的内院之事。那么他与秀秀生下的第一个儿子可不就是长子嫡孙，将来自己爵位的顺位继承人？

不过长子嫡孙也好，爵位继承人也罢，这些都不是郭业眼下所关心的。先不说儿孙自有孙福，靠父辈荫荫享一世富贵，这对郭业而言简直就是虎父犬子，不值一晒。而且如今郭业才二十大几岁，就算要袭爵位也是几十年后的事情，将来之事又有谁说的准？

“弄璋之喜，此乃人生一大快事！卑下再次恭贺大人了。”暗夜见郭业一时怔在原地，不由轻轻道贺一声，然后提醒道，“大人此时应是放下其他事情，赶紧去老太君府上看看麟儿，探望一下平阳郡主才是。”

“对，你说得没错。”

郭业一经提醒，立马反应过来，连连点头称道：“我这是乐懵了，哈哈，初为人父，一时还未适应。小郭襄刚出生那会儿，我这个当爹就没在她身边，如今我这儿子出来了，我这当爹的可不能一样的错误犯两次。这样，你俩听我说……”

郭业稍稍停顿了一下，冲关鸿鹄和暗夜吩咐道：“关于扶桑江户的那两个家族此番进长安朝拜上邦以武会友之事，你二人暂且不要打草惊蛇，先让东厂暗中紧紧盯着这帮孙子再说。等我这边事了，咱们再坐下来商议对策。”

说罢，他轻轻一把拽起跟前来报喜讯的春香，不顾小丫鬟的反抗挣扎，撒丫子飞奔直往老太君小院方向。

看着郭业背影匆匆，飞奔已远，关鸿鹄不由唏嘘感慨：“瞧瞧，一晃眼，咱们家大人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啧啧，真是光阴如梭催人老哟！”

“呵呵！”

暗夜突然冷笑一声，仰起戴着半张青铜面具的脸打量起关鸿鹄，虽看不见他的脸色神情，关鸿鹄却被他双面具下那双空洞洞的眼神吓到了，因为他

从暗夜的眼神中看到了一抹戾气。

顿时，他心虚地后退了两步，将手挡在胸前，惊骇道：“暗……暗夜督公，你这是要做啥？这郡公爷不是既往不咎咱们之前的擅作主张了吗？还让学生戴罪立功呢。”

“呵呵～”

暗夜又是一声冷笑，口风如刀般凛冽道：“关秀才，别扯东掩西，我说最近东厂内怎么在风传本督公的外号，原来‘冷脸王’这个诨号是你暗中给本督取得呀？呵呵，很好，很好，非常好……”

完蛋！

关鸿鹄暗叫一声苦也，竟忘记了暗夜这厮是睚眦必报之辈。

顿时，他的脑门尽是黑线，敢情儿暗夜这个大魔头是秋后算账来了。

“呃……”

关鸿鹄迟疑了一下，骤然转身催动双腿，逃窜离去。

暗夜见状，欲追却苦于双腿已废又无人替他推轮椅，眼睁睁地看着关鸿鹄这穷秀才逃出自己的眼线，气得破口大骂关鸿鹄，双手直拍轮椅扶手上。

……

……

此时，郭业已经连拉带扯地半推半就着丫鬟春香，进了老太君的小院里。

一进院中，院中的老妈子和丫鬟们正忙忙碌碌地生火烧水，来来回回地往屋里送热水，紧接着又从屋里端出来一铜盆一铜盆浸染着血布的血水，场面甚是血腥。

贞娘已经抱着小郭襄先他一步来到了院里，小郭襄正呜呜喳喳地叫唤着弟弟，要弟弟。

而康芷茹则正从屋里出来，怀里抱着一个襁褓，哇哇婴儿啼哭，正是秀秀刚诞下的孩儿。

一见郭业，康芷茹便抱着孩子凑到郭业跟前，兴庆地喊道：“夫君，秀秀郡主生了个男孩儿呢，妾身在这恭喜夫君，咱们郭家有后了哩。”

说话间的功夫，康芷茹已经将襁褓中哇哇哭个不停的孩子递送了过去。

郭业眼疾手快地接了过来，一时间，一堆郎中大夫也围了过来，包括宫中派来的御医。

说也奇怪，刚才还哭得满院震天响的孩子一到郭业手中，竟然就不哭了。

更加出奇的是，这孩子竟缓缓睁开那双还未睁开的眼睛，用黑溜溜的大眼睛瞅着郭业，也不知是在认人，还是机缘巧合地潜意识睁眼。

孩子这一举动不仅惹得郭业心里一颤，与这孩子对眼的刹那，仿佛内心最柔软的地方被击中了一般，整个人无限温柔了起来。

甭管是父子心心相连血浓于水，还是机缘凑巧，还是惹来了围观众人的连连惊叹赞奇。

康芷茹虽未生过孩子，但也被眼前的一幕惹得母爱横生，连连娇呼道：“呀，这孩子真有灵性呢，莫不是上辈子就跟咱们夫君有缘不成？赶早不如赶巧，夫君，趁此机会不如给孩子取个名字呢？”

其他人一听，也纷纷附和道：

“此子乃地格方圆之富贵面相，将来定是不凡啊。”

“是啊，龙生龙凤生凤，平阳郡公名震天下，郭府长子将来岂是俗辈？”

“正是虎父无犬子之理嘛，此子被郡公一抱便止了哭声，将来定会孝顺懂事啊。”

“是啊，郡公爷不如现在就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没错，一定要取个响亮的名儿，将来也跟郡公爷一样，做个盖世英雄奇男子。”

花花轿子人人抬，一时之间，郭业的周围尽是赞誉夸捧之声，听得郭业更是心花怒放。

好听话谁不爱听？尤其是刚得了儿子的郭业。

不过他并未听从康芷茹和众人的提议，小心翼翼地将孩子递给了康芷茹抱着，然后笑道：“取名之事不急，再说了，秀秀产子辛苦，就是现在要取名也得听听秀秀的建议不是？不然我给这孩子取个虎头、铜锤之类的诨名，秀秀还不扒了我的皮？哈哈……我得先去瞧瞧秀秀，不能将她一人冷落在了屋里，她才是我们郭家今日之最大功臣呢。”

说罢，挤出人群抬腿就奔屋内。

刚要掀开珠帘推门而入，却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道公鸭似的叫声：“平阳郡公止步，圣上有旨，召平阳郡公火速进宫面圣！”

尼玛！

这不是董顺顺公公的声音吗？郭业停住了脚步，眉头微皱地转过身来，心中不悦道，怎么每每节骨眼儿上，这李二陛下总是来扫人雅兴呢？真是不看时候。

顺公公见郭业迟疑，又是上前几步，舔着笑脸催促道：“郭郡公，快快跟咱家走吧，皇帝还在宫里等着您君前答奏呢。”

郭业离秀秀的屋内仅有一门之隔，能很清楚地感觉到秀秀痛苦生产之后的重重呼吸声，还有那一丝丝轻微的呻吟声，心中顿时百感交集，我怎么可能跟那治水的大禹一样不念夫妻之情，三过家门而不入呢？

大禹是圣人，哥们只是个俗人，郭业暗暗嘀咕道，眼下没有什么天大的事情能够比走到秀秀床头，跟她说一声辛苦来得重要。

而且，秀秀这个时候，也最需要他的一声安慰。

随即，他猛地一返身，抬起右臂向后一甩，沉声说道：“催个毛？你在院里等会儿，我要先见上平阳郡主一面，再跟你进宫。”

顺公公脸色一滞，郭业的突然翻脸变色是他始料未及的，不满地嘀咕一声，又催道：“郭郡公，圣上相召岂能拖沓？你这不合规矩啊，而且皇帝现在正在宫里等着您呢。”

郭业心意一定可就不管他谁谁谁了，抬手哗啦一声掀开珠帘，轻轻推门迈入屋内，连头也不回脸也不侧地回了一句：“那就让皇上也等着，既然等都等了，也不差我探望平阳郡主一眼的时间了。”

“呃……”

顺公公顿时如骨梗喉，无语凝咽，暗暗郁闷道，这郭郡公的胆儿也忒大了吧？居然敢让皇帝陛下等着……

## 第1114章二次传召

约莫半个时辰后，皇宫中，望北阁内。

李二陛下陛下阴沉着脸，那双鹰视狼眸般的双眼正目不斜视地盯着，盯着跪在下方匍匐在地的董顺。

董顺一边抖如筛糠地跪匍在地上，一边吱吱唔唔地将今日出宫前往郭府，奉旨传召郭业之事一五一十道了出来。

说完之后，董顺仍旧匍匐在地低着头，大气不敢出，更不敢多嘴嚼舌，因为他天天伺候在李二陛下身边，实在是太清楚皇帝的脾气不过了。

帝王一怒，山河变色。

圣上相召，竟被郭业这般毫不留情地拒绝，将皇帝晾在宫里等着他。

对于皇帝而言，这是莫大的栽面儿啊！

天地君亲师，君还排在亲之前，董顺实在无法理解，平日里精通人情世故的郭业郭郡公，今天怎会一反常态，犯下这等低级错误呢？

刚刚麟儿出世固然可喜，平阳郡主产子固然艰辛，但也这不是拒绝立马进宫，对皇帝的召见置若罔闻，让皇帝在宫里等他的理由啊。

论罪，这是大不敬，欺君犯上，当诛啊！

“混账！”

李二陛下猛地一拍龙案，果然如董顺所料，震怒了！

只见李二陛下拍案而起，气得满脸铁青一片，翻动着嘴唇连连气急咒骂道：“郭业这厮，竟敢如此目无君上，看来是朕平日对他太过骄纵了。如今他眼里竟然对朕的召见视同无物，那假以时日，朕是不是也要仰其脸色和鼻息了？董顺！”

董顺头发一阵发麻，诚惶诚恐地抬起头来，心惊胆颤道：“奴……奴婢在！”

“你带上朕的千牛卫，现在再出一趟宫去平阳郡公府。”

李二陛下铁青着脸，冷冷吩咐道：“你再传旨郭业，就说朕要召见他。如果这个混账还敢自恃功勋跟朕摆谱，还敢让朕在宫里等他，哼，你就命千牛卫当场将其拿下，打入大理寺天牢。若这厮敢反抗，命千牛卫将其当场击杀，以儆效尤！朕就不信了，这混账还能胆大包天到什么程度。”

“喏，奴婢遵旨！”

董顺一直受着郭业的笼络，从认识郭业以来，没少从郭业身上捞到好处。不过现在李二陛下已经震怒了，连当场击杀这种旨意都下了，他也只得重新捡起这颗烫手的山芋，再度二次出宫，前往郭府传旨。

走出望北阁的刹那，董顺已经拿定了主意，到时候就是求也一定要将郭郡公求来宫里，不能让郭业犯下这等致命的低级错误。

换做别人，爱谁谁，他董顺也懒得操这份心。但郭业不一样啊，他董顺将来还指着从郭业这儿捞够捞足养老的银子呢。

董顺这边离去，望北阁中的李二陛下也缓缓褪去了铁青的脸色，嘴角微翘竟发出一声扑哧的轻笑，压根儿就没有刚才那副要吃人的模样。

只听李二陛下语气轻快地自言自语道：“郭业啊郭业，你这个小心眼的小王八蛋，秀秀生子朕怎会不知啊，不然朕也不会让观音婢派去御医了。但这不是你不及时进宫见朕的理由，呵呵，看来你这小心眼的家伙是想报复朕将

你当枪使啊。肯定是袁天罡老杂毛，竟嘴巴漏风到这般地步，连朕与他隐秘合作之事都没有藏住哟！”

原来，李二陛下心里跟明镜儿似的，比谁都精明。

轻笑自言自语过后，李二陛下一想起今日虞世南进宫后跟他的谈话，不禁又微微皱起了眉头，一脸惆怅和苦涩，整个人又陷入了惘然之中……

……

……

不消多大的功夫，董顺已经离宫，带着一众金盔器甲，戈矛鲜亮的千牛卫走在了前往郭府的路上。

而郭业却依旧盘桓在秀秀的房中。

此时屋内，除了稳婆和老妈子们在替秀秀做着清洁身体的活外，老太君也是双手合什面对蜀中方向连连祈福默念，脸上的神情掩不住老太君心中的喜悦，口中念念有词地说着祖先保佑，郭家有后之类的话。

而郭业就坐在床沿边，看着神色虚弱疲惫不堪的秀秀，用手轻轻梳拢着她那尽是汗渍湿漉漉的秀发，柔声细语地宽慰道：“秀秀，你遭罪了，遭大罪了！”

秀秀尽管身子虚弱，浑身一点力气都提不起来，但仍旧缓缓睁开眼睛，双眼透着满足地看着郭业，细若蚊声地说道：“夫君，只要孩儿平安出世，我便是再受多大的罪过也值得。所幸老天有眼祖先庇佑，生了个男丁，郭家终于香灯有人了。”

这是何等的母爱？

郭业心里更是百感交集，用手抚摸着秀秀苍白的脸颊，久久无法说出一句话来。兴许，此时无声胜有声，他不说，秀秀的心里却是甜如蜜糖。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郭业在屋外回应顺公公，拒绝立马入宫面圣的话，秀秀早就听得真真儿，一清二楚。

郭业的这个态度，她又怎会不感动？自古以来，男儿郎都是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哪里会有一个男人如郭业这般，为了多陪产后的妻子一会儿，而将皇帝晾在宫里，直接来个抗旨不尊？

似郭业这般的，是否后无来者，秀秀不知。但至少她知道，绝对是前无古人的。

一时间，满心甜蜜充斥心扉。

不过她毕竟不是一般女子，识大体顾大局的意识还是有的，她很清楚郭业对待皇帝的这个态度，若是扣下大帽子来，将会严重到何种程度。

随即，她从被褥里缓缓抽出手来，将郭业摸在自己脸颊上的手抓住，柔声劝道：“夫君，你现在看也看过我了，我也安然无恙，大夫刚才也说了，我只需坐月子好好调养一番，便能徐徐恢复。现在你该进宫面圣了，毕竟皇帝相召你若不去，便是抗旨不尊，这是大不敬之罪啊！”

郭业看着秀秀眨巴着大眼睛，一副后果很严重的模样，不禁莞尔一笑，道：“秀儿，没事儿，你那位姑父虽然英明神武，虽然杀伐果断，不过今天这事儿他还不至于要了我的脑袋。再说了，我这也是小小表明一下我的态度，至少让他明白，我郭业不甘心这么任人摆布，希望借此机会，让他明白臣子也需要尊重，而不是他棋盘上那枚任他拿捏的棋子。”

“啊？”

秀秀惊呼一声，抓着郭业的手更加紧实了，怔怔问道：“这么说，夫君今天是故意抗旨不尊，有心要让皇上吃回闭门羹？”

郭业笑而不语，显然秀秀的揣测虽未中却不远矣！

秀秀见郭业默认了自己的揣测，更好奇了，不顾身子痛乏，追问道：“夫君，你因何有如此自信圣上不会治你罪？”

郭业笑道：“先不说我在南方刚替他立下了大功，他总不能因我的家事而治我重罪吧？呵呵，就说我那位老师虞世南，恐怕已经在宫里向你姑父递上辞呈，致仕归故里了吧？你姑父这么喜欢玩平衡之术的人，怎么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三系之中的士林清流系，从此一蹶不振呢？我的老师虞世南已经要致仕了，他怎会再让我这个士林清流系的柱石也倒塌呢？”

“啊？”

秀秀又是一声惊讶，就连在那边双手合什祈福默念的老太君也被吸引了注意力。

虞世南与郭业的关系，这在郭府中那是人尽皆知的事儿，老太太自然也清楚得很。

现在听郭业这么一说，老太君也凑了过来，疑惑问道：“大郎，你说虞世南老大人准备致仕归故里？他不是刚从南边与你回来吗？怎么无端端地，会致仕告老还乡呢？”

郭业淡淡地摇头笑了笑，并未向老太君和秀秀解释这事儿。

因为屋外头，又传来了董顺的公鸭嗓：“郭郡公在伐？圣上有旨，让您火速进宫面圣呢。”

郭业隔着窗台朝外瞄了一眼小院内，好家伙，二次传旨相召进宫，连千牛卫都出动了，看来李二陛下真是被自己气得不清啊。



## 第1115章臣委屈！

顺公公二次传召进郭府，这次是带着一众士气腾腾威武雄壮的皇宫千牛卫而来，阵势之大，委实令人咋舌。

此时因为他们的到来，令原本因为初诞麟儿而喜庆一片的小院，多了几分肃穆和沉寂。

郭业走出小屋，冲康芷茹和贞娘挥挥手，示意她们先行回屋，以免惊到了小郭襄和襁褓中的儿子。

董顺冲郭业讨好地笑了笑，深吸一口气，准备张嘴来着，殊不知却被郭业先抢了话：“顺公公，走吧，带我进宫面圣吧，免得让圣上久等了。”

“呃……”

董顺一时哑口僵立当场，忍不住心里吐槽道，尼玛的，这算是怎么档子事儿？之前磨破了嘴皮子，郭郡公你怎么都要晾晾皇帝，现在我摆出这么大阵势来，连张口都没张口，就这么轻松答应随我进宫啦？

董顺感觉自己被郭业耍了一个兜兜转，瞎折腾了一回，心里那叫一个冤得慌啊。

这就好比董顺握紧了拳头，攒足了力气，蓄势待发挥出一拳，却打了个空。

心中那个无奈感，甭提有多屈得慌了。

等他回过神儿来，郭业已经大摇大摆，悠哉悠哉地出了老太君的小院拱门。

董顺不由气得重重一跺脚，拿着手中拂尘冲那群千牛卫指指点点泄愤道：“还呆这儿作甚？还不赶紧追上？”

说罢，立马屁颠屁颠紧追了上去。

……

……

差不多小半个时辰后，郭业奉旨入宫，在望北阁内见到了李二陛下。

董顺一将郭业领进了阁，锁着脑袋麻溜儿地退了出去，顺手将门给带上了。

他今天吃了不少憋受了不少屈，可不想在这望北阁里再多呆片刻了。

李二陛下的脸色从董顺将郭业带进来，到董顺关门离去，至始至终都是抿紧嘴唇铁青着脸色，一直都未曾有过变化。

郭业暗地里打量过一眼，虽然对李二陛下的人品不以为然，但不得不承认，这位一代天骄绝壁是越来越有威严了，越来越有千古一帝的傲娇范儿了。

“哼！郭业你可知罪？”

李二陛下先发制人，直接兴师问罪道：“朕派董顺前去传旨，你却抗旨不尊，胆大包天至大放厥词，竟让朕在宫中等你？郭业，朕便是治你一个抗旨不尊欺君犯上的杀头大罪，亦不为过，哼！”

郭业摊摊手，一脸无辜茫然地问道：“皇上，臣没有抗旨不尊啊，臣是因为妻子刚生了孩子，体虚孱弱，所以先去探望了一下妻子，以至于稍稍晚了几步进宫而已。”

稍稍晚了几步？

李二陛下真想上去一巴掌扇死这丫的，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嘴皮子一翻就什么话都敢扯啊，这都足足晚了快两个时辰啊，中途朕还因为久等而饿得慌，喝了两碗小米粥垫垫肚子了，好吗？

只听郭业又很是委屈地说道：“这女人生孩子就跟在鬼门关里打了个转转走了个来回，风险之大可想而知。我家夫人，对，就是皇上您的外甥女秀秀，刚刚替我们老郭家生了儿子，身为丈夫我能不去先看望一下她吗？皇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话陛下应该不陌生吧？同理，如果一个臣子连最基本的亲情都不去顾念，皇上又能指望这个臣子将来会对您，还有大唐的江山社稷有多少顾念和忠心呢？所以臣觉得一个好臣子，只有先顾小家再顾国家，方才是有血有肉最真实的人。至于那些说什么‘忠孝两难全，忠孝若取舍，自是取忠而舍孝’的大臣，要在我看来，都是些假大空放厥词的虚伪之辈。这种人，皇上才是不能信，更不能用呢。圣上，以为然否？”

“嘶……”

李二陛下听着郭业这番耳目一新的话，不由微微吸了一口凉气。虽然这段话听着刺耳，尤其是身为一国之君的李二陛下，听着更是不舒服，但是他不得不承认，郭业这话倒是实在，的确真切。

尽管心里有一百个不愿意，但是他必须承认，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就那么一点点的道理。

不过话到嘴边，李二陛下又是板着脸冷冷啐道：“哼，歪理，完全是歪理！照你这么说来，朕若是当时不让你看望秀秀，派人强行将你架进宫来，就成了一个泯灭亲情和人性，彻头彻尾的昏君了？”

郭业淡淡地回了句：“呃，臣没这么说。”

“可朕看你的表情，好像心里是这么想的吧？”

李二陛下词锋锐利，咄咄逼人道：“郭业，你现在越来越放肆了！莫不是自恃功高，也不将朕这个一国之君放在眼里了？”

这是李二陛下第一次跟郭业说这么言重的话，而且最后一番话更是字字诛心，如果换做其他臣子，早就噗通一声跪下了。

但郭业没有！

郭业还是硬挺着脖子，铮声说道：“臣没有！”

“好，很好！”

李二陛下冷冷说了两个好字，然后话锋一转，喝骂道：“二次传召姗姗来迟，朕念你夫妻情深，可以不与你计较。但朕又问你，你本该在南方平叛，为何未奉诏折返回长安？莫非你是仗恃在南方立下军功，迫不及待地想要回长安领功来了？”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郭业依旧朗朗应对道：“再说了，臣也是为了护送宣抚使虞世南大人回长安。他乃当朝尚书左仆射，文臣之首，臣也是担心万一路上有个差池。”

“呵呵，郭业，你又跟朕在这儿耍小聪明了。”

李二陛下的言辞一次比一次犀利，戏谑道：“朕坐拥大唐数万里大好河山，坐在这长安龙椅之上固若金汤，你真觉得朕那么好糊弄吗？”

“皇上，这世上没人可以糊弄的了您！”

郭业清朗依旧，淡淡地回道：“但臣对您赤胆忠心，尽心尽力地为您效死命，您也不该这么糊弄臣，戏弄臣啊！！！”

“郭业，你大胆！”

“陛下，臣没有！”

“你放肆！”

“臣……委……屈！！！”

这一幕，若有第三者在场的话，更是像是带头大哥干下了什么龌龊事，惹得手下小弟寒了心。

君臣之谊，君臣颜面，在这一刻，貌似荡然无存！

## 第1116章臣不干了！

“嘶……”

望北阁外响起倒吸一口凉气声儿。

正是趴着门缝儿偷窥望北阁里间儿的董顺发出。

阁中这两位爷哪里是在君臣对奏啊？哪里还有君臣仪态啊？君王的威仪，臣子的谦恭，都到哪里去了？

这简直就是普普通通的百姓寻常人家，哥俩儿在闹别扭啊。

一声“臣委屈！”

这得多哀怨，多亲近的人才敢在陛下前面放言啊？

就算当初宠冠诸皇子，如今被贬黜到黔州的魏王李泰，恐怕都不敢在陛下面前如此放肆吧？

董顺服了！

对郭业，董顺真是彻底地心服口服了。

天下间能将君臣之间的距离拉到这般田地的，恐怕也只有平阳郡公郭业一人了吧？

如果顺公公也是穿越而来大唐的话，他肯定会将郭业在望北阁中，在李二陛下面前的举止归结为七个字——撒泼打滚又卖萌！

“唉……”

一声叹息又响起，不过这次却不是顺公公了，而是来自门缝儿内，望北阁中，出自李二陛下之口。

董顺立马又趴回门缝儿，继续盯起阁里头了。

……

……

李二陛下被郭业一声臣委屈喊懵了，一时间竟手足无措起来。

无助？委屈？亲情？

诸多杂念瞬间充斥在李二陛下心中，百感交集，因为好久没有人在他面前用这种近乎撒娇卖萌的口吻诉委屈了。

他微微仰头闭起眼睛，尽量去消除脑海中那些杂七杂八情绪的同时，思绪也飘到了几十年前。

依稀记得自己还是稚童时，自己还生活在太原城，父皇还不是父皇，只是大隋的唐国公，而且是一个被束之高阁，被隋炀帝杨广忌惮的唐国公，有爵无权。他和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还有姐姐李秀宁也一直被杨广的鹰爪们监视着。（更正一下，前文提及秀秀称李二陛下为姑父是不正确的，应该是舅舅。）

但那个时候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却生活得很快乐，兄友弟恭，相亲相爱。

那时候自己被长辈们称为李二，姐姐秀宁总是捉弄自己，弟弟元吉总是喜欢抢自己手上的东西，每每这个时候哥哥建成总会拉上他一起策马在郊外，陪自己散心解闷。

自己也总会跟哥哥建成撅着嘴抱怨着委屈。

后来，父皇起兵反隋了，兄弟姐妹们都开始披甲领军了，麾下也各自聚集着猛将良谋，大家会儿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了，人也越发地欲壑难填了。

再后来，跟自己感情愈来愈好的姐姐秀宁竟战死在了娘子关。

噩耗传来，三兄弟恸哭三天三夜，父皇不吃不喝以泪洗面，母亲更是一病不起。

自打姐姐战死之后，弟弟元吉变得更加的好勇斗狠了，以前是喜欢抢自己手上的好东西，后来却是连自己手底下的谋士，猛将都要挖墙脚。

而一向疼爱自己的哥哥建成，也对自己日渐疏远，对弟弟元吉的一些做法看在眼里却也不管束，显然是默许了。

三兄弟，从此变为陌路人。

接下去更是愈演愈烈，你算计我，我防备你，你派人来挖我墙角，我派人去你军营暗暗策动哗变。

当日子越老越好，当成功越离越近之时，三兄弟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大，从兄弟变成了陌路人，最后竟变成了水火不相容的仇人。

为什么会这样？

难道就因为姐姐的战死而刺激了弟兄三人吗？

肯定不是因为这个，这只是一个引子罢了。

李二陛下一直以来也不知道真正原因是什么，也许，只源于人性天生对权力和皇位的渴望吧？

离成功越近，内心那股急速膨胀的欲望就越大，最后兄弟三人都彼此迷失了自己。

以至于最终酿成了令自己此生再也不愿夺去回忆的——玄武门事变。

自此一役，兄弟三人死得死，亡得亡，最后他成功上位，而他也成了孤家寡人。

孤家寡人的感觉是什么？

那是无尽的孤独和夜夜的忏悔，还有不愿与人提及的高处不胜寒。

可惜如今他已是九五之尊，却再也无法再享受到当初随兄策马至郊外的洒脱，再也没有向哥哥抱上一声委屈的机会了。

今天！

郭业一声臣委屈！

令他心中最不愿意向人展示，哪怕是自己的妻子长孙皇后也从未展示过的柔软之处，猛烈地颤动了一下。

心房猛颤之后，是那一抹余温，是阔别多年从未尝过的兄弟亲情的余温。

“唉……”

李二陛下此时摘下了往日示人的那张威严面具，眼有柔色地冲郭业打量去，叹道：“郭卿，朕知道你因何委屈，南方之事朕的确瞒着了，你，也一直瞒着卫国公。南方关陇世族一直是朕心头的一根刺，必须连根拔起，斩草除根，不然将来定会死灰复燃。可是朕乃一国之主，手上不能再多蘸血腥，而你们乃是朕的臣子宿将，若是你们代劳动手，这笔帐始终会算到朕的头上，将来青史留名，朕又是一笔骂名啊。所以，朕只能将此事交给袁天罡。至于佛道之争，朕不得不默许，不然袁天罡又怎会合天下道门之力为朕行此杀孽之事？”

说到这儿，李二陛下俨然已经在姿态上向郭业的委屈说上一声抱歉了。

不然以他往日强势的君王作风，怎会跟郭业说出这番话来？

郭业根本就没指望过李二陛下会真的低下高傲的头颅，光明正大地跟他说上一声抱歉。

纵是李二陛下敢说，郭业也真不敢受，进退尺度如何，郭业心里门儿清。

见着郭业不说话，李二陛下也知道随着自己说出这番话来，那么南方之事对于郭业而言，便是任务完成，差不多可以退场了。

旋即，他冲郭业说道：“郭卿啊，南方平叛你与卫国公还是有功的，朕赏罚分明不会忘了卿等的功劳。不单单是你与远赴安南和交趾两国的卫公，你们二人所统领的岭南路大军与广南路大军皆有封赏。这样，既然你已经回长安了，这南方就不用再去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袁天罡来操办便好，朕已经在前些日子便给他去了密旨。即日起，郭卿你便卸了广南路行军大总管一职吧，重新回礼部任你的礼部尚书，至于封赏，过几日早朝之上，朕再宣布。如何？”

君无戏言，这话一出口，便是将郭业和李靖二人出征南方平叛之事做了一个定论，即平叛有功，当封当赏！

而郭业在未南下平叛之前，就在礼部尚书的位置上。

所以卸了行军总管这个临时职务，重新回礼部尚书任上统御礼部各司，也是合情合理。

可谁知郭业却突然摇起头来，拒绝道：“陛下，这南方平叛有功当封赏，臣领得问心无愧。至于重新回到礼部尚书任上执礼部诸事，臣就不领了，还请陛下另请高明吧！”

“唔？”

李二陛下的脸上瞬间变色，一股戾气猛地在心头拔起，皱紧眉头沉声问道：“朕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郭业手握东厂，又在不久之前听了暗夜和关雎的汇报，怎么会猜不透李二陛下这么着急让他回礼部尚书任上的真正原因呢？

现在李二陛下明显听了他的婉拒，又怒了！

可他还是不改初衷，摇摇头，摆摆手，声音朗朗拒绝道：“回禀圣上，这礼部尚书一职，臣……不……干……了！！！”

## 第1117章这礼，真大！

好个郭业，还說不是恃宠而骄？

李二陛下—听郭业毫不犹豫地拒绝，当场就差气得掀桌子，刚才那番怀念往昔快乐的心情顿时被郭业—扫而空。心中忿忿道，你要学虞世南那老僧儿撂挑子，朕偏偏不让你如愿！

随即，他拂袖返身回到上首龙椅上，缓缓坐了下来，阴鹜着双眸沉声喝道：“干不干由不得你，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这礼部尚书，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臣身患恶疾，无法再为陛下尽忠分忧了。”

郭业情急之下，打出了病退的幌子。这是历来臣子向皇帝请辞时万试万灵的手段。

可是郭业身强体壮龙精虎猛，别说李二陛下了，就是个睁眼瞎也能看得出，这小子压根儿就没病。

随即，李二陛下讥讽道：“朕看你不是身患恶疾，是患了心病吧？郭业，这便是你的忠君报国之心吗？”

“陛下，臣真是拳拳忠君报国之心啊，可臣再忠心再热心，也架不住陛下您屡次把臣当枪使啊？唉……”

郭业苦着脸，长吁短叹—声，故作委屈道：“想臣与卫公率军南下，本是雄赳赳气昂昂，抱着拳拳之心欲为朝廷扫荡南方匪逆，为陛下早日平定南疆。可未曾料到，到头来只不过是陛下的虚晃—枪而已，谁曾想陛下您已经暗渡陈仓了。这让臣觉得自个儿就是个在戏台上翻跟头的猴子，寒心呐，真是寒心呐！”

扑哧~

李二陛下本来还蛮生气的，现在却被郭业的怪腔怪调给逗乐了。

敢情儿这小子还对那事较着真儿呢？真是心眼堪比针尖儿大啊？

不过对于郭业的小心眼，李二陛下倒是习以为常了，这才是出身市井—身痞气的郭业嘛。

这个时候是用人之际，李二陛下知道自己眼下的一桩麻烦除了郭业，满朝文武中还真找不出第二个最合适的人选了。

他很清楚对郭业这个混球讲道理谈大局观是行不通的，必须要先给这小子—些甜头才行。要想马儿跑得快，又想马儿不吃草，在郭业这个人精身上绝对是行不通的。

旋即，他挥挥手将准备过些天再宣布的封赏说了出来：“此次南方平叛虽未结束，但岭南路大军和广南路大军在此次平叛中履立战功，当封当赏。这样，两路大军众将擢升—品，至于六万士卒嘛，各赏银十贯，呃不对，各赏银五贯吧。现如今国库也不富足嘛！”

卧槽儿，十贯变五贯，—下少了足足五两银子，拢共省了小三十万两银子，李二陛下还真是又精又抠啊。

不过郭业还是依足规矩，拱手谢恩：“臣替两军将士谢陛下封赏。”

但谢恩过后便站在那儿挺尸，不再多言—语，貌似……

李二陛下干咳—声，又补道：“当然，郭卿和卫公此番出任两路行军总管，指挥得当，调度有方，各赏朱雀坊宅邸—座，以示嘉奖。”

朱雀坊，顾名思义就是在朱雀门边儿上，可以说是最靠近皇城，最接近皇宫的坊间，真可谓是寸土寸金亦不为过。

关键是朱雀坊不是你想住进去就住进去，朱雀坊的宅邸不是你有银子就能买到，不是你位极人臣就能得到的。不然的话，想当初长孙无忌早就将府邸坐落进朱雀坊中了。

因为自打李唐开国在长安定都之后，朱雀坊因为起特殊的地理位置，便一直掌握在皇帝手中，甭管是数朝元老还是凌烟阁功臣，没有一人得到朱雀坊宅邸的赏赐。

是以，进了朱雀门便是皇城，而朱雀坊则被称为小皇城，可见其殊荣之高了。

现在李二陛下竟如此大方，将朱雀坊中的其中两座宅邸赏赐给郭业和李靖，可以说是出了大血。对于爱面子的郭业来说，能够住进朱雀坊的宅邸，简直就是一把装逼利器啊。

以后上了朝堂，就冲这份殊荣，谁敢小瞧了他？

心动了！

的确是心动了！

不过——

这厮还是忍住了这份蠢蠢欲动，依旧不为所动地左顾右盼，貌似对这份赏赐还是不满意。

这下李二陛下毛了！

心中恨恨骂道，好你个不知好歹的郭业，好你个狗肉不上了席面的混球，如此殊荣的赏赐，竟然还不满足？

眼瞅着李二陛下就要发飙了，可是鬼使神差，李二陛下眼神余光不小心瞟到了龙案上的那封奏折。

这封奏折是长安府尹马周所上，折中所奏的便是李二陛下眼下的一桩大烦恼。

马周这个人行事作风和魏征有些相似，不懂得变通圆转，根本不能替君分忧，无法解决奏折中之事。

而满朝文武中，不是老的老就是嫩的嫩，老的没有郭业这般处事圆滑，而嫩的又没郭业这般办事老练。舍郭业之外，还真是找不出第二个能解决这桩麻烦的人。

唉……

李二陛下心中生出一股无力感，这次是被郭业这混球给拿乔住了。

罢了！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就便宜这厮吧。

李二陛下手一伸，眼不见心不烦地将奏折吧唧一声合上，再是心一狠，咬着牙冲郭业强笑道：“郭卿，听说秀秀替你们郭家生了个大胖小子，真是可喜可贺啊。朕这个当舅舅的冷不丁升成了舅姥爷，这份贺礼自是免不了的。既然这孩子是你们郭家的长子嫡孙，朕就乐得大方一把，你这当爹的是郡公，那朕就赐这孩子一个县公当当吧，嗯，就赐爵陇西县公吧，享陇西县千户食邑，如何？”

“啊？”

这下，郭业淡定不住了。



公侯伯子男，公爵中又分国公，郡公，县公，依次递减。

李二陛下金口一开，郭业这个刚刚出生的儿子就成了县公，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公爷了。之前春香称呼小公爷，那也只是名不副实的叫叫，毕竟郭业这个当爹的还没挂掉。现如今有了皇帝的封爵，还赏了食邑，这可就变成货真价实的小公爷了。

这绝对是萌萌子孙的福利，妥妥的。

李二陛下还真是大方啊！

郭业不得不承认，李二陛下这次出手大方的贺礼，真的令他无法拒绝。除非他脑子有坑，不然的话，绝对不会将这份封赏拒之门外。

奶奶的，李二陛下，你赢了！

随即，郭业郑重其事地作揖行礼拜道：“臣郭业代犬子，谢主隆恩啦！”

嗓门之大，连趴在望北阁门外偷瞧的顺公公都震得耳膜隐痛。

看着郭业的表态，李二陛下知道筹码已经够份量了，郭业俨然乖乖地表示同意回到礼部尚书任上了。

于是，他将龙案上合起的奏折抄起，顺手吧唧一飞，正中郭业的怀中。

随后一本正经地吩咐道：“即日起，郭卿继续回礼部尚书任上，抓紧时间处理这奏折上的事情。”

郭业将奏折看也不看地揣进了怀里，点头应道：“陛下放心，这事儿交给臣，妥妥的。若臣不替陛下分忧解愁的话，委实愧对陛下如此厚重的封赏了。”

现在竟恬不知耻地打起了包票。

李二陛下好奇，问道：“你连看都没看便满嘴答应？”

郭业又是拍了一把胸口，道：“这有何难？不就是扶桑那个浪人朝拜团吗？小菜儿一碟，陛下且宽心，就交给臣来操办吧！”

“嗯？”

李二陛下猛地睁大了眼睛，心中讶然一片。

因为郭业说得一点都没错，他就是不知怎么来处理这伙打着朝拜天朝上邦，以武会友为名义的扶桑千名浪人团。

可问题是，郭业这混球怎会未卜先知，会知道自己因为这事儿而焦头烂额呢？

再结合刚才郭业连番对自己拿乔，貌似有裹挟的味道，李二陛下的心里隐约有一种被郭业算计的直觉……

## 第1118章两全其美之法，难啊！

郭业嘴角挂着笑，可在李二陛下看来这就是一副奸计得逞的嘴脸。

冷静，冷静~大局为重，不予竖子一般计较！

李二陛下深吸两口气，将心头那口恶气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只当是啥也不知道，啥也不去想。

霎时，他掩去了进火的眼神，故作镇静地说道：“既然郭卿已经知道了此事，那便省去了朕的一番唇舌。这个扶桑浪人团造访中原，自打前隋开皇年间便曾有过。到了杨广在位时，扶桑人更是看出了他的好大喜功，屡屡以朝拜天朝上邦，觐见大隋皇帝的名义渡海来中原。呵呵，这些扶桑人倒是蛮有心机，知道看人下菜单，委实从中原窃走了不少好处。”

杨广好大喜功？

这点郭业绝对赞同，不过他也偷摸暗想，李二陛下您不也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爱面子到了极致吗？您俩半斤对八两，不逞多让啊。

当然，这话他可不敢放开了说，如果让李二陛下知道自己将他和杨广相提并论，还不生吞活剥了他？

咦？这话不对味儿啊？

郭业细细琢磨了下李二陛下的话，这位爷虽然喜欢打肿脸充胖子，喜欢听邻国奉承爱面子，但对扶桑岛国小鬼子貌似不感冒啊。

听这意思，李二陛下对这帮小鬼子是反感的，不想对这帮小鬼子打肿脸充胖子，装大方赚面子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好办了，暗暗乐上一声，正合哥意！

不过他还是确认了一句：“陛下的意思是说，让这些扶桑浪人打哪儿来便回哪儿去？告诉他们，咱们大唐不欢迎他们？”

李二陛下摇摇头，道：“如果真这般简单，朕还需要让郭卿你出马吗？”

潜台词自是如果这桩差事这么容易，朕怎么还会迁就你这混球，让你有狮子大开口的机会？

郭业微微怔了一下，暗暗嘀咕，莫非是我猜错了？

只听李二陛下轻吁一声，似是在提醒郭业般自言自语道：“还是老生常谈啊，如今我大唐国库并不充盈，仍需轻徭赋役，休养生息数啊。现在吐蕃国四分五裂，依旧没有一个归属，朝廷还是要将重心放在与西域诸国上，薛延陀、东突厥、柔然，还是尾大不掉啊。所幸有英国公率领十万大唐精锐，利用郭卿之前提议的闪电战术，与狼子野心西域诸国鏖战着。而因为天竺国的南北内战，卫公领兵入了安南与交趾两番国。呵呵，南边与西边都开了火，两线作战，朝廷甚是吃力啊。因此，我大唐目前不宜再与海外邻邦诸国结怨。这扶桑国嘛——”

李二陛下稍稍停顿了一下，又道：“高句丽国，扶桑国，还有扶馀国，虽然一直与大唐相安无事着。尤其是扶馀国，数十年来与扶桑国战事不断，这是朕乐观其成的。千千万万不能因为在处理扶桑朝拜团的问题上，让海外这三个小国互为同盟，连成一线啊。”

扶馀国……

郭业不禁想到了扶馀国的国王，李靖的挚友虬髯客，还有李靖的红颜知己红拂女张初尘，貌似这些年他们夫妇领着扶馀国一直跟扶桑国小鬼子对抗

着，的确战事不断啊。

至于他们的女儿，李靖的养女鱼暖暖，那丫头现在也不知怎么样了，当着扶馀国的公主滋味如何？

李二陛下见郭业闷不吭声，不知他心中想些什么，催问了一句：“郭卿，朕这番话的意思，朕真正想要的处理结果，你能听明白吗？”

呃……郭业从失神中缓缓醒来，微微颌首，表示多多少少明白。

扶桑浪人小鬼子的扶桑国；

高丽棒子的高句丽国；

移居在海外琉球一带汉民为主的扶馀国。

这三个国家天然的地理位置，若是因为某种目的，的确是能够连成一线，简直就是大唐在东部海域的一道屏障啊。

郭业能听明白李二陛下的意思，言下之意便是不欢迎这群扶桑人来中原窃取技艺，来强大自己，但又能够因为拒绝他们驱赶他们而让这些扶桑小鬼子心生恨意。

也就是说，不单单是让他们无法利用朝拜天朝的名义来窃取大唐的军事、锻造、文化，还要想办法撵他们走，而且走也要让这些帮小鬼子走得心甘情愿。

这，还真是有点难度，难怪李二陛下舍得下这么大的本儿，来让自己出马解决此事了。

这事儿难怪朝中没人能够解决，郭业心里其实也不敢打包票，自己能够完美地解决这桩事儿。

这时，他再也不似之前那般信誓旦旦了，而是有些犹豫地回道：“陛下，那臣姑且先试上一试吧？”

“错！”

李二陛下执拗地摇摇头，斩钉截铁道：“朕不要你试一试，朕要你马到功成，一定要完美无缺地解决好这桩事，让这般扶桑浪人团心甘情愿地离开我大唐。朕是喜欢万邦来贺，但朕绝对不欢迎妄图来我大唐窃取技艺的鼠辈。”

尼玛的！

郭业真是无语了，早知道就不那么轻易答应李二陛下了。

不由地，他打心里又将扶桑小鬼子的十八代祖宗骂了一个遍，你们这群王八羔子，都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可我们大唐也没邀请你们来啊，咋就死皮赖脸地凑过来呢？果然，小鬼子这个习惯向强者低头，向强者学习的低劣民族，脸皮也是一如既往的厚。

送神？老子这是要送瘟神啊！

可谈何容易？

想想头皮就发麻，满脑子的官司如一千只一万只的苍蝇盘旋在自己耳边，嗡嗡作响，嫩是心烦。

“当然，他们大老远跑一趟，也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不是？”

李二陛下突然又说道：“实在不行，就让户部拨发一些丝绸茶叶什么的，当作是礼物让他们带走吧。只要他们肯心甘情愿地离去，早些离去别逗留在中原窃取技艺，朕宁愿花些银子了。”

日……

郭业撇撇嘴，心道，小鬼子的贪得无厌是出了名的，区区一些茶叶丝绸

怎能满足得了他们？可现在，打又打不得，打了扶桑国，势必会让其他两国引起戒备，提防着大唐准备向海外扩张的野心。李二陛下也说了，如今已是两线作战，不宜再开战线。

就在这时，郭业的脑中突然闪过一道主意，满是塞堵的脑子顿时豁然开朗。

一时间，嘴角微微翘起，发出一声嘿嘿的坏笑，心道，对啊，他们不是要窃取我们大唐的东西吗？不如把我们大唐不要的东西，统统当作塞给小鬼子，让他们当作宝贝来拣呗！

“郭卿在笑什么？”

显然李二陛下已经发现了郭业的窃笑，好奇问道：“郭卿莫非想到了两全其美之法？”

郭业低唔一声，拱手说道：“陛下且安心，这事儿就交给臣来办吧，回头您就听好消息吧！事不宜迟，臣先告退回府，做上一番部署再说。”

“好，朕在宫里听你佳音！”

听着郭业这般保证，李二陛下也稍稍宽心，心情好转不少，暗忖果真没有找错人，纵是花了不少代价让郭业占了便宜，还是划得来滴。

随后挥挥手，道：“事不宜迟，你且自行出宫吧，朕等你好消息！”

“臣，告退！”

光唧~~

郭业疾步返身，双手一伸推开了望北阁大门。

“哎哟喂！”

一个不小心，趴在门缝儿偷瞄的顺公公来不及后退，额头被撞了个硬实，眼眶瞬间乌青一片……倒霉悲催的。

## 第1119章怪客登门

郭业离开皇宫，前脚刚回到太平坊的平阳郡公府，这边李二陛下就让人来郭府传旨封赏。

不过这次传旨的内侍可不再是顺公公了，而是另外的内侍太监。

毕竟顺公公现在脑袋被门磕了一个大包，加上眼眶乌青一片，再出皇宫传旨的话，着实不雅。

不过谁来传旨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道圣旨的内容。

先赏上一座代表着臣子至高殊荣的朱雀坊府邸，再封了郭家这个刚出生的长子嫡孙一个陇西县公的爵位。

可谓是皇恩浩荡，福泽绵延啊。

恩旨一入郡公府，顿时引得府中一片骚乱，就连抱着大孙子不撒手的老太君都来到了正厅，非要亲眼目睹一番这道天降恩宠的圣旨。

尽管老太君不识字儿，但是听着康芷茹和贞娘她们娓娓念来，乐得眼睛早已眯成了一条缝儿，连连赞道大孙子洪福齐天，夸着郭家列祖列宗积了大德。

显然，令老太君最喜不自禁地还是皇帝对郭家长孙的封爵。对于她这个普通民妇来说，皇帝的封赏加爵才是至高无上的荣耀，而且还是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得到这份普通人穷极一辈子都无法得到的爵位，已经是邀天之幸了。

至于李二陛下赏赐的朱雀坊宅邸，对老太太来说真是可有可无了，住朱雀坊也好，住太平坊也罢，对她来说真是没什么区别，充其量就是换了一套好一些的宅邸而已。

而郭业这个当居首功荣耀门楣的儿子，直接被她给无视了。

郭业不由一阵无语郁闷，居然就这么把我晾在一边儿给无视了？

不过见着老太君这开心麻花劲儿，听着康芷茹、贞娘还有一众丫鬟围着老太君，叽叽喳喳地道喜，厅中不断充斥着欢声笑语，一府之中其乐融融的景象，让他也感到了难以言表的满足感。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心中不胜感慨道，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在外头不顾辛劳地拼打，不就图的这些吗？

随后，他悄悄地退出了厅堂，独自前往秀秀坐月子的小院，准备将这份喜悦也告诉秀秀，与她分享一番。

行到半路，突然身后传来门房的叫唤声：“郡公爷，有客人拜门造访呢。”

郭业正要去探望坐月子的秀秀，现在听这一唤不禁暗暗嗔了一声，来得真够巧的，也不看看时间掐着点来。

不过他还是停住脚步转过身来，待那门房上到跟前，有些不满地问道：“什么人啊？我这刚从宫里回来，他就上门来了。”

“呃，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

门房比划着手势，急忙解释道：“是两个奇装异服的怪人，既不像胡人，也不像咱们汉人，倒是能说得一口长安官话。”

“哦？”

郭业剑眉一抖，奇疑道：“奇装异服的怪人？什么乱七八糟的，走，去会

上一会，你先将他们请来花厅。”

好吧，不得不承认，郭业对这两个来历不明的奇装异服怪人明显产生了兴趣。

门房应了一声是，便匆忙返身朝着郡公府大门方向跑去。

.....

.....

一小会儿的功夫，门房便将那两个突然上门造访的怪人给领进了府，带到了花厅。

郭业一见到来人，这下才明白门房口中的奇装异服怪人是什么来头。

的确是奇装异服，至少对门房这种土生土长的长安人来说，不认识这种装束打扮太正常了。

不过郭业熟悉啊，这奇装异服的确是跟汉人服饰一样都是布料所制，但似褂非褂，似袍非袍，宽松异常走路生风，这不就是小鬼子的男式和服吗？

尤其是两人都是光着脚丫子，足下各自穿着一双木制屐履，这就是小鬼子专门穿得木屐啊。

而且看两人五官跟汉人相似，但头发样式却是丑的一逼，头发中间直接剃成了大秃瓢，两边留着中发，后脑勺还束起一根朝天辫。

尼玛，小鬼子，这两人是扶桑来的鬼子。

小鬼子上门，郭业心里顿时一阵膈应别扭。

看着两人一个高瘦，一个矮胖，双手各自捧着一个三尺长宽用红布裹着的木盒子，不断地向自己点头鞠躬，口称着哈伊，郭业更加确信，这两个不速之客，正是扶桑来的小鬼子。

天生对小鬼子的反感，让郭业连客套都省了，直接挥手示意门房退出去，连倒水斟茶的礼节都省掉了。

随后，郭业嗯了一声以示回应后，便自顾坐回了上首，然后说道：“两位扶桑来的客人，自己随便找地儿坐吧！”

两位扶桑人却是没有自己找座，而是用通畅流利的汉语自我介绍了一番起来。

原来两人都是来自以朝拜天朝上邦，以武会友为名义的扶桑千人访团，而且两人的地位都不低，竟是此次率团来访的江户两大家族的家主。

高瘦那位中年人姓北辰，自称北辰一郎；矮胖那个长着一副猥琐面孔的中年人，正是柳生家族的家主，柳生恭良。

郭业听完两人的自我介绍，不由心里微微一乐，还真是赶巧了，李二陛下让我想办法来将你们弄走，你们这两位率团而来的家主却自己主动送上门来了。

不过他也纳闷，他自打来大唐以来，就没跟小鬼子打过交道，这两个小鬼子家主怎么就自己上门来找他了呢？而且自己回长安也才一两天，这两个小鬼子家主来找自己做什么？貌似跟他们没有过接触啊？

莫非是关雎鸠这个怂货办事不给力，盯梢不成引起了对方警觉，反被小鬼子顺藤摸瓜，摸到了自己府上来？

不清楚北辰一郎和柳生恭良的来意之前，郭业刻意表现得格外淡定，和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

微微眯着眼睛扫了两人一眼，问道：“不知道两位扶桑客人来本官府邸，所谓何事啊？”

高瘦的北辰一郎刚想张嘴，却被矮胖的柳生恭良撞了一下胳膊，使了使眼色暗示北辰一郎噤声。

随后，他将北辰一郎手中的那个红布包裹的木盒也抱了过来，两个木盒叠在一起拐着罗圈腿跑到郭业近前，猥琐地笑了笑，用一口通顺流利地汉语说道：“初次拜访上邦大人，小小薄礼，不成敬意！”

说罢，便将两个礼盒摆到了郭业右手边儿的桌上。

哟呵，小鬼子学得还挺似模似样的，还小小薄礼不成敬意。

不过当这木盒一放下，郭业下意识地扭头瞥了一眼，却眉头皱了起来。

他虽不知道礼盒里面装了些什么，但却闻到了一股怪味儿，一股腥臭馊哄哄的怪味儿。

他心下不禁猜疑，你娘的小鬼子，难不成登门拜访给人送礼，还送臭咸鱼不成？这味儿，咋那么不对劲儿啊？

连嗅两口，越是馊臭，郭业真心想吐……

## 第1120章请求

柳生恭良献完礼盒之后，一边毕恭毕敬地鞠躬后退，一边口里还不断哈伊着。

郭业倒要看看这红布下发出怪味儿的礼盒里，到底装了些什么？

于是右手一扬，红布掀开，吧嗒一声盒盖儿被打开了开来。

尼玛！

真是咸鱼！

木盒里齐齐整整地摆着几条咸鱼，很长很大的咸鱼……臭咸鱼。

郭业又打开第二个木盒的盖儿，一样还是咸鱼，咸鱼上还挂着一层淡淡泛白的盐碱。

我了个去，送礼送咸鱼，送腌制咸鱼？这小鬼子脑子有坑吧？是扶桑国那边已经穷得叮当响，连腌咸鱼都成了高档礼品了呢？还是这两个小鬼子觉得堂堂平阳郡公府，连咸鱼都吃不起了？

无论出于哪种原因和目的，郭业就没见过，更没听说，哪有人送礼送臭咸鱼的！

“哼！”

当即，郭业的脸阴沉了下来，鼻中呼出一声冷意。

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彼此对视了一眼，眼中透着诧异。因为他们对此次拜访的礼物可是精挑细选从扶桑国带过来的，可是眼前这位大唐勋贵，大唐皇帝面前的红人平阳郡公，对于自己二人此番的礼物却是非常之不满意啊。

柳生恭良比北辰一郎的脑子要活泛好用，立马又是连连鞠躬，口中不断喊着“斯米马撒”。

斯米马撒，郭业在后世小鬼子的爱情动作片里经常听到，这是对不起的意思。

见着通晓汉语的柳生恭良情急之下喊出扶桑语来道歉，郭业知道对方的心里明显是紧张过头了。

只听柳生恭良急急道完歉之后，这才用汉语解释道：“上邦大人千万不要误会，好叫郭郡公大人知晓，此次我等二人本来是想给您带来我们扶桑国最名贵的生鱼片来着，可是扶桑国与大唐隔海相望，海上航行路途遥远，生鱼片容易腐烂变坏不能食用。所以，我们这才用腌制好的咸鱼作为代替，保证它能够安全食用。不过这些咸鱼虽是腌制风干的，但它的取材绝对是用我们扶桑最名贵的马鲛鱼来制成的。在我们扶桑，只有天皇陛下和皇族中人方能食用。比如我与柳生家主，也是有幸参加了天皇陛下的寿诞之时，才尝过马鲛鱼的滋味儿啊。”

说过之后，柳生恭良情不自禁地砸吧了两下嘴，一副意犹未尽，甚是怀念马鲛鱼味道的样子。

北辰一郎嘴巴没有柳生恭良那么能说会道，但也是连连点头称是，生怕郭业不相信柳生恭良的说词。

听着柳生恭良的解释，看着北辰一郎的神色，郭业这才将信将疑地重新将那两个木盒盖好，然后冲客厅外喊了下人过来，将这两盒下去拿下去收好，回头尝尝。

尽管这马鲛鱼，确切地说是马鲛腌咸鱼是小鬼子国度最名贵的鱼，只有



天皇和皇族中人才配享用，但郭业还是没有被柳生恭良灌迷魂汤。你妹的，区区几条臭咸鱼就想把哥们忽悠瘸了，小鬼子道行还不够。

下人来客厅收走了咸鱼，郭业才觉得客厅的空气没那么刺鼻。

随后冲两人摆摆手，示意他们找座儿坐下，问道：“在下与两位家主素不相识，今日也是初次见面，不知两位家主找郭某人有何贵干？”

柳生恭良坐到交椅之后酝酿了一下，正要开口，这次却被北辰一郎拔了头筹，抢先说道：“我们今天上门是求郭大人帮忙来的。”

说完之后，被柳生恭良怒瞪了一眼，然后急忙补充道：“我们此次率团初访大唐上邦，一到长安便听闻了平阳郡公郭大人的英雄事迹，知道了您不仅是大唐上邦的重臣，而且还是当今大唐天可汗陛下跟前的红人。所以，这一次冒昧登门，想请平阳郡公伸以援手帮我等一把。”

相比于北辰一郎的开门见山，柳生恭良的话里多了几分恭维和婉转，让郭业听着心里也舒坦儿不少。

伸手不打笑脸人，更何况柳生恭良还变着法儿地奉承自己，郭业怎能冷眼相对？

于是摇摇头，谦逊道：“不敢当不敢当，柳生家主先说来听听，看郭某人能够帮衬到你。”

柳生恭良暗里又瞪了北辰一郎一眼，示意这没脑子的家伙不要再说添乱了，然后才讪笑地冲郭业说道：“郭郡公大人，事情是这样的，此次我们柳生家族和北辰家族率团远离扶桑，飘洋渡海来到大唐，又马不停蹄地来到长安，除了以武会友向中原上邦交流剑道和武术之外，还想着朝拜贵国的天子。可是我们屡屡向贵国长安府尹大人递上了请求，他始终没有给我们回音。所以，今日来拜会郭大人，就是知道郭大人是贵国皇帝跟前的红人，神通广大手腕通天。所以希望能够借助郭大人，好让贵国皇帝知道我们朝拜上邦天子之心，准许我们进皇宫觐见天颜。”

嗤……

郭业暗笑一声，不怪马元举这个长安府尹不搭理你们，李二陛下没松口，他敢擅作主张，将你们领进宫里吗？

李二陛下都知道你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躲着你们都来不及，哪里还会见你们？

想想这些小鬼子也蛮可怜，打着民间交流的名义来大唐，自然是得不到礼部的安排和招待，只能按照普通外邦人士的标准来处理。这种标准，能见到马元举已经是高看他们一眼了，更别说进皇城入皇宫了。

要知道，现如今的大唐可是世界第一强国，长安可是世界第一大都市，在大唐的老外可是不咋值钱，唐人才是NO.1啊。甭想在大唐打着海外人士的旗号享受福利，在大唐，在长安，老外就是外族，非我族类，就是得低头走路，是龙得盘着，是虎得趴着。

尤其是没有打着各国皇帝名义出使的外族人士，更是甭想得到大唐朝廷的高规格待遇。

其实郭业从暗夜和关雎反馈回来的信息里知道，这两个来自扶桑江户家族的所谓朝拜团，压根儿就是扶桑天皇授意的。要知道，历史上小鬼子的遣唐使都是扶桑朝廷精挑细选过来的，目的就是来大唐占便宜捞好处和偷窃技艺，只不过这两人要藏着掖着旗号，始终用民间交流团的名义来说事儿。

既然他们要如此继续装下去骗下去，那郭业也索性装作完全不知情。

他听完柳生恭良的请求之后，微微皱起眉头，沉吟了一番，故作可惜地摇了摇头，叹道：“这事儿有难度啊，两位，毕竟你们并不是贵国朝廷的使节，而且你们也没有贵国天皇的国书，只是以私人名义来我大唐。要得到我们皇帝陛下的接见，难度非常之大啊。”

“啊？”

北辰一郎惊呼一声，立马低下了头，不知在细想些什么。

而柳生恭良也是一脸遗憾，无语地摇摇头。

突然，郭业话锋一转，又道：“不过嘛，凡事都是可以变通的嘛。我倒是有个办法，可以帮帮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啊？”

北辰一郎再次惊呼一声，不顾柳生恭良之前的警告，忍不住率先开口问道：“郭郡公大人，你有何办法可以助我们见到贵国皇帝陛下啊？”

小鬼子，真心着急了！

## 第1121章幕后有人

无论是柳生恭良的一举一动，还是北辰一郎的神色变化，都被郭业收入眼底。

这两个小鬼子，真心急了！

想想也是，漂洋过海来大唐，在长安呆了这么长的时间，一千多号人吃喝拉撒睡全都要自己掏腰包，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支出。

因为这次北辰一郎和柳生恭良他们是奉了扶桑天皇的命令，来大唐干偷鸡摸狗的事儿。所以不敢打出扶桑朝廷扶桑天皇的旗号，而是举着私人交流的名义来大唐，因此他们就不算海外使节，他们的花销也不可能由大唐朝廷来买单。

这么长此以往下去，如果再见不到李二陛下，无法得到大唐朝廷的不菲赏赐，他们可真是撑不住了。

活该！谁让你们这些小鬼子来我们大唐干偷鸡摸狗的勾当？

郭业心里暗骂一句，见着小鬼子越是窘迫，他心里越是暗爽。

随后，他瞥了一眼神色有些局促不安的两人，悠悠说到：“办法也不是没有啊，我们汉人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哦对，叫做无法直中取，便向曲中求嘛！”

北辰一郎虽然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话，但对汉文化还是十窍通了九窍……一窍不通。

反而是柳生恭良比他强些，听出了郭业的弦外之音，学着汉人略微拱手，轻轻附和道：“那就有劳郭郡公替我们谋划了，我等愿闻其详！”

“孺子可教，哈哈，你这种学习态度很好嘛！”

郭业刻意占了下嘴上的便宜，然后笑道：“最近吾皇陛下正被一桩事情惹得心烦，所以你们想要见到他，难哟！如果两位能够帮他解决掉这桩小麻烦，嘿嘿，我想陛下肯定会很欢迎你们进宫去见他的。”

“唔？”

柳生恭良萎靡的精神猛地一振，瞪大了眼睛说道：“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是那位长安府尹马大人故意刁难我们呢？”

北辰一郎说道：“贵国皇帝的麻烦，又岂是我们扶桑人所能解决的？”

“北辰君请闭嘴！”

柳生恭良瞪了北辰一郎一眼，然后向郭业讨好笑道：“郭郡公，请别理会北辰君，他不会说话。我们扶桑武士最喜欢帮助别人排忧解难了，尤其是大唐皇帝的麻烦。能够帮他解决麻烦，那是我们扶桑武士的至高荣誉啊！”

一番话说下来，郭业浑身起着鸡皮疙瘩，都要掉在地上了，尼玛的，哥们真想吐啊！

这柳生小鬼子说话也太矫情，太虚了！

不过郭业还是忍着恶心，继续敷衍回应道：“柳生家主真不愧为扶桑国的武士啊，不错不错，我看好你。我实话跟你说吧，大唐现如今佛道之争愈演愈烈，成胶着之势。而吾皇陛下虽然不喜欢外来佛教，但始终存着悲天悯人之心，更不忍心佛门的根基就此毁灭。所以，如果你们扶桑天皇能够向吾皇陛下派人送来一道国书，请求我们大唐将中原佛门僧侣和佛经统统远送你们扶桑国，我想吾皇陛下是乐于做这份人情给贵国天皇的。这样，也就解决了

我大唐的佛道之争，吾皇陛下也无需再为佛门之事再伤脑筋，再动肝火了，你说是吗？”

待郭业说完之后，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已经陷入了沉默。

中原的佛道之争，他们到了长安之后也是略有耳闻的。

他们扶桑国中也有寺庙僧侣，对于佛门教义根本不陌生。而且在扶桑国，佛门中人的地位比普通的武士还要来得高，因为历代天皇都推崇佛教，往往喜欢用佛教的教义来教导和约束扶桑子民。

所以听到中原佛道之争后，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这两位出生扶桑贵族的家伙，还是比较同情中原佛门的。

现在听郭业说出这个办法之后，相继都自顾考虑了起来。

而此时的郭业看完两人的神色之后，心里也是有些局促，忐忑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建议能否被二人所接受。

其实，他说得这个办法并非是李二陛下授意的，相反，他是想借着李二陛下和这两个扶桑鬼子，玩上一出把戏，想办法将大唐的佛门远渡到扶桑去。

一呢，是出于郭业的善心。他对佛门并不像李二陛下和袁天罡那么讨厌，而且佛门中比如玄奘和尚这些人，在他看来都是有德高僧，如果就这么被斩尽杀绝在中原，真是太过造孽了，他也于心不忍。

二呢，却是出于对扶桑国的战略意图作为考虑。他知道现如今的扶桑国内，佛教因为扶桑天皇的推崇，所以在岛国那边比较吃香的。如果将大唐这边的佛教中人统统都派送到扶桑国去，只让他们带走佛经袈裟木鱼之类的东西，不让他们带去粮食种子和农具器械之类的东西，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想想看，若干年后，扶桑国内到处都是宝刹庙宇，到处都是沙门和尚，到处都能见到僧侣传经，到处都能看到扶桑人见庙就拜，张嘴就是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场面？

不敢说可以利用佛教来让小鬼子们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让小鬼子的后代们将来不再对中原生出觊觎贪婪之心，但至少可以削减小鬼子们崇武之心。

将小鬼子们的崇武之心慢慢改变，变成崇佛之心，那绝对是天底下的一桩最划算的买卖。

让满嘴尖牙利齿的豺狼们变得毫无战斗力，让他们只知道求神拜佛。那么这样的国度，这样的民族，又何惧之有？又有什么可怕的地方？

相比于第一点，郭业更看重第二点。

一阵暗想过后，郭业看着两人还是坐在原位，继续低头沉思着，不由开口敦促道：“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不知对于我的提议，你们觉得如何？”

北辰一郎这次没有再抢先答话，因为他这事儿真拿不定主意。

所以，他将眼神移到了柳生恭良身上，想让他来拿主意。

柳生恭良自顾点点头，深吸一口气，然后缓缓从交椅上站起，一脸郑重地说道：“兹事体大，在下不敢擅作主张，必须要先知会天皇才能答复郭郡公。”

郭业暗暗琢磨了一下，尼玛的，如果等你们通知了扶桑岛国那边，扶桑朝廷里头肯定有见识远卓之辈，万一被他看穿了哥的心思，那不是白忙活一场吗？

于是，他故作为难地摊摊手，说道：“柳生家主说得是没错，但是扶桑与

大唐隔着大海，这一来一回的传信，恐怕也要小半年了吧？到时候，恐怕黄花菜都凉了哟！我觉得这事儿，必须快刀斩乱麻，趁着吾皇陛下眼下正需要解决之法时，方能奏效啊！”

柳生恭良默不作声，不过却是点了点头，俨然赞同郭业的说词。

他犹豫了一小会儿，又看了一眼对面坐着的北辰一郎，最后眉头一皱，咬咬牙冲郭业沉声说道：“郭郡公大人，事到如今，我们也就不再隐瞒阁下了。其实，这次真正率团来访贵国的并非我二人，而是另有其人，他正是我扶桑天皇的长皇子——草壁皇太子殿下！”

郭业一听，整个人为之一愣，尼玛，这两个小鬼子居然只是幕前傀儡，幕后还有一个扶桑皇太子？

草壁皇太子？这是什么破名字？

与此同时，他心里暗暗叹息一声，看来暗夜和关鸠这两人的情报功夫还是没到家啊！

## 第1122章草壁皇太子

“听柳生家主这么说来，贵国皇太子草壁殿下如今也身在长安咯？”

郭业这句话其实问了等于白问，柳生恭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与北辰一郎只不过是摆在幕前的棋子，此次东渡大唐交流团真正拿主意就是皇太子草壁。

郭业这么一问，立马让柳生恭良如做了夜里偷鸡贼被抓了现行一般，尴尬至极。就连北辰一郎这个不善言辞的人都有些脸色怪异地别过头去。

不怪他们二人脸上挂不住，要知道他们这次虽然是舒明天皇授意来大唐偷窃中原技艺和文化来的，但却是打着民间交流团的幌子，目的就是不想让唐朝廷生出戒心。同时也想看看如今的唐朝廷和以前的杨氏大隋一样，对于他们扶桑国来中原干这种偷鸡摸狗的勾当，是不是都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所以这次柳生恭良将皇太子草壁从幕后推到台前，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打他的主子舒明天皇的脸，承认了之前的谎话连篇。

除非郭业是傻子，不然的话怎么可能还会相信有扶桑皇太子主持的交流团，会是普普通通的民间交流团呢？

本来草壁皇太子这个秘密，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会一直守口如瓶，直到他们从中原偷窃来足够的技艺和文化之后继而离开大唐的。

可是耐不住现在大唐皇帝一直不愿意召见他们，架不住上千口人这么长时间在长安吃喝拉撒睡，长此以往下去，他们这个所谓的千人民间交流就要睡大街了，恐怕到时候连回扶桑的盘缠都没有了。

现在郭业将这个变通之法说了出来，仿佛让柳生恭良二人找到了新的希望，而且也是唯一的一个希望。

权衡利弊之后，最终二人还是没有忍住，将草壁皇太子推到了幕前。

郭业看着两人不自然的神色，心里说不出的甘之如饴。不过他也没有被一时痛快冲昏了头脑，心中暗暗提醒自己，现在还不是奚落讥讽这帮小鬼子的时候，大事为重，大事为重……

旋即，他轻笑一声，故意装傻充愣道：“哦哦哦，原来贵国皇太子还这么有趣，放着堂堂皇太子不在扶桑国内享福，竟然喜欢扮作平民来大唐游玩呢？柳生家主，北辰家主，不是本官说你们，你们真是糊涂，居然也跟着你们的皇太子殿下一起瞎胡闹。他身份如此尊重，万一在路上出个什么差池，你们回去之后怎么跟你们的天皇陛下交代啊？你们说，是不是？”

北辰一郎闻言顿时摇头，一本正经地鞠了一躬，矢口否认道：“上邦大人误会了，并非我们糊涂，而是我国皇太子殿下乃是奉天皇之命前来大唐……呜……呜呜……”

话未说完，柳生恭良已经气急败坏，不顾仪态地踩着木屐跳将起来，伸手一把捂住了北辰一郎的嘴巴，不让他再继续二逼下去了。

制止住北辰一郎之后，柳生恭良连连冲郭业鞠躬哈伊道：“是是是是，郭郡公所言极是，字字珠玑堪比当头棒喝，我们知道错了！唉，草壁皇太子年轻莽撞，行这等孟浪之举，而我们却纵容包庇，帮他瞒着天皇陛下，真是罪该万死啊！回到扶桑之后，我与北辰君定会在天皇陛下面前请罪！”

柳生恭良说完这番话后，心里对郭业那是一百个一千个感激不尽啊。

郭业这番话里虽然透着教训和责怪，但他怎会听不出来郭业是想帮着他

们遮掩啊？郭业这番话就是在表态，表示不想追究他们明明是奉天皇旨意却打着私人交流团的幌子来大唐之事。

好人啊！

这位天朝上邦的郭郡公真是好人啊，天底下的好人无出其左右啊。

自己与他既无交情，更无友情，对方竟然这么无私地帮他们捂盖子。

柳生恭良不禁暗暗地在想，莫非这位郭郡公是念着自己此次送来的两盒子咸鱼？

也是，马鲛鱼乃是大扶桑最名贵的鱼，足以表达自己对这位郭郡公的尊敬。中原汉人讲究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也许对方就是抱着这个心思，

想通此节后，柳生恭良已经打定了主意，下次再来大唐，再来长安，一定要给这位郭郡公再带上两盒马鲛咸鱼，不是，带上足足的十盒。

郭业是猜不到柳生恭良心里想些什么，如果他知道柳生恭良下次还惦记给自己带上十盒臭咸鱼，他指定要吐。

他看了一眼圆滑鬼精的柳生恭良，问道：“柳生家主，不知道对于我提出的变通之法，你可有异议啊？”

“郭郡公，就我而言，定是举双手赞成。不过嘛～”

柳生恭良面色犹豫地说道：“在下还是那句话，兹事体大，我与北辰君不敢擅作主张，必须要先行奏请过草壁皇太子殿下才行啊。”

郭业嗯了一声，提议道：“事不宜迟，不如柳生家主先在我这儿坐着，由北辰一郎家主辛苦跑一趟，将贵国的皇太子殿下请来我府上，听听他的意思，如何？”

柳生恭良面有难色地摇摇头，有些尴尬地说道：“恐怕不行，这个时候去请皇太子殿下，肯定会惹他不高兴。不如我和北辰君先回去，将此事来龙去脉一并奏报给皇太子殿下之后，明日再来回复郭郡公。”

郭业微微一愣，很是费解为什么这个时候去请草壁皇太子会惹他发火。难道这大白天的，这个扶桑皇太子还在睡觉不成？

正要询问，却听柳生恭良压着声音轻声解释道：“还请郭郡公海涵啊，草壁皇太子殿下自幼就对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心生仰慕，尤其是对贵国的丰腴女子深感兴趣。自打来到长安之后，他就一直流连于平康坊中。这些日子，他一直长住在平康坊的风满楼中。咳咳……我和北辰君也好些天没有见过他了。这个时候若我没猜错的话，他应该还是在……呃，你懂得。”

懂，怎么不懂？

郭业脸浮微笑，频频颌首表示明白，心中却是将这个草壁太子骂了个狗血淋头，尼玛的，小鬼子，真是色性不改，堂堂扶桑皇太子，竟然一来长安就一猛子扎进了鸡窝里。要是这种货色的皇太子将来接任了扶桑皇位，那真是大唐之福，华夏之福了。

想到此处，郭业也想到了对付这个扶桑皇太子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了。

于是乎，他嗯了一声，说道：“好吧，既然如此，那两位先行回去吧。咱们明日再见，如果贵国皇太子还有什么疑问的话，明日可将他一并请到我院中来。”

柳生恭良连连感谢不迭，最后与北辰一郎向郭业齐齐告辞，走出了客厅。

到了客厅门口，柳生恭良突然想起了什么，停住脚步扭头冲郭业说

道：“郭郡公，那我们这次来中原之事……”

“放心放心，这事儿郭某会烂在肚子里。”

郭业不用柳生恭良搬脰就知道他想拉什么屎了，笑着回应道：“你们此番东渡中原来到长安，完全是自发组织的民间交流团嘛。”

好人啊～

柳生恭良又是心生感慨，最后与北辰一郎一通返身离去，在郭府下人的带领下离开了平阳郡公府。

待得二人远远离去，郭业突然面色一紧，冲客厅外喊道：“来人，去将暗夜先生给我请来府中。”

“喏！”

早下有人在外候着，遥遥呼应一声。

“对了，回来的时候顺便进一趟长乐坊，将尤姬姑娘给我请来，好久不见这妮子了，明日还得请她来凑凑场子助助兴。”

“得嘞，小的这就去！”



## 第1123章拜府

第二日的中午，郭业吃完午饭正慵懒困觉，昏昏欲睡，却听下人来禀，说是昨日那两位送咸鱼的客人又来了。

送咸鱼的客人？

郭业嘴角噙笑，心说，看来这俩小鬼子是商议出结果了。

随后他示意下人赶紧去将昨夜便在平阳郡公府郭业的暗夜和尤姬两人请来客厅。

待得尤姬和暗夜两人过厅之后，郭业才让下人去将北辰一郎和柳生恭良请进府来。

今天的暗夜，依旧是一身白袍，脸颊戴着半张青铜面具看不清其神情喜怒，一言不发地坐在轮椅上。

但他的心里，对这些来长安的扶桑人是格外厌恶的。不为别的，就为他们此行中竟然藏匿着一位扶桑皇太子，而他的东厂竟然毫无察觉。对于负责专搞情报收尽天下风声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次无情的打脸，也得对自诩密探遍布长安城的东厂而言，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就因为疏漏了这个狗屁的扶桑皇太子，暗夜昨晚可没少让郭业狠狠奚落，言词挤兑。而且还是当着才情艳绝长安城的尤姬姑娘的面前，无疑更是栽面儿。

所以，暗夜坐着轮椅被推进客厅之后，一直都是低着头一言不发，一副沉默寡言的样子。

至于尤姬，自是大不相同。

如今的她在长安城中，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家。不仅写得一手好话本，勾动着深闺怨妇和大家闺秀的寂寞之心，还是艳绝长安让许多名门公子趋之如鹜，说她才艳双绝长安城，绝对不夸张。

用郭业的话讲，如今的尤姬姑娘早已今非昔比，已经被成功地包装和推广成了长安城的美女作家。假以时日，肯定会成为名动大唐十道三百州的美女偶像派作家。

今天的她因为郭业的格外吩咐，也是打扮得明艳照人，一袭凤穿牡丹落地宫裙，更是将她衬得妩媚动人。

五指修长皮肤白皙，不时轻拢鬓角青丝，一举一动间无不透着大家风范。

最最关键是……尤姬姑娘，还未嫁！

这才是郭业今天将她请来凑场助阵的最终目的。

至于为什么，郭业昨天夜里已经跟尤姬单独长聊过，她也并不反对。

不消一会儿，下人就将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请进了客厅。

郭业一见二人，却有些意外，因为今天的两人并未如昨日一般奇装异服打扮，而是学着坊间百姓圆袍打扮，连木屐也弃之不用了，改穿了布靴。

“咦？”

郭业稍显意外地轻呼一声，因为他发现两人的身后竟然还有第三人。

一身蓝色袍衫用的是质地上乘的锦缎面料，系着润白玉带，腰间挂着一个玉坠儿，脚上蹬着一双乌云靴。

面相也不赖，星目剑眉，颇有几分俊朗。人靠衣装马靠鞍，这么一下

来，这年轻人像是一个风度翩翩的俊公子，而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倒像是随行的老仆役来。

不用猜，这人定是昨日柳生恭良口中所说的扶桑皇太子草壁殿下。

柳生恭良前脚一进入厅来，见着郭业瞅着他们三人上下打量，立马解释道：“拜见郭郡公，今日这身打扮实属无奈，若是再如昨日那般扶桑人打扮，恐怕会落入别人眼中，多生事端，惹来猜忌。”

郭业摇摇头，笑道：“无妨无妨，本官理解嘛。这位是……”

他用手指了指柳生恭良身后尾随进来的草壁皇太子，故作不知地问道：“莫非这位便是贵国皇太子草壁殿下？”

“正是正是，来，由在下引荐一番。”

说着，柳生恭良赶忙腾出半个身位，让草壁皇太子与郭业面对面相见，然后冲郭业介绍道：“这位便是我大扶桑国皇太子草壁殿下，殿下，这位便是昨日下午臣跟您提过的那位好心人，大唐皇帝跟前最红的能人，平阳郡公郭大人。”

后半句，柳生恭良自然是对着草壁皇太子说的。

“哈哈，草壁皇太子快快请坐！”

郭业一听柳生恭良正式报出对方的名号，自然不能失礼，好歹人家也是一国皇太子，再小也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一个部落。

说话间，郭业已经从位置上站起，下来客厅走到草壁的身边，请道：“皇太子殿下，我虽为上邦臣工，但你却是番国太子，君臣有别，你应在我之上，理当请上座！”

说着，郭业便要将自己上首的位置让出来给草壁坐。

可谁知草壁却是站着纹丝未动，摇头婉拒道：“郭……郭大人，你太客气了，你们汉人有句话叫做入乡随俗，小王岂能鸠占鹊巢，占了你主人家的首座？小王还是坐在下边儿吧，呵呵。”

话是冲着郭业说，但一双眼睛却是滴溜溜地在尤姬姑娘身上打着转儿。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郭业又不是瞎子，自然一切看在眼里，暗啐一声，尼玛的，小鬼子，色胚！

旁边的柳生恭良自然知道自家这位皇太子的尿性，但不好拂逆，只得跟郭业讪笑解释道：“郭郡公，我家皇太子殿下说得没错，入乡随俗，切不能用扶桑之君臣礼仪视之。而且我们此次也不愿多做声张，尤其是草壁殿下的身份，还是隐晦些为好。不如就按着我家皇太子的意思来办，好吗？”

郭业打心眼里就瞧不上这个扶桑的狗屁皇太子，不用行上下之礼对他而言，那是更好。

不过嘴上还是推诿了一句：“这样于礼不合，不好吧？”

“好，怎么不好？”

草壁皇太子随意敷衍了一句，然后不再理会郭业，而是走向正慵懒坐着把弄纤纤柔荑的尤姬姑娘，身姿挺拔地站着，声音柔柔款款地问道：“这位倾国倾城的姑娘，不知小王是否有幸坐在你的身边呢？”

尼玛！

郭业见着这厮急色样，竟然这么忽略自己这个主人家，真想冲上去甩这厮一嘴巴子。

“扑哧～”

尤姬蛾眉轻淡，脸颊腾起一抹酡红，捂嘴掩笑着羞道：“这位皇太子殿下可真是有意思呢，这椅子空着，腿脚长在您自个儿身上，难不成奴家还霸道至不让你坐下吗？”

酥～真酥～～

尤姬糯糯的声音好是让草壁皇太子浑身一阵酥麻，心底里不由地升起一抹难耐的痒痒，恨不得现在就将眼前这个妩媚的小妖精浑身衣服扒光，剥得跟白玉观音似的，然后一口吞进肚子里去。

“嘿嘿～”

草壁皇太子嘴角微扬，干笑两声，便火急火燎地坐了下来，不过一双贼兮兮的眼神，至始至终地不忘在尤姬姑娘身上打转，丝毫舍不得挪开。

“咳咳……大人！”

一直沉默寡言坐在轮椅上的暗夜突然出声，“既然贵客已经来齐，不如让府内下人上点佳酿和小点，边吃边谈，岂不快哉？”

“提醒的是！”

郭业微微点头，然后抬起双手轻轻击了两下掌——啪啪～

“来人，将前些日子皇帝陛下赐给本官的御酒呈上来，再让后厨炒几个精致小菜儿，好好款待草壁皇太子一行！”

谎话张嘴就来，前些日子皇宫哪里有赏赐御酒给平阳郡公府？自家酿的高粱酒倒是有几大缸子。也就是郭业拿来糊弄糊弄小鬼子的胡话罢了。

## 第1124章反悔

很快便有下人陆续从外头搬进来几张食榻，还有上好的波斯地毯铺在地上，供客人盘腿而坐。

这般捌飧，倒有几分小鬼子榻榻米的感觉。

这也是郭业刻意为了照顾草壁这个扶桑皇太子，这些小鬼子习惯坐在地上吃喝，恐怕真不懂什么叫做坐有坐相站有站姿。

不消一会儿，下人们便布置的差不多，菜肴佳酿都摆上了食榻。

郭业示意一名下人将暗夜推轮椅过来于一张食榻前，而后自己也从上首走下，居中盘腿而坐于一张食榻前。

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依样画瓢，也学着郭业一样走至各自面前的食榻，缓缓蹲下盘腿而坐。坐罢之后再打量了一眼自家的皇太子殿下。

唉~~丢人丢到姥姥家了。

只见那草壁皇太子如同花痴一样围着尤姬姑娘团团转着，尤姬姑娘坐着他也坐着，尤姬姑娘站起他便站起，仿佛就跟丢了魂似的，如傀儡木偶一般。除了那双直勾勾地眼睛还有点光彩。当然，纵是有光彩，也是冒着贼兮兮的淫光。

“咳咳.....皇太子殿下！”

柳生恭良轻声咳嗽，以作提醒，好歹现在是在别人的府上作客，怎能这般失态？

可草壁现在一心思都扑在了尤姬身上，哪里会听柳生恭良的出言提醒。尤其是刚才趁着尤姬姑娘的自报家门，知道了眼前这位倾国倾城的女子竟是名誉长安城，才艳双绝的尤姬尤大家后，草壁皇太子更是色心蠢蠢欲动，暗里直呼这样的女人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皇妃人选啊。

“皇太子殿下，不如你我共用一条食榻吧？”

尤姬抛了一记媚眼给草壁皇太子，糯糯地说道。

“啊？好，好呀，这是小王的荣幸！”

草壁皇太子闻之，顿时骨头都酥了，怎会不答应？

很快，草壁皇太子紧挨着尤姬姑娘，共用一榻盘腿坐了下来。

不过食榻上的美酒佳肴对他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而是身边香气怡人，秀色可餐的尤姬姑娘。

不消一会儿，在郭业的一番客套话作为开场白之后，众人便推杯换盏起来。

不过席间说得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话题，丝毫没有提及昨日的事儿。

郭业与柳生恭良扯皮了一会儿之后，发现草壁那个狗日的，竟然和尤姬有说有笑着，至始至终都没敬过自己这个主家一杯酒，更别说提及昨日的事儿。

尼玛的，老子是请你来泡妞把妹的吗？

啪~

他故意把杯盏重重放在了食榻上，引得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一阵愕然，就连专心和尤姬姑娘调笑着的草壁也不自觉地扭头看了过来，

郭业故作大声地向柳生恭良问道：“柳生家主，昨日的事情你回去之后可曾跟贵国皇太子提过啊？”

“啊？提过提过。”

柳生恭良点头不迭，然后向草壁皇太子用商量的口吻说道：“殿下，昨日下午臣跟你说的的事儿，您觉得怎么样？就是郭郡公提议的，关于迁徙中原佛门教徒至咱们扶桑国之事。”

“这事儿啊？”

草壁皇太子好像一提到正事儿，就没了刚才的那番精神头，兴致缺缺地说道：“兹事体大，扶桑国政自有天皇陛下主政，本太子做不了这个主儿啊。不如由柳生君修书一封送往扶桑国内，提奏天皇陛下定夺，如何？”

草！

郭业闻之，真想破口大骂，你丫做不了主，今天跑我这儿来干嘛使？

倏地，他冲柳生恭良投了一个很是不满的眼神。

柳生恭良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昨天晚上皇太子殿下可不是这么说得。

北辰一郎也是一脸迷茫，不知道自家的皇太子殿下为何会变得这么快。

郭业阴沉着脸，任谁都看得出他此时的心生不满。

只见他有些不耐烦地说道：“柳生家主，既然连贵国皇太子都做不了主，那昨日你让我帮忙之事，本官也是爱莫能助。你们来长安也有些日子了吧？上千人在长安吃喝住宿的花销用度，也是一笔不菲的支出，恐怕再过些日子，诸位就要囊中羞涩了吧？”

说到这儿，郭业突然脸色一板，正色警告道：“本官如今不仅仅执掌礼部，还添为长安城安防的领军卫大将军一职，若是此番贵国随行团员在长安城做些违反我大唐律例之事，就休怪本官法不容情，官法如炉了。”

警告！

赤裸裸的警告，还有几分威胁之意。

柳生恭良心里那个急，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暗中不断腹诽起自家这位皇太子殿下，怎得突然就改变了主意呢？昨晚不是答应的好好么？今日一来平阳郡公府，怎么就全部推翻了呢？

“殿下，殿下……”

柳生恭良顾不得有外人在场，径直向草壁央求道：“此番我们来大唐可是肩负重任，不是儿戏啊。而且天皇临行前，还特意嘱咐过您，切莫……”

“柳生君闭嘴！”

草壁皇太子猛地破口打断柳生恭良的话，怒喝道：“这里不是扶桑，也不是京都，无需用天皇陛下下来压本太子。你只是小小的江户柳生家家主，什么时候轮到你来训诫本太子了？”

此时的草壁皇太子一改之前色迷迷的形象，身居上位者的气势陡然一出，摄得柳生恭良不敢再张嘴劝诫。

郭业看完这主仆二人的表现，心中暗暗琢磨，行啊，这草壁小鬼子倒也不像外表看去那般草包，倒是哥们刚才小瞧他了。

他刚才看着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的表现，暗暗推算，这草壁小鬼子之前应该是答应过他们的，只不过来到自己家里之后，这草壁小鬼子就反悔了。

那他为何又要突然反悔呢？

莫非这孙子是想跟再提什么条件不成？

随即，他冲尤姬姑娘使了使眼色，美人计此时不出，更待何时？

尤姬立马会意，慵懒地站起身来双手抱住草壁皇太子的胳膊，如柔软水

蛇般缠上他，娇媚嗔道：“呀，皇太子殿下这是怎么了？好端端地，怎么发起火来了呢？”

草壁被尤姬又是缠绕又是撒娇的，不禁浑身一阵燥热，舔了舔嘴唇干笑了两声，然后用手摸了摸尤姬的脸蛋，恣意笑道：“嘿嘿，本太子在扶桑国内就是这么霸道，吓坏尤姬姑娘了吧？”

不过这次他并未与尤姬纠缠，而是正眼直视郭业，嘴角微扬地笑道：“郭郡公，其实要说本太子来决断这件事嘛，也并无不可，只不过嘛.....”

“呵呵，草壁皇太子有话就直说吧，现在是你们有求于本官，而不是郭某有求于你们。所以.....”

郭业现在知道这草壁小鬼子绝对不是省油的灯，不过还是怕对方狮子大开口，刻意提醒道：“所以，还请草壁皇太子殿下能够明白你我双方现在的位置。谈得拢，皆大欢喜，不枉本官热心一把；谈不拢嘛，呵呵，本官也不会掉一根毛，至于皇太子殿下和你那一千来人的随行团员，兴许就日子难过了哟.....不过放心，若是缺吃少穿什么的，尽管跟本官开口，哪怕是缺了回去的盘缠，本官也可以帮忙嘛。”

这话讲得，就跟打发叫花子一般无二，可也奇怪，这草壁皇太子愣是一点也着恼，不动怒。

这番涵养和气度，可不是刚才那个色胚小鬼子所能拥有的。

到底哪一张才是他的面具？

郭业不禁好奇了，而一直一言不发坐于轮椅上的暗夜，也不禁抬头用妖异的目光打量起这个在他心目中评价不高的扶桑皇太子起来。

## 第1125章狮子大开口

郭业一番话落地，便将目光投射在了草壁小鬼子脸上，久久未撤，似在等待回答，更像是要将对方真正看穿。

而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则是暗里捏了一把汗，他们不明白自家皇太子为何会突然变卦，只得默默祈祷皇太子殿下不要太过任性妄为，把唯一一个能够帮助他们的大唐官员也给得罪了。

“嘿嘿，郭大人既然这么爽快，那小王也就直说了。”

草壁皇太子朝郭业鞠了一躬，娓娓说道：“中原佛门僧侣人数总和恐怕不下数十万吧？这么多人迁徙到我们扶桑国，嘿嘿，这吃喝用度什么的，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啊。就算他们到了扶桑可以自己开辟田地耕作，至少也要保障他们一年内的生计吧？这笔粮食，嘿嘿，我们扶桑小国委实无法提供啊！”

尼玛，郭业暗骂一声，还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敢情这小鬼子还真准狮子大开口来着。

他心里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普通人若要填饱肚子，一天至少需要一斤二两粮食，那么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就至少需要四百三十八市斤，折合约莫三石半。假设此次迁徙至扶桑的僧侣达五十万人次的话……

至少需要一百七十五万石的粮食，才能保证这五十万僧侣一年内可以填饱肚子。一百七十五万石啊，足足两亿多市斤的粮食啊！！

我的天，郭业脑子一阵眩晕，这小鬼子还真敢开口。

这要报到宫里，甭说李二陛下不会同意，恐怕朝廷众臣的吐沫星子也能将自己给淹死了。

没门儿，小鬼子想要借着迁徙僧侣至扶桑这事儿来跟大唐狮子大开口要粮食，门儿也没有！

旋即，郭业摇摇头，断然拒绝道：“条件苛刻，恕难从命！算了，你们继续在长安城折腾吧，至于中原佛门之事，也无需你们费神了，顺其自然吧！”

“呃……”

草壁皇太子一时哑然，他没想到郭业会拒绝的如此干脆，一点回旋的余地都不给。

而北辰一郎和柳生恭良也是一头黑线，心里将草壁皇太子数落了个遍。

“啪啪～”

郭业猛地击掌两声，冲客厅外喊道：“来人，送客，顺便让府里账房给三位远道而来的扶桑客人包上一百两银子，权当本官送给他们的盘缠吧。”

一百两？

盘缠？还是一千多人的盘缠？

这明显就是在打发叫花子啊。

“郭郡公稍安勿躁！”

这时，柳生恭良再也按捺不住了，欲要挽回道：“刚才我家皇太子是在跟您开玩笑呢，大唐与扶桑一衣带水，我们能够为贵国陛下帮上忙，已然与有荣焉了，岂能再跟你们要粮食呢？眼下最迫切之事便是让我们见到贵国陛下，达成天皇陛下交给我们的重任啊。您说是吗？皇太子殿下！”

最后一番话，自然是冲着草壁而说，意在提醒他，不要忘了身负重任之事。

郭业闻言后没有再下逐客令，不过也没搭话，而是眼睛看着草壁小鬼子。因为他现在很清楚，柳生恭良说了不算，真正能拿主意的是草壁这个扶桑皇太子。

草壁眼珠子溜溜打转，心里盘算了一会儿，突然干笑两声，说道：“哈哈，柳生君说得没错，小王刚才是在跟郭大人开玩笑呢，当不得真，当不得真啊。这中原佛门迁徙扶桑之事，小王勉强可以答应郭郡公。毕竟我扶桑国历来崇信佛教，若能让中原佛门迁徙到我们扶桑，这倒是一件趣事。只不过嘛，既然替贵国皇帝陛下解决了这桩小麻烦，那么小王是不是可以提几个小要求呢？”

草壁刻意将“小要求”三个字咬音特别重，意在告诉郭业，他这次肯定不会狮子大开口的。

郭业闻言，说不烦腻那是假话，这草壁小鬼子也真够难对付的。

不过他还是摆摆手，示意对方说来。

草壁道：“这第一嘛，小王因为要隐藏身份不便出面，所以希望能够通过郭郡公的引荐，让柳生君和北辰君见到贵国皇帝。毕竟这千人访团来长安，若是得不到贵国皇帝的赏赐而空手回扶桑的话，势必引来扶桑国内众臣的嗤笑。而且，此次扶桑朝廷内都知道由本太子率团而来，如果空手狼狈而回，小王那几位王弟恐怕也要借故在天皇陛下面前说我坏话了。”

小鬼子还是知道李二陛下爱面子，重名声，喜欢打肿脸充胖子的脾性啊，希望借机捞点赏赐，占便宜沾上瘾了。

不过郭业从草壁的话里也分析出，现如今的扶桑朝廷内部和宫廷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这倒是一个比较有用的信息。

这事儿不算什么大要求，就当是肉包子打狗吧。于是，他点头应道：“这个问题，只要你们答应迁徙中原佛门数十万僧侣前往扶桑，当是帮了吾皇陛下的小忙，会见两位家主自然那不在话下。”

草壁见郭业应承，又说道：“小王还希望此次我千人访团在长安期间，能够得到充足的自由。”

郭业多少能听出对方的真正用以，不过还是装傻充愣问道：“充足的自由？莫非你们此次在长安逗留了这么久，还有人限制你们的人身自由不成？”

草壁又是干笑一声，说道：“郭大人，小王知道领军卫府衙门归你掌管，整个长安城的安防都在你手中。但是，此次我们千人访团在长安期间，想要学习一下贵国的文化和先进技艺，比如兵器铺，铁匠铺，酒庄，书坊，这些地方希望能够对我们扶桑人开放。大唐乃是四海之内最强盛的国家，又何需戒防着我们扶桑这种小国家呢？两国友好，共同进步，这不是很好吗？”

好你妈个痹！

郭业脸色依旧，但心里却是厌恶地重重骂了一句，暗道，就知道你们这些小鬼子此番过来没憋好屁。堂堂一国皇太子说出这种恬不知羞的话，这脸皮都快赶上老太太的裹脚布了。

前段时间，因为东厂的事先警觉，提前做好了防范措施，草壁一行人在长安城中的确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屡屡受阻，不是店铺关门，就是暂时歇业，一点学习的机会都不给他们。这也是他们逗留长安城久久不肯离去的真正原因。

郭业强压着心里的厌恶和烦躁，违心地点头笑道：“有这事儿吗？本官最



近刚回长安，个中详情还真是不太清楚。这样，只要贵国一行人在长安城中不违反大唐律例，不危及长安城的治安，本官自是会吩咐下去一力促成此事的。”

说完之后，他不忘扭头看了一眼坐在轮椅上的暗夜，眼中透着的古怪之色，因为背着草壁，他们几人自然是无法察觉。

不过暗夜却是心领神会，也不出声应答，而是轻轻颌首，表示知道该怎么做了。

草壁等人一听郭业这番话，顿时脸上尽放光彩，这才是他们此次来中原的最大目的啊。没想到对方竟然这么轻易就应承了，心中顿时心花怒放。

草壁更是放声大笑，不吝溢美之词地夸赞郭业道：“郭大人果真豪气爽快，真不愧为大唐朝廷的柱石之臣，不愧为大唐皇帝跟前的第一红人啊！”

这顶高帽子换做别人来给郭业戴，他会欢迎之至。但是草壁这个小鬼子的话，他也就当听听算了，如果小鬼子的奉承话也能听的话，保准被他们吃得连骨头渣子都不剩。

他轻笑一声，然后问道：“好了，草壁殿下的要求本官都悉数答应了，那是不是说明咱们之间的这桩交易是否达成了呢？”

“慢！”

草壁赶忙出声说道：“小王最后还有一个小要求。”

他妈的，还有什么幺蛾子要使？

郭业心里顿时不快，喜形于色，眉头已是拧成一个大疙瘩。

草壁见状，连忙解释道：“郭大人不要误会，小王不是得寸进尺之辈。只是这个小要求是小王的私人要求，还望郭大人能够帮忙促成。”

郭业耐着性子问道：“说吧，看本官能不能帮到你这个私人要求，帮不到你也莫怪本官推阻不愿帮忙。”

“能的能的。”草壁脸上现出一抹急色，连连说道，“只要郭大人能够促成小王的这桩美事，那小王一定对郭大人感激不尽，铭感肺腑！”

说着，他将眼神飞快从郭业身上移开，缓缓落在了身边与他共用一张食榻的尤姬姑娘身上……

## 第1126章争执

心随眸动，草壁小鬼子的心思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厮，竟打起了仅仅初次见面的尤姬的主意。

郭业虽眯着眼睛，但眼神中那道一闪而逝的寒光还是被柳生恭良及时捕捉到了。

柳生恭良心里一紧，暗暗诧异，皇太子殿下是想打这尤姬姑娘的主意，可他怎么会猜不出这尤姬姑娘跟郭郡公的关系呢？若是普通关系，这女人怎么会凭空出现在这儿呢？糊涂，糊涂啊～～殿下可莫要节外生枝啊！

忐忑之余，柳生恭良忍不住出言劝道：“皇太子殿下，您……”

“柳生君！”

草壁暴躁地喝断了柳生恭良的劝阻，阴沉说道：“这是本皇太子的私事，柳生君还是不要插手的好，若是破坏了本太子的美事，难道柳生君你就不担心回到扶桑之后，会给你柳生家族带来灭顶之灾？”

一番威胁，吓得柳生恭良三缄其口，怯不敢再多言。

紧接着，草壁突然黑脸破冰，展颜一笑，自诩风度地向郭业彬彬有礼问道：“郭大人，小王自幼便仰慕博大精深的贵国文化，常以能够娶一个中原女子为此生荣耀。今日一见尤姬姑娘，顿时惊为天人。如果小王能够将才华横溢艳绝长安的尤姬姑娘娶回扶桑国，嘿嘿，那将会是小王的无上荣耀啊。”

说到这儿，草壁又将目光停留在了尤姬身上，贪婪地打量着，仿佛在欣赏着一件精美的藏品一样，也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厮竟然还不顾尤姬的嗔怒，狠狠地深嗅了一口气。

随后，又将头转向郭业，笑道：“小王看得出来尤姬姑娘对郭郡公是百般地信赖啊，不然也不会今日亲临贵府凑场助兴了。如果郭郡公能够促成小王与尤姬姑娘的这天赐良缘，嘿嘿，不失为一段美谈啊。”

他妈的，这王八羔子还真是蹬鼻子上脸。

尤姬此时已经缓缓起身，挪着莲步离开食榻位置，刻意疏远着草壁、

郭业深吸一口气，强忍着心头暴脾气，说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草壁皇太子还真是雅兴。不过尤姬姑娘并非本官的傀儡木偶，这关系到她的终生幸福，还得她自己拿主意，不是？”

说到这儿，他不忘补了一句：“当然，如果能促成草壁殿下和尤姬姑娘这段异国情缘，本官也是乐见其成的。这样，毕竟尤姬姑娘是女人家，当着她的面谈这种事儿，委实不太像话。不如草壁殿下先行离去，待本官与她聊上一番，听听她本人的意见，如何？”

草壁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知道欲速则不达，唯有恋恋不舍地又在尤姬姑娘身上打量了一番，随后才勉强应道：“好的好的，不如小王先与柳生君二人回去，在住所那边等着郭大人的好消息。”

说罢，便顺手冲柳生恭良和北辰一郎挥挥手，示意他们二人一起离去。

走至客厅门口处，草壁猛地又是驻足，回身望向郭业，嘴角噙笑地说道：“郭大人，小王真是希望能够娶到尤姬姑娘这等佳人回扶桑。只要小王能够娶到尤姬姑娘，嘿嘿，那小王跟郭大人不就成了家人了吗？到时候这中原佛门僧侣迁徙之事，小王办起来也是顺理成章，而且还干劲十足呢。嘿嘿，告辞！”

说罢，便在柳生恭良二人一左一右地陪伴下，缓缓走出了平阳郡公府。这厮最后一番的隐晦之意，何尝又不是在要挟着郭业呢？

草！

郭业见着对方走远，顿时破口大骂道：“王八犊子，谁他妈和你是一家人？你又不是我儿子，更不是我孙子，去你妈的一家人。狗日的，待我挥军东渡时，老子一定踏平扶桑国，将你的够脑袋挂在京都城门上！”

气坏了！

郭业委实被这难缠的草壁小鬼子给气坏了。

这时，尤姬沉默不语，而暗夜终于开口宽慰道：“大人不必为了这等番邦野贼而气坏了身子，区区一个海外岛国的狗皇子，还未开化不懂我中原礼数，无需理会。”

郭业知道暗夜说得在理，但还是懊恼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可偏偏就是这个还未开化的番邦野贼，今天连连发招让我束手束脚，我焉能不怒？”

“郡公，我愿嫁与他！”

突然，尤姬蹙着眉头，好似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冲郭业说道。

郭业心头一震，有些讶异地看着她，问道：“尤姬，这厮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容易对付，并非是什么草包。相反，这个狗皇子的心机城府都极深，并非如昨晚你我聊天所猜测的一般。”

“我知道！”

尤姬重重地点了一下头，应道：“我看出来了，但是这狗贼不是说了吗？若是我不答应他，郡公的计划就难以施行了。古有西施投吴，亦有王昭君出塞，今日我尤姬便效仿上一番，又能如何？而且郡公您昨夜不也说了吗？短则五年，长则十年，我大唐定会挥军百万渡东洋，将这弹丸小国收于版图之下，不是吗？到时，王师东定扶桑日，尤姬就算吃再多的苦也是值得的。”

听着尤姬的这番话，郭业缓缓低下了头，好似在做着艰难的选择。

而暗夜是不知道昨夜郭业与尤姬的谈话内容，平日里也不怎么瞧得上这个整天只知道写些风花雪月，家长里短文章的女子，但今天听她说出这番慷慨大义的话来，心里顿时多了几分臊得慌。陡然间，他给尤姬冠以“世间奇女子”五个字。

他抬眼看着这个奇女子，须臾间，竟能作出这般成全大义牺牲小我的决定，委实佩服了起来。

对于一直心高气傲的暗夜来说，能够对一个女人如此敬仰和高评，那是相当之不容易。

只见暗夜正襟危坐地在轮椅上直起腰来，拱起双手郑重说道：“尤姬姑娘，请受某家一拜！”

这一拜，也道出了暗夜的心声——他，同意尤姬的决定。

可郭业还是摇着头，斩钉截铁地不同意道：“不行！一开始我以为这草壁小鬼子是好糊弄之辈，现在发现完全不是我想得那么简单。就算五年十年之后，大唐挥军东渡扶桑，但这五年十年间你铁定是要忍辱负重的，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郡公，你莫非忘了你曾经跟我讲过的话本故事吗？”

尤姬并不死心，执拗说道：“话本里的那些女子肯为了国家大业而忍辱负重，我又怎么不行？”

郭业斥道：“那只是话本而已，你现在是活生生的人站在我面前？我的心肠还没硬到这般地步。”

真是无语，这文青小娘皮真是写话本写得走火入魔了。

可是尤姬还是不死心，继续争辩道：“好，话本里的故事不算，那古代之先例被？越国西施，汉朝王昭君，难道他们也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吗？她们能为民族大义，能为家国大业做出牺牲，我尤姬区区一个普通女子又有何不可？还望郡公恩准此事！”

“不行不行，说破大天去也是不行！”

郭业拼命地摇头，无论尤姬怎么说，他都是一味地拒绝。

这时，持赞同意见的暗夜再次开口，冲两人低声说道：“大人，尤姬姑娘，两位各有各的意见，这么争执下去就算到明天也不可能有个结果。不如听我一言，如何？”

## 第1127章异样的情愫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肯定是赞成尤姬东渡扶桑，成全草壁这小鬼子的。”

郭业抬手向暗夜阻道：“今天这事儿谁说破大天去都不好使，不行就是不行，这不是妥协与不妥协的问题，更不是什么狗屁大局观的问题，而是原则的问题，做人的原则问题。如果这个草壁那么好糊弄的话，我会继续执行先前的计划。可是现在不一样了，草壁小鬼子并非我们之前预估的那么简单，这厮让我想起了一个人——”

说到这儿，郭业稍稍停顿了一下，继而又盯着暗夜，一字一字吐道：“这厮让我想到了昔日的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松赞干布？

尤姬没有接触过，但暗夜却是实打实地在吐蕃跟这个已故的吐蕃赞普接触过啊。

细细想来，这草壁小鬼子和松赞干布还真有几分相像啊，并不是外表的形象，而是其他地方有几分神似。无论是气质，心机，城府，还是或多或少无法掩饰的雄心，但让暗夜从草壁身上找到了松赞干布的影子。

松赞干布虽然已死，但暗夜从来没有否认松赞干布是庸才，相反，这厮若是没有郭业布置东厂渗入，没有出宇文倩这一档子事儿出来，那么青藏高原上将会出现一只雄鹰，一只振翅翔飞大有作为的雄鹰。

现在的扶桑皇太子草壁，又未尝不会成为第二个松赞干布呢？未尝不会成为振翅翱翔在扶桑岛国上空的那只雄鹰呢？

一想到此处，暗夜对想方设法废掉草壁，对尤姬嫁往扶桑卧薪尝胆忍辱负重的想法就越发强烈起来。

心随意动，正要开口劝服郭业时，只听郭业又摇头说道：“正因为如此，本官更不能让尤姬赴险，将她往火坑里推。不然，当初我为何想尽办法百般阻挠文成公主远嫁和亲吐蕃国？这并非我郭业瞧不起女人，相反，我这是尊重女人。我大唐女子，岂能相与外邦狗贼？暗夜，这是原则问题。尤姬这事儿，不准不行更不能去做。”

暗夜心中也知道自家这位小哥，虽然为人做事往往卑鄙下作不择手段，但偏偏又有时候为了一些奇怪的坚持和原则，宁可舍近求远，做些宁可曲中取，不愿直中求之事。

他见着郭小哥心意已定，常人甭想再撼动半分，只得黯然叹息一声，不在执着劝说。

至于身为当事人的尤姬，此时听完郭业的话后，整个人怔立当场，脸上充满了痴痴茫然，心中最柔软的地方仿佛被一股不知东西所触动，看向郭业的眼神都变得不再一样，貌似多了几分情愫掺杂其中。

现在她也打消了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执念，不过她还是手足无措地拘谨问了一句：“大人，草壁倭贼临行离去的话您也听到了。若是妾身不从，他是不会答应大人您之前提议之事的。那现在该如何是好？”

郭业听完也是一阵头大，暗暗懊恼自己，他妈的，老子好端端的干嘛要把尤姬叫过来凑场助兴，这不是让灰太狼看见了喜洋洋吗？色欲熏心发作下，草壁哪里还会舍下尤姬这美人儿？

此时，暗夜突然提议道：“这事儿眼下想绕过尤姬姑娘再让草壁倭贼同意计划，恐怕是不行了。正所谓解铃还需系铃人，草壁这么对尤姬姑娘念念不忘，这般志在必得，突破口还是在尤姬姑娘身上啊。”

郭业不悦道：“怎么？你到现在还是想着借女人之手，达成目的？还是惦记着将尤姬推进草壁那头豺狼的火坑？”

“不！大人误会了！”

暗夜摆摆手，说道：“卑职是想说，既然尤姬姑娘在他眼里什么都是好的，不如咱们就跟他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郭业顿时来了精神，问道：“怎么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呢？”

暗夜道：“很简单，就是要让草壁倭贼看到尤姬姑娘的劣处，好让他厌恶尤姬姑娘，腻烦尤姬姑娘，对尤姬姑娘敬而远之，最后打消了娶尤姬姑娘回扶桑的主意。这样一来，再有他们一千来号庞大团队在长安吃喝拉撒睡的用度根本撑不了多久，届时他会比大人您更加着急的。”

看到尤姬的缺点和劣处？

郭业颇为棘手地摇摇头，叹道：“如今这厮精虫上脑，满脑子都是色欲作祟，现在恐怕就是尤姬放个屁，他都觉得是香的啊！”

“扑哧~”

此言一出，尤姬顿时捂嘴掩笑，霞飞双颊地冲郭业嗔怒道：“大人您怎能这般粗俗哩！”

郭业反应过来，哑然失笑，知道自己刚才那个比喻当着人家姑娘的面，的确是有些低俗，随即笑着致歉道：“尤姬姑娘别介意，本官也是被草壁这厮气坏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如今他对你志在必得，哪里又会这般轻易让他厌恶你，疏远你，最终放你呢？”

尤姬闻之瞬间变得一筹莫展，无奈地摇了摇头，表示无解。

暗夜继续说道：“这个倒是不难，只是需要尤姬姑娘配合一番，跟这草壁做上一番戏才行。卑职敢保证，一出戏演完之后，那草壁再见尤姬姑娘时，定是敬而远之，后悔当初不该招惹尤姬姑娘，更不该对姑娘动起色心。”

郭业与尤姬听暗夜说得这么笃信，霎时双眼放光，异口同声问道：“计将安出？”

说罢之后，郭业倒没什么，而尤姬却又是双颊多了几分酡红，暗恼自己为何会与郭业这般合拍。

不过眼下郭业被暗夜吊足了胃口，哪里会去细察尤姬的异样？继续催促道：“别兜圈子了，爽快点，径直说。”

暗夜嗯了一声，缓缓将临时想到的办法娓娓道了出来。

待得暗夜说完之后，尤姬的双颊更加绯红了，低着脑袋险些耷拉在了地上。

而郭业则是目瞪口呆，直呼暗夜真尼玛恶俗，真尼玛坏。

吐槽完暗夜之后，郭业又将目光落在了尤姬身上，说道：“尤姬，暗夜说得不失为一个办法，不过对你一个姑娘家而言，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伤害。这件事还是需要看你，本官尊重你的意见，如果你不允，我也绝对不赞同暗夜这个提议。”

尤姬耷拉着脑袋貌似很羞人一般，约莫沉默了小半会儿后，突然见她毅然抬起头来，咬着银牙双臂紧握着小拳头，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道：“奴家想

好了，就依着暗夜先生的办法来做吧。具体奴家该如何做，还望暗夜先生说得更详细一些才是。”

暗夜嗯了一声，说道：“好说好说，这办法虽阴损蔫坏，但不失为对付草壁这倭贼的一道良方啊！届时，尤姬姑娘你可以这么做……”

## 第1128章客栈

黄昏，长安城同仁坊的一间客栈。

同仁坊毗邻长安第一风花雪月圣地平康坊，之所以将客栈选在同仁坊，也是草壁的主意，因为前往平康坊里逛窑子也显得方便。

这家客栈占地颇广，光客房就有一百余间，而且还有东西南北几个院落，客栈东家是一个山西平遥人，他们家在长安经营这家客栈足足用了三代人，才有了今天偌大的规模。

前段日子，突然来了一帮扶桑人，足足有上千人之多，领头的扶桑人竟然要包下他家的客栈。

这家客栈四座院落加上百余间的客房，容纳上千名客官投宿入住，虽然勉强可以，但也稍显拥挤。

但因为对方一出手就是一个月的房钱，甚是阔绰，东家还是将整个客栈租给了这伙扶桑人。

不过最近时日客栈东家也发现了，这些扶桑人白天基本不在客栈呆着，或是打扮成僧侣，或是打扮成行脚商人，或是打扮成普通百姓，然后分批逐次地离开客栈不知干什么去。

直至半夜三更，这些扶桑人才会陆续回来客栈。

客栈东家心里有一个不详的预感，这些扶桑人是不是要在长安城里图谋不轨？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麻烦大了。只要这些扶桑人在长安城里违反了大唐律例被领军卫衙门治罪，他这个收容这些扶桑人的客栈东家也难逃罪责，至少也是一个连坐之罪。

而且，他最近也发现，这扶桑人交纳房钱的时候，越来越不爽快了，不是有意无意的减漏就是找借口拖欠，往往需要过几天才会补齐，总觉得有些捉襟见肘的错觉。

于是，客栈东家越发觉得这伙扶桑人不是什么好鸟，心想自己三代人经营的老字号客栈，这可是祖业，断然不能因为这些扶桑人而毁在自己手中。

继而，他便有了撵这群扶桑人离开的心思。这几天，他已经不下三五次找到柳生恭良，声称自己要回山西平遥老家，将这客栈关掉。

柳生恭良也是人精儿，哪里会看不出这客栈东家的心思？这明显是想撵走他们啊？

柳生恭良哪里受过这种侮辱啊？要是换在扶桑，换在江户老家，他肯定直接一把火烧了这破客栈。一个小小的贱民竟敢撵堂堂扶桑国皇太子，竟敢撵江户柳生家族的族长。

可这里不是扶桑，更不是江户老家，而是在大唐帝国的国都长安城，而且现在自己这伙人的确盘缠所剩不多了。正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啊。

柳生恭良陪着笑着说好话，又是鞠躬又是哈伊的再一次敷衍走了客栈东家后，他来到了草壁殿下下的房间。这个房间是这个客栈最好的房间——天字一号房。

此时，草壁皇太子正在房中等着夜幕降临，然后去平康坊的风满楼找找乐子。一到天黑就去平康坊喝花酒找妹子，这已经成了草壁在大唐的日常副本了。

吱呀一声，房门被推开，柳生恭良进来房中，恭恭敬敬地向草壁哈了一



腰问安。

草壁立马走到他跟前，伸手要道：“柳生君，快给我来点银子，本太子兜里空空，今晚去平康坊喝花酒的银子都没着落了。”

柳生恭良一听，心里那叫一个气啊，暗暗骂道，他妈的，这皇太子殿下什么都好，就是一沾上女人整个人就变得这般不精明了。

柳生恭良苦着脸摊摊手，郁闷道：“皇太子殿下，现在下臣哪里还有闲钱供您前往平康坊喝花酒做消遣啊？这，这再过几日，恐怕咱们都快付不起这客栈的房钱了。”

说完这话，柳生恭良情不自禁地心酸起来，曾几何时，堂堂江户柳生家族的家主，堂堂扶桑国太子，怎会混得如此惨境地步啊？

草壁一听之下，却表现得没有柳生恭良这么悲观，反而很是乐观地摇头笑道：“柳生君不要这么沮丧，困难只是暂时的嘛。呵呵，本太子相信再过几日，这郭郡公就要给咱们乖乖送来银钱了。而且这尤姬姑娘的身家在长安肯定不菲啊，她若是从了本太子，咱们在长安短期内的花销便足够了。柳生君啊，请放轻松一点，小小困难怎能阻住我们大扶桑武士前进的脚步？”

口号喊得响亮，奈何兜里银子越花越烧，柳生恭良真的开心不起来，更加提不起信心来。

随即，他叹道：“皇太子殿下太乐观了，今天咱们在平阳郡公府与郭郡公大人算是不欢而散的。至于尤姬姑娘，恐怕与郭大人也是关系匪浅啊。今日您在郭大人面前强行要娶尤姬姑娘，恐怕已经下了对方的面子，再想要得到郭郡公的帮助，恐怕……”

“柳生君！！！”

这下，草壁给也被柳生恭良的悲观情绪给激怒了，严厉苛责道：“本太子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你敢质疑本太子的决断？若是本太子是平凡庸才，那这个皇太子的位置还能坐到至今？要知道，我那几位弟弟可都是些吃人不吐骨头的，他们对本太子的皇位可是一直觊觎至今啊。哼，柳生君，听我的准没错！”

吱呀～

房门又被推开，北辰一郎从房外匆匆大步走了进来。

脸上，竟带着几分不可思议的悦色。

北辰一郎手里貌似还拿着一份红色的帖子，在手中晃了晃，冲草壁叫道：“皇太子殿下，尤……尤姬姑娘派人送来帖子，邀请您今晚子时去她府上，与您……与您……”

北辰一郎已经兴奋得说不出话来了。

草壁心里一热，立马上前夺过红帖，他精通汉字，细看帖子上的内容之后，竟忘形地放声大笑起来：“哈哈哈哈哈，柳生君，你猜怎么着？哈哈哈哈哈，你自己看，哈哈哈哈哈，看完之后本太子看你还有何话好说。”

说罢，将红帖递到了柳生恭良的跟前。

柳生恭良接过帖子一看，脸上神情顿时夸张无比，不可置信地讶异道：“尤，尤姬姑娘竟然主动邀约太子殿下子时去她府上，与您共度良宵？？？”

这怎么可能？

白天还一脸不情不愿，怎么到了黄昏傍晚时分，竟然会主动邀约皇太子

子时赴府，而且还是直言不讳地要求与皇太子共度良宵。

子时已是深夜，共度良宵无异于就是上床啪啪啪~

这帖子的内容，尤姬姑娘的意思已经不明而喻。

为什么会突然改变这么大？

柳生恭良不禁纳闷，难道真是郭大人为了顾全大局，说服了尤姬姑娘？

而一旁的草壁已是美得放浪形骸，嚷嚷道：“哈哈，本太子今晚打算去平康坊消遣呢，眼下正愁缺银子你呢。没想到竟然还有这等美事主动送上门来，啧啧，一个尤姬姑娘，足以让平康坊数千上万的风月女子失了颜色，哈哈哈哈.....快哉快哉，板载板载！”

浪笑一番过后，草壁看了眼还在迷茫中的柳生恭良一眼，然后冲北辰一郎吩咐道：“北辰君，赶紧吩咐仆从烧水，本太子要好好沐浴一番，盛装赴约，不能一身臭汗委屈了尤姬姑娘这等佳人。嘿嘿，过了今晚，自有尤姬姑娘替本太子沐浴擦身了，嘿嘿，嘿嘿.....”

## 第1129章面首

深夜，子时。

城中街道早已宵禁多时，草壁这个扶桑国的皇太子也得入乡随俗，往日压根儿就不敢在这个时候在城中闲荡。

当然，往常这个时候，他也早就在平康坊风满楼这等温柔乡之地醉生梦死多时了。

不过今晚佳人有约，他只得冒着被领军卫衙门兵士抓住的风险，谁也不带独自一人偷偷摸摸出了客栈所在的同仁坊，然后行踪鬼祟的前往了尤姬姑娘府邸所在的同泰坊。

穿了好几条大街，草壁进了同泰坊。

走进一条黑漆漆的胡同巷子，里头一片静谧，早已不见白日的繁闹。日间，胡同巷子里那是人头攒动，将胡同巷子堵得严严实实，不是一些大户人家的纨绔大少便是些吟诗赋词卖弄风月的学子才子，还是便是那些大家闺秀和深闺怨妇。这些人皆是尤姬姑娘的追求者、心仪者、仰慕者。用郭业的话讲，这些尼玛都是铁杆粉丝啊！

草壁穿过黑漆漆的胡同巷子，终见一点亮光。

尤姬姑娘的府邸就坐落在巷子口。

两盏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府邸大门之上，将门前照得算是亮堂。

草壁一到尤府门前，早有尤府的丫鬟在门口提着一盏小灯笼在那儿候着。

这下丫鬟扎着两头羊角辫，容貌算不上清秀雅丽，但却是月牙小眼陪着一脸眯笑，一副古灵精怪的模样。

草壁刚要张口，却听小丫鬟冲他笑吟吟地招呼道：“可是扶桑来得贵人？”

扶桑来得贵人？

草壁一琢磨立马回过味儿来，说得可不就是自己吗？心中暗道，敢情儿是尤姬姑娘担心本太子的身份说出来委实惊世骇俗，于是没跟这迎客的丫鬟交代？

想想正是这个理儿，于是点头应道：“正是正是，可是尤姬姑娘让你这儿等我来着？”

“是的咧！”

小丫鬟咧嘴露出尖尖小虎牙，更加显得古灵精怪，不迭点头道：“尤大家命奴婢在这儿等着贵人您呢。奴婢是尤大家的贴身丫鬟，贵人您唤奴婢红莲便可。”

草壁一听这丫鬟的自我介绍，心中又是一阵偷着乐，连贴身小丫鬟都派出来迎本太子了，看来尤姬姑娘对本太子真的很在乎啊。

瞬间，草壁对这叫红莲的丫鬟也另眼相看了起来，很是客气地说道：“原来是红莲姑娘啊，没想到尤大家身边还有这么一位乖巧可人的侍婢，以后还要红莲姑娘多多照拂在下才是。”

草壁说这话倒也不是无的放矢，因为他可是听说过中原汉人有个规矩，就是如果他娶了尤姬，那么这位贴身丫鬟红莲姑娘将来可是要陪嫁过来。这红莲丫头虽然容貌一般，但却是长着一副伶俐劲儿，可真挺讨人喜欢的。

如果将来有这么一位可爱的陪嫁丫头侍候着自己，倒也算是一桩美事啊。

红莲小丫鬟整日混迹在尤姬身边，什么样儿的混账男人没见过？什么样的风月故事没听过？她可比一般女孩要早熟，看着草壁眼中闪烁着淫靡，立马猜出了这厮的那点花花肠子。

暗里啐了一口草壁这个色胚之后，手中的小灯笼微微向上一提，娇声道：“这位贵人请随奴婢进府吧，我家尤姬小姐早已在厢院的房中那边候着了。”

草壁嘿嘿干笑两声，一听尤姬早已在房中候着，脑子里早已勾勒出一副春光荡漾的糜烂画面，忍不住吞了两口口水，嗯了一身个，急道：“那就有劳红莲姑娘带路了，嘿嘿，快快带本太……本公子去厢院会你家小姐吧。”

这种感觉，越想越刺激，草壁顿时觉得这跟偷情没啥子两样儿，整个人连走起路来脚步都生风。

随后，红莲返身折入府中，拎着泛着橘黄亮光的小灯笼在前头带路，草壁紧随其后，想入非非。

不消一会儿，便进了尤府，过了天井，穿了甬道，径直入了厢院。

夜晚天色不佳，看不清尤府里头环境如何，再加上草壁心猿意马，更是无暇欣赏路上的景致。

一入厢院，便催着红莲丫鬟赶紧带他去尤姬姑娘所在的厢房，欲要立刻马上会佳人。

红莲暗里又是啐了一口登徒子，一言不发地带草壁到了一间闪着烛光的厢房门外。

正要敲门禀报来着，突然听见厢房房门被人从里到外突兀拉开，里间猛地窜出一条白花花的人影，委实吓了红莲身后的草壁一跳。

正要破口大骂来着，却被眼前的人影看傻了。

只见窜出来的这条人影竟是年轻男子，这男子赤裸着上身，只穿了一条暖白色的亵裤，一脸惊慌失措的模样，不迭叫唤着：“疯女人，你这个疯女子，你就是个疯子，老子不侍候了！”

声音落罢，这名光着膀子的男人便从草壁的身边径直朝外奔去，脚步匆匆像是受到了什么惊吓一般地疲于逃命。

草壁借着红莲手中的橘黄小灯笼的照映，当这名赤身男子与自己擦身而过时，他发现这名男人的上半身尽是一条条猩红的鞭痕和血槽，仿佛刚刚被人用藤鞭抽挞过，更像是被人用钝刀砍伤过。

嘶～

草壁倒吸一口凉气，不明就里地指着远去的这男人身影，瞠目结舌道：“这，这是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事儿？”

“咯咯儿～”

红莲欢笑一声，仿佛一点都不吃惊不惊讶，掩嘴笑道：“你说这男人啊？嗨，都是些没出息的男人，吃着我们家小姐的穿着我们家小姐的，连每月都由我们家小姐供着银子花。都是些没出息的男人啦。他们只不过是我家小姐养起来平日来排遣寂寞用的。至于他身上那些伤痕和血槽，估摸着是我家小姐打得，您兴许不知道，我家小姐就好这口。”

嘶～～

草壁又是狠狠地倒吸了一口凉气，听着红莲的话如遭雷劈，不可置信地将目光盯着红莲那张伶俐的脸庞儿上，骇然问道：“你是说你家小姐还有豢养面首的习惯？”

面首，最早是专指美男子，不过到了后来却被引申为了男妾男宠的意思。

古代便有强势女人豢养男宠男妾的故事，这种事情在唐朝的民间虽然有些惊世骇俗，但在贵族圈里这都不算事儿，就跟有钱有权的男人包小三儿养小妾一样，稀松平常。

关于豢养面首，汉朝汉武帝的姑姑馆陶公主，汉武帝的姐姐平阳公主，都有过前科。而这在唐朝史上，最有名的还是要属若干年以后的一代女皇武则天。这是题外话，在此不提。

草壁这个扶桑皇太子既然研究过汉文化，自然对面首这种事情也不陌生。

现在一听红莲这么说，尤姬姑娘在他心中的高贵圣洁，美艳不可方物的形象顿时一落千丈，跌入谷底。

一个女人，一个云英未嫁的女人，竟然还有豢养面首，包养男宠男妾的恶习，真是门风丧尽，恬不知耻啊！！

草壁愤怒无比，咬牙切齿破口骂道：“呸！尤大家真是令我太失望了，我们扶桑国的女人虽然非常淫荡，但绝对不敢这般明目张胆地在自家府中豢养面首。失望，实在是太令我失望了！”

红莲丫鬟抿着嘴，狡黠的双眼在草壁脸上打转，轻轻提醒道：“这位扶桑贵人，我家小姐就在房里，既然来了，何不进去一趟呢？免得白跑了一趟，也辜负了我家小姐对您的一番诚挚邀请呢。”

这时，厢房中也传来了尤姬那道媚骨的糯糯糜声：“可是草壁殿下下来了？红莲，你这死丫头还不将草壁殿下给我请进房中来？刚才那个贱宠竟然吃不了痛，抽了他几鞭子就喊疼了。我还正在瘾头上呢，这贱宠竟然夺门逃掉了。咯咯～”

放浪形骸地一阵笑过后，尤姬又道：“草壁公子快快进来，好让奴家把瘾头过足了嘛，瞧瞧我这房间的布置，还有这清一色的器具，奴家保证你今天舒服到死呢～～”

叮叮当当，房中响起一串串的铜铁钝器的撞击之声，伴随着尤姬令人酥麻入骨的叫唤之声，当真是让草壁一阵毛骨悚然，瞬间不寒而栗！

## 第1130章你这个疯女子

“扶桑远道而来的贵人，请进吧！”

红莲丫鬟提溜着橘黄小灯笼，在一脸目瞪口呆的草壁跟前晃悠了一下，说道。

草壁现在也被眼前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幕搞懵了，心中直叹，没想到啊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没想到号称才艳双绝的尤姬姑娘，竟然是这种货色。

草壁看着摇晃的灯笼，双眼透着满满的不甘心，还有那么一丝不信！

没错，就是不信！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草壁打定了心思，若不亲眼看到尤姬姑娘，他实在难相信圣洁高贵如她会是这种不要脸的女人。

倏地，草壁粗暴地伸手一把将红莲猛推开来，夺步冲进房间。

红莲被推了个踉跄，险些将手中的橘黄小灯笼都摔落在地。

她气恼地跺了跺脚，看着早已冲进房中的草壁，粉嫩的唇角微微一扬，神情极度不屑地哼道：“区区一个岛国野太子，还夜郎自大般自诩高贵，哼，老娘就不走，非要看你一会儿怎么被我家小姐吓跑~”

一想到自家小姐屋里准备的那些家伙什儿，红莲不禁笑得更加欢实了，嘴角咧着露出两颗尖尖小虎牙，甚是欢乐。

而此时冲入屋内的草壁，也终见到了尤姬姑娘。

一头青丝如瀑布般披挂在肩，卸去了白日里那副艳丽的妆容，露出一张淡雅高洁的素雅，少了往日几分艳丽，多了几抹清水出芙蓉之感。

美~

真美~

草壁暗暗赞叹，这种美充满了知性恬静，绝对不是自己扶桑国那些宫廷歌姬舞姬所能媲美的。

不过下一秒，草壁怒了！！！

因为眼前的尤姬，竟然露着藕白般的胳膊和大腿，仅仅穿了一件薄若蚕丝，若隐若现的粉红睡袍。

无耻啊无耻，这个贱女人竟然穿得这么露骨！！！！

再联想到刚才窜出屋子，夺路而逃的赤身男子，再联想到刚才红莲丫鬟说得话，草壁已经将尤姬归类进了“淫妇”队伍。

尤姬见着草壁双眼进火地狠盯着自己，心中虽然惊如鹿状，但脸上却是表现得格外放浪形骸，双眼迷离地痴痴笑道：“草壁殿下终于来了，让奴家等得好生心痒呢。快快快，奴家刚被那贱宠挑起了瘾头，这厮竟然吃不住疼痛便跑了，真是没用的东西。来，草壁殿下，瞧瞧奴家都准备了些什么……”

说着，尤姬伸手将桌上的烛台拿起，踩着慵懒地步履自顾走到倒悬着纱帐帷幕的床榻前，然后扭头看了眼一脸愤怒和茫然的草壁，娇媚道：“来嘛，殿下过来看嘛，看看奴家都准备了些什么好宝贝！”

说话间，尤姬已经将倒悬着的纱帐给掀了开来，床榻之上被一览无遗。

借着烛光的映照，草壁清楚地看到大红棉被凌乱地铺在床榻之上，起高低伏着，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酣战似的。

草壁一想到尤姬刚才和那赤身男子肯定是刚刚苟且过，妒火中烧，龇牙骂道：“白日里装得跟个贞洁烈妇似的，原来你是个人尽可夫的淫妇，你这个

贱人！”

“咯咯～殿下越是骂奴家，奴家越觉得舒爽呢。”

草壁这番辱骂下，尤姬不仅不怒，反而笑得更加狂狷，柳条细腰迎风摆，手中烛台上的火光摇曳，好似随时都能将油灯洒落在床榻上一般。

喇～

尤姬猛地将铺在床榻上的大红棉被猛地一把掀开，冲草壁浪笑道：“殿下，这些器具都是奴家的心爱宝贝，一会儿您可要配合着奴家，任凭奴家施展哟！”

“我的天！”

草壁失声惊喊，双眼发直地望着床榻，脸上一片骇色。

只见大红棉被之下，竟然藏着绳索，皮鞭，荆棘藤条，铁棍，钝刀……

日啊！！竟然还躺着一把黝黑的斧子，烛光映射下，透着几许令人胆怯的刺眼寒光。

疯子，疯子，这个女人是疯子！！

草壁被吓到了，同时也意识到了刚才那个男宠面首为何会这般逃命般夺门而出了。

床第之欢，竟然还用这种器具来助兴，这完全超出了草壁的印象。

这哪里是巫山云雨，这简直就是尸山血海啊。

这哪里是享受欢愉啊，这他妈就是在玩命，拿生命在享受啪啪啪啊！

这一刻，草壁看向尤姬的眼光不再愤怒，不再质疑，更不再有半点的覬觎和欲望了。相反，他的眼中充满了惊骇和恐惧。

这样的女人，不仅是疯子，更是变态。他暗暗摇头，不行，这样的女人不能碰，本太子不能因为这样一个女人，而放弃了全天下的女人，这种女人不碰也罢，更要敬而远之才是啊。

“疯女人，你就是变态！”

腾地一声，草壁挪动脚步快速移向门口，一边骂着，一边学着刚才那夺门而出的男子，撒欢着脚步奔出了厢房，奔出了尤府的厢院。

速度之快，令人乍舌。

突兀发生的一幕，尤姬还未反应过来，就听见门口的丫鬟红莲一串银铃娇笑之声，边笑边嬉骂道：“哈哈，这倭贼胆子太小了，竟被小姐吓跑了呢，哈哈，小姐，小姐……”

红莲奔入屋内，看着尤姬还在那儿发呆，立马从床边抄起一件披风将尤姬裹上，然后提醒道：“小姐，这倭贼太子被您吓跑了，小姐，你总算躲过一劫了呢。”

红莲也是后怕，担心自家小姐一旦嫁给草壁这个倭邦太子，她也要随小姐一起前往扶桑了。先不说故土难离，就说草壁这种人，红莲也是看着就恶心。

现在好了，草壁被自家小姐吓跑了，她也终于松下一口气了，整个人也格外欢快了起来。

尤姬这时也缓缓从惊愕中回过身来，趋于平静，然后微微嘘出一口气来。

眼神淡定地看了红莲一眼，吩咐道：“红莲，刚才那个夺门而出的男子是暗夜先生派来的，记得包上一份赏银给他。”

红莲点头应道：“嗯，奴婢晓得了。”

“还有。”尤姬又交代道，“你现在就亲自跑一趟平阳郡公府，跟郭大人说一声，计划已经成功了，想必明日那帮倭人肯定会登门郡公府。接下来，便可以依着他的计划行事了。对了，跟他说一声抱歉，就说今晚我太累了，再加上夜已深，我便不上门打扰他了。”

“唉，奴婢这就去！”

红莲提了提手中的橘黄小灯笼，欢快应了一声，便返身出了厢房，准备离府前往太平坊报信儿。



## 第1131章奇了怪

半大会儿的功夫，郭业便收到了丫鬟红莲的报讯儿。

其实他这么晚没睡，就是在等着尤姬那边的消息。

现在红莲深夜来报讯儿，他算是了结了一桩担忧，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随后派下人送走了丫鬟红莲，郭业便草草睡了觉。

翌日清晨，本以为还能睡到日上三竿，却没成想被人扰了清梦。

下人来通禀，说是那个扶桑人又来了。

郭业闻言会心一笑，继而起床慢腾腾地洗漱了一番，磨磨蹭蹭了一会儿，这才去了客厅会客。

一进客厅见到来人，正是柳生恭良这厮，而那位皇太子草壁殿下，并未出现。

对于草壁没有出现，郭业昨夜便在预料之中。想想也是，这厮昨晚在尤姬姑娘那儿受了这么大的刺激，心理落差顿时从天堂跌落至地狱，这大清早还能爬起来到自家郡公府上，郭业想想也觉得不可能。不然，这位草壁殿下也太没心没肺了。

柳生恭良抬头一见郭业步入客厅，便噤里啪啦倒豆子般将此番来意。

果不其然，这厮这次过来非常爽快地应承了郭业相托之事，而且绝口不提关于草壁殿下要娶尤姬回扶桑这桩事儿，仿佛选择性地对此事失忆了。

郭业心里虽偷着乐，但面上也没有打算将此事挑开了说，见好就收吧，何必又再徒生事端呢？

于是，他与柳生恭良终于达成了协议，然后命人将他送出了郡公府。

同时，他也吩咐了账房，给在同仁坊客栈那边的草壁送去了纹银一千两，虽然对于一千人的访团而言，一千两纹银是杯水车薪，但多多少少能暂时缓解一下他们此行的花销。

一百两，当然给不出手，毕竟现在大家都谈妥了，再打发叫花子似的，未免说不过去。

但高过一千两，一万两万的给，又绝非郭业的行事作风，他可不想白白便宜了小鬼子，去做那冤大头。

冤大头这种事儿，自然有李二陛下下来充当。

随即，他让下人给他准备好进宫所穿戴的朝服，整理一下仪容着装之后，便乘上马车进宫面圣去了。

.....

.....

进宫后说明来意，负责迎送的宫中小黄门内侍非常清楚如今的郭郡公可是权柄在握，皇帝跟前的红人。自然不敢对郭业多做刁难，二话不说便领着他进宫去寻李二陛下。

郭业本以为这个时候的李二陛下应该会是在望北阁处理政务，因为这个点差不多下朝了，下朝之后窝在望北阁里，这是李二陛下的习惯。

可谁曾想小黄门竟将他带到了甘露殿。

感情儿李二陛下今日下了朝竟回了长孙皇后那儿去了。

一到甘露殿门口，小黄门向长孙皇后的宫女禀明来意，然后便将郭业放在了这儿，自顾离去。

片刻过后，宫女去而复返，说是圣上召见平阳郡公觐见。

郭业来甘露殿的次数不绝对不少于十来次，所以对这宫女颇有印象。但是今天这宫女，其实不仅仅是这个宫女，甘露殿外所见到的这一众宫女和内侍太监，他发现跟往常有些迥异，神情面色上的迥异。

以前，这些人都是紧绷着脸或不咸不淡的神情。

但今天却不一样，他在殿门口站着的这么一会儿功夫，愣是发觉每人脸上都泛着喜庆，笑容满面。

真是奇了怪了，这是怎么档子事儿？

耐着疑窦，他还是随着这名宫女进了甘露殿。

走在殿中涌道，穿着殿中回廊，他没少碰见一茬又一茬的宫女太监，基本上这些都是脸带笑容，而且这一路上，这些人除了清理打扫着殿中各处之外，便是忙乎着同样一件事儿，便是张灯结彩，凡显眼处无不挂着红布绸绦，好似在庆祝着什么似的。

郭业心里越发好奇了，这甘露殿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的，肯定是为皇后娘娘庆贺。可是皇后娘娘貌似皇子早就生了，而且如今她已是六宫之主，也不可能是因为被李二陛下赐封晋升而庆祝啊？

郭业刚要张口去询问带路的宫女，还未来得及张嘴就见宫女突然顿住了身子，款款回道：“郡公爷，皇上和皇后就在殿中说着体己话，奴婢不便打扰，您自个儿推开殿门便可进去。皇上说了，平阳郡公觐见无需通禀，大可直接直入内。”

说罢，这宫女便身形匆匆地返身离去，压根儿不给郭业一个开口相问的机会。

郭业摇摇头，暗道，罢了，一会儿见到长孙皇后，兴许就知道怎么回事儿了。

吱呀一声~~

郭业推门而入，正见着一身龙袍还未来得及换下的李二陛下，正与皇后娘娘坐在那儿饮着茶，有说有笑，好不欢乐。

两人的欢笑声随着郭业的推门戛然而止，双双扭头将目光落在了郭业身上。

郭业赶忙拱手问安道：“臣郭业进宫面圣，搅了皇上与皇后说体己话的兴头，臣有罪！”

“嗤~”

长孙皇后温柔一笑，略带佯嗔地瞪了郭业一眼，数落道：“你这郭大人，本宫这么久日子没见你，你这嘴巴还是一如既往的没溜儿呢。”

李二陛下兴许是刚才与皇后聊天心情非常之好，对郭业也是顺手一挥袍，笑骂道：“朕如果就这也治你罪，恐怕郭卿你又要跟朕诉委屈抱不服了。好了，别跟木头一样杵在那儿了，自个儿找个胡凳搬过来坐到朕这边来。”

郭业是给个竹竿便顺杆爬，立马应了一身是，便屁颠屁颠地抱了个胡凳子，来到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旁边坐了下来。

一坐下，他便耐不住心头好奇，急急问道：“皇上，臣刚才进甘露殿时，发现殿中各处都在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好不喜庆啊。敢问圣上，这甘露殿中莫非有什么喜事不成？”

虽是问着李二陛下，但郭业的目光却是看向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矜持一笑，微微摇了摇头，起身冲李二陛下说道：“皇上，郭大人进宫见你应是有国事相商，臣妾亲自去给你们做些糕点，你们边吃边谈着。”

说罢，长孙皇后压根儿就没回答郭业的疑问，转身悠悠地出了殿。

呃……

长孙皇后莫非是不方便说？还是被自己问得尴尬了，采取回避？

郭业再将目光落在了李二陛下。

李二陛下却也没有理会他这个问题，而是径直问道：“你小子回长安这么些日子都没上早朝，朕懒得跟你计较。你今日能主动进宫见朕，莫非是之前在交代你的那桩差事，已经办妥了？”

那桩差事，自然指的便是李二陛下让郭业想办法将这一千来号打着坏主意的扶桑人撵走之事。

擦，李二陛下也不愿释疑解惑？奶奶的，这两口子可真喜欢吊人胃口啊。

郭业腹诽两句之后，只得暂时先将这令人心痒痒的疑窦压下，一本正经地起身向李二陛下颌首回道：“是的，陛下交代臣的那桩差事，大体上已经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一些细节的问题需要去处理。不过，今日臣进宫还给陛下带来一个喜讯，臣通过这帮扶桑人找到了一个不杀一僧一尼的办法，将佛门从此迁往扶桑岛国。自此，我中原再无外来佛教。臣想，这也是陛下最愿意看见的佛道之争的结局吧？”

“讲！”

李二陛下虽言简意赅，但很明显透着急切和浓浓的兴趣。

## 第1132章喜从何来

“陛下，事情是这样的……”

郭业很是干净利落地将与柳生恭良等人此行达成的协议之事徐徐道了出来，没有拐弯抹角，直来直去，很快便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道清。

当然，为了不整出么蛾子来，他自动将草壁皇太子随团而来之事藏匿了下来，不然以李二陛下的性子，肯定又要大发雷霆，痛骂小小海外番邦岛国，堂堂一国皇太子来我大唐国都，竟敢不来朝见朕？

郭业索性将草壁这事儿给掐了下来，跟李二陛下玩了一出善良的谎言。

除此之外，该说的他全部都说出来了，并未有其他一丝一毫的隐瞒。

李二陛下听完之后，约莫沉默了一会儿，好似在思索权衡着。

“吁……”

他轻轻嘘了一口长气，神色平淡地看着郭业，点头道：“如果能将一直暗中与关陇世族沆瀣一气的佛门迁出中原，又不多造杀孽，朕自然喜闻乐见。郭卿，这事儿你做得漂亮。正如你所言，若是扶桑岛国处处皆是庙宇宝刹，人人都念诵佛经，张口闭口都是慈悲慈悲，这样的国家对我们大唐又有何威慑呢？不错不错，你这个办法倒是两全其美之法，朕很满意。”

李二陛下的不吝溢美之词，俨然是赞允了郭业的这个办法，持了肯定意见。

郭业稍稍谦逊地退了一下身子，不过没有说话，因为他知道李二陛下还有后话。

果然，李二陛下又道：“刚才你说他们的条件只有两个，一是希望朕能够在宫中接见他们，二是希望能够在长安城的各个坊市参观。仅此而已，对吧？”

“是的，皇上！”

郭业脸上浮笑，回道：“其实这些扶桑人也鬼精着呢。他们希望进宫面圣，无非是想得些赏赐，正所谓贼不走空，这些扶桑人从前隋开始便东渡中原不下数十次，不都是来占便宜来的吗？”

“哈哈，好一句贼不走空，郭卿你这嘴够损的。”

李二陛下抚掌笑道：“不过如果他们能够替朕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纵是赏他们一些金银珠宝又有何妨？届时，朕让户部给他们准备些我大唐的特产便是，丝绸瓷器和茶叶，这些都不是事儿。借此，正好也可以向海外番邦宣扬我大唐之物产丰富，让他们知道朕这个大唐天子富有四海嘛。”

好吧，郭业暗暗郁闷，李二陛下爱面子，打肿脸充胖子的毛病又犯了。

“至于参观我长安城的坊市，呵呵，朕明白他们的用意。”

李二陛下还是笑，不过眼睛却是眯着的，然后用一种提醒地口吻说道：“郭卿，你还兼着掌管长安城安防的领军卫大将军一职。这些人参观坊市没问题，到该如何参观，郭卿你该知道怎么做吧？”

郭业心领神会，暗道，看来李二陛下还没好大喜功到利令智昏的地步。

随即，他点头应道：“陛下放心，臣知道该怎么做。这些扶桑鸟人想要偷师学艺，妄图将我大唐锻造兵器的技术和中原文化搬到扶桑鸟国去，那是痴心妄想！”

“哈哈，知我者，果然郭卿也！”

李二陛下又是抚掌笑赞道：“郭卿，既然这件事情由你接手，那么接下来的事情都全权交给你去办吧。至于迁徙各地佛门僧侣势必要各地州府与你配合，届时，朕会知会吏部、兵部、户部、礼部等各部尚书来和你磋商此事的。这是一项很浩大的工程，涉及十道数百州府将近几十万的僧侣，辛苦郭爱卿了。不过你放心，这些扶桑人乘船返回扶桑之时，便是你郭爱卿乔迁新居，搬进朱雀坊之日。届时，朕一定让满朝文武都来给你庆贺乔迁之喜，让郭爱卿狠狠地出上一回风头，哈哈……”

郭业闻言自然是满面红光，李二陛下也正是这话真是戳中了心痒痒的地方，嘿，皇帝御赐朱雀坊府邸，这份殊荣除了李靖这个开国大功臣之外，郭业可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呢。

扶桑访团这事儿说到这里，郭业此行进宫面圣的任务也差不多完事儿，换做平时，他肯定是三呼万岁调头就走离开皇宫。都说伴君如伴虎，没大点的屁事儿郭业说句实话是一刻也不想待在宫里呆着，谁知道李二陛下这种喜欢压榨臣工劳动力剩余价值的皇帝，一会儿又会整出什么幺蛾子来摊在郭业身上。

可是今天郭业却并未主动请辞离去，而是稍稍磨蹭了一会儿，欲言又止，扭扭捏捏的样儿，愣是没打算告退离宫。

李二陛下察觉到了郭业的矫情劲儿，不由会心一笑浮于面上，好似猜透郭业的小心一般，问道：“郭卿欲言又止，好似心里有话不吐不快，是不是还想问甘露殿里为何处处张灯结彩披红挂绿的，想打听皇后娘娘到底有何喜事来着？”

“嘶……圣上真是明见万里，臣半点小心思都瞒不过皇上您啊！”

郭业狠狠地拍了一记马屁，很无耻地笑道：“皇上，臣若是今天没进这甘露殿还好，可是进殿之后一路看下来，当真是心痒难耐啊。嘿，臣这好奇心啊，真是，嘿，嘿~”

“朕就知道你小子如果不探个究竟，肯定会不依不饶。”

李二陛下没好气地瞥了郭业一眼，最终还是道出了缘由：“实话跟你说吧，再过七日便是皇后的生辰了。朕本来想给皇后大操大办一回，可她说了，不是逢十过寿所以不想大兴排场，不想铺张浪费闹得满城皆知。所以，这不，她就想着在甘露殿里简简单单地过上一回生辰，所以朕让内侍和宫女们简单布置一下。届时，也不打算宴请满朝众臣了。将皇后所出的几位公主和皇子叫上便是。”

“哦，原来是皇后娘娘的生辰啊。”

郭业这才明白为何刚才长孙皇后不想跟他说了，原来是担心自己这张嘴巴瞎咧咧出去，惹来群臣竞相贺生辰，到时势必动静就大了。而且以李二陛下这爱面子的性子，肯定免不得又要铺张浪费地大操大办一次。

郭业不得不由衷地钦佩一句，长孙皇后，真乃贤后啊，就冲这份勤俭节约和低调行事，李二陛下绝对是有福气啊。

“呵呵，郭卿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了这事儿，那朕也不小家子气了。”李二陛下说道，“届时七天后的生辰宴，郭卿也来参加吧。这满朝王公大臣中，郭卿可是唯一的一位来参加皇后的生辰宴。不过你要答应朕，不许传扬出去，不然惹来皇后的不开心，朕就罪过大了。”

郭业一听李二陛下的邀请，这可是皇帝和皇后还有他俩所出孩子的生日

私人趴体啊，独独请了自己，这可真是倍儿有面子啊！

不过他还是谦逊了一把：“陛下，既然皇后娘娘打算和您，还有在长安的几位公主皇子一起过生辰，臣这个外姓人参加，有些不合适吧？”

李二陛下摇摇头，道：“没什么不合适的，说起来，秀秀还是朕的外甥女，你也是朕和皇后的外甥女婿，算起来也是一家子人。没事儿，秀秀还在坐月子朕就不请了。你到时候来赴会便是。不过朕可跟你说了，你小子既然参加了，可就不能小家子气。朕知道你鬼主意多，到时候你要送一份礼物给皇后，这份礼物一定要皇后满意，哄她开心一番才行。”

“呃……”

郭业一时哑然，心道，好嘛，我就知道这李二陛下哪里会这么热心，敢情儿在这等着自己呢。

不过长孙皇后生日，送礼物肯定是应该的。但是要送一份长孙皇后满意的礼物？

很明显，这份礼物不能太俗气了，指定要高端大欺上档次。但是李二陛下也说了，长孙皇后非常不喜欢因为她的生日，而搞得铺张浪费。那说明这份礼物肯定不能用金钱来衡量显得太过贵重。

卧槽儿，这倒是有些难度了。

到底送什么好呢？

郭业平时的确鬼点子多，但现在一时半会儿，也的确想不出什么礼物最为合适了。

现在李二陛下都发邀请了，他总不能拒绝不来吧？

而且，皇帝皇后还有皇子公主的私人趴体，就他一个外姓臣子，这种高大上的宴会自然不能错过，这也是皇帝对自己的认可不是？

既然一时想不到，他只能回去好好想想了。

随即，他拱手抱拳道：“陛下放心，七天后臣一定会如约进宫来赴宴，到时候一定会给皇后娘娘送上一份令她满意开心的礼物。臣眼下还有扶桑访团之事要处理，这就先行告退出宫了。”

“嗯，去吧去吧，正事为先，朕在宫里听你的好消息～”

李二陛下挥挥手，示意郭业退下出宫。

## 第1133章独具匠心的礼物

李二陛下也是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郭业一离开皇宫，他便立马召来董顺，让他拟旨并马不停蹄地出宫传给六部尚书，让他们全力配合郭业此番与扶桑人的合作。

迁徙中原佛门几十万的僧侣可不是一件小工程，相反，这是一项周期很长，跨地域的浩大工程。

即便有六部尚书协助，有大唐十道数百州府的刺史府和折冲都尉府的配合，也不是那么轻轻松松就能搞定的。

不过好在有这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做牵头，一旦提纲挈领做好，接下来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徐徐开始迁徙。

郭业目前所要做得，除了和扶桑这边做好及时沟通之外，就是要作出一份详细的迁徙计划书，通过六部衙门下发到各地州府，让他们坚决执行即可。

同时，也有些东西是不得不便宜扶桑这些小鬼子的。比如在沿海一带购置和兴造的船只，这些船只是用来承载中原僧侣渡海前往扶桑的。这些船只一旦离开大唐沿海前往扶桑，进入扶桑海域，那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郭业从来没指望过这些扶桑鬼子会用完船只之后，将这些海船再陆续返航送回大唐了。

不过相比挽救中原数十万僧侣性命的这件大功德，这些船只就显得聊等于无了。

正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有了李二陛下的圣旨，六部尚书这边又是郭业的人脉人缘所在，一份详细的迁徙计划就很快新鲜出炉了。不出两天的时间，这份详细的迁徙计划书就被派发往大唐各地州府，办事效率之高堪称大唐立国以来的一桩奇迹。

这期间，郭业也完成了对柳生恭良等人的承诺，领着他与北辰一郎二人正式进宫朝拜了李二陛下。李二陛下自然说到做到，没有小家子气，的确给二人此番带领的访问团赏赐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丝绸茶叶瓷器自在话下。而且还额外御赐了黄金千两，白银数万两资助千人扶桑访问团回东瀛的盘缠。

额外地，李二陛下还请这两个扶桑国的暴发户贵族在宫里一起用完了御宴。

柳生恭良二人见着大唐皇帝这般慷慨大方，而且还如此地礼遇自己二人，这种待遇恐怕是草壁皇太子亲自过来，也不一定有。一时间，虚荣心无限上涨，开心的早已是连走路都带着笑，此时心中对大唐帝国的仰慕早已是如黄河之水滔滔不绝了。

众人各取所需，竞相欢颜。

面圣结束后，郭业将柳生恭良二人领出宫后，然后将他们二人交接给了自己礼部四司辖下的礼部清吏司库司郎中。

礼部清吏司专门负责接待外宾事务，由他们来接手，自然是最合适不过。

而且有了礼部清吏司的接待，那么柳生恭良等人就更不用担心他们接下来在长安城的吃喝拉撒用度花销了。

郭业此举，很大程度上再次满足了这些人的虚荣心。

交接过后，他便不再与这些扶桑人频频接触了，至于那位扶桑草壁皇太子，郭业更是懒得去理会，爱死不死，反正他的目的和任务已经达成。

相反，他将自己下面的精力都放在了关于长孙皇后生日私人趴体的这件事情上。

现在，离长孙皇后的生辰，仅有三天。

这一日午饭后，他在太平坊的平阳郡公府的花厅中，见到了暗夜。

花厅中，除了郭业，便只有坐在轮椅上的暗夜一人。

郭业听完暗夜回禀关于如何防止扶桑人在参观坊市时偷取锻造工艺的防范措施之后，略微颌首点头，赞许道：“这件事儿交给你东厂来做最是合适。我领军卫衙门毕竟是朝廷的府衙，的确不方便出手干预此事，因为我已经口头承诺过这些扶桑鬼子，而且迁徙佛门之事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不便与他们合作关系破裂。暗夜，你还得回去好好叮嘱这回参与此事的东厂番子，一定要办得隐晦些，不要伤及这些扶桑浪人，但也不能让他们偷取走我们大唐的锻造技艺。”

暗夜今日依旧是一身白袍，坐在轮椅上听着郭业的赞许之后，并未表现的十分雀跃，相反很是冷静地嗯了一声之后，回道：“大人且放心，卑职这次一定不会让大人失望的，一定会将这桩事儿办得妥妥当当。”

“嗯，好了，你办事我放心！”

郭业回了一句之后，返身坐回自己的交椅，翘起二郎腿端起旁边桌上的一杯茗茶，轻轻吹了一口杯子里冒着的热气，浅尝两口，说道：“扶桑人在长安之事暂时就交给你来处理，我今日找你过来还有另外一桩事情。”

暗夜又是微微颌首，俨然会意问道：“大人是说前几日吩咐卑职派人去办的那件事情？”

郭业点头道：“是的，再过几天就是皇后的生日了，皇上让我参加生辰宴，而且外臣之中唯独本官一人有此荣幸。所以这份礼物一定要独具匠心，让皇后娘娘满意高兴才是啊。”

暗夜道：“大人当日交代下来，卑职就立马派出东厂番子奔赴洛阳去置办了。不过大人，您觉得这份礼物真的合适出现在皇后娘娘的生辰宴上吗？”

郭业笑道：“我这也不是被皇上给难住了嘛。他说了，既要拿得出手，又要哄得皇后娘娘开心，而且又不能用金钱来衡量太过贵重，你让我怎么办？那我只能从亲情方面着手了。”

“卑职还是保留意见，认为大人此举不妥不合适。”

暗夜摇摇头，执拗道：“而且皇上曾经下过圣旨，严禁此人从今往后再踏进长安城半步。大人这么做，无异于忤逆圣旨啊，大人！！”

“你说的我都明白，不过我之前罗列过几个人选，唯独这人的身份如今是最不敏感，也最不需要避嫌的。”

郭业道：“换做其他两个人选，我也觉得不妥，但是他不同，如今已是一个半截入土的小老儿，还能对圣上对朝廷有何威胁？好了，我心意已决，你只需要执行我的命令便是。”

暗夜知道只要郭业打定主意的事情，自己从来就没有成功劝阻阻挠过。

而且他这人虽然有自己的思想和灵魂，但对于郭业的指令，从来都是贯彻执行到底的。

这也就是郭业为何让他独掌东厂的真正原因了。



于是，他接下来并不坚持己见了，而是拱拱手领命道：“大人放心，如果路上不出差错的话，番子们应该会快马加鞭日夜兼程，会赶在皇后娘娘的生辰宴之前将这带人带回长安，随大人一同进宫的。”

郭业嗯了一声，突然有了一个疑惑，问道：“对了，这人跟我跟我的仇隙不可谓不小，你怎么保证他能乖乖与番子们一同回长安？”

暗夜摇摇头，并未明说。

不过从对方的眼神中看到了解释，心中一阵无语道，尼玛，这帮孙子不会是软的不行来硬的，将人给我绑回长安来吧？

## 第1134章再见长孙大人

三天后，这一天离长孙皇后生辰宴会正好还有一天的光景儿。

这一日的下午，晚风正好，习习凉快。

暗夜派往洛阳的几名东厂番子终于返回，在暗夜的带领下来到了平阳郡公府，向郭业如约复命。

东厂的番子可算是办完差事回来了。

郭业接到这个消息之后总算是松了一口气，但是当他移驾到客厅，见到这些人之后，却是彻底傻眼了。

他娘的，真是坏事儿不经人念叨啊！

他前脚刚踏进客厅，就见到了他不愿意见到的一幕。

没错，办差的番子是回来了，可是他们这叫办得什么事儿啊。

明明是千叮咛万嘱咐暗夜，让他交代下面的人，将洛阳那位好生请过来。可他们竟然是将人从洛阳五花大绑到长安。

直至现在，这人带到客厅，还是被绳索紧紧绑缚着。

尼玛！

这帮孙子，这是要给老子上眼药添堵啊，咋还真的将人硬绑生架过来了呢？

完，向皇后娘娘生辰献礼这事儿，八成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了。

当即，郭业走到被绑那人的跟前，冲暗夜狠狠瞪了一眼，然后赶忙向那几名番子斥骂道：“你瞧你们干得叫什么事儿？长孙大人如今虽然无官无爵，但好歹也是我大唐的开国功勋，更是当今皇后的兄长，你们有什么权力将他绑缚起来？我让你们去洛阳将长孙大人好生请过来，你们却将他当犯人一般绑缚押解来长安，混账，真是一群混账！”

郭业一番斥骂，坐在轮椅上的暗夜也是冷冷扫视了一番身边的几名番子，将邪火迁怒到这几个番子头上，训斥道：“还愣着干嘛？都聋了？没听到郡公的话吗？赶紧的，速速给长孙大人松绑！”

被强行绑缚扭送至长安的这人并非别人，正是被李二陛下削爵贬官重为庶民，赶出长安城发配回洛阳的长孙无忌。

此时长孙无忌被绑得严严实实站在郭业跟前，正怒发冲关双眼进火地瞪着郭业，嘴角略微发抖，几次张嘴愣是讲不出话来，仅仅只是干嚎声，俨然已经被气到了极致。

几名番子眼疾手快地赶紧给长孙无忌松了绑，暗夜毕竟还是护短，见着他们松完绑立马就冲他挥挥手，示意他们赶紧退下。免得又被长孙无忌故意发难郭业，最后郭业将他们几人拿来问罪。

几名番子匆忙退出客厅之后，暗夜难得干笑两声，亮出那副笑比哭还难听的招牌嗓门儿，低声致歉道：“长孙大人，我这些属下都是些粗人，鲁莽得罪之处，还望见谅才是！”

“哼！！！”

长孙无忌冷冷呼出一口怨气，也不理会暗夜的致歉，双眼仍是目不转睛地怒视着郭业，用讥讽的口吻说道：“郭业，用不着你假好心。你如今春风得意了，竟然欺侮到我长孙无忌头上了。呵呵，你郭大人如今权倾朝野了，竟敢欺瞒圣上，将我强行绑缚扭送长安来，呵呵，虎落平阳被犬欺。郭业，你

到底想怎样？莫非是想挟报当初你我的仇怨，今日想将我密杀于你这平阳郡公府上？”

郭业闻言顿时一阵头皮发麻，心中暗暗埋怨着暗夜和东厂的番子，好了好了，你们这些王八蛋办事情也不过过脑子，现在好了，好事变坏事了，长孙无忌这老匹夫本来就对我有成见，现在更是因为这事儿跟我势不两立了。

咦？

不对啊！

郭业突然从长孙无忌口中听出了一些不对劲，讶异问道：“长孙大人你先别恼怒，莫非这些混账去洛阳拜访你时，并未跟你说明我此番请你来长安的来意？”

“呵呵，信口雌黄，郭业啊郭业，你真是撒谎也不带脸红的。”

长孙无忌又是一番讥讽道：“拜访？请我来长安？你的人一来我家，便破门而入，我想问你，有你们这么拜访别人府邸的吗？至于请我来长安，更是无稽之谈。你的人杀气腾腾地来到我府中，吓煞了我府中老奴不说，还威风凛凛地跟我喊道，奉郭大人之命请你长安走一趟。老夫一个不从，你的人便直接将我五花大绑起来，扔到马车上强行带到了长安。郭业，你如今是圣上跟前的第一红人，我长孙无忌早已是日暮西山，呵呵，你威风了，合该我长孙无忌今日遭你毒手。不过老夫最后还有一两句话要说——”

说到这儿，长孙无忌一副慷慨赴死的模样仰着头，用手指了指头顶一片天，朗朗喊道：“郭业，举头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今日任你逞猖狂，来日必有报应时。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说罢，长孙无忌将心一横，头一撇，完全不再理会郭业，一副你要杀便杀，休要再啰嗦聒噪。

面对着长孙无忌最后一番诅咒，郭业心里也恼火。

不过他恼火的对象并非口出恶言的长孙无忌，而是一旁坐在轮椅上的暗夜。

只见他戟指暗夜，怒斥道：“你瞧你的人都干了些什么烂事儿？老子让他们去洛阳请人，你看他们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连本官请长孙大人回长安的用意都没说，就将长孙大人野蛮地绑回长安来。混账啊混账，都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你现在就给我回去，将此次出门办差的人重大二十军棍，以作惩戒！”

暗夜也知道自己的人这次真是捅了篓子，竟然这么草率野蛮地办差，真是欠收拾欠管教。

不过他也暗暗庆幸，好在大人护短，仅仅是二十军棍的惩戒，打完之后顶多在床上躺个十天半个月的，这种惩罚也算是大人网开一面了。

于是，暗夜嗯了一声，冲客厅外招来两名随从，让他们将自己的轮椅推出客厅。

此时，客厅之中，仅剩郭业与长孙无忌。

郭业冲暗夜训斥一番过后，长孙无忌虽然怒气未消，但对郭业的揣测也不再像刚才那般了，有那么一点点相信郭业之前的解释了。

不过，仍旧一言未发。

郭业拱拱手，向长孙无忌作了一个长揖，歉意道：“长孙大人，下面的人

办事不力，我稍作惩戒，还请长孙大人雅量，多多恕罪。郭某在此向你道歉了！”

这次郭业倒是没有装模作样，这番言辞的确是发自肺腑的。

他换位思考，自己若是跟长孙无忌一样平白被人破门而入，平白被人强行绑缚，一路颠簸到长安，肯定也是恼火有气。而且发号施令之人还是当初的政敌。

但是，尽管如此，长孙无忌还是一副冷冰冰的模样，丝毫没有理会郭业，一动不动地站在客厅中。

郭业见状，只得缓缓道出此番请他到长安的来意：“长孙大人，请消消火，郭某此番请你来长安，并非是为了你我当初的仇隙。而是为了你的妹妹，当今的皇后娘娘！”

为了皇后？

长孙无忌神情骤变，一脸忧色地看着郭业，心急如焚地问道：“郭业，怎么回事？我妹妹出了什么事儿？”

郭业一见长孙无忌的突兀变化，心中又是轻轻吁了一口气，暗道，看来长孙无忌对他的妹妹长孙皇后，的确是发自内心的关心。好啊，只要他还念着兄妹之情，那这事儿还真有戏了……

## 第1135章心灰意冷

“长孙大人别着急，事情并非你想得那样。”

郭业看着长孙无忌这架势，显然是将自己的话曲解想歪了，随后宽慰道：“皇后娘娘身体金安好着呢，你可别胡思乱想。”

这么一说，长孙无忌脸上的忧色立马褪去，不过疑惑又接踵而来，问道：“那你刚才说此番将老夫折腾来长安，又为了我家小妹？”

长孙无忌张口闭口都是小妹长小妹短，按照礼制，他应该称呼自己的妹妹长孙无垢为皇后的。毕竟虽为兄妹，但如今他的妹子可是大唐帝国母仪天下的皇后。

不过也由此可见，长孙皇后在长孙无忌心目中的位置绝对是先亲妹再是皇后。兄妹二人从小相依为命，这份亲情永远都不会因为世间繁华而迷失。

郭业笑道：“是的，此番将长孙大人请过来正是为了皇后娘娘，但不代表皇后娘娘出了什么事儿。长孙大人啊，凡事乐观些，别将所有事情都想的那般悲观，不然你的人生绝对就是一片灰色。你说是这个理儿不？”

“少这儿说教老夫，你郭业还不配！”

长孙无忌是个骄傲的老头，现在虽然被罢官削爵，但哪里受得了郭业这份长辈教训晚辈的语气？

现在郭业在他面前一装逼，立马刺痛了他仅剩的自尊心，当即变脸驳斥道：“你要说便说，不说就立马派人送老夫回洛阳，少在我长孙无忌面前摆出这幅说教嘴脸，我看着心！”

卧槽，长孙无忌这老家伙咋这么不识逗呢？

得得得~郭业一阵暗里摇头，现在还得顺着这老头不宜得罪，不然明日皇后生辰献礼可就要瞎扯淡了。

随即，他言归正传道：“好吧，长孙大人，咱们说正事儿。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明天？”

长孙无忌暂时跟不上郭业的思维跳跃，一脸茫然地嘀咕道：“明天是八月初七，不过年不过节的，能是什么日子？”

郭业嘿笑一声，提醒道：“长孙大人，你忘了我此番将你请来洛阳是为了谁？”

“你不是说为了小妹吗？明天八月初七，噢？”

长孙无忌终于反应过来，惊呼道：“对啊，后天八月初八，可不就是小妹的生辰吗？唉，瞧我这当兄长的，小妹生辰临近，我竟然忘得一干二净，若不是你提醒，唉，惭愧，惭愧！”

终于明白过来了~

郭业嘴角浮起一抹弧弯，正要开门见山说起此番请他来长安的真正用意。殊不知，长孙无忌突然叹息一声，神色变得万分沮丧，一个劲儿地摇头道：“唉，知道小妹的生辰又能怎样？如今她贵为皇后，身在皇宫，但我长孙无忌却已是罢官削爵之人，一介草民，天渊之别，唉……奈何，奈何~”

道出最后几个字后，长孙无忌整个人已经有气无力，颓丧到了极致。

郭业听着长孙无忌的这番话，心里也蛮不是滋味儿，心想，若不是自己的话，长孙无忌也不会落到这个田地。按照正常的历史轨迹，此时的长孙无

忌位极人臣，荣耀至巅峰啊。

唉，造孽造孽，郭业顿时觉得自己咋就有了满满的罪恶感呢？

他看着长孙无忌那落寞和沮丧的神情，动起恻隐之心说道：“长孙大人，皇宫再深，皇后始终是你的亲妹妹。宫墙再高，也无法阻断你们兄妹之间的情谊。皇后娘娘怎会因为长孙大人你罢官削爵贬为庶民，而与你这个兄长隔阂陌生了呢？长孙皇后的为人，你应该比我清楚啊。”

长孙无忌现在暂时忘却了自己与郭业互为政敌的过去，苦笑一声，叹道：“小妹当然不是那种人，但你莫要忘了，圣上恨我入骨，早已下旨严令我再踏足长安半步。呵呵，如今小妹生辰在即，我纵是渴望跟她见上一面，说一声生辰快乐，也是此生无望了呀！”

长孙无忌的这番话说得真是令人心酸，想想当日的长孙无忌位极人臣，一人独领天策府众臣在朝堂之上呼风唤雨，只手遮天，何等的荣耀？再看如今的长孙无忌，与一个路边平民老叟有何区别？

郭业越见越不是滋味儿，心软到了极致，情不自禁地走到长孙无忌身后，用手轻拍着对方的肩膀，安抚道：“长孙大人只要真的有心给皇后娘娘来庆生便好。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担心，自有郭某人来代办处理。”

“谈何容易啊！”

长孙无忌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念叨道：“君无戏言，金口玉言，我追随圣上这么多年，对他太了解了。他说出去的话，何曾见过他收回来？而且如今关陇世族已经倾覆在即，皇上哪里还想再见到我这个罪臣？郭业，你私自将我带回长安，已经忤逆了圣旨。如果我再擅自进宫面见皇后，呵呵，别说我长孙无忌，就连郭业你也难逃皇上的罪责。恐怕到时候，皇上一个迁怒下来，连我家小妹难逃龙颜一怒。罢了罢了，郭业，你还是将我送回洛阳吧，此次你将我强行带回长安，我不怪你。但你还是趁早将我送回洛阳，不然你迟早会因为此事给自己摊上祸事。”

这怎么行？

郭业心里一急，哥们好不容易将你捣腾回长安来，你长孙无忌可是我为皇后娘娘生辰精心准备的贺礼，我怎么可能还会送你回洛阳去？

至于李二陛下这边……

郭业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心中早有了定计。

随即，他赶忙劝道：“长孙大人，难道你就真的不想在皇后娘娘的生辰宴上敬她一杯酒吗？”

长孙无忌摇头道：“这谈何容易？”

郭业又劝：“长孙大人，你要清楚，只要皇上一日不收回昔日的成命，那你今生就别想再踏进长安城半步，更别提皇宫大内。如此下去的话，你此生还想再见皇后一面吗？兄在长安外，妹在宫墙内，共赏一片天，却终生不得见。长孙大人，这可是人生一大不幸事。难道你就真的甘心带着遗憾了却残生吗？”

长孙无忌还是摇头，语气更显颓废，道：“不这样，还能怎样？”

郭业又劝道：“长孙大人，难道你就真就不想借此机会，让圣上收回陈命，重新搬迁回长安，也许还能让皇上恢复你赵国公的爵位呢？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呵呵，你长孙家可还不到二世，你就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子孙后代从此沦为平民，将来成为世间的贩夫走卒吗？”

“郭大人，别说了，你说得这些都是痴心妄想！”

长孙无忌被郭业规劝得有些恼火，重新提请道：“郭业，郭大人，郭郡公，劳烦你将我这个废人送回洛阳吧。从今往后，我长孙无忌就在洛阳了此残生，我长孙家的事也不需要你郭大人操心。你还是多为你自己打算吧，如何升官进爵，如何位极人臣，如何荫荫你郭家子孙吧！”

郭业知道长孙无忌又动怒了，但这次他并未偃旗息鼓，而是趁势又说了一句：“长孙大人，我知道你是不甘心的，如果郭某人能替你达成所愿呢，你是否还继续执意要我派人送你回洛阳？”

“唔？”

长孙无忌闻言浑身猛地一绷，眼神闪烁地盯着郭业的面庞，轻轻惊疑了一声。

在郭业看来，长孙老头貌似有些心动的迹象了。

## 第1136章御宴突变

八月初八，长孙皇后的生辰。

李二陛下将生辰宴放在了晚上，还特意吩咐董顺来统筹操办这次的生辰私人宴席，甘露殿内的一应宫女和内侍太监今日都归他调配。

日落西山，夕阳斜下时，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所出的皇子公主们陆续抵达甘露殿赴宴，其中有长乐公主、豫章公主、城阳公主、还有那个童言巨乳的高阳公主。

刚被封了晋阳公主爵位，昔日一泡尿撒到郭业身上的兕儿公主也由一位宫里嬷嬷抱着，进了甘露殿。

就连刚学会走路还踉踉跄跄的皇子雉奴，也在一位内侍老太监的帮助下，来到了甘露殿。

郭业早已先一步来到了甘露殿中，见过了李二陛下和皇后娘娘。

他看着这些不算熟悉，但也不算陌生的皇子皇女们，心中不禁暗叹，都是龙子凤女啊，果真是宫廷御宴中的私人宴会，与有荣焉啊！

等着这些公主皇子们进来向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请好问安之后，郭业也逐一上前向她们拜见。

别看他现在贵为平阳郡公，在李二陛下面前混得风生水起，可是礼制不可废，君始终是君，臣子始终是臣子，就算一大堆小屁孩的皇子皇女，他们也是天家子女，也是郭业的君。

郭业一番行礼过后，李二陛下夫妇率众子女相继落座。至于兕儿公主和雉奴皇子两人还小还没开荤，目前还不适合开吃这些山珍海味，所以自然是走个过场，象征性地给长孙皇后作揖贺寿一下，便被嬷嬷和内侍们带离了甘露殿。

殿中，董顺特意在摆了一条长长的汉白玉饭桌，李二陛下夫妇居中而坐，其他几位公主则分坐左右。

郭业也坐了下来，就坐在左侧，紧挨着寡言少语不苟言笑的长乐公主旁边，这位公主殿下性子偏静，加上身子打小就不好，所以一直都是冷冰冰的模样就像一块冰山似的，让坐在她左侧的郭业真心有些不适应。

而郭业的对面，则是坐了豫章公主，城阳公主，还有那位人小鬼大，童言巨乳的高阳公主。

尤其是高阳公主，就跟她面对面地坐着，郭业的双腿只要微微伸直，便能碰到对方的小蛮靴上。

坐罢之后，顺公公就屁颠屁颠地跑上来，向李二陛下问询是否可以上菜倒酒。

李二陛下看了长孙皇后，笑道：“今日皇后最大，她说了算！”

只见长孙皇后微微颌首，轻吟一声上吧，顷刻间，宫女们便纷纷从殿外鱼贯而入，将一盘盘精雕细琢的菜肴上上桌来。

公主殿下们一开始便给自己的母后祝完寿，又献完了寿礼，空着肚子撑到现在，早就饥肠辘辘了。

长孙皇后见状，不由抿嘴一笑，冲几个女儿挥挥手，笑道：“都别愣着了，用膳吧！”

“父皇用膳！”



“母后用膳！”

四位公主倒也矜持，乖巧地谦让了一番之后才开始动筷用膳。慢条斯理细嚼慢咽地劲儿，还真让郭业不得不服，这都饿成这样了，还在这儿装呢？

李二陛下见郭业一直没有动筷，误以为郭业拘谨在客气，不由笑问道：“郭卿也吃吧，朕这是家宴，用不着那么多的礼数。”

郭业一愣，立马明白过来，应了一声是之后，也学着几位公主殿下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

食不言寝不语，一顿私人御宴上倒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谈话，临近尾声时，又见顺公公领着几名宫女收拾着饭桌，然后又送上来盛着时令瓜果的瓷盘。

郭业今天没有饮酒光吃菜了，正好口干得紧。伸手就要去拿瓜果，却听长孙皇后没来由地长叹一息：“唉……”

一声叹息，顿时将所有人的目光吸引了过去。

性子跳脱欢快的高阳公主立马起身来到长孙皇后身边，轻轻捏着皇后的肩膀，带着撒娇的口吻问道：“母后，今日可是你的生辰，你为何突然叹起气来呢？”

几名公主也是目光带着茫然，貌似心里也跟高阳公主同样一个疑惑。

倒是李二陛下微微皱起眉头来，好像猜到了一些长孙皇后为什么突然叹息的原因。

高阳公主见长孙皇后不答话，又是问道：“母后，是不是对我们姐妹几人送的礼物不满意啊？”

只听长孙皇后摇头苦笑道：“不不不，母后没事，你们都很乖，你们送给母后的礼物也很丰盛，有蜀锦制成的披肩，有东海的珍珠，还有巧夺天工的金饰，母后看着欢喜得紧，母后很满意。母后只是看着你们几个都这么乖，看着你们几个都在母后膝前承欢，想起了你们那两个还在宫外吃苦受罪的皇兄。”

郭业终于明白李二陛下为何会皱眉了，敢情他是猜到皇后会在这时提起前太子李承乾和贬黜黔州的魏王李泰。

这两个虽然是李二陛下的儿子，可现在他对这两个不争气的儿子可是厌恶反感着呢。

在这个心情不错的时候提起这两个孽障，长孙皇后这不是给李二陛下上眼药，给李二陛下心里添堵吗？

几位公主听到母后这么说，也不仅脸呈失落之色，显然，她们对自己的这两位哥哥还是有感情的。

长孙皇后打开了话匣子，自然一时半会儿停不下来，继续说道：“本宫贵为一国之母，手掌六宫之主，哪怕金山银山堆在本宫面前，本宫也不会眷恋半分。今日是本宫的生辰，本该是儿女承欢膝下，享受天伦之时，可本宫最疼爱的两个儿子却不在身边尽孝，此情此景，让本宫如何能开心的起来？一个被废了太子位，圈禁在皇庄终生不能出庄；一个被罢了王爵贬刺到黔州这种穷苦之地，当什么领兵的大都督。皇上，他们兄弟虽然不争气不长进，可他们都是本宫辛辛苦苦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呀！”

最后一句话，长孙皇后几乎是哽咽地冲着李二陛下说得。

此时，郭业分明看见李二陛下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了，不是那种恼羞成怒

的神色，而是那种头皮发麻招架不住的难色。

长孙皇后还是不依不饶，似乎今天要将忍在心里的苦水如长江之水般倾倒的一干二净不可，继续哽咽道：“皇上啊，他们可都是你我的心头肉啊，你怎么就舍得如此严惩他们兄弟二人呢？今日是臣妾的生辰，你给臣妾操办的再好，给臣妾置办再多的山珍海味与绫罗绸缎奇珍异宝，都远远不及承乾和泰儿回到臣妾的身边。皇上，臣妾恳求您，收回陈命，饶过这两个孩子吧。”

最后一番恳求，长孙皇后已是潸然泪下，哭得跟个泪人儿似的。

顺带着，几名公主殿下也跟着母亲啜泣了起来。

这下李二陛下可就有些暗暗恼火了，这好端端的喜庆日子，竟然还搞得母女恸哭的场面，这不是扯犊子吗？

于是乎，他板起威严君王的面孔，微微呵斥道：“皇后，你可是大唐的皇后，你让朕收回陈命饶过那两个不争气的孽障，你这不是让朕失信于众臣，失信于天下万民吗？”

“呜呜，臣妾是大唐的皇后没错。可臣妾现在只想做个母亲，做个儿子在身边尽孝的母亲！”

长孙皇后这番话说出来，明显是因为对两个儿子思念成疾而有些失态了，但在郭业看来，这样的长孙皇后才够真实，才是活生生的中国女人。

李二陛下被长孙皇后这么一来，更是有些招架不住了，他不可能在今天这种特殊的日子黑起脸来大骂皇后，更不可能迁怒在场的几位公主。

于是乎，他将目光转向到了郭业身上，使了使眼色，发问道：“郭卿，你不是说给皇后准备了一份儿特殊的礼物吗？礼物呢？还不快快呈上来，让皇后和几位公主开心一下？”

郭业暗道一声，来了，李二陛下指派下来的任务，终究还是来了。

不过面对着今天这种场面，他心里也泛起嘀咕打起鼓来，妈蛋，一会儿长孙无忌一上场，李二陛下你可别被哥们我气晕过去才是。

## 第1137章郭业，你放肆！

“罪臣长孙无忌，叩见陛下！”

一身平民素衣的长孙无忌早已在殿外候着，闻听郭业的召唤后便颤颤巍巍进来殿中。

一声喧呼，长孙无忌便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行了一个三拜九叩之礼，十足的平头百姓得见君王的礼仪，不可谓之不隆重。

长孙无忌参拜过后匍匐在地，一动不动犹如一块化石般，大有未闻李二陛下喊平身就不起来的架势。

不过刹那间同样石化的可不单单是长孙无忌，还有长孙皇后，还有李二陛下。

对于长孙无忌突然进了宫，突然出现入了殿，突然出现在李二陛下面前。

长孙皇后自然是悲喜交加，自幼与兄长相依为命的她，自打上次长孙无忌被罢官削爵之后，可足足有一年多近两年没见过面了。而且因为李二陛下的圣旨，兄妹之间更无书信的往来。很久很久没有彼此双方的消息。长孙皇后甚至以为，只要皇帝一日不解除那道圣旨，她这辈子恐怕永远也不能与兄长有相见的这一天。

没想到，今日能在生辰这种特殊的日子见到失联许久的兄长，近乎思子成疾的长孙皇后霎时潸然泪下，看着匍匐在地的兄长如鲠在喉，激动地久久说不出话来。

李二陛下见到突兀出现的长孙无忌，虽然也如长孙皇后般石化当场，但神色变幻却是截然相反。

只见他紧紧抿着嘴唇，神情上从最初的惊讶飞快地幻化，渐渐地，脸上怒色隐现，厌恶地看了一眼地上的长孙无忌之后，立马扭头看向站起身来的郭业，怒目相视之下，眉头早已拧成了一个大疙瘩。

显然，他对郭业的此举非常非常不满。

随后，强压着火气语气不善地质问道：“郭卿，朕让你给皇后准备贺礼，你却将他带进宫来作甚？”

郭业一脸无辜地回道：“陛下，这便是臣为皇后准备的贺礼啊。臣今日为皇后献上的贺礼，便是将长孙大人从洛阳接来长安，并将他带进宫里来，让他亲口跟皇后说一声生辰快乐。”

说到这儿，郭业还一副天真无邪地模样沾沾自喜说道：“皇上，臣可是按着您之前的吩咐，这份礼物既不能太贵重，也不能俗气。怎么样？臣将长孙大人带来宫里，让许久未见的皇后娘娘见上一面，是不是别出心裁，很有创意啊？”

“放肆！”

李二陛下这下可真被郭业激怒了，拂袖怒斥道：“你这个混账，竟敢未经朕旨意便将他带来宫中，你莫非忘记朕当初那道圣旨了？朕不仅将他罢官削爵，还明令旨意禁止他从此不得再踏足长安城半步。你，你，你这个混账，竟敢忤逆圣旨，欺君罔上？”

“咳咳咳～”

郭业被李二陛下的连番问罪惊得咳嗽几声，然后伸手指了指跪在地上的

长孙无忌，冲李二陛下说道：“皇上，您不都说了今日御宴是私宴，不扯那些国法嘛。您在看，几位公主殿下貌似对臣这份别出心裁的礼物，还蛮喜欢，蛮开心的呢。”

李二陛下再循着郭业的指引，看向长孙无忌这边时，竟然见着几个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离开了位置，跑到了长孙无忌的身边将他围拢了起来，儿女神情上掩不住的开心欢喜，蹦蹦跳跳叽叽喳喳个不停。

“舅父舅父，你到底去哪里了哇？你可是好久没有进宫看高阳了。”

“舅父舅父，豫章新近做了几首诗，舅父你给我评评嘛。”

“舅父，你不来看母后也就罢了，怎得连城阳都忘记了？你可是答应过城阳，要在城阳及笄之年带我回洛阳老家游玩的呢。再过两个月就是城阳就该行及笄之礼了，舅父真是忘了，哼！”

就连一向寡言少语冰山一样的长乐公主李丽质，都忍不住欢心地蹲下身来，裙裾着地荡起一层与往日性子不相符的靓丽活泼，将双手扶在长孙无忌伏地的胳膊上，柔声说道：“舅父快些起来，咱们一家子人，跪在地上作甚？”

面对着几位公主外甥女的问询和挽起，长孙无忌貌似无动于衷，仍旧是匍匐在地，纹丝不动。

此时，长孙皇后也缓缓走了过来，将眼角的泪痕擦拭了干净，俯下身子伸手搭在长孙无忌的胳膊上，说道：“兄长快些起来，别跪着了，今日咱们不再朝堂，更不议国事，焉有哥哥跪妹妹，舅舅跪外甥女的理儿？”

“罪臣不敢！”

长孙无忌依旧头朝地未抬起，瓮声说道：“皇上未闻召见起身，罪臣万万不敢起来。”

喇~

长孙皇后还有四位公主殿下将恳求的眼神不约而同地落在了李二陛下身上，尤其是高阳公主，竟蹦蹦跳跳地来到李二陛下跟前，撒娇求道：“父皇，快点让舅父起来呀，他都这么大年纪了，你怎么忍心他跪在地上受罪呢？”

郭业暗暗地赞许了下高阳这个童言巨乳的公主，心说，看来胸大无脑这话也不尽然。

同时也对其他三位公主默默地赞扬了一把，真是给力，有你们这几个李二陛下的心肝宝贝女儿在闹腾，我就不信李二陛下他还能硬下心肠来。

“高阳不许胡闹！”

李二陛下虽没有对高阳生气发火，但还是将高阳公主的双手挣脱，貌似没有让长孙无忌平身的意思。

高阳顿感委屈，撅着嘴返回了长孙皇后的身边。

因为李二陛下对长孙无忌的漠视，一时间殿里的气氛有些凝重。

四位公主殿下平日里也蛮畏惧李二陛下这位父亲，其他三位公主见着一向顽皮的高阳也被父亲拒绝，陡然不敢再上前替舅父长孙无忌求情。

皇后则是无奈地摇摇头，泪水止不住地哗哗又流了下来。

李二陛下直接将目光对准郭业，怒气腾腾地质问道：“郭业，你大胆放肆，越发没规矩了。你今天此举，到底这是何用意？”

郭业发现李二陛下不吃几位公主那套之后，暗道一声悲剧，随后深吸一口气.....

抬头挺胸，目光澄澈地平视着李二陛下，轻声说道：“皇上，您要臣送一份能哄得皇后娘娘开心的礼物，臣绞尽脑汁思前想后才想到，现如今，唯有亲情才是皇后最想要的礼物啊，皇上！”

“亲情？”

李二陛下双眼中的怒火未曾削减，不过还是情不自禁地低吟了一声：“亲情……”

## 第1138章他，老了！

趁着李二陛下失神的空档儿，郭业突然冲长孙皇后狡黠地眨巴了下眼睛，将长孙皇后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长孙皇后止住啜泣泪痕斑斑地看着郭业，一脸迷茫不知所以然。

郭业暗里着急，急忙将目光在四位公主身上扫视一遍，然后冲殿门外努努嘴，再将双眼落回长孙皇后身上。

这下长孙皇后终于明白郭业的意思了，她是个聪慧的女人，俨然看出了今天郭业此番举动完全是善意的，真是想要成全自己，帮自己兄妹一把。

一时间，她曾经因为郭业将自己兄长逐出朝堂，而隐藏在内心最深处的那一丝丝对郭业的怨恨，随之烟消云散。

顷刻，长孙皇后便领会深意，带着几个公主迅速离开了甘露殿。

李二陛下一见动静，正纳闷皇后的突然举动，就见郭业走至长孙无忌跟前，俯身下去强行将他挽起，低声道：“长孙大人，起来吧，别跪着了。”

长孙无忌依旧如顽石，纹丝不动。

郭业暗骂一声尼玛，还坚挺上了～

随即，他又附耳来了一句：“现在情况有变，您老也别挺着干耗着了，我跟皇上单聊几句，您先在外面候着吧。你在这儿反而说话不方便了。”

长孙无忌闻之，虽匍匐在地，但却微微有了一点动静。

郭业趁势安抚道：“放心吧，我说到做到，肯定替你摆平此事。就算做不到让你恢复国公爵位，至少也要让皇上松口，让你回长安养老，不是？”

“呃……”

长孙无忌低吟一声，微微抬起头来，露出渴望的眼神，低声感激道：“那就有劳郭大人了。”

长孙无忌难得感激了郭业一声，缓缓爬起身来，眷恋希翼地看了一眼撇头在一边冷着脸的李二陛下，徐徐退出了甘露殿。

李二陛下虽然撇着头，但也察觉到了长孙无忌退出甘露殿，随之将头侧过去望向殿门口方向，自言自语地轻叹一句：“岁月不饶人，无忌，真是苍老了许多啊！”

郭业闻之霎时一脸怪异，暗道奇怪，这刚才还甩着一张臭脸，现在竟然感慨上来，难不成刚才那幅拒人于千里之外都是李二陛下装出来的？

正要开口，却见李二陛下将犀利的目光对向自己，郭业心生尴尬，只得一阵傻笑以作回应。

出奇地，李二陛下这次没有斥骂郭业，而是目光极其犀利地盯着郭业，欲要将其看穿一般，盯得郭业心里打鼓直发毛。

“唉……”

李二陛下又是一声长叹。

紧接着，他缓缓说道：“郭卿啊，你这份礼物倒是真的别出心裁，呵呵，亲情！没错，这份礼物倒是观音婢最想要的，也是朕没法给她的。朕的确没想到，郭卿你竟如此心细如发，将长孙无忌从洛阳接到长安，领进宫来给观音婢庆生辰。不错不错，真的很不错，不过却打了朕一个措手不及啊。”

李二陛下这番话说出来语气非常平淡，郭业着实听不出喜怒来。

他只得硬着头皮回道：“皇上，您之前要臣要选一件哄得皇后娘娘开心的

礼物，而且又不能太过昂贵，因为皇后不喜欢铺张浪费。可真把臣难住了。臣左思右想啊，愣是想不出一份合适的礼物来。后来臣琢磨了一宿，想现在皇后娘娘现如今贵为一国之母，六宫之主，地位尊崇不愁吃穿，更不乏那些价值连城的宝贝，兴许缺得就是最简单最朴素的东西。

而这最简单最朴素的东西，唯亲情耳。臣一开始想着擅作主张，将承乾殿下或魏王殿下接回宫里来，好让皇后高兴一把。可是一想到这两位殿下曾经做了许多让皇上您震怒乃至伤心的错事，所以臣只能将主意打到了长孙无忌身上。这不，臣就擅作主张，将长孙大人带进了宫里，让他与皇后娘娘见上一面，亲口给娘娘道上一声恭贺。”

“呵呵。”李二陛下淡笑一声，道，“既然你明白承乾和泰儿这两个孽障不孝，一个被朕废了太子，一个被朕削爵贬配，不敢将他二人擅作主张领进宫里来。那么你又忘了长孙无忌当年率领天策府一系臣工，在朝堂之上独领风骚与朕对峙，处处掣肘朕之事了吗？朕将他罢官削爵，将他贬出长安发配洛阳，终生不得踏进长安半步。今日你将他领进宫来，这不是要朕自食其言，让朕失信于天下吗？”

“皇上！”

郭业恭恭敬敬地拱手作了一揖，郑重说道：“皇上，听臣一言。长孙无忌不比两位殿下，他老了，真的老了，再无争雄之心了。而且，关陇世族覆灭在即，他再回长安又有何作为，不过一孤家寡人耳。与其让他与皇后娘娘兄妹分离，老死不相见，皇上不如乐得大方一回，将他重新召回长安颐养天年，恢复他赵国公的爵位，也好让那些朝中元老大臣们知晓，皇上并非无情之人，皇上的心里还是体恤老臣的。同时，也让皇后娘娘了却了一块心病。咳咳……皇上，臣出身草根，知道家和万事兴。您是天家皇族，但何尝不是这个理儿呢？”

“家和万事兴……”

李二陛下咀嚼回味了这五个字，埋头低声嘀咕道：“是啊，长孙无忌老了，关陇世族也渐行渐远了，他即便回长安又能有何作为？朕又何须再忌惮他？亲情，亲情，世人都说一入宫门深似海，天家最是无情人。朕偏偏要告诉他们，朕这个皇帝并非冷血之人，朕要让那些老臣忠骨们知道，就算长孙无忌这种人，朕也能原谅他，饶恕他！”

呼～

郭业暗里松下一口气，李二陛下能说出这番话，显然自己这番针砭厉害晓之以情的话起了作用。

果然果然，无论是什么样的病人，不管你是贩夫走卒的屌丝，还是高高在上的帝王，对症下药永远都是王道。

既然现在李二陛下松动了，郭业自然要使出杀手锏——捧赞！

他深吸一口气，正准备山呼万岁，洪钟大吕般称上几声皇上英明。

话未出口，却听李二陛下突然冲他挥手示意道：“罢了，郭卿，你去将皇后，还有长孙无忌唤进殿中来吧。今日是皇后的生辰，朕就讲亲情，不讲其他……”

呃……

郭业微微一怔，喜上眉梢，咧嘴嘀咕道，有戏了！

## 第1139章知足常乐

“罪臣长孙无忌叩见陛下！”

长孙无忌再次进来甘露殿，一入殿中叩拜在李二陛下跟前。

长孙皇后与之同入，想要将他挽住已经来不及。

随后，四位公主殿下也鱼贯而入殿内。

李二陛下轻轻摇了两下头，无论是神色还是声音，都变得平和了许多，说道：“无忌，起来吧，今天只讲亲情，不论其他。你是皇后的兄长，自小与其相依为命，抛开以往种种，你我仍是一家人。起来吧！”

李二陛下难得讲出这番平实的话来，但听在长孙无忌耳中却是久旱之地突逢甘露，心中激动之情不可言表。

无忌！

李二陛下的一声无忌，叫的长孙无忌老泪纵横，多久没有听过陛下这么称呼自己了。

郭业见状摇头，心中感慨万千，要说当初长孙无忌位高权重，朝堂之上呼风唤雨，率天策府旧臣一系独领风骚，何等的牛逼轰轰？现在，竟然因为李二陛下的一声直呼其名，而感动得稀里哗啦，如此轻易便将他满足，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他上前将其扶起，耳语道：“长孙大人，赶紧起来吧，你看皇上都让你起来了，您这么跪着算什么档子事儿？”

长孙无忌知道眼前的一幕肯定是郭业的游说起了作用，随即在郭业挽他起身之际低头说了一声多谢。

气氛一时之间轻松欢快了许多，几位公主也再次一脸喜逐颜开地围在了长孙无忌身边，叽叽喳喳叫着舅父。

郭业没想到长孙无忌还真有几份“公主缘”，竟能讨这几位公主殿下的欢心。

放下心中枷锁与身上包袱的长孙无忌顿时整个轻松了下来，与长乐公主、豫章公主等几位公主一笑一乐一问一答间，倒也勾勒出了一副天伦之乐的画面。

李二陛下见着自己的女儿们和舅父嬉闹正欢，见着自己的妻子观音婢嘴角抿笑，一副非常知足地眼神望着哥哥长孙无忌和女儿们的欢愉，也觉得原谅长孙无忌，真的无关紧要。

不过他虽然被郭业说通，对长孙无忌放弃了成见和憎恶，但让他坐下来和长孙无忌有说有笑恢复到往日那种亲密无间，已经很难很难了。他心知肚明，再也回不去当年征战天下时的生共死和彼此信任了。

他不愿因为自己而打破甘露殿内这份和谐与安宁的气氛，更不愿扫了今天观音婢的生辰的雅兴。

随即，他看了眼郭业，吩咐道：“回头就由你通知宗正寺的李道宗，就是说朕的意思。即日起，恢复长孙无忌赵国公的爵位，将原来的赵国公府重新赐还与他，让他在长安颐养天年吧！朕还有政务要处理，先回望北阁了。”

说罢，李二陛下便抬步走向殿门方向，路过一脸惊愕的长孙无忌身边时，他又淡淡地说了一句：“无忌啊，以后没事就多进宫陪陪皇后吧。”

话音落下，人已出了甘露殿，留下了神情惊愕的长孙无忌和长孙皇后，



尤其是长孙皇后，尽管心知肚明郭业向自己的丈夫规劝谏言了，但愣是没想到丈夫竟然会这么快时间让步如此之大。

高阳公主等人没心没肺，一听父皇离去的话欣喜异常，又是嘻嘻哈哈地围着长孙无忌叫起了好。

郭业了解李二陛下突然离去的小心思，不过也不道破。如今李二陛下能够让步，既让长孙无忌搬回长安颐养天年，又恢复了他赵国公的爵位，在他看来已经最好的结果了。

现在生辰宴也过完了，李二陛下也走了，他呆在这儿也无所事事。

于是，他也起身向长孙皇后告辞，路过长孙无忌身边时，他低声说道：“长孙大人，郭某说到做到，现在皇上不仅既往不咎，还赐还府邸爵位，见好就收吧。走着走着，我也先去找一趟江夏王爷，宗正寺的事儿还得拿主意。”

说罢，他也随着李二陛下的脚步，走出了甘露殿。

郭业离去一小会儿，长孙无忌这才从惊愕之中缓缓恢复过来，望着早已消失郭业人影的殿门口，摇头叹道：“没想到他会帮我，倒是我小瞧了他的心胸气度，唉~~苟活大半辈子竟不如一个小辈，今天我是彻底服气了。我虽一把年纪，但做官我不如郭业，做人更不如郭业，小妹，我是不是很失败？我这个哥哥，是不是太让你失望了？”

说到最后，长孙无忌竟情不自禁地问向了长孙皇后。

长孙皇后摇摇头，也是将目光转向殿门口，轻轻回道：“并非是兄长你不如他，而是你一直都小瞧了他，排斥着他。其实，他是个好人，更是个大有作为之人啊，兄长！”

长孙无忌又是一声叹息：“唉……”

长孙皇后何等冰雪聪明，自然猜出自己哥哥现在心里在想些什么，既依然存着老骥伏枥的壮志，更还是有了几分日薄西山的迟暮，纠结异常。

于是，她轻轻提醒道：“兄长，你年事已高，关陇世族更是土崩瓦解不复当年，这做人就该知足长乐啊！圣上能赐还你爵位府邸，你更应心存感激，而不该心存卷土重来的妄想啊。今日不同往日，如今的朝堂，如今的天下，早已不复当初的光景了。机会这种玄妙的东西，只有一，哪里还会有二？”

长孙无忌身子一震，顿时又老去十来岁般，整个人刚刚焕发出来的熠熠神色随之消亡，又恢复到了老朽迟暮之色。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苦笑摇头，点头说道：“小妹说得极是，我已是半截入黄土之人，还争什么抢什么呢？老啦，该颐养天年，享受天伦啦。”

言罢，长孙无忌仿佛脱胎换骨真像变了个人似的，与高阳公主这几个外甥女打闹到了一块儿，不时发出阵阵爽朗之声。

长孙皇后见自己的兄长是真的悟了，不由一抹欣慰之色浮上面庞，素雅面颊平添几分欢喜之色。

她欣慰地看了眼哥哥长孙无忌，又宠溺地看了几眼四个女儿，然后缓缓踱步走至殿门口，走到殿外……

只见她眉黛高耸，双眸明亮地眺视着高高拔起的宫墙，欲要将视线拓宽到宫墙之外的长安城中。

稍稍凝神一会儿过后，她喃喃唏嘘了一句：“郭业，你帮了本宫这么多，本宫又该如何报答于你呢？”

## 第1140章夜会故人来

郭业出来皇宫，去了一趟江夏王府。

他在王府见到了江夏王李道宗，并将李二陛下的口谕面呈于他。

对于李二陛下对长孙无忌的原谅，李道宗倒是没有多大的意外。毕竟他和长孙无忌同在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帐下共过事，对长孙无忌谈不上十足恶感。而且他很清楚，皇帝和皇后夫妻感情甚笃，皇帝对皇后更是用情专一，就冲这一点，他也觉得皇帝迟早会对长孙无忌网开一面，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而已。

但是，对于皇帝竟然收回陈命，恢复长孙无忌的赵国公爵位，并赐还赵国公府邸的圣谕，他还是相当惊讶的。

惊讶的是一向刚愎自用喜欢乾坤独断的皇帝，竟会如此轻松收回陈命，将这些荣耀重新赐还给长孙无忌。

李道宗在李渊父子太原起兵造反时，就跟在李世民身边，后来又在李世民的秦王天策府效力，所以对如今身为九五之尊的李世民非常之了解。

李世民在他眼中历来说一不二，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一直都没有收回来的习惯。尤其是长孙无忌这种诏告天下罢官削爵逐出长安的圣旨，在李道宗想来，皇帝是不可能收回陈命的，这不仅影响到他金口玉言的权威性，更会让他这个大唐皇帝丢失颜面。皇帝最惜面子，最重名声，这早已不是秘密。

但是他还是低估了郭业在李世民眼中的份量，没想到啊，当年那个不起眼的毛头小子，当年那个狠狠坑了自己一把的混账小子，竟然羽翼丰满长成了苍天大树，竟然已经能够左右当今圣上的决定了。

他不是傻子，既然圣上能让郭业来给自己传达这道旨意，那想必是郭业在其中起到了作用，让皇帝收回陈命，赐还长孙无忌的爵位和府邸。

李道宗暗暗对比了一把，他坚信，换做自己，绝对是很难如郭业一般，能够让皇帝心甘情愿地做出违反初衷的决断。

不可小觑！

郭业，已然不是昔日阿蒙，断然不可小觑！

很快，李道宗的心里不仅不再小觑郭业，相反更对郭业礼遇有加起来。

不单频频让王府下人给郭业上茶添水，还放下往日的身段跟郭业畅聊起来。

不过他很聪明，一如既往似商贾般聪明，并不跟郭业聊些朝堂时政之类的事情，而是聊些风花雪月之事，倒也合郭业胃口。

李道宗这么做的目的，心照不宣，无非就是不想让郭业觉得自己这个堂堂的江夏王有攀附阿谀当红权贵之嫌，不然这也太跌份了。

小叙一会儿过后，李道宗见着天色已晚，正要开口邀请郭业留宿来着。

谁知郭业却起身婉拒告辞，佯称刚得一子未满月，产后贤妻坐月子，不宜在他人府上留宿。不顾江夏王李道宗的殷情挽留，离开了江夏王府，坐上自家马车出了皇城，走到了朱雀大街上。

他找借口执意离去，并非是讨厌江夏王李道宗其人，其实李道宗在他印象里还是可以的，至少当年自己还坑过李道宗一把，将他手中的长乐坊赢到了手中。

他之所以不愿在江夏王府过夜，是因为就在今天领长孙无忌进皇宫的时候，他在家中收到了一封投书，是一名陌生人来他家中见他，并投书一封。这个陌生人不过是城中专门给人跑腿送信的闲汉。

让下人给了一点碎银打发走闲汉之后，他拆开书信阅览，顿时大惊，原是故人来！

若不是因为要参加长孙皇后生辰宴，他早就照着书信中留下的地址，去见写这封信的主人了。不过长孙皇后的生辰不给耽搁，他只能将故人投书信之事暂时搁置一旁。

眼下，参加完长孙皇后的生辰宴，完成了李二陛下交代的任务，又替长孙无忌实现了当初的承诺，并见完了江夏王李道宗传达完李二陛下的旨意。

他自然就马不停蹄，驾车出皇城，去会一会那位派人投信的故人了。

按着书信上留着的地址，他让马夫驾车走朱雀大街，然后拐进了一条小胡同，最后因为夜里宵禁马夫亮出平阳郡公府的腰牌，顺利进入了洛水坊。

洛水坊不同于郭业所居住的太平坊，更不同于夜夜笙歌的平康坊，更与各地州府设在长安的办事处的崇仁坊不同，它是长安城中的为数不多供穷人居住的里坊，也就是俗称的贫民窟。

要知道，现在是大唐贞观年间，贞观盛世的太平初景已现，虽然谈不上家家户户仓禀足，谈不上家家户户有藏金，但至少长安城的百姓，帝都的百姓过了小康水平线，那绝对不是吹牛逼的。

因此，像洛水坊这种贫民窟并不多见。住在洛水坊里的百姓，几乎都属于生活在温饱水平线以下的长安百姓。放在后世，基本都能达到领低保的标准。

因此，洛水坊里居住的百姓，不是干着白天行乞要饭的行当，就是夜里干着倒夜香拾粪的勾当。

堂堂平阳郡公府的马车能出现在洛水坊，也委实惊到了负责把守洛阳坊坊门的那几名守夜巡兵。

郭业示意马夫交代守夜巡兵，让他们不要喧哗惊动他人。

然后继续让马夫赶着马车，在洛水坊中穿梭在小巷子里。

约莫过了不大会儿，马车停在了一座破败的土墙小院门前。

郭业下来马车，见着小院木门早已烂倒在地上，中门大开着。

而院里院外连一盏引路照明的灯笼都没有，若不是今日天山还悬着一轮弯月，恐怕早已是漆黑一片，寻不到进院之门了。

马夫立马替郭业盏起灯笼，正要前边引路带郭业入院，却被郭业阻住，说道：“你不用进去了，在院外候着就行，把灯笼给我，我自个儿进去。”

马夫是郡公府的老人儿了，对郭业忠心不二，有些担忧地说道：“大人，还是小的陪您进去吧，里头一片腌臢不说，还乌漆抹黑的，万一夫人在里面……”

“你想多了。”

郭业伸手接过马夫手里的灯笼，笑道：“千军万马我都能闯过来，还要忌惮这么一座小小破院吗？再说了，今日我是夜会故人，哪里有什么不测？放心吧，我自个儿进去就行，你外面等我便是。”

说罢，郭业手提灯笼放前头，借着灯笼散着的橘黄烛光，缓缓步入这间破败不堪，看似早已荒废许久的小院……

## 第1141章判若两人

“郭大人姗姗来迟赴约，许是贵人事忙，将故人投信邀约抛诸脑后了吧？”

突兀，一道声音骤然响彻漆黑如墨的破败小院中，划破了夜空下小院中的寂静阴森。

幸亏郭业心里早有预料，不然在这种环境下绝对会被这道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魂飞魄散，当场昏阙过去。

他闻声止步站在原地，辨不清声音源自哪里，只得提着手里的灯笼环扫一边院里四周，四下搜寻这声音的主人身在何处。

不过徒劳无益，借着灯笼的照映，愣是在院里四周找不到人。

“郭大人别找了，这院里空落落的，连个坐得地方都没有，我真会瓜兮兮地站在院里等你一宿啊？”

接踵，这声音再次传来：“你的正前方是这间小院的主卧，我就在屋中一直坐等着郭大人呢。”

“卧槽！”

郭业气骂一声，将灯笼提到身子正前方，啐骂道：“神神叨叨的，你可真够闲的！”

数落间，借着灯笼散发的淡黄亮光引路，郭业迈步向前走了十几步，入了屋中。

屋内狭小，灯笼一入霎时亮堂起来。

屋内陈设简陋，甚至谈不上陈设，仅有一张掉漆圆桌，三两只胡凳，还有一张纱帐都已经挂满蜘蛛网的破旧拔步床。

显然，这里已经被主人家荒废很久很久了。

散落横陈在地上的一些残旧家具，险些将郭业绊倒在地。看来主人家搬离此处时，走得比较匆忙。

郭业将灯笼挂在墙壁突起的悬钩上，然后将目光转向那张掉漆残旧的四足圆桌……

桌上倒是被擦拭的干净，谈不是一尘不染，但至少还看得过去。

桌上，摆放着满满一大盆的酱肘子，还放着两坛子酒，一坛泥封未启，一坛早已是酒香四溢。

当然，有酒坛自然有酒碗，足有两只。

桌边那人左手捧着一只酒碗，右手抓着一只酱肘子，已经吃喝上了。

见着郭业进来，那人直接将吃到一半的肘子扔回盆里，挥挥油腥腥的右手，招呼道：“来来来，长安九味斋的酱肘子，再配上一坛子平康坊神仙居的醉神仙老酒，哈哈，真是人间美味，绝配啊！”

郭业看着对方，徐徐走了过去……

对方满嘴油腥，跟个吃货一样，本该是一尘不染素洁的那身白袍，早已被酒水泼洒湿漉漉的，一片一片的油渍应是双手擦拭而脏污的。

奶奶的，郭业被眼前这位的邋遢相给惊呆了，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白袍飘飘，衣冠胜雪的白衣神箭王伯当啊？

没错，投信邀约郭业，深夜来这鬼屋一样的小院里会晤之人正是当日那个退隐山林的王伯当。

卧槽儿，这也太毁形象了吧？

这哪里还是当年那个帅大叔，如今活脱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懒汉醉鬼啊。

到底是什么缘故让他变成这样？

莫非是前番太上皇李渊携李元庆、李元芳等三位王爷改天换日，图谋造反时，王伯当殃及池鱼被时任吐谷浑大都督的河间郡王李孝恭擒获拘禁，在牢中受了不受磨难，才让他如此颓丧？

想到这儿，郭业也觉得自己挺对不住王伯当的，要知道若不是自己的牵连，他哪里会经历这个磨难？而且在剿灭平定太上皇党羽之后，在吉米率奇兵队击杀李孝恭救出王伯当之后，自己貌似连亲自前往吐谷浑安抚王伯当一番都没有做，甚至连封信都没给对方去过。

郭业越想，心里越是内疚惭愧，来到桌前单手启开那坛老酒所谓泥封，哗啦啦给自己倒上了满满一碗。

然后举起酒碗冲王伯当敬道：“王前辈，好久不见，这一碗我敬你！”

王伯当也不矫情，与郭业碗碰碗，随之——一饮而尽，将酒碗轻摔回桌上，大呼一声：“痛快！”

继而伸手入盆，抓起一个酱肘子只顾啃了起来，狼吞虎咽好像饿了好久似的。王伯当边吃还边口齿不清地招呼道：“尝尝，尝尝，这九味斋的酱肘子我可是好些年没吃过了。”

郭业欲言又止，最终坐了下来学着王伯当啃起了酱肘子。

还真别说，这九味斋的酱肘子还真是美味儿，不得不服，王伯当真的挺会找，离开长安这么久竟然还能找到这种地方。

两人相继无言，只顾着碗碰碗对饮老酒，啃酱肘子，喝得痛快，吃得不亦乐乎。

一番风卷残云之后，王伯当突然停下手中动作，卷起袖袍抹了一下油滋滋的嘴唇，然后将手在身上又擦了一下，邋里邋遢至极，问道：“你是不是心里很奇怪，我曾说过此生再也不踏进长安半步，如今却自食其言再进长安城？”

郭业不置可否，点头称道：“是的，你当日可是跟我信誓旦旦……”

“你是不是觉得很费解，既然我来长安了，为何不光明正大地来平阳郡公府拜访你，反而藏头露尾的找闲汉投信进你府中？”

王伯当不等郭业说完便打断了他的话，再次反问。

郭业这次没有说完，仅仅点头表示。

王伯当又问：“你是不是觉得疑惑，我怎会躲在洛水坊这种贫民窟约你相见，而且还找到了这座没有主人，荒废许久的宅子？”

郭业还是点头。

王伯当猛地苦笑一声，又指了指自己这身脏兮兮的白袍，又指了指自己这幅邋遢的妆容，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与当年在吐谷浑时判若两人，变得颓废腌臢？以至于你险些不认得是我？”

郭业依旧点头。

他没有催问，因为他了解王伯当，到了该说的时候自然会说。

不过了解归了解，但是接下来王伯当的话，可差点没将郭业给吓得一口酒呛懵了。

只见王伯当深吸一口气，眼神复杂神色怪异地缓缓说道：“之所以如此这

般，是因为——我在吐谷浑杀人了，我杀了一个不该杀之人啊！”

这下，郭业坐不住了，淡定不住了，赶忙起身噉里啪啦追问道：“到底发生了啥事儿？你在吐谷浑杀了谁？对方是什么人？”

## 第1142章太滑稽了！

“枉我王伯当虚活四十载，自诩心如古井不起波澜，谁知仍旧无法戒急戒躁。唉……”

王伯当懊恼地捶胸顿足，大叹，“太冲动，我还是太冲动了！我不该啊，不该心一横将他一刀杀之啊！”

郭业看着他的自怨自艾，心里很清楚现在自个儿跟着瞎着急也没用，很快冷静下来，沉声说道：“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吃，既然做了那便是做了，难怪你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我府上拜访，更要偷偷摸摸地藏匿在这贫民窟的洛水坊中，原来是犯了命案！”

说到这儿，郭业其实心里也蛮纳闷的，以王伯当这种昔日的英雄人物，一向都是敢作敢当的性子，就算杀了个人，也不可能会狼狈窜逃至长安来找他。以他的本事，大不了隐退藏匿山林一辈子了却残生，让这命案成为无头公案便是，何苦要跑长安来寻自己解救？而且，王伯当虽然不愿见李二陛下，但是他当场在自己的策划下率领野狼军攻占吐谷浑，可是对大唐有功的。只要他肯定放下昔日的成见，肯向李二陛下低头进宫面圣，绝对能够凭借昔日之功和昔日之交情，让李二陛下下来给他功过相抵赦免他的杀人之罪！

一反常态之下，更令郭业在感到好奇的同时，也倍添了几分疑窦。

他暗暗嘀咕，难道是被王伯当所杀那人不同寻常的缘故？

当即，他便急急问道：“王前辈，既然事情已经发生，那么现在捶胸顿足懊恼后悔都无济于事了，你且说说吧，你到底杀了什么人？”

王伯当闻言抄起桌上的酒坛，给自己倒上一碗酒随口饮尽，然后一抹嘴上的酒渍，看着郭业一字一字吐道：“新任不久的镇守吐谷浑道大将军——段志德。”

段志德？

郭业一怔，因为他对这人并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王伯当见状，立马低声解释道：“这镇守吐谷浑道的大将军原先乃是河间郡王李孝恭，但李孝恭后来拥兵自重附逆李渊图谋造反，被削了首级呈送回长安。这你应该清楚的。”

郭业点点头，嗯了一声表示清楚，因为当日在朝堂之上，就是他的人直接将李孝恭的脑袋从殿外扔进殿内，震慑了长孙无忌那帮子人，间接拿下了鲁王等人。

不过后来他奉旨出使吐蕃，之间有出了吐蕃内乱，他避走天竺国，期间长安朝堂发生了许多变动，他是不得而知的。

比如王伯当口中的段志德此人，他几乎没听过此人的名字，更谈不上熟稔。

突然冒出这么一号人，还出任了镇守吐谷浑道大将军一职，他还真是有些摸不着头脑。要知道，吐谷浑才归唐不久，这个位置至关重要，能够出任这个位置的人，绝对不是等闲之辈。

但现在，偏偏这人他几乎没听过。

王伯当看着郭业又是皱眉又是摇头，一脸不解之色，遂猜出了郭业的心思，于是又解释道：“你之前很长一段时日不在大唐，更没在长安，所以对段志德此人出任吐谷浑大将军之事不曾听说实属正常。而且段志德此人根本就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以你今今日的地位，对他陌生也再正常不过了。此人之前曾在西海道出任行军副总管，后来李孝恭死后便被朝廷委派出任了镇守吐谷浑的大将军，当属一步登天。”

郭业哦了一声，问道：“这人能从一道行军副总管一步登天，被委任吐谷浑镇守一道七城，莫非有不同寻常的地方？”

“正是！”

王伯当道：“就因为他有一位好兄长，而且他的兄长想必你也认识。”

郭业眉头一挑，问道：“谁？”

王伯当唏嘘一声，道：“当今大唐樊国公，时任户部尚书的段志玄！”

段志玄？

樊国公段志玄？

郭业轻轻抚了额头，暗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段志玄段志德，这不是很明显嘛，就冲着名字不是兄弟，多少也带着关系啊。

前些日子，关于迁徙中原佛门前往扶桑，李二陛下还下旨让六部尚书配合自己，郭业与段志玄还有过会面呢。因为对方掌管着户部，无论是户口登记还是钱粮调配，郭业都要大力借重着对方。

不过段志玄还有一个弟弟，他还真是没听对方说过，毕竟交情还没到那个份儿上。

如今朝廷六部尚书中，多数都有各自的派系和阵营，自打武德旧臣系被赶出朝堂，长孙无忌又被罢官削爵之后，户部尚书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如今这段志玄正是李二陛下亲自指定的户部尚书。

而段志玄之人不在三系之中，深得李二陛下的信任。

郭业细数段志玄的过往，貌似大唐立国之后，他就从出任金州刺史开始，一路迁升，直至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后来又被李二陛下召回长安，因为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位置，所以闲置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近来才被启用为户部尚书一职。难怪段志德能从西海道行军副总管，莫非是李二陛下想要补偿

段志玄，所以将这份人情找补到了他的弟弟段志德身上？

不过现在再琢磨这些都晚了，因为王伯当已经将段志德给一刀杀了。

堂堂镇守吐谷浑道的大将军，堂堂樊国公、户部尚书亲弟被杀，这事儿岂能等闲视之？动静委实太大了。

郭业现在很难理解，王伯当与段志德这两人应该是风牛马不相及也，怎么王伯当会将他杀了呢？

于是，他问道：“你与段志德昔日可有仇怨？”

王伯当摇头，道：“当年隋末逐鹿，这人只不过一小小校尉，某家从未与他有过嫌隙。呵呵，他也不够格。”

日，这个时候还摆谱装逼，郭业一阵无语。

于是又问：“那是因为你与他哥哥段志玄？”

王伯当还是摇头，道：“段志玄此人在隋末大战虽也是战功卓著，不过我与他倒没有接触，也谈不上嫌隙。”

既然不是仇杀，郭业又问：“难道是段志德这人在出任吐谷浑道大将军之后，干了什么贪赃枉法之事，所以你看不过眼，心生愤怒之下直接将他一刀了断？”



王伯当还是摇头，道：“此人出任吐谷浑道后，虽庸碌无为，但镇守吐谷浑七城倒也安生。”

又不是这个原因？

郭业费解道：“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干嘛好端端地将他杀了啊？以你的性子，怎会无端去杀堂堂镇守一道的大将军？王前辈，你跟我说实话，段志德到底有什么罪过值得你出手将他杀之？”

王伯当苦笑道：“没有，都没有，某家不是说了吗？是了一个不该杀之人！”

“你的意思，是错杀？？？”

郭业惊道：“难道这里头有什么误会不成？”

王伯当道：“确切地说，也不是错杀！”

“前言不对后语，既不是该杀之人，又非错手杀之！”

郭业摊摊手，有些愠怒道：“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你将段志德杀了，以至于你如此狼狈逃离吐谷浑，潜藏回长安来寻我？”

王伯当叹息一声，低下头有些羞于启口，不过在郭业咄咄逼人的目光下，他最终道出了实情：“因为一个女人！”

卧槽儿！

因为一个女人？

王伯当，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个已经四十来岁的男人，竟然因为一个女人，对一个堂堂镇守一道七城的大将军下了杀手！

这太不可思议了！

更是太过滑稽了！！！！

他不可置信地再次问了一句：“你确定？就因为一个女人，因为情……情杀？？？”

## 第1143章一个女人

王伯当无视郭业夸张的表情，十分郑重点头说道：“是的，因为一个女人！”

面对着对方的承认，郭业虽然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但还是缓缓褪去了脸上质疑的神色，语气凝重地说道：“说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竟然值得你出手去将堂堂一道镇守大将军一刀取之性命！”

说到这儿，郭业内心还是一时无法接受王伯当这个情杀的理由，叹道：“我也很想知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竟有此神奇的魅力，能让当年叱咤风云的白衣神箭王伯当，和镇守吐谷浑大将军争风吃醋，大打出手，甚至丢了性命。”

这句话略显挖苦，但在王伯当听来却是一点也不奇怪，而是自顾说道：“自从当年旧主李密公殉难，我跳崖为主殉死未果之后，王某便自认心已死，不会再对世间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贪恋，更不会对三千红尘动凡心。如今已是四十不惑年，却没想到会在吐谷浑遇见她，让我那颗早已尘封许久的心冰消融化。

她是一个世间罕有的奇女子，有着沉鱼落雁的容貌，有着婀娜曼妙的身姿，更有着堪比百灵般好听的声音。她与世无争，清澈如水，在王某眼中，她犹如冰山之巅那朵在迎风冒雪中怒放的雪莲，圣洁素雅，冰清玉洁，世间独有……”

看着王伯当对那个女人的描述，一脸的陶醉和痴迷模样，郭业不禁暗道，尼玛，瞧丫这股子骚劲儿，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人到四十老来俏。

从王伯当的描述中，他只听出一个意思，这女人很美，很美，很美，非常得美……

除此之外，一点有用的信息都没有得到。

不由地，他只得自己来提问获取有价值的信息了：“嗯，除了她很美很好，呃，非常之完美。那除此之外呢？你一刀取了性命的段志德又有什么关系？”

王伯当回道：“这事儿要从我被你派来的人从吐谷浑白兰城天牢救出开始说起了……我被得救之后便又心生倦意，离开了白兰城。很长一段时间厮混在深山老林中，后来又去了吐谷浑一带的大草原上过起了牧羊打猎的日子。有一日，我正在草原上打猎，突然发现她正在被一群官兵在追杀。我一见这么多男人欺负一个弱质女流，自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便挽弓搭箭，出手击退了那将近二十来个官兵，然后将这女子救出了困境。随后，将她带回我在草原上岗的住所。这女子在我那儿将养了一段日子，我便与她熟稔了。接下来的日子，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叫塔吉娜，她的父亲曾经是白兰城里的贵族。那时候，吐谷浑还在慕容氏的统治下，还未被大唐吞并。塔吉娜的父亲家藏万金，乃是白兰城的第一富户。后来吐谷浑单于慕容伏允心生贪婪，便给塔吉娜的父亲定了一个罪名，将她家抄家灭门，将她家的巨资罚没入了国库，只有塔吉娜逃出了生天，当时塔吉娜才十五岁。后来她在北方生活了几年。直至听说吐谷浑归顺大唐，慕容氏不复存在，她从偷偷返回了白兰城。”

郭业听着略略点头，暗道，这女人的经历虽然剧情老套，但勉强还可以接受。

于是又问道：“接下来呢？”

王伯当道：“后来我跟塔吉娜生活了一段时间，我发觉我喜欢上这个女人，而且我也能感觉到塔吉娜对我的情意，真的，没见过塔吉娜，你不知道她是有多么的单纯，有多么的善良。”

郭业见着王伯当又是一脸骚样儿，不由腹诽道，又浪上了！

不过他没有打断王伯当，继续听他说来：“后来塔吉娜跟我说，她之所以被官军追杀，是因为当年慕容伏允抄没他家的时候，将其中一块玉佩也抄没走了。而这件玉佩是她家的祖传之物。她说，虽然慕容氏已经覆灭，她的父亲也死于当年，但她这件玉佩她必须要拿回来，作为她对她父亲的一个念想。而这件玉佩就在白兰城的大将军府的府库中，也就是吐谷浑道大将军段志德的官邸中。她回到白兰城之后，扮作歌姬混进了段府欲要盗宝。不过最后功亏一篑，不但没有盗回她祖传的玉佩，还被段府的守兵发现，并追杀了整整一夜逃到了大草原上。若不是我出手将她搭救，恐怕她现在已经死于非命了。”

郭业听到这儿，有些听出味儿来了，不禁大胆猜测道：“莫非这女人后来让你帮她从段志德的府中盗回玉佩，然后她就对你托付终身，与你过着神仙眷侣的日子？”

王伯当讶异道：“你怎么知道？”

郭业一脸释然，心道，尼玛的，琼瑶阿姨的言情小说里可没少说过。

随后王伯当又摇了摇头，道：“你并未猜到全部，呵呵，塔吉娜的确是央求我替她盗宝，但后来就又劝我打消了这个主意。她跟我说，算了，这都是身外之物，今后只求与我过着安生的日子。”

郭业心里一机灵，讶异想道，如果我没猜错，这女人肯定是吃透了王伯当的性子，绝对是在耍心眼，玩欲擒故纵的把戏。

只听王伯当道：“可是身为男人，既然她对我芳心暗吐，我怎会让她这辈子心生遗憾呢？所以，我决定替塔吉娜潜入段府，盗回玉佩。”

果然！

郭业暗暗点头，道，这女人绝对不像表面看着那么简单。

“而且！”

又听王伯当突然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地说道：“塔吉娜曾跟我说过，她当初扮作歌姬混进段府的时候，段志德有一次酒醉之时对她毛手毛脚过，虽然最后没有得逞，但既然她成了我的女人，我就势必要替她出口恶气，趁着盗宝之时小小教训了段志德一下。”

嘶……

郭业倒吸一口冷气，心里越是觉得塔吉娜这女人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相反，这一切好像都是早就设计好的一般。难道目的就是要利用王伯当？

于是，他直截了当地问道：“然后你就进了白兰城，夜里潜入段府，本想盗宝的时候好好教训下段志德，谁知错手杀了对方？”

“是！”

王伯当说道：“我潜入段府之后，照着塔吉娜的描述，在段府的书房找到了那个黑色的木匣子。木匣子上着锁，应该就是塔吉娜家祖传的玉佩。可谁知我正要离开书房去段志德卧室准备小小教训他时，段志德竟然夜里来到书房，而且发现了我……然后，然后……”

“下面的不用说了！”

郭业好像越发地明白了一些东西，用手比划了一下，神色紧张地问道：“你说得那个木匣子是不是四四方方这么点大，然后上了一把铜锁，铜锁上雕刻着兽纹？”

“是的。”王伯当刚回了一句，然后惊疑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嘶……王前辈，王伯当，王大英雄，你，你这次真是阴沟里翻船啊！”

郭业狠狠地跺脚痛骂道：“你糊涂啊，既然是一件被慕容伏允收缴充公的玉佩，又怎会藏在段志德这个镇守大将军的书房里呢？你被利用了，你绝对是被塔吉娜那个女人利用了。”

王伯当一脸茫然，万份不解地问道：“怎么回事？你是说塔吉娜在骗我？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万万不可能！”

郭业没有再去解释，而是追问道：“现在你告诉我，那个木匣子在哪里？还有，塔吉娜这个女人如今身在何处？”

## 第1144章执迷不悟

“你为何如此紧张那个木匣子？”

王伯当一脸狐疑地望着郭业，问道：“那木匣子里装得是塔吉娜家的祖传玉佩，对塔吉娜而言自然是珍贵至极意义深远，但对你来说应该是不名一文吧？”

狗屁祖传玉佩！

郭业暗里骂了一声，对王伯当的智商和情商真心倍感失望，看样子这位白衣神箭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没有听明白自己的话啊。

于是，他苦笑着解释道：“木匣子里压根儿装得就不是什么玉佩，赶紧的，快告诉我，你失手错杀段志德，盗得木匣子之后，又将木匣子放在哪里了？”

王伯当一听之下脸色古怪，稍稍犹豫了一下，还是吐露实情道：“我成功逃遁出白兰城之后回到草原，将木匣子交给了塔吉娜。”

嘶～

郭业一阵无语，心道，木匣子终究还是丢了，还是被那个居心叵测的女人得到了。

于是，他只得焦急问道：“那塔吉娜人呢？现在何处？”

“她，她，她……”

王伯当欲言又止，看得出来，他想保护塔吉娜，不肯道出她的下落。

郭业真是气不打一处，到这个时候，王伯当还相信这女人是无辜的，真是中毒不轻啊。

郭业气道：“到了这个时候，难道你还看不出来这女人就是在利用你？完全就是虚情假意在骗你，目的就是想让你帮她从段志德的官邸盗出玉佩来？”

“不可能！”

王伯当好像受了巨大的侮辱一般，勃然大怒道：“不可能，塔吉娜不可能是在利用我，她不可能骗我的！”

“扯蛋！”郭业毫不留情地指责道，“这个女人居心叵测，那个木匣子里装得压根儿就不是什么狗屁玉佩，而是吐谷浑道非常非常重要的军事机密。从我在吐谷浑伊始，那个木匣子就一直藏在书房之中，这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哪怕是李孝恭，段志德坐镇吐谷浑，都一样。如果她对你是真心实意的，对你认真的，她怎会骗你那个木匣子里装得是她家祖传的玉佩？”

“不可能，我不信！”

王伯当执拗地摇着头，声音却不再似之前那般坚定，但依旧为塔吉娜辩解道：“既然木匣子不是她家祖传的玉佩，那她盗来又有何用处？”

郭业冷笑道：“呵呵，那只有将她请来长安，跟她当面对质才能一清二楚了。”

“休想！”

王伯当脸色煞白，摇头拒绝道：“你休想让我供出塔吉娜来，郭业，我王伯当不会让人伤害塔吉娜的。此番我进长安，正是投案自首来的。所有事情都我自己一人扛，跟塔吉娜没有半点干系。入段府盗宝的是我，失手错杀段志德也是我，跟她没有半分关系。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我之所以找你来，并非是我怕死而找你寻求庇护。唉，我是担心我投案之后塔吉娜的安

全。”

卧槽！到现在还执迷不悟，为一个居心叵测的女人所困。

郭业不知道是该折服于王伯当光明磊落的英雄气魄好呢？还是该敬佩塔吉娜这个女人的手腕手段高超。

王伯当和郭业的交情匪浅，尤其是在郭业的心里，一直对王伯当敬重有加。站在他此时此刻私人的立场，他绝对是不会让王伯当投案自首，杀人抵命的。

但是段志德终究是被他失手错杀，这是事实。而且段志玄还有一个时任户部尚书的哥哥，樊国公段志玄。

此人深得李二陛下的信任，掌管大唐帝国的钱粮人丁和整个帝国的经济动脉。论能量，不可谓之不大。

段志玄怎么甘心自己的亲弟弟命丧王伯当之手？哪怕是误杀也不行！

人情难免，国法如炉。

一想到这儿，郭业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了。

良久，王伯当看着郭业一直闷声不语，心中也是惭愧有加，缓缓说道：“你不要太过多想，我此番来寻你除了是想见你一面之外，便是想在投案认罪之前央求你，央求你替我好好照顾塔吉娜！”

说到这儿，王伯当稍稍停顿了一下，叹道：“可是你一直在猜疑塔吉娜，怀疑她居心叵测图谋不轨。我了解你的性子，你肯定是想要将她挖出来，让她助我脱罪。但是你又何尝不了解我王伯当？王某人岂是那种要牺牲自己的女人而苟且偷生的人？男人在世，活要活得明明白白吗，死要死得轰轰烈烈，这才不枉真在世上走了一遭啊！”

王伯当的这份磊落说词入郭业耳中，他是不但听着心酸，而且还听着心里愠怒。怒其不争，哀其不幸。

王伯当啊王伯当，这女人真的有问题啊，她到底给你灌了多少迷魂汤，吃了什么失心药啊？

不行，就算王伯当杀人抵命，就算国法难逃，但他也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死去。

必须要找出这个女人来！

必须要将这个女人的来历和目的都挖出来！

盗吐谷浑军事机密的女人，岂能等闲视之？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不然的话，就算王伯当就算受国法制裁也是毫无价值，只能做个枉死鬼！

而且，郭业打定主意，要将自己心里最后一点猜测也告诉王伯当，道：“不是我这人猜疑心重，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女人当日在草原上被官兵追赶，恐怕也是她自己设计的一场戏罢了！”

“什么？”王伯当失声叫道，“这怎么可能？那些人都是穿着大唐官军的服饰……”

“有什么不可能的？”

郭业冷笑道：“别说大唐官军的服饰，只要有心，就算大唐官员的官袍也能订制出来吧？呵呵，恐怕她一开始就对你说了谎话，什么狗屁吐谷浑白兰城贵族，什么慕容伏允抄没她家，什么扮作歌姬混入段志德府邸，什么段志德曾经醉酒轻薄于她？在我看来，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目的就是想要骗你

入瓮，骗你为她盗宝，甚至是……呵呵，利用你对他的感情，骗你为她杀人！”

说到这儿，郭业脸上的冷冷笑意越来越重，道：“段志德啊，堂堂镇守吐谷浑道的大将军，他若一死，动静岂能小得了？”

“郭业！！！”

王伯当面色狰狞，嘶声厉吼道：“不许你在恶意揣测塔吉娜！不许你在我面前诋毁她？如你所说，她这么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她一个小小的弱质女流，策划密谋这么大的阴谋，又为了什么？”

“王伯当不怕死，不惜死，但不容许任何人诋毁塔吉娜，侮辱塔吉娜，否则，我王伯当纵是玉石俱焚，也在所不惜！”

唉~~

听着王伯当的狂啸，郭业的心里翻江倒海，五味杂陈，暗暗叹息，执迷不悟，真的中毒太深，太深了……

此时此刻，他真的很想见上一见这个厉害的女人了，这种想法越发强烈了起来……

## 第1145章夜里忙碌

郭业算是整明白了，王伯当这家伙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不向郭业透露关于塔吉娜的一分一毫信息了。

唉～

郭业暗里一叹，这家伙是中毒太深，被迷惑太深了啊。

他当然不可能让王伯当现在就去刑部投案自首，这不仅是出于私情，更是出于对这场阴谋的没有头绪。

这个将王伯当迷惑得甘心替死，也不愿吐露对方行踪的塔吉娜到底是什么人？

她盗取吐谷浑道大将军府邸的木匣子到底想要干什么？王伯当不知道木匣子里装得是什么，但塔吉娜会不知道木匣子里装的是关系到整个吐谷浑到存亡的军事机密吗？

若明知是军事机密却仍要盗取，那无疑便是一场天大的军事阴谋在暗地里默默地酝酿着。

她到底是一个人，还只是浮出水面的一颗棋子？通过她设计匪人假扮官军来追杀她，显然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她的背后肯定还有一群人，或者说一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的真正身份又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有是什么？是单单想对段志德不利呢？还是冲着吐谷浑道而来，或者说是冲着大唐而来……

郭业越想越是头皮发麻，因为这一切的一切，都毫无头绪，连一点蛛丝马迹都捉不到。

他甚至在想，就算王伯当肯松口，恐怕也挖掘不出什么有价值的线索来。因为对方既然包藏祸心地利用王伯当的低情商来盗宝，甚至刺激王伯当将段志德失手错杀，那么肯定不会再傻不愣冬地呆在原地等着被擒获。

既如此，王伯当就算肯说出塔吉娜身在何处，又有什么用呢？

现在郭业用一个字来形容王伯当的际遇——冤！

“郭业，你别为难了！”

王伯当咬咬牙，一脸毅色地看着郭业，说道：“好汉做事好汉当，这事儿跟塔吉娜没有关系。天一亮我便只身前往刑部投案，杀人偿命，天经地义，更何况杀得还是堂堂镇守吐谷浑道的大将军，他的兄长户部尚书，樊国公段志玄岂会轻易就此罢休！”

“哼！”

郭业见王伯当到现在还为塔吉娜辩解，甚至不惜扛下所有事情来，要说不生气那是假的。

但反过来想想，若不是这样，塔吉娜那个女人又怎能将他骗得如此一往情深？

冷哼一声过后，郭业没好气地说道：“您也知道错杀之人是堂堂吐谷浑道大将军啊？您也知道他的兄长手眼通天，不会轻易就此罢休啊？”

小小讥讽一句，郭业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

随后，语气缓缓渐转，叹道：“好了，你暂时就栖身在这儿吧，暂且躲上一阵子。洛水坊乃是长安最破落的地方，我想目前来说会很安全。你也别随意出坊，免得走漏了风声被人盯上。我看看，能不能帮你通融通融避过此



劫。”

王伯当摇头无奈道：“若是错杀得是普通人还好，可我错杀得可是段志德啊？唉……谈何容易？”

郭业道：“路是人走出来的，事情也是人办出来的，接下来你就安安心心在洛水坊藏匿着吧，我会准时让人给你送吃食过来的。记住，没有我的交代，千万千万不要离开洛水坊。不然，神仙也难救你！”

王伯当一时气闷，瓮声道：“我王伯当英雄一世，岂能如鼠辈般躲躲藏藏？王某人不怕死不惜死，但死也要死得坦坦荡荡，轰轰烈烈……”

“打住吧！”

郭业直接打断了他的豪言，不悦道：“脑袋掉了碗大的疤，死算个什么意思？但死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才是。再说了，你就这么甘心情愿地去死？难道你不想和你那位天仙圣女似的塔吉娜长相厮守，共度余生？”

郭业这话还真是有杀伤力，直接将王伯当刚才那股子豪气一击消散，化为乌有。

相对而言，陷入情网无法自拔的王伯当，一旦想到了能与塔吉娜长相厮守逍遥余生，这死还真是非常之可怕。

如果可以选择，他当然选择活着。

于是，他微微点了一下头，说道：“好吧，我就暂且先在洛水坊来藏着。但是——”

王伯当突然提醒郭业道：“你别想从我口中打探出塔吉娜的行踪下落来。如果你想为了让我自保将塔吉娜供出来，我宁可选择杀人抵命！”

郭业撇撇嘴，哼道：“谁稀罕！”

同时，他心底也补了一句：“恐怕现在就算你肯说，那位塔吉娜姑娘也早已遁逃不知去向了。即便现在去原先那个住处搜寻，恐怕也不知所踪了。二货！”

随即，郭业又重复叮嘱了王伯当几句，之后便将墙壁上的灯笼取下，说了一句：“你暂且在这儿安心住着吧，不要轻易离开洛水坊，最好是别离开这座破院。我这边事情一有转机，便会派人来通知你。”

王伯当嗯了一声，脸上还是颇为担心地看着郭业，说道：“那塔吉娜……”

“放心啦！”

郭业手提灯笼转过身，另外一只手向后摆了摆，边走边说道：“我答应过你不去将她找出来保你便是，我试试用我的法子来帮你躲过这一难。”

声音落罢，人已经走出了这间屋子，到了院中。

王伯当并未跟出屋子来，郭业站在院中小小地嘀咕着：“扯淡，不将那个女人挖出来，你丫还真别想洗白，更别想活命。再说了，那个女人一日不挖出来，这场阴谋就难以真相大白。不将她挖出来，她背后到底是谁？她们盗取吐谷浑道的军事机密意欲何为，想要做什么？她们对大唐到底有什么图谋？这统统都是疑团，谁也甭想睡个安生觉。”

走出院子，车夫立马上前接过灯笼，扶着郭业上了马车。

郭业坐在车内吩咐了一声：“走，回府吧！”

声音落罢，马鞭骤响，哒哒哒~~~

缓缓驱车走出了洛水坊，而车内的郭业，也陷入了怎么理也理不清的杂

乱疑窦之中。

约莫过了半柱香的时间，马车驶进了朱雀大街的主干道上。

突然，郭业发觉马车行驶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而且路上马蹄之声不绝于耳。

“停车！”

郭业喝停了马夫，掀开帘子问道：“外头怎么回事？”

马夫勒住马驹，回道：“郡公，好像是您执掌的领军卫府衙门的巡兵在协助刑部衙门的差役们在忙活，小的这一路走来，看见城中各处都已经张贴满了通缉画像。”

“喔？”

郭业心里咯噔一下，探出半个身子去看离马车最近的一处张贴着通缉画像的地方。

因为距离较远的关系，他看不清通缉画像上的字眼，但是那通缉之人的画像倒是很清楚地跃入眼帘。

一看之下，他心里微微一震，这尼玛不就是王伯当这厮吗？

见状之下，他迅速恢复常色，心中由衷一叹：“没想到消息传回来如此之快，竟已经传回长安了。能让刑部连夜张贴告示通缉王伯当，看来段志玄已经收到了弟弟命丧王伯当手中的消息，并知会刑部尚书韦挺帮忙了。”

一想到这儿，郭业又想起天亮之后，自己这个领军卫府大将军，是不是也会被段志玄主动拜访呢？

到时候，又该如何应对？

## 第1146章动静不小

今夜的长安城，委实动静不小。

刑部派出了官吏差役在城中四处张榜告示；

领军卫府衙门走街窜巷排查着各个坊落。

就连长安府尹马元举都在睡梦中被惊醒，连夜坐镇长安府，时时关注起长安城中的情况。

今夜所有的人都在为一件事情而忙活——户部尚书、樊国公的弟弟，时任吐谷浑道大将军段志德在白兰城被刺杀身亡。

至于凶手，吐谷浑道那边已经发回了八百里急件，传到了户部尚书段志玄府邸，传到了刑部尚书韦挺手中，传进了长安府尹马元举这儿。

通过吐谷浑那边传回来的消息，凶手基本锁定在了当年吐谷浑野狼军的王霸身上。无需一夜，王霸之名便已经在长安城中传得沸沸扬扬。

自然而然，此事也传进了李二陛下耳中。

堂堂镇守吐谷浑大将军被刺杀身亡，这不仅是在公然挑衅朝廷，更是在啪啪打李二陛下的脸。这还了得？

李二陛下龙颜大怒，下令现在长安城开始搜寻王霸此人，明日天亮，下发公文至十道诸州通缉此人。

王霸何许人也，李二陛下印象不深。但别人不知道，郭业还能不清楚吗？

王霸，便是王伯当的化名。

不过此时的郭业早已回到了太平坊，进了平阳郡公府中。

一回到府里，他本打算命人去将东厂的暗夜连夜找来。不过一想到明日无论是段志玄，还是李二陛下来找自己询问关于王霸此人，应该都是明天中午之后的事情了。于是乎，他暂时将此事搁置一边儿，去了老太君的内院，欲要探望一番秀秀。坐月子的女人辛苦啊，自打孩子一出生，他可是没有正儿八经地照顾过秀秀一天。说心里无愧，那是假的。

谁知一进内院，却被秀秀的贴身丫鬟春香给挡了驾。

春香说郡主早早便入了睡，不宜现在吵醒，直接让郭业吃了一个闭门羹。

郭业本要呵斥春香几句，不过转过头来一想也是，坐月子的产妇身子疲乏虚弱，贪睡亦宜睡，的确不好吵醒。总不能因为自己想要看望秀秀，就直接将她折腾醒吧？这不是有病吗？

于是，他折道去了院子的另外一间房里。

那里是老太君歇息的屋子，更是他的儿子小郭业那小子呆得地方。小家伙现在跟着奶奶，由几个老妈子和老太君一起昼夜贴身带着。

自打这孩子出生以来，郭业还没正儿八经地陪儿子呆过一夜，没好好照顾这小子一晚。这爹当得明显有失公允。

可谁知今天也不是没看黄历还是咋的，到了老太君的屋外，一心想要当个模仿老爸的郭业却又被一个守门值夜的老妈子给挡了回来。

老妈子直接替老太君传了一句话：“老太君有令，小公子吃完奶睡得正香，不宜惊扰。还请郡公爷改日再来看望小公子。”

卧槽儿！

这下郭业彻底无语了，大的已经入睡不能探望，没成想小的也不让看。

在外面如何呼风唤雨的郭业，今晚在家里是彻底一点地位都没有了。暗自摇头苦笑之余，他也只得乖乖地退出了老太君的内院。

打算去贞娘那儿郭业，但一想到回头小郭襄这古灵精怪的臭丫头会不会又给当老子的添堵，于是打消了主意。再次折道去了康芷茹那儿过夜。

在康芷茹那儿过了一夜，小小折腾了一回释放了最近几日忙碌的压力，这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直至翌日公鸡打鸣，他才缓缓醒来。

吃了康芷茹命人准备的早饭之后，他去了书房并让人去将暗夜请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暗夜奉命前来，在仆役推车下坐着轮椅进了郭业的书房。

郭业命人在书房外戒备戒严之后，才一脸郑重地看着暗夜问道：“昨晚城里闹得鸡飞狗跳，想必你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吧？”

暗夜微微点头，低声道：“如果这个时候卑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那就不配执掌东厂，该回乡下种地养老去了。”

郭业又问：“那你知道凶手是谁了吧？”

“知道！”

暗夜道：“城中处处张榜着告示，别人不知道王霸何许人，卑职还能不知道呢？噢？”

暗夜突然惊呼一声，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郭业，讶异道：“大人，你这大清早派人将卑职唤来提这儿，莫非这事儿真是王伯当干得？而且他真的潜逃回了长安？”

举一反三，果真瞒不了他。

郭业郁闷地点点头，叹道：“他捅了这么大的马蜂窝，唉，这次麻烦了。”

暗夜听完略一思索，无奈地摇头回道：“大人，卑职认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自古天经地义。而且他杀的是还是堂堂镇守吐谷浑道的大将军，当今皇帝的宠臣户部尚书、樊国公段志玄的亲弟弟。这事儿无论大人你想怎么帮他脱罪，都是难于登天。相反，这事儿还会给带来无尽的麻烦。所以，卑职的意思是……”

“直接把人交出去，是吧？”

郭业打断了暗夜的话，淡淡地说道：“你说得道理我何尝不懂？但是先不说王伯当昔日乃是英雄了得的人物，如果这样银铛入狱被斩首的话，委实可惜。就说我与王伯当的交情，还有当年他野狼军对我在西川时的帮助，我都要护他一护，助他脱困啊。再说了——”

郭业用眼睛瞄了暗夜一眼，低声说道：“这里头还有我们不为所知的东西，与其说王伯当失手错杀了段志德，不如说有人在背后挖坑下套利用了他一把。这后面，若我估计不错的话，应当是一场波云诡谲的阴谋啊！”

“啊？”

暗夜脸色骤变，呐呐道：“原来没有表面看着那么简单？大人，那可查到背后到底是谁在捣鬼？”

郭业摇摇头，道：“目前来说一无所知，有线索但应该价值不大。这不，才叫人将你请来准备让你动用东厂的力量，准备帮我明察暗访一番。”

“此事卑职当仁不让！”

暗夜道：“还请大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卑职细细说上一番，这样卑职也好有个方向让东厂来查探。”

郭业嗯了一声，正要开口来着。突然，外头隐约传来几声急促忙乱的脚步，夹杂着愠怒的骂声。

闻之，郭业不由眉头微皱，尼玛的，不是交代了暂时不许有人来打扰吗？

他正要冲书房外厉喝一声，却听有守兵在外头传话道：“大人，户部尚书登门拜访，说是要十万火急之事要见大人一面！”

户部尚书？段志玄来了？

郭业和暗夜彼此对望一样，随之，郭业突然轻笑一声，说道：“这位樊国公，我还以为他会在中午之后才会来找我，没想到不请自来，而且还挑在大清早。看来，他真是又怒又急了！”

轻笑罢，他拍了拍暗夜所做轮椅的扶手，说道：“你暂且在书房里呆着，我先将他领到花厅去应付应付一番。”

说罢，走至书房门口，推门而出。

## 第1147章步步剖析

平阳郡公府，花厅内。

郭业见到了时任户部尚书的樊国公段志玄。

今日的段志玄一身便服登门拜访，属于私人性质的造访会晤，所以并未穿戴官袍双翅帽。

这是一个长相平凡，矮矮瘦瘦略带几分土气的中年男人，若不是郭业原本就认识他，肯定会跟大多数人一样直接将段志玄归为精明吝啬的乡间土财一类人。若不是知道他的身份，哪里会想到眼前这位爷们，竟是深得大唐皇帝信任，掌管着大唐帝国十道数百州钱粮赋税，掌管着大唐帝国经济动脉的户部尚书。

如果宫里那位深居简出行踪飘忽的老太监平四爷，替李二陛下管着宫里所有的大小事务，等同李二陛下的内务总管的话。那么，这位樊国公段志玄，就是替李二陛下掌管整个大唐帝国钱粮之事的外务总管。

这个户部尚书之位，当初朝堂三系打破了头都在抢，可见段志玄在李二陛下心目中的信任程度有多高。

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个人不会恃宠而骄，恃宠跋扈，这更是李二陛下最欣赏的地方。

郭业自诩在李二陛下面前春风得意，在外人眼里看来，自己绝对是李二陛下跟前的大红人，但他脑子还是清醒的。他坚信，段志玄在李二陛下心中的地位和信任程度，那远远是高于自己的。

要不然，以段志玄这种低调沉默又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盖世奇功者，怎么会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名臣之内呢？

郭业虽跟他谈不上私交，但至少一起共过事打过交道，他对段志玄的相处之道都是能不得罪尽量别得罪。

现如今，段志玄的亲弟弟在吐谷浑被王伯当失手错杀，殒命白兰城官邸内。而段志玄也亲自找上门来了，郭业即便有心想替王伯当躲过这一劫，也不得不格外的慎重对待处理了。

他昨儿个就猜出段志玄今日会登门造访，不过没想到对方会如此沉不住气，竟然天才刚刚亮就上门了。

段志玄来上门找他的目的，他心里也是明镜儿似的。目的无非是就两个，一个是郭业执掌的领军卫府衙门昨日夜里协助刑部和长安府查探缉拿凶手，他要过来表示一下感激。

当然，这第一个目的只是药引子而已，段志玄第二个目的才是他今天一大早登门造访的真正目的。

第二个目的便是，郭业当初在吐谷浑道呆过，确切地说，吐谷浑道之所以能够并入大唐疆域，完全是郭业之功。正因为如此，郭业对吐谷浑道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既然吐谷浑道那边传回消息，凶手锁定在了当年率野狼军攻破白兰城的王霸身上，而王霸名义上曾是郭业的手下人。这么穿针引线串起来之后，那么段志玄此番郭府的真正目的就呼之欲出了……

寒暄一阵之后，段志玄连水都顾不上喝，便面色焦急地冲郭业说道：“郭大人，段某就开门见山的说了，今日过来就是仰仗一下郭大人在吐谷浑那边的力量，还有便是借重一下郭大人与王霸此贼昔日的关系，尽快将王霸此獠

的下落搜寻出来，将其明正法典，为我弟志德报仇雪恨，好让我弟泉下有知，死的瞑目。”

郭业面上小小错愕，心里倒是坦然处之，微微叹息一声后，安慰道：“樊国公，令弟的不幸郭某昨天夜里便听下人在议论了，唉，可惜啊，段志德大将军年不过四旬却突遭杀身之祸，真是天不佑段大将军啊！”

这话立马引起了段志玄的共鸣，忿忿之色瞬间弥于面表，恨声骂道：“这王霸无耻歹人，若被擒获我定会奏请圣上，将这厮以千刀万剐凌迟在酷刑，让其生生哀嚎而死！！！！”

千刀万剐凌迟酷刑？

郭业听着不由打了个冷颤，看来这梁子是结定了，想要段志玄饶过王伯当这次无心之失错手杀其弟之事，恐怕是难于上青天了。

旋即，他只得装傻充愣道：“段大人，王霸当年虽在吐谷浑道跟我共事一段时日，但是后来他离开了野狼军，我与他便再无联系。我倒是非常想帮段大人一把，早日将这王霸擒拿归案。可是，说到底这厮也是山匪起家，居无定所。而且，这厮如今犯了命案杀了令弟，恐怕想要找到他更是难上加难啊。”

段志玄脸色一滞，瞬间泛起苦菜之色，失望道：“看来是段某太过想当然了，唉，天下之大，若是王霸有心想要藏个十几二十年，应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可怜我那枉死的兄弟，就这么含冤而逝了。唉……”

“段大人节哀！”

郭业安慰了一声，说道：“在下虽然一时无法帮段大人找到王霸的下落，但是郭某在早上了解完这桩王霸杀害令弟的案子之后，倒是有几分疑惑不解之处。”

段志玄满心失落，哪里会去关心郭业的疑惑不解，只是象征性地敷衍了一句：“郭大人请说，段某洗耳恭听。”

郭业嗯了一声，看着段志玄缓缓说道：“郭某第一个疑惑的地方，王霸乃是一个山匪出身，与令弟段大将军的出身有着天壤之别，这么说来两人之前应是不认识的，更谈不上有前仇旧恨。那么问题就出来了，王霸杀令弟的动机是什么？”

说到这里，郭业竖起四根手指，说道：“郭某乃是捕快衙役出身，对办案还是有些经验和心得的。若要杀人，便要有动机。杀人动机无非就这么几种，情杀，仇杀，还有为钱财动杀机，为女色动杀机。情杀、仇杀可以排除在外，那么只剩下最后两种了。”

段志玄愣了一下，忽然冷静下来思虑片刻，随后摇头道：“据吐谷浑那边传来的回信提及，吾弟志德是被王霸一刀杀死于书房之中，最后官邸守兵围捕追剿，仍旧被对方逃脱了。但是，书房之内并未有钱财遗失，而且官邸钱财也不可能藏放于书房之中呀。至于女色，更是断然不可能。吾弟志德的性子我是清楚的，他这人偏爱权势，但绝对不会贪恋女色，更不会跟王霸这种粗鄙之人因为女色而结仇。”

“对嘛~”

郭业轻点一下头，说道：“既然没有以上几种杀人动机，那王霸为何要无故潜入官邸书房，将段大将军杀害呢？这就是我今早最感到奇怪的地方。”

段志玄也被郭业这话提醒了过来，将信将疑道：“难道王霸是失手错杀我

弟志德，而非真的为杀我弟志德而潜入官邸的？对了，我想起来！！！”

段志玄惊诧一声，突然叫道：“吐谷浑那边传回来的消息，书房之中遗失了一个木匣子，这个木匣子朝廷规定必须由历任镇守吐谷浑道大将军必须亲手存放。”

“木匣子？”

郭业故作骇然地眉毛一条，失声叫道：“我在吐谷浑道暂代镇守大将军有一段时日，你说的那个木匣子可是存放着吐谷浑道所属七城兵力布防图的木匣子？”

段志玄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道：“是啊，就是这个木匣子啊！”

“原来如此！”

郭业郑重万分地说道：“段大人，王霸既然早在之前便退出了野狼军，那么他便是一个不问吐谷浑道军事的闲散之人。你想想看，他一个懒散独狼般的人物，半夜潜入大将军官邸偷盗这个吐谷浑道七城布防图有何用？难道他得了失心疯，想要一己之力攻下这吐谷浑道？这说不通啊！而且，他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矛盾，太矛盾了。这种军事布防图，对王霸而言还真不如千两黄金来得有用些。”

“嘶……”

段志玄听着郭业逐字如刀地分析，也不由得轻吸一口凉气，唏嘘道：“是啊，他因为偷盗吐谷浑道七城布防图而潜入官邸，后被吾弟志德发现，心慌意乱之下将其一刀杀之，这倒是有可能。但是他的目的是什么？这么一掰扯下来，还真一点都说不通啊。可是，官邸守兵可是围剿追捕过他，他们确定这凶手就是王霸啊！”

“段大人莫急！”

郭业摆了摆手，一脸沉思之色地在书房之中踱步了好几圈，良久之后缓缓停下脚步，说道：“段大人，我好像猜到了一些什么……”



## 第1148章洗地党

段志玄被郭业吊起了胃口，情不自禁地凑近了身子，饶有兴趣地说道：“郭大人但讲无妨，段某洗耳恭听。”

郭业唔了一声，道：“段大人，既然吐谷浑道那边有确凿的证据表明，王霸就是杀害段志德大将军的当夜刺客，那么无论这王霸是否失手错杀了令弟，他这凶手之名都无法逃脱。”

“是的！”

段志玄回应了一声，心里对郭业这句没营养的话也没有细究，而是继续打起精神聆听起郭业的下文来。

他看得出来，郭业肯定还有下文要说。

果然，只听郭业继续说道：“但你我都很清楚，王霸当初宁可不要统领十万野狼军的大将一职，也要退出野狼军做那闲散懒人，混迹山林度日。可想而知，王霸此人对功名利禄并不是十分看重，不然的话也不会放弃统率十万野狼军，受朝廷招抚封爵拜将的赏赐了。对吧？”

“唔……理儿是这么一个理儿。”

段志玄颇以为然地点了点头，说道：“他辞去野狼军大将一职之事，段某也略有耳闻。因为这桩事情当初在朝堂之上还闹得颇有几分动静，还当今圣上都对此人赞不绝口，说此人颇有古代游侠之风，屡次言及要招王霸进京面圣好好犒赏一番。但是，这跟王霸杀吾弟志德有何干系？”

“你瞧，段大人你这就是当局者迷了吧？”

郭业轻轻数落了一句，点拨道：“既然王霸能舍得下统率十万野狼军的权势，更能为圣上召见进京封赏所动，你不觉得他夜入段大将军官邸偷盗军事机密非常耐人寻味吗？换言之，他盗这东西又有何用啊？”

“你是说凶手根本就不是王霸，而是另有其人？”段志玄摇了摇头，很是肯定地说道，“不对，凶手就是王霸，当夜行刺逃脱时，并非一人所见王霸真容，而是近百号将军府守卒所见。他们在白兰城中围捕，后来王霸逃出白兰城，他们一路追捕，绝对不会看错。咦？郭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

段志玄面色微变，有些不悦地扫了郭业一眼，哼道：“莫非你这是为王霸这个狗贼而洗脱嫌疑？”

很显然，郭业一番话下来，成了段志玄眼中的“王霸洗地党”。

可是郭业对王霸夜入大将军府偷盗木匣子，失手错杀段志德之事，那是比段志玄何止清楚百倍。王伯当在洛水坊的破院小屋里也说得很清楚，当晚看到他的人不下数十人。

这种情况下，郭业要想说王霸不是凶手，除非他脑子秀逗了。

所以，他刚才那番话根本就不是为王霸洗地，而是要将段志玄往另外一个方向引去。

随即，他苦笑一声，叹道：“段大人唉，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王霸不是凶手了。我是说，王霸固然偷盗行凶以致令弟身亡，但他偷盗木匣子的动机非常值得怀疑。”

段志玄不满地回了一句：“我管他偷盗木匣子是为哪般？我就知道，王霸此贼杀了我亲弟，我要将他抓捕归案，我要将他绳之以法，我要将他千刀万剐，以祭我弟志德的在天之灵！”

郭业轻飘飘了说了一句：“难道你就愿意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一个王霸，真的就够了？呵呵，祭奠段大将军的在天之灵在郭某看来并非是王霸的人头，真正能让段大将军在九泉之下瞑目的也非是王霸的人头啊！”

话音落毕，段志玄陷入了沉思之中，整个人不似刚才那番激动和愤怒。

因为段志玄能混到今时今日的地位，除了他那憨实令人产生信赖的外表之外，还有他那颗外朴内秀的玲珑心。

他是个聪明人，郭业的话到现在为止，他差不多也能听得出七七八八。

沉默了小一会儿后，他的声音变得低沉了起来，张口问道：“郭大人，你是说王霸只是一个棋子，他的身后还站着一个发号施令的人？”

“身后站着是一个人，还是一群人，就不得而知了。”

郭业郑重其事地说道：“但是依我推断，王霸绝对只是一颗棋子，甚至是被人利用了。段大人，你好好想想，七城布防图对王霸个人而言，就是一张废纸。而且王霸此人不好权势和功名利禄，所以完全可以排除他盗取七城布防图来献给敌酋来邀功请赏。这种人的性子怎么可能会背叛大唐而投敌呢？他如果想要这些东西，随时来长安都可以轻易获得。这种舍近求远的办法，除非他王霸是头蠢驴。所以，综上所述，王霸基本是被人利用了。”

“是又如何？”

段志玄内心里不得不承认郭业说得都对，但还是斥道：“就算他被人蒙蔽利用，也无法更改他杀我兄弟的事实，永远也无法洗脱他是凶手的罪名！”

“没错，段大人你说得一点都没错。”

郭业道：“但是段大人不觉得，利用王霸偷盗七城布防图，并失手将令弟段大将军杀害之人，其心更加可诛吗？这种人能够将顽石一块的王霸打动并唆使他来深夜潜入将军府，段大人不觉得这种人更加可怕吗？”

“呼~”

段志玄狠狠呼出一口闷气，看着郭业说道：“郭大人，我承认你今天分析得头头是道。而且你也不愧是办案查案的行家，推断得步步缜密。但是，这些都不是我所关心的，也不是我今日登门造访的目的。现如今，我只想郭大人能够襄助一把，早日寻到王霸的下落，拿他人头，祭我兄弟！”

“不！”

郭业摇了摇头，坚定地说道：“我说得这些与你都很有关系，王霸这个刺杀当朝大将军的凶手罪名甭想逃脱。但是，如果段大人不觉得把眼光放远一些，把报仇的心思放淡一些，将背地里蒙蔽利用和唆使王霸行刺不轨之举的真正元凶找出来，更有意义吗？”

“呵呵。”段志玄冷笑一声，摇头奚落道，“更有意义？呵呵，我倒是不觉得哪里会更有意义。让我放过杀我亲弟的凶手，我想段某的心胸还没如此到广阔的地步。”

我擦！

郭业郁闷至极，看来段志玄真是一门心思要将王伯当这厮捉拿归案绳之以法，血债血偿啊！

呼~

他暗暗深吸一口气，看了段志玄一眼，遂琢磨了一会儿，想道，看来，我又要打蛇打七寸，祭出杀手锏来，方能让段志玄转变转变心思，不要一味地盯着王霸不放了。

于是乎，他猛地一抬头，煞有介事地说道：“段大人，你还真错了！是否更有意义，只需我说完接下来的这番话，你心里自然会有一杆秤，自会权衡轻重。”

“好！”

段志玄也有几分赌气的成分在话里，伸手请道：“都说平阳郡公郭大人巧舌如簧，我倒要听听你的更有意义之法，看看郭大人能否将这大天说破一个窟窿出来。”

说到这儿，段志玄向后退了两步，一屁股坐在了一把交椅上，一副大马金刀的姿势，双手放在双膝上，大声喊道：“郭大人，请讲！”

## 第1149章死后哀荣

“死后哀荣！”

郭业很精简地说出四个字之后便一言不发，目光灼灼地盯着段志玄。他相信，以段志玄的聪明肯定能听出这四个字的真正意思和份量。

果然，段志玄神情猛地一变，瞳孔瞬间放大，怔怔地望着郭业，貌似被这四个字震慑到了。

随后，他再次低下头沉默了起来，心中做起了激烈的争斗。

段志玄心里很是清楚，这世上所有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为哪般？为的不就是步入仕途，为官一任，谋政一方吗？虽不敢人人都能醉卧美人膝，醒掌天下权，但何尝不想赢得身前后名啊？

学而优则仕，活着执掌人间权势，享受人间富贵。死了，不指望人人都能入庙宇得享后人香火祭拜，但是若能赢得身后殊荣，死后哀荣，又何尝不是所有朝廷官员的夙愿啊？

世人好虚名。为官之人，更是注重这些虚名。甭管活着还是死了，若能死后哀荣，当真是光宗耀祖，荫荫子孙之事。这也许正是中国几千年来士大夫阶层最后的骄傲了。

段志玄心里明镜儿似的，自己的弟弟段志德之死的命案如果被定性会普通的错杀案或谋杀案，那么王霸即便授首归案，他的仇就算沉冤得雪，那么他的死也只是普普通通的死。

自己的弟弟段志德一不是为国捐躯，而不是病死或累死在为官任上，根本得不到朝廷的抚恤和追赠。这样的死，这样的死法，这样的结果，打心底里对段家而言都是有着莫大的损失，不符合段志玄和整个段氏家族的整体利益。既不能提高段氏门第在大唐士大夫阶层的地位，也无法真正惠及活着的段氏族人，更谈不上荫荫段氏的后世子孙。

正如郭业所揣测的一样，如果王霸只是一个棋子或被人蒙蔽利用，那么隐藏在幕后发号施令之人肯定存在着莫大的野心和阴谋。毕竟丢失的是大唐重镇的军事机密——吐谷浑七城布防图。

这种东西，根本不是普通人所需要的。

如果，如果~~

段志玄心里暗暗想着，如果借着自己弟弟段志德之死，顺藤摸瓜，将这幕后之人或者一群人一伙人，甚至是一个组织牵扯出来，并将其击垮的话，势必将破解一个暗中酝酿着巨大阴谋的组织。这对大唐而言，这绝对是一桩天大的功劳。

那么，自己的亲弟弟段志德就不会白白命丧黄泉，相反死得其所，死得更有价值。

这么一来，以段志玄对当今皇帝的了解，朝廷届时必会有所表示，封赏，抚恤，追赠，一个都不会少。死后哀荣，惠及整个段氏门第，荫荫整个后世子孙，绝不在话下。

郭业简简单单四个字，直接让段志玄陷入了纠结激烈的天人之战当中。

是杀人抵命快意恩仇一番呢？

还是以整个段氏门第的长远利益作为前提，暂时放下一时仇恨，通过王霸来顺藤摸瓜，将郭业所说的幕后组织浮出水面来，并将其一举歼灭，扫清

对朝廷有潜在危险的因素呢？

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很快，段志玄僵硬的双肩有了几分蠕动，随之缓缓将头抬起，看着郭业几次张嘴，不过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郭业看着段志玄此时的眼神，不再似刚才那般仇恨腥红，变得几分清澈明亮起来。

从对方的眼神变幻，郭业猜出了段志玄心境的变幻。

看来，段志玄的心中早有了选择和决断。

随即，他说道：“段大人，既然段大将军已遭不幸，人死不能复生，那么活着的人是不是能为他做的，除了找寻凶手之外，便是让他死后哀荣呢？这也不枉他在世时的一番显赫与风光，对也不对？”

“唔～”

段志玄尽管心里早已认同了郭业的话，但脸上还是有几分僵硬，动作随之有几分勉强，轻轻唔了一声。

郭业见状，心中总算是长长舒了一口气，暗道，总算是圆通了此事，王伯当这条命算是保住了半条。

之所以说仅仅保住了半条性命，那是郭业还没彻底查出幕后真正的元凶。如果一旦无法找出王伯当口中的那个塔吉娜，甚至是说塔吉娜背后的人，恐怕，王伯当还是免不了要步上杀人抵命的结果。

段志玄此时整个人趋于冷静，目光澄澈之后，大脑也渐渐有了往日在朝堂之上的缜密。

他突然问向郭业：“郭大人，你今天跟我绕了这么大的圈子，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费了这么多唇舌和口水，说到底还是为了王霸吧？”

到了这个时候，既然双方暗里已经达成了默契，郭业也无需再隐瞒自己的真正意图。

随之，他不置可否地点头承认道：“没错，王霸杀人抵命，是该死！但不该这么死，他应该死得更有价值，而不是因为一次过失杀人而去给居心叵测者做了替死鬼！所以，我必须帮他趋吉避祸，替他躲过这个死劫。”

说到这儿，他还是担心段志玄反悔，赶忙劝道：“段大人，逝者已矣，郭某虽然……”

“郭大人打住！”

段志玄伸手打断了郭业的赘言，冷笑一声，说道：“王霸是该死，但正如郭大人之前所言，他这条贱命又怎能抵得过吾弟志德？我现在已经改变主意，希望能通过王霸顺藤摸瓜，抓出真正的幕后魁首，让吾弟志德死得其所，死得真正瞑目，死后哀荣！”

郭业听罢寻思道，看来在段志玄这些传统士大夫眼中，门第家族的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得失啊。这是好事，但这也无情。

紧接着，段志玄道：“既然今日能说这么多，看来你已经知道了王霸的下落了。”

郭业嘿嘿干笑两声，并未正面给予答复。

段志玄又道：“郭大人你放心，既然我已经改变了心思，那么我现在不会跟你打听王霸此时的下落，更不会催你交出王霸这狗贼。但是——”

段志玄上下打量了郭业一眼，沉声说道：“既然郭大人架了这个梁子，想

必不会袖手旁观吧？不然，你拿什么来救王霸一条贱命？”

“好说！”

郭业突然双手啪啪击掌两下，冲花厅外喊道：“来人，去书房将暗夜大人推至花厅来。顺藤摸瓜，打探消息，查拿真凶这种事，我实在想不出还能有谁比暗夜更来得合适了。”

“喏！”

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在花厅外骤然响起，厅外下人已经离去，朝花厅方向跑去。

## 第1150章再赴洛水坊

片刻的功夫，暗夜便被郭府的仆从小心翼翼地推进了花厅。

一袭白袍，脸罩半张面具，古古怪怪神神叨叨，看得段志玄一阵不喜。

尤其是坐在轮椅之上，俨然双腿无法行动自如的废人，段志玄实难相信这种人会有办法找出王霸身后那群居心叵测，隐藏至深的歹人。

他用轻视的目光打量着暗夜，心中不以为许道，郭业身边怎么尽是一些奇怪的人？真是物以类聚，呵呵～

当即，他便连招呼都懒得与暗夜打，便冲郭业拱拱手，请辞道：“郭大人，既然这桩事情你已经揽下，那段某便静等一段时日。我给郭大人一个月的时间，如果郭大人限期内不能找到真正的幕后元凶，无法给吾弟一个死后哀荣。那就别怪段某不给情面，哼——

届时，冤有头债有主，杀人者必偿命。王霸之人头，我必奏请圣上替我段氏取之！”

说罢，刹然转身，疾步离去，留给了郭业一个断无商量的背影。

“嘿～”

暗夜青铜面具下的嘴中传来一声干笑，揶揄道：“圣眷正浓的户部尚书就是牛气啊，这位樊国公不单是脾气倨傲，连架子都那么大。怎么听着，他这是将大人当下面的差官使唤了呢？”

“哈哈，暗夜你这老小子少拿我说事儿，少挤兑老子。”

郭业促狭地看着暗夜，乐道：“你这是被人无视了，想从我这儿找回场子吧？该，谁让你老小子整天一副冷冰冰的吊死鬼模样？平日里都告诉你了，莫装逼啊，装逼真会遭雷劈！”

暗夜见小奸计被郭业识破，一阵尴尬，在轮椅上扭捏了一下，低声说道：“属下这性子就这样，再说了，属下若不死活这个性子，哪里能管得住东厂那群猴崽子们？如若不然，他们指定翻了天去。”

郭业点点头表示理解，随后说道：“不要理会段志玄臭脾气还是摆架子了。再说，人家现在死了亲弟弟，正是最悲恸的时候，脾气大也可以理解嘛。得嘞，多担待着点吧，理解万岁！”

这番说得暗夜都觉得自己竟成了小肚鸡肠之辈，他看着郭业这谈笑风生的气度，猛然醒悟，问道：“大人心情这般好，看来段志玄这边是让你说通了。这么说来，您是替王伯当保下了一条命啦？”

“一条命谈不上，目前而言，也就堪堪保下他半条命而已。你刚才不也听到了吗？”

郭业说道：“段志玄离开的时候说限期一个月，一个月之后此案如果没有大点的突破，恐怕到时候王伯当还是难逃抵命授首的下场。”

“一个月？”

暗夜皱着眉头，脸有难色地犹豫道：“目前所有的不利证据都指向王伯当，虽然这厮现在藏在长安，但是大人您之前也说了，他不是不愿意说，不愿意将女人的下落道出来吗？”

说着，暗夜用手轻轻拍了两下轮椅的扶手，为难道：“目前这个叫塔吉娜的女人，才是破案的关键啊。只要将这女人拿下，想办法撬开她的嘴巴，让她彻彻底底交底，肯定能将这背后不为我们所知的所有真相都闹明白。”

郭业嗯了一声，点头道：“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塔吉娜正是本案的关键。但是我敢肯定，塔吉娜也只是颗棋子。她的作用应该就是为了蛊惑蒙蔽王伯当，利用王伯当替她盗来木匣子，并煽动王伯当一气之下杀了段志德。除此之外，别无它用。可见，这个女人在她背后的组织里只是一颗棋子，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既然是棋子，那就随时都会有被人抛弃，被人抹杀的可能性。棋子弃子，往往都是共通的。”

“嘶～”

暗夜惊疑道：“大人，你是说塔吉娜随时都会被杀人灭口？”

郭业嘴角噙笑，揶揄道：“这种事情，身为东厂督公的你，恐怕比我会更大的发言权吧？”

暗夜低下头来，不置可否。

顷刻，他催促起郭业，急声道：“大人，那还等什么？现在就派人去将王伯当这厮带回平阳郡公府，追问一番才是啊。不然，塔吉娜真的一死，那就什么线索都要掐断了。届时，悔之晚矣啊！”

郭业摇头无奈道：“王伯当说了，而且态度相当之坚决，他说若要从他口中打探出塔吉娜的下落，那他宁可独自扛下此事，一人赴死足矣！”

“嗨，这人咋犟得跟头驴似的？”

暗夜气骂道：“这个时候还玩什么两情相悦至死不渝啊？难道他还看得出来，这女的就是在利用他吗？”

郭业道：“当局者迷嘛，在说了，他如果有那么精明，还会被这个叫塔吉娜的女人所蒙蔽所利用？呵呵，抛开别的不说，我倒是蛮欣赏他这一点的，情之所至，一往情深。情痴二字，他当得！”

“大人您也跟着瞎起哄！”

暗夜埋怨一句，随之说道：“大人，您还是派人去将王伯当请来府中吧，就由属下来撬开他的嘴巴。这种事情，我们东厂是行家里手。”

郭业奇异道：“怎么？你想要用刑？疯了吧？”

“不不不。”暗夜摇头道，“怎么可能对他用刑？既然大人都在帮他了，属下自然也会添一份力。东厂审人问话，除了用极刑酷刑之外，也懂得心理战术的。”

郭业闻之释然，也对，想当初东厂初建时，自己可没少给暗夜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随即，他点头道：“好，这事儿就交给你。不过，如今满城都在搜捕王伯当的下落，现在又是大白天。这个时候，以段志玄小心谨慎的性子，肯定早已在我平阳郡公府外安插了不下数十个眼线。这样，等晚上天黑之后，你我同车前往洛水坊，咱们想办法甩掉眼线去见上王伯当一面。撬开他嘴巴问话之事，就由你来办。”

“属下遵命！”

“好了，今天白天你也没什么事儿，就住在我府上吧。省得你来回颠簸，也怪累的。”

“属下恭敬不如从命！”

.....

.....

天黑入夜，月影星疏，一辆马车缓缓出了太平坊。



果不其然，数十道黑影瞬间跟上了马车保持着距离，行踪诡秘地紧随着，出了太平坊。

约莫过了半柱香的时间，平阳郡公府的后门悄不留声地打开，早有一辆马车在候着。

郭业一人率先钻进了马车中，而坐在轮椅上的暗夜也在仆从的搬抬下进了马车。

紧接着，两名仆役登上车辕，一左一右坐在了马夫身边。

马夫甩了甩马鞭，转头问向车内道：“郡公，可以出发了吗？”

郭业嗯了一声，马鞭啪的一声响，马车缓缓驱动。

途中，车内暗夜由衷地赞道：“大人心思缜密，正如你之前所揣测，府外还真有不少眼线。”

郭业淡然道：“不事先安排一辆马车离去，这些眼线桩子哪里能够轻易被调走？段志玄，肯定有两手准备的。”

“好啦。”郭业摆摆手，闭起眼睛假寐道，“你我暂且养精蓄锐一下，到了洛水坊中，我就看你好戏了。”

暗夜嗯道，“大人放心，属下一定会撬开王伯当嘴巴的。对症下药，属下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唔，先眯一会儿吧！”

郭业呼吸匀称，似假寐，又似真睡。车内，一时沉默。唯有车外的车轱辘轧地之声，嘎吱嘎吱，响彻不停。

## 第1151章暗夜问话

“原来是你！”

王伯当一听郭业叫门，立马打开屋门，讶异地发现郭业身边竟然是坐在轮椅之上的暗夜。

他虽与暗夜谈不上深交，但是东厂之威，暗夜之名，他当初在西川之时可是略有耳闻，更与暗夜在西川之时见过面。

不过当时暗夜虽然也是半张青铜面具，但却是全腿全脚并非废人，若不是这张青铜面具，王伯当险些不认识他了。

郭业让惊愕在场的王伯当点起油灯，然后亲手将暗夜的轮椅推进屋中。

油灯燃起，屋内渐渐有了亮光。

王伯当看着坐在轮椅上的暗夜，惊问道：“你这，这是怎么回事？昔日西川一别近两三载不得见，你，你的腿……”

“被人挑断了脚筋！”

暗夜言简意赅地回了一句，然后双手拍了拍轮椅两边的扶手，身为洒脱地说道：“得亏有了郭大人发明的轮椅代步，否则今日要想见到王伯当前辈恐怕都难啰。”

王伯当心里一惊，骇然地见目光落在了王伯当的双脚上，不可置信地说道：“被挑断了脚筋？是谁这般大胆？是谁这般残忍？”

“好了，此事日后细谈吧！”

郭业插言打断了王伯当的连番发问，郑重其事地说道：“王前辈，今晚我是专程带暗夜来寻你的。接下来的谈话，你们聊，我就在旁边听着。”

“专程来找我的？”

王伯当冲着暗夜问道，显然摸不清对方的来意。

郭业唔了一声，搬了一把胡凳静静地坐在了墙角。

接下来的场面，就交给暗夜来应付了。

王伯当被两人搞得莫名其妙，但心里多少还是猜到了一些，有些不悦地说道：“什么都好谈，唯独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塔吉娜的下落。王某既然独自一人来长安，就准备了扛下所有罪名，一人赴死的决心。所以，今日叙旧可以，喝酒也可以，唯独塔吉娜之事，我不能说！”

“咳咳……王前辈你这人太轴了！”

暗夜清咳两声，语气生硬地讥讽道：“这边郭大人在外头帮你磨破了嘴皮子，帮你操碎了心，就想着帮你斡旋此事。可你呢？怎么像是大家伙上杆子逼着你似的呢？你莫要不识好人心啊。”

王伯当嘴角抽搐了一下，的确被暗夜这话说得有些不好意思，低下了头，叹道：“我知道郭业是在帮我，并非王某这人驴肝肺不识好人心。唉，塔吉娜是我的女人，总不能为了避祸躲劫，将自己的女人供出来吧？王伯当堂堂七尺男儿，岂能做那种惹人贻笑大方之事？这般苟且偷生着，还不如死得坦坦荡荡！”

“呵呵，你怎么知道你这样就是在保护你的女人？”

暗夜冷冷地反问一句：“你知不知道，她现在随时都有杀身之祸！”

“休要在这儿危言耸听！”

王伯当皱着眉头破骂一声，喝道：“暗夜，我知道你执掌着东厂，被郭业

引为心腹。也知道你们东厂这些番子除了刺探情报天下无双之外，更加擅长审讯逼供。今天你就是在我的这儿磨破了嘴皮子，也休想打探出塔吉娜的下落。王某还是那句话，若要出卖塔吉娜来保全王某，王伯当宁可一人赴死。绝不会牵连自己的女人。”

“笑话！”

暗夜也是争锋相对，丝毫不退让，骂道：“你王伯当好歹英明一世，怎么临了临了就犯起糊涂来呢？还白衣神箭呢？我看啊，你就是个无脑莽夫罢了！”

“骂吧骂吧，你就算把天骂出一个窟窿来。”王伯当一副油盐不进水火不侵的模样，指了指头顶上空，无所畏惧道，“你也休想从我口中撬出一句关于塔吉娜下落的话来。”

“糊涂！”暗夜道，“若不是郭大人的面子，我才懒得管你这破事儿。杀人抵命，天经地义。更何况你盗得是大唐的军事机密，关乎到大唐吐谷浑道七城布防的布防，数十万大唐黎民百姓的安危；你杀得还是堂堂户部尚书，当朝樊国公段志玄的亲弟。两罪并罚，杀你王伯当十次百次都不为过。”

王伯当见暗夜这般不给面子，不由胸中气闷，瓮声回道：“既然如此，你干嘛不去长安府尹报案，不去刑部衙门击鼓，让他们早日将我捉拿归案？你又在这儿装什么烂好人？”

“咳咳咳~~”

郭业清咳一声，从凳子上站起走出角落，看着双方势成水火的样子，不由劝道，“都消消气，怎么还跟个十八九岁的愣头青似的？暗夜，有话说话，咱们今天是奔着王前辈的事儿来，少扯那些没用的。”

王伯当闷哼一声，撇过头去，但心里还是默念着对不住郭业的这番情谊。

暗夜恭敬地称了一声是，然后收敛了锋芒毕露的尖酸语气，缓缓冲王伯当道：“王大当家，好歹你曾经也是行伍出身，可想而知一道七城的兵力布防图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塔吉娜姑娘真是出身普普通通的吐谷浑白兰城贵族，那她让你盗取这七城布防图又有什么用处？可想而知，这七城布防图并非是她所能用到的，而是她身后的真正主使者或组织指使来盗取的。”

说到这儿，王伯当脸色僵硬了起来，到了此刻他不得不承认，塔吉娜真的有很多东西在隐瞒着他。

他想起曾经在大草原的星星夜空下，自己与塔吉娜背靠着背地在大帐篷外一边山盟海誓，一边展望未来。

他自诩是塔吉娜的男人，但是他的女人却有那么多的东西隐瞒着自己。心里的伤悲可想而知。这是欺骗，更是背叛。

其实，上次郭业跟他说完木匣子里装的是吐谷浑道七城布防图，而不是什么祖传玉佩的时候，他就知道塔吉娜在欺骗利用他了。

只不过他不愿意去承认，更不想去相信这个事实。

因为他觉得，如果亲手去将昔日那个用谎言编织起来的美梦捣碎，还真不如一死了之一了百了来得痛快。

所以，事到如今，并非不相信不承认，而是不愿去相信，不想去承认罢了！

塔吉娜，至始至终都是他心里最爱的女人，没有之一。

郭业见王伯当诡异地沉默下来，再次退居角落，静静地坐了下来，继续看着暗夜的表演。

暗夜见状，不容王伯当开口又说道：“王大当家，塔吉娜身后的那伙人或者组织既然指使她利用你来盗取大唐军事机密，并让塔吉娜跟你扯了那么大的谎言，无非就是不想让你，甚至让我大唐朝廷察觉到他们的存在。这么推断下来，你觉得事到如今塔吉娜已经拿到了七城布防图，他们还会允许塔吉娜的存在吗？要知道，只要找到塔吉娜，大唐朝廷就可以通过塔吉娜轻而易举找出隐藏在幕后的人！”

噌！～

郭业再次站起，从角落里走出，惊异地看着暗夜，因为他知道暗夜说到点子上了。

而王伯当也是浑身一震，心中好像猜到了什么，但又不敢去相信，颤抖着嗓子问道：“暗夜，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塔吉娜还会有危险？”

“这个问题就不用我来回答了吧？”

暗夜遥指了指王伯当的胸口，老神在在地说道：“恐怕王大当家现在心里早有答案了吧？棋子弃子永远都属于一类人，杀人灭口这种事情，难道王大当家还听得还少，看得还少吗？”

## 第1152章塔吉娜的下落

王伯当脸色瞬间变幻无常，俨然心里正做着激烈的天人交战。

低头，

再低头，

王伯当几乎将头贴近了胸膛上。

无言，沉默无言，静如石化。

暗夜看着王伯当这幅表情变化，随之向角落里的郭业投去一个宽慰的眼神，好像在告诉郭业，此事已成！

屋内沉寂了良久，连三人的呼吸之声都能分外听得清晰。

猛地，一道骨骼咯嚓声，正是王伯当猛地用力抬头，看着暗夜，沉声说道：“暗夜，你赢了！”

“不是我赢了，而是你想通了！”

暗夜嘴角微扬难得一笑地说道：“王大当家，其实救不救塔吉娜姑娘，就在你自己的一念之间。”

适时，郭业又从角落里站起，缓缓走至王伯当跟前，点头附和道：“我知道你宁可一人赴死，也不愿供出塔吉娜，将她牵扯出来。你一心是想保护她，一人来长安顶嘴抵命。但是，目前种种迹象表明，她随时都会有被组织或她的主子杀人灭口的危险。你如果真想保护她，就应该将她的下落告诉我，好让我即时找到她。只要你不愿意，我保证不会将她递押到刑部。现在，她是唯一的突破口，说出她的下落等于救了她，你明白吗？”

“明白！”

王伯当现在变得非常爽快，简洁干脆地说出两个之后，徐徐说道：“是我顾虑不周，我本想扛下这个罪过，但没想到后面还牵扯着这么多的事情。你说得对，我现在欺瞒不是在保护她，相反是在害了她。但是，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暗夜耸耸肩，看着郭业伸伸手，示意道：“我功成身退，接下来的事情还是由大人作主，轮不到属下擅作主张。”

郭业嗯了一声，冲王伯当说道：“我一直都是为你考虑，并非我愿意多管闲事，而是念着你我昔日的那份情谊。至于你说的请求，我肯定应承，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王伯当感激地看了郭业一眼，随后娓娓说道：“如果真找到塔吉娜，请不要伤害她。更不要因为她之前蒙蔽利用我，而对她定罪。她之所以欺骗我，利用我，肯定有她的苦衷。真要拿人出来抵罪，王伯当甘愿以身伏法，绝无怨言！”

擦！

郭业多多少少就猜到他会这么说，想想真是郁闷，这厮怎么那么死心眼呢？明知道这女人是在骗他利用他，还在为她说话。宁可替她替罪伏法，也绝无怨言。

真是无语了～

这时，暗夜悄悄插了一嘴：“情之所至，一往而深啊！”

郭业顿时明白过来，看来王伯当这个铁血汉子真是动了情了。这种人很情商几乎为零，实难动情。不动情则已，如榆木疙瘩，顽石不开花。但是，

一动情势必如滔滔江水，长臂难收，断无回心转意之念。

随即，他点头应道：“好，我答应你。即便是找到她，将她带回长安，我也不会将她交出去。如果通过她能将其身后的组织挖掘出来，并逐一击垮粉碎他们的阴谋，那我还会向朝廷向圣上请求，想办法饶你一命。纵是让你们过不上富贵安定的日子，但也会想方设法让你们逍遥野外，过上亡命天涯的日子。”

“真……真的？”

“那还能有假？”

郭业撇撇嘴，重重说道：“你还信不过我的为人吗？我郭业平生最重义气，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一口唾沫一个钉。王前辈，你如果再怎么多疑多心，那可就别怪我袖手旁观，不管你们这些破事了？”

王伯当一听之下，顿时慌乱，心里也是汗颜万分。

想想也是，郭业自打一接手自己这桩破事，从头到尾都是为自己在盘算在考虑，真可谓之绞尽脑汁费尽千心，而自己却还在质疑不放心他。

旋即，他毫无保留地脱口而出道：“我在离开草原奔赴长安的前一天，我并未告诉塔吉娜我的去向。我们一直住在白兰城几十里外的大草原上。”

郭业对那个大草原颇有印象，当初出访吐谷浑时就路过，于是问道：“那个大草原何其之大？说具体点。”

王伯当哦了一声，说道：“大草原的北边儿有一座图尔兰山，我们就在山脚下临时搭建了一处住所，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平日用来圈养牛羊和我们自己居住。那地方十里方圆之地只有我们一处人烟地，很好找的。”

郭业微微点头，对图尔兰山好像有点印象，这个应该不难找。

随之，他说道：“好，我这就派人连夜出发前往吐谷浑大草原，以最快的速度将塔吉娜找到，并将她安安全全地带回长安来。”

王伯当拱手抱拳，郑重万分地说道：“那一切就拜托你了，希望你的人越快越好，我担心去晚了塔吉娜有什么不测。唉，都怨我，都怨我啊，没想那么多~”

“现在自责也无济于事了。”

郭业劝道：“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王伯当叹息一声：“希望吧！”

“等等~”

突然，暗夜插话提醒道：“王大当家离开塔吉娜来到长安，这路途漫漫肯定耗时许久。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塔吉娜姑娘还会住在你们的住处吗？再说了，她拿到大唐吐谷浑道七城兵力布防图，如果回去向她的主子或者她背后的组织交差呢？我若是没估计错的话，肯定郭大人此番派人前去肯定会扑空！”

“咦？”郭业惊疑一声，恍然大悟道，“我怎么把这茬儿给忘记了呢？可能这个时候，塔吉娜已经离开了图尔兰山的住处了。王前辈——”

郭业向王伯当催促道：“她是否有跟你提过，她从哪里来？当然，那些出身白兰城贵族的谎话就不用去理会了。我是说，她拿了木匣子之后，如果要离开你们之前住得地方，她将会去哪里？如果知道的话，也许现在还能将她堵在路上，免得回去交差之后，被人杀之灭口。”

“这个，这个，这个……”

王伯当顿时慌了神，整个人瞬间六神无主，口中喃喃道：“这个她真的没跟我说过。她就跟我说过，她祖上是白兰城贵族，她的父亲和家族被慕容伏允满门灭杀，就她一人逃出生天。其他的，她，她真的没跟我聊过。”

郭业摇头道：“那些都是扯淡的，也就你信她。”

王伯当一筹莫展，愁云惨淡地焦急问道：“那怎么办？万一她真的不在图尔兰山脚下的住处，那该如何寻她救她啊？郭业，我只能你办法多主意多，帮我救救塔吉娜吧？我知道你一定会有办法的。”

郭业嘴上不说，心里却是遗憾，如果塔吉娜真的离开图尔兰山脚，天下之大，他上哪儿找这娘们去？

他看向暗夜，貌似在询问他是否有办法。

换回来的，也是暗夜无奈无解地摇头。

突然，王伯当惊叫一声：“我想起来了！！！”

平地一声雷，委实吓到了郭业和暗夜。

只听王伯当大声喊道：“我想起来了，塔吉娜曾跟我说过，她在吐谷浑被抄家灭族逃出白兰城之后，被人所救带往了吐蕃国。对，就是吐蕃国，而是还是吐蕃国都——逻些城！”

吐蕃逻些城？

郭业诧异了一下，怎么会跟那儿车上干系？

他心里不禁起疑，难道塔吉娜这女人跟王伯当说得家世仇恨都是真的？真的是被慕容伏允抄家灭族，就她一个活口？

如果她说得都是实话，那蒙蔽利用王伯当盗宝一事，又是怎么一档子事儿？

如果她说得都是真的，那么她的主子或者她幕后的组织，都在吐蕃逻些城内藏着呢？

尼玛的！

郭业真有些吃不准了，听似真看似假，真真假假雌雄难辨，莫非这就是真亦假时假亦真？

他吃不准，暗夜也一样犯起了迷糊，唯有王伯当一双央求的眼神越发急切了。

## 第1153章骑驴找驴

夜谈须臾，郭业推着轮椅上的暗夜出了屋子，离开了这座破落小院。

只留下失魂落魄的王伯当，独独呆在屋中发呆发愣。

郭业出了院门，便有两名仆役接手轮椅，将暗夜小心翼翼抬上了马车。

随后，马车缓缓驰动出了洛水坊，披星赶月地在城中晃荡，朝着太平坊方向奔去。

行车途中，车内。

暗夜看着一脸沉思的郭业，提醒道：“大人，接下来的离京吐谷浑之行，本该属下亲自前往的。可是……”

暗夜有些无奈地拍了拍自己的双腿，指道：“属下这双腿恐怕无法涉足远行。不如属下暂代关鸿鹄在东厂之职，将他派往吐谷浑那边，让他带上些精明能干的番子，去将塔吉娜带回长安来？”

“你行动不便，肯定不能让你前往吐谷浑。不过嘛~”

郭业沉吟了一下，摇头否决了暗夜的提议，说道：“关鸿鹄不行。这酸秀才能力是有，但也只能在你我的眼皮子底下办点力所能及的事儿。但是你让他带着一干东厂番子大老远跑到吐谷浑那边，去将塔吉娜寻到并带回长安来，我看够呛，悬得很！”

“呃……”

暗夜略微思索了一下，心中不禁赞同起郭业的看法。关鸿鹄这人他也大致有些了解，溜须拍马在行，鸡毛蒜皮之事也拿手，但让他去前往数千里之外的吐谷浑寻找塔吉娜，并将人安然无恙带回长安来。这恐怕有些强人所难了。

但是关鸿鹄无法胜任的话，东厂之中目前还真没什么能够担领此次重任之人啊。那些二档头三档头什么的，执行力肯定没问题，忠诚度更是无需怀疑，但是完全不是这次任务的合适人选。

“再者说了——”

郭业突然面有难色，语气有些沉闷地说道：“正如你刚才在王伯当面前所担心的，万一塔吉娜早已离开了图尔兰山脚下的住处，派去的人扑了个空，届时又该如何应付？关鸿鹄不行，绝对不行，不是不相信他，而是我太了解他的性子了。此人小聪明有，忠心也够，但正是因为小聪明太多所以他的性子偏油滑，容易畏难懈怠。”

暗夜闻言也犯起难来：“是啊，照常理推断，塔吉娜既然拿到了王伯当手中的木匣子，应该不会再在图尔兰山脚下呆着了。如果她回去向她的主子或幕后的组织交差的话，那就算属下亲自前往也会扑个空。这么推断起来的话，塔吉娜的下落至今还是个未知数，唉……”

“也不尽然！”

郭业摆摆手，道：“刚才王伯当不是说了吗？塔吉娜曾跟他提过，当年她家被灭后，唯有她一人逃出白兰城，后来被人所救带往了吐蕃的逻些城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她的主子或她幕后的组织老窝，十有八九就在逻些城中。这不就是本案的新方向吗？”

“嗨。”暗夜摇摇头，晒笑道，“大人，这话你也信啊？明摆着就是塔吉娜骗王伯当的呢？总不能因为塔吉娜的一句谎言，咱们就要跑断了腿吧？”



“信？我怎么不信？”郭业摊摊手，说道，“现在除了赌一把，相信塔吉娜对王伯当说得是真话，你我还有什么路可选吗？我现在只求塔吉娜别这么快回到逻些城，否则她一旦被杀人灭口，那王伯当真是一线生机都没有了。最好的结果是，塔吉娜压根儿就没有离开图尔兰山脚，祈祷她对王伯当虽是利用，但也是动了真心情藏爱意，就在图尔兰山下等着王伯当归来。”

暗夜劝道：“大人你这样会不会太儿戏了？”

郭业回道：“儿戏，这当然太过儿戏了。但是，不这样，还有得选吗？赌一把吧，既然王伯当对塔吉娜这么有情有义，我相信这女人坏不到哪里去，对王伯当纵然无爱，但也多多少少有点情义吧？得了，希望在人间，咱俩也不要把人想得太坏。就许王伯当对塔吉娜痴心一片，就不许塔吉娜也对王伯当也感动在怀吗？”

“好，就算大人你这个说得通，反正咱也没得选。可是——”

暗夜还是没有放弃劝阻，继续说道：“可是吐蕃国内现如今是诸侯争雄，战乱纷飞的局面啊。如今我大唐虽然占着大势，英国公也率着十万大军在吐蕃国内清剿着薛延陀等国的残兵败军，但要想顺利进入逻些城，恐怕还有些周折吧。如果，如果此次率领东厂番子进入吐蕃国的档头不够机灵的话，一旦遇上大股的邻国敌军，随时都要全员覆没的下场啊。说是危险重重，亦不为过吧？”

郭业突然咧嘴一笑，问道：“谁说这次率领东厂番子进入吐蕃的是你手底下的那些二档头三档头啊？”

暗夜一惊，不解问道：“您刚才不是说关鸠鸠不行吗？”

郭业笑道：“当然也不会派这酸秀才去。”

暗夜疑惑道：“那派谁去？”

“哈哈，你这是骑驴找驴啊？不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

说罢，郭业指了指自己的鼻子。

不过一说完，他也后悔了，尼玛，有这么埋汰自己的吗？自己竟然把自己比作了驴。

谁知却遭来了暗夜的强烈反对，只见暗夜将头摇得如拨浪鼓一般，不容置否地反对道：“不行不行，大人您现在乃是平阳郡公，又身兼礼部尚书与领军卫府衙门一职，怎么还能亲身赴险？这太冒失了。”

郭业反问道：“那你现在腿脚不方便，除了我，你还能找出更合适的人选来吗？再说了，东厂最早的那批档头都在吐蕃国内，像砒霜那丫头，斑鸠李芝霖，榔头江胤璋，乌鸦胡光远，他们几个当年可是被称为东厂五虎啊，有他们在吐蕃国内策应我，我相信肯定能一举将塔吉娜背后的组织给挖掘出来。而且，此番进吐蕃，我还有一个未了心愿。”

“未了心愿？”

暗夜仿佛猜到了什么，低声问道：“大人是想亲手证实，东厂五虎的傻虎李珞珈是否还活着？”

“是啊……”

傻虎二字，立马将郭业的思绪勾回到了一年多前……松赞干布陵前败走天竺国的情形，郭业可是历历在目啊。

若非这小子冒死相救，恐怕自己就交代在松赞干布陵前了。

暗夜也好久好久没收到傻虎的消息了，不由然地，心里为之塞。

不过沉默片刻之后，他还是态度坚决地摇头反对道：“不行，大人如今身居高位，属下还是不同意您亲身赴险。再说了，您身居要职，未经圣上允准，朝廷也不会让您私自离开长安赴远道的。”

“这个不是问题。”

郭业身为笃定地说道：“只要我说明去意，我想段志玄这位户部尚书肯定会有办法帮我说服皇上的。再说了，如今这朝堂，虽是三分天下，但士林清流系早已凌驾其他二系。只要在朝堂之上稍稍运作一番，皇上肯定会恩准我出京的。你想想看，嘿嘿，英国公李绩在外征战这么久，是不是应该派个人率队前往吐蕃宣抚一番，犒赏三军，以示吾皇恩浩荡啊？”

“这……”

暗夜的内心里然被郭业说得哑然，但还是以郭业不适合远行赴险为由，没有放弃劝阻。

聿……

外头马夫一甩鞭子，勒住了马车，在外喊话道：“郡公爷，到咱家门口了！”

郭业嗯了一声，吩咐道：“回头记得替本官送暗夜大人回府。”

说罢，起身就要下车，见暗夜还是不肯死心。

他只得宽慰道：“别想的那么坏，好不？我肯定第一站直奔图尔兰山脚。万一我到了那儿，塔吉娜还在呢？那我就不需要前往吐蕃了，你说对不？”

说到这儿，郭业不顾暗夜的挽留劝阻，跳下了车，然后用手挡着车帘子，冲暗夜最后说道：“其实真去吐蕃也没什么，根本没你想象得那么严重。再说了，我是一个天性豁达乐观之人，你要知道，乐观豁达的人，他的运气不会太差滴！”

“走啦，回头记得从东厂中筛选出一批精兵强将来，随我离京！”

## 第1154章不无意外扑个空

几天后，宫里的李二陛下便空降一道圣旨到太平坊平阳郡公府。

圣旨内容言简意赅，直奔主题，就是要郭业以礼部尚书的名义出使吐蕃，并节制西川都护府的兵马作为进入吐蕃国内的扈从军，宣抚远在吐蕃异域作战的英国公李绩所部。

真是想什么来什么，郭业人不在朝堂但心里明镜儿似的，这是士林清流系的大佬孔颖达当堂提上，后得到段志玄的暗中相助所致。

反正求仁得仁，段志玄与郭业都是相互利用，暂为盟友。

圣旨已出，郭业自然当仁不让，接旨领命。

不出两日，暗夜在努力劝说无解下，只得从东厂中筛选出近五十名番子，供郭业驱策随行离京，前往吐蕃。

随后的一天，郭业在府中与家人小聚，陪了坐月子的秀秀，然后又抱又逗郭小渣整整一白天，这才作罢。

郭小渣就是郭业与秀秀所生之子，乃郭府长子嫡孙，自打出生那天便被李二陛下封了爵位的宠儿。

郭小渣倒不是这孩子的大名儿，而是小名儿。渣，并非什么褒义词，而是实打实的贬义词。之所以取个“郭小渣”的小名，也有出处。因为无论是大唐时代，还是后世郭业所处的那个年代，往往乡下人都喜欢给孩子取个难听俗气的小名，这样的话这孩子就不会遭厄运霉气惦记，能够健健康康长大好养活。

郭家长子郭小渣的小名儿，自此由来。

一家其乐融融小聚一日之后，翌日清晨，郭业便带着五十名仆役扈从打扮的东厂番子，还有数百名随行押送御酒赏银物资的军卒浩浩荡荡离开了长安城。

行军速度本就不快，再加上有好几十驾骡车拉着御酒赏银等物资，更是严重影响了郭业此行的行军速度。

对于要尽快寻到塔吉娜下落的他来说，这是硬伤。于是，他决定兵分两路，让数百军卒的校尉带着御酒赏银等物资先行赶往西川都护府，而他则带着五十名东厂番子直奔吐谷浑方向。

图尔兰山脚下的王伯当住处，自然是他寻找塔吉娜下落的第一首选。

仅带着五十名番子前行，自然轻车从简，一路狂速行军日夜兼程，不到五天的时间，他便正式进入了吐谷浑地域。

在当天早上他便进入吐谷浑大草原，而当天傍晚时分，抵达了图尔兰山脚。

正如王伯当所言，只消寻到图尔兰山，就能很容易找到他那个住处。因为那地方的确是人迹罕至，几乎看不到人烟，就连路过的游牧马队都几近看不到。

因此，图尔兰山脚下那座用木栅栏围起来的住处，格外的显眼。

不过令人失望的是，无论他和随行的五十名东厂番子如何在住处展开地毯式搜查，愣是找不到塔吉娜的踪迹。

折腾到了晚上星星布满夜空为止，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塔吉娜离开了！

她离开此地，往哪儿去？

答案也只有一个——前往吐蕃，回逻些城交差！

旋即，郭业唤来此次统领五十名番子的东厂二档头，问道：“你叫什么？”

那名二档头身材精瘦个头不高，但一脸的精明模样，来到郭业跟前后拱手回道：“禀大人，属下卓远，此前一直都跟着暗夜大人，是东厂在西川招募的第一批番子。”

“哦，原来是老班底了。”

郭业听他这么一说，对他越发地放心了起来，在西川便招募进东厂的，可不就是老班底的番子吗？

随即，他问道：“既然暗夜能派你随我离京，想必你对吐谷浑及吐蕃一带的地势比较熟悉吧？”

二档头卓远嗯了一声，说道：“大人放心，就算属下这双赵子废了不能看路，摸也能摸出吐谷浑，直达吐蕃逻些城。”

这话虽然说得有些托大，但无疑此人对两地的地域非常熟悉。

随后，郭业道：“好，你通知东厂的弟兄们，在这儿准备准备干粮什么的，然后小小休整一个时辰。一个时辰之后，咱们便连夜出发，以最快的时间离开吐谷浑大草原，然后进入吐蕃国境。我需要半个之内抵达逻些城，能做到吗？”

二档头卓远稍稍考虑一番，郑重说道：“大人，据属下所知，吐蕃国内战事频频，经常能碰到邻国被打残打溃的残军。不过属下保证，只要不遇上薛延陀、东突厥等国的散兵游勇，或者遇上不与他们交兵避着走，我们就能在十五天之内从这儿，抵达逻些城。”

郭业知道他说得是实情，继而点点头，挥手吩咐道：“好，就依你所言，即刻起至抵达逻些城，此行由你作主，就连本官也听你指挥。”

“这……”

二档头先是一怔，颇为讶异地看着郭业，随后是一脸的受宠若惊，眼中泛起一阵振奋，这是一种被信任的感动，更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激动。

随即，他点着头将手贴在胸口，保证道：“属下不会让大人失望的！”

说罢，转身跑去，奔走在五十名番子中交代着储备干粮和划分小队并原地休息之事。

一个时辰之后，夜色更加昏沉，不过天上繁星亦是愈发明亮。

在二档头卓远的带领下，郭业与其他五十名番子一样，紧随其后，加快行军速度离开了图尔兰山脚，期冀在天亮之前能够彻底走出吐谷浑大草原，进入吐蕃国境。

卓远幸不辱命，终于赶在了破晓前走出了吐谷浑大草原，进入了吐蕃人的地界儿。

约莫朝着逻些城方向行进了大概三天，一路上风平浪静。

郭业还在暗自庆幸一帆风顺时，却在第三天的傍晚，碰见了最不愿意碰见的东西。

据卓远派出去前方探路的番子回报，离他们歇息之地也是必经之地的十里开外，正驻扎着一支部队。

因为地势关系，既看不清对方是敌是友，也看不清对方的番号，更是看

不清对方到底有多少人。

关键是他们要想继续前往逻些城，就要经过那支部队的驻扎之地，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绕无可绕，避无可避！

战？

五十名东厂番子够干嘛的？估摸着还真不够对方塞牙缝，而且东厂番子根本就不适合正面战场的作战。

不战？

势必无法继续前往逻些城了。

这时，二档头卓远收到情报之后，苦着脸一筹莫展地向郭业汇报了这个情况。

## 第1155章擒贼先擒王

郭业听着二档头卓远的汇报，脸色变得有些不妙，烛光闪映下，越发显得凝重。

皱眉片刻，郭业问道：“不知是敌是友，不知对方具体人数？”

卓远点头称是。

郭业又问：“咱们目前手头只有东厂番子五十人，如果一味强攻过去，胜算几何？”

卓远分析道：“探子回报，对方所盘踞的隘口不时传来马鸣嘶叫之声，应是骑兵为多。东厂番子根本不擅长正面冲杀上阵，胜算几乎为零。而且，据属下粗略判断，对方的人数至少在五百，甚至一千部众之上。”

“嘶……”

郭业倒吸一口凉气，暗道，狗日的，碰上的居然还是以速度见长的骑兵？这下难办了。别说五十名番子，就算有东厂番子五百人，恐怕胜算都不大啊。

而且，眼下时间紧急，必须尽快赶到逻些城将塔吉娜寻到，不然晚到一步她被人灭了口，那就真是前功尽弃了。

所以，即便能跟这支突然阻住前路的部队的实力是旗鼓相当，郭业也认为绝对不能轻易和对方交手。应是能躲则躲，能避则避，不浪费时间在这上面。

随即，他问道：“卓远，你熟悉这一带的地形，除了那道隘口之外，是否还有别的路可以通往逻些城？”

可惜回应他的是二档头卓远的连连摇头。

郭业心里一沉，不过仍不死心，继续问道：“难道就没有办法绕过驻扎在隘口的那支部队？”

“没有！”

卓远很肯定地回答道：“大人，欲要通往逻些城，就必然要过那道隘口。如果要过那道隘口，就一定要想办法对付那支部队。除此之外，无第二选择。”

“你确定？”

“属下确定！”

卓远铿锵有力地回答，彻底击碎了郭业的心存侥幸。

随后，他重重虚空挥了一拳，沉声喝道：“那事不宜迟，干吧！”

“干？”

卓远误以为自己听错了，挠了挠自己的耳朵，不敢确定地问道：“大人，你是说凭咱们现有的五十人去战隘口那支部队？”

“除此之外，你觉得还有第二选择吗？”

郭业无奈地问道：“难道说还能撤出吐蕃国境不成？塔吉娜，我志在必得！”

卓远有点急了，赶忙劝说道：“大人，并非属下贪生怕死畏战，而是五十人去迎击至少五百人以上的骑兵部队，这，这，这……”

“无异于以卵击石，鸡蛋碰石头，是吧？”

“呃……”

卓远虽然并没有明说，但他的神情无疑在回应着郭业的反问。

只见郭业耸耸肩，嘴角噙起一抹笑意，说道：“要想对付这支部队未必就要冲杀夺隘口，以少胜多我固然欣喜，但我还没好大喜功到这般程度。用五十名不擅攻城夺寨的东厂番子与五百名以上的骑兵对垒，我还晓得轻重，不会这般糊涂。卓远，我问你，东厂番子专长什么？”

卓远迟疑了一下，随后答道：“刺探情报，乔装卧底，还有，还有……”

“还有夜行刺杀，抽冷子打闷棍，对吧？”

郭业又补充起卓远的话，继续说道：“擒贼先擒王，你从五十名番子里挑上一批夜行刺杀的好手，随我趁夜摸进隘口，想办法端掉这支部队的主帐。只要我们擒住这支部队的将领，拿他做人质还怕过不了这道隘口吗？”

“啊？”

卓远这才反应过来，有些惭愧道：“是属下一时情急疏忽了，还是大人冷静周全。”

“好了，别拍马屁了。”郭业挥挥手，催促道，“赶紧挑上一些擅长攀墙翻屋的夜行刺杀好手，随我一道悄悄摸进隘口，咱们直奔这支部队主将的营帐。”

“遵命！属下这就去张罗！”

说罢，卓远转身下去，开始张罗起人手了。

约莫两个时辰之后，五十名东厂番子中就筛罗出十八名擅长夜行刺杀的好手来，多数人未加入东厂之前，不是飞贼便是盗匪，后来经过东厂的系统培训之后，这方面的专长更加得心应手了。现如今这种情况，正好派上用场。

事不宜迟，郭业命令剩下的人继续在原地歇息，而后与卓远率领着十八名东厂好手换上随身而带的夜行衣，趁夜朝着隘口方向摸进。

到了隘口不足五十步之外，郭业便看见有几名守兵在隘口处打着盹儿。

“一……二……三……四……五！”

郭业细数了一下，冲卓远吩咐道：“你带上四个人匍匐前进，近到跟前再突发袭击，一人解决一名守兵，动作必须要快，而且必须要一刀致命，不能发出动静，更不能让他们给隘谷里的其他人示警。否则，咱们算是交代到这儿了。”

卓远犹豫了一下，问道：“大人，万一他们是我们的友军可怎么办？杀错了人，这就……”

“友个屁的军！”

郭业轻轻臭骂一句：“现在吐蕃国内，除了我们大唐的军队，其他都是敌军。而英国公的部队现在肯定在吐蕃腹地与其他诸国军队作战呢，怎么可能零星散落在这附近呢？不用犹豫，十有八九是敌军，不会错~”

“属下遵命！”

卓远一听心里踏实了不少，然后指着离他最近的四人，招呼道：“你，你，还有你，对，汪老四，你也跟我走。大人吩咐了，我们一人负责解决一名守兵，必须要以雷霆闪电之势第一时间撂倒敌人，听清没？”

其他四人纷纷抽剑拔刀，压低着声音齐齐回道：“谨遵大人号令！”

说罢，五人不由而同地甩掉身上的水囊和粮袋，然后匍匐在地似蠕动着蚯蚓一般，朝着隘口五名守兵方向爬行而去，尽量不发出一丁点的声响。

郭业看着五人离隘口守兵的方向越逼越近，再看了眼天上，乌云泼墨遮蔽了皓月，暗暗庆幸，幸好，今晚天公作美，夜黑遮月正是杀人夜！



## 第1156章大水冲了龙王庙

隘口处，几名守兵还在打着盹儿。

突兀，几道黑影猛地蹿高起来，随着几道银光闪落，一闪而逝，血水飞溅，五名守兵几乎在同一时间倒地，随之——一命呜呼。

卓远他们得手了！

同一时间，一直关注着隘口的郭业对着其他十三名东厂好手一挥手，低声喝道：“弟兄们，扔掉身上的负重，提刀随本官进入隘口。切记，悄声潜行，不要发出动静。”

“喏！”

齐唰唰，十三名东厂好手卸下水囊粮袋，直奔隘口与二档头卓远五人会合。

郭业一来，卓远便将刀上的斑斑血迹在身上擦拭了一下，然后用脚踢了踢地上的早已魂归西里不动弹的守兵尸首，低声报道：“大人，幸不辱命！”

“干得漂亮！”

郭业竖起拇指小赞了一下，问道：“留下四个人将守兵尸体移走藏好，然后在隘口位置留下把守负责接应我等。”

卓远舔了舔嘴角，嗯了一声，向刚才与他负责解决隘口守兵的四人嘀咕了一番。

随下，四人便开始搬抬起守兵尸首。

而郭业则与卓远带着其他十三名东厂好手趁夜进了隘口。

天虽黑如泼墨，但一入隘口，还是能清楚地望见不足百米之位有数十顶营帐搭建在隘谷中间，直接将隘谷通往迤些城方向的路给生生截断。

数十顶营帐中，除了有士卒歇息住宿的营帐，还有专门用来圈养战马的临时马厩。

正是因为这声声不绝于耳的马鸣嘶叫，才让这寂静无声的隘谷多了几分呱噪。也为郭业他们潜入隘谷提供了便捷。

与几个马厩中的马鸣嘶叫相比，区区十来人的夜行脚步之声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丝毫没有引起各顶营帐中早已歇息士兵的注意。

郭业与卓远带着手底十来人渐渐逼近隘谷中的这些营帐，突然卓远停下了脚步，犯起难来：“大人，这么多营帐到底哪一顶营帐才是敌军主将的住所呢？”

郭业将手举起，示意众人止步。

然后目光在不远处的数十顶营帐上移动，随后会心一笑，低声说道：“这你就知道了吧？你小子八成是没从过军。”

卓远点点头，不置可否地承认道：“是的，属下一直都在东厂呆着，这跟敌军主将营帐在哪儿有关系吗？”

“自然有！”

郭业没有卖关子，直接解释道：“往往一支部队的主将都是单独一个营帐，以示区别。通常主将的营帐都偏大，因为营帐里不仅是他睡觉吃饭的地方，还是他平日处理军务的居所，更是他召集部将幕僚商讨对策的地方，所以，他这个营帐肯定是有所有营帐中最大的一顶。而且——”

郭业突然抬手指着远处数十顶营帐的正中心方向，说道：“你瞧见没，数

十顶营帐布置起来井然有序，都是一圈围着一圈，将正中心那顶营帐犹如众星拱月一般围起来。嘿嘿，这就是一支部队的核心权力所在。”

“咦？”

卓远惊疑一声，脸上不禁浮起笑容，点头道：“大人您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啊。还有，正中心那顶营帐的确是所有营帐中最大的。这么说，那顶营帐中住得便是敌军主将了？”

郭业应道：“没错，十有八九便是！”

卓远将手中钢刀一提，兴奋道：“那还等什么？弟兄们，随本档头直取敌军主将，将他生擒！”

说罢，卓远已经率先第一个奔向正中心那顶营帐，其他东厂好手紧随其后，速度之快犹如夜里窜行的狸猫，令人乍舌。

郭业赶忙跟上，在后面低声唤道：“他妈的，急个球？都给老子注意脚底下，别踩出动静来。”

须臾片刻，卓远率众已经穿梭在了数十顶营帐的缝中狭路，几个呼吸的功夫，杀进了敌军主将的营帐内。

“什么人？”

“把守隘口的守兵都是吃干饭的吗？”

连着两道惊诧之声从营帐内响起，紧接着，一阵叮叮当当刀剑交击之声，分外清脆，环响在隘谷之中。

一时间，便惊动了环绕在敌军主将营帐四周的其他数十顶营帐内的敌军，不约而同，一盏盏油灯烛火亮起，悉悉索索的声音在各个营帐中响起。或穿衣爬起，或捉刀提剑，或光着半身冲出营帐。

瞬间，数百名敌军开始在寻觅起打斗之声的来源所在，目标直指——主将营帐。

此事，郭业已经随卓远进了敌军主将的营帐内，但是对外面的惊动还是多少猜到了。

一入营帐，正看见卓远和敌军主将斗得正酣，十几个东厂好手直接将主将围拢起来，生怕他逃脱窜出营帐。

一瞬间，卓远手捉钢刀和敌军主将已经僵持了几十个回合，还是没有成功将对方拿下！

郭业暗骂一声，狗日的卓远，这小子要坏事儿了！

因为他知道，只要再过十个回合还拿不下对方，将对方生擒下来，那么他们这十几号人势必就要被数百名敌军围困。

此时，营帐内已经烛火通明，郭业发现帐内挂着几张兽皮制成的袄子，还有几件长袍，咦？

看着这长袍的制式，这分明就是吐蕃人的衣袍啊？

难道这支部队是吐蕃人的骑兵？

就在猜疑之时，突然又听与卓远酣斗中的敌军主将边打边喊话喝问：“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半夜偷袭我军？”

咦？

郭业又是一声惊诧，这声音怎么听着怪熟悉的？而且这声音分明就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啊！

旋即，他奔到两人恶斗的战圈最前面，定睛一看敌军主将的真容。

对方光着脚丫束着发，仅仅穿了一件单薄的衣衫，估计是在睡觉的时候察觉到危险，从床上蹦达起来的。

可当他看到这敌军主将的面庞之时，他彻底傻眼了。

尼玛的！

这算什么档子事儿？

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有木有？

当即，他猛地一跺脚直接跳将起来，手中长刀一挥，将酣斗中的两人兵器一刀挑开，大喝道：“停手，都他娘的给老子停手！”

说时迟那时快，郭业一个箭步瞬间挡在了卓远的跟前，冲那敌军主将喝问道：“砒霜，怎么是你？你怎么在这儿？？？”

原来敌军主将是个女子，还是个自己人，她并非别人，正是卧底吐蕃逻些城，号称东厂五虎之一的——狼女砒霜！

## 第1157章傻虎下落

随着郭业的介入，两人的酣战戛然而止。

二档头卓远手捉钢刀，紧贴着郭业身后，不可置信地诧异喊道：“大人，您说这疯娘们就是咱东厂当初的五虎之一——狼女砒霜？”

郭业唔了一声，并未转身，而是目光灼灼地望着突然出现在这儿的砒霜，又惊又喜地乐道：“砒霜，真是你。他妈的，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己人跟自己人干起来了？”

说罢，他这才转头狠狠瞪了卓远一眼，显然对这厮的情报有误而感到十分不满。

卓远会意，心里那叫一个冤啊，一万头草泥马在心中呼啸狂奔，暗暗腹诽道，我的好大人唉，这次可是您亲自下令亲自带队夜袭隘谷主将营帐的呀。

这边，砒霜也是对郭业的出现感到意外，咣当一声，手中那柄如半月弧长的弯刀跌落在地，诧异喊道：“大人，您，您怎么会在这儿？”

郭业抿嘴一笑，指了指砒霜现在的穿着，提醒道：“砒霜，你不觉得披件袍子我们再聊，更合适一些吗？”

“呀！”

砒霜经郭业这么一下，这才发现自己就穿着原来睡觉时所穿得单薄衣衫，与女人贴身内里的衣衫毫无区别，隐隐约约还有些暴露，猛地尖叫一声，唰地一下，羞红了半边脸颊。

随即喊了一句大人稍待，便奔到了营帐的一个角落，赶忙将挂着的藏袍披在了身上，细细穿戴起来。

郭业见状，不由莞尔一笑，心中取乐道，看来这些年没见，砒霜已经没有了狼女的无畏，反而多了几分小女子的矜持与羞涩了。

思绪落罢，砒霜已经穿戴妥当走至郭业跟前，恭敬有加地拱手抱拳见礼道：“属下砒霜，拜见郭大人！”

“砒霜无须多礼！”

郭业伸手轻挥示意砒霜起身，然后深切问道：“昔日赞普陵墓一别，至今已有一年有余了，砒霜，你们都好吗？”

“托大人鸿福，属下一众人都在，榔头也在，乌鸦也在，斑鸠都还活着。”

砒霜回道：“不过他们虽然健在，不过并未跟属下在一起，而是在吐蕃国内的其他地方。”

郭业听着几人都在，心里踏实了不少，继而追问道：“那傻虎呢？傻虎还在吗？”

当日离去时，傻虎率着一众弟兄螳臂挡车，为郭业的撤退拖延了时间。当日情况危急，傻虎的生死才是郭业目前最为牵挂的。

话音一落，郭业能清楚地察觉到砒霜的脸色为之一滞，继而落寞了下来，低声回道：“傻虎大哥当日为掩护大人撤退，率着数百儿郎迎战数万薛延陀铁骑，此举无异于螳臂挡车，以卵击石。傻虎大哥和他的弟兄最终，最终还是没有……”

“天啊！”

郭业顿时悲从心中来，仰天哭呛一声，霎时蹲在了地上，忍不住心里的悲恸，不禁哭出声儿来：“这混球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我害了他，是我害了他啊！”

其实郭业何尝不清楚傻虎能够活下来的机率几乎等于零？但是他始终不死心，总盼望着奇迹出现，总盼望着傻虎能够如不死小强一样存活下来，有朝一日能够与他再次见面，再次把盏言欢。

可是事实是残忍的，傻虎最终还是死了！

东厂五虎潜入吐蕃卧底多年，这在东厂中不是秘密。尤其是东厂五虎的名头，在东厂内部那可是相当响亮的。东厂五虎，皆是东厂后辈们争相效仿的对象啊。

营帐内诸人哪一个不是东厂出身？对于傻虎罹难之事，他们都是闻之心痛，一时间，随着郭业的悲呛哭喊，整个帐内渐渐弥漫起了一股悲伤的气氛。

卓远鼻头酸楚，猛吸一口气之后蹲下身来，将郭业扶起劝道：“大人，傻虎大哥是我等楷模，属下等定以他为榜样，为大人为东厂尽忠！”

这时，砒霜也黯然地低着头，冲郭业说道：“郭大人，傻虎大哥能为掩护大人撤退而尽忠殉难，我想这也是他永不后悔之事。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为大人尽忠那是东厂番子的无上荣耀。若当日换做砒霜，亦是义无反顾，为大人掩护撤退，死而无怨！”

郭业知道砒霜这些话倒不是刻意恭维的，因为暗夜执掌东厂以来几乎都是这么训示他们，这句话几乎成了东厂所有番子的信条。

但他还是摇着头，叹息道：“人心都是肉长的，你们谁出了事儿我都心疼啊。对了，傻虎葬在哪儿了？我一定要亲自去祭拜傻虎兄弟，不然我这辈子良心都不会安宁。”

砒霜犹豫了一下，面有难色地吞吞吐吐道：“这……”

郭业心生不祥，皱着眉头喝问道：“别藏着掖着，说！”

“大人，实不相瞒，当日傻虎大哥率众迎击薛延陀骑兵，但是无奈寡不敌众，几百好手纵是肋生双翅又哪来会是几万骑兵的对手？最后，最后……”

说着说着，砒霜的声音明显有些发抖，硬着头皮说道：“傻虎大哥被薛延陀的骑兵围困之后，宁死不降举刀自刎。最后，薛延陀可汗一怒之下，下令将他五马分尸，然后将他的尸体扔到了荒郊野岭喂了野狼。待属下们找到当日事发之地时，已经根本找不到傻虎大哥的尸首，最后只找到了他平日惯用的那把弯刀，还有一身早已碎成稀巴烂的铠甲。最后，我等悄悄地咱吐蕃的赞普陵墓附近，给他立了一个衣冠冢。那个时候，薛延陀所部已经占领了逻些城一带，我们担心薛延陀人会将傻虎大哥的衣冠冢推倒砸烂泄愤，所以只立坟茔，并未立碑。”

死无全尸？

衣冠冢都不敢立碑？

蹭～

郭业心中的怒火顿时腾然而起，脸色瞬间铁青，五官变得扭曲狰狞，破口大骂：“今日，我郭业在此立誓，若此生不砍下薛延陀可汗拔灼这个畜生的脑袋拿去祭奠傻虎兄弟，就让我郭业万箭穿心不得好死，死后亦堕入阿鼻地狱，永生永世无法轮回！！！”

轰！！！！

同一时间，营帐外，一道闷雷炸破夜空。

一道凶残的誓言，一道突兀炸起的雷声，将营帐内所有人等惊得一身冷汗出来。

众人心中暗暗骇然，难道这毒誓连老天爷都给惊动了？

## 第1158章迟来的战报

“大人慎言！”

卓远躲在郭业身后，缩了缩脖子，有些后怕地低声劝道。

郭业耸耸肩一副无所畏惧的模样，略微扫视了一眼在场诸人，届时一副胆战心惊的神色。

随即，他摇摇头，冲卓远转身说道：“我郭业言出必践，说到做到。砒霜跟随我的日子要比你们早些，他了解我郭业的行事作风。砒霜——”

郭业又转身冲砒霜问道：“你可曾见本官说过大话？”

砒霜摇头回道：“大人乃是言出必践的奇男子，就算大人要挽弓搭箭将天上月亮射下来，砒霜也信！”

“嗤～”

郭业没来由笑出声儿来，因为这种话通常都是关鸣朱胖子这些人说得，没想到还能砒霜口中听到这种奉承话，郭业倒是新鲜了。

被她这么一逗，沉重的心情缓解了不少。傻虎之仇不共戴天，郭业唯有暗暗记在心里，有朝一日与薛延陀可汗拔灼一并清算了。

随后，他突然想起砒霜驻扎在这隘谷截断通往逻些城道路之事，于是问道：“砒霜，你这支部队应是骑兵吧？”

砒霜唔了一声，抱拳回道：“没错，这支部队是吐蕃人组建的骑兵，共有一千余人。”

郭业奇疑道：“吐蕃人组建的骑兵？”

砒霜笑着解释道：“大人且放心，这支骑兵从上到下都是属下在吐蕃的嫡系，里面渗入了不少属下在吐蕃发展的东厂番子。这支骑兵部队小至伍长，大至校尉，都是咱们东厂的人。忠诚度上，大人大可放心。”

郭业讶异地看了一眼砒霜，而卓远及他身边的十三名东厂番子都不禁发出低呼之声，看向砒霜的眼神都越发膜拜了。诸人心中纷纷叹服，到底是东厂五虎，番子的前辈楷模啊，感情儿人潜伏在吐蕃的同时，都已经开始在吐蕃发展下线了。

郭业却是连连摇头，说道：“砒霜，你误会本官的意思了，本官是想问，这支部队既然是吐蕃兵组成的骑兵，那如今你们如今到底是隶属哪一方？据我所知，现在吐蕃国内原有的吐蕃势力四分五裂，英国公李绩正率领十万大军在吐蕃国内与各国军队开战。薛延陀、高昌国、东突厥、就连小小的柔然部落都参与进来了，都想将这吐蕃国分上一杯羹。我且问你，你现在领着的这支骑兵隶属哪头？”

弦外之音是再问，砒霜有没有将真实身份暴露出去。

砒霜并未回答郭业的问题，而是反问一句：“大人，您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收到吐蕃国内的战况了吧？”

郭业眉毛一挑，应道：“兵部最新的战报也是半年之前的。英国公很久没有派人送捷报回长安了。”

砒霜哦了一声，赶忙解释道：“回禀大人，吐蕃国内现如今四分五裂不假，英国公率大唐十万精兵与其他几国周旋作战也不假。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吐蕃王后云容已经在四个月前正式下嫁给了薛延陀可汗拔灼，两人已成一家人。云容王后代表的是吐蕃贵族保守势力和各地方的奴隶主，在吐蕃国

内还是有有很大的影响力的。而且拔灼与云容这对奸夫淫妇在三个月前已经和柔然部落、高昌国、东突厥结成了攻守盟约。他们彼此约定，合几国之力将大唐十万精兵剿灭之后，便会一起瓜分吐蕃国的土地。现在，英国公的大军已经式微，节节败退！”

“什么？竟有此事？”

郭业顿时明白过来为何英国公迟迟没有送回战报了，原来是在吐蕃这边吃上亏了。

奶奶的，不是之前李二陛下还赞许自己献上去的闪电战术很管用吗？怎么会变成这样？看来八成是补给线上，战线上，还有人数上，架不住几国合围反扑啊。想到这儿，郭业不禁埋怨起李绩，你倒是早点派人送战况回长安啊，抹不开面子算怎么回事？

随即，他问道：“那英国公他们现在败退在什么地方了？”

砮霜道：“英国公的帅帐就设在格尔木城中，他十万大军已经折损近三成。”

格尔木城？

怎么又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对郭业而言，不可谓之不记忆犹新了。

继而，他脱口喊道：“兜兜转转又回到这个地方，还真他娘的有缘啊！”

喊罢过后，他突然想起只要过了这道隘口，一直往北走便是通往逻些城，而往东的话正式格尔木城的区域。既然砮霜率众驻扎在这儿，难道她已经身份曝光，她的骑兵所部已经归入李绩所部了？

旋即，他问道：“这么说，你现在是英国公所部了？”

砮霜苦笑一声，无奈道：“属下倒是想啊，属下已经在这儿驻扎有半个月了。前些日子想要向英国公所部投诚，可对方不相信属下言词不说，还说属下乃是云容王后的细作，假意投诚欲要行不谗之计。属下一直谨记暗夜大人的交代，至死都不能泄漏自己东厂的身份，因此只得撤退到这儿了。”

说着，砮霜目光透着委屈地看着郭业，低声娓娓道来：“这一次属下也算是尝到了报国无门的滋味儿了。如若大人今日不来，兴许再过几日，属下也会率麾下骑兵撤出吐蕃，返回西川都护府再做决定了。”

原来如此！

郭业猜测，八成是因为她这支骑兵部队组建的成分都是吐蕃人，而李绩最近又吃了败仗，有点惊弓之鸟了，所以对砮霜及其所部有所怀疑，那也正常。

现在听砮霜这么说来，那么逻些城眼下肯定是丢了，于是问道：“逻些城现在掌握在谁手中？”

砮霜道：“在几国合力反扑之后，逻些城最终还是落回了云容王后手中。当然，现在她嫁给了薛延陀可汗拔灼，这女人一点也不简单，竟将拔灼哄得团团转，就差将薛延陀国拱手送给这个女人了。这个女人在几国联盟之中话语权不小。当初，真是看错了这个女人，暗夜大人怎么会将她收入东厂，并如此大力栽培呢？”

郭业没有解释，也没有替暗夜澄清，毕竟这里面还牵扯到了宇文倩和云容等人，一提起话头，肯定没完没了。

不过，既然他现在重新返回吐蕃了，那么砮霜和她所部的骑兵就无需撤



出吐蕃了。

就算不归入李绩所部，他将他们留在身边也正好派上用场，谁让他现在正缺人呢？

不过听着砮霜谈起这些经历，他倒是有些担心起斑鸠、乌鸦、榔头几人现在的处境了。

现在几国军队所占据的吐蕃国土，就等同于敌占区啊。他们三儿在敌占区的地头上混着，能不危险吗？

他正要开口仔细询问三人的处境，突兀——

他脸色一变！

叮叮叮~当当当~

卓远和其他十三名东厂好手纷纷抽刀拔剑，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

而此时，营帐外头已经是火光熠熠，数百盏火把已经点起，将这座小小营帐围得水泄不通。

外头，不滞传来威胁恐吓与叫嚷之声：

“大胆贼子敢行刺我们将军，快快出来受降！”

“投降不杀，缴械不杀！”

“再不出来，就一把火将你们这群刺客活活烧死在里头。”

“速速出来！！！”

叫骂之声此起彼伏，显然，砮霜的部属已经彻底惊醒过来，并将这座营帐给死死包围住了。

郭业哑然苦笑，看着砮霜不断地摇头，叹气道：“今天这乌龙闹得啊，自己人跟自己人干上了！砮霜，外面的事儿你来搞定吧！”

“遵命！”

砮霜利落地拔腿奔出了营帐，顷刻，营帐外响起了砮霜的喊话，不过不是汉话，而是叽里咕噜的吐蕃话。

## 第1159章背黑锅

约莫过了半柱香的时间，营帐外此起彼伏的叫嚣声渐渐小去，闪闪烁烁的火把业已渐渐熄灭，潮水般用来的士兵们貌似已经缓缓退离了营帐四周。

片刻，营帐的帐帘被掀开，砒霜入得帐内。

驻足立住，冲郭业拱手报道：“禀大人，属下已经告知这是一场误会，骑兵部众已被遣散！”

“好！”

郭业点了下头，收起了想砒霜打探斑鸠、乌鸦三人如今处境之事，说道：“天色不早了，估摸着再过两三个时辰便要天亮，砒霜，你且先睡，明日一早我们再碰头。”

砒霜赶忙谦让道：“属下一会儿就去营帐外凑合一宿，大人今晚就住在这儿吧。而且这吐蕃国境内到了下半夜，雾气重不说，还冷得出奇，大人在这儿还能睡个踏实觉呢。”

郭业笑笑，然后摆下了手，说道：“鸠不占鹊巢，再说了，目前这支骑兵部队唯你是命，我岂能让你一个姑娘家露宿野外？好啦，我们在不远处也有营地。”

砒霜哦了一声，没有再强求，突然问道：“大人，那属下明日之后，是继续留在这儿呢？还是跟随大人挺进吐蕃腹地？还是说，属下率骑兵部队先行撤出吐蕃，撤回西川都护府？”

郭业沉吟了一下，决定道：“不用，如今正是用人之际。明日你便先带着部队，与我前往格尔木城与英国公汇合。呵呵，有我在场，料想那牛鼻子假道士也不会再当你是细作了，哈哈……早点休息，今晚这真叫一个闹腾啊！”

说罢，郭业便提步出了营帐。

卓远赶紧冲那十三名好手使了使眼神，示意他们紧随跟上。

当十三名东厂好手已经撤出营帐，卓远殿后正要离去，却听砒霜娇咤一声：“姓卓的，你给我站住！”

卓远身子一趔趄，险些跌倒在地。

随后，他缓缓转身，嬉皮笑脸地冲砒霜问道：“砒霜姑娘，有什么事？”

“什么事？”

砒霜脸罩寒霜，圆目怒睁地看着他，冷冷问道：“刚才我在营帐外劝退下属时，他们跟我说隘口五名守兵已经被你们解决了？”

卓远心里一骇，妈的，就怕这疯婆娘提起这茬儿，没成想她还真知道这事儿了。

顿时，他一脑门的官司，只得呐呐解释道：“砒霜姑娘，你听我说，这是误会，你知道不？这是一场误会！我们本以为这隘口驻扎的是敌国的部队，这才准备擒贼先擒王，夜里行刺敌军主将来着。您瞧瞧，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识一家人了。”

“哼，谁跟你是一家子人？”

砒霜仍旧冷着脸，喝叱道：“难道在东厂里，没人教你刺探军情吗？你若是提前摸清我军情况，还会出这档子事儿吗？甭管你的本意是什么，说到底你还是杀了我的人。你杀我手底五名兵丁，这笔帐该怎么算？”

日！

卓远头皮发麻，真想跟砒霜老实交代，其实这个馊主意是郭大人出的，你要报仇泄愤找错人啦。但是他不敢，因为郭业就在帐外，这种卖主求荣的事儿他可干不出来，也不敢干出来。

于是乎，这个黑锅他只能硬生生地背了下来，摊摊手问道：“砒霜姑娘，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想怎么办呢？虽然是误会，但是你手底下五名士兵的确是死在我们的手中，这个我承认，绝不抵赖。”

卓远的硬气让砒霜还是有些意外，不过她的神情还是那般生人勿近，依旧冷冰冰地说道：“好，你认下这桩事便好。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不与你计较。等得离开吐蕃回到大唐之后，我再与你好好清算这笔帐！”

“做都做了，老子还能说啥？”

此事卓远也是光棍到底，拍了拍胸脯回道：“随你便，啥时候想找回场子，姓卓的随时奉陪。东厂不仅有你们五虎，还有咱这种光脚不怕穿鞋的纯爷们！”

声音落罢，卓远已经窜出了营帐。

砒霜见卓远离去，扫视了空空荡荡的营帐四周，突然没来由地嘴角噙笑，自言自语说道：“到底是东厂出来的，挺好，东厂不能总靠五虎撑场面，不过这厮嘛，还是挺傲，哼！”

.....

.....

营帐外，卓远率着十三名好手与郭业朝着隘口方向离去。

到了隘口处，发现把守位置的已经不是他们留下的四个人，而是砒霜所部的骑兵。

至于那四人则是站在离隘口不远处，显然已经被骑兵取而代之，逐出了地方。

很快，郭业一行便出了隘口，与四人汇合之后，下令道：“好了，折腾了一宿，搞了个大乌龙。走吧，咱们先回去，明日再与砒霜所部汇合。”

一听砒霜二字，卓远的嘴角不由地抽搐了一下，然后停住脚步问道：“大人，刚才这疯婆娘在营帐里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

郭业唔了一身个，点了下头，道：“听见了，听得清清楚楚，说你杀了她的人，她要跟你找回场子，咋啦？”

卓远道：“是啊，这疯婆娘说离开吐蕃回到大唐后，定会跟属下我寻回场子。妈的，五条人命就这么算在我头上了，大人，你说这算是怎么一档子事儿啊？”

郭业语气平平地回道：“这不是很正常吗？杀人抵命，更何况人家还是五条手下的性命。”

“大人，您说真的？这疯婆娘不是在吓唬我？”卓远一脸后怕地问道。

郭业重重地点了一下头，道：“据我所知，砒霜虽然是女儿身姑娘家，但从来但是言出必行，说到便做到。而且几乎没听说过她放空枪的时候。”

“干！”

卓远这回真的意识到砒霜是来真的了，顿时有些紧张地跟郭业小声说道：“郭大人，之前可是您亲自下令擒贼先擒王，夜里潜入隘谷拿下敌军主将的呀。而且，而且那个五名守兵，还是您亲手吩咐属下带人上去解决的。到

时候，您可别袖手旁观呀？”

“哦？”

郭业惊疑一声，一脸平静看似毫不知情地问道：“我真的这么说过？”

卧槽！

这下卓远更急了，急急嚷道：“大人，您可不带这么耍赖的，你真的明明下令过的。不能黑锅让属下背吧？”

“你不背黑锅，难道让我替你背？”

郭业笑意盈盈地看着卓远，然后又望了一眼在场的十几名好手，问道：“二档头不肯背这黑锅，你们背吗？东厂五虎狼女砒霜的梁子，谁敢架？你们谁人来架这梁子？”

“不不不~”

“属下等未曾听到郭大人下令。”

“是，我等都是奉卓二档头的命令行事！”

一时间，所有人的口风顿时改变，全部向郭业靠拢。

“卧槽，你们这帮孙子，亏老子平日视你们如手足，今天你们这群王八蛋竟然倒戈相向？”

卓远跳脚大骂这帮不讲义气的手下。

郭业摇摇头，甚是同情地看着卓远，然后伸手在他肩膀上轻拍了三下，说道：“唉，惹谁也别惹狼女砒霜啊，听听这名儿，狼女无情砒霜剧毒啊，嘿嘿，你小子就自求多福吧！哈哈哈哈……”

仰天长笑，心情甚悦，郭业渐渐飘远离去。

## 第1160章城门小插曲

翌日破晓，天色初亮。

郭业便率五十名东厂番子进入隘谷，与砮霜骑兵所部汇合。

到了那儿，砮霜早已集结骑兵部队，等候多时了。

随后，在郭业一声令下，部队开出了这道隘谷，朝着格尔木城进发。

斥候探马早已派出赶在前头。

砮霜策马紧随着郭业身后，寸步不离。而本该出现在郭业身后，与砮霜并马而行的二档头卓远，此时却没有出现。

砮霜下意识地问道：“大人，那姓卓的呢？”

郭业微微攥紧缰绳，耸耸肩笑道：“被你吓到了呗！”

说罢侧过身子手中马鞭一扬，直指后边行军的五十名番子队伍。

砮霜扭头望去，原来卓远这厮竟躲在了五十名番子的队伍之中，而且还是骑着马低着头，生怕被人发现一般。

“呸！”

砮霜颇为鄙视地啐道：“枉我还敬他是条敢作敢当的磊落汉子，原来只是个卖弄嘴皮子的无胆鼠辈。”

郭业暗道，被你这女汉子盯上，卓远那厮能不怕吗？

随即，他笑笑说道：“好了，此事暂不再提，赶路吧！”

砮霜唔了一声，一路无话，低头默想。

.....

.....

破晓出发，骑行速度远比徒步要来得效率。因此，午饭的光景，郭业便所部来到了格尔木城外。

浩浩荡荡一千余人，又是驰马奔腾扬起漫天烟尘，还未靠近格尔木城就被守城瞭望发现，误以为是吐蕃人来袭，随即大呼：

“敌袭敌袭！”

“发现前方百步之外吐蕃骑兵出没！”

“快通知国公大人！”

“屁，区区不过千余吐蕃骑兵，还需通知李帅？传本将令，弓弩齐备，准备御敌于城下！”

“喏！”

一时，城上挽弓搭箭，如临大敌，一股大战一触即发的气氛

.....

.....

离城不足百步之处，斥候探马已经阻住了郭业的继续进发，喊道：“禀报大人，格尔木城那边恐是错将咱们当作吐蕃敌军了。城头那边如临大敌，一旦咱们上前五十步，定会被射成马蜂窝。”

郭业闻言一怔，看着自己这行人的装扮全都是吐蕃人的藏服，顿时恍然大悟，随即冲砮霜道：“你让你的人先原地休息，不得擅自靠前，免得引起误会。我上前好好说道说道。”

砮霜劝阻道：“属下不能让大人只身赴险，万一对方.....”

“不会的！”

郭业打断了砒霜的担忧，冲身后不远躲在人群中喊道：“卓远，你小子给我过来！”

卓远一缩脖子，一脸不情不愿地屁颠屁颠跑到郭业跟前，刻意无视砒霜的存在，冲郭业抱拳问道：“大人，有何吩咐？”

郭业现在没心思取笑这厮，径直吩咐道：“你去将朝廷赐予本官的符节斧钺拿出来，让你的人摆出仪仗随我前往城门。”

“遵命！”

卓远领命而返。

听得“符节斧钺”四字，砒霜眼睛立时一亮。

所谓的符节斧钺，就是朝廷专门颁给外出执行或传达圣令的凭证，根据外出官员的任务不同而有所区分。

砒霜在路上听郭业提过，此番朝廷是委派他宣抚英国公大军，口衔圣命，那自然就不缺符节斧钺了。

有了这东西，即便守城将士不识郭业本尊，但却认得他手里的符节斧钺啊。

继而，她暗暗褪去刚才心里的隐忧，目送着郭业朝格尔木城方向策马前去。

.....

.....

郭业策马在前，身后十几名番子手执符节斧钺紧随其后，离城门不足五十步。

城门守将见状，大声喝道：“准备放箭！”

喀喀喀~

一阵阵挽弓拉弦之声骤然响起，气氛为之一片肃杀。

郭业立马高举一卷黄帛，坐于马上遥指城头，叫道：“住手！我乃朝廷委派宣抚使，兀那城上守将速开城门，让英国公李绩率众前来听旨！”

此言一出，城上守将为之一愣，而一众守兵更是纷纷停下手中动作。

紧接着，郭业立马冲身后众番子一挥手，喝道：“符节斧钺在此，岂能有假？”

番子们纷纷手执符节斧钺，肩扛大唐龙旗，浑不畏死地跑上前去，以便让城上众人可以近距离地看到。

“果真是我们大唐的龙旗啊！”

“胡参将，他们手中所执的确实是符节斧钺啊！”

“可是奇怪了，既然他们此行是宣抚我们大军，怎么不见圣上赏赐的御酒贡品啊？既然是犒赏三军将士，朝廷总不能光派些人来用嘴皮子犒赏咱吧？”

“对头，奶奶个球，进吐蕃这么久了，嘴里都快淡出鸟味儿来了。唉，真是怀念我们大唐美酒的滋味儿啊。如果能再犒赏些女人来，那就，嘿嘿.....”

“滚蛋！”

胡参将怒目呵斥着身边最后发牢骚那名士卒，骂道：“你这话小心别传到英国公耳中，否则你小子的脑袋指定被砍下来祭旗。”

“呃.....”

那名士兵缩了缩脖子，脸色瞬间惨白，吓得不敢再吱声儿。因为他们都很清楚，自家大帅英国公治军之严，仅次于卫公。像他刚才那种话，已经可

以治他一个“动摇军心”之罪了。

好在他跟随胡参将多时，这话也就在这儿说说，不然，真传进李绩的耳中，他脑袋真的不保。

胡参将较之这些兵痞自是见过场面，倒是个识货之人，他不仅识得符节斧钺，还识得郭业手中那卷黄帛——正是圣旨！

看来，这宣抚使八成是真的。

但是，他身后百步之外那一千余吐蕃骑兵又是怎么回事？

于是乎，他心里有了主意，冲城上士兵们喊道：“弟兄们，收弓回弩，不得对宣抚使大人无礼！”

然后，他遥遥跟城下的郭业抱拳道：“末将英国公麾下参将，奉我家大帅之命镇守此门。刚才多有得罪，还望宣抚使大人海涵恕罪。”

郭业手执圣旨挥了挥，摇头道：“郭某不是小气之人，你们尽忠职守城门，乃职责所在，本官岂能忌恨于你？好了，现在既然知道郭某人的身份，那便速速通知英国公李绩来接旨，并开城门让我等一行进城。”

“好嘞！”

参将胡三九继续抱拳道：“原来宣抚使大人姓郭啊？郭大人请稍等，我已经派人去通知我家大帅了。不过城门可以开，大人尽管进城，但是大人身后百步外的一千余名吐蕃骑兵万万不能进城。”

郭业心里微微一怒，尼玛的，老子都亮明身份了，你丫还给我设门槛儿？

他怒极发笑，问道：“这是为何？”

胡三九道：“因为他们身着吐蕃藏服，加上我军与吐蕃如今分属敌我，所以末将不能擅作主张将他们放进城里。一切都要我家大帅来了，方能定夺。”

卧槽，敬小慎微到这种地步，看不出来李绩麾下一个小小的参将都这么多疑，郭业不由气道：“他们身穿藏服就是敌军了吗？那我郭业为何与他们一道来？莫不成你怀疑，他们挟持了我郭业？”

“郭业？”

胡三九神色骤然一变，双眼瞬间放大，激动地喊道：“莫非郭大人乃是当年率孤军深入吐蕃腹地，砍下吐蕃王爷多赤罗的脑袋，搅得吐蕃国风云变色的郭业？可是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

郭业大声回道：“那还能有假？天底下莫非还有第二个郭业郭子仪不成？”

“啊？真，真是郭大人啊？”

胡三九顿时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冲身边士卒臭骂道：“你们这群混账还在这儿傻愣着干啥？还不速开城门，恭迎平阳郡公进城？”

其中一名士卒傻乎乎地问道：“大人，那他身后的一千吐蕃骑兵……”

“放你娘的屁，郭大人手底下的骑兵哪里会是吐蕃人？”

胡三九又是一声怒斥：“郭大人让他们乔装打扮成吐蕃骑兵，肯定有郭大人的一番用意。别废话，速开城门，恭迎郭郡公进城！”

咔咔咔~

不一会儿间，城门缓缓被打开。

郭业一时没反应过来自己这待遇的陡升，心里不由有些沾沾自喜美滋滋道，莫非这就是人的名树的影，这就是名人效应王八之气？

随后，他意气风发地勒了勒马缰，高呼喊道：“弟兄们，随某进城！”  
“还有通知砒霜那丫头，率她的骑兵速速进城！”



## 第1161章英国公脑补过甚会错意

人的名，树的影。

看来陇西郭业，平阳郡公郭子仪的招牌，还是蛮管用的。

很快，随着郭业入城，砮霜也领着她所属的千余骑兵进入了格尔木城中。

对于格尔木城，郭业早已不陌生，相反对于城中的各处都熟稔的很。

当参将胡三九跟他说英国公李绩的帅府就暂时设在格尔木城原先的守将府时，他便拒绝了胡三九的引路，自个儿驾着马直奔格尔木城守将府。

马蹄疾奔一阵风，不大会儿的功夫，他便来到了守将府门前。

一个干净利落的翻身下马，动作飘逸不说，还略带风骚。

适时有守将府的兵丁过来牵马，郭业大步冲上台阶直奔守将府内。

嘭~

撞个满怀，郭业一阵眼冒金星，正要破口大骂，却听对方先骂了起来：“是哪个以下犯上的混账竟敢挡了本帅的去路，耽误了迎接圣旨你吃罪得起吗？”

好熟悉的声音……嘶，这不是牛鼻子假道士李绩的声音吗？

郭业捂着额头定睛看去，与他相撞之人可不就是英国公李绩吗？

“哟呵。”他怪叫一声，立马开涮道，“英国公大人真是好大的官威啊，吓得晚辈心肝脾肺肾，那真是扑通扑通地乱跳啊！”

“咦？”

李绩此时也看清了来人竟是郭业，不由惊异道：“你小子咋那么快哩？老夫还想着去城门口欢迎你呢。”

郭业撇撇嘴，哼道：“您李帅哪里是去迎我啊？是去迎它吧？”

说着，郭业将手中紧攥着的那卷圣旨举了举，向李绩示意着。

圣旨既出，这还得了？如朕亲临啊！

只见李绩率先第一个匆忙跪倒在地，紧接着，随行扈从还有守门兵卒纷纷跪了下来，齐声喊道：“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郭业见状也是一怔，随即收起捉弄的心思，赶忙俯身弯下腰来将李绩扶了起来，道：“英国公赶紧起身，这圣旨的内容我不便在这儿宣读。这样，你进府找个偏房静室单独一叙，如何？”

李绩暗暗诧异，难道是密旨？

随即，他起身点头道：“好好好，郭大人，里面请！”

这下，他也不再称呼郭业为郭小子了，而是郑重地称他一声郭大人，显然李绩也收起了没大没小不分尊卑的心态。

郭业念了一声好，示意那些跪着的随扈和兵丁平身免礼，便被李绩火急火燎地拽进了守将府中。

……

……

守将府内的书房中。

李绩请郭业入内之后，指着地方说道：“这儿是某家征用的书房，外头不会有闲人过往，绝对没人来打扰和窥听。赶紧把，宣圣上密旨吧！”

“密旨？”郭业微微一愣，疑惑地看着李绩。

李绩指了指他手中那道黄帛圣旨，道：“可不就在你手里吗？”

郭业这才明白，敢情儿是李绩这个牛鼻子假道士自行脑补太多了。

于是，他把圣旨直接递给李绩，道：“宣读个什么劲儿？你自个儿打开看嘛。”

李绩懵了，有些失神地问道：“我自个儿打开看？这么随便？这是密旨吗？”

终究还是接过圣旨打开来看，不看还好，一看之下李绩那张脸立马变得铁青，几缕飘逸的花白胡子更是气得瑟瑟发抖如刺猬抖起刚刺，那叫一个心里窝火啊。

这郭业递过来的哪里是圣旨？

这就是一道普普通通的圣旨，好吗？

圣旨的内容不外乎就是圣上知道英国公率领十万将士在吐蕃征战辛苦，特派郭业来吐蕃宣抚，并赏赐美酒贡品和银子来犒赏三军，最后并希望十万将士越战越勇，英国公再接再厉，将吐蕃国之战事平定，为我大唐开疆辟土，立下盖世奇功云云。

他妈的！

李绩心里爆粗口，若不是因为这道庄严威仪的圣旨就握在自己手里，他恨不得现在就撸起袖子，跟郭业这小王八蛋干上一架。

当场，他便收起圣旨恭恭敬敬放回供桌之上，然后扭头翻脸骂道：“郭小子郭混球，这就是你说得密旨？”

郭业摊摊手，一脸无辜道：“老师，我可没说这是密旨啊，你哪只耳朵听见我说这是密旨来着？是您自己想太多了吧？”

李绩一愣，貌似郭业这混球自打在守将府门口见面伊始，就没提过密旨二字，这密旨二字的确是自己心里猜测的。

可是，若不是这混球鬼鬼祟祟的模样，一副此间秘闻不足与外人道也的神色，他哪里会脑补到密旨二字上去？

他越想越气，骂道：“不是密旨，你小子干嘛要与我进府寻一幽静地方单独一叙？这只是一道普普通通的圣旨，你为何不在府门口当众宣读？你，你……”

“嘿嘿，老师您别记仇了，成不？”

郭业厚颜无耻的舔笑道：“我这不是有事儿来求老师您帮忙，但这事儿又不能进了别人耳朵传出去，所以才让您进府寻个幽静处嘛。当然，我这次主要还是奉命宣抚为主的嘛！”

“宣抚个屁！”

李绩直接伸手讨要道：“既是宣抚，那御酒呢？贡品呢？赏银呢？你小子两手空空来宣抚本帅十万大军，有你这么奉旨宣抚的吗？而且还带着一群穿着藏服的吐蕃骑兵进城来，我看你小子不是来宣抚犒劳的，而是来我这儿打秋风的吧？”

“哪能呢，误会，真是误会了！”

郭业赶忙抬手告饶，急急解释道：“老师，您说得这些东西都有，我都从长安带来了。不过因为我当时不了解吐蕃国内的情势，所以暂时寄放在西川都护府那边。届时，老师只需派人带着这道圣旨前往西川都护府那边，定能提到这笔皇上犒赏三军的丰厚物辎。”

李绩听完郭业的解释和安排之后，心里头才舒服了一些。

不过像他这种整天扮个假道士自诩知天文懂地理，一副神神叨叨世外高人的模样，最受不了的就是被人耍弄摆一道。

所以，他心里还是不痛快的。

因此，他的脸色一直都不太好看，对郭业也是分外的不待见。

随后，他不悦地看着郭业，问道：“你刚才不是说有事相求吗？说吧，是私人之事还是朝廷之事？”

郭业面对着李绩的发问，挠挠后脑勺有些不好意思地扭捏道：“老师，这，嘿，这次相求于您，是为了郭某的私人之事。帮个忙拉小子一把呗！咋样？”

“我看不咋样！”

李绩倒是干脆，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郭业的请求。

## 第1162章两个冤家

“喂，牛鼻子，你不是这么不讲义气吧？”

郭业一听李绩拒绝了自己的请求，立马毛了。

谁知“牛鼻子”三个字，又把李绩给刺激到了，揶揄道：“好你个混球，竟然这般现实？老夫不帮你这个忙，你竟拿诨号消遣老夫？”

郭业争锋相对，撇撇嘴反讽道：“您也好不到哪里去，想当初是谁给你献策‘闪电战’的？呵呵，貌似这个献计献策的功劳，至今还挂在您老人家头上吧？”

“呃……”

一听到这个，刚才腮帮子还鼓得硬梆梆的李绩立马低下了头，心里发虚，脾气也不似刚才那般坚挺了。

也是，想当初郭业在李靖卫国公府中的沙盘上，即兴道出了闪电战的战争思路，李靖与李绩二人如获至宝。尤其是李绩，竟兴匆匆地跑进了宫里，将这个闪电战的思路说与了李二陛下听。

李二陛下听完之后亦是兴趣盎然，还来不及李绩解释，就直接将闪电战思路的诞生归为郭业、与李绩、李靖三人共同探讨的结果。李绩李靖白得了这桩便宜。

尤其是李绩，正是托了闪电战的鸿福，才能够在秦琼、程咬金、尉迟恭等人中脱颖而出，被李二陛下亲睐有加，独领十万大唐精锐挂帅出征吐蕃。

扪心自问，李绩的确是欠了郭业这份天大的人情。

现在郭业直接戳其软肋，还真是奏效。

一时间，李绩低下头无言以对了。

约莫沉默了一会儿，李绩才缓缓抬起头来，略带数落地说道：“你这混球还真是半点亏都吃不得。说吧，你到底要我帮你做什么？”

郭业心里阴险的偷乐了一把，然后说道：“对你而言肯定不难了，我希望在七天之内安全抵达逻些城。”

“你说什么？”

李绩一脸惊讶地问道：“七天之内从格尔木城抵达逻些城？”

郭业点点头，肯定地嗯了一声。

李绩顿时摇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郭业问道，“是你不可能助我？”

“不是，我助你又能如何？现如今，我又能助你什么？”

李绩仔细给郭业掰扯道：“七天的时间，如果换做平日肯定没问题。但是现在是什么节骨眼上？你难道不知道吗？如今西域几国坑害一气狼狈为奸，合力与我军为敌，打得我十万大军折损三成不说，还节节败退！”

说到这儿，李绩突然走到书房的一座墙壁上，嘶啦一声将悬着的帘子拉开，一张硕大的吐蕃地图尽显无遗。

他指着地图上的一处地方，说道：“这儿是格尔木城，从格尔木城向北一百里，乃是我军现在的势力范围。但是一百里之后到逻些城，少说也有将近千里之地。这中间大小城池共计十几座，统统都被薛延陀、吐蕃朝廷、东突厥、高昌等国分别占据。如今这些西域小国已经共建攻守联盟。而你若要前往逻些城就要过这些城池。呵呵，以现如今的敌我关系，别说七天，纵是给

你七十天又如何？难道你还想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打过去？”

李绩费尽唇舌，说得口水都快干了，可换来的却是郭业一句：“我知道啊！”

“什么？你既知道，那还要我帮你前往逻些城？”

李绩心里的火气又被郭业给挑起来了。

郭业贱兮兮地笑道：“是你自己呱呱唧唧说这么多的，好吗？我是要你帮我前往逻些城，这没错。但过十几座城池前往逻些城，难道就一定要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打过去吗？”

李绩一听郭业这话，心知这小子还有后话，随即耐着性子问道：“哦？这倒是新鲜了，难不成你还能让那些守城的吐蕃人，薛延陀兵，东突厥骑兵乖乖给你开城门，让你安全过城前往逻些城不成？”

郭业耸耸肩，逼格十足地摇头晃脑地说道：“那是当然，没有三两三，怎敢过梁山？没那好酒量，岂敢入景阳冈？”

“梁山？景阳冈？”

李绩一脸迷惑，问道：“这是何地？我怎未听说过？”

郭业刚才说快了，竟敢水浒传里的地名都给搬到这儿来了。现如今还是初唐，大宋朝离这儿还有好几百年的光景呢。

自觉失误，立马摇头打哈哈道：“没啥，这是我老家的地方，那穷乡僻壤之地，你没听说过这是最自然不过了。我的意思是说，我有安全通过这十几座敌城之法，但需要你的帮忙。”

李绩闻之，伸伸手示意道：“好，你且说来听听！”

郭业道：“其实，要过安然无恙地通过这些城池，只需一个由头便可！”

李绩问：“什么由头？”

郭业道：“一个令这些城池的守将放我们过城的由头。”

“你，你这不是废话吗？”李绩一听郭业又在兜圈子拿他开涮，立马喷道。

郭业哈哈笑道：“别别别，别那么容易动怒嘛，开个玩笑而已嘛！”

“老夫现在正糟心着，少跟我插科打诨，赶紧说你的！”

“得得得，我这就说，这就说，老师你挺好了……”

……

……

守将府内，郭业与李绩在书房中正机密议事。

而守将府外，此时也乱成一团糟，正有些剑弩拔张的气氛。

剑弩拔张对峙的双方并非别人，正是欲要进守将府的东厂二档头卓远和砒霜那丫头。

卓远欲要进去，砒霜却阻拦着他不让进，要跟他好好清算当日隘口那笔老账。

这下，可把负责把守守将府的兵丁们看傻眼了，心中纷纷都在纳闷，这平阳郡公带过来的属下是怎么回事儿？还窝里斗不成？还是说，这一男一女两人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纠葛？

“你让，还是不让？”

“不让，今日老娘要和你算算旧账！”

卓远被众人围观下有些尴尬，拉着一张脸催着砒霜让路。

而砒霜的性子本来就野得很，根本没有寻常女人所有的矜持，相反，她还是大大咧咧张开双臂，直接拦住卓远的去路。

卓远被逼的紧了，又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女人这般逼迫，恼羞成怒之下，立马将腰里钢刀拔出，刀指砒霜叫骂道：“你这疯婆娘让不让路？再不让，信不信老子一刀将你活劈了？”

叮～

砒霜也不含糊，反手也是将小腰间的弯刀给拔了出来，冷冷骂道：“你杀我手下，还有理了不成？好呀，既然你要动武，老娘还能怕你不成？呸，一个大男人昨夜跟我在帐中激动上百个回合还分不出胜负，我要是你直接找块豆腐撞死算速了。”

“哈哈……”

“不会吧？”

“这女的有这么彪悍？”

“嘿嘿，要我说是男的孬瓜吧？”

顿时，爆笑声调侃生在周围响起，卓远恨不得地上找条缝隙出来，一猛子扎进去。

唉，堂堂七尺男儿当众被一个女人奚落，真心没脸了！

“卧槽！”

卓远虚空横劈出一刀，气骂道：“你还真没完没了，是吧？若非郭大人让我不要跟一个女人计较，我今天岂会再三忍你？”

谁知砒霜也是犟，手里家伙不含糊，圆月弯刀轻轻在跟前一划拉，一道银光闪过分为刺眼，随后冷冷斥道：“既然忍不了那就别忍呗，来，咱俩再比比试，你杀我手下，我岂会轻饶了你。”

卓远骂道：“他妈的，那是个误会，误会你知道吗？再说了，你今天到底为何突然要与我处处作对？你不是说，此事等吐蕃事了，回到大唐之后再做追究吗？你这么蛮横不讲理，徒惹他人笑话，知道不？丢得不仅是你自己的脸，还丢咱家大人的脸面。”

“哼！”

砒霜仿佛不吃这套，圆月弯刀又是一抖闪出几个刀花，然后冷斥道：“此一时彼一时，昨晚我觉得你是个铁铮铮的汉子，所以才想着日后再与你清算。但今天我发觉，你就是个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软脚蟹，你这种人，老娘又何须给你面子？”

尼玛！

这话说到这份儿上，卓远绝逼不能忍了！

“疯婆娘，看刀！”

叮叮当当～

刀刃相接，眨么眼间，已经三五个回合过去了。

这两冤家，终究还是交上手了！

## 第1163章难得发火

“混账！”

“彼此亮刀自相残杀，你们当我是死人吗？”

“你俩还嫌丢人丢得不够多吗？”

几声暴怒从守将府中进射而出，紧接着，一道人影从府内拔天而起，落在了府门台阶之上。

来人正是与李绩在书房密议部署的郭业。

只见郭业一副怒气腾腾凶神恶煞要吃人的模样陡然出现，吓得围观诸人一时之间如蛇鼠溃散。

砒霜从未自家大人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而卓远跟郭业一路行来，更是没见过郭大人有大发雷霆的时候。

咣当～

咣当～

两人的钢刀和弯刀相继脱出手心跌落在地，卓远有些臊得慌地低下头去，而砒霜则立马变得跟头温顺的母豹子一般，竟破天荒地露出了女人家该有的矜持模样。

难怪郭业会如此这般大发脾气，要知道他正跟李绩谈得正热乎劲儿，却听守将府的随扈在书房门外大叫：“宣抚使大人，你家两位裨将在门口吵吵起来了，估摸着现在已经动上刀子哩！”

一句通知立马打断了郭业滔滔不绝道出通过这些城池办法的雅兴，也引来了李绩的一番揶揄：“嘿，看来你小子也就嘴皮子花哨，瞧瞧，手底下都能闹得刀剑相见，赶紧去看看，别闹出人命来。”

听着李绩的揶揄，郭业心里真不是味儿，问候了卓远和砒霜的祖宗十八代不知道多少次。

奶奶的，老子在这边呱呱唧唧说半天，你们这对混球竟在后面给我扯后腿拆台子。

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

这不，身形陡闪出书房，直奔守将府门口。

“还傻站着干什么？在这儿当猴一样展览呢？”

郭业见两人跟石雕一样杵在那儿不动，又是一声呵斥：“赶紧跟我进来，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斥罢，郭业双手负背转身进了守将府。

卓远和砒霜先是犹豫了一下，随后彼此又出奇默契地对望了一眼，紧接着又是各自闷哼一声将头撇了过去。不约而同两人捡起地上各自的兵刃，争先恐后地奔进了守将府中。

……

……

守将府内，书房中。

郭业余怒未消地回到了书房里，后面跟着心虚胆颤的卓远和砒霜。

李绩见郭业将这两人带来，眉头微微不皱，心里有些许微词。

要知道李绩何许人也？

堂堂的英国公，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此番西征吐蕃的大元帅。而砒

霜也好，卓远也罢，在李绩眼中地位太过微乎其微了，与他手底下的校尉相差无几。在他看来，今天这种机密会谈，郭业才能与他商议，而这两人的职位和地位都太低了，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的选手。

郭业现在将他们二人召来书房，这明摆着给自己添堵嘛。

思量过后，李绩正要张口，却被郭业抬手示意阻住了。

貌似郭业猜到了李绩心中的想法，轻轻解释道：“这两人乃是我此番西进吐蕃北达逻些城的得力手下，而且接下来我要说得如何安全通过十几座城池抵达逻些城的办法，他们二人也要听上一听。”

郭业这么说，李绩自然不想做恶人将两人驱赶出屋，随后道：“嗯，随你！”

说罢，自顾走到了书桌后头的太师椅上，缓缓坐了下来。

郭业看着砮霜二人还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也不知是因为自己刚才的训斥，还是因为初次见到传说的英国公李绩，不过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

郭业顺手一挥，支使道：“你俩自己找地方坐下来吧！”

两人皆是哦了一声，各自一左一右找来一把交椅，正襟危坐了下来。

此时的两人早已没了剑弩拔张的架势，更没了刚才那副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的架势，就跟两头温顺的绵阳一般。

“好啦好啦，郭业，你赶紧说吧！”李绩已经在催促了。

郭业唔了一声，走到刚才李绩指引地图的墙壁下方，用手指在地图上李绩刚才所指的位置，食指微动比划了一个圈圈，说道：“刚才李帅您也说了，格尔木城包括方圆一百里之地都是我军的势力范围，对吧？”

李绩只是唔了一声，因为刚才他就说过这话，懒得再去回应第二次。

郭业并不介意，继续说道：“但除了这方圆一百里的地方之外，如邻靠西川都护府的区域都应该算是我军的势力范围吧？毕竟目前而言，我军离这块地方是最近的。”

李绩又是嗯了一声，并未反对郭业的说法。

“那就好。”郭业笑道，“也就是说，从外界进入吐蕃的道路基本都被我军把控着，这个说法您赞成吧？”

“呃……赞成，也不赞成，一半一半吧！”

李绩说道：“因为确切地说，我们仅仅掌控了吐蕃国以东的外来人进入吐蕃的途径。但是吐蕃国以西也能进入吐蕃，比如天竺啊，泥婆罗国啊，包括极西的拜占庭等国，都不需要通过这边来进入吐蕃。所以，若是将吐蕃国设为两道门户的话，我军仅占一道门户而已。”

“一道便足够了！”

郭业点头道：“我就是要东边这道进入吐蕃国的门户。老师，如果远在辽东那边的高句丽国派出使团要进入吐蕃国，大概需要一个什么路径？”

李绩瞟了眼郭业，不悦道：“你小子这是在考究我？还真难不住老夫。高句丽若要进吐蕃，就势必要先登陆辽东，然后再途经中原，横贯我大唐帝国十道诸州，再抵达西川都护府，最后才能进入吐蕃国。”

“老师说得一点都没错。”

郭业笑道：“如果高句丽国派出使团来吐蕃的目的，是要进逻些城拜见薛延陀的拔灼可汗，还有云容那贱女人，并呈上高句丽国王欲要结盟西域诸国，共同对抗大唐帝国的国书。你觉得，拔灼那孙子，云容那贱人，还有其



他西域几国会是一个什么态度？”

“废话，东西诸国共同出兵夹击大唐，他们当然是求之不得啊。”

李绩道：“但是这跟你安全通过十几个城池抵达逻些城有个鸟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郭业问道，“老师，莫非到现在您还没听出我的真正目的来？”

李绩一怔一愕然，随后眼中有些恍然彻悟的神采，微微颌首又有些不敢确定地回道：“我好像听明白了一些……”

“大人，属下知道了！”

唰~

二档头卓远猛地蹿站起来，拱手抱拳喊了一声，打断了李绩的叨咕。

“大人，属下也知道您的用意了。”

砒霜不甘落后，接踵站起身来。

被这两人捷足先登打了岔，李绩这个自诩知天文懂地理无所不知的装逼老汉自然是相当的没面子。

## 第1164章过城之法

李绩真是没面子啊！

卓远这个郭业手底下的小小不起眼的校尉懂了，就连砒霜这种女流之辈都明白了。

可是，他到现在还没彻悟过来，郭业的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心里那叫一个郁闷生气啊。

这时，郭业无视他的尴尬，指了指卓远，说道：“你来说！”

卓远应声起来，抱拳答道：“现如今西域诸国都视我大唐为眼中钉肉中刺，恨不得四海邻邦都能与他们联合起来对抗我大唐。而高句丽使团如果抱着这一目的出使吐蕃，正中吐蕃王后云容及薛延陀可汗拔灼的下怀。如果属下没猜错的话，大人是想冒充高句丽使团前往逻些城，这样的话就可以蒙混过关地通过十几座城池了，一路畅通了。”

“说得不错。”郭业赞许了一下，随后笑着摇头道，“不过并未全对。来，砒霜，你来说说~”

卓远一怔，暗道，莫非自己说漏了什么？

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砒霜身上，想听听这疯婆娘还能说出什么来，难道还会比自己说得更全乎些不成？

当目光与砒霜这么一碰撞，换来的却是砒霜的一记白眼和一道冷哼！

卓远迅速别过脸去，嘴里轻轻嘟囔一声，贼婆子疯娘们！

好在砒霜没听到，不然这两人指不定又要火星撞地球了。

砒霜站起之后，亦是微微抱拳说道：“属下猜测，大人是想要冒充高句丽使团假借他们之名，前往逻些城。当然，那些把守城池的敌军也并非是蠢货孬瓜。如若这般简单容易的话，郭大人也就不是郭大人了，今日也不会折道前来格尔木城了。大人，您说我猜得可对？”

蠢货孬瓜四个字，砒霜咬音咬得格外重，好像意有所指。

卓远毫无疑问难逃蠢货嫌疑，而现在渐渐思路清晰的李绩也貌似有躺枪中枪的嫌疑。

郭业听着心里暗暗呵斥了这狼女的不会说话，赶忙插话道：“对，你倒是比卓远那小子看得通透看得远些。那你来说说，我除了会冒充高句丽使团，假借他们之名来企图蒙混过关之外，还会做些什么？”

砒霜将目光定格在了李绩身上，说道：“要说冒充高句丽使团，大人的原班人马便足矣，人手再是不济也大可以一早就跟西川都护府那边借配人手。但是大人没有，而是折道前往格尔木城。既然时间紧大人需要在七天之内赶逻些城，那大人来格尔木城见英国公肯定不是为了叙旧，而是为了求助而来的。所以，大人接下来要做得便是求助英国公，让他助你一臂之力来完成接下来的计划。对否？”

啪啪啪~

郭业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忍不住赞许道：“砒霜啊砒霜，你早已不是当初那个只会蛮干的小狼女了，越发地学会动脑筋了。朝廷若是肯开放女子为官的禁忌的话，你砒霜这推理分析能力，绝对能担起大唐第一女神捕之位。”

这话说得不吝溢美之词，李绩亦是不断捋须点头赞许着，倒是卓远这小子将头低得不敢再看砒霜一眼。心里怎么想不知道，但是这面上，对砒霜绝

对是服了！这娘们彪呼呼，不敢不服啊！

砒霜跟个斗胜而归的小母鸡，骄傲地成抻了抻脖子，又瞥了眼卓远，发现这厮已经偃旗息鼓了，心里更是得意万分了。

不过在郭业跟前，她还是保持着敬畏，谦逊了一句：“大人谬赞！”

“哈哈，砒霜，那你说说。”郭业招招手，示意她坐下说话，问道，“那你说说，我需要英国公帮我什么忙啊？”

即便郭业让砒霜坐下，她还是保持站姿，回道：“如果属下没猜错的话，大人是想让英国公率军佯装追击大人这支高句丽访团，以假乱真，好让守城的敌军信以为真，不再对大人这支访团有所怀疑。只要过了第一座城池，拿了他们的通关文书，再加上他们对接下来的十来座城池的传信，以及对辽些城内皇宫的传信，大人这一路下来绝对畅通无阻。甚至这些守城敌军还会收到辽些城的传令，要一路之上好生款待大人这支高句丽使团一行人。”

“啧啧，说得好，说得好啊！”

郭业再次不吝溢美之词的鼓掌赞道：“砒霜啊，你真是越来越有长进了。”

这句话一出，俨然承认了砒霜的猜测是对的。

此时，一切水落石出，李绩也明白到了心里。

随扈，他微微颌首，赞允道：“这倒不失为一个可行之法，如果你就是让我帮这么一个忙，这有何难？不就是以假乱真，将你这一行人的高句丽人身份弄得更加逼真一些吗？简单得很，到时候老夫亲自率上精兵追杀你们便是！”

郭业拱拱手笑道：“可不就这么简单？你自己将事情想太复杂罢了。”

“少扯！”李绩啐道，“你小子历来都是狮子大开口，在长安老夫便领教过你的本事。”

郭业听罢哑然失笑，尼玛，看来平日人品太差了。

“不过我还有一个疑惑。”李绩说道。

郭业伸伸手，道：“请讲！”

李绩道：“既然你们要假扮高句丽使团，那总得扮得似模似样吧？高句丽人的服饰什么的，这都无所谓。大不了就说进入唐境之后，担心被唐朝廷发觉所以乔装易服了。可是高句丽人的生活习性你们清楚吗？尤其是高句丽话，你们会说吗？有人精通吗？”

郭业暗道，这事儿还真不算事儿。因为东厂里头对于各国语言都有过培训，哪有间谍不通晓外语的道理。

于是乎，他指了指正垂头坐着的卓远，说道：“别国之言我还不保证，但是这高句丽话，我想在场没有人比卓远更精通了吧？”

“我？”

卓远一听郭大人点自己的名，脸上有些讶异，不过瞬间释然，点头道：“高句丽话，属下的确熟稔，就算是高句丽人在我当面，我也能对答如流，丝毫看不出破绽。”

卓远说完，李绩不得不暗自惊叹，没成想郭业手底下竟然还有如此人才，看来郭业这小子还真是擅于网罗天下人才为己用啊。

这时，郭业笑着问向李绩道：“老师，现在你觉得还有问题吗？”

“呃……”

李绩略微思索了一番，断然那摇摇头，回道：“好像还真没有了！”

## 第1165章离开格尔木城

翌日正午，用过李绩款待的午饭之后，郭业一行人这才出了格尔木城。李绩亲自相送至城门口。

郭业先行打发了砮霜率领千余骑兵前头开路，刻意将她和卓远分开。随后在卓远及五十名东厂番子的左右跟随下，与李绩在城门口处告别一番。

卓远牵着马就站在郭业的身后，只见拱手抱拳冲李绩说道：“此去一别不知几时才能相见。可能你我再相聚，就要在逻些城中来。”

“哈哈～”

李绩放声大笑，赞道：“这话我爱听，你小子来我这儿又吃又喝又作威作福的，总算说了句顺耳中听的话。没错，下次你我再聚，一定会在逻些城中。”

不怪李绩如此之高兴，要知道他现在全线吃了败仗，节节败退困守在了格尔木城一带，一直找不到反攻回去挽回败势的缺口和突破口。

碍于面子，他是真心不敢跟朝廷求援，想当初他可是夸下了海口，放下了豪言，立下了军令状的。现在哪里还有颜面跟朝廷要支援打回去啊？

所以，面对着郭业突兀造访格尔木城，李绩在始终未及的同时，还是有些抹不开面儿的。

毕竟吃了败仗，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郭业这一通话，真是说到他的心坎儿里去了。他知道这混球一向鬼主意多，这次如果能够顺利抵达逻些城，在几国联盟的内部兴风作浪折腾一番，背不住还真能制造点契机出来，让他此番反扑作为突破口。

于是，他抱拳说道：“如果真有那一天，我李茂功亲自敬你三大碗！”

“得嘞！”

郭业冲卓远招招手，示意他将马牵过来。

随后扶着马鞍脚尖一踮，一个干净利落的翻身上了马，坐稳于马上之后，冲李绩拱手道：“老师，那我就先行告辞了。”

李绩拱手回道：“走你的，老夫在此祝你一路畅通，顺利抵达逻些城。”

“借您吉言！”

郭业正要拉扯马缰准备调头，突然想起了什么，又看着李绩问道：“老师，一会儿我这边先行，你可别忘了唐军追杀高句丽使团这个戏码啊？”

“忘不了！”

李绩大手一挥，笑道：“老夫亲自率精兵五千，前来追杀你们一行，可好？”

“好。”郭业扬起马鞭正要一鞭子抽到马屁股上，猛地看见卓远还杵在原地，赶忙问道，“你小子还跟个木头似的杵在那儿做啥？你现在可是奉了高句丽国王婴阳王的旨意，前来出使吐蕃与诸国会商共同联盟对抗暴唐的使节大人啊。你可是堂堂的高句丽使臣，高句丽崔氏门阀的大公子崔明珠大人啊，咱们现在一行人就你的地位最高，你小子咋就不会演戏呢？入戏，必须入戏了！”

“呃……”

卓远尴尬地站在原地，弱弱地指了指郭业胯下的马匹，低声说道：“那啥，大人，按照咱们昨晚定好的，出了格尔木城就是我骑马来您走路，您扮

演我的随扈侍从官。那啥，您抢了我的马呢！”

“啊？”

郭业这才反应过来，连连打了哈哈，笑道：“对不住对不住，跟英国公聊着天正在兴头上，一时情急上错了马！喏，还你坐骑！”

说罢，郭业单腿一抬屁股一个旋转，奔下马来，将坐骑让给了卓远，说道：“来，你骑马我走路，你是高句丽使臣崔明珠，崔氏门阀的大公子，你的弟弟崔明浩在扬州死于扬州刺史郭业之手。都记住了伐？”

“呃，记住了！”卓远昨晚便已经记得滚瓜烂熟。

郭业推了推他的肩膀，道：“记住了，就赶紧上马，咱们出发！”

卓远扭捏一阵，有些局促地说道：“大人，您走路属下骑马，这有些不合适吧？属下觉得僭越了。”

“矫情个蛋！”

郭业笑骂道：“这个时候犯不着扭扭捏捏装丫挺，指不定你小子心里正偷着乐呢。”

卓远道：“属下不敢！”

“甭废话！”郭业双眼一瞪，佯怒啐道，“赶紧上马，这个时候不拘泥这些小节。”

“好吧！”

卓远还真有些不情不愿地上了马，但是不敢看郭业一眼，因为自己骑着马而郭大人跟在屁股后面走在路，怎么看着心里怎么别扭，心虚啊！

“哈哈哈哈哈……”

李绩抱着双手放声大笑，冲卓远开涮道：“姓卓的娃子，这种好事儿过了这村就没这店儿了，堂堂陇西郭业，堂堂的平阳郡公给你小子牵马坠蹬，这种好事儿上哪儿找去？”

卓远拘谨地坐在马上，小脸尴尬，连连摇头道：“不敢不敢～”

“甭搭理这牛鼻子～”

郭业自顾牵起卓远胯下马匹的缰绳，冲李绩摆摆手，道：“那咱这就出发了，约莫我们行了十里路，你们就要开始出发追击我们了哈。别忘了这茬儿！”

李绩挥挥手，道：“忘不了，走你的吧！”

“出发！”

“驾！”

哒哒哒～

眨眼的功夫，郭业一行人终究还是离开了格尔木城，朝着离格尔木城仅有百里的第一座的敌军镇守的城池——多罗尼尔城，径直奔去。

……

……

多罗尼尔城，与格尔木城相距百里，这是吐蕃腹地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在松赞干布执政吐蕃的全盛时期，这座城池的军民外加奴隶，也不过五万人口。

但是，这座却有着至关重要的军事地位，因为他是通往吐蕃国都逻些城的第一座城池，也是必经之路。

虽然多罗尼尔城之后还要经过十几座城池，才能抵达逻些城，但毫不夸

张地讲，多洛尼尔城就是这些城面向大唐的第一道屏障。

尤其是薛延陀、高昌几国联盟，下定决心对抗大唐瓜分吐蕃之后，大唐俨然成为西域诸国的心腹大患。因此，这座多罗尼尔城就更突显它的战略地位。

所以，高昌国王、薛延陀可汗、东突厥可汗，柔然部落的族长，还有吐蕃王后云容等五人一致商议，共同选出了最擅长守城作战的高昌国两万精锐负责镇守多罗尼尔城。

这次负责镇守多罗尼尔城的两万高昌国精锐，正是高昌国的第一大将末叶鞬，他身上留着一半多的匈奴人血液，据说当年他的祖先曾掠劫过汉人女子，所以他的身上有一点点的汉人血统。

末叶鞬是高昌国的驸马，高昌国共有四万精锐，他独领两万镇守在多罗尼尔城。可想而知，西域诸国对这座城池的重视程度。

这一日，末叶鞬守着城无所事事，便回城宰了一头羊羔子，准备烤全羊解解馋来着。

突然，一名负责瞭望的士兵赶来城中报禀，打搅了他的雅兴：“禀报末叶大将军，城外有异状！”

“奶奶的！”

咣当！

末叶鞬直接气得一脚将刚刚搭好的烤羊架子踹倒在地，拔身而起，一副凶相满脸怒色。

## 第1166章多罗尼尔城外

末叶鞑气急败坏地上了城，一名高昌军的百夫长赶忙上前抱拳谒见，然后抬臂一指城外，高声喊道：“大将军，您看！”

末叶鞑抬头极目远望，一颗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上，好家伙……

只见离城不到二里处，尘土飞扬，滚滚弥漫，烟随风动，直逼城门这个方向而来。

随着越发逼近，马蹄疾驰轰轰作响，震耳发聩，令人心寒。

直至滚滚烟尘淡去，千余战马疾驰靠近，末叶鞑的脸色才骤然一变，骇然道：“骑……骑兵？是唐军的骑兵？快，快……”

末叶鞑见那名百夫长还在呆呆发怔，话未说完直接一脚粗暴地踹了过去，骂道：“蠢货，还傻愣着干什么？骑兵突袭，突袭，知道吗？还不速速下令待战，准备放箭？”

“哎哟~”

百夫长吃痛地跌了一跤，瞬即又爬了起来，指着城外弱弱地说道，“大将军，不像是唐军的骑兵啊？你看他们多数骑兵都穿着吐蕃藏袍呢，而且大将军您也曾见过，大唐骑兵每每出战，必定会高悬大唐军旗，而且左右两部侧翼的先头部队肯定都是肩扛唐旗的。您再看看那些人，不仅仅没有发现配备了大唐军旗，而且策马疾奔之时杂乱无章，队形散乱，像是，像是……”

“像是什么？吞吞吐吐，信不信本将军现在就把你扔下城去？”末叶鞑又是暴躁地骂了一句。

倒霉的百夫长真是欲哭无泪，暗道自家的大将军真心难伺候啊，苦着脸回道：“大将军，卑职是想说，他们不像唐军骑兵，更像是疲于奔命的溃逃之兵。”

“逃兵？”

末叶鞑起疑道：“你是说这些人是唐军那边叛逃的士兵？”

“不像！”

百夫长否定了末叶鞑的猜测，语气犹豫地说道：“如果是叛徒的唐军的话，他们不该身着藏袍啊。”

“不是唐军，那这吐蕃地界儿上还能是什么人？”

末叶鞑道：“据我所知，格尔木城一带，以及多罗尼尔城以东至西川都护府这片区域，除了唐军之外就剩下一些吐蕃奴隶了。嘿嘿，这些吐蕃奴隶好不容易脱离了吐蕃朝廷的统治，不再受吐蕃那些贵族们的奴役，难不成还傻呵呵地往回跑？”

“呃……”

这下百夫长也懵圈了。是啊，多罗尼尔城以东的这片土地之上，除了唐军之外，就剩那些奴隶了。不是叛逃的唐军，还能是那些奴隶吗？

“大将军，百夫长，情况有变！”

一名士卒的喊话打断了百夫长和末叶鞑的思索揣测，两人纷纷再次抬头望向城外。

很快，两人都发现了异状——白旗，一杆硕大的白旗。在这支向多罗尼尔城逃奔而来的骑兵队伍中，一杆硕大的白旗高高举起，迎风而鼓。

“白旗？”



“示降？”

末叶鞞与百夫长二人异口同声，彼此面面相觑。

突地，末叶鞞突然下令百夫长道：“速速传本将军令，按兵不动，不得擅自射杀城下。本将军倒也看看，对方是何许人也！”

“嗯，大将军所言极是。”百夫长道，“不管对方是什么来路，高举白旗俨然是在向我军示降，对我军并无敌意。卑职这就去传大将军令！”

说罢，百夫长奔走于城上，再三严令不得射箭。

而城下那支高举白旗溃逃这边的骑兵，也渐渐向多罗尼尔城靠近，半袋烟的功夫，便到了城下。

……

……

郭业一行千余人渐渐靠近多罗尼尔城，发现对方那边一直按兵不动，好似在观望。见此，郭业越发安心了起来，暗道，看来举白旗这招还蛮管用，至少对方可以让自己有了开口忽悠的机会。

一里地，

半里地，

百余步，

五十步，

二十步，

城下！

聿……

一阵马鸣嘶叫，千余人的队伍最终在城下停了下来。

在末叶鞞的授意下，百夫长半个身子探到了城外，指着下方喝叫道：“兀那城下骑兵，你们隶属哪支部队？你们从何而来，欲往何处？”

他先是用吐蕃话，再是用汉话，连着说了两遍这番话，生怕城下听不懂。

郭业清咳两声，卓远立马会意策马上前，一张嘴便叽里咕噜思密达思密达地冲楼上回起了话。

卧槽儿！

既不是吐蕃话，也不是汉话，这下可把城上的末叶鞞与百夫长，及一众守兵给惊到了。

百夫长苦着脸看向末叶鞞，摊摊手说道：“大将军，这个实在是听不懂，他讲得甚鸟语啊？”

末叶鞞也是一脸无语，这次难得没跟百夫长发火，而是摇摇头，回道：“叽里咕噜的，讲得什么鸟语？老子也听不懂，狗日的，难道不是叛逃的唐军，也不是吐蕃回投的奴隶杂碎们？”

这时，卓远坐于马上低头冲郭业提醒道：“大，大人，该您上场了哇！”

郭业唔了一声，下意识地扭头冲身后远方望了一眼，眉宇有些焦急，嘀咕了一句：“李绩那牛鼻子不会耍老子吧？怎么过了这么久，还不见他率五千精兵来追杀呢？日，千万别出什么岔子，别坑爹了啊！”

事到如今，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郭业抛去杂虑深吸一口气，然后走至卓远的马前，冲城楼上喊道：“我家崔明珠大人不通汉话，接下来由下官为我家大人答话。”

“哟，来了个通汉语的人。”百夫长道，“大将军，下面那人会说汉语。”

“老子耳朵没聋，听得真真儿！”

末叶鞬横了一眼百夫长，然后将他一把揪到身后，说道：“本将军自己亲自来问话。”

可怜的百夫长跟个小鸡崽似的，被揪到身后险些跌倒。

只见末叶鞬探出半个身子到城外，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郭业先是假装叽里咕噜跟卓远低声回了几句，然后再冲城上回道：“我们乃是高句丽使团，奉高句丽国之主婴阳王之命，不远万里之遥特来出使吐蕃国，并联络西域诸国。还望将军放行，让我们过贵城池，前往逻些城。”

高句丽使团？

奉旨出使吐蕃国，并联络西域诸国？

末叶鞬一脸惊疑，一时之间还真有些吃不住，这时，身边的百夫长作死般地凑到他耳朵跟前，嘀咕了几句。

末叶鞬点点头，然后大声喝问道：“既然你们自称高句丽使团，那可有凭证？”

“嘶……”

郭业脸色微微一变，转头正与卓远诧异的眼神相碰撞，彼此暗呼一声，看来这个守城之将也是个精明之辈，压根儿不是那么好糊弄啊！

## 第1167章崔明珠使节城前痛骂末叶鞑

“完犊子！”

郭业压低着声音瞥了一眼身边的卓远，小声骂道：“这帮狗日的还真不傻。”

多罗尼尔城墙高八丈，将近二三十米，城下的窃窃私语，城上的末叶鞑自然听不清。

卓远不敢表现出有所惊惶的模样，小声嘟囔道：“大人，咱两手空空，上哪儿给他找凭证去？”

郭业突然灵机一动，急声示意道：“卓远，赶紧用高句丽话开骂，怎么难听怎么骂，骂得越凶越好，快，就骂城上那个二逼守将！”

“啊？”卓远声音有些颤抖，问道，“大人，万一他们恼羞成怒，下令乱箭射杀，可咋办啊？”

“扯犊子，你就是骂他们祖宗十八代，他们也听不懂，不是？”

郭业道：“再说了，我就是要你小子骂得他们心里发虚，快，别磨叽！”

“得嘞！”

卓远深吸一口气，在马上坐稳身子挺起腰膀，仰头抬手遥遥一指城上，叽里咕噜呱唧呱唧一阵破口大骂起来。

那劈头盖脸怒指苍穹的骂人气势，真当是虎躯一震，泼妇即来，顿时整个形象全毁了。

郭业暗里偷乐，不错不错，要得就是这个效果！

这下，城楼上顿时懵圈了，尤其是末叶鞑与他手底下的那名百夫长，两人面面相觑，尼玛这种泼妇形象和素质，还是一国使节？

他们虽然听不懂城下个自称高丽使节的崔明珠到底在说些什么，但是他们看得出来听得出来，这孙子是在骂人。

城下骂得口沫飞溅，城上听得耳根痒痒。

末叶鞑按捺不住，冲精通汉话的郭业喊问道：“兀那通译官，你们家这位崔明珠大人在说些什么胡话？叽里呱啦鸟语一般，俺等可是听不懂劳什子高句丽话。”

郭业故作为难地回道：“那啥，我们家崔明珠大人生气了，在……在骂城上的守将大人您呢！”

“果然，本将军一见这架势一听这口气，就知道是在咒骂俺等。”

末叶鞑板着脸喝问道：“他在骂些什么？”

郭业将心里刚刚准备好的腹稿一股脑地吐了出来：

“我家崔明珠大人在骂守将大人您有眼无珠，竟质疑堂堂高句丽崔氏门阀大公子的身份！”

“我们家大人还骂您瞎了狗眼，竟连堂堂高句丽使节站在您跟前都不识。”

“我们家大人还骂您算个什么东西，你也配质疑他的身份真假，你也配跟他索要高句丽使节的凭证。”

“而且，而且……”

说到这儿，郭业故意卡壳一下，用一种同情怜悯的目光仰望着城楼上的末叶鞑。

城上的末叶鞬听完郭业的翻译之后，那叫一个暴跳如雷啊，哇哇叫骂起来：“好狗，竟敢如此轻侮本将军？”

而坐在马上的卓远心里一惊，暗暗懊悔，我咋就信了郭大人的鬼当呢？您这么一翻译，这不是逼得楼上那守将狗急跳墙吗？万一，万一这孙子下令放箭，咱们定是万箭穿心，尸骨无存啊！

当然，也有听完郭业这通翻译，心里暗爽不已的，那便是刚才屡屡被末叶鞬拳打脚踢的那名百夫长。但这厮心里叫爽，面上却是一副君辱臣死同仇敌忾的模样，愤愤不平道：“大将军，这高句丽使节真是好狗胆，竟如此羞辱大将军您？卑职这就下令，将城下这些人乱箭射杀！”

“射你麻痹啊！”

嘭！

末叶鞬又是抬腿一脚将身边的百夫长踹倒在地，将心里这通邪火直接发泄到了百夫长身上。

末叶鞬再是高昌国王的驸马，再是在高昌国内如何权势滔天，但面对着堂堂一国使节，他还不该如此胡作非为，贸然行事。

毕竟高昌国在西域诸国中，仅次于柔然部落，都是实力比较弱小的国家。跟高句丽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选手。

再说了，他心里也是犯贱，楼下这个使节骂得越凶，他觉得这些人的嫌疑就越少。不然，对方哪里会有这么足的底气骂他？

于是，他阴沉着脸看着郭业，喝问道：“而且什么？你家这位崔明珠崔使节还骂本将军什么？”

郭业见状，心里暗暗一喜，看来这孙子还是举棋不定，半信半疑啊。

于是，他趁热打铁，回答道：“我家大人说，守将大人枉为多罗尼尔城的守将，真是白瞎了您城中的数万精锐，竟然放任唐军在吐蕃国土上肆虐逞凶。要在我们高句丽，像守将大人您这样的无能庸将，直接就是被革职查办，永不叙用的。”

“哦？”末叶鞬心里虽愤慨，但他还是被郭业的话给挑起了兴趣，问道，“怎么说？”

郭业道：“将军你看我们这行人的打扮，有汉人衣服打扮，还有吐蕃藏袍打扮，连最简单的使节出使仪仗都没有，这是为何？”

末叶鞬早已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也是他疑惑的地方，于是问道：“为何？”

郭业道：“就因为我们在进入吐蕃境内的时候，遇上了唐军，遇他们交锋了足足一天一夜，方逃出生天。就因为这次交战，我们才折损了将近半数从高句丽带来的人马。而且还丢了我们高句丽婴阳王御赐我们的出使仪仗和献呈给吐蕃赞普和王后的御品。他们一路追杀我们，若不是我们崔明珠大人让我们换上汉人和吐蕃人的服饰，东躲西藏数百里，恐怕我们还未抵达多罗尼尔城就全部死于唐军手里了。”

说到这儿，郭业遥遥一指身后远方，道：“这个时候，唐军估计还在后面追杀着我们。呵呵，将军镇守此处，却由得唐军在吐蕃境内如此凶残嗜杀，难道这不算是将军大人您的失职吗？在我们高句丽，像将军大人您这样的作为，就算不被婴阳王斩了脑袋，也要被婴阳王革了职。”

“哦……”

末叶鞞听完这些来龙去脉之后，不仅有些趋于相信，不过还是有些不死心，问道：“那这么说，你们身上就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证明你们使团的身份吗？”

郭业暗骂一声王八蛋，然后故意转过身去背着末叶鞞，对卓远蠕动嘴唇，低语道：“这孙子还是没有彻底死心，继续骂，要表现出最大的愤怒！”

在末叶鞞看来，郭业这是在将自己的话翻译给崔明珠在听，于是等待着。

可谁知，卓远哇哇又是叫骂起来，愤怒之色较之刚才，又添了几分。

尼玛！

末叶鞞知道这孙子又在骂自己，郁闷地问道：“他，他又在骂什么？”

郭业回道：“我将将军您的话翻译给了我们崔明珠大人，他听后表示非常之愤怒。他说将军大人要凭证，真是瞎了你这对长在猪脸上的狗眼了，他说难道他就不是最大的凭证吗？他说堂堂高句丽崔氏门阀的大公子，婴阳王钦封的高句丽出访吐蕃的使节，会是假的吗？他说将军您这是在侮辱一个高句丽贵族，他会保留对将军大人的抗议！”

“呃……”

末叶鞞再次被骂懵圈了，看着城下这似真半真，却又半点都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高句丽使节，竟有些难以判断了。

就在这时，之前被他踢翻在地早已站起的百夫长突然指着城外远处，尖声厉叫道：“将军，将军，快看，骑兵突袭，突袭！”

末叶鞞闻声眺望，尼玛，又是黄土漫天，尘土飞扬，如乌云泼墨般滚滚朝这边袭来。

“军旗！”

“大唐的军旗！”

“绝对是唐军的骑兵，大将军！”

一时间，城楼之上的士兵们都瞧得真真儿，纷纷冲末叶鞞回禀而来。

末叶鞞望着由远及近不知数目几何的唐军，又看着城下这些不知真假的高句丽使团，心里犯难了，暗道：“刚才这高句丽人说，后面还有唐军在追杀他们，现在果真唐军骑兵来袭了。难道他们说都是真的？万一是真的，那他们肯定要被唐军给歼灭，到时候老子肯定要替他们背黑锅。但万一假的……”

“算速！”

末叶鞞看着这支仅有千余人的使团，下定决心道：“就算这一千人假的又如何？老子城中有高昌国精兵两万，只要这些人敢轻举妄动乱来，老子半袋烟的功夫就能将他们全部剿杀殆尽。”

此时，李绩所率领的五千精锐骑兵越发逼近，稍纵即逝的功夫，就能杀到城下来。

因为末叶鞞一直未下令，城上所有人都屏着呼吸，气氛为之紧张肃穆。

而城下的郭业一众人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纷纷祈祷这城楼上的二逼守将赶紧开城门，不然就要穿帮了。

“众守城将士听令！”

末叶鞞陡然举起右臂，握紧拳头高呼道：“传本将军令，打开城门，迎接高句丽使团进多罗尼尔城！”

“喏！”

咔~咔咔~咔咔~

城门缓缓被人从里头向左右两端推开.....

郭业见状，暗暗松下一口气，可他妈算是混进来了！

## 第1168章今晚设宴

待得郭业一行千余骑进入城中时，李绩所率的五千精锐骑兵已经转瞬即至，杀到了城门口不足百步处。

真可谓是生死一线，悬之又悬！

城楼上的末叶鞬立马大呼道：“快，快快，快关城门！”

旁边那百夫长也是在城楼上奔走下令，疾呼：“放箭，放箭，放箭！快快阻止唐军骑兵的突进……”

啾啾啾啾～

泼天箭雨疾射而出，霎时阻住了李绩所部五千骑兵的前进。

喀喀喀……嘭！

多罗尼尔城大门，应声而关！

李绩坐于马上，只得望城兴叹，继而大骂起了城上的末叶鞬，还有侥幸逃过一命的高句丽使团。

李绩的望城叫骂都被城上的末叶鞬听进了耳中，李绩骂得越凶，末叶鞬越是心花怒放，不滞向城下放声大笑：“李绩，你不是能耐吗？你要追杀这高句丽使团，本将军偏生要搭救他们，哈哈，气死你，哈哈哈哈哈……李绩，你能奈我何？”

楼下，李绩唯有坐在马上挥舞着手中长枪，哇哇大叫以示愤怒。

当然，李绩这番表现都是郭业提前就安排好的，为的就是降低末叶鞬的戒备心，对他们伪装高句丽使团之事越发没有怀疑。

此时的末叶鞬不仅狠狠地羞辱了李绩一把，正倍感不爽，还对郭业等人此行的身份，不再有之前那么大的疑心了

气完了李绩，过足了瘾头之后，末叶鞬满脸喜色的冲身边的百夫长拍拍肩膀，命令道：“城楼上暂由你指挥，只要唐军敢冒然上前一步，就给老子狠狠地射杀，将他们挡在多罗尼尔城外！”

这是今天有史以来末叶鞬第一次如此器重这名百夫长，他自然受宠若惊，连连抱拳保证道：“多谢大将军信任，您放心，末将绝不让唐军靠近多罗尼尔城半步。五千唐骑，不过土鸡瓦狗尔！”

“嘿嘿，老子要得就是你这句话！”

末叶鞬心情不错之下连对这个百夫长都和颜悦色了起来，拍拍了他的肩膀以示鼓励之后，道，“本将军下城楼亲自会上一会这帮高句丽使团。”

声音落罢，末叶鞬已经带着几名随扈下了城楼，前去跟郭业等人照面。

……

……

打过照面，末叶鞬便自我介绍了一番自己的身份，不仅是镇守多罗尼尔城的镇守大将，更是高昌国的乘龙驹。

这个身份委实让郭业大吃一惊，没想到这厮的来头竟然也不小。

卓远继续佯装着不通汉语的高句丽使节崔明珠，从头至尾张嘴就是叽里呱啦，随后让郭业一通胡乱翻译过去，反正末叶鞬也听不懂高句丽话。

简单地做了一番认识过后，末叶鞬突然说道：“吐蕃高原上这个季节昼短夜长，现在差不多近黄昏了，估摸着再过一个时辰便要天黑了。这样，不如贵国使团在我多罗尼尔城先歇宿一夜，明日天亮之后再启程出发？”

卓远心里一惊，尼玛，这厮这么好客？

当然，他猜到末叶鞑没这么好心，但他不敢冒然答应。于是继续用高句丽话询问郭业，听着是在问郭业对方说了什么，实际上是想问郭业怎么办？

郭业的心里也跟卓远一个想法，不过对方既然没打算这么快让他们通行离去，那么他们强行要离开就会惹来末叶鞑的猜疑。于是，他先是学着卓远之前教他的几句高句丽话，叽里呱啦一番做着戏，让末叶鞑误以为他在翻译自己的话。

卓远叽里呱啦一番回应后，郭业冲末叶鞑翻译道：“我家崔明珠大人说了，既然末叶鞑大将军如此好客，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自然不能拂了末叶鞑大将军的盛情邀请，不是吗？”

“哈哈，好，好~”

末叶鞑突然指了指城中央方向，说道：“本将军的府邸就在城中央，相请不如偶遇，不如我回去让人准备一番，设宴款待一番崔明浩使节大人？”

日！

还来劲了。

郭业暗暗细想，看来这个末叶鞑还真是多疑成性，到现在还是不放心我们的身份啊。

于是，他叽里呱啦冲卓远翻译一通，然后背着身冲卓远眨巴了两下眼睛，示意他点头同意下来。

卓远自然一切都听郭业吩咐，于是重重地点了两下头，连连回道：“口马思密达，口马思密达！”

口马思密达，谢谢之意！

郭业会心一笑，转身拱手回道：“我家崔明珠大人说了，感谢末叶鞑大将军的盛情邀请，我们先下去休整一番，晚饭时候我家大人必到！”

“好，好，好，一会儿会有人安顿你们。”

末叶鞑招招手，有随扈牵来坐骑，随后翻身上马拱手道：“把本将军就先回官邸让人准备一番，早些时候在府中恭候请使节大人的莅临！”

说罢，一挥马鞭，末叶鞑便带着几名随扈风驰电掣般离去。

而几名高唱军校尉则带着郭业他们一行前往今夜的驻地，浩浩荡荡在城中游弋着。

来到今夜将要住宿的驻地上，郭业带着砮霜来到了卓远这个堂堂使节大人的房间，然后让五十名番子在房间外层层把守，防止有人偷听他们的谈话。

卓远一见郭业进来，立马焦急问道：“大人，你怎能答应他今晚在这儿过夜呢？咱们要赶紧离开多罗尼尔城，否则夜长梦多，只会惹来对方的怀疑。到时候纸包不住火，咱们铁钉会被人识穿了身份。”

郭业摇摇头，叹道：“你以为我没想到这些吗？可是这孙子的架势你也看到了，是铁了心要将我们在这儿强行挽留一宿。这明摆着还是没有对我们彻底放心，没有彻底信任我们啊。你说我这个时候不答应，成吗？”

卓远明白郭业说得道理，可是心里还是有些担忧，唏嘘道：“也不知道今晚他设宴邀请我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宴无好宴啊！”

“哼，说白了还是想试探我们的身份！”

砮霜冷冷插了一嘴，道：“在没弄清我们身份之前，这个狗将绝对不敢伤



我们半分。今晚这宴席，无非就是旁敲侧击呗！”

“砒霜说得对！”

郭业道：“事到如今，我们早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退路已断。今晚的宴席我们只需应对得体，见机行事，过了今夜我们就可以离开这儿了。”

卓远道：“大人的意思，今晚的将军府筵席，我们三个人去？”

郭业唔了一声，道：“你是堂堂的高句丽使节，崔氏门阀的大公子，自然必须去；我这个通译官，也必须去。至于砒霜嘛……”

“我也要！”

砒霜突然主动要求道：“我可以扮作高句丽使节的侍女。”

“侍女？你？”

卓远大吃一惊，诧异地看着砒霜，有些不敢相信这疯婆娘会主动要求假扮自己的侍女，一同涉险。

砒霜翻着白眼剜了他一眼，哼道：“难道你瞧不起老娘？姓卓的，你敢小觑了老娘不成？”

## 第1169章赴末叶鞬之宴

“嗯，这个主意不错！”

郭业直接无视卓远的打眼色，点头同意道：“砒霜化作你的侍女，就这么定了。不过砒霜，我可要提醒你，到了末叶鞬的官邸你不许再耍性子，不许跟卓远犯倔对着来。暂时放下私人恩怨，一切以大局为重！”

砒霜唔了一声，非常之不屑地又横了一眼卓远，回道：“大人请放心，砒霜晓得轻重，不会再犯当日格尔木城守将府的过错了。”

“唔，这就好！”

郭业微微颌首，道：“卓远，你这边有问题吗？”

卓远哪里还敢有问题？砒霜这番表态，他才巴不得呢，这疯婆娘不单单惹不得，还躲不得啊。

随即，他赶紧说道：“大人放心，我绝对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呃不，属下绝对不会与砒霜争执，暂时摒弃前嫌，一切以大局为重！”

“哼，谁跟你摒弃前嫌？”

砒霜皱眉啐道：“姓卓的，你少在这儿老孔雀开屏，在这儿自作多情感觉良好。我警告你，我之所以假扮侍女前往官邸赴宴，那是因为担心末叶鞬有所图谋，所以要保护郭大人的周全。你如果真拿老娘当侍女使唤，哼哼，小心到时候老娘活扒了你这身狗皮！”

卧槽！

这话就连郭业这个置身事外之人都听得头皮发麻，可想而知身为当事人的卓远，现在是什么心情了。

奶奶的，这疯婆娘真是愈发欺人太甚了！

他临近暴走边缘，但忌惮于砒霜这疯婆娘在东厂的凶名，真心是敢怒不敢言，憋屈啊！

于是，他强忍着胸中恶气撇过头去，瓮声回了一句：“你放心，我绝不使唤你半句，你爱咋咋地！”

砒霜冷冷回道：“好，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你若是想借机报复，就休怪事后老娘跟你新帐老账一起算！”

“哼，卓某自己有手有脚，不需要你来服侍。”

说到这儿，纵是泥人也有三分火，卓远忍不住讥讽了一句：“您砒霜姑娘号称东厂五虎，卓某怎么敢使唤您？那不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长呢吗？”

“混账，你敢消遣老娘？”砒霜横眉怒对，娇叱道。

房中气氛又紧张了起来，火药味是越来越浓了！

“打住！”

郭业暴喝一声，拉下脸来斥责道：“你俩若再这般纠缠不休，就都不用去了，本官自己一人单刀赴会便是。你俩这种火药桶，去了也是白搭，背不住还会误了大事。我再说一句，一切以大局为重，若不能眼观大局，那就都给我老实呆在这儿。”

郭业说完这番话顿时后悔，自己这不是扯淡吗？现在卓远这个假扮的高句丽使节崔明珠已经亮过相了，末叶鞬也知道自己只是个通译官了。如果卓远这小子不去，而自己这个通译官过去，算是怎么档子事儿？

而卓远砒霜二人一见郭业动了真火，立马偃旗息鼓消停了下来。

随后不约而同地表态道：“谨遵大人吩咐！”

郭业见状足感安慰，语气也渐转柔善，和声道：“好了，强敌当前，我们更应守望相助同气连枝才是。再说了，今晚这场宴席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宴席，末叶鞬在试探我们的同时，我们何尝不是在试探他呢？”

卓远砒霜二人又是一愣，异口同声问道：“我们试探末叶鞬？”

异口同声过后又是一阵彼此瞪目，随后卓远不解问道：“大人这话何意？莫非大人还有更为深远的图谋，而属下不知道的吗？”

郭业笑道：“这只是昨夜我与英国公的一个设想罢了。如果能够顺利过了多罗尼尔城最好，如果这个末叶鞬刻意刁难质疑我们的身份，自然要想第二条路子。尤其是今天我听到他竟然自报家门，声称是高昌国王的女婿。而且刚才在来驻地的路上，我也向那几个校尉打听，貌似这位末叶鞬将军在高昌国权柄很大啊，手执两万高昌国兵马，又是驸马之尊，地位不低啊！”

卓远哦了一声，而砒霜却道：“大人到底跟英国公还有什么打算啊？属下猜不出来。”

郭业神秘一笑，道：“不用猜了，到时候你们见机行事便是！”

“喏！”

“遵命！”

.....

.....

傍晚，天色已经昏暗不堪。

高原之上的气候诡异多变，进城时还尚算凉快，到了此时已是渐感寒意。

卓远这位高句丽使节当前，郭业与砒霜一左一右紧随着他身边，进了末叶鞬的镇守将军府邸。

三人一进将军府邸就被守兵一路带进了正堂，并告知末叶鞬大人将在正厅宴请高句丽使节大人。

郭业顿时纳闷，通常宴请宾客都有专门的厅堂，怎么会放在平日接待贵宾谈话的正堂呢？

有猫腻！

真是宴无好宴！

郭业心里立马打上了一个硕大的问号，愈发对末叶鞬此番的宴请起了疑心。

不过既来之则安之，他还是轻轻触碰了下卓远的衣襟，并给砒霜打了眼色，示意他们不要轻举妄动露出马脚。

三人穿过了几个花圃，绕过了几条长廊，终于来到了末叶鞬将军府的正堂内。

末叶鞬居然早早便在门口迎候，一见卓远当前，自然忽略了郭业这个通译官，更加无视了砒霜这个侍女的存在，而是以卓远这个高句丽使节为重，拱手迎道：“哈哈，崔使节大驾光临本将军府，真是蓬荜生辉，幸甚幸甚啊！”

卓远没有说话，只是拱拱手唔了一声，一副傲娇劲儿。再说了，他就算说话，末叶鞬也听不懂不是？

末叶鞬不以为意，猛地一把拉起卓远的胳膊，极尽亲热。然后粗犷彪悍

地说道：“请进请进，崔使节快快请进，看看本将军给你准备了什么丰富的晚宴。”

说罢，一手拽着卓远的胳膊，一脚率先踏进了正堂，将卓远非常蛮横地“请”进了正堂中。

郭业和砒霜无声对望了一眼，尽管不知末叶鞞葫芦里到底卖得什么药，但很清楚绝对卖得不是什么好药，随后紧随而是，跟进了堂中。

一进入正堂，末叶鞞大手一挥，指着堂中放声大笑道：“哈哈，这些都是本将军给崔使节精心准备的晚宴，看看，是否合崔使节的心意和胃口啊！”

“呃……”

卓远面色一滞，看清堂中一切之后，整个人顿时不好了。

而郭业亦是看清了堂中晚宴的摆放之后，呼吸霎时为之一窒。

郭业彻底傻眼了……

他此时只有一万头草泥马在心中狂奔，骂翻了天，狗日的末叶鞞，还真没完没了了，实在是太他娘的阴险狡诈了！！！！

## 第1170章棘手开局

一进正堂，入眼处并无奇怪之处，就是一普普通通的正堂，充其量较之普通人家要来大一些，阔一些罢了。

不过郭业傻眼的却是正堂细微处，只见正堂右侧，本该是摆放交椅的位置早已被撤换，取而代之的是地上铺着一张四四方方天蓝色的绒毯，绒毯之上摆着一张短腿小圆桌子。

小圆桌上，摆放着十几个银制小碗，汤勺、筷子一应俱全。

郭业眼尖地发现，十几个银制小碗都不是空的，相反都盛着各式吃食，有白米饭，有腌制的小咸菜，有豆芽菜儿，有小肉块，更有一碗汤水正冒着腾腾热气儿。

这种绒毯上摆着短腿小圆桌的就餐习俗，还有十几个银制小碗里盛放得吃食，郭业眼熟得紧，这可不是高昌国人的饮食风俗，更不是吐蕃人的习俗。

他在后世尽管不追韩剧，但好歹也被狂轰滥炸的韩剧影响过，眼前这一幕太熟悉了，这尼玛不就是韩国人吃饭的摆设吗？貌似有一回单位同事聚餐，就去得一家韩国特色的餐馆，为此他还听单位里几个追韩剧的女同事讲过韩国人吃饭的风俗习惯，这几个女同事都是典型的哈韩一族韩剧迷，讲得可是头头是道，就差国籍改成大韩民国。

嘶……

郭业暗里倒吸一口凉气，瞬间豁然开朗，敢情这末叶鞑质疑他们的身份，所以想通过他们的就餐来知微见著，想通过他们就餐时的一举一动来试探他们到底是不是高句丽人。

众所周知，大唐十道数百州，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都各不相同，更别说高句丽国与大唐，吐蕃乃至高昌国了。

郭业疏通了疑窦之后，不得不由衷赞叹，这末叶鞑看似粗犷彪悍如张飞，但内里却是事无巨细，城府深而多疑啊。就算这丫是张飞，那也是会穿针绣花的张飞啊。

真是难为他了，竟然在这荒凉的多罗尼尔城寻到这些东西。而且还是这么短时间内摆出这些家伙什儿。

而且，对末叶鞑竟然能懂得高句丽人的饮食风俗和规矩，他也是相当之意外的。这么看来，这个末叶鞑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至少跟高句丽人接触过，见识过高句丽人吃饭的场面。不然他也不会出此刁钻的晚宴了。

都说入乡随俗，本以为末叶鞑会用高昌国人的宴请之法或吐蕃人的宴请之法，或者学大唐的宴请之法来招待。但他却反其道而行之，令郭业三人跌破了眼珠子。

郭业此时不敢再小觑这末叶鞑了，心中对他的戒备指数直接飙升，拉到了橙色警报线上。

“咳咳……”

郭业清咳两声，故意指了指堂内右侧的这番摆设，用练得滚瓜烂熟的那几句高句丽话冲卓远叽里咕噜地说了起来。

末叶鞑听不懂，但卓远与郭业却是心有灵犀，郭业的一言一行和眨巴着的眼神，让卓远立马明白了过来。好歹他在东厂也经过系统地培训，怎会不

知道这是高句丽人的就餐习俗？

但他也从郭业的眼神里看到了惊惶，他猜测，应该是郭大人担心他不懂高句丽人的饮食习惯，一会儿坐下来开吃的时候学得四不像，露出马脚惹来末叶鞑的怀疑。

高句丽这小国，吃得东西不像我泱泱华夏地大物博，美食如云，但偏生这饮食的规矩却多得令人厌恶。

果然，郭业突然冲末叶鞑拱手说道：“没想到末叶鞑大将军竟然如此花心思，用我们高句丽人的吃食来招待我们。我们使节大人非常感谢大将军的拳拳盛意，不过我们在来府邸的路上吃了点东西填了填肚子，我想我们使节大人现在不饿的！”

“唔？”

末叶鞑眼睛一瞪如牛眼那般大，一脸的不悦之色，佯怒道：“莫非是嫌弃本将军招待不周，所以崔使节不愿赏脸？”

尼玛！

郭业心里是担心卓远这小子一会儿露出马脚来，但看末叶鞑这厮的架势，却是有强人所难，必须要让卓远吃上这顿高句丽晚饭不成了。

旁边的砒霜默不作声，但已经悄悄地将手伸进了身上所穿藏袍的袍袖里，因为她的藏袍里藏着一把匕首，这是她唯一能带进将军府邸的武器。

她打定主意，只要一会儿郭大人遮掩不下去时，立马先发制人，将这末叶鞑一刀致命，割破喉咙。

不过匕首还未拿出来就被卓远给捂住了，显然卓远猜到了这疯婆娘想干什么。

他漫不经心地将砒霜的袍袖捂住之后，立马将手抽了回来，冲她瞪了一眼，示意她不要轻举妄动。

紧接着，他突然一把手搭在郭业的肩膀上，刻意用生硬拗口的语气讲着汉语道：“恭敬……不……不如从……从命！多，多谢末……末叶将军的款待，能吃到家乡的美食，很好，很好，口马思密达，口马思密达~”

唔？

不仅砒霜一惊，就连郭业的脸上都闪过几分诧异，暗道，难道卓远这小子不仅精通高句丽话，就连高句丽人的饮食规矩都门儿清？

不过脸上的诧异之色一闪而逝，不管心中如何惊疑震撼卓远这小子竟会懂得这些，但他表面上还是应付自如，笑道：“哈哈，我们家崔明珠大人的汉语说得不赖吧？末叶鞑大将军。”

末叶鞑见状，心中半信半疑，打了哈哈，然后邀请道：“来，使节大人，快快入座，看看本将军给你们准备得高句丽美食如何，是否合您的口味。”

此话不难看出，末叶鞑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放松警惕，一直都怀疑着他们一行人的身份。

多疑成性，堪比曹魏曹孟德啊。

很快，卓远便大步走向了堂内右侧，先将脚上的皮靴脱掉，然后踩着天蓝绒毯走到小圆桌跟前，盘腿坐了下来。

而郭业和砒霜则一左一右站在了两边，两人心里都打鼓地看着卓远，七上八下，生怕卓远没有十足的把握而露出马脚来。

而卓远却大大方方地坐下之后，满面欣喜地看着圆桌上的十几个银制小

碗，然后俯身上前深吸一口气，兴奋赞道：“唔，能够在万里之外的吐蕃，吃……吃到家乡的美食，真，真好啊！”

又是一口生硬别扭的汉语脱口而出，听得郭业暗赞这小子真是天生的演员胚子，学啥像啥啊。

本来郭业心里还在担心卓远会不熟高句丽人的饮食习惯和规矩，最终露出马脚来。

但是当他看到卓远接下来的举动，他就顿时安心了下来。

只见，

卓远看了一眼小圆桌上摆着的银筷子和银制汤匙之后，并没有第一时间拿起筷子，而是先伸手将汤匙握于手中。

紧接着，卓远将汤匙放在那个盛着汤水的小碗里，轻轻地舀起一匙汤来，动作优雅地缓缓送进了口中。

从头到尾，并未见到他将汤碗用手端起，且任汤碗摆在桌上，不动其分毫。

“妥了，这小子真是个人才！”

郭业暗赞一声，心中的那颗石头瞬间平稳落地，踏实了~

## 第1171章过关！

脱靴上榻，先用汤匙喝汤，再吃别的饭菜。

这是高句丽人用餐开始的最基本礼仪，卓远做到了。

郭业安心不少，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末叶鞞，只见这厮目不转睛地盯着卓远，不敢有丝毫的分神。

看来真让郭业猜对了，这厮

郭业又将木目光转至卓远身上，一看之下，发现这小子真心让人刮目相看啊。

像，太像了，演得实在是太像了！

无论是盛饭的小碗还是盛菜盛汤的小碗，卓远都没有将碗端起，也不将小碗移动，左手一直老老实实地藏在桌子下面，没有出现在桌子上。这是高句丽人用饭的规矩。

而他的右手要先拿起勺子，从汤碗中舀上一口汤喝完，再用勺子吃一口米饭，然后再用勺子喝一口汤，再吃一口饭后。这才开始吃其他的小菜。“两匙汤两勺饭在前，方能再食其他菜”这是真正高句丽人吃饭的顺序。

卓远做得顺序井然，中规中矩，无论是咀嚼咽菜还是舀汤灌口都是轻嚼慢咽，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丝毫不见慌中凌乱。

这完全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句丽人的用餐礼仪啊。

如果不是郭业事先知道这小子的身份，看着他细致考究到家的用餐仪态，肯定会误以为卓远这小子真的就是出身高句丽的名门世族。

堂中，三人皆是各报心思的看着卓远在默默地用着餐。

末叶鞞自然格外细致地观察着，居心叵测，妄图从蛛丝马迹中看出端倪来。

郭业则是对卓远从最初的担心到此时的放心，当真是暗赞不已，刮目相看。

至于砒霜，尽管心里非常不爽卓远这厮的这番作态，但从大局利益来看，她还是暗赞卓远这混账的博学多才的，看来将来这厮必能填补傻虎之缺，入东厂五虎之列了。

想罢，她已经打定了主意，当日那五条手下的性命，等着回到大唐之后再给这厮清算。如今，姑且先饶着他！

“美味！”

卓远吃得差不多之后，继续用生硬的强调赞叹一声，然后将一直藏在圆桌上的手缓缓拿了上来，第一次触碰起了圆桌上的银制小碗。

他先是将汤碗里的剩汤倒在了盛饭的小碗中，洗涮了一下饭碗，然后将圆桌上的十几个小碗重新归置了一番，按着原有的位置摆放好，最后将银筷和汤匙重新归位，放到起初的位置。

郭业知道这里面也有说头，也是高句丽人用餐的最后一道礼仪。

此时他再看末叶鞞，这厮从头至尾目不斜视地盯着卓远，脸上的质疑之色也渐渐散去。须臾，取而代之的已是一副信大于疑的频频点头模样。

“很好，非常好！”

卓远缓缓起身，动作优雅地冲末叶鞞深深鞠了一躬，道：“末……末叶将军，如果今天的泡菜是用我们大高句丽一年份泡制的泡菜，我想会……会更



加完美。今……今天吃得泡菜，应……应该是仓促制成的，不够味儿，不够……”

磕磕巴巴用汉话说着，但末叶鞬却是听得清清楚楚，这句话成了压垮他内心多疑的最后一根稻草。

因为眼前的崔使节并未说错，今天的泡菜是临时腌制的，粗制滥造完全就是为了敷衍应付，而且也是末叶鞬耍得一个小小心眼。他就是想用这个细微的举动，来最后试探对方的身份。如果对方真是地地道道的高句丽人，那肯定能尝出泡菜的不地道。

现在，对方说出了这句话，无疑彻底击碎了他内心里对郭业一行人身份的最后一丝质疑。

从头到尾卓远毫无破绽，末叶鞬到了这一刻，才彻彻底底地信任了对方的身份。

随即，他哈哈大笑起：“汉人有句话叫做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在我看来说得便是贵国的饮食啊。在下今天算是领教了，小小一道用食，贵国之人竟能吃出这么多的细致门道和规矩来。崔使节今天让在下大开眼界啊，受教了，真是受教了！”

此话一出，末叶鞬俨然真正承认和相信了对方一行人的身份。

郭业和砒霜暗松一口气，而卓远亦是虚惊一场，暗暗庆幸，总算是过了这一关了，妈的，真他娘的累！

随即，他面带微笑拱起手来，用高句丽话叽里咕噜地冲末叶鞬又说一通。

末叶鞬脸色一怔，自然是听不懂他说得嘛玩意，只得看向郭业意在询问。

郭业顺口一编，道：“我家崔使节说，希望有机会能够邀请末叶鞬大将军前往高句丽，他将会亲自带您品尝一番大高句丽真正的美食。”

“啊？”末叶鞬一乐，点头笑道，“好说，好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要前往高句丽，叨扰崔使节一番。哈哈……”

笑罢，末叶鞬自然没了忘了正事儿，对卓远说道：“崔使节请放心，明日一早我便差人将通关文书送到你们的驻地。”

“多谢！”

卓远道完一声谢之后，看了郭业一眼，示意对方大事搞定，就差竖起剪刀手大喊一声“耶”了！

末叶鞬试探完，确定了郭业他们的身份之后，并未打算长留他们，委婉地下了逐客令：“现在时候不早了，本将军就不耽误使节大人的休息了。明天一早还要早起赶路，不如现在早些回去休息？”

卓远点头称好，冲郭业和砒霜象征性地挥挥手，示意离去。

随后，三人在将军府下人的带领下离开了府邸。

在返回驻地的路上，郭业趁着左右无人，低声问向卓远：“你小子真是令我大吃一惊啊，我本以为你就是精通高句丽话，没想到你小子对高句丽的风俗习惯和饮食规矩居然也是门儿清。啧啧，害我虚惊一场，老实招来，你这些东西都是打哪儿学得？”

话音一落，三人相继驻足停步，就连砒霜都忍不住好奇地看了卓远一眼。郭业的纳闷也正是她的疑惑之处。

卓远嘿嘿笑了两声，神色有些尴尬地摇摇头，道：“这，这个……”

郭业突然补道：“你可别跟我扯犊子撒谎，东厂是培训过你们高句丽话，这我知道。但暗夜还没细致到将高句丽的饮食规矩都教过你们，因为他也不懂这些。”

卓远见郭业催得紧，看来想要隐瞒已是不可能，又是尴尬地挠了挠脸腮，问道：“大人，你真要我说？我怕大人知道之后，会看轻了属下哩！”

郭业道：“甭废话，赶紧说，到底是打哪儿学得这些东西？”

## 第1172章还有计划

“呃……”

卓远扭捏了一下，颇有些不自然地低声说道：“属下这些东西都是在平康坊学来的。”

平康坊？

这三个字儿一出，郭业神情一滞，而砒霜则是眉头蹙起，多了几分嫌恶之色。

因为平康坊他们都不陌生，相反平康坊在长安城中赫赫有名，那可是一个文人士子追捧，粉头窑姐儿清倌人扎堆，谈些风花雪月，干些皮肉生意的地方啊。

平康坊，长安城中律法允许公然买笑卖笑的红灯区啊！

郭业以为这小子说错了地方，问道：“你小子确定是平康坊？”

卓远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回禀大人，正是平康坊。”

不待郭业追问，他便直言道：“大人，平康坊中有一处‘丽楼’，此名取字佳丽之丽，更是取字高句丽之丽。丽楼坐落中平康坊中，与平康坊四大名楼相差甚远，但端得是别具风味。盖因为这丽楼中的歌姬舞姬和女妓都是来自高句丽国。无论是风土人情和歌声舞姿，还是酒食菜肴都是异域风情。属下有幸曾被关雎关大档头带去那儿消遣过。真是不去不知道，一去之下竟喜欢上这个别具一格风情的丽楼。”

郭业听明白了，敢情儿这丽楼就是高句丽人开得青楼窑子，奶奶的，平康坊中居然还有这好处？

狗日的关雎！

郭业听着原来是关雎这混球带卓远下海的，不禁暗里吐槽道，这孙子就专擅长干这些拉皮条拖人下水的活计。

接下来卓远不用再细说，他也猜到了一二。既然有了开头，对他而言，猜中结局自然也不是个事儿了。

他轻轻一笑，说道：“你被关雎这孙子拖下水上了瘾，后来就迷恋上了这丽楼，再加上你小子还精通高句丽话，所以在这丽楼的高句丽姬人中倍儿吃香，隔三差五逛上那么一次，甭提多如鱼得水多欢实了，是不？所以长此以往下来，不单单对高句丽人的风土人情知之甚详，对高句丽人的饮食规矩也是门儿清了。对否？”

“大人明鉴！”

卓远抱拳道：“如大人所猜测，正是如此！”

言罢，他突然有些惭愧道：“大人，属下，属下知罪，以后再也不去那腌臢之地消遣了。”

“知罪？知什么罪？你何罪之有？”

郭业笑道：“这种事情又不是什么离经叛道之事，你有个屁得罪？都是男人，大家心照不宣啦。你小子不仅无罪，相反此次你还有功，嘿嘿，记下了，回到大唐长安再给你论功行赏哈！”

“啊？”卓远本以为郭业会对他斥责一番，没成想居然还有了功，喜不胜收，感激道：“大人真，真是……属下能在大人麾下办事，真乃属下之福。属下定会对东厂更加忠心，以报大人的信任和栽培之情。”

“呸！”

猛地，砒霜冷冷啐骂一声，“这种腌臢之事还有脸在这儿沾沾自喜，真够无耻的！误打误撞立了功罢了，还真以为大人是支持你逛窑子玩女人？呸，恶心，与你这种共事真让老娘恶心到底。”

“你……”

卓远被砒霜又狠狠打击一回，勃然大怒，正要张嘴予以还击。突然又想到郭业之前的警告，只得硬生生啃下了这个闷亏，揶揄一声：“好男不跟女斗，我就算干这些腌臢之事，那也是为了东厂，为了大人，至少现在派上用场立下了功。有能耐，你也……”

“停停停停～～”

郭业见着两人又要掐起来，赶忙劝阻道：“好了好了，现在谁也不许揪着这个话题再骂嘴仗了。砒霜，你好好收敛你那性子。卓远，你小子以后可以去这种地方，但尽量少去不许迷恋。这种地方不单单是销金窟，更是能消磨一个男人的斗志。切莫不要因为这种事情而耽误了东厂正事儿。色字头上，往往悬着一把刀，明白否？”

郭业架了梁子，两人各打二十大板，算是将两人要掐起来的苗头给弄熄了。

“砒霜遵命！”

“属下谨记大人教诲！”

两人相继应声，继而随着郭业重抬脚步朝着驻地方向返回。

返回驻地之后，卓远砒霜二人正要各自返回房间歇息，却被郭业唤住：“你俩今晚还真不能睡！”

卓远双眼一突，诧异道：“大人，怎么了？”

砒霜也是目露疑惑地看着郭业。

郭业挥挥手，小声道：“走，去我房间再说。”

来到郭业房间，郭业将房门小心翼翼地关了起来，问道：“通过今晚的这顿饭，现在末叶鞑应该是对我们彻底放心了吧？”

两人点头称是。

郭业又道：“可是接下来还要再过十几座城池，方能顺利抵达遼些城。难道每过一座城池，我们都要像今天一样闹上这么一出？”

“大人这是话里有话啊？”

卓远先砒霜一步，问道：“大人，莫非您还有什么计划不成？”

郭业点头道：“没错，这计划是我昨晚在格尔木城城与英国公底下商量的。怕你们提前知道了，今晚演不好这出戏，所以才一直没有告诉你们。”

“还请大人明言。”砒霜道，“大人怎么吩咐，砒霜便怎么做。”

郭业笑道：“不急！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取得了末叶鞑的信任，那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做了。”

说到这儿郭业稍稍停顿了一下，才说道：“要想在短时间内顺利地通过接下来的十几座城池，我们就不能再像现在这样费劲。我们必须要用巧劲。”

“大人的巧劲是指？”卓远问道。

郭业道：“我说得巧劲就是让末叶鞑跟我同行，让他也和我们一样，必须短时间内要赶回遼些城。有他的信任再加上有他的同行，你们觉得我们通过接下来的十几座城池赶往遼些城，是不是会快上许多呢？也许，真的只需要

七天，我们便能抵达逻些城了。”

“让末叶鞑与我们同行？”

“让末叶鞑那贼厮鸟也要短时间内赶回逻些城？”

两人相继质疑一声，随后异口同声道：“这怎么可能？”

这次，两人异口同声之后并未彼此较劲，而是一脸求知欲的看着郭业。

“嘿嘿～”

郭业笑道：“如今末叶鞑已经彻底信任了我们的身份，这个最重要的环节都成功了。现在让他放弃镇守多罗尼尔城，与我们同行短时间内赶回逻些城，这又有何难？”

“大人，这个，这个会不会太难了？”卓远一脸苦涩地问道。

而砒霜也是频频摇头，道：“难，太难了，非常之难！他的使命便是镇守多罗尼尔城，怎么可能会放弃镇守此城呢？而且还让他萌生短时间内赶回逻些城的心思，这更是难上加难！”

“不难！”

郭业脸色一变，郑重之色浮上面颊，摇头说道：“有我们在城中，有英国公在城外，这个还真不难！”

“还请大人释疑！”

“砒霜愿闻其详！”

## 第1173章部署

“只需我们与英国公使应外合，一夜之间尽可攻陷多罗尼尔城！”

郭业一言既出犹如石破天惊，致使卓远和砮霜二人瞪目结舌，好是一阵没适应过来。

须臾，卓远结结巴巴地问道：“大人，咋好端端地，你又打起了多罗尼尔城的主意了呢？”

郭业道：“多罗尼尔城如果不被攻陷拿下，你觉得末叶鞑会甘愿随我们离开此地，助我们通行无阻地抵达逻些城吗？而且，多罗尼尔城只要尚在，他就没有离去的理由啊。”

“大人说得倒是实情。”砮霜插话道，“多罗尼尔城乃是吐蕃对大唐的第一道屏障，一旦被唐军攻陷末叶鞑肯定会罪责难逃。所以他必须第一时间返回逻些城，或搬救兵夺回此城，或向他的岳父高昌国王麴文泰求情，不然西域诸国联盟肯定会将他法办。”

“道理我懂！”

卓远虽未理会砮霜，但这个疯婆娘的话他却是听进耳中，而且也承认说得有道理，不过他也有自己的看法，于是说道，“但是要攻陷多罗尼尔城谈何容易？我们是取得了末叶鞑的信任，这没错。但在这多罗尼尔城中满打满算，也就一千余人。而城外的英国公呢？此番佯装追剿我们，仅仅带了五千骑兵。里外遥相呼应也仅仅只有六千余人，如何拿下这多罗尼尔城？大人，这城中可是驻扎了高昌国两万兵力啊。属下担心，担心……”

“你担心什么？直言无妨！”郭业挥挥手，示意卓远继续。

卓远唔了一声，道：“属下担心就算我们在城中突然袭击，强行打开了城门让英国公率五千部属杀进城来。但还是被人包了饺子剿灭殆尽。大人，与其这样冒险，不如打消这个念头吧？明日末叶鞑便会让人送来通关文书，我们先离开这多罗尼尔城再说。至于接下来的十几个城池，我想咱们依样画葫芦，照样也能成功混过去的。虽然七天之内可能无法及时赶赴抵达逻些城，但总比这么冒险来得强啊？”

说到最后，卓远不忘澄清一句：“大人，属下并非贪生怕死，而是据实说话。当然，如果大人执意要和英国公冒上一次险，属下也绝无二话。姓卓的若是敢皱下眉头，就是孬种！”

郭业哈哈一笑，摇头道：“你分析得没错，都是据实而说，但你却忽略了一桩实事。那便是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英国公此次只带来五千骑兵？”

“啊？”

卓远惊呼道：“这不是一早就好的吗？他亲率五千骑兵来追杀我们，好让多罗尼尔城守将相信我们的身份。”

“嘿嘿。”郭业干笑一声，道，“这只是说说而已。我们昨夜深谈并临时下定了主意，五千骑兵追杀我等自然不假，但他还调派了五万刀盾兵与长枪兵与五千骑兵保持着五里之距。唔……估摸着这个时候，这五万精锐也差不多集结在了多罗尼尔城附近了。只需我们这边突然行动，将这城门趁机打开，那么英国公所部共计五万五千人将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杀入城，一举将此城拿下！”

“啊？”卓远又是一声惊呼，事后反应过来，呐呐道，“感情儿大人跟英国

公早有商量和部署，倒是属下自作聪明了。”

“不会。”郭业知道卓远有些掉面子，赶忙安抚道，“我之所以没有和你，还有砮霜说明此事，那是担心你们提前知道部署的话，会在今天的表演上不够自然，甚至露出马脚来。这样便无法成功骗取末叶鞑的信任了。”

郭业这么一说，卓远脸色缓和许多，摆手道：“无妨无妨，‘君失密，则失臣，臣失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成害’，这个道理属下还是懂得。”

郭业微微颌首，再看砮霜，问道：“砮霜，你现在还有问题吗？”

砮霜摇摇头，一脸肃容，抱拳道：“谨遵大人之令行事！”

“好！”

郭业抚掌说道：“既然城外英国公的援军已经不成问题，那么接下来就看我们如何在城中第一时间打开城门。你们二人在今天白天进城的时候，是否留意过两万高昌兵的布防？”

“这个……”

两人相继哑火，因为这个还真没及时勘察过。

不过郭业却笑道：“无妨，本官已经留意过。”

说着，他走到一张桌上，从茶壶中倒了一杯水，然后用指头蘸了蘸水，道：“你们过来。”

卓远和砮霜闻声靠近，只见郭业用蘸水的指头在桌面上简单地画了个圈，道：“这是多罗尼尔城中……这里是面朝英国公所部的那道城门……这条是城中主干道……这里是我们的驻地……离驻地不足一千步是他们的军营。负责把守城门的只有五千兵力，而剩下的大部分兵力除了负责城中巡检的一千余兵力之外，统统都驻扎在这座军营中。我今天跟领我们来驻地的校尉打探过，他们城门的把守兵力差不多是昼夜四个时辰换防一次。估摸着再过一个时辰，就要开始夜里的第二轮换防了……”

郭业分析得头头是道，听得卓远和砮霜两人暗自叹服之余，只有无尽的汗颜。他们愣是没想到郭业竟然已经细致入微到如此地步，而他们却从头到尾都没有下过半点的功夫。

待得郭业讲完之后，卓远问道：“大人的意思是等着他们第二轮换防结束之时，就是他们戒备最松懈的时候。就在那时，我们突然向城门方向杀将过去，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趁机将城门打开，迎英国公所部进城？”

郭业道：“正式如此。砮霜，就由你所率的一千骑兵负责夜袭城门，将城门顺利打开迎接英国公大军，如何？”

砮霜抱拳领命：“大人放心，陡然发动攻势，一千人足矣！”

郭业又吩咐道：“等着英国公占下城门，你便将城中的布防第一时间告诉他，并将你的骑兵所部统统归入英国公所部。至于你自己，必须第一时间策马飞奔赶往多罗尼尔城将军府，与我们会和！”

砮霜先是一怔，随后略有明白，不过她没有细究追问，而是径直领命称是。

但是卓远听着郭业从头到尾没有安排他和他的五十番子任务，不禁有些着急了，催问道：“大人，那我呢？还有我手底下那五十名番子呢？”

郭业笑道：“你自然跟我一道，还有你那五十名东厂番子，都随我一一道。”

卓远问道：“跟着大人这没说的，但干啥去啊？”

郭业神秘笑道：“自然是干该干之事，干一件比突袭城门迎大军更有意义之事！”



## 第1174章筹谋

郭业并未跟卓远言明到底去做什么，而是目视砒霜，道：“砒霜，你现在就去暗里纠集你的骑兵所部，将马套上马嚼子，让你的人将马掌裹上棉布，在奔袭城门的路上尽量不要闹出动静。现在离他们城门换防约莫还有一个时辰，我命令你，一个半时辰之后正式开始向城门发动突袭！”

“砒霜领命！”

一声娇咤，砒霜便风风火火地转身，出了郭业的房间。

卓远亲耳听着砒霜这疯婆娘领了任务，心里已是火急火燎，现在见着砒霜离去准备执行任务，心里更是没着没落的。

于是，他又催问起郭业，道：“大人，我跟手下那五十名番子到底要干啥子去啊？到底有什么比攻夺城门迎英国公大军进城还要来得重要哩？”

郭业瞟了他一眼，轻斥一声：“急个球？”

卓远被训立马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蔫了下来。

郭业走向房间门口，呼喝一声：“杵在那儿干啥？还不张罗弟兄跟我办事儿去？”

卓远一听立马来了精神，嘴角一咧嬉皮笑脸了起来，喊了一身哦，便紧跟其上。

很快，五十名番子便被召集了起来，披着夜色出了驻地，然后跟着郭业钻起了城中的小巷胡同，刻意在避开着那些负责夜里巡逻的高昌兵。

约莫行了半个时辰的夜路，郭业突然在一条昏暗的胡同里停了下来，然后指了指胡同口的位置，冲卓远说道：“你小子自个儿过去瞅瞅，前边儿是哪里。”

卓远嗯了一声，脚步轻快地跑了过去。

顷刻，去而复返，回禀道：“大人，胡同口可不就是末叶鞑的将军府吗？咱，咱之前不就是从他那儿回来的吗？”

郭业点头道：“没错，就是末叶鞑的府邸。我们今晚的任务就是在李绩大军攻陷多罗尼尔城时，将末叶鞑救出将军府，带他逃离多罗尼尔城，逃出生天前往些城！”

郭业刻意将“救”这个字儿咬得格外重音，一字双关之意，卓远俨然听懂，恍然大悟道：“原来大人是担心末叶鞑这厮作死，跟英国公的大军顽抗到底，最后死在多罗尼尔城啊？”

郭业道：“屁话，他如果死了，谁带我们通行无阻接下来的十几个城池啊？七天之内，我们必须赶到些城，否则甭想找到塔吉娜那个娘们，到时候王伯当之命，休矣！”

“可是。”卓远弱弱问道，“可是到时候末叶鞑会跟我们走吗？”

“呵呵。”郭业冷笑一声，说道，“多罗尼尔城都被唐军攻占了，他两万高昌精锐被剿灭殆尽，你觉得当他接受这个现实之后，还会留在多罗尼尔城任人宰割吗？到时候，就算他不肯离去，气血冲头要留下来与多罗尼尔城共存亡，我们也要将他强行架走。等带他离开此城逃出生天之后，这厮冷静下来之后，肯定会对我们感恩戴德，指不定拿我们当他的恩人供着呢。”

卓远略略思索，随后点头道：“也是，留在城里他就是死路一条。运气好被人当了俘虏，还要受尽百般凌辱，可能还要被押解进长安。如果逃出去，

说不定还有一线翻盘机会。他这种养尊处优惯了的人，肯定好死不如赖活着，有他那个高昌国王老丈人护着，就算今后不能统领大军了，也能当个快活自在一生富贵的高唱驹马爷。”

“嘿嘿，你小子分析得没错。”郭业压低着笑声，说道，“一样米养百样人，这末叶鞑啊，我看就是你说的这种人。”

“属下明白了！”

卓远握了握腰里的钢刀，问道：“大人，那我们何时行动？”

郭业摆摆手，道：“还早，怎么着也要砮霜她们成功打开城门，李绩五万大军攻下城楼，并剿灭了军营里留守的一万五千高昌兵之后，我们才能动手。只有两万高昌兵大势已去了，我们才能架走末叶鞑。”

卓远掰扯着手指算了算，道：“这么说，至少要三个时辰之后？大人，这将军府一带离城门方向离得太远了，而且离高昌兵军营也非常之远，我们根本不能清楚地知道英国公那边到底得手没得手啊。”

“你小子今晚咋那么二逼？”

郭业佯怒臭骂道：“我不是让砮霜事成之后策马狂奔将军府吗？砮霜只消脱身回来，那城门和军营那边差不多也得手了。那个时候也正是我们动手的时候。”

卓远猛然记起刚才在驻地房间里，郭业的确对砮霜吩咐过这么一嘴。不过因为自己不想搭理砮霜，没有将这句话往深里记。

紧接着，郭业吩咐卓远道：“你现在安排几个弟兄，分别藏匿在守将府左右两边的路口，只要一旦出现有高昌兵回将军府向末叶鞑报信，就给我拿下抹脖子。不能让末叶鞑第一时间知道战况而奔至城门方向参与指挥作战。这孙子的性命，现在金贵着呢，万一他挂了，接下来几天就没人替我们开路前往遼些城了。”

“得嘞！”

卓远应了一声，便开始张罗着人手分别派向了将军府左右两边的路口，负责截胡通风报信的高昌兵。

郭业是铁了心，今晚就要末叶鞑当聋子。

剩余的三十来号番子，郭业冲他们挥挥手，低声喝道：“弟兄们都在胡同里呆着藏好，不许给我冒头惊动了末叶鞑这孙子。只要砮霜一出现，我们便开始行动！”

“……”

众人霎时保持缄默，纷纷做抱拳拱手之状。

……

……

一个半时辰之后。

驻地方向，砮霜率领早已集结完毕的一千余骑兵策马夜奔，突袭城门。

而同一时间，城外英国公李绩亦是遵照与郭业之前的约定，率领着五万五千唐军，舍弃了轻易会闹出动静战马，朝着城门方向静悄悄地徒步逼近。

须臾，近至。

五万五千唐军按照出发前李绩的指示，全部蛰伏在荒木草丛之中，一个个瞪着双眼如狼眸夜视般直勾勾地盯着城门方向。

遵照之前约定，只需城门一经打开，五万余众便会暴雷突炸，以奔雷之势杀向城门，一举拿下多罗尼尔城！

## 第1175章不可能！

又过去一个时辰。

晨曦微起，天刚破晓。

多罗尼尔城将军府，外。

卓远手提钢刀，一脸血迹斑斑地跑进了胡同，冲郭业龇牙道：“奶奶的，过瘾！禀报大人，左右两边路口拢共宰了十五拨回来报信儿的高昌兵。”

郭业唔了一声，抬抬手示意卓远将脸上的血迹擦拭干净。

卓远扯起衣袖子在脸上随意擦抹了一番，继续说道：“大人，属下刚才发现越是往后，赶回来给末叶鞑报信的高昌兵越是频密。看来城门那边和军营那边已经情况危急，估摸着高昌兵是快撑不住了。”

“差不多吧？”郭业道，“李绩所部五万余人，无论是在兵力上还是在战斗力上，都远超这两万高昌兵。只要没了城高墙厚的多罗尼尔城门这道阻塞，剿灭两万高昌兵，夺下多罗尼尔城，对李绩而言并非难事。相反，轻而易举。要知道，李绩当年虽不名不列瓦岗五虎将之内，但他却是以谋略和练兵而著称，仅次于军神李卫公之下。”

瓦岗五虎将！

军神李卫公！

一提起这些人，郭业的思绪情不自禁地被勾了起来，想起了程咬金、秦琼，还有奔赴天竺域外作战的李靖。

也不知道他们率军进入安南、交趾之后，是否严惩了这帮孙子？是否正式进入天竺国？

如果进了天竺国，势必跟赵九丑、丹珠他们照面，天竺国内的战事若是有了李靖、程咬金、秦琼等人的参与，不出两月便可平定矣！

还有那拉迦室利公主……

这个充满异域风情的女人，这个平日冷酷，床上疯狂的女人，不知如今过得是否安好如初？

……

“哒哒哒哒~~”

“大人！”

一阵急促的马蹄钻入郭业的耳中，紧接着卓远的一声呼喝，瞬间将郭业从思绪中拉回到现实里。

只见卓远指着胡同口方向，兴奋道：“大人，砮霜这个疯婆……呃不，砮霜策马而归，咱们可以行动了吧？”

郭业一抬头，砮霜已经驰马进了胡同，近到自己身前，随后轻轻一个鹞子翻身下来马，抱拳道：“大人，一个时辰前属下突袭成功开了城门，英国公大军早已在城外潜藏多时。城门一开，数万大军便如涌入城中，第一时间攻占了城楼，全歼五千名把守城门城楼的高昌兵。而后英国公率众乘胜追击，还未得高昌军营的高昌兵作出反应，便将他们团团围住包了饺子。属下见英国公所部大势已成，便向英国公请辞，按着大人之前的吩咐赶往将军府这边。”

郭业听罢，暗暗赞许，真是否极泰来，一切都是按着预想的轨迹来，好兆头！

随即，他冲砮霜赞道：“干得漂亮，你率部突袭城楼打开城门，当居首功。英国公算是承了你天大的人情，我想他日功劳簿上，他定会不吝加你一笔。对了，你来时英国公有没有话让你转达于我？”

“啊？还真有！”

砮霜稍稍歇了一口气，说道：“英国公让属下给大人带个话，此去逻些城无异于亲身涉险入龙潭虎穴，一定要加倍小心再小心，到了逻些城一定要保护好自己，毕竟那儿是西域诸国联盟的真正腹地，不再有援军可求了，唯有孤军奋战。”

郭业听到这儿，小小感动了一把，牛鼻子也有人情味十足的时候，还真看不出来。

他轻轻抹了一把鼻子，然后伸手示意砮霜继续。

砮霜道：“英国公大人还说，祝大人此番之行畅通无阻，马到功成。他希望下次与大人把盏言欢，就在逻些城的布达拉王宫之中！”

郭业闻言为之精神一振，低声念叨道：“放心吧牛鼻子，只消我这边任务完成，挪出时间腾出手来，我定会将偌大一个逻些城搅得天翻地覆，浑水一趟！我定不会忘记与你的约定！”

说罢，他仰起脖子看了看天色，早已破晓，黎明初到蒙蒙亮。

旋即，他冲砮霜和卓远比划了一下手势，吩咐道：“走，现在就进将军府，记住，你们必须表现出一番担心害怕的模样出来让末叶鞬看到。卓远，你这个崔明珠使节就不要说话了，就装成吓得魂飞魄散的模样就好。剩下的，都交给我来办！”

“遵命！”

二人这次出奇默契，齐声喊罢，便率着五十名番子直奔出胡同，开往将军府。

郭业突然蹲到地上，抓起一把沙土在脸上抹了一把，尽显一副狼狈相，继而紧随其后。

嘭～

嘭嘭～轰！

前头已经有番子齐心合力用脚将将军府的大门踹了开来，霎时惊动了将军府内的门房守兵。

番子们不顾这些人的阻拦，一路推搡向前，直奔末叶鞬歇息的院子。

须臾片刻，正睡得死死的末叶鞬被下人敲门惊醒，绕了清梦破口大骂了起来。

可当他听到下人的禀报之后，果断闭了嘴。随后顺手披起一件袍子便夺门而出，朝着院外奔去。

出了院小跑一小段路，正与郭业一行人碰了个正着。

他一见高句丽使团几十人竟敢在他府中如此放肆，横冲直撞不说，还敢推搡他的府兵，不禁驻足大骂道：“崔明珠使节大人，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多罗尼尔城，不是你们高句丽国；这是本将军的官邸，不是你远在高句丽的崔府！”

卓远遵照郭业的吩咐，刻意装作一副被吓得如惊弓之鸟的模样躲在了一群番子之中，浑身发抖不敢出来示人。

末叶鞬一见之下，愤怒之外也起疑奇怪了起来。

郭业赶忙上前，一副十万火急的模样拱手道：“末叶鞑大将军，请恕我们无礼擅闯贵府。但情况危急，容不得我们冒然闯入来见大将军了！”

“情况危急？出了何事？”

果然，末叶鞑被郭业的话给勾住了性子，问道：“这多罗尼尔城中还能有什么十万火急之事？”

郭业指了指身后数十名番子，然后冲末叶鞑说道：“大将军熟睡正酣，而将军府又远离城门与军营，不知道发生何事也实属正常。大将军啊，真是出大事了，唐军，城外的唐军攻进了多罗尼尔城，你那两万高昌兵已经被别人包了饺子，估摸着再有个半盏茶的功夫，唐军就要杀来这将军府了。”

“什么？”

末叶鞑听罢过后，顿时大惊失色，震惊得整个人身子一趔趄，晃晃悠悠地地方站稳身形，随后连连摇头，口中情不自禁地念念道：“不可能，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末叶鞑也不知是心里恐慌想给自己提提气，还是非常不满郭业一行人的冒然闯入和带来的消息，声音陡然提了高八度，撕心裂肺般扯着嗓门儿重复起那三个字来，喝道：

“不可能！”

## 第1176章骤变

“不可能！”

末叶鞑猛地抓起披在身上的袍子，愤而弃之地上，重重踩了一脚，怒声道：“不可能，你休要在这儿聒噪煽动人心。唐军怎么可能攻入多罗尼尔城？你真欺本将军有勇无谋？哼！”

郭业摊摊手，一副无可奈何却又急之又急的跳脚模样，说道：“末叶大将军啊，你看看我身后，为了保护使节大人脱身，我们从高句丽带来的一千名勇士前去阻击唐军，已经全部罹难了！”

说到这儿，郭业痛心疾首地跺了跺脚，随后瞥了一眼躲在人群中的卓远。

卓远立马会意，用一种悲愤和恐慌的口吻不断地用高句丽话叽里咕噜了起来。

末叶鞑听不懂，郭业立马解释道：“我家崔使节说，高昌兵真是不堪一击，两万兵力把守的重镇竟然被唐军如此迅捷攻陷。换做在高句丽，身为镇守将军的末叶鞑大人您，恐怕脑袋都掉了不止十次了！”

“放屁！”

末叶鞑正在气头上，一听郭业翻译的这通话，立马恶声骂道：“放你们奶奶的屁，高句丽棒子少在这儿构陷羞辱本将军。如果唐军大举进攻我多罗尼尔城，为何本将军一夜不知？”

“呵呵~”

郭业冷笑一声，说道，“那只能说末叶将军您睡得太死了，而且城门处离将军府实在是太远了。就算城门轰然倒塌，将军您也听不到吧？”

“不可能！”

末叶鞑还是不信，执拗道：“就算本将军睡得死沉，就算城门离本将军府邸相距甚远，但本将军曾经交代过，只要有什么风吹草动，我的人马必定会第一时间来跟我禀报。可从头到尾，至始至终，本将军府都没收到过东门被攻的急报。”

郭业知道末叶鞑肯定会有此一问，心里庆幸道，那是因为哥们一早留了先手，将你的人全部截胡，断了你的情报。

不过话到嘴边就变成了另外一番说词，道：“这个还有什么好疑惑的？首先，你在城门布置的兵力薄弱，而且说实话，你们高昌兵的战斗力的确太渣了，可谓是不堪一击。而唐军这次攻城你知道是谁亲率吗？英国公李绩啊！你知道是此番率多少兵马来攻你多罗尼尔城吗？末叶大将军，足足五万余众啊！你想想看，对方采取夜里突袭，打你一个措手不及。你城门的守兵还有机会给你送信儿吗？”

说到这儿，郭业咽了口唾沫，继续道：“别说相距甚远的将军府了，恐怕你在城中的高昌军营，都是后知后觉在睡梦中被人包了饺子端了老巢吧？末叶鞑将军，在下虽然只是个通译，但是在高句丽也是见过世面的。在我们大高句丽，你这就属于玩忽职守，就属于练兵无能。以我们高句丽婴阳王的英明卓见，绝对不会让末叶鞑将军您这样的人来独领一军镇守一镇的！不是唐军善战，而是你们高昌军无能啊！！！”

“放肆！”

末叶鞬恼羞成怒，猛跨一步上前一把将郭业的领子拽起，怒目圆睁道：“你敢在老子的地盘如此羞辱本将军？信不信本将军现在就让人一刀砍了你的脑袋？”

“嘿嘿。”郭业怒极反笑，道，“换做三个时辰前，在下还真信。但是现在嘛，哼，还真不信了。什么叫你的地盘？现在的多罗尼尔城恐怕早已易主了吧？”

卓远见着郭业和末叶鞬剑弩拔张的架势，突然在人群中劈头盖脸地叽里呱啦咒骂起来。

末叶鞬一时不解，继续拽着郭业的衣领子厉喝道：“姓崔的在说什么？”

郭业暗赞一声卓远机灵，然后顺嘴胡咧咧道：“我们崔使节说了，就没见过你这么忘恩负义的蠢货。枉费我们折损了一千余高句丽勇士来阻挡唐军，赶往将军府来通知你来救你，你却在这儿三番五次地质疑我们。难怪你的布防如此不严密如此疏忽，难怪的高昌军如此的战斗力低下不堪一击。”

末叶鞬听完这番话，居然没有动怒，反而是攥紧郭业衣领的拳头渐渐松开，脸上虽仍旧不可置信，但心中却是暗暗琢磨道，他们身后只有几十名随扈，白天那一千骑兵真的没来，难道他们说得是真的？李绩所部已经神不知鬼不觉以奔雷之势攻陷了我的多罗尼尔城？

这个心思一旦萌生出来，立马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了起来，顿时变得有些将信将疑了起来。

随后，他还是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摇头道：“不，不可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必须亲自赶往城门，赶往军营见上一番。不然，我绝对不会逃出多罗尼尔城的。”

“呵呵，你去吧！”

郭业心里腹诽着末叶鞬这王八蛋的多疑，但嘴里还是放起了狠话威胁道：“你如果不怕成了唐军的俘虏，你怕被唐军押往长安城，受唐朝的酷刑和凌辱，你就去眼见为实吧。我们此番乃是出使吐蕃，不会跟你一道冒险的。”

说罢，郭业目光灼灼地盯着末叶鞬，下最后通牒道：“末叶鞬将军，时间紧迫，唐军随时都会从军营那边杀到将军府来。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我们高句丽使团身负重任，恕我们不能陪您在这儿等着唐军来剿杀了。”

说罢，拱拱手作势就要离去。

而末叶鞬也迟疑了起来，整个人瞬间有些举棋不定，半信半疑。

突然——

从将军府大门口方向跑来几名士卒，届时些衣衫褴褛者、铠甲破烂者、脸上血迹斑斑者，其中为首一人更是连跑带爬的来到末叶鞬跟前，仿佛屁股着了火般哇哇急叫道：“末叶大将军，不好啦，出大事啦，出天大的事儿啦！”

“唔？多孛百夫长？你，你，你怎么……”

来人正是末叶鞬亲自交代让他代为指挥镇守城门楼子的那名百夫长。

末叶鞬见百夫长不在城楼把守而出现在这儿，心中陡升不详，又见这厮朗朗跄跄跌跌撞撞，如此狼狈之相，已然猜出了到底发生了何事。

“原来他们说的是真的！”

末叶鞬眼睛一黑，险些整个人仰倒在地，心中万念俱灰之下嘴上还是不



死心，瞪着百夫长恶狠狠地叫道：“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多孛百夫叫道：“大将军啊，有内鬼啊，我们高昌军中又内鬼啊，有人竟给唐军私自开了城门。五万唐军一拥而入，杀了我们一个措手不及啊。城门丢了，五千高昌勇士全被剿杀，高昌军营也被唐军包围了，随时都有倾巢之危啊！”

“啊？”

末叶鞞来不及猜测内鬼是什么人，突然大将军府外又跑进一个门房，惊慌失措喊道：“大将军，大事不好了，城中东南方向火光冲天而起，红透了整个多罗尼尔城。应该是军营方向着火了……”

郭业暗道，李绩还真小得死手，竟然要将这些高昌军俘虏统统烧死？

随即，他故作唏嘘地叹道：“唉，可怜两万高昌军，竟然还落得个火烧军营，尸骨无存的下场啊！”

“崔使节！”

末叶鞞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冲郭业叫道：“劳烦你跟崔使节通译一番，就说赶紧随我撤离多罗尼尔城。不要走将军府大门过，我府邸内早就挖有一条暗道，直通多罗尼尔城的西门外。出了西门，就是前往逻些城的方向了。我随你们前往逻些城，我要将多罗尼尔城的巨变亲自禀报给鞠文泰大王，禀报给西域诸国可汗。”

尼玛，还早就预备好暗道直通外？

郭业听完末叶鞞的话后，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下了——

大功告成，踏实了！

## 第1177章结拜

末叶鞬这厮原来就有了狡兔三窟的准备，在将军府中一早就挖了一条直通多罗尼尔城西门外的暗道。

这孙子，郭业真是无力吐槽！

只见末叶鞬带着多孛百夫长，还有将军府中差不多仅剩的几十名随扈急急忙忙钻入暗道，第一时间遁入暗道。

郭业看懵圈了，暗骂一声，狗日的，刚才让你撒你不撒，现在跑得比兔子还要快，你奶奶个熊！

旋即，他冲卓远和砮霜挥挥手，也随之进入了将军府的暗道。

这条暗道蜿蜒曲折，大概只有一个人弯腰之高，也不知在暗道里面弯腰前进了多长时间，直到爬出暗道的出口，已是天色大亮。

暗道虽直通多罗尼尔城的西门之外，但却不在平地上，而是西门外的一座小山坡之上。

站在山巅，正好可以俯瞰整座多罗尼尔城。

此时正值天刚初亮，恰能看见城中火势渐渐熄灭，但这黑烟滚滚，随风飘荡，弥漫在了多罗尼尔城上空。

一副凄惨败落的景象，好好一座城池，就这么一夜之间兵败城毁。

“唉……”

末叶鞬站在山上遥望城中，叹息一声，无奈地摇着头。

此时的他因为逃跑得匆忙，仅仅穿着一件贴身衣衫，若不是有多孛百夫长脱下自己的棉甲给他套上，估计这孙子现在这个大清早就要被冻得跟小鸡崽儿似的了。

吐蕃的早晨和中午，乃至晚上，都截然不同。

郭业他们一行是早有准备，该带的都带出来了。他让砮霜拿了一件大氅，然后抱着黑色大氅走到末叶鞬身后，轻轻替他披上，说道：“末叶将军，我家使节大人让我给您送来大氅披身，小心天冷着了凉！”

“唉……”

末叶鞬紧了紧刚披上来的大氅，又是叹息一声，随后转身冲坐在地上的卓远拱了拱手，喊道：“多谢崔使节的关心。现在大家都刚刚逃出生天，这个暗道出口胜在隐蔽，我想唐军一时半会儿不会发现。不如在这儿先歇息歇息，养足了精神再赶路？”

说到这儿，末叶鞬不忘提醒一句：“崔使节不用担心其他，有我与你们一路随行前往逻些城，我保证你们畅通无阻，不会耽误你们行程的。”

等得就是你这句话！

郭业与卓远相视一笑，心照不宣。

紧接着，卓远起身抱拳回敬，又是一口高句丽棒子味儿的话叽里呱啦脱口而出。

不待末叶鞬相询，郭业便解释道：“我家使节大人说了，养足精神和体力才能赶路，汉人有句话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那就听末叶鞬大人的建议，先原地歇息歇息再启程。我家崔使节还说，我们接下来这一路上还要仰仗末叶鞬的照顾呢！”

“客气了，太客气了！”

此时的末叶鞑劫后余生，就跟换了个人似的，对郭业一行所谓的高句丽使团的态度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极尽谦逊地拱手说道：“你们这次及时通知了本将军，等同救了本将军的性命。而且你们为了第一时间通知本将军，竟折损了手下儿郎一千余众，难得啊，太难得了。”

说到这儿，末叶鞑抬起脚步走进了人群中，一把抓住卓远的胳膊，深情说道：“崔使节，本将军之前屡屡猜疑你的身份，你却如此宽容大度不计前嫌。本将军今天这条命是你救得，大恩大德无以为报。我末叶鞑愿意与你结拜成异性兄弟，从今往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崔使节肯不肯给末叶鞑这个面子？”

“啊？”

卓远神色一滞，明显被末叶鞑的提议给雷住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答复人家了。

同样，郭业也被末叶鞑这厮给雷住了，尼玛的，这孙子怎么想一出是一出？竟然玩起了结拜成异姓兄弟的把戏来。

不过从未叶鞑的话里，郭业俨然也听出了一些门道儿，至少末叶鞑现如今对他们，已是无可质疑，百般信任了。

“怎么？”末叶鞑见卓远没有答话，感觉自己被人拂了面子，顿时有些不悦地瞪起了一双牛眼，龇牙问道，“怎么？莫非崔使节嫌我粗鄙不堪，不配跟你结成异姓兄弟？”

卓远见这厮生气，赶忙摇手，用生涩的汉语解释道：“不……不不……”

末叶鞑道：“崔使节乃是高句丽国的使臣，俺末叶鞑也是高昌国的镇国大将军，这官阶不差你吧？你崔使节乃是高句丽名门望族崔氏门阀之后，血统尊贵，但我末叶鞑也是高句丽的驸马，怎得？还配不上你？”

“不不不~”

卓远继续用生硬的汉语摆手解释道：“我，我，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

一时半会儿，他也真心没法给人解释了。

此时，他唯有将求助的目光投向了郭业，貌似在问，大人唉，我可肿么办啊？

郭业看着卓远骑虎难下之状，也没心情取笑了，他是看出来了，这末叶鞑是铁了心要跟卓远这个所谓的高句丽使臣结拜成兄弟了。

于是，他小跑进了人群中，向末叶鞑解释道：“大将军别急，您忘了我们家崔使节不通汉语呀？您看看，他半天都蹦达不出一句全乎的话来，这不是让他为难嘛！”

一见郭业这个通译官上来，末叶鞑将注意力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不过脾气也不再似刚才那般好了，而是气急吼道：“那你说说，他到底啥意思？看不起本将军吗？娘的！”

“息怒，息怒啊，大将军！”

郭业可不想现在就和末叶鞑闹掰，接下来十几座城池的通关都指着这尊菩萨来当护身符呢。

随即，他把心一横，冲末叶鞑说道：“大将军，我家大人这哪里是拒绝啊，他这是受宠若惊啊。您想想，您是高昌国的镇国大将军，又是高昌国的

驸马，无论是出身还是身份都与我家使节大人相得益彰，配的很啊。他刚才才是激动，绝对是激动了~他的意思我清楚，他是非常愿意和大将军您结成异姓兄弟的。”

末叶鞞神色一缓，转过头去看着卓远，质疑道：“真的？你愿意？”

而卓远现在是连肠子都悔烂了，正要开口拒绝，却被郭业一个夺步上前，挡在了末叶鞞跟前，脸正对着卓远，眨巴着眼睛，翻动着嘴唇，近乎蚊声般说道：“一切，以大局为重！”

卓远现在的脸色就更酱黄瓜似的，哇绿哇绿的，那委屈无助不情不愿的神色，就跟个受了气没人撑腰的小寡妇一般，欲哭无泪啊！

## 第1178章真给我面子！

“咋咧？”

末叶鞑见卓远这委屈模样，脸上写着满满的不甘心不情愿，不由再次质疑道：“咋咧？崔使节，你这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呢？你倒是给句痛快话啊，不是？”

说着，他用手肘撞了撞郭业，命令道：“通译官，跟你们使节大人翻译翻译，如果瞧得起俺末叶鞑，就现在立刻马上结拜异性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果瞧不起俺末叶鞑，那咱现在下了山就分道扬镳，他走他的阳光道，俺走俺的独木桥。了不起俺末叶鞑欠他崔明珠一条性命，将来到了逻些城，我定赠黄金千两，牛羊万匹。决不食言！”

日！

郭业现在非常肯定，今天如果不顺着这王八蛋来，可能前往逻些城就止步到这儿了。尼玛的，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看来不答应这孙子的这个二逼请求，这是要前功尽弃的节奏啊。

于是，他拼了命的向卓远使眼色，外加嘀嘀咕咕的威胁道：“混球，大局为重，不然，哼哼……”

“怎么样？”

末叶鞑又是一声不耐烦的怒叫道：“愿意，还是不愿意？”

郭业看着卓远，卓远的视线猛地跃过郭业，很是艰难地吐出三个字：“我……我愿意！”

呼～

郭业总算是歇了口气，尼玛的这叫什么事儿？一个用强逼着的口吻迫问愿意还是不愿意？一个满脸的委屈作死模样，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口吻扭扭捏捏地说这，我愿意！

这尼玛哪里是要结拜啊？这怎么听着就像是强娶良家妇女的场面啊？

“哈哈哈哈哈！”

末叶鞑这牲口的脸色就属六月天，说变就变。一听到“我愿意”三个字，那家伙，顿时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将郭业推搡到一边，然后伸出蒲扇大手狠狠地拍在卓远的肩膀上，放声大笑道：“好，你给我面子，真给我面子，崔使节，今天你我就结拜成异性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说话间的功夫，末叶鞑已经将卓远跟头木偶似的拽出人群，来到可以直接俯瞰多罗尼尔城的山崖边儿上，山风呼啸直扑二人的面庞，末叶鞑更是被山风吹得须发狂飙，一副怒张飞的模样。

卓远刚要张嘴说话，却被一口猛烈的山风灌入口中，呛了狠狠一嘴。

而末叶鞑则哈哈大笑，用手指着远处一览无遗的多罗尼尔城，说道：“崔使节，你我在多罗尼尔城相逢相识，你又在多罗尼尔城中救我一条性命，嘿嘿，咱们就让多罗尼尔城为咱们做个见证如何？”

卓远这个时候还能说不吗？勉强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这时郭业跑到两人身旁，一副十足讪媚小人的嘴脸恭维道：“末叶大将军说得真好，就由多罗尼尔城为你们作证，在下祝你们兄弟二人的友谊堪比金坚，日月可昭，山河可鉴哇！”

“哇哈哈，你这小小通译官真会说话。等到了逻些城，本将军也赏你些

金银珠宝，让你回到高句丽国后做个富家翁。”

末叶鞬又给郭业许了个诺，然后冲卓远说道：“崔使节，这里要啥没啥，咱也不要学那些汉人一样矫情，咱就一切从简吧。面朝多罗尼尔城跪着，让这多罗尼尔城和苍天大地给咱们做个旁证吧！”

这厮一说完话，只听“吧唧”一声！

末叶鞬竟然硬生生地将卓远给强摁跪在地上，然后自顾朝着多罗尼尔城方向跪拜三叩首了起来，口中不断嚷嚷道：“苍天在上，厚土在下，多罗尼尔城在前，今日我末叶鞬愿与来自遥远高句丽国的使节崔明珠兄弟结成异性兄弟，今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如违此誓，我末叶鞬宁受乱箭穿心之恶果！”

卓远与末叶鞬同跪在地上，每听末叶鞬一句毒誓，身子就冷颤一下，心中悔烂了肠子暗骂起来：“卧槽儿，他妈的，不带这么玩人的！奶奶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可以，但别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啊，哥们跟你交不交心啊，要死你死去，我卓远还没活够呢！尤其是最后一句，更是让卓远心里扑腾扑腾乱跳个不停，真尼玛歹毒啊，竟然来上一句有违此誓，受乱箭穿心之果。这行军打仗的不就怕这种毒誓吗？”

突然，卓远打起了退堂鼓，不想再和末叶鞬结拜下去了，他们和末叶鞬明显就是在演戏的，哪里谈得上交情，更别说兄弟感情了。这一次救他也只不过是想要利用他罢了！

卓远心中郁闷至极，人可以不信鬼神不信天，但要有敬畏之心啊。如果跟末叶鞬结拜的话，这些誓言将来肯定都有违背的，到时候报应到自己身上，可咋整啊？

随即，他目光转至郭业身上，蠕动着嘴唇，瘪着嘴拼命挤着眉毛，好像在说，大人，咱不能这么玩啊，要遭报应的！

显然郭业已经会意了卓远的眼神，又生怕这厮一时不表态，又惹得末叶鞬跳脚翻脸再变卦，于是凑近身前，刻意用汉话提醒道：“别光顾着激动啊，使节大人。您现在可是我大高句丽国的出访使节崔明珠大人啊，您可是堂堂高句丽国名门望族之后，崔氏门阀的大公子崔明珠啊！赶紧结拜吧，不能失了礼数，让末叶鞬大将军见笑是不？”

郭业这么一提醒，卓远顿时反应过来，对啊，我现在代表的是高句丽的使节，扮演的是子虚乌有的高句丽崔氏子弟崔明珠啊。末叶鞬是跟崔明珠结拜，又不是跟老子结拜？我想那些报应诅咒干嘛使？关我卓远屁事？

旋即，他故作恍然大悟的模样哦了一声，然后冲末叶鞬牵强一笑，用蹩脚的汉话讲道：“抱……抱歉啊，末叶大将军，我，我刚才太，太激动，走，走神了！”

“无妨无妨！”

末叶鞬正在兴头上，摆摆手说道：“能与崔使节结拜成兄弟，也是我的荣幸啊！”

卓远学着末叶鞬的动作和说词，也冲多罗尼尔城方向跪拜三叩首，复述道：“苍天在上，厚土在下，多……多罗尼尔城在……在前，我……我崔……崔崔明珠……”

好大一会儿，卓远才用汉话将这段誓词磕磕巴巴的讲完。

一讲完，啪的一声！

肩膀又挨了末叶鞞狠狠一巴掌，让没有准备的他疼得龇牙咧嘴。

末叶鞞自顾哈哈大笑道：“痛快，真是痛快，今天我末叶鞞又多了一个兄弟。还是来自高句丽国的使臣，还是出自高句丽名门望族之后，真有面子啊！来，来～”

末叶鞞将卓远扶了起来，说道：“来，贤弟快快请起，走，随末叶大哥前去营地好好休息一番，过些时候为兄亲自带你启程，早些时日赶回遼些城。”

说罢，又将卓远跟个木偶似的生拉硬扯地拽进了人群中。

崖边，只留下郭业一脸惋惜同情地看着卓远进了人群，不过心中倒是忍不住地乐道，这次前往遼些城，肯定是一帆风顺，畅通无阻啦。嘿嘿，卓远这小子真是个好将，悄不留声又立功了！

## 第1179章如期抵达

有了末叶鞑这个结拜兄弟当虎皮，卓远这个高句丽崔使节在接下来十几座城池的通关途中，当真是吃香的喝辣的，被各个城池重镇的守将们格外礼遇了三份。

顺带着，郭业这个高句丽使团在进出这接下来的城池中也是极其的顺利，的确是一帆风顺，畅通无阻，连被盘问查询身份的环节都屡屡被免掉。

的确，有了末叶鞑同行前往遼些城，真如郭业之前所预想得一般，时间上得到了最大的节省，而在过程上更是得到了最大的简化。

不过，也正是因为有了末叶鞑的同行，也让多罗尼尔城之后的十几座城池守将知道了唐军李绩所部的最新动向。多罗尼尔城一夜之间被攻陷，两万高昌兵一夜之间毁于一旦，给他们这些守城之将敲了警钟，重新在城门布置了重兵力。鬼知道李绩大军什么时候突然杀到，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对于这一点，郭业也只能对李绩表示遗憾了。正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有一得必有一失，古之亦然。

不过相比于他此番顺利通过这些城池重镇而言，那都是微枝末节了，并不影响他前往遼些城的脚步。

接下来的几天里，末叶鞑充分发挥了他老虎皮护身符的作用，在离开格尔木城城的第七天，仓皇逃出多罗尼尔城的第六天，郭业一行终于抵达吐蕃国都遼些城的城外，并停了下来。

停歇之处距遼些城的朝王城门，不足十里。

这是一座废弃的喇嘛庙，这座庙宇内的椽木梁柱之上早已蛛网横行，佛像更是污渍斑斑侧倒在地上，看来这座喇嘛庙荒废不是一天两天了。

此处的喇嘛早已不知去向，也不知是毁于上次遼些城动乱时，还是这些喇嘛们被迁徙到了红山上的布达拉王宫中专为王宫贵族求经念佛敲木鱼去了。

这次提议在这儿暂时歇脚的不是末叶鞑，而是他的结拜义弟高句丽使节崔明珠。当然，真正提议者自然是幕后真正拿主意之人——郭业。

末叶鞑正郁闷呢，这都快到遼些城了，怎么就停下来了呢？

于是，他一屁股坐在卓远身边，揽着他的肩膀亲热说道：“明珠，我的好兄弟，怎么在这儿歇脚？这不是瞎磨蹭吗？赶紧让你的人启程动身随我进遼些城，到了城中我带你游览游览吐蕃国都，肯定跟你高句丽国不同，别有一番风味呢。再说了，我的岳父，高昌国的国王现如今也在城中，嘿嘿，我带你去面见他。我的妻子，高昌国的兔儿公主也在这遼些城中，我带你去见见你的嫂子！”

卓远自然无法回答他，只得故技重施，叽里咕噜卖弄起一口地道的招牌式的高句丽棒子话。

问琴弦而知雅意，郭业怎会不明白？这个停下歇脚的提议可是他密授卓远的。

于是，他一步上前，说道：“末叶鞑将军，我家崔使节说谢谢您的好客与大方，但是很遗憾他接下来不能和你一起进城去拜见高昌国王陛下，更不能去见您美丽的妻子，高昌国的兔儿公主！”

说到最后四个字，郭业一阵膈应，尼玛的，高昌公主的封号真难听，有



兔儿公主，会不会有猪儿公主，狗儿公主，耗儿公主呢？

末叶鞞听罢一愣，皱着眉头问道：“为什么？”

郭业继续扯犊子解释道：“我家崔使节说了，拜见高昌国王陛下还有兔儿公主殿下，只能押后了。因为今天，他不能和您一起进城，必须提前在这儿跟您分道扬镳。我家崔使节提议，让您先进些城，他大概在这儿歇上两个时辰，差不多是日落之时再进城中。进了城，我们便直奔吐蕃云容王后的王宫，毕竟我们此番是奉了高句丽婴阳王的旨意，前来出访吐蕃拜见她的。”

“呃……”

末叶鞞一阵迷糊，又是不解问道：“我知道你们此番身负高句丽婴阳王的旨意，所以要第一时间拜会云容那个娘……呃，云容王后，还有她的相好，呃，不是，她的新丈夫，薛延陀可汗。你们要拜会第一时间拜见他们夫妇，我能明白。毕竟这是关系到两国体面的礼仪。但是为何你要跟我分道扬镳，非要刻意一前一后进城呢？”

郭业故意将头扭过卓远身上，卓远机警地配合了起来，继续唧唧呱呱地讲起高句丽话来。

随之，郭业解释道：“我家崔使节说了，他这么做完全为了末叶鞞将军您考虑，他说您是他的结义兄长，他不想让你有事。”

“哦？”末叶鞞两条浓眉一扬，讶异道，“说说，这怎么回事？”

郭业将头探过去，卓远又是一口高句丽话蹦出来，郭业随后佯装通译道：“崔使节说，你如果这个时候先我们两个时辰飞马奔回些城，第一时间将多罗尼尔城丢失，两万高昌军被唐军剿灭之事回报给高昌国王。并向高昌国王解释，您此次之所以如此损失严重，完全就是为了保护我们高句丽使团不被唐军所追剿殆尽，才开了城门最后被唐军乘虚而入的。那么，以您的岳父高昌国王对您的偏爱，加上此次你是为了大局才牺牲了自己的部属丢了城池，那么云容王后还有薛延陀可汗那边，就根本不会治你丢失城池之罪的。相反，你如果跟我们一样，慢慢悠悠进了城中，别人势必会说你这是逃命而回。这么一来，您的岳父就算想帮末叶鞞将军您，恐怕也难了哟！就算您不会因此被砍了头丢了性命，但是否会被革职投闲置散，将来是否还能独领一兵，恐怕还是未知数啊！”

“嘶……”

末叶鞞倒吸一口凉气，听着郭业的解释，瞪大了牛眼看着崔明珠，抚掌赞道：“贤弟果然是出自名门望族之后，思虑竟然如此之周全。对啊，如果我先你一步飞马奔入城中，兴许不会有丢失城池之罪，还能捞个护卫使团周全之功。但是与你慢慢悠悠进城，被别人看见还以为我这是贪生怕死，弃城而逃呢！到时候有贤弟在云容王后和薛延陀可汗面前再替我澄清一番，那就高枕无忧也！啧啧，厉害，厉害，贤弟果真比我聪明，倒是我粗枝大叶疏忽了这些弯弯绕绕！”

“啲～”

说罢，他又是猛地一拍巴掌，然后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说道：“好，就听贤弟的，我先进城，你再过两个时辰日后进城。等着事情办妥，一切尘埃落地之后，你我兄弟再好好痛饮一回，我让见见你嫂子兔儿公主，哈哈……儿郎们！”

末叶鞞大手一挥，将他带回来的几十名随扈从地上叫起，喊道：“先随本

将军进邈些城！”

“贤弟，咱们城中再见！”

“兄……兄长，再，再见！”

卓远磕磕巴巴说这话，目送着末叶鞞率着众随扈走出了这座破败的喇嘛庙。

待得末叶鞞走远，卓远突然伸手一抹嘴巴，啐道：“呸呸呸，明明会说汉语还要学着不会，说起来真他娘拗口啊！”

随后，他冲郭业拱手问道：“大人，为何我们要与这厮在这儿分道扬镳？不如由他领着我们进邈些城，这不是省了城门口吐蕃守兵盘查的关卡了吗？”

郭业摇头道：“我们现在如期赶到这儿了，这个蠢货的任务也算告一段落了。”

“大人！”

一直在路上无话的砮霜突然站了起来。一脸漠然，眼神冰冷地瞥了一眼末叶鞞他们离去的方向，然后提议道：“既然这厮的任务已经完成，为何还要放他们离去？好在他们刚走不远，不如由属下带着一些番子悄悄摸上去，将末叶鞞和他的手下一并解决了！这种人，活着只会成为我们将来的仇敌，既无用，那就不能留！”

## 第1180章兵分两路，各行险招

“砒霜不要冲动！”

郭业立马制止了砒霜的冲动想法，摆手说道：“现在杀他易如反掌，但我们现在已经顺利抵达逻些城外，又何必多生是非呢？留下末叶鞑这桩善缘，背不住将来还有用得着他的地方呢。我算是看出来——”

说到这儿，郭业停顿了一下，挪了挪屁股微微从地上起身，继续说道：“我算是看出来了，末叶鞑为人多疑成性，但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至少这个人死心眼，认准的事情就绝无更改回头的习惯。从他执意要跟卓远这小子结拜异性兄弟这件事情上，便可见一斑。如今他是认定了卓远这个结拜兄弟，将来我们在逻些城中再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的话，也许他不会拒绝。卓远，你说呢？”

“呃……”卓远及时纠正道，“大人，是高句丽使臣崔明珠大人跟他结拜，你懂得！”

“哈哈……”

郭业很清楚卓远为何强调这个，敢情儿还是因为结拜誓词给闹得，随后乐道，“是是是，是崔明珠。所以你小子在吐蕃的这段日子，必须给我演好高句丽使臣崔明珠，直至找到塔吉娜，将她安然带出逻些城，带离吐蕃国，方能做回你自己。”

卓远哦了一声，有些兴致缺缺地应道：“知道了！”

郭业说到兴头上，又点拨了砒霜一句：“而且从最近与末叶鞑一路同行的旁敲侧击中，我感觉西域诸国并非如英国公所说得铁板一块。看似这几个番邦小国互为同盟，以击溃唐军，将李绩所部驱逐出吐蕃，并分食吐蕃国为最终目的。但是，这些番邦小国暗地里都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主意。如今云容这个浪蹄子王后嫁给了薛延陀可汗拔灼，论实力的话，这两人结合在一起的实力凌驾于其他几国之上。所以，明面上这个西域诸国联盟以这两人为主，其他几国为辅。但这对狗男女根本无法找到令出法随，令出如山。相反，其他几国都有自己的小九九。所以，说他们是铁板一块，根本是英国公高估了这群野路子，我倒是觉得堡垒往往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话音落罢，卓远和砒霜的脸上都给自显露出沉思，随后卓远问道：“那大人是想趁着此次来逻些城找到塔吉娜的机会，顺便将他们这个所谓的联盟给搅合黄了？”

郭业道：“这个倒不敢保证，如果可以的话，何乐而不为呢？也许我们这么一闹，且成功的话，反而给英国公制造了一个反扑的机会呢？算了算了，暂且不想这些，走一步算一步，目前还是以找到塔吉娜为我们此次进入逻些城的首要任务，毕竟户部尚书段志玄给我的时间不多。”

两人点头称是，砒霜问道：“大人，您主动提出在这儿歇息，跟末叶鞑分道扬镳，后他两个时辰再入城，可是另有安排？”

“没错！”

郭业冲二人招招手，示意二人围拢过来，然后说道：“这样，一会儿我们进城之后，兵分两路两头行事。卓远，末叶鞑前两天不是给了你两块入逻些城的通行令牌吗？”

卓远点头道：“是的，他说这是西域诸国联盟之后，共同铸造的铜制令

牌，专门分发给其他几国臣工，方便他们进谿些城。这块令牌在吐蕃境内通用。他身为高昌国驸马和镇国大将军，所以身上带了三块。给了我两块，剩下的一块在他自己身上。”

说着，卓远从怀里掏出两块一寸厚，巴掌大小的铜令牌，展现了郭业和砮霜面前。

郭业忍不住打趣道：“看看，你这位结拜大哥对你还真够仁义和大方的，自己留一块，剩下的全给你了。哈哈……”

卓远一阵郁闷，又无话可反驳，只得翻翻白眼以示抗议。

郭业笑着从卓远手里取过一块令牌，说道：“我拿走一块，然后带领五十名番子继续假装高句丽使节进城。有了这块通行令牌，我想谿些城里没人会为难你。到了城里后，自然会有谿些城的官员来接待你，偌大一个吐蕃朝廷肯定有通高句丽话的，你见机行事，想办法进布达拉王宫见到拔灼和云容这两个贱人！”

卓远嗯了一声，问道：“然后呢？”

“然后？”郭业轻笑一声，说道，“然后你就以这个高句丽使臣的身份在他们那儿混吃混喝呗，怎么忽悠那是你的事儿。反正你此番见到他们，传达的就是婴阳王的意思，联络西域诸国一起对抗大唐。我想这会是他们最想听到的。到时候，像东突厥可汗、高昌国王、柔然部落的首领都会想着法儿的招待你，拉拢你！”

卓远点点头，说道：“这个不难，现在只要谿些城里没有高句丽朝廷的官员，我就敢保证没人能戳穿我的身份。但是，我需要跟他虚与委蛇敷衍到什么时候啊？大人！”

郭业道：“直到我们找到塔吉娜为止。到时候我们会想办法和你联络的。”

“你们？”

卓远顿时反应过来，郭业貌似拿走了一块令牌，而且他只要自己带走五十名番子，唯独留下了砮霜。敢情儿是郭大人要和砮霜单独行动去追踪线索在塔吉娜。

“这可不行了！”

卓远及时反对道：“大人，这谿些城里现在龙蛇混杂，什么阎王小鬼都扎堆到这小小谿些城里了。就你们两人太危险了，属下等人不在你身边，万一大人出了差错，属下罪过大了，百死难赎啊！”

“你想太多了。”郭业风轻云淡地说道，“正因为此次找人的任务非常危险和重要，所以我们才要化整为零的行动，这样显得目标小。而且，我跟砮霜的面孔，云容那个贱人太熟悉了，根本不能出现在使团里面。你放心，谿些城我和砮霜熟络的很，反而比你们冒充使团进王宫要安全。”

“这，这倒也是。”

卓远勉强被郭业说服，然后将那块铜制令牌收起，刹然起身拱手道：“既然如此，那属下就先率着弟兄们先行一步进城。还望大人找到塔吉娜后，第一时间跟属下联络。”

“哈哈，这个你放心，一找到人就立马与你联络。”

郭业打趣道：“总不能将你独自留在谿些城里吧？云容那个骚娘们已经有了拔灼这个汉子，估计也看不上你这小身板了，哈哈……”

卓远嘿嘿干笑两声，冲着原地休息的番子们一招手，挥臂道：“弟兄们，咱们先行一步！”

“大人，告辞！”

“走你的，提高警惕，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露出马脚来！”

在郭业的嘱咐下，卓远率众先行离开了这座破落的喇嘛庙，以高句丽使团的身份朝着逻些城进发。

众人一走空，破庙里就剩郭业与砒霜二人。郭业回过神儿来将目光落在砒霜身上，却发现砒霜的目光一直盯在卓远消失的庙口方向。

“砒霜？”

“砒霜！喂，回魂了，人都走光了！”

“啊？大人！”

砒霜惊呼一声，看向郭业，有些尴尬地问道：“大人，属下在！”

郭业笑道：“怎么了？你俩不是剑弩拔张，不死不休吗？怎么看你有些不对劲啊？别告诉我，你对卓远这小子……”

“没有！”

砒霜猛地打了个激灵，毅然打断了郭业的猜测，摇头坚决否认道：“大人，请别乱猜。属下只是觉得他此行去见云容，危险重重，一个不留神，恐怕就会枉送性命。”

“呼~”

郭业轻呼出一口气，叹道：“不危险又怎么叫九死一生的任务呢？罢了，开弓没有回头箭，现在只有向前走，绝无往后退的机会了。”

说完，郭业神色一凛，声调变得有些严肃起来，问道：“砒霜，自从上次一役之后，现在逻些城里还有多少暗棋子是能够为我们所调用的？”

## 第1181章柳暗花明

砒霜乍是一愣，不过当即醒悟，问道：“大人是指当初我与斑鸠等人撤出逻些城时，东厂继续留在城内潜伏的探子？”

郭业点头，称道：“正是！”

砒霜神情略有些遗憾，摇头说道：“大人，没有了。”

郭业心里顿时失落，有些不甘地问道：“一个都没有？”

回答他的，依旧是砒霜简洁的回复：“是的，一个也没有！”

“怎么回事？难道上次之后，东厂在逻些城的分号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清剿？”郭业不可谓是不恼火，有些着急地问道。

砒霜道：“禀报大人，当日傻虎战死在赞普王陵之后，我与斑鸠、榔头、乌鸦几人便各自化整为零，撤出了逻些城一带。所以，谈不上毁灭性的清剿，而是将逻些城的东厂弟兄全部安全撤离。当时我们都认为，云容这个浪蹄子在东厂呆过，不仅我们几个的真正身份，也熟知东厂在逻些城的分号。如果我们不撤离的话，她总是将逻些城挖地三尺，也会将我们这些人一个一个地找出来的。属下等并非是贪生怕死，而是不想东厂在吐蕃境内绝了火种。而且东厂之人都是大人与暗夜督公悉心栽培出来的，不能就这么白白死在云容的报复之下。属下不知大人还会卷土重来逻些城，致使一时间城内我们无人可以供大人调用，还请大人责罚！”

“砒霜，你言重了！”

郭业见砒霜讲完就要跪下请罪，立马伸出双手将她扶住，然后安慰道：“这不怪你们，当时事发突然，别说你们，就连与云容朝夕相处的宇文夫人和云裳都没有看出云容的反骨，谁也不曾料到她竟会反我东厂，与薛延陀国暗通曲款狼狈为奸。你们做得对，东厂弟兄皆是我郭业的手足，他们的性命比什么都金贵，不能白白死在云容的卷土报复之下。云容这个贱女人，老子总有一天会让她身败名裂，让她死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只有这样，方能告慰我的傻虎兄弟，方能告慰当初在赞普王陵死在薛延陀骑兵铁蹄下的东厂兄弟的在天之灵！”

砒霜低着头落寞地叹道：“多谢大人宽宏，可惜我们当初在撤离时应该留下点人手，这样在城里打探塔吉娜的消息也方便些。”

“罢了。”郭业甩甩手，说道，“这都是注定的，当初你们也没想到会有今日重返逻些城寻人这档子事儿。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

说着，他捡起地上装着盘缠和换洗衣物的包袱递给砒霜，说道：“我们先进逻些城再说吧，进了城再暗地里打探打探塔吉娜的消息。我们两人的面孔在云容那个贱人识得，但是逻些城中的平头百姓是不会认识的。所以，只要我们注意行踪，我想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危险。现在我们的首要之事先要进城先找一家安全的客栈落脚。走，出发吧！”

可是砒霜接过包袱之后，并未跟着郭业挪动脚步，而是神情有着怔怔，貌似走神在想事情。

郭业奇道：“发什么呆？走吧！”

砒霜将包袱斜跨在肩上，突然有些兴奋地看着郭业，激动道：“大人大人，我想起来了，我刚才应该漏说了一件事情。”

郭业不明白她葫芦里卖得什么药，随即问道：“什么事儿？”

砒霜道：“当日我和斑鸠、乌鸦儿们分开率众撤出邈些城时，曾有个约定，就是无论谁回到邈些城，都要去吐蕃人康吉开的客栈里留下自己的行踪。这样方便互相找到彼此。大人您刚才说起要先找个落脚的客栈，我这才想起来。”

砒霜说得这个约定方式，他倒是不奇怪，因为古人没有电报，更没有电话，所以一旦这种口头上指定一个地方作为约定联络的方式，确实是最正常不过的。这样的话，就不会彼此失联一辈子，甚至至死都找不到对方。

这种联络方式起初是用在即将分离彼此不知道对方去往何处的情人之间，后来被广泛用在了军事和情报之上。

所以经常会看到一些流传千百载的爱情故事，什么古代痴情女，在某棵老槐树下苦等情郎数十载，直至白发皓首，牙齿脱落方才盼得情郎见。不是说真的就喜欢这么干等着，而是条件不允许，要有现代科技的话，一通电话一封电报甚至是一个扣扣就能解决，谁还愿意这么傻等？

言归正传，郭业听闻之后算是中了安慰奖，脸上几分欣慰，道：“还好还好，不过你说得这个吐蕃人康吉开的客栈，这人可信吗？不要我们进了这厮的客栈，到头他转身出门一通密报将我们出卖了。”

“不会的！”

砒霜非常坚定地说道：“康吉是可怜的奴隶出身，从他曾祖父起就是贵族家的奴隶，代代都是任人宰割欺辱的奴隶，后来是我们救了他，甚至花了银子给他脱了奴籍换了身份，成了邈些城里的小富户。后来我们又通过当初在吐蕃朝廷的身份，想办法帮康吉娶了邈些城里一个小贵族的女儿，所以，这厮对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哪里会告发我们？而且康吉也知道，只要一告发我们，那么他当初与我们交往之事也藏不住的。大人有所不知，我们之所以这么信任康吉，更因为他交了投名状，他的身上至少背了几十条性命，无一不是吐蕃贵族的性命。所以，他对我们是可信的，对东厂更是忠诚的！”

“原来如此！”

郭业赞叹一声，道：“你们是做了两手准备，恩威并施啊。看来暗夜教你们的东西，你们不但没有忘记，更是玩得熟练啊。好，就听你的，我们先去康吉那儿落脚，一来是看看有没有斑鸠乌鸦他们的行踪，二来兴许真的能通过康吉此人在城里找到帮手，甚至打探到关于塔吉娜的下落消息。”

说着，郭业再次挪动脚步，边走边招呼道：“走，事不宜迟，咱们赶紧启程进城！”

砒霜紧了紧肩上的包袱，点头嗯了一声，紧随着郭业的脚步出了破庙。朝着邈些城方向进发启程。

有了砒霜提供的线人康吉，郭业心中倒是升腾起了几分希望，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脚随心动，两人的脚程也加快了起来。

约莫一个时辰之后，他们出现在了邈些城的朝天城门前。

随后，郭业拿出一早就准备好的通行令牌，与砒霜二人并肩走去城门口。这玩意还真如末叶鞑说得好使，不仅安然无恙顺利股过关进了城，就连盘查的守兵都他二人毕恭毕敬，生怕怠慢了他们。

见此，郭业再次将这枚令牌贴身藏好，心想，没想到这东西这么管用，兴许在城里，这东西还能有更大的用处。

进城之后，砒霜在前面带路，二人朝着康吉所开的客栈方向行去，这家

客栈就位于这些城最为繁闹的城东集市一带。



## 第1182章康吉家的客栈

康吉家的客栈坐落在逻些城最为繁闹的城东集市之中。

这个集市不单贩卖着马匹牛羊，也贩卖着吐蕃国各地的货物，青稞酒，藏刀，藏毯，牦牛皮，甚至连大唐的瓷器茶叶和做工精良的丝绸都不乏有之。

不过这都不是亮点，这个集市最大的特色就是奴隶，将奴隶当作牛羊马匹一样，当作货物来贩卖。往往一个奴隶的价格，都抵不上一头壮牛的价格。

人命比牛贱，一个个奴隶如猫狗一般被关在笼子里供路人欣赏，奴隶贩子们则一手拎着酒囊一手沿街叫卖。郭业一路行来，心生不忍，这种事情在大唐哪里有过？就算大唐在闹饥荒灾荒的时候，卖儿卖女也不过如此吧？这可是吐蕃国都逻些城啊？真他妈操蛋！

不过现在他也无暇去关注这些，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去做。那便是尽量感到康吉家的客栈。

在砮霜的带领下他们二人穿过集市，来到了集市东头的客栈酒馆一带。相比于交易贩卖的集市，这一带就显得格外冷清了些。

但偏偏这个地方，却是逻些城里三教九流云集之处。随处可见腰别藏制弯刀的奴隶贩子，还有喝得酩酊烂醉的吐蕃武士。

“大人，到了！”

砮霜停下脚步，指了指眼前一幢三层小木楼的房子，低声说道：“这里就是康吉开的客栈，因为地段不好较偏僻，生意颇为冷清。不过这不打紧，有了我们东厂暗里的银钱支撑着，康吉也不差这点钱。开这家客栈除了掩人耳目之外，还有就是结交逻些城的三教九流，尽量多收集些为我们所用的情报。”

“唔～”

郭业轻吟一声，将目光向左右撇了撇，神色戒备地说道：“咱们先进去再说吧，这集市三教九流都有，免得被有心人发现了咱们的行踪。”

“好的。”砮霜抬脚进了康吉家客栈的大门。

两人一出现在客栈里，便瞧见三三两两的藏人正盘腿坐在绒毯上煮着青稞酒，叽里呱啦操着吐蕃话耍着酒疯喊着胡话。

这时，柜台方向一名长着矮矮矬矬的藏人跑上前来，皮肤黝黑满头扎着小辫儿，一脸神情激动的模样俯下身来正要跟砮霜请安作揖。

此人正是砮霜口中的客栈老板，康吉。

“咳咳……”

砮霜清咳两声，狠狠剜了他一眼，阻止了康吉的哈腰鞠躬。

康吉这时才反应过来客栈里还有藏人在喝酒，立马恢复常色，问道：“两位客人是来住店的吧？”

随后他刻意打量了郭业一眼，发现自己平日了畏服的砮霜大人竟然站在他的身后，暗自猜测，莫非这人比砮霜大人还要厉害？

砮霜又瞪了他一眼，说道：“店家，给我找两间上房，长住！”

她刻意将“长住”二字咬音颇重，康吉听出了玄机，立马弯腰伸手请道：“有有有，本客栈有最好的上房，两位贵客随我来！”

说罢，转身朝里头走去，穿过了客栈前厅到了里间的一处楼梯拐角处，又道：“上房在楼上，两位请随我上楼！”

咚咚咚咚咚～

一阵密集的脚踏声在楼梯响起，三人前前后后上了二楼。

康吉将二人领到了二楼最深处的一间房前，伸手推门而入，低声说道：“此间房从不对外招待客人，不仅隐蔽，而且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只需推开房中的窗户，便可看见有架梯子。顺梯子而下就是小人的内院，内院中的水井是口枯井。小人在井中内侧设有一处暗格，暗格之内挖有一条蜿蜒曲折长而深的地道。这条地道直通城东门处的一处山丘。所以这间房里是最安全的，只有客栈门口有什么动静，便可在最短的时间内离开客栈，甚至离开这些城。”

郭业由衷地赞许了一声：“周全！”

砒霜嗯了一声，冲康吉挥挥手，示意他进房间再说话。

三人一进房间，只听噗通一声～

康吉跪在了砒霜的跟前，砰砰砰磕了三下响头，颇为激动地喊道：“小人康吉见过砒……砒霜大人，没想到小人还能在有生之年见到砒霜大人，真是活佛保佑，活佛保佑啊！”

郭业和砒霜顿时被康吉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砒霜赶忙叫道：“康吉，快起来，都是一家人，我能见到你也非常高兴。来，我替你引荐一下，这位是来自大唐的郭大人，他才是我们东厂真正的主人，我们所有东厂番子的主子。你快些见过郭大人！”

“郭大人？”

康吉显然早就听过郭业的身份和事迹，一听砒霜介绍完后，较之刚才更加激动了，愣是跪地不起，嘭嘭嘭嘭～～

连磕六个响头，康吉带着哭腔有些哽咽地喊道：“郭大人，郭大人，您就是郭大人，康吉能有今天，全仰赖东厂，全是托了郭大人的福祉。康吉在进东厂的第一天就发誓，此生就是东厂的人，这条性命也永远卖给了郭大人。”

嘭～！

又是一记重重地响头，磕得郭业心里直发疼。

只听康吉正式行了一礼之后，语气严肃地叫道：“吐蕃人康吉，见过郭大人！”

“康吉兄弟快快起来！”

郭业赶紧将康吉托起，然后说道：“以后不许这么胡乱磕头了，吐蕃奴隶天天要对主人磕头，但你再也不是卑贱的奴隶了。自打你进东厂的头一天起，你就是我东厂的人了。既是东厂人，那就是一家人。记住，咱们东厂不兴磕头这一套。”

“是是是～”康吉起来之后情绪略微恢复了一些，然后说道，“康吉今天是高兴，太高兴了。没想到短短一天，竟然见到了这么多昔日故人，还能有幸见到传说中的郭大人。激动，太激动了，我康吉真是不知道积了哪辈子的大德，脱了奴籍进了东厂，还能和这么多了不起的大人们共事！”

郭业笑道：“康吉，你这张嘴巴倒是不像吐蕃人啊！”

看着康吉的模样和说话的口气，郭业不仅想到了远在长安的酸秀才关鸣。 鸣。

“咦？”

倒是砒霜听着康吉的话里有些不对劲，不仅奇怪问道，“康吉，你说短短一天之内见了这么多的故人，莫非除了我与郭大人之外，今天还有什么老朋友来你客栈了？”

“啊？”康吉诧异地发出一声，然后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额头，尴尬道，“瞧我瞧我，刚才光顾着高兴和激动了，竟然将这么大的一桩事情抛诸脑后了。郭大人，砒霜大人，没错，您二位可不是第一拨来客栈的，前头已经来过几拨故人了。今天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儿，竟然凑在这一天聚在一块儿了！”

郭业和砒霜对视一眼，眼中也透着好奇。

随后砒霜催问道：“快些说，都有谁回来你这儿了？”

## 第1183章重逢相聚

“郭大人，砒霜大人，二位稍作片刻，康吉这就去请他们过来！”

康吉哈腰鞠躬了一下，便一溜烟儿转身出了房间。

郭业和砒霜面面相觑，心里都在不断猜疑，康吉口中的故人到底所指何人？

“咦？莫非是……”

砒霜惊疑一声，看着门口揣测道：“莫非是他们？”

“他们？”郭业问道，“你指的谁？”

咚咚咚~

一阵密集紧凑的脚步自门外响起，打断了郭业与砒霜的交谈。

紧接着，康吉率先进来房间，其身后涌入两人，两张熟悉的面孔霎时映入郭业与砒霜的眼帘。

郭业率先叫出了两人的名字：“榔头？斑鸠？原来是你们！”

“怎么是你们？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儿？榔头大哥，斑鸠大哥，终于见到你们了！”砒霜显然也激动了，一改平日冷冰冰的性子，劫后余生故人相逢，露出了她的冷冰冰面具下的真性情。

来得两人正是东厂五虎中的榔头江胤璋，斑鸠李芝霆。

两人一进房间见到郭业和砒霜之后，淡然的脸上也抑制不住了激动，纷纷单膝着地，拱手拜道：“拜见番主！”

“请起！”

郭业上前逐一扶起二人，欣喜之色浮现眉宇，热络道：“两位兄弟快快起来，人没事就好，安然无恙便好！”

“多谢大人！”

两人相继起身，这时榔头看了眼砒霜，嘴角噙笑打趣道：“砒霜妹子，我怎么就不能出现在这儿？哈哈，难不成你还不愿意在这儿看到你榔头哥哥我？”

劫后余生，故人相逢，众人心里都有止不尽的欣悦。连带着说话都俏皮不已，玩笑不断。

榔头这通促狭，砒霜竟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急忙解释道：“榔头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

“好了，榔头，你就别捉弄砒霜了。”

郭业替砒霜解围道：“砒霜这也是久别重逢，心里高兴得紧了。快说说，你俩怎么就碰到一块儿了？而且咋还一起跑这邈些城来了呢？”

榔头江胤璋摸了摸自个儿的招牌大额头，冲砒霜拱拱手赔了个不是，然后回道：“我与斑鸠这秀才也是鬼使神差机缘巧合，都是进了邈些城到康吉家的客栈之后，才相遇的。算起来。秀才比我要早来两天呢。”

“是啊！”

斑鸠李芝霆双手抱了一拳，斯斯文文地回道：“回番主，学生比榔头要早来两天。其实来邈些城也没啥打算，就想着好久没有大家伙的消息了，索性乔装混进邈些城里，到康吉这儿碰碰运气，看看大家伙有没有留下什么联络方式。因为最初大家伙分开的时候，彼此都约定过，隔上一阵子就想办法在康吉这儿转转，找机会联系上。”

郭业哦了一声，这个约定他自然听砒霜提过，随即点头道：“原来如此，这么说还真是机缘巧合，前后脚这么几天的功夫，大伙都赶上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老天爷还想让我们重新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办大事！”

“是啊，想想当初赞普王陵那一战，真他娘的悬啊！”榔头又摸了摸自个儿的招牌宽额头，唏嘘道，“大人败走天竺，我与斑鸠、乌鸦、砒霜等人各奔一方，而傻虎兄弟竟，竟……惨烈啊，真他娘的惨烈啊。东厂五虎仅剩四人，唉……”

榔头这番感慨，又将郭业的思绪拉回了当日，傻虎以血肉之躯义无反顾前去阻挡薛延陀数万铁骑的一幕，历历在目。

傻虎啊傻虎，虎将悍将好兄弟，命太薄，福太浅啊！

“咳咳，榔头你这厮又在这儿呱噪了。”

斑鸠李芝霖比榔头要有眼力劲，见郭业一脸苦涩便猜出了缘由，八成是想起惨烈战死的傻虎了，心中暗赞一声郭大人重情重义之余，不忘数落起榔头了，呵斥道，“今天我们与砒霜妹子重新相聚，更能在千里之外的吐蕃与郭大人重遇，这是高兴事儿。你休要在这儿扫兴。”

榔头也不蠢，听出了秀才的话里有话，当即缄口不提，转移话题道：“大人，刚才听你说聚在一起办大事，莫非此番大人来遛些城，要办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不成？”

“嘿。”郭业晒然一笑，道，“你倒是提醒了我，有你们在遛些城，我此番倒是多了帮手。对了，你俩是单独进城还是带了人手进城？”

榔头急急回道：“禀番主，此番我和斑鸠前后脚带了共计一百多号兄弟。这些弟兄都是个顶个的好手，绝对不扯犊子。秀才，秀才……”

榔头龇牙擂了一拳在斑鸠李芝霖的左肩位置，乐道：“番主果真是耍办大事了啊？哈哈，秀才，咱俩算是赶上了。窝囊了这么久，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他奶奶的，云容那个贱人，害我东厂弟兄分崩离析，还让我们东厂五虎折损其一，老子非把这贱人扒皮抽筋不可。”

“一百多号弟兄？”

郭业点点头，略有所思道：“应该够用了！”

“大人。”斑鸠李芝霖说道，“榔头的话恕学生不敢苟同。凭着一百多号人就敢杀上红山闯进布达拉王宫里杀掉云容那个贱女人，这有点痴人说梦话啊！学生也心急报仇，但绝对不赞同大人行此孟浪之举。以学生之见，应是继续联络我们东厂散落在吐蕃各地的东厂弟兄，尤其是乌鸦那一支人马，必须联系上之后，再重长计议。如今的遛些城再也不是当初我们渗入的遛些城了。无论是城中布防还是宫廷卫队，都是云容和拔灼这两人亲自掌控。我们要想在遛些城举旗办大事，恐怕……”

“我说你这臭秀才咋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榔头不乐意了，啐道：“秀才，你是怕死了？这可不是当初那个我认识的东厂斑鸠啊！”

“学生不怕死，更不畏死，但学生觉得我们东厂的人不应该这么毫无价值和意义的去送死！”斑鸠争锋相对地回敬道。

两人的争执让砒霜看着一阵头皮发麻，这两人当初就喜欢抬杠，一动一静一水一火，怎么会让他俩碰到一块儿了呢。

而郭业则是一脸茫然地看着两人的争吵，最后摆摆手阻道：“你俩争什

么？谁跟你们说，我要在邈些城里举旗办事，干掉躲在王宫里的那个贱人？”

“啊？”

榔头率先惊呼一声，问道：“那大人刚才不是要我们一起办大事吗？难道另有所指？”

“当然。”郭业看了二人一眼，又扫了康吉一眼，随后悠悠吐道：“我说得办大事，其实是想借助你们的人手帮我寻一个人！”

“寻人？”

“找人？”

两人皆是一愣，没想到郭业口中的办大事竟然只是找一个人。

郭业颌首笑道：“是的，在邈些城寻人，寻找一个女人的行踪和下落！”

## 第1184章来龙去脉尽相告

“什么女人啊？”

榔头和斑鸠异口同声，面面相觑。

他们愣是没想到，郭大人竟然为了寻找一个女人的行踪，千里迢迢深入吐蕃国都逻些城。如今的逻些城了不是什么好去处，称之为龙潭虎穴亦不为过。

传言郭大人风流不羁，看来这传闻真未夸大其实啊，能够千里赴险地，就为找一女人，足见一斑啊。

这是两人，不，康吉也算上，这是三人此时心中的共鸣。

郭业见着三人的神色异样，当即回过味儿来，佯怒破口大骂道：“你们三个胡思乱想些什么？这个女人牵扯着一桩天大的命案，而且她的身后兴许还有一个组织。他奶奶的，此事说来话长，康吉你去弄点青稞酒上来，赶了一天的路脚酸嘴干，先整点酒润润嗓子再说。”

“遵命！”

康吉应了一声紧忙出了房间。顷刻，去而复返，抱来了一大坛子的青稞酒，还带着客栈小厮送进了房间两大盆子的牦牛肉。看肉质和颜色，应该是风干熏出来的牦牛肉。

郭业率先坐下，然后招招手示意大家伙坐下边吃边谈。

看来几人是真饿了，不消一会儿，一大坛子的青稞酒和两大木盆子的牦牛肉就以最短的时间被消灭了。

郭业接过康吉递过来的藏巾擦了嘴和手，然后冲砒霜说道：“砒霜，塔吉娜之事你知之甚详，你跟他们细说一番怎么回事吧。”

砒霜唔了一声，道：“遵命！”

“塔吉娜？”

康吉突然轻呼一声，将这三个字放在口中翻来覆去念叨几遍，面露沉思自言自语嘀咕道：“这名字怎么听着有些耳熟？但一时半会儿又想起她是谁呢？”

康吉这番嘀咕，却让郭业心里一惊，赶忙问道：“康吉，你仔细想想，你是在哪儿听到这个名字的？这个女人你是否见过？”

康吉绞尽脑汁回忆了一番，眉头都皱成了大疙瘩，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叹道：“大人见谅，小人的确对这名字感到非常耳熟，但却就是想不起她是谁，又在哪儿听过她的名字。”

郭业略有些失望地哦了一声，不再言语。

榔头江胤璋白了一眼康吉，奚落道：“康吉，你说你这记性，要说你没在东厂受过训，还真没有冤枉你。咱东厂出来的人，哪个不是过目不忘，哪个不是识人辨认的高手？你啊，就该去东厂受受训，让暗夜大人好好操练你一番才是。”

康吉被榔头这么一奚落，顿时有些臊得慌。

好在斑鸠李芝霖替他解了围，说道：“好了，榔头，康吉加入咱东厂的时日尚短，一直都在吐蕃这边办事也没机会回东厂受训不是？你这厮就别说风凉话了。再说了，他干得本就是打开店门做生意，迎来送往的买卖。天天都在客栈里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听过哪个人的名字，见过什么人，事后又

忘记了，这不是最正常不过了吗？康吉，别理这浑汉！”

说罢，斑鸠又冲砒霜示意道：“砒霜妹子，别理会榔头的插科打诨。你且说说整桩事情的来龙去脉吧，还有这塔吉娜到底是何许人也，竟值得番主不远万里从长安追查到吐蕃这些城来。”

砒霜嗯了一声，整理了一下腹稿便娓娓道出了整桩事情的来龙去脉，包括王伯当被人利用错杀吐谷浑大将军段志德，塔吉娜蛊惑利用王伯当盗取吐谷浑七城兵力布防图，王伯当又如何一往情深痴情至死前往长安赴死顶罪，郭业如何为王伯当周旋，并与段志德的兄长，户部尚书段志玄达成协议云云。

一五一十都道尽了个中秘辛，足足花了一个时辰，才让斑鸠等人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砒霜最后说道：“所以，此番郭大人才深入虎穴来到这些城，欲要将塔吉娜找到，并将她带回长安为王伯当脱罪。当然，大人此番的最终目的还是想通过塔吉娜，将她背后的主使者和组织一次彻底地给揪出来！”

斑鸠微微点头，面色郑重地说道：“原来如此，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外族女人，竟然牵扯出这么大一桩事情来。以学生之见，她绝对不是一个人。正如大人最早所预料的一样，她如果仅是一个外族女人那么简单，那她骗王伯当盗取七城兵力布防图又有何用？如果不是居心叵测或她背后的人暗藏阴谋，她又何必诓骗怂恿，甚至激怒王伯当杀了段志德？此事，还真不简单！”

“啧啧，不简单，真不简单！”

榔头附和道：“不过我说得是这个女人不简单啊，嘿嘿。想想看，王伯当可不是等闲之辈，白衣神箭王伯当在二十年前可是响当当的人物，英雄一世却栽在这么一个外族女人手上。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啊。啧啧，奶奶的熊，现在我越发想看看这个叫塔吉娜的女人到底是什么来头了。是真如你们所说得貌美如花呢？还是心如蛇蝎城府极深呢？”

“现在不管她什么样儿的女人。”

沉默了许久的郭业终于说话，道：“现在塔吉娜这个女人是破局的关键所在。只要找到她，那所有的谜题和疑局都会自动解开，无论她身后是什么人都会浮出水面。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找不到她，而是担心在找到她之前，她便被别人灭了口，让我们仅有的线索断掉了！”

榔头有些犯难地说：“可是塔吉娜返回这些城也只是大人您的猜测啊，万一她回了吐蕃，却没回这些城呢？”

斑鸠这次也附和起榔头，说道：“是啊，大人。就算塔吉娜回到这些城，可是如今的这些城风头正劲，完全操控在云容和拔灼这两个贱人手里。现在要在城中找寻塔吉娜的下落，人海茫茫，我们又行动不便张扬，当真是大海捞针一般啊！”

“啊！！！”

一直皱着眉头的康吉突然尖叫一声，整个人猛地窜跳起来，跟撞了邪似的眉开眼笑起来，自顾抚手击掌叫好道：“哈哈，我想起来了，回禀番主，小人想起在哪儿听过‘塔吉娜’这个名字了。小人终于想起来了，我说怎么会对这个名字那么耳熟呢！”

喇~

在场诸人瞬间动容，郭业更是猛地起身，一把拽紧康吉的胳膊，追问



道：“康吉快说，你在哪儿听过塔吉娜的名字？”

## 第1185章线索浮现

“回禀大人，塔吉娜的名字小人的确听过。”

康吉舔了舔嘴唇，双眼放光地说道：“就在小人的这家客栈里，小人亲耳听过塔吉娜三个字。”

“哦？”

郭业问道：“这么说你不是亲眼见过这个女人了？”

康吉摇摇头，道：“没有。只是听过。”

郭业哦了一声，脸上多了几分失望，伸手示意道：“康吉你继续说，聊胜于无，你是在什么时候听到有人在你客栈中提起塔吉娜的名字的？这人又是什么人？”

康吉道：“具体时间记不清了，大概是在一年前听见有人提过这个名字。小人之所以记得这茬儿，那是因为提起这名字的人在城东集市一带，那真是赫赫有名啊！”

“一年前听人提起这个名字？”

郭业将这话细嚼了一番，自顾分析道：“一年前塔吉娜还没接触到王伯当，而段志德之死也是前些日子的事儿。也就是说，塔吉娜一年前就出现在了邈些城。”

在屋几人纷纷点头附和称是。

“对了，康吉！”

郭业又问道：“你刚才说提到塔吉娜这个名字的人在城东集市一带赫赫有名？此人是谁？”

“此人也是吐蕃人，叫做嘎达儿！”

康吉介绍道：“这个嘎达儿之所以在这一带出名，乃是因为他的身份。他是邈些城中最大的奴隶贩子，他的奴隶场遍布吐蕃国各地。但凡是好一点的奴隶，他都会押送到邈些城中来贩卖，高价卖给王城中的王宫贵族。原先的吐蕃国大相没庐德乃，次相禄东赞他们两家的奴隶一直都是嘎达儿提供的。嘎达儿的名头城东集市一带非常管用，为人又凶狠残暴，视财如命，所以这一带的商人都怕他。”

说到这里，康吉情不自禁地摸了摸左脸颊，叹道：“当初嘎达儿来小人客棧喝过酒，有一次因为酒水不好，他还用鞭子抽打过小人。所以小人对他印象极深。一年前，我亲耳听见嘎达儿曾跟一个蒙着面巾的女人在喝酒说话。过了不大一会儿，就看见嘎达儿就跟那个蒙着面巾的女人面前，拿出一张羊皮卷。这张羊皮卷小人不单认识，而且还相当之熟悉。”

“蒙着面巾的女人？羊皮卷？”

郭业问道：“吐蕃女人没有蒙面巾的风俗，看来她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她的身份。至于这羊皮卷，是什么东西？”

康吉霎时咬牙切齿，骂道：“这羊皮卷就是我们奴隶的卖身契书。小人曾祖父到小人这一辈，都是贵族老爷家的奴隶。小人的曾祖父、祖父，还有父亲都有一张这种羊皮卷被收藏在主人家里。除非是人死奴籍消，不然的话这张羊皮卷会跟随奴隶一辈子。小人从出生那天就被签了奴隶卖身契，后来遇到了砮霜大人、斑鸠大人他们，这才脱了奴籍销毁了这张羊皮卷。唉……这张羊皮卷与其说是卖身契书，不如说是我们吐蕃奴隶的血书啊，不知多少同

胞死在这张羊皮卷上啊！”

郭业拍了拍他的肩膀，安慰道：“康吉无需生气，迟早有一日，吐蕃国的奴隶都会翻身做主人。对了，奴隶头子嘎达儿拿出羊皮卷之后，跟那个蒙着面巾的女人说了是？”

康吉知道自己刚才有些跑题了，立马哈腰鞠躬道了个歉，然后说道：“我见着嘎达儿将这张羊皮卷递给那个蒙着面巾的女人，还几近讨好地笑着跟她说道，贵客，这个奴隶叫做塔吉娜，是我这儿最漂亮最强壮最听话的奴隶，完全值这个价钱。”

“唔？”

郭业眉毛一扬，差不多明白了，说道：“这么说塔吉娜原先是嘎达儿的奴隶，然后被卖给了这个神秘的蒙面巾女人？”

康吉道：“是的！而且小人还听到那个面巾女人说，以后让嘎达儿给她送更多的奴隶，无论男女，只要是年轻的，听话的，强壮的，聪明的奴隶，她统统都要。无论价格有多贵，只要嘎达儿的货好，她就照单全收！”

“怪事！”

一直未说话的砒霜嘀咕了一声，起疑道：“我在吐蕃也呆过，我知道贵族买奴隶并不稀奇。但是还没见过像这个神秘女人这种买法。很显然，她买奴隶过去并不是为了干活劳作。反而是另有用途。”

郭业冷笑道：“那是当然。塔吉娜干得不就是类似我们东厂番子干的事儿吗？利用色相来诱引蛊惑王伯当，为她盗取军事机密并杀了段志德。啧啧，听康吉刚才复述的神秘女的话，看来塔吉娜真的只是一枚棋子啊。我很好奇，这个神秘的女人到底是谁？康吉，你知道吗？”

康吉摇头直呼道：“不知道，从头到尾这个女人都蒙着面巾，而且自打那一次过后，这个女人就再也没有来过我的客栈了。”

“找到嘎达儿不就完了吗？”

突然，榔头插了一嘴，乐道：“只要咱们找到嘎达儿，不就能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了吗？而且这个女人既然跟嘎达儿有奴隶买卖的交易，那肯定不止一次两次的。塔吉娜算一次，那下面肯定还有交易。只要找到这个嘎达儿，再让这个混蛋尝遍咱们东厂的十八般刑具。嘿嘿，我就不信这厮是铁打的汉子，肯定能撬开他的嘴巴。”

“哈哈，榔头说到点子上了。”

郭业赞了一声，问向康吉：“你知道嘎达儿现在在哪儿吗？”

康吉道：“知道，嘎达儿在吐蕃各地都有奴隶场，但他的家就安在逻些城中。他在城东集市名头这么大，小人怎么会不知道他的住处？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郭业催促道，“康吉，有话就说，别吱吱唔唔的。”

康吉道：“只不过自打半年前，嘎达儿不知攀上了什么高枝儿，竟然把住处搬离了城东集市一带。现如今，他把府邸安在了逻些城的城西。那儿现如今都是贵族老爷们住得地方，有城中守兵把守维持，各家各户都有奴隶兵围着。恐怕不好抓到嘎达儿啊，大人，的确有些难度！”

攀上高枝？

郭业暗里猜测，莫非跟那个跟嘎达儿买塔吉娜及奴隶的神秘女人有关？

至于康吉所说的难度，郭业只是抿嘴笑了笑，将目光投向了斑鸠、砒霜几人，问道：“到城西想办法捉拿嘎达儿，你们觉得有难度吗？”

哗啦~

斑鸠三人起身并立，拱手喊道：“没难度！”

## 第1186章夜潜嘎达儿府

对于斑鸠、榔头、砒霜这些以一当百的东厂精英而言，想要混进城西潜入嘎达儿的府邸，将他带出来那是轻而易举之事。

不过前提是，必须天黑再行动。

敲定了今晚行动之后，郭业便让康吉先安排斑鸠、砒霜他们几人先下去休息。

待得康吉安排妥几人之后，郭业又让他拿来纸笔，简单画了一张遛些城西的草图，并让康吉圈出嘎达儿的住处所在。

事毕，便将康吉也打发了下去，自个儿一人在房间里琢磨起今晚的往返路线来了。

.....

.....

入夜，天黑。

遛些城到底不比长安，到了夜里若是天上没了月亮，基本就是黑灯瞎火，只闻狗吠风嚎声。

当然，遛些城的宵禁也有，但绝对没有长安城那般严密，偶尔出现三三两两的巡逻城防兵，也在康吉的带领下被郭业等人躲避了过去。

不出一个时辰，康吉便带着郭业一行四人从城东进入了城西，便顺利抵达了嘎达儿的住处附近。

这时，康吉蹲在阴暗处的一个角落，指着不远处一座悬着两盏灯笼的大门，低声说道：“大人，那亮灯笼的那户人家就是奴隶头子嘎达儿家。不过现在嘎达儿家可不同以往了，墙高院深，寻常人根本不可能进得去，而且禁卫也森严，至少围了五六百的奴隶兵。”

“呵呵，管他是墙高院深，还是禁卫森严。”

郭业嗤之以鼻，冷笑道：“他墙再高能比布达拉王宫高？他禁卫森严还能比王宫的禁卫还要森严？今晚，嘎达儿我是势在必得，他才是眼下唯一的突破口。”

康吉知道自己身手不行，只得摊摊手说道：“大人，不是小人贪生怕死，而是小人知道自己的斤两，只能给你们带带路把把风，一旦跟你们潜进嘎达儿院里，只会拖累大家。所以.....”

“不碍事，不打紧！”

郭业挥挥手，说道：“你已经替我做了很多事儿啦，你今晚的任务已经完成。至于把风，那也不需要了，一旦真被嘎达儿的人察觉，恐怕我们也很难全身而退了。所以这件事儿我们只能悄无声息地完成，并将嘎达儿带出他的住处，重新回到你的客栈。所以，你现在无需替我们把风，而是回客栈给我们准备一间密室。对，我记得你的院子里有地窖，是吧？”

康吉点点头，道：“没错，用来储藏酒的酒窖。”

“好，你先去将酒窖腾空出来，等我们擒获嘎达儿，就暂时先囚禁在酒窖中，好好敲打敲打这厮套出口风来。”

说罢，郭业伸手索要道：“来，我让你画的嘎达儿画像呢？给我。”

“准备好了！”

说着，康吉从怀里掏出一道画卷递了过去。

郭业接过去之后，挥手示意康吉先行撤离，康吉低声拱手祝了一声：“祝番主与几位大人马到功成，一举擒获嘎达儿安然撤离！”

声音落罢，人已经猫着腰披着夜色悄然离去。

康吉一走，郭业便将嘎达儿的画像递给了斑鸠几人，低声吩咐道：“你们先传阅看看，到时候别抓错了人。”

几人传了一轮，最后郭业将画像收入怀中，然后站起身来目视着嘎达儿的院墙，说道：“正门难入，不如翻墙。”

说罢，举臂挥了一下手。

噌噌噌～

蹲地的几人立马会意，相继站了起来，摩拳擦掌活动了一下关节。

紧接着斑鸠、榔头率先快步跑至墙根儿行，不约而同依傍着院墙扎了个跨步型，然后左手托右手放在大腿之上，望着郭业与砒霜。

郭业低呼一声：“砒霜，上！”

“遵命！”

两人起步快跑至斑鸠二人跟前，然后各自一脚踩在二人的手上，斑鸠和榔头稍稍向上一托，郭业和砒霜便借力轻轻松松上了院墙上。

随后，郭业俯身将手伸给斑鸠，砒霜将手伸给榔头，将两人生拉上了院墙来。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配合，四人便翻墙进了康吉口中的所说“有难度”的院子。

四人齐齐进了院子藏在一处阴暗角落，郭业冲榔头嘘了一声，说道：“榔头，去抓个舌头来！”

因为康吉也没进过嘎达儿的院子，所以他无法给郭业他们提供里面的路线图纸。

今晚要找到嘎达儿，就只能抓个俘虏来带路了。

榔头会意猫着腰离去。

不约一会儿，榔头去而复返，手里提溜着一个身穿藏袍，手提灯笼的男子，应该是嘎达儿府里的下人。

榔头将一把冷冰冰锋利的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吓得这个下人浑身直打哆嗦，上下颚牙齿咯吱咯吱直打颤，口中来来回回只有一句吐蕃话。

郭业听得懂吐蕃话，知道对方是在求饶，随即虎着脸用吐蕃话凶道：“别废话，再废话直接一刀割破你的喉咙！”

威胁起到了作用，这个下人果然不再叽歪，只剩浑身瑟瑟。

郭业问道：“想活命不？想的话就点点头，不想的话老子立马让人一刀喀嚓了你！”

对方自然连连点头，眼里充满了惊恐。

效果很好！

接着郭业问道：“我问你，你家主人嘎达儿的卧室在哪儿，你知道不？”

下人又是点点头，表示知道。

郭业暗赞一声，又问：“那好，你现在带我们摸过去，不许惊动院子里的奴隶兵，知道不？”

还是一个劲儿地点头。

真听话！

郭业又是赞一声，挥挥手命令道：“好，现在你就带路，带我们绕过有人的地方，直达嘎达儿的卧室外！”

话一说完，可是郭业发现这个下人压根儿就没挪动脚步。

尼玛！

郭业冲榔头使了个眼色，只见榔头将手里的匕首又贴近了这个人脖子半分，低声喝道：“不带路？想死是吧？”

“呜呜呜……”

下人不敢说话，但一个劲儿地摇头，张张嘴示意要说话。

郭业不知这下人搞什么鬼，只得点头命令道：“准你说话了，但是别给我大呼小叫，不然你还没开嗓，我兄弟的匕首就能直接划破你的喉咙，让你永远都叫不出声儿来！”

“呼～不敢不敢啊～”

下人终于开口了，紧接着一脸焦急万分的模样，低声回道：“这位英雄，不是小人不肯带路，而是你们现在去了我家主人的卧室外，也找不到我家主人啊！”

“什么？”郭业心里一惊，尼玛，难道扑了空？

随即问道：“你是说嘎达儿今晚不在家？”

“不不不～”

下人连连摆手，又生怕榔头的匕首真割破了他的喉咙，蠕动着嘴唇说道：“我家主人在今日黄昏时分，突然在家中暴毙了！您没发现，我们家的门外悬着两盏灯笼，而两盏灯笼的大门中间，还挂着一个陶罐吗？陶罐用白哈达围上，表示我们府上有丧事啊！”

卧槽！

郭业脸色顿时大变，几乎没有压住自己的嗓子，低喝道：“什么？嘎达儿死了？？？”

砒霜惊疑一声，恍然大悟道：“大人，之前属下好像发现了，嘎达儿的府门口真悬着一个陶罐。吐蕃人的确有这风俗！”

一时间，众人心里再起波澜，因为这唯一的线索，看似已断！

## 第1187章验尸

狗日的嘎达儿，竟然这个时候突然暴毙了？

郭业一脸震惊错愕之色，再听完砒霜关于府门悬挂陶罐的风俗之后，已是满心的沮丧。

尼玛的，倒霉不倒霉？好不容易找到了突破口，找到了仅有的一条线索，却突然中断了。好吧，这下又回到起初的原点了。

榔头挟持着这个下人将匕首架在他的脖子上，看着郭业久久无话，不由提醒道：“大人，那这人咋办？”

郭业叹息一声，郁闷地挥挥手。

榔头会意，吆喝一声：“好嘞！”

声音落罢，贴着下人脖子的锋利匕首已经高高甩起，作势就要一刀将这厮给扎破喉咙……

“啊？饶命，饶命，不要啊~~”

下人吓得手中灯笼“吧唧”一声脱落在地，惶惶喊道：“好汉饶命，英雄不要啊，小人只是个下人啊！！！”

嘶~

郭业也被突如其来的一幕给骇到了，二话不说先上前将那下人的嘴巴掩住，然后另外一只手直接将榔头举刀的胳膊给挡了下来，瞪着眼睛斥道：“你搞毛？他妈的，一会儿招来院里的奴隶兵咋整？你小子活腻味了？”

郭业此时心情阴郁不佳，连训斥的口气都变得凶厉，颇有几分不怒自威。

榔头顿时打了个寒颤，随即收起匕首，一副委屈地模样嘟囔道：“刚才大人您不是挥手示意属下将他结果了吗？”

“结果你个大头鬼！”

郭业好气又好笑地说道：“老子挥手是让他带路，带我们去嘎达儿的停尸处查个究竟。”

斑鸠比榔头冷静睿智的多，一听郭业的话立马问道：“大人是想验尸？”

郭业唔了一声，说道：“你们不觉得蹊跷吗？嘎达儿早不暴毙晚不死，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暴毙。我觉得他的突然暴毙没那么简单。我相信目前没人察觉到我们抵达逻些城，但嘎达儿却在这个时候暴毙，让所有的线索都断掉了。事情没这么凑巧吧？”

解释过后，郭业径直问向那名下人，道：“我不会杀你，但你不许再胡乱嚷嚷，否则我不敢保证你能否再见到明天的太阳。”

“唔唔唔~”

那下人被郭业捂着嘴不能说话，只有一个劲儿地拼着点着头。

郭业缓缓将手抽离，然后问道：“依着你们吐蕃的风俗，你家主人嘎达儿的尸体应该还在房间里吧？”

那下人胆战心惊，小声回道：“是是是，明日天一亮才会将主人的尸身送往雄鹰山，好让他早些升天。”

雄鹰山位于逻些城五十里外的一座山峰，那儿长年雄鹰盘旋，野兽出没，是当地人指定停放尸体的地点，专门让雄鹰或者其他的鸟类、兽类等吞食尸体，他们认为这样可以让往生者早日去往天堂。



这便是传说中藏人的天葬之法。

随即，郭业问道：“现在这个时候，嘎达儿停尸的房间里应该是不允许有人呆着的吧？”

“是是是。”那名下人说道，“屋内点了烛灯，傍晚时候已经请了喇嘛给主人念过经，按照习俗，今夜的停尸房里不得有人靠近。百步之内必须无人喧哗。”

“好，运气还不算太差！”

说着，郭业努努嘴，命令道：“你给我们带路，到了地方见到了嘎达儿的尸体，我们自然会将你放了。”

榔头再次将匕首架在那下人的脖子上，凶巴巴地威胁道：“你小子最好给我们带一条无人把守的路，否则路上惊动了奴隶兵或者被人发现我们的行踪，死得先是你！”

“一定一定～”

这下人现在只求活命，哪里还敢使什么幺蛾子？

在榔头的押解下，下人带着郭业几人果真另辟奇径，穿过水榭花园的遮阴处，又钻了一个小门，顺利抵达了嘎达儿平日居住的内院。

不过因为今天晚上的日子非常特殊，所以这个院子里并没有往日那种层层把守，反而是连个鬼影都看不见，统统被撤换了下去。

这也间接地给郭业他们验尸提供了便捷。

进了内院之后，左右四周的房间全部房门紧闭，屋内并未点灯漆黑一片。

唯独中间那个屋子是烛火大盛，估摸着至少点了几十盏的蜡烛，照映得半个院子都亮堂堂的。

院里空无一人鸦雀无声，却有半院的火光，多了几分寂寥，少了几分阴深。

下人一指那间亮光的房间，说道：“那间就是我家主人停尸的屋子，现在院里空无一人，几位英雄好汉是安全的。”

郭业嗯了一声，表示知道。

下人抬手指了指架在脖子的匕首，然后问道：“现在小人已经给几位好汉带到这儿了，是不是可以放小人回去了。”

“嗯，没问题！”

郭业冲榔头瞥了一眼，然后微微点了一下头。

榔头心领神会，先是将架在下人脖子上的匕首缓缓收了起来，紧接着

---

嘭～！

划手为刀，一记掌刀重重地劈在了下人的后脖子上。

“哼唧～”

下人呜咽一声，眼前顿时一黑，身子瘫软吧唧倒在了地上，晕阙过去。

郭业这个时候怎么可能会放他安然离去？万一这孙子招来那些奴隶兵，他们就玩大发了。

随即，他看着地上昏阙过去的下人，嘀咕道：“我不会杀你，不过委屈你一下，先睡上两个时辰再说！”

随后，他冲榔头吩咐道：“找个空房间，将这厮先扔到里头去。估摸着

们走后，他自个儿便能醒来。”

“属下晓得。”

嘿哟一声，榔头扛起那下人直接去了另外一间黑着灯的屋子。

郭业左右看了一眼身边的砒霜和斑鸠，说道：“走，我们进去看看，看看这嘎达儿是真的暴毙而亡，还是另有起因！”

“是！”

两人一声应和，随着郭业走向了停尸房间。

吱呀一声！

郭业伸手推开房门，一股令人作呕的异味儿顿时扑面而来。

霎时，他捂住了鼻子，砒霜和斑鸠更是皱着眉头急急将鼻子掩住。

“不用验尸了，此人根本就不是暴毙而亡！”

郭业捂着鼻子站在房间门口，看都没看嘎达儿的尸体便直接下了判断。

“为何？”

“大人怎么知道？”

砒霜和斑鸠相继发问，充满好奇。

郭业缓缓放下捂着鼻子的手，然后居然狠狠地嗅了几口令人作呕的恶臭，随后才走近陈放嘎达儿尸体的床榻。

他没有第一时间回答砒霜他们的问题，而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怎么会这么巧？难道这嘎达儿之死还跟我们东厂有关？”

## 第1188章困惑

“咦？”

跟在后面的砒霜和斑鸠二人也不约而同地放下手来，学着郭业狠狠嗅了几口屋内的恶臭，相继发出一声惊疑之声。

随后，斑鸠一口咬定道：“这味儿腥臭无比，如果是从尸体身上散发出来，那嘎达儿就不是暴毙身亡，而是中毒致死的，而且还是剧毒！”

砒霜附和道：“难怪大人刚才进来时说如此巧合，怀疑嘎达儿之死与我们东厂有关了。如果属下没猜错的话，他所中之毒应该就是我们东厂最富盛名的‘四味散’。此毒乃是烈性毒药，见血封喉，只要稍稍入口，不出五十息便能让人一命呜呼。因为我只有中了四味散的人，死后尸体上才会发出这种恶臭，这种恶臭独一无二，绝非其他剧毒所能相提并论的。”

砒霜口中的四味散，郭业比他们二人还要熟悉，因为东厂之中有两种毒药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一个慢性毒药曼陀罗，当初松赞干布貌似就是被云容下得这个毒；一个就是四味散。两种毒药一个慢行一个急性，都是郭业这个野路子配毒师仗着在后世网络上看到的一些偏方调剂而成，并将配方交给暗夜之后在东厂施用的。

这个四味散正式取字四味剧毒之物，即断肠草、夹竹桃、马钱子、乌头，将这四种剧毒草药磨成粉，然后配以一种叫做毒箭木的汁液，便成了号称东厂烈性剧毒“四味散”。

此时，郭业和砒霜、斑鸠三人已经走到了陈放嘎达儿的床榻前。

果然，嘎达儿身上散发出来的恶臭味越发浓重了。而且嘎达儿的面上肌肤已经略微呈青紫色，而他的嘴唇泛黑，嘴角处还有一点污渍，应该是从口中淌出干涸之后留下的。

郭业情不自禁地伸出右手，却被砒霜一把抓住，正色提醒道：“大人不可！如果他中的是四味散之毒，那大人最好是不要碰触他的尸体，万一余毒沾到手上……”

“嗯，你提醒的是！”郭业卷起自己的衣襟将手套住，然后再用手去翻了翻嘎达儿的眼睛，双眼泛白瞳孔血丝迸裂，再去翻看他的嘴巴，嘶……恶臭味更浓，应该是被人强行灌了四味散或者被人将四味散混进水中，骗喝了下去。

整个口腔中除了恶臭之外还有剩余没有吞咽下的四味散液体。

现在嘎达儿是暴毙还是被人有意毒杀，这已经不用郭业他们猜了，答案已是呼之欲出。

郭业收回手将刚才触碰到尸体的那段衣襟给撕扯了下来，扔到了地上。随后眯着眼睛扫了砒霜和斑鸠一眼，说道：“嘎达儿的房间摆设整齐不见丝毫打斗痕迹，而且嘎达儿的下人刚才也说了主人是暴毙而亡，这就说明嘎达儿的死在他的家人看来并不像他杀。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两人摇头表示不知道。

郭业冷笑一声，说道：“连我们这么初眼乍看都看出了他是被毒杀的，他的家人却跟下人们宣称是暴毙而亡，那么结论只有一个，那便是他的家人其实心知肚明，只是不愿声张罢了。当然，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结论，那就是凶手就是嘎达儿的家人。而且我认为后面一个结论的可信度会更高。”

两人这时已然明白过来，纷纷点头称是。

郭业又道：“那么将嫌疑人暂时锁定在他的家人身上的话，那么问题又出来了。嘎达儿是中了四味散之毒而死，这个你们二人是否认同？”

“是的！”两人齐声回道。

郭业点头道：“好，那么我想问的是，四味散是我们东厂才有的东西，我相信就算有人碰巧用了这几种毒药来配制毒药，恰巧调配出了剧毒。但是，四味散的味道是独有的，而且四味散的比例只有暗夜一人和我们东厂专门负责配置四味散的人才懂得。偏偏嘎达儿口中没有吞咽完的药液的的确确就是四味散。这说明什么？”

砒霜回道：“说明四味散出自我们东厂，那么嘎达儿之死与我们东厂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斑鸠却是摇头说道：“嘎达儿被毒杀，怎么可能跟我们东厂扯上关系？属下猜测只有一个理由，那便是我们东厂的四味散流落到了别人的手里。”

“是，都不是，嘶……你们别说话，让我安静一番好好想想……”

郭业眉头紧皱一脸苦涩地蹲了下来，他抱着头蹲在地上自顾嘀咕着：“嫌疑人锁定在了嘎达儿的家人，可是嘎达儿所中之毒却是我们东厂秘制的四味散，东厂根本就没有杀嘎达儿的理由。嘶，麻痹的，嘎达儿一死，就无法找出那个神秘的面巾女人了，那么塔吉娜的下落就永远也别想找到了。咦？”

果然一惊一乍窜跳起来，讶异道：“这个神秘的女人会不会就是云容那个贱人？而云容这个贱人因为一直跟嘎达儿有交易，她所以想杀人灭口？”

斑鸠不解问道：“云容？云容手里的确有四味散，但是大人您刚才不也说了吗？嫌疑凶手是嘎达儿的家人，云容就算有四味散，也没有杀嘎达儿的理由啊？再说了，云容如今在吐蕃如日中天，想杀嘎达儿还不是轻而易举之事，何必要用四味散毒杀他呢？这不是多费周折，多此一举吗？最后，云容除非是知道我们在寻找嘎达儿作为突破口，不然的话，她又杀嘎达儿灭口的理由吗？大人您的推断，完全不成立！”

“属下觉得也是。”砒霜弱弱地补充了一句，“如果云容那个贱女人知道我们已经在这些城中了，知道我们在寻找嘎达儿寻找塔吉娜，那她怎么还会容我们到现在呢？恐怕早就派兵围剿康吉家的客栈，将我们统统格杀了。这女人现在对我们东厂之人，正是剿杀之后快呢！”

“呃……”

郭业被他们两人这么一推翻，顿时也没了信心，不由点头说道：“你们说得也有道理，以目前的时间来推断，云容既然不知道我们的行踪，那她的确没有杀嘎达儿的动机，也没有杀嘎达儿的必要。而且斑鸠说得没错，以她今时今日的地位，要杀嘎达儿有一千个理由一万种办法，根本不需要这么麻烦。”

“嗨~”

突然房间门口出现了榔头，干笑一声，惊得屋内三人误以为被人发现了。

只见榔头走进屋里，说道：“我在门口听了这么长时间了，算是听明白了。大人莫怪，恕属下直言不讳了，其实这事儿根本用不着在这儿猜来猜去瞎琢磨。”

郭业错愕地看了眼榔头，问道：“莫非你有什么好办法？”

榔头嗯了一声，笑道：“这还不好办？大人您不是说嫌疑人暂时锁定在嘎达儿的家人身上？那咱们就找他的家人问个明白呗！”

斑鸠和砒霜一脸茫然，彼此相视，感觉榔头提了一个馊主意，因为现在去抓嘎达儿的家人，实在是太冒险了。

倒是郭业倒是有些赞同榔头的主意，频频点头称赞道：“对啊，这倒是一个最直接最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怎么问，如何去问嘎达儿的家人，这就必须好好斟酌斟酌了……”

## 第1189章无功而返

“有啥好斟酌的？”

榔头见着郭业一副深思熟虑的模样，忍不住提议道：“刚才那下人在来时的路上不是说了吗？左边那个院子就是嘎达儿的儿子嘎巴思的住所，而右边那个院子是嘎达儿那些妻子们的居所，索性咱们去把嘎巴思还有嘎达儿的妻子们强行掳来到这儿，挨个挨个儿地问明白呗！在这儿琢磨来琢磨去，费那个劲~”

“鲁莽！”

“蠢！”

斑鸠和砒霜鄙视地吐槽起了榔头这个提议。

郭业直接冲榔头竖起了中指，重重地啐了他一个字：“二！”

随后，才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说道：“现在去将人掳来拷问，这不是作死呢吗？你想惊动府中几百号的奴隶兵来围剿咱们吗？眼下，我们还是先撤回客栈。”

榔头被三人开足火力吐槽后，也觉得自己鲁莽了，出奇的没与斑鸠这个秀才犟嘴，干笑两声之后不再言语。

郭业冲三人挥挥手，说道：“撤吧，今晚时间估摸着不够了，天一亮他们就要进院将嘎达儿送走。我们先撤回康吉的客栈，找机会将嘎巴思掳来。嘎达儿一死，他这个继承人是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这事儿跟他脱不了干系。只要撬开他的嘴巴，很多的疑团便能自动解开了。”

“是！”

三人跟随郭业出了嘎达儿的停尸间，出了内院，循着来时的那条幽静偏僻的小道儿绕回了刚才翻墙落下的地方，随后依样画葫芦再次翻墙出去，安全离开。

等他们从城西返回城东集市，回到康吉的客栈时，已经是三更天了。

康吉一直在客栈里候着，见郭业他们突然返回，暗暗松了一口气，好歹是安全归来。但也好奇他们为何回来的这么早，正要开口询问却被郭业抬手挡了回来。

“不着忙，先让斑鸠、砒霜、榔头三人回房休息！”

郭业让三人先回房，然后才对康吉吩咐道：“康吉，你去弄点酒肉到我房间来，陪我小酌几杯，我正有事情要问你。”

“得嘞！”

康吉吆喝一声，滋溜转身跑去了客栈的后院厨房。

斑鸠三人回房休息，而郭业却和康吉在房中边吃边聊到破晓时分，相继困倦得不行，这才各自安歇去了。

.....

.....

直至正午过后，郭业才堪堪醒来，睡得那叫一个欢实。最近这些日子以来，不是一路奔波马不停蹄，就是神经过度紧张，的确是累坏了。

睡醒之后下来楼，他才从康吉的口中得知，砒霜三人并未在客栈中，而是早早出去了，说是干等着不如行动着，去搜寻一些关于塔吉娜的行踪。

对于三人的行动，郭业倒是没多大看法，不过从嘎达儿之死的蹊跷诡异

和种种巧合来看，对他们三人此番出门的搜寻他并未多大的希望。

随即，他坐了下来一边吃着康吉让人准备的午饭吃食，一边问道：“今天早上，嘎达儿的尸体是不是被送出城，送去城外的雄鹰山了？”

“是啊。”康吉昨晚跟郭业喝酒聊天时，已经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尾，回答道，“嘎达儿在城东集市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今天早上被送出城的时候可是相当的热闹，集市中和他有生意往来的商人都去参加送行了。还有不少城里的贵族派下人来送行呢。那场面，恐怕城里的贵族老爷也比不过他这个奴隶头子。”

郭业哦了一声，颇为惊异地感慨道：“没想到这嘎达儿还有这么好的人缘？”

“嘿嘿，嘎达儿为人霸道，生性凶残，而且听说做生意还吝啬透顶，他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人缘？城里多少人惦记着他死啊？他突然暴毙死亡，才是大快人心呢。”

康吉低笑一声，说道：“这些哪里是给他面子？分明就是给他的儿子嘎巴思的面子呢。大人可能有所不知，嘎达儿就嘎巴思这么一个儿子。嘎达儿一死，嘎巴思就统统继承了他的产业，还有他在吐蕃国内各地的奴隶场啊。今后，嘎巴思将取代嘎达儿，继续在城东作威作福呢。”

康吉抿了抿嘴巴咽下一口唾沫，继续说道：“听说送到雄鹰山进行天葬时，王宫里竟然还派出了一百名红衣大喇嘛，专门登上了雄鹰山，给嘎达儿做了一场法事诵了一场经。啧啧，真是恶人有福报啊，嘎达儿这个恶棍恐怕是要往生天堂了。”

像康吉这种土生土长的吐蕃人，对于藏传佛教那是非常之痴迷和信仰的。尽快脱了奴籍加入了东厂，但是有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不是那么容易一下子改变的。

“你是说王宫里竟然派出了足足一百名的红衣大喇嘛？”

郭业听到这儿不由上了心，讶异道：“嘎达儿怎么会有这么大的面子？难道云容那个贱人也要给嘎巴思面子不成？”

“不，这个倒是不好说。”

康吉沉吟了一下，摇头说道：“照往常，就算城里的贵族老爷，王公大臣去世了，也不见得王宫里会派出红衣大喇嘛来。就算有，也不可能派出一百名大喇嘛来。这点，小人也搞不懂。但无论是嘎达儿这个奴隶头子，还是嘎巴思这个小奴隶贩子，他们绝对不会有这么大的面子。”

“哦……”

郭业微微皱起眉头，自言自语道：“那这就奇怪了，看来要早点接触接触这个嘎巴思了，不能再继续浪费时间了。”

“咦，砒霜大人他们回来了！”

康吉抬手一指客栈门口，正见着砒霜三人都是一身藏袍打扮，腰里挎着弯刀，乔装成吐蕃武士的装扮。

郭业也循声望向门外，心思，这么快就回来了，看来真是没打探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他招呼三人过来坐，却见砒霜脸色苍白，眉宇惊骇地仓惶模样小跑了过来，语气有些不对劲地冲郭业低声说道：“禀报大人，我们在集市无意中看到一个人，此人身边跟着一百多个奴隶兵，前呼后拥甚是跋扈，我们打听了一

下，此人便是嘎达儿的儿子——嘎巴思！”

“是他？出行还带一百多个奴隶兵？这嘎巴思的排场倒是不小。”

说着，郭业笑道：“你用不着这般神色，我又不会责怪你未将他擒下。”

“不不不~”

砒霜连连摇头，急道：“属下不是这个意思，属下是想说，这个嘎巴思非常像一个人，这个人不单属下等人熟悉，恐怕大人也不会陌生。”

“熟稔？我认识？”

郭业这下也被砒霜吊起了胃口，顿时放下手中的剔骨刀，吐出口里的牛肉，坐正了身子，沉声问道：“你说嘎巴思非常像一个人，那是谁？”



## 第1190章大逆转

“像，像……像胡大哥！”

砒霜咬着嘴唇，弱弱地说道，“嘎巴思像极了胡大哥！”

“胡大哥？”

郭业一阵莫名奇妙，疑问道：“谁是胡大哥？”

“哎哟，我的砒霜妹子，你可真够磨叽的！”

榔头夺步上前吭哧吭哧说道：“番主，她说得胡大哥就是胡光远那小子，他在咱东厂的绰号叫乌鸦！”

这下郭业也被惊着了，不可置信喊问道：“乌鸦？与你们并列东厂五虎的乌鸦？”

榔头重重地嗯了一声，砒霜弱弱地回了一声：“是的！”

这时，斑鸠李芝霖这个秀才也慢悠悠走了过来，拱拱手慢条斯理地说道：“大人，嘎巴思的确长得像极了乌鸦胡光远。这不只是我们一个人说他像，而是我们三人见过之后都觉得像！”

郭业还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问道：“真的非常像？”

“是的，像极了！学生看到他嘎巴思的第一眼，险些叫出声儿来唤他乌鸦。”斑鸠说道。

榔头也道：“乌鸦跟我以前在东厂受训的时候是住一个屋的，我绝对不会认错。这嘎巴思不仅长得像乌鸦，就连走路的姿势，还有甩臂的模样，都无比相似，活脱跟一个人似的。”

“而且，而且属下还发现嘎巴思有一个习惯性的动作。”

砒霜仔细回忆了一下，说道：“属下发现嘎巴思站在集市的一处店子跟前与一家商户在说话的时候，总是动不动就摸着鼻子在讲话。大人应该还记得，乌鸦这人就喜欢一边摸着鼻子一边跟人说话。曾经在东厂的时候，暗夜大人还曾训诫过他，让他改了这个习惯，这对一个番子而言不是什么好习惯，容易让人认出来。”

“咦？砒霜妹子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榔头拍了两下额头，诧异道：“嘎巴思跟人讲话时的确有摸鼻子的习惯，而且还是用左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乌鸦这小子好像就是个左撇子吧？他的左撇子和摸鼻子的习惯，一直被暗夜大人所不喜。若不是这厮向来心狠手辣出手无情，精通刑狱管着咱们东厂的十八般酷刑，恐怕暗夜大人当初也不会将他派来吐蕃吧？你说我有没有说错？秀才！秀才……秀才……秀才？？你咋不说话哩？”

榔头用手肘拱了拱斑鸠，而斑鸠抿着嘴一言不发，眉头紧锁，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好像预感到了大事不妙一般。

而郭业此时也是脸色阴沉到了极致，一道冰冷的声音从他口中吐出：“这说明了什么呢？”

“啊？”榔头还没反应过来，砒霜则神色骤变，脸色较之刚才更显苍白无血色了，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呢喃道：“这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不会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

“砒霜妹子，不用再自欺欺人了！”

斑鸠李芝霖终于开口说话了，“当时在路上我们没有综合意见，所以并未

将嘎巴思往乌鸦身上想，只是觉得像极了，巧及了！呵呵，现在嘛，结论只有一个，嘎巴思就是乌鸦，就是那个与我们失去联络的好兄弟——乌鸦！”

“嘭！”

榔头被斑鸠的话给惊得一屁股坐到了地上，一脸石化，半晌没缓过神儿来。

砒霜尽管知道斑鸠说得是实情，但是她的内心还是很难接受这个现实，嘴上不说，唯有一个劲儿地摇头。

一时间，所有人的脑中只有一句话闪过……乌鸦背叛东厂，叛国投敌了！

“唉……”

郭业从最初的愤怒缓缓趋于冷静，悠悠叹息一声，似反问众人又似扪心自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他为什么会变成嘎巴思？王宫派出一百个红衣喇嘛为嘎达儿超度，是不是因为云容与乌鸦沆瀣一气暗通曲款的缘故？”

说到这儿，郭业自嘲一声，笑道：“也许也只有这个理由，才可以解释得通云容这个贱人为什么会派出一百名红衣喇嘛大阵仗为嘎达儿超度了。”

“乌鸦背叛东厂！”

“乌鸦叛国投递！”

“乌鸦勾结云容！”

“该死啊！！！”

郭业痛心疾首地恨声骂道：“我现在有理由相信，乌鸦就是毒杀嘎达儿的凶手，因为他手里有四味散，完全是合情合理。至于他怎么冒充嘎巴思，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非常想知道，他为什么要冒充嘎巴思，为什么要杀死嘎达儿，为什么要和云容合作背叛东厂？还有，塔吉娜是不是就在乌鸦的手里？”

“大人！”榔头从地上爬起，主动请纒道，“就由属下去将乌鸦这混账王八蛋给捉拿到您跟前，由大人亲自拷问他，并审问塔吉娜的下落！”

“我也去！”砒霜抱拳请纒道。

斑鸠此时也跟榔头站到了一块儿，自荐道：“学生也跟榔头一块儿去！”

说罢便去做，三人竟真的一同转身，欲要奔客栈外去。

“回来！”

郭业突然暴喝一声，喝叱道：“你们想去送死吗？还是指望着乌鸦跟你们念及昔日东厂兄弟的情分，乖乖跟你们回来？”

声至步止，三人皆是气血冲头，浑身泛着恨意。

郭业何尝不知道三人此去就是决意赴死来着，乌鸦与他们名列东厂五虎，与他们称兄道弟，而如今乌鸦叛国投敌他们却一无所知蒙在鼓里。他们是汗颜，是臊得慌啊！

喝住了三人之后，郭业语重心长地提醒道：“你们不要指望乌鸦跟你们谈兄弟之情，云容手上沾满了东厂多少弟兄的鲜血？他却肯与云容合作，与她狼狈为奸，可想而知他是铁了心叛出东厂了。你们别忘了，乌鸦心性狠辣，擅刑狱管酷刑，你们若是现在进了他的府邸，哼，那就真的自投罗网了。”

训完三人之后，郭业自觉语气有些严厉，随即又渐渐转了态度，和声说道：“对付乌鸦这种人，不应该是蛮干，而是智取。要想捉拿他还不简单吗？

打蛇打七寸，对症下药便是！康吉，你过来！”

郭业招招手，康吉就在十步外，小跑了过去俯身问道：“番主，有何吩咐？”

郭业眯着眼睛笑了笑，问道：“乌鸦是知道这个联络点的，可他至始至终都没来过你这儿，是吧？”

康吉点头称道：“是的，他如果假冒了嘎巴思，肯定就不会来我这儿。而且以小人的猜测，他之所以不向云容王后告密灭了我这儿，想必是希望番主还有几位大人能够回来，好让他趁机一网打尽！”

“好，你现在就去用钱买通当地一个奴隶贩子，你自己不要出面。你让那个奴隶贩子去告密，就说看见有一两个汉人行踪诡异地出没在你的客栈里。”郭业授意道。

康吉大惊失色，骇道：“番主，这怎么行？这么一说，他肯定知道是砒霜、斑鸠几位大人出现了。万一他向云容王后告密，请来军队围剿可怎么办？”

“不会的！”

郭业摇摇头，冷笑道：“乌鸦是个聪明人，他如果想跟云容合作多一些谈判的资本，他肯定就不会向云容告密。相反，他会自己带着人来擒拿，因为斑鸠和砒霜还有榔头，都是他向云容邀功乃至得寸进尺的资本。”

康吉还是有些抗拒，难得一次没有顺从郭业的意见，反对道：“番主，还是太冒险啊！”

“不会的，放心吧！”

郭业笑了笑，指着康吉客栈的后院，说道：“你那儿院内枯井里，不是还有一条通往城外的密道吗？实在不行见势不妙，我们就从那儿遁走，至少不会被生擒住。但是，我还是倾向于赌一把，就赌乌鸦的贪婪！”

## 第1191章乌鸦来了

康吉在郭业的授意下离开客栈，花了十吊子的大钱在集市雇了一名包打听，将郭业的原话稍加改工之后便让他跑进了城西的嘎巴思府里，前去告密。

包打听这个行当，就是专门打听小道消息，负责收集风声和消息，然后倒手获利的混子。这个职业不仅在中原有，吐蕃也有。因为这个世界从不缺乏爱八卦嚼舌头的人，所以包打听这个行业就应运而生了。

康吉去而复返回到客栈，向郭业复命交了差。

郭业立马安排起斑鸠砒霜三人。

“一会儿，地方就安排在二楼那个通往后院天井的房间。对，就是我住得那个房间。”

“为防万一，我们要做两手准备！”

“如果乌鸦率着大队人马进客栈搜捕，那我们就从那个房间跳到后院天井，然后通过枯井侧壁的密道逃到远些城外。”

“如果乌鸦这厮真如我们预料的一般，轻敌冒进又想独揽功劳生擒我们，那么他肯定就只会带上几个人进来的。康吉，委屈你到下边做回鱼饵，将乌鸦带上二楼骗进这个房间来。”

一通吩咐下来，几人都知道这一次非同小可，一只脚已然踏进了鬼门关，不成功便成仁啊。

尤其是负责在客栈楼下做鱼饵的康吉，更是一脸坚定，心中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挺起胸膛保证道：“番主尽管放心，一旦情况不妙或乌鸦率大队人马进客栈搜寻，小人便会摔杯砸碗当作信号。届时，番主与几位大人抓紧时间从密道撤离，小人在下面给番主争取拖延时间。”

郭业唔了一声，突然问道：“如果乌鸦要你说出客栈的密道呢？”

“绝无可能！没有东厂当初将小人救出苦海，小人这几年哪里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康吉坚定地说道，“小人绝对不会出卖番主，将密道告诉他！”

郭业再问：“如果乌鸦严刑拷问你呢？”

“那也休想从小人嘴里套出实情。”康吉道，“纵使是个死，小人也不会出卖番主。只求，只求番主……”

话音一转，康吉道出了自己心中的软肋，说道：“一旦小人被擒，不求番主救小人脱困，只求番主能够将我的妻子，还有我那个不满一岁的儿子带离远些城，带离吐蕃，让她们母子后半生过上安稳日子。”

忠心呐！

郭业由衷地感慨一声，拍了拍康吉的肩膀，郑重说道：“如果真如你所说得那般，你的妻儿我一定会管，东厂上下也会将她们当成家人一般照顾。我会将她们安全带回长安，让你的妻子过上安生日子，更会栽培你的儿子，将来让他够长大成材，甚至让他有机会成为大唐的朝廷栋梁，锦衣玉食，富贵无忧！”

“朝廷栋梁？天朝上邦的官……官员？”

康吉视死如归的脸上突然泛起一阵光彩，脸色激动结结巴巴喊道：“真……真的？奴隶的儿子也有机会成为天朝上邦的栋梁？”

郭业笑道：“从一加入东厂，为东厂效力的那天起，你康吉就再也不是奴

隶了。放心吧，有我在，一切都不会食言。就算我不在，东厂还在，不会让你白白冒如此大风险的！”

“好，小人豁出去了！”康吉握紧拳头，神色上看不见害怕，反而多了几分昂扬斗志。

郭业见状，冲砒霜几人挥挥手，喝道：“走，楼下这里交给康吉。你们随我上楼进房间先藏匿好，一旦乌鸦被康吉领进房间，你们先别轻举妄动，我说动手，大家再一拥而上将乌鸦制服！行动必须要迅猛及时，不能与他纠缠打斗，不能让他招来帮手，更不能让他逃脱。不然的话，我们今天就要全交代在这儿了！”

“遵命！”

刚劲有力地两个字从三人口中呼出，是服从，更是决绝！

“好，上楼！”

郭业手臂一扬，抬脚一步先行上了楼。

咚咚咚~~

砒霜斑鸠等人摩拳擦掌，拎刀提剑匆匆紧随而上。

.....

.....

漫长的等待是令人煎熬的。

康吉佯装着在客栈楼下扫着地清理着柜台，不时竖起耳朵或扭头打量着客栈外头的街上，看有无动静。

可惜一直都是风平浪静，别说乌鸦率奴隶兵过来，就连普通的车马都没见打客栈跟前过过。

足足一个时辰之后。

嘎吱嘎吱的骡马车声骤然在康吉耳边响起，紧接着，咚咚咚的步履踏地之声临近耳边，好像是大队人马朝客栈这边奔来的迹象。

“难道是乌鸦率领大队人马过来捉拿番主了？”

康吉心中没来由一慌，险些失手打掉了一早便准备好发信号的杯碗。

不过他还是按下了发信号的举动，他要等乌鸦进来客栈之后，是否会带人马上楼再决定摔杯砸碗发信号。

嘭~

客栈门被一脚踹了开来，几名奴隶兵率先冲入客栈，各个弯刀出鞘，气势汹汹。

康吉装作没事儿人似的走出柜台，用吐蕃话叫道：“本店今天暂停歇业，概不留宿客人！”

可那几个奴隶兵却没有用话来回应他，而是一拥而上将他围了起来，逼到了柜台边上。

康吉瞟了一眼柜台上事先摆好的杯碗，心里推算了下，一个跨步就能拿到杯碗，距离尚够！

随即，他继续装作无辜道：“你们是什么人？在下康吉，乃是这家客栈的主人。我不是奴隶，你们这些奴隶兵无权来我店里闹事。就算我犯了事，那也有城防士兵来缉拿我！”

“哟，康吉，有日子不见，你这嘴皮子倒是变得利落了哈？”

一阵阴鹜的声音从客栈门口传了过来，听在康吉耳中既是刺耳又是熟

悉。

一道熟悉的身影跃入他的眼帘，一名身穿藏袍，左耳朵戴着一个硕大的耳环的男子徐徐走进客栈，来到康吉跟前。

嘎巴思！

嘎达儿的儿子！

不，确切地说，正是昔日东厂五虎之一的乌鸦——胡光远！

## 第1192章机智的康吉

“原来是嘎达儿大头人的少年呀？”

康吉面朝乌鸦，双手合掌过头，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道：“听闻嘎达儿大头人不幸去世，小人康吉伤心至极。请嘎巴思少年接受我诚挚的安慰！”

“嘿嘿，康吉，别装了！”

乌鸦随手一拨挂在耳垂的大铜环，阴恻恻地笑道：“我是谁你心里应该清楚，你又是谁我心里也非常清楚，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他们在哪儿？”

康吉佯装一脸茫然，摇头道：“嘎巴思少爷你在说什么？小人怎么听不懂？”

“康吉，你还嘴硬是吧？早有人跟我通风报信，说你这儿出现了几个汉人，嘿嘿，你还装？这几个汉人应该就是斑鸠和榔头这几条漏网之鱼吧？”

乌鸦突然逼近康吉，凶狠如恶狼般威胁道：“快说，斑鸠和榔头他们藏在哪儿？你如果将他们交出来，我饶你不死！”

“嘎巴思少爷，小人真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小人……”

叮～

乌鸦猛然抽出腰刀，明晃晃地弯刀闪着锋利幽光已经架在了康吉脖子上，狠声威胁道：“康吉，你如果还跟我继续演戏下去，我可不保证我的弯刀是否会听话。你的戏演的不错，东厂没白白栽培你，可惜你忘了我曾经也是东厂的一员，我曾经还是东厂五虎之一。在我面前，你无所遁形！说吧，他们到底藏在哪儿？”

康吉心里慌乱至极，锋利的弯刀就贴着脖子，只要再往里送上半分，势必就能割破他的喉咙。

不过他还是做戏做全套，继续嘴硬道：“嘎巴思少爷，我是康吉，这家客栈的主人。什么斑鸠榔头，什么东厂，什么东厂五虎，小人根本听不懂啊！”

“嘿嘿，好，好，真好！”

乌鸦怒极发笑，阴森森地笑道：“乌鸦，你的妻子娇俏美丽，像一朵鲜花；你的儿子虎头虎脑，跟你很像吧？你知道我为何一直没有戳穿你的身份，没有端掉你这个联络点吗？因为我就等着这一天，等着他们自投罗网，等着将他们几个一锅端，嘿嘿。你如果还想替他们打着埋伏，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人将你的妻儿抓到这里。然后当着你的面，活生生摔死你家的小牛犊子，最后再让我手下这些弟兄们当着你的面，扒光你妻子的衣服，让她像一头小羔羊似的跪在地上求饶吗？嘿嘿……”

“哈哈哈哈哈……”

此话一出，围着康吉的这些奴隶兵们纷纷发出了一阵阵的淫笑。

康吉听在耳中，心里一阵恶寒骇然，心中不禁骂道，乌鸦你个混账王八蛋！我康吉操死你祖宗十八代！

随即，康吉脸上骤然一变表现出惶恐之色，央求道：“乌鸦兄弟，求你不要伤害我的妻儿，他们是无辜的！”

“嘿嘿，终于记起我是谁了？你不装了？”

乌鸦奸计得逞，更是一阵得意，逼问道：“说吧，他们藏在哪儿？”

康吉照着郭业之前的吩咐，竖起食指比划了一下楼上，硬着头皮回道：“藏在二楼！”

乌鸦再问：“二楼哪个房间？”

康吉道：“二楼往左，走至最深的那个房间，房间门口放着一个痰盂模样的银器。”

“好，算你识相！”

乌鸦陡然翻脸，指着两名奴隶，命令道：“你们俩将他捆起来，别让他跑了。其余的人各带上一小队士兵，跟我冲上二楼将他们一网打尽！”

不好，乌鸦这是要大队人马上楼搜捕啊！

康吉听完乌鸦的安排，脸色顿时大变，发现此时因为乌鸦站在自己跟前，隔断了自己与杯碗的距离，一时之间无法给郭业等人发放信号。真是鞭长莫及啊！

要糟！

陡然，康吉脑中灵光一闪，急急叫道：“乌鸦，你现在如果带大队人马上说的话，肯定会惊动了他们，到时候他们可会跑。只要他们一跑，你就休想再抓到他们了。”

“哦？”

乌鸦不由一阵诧异，诧异的不是康吉的话，而是康吉的态度，疑惑问道：“你怎么会帮我？康吉，莫非你小子没跟我说实话？”

“不不不~”

康吉连连摇头，非常机灵地辩解道：“乌鸦，我现在既然已经落到你手里，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希望你能够放我一条生路。我也是人，我也想保全我的妻儿，好好跟他们过日子。东厂如今在谰些城大势已去，我没必要为了东厂毁掉自己一生的幸福！”

“啧啧，看不出啊？康吉，你原来有不傻！”

乌鸦对康吉的这些话貌似非常有共鸣似的，连连称奇道：“我还以为整个东厂就出了我这么一个有脑子的人，原来你康吉还算聪明！是啊，我们凭什么给东厂尽忠殉死？有好日子干嘛放着不过？东厂能给我们的，我们自己也能得到。”

嘿嘿，想当初老子被云容困住的时候，想当初云容这婆娘给老子上刑的时候，东厂去了哪里？我们的番主大人又去了哪里？嘿嘿，老子算是整明白了，活着比他妈什么都强！尽忠尽孝，留给斑鸠榔头这些蠢货们去干吧！傻虎这蠢货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吗？死得那叫一个惨呐，尸骨无存烂成肉泥，最后连衣冠冢都不敢刻上碑文，嘿~~”

吐尽了苦水之后，乌鸦示意康吉身边的两名奴隶兵退下，然后重重地拍了下他的肩膀，赞道：“康吉，你很聪明，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小子不赖。好，就依你的。只要擒住了斑鸠他们，你小子也算立功一件，以后关了你这个破客栈跟着我混吧！我保证你小子今后在谰些城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过上真正的贵族生活。说实话，现如今云容那个骚货还要依仗着我，多少还给我一些面子的。”

“啊？”康吉现在终于确定乌鸦已经和云容混到了一块儿，口中敷衍陪笑道：“那感情好，以后就要仰仗乌鸦大人了！”

“嘿嘿，再也没有东厂乌鸦这个字号了，以后你就叫我嘎巴思大人吧！”

乌鸦挥挥手一脸的嚣张得意，随后问道：“康吉，楼上藏了几人？”

康吉低着头眼咕噜一转，回道：“就只有斑鸠和榔头两位大人，呃不，两



个东厂贼匪！”

“就他们俩吗？”

乌鸦心里多少有些失望，说道：“我还以为砒霜这个小娘们也会在呢。好吧，两个就两个，有了总比没有强！你说得对，这么多人上去肯定会惊动了这两人，不如给他们来个出其不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说到这儿，他用手指了指几名奴隶兵，命令道：“你们四个给我把守客栈门口，不要让人跑了。其余四个跟我上楼，加上我，足以擒下他们两人了！”

“康吉！”

“小人在！”

“你带路，带我们悄悄地摸上去，不要惊动斑鸠和榔头半分，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老子要在短时间内制服擒下这两人！”

“小人遵命！”

说罢，康吉按捺着兴奋，强压着心中的猛烈颤动，紧紧攥着拳头带着乌鸦，还有那四名奴隶兵，缓缓上了楼梯……

## 第1193章扑空被擒

乌鸦让康吉在前边引路，带他们悄悄摸到斑鸠榔头藏匿的那个房间。

四个奴隶兵，算上乌鸦，一共五人。

他们手提弯刀沿着走廊墙壁，跟在康吉的后面蹑手蹑脚，徐徐靠近。

二十步，

十步，

五步。

一步。

房间门口，痰盂银器就在脚边。

乌鸦抿了抿嘴唇咽了一口唾沫，握着弯刀的手心都有些湿汗，兴奋中带着几许地紧张。

随即，他冲康吉挥了挥刀，压低着嗓音命令道：“康吉，骗开房门！”

康吉嗯了一声，在门外叫道：“榔头大人，我是康吉！”

屋内传来榔头的声音：“是康吉啊？有什么事吗？”

康吉扭头回望了一眼乌鸦，只见乌鸦脸上放光，心脏狂跳不止，暗道，是榔头，这是榔头的声音，康吉果真没有骗我！

当即，他用刀指了指房间，示意继续骗开房间。

康吉明白，继续冲屋内喊道：“榔头大人，是我康吉啊，我给你们送点吃食进来。”

“喔，那感情好。”榔头在里屋貌似很高兴地回道，“康吉，大家都是自己人，别婆婆妈妈的，哪里来得那么多规矩？门没栓，你自己推门进来便是。”

康吉回道：“好嘞！”

伸手就要推门，这便乌鸦猛地高举起弯刀，冲身后的四名奴隶兵低喝道：“准备！”

吱呀～

一声响动，房门被康吉缓缓推开。

说时迟那时快，乌鸦陡然大喝一声：“冲进去，抓人，要活的！”

哗啦～

他率先手挥弯刀冲入了房间，同一时间，四名奴隶兵亦是紧随其后，一蹴而就涌入房中。

谁知，

却是扑了个空！

狗屁！空荡荡的房间里头，别说斑鸠榔头的身影，连根鸟毛都没有！

“康吉，你敢骗我？”

乌鸦暴喝一声，斥问康吉，“人呢？斑鸠和榔头那两个贼厮鸟呢？”

康吉神色一怔，下意识地退后两步背靠墙壁。

突然——

房间里头响起平地一声雷：“动手！”

正是郭业的声音！

也就是眨么眼的瞬间，藏匿在房中四周角落阴暗处的郭业、斑鸠四人跳跃出来，凭空出现在了房中。

乌鸦几人顿时反应一滞～

喀嚓～

咣当～

嗤……

刀光剑影，血溅满屋，瞬时而起。

噗噗噗～

四名奴隶兵就在一瞬间的功夫，屈是被割破喉咙，一刀毙命，横尸当场！

乌鸦已经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给震懵了，手脚不听使唤地僵硬站在原地，而脑中已然醒悟——中计了！

“康吉，你骗我！”

嘶声厉吼之下，乌鸦就夺门而出，准备窜逃召唤楼下客栈外的援军。

不过，晚了！

咚！

乌鸦正要转身，却整个人趔趄一下，后背心中了榔头一记飞腿，险些扑倒在地。

紧接着，又是一声厉吼：“拿下他！不要让他跑了去召援军！”

声音落罢，乌鸦感觉虎口一震，裂疼弥漫全身，手中的弯刀已经被斑鸠出刀挑飞。

紧接着，砒霜上前用弯刀甩出一记斜劈，直接将刀锋架在了乌鸦的脖子上，冷哼道：“再动半步，老娘现在就让你去见阎王！”

“砒霜？”

乌鸦身子一颤，骇叫道：“你这疯婆娘也在？”

“还有我呢！”

砒霜未说话，郭业已经绕到了乌鸦的跟前，冷冷笑道：“乌鸦，还没将我忘记吧？”

“啊？？？”

乌鸦顿时像见了鬼似的尖叫一声，骇然喊道：“番主，是……是您？”

“嘿嘿，我不是你的番主，我也没资格做你的番主！”

郭业说着冲斑鸠榔头一挥，吩咐道：“拿绳子将他捆绑好，省得他狡猾出逃。”

“喏！”两人一声回令，便一拥而上不顾乌鸦的挣扎，将他死死捆紧了起来。

郭业不忘吩咐刀架在乌鸦脖子上的砒霜，道：“砒霜，如果这厮敢再大喊一声，敢再故意尖叫想引起楼下奴隶兵的注意，你就一刀割破他的喉咙，无需留情！”

砒霜叫了一声好，手中的弯刀又贴近乌鸦脖子半分。

乌鸦顿时一脸死灰，连最后的侥幸都被郭业看穿，看来今天算是栽了！

郭业冷笑一声，鄙夷地看了他一眼之后，扭头冲靠着墙壁，双腿还在禁不住害怕打颤的康吉吩咐道：“康吉，你去房间外头把守着。如果有奴隶兵上来的话，你就说嘎巴思少爷要在房间里亲自审问犯人，让你亲自把门且不让闲杂人等靠近！”

“小……小人遵命！”

康吉作了一揖，匆匆退出了房间，将门小心翼翼地关严了起来。

待得康吉离去之后，郭业用脚踢了踢地上那几具奴隶兵的尸首，然后平静地看着被捆绑死死的乌鸦，说道：“乌鸦，你倒真是让我意外啊。长出息了，也长能耐了！”

“番主，番主，我是被逼的！”

乌鸦虽然被绑缚得无法行动自如，但嘴巴却是灵活的，不迭叫唤求饶道：“番主啊，饶我一命，饶我一命啊，属下纯粹是被逼无奈啊！”

这番求饶怕死的作派看得郭业一阵反胃，呸，这还是当初那个掌管刑狱操控东厂番子生死的东厂五虎乌鸦吗？当初真是瞎了狗眼，竟然花大精力来栽培了他！

而斑鸠、榔头、砒霜三人亦是满脸地鄙视和唾弃，尽是一副嫌恶的模样。

“嘿嘿，被逼无奈？”

郭业冷笑，问道：“你是说云容那个贱人拿着刀架在你脖子上，逼着变节东厂呢？还是拿你的家人来威胁你，逼着你你叛国投敌，与她沆瀣一气？”

乌鸦没有家人，孤家寡人一个，这在东厂里已经不是秘密。郭业这一问，无疑是在跟乌鸦说，狗若不吃屎，谁能逼得了它？

乌鸦一时语塞，呐呐道：“番主，看在属下曾经对东厂忠心耿耿的份儿上，看在属下曾经为东厂出生入死，在吐蕃尝尽风霜雨雪之苦的份儿上，饶我一命吧！”

“哈哈，你跟谈功？”

郭业笑得极其冰冷，这是一种失望到最深的无力之笑，说道，“乌鸦啊，东厂的训示是什么？变节者，杀无赦啊！你刚进东厂第一天，暗夜曾跟你说过什么？我记得清清楚楚，他跟你说过，功是功，过是过。功，当赏；过，当罚！至于你这变节之过，该杀啊！”

“番主，番主，不能啊，不能啊～”

乌鸦突然变得激动起来，无语轮次地叫道：“番主，你不能杀我啊～”

越叫，越大声。

“闭嘴！”

砒霜手握弯刀架在乌鸦的脖子上，喝叱道：“你若再敢大叫一声，番主没说杀你，老娘先杀你！”

“哦？”

郭业却好奇地问道：“你变节，你叛国，我倒是好奇了，为什么就不能不杀你呢？乌鸦！”

## 第1194章乌鸦受审

“番主，你这种鸟人还跟他费什么唇舌？”

榔头亮起手中的弯刀，在乌鸦面前做了一个劈砍的动作，骂道：“这种鸟人早已烂到骨子里了，索性砍下他的狗头，也省得他狗日的活着污了我们东厂的名声。”

“且慢！”

郭业摇头阻住了榔头的冲动，然后问道：“乌鸦，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给我一个饶你不死的理由！”

“好，我这就说，这就说！”

郭业的话让乌鸦看到了一线生机的曙光，此时的他就是一个十足的软骨头，不复昔日伪装出来的铁骨铮铮和冷酷杀伐，急急说道：“我可以向番主毫无隐瞒地和盘托出我与云容的合作。我想番主对云容肯定是杀之而后快的，想必番主非常有兴趣知道吧？”

好吧，郭业的确心动了，这个他承认真的非常想知道。

随即，他点头颌首示意道：“唔，那你就说吧，你最好给我老老实实不要有一丝半毫的隐瞒，不然的话，哼哼~”

“这么说番主愿意饶我一命，放我一条生路了？”乌鸦巴巴地看着郭业。

郭业冷笑道：“这就要看你你说得东西值不值这个价儿了，最重要的是要看你到底肯不肯说实话了。你说呢？”

“一定值一定值，属下现在小命都攥在番主手里，怎么敢有半点欺瞒番主您呢？”

乌鸦唯恐郭业变卦似的，急急忙忙地将所有事情一股脑道了出来：“上次赞普王陵变故，属下与斑鸠等人分道扬镳，准备撤出逻些城。可惜撤出不到一百里就被云容派来的薛延陀骑兵给追到，最后属下从东厂带出来的弟兄全部被杀死，他们将属下生擒了献给云容。云容是识得属下真正身份的，她说她现在是用人之际，希望属下归顺于她。属下一开始自然是反抗的，可是最后还是架不住云容这女人的严刑拷打，最终归顺了她。而且傻虎兄弟当初就战死在赞普王陵，被薛延陀骑兵践踏成肉泥，尸骨无存，当初属下是亲眼所见的，属下不想死，所以唯有选择归顺云容，与她合作。并非属下真要变节啊，实在是受不住云容的十八般酷刑啊，她是东厂出身，对这些刑罚实在是了如指掌。”

“嗤.....”

郭业发出一声怪笑，说道：“一个掌管东厂刑罚的人，竟然屈服于别人的严刑拷打之下，我是该觉得可惜呢？还是觉得可笑呢？哈哈.....”

斑鸠砒霜两人尽是一脸鄙视，而榔头则是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骂道：“软骨头，孬种！”

现在乌鸦一心想着活命，哪里在乎这些啊？于是继续说道：“后来因为属下和嘎达儿的儿子嘎巴思长得极为相像，这女人就让我去模仿嘎巴思的一言一行，足足模仿了三个月，她才在一次计划中除掉了真的嘎巴思，让属下取而代之。自此，属下的身份又多了一个，那就是嘎达儿的儿子嘎巴思！”

郭业问道：“为什么你冒充嘎巴思这么久，嘎达儿都没有察觉？尽管你们长得极为相像，但他们好歹是亲生父子，难道就半点都察觉不出来？”

“是，番主说得得极。其实嘎达儿在真的嘎巴思死掉，我开始假冒嘎巴思起的第三天，就开始有些不敢怀疑了。只不过他们父子平日关系也不是想象中那么亲密，再加上属下那段时间刻意去不在家里呆着，刻意与嘎达儿保持距离，这才免了被嘎达儿认出来的危险。”

说到这儿，乌鸦停顿了一下，看着郭业听得津津有味，心中侥幸的希望又大了几分，继续说道：“直到前几天属下发现嘎达儿竟然派了心腹一直在盯梢我，跟踪着属下的一举一动。属下才将此事报知了云容。云容命令我，当断则断，快刀斩乱麻，让我用四味散将其毒死，并伪装成暴毙而亡的假象。让我彻底取代嘎达儿而代之。”

果然是四味散！

郭业问道：“云容要你假扮嘎巴思的真正目的是什么？目的难道真的就是想取代嘎达儿，成为最大的奴隶头子，接管嘎达儿的产业，还有各地的奴隶场吗？”

“是，她就是要属下接管嘎达儿的产业和各地的奴隶场，成为吐蕃国最大的奴隶头子。不过这背后没有那么简单！”

乌鸦继续说道：“大人有所不知，嘎达儿在吐蕃各地的奴隶场，足足圈养了几十万的奴隶之多。云容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我接管这些奴隶场，接收了这几十万的奴隶之后，筛选出有潜力的年轻奴隶，无论男女，她都要。”

郭业奇道：“莫非这娘们是想组建一支真正战斗力彪悍的奴隶军？”

“不是。”乌鸦摇头道，“她是想瞒着薛延陀可汗拔灼，暗中将筛选出来的那些有价值的年轻奴隶栽培起来，与属下合力组建一个西厂！”

“什么？西厂？”

郭业误以为自己听错了，确认问道：“你再说一遍，你是说云容想仿着我们东厂，自己重新打造出一个西厂来？”

乌鸦斩钉截铁地回道：“没错，就是如此。那些将来被筛选出来有价值的年轻奴隶，将会统一安排受训，如我们东厂当初栽培新人一般，成为一名真正的番子。为了与东厂有所区分，她刻意取了一个西厂之名。而她也答应属下，只要将来她借着西厂之威得了大势，将薛延陀可汗拔灼，高昌国王鞠文泰等人铲除之后，她便会封我一个异姓王，让我在她之下，千万人之上！”

尼玛的，云容这个贱人竟然搞了一个西厂！真是赤裸裸的剽窃啊，东厂都让我搞了，你丫再搞个西厂，你让将来大明朝的东厂西厂怎么出来？

至于乌鸦所说的异姓王，他权且一笑置之，以云容这种女人的狠辣，她连跟她二婚的薛延陀可汗拔灼都在铲除名单之上，怎么可能会将来与乌鸦共坐江山，共享天下？

二逼，不解释！

随后，他差不多消化了乌鸦带来的这些震撼消息之后，问道：“既然嘎达儿昨日才死，那么你与她搞得这个西厂也应该只是一个雏形吧？”

乌鸦点头道：“番主算无遗漏，猜对了，现在的西厂只有粗粗的架构，拢共也不过百名西厂番子。”

郭业哦了一声，又问：“那这个西厂的选址，你们应该也设在逻些城吧？”

“是的！”乌鸦还是没有保留，一五一十承认道。

郭业眼珠子一转，追问道：“这么说，塔吉娜也是你们西厂的番子咯？她

现在是不是已经回来逻些城，向你们交差复命了？”

“是……啊？”

乌鸦猛然抬头，诧异问道：“莫非番主此次突然出现在逻些城，就是为了这个贱婢来的？”

## 第1195章西厂竟然藏在那儿.....

“你算猜对了。我此番正是为了塔吉娜而来。”

郭业说道：“没想到吧？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塔吉娜会产生如此大的连锁反应吧？呵呵.....”

郭业说到一半，不由自嘲地笑了笑，说道：“呵呵，我也没想到。没想到追踪塔吉娜，竟然鬼使神差地拔出萝卜带出泥来，将乌鸦你给挖出来了。呵呵，没想到，始料未及啊！”

乌鸦听出了郭业话里挖苦和讥讽，不过现在保命要紧，哪里还计较这些？

于是，他尴尬地笑了笑，说道：“番主，是不是我将云容那个西厂的地方告诉您，将塔吉娜的下落告诉您，您就会饶我一命，让我一条生路？”

郭业看不起乌鸦这幅讨饶求生的嘴脸，但脸上并未表现出厌恶之色，而是淡淡地笑了笑，耸耸肩问道：“乌鸦，你觉得你现在还有跟我谈条件的资本吗？能不能活命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不是吗？”

“大人是说，我只要说出西厂所在的位置，还有塔吉娜的下落，您就会放我一条生路？”乌鸦心里不踏实，再问一次。

郭业依旧是口风严密，回道：“我说了，这一切不是我说了算，而是取决于你自己的态度。你如果还在这儿跟我兜圈子拖延时间，也许砒霜会给你一个愉快的答案。”

痛快二字，郭业说得那是相当的刻意。

再加上砒霜手里的弯刀又使上了半分力道，让乌鸦清楚地感受到了喉咙位置传来略微的割裂之痛。乌鸦相信，只要砒霜这个臭婆娘再加大力道，可能弯刀锐利的刀锋就会割破喉咙，喷血而出。

死亡，就在眼前。

他不敢再有耽搁和磨叽，继续道：“西厂的位置就设在赞普王陵附近，不知道番主还记得当初王陵一战？”

郭业又听乌鸦提起伤心事，忍不住一股戾气脱胸而出，咬牙切齿道：“怎么不记得？历历在目，至死难忘，这是我郭业这辈子最大的耻辱，还有，还有遗憾！”

这个遗憾，指的便是傻虎为他赴死。

乌鸦被郭业浑身散发出来的戾气给震慑到了，心中暗骂自己傻叉，怎么好端端提起这茬儿，反而激起了对方心中的那股煞气？

随即，他赶忙说道：“其实当初修建松赞干布王陵时，云容早就留了一手。她命令将王陵下方挖空，建了一个硕大的地下宫殿，表面看着是一座王陵，实际上王陵地底下才是她最处心积虑想要做的。西厂就在松赞干布王陵地宫之中。地宫之大，足足可以容下近万人。所以现在西厂的百来号受训番子都在地宫之中，云容让我定期就给他们送行吃食过去，严禁他们外出。”

“嘶.....这娘们好大的手笔，竟然挂羊头卖狗肉，在松赞干布王陵下面凿出一座地宫来。”

郭业有些动容地惊叹道：“还定期送吃食，严禁外出，这是要学习咱们东厂玩封闭式训练吗？这学习能力还真够强的。”

乌鸦知道郭业说得是反话，紧着解释道：“番主，这可全是云容那个贱人



的主意，属下也是被逼无奈啊！”

郭业没有理会他的解释，继续问道：“我问你，那西厂地宫的入口出口在哪儿？”

乌鸦回道：“就在王陵的墓碑位置，其实墓碑就是一个机关。只需见墓碑往左用力推移，墓碑就会活动，出现一个入口。至于地宫的出口，云容那个贱女人为了不让人发现，压根儿就没做。所以入口出口就在墓碑那个位置。”

郭业哦了一声，又问道：“除了你负责送吃食之外，就没人给他们送吃食了吗？”

乌鸦摇摇头，表示没有。

“云容呢？她不管？”郭业又问。

乌鸦道：“她担心薛延陀的拔灼可汗发现西厂之事，所以鲜有出王宫的时候，更别提去松赞干布王陵那边视察了。所以，全权交给了属下来负责西厂之事。”

“原来如此……”

郭业心里突然一动，貌似有了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剿灭这个所谓西厂的办法。

继而求证道：“这么说，只要封死那个墓碑的入口，长此以往不给地宫的西厂番子们送吃食，就能活活将他们饿死，是吧？”

“啊？”

乌鸦大惊失色，半天从震惊中没反应过来。

紧接着，郭业又问：“那塔吉娜呢？莫非也在西厂地宫之中？”

对于郭业突然想要封死入口，活活饿死那些番子的凶厉手段，乌鸦很快释然，因为他现在自身难保，那些人是死是活他还能管得着吗？现在自保为上才是。

随即摇头说道：“塔吉娜没有在西厂地宫中，而是被属下关押在了嘎达儿的府中，就关在嘎巴思的院子里，呃，就是属下平日里歇宿的院中柴房里。”

“哦？你为何关她？”郭业问道。

乌鸦说道：“这塔吉娜是西厂目前所有番子中最有悟性的一个，可惜啊，也是最不易掌控的一个。这一次我与云容让她前往吐谷浑利用美人计蛊惑煽动王伯当去盗取军事机密，并借机除掉吐谷浑镇守大将军段志德。准备在吐谷浑中制造动乱，然后会派出西域诸国联盟的一支数万人的部队前去夺取吐谷浑七城，给大唐朝廷一点颜色瞧瞧。可惜啊，这个塔吉娜竟然对王伯当动了真情。是，她的确盗了七城布防图，但却一直不肯交上来，而是藏在了城中一处地方。并借机要挟我们。所以属下不得已之下，只能暂时将她先扣押下来。云容那贱女人下过死命令，必须拿到七城布防图，然后将塔吉娜结果了！”

“什么？你说塔吉娜对王伯当动了真情？”

郭业听到这个消息，还是非常的意外，对于塔吉娜的预估，看来他，还有暗夜都失算了。本以为她只是利用了王伯当，拍拍屁股就走人了。没想到这小女子还真的对王伯当动了真情，看来王伯当说得没错，他与塔吉娜的确是两情相悦。

但是两情相悦，为何塔吉娜还要利用他盗取军事机密？为何还要舍弃王伯当，回到逻些城这个龙潭虎穴之地？

莫非她有不得已的苦衷？还是说跟她不上交七城布防图，借此要挟乌鸦和云容有关？

于是，他问道：“她为何不肯上交七城布防图？她借此要挟你们什么东西？”

## 第1196章恶人授首

“呃……番主目光如炬，是的，塔吉娜这蛮妞就是仗着七城布防图在手中，借机要挟我与云容。事情是这样的……”

乌鸦现在为了活命，反正是什么有什么说什么，生怕自己的态度在郭业面前决定不了自己的性命，滔滔不绝地说道：“当初塔吉娜是云容买来的奴隶，为了让这蛮女屈服顺从配合我们，连她父母还有弟弟都从嘎达儿手中买了过来。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这塔吉娜长得不同一般吐蕃女人，不仅有着一张精致的脸蛋，还非常非常的聪明，领悟能力非常好，一点即透。所以，我们一直都将她的父母弟弟软禁起来作为威慑，胁迫她替我们西厂办事。每每办完事，我们就让她们一家子人团聚一番。”

“我明白了！”

郭业点点头，猜测道：“这次塔吉娜对王伯当动了真情，所以不想再替你们卖命，借着手中的七城布防图反而要挟你们放了她的父母，然后和王伯当双宿双飞，离开你们这该死的禁锢，是吧？”

乌鸦道：“是啊，她不但要我们放了她的父母家人，还跟我们说王伯当去了长安顶罪，要求我们想办法去长安救出王伯当，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郭业暗里称赞，看来真是错怪了这塔吉娜，这么说来这女人对王伯当倒是真的有情有义。而且这女人也的确是对王伯当动了真情，想与他开花结果来着的。

不过郭业也觉得塔吉娜有些太过天真当然了，别说以云容和乌鸦的能力怎么可能从长安救出王伯当，让王伯当脱困，就说放还她的家人，云容和乌鸦也决计不可能的。因为像塔吉娜这种优秀特工，按照暗夜的说法就是“宁可毁掉也不可能让他脱离掌控的”。

随即，他问道：“这么说你们是不愿答应塔吉娜的要求，才将她关押起来，然后逼她交出那份七城布防图了？”

“唉，算是吧！”

乌鸦道：“其实别说救出王伯当这种难于登天之事了，就是放还她的家人我们也做不到啊。因为就在塔吉娜前往吐谷浑执行任务时，她的家人都不在了，统统不在了。”

“统统不在了？你的意思是说全部出了意外？”郭业惊问道。

乌鸦点点头，道：“算是吧，塔吉娜的弟弟叫子也。这小逼崽子长得又黑又挫非常不听话，而且经常让吵吵嚷嚷着要见姐姐。那天属下来气就抽了他几鞭子，没成想子也这个小逼崽子奴隶竟然跟疯狗似的扑上来咬了属下一口。喏，就咬在这儿……”

乌鸦被捆得死死无法动弹，只能挣扎了一下右臂，告诉郭业就咬在这个位置。

随后又说道：“属下哪里会惯着这个小崽子，直接一刀割破了他的喉咙，让他再也不能叫唤了。嘿，一个奴隶崽子而已，宰了就宰了，在吐蕃杀一个奴隶就跟在咱们中原杀上一头肥猪一样普通。像子也这种只能干活劳作的小奴隶崽子，在吐蕃还比不上头耕牛值钱呢。可谁曾想，这小崽子的父母竟然也要跟属下拼命。所以属下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子也的父母也给一刀毙命，一了百了，省得呱噪！”

“嘭！”

郭业猛地抬起腿，直接一脚狠狠踢在了乌鸦的小腹，痛骂道：“畜生，奴隶也是人，那可是三条活生生的性命啊，而且手无寸铁，根本没有反抗之力。你竟然就这么草率地要了他们一家三口的性命？”

“呕~”

乌鸦硬生生地挨了一脚，一口喷溅出胃里的酸液，整个人蜷缩在地上弯成了一个虾米形状，不断抽搐着。

显然郭业这一脚是用足了力气，散尽了心中的那股子怒气。

“畜生！”

嘭！

榔头上来又补了一脚。

斑鸠连连骂道：“真是丧尽天良，东厂番子虽然手段狠厉，但从来不会乱杀无辜。特别是孩童。我看你真是不死也没用了。呸！”

斑鸠没有上来补脚，但却是走到乌鸦跟前，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

郭业冲砒霜爽利地挥了一下手，喝道：“砒霜，还愣着干嘛？送他上路！”

“不要，不要，咳咳咳……”

蜷缩在地上的乌鸦突然咯血，急急叫道：“番主，你不是答应饶我一命，放我一条生路的吗？”

“呵呵，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饶你一命？放你一条活路？”

郭业冷笑道：“红口白牙，我自认没答应过你这些。我说了，你能否活命取决于你的态度。你忘记了？”

“可属下已经把该说的不该说的，把所有知道的东西都告诉您了啊？”

乌鸦面色骤然惨白，央求道：“番主啊，您不能食言而肥，不能背信弃义啊！”

“可惜我不满意你的态度，嘿，很遗憾地告诉你，你的自我救赎没有成功！至于你说我食言而肥也好，背信弃义也罢，这又关你屁事？一个该死之人，将死之人，跟他谈信义？你也配？”

“啊？郭业，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啊！”

乌鸦这时才反应过来，郭业压根儿就没想过要放他生路，而只是想要撬开他的嘴巴而已，顿时整个人跟发了疯似的狂叫道：“郭业，你不得好死，你这个混账，你这个王八蛋，你这个……”

“砒霜，还不动手？”

郭业冲执刀站在一旁的砒霜喝道：“难道你想让他的尖叫声召来客栈外的奴隶兵？”

“属下遵命！”

嗤~

话音刚落，一道银光呈弧线状优雅地在郭业眼前划过，刹时，带起一片血珠，溅落地上。

“吼，吼吼，吼吼吼……”

紧接着响起一阵低沉的干嚎之声，只见乌鸦的喉管硬生生被砒霜一刀割裂开来，血水止不住地往外涌，喉管处像是一个穿了孔漏着洞的风箱被人拉动一般，发出难听的声音。随着干嚎声的频频，喉管割裂处的血水越发往外

喷涌。

乌鸦的生命气息在痛苦的挣扎中慢慢流逝，瞳孔渐渐放大，直至喉管处不再发出干涩的低嚎声，这才一命呜呼，魂归地府。

斑鸠和榔头虽然厌恶乌鸦这个叛徒，但是如果让他们亲自下手处死乌鸦，他们承认做不到，毕竟当初也是一个战壕里的弟兄袍泽。要说没感情，那绝对是假的。

但砒霜却做到了，而且在他们的眼前亲手一刀处死了乌鸦。此时他俩心里不得不承认，砒霜的确比他俩要狠。

这疯娘们，真心不能惹！

这时，郭业上前用脚踢了踢乌鸦的尸体，最后确定道：“好了，叛徒已除，这家伙自作孽，与人无尤！”

而被吓傻了康吉这时终于镇定了过来，徐徐从墙壁处走到郭业跟前，低声提醒道：“番主，乌鸦这么久没下楼，客栈外的那些奴隶兵估摸着该等着急了。一会儿他们上来寻找乌鸦看到房里的尸体，肯定会起疑。到时候就麻烦大了。”

郭业点点头，赞道：“康吉你提醒得对，现在我们就跳窗到后院，通过枯井里的密道先逃出城外去。对了康吉，你知道密道的出口在什么地方，那你应该知道如何到达赞普王陵吧？”

“知道的。”康吉回道。

而斑鸠、榔头三人也明白了郭业的意图，看来大人是想快刀斩乱麻永绝后患，先把赞普王陵地宫处的西厂一锅端了再说啊。

只见郭业第一个冲到窗户位置，一只脚已经跨上了窗沿，然后扭头看着发呆的三人，低喝道：“你们三儿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撤，难道等着客栈外的数百奴隶兵将你们包饺子不成？别废话，赶紧撤！”

嘭~！

声音落罢，郭业已经一跃而下到了客栈后院。

紧接着，几人纷纷跃下，直奔后院那口枯井密道。

## 第1197章堂堂正正的大唐子民

足足过了一个时辰，乌鸦仍旧没有下楼。这个时候客栈外的奴隶兵才察觉不对劲，意识到不对劲，随后疯狂冲入客栈，涌上了楼。

几百个奴隶兵在二楼三楼一顿搜寻，挨个挨个房间地去找，最后才在郭业住得房间中发现了四名奴隶兵的尸体，还有他们嘎巴思少爷早已被割破了喉咙，断气许久了。

这下，数百名奴隶兵彻底炸开了锅，再次在客栈内上上下下一阵搜寻凶手，更有甚者已经跑回嘎达儿府邸去报丧了。

而这个时候，郭业一行人早已通过枯井的密道离开了客栈，出了城东集市，最后逃出了邈些城。

留给数百奴隶兵的，只有“凶手凭空消失”这个疑团。

枯井密道蜿蜒曲折足足十来里，郭业真心给康吉挖掘的这个浩大工程给跪了，这绝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

密道的出口是一座废弃的庄园，据康吉说，这座庄园荒废了好些年，他用他老丈人的名义购买了足有两年。

这座庄园离邈些城东门不远，大概也就四五里的路程。

几人钻出密道之后，康吉再次将设在庄园内的出口掩盖了起来。随后郭业让大家伙先原地休息一番，再议接下来的行动。

歇息了有一会儿，郭业说道：“此次还真多亏了康吉未雨绸缪，暗中挖掘得这条密道。”

“是啊。”

斑鸠几人纷纷称是。

康吉竟有些不好意思地手足无措起来，连连摆手谦虚起来。

接着，郭业正色道：“康吉，接下来的事情不需要你参与。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城，将你的妻儿接出城来，然后启程离开邈些城，前往西川都护府安置落户。”

“是啊。”斑鸠点头附和道，“乌鸦这厮假冒的嘎巴思死在了康吉的客栈，而康吉却不知所踪，届时肯定会怀疑到康吉头上的。康吉，大人说得对，你现在应该马上进城抓紧时间将你的妻儿带出城来，然后收拾一些细软直奔西川都护府。”

“西川都护府？”

康吉惊疑一声，弱弱地问道：“那是大唐国境，小人去了那儿谁也不认识，该怎么落户啊？而且汉人老爷们会不会因为小人是吐蕃人，而欺压小人？”

“哈哈，你个二货！”

榔头大笑一声，笑骂道：“到了西川那就算到了自己家里，还能让你受欺负？甭说咱东厂当初的大本营就在西川都护府，就说坐镇都护府的童虎将军，那都是咱番主的心腹大将。你小子就是二，赶紧回城收拾细软，然后带着妻儿投奔西川吧。”

“呃……”康吉微怔，叹道，“看来是小人太多虑了，实在是汗颜！”

郭业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康吉，到了西川就找童虎将军，报上我的名字他自然会对你安排妥当的。你且先在西川适应一段日子，等着远在长安

的暗夜大人给你在西川安排差事。到了西川，你从此就不需要再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一入大唐国境，你从此就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唐子民，谁也不会也不敢再欺侮你！”

康吉闻言双肩颤颤，双膝噗通一声落地，言语哽咽地激动叫道：“小人祖上四代都是任人欺凌的奴隶，自打进了东厂，大人们对小入如手足，小人已经感恩戴德。没想到，没想到小人还能成为大唐子民的这一天。光宗耀祖，真是光宗耀祖啊。小人康吉在这儿替我家妻儿，叩谢大人天恩！”

想想也是，从一个连自己生命都无法掌握的吐蕃奴隶，华丽丽地转身到吐蕃百姓，最后到高外族一等的大唐子民，而且身后还有东厂的照拂，郭大人的庇护。放着以前，康吉是做梦都不敢想的。

现在梦想照进现实，幸福来得竟是这般的突然。

开心，兴奋，激动，酸楚，五味杂陈充斥满心，康吉跪拜在地痛哭流涕，郭业也能理解。

随后，他将康吉搀扶起来，催促道：“好了，别在浪费时间了，赶紧进城接你的妻儿离开这些城离开吐蕃，尽快抵达西川。这一路上你一定要做好身份掩饰，过城过关卡时，一定不要出什么岔子。”

康吉唔了一声，再次拱拱手向斑鸠几人道了别，一扭头拔腿离开了庄园。

康吉走后，郭业并未停下来，继续对斑鸠和榔头问道：“你们两人此次带过来的百名东厂番子安置在哪儿了？”

斑鸠回道：“大人，学生与榔头这莽汉担心那一百名番子进城目标太大，便将他们暂时安置在城外。离此处大概有二十里的一处地方，较为隐蔽不易被人察觉。”

郭业点头道：“好，那赞普王陵地宫的西厂就交给你们带队去解决了。如何？”

“哈哈，这感情好！”榔头抢先应承了下来。

斑鸠却比他细腻些，问道：“大人，是否按着你之前说得，将地宫入口封死，断了西厂那些人的吃喝，活活将他们饿死在王陵地宫下面？”

郭业道：“只有这个办法最省事。你们封死那道入口之后，必须在赞普王陵附近藏匿七天。我相信没了水源和食物，七天七夜之后他们绝对不会再有生机。还有，之所以让你们潜藏在附近，主要是为了保证那道封口不会被人打开。因为乌鸦的死估摸着再有两天肯定会传进王宫云容耳中，到时候她肯定会派人出来接替乌鸦，负责给西厂那些番子们送粮送水。到时候你们只需要截杀这些人就好。七天之后，你们便可照着康吉的退路，返回西川都护府待命！”

“遵命！”

两人拱手领命，便奔出了破落庄园。

又剩下郭业和砒霜两人了。

砒霜揣测道：“大人，莫非接下来由我们两人去嘎达儿的府上救出塔吉娜？”

“全中！”

郭业竖起拇指赞了一声，道：“不过嘛，现在嘎达儿的府里因为乌鸦这个假少爷的死，肯定是乱成了一锅粥。就凭咱们两人潜入府邸去救塔吉娜，未

免有些难度。为保万一，我们必须在今天日落之前进城，去见一个人。由这个人出手替我们救出塔吉娜！”

“啊？这人是谁啊？”

砒霜想了想，貌似在逻些城里，除了康吉之外，已经没有了内援。

郭业摇头笑道：“这人你也认识，眼下也只有他有这个能力，替我们将塔吉娜救出来。”

“大人，这人到底是何妨神圣？为何属下没有印象呢？”

“哈哈，走，咱们先行离开这儿，路上我再告诉你此人到底是谁。”

说罢，郭业便领着砒霜离开了破落庄园，朝着逻些城的东门方向缓缓行去。

正是刚刚出了龙潭，这番又进虎穴！



## 第1198章拜访末叶鞑

拖沓至傍晚黄昏时分，郭业借着卓远留下的通关令牌，携砮霜重返了这些城内。

黄昏暮色在城中，这次郭业没让砮霜带路，而是自己亲自寻在前头去了城西。

城西一带都是吐蕃贵族奴隶主府邸云集的地方。当然，昨夜他们潜入的嘎达儿府邸也在城西。

砮霜在路上已经听郭业说过，此次来城西并不是二进嘎达儿府邸救出塔吉娜，而是去另外一个人的府上拜访，希望借助对方的实力从嘎达儿府邸要出塔吉娜。

当郭业在进城路上说出这个人的名字时，她当真是恍惚一阵，怎么想也想不到郭大人竟然会找他帮忙。

“到了！”

郭业停住脚步，指着一幢金碧辉煌的宅邸大门，说道：“末叶鞑说过他在这些城暂住的宅邸是吐蕃朝廷提供的，为区别他们乃是高昌国皇室的身份，云容那个贱女人还特意命人将他的府宅大门刷了金漆，彰显皇贵。看来应该就在这里了，寻常吐蕃的王宫贵族根本不敢刷金漆僭越礼制的。”

砮霜看着府宅大门，果真是金漆黄灿灿，在这城西中一排排的宅邸中分外显眼。

是的，郭业重返这些城就是来找当日在来时的城外喇嘛庙分道扬镳的末叶鞑。

砮霜不知道郭大人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驱策末叶鞑帮他们去要人，但毋庸置疑，眼前就是末叶鞑的府宅了。

随即，砮霜准备上前，说道：“属下这就去叫门，大人您稍待片刻！”

“慢！”

郭业赶忙阻止了砮霜上前，指了指自己现在这身藏服打扮，笑道：“你忘了你我的身份了？现在你是崔使节的侍女，我只是他的通译官。论身份，咱俩是一样的，岂有让你叫门的道理？再说了，咱上去叫门人家未必会让咱们进去。宅深墙高恶奴欺，还是用这个来当个敲门砖吧。”

说着，郭业扬了扬手中的通关令牌，乐道：“这个铜牌是末叶鞑留给他的结拜兄弟崔使节的，有了这玩意末叶鞑肯定会见咱们。”

说完话，郭业便上前拍起了门，不一会儿便有几名守兵模样的人打开了府门。

郭业先是将铜牌双手奉上，然后自报了家门，说是奉末叶鞑将军的结拜兄弟崔使节之命，特来拜访。

守兵听说是自家将军的结拜兄弟派来的人，一脸的怀疑，因为他们就没听说过自家将军还有什么高句丽国的结拜兄弟。

但是接过铜牌检查一番后，的确货真价实不疑作假，于是将信将疑地让郭业在外面等候，其中一人拿着铜牌飞奔回府相报。

很快，守兵去而复返，一改刚才满脸质疑的态度，变得格外热情地邀请道：“驸马大将军有令，让卑职带崔使节的通译官进府见他。我家大将军就在书房中。”

驸马大将军？

郭业暗暗琢磨了一下这个称谓，只有高昌国本国的士兵才会这么称呼末叶鞞。看来这些守兵都是末叶鞞从高昌国带过来的了。

“好的，有劳。”他笑着点点头，扭头向砮霜使了使眼色，示意她跟上，随后进了末叶鞞的府邸。

见惯了长安世家门阀宅邸，时常出入大唐皇宫的郭业，自然看不上末叶鞞这种品相偏低的宅邸，一路无心游赏，随着那名守兵到了末叶鞞府中的书房。

守兵领着二人进了书房，便主动退下，并将书房门带了出去。

郭业入眼便见着末叶鞞正蹲在地上拿着一块磨刀石，咔毗咔毗地磨着他的战刀。

尼玛，书房里磨刀，还真是个粗人武将。

此时他稍稍打量了一下末叶鞞这间所谓的书房，当真是挂着羊头卖狗肉，狗屁书房啊，连一个像样的书架都没有。双眼所见，不是挂着铠甲，就是挂着刀盾，尤其是一面墙壁上，挂着各式各样的马刀，看制式有大唐的横刀，有吐蕃的弯刀，竟然还有产自天竺乌兹的大马士革刀，而且还不止一把。

好家伙，这可是好东西。

看来这个末叶鞞还有收藏刀具的兴趣。

“呼～磨完了！”

末叶鞞将磨刀石随手一扔，然后将手中那把战刀放在手里，缓缓站起顺手抄起一片干布小心翼翼地擦拭了起来。

最后走至刀墙，将那把战刀视若珍宝般挂了上去。

随后，看着郭业与砮霜，问道：“本将军的书房还真没用下人来过，念在我那结拜兄弟的份儿上，你俩还真是头一拨。怎么样？本将军的书房是不是与众不同啊？”

呃……

郭业见末叶鞞真拿自己当下人看待，感觉被鄙视了，心里一阵无奈。

不过口中一阵恭维道：“是啊，今天小人能够来末叶鞞将军的书房本是荣幸之事。再见到书房中竟然收藏了这么多宝刀，更是三生有幸啊！与众不同，当真是与众不同。寻常人的书房透着一股子酸气和迂腐，倒是末叶鞞将军的书房，俨然透着一股英武之气，小人刚才大气都不敢喘上一声呢。”

“哈哈，你这小小通译官倒是会说话，老子爱听！”

末叶鞞放声大笑，貌似被郭业戳到了爽处，人也变得热络了起来，冲郭业和砮霜挥挥手，示意道：“坐吧，自个儿找地方坐。”

“多谢大将军！”

郭业与砮霜相继坐了下来。

二人坐罢，末叶鞞才问道：“怎么？我那个义弟崔明珠自己不来，让你们来找我作甚？”

郭业笑道：“我家崔使节还在王宫作客，嘿嘿，云容王后和拔灼可汗太热情，硬是挽留我家使节大人多住些时日。这不，崔使节才打发小人来拜访末叶鞞大将军您。”

“云容和拔灼这两个贱人会这么热情？”

末叶鞞有些不悦地哼道：“哼，没安什么好心呢吧？八成这两个贱人想要独自跟高句丽结盟，没将我们高昌国算在内呢。”

“呃……”

郭业一阵哑口无言，不过心里却是微微兴奋，因为他真的猜对了，西域诸国联盟并非真的铁板一块。

“好啦好啦。”末叶鞞用力地挥挥手，突然变得有些烦躁起来，说道，“我那义弟派你们二人来登门，肯定不是单单来看我吧？不然的话，也不会让你二人空着手来我家，这种失了礼节的举动，八成是临时起意的吧？莫不是遇到了什么棘手之事需要我这个结拜大哥帮忙？”

“啊？”

郭业心里微微一惊，暗骂自己，该死，怎么忽略了这个细节，竟真的空手来末叶鞞府上，真是忙中出错。

这时，砒霜也是略微低下了头，看来她也刚刚才意识到。

郭业暗自庆幸，庆幸末叶鞞没有往歪处去想，不然这戏还真唱不下去了。

随即，他硬着头皮回道：“大将军目光如炬，真是半点都瞒不了您！”

末叶鞞道：“好了，别兜圈子了。说吧，我那义弟让你们俩临时过来找我，是为了什么事儿？”

听到末叶鞞说出这句话，郭业暗暗嘀咕了一句，看来今天真是出门对了吉时，幸运啊！

于是，他起身拱手，恭敬回道：“好的，事情是这样的……”

## 第1199章游说

“事情是这样的。”郭业说道，“我家崔使节当日在进城的时候，看见有人押着奴隶囚车路过。其中一个年轻的女奴隶长得貌美如花，我家使节大人动心了。一打听之下，竟是吐蕃最大的奴隶头人嘎达儿家的奴隶。”

“你是说我那结拜义弟看上了一个女奴隶？还是嘎达儿家的？”

末叶鞞露出一个暧昧的笑容，乐道：“汉人有句话说得好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理解，理解，哈哈，既然看上了，就买下来呗！奴隶本来就是拿来买卖赚钱的嘛，无论多好的奴隶，只要你花得起钱，就可以买来。难道嘎达儿还会跟钱过不去？或者说，我那兄弟钱不够，派你们来找我借钱？哈哈，这好办！”

“不不不~”

郭业摆着手，说道：“大将军误会了，我们家使节大人不差买一个奴隶的钱，关键是当时嘎达儿大头人不肯卖。说这女奴隶给多少钱都不卖，他要留着自己享用。”

“哦？”

末叶鞞说道：“这就难办了，君子不夺人所好嘛，强买强卖这事儿对平民还好说，但我那兄弟远道而来，的确不合适做这种行径。再说了，嘎达儿这人虽然出身低贱，不过却是逻些城的地头蛇，貌似跟云容那女人关系还不浅。咦？不对啊，嘎达儿两天前不是暴毙在府里了吗？我那兄弟今天让你过来跟我说这事儿，莫非有别的心思？”

郭业点点头，笑了笑，说道：“是啊，我家使节大人本已死了心，就是因为嘎达儿大头人前两天过世了，这才又起了心思啊。”

末叶鞞皱着眉，问道：“什么意思？”

郭业道：“我家使节大人希望末叶鞞大将军您出手，帮他前往嘎达儿府上去讨要那个女奴隶。他说，以大将军您的身份，再加上现如今高昌国与吐蕃的同盟关系，肯定能向嘎达儿府上讨要到这个女人。不看僧面看佛面，末叶鞞将军只要肯出手，他相信您绝对能办得到。花多少钱都无所谓，到时候我会将这笔钱补给您的。”

“嘿，我跟他都结拜兄弟了，还谈什么钱？”

被郭业戴了这么一顶高帽，末叶鞞还是有些飘飘然，但他还是没有一口应承下来，而是说道：“只不过嘎达儿现在虽然死了，但他的儿子嘎巴思还在啊。你想想看，他老子死了，我去他府上讨要嘎达儿生前留着自己享用的女人，这些会不会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啊？而且，在吐蕃有这么个风俗，如果是主人专享的女奴，主人一死，这女奴是要陪葬的。我这个时候去索要女奴，这不是给人下面子吗？我想嘎巴思这小子再怎么蠢货，也不会这么没种吧？到时候这小子告状告到云容这个女人那儿，徒惹事端啊。”

女奴陪葬？而且还是活人陪葬？

他妈的，郭业心里不由一阵臭骂，奴隶制国家就是奴隶制国家，早晚让你亡了国。

藏起心里的愤怒，他突然笑道：“末叶鞞将军有所不知啊，据说今天中午，嘎达儿的儿子，唯一的继承人嘎巴思少爷，被人刺杀在城西的一家客栈中了。这个时候，嘎达儿府里恐怕早已乱成一片了。估摸着连个主事的人都

没有了。”

“什么？”

末叶鞅神色一凛，有些不可置信地惊呼道：“竟有这种事？”

郭业道：“将军如果不相信的话，尽可以派个府里的下人去打听打听嘛。现在城里不知道有没有传扬，但现在嘎达儿府外头肯定可以一目了然。”

“好，你先等等，本将军先派个人去打听一下。”

说着，末叶鞅走出书房，在门外唤来一人，吩咐了一通。

随后回到书房，冲郭业说道：“你们且先坐着，如果这个消息属实，本将军还真能帮你们这个忙。来，本将军给你们展示展示如何磨出一把好刀来。”

说罢，自顾走到刀墙取下一把吐蕃弯刀，然后蹲在地上抄起磨刀石，咔嚓咔嚓……又埋头磨起了刀来。

而郭业和砒霜彼此相视一眼，嘴角皆是噙笑，看来这事儿九成九没有问题了。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末叶鞅终于磨完了一把刀，郭业和砒霜的耳朵总算可以摆脱这刺耳的磨刀声了。

恰恰此时，那名负责去打听消息的下人也去而复返，进书房回禀了末叶鞅，确有其事，嘎巴思少爷于今日中午，在城西一家客栈被刺身亡。现在满城都在缉拿凶手，而嘎达儿府里已是无人主事，乱成了一锅粥。

“可惜了~”

末叶鞅轻微摇了摇头，竟有几分同情地说道：“嘎达儿、嘎巴思父子，竟在短短两天之内双双丧命。一个暴毙，一个被刺，也真不知道他们家祖上造了什么孽，竟然这么报应子孙。”

郭业心中好笑，他真想跟末叶鞅揭秘，其实真正的嘎巴思早就死了，至今尸骨不见，不知道被乌鸦他们扔到哪里去了。

“不过这嘎达儿父子干得就是买卖奴隶的活，而且他们家几代人都干得这种买卖，死在他们家的奴隶不计其数，这报应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末叶鞅俨然不怎么看得上买卖奴隶的嘎达儿家族，随后点头道：“好了，通译官，咦，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郭业灵机一动，胡诌道：“回禀大将军，小人姓豆，名泥丸！田豆之豆，土泥之泥，丹丸之丸。”

“豆泥丸？”

末叶鞅一乐，笑问道：“高句丽还有姓豆的？”

郭业暗乐一声逗你玩，然后继续胡诌道：“有的，不过少见。小人这个豆姓在高句丽是小的不能再小的姓氏。所以在高句丽名声不显。而且高句丽豆氏一直都附庸着名门望族的崔氏门阀。小人跟着崔使节大人已经足足十年了。”

“哦，原来如此！”

末叶鞅显然接受了郭业这个略有可信度的解释，随后赞许了一声：“豆通译官倒是忠心的很！好了，你回复你家崔使节，嗯，告诉我那兄弟，这件事儿我替他办了！这女奴叫什么？”

郭业忍住心中狂喜，平静地回道：“当日打听过，叫做塔吉娜！如今应该就被关押在嘎达儿府上。”

“好，只要这女奴没有被陪葬，我今天就给我那兄弟将人讨要出来。”

末叶鞞拍着胸脯保证道：“至于钱嘛……”

郭业立马接上：“钱绝对可以放心，我家崔使节说了，先让大将军您垫一下，回头他一准还你。”

“呔！”

末叶鞞呵斥一声，道“什么钱不钱？我跟他是结拜兄弟，谈钱多见外？再说了，凭我末叶鞞的身份，去他嘎达儿府上要个女奴隶，还能用得着钱？那是给他们家面子，好吗？”

“好了，你俩在这儿呆着，我去去就来！”

末叶鞞仿佛刻意证明着什么似的，抬脚就走出书房，走至门口，嚷嚷道：“本将军现在就将人给你们弄回来，你们且坐坐，一会儿就把人给带走！”

说罢，人已走出书房，开始在书房外呼喝起随扈兵卒。

郭业和砒霜两人留在书房中，面面相觑。刚才末叶鞞可不是这么说的，这尼玛一听嘎达儿父子两都挂了，怎么就雄起了呢？看来，这也是位见风躲火，痛打落水狗的主儿！

## 第1200章塔吉娜

两个时辰之后，夜风挂卷着地上的落叶飘荡在逻些城中的大街小巷里。

整个逻些城，淹没在黑暗之中，就连天边稀疏的星月，都被泼墨乌云吞噬。

今夜的逻些城，天黑冷瑟，街上做买卖窜巷子的人，都早早歇息打烊返回家中去了，一片寂寥，一片昏暗与沉压。

城东，高昌国大驸马末叶鞞的宅邸。

此时的宅邸书房中，郭业正双手负背来回踱步着，口中念念有此，貌似有些心不在焉。

砒霜倒是稳当，坐在那儿吃着下人送来的胡饼充饥，旁边放着一个随身携带的酒囊，酒囊瘪瘪，所剩无几。

砒霜吃完最后一口胡饼，将手在袍子擦拭了一下，看着来回踱步的郭业，说道：“大人，坐下来歇会儿吧，您都转了一天了。”

郭业稍稍放缓脚步，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有些着急地说道：“这都去了小两个时辰了，末叶鞞怎么还没回来？难道这里头出了岔子？奶奶的，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下次想要再救回塔吉娜，可就没戏了。”

“嗝儿~”

砒霜打了个饱嗝儿，有些不好意思地掩掩嘴，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末叶鞞之前不是说小事一桩，没问题吗？大人无需着急。坐下来歇息一下吧。兴许咱们晚上还要找地方安顿塔吉娜姑娘呢。”

“哪有这个心思啊？”郭业这时停下了脚步，摇头苦笑道，“不见到末叶鞞亲自将塔吉娜带回来，我这心就一直悬着。”

砒霜无语，一时不知如何宽慰郭业了。

突然，她小耳朵一竖，眉头微蹙，貌似听到了书房外的响动，低声说道：“大人，好像有人冲书房这边走来了。”

郭业也听到了脚步声，而且还不止一个人，心道，莫非末叶鞞回来了？

随即，他冲砒霜嘘了一声，提醒道：“记得演戏，我是豆泥丸，不是你大人。”

砒霜唔了一声，表示收到。

沙沙沙~

一阵脚步声渐渐清晰，嘎吱一声~

书房门被推开了。

正是换了一身制式铠甲，手提一把长刀的末叶鞞。

咣当~

末叶鞞有些惫懒地将长刀扔在桌子上，大叫一声：“他奶奶的，可算是回来了！”

而随末叶鞞进来的两名守兵，正扶着一名披着长发颇为凌乱的女奴隶进来书房。

这女奴隶一身宽大的藏袍却遮掩不住她的婀娜身材，低着头看不清样貌。

郭业心里一急，冲上前去将对方的下巴稍稍用手抬起，边看边问：“你就是塔吉娜？”

好一张五官精致的鹅脸小美人，双颊酡红应是高原红，颧骨略高，吐蕃女人特有的容貌还是让郭业看出了她与中原女人最大的区别。

虽然对方没有马上承认，但郭业感觉到，这个女人九成九便是王伯当日思夜想，甘心为对方殉死的塔吉娜。

“哼！”

这女人并未回郭业的话，而是冷哼一声，双眼迸火地怒视着他。好家伙，好大的仇恨！

女奴隶没有回答，但末叶鞑却已经给了答复：“哈哈，你这小小通译官，哦，对对，你叫豆泥丸豆通译官。你倒是比你家崔使节还要色急不成？”

郭业听罢，心里不由一阵警醒，对啊，我这个时候可不能表现得太着急，明明是崔明浩惦记这女人。我这么猴急，不成了皇帝不急太监急了？

随即，扭头尴尬地冲末叶鞑一笑，口称：“失礼失礼，让大将军见笑了，我这也是替我家使节着急来着。”

“理解理解。”末叶鞑一副我明白我懂得的暧昧表情，笑道，“这女人就是我那兄弟相中的塔吉娜无疑。啧啧，不得不说，我那兄弟还真是有眼光，这吐蕃女奴隶要身材有身材，要脸蛋有脸蛋，而且这脾气也跟小野马似的，够辣够有劲！嘿嘿，对胃口，非常对老子的胃口。”

说到这儿，末叶鞑吞了吞口水，淫笑道：“要不是我那兄弟点名相中了她，本将军还真有心思收她当个姬妾什么的。哈哈……”

“呸！”

被两名吐蕃守兵控制住的塔吉娜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唾沫，以示不屑和愤怒。

“哈哈，你瞧瞧，连吐口水都那么带劲。”

末叶鞑不怒反笑，冲郭业喊道：“这么一匹脱缰的小野马，我真不知道我那兄弟能不能降得住啊？”

郭业闻之不由一阵猜疑，莫非末叶鞑这厮见塔吉娜美貌，也动起了歪心思？

卧槽，那老子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白费劲了？

为防止末叶鞑这个时候对塔吉娜动歪主意，郭业立即说道：“这个没问题的，我家崔使节大人自有御女之道，在我们高句丽国那可是出了名的。现在时辰不早了，我们先带这塔吉娜先离开将军府，好回去跟我家大人复命。改日，我们家崔使节一定会登门拜访，亲自上门跟大将军致谢的！”

末叶鞑貌似没有放郭业立即走的意思，而是质疑道：“这塔吉娜一离开我这儿，势必就跟脱缰的小马驹似的，你确定就你们两人便能带回去？要不，先将她关押在我这儿算了。回头等我那兄弟出了王宫来我这儿，再将她带走吧。如何？”

“啊？”

郭业暗骂一声王八蛋，果然没那么容易带走塔吉娜。

随即，他笑道：“能带走的，末叶鞑大将军您已经帮了我们太多了，而且我家崔使节也想早点见到这个心仪的女人。这个就不劳烦大将军您了。您放心，我保证这个女人会乖乖地跟我们走的。”

说着，他冲砮霜使了一个眼色。

砮霜见机，缓缓站起走到塔吉娜的身边，然后隔着那两个守兵在塔吉娜



耳边轻声细语地嘀咕了两句。

紧接着，异状陡生。

只见塔吉娜脸色骤变，似惊喜，似兴奋，似感动，突然开口说话道：“我愿意跟他们走，请放开我！”

“啥？”

末叶鞞见到一直没有开口说过话的塔吉娜，竟然主动要求跟郭业他们走，不由纳闷道：“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是怎么办到的”

郭业笑道：“嘿，这侍女是奉了使节大人的命令，亲口给塔吉娜带话的，我家大人说，只要她肯乖乖顺从，将来就享尽荣华富贵，不用再做奴隶。”

“啥？”

末叶鞞瞪大了眼睛，又是一声惊呼，呐呐道：“就，就这么简单？”

其实他心里也后悔，他妈的，这些老子也能答应她啊！

不过事已至此，他自然不能跟郭业抢这女奴隶了，毕竟这是他结拜兄弟点名要了的。人家都愿意跟对方走，那他还能从中作梗些啥？

随后，他点点头挥挥手，示意那两名守兵放手，然后说道：“既然如此，那现在就把人交给你们了啊！”

郭业又侧过脸冲砒霜点点头，示意她将塔吉娜扶住，先带出书房，免得末叶鞞一会儿有变卦。

砒霜会意，搀扶着塔吉娜先行出了书房。

郭业拱手拜谢道：“那小人也先行告退了，来日我家崔使节一定会登门致谢，感觉大将军今日的援手之德的。”

“且慢！”

末叶鞞忽然唤住郭业，脸上露出一丝诡秘的微笑，冲郭业招招手，说道：“你先等一等，本将军也有话劳烦豆通译官帮我传达一下，传达给我的结拜兄弟崔明浩。嘿嘿，帮忙总不能白帮忙吧？这话，你一定要替我转达给我的明浩义弟！”

擦～

郭业心里一愣，原来还有后续呢？

## 第1201章脱困

“还请末叶鞑大将军明示。”郭业停住了脚步，回身问道。

“哈哈，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

末叶鞑笑着摸了摸自己的后脖颈，龇牙笑道：“你回去之后替我转告我那位义弟，你就跟他说我的岳父，高昌国王鞠文泰欲邀他共聚晚宴。嘿嘿，你记得提醒他，西域联盟不仅有吐蕃和薛延陀，还有我们高昌国嘛。至于突厥汗国和柔然部落，跟我们高昌国的关系才是三位一体啊！”

“呃，明白了！”

郭业是真明白了，敢情儿是高昌、突厥、柔然三国对于高句丽使节的到来也动起了歪心思，也想着拉拢高句丽国，不愿看到薛延陀和吐蕃这对狗男国度再平添实力啊。

所谓的西域诸国联盟，果真是暗流涌动，并非是李绩所言的，并非是表面所见的，真如铁板一块啊！

这正是郭业所愿意看到的，也正是大唐帝国所看到的，这种局面完全符合大唐目前的利益。

他心里偷着乐，脸上却是一本正经，拱手正色道：“请大将军放心，小人一定转达。我家崔使节能在万里之外的吐蕃国与大将军您结为兄弟，此乃缘分。如果我大高句丽国能与高昌国永结百世之盟，定能成为一桩旷世美谈！”

“哈哈，你这小小通译官会说话，哈哈，说得老子心里舒坦儿。”

末叶鞑甩手大步走至郭业跟前，重重地拍了他一下肩膀，赞道：“你姓豆，是吧？豆通译官，回头我一定在我那义弟面前美言美言，让他回到高句丽之后，向婴阳王举荐你。像你这种既有能力又有趣儿的人，干这种通译官的差事，实在是太屈才了。”

郭业听罢心里直吐槽，尼玛的，张口闭口小小通译官，幸亏老子不是，否则还真能让你丫气吐血。

“多谢末叶鞑大将军的褒奖和举荐，小人一定将将军的话转达到我家使节大人耳中。”

说罢，郭业便拱手告辞，返身出了书房。

看着郭业离去，许久之后，末叶鞑由衷地赞叹一声：“伶俐，这小小通译官真是伶俐，可惜是个高句丽人，而且还是崔氏门阀的附姓家奴。人才啊，真是人才，可惜了～”

良久，书房中尽是末叶鞑的唏嘘和感慨。

.....

.....

郭业、砮霜、塔吉娜三人离开末叶鞑府，出来大街。

塔吉娜突然用力甩开砮霜的搀扶，站住脚步质问郭业两人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你们会认识王伯当王大哥？你们不是高句丽人吗？怎么会说是王伯当大哥托付你们来吐逻些城救我？”

“呃.....”

郭业摊摊手，无奈地笑道：“塔吉娜姑娘，你一下子问这么多问题，我该如何回答你？你放心，我们是来帮助你的，不然也不会费尽心思诓骗末叶鞑将你从嘎达儿府中脱困了。”

“对啊，塔吉娜姑娘，你看看现在我们在哪里？离末叶鞑府只有五十步之遥，而且这里是城东，随时都会有城防士兵巡弋。”

砒霜插嘴道：“不如我们先找个安全的地方，坐下来再聊？”

塔吉娜思索一番，觉得两人说得都在理，于是点点头同意道：“好，我知道出了城东之后再拐两条巷子有一处地方，那里是个酒馆，昼夜都营业，而且都是贫民百姓才会去的地方。通常情况下，那里不会城防兵来巡查，因为那地方很穷很破落，根本没有油水可供他们捞。”

“好，就听你的。”

郭业抬抬手，示意道：“你前边带路，我们跟着你。”

“好，你们跟我来。嘶……我身上有伤，都是嘎巴思这畜生用鞭子给打得，所以不能走得太快。”说着，塔吉娜便行动缓慢地朝着前面带起路来。

郭业见状，赶紧吩咐道：“砒霜，你扶着她。”

“不用！”

塔吉娜扭头低声拒绝道：“我自己能走！”

好一个倔强的吐蕃女！

郭业暗赞一声，冲砒霜摇摇头，随塔吉娜自行前边走路。

约莫过了半柱香的功夫，三人出了城东富宅区，又拐了两条小巷子，折进一条黑漆漆且脏又乱的小胡同里，终见到些许亮光。

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酒馆就坐落在胡同里。

此时酒馆里早已没了酒客，便是有也只是醉猫三两，趴在酒桌上呼呼打起了酒鼾。

郭业跟着塔吉娜进去之后，扫视一眼酒馆内，还真是小酒馆，还真是给贫民百姓喝酒的地方。入眼处，就那么几张残旧的酒桌，一股呛鼻子的劣等酒气扑面而来。柜台上的老板已经昏昏欲睡，若不是郭业他们进来，恐怕酒馆老板早已进入梦乡了。

塔吉娜貌似很熟悉这儿，找了酒馆里一张偏远的空桌之后坐了下来。然后用吐蕃话让那老板送上来酒壶好酒，顺便切点牦牛肉。

一会儿，酒肉上桌，知道塔吉娜此时囊中羞涩，砒霜赶紧先结了酒钱，示意那老板退下。

塔吉娜颇为豪爽地自顾喝了两碗酒，又用了一点牛肉之后，举起第三碗酒，冲郭业二人说道：“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今天你们救了我，在这儿我先谢谢你们二位。先干为敬！”

咕咚～

又是一口焖！

郭业见状由衷赞道，真尼玛豪爽啊！难怪跟王伯当这个情场白痴能尿到一壶里。长着娇艳的容貌我见犹怜，骨子里却是一个豪爽的女汉子，正是王伯当的菜儿啊！

随即，他和砒霜亦是斟酒举碗，示意道：“好，塔吉娜姑娘豪爽，咱也不能矫情，干了！”

说罢，两人亦是一碗到底，满饮！

三人喝罢，塔吉娜一抹嘴角的酒渍，猛地站了起来，拱手问道：“三碗酒我喝了，感谢的话我也说了，现在你们可以说说，你们到底是谁了吗？我看你们不像高句丽人，但你们为什么会认识王伯当大哥？不然的话，我是不会

随你们离开这些城的。因为我有理由相信，你们是云容那个魔鬼派来试探我，想要从我手中得到那份军事机密的细作！”

郭业听完她这番话，不由脸上一怔，暗暗惊叹！

好家伙，到底是搞谍报工作的女人，这敢于怀疑一切的精神，完全就是符合东厂密谍的最高精神啊，这是一个优秀特工所具备的最佳素质嘛！

## 第1202章破酒馆

“好，塔吉娜姑娘，你先坐下！”

郭业生怕塔吉娜一冲动，闹出动静来引来事端，安抚道：“你坐下来，我慢慢和你说道，我会让你打消心中那点疑虑和猜忌的。”

“洗耳恭听！”塔吉娜很配合地坐了下来。

郭业稍稍整理了一下思绪，说道：“你怀疑我是云容的细作，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你这是你的职业本能。但我却能说出一些云容所不知道的，却与你息息相关之事，那足以说明我不是云容的人了吧？”

塔吉娜伸伸手，请道：“你且说，真假如何我自能判断。”

“好，那我问你，我知道你在吐谷浑大草原与王伯当日久生情，且两人隐居在图尔兰山脚下的一处简易小院里。这个云容总归不知道吧？”

“那处小院是你跟王伯当两人一手搭建而成的，白天你们就在图尔兰山脚下牧羊放马，到了夜里你们就回到那处小院居住。如果夜里繁星闪烁天气正好的时候，你们还喜欢躺在院里的一处草坪上，仰望夜空数着星星玩，还聊着各自的开心事儿。这个云容总不知道吧？”

“你跟王伯当在图尔兰山脚下，一共养了十只羊羔子，还有二十只马驹儿。而且是跟吐谷浑草原山一个牧人买的。你们之所以信任那个牧人，不担心他泄密你们的住处，是因为王伯当曾经救过那个牧人一家的性命。这个云容总该不知道吧？”

“还有，王伯当使刀持剑用右手，但他喝酒习惯性用左手，这个应该是很秘密的事情了吧？云容再怎么消息灵通，这个她总不知道吧？”

“还有，还有最后一个秘密可以力证我不是云容的人。”

郭业看着一脸目瞪口呆的塔吉娜，贱兮兮地笑道：“你跟王伯当两情相悦，日久生情，住在图尔兰山脚下这么久。却一直都没有同屋而住过，是不是？如果王伯当没跟我撒谎的话，你们应该只是结过吻，唔，而且就那么一次，就在图尔兰山上。呃……那一天，风和日丽，凉风送爽……”

“好了！”

“够了！”

“别说了！”

塔吉娜猛地整个人窜立起来，霞飞双颊酡红迷色，仿佛喝醉了酒一般，狠狠跺了一下脚，有些恼羞成怒地嗔骂道：“这个死人，怎么把这些事都跟你说了？真是不知羞耻，混蛋，混蛋~”

“哈哈，小嫂子，这回你总该信我了吧？”

郭业见塔吉娜这架势，俨然不再怀疑自己了，于是打趣道：“我王伯当大哥对小嫂子你可是片痴心，到了长安之后仍是念念不忘小嫂子你啊。”

“他真去了长安……”

塔吉娜微微蹙眉，几分惆怅地说道：“他去长安无异于自投罗网，唉，是我害了他，是我了害了他啊。我本想着拿到七城布防图之后，利用这件东西来要挟云容和嘎巴思，让他们放还我爹娘，还有我的弟弟。最后与他双宿双飞，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永不再回来。没想到他还是去了长安。我不该隐瞒身份欺骗他啊。他，他现在还好吗？”

“好？怎么好？小嫂子你一声不响不辞而别，他担心朝廷会追查到底，所

以替你去了长安顶罪。”

郭业说道：“他也是死脑筋犟驴子，说啥都要前去刑部衙门自首，替你赴死。幸亏拦得及时啊，不然的话，现在你们恐怕早就人鬼殊途，阴阳永隔了。”

塔吉娜神情紧张地追问道：“这么说，他现在还是安全的，对吗？”

郭业道：“那是，若不是我一力反对，将他强行拦住藏了起来。估摸着早就午门斩首，喀嚓一声，人头落地了！所以说，他暂时是安全的。”

“你？”

塔吉娜颇有些惊疑地看着郭业，几分不信地问道：“大唐长安，天子脚下，你有这个能耐保他？”

卧槽！

郭业撇撇嘴，哼道：“什么叫我有这个能耐？门缝里看人，小瞧人了吧？”

这时砮霜及时喊道：“你可听好了，现在坐在你对面的可是大唐礼部尚书，堂堂的平阳郡公，当今大唐陛下跟前的红人——陇西郭业郭子仪呢！你可莫要有眼不识泰山才是！”

“啊？你就是郭业郭郡公？”

塔吉娜听闻砮霜的介绍，顿时面色骤变，波澜大起地惊叫道：“原来你就是伯当大哥口中的郭业？我听说过你，我也知道你的事儿。当初云容训练我的时候，我要刺杀的最高目标就是大唐平阳郡公郭业。所以，你的名字已经列入西厂的必杀名单之中。”

“他奶奶的，云容这个贱女人！”

郭业一听云容竟然如此歹毒，还将自己设为西厂第一刺杀目标，不由骂咧咧道：“这贱女人还真对老子念念不忘地惦记着。靠，总有一天，老子要将她碎尸万段，让她千人骑万人草！”

塔吉娜缓缓离开位置，走到郭业跟前，盈盈一个欠身，拜道：“见过郭郡公，今日得郭郡公相救，塔吉娜铭感五内。之前郭郡公与这位姑娘打着高句丽人的名号，再加上云容那个女人屡次派人来跟我索要七城布防图，甚至不惜拿我父母和小弟的性命相威胁，所以塔吉娜一时分不清敌友，误会了郭郡公，还望恕罪才是。”

“小嫂子快快免礼！”

郭业赶紧将塔吉娜扶了起来，笑道：“这次我们过来就受了我王伯当大哥的委托，将你救回长安免遭毒手。而且只有你回去之后，才能解释此间背后的阴谋。不过小嫂子你放心，到了长安肯定不会让你去顶罪来证明王大哥的清白。我自有办法保你们无事。顶罪之人，我自会找到云容的团伙押往长安。”

“如果能让伯当大哥平安无事，塔吉娜就算是死也无所谓！”

塔吉娜坚定地说道：“再说了，郭大人如果不能将云容缉拿回长安的话，根本不足以揭开此次事件的阴谋。毕竟我才是此次吐谷浑计划的执行者。”

郭业道：“小嫂子放心，我已经拿到了英国公李绩亲自手书一封，他在信中会证明此次吐谷浑盗宝和误杀段志德将军之事，并非你们是主谋。如果真要押解人犯的话，我回头想办法提溜一个吐蕃大官回去就行了。反正这事儿不会祸及到王大哥和小嫂子你们二人。现在紧要之事就是小嫂子随我离开

逻些城，离开吐蕃返回大唐，好让王大哥放心。不然的话，他还是决意替你赴死啊。这人，就是轴就是犟！”

“多谢郭郡公！”

塔吉娜又是道了个万福，随后摇头道：“不过暂时我不能跟你回去，因为我的父母还有弟弟都在嘎巴思手中。我若一走，他们肯定要遭了毒手。”

“呃……”

听到塔吉娜坚持不肯离去的理由，郭业顿时如鲠在喉，一时不知如何回复她了。

## 第1203章噩耗

“那个，那个，那个塔吉娜姑娘……”

郭业突然变得吞吞吐吐起来，颇有几分难以启齿的意思。

旁边的砒霜看郭业这般纠结，索性将心一狠，说道：“塔吉娜姑娘，实不相瞒，你的家人已经全都不在了。”

塔吉娜浑身一颤，惊愕道：“砒霜姑娘，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砒霜又要张嘴，却被郭业伸胳膊挡了下来。

只见郭业微微摇着头，叹息道：“小嫂子，很遗憾，你的家人悉数遇害，无一幸免！”

“不！！！”

塔吉娜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拼命地摇着头，激动叫道：“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撒谎，你在撒谎！！！”

“是真的，小嫂子，加害他们的凶手就是嘎巴思。”

郭业残忍地说出了事实：“这也就是你一直想用七城布防图要挟嘎巴思放还你父母，而他迟迟做不到的真正原因。因为在那之前，令尊令堂还有令弟都已经全部遇难。”

“不，不，我不信～”

嘭～

塔吉娜整个人瘫坐在地上，眼泪如涌泉般哗哗顺颊而下，双手不断捶打在地上，疯狂地哭喊道：“阿爸阿妈死了，我的弟弟也死了，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为什么上天也这么残忍，非要拆散我们一家人。我的弟弟也，只有八岁啊，嘎巴思这个畜生，泯灭人性，丧尽天良啊。”

呼～

塔吉娜突然从地上爬起，拔腿离开位置就要冲出酒馆。

不过还是被郭业强行拽了回来。

郭业喝道：“小嫂子，冷静！”

“不，你让开，我要报仇，我要亲手杀了嘎巴思这个畜生。”

塔吉娜双眼赤红如血，无尽的煞气喷薄而出，一字一字咬牙切齿顿道：“我要为我爹我娘，还我那死去的弟弟也，报仇！”

“这仇你不用报了。”

郭业没有避开让路的意思，依旧挡在她跟前，摇头说道：“嘎巴思已于日前伏诛。令尊令堂，还有你弟弟也的仇，我已经替你报了！”

“什么？”塔吉娜动容，不可置信地望着郭业。

“我家大人没骗你。”砒霜说道，“我们在城西集市的康吉客栈，伏击刺杀了嘎巴思。如果嘎巴思不死，你觉得末叶鞑能轻易将你从嘎达儿府里讨要出来吗？”

噗通～

塔吉娜双膝跪地，声泪俱下，连连磕头泣声道：“塔吉娜谢过郭大人，谢谢你们帮我手刃仇人，让我父母和我的弟弟也大仇得报。”

“小嫂子赶紧起来！”

郭业再次将塔吉娜扶了起来，安慰道：“小嫂子节哀，逝者已矣，活着的人且行且珍惜吧，唉……”



塔吉娜摇了摇头，执拗地说道：“不过我还能离开吐蕃。我家人的血海深仇除了嘎巴思之外，还有云容这个贱女人。她才是始作俑者，嘎巴思皆是奉她之命行事。这个贱人贵为吐蕃一国王后，却与外邦勾结祸害本国百姓。当初若非是她将我嘎巴思手中买来，我的父母怎会被押解来这邈些城中？吐蕃有多少的奴隶百姓是因这女人而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我要杀了她，我要杀了这个贱女人，我要冲进布达拉王宫中，杀了这个祸国殃民的贱女人！”

说到这儿，塔吉娜郑重地看了郭业一眼，歇斯底里喊道：“只有杀了云容这个贱女人，一切才能烟消云散。”

云容！

郭业心中再次将这个昔日的东厂叛徒念叨了一遍，随后摇头说道：“小嫂子，我不同意你去杀云容，无论你是为报家仇，还是为国为民，我都不会同意。因为你单枪匹马，无论你身手再好，胆识最佳，都没用。只要你一进了布达拉王宫，那就是陷入龙潭虎穴之中。别到时候碰不到云容一根毫毛，自己却失手被擒了。”

“纵是死，我也不在乎！”

塔吉娜坚持己见，执拗道：“只要有万分之一的机会，我都要试上一试，杀了这个魔头贱女人！”

“扯淡！”

郭业声音骤变，严厉喝道：“你死了倒是一了百了了，但你想过远在长安还身陷困境的王大哥没有？这次我们千辛万苦进吐蕃来邈些城，就是为了将你寻到。然后好将你带回长安，与王伯当大哥团聚。你若一日不出现，他便一日不会打消替你赴死顶罪的心思。难道你想他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在长安城？还是说，你就抱着自己死也要拉个垫背陪葬的心思？”

“伯当大哥……”

塔吉娜被郭业当头棒喝，轻轻唤出了王伯当的名字，怔住了。

郭业见状，稍稍语气转柔，又道：“小嫂子啊，逝者已矣，活着的人才要更懂得珍惜。你现在只有王大哥一个亲人了，而王大哥又何尝不是你这么一个人了？你多想想他，想想那个对你痴心一片，至死不渝的王伯当，也许你会冷静一些，不会暂时被仇恨所蒙蔽。”

塔吉娜貌似被郭业当头棒喝骂醒了，浑身上下不再似刚才那般焦躁和愤怒，犹豫在当场左右彷徨。

郭业突然做了一个主意，决定道：“这样，云容这个贱女人交给我。这个仇，我替你了结！”

说着，郭业不顾砒霜投过来惊讶的目光，继续冲塔吉娜说道：“你势单力薄，进布达拉王宫与找死无异。你给我七天的时间，七天之内我必杀云容。杀了云容之后，你便乖乖地和我离开邈些城，返回大唐回到长安城。”

塔吉娜泪痕斑斑地望着郭业，连连摇头拒绝道：“不，我不能让你替我涉险。这个仇，我不报了，我跟你们走，天一亮，我就跟你离开长安。”

“好了，别说了，我心意已定！”

郭业霸道地拒绝了塔吉娜的回心转意，说道：“这酒馆我看了下，好像也提供住宿。你现在就乖乖地去找酒馆老板要个房间，好好休息。这些天你就暂住在这儿。至于云容，交给我！”

塔吉娜道：“郭大人，我……”

“好了，不要多言了！”

郭业摆摆手，指着远处昏昏欲睡的酒馆老板，道：“去，你现在跟他要个房间。你如果再啰嗦的话，我会让你一辈子都见不到王伯当。”

“好，好吧~”

塔吉娜见郭业脸色变得凌厉起来，不敢再多做旁言，低着头朝着酒馆老板的位置缓缓走去。

看着她孤单落寞的背影，郭业轻轻叹道：“唉，父母至亲被害，如今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王伯当可是她唯一的亲人了。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我也不能让她冒这个险啊！”

“大人！”

砒霜忍不住心头的疑窦，问道：“大人，既然人已经寻到，我们明明可以明早离去，又何必再……”

“砒霜无需多言，我自有主意！”

郭业还是那么霸道，侧身指了指酒桌上的空碗，吩咐道：“来，斟酒，喝完这碗酒咱们也要两个房间，过完这夜再说其他！”

“遵命！”

## 第1204章大泥寺

翌日，醒来。

时辰尚早，但街上小贩早已穿梭如织，胡同巷子更有货郎使劲吆喝，忙不迭兜售着货物。

郭业下了楼，让砒霜给那酒馆老板交付房钱，替塔吉娜包下了七天的房钱。

貌似这酒馆老板是白班夜班轮着来，白天这酒馆老板竟是个吐蕃妇人，长得灰头土脸露出大板牙的奇丑妇人，应是昨夜那酒馆老板的妻子。

郭业终于明白那夜里守柜台的酒馆老板为何宁可熬夜，通宵达旦地做买卖也不回房睡觉了。

谁尼玛摊上这么一个媳妇，哪里还有搂着媳妇夜里睡觉的心思？

闲话不扯，此时酒馆里并无其他客人，郭业与砒霜坐到了昨夜那张酒桌上，随后随便要了一些吃食。

吃得差不多，郭业问道：“塔吉娜还没醒？”

砒霜点点头，道：“她的房间就在属下的隔壁，昨儿夜里好几次听到她啜泣哽咽，还有梦中呓语喊着爹娘。一直折腾到破晓，估摸着才睡着。”

“唉~”

郭业吃完手中最后一口东西，叹息道：“任谁经历了如此大悲大难之后，都不可能夜里睡得香甜的。好了，这七天她就暂住在这儿算了。等我们事成之后，再带她离开这城，早日返回长安去。”

“大人，属下有一事不明。”砒霜说道。

郭业莞尔一笑，摇了摇头，说道：“我知道你想问什么，昨晚憋到现在也够难为你了。我知道你想问我，既然塔吉娜已经找到了，为何还不早点离开这城，何必再去布达拉王宫涉险刺杀云容，徒生事端，是吧？”

砒霜唔了一声，点头承认道：“是的，属下就是这么想的。大人进吐蕃来这城，不就是为了尽快找到塔吉娜吗？既然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经完成，属下认为就该早些撤离才是。”

“其实你说的对，目的已达，任务完成，就该早些撤离。徒生事端，万一出了什么不测，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

郭业笑了笑，说道：“但是，你不觉得就这么离去的话，太过便宜云容那个贱人了吗？而且如果继续任云容这个贱人逍遥世间，不知道以后还会出什么幺蛾子。这个女人必须才除，而且只要除掉云容这个重要的枢纽，也许还能趁机破坏，甚至瓦解他们这个所谓的西域诸国联盟。这样，兴许还能替英国公大军快速平定吐蕃局势，提供一份助力呢，你说是不？”

砒霜张嘴欲说，郭业摆摆手，继续说道：“你先听我说，于公于私，我认为云容这个女人非除不可。于公，刚才我也说了，这个女人的存在对战局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于私，这个女人是咱们东厂出来的叛徒，一日不除东厂之威一日不能立，谁能保证将来东厂还会有第二个云容？我就是要东厂的所有番子知道，只要背叛东厂，无论是谁，无论他在天涯海角，我们都会将他诛除，以儆效尤！还有，塔吉娜是王伯当的女人，以我跟王伯当的交情，塔吉娜的血海深仇，我能置若罔闻吗？所以，不管于公于私，云容……必……须……死！！！”

“既然大人坚持，属下自当效死命！”砒霜不再劝阻，拱手回道。

郭业道：“好，塔吉娜暂时栖身在这酒馆里，接下来我们要做得就是尽快与卓远取得联系。”

“卓远？”

砒霜脸上闪过一丝难以言表的神色。

郭业道：“是的，因为要想除掉云容，我们如今势单力薄，不可能蛮干的。鲁莽蛮干无异于自寻死路。所以，潜入布达拉王宫行刺云容，这个办法绝对不可取。要想除掉她，还是要智取！”

“智取？”

砒霜问道：“莫非大人还是想借用卓远假冒高句丽使节的身份，继续做文章？”

“聪明！”郭业竖起拇指赞许了一下，问道，“砒霜，我们跟卓远之前定下的碰头是在什么日子？”

砒霜掰着指头算了算，回道：“巧了，就在今天下午！他会向云容和拔灼二人暂时请辞出宫，借游赏吐蕃国都欣赏异域风情的由头，下红山出来布达拉王宫。”

郭业又问：“碰头地点呢？”

砒霜回道：“逻些城中最大的一座喇嘛庙，大泥寺！”

“大泥寺……”

郭业低吟一声，皱着眉头一脸沉思，好似在脑海中搜刮着依稀记忆，约莫过了一会儿，他不敢确定地问道：“逻些城中的大泥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大泥寺应该是我们东厂安插在逻些城最深的一根钉子吧？”

“没错！”

砒霜回道：“大泥寺在逻些城中隐藏得非常好，就算当年宇文情执掌逻些城时，她都不曾知道大泥寺是我们东厂的。大泥寺，上至活佛葛丹，下至一百单八名喇嘛，里里外外，都是东厂的人。暗夜大人曾叮嘱再三，不到万不得已，不得启开大泥寺这枚钉子。现在，是时候了……”

“好，出发！”

郭业赶忙动身，与砒霜出了破落酒馆。

……

……

逻些城，城南犄角处，地处偏僻，远离城区和街市。

大泥寺，就坐落于此。

今日的大泥寺不似往日那般朝拜者络绎不绝，反而变得格外清冷。

因为王宫传来云容王后旨意，今日的大泥寺只准接待高句丽使节一行人。所以大泥寺的喇嘛们婉拒了普通百姓们今日入寺。

大泥寺门口，有几十名喇嘛把守着，不让闲杂人等入内。

而大泥寺最里处的佛堂小院中，一间禅房里。

年约四十几岁，身披鲜红的喇嘛袍的葛丹活佛正微闭着双眼，双腿盘在蒲团上，手中不停地转着经筒。

不过还是从葛丹活佛的眉宇间看得到，焦虑，满满地焦虑。

“嗤～”

一声轻浮地笑声从房中响起，正是房中的另一人，看着葛丹活佛笑

道：“瞧瞧，连新衣裳都换上了，你说你这是有多紧张啊？我告诉你吧，虽然你没见过咱们家番主，但是他这人特随和，也不摆架子，用不着这么紧张！”

“呵呵～”

葛丹微微睁开双眸，停止了手中转动的经筒，尴尬地笑道：“潜伏敌国这么多年，终于可以见到传说中的番主大人了，难免有些紧张。倒是让卓兄弟见笑了！”

“没事儿，咱们东厂弟兄是一家，你跟我还用得着这么生分？我虽未见过你，但我在暗夜大人口中可是听过你的名字。葛丹，暗夜大人让卓某给你传话——这些年，苦着你了！”

说话之人，正是假扮高句丽使节崔明珠的卓远！

## 第1205章葛丹

“唉……”

葛丹轻叹一声，摇了摇头，说道，“蛰伏这么些年，可不就是等着王师西进吗？没成想英国公大军竟然受挫，被西域几国联盟联手逼退至格尔木城一带。可惜了……”

叹罢，葛丹又再次闭起眼睛，继续转动起手中的经筒，大红鲜艳的喇嘛袍下，活佛扮相当真是宝相庄严啊。

啪～

卓远上前轻轻拍打了一下葛丹手中转着的经筒，乐道：“好了，别转了，你转得我眼晕，在我面前还装什么活佛大喇嘛？还是你当活佛大喇嘛当上瘾了？”

“嘿嘿～”

葛丹将手中的经筒轻放在地上，尴尬地笑道：“习惯了，这么些年一直都是这么过来。一天不转，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说着，葛丹站起身来，轻轻抚摸着自已今天特意换上的崭新喇嘛袍，道：“白天黑夜都穿这玩意，现在你让我穿别的，我都不知道怎么穿才舒坦儿了。”

卓远听着葛丹这番说得蛮是轻松，听着却蛮是心酸的话，心里一阵歉意，自觉刚才不该这么挖苦戏弄葛丹，随后宽慰道：“这些年，你的确不易，比我和砒霜斑鸠几人都要不易。至少我们在潜伏期时还能每日大鱼大肉，对酒当歌，而你却要学着大喇嘛过着苦修日子。唉，换做寻常人还真不一定能忍受得住这份孤寂和漫长啊！”

“是啊……这些年就连我手底下这一百单八名弟兄，都快成苦行僧了……”

葛丹摇着头，无言以对，因为卓远这番话的确说到了他心坎去了。

“咦，对了！”

卓远貌似记起了什么，突然问道：“今天我和番主要借你这地方掩人耳目碰个头。你有没有交代守在大泥寺门口的那些喇嘛，记得放行番主和砒霜那个疯婆娘进寺？”

“放心吧！”

葛丹点头说道：“我已经交代下去了，他们都是东厂的人，怎么会不识得东厂的档头令牌？你不是说一会儿砒霜姑娘会亮出东厂的大档头令牌吗？他们虽然不识得番主和砒霜姑娘，但却识得那块大档头令牌的。”

卓远哦了一声，道：“那就好。”

笃笃笃～

一阵敲门声突兀响起，紧接着外面传来声音：“葛丹活佛，寺外有一男一女，有一女的已经亮出了我们东厂的大档头令牌。属下已经将两人引至禅院外，就等活佛明示。”

“明示个屁！”

葛丹一听来人报禀，不由苦笑连连，隔着房门骂道：“既然已经亮出大档头令牌，那便是砒霜姑娘无疑了。她身边那男子肯定就是番主大人了，你竟然让他们在禅院外等着？混账，没有眼力劲。”

卓远亦是偷着乐，促狭道：“啧啧，你这手底下的兄弟真是当喇嘛当上瘾了，竟然不知是你大还是番主大，还敢把番主晾在外头。别磨叽了，赶紧的，咱们亲自去禅院外迎番主进禅房吧。”

说着，卓远拔腿破门而出，葛丹紧随其后出了禅房。

行至门口处，葛丹恶狠狠地教训了前来报讯的喇嘛：“以后把招子放亮点，那是我们东厂的番主，混球！还有，以后在东厂同仁面前别叫我活佛，我是东厂二档头！”

很快，葛丹和卓远走了五六十步到了禅房小院门口，正见着郭业和砒霜伫立当前。

两人正要行礼，却被郭业抬手喊话阻道：“我知道你是葛丹，我东厂在逻些城中扎得最深的一枚钉子。咱们暂且先省了这些繁文缛节，走，去禅院找个房间，时间紧迫，卓远若返回布达拉王宫晚了，铁定惹来云容的猜忌！”

“好，番主，请跟属下来！”

葛丹见传说中的番主大人竟然能叫出自己的名字，忍不住心中澎湃，带着郭业返回了小院，进了禅房中。

禅房内，郭业粗粗打量了一眼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一脸神情紧张的葛丹，轻笑道：“葛丹兄弟，东厂弟兄本是一家人，不需要这么拘谨。在说了，现如今大泥寺可是你的地盘，我们这几人在逻些城还要躲躲藏藏不敢暴露身份，你这地头蛇可要罩着我们呀！哈哈……”

“番主折煞属下了！”被郭业这么一逗乐，葛丹也渐渐放开了一些，心中暗叹，卓档头果真没骗我啊，番主大人的确随和。

“好了，大家都别站着，砒霜，卓远，你们二人也找个地方坐下！”

郭业吩咐了两人之后，自顾坐到葛丹搬来的一把胡凳上，问道，“咱们长话短说，借着葛丹的地方在卓远返回王宫之前，将计划敲定！”

“计划？”

卓远和葛丹异口同声，惊疑道：“莫非番主是要对云容这个叛徒动手了？”

“正是！”

郭业说道：“塔吉娜已经寻到，我们此番最重要的任务已经完成。接下来的七天时间，我们必须想办法铲除云容这个贱人，继而离开吐蕃返回长安。”

此言一出，卓远和葛丹纷纷面露欣喜。

卓远心中大呼，可算是快要回去了，吐蕃这鬼地方真是人呆的。

而葛丹则比卓远还要来得兴奋，因为早前暗夜大人曾派人送来密信，诛杀云容那一天，便是他潜伏任务完成，返回大唐那一日。

想想这些年在吐蕃蛰伏的日子，真他娘不是人过的啊，真是能把活人逼疯，能把好人逼成大喇嘛啊。

随即，葛丹急问道：“番主心中可有计划？”

郭业笑道：“诛杀云容也是临时起意，我心中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一个好汉三个帮，趁着你们三人都在，不如我们群策群力巧定这个诛杀叛徒云容的计划，怎样？”

葛丹抱拳道：“但凡番主有所差遣，葛丹及大泥寺一百单八名弟兄必效死命！”

“士气可嘉！”郭业赞道，“正是用人之际，会有你和你大泥寺这些东厂弟

兄们用武之地的。”

赞罢，郭业看卓远皱着眉头咬着嘴，好像在琢磨什么，不由问道：“卓远，在琢磨什么？来，说说你的想法！”

卓远嗯了一声，看向郭业缓缓说道：“属下这些日子在王宫中假扮高句丽使臣，云容和拔灼倒是对属下颇为上心，极尽拉拢。更是带着属下遍览了这王宫各处。所以对王宫地形，还有云容及拔灼时常出没的几处地方都有一定的了解。”

郭业听罢微微颌首，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当初傻虎挡任的就是王宫侍卫统领一职，自打他战死之后，貌似就已经没人对王宫地形了如指掌了。而卓远现在却能及时补上这个空缺，倒是一桩好事。

随即，他伸伸手示意卓远继续。

卓远道：“云容和拔灼白天时间除了处理政务，就是在几处殿宇内呆着，通常情况下都有数十上百的侍卫跟着。所以安防这块绝对是严密的。不过嘛，属下却在前些日子无意中发现一个秘密，也许，这个秘密就是我们诛杀云容铲除叛徒的一个契机……”



## 第1206章机会难得

“这个时候还卖关子？”

砒霜见不得卓远这幅小人得志的模样，冷冷呵斥道：“我看是番主平日太惯着你了，欠收拾！”

“你……”

卓远被砒霜这么一奚落，再加上有葛丹这个新来的在旁边看着，顿觉面子被扫了，于是抬臂怒指骂上三百回合。

可话到嘴边却噎住了，只得悻悻然地回了一道：“你个疯婆娘，老子不和你一般见识！”

一想到砒霜给乌鸦割脖子的情景，卓远立马又怂了。

好在郭业这时出来打圆场，斥责道：“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窝里斗？砒霜，你少说两句，让卓远把话说清楚。卓远你赶紧的，大老爷们磨磨叽叽，跟大老娘们有什么区别？”

又是各打五十大板的老法子，不过这俩斗气冤家就吃这套。“呃……知道了，大人！”

卓远说道：“属下最近在王宫里发现一个秘密，那就是拔灼和云容夫妇会每隔三天便会召集王宫里和逻些城中出名的大喇嘛进宫。”

郭业微微一怔，问道：“每隔三天便召集宫内和城中的大喇嘛，这对狗男女想干嘛？难不成还开什么法会不成？”

“嘿，大人还真猜对了！”

卓远道：“属下一开始纳闷，要说这两人都不礼佛，咋就那么虔诚呢？动不动就隔三天开个法会。后来属下花了点银子刻意打听了一下，敢情儿是最近云容屡屡做噩梦，梦见前任赞普松赞干布来索命，所以她这才拉上拔灼召集了宫内与城中的大喇嘛来做法事，超度松赞干布这条冤魂呢。”

“啊？哈哈哈哈哈……”

郭业抑不住大笑起来，乐道：“敢情儿是这娘们亏心事儿做多了呀？哈哈，活该，活他妈该！”

“咦？卓档头这么一说，属下倒也想起来了。”

葛丹一提喇嘛袍，站了起来若有所思地说道：“前些日子，大概在半个月前，宫里的确有人来过大泥寺，说是云容王后要在宫里定期举办法会，让各大喇嘛寺的活佛大喇嘛轮流进宫参加。属下担心在云容面前会露出马脚来，所以就让人拖延了一番，佯称最近身体抱恙在养病。说起来，明天又是三天一次的法会了，估摸着明天宫里还是会派人来大泥寺邀请来着。”

“哦？还真有这么一回事。”郭业摸了摸鼻子做了一番思索，摇头笑道，“你倒是不用担心她会怀疑你的身份。如果有怀疑，当初她满城搜捕和残杀东厂番子的时候，你也在劫难逃了。你的身份仅限于暗夜。就说这次，若不是砒霜和卓远早早得到暗夜的提醒，恐怕他们也不会知道有你这么一号人的存在。对了，葛丹，你说明天就是三天一次的王宫法会了？”

“是的。”葛丹点头回道，“照例，他们都是三天来大泥寺一次，邀请我进宫赴会。”

卓远也附和道：“没错，三天一次，错不了的！”

郭业又问道：“如果大泥寺答应进宫做法事的话，是不是云容就不会请别

人了？”

“那是自然！”

葛丹笑了笑，说道：“大泥寺好歹也是逻些城第一大寺，属下这个假冒的活佛大喇嘛是宁玛派中辈分较高的弟子，与当初的吐蕃国师鸠摩智一个辈分。算起来，这城中几大喇嘛寺的活佛都是我的师侄儿一辈。至于王宫里的那些喇嘛，基本上不是葛举派就是格鲁派，哦，就是通常所称之的白教和黄教，而我们宁玛派是红教，彼此传承不同。如果我大泥寺进宫举办法会的话，白教和黄教是要避退的，至于城中其他喇嘛寺的小辈活佛自然也不会前往的。”

郭业听葛丹解释完藏传佛教的几大派系之后，略微明白了一些，随后重重地点了一下头，说道：“这倒是一个机会！”

说着，他将头转向卓远，问道：“拔灼和云容举办法会的地方在布达拉王宫的什么位置？防范措施如何？”

“在松赞干布原先的寝宫，毕竟是驱鬼超度嘛，肯定是要在松赞干布生前的地方。”

卓远回道：“至于防范，属下打听过了，基本上举办法会的寝宫大殿是不会布置重兵的。平日里如影随形保护这对狗男女的侍卫队，统统都安置在了寝殿之外。这就是属下所说得契机！”

“我明白！”

郭业郑重地点了一下头，冲葛丹问道：“既然邀请了你，那大泥寺的喇嘛不也可以一起随你进宫了吗？我想你举办法会肯定需要将寺中的喇嘛一起带进宫，那么再加上我与砮霜乔装成喇嘛，应该不成问题的。”

葛丹貌似明白了郭业的想法，确认道：“大人是想通过我们此番受邀进宫做法会，然后趁机在寝殿内对云容和拔灼这两人动手？”

“正是如此！”

郭业斩钉截铁地回了一句，然后说道：“眼下就这个机会是最适合我们动手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机不可失不再来，葛丹你给听好，明日如果宫里再来人延请你去做法会的话，你就答应他，知道了吗？”

葛丹握紧拳头，颌首应道：“属下明白了！的确，这次是天赐良机，再也没有比这个机会来得合适。不过大人确定要混进去一起动手？不如交给属下等人来办此事就好了。哪怕与他们同归于尽，属下也一定会将云容和拔灼这对狗男女的性命留在法会现场。”

“不，我必须参加！”

郭业笑道：“我不是信不过你们的能力，而是我从不习惯让我的兄弟在前方卖命，我自己在后方享福。”

砮霜也插了一句：“大人去哪儿我便去哪儿，此次行动算我一个！”

卓远突然想起自己这次假扮高句丽使节的身份，貌似无法参与到此次行动，赶忙问道：“大人，我呢？”

郭业道：“你继续假扮高句丽使节，正常回宫，明天行动肯定会算上你一份。现在我已经有了全盘的计划。你只要今天回宫之后跟云容说上这么一番话，云容肯定会邀请你一起参加明日的法会！”

卓远奇道：“还请大人明示！”

## 第1207章促成

郭业笑着问道：“你最近在王宫里除了拔灼和云容之外，有没有见到其他人？”

卓远问道：“大人是指高昌国王、突厥国可汗，还有柔然部落的族长这三个人？那个还真没有，因为云容绝口不提此事，好像很担心他们与我见面似的。”

“那就对了！”

郭业道：“这就是我之前说得，西域诸国并不是铁板一块，表面上好像为了抵抗大唐分割吐蕃而联盟在一起，实际上私底下谁也不服谁，都恨不得打压对方。云容和拔灼不让你见他们，自然是不想他们接触你。因为接触到，就等于接触到了高句丽国，哈哈，这点心眼和小算计，咱还是看得出来。”

说到这儿，他窃笑两声，又道：“不然的话，末叶鞑这厮也不会让我给你这位结拜兄弟带话，说是他的岳丈高昌国王鞠文泰想邀请你一起共进晚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自打你来了之后，一直呆在王宫里，鞠文泰他们淡定不住了。”

随后，郭业将借助末叶鞑救出塔吉娜之事，还有嘎达儿嘎巴思父子之死，以及乌鸦叛变东厂，假冒嘎巴思之事，皆娓娓道了出来。

葛丹这才知道了这几天竟然发生了这么多事，尤其是乌鸦叛变之事，葛丹更是深恶痛绝，非常不屑地啐道：“真是丢人现眼的狗东西，丢尽了东厂的颜面。砒霜姑娘干得漂亮，这种叛徒一刀割了他的喉咙算是便宜他了，理应受那五马分尸之刑，让他痛不欲生，在凄惨煎熬中慢慢中死去！”

葛丹潜伏吐蕃化为番僧，一干就是这么些年。相比于他的坚持，乌鸦的叛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边卓远听到郭业提及自己那位便宜结拜义兄，还有他岳丈鞠文泰的邀请，恍然大悟过来，问道：“大人，你是说只要让云容那个贱人知道，鞠文泰等人也在想尽一切办法要见我，拉拢我。挑拨他们之间的暗斗吗？”

“不不不，他们之间的嫌隙根本不需要你去挑拨了。”

郭业笑道：“你回宫之后只需跟她说，今日出宫来大泥寺的路上，被鞠文泰派人前来送口讯，说是高昌国王、突厥可汗、柔然部落族长联袂要邀请你共聚晚宴，并邀请你出城游玩几天。我想这番话一出，便是给他们彼此间的嫌隙火上浇油了。”

卓远点点头，嗯了一声，道：“是这么个理儿。然后呢？”

“然后你跟她说，现如今你归心似箭，无暇停留太多时间与他们接触。但是非常遗憾没能见识到吐蕃藏传佛教四派的各不同。接着向她提出请求，希望可以参加明日的法会，一睹藏传红教法会的风采。”

说到这儿，郭业自己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道：“现在为了阻止你跟鞠文泰等人接触，我想她巴不得你早些走，早些返回高句丽。所以，你这个请求，她肯定会非常痛快地答应你的。”

“就这么简单？”卓远尽管知道郭业分析得有道理，但还是有些不置信。

郭业道：“就这么简单，这就是人性。因为云容就是这么一个女人！”

“好，那属下回宫之后就这么说。”

卓远瞥了眼厢房外，道：“大人，我出宫也有了一会儿了，是时候回去了。”

郭业道：“好，明日听我命令行动！砒霜——”

说着冲砒霜挥挥手，示意道：“你替我送一下卓远到寺门。”

砒霜迟疑了一下，犹豫道：“大人，属下……”

“去吧！”

郭业不容商量地挥挥手，催促道：“别磨磨蹭蹭的。”

砒霜没来由的双颊一红，跟个初恋般的小姑娘似得耷拉着脑袋，踩着小碎步冲出了禅房。

这一幕可是让葛丹和卓远傻了眼。

卓远惊愕地看着砒霜夺门而出，然后怔怔问向郭业：“大人，什么情况？这疯婆娘咋转性子了？一点都不像母夜叉了……”

“少废话，你也赶紧滚回去！”

郭业没好脸地喝叱道：“不开窍的蠢犊子。”

卓远平白挨了一顿卷，那叫一个郁闷啊，悻悻然地退出了禅房，与房外的砒霜一道，徐徐朝着寺门走去。

至于路上两人说了些什么，还是沉默以对，那就不得而知了。

“呵呵，还真是没瞧出来。”

禅房内葛丹轻笑一声，他到底是四十大几的人，人生阅历和识人辨色的眼力劲不是卓远这种愣头青所能比的，目睹完刚才这一幕，他好像猜到了一些什么，说道：“看来是属下后知后觉了，乍一开始愣是没瞧出来砒霜姑娘对他有意思呢？”

郭业道：“砒霜的性子偏冷，而卓远这性子又贱兮兮的，这两人碰到一块儿往往总是水火不容。砒霜倒是对他有意思，只是卓远自己当局者迷罢了。至于卓远对她到底有没有意思，就要看缘分了。这两人都是东厂难得的人才，希望能成吧！”

葛丹见郭业还兼起了牵线月老的活儿，不仅心中对郭业的认识更进一步，暗想，番主果真人情味儿十足啊，换做冷冰冰的暗夜大人，哪里会有这种细腻心思？尤其是番主现如今是一部尚书，爵封郡公，能够这么体贴下属，更是难能可贵啊。

有这样的上司，是福分啊！

“葛丹，你一个人在那儿瞎叨叨些什么呢？”

郭业见葛丹想事怔怔出神，不由问道：“你不会是觉得我在这儿乱点鸳鸯谱吧？”

“不不不，番主误会了！”

葛丹老脸一红，赶紧解释道：“番主大人若能促成砒霜大档头与卓远二档头的这桩姻缘，定是我东厂的一桩美谈啊。属下是在想，我们能够跟随番主这样的人物，真是福气。”

“哈哈，这种拍马屁的功夫有些拙劣啊，葛丹！”

郭业打趣道：“你可别跟卓远学，我也没有第二个砒霜可以介绍给你。”

“不敢不敢~”葛丹连连摆手婉拒道，“属下家中早有妻儿，想想，娃儿今年也该十岁了。再过四五年，就给这小子定门亲事，我也算是了却心头大事了。”

“哦？”

郭业闻之稍稍动容，声音有些低沉地问道：“这么说，你已经足足四五年没见过妻子和孩子了？”

葛丹苦笑道：“可不是吗？暗夜大人当年就说过，任务没有完成不得返回大唐。属下也担心频频回家露出马脚，所以就狠狠心忍了下来。”

没想到，葛丹竟然与妻儿硬生生分离了这么些年。

郭业顿时心生惭愧，承诺道：“委屈你了，葛丹。我答应你，只要除了云容，我就带你们回大唐。回去之后，在你老家所在的州县给你某个闲职，你也好好跟你的妻儿过安生日子。”

“呀？这感情好，葛丹谢过大人了！”

葛丹闻言一激动，作势就要跪下去。

说实在的，这么些年妻儿分离，葛丹何尝不想家？每当年关春节至，每当八月十五中秋圆，葛丹心中那份凄凉和孤独，也只有自己清楚了。

郭业见状，赶忙将他扶起，说道：“无需多礼，这都是我欠你们的，你们应得的。好了，咱们闲言少叙，趁着现在还有时间，顶一下明日刺杀行动的具体细则吧！”

“葛丹从命！”

“目前，大泥寺中共有一百单八名喇嘛，皆是我东厂弟子所化……”

说着，葛丹将自己大泥寺中这些手下弟子的大致情况缓缓说了起来。

## 第1208章大泥寺众喇嘛进宫

商议好明天的具体刺杀行动之后，葛丹便对手下这些喇嘛做了精密的安排。

因为王宫之内盘查严密，所以他们是是不可能携带刀剑进宫的，他们必须要在法会现场，徒手解决云容和拔灼，最后安全撤离布达拉王宫。

到了晚上，在葛丹的安排下，郭业和砒霜就在大泥寺里过夜。

到了第二天早上，果然如葛丹昨日所说得一般无二，王宫里的人依照惯例又来大泥寺邀请葛丹进宫主持法会了。

葛丹这次没有避而不见，也没有佯称生病推诿，而是一口应承了此次邀请。

这下倒让来延请的宫人大呼意外，没想到屡次都拒绝王后盛情的大泥寺葛丹活佛，这次竟然同意了。

这位宫人激动坏了，老天开眼活佛垂怜，总算大功告成，终于可以跟云容王后交差了，再也不用每次回宫复命被云容王后骂得跟个龟孙子似的了。

随后，他与葛丹定下了午时三刻进宫的时间之后，交代了一些进宫需要注意的东西，便匆匆离开回宫复命去了。

这宫人一走，葛丹便去将此事汇报给了郭业。

郭业这个时候早已穿上了袍子袈裟，也就是俗称的喇嘛袍，然后在砒霜的帮助下将长发束箍起来，戴上僧帽，这种僧帽俗称鸡冠帽，是藏传佛教服饰的一大特色。随后脸上刻意涂抹了一点蜡黄，乔装打扮成了大泥寺的一名年轻喇嘛，而且略有些病怏怏。

如果不去刻意细看，乍一看的话，即便是云容当面，估计也会将郭业忽略，不易将他认出来。

接着砒霜也是依样画葫芦，袍子袈裟和僧帽穿戴妥当之后，又在嘴边和下颚黏上了一把粗胡子，化妆成了一个粗犷的喇嘛。

当葛丹一进房间，险些没将两人认出来。

随后，葛丹将宫里来人宣召邀请进宫主持法会一事向郭业做了汇报。

听罢，郭业点头笑道：“看来还是第一步是成功了啊，开局不错，看来咱们这个计划成功的机率非常之大啊！”

葛丹陪笑了一下，又道：“不过刚才那宫人也说了，从上红山进王宫，到入松赞干布寝殿主持法会，大概需要经过至少五层的盘查。我们只有进了松赞干布的寝殿，才能见到云容和拔灼。也就是说，我们不能随身携带兵刃进宫了。”

郭业道：“这并不意外，王宫不比寻常地方，盘查严密实属正常。如果连一点盘查都没有，任凭我们带兵刃进去，那才叫奇了怪了，不是陷阱就是坑！”

说到这儿，郭业拍了拍葛丹的肩膀，宽慰道：“放心吧，只要进了寝殿，我们这一百多号人，再加上卓远那几十号人，还怕对付不了只身在寝殿内的云容和拔灼吗？届时一拥而上，将现场掌控住，不要让这对狗男女发出求救信号，那便算成功了。至于没有兵刃，那已经不重要。赤手空拳一百四五十号人徒手还怕弄不死这对狗男女？”

葛丹的担忧缓缓褪去，眼神变得坚毅了起来，点头说道：“对，番主说得

没错，一人砸一拳也能搞死这对狗男女了。”

郭业问道：“进宫时间定在何时？”

葛丹回道：“午时三刻进宫。”

“那还早了。”郭业笑道，“走吧，今天咱们破个例，在这大泥寺里架起锅来，好好吃上一顿好肉，这些年你们这些人为了隐藏身份假扮喇嘛，估摸着也没尝过肉腥味儿来吧？哈哈，这顿午饭让弟兄们敞开了吃肉，美美地吃上一顿，咱们就动身进宫。”

“啊？”

葛丹一怔，后一想，也对，都快行动了。若是成了，还当个劳什子的喇嘛啊？直接回大唐去了，照样喝酒吃肉。若是成了，那就要交代在王宫里了，吃不吃肉破不破戒已经不重要了。

不管怎样，这顿肉，必须吃，而且还要美美地吃！

随即，他应道：“番主仁义，弟兄们真是好些年没尝过肉腥了。走，这就去架锅准备着。”

“哈哈，走吧，砒霜你也跟上。”

……

……

午时三刻一过，大泥寺一众百来号喇嘛在葛丹活佛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出了大泥寺，走在逦迤城城中，成了一条独特的红袍风景线。

约莫盍茶的时间，抵达王宫坐落的红山下。

果不其然，在红山下刚要上山，就接受了第一道盘查。除了做法会的一应器具之外，其他铁器和硬物基本都不允许带上山进宫。而且盘查之严密，几乎到了搜身的地步。

当然，对于喇嘛，这些守兵们还是多少保存敬畏的，并没有真的搜身，而是象征性地告示了一遍。并通知，山上进宫后，抵达法会现场即松赞干布寝殿，还需接受三道盘查。

这时葛丹暗自庆幸，还真没有带兵刃，不然的话，第一关就过不了了。

盘查通过，葛丹一行顺利过关，徐徐上山，前往王宫。

第二道盘查，在宫门口。

第三道盘查，在王宫外殿区域和内殿区域的交接口。

第四道盘查，正是在已故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寝殿外。

顺利过关之后，负责守卫的侍卫放行众人，让他们进殿，并告知，“拔灼可汗和云容王后早已等候葛丹活佛一行多时，就在殿中等待活佛启开法会，为前赞普举办超度法会。”

呼～

至此，众人终于是暗暗松下了一口气。

随后，陆续进殿。

约莫过了一条百步左右的直廊，又是几名带刀侍卫在守候着，这就是卓远之前说得云容安置她那批如影随形护卫的地方。

可是郭业和葛丹面面相觑，奇怪了！

为何这个地方并没有如卓远所说得，几百号侍卫都在此处镇守，而是就这么五六人。

难道有什么变故不成？

不过事已至此，到了这一步，无论是郭业还是葛丹，乃至大泥寺的一百来号弟兄，都没有了退路。

除了进殿，其他的已经没得选。

葛丹领头，先行进了殿，紧接着是二十名身份高一点的大泥寺喇嘛，接着是郭业和砒霜掺杂在里头的普通大泥寺喇嘛。

当郭业进殿粗粗扫了一眼之后，他已经发现了云容的身影，还有他身边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的身影，应是拔灼可汗。

而卓远身处的位置，他也看到了。

不过环顾殿内一周之后，他脸色已经大变，一颗心霎时跌入了谷底……



## 第1209章法会现场

寝殿中，云容拔灼这对狗男女的确出现了。

卓远也正如郭业昨日预想得一样，得到了云容的邀请，带着随从出现在了寝殿中，观览法会现场。

但是郭业始料未及的是，今天的法会现场还是出现了偏差，因为殿中还出现了近两百名侍卫，腰佩弯刀戒卫着现场。

这两百名侍卫，如果没猜错，正是卓远昨日提到的那批如影随形在云容身边的护卫。

姥姥的！

郭业心里暗骂一声，不是说法会之时，云容会将这批侍卫安置在殿外吗？他娘的，怎么今天会将这两百来人安置在殿内？而且无一不是带刀侍卫。

无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装备上，这批侍卫都不是郭业这一行一百多人所能抗衡的。

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以奔雷之势瞬间制服云容和拔灼？

要死！

这完全就是出乎意料。

随即，他将目光瞥向了站在云容左下方位置的卓远，这厮也正盯着郭业这边，一脸欲哭无泪之相，双眼透着意外和无奈。好像在跟郭业暗示，他也没想到云容今天会将这批侍卫安置在殿内的。

此时，郭业也只得接受了这个现实，自怨今天真是出门没看黄历，谁知道云容和拔灼抽得哪门子风？竟心血来潮地将这两百名侍卫放置在了殿内法会现场。

这个时候，撤退已经来不及。

因为头戴冠冕，盛装出席今日法会的云容已经缓缓走向了葛丹。

来到葛丹跟前，云容双手合十稽首道：“葛丹活佛今日能来主持法会，为已故赞普超度亡魂，本宫非常开心。而且拔灼可汗也说了，若是葛丹活佛愿意的话，他想郑重邀请葛丹活佛留在王宫里，出任红衣活佛，并册封你们宁玛派为我藏传佛教四大系中的国教。”

葛丹此时的心里也是火烧火燎的，法会现场的突发状况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他慌乱如麻，但云容就站在他的跟前，他也不敢表现出迟疑和愕然，更不敢扭头去看郭业的眼色。

不过他很清楚，事已至此，退无可退！

随即，他硬着头皮敷衍道：“王后如此高抬葛丹，高抬我宁玛派，此乃我教之福！前番葛丹身体抱恙不宜出寺，以致王后屡屡派人来请小僧进宫，却遭小僧屡屡婉拒，真是罪过！”

“葛丹活佛无需自责～”

云容一如既往的媚眼如丝，言语娇媚地笑道：“葛丹活佛乃大泥寺第一大喇嘛，大泥寺在逻些城中举足轻重，在我吐蕃国更是远近驰名。能请得来葛丹活佛来操持这场法会，才是本后的荣幸。来，随我来，我给活佛引荐一番。”

说着，葛丹在云容的盛情邀请下，离开了喇嘛队伍，走到了拔灼可汗跟前。

云容一指拔灼，双眼柔情款款地说道：“这位乃是薛延陀的拔灼可汗，亦是本后的夫君。将来，吐蕃薛延陀两国将会合二为一，届时薛延陀可汗便是两国之主了呢，想那大唐李世民，虽被尊为天可汗，但恐怕连我家夫君拔灼可汗的一根腿毛都比不上吧？咯咯~~”

云容一阵浪笑之下的吹捧，整得拔灼可汗满面春风，只见他拍着胖胖的肚子，看似谦逊实则极其受用地笑道：“哈哈，云容爱妃这话太托大了，本可汗虽然英明神武，壮志雄心，但目前而言还是不能跟李世民那厮相提并论啊。不过再给本可汗几年时间，本可汗肯定能坐在他那长安太极殿中，让李世民给本可汗斟酒，让他那美人皇后长孙氏给本可汗跳舞，哈哈……”

这话说得，好像大唐已经是他瓮中之鳖，唾手可得一般。

郭业躲在喇嘛队伍中，暗暗骂道，还要不要点逼脸了？还尼玛李二陛下给你斟酒，长孙皇后给你跳舞，你丫先整合了吐蕃和薛延陀再说吧。别到时候被云容忽悠瘸了丢了脑袋，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二货一枚！

这边郭业在暗里腹诽，那边葛丹已经双手合十，冲拔灼问好道：“小僧葛丹见过拔灼可汗！能见到拔灼可汗，真乃小僧无上殊荣！”

“活佛免礼，免礼。”拔灼心情不错，挥手笑道，“能请得你这位红教活佛进宫主持法会，才是本可汗与云容爱妃的荣幸啊！”

“来，本后再跟活佛介绍这位。”

云容继续挪步，将葛丹领到旁边的卓远面前，继续介绍道：“这位是来自遥远的高句丽的崔明珠大人，出生高句丽世家门阀崔氏，奉高句丽国王婴阳王的旨意，以高句丽使节的身份不远万里来我吐蕃迓些城。这位带来了婴阳王对本后最诚挚的祝福，带来了与我吐蕃国薛延陀国联盟，共同抵抗暴唐的诚意。”

说到这儿，云容哑然失笑，轻笑道：“本后险些忘记了，这位崔使节不通吐蕃语，更不通汉语。他今日来此就是想见识我吐蕃藏传佛教所举办的法会，葛丹活佛应该不会介意吧？”

葛丹摇了摇头，道：“王后的贵客，自然便是小僧的贵客，小僧怎会拒绝这位高句丽国使臣观赏法会呢？”

说到这儿，葛丹冲卓远双手合十，拜道：“小僧葛丹，欢迎崔使节参加我宁玛红教法会。”

卓远叽里咕噜地用高句丽话回了一通，但是他的眼睛始终盯着葛丹的双眼，期冀葛丹能够与他进行眼神交流。

葛丹何尝不知道卓远的心思，卓远大概是想说，现在突发状况，该如何是好？

葛丹心中喟然一叹，隐晦地眨巴了两下眼睛，表示退无可退，今日无论动手还是不动手，都已经没有了回头路。

云容替葛丹引荐了拔灼可汗和高句丽使节之后，对葛丹轻声询问道：“葛丹活佛，这法会是否可以开始了？”

葛丹扫了一眼云容附近的两百来号侍卫，突然心生主意，冲云容回道：“王后，既然今天的法会是由我宁玛红教主持，那有些规矩还是要守的。”

云容愣了一下，随后问道：“葛丹活佛请明说，本后依着你们的规矩便是。”

葛丹指了指云容附近的两百名侍卫，指着这些人腰间佩戴的弯刀，沉声说道：“今日法会本是为超度亡魂而设，而王后身边这些勇士们却一个个佩戴兵刃，这是对亡者的大不敬啊。兵者，凶器，不详也！”

云容迟疑了一下，疑惑道：“这有什么关系吗？他们负责本后与拔灼可汗的安全，佩戴兵刃最正常不过了。”

葛丹继续说道：“小僧刚才也说了，今日法会不同别的，乃是为了超度前任赞普亡魂，不应有兵刃这等凶险之物出现啊，实在是大不敬。如果王后坚持己见，不担心前任赞普亡魂无法得到超脱的话，呃……小僧得说清楚，亡魂若是得不到安宁，可是会眷恋世间的，每每到了午夜梦回时……”

“够了！”

云容突然面色大变，惶惶厉喝道：“活佛不用说了，本后让他们统统卸了兵刃，全部扔到殿外去！”

呼～

远处看着这一幕的郭业，心中暗暗唏嘘一声，由衷赞道，葛丹，真是聪明人啊！

## 第1210章法会仪式

咣咣铛铛～

一众侍卫将两百柄弯刀逐一卸下，扔出了殿外。

葛丹一番机智，直接将这些侍卫的兵刃爪牙给废了，郭业暗自思量了一下，如果赤手空拳两方对打的话，胜算又有几何呢？

六四之分呢？还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今日是拼也得拼，不拼也得拼啊，因为已经没了后路。

果不其然，只听云容这贱人又是一声轻笑，冲葛丹问道：“活佛，现在殿中已无兵刃这种凶险的不祥之物，这法会是否可以开始了？”

此时此刻，葛丹还有理由说不，还有机会说不吗？

他唯有硬着头皮，强笑着双手合十说道：“王后慈悲，这就开始，这就开始～”

云容这种极具权欲的女人非常享受一教活佛在他面前的卑躬，冲着负责守卫殿门的侍卫发号施令道：“你们几个人都进来观摩法会吧。关殿门——”

“喏！”门口几名侍卫齐齐答应，然后纷纷转入殿内，缓缓将寝殿两扇巨大的殿门推起合上。

嘎吱～嘎吱嘎吱～～

砰！！！！

殿门关起，整个寝殿与外界仿佛与世隔绝一般，静谧肃穆。

云容退回原位，冲葛丹示意道：“活佛，开始吧！”

唉～

葛丹心中轻叹一息，缓缓转过身去面对郭业所在的喇嘛队伍，背对着云容拔灼等人，他一脸的无奈和苦涩，蠕动了几下嘴唇，虽然没发出声音，但郭业看得出来，葛丹这是在歉疚，好像在说着对不起。

郭业心里面清楚，今天这个变局不关葛丹的事儿，也不关卓远的事儿，完全就是突发状况，意外，一个十足的意外。

于是他与葛丹四目相对，默默地点了一下头，示意葛丹无需如此，按计行事。

大不了，拼了！

葛丹接到郭业的示意之后，内疚的神色缓缓褪去，双眼坚毅透着决绝地冲殿中众喇嘛双手合十，躬身一稽首，传令道：“宁玛教今日为前赞普超度亡魂，法会开始！”

这一躬身一稽首，并不是红教的佛礼，而是代表了葛丹对跟随他的一百单八名弟兄的歉意，这些人跟随他数年潜伏在大泥寺，有家不敢回，有肉不敢吃，为的就是不被有心人察觉他们的真实身份。今天，他又亲手将这些兄弟带入了绝境，就算今日拼死一战，活着的又有几人？

叮～

一名喇嘛敲醒了手中铜钵，发出一声清脆悦耳的金属声。

霎时，

只见所有喇嘛席地而坐，包括郭业与砒霜，都学着所有喇嘛的动作，冲着殿上陈放着一根雪白哈达叩拜起来。

这根洁白如雪的哈达乃是松赞干布继承王位伊始，接受族老祝福时所佩

戴的，这里不设灵位，这根哈达就代表了松赞干布的灵魂所在。

一百一十名（郭业砮霜算在内）齐齐叩拜殿上哈达，场面倒是颇为状况。

在他们叩拜的间隙，葛丹这个大泥寺的活佛则赤着双脚，双手合十地围着这根哈达在打转，口中默念了一番藏族经文过后，葛丹悄然来到拔灼身边，从怀里掏出精杠所铸的经筒执于手中，不断一边转着经筒一边口里念诵着经文。

与此同时，殿下的一众喇嘛们也不约而同地从怀里掏出随身携带的经筒，无一不是精钢所铸，小巧而有分量。然后学着葛丹，口诵经文转起了经筒。

场面肃穆而庄严，一时之间，那些信奉红教的吐蕃士兵们也有样学样的跪倒在地，双手合十开始祈祷了起来。任何一个信奉红教的普通人，都不会在这个时候站着。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照着昨日白天商议的一样，卓远也悄悄地挪动着脚步，紧挨着云容王后仅有一尺距离。

云容和拔灼都关注着场中，并未察觉到这一切。

红教法会仪式，先叩拜，再转经，即转着经筒念经文。

转经这个仪式非常之漫长，约莫过了快有一个时辰左右，云容和拔灼的精神都有些萎靡了，不过碍于仪式庄重，他们只得强撑着疲惫继续站着。

转经仪式结束之后，法会仪式才堪堪走了一半的过程。

先叩拜，再转经，接着还有祈愿。

对亡者的超度，还有对生者的祈福。

祈愿这个仪式，只有葛丹这个大泥寺活佛才有资格，也才能做。

其他殿下的喇嘛们，不管辈分如何，都只有配合他的祈愿唱诵起梵文来，作为气氛的渲染。

“天之骄阳，光照吐蕃。高原出圣，统领吐蕃……”

葛丹手中不断转着经筒，口中念念有词，对已故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开始歌功颂德，遍数松赞干布从出生以来，对吐蕃王朝的丰功伟绩。

而那些吐蕃士兵们，此时更是不敢起身，继续跪在地上听着葛丹的唱诵。

而此时，拔灼可汗已经有些站累了，以前那几次法会哪里会有这般麻烦？

他抻了抻懒腰，一脸不屑地扭头看了眼那根代表着松赞干布灵魂的哈达，嘟囔道：“死都死了，还这般害人。如果真有这般伟大英明的话，怎么还会英年早逝，葬送了大好的吐蕃江山？哼~本可汗为了一个死人，足足站了好几个时辰，这孤魂野鬼真是好大的面子！”

“噤声！”

旁边听到他颇有微词的云容，不由脸色一变，有些做贼心虚地看了一眼那根代表着松赞干布灵魂的哈达，低声冲拔灼央求说道：“可汗，再忍耐忍耐嘛，法会估摸着快结束了。臣妾答应你，做了这次法会超度完他的亡魂之后，以后就不搞法事了。可汗也不想臣妾每天午夜梦回的时候，屡屡被噩梦吓醒吧？大不了，今晚臣妾好好服侍可汗您嘛。”

一听到云容的靡靡之音，拔灼立马又恢复了精神头，龇牙因笑道：“本可

汗就稀罕爱妃说这个，爱妃床上的活儿好啊，本可汗就受不了你这小妖精在床上的唧哩个浪～嘿嘿，嘿嘿，哈哈……”

还未放声大笑，拔灼便用手捂住了自己嘴巴。毕竟这里还真是超度亡魂的法会，不管心里怎么不待见松赞干布这个前任，但这种场合还是要尊重一下。

随即，他又微微眯起眼睛，双手抱在胸前，假寐了起来。

而云容听到葛丹说到接下来要为生者祈福之时，则难得虔诚得双手合十，闭起了眼睛，等着葛丹活佛来到自己跟前，为自己诵经祈福。

就在这时——

郭业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大喝一声：“众兄弟，此时不动手，更待何时？”

咣当一声！

话音一落，经筒摔地！

庄重肃穆的大殿之内，平地乍起一声雷！

## 第1211章对峙局面

嘭！

电光石火间，葛丹将目标锁定在身边闭目假寐的拔灼可汗身上，举起手中经筒对着拔灼的太阳穴，一通猛砸！

嘭～

嘭，嘭～

嘭嘭嘭！

以肉眼不可辨的速度连着砸了足足七下，每次都是对着拔灼的太阳穴。要知道这经筒虽如秤砣般小巧，但却是精钢实心所铸，绝对是分量十足，在太阳穴上普通砸上一下都受不了，更何况是足足连着砸了七下？

顿时，血肉飞溅，拔灼可汗连哀鸣求救的机会都没发出，便直接轰然倒地，双目泛白一命呜呼。

这时，云容才反应过来，尖叫了起来，大声喊道：“刺客，刺客，护驾，护驾，护……嗷～～”

话未喊完，她的喉咙已经被卓远死死掐住。

此时，跪在地上的那些侍卫已经惊醒过来，纷纷起来救援。

而同一时间，一众喇嘛也手执经筒冲向了救驾过来的侍卫，挡住他们的救援期冀为诛杀云容争取时间。

郭业大喝一声：“去几个人守住大殿门口，不要让他们逃出大殿求取援兵。”

喊话的功夫，他也第一时间冲向了云容，借着冲袭的力量猛地抬起一记飞腿，如离弦之箭般射向云容。

嘭～

一记力道十足的飞腿直接踢在了云容的小腹，云容呜咽一声直接口吐呕水，吃痛之下脸色骤白。

“是，是你～”

云容这时发现了近在咫尺的郭业真容，仿佛撞见了鬼一般凄厉吼道，“是你，是你，郭……呕～”

“嘭！”

云容的小腹再挨郭业一记鞭腿，力道之大直接将她苗条的身体撞飞，挣脱出了卓远的锁喉。

“抓住他！”

郭业大喝一声，叫道：“别让她跑了！”

“咚～”

卓远突然被一记巨大的推力跌倒在地，紧接着，他的身后突然涌出三名王宫侍卫，将他如叠罗汉般制住。

卓远一边挣扎，一边冲郭业狂叫：“大人，别管我，快，快杀了云容这个叛徒！”

最佳时机已逝，此时的云容连滚带爬，躲进了宫廷侍卫的保护圈。

郭业唯有暂时放弃目标，先救出卓远再说。

随即，他用汉语在殿中冲众人吩咐道：“弟兄们，别光顾着赤手空拳，就地取材，看殿中有什么家伙什都用上，干死这帮吐蕃狗！”

说着，直扑卓远方向，第一时间将抱住一名吐蕃侍卫的腰背，使出大力气直接将对方狠狠摔到了墙根。

噗～

这名侍卫头部撞墙，脑浆飞溅，当场毙命。

砒霜也如母虎扑食般救援卓远，直接上前一把扭断一名宫廷侍卫的脖子，然后与郭业合力，将最后一名压住卓远的王宫侍卫踢飞，救出奄奄一息，险些窒息而死的卓远。

卓远被二人扶起，吭哧吭哧喘着粗气，疲弱道：“奶奶的球，这些王八蛋差点没将老子活活压死。多……多谢大人相救，呃……谢谢疯婆娘了。”

砒霜这次难得没与他较劲，而是关心十足地问道：“没事吧？”

卓远摇摇头，耸耸肩笑道：“死不了，疯婆娘也晓得关心人了？”

“滚！”砒霜怒斥一声，直接将手抽离卓远的胳膊，哼道，“早知道就不救你这嘴贱的家伙了。”

“嘿，爱救不救～”卓远嘴上不饶人着。

“别吵吵了～”

郭业皱起眉头，看着殿中此时的情景，呵斥道，“速战速决，再拖延下去肯定会招来宫里的其他大批侍卫。如果这样的话，大家伙今天都要交代在这儿了。”

两人被训，顿时偃旗息鼓了下来。

此时再看殿中，早已出现了双方对峙的局面。

两百名王宫侍卫差不多折损了近一半，仅有差不多百名侍卫将云容保护在中间。

而郭业这一方，葛丹带来的一百单八名喇嘛，也死伤近半，至于卓远带来的四十几名番子，差不多也折损过半。

人手力量上，双方大抵上相近，出现了对峙的局面。

剩余的二十来名番子和葛丹带着的五十名喇嘛也迅速扎堆，挡住了云容她们去路。

但是对峙的局面对云容她们有利，对郭业这一方绝对是百害无一利的。因为云容她们靠着拖延还能等来宫里其他大殿的宫廷侍卫，但郭业这边却是已无援兵，多拖沓一分钟，就等于多一份被人围剿歼灭的危险。

随即，郭业吩咐道：“殿门位置的弟兄继续把守大殿门口，不能让他们逃出手去求救。至于咱们，没得选了，弟兄们，死磕吧！”

“死磕！”

“上！”

“诛杀叛徒，云容！”

哗啦一下～

郭业、卓远、砒霜、葛丹四人各带二十来人从四个不同方向，朝着云容所在的位置，冲杀过去。

殿中没有兵刃，没有利器，除了随后在殿中取来的家伙什之外，靠得就是徒手厮杀。

一时间，拳影横飞，腿脚相击。

其他人都与宫廷侍卫在拼杀，而郭业的目标就是锁定云容，无论身上挨了多少拳，他都不与人游斗，就是直接击杀保护圈内的云容。



他好几次冲入人群，险些抓住云容，可都被宫廷侍卫所立的人墙给挡了出去。再加上云容滑如泥鳅，一见郭业靠近便后退闪躲，钻入宫廷侍卫的保护层内。

一次，  
两次，  
三次，  
四次，

郭业连着七八次的屡屡失手。

而双方的人手也在急剧减少，地上横陈的尸体有王宫侍卫，更有己方的喇嘛番子。

又是一个大回合停歇，双方人马几乎都在相同的人数之上，各自人手不到五十人矣！

云容至今还是安然无恙，屡屡被她逃过截杀。

而郭业这番，无论是他自己，还是葛丹、卓远、砮霜，无一不是挂了彩。

双方再次对峙了起了……

云容自然是等着拖延时间，等待王宫中其他侍卫队发现这边有所端倪，然后驰兵增援。

至于郭业这边，则是在想其他办法，尽快解决战斗，将云容诛除。

郭业冲着身边挂彩的三人低声提醒道：“不能再这么游斗下去了，这边的动静尽管传不出去，但不代表宫廷其他方向的卫队不会有所怀疑。毕竟法会到现在还没结束，对方肯定会生疑。估计再有一会儿，其他几个地方的侍卫队就会派兵来查探究竟了。”

葛丹摇头苦叹道：“现在唯有死战到底了，番主！”

“姓郭的！”

突然，在侍卫队保护圈内的云容大声喊道：“在王宫中你是不可能杀得了我的，这里是吐蕃，这里是逻些城，这里是布达拉王宫，这是我云容的地盘。你现在撤离出去，兴许还能有一线生机逃出逻些城，不然的话，今日之王宫便是你的葬身之地。”

“放你娘的屁，叛徒云容，今日老娘非杀你不可！”

喊话的不是郭业，竟是砮霜。

只见砮霜面露决绝，冲身边的卓远大喊一声，道：“汉子，助老娘一臂之力！”

卓远先是一愣，后才明白过来，脸上瞬间透起了悲戚，双手交叉成托型，缓缓蹲下了身子……

## 第1212章砒霜

砒霜一脚踩在卓远双手交叉的互托之上，然后恋恋不舍地看了卓远一眼，低声说了一句：“你个糙汉子，以后没人跟你争跟你吵了，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你个疯婆娘……”卓远哽咽着，愣是讲不出一句贴心话来。

“不要！”

郭业冲着砒霜大叫一声，试图阻止砒霜的下一步行动。

因为他从砒霜的决绝留言和卓远的悲戚看出了端倪，这是要壮士断腕，玉石俱焚的节奏啊。

不过郭业的喊话还是迟了一步！

只见砒霜头也不回地冲卓远厉喝一声：“汉子，送我一趟！”

“不要！”

卓远顿时泪如泉涌，摇头哭喊道：“不要，不要，我们再想别的法子。”

“还有什么法子好想？难道你要让大人跟我们在这儿一块等死吗？”

砒霜神色决绝，突然用手抓住自己的喉咙，威胁道：“你若不动手，我便死在你当前，汉子，听话，送老娘一趟！”

“好，好，好！！！”

卓远眼泪浑浊，猛吸一口气，喊道：“我送你，老子送你，送你……”

呼～

卓远蹲着的身子猛地一起，双臂狠狠使力，直接将砒霜弹飞起来。

砒霜借着这股子力道，瞬间腾飞，而后在凭着力道的惯性在空中连翻三下，使出鹞子翻身小巧腾挪功夫，冲着云容所在的保护圈疾射而去。

此时，郭业一方所有人都将目光注视在了砒霜身上，随着她的落地而转动视线。

现在，后悔和阻止已经来不及。

唯有寄予一线侥幸。

云容这边也被砒霜和卓远的举动给吓到了，云容眼瞅着砒霜俯冲而来，急急大叫：“护驾，护驾，快挡住这个女人，杀了她，杀了她！！！”

嘭～！

还没等五十名强拥而上护驾，砒霜已经直落落地俯冲而下，劈空挥出一拳直接砸在了云容的面颊上。

“啊……”

云容凄厉一声，捂着脸颊大呼吃痛，砒霜这一拳着实不轻，加上俯冲之力，砸得她满眼冒金星。

不待这些侍卫将砒霜擒住，她已经直接窜到云容跟前，一把锁住对方的喉咙，抬腿对准云容的腹部膝撞连连好几下～

嘭～

嘭嘭嘭～

喀嚓～

云容的肋骨断了至少两根。

“放，放过我～”云容连遭击打，损伤严重，气若游丝地冲砒霜低鸣道，“放了我，我给你荣华……富……贵……”

“呵呵，你觉得我会要吗？”

砒霜冷笑一声，加重手劲，欲要捏碎云容的喉咙，送她上天。

就在这时，云容的侍卫一拥而上，开始徒手击打砒霜，一拳，嘭！

砒霜的后背挨了一拳，她身子一趔趄，手上的劲儿松懈了不少。但她依旧锁着云容的喉咙，强忍着后背接二连三的拳打脚踢，愣是不松手。

几十人扑上前去，有的强行掰着砒霜的手，有的不断猛踢着她的下盘。

试想一下，数十人轮番拳打脚踢的捶打下，纵是铁人也撑不住。

这时，郭业这边也在瞬间作出反应，疾呼道：“和他们拼了，拼了！”

轰～

郭业这方顿时一拥而上，冲着数十宫廷侍卫猛扑上来，卓远冲在最前头，哇哇叫道：“疯婆子，我来了，我来了～放开老子的女人！！！！”

喀嚓～

一声脆响从砒霜这边响起，云容双眼失神脖子一歪，鼻息已断，被砒霜用尽身上最后一丁点力气，捏碎了喉咙。

云容，

死了！

轰～

砒霜仿佛累坏的巨人般，整个人向后一仰，缓缓倒下……

“疯婆娘，疯婆娘！”

卓远大步上前，一个靠山撞直接掀翻身前的的一名侍卫，在郭业和葛丹的帮助下劈出了一条路来，飞奔上前一把抱住即将倒下的砒霜，半膝着地接住了砒霜，将她紧紧抱在怀中。

“疯婆娘，说话，说话，别装睡！”

卓远摇晃着怀里的砒霜，撕心裂肺地叫道：“疯婆娘，你醒醒，醒醒啊～”

“咳咳～”

一口淤血从砒霜的口中喷溅而出，只见砒霜缓缓睁开眼睛，勉强一笑，艰难地说道：“你个该死的糙汉子，就叫我一声砒霜，会死啊？咳咳咳……”

又是一大口血水喷出，砒霜的脸色变得更加红潮，说话也不似刚才那般省事儿，越发吃力起来，“以……以后，你要照顾，照顾好自己。没人……没人……没人……”

声音戛然而止，砒霜，终究还是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砒霜！”

“砒霜大档头！”

郭业和葛丹这时也发现了异状，纷纷叫喊着砒霜，涌到卓远的身边。

不过任凭他们怎么呼喊，砒霜还是走了。

“呵呵。”卓远出奇地平静，轻轻将砒霜放在地上，冲郭业和葛丹咧嘴一笑，笑得极尽悲呛，嘶哑着嗓音说道，“疯婆子，不，以后再也不叫她疯婆子了，她叫砒霜，她是老子的砒霜。番主，葛丹兄弟，砒霜走了～”

郭业身子一震，一言不发地看着砒霜的遗容，两行浑浊的眼泪顺颊而下，眼泪打湿了眼眶，就这么一直看着。

他总感觉，砒霜随时都能活过来一般。

而葛丹则是重新拿起自己的经筒，一边转着一边竟然诵起了经文，为砒霜往生念着经。

虽然葛丹是一个假冒的喇嘛，可是此时，没人打趣他，促狭他，取笑他。

在他们听来看来，此时的葛丹就是一个大德高僧，一名真正的活佛，那般祥和，那般宝相庄严。

须臾，一名喇嘛跑上前来，冲葛丹三人喊道：“二档头，番主，卓大档头，殿中侍卫尽被诛除，撤吧！”

而与此同时，一名负责守住殿门的番子也突然冲跑过来，大声喊道：“番主，不好了，寝殿外好像有动静，应该是负责巡逻的侍卫队路过此处，发现了这边的端倪了。”

“嘶……”

葛丹猛抽一口凉气，冲郭业和卓远苦笑一声，叹道：“应该是照例巡逻，而不是察觉了什么，不过一旦这批侍卫队过来的话，咱们就全完了！”

“番主！”

卓远突然咬咬牙，冲郭业抱拳道：“属下有办法能让番主率弟兄们撤离！”

说罢，他又恋恋不舍，双眼充满怜爱地看了静静躺在地上的砒霜一眼，随后低声说道：“只要番主听属下的主意，属下保证番主和葛丹兄弟，还有殿中的弟兄们都能安全撤离！”

## 第1213章撤！

“唔？”

郭业微微迟疑，诧异地看了一眼一脸平静说着话的卓远，心中不禁起疑，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冷静？大悲之后竟会如此出奇的平静，根本不是卓远的性子。

砒霜刚刚战死，郭业都克制不住自己的悲伤，他不敢相信卓远会这么看得开。

谁知卓远仿佛在短短瞬间成熟了起来似的，整个人的性子来个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继续用一种令郭业感到可怕的冷静口吻说道：“大人，属下没事，逝者已矣，难道活着的人就不活了吗？我想这也不是砒霜这婆娘所愿意看到的。”

郭业听到这话，总感觉哪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但又找不出哪里不对。

倒是葛丹心里有些不是滋味起来，觉得卓远的这番话说得太冷血，太过无情，太没人情味儿来。砒霜妹纸尸骨未寒，这厮就敢说出“活着的人难道就不活了吗”的话来，他尼玛没人味儿了。是，葛丹打心底里承认，卓远说得没错，站在理智的角度来说，他这话是对的，而且砒霜牺牲自己，不就是想让大家伙早点完成任务安全撤离吗？

可是，可是……

葛丹心里总有股子难受劲儿，憋在心头不吐不快。此时非常时期，他也不愿和卓远窝里斗，唯有冷哼一声以示不满。

卓远貌似听出了葛丹的冷哼不满，不过却没和葛丹争执，无所谓地笑了笑，随后冲郭业拱手道：“大人，现在要想安全撤离此处，又可以让巡逻路过的王宫侍卫队与我们打过照面时不起疑心，唯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放火烧燃这座寝殿，然后佯装逃离，一路逃奔一路奔走呼告‘寝殿着火，王后与可汗有难，速去救火’，这样的话……”

“你是想借此制造混乱，好让路上几道盘查关卡无暇专注我们，然后借此逃下王宫去？”郭业好像明白了卓远的主意，稍微点点头，道，“这个办法倒是可行。看来，眼下也只有这么一个办法了。正好这殿中到处都是点着烛台，葛丹，你带着你的手下负责放火烧殿，卓远负责背起砒霜离开这儿，来，行动吧！”

“等等！”

卓远出声阻止道：“砒霜就让她留在这殿中吧，与殿中一切同焚算了。”

“放你娘的狗臭屁！”

葛丹突然恼羞成怒，忍不住骂道：“姓卓的，你还是不是人？砒霜妹纸尸骨未寒，难道你就忍心将她一人扔在这寝殿之中任烈火吞噬？短短时间，你丫现在咋就跟变了个人似的，翻脸比脱裤子还快？”

卓远依旧没有恼怒，一如既往的平静说道：“葛丹兄弟，我背着砒霜与你们一道撤离，无论是跟盘查关卡的守兵说她晕倒也好，还是说她睡着了也罢，你觉得可行吗？不仅不能成功撤退，反而成为累赘。一旦番主无法成功撤离，我想这才是砒霜最遗憾的地方。”

葛丹这时尽管听着卓远的话别扭刺耳，但不得不承认，卓远说得对，如果背着砒霜的遗体一起撤离，必然会遭到几道盘查关卡的盘问和质疑，只要

有一道关卡过不去，大家都要交代在这儿。

无论是卓远，还是他，哪怕是死去的砒霜，一直都认为，番主的安全高于一切。

随即，葛丹冲郭业叹息道：“番主，是属下太过感情用事了，其实他说得对。”

郭业有些不忍地看着躺在地上的砒霜，她闭着双眼一动不动地静静躺在地上，心中一阵悲凉，刚要张嘴说话，突然守门处一名番子大声疾呼道：“番主，巡逻兵冲这边张望着，好像真的要往这边过来了。”

“快，番主，别犹豫了！”

葛丹脸色一变，情急之下推了郭业一下，急声道：“番主，别犹豫了。”

说着，冲殿中一众喇嘛大喝道：“弟兄们，放火，放火，烧了这座寝殿，为砒霜大档头陪葬！！！！”

“喏~”

一时之间，人影攒动，数十盏烛台被喇嘛们取了下来，燃起了殿中一切可燃之物……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到几十息的功夫，整座木制架构的寝殿已经扑哧扑哧烧旺了起来。

而卓远则缓缓蹲下身子，爱怜地抚摸着躺在地上的砒霜，嘀咕道：“疯婆娘啊疯婆娘，你说咱俩一起回大唐过安生日子该有多好啊？你啊，平日里凶巴巴冷冰冰的，我呢？嘴巴又犯贱，脑子又不好使，你对我的好，我之前咋就不知道呢？砒霜，砒霜，你如果能醒来，让我卓远折上十年寿，二十年寿，我也甘愿啊……呜呜……”

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

卓远悲恸的哭声响彻殿中，与燃烧着的大殿所发出的滋滋噼里啪啦声夹杂着，仿佛熊熊大火也在悲鸣着。

葛丹和一众放完火的喇嘛，还有番子们就站在卓远四周，默然地看着蹲在地上抱着砒霜恸哭的卓远，无一不是心中泛着酸楚和难受。

郭业见景生情，脑中没来由想起一句话来，并情由心生地念诵了出来：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生与死，  
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  
却又不能在一起；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又不能在一起，  
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种思念，  
却还得故意装做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  
……”

这是出自泰戈尔的《飞鸟集》，因为砒霜和卓远的这段不幸生死绝恋，

郭业竟然一字不误地有感而发，缓缓道了出来。

此时，大火已经吞灭半个寝殿，负责守门的番子又在催促：“大人，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葛丹也催道：“番主，快撤吧，再不走不用巡逻兵来，这大火也能将我们吞灭。”

郭业心知不能再拖下去了，恋恋不舍地看着睡得安详的砒霜，低声道：“砒霜啊，你好好在这儿歇着，来年我一定会灭了吐蕃国，为你招魂！”

“大人快走吧！”

卓远猛地起身，推搡起郭业来，直到殿门口。

嘎吱～

殿门一开，卓远将郭业推搡出去，冲身后的葛丹喊道：“葛丹兄弟，你赶紧带着弟兄们先撤，我最后再去看一眼我家的疯婆子。”

葛丹嗯了一声，没有多想，大手一挥冲殿中喇嘛和番子们喊道：“弟兄们快快出殿，咱们护卫番主大人离开王宫。”

“喏！”

不一会儿，仅剩的几十人纷纷在葛丹的带领下脚跨出了大殿之门。

门槛一边儿的殿内，仅剩卓远一人。

突然，变故陡生！

只见卓远面色绯红，疯狂地冲向殿门以最快的速度将两扇大门从里到外关了起来……

轰！

寝殿大门，紧密合上。

喀嚓～

卓远在寝殿里头将门栓用力一推，直接将寝殿大门锁死。

霎时，殿外的郭业和葛丹脸色巨变，显然被卓远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给惊到了，纷纷叫道：

“卓二档头，你要干什么？”

“卓远，你这个混蛋，你给我出来，出来！出来！！”

“二档头，二档头，开门啊，开门啊，二档头！”

砰砰砰～

拍门声砸门声不断响起……

## 第1214章卓远

这个时候，郭业如果还猜不到卓远想干什么，他也就白长了一颗七窍玲珑心了。

这小子敢情之前的冷静都是装出来的，原来之前这小子装得没人味儿都统统是假象。

生不能同裘，死定要同穴！

卓远这是想为砒霜殉死，与她一道共赴黄泉啊～

郭业没想到卓远竟然这么决绝，竟然不动声色地就做下了决定。

不能～砒霜已经走了，卓远不能再出事了。

郭业见着旁边的葛丹已经双膝狠狠地跪在了地上，哭得稀里哗啦举着双手不断拍打着大门，呜咽喊道：“卓二档头，卓兄弟，葛丹错了，葛丹枉做小人误会你。你别冲动，出来，快出来，别干傻事啊，算我求求你了～”

嘭，嘭嘭嘭～

几十号人统统跪倒在地，冲门内的卓远求道：“卓二档头，求求你开门，随我们撤吧！”

可是门中愣是没有卓远的声音传出，唯有噼里啪啦滋滋的燃烧声，声音越发清晰脆响，显然殿内的大火即将烧到大门这边。

就连站在大门外的郭业众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火势灼热的高温。

“让开！”

郭业一把将身边的葛丹推开，挥起一拳狠狠砸在大门之上，发出一声轰隆的巨响。

不过大门仿佛铁铸了一般，愣是没有被他砸开，哪怕是大门的门缝连一点点缝隙都没裂开，而他的拳头却是鲜血汨汨而流。

“卓远，我是郭业！”

郭业深吸一口气，不顾从门内飞出来的呛入鼻中的飞灰，沉声喝道：“兄弟，别这么冲动，砒霜的仇我们可以抱回来，了不起将来哥哥我用全吐蕃国和薛延陀国的王宫贵族拿来给砒霜填命。但前提是你要活着，不然你怎么为砒霜报仇？”

“你刚才也说，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还是要活下去啊，兄弟。”

“卓远，快开门，随我们撤离！”

“卓远，我最后再说一次，开门，给我开门！”

“你他妈的给老子开门……咚……咚咚……咚咚咚……”

郭业连番用脚踹起寝殿这两扇厚重的大门，虽然踢不开房门，却动静十足。

可惜，卓远依旧没有开门。

无论是葛丹的哭喊，众弟兄的呼唤，还是郭业的好言相劝对到怒其不争的愤马，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因为他就在寝殿门内，就背贴着死死紧闭的大门，仰面流着泪……

他轻轻擦拭着脸颊上的泪水，贴着大门侧着脸冲门外喊道：“大人，你别管我了，你赶紧撤吧，我心意已决，断无更改！”

“我已经欠砒霜这婆娘太多了，我不能撇下她不管，她一个人在这里好孤单的……”



“这疯婆娘你别看她不爱说话，整天板着脸冷冷冰冰的，但我现在知道她在意我了，她的心是热的。可惜我醒悟得太晚太晚了。”

“活着的时候，我不解伊人之情，屡屡与她作对争执。现在死了，我他妈连说声对不起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已经亏欠她太多太多了，不能再让她孤孤单单地一个人躺在这儿了。”

“她死了，我活着还有个什么劲儿？难道大人你想我下半辈子都活着自赎和忏悔之中吗？那样会很痛苦的，我想这也是疯婆娘不愿意看到的。”

“而且那天在大泥寺，她跟我说过这辈子她最害怕一个人走夜路。漫漫黄泉路上，指不定黑漆漆寂寥寥，我怎么忍心她一个人上路？”

“咳咳咳……”

卓远掩鼻捂嘴一阵剧烈咳嗽，滚滚浓烟朝他侵蚀而来，不一会儿便将他整个人笼罩起来，他忍着刺鼻呛喉，艰难地喊道：“大人，你赶紧撤！你如果再不撤，砒霜的死就再也没有意义了。大人，郭大人，我和砒霜都说过，自从跟随了大人，才尝到了堂堂正正做人的滋味儿。大人，你如果不能成功撤离王宫，我和砒霜怎会瞑目？你让死在吐蕃的兄弟们如何瞑目啊？葛丹——”

卓远用尽最后一点肺活量，尖声喊道：“葛丹兄弟，带郭大人撤，撤，撤……咳咳，不然我和砒霜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说罢，卓远毅然离开背贴着的大门，黑烟蚀眼让他艰难地睁开双眼，朝着砒霜躺着的地方走去。

随后他俯下身子擦拭掉了砒霜脸上的汗渍和灰烬，将她缓缓抱起，脸上浮起一抹的微笑，口中呢喃道：“你这疯婆娘，也就这个时候最安静了。砒霜，活着我辜负了你，死了，就让我们在下面做一对快活鸳鸯，但愿来生你我做夫妻，哈哈哈哈哈……”

卓远横抱砒霜放声大笑，冲着寝殿中火势最汹涌的方向狂奔而去，两人一入熊熊燃烧的漫天火海之中，瞬间便被火龙吞噬浓烟遮幕……

“卓远！”

郭业感觉到了不对劲，又一次狂拍起大门来，声嘶力竭地喊道：“卓远？卓远？卓远？？？你回答我！卓远！”

可惜大门的另一头，再也听不到卓远的声音了。

没了～

又没了一个～

郭业预料到了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一时间万念俱灰，整个人仿佛灵魂出窍般，傻傻地愣在了那里。

此时，葛丹猛地起身一把擦掉脸颊上的泪痕，大声喊道：“卓远说得对，大人不能出事，否则弟兄们都白白死了。大人，快撤，快撤！”

喊罢，葛丹吩咐那些跪在地上的番子和喇嘛统统起来，然后架着失魂落魄的郭业飞速逃离了寝殿大门位置。

就在他们逃出不到五十步，殿内的大火便烧到了大门，瞬间，火势剧烈，将整座寝殿熊熊焚烧起来，越烧越旺，火势大有蔓延之势，陆续朝着寝殿四面八方的宫殿烧去。

如果这场大火救援不及时，这享负盛名的布达拉王宫，肯定会焚烧殆尽。

葛丹命令两名番子架起郭业，另一边则吩咐弟兄们一路之上奔走疾呼寝

殿着火，快去救火。

真如卓远所预设的一样，王宫中顿时陷入一片惶恐，路上所遇之人无不奔着寝殿方向前去救火，整座布达拉王宫陷入了一片混乱。

趁着这股子混乱，葛丹他们连连混过了数道关卡，压根儿就没人去盘查他们的身份，那些宫廷侍卫和仆役只知道一窝蜂地朝着宫殿方向跑去救火。

非常顺利，他们终于逃出了布达拉王宫的宫门，只要朝着山下跑去，很快就能逃出生天。

就在他们逃出王宫，还没奔到下山口，郭业突然挣扎起来，大叫一声：“停，给我停下来！”

葛丹见已经逃出最危险的地方，随即停下脚步来，两名番子主动放开郭业。

葛丹开口道：“大人，下山口就在前边，只要逃下山……”

“不！”

郭业突然摇起头来，面色狰狞地回身望着不远处的布达拉王宫。

此时的布达拉王宫因为寝殿焚烧，火势蔓延的缘故，布达拉王宫有三分之一的地方都开始冒着浓浓黑烟，直冲云霄。

“我不能就这么走了！”

郭业咬着牙望着布达拉王宫，面色狰狞不改地阴森说道：“今天，我要毁了这座布达拉宫，给砒霜，给卓远，给我那些死难的弟兄，统统陪葬！！！”

## 第1215章火烧布达拉

毁了眼前这座雄伟的布达拉宫？

葛丹惊愕地看着郭业，愣愣问道：“番主，就凭我们现在这些人手？怎么毁？这宫殿依山而建，庞大无比，凭着咱们不到一百人，又怎能轻易毁掉？”

郭业伸手遥指布达拉宫，沉声说道：“人为之力当然无法撼动其，但是我们可以借助大自然的力量。”

葛丹听着一阵迷糊，摇头不解。

郭业继续指道：“你看这布达拉宫四周郁郁葱葱，绿荫茂盛。你再撕下一块衣襟来，高高举起，看刮得是什么风。”

滋啦~

葛丹从藏袍上撕下一块碎布条，高高举在手上，测试着风向。碎布条由东向西，随风摆舞。

测试了风向之后，葛丹将碎布条随手扔在地上，回道：“刮得是东风，风势还不小，番主是想引燃这布达拉宫四周的树木丛林，借着风势火烧布达拉宫？”

“难道不可行？”

郭业反问一句：“你瞧这四周丛林都是紧密连在一起，只要燃起东边的树林，那么东风助力之下，王宫四周的树林便会大火蔓延起来……到时候，在这种火烧百里的境况下，布达拉王宫还能独善其身？”

“呃……”

葛丹频频点头，承认郭业这个法子可行。但是……

葛丹还是说错了自己的意见，道：“番主，这布达拉宫乃是吐蕃国最雄伟最庞大的建筑，当年松赞干布登基继位，耗时数年，动用了吐蕃国上下不知道多少奴隶和钱财，才打造出这么一座旷世殿宇。这座王宫明明可以千年不倒，成为后世子孙的财富。如果冒然烧掉的话，恐怕我们会成为……”

“成为千古罪人？”

郭业冷笑着打断了葛丹的话，道：“你担心遗臭万年，担心将来史书对我们口诛笔伐？”

随后他不禁叹息一声，道：“其实你担心，我也担心啊。”

布达拉宫，这座屹立一千多年不倒，后世仍旧为藏传佛教圣地和旅游胜地，郭业怎会不知道烧毁这座王宫的影响？

可是，有些事情，不得不做。

现在若是做了，可能会一时不安。

但是若是不做，可能会一辈子难安。

只见他猛地甩了一下头，将脑海中那些犹豫全部甩了出去，随后缓缓说道：“我的兄弟都没了，我还管他狗屁的宏伟建筑，管他狗屁的千年遗迹？我要这座布达拉宫，为我的兄弟，为我的姐妹，陪葬！”

“大人三思啊！”

葛丹还是不敢苟同郭业的主意，继续规劝道：“大人前程远大，将来必定流芳百世。何须为了这么一桩事情，让自己……”

“不用说了！”

郭业断然拒绝了葛丹的规劝，说道：“葛丹，除了为卓原砒霜和其他死难

弟兄陪葬之外，这布达拉宫还象征着吐蕃国最高的权力中心。只要毁掉了这座王宫，吐蕃国上下以及各地还在负隅顽抗的吐蕃势力将都会彻底失去精神支柱。届时，对英国公大军征服吐蕃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吹古拉朽之下，这些各地抵抗势力将会成为土鸡瓦狗。同理，随着布达拉宫的彻底毁灭，随着云容和拔灼死在王宫里，西域诸国联盟已经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所以，就目前而言，烧毁布达拉宫，百利而无一害！”

葛丹叫道：“大人说得这些属下都懂，都明白。可是万一将来后世……”

“将来的事情将来再说，至于后世……呵呵。”

郭业嘲弄地笑了笑，道：“老子百年之后化为一抔黄土，骨头都烂到了黄土渣滓里，后世子孙后世史学家是褒是贬，我又听不见看不到，我操那份心干嘛？”

说到这儿，郭业摆摆手，催促道：“好了，别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像个老娘们似的。传来弟兄们，暂不下山直奔东边的树林，给我放火，咱们最后再唱上一出火烧布达拉宫……”

“遵……遵命！”

葛丹抱起拳来，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份差事。

随后，他呼喝起身后的众人，直奔布达拉宫外东边的树林，开始放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风起兮火更燃。

不到半个时辰的功夫，东边树林已经火烧火燎，红透了红山之上半边天。

东风极其给力，仿佛老天开眼了一般，东边树林一着火之后，东风便开始愈演愈烈，好像今日就暗合了郭业的心思似的。

随着呼啸的风头，火势蔓延，以燎原之势向着附近的树林草丛席卷而去。

差不多过了一个时辰，整座布达拉宫完全被包裹在了大火连天之中。

而想要救火的侍卫队，还有守卫军，统统都被困在了王宫之中，宫外四周的大火阻挠之下根本不可能出宫救火。

即便是救，这种天火燎原又岂是人力所能挽救？

红山之上，火光冲天，壮观至极。

顿时引来了邈些城中所有人的仰头注视，所有人的脸上都面呈惊恐，如丧考妣般，仿佛心中最珍贵的信仰，轰然倒塌。

而郭业，此时早已带着葛丹等众人穿梭在邈些城中，来到了当日藏匿塔吉娜的那间酒馆。

塔吉娜正好也在酒馆的二楼房间，望着红山之上的火光冲天，一脸的目瞪口呆。

郭业推房而入，塔吉娜惊骇转身，看着郭业，呆呆问道：“是……是你干得？”

郭业唔了一声，说道：“是！”

塔吉娜叹息一声：“你打碎了所有吐蕃人心中最后的一丝信仰。云容该死，拔灼该死，但布达拉宫不该烧啊！”

郭业耸耸肩，并未说什么，因为他理解，塔吉娜是个吐蕃人。

塔吉娜发现郭业身后只有一个红衣大喇嘛，不见其他两个她熟悉的人，便问道：“砒霜和卓远呢？”

又提郭业伤心事，一时难受。

葛丹主动回道：“砒霜姑娘为杀云容，战死在王宫中。而卓远兄弟，已经为砒霜姑娘殉死。两人都永远长眠在布达拉宫中，再也回不来了。”

塔吉娜神色骤变，一脸的内疚，低声说道：“是我害了他们，对，对不起！”

郭业摇摇头，问道：“现在你觉得布达拉宫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塔吉娜再转身回望了一眼红山之上的火光冲天，喃喃说道：“烧的好，那里不是信仰，那里是万恶之源，该烧，该毁，该灭！”

“好了，此地不宜久留！”

郭业提议道：“塔吉娜小嫂子，我们先撤出这些城吧！”

说着，他一指葛丹，说道：“葛丹，你和大泥寺的兄弟们如今任务完成，可以功成身退了，你们也随我返回大唐吧！”

“遵命！”

葛丹领着一干喇嘛齐齐拱手，激动地喊道：“属下等愿随番主，回归故国！”

## 第1216章巧遇，离去

趁着城中混乱，郭业带着塔吉娜一行人出了逻些城，准备一路过关，返回西川都护府。

匆匆出了城之后，还没走出逻些城的地域，郭业他们便在当日与末叶鞑分道扬镳的破庙里碰到了一群人。

这些人并非是吐蕃一方的，而是当日奉郭业之命前去赞普王陵，捣毁窝藏在地下王宫西厂的斑鸠与榔头一行人。

劫后重逢，双方人马自然是喜出望外。

榔头立马冲上前来，狠狠地抱了郭业一下，大叫道：“番主，果然是你们，赶巧了，咱们竟然在这儿遇见了。”

斑鸠慢条斯理地走上前来，冲郭业拱手问好道：“见过番主，学生之前还在和榔头兄弟讨论，番主有没有得手呢。现在看番主身后这位姑娘，应该就是塔吉娜姑娘吧？这么说，番主此番是得胜而归了。”

郭业唔了一声，将塔吉娜给斑鸠和榔头介绍了一番。两人见郭业称呼塔吉娜为小嫂子，自然不敢轻视，以礼还之。紧接着，郭业又将葛丹的身份介绍给了二人。

二人一听葛丹竟然一直潜伏在逻些城这么些年，而他们却一直为由耳闻，震撼程度相当之大。

榔头上前一拱手，真性情地赞道：“年纪比我痴长，该称您一声葛丹大哥。嘿嘿，说起来俺在逻些城也呆了一阵时日，竟然还不知道大泥寺中藏着您这么一位东厂人物，失敬失敬了啊。都为东厂兄弟，以后还要多多亲近才是！”

葛丹抱拳还礼，一时还真无法适应榔头这股子热乎劲。

斑鸠则彬彬有礼地拱手称道：“葛丹大哥这些年隐忍不发，学那番僧守戒，过着非人一般的苦修生活。真是苦了葛丹大哥，苦了身后这些兄弟了。”

葛丹笑了笑，本能的双手合掌稽首道：“斑鸠兄弟抬举了。呃……习惯了，嘿，这么些年一直都是演着，入戏太深了，哈哈……”

葛丹尴尬地放下合掌的双手，笑了起来。

这时榔头左顾右盼，在郭业一行人中来回寻找，神情疑惑地看着郭业，问道：“番主，咋不见砒霜妹纸和卓远兄弟呢？莫非他们有什么事儿耽搁了，还没出城？”

榔头这话一出，郭业这边所有人的脸色骤变，葛丹和塔吉娜等人神色瞬间黯淡下来，久久不言。

而郭业则想起了砒霜和卓远二人在布达拉宫中的惨烈，心中不由戚戚焉，一时间，眼眶湿润。

榔头不明所以，但斑鸠却貌似猜出了一点端倪，下意识地追问道：“番主，莫非出什么意外了？”

“唉……”

郭业长叹一息，摇了摇头，指着庙里一块空地，说道：“走，去那边歇会儿，坐着说吧。此事说来话长！”

说罢，斑鸠和榔头抱着忐忑的心思和不详的预感，跟着郭业去了那边空地。

而葛丹和塔吉娜等人则原地休息，不时从郭业那边传来一阵阵恸哭之声，先是榔头，再是斑鸠，最后这两个平日里经常斗嘴的两个家伙竟然相互抱头痛苦起来。

悲戚恸哭之声传遍整个庙中，让跟随斑鸠和榔头前去捣毁西厂的那近百名番子都预感到了不详。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之后，榔头突然站了起来，泣不成声地骂道：“云容这个贱人死得好，布达拉宫烧得好，烧得解气，总算是可以告慰砒霜妹纸和卓远兄弟的在天之灵了。”

骂了一半，榔头又蹲下身来，用拳头不断地捶打着地面，呜呜叫道：“老天爷咋就那么不开眼呢？为啥就要让他俩把命留在了这吐蕃国，连返回大唐的机会都不肯给他俩呢？呜呜……狗日的贼老天，不长眼，不长眼啊~”

“唉……”斑鸠也是轻轻一叹，颓丧地叹道，“东厂五虎，已去其三，现在就剩下我和榔头了。”

“秀才，以后我再也不跟你掐架了。”榔头突然冲斑鸠说道，“以后我们继续做好兄弟，谁也不跟谁过不去了。”

斑鸠唔了一声，不再言语。

郭业不愿这种悲伤低迷的气氛继续弥漫下去，这样会影响接下来众人撤出吐蕃国的进程。

随即看了一眼庙内一个角落的异状，指道：“墙角位置这些双手被捆绑住的人是干嘛的？我粗粗点算了一下，竟有十来人。莫非是你们绑来的肉票？”

“不是。”斑鸠起身解释道，“这些人是西厂仅存的余孽。我们奉大人之命前去封死王陵那道出口，足足等了七天，估摸地宫里的人不被饿死也要被渴死了，正准离去。突然发现有十来个男男女女正从远处往王陵地宫入口这个方向走来，寻思是不是云容派来给西厂送水送吃食的。于是我们突然发难将这些人当场拿下。”

“后来俺们一经审讯，这些人竟然是地宫底下的西厂余孽。狗日的，幸亏俺们足足呆了七天才走，不然这些人就成了漏网之鱼了。”榔头急急补充了过去。

斑鸠又说道：“这些人之所以没在地宫呆着，是奉了嘎巴思，哦，就是乌鸦那个叛徒之命，前去执行了一项任务用以练手。这不，正好被我们逮个正着。我们当时本想着将这些人当场格杀，省得带着累赘，可是后来又一想，这些人还真不能杀。”

郭业了解了始末之后，问道：“为何不能杀？”

斑鸠解释道：“番主你想，你之前说过进吐蕃是为了找寻塔吉娜，为王伯当证得清白。但你此番回去，若是空着手，连点人证都没有，如何向户部尚书段志玄交差？难道大人还真惦记将王伯当的红颜知己，这位塔吉娜姑娘交上去？”

“嘶……”

郭业倒吸一口凉气，讶异道，“你倒是真提醒了我，这是我的疏忽，幸亏你二人想得周到，不然这漏子出大发了。有了这些人证，再加上李绩的那封亲笔手书，我想段志玄也不会再枉做小人，得理不饶了。”

随即，他点点头，吩咐道：“好，我们在这儿稍作休整，就押着这些离开。过城闯关之时，统统给这些人绑好，口里塞住布团，若有守兵盘问就说

是我们在这些城买的奴隶，准备带回高句丽去。有了末叶鞬留下来的通关令牌，我想此番离开吐蕃并非难事。”

“遵命！”

“大人放心，绝不会出纰漏！”

二人相继领命，下去安排妥当。

约莫休整了足足一个时辰，两班人马合二为一，重新化作高句丽使团，离开了这座破庙。

接下来的半个月，他们仗着末叶鞬留下的令牌，再加上高句丽使团的身份，非常顺利地通过了一座又一座城池，直至离开吐蕃国境，返回了西川都护府。

在西川都护府的地界儿上，郭业又做了一些安排，将葛丹、榔头，还有东厂的部分番子留在这儿交由童虎帮忙安排和休整。

然后他仅仅休息了两天，便让斑鸠带着一批番子随他回长安。

此行之中，自然还有塔吉娜，和那批作为人证的西厂余孽。

足足又马不停蹄赶了一个月的行程，郭业一行终于抵达长安城外。



## 第1217章明德门下谈买卖

长安，明德门。

郭业归心似箭，一马当先，走在最前面。

紧随其后的，是一个文士装扮的中年人，风度翩翩，正是东厂五虎之一的斑鸠。

后面是几百名士兵，风尘仆仆，赶着几十辆大车，押送着一众吐蕃俘虏。

“郭尚书，出使吐蕃，扬我大唐国威，奉陛下口谕，樊国公段志玄特来迎接大人！”段志玄带着一众礼部的绿袍小官，早就在明德门门口等着了。

郭业一下就从马上跳了下来。

我靠！

他郭业立下再大的功劳，也不值得出动一个户部尚书迎接呀！这个段志玄倒是心急啊！

郭业紧走几步走上前去，躬身施礼，温和的笑道：“我郭业何德何能，岂敢劳动段尚书？实在惭愧呀，惭愧！”

段志玄怎么来的？他自己主动来的！

听说郭业回京，段志玄就主动去想李二陛下讨了这个差使。本来这个事情不合规矩。不过念及他的丧弟之痛，李二陛下还是答应了。

段志玄望了望后面的囚车，对郭业道：“哪里，哪里。郭大人完全当得起。于公，郭大人火烧布达拉宫，改变吐蕃局势，扬我国威。于私，郭大人，可是把杀害我弟弟的元凶逮捕归案了呀。完全当得起。现在郭大人就把人交给我吧！”

“如此，就麻烦段尚书了！”

此时题中应有之义，郭业也不推辞，就吩咐手下和段志玄的人做交接。

段志玄望了望移交的人犯，说道：“听说，杀害我弟弟的主使，是个年轻的女子，名叫塔吉娜的，不知在不在这些人犯里面呀？”

这事郭业不能撒谎，到时候段志玄一审问，就全明白了。

塔吉娜也是万万交不得的，交出去了，王伯当还不得找郭业拼命？

郭业只得为难的说道：“这个塔吉娜不在里面。”

段志玄就知道没那么简单，装傻充愣，问道：“哦？莫非郭大人没有抓住塔吉娜？”

郭业心说这种事还真是能做不能说，大庭广众之下，还真没法子跟段志玄解释，苦笑道：“抓是抓住了，这个……这个段大人还请借一步讲话！”

长安城明德门门口，哪有地方让两位尚书大人“借一步讲话”？

段志玄皱眉，吩咐人们道：“你们退后！”

郭业和段志玄带来的人都退后了几十步，给两位大人留下了点儿私密空间。

段志玄等人走开了，大怒道：“郭业你怎么回事？王霸的事就算了，看你的面子，我不管你要人，朝廷继续缉拿他行了，逮不着他算他运气，逮着了你也别叫屈，听天由命。塔吉娜你总得给我吧？她可是谋杀我低低的主使，没有她的人头，我如何向我死去的兄弟交代？”

郭业也知道自己理亏，眼珠一转，道：“段大人，此事确实是郭某做的差

了。不过郭某确有不能言的苦衷。其实塔吉娜也是受人所迫的，真正的主谋并不是她。只要能不交出塔吉娜，郭某对段家另有补偿。您看怎么样？”

“补偿？”

有一就有二，段志玄为了段志德的“死后哀荣”，可以放弃追杀王霸，现在听说另有补偿，一定要塔吉娜的念头就有些松动了。段志玄有些意动，问道：“你怎么说？”

郭业一看有戏，忙道：“令弟之死，实在是国之憾事。可是人死不能复生，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抚恤问题。一个是段志德大人的死后哀荣，朝廷一定要办的漂漂亮亮的。另外一个就是段志德大人的后人问题了。听说段志德大人有一子，名叫段天豹，现在二十多岁，文武双全，还未出仕？”

段志玄听出了郭业的言外之意，他年纪也不小了，舐犊情深，对后人的出路，早就谋划了很多。现在弟弟死了，他的侄子的问题，他也得承担起来。可是僧多粥少，他自己的子女就不少。如何为侄子某一个好前程，段志玄还真有点发愁。

段志玄问道：“莫非郭大人有意……？”

郭业道：“按照朝廷制度，若是段天豹袭爵，应降一等。然而段志德大人乃是为国尽忠，为敌所害。为了褒奖忠良，郭某愿上书天子，希望能让段天豹完全继承段志德大人的爵位。另外，我领军卫府衙门右将军一职尚缺，我有意举荐段天豹接任！”

郭业是谁？李二面前的大红人。多次功高不赏，李二对郭业内心还是有愧疚的，朝臣们对此是心知肚明。

要说李二的信任，郭业可能还比不过段志玄。但是要说讨赏讨封之类的事儿，段志玄还真没郭业的面子大。郭业要是上表保奏，段天豹的前途就可就十个指头捡田螺——十拿九稳了。

说到底，段志德之死和两国交兵战死的情况也差不多。两方的士兵打的死去活来，私仇确是没有的。

段志德也死了这么久了，段志玄也冷静了很多，对杀死弟弟的人，恨意也削减了很多。

拿一个小小的塔吉娜换来侄子的锦绣前程，这笔买卖干得过。想到这里，段志玄对郭业道：“郭大人深受陛下宠信，陛下一定会答应郭大人的要求的。不过……”

段志玄毕竟是大唐的户部尚书，还是要脸面的，放过王霸还可以说是为了查出幕后主使，放过塔吉娜可怎么说？

郭业见段志玄有些意动，道：“塔吉娜其实不能算幕后主使，真正的幕后主使是云容王后，现在云荣王后已经被我宰了。段志德大人的仇已经报了！”

段志玄冷笑道：“塔吉娜就算不是幕后主使，也是关键的执行人，难道就这样放了她吗？”

郭业明白，段志玄这是要找个台阶下，道：“其实，塔吉娜也是个可怜人，受那云容王后的摆布，不得不做。她就是一个屁，您就把她给放了吧。”不得已，郭业把后世的网络段子都拿出来了。

段志玄听他说的粗俗又可笑，扑哧一下乐了出来。又感觉不对，忙板了板脸，道：“说起来，段某还要感谢郭大人杀了云荣王后，为我弟弟报了仇。你是我们段家大恩人呀。既然郭大人执意为那塔吉娜求情，那段某就给郭大

人一个面子，不追究了。不过，其他人……”

郭业解决了塔吉娜的问题，大喜，陪笑道“其他人，您请便，煎炒烹炸，您随意！”

段志玄道：“既如此，郭大人，咱们击掌为誓！”

“啪！啪！啪！”

三声击掌，一老一小两个狐狸相视而笑。其实这事郭业并不吃亏。把段天豹放到自己的

手下，与大唐户部尚书段志玄就算彻底交好了。以后要是段志玄给自己不对付，他就不怕郭业给段天豹穿小鞋吗？

段志玄也是心满意足，最大的凶手云容皇后已经葬身火海。塔吉娜虽然饶恕了，这不是还有一众吐蕃俘虏吗？他会好好的“炮制”这些俘虏，告慰亡弟的在天之灵的。

段志玄从郭业那领了一千人犯，浩浩荡荡赶往刑部。刑部尚书韦挺早就等着了，行刺吐谷浑大将军，算是近年来数得着的大案子了。吩咐把这些入犯押入天牢，择日再审。当然有了段志玄的面子，这些人犯在天牢的日子肯定是“舒舒服服”的。

“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塔吉娜见段志玄带人走了，长出了一口气，对郭业盈盈下拜。

郭业连忙摆手，道：“免礼，免礼。王伯当是我的大哥，您就是我的嫂子，这是我应该做的，应该做的。”

塔吉娜其实年纪还没郭业大呢，扑哧一乐。

乖乖弄的咚，梳妆打扮过后的塔吉娜这么一乐，还真真是倾国倾城。

饶是郭业这见惯美女的，都有一瞬间失神，心说怪不得王伯当被这女的迷的神魂颠倒的，这塔吉娜还真有点魅惑众生的意思。

在城门口当然不能久待，郭业道：“我们就快些回家吧，王前辈恐怕早就等小嫂子等的心焦了！”

塔吉娜回嘴道：“恐怕是你想你的那些美貌娘子想的心焦吧！”

郭业一行人归家心切，快马加鞭赶奔太平坊。没走了几里路，却再也走不动了。

只见前面人山人海，热闹非凡。骑马的，坐轿的，气宇不凡，看穿戴就知道是官宦之辈，排着长长的队伍，把路堵得严严实实的。

队伍的尽头郭业认识，正是卫国公李靖的府上。

这可就奇了怪了，李靖为人刚肃，不喜欢拉帮结派。平时，他的府上宾客就不多。现在，李靖远征天竺，这些人到卫国公府干什么呢？

难道说李靖已经班师回朝了？不能呀，算算日子，没这么快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 第1218章天伦之乐

卫国公府门前车水马龙，拥挤不堪。

郭业暗自奇怪。就想派人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车队一停住，塔吉娜就催马赶上前来，对郭业道：“郭大人，不知队伍为什么停住？出了什么事吗？”

郭业道：“前面的路堵住了，有些奇怪，我派人去看一下。”

塔吉娜对着郭业轻轻摇头，道：“郭大人，不可！”

郭业当然明白了，塔吉娜身份特殊，是个不能见光的人。在这里停留久了，人多眼杂，难免节外生枝。再说，现在众人归心似箭，也不急于这一时。还是先回家稍作换洗和休息再计其他。

想到这儿，郭业吩咐身后的军卒暂且去领军卫府暂行驻扎，放假三日，好好在长安城玩一下。自己则带着斑鸠，塔吉娜等人，绕路回家。

太平坊，平阳郡公府门口。

郭家的奴仆们，早就得知了主人今天要回家，早就换上了新衣服，排成两排，等在了门口。

郭业崛起的太快，平阳郡公府的奴仆们大都是新投靠的，其实都和郭业不是很熟悉，这个时候自然要好好的表现。

“恭迎公爷回府！”

郭业一下马，众人就在郭府管家的带领下热烈欢迎。

一阵噼噼啪啪的声音传了过来，还有人点燃了爆竹，还真有气氛。

“起来~起来吧~”

郭业着急见亲人，迈步就往里走，却被郭府的老管家拦住了。

“大人，这位……这位夫人，不知安排住在何处？”老管家指着塔吉娜，一脸暧昧的看着郭业。

塔吉娜倾国倾城，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加上郭业好色的前科，难免众人想歪了去。

我靠，这是把塔吉娜当成我的小蜜了呀。郭业暗自想道。

“嗯，给这位，嗯，这位夫人，安排一个干净的小院。这个事情不要乱传，注意保密。不得乱嚼舌根，明白吗？”

“是，小人明白。夫人那边，小老儿一定守口如瓶！”老管家答应着，脸上流露出一副“我懂的”的表情。老管家又转身对身后的众人道：“都听清楚了吗？不准乱嚼舌根，谁要是说对夫人说了不该说的话，别怪我不客气！”

“听清楚了！”众人答道。对于宅门里面的宅斗，人民群众是喜闻乐见的。

这还越描越黑了，郭业真想大喊一声——事情不像你们想的那样！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

郭业深懂其中的道理，不再解释，吩咐奴仆们道：“都散了吧，好生做事！”

吩咐下人把塔吉娜和斑鸠等人带去休息，郭业赶紧到后宅见娘。

老太君早就想儿子想疯了，可是碍于礼法，不能去迎接郭业。这年头，儿子迎接父母天经地义。可要是老太君出去迎接郭业。那御史言官的吐沫星子，可就能把郭业给淹死了。

老太听说郭业要回家，昨晚一晚上就没睡好，草草的吃罢了饭，就倚门相望了。

“儿子回来了，儿子给娘请安了！”

郭业几个月没见娘，看到老太太，心里也有些酸酸的，赶紧跪倒给娘行礼。

老太君扶起郭业，左看右看看不够，抓着郭业的手，絮絮叨叨地说着思念之情，郭业恭谨的回应着。

大约过了一盏茶的功夫，老太君才道：“离开家几个月了，早就想媳妇了吧，快去看看她们吧！别在老婆子我这边规矩了。”

郭业也不好意思马上就走，道：“也不是很想，我再多陪娘一会儿。”

老太君促狭道：“不是很想？我怎么听人说，你常说那个小别胜新婚呢？”老太说完，自悔失言，感觉当娘的跟儿子开这个玩笑不太合适。

可能是见到儿子，太高兴了，有点儿得意忘形了。赶紧闭口不言。

郭业也有些尴尬，心说这是哪个混蛋把这句话告诉娘的。又待了一会儿，就告辞出来了。

内宅，花厅。

平阳郡主柴秀秀满头珠翠，环佩叮当，身着郡主服饰，看起来既高贵冷艳，又典雅大方。

贞娘和芷茹也盛装出场，紧随其后，好像要参加什么重大仪式似的。

郭业的一妻二妾面无表情，服饰郑重，盈盈万福。

“妾身恭迎夫君，夫君万福！”

这么隆重？郭业有些受宠若惊，看三人的神情又不大对。几个月不见，夫妻生分成这样了？自己没干什么亏心事呀！

郭业讷讷道：“这个，这个，贤妻请起。你们怎么这个样子？太正式了，我还真是有点儿不习惯。”

“夫君为国操劳，出使吐蕃，扬我大唐国威。为家操劳，还给我们带回来了一个姐妹，听人说还是个外族妞儿。长得如花似玉，倾国倾城。我们姐妹三个加一块儿也赶不上。夫君国事家事两不耽误，真是太辛苦了。我们姐妹帮不上夫君什么忙，只能在此恭迎夫君，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

“呃……”

酸，真酸！

醋气冲天，一股酸气扑面而来。

敢情是在这儿等着我呢，这是要给我立规矩呀。名为迎接，实际上是表达不满呀。也不知道是谁的嘴，这么碎，把塔吉娜的事情打了小报告了。

郭业赶紧叫屈，道：“各位夫人，我冤枉呀！那个女人跟我没关系呀！”

柴秀秀道：“夫君说的哪里话来，妾身可不是善妒之人。可是夫君偷偷摸摸的把人接进府中，还不告诉妾身。这不是明显告诉别人，妾身容不得人吗？夫君真是太让秀秀失望了。”

柴秀秀对芷茹使了个眼色，芷茹喊道：“就是，就是，把她藏起来干什么，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我倒要看看，她哪里比我们姐妹强了！”

芷茹呀，芷茹，以前怎么没看出你怎么这么有狗腿的潜质呢？

贞娘在家里是最没有地位的，不过自从生了郭襄以后，腰杆子也逐渐硬起来，帮腔道：“夫君，来路不明的女人，你还是谨慎点好，我们就是说说，

不会对她怎么样的！”

郭业心说，这还扯不起清了，道：“她不是我的女人，她是王伯当的女人！”

“王伯当？”

郭业赶紧把塔吉娜和王伯当的事情和盘托出，柴秀秀等人也被他们的爱情故事感动的稀里哗啦的。

听说是塔吉娜是王伯当的相好，众女松了一口气。对郭业又有些愧疚。心想这次还真是冤枉这个花心大萝卜了。看着郭业的眼光，越发的温柔起来。

夫妻四人各诉衷肠，以慰相思之苦。

“这次是谁的主意？”郭业又恢复了大老爷的威严，重振夫纲。

众女不语，芷茹斜眼瞥向平阳郡主柴秀秀。

柴秀秀大囧，赶忙道：“那个，对了，我还得给孩子喂奶呢，我先出去了。”

孩子都是奶妈在喂，关她什么事呀。

说到孩子，郭业心中一阵温暖，道：“赶紧把郭襄和郭小渣抱过来，我要打屁股！”嗯，可怜的郭业口不择言，只记得当爸爸的权力——打屁股了，贞娘一会儿就牵着小郭襄的手过来了。小郭襄现在已经会说一些句子了。见了郭业，感到熟悉，却忘了应该叫什么，拉着贞娘的手，道：“娘，你看，人，人！”

贞娘哭笑不得，道：“什么人，人的，快叫爹爹！”

郭襄终于想起来了，道：“嗯，是爹爹，不是人，爹爹不是人！”

什么叫爹爹不是人？郭业大囧，小丫头真是太萌了！

柴秀秀也抱着郭小渣，给郭业看。

郭小渣才半岁，还不会说话。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好奇的盯着郭业，两只小手，还抓向郭业。

郭业接过郭小渣，看的心里暖暖的，柔柔的，道：“爹，爹，爹快叫爹！”

得，也不知道是谁管谁叫爹！

“街，街……”

郭小渣还真给郭业面子。发出了类似的声音。

郭业笑的合不拢嘴。

郭襄看爹爹抱了弟弟，也要爹爹抱。郭业一手一个，再看看柴秀秀，贞娘和芷茹。一股温暖的感觉从心底发出，这就是我的大唐，这就是我的穿越。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咦？

不对，怎么这暖暖的感觉，还湿湿的？

敢情是小郭襄尿了一泡尿尿在了郭业身上。

“郭襄是不是你尿的？”郭业毫不生气，逗弄着小郭襄。

郭襄道“是弟弟尿的，我长大了，不会尿了！”

郭业道：“明明是你尿的，你在左边！”

郭襄看了看，恍然大悟般的格格笑道：“是我尿的，是我干的坏事！哈哈，是我干的坏事！”

那得意的神情，仿佛有多大的功劳似的。

“公爷，暗夜大人来访！”老管家进来禀告道。

郭业心说暗夜这人还真不懂事儿，你不能明天再来吗？老子才回家，还没洗澡换衣服呢。

不过可能暗夜真有什么紧急军情，郭业还真不敢怠慢，吩咐管家把暗夜带到书房，他随后就到。

郭业洗了个澡，换了身便装，走进了书房。

说来也怪，自从暗夜断了腿，人就多了几分阴鸷。一袭白袍，半张铁面，现在他坐在书房里，书房的气温都似乎降了几度。

郭业进了书房，就知道暗夜为什么一定要今天要见自己了。

因为书房里除了暗夜，还有另一个人，青衣小帽，坐在那里，身体却在微微颤抖，来着何人？

郭业仔细一看，正是——白衣神箭王伯当！

## 第1219章相见

“塔吉娜在哪儿？”

“我要见塔吉娜！”

王伯当见到郭业，一把就将他抓住，开始追问起塔吉娜的下落。

郭业刚才还在享受天伦之乐，被暗夜叫出来，正一肚子不爽，哼哼道：“我说王伯当，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我为了你去吐蕃，出生入死，你见面也不问问我怎么样，一口一个塔吉娜的，真是有异性没人性呀！”

王伯当听不懂“有异性没人性”是什么意思，但也听得出来这不是什么好话。他也知道自己的表现有点儿过分，陪笑道：“郭小子你吉人自有天相，不是好好的在这儿吗？这个，塔吉娜在哪儿？”

唉，郭业一阵无语，王伯当还真是句句离不开塔吉娜呀。

不过这也正说明了王伯当对塔吉娜情根深种。幸好塔吉娜对王伯当也是真心实意的，不然还真辜负了王伯当的一片痴心。

郭业和暗夜相视一笑，不和王伯当计较，大声道：“来人！”

郭业会见暗夜，自然早就把下人支开了。过了一会儿才有人过来。

郭业吩咐道：“去把今天我带回来的那个女人带到书房来，你跟她说，她日思夜想的王大哥来了！”

“是！”自有人去接塔吉娜过来。

王伯当见有人去请塔吉娜，才放开了郭业，郑重的道：“郭业，谢谢你，能把塔吉娜带回来。实在是救了她一命。你对王某有大恩，大恩不言谢，他日王某必有所报！”

郭业见王伯当郑重其事，也不计较他之前的无礼了，心说王伯当这货，一遇到塔吉娜的事就智商降低百分之五十，道：“老王啊，重情重义，郭某是佩服的。不过以咱们之间的交情，说什么感谢，报恩之类的话，不是生分了吗？你要是想叫我郭业这个朋友就不要说这些话！”

王伯当赧然道：“是我说错了。对了，塔吉娜快到了吧？”

郭业哭笑不得，他话题又跑到塔吉娜去了，还是先别理他。

趁着塔吉娜还没来，郭业问暗夜道：“你知道我回来了，这并不奇怪。可你怎么把王前辈从洛阳坊带来了？洛阳坊离我这里可不近，你应该是在我回来之前就去接王前辈了。难道你预先知道我会把塔吉娜带回来？”

暗夜看了看王伯当，笑道：“大人办事，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的！大人当日既然答应了王伯当，那今天回来长安，肯定也会将塔吉娜顺利带回郡公府。所以属下擅作主张，将王伯当带来郡公府，让他们这对有情人早日成眷属！”

郭业心说这暗夜几个月不见，别的不知道，这拍马屁的功夫见涨，几句话就把自己拍的舒舒服服的。

可是他说的也太轻描淡写了吧？这事儿哪有这么容易。为了塔吉娜，自己到吐蕃出生入死，还折损了两个重要的属下。为了塔吉娜，自己可是刚被段志玄这孙子敲了一大笔竹杠。

奶奶的，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啊。

郭业暗中腹诽着，嘴上可不能说出来，道：“嗯，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吐口吐沫，那就是个钉儿。答应老王的事，我一定就会做



到。看来暗夜你是深知我的为人呀，其实这也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哈哈！”  
王伯当也想夸郭业几句，可他现在心乱如麻，满脑子都是塔吉娜，张了几下嘴，还是没开口。

“王大哥在哪儿？”

“我要见王大哥！”

塔吉娜人还没到，悦耳的声音就先传了过来。

郭业心说还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这对公母，说话都是一样一样的呀。

王伯当听到塔吉娜的声音，猛地站起身来，正好看到那日思夜想的人儿出现在了人口。

“塔吉娜，真的是你？”

塔吉娜看到王伯当，嚅唅一声，就扑进了王伯当的怀里，语带哭腔，道：“王大哥，想不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

王伯当紧紧抱住怀中的佳人，道：“太好了，太好了，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我们今生还能见面，是上天对我们最大的恩赐！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王伯当和塔吉娜抱头痛哭，不哭不足以发泄分别的痛苦，不哭不足以宣泄重逢的喜悦。

良久，二人才止住了哭声。

塔吉娜道：“对不起，王大哥，其实我骗了你，我根本就不是什么白兰城的富户之女，让你偷取的也不是什么祖传的玉佩。我只是云容王后手中的一枚棋子。接近王大哥，都是有目的的。为的是吐谷浑的军事机密。王大哥，对不起！”

王伯当抱了抱塔吉娜道：“其实，我早就感觉到有点儿不对了。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我是心甘情愿的受你的骗的。昔日周幽王为博佳人一笑，烽火戏诸侯。我王伯当，为了塔吉娜，偷点东西，杀个把人，不算什么。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

郭业暗自腹诽，王伯当当时可是真正的上当受骗，到了长安还蒙在鼓里呢。现在为了得到佳人的芳心，开始胡说八道了。再说，周幽王的事儿，可不怎么露脸。王伯当呀王伯当，为了女人，你的节操已经掉完了，你知道吗？

塔吉娜咬了咬牙，从王伯当的怀里挣脱出来，又道：“王大哥，我，我以前和你说的话都是假的。都是为了完成任务。现在云容王后已经死了，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见王大哥最后一面，对你亲口说声对不起。王大哥，我配不上你，希望你保重身体。若有来生，我愿意嫁给你，做你的新娘。王大哥，对不起！我们来生再见吧！”

王伯当再次得到了塔吉娜，就又恢复了他白衣神箭应有的智商，对塔吉娜微微笑道：“何必来生呢？塔吉娜你说你和我说的话都是假的。那我们海誓山盟的话也是假的吗？花前月下，卿卿我我，你依我依，这些都是假的？我王伯当纵横大半辈子，女人是不是真心，我还是看得出来的。”

塔吉娜听到卿卿我我，不禁有些脸红，道：“那个，那个，当然是真的，塔吉娜是真心喜欢王大哥的。不过我的身世都是假的。我只是一个隐藏在暗处的细作，而王大哥却是盖世的英雄。我怎么能配得上王大哥呢？”

王伯当笑着刮了刮塔吉娜的鼻子，说道：“小傻瓜，别冒傻气了，我白衣神箭王伯当看上的女人，还能从我手上飞走？你是云容王后的细作也罢，你是白兰城的富户之女也罢，我不管你以前是什么人，我只知道现在你是我的女人。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谁也别想把你从我身边夺走！”

塔吉娜迟疑地说道：“王大哥您英雄一世，娶我一个异族，而且是做过细作的女子为妻的话，就不怕天下人的耻笑吗？”

王伯当哈哈一笑道：“我王伯当行事，何惧他人评说？塔吉娜今天无论你说什么，我都不会放你走了。人生苦短，我只争朝夕！”

塔吉娜当然也不是真心想走，只是实在是对王伯当心怀愧疚，不好意思面对王伯当，只能先说出些要走的话来。其实云容王后已死，她还能到哪去呢？当真浪迹天涯，她一个弱女子，还真不大安全。

塔吉娜见王伯当意志坚决，明白王伯当是真心原谅自己了，道：“王大哥你好霸道呀，那小女子无力反抗，那就只能恭敬不如从命了。”

王伯当重得佳人，得意的道：“塔吉娜，你这辈子是逃不掉了！嗯，还有下辈子，也是我王伯当的！”

草，这两人太尼玛肉麻了～

也不避讳房间里的郭业和暗夜，王伯当和塔吉娜互诉衷肠。

听的郭业鸡皮疙瘩掉了一地，想起了后世的一句话：有一种爱情叫做旁若无人。

看着两个人又哭又笑，象疯子一样，暗夜这个铁石心肠冷血怪物都不免有些伤怀，由衷赞道：“这一次有情人终成眷属。真是令人感动呀。不过还是多亏大人成全。否则王伯当下半辈子，就只能借酒消愁了！大人此举，真是功德无量呀！”

郭业道：“也是他们双方都有情有意，历尽艰辛，才能得成正果。可怜王伯当纵横江湖几十载，最后却被一个塔吉娜收服的服服帖帖的。”

郭业话中有话，他其实感觉到塔吉娜固然喜欢王伯当，却绝对没有王伯当陷得那么深。刚才塔吉娜一番话，七分真心，还有三分就只是在演戏罢了。

不过王伯当乐在其中，郭业也就只能默默地祝他们幸福。反正现在云容已死，西厂已灭，王伯当可以算是塔吉娜最后的依靠了。

暗夜道：“其实也蛮好，两人在长安置上一套宅子，弄上一亩三分地过着小日子也挺好。”

谁知郭业却突然扫起了兴，摇头说道：“不行，他们可以过他们的逍遥日子，过他们男耕女织的日子，但是长安，乃至大唐都无他们的立锥之地。他们若想过上安生日子，就必须离开长安，离开大唐。”

“这是为什么？”

暗夜，王伯当，甚至是塔吉娜三人异口同声，皆是茫然迷惑地看着郭业。

## 第1220章安排去处

王伯当和塔吉娜久别重逢，本来欢喜无限，却临了被郭业不合时宜地泼起了冷水。

暗夜沉声问道：“难道以大人的虎威，还庇护不得王伯当和塔吉娜二人吗？”

在暗夜心中，郭业已经是能人无所不能了，他是眼睁睁的看着郭业从一无所有的小吏，几年时间就官至礼部尚书，爵封平阳郡公。再过几年，成为大唐最年轻的宰相，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事情。这样的人物，还保护不了王伯当和塔吉娜？

郭业苦笑道：“暗夜你也太看得起我了吧？不错，我现在看起来风光无限，可是那都是顺势而行。当今天下，就算是皇帝都不能随心所欲，何况是我呢？”

王伯当眉毛一皱，眼睛一瞪道：“是不是那个段志玄从中作梗？哼哼，我杀得了他弟弟，就杀得了他！”

郭业心说完了，王伯当这货的智商再次刷新了下限，这还是那个武力和智慧并存的王伯当吗？不知道王伯当是急于在塔吉娜面前表现男子汉气概，还是真的这么想。

郭业连忙阻止，道：“别，老王，千万别。段志玄的问题其实我都已经解决好了。无论对你，还是对塔吉娜，段志玄都不会继续追究了。问题是有一人，无论是你还是我都得罪不起呀！”

男人怎么能在女人面前认怂？

王伯当不服气地问道：“谁？是谁？在大唐还有谁能难倒我们二人？”

郭业指了指上面，不怀好意的道：“当然是当今天子，大唐的皇帝，李世民。老王啊，你惹得起他吗？”

也就是当着王伯当这个草莽英雄，暗夜这个绝对心腹，郭业敢直接称呼李世民的名字，换了别人在场，郭业吓死也不敢。

“他……我……这个……我还真惹不起。”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堂堂的白衣神箭王伯当，今天还真得服这个软！

要是之前，以王伯当混不吝的性格，王伯当还真没把李二陛下放在眼里。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当初李密势单力孤，他都敢跟着李密造李世民他爸爸李渊的反。现在造造李世民的反，王伯当有什么不敢的？

问题是现在，他死了，塔吉娜怎么办？李世民久居深宫，身边猛士如云，护卫如雨。他王伯当武艺是不错，可再不错，他也不是天下第一呀。就算他是天下第一，还双拳难敌四手呢。

好吧，就算是王伯当大发神威把李世民给宰了。接下来怎么办？怎么承担大唐帝国的报复？他王伯当不就是想过自己的小日子吗，那时候可就真是永无宁日了。

暗夜见王伯当吃瘪，替他解围道：“天子日理万机，如何会专门去为难王伯当呢？”

郭业心说二人也算大唐难得的人杰了，不过在政治上面，还是嫩的很呀，解释道：“所说的大唐天子，其实指的就是大唐朝廷，不会容得下他

们。”

郭业停了一下，一指王伯当，道：“先说你王伯当，化名王霸，偷盗大唐的军事机密，刺杀吐谷浑大将军。这两件事，哪件不是死罪？沾上了这种事，别说是王霸，就算是我郭某人，也脱不了身呀！就这么让你逍遥法外了，这种事如果传出去，你让皇帝陛下的脸往哪搁？你让大唐朝廷的脸往哪搁？”

暗夜也明白过来了，大唐朝廷，郭业可远没到一手遮天的地步，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王伯当的真实身份，他可是反贼出身，按照大唐律法，也是十恶不赦呀。这个身份，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郭业心想李二陛下曾经私下承诺过，王伯当之前的事情既往不咎。不过皇帝的私下承诺，跟放屁也差不多。到时候大臣们闹起来，李二陛下难免不认账，反正又没有下诏书，他郭业难道还能去和皇帝讲理？

郭业点头道：“嗯，对，王伯当的真实身份泄露出来，也是个大麻烦！”

王伯当道：“刚才你说我和塔吉娜都不能留在大唐境内，那塔吉娜的身份还没有暴露，应该没问题吧？”

郭业道：“塔吉娜现在看起来没事。可是抓回来当人证的那些西厂余孽现在还押在刑部的大牢里面呢。她的身份，暴露出来的可能性很大。就算是段志玄现在被我搞定了，天子看我的面子不追究。可朝廷还有一批老顽固呢，魏征、韦挺这些人油盐不进，他们怎么能放任塔吉娜逍遥法外呢？到时候闹起来，就算是陛下也护不住她！”

塔吉娜本以为有了郭业庇护，她和王伯当下半生可以无忧了，想不到，郭业也难以庇护二人，道：“朝廷的事，我和王大哥都不甚清楚，到底如何解决，还请郭大人多费心了！”

郭业的一番话，还真没把王伯当吓住！

郭业的为人，王伯当太了解了，那是能将不可能化为可能的男人，别看郭业说的严重，可脸上并无焦急之色，可见郭业早就心中有数了。

王伯当问道：“我就不信，天下之大，没有我和塔吉娜的容身之处！郭小子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怎么办？”

郭业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在大唐你们时时刻刻都会处于暴露身份的风险之中。要想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你们要想安安稳稳的过完下半辈子，就必须离开长安，离开大唐。你们商量一下去哪，我会安排人送你们过去。”

王伯当和塔吉娜商量了一会儿，还是不得要领。

塔吉娜说吐番可是不能回去了，那里连绵战火，不是隐居的好地方。再说云容的党羽难免有漏网之鱼，到时候找自己麻烦的话，总归是个隐患。

除了大唐和吐番，塔吉娜和王伯当对于天下其他国家就不甚了解了，塔吉娜问郭业道：“不知郭大人有什么建议？”

郭业道：“当今的大唐天子，志向广大，其实与大唐接壤的国家都不太安全。无论是吐番还是高句丽，最后都难免和大唐开战。到时候你们还是得生活在大唐的治下，这两个地方都不适合你们隐居。最好的办法就是出海！”

“出海？！”王伯当和塔吉娜都是旱鸭子，一提出海，心里还真有点发怵。

郭业点头道：“对，就是出海。出海之后，大唐就鞭长莫及了。”

“那出海之后，去那个国家呢？”

“一个就是扶桑，现在朝廷正在组织中原的僧侣都远渡扶桑，涉及到几十万僧侣的迁徙。我安排人把你们混入其中，易如反掌。”

王伯当眉头紧皱，问道：“扶桑，那里风土人情如何？可适合安居？”

暗夜笑道：“扶桑可是个好地方，风俗与中国不同，那里男女老少洗澡都是在一起！很开放的。”

塔吉娜听完，羞红了脸，呸了一声，道：“那里的人真不要脸！”

郭业也道：“语言那里也和咱们不一样，不过不是还迁徙了几十万僧侣吗。王前辈没事，可以和和尚们聊聊佛法，不会很无聊的！”

王伯当道：“老子一生杀人无数，同和尚们有什么好聊的。到了扶桑，岂不是憋闷死。还有别的海外国度吗？”

“还有一个国家就是扶馀了。这个海外小国就是虬髯客前辈和红拂女前辈。主要的人口大都是华夏遗民。”

“虬髯客？红拂女？他们还活着”王伯当和塔吉娜异口同声的问道。

“当然还活着，不过你们也别高兴的太早。扶馀现在正在受到高句丽、新罗、百济，还有扶桑的侵扰，可以说和四国开战，说实话不是个隐居的好地方呀。”

郭业嘴上说不希望王伯当去扶馀，其实还是存了激将的心思，虬髯客和红拂女年纪毕竟还是大了，应付四国侵扰越来越力不从心，白衣神箭王伯当如果如果能去助他们一臂之力，可就解决了大问题了。

王伯当怕李二，可不怕那些小国，豪气干云的说道：“能和传说中的风尘三侠并肩作战，实在是王某的荣幸，郭小子不用说了，就去扶馀！”

郭业问塔吉娜道：“不知小嫂子意下如何？”

塔吉娜紧握着王伯当的手，低眉顺眼的道：“我听王大哥的，王大哥说去哪就去哪。”

暗夜笑道：“你们还真是夫唱妇随呀！”

把王伯当和塔吉娜的问题解决好，暗夜就告辞了。

郭业也长出了一口气。让王伯当和塔吉娜在平阳郡公府里面安心住着，等到时机合适，就送他们去扶馀。

说到扶馀，郭业想到了扶馀的小公主鱼暖暖。鱼暖暖现在远在扶馀，不知道过的怎么样了，是不是还想在长安城的时候那么刁蛮任性？

又想到了鱼暖暖的义父卫国公李靖，不知道李靖远征天竺可曾顺利？

对了，今天卫国公府门前车水马龙可是不大对劲。李靖和鱼暖暖的都不在卫国公，那该是老夫人坐镇。这么多人都去拜访老夫人？无论从哪方面都说不过去呀。

回到长安城，第二天就得去李二陛下那里述职了。

郭业准备见完了李二陛下，就去卫国公府去看看。

## 第1221章进宫述职

小别胜新婚，郭业回到家尽享天伦之乐，一夜过后，神清气爽，其中闺房秘事，自然不足为外人道也。

第二天，郭业穿戴整齐，整理一下仪容着装后，就去入宫觐见李二陛下。

还是那熟悉的望北阁，还是那熟悉的太监宫女，不过郭业可就今非昔比了。

如今的郭业妥妥的是大唐的高级官员了，引领的小太监恭恭敬敬的带着郭业来到了门口。

“陛下有旨，宣礼部尚书兼领军卫府大将军，平阳郡公郭业觐见！”

郭业在小太监的带领下，走进了望北阁，躬身参拜：“臣郭业，见过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二陛下今天心情不错的样子，和颜悦色的道：“郭爱卿一路辛苦了，免礼，平身，赐座！”

小太监搬过一把圆凳，郭业也不客气，就坐了下去。

李世民从李靖的来信中，已经了解到了郭业的功绩，心中对郭业此番出使还是满意的。不过现在是正式的君臣问对，按照规矩，他还是得问下：“郭爱卿此番出使吐蕃，历时几个月，不知有何收获呀？”

郭业心还是不太适应如此正式的问对，心说这不是让我表功吗？这个还真有点不好意思。

郭业就简要的把自己如何离间西域诸国联盟，如何搅浑逻些城，又怎么火烧布达拉王宫，顺便烧死了云容王后和拔灼可汗，等等事情讲了一遍。

当然了，提到自己的功绩的时候，不能忘记提这是在李二陛下的英明领导下，在英国公李绩的大力支持下，才取得了微不足道的成绩。自己的功绩是不值一提的，主要还是李二陛下的功劳。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李二陛下，这个千古一帝，似乎听得颇为受用，频频点头，道：“郭爱卿此次出使吐蕃。立下如此之多，如此重大的功劳。真是出乎朕的意料之外呀。朕心甚悦，要重赏郭爱卿！”

“臣谢主隆恩！”

“朕赐给你的朱雀坊的宅子，工部已经修缮一新了，你尽早的搬过去，就当是对你这次出使吐蕃的奖赏吧！”

“臣谢主隆恩！”

抠门，真他妈的抠门！

郭业心头一万匹草泥马呼啸而过。李二陛下，您也太雷声大雨点小了吧！

这个就算重赏？

朱雀坊的宅子，这个早就赐给自己了呀，只不过以前自己没有搬过去而已，现在叫自己搬过去，就算是重赏过了？

这个重赏可真“重”呀！

自己这次出使吐蕃，九死一生，连立大功，相当于什么都没赏呀！

不过郭业也知道，至少几年内，加官进爵的事儿，是轮不着自己了。

从官职上讲，他已经是礼部尚书兼领军卫府大将军，再往上就只能当宰相了。

从爵位上讲，他已经是平阳郡公了，再往上就只能大唐国公了。

以他二十多岁的年纪，这些都是不可能封赏他的。

现在才是贞观年间，那些开国功臣还大有人在，参加过玄武门之变的功臣也还是朝廷的中坚力量，郭业何德何能，爬到他们的头上去？

就算李二陛下，狠狠心，一咬牙，真的给郭业加官进爵了。那些老臣工们，不敢找李二陛下的麻烦。但是他们能放过郭业吗？那御史言官们的弹章，那老臣子的吐沫星子还不得把郭业淹死？

就算郭业不怕这些，还有那些清流呢，他们十年寒窗，昼夜苦读，方才得官。得官之后，辛辛苦苦几十年，熬资历，拼政绩，到了七老八十了，能达到郭业的地位不？

这些清流眼睁睁地看着郭业这个既非开国功臣，又不是读书人的小人飞黄腾达，几年时间就取得了他们努力一辈子都未必能取得的成绩，能不羡慕嫉妒恨吗？能不给他穿小鞋吗？

总之，郭业升官，就是一下子，站到了朝廷三系政治力量的对立面。

李二陛下应对的方针也很简单，那就是牺牲郭业，维稳朝廷三系班子。这样无论对李二，还是对郭业都是最佳选择。

想到这里，郭业也就想通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谁都想拔尖呗。

来日方长，自己才二十多岁，朝廷三系力量能压制自己多少年？十年，还是二十年？

就算是二十年之后，自己还是年富力强，而那些老家伙不是进了棺材，也是半截身体入土了，熬都熬死这些老家伙们了。到时候，他们还能压制自己往上走吗？

年轻就是自己最大的资本呀！

郭业一想到这些，便看开了，发自内心的恭敬地谢恩。

李二陛下其实也有些不好意思。郭业立下大功无数，尤其是解决掉了云容王后和拔灼可汗这两个心腹大患，李二陛下是由衷的高兴。

可是从政治上讲，这个时候给郭业加官进爵，是十分不合适的。这会严重妨碍大唐朝廷安定和谐的大好局面。李二陛下也没办法，只能从别的方面补偿郭业了。

李二陛下看郭业毫无不满之色，龙颜大悦，道：“这次还是多亏了郭爱卿，才查明了吐谷浑大将军段志德遇刺的真相。并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原来段志德是被吐蕃的云荣王后害死的，他也算是为国尽忠了。对于段志德的身后之事，郭爱卿身为礼部尚书，不知有何看法呀！”

千古一帝就是千古一帝，这么问摆明了就是送人情给郭业做。

虽然不能给郭业加官进爵，李二陛下还是想办法在别的地方补偿郭业的。要真的是功高不赏，李二陛下怎么能得到众多人杰的效忠，开创贞观之治呢？又怎么能被人被后世的人称为千古一帝呢？

郭业道：“段志德将军之死，实在是可悲可叹。现在天下承平日久，很久没有这种级别的官员为国牺牲了。微臣建议要给段志德将军死后哀荣，对段志德将军的抚恤更是要从优从重！”

“那么该如何从优从重呢？你们礼部有什么具体意见？”李二陛下问道。

郭业心说什么礼部的意见呀，就是我的意见。郭业就把他和段志玄的协议说了出来，答道：“主要就是有三条。第一朝廷要赠段志德将军一个美谥，以褒奖忠臣。第二是追封段志德将军的爵位。第三就是重重的抚恤段志德将军的后人。”

“段志德有什么后人呀？”

“臣听说，段志德将军只有一个儿子，名叫段天豹，为了褒奖段志德将军，微臣提议让段天豹继承段志德将军的爵位，不用降等袭爵。另外听说这个段天豹文武双全。臣保举他为我领军卫府的右将军。”

“嗯？”

李二陛下一愣，前面还在正常范围之内，可把段天豹划拉到郭业的手底下。这个说明郭家和段家的关系不一般呀。以前没听说段家和郭家有什么私交呀！

李二陛下道：“嗯，郭爱卿说的很有道理，你们礼部把段志德的谥号，还有追封的爵位，拟定几个，上个条陈上来。至于其他的么，没有先例，朕要好好的考虑一下。”

郭业看李二愣了愣，知道李二陛下的小心眼又犯了。心说看来这个给段天德封官的事儿，有点弄巧成拙了。不知道李二陛下能不能答应。

段志玄啊段志玄，我该做的都做完了，也算仁至义尽履行承诺了。至于李二陛下答应不答应，我可就没办法了，圣心难测呀。

李二陛下日理万机，郭业见没有其他事，便识趣得的告辞出宫了。

郭业带着几十个扈从，驱车直奔卫国公李靖的府上。

卫国公府门前还和昨日看到的一样，车水马龙，进府拜访者络绎不绝，繁华不减。把道路堵得严严实实的。

郭业见车又走不动了，便下了车。吩咐众扈从在远处等着。郭业自己换上了一身便装，带着两个扈从，步行前往卫国公府，打算拜访一番探个究竟。



## 第1222章探访卫国公府

郭业的两名随扈，也不是什么善类。

他们原本就是长安城的混混帮闲出身，一个叫做赵半斤，一个叫做钱八两。意气相投，

听名字就是天生的一对，一起投奔了郭府。

投靠郭府后，两人仗着小聪明，成为郭业的贴身随扈，也算是飞黄腾达了。

郭业见卫国公府门前人山人海，可不会老老实实的排队。

他和两名随扈分开人群，如同游鱼一般，左冲右撞，前挤后拦，施展前世就已经大成的插队神技，一会就往前挤了一百多步。

郭业还想往前挤，却被人拦住了。

一个华服的青年公子，一把就抓住了郭业：“排队去，排队去，就凭你们也想插队，本公子都没插队呢！”

他歪戴着帽子，背后插着一把折扇，头上还戴着一枝牡丹花。

一看这架势，就是长安城中，追逐潮流的纨绔子弟。

赵半斤见郭业被抓住可不干了，现在正是他表现的时候，道：“快松开，你知道你抓住的是谁吗？”

青年公子看了看，一撇嘴：“他是谁？长安城有头有脸的公子，哪个我没见过？就没有他这么一号！你知道我是谁吗？”

钱八两帮闲出身，最会接话：“咱们兄弟跟着我家主人拜访的都是长安城中的高官贵胄，那些不三不四的人我们还真不认识！”

青年公子把郭业松开，抽出折扇，在胸前打开，一扇一扇的，还真有点风流倜傥的味道，道：“你们听好了。我乃是吏部主事孙思之子，孙子善！听说过没？”

“吏部主事，也就是个六品官，在长安城里不算什么，咱们兄弟没听过。至于你吗，孙子善，那就更没听过了！”

“没听过我不要紧，你们肯定听过我的老师，说出他老人家的名字来，吓死你们，你们肯定能听过！”

“那你的老师是？”

“官拜大唐礼部尚书，爵封平阳郡公，平过白莲教的叛乱，火烧过吐蕃的布达拉宫，姓郭名业。怎么样，怕了吧！”

郭业插队这事，不太光彩，好歹也是大唐的高级官僚了，干这事实实在在挺没品，所以一直没说话。

现在可忍不住了，什么时候自己有了个便宜弟子？莫非是书学班里的？可书学班里面印象中没有这么一位呀！

郭业扑哧一乐，道：“本官就是郭业，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收了你这么个徒弟！”

孙子善大惊：“你就是火烧布达拉宫的郭业？你就是礼部尚书郭业？你就是平阳郡公郭业？”

郭业微笑不语，洋洋自得。

孙子善满脸的不好意思，期期艾艾的说道：“老师在书学班开课的时候，弟子身体不爽，不能当面聆听老师的教诲。等弟子康复了，老师却又去为国

立功，缘慫一面，老师不认识学生是该的。今日得见老师，真实三生有幸呀！”

孙子善还真拉的下脸来，抱着郭业大大腿哇哇痛哭，好像真的师徒情深似的。

其实孙子善哪是有病呀，根本就是逃学。等到郭业连立大功，名满天下的时候，孙子善后悔的肠子都青了。

这要是跟郭业攀上关系，那不是能少奋斗二十年？

不过，从理论上讲，他还真能叫郭业一声老师。

在长安城里，他老爹的名号不管用的时候，他就抬出来郭业，还真是无往而不利。

今天遇见了正主，可算是撞枪口上了。

孙子善也是机灵，看看能不能化坏事为好事，彻底攀附上郭业！

他们这么一闹，旁边看热闹的人可就明白了。

原来这个一身便装，有点小帅的年青人，就是大唐大政治新星，绩优潜力股——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

不知道谁喊了一声：“平阳郡公来了~~，快闪开啦~~”

人的名，树的影。

“哗~~”

霎时间，人群中主动分出一条道来，供郭业入府。

虽然说，这卫国公府门前的人都是非富即贵，可那也得分跟谁比。这里面富贵过郭业的人还真没有。谁敢挡郭业的路？

郭业一脚踹开自己的便宜弟子孙子善，志得意满，慢慢往前走。

一边走一边还向两旁的人群拱手，说着：“多谢大家体谅，兄弟我先走一步了。多谢，多谢！”

众人众星捧月一般，回着：“郭大人您请，郭将军先请，尚书大人先请！”

走了好一段路，才来到了卫国公府的正门前。

这时，卫国公府大开中门，早有下人在府门迎接。

“我等奉小姐之命，特来迎接郭大人入府，郭大人您里面请！”

小姐？

郭业傻眼了，卫公府除了鱼暖暖之外，还有第二个小姐吗？难道是鱼暖暖回来了？

鱼暖暖现在的身份可不只是卫国公府的小姐，还是扶馀国的公主，不可能简简单单的就回大唐来的。

扶馀国再小，那也是一个国家。

用现代的话说，鱼暖暖回大唐，那就是重大的外交事件！

为何鱼暖暖归来，朝廷连个通告都没有？连自己这个礼部尚书都不清楚？这不合规矩呀！

郭业疑窦丛生，耐着性子，随着下人进了府。

门外的众人看郭业直接进入了卫国公府，一片艳羡之声。敢情他们只能在门前等着，根本进不去呀，怪不得让路让的那么麻利呢！

孙子善在卫国公门外大声呼喊：“老师等等我，我也去！”

这个可就没人理他了，卫国公府大门紧闭。

老师和弟子的待遇是不一样地！

卫国公府，花厅。

郭业坐下没多久，一阵银铃般的娇笑传来，：“益州侯，咱们可是有日子不见了呢！哦，不对，现如今你可是堂堂的平阳郡公了呢！”

声音熟悉，郭业扭头一看，一袭白莲宫裙亭亭玉立坐在花厅中，薄施粉黛，倾国倾城，正是卫国公李靖的义女，扶馀国的小公主——鱼暖暖！

郭业久不见鱼暖暖，心里还怪想她的，道：“哪里哪里，也就是我运气好。陛下以为我死了，才追封了个平阳郡公，赐我死后哀荣。没想到我竟然活着回来了。要不然，要封公爵，起码我还得奋斗几十年哩！”

鱼暖暖娇媚的一笑，道：“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这也算是郭业你的造化。唉，想我父亲，为了大唐出生入死，东征西讨，连番大战，受伤无数。五十多岁才封了个卫国公。你郭业假死一次，平阳郡公就到手了。仔细想想还真不公平呢！”

郭业苦笑道：“朝廷各个老臣子早就愤愤不平了，暖暖你就别煽风点火了！”

鱼暖暖眼珠一转，促狭的道：“听说你这次出使，还带回来一个异族美人。平阳郡公大人，你可真风流性子不改啊！”

郭业心中一动，塔吉娜的事情，鱼暖暖怎么知道的？难道鱼暖暖还在自己的府邸安排了眼线？看来府里的规矩必须整顿一下了，要不然自己什么秘密都藏不住了。

郭业道：“唉，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呀。我郭业对天发誓，我和那个异族女人没有任何关系。此事另有隐情，暖暖你要相信我呀！”

鱼暖暖没好气的瞪了郭业一眼，道：“我又不是你什么人，你又何必向我解释，要我相信你呢？莫非平阳郡公大人看上暖暖了？”

郭业和鱼暖暖的眼光一碰，心中一荡，鬼使神差的答道：“那暖暖意下如何呢？”

鱼暖暖本来想调笑郭业，没想到郭业直接接招了。脸色微红，一时不知如何接话。

一丝暧昧的感觉，在二人之间荡漾开来……

郭业也觉得失言了，面色尴尬，转移话题，道：“暖暖你怎么不动声息的从扶馀国回来了？也没见朝廷有什么通报。还有卫国公府门前那么多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会都是暖暖你的钦慕者吧？”

## 第1223章暖暖此行

鱼暖暖扑哧一笑，道：“我的钦慕者有这么多吗？再说，就算那些人都是我的钦慕者又怎么样？难道平阳郡公大人还能吃醋不成？”

郭业知道鱼暖暖嘴上功夫了得，不敢搭茬，唯有转移话题：“暖暖小姐，你还是叫我郭业吧，总叫我平阳郡公感觉怪怪的！”

鱼暖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委屈的说道：“唉，要是真的都是我的钦慕者就好了。可惜呀，这些人看重的并不是我的人！”

不是看重你的人？难不成看重你的钱？

就算是真的看重鱼暖暖的钱，也得先得到鱼暖暖的人吧？

门外那些逗逼就这么明目张胆，也没那么蠢吧？

郭业满怀疑窦，问道：“这些人莫非买椟还珠，假扮钦慕者，想要骗取暖暖小姐你的钱财？”

郭业说完，差点扇自己两个嘴巴子，自己是有多傻，才说出这么不靠谱的话呀！能把鱼暖暖人财两得，是长安城多少男人的梦想呀！

鱼暖暖答道：“事情不是郭业你想的那样，其实，也不是他们想我要的钱，是我想要他们的钱。我现在非常非常缺钱！”

说到缺钱，鱼暖暖还诱惑的舔了舔嘴唇，似乎真的很缺的样子……

郭业傻眼了，问道：“暖暖小姐，你还缺钱？别人不知道，我郭业可知道。长安城中要说有钱人，皇帝陛下，你是比不了。可除了皇帝，长安城中谁还能有你富有？咱们要不要核对核对长乐坊大钱庄的账目？你要是缺钱，长安城里面可就都是穷人了！”

鱼暖暖白了郭业一眼，嗔道：“又贫嘴。其实并非我缺钱，而是扶馀国缺钱。扶馀国国小民贫，又连年被高句丽、新罗、百济，还有扶桑侵扰，国库里面早就可以跑老鼠了。近年来，一直靠着和民间借贷度日，可是老百姓的日子也不好过呀。现在拆借也拆借不出钱来了。再过几个月，扶馀国就要军饷都发不出去了。到时候，不用扶桑国来打，我们扶馀国自己就要崩溃了！”

对于扶馀国的情况，郭业多少还是知道一些的。

扶馀国立国的时候，先天不足，四面皆敌，战略环境极其不好，一直在和四国交战。

两国交战，打得就是战线拉长，拼得就是后勤补给。谁的钱多，谁就能坚持到最后，谁就能耗死谁，谁就能取得胜利。

扶馀国的国力，比起高句丽、新罗、百济，还有扶桑，任何国家都大大的不如。

能坚持到现在，那只能说明，虬髯客和红拂女，能力出众，不愧为“风尘三侠”之二。

可惜任你手段通天，大略宏图，一文钱难道英雄汉。

事到如今，张仲坚和张初尘两位人间奇侠，也无可奈何了。

于是郭业问道：“那么暖暖公主这次回大唐，是准备筹集军资吗？不知道有什么郭业能帮得上忙的？”

鱼暖暖摇了摇头，指了指门外这些人：“筹集军资的事情，用不着你，就靠门外这些人就行了。我打算把我在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卖给他们。”

我靠……

郭业倒抽了一口凉气。

暖暖这手笔还真够大的，敢情儿门外那些逗逼是鲨鱼闻到血腥味儿了。

长乐坊大钱庄现在可不是一般的赚钱，用日进斗金来形容，那还真是太委屈长乐坊大钱庄了。

自从上次击垮了清河崔氏，长乐坊大钱庄可就垄断了大唐长江以北以南的所有银号！

这是什么概念呢？

可以把长乐坊大钱庄看成后世国有四大行——工农中建联合体，其他的银号，只能吃点长乐坊大钱庄吃剩下的残羹冷炙！

长乐坊大钱庄就是大唐的中央银行！

所以说，现在的长乐坊大钱庄是真正的富可敌国。

不知不觉之间，长乐坊大钱庄的四个股东——柴令文、梁二少、鱼暖暖，还有郭业，每个人的财富就都是天文数字了。而且这个天文数字还在不断的翻着倍的增长！

现在鱼暖暖的份子要出卖，那和在天上撒钱有什么区别？傻子都知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比金矿还能赚钱！

怪不得卫国官府门前车水马龙，来了一拨又一拨呢，原来都是来买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的呀！

明面上是买份子，实际上这就是来卫国官府门前抢钱呀！不，抢钱都没有这么快！

难怪鱼暖暖说看上的不是她呢，和长乐坊大钱庄的金山银海比起来，鱼暖暖的美貌还真不算什么！有钱还害怕没有美女？

鱼暖暖把她在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卖掉了，还真能筹集一大笔钱，支撑扶馀国打个三五年的仗，还真是一点问题也没有。

郭业总感觉里面有什么不对，想了想，问道：“暖暖公主你这次回来，怎么朝廷连个通告都没有？难道暖暖你是秘密回大唐的吗？”

鱼暖暖无奈的苦笑道：“其实也不算是什么秘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多人知道我要出卖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了。不过我也确实不是正式回大唐的，我这次回来并没有通知大唐朝廷。”

郭业不解的问道：“暖暖你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鱼暖暖瞪了郭业一眼，道：“我又什么难言之隐？主要是我的亲生父母，现在的扶馀国主，不许我打着扶馀国公主的旗号，觐见大唐天子。既然不能觐见大唐天子，我便不能暴露身份了。免得到时候，双方都尴尬。”

“哦？这又是为什么呢？”郭业问道。

“他们其实都对陛下有成见，他们说现在的大唐天子的皇位是弑兄屠弟，凌迫老父得来的嘛~得位不正，十分的不光彩。他们不耻大唐皇帝的为人！所以交代我不准觐见大唐天子！”

呃.....

郭业傻眼了，心里默默替李二陛下挽尊，这人品，还真是掉到渣了，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做人真是失败到家了。

李二陛下就这么点儿亏心事，弄得天下人尽皆知的。

也许只有时间才能冲淡一切，其实后世李二陛下的名声远比现在要好，被称为千古一帝。他在位时期，被称为贞观治世。历史上少有皇帝的地位能

和李二陛下比肩。

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郭业还得替李二陛下说好话，毕竟李二陛下对郭业还是不错的。

郭业替李二陛下下辩解道：“自古以来，皇位之争，就是极其残酷的。虬髯客和红拂女两位前辈，远在海外，未必能了解内情。其实陛下也是有苦衷的，当时情况，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陛下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鱼暖暖摆了摆手，阻止郭业继续往下说，道：“你和我说这些没用，其实，这还不是我父亲讨厌陛下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原因是我们扶馀国和扶桑连年征战，双方早就结下了血海深仇，不可能和解了。”

郭业问道：“你们和扶桑打仗，又关大唐什么事？为什么因此厌憎陛下呢？”

鱼暖暖停了一下，喝了口水，道：“因为现在大唐天子对扶桑比较友好，还派遣僧侣远渡扶桑，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吧，对于扶桑的技术和文化都是有好处的。可是对扶馀国却没什么表示。父王恨屋及乌，自然对大唐就看不上眼了。临行前特意交代我，扶馀国绝对不能向大唐称臣！”

这下完犊子！

听完鱼暖暖的话，郭业心里一凉。

本来郭业还打算让扶馀国和大唐也建立外交关系，利用大唐的影响力，缓解扶馀国战略上的不利局面。

现在看起来，此路不通！

虬髯客这厮也是个倔脾气！

其实这事，虬髯客埋怨的有点不占理。

人家扶桑派遣使者，远渡重洋来大唐称臣。李二陛下总得有点表示吧。拒人于千里外，实在不是待客之道。

你扶馀国呢？立国之后，从来没有向大唐派过使节，从官方层面来讲，大唐朝廷是不知道有扶馀国这么个国家的。难道还有大唐帝国主动派使节去扶馀国？李二陛下素来好面子，可丢不起这个人！

郭业无奈的叹了口气，问道：“那暖暖你这次回来，除了卖掉长乐坊大钱庄的分子之外，就没有其他事了吗？”

鱼暖暖用手轻轻抚摸了摸郭业的额头，伤感的说道：“我这次回来，一方面就是打算把我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全部卖出去，筹集军资。再就是探望一下我的义父，稍报他的养育之恩。还有就是见见你们这些长安城的朋友们，跟你们道个别。然后，我就会返回扶馀国，专心做我的扶馀国公主了，不会再回大唐了。这次，也许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听鱼暖暖说不会再见，郭业心中憋闷，在花厅里走来走去，思考了一会儿，对鱼暖暖斩钉截铁的說道：“想当初钱庄是你我加上梁二少三人一起搭建起来的，钱庄的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你不能说卖就卖！我郭业身为钱庄的一份子，坚决反对你转让卖掉钱庄股份！”

鱼暖暖惊愕无比的看着郭业，想不到他会说出这么一翻话来。

她想不通郭业为何如此不通人情，如此冷漠！

钱庄的股份和扶馀国的千万条人命比起来，孰轻孰重？郭业会分不清楚？

一念至此，鱼暖暖不由心里恨恨，难道郭业利欲熏心，一心钻进钱眼里

面去了么？

## 第1224章郭郡公，求求你哦

鱼暖暖强忍着不满，抿着嘴质问道：“呦，我的平阳郡公大人，俗话说加官进爵卖良心，你还真是不逞多让呀？小女子以前还真看错了你！想不到你竟然是这种人！我以前怎么就鬼迷心窍和你合作，引你为挚友呢？”

郭业看鱼暖暖怒气冲天，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的，知道对方误解了自己。

他也不生气，道：“暖暖你先别生气，听我把话讲完。”

鱼暖暖语带讥讽的说道：“你是想告诉我现在长乐坊钱庄还在发展壮大，现在卖掉股份，是十分不明智的行为吗？我打理了钱庄这么久，钱庄有多赚钱我会不知道？”

鱼暖暖指着郭业的鼻子，斥道：“可是再多的钱，能比得上扶馀国千万百姓的性命吗？不卖掉股份，拿什么钱养兵？到时候我扶馀国几十万百姓，可就都成为他国的奴隶了！”

郭业可是难得看到鱼暖暖生气的样子。

鱼暖暖平日里都是文静优雅，胸有成竹，就连郭业自己，在鱼暖暖手中也吃了不少亏。

今天鱼暖暖如此的失态，可见是对郭业不满到了极点。

郭业慢慢的坐下，冷笑道：“很好，你鱼暖暖公主破家卫国，把自己的股份都拿出来换钱，拯救扶馀国的百姓，实在是感天动地！郭某人佩服！可是这些钱能支撑扶馀国多长时间？三年还是五年？这些钱花完，你又怎么办呢？”

鱼暖暖不服气的答道：“现在都火烧眉毛了，只能先顾眼前了。人命都没了，谈其他的有什么意义？”

郭业道：“好，就算现在你拿了钱，把军队稳定住。可是这对扶馀国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呢？军队有钱了，那扶馀国的百姓还在吃糠咽菜呢！你是不是还要分点钱给老百姓呀。长乐坊钱庄的股份是值很多钱，可是几十万人一分，也分不了多少。到时候，坐吃山空。扶馀国还是难逃亡国灭种的命运。”

“难道你还有什么好办法？”

郭业坐在椅子上，翘起了二郎腿，对鱼暖暖说道：“我有一计，可救扶馀。不但能使扶馀国摆脱灭亡的命运，还能让扶馀国发展壮大，成为东海强国！”

鱼暖暖看郭业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扑哧一乐，心知这次是错怪郭业了。

于是阴转多云再转晴，急急讨好般问道：“郭大人有什么妙计，小女子洗耳恭听。您大人有大量，别和小女子一般计较。”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扶馀国要想发展壮大，还是得自力更生，依靠自身的力量。凭空给扶馀国大量钱财，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鱼暖暖趴在桌子上，无力的说道：“你说的倒是轻巧，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扶馀国偏居在海外七十二座小岛之上，根本就不适合耕作。我们国家的子民，只能靠打鱼捕鱼为生。岛上就连森林也没有，打渔的船只都是大唐沿海一带购置。”



郭业问道：“岛上可有什么矿藏？”

“唉，根本就是什么矿藏都没有。金银矿藏我们也不指望了，可是岛上竟然连铁矿也没有。铁器也都只能通过大唐的输送。可是铁器在大唐也属于管制物资，根本就是杯水车薪。现在扶馀国中，兵器和盔甲都十分缺乏，就算有，也不如扶桑的犀利，跟扶桑打起仗来，我们扶馀国吃亏不少！”

郭业一听，这还真是要啥没啥呀，虬髯客和红拂女能坚持到现在，还真不容易！

不过这也还难不倒郭业，想当初荷兰不是也要啥没啥吗？后来还不是被人称为“海上马车夫”，称霸世界一百多年。

郭业相信，有了他的指点，扶馀国称霸个东海，还是没问题的。想到这里，郭业道：“扶馀国孤悬海外，国中尽是我华夏遗民，可不能任由他国欺凌。扶馀国要想发展壮大，就必须将扶桑、新罗、百济高句丽等国吞并。”

鱼暖暖冷笑道：“你也太异想天开了吧，还把人家吞并呢。现在先想办法把扶桑打败了吧，要不然我们扶馀国就要亡国灭种了。”

郭业道：“打铁还需自身硬，不论是打败扶桑，还是制霸东海，都首先要增强扶馀国的国力。那么如何增强扶馀国的国力呢？”

郭业说到这儿，闭口不说了，慢慢地喝着茶，微笑着看着鱼暖暖，一副你来求我呀，求我我就告诉你的表情。

鱼饵够肥，鱼儿方能摆着尾巴来咬钩。

鱼暖暖看郭业把茶喝的差不多了，赶紧亲自给郭业倒上，果真求道：“平阳郡公大人，您胸中自有沟壑，随便拿出个主意，就能救万民与水火。看在扶馀国几十万百姓的份上，您就告诉我吧！”

郭业拿足了架子，又抿了一口茶，砸吧两下嘴，说道：“有些事情是知易行难呀。要想富国强兵，第一条，就是得不要脸！”

“不要脸？”

“对，不要脸。小国要想发展，不抱大国的大腿是不行的。你看人家扶桑，远隔千里，还来大唐朝贡。为的是什？还不是大唐的财富和技术。你们扶馀国呢？自动立国以来，可曾出使过大唐呀？”

鱼暖暖苦着脸道：“这些都是父亲大人做主。父亲本来就有争霸天下的心思，见势不可为，才远赴海外，一心要做出一番事业。又怎么会派遣使者，向大唐称臣呢！”

郭业拍了拍桌子，道：“对呀，所以说呀。你之前对我说的都是借口。虬髯客前辈为什么不肯让你觐见陛下，不肯向大唐称臣。既不是因为陛下品性不好，也不是因为大唐和扶桑的邦交。是你父亲是拉不下脸来，向大唐求助！”

鱼暖暖看郭业编排自己的父亲，也不好应和，只得道：“大唐帝国和扶馀国的邦交问题，还是得父亲大人做主。不过，我会把你的话转述给父亲大人的。除了这个，不知平阳郡公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郭业也知道，转变虬髯客的思想是很困难的，接着说出了他的第二个办法：“暖暖公主，你看如今的长安城，做生意的人里面，除了我们长乐坊钱庄，是哪些人最有钱呀。”

郭暖暖想了一下道：“要说有钱的人，就是来自波斯的胡商了。”

“那他们为什么有钱呢？”

“那些胡商基本控制了通过大唐和波斯的贸易，大唐的丝绸，在波斯可以卖出天价。波斯的珍宝，拿到大唐来，同样也是获利颇丰。”

郭业道：“暖暖你还是很聪明的吗。自古以来，无农不稳，无商不富。扶馀国要想富国，就必须要在贸易上面下功夫。胡商控制了丝绸之路的贸易，就能富可敌国。扶馀国要是也能控制一条丝绸之路呢？”

“啥？另外一条丝绸之路？”

“对，就是海上的丝绸之路。用船只运送货物，远比用骆驼运送货物，费用低得多。扶馀国国民都是渔民，每个人都是天生的水手。你们完全可以通过海上，直接运送货物到外邦去！”

郭业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是完全可行的。再过几十年，陆地上的丝绸之路因为战火所中断，海上丝绸之路就开始大规模兴起了。现在郭业只不过把海上丝绸之路提前几十年实现，在技术上是完全没问题的。

鱼暖暖迟疑的说道：“可是，海上风大浪大，我们以前都是走近海的。是否可行……”

郭业摆了摆手道：“要想富国强兵，不冒点险怎么行。这条海上的商路，其实从汉朝开始就有了，只是没有大规模开发而已。以如今大唐的造船技术，克服海上的风浪还是没问题。你们扶馀国无法耕种，国民都是渔民出身，在别人看来是你们的劣势，在我看来完全是你们的优势呀。商业发展起来的收益，农业可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鱼暖暖想了一下，说道：“如果此事可行的话，扶馀国的水军可是要脱胎换骨了。到时候御敌于国门之外，我们就再也不用担心四国的侵扰了。”

郭业笑道：“到时候，可就是扶桑人睡不好觉喽，你们扶馀国水军强大，世界都任你们纵横，称霸东海指日可待！”

鱼暖暖看郭业说的高兴，道：“第二个办法，听起来倒是不错，就是不知道实际效果怎么样。不知郭大人还有没有第三个办法？”

郭业嘿嘿一笑，道：“当然有了，再有就是伐交了。你们扶馀国力抗四国，战略上的劣势太大了，必须改变这种情况。其实，这四国之间矛盾重重，远不是铁板一块。我来分析一下：百济这个国家，臣服扶桑，算是和扶桑一起的。新罗却是饱受高句丽的欺凌，时刻不忘报仇雪恨。新罗和百济之间，也是时有攻伐。可以说新罗和其他三国之间的关系都不好。你们可以先和新罗结盟，这样围攻扶馀国的国家，就少了一个。新罗不用攻伐你们，专心对付高句丽，高句丽自顾不暇，也能大大减轻你们的压力呀！”

鱼暖暖道：“与新罗结盟，不知如何操作呢？”

郭业一指自己，道：“此事，我来搞定。新罗国一直寻求和大唐结盟，共抗高句丽。正好求到我这个大唐的礼部尚书身上，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到时候，我提出来结盟要加上扶馀国，谅新罗国也不敢不答应。”

鱼暖暖见郭业说的头头是道，似乎一转眼之间，扶馀国就能雄起，制霸东海了。

只见她满眼小星星地急急问道：“郭业你说的挺好，可惜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的问题是，扶馀国国库没钱了，你能马上变出钱来吗？”

## 第1225章投资有道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扶馀国的燃眉之急？

这个问题难得倒别人，可难不倒郭业。

开银行的还能缺钱？这也太可笑了。

相比起后世银行的贪得无厌，郭业不由的感慨，眼前这位扶馀国的暖暖公主真是人畜无害的小白兔啊！

郭业笑道：“这有何难？不要说几百万贯，就是千万贯，我郭业一句话，手到擒来，如同反掌观纹般容易！”

“哎呦，平阳郡公，您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鱼暖暖迫不及待的问道。

郭业不紧不慢的答道：“事情还得着落在长乐坊大钱庄身上！”

呃……

鱼暖暖听了这话，好悬没气死过去，道：“郭业呀，郭业，你也有今天！装了半天蒜，我还以为你有什么好主意呢。最后还不是得卖掉我在长乐坊的股份！算了，算了，看在你给我出了几个好主意的份儿上，我不和你计较了！”

“谁说要卖掉长乐坊的份子了？”郭业看着鱼暖暖的眼睛，一字一顿的说道，“我说的是着落在长乐坊大钱庄身上，不是卖掉长乐坊大钱庄！”

鱼暖暖灵光一现，迟疑地问道：“莫非……”

郭业接口道：“对，就是从长乐坊大钱庄借钱！鱼暖暖小姐你的股份是价值不少钱，可是和长乐坊大钱庄里面的钱比起来，也就不算什么了！”

说到这儿，郭业忽然闭口不言。

这个事情不太对劲儿。

鱼暖暖经营长乐坊大钱庄这么多年，能不知道从长乐坊大钱庄借钱？收进贷出，她就是干这个的！

鱼暖暖要是只有这么点智商的话，长乐坊大钱庄还能被她打理的风生水起？

要知道，对于长乐坊大钱庄，郭业就是个甩手掌柜，另外两个股东柴令和梁二少起的作用也不大，长乐坊大钱庄大钱庄的灵魂人物，就是鱼暖暖！

郭业呀，郭业，你还真小觑了天下英雄！

郭业面色尴尬，道：“暖暖，这事你不可能想不到吧，莫非我有什么思虑不周之处？”

鱼暖暖妩媚的一笑，喝了口茶，道：“平阳郡公，你不是有什么思虑不周之处，而是思虑的太周到了，叫暖暖我很感动呢！”

“其实我也知道，扶馀国再打下去，也没什么希望了。卖掉我在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筹集一笔钱，只能解掉扶馀国的燃眉之急。”

“扶馀国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早晚还是会被灭掉的。如果长乐坊大钱庄是别人的，我肯定会借钱，难不成他们还能到海外追债去？”

“可是长乐坊大钱庄，是我一手一脚打拼出来的，里面还有你们这些好朋友的股份。明知道没有什么希望，我又何必坑长乐坊大钱庄呢？”

鱼暖暖停了一下，感激的说道：“不过现在不同了，想不到平阳郡公你还

是真有办法，听你说起来，扶馀国的事情，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要借钱，我要借很多很多的钱！”

郭业心想，这钱借出去，就和后世中的买国债是一样的呀，自然乐见其成，道：“暖暖公主你放心，长乐坊大钱庄，就是你们扶馀国坚强的后盾。利息方面，绝对按照最优质的客户来算！”

“利息？你还有利息？我鱼暖暖这么多年来，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了长乐坊大钱庄操碎了心。现在有难处了？需要长乐坊大钱庄帮忙，你还要利息？”

郭业那可是见钱眼开的主，这个问题上可不会松口：“利息当然是要要的，而且还不能太低。暖暖公主，你要知道，这个海上贸易的利润，可是以十倍计的。咱们长乐坊大钱庄收上点辛苦钱，和你们扶馀国的收益比起来，那还是九牛一毛。不算什么的！”

“海上贸易，那还是没影的事儿呢，还不知道做成做不成，利息可就是眼前的事儿。到时候逼得我们扶馀国没有钱还债，平阳郡公，你就不怕血本无归？”鱼暖暖见郭业这厮掉进钱眼里去了，就直接耍起无赖来了。反正郭业不可能见死不救，不借钱给扶馀国。

这岂能难得倒郭业？

耍流氓谁不会？

郭业用手指敲了敲桌子，道“这样呀，看起来还真难办，不过咱们做生意的，总得为客户着想不是？”

“咱们长乐坊大钱庄的规矩是，借贷就要收抵押品。你们扶馀国现在最值钱的，听说就是扶馀国的小公主了。听说长的是如花似玉，倾国倾城。勉强强，抵押个几十万贯，还是没问题的。我就吃亏一点，借给你们一百万贯，你们把你们的小公主抵押了就行了！”

鱼暖暖扑哧一乐，想不到郭业比她还会耍无赖。

鱼暖暖沉默了一下，故意示弱，幽怨的说道：“不说这个了，你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在钱财上面，跟我这个小女子还如此地斤斤计较？”

郭业可不会被鱼暖暖唬住，咬定青山不放松，道：“暖暖你既是扶馀国的公主，又是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东，可得一碗水端平呀！对于你们扶馀国的投资，风险还是很大的，要是没有足够的利润，对于咱们长乐坊大钱庄也是很不公平的呀！”

鱼暖暖眼珠一转，突然想到了一个异想天开的主意，道：“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把咱们长乐坊大钱庄的风险降到最低！”

“什么办法？”

“俗话说，宁为鸡首，莫为牛后，平阳郡公有没有兴趣去做扶馀国的宰相？父亲大人，并不善于治理内政。你来了之后，可以把扶馀国的内政完全交给你管理，到时候，扶馀国就完全按照你的想法来发展。如此岂不是一举两得吗？”

鱼暖暖竟然挖起了李二陛下的墙角！

郭业有没有动心？还真有点儿。

别看他现在在大唐已经官至礼部尚书，看起来距离宰相只有一步之遥！

可是郭业明白，这一步即是天堑！郭业在吐蕃立了那么多功劳，李二陛下最终还不是赏无可赏！要想奋斗到宰相，十年之内，他想都不要想！

“呃……”

鱼暖暖见郭业有些心动，趁热打铁道：“我身为女儿身，总不可能继承扶馀国国主之位。如果你愿意到扶馀国为相，我愿意说服父亲，在他百年之后，传国主之位于你！”

以郭业的聪明，哪会听不懂鱼暖暖的言外之意？

扶馀国国主之位不能传给鱼暖暖不错，可是要传的一定是鱼暖暖的夫婿！

换言之，只要他答应去扶馀国为相，江山美人尽在郭业手中！

这还是难以抉择呀！

一方面是唾手可得的江山美人，一方面是穿越大唐，改变历史的豪情壮志！

郭业想了一会，对鱼暖暖正色道：“对不起，暖暖公主，郭业只能辜负你的好意了。扶馀国虽好，和大唐比起来，实在是太小了，还抵不过大唐十道中的一道之大。郭业不才，一心要做一番名垂青史的大事业，大唐才是我的舞台。暖暖公主，对不起！”

鱼暖暖对于郭业的拒绝早就有心理准备了，理解的点了点头：“我就知道，你不会答应的，看来暖暖在平阳郡公的心中，果然没有那么重呢。”

以郭业的脸皮之厚，拒绝了鱼暖暖的好意之后，也感到有些尴尬，道“暖暖你借款利息的事，其实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鱼暖暖没想到郭业竟然松口了，难道是郭业这小子终于良心发现了？

鱼暖暖高兴的问道：“你是说不要利息了？”

郭业终究还是善财难舍，推脱道：“钱庄总不是我们两个人的，还有柴令文、梁二少这两位呢，不如把他们二位请来，咱们从长计议！”

鱼暖暖空高兴一场，不过也知道这恐怕是郭业最大的让步了，便吩咐人去请柴令文、梁二少这两位长乐坊的大股东。

鱼暖暖心说，郭业呀，郭业，这下你可要失算了。把这两位请来，肯定站在我的这一边，到时候，三对一，别想从姑奶奶我这儿收到利息！

## 第1226章柴梁呷醋

柴令文、梁二少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郭业喝茶都喝了几杯了，问鱼暖暖道：“暖暖公主去了扶馀国那么久，就没给咱们带回来什么扶馀特产？”

鱼暖暖对于郭业的厚脸皮，实在是没办法，没好气的说道：“扶馀国连饭都要吃不起了，哪还有什么特产呢。要说享受，还是大唐好呀。长安城中什么好吃的，好玩的没有？要不是身为扶馀国的公主，父亲大人，母亲大人都在那里，暖暖才不愿意回扶馀国呢。您是大唐的平阳郡公，富可敌国，借钱还要利息。就不要打我们扶馀国的主意了！”

郭业神秘的说道：“要你们的特产不白要，我还有一份大礼给扶馀国！”  
“大礼？”

“要让扶馀国强大起来，打败扶桑。除了增强扶馀国的国力之外，人才也是很重要的！我给你们扶馀国推荐一个绝世将才！”

郭业吹的玄乎，鱼暖暖可不吃他那套：“得了吧，还绝世将才呢。有这种人物，你郭业不会自己用？还舍得推荐给我？我可不敢奢望这种好事！”

郭业哈哈笑道：“知我者暖暖也。不过，这次暖暖你可是误会我了，这个人虽然是绝世将才，确是实在不方便留在大唐，肥水不流外人田，也就只能推荐给你了。”

“哼哼，果然是把自己不要的塞到我这儿来了。说说吧，到底是谁？我们扶馀国虽小。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要的！”

“白衣神箭——王伯当！”

“是他~？”

鱼暖暖吓了一跳。

她当然听说过白衣神箭王伯当！

如果说在现代的少女心中，每个人都有个自己的常山赵子龙。

那么，在大唐，每个少女心中就都有一个白衣神箭王伯当！

更何况，鱼暖暖她可不是大唐的普通少女，身为李靖的义女，她可是深知王伯当的厉害之处！

王伯当不光是风度翩翩的美男子，更是隋唐之际难得的将才！

想当初李密降唐而后又叛唐，他哪里来的那么大的胆子？还不是因为有绝对效忠于他的白衣神箭王伯当！

有王伯当在，李密势单力孤，就敢扯旗造反！虽然最后功败垂成，也说明了王伯当的在隋唐之际的分量！

虬髯客虽然厉害，他那是江湖游侠出身，要是论排兵布阵的本事，他还真未必比得上白衣神箭王伯当！

这真是想瞌睡遇到了枕头，王伯当正是扶馀国需要的人才！

“王伯当？他还活着？”鱼暖暖惊讶的问道。

郭业嘿嘿一乐，便把王伯当和塔吉娜的事情，对着鱼暖暖和盘托出。

女人都是感性的，鱼暖暖听完王伯当和塔吉娜的故事颇为感动，道：“想不到，堂堂的白衣神箭风流一世，也有被女人管住的一天。”又颇为神往的说道，“不知道那个塔吉娜是何等的倾国倾城，能征服王伯当这样的盖世英雄！”

呃.....

漂亮的女人之间果然是充满竞争的！

郭业道：“很快你们就可以见面了。说起来，这次算是被你们扶馀国捡了个便宜。虬髯客前辈毕竟年纪大了，岁月不饶人。再让他上阵厮杀，难免力不从心。有了王伯当前辈的加入，扶馀国当能如虎添翼了。”

鱼暖暖对此非常满意，既能见到自己的偶像，又能为扶馀国招揽到一员大将，撒娇般的说道：“平阳郡公，你这次，还真算帮了我的大忙了。不如你好人做到底，我那借长乐坊大钱庄的利息，就给我免了吧！”

鱼暖暖充分利用女人的优势，对郭业死缠烂打。

郭业还真有点难以招架。

正在这时，解围的来了。

丫鬟如意跑了进来，禀报道：“柴令文和梁叔宇两位公子到了，要不要叫他们进来？”

郭业连忙说道，快请快请！

如意看鱼暖暖微微颌首，就跑出去，把柴令文和梁二少领进来了。

梁家二少梁叔宇还是他的那副招牌打扮，白衣，白靴，白玉带，白头巾，那叫一个白衣胜雪，风度翩翩，满怀伤感的说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古人诚不我欺。暖暖妹子，多日不见，一向可好？”

柴令文被梁二少抢了话，瞪了梁二少一眼，柔声道：“暖暖妹子，远赴扶馀国，一定吃了不苦头。回到长安，一定要好好休息一番。有些不相干的人，还是改日再见的好。”

鱼暖暖对付他们两个，还是游刃有余的，柔媚的一笑道：“有劳两位公子挂念了！”

丫鬟如意搬过两把胡凳，请二位公子坐下。

梁二少无视柴令文的挑衅，道“暖暖妹子，自从你离开长安，愚兄我甚是想念，茶饭不思，衣带渐宽，你看我是不是瘦了很多？”

柴令文轻摇折扇，阴阳怪气的说道：“哦？衣带渐宽，我还真看出来了。不过恐怕不是想暖暖妹子想的吧？听说您的府上，最近又多了十几个胡姬呀。我说梁二少爷，您的年纪也不小了，可得注意身体呀！要是再这样下去，您的身体吃不消，可别怪到暖暖妹子的头上！”

梁二少气愤的回道：“冤枉呀，暖暖妹子你可千万别信他的话。我和那些胡姬，是在谈论音律，以慰我对你的思念之情呀。为了纪念我对你的思念，我还新作了一手曲子。你要不要听一下呀。”

“哼哼，恐怕是你和胡姬在被窝里，想出来的吧。相思是相思，相思的是谁可就不一定了！”

“柴令文！！！”

“怎么着？被我揭穿了真相你恼羞成怒了？”

梁二少气的嘴唇直哆嗦，“你个有妇之夫，在这捣什么乱！你知不知道，你和暖暖妹子是不可能的！只有我才是暖暖妹子的良配！”

梁二少神来一笔，直插柴令文的死穴！

鱼暖暖冰雪聪明，可不会真让柴令文尴尬，道：“呸，难道天下除了你们两个，其他的男人都死绝啦！我鱼暖暖只能从你们两个之中选一个？”

“谁？还有谁？咦，郭业你怎么在这里？”

敢情自从二位进了花厅，目光就集中在鱼暖暖的身上，对于郭业，根本

就没看见！

郭业苦笑道：“梁兄，柴兄，一向可好。小弟有礼了。”

梁二少狐疑的看着郭业，又看了看鱼暖暖，一把抓住郭业的脖领子，道：“姓郭的，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暖暖妹子，先通知了你过来！”

柴令文也同仇敌忾，满痛心疾首的说道：“郭业你可要把持住，可千万不能和暖暖妹妹产生什么感情，做出对不起我妹子的事情呀！”

郭业连忙撇清道：“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不是暖暖小姐叫我来的。是我看卫国公府门前车水马龙，好不热闹。我上前探访，才知道暖暖小姐回来了！”

柴令文这才长出了一口气，继续无视郭业，问道：“暖暖妹子，不知你此次回到长安，所为何事呢？不知道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鱼暖暖摆出泫然欲泣的样子，楚楚可怜的说道：“唉，妹子这次回长安，是向两位兄长求助来了！”

“暖暖妹子有什么难处，为兄一力承担！”梁二少说的豪气干云。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承担就承担的起的，在大唐，我们柴家才是真正的勋贵！暖暖妹子的事情，就是我柴某人的事情！”柴令文也不示弱。

郭业心说完了，看来这要鱼暖暖利息的事情要黄，这二位完全惟鱼暖暖马首是瞻呀！

郭业接口道：“现在扶馀国被高句丽、新罗、百济，还有扶桑连番侵扰，国库空虚。难以再战，暖暖小姐，这次回长安是为了筹集军费来的！”

鱼暖暖瞥了郭业一眼，恨恨地道：“郭业这小子，属铁公鸡的，一毛不拔，帮不上什么忙，实在让暖暖伤心呢。如今就看二位兄长的了！”



## 第1227章败家玩意！

俗话说，谈钱就伤感情，谈感情就伤钱。

被鱼暖暖这么个美女盯着，两位大少难免要大出血了。

装逼贩子柴二少，那是以装逼为第一要务，不怎么看中钱财。

当然，在鱼暖暖面前，看中钱财也不会表现出来，立马表态道：“暖暖妹子神仙一般的人物，为兄怎么舍得让你为钱财一事发愁呢？此事就交给为兄了。怎么样？一百万贯够不够！全算在我梁叔宇的身上！”

梁二少到底还是商贾出身，对于政治上的事情不那么精通。

柴令文嗤笑道：“呦，一百万贯，真是好大一笔钱呀！想不到梁二少爷如此慷慨！柴某人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好赖话梁二少还是听的出来的，知道到这次有点出丑了，

想想也对，如果只是需要一百万贯，又怎么需要鱼暖暖开口相求？

梁二少面色尴尬，问道：“暖暖妹子到底需要多少钱，说个数。只要能办得到的，我梁二少绝不推辞！我可不象某些人，只会说在一边风凉话，什么表示也没有！”

柴令文老成持重，也正色道：“支撑一国的军费，必然不是个小数目，暖暖妹子说出个数字，咱们从长计议。别人不敢说，柴某人必定全力以赴！”

鱼暖暖很满意自己的号召力，得意的看了郭业一眼，道：“如果有一千万贯，今年就不用发愁了。”

俺滴娘啊，一……一……一千万贯？

两位大少同一时间倒抽了一口凉气。

今年不用发愁了，那明年呢？

以两位大少的身家，现在凑个一千万贯，那还是没问题的。

可问题是需要投入，持续地投入！

今年投入一千万贯，明年最少也要这个数目！这什么时候是个头？

鱼暖暖是欲扬先抑，先把二位大少吓住。看到两位大少为难，才转口道：“暖暖不是向二位兄长要钱，而是要借钱，而且是向长乐坊大钱庄借钱。只要二位兄长同意长乐坊大钱庄借钱给我就行了！”

梁二少一听这话，松了一口气，忙道：“原来是这么点儿小事呀，包在我身上！其实一千万贯我也拿得出来，只是最近资金周转有点问题，一时不凑手罢了。既然是向长乐坊大钱庄借钱，那咱们就不要利息了！”

卧槽，梁叔宇你这个败家玩意！

郭业心中大骂，合着坏人都让我做了，你梁二少在这充好人。

柴令文眼前一亮，道“这是好事呀。咱们长乐坊大钱庄，基本上开遍了大唐，再想发展，就只能向国外发展。我正为这事发愁呢。没想到暖暖妹子如此能干，为我们长乐坊大钱庄解决了大问题！”

尼玛的，没想到呀，柴令文这个浓眉大眼的，也是个马屁精。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好像不是鱼暖暖有求于长乐坊大钱庄，而是长乐坊大钱庄有求于鱼暖暖似的！

柴令文急于在佳人面前表现，接着说道：“我看咱们完全可以在扶馀国开分号，暖暖妹子以后直接在扶馀国提钱就行了。以后，咱们长乐坊大钱庄还要在吐蕃，交趾，安南，天竺，乃至波斯等国开设分号，成为天下第一的大

钱庄！到时候暖暖妹子只要钱庄的利钱，就足够支撑扶馀国了！”

郭业一看，不能再让这货说下去了，再说下去长乐坊大钱庄都要倒找鱼暖暖钱了，冷笑道：“说的轻松，可现在扶馀国什么都没有，拿什么还钱？长乐坊大钱庄的钱，可不是咱们几个人的私房钱。到时候这个事情泄露出去，听到消息的人都来挤兑，我们长乐坊大钱庄可就要破产了！”

柴令文为难的问道：“暖暖妹子，你们扶馀国不会什么抵押都没有吧？”

郭业的目的是打击两位大少的吃里扒外的行为，又不是真的要把事情搅黄了，就把扶馀国现在的情况，和刚才帮鱼暖暖想的富国强兵的办法说了一遍。

对于郭业赚钱的能力，两位大少还是信服的。他们是亲眼看到，郭业是如何赤手空拳吞下长乐坊，又如何把长乐坊改成长乐坊大钱庄，以至于富可敌国的。

与他们两个富二代不同，郭业可以真的称得上白手起家！

郭业说能赚钱，那肯定能赚到大钱！

“如此说来，借贷给扶馀国的事情还是很有搞头的！”柴令文两眼放光的说道。

梁二少听说其中有这么大的利益，也顾不得之前的承诺了，道：“暖暖妹子，不是我梁叔宇说话不算数。实在是咱们三人一向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扶馀国赚了那么多钱，怎么也得分咱们长乐坊大钱庄一点吧！”

郭业也道：“咱们长乐坊大钱庄要想做大，规矩还是要讲的。不如就拿扶馀国未来十年的收益作为抵押！”

鱼暖暖见两位大少这么容易就被郭业忽悠的叛变了，知道事不可为，撒娇得道：“全凭平阳郡公做主，不过到时候郭业你的办法不灵，我们扶馀国，无力还债，长乐坊大钱庄的钱可就打水漂了。两位兄长到时候不要怪我哟！”

“哪里，哪里，天塌下来，我梁二少顶着，决不让暖暖妹子为难！”梁二少无耻的说道！

“对，对，我们只找郭业这小子算账，跟暖暖妹子你没关系！”马屁精柴令文也慷他人之慨！

其实鱼暖暖也知道，所谓扶馀国十年收益云云，不过是个好听的借口罢了。

这里真正抵押的是郭业点石成金的名声，还有鱼暖暖的信誉。到时候，鱼暖暖拿不出钱来，难道他们还能到扶馀国讨债？

郭业心说，你们不懂，这就是传说中的不平等条约，垄断一国的借贷，岂有赔钱的道理。

后世的西方列强，还不是求着清政府借钱？

控制了一国的经济命脉，到时候赚钱就和喝水一样容易！

更不要说，自己的海上丝绸之路计划，控制了这个，可就相当于控制了此时世界的经济命脉！那时候长乐坊大钱庄的力量，恐怕李二陛下都要顾忌！

解决了军费的问题，又从郭业那得到了几条锦囊妙计，鱼暖暖心情大好，道：“好久不见，今天就由小妹亲自下厨，做上几个小菜。聊表暖暖对三位兄长的感谢之情！”

柴令文和梁二少是自然谀词如潮，一个说暖暖妹子天仙般的人物亲自下

厨岂不是委屈了自己，还是叫人把饭菜送来的好。另一个说，暖暖妹子做的饭菜，那必然是极好的，今日能得一尝，真是几世修来的福分。

郭业看不得两位大少在鱼暖暖面前争风吃醋，起身告辞。柴令文和梁二少自然是没什么意见，他们总觉得郭业和鱼暖暖之间有什么事情似的，郭业告辞，二人正是求之不得，省得郭业在这里当电灯泡。

鱼暖暖也没有很留郭业，她知道，当着柴令文和梁二少，郭业不方便说。他这是要赶着回去通知王伯当夫妇准备去扶馀国的消息。千里海途，需要准备的事情肯定不少。

郭业出了卫国公府，卫国公门前还是车水马龙。看郭业出来了，都翘首以盼，希望能得到点什么内幕消息。

郭业清了清嗓子，道：“众位都散了吧，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不卖了！”  
“不卖了？”

“怎么说不卖就不卖了？”

“是都卖给平阳郡公了吧。这可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你是惹得起卫国公？还是平阳郡公？人家不卖了，咱们有什么办法？”

人群窃窃私语，却没人敢来质问郭业。

郭业的便宜徒弟孙子善不知道从哪里跑了出来，道：“我就知道，老师出马，肯定是手到擒来！”

郭业没好气的说道：“什么手到擒来？是鱼暖暖小姐的份子不卖了！”

孙子善急忙改口道：“是，是，老师怎么会贪图鱼暖暖小姐的分子呢，一定是有人造谣，应该严惩不贷，我孙子善和他誓不两立！”

郭业狐疑的看了孙子善一眼。心说这孙子到底是哪头的，到底是嘲讽自己呢，还是单纯的拍马屁呢？

看着孙子善无辜的眼神，郭业只能相信这是一个连马屁都拍不好的废物了。

买不到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人群渐渐的散了，郭业也打道回府。

郭业回到平阳郡公府邸的时候，已经是华灯初上了。

郭业先是找到王伯当夫妇，告诉他们安排好了，过几天就要前往扶馀国。王伯当对于不日就要远离大陆颇有些伤感，塔吉娜却是跃跃欲试，很兴奋的样子。

安抚完王伯当夫妇，郭业才去和妻妾们见面。

柴秀秀见到郭业回来的这么晚，而且是去见鱼暖暖颇有些不满，女人的直觉让她感到郭业和鱼暖暖之间有点不清不白的。

郭业连忙赌咒发誓，说是对鱼暖暖绝无他意。接着又把扶馀国的情况跟柴秀秀说了。女人都是感性动物，见鱼暖暖那么可怜，有亡国灭族之忧，又同情心泛滥，命令郭业能帮鱼暖暖的一定帮忙。

说了好久，柴秀秀想起一件事来，道：“你走了以后，皇帝陛下派人前来传旨，命令我们抓紧时间，把平阳郡公府搬迁到朱雀坊！”

郭业得意的说道：“咱们平阳郡公府的乔迁之喜，谁敢不来？到时候定能发上一笔小财！”

## 第1228章乔迁之喜

“圣上有命，赐礼部尚书郭业朱雀坊宅邸一座，以示恩宠。责令平阳郡公府即日乔迁进朱雀坊。”

这个圣旨一出，顿时在长安城中传扬开来，引起了满城轰动。

朱雀坊可不是一般的地方，那里紧挨着皇城，无论是上朝还是入宫见驾，都是方便之极。稍微有点儿政治觉悟的大臣，谁不想住在朱雀坊？

可大家都想要，结果自然是谁也得不到。

朱雀坊一直是皇家的自留地，住在那里的无不是凤子龙孙。

您就算是一般的皇亲国戚，资格都差点儿意思！

至于其他人，无论是跟随皇上打天下的开国功臣，还是政坛不倒翁几朝元老，在别的地方好使。在这儿呀，没戏！

套用一句话来说，如果有一个人能住进朱雀坊，那就叫人臣之分极矣！

再想高升一步，就只能挂图名列凌烟阁，不，封王拜相了。

郭业虽然已经是大唐的礼部尚书，爵封平阳郡公，可是朝廷之内比他官职高的，比他地位高的，比他和李二陛下关系近的，那都是大有人在。

这些人都没能住进朱雀坊，凭什么郭业这小子就能进去？

一时之间，艳羡的有，嫉妒的有，心里冒酸的那更是大有人在！

长安城中还有一个人，对于此事与众不同。既不羡慕嫉妒恨，又没有心里冒酸，而是欣喜若狂！

此人是谁？正是长安城中最无能的纨绔子弟，郭大尚书的便宜弟子孙子善！

孙子善努力往郭业身旁凑合，可惜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不招郭业待见，没得到什么彩头，正在心中烦闷。

听说郭业要搬进朱雀坊，孙子善一方面作为名义上的弟子与有荣焉，另一方面准备在郭业搬家的时候，好好表现。

孙子善虽然是典型的干啥啥不行，可还是有一点优点的，那就是脸皮之厚，世所罕见。三番两头去求见郭业。

郭业虽然对孙子善极其不感冒，可禁不住孙子善的死缠烂打，还真给孙子善的找个差事，那就是平阳郡伯公府此次乔迁之喜的迎宾。

十二月十九，无风，天晴，诸事皆宜。

朱雀坊乙字六号，房门张贴红纸对联，剪贴双喜字，门前爆竹声声，好不热闹。

今日正是平阳郡公的乔迁之喜。

孙子善也打扮的光鲜亮丽，在新的平阳郡公府门前迎来送往，志得意满，自觉与平阳郡公的关系更进一步。可出乎他意料的是，宾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吏部尚书孔颖达到！”

“长安府尹马元举到！”

“国子监司业陈仲达到！”

.....

士林清流系的官员还们真给面子，在孔颖达的带领下，第一时间就赶来道贺。

郭业赶紧出来迎接，引领诸位大佬入内奉茶。

可是接下来，郭业就再也没有出来迎接的机会，孙子善就完全代办了。为啥？

接下来的都是些五品六品七品的小官，怎敢劳动礼部尚书大驾相迎？有平阳郡公的亲传弟子（孙子善自称）迎接，已经是很有面子了。

郭业一边陪着士林清流系几位大佬聊天，一面心里面犯合计，难道自己发帖子的時候日期写错了？怎么来的够份量的大臣才来这么几个？

正在这时，孙子善前来禀报：“启禀老师，中书令房玄龄大人……”

房玄龄？

那可是大唐十成十的宰相，郭业连忙道：“中书令房玄龄大人能够赏脸，郭某定要亲自迎接才是！”

“别，别，老师，我是说中书令房玄龄大人派人送来了礼物，您看怎么回礼？”

我靠！

孙子善这王八犊子说话大喘气，郭业恶狠狠的瞪了他一眼，道：“你看着办！”

孙子善这个没眼色的家伙，不知大难降至，又给自己补了一刀：“老师，我看今天来的高官不多呀，实在是太不给老师面子了！”

哪壶不开提哪壶，郭业强忍怒气，温和的说道：“孙子善，你近前来。”

孙子善紧走几步，“老师您有何吩咐？”

“滚！”郭业努力压低音量，厉声说道。

一直到宴会开始，朝廷中的大臣，除了士林清流系的几位大佬外是一个也没来。

建成余党系的大佬魏征、韦挺不见踪影。

天策旧臣系来了大猫小猫三两只，至于大佬么，房玄龄好歹送了贺礼，其他人连礼都没送！

三系之外呢？那就更别提了！

最让郭业气愤的还是刚拿了郭业好处的段志玄，这孙子也没露面。郭业发誓，以后一定要给段天豹小鞋穿。

反正过几天王伯当就要远赴扶馀国，段志玄手里就没有郭业的把柄了。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郭业报仇，从早到晚！只争朝夕！

郭业的窘态，士林清流系几位大佬岂会看不出来？只是故作不知，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最后，还是陈康陈仲达老实稳重，打破僵局：“郭兄，你可知为何朝中大臣只有我们几个祝贺你的乔迁之喜么？”

“愿闻其详！”郭业眼前一亮。

郭业的好朋友马元举，吃了一口菜，喝了一口酒，好整以暇的说道：“年龄不到三十岁，郭业你就做到了礼部尚书的位置上，爵封平阳郡公。再过几年，一个宰相总是少不了你的。如今你又成为第一个搬进朱雀坊的大臣，圣眷正隆呀！如此成就，我这个做好朋友的都眼红，何况其他人呢？”

郭业听了，长出了一口气，道：“原来是他们羡慕嫉妒恨呀。没关系，不遭人嫉是庸才，我郭业不和他们一般见识！”

郭业嘴上这么说，被人孤立的滋味还真不好受，面现郁闷之色。

孔颖达老尚书，沉声说道：“也不是全然如此，主要是郭业你的崛起，打破了朝中三系的平衡。如今朝中，士林清流系，天策旧臣系，建成余党系势均力敌，形成均势，风平浪静。可是陛下，把朱雀坊的宅邸赐给了你一座，这是本朝以来，大臣从来没有的荣誉呀！可这样一来，也在朝中掀起轩然大波，同时也把你逼到了风口浪尖上，是福是祸，老朽愚钝，暂时还看不出来！”

陈康陈仲达补充道：“还有一个，就是朝中另外两系想向我们士林清流系示威。他们就是想告诉人们。礼部尚书又怎么样，御赐朱雀宅府邸又怎么样？没有他们两系的支持，那就什么都不算！”

马元举冷笑道：“他们这是在作死。这可是陛下亲自下旨的乔迁之喜，他们不来，就是不给陛下面子！”

孔颖达泼冷水道：“怕就怕的是陛下乐见如此！圣心难测呀！”

郭业听了，满心狐疑。

嘿，看来这搬进朱雀坊也不是什么好事，难道李二陛下又开始坑我了？

正当这时，孙子善跌跌撞撞的跑进来，“不好啦，不好啦，陛下派人来传旨啦！”

郭业心想给孙子善安排迎宾职务，是自己今生最大的失误。皇帝传旨，怎么和“不好了”联系在一起的？

原来孙子善被郭业训斥之后，才后知后觉的感到今天不对劲儿，莫非朝廷的风向有变化？平阳郡公府要大祸临头？

孙子善越想越怕，又不敢开溜。正当这时，李二陛下派人来传旨，孙子善心想莫非那话儿来了，这才有了孙子善跌跌撞撞跑进来的一幕！

来传旨的乃是郭业的老熟人——顺公公！

李二陛下派他来传旨，足见郑重。

郭业等人刚要跪下，却被顺公公拦住了。原来并不是李二陛下下达的正式的旨意，李二陛下只是要顺公公转交一份贺礼给郭业，祝贺郭业的乔迁之喜。

既然是李二陛下派人送出贺礼，起码说明，郭业现在在李二陛下心中，还是有以一定分量的。

仕途清流系的官员们都松了一口气。

李二陛下的贺礼，是一幅墨宝。

上面写的什么字？在场的众位官员都翘首以盼。

郭业命人打开来，只见上面只有四个大字……

## 第1229章御赐墨宝

“股肱之臣！”

横幅之上笔走龙蛇，遒劲有力，写着四个大字！

这下所有人都明白了，李二陛下这是在给郭业正名啊。

下面臣子们心中的弯弯绕岂能瞒得过李二陛下？恰到好处的一幅墨宝，彻底帮助郭业扭转了局势。

李二把这幅墨宝赐给郭业，等于清清楚楚的告诉人们：亲们，看清楚哦，礼部尚书郭业，我很看好哦！

李二陛下一副字儿，就打消了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揣测。

郭业不由得心中感激，李二陛下做事，真敞亮，真给力！

“郭大人简在帝心，真是前途无量呀！”

“我们这帮人垂垂老矣，以后大唐的朝廷还是看郭业郭大人的了！”

“尚书大人屡立奇功，陛下把朱雀坊的宅邸赐给尚书大人不过是酬功罢了，可笑有些人竟然以为郭大人要失去陛下的信任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郭大人一入长安城，我就看出来他不是一般人。依我看呀，再过几年，郭大人宰相也做得！”

“郭大人家的小公子，你看过没有？虽然才半岁，那也是聪颖了得，宅心仁厚，日后必将超越郭大人……”

呃……也不知道这位怎么看出来的。

……

……

李二陛下的墨宝一到，官员们一片谀词如潮。

郭业明知道他们在拍马屁，听得还是颇为受用，刚才压抑的情绪一扫而空！

郭业请顺公公上座吃酒，可顺公公还要赶紧回宫复命，婉言谢绝了。郭业最后还是从袖兜中掏出一坨金锭子给顺公公，聊表谢意。顺公公推辞不过，只得勉强收下。

顺公公一走，平阳郡公府内气氛更加热烈起来。

郭业高兴得让人将李二陛下的御赐墨宝裱起来，就挂在正厅，好让来访客人都看见。

孔颖达悄悄的道：“原来还是我以小人之心度陛下君子之腹了。真是惭愧呀！看来陛下真的对郭业、非常信重。不过陛下如此看中郭业。难免惹人记恨，对郭业未必是好事。”

唉，这位大儒，一辈子奉行中庸之道，对于郭业如此高调，一直不大看好。

陈康陈仲达却不以为然，又不敢直接反驳孔颖达这位士林前辈，想了一下道：“我辈世受皇恩，提拔于草莽之间。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人处事，只求上对得起陛下，下对得起黎庶。从未听说过要避免遭人嫉妒的，老大人过虑了。”

马元举虽然犟脾气，但不像孔颖达那么迂腐，道：“陛下此番维护郭业，足见皇恩浩荡。这不仅是对郭业的维护，也是对我们士林清流派的维护。若是有人不满，也不是郭业一个人的事。我辈定当为郭大人发声。再说陛下刚

刚赐予了墨宝，谅他们也不敢马上跳出来！”

郭业深知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心想无论李二陛下是如何想的，这次自己大出风头之后，是该低调一段时间了。不过今日，还是要开怀畅饮，热烈庆祝，要不然也太不给李二陛下面子了。

郭业挂起了御赐墨宝，那就如同女婿娘娘竖起了招妖幡。

刚才平阳郡公府还是庭前冷落车马稀，不一会儿就宾客盈门，车水马龙了。

虽然那些朝中大佬，碍于面子没过来，不少人还是补送了礼物过来。

你再大还能大的过李二陛下？

李二陛下都送贺礼了，你敢不送？

你是想表达对李二陛下的不满吗？

至于五品以下的低级官员，就更顾不得那么多了，要想当官，还要要脸？

虽然宴会已经开始了，还是乌秧乌秧的一拨又一拨地过来。来了，还要送重礼，要不然又如何表达对平阳郡公的敬仰之情呢？如何表达自己迟到的歉意呢？

郭业郭大人借乔迁之喜疯狂敛财的卑鄙计划，虽然几经波折，最终还是圆满成功！

这件事里，最为高兴的还是士林清流系的官员，郭业露脸，就是士林清流系的官员们露脸！

三系之中，哪个官员有御赐御赐朱雀坊的宅子？

郭业郭大人呀！

郭业郭大人是哪系的？

士林清流系呀！

这不正说明士林清流系大有可为吗？

刚才还有谣言说李二陛下另有怀抱，李二陛下的墨宝一来，算是彻底打消了人们心中的疑虑。仕途清流系的分量，在皇帝陛下的心目中是最重的！

郭业的这次宴会，成了士林清流系的一场狂欢。李二陛下给郭业撑腰，又何尝不是李二陛下给仕途清流系撑腰？

众人狂欢了一夜，直至次日清晨，这场宴会才宣告结束，宾客们纷纷离去。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郭业都宅在朱雀坊的府邸，日子都过得非常之安静。

每日里和一妻二妾谈谈情，说说爱，尽享鱼水之欢，继续开战造人运动。

小萌女郭襄和爹爹也逐渐腻歪起来。郭业每日里没事就给郭襄讲童话故事，什么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呀，灰太狼和喜羊羊呀，听得小丫头如痴如醉，最后郭襄喜欢爹爹还超过贞娘！

郭小渣也开始离开襁褓，开始练习爬行，眼看着儿子茁壮成长，郭业每日里心中充满了温馨。

老太君对郭业这段时间的表现也很满意，儿行千里母担忧，老人家还是希望家人都在身边。

郭业偶尔上上朝，却只装装样子，做个摆设，从不发表意见，就差把尸



位素餐四个字写在脸上了。

什么事儿都是好好好，可可可，行行行，谁也不得罪。

遇到有人争执，非要给出意见，郭大人就会把脸一板，正色道：“你们说的都有道理……”

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个即将致仕的老头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最后竟然有几个御史弹劾郭业尸位素餐。

李二陛下立刻严词驳斥，直接打发这几个御史出外巡查了。

如此以来，大家也算明白了陛下的心思，郭业怠工怠得那是更加理直气壮了。

至于礼部和领军卫府衙门的本职工作么，郭业也不怎么上心。

偶尔去这两个衙内应卯，检查下两个衙门的日产工作，就当是调剂生活了。

至于具体事务，嘿嘿，就别指望咱们郭大爷有什么具体指示了。

批阅公文？你想都别想！

奇怪的是，郭业郭大爷的怠工举动，并没有影响朝廷和衙门的正常运转。相反地，由于郭业的低调作为，使得朝廷三系政治力量出现了新的平衡。没有了争权夺利，各种政事各司其职，波澜不惊。

看来，郭业这段时间做一个大唐政府的薪水小偷，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

鱼暖暖去扶馀国的准备工作，要比预计中慢了很多。主要是柴令文和梁二少两位公子，舍不得鱼暖暖远行，暗中拖了不少后腿儿。

在这件事上，二位大少表现了难得的一致。

可是前方军情如火，在鱼暖暖发了一次飙之后，二位大少才展现了难得的高效率。

一直到，一个月之后，去扶馀国的船队终于准备完毕。

鱼暖暖带上了王伯当夫妇，还有押运着长乐坊钱庄拆借的银子，离开了长安返回扶馀国。

大海茫茫，不知何时才能回转。

郭业并未送行，而是全权由柴令文和梁二少这两个斗气冤家负责此事。

至于两位大少如何同鱼暖暖洒泪分别，他就眼不见为净了。

对于郭业主动疏远鱼暖暖，两位大少自然也是乐见其成。

朝廷无事，家中无事，郭业享受了一段穿越大唐以来难得的平静生活。

直至临近年关，一封远方的来信才打破了他生活的宁静。

给他来信的不是别人，正是远在天竺国，帮助戒日王平定内乱的卫国公李靖。

## 第1230章卫公来信

卫国公李靖远征天竺，对抗五国联军，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郭业是实实在在的替卫国公捏着一把汗。

虽说李靖在后世被称为大唐军神，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数得着的军事天才，可那五国联军也不是吃素的。

这几个国家身在中国这个庞然大物身边，一直到郭业那个年代都独立自主，没有被中国所吞并，岂非无因？

要说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爱好和平，那也太扯淡了。

这么爱好和平的民族，怎么可能从黄河流域的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占尽天下膏腴之地的中央之国？

如此爱好和平的民族，怎么可能从初期的几万人口，发展成世界上人口第一的民族？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这是咱们对这件事的解释。

这话你信吗？反正郭业是不信。

这几个小国，可和塞外不同，稻米一年三熟，土地十分适合耕作，中原王朝能不对他们的土地垂涎三尺？

既然中国一直没能把这几个小国吞并征服，那就只能说明一件事——这块硬骨头，不好啃呀！

何况，这次要对付的不是一国，而是五国的联军。

这次要是让郭业领兵，郭业可是一点把握也没有。

要是李靖一没留神，打了败仗的话，大唐帝国可真要出大事了！

郭业紧张的读完卫国公的来信，对李靖的担心倒是完全放下了，可是却完全高兴不起来，因为一个大麻烦要找上郭业了！

李靖先是介绍了天竺的战事。

天竺的战事进行的很顺利，戒日王朝在大唐军队的帮助下，势如破竹，已经大败五国联军，定鼎天竺，并且定都于曲女城。

卫国公李靖大人圆满的完成了任务，不日将班师回朝。

李靖对于天竺的战事轻描淡写，真是应了那句话——“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在郭业想象中的血海鏖兵，各施奇谋，连番大战，完全没有发生。

李靖来了，李靖战了，李靖胜利了。

事情就是那么简单，简单的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李靖就是这么神奇，让郭业对于大唐军神的含金量有了一番新的认识。

同时，郭业对于自己在大唐的重要性也有了更加清楚的了解。

可有可无倒是谈不到，得封平阳郡公么，这里面的运气成分还真不少……至少在军事方面，郭业的能力和大唐军神李靖比，还差得远！

果然这是不能小看了天下英雄呀！

可是这些并不是关键，关键是李靖在信中还提到了一件事。

可怜的戒日王已经在一个月之前驾崩了，因为他的两个王子在平叛南天竺的战斗中也相继战死，所以天竺国的王位将会由戒日王唯一的继承人——拉迦室利公主继位，封号为戒日女王（戒日王朝的国王不论谁继任王位，都统一封号戒日王）。

卧槽了，这事儿还真让她做成了！郭业心中一阵感慨。

这个曾经跟郭业在天竺合作过，甚至跟他发生过荒唐春事的公主殿下，早就有意染指天竺王位，还从郭业这儿要到了三万高山鬼兵和三千唐军的兵权。

在这男子当道的世界上，其实郭业并不看好这位公主，没想到她这次竟然真的成功了。

不仅成功排挤了两位兄弟，继任了天竺国的王位，还破天荒地成为第一位戒日女王，统一天竺国。

整个过程，自然而然，波澜不惊。

要说这是上天庇佑，拉迦室利公主洪福齐天，那也只能骗骗不明真相但是情绪稳定的革命群众了。

郭业再政治白痴，也不会相信的。

这么说起来，那两位可怜的王子不幸先后战死，用脚趾头都能想得到，肯定和拉迦室利公主有关。

甚至，老戒日王的死，恐怕也是不明不白的，其中少不了拉迦室利公主的参与。

弑兄杀弟，逼死老父……

等等，这话听的怎么这么耳熟？好像在哪里听过似的。

我靠！这是另一个翻版的李二陛下呀！

不，李二陛下也没这么狠呀，李渊老太上皇，现在还在长安城享清福呢。就算谋反了一次，李二陛下也没敢把他爹怎么着呀。

拉迦室利公主在狠毒这方面，简直是李二陛下的加强版呀！

想到曾经和这样的女人同床共枕，郭业郭大老爷真是风吹鸡鸡凉，一股寒意油然而生！

父母，兄弟，都是说杀就杀，那么谋杀个亲夫什么的，不是更加小儿科！

郭业借兵给拉迦室利公主的时候，想到过这样的结果没有？还真没有，这位公主的下限亮瞎了郭业的狗眼。

纯洁无比小清新的郭业，只以为她是要发动个政变什么的，最多就是效法李二陛下，把兄弟宰了，逼破老父让位。可没想到，这位一发狠，父亲兄弟全宰了呀！

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不管过程如何，拉迦室利公主，啊，不，现在应该叫戒日女王了，还是成功登上了王位。

无论是戒日王朝治下的人民，还是戒日王朝的盟友——大唐帝国，都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可升级为戒日女王的拉迦室利，对郭业的危险性也直线上升了！

与戒日女王逢场作戏，几度春宵……

尼玛这要是传扬出去，不要说大唐朝廷，就是家里的女人们也不能饶了自己，郭业在大唐可就再无立锥之地了！

嗯，拉迦室利公主这条线一定要断掉，断掉！再也不能和她有什么来往了！

奶奶的，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是可，最毒莫过妇人心，这是一个危险过李二陛下的存在呀！

和这样的女人发生关系，真是太危险了！

我不认识拉迦室利，我不认识拉迦室利，郭业自我催眠……

不过，随着郭业继续读李靖的信，郭业的撇清计划迅速破产了。

李靖在接下来的信里说到拉迦室利公主将会以戒日女王的名义随李靖大军前往长安，觐见大唐皇帝陛下，并与大唐签署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协议，永世结好，永为臣国。

日～

怕什么来什么！

拉迦室利竟然要来长安？

到时候自己将如何对待这个和自己发生过关系的女人？

是装作路人，视而不见。还是热情接待？

热情要热情到什么程度？是一般的老朋友那样，还是要更加亲密？

如果拉迦室利不满意怎么办？不用拉迦室利一狠心来个谋杀亲夫，只是在李二陛下前歪歪嘴，说他平阳郡公在天竺国的时候强暴公主……

纵使是李二陛下英明神武，恐怕也保不住郭业……

等等……

还有，最重要的，自己和拉迦室利最后一次亲热可是相当疯狂，要是有了孩子怎么办？

拉迦室利远在天竺的时候郭业还可以眼不见为净，现在要是带上他的孩子来个长安认亲……

郭业赶紧把这想法从脑海中驱逐出去，这个想法太可怕了，一定是自己吓自己，不会发生的，不会发生的……

最让郭业心惊胆跳的还是李靖的特意叮嘱，对于戒日女王拉迦室利的到来，让郭业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

准备，准备个蛋呀！

我郭业和拉迦室利有个鸟的关系？我准备什么！

没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郭业做了亏心事，就得胡思乱想。

莫非……李靖觉察到了什么？

其实，李靖觉察到什么也没关系，空口无凭，郭业尽可以抵赖。

怕就是怕这是拉迦室利告诉了李靖什么。

难道是拉迦室利登上了王位，志得意满，要开始广收天下男色，准备把郭业绑回天竺国去做王夫？

日，不会这么扯淡吧？

想到这儿，郭业不禁有些惶惶不安了……

## 第1231章你负责迎接！

郭业被李靖的来信吓得不轻，可是日子还是要过。终日提心吊胆，可不是郭业的作风，这件事慢慢的也就被郭业抛之脑后了。

既然现在无力解决，那也就只能等这个事情自然发酵。

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

只能等着，看到时候迦室利登这位新鲜女王如此发力，郭业郭大人再见招拆招了。

如果不是李靖的来信还老老实实在书房放着，郭业甚至有种错觉——这一切都没发生过。

马上就要过年了，身为礼部尚书的郭业，自然也不能太不务正业。祭祀天地，大宴群臣，群臣拜贺皇帝新春，皇帝接见番邦使节，哪件事也和郭业有点关系。

等郭业忙完这些，才能和家人一起，欢度春节。

春节里做的事情和现代社会没什么不同，无非就是走访亲友，互相邀宴。

与现代社会不同的是，在唐朝，最热闹的时候并不是正月初一这一天。

正月十五，也就是上元节，才是大唐春节喜庆的最高潮。

长安城中各种彩灯争奇斗艳，游人如织，前呼后拥，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尽管见惯了现代社会的繁华，郭业还是被古代长安城的元宵盛况，震撼了一把。

“月色灯光满帝城，香车宝辇溢通衢。”

古人诚不我欺呀。

春节假期过后，整个朝廷都懒洋洋的，郭业继续怠工，没事儿连朝都不上了，借口身体不爽，整日宅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柴令文和梁二少两位大少有时候前来拜访，谈到他们已经派人到泉州，搜罗工匠，打造船坞，准备大干一场了。

长乐坊大钱庄，在大唐的钱庄行业中已经是唯我独尊了。

至于钱庄的收益，套用后世的一句话来说，就是利润太高，都不好意思公布了。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狗皮膏药孙子善，也就是郭业的那个便宜弟子，跟在郭业身后阴魂不散。

对于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郭业早就失望至极了，可是这家伙为了攀上平阳郡公这棵大树，无所不用其极。

郭业受缠不过，只能继续让他在平阳郡公府里面迎来送往的。唯一的好处是，这小子胆子小，对于来平阳郡公府拜访的客人不敢吃拿卡要。这也算是个意外之喜。

冬去春来，长安城内外已是枝桠青青。

贞观八年，三月初七，诸事不宜。

郭业正在平阳郡公府中，百无聊赖。孙子善跌跌撞撞的跑进来，“不好啦，不好啦，皇帝陛下又派人来啦！”

敢情这位，上次被吓出毛病来了，改不了口了。

郭业一脚踹翻这个乌鸦嘴，前去接旨。

原来是李二陛下宣郭业入宫，有要事相商。

最近朝中没什么大事儿呀，郭业暗自纳闷。

住在朱雀坊果然方便，郭业连车马都不用，跟随小太监步行入宫，七扭八绕，来到了老地方——望北阁。

看来李二陛下和皇后真是夫妻情深呀！

几次觐见，皇帝都在望北阁接见，不用问，晚上皇帝就在皇后的甘露殿就寝。

李二陛下如此专宠皇后，难道其他妃嫔没有意见？或者说李二陛下已经不太行了，找皇后打打掩护？

不提郭业龌龊的揣测李二陛下的性能力，李二陛下见到郭业进来倒是很高兴！

一番常见的君臣礼仪过后，李二陛下很高兴的道：“全赖郭爱卿首倡之功，才有今日，天竺的俯首称臣。大唐又增加一藩臣，郭爱卿功不可没呀！”

郭业知道，李二陛下也就是口头表扬一下，要想真正的加官进爵，是不可能的。

不过花花轿子人抬人，郭业当然也不会煞风景，谦逊的说道：“微臣只不过是穿针引线罢了，不值一提。要是没有卫国公李靖李大人，率领大军，为天竺攻伐厮杀，天竺女王又怎么会受我大唐感化，俯首称臣呢？”

呃……用大军感化……效果还真不是一般的好。

李二陛下自然听的懂郭业的弦外之音，转入正题道：“天竺的戒日女王此番也将随着李靖的大军回朝，向我大唐俯首称臣。如何迎接，你们礼部可有什么计划？”

大军回朝，各种仪式，自有定制，不劳郭业这个礼部尚书操心，礼部的官员自然会安排的妥妥当当。

可是天竺女王入朝，这可就没有故事可循了。

其一是天竺国毕竟不算是小国，虽然实力比大唐弱，可人口也少不了多少，潜力惊人。天竺国王的地位，自然也就非同小可。但天竺国王在朝廷中具体处于什么地位，下面的官员还真不敢做主。

其二天竺国王是个女的，那迎接的官员派谁？派个男的，就不怕唐突了女王？派个女的，合适的人选还真没有。就算有，那也得是皇亲国戚，礼部的人能指使得动？

礼部的官员们对此拿不定主意，只好去请教郭业这个礼部尚书。

郭业对于迦室利登女王避之惟恐不及，又怎么会掺和进去，于是矛盾上交，写折子，启奏朝廷。

没想到，现在李二陛下把这个皮球踢了回来。

尸位素餐了这么久的礼部尚书大人郭业。这时候还真有点脸红，“如何迎接戒日女王，实在关系重大，微臣愚钝，不知如何是好，还请陛下圣裁！”

宁可承认自己能力不够，也千万不能沾这个事情的门儿！

李二陛下虽然希望郭业保持低调，可也觉得这孙子最近低调的有点过头了，你不能总是干拿钱，不办事呀。大唐官员都像你这样，那所有活儿都让我这皇帝干得了，要你们有什么用呢？

不行，得给这小子安排点事情做。

想到这里，李二陛下道：“戒日女王毕竟乃是天竺国主，非同小可。如何接待，要好生拿捏。待遇要比亲王略高，仅次于朕，明白吗？”

“臣遵旨！”郭业绝不多说一个字。

“至于接待节日女王的人选么……”李二陛下沉吟道。

“不知陛下安排了哪位贵女？”郭大尚书努力祸水东引。

“不……”李二陛下摆摆手，“不能安排女人，毕竟我大唐以男子为尊，要表现对戒日女王的重视，就必选派一男子接待。”

停了一下，李二又道：“嗯，郭业，就由你接待戒日女王吧。据卫国公来报，明日一早，戒日女王和大军就会抵达长安城外十里处。到时，你就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代替朕迎接戒日女王和卫国公！”

“陛下不可！”郭业大惊！

“嗯？”

“这个……这个……微臣不学无术，恐怕唐突了女王，失了大唐的国威，这个万万使不得呀！”

李二陛下瞪了他一眼：“现在知道自己不学无术了？接任礼部尚书的时候，我看你挺开心的呀？”

“臣死罪！”郭业开始装死狗，反正就是不答应！

李二陛下狐疑的看了郭业一眼，郭业这个表现可不大正常！

李二陛下多聪明呀，明显感到这里面有事。

反正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赞成，李二陛下快刀斩乱麻：“礼部尚书郭业听旨！”

“臣，在！”

“命礼部尚书郭业明日代朕郊迎戒日女王和卫国公入城！不得有误！”

“这……臣，遵旨！”

李二陛下直接下命令了。郭业也不敢硬顶，要不然就太不给李二陛下面子了，直接治他个欺君之罪。

郭业心里这个后悔呀，早知道不当这个劳什子礼部尚书了，千算万算，左躲右闪，迎接迦室利登的任务还是没躲过！

翌日天亮，礼部尚书郭业，穿戴整齐，抖擞精神，率礼部四司前往长安城十里处，迎接戒日女王行驾。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拉迦室利公主，戒日女王大人，我郭业来了！

## 第1232章长乐坡十里亭

长安城外，长乐坡。

也就是唐以来历代无数文人骚客笔下的长安城十里长亭。

其实长安城外的十里长亭有好几个，古代每隔十里设置一亭，有多少条路通往长安，长安城自然就有多个十里长亭。

只是经过长乐坡这一条路，乃是外界通往长安城的主干道。

不论是官员升迁贬谪，还是大军出征，乃至各国使节过往客商进出长安，都要经过于此。

那些名传千古的唐诗中所说的十里长亭，绝大部分指的就是此地。

长乐坡上，此时旗帜招展，号带飘扬，一场郊迎大典，正在进行。

十万大军，列成五队，分作红黄碧白黑五色旗帜。

步兵在前，骑兵在后，整齐肃立，鸦雀无声。

大唐卫国公李靖早已身着戎装，率领众将恭迎钦差。

郭业一改平日里的嬉皮笑脸，神色郑重，宣读着李二陛下的旨意。

尽管大家都是熟人，但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的。无论哪朝哪代，出外打仗回军的军队，都是绝对不准直接进都城的。

通常情况下，进入国境之后就会逐渐解散，待到了都城之外，就只剩下礼仪性质的部队了。

唯一例外的，就是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之后，率军入京，人家那是抢班夺权去了。

李靖这次回军，因为要保护戒日女王，军队并没有解散，这次郊迎大典，可以算是朝廷对这支赴外异国作战大军的最后宣慰。

之后，各路大军就要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只有一些高级将领，和他们的亲兵，才可能去长安城中游乐一番。

“……。诸位将士，各有封赏。钦此”

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一丝不苟的把李二陛下的旨意读完，李靖率领诸将山呼万岁，这场郊迎仪式才算走完。

走完仪式，郭业的任务就算顺利完成。至于有功将领的升迁，各位士兵的赏赐，自有他带来的礼部四司的官员去做。

郭业和李靖这两位现场地位最高的人，进入大帐内叙话。

宣读完旨意，郭业也就不算是钦差了，赶紧向李靖施礼。毕竟这老家伙刚才在自己面前跪了好一会儿，可别让他记恨，“卫国公远征天竺，旗开得胜。如此功业，世所罕有，必将青史留名。郭业提前祝贺老师了。”

李靖当然没有郭业那么小心眼儿，摆手笑道：“哪里，哪里，平阳郡公过誉了。说起来，还是平阳郡公打的好底子，我才能对天竺的军队，如臂指使。要不然别说旗开得胜，我这把老骨头恐怕都要扔在天竺了！”

郭业可不会李靖的谦虚的话当真，道：“哦？我留在天竺的那些手下，可还得力？没给卫国公添什么麻烦吧？”

李靖正色道：“非是老夫夸赞他们，实在是他们个个都是人中之杰呀！真不知平阳郡公是如何调教的。特别是赵九丑和丹珠两位将军，出力甚多，老夫甚是感谢呀！”

听到赵九丑和丹珠的消息，郭业颇为激动，道：“赵九丑和丹珠？他们可



曾随卫国公大军回转？”

李靖见郭业颇为意动，知道他们袍泽情深，连忙派人去请赵九丑和丹珠两位将军。

其实不用找，这两位都在帐外等候多时了。只是，郭业在和李靖聊天，他们不敢入内罢了。

“小哥，咱们又见面了。想死九丑了！”赵九丑见到郭业，真情流露，死死抱住郭业！

“丹珠，参见大人！”丹珠双膝跪地，没有肉麻的话语，却向郭业献上了无限的忠诚！

看麾下最重要的两员大将如此忠诚于郭业，李靖被晾在了一边儿，默默走出了走账。

李靖一走，帐中的气氛立刻松快起来。

“九丑，丹珠，我说过要给你们荣华富贵，如今可算是兑现了。不知你们对现在的生活是否满意？”

赵九丑嘿嘿笑道：“荣华富贵倒是有，每天都有几十个人伺候着。就连拉屎，都有人在旁边等着给咱擦屁股。就是天竺的咖喱味咱实在受不了。不过为了小哥你能够掌控天竺，咱也只能勉为其难的享受这咖喱味的荣华富贵了！”

赵九丑这厮说的不情不愿，脸上的得意之色却是掩饰不住，看来他在天竺的生活还是颇为惬意的！

郭业看赵九丑如此模样，默默地念着，做人莫装逼，装逼遭雷劈！

故意不接赵九丑的话，不给这厮炫耀的机会，郭业问道：“哦？现在你们对天竺军队的掌控如何？可别光顾着享受荣华富贵，把咱们的正事给忘了。”

赵九丑得意的道：“我办事，你放心。现在咱被那个拉迦室利封为镇国大将军，除了你给我的三千唐军，还掌握着天竺一大半的军队。论权势，整体天竺国，除了戒日女王，就得算我这个镇国大将军了。怎么样，这算不算不负所托？”

郭业见赵九丑如此意气风发，由衷的为他高兴。

这个纯粹的男人，其实并不是贪慕荣华之辈。他如此得意，更多的是因为能够顺利完成郭业交给他的任务！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一诺千金，这是一条真正的汉子，也是郭业最可靠的兄弟！

赵九丑为了报答郭业的知遇之恩，跟随郭业数次出生入死，左手被废，郭业心中一直充满歉意。

如今他有了如此好的归宿，也算去了郭业一块心病。

谁能想到，这位天竺国的镇国大将军，几年前还是大唐蜀中的盗贼头子，风餐露宿，朝不保夕，要不是郭业手下留情，恐怕早就身首异处了！

现如今，他却成为了天竺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说他能够影响天下大局，也不为过！

世事难料，人生如戏！

郭业高兴的道：“如此说来，天竺咱们至少掌握了一半。九丑你这可是立了大功了！丹朱，你现在官居何职呢？”

丹珠躬身回答道：“小人比不了赵将军，有负大人所托！我被拉迦室利公

主封为曲女城大将军。掌握了曲女城的城防，负责皇宫内外的安危。”

啧啧，这个更屌！

丹朱说的谦逊，实际上这个曲女城大将军可比赵九丑的位置更加紧要，看来还是丹朱更得拉迦室利的信重！

要是在清朝那会儿，丹珠的地位就相当于九门提督。四阿哥胤禛为何能击溃八爷党，成了响当当的雍正爷？成了大清朝的皇帝？还不是因为有身为九门提督的隆科多的支持！

要是拉迦室利对郭业有什么歪心思的话，丹珠分分钟就能教她怎么做人！

“很好，很好。你们两个在天竺可以称得上是富贵至极！权势之隆，连我这个大唐的平阳郡公都要羡慕嫉妒，早知道我就不回大唐了，留在天竺享福！”郭业开起了玩笑。

丹珠是老实人，没有听出郭业是在开玩笑，不以为然的说道：“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想我丹珠本是吐蕃的一个小奴隶，没有大人的栽培，哪有我丹珠的今天。丹珠的一切都是大人给的。大人只要一句话，风里来，火里去，我丹珠绝无二话。何况这区区富贵呢？”

赵九丑一拍丹珠的肩膀，道：“丹珠你上当了，小哥跟你开玩笑哩。小哥的心思大着呢，怎么会看上天竺这一亩三分地？咱们只要替他把天竺的局面看好，就算圆满完成任务！小哥你说是不是？”

三人寒暄一阵，突然礼部的一名郎中跑来，说是戒日女王在行营歇息了一会儿，要求见大唐迎宾使。

本来没有见到拉迦室利，郭业正高兴呢。心说总算逃过一劫，能拖一天是一天。

现在突闻召见，顿时头大如麻，暗啐道，尼玛的，看来怎么躲都躲不掉了。

只得硬着头皮去相见。

来到戒日女王所在的行营大帐外，郭业止步，高喊：“大唐迎宾使，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前来拜见戒日女王陛下！”

谁曾想帐中却传来一声颇为不满和愠怒的冷冷回话：“不见！”

尼玛！

郭业顿时傻眼，你他娘的玩人是不？那边派人过来请我，这边又使小性子拒而不见？

## 第1233章再见拉迦室利

戒日女王能使小性子，郭业这个迎宾使可不敢。他要是敢撂挑子，李二陛下那儿可交代不过去！

唉，外交人员的苦逼之处，从古到今，没有例外呀。

虽然不知道怎么得罪了拉迦室利，但是说好话总是没错的。郭业忍气吞声道：“大唐迎宾使，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求见戒日女王陛下！”

改“拜见”为“求见”，低声下气的意思溢于言表！

拉迦室利也真对得起郭业，回的那是一个斩钉截铁，道：“滚！”

一个滚字掷地有声，把郭大尚书砸了个晕头转向！

泥人也有三分土性！

郭业可不是后世的共和国外交官，能够达到唾面自干的境界，冷笑了两声，道：“既然公主殿下，呃不，如今应该是戒日女王陛下了。既然女王陛下不愿见郭某，那郭某先行一步，替陛下的仪仗在前方引路吧。”

郭业扭头就走，心里气呼呼地哼道，大爷我还不伺候了！

“回来！”

戒日女王拉迦室利闻之，顿时回心转意，将郭业叫了回来，“你个没良心的负心汉，滚进来！”

字正腔圆，一口流利的汉话，说得郭业心惊胆颤，不断回头打量四周，生怕被别人发现似的。

噌的一下～

麻溜儿滚了进去。

大帐之内，没有旁人，拉迦室利斜倚在榻上，酥胸半露，神色撩人。

郭业先声夺人，低声喝问道：“我说你要什么小性子，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你把我郭业当什么人了？”

这个时候可不能软蛋，一定要把拉迦室利的嚣张气焰打下去！

拉迦室利慢条斯理得坐起来，对镜梳妆，道：“哦，把你当什么人了？现在不是我拉迦室利把你当什么人了。而是你郭业把我拉迦室利当成什么人！你个没良心的，自从离开天竺，就把我给忘了吧！”

呃……

郭业一阵恍惚，原来在这儿等着哥们我呢？

“冤枉呀，拉迦室利，自动离开了天竺，我郭业可是对你日思夜想呀。可恨长安距离天竺，何止万里？要不是为了大唐对你的支持，我早就辞官不做，返回天竺和你双宿双飞了！”郭业满嘴胡说八道，给拉迦室利灌起了迷魂汤。

拉迦室利可不会这么简单让郭业蒙混过关，把铜镜放下，问道：“既然你对我念念不忘，那为什么这么久了，连封信都没给我呢？”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解释，要是一般人遇到这个问题，就得歇菜了。

可郭业是谁？那可是来自二十一世纪的文学青年。

文学青年最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就是欺骗文学女青年上床。

那骗人的话是张口就来，岂是拉迦室利所能抵挡的？

郭业走到拉迦室利面前，捧起了拉迦室利的面庞，正色道：“看着我的眼睛，拉迦室利。我们大唐有一句话，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虽

然，我们远隔万里，但是我们的心是在一起的。千山万水，都难以挡住我对你的思念。你在天竺，一定会感受到的，对吗？如此神圣的爱情，落于纸上，岂不是玷污了它！”

你别看拉迦室利汉语说的流利，可郭业说的这些话硬是没听懂！

意思似乎好像是，按照大唐风俗，郭业不写信，就是表明郭业对拉迦室利情深意重？写了信，反倒是落了下乘。还有这种事儿？

可是看郭业诚心正意的样子，又不像是在撒谎，难道真的是错怪郭业了？

拉迦室利对于郭业的话不明觉厉，口气缓和道：“骗人的鬼话！你可知我这些日子，我过的有多艰难。我身为一个弱女子，登上天竺国的王位。有多少大臣不服，有多少流言中伤我！身边没有一个可信任的人，我多么希望当时有你在天竺帮我主持大局！”

郭业见拉迦室利不再纠缠此事，就明白这一关基本上就过了，道：“我不是留了人给你吗？赵九丑，那是我最好的兄弟。丹珠，那是我最得力的手下。有他们两个在，你的江山就稳如泰山。天竺国有谁不服，尽管派他们镇压，我就不信，还真有不怕死的！”

郭业说的满不在乎。其实他明白，所谓的弱女子云云，才是拉迦室利骗人的鬼话。恐怕那些所谓的流言蜚语，才是事实的真相。就看她现在敢远离天竺，就知道现在天竺的政局已经牢牢的掌握在了拉迦室利的手中，根本就没有政局不稳这回事！

拉迦室利眼珠一转，道：“赵九丑和丹珠两位将军，自然都是很好的，我都委以重任。不过他们两个，只是擅长领兵作战。如何处理朝政，可就帮不上我了。反正现在天竺已经统一，大唐的支持已经不重要了，不如你就真的辞官不做，跟我回天竺吧！”

奶奶的，真是六月债，还得快。

郭业刚说了辞官不做的鬼话，拉迦室利马上打蛇随棍上，开始逼宫了！

郭业听得心惊肉跳，看来不放大招是不行了！

一瞬间，古今中外的情圣附体，郭业朗声说道：“你我还年轻，正是做一番事业的时候，怎么能沉溺在儿女私情之中呢？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人间无数。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身为穿越人士，怎么能不抄诗？可抄就要抄在关键之处，要抄在救命的地方！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拉迦室利今天着实被郭业的情圣理论，震撼的不轻。

这家伙反复无常，一会说要辞官和自己双宿双飞，一会又说要干一番事业。还都说的头头是道，实在是太无耻了！可偏偏每句话都是那么好听，都是那么有道理，仿佛自己不理解，就是亵渎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似的！

趁着拉迦室利被自己忽悠瘸了，郭业赶紧转移话题，可千万别被她回过味来，道：“拉迦室利你放心，不需要我郭业。赵九丑主外，丹朱主内，天竺国的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拉迦室利冷笑道：“恐怕这样一来，我拉迦室利的性命也在你的掌握之中了吧！”

郭业知道不能在这个事情上纠缠，这种事说开了反而不好，道：“何需他

们？现在你就在我的掌握之中！”

一双大手，向拉迦室利抓去！

拉迦室利咯咯笑着，任由郭业上下其手。不一会儿就云鬓散乱，气喘吁吁，眼含秋水了！

郭业也不敢真的在这销魂，看到气氛缓和了，突然板起脸来数落拉迦室利道：“你也太鲁莽了，派个使臣来长安不就行了，何必自己大老远跋山涉水万里迢迢的跑一趟长安城呢？山高路远，出了危险怎么办？”

其实，郭业哪是担心拉迦室利呀，他是担心拉迦室利一来，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曝光出去。这要是让柴秀秀他们知道了，那院里的葡萄架可是要倒了！就是李二陛下知道了，也是个不小的麻烦。

拉迦室利白了郭业一眼，骂道，“还不是你这个死没良心的，联系也不跟我联系？人家来长安觐见大唐皇帝是假，心里想着见你才是真的哩！”

郭业嘴硬道：“天竺国才刚刚平定，人心不稳。不但你来了，还把赵九丑和丹珠都带来了。要是到时候天竺国出了什么事情，你这戒日女王可就做不成了！”

拉迦室利胸有成竹，道：“你放心，就算我有什么不测天竺国也乱不起来，因为我们的孩儿如今就在曲女城王宫中。他是天竺国如今唯一的王子殿下，就算我有什么不测，他也会继位天竺国王的。”

“什么？我们的孩儿？？？”

嘭～

郭业吓得跌坐在了地上，一脸的震撼和惊惶，仿佛白天撞见鬼一般！

## 第1234章未来的天竺王

郭业委实被拉迦室利的话给吓到了！

他们的孩儿？

怎么好端端就蹦达出一个孩儿来呢？还尼玛成了天竺国的王子殿下！

听拉迦室利这意思，貌似这孩子将来还是天竺国的国王，下一任戒日王了。

如果一件事你越担心他发生，他就一定会发生！这就是著名的墨菲定律。

郭业此时就在无语望苍天，这墨菲定律太他妈的准了！

李靖来信要郭业有心理准备的时候，郭业就有了不好的预感。

最好的状况，就是李靖这个老不修的知道了他和拉迦室利之间不清不白的。

这个事情虽然有点麻烦，可是只要郭业搞定了拉迦室利，就可以来个死不认账。

还有最差的情况，就是他和拉迦室利搞出人命了！

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仅是他们搞出人命了，这事儿还被李靖知道了！

尼玛这怎么抵赖呀？

人证物证俱在！还是人证物证二合一的结晶！

拉迦室利看郭业变了脸色的，一点都没有欣喜若狂的样子，可不高兴了，“哟，刚才还对我山盟海誓的，怎么一听说孩子的事儿就变脸了。你不希望咱们有孩子么？哼哼，原来你刚才对我说的那些情话都是假的？”

“怎么会呢？”郭业赶紧挤出一丝笑意：“有了孩子我当然高兴，这可是咱们爱情的结晶呀。只不过这么长时间没见，一见面你就给了我这么一份大礼，我还真是一时反应不过来。那个，来不及表现高兴罢了！”

拉迦室利白了郭业一眼，道：“你离开天竺之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珠胎暗结了。我一个公主，尚未婚配，就身怀有孕，是多么丢脸的事情。只能秘而不宣。直到我登上了王位，没有顾忌了，孩子的事情才诏告天竺！你个没良心的，现在咱们的孩子，是只知有母，不知有父！”

郭业想到那小小的生命，自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亲爹的面儿。心里也有点酸酸的，道：“对不起，拉迦室利，是我郭业亏欠了你们母子。”

听到郭业由衷的歉意，拉迦室利也是心中柔情万种，道：“其实也不算你的错，这不是我没来得及告诉你嘛！”

郭业得意的道：“这么说来，咱们的孩子以后就是戒日王了？”

拉迦室利有意气气郭业，道：“哼，那可说不准，以后人家要是再生三个五个的，到底哪个继承王位还真不一定呢！”

郭业嬉皮笑脸道：“那也要我配合呀。为了你的身体着想，我个人建议咱们还是就生这一个！”

拉迦室利呸了一声，道：“难道除了你，本王就不能再找其他男人生孩子了吗？你要知道，我才是戒日女王，你充其量是一个王夫罢了！郭业你远在大唐，根本就不能侍奉本王。本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改日，我把你这个王夫的身份给剥夺了！到时候，我也学你们大唐天子，打造一个大大的后宫！”

这个时候，可不能跟拉迦室利较真，郭业使出太极推手，转移话题道：“咱们那孩儿现在多大了？”

一提到孩子，拉迦室利眼中显现出母性的温柔，道：“小家伙一岁多了，现在可闹人了，整天让我操心。和他爹一样，是个死没良心的！”

“一岁多了？”

郭业心里打起小九九，推算起了日子。最后得出结论：这个便宜儿子还真是自己的！自己走后，拉迦室利就忙着争夺王位，应该是没有时间拈三搞四的。

尼玛这个拉迦室利太强悍了，真是适合生养的呀。根本就没和郭业欢过好几次，就给郭业生了个儿子。

相比之下，平阳郡公府里的女人们可就逊色多了。

贞娘和柴秀秀就不用提了，虽然几经艰难，才有了孩子，可那毕竟也算是完成任务了。

可怜的康芷茹现在都还没下蛋呢！

这找谁说理去呢？人比人，气死人啊！

有时候，郭业都自己瞎琢磨，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那啥数目过少，活力不够什么的。要不然为什么每天努力造人，可是产量都不尽如人意呢！

现在，有了拉迦室利这个珠玉在前，郭业可以对自己的传宗接代的能力放心了。不是咱郭大老爷种子的问题呀！

不过，听说这种事情，除了和双方的身体素质有关以外，那啥的时机也挺重要的。

郭业记得自己和拉迦室利最后一次疯狂的时候，拉迦室利可是喊着“给我一个孩子”的，莫非这个拉迦室利早有预谋？

原来不是自己几度风流白玩了人家戒日女王，而是被戒日女王给借了个种呀！

郭业久久没做声，陷入沉思之中，拉迦室利不满的问道：“怎么了？瞎想什么呢？”

郭业定了定神，掩饰道：“我在想咱们的孩子呢。咱们的孩子起了名字没有？”

拉迦室利道：“天竺名字我已经起好了，就叫罗贾伐弹那，在天竺语里就是至大光明的意思。郭业王夫，作为他的父亲，你要不要给他起个你们大唐的名字？”

这个问题可难倒了郭业。

起个名字倒是不难，关键是无论他起什么名字，孩子都得姓郭！天竺和长安虽然远隔万里，也不是完全没有通信的。堂堂的天竺王子，起了个大唐名字，最关键的是他还姓郭！这个名字传扬开来，有心人一琢磨，就得怀疑到郭业头上！

不起名字吧，怎么向拉迦室利解释？

“起名可是件大事，不可草率，须得从长计议，让我好好的考虑一下……”郭业一边说着废话，一边紧急思考对策……可是平日里聪明无比的脑瓜，现在突然不灵光了，急的他满头大汗。

拉迦室利看到郭业这个样子，还以为他努力给孩子起名字呢！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救命的来了！

一个天竺侍女走了进来，跪下禀报道：“卫国公大人派人来传话，请女王陛下速速启程。不宜让大唐天子久候！”

这就要走？

郭业还有很多话没对拉迦室利交代呢。

郭业刚要赶紧叮嘱拉迦室利几句到了皇宫别乱说话，要谨言慎行之类的。

拉迦室利妩媚的一笑，主动说道：“你放心。咱们的事情，我会烂到肚子里，不会到处乱说的。”

“那卫国公李靖？”

“他呀，估计是从孩子的出生时间猜测到了点什么。我可没对他承认什么！”拉迦室利得意的说到。

“那就好，那就好！”郭业擦了擦头上的汗水。

拉迦室利从郭业怀中坐起来，正色道：“郭业，你的那些心思，我都知道。你放心，我会对咱们的关系守口如瓶，不会破坏你在你们皇帝心目中形象。”

郭业也有点不好意思，尴尬的说道：“委屈你了！”

“郭君，我这次来长安，只是为了见郭君最后一面。不是来胁迫郭君回天竺，更没有想破坏郭君在长安的家庭。刚才我说的广纳王夫，都是为了气你的。我拉迦室利虽然是天竺女子，也知道从一而终的道理。你放心，我此生再也不纳王夫！”

作为既得利益者，郭业心里偷着乐，不知道说什么好。

拉迦室利接着说道：“回到天竺之后，我会好好抚育咱们的孩子，让他早日登上王位。此身已属君，只希望郭君能念着远在天竺的我们娘俩，足矣！”说到最后，拉迦室利已经眼泛泪花。

谁能想到这个为了王位弑兄杀弟的女人，对郭业有如此柔情似水的一面呢？

听到这些，郭业唯有满满的感动和亏欠，当然还有一丝茫然，如果将来真由他的儿子继承天竺国王位，真不知道他跟拉迦室利的风流是对还是错了。



## 第1235章天竺女王见天可汗

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郭业虽然也曾和拉迦室利几度风流，对拉迦室利的戒心却从来没有放下过。

尤其在听说拉迦室利弑兄杀弟，逼死老父之后，郭业对拉迦室利的警惕提高到了极点。这样的女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什么干不出来？

拉迦室利来到大唐之后，郭业表面上对拉迦室利情话连绵，可是内心之中充满了不安，害怕这女人暗地里给自己下刀子。

可出乎意料的是，拉迦室利来大唐的唯一目的就是和情郎相会，告诉他，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

真他奶奶的郎心似铁，妾意如绵啊。

拉迦室利为了王位可以对天下人挥舞起屠刀，可她为了郭业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

此身，此心，妾已属君。

郭业从来没有奢望过这句话能从拉迦室利的嘴里说出来。在他眼中，一直认为拉迦室利是一个为了权势可以放弃一切的女人。

现如今才明白，原来这个天竺的奇女子早已对他情根深种。

说不出什么滋味，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羞愧，还是何德何能得此佳人的酸爽，郭业心中五味杂陈。

“这……女王陛下，时辰已到，请陛下速速起行，郭业愿为先导。”郭业躬身下拜，二人四目相对，一切尽在不言中。

外藩使节入京朝贡，一般的流程是由礼部派出官员迎接，由通化门进入长安城，然后经过春明门，朱雀门，到达鸿胪寺的馆舍歇息，等待李二陛下召见。

这次拉迦室利来长安朝贡，与以往的流程稍有不同。

毕竟这次是大军凯旋和女王入京一起进行，而且拉迦室利的地位也远远高于一般的外藩使节。

所以，拉迦室利和李靖不用等待，进入朱雀门之后，不用到鸿胪寺的馆舍歇息。而是直接往前走，经承天门，入太极宫，由李二陛下亲自接待。

拉迦室利一路走马观花，欣赏着大唐帝都长安城的风光。

现如今的天竺国是什么光景？便说他们的国都曲女城都不能过益州城相提并论，更何况是堂堂大唐帝都，号称这个时代的世界第一城——长安！

此时的拉迦室利一入长安顿时眼花缭乱，犹如刘姥姥初入大观园，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拉迦室利早就知道大唐的国力远超天竺，那么大唐的都城长安远远超过天竺的都城曲女城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对于这件事，拉迦室利早就有心理准备。

可是在她的想象中，长安城就算再富庶，无非就是金碧辉煌四个字罢了。就算是长安以金砖铺地，用锦缎为墙，富比天宫，也在拉迦室利的想象范围之内。

可是现在她看见的与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宽达几十丈的街道，皆用黄土夯实，看着就那么堂皇大气，干净利落。路两旁绿树成荫，再往后就是深深

的排水沟。沟外则是各色坊墙。一切平平常常，仿佛一切理应如此。却又颇不寻常，仿佛没有什么城市能和它比肩。

没有黄金铺地，也不见珠玉为饰，长安城却以他的大气磅礴，唯我独尊的气势深深的震撼了拉迦室利。

拉迦室利心中暗叹，这才是天朝之都！

如果以女人来类比的话，曲女城与长安城比起来，充其量就是个小家碧玉，虽然有几分姿色，就算浑身珠光宝气，也始终难等大雅之堂！

而长安城则是天生贵女，轻描淡写，就可以镇压全场！

这种差距，不光是长安城和曲女城财力上的巨大差距，更多的是两座城池的建设者，胸襟见识上的天壤之别！

如果说拉迦室利来长安城之前，更多是因为郭业的原因而向大唐俯首称臣，永结盟好的话。

那么现在，迦室利来对大唐是真正的心悦诚服了。折服她的不是大唐的国力和武力，而是大唐的灿烂文化，大唐的精气神儿！

难怪郭君不肯留在天竺，一定要返回长安。也只有这样的长安，这样的大唐才是值得郭君一展抱负的地方！

进入太极宫，郭业的迎宾使的职责就算完成。接下来，就是李二陛下下的事情了。

早有太监引领戒日女王进入两仪殿暂歇，李二陛下首先接见卫国公李靖。

李二陛下温言勉励李靖，什么爱卿在外苦战，朕夜不能寐啦，什么爱卿劳苦功高，实乃国家栋梁啦。那叫一个假大空，听得郭业昏昏欲睡。心说李二陛下，您鼓励臣子，也花点心思，打打草稿什么的，别老是这一套呀。要是在后世的网络小说界，您这种行为就叫做万金油式书评，不给您删了就不错了，还想拿精华置顶？

事实证明，郭业想得完全错了。李二陛下不愧是李二陛下，人家卫国公李靖还真就是吃这一套。

只见李靖匍匐在地，痛哭流涕，呜呜咽咽地回道：“全赖将士用命，陛下洪福齐天，微臣才能侥幸得胜。些许功劳，不值一提。陛下却如此放在心上，老将实在惭愧。陛下如此厚遇李靖，臣万死难报陛下隆恩！”

呃……

郭业听出味儿来了，貌似卫国公李靖的话，也是臣子回复皇帝的万金油！

一个假大空放礼炮，一个真情流露老戏骨。这俩还真是——绝配！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古人诚不我欺！

搞定了李靖，就该拉迦室利出场了！

“戒日女王拉迦室利参见大唐天子，祝愿大唐天子江山永固，基业长青！”拉迦室利盈盈下拜。

对于拉迦室利，李二陛下不能让人家真的拜下去。毕竟天竺比大唐也弱不了多少，再说人家拉迦室利也不是兵败称臣的，而是主动示好。

拉迦室利一躬身，作出要拜的样子，就是代表臣服大唐了，意思到了就行了。李二陛下，连忙道：“免礼，免礼，女王陛下远来劳苦，请坐！”

这个待遇就跟郭业他们不一样了，郭业顶多捞着一个小圆凳。李二陛下

的右手边，早就给拉迦室利安排好了——一张椅子了。

接着，就是拉迦室利给李二陛下献上礼物，一顶天竺的皇冠。

这顶皇冠由纯金制成，镶嵌了几十颗红蓝宝石，一百多颗钻石和一千八百多颗珍珠。灯光之下，闪闪放光，似乎能耀花人的双眼，看起来富贵逼人。

李二陛下虽然贵为大唐皇帝，可是大唐立国时间不长，崇尚简朴，如此奢侈的皇冠还真没见过！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李二陛下也是人，自认为秦始皇以后，功业不在任何皇帝之下。内心深处如何会不想要一顶旷古烁今的皇冠？

可是如果李二陛下自己下令打造一顶如此奢侈的皇冠，魏征那些老古板可饶不了他，非跟李二陛下“我以我血荐轩辕”，来上一出死谏不可！

昔日商纣王使用了一双象牙筷子，箕子就说商朝亡国不远了。

可想而知，李二陛下要是打造一顶奢侈的皇冠需要面临何等的压力！

如今，天竺女王要送一顶皇冠给李二陛下做礼物，李二陛下不得不收，这帮老家伙总没话说了。这顶皇冠不只是天竺女王的礼物，更是天竺臣服于大唐的象征！

为了大唐的基业，李二陛下只能无奈的收下。为了给戒日女王面子，李二陛下只能无奈的戴几天。

这可不是咱李世民喜好奢侈，实在是推脱不得！

“这个戒日女王实在是太贴心了，懂朕，懂朕啊！”

李二陛下心里舒爽，非常满意，一时间宾主尽欢。

正在这时，顺公公走过来，在李二陛下耳边耳语了几句。

李二陛下对拉迦室利道：“戒日女王陛下，朕的御花园颇有几分可观之处，可有兴趣游览一番？皇后已经在御花园准备好了酒宴，为女王陛下接风洗尘！”

拉迦室利妩媚的一笑，道：“久闻大唐皇后贤良淑德，母仪天下，乃是古今第一贤后。小王早就渴求一见。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不过，小王好有一事相求，请大唐天子恩准。”

“哦？女王陛下还有何事？”

“摆驾御花园，还请平阳郡公随行！”

郭业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尼玛，拉上我干屁！拉迦室利，你还真巴不得李二陛下知道咱俩这点烂糟事儿吗？

## 第1236章秦王破阵舞

女人心，海底针。

刚刚前一会儿，郭业还被拉迦室利的深情感动得不能自己。转眼间，就被拉迦室利的一句话，逼到了悬崖边上。

郭业心中感叹，与拉迦室利交往，真尼玛的刺激呀！

在朝廷百官一片异样的眼光中，郭业郭大尚书，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犹如老僧入定。心中默念佛家真言：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

企图莫混过关。

关键时刻，还是李二陛下这个千古一帝靠得住！作为领导，他知道此时不能在外人面前出丑。

李二陛下看了郭业一眼，也不多言，道：“既然如此，便如女王陛下所请。平阳郡公，随驾御花园！”

“臣，遵旨！”郭业见李二陛下并不细问，感激涕零，连忙答应。

“还请平阳郡公为小王解说这御花园的景致！”拉迦室利得寸进尺！

郭业面露难色，望向李二陛下。

李二陛下竟然微微点头！

郭业无奈，犹如受气小媳妇一般扭扭捏捏的蹭了过去，道：“能为女王陛下解说，实在是郭某的荣幸！谢女王陛下如此厚爱！”

“厚爱”这两个字说的声音不大，说得却是咬牙切齿！

阳春三月，御花园中，此时正是牡丹盛开。各色牡丹，争奇斗艳。正是一年之中，御花园最值得赏玩之时。

李二陛下新得了天竺皇冠，心情正好，指指点点，与拉迦室利谈笑风生，讲解御花园的景致。把郭业的工作完全接了过去。

郭业跟在拉迦室利旁边，唯唯诺诺，不显山不露水，保持低调。

众人边走边聊，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千秋亭外，名满天下的长孙皇后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拉迦室利上前见礼，长孙皇后紧走几步，走上前去，一把拉住了她，笑吟吟的道：“女王陛下远来辛苦，不必多礼了。”

拉迦室利也算是少有的美人了，不过比起长孙皇后来，还是差了一些。

“井上新桃偷面色，檐边嫩柳学身轻”这两句脍炙人口的唐诗，称赞的正是长孙皇后的美貌。

说是桃花偷得了长孙皇后的肤色，才能如此艳丽。嫩柳学得了长孙皇后的腰身，才能如此苗条。

如此美貌的长孙皇后，名满天下的却不是她的艳色，而是她贤良的品德，被称为古今第一贤后。

对于这个无论在美貌还是声望上都超过自己的长孙皇后，拉迦室利还真有点自惭形秽：“皇后陛下，您的美貌可以沉鱼落雁；您的智慧，可以照彻夜空。我远在天竺，就闻得了您贤良的名声。祝您永葆青春，富贵常在！”

对于来自天竺君主的赞美，长孙皇后听得颇为受用，道：“多谢女王陛下的祝福！实在不敢当女王陛下如此夸赞。本宫富有四海。也算是见多识广了，却从来没有见过女子为王。女王陛下如此功业，实在是震古烁今。本宫身为女子，与有荣焉！”

“哪里哪里，家门不幸，父兄相继而亡。为了我天竺的基业，拉迦室利不得不以女子之身登上王位，实在是让皇后陛下见笑了。皇后陛下集美貌与智慧于一身，又嫁得大唐天子，如此身世，实在是十全十美。小王是无比羡慕哩！”

……

天下权势最大的两个女子，互相吹捧良久，才招呼众人一起坐下。

正在这时，千秋亭四周编钟丝竹乐曲声陡然响起，顿时出现一群身穿武士铠甲，手执戈矛剑戟盾牌的宫廷舞姬，上演得正是大唐最有名的宫廷舞《秦王破阵舞》！

当年李二陛下打败叛将刘武周，解了大唐之危，河东士庶歌舞于道，军人利用军中旧曲填唱新词，欢庆胜利，于是就有了《秦王破阵乐》的雏形。

后来李二陛下感觉这个《秦王破阵乐》很不错，就根据自己多年戎马生涯的经验亲自设计，并由魏征、虞世南、褚亮、李百药等当世大才作歌辞，音律大家吕才协律度曲，创造出了这《秦王破阵舞》。

《秦王破阵舞》在创作过程中，人文荟萃，可以说集中了大唐最优秀的艺术人才，代表了大唐舞蹈的最高艺术成就。

全舞共分三折，每折为四阵，以往来击刺动作为主，战鼓声震，歌者相和，充满了阳刚之美。

《秦王破阵舞》不是反映儿女情长的靡靡之音，而是集歌、舞、乐于一体，歌颂李二陛下功业的宴享之舞。

“受律辞元首，相将讨叛臣。咸歌《破阵乐》，共赏太平人。”

“四海皇风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

“主圣开昌历，臣忠奉大猷；君看偃革后，便是太平秋。”

在这慷慨激昂的歌声之中，数百名舞姬交错屈伸，首尾回互，往来刺击，模仿战阵之形，气势雄浑，感天动地。

中华民族鼎盛时期的象征，果然气势不凡。看得郭业血脉喷张，暗中惊叹这破阵舞，这才是我大唐的瑰宝啊！

可惜的是，后世由于战乱，《秦王破阵舞》的曲谱在中国遗失殆尽，仅有部分在日本遗存。

郭业在现代社会的时候，也曾在网上看过由日本人复原的《秦王破阵舞》，一见之下，好玄没把隔夜饭都给吐出来，太他妈的恶心了，实在是欣赏不了。

今日在大唐欣赏了这原汁原味的《秦王破阵舞》，郭业才明白，不是咱们的舞蹈恶心，实在是小日本鬼子太猥琐了！如此刚健雄浑的舞蹈，竟然让他们改的那么变态！

拉迦室利本身就是天竺的舞蹈大家，看这《秦王破阵舞》看得也是如痴如醉，心生向往。同时也颇为遗憾，大唐就是大唐，一首宫廷宴享舞都让本王如此自惭形愧，此等瑰宝，我天竺没有，此等国度，我天竺不如啊！

歌舞已毕，李二陛下就在这千秋亭中赐宴，为戒日女王接风洗尘。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拉迦室利双颊绯红，酒醉微醺，站起身来，道：“大唐天子陛下，刚才小王看了这名满天下的《秦王破阵舞》，深受震撼。这《秦王破阵舞》果然不凡，小王一时技痒，想向大唐天子献上我们天竺的《克塔克舞》。请大唐天

子恩准，由小王亲自出演。”

“这……”

李二陛下顿时犹豫了。

戒日女王那是什么人，是天竺的一国之主。从来只有别人跳舞给她看的份，哪有道理她跳舞给别人看的？

李二陛下把颉利可汗可汗逮住了，命令他跳舞给自己看。那是对战败敌人的羞辱。

拉迦室利可不一样，她是主动向大唐称臣，做大唐的藩国。

拉迦室利主动来长安朝贡，李二陛下就必须对拉迦室利客客气气，使其满意而归。

这要是不答应拉迦室利的要求，实在是让戒日女王的面子上过不去。

可要是答应吧，还真没这个规矩。

天竺女王跳舞给李二陛下看，这件事情要是传扬出去。知道的，说是戒日女王主动献舞，李二陛下不得不从。不知道的，就得说李二陛下强迫戒日女王跳舞了。说不定，还能加点小黄段子什么的。

这样，李二陛下也别想当千古一帝了，直接当千古一昏君，跟夏桀商纣并列去得了。

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面面相觑，婉言规劝拉迦室利道：“女王陛下乃是天竺之主，身份尊贵，亲自下场跳舞，恐怕于礼不合吧？”

而郭业也被天竺女王的临时起意给惊呆了，因为他看见女王虽然对着李二陛下说这话，但那双勾魂动魄的眼睛却是直勾勾地盯着自己。

那双眼睛会说话一般地盯着郭业，好像在说，我并非跳给别人看，而是想跳给我最亲爱的人看，跳给你郭业看。

## 第1237章女王也要献舞

“小王心意已决，还请大唐天子恩准。”

拉迦室利说的那是斩钉截铁，没有半点犹豫和商量的余地。

不理郭业惊呆的眼神，更不顾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的苦苦相劝，拉迦室利执意要为大唐天子献舞。

一国之主耍起无赖来，李二陛下也没什么好办法，至少这件事表面上李二陛下还占便宜了，不能太不给戒日女王面子，只得同意。

李二陛下心中暗想，这件事一定要下禁令。戒日女王献舞之事，绝对不能传扬出去，更不能出现于史书之上。

拉迦室利的克塔克舞一跳，李二陛下不得不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这个事情，实在是张扬不得呀！

因为这个克塔克舞跳的实在是太刺激了……

克塔克舞与秦王破阵舞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舞蹈。

秦王破阵舞是重大的礼仪性的舞蹈，舞起来堂皇正大，代表了大唐帝国的面子。

舞克塔克舞却是天竺国著名的宫廷艳情舞，那是真正的靡靡之音，充满了挑逗与暗示。

拉迦室利翩翩起舞，舞姿曼妙，脚裸处铃声叮当，跳得是那般诱惑，那般销魂。

李二陛下眼睛看的都直了，在大唐，谁敢给他看这个呀！

在朝臣之中，谁敢献上这种舞蹈，那就是典型的奸佞小人，人人得而诛之。

就算后宫之内有嫔妃为了争宠，给李二陛下上这么一段，让长孙皇后知道了也得治她一个魅惑君王，贻害大唐江山社稷的重罪。

长孙皇后看的眼红心热，心中暗啐，这个番邦女王身为一国之主，竟然如此洒脱放得开，定是生性放荡，哼，想来后宫必是广蓄面首！

郭业却注意到，无论戒日女王怎么跳，身姿如何曼妙轻盈，那双眼睛却一直停留在自己身上，未曾挪动过。

没错，她名义上是为大唐皇帝皇后献舞，实则是专为自己而舞。

漫天神佛，大唐天子，文武百官，在这一刻，在拉迦室利眼中完全消失，她的眼中唯有郭业，她在为郭业独舞。

郭业在天竺也待了不短的时间，对克塔克舞也颇为了解。

他知道，拉迦室利以女王之尊跳这个克塔克舞是非常不合适的。

克塔克舞顾名思义，乃是克塔克人所跳的舞蹈。

克塔克人以跳这种宫廷艳舞为生，很多人沦为了王公贵族的玩物，比妓女也好不了多少。因此，克塔克人的地位在天竺也十分的低下。

作为女王，拉迦室利平日里看看这种艳舞倒是无伤大雅，自己去跳却实在是骇人听闻。只能说明，此刻拉迦室利为了郭业已经不顾一切了。

薄命怜卿甘做妾！

此刻拉迦室利不再是那个唯我独尊的天竺女王，而是渴望郭业怜爱的小女人。

堂堂一国女王，为自己独舞，郭业除了感动，还是感动。

突然之间，他没有了拉迦室利到来的害怕彷徨，也没有了唯恐他们之间关系暴露出去的不安，心中有的唯有对拉迦室利深深的爱怜。

郭业心里明白，她对拉迦室利亏欠的实在太多太多了。这个女人，从来没有得到过郭业的真心相待。

春风几度，不过是郭业贪恋拉迦室利的美色。

借大兵给她，郭业更是心有小九九，意欲通过赵九丑、丹朱等人掌控天竺。

就算得知他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郭业更多的想到的是这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到如今，拉迦室利在天子庭前一舞，郭业彻底的被拉迦室利感动了。他渴望与这妖精般的女人长相厮守，共度一生。

然而，理智却告诉郭业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拉迦室利有她的天竺国要统治，有他们的孩子要抚养，势必不能和郭夜在长安城中长相厮守。那么郭业呢？他也不能抛下长安城中的娇妻美妾，不能抛开他在大唐的功名利禄，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不能抛弃自己心中那股子生根发芽的使命感。

拉迦室利离开大唐后，二人今生恐怕无缘再见。

不管了，郭业暗自下定绝心。既然不能长相厮守，那么拉迦室利在长安的日子，就要好好好的补偿她。

卿以赤诚待我，我必以赤诚待之！

不再顾忌李二陛下的猜忌，也暂时放下家中的娇妻美妾，拉迦室利在长安城中日子，郭业将只属于她一个人。

拉迦室利一曲舞罢，回到千秋亭，没有雷鸣般的掌声，更没有众人的交口称赞，全场鸦雀无声。

艳舞嘛，人人爱看，可要是让在座的大唐精英夸奖一番，实在是太为难他们了。

就像后世岛国的爱情动作片，广大男同胞趋之若鹜。可谁见高朋满座，高谈阔论之时，大家一起谈论某某女优身姿婀娜，叫声诱人的。

各位大唐精英怎么夸赞拉迦室利的舞蹈？

女王陛下您的身段真漂亮，舞姿真诱人。这不成性骚扰了吗？

女王陛下您的舞蹈实在是太好了，我让我的家人也学一下。这不是说自己老不正经么？

女王陛下您的舞蹈旷古烁今，我看了之后，实在是三生有幸呀。呃，如此恶劣的马屁，不是正说明自己是个天生的马屁精么？

如此尴尬的局面，拉迦室利献舞之前还真没想到，她光顾着给郭业耍小性子了。不过拉迦室利深知这时候不能冷场，要不然只会更尴尬。就对李二陛下道：“大唐天子，不知我这克塔克舞，比之大唐的秦王破阵舞如何？”

比秦王破阵舞如何？

比个球啊，比！

李二陛下差点破口大骂，心里暗暗腹诽，这他妈的有个屁的可比性。朕的秦王破阵舞那是真正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你这个克塔克舞完全是下里巴人的靡靡之音。呃……虽然朕也挺喜欢看的，不过让朕违心的夸赞个各有千秋，在文武百官面前，朕还真抹不开这个面子。

死道友，不死贫道。作为最高领导，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转移矛盾。李二



陛下转头对长孙皇后微微一笑：“皇后你以为如何呀？”

要说还得是人家长孙皇后真正的智慧无双，道：“本宫只是粗通音律，难登大雅之堂。戒日女王陛下的舞蹈如此别具一格，别开生面，本宫见所未见，实在不能妄作评判。郭爱卿，你既是大唐的平阳郡公，又曾引兵帮助过天竺国王。由你来裁判，是最公平的。你来说说吧！”

皮球转了一圈，最终落在了郭业的头上。这个问题如何回答，都是两面不是人。

不过郭业也真是洪福齐天，还没等他说话，救命的就来了。

顺公公慌慌张张的跑进千秋亭，在李二陛下的耳边耳语了几句。

李二陛下脸色大变，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原状，道：“女王陛下，接下来就由皇后代替朕，引领女王陛下，游玩一下朕的御花园。寡人今日尚有要事处理，不能久陪。还望女王陛下海涵！”

“小王不敢，陛下请便！”拉迦室利对李二陛下自是无可无不可，反正郭业在此，她就心满意足了。

目送李二陛下离开后，戒日女王看长孙皇后好像也有些疲累，于是主动说道：“皇后，您也回去歇息一下吧，不如让平阳郡公郭大人陪我在这御花园中转转，可否？”

长孙皇后对于这个擅长跳艳舞的天竺女王，也是不知如何是好，能够顺利脱身，自然是再好不过了。就坡下驴道：“平阳郡公，你可要好好招待戒日女王，不可失礼。如有三心二意之处，怠慢了女王，女王陛下怪罪下来，本宫可饶不了你！”

“请皇后娘娘放心，臣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郭夜语无伦次的赌咒发誓。

长孙皇后知道郭业不学无术，对于他不伦不类的话也不放在心上，起驾回宫了。长孙皇后一走，陪驾的各位大臣，宫女太监，也都散去了。

郭业看着李二陛下夫妇先后离去，心中苦笑，又剩下我跟她独处了，孽缘，还真不是一般的孽缘。

## 第1238章陪你走着走着.....

御花园内，千秋亭中。

刚才还是丝竹声声，人头攒动。转眼间，就人去亭空，唯余二人。

郭业与拉迦室利四目相对，一时无言。

此时无声胜有声，两个相爱的人儿在这里享受着难得的宁静。

郭夜不再考虑大唐朝廷的尔虞我诈，拉迦室利也不用再担心天竺的政局安稳。

此时此刻，他们心目中相信，唯有彼此，才是天地间的永恒。

良久，拉迦室利打破了沉默，轻声道：“平阳郡公”

.....

没人答应。

“郭业”

.....

没人答应。

“郎君”

“嗯，怎么了？”

“我跳的克塔克舞好看么？”

“好看”

“喜欢看么”

“喜欢看”

“那我天天跳给你看，好不好？”

“好”

“既然这样，我们一起回天竺好吗？你，我，我们的儿子，生活在天竺，我跳一辈子的舞给你看。”拉迦室利图穷匕见，露出了真面目！

“呃.....拉迦室利，我.....”郭业面露难色，一时语塞，心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对于这个女人，实在是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警惕。

“扑哧~”

看到郭业的窘态，拉迦室利图展颜一笑：“看你那傻样！逗你玩的！”

对于这个精灵一般的女子，郭夜还真是掌握不着，琢磨不透，道：“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我之间，今生恐怕是有缘无份。拉迦室利，我郭业实在是亏欠你良多，对不起！”

拉迦室利妩媚的一笑，轻轻的拉住了郭业的手，道：“你是什么人，我又不是不知道。”

“哦，在贤妻眼中，我郭业是什么人呀！”郭业问道。

拉迦室利听郭业叫她贤妻，心里美滋滋的，嘴上却不饶人，道：“贤妻？这我可不敢当。郭君的正妻如今还在朱雀坊呢。平阳郡主柴秀秀，听说贤良淑德，貌美无双，对吗？你还有两个小妾，一个叫贞娘，是个寡妇出身。一个叫做康芷茹，尚未生育，对吗”

这她也知道？郭业一个头两个大。

拉迦室利对他在长安城中的情况如此了解，恐怕不仅仅是有备无患，如今他可要后院不稳了！

郭业讷讷的道：“对，你说的都对。可是在此时此刻，你就是我郭业唯一

的妻子！”

“骗人的鬼话！”拉迦室利嘴上不信，脸上却泛起了两酡红晕，煞是诱人。郭业一本正经道：“女王陛下远在天竺，就对郭业的家庭情况了如指掌。我哪里骗得了天竺的女王陛下呢！”

“郭君，你……你生气了吗”

“哪里，怎么会呢。”

拉迦室利轻轻地道：“郭君，对不起，我不该打听你家人的情况的。来大唐之前，我在心里发过誓，一定不能给郭君添任何麻烦。可是，我就是忍不住，忍不住想知道郭君每天吃的是什麼，穿的是什麼。吃的好不好，穿的暖不暖。我真傻，郭君是大唐的平阳郡公，这些事情哪轮得到我操心呢。其实打听你妻妾的情况，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想知道，是哪个女人如此幸运，今生能和郭君共结连理。拉迦室利好羡慕呢。如果郭君不喜欢的话，我再也不打听了！”

郭业对于自己再次以小人之心猜测拉迦室利感到无比的羞愧，道：“哪里哪里。你想知道就尽管去问！我不会生气的。你我之间，这些不算什么的。”

“不！”拉迦室利摆了摆手。“你放心，我拉迦室利绝对不会做郭君不喜欢的事情的。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

拉迦室利叹了口气，抚摸着郭业的脸庞：“我知道我在你心中的地位。我只是你生命中的一个过客，柴秀秀她们才是你今生的良伴。现在你可能对我一往情深，等我回天竺，你可能就慢慢的把我给忘记了！”

拉迦室利凄苦的一笑，道：“不要忘记我，好吗？我的要求不高，只要你闲暇有空的时候，能够偷偷惦记一下我，就好了。至少不要忘了，在遥远的天竺国，还有一个叫拉迦室利的女人，带着你的儿子，无时无刻思念着你。”

郭业突然气血汹涌，莫名感动袭上心头，鼻头略微酸楚，握紧了拉迦室利的手，道：“对不起，我……”

拉迦室利又强颜欢笑，道：“其实，这样挺好的。我过几天就会启程回去，今天之后我不会再与你相见，免得让人猜忌你。毕竟你在大唐朝廷也有自己的难处。”

此时此刻，郭业下定决心，一定不能放过这个叫做拉迦室利的女人。终有一天，他郭业要远赴天竺，让这个女人得到她应得的幸福。

郭业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道：“不说那些了。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吧。皇后让我好好的招待你，我可以光明正大的陪你游玩了。这样吧，在你离开长安之前，但有所求，我郭业无不答应！”

拉迦室利楚楚可怜的问道：“这是真的么？不要骗拉迦室利呢。拉迦室利对郭君的话很在意呢。”

郭业咬咬牙：“是真的。我郭业可以对天发誓！”

“切！你自己都不相信上天！”呃……知郭业者拉迦室利也！

拉迦室利见郭业吃瘪，故作大方的一笑道：“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嗯，提个什么要求呢。嗯……有了！”

“最好不要违背大唐律法！”郭业加了个附属条件！

“你放心，不违反！”

“最好不要违背人伦道德！”郭业赶紧又加了个附属条件！

“你把我拉迦室利当什么人了？绝对不会让你做违背人伦道德的事情

的！”

“最好不要惊世骇俗！”郭业不放心，再加上一个附属条件！

“你烦不烦呀，小气鬼，左一个不准，右一个限制，不想答应人家就明说！”拉迦室利被郭业搞烦了。

其实，郭业是被拉迦室利的古灵精怪整怕了。这个女人虽然对他一往情深，可是却是完全独立的女人。

她最喜欢看的事情，就是郭业在她面前吃瘪。虽然不会做出对郭业有所伤害的事情，小小的整蛊一下她，拉迦室利还是很愿意做的。

不过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为了报答美人的深情，郭业大义凛然道：“拉迦室利，你说吧，这个……无有不准！”

郭业心里有点发怵，说话也不太硬气了，希望拉迦室利不要提出太过分的条件！

“那，就请郭君陪在这儿御花园中一起走走好吗？就这么牵着我的手，我们什么也不要说，就这么安安静静地在御花园中，走着，走着……”拉迦室利难得的没有提出什么让郭业为难的要求。

她此时只希望能静静的享受和郭业在一起的每一刻。

“好！”郭业点头道：“我陪你走，走到你走不动为止。”

说着，两人在御花园中一言不发片语不谈地走着，走着……

斗转星移，天色暮霭，黄昏已逝，夜幕袭来，两人的身影在御花园中如穿花蝴蝶般，你牵着我，我牵着你，就这么走着……

很多年后，郭业还在回味着这个迷人的下午。没有了世俗的牵绊，没有欲望的诱惑，他和拉迦室利只是单纯的拥有彼此，享受着难得的、宁静的二人世界。

贞观八年春，在长安逗留了五天的天竺戒日女王，在最后一日与大唐签署了互为臣国的盟书之后，结束了此次访唐。

大唐皇帝率领文武百官亲送至长安城外十里长亭，为戒日女王践行。

郭业，此时就躲在文武百官之中。他目送着拉迦室利所乘的八头骏马车驾，在禁卫大军的护送下渐行渐远，眼神有些迷离了起来，好像风太大，进了沙子。

“我的拉迦室利，等我！”

“请在天竺国等我！”

## 第1239章紧急会议

拉迦室利一走，大唐朝廷上下都松了一口气。

最近天下无事，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戒日女王来朝。把拉迦室利送走了，大家又可以继续过安逸日子了。

可是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那就是李二陛下。

前脚送走了拉迦室利，后脚就召集了几名重要的臣子入宫议事，根本就不给大家放松的机会。

对于李二陛下如此压榨员工，郭业心中不满，却也只能入宫面圣。

李二陛下的俸禄，不是那么好拿的呀！身为大唐的高级干部，就得有为李二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觉悟。

郭业轻车熟路的来到了望北阁，顺公公早就在门口等着了。

“平阳郡公，您怎么才来，各位大人就差您一个了！快进去吧！”

郭业点头称是，忙往里走。走到顺公公身边时，顺公公在郭业耳边道：“陛下近日来心情不好，郭大人小心！”

呃……看起来郭业给顺公公的金子没有白花。

望北阁内，李二陛下还没到。

大唐朝廷的真正高层官员却是来齐了——中书令房玄龄、谏议大夫魏征、刑部尚书韦挺、兵部尚书李靖、吏部尚书孔颖达、礼部尚书郭业、户部尚书段志玄，还有一位就是宗正寺卿兼工部尚书李道宗。

原来的工部尚书唐俭由于参与谋反，被李二陛下打发回家吃老米去了。江夏王宗正寺卿李道宗捡了个便宜，暂时代理工部尚书。

李道宗原来虽然身份尊贵，却没有什么实权。这次代理工部尚书，算是真正进入大唐的核心了。

“平阳郡公，来得何其迟也，不会还在想着那个戒日女王了吧！”李道宗这个老不正经的，开起了郭业的玩笑。

郭业和拉迦室利之间不清不白的，虽然郭业极力撇清，消息还是走漏了出去，大唐的高层没有不知道的。可是李二陛下都装着不知道，大家也就难得糊涂，没人点破。

只有李道宗这家伙倚老卖老，捅开了这一层窗户纸。

郭业脸色微变，道：“哪里哪里，江夏王说笑了。不过是陛下安排，郭业依命行事罢了。”这话说的一语双关，既可以说是李二陛下命令他招待戒日女王，又可以理解成他郭业奉旨泡妞。

段志玄也替郭业解围道：“朝臣擅自结交外藩，乃是朝廷打忌。江夏王还请慎言！”

郭业答应段志玄的事情已经完全办到，段志德追封为安国公，远超段志玄期望之外。段天豹的差事，郭业也安排的妥妥当当。段志玄对郭业心存感激，关键时刻，拉了郭业一把。

孔颖达，李靖这两个郭业的铁杆，也纷纷表示郭业忠心可表日月，江夏王李道宗的这个玩笑开的非常不合适。

房玄龄和韦挺保持中立，闭口不言，两不相帮。

李道宗最近春风得意，口不择言，其实只是单纯的开个玩笑，没想要把郭业怎么样。出乎他意料的是仅仅开了郭业一句玩笑，竟然被众人给集火

了。而且隐隐牵扯到李二陛下。

李道宗心中大惊，不知不觉之间，郭业在大唐的地位，竟然远远超过了他李道宗！

论身份，论地位，几年前李道宗还是高高在上，郭业要费尽心思，还要拉上鱼暖暖，才能从他手中赢走长乐坊。现在的郭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他弄个灰头灰脸。

形势比人强，李道宗咽不下这口气，也只能忍着，能在这里的，哪一个都不比他差。只能心中暗念“咱们走着瞧”，嘴上还真不敢说出来！

“皇帝陛下驾到！”

一声声尖利的太监嗓音响起，化解了李道宗的尴尬。

群臣肃然起立，恭迎李二陛下的到来。

“微臣参见陛下！”

“众卿免礼平身，赐座！”

李二陛下坐在龙椅上，望着在座的朝廷重臣，面沉似水，嘴唇抿紧，一言不发。好像众位欠了李二陛下多少钱似的。

李二陛下平日里一直优待大臣，对待大臣都和颜悦色的，众位大臣尚且对李二陛下既敬且畏。

今日，李二陛下把脸一板，面色不善，望北阁中气氛霎时凝肃，群臣战战兢兢，说也不敢吱声。

帝王之威，一至于斯！

郭业多鸡贼的一人呀，马上就联想到御花园中，李二陛下不顾戒日女王，匆匆离去的那一幕。再想到李二陛下等拉迦室利一走，就匆匆召见重臣，实在是不太正常。

看来李二陛下这么做不是为了压榨员工，这下子是真出大事儿了，出了天大的事儿了！

约莫过了一会儿，李二陛下终于开口：“尚书左仆射自打长孙无忌革职之后空悬着，尚书右仆射一职因为虞世南告老还乡，也空悬着。这朕的左右手久久空悬着，不是那么一回事儿。所以朕决定，即日起，擢升李靖为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为尚书右仆射，众卿可有异议？”

此言一出，阁中众人脸色骤然大变。

其实李二陛下这么做不太合规矩。

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这两个职位是什么概念呢？说白了，就是大唐的宰相。

大唐实行的是三省六部制。三省指的就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三省的长官，就是大唐的宰相。这个宰相也分个三六九等的，以尚书省为尊。

由于李二陛下曾经做过尚书令，以后这个位置就空下来了，所以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就是大唐宰相的最高职位了。

房玄龄本来是尚书令，也算是大唐宰相，这次改为尚书右仆射，是实打实的升迁，算是位极人臣了。

李靖本来只是个兵部尚书，不在宰相之列，这下也算是进了大唐的宰相班子了。

由于这两个官职关系实在重大，虽然理论上李二陛下可以全权决定，实际操作中为了朝廷的稳定，还是要征集一下朝廷重臣的意见，吹吹风。

现在李二陛下直接乾纲独断了，大家心里终归有点小小的不满。不过却没有人站出来反对。

毕竟李靖、房玄龄这两个人的人缘都不错。

还有就是这两个人的资历很够，要说朝中比这两个人更有资格接任这个职位的，还真没有。

最重要的是大家看来李二陛下这次应该是铁了心的，反对也没用。

所以谁也不会傻逼呵呵地去阻止。

李靖上位没啥说得，他一向不喜欢拉帮结派，不属于朝廷三系之内。对三系的平衡产生不了什么影响。

至于房玄龄没了长孙无忌之后，也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天策府领头羊，他上去也左右不了多大的三系格局。

李二陛下提拔他们，其实是非常合适的。

众人纷纷表示，李二陛下高瞻远瞩，用人得当，臣等拜服。

没人反对，李靖、房玄龄的升迁就板上钉钉了，二人连忙跪下谢恩。

紧接着，李二陛下就宣布了第二条命令。指着魏征道：“即日起由魏卿家兼着中书令一职。”

郭业再次傻眼，得，又高升一位。

从一个不掌实权只管挑毛病的谏议大夫一下升到中书令，这下魏征这老骨头赚大发了。

他不由纳闷，见鬼了！李二陛下今天是什么情况？刚才阴沉着脸跟死了人似的，现在连连提拔擢升老臣，而且又不打乱三系平衡，难道这是他惊心准备的？

难道李二陛下是欲扬先抑，先把大家吓住，让大家不敢有异议，然后再颁布人事命令？

李二陛下不会这么不要脸吧？这不像皇帝会干的事儿呀。

众位大臣此时也是心慌慌的，眨眼之间三位同僚升迁，那下一个会不会轮到自己呢？

“至于空出来的兵部尚书一职嘛～”

李二陛下扫视了一下诸人，突然冲阁外喊道：“董顺，你进来……”

## 第1240章棒子三国志

顺公公就在望北阁门外候旨，听到李二陛下召唤，麻溜的跑了进来。

李二陛下把顺公公叫进来当然不是让他来当这个兵部尚书的，拿起一封信，交给顺公公道：“前些日子朕收到了新罗王金白净派人送来的书信，董顺，将新罗王金白净的书信念出来于诸位大人听听~”

“启奏上国天可汗陛下，臣命不久矣！臣国新罗危矣！臣不能侍奉天可汗矣！……”顺公公那尖利的嗓音在望北阁内响起。

原来这个金白净这次是来向李二陛下求救来了！

这个时代，朝鲜半岛上是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鼎立，互相攻伐。其中高句丽的势力最大，新罗和百济半斤八两。

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是新罗和百济联合对抗高句丽。

可是朝鲜半岛上的人的思维回路，岂是一般人所能预料？事实上，新罗和百济从来就没有联合过，而且打得最狠的就是他们这两家。

金白净登上王位以后，励精图治，在位五十多年里，多次攻打百济，把百济打得他妈妈都不认识了。

百济打不过金白净，只好找高句丽结盟。

本来论国力，新罗比百济就强点有限，加上高句丽，金白净就招架不住了，不仅把打下来的百济的地盘都吐了出来，自己的国家也受损不少。

这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在于金白净今年都七十多了，自觉时日无多。金白净没有儿子，只有四个女儿。这王位传给谁呢？他想传给自己的女儿金德曼。女子为王，实在是太过惊世骇俗，他稍微一露口风，新罗朝廷内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

正在这时，百济又猛攻新罗的重镇党项城，内忧外患之下，金白净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向李二陛下求援。

当然，这封信里，金白净也给高句丽和百济上了不少眼药，比如说高句丽、百济早就对李二陛下有不臣之心啦，百济攻打新罗的党项城是为了阻止新罗给大唐天可汗称臣啦，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最后还建议李二陛下速速发兵，把危险消灭在萌芽之中，把高句丽和百济灭掉。

以上，是礼部尚书郭业郭大人的理解。

可是，其他大臣可不这么看，听完金白净的来信，都怒发冲冠，议论纷纷，纷纷怒斥高句丽和百济不将大唐放在眼里，明知道新罗是第一个臣服大唐的国家，竟然还敢犯境。实在是太不给大唐面子了。

郭业听的好笑，高句丽、新罗、百济互相攻伐几百年了，他们狗咬狗一嘴毛，关大唐什么事？至于党项城，那的确是新罗朝贡大唐的必经之地，可问题是为了这个地方，三国都打了一百多年的仗了，说是百济为了阻止新罗向大唐朝贡，才围攻党项城，实在是太牵强了点。

郭业心中纳闷，这个事情跟李二陛下今天连连擢升几位老臣有什么关系？为了这点小事儿，值得李二陛下大动干戈？

李二陛下看其他人都议论纷纷，主张正义，唯有郭业鹤立鸡群，一言不发，问到：“按说外藩之事，应由你们礼部调解，不知郭爱卿有何意见呀？”

郭业不以为然的答道：“高句丽也好，新罗百济也好，都是我大唐的外藩，同为陛下的子民。不可厚此薄彼。只要他们都尊奉大唐天子，他们之间



的事情，我大唐不应干涉过多。”

李二陛下大怒道：“郭爱卿，你糊涂！高句丽和百济名义上臣服我大唐，可实际上呢，一直就没把我大唐放在眼里。高句丽现在还在修千里长城，防的是谁，还不就是我大唐？至于百济，名义上向我大唐称臣，暗地里却向高句丽称臣。一仆侍二主，首鼠两端，其心可诛！只有新罗对于大唐一向恭顺，他们联手攻打新罗，这打的哪是新罗呀！打的是朕的脸面呀！连新罗都保护不了，朕还有什么脸面称天可汗？”

郭业暗中腹诽，您也太要面子了，累不累呀？

高句丽和百济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新罗呢？表面恭顺，心里恐怕也是存了利用大唐消灭大敌，一统朝鲜的心思。他们打起来才好呢，三国都不是什么好鸟，死的人越多越好。三国的国力越弱，我大唐的边境才越安宁。

不过，跟李二陛下硬顶可不是郭业的作风，道：“陛下您说的太好了！高句丽和百济无视陛下的龙威，攻打新罗，实在是罪大恶极！微臣目光短浅，不能识得高句丽和新罗的狼子野心，实在是惭愧。幸得陛下的提醒，才看穿了他们的真面目。陛下您真是高瞻远瞩，微臣佩服的五体投地！”

比这更厉害的马屁，不是郭业拍不出来，不过考虑到魏征在此，太过肉麻的话，郭业没敢说。

不然，刚刚升迁的魏征立马就会给郭业扣上一顶“乱臣贼子、奸佞小人”的大盖帽！

千古明君也打不过马屁大军呀，李二陛下满意的点点头，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其实郭爱卿屡立大功，见识还是有的。可惜还是读书少，对于外藩之事不甚了了。以后还是要多看些书，就不会闹这样的笑话了。既然众卿都认为高句丽和百济有不臣之心，就议一议现在我们大唐该怎么办吧？”

李道宗看郭业把李二陛下拍的眉开眼笑的，心说难道这就是郭业的成功之道？他行，我也行。反正就是顺着皇帝的话说呗，没啥难度。

于是，他赶紧抢先说道：“高句丽没有征得我大唐陛下的同意，就攻打我大唐藩国，是为不臣。臣愿亲统大军，征讨高句丽，以解陛下之忧！”

谁知李二陛下没好气的瞪了他一眼，心说高句丽要是那么好打，我还用得着发愁？

李二陛下没好气的说道：“江夏王忠心可嘉，朕心甚慰，坐下吧！”

李二陛下说着勉励的话，脸上可是却一副我不和你一般见识的表情。

唉，李道宗猜得到了开头，没猜中结尾！

魏征道：“对于高句丽，江夏王不可轻视呀。想当初，隋炀帝百万大军，三征高句丽，都是大败而归。到底如何处置，还需从长计议！”

李靖不满的反驳道：“魏大人也不要太长高句丽的志气，灭我大唐的威风。隋炀帝乃是亡国之君，如何比得上我大唐天子？陛下，臣愿提十万大军，把高句丽的婴阳王抓来给您跳舞！”

李二陛下满意的点点头，道：“婴阳王都七老八十了，跳舞也没什么看头，还是让他在长安城中颐养天年吧。嗯，卫国公其志可嘉！赐如意一把！”

此言一出，魏征没什么，倒是李道宗这个气啊！

他寻思着，李靖说的话跟我有什么区别？对我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怎么对李靖就赏赐如意了呢？感情陛下您是看人下菜碟？卧槽！

呃……其实他这么想也没错，李二陛下对大唐军神李靖打败高句丽有信

心，对他李道宗可没什么信心。

孔颖达也道：“我泱泱大国，岂容撮尔小国挑衅，还请陛下速发大兵，征讨高句丽！”

段志玄道：“臣复议！”

韦挺道：“臣也复议！”

房玄龄虽然也对高句丽不满，可是要说攻打高句丽，总感觉有点儿不对的样子。不过见大家大说要打，也不敢反驳。要不然李二陛下刚给他升了官，他马上就给李二陛下唱反调，也太不给李二陛下面子了。

这是，真的要打？

郭业赶紧搜索后世的记忆，似乎历史上确实有李二陛下攻打高句丽的记载，不过结果却是李二陛下大败亏输，成为了他一生的污点。

不行，要阻止李二陛下，可是该怎么阻止呢？

正在这时，这时，李二陛下突然问道：“郭卿，这礼部尚书之位我看你也是兴趣缺缺，依朕看来，只有在兵部尚书的位置，才能施展郭卿的一身才华嘛！”

啥？

文化部长直接干到国防部长？

郭业心脏砰砰直跳，下意识地冲李二陛下问道：“皇上，您这是啥意思？”

## 第1241章和谐大使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颇为玩味的看着郭业：“朕是问你有没有兴趣，由礼部尚书迁往兵部尚书一职啊？”

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哪个好，如果你拿这个问题，去问研究历史的砖家教授，他们可以炮制出无数的专业论文来，晃花你的眼睛。

等你费了无数脑细胞，把这些论文通读一遍后，最后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这 and 没请教他们是一样的！

不过对于郭业来讲，选择当礼部尚书，还是兵部尚书，这真不是一个问題。

绝逼要选兵部尚书！

没错，从官位上来讲，大唐官位的排序是吏礼户兵刑工，礼部尚书的地位确实高于兵部尚书。

不过礼部尚书最大的问题是：他不好升官！礼部尚书要想升官的话，就只能熬资历。

如果郭业没有什么野心，只想享受荣华富贵的话，绝对要选礼部尚书。等他礼部尚书当上个二三十年，谁也不好意思不让他当个宰相了！

可是如果以此为目的的话，郭业何必留在长安呢？直接跟拉迦室利回天竺不就得了，直接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嗯，到了晚上还可以把那个一人也置于他的身下！

当了兵部尚书可就不一样了，大唐现在虽然不能说是四处烽烟，用兵之事绝对不算少。

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待个几年，立上几个大功。宰相的位置不是就一步到位了！卫国公李靖从兵部尚书升到尚书左仆射，这可是眼前才发生的事！

可以说从礼部尚书到兵部尚书，至少省了郭业十年之功！

到了那时候，郭业也不过是三十岁，有的是时间一展抱负。三十岁的宰相，不能说是前无古人，至少也可以算是后无来者了。

郭业心痒难耐，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陛下，这是真的？真的让微臣改任兵部尚书？”

李二陛下斩钉截铁的回答：“君无戏言。朕正有此意，不过嘛，不是现在！”

不是现在，不是现在你说什么说？

郭业心说李二陛下你也太不厚道了，拿这种事情开玩笑！

郭业眼巴巴的看着李二陛下，幽怨的眼神如同刚被休掉的弃妇！

老实人魏征都看不下去了，道：“陛下，平阳郡公乃是国之栋梁，陛下出言相戏，有违人君之道。陛下还请慎言！”

这老爷子虽然不干谏议大夫了，爱给李二陛下提意见的毛病还是改不了。

李二陛下尴尬的点了点头，道：“魏爱卿所言极是，朕失言了。郭业，如果你想从礼部尚书改任兵部尚书，还需要为朝廷办一件大事。这件事情，需要远离长安，千难万险，非郭爱卿这样的青年俊才不能胜任，不知道郭爱卿愿意不愿意呀！”

“陛下，微臣那个……那个……近日身染足疾，不良于行，唯恐辜负陛下所托，还请陛下另请高明！”他哪是身染足疾呀，郭业根本就是不愿意！

要是白得了个兵部尚书，郭业当然对李二陛下感激的五体投地。可是要让他出个远门，还要千难万险的完成任务，他可就不愿意了。

郭业才从吐蕃回来没多久，没过几天舒心日子，这就又要被李二陛下派出去玩命了，他是一百二十个不愿意。

好歹咱也是大唐的高级干部了。这种脏活累活，还是给其他人去干吧。

早就知道郭业这小子不好忽悠，李二陛下先把优惠条件抛了出来，没想到还是被郭业给顶了回来。

李二陛下面子上挂不住了，冷笑道：“足疾？哼哼，刚才给戒日女王送行的时候我看你还活蹦乱跳的，怎么一会儿就有了足疾了？怕不是足疾而是心疾吧？”

李二陛下这个诛心的话，说的郭业心惊胆颤，连忙站起来磕头道：“臣有罪！”

李二陛下从御座上站起来，来到郭业面前，道：“郭业，若是让你亲自掌军，替朕征讨高句丽，你可愿意？”

郭业心中暗自琢磨，难道李二陛下让自己改任兵部尚书是为这事儿？不可能。要说领兵打仗的话，十个郭业捆在一起，也赶不上李靖。

李二陛下英明神武，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不可能不让李靖主持，换上年纪轻轻的郭业。

这可不是几万军队的小打小闹。隋炀帝百万大军都铩羽而归，李二陛下得派多少人？

大唐要是出动那么多的军队去征讨高句丽和百济，可是真正的倾国之战，这个掌军大帅的位置，郭业根本没有资格去做！

就算李二陛下认为李靖老矣，但还有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李绩……这些人哪个不是战功赫赫，哪个不是能征善战？论资历，郭业根本挤不进去。

那李二陛下为什么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呢？

郭业匍匐在地，答道：“高句丽虽然向我大唐称臣，可是一向桀骜不驯。陛下不可轻视，微臣愚钝，没有把握战而胜之，唯恐辜负陛下所托！”

李二陛下点点头，道：“郭业，你这句话还算老实。其实，不光是你没有把握，朕也没有把握啊！”

纳尼？

刚才要打要杀的不就是李二陛下吗？怎么转眼间就说没有把握了？李二陛下您这个皇帝当的也太不要脸了吧！

李二陛下伸手把郭业扶起来，道：“高句丽狼子野心，今日不除，来日必为我大唐的心腹大患。可是如何灭掉高句丽，还需从长计议。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朕有意派郭爱卿出使高句丽。名为出使，暗地里为朕查探高句丽的虚实。此事关系重大，非郭爱卿不能为之，万望郭爱卿不要推辞！”

李二陛下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把郭业收拾的服服帖帖的。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郭业能不答应吗？敢不答应吗？

再不答应，郭业可就真是给脸不要脸了。没办法，郭业苦着脸道：“臣遵旨！不知陛下让臣以何种名义出使呢？”

李二陛下下的计划其实很简单，新罗王这不是向李二陛下告状说，高句丽和白济联合攻打他吗。干脆就派遣郭业以三国调停大使的身份，出使高句丽。警告他们，不要再互相攻打了。大家要和睦相处，不要总是打打杀杀的。到了高句丽的首都之后，郭业就可以见机行事，查探三国的虚实了。

其实这个活，还真是只有郭业适合干。首先郭业已经官至礼部尚书，爵封平阳郡公，地位够高，身份足以调停三国纷争。其次就是这个猥琐的间谍工作，要求胆大心细，心黑手狠，随机应变，满足这几条的朝廷大臣只有郭业。最重要的，还有一条李二陛下不能明说的原因。

那就是李二陛下对郭业泡妞的能力颇为佩服，郭业和戒日女王之间眉来眼去的事情他早就看出来。只不过是有点破罢了。眼看着新罗国，马也要女主临朝。李二陛下盼着郭业施展下美男计，把新罗女王勾搭上。

至于说郭业让郭业去的是高句丽，离着新罗还远着。但郭业当初去得也只是吐蕃，谁能想到他能勾搭上天竺女王呢？李二陛下对郭业折腾的能力充满信心！

当然，勾搭新罗女王的事情，只是一步闲棋，无聊的一步棋，能够成功固然好，不成功也没什么损失。

“……尚书有云，‘百姓昭苏，协和万邦’。朕任命你为和谐大使，出使高句丽，代表朕调停三国纷争。克日启程，不得有误！”李二陛下终于结束了他的长篇大论，

和谐大使？还和谐社会呢！

虽然出使高句丽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郭业还是想在长安城墨迹几天。眼珠一转，郭业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陛下，百济的使节好像昨日便已经到达长安，接待事宜好像归我们礼部，现如今情况特殊，如何接待这使节还请陛下明示！”

## 第1242章我有三策

通常外国使节来大唐朝贡，都是先由礼部接待，问清楚使节来大唐的缘由和目的之后，再汇报给李二陛下。

这次百济使者刚来到长安城，正是礼部的官员和他接洽的时候。

“哦？这次的百济的使节来大唐所为何事？”李二陛下没好气的问道。

“听说是为献宝而来。”郭业回道。

“献宝？”一听献宝二字，李二陛下微微皱眉，不喜反怒。

来大唐的使节里，最不受大唐待见的就是这种献宝使了。有些小国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里翻出一个东西，就跑来大唐献宝。

人家国小民贫，没什么见识，就算是拿来的是祖辈的裹脚布，李二陛下还得捏着鼻子，赞一句气味很别致。

这还没完，俗话说礼尚往来，人家献宝，你大唐总得回礼吧？

大唐是天朝上国，人家献的是“宝物”，大唐回的也必定得是大唐的宝物。别说回的礼物不值钱，就算是回的礼物称不上宝物二字，李二陛下都丢不起那个人！

所以说，只要一有番邦小国的献宝使来大唐，李二陛下就得做回亏本的买卖。

要说亏本就亏本吧，其实大唐地大物博，李二陛下这点气量还是有的。关键是有些外藩，看出了其中的好处，三番两次来大唐“献宝”，摆明了就是拿大唐当冤大头了。

王八好当气难受啊！

李二陛下还真咽不下这口气。后来凡是有这种献宝使，李二陛下就不接见了，直接让礼部打发走就完了。

李二陛下本来就对百济一仆侍二主的行为不感冒，现在百济又要让他来当个冤大头，一时间气不打一处来，斥道：“百济欺我大唐太甚，朕要……朕要……”

一时间李二陛下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突然间李二陛下眼前一亮，瞧见了眼前的郭业，这小子古灵精怪的，一肚子坏水，歪主意不少，于是交代道：“这次的百济使节就全权由郭爱卿负责，朕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绝对不能堕了我大唐的威风，明白吗？”

李二陛下对郭业眨眨眼睛，郭业就全明白了，不能堕了大唐的威风，言外之意就是要灭了百济的威风，不过李二陛下自认为统御万邦的天可汗，这种欺负小国使臣的话可说不出来。

郭业和李二陛下一对眼神，就心领神会，朗声答道：“臣明白，臣遵旨！”

一回完话，郭业便觉得自己在佞臣的道路上越奔越远，难怪李二陛下一有脏活就想到他了。

一场针对高句丽和百济的军事行动的会议，被郭业歪楼到了拿百济使者出气，真正是雷声大雨点小。

李二陛下下达了旨意后，颇有点索然无味，道：“我大唐与高句丽、百济之间，必有一战，此战过后，天下太平。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再为高句丽的事情发愁了，众卿勉之！”

李二陛下这句话一说出来，也宣告了这场御前会议的结束，众位大臣恭送李二陛下离开，然后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

郭业在朱雀坊的府邸离皇宫不远，他也不乘车骑马，带了几个伴当，溜溜达达往回走。刚才在望北阁中，郭业答应得干脆，具体怎么办他还真没想好。

李二陛下交代的差使，其实并不好办。要是毫无技术含量的羞辱使者，也用不着郭业。郭业如果真那样办了，迎来的不是李二陛下的赏赐，而是朝廷内无数的弹劾奏章和李二陛下的雷霆之怒。因为，大唐朝廷的脸面还是要的，绝对不能落得个以大欺小的口舌。

这件事，既要展现大唐天朝上国的国威，又不能对百济使者进行侮辱，还要让百济使者留下大唐不可战胜的印象，其中的分寸不好拿捏啊。

郭业一进平阳郡公府，孙子善就迎上来了，道：“老师实在是朝廷栋梁呀，听说今天皇上召见朝廷重臣，不到十个人，就有老师一个位置。过不了多久，估计您就能升宰相了。”

孙子善这小子每天在平阳郡公府里白吃白喝，都快成平阳郡公府里的大管家了。他一口一个老师叫着，那些仆人们不明就里，还真听他吩咐。

郭业对这种质量不高的马屁早就免疫了，今天又心情不好，有些不满道：“我说孙子善呀，你也敬业一点。拍个马屁，都那么不动脑子，老师我一点也没觉着酸爽。你说我要你有什么用？”

孙子善看郭业面色不善，小心翼翼的答道：“其实弟子的本事还是挺多的。常言说道，猫有猫道，鼠有鼠道，老师有何烦难之处，不如对弟子说说，说不定弟子有办法呢。”

郭业心中一动，看着孙子善吊儿郎当的样子，咬着牙说道：“好，那我就考考你！如果你答得上来，我就正式承认你是我的弟子。要是答不上来，哼哼，你就给我滚犊子，再也不准踏入我平阳郡公府一步！”

孙子善知道关键的时刻来了，道：“老师请讲，弟子一定竭尽全力。”顿了一下，又补充说道：“就算老师不承认我这个弟子，有道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弟子还是愿意为老师效犬马之劳！”

郭业心中暗叹，这小子还是真没志气，看来这次是没希望甩掉这块狗皮膏药了，说道：“最近百济派遣使臣来我大唐献宝，我最讨厌的就是百济人了，你给我想个办法，既要展现我大唐威风，又不能让人认为我天朝上国没有容人的气度！”

“老师的意思是要给百济使者一巴掌，百济使者还得说打得好？”孙子善问道。

“行啊，孙子善，看不出你小子悟性还挺高的！”郭业满意的点点头。

孙子善见郭业满意，胆子就大了起来，道：“那不知老师为何讨厌百济使者呢？”

要想让他出主意，这事儿还真不能瞒着他。郭业就把百济一仆侍二主和献宝的事情对孙子善说了一遍，当然他不能说李二陛下不满百济，得说是郭业他自己的主意。最后，郭业又警告孙子善，此乃国家大事，不得外传！

孙子善一听事关国家大事，知道表现的机会来了，绞尽脑汁，苦思对策。

等了一盏茶的功夫，孙子善还没说话，郭业不耐烦的说道：“量你也想不

出来什么好办法，滚吧！”

孙子善问道：“老师别急，弟子马上就想出来了，不知百济献宝，献的是什么宝呀？”

郭业没好气的说：“百济穷乡僻壤的能有什么宝物，听说是宝铠一副！”

孙子善得意的一笑，把背后的折扇出来，在胸前摇摆，道：“弟子有三计连环，包老师满意！”这家伙这次是把自己当诸葛亮了。

三计连环？

郭业狐疑的看了孙子善一眼，这个废物点心真有办法？人不可貌相！于是催促道：“速速讲来！”

“第一条叫做打草惊蛇，百济一仆侍二主的事情，肯定不希望我大唐知晓，老师可以找一个人冒充高句丽使者，与大人谈笑甚欢。那百济使者看到了，害怕事情暴露，必然进退无措！”

郭业想了一下，说到：“此事欠妥，让人冒充使节的事情，如果宣扬出去，对我大唐的名声实在不利！你继续说第二条吧。”

“第二条就是先发制人，百济使者来献的是宝铠。我们就让礼部衙门的甲士全穿上明光铠，百济国小民贫，量他们也没什么好铠甲，看到我们的明光铠，远远不如，估计也不好意思献了！”

这条计策只能说是中规中矩，郭业又问道：“那第三条呢？”

“第三条就是以势压人，大人直接以大义责之，说他攻打新罗的党项城，就是意图断绝贡路，就是不把我大唐放在眼里。”

郭业点点头道：“嗯，这条也是题中应有之义。这三条计策虽然都很一般，不过三管齐下，不怕那百济使者不俯首认罪！孙子善，想不到你还有这般才能，为师以前小看了你呀！”

孙子善不好意思的谦逊道：“这叫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当不得什么的，全凭老师的教诲。那个高丽使者的事情怎么办？”

郭业沉思了一会儿，说到：“礼部是朝廷重地，出现了假使者的事情，实在是有害朝廷颜面。这样，我就在我的平阳郡公府中，宴请百济使者。你也别明言是高句丽的使者，只是暗示他往那边想就行了，不要让人抓到把柄。至于冒充的人吗……”郭业停了一下，接着说道：“就由你孙子善来当。此事如果成了，我包你的前程远远超过你父亲！”

孙子善两眼放光，躬身跪倒，道：“谢谢老师栽培！”

郭业说完了，就有点后悔了。因为孙子善这个家伙一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么大一个差事落在这小子身上，总感觉将所有鸡蛋扔进一个筐子里，他的计策万一不灵光，咋办？



## 第1243章百济使者

贞观八年，四月初一，天晴。

平阳郡公府大开中门，迎接百济使者。

为了这次迎接百济使者，郭业还真下了不少本钱。

首先他从卫国公府里借了不少明光铠出来，给平阳郡公府中的卫士，包括看家护院的家丁，全给换上了。又给家仆们每人发了一身新衣服，看起来光鲜亮丽。

另外还由孙子善给仆人们进行了一番战前总动员，宣布此次行动，关系到我大唐国威，大家一定要严阵以待，表现好了重重有赏，表现不好人头落地。

最后，孙子善还提议府内要装点一新，最好每棵树上都缠上丝绸。郭业听着这个建议有点耳熟，仔细一想，这不是隋炀帝的作派吗？直接把孙子善这孙子抽飞。

眼看着百济使者从车上下来，郭业不由得大吃一惊。

白色的僧鞋，白色的僧袜，白色的僧衣，光头没带着帽子，头顶上剃得锃光瓦亮，面貌倒是十分的俊朗，敢情儿这是一个和尚啊？

换句话说这位百济使者是一个梁二少的僧人版，装逼之姿态，远超梁二少。唯一比不过梁二少的大概就是年纪大了点儿，大概四十岁上下。不过丝毫不显老态，倒是有几分后世泡菜剧里中年欧巴的味道。

百济使者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当前可是天下闻名的大唐平阳郡公？老僧这边有礼了！”

“你是个和尚？”郭业惊讶的问道。

百济使者微笑道：“小僧受封为百济国师，代表我百济国王，来大唐献宝！”

“敢问大师法号如何称呼？”

“贫僧法号戒色！”

尼玛，听这法号就不像什么正经和尚。

尽管百济使者变成了戒色和尚，稍微打乱了郭业的计划，不过事到如今，还得按照计策行事。可这酒宴如何安排呢？

“不知大师是吃荤呢还是吃素呢？”

“阿弥陀佛，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施主不要着相了！”奶球，还是个酒肉和尚。

郭业一听这位吃荤，心想这个饭菜不用另行准备了，又促狭的问道：“不知大师对女色，看法如何呢？”

戒色和尚把脸一板，道：“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戒即是不戒，不戒即是戒！”

呃……尼玛不仅是个酒肉和尚，竟然还是个花和尚。

郭业心中暗自纳闷，百济王把这个不守清规的戒色大师当成国师，不怕国民不满吗？再说了，就算你不守清规，也不用逢人就说呀。

怀着对这位戒色大师的深深鄙视，郭业邀请道：“酒宴已经摆下，还请戒色大师入席！”

“如此甚好！”戒色大师自来熟，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平阳郡公府，花厅。

平阳郡公郭业郭大人宴请戒色大师吃酒，旁边作陪的正是废物点心孙子善。

为了这次冒充高句丽使者，孙子善也是大费苦心，特意找了一套高句丽的王族服饰穿在身上。

孙子善连连向郭业敬酒，道：“大唐以东，无非是高句丽、百济、新罗、扶桑，四国而已。其中又以我高句丽最为强大，如今我高句丽与大唐永结盟好，其他小国，必然得俯首称臣！”

郭业故意板起脸来道：“高句丽和其他三国都是我大唐藩国，哪有什么国家有不臣之心，高大人，说笑了。”

既然冒充高句丽王族，孙子善只能改姓高了。

孙子善看了看戒色和尚，道：“有些国家搬弄是非，暗地里向我高句丽称臣，意图挑拨大唐和高句丽的关系，郭大人可要明察呀！”

戒色和尚看了孙子善一眼，道：“平阳郡公，敢问这位阁下是？”

郭业微微一笑，道：“哦，跟大师的使命差不多，也是我郭业的客人！”郭业说的含糊其辞，就怕孙子善穿帮露馅，对孙子善他是实在没什么信心。

戒色和尚道：“说到高句丽，其实小僧来大唐还有一个使命，那就是向大唐天子告状，高句丽实在是狼子野心，意图反叛大唐！”

啥？

百济不是已经向高句丽称臣了吗，怎么转眼就把高句丽卖了！

郭业不动声色的问道：“此事关系重大，不知大师有何凭据？”

“高句丽侵夺我百济兴平城，意图阻绝贡道，不让我百济向大唐朝贡呀！”戒色和尚委屈的说道。

郭业彻底的一个头两个大了，这个戒色和尚说的是真是假？兴平府在哪？百济和高句丽又决裂了？没听说过这茬儿啊。

现在能确定的只有一件事：孙子善的第一条计策——失败！

人家白济都和高句丽都打起来了，在搞清楚事情真相之前，就没办法找百济问罪了。

郭业只能和稀泥道：“同为大唐藩国，何必打打杀杀呢。你看你们和高句丽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给你们调节一下。不要总是拿我大唐当挡箭牌。当然，如果高句丽真有不臣之心，我大唐也饶不了他！对了，这次大师来我大唐献宝，不知所献何物呀？”

戒色和尚正色道：“所献宝凯一副，贫僧已经带来，平阳郡公可想一观呀？”

“哦，这个宝凯有何神奇之处，本公倒是要看上一看！”

等戒色和尚的随众们把宝凯带过来，打开一看，郭业的鼻子都气歪了！

这个跟府内那些侍卫们穿的明光铠有什么区别？就是大唐的制式铠甲呀。郭业不死心的四下里翻看，一行小字映入他的眼帘：贞观元年制，大唐将作监贾五造。

这，这他妈的就是普通的一副大唐明光铠啊！

郭业皮笑肉不笑的问道：“戒色大师，这就是你献的宝凯？似乎就是我大唐的明光铠呀！你把我郭业当傻子吗？”

戒色大师不慌不忙的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平阳郡公请暂歇雷霆之怒，慢发虎狼之威。没错，这就是普通的大唐明光铠。可怜我百济国，国小民贫，又饱受高句丽欺凌。吃饭都成问题，又哪有什么宝物。只是偶然间得到这么一副铠甲，比我百济所有铠甲都要好上万倍。为了表达对大唐的敬意，才让我献给大唐天子。虽然这幅铠甲不算什么，但是代表了我百济的拳拳之心呀！”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戒色大师这么一说，郭业还真没办法回答。孙子善的第二条计策——失败！

只有最后一个以势压人的计策了，郭业估计对这个酒肉和尚也没什么用处，不过不用出来又不甘心。

郭业点点头，道：“戒色大师的话真是醍醐灌顶，郭业受教了。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前几日有新罗来使，告发百济猛攻党项城，意图阻绝新罗的贡道，对我大唐有不臣之心。不知戒色大师有何解释呀？”

戒色和尚怒委屈的说道：“阿弥陀佛，我百济冤枉呀。我百济确实是在攻打党项城，不过目的不是党项城，只是问新罗要一个人罢了！”

“哦，为一个人？为了索取一个人，你们百济就攻打我大唐藩国，也太不把我大唐放在眼里了吧？”郭业得理不饶人，大声喝道。

戒色和尚面带微笑，宝相庄严，道：“平阳郡公莫急，此事实是在另有隐情。我百济武王陛下与新罗王的女儿善花公主，自幼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早已私定了终身，以我百济国王之尊，迎娶新罗王的女儿，也不算辱没了他新罗王。可那新罗王竟然百般阻挠，最后还把善花公主囚禁起来，我国陛下无奈之下，才发起大兵，攻打新罗。实在是与大唐无关，只为新罗的善花公主呀！”

转眼间，在戒日和尚的口中，这件事由国际纷争，变成了红颜祸水的爱情故事……

郭业听得那叫一个目瞪口呆，心中暗自度量，这都叫什么事儿？这老和尚说的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显然，孙子善的第三条计策——失败！

戒色和尚又道：“我百济武王英明神武，俊秀不凡，实在是善花公主的良配。可恨那新罗王老糊涂了，硬是要拆散他们两个，实在是损人不利己！”接着，戒色和尚又猥琐的一笑，道：“不瞒平阳郡公说，我百济武王还精研贫僧所传的房中秘术——索龙枪，哪个女子嫁给他，都是天大的福份啊！”

孙子善的三条计策全部失败，正在暗自懊悔，听到戒色和尚说的最后一句，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他打量了戒色和尚几眼，冷冷一下，道：“戒色和尚，还请借一步讲话！”

“贫僧无事不可对人言，这位施主有话请讲当面！”戒色和尚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

孙子善走到老和尚的旁边，轻轻的耳语了几句……

突兀，戒色和尚大惊失色，跪倒在郭业面前，头磕得梆梆直响，大喊：“平阳郡公恕罪，小僧刚才说的全是假的，百济国确实是图谋不轨，实在是死罪啊！”

难不成，孙子善立功了？

## 第1244章如此渊源

刚才戒色和尚还口吐莲花，说得郭业哑口无言。转眼间，孙子善几句话，就把戒色和尚给说得跪地磕头。

没看出来，孙子善还有这本事？

郭业满腹狐疑，孙子善要是真有这本事还用得着给郭业献那三条妙计，最后把郭业搞个灰头灰脸吗？

郭业对着孙子善左看右看，看得孙子善心里发毛。郭业忽然间灵机一动，问道：“孙子善，你和这个戒色和尚，恐怕之前早就认识吧？”

孙子善苦笑道：“启禀老师，之前我和这戒色大和尚，并不相识。不过，这个戒色大和尚的身份么，倒是真的和我有关。”

十六年前，长安城中，来了一个道士，道号会隐。

当时正是隋亡唐兴，天下大乱，长安城中也是人心惶惶。然而正是这位会隐道长的到来，令长安城中的少男少女们如痴如醉，再也顾不得关心国家大事。

对于长安城中的纨绔子弟们来讲，这位会隐道长，善于配置房中助兴之药，更有房中秘术相授，实在是万家生佛。无数纨绔子弟拜他为师，希望得到他的独门房中秘笈——索龙枪。

对于长安城中的闺中少女们来讲，这位会隐道长，文采风流，相貌英俊，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尤其是颇有情调，最知女儿心思，实在是这些闺中少女们的梦中情人！

就这样，这位会隐道长，在长安城中如鱼得水。一方面利用房中药物大肆敛财，一方面周旋于无数怀春少女之间，享尽艳福。

可是，上的山多终遇虎，会隐道长脚踩N条船的事情，还是东窗事发了，其中还涉及到某些皇亲国戚。

会隐道长纵有通天的本事，也摆不平这些有钱有势的贵妇贵女，最后只得逃之夭夭。他那独门秘笈索龙枪，也成为了长安城纨绔子弟之间的传说。

孙子善说到这里，郭业就明白了，道：“我明白了。这位当年的会隐道长，就是今日的戒色大和尚吧。想不到戒色和尚还是如此身怀绝技之人，难怪能成为百济国师，本公佩服之至！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一招鲜，吃遍天！

对于这种专业人士，郭业还是非常看重的。虽然现在他还年轻，还不需要那些房中之药。但是再过二十年，保不齐就要求到老和尚头上，希望到时候，这位戒色大师还能健在人世。再说就算郭业用不上，也可以推荐给李二陛下呀。李二陛下后宫三千，总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吧？

嗯，想给李二陛下推荐配置房中药物的人才，这真是标准奸佞臣子青云直上的不二法门！

戒色和尚刚才被孙子善的几句话吓得心神失守，这会也渐渐缓过来了，缓缓地站起身来，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老和尚恢复了宝相庄严的仪态，还真有当年风靡万千少女的范儿，看得郭业暗自嫉妒。

郭业又颇为同情的对孙子善说道：“这下我完全明白了。想不到，孙子善你竟然还是个……唉，也多亏吏部主事孙思孙大人，雅量非常，我郭业自愧

不如呀！”

孙子善的脸刷的就红了，道：“老师，您想哪去了。您可别说了。您误会了，我可不是这个戒色大和尚的私生子！”

郭业看了看孙子善，又看了看戒色大和尚，大度的说道：“就算你不是戒色大和尚的私生子吧，没什么大不了的，本公不和你计较！你放心，本公守口如瓶，不会乱说的！”

什么叫就算不是啊？

这种事情可含糊不得，孙子善着急的解释道：“千真万确，本人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不是这老和尚的私生子！”

郭业也感觉孙子善和老和尚长得不怎么象。孙子善只能说长得看得过去，戒色和尚现在帅的都是让郭夜嫉妒，可想而知，年轻的时候得是什么样。要说他们是父子，的确有些牵强，

郭夜道：“好了，本公相信你。但是你如何解释你能认得戒色老和尚这件事呀。十六年前，你孙子善还是个几岁的孩子，就算是见过老和尚一面，这么多年过去了，肯定也记忆不清了，怎么能一口断定，这戒色老和尚就是会隐道长呢？”

孙子善知道今天不说清楚是不行了，道：“当日那会隐道长，为了躲长安城中的风流债，逃之夭夭。却没想到，有一个少女，已经身怀有孕。这个少女在戒日和和尚走后，就把孩子生了下来。由于会隐道长的事情闹得满城皆知，那个孩子的身份也不是什么秘密，大家都知道他是会隐道长的私生女，从小受尽欺凌！”

戒色和尚脸上微微颤抖，神色颇不平静，却也不敢插言打断孙子善的话，只能低声念着阿弥陀佛。

郭业问到：“既然这个孩子不是你，那这个孩子是你什么人？想必你们很熟悉吧？”

孙子善继续说道：“那个孩子就是我孙子善的妻子！那个孩子长大后，由于身份尴尬，没有人愿意娶她为妻。最后只能嫁给我这个长安城中的最声名狼藉之人！”

说到这里，孙子善面目扭曲，“我知道，在老师眼中我一无是处，其实这个事儿，长安城中没有人不知道。虽然我是吏部主事之子，但是长安城中的纨绔子弟没一个看得起我的，也羞与和我为伍！”

孙子善就是传说中的坏事都干不好的废物点心，郭业早就看出来了，只是没想到他的废物之名如此鼎鼎大名，竟然能够名满长安城。废物到这种程度，也实在是不容易。

孙子善接着说道：“我孙子善与妻子成婚以来，一直夫妻和睦，伉俪情深。可我的妻子一直因为身份问题耿耿于怀，闷闷不乐。我自己也感同身受，一心想要她高兴。我告诉她，不要看我现在声名狼藉，终有一天，我会给她挣一个诰命回来。到时候，妻以夫为荣，再也不会有人拿她的出身说事儿了！我这才厚颜无耻的投到老师府上，令老师为难！”

呃……这也算另一个版本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吧？

看来这个戒色和尚的女儿肯定长得也是红颜祸水，这种废物点心的斗志都能激发出来！

郭业点点头道：“我也暗自奇怪，你好歹也是吏部主事之子，安享荣华富

贵不是更好，实在是没必要整日在我府里受气，原来还是有此苦衷！”

孙子善接着道：“今日这戒色和尚，说起索龙枪一事，弟子就暗自疑心。又看他的相貌，和我那妻子有八分相似，就断定他就是当日的会隐道长！”

戒色和尚听完孙子善的话，颇为感动，道：“贤婿……想不到你对我那女儿如此之好。不知我那可怜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孙子善把脸一板，道：“什么贤婿不贤婿的，嫣儿没有认你，你少在我这里充岳父！”

唉，郭业暗叹，孙子善的智商还真不怎么样，这不就把妻子的名字告诉老和尚了吗？

戒色和尚讨好的陪笑道：“那是，那是，贤婿教训的是！”

郭业道：“孙子善你也不是那么没用嘛，今天这个事情可是立功了。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这位百济国师，原来还是我大唐子民呀！”

戒色和尚道：“郭大人，我虽然身在百济，可是心向大唐呀。一直想回长安城来看看，可是山高路远，长安城中仇人又太多，一直不太方便。这次我是借着出使的机会，才能故地重游，没想到我竟然还有一个女儿在世，真是苍天保佑！”

郭业冷笑道：“心向大唐？不见得吧。刚才你为百济开脱的挺顺溜的吗。我看你是当百济国师当上瘾了，忘记了自己大唐子民的身份了吧！”

戒色和尚再次跪倒在地，道：“小僧不敢！”

“不敢？那现在百济国是如何谋划侵略我大唐的，你还不速速招来？”

## 第1245章真实意图

戒色和尚为了躲避长安城中的风流债，远走百济，最后还当上了百济的国师。

要他对大唐还有什么忠心，他自己都不信！戒色和尚这种人，贪财好色，私心极重，心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国家大义。

就算是有人揭穿了他的身份，他表面上也许会俯首认罪。然而，要想让他舍百济而忠于大唐，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荣华富贵可全在百济国呢！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长安城中他有了一个女儿。

戒色老和尚，风流了大半辈子，玩弄了女子无数，甚至在百济国内，还打造了一个大大的后宫。也许是上天对他的报应，戒色和尚还真没留下一男半女的。

他现在年纪渐长，想要儿女的心思也越来越迫切。多少次他午夜梦回，黯然神伤，祈求上苍，赐给他一个后代，他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今天，得知了自己有一个女儿尚在人世，还嫁给了眼前的孙子善之后，戒色和尚对大唐就不得不三思而后行了。

他明白，如果是一个儿子的话，还可能跟着他同回百济，共享荣华富贵。可是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就只能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安心留在大唐了。

为了女儿能在大唐过上安生日子，他就必须忠于大唐。

戒色和尚能当上百济国师，当然脑筋转的极快，转眼间就想清楚了利害关系，道：“平阳郡公，我坦白，我交代，这次百济派我来长安告高句丽的状，实在是没安好心！”

郭业心说难道真的被自己歪打正着，百济和高句丽要谋划侵略大唐。不能吧，他们的胆子没这么肥吧？

他清了清嗓子，喝道：“你们到底如何谋划侵略我大唐，快快从实讲来！”

戒色和尚苦笑道：“现在大唐国势正隆，攻取大唐的领土，百济和高句丽是不敢的。不过百济和高句丽做贼心虚，预防大唐报复罢了！”

郭业问道：“做贼心虚？可是百济暗地里向高句丽称臣的事情？”

“如果只是这种事情，百济只需要诚心向大唐认错，相信大唐天子宽宏大量，也不会计较。实际上百济和大唐有着血海深仇，百济是不得不防呀！”

“血海深仇？”

戒色和尚点点头，道：“当初隋炀帝百万大军征伐高句丽，为何会失败？表面上看是隋炀帝杨广好大喜功，临阵瞎指挥，实际上完全是因为百济的背叛。其实，杨广的指挥都是有道理的，因为每次百济都答应他出兵配合。可是每到战役的关键时刻，百济要么是不能及时赶到，要么就是赶到了也出力不出力，甚至主动崩溃，冲击大隋的军队。”

郭业点头道：“这就是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你的意思是，这些都是百济主动为之？”

戒色和尚点头道：“正是，战场状况瞬息万变，谁也不能说尽在掌握之中，百济军队作为盟军，出了状况，隋炀帝不能说什么，还得好言安慰。可是百济每次都拖隋军的后腿，可就太奇怪了。事实上，最后一次出征高句丽

的时候，隋炀帝已经看出来了，不过当时天下大乱，他也顾不上百济了！”

郭业想了一下，摇摇头，道：“就算百济背叛大隋朝，那也跟大唐无关呀，为何你说百济和大唐有着血海深仇？”

戒色和尚正色道：“隋亡唐兴，到现在还不到二十年，近百万中国子弟埋骨高句丽，有一半的‘功劳’要算在百济头上。大唐天子身为中国之主，岂能不为中国子弟报仇？百济上下焉能不怕？”

郭业想不到李二陛下一定要征伐高句丽、百济，还有这个原因。看来李二陛下一定要介入三国纷争，不只是为了自己的面子，而是因为中国子弟的血海深仇，不能不报啊。这些死者的父母兄弟现在都是大唐子民，李二陛下得位不正，要想万民拥戴，就不能不为这些中国子弟报仇雪恨。

郭业心中暗叹，和李二陛下比起来，在政治方面，自己还真够稚嫩的，差太远了！

郭业又问道：“那你这次来长安城控告高句丽，是想造成百济和高句丽不和的假象？”

戒色和尚点头道：“不过是对付隋朝一样，故技重施罢了。表面上臣服大唐，并制造和高句丽不和的假象，等到大唐征讨高句丽的时候，暗地里再捅大唐一刀！”

郭业纳闷道：“我就不明白了，你们百济既然那么害怕大唐，为什么又一定要帮助高句丽呢？帮助大唐灭掉高句丽不是更容易吗？”

戒色和尚解释道：“其实高句丽和百济同出一源，百济的开国之主正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子。所以，虽然两国时有纷争，在对付大唐的问题上，两国还是团结一致，共同对外的！”

有了戒色和尚的解释，郭业对高句丽和百济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又问道：“那你们百济国王和那个新罗的善花公主是怎么回事？果真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戒色和尚道：“百济武王广纳后宫，后宫佳丽之多，老衲都比不上，又哪里会对善花公主一往情深呢？这只是一个攻打新罗的借口。不过善花公主倒是真的被我们武王陛下迷得神魂颠倒，非百济武王不嫁，这才被新罗王关起来了！”

戒色和尚说到这里，面露得意之色，看来在百济武王掳获善花公主的芳心这件事中，他出力不少。

郭夜暗中想，难道就是因为戒色和尚教授了百济武王泡妞之道，才被封为国师的？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郭夜没弄明白，问道：“新罗和百济虽是邻国，两国的王子公主也不可能有什么长时间的交往吧。你刚才还说什么青梅竹马，这也太扯了吧？”

戒色和尚尴尬的笑道：“青梅竹马倒是谈不上，不过二人颇有交往还是真的。想当初百济武王还没有登上王位的时候，为了立下大功，曾经隐姓埋名，去新罗偷窃技术。而新罗掌管典籍的正是这位善花公主。最后老衲略施小计，武王陛下不仅成功偷到技术，还偷到了善花公主的芳心！”

“哦，什么技术，值得你们百济如此重视？”

戒色和尚不好意思的说道：“其实没什么，就是普通的炼铁技术，纺织技术，建筑技术什么的，而且水平很低。这些技术在大唐看来，都是十分粗劣



的技术！”老和尚顿了一下，又说道：“其实这些技术也是新罗学自大唐的，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郭夜不解的道：“你们完全可以派人来大唐学习这些技术啊，大唐又不禁止外国人来求学，又何必冒着风险，去新罗偷窃呢？”

戒色和尚道：“其实这种事情，不仅我们百济在干，新罗也在干。新罗偷我们百济的技术还更多呢！之所以不来大唐学习，而是要偷窃，是因为大唐有史官！”

“史官，这又怎么讲？”

“无论是新罗和百济派人来大唐学习了什么技术，你们大唐史官都会记上一笔，说这些技术是我们学自大唐的。而若是偷窃邻国的，最后我们就可以宣称这是我们的百济自己发明的！反正现在除了大唐，其他国家都没有史官。过几年，这个事情就谁都搞不清楚了！”

我靠！这样也行？百济国的这种思路真是让正常人难以测度！

看来高丽棒子们这个宇宙大国把一切都认为是自己发明的光荣传统，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不过那时候的宇宙大国还要点脸，如果被人记载了下来，就不敢说是自己发明的了。到后世，可是不管有没有证据，直接把一切好东西的发明权都据为己有。

屈原是我们大韩民国的！

粽子是我们大韩民国的！

端午节是我们大韩民国的！

孔子是我们大韩民国的！

汉子是我们大韩民国的！

这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浪！

说到这里，戒色和尚来长安城的一切就都搞清楚了，郭夜问道：“戒色和尚，事到如今，我问你最后一次，你是忠于百济，还是忠于我大唐？以后有何打算？”

戒色和尚发誓道：“老和尚我身为大唐子民，自然是忠于大唐了。我生是大唐的人，死是大唐的鬼。这个百济国师的身份，不过是混碗饭吃罢了。我也就不回百济了，直接在长安城定居，和我那可怜的女儿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郭夜嗤笑道：“没听说过，女儿出嫁了，老丈人还能跟过去的。这样吧，你还是回百济，继续做你的百济国师。假如百济有什么对我大唐不利之处，速速报给我知道。如果你能立下大功，你女儿的诰命身份，包在我身上！”

戒色和尚其实也舍不得百济的荣华富贵，道：“全凭平阳郡公做主！”

郭夜忽然想起一件事来，李二陛下要的是灭灭百济使者的威风，现在他却把百济使者发展成大唐的间谍了。

不知这个结果李二陛下能不能满意，会不会觉得有损天朝上国的体面？

## 第1246章古有班超，今有郭业

戒色和尚也没想到来平阳郡公府之前，他还是堂堂的百济国师，出了平阳郡公府就成了大唐安插在百济的间谍了。

孙子善送老和尚走出平阳郡公府的大门，叮嘱道：“大和尚，嫣儿的诰命可就着落在你大和尚的身上，你可要好自为之！”

戒色和尚陪笑道：“其实诰命之事，贤婿英明神武，足以办到。老和尚我充其量是锦上添花罢了！”

孙子善长这么大，除了他妈还真没人夸过他，老和尚一句英明神武就把他拍的晕头转向，乐道：“好说，好说，还是和尚你慧眼识人，怎么别人就没有看出来咱的本事来呢？就拿今天这件事来说吧，在长安城中，能一眼就识破老和尚你的身份的人，还真就得说是咱孙子善！”

戒色和尚心说那是你走了狗屎运，娶了老子的女儿为妻。要是你没有老子的女儿，朝夕相处，怎么能一眼就觉得老子眼熟。

不过现在形势比人强，女儿的幸福就在孙子善的手里攥着，这个绝顶聪明的戒色和尚还得巴结废物点心孙子善，道：“贤婿呀，不知哪天有空，老衲入府拜访一下亲家公，也顺便看看我那可怜的女儿呀！”

孙子善把头一摇，道：“不行，我老师早就吩咐过了，只有你立下大功，才可以见嫣儿一面！想当初，你拍拍屁股就走人，现在嫣儿都长大成人了，你就跑过来认亲。天下哪有这等好事！”

戒色和尚哀求道：“可怜和尚我现在都四十岁了，此去百济，山高路远，还要刺探百济机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到长安，这次与我那可怜的女儿相见，也许就是最后一面。还望贤婿成全呀！”说完，戒色和尚还挤出了几滴眼泪。

孙子善冷冷的一笑，道：“你放心。常言说道，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以你老和尚的造化，想死没那么容易！”

听完这句话，戒色老和尚不由得对孙子善刮目相看，行啊，自己这个便宜女婿别的不说，挖苦人还真有点本事。

戒色和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道：“老衲身为百济国师，也是薄有积蓄。我一个出家人，要钱也没什么用。只要贤婿让我见我那女儿一面，我愿给贤婿十万贯钱财！”

孙子善富贵不能淫，道：“十万贯？倒是不少。我老爹十年也未必能挣得到十万贯。不过钱这东西够用就行，要不然我何不想办法敛财，而来这平阳郡公府迎来送往呢？”

.....

就这样，戒色和尚使尽浑身解数，要求孙子善允许自己见女儿一面。孙子善只是不准。

有时候，戒色和尚都怀疑孙子善这一刻苏秦张仪附体了，竟然和自己对答如流，这还是那传说中的废物点心吗？

不过时间久了，孙子善顶不住了，被老和尚说了个哑口无言，似乎自己不带他去见自己的女儿就是天理难容。孙子善满头大汗，最后，没办法，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道：“老和尚，你自己看吧！”

戒色和尚接过来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全是蝇头小楷。孙子善刚才所说的

话全是这张纸上的。

原来，郭业对孙子善的智商实在不报什么信心，怕他被戒色和尚忽悠了，就让斑鸠准备了一张纸，把如何应付老和尚的话写上面，让孙子善默默记住。

可惜时间仓促，孙子善记的不全，这才被老和尚逼得手忙脚乱，不得已把那张纸拿了出来。

戒色和尚看了那张纸，真是哭笑不得，不过事已至此，也不好意思再逼迫孙子善了，只好回礼部为他准备的馆舍休息。

孙子善VS戒色和尚第二局——平局！

第二天，郭业就收拾整齐，入宫觐见李二陛下。

一番常见的君臣奏对之后，李二陛下道：“郭爱卿此番入宫，所为何事呀？”

郭业答道：“微臣此次来是向陛下报告百济献宝使一事！”

李二陛下当初一给郭业下完旨意，就有点后悔，觉得这不是明君所为，道：“是不是事情不太好办？没关系，把那献宝使打发走就完了。朕也是临时起意，此事无关大局，不值得郭爱卿花费心思。不过出使高句丽的事情，爱卿还是得抓紧时间，此事事关国家社稷安稳，郭爱卿可要用心去做，不可怠慢！”

郭业不好意思的答道：“微臣是想说那百济使者受我大唐感化，不仅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还愿意为我大唐效力，充当我大唐在百济的内应！”

听了这话，李二陛下就一皱眉，不知道郭业用了什么下作的手段，不仅让百济使者认错，还甘愿充当大唐的细作。就怕是郭业的手段太过下流，这要是暴露出去，李二陛下的脸上可不好看。

不过，要想当毫无瑕疵的一代明君，就得学会装糊涂，不该问的不问。到时候出了问题，那都是下面的大臣蒙蔽圣听，皇帝陛下还是完美无瑕的。

李二陛下点头道：“如此甚好。此事就由郭爱卿负责，朕也就不过问了。其实只要百济真心归顺，朕也不会把百济怎么样的。”

郭业想起了戒色和尚的话，道：“想那百济国，在大隋攻打高句丽的时候，就对大隋阴奉阳违，致使几十万中国子弟埋骨高句丽。此等反复无常的国家，陛下不可不防呀！”

李二陛下赞赏的看了郭业一眼。攻打百济，为大隋朝的军民报仇这个理由，大唐可以私下里可以这么认为，但不可以说出来。

只有承认隋炀帝荒淫无道，大唐代隋才是天命所归。要不然承认大隋皇帝是被百济欺骗，才大败亏输。那大唐起兵反隋的理由，可就不那么充分了。

李二陛下道：“蛮夷一向畏威而不怀德，朕自然对百济有所提防。”说着，又高兴地赞许了郭业一句，道，“想不到郭爱卿读书虽少，竟然还有这般见识，看来这个兵部尚书的位置终究还是要交给你的！”

郭业心说我是昨天听了戒色和尚的话，现学现卖的。道：“陛下谬赞了，微臣愧不敢当。”

说到这里，郭业又想起一件事情，道：“要想对付高句丽和百济，最好还是水陆并进，还请陛下早日下令打造战船！”

李二陛下苦恼的说道：“朕也想早日打造战船。不过只要一下令打造战

船，必定被高句丽的细作打探到，那我大唐和高句丽可就算撕破脸了。到时候郭爱卿出使高句丽可就不那么顺利了。”

郭业微微一笑道：“现在扶余国正在泉州打造船只，陛下可以暗中下令给予支持。到时候，缓急之间，扶余国的战船也可以为我大唐所用。”

李二陛下一听就明白了，道：“原来你是在等着朕呢。扶余国？你说的是鱼暖暖吧，平阳郡公，想不到你对鱼暖暖还真是情深意重的嘛！”

李二陛下还想再警告郭业两句，不过一想他戒日女王都勾搭上了，鱼暖暖这个公主身份，对郭业未必什么威慑力。

郭夜摆手道：“绝无此事，微臣只是就事论事罢了。鱼暖暖乃是卫国公的义女。对我大唐一向是忠心耿耿。扶余国大部分人是中华遗民，也可以看做是陛下的子民。如今扶余国国力太小，屡遭高句丽的欺凌，与高句丽征战多年，一直不占上风。陛下帮助扶余国，一方面是为我中华遗民撑腰，另一方面也可以打击一下高句丽的嚣张气焰！”

李二陛下点头道：“郭爱卿此言，也有道理。这样吧，到底如何支持扶余国，你写个条陈上来。”

大唐贞观八年，四月十五，诸事皆宜。

大唐平阳郡公郭业，辞别了家中老小，带上斑鸠和孙子善，还有二百名侍卫，打马扬鞭，离开了长安城。

他这次是作为李二陛下特使，出使高句丽，调停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纷争。

郭夜心中暗自发誓，古有班超出使西域，名垂青史。今日，我郭业出使高句丽，也要搅他个地覆天翻！

## 第1247章忽悠孙子善

出使外国，在后世而言，那绝对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事情。

无论哪届国家领导人上台，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遍访诸国，彰显自己的存在。此等事情，无论中外，概莫能外。

然而在古代，即便是史书上光彩夺目的大唐，出使外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都是一个性价比不高的苦差事。立功的可能性是有，但是与其中的辛劳比起来，完全不成正比。大臣们都是身骄肉贵得主儿，对此避之惟恐不及。

能在大唐周边立国的，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别看他们表面上以大唐为尊，暗地里使绊子难为大唐使节的事情，可都没少干。就说郭业，当初出使吐蕃的时候，差点把命都丢在了青藏高原上。

就算不提到了藩国之后的尔虞我诈、刀光剑影，以古代悲催的交通状况，光是旅途的劳累，也足够出使的大臣喝上一壶的了。所以说在古代，出使外藩这种事，有一大半都得算是体力活儿。非是年轻力壮、不辞劳苦的大臣不能为之。你要让孔颖达这种老骨头出使外藩，兴许走到半道，就把老命丢在了半道上。

所以离开长安城还没几天，孙子善这小子就受不了了，开始嚷嚷着苦。

孙子善这个人，虽然废物，马还是会骑的。阳春三月，郊游踏青，孙子善骑上高头大马，走上那么几圈，也是人五人六的，从来不觉得骑马是什么辛苦的事情。但那都是玩票性质的骑马，像现在这种一骑马就是好些天的，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马上度过，绝非什么美差。

孙子善现在只觉得两腿之间火辣辣的，下了马以后，站也站不稳了。

孙子善找到郭业，求恳道：“老师，非是弟子不愿跟随老师建功立业，鞍前马后，敬奉绵薄之力。只是弟子从小体弱多病，实在是受不了这远途劳顿呀。再过几日，弟子恐怕胯下那玩意儿都不管用啦。为了您的徒子徒孙着想，还请老师大发慈悲，放弟子回长安吧。”

郭业这次出使高句丽，还真离不开孙子善。倒不是孙子善突然间大发神威，多才多艺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戒色和尚。

戒色和尚在郭业离开长安城之前，就返回百济，去做很有前途的大唐间谍工作了。对于戒色和尚的人品，郭业实在是不敢报以期望。

虽然不担心戒色和尚临阵反水，反戈一击这种事，因为这老小子也没这个胆量。不过出工不出力，推诿塞责可是老和尚的拿手好戏。为了不在老和尚身上耗费太多的精力，郭业只好把孙子善带上了。

有了孙子善在手，郭业就可以对戒色和尚如臂指使了。有什么事情，直接交给孙子善监督戒色和尚去办。为了女儿，戒色和尚就不能不尽心尽力。

倒不是说孙子善会为难戒色和尚的女儿，这个废物点心还没那么大胆子，早就被他老婆收拾的服服帖帖的了。但是，世界上什么风最厉害？枕头风啊！

孙子善在老婆身边吹几句枕头风，说几句戒色和尚的坏话，戒色和尚就别想痛痛快快的认女儿了。戒色和尚现在也就吃这个软肋。

郭业对孙子善只得好言安抚，道：“子善啊，你可听说过一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

孙子善可怜巴巴的回答道：“当然听说过，不过弟子实在是体弱多病，经不起这么长时间的鞍马劳顿。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呀。”

郭业暗骂一声直娘贼，继续循循善诱道：“其实骑马这种事儿，还有另外一个解释。你想，你胯下那玩意儿，每日在马上承担颠簸之苦。久而久之，能不发展壮大，所向披靡？”

孙子善果然上道，疑惑的问道：“莫非这长时间骑马，还有壮阳之功？”

郭业回答的斩钉截铁：“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念你是我郭业的弟子，鞍前马后，伺候我这么久，老师才教授于你。有道是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为师现在教你的才是老师我的真才实学呀！”

孙子善满腹狐疑，总觉得这件事有点不靠谱，道：“我读书少，老师你可别骗我！”

郭业继续忽悠，道：“当然，为师怎么会骗你呢？想当初，三国时期，刘备刘大耳朵，痛哭流泪。别人问他为什么痛哭，他说是久不骑马，髀肉复生而流泪。大腿上长多了肉，他有什么好哭泣的呀？他就是因为骑马少了，胯下那玩意不中用了，才流泪呢！”

孙子善道：“听老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想不到髀肉复生的故事还能有这番解释。真是令弟子茅塞顿开。不过，弟子还是……”

郭业心说不出狠招是不行了，打断孙子善的话。说道：“孙子善，我们这次出使高句丽，可是增长见闻的大好机会。你可知道高句丽远离中原，不服王化，风土人情，可是和大唐有很大的不同呢！”

孙子善问道：“弟子不知，请问老师，那高句丽和我大唐有何不同之处？”

郭业猥琐的说道：“高句丽为师也没去过，到底有何不同知道的也不甚清楚。不过有一件事，却是道听途说而来。听说那高句丽女子着装，与我大唐不同，袒胸露乳，毫不遮掩呀！”

“还有这种事，真是……真是难以想象！”孙子善幼小而纯洁的心灵，受到的冲击还真不小。

郭业一副心向往之的表情，道：“到底是不是这样，为师也不敢肯定。这次出使高句丽，为师倒是要考察一番，增长阅历呀，活到老，学到老嘛！”

孙子善下定决心，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弟子愿意不畏险阻，跟随老师，出使高句丽，为国效力，为老师分忧！”

郭业点头道：“很好，很好。你有如此决心，才是老师我的真弟子，前途不可限量。老师我甚是高兴，下去休息去吧！”

送走了孙子善，郭业心中暗说，露乳装的事情是真的，不过那是生了孩子的妇女才露，到了高句丽，孙子善你就对着一群，腰比水桶粗，四五十岁的大妈去撸吧！

孙子善是有名的废物点心，忽悠了他也没什么成就感。郭业心中还是不怎么高兴。事实上，自从出了长安城，郭业就一直愁眉不展。

出使的人中，除了他郭业以外，只有两个人是他熟悉的，一个是东厂五虎之一的斑鸠，那是他的老部下了，这次是以亲随的身份跟随他一起出发。还有一个就是孙子善了。除了这两个人，对于使节团的其他人，郭业就两眼一抹黑了。

那两百名侍卫，包括侍卫统领长孙师，郭业是完全不认识，都是李二陛

下硬塞过来的。

那两百名侍卫还有据可考，是李二陛下下的羽林卫，个个身手不凡，以一当十。最难得的是身家清白，忠诚上面毫无问题。把他们派过来，可以算是李二陛下对于这次出使高句丽的特别重视。

关键是这位长孙师大人，几个月以前还是广州司马，被李二陛下调回长安城任职还没多久，就被派给郭业当侍卫统领了。

长孙，长孙，莫非这个长孙师与皇后陛下有什么关系？不能吧，长孙皇后那是有名的美人，长孙无忌的样子也说的过去。而这位长孙师大人，皮肤黝黑，豹头环眼，说话瓮声瓮气的，就这长相，不用打扮，上了戏台就能演张飞。

李二陛下把这个长孙师派到自己身边，到底是什么用意？是李二陛下不信任自己，派个眼线来见识自己？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李二陛下不会搞得这么明显，不然手段也太过拙劣了。

要是不是监视自己的话，那就只能说是另有任务了，在使节团里，搞一明一暗两个钦差。假如真是如此，对于习惯于掌握一切的郭业来说，也不是什么高兴的事。如果到时候，郭业和长孙师有了分歧的话，长孙师再拿出一份圣旨出来，那两百名侍卫听谁的，还真不好说。

费解，真是费解！唉～

郭业心里轻叹一声，暗道，现在开弓没有回头箭，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意志终究还是不能战胜现实，孙子善又骑马坚持了几天，就再也坚持不了了。郭业看他实在尽力了，没办法，给孙子善找了辆马车。

这年头的马车可没有什么减震装置，走的慢的话还可以。可要想跟上使节团的速度，这马车的舒适程度还不如马匹呢。每天一下马车，孙子善就四大吐特吐，早上从他嘴里吃进去什么，中午他就得全吐出来。这样，世界上第一个晕车的人诞生了，他——孙子善——晕马车！

最后，没办法，只得降慢速度，使节团的走得是越来越慢。

走了两个多月，郭业一行人才到了营州都督府。营州都督府虽然从政治区划上是一府，实际上只是一县之地——柳城县，城池也只有一座——柳城。只是因为这里地处大唐和高句丽的边界之地，地理位置十分紧要，才升格为府。大概是现在的省内直辖市的意思。

与后世的地理环境不同，此时的辽东环境恶劣，人烟稀少，禽兽横行，非常不适合长途跋涉。之前，郭业等人还可以通过大唐的驿站补充食物和物资，不必担心吃饭和住宿问题，以后可就没有那么方便了。出了柳城，就是人烟荒芜之地，必须自己解决食宿问题。

郭业等人在柳城补充了足够的食物和淡水，才继续前进。由于道路难行，走得不快，出城三十里不到，就将近中午了。

郭业正准备吩咐众人休息一下，准备午饭。忽然有一个探马跑了过来，道：“启禀平阳郡公，前面有人拦路！”

## 第1248章翩翩少年郎

柳州城外二十里，人迹罕至之处，忽然有一队人拦住了你的去路，那郭业就要好好琢磨了，这伙人是干什么的？

正常人脑海中都会浮现出四个大字——拦路抢劫。

郭业心中也是暗自纳闷，难道真的遇到抢劫的了？

自己这边的队伍可是二百多精壮的汉子，而且还是马队。劫匪要是稍微有点脑子的话，就得知出动多少人才拿下。

劫匪要是真有那么多人物的话，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干这抢劫的勾当，也太没前途了。平时，这里可没有什么大队人马经过。这么多劫匪，抢几个行人，干一票买卖，还不够大家分的。

郭业稍微一想，就知道在这个地方拦路抢劫的劫匪，要么没脑子，要么没实力，不足为虑，道：“他们因何拦路？头前带路，我去看看！”

郭业催马向前，只看四名白衣少年拦住了去路。这四名少年，形容俊美，齿薄唇红，长发披肩。要不是他们胸前平平，还真是雌雄莫辨。

四名白衣少年身后，还有几十名彩衣少年，恭然肃立。这些少年头上簪花，脸上敷粉，身着彩衣，也是俊美异常。

郭业一看是一群文质彬彬的少年，就知道自己想错了，道：“你们这群孩子，为何拦住本官的去路？还不速速闪开！”

一名白衣少年走上前来，道：“弥勒仙佛！敢问面前的可是大唐的平阳郡公郭业郭大人吗？”

弥勒仙佛？

郭业大为奇怪，还有这种称呼？

郭业对佛教也不陌生，但只听说过弥勒佛陀，那是佛家的东西，意指未来佛。

这个弥勒仙佛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仙还是佛？难道是弥勒佛在西天受了什么委屈，一时间想不开，投奔道家天庭了？

郭业以不变应万变，道：“正是本官，你们是谁，找本官有何贵干呀！”

白衣少年躬身答道：“平阳郡公远来辛苦，我家主人略备薄酒，为平阳郡公和各位大人接风洗尘！”

深山之中，一群俊美的不像话的少年，满嘴的怪异称呼，还要请他们二百多人吃酒。这份场景，怎么看怎么诡异。尼玛，不会是遇见狐仙了吧？

作为坚定的无神论者，郭业心里也有点打鼓，道：“本官要事在身，不能久留。多谢你们的好意了。速速让开道路！”

那群少年也不拦着，只是跟在郭业旁边，一起往前走。

走了没几步，转过一道弯来，只见桌椅板凳，茶水酒菜，均已摆好。酒香扑鼻，一闻就知道是上等的好酒。酒席旁边，还有上好的草料，是给众人的战马准备的。想的还真是周到！

领头的白衣少年道：“平阳郡公请慢用，我等少陪了。”说完，带着其他少年一路远去。

这是怎么回事？郭业满腹狐疑。

正在这时，斑鸠赶上前来，轻声道：“番主，这件事情透着诡异，不可不谨慎呀！这酒菜，咱们还是不吃了吧！”



郭业正要点头，赛张飞的长孙师来了，大声道：“想不到平阳郡公在这还有相熟的朋友，预备下了好酒好菜，俺可要好好吃一顿！柳州城里就没有什么好吃的，可把俺给馋坏了！”

郭业赶紧拦住他，道：“长孙大人，郭某和这些少年并不相识。谨防其中有诈，这酒菜，咱们还是不用的好。咱们自己带着干粮，凑合凑合吧。”

长孙师狡黠的一笑，道：“平阳郡公是怕酒菜里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吧？”

郭业点头道：“正是！”

长孙师把嘴一咧，傲然一笑，道：“陛下派咱长孙师过来，也不是吃干饭的。我就不信天下有什么毒物能瞒得过我长孙师！”

郭业看着这个黑脸大汉，暗自吃惊，这个军中莽汉，难道还是个擅辨毒物的怪才？真是人不可貌相。

只见长孙师从一名侍卫手里，拿过一个小箱子，又把酒菜茶和草料都弄了一点，就到一边去了。没到一盏茶的功夫，长孙师就大喊道：“平阳郡公，东西都没问题，可以吃啦！”

虽然长孙师说没问题，郭业可不敢把众人的安危寄托在长孙师的辨毒技术上，还是先给一匹马吃了草料，马没有什么问题。又要给马吃酒菜。

长孙师可等不及了，道：“俺说没问题，就绝对没问题，不要等了，再等菜就该凉了。”

也不经郭业允许，长孙师就大吃起来，一边吃还一边称赞，道：“好酒，好菜！”

郭业看得直皱眉，一直就担心这家伙不听自己的号令，今日看来，自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长孙师吃的倒是挺快，一会儿就吃饱了，道：“别光看着呀，大家也都吃吧！”

众侍卫眼巴巴的看着郭业，他们可不是长孙师，没那么大的胆子，不经郭业允许，就吃这来历不明的东西。不过酒香扑鼻，菜香四溢，真好闻！

郭业被两百条汉子求恳的眼神，盯得难受，知道众怒难犯，又见长孙师吃完了没什么事儿，就对众侍卫道：“众位兄弟，都吃吧！”

众位侍卫轰然应诺，开始大吃起来。

郭业和斑鸠可没有其他人那么宽心肠，只是吃自己带的干粮，喝自己带的清水。至于孙子善，这家伙还在车上躺着呢，反正他吃了还得吐出来，也没人给他送饭。现在的孙子善，一天只有晚上吃一顿，瘦的都不成人形了。

酒菜确实没什么问题，郭业一行人，吃过午饭，继续赶路。

又走了三十里路，天近傍晚，郭业刚要吩咐众人准备扎营休息。又有探马来报，有人拦住去路。

郭业打马上前一看，还是熟人，四个白衣少年带着几十名彩衣少年拦住去路。

还是那个老词儿，我家主人闻得平阳郡公原来，特备薄酒，给平阳郡公接风洗尘。郭业也不跟他们废话，打马往前走。

转过一道弯来，这次比上次的还好。连帐篷都给郭业他们准备好了，酒菜茶水草料也早已备好。

依旧由长孙师验毒，最后众人又享受了一顿愉快的晚餐。这次郭业和斑

鸠特没吃干粮了，这伙人准备的酒菜，还真不错，一点也不比长安城里的差。

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到底意欲何为？

郭业下令众位侍卫晚上加派岗哨，严加戒备，自己也是小心翼翼，不敢睡沉。

一夜过去，风平浪静。

第二天，还是一样，白衣少年，又把郭业一行人的行程安排的舒舒服服的。别的不说，只从伺候人的角度来讲，这群少年的本事还真不赖。

郭业也派人跟踪他们，可是深山之中，这群少年身手敏捷，蹿高蹦矮，侍卫们根本就追不上。有心派斑鸠出手吧，又怕他一个人对付几十个吃亏。

一直到了第三天晚上，就连长孙师这个粗人，都感觉不对劲了。主动找到郭业，道：“平阳郡公，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这些人这么伺候咱们，恐怕是居心不良，大人不可不防！”

郭业听了这话，鼻子都气歪了。心说你早干什么了，这时候才想到那群少年居心不良。我要是象你这种智商，早死了八百次了。

郭业没好气的说道：“他们每次在我们扎营之前，都能准备好酒菜宿处。恐怕是派人在暗中监视我们。不知长孙大人，有何办法？”

长孙师摇头道：“不会是有人暗中监视我们。若是有人监视，卑职一定能够发觉。他们应该是熟悉此处的山川地理，算好路程，再做安排。”

郭业狐疑的看了看长孙师，心说这家伙是吹牛皮，还是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只要有人监视，他都能发觉？

郭业问道：“不知长孙大人有何打算？”

长孙师道：“这伙人，行踪诡秘，我们还是不要和他们纠缠。明日我们不要走大路了，再往前面五里处，有一处小路。我们顺着这条小路走，一天时间，可以达到一个叫安家集的小镇，可以在此处休息。从安家集出发，继续绕小路，几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高句丽的辽东城了！”

别的不说，这个长孙师对于高句丽的地理还真是熟悉，看来李二陛下让他当郭业的侍卫统领，还是有些道理的。

郭业到：“既然如此，我们明日听长孙大人的，绕路安家集！不过正如长孙大人所说，这群少年熟悉此地的山川地理，他们等不到我们，就猜不到我们去安家集了吗？”

长孙师冷然道：“我长孙师是不愿意节外生枝，可不是怕了他们。要是这群少年，到了安家集还阴魂不散，少不了要拿几颗人头，祭一祭我长孙师的钢刀！”

听完对方的话，郭业更加好奇这个长孙师到底是什么人了。他在郭业的心目中更加神秘了，比那一群少年，更加神秘。不过他是李二陛下派来的，对他基本的信任还是有的，郭业只能静观其变。

第二天一早，众人拔营启程，不走大路，绕道小路，直奔安家集。到了中午，果然那群少年没有出现，郭业长出了一口气。吃过干粮，继续前行。

白天没出现不代表晚上不会出现，关键就看晚上了，郭业眼看着安家集远远在望，心中颇有几分忐忑起来……

## 第1249章赌神郭子仪（1）

其实，郭业对于这些来历不明的少年，只是有些忌惮，不愿意节外生枝而已，害怕还谈不上。

郭业带着二百名全副武装的羽林卫，再加上一个高深莫测的长孙师，放到哪都得算是一股不小的军事力量了。

要想对付他们，不出动几千人的精锐部队，根本就办不到。

郭业狠狠心，带着这二百人攻城拔寨都不在话下，何况是对付几十个手无寸铁的少年呢。就算他们个顶个都是所谓的武林高手，碰上全副武装的甲士，也得歇菜。

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当初身边的高手多吧，可李二陛下发动玄武门之变，还没用上二百名侍卫呢。

真把郭业逼急了，这些少年一个都活不了。不过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只是送酒送菜，就把人家宰了，郭业还没这么不讲道理。整天防着他们吧，又太过闹心。干脆惹不起躲得起，郭业避走安家集。

在去安家集的路上，长孙师已经向郭业简短的介绍了安家集的情况。

这个安家集背靠辽河，既不属于高句丽，也不属于大唐，属于一个化外之地。两国境内呆不下去的强人，多汇集于此。这些人虽然犯案累累，但是身上却是\*\*有钱，有些人贪图这些人的钱财，就去安家集贩卖货物给他们。渐渐的安家集就畸形的繁荣起来，甚至比柳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一座没有城墙不设防的城池。

长孙师讲完这些，郭业差不多就明白了，这就是一个典型的黑市嘛。不用问，这个安家集肯定还承担了一部分两国地下贸易的功能。

大队的官军出现在安家集，肯定是不行的。毕竟安家集这帮人做贼心虚，较真起来，这个安家集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人把脑袋砍了，都得算个罪有应得。看见大队的官军，还不都得吓跑了。到时候，谁来伺候郭业他们？所以郭业他们都换了一身便装，装做一支普通商队的样子。

商队的货物嘛，就是那一辆马车。

嗯，一辆马车能值得两百人护送，车上的货物肯定是价值非常。谁能想到车上装的正是毫不值钱废物点心孙子善。

这支奇怪的商队进入安家集并没有引起什么骚动，毕竟来这的都不是什么好人，谁能没有什么秘密呢。安家集的老油子们早就明白了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的道理。没明白这个道理的，已经去见阎王爷去了。

郭业没有看见那群诡异的少年来迎接，也松了一口气。

安家集还真算的上繁华，客栈都有十几家。招待郭业他们二百多人，一点问题也没有。郭业还惊奇的发现，这里竟然还开了个长乐坊大钱庄的分号，看来梁二少他们对长乐坊大钱庄的扩张，还真下了不少心思。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也说明安家集的存在，对于大唐和高句丽都不是什么秘密。只是懒得理会，甚至有暗中纵容的意味。

吃完了晚饭，郭业就准备休息了。但还没躺下就收到底下人禀报，说是孙子善生病了。

孙子善这次病的可真不轻，浑身发烫，上吐下泻，满嘴胡话。连夜请来了郎中，两服药吃下去，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也没见什么好转。最后还是长

孙师给孙子善号了号脉，开了一个药方出来，孙子善喝下药之后，至少烧是退下去了，也不再胡言乱语了。

郭业连连称奇，暗自佩服李二陛下，这是从哪找来这么一个活宝。这个长孙师哪是他郭业的侍卫统领呀，简直就是小叮当呀。他总能在合适的时间，展现出合适的本领。

原本他以为这个一脸粗豪的大汉是一位猛将兄，原来还是一个万金油！

长孙师解释说孙子善这次是长期的积劳成疾，不修养上个十天半个月的，还真别想好。

想想也是，孙子善这小子，在马车上赶路，一天只吃一顿饭。一个多月下来，铁打的汉子都受不了，何况是弱不禁风的孙子善。能坚持到现在，已经是孙子善在高句丽美女的激励下超常发挥了。

这回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孙子善的这条命就得交待在这儿了。

郭业不得不在安家集停了三天，无事可做，百无聊赖。

正当他坐在房间里发呆的时候，斑鸠求见。

“番主，反正也是闲来无事，不如属下陪您到外面走走如何？”

郭业死宅的本性发作，道：“这种小地方，有什么好玩的，出去走走也没什么意思。我还不如在这客栈里休息呢。”所谓宅属性就是，哪怕什么都不干，也要待在家里不挪窝。对外面的一切都不感兴趣。

斑鸠凑到郭业的身边，神秘的说道：“不知番主对彩战之戏可有兴趣？”

“采战？”

一听斑鸠这话，郭业急忙跳开来，远远避开了孙子善。

采战？

不就是那种男男女女，十分不雅的事情吗？斑鸠问自己是什么意思？这里又没有什么女人，难道他是想……

郭业面色郑重地劝诫道：“斑鸠呀，你有这种雅好，我也不能反对，毕竟这也算是风流雅事嘛。是不是前几日看到那群美少年，春心萌动了？不过，不过不好意思，本官不好男风，只喜欢女人，和你不是同道中人，你可别多心……这个……这个话题，咱们还是不讨论的好！”

斑鸠被郭业的一席话砸了个晕头转向。

良久，才哑然失笑道：“番主，您想哪去了？我不是那个意思。彩战，就是博戏，就是那个耍钱的意思……”

嗨，原来是这个！郭业长松了一口气，道：“你也知道，长乐坊大钱庄都是我的。对于钱财，我看倒是淡了些。所以，我对这个赌博实在是没什么兴趣呀！”

斑鸠劝道：“不在钱财的多少，关键是这个一输一赢之间，乐趣无穷。不瞒番主说，属下早就有这个嗜好。可惜，自从去年开始，陛下下旨，天下禁止博戏，长安城中是一家赌坊都没有了。我在长安城中真是度日如年呀。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化外之地，我留心了，这个安家集中，就有赌坊，不如咱们去过把瘾！”

郭业对此是无可无不可，正在这时，长孙师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道：“博戏？哪里有，带我去看看，带我去看看！本官也好久没过瘾了！”

手下仅有的两员大将都要去赌，郭业也不好不去，毕竟他也要搞好上下

级关系嘛，这个长孙师还是值得笼络的，只得道：“同去，同去！”

也真难为斑鸠了，只是路上扫了一眼，就记得清清楚楚。出了客栈，他带着郭业和长孙师七扭八拐，就来到了一处大的院落。

正门上四个烫金的大字“聚友赌坊”！

赌坊门前，站了两个彪形大汉，头上簪花，面相凶恶，语气倒是很和蔼，伸手让人，道：“恭喜发财，各位老客，里边请！”

郭业看着这两个大汉就是一皱眉，男人头上簪花这个风俗可不是那么常见，长安城中也有部分追逐潮流的纨绔子弟头上簪花，不过那都是簪的牡丹花，孙子善就喜欢这一口。

出了长安城，可就没见哪个地方有这个风俗了。现在到了辽东，头上簪花的人就见了两次，一次是那群诡异的美少年，还有一次就是这个聚友赌坊的猛汉迎宾了。

莫非这个聚友赌坊和那群美少年是一伙的？

## 第1250章赌神郭子仪（2）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既然来了，就不能被吓回去。郭业冲着那两个簪花大汉点了点头，带着斑鸠和长孙师走进了聚友赌坊。

这个聚友赌坊还真不小，前后三进的院子。每进都是七开间，雕梁画栋，气宇不凡。可以看出这个聚友赌坊财力雄厚。在这小小的安家集，算是十分难得的了。

当然，“难得”这是婉转的说法，真要照大唐律叫起真来，这种建筑就算是个逾制之罪。不过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这个聚友赌坊也就随便盖了。

郭业他们虽然换了便装，但都是上好的料子，一看就是有钱的主儿。

居移气，养移体，三个人久居高位，气势也是不凡。

赌坊的伙计眼睛尖得很，一看就知道，这三位非富即贵。聚友赌坊开一年，也未必赶上一伙这么肥的肥羊。

一个伙计走上前来，道：“贵客里面请！”

说话的功夫，便将他们请到了一间宽敞的大厅。大厅里面有玩双陆的，有玩叶子戏的，有玩弹棋的，有玩选格的，还有纯玩骰子的，不一而足。

人声鼎沸，空气污浊，吆五喝六之声不绝于耳。那闹腾劲儿，仿佛屋顶都要被掀开了。

郭业本身就是宅男出身，喜静不喜动，对于这种热闹喧嚣的地方，实在是不习惯。碍于斑鸠和长孙师在场，不想破坏了气氛，才没有拔腿就走。

斑鸠在这里却是如鱼得水，兴奋的说道：“番……那个……老大，您随便看看，我这就准备下场了，看我斑鸠马到成功！”在这里叫番主不合适，别出心裁的想了这么个称呼。

郭业赞赏的点了点头，叮嘱道：“小赌怡情，大赌伤身。小小游戏一番则可，你可别输红了眼！”

斑鸠把胸脯拍的震天响，道：“我可是赌遍吐蕃无敌手，赌场上的常胜将军。人送外号赌神再世。您就瞧好吧！”

郭业狐疑的看了他一眼，心说斑鸠这小子平时文质彬彬的。怎么一提到赌博就变了性子了，还什么常胜将军，没听说过赌场上还能有常胜将军的，你总赢钱，谁还和你玩呀？

斑鸠说完，就挤进了人群之中，三转两转的就不见了踪影。

长孙师来的时候咋咋呼呼的，这时候却没有那么急切了，也学着斑鸠的叫法。对郭业道：“老大，您不玩两把？”

斑鸠叫老大，郭业没感觉到什么。长孙师叫老大，郭业可有点飘飘然。

于这个多才多艺的黑汉子，郭业还真起了爱才之心。不说挖李二陛下的墙角，把长孙师当自己的私兵吧。让长孙师从心眼里认可自己，总是一件美事。

郭业在现代社会，人送绰号逢赌必败，只要涉及打赌的事儿，根本就没赢过。后来一直就对赌博之事敬而远之。现在还有赌博恐惧症，对长孙师道：“你想玩就去玩吧，这里太闷了，我去外面走走！对了，你的钱够不够？”说完，郭业从腰间摸了一小块金子给长孙师。

唐朝时候金子可是稀罕物，这一小块金子，就值个几十贯钱财了。

长孙师咧嘴一笑，道：“没事，我不玩大的，也就过过瘾。小赌怡情，小赌怡情……”说着，老实不客气的把郭业的金子接了过去。

郭业拔腿就往外走，打算出去透透气，刚一转身，迎面就有一个人撞了上来。长孙师眼明手快，还没等他撞上郭业，一伸手，就把那个人给提了起来。

“你快放我下来，耽误了大爷发财，你赔得起么？”那小子两腿乱蹬，嘴里还不干不净的。

长孙师把他放下来，把眼一瞪，道：“走路长点眼睛！”

这位这时候才看清楚长孙师的长相，赌场之内光线可不明亮，长孙师那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煞是凶恶。这位还真被吓到了，道：“您是大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

郭业被这位的欺软怕硬逗乐了，道：“一点小误会而已，不足挂齿。这位仁兄，因何如此匆忙呀！”郭业是在赌场内穷极无聊，找这位说说话。这位面色白净，一脸的忠厚老实，看起来还真面善。

那个人还着急赌钱呢，不理郭业，拔腿就要跑，长孙师把眼一瞪，“嗯？”

这个人胆子不大，被长孙师一吓，不敢跑了，乖乖的陪郭业聊天。

原来这个人姓张仁义，不是什么坏人，乃是高句丽的一名商人。他这次是来安家集做买卖的。把货物卖完之后，就在朋友的怂恿下来这聚友赌坊玩几把，头几次都赢了，信心爆棚，想不到天下还有这么快的发财方式，就指望这个发家致富了。

可是后面他就运气不好了，一把没赢，不仅把赢得钱输了个精光，自己带来的一贯钱也输没了。张仁义可不愿意这么好的发财机会白白溜走，急忙去客栈取了本钱，准备翻本。没想到走的太急，被郭业他们给拦住了。

郭业心说这就是赌场最受欢迎的肥羊吧？什么都不懂，就想靠赌博发家致富。要不是自己拦住他，恐怕这家伙的本钱今天就要折在这家聚友赌坊了。这算不算做了一件善事？

正在这时，斑鸠走了过来，愁眉苦脸的道：“老大，身上带钱没有，借我点钱翻本！”

郭业又好气又好笑，道：“这不是赌遍吐蕃无敌手么？”

斑鸠期期艾艾的答道：“这里是辽东，不是吐蕃，我这水土不服，手气就差点，差点……”

长孙师也来凑趣儿，道：“那还有那个赌神再世呢？”

斑鸠输了钱心情不好，对郭业不敢说什么，对长孙师可不客气，把眼一瞪道：“我也就那么一说，谁还能当真呀。”

长孙师把嘴一咧，道：“得了吧，不行就是不行，充什么大瓣蒜。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赌神再世，什么叫战无不胜。还水土不服，可笑，可笑……”

长孙师说完，转身离开，把一道伟岸的背影留给了斑鸠。

郭业对这个唐朝版小叮当——长孙师，也是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创造奇迹，帮斑鸠一雪前耻。

不过借钱给斑鸠的事情是万万不肯的。看来没人的时候，得跟斑鸠说道说道，让他以后远离赌场。怎么这家伙一遇到赌博，就转了性子呢。这还是

东厂五虎之一的斑鸠吗，简直一个赌鬼。

要是东厂五虎都这个德行，自己这个东厂的前途堪忧啊！

长孙师去得快，回来得也快，没到一盏茶的功夫，就回来了，道：“老大，过完瘾了，咱走吧！”

斑鸠语带双关的说道：“长孙兄，您这过瘾的速度也太快了吧，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呀？”

郭业也道：“长孙师，这么快，也赢不了多少钱吧？怎么对得起赌神二字？”

长孙师脸一红，痛痛快快的道：“老大您别提了，都输了！”

郭业这个气呀，心说我这带的是什么手下呀，怎么都这么恬不知耻，爱好吹牛呢。还都称什么赌神再世，什么赌神再世呀，我看是衰神再世！

郭业一转身，看到了张仁义，心中一动，道：“你们跟我来，让你们亲眼看看，什么叫做赌神再世！”

斑鸠知道郭业就不爱赌博，道：“老大，您可别去，这个赌场黑着呢，您输了钱是小，影响了您的一世英明是大呀！”

长孙师也劝解郭业道：“老大，有道是十赌九输，博戏这种事情，根本就沒稳赢的事儿，还是输的面多。您可别为了我们强出头……”

郭业没好气的说道：“你们这不挺明白的吗，怎么刚才都跟被赌场迷了魂似的。不过你们也别担心，我担保能够连赢三把，替你们出出气。要不然怎么能做你们的老大呢？”



## 第1251章赌神郭子仪（3）

郭业既然敢于夸下海口，对于赢钱这个事还真有九成把握。

至于那一成失败的可能性嘛，其实输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郭业又不缺钱，输钱能输多少？

三个人一起去赌坊，一起输钱，颇有点同病相怜的意思，让这两个手下面子上也没那么难看。所以说，郭业这次下场去赌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郭业把张仁义叫过来，道：“张老哥，你赌术精湛，不知最为擅长哪种玩法？”

张仁义指着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不好意思的说道：“不敢当，其实我只会押大小，还是今天现学的。”

才学会？才学会就打算靠这个发财，这个张仁义果然是个标准的羊牯！

郭业走近了，看了一会儿就明白了。庄家摇动三颗骰子，以四点到十点为小，十一点到十七点为大，还有其他的一些小规矩，跟现代社会的赌大小大同小异。

郭业对张仁义叮嘱道：“一会你就放心大胆的押，赢了算你的，至于输了么，全算我郭某人的！”

还有这好事？

张仁义不敢相信的望着郭业，道：“萍水相逢，这如何使得？这位小哥，您到底图什么呢？”

郭业言不由衷的回答：“我与张老哥一见如故，有意结交张老哥，些许钱财算什么。时间长了，你就了解了。我这人一向是视金钱如粪土，对于朋友，一向是慷慨解囊。人称辽东小孟尝，说的就是我了！”

土豪的世界张仁义不懂！

不过张仁义见郭业他们身上穿绸裹缎的，就知道这几位不缺钱。张仁义只是一个小商人，全副身家都没有二百贯，还真没有什么东西值得郭业花心思的。

反正对自己没什么坏处，张仁义眼睛瞥向长孙师，道：“既然如此，那我这就去耍了？”他早就心痒痒了，就是怕长孙师翻脸才没敢去。

郭业点头道：“一同去耍！”

有人兜底，张仁义胆子也就大了，分开人群，大喊着：“让我来，让我来！”众人给他让开一条道路，郭业和赌鬼二人组也跟着挤了进去。

庄家是一个中年胖子，身量不高，小眼睛眯缝着，白白胖胖的，看着就那么喜庆。

“押大押小，买定离手！”胖庄家大声吆喝着，招呼人们下注。

张仁义急于翻本，想了一下，就把十贯钱押到了“大”上。其实这个押大小，是不入流的赌博形式，在这聚友赌坊玩这个的，都不是有钱人，每个人也就押个一两贯，他这一下子十贯钱，还真吸引了不少眼球。

郭业看张仁义押了“大”，笑咪咪的摸出一枚铜钱，押了个‘小’，迎来了一阵鄙视的目光。虽然说聚友赌坊讲究个童叟无欺，贫富不拒，可是一枚铜钱也太少了，你就算赢了也不过是再赢一枚铜钱。就这点钱，小孩子的游戏都不如呀，何必来赌坊呢。

“开！开！开！”

一阵众人的催促声中，骰盅揭开了。三颗骰子映入众人眼中。

“一二三六点小，杀大赔小！”胖庄家把输了的拿走，赢钱的照陪。

随着胖庄家高声吆喝着结果，有人欢喜有人愁。

张仁义的十贯铜钱离他远去，赌神郭业旗开得胜，赢得铜钱一枚！

第二局，张仁义继续押“大”，这次他发狠了，押了二十贯钱！郭赌神则连同上次赢得一枚铜钱一起，总共两枚铜钱押到了“小”上。

“二二五九点小，杀大赔小！”

张仁义眼睁睁的看着二十贯钱离他远去，急的满脸通红，对郭业道：“这位小哥，这里面有何诀窍，怎么我每次都输，你每次都赢？”

郭业好言安慰道：“没关系，张老哥你放心大胆的赌，输多少钱我都补给你！”至于诀窍，可不能告诉这个张仁义，告诉他就不灵了。

张仁义看着赌桌是左右为难。连开了两把小了，第三把还能开小？继续压大吧，又总觉得不大放心。

最后，张仁义一咬牙，一跺脚。心说，算了，就是他了，今天我拼了。

张仁义把剩下的一百贯钱，全押在“大”上，嚷嚷着：“今天，我就不信邪了，这把我还押大！”

桌面上其他人的都是三贯两贯的，张仁义这一百贯钱，还真是鹤立鸡群。郭业还是老规矩，把四枚铜钱放到了“小”上。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

第三局成全了郭赌神的名声，也让张仁义输了个倾家荡产。

郭业得意洋洋，道：“怎么样？看到了吧？什么是赌神再世？”

长孙师不屑的说：“老大，您丢人不丢人呀，赌了三把，才赢了七枚铜钱。我就是宁愿输钱，也不喜欢这不爽利的！”

斑鸠也看出了这里面的门道：“老大，您这是故意跟这张仁义反着押？算起来，您还是赔钱了。您可是答应人家张仁义了，输了都算您的，您这么大人物，说了可不能不算！”

张仁义输的头都晕了，听了斑鸠这话，抓着了救命的稻草，道：“这位小哥，我输的钱，真能赔给我？这可是我做买卖的本钱呀。你要是不说让我放心大胆的下，我也不能都押上呀。不行，这个钱你一定要赔给我！”

郭业赢钱的计划，其实很简单，张仁义这种羊牯，要是没人给他放水，那准得是十赌九输。自己虽然不知道该押什么，跟着张仁义反着押注就行了。

不过单纯跟张仁义反向操作要想三把全赢，还是有点小风险。所以他又让张仁义放心大胆的下重注，郭业才不信赌场纯洁的象小白花似的，张仁义的重注非得被赌场吞下去不可。

所以说，郭业这叫拿钱买好，最终还是赔钱给赌场了。

郭业被斑鸠看破了，还真不好意思，抵赖道：“这位张老哥输钱是他的事，我只是可怜他，才愿意把他输的钱补上。至于跟他押的正好相反么，这只是碰巧罢了。不管怎么说，我也是三把皆赢，比你们两个强多了！”

斑鸠可不会这么简单的放过他，道：“老大，我总觉得，您这个赌神再世，有点水分。难以让我们心服口服。别的不说了，您要是能再连赢三局，我就承认您是赌神再世！”

再赢三局？三把全输还差不多，郭业赌博的运气可是一向不好。

长孙师也道：“再赌也别那么小气巴拉的，最少也得一贯钱！”

被两个手下直勾勾的看着，郭业还真有点下不来台。输人不输阵，郭业咬牙道：“好，看我的！”

郭业冲着胖庄家招了招手，问道：“这位老兄，押哪里赔的最多呀？”

虽然郭业押的少，可他穿的阔，胖庄家还真不敢小瞧他，恭敬的答道：“赔最多的就是‘满堂红’，一赔五十，就这儿！”怕郭业不懂，又解释道，“咱们这个骰子，只有一点是红的，其他都是黑的。要是摇出了三个一，就称为‘满堂红’。”

郭业拿出一贯钱来，道：“好，那我就押这个‘满堂红’！”

郭业是故意押个风险大的，待会儿输了还不太丢脸！

胖庄家期期艾艾的道：“客官，那个，我还没摇骰盅呢！”

郭业闹了个大红脸，等胖庄家摇完了，就把一贯钱押在了“满堂红”上。

这个“满堂红”，其实没什么人押，虽然说是一赔五十，可全是三个一的概率太低了，很少有人能赢钱。

“开~~！”

等赌客们都下完注了，胖庄家高喝一声，揭开了骰盅！

三个一！红艳艳的骰点彰显着郭赌神的胜利！

“出了满堂红了，今天这位的运气还真不错！”

“可不是吗，满堂红多难出，今天我就跟着他下注了，沾沾喜气！”

“呸，他也就是走了狗屎运，下把他还能赢？鬼都不信”。呃，这位是刚才一把输了钱的。

其实这把赌坊也没亏，满堂红是三点，押大押小的都算输，只有郭业赢钱了。把钱赔给郭业以后，赌坊还剩下不少。

郭业本来还想输钱走人呢，没想到竟然还赢了，大喜过望，对斑鸠道：“看看，看看，什么是赌神再世？这就是赌神再世！我是看这赌场可怜，才只用小钱赢他们。稍微努努力，他们就得倾家荡产。你看这一下子就是五十贯到手了，不比某人输了个精光强得多！”

斑鸠嘴硬道：“咱们说好了是再赢三局。这样，老大您也别再赢三局，您只要再押一个满堂红，我就承认您是赌神再世！”

“再押一个满堂红？”郭业直嘬牙花子。这次就是凭运气了，还要再来一次？

“押大押小，买定离手！”胖庄家又招呼众赌客下注了。

长孙师倒是郭业充满信心，道：“老大，我信你。我帮你下注！”

长孙师大手一伸，就把郭业刚赢的五十贯钱押到了赌桌上。

“开~~！”

还是三个一！围观的人先是静了一下，然后就像开了锅一样，嚷嚷开了。

“又给他押中满堂红了？这得赢多少钱呀？两百五十贯？”

“哪呀，你是没见过钱是吧？两百五十贯，是两千五百贯！”

“两千五百贯？我还真没见过，这得是多少钱呀，我要是有这么多钱，这一辈子都吃穿不愁了！”

“上一把就是满堂红！这位呀，是手气正旺！”

郭业得意洋洋的四处拱手，两千五百贯钱还真没放在他的眼里，关键是

面子大！

要说这聚友赌坊，气量也真是大，根本就没犹豫。一会儿工夫，两千五百贯钱，堆的跟小山似的就摆在了郭业的面前。

郭业拿出五百贯钱交给张仁义，道：“张老哥，这是我赔给你的，多余的就算给你的吃红。怎么样，我说到做到吧！”

张仁义今天在赌场的遭遇可谓是冰火九重天，道：“郭小哥，你说的没错，你就是赌神再世啊。我张仁义佩服！以后您也别叫我张老哥，我就是您的徒弟，求求赌神老师教我这赌场绝技呀！”说完，张仁义抱着郭业哇哇痛哭，一定要郭业收下自己这个便宜徒弟。

有了孙子善这个前车之鉴，郭业可不敢再把这种废物点心收到身边了，一脚把他蹬开。问斑鸠道：“怎么样？服不服？”

斑鸠的三观也被郭业今天的表现冲击的混乱了，难道自己这位番主果然是深藏不露？

斑鸠想了想，又找了个理由，道：“这把是长孙兄下注的，不算您的。您要是再开个满堂红，别说您是赌神再世，您说您是玉皇大帝我都认了！”

要不怎么说赌博使人变傻呢，郭业连开两把满堂红，也觉得自己今天是天命所归了。奋力的把眼前的钱一推，道：“这把，我还押满堂红！”

“开~~！”

## 第1252章又见老熟人

这一局的赌大小，可没有别人跟注，就是郭业的两千五百贯孤零零的摆在那里。嗯，也不算孤零零的，两千贯铜钱，堆在那里跟一座小山似的，占了大半个赌桌。

两千五百贯可不是个小数字，在场的赌客有几个身家能过两千五百贯的？聚友赌坊开了这么多年，还真没有过这么大场面。

就算是有赌客输急了，那也是押房子押地，薄薄的一张契约，哪有成堆的铜钱动人？

清酒红人面，财帛动人心。

就算这钱不是自己的，在旁边看看也过瘾大厅里其他赌桌上的赌客也都不赌了，都过来要看看这一场赌局的输赢，把这赌桌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人这么多，可没有人说话，都眼睁睁的盯着骰盅，一时间鸦雀无声。

胖庄家也鼻尖上见汗，目露精光，很有职业道德的大声吆喝一声：“开~~！”

一翻两瞪眼，三颗骰子都是红心向上，满堂红！

没有人大声说话，都在窃窃私语。

“这是，那个老客赢了？”

“可不是吗？这一下可是翻了五十番呀！十万贯呀！”

“赌坊赔得起吗？”

“赔不起也得赔，要是不赔，以后还想不想在这安家集混了？”

“要是我就不赔，十万贯呀，赌坊开个三五年都赚不回来！话说回来，敢在咱这安家集上开赌坊，恐怕也不是什么吃素的，这几个老客呀，今天我看要悬！”

“我要是老客，拿了钱就跑。出了镇子就是老林子，他上哪找我去？”

“你就拉倒吧，这可是十万贯，不是十贯二十贯。这三个老客背都背不动，还跑？”

众人都在小声嘀咕，可不敢大声喧哗。郭业他们赢了两千五百贯，大家是欢声雷动。可是赢了十万贯，可就不敢替郭业他们叫好了。

你敢叫好，这不是给赌场添堵吗？赌场正是气不顺，郭业他们赢了钱，不想翻脸的话还得热情接待，做下脸面。可是其他人，要是撞到这个枪口上，可没好果子吃。

郭业也有点后悔，出来带的人太少了，赢的钱也太多了点。

十万贯是什么概念？

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那是古代很多文人的最高理想。

换成现在的话，就是——卡内几千万，飞机到东莞。

把这个聚友赌坊卖了，能不能值十万贯都得两说。

倒不是怕赌坊翻脸，郭业他们三个人都是从尸山血海爬出来的主，还能怕几个赌场打手？

关键是赢了钱，还不能把钱带走，对于郭大赌神来说，多没面子？钱他是不在乎，关键是拿不到钱，这个赌神再世的称号有点不完美。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胖庄家没有众人想象中的变颜变色，等众人议论完了，大声说道：“这位老客，赢钱十万贯！手气真是旺，恭喜恭喜！如此

贵客到来，实在是咱们聚友赌坊的福气。您稍等片刻，小的们马上为您取来！”

这是真的要赔？

没一会儿功夫，一个赌场伙计提着一个小木箱子走了过来。胖庄家把箱子打开，一根根黄灿灿的金条晃花了众人的眼睛。

这可是金子！

你别看郭业赏人左一块金子右一块金子的，那是他富可敌国，又是大唐的高级干部。

要是一般人，你就是有那么多钱，也没地方换去。

在大唐，一年的金银产量才几万两，大头还得给李二陛下。流落民间的金子能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

赌客们看着黄金，都舍不得眨眼睛，这么多黄金摆在眼前，这一辈子兴许就这么一次了。以后这个事呀，能吹牛吹上一辈子的——“想当年，有一箱子黄金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

胖庄家把箱子往郭业这边一推：“老客您不是本地人吧，铜钱带着不方便，这是黄金二百两，冲抵两万贯！实在不好意思，仓促之间本店只能筹措这么多金子了。”说着不好意思，胖庄家脸上却露出傲然之色。

说完，胖庄家又拿出一沓钱票，对郭业道：“几位一看就是做大买卖的人，长乐坊大钱庄知道吧，这是长乐坊大钱庄开出来的钱票，总共是八万两千贯，见票即兑，童叟无欺。不过您得到大城市去兑，估计咱安吉镇上的长乐坊大钱庄没这么多钱！”

郭业是长乐坊大钱庄的东家，当然能辨别真伪。把钱票接过来看了一下，就知道是真的，道：“够意思，您这个聚友赌坊办事真敞亮！不过应该是八万贯吧，怎么是八万两千贯？”

胖庄家道：“这两千贯的钱票，是冲抵您押的这两千贯铜钱。这么多钱，得有几十斤重，您带着也不方便不是？”

嘿，人家想的还真周到。

然后，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胖庄家冲众庄家拱拱手：“今日咱们聚友赌坊，贵客盈门，实在是大喜呀。今天来咱聚友赌坊捧场的，您可来着了，有一位算一位，每人十贯钱！咱们恭贺这位贵客前途远大，大发利市！”

这是，聚友赌坊输红了眼了，掌柜的急疯了？

输了十万贯，还高兴成这样，还要给大家派钱？这是掌柜的犯病了吧。

不管众人怎么想吧，事实胜于雄辩，赌场的伙计开始给赌客们派钱。

这些赌客，有富的，有穷的，还有刚刚输穷的，不过对于谁来说，白得十贯钱都是一件十分高兴的事，顿时欢声雷动。有的称赞赌场够大气，有的称赞郭业他们好运气。

便宜话谁不会说，能白拿十贯钱，众人何乐而不为。

郭业也不明白呀，辽东还有这规矩？有人赢了大钱，赌场还要请客？这赌场也太冤了吧。

事有反常即为妖，这个聚友赌坊处处透着诡异，郭业也从赌神再世的迷梦中醒过来了，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把小箱子一提，招呼了斑鸠和长孙师一下，转身就走。

他们刚走到门口，两个簪花大汉堵住了门，恭敬的说道：“贵客慢走，我

们聚友赌坊的东主，知道贵客来了，十分的高兴，略备薄酒，还请贵客到后院一叙！”

郭业就知道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把脸一沉，“嗯？”。

斑鸠今天被这聚友赌坊折腾的够呛，阴沉着脸问道：“怎么，你们赌坊是输不起，这是要用强么？”

簪花大汉连呼不敢，道：“贵客说得哪里话来，十万贯，还不放在我们的眼里。贵客若是愿意要的话，别说是十万贯，就是百万贯，我们也得给贵客凑出来。实在是我家主人，仰慕贵客已久，今日有缘，还请贵客赏光！”

长孙师不耐烦的大手一挥，道：“不要再聒噪了。大爷我们还另有要事，没工夫去见你们主人，快快滚开。”

你别看两个簪花大汉五大三粗的，还真经不起长孙师这么一挥。簪花大汉只觉得一股巨力传来，不由自主的倒退十几步方才站稳。

郭业赞赏的看了长孙师一眼，这家伙除了赌品不怎么样以外，还真没让自己失望过，

正当这时，从门外又走过来四个白衣少年，长发披肩，形容俊美。对这郭业三人一躬到底：“平阳郡公，还请不要发怒，我等实无恶意。”

“这……”

对那两个簪花大汉，郭业不介意对他们动粗。对于这四个美少年，郭业还真下不了手。

一个是这四个人长得比那簪花大汉顺眼多了，郭业虽然没有搞基的爱好，对于这么优秀的帅哥还是有点好感的。

再有一个就是吃人家的嘴短，酒也喝了，菜也吃了，再把主人打一顿，是不是太没品了？

郭业皱眉，问道：“这么说来，你们都是一伙的？”

一名白衣少年答道：“说是也算是，此事实来说来话长。不过还请平阳郡公放心，我等绝无恶意，不会不利于您。我家主人正在后院等候平阳郡公，还请平阳郡公后院一行，我家主人会亲自向您解释！”

斑鸠道：“既然是仰慕我家大人，就该出来迎接，让我家大人过去，你家主人不是太失礼了吗？还是看不起我家大人？”

“绝无此意！实在是我家主人身份尴尬，不方便抛头露面！”

话说到这个份上，郭业也只能去了。他留了个心眼，一指斑鸠道：“我派他去客栈拿个东西，你们不会拦着吧！”

白衣少年苦笑道：“您请便，我等实在是诚心邀请。绝无他意！”

郭业看斑鸠走远了，才和长孙师一起，跟着白衣少年一起越过中门，来到了这个聚友赌坊的后院。

聚友赌坊的这个后院还真是别有洞天，小桥流水，花卉盛开，

八角凉亭中，一个宫装美人，盈盈万福，道：“平阳郡公，本宫有礼了！”

## 第1253章有女金德曼（1）

本宫？

这个称呼可不能随便用，只有皇后或者颇有地位的妃嫔和公主才能用上。就算是一般的公主，没有封号的话，都不能如此自称。

这个宫装美女是何许人也？

只见她肌肤胜雪，眉目含情，酥胸高挺，看不出多大年龄。

既有十几岁美少女的天真稚气，又有二十多岁人妻的妩媚春情。

郭业仔细打量眼前这个绝色佳人，不认识。他认识的美女当中，除了长孙皇后，似乎还没有哪个美女能与眼前这个宫装美女比肩。

郭业拱手道：“不知这位……这位姑娘如何称呼？”

既然是自称本宫，那就肯定不是一般人。不过，平阳郡公也不是吓大的，用了“姑娘”这个比较中性的称呼，进可攻退可守。

宫装美女展颜一笑，道：“本宫金德曼。”

“金德曼？”

郭业听着耳熟，一时间还真想不起在哪听过。

这时候，就显出长孙师的好处来了。见郭业一皱眉，小叮当长孙师立马上在他耳边说道：“就是那个要当新罗女王的。”

一听这话，郭业还真吓了一跳，诧异道：“您就是新罗女王金德曼？”

金德曼把手微摇，道：“不敢，现在还没登基呢，不敢当平阳郡公如此称呼。”话虽谦逊，但口气却没怎么客气，看来这新罗女王的事情是十拿九稳了。

郭业不解的问到：“您现在基本上也是一国之主了，身份尊贵，为何白龙鱼服，来到这穷乡僻壤的。就不怕遇到危险吗？”

有句话郭业没说出来，新罗如今风雨飘摇，天知道什么时候就歇菜了。要风烛残年的新罗老王冷不丁挂了，金德曼没在跟前的话。这新罗王位，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交浅不言深，郭业也只是点一下，看一下这个金德曼意欲何为。

金德曼一指郭业：“本宫来到此地，专为平阳郡公而来！”

郭业可不认为自己有那么大魅力，值得一国女王慕名到此，论相貌的话，那些美少年个个都比他强，道：“女王陛下说笑了。郭业何德何能，值得女王陛下如此兴师动众？”

金德曼看郭业浑身不自在的样子，扑哧一乐，风情万种的嗔怪了一眼，说道：“平阳郡公莫要妄自菲薄，本宫对你很有兴趣呢！”

长孙师在一边不干了，道：“女王陛下，您别看平阳郡公长的白。其实呀，还没俺长孙师好用呢，您要不要考虑一下？”

郭业瞪了长孙师一眼，心说这真是丢人丢到外国去了。

金德曼却不着恼，问道：“平阳郡公，请问这位是？”

郭业道：“这是我的侍卫统领长孙师，粗鄙之人，不识礼数，还请女王陛下见谅。”

金德曼道：“无妨，无妨，本王登基之后，要公告天下，广纳后宫。长孙统领要是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应征哦！”

长孙师本来是给郭业解围，没想到这位金德曼如此“开放”，闹了个大红



脸，道：“俺生是大唐的人，死是大唐的鬼。这个新罗太远，俺还是不去了，多谢女王美意，多谢女王美意！”

金德曼剜了长孙师一眼，道：“呸，有贼心没贼胆。”没想到，这位新罗准女王的汉语倒是说得挺溜。

对于金德曼如此重口味，长孙师都看得上，郭业也是纳闷。难道是身边的美貌少年太多了，她想换换口味？

郭业知道，对于这种把男人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女人，就得单刀直入，道：“不知女王陛下对郭业有何吩咐？若我郭业办得到的，定然不会推辞。”

金德曼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事。本宫专为平阳郡公的友谊而来！”

“友谊？”

“没错，为了平阳郡公的友谊，本宫让平阳郡公大发神威，豪赌十万贯。平阳郡公玩的可还高兴！”

郭业心中暗想：我就知道，没那么多好事！三把都开满堂红，果然是有人放水！

长孙师真忠心，还在为郭业辩护，道：“不可能，我看开最后一把的时候，那个胖掌柜吓得手都抖了！”

金德曼没好气的说道：“他不是害怕，是累的，把把都开满堂红，你以为他摇出个满堂红那么容易呀？”

金德曼一招手，那个胖庄家不知就从哪里冒了出来，趴下磕头道：“臣王德福，参见女王陛下！”

“免礼，老王辛苦了，麻烦你再给这位长孙将军再开个满堂红！”她对这个王德福还真客气。

王德福往袖子里一伸手，就拿出一个骰盅来，一会儿就开了个满堂红。

长孙师摇着郭业的胳膊，大叫着：“我靠，原来还真有赌神呀，可惜不是老大您！”

郭业被他摇的都要散架了，道：“别嚷嚷，没大没小的。”随后又急忙叮嘱道，“这事别告诉斑鸠！”

他还想保持赌神再世的荣誉呢。

长孙师问道：“敢问，请我们吃饭喝酒的，也是女王陛下吧？”

金德曼点点头：“辽东人烟稀薄，你们大军行进，难免饮食不周。我派人给你们安排食宿，本来是打算护送你们到辽东城的。没想到，你们临时改了道。”

郭业问道：“那我们来聚友赌坊也是您安排的？”

来聚友赌坊可是斑鸠提议的，难道这小子是叛徒？

金德曼道：“我可没那么大的神通。这个聚友赌坊原本就是我开的。本来跟丢了你们，本宫还在着急，没想到你们自己找上门来了。这说明本宫和平阳郡公的缘分啊。”

“莫非女王陛下是想贿赂我郭业？”

金德曼无奈的说道：“贿赂也谈不上。本宫对平阳郡公，对大唐都绝无恶意。只是想和大唐结盟，共抗高句丽，此心天地可鉴，日月可表。还请平阳郡公玉成此事。平阳郡公若有所求，本宫无不应允！”

说完，又含情脉脉的看了郭业一眼，似乎郭业只要答应了，那真是无所不从不了。不知道这位金德曼女王是生性淫荡，还是假意逢迎。

还没登基就操心这种国家大事，怎么都像不太靠谱的样子。

郭业觉得自己的承诺再值钱，也不值十万贯吧？这种国家大事，又不是自己能说了算的？关键还得看李二陛下。这都投资了十万贯，那游说李二陛下得花多少钱？

再说了，政治家的承诺，那跟放屁也差不多。这年头又没有什么国际法，到时候李二陛下翻脸不认，她新罗女王能有什么办法？

就为了一句结盟的承诺，值得吗？

郭业以小人之心暗暗思考，道：“女王陛下，是担心新罗王位不稳，向我大唐求助吧？”

金德曼胸有成竹，摆手道：“新罗国内的事情，不劳平阳郡公担心。本王的地位安如泰山。”

金德曼看郭夜还是将信将疑的样子，不得不使出了撒手锏，道：“还有一物，可以表明，我金德曼对大唐的忠心！”

“哦？那是何物？”

金德曼瞟了长孙师一眼，道：“此物太过重要，只能交给平阳郡公，不能给其他人看到。”

郭业道：“长孙侍卫乃是陛下钦派，绝对可靠，不必忌讳！”

他可不敢把长孙师支开，长孙师那是李二陛下派来的人，谁知道有没有秘密监视自己的使命？自己把长孙师支开了，有些事情可就说不清了。

金德曼道：“此物事关我新罗的社稷安稳，不得不如此，还请平阳郡公务必答应！”

金德曼站起来，指着一间屋子道：“请平阳郡公和我入内叙话！”

长孙师似乎看出点什么来，道：“老大，这是好事呀。您去吧，俺可不是不懂礼数的人，你们的事儿，俺不掺合！”

郭业跟在金德曼后面亦步亦趋，心想神秘兮兮地要单聊，这孤男寡女共处一室，金德曼难道是想色诱自己？

## 第1254章有女金德曼（2）

郭业跟在金德曼的后面，看着金德曼纤纤细腰，盈盈一握，一扭一扭，别具韵味。

此时，又有一股淡淡的幽香传来，郭业郭大人只觉得腿有点发软，头有点发晕，眼睛有点发直，血开始往下走……

只要是个正常男人，谁不想和这么一个天生尤物，发生一点什么呢？

何况这个金德曼，体态风流，一看就不是什么处子之身，和她发生点什么，又不会有什么后患。至于和新罗结盟结盟之事，那更是李二陛下的既定国策，完全可以顺水推舟……

想不到这次出使高句丽还有如此艳遇，郭业对于房间内的内容充满期待！

这间屋子面积并不大，布置得倒是很精致。最关键的是还有一个红木雕花大床，粉红色的帷幔轻垂，透过帷幔，还可以看到几件女人的贴身小衣，阵阵檀香扑鼻，一股暧昧的气息荡漾开来……

金德曼朱唇轻点，道：“这是本宫的闺房，平阳郡公喜欢吗？”

“闺房？”

一个女人邀请一个男人参观他的闺房，这意味着什么？

这个暗示真是太赤裸裸了。

郭业咽了口唾沫，连连点头：“陛下的闺房布置得真是好，优雅别致，不落俗流。这个床也好呀，够大，够宽敞，哈哈。女王陛下，要给郭某看什么，快拿出来吧，郭某一定严守机密！”

“平阳郡公别着急，本宫这就给你看……”颇有异域腔调的妩媚女声淡淡的传出……

金德曼的手，轻轻的放在胸口，慢慢的就往里边摸，一抹雪白渐渐的露出。郭业的眼睛随着那对柔荑，慢慢的往里面钻，小心肝也嘭嘭的跳。

既希望那柔荑慢点走，让他享受这难得的情调，又希望那柔荑快点，好让他早点一饱眼福。

金德曼的手慢慢的又抽回来，手里面多了一个淡青色的玉佩，“平阳郡公，请看！”

“啊，这个呀……”没想到人家还真是给他看个东西，郭业大失所望，尴尬的说道：“请问女王陛下，这是何物？”

金德曼扑哧一乐，“怎么？平阳郡公不高兴？办完了正事，平阳郡公要其他的，也是可以的哦……”

郭业闹了个大红脸，道：“哪里哪里，只是一块小小的玉佩，就关系到国家大事，让人难以相信罢了。郭某别无他意，郭某绝对别无他意！”

郭大人也是有尊严的，男人的尊严！

被金德曼这样戏弄，一定不能屈服，一定要给她点颜色看看！不过，要是金德曼表示出足够的悔意的话，也不是不能商量……

金德曼正色道：“这个玉佩事关几千条新罗子民的性命，还请平阳郡公务必珍惜。”说完，拉过郭业的手，珍而重之的把玉佩交到了郭业的手里。

这块玉佩的玉质不错，青光隐现，一个簪花少年跃然其上，惟妙惟肖。

可是，也仅此而已了。郭业看了半天，也没看出这个玉佩有何特别之

处，道：“女王陛下，恕我眼拙，不明白这块玉佩如何能抵得过新罗数千条人命？”

金德曼道：“平阳郡公，可曾听说过花郎道？”

“郭某孤陋寡闻，从未听说过！”

“花郎道乃是我新罗的国教，教主名为国仙，与新罗王平起平坐。这块玉佩么，就是国仙的凭证，见此玉佩如见国仙。平阳郡公若是遇到花郎道中人，拿出这块玉佩，他们定然唯平阳郡公之命是从！”

郭业苦着脸道：“此物虽好。不过我此去是前往高句丽，不是去新罗。这块玉佩也没什么用呀！”

金德曼道：“如果平阳郡公去新罗，那我给您新罗王的金皮大令，如朕亲临，不比国仙的玉佩好使？实在是高句丽境内，也有我花郎道的传承！平阳郡公出使高句丽，这块国仙的玉佩刚好用得上！”

“既然花郎道是新罗的国教，高句丽怎么会任由花郎道传播呢？两国战事一起，就不怕花郎道掣肘吗？”

“花郎道当然不能在高句丽公开传教。在高句丽和百济，花郎道是以武馆的形式秘密传教的。平阳郡公在高句丽内，看到武官之内流行簪花，开设武官的多半就是花郎道中人了。”

说到这里，郭夜就明白了，道：“这么说来，女王陛下身边的那些美貌少年……”

金德曼点头道：“不错，他们就是花郎道中人。穿白衣是花郎，穿彩衣的郎徒。怎么？平阳郡公以为他们都是我的男宠吗？花郎道中人，在新罗国内地位崇高。我虽是国王之尊，也没办法拿一个花郎当男宠。再说这些花郎都是心高气傲之辈，别看长得不错，哪有平阳郡公知情知趣？”

郭业脸一红，他那点龌龊心思，都被金德曼看破了，转移话题道：“那聚友赌坊门外的簪花大汉呢？”

金德曼不屑的说道：“那些簪花大汉，在花郎道中并不入流。勉勉强强叫花郎卫吧。花郎道中，以美貌为尊，容貌丑陋的，没什么地位。”

这是一个看脸的宗教啊！

一个如此重视外貌的宗教，实在是战斗力堪忧，郭业对他的未来并不看好。

看着郭夜不以为然的样子，金德曼也叹了一口气道：“花郎道敬奉弥勒，认为弥勒佛转世为少年，广施教化，度凡人成仙。所以花郎道中，以少年为尊。本来花郎道是追求行事风雅，随心所欲，飘飘若仙。近年来，却是越发追求外表之美，本王也是深以为憾！”

一个“佛”居然要度人成“仙”，棒子的精神世界果然令人难以理解。

不管怎么说吧，人家也是一番好意，郭业道：“女王陛下把这种秘密告诉郭某，郭某足感盛情。不过此事如果泄露出去的话，新罗在高句丽内的花郎道门人，可一个都活不了。郭某何德何能，值得女王如此信赖？”

金德曼幽怨的说道：“这不是你个没良心的，死不相信人家吗？人家为了取得平阳郡公的信任，只好先把把柄交到平阳郡公手里。这下平阳郡公放心了吧！”

“你还是为了和大唐结盟？”

金德曼道：“我新罗国小民弱，周边有三个国家。分别是高句丽、百济

和扶桑。高句丽和百济本是一体，虽然时有龌龊，大体上还是一致对外。这些年来，不知为什么百济又和扶桑勾搭上了。他们三国攻打我新罗一国，实在是太欺负人了。我新罗国只能祈求大唐的庇佑了。”

“不知女王陛下可曾听说过扶馀国？”

“扶馀国？那也能算上一国？不过是一些没有土地的渔民，聚集在海岛上，饿不死罢了。要不是实在没什么油水，我新罗早就灭了他了。”

想不到扶馀国在金德曼眼中如此不堪，郭业感觉虬髯客这后半辈子混的真没什么意义，道：“扶馀国再小，也有几十万人口。女王陛下不可小视呀！”

“平阳郡公的意思是？”

“我愿做个中人，让扶馀国和新罗结盟，共抗高句丽！”

金德曼摇头道：“得了吧。扶馀国自身都难保，还能帮助我新罗？不扯我新罗的后腿就不错了。”

郭业道：“女王陛下可知，扶馀国和我大唐是什么关系？”

这个金德曼还真不知道，道：“莫非扶馀国也想和大唐结盟？”

郭业半遮半掩的说道：“扶馀国的公主鱼暖暖乃是我大唐卫国公李靖的义女……”

说到这里，郭业就不往下说了。留给金德曼无限的遐想。

金达曼酸溜溜的答道：“想不到扶馀国还有这等门路，我还真小看了他。好，我新罗愿意和扶馀国结盟。不过，该如何取信扶馀国呢？”

郭业道：“包在我郭业身上！”

金德曼多聪明，眼珠一转，就觉得其中有鬼，道：“恐怕这位鱼暖暖公主不仅仅是卫国公的义女，还是平阳郡公的红颜知己吧？平阳郡公对这位鱼暖暖公主如此用心，本宫很羡慕呢！这算不算平阳郡公欠我一个人情？”

郭业道：“扶持扶馀国乃是我大唐天子的旨意，女王陛下不要妄作揣测！”

嗯，出发前，李二陛下答应了扶持扶馀国，这可不能算郭业撒谎。

金德曼瞪了郭业一眼，道：“人家才不相信平阳郡公跟那鱼暖暖没有关系呢！”

这个金德曼如此聪明，郭业还真有点招架不住，继而转移话题道：“女王陛下，花郎道中人，在高句丽秘密传教，不如给教授的拳法取个统一的名字，也便于传播！”

“哦？平阳郡公是不是想起了什么好名字呢？”

“跆拳道！”

## 第1255章有女金善德（3）

听到金德曼说起花郎道的时候，郭业就觉得有点耳熟，只是一时想不起来是什么。

后来金德曼提到了遍布高句丽的武馆，郭业就想起来了，跆拳道的前身就叫花郎道。

想当初在现代社会的时候，郭业为了泡某个知性美女，还附庸风雅的去跟美女一起学了几个月的跆拳道。

几个月下来郭业只有一个感觉——华而不实！

这玩意怎么好看就怎么发力，根本就不是以克敌制胜为目的。

用一句流行的话说，就是……只表演，不杀敌！

跆拳道堪称古今中外唯一的爱好和平的技击之术！可是做为是一门武术你这么爱好和平干吗，你为什么不去舞蹈界混呢？

今天从金德曼这里了解了花郎道，郭业才知道这不能怪跆拳道，人家花郎道一开始就是要风度不要实力！

“哦？跆拳道，平阳郡公为何要起这个名字？”金德曼问道。

郭业道：“跆，是指脚踢。拳，是指拳击，道是指道行。跆拳道的意思用手和腿进行格斗的技击之术！”

金德曼打了个呵欠，道：“听起来也没什么特别的，平阳郡公起的这个名字，可真叫本宫失望呢！”

郭业心里咆哮着，失望，失望你奶奶个腿！这就是你们自己起的名字，好吗？我怎么知道你们为什么起这么挫的名字。你们后世不是以跆拳道为荣吗，怎么到了我这就失望了？

郭业为了面子，还得为跆拳道解释：“跆拳道，言简意赅，我觉得挺好的啊。总比花郎道好吧，花郎，花郎，不知道的还以为有龙阳之好呢！”

金德曼道：“你怎么知道没有？花郎道中以美少年为尊，喜爱男色的人还真不少！”

我靠，这都被我说中了。

他不知道的是，在新罗国内，此时盛行男风，并以此为高雅之事。金德曼虽然智慧超群，也不能免俗。又何必对此遮掩呢？

郭业又道：“关于跆拳道的发展，郭某还有几点建议。既然要传播花郎的信仰，就要以美形为主。把武打动作中，不潇洒不优雅的全部舍弃。让跆拳道的每一招都赏心悦目。”

“可是，如此的话，跆拳道的实战能力不久太弱了吗？”

郭业忽悠道：“花郎道为了秘密传教才开办武馆，那就得传教为主，教授武艺为辅助。以吸引更多的人加入为目的。至于实战能力，那不重要。常言说得好，武功再高，也怕菜刀。”

郭业想着现代社会的跆拳道点点滴滴，又把跆拳道要统一着装，什么黑带黄带的知识都给金德曼讲了下。最后又特别强调，为了跆拳道的发展，对于做出重大贡献——比如捐了很多钱的弟子，可以放松考核。

简单的说，就是把现代人们所痛恨的——拿钱买黑带，这件事给发扬光大了。

金德曼被郭业的超前理论砸的晕头转向，道：“想不到平阳郡公对于跆拳

道的发展如此用心。如此一来，跆拳道振兴指日可待，平阳郡公可是居功至伟。花郎道以斯多含为祖师。这跆拳道以后恐怕要以平阳郡公为祖师了。”

跆拳道是二十世纪才提出的概念，可没有什么祖师一说，现在可是被郭业给截胡了，说不定以后跆拳道受郭业的影响还真流行拜祖师。

想到千年之后，那些爱好跆拳道的男男女女们，想学跆拳道，还得给自己的画像磕个头，还真是挺带感的。

郭业得意的笑道：“不敢当，不敢当，我只是提出个小小的建议，不值一提。不过如果女王陛下您强烈要求的话，郭某也只能勉为其难，当这个祖师了。这都是为了大唐和新罗的友谊啊！”

“如此说来，平阳郡公是赞同新罗和大唐结盟了？”

这话还不能说死，郭业字斟句酌的答道：“我个人是赞同的，不过此乃国家大事，郭某人微言轻，还得得到大唐天子的恩准。”

金德曼得寸进尺道：“那您这次调停三国纷争，让我新罗吃亏了，人家可不依哦！”

吃人家的最短，拿人家的手短。拿了金德曼那么多好处，郭业还真很难说个不字出来。

郭业顾左右而言他道：“女王陛下，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时候也不早了，郭某该回客栈了。出来的太久，恐怕我那些侍卫都等急了。”

金德曼眼波流转，道：“平阳郡公，是想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吗？”

美人在侧，任君采撷，郭业还真舍不得走。

郭业慢慢的走上前去，握住了金德曼的一双柔荑，柔若无骨，又软又腻，手感真好。美人没有反抗，欲拒还迎的“嗯”了一声，郭业得寸进尺，又滑向了胸前的那一抹雪白……

正在这时，外面长孙师的大嗓门嚷嚷开了：“老大，您可得悠着点，都这么久了，别累坏了，咱们来日方长！”

这么粗鄙的语言，金德曼都有点受不了，嗔怨道：“你也不管管！”

那语气，跟受了气的小妻子向丈夫撒娇似的。

郭业知道，今天这美人是和自己有缘无份了，也不知道这个长孙师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他怎么知道自己到了关键时刻？

郭业整理了一下衣服，走了出去，骂道：“瞎嚷嚷胡咧咧个球啊？我和女王陛下在商议国家大事，你不要动什么龌龊心思！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长孙师嘿嘿笑着：“老大您坐怀不乱，属下真是佩服。属下也是为了您的身体着想，孙子善那家伙一病，就得养个十天半个月的，您要是再病了，影响了行程，可就是属下的失职了！”

“什么叫坐怀不乱？哪有那么好事？根本就没坐怀！呸呸，坐怀了，我也不会乱……”郭业激情萌发被长孙师打断了，欲求不满之际，说话都语无伦次起来。

金德曼也走了出来，道：“平阳郡公，今日就到此为止，不要忘记我们的约定。不知平阳郡公何日动身北上？”

郭业道：“我有一个属下生了一场大病，还要在这里住上几日。”

“那平阳郡公动身的时候，务必通知本宫一下，本宫略备薄酒，为平阳郡公饯行！”

出了聚友赌坊，郭业一看，好家伙，外面都戒严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斑鸠带着队伍把这聚友赌坊围了个严严实实。

见郭业出来了，斑鸠赶紧走上前来，问道：“番主，你没事吧？”

长孙师嘿嘿笑道：“没事，没事，还有一个美艳的女王，要跟咱们大人单独聊聊呢，你懂得。”

斑鸠也知道郭业和戒日女王的事儿，羡慕的问道，“就这安家集上，又有一个女王？大人艳福齐天，属下佩服！”

郭业知道这件事解释不清楚，也不知道如何解释，挥挥手，道：“把人都散了，回客栈！”

回了客栈，郭业把斑鸠单独叫了过来，把事情原原本本跟斑鸠讲了一遍，包括长孙师打断他的好事。随后问道：“对于此事，斑鸠你怎么看？”

斑鸠思索了一下，道：“这个金德曼，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大人出来了之后，她并没有挽留。看来就算是长孙师没有喊那一嗓子，她也会想办法打断大人的。”

郭业叹了口气道：“还是旁观者清啊，一国之主，哪是那么容易得手的。就算是得手了，恐怕也是得不偿失，这个金德曼所谋甚大！我这是色令智昏，对于长孙师此人你怎么看？”

斑鸠道：“别的不敢说，这个长孙师恐怕是江湖上的绝顶高手。他当时喊那一嗓子，应该不是要破坏大人的好事，而是察觉到我们的人到了，提醒大人的！”

郭业道：“这个长孙师让人看不透，他好像什么都会，又总装作粗鄙无文，不知陛下派他来，是何用意。以后你要注意他的一举一动！”

“是，大人！”

又过了十来天，孙子善的病好的差不多了。金德曼在聚友赌坊后院，摆下宴席，为平阳郡公践行。临走的时候，金德曼对郭业叮嘱道：“辽东城外十七里，有座骷髅山，风景优美，平阳郡公，可一定要看上一看！”

“骷髅山？好怪异的名字！”



## 第1256章伏尸百万骷髅山

对于骷髅山，金德曼随便说说，郭业可不能随便听听。

这个女人心深似海，她说的每个字儿你都得掰开了，揉碎了，仔细琢磨。

骷髅山之中，必然大有古怪！

出了安家集，渡过辽河，就算是正式进入高句丽境内了。辽东城距离辽河并不远，大概八十里，快马奔驰，一日可至。

不过现在不是赶时间的时候，郭业吩咐一天只走二三十里，就安营扎寨，早早的休息。

辽东城是郭业出使高句丽的第一站，必须一炮打响，展现出天朝上国的威风。

大唐贞观八年，七月初六。

辽东城外宽敞的官道上，一队人马旌旗招展，衣甲鲜明，正在缓缓而行。

为首的一人年方二十多岁，鼻直口阔，目似朗星。

头戴乌纱，帽翅冲天。一身紫色团花官袍，腰佩金鱼袋。身后六尺披风，猎猎作响。

胯下黄鬃良驹，当先而行，好一个上国天使，人中龙凤！

此人正是我们的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

郭业身后，左边就是东厂五虎之一的斑鸠李芝霆，一身白缎子的文生公子装，腰悬君子剑，胯下白色骏马，当真是上国人物，文采风流。

郭业的右边，正是侍卫统领长孙师，长孙师长得虎背熊腰，高人一头，黑盔黑甲黑罩袍，座下一匹高头战马，也是通体乌黑。看起来就像一截黑铁塔一般，不怒自威。一看就知道是冲围破阵，斩将夺旗的猛将。

再往后两百名侍卫俱都是银盔银甲骑白马，阳光照射之下，明光闪闪，耀人的二目。威风凛凛，杀气腾腾。

一个字，酷！

这些侍卫可都是李二陛下的羽林卫，主要就是给李二陛下充面子用的，战斗力姑且不说，就这卖相，绝对是天下第一！

唯一不协调的就是，两百名侍卫环绕之下，一驾马车，普普通通，吱吱扭扭，随着大军缓缓前行。

对于这个有碍市容的马车，郭业早就想把他给扔了。可是，扔了马车，就得把孙子善放出来了，这个家伙一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指不定整出什么幺蛾子出来。

为了大唐的荣誉，为了平阳郡公的脸面，两权相害取其轻，在马车和孙子善之间，郭业只能把马车留下，把孙子善塞回马车里。

好在孙子善大病一场，对于旅途的颠簸产生了免疫力，竟然不再晕马车了。要不然马车之内，阵阵酸臭的味道传出，平阳郡公大人，就要颜面扫地了。

离的辽东城越近，郭业心中越是纳闷。他是堂皇正大的出使高句丽，早有探马通知了辽东城，可是迟迟不见辽东城的人马来迎接。

离城二十里，风平浪静。

离城十里，不见人踪。

离城五里，可见出城入城的贩夫走卒，来去匆匆。至于迎接的人嘛，没有！

一直到了辽东城下，辽东城还是毫无动静。

郭业一使眼色，长孙师打马上前，高声喝道：“城上有喘气的没有？今有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奉大唐天子之命，出使高句丽。叫你们的城主速速出来迎接！”

长孙师本来还想放两句狠话，不过辽东城可不是一般的城池，隋炀帝三十万大军打了三个多月都没打下来，自己带了二百多人，还是不要得瑟了。

无论再怎么讲，高句丽是向大唐称臣了，必要的礼节还是要讲的，谅他们也不敢不出城迎接。

不到一刻钟，辽东城城门大开，一队人马冲了出来，为首的是一个黑胖子，面像凶狠，耳带金环，黑盔黑甲，远远一看就像是长孙师的一母同胞亲兄弟似的。

在他身后，也是二百名士兵，不过这装备可就没法跟郭业带来的人比了。

郭业他们骑的都是来自西域的高头大马，都有一人来高，毛色纯净，神骏异常。高句丽这边呢，都是东北马，蒙古马，不但什么颜色都有，而且身量不高，比郭业的高头大马矮了不只一头。

至于盔甲，那就更不用比了，郭业他们都是最上等明光铠。这边二百多人呢，穿什么铠甲的都有，有身铠甲就不错了，还有几十个人光着膀子呢。

黑汉子看了看自己骑的马，平时觉得这马不错呀，怎么今天跟对面的一比，自己的这匹马越看越像一头驴。

尤其是长孙师那不屑的眼神传来，暗含的意思是，“你们这也能叫马？”

黑胖子是倍感羞辱。

下面当兵的也没见过这场面，都在窃窃私语。

“额的娘诶，对面这是天兵天将吧，怎么身上还放光呀！”

“不是天兵天将，我听上面说了，是大唐的官兵。放光的，那叫明光甲。”

“大唐还真有钱，就这一身铠甲，咱攒一辈子钱都买不起！”

“他们都是银样镗枪头，铠甲好有什么用？关键还得手底下见真章，惹急了老子，干他一票，咱也弄身明光铠穿穿！”也不知道这位是官兵还是土匪。

“要是他们愿意给我一匹马，我愿意拿我老婆来换。这马，真尼玛的水灵！”呃……也不知道这位要拿马干什么。

“拉倒吧，就你那老婆，比咱们副城主还黑，腰比水桶还粗，白给人家也不要。要是他们愿意给我一匹马，我愿意为大唐卖命！”纳尼，这就要叛变？

其实在高句丽治下，什么民族的都有，辽东又地处两国边境，心向大唐的带路党还真不少。

黑汉子一看这也太打击士气了，高喝一声，道：“下马！”

下了马虽然更矮了，但是这是非战之罪，高句丽向大唐称臣，这可以算是表达一下对大唐的恭敬，谁也挑不出理来。可不算弱了高句丽的气势。

黑汉子抱拳拱手，道：“辽东城副城主渊海子霸，特来迎接大唐使者。大唐使者请入城休息！”

郭业看了这个渊海子霸一眼，并不下马，鼻子里哼了一声。

长孙师会意，跳下马来，走上前去，道：“这位渊将军，为何不见你们城主前来，迎接大唐天使。莫不是看不起我大唐吗？”

渊海子霸一看长孙师跳下马来，就知道自己失算了。

要说他自己身量也不矮，不过比起赛张飞的长孙师来，还是差远了，小了一只一号，这还不如骑在马上呢。骑在马上，还可以怪马矮，现在直接暴露自己的身高了。

渊海子霸把嘴一撇，傲然答道：“我家城主本来要迎接大唐使者的，不想临出门前，偶感风寒，打了好几个喷嚏，实在是不方便迎接大唐使者。就把这事交给在下了！真是不好意思，还望上国使者海涵！”

海涵？

我海涵你个头哦！郭业心里这个气，我堂堂的大唐钦差，还抵不过你几个喷嚏？你也太不把我大唐当回事了吧？

长孙师出师不利，脸上也有点挂不住，道：“我们郭大人，乃是大唐钦差，代表的是大唐天子。你们高句丽的婴阳王都向大唐天子称臣了，小小的一个城主竟然敢如此怠慢！就不怕我大唐天子一怒，伏尸百万吗？”

渊海子霸冷冷一笑，道：“伏尸百万，好大的口气。就是不知道伏尸的是我高句丽军民，还是华夏的子弟？骷髅山下，伏尸百万，好威风，好煞气呀，我姓渊的好好害怕呀！”

骷髅山？

听到渊海子霸又提高了骷髅山，郭业心中一动，催马向前，轻舒猿臂，就向渊海子霸抓去。

他要把这个桀骜不驯的渊海子霸抓住，好好的问一下骷髅山是怎么回事。

渊海子霸真不是吃素的，随手一带，轻轻一扭，郭业不但没抓住渊海子霸，还险些被他带下马来。

要知道，郭业是有备而来还借助马力，渊海子霸却是仓促还击，就这样郭业还吃了个小亏，可见这个渊海子霸也是一个难得的高手。

长孙师看郭业动手了，也不怠慢，趁着渊海子霸对付郭业，伸手一抓，蓬的一声，抓住了渊海子霸的后脖领子，抽出腰刀，往前一送，道：“别动！”

能人背后有能人，跟长孙师比起来，渊海子霸真不算什么。

小叮当长孙师没有让郭业失望！

说时迟，那时快，两边的军士还没反应过来，免起鹞落之间，渊海子霸就被制住了！

高句丽这边的人一看，副城主被人抓住了，抽出家伙，就要跟唐军开战。

正在这时，马铃声声，辽东城中又出来一队人马。为首一人，文官装束，看年纪五十岁上下，高声大喊，“别动手，误会，误会！”

郭业大声喝道：“你何人？”

“不才，正是辽东城城主，高鑫德！”

“哦，你就是辽东城主。我来问你，骷髅山是怎么回事？”

## 第1257章骷髅山？窟窿山？

一言不合，大打出手，这可不是郭业的作风。

不过今天情况特殊，这个渊海子霸摆明了是不把大唐放在眼里，众目睽睽之下，郭业能怎么办？

直接宣布大唐和高句丽开战？他没那么大的权力。

率兵攻打辽东城？就这二百来人，别扯淡了，两千人也白给啊。

这不是演义小说中大军一冲，把吊桥放下，然后长驱直入就行了。

辽东城，那是内城、外城、官城三层防御，城内数万精兵。只要入了城，郭业这点人马，那就是瓮中之鳖，任人拿捏了。

就算是那渊海子霸一发狠，把郭业给宰了，郭业都没处说理去，因为是他郭业攻城挑衅在先。

李二陛下要给郭业报仇，还得找别的借口。

等李二陛下把借口找好了，兵马也准备好了，攻下辽东城了，郭小渣估计都已经长大成人了。至于渊海子霸，搞不好那时候都化作一杯黄土了。

郭业此时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掉头就走，反转长安城，找李二陛下告状。可是刚出国门就被人给顶回来了，知道的说是高句丽无理，不知道的就得说咱们的平阳郡公实在是太水了，一受委屈，就哭着鼻子回长安了。

第二个选择，直接跪舔。

郭业可以来个阿Q的精神胜利法，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韬光养晦。其实只要是把调停三国的任务完成了，把高句丽的情况摸清了，些许丢点脸面李二陛下也不会计较。李二陛下要是真的那么爱面子，也不会有拿文成公主和亲的想法了。

不过郭业郭小哥是谁？那可是真小人一个。小人报仇，从早到晚，只争朝夕，不会忍一时之气。

在不可能之中，硬是给他想出了第三个办法。

渊海子霸一说“骷髅山”，可给他逮着理了，和长孙师配合默契，眨眼之间，就把渊海子霸给制住了。

这时候，为难的就是高句丽方面了。要是直接跟郭业翻脸，那冲突的责任在高句丽一方，郭业返回长安，整军备战无压力。

要是渊海子霸小心求饶，那就更好了，郭业郭大人一炮打响，出使高句丽大业，取得开门红。

没想到的是，渊海子霸没有求饶，倒是引出来了辽东城主高鑫德。

高鑫德长得白白胖胖的，脸上总是浮现着谦卑的笑意，不像是一城之主，倒像是个掌柜的好好先生。

高鑫德小眼睛一眯缝，道：“骷髅山？不知道上国天使，从何而知这骷髅山？”

郭业含糊其词，道：“来辽东城的路上，听路上的小贩说的。今日又听贵城的这位副城主提起，不知道这骷髅山有何古怪？”

高鑫德道：“您问骷髅山啊，问我可就问对人了。您问别人，还真不知道这个骷髅山的来历。这个骷髅山，其实是叫窟窿山，在辽东城城西十七里。山顶上有两个数丈长的孔洞，形如车轮，所以就叫窟窿山。乡民无知，以讹传讹之下，就叫骷髅山了。听起来吓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让上国天使见

笑了！”

这个高鑫德把骷髅山说的轻描淡写，郭业可不会信以为真。要是真没有什么古怪的话，渊海子霸也不会特意提及了。

不过现在郭业也没有其他的证据，打了个哈哈，道：“听闻渊副城主说高城主身体不爽，不知现在可曾好些了？”

高鑫德面色尴尬，指着被制住的渊海子霸，道：“渊将军是个粗人，粗鄙无理，冲撞了上国天使。您大人有大量，还是先把 he 给放了吧！”

刀逼到脖子上，渊海子霸不敢对郭业无理，对他这个顶头上司倒是不客气，破口大骂，道：“姓高的，我不用你在这装好人。有种的，你让唐人把我给杀了，看高句丽的爷们是不是孬种！高句丽的国事就是坏在你们这帮人手中，大隋三百万大军我们都不怕，何必向他大唐称臣！”

郭业心说你硬气的话，刚才怎么不喊。现在说情的来了，知道我们不会把你怎么样了，再说狠话，算什么英雄？

高鑫德也给他弄得下不来台，气得直哆嗦，骂道：“上国天使，这个渊海子霸，冥顽不灵，又辱及上国，实在是气死我了。我建议您把他就地正法，以儆效尤！”

他这是以退为进，郭业还能真把渊海子霸给宰了？这可是在高句丽的地盘上。

郭业道：“我大唐素来以德服人，从来没有杀俘的道理。再说刚才只是有点小误会，和这位渊将军口角几句就动了手，渊将军也算不得我们的俘虏。至于他辱及大唐一事，就交给高城主处置了！郭某不好越俎代庖！”

郭业一挥手，长孙师就把渊海子霸给放了。把这个烫手山芋交给高鑫德，看他怎么处理。

本以为高鑫德会让人把渊海子霸捆起来，严加斥责，甚至要打几十军棍。没想到的是，这个高鑫德，连脸上的功夫也没做，对渊海子霸道：“渊副城主，辽东城的事，现在还是高某人做主，您请回吧！”

渊海子霸哼了一声，也不答言，翻身上马。唿哨一声，带着他的人马回城了。

郭业见高鑫德这么轻描淡写的把这件事就接过了，面色阴沉，道：“这就是高城主的处置？”

高鑫德苦着脸，道：“事到如今，我也实不相瞒，想必上国天使也看出来了。这个渊海子霸飞扬跋扈，仗着朝中有人，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我这个城主，根本就奈何不得这位渊副城主呀！”

人家把话说道这个份上，都自暴家丑了，郭业也不好纠缠，道：“不知这辽东城中是何人做主？”言外之意就是高鑫德你行不行呀啊，能不能保护我们在辽东城的安全。辽东城内，如果渊海子霸翻脸了，您要是顶不住的话，我们可就歇菜了。

高鑫德道：“虽然渊海子霸一向是不听调遣，不过辽东城内还是高某人为尊，请上国天使放心！”

长孙师冷笑道：“刚才还听说高城主身体不爽，不能迎接我们。现在看来，高城主的身体还是很不错的嘛！”

郭业不能一直和高鑫德打擂台，长孙师就得扮这个黑脸了。

高鑫德道：“说来惭愧，本来下官打算今天一早就出城迎接上国天使的。

不过昨晚那个渊海子霸突然来找下官喝酒，等下官醒过来的时候，已经错过时辰了。实在是死罪。”

高鑫德一推二六五，把坏事都推到渊海子霸的身上，仿佛自己就是那纯洁无害的小白兔似的。

郭业可不相信他有那么无辜。

如果渊海子霸成功羞辱了郭业，高鑫德做为辽东城主自然有他一份功劳。如果郭业收拾了渊海子霸，那也正好打击了渊海子霸的嚣张气焰。

无论如何，这个高鑫德都是坐收渔翁之利。说不定昨晚被渊海子霸灌醉，是他故意为之。

政治上的事，向来都是难得糊涂。郭业也不挑破，道：“原来如此，说起来还都是这个渊海子霸使得坏，怪不得城主。”

一时间气氛缓和下来，高鑫德就招呼郭业入城。两队人马合为一队，郭业和高鑫德并辔而行。

高鑫德道：“今日不能出城远迎，实在是高某的罪过。接下来的路，请上国天使放心，我国国主已经下达了旨意，由高某亲自护送上国天使到平壤。有何招待不周之处，郭大人尽管指出来，高某定然竭尽全力，不让上国天使失望。”

“哦，高城主要护送本官到平壤？这辽东城满城百姓可怎么办？”

高鑫德愤然道：“高某走后，这个辽东城城主之位就是那个渊海子霸的了。”

“辽东城地处边境，正需高大人这样老成持重的人把守，交给渊海子霸这样的粗鄙之人，恐怕对大唐和高句丽都并非幸事呀！”

高鑫德一拍大腿，道：“谁说不是呢！当然，我不是说护送郭大人的差事不重要。不过旁人也就罢了，把辽东城交到渊海子霸这种人手中，我还是真不放心。他早就惦记我的城主之位了，也就是借着这个由头，把我踢走，实在是一个卑鄙小人！”

“高大人，您姓高，这可是高句丽的国姓啊，难道朝中势力还不如这个渊海子霸？”

高鑫德苦笑道：“说起来，我和当今国主婴阳王还没出五服，也算是王族中人。不过这个渊海子霸也不是没跟脚的，他是现在莫离支渊盖苏文的堂兄。说句不该说的话，如今，我们国主宠信渊盖苏文甚于我们这些王族中人。我也就斗不过这个渊海子霸了。”

“莫离支？”

“莫离支是我们高句丽的最高官职，地位仅在国主之下。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掌握全国的军政大权。相当于大唐的……”说到这里，高鑫德说不下去了，莫离支在大唐还真没有对应的官职。如果真要找的话，那只能是皇帝了。可莫离支要是算皇帝的话，那荣留王该往哪摆？

“这么说来，高城主您和这位莫离支并不和睦？”郭业不动声色的问道。

“我效忠的是荣留郡王殿下，和这渊盖苏文势同水火！”

呃……婴阳王还没死呢，下面就斗成这样了。

交浅不言深，郭业随口一问，高鑫德竟然竹筒倒豆子，全给说出来了。这可实在是不符合他一城之主的身份。

是这位高鑫德太老实呢？还是有意为之？

郭业若有所思，得寸进尺，说道：“听说骷髅山上风景尤佳，本官想要游览一番，还请高城主安排一下，郭某感激不尽。”

高鑫德摇头道：“不是下官不给上国天使面子。而是外国来使，该走什么路线，都是由我国朝廷钦定，下官官微职小，实在是无此权力啊！”

辽东城城主可不算是小了。高句丽境内，除了平壤城，就是这个辽东城城防坚固，非是位高权重之人，不可能成为辽东城城主。高鑫德这样说，是有意推脱。

把郭业等人安排到馆驿之中，高鑫德就告辞离开了。

郭业把斑鸠、长孙师叫到了房间之中，商量对策。

郭业道：“听这高鑫德的意思，我们以后去哪都得听高句丽的安排。这样，我们不仅骷髅山去不得。侦查高句丽的山川地理，也十分的不便。这次出使高句丽，算是失败了一半了。不知你们有什么办法？”

长孙师道：“没有那么严重，实在不行的话，下官我可以暗中潜出，查探一番。可是不能公开活动的话，效果要受到一定的影响。”

他还真是什么都不会！

斑鸠道：“此为下策，不得已而为之。关键还是我们得取得自由活动的权力。我们不光要查探山川地理，还要看看高句丽的风土人情，不是秘密查探一番，就能了解到的。”

郭业道：“如此说来，事情的关键还是在这位高城主身上。要想让人就范，无非是临之以威，诱之以利，就看这个高城主，吃哪副药了！”

正当这时，听得有个侍卫在门外高喊：“辽东城城主高鑫德到！”

郭业闻言不由迟疑，这个高鑫德不是刚回去吗，怎么又来了？

## 第1258章有钱能使鬼推磨

从高鑫德告辞离开，到去而复返，这还没一个时辰呢。不知道是何事引得这位高城主牵肠挂肚？

郭业回答了一个请字，高鑫德一挑帘栊，进来了。

也真难为他，这么短时间还换了一身新衣服。就是料子差了点，粗布的衣裳，青衣小帽，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哪个府里的下人。

郭业惊讶的问道：“高城主，怎么做出如此装扮，难道是渊海子霸叛乱了，您是过来通知我们逃命的？”

高鑫德摆摆手，道：“哪里哪里。平阳郡公请放心，辽东城内，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他自己也知道这身装扮说出这话来实在没有说服力，又道：“至少众位的安全高某可以保证！”

郭业撇了撇嘴，指着高鑫德的衣服道：“既然如此，高城主为何穿的这般……那个……别致？”

高鑫德自己搬过来一张凳子，坐了上去，道：“实在是这里人多眼杂，我怕那个渊海子霸发现！”

郭业等人一齐向他投来了鄙视的眼神，当城主当到这个份上，高鑫德也真够窝囊的。

高鑫德自己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茶，一口气喝干，道：“这是平阳郡公从大唐带来的茶叶吧，果然是好茶。在这辽东城中，我虽然贵为城主，等闲也难以喝到呢！”

长孙师却是眼里揉不得沙子，道：“此茶为蜀中蒙顶茶，并不禁止与高句丽互市，高大人买不到？”

高鑫德叹道：“买是买得到。不过大唐和高句丽互市，什么茶多少担，那都是有定数的。上上下下，分润起来，到我这也就没有多少了！”这话其实也是不尽不实的，郭业也懒得拆穿他，看看他究竟想要干什么。

高鑫德接着说道：“不仅仅是茶叶，我高句丽国小民贫，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也远不如大唐。在高句丽国中，我高鑫德大小也是个人物，可是论起享受来，还不如长安城中一个贩夫走卒啊！”

斑鸠笑道：“高大人身为一城之主，一声令下，万人俯首。此种乐趣，岂是贩夫走卒能有的？”

长孙师也说：“就是就是，以高大人的地位，在辽东城中，看上哪个娘们，别管她是未婚的小姑娘，还是已婚的小媳妇。只要高大人勾勾手，还不得乖乖的，自己洗白白，送到您的府上？长安城中的小贩，可没您这个福分！”

他们说的挺热闹，郭业就是不接话，倒要看看这个高鑫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高鑫德其实就是来找郭业的，郭业不接话，他只好继续往下说，道：“这些都是虚的，到了我这个年纪。精力差了，女人也玩不动了，就像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唉，愿来世生在大唐啊！”

这是在向大唐表忠心？

郭业还是不说话，使了个眼色给长孙师。他现在越来越依赖长孙师了，这家伙除了赌品不好，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



长孙师正色道：“今生高大人也可以享受大唐的荣华富贵。只要舍了这高句丽的高官厚禄，前往大唐长安。我长孙师必然倒履相迎。”大唐和高句丽目前还没有翻脸，策反敌国大将这种事，好说不好听。长孙师说这话既可以说代表他自己，又可以代表郭业，甚至可以代表李二陛下，算是进可攻退可守。

高鑫德拍了半天大唐的马屁，拍出这么个结果，实在是与他的初衷相差太远。

高鑫德道：“我这一把年纪了，此去长安，山高路远，恐怕没到长安城这把老骨头就得交代了！还是多谢长孙将军的美意了！”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高城主，打开天窗说亮话，您也别绕圈子了。今日来找郭业到底所为何事？”

“听说平阳郡公曾在大唐的国子监里任过博士一职，不知可有此事啊？”

这家伙，哪壶不开提哪壶，郭业勉强点头，胡乱应道：“正是。”多一个字儿都不肯说。

高鑫德又问道：“不知对于国子监里的各位教授、博士，平阳郡公可还熟悉？”

“还好！”郭业回答得模棱两可。

“太好了！”高鑫德一拍桌子，道：“老夫有一事相求，还请郭大人务必答应！”

“好说，好说，高城主有话请讲当面！”

“老夫老来得子，年方一十六岁，聪明伶俐，又久慕大唐文化。不知郭大人，能否引荐一下，让我那犬子能进入大唐国子监读书？”

噗~~

郭业一口茶水喷了出来，这位高城主绕了这么半天弯子，原来是为了这事儿！

说起来，还是郭业没有真正融入大唐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国那是真正的中央之国。大唐周边各国，都以说汉话，习汉语为荣，你要是不会说汉话啊，根本就进不了上流社会。

郭业出使各国，遇到语言障碍的事还真不多。拉迦室利牛逼吧？那汉语说的那叫个字正腔圆。

大唐国子监的地位呢，就相当于现在牛津剑桥哈佛的集合体。能够进入国子监的外藩人士，都得是各国的王孙公子。

高鑫德在高句丽虽然地位很高，想让他儿子进国子监啊，还真差点儿。

所以说，这是事情对于高鑫德还真不算是容易办到的事。

什么是软实力？这就是大唐的软实力！对比现代社会，真是愧煞后人！

这对郭业来讲，当然不是什么难事，他的好朋友陈康陈仲达，正在国子监当司业呢，实在不好安排，还可以把高鑫德的儿子安排到书学班去。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郭业道：“此事不难，待会儿郭某修书一封，令郎拿上这封信，去长安找国子监司业陈康陈仲达，必能如愿！”

“如此就多谢平阳郡公了！”

郭业又道：“高城主，郭某平生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喜欢游山玩水。这一

路之上，还想自由的游览一番，还望高城主通融一下！”

“此事实是在不好办，并非高某不肯通融，实在是国主早有严令，高某不得不遵守！”郭业都帮了这么大忙了，这个高鑫德还是油盐不进。

郭业心说好你个高鑫德，这么不给面子，你儿子这个书学班是去定了！

长孙师道：“高城主，做事留一线，日后好想见。世上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长存不朽。大隋戴甲百万，结果还是二世而亡。高城主就不想留条后路吗？”

高鑫德冷冷一笑，道：“长孙将军，你们的用意我早就知道了，不就是想刺探我高句丽的军情吗？高某身为高句丽王族一员，岂可背叛自己的祖宗？”

这句话说出来，就是撕破脸了。

郭业心中暗想，不对，不对。高鑫德千方百计要把唯一的儿子，送到大唐读书。应该是对大唐存在好感的，不应该就这么把自己得罪了。就不怕自己给他儿子穿小鞋？

郭业冲斑鸠使了个眼色，斑鸠从床下，把从聚友赌坊那赢的一箱金子拿出来了，道：“高城主，这是黄金二百两，价值两万贯。祖宗虽好，也没有钱亲，您说是不是？”

高鑫德跳了起来，道：“两万贯？两万贯就想收买我？你们把我高鑫德当什么人了？我高鑫德就算不带钱，我揣一颗平常心，凭着我的身份，走遍高句丽，到哪都得吃香的喝辣的，两万贯算什么？”

郭业三人对视一下，心说这下干了，这个高鑫德真是软硬不吃啊！

正在这时，高鑫德忽然伸出了三个手指头。

“要想收买我，起码得三万贯！”

## 第1259章有鬼？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来以为这个高鑫德是个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好汉子，没有想到这位早已把节操丧尽，主动索贿起来了。

斑鸠把装黄金的小箱子往前一推，道：“三万贯，没问题！”

高鑫德提起箱子，就把箱子紧紧地抱在怀里，道：“还差一万贯，你们什么时候给？”

如果说拿钱之前大家对金鑫德还有那么一丝恭敬的话，拿钱之后可就对他只剩下鄙夷了。

斑鸠把手一伸，搭在了小箱子上，道：“再要一万贯，可以。不过高大人得先告诉我们这个骷髅山有什么特殊之处？”

高鑫德神色古怪，道：“这事儿啊，不能说太细。我要是告诉了你们，这金子我可就拿不走了。”

郭业也没想到高鑫德为了三万贯就作出如此丑态。

人家金德曼可是眼睛都不眨，就送了十万贯给自己。高鑫德你贪财也就罢了，有必要为了三万贯摆出这副样子吗？一城之主的尊严到哪去了？

人比人气死人啊！到底是金德曼把钱看的太轻，还是这个高鑫德把钱看的太重？

郭业沉声道：“高城主，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郭某人答应你的，就一定会给你。”

高鑫德还是不肯说，道：“其实，也不全是钱的问题。这个事儿呀，是好说不好听。其实都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了，您知道了也是闹心。我建议啊，您还是不要管骷髅山的事，别的地方想去哪里转，就去哪里转，我高某人概不阻拦。我这也是为你们好。”

顿了一下，高鑫德又补充道：“不管您去不去骷髅山，这个钱我可是不退！另外的一万贯，今天就得给我！”

长孙师冷笑了一声，道：“高大人，高城主，如果我今天一定要你说呢？”

高鑫德头上滴滴嗒嗒冒出了汗水，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把箱子往桌上一放，道：“那就只能怪我高某人命不好，与这些黄金无缘了。咱们以后，就公事公办！平阳郡公，高某告辞了！”

郭业没想到这位贪财索贿的高鑫德还有如此硬气的一面，赶紧把他拉住，道：“高城主息怒。这个长孙师，就是个莽张飞，说话不走脑子，您怎么能跟他一般见识。看在我的面子上，就原谅他这一次吧！”说完，又把箱子还给了高鑫德。

高鑫德右手提起小箱子，左手往前一伸，道：“原谅他？好说，拿钱吧！”

“什么钱？”

“原谅他一次五千贯，再加上还欠我的一万贯，总共是一万五千贯，快点给钱！”

高鑫德这孙子竟然坐地起价，为了长孙师的一句话，就要讹五千贯钱。

“卧槽……”长孙师就要翻脸。

高鑫德把脸一沉，道：“两万贯，少一个子儿都不成！”他又涨价五千贯！看来是吃准了郭业他们不得不从了。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何况花的都是意外之财。郭业从怀里掏出来两万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道：“高城主，现钱我身上没带那么多，这是两万贯长乐坊大钱庄的银票，您派人到大唐境内，任何一个长乐坊大钱庄的分号都能兑现！”

高鑫德一把就把钱票抓到了手里，仔细看了看，笑得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道：“平阳郡公不用解释，这我都懂。不瞒您说，我有不少钱财就存在这长乐坊大钱庄里面，每年还有利息。比放在家里好多了！”

郭业心中一动，道：“既然高大人马上就要卸任辽东城城主之职了，家眷可要随我们一起走？”

高鑫德一摆手，道：“老妻早已亡故，犬子又要马上前往长安。哪还有什么家眷，无非是几个小妾，就地遣散就行了。”

郭业暗中寻思，这个高鑫德，老婆死了，孩子送出国门，还在大唐有巨额存款，这是一个古代版的裸官啊！

高鑫德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拿到了钱，完全变了一张脸，道：“平阳郡公，我也是一片好心，劝你们不要去那个劳什子骷髅山。如果你们非要去呢，我也不拦着。你们请便。”

郭业道：“既然如此，还请高城主派两个向导给我们。”

高鑫德连连摇头，道：“骷髅山好找，就在城外十七里。你们顺着官道走就行。不过别的事情可以商量，人可不能给你们派。我怕他们啊，是有命去，没命回！”

高鑫德把骷髅山说的神秘秘的，又不肯尽言，郭业也就懒得追问了。逼急了，又是五千贯没了，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送走了高鑫德，郭业便吩咐众人早早的休息。

第二天一早，郭业带上斑鸠和长孙师，换上一身便装，就要出发。孙子善不知从哪冒了出来，道：“老师，等等我，我也要去！”

郭业没好气的说：“我们有正事，你跟着添什么乱！”

孙子善委屈的说道：“弟子身体已经大好，也想为老师分忧。”

迎着郭业凌厉的眼神，孙子善鼓起勇气道：“弟子听说老师要去骷髅山。骷髅山，听名字就不是什么良善之地，说不定有什么妖魔鬼怪，弟子那……岳父，离开大唐之前，给了弟子一个护身符，说可以辟邪。弟子想老师可能用得上。”

说到戒色和尚，郭业心中一动，这个孙子善原来也是个有功之人！

这个骷髅山大家都提，就是不告诉郭业有什么古怪，郭业心里也是毛毛的。郭业暗想带上孙子善，他傻人有傻福，说不定就能成为破题的关键。

郭业点头道：“好，你跟上吧！”

郭业一行四人，打马如飞，直奔骷髅山。不到中午，就见前面一座大山拦路，看来这就是骷髅山了。

郭业临出门前，想的挺好，你高鑫德不是不肯派向导吗，没关系，我自己到了地方自己找，只要舍得花钱，还怕没向导？

可是到了地方，郭业抓瞎了。晴天白日，乾坤朗朗，宽阔的官道上空空荡荡，除了他们，是一个人也没有。

四个人在路边把马拴好，郭业吩咐道：“孙子善，你来看马。我们其他人去山上看看。”

孙子善可怜巴巴的道：“老师，我害怕！”

郭业叹了一口气，招呼他一起上山，路上没有行人，估计马也丢不了。

走到了半山腰，也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就是不见人烟。远远看见一处破庙，郭业道：“走，我们到庙里休息一下，吃点东西。”

这个庙显然是荒废已经久了，牌匾早已脱落，看不出是什么庙。院子里的草长得都有一人多高。

四个人好不容易进了大殿，光线就是一暗。定睛打量，却发现大殿内干干净净的，没什么灰尘，正中供奉的弥勒佛祖，擦得也是锃光瓦亮。

这里也没人啊，是谁打扫的？莫非这个庙还有什么灵异之处？

这在这时，只听得孙子善着急忙慌地大叫道，“老师，有鬼，有鬼！”

## 第1260章骷髅山的真面目

孙子善这一嗓子，可把众人吓的不轻。这荒山野岭的，破庙之中，处处透着那么诡异，就是郭业这个无神论者，心里边都有点打鼓。

“沧凉凉~~”

长孙师拔出了腰中佩剑，大喝一声，“在哪？”

孙子善指着供桌，上下牙直打架，哆哆嗦嗦的道：“那儿，那儿！”

这个供桌不大，只有一米来长，半米来高。供桌上铺着一块蓝布，蓝布耷拉下来，正好把供桌给遮了个严严实实。

这么小的地方，根本就藏不了人，所以郭业他们也没掀开蓝布看一下。

这时顺着孙子善的手看去，只见那蓝布动了起来，不是风吹的前后晃动，而是快速的震动，像一个人在打哆嗦一样。

斑鸠咳嗽了一声，冲长孙师使了个眼色，大声说道：“子不语怪力鬼神。这晴天白日的，你说什么鬼话。孙子善，我看是你昨晚没睡好，看花眼了吧！”

长孙师趁着斑鸠说话的功夫已经轻手轻脚的走到了供桌旁边，斑鸠一个“吧”字刚出口，长孙师把蓝布猛的一掀，大宝剑明晃晃，亮堂堂，往前一指，道：“什么人！”

“哇~~”

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传出，长孙师定睛一看，有一个小人儿蹲在供桌下，哇哇大哭，敢情是被长孙师吓着了。

郭业四个人面面相觑，这幅场景，怎么象四个大人欺负一个小孩呢，太丢面子了。

“别哭，别哭.....伯伯不是坏人”，长孙师晃着大黑脑袋，瓮声瓮气的安慰。

他不安慰还好，这一安慰，那小人儿更害怕，哭的更大声了。

长孙师的又一个弱点暴露了，他不会哄孩子。呃.....这主要是硬件的问题，就他这模样，哪个孩子都得害怕！

要说还得是孙子善，从包袱里拿出了一块糕饼，拿到孩子的面前，道：“别哭.....别哭.....叔叔给你吃糕饼。”孙子善是纨绔子弟出身，吃不得苦。别人出门都带干粮水壶，他倒好，带了一堆零食。今天算是他错有错着，解了郭业的燃眉之急。

一股甜腻的味道散发开来，小人儿抽泣着，望向孙子善。孙子善循循善诱，“这糕饼可好吃了，你尝尝！”

小人儿接过糕饼咬了一小口，眼圈又红了，轻声抽泣起来。

孙子善着了慌，道：“怎么？不好吃？”

小人儿站起身来，抽泣着，“好吃.....好吃.....吃这糕饼.....我就想起我娘亲了.....我想我娘亲！”

感情是这么回事。

小人儿一站起来，大家才看出来，感情这还是个女娃。大概八九岁的样子，眉清目秀，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好像会说话一样，是个美人坯子。

郭业看这小人儿情绪稳定了，道：“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怎么一个人在这破庙里啊，你家大人呢？”

“我叫菲菲。叔叔，你是来抓我的吗？”

郭业摇头道：“叔叔是好人，不是来抓你的。你娘亲呢？”

菲菲道：“娘亲得病了，让我找爹爹。我找到了爹爹，爹爹又不要我，让我赶紧走，我就跑到这来了。”

孙子善骂道：“天下还有如此狠心的父亲，这么可爱的孩子都要扔下不管，真是禽兽不如！”

菲菲大怒道：“不许你骂爹爹，爹爹是好人，你骂爹爹，就是坏人。坏人，我不要你的糕饼了！”孙子善没想到自己伸张正义一回，还被打脸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还真下不来台！

郭业对孙子善摆了摆手，道：“子善，这事没有那么简单。你看这个小朋友栖身破庙之中，衣衫洁净，又面无人色。不是没人照顾的，此中定有隐情。菲菲的父亲说不定有什么苦衷。”

菲菲赞道：“叔叔说得好，叔叔是个好人！”

郭业得意的道：“怎么样，我没说错吧？是不是你父亲派人照顾你？”

菲菲小脸一耷拉，道：“妈妈说过，小孩子不能说谎话。叔叔，对不起，您说错了，爹爹没有派人照顾我，是一个好心的叔叔照顾我的！”

童言无忌，郭业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道：“不是你爹爹不愿意派人照顾你，是他没有能力，对不对？你爹爹喜欢菲菲对不对？”

菲菲连连点头，道：“对，对，叔叔是个好人，说的都对！”

斑鸠问道：“那个好心的叔叔什么时候来看菲菲啊？”

菲菲道：“好心的叔叔三天来一次，今天就该来了。”

正说着，吱扭一声，庙门大开，走进一个人来，郭业一看，怎么那么巧，这位还是老熟人。正是在聚友赌坊哭着喊着要拜他为师的张仁义。

张仁义也吓了一跳，没想到庙里有这么多人。等看清楚了，才道：“老师，您是看弟子一心向善，特意来收我为徒的吗？”

郭业摇头道：“我们是偶尔路过此地。张仁义，我来问你，这个小姑娘是何来历？你和这个小姑娘是什么关系？”

张仁义一听这话，眉头紧皱，道：“唉，这个事儿啊，太惨了，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的，告诉您也没什么。不过菲菲藏身于破庙之中，您可千万别出去，要不然，菲菲她可活不了！”

郭业道：“我行得正，走得端。怎么会谋害一个孩子，你尽管讲来！”

“菲菲她娘跟我是一个村子的，叫李婉丽，是濊貊人，不是咱们汉人。这个李婉丽，长得很漂亮，是我们村里的一枝花。可谁能想到，她竟然看上了一个官奴。还和这个官奴私定了终身。一个官奴，哪有什么权力娶亲？李婉丽就未婚先孕，生下了菲菲。”

“大姑娘生子，在咱们汉人看来，是大逆不道。在濊貊人那边，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也没那么严重，这个菲菲就逐渐的长大了。可是去年，李婉丽得了一场重病，撒手人寰。临死前，交代菲菲去找她的亲生父亲。”

说到这里，张仁义眼圈发红，道：“李婉丽这是糊涂啊，菲菲在村子里，还能少得了她一口饭吃？可菲菲去找她父亲，哪能落的了好？官奴，官奴，那是奴隶啊。自己都保不住，还能保得住菲菲？菲菲去了没几天，就被他们的管事发现了，要拿菲菲去做小妾。”

听到这儿，郭业睁大了眼睛，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她？菲菲？”

有十岁没有？有人要娶她？”

张仁义把牙齿咬的个蹦蹦直响，道：“掌管官奴的姓渊，叫渊海子阑。渊氏族人，和咱们汉人仇深似海，向来不把汉人当人看，何况是一个官奴的女儿？渊海子阑就是一个禽兽之辈，他哪是要娶菲菲，他是要她死啊！”

“那个官奴没有办法，只好让菲菲连夜出逃。天可怜见，也许是祖宗显灵，菲菲竟然跑到了这破庙之中。”

斑鸠问道：“你又是如何知道菲菲的藏身之地！”

“这骷髅山，别人不敢来。我张仁义敬奉佛祖，却不怕恶鬼纠缠，每隔几日都要过来祭祀一番，顺便来这庙里烧几柱香！正好就碰上了菲菲。也是她吉人自有天相，跑到这没人敢来的地方，要不然早就被渊家的人给抓走啦！”

郭业听到这里，知道骷髅山的秘密就在眼前，问道：“张仁义，这个骷髅山有何古怪之处，为何没人敢来？”

张仁义道：“您可知这骷髅山为何叫一个这么阴森的名字？”

郭业道：“我听人说，这里原本叫做窟窿山。以讹传讹之下，才被叫做骷髅山的。”

张仁义道：“千年以来，这里都是叫窟窿山。改成骷髅山，却是在三十年前。为何人们以前不以讹传讹？”

“那你的意思是说？”

“骷髅山就形成于三十年前。其实，真正的骷髅山并不在这里。”

斑鸠道：“沧海桑田，光从书上看过，却是没有亲眼所见。”

张仁义道：“骷髅山可不是自然景观，而是人为！”

张仁义停了一下，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道：“我也看出来了，各位并不是一般人，是咱们汉人之中的豪杰之辈。各位，敢跟我看看真正的骷髅山吗？”

长孙师昂然答道：“莫说是骷髅山，就是刀山火海，我也敢闯上一闯！”

张仁义点头道，“好，众位随我来！”

孙子善背起菲菲，六人一起离开破庙，继续往山上走，转过一道弯来，一座小小的土山出现在大家面前。

张仁义伸手一指前方，道：“看！这才是真正的骷髅山！”



## 第1261章十万骷髅筑京观

这些日子以来，“骷髅山”三个字都灌满了郭业的耳朵眼了。

现在看到这骷髅山，郭业却觉得大失所望。这个骷髅山平平无奇。说它是个小土山，那还是客气的说法。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土堆啊。

郭业失望地说道：“这就是骷髅山？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斑鸠道：“也不尽然。大人您仔细看，这个骷髅山上全是土，却并无草木，这算不算特意之处？”

孙子善不以为然的说道：“那个张仁义不是说了吗，他常来骷髅山，也许这里是他一直在打理呢。”

张仁义苦笑了一声，道：“这里确实是我一直在打理，要不然众位看到的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大家想看看骷髅山的真面目吗？”

长孙师把眼睛一瞪，道：“我们大老远的来了，就是为了看这骷髅山。你少废话，到底怎么回事？”

张仁义转头看了看孙子善，道：“这位小兄弟，你胆子大不大？”也算是他颇有识人之明，一眼就看出来这里面最窝囊的就要算孙子善了。

孙子善还背着菲菲呢，道：“我胆子小。张仁义，我警告你，你可别吓唬我！我一害怕，把菲菲摔着了可就怪你了啊。”

张仁义点了点头，道：“胆子小好啊，小兄弟，等会儿的场面可能有些吓人，你带着菲菲走远一点，别让她看见，我怕吓着她。”张仁义想的还真周到！

孙子善可是真胆小，听张仁义说的吓人，可怜巴巴的望向郭业。看郭业微微点头，孙子善背着菲菲，一溜烟的就跑没影了。

见菲菲走远了，张仁义对着骷髅山抱拳道：“众位，得罪了！”

张仁义走到骷髅山之前，轻轻的拨开一层土，微微用力，拿出了一个东西。众人定睛一看，竟然是一个骷髅！

斑鸠笑道：“我当是什么？不就是死人骨头吗。生老病死，谁都免不了这么一遭。有什么好害怕的。”

张仁义道：“那您再看看这个呢？”他用手在骷髅山上一捋，浮土剥落，十几个骷髅露了出来。张仁义走远了几步，又是一捋，又是十几个骷髅！

一个骷髅不可怕，那十几个呢？几十个，几百个呢？成千上万个呢？

郭业早就感到不对了，脊梁沟里开始冒冷汗，道：“你的意思是，这骷髅山里面，全是？”

张仁义点了点头，道：“不错，骷髅山内，全是骷髅。骷髅山，骷髅山，就是骷髅堆成的山！”

以长孙师混不吝的性格，此时也倒抽了一口凉气。一个骷髅才多大？这个骷髅山再小，那也是能被称为山的所在。要是里面全是骷髅的话，这得有多少？

斑鸠问道：“里面全是骷髅，没有骨架？张兄可知，里面有多少骷髅？”

张仁义摇了摇头，道：“全是骷髅。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十几万个总是有的吧！”

郭业道：“这高句丽的风俗，还真奇怪，人死了，安葬的时候还要把脑袋割下来。这也就罢了，为什么这么多人葬在一起，高句丽人不修墓地吗？”

张仁义冷笑道：“高句丽人？这里面每一个骷髅都是华夏子弟。而且头颅也不是死后才割下的，他们都是被斩首而亡！”

郭业血灌瞳仁，赤红着双眼，忿忿地一把抓住张仁义的衣领，喝道：“你说什么？你是说这里的每个人都是被斩首横死？十几万华夏子弟被统统斩了首级？”

随后，郭业强压一口气，缓缓放开了张仁义。

张仁义被郭业吓了一跳，道：“您着什么急，不是现在，这都是三十年前的事情了。”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隋炀帝三征高句丽，都没占着什么便宜。将近二十万华夏子弟被高句丽俘虏。那婴阳王残暴不仁，为了夸耀武功，砍下十几万个脑袋，在这窟窿山上筑了一座京观。从那以后，人们以后也不把这座山叫窟窿山了，改叫骷髅山。”

他也真给隋炀帝留面子，说没占着什么便宜。被人俘虏了将近二十万，怎么算也得是输了。

斑鸠点头道：“怪不得人们都不敢来呢，十几万人横死与此，冤魂不散，是人都得发怵！”

郭业越看张仁义越觉得奇怪。

当初在聚友赌坊的时候，这个张仁义，唯唯诺诺，就是一个误入歧途的老好人。

今日相逢，张仁义却好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先是庇护了满城通缉的菲菲，又带他们来到了这人迹罕至的骷髅山。听他的意思，他还常常祭拜长眠于此的华夏子弟子弟，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来，这都是一个义薄云天的好汉子。

到底哪个才是他的真面目？

郭业道：“实不相瞒，我们是大唐天子派来出使高句丽的使者，不才姓郭名字子仪。安家集上，地方尴尬，没有报我们的真名实姓，实在是对不住了！”接着又把斑鸠和长孙师重新介绍给张仁义。

都介绍完了，郭业又问道：“张兄，如果我没料错的话，这骷髅山上的浮土，都是张兄所埋吧。张兄让我华夏子弟的尸骨，不至于暴露荒野。实在是功德无量，请受郭某一拜！”

说完，郭业躬身一礼。长孙师和斑鸠也跟着郭业对张仁义躬身施礼。

张仁义此时又恢复了他那老实人的真面目，连连摆手，道：“使不得，使不得。其实这京观刚立起来的时候上面是有一层土的，只是风吹日晒，那浮土就慢慢脱落了。我就是简单的修缮一下，举手之劳，举手之劳！”

斑鸠问道：“张兄今年贵庚了？”

张仁义道：“虚度四十春秋！”

“这么说来，三十年前张兄才十岁，是如何得知这骷髅山的来历，又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理这骷髅山？”

“自从这京观立起来之后，先父就时常祭拜。一直到十年前，先父亡故，才把这拜祭之事交给了我。”

郭业道：“如此说来，张兄是一门忠义。实在是让人敬仰。郭业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张仁义道：“郭大人说的哪里话来，我张某人事无不可对人言！”

郭业道：“郭某重任在身，不得不小心从事。如果这话得罪了张兄，郭某先向张兄赔罪了！”

“郭大人请讲，我这人吧，就是脾气好。不会生气的。”

“无论是庇护菲菲，还是祭拜我华夏将士，都是与高句丽的官府为敌。我观张兄为人，性格……不是那么……那么……”说到这里，郭业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总不能说，我看你就是个怂货，怎么能干出这么有卵子的事情，是不是有阴谋？

张仁义人老实，可是不傻，郭业一说，他就明白了，道：“郭大人，我知道您的意思。这位长孙大人吓唬两句，我就无所不从。又怎么敢做出对抗高句丽官府的事情来？”

“也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郭业不好意思的说，

“因为我是读书人。”

“读书人？”郭业觉得这个理由太扯了，要是读书人都这么有骨气的话，明朝也不会灭亡了。

张仁义正色道：“读书而明理。读了书，我知道我的根在哪，我知道这些华夏子弟才是我的同族之人。读了书，我知道勇于私斗，怯于公战。那是蛮夷所为。读了书，我知道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舍身取义！对抗官府，我当然害怕，可我更害怕的是违背了心中大义！”

似乎，说得有点道理？

郭业是半信半疑，斑鸠听了颇为感动，道：“想不到张兄还是读书人，先前真是失敬了。我李芝霖自负学富五车，今天听了张兄这话，才知道我还没有读懂圣人真意。张兄才是真正的读书种子啊。”斑鸠也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其实他也就是个落第秀才出身，学富五车根本就谈不上。

张仁义连连摆手，道：“我也就是随我父亲，念了几年书。如何能跟李兄相提并论？”

不理他们两个互相吹捧，郭业又问道：“这么说来，婴阳王把俘虏的华夏子弟都杀了？”

张仁义道：“那倒也不是。有五万俘虏没有杀，都被充做官奴了。”

“这些官奴现在何处？”

“都在辽东城附近。掌管官奴的人，就是那个渊海子阑，这个家伙不是人啊。对这些官奴百般虐待。稍有不顺，就处以极刑。至于割鼻挖眼，断手断脚，更是家常便饭。到了现在，这些官奴不知道还有没有一万人。菲菲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斑鸠叹道：“这些人现在最年轻的都得五十岁了吧，年纪大的得有六七十岁了。还得与人为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备受欺凌。白发苍苍，不能回归故园。实在是可怜，可叹！”

郭业听的心中烦闷，抽出腰中佩剑，道：“来来来，我们把这骷髅山给毁掉！让这些华夏子弟们都入土为安！”

张仁义闻言变色，而斑鸠则立马拦住郭业，劝道：“大人，不可，万万不可啊！”

## 第1262章新家

郭业要毁掉骷髅山，却被斑鸠拦住了，张仁义也是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郭业道：“以前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这么多华夏子弟暴尸荒野，难道不应该让他们入土为安？”

斑鸠苦笑着摇摇头，道：“大人，我们毁掉了骷髅山，高句丽那边可就知道了！”

“那又如何？难道高句丽还能为了这事袭杀于我？”

“那倒不会。不过，现在高句丽是在向大唐称臣，两国关系友好。这些死难子弟，之前可是大隋的将士。我大唐又是反隋起家……”

郭业摇头道：“斑鸠你错了，你低估了陛下的心胸。陛下不会因为这些人是隋朝的将士，就不把他们视为同族之人。郭某这样做，陛下知道了，定然欢喜。”

“属下不是那个意思。属下的意思是，大隋和高句丽之间，有数百万人命的纠葛，可谓是不死不休。如果隋炀帝没有被害的话，说不定还得有个四征高句丽。高句丽上下对我华夏岂能不惧？”

“大人此次奉陛下的旨意出使高句丽。大人的态度，代表的就是大唐的态度。大人如果毁掉了这个骷髅山，是不是就是代表大唐接下了大隋的梁子？这与陛下的安排，是否有冲突之处？而且此时挑明和高句丽敌对的话，对于大人的任务也颇有妨碍……”

“这……”听了这话，郭业还真有点含糊。虽然高句丽肯定要打，但是什么时候打，怎么打，却不是他所能决定的。

郭业转向长孙师，道：“长孙大人，你怎么看？”

这个长孙师，身份神秘秘的，说不定身上就带着李二陛下交代下来的秘密使命。

长孙师知道现在是表达立场的时候，整了整衣冠，躬身施礼，道：“陛下临行前有交代，此次出使高句丽，长孙师唯平阳郡公马首是瞻！”

皮球转了一圈，又回到了郭业这儿。

郭业还是拿不定主意。到底是忍一时之气，来日方长。还是快意恩仇，不管不顾？

正所谓，将不因怒而兴兵！

这个道理郭业还是懂的。但是就这么走了，又实在不是郭业的风格。

长孙师看郭业举棋不定的样子，道：“陛下还有交待……”

“长孙大人，请讲！”

“陛下说，此去高句丽，如果遇到华夏之人被羁留于此。最好能想办法让他们能够回归大唐。”

斑鸠道：“长孙大人，没想到啊，陛下原来对长孙大人如此信赖，宠信还在平阳郡公之上！真是前途不可限量！”

这种时候，就得他出来扮黑脸了。总不能叫郭业去质问吧？

长孙师当然听得出斑鸠的讽刺之意，脸涨得通红，道：“平阳郡公乃是国家栋梁，长孙只是一勇之夫，如何能比？之前不说，是怕影响了平阳郡公的判断，耽误了国家大事。平阳郡公，毁不毁这个骷髅山，由您一言而决，我

长孙师别无二话！”

郭业道：“长孙将军你我如今同舟共济，最好还是要坦诚相待。不知陛下还有没有其他吩咐？郭某没有别的意思，实在是害怕唐突行事，坏了陛下的大计！”

长孙师道：“没有了，绝对没有。长孙可以对天发誓！”

郭业还能真叫他发誓？这不成了不信任李二陛下了吗？

张仁义这时候嗫嗫嚅嚅的道：“郭大人，有句话我说出来，不知道合不合适。”

“张兄请讲！”

“常言说道，事在人为。我经商这么多年，虽然没有赚到什么钱。但是也懂得天下之事，不一定就要非此即彼。众位都是我们汉人之中的才智之士，能不能想个办法，可以两全齐美的解决问题，既能毁掉骷髏山，又不引起高句丽的警觉？”

郭业摇头道：“难呀。毁掉骷髏山容易。接下来还要将这十来万中国子弟妥善安葬，这个动静小不了，高句丽方面不会不知道。”

斑鸠灵光一现，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如果是高句丽自己主动毁掉骷髏山，就没有问题了……”

“你是说？”

“事情恐怕还得着落在高鑫德的身上。就是不知道他的胃口有多大了！”

“既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我郭业岂是吝惜钱财之人！”

长孙师道：“如果能够两全齐美，那自然是最好。没想到李兄如此足智多谋，长孙佩服之至！”看起来他丝毫没有因为斑鸠刚才讽刺他的话而心怀芥蒂。

商量好了怎么办，郭业心情转好。张仁义这次来，带了不少烧纸贡品，四个人一起跪倒，祭奠这十余万死难的前隋将士。

郭业心中默念：“众位稍稍忍耐几日，郭某再次前来，必接各位烈士回家！如有违背，天诛地灭！”

祭奠完毕，郭业对张仁义道：“大恩不言谢。张兄可愿随我一起回归大唐。别的不敢说，郭某定能保你一世荣华富贵！”

话一出口，郭业就感觉不对，这么说好像是张仁义贪图荣华富贵才做好事的，郭业又赶紧补充道：“张兄，别误会。我知道你生性高洁，不贪荣华。不过郭某相信，天理昭彰，好人应该有好报！要不然，我们这世界也太无趣了！”

张仁义洒脱的说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您也别把我捧的那么高，什么生性高洁，不贪荣华。我张仁义也是俗人一个。为了几百贯钱财，我就向您屈膝下跪。又怎么不是一个爱财之人？只不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爱钱财，但我更爱正义！常言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到了大唐之后，还得蒙您多照顾了！”

众人哈哈大笑，张仁义又道：“还有一件事，我走了，菲菲怎么办？她现在可是见不得光的人，必须有人照顾！”

郭业道：“菲菲也跟我们一起。我郭业难道还庇护不了一个小女孩？走，我们这就一起回辽东城，我倒要看看谁敢为她？”

孙子善早就带着菲菲跑远了，长孙师找了好久，才把孙子善找回来。

孙子善道：“你们那处理好了没有，可别吓着菲菲！”

菲菲此时还骑在孙子善的肩膀上，道：“菲菲胆子大，什么都不怕。坏人叔叔，是你自己害怕了吧？”

长孙师道：“这小姑娘的胆子比你大，一个人在破庙里过了那么多天，都不哭不闹的。让你在山下守个马，你都不敢一个人！”

菲菲点头道：“坏人叔叔是胆小鬼！我看出来了，你也没那么坏，我不叫你坏人叔叔了，我以后就叫你胆小鬼叔叔吧！”

郭业见他们过来了，对菲菲说道：“菲菲，以后你不用一个人住在破庙里了，以后就由我来保护你，不用再担心有人来抓你了！”

菲菲年纪虽小，也听懂了郭业的意思，道：“好人叔叔，你的意思是说，我可以下山去玩了？”

郭业道：“不错，不光可以下山去玩。叔叔还要买好看的衣服给你！”

菲菲道：“菲菲不要新衣服，新衣服过年的时候才能穿。菲菲想念爹爹了，菲菲要爹爹，好人叔叔能带我找爹爹吗？”

郭业把菲菲抱起，道：“能，叔叔不但能帮你找回爹爹。还要让他和你一起回家。”

“是回我以前住的村子吗？”

“不，这里不是你们的家。以后你们的家，叫

——大唐！”

## 第1263章装疯卖傻

离开骷髅山，郭夜等人回到辽东城馆驿的时候，已经是红日西坠，玉兔东升。

众人劳累了一天，草草吃罢晚饭，就早早的休息。

第二天一早，郭业就带着长孙师一起，前往辽东城城主府，拜访高鑫德。

来到府门外，只见城主府门口空空荡荡，并不见值勤的军士。一个老仆，懒洋洋的靠在门框上晒太阳。现在可是七月光景，骄阳似火，这老家伙也不怕中暑？

长孙师走上前去，道：“老人家，烦请通禀一声，就说大唐使者郭业郭子仪前来拜访！”

老仆颤颤巍巍的转过头来，道：“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貌似耳朵不好使。

长孙师提高了声音，道：“我说我们是大唐天使！”

“屎？你们是收大粪的啊，收大粪的走后门。这里是前门，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

“不是，我们不是收大粪的。我的意思是，我们是来拜访高城主！”

“中暑？不碍事。这人年纪大了呀，是怕热不怕冷，不会中暑。小伙子你心真好，不用担心，爷爷我啊，没事！”

“我们找高大人！”

“大人？我知道你们是要找大人。你这么大个子，也不能找小孩儿玩啊！”

“老人家，我们是要找高鑫德！”

“哦，你是说你们要找高鑫德高大人，高城主，对不对啊？”

“对！”长孙师暗自高兴，这位可算是听明白了。

“不认识。”

“不认识？‘高鑫德高大人高城主’，您不是说的挺顺的吗？”

“我都是刚才听你说的啊！”

“卧槽……”长孙师就想打人，这老家伙明摆着就是装疯卖傻！

可这老家伙，白发苍苍，目光迷离，门牙都掉了。要不是靠在门框上，站都站不稳，长孙师还真下不去手。

郭业一摆手，招呼长孙师就往里面闯。老仆往前一扑，双手一伸，就拦住了郭业的去路，道：“哪来的臭小子，没有我的允许，不准进去！”

郭业眼前一亮，伸手一指，大叫道：“高城主，您来啦！”

老仆一扭头，趁着这个功夫，郭业和长孙师哧溜一声，钻了过去。

没跑了两步，一个青衣小厮拦住了去路，道：“这不是大唐的平阳郡公吗？小人给您施礼了！”

郭业冷哼了一声，道：“高鑫德在哪？”

青衣小厮苦着脸道：“我家城主他……他病了。”

“哦？什么病？”

“马上风！”

“嗯？”高鑫德都这岁数了，还宝刀不老？

“啊，不，是人来疯！”

“人来疯？”

卧槽，还有这种病？

“瞧我这张嘴，我是说麻风病！这个麻风病可不得了，他传人啊。这不，我们城主，把府里的下人都打发走了。就留了我一个！”

长孙师疑惑道：“不能，前天我们还见你们城主来着，那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一下子就得了麻风病？”

“嗨，您是不知道啊，这病来如山倒。前天晚上一回来，我们城主就犯了病了，高烧不断，满嘴胡话，上吐下泻，腰酸腿疼。请来大夫，才知道是麻风病！”

郭业没听说麻风病是发高烧的，说明这孙子纯粹是在胡说八道！

于是冷笑一声，说道：“没想到，高城主的病情如此严重，实在是令人担心啊。来来来，你带我们去探望一下高城主！”

“别，千万别。我们城主交代了，这个麻风病传人，可千万不能让您去看他。要是把病传给了大唐天使，他可是万死莫赎。不过，你别担心，我们城主有祖传的秘方，专制麻风病。”

“哦？我只听说过麻风病是不治之症，想不到高城主还有祖传秘方？”

“秘方是有，不过这秘方里，有一个引子非常重要，叫做宽心草，那是平壤才能种出来。您要是去平壤的话，我们城主就和您一起走。等到了平壤，吃了这个宽心草，我们城主的病就好了！”

郭业道：“你的意思是说，在到平壤之前，我们是看不到高城主了？”

“嗯，也可以这么说。”

长孙师道：“如果我们非要见他呢？”

“哎呦，千万别。我家城主说了，他就是宁愿自己死，也不能让大唐天使得病。您要是非要往里闯，我们家城主可是要自尽！”

卧槽！这个高鑫德，明摆着就是在耍无赖啊！

郭业还真不能继续往里闯，倒不是担心这个高鑫德要死要活的。他才不相信这个爱财如命的家伙那么容易就不想活了。关键是这个高鑫德的态度，摆明了是不想见郭业了。他要硬往里闯，那高鑫德准得搬家。到时候，就真的不知道在哪找他了。

“我们走！”郭业招呼了一声，带长孙师离开了城主府。

城主府内，高鑫德微微叹了口气，道：“郭业呀郭业，你想干什么我还能不知道？可是事情哪有那么容易，相见不如不见啊！”

郭业刚一回馆驿，斑鸠就迎了上来，道：“大人，您这么快就回来了，事情办的可还顺利？这个高鑫德他要多少？”

长孙师黑着脸，烦躁道：“要多少？人家根本就不开价。我跟平阳郡公，连他的面儿都没见着！”

郭业道：“这个高鑫德，摆明了是不想见我们。恐怕不是用钱能解决的。斑鸠，你的这条计策，不灵啊。”

斑鸠眉头紧锁，道：“属下无能，暂时还想不到什么好主意，还请大人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长孙师道：“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就不信了，他高鑫德，能一直躲在城主府里面不出来，我明天就派人到城主府堵门，只要他一出来，咱们



就知道了。”

郭业道：“不妥。就算是堵着了他，又能怎么办，我们还要他帮忙呢，这样就撕破脸了，不好。”

“那您说怎么办。”

## 第1264章鑫德利绸缎庄

“现在就是比拼耐心了。我是大唐钦差，不能总留在辽东城。高鑫德也接了任务，护送我到平壤。高鑫德是在等我们沉不住气，自己走人。可他没想到，陛下给了我临机决断之权，我就赖在这儿不走了，也不怕陛下怪罪。他不急，但不代表高句丽朝廷不急，最后高鑫德还是得来找咱们。”

长孙师挠了挠大黑脑袋，道：“我读书少，大人您这计策，怎么听着像是守株待兔呢。这能行吗？”

郭业道：“你放心，这个方法虽然笨了点，但是慢工出细活，一定没问题的。”

郭业嘴上说的很有信心，不过是在给部下打气。其实他心里也没有什么把握。就算是高鑫德找他来了，怎么说服高鑫德毁掉骷髏山，更是没有一点头绪。单单拿钱，恐怕是解决不了问题。

可是让他不管骷髏山上那累累白骨，直接前往平壤，他又良心上过意不去。只能在这辽东城内跟高鑫德耗上了。

一天，两天，三天……

一直过去了半个多月，高鑫德真沉得住气，仿佛真得了麻风病似的，根本就没来找过郭业。长孙师去了城主府两次，也被那个老仆挡了回来。

时间这么久，这条计策也没能奏效，郭业颇为尴尬，看大家的眼神也躲躲闪闪的。

最让郭业尴尬的还是菲菲。菲菲也不吵，也不闹，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在郭业后面，等郭业空闲的时候，就问一句：“好心叔叔，你什么时候带菲菲找爹爹去啊。”

刚开始，郭业还回答“很快，很快！”可是过了这么久，还没兑现，他脸上也挂不住。

今天等菲菲再次问的时候，郭业道：“菲菲，今天好心叔叔带你到街上玩，你想吃什么，想穿什么，想玩什么，好心叔叔都给你买！”

菲菲道：“可是，菲菲还是想要爹爹。”

“等咱们买好了衣服，就可以去看你爹爹了。到时候，菲菲穿上新衣服，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你爹爹看见了就更喜欢菲菲了！”

“好！去买新衣服喽！去买新衣服喽！”听说马上就能见爹爹，还能有新衣服穿，菲菲高兴的大喊大叫。

郭业又把斑鸠、长孙师、孙子善一起叫上，一起去逛街，疏解连日来的烦闷。

孙子善在一边嘟嘟囔囔：“辽东城有什么可逛的，跟长安比起来，提鞋都不配。”

郭业瞪了他一眼，孙子善就不敢说话了。

辽东城的布局和长安不同，长安城要逛街，得去专门的坊市。辽东城却是没什么规划，出了内城，就是商业区。虽然远不及长安繁华，但也算颇为热闹。

郭业等人走走逛逛，一会儿功夫就给菲菲买了不少吃的，菲菲大叫着：“不要了，太多了，会把菲菲的肚皮撑爆的！”

一个绸缎庄映在了众人的眼帘——“鑫得利绸缎庄”。

郭业道：“走，菲菲，好人叔叔给你买身新衣服！”

郭夜等人进了绸缎庄，早有伙计迎了上来，道：“几位老客，看点什么？”

孙子善把嘴一撇，道：“你们这有没有适合这个小姑娘穿的衣服，拿出个十件八件的来，我们选选！”

伙计道：“对不住了，老客，咱这绸缎庄啊，没有成衣卖。慢说我们，就是整个辽东城的绸缎庄，都没有卖成衣的。您要是看中了哪块料子，就买下来。是交给我们给您做也成，您自己找人做也成。做好了，再给您送到府上去。”

孙子善道：“你可别诳我。你们没有啊，我们可就去别家了！”

伙计指了指头上的匾，道：“您看看我们的牌子。远了不敢说，辽东城里，别人店里有的，我们都有，别人店里没有的，我们也有。我们店里没有的，别人家一定也没有。”这伙计的话还一套一套的，跟说绕口令似的。

“哦，你们的牌子，鑫得利，有什么特殊之处呀？”

“鑫，那是咱们辽东城城主他老人家的名讳，一般的店，敢叫这个名字吗？不瞒您说，这个鑫得利绸缎庄绸缎庄啊，就是高城主的买卖！”

“原来如此，这么说来，你们这个买卖，就是辽东城里最大的了。”

“没错，我跟您说，虽然咱是城主的买卖，可也是正经做生意的，童叟无欺，您随便看，包您满意！”

几个大男人带着一个小女孩一起挑布料，怎么看怎么怪异。郭业忽然眼前一亮，看到一个粉色碎花的裙子挂在那里。

郭业道：“你们不是不卖成衣吗，这个裙子是怎么回事？”

伙计道：“这是人家定做好的，我们还没给人家送过去！”

“把那个裙子拿给我看看！”

“这……不合适吧？”

长孙师把眼一瞪，道：“我们看看又不会少了一块，要是好，我们也定做一件！”

伙计还真有点怕他，把裙子递了过来。

“你们这儿，有试衣服的地方吗？”

伙计心说我早就知道会这样，一指里屋，无奈的道：“有，有……就在那儿！”

郭业把裙子交给菲菲，道：“菲菲，你去试试。”

等菲菲出来了，大家都看呆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这身衣服，还真衬菲菲，仿佛就是给她量身订做的一般。

菲菲虽小，但也知道爱美，眼巴巴的看着郭业，道：“菲菲喜欢这个衣服！好人叔叔能买给我吗？”

伙计道：“喜欢？没关系，定做一件就行了。一点也不贵，承惠两贯钱！”

两贯钱买一件小女孩衣服，怎么也不能算便宜了。

郭业道：“好说，好说，菲菲这件衣服不用脱了，它就是你的了！”

伙计都要哭了，道：“老客，您可别害我，这可是人家定做的……”

郭业随手一小块金子就递了过去，道：“你重新给他做一件不就得了，顶多就是让他多等两天。怎么样，这块金子够不够？”

伙计拿着金子一掂量，就知道，别说两贯了，就是二十贯都不止。

有其主必有其仆，伙计把金子揣在怀里，道：“我也不是那个意思……这也不是钱的问题……那，那我可就是食黑心财了！”

给菲菲买好了衣服，郭业等人就要往外走。菲菲新得了一个漂亮衣服，非常高兴，蹦蹦跳跳的走在前面。

正在这时，绸缎庄的门帘一挑，从外面走进一伙人来。菲菲没留神，正好撞到了领头的人身上，她身量小，一下子被撞出了几步。

郭业还没说话，一阵公鸭嗓子的声音传来，“哈哈，郑菲菲，你躲到这来了！今天，我看你往哪儿跑？”

## 第1265章渊海子阑

菲菲被撞到了，还没等她哭出声来，就看清楚了眼前这位的长相。

惊见之下，竟被吓得连哭都不敢，爬起来，飞快地就钻到了郭业的身后。

卧槽，欺负小女孩还欺负的这么理直气壮，这家伙是谁？

只见这位五短身材，身形瘦弱，花白的头发，身着粉色团花的大袖衫，走路一步三摇。往脸上看，斜吊的三角眼，两撇狗油胡，就是两条眉毛长得好，又浓又黑，分成了八字。呃……可惜是正八字。

就这形象，谁看到了也得说一声，坏蛋！

要是非要给他再加一个形容词的话，那就是变态！这大袖衫是女子的服装啊，还穿个粉色的，真是恶心到了极点。

这位的身后，可不得了，跟着十几条精壮的汉子。这些汉子腰间鼓鼓囊囊，都带着家伙。太阳穴高耸，两眼烁烁放光，看起来，都练过几天把式。

伙计一看来人，面色有些惊惧，赶紧上前施礼，道：“渊大爷，原来是您老人家，快请里边坐。我们店里，来了几个新花色，我搬过来您仔细瞧瞧？”

渊大爷貌似没吃伙计这套，直接将他往旁边一推，道：“闪一边去，我没功夫跟你废话！”

这位指着郭业的身后，道：“郑菲菲，你给我过来！”

长孙师把眼睛一瞪，道：“大呼小叫的蛋啊？欺负孩子算什么本事？”

这位看了看长孙师，眼前一亮，满脸堆笑，道：“您是新来辽东城的吧？不认识我？”

伸手不打笑脸人，但长孙师按捺住心中的恶心，道：“不错，我们是才来辽东城不久。”

“哦，那就难怪您不认识我了。我叫渊海子阑，您可以叫我‘小阑儿’。我的话这辽东城里还有几分分量。您要是有什么为难着窄的事儿啊，尽管来找我！”

小……小阑儿？看这岁数，没有六十，也得五十大几岁，还小阑儿，真尼玛的恶心。

郭业心中一动，道：“你就是渊海子阑？”

渊海子阑对他可没有什么兴趣，道：“不错，正是本官。怎么样，听说过吧。你和那个郑菲菲是什么关系？你可知道，庇护逃奴可是重罪！”

敢情菲菲是姓郑，郭业也是头一回听说。

郭业眼珠一转，道：“辽东城内，谁不知道渊海子阑渊大人，今日一见，果然不凡。闻名不如见面，见面更胜闻名啊！”

渊海子阑把嘴一撇，道：“咱家什么名声，咱家自己知道。不用你在这拍马屁。我可告诉你，你今天可摊上大事了！”

“哦，不知道我触犯了哪条王法，惹得渊大人生气啊？”

“哼哼，郑菲菲你知不知道他是什么人？”

“这个……在下还真是不太清楚。”

“郑菲菲的父亲，可是官奴。官奴的女儿，那就是奴生子。今天，本官就治你个私藏官奴之罪！”

“卧槽……”长孙师拉出刀来就要翻脸，郭业却冲他摇了摇头。

渊海子阑是什么人？张仁义早就跟郭业说了好多次了。这个畜生手上有几万条汉人的人命，郭业真恨不得生食其肉，喝其血，以解心头之恨。

不过，现在可不是动手的时候。

他们这边只有三个男人算是有战斗力的，孙子善就是个搭头。对方可是有十几个好手。打架郭业当然不怕，就算对方再多十倍，郭业也有把握杀他个七进七出。不过呢，他们还带着菲菲呢，郭业可没把握混战之中，菲菲不受伤。

再说，万一混战起来，让这个渊海子阑跑了呢，以后再想抓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他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暗暗想道，渊海子阑，今天郭大爷不用亲自动手，只有一张嘴，也得要你的命！

只见他脸上呈现出了谦卑的笑容，道：“郑菲菲一个小姑娘，也干不了什么活。您把她抓起来也没什么用，不如把她卖给我吧！”说完，从怀里掏出来一块金子。这块金子可不小，得有半斤重，得值几百贯钱。

渊海子阑看见有金子可拿，两眼放光，劈手一把，把金子夺了过去，道：“少他妈的装大瓣蒜，菲菲这种材料，那是用来干活的吗？这等尤物，那是放在房中，仔细爱怜的。我也是心肠好，想娶她当个小妾，跟着我吃香的喝辣的，不比跟着他爹受苦强？没想到这小妮子，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竟然跑了！”

尼玛！这个渊海子阑果然是个变态。

郭业心中暗叹，张仁义啊张仁义，你还是太甜了啊。你以为渊海子阑是个禽兽，要以娶菲菲为名，把她害死。没想到，人家渊海子阑是真正的禽兽不如啊，竟然真的打起八九岁小女孩的主意。

他强压着心中的怒火，沉声说道：“这个郑菲菲是不是太小了点？恐怕不大合用吧。您看那些金子……”

渊海子阑满脸淫邪之色，道：“这你就不懂了，小有小的妙处，大有大的滋味。本官还就好这一口。金子？那是你孝敬本官的，可别想要回去。”

狗日的，这货还不如高鑫德呢，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完全是拿钱不办事啊。

长孙师再也忍不住了，道：“哼哼，郑菲菲就在这里，要想把她抢走，得问问我这口刀！”

渊海子阑对长孙师还是真的另眼相看，道：“您别生气，这事也不是不能商量。您先把刀放下，这么长的刀晃来晃去，人家好怕怕呢。”

郭业看着渊海子阑恶心的样子，心中一动，难道这孙子是一个高句丽版的东方不败，专门对长孙师这样的粗豪汉子有兴趣？可他同时还对八九岁的小女孩，兴致勃勃，真尼玛太变态了。这个渊海子阑该不会有扶桑血统吧？

郭业道：“渊大人，我这位长孙兄弟，对您要娶菲菲当小妾这个事儿，相当的不满啊。能不能通融一下？”

渊海子阑道：“原来这位仁兄姓长孙啊，不是叫什么名字？”

“单名一个师字”

“长孙师？好名字”，渊海子阑眉头紧锁，道：“既然长孙兄发了话了，我也不能不给长孙兄面子，不过……就这么把郑菲菲放了，我面子上过不去！”

郭业就等这个节骨眼呢，道：“渊大人，实不相瞒，我和这个郑菲菲颇为

投缘，如果您愿意把她让给我，我愿意奉送黄金万两！”

渊海子阑脸上笑的跟一朵菊花似的，道：“原来这位兄弟也是同道中人……早说嘛，我说我怎么瞅着你这么面善呢。嗯……黄金万两……这个价码真不低，不过你拿得出来吗？也不怕告诉你，辽东城里面能拿出黄金万两的也就是我渊海子阑，就是高鑫德也够呛。你是什么身份，能有黄金万两！”

同道中人……同道尼玛……你全家都和你是同道……

郭业心里骂了渊海子阑千百回，然后说道：“我是大唐来的商人。说实话，黄金万两是我做生意的全部本钱。不过为了郑菲菲，我愿意全部献给渊大人，还请渊大人成全！”

渊海子阑道：“想不到你年纪不大，还真是个风流种子，好，本官答应你了。你这就去取那万两黄金！”

郭业哪有黄金万两啊，忽悠道：“不如大人和我们一起去取，也可以和我这位长孙兄弟多多亲近亲近。”

长孙师……为了菲菲……你就勉为其难的牺牲一下吧……

渊海子阑点头道：“有理，有理！你小子真会办事。长孙兄，咱们走吧！”

长孙师冷哼了一声头前带路，走个半个时辰，来到了馆驿之内。

渊海子阑觉得不对头，道：“你们不是大唐的商人吗？怎么住在馆驿之中。是走通了谁的门子？”

郭业此时像是变了一个人，再也没有街上那唯唯诺诺的样子，不理渊海子阑的询问，大喝一声：

“弟兄们，关门！放狗！！”

## 第1266章又发财了

侍卫们虽然不明白放狗是什么意思，关门可是听懂了，早有几个侍卫跑过来，把馆驿的大门紧紧关闭。

孙子善不合时宜的跑过来，道：“老师，咱这儿没狗。”

好好的角色扮演，被孙子善破坏了气氛，郭业瞪了他一眼，吩咐道：“把这渊海子阑给我拿下！”

当即，就冲出了一百多个侍卫，钢刀出鞘，把渊海子阑这伙人团团围住。

渊海子阑只是个变态，又不是傻瓜，这时候哪能看不出情况不妙？他嘿嘿冷笑，道：“你们不是什么大唐来的商人，你们是专门来刺杀本官的吧？”

长孙师呸了一声，道：“杀你还用专门？你好大的脸面！赶紧束手就擒，免得脏了大爷的手！”

渊海子阑道：“长孙师可是您的真名实姓？”

长孙师道：“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怎么，你还想报复？下辈子吧。”

长孙师也就是吹吹牛逼，安家集上郭业就给他改过一次名字了。如果有必要的话，郭业不介意给他起个阿大阿二的名字。不过今天忽悠渊海子阑，还用不着给他换名字，只需要他出卖色相就行了。

渊海子阑道：“我是可惜长孙师你这个人，你们知道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这是在谋杀朝廷的命官。辽东城内，数万精兵，收拾你们几个乱匪，那还不是小菜一碟？听我的话，你们把兵刃放下，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斑鸠冷笑道：“杀了你以后，我们怎么办，不用你操心。倒是你，渊海子阑，事到如今你还想活吗？”

渊海子阑道：“众位，能否打个商量？告诉我是谁派你们来的，让我死了做个明白鬼。”

斑鸠道：“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今天你的报应到了！”

渊海子阑苦着脸道：“我他妈的就是不清楚啊。我的仇家太多了，天知道你们是谁派来的。咦，是不是高鑫德那家伙派你们来的？”

郭业心中一动，道：“不错，就是高城主派我们来的。不是高城主，谁能把我们安排在馆驿之中？不是高城主，谁有能力，先你一步把郑菲菲找到？”

渊海子阑垮着脸，道：“既然是高鑫德这个王八蛋派你们来的，你们也就不担心事后怎么逃跑，对吧？”

“不错！”

渊海子阑三角眼一翻，道：“各位好汉，长孙哥哥，兄弟有几句话，实乃肺腑之言，你们一定要听啊。”

长孙师今年才三十多岁，正当壮年，被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叫哥哥，那恶心劲儿就甭提了。心说一会把渊海子阑抓住了，一定得让他吃上两三百只苍蝇，以解心头之恨！

斑鸠阴阴的道：“你说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愿意听。不过求饶的



话，你就不用说了，你渊海子阑，大小也是个人物。可别让哥几个看不起！”

渊海子阑道：“高鑫德老匹夫，外表忠厚，实则奸诈。你们可要担心啊。他许给你们多少钱？”

郭业胡谄道：“黄金万两！”

渊海子阑道：“黄金万两？慢说他高鑫德拿不出来。就算是他拿的出来，也不可能给你们。高鑫德就是吝啬鬼一个，每个铜钱都穿到他的肋条骨上，你拿他一个铜板都是要他的命。何况是黄金万两？他肯定会对你们杀人灭口的！”

“杀人灭口？”

“不错，你们想想，我渊海子阑是什么人，那是正儿八经的渊氏族人，副城主渊海子霸的亲哥哥。我要一死，动静能小的了吗？他高鑫德一向和我们渊家不和，很容易就怀疑到他的身上。为了保险起见，他一定要杀你们灭口。这样他既省了一万两金子，又能永绝后患，不是两全其美？”

这个渊海子阑不光是个变态，还是个人才啊。身临绝境，小嘴巴巴的，要是郭业他们真是高鑫德派来的人，没准真被他说服了。不过信息不对称，注定他要徒劳无功了。

郭业轻蔑地笑道：“渊海子阑，不错啊，挺能说的。哥们几个干的就是刀尖上玩命的买卖，就算他高鑫德翻脸不认，哥几个也能叫他乖乖的吐出来。你想靠几句话，就让我们把你放了，恐怕是痴心妄想！”

渊海子阑一看郭业口气松动，道：“你们江湖人再厉害还能干的过军队？再说了，就算你们都武艺高强，把高鑫德制住了，到时候也难免损伤不是。我有一个办法，你们能平平安安拿到钱，我也能活一条命。咱们这也叫两全其美。”

“哦？说来听听。”

“我渊海子阑拿钱买命，你们把我放了，我拿一万两，啊，不了，两万两金子给你们！”

斑鸠冷笑道：“高鑫德信不过，你渊海子阑就信得过？我们把你放了，钱能不能拿到不知道，先把高城主得罪了！到时候你翻脸不认账，哥几个可就栽了大跟头了！”

渊海子阑道：“你们把我扣在这儿，我让人回家去取？或者众位跟我回家一趟？”

郭业摇摇头，道：“你的办法，风险太大，不值得哥几个冒险。再者说，咱们行走江湖还要讲一个信字，既然答应了高城主，就不好反悔。渊大人，碰到我们算你命不好，你要是没有其他的话，就认命吧。拿下！”

“别！”渊海子把手一抬，道：“我现在就给，我现在就给！”他从怀里拿出一沓钱票来，道：“大唐的长乐坊大钱庄钱票，二十万贯！”

这是，又一个裸官？

郭业接过来一看，一万贯一张，整整二十张，确实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

郭业纳闷道：“你说你逛个街带这么多钱干吗？出门前，就打算好，被绑票了拿这钱赎身？”

“这……”渊海子阑面露难色，“能不能不说啊？”

“嗯？”长孙师拿眼一瞪。

“我说！我说！这钱是我贪污的。咱们高句丽为了防备大唐的兵马，拨下来一千万贯要修一个千里长城。我分管这段，就有五十万的修筑经费，我就贪污了二十万贯。为了怕事情败露，我就去了一趟大唐，把这二十万贯给存到长乐坊大钱庄。两万两金子，换了二十张纸，就放在我的怀里。只要不搜身，谁也发现不了！”

“不对，不对……。”郭业摇头道，“渊海子阑，看来你没说实话啊。高句丽城中，谁不知道你和汉人仇深似海，你怎么会往大唐的长乐坊大钱庄存金子？”

“都……都知道？这事全城的人知道了？我以为没人知道呢，我的妈……我不想活了……你们把我杀了吧！”渊海子阑顿足捶胸，嚎啕大哭。

这孙子疯了吧？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这事儿有什么难为情的？高句丽人仇视唐人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渊海子阑值得为这要死要活的？其中必有隐情！

郭业把手一抬，示意大家禁声。郭业模棱两可的安慰道：“渊大人，您这也是为国尽忠，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就算大家都知道了，又能怎么样，谁还能嘲笑您不成？”

渊海子阑一蹦三尺高，尖声尖气的道：“尽忠，我尽忠个蛋！这事儿事关男人的尊严，要是让人知道了，谁能不笑话我？凭什么他们为国尽忠，也就是缺条胳膊，短个腿的，最不济的，也就是把命献了。我就要拿那玩意儿尽忠？这个好说不好听啊！”

郭业略微明白了他的意思，装着糊涂道：“尽忠个蛋？”

渊海子阑破罐子破摔，道：“反正你们都知道，装什么糊涂！没错，三十年前，老子被隋军一箭射掉了卵子。从那以后，老子从此不喜欢女人了，老子就是喜欢强壮的男人和小女孩！有什么不能说的，临死以前，我要说说我的心里话，长孙兄，我喜欢你！”

呕……

长孙师二话不说，夺步冲到了墙角哇哇一阵大吐……尼玛，实在是恶心了……

郭业乐道：“既然您和汉人有这么大的仇，为何还把钱存到长乐坊大钱庄呢？您这种行为可是资敌啊！”

渊海子阑拿出一块金子，道：“你知道这块金子，是大唐的还是高句丽的？”

“它在谁的手上就是谁的！不分大唐和高句丽！”

“对啊，我跟汉人有仇，和金子又没仇。谁能把我的金子保护好了，我就交给他。管他是高句丽人开的还是汉人开的？”

“哦，想不到渊大人的想法如此别致！郭某真是受益良多！好了，不说废话了，既然您不想活了，我就成全你！拿下！”

侍卫们一拥而上，把渊海子阑这伙人制住，捆了起来！

渊海子阑心丧若死，也不反抗。他带来的这伙人倒是想反抗，奈何战斗力太差了。原来这伙人，就是个样子货，他们平时也就是摆摆样子，在渊海子阑那混吃混喝。欺负欺负平民百姓，打打顺风仗还行。碰上大唐的精锐部队，就完全白给了。

斑鸠道：“这伙人，怎么处理？”

郭业恨恨的道：“现在先别动手，等到了晚上，刨个坑，给他们来个大种活人！”

正在这时，馆驿的大门被人砸的咣咣直响，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平阳郡公，大白天的关什么门。你的好朋友——高鑫德，看你来了……开门，快点开门！”

郭业闻言心里顿时一咯噔，奶奶的，恐怕要坏事儿了。

## 第1267章放人？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么奇怪。

今天以前，郭业对高鑫德翘首以盼，可是高鑫德迟迟不见踪影。现在，郭业最不想看到的人就是高鑫德，高鑫德却是主动前来拜访。

高鑫德此番前来并非凑巧，肯定是有人通知他才来的。

宰相门前七品官。鑫得利的伙计身为辽东城城主的手下，虽然够不上八品九品，政治敏感性还是有的。郭业一出手，就说要拿出黄金万两，怎么也不算是一般人物，说不定就跟高鑫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看着他们被渊海子阑为难，伙计也是暗暗着急。等他们出了鑫得利绸缎庄的门，伙计一溜小跑就到了城主府报信。

你别看郭业找不着高鑫德，伙计却是一找一个准。高鑫德一听这几个人的相貌，就知道是郭业他们了。没办法，像长孙师这操型，一般人还真长不出来！

高鑫德虽然贪财，那智商可是杠杠的，一听这个，就知道要出大事了。郭业那是一言不合，就把刀架在渊海子霸脖子上的主。能为了一个小女孩向渊海子阑求饶？想想都不可能。其中必有蹊跷！

高鑫德越发笃定，这个渊海子阑，今天可能要玩完！

想到这，高鑫德吓得魂儿都飞了，他和渊家一向不睦，渊海子阑一出事，头一个怀疑的就得是他高鑫德。高鑫德顾不得带齐手下，穿好衣服，飞奔出府，直奔馆驿。

馆驿大门紧闭，高鑫德也不知道渊海子阑此时是死是活，心急如焚，扯着脖子大喊大叫。

斑鸠问道：“高鑫德来了，怎么办？放不放他进来？”

郭业刚抓了渊海子阑，高鑫德就赶来了，也有些心烦意乱，道：“开大门，迎接高鑫德。让人把馆驿的伙计们都看好了，咱们见机行事！”

当下中门大开，郭业、斑鸠和长孙师一起出迎。

高鑫德一见郭业，劈头盖脸的就问：“平阳郡公来的何其迟也。青天白日，您就把大门紧闭，难道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郭业脸色一变，随即笑道：“哪里，哪里，我这样做都是高城主的指示啊！怎么，您不记得了？”

“我的指示？”

郭业道：“此事说来话长，且容我细细道来。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还请高大人屋内一坐！”

“哼，我看你怎么给我解释！”

到了馆驿的客厅，分宾主落座，郭业道：“高城主，前几日郭某前去拜访，闻听高城主得了麻风病，不方便见客。可有此事啊？”

高鑫德面色尴尬，道：“这个……可能……大概是有吧。”

“哦，我听说这麻风病是不治之症，怎么高城主就好了呢？”

“他……我……我是有个偏方。俗话说得好，偏方治大病！这偏方这么一用啊，我的病就好了！”

“这我倒听说了，不过听您的伙计说，这个偏方有个药引子，叫宽心草，要去平壤才能有。您怎么现在就好了呢？”

“啊.....对啊.....怎么现在就好了呢？.....对了，其实是这么回事。我那个病啊，其实不是麻风病，唉，庸医害人啊！我后来又找人看了，是太阳病，也就是外感风寒。不用吃宽心草就好了，你看我现在，身体绝对是完全好了！”

“您刚才还说是偏方治好的，外感风寒您也用偏方治？”

“啊.....对呀！我家祖传偏方，专治外感风寒。你管得着吗？对了，我还没问你呢，你为什么大白天的，就把馆驿的大门关了，快快讲来！”

郭业嘿嘿一笑，道：“这个都怪城主您啊！”

“怪我？”

“不错，您说您也真是的。既然知道了是外感伤寒，也不告诉我一声。我还以为您得的真是麻风病呢。麻风病可是不治之症，您有秘方，我们可没有。所以，我们就把馆驿的大门紧闭，我们是在躲病啊！”

“躲病？”

“对，里面的人不出来，外面的人不进来，这样麻风病不就传不上我们了！”

“不对吧，我听人说，你们今天还出去逛街来着，还带了人回来！”

“没有，绝对没有，那肯定是他看错了，我们一直在馆驿躲病来着，根本就出门。世界上的人相像的很多，看错了也再所难免，您说是不是？”

一大一小两只狐狸，在客厅一本正经的比赛胡说八道的技巧，最后——

郭业胜出！

不过这胜利不能当饭吃，郭业还有事求人家高鑫德呢，也不好逼人太甚。

郭业道：“高城主，郭某有一事相求，还请高城主务必答应！”

高鑫德没好气的说道：“高某能力有限，小事不难，大事我可就帮不上忙了！”

这话说得有水平了，因为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说到底都是高鑫德说了算。

郭业单刀直入，正色道：“辽东城内是否有一万左右的官奴，听说都是我华夏子弟，不知可有此事？”

“确有其事！”这个事全城的人都知道，瞒也瞒不住！

郭业道：“高句丽向我大唐称臣，辽东城却以华夏子弟为奴，传到我大唐天子的耳朵里，恐怕好说不好听吧？”

高鑫德傲然道：“这些华夏子弟，都是原来大隋的军士，他们侵略我高句丽，被我们高句丽所俘虏。此事光明正大，没什么不好听的。想当初大唐不也是因为大隋残暴，才起兵反隋的吗？”

郭业冷笑道：“我大唐反隋是不错，可我大唐没有把俘虏的大隋士兵给贬成官奴呀。有道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高大人，您可要三思啊！”

这句话，说到了问题的关键之处！郭业也并不是光靠小聪明就当上大唐礼部尚书的，真才实学还是有那么一点的！

高鑫德沉吟了一阵，道：“平阳郡公此言有理，高某受教了。不知郭大人意欲如何？”

“把那些官奴全都交给我，让我送回大唐！”

高鑫德摇头道：“非是高某人推脱，实在是此事关系重大，不是高某人所

能决定。还是请平阳郡公亲自向我高句丽的国主讲明。说实话，此事就算是我国国主，恐怕也难下决断。我高句丽虽向大唐称臣，却不是任由大唐予取予夺的。朝廷其他大臣的想法，国主还是要顾忌一二。”

郭业暗自点头，高鑫德能说出这番话来，也算是推心置腹了。

不过郭业这半个月可没闲着，怎么对付高鑫德，已经想了数种预案。高鑫德的这番话，也在他的预料之中。

郭业道：“高城主，您看这样行不行。放人不让您白放，我来买！”

“买？”

“说实话，这些人最年轻的都五十多岁了，年纪大点的都六七十岁了。根本就干不了什么活，吃的还不少。留着他们，现在您已经赚不着什么钱，还不如一起卖出。”

高鑫德心说那可不一定，你是太小看了渊海子阑敲骨吸髓的本事。不过，他本人也不想把这一万官奴留在辽东城，钱是渊海子阑拿大份，黑锅要整个高句丽背，怎么算都不是一桩得体的买卖。

高鑫德配合郭业说道：“此言有理，平阳郡公，您继续说。”

郭业道：“这样，每个奴隶我出十贯钱。听说是不满一万人，我按照一万人给您算。我总共拿出来十万贯，交给高句丽朝廷，把这些官奴买下来。咱们公平买卖，谁也不能说城主的不是！”

“这……”

“另外，高城主这里，郭业还有一份谢礼。我也给您十万贯！”

“也给我十万贯？”高鑫德两眼放光，他搂了一辈子，也没十万贯。就这几天，郭业就给了他十四万贯，真是他的财神爷啊！

郭业点头道：“没错！高城主辛苦一番，这十万贯是您应得的！”

高鑫德大为意动，道：“那总共就是二十万贯！这么多钱，平阳郡公拿出来吗？”

郭业一伸手就把渊海子阑那二十万贯的钱票拿出来了，递给高鑫德，道：“您拿好了！”

他这是借花献佛，相当于一个子儿都没花。

二十万贯拿在手里，高鑫德就像做梦一样。这么简单，就实现资产翻倍的美梦了？说到底，还是天朝上邦大唐帝国啊，一个官员都这么有钱，羡慕死个球了~

不过，高鑫德还是没有失去理智，他知道这个钱可不好拿！弄不好，能给他带来杀身大祸！

他盘算了一阵，道：“明人不说暗话。平阳郡公，我问你一句，渊海子阑在不在你手里？”

郭业知道这时候是得到高鑫德信任的关键时刻，不能含糊其辞，道：“不错，是在我这！”

高鑫德点了点头，又问道：“平阳郡公难道就只关心那一万官奴，骷髅山的事儿，平阳郡公怎么看？”

郭业道：“十万骷髅筑京观，何其残忍。我劝高城主毁了它，要不然它就是大唐和高句丽之间的一根刺，对大唐对高句丽，都不是什么好事！”

高鑫德苦笑道：“我就是怕你提出这个要求，才避而不见的。答应你不是，不答应也不是！”

高鑫德喝了一口茶水，正色道：“平阳郡公答应我一件事，骷髏山我给你毀了，华夏子弟的尸骨任你安葬。那一万官奴，我也交给你！”

“什么事？”

“你把渊海子阑给我放了！”

“啥？放……放了？”

## 第1268章纠结

郭业自从听到渊海子阑这个名字的时候，就给渊海子阑判了死刑。

郭业可不是以德报怨的君子式人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才是他的基本风格。报仇报的晚一点都能让他浑身不自在，何况是把仇人放了？真要把渊海子阑放了，郭业敢担保从今以后他每天半夜里醒来，都得心口疼。

郭业嘿嘿一笑，不接高鑫德的话茬，道：“高城主，听说你和这个渊氏家族并不和睦啊！”

高鑫德点头道：“何止是不和睦？如果可以的话，我倒愿意把渊氏家族连根拔起！”

“同殿为臣，你们两家有什么解不开的死结，能否告诉郭某人？”

高鑫德道：“告诉你也没什么，此事也不是什么秘密。平阳郡公稍微用心，就不难打听。不过出了这个门，我可不承认这话是我说的。还请平阳郡公保密！”

郭业连忙道：“那是自然！”

“自从咱们高句丽的国主婴阳王打退大隋的侵略之后，他就自认为功高盖世，德配天地。什么事情都是乾纲独断，咱们高氏族人说话，就没什么分量啦。”

“本来这也没什么，婴阳王是国主，咱们听他的话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最近几年，婴阳王越发的老糊涂了，竟然宠信起渊氏族人来，弄得现在高句丽内姓渊的比姓高的还风光。更可恨的是，他竟然钦赐那渊盖苏文掌管我高句丽全国的兵马大权。如此下去，不知这高句丽是姓渊还是姓高？等到婴阳王百年之后，恐怕这高丽国主要让给那姓渊的来做了！”

郭业才不相信高鑫德是为了这事跟渊氏家族不和的，婴阳王再怎么传位也轮不到他高鑫德，他肯为了这个就和渊氏家族玩命？高鑫德要是真的那么忠君爱国的话，就不会收受郭业的巨额贿赂了。

郭业道：“听闻贵国国主婴阳王还有一子，现在封为容留郡王。日后这国主之位，怎么也轮不到姓渊的吧？”

高鑫德一拍大腿，道：“平阳郡公不愧是上邦人物，看的就是明白。高某正是奉了容留郡王之命，打压渊氏家族！事关高句丽的王位传承，你说我和渊家的仇能小得了吗？”

原来这两家的纷争，还是这个高鑫德挑起来的。不过现在看来，还是渊家占了上风。高鑫德这个城主之位，马上就要当不成了！

郭业道：“既然如此，不如你我合力，把这个渊海子阑给……”

说着，郭业手往下劈，做了一个砍人的手势！

高鑫德吓得一下子站了起来，连连摆手，道“万万不可！”

“有何不可？”

高鑫德道：“那个渊海子霸虽然是副城主，却是掌握了城防军的大权。杀了渊海子阑，我怕他发起狠来，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处！”

“哦，难道他敢动我大唐钦差？”

高鑫德苦笑道：“渊家乃是我高句丽国内的主战派，一向敌视贵国！他恨不得马上挑起大唐和高句丽的战火，正愁找不到借口呢！”

郭业道：“事在人为，您毕竟是辽东城的城主，未必就怕了这个渊海子



霸。高城主，不知这辽东城中，您能控制几成的兵马？”

“当在半数！”

“一半也很不少了，我看我们还是大有可为……”

“其实也没一半……”

“四成总有吧？”

“大概，可能，差不多……”

“三成？”

“其实也不是很准……”

郭业受不了了，道：“到底多少？请高城主给个准数！”

高鑫德怯怯的伸出一根手指，道：“这么多！”

郭业道：“才一成？高城主您这个城主当的也太没味了吧。”

高鑫德面色尴尬的道：“一成也没有，我是说一千人。就是城主的卫队，我是有把握控制的。您说，我敢杀渊海子阑吗？不但不能杀他，我还得保护好他。要不然他出了事儿，渊氏家族头一个就得怀疑是我，我还是活不了！”

郭业失望的看着高鑫德，道：“高城主，恕郭某直言，窥一斑而知全豹。如果容留郡王就这么一点实力的话，我劝你们还是早日向渊盖苏文投降。否则，到了图穷匕见的时候，你们可都得死无葬身之地！”

高鑫德告诉郭业这么多事，当然不是为了郭业看不起他的，连忙补充道：“事情也不是象平阳郡公想的那样，高某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其实辽东城的军队大部分都是中立的。虽然我不能指挥他们去击杀渊海子霸。可渊海子霸也调动不了他们来打我。真正完全忠于渊海子霸的，可能也就是三千人。大部分人其实是两不相帮！”

郭业道：“既然如此，您的一千人加上我的二百人，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

高鑫德道：“一千二百人对三千人，我们还是输面为大。再者，就算我们侥幸能打赢了，可也就把渊家彻底得罪了。”

“我身为大唐钦差，连你们国主都要礼敬我三份，难道还怕得罪什么渊氏家族？至于高城主，你不是早就和渊家势同水火了吗？”

高鑫德道：“此一时，彼一时。咱们现在不是还有事求着人家吗？”

“哦，什么事？”

“无论是毁掉骷髅山，还是释放官奴，都是在朝廷颇有争议之事。如果我们得罪了渊家，他们势必极力反对此事。高某一个人可扛不住整个渊氏家族……”

他言外之意呢，就是提醒郭业，如果您非要把渊海子阑个杀了，那骷髅山的事儿和官奴的事儿可都得黄。

“这……”郭业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出。

高鑫德看郭业犹豫，趁热打铁道：“那渊海子阑都六十了，您就算不杀他，他也活不了几年。再说了，您杀了他也就是解解恨，能得到什么？相反的，您要是放了渊海子阑，咱们就算卖了渊家一个人情。骷髅山和官奴的事儿，就可痛快的解决。那官奴可是有上万人，以渊海子阑一个人的性命，换取一万条性命，算起来，您还是赚了……”

郭业听了这话，心中不禁冷笑。高鑫德话说的不错，可还有后面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渊海子阑那是折磨死了数万个官奴的主。放了渊海子阑，可不

单单是饶了渊海子阑一条命那么简单，同时这也意味着，这几万人的血债，郭业他不要了！

到底是一万条活人的性命重要，还是几万个死人的血债重要？

这是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郭业纠结起来……

正在这时，斑鸠插话道：“高城主，有件事还没告诉您，您听说了，可千万要挺住啊……”

“啊，什么事？”

“就是，刚才您还没来的时候，我们跟渊海子阑说，是您让我们把他给抓了的……如果就这样把他放了的话，不知道您顶不顶得住啊？”

还有这回事？

高鑫德听了这话，面无人色，竟是一脑门子的官司。

本来高鑫德想的挺好，郭业把渊海子阑放了。他就告诉渊海子阑自己是花了多少代价千辛万苦才从郭业那把他救出来。

这个代价是为了救渊海子阑出的，最后当然得着落在渊家头上。这样，骷髅山和官奴的事情呢，就是渊家的事情，他高鑫德可是纯粹是在帮忙。

高鑫德帮了渊家这么大的忙，又救了渊海子阑一条命，投桃报李的，渊家不得给他高鑫德意思意思？高鑫德是两头讨好。

可现在郭业擅作主张，竟谎报渊海子阑是自己派他们来劫持的。那高鑫德再说什么话，渊海子阑可就得掂量掂量了。

要是渊海子阑确信高鑫德才是幕后主使，那放了他，可就是纵虎归山，对高鑫德十分的不利。

到底放还是不放？

这下，皮球一滚，却轮到高鑫德开始纠结了……

## 第1269章七日追魂夺命丹

此时的渊海子阑就如同一个烫手的山芋，抓在手里不合适，放了那就不合适。

看到高鑫德那副纠结的样子，郭业一时间心情开朗了起来，道：“高城主，您说这个渊海子阑，到底是放还是不放呢？”

高鑫德满头大汗，道：“容我想想，容我想想。”

郭业忽然脑中灵光一现，一个模模糊糊的想法冒了出来，虽然不甚完善，但是颇有可行之处！

郭业正色道：“高城主，我来问你，如果渊海子阑愿意帮忙的话，你有多少把握可以解决骷髏山和官奴的事情？”

高鑫德道：“不是我夸口，如果高家和渊家联手的话，别说是在辽东城里，就是在整个高句丽内，也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您那点事根本就不叫事儿。不过这渊海子阑现在一定以为是我下的黑手，这联手一事，恐怕是难以实现……”

郭业道：“如何解决渊海子阑，郭某倒是一个办法。其实，要想使人就范的话，除了利诱以外，还有威逼……”

高鑫德道：“威逼也没有用啊。现在肯定是您说什么他就答应什么，可是如果把他放了，他还不是要反悔？”

郭业冷笑道：“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他了。我有一种毒药，名字叫做七日追魂夺命丹。服下了我的药，就必须每日服食我给的解药，要不然七日之内，必定肠穿肚烂而死。你说我要是给他吃了这七日追魂夺命丹，他能不听我的话吗？”

“七日追魂夺命丹？在下从未听过，世上果有此物？”

郭业忽悠道：“高城主久居高句丽，消息太闭塞了。我大唐传承久远，文化博大精深，区区七日追魂夺命丹又算得了什么？我还有更厉害的含笑半步颠，一日丧命散，三尸脑神丹什么的没拿出来呢。对付一个小小的渊海子阑，还用不到这些！”

高鑫德听着这些不明觉厉的名字，将信将疑，道：“此时关系重大，平阳郡公莫要诳我。”

郭业摇头道：“高城主说得哪里话来，事关上万条人命，郭某岂能不慎重行事。”

高鑫德想想也是，这件事里最着急的就应该是郭业，道：“如此，就拜托平阳郡公了！若是事有不谐，还请平阳郡公尽快通知高某，咱们再想办法！”

“一定，一定，高城主慢走！”

把高鑫德送走了，郭业却听身边一声“噗通”！

竟然是长孙师径直跪倒在地，神色恳切地求道：“还请平阳郡公收我为徒！”

郭业赶紧把长孙师搀扶起来，道：“长孙将军，快快请起。莫非，长孙将军突然认识到郭某是真正的赌神再世，想要向郭某学习赌术了吗？此事好说，用不着大礼参拜！以后咱们还是兄弟相称！郭某绝不藏私，定当倾囊相授！”

长孙师心说，您赢钱还不是靠人家金德曼放水，能教我什么呀。

长孙师按下心中的腹诽，道：“弟子对于赌博一事，天赋欠佳，恐怕难以继承老师的衣钵。弟子是想向老师学习用毒之道！”

“用毒之道？”

“不错，弟子往日自负用毒之术天下第一。今日听老师讲来，才知道弟子不过是井底之蛙，实在是惭愧！七日追魂夺命丹，世上还有如此神奇的药物？弟子从未见过。至于含笑半步颠，一日丧命散，三尸脑神丹什么的，弟子更是闻所未闻。还请老师教我！”

郭业好悬没笑出来，本来是忽悠高鑫德的，没想到把长孙师给忽悠住了。

郭业强忍住笑意，道：“唉，郭某平生最为自负的就是赌术啊，至于用毒之术郭某根本就还没有入门。长孙将军要不要考虑一下，改学赌术？”

郭业这可没说谎，如果说赌博他还能知道点规则的话。那用毒之术，他根本就是一窍不通。

长孙师坚决的道：“弟子心意已决，愿意向老师学习用毒之术，还望老师成全！”

郭业道：“不学赌术，实在是你的损失。不过人各有志，不可强求。长孙师，如果让你配置一种毒药，达到七日追魂夺命丹的效果，你可能做到？”

长孙师摇头道：“这个弟子实在是无法办到。一种毒药，吃下去后，要么把人毒死。要么使人受伤，都是一锤子买卖。使用另外一种药物延缓毒药发作，一两日尚可，时间久了弟子实在是无能为力！”

郭业道：“如果让你配置一种药物，吃下去后，一日之后方才发作，你可能做到？”

长孙师沉吟道：“这却是不难。不过这样的话，毒性必然甚小，也就是腹内疼痛、头晕脑胀什么的，也没什么用啊。”

郭业道：“你能配置这种药物，那七日追魂夺命丹，也就差不多了！”

“老师的意思是……”

“七日之后，必死无疑。这是咱们嘴上说说的幌子，没有人会以身试法，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的。只需要把你配置的这种药物，当作解药发下去。他毒性发作之时，必然就会吃解药。吃了解药，又必然会毒性发作，这不就是七日追魂夺命丹了吗？”

这事还能这么办？身为一代用毒宗师的长孙师彻底被郭业打败了！

“平阳郡公，那三尸脑神丹又是什么呢？”认识到了郭业的不靠谱，“老师”又被长孙师改成“平阳郡公”了！

郭业笑道：“怎么，不想拜我为师了？”

长孙师不好意思的说道：“郭大人乃是大唐的平阳郡公，身份高贵。而我长孙师却只是个五品的侍卫。长孙若是拜了平阳郡公为师，恐怕被人说成是趋炎附势之徒。另外，也难免影响平阳郡公的清誉！”

郭业道：“想不到长孙将军外表粗豪，内心却是如此细腻。你说得甚有道理，这个拜师还是免了。接下来我就告诉你这个三尸脑神丹的秘密。三尸脑神丹，这丹药神妙非常，内中裹有尸虫，外面包着镇压尸虫的药物。一旦服下，到了每年端午，镇压之药过期，尸虫爬出，噬咬人脑，乱其性情，使其六亲不认，人性全失。此丹无药可医，唯有每年服下镇压这尸虫的解药，才能苟延残喘。天下至毒之药中，它占前三啊！”

“如此听来倒是可行。不知从哪里才能找到这种尸虫，这镇压之药又如何配置？”

郭业道：“此法乃是江湖上一代奇人金庸所创，后来又传给了任我行，任我行传东方不败，东方不败又传给了我郭子仪。当今世上，这尸虫只有我郭业这里才有。本来长孙将军如此有意，我当把此法传给长孙将军。奈何师门有命，此法只能传给入门弟子。而长孙将军又不能拜我为师，实在是人生的一大憾事啊！”

“我……”

长孙师好悬一口鲜血没喷出来，刚说了不能拜师的话，这边就抛出来一个三尸脑神丹。马上改口？长孙师还真抹不开这个面儿！

你说这三尸脑神丹是假的吧，郭业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连师承来历都交待的清清楚楚，不由得长孙师不信。

“那含笑半步颠，一日丧命散又是何物？”

郭业摇头晃脑，摆出一副世外高人的样子，道：“这两种毒药都是江湖上一代奇人周星星所创，奈何时光流转，早已失传。我也是深以为憾！”

长孙师道：“那这次您是想给渊海子阑吃什么毒药，是七日追魂夺命丹，还是三尸脑神丹？”

郭业道：“七日追魂夺命丹，根本就吃不死人。这个渊海子阑屠杀了我数万华夏子弟，给他吃七日追魂夺命丹，不是太便宜他了吗？”

“那您的意思是，三尸脑神丹？”

郭业继续摇头道：“三尸脑神丹一年才能见效，我可等不了那么久。再说三尸脑神丹刚吃下去之后，没有什么异状。渊海子阑信不信都成问题，又怎能达到控制他的目的呢？”

长孙师彻底服了，道：“平阳郡公智慧如海，长孙拜服！不知到底要如何对付这渊海子阑？”

郭业微微一笑，道：“当然是用我的独门毒药——九九升仙丸！”

长孙师彻底晕了，九九升仙丸？这又是什么东西？

## 第1270章九九升仙丸

“敢问平阳郡公，这九九升仙丸又是什么来历？”

郭业道：“升仙丸，顾名思义就是吃了之后平安喜乐，如同升仙一般。”

“那九九呢？”

“升仙丸这么好的东西，长久服用，自然是要伐毛洗髓，脱胎换骨了。连服这升仙丸九九八十一日之后，就可以荣登极乐，不履凡尘！”

长孙师当然明白这个“不履凡尘”是什么意思，膛目结舌道：“死……死了？”

郭业点头道：“正是！而且服食之人，荣登极乐之前，身现异状。先是身上长满龙鳞，然后浑身奇痒，自己就把龙鳞一片一片的拔下来，露出森森白骨。能让人明白红粉骷髅，人生无常的道理。等他彻底把这龙鳞拔完，就可以羽化登仙了。渊海子阑身背数万条人命，吃了这个九九升仙丸，也算是死得其所。”

郭业把这九九升仙丸描述的如此“美好”，长孙师听的心中发寒，这是要渊海子阑自己把自己凌迟处死啊！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长孙师问道：“这九九升仙丸虽好，可是如何控制渊海子阑呢？既然这九九升仙丸服用之后飘飘欲仙，渊海子阑又如何会认为深中剧毒，而受我们摆布？而且渊海子阑身现异状之后，必然疑心大起，他未必肯继续吃这九九升仙丸，平阳郡公所谋，未免美中不足！”

郭业听了，哈哈大笑，道：“这九九升仙丸，人只要吃过一次，就被勾去了魂魄，日思夜想的就是这九九升仙丸。为了得到九九升仙丸，夫妻可以反目，父子可以相残……别说是渊海子阑了，就是铁打的金刚，铜铸的罗汉，只要吃了这九九升仙丸，也得乖乖的听话……”

长孙师听得眼睛都直了，道：“平阳郡公，世上果有此物？”

郭业拿出一个小箱子，把小箱子打开，里面装满了一粒粒的红色丸药，估摸着得有上千粒。郭业道：“这就是九九升仙丸，只要给渊海子阑吃上一颗，他就再也离不开这九九升仙丸了……而这九九升仙丸只有我们手里才有，还怕他不乖乖就范？”

长孙师看着郭业得意的面庞，如同看到了地狱中魔鬼，猛然间一把抓住了郭业的脖领子，道：“平阳郡公，如此恶毒之物，你是如何研制出来？又拿多少人命做了实验？你的所作所为，和那渊海子阑又有什么区别？”

郭业想不到长孙师此人还如此有正义感！

郭业赶忙道：“放手，放手！我这毒药啊，没有拿人做实验，是拿一百多斤的猪做的实验，自从研究出来，还没在人身上用过呢！”

长孙师冷笑道：“平阳郡公，你当我是三岁的孩子么。没人用过，你怎么知道用过之后，能使人心智迷乱，六亲不认？”

“他……这个……”郭业还真没法解释。

九九升仙丸是怎么来的？其实九九升仙丸就是升仙丸的加强版。

想当初，袁天罡为了帮助郭业赢得斗狗大赛的胜利，用罂粟为原料，制成了升仙丸。郭业见到了罂粟，自然就想到了罂粟的提炼物吗啡和海络因。

海络因先不去管他，吗啡可是著名的麻醉镇痛药物，如果能制作出来，别的不说，首先就能大大减少受伤将士的痛苦。进一步发展的话，说不定就

可以在大唐朝开展外科手术了。

袁天罡整日里行踪不定，郭业便把他那点可怜的化学知识都教给了李淳风，看看他能不能把吗啡提炼出来。可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李淳风提炼出来的药物，给猪吃了之后，没有昏睡，倒是出现了毒品严重上瘾的现象。喂了两个月之后，遍体生鳞，最后鳞消肉散，一命呜呼了。

郭业估计李淳风制造出来的是一种介于吗啡和海络因之间的一种毒品。由于技术水平有限，这种毒品极为不纯，含有种种毒素，最终形成了这种遍体生鳞的效果。

这次出使高句丽，因为有从事间谍工作的使命，郭业就没憋着好屁。他从李淳风那拿了不少这种加强版的升仙丸，以备不时之需。想不到这么快，就要用到渊海子阑身上了。

可是这怎么跟长孙师解释？说他郭业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身在红旗下，长在党的怀抱里，深知毒品的危害。别说这个秘密能不能说的的问题，就算说了，长孙师也不能相信啊。

郭业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道：“长孙将军，对不起，郭某欺骗了你！”

长孙师脸色大变，道：“你，你果然拿活人做了实验？”

郭业道：“非也，非也。郭某是说这种药物并非我郭业的独门毒药，其他人也有！”

“谁？”

“大唐国师李淳风！”

“难道是李淳风做的人体实验？”

郭业摇头道：“长孙将军，你想想，这种药物如此恶毒，你以前可曾听说过？”

长孙师摇头道：“未曾听说。就算是你刚才所说的三尸脑神丹，比起这九九升仙丸来，也差得远！吃那三尸脑神丹之人，是被逼无奈才会吃下。这九九升仙丸却是让人心甘情愿走上绝路！”

郭业又问道：“你可知大唐国师李淳风是什么人？”

长孙师道：“这却是不太清楚，只听说这人年纪才三十多岁就做了大唐国师，想必是有过人之处！”

郭业一听长孙师说不清楚，心说这就好办了，道：“这九九升仙丸可不是一般的毒药，乃是道家的不传之秘……”

最后，在郭业的嘴里，这九九升仙丸，成为了道家炼制长生不老药的副产品，有无数个道士因为这九九升仙丸惨死。因为这等药物实在霸道，道家就把这药房秘不示人了。现在郭业出使高句丽，李淳风为了给大唐出力，才炼制了一批给郭业，并且千叮万嘱要谨慎使用。

最后，郭业慷慨陈词道：“我郭业岂能不知这九九升仙丸实在是太过歹毒，有伤天和。然而为了大唐，为了陛下，我愿承担这一切罪孽。我秉承‘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信念，我敢于面对大唐国民、面对陛下、面对历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长孙师尴尬的说道：“我也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用人做实验太残酷了……其实您用在渊海子阑身上我是赞成的……平阳郡公，我错怪了您，还望原谅！”

郭业暗想，小样，这样都说服不了你的话，我只能使出大招“仰望星

空”了，不怕你不服！

好不容易把长孙师打发走，郭业长出一口气，心想以后不能随便忽悠人了。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忽悠的多了，恐怕自己都圆不回来了。

不过虽然下定了决心，他还是要最后的主动忽悠一次，那就是忽悠渊海子阑。

郭业再次见到渊海子阑的时候，这个死太监正在开展绝食运动。看到郭业进来了，瞟了一眼，就岿然不动。

郭业吓唬他道：“渊海子阑，刚才高城主可是过来了，要哥几个好好招呼你！”

渊海子阑嗤笑道：“哼～除死无大事。我渊海子阑都不想活了，你们还能拿我怎么样？逼急了，我就咬舌自尽，誓死不受你们这帮小人的侮辱！”

郭业心里一凉，这下干了。这个渊海子阑肯定不会主动吃下他给的九九升仙丸，要是强行喂给他的话，又怕他咬舌自尽。这可怎么办？



## 第1271章教猫吃辣椒

怎样才能让猫吃辣椒？

曾有人说过，可以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当猫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

下面，郭业要做的就是往猫屁股上抹辣椒的工作！

郭业道：“渊海子阑，高城主让哥几个抓了你，并不是想要你的命，而是要你答应几件事！”

渊海子阑把头一仰，道：“我不答应！无论他高鑫德想办什么事，我都不答应！”

郭业道：“何必呢？常言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渊海子阑你虽然身体残疾，还不是有大把的荣华富贵可以享受？何必寻死呢？”

渊海子阑尖利的笑了几声，道：“怎么样？高鑫德那个王八蛋，他害怕了吧？我渊海子阑死在他手里，他的日子能过好？想不到我渊海子阑临死还能拉个垫背的，痛快！痛快！”

这家伙摆明了油盐不进，一心寻死！

郭业也不理他，自顾自的说道：“我先把这几件事都说说，你好好想想，这对于你都不算个事儿！”

渊海子阑冷笑了两声，沉默不语。

郭业接着说道：“第一件事，就是你掌管的那一万官奴，高城主打算把他们全部发卖出去，希望你能同意。第二件事，就是骷髅山那个京观，实在是影响高句丽和大唐之间的关系。高城主想把骷髅山毁掉，还请你说服你们渊氏家族，不要从中作梗。”

官奴……京观……驿站……

渊海子阑脑中仿佛划过了一道闪电，道：“我明白了，你们不是高鑫德派过来的，你们是大唐来的使者！”

郭业嘿嘿一笑，道：“现在你才看出来，是不是太晚了点。不错，我就是大唐的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你渊海子阑残杀了我华夏数万子弟，事到如今，你还想活吗？”

渊海子阑也不害怕，道：“哼哼，你如果真想我死，也就没那么多的废话了。我死了，消息传出去，那一万官奴可一个也活不了！我一个换他们一万个，这个买卖做得划算，嘿嘿……”

郭业道：“渊海子阑你不是想死吗？怎么现在又威胁起我来了……”

渊海子阑道：“既然你们都是唐人，那我没卵子的事恐怕都是诈语。既然这件事还没泄露出去，我好好的为什么要死？”

他脑子转的还真快！

郭业道：“想活？好办！把我刚才说的那两条都答应了。我们自然会放了你！”

渊海子阑道：“就算是我答应了，也不算啊，高鑫德他……我明白了，高鑫德和你们是一伙的！”

郭业乐得他往那边想，道：“没错，高城主已经弃暗投明，归顺我大唐了！”

渊海子阑嗤之以鼻道：“高鑫德虽然和我向来不睦，但是他这个人我还是

了解的。归顺大唐？笑话。就他那点胆子，也敢反叛？我看是你拿钱砸得他吧！”

郭业假装面色尴尬，道：“想不到渊海子阑还真是个人物，这都能想到。不错，谁能和钱有仇？渊海子阑，如果你答应了这件事。事成之后，我郭业也有重礼相送！”

渊海子阑道：“重礼？我那二十万贯的钱票还没还我呢？快点还钱！”

郭业道：“只要你做完了我托付你办的事，你那二十万贯自然会还你。而且郭某还有一份大礼相送！”

渊海子阑嗤笑道：“我可不是高鑫德，没见过金子似的。我渊海子阑来钱的路子广的很，想收买我？没那么容易！”言外之意，他其实也是可以收买的，只是和高鑫德的标价不同。

郭业道：“不是钱。而是一样宝物！包你喜欢！”

一提宝物，渊海子阑来了兴致，道：“什么宝物？”

郭业道拿出了一粒九九升仙丸，道：“你渊海子阑不是没了卵子吗？只要吃了它，就能再次享受到男欢女爱的乐趣！”

这下郭业真戳到渊海子阑的软肋了，顿时激动喊道：“你说这个丹药，能让我那玩意儿再生？”

郭业含糊其辞道：“这可是我祖传的丹药，叫做九九升仙丸，吃了九九八十一粒，神仙都做得。何况一个断体再生呢？”

郭业这话靠谱不靠谱？简直是太不靠谱了。只要是个正常人，就不会被他骗到。很简单的道理，这丹药这么好的话，郭业怎么不吃？如果他吃了的话，就能做神仙去了，还用得着跟渊海子阑在这磨牙？

但是，渊海子阑可不是正常人，他做梦都想能够再把卵子找回来。现在郭业的话，就成了他的一根救命稻草，就算有若干不合理之处，渊海子阑都能自动脑补的合情合理。

渊海子阑道：“好，我答应你，你把这九九升仙丸给我！”

郭业又把九九升仙丸收了回去，道：“我说过了，事成之后，还有大礼相送！你这还没办事呢，怎么就要拿工钱？”

渊海子阑冷笑道：“事成之后？事成之后，官奴都回大唐了，骷髅山的骨头你也运走了。到时候，你姓郭的拍拍屁股一走，不认账怎么办？你是大唐的钦差，我还能万里迢迢地跑去大唐帝都找你讲理？废话少说，快把那个九九升仙丸给我！”

郭业道：“如果我现在就把九九升仙丸给了你，到时候你不办事怎么办？我也拿你没辙呀！”

渊海子阑心说，只要吃了这个九九升仙丸，我拼着那二十万贯的钱财不要，也得给你把事搅黄了！

心里边这么想，渊海子嘴里边说的可是豪气干云，道：“我渊海子阑是什么人？岂有说话不算话的时候？你莫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姓郭的，你要明白，现在是你求我，你只能选择相信我的人品！”

郭业满脸不情愿的把九九升仙丸交到了渊海子阑的手中，咬着牙痛下决定道：“既然如此，郭某就相信你一次！我赌了！”

渊海子阑接过九九升仙丸，一下子就把九九升仙丸扔到了嘴里，嚼了几下，就咽了下去，道：“有点甜味，也不怎么好吃。郭业你这九九升仙丸管不

管用啊？”

郭业看到渊海子阑把九九升仙丸吃了，松了一口气，道：“渊海子阑，你就不怕这是毒药吗？”

渊海子阑冷笑道：“杀咱还用毒药？你直接拿刀把咱砍了不就行了？”

郭业心说，让你吃这个九九升仙丸，可比拿刀砍你还要过瘾！我要让你尝尝千刀万剐的滋味，而且还是你自己动手把自己剐了，其中滋味，必然非同寻常！你就等着享受吧！

过了一会儿，药效就上来了，渊海子阑开始手舞足蹈，郭业不愿意看到这个死太监的恶心样子，走了出去。

两个时辰以后，郭业再次见到了渊海子阑。此时的渊海子阑，脸上挂着满足的笑意，道：“郭业，你没有骗咱，你果然让咱又尝到了男欢女爱的滋味。不，这滋味比男欢女爱还好，今天咱才明白了什么叫欲仙欲死。不过咱家也看出来了，这个东西，并不能让咱家那个玩意儿再生吧？”

郭业道：“你想要那个玩意儿，不就是想享受男欢女爱吗？有了九九升仙丸，还要那玩意儿干什么？”

渊海子阑哈哈大笑，道：“不错，不错。郭业你说的对。不过，这九九升仙丸你只给了咱一颗，实在是太少了点。要想咱为你办事，你得把药方给我！”

郭业把脸一沉，道：“药方？你想得美！渊海子阑，你以后乖乖听郭大爷的话，就还能再享受这欲仙欲死的感觉。要是不听话，这个九九升仙丸以后你就别想了！”

渊海子阑冷哼一声，道：“还是那句话，不给药方，别想咱给你办事！”

郭业冷冷一笑，道：“既然如此，你就好好的考虑吧！希望明天早上，你能坚持现在的想法！”

对于九九升仙丸，郭业还是满怀信心的，只要渊海子阑吃了一粒，就不怕他不就范。到时候毒瘾发作起来，可就由不得他了。

第二天一早，郭业刚刚起床，就打算去看看渊海子阑的毒瘾发作了没有。

可还没等他出门，一个侍卫跑了过来，在门外大叫道：“平阳郡公，大事不好，咱们的馆驿，让人给包围了！”

## 第1272章着了道了

乍闻之下，郭业起先倒是心里咯噔一下，不过随之释然。

现如今辽东城城主高鑫德已经倒在了他的金钱攻势之下。那么今天包围馆驿的主使，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肯定是副城主渊海子霸。

不过，郭业自信有渊海子阑在手，渊海子霸肯定翻不起什么风浪来！

他好整以暇的穿好官服，打开了房门。咳嗽一声，冲侍卫说教道：“淡定，淡定。没什么大不了的。咱们此次出使高句丽，代表的是大唐的颜面。我们要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黄河决于口而心不惊慌，这样方显大唐泱泱大国的风范。你这样慌里慌张的，让高句丽人看见了，还不小觑我们大唐？”

“可是馆驿的高句丽人都被我们关起来了……”侍卫少了几分惊惧，但慌张之色犹在。

郭业道：“君子慎独，你懂不懂？我们身在敌国之内，群狼环伺，要步步小心。稍有不慎……”

侍卫苦着脸道：“郡公，俺就是个侍卫，保护大人您的安全是责无旁贷。万一大人有个差池，属下纵有十条命百条命，也回去交不了差事。现在可是火烧眉毛了，您可得早拿主意。”

郭业唔了一声，摆摆手道：“你先回去敷衍着，我随后就来。”

把侍卫打发走了，郭业把装着九九升仙丸的小箱子拿出来，取了几粒放在桌子上，自言自语道：“九九升仙丸，今天你立功的时候到了！”

“好人叔叔，这个糖好吃吗？”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传了过来！

郭业吓了一跳，扭头一看，郑菲菲俏生生的站在了桌子边上，正滴溜溜着乌黑眼珠子一眨不眨的盯着九九升仙丸。

郭业俯下身子，摸了摸郑菲菲的头，道：“菲菲，今天怎么这么早就起来啦？你这个年纪要多多睡觉，才能长得高……”

郑菲菲道：“好人叔叔，你们在后院关了什么东西啊。鬼哭狼嚎的，可吓人了，我被吓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郭业仔细一听，果然有阵阵怪声从后院了出来。他心里明白，那肯定是关在后院的渊海子阑毒瘾发作了，在大喊大叫。这个渊海子阑人长得丑，发出的声音也这么恶心。

郭业道：“那不是东西，是渊海子阑，他干了坏事，好人叔叔在惩罚他！”

郑菲菲拍了拍小胸口，道：“是他呀！我还以为是怪物呢，吓死我了。他叫的那么惨，肯定很可怜，好人叔叔，你就饶了他吧。”

郭业道：“渊海子阑那么坏，你还替他求情？他可是……”

说到这里，郭业停顿了下来，没有再说下去。以郑菲菲的年龄，她未必明白导致她现在悲惨生活的根源，就在这个渊海子阑的身上。算了，还是不要告诉她了，她这个年纪现在就应该快乐的玩耍，何必让她过早的知道这人间的丑恶呢？有了自己的保护，她一定能够平安快乐的长大……

郭业正要解释一出善意的谎言时，只见郑菲菲点着头，伶俐可人地说道：“菲菲明白了。菲菲做了错事，娘亲会打屁股。渊海子阑做错了事，好人叔叔也要打他的屁股！”

正在这时，那个报信的侍卫又来了，急急禀报道：“郡公，高鑫德城主求

见！他说十万火急，要您速速出迎！”

辽东城的馆驿，其实并不大，住了郭业这两百多人就满满当当的。郭业没走几步，就见到高鑫德满脸焦急之色，在馆驿门口踱来踱去。身后还有不少的高句丽士兵，看来包围馆驿的就是他们了。

不过对于高鑫德这个正牌城主，没有渊海子霸在场，他们也不敢阻拦。就是不知道渊海子霸现在在哪。

郭业道：“高城主，出什么事了？怎么这么多人把馆驿团团围住，难道高城主控制不了辽东城的局势了吗？”

高鑫德道：“出大事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咱们进去说话！”

到了馆驿的客厅，分宾主落座，高鑫德道：“平阳郡公可知是谁派兵围了馆驿？”

郭业道：“那还用问，肯定是渊海子霸呗。辽东城内，有这个实力的，除了高城主你，也就是渊海子霸了。”

高鑫德道：“不错，就是他。我听说有人围了馆驿，就赶紧过来了。看来你抓了渊海子霸的事情，他已经知道了。你那个七日追魂夺命丹怎么样？给渊海子霸吃下去了没有？”

郭业这时候可不会给高鑫德普及七日追魂夺命丹和九九升仙丸的区别，毕竟七日追魂夺命丹虽然诡异，还在人们的想象范围之内。这九九升仙丸，就实在是太缺德了，连长孙师这个用毒宗师都受不了。

郭业含糊其辞，道：“昨天就喂给他吃了。既然渊海子霸要人，咱们把人放了，到时候毒药发作起来，他还是得来求咱们……”

高鑫德摇头道：“此事万万不可。要是让渊海子霸这个时候从馆驿里面走出去，不就证实是你把渊海子霸抓了吗？众目睽睽之下，渊家丢了这么大的面子，此事可就不好收场了……”

“高城主的意思是？”

“咱们一起出去一趟，把渊海子霸挡回去，等他撤了兵，再把渊海子霸偷偷的放了！”

郭业不以为然的说道：“辽东城外，渊海子霸本人我都抓过，算不算众目睽睽？他又能拿我怎么样？”

高鑫德道：“这可不一样。那一次是渊海子霸有错在先，平阳郡公你借机发作，总还说得过去。这次抓渊海子霸，您可是可不占理。有些事情就是做得说不得。渊家丢了这么大面子，就算勉强服软，难免要使用些小绊子，平阳郡公又何必多生枝节呢？”

还有后话高鑫德没说出来，那就是你郭业是大唐钦差，把事情办完拍拍屁股就回大唐了。但渊氏家族气不顺，可不得把把怒火撒在我高鑫德身上。政治斗争，最是无情，荣留郡王说不定什么时候觉得保住我代价太大，就会把我给放弃了……那时候，我高鑫德可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郭业想了想，觉得高鑫德这话还是有理，道：“不知高城主可有把握，让渊海子霸退兵？”

高鑫德道：“有我在此，谅他不敢强攻馆驿。这样拖下去，对他也没有好处。平阳郡公再暗示他，只要他退兵，就可以把渊海子霸给放了。这样的话，高某有七成把握，说服他退兵。”

郭业道：“既然如此，就劳烦高城主了，我们走！”

二人出了馆驿，高鑫德叫过一个高句丽的士兵道：“你们是谁的兵马？竟敢包围上国钦差，实在是胆大妄为！”

那士兵道：“回禀城主。是渊副城主下得命令，领队的是孙代音孙将军。”

“叫孙代音前来见我！”

不一会，一个年轻的高句丽军官跑了过来，躬身施礼，道：“末将孙代音，参见城主！”

高鑫德怒喝道：“孙代音，你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围攻大唐使者，你是想造反吗？”

孙代音心说你们神仙打架，我们凡人遭殃，上指下派，我有什么办法。

只见他苦着脸说道：“末将不敢，实在是渊副城主有令，馆驿内许进不许出。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有渊副城主的命令！”

高鑫德冷笑道：“莫非我你也敢拦？”

孙代音扑通跪地，道：“末将不敢！渊城主就在前面不远，要不您去跟他说说？别让末将为难！”

高鑫德鼻子里冷哼一声，道：“前头带路！”

郭业跟着高鑫德就往外走，孙代音原本想阻拦，被高鑫德瞪了一眼，就不敢吱声了。

郭业心中暗想，看孙代音对高鑫德的态度，就知道高鑫德的这个辽东城主还是颇有威势的，并不像他说的那么可怜。

走了不远，就见渊海子霸悠闲的坐在一个茶摊上喝茶，身后站着几个侍卫，悠然自得，一点也看不出着急的样子。见到高鑫德和郭业来了，起身相迎，揣着明白当糊涂，道：“高城主，平阳郡公，渊某有礼了……你们联袂前来，不知所为何事啊？”

对于渊海子霸这么客气，无论是高鑫德还是郭业都颇为诧异，这家伙什么时候转了性子了？

高鑫德道：“渊城主，是你派孙代音围了馆驿？”

渊海子霸谦卑的笑道：“原来您是为这事儿呀？一切都是渊某的错。是有人举报，说发现有一个逃奴进了馆驿，我一时冲动，就派人围了馆驿。后来想想，此事实在不妥。怎么能为了一个逃奴影响了大唐和高句丽的关系呢？就想着向平阳郡公赔罪。”

“可渊某刚到馆驿门口，就听下面的人说，高城主正在和平阳郡公有要事相商，渊某不敢打扰，就在此等高城主出来了，再去找平阳郡公赔罪。没想到您二位一块出来了。平阳郡公来的正好，渊某向您敬茶赔罪了！”

说完，渊海子霸扑通一声跪下，把一杯茶高高举过头顶，道：“平阳郡公，请喝茶！”

郭业心说什么逃奴，渊海子霸担心的是渊海子阑吧？看来他们还真是兄弟情深，渊海子霸为了他哥哥，愿意向我磕头求饶。可惜渊海子阑已经吃了九九升仙丸，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郭业接过茶杯，一饮而下。刚要说些漂亮话，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心中大叫一声不好，狗日的，着了渊海子霸这孙子的道了。

## 第1273章早知今日

等郭业悠悠醒转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被五花大绑了。脸上湿湿腻腻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郭业心中大叫晦气，只好安慰自己说肯定是被凉水泼醒的。

一阵哼哼唧唧的声音传来，郭业扭头一看，高鑫德也和自己一样，被捆得结实实。

郭业心说坏了，渊海子霸这孙子是要发动兵变啊。敢把高鑫德都绑了，这可是彻底撕破脸了。高句丽再怎么说是中央集权的国家，高鑫德把渊海子霸怎么样了，都可以勉强找个借口。渊海子霸把高鑫德给绑了，他就是明显的以下犯上，朝中有人也救不了他……不知这渊海子霸准备如何收场。

渊海子霸看着郭业哼哼冷笑，道：“平阳郡公，被人所制的滋味如何？辽东城外所赐，渊某一日不敢或忘。今日有所回报，还望平阳郡公笑纳！”

郭业冷哼一声，道：“渊城主，想不到你身为高句丽的高官，竟然使出如此下作的手段。就不怕天下的人耻笑吗？”

渊海子霸道：“平阳郡公身为大唐天使，怎么还如此幼稚？有道是兵不厌诈，咱们为将者，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手段好用，就用什么，哪管他什么下作不下作。再说，平阳郡公把我那兄长，诳到馆驿里抓起来，恐怕也不是什么光明正大的手段吧？咱们是豁子牙吃肥肉——肥（谁）也比别说肥（谁）！”

高鑫德破口大骂，道：“渊海子霸，你想造反吗？你抓郭业也就罢了，凭什么把我也抓起来，我可是你的顶头上司。这上下尊卑，你懂不懂？识相的，快点把我给放了，看在你是个粗人的份上，我不和你计较。如若不然，我一本奏章上去，就是莫离支也护不住你！”

渊海子霸拿手轻轻的拍着高鑫德那油腻腻的大脸，道：“高鑫德，事到如今，你还想我放了你，实在是可笑。你和大唐使者勾结，残害高句丽的将士，御前官司打起来，恐怕你这项上人头就保不住了！”

高鑫德自觉所做的滑不留手，毫无破绽，于是嘴硬如铁骂道：“渊海子霸，你别血口喷人，说我和大唐使者勾结，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你床底下那二百两黄金是怎么回事？还有你所藏的几十万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这些算不算证据？”

高鑫德闻言心里大惊，如此隐秘的事情，怎么被渊海子霸知道了？如果说那二百两黄金还可以抵赖的话，那几十万贯钱票，他可说不清楚。在敌国有巨额存款，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不够忠诚的表现，也可以看作是投敌卖国的前兆。

高鑫德稳了稳心神，道：“渊海子霸，你好卑鄙，你派人监视我！你把我的管家买通了？”

渊海子霸冷笑道：“彼此彼此，我就不信我的手下没有高城主安排的人。只不过，我安排的人，比较得高城主器重罢了！”

高鑫德谎称道：“其实也没什么，几十万贯钱财，不过就是说明我贪污受贿罢了。到了你我这种地位，怎么能只靠那点俸禄？我相信国主对此心知肚明，不会多做计较。倒是你，渊海子霸，不经请示，擅自把顶头上司抓起来。这可是重罪。如果人人像你这样，朝廷的体统还要不要了？孰轻孰重，

国主自会分辨。”

渊海子霸道：“贪污受贿？你想得美。待会儿，我把我兄长从馆驿里边搜出来，众目睽睽之下，就让他指证你勾结外国，出卖高句丽。要是没有你的协助，大唐使者怎么会知道我兄长的行踪？另外，我的兄长被抓，可是在你的店里。这通敌卖国的罪名，你是洗不掉的！”

高鑫德知道渊海子霸说的有些牵强，在鑫得利绸缎庄，渊海子阑是自己跟着郭业走的，可不是被郭业抓走的。不过三木之下，渊海子霸什么供词拿不到？这点小小的细节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

高鑫德叹了一口气，道：“这次高某人认栽，渊海子霸，你想怎么样？”

渊海子霸哈哈大笑，道：“怎么样？只要在那馆驿之中，把我兄长找到。对于你来说，就是通敌卖国之罪，死罪难逃。容留郡王就要折损一员大将，实在是可喜可贺。对于大唐使者，他做出如此有失体统之事，又有何等面目调停三国纷争？我高句丽把他驱逐出境，想必大唐天子也无话可说……国主听说了，想必也得夸我渊海子霸办事得力。到时候，就算你这通敌卖国是假的，咱们高句丽朝廷也得把他办成是真的！”

郭业听了吓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到这渊海子霸城府如此之深。这次的行动看似鲁莽，实则算计的滴水不漏。就是自己和高鑫德出来找他谈判，恐怕也在他的算计之中。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渊海子阑身上，只要从馆驿之中把渊海子阑搜出来，渊海子霸就可以罗织罪名，把高鑫德和自己，统统打倒，一举两得。怪不得他要把馆驿围起来呢，这是怕自己把渊海子阑偷偷放跑了啊！

不过渊海子霸千算万算，有一点他没有算到，自己可是有九九升仙丸这个大杀器。只要渊海子阑自己不承认被劫持了，渊海子霸的一切谋划，就都得成空。这就是自己的一线生机！

想到这里，郭业暗暗后悔，早知渊海子霸打的是这个主意，一起床，就去找渊海子阑把九九升仙丸给他吃一粒，把他的毒瘾给解了。现在的渊海子阑可是还在鬼哭狼嚎呢，渊海子霸看见渊海子阑这样子还不得和自己急眼？是个人就能看出渊海子阑是受了胁迫，他再说什么话，可就没人信了。

事到如今，只能见机行事了！

郭业想到这里，哈哈一笑，道：“渊城主，你误会了。我和渊海子阑将军格外投缘，相见甚欢，邀他在我的馆驿之内，盘桓几日，别无他意。渊城主你如此大动干戈，实在是小题大作了。”

渊海子霸道：“平阳郡公，你也是上邦人物，别叫我渊海子霸看不起你。愿赌服输，说话得像个爷们。事到如今，你以为抵赖就能有用吗？”

说完，渊海子霸抽出腰中佩剑，放在了郭业的脖子上，道：“平阳郡公，你真以为渊某人的一个磕头是那么好受的？今天你就认栽吧，走！”

郭业被渊海子霸押着走到馆驿门口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报信的侍卫正在那站岗呢。

报信的侍卫一看郭业的样子，大惊失色，道：“郡公大人……”

郭业没让这侍卫把话说完，便喝道：“去，把长孙师将军给我叫过来！”

郭业见到长孙师之后，冲他连打眼色，道：“长孙将军，不要着急，我和渊海子霸城主稍微有点误会。他以为我们把渊海子阑将军给抓起来，这怎么可能？你快点把渊海子阑将军请出来，把事情解释清楚就没事了！”



长孙师看郭业连打眼色，却是误会了郭业的意思。他没看到高鑫德，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只以为是渊海子霸不知怎么把郭业给制住了，想逼迫他们把渊海子霸给放了。郭业向他连使颜色，估计是让他动手，如同在辽东城外一样，故技重施，把渊海子霸再次制住。

长孙师躬身施礼，道：“大人，属下明白！”

话刚说完，身子往前倾，伸手就向渊海子霸抓去。可他身子刚一动，渊海子霸身后的两个侍卫就把刀递上来了，竟是难得的高手！

长孙师一击无功，渊海子霸大声喝道：“别动！你再动你们的平阳郡公可就活不了了！”剑往里边轻轻一送，郭业的脖子上渗出了鲜血。

长孙师不敢再动，道：“渊海子霸，你想怎么样？伤了上国天使，恐怕你们国主都保不住你！”

渊海子霸胜券在握，难得的和颜悦色道：“不敢。只要长孙将军不动，我担保平阳郡公安然无恙。小的们，给我搜！”

## 第1274章峰回路转

一招之错，满盘皆输！

只因郭业喝了一杯不该喝的茶，大好的局面顷刻扭转。

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最坏，郭业心里反而轻松了。最坏的结果能怎么样？

只要目前还没有闹出人命，渊海子霸就不能把自己和自己的人怎么样。

至于高鑫德的死活，他们狗咬狗一嘴毛，又关他郭业什么事？还有就是渊海子闾，既然已经吃下了第一粒九九升仙丸，他的命运已经不可逆转。真的算起来，自己只不过所谋未成，实际上并没有损失什么，还白白得了渊海子闾的性命。

再说现在的渊海子闾肯定还不知道自己命不久矣，还想着得到九九升仙丸的药方。只要药方在手，事情总是可以谈的，自己未必就一定要打道回府。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郭业打起精神，要和渊海子霸周旋到底，吩咐长孙师道：“长孙将军，你吩咐兄弟们不要阻拦，让他们搜！”

不一会儿，馆驿内就传来了一阵鸡飞狗跳的声音，郭业面色铁青，只是嘿嘿冷笑。忽然一阵小女孩的哭声传来，郭业脸色一变，怒道：“渊海子霸，你们可是高句丽的官军，怎么能骚扰女眷？你们是官兵还是土匪？”

渊海子霸嘿嘿一笑，道：“想不到平阳郡公还是一个多情种子，出使高句丽，还带着女眷，真是让人佩服！”他这是在讽刺郭业好色如命，没听说使节还能带家眷的。

郭业也不分辩，让渊海子霸误会自己好色如命，总比知道菲菲是逃奴要好，道：“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如若你的人冲撞了我的女眷，郭某人誓不甘休！”

渊海子霸此时心情甚好，道：“好说，好说。我给你这个面子，让你也见识见识高句丽爷们的风度。”

他刚要传令，小女孩的哭声已经停了。一个小校跑过来，道：“启禀城主，大爷找着了！”

渊海子霸面现喜色，道：“找着了？好！谁找着的大爷，赏他二两……啊不……十两金子。快把大爷请过来，让他和平阳郡公当面对质！”

小校面现难色，道：“大爷……他不肯过来。”

渊海子霸脸上一寒，对郭业说道：“平阳郡公，想不到你如此下作，竟然对我那兄长严刑拷打，让他不良于行！说不得，你施加在我兄长之上的，平阳郡公也要好好的享受一番了！”

郭业摇头道：“渊城主说的哪里话来，对于渊海子闾将军，郭某一向恭敬有加，绝无殴打之事！”

小校也道：“大爷……他身上不像有伤的样子……还，还骂骂咧咧的……”

“大爷骂什么？”

“他骂您不知好歹，打扰他在平阳郡公这里做客，让兄弟们赶紧滚！”

渊海子霸闻言诧异，而郭业听了这话也暗自纳闷，莫非渊海子闾的毒瘾过去了？想不到自己拖延了这么长的时间，还帮渊海子闾强制戒毒了。那他为何要帮自己遮掩呢？

渊海子霸急问道：“大爷是不是受到了什么人的胁迫？”

“没有，大爷好好的。身边没有什么人，他还……”

“还怎么样？”

“还打伤了不少咱们自己的兄弟，兄弟们也不敢还手……”

渊海子霸指着郭业，道：“你把我兄长怎么样了？怎么把我家兄长逼疯了。我告诉你郭业，如果我兄长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渊海子霸拼着这条命不要，也要把你千刀万剐！”

郭业得了便宜自然卖乖，道：“渊城主，我早就说了，我和渊海子阑将军谈笑甚欢，邀请他在我这里盘桓几日。渊海子阑将军在我这里乐不思蜀，你就是叫他回去，他还不愿意回哩……”

渊海子霸可是不信郭业的鬼话，他在高鑫德身边安排了密探，早就知道是郭业把渊海子阑抓了，道：“是吗？那就请平阳郡公和我一起去看看我那兄长，如若我那兄长安然无恙，还则罢了。如果不然，嘿嘿……”渊海子霸没有继续往下说，威胁之意，溢于言表。

众人来到了后院，只见渊海子阑拿着一根木棍左冲右杀，把高句丽的军士们打得屁滚尿流。渊海子阑一边冲杀，一边大喊道：“兔崽子们，让你们看看我渊大爷的厉害！我打，我打，我打打打……”当真虎虎生威，不可一世。

这样子，怎么看怎么都不像是正常人。

渊海子霸瞪了郭业一眼，道：“你看你把我兄长逼成了什么样子？”

郭业也觉得渊海子阑有点奇怪，嘴硬道：“你看渊海子阑将军在我这里容光焕发，精力充沛，实在是可喜可贺！渊城主有何不满？”

渊海子霸不理郭业的胡诌，大喊道：“哥哥，你快点住手。那是咱们自己人！”

渊海子阑还真听他的话，拿着木棍，摇摇晃晃的就走了过来，道：“小三儿，这都是你带的人？”

他一说这话，渊海子霸松了一口气，看来渊海子阑的神志还是清醒的，这就好办了。渊海子霸诱导道：“他们都是我带来的。哥哥，是何人把你拘禁于此？我是带人来救你来了！”

郭业道：“渊城主您别乱说，渊海子阑明明是我请来的，怎么能说是拘禁来的？”

渊海子阑也道：“对啊，明明是我跟平阳郡公一起来的，怎么算拘禁呢？”

渊海子霸满腹狐疑，心说哥哥您是哪头的？就算真的不是拘禁，也得顺着我的口风说啊，咱们才是一家子。于是他有暗示问道：“哥哥，你好好想想，你昨天就来馆驿了，今天还没回家。是不是他们不让你走？”

渊海子阑道：“没有的事。这里这么好，我为什么走？我不但昨天不走，我今天还不走，我明天也不走，我要在这住他个十天半个月的，你管得着吗？”

渊海子霸面色尴尬，道：“哥哥你是不是被他们抓着了什么把柄？”

渊海子阑一蹦三尺高，道：“把柄？我有什么把柄？小三儿，你就不盼着我点好？想当初，咱爹妈死的早，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养大……”

郭业听了这话，扑哧一乐，想起来后世一个笑话，乐道：“渊海子阑将军，您小时候就喂渊城主吃那个？难怪渊城主对您有意见！”

渊海子霸刚开始没听懂，仔细一琢磨才回过味来，面色通红，道：“我哥哥那是打个比方。哪能真吃……那什么呢！”这话还真不能复述，真是越想越恶心。

渊海子霸又道：“哥哥，是不是他们给您下了什么毒药？您放心，咱们高句丽的医学……嗯，虽然是差点，但是咱们可不能就此屈服了啊，头掉了，才碗大个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咱渊家人，可没有孬种！您放心，只要您有个三长两短，我让整个使团的人为您抵命！”

“什么三长两短？我现在好的很，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中毒了？你是不是盼着我死！想当初，咱爹妈死的早……”

渊海子霸赶紧阻止他继续说下去，尼玛太恶心了，道：“既然您过的好好的，怎么追打兄弟们呢？”

渊海子阍道：“我还打得轻了呢！你看看你手下干的好事，竟敢欺负菲菲。你平时怎么管教他们的？”

“菲菲是谁？”

渊海子阍伸手一指，道：“喏，就在哪里……菲菲出来吧，坏人都让我赶跑了……”

只见假山石后，一个小女孩怯生生的站了出来，正是郑菲菲！

渊海子霸瞟了郭业一眼，道：“平阳郡公，这就是您的女眷？”

郭业期期艾艾道：“啊，是啊，是我的女眷，怎么了？”

既然不能公开郑菲菲的身份，郭业只有自认禽兽不如了。

“想不到郭大人还有如此雅好，上邦人物，果然不凡！”渊海子霸的鄙视之意，溢于言表。

郭业此时心情甚好，也不和他计较，道：“渊城主，现在都真相大白了。现在，您看怎么办？”

渊海子霸冷哼一声，道：“不知道你给我哥哥灌了什么迷魂汤，今天就便宜了你，这事没完！”说完解开了郭业身上的绳子，招呼手下就往外走。

渊海子阍破口大骂，道：“什么没完？小兔崽子，还反了你？想当初……”

看到渊海子霸扬长而去，郭业长长的出了一口气，道：“长孙师，是你今天给渊海子阍喂了九九升仙丸吧。多亏了你，要不然今天咱们就有大麻烦了！”

长孙师摇头道：“九九升仙丸？没有啊，您那九九升仙丸放在哪我也不知道。再说，就算知道了，没有您的准许，我也不能随便拿您的东西不是。”

嗯？不是长孙师干的？

郭业大惑不解，看向渊海子阍，道：“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 第1275章心有不甘

一场致命危机，转眼间就峰回路转。

郭业心中暗叫了一声侥幸，要不是有人解了渊海子阑的毒瘾，今天可是要阴沟里翻船。可是，是谁给渊海子阑吃了九九升仙丸呢？

渊海子阑道：“什么怎么回事？九九升仙丸，真是个好东西。没有它，咱是一天也活不了。谁给我九九升仙丸，咱就听谁的，谁就是咱的亲爹亲娘。”

郭业看他面色潮红，目光迷离，显然此时九九升仙丸的药效正在发生作用，渊海子阑的脑瓜还不太清楚。

长孙师听他说的好笑，道：“照你这么说，那现在平阳郡公就是你的亲爹了？可惜啊，刚才渊海子霸在的时候，也没让他叫平阳郡公几声好听的。”

渊海子阑把嘴一撇，道：“平阳郡公算什么东西？今天给咱九九升仙丸的另有其人！”

“是谁？”

渊海子阑把手一指，“是她！她给了咱九九升仙丸，她就是咱的亲娘！刚才有几个猴崽子，吓着咱的亲娘了，咱就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亲娘，你看我孝顺不孝顺？”

郭业顺着渊海子阑的手向前看去，正是郑菲菲！

郑菲菲听了渊海子阑的话，羞的小脸通红，道：“你胡说，臭老头，人家才不要你这么老的儿子呢！”

郭业看渊海子阑现在还疯疯癫癫的，就叫手下人把他安排到房间里去，免得他又胡说八道。

送走了渊海子阑，郭业和颜悦色的对郑菲菲道：“菲菲，是你把九九升仙丸给渊海子阑的？”

“好人叔叔，你是说这个糖吗？”菲菲一伸手，从兜里掏出了几颗九九升仙丸。

郭业赶紧把九九升仙丸抢在了手里，关切的问道：“就是这个。菲菲，你吃了没有？”

菲菲摇头道：“没有，菲菲听娘亲的话，不能吃糖。吃了糖会牙齿痛的！”

话是这样说，菲菲眼睛还是盯着九九升仙丸，一脸的不舍。

听了菲菲没吃，郭业松了一口气，道：“菲菲，你怎么能随便拿好人叔叔的东西呢？小孩子可不能养成偷东西的习惯！”

菲菲眼圈发红，道：“菲菲听渊海子阑哭的太可怜了，就去看他，叫他不要哭了。他说现在好疼，要那个红色的糖就不疼了，菲菲想好人叔叔桌子上有，就给他吃了一粒。不是菲菲想吃的，是渊海子阑想吃的。”

郭业岂能看不穿菲菲的小心思，菲菲自己对那个红色的糖也是垂涎已久。小孩子想要吃糖，实在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不是啥罪过。事情搞清楚就行了，郭业告诫菲菲道：“菲菲，这可不是糖，这是药。要生病的话才能吃，菲菲可不能吃。菲菲想吃糖的话，告诉好人叔叔，好人叔叔给你糖！”

菲菲眼睛冒出了小星星，道：“真的吗？我可以吃糖吗？吃糖不会牙齿痛，对不对？”

郭业只得快刀斩乱麻地解释道“只有吃好人叔叔给的糖，牙齿才不会痛。

菲菲自己拿，就会痛了，明白了没有？”

菲菲丝毫没有认识到其中的不合理之处，道：“好！菲菲明白了！菲菲有糖吃喽，菲菲有糖吃喽！我们什么时候去买糖？”她的关注点全在吃糖上了。

郭业嘿嘿一笑，道：“不用买，你去胆小鬼叔叔那里要，他有好多吃吃的。你就说是好人叔叔让你要的，他一定会给！”孙子善的零食可不少，还是让菲菲替他分担一点吧。说起来这次菲菲还是立功了，还是要给她一些奖励的。

郭业郑菲菲打发走，又等了一个时辰，估计九九升仙丸的药效过去了，就又去看渊海子阑。

渊海子阑现在药效下去，对于发生过的事情也迷迷糊糊的，似真似幻，道：“平阳郡公，咱记得咱家兄弟渊海子霸来看咱了，可有此事？”

郭业扑哧一乐，道：“确有其事。可惜你舍不得我这的九九升仙丸，不肯跟你兄弟走，令弟只能白来一趟了！”

渊海子阑倒是对此没有多大的遗憾。所谓毒品的社会危害，说的就是这个了。瘾君子就是清醒的时候，也是把获取毒品为第一位的，至于亲情友情早就被他们抛到一边了。

渊海子阑叹了一口气，道：“咱是看出来了，只要吃了你这九九升仙丸一次，就再也离不开啦。你说吧，到底怎样的代价，你才能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给我？”

郭业心说你要了这个配方也没有用，再吃个七八十粒，你就嗝儿屁着凉了，连饭都不用吃，还要九九升仙丸干什么。

郭夜道：“我先给你一百颗，只要你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好了，你这药吃完，配方我肯定会给你！”

“要是你不给呢？”

郭业哈哈一笑，道：“就像您之前说的，现在是你求我，你只能相信我的人品！”

渊海子阑可不会简单的让郭业混过去，道：“那你发个誓来！”

郭业知道此时还不能对渊海子阑逼迫太甚，就发了个誓。反正渊海子阑这辈子是别想吃完这一百颗九九升仙丸了。郭业可是厚道人，九九升仙丸的药方还是会烧给他的。

其实对于发誓，渊海子阑也是觉得不怎么靠谱。不过更靠谱的办法实在没有，他也就只能选择相信郭业了。

渊海子阑拿一个小匣子装了一百颗九九升仙丸，离开了馆驿。没走几步路，就被人拦住了，道：“大爷，城主就在前边，请您过去！”

这个城主指的自然是渊海子霸了。

渊海子霸在馆驿吃了个瘪，谋划未成，他又不是真的想造反，只能吩咐手下把高鑫德也放了。高鑫德不明白怎么回事，也就没有找渊海子霸的麻烦，赶紧回去清理内奸去了。

渊海子阑其实记不太清发生了些什么，只是依稀印象把渊海子霸给得罪了。看到渊海子霸颇为不好意思，道：“小三儿，刚才喝了不少酒，说了不少胡话，你别跟哥哥我一般见识！”

“喝酒？”渊海子霸闻了闻，“哥哥，你身上没什么酒味啊。”

“这不时间过去那么久了，我身上的酒味早没了！”渊海子阑解释道。

渊海子霸摇头道：“哥哥，你有事瞒着我。喝了酒六亲不认，这我听说过。但是从来没有听说，喝了酒帮着外人欺负自家人了。你这不是喝了酒，你是被人灌了迷魂药啊！”

渊海子霸说迷魂药只是个比喻，渊海子阑听了，却大惊失色，道：“你怎么知道？”

渊海子霸神色一凛，道：“真有迷魂药？”

渊海子阑没办法，只得把事情经过和渊海子霸讲了一遍。

渊海子霸听完了，道：“哥哥，你糊涂啊。当时你只要说郭业劫持了你，咱们把郭业抓起来，什么药方得不到？怎么能帮着他对付我呢？”

渊海子阑委屈的说道：“我这不是吃了药吗，只觉得谁给我药吃，我就要帮那边。现在想起来，还确实是怪怪的！”

渊海子霸道：“看来这药实在是邪性，兄长，这个九九升仙丸你还是别吃了的吧？”渊海子霸抢过装着九九升仙丸的小匣子，就要扔掉！

也难为渊海子阑那么大的年纪，渊海子霸眼前一花，小匣子又回到了渊海子阑怀里。渊海子阑紧紧抱住小匣子，大叫道：“扔掉？除非你要了我的命！”

渊海子霸没想到九九升仙丸有这么大的魔力，问道：“这九九升仙丸值得哥哥舍命相护？还胜过我们的手足之情？”

渊海子阑点点头，道：“你要是不动我的九九升仙丸，咱们还是好兄弟。你要是动了我一粒九九升仙丸，哥哥我可跟你拼命！”

渊海子霸冒出了一身冷汗，想不到世上还能有如此药物，可以让兄弟相残！不过再毒的毒物，也看用在谁的手里。他想了一下，道：“既然这个九九升仙丸如此重要。那么他的配方，我们一定要得到！”

“谁说不是呢！”这可说到渊海子阑的心坎里去了，渊海子阑连连称是。

“就是不知这九九升仙丸吃了对身体有什么损害？”

“没有，绝对没有！我吃了两粒了，感觉从来没有这么好过！实在不愧是升仙丸啊！”

渊海子霸摇头道：“我可信不过郭业。还是要多看些时日。如果对身体确无害处的话，我们就把这个药方献给国主！那我们渊家可就又立了大功了！”

“如果有害处呢？”

“那就更好啦，咱们就让人献给容留郡王。这可比献给国主作用大的多了。只要他一死……”渊海子霸说到这里，看着渊海子阑面色阴晴不定，不敢继续说了。

可不是吗？要是真死的话，渊海子阑得死在容留郡王的前面。

渊海子霸赶紧补充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让您别吃您又不听。要是真有害处的话，咱家跟姓郭的没完！”

其实渊海子阑早就被九九升仙丸征服了，毒瘾上来，别说对身体有害了，只要不是马上要他的命，他就得往下吃！

渊海子阑道：“没事，别说那些了。现在我就盼着郭业能够如约守信的把药方给我！”

渊海子霸摇头道：“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郭业的守信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咱们势在必得，还是得做点什么！”

“小三儿，你的意思是？”

“郭业这个人我了解过，虽然对敌人卑鄙无耻，对自己人却还是有些妇人之仁，这就是他的弱点。只要我们……”



## 第1276章报仇！

接下来的日子里，一切都进行的十分顺利。

渊海子阑把官奴都集中起来，交给了郭业。这些人终日劳作，五六十岁的年纪都已经白发苍苍。有些人还身有残疾，也不知道是在战场上受伤，还是被渊海子阑折磨的。

他们没想到此生还能返回故土，对郭业都感激涕零，纷纷表达了对高句丽的憎恨和大隋朝廷的忠诚。当然，也有些不和谐的声音，有些当过官的，还表示他们就相当于那牧羊的苏武，几十年来不改气节，回去之后能不能加官进爵什么的。

原来这帮人被渊海子阑压榨的太狠了，真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帮渊家干活。没这么想的，早被渊海子阑折磨死了。郭业赶忙告诉他们现在已经改朝换代，已经是大唐的天下。大家回国之后千万别说什么效忠大隋的话了，要效忠大唐，效忠李二陛下。至于加官进爵的好事，就更别想了。

派了二十个侍卫把他们都带回大唐，郭业也算了了一件心事。美中不足的是郑菲菲的亲生父亲郑元被渊海子阑派去平壤办事去了，还没回来。不过渊海子阑表示，他已经派人去通知郑元了，他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官奴。回到辽东城后，自己就去馆驿报到，不用再回渊海子阑这边了。

郭业暗中寻思，看来郑元在渊海子阑这边颇受重用，而不是和其他官奴一起干活。也许就是这样原因，郑元才有机会勾搭上郑菲菲的娘李婉丽吧。

想到这，郭业对这个郑元颇感兴趣。算年纪的话，他现在最年轻也得将近五十岁了。那么他勾搭上李婉丽的时候，最年轻也得四十岁了。一个四十岁的老家伙，以官奴的身份，能勾搭上十八九岁的妙龄少女。无论从哪个方面讲，这个郑元都不简单！

高鑫德也找过郭业几次，告诉郭业，高句丽朝廷上的手续都已经办好。现在的情况是，高句丽朝廷发下文书，要求辽东城把骷髅山毁掉，免得影响和大唐之间的和谐关系。有了这个文书在手，解决骷髅山的事情也提上了日程。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地步，就是渊家反悔也没用了，骷髅山一事已成定局。毕竟高句丽朝廷的脸面还是要的，不可能出尔反尔。

郭业心情大好，又问高鑫德和渊海子霸的御前官司打的怎么样了。

高鑫德说，渊海子霸现在只能在他的巨额存款上做文章。上书婴阳王，弹劾高鑫德贪赃枉法。高鑫德则弹劾渊海子霸以下犯上。两边互相攻讦，最后引起来盖苏文一系和容留郡王一系的大乱斗，婴阳王也颇为头疼。看来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各打五十大板了。

不管高句丽朝廷的糊涂事，郭业和长孙师一起，准备在骷髅山上举办一场大型的祭祀活动，再把这些华夏子弟的尸骨运回大唐。

贞观八年八月初一，天阴，有风，宜祭祀。

此时，骷髅山前摆满了锡箔纸钱。由于风太大，并没有点燃蜡烛。一个火盆摆在正中。几张纸钱投下，白烟袅袅，随风而逝。

一百八十名侍卫分为三队，斑鸠、孙子善、长孙师各领一队，俱着白衣，恭然肃立，鸦雀无声。

侍卫们的前面，就是大唐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头戴乌纱，身着代表礼

部尚书紫色官袍，手持一篇祭文，高声诵读。

“身既死矣，归葬山阳。山何巍巍，天何苍苍。山有木兮国有殇。魂兮归来，以瞻河山。

身既歿矣，归葬大川。生即渺渺，死亦茫茫。何所乐兮何所伤。魂兮归来，莫恋他乡。

身既没矣，归葬南瞻。风何肃肃，水何宕宕。天为庐兮地为床。魂兮归来，以瞻家邦。

身既灭矣，归葬四方。春亦青青，秋也黄黄。息干戈兮刀剑藏。魂兮归来，永守亲族。”

念完了祭文，郭业不禁潸然了下了，带着哭腔道：“众位华夏子弟，为我华夏远征高句丽，劳苦功高，客死他乡。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奉大唐天子之命，接众位回家了！对不起，我郭业来晚了！”

一阵大风吹过，骷髅山上的薄土被吹去一层，露出了森森白骨，几个骷髅互相碰撞，发出声音，仿佛他们听到了郭业的召唤。

郭业毫不害怕，此时此地，他仿若听到了几十万烈士的忠魂在呐喊，在倾诉。他们出征前，有的是新婚的丈夫，有的是孝顺的儿子，有的刚刚成为人父，有的还没有成亲。为了中华的一统，他们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征途。

沙场征战，刀关剑影，力战不敌，被获遭擒。当他们的家人还在盼着他们凯旋，当他们的妻子还在梦中梦见，他们却早已变成了森森白骨。

兵荒马乱之间，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确切名字，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过往，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何处！也许他们的妻子，还在倚门望夫归？也许他们的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想要找回他们的父亲，问问他为什么撇下他们不管？也许他们的父母，久久不见儿子归来，郁郁而终……

他们不是不想回，而是不能回！谁能想到，大山深处，百万骷髅筑京观！京观炫耀的是高句丽的赫赫武功，代价却是十几万华夏家庭的分崩离析！

郭业眼中浮现出了点点的泪光，一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在不断的回响——“报仇！报仇！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各位华夏子弟，尚飨！”

郭业跪倒在地，锡箔纸钱都投入火盆，一阵火光冲起。大火熊熊，映衬的这天色更加的阴暗。这场祭祀活动也宣告了结束。

长孙师走上前来，道：“真惨啊，都是隋炀帝无能，多少大好的男儿埋骨高句丽。这些还都是被俘的，还有更多战死的，恐怕都被抛尸荒野了。”

郭业擦了擦脸边的泪水，道：“两国交兵，流血漂杵，死人也没什么。可恨那婴阳王，竟然大肆杀俘。多少人本可活命，却被他斩杀与此。此仇不报，郭某人心中难平！”

长孙师沉吟了一下，道：“骷髅山之事，其实陛下早已得知。不过此事关系重大，又是不急之务，才没有同平阳郡公讲明。平阳郡公把这件事解决的如此圆满，陛下知道了定然欢喜！”

“你说陛下早已知道？”

“正是！不过平阳郡公别误会，陛下对高句丽的婴阳王也是恨之入骨。不过陛下身为一国天子，凡事都要分个轻重缓急。平阳郡公此行关系重大，陛下并不愿意节外生枝，才没有对平阳郡公讲明。”

郭业当然知道李二陛下誓灭高句丽的心思，道：“陛下深谋远虑，郭某怎会对陛下有怨言，长孙将军多虑了。”

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两个臣子总不能公开讨论李二陛下的心思。沉默了一会，长孙师问道：“这些尸骨都要运回大唐？平阳郡公可有安排？”

郭业点头道：“凭我们这几个人，做这件事是不容易的。不过没关系，有钱能使鬼推磨，我给了高鑫德五千贯钱，让他安排民夫，帮助我们搬运。只要到了辽河边上，自有柳城县的官府接应，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五千贯？是不是给的多了点？”

“我让高鑫德找的都是咱们汉人，免得玷污了这些华夏子弟的遗骨。多点就多点吧，反正肥水不流外人田。”

长孙师沉吟了一下，道：“平阳郡公，那些人虽然是汉人，现在却是高句丽子民。其实……”

郭业摆手道：“长孙兄，我知道你的意思。不过他们祖祖辈辈居于斯，长于斯，故土难离。是咱们汉人朝廷无能，辽东丢给高句丽几百年了，这不是这些汉人的错。只要朝廷大兵来到，咱们真正能倚靠的还是他们！我愿意把他们当自己人。”

长孙师还要说话，忽然间只见山道上跌跌撞撞跑过一个人来，浑身鲜血，也不知道是他的还是别人的。

长孙师遥手一指，提醒道：“平阳郡公，你看！”

郭业仔细辨认，依稀便是老好人张仁义，连忙跑过去，把张仁义抱住，道：“张老哥，你神情慌张浑身浴血，出什么事了？”

## 第1277章深仇

看到张仁义浑身浴血，郭业就是心中一紧。

今天的事情，说白了就是给死人上坟。郭业觉得菲菲一个小女孩出现在这不合适，怕把她给吓着了。所以就把菲菲留在了馆驿之内，又安排了张仁义照顾她。现在张仁义这样子跑过来，不用问，菲菲出事了！

张仁义喉咙中呵呵作响，说不出话来。

长孙师面色阴沉，拿出了几颗银针，在张仁义身上扎了几针。

很快，张仁义便悠悠吐出一口气来。

长孙师眼圈泛红，低声道：“平阳郡公，有话你赶紧问，恐怕张老哥他……”

张仁义勉强挤一丝笑意，摆手道：“别，别伤心。我知道我活不了了。别管我，快去救菲菲！”

“菲菲怎么了？”

“菲菲被渊海子霸抓走了。我就拦着他们，我就打打打，我没有用，我拦不住啊……”

郭业道：“张兄，你这又是何苦呢？你一个文弱书生，怎么能和他们那些武夫争执？”

张仁义苦笑了一声，道：“书生？谢谢平阳郡公。我张仁义做了一辈子的小买卖，忍气吞声，虽然自认为是个读书人，却没有人承认。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你们把菲菲交给我，我就要保护好她。虽千万人吾往矣……平阳郡公，你看我这书是不是没有白读？”

郭业含泪点头道：“是，你是个读书人！你是顶天立地的读书人！”

张仁义闻言，神情骤然轻松，满意一笑之后，便阖然长逝！

长孙师低声道：“张老哥本来不用死的，他就是着急给我们报信，走的太快，伤势越来越严重，到了这里，已经是油尽灯枯！”

郭业本来就心中愤懑，现在张仁义一死，他只觉得胸口发胀，眼前发黑，额头上青筋乱跳，大喝一声，道：“兄弟们，走！咱们给张仁义报仇！”

众人下了山，骑上快马，直奔辽东城。没用一个时辰，就来到了辽东城外，只见远远一伙人正等在那里。

郭业仔细一看，正是辽东城城主高鑫德。

高鑫德打马上前，道：“平阳郡公留步，平阳郡公留步！”

郭业此时眼珠子都是红的，道：“高鑫德，高城主，你拦住郭某，意欲何为？”

高鑫德道：“平阳郡公，可是要找渊海子霸争斗？”

“哦，你早就知道了？”

高鑫德苦笑道：“馆驿一出事，我就得到报告了。特意在此等候平阳郡公。”

郭业嘿嘿冷笑，道：“既然如此，高鑫德，你帮哪边？”

高鑫德道：“高某当然心向平阳郡公，城内军士我已经下了命令，不得参与平阳郡公与渊副城主的争斗。不过你也知道，渊海子霸手下可是有三千死士。您这二百人不到，前去攻打无异于以卵击石啊！有道是，将不因怒而兴兵，还望平阳郡公三思。”

郭业此时也冷静点了，渊海子霸也不是善茬，自己这二百人打他三千人，恐怕是要白给。本来为友报仇，死了也没什么。可怕只怕，自己这伙人白白送死，还伤不到渊海子霸的一根汗毛。要是那样的话，可就贻笑天下了。

郭业道：“高城主在此，必有高见，郭某人洗耳恭听！”

高鑫德道：“听说渊海子霸抓了平阳郡公的家眷？不如先让他放了人，咱们再做计较！老夫这次和你一起去，他擅自攻打馆驿，咱们到哪里都说得过去！”

郭业和高鑫德来到渊海子霸的府门外，却见渊海子霸早就站在府门外等候多时了。身后的士兵，弓上弦，刀出鞘，跃跃欲试。

渊海子霸明知故问，道：“高城主想不到您和平阳郡公的关系如此之好，联袂前来，不知找渊某人又有何事？”

高鑫德知道他暗讽自己里通外国，也不和他废话，问到：“渊海子霸，你擅自攻打馆驿，是想造反吗？”

渊海子霸摇头道：“攻打馆驿？这我可不敢当。当时馆驿之中只有两个人，俱都是我高句丽子民，都在我辽东城的治下，何有攻打一说？”

郭业道：“那张仁义可是你所杀？”

渊海子霸笑道：“张仁义死了？没错，是我派人打得他，那又怎么样。他是我高句丽的子民，阻挠官府办案，我杀他还不是天经地义之事？再者说，就算是我屈杀张仁义，也自有我高句丽的朝廷问罪，不劳平阳郡公多心！”

高鑫德道：“那你为何掳走平阳郡公的家眷？”

“家眷，什么家眷？你是说郑菲菲？可有婚书？可有卖身契约？”

郭业摇头道：“此乃本官私事，不劳渊城主过问！”

“私事？不见得吧。那郑菲菲明明是我高句丽子民，何时成了平阳郡公的家眷！”

郭业道：“郑菲菲乃是以前的官奴郑元之女，既然朝廷已将官奴卖给郭某人，郑菲菲自然就是我的人！”

渊海子霸摇头道：“这却是不然，郑菲菲虽为郑元之女，他的母亲却是我高句丽人。想那郑元，身为官奴，身份卑贱，有何资格娶妻生子？只不过是我为高句丽人借种罢了。所以，郑菲菲只能算是我高句丽的子民，却不是官奴之身。平阳郡公把他关在馆驿之内，恐怕有掳掠我高句丽子民之嫌！”

想不到这个渊海子霸还真下了功夫，把张仁义和郑菲菲的背景调查的一清二楚，几句话就把高鑫德和郭业说的哑口无言。看来他确实是有备而来。

渊海子霸完全控制了场面，道：“平阳郡公，虽然郑菲菲是我高句丽人。不过既然平阳郡公这么喜欢她，我给平阳郡公一个面子，可以把他交还给平阳郡公。不过平阳郡公，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想要怎么样？”

渊海子霸道：“只要平阳郡公把九九升仙丸的药方给我，我马上就释放郑菲菲，平阳郡公意下如何？”

高鑫德听得云里雾里，问道：“九九升仙丸是什么东西？”

郭业顾不得和高鑫德解释，道：“渊城主，我与令兄渊海子闾早有约定，此间事了，九九升仙丸的配方，郭某定当奉上！渊城主又何必心急呢？”

渊海子霸道：“心急？不，我不心急。什么时候平阳郡公把药方送来，我

们什么时候放人！”

“一手交人，一手交药方？”

渊海子阑道：“那怎么可能，我怎么知道平阳郡公交给我的药方是真是假？待我验证完毕，才能释放郑菲菲！”

郭业道：“如果我给的药方是真的，渊城主偏偏说是假的，那怎么办？”

高鑫德道：“虽然我不知道九九升仙丸是什么东西。不过既然只是个药方，就由高某人做个中人，先把药方交到高某人手里，由高某人验证真假……”

“闭嘴！”郭业和渊海子霸同时喝道。

渊海子霸深知郭业的为人，心说我就赌他一把，道：“平阳郡公，既然如此，恐怕要你吃亏一点。我限你三日之内，你把药方献到我的府上，如若不然，你就只能见到郑菲菲的尸首了！”

## 第1278章郑元郑德芳

郭业自认来到大唐以来，就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亏。

自己从一个小小的赘婿，到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只不过用了五年。一路行来顺风顺水，纵然偶有波折，也都是有惊无险。他早已习惯了智珠在握算无遗策，没想到在这小小的辽东城中，渊海子霸给他好好的上了一课。

郭业在这个渊海子霸身上，接连两次吃瘪。第一次渊海子霸强搜馆驿，要不是菲菲误打误撞给渊海子霸解了毒瘾，说不定现在郭业就要打道回府了。第二次就是渊海子霸打死张仁义，强掳郑菲菲，深谋远虑。看似鲁莽的行动，却是滴水不漏，完全站在了理上。把伶牙俐齿的郭业，说了个哑口无言。

郭业不由得收起了对高句丽的小觑之心，高句丽这个棒子国还真是人才济济，难怪从古至今都是中国大患。一个渊海子霸就这么难缠，此次高句丽之行，自己还真要打起精神，小心应付。

渊海子霸得理不饶人，步步紧逼。

郭业抱拳拱手，道：“渊城主好心机，好口才。郭某人此次输的心服口服！至于九九升仙丸的配方，三日之内，郭某必给你一个答复！”

郭业没有再放什么狠话，常言道，敌之英雄，我之仇寇，势必杀之而后快！此时的郭业，心中已对渊海子霸起了必杀之必除之的心思，

一行人来的时候杀气腾腾，回去的时候却是灰溜溜的如同打了败仗一般。

回到馆驿之内，气氛压抑，谁也不想说话。高鑫德也跟在一起长吁短叹。

正在这时，有一个侍卫前来禀报，说是有一个叫郑元的前来拜访平阳郡公。

一提到郑元，郭业又是眉头一皱。往日里菲菲日思夜想就是她这个爹爹，郑元却是迟迟不至。现在菲菲被渊海子霸掳走了，郑元倒是主动报到来了。这可怎么向郑元交代呢？

没办法，该面对的还是要面对。郭业答了一个请字，侍卫领进一个商人打扮的男人。

看年纪不过四十岁上下，却不见皱纹堆累。剑眉星目，挺鼻薄唇，气宇轩昂。任谁一看，都得赞一声美男子，好汉子！看来长期的官奴生涯，并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什么痕迹。

郭业起身离座，拱手道：“敢问您就是郑菲菲的父亲郑元郑德芳？”

其实以郭业的身份，用不着给郑元见礼的。不过今天郭业不是理亏吗。虽然人是渊海子霸掳走的，郭业本人也难免一个保护不力之责。

郑元大礼参拜，躬身跪地：“不敢当，小人正是郑德芳。多谢平阳郡公搭救，郑元才能摆脱奴籍，此生得还故土。平阳郡公的大恩大德，郑元没齿难忘！”

郭业被他夸得都有点不好意思，把郑元拉了起来，惭愧的说道：“郑……郑兄快快请起。其实有件事情，郭某对不住你。菲菲那孩子……”

郑元叹了口气，摆了摆手，道：“平阳郡公，不用说了，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这不是平阳郡公的错。实在是高句丽……那个渊海子霸卑鄙无耻。竟

然拿妇孺威胁！”他本来想地图炮高句丽人的，但是看到高鑫德在场，连忙改了口。

难得郑元这么通情达理，郭业给郑元安排座位，又把众人一一引见给郑元。最后，郭业又好奇的问道：“郑兄今年贵庚？”

“五十有三！”看来是郑元这是天赋异禀，或者是他保养得道。

此时就该长孙师做恶人了，长孙师大黑脑袋一晃，道：“郑元，怎么别人当官奴都是日夜辛劳，朝不保夕。你却是红光满面，还有机会传宗接代。是不是……”说到这，长孙师也不知道怎么说了。说郑元出卖大隋情报？那也不关大唐的事啊。

可是渊海子阑为什么对郑元另眼相看？不搞清楚这个，郭业等人实在不敢信任此人。

郑元道：“说来惭愧。郑某认得几个字，又熟悉突厥风土人情，渊海子阑和草原部族多有生意往来，所以郑元对他还是有些用处，用不着辛苦劳作。”

斑鸠冷笑道：“如此说来，郑兄在高句丽混的颇为如意，倒是我等搅了郑兄的好事！”

郑元解释道：“这位大兄莫要取笑了。想我郑元也是高门望族出身，却在高句丽与人为奴，连自己的女儿都抱不住，此等境遇只能算是苟延残喘，何谈好事二字。”

郭业道：“原来郑兄还是出身高贵，倒是郭某人失敬了。不知郑兄原来官居何职？”

“郑某曾为大隋右武侯将军，出征高句丽。可惜兵败被俘，实在惭愧！”

说到这儿，他也不自称小人了。

郭业听罢更加不敢小看郑元了，隋唐的分野其实并不大，大唐的皇族李家和隋朝的皇族杨家还有亲戚关系。基本上在隋朝颇有势力的高门大户，在唐朝也都还有官坐。这个郑元，二十多岁就能当右武侯将军，肯定不是个没跟脚的，说不定家里还有什么人在大唐封公封侯的。

高鑫德问道：“平阳郡公，今日之事，不知如何了局？那九九升仙丸又是何物？”

郭业这时候也不装逼了，把九九升仙丸是什么东西给高鑫德原原本本的讲了一遍。

高鑫德听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平阳郡公，此事万万不可！您可千万不能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给渊海子霸！”

“哦，高城主快快请起，郭某人可受不了你的大礼。不知高城主为何阻拦我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交给渊海子霸？”

“渊海子霸这个人我了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此物如此恶毒，若是落在他的手中，不知他要用此物控制多少朝廷的高官显贵！到时候，我高句丽朝廷危矣！”

原来是为这个。

郭业道：“高城主，这不难。九九升仙丸的配方我也可以给你一份！”

高鑫德面容一肃，道：“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此物实在是有伤天和，即便是平阳郡公给了高某人，高某人也绝不会用！”

真的假的？高鑫德这个大贪官还有这么高的觉悟？郭业满脸狐疑的看着高鑫德。



高鑫德被他看的不好意思，道：“更可怕的是，此物流传出去，说不定就会传遍高句丽，那时我高句丽可就成为行尸走肉之国了。还有大唐，也难免受到池鱼之殃……”

还是这个老官僚看的明白，郭业听了也是暗暗心惊。把接近二十一世纪的毒品，拿到大唐贞观年间，说不定真的成为了毁灭世界的大杀器……

可是，要是不给渊海子霸九九升仙丸的配方，菲菲怎么办？

斑鸠咳嗽了一声，道：“大人，其实我也不赞同拿配方去换菲菲！”

“为什么？”

“渊海子霸这个人其实对我们满怀恶意。张仁义不过就是阻拦了他们一下，他们就下了那么重的手，这里面肯定有渊海子霸的意思。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不怀疑渊海子霸的诚意，恐怕到时候渊海子霸得了药方，菲菲也难逃毒手。我们不给渊海子霸药方的话，渊海子霸有所顾忌，菲菲说不定还能保全……”

郭业又问长孙师，道：“长孙将军，您觉得呢？”

长孙面色一肃，道：“此事关系重大，末将听平阳郡公的！”这跟没说一样。

无论是自己人还是高句丽人，就没有人赞同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给渊海子霸的。和九九升仙丸的配方比起来，可怜菲菲想必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值一提……就算是斑鸠，说得冠冕堂皇，心里面未尝没有这个意思。

郭业把希望放在了郑元身上，道：“郑兄，你是菲菲的父亲，此事你看该如何处理？”

“郑某觉得，九九升仙丸的配方绝对不能交给高句丽人！”郑元高声答道。

## 第1279章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

郭业面色阴冷，不悦道：“郑德芳，别人说出此话还情有可原，你说出此话却是令人齿冷。你是菲菲的亲生父亲。如若不将九九升仙丸的配方交出去，菲菲可是有性命之忧！你的心性凉薄至此，有何面目为人父母？”

郑元道：“刚才听平阳郡公讲来，这九九升仙丸实在乃是军国利器。若是让高句丽得到，日后难免会用在咱们大唐子民身上。今日救了郑菲菲，来日付出的代价却是上百万大唐子弟。郑某苟延残喘至今，已经是令祖宗蒙羞。今日再因小女之事贻害天下。郑某人就真的百死莫赎了。”

郭业冷笑道：“你说的倒是好听。假如不给渊海子霸九九升仙丸的配方，要是菲菲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又于心何安，有何面目去见菲菲死去的母亲？”

郑元淡定的说道：“此事却是不劳平阳郡公费心。若是菲菲果遇不测，那是郑元无能，不能保护好自己女儿。此等无能之辈，有何面目存在于世上？郑某愿意一死相谢。我们一家三口相会于地下，岂不快哉！”

千古艰难惟一死。人家郑元都以死明志了，郭业也无话可说。

正在这时，孙子善说话了，道：“老师，我能不能说几句？”

每次商量事情的时候，郭业都是把孙子善自动忽略的。孙子善就是仗着郭业徒弟的身份，在这有个座位，从来也没插过嘴。现在他冒出头来，郭业心情不好，啐道：“你要是说的和其他人一样，就不用废话了！”

孙子善道：“弟子才疏学浅，不懂那么多大道理。不过，老师可不能不管菲菲。想当初，在骷髅山上，老师可是亲口答应过，以后由老师保护菲菲的安全。老师还答应菲菲让她们父女团聚，一起回归大唐。您可不能说了不算。”

孙子善停顿了一下，又说道：“还有就是，我也舍不得菲菲，我其实一直想告诉她，她应该管我叫哥哥的。她管老师叫好人叔叔，那她就该叫我胆小鬼哥哥，叫叔叔这不是乱了辈分了吗。老师，您把她救回来，我想亲口告诉她，让她叫我胆小鬼哥哥……”说到最后，孙子善两眼泛红，竟然轻声啜泣起来。

郭业听了心里发酸，道：“孙子善，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哭什么？你怎么，怎么像老师一样心软，还真他妈的像是我教出来的……”

孙子善道：“老师，您承认我是您的弟子了？”

郭业点头道：“你虽然是个废物，却是个好心的废物。有你这样的废物徒弟，老师不丢人！以后，你孙子善就是我郭业的开山大弟子！”

郭业捧了孙子善一下，可就有点指桑骂槐的意思。众人脸色都讪讪的，也不好说什么。就算有再多的理由，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小女孩去死，怎么也不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郭业清了清嗓子，道：“众位说的我都听清楚了，现在我来说一下我的决定。郭某人心意已决，拿九九升仙丸的药方去换郑菲菲！”

“平阳郡公，三思啊！”众人齐声说道。

郭业指了指高鑫德，道：“九九升仙丸的危害，高城主说的很清楚，郭业也都承认。但是给了渊海子霸九九升仙丸的配方，要想流毒天下，那是要多少年之后事情了，我们可以徐徐解决。不给渊海子霸九九升仙丸的配方，三日之后郑菲菲却是必死无疑。郭某人决定先救郑菲菲，再去解决药方扩散

的问题。”

“怕只怕……”高鑫德还要劝阻，郭业摆了摆手，又指向了斑鸠。

“至于担心渊海子霸不守信用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条件，验证药方的过程中，让郑菲菲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到时候就是抢。也得把郑菲菲抢回来！”

斑鸠对此不以为然，看到郭业面色不善，没敢反驳。

郭业又把手指向郑元，郑元没等郭业说话，就连忙说：“平阳郡公如果有两全其美的办法，当然是最好。郑元深感大德！”

郭业面色阴沉的扫了一圈，道：“两全齐美的办法？老实说我没有。救了郑菲菲，就算我们极力补救，九九升仙丸配方泄露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高城主说得好，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小女孩在我面前去死。事后就是有千万人因此而死，所有罪孽由我郭某人一人承担！郭某心意已决，谁赞成，谁反对？”

斑鸠叹了一口气，道：“属下这条命早就卖给大人了，大人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长孙师还是那句话：“未将惟平阳郡公马首是瞻！”

孙子善高兴的道：“我就知道，老师不会让我失望的！”

高鑫德面现愁苦之色，道：“平阳郡公，还请三思。您要是喜欢年纪小的，改天我送您十个八个的都不再话下，担保哪个都不次于郑菲菲。您又何必单恋一枝花呢？”

郑元听了脸色阴晴不晴，难道自己的女儿真和平阳郡公有什么事情？

郭业瞪了高鑫德一眼，道：“我意已决，高城主不必再劝！长孙师何在？”

“未将在！”

“你去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给我拿来，我要拿去送给渊海子霸。”

长孙师听了，满腹疑惑，这九九升仙丸的配方不是在郭业的手里吗？他怎么管自己要？

疑惑归疑惑，长孙师可是长着七巧玲珑心的人，道：“得令，未将这就去拿！”说完，长孙师就跑出了客厅。

高鑫德看郭业心意已决，气得直哆嗦，道：“想不到平阳郡公为了一己之私，致天下人于的安危不顾！我真是看错了你！从此以后，我们恩断义绝！”说完了这句话，高鑫德转身就走！

郭业看看，火候差不多了，赶紧把高鑫德拦住，满面堆笑道：“高城主慢走，此事也不是不能商量！”

纳尼？

所有人都被郭业的无耻表现惊呆了！

刚才他还说的信誓旦旦，霸王硬上弓，强迫众人同意他的决定，怎么转眼间就改了主意？

高鑫德只觉得脑子都不够用了，道：“平阳郡公，我刚才没听错吧，您是有商量？”

郭业点头道：“有商量。只要高城主答应我一件事情，我不但不会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给渊海子霸。另外还有一份大礼送给高城主，绝不低于二十万贯！如果高城主不肯答应，郭某人走投无路，就只有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交

给渊海子霸了！”

一听到有钱拿，高鑫德眼前一亮，道：“只要平阳郡公不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交给渊海子霸，高某什么事都会答应。至于钱财么，真是让平阳郡公破费了，不着急，不着急！哈哈！”

郭业嘿嘿笑道：“与高城主冒得风险比起来，二十万贯并不多。再说，这钱也不是由我出，而是另有其人。”

高鑫德一听这话，就觉得这钱恐怕不是那么好拿，道：“平阳郡公，你到底要高某做什么事情？”

“你我联手，杀了渊海子霸！”

## 第1280章要解心头恨

从一开始，郭业就没有拿九九升仙丸换郑菲菲的打算。

先是委曲求全的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交给渊海子霸，再求着渊海子霸把菲菲放了。然后把张仁义的仇恨，今日的羞辱铭记在心，几十年后，郭业亲率大军攻破高句丽。再见到渊海子霸时，渊海子霸已经是白发苍苍，不断的忏悔当初的罪孽。郭业见了之后，感叹说他活着比死了更痛苦，就让他永远活在痛苦中吧……然后飘然而去。这是狗血言情剧的套路，但绝不是郭业的风格。

几十年？三天郭业都等不了。今天渊海子霸杀了张仁义，明天郭业才要了渊海子霸的脑袋，这就算是郭业忍辱负重、韬光养晦了。

高鑫德再次怀疑自己的耳朵幻听了，道：“平阳郡公，您说什么？”

郭业一字一顿的说道：“你我联手，杀了渊海子霸！”

高鑫德仿佛看神经病一样看着郭业，道：“平阳郡公，您这是急疯了吧。要是能杀得了他，我早就杀了，还用的着你说？”

郭业道：“高城主，我来问你，渊海子霸能不能杀得了你？”

高鑫德傲然道：“不可能，高某人在辽东城内稳如泰山。”

郭业摇头道：“不见得吧。就在半个月之前，渊海子霸就把高城主和郭某人都抓了起来。那时候，只要渊海子霸一咬牙，一狠心，你我可就都人头落地了！”

“那怎么可能，他把我们两个杀了，国主怎么能饶得了他？稍有不慎，就是抄家灭族之罪，他怎么敢……”

郭业点头道：“对！高城主说的很对！渊海子霸不是杀不了我们，而是他不敢杀了我们。话又说回来，只要他拼着一死，当时我们两个可都活不了！”

“平阳郡公，你的意思是？”

“只要高城主愿意承担杀死渊海子霸的后果，我相信高城主会有办法的……”

高鑫德脑袋要的跟拨浪鼓一样，道：“不行，不行，此事关系太大。我根本没有权力杀渊海子霸，到时候国主陛下追究起来，荣留郡王也保不住我！”

郭业此时就像地狱中的魔鬼，对高鑫德循循善诱，道：“杀了渊海子霸，莫离支渊盖苏文就失去了一条膀臂，荣留郡王势必非常欢喜，高城主可就是有功之臣了。再说，我们又不是无故杀人。我们大唐有句话，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渊海子霸强行攻打馆驿，掳走大唐使者的家眷，形同造反。情况紧急，高城主为了高句丽的前途，不得不诛杀此獠。虽然有违朝廷制度，不过事急从权，还是情有可原的！国主未必就一定要治高城主的罪！”

高鑫德听了他这话，迟疑了一下，摇头道：“荣留郡王欢喜是欢喜，不过此事势必引起渊氏家族的剧烈反扑，我怕荣留郡王一时顶不住……弄不好，我高鑫德还是要人头落地。再说了，就算此事做成了，得利的是平阳郡公和荣留郡王，我高鑫德冒了这么大风险，最好的结果不过是无功无过。你说我会不会做？”

郭业心说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了，于是讲道：“杀了渊海子霸，高城主虽然立了大功。但是要说让荣留郡王全力支持，还是稍嫌不够。不过郭某还有一份大礼给荣留郡王和高城主。只要高城主把此物献上，荣留郡王势必死保

高城主！”

高鑫德冷笑道：“平阳郡公说的不是九九升仙丸吧，此等邪物，高某可是不敢接受！”

“哪里，哪里，九九升仙丸只能是坑害渊海子阑那样的恶人，怎么能献给荣留郡王呢。高城主既然知道长乐坊大钱庄，可知长乐坊大钱庄的东主是谁？”

“这确是不大清楚！”

“正是郭某人！”

高鑫德一听郭业说是长乐坊大钱庄的东主，顿时眼前金光闪闪，道：“平阳郡公，您准备给荣留郡王多少钱？”

郭业摇头道：“我一贯钱都不会给！”

没等高鑫德急眼，郭业接着又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只要荣留郡王愿意帮忙，郭某担保每年荣留郡王的收益不少于一百万贯！”

“一……一……一百万贯？”高鑫德眼珠子都红了，咬着后槽牙说道。

郭业点头道：“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高鑫德满眼都是小星星，问道：“不知是什么办法？能不能和高某说说？”

“很简单，只要荣留郡王同意长乐坊大钱庄在高句丽开设分号。所有高句丽的长乐坊大钱庄，郭某愿意奉送四成干股！如若哪年钱庄的收益不到一百万贯，全算在郭某人身！至于高城主么……”

“怎么样？”

“郭某也给高城主一成干股！”

“那每年不是二……二……二……二……”高鑫德激动的都结巴了，二了半天什么都没二出来。

“每年二十五万贯！有多没少！”

二十五万贯是什么概念，高鑫德辛辛苦苦大半辈子贪污受贿，才攒了十万贯。二十五万贯相当于他两辈子的收入！

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高鑫德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郭业的话在他的耳边幽幽的响起，“高城主以后就是荣留郡王的财神爷，还怕荣留郡王不给你撑腰？荣留郡王有了钱，势必在朝中势力大增。渊氏家族恐怕自顾都不暇，还有心思管高城主的事儿？此事的风险并没有高城主的想象中那么大……再说，渊海子霸以下犯上，上次要不是误打误撞，恐怕高城主已经被押赴平壤开刀问斩了，渊海子霸对您可不客气，您就能忍下这口气？”

高鑫德举棋不定，“这个……关键是帮助你们唐人杀高句丽人，高某实在是……”

郭业趁热打铁，又给高鑫德加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如果高城主不答应的話。郭某只能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给渊海子霸了。九九升仙丸落到渊海子霸手里的后果，高城主心知肚明吧？难道高城主主要为了一己之私，坐视九九升仙丸荼毒高句丽？到底是高城主的名声重要，还是高句丽的数百万百姓重要？何为大仁大义，何为小仁小义？高句丽朝廷对高城主可不薄，舍身取义，就在今朝……”

高鑫德听了这话，脸也不红了，汗也不留了，眼神也不迷茫了，拍案而

起，大叫道：“好，为了天下苍生，为了大仁大义，我高鑫德愿意诛杀渊海子霸！”

看到高鑫德同意了，郭业长松了一口气，道：“令郎欲赴长安求学，我就这两天动身吧！”

高鑫德当然明白郭业的意思，谋划这等大事，稍有不慎就是身败名裂，郭业这是要拿个人质在手。反正他儿子去长安留学的事情早在计划之内，也就点头同意了。此事对他并没有害处，万一没能杀成渊海子霸，他儿子在大唐远比在高句丽安全。

目标订好了，就是商议具体细节，郭业问道：“到底如何杀渊海子霸，就由高城主做主，郭某人愿意听从调遣！”

高鑫德哈哈大笑，道：“不劳平阳郡公挂心，杀渊海子霸如同杀一狗耳！包在高某人身上！”

郭业陪笑道：“既然如此，那郭某就拭目以待！”

## 第1281章拔剑斩仇人

把高鑫德送走，孙子善大着胆子问道：“老师，真的要每年给给荣留郡王一百万贯？是不是太多了点儿？”

郭业道：“只要把长乐坊大钱庄铺遍高句丽，每年至少能有三百万贯的收益，一百万贯我还是少说了呢！”

“这么多钱，就换一个渊海子霸，弟子总是觉得……”

郭业哈哈一笑，道：“要是没有荣留郡王的入股，长乐坊大钱庄就只能缩在大唐境内。高句丽的金子，我们一分都得不到，现在每年能有一百多万贯给我们，有什么不满意的！”

斑鸠道：“有了长乐坊大钱庄的掩护，东……我们就可以派更多的暗探潜入高句丽，探听高句丽的虚实。这可是一百万贯买不到的！”他本来想说东厂，顾及到长孙师在场，连忙改口。

郭业接着道：“还有最重要的一点，荣留郡王和莫离支渊盖苏文水火不容，斗得正欢。现在是荣留郡王处于下风，我们就要出钱帮他一把，让两边平衡起来。这次杀了渊海子霸，他们之间的矛盾必然更加激化，不知有多少高句丽的人杰要在这场内斗中失势，乃至丢掉性命。高句丽的朝廷不稳，就是我大唐之福！”

次日一早，高鑫德就发了两份请帖，一份给郭业，一份给渊海子霸。要他们来城主府议事。

渊海子霸也真是小心，带来了三百名侍卫，侍卫统领还是个老熟人。就是那天带队包围馆驿的孙代音。

高鑫德站在府门口，笑着说道：“渊城主，多谢赏光，快快请进！”

渊海子霸冷笑一声，道：“咱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有什么话就在这说吧！说实话，你和那个郭业勾勾搭搭的，渊某人可信不过你！”

高鑫德道：“渊城主，咱们之间虽然多有不和。但是无论怎么说，你我都是高句丽人。我还能帮着外人对付你吗？实话告诉你，是郭业那边撑不住啦，求我向你讨个人情！”

渊海子霸面露得色，道：“高城主你这话说得好，咱们都是高句丽人，就是得一致对外。大唐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兄弟共同强奸什么的……”

还有这词？高鑫德绞尽脑汁，道：“您说的可是‘兄弟阅于墙外御其侮’？”

“对！我就是那个意思。我告诉你高城主。大唐对咱们高句丽没安着好心，这个郭业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高城主还是对他多加小心！可不能向着他打击渊某人！”

高鑫德道：“我哪是向着他？你也知道，我这人就是有那么点小毛病。就是见不得有人拿着金子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要不是看在金子的份上，谁理会他郭业！我管他什么大唐天使狗屎的，我做得是咱们高句丽的官，拿的是高句丽的俸禄，当然得向着咱们高句丽。”

高鑫德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大唐也就是虚有其表。看着厉害，其实也就是那么回事。这个郭业刚来咱们辽东城的时候，多么嚣张。被您渊城主这么一收拾，还不是没辙。要说对抗大唐，还得是渊城主这样的人！虽然咱们效忠的人不一样，可没有私怨。对于渊城主，高某人现在是心服口服！”



渊海子霸听了颇为受用，道：“其实，以后谁当国主关咱们两个什么事。怎么轮也轮不到咱们两个。斗得狠了，也是虚耗咱们高句丽的国力。前些日子，我还真是昏了头，对付郭业，还想把高城主捎带上，现在想起来实在是不该！”

“哪里哪里，说起来我高鑫德也有错。对你们渊家看不过眼……”

在高鑫德的曲意逢迎之下，两个人越谈越投机，大有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意思。

说了很久，高鑫德忽然道：“哎呦，瞧我这脑子，咱们别光在这说话。还是请到府里边来吧。郭业那小子早就到了，被咱们晾了很久啦！快快里边请！众位兄弟都里边请！”

渊海子霸此时颇为不好意思，道：“用不了那么多人，我带几十个人就行了，其他人让他们回去！”

高鑫德把脸一板，道：“这哪行呢？这不就是我高鑫德慢待了众位兄弟吗？都里边请！都里面请！里面好酒好菜我都准备好了！说实话，这些酒菜都不用我出钱，都是郭业那孙子准备的，咱们是不吃白不吃！”

进了城主府渊海子霸一看，果然每间屋子里都摆好了酒席，就等着人们入席了。

渊海子霸可不会就这么简单的相信高鑫德，冲孙代音使了个眼色，孙代音安排侍卫们入席，却有五十个左右的侍卫，既不喝酒也不吃菜，就跟在渊海子霸身边。

高鑫德也不以为忤，像是没看见一样，招呼渊海子霸往里边走。一直到了后院，只见八角凉亭之内，摆着一桌酒席，郭业孤坐于此，并无旁人。

渊海子霸这下放心不少，凉亭四周空旷，并没有可以埋伏人的地方。渊海子霸只带着孙代音，和高鑫德一起，走进了凉亭。

郭业道：“渊城主算无遗策，此次郭某认栽！只是……”

渊海子霸冷哼一声，道：“没有什么只是，快快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拿来，郑菲菲还能留得一条命在，如若不然，我今天回去就要了她的小命！”

郭业道：“您看这样行不行，我把九九升仙丸的配方给您，您把郑菲菲交到高城主的手上，待您验证过药方之后，再让高城主把郑菲菲给我，如此，郭某也放心些……”

高鑫德道：“如此甚好，如此甚好！”

渊海子霸刚和高鑫德和解，也不愿意驳了高鑫德的面子，不过就这样让他把郑菲菲交给高鑫德，他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对，道：“并非是不给高城主的面子，实在是此事关系重大，且容渊某人考虑一下！”

高鑫德道：“没事，没事。渊城主好好考虑，咱们边吃边聊。天大地大吃饭最大，你们两位啊，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先填饱肚子再说……孙将军坐下一起吃吧，今天咱们不论尊卑，一醉方休！”

孙代音道：“军中自有上下尊卑，末将不敢造次！还望高城主海涵！”说完，直挺挺的站在渊海子霸身后，不言不动。

渊海子霸训斥道：“小孙，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死心眼。这里能有什么危险，高城主有什么信不过的？是不是？快点坐下一起喝酒……”

孙代音道：“职责所在，末将不敢饮酒。此为乱命，末将恕难从命！”

渊海子霸无奈的说到：“这个孙代音，就是这么油盐不进。倔起来，连我

的话都不听。哪天应景了，我就把他给撤了！”

高鑫德劝道：“孙将军忠心耿耿，渊城主还是不要太过苛责！不管他，在咱们吃咱们的……”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高鑫德问道：“渊城主，这酒可还香醇？”

“嗯，不错，不错！高城主的这酒真是好酒”

“这菜可还满意？”

“嗯，这菜也甚和渊某口味！”

高鑫德嘿嘿一笑，道：“这就也喝了，菜也吃了。就请渊城主上路吧！”

“什么意思？”渊海子霸还没明白过劲来，背后的孙代音已经把他死死地箍住。一个侍卫跑过来，拿出绳子，就把渊海子霸捆了个结实实。

渊海子霸怒喝道：“高鑫德，孙代音，你们，你们……”

高鑫德阴阴的一笑，道：“渊副城主，你又何必吃惊呢？你能买通我的管家，我就不能买通你的侍卫统领？咱们彼此，彼此……”

渊海子霸道：“高鑫德，你想怎么样？”

“怎么样？那就得问平阳郡公的意思了！”

渊海子霸怒骂道：“高鑫德，咱们可都是高句丽人，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对付我？你今天做的一切，注定要遗臭万年……你就是个卖国贼！”

郭业抽出宝剑，用剑脊拍着渊海子霸的脸，道：“渊海子霸，你要用九九升仙丸荼毒高句丽的子民。高城主看不过去，大义灭亲，把你绳之于法，史书之上，定然大加赞誉。遗臭万年的恐怕是你吧？”

高鑫德满脸悲悯之色，道：“渊海子霸你本来也是我高句丽的栋梁之材，奈何走上了邪路，说不得，高某人要为国除奸了！”

“高鑫德，你……你要杀我？你敢杀我？”

郭业道：“高城主宅心仁厚，当然不会亲手杀渊城主了，此等糙活儿，还是郭某人来干！高城主还请回避一下！”

高鑫德带着孙代音还有那五十名侍卫转身就走，看来这五十名侍卫也早已被收买。就是不知效忠的是高鑫德，还是孙代音。

凉亭之内，只剩下了郭业和渊海子霸。

郭业道：“渊海子霸，当初你杀死张仁义之时。可曾想到今日？”

渊海子霸呸了一声，道：“张仁义身为我高句丽子民，却心向大唐，我杀了他，天经地义，有何愧疚之处！可恨那高鑫德卖国求荣，高句丽的国事就是败坏在他们的手中！”

郭业道：“高句丽子民？要不是你们高句丽强占辽东，他又怎么会被迫成为高句丽的子民？

今日我就要为张仁义报仇，你就上路吧！”

渊海子霸双目圆睁，满脸的不甘之色！

他还要为国征战，夺取大唐的领土！

他还要杀人盈野，掠夺华夏子弟为奴！

他还要攻新罗并百济，一统三韩之地！

他还要公侯万代青史留名，流芳万古！

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郭业手起剑落，喀嚓一声，渊海子霸的大好头颅随风而落……

郭业心中一阵酸爽，仿佛吃了十个八个人参果一般，全身上下无一处不舒服，无一处不熨帖。

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古人诚不我欺！

正在郭业得意之际，孙代音跑了过来，道：“平阳郡公，有件事，一直来不及跟您说，您可得先有个心理准备。出事了！”

“哦，什么事？”

“那个郑菲菲，她，她……”

郭业激灵灵的打了个冷颤，道：“她怎么样了？”

“郑菲菲她不见了！”

## 第1282章余波袅袅（1）

对于郭业来讲，杀了渊海子霸远远不是事情的结束，一切才刚刚开始，杀人容易，善后确是一件难事。如何能让渊海子霸的死憋屈，却无人给他申冤，这可是一项技术活。

然而，还没等他处理善后，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郑菲菲失踪了。

郭业面沉似水，对孙代音道：“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末将也不清楚。昨天夜里还好好的，今天早上人就不见了。为了不影响大事，这事我谁也没告诉！”

对于这个一脸正气，却背后插了渊海子霸一刀的孙代音，郭业可没有什么信任。

人就是这么奇怪，大家都希望敌人之中出现叛徒，可叛徒真正叛变过来了，却又对叛徒充满了鄙视以及不信任。孙代音能背叛渊海子霸，就不能背叛高鑫德？就不能背叛郭业？

郭业阴阴的道：“说也没告诉？包括高城主？”

孙代音汗如雨下，道：“没有。本来郑菲菲是末将负责看管，今天早上不见了，末将本以为是平阳郡公所为。现在长孙将军向末将要人，末将才知道……末将死罪！”

孙代音毕竟是高鑫德的人，郭业也不能把他怎么样了，只能挥挥手让他下去。

接下来的日子里，郭业数次催促高鑫德全城搜索郑菲菲。高鑫德表面上答应的好，实际上却不怎么上心，因为更麻烦的事情还在等着他呢。不解决了，高鑫德的脑袋都保不住，哪还顾得上郑菲菲的死活？

渊海子霸带在身边的人都是他的亲信，除了被高鑫德收买的，其他的人都被高鑫德在酒菜中下了药。高鑫德一声令下，这些人也就追随渊海子霸于地下了。

没有了这些骨干力量，渊海子霸的私兵群龙无首，对于高鑫德来讲就构不成什么威胁了。渊海子霸活着，辽东城内的官兵大部分选择两不相帮，他死了，这些官兵也只能听高鑫德的了。高鑫德没费吹灰之力，就把辽东城内渊氏家族的势力连根拔起。除了房产土地还没有变卖以外，现钱就有二十多万贯，成了高鑫德此次行动的辛苦费。

此时渊海子霸服用九九升仙丸已久，已经神志不清遍体生鳞了，每日里除了九九升仙丸，就什么也不关心。加上郑菲菲的失踪，就给了高鑫德无限的灵感。

一份犹如玄幻小说一般的奏章，六百里加急，送到了高句丽的朝廷。在这个奏章里，渊海子霸卑鄙好色，看上了大唐钦差的女眷——郑菲菲。为了得到郑菲菲，他就鼓动兄弟渊海子霸强行攻打馆驿，强掳郑菲菲。嗯，奏章到这一段还算正常，后面一段可就匪夷所思了。

郑菲菲为了保卫自己的贞洁，自刎身亡。此行感动上天，只见仙女散花，地涌金莲，郑菲菲死而复生，化仙而去。一道雷霆闪过，当时攻打馆驿的渊海子霸和三百侍卫全都化为灰灰。只有渊海子霸不在现场，逃过一劫。可是已经成仙的郑菲菲又怎么会放过他？诅咒他千刀万剐。如今的渊孩子霸已经遍体生鳞，形如恶鬼。三魂七魄被阎王爷勾去了二魂六魄，只剩下一魂

一晚，还在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浑身是破绽就是没有破绽，高句丽朝廷对高鑫德的奏章，一时竟然无法置评。鬼神之事，你说没有吧，大家都信这个。你说有吧，可谁都没见过……

渊海子霸被一个死人劈成灰灰了。

死人呢？

飞走了。

渊海子霸呢？

变成灰了。

这都是死无对证的事情。唯一一个活口，就是渊孩子阑。等到渊氏家族派人来到辽东城的时候，渊海子阑满脸鱼鳞，正在一块一块的割自己的肉，这位哪见过这个场面？当场就晕过去了。

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哪有那么简单。

渊氏家族可不会这么简单的放过高鑫德，就算他说的天花乱坠，用脚后跟想一想，也得知道这事跟高鑫德脱不了关系。这件事没有证据？没关系。咱们高句丽可是封建主义国家，没听说杀人还要讲证据的。

高鑫德的一切过往都被拿出来事。

高鑫德两岁的时候曾经在婴阳王的身上撒过一泡尿，这就是这小子有不臣之心，敢在国主身上拉屎撒尿，不是欺君之罪是什么？

高鑫德七岁的时候开蒙，把“皇帝诏曰”念成了“皇帝照曰”，那就是想着谋朝篡位。

高鑫德家里的一只母狗，竟然第一次一窝下了九只小狗，第二次一窝下了五只小狗。“九五至尊”啊，这是不是上天对咱们的警示？咱们还是宁杀错不放过，赶紧把这小子凌迟处死吧。

各种有的没的罪证一股脑的栽在高鑫德的身上，目的只有一个——致高鑫德于死地。就差明白告诉婴阳王了，俺们就是看高鑫德不爽，为了朝廷的稳定，您就把高鑫德给牺牲了吧。

至于中立的大臣们，也觉得这个高鑫德这次做的太过分了。咱们政治斗争讲究的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好好的你杀人干什么。现在又没到抢班夺权的时候，这个高鑫德实在是坏了规矩！所以呢，中立的大臣们，对于这些离谱的弹劾，竟然颇为赞成。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一般到了这个时候，荣留郡王就该弃卒保帅，彻底跟高鑫德划清界限。可是这次不知道荣留郡王犯了什么病了，一步也不肯退让，坚决站在高鑫德这一边，长跪宫门口，为高鑫德申冤。

再怎么讲，荣留郡王也是婴阳王的亲儿子，力保之下，这个事儿，竟然就这么搁置下来……

高鑫德的事情不解决完，郭业也不敢离开辽东城，高鑫德要是真的被逼得走投无路，肯定会把郭业抖搂出来，不把这件事解决好，他可不敢走。再说郑菲菲现在还没影子呢，就这么抛下这个小女孩不管，郭业的良心上可过不去。

辽东城和平壤城之间的距离可不短，快把加鞭也得走上半个多月。辽东城和高句丽朝廷不断的公文往来，郭业就又在辽东城待了两个多月。这一日馆驿之内，来了一个簪花少年，带来了郑菲菲的消息。

原来渊海子霸的府邸之内，也有花郎道的门人。当天晚上，花郎道的门人就把郑菲菲救走，离开辽东城，直奔平壤。只要郭业到了平壤之后，自然会见到郑菲菲。

这个簪花少年把事情说的轻描淡写，郭业却听出了花郎道的险恶用心。

郭业冷哼一声，道：“既然你们救了郑菲菲，为什么不把他带来见我，而是离开辽东城？是不是盼着我和渊海子霸彻底决裂，你们新罗可以渔翁得利？”

簪花少年委屈的说道：“当日您的馆驿之外，渊海子霸可是派了不少人盯梢。咱们花郎道都是秘密行事，人单力孤。贸然现身的话，恐怕保护不了郑菲菲小姐！”

这个少年的话滑不留手，郭业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道：“当时你们不把郑菲菲交给我也就罢了。第二日，渊海子霸可就已经伏诛，你们为何不把郑菲菲送来，而是把她送往平壤？”

簪花少年道：“此事说来话长，实在是咱们花郎道有求于郑菲菲小姐。故此才请郑菲菲小姐，平壤一行。”

郭业冷笑道：“她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能帮你们什么？”

簪花少年道：“明年三月十八，平壤城内有一个‘风流神仙会’。此事关系重大，我花郎道必须全力以赴。郑菲菲小姐天赋异禀，在这‘风流神仙会’上，至关重要。”

风流神仙会？

听名字就不是什么好东西。郑菲菲能有什么天赋异禀郭业也实在没有看出来。

簪花少年说的不尽不实的，郭业再详细询问。簪花少年却不肯说了，只说平阳郡公到了平壤城，自然知晓。此时却是无可奉告。

郭业还真拿这个簪花少年没办法。毕竟是花郎道救了郑菲菲，总不能把这个簪花少年拿下，严刑拷打吧。

不管怎么说，得知郑菲菲安然无恙，也算了了郭业一件心事。说到底，新罗还有求于郭业，怎么也不会让郑菲菲处于危险的境地的。

刚刚把簪花少年送走，有人人来报，高鑫德求见。郭业心想今天还是真巧，平时自己这里没什么客人。今天客人可是接踵而至。

高鑫德可没有郭业那么悠闲，一见到郭业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平阳郡公，救命啊！”

## 第1283章余波袅袅（2）

郭业被高鑫德这个样子吓了一跳，连忙把高鑫德搀起来，道：“高城主出什么事了？难道咱们杀渊海子霸的事情，让朝廷知道了？”

高鑫德道：“刚才已经传来了公文，命令我速速保护平阳郡公启程。”

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郭业松了一口气，道：“那辽东城城主之位怎么办？”

高鑫德咬牙切齿道：“接替我做辽东城城主的就是孙代音！”

“还有呢？”

“没有了，朝廷对于渊海子霸一事，还是没有表态。”

郭业也觉得事情颇为棘手，道：“这么说来，情况还没有到最严重的地步，就是不知道朝廷之内起了什么变化……”

高鑫德道：“平阳郡公，你好糊涂。孙代音原来只是一个小小的侍卫统领，跟副城主都差得远，现在凭什么能登上城主之位？这分明是他把我给卖了，渊家才让他登上城主之位！”

郭业摇头道：“不对，不对。你可别忘了，杀渊海子霸可是孙代音亲自下的手。他要是把实情都跟渊家说了，渊家还能饶得了他？渊家对付不了高城主。对付一个孙代音，还不是小菜一碟？”

高鑫德主要是做贼心虚，关心则乱。现在听郭业这么一分析，高鑫德也明白过来，现在孙代音和他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一荣俱荣谈不上，一损俱损却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孙代音是凭什么升官的呢？

正在这时，有侍卫来禀报，就说孙代音将军求见高鑫德。

孙代音一见高鑫德就大礼参拜，道：“末将参见高大人！”

高鑫德摆了摆手道：“如今你我品级相同，高某人可当不起孙大人如此大礼。说不定过些时日，高某人还得向孙大人行礼呢！”

孙代音道：“末将能有今日，多亏了高大人的栽培。向高大人行礼是应该的。”

高鑫德冷笑道：“栽培？高某人可没有能力把孙大人从一个侍卫统领，提拔到辽东城城主的位置！栽培孙大人的恐怕另有其人吧？”

孙代音道：“这次提拔孙某人是莫离支渊盖苏文的意思，不过没有高城主，孙某人也没机会得到莫离支的赏识啊！”

高鑫德脸刷的就白了，也忘记了刚才郭业说的话了，道：“你？你果然出卖了我！”

孙代音摇头道：“非也，非也。末将非但没有出卖高大人，而且还为高大人洗清了不白之冤！”

“哦？还有这事？”

原来，孙代音自己也写了一份奏章，却没有给高句丽朝廷，而是给了渊盖苏文。在这份奏章里，孙代音给出了事件的另外一个版本。

这次郑菲菲成了渊海子阑的小妾。渊孩子阑听说了郭业有种叫做九九升仙丸的丹药，此药非常神奇，郭业正是凭借此药用五年时间就从一个赘婿变成大唐的平阳郡公。

渊孩子阑就让郑菲菲去勾引郭业，趁机偷盗九九升仙丸。可没想到郭业识破了他的计划，给了郑菲菲有毒的九九升仙丸。渊海子阑吃了有毒的九九

升仙丸之后，就去找渊海子霸。没想到正好撞见渊海子霸和郑菲菲的好情，渊海子霸一怒之下就把渊海子霸给杀了。正要杀郑菲菲的时候，高鑫德来了。高鑫德一见郑菲菲惊为天人，拦下渊海子霸，把郑菲菲金屋藏娇了。高鑫德为了保护郑菲菲，才向朝廷说了谎话。

郭业听了孙代音的解释，心说这高鑫德和孙代音这两位不去写话本评戏，真是可惜了。

高鑫德听完了，觉得不对劲：“凭什么大家都是编故事，我就是受尽弹劾，你就是升官发财呢？”

孙代音道：“您是渊家的死敌，我是渊家的一条狗，咱们身份不同，说话的分量自然也就不一样。再说我这不光有故事，还有物证。几十粒九九升仙丸，已经送到了莫离支的府上。盖苏文哪见过如此神奇的药物，就对我的话信以为真了。”

郭业道：“不对，就算他对你的话信以为真。就凭你报信的功劳，就升你当辽东城的城主？不可能。”

孙代音道：“当然不是因为我说他真相的功劳，而是我掩盖真相的功劳。渊盖苏文已经让人给我带话，此事绝对不能外传！”

“为什么渊盖苏文要掩盖真相？”

“渊盖苏文想当国主，世人皆知。他要想当国主，就必须名声要好，渊家兄弟争风吃醋，自相残杀的事情，怎么能外传呢？齐家治国安天下，渊盖苏文连渊氏家族都管理不好，他凭什么当国主？”

高鑫德叹道：“早知道，我就像你这样编了！按照你的说法，我现在也没事了？”

孙代音道：“应该是没事了。现在平壤城内，现在流传的正是渊盖苏文授意的第三个版本，跟我说的大同小异，只是在关键地方做了修改。说的是渊海子霸为了我高句丽的繁荣昌盛，才让郑菲菲偷取的九九升仙丸的配方。可惜没有成功，却偷到了有毒的九九升仙丸。渊海子霸疼爱兄弟，就让渊海子霸多吃了一点，自己少吃了一点。结果渊海子霸吃多了毒发身亡，渊海子霸吃的少了生不如死。高城主为了污蔑渊氏家族，才对事情的真相做了隐瞒。”

孙代音停了一下，又说道：“如此一来，这个事情的解释就是渊氏家族兄弟恭，为了高句丽，献出了两条人命。最可恨的就是大唐使者，卑鄙狡猾，害了我高句丽忠良的性命。”

郭业心说这个渊盖苏文也是一个人才，编故事的本事不在孙代音之下……

不过事情的关键不在于故事编的好不好，而在于听众愿不愿意相信。渊氏家族弹劾了高鑫德这么久，没有结果，大失面子，那渊家在朝廷的风向就处于了不利的地位。许多人就开始怀疑渊盖苏文是不是在婴阳王那里失宠了？渊盖苏文聪明的话，就是快刀斩乱麻，赶紧把事情做一个了局。

正好孙代音提供了这么好的素材，渊盖苏文稍微一改，就有了体面的台阶下。不是咱弹劾不动高鑫德，实在是这家伙罪不至死。真正该死的是大唐钦差，可是咱们高句丽都向大唐称臣了，这次又是我们渊家有错在先，向大唐钦差服个软，也没有什么可丢人的。你们谁不服的话就去找大唐玩命……

事情是在逐渐的平息。渊盖苏文没有想到的是此事还产生了另外一个结果，那就是九九升仙丸的消息开始在高句丽的高层中流传出来。说九九升仙



丸包治百病，益寿延年这还是轻的，说九九升仙丸增益智慧、官运亨通都有不少人相信，更有甚者还有人相信吃了九九升仙丸能让人长生不老、成仙了道……

那拥有九九升仙丸的郭业也成为了众人研究的重点。

有人说郭业其实乃是弥勒佛转世，特地到平壤城度化世人，有那善男信女诚心求愿，就能得赐一枚九九升仙丸……

还有人说郭业是广成子的亲传弟子，什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都是小意思。只因骷髅山上冤魂作祟，高句丽朝廷压制不住，才向大唐迎请了这位高人，名为出使高句丽，实际上就是为了超度死在高句丽的百万冤魂……

更离谱的还有传闻郭业其实就是伏羲和女娲的亲生子，只因贪恋人间繁华，私自下界。郭业这人，最重人情，只要能和他做了朋友，那郭业回归天庭之际，就能和他一起做神仙了……

郭业还没到平壤城，平壤城里已经充满了他的传说……至于渊海子霸，那是谁？

渊盖苏文听了这些传言，心中憋气，还不敢辟谣。如果九九升仙丸不重要的话，那渊海子霸不就白死了吗？九九升仙丸一定要重要，不重要也得说成非常重要……

既然事情已经了结，没有了后顾之忧，郭业和高鑫德打点行囊，离开辽东城，直奔平壤而去。

他们走的可不快，郭业还带着任务呢，那就是考察高句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刚开始的时候郭业每到一地，就重重的贿赂当地的官员，让然后就赖着不走，以游山玩水为由，到处

乱逛。

到了后来，郭业的神奇传说从平壤城扩散出来。郭业连贿赂都不用了，但有所命，高句丽官员无不遵从。有不少人还以为郭业到处游览，是帮着他们抓鬼呢。还有人献上润笔若干，求赐郭业的墨宝，拿回去镇宅驱邪。最后算起来，郭业此行不但没有花钱，还赚了不少，让高鑫德羡慕不已……

郭业一行人走走停停，本来一个月的路程被他走了三个多月，直到来年的二月初一，才来到了平壤城外。早有高句丽的礼部官员出来迎接，一路吹吹打打，迎入了平壤城。

本来一切顺利，可他还没到馆驿，就遇到了有人拦路。一个高句丽的六品官员跪倒在队伍的前面，把状纸举过头顶，高声念道：“渊男建逼良为奴，人神共愤。然则莫离支势大，朝廷无人敢问。高丽无日月，神州有青天。还请大唐钦差做主！”

郭业看这场面噗哧一下乐了，这是……告洋状？

## 第1284章五养之道

郭业自从进入高句丽以来，先是碰上高鑫德这个裸官索贿，又为高鑫德的儿子解决了留学问题。现在又碰上了一个告洋状的。尼玛的，这都叫什么事儿。

陪同郭业的高句丽官员也姓高，名叫高心群。高心群一看那个小官，就把眼一瞪，喝道：“高皮皮，你怎么跑这来了？”

高皮皮道：“渊男建倒行逆施，掳人为奴，此等行径，人神共愤。可叹你们这些人，畏惧渊家的权势，不肯为民做主，我只好求助大唐天使了。大唐乃是天朝上邦之国，定然不会允许尔等为非作歹！”

郭业心说这高皮皮是有毛病是吧，我的手再长，还能管得了你们高句丽的破事？再说了，你们高句丽的贪官污吏越多，我大唐就越是心里边暗爽，怎么会帮你们清理蛀虫？

于是他面露难色，道：“这位高……高大人，你也是朝廷官员。就应该明白凡事应问有司。求助高某人，实在是找错人了！”有司，就是指有关部古往今来，门。无论是外交官员还是大使官员，都喜欢用这个大杀器来搪塞作为外交辞令或敷衍辞令，不过往往奏效，百试百灵。

高心群见郭业不愿多管闲事，立马附和啐道：“高皮皮，你夫人的事情，平壤城里谁不知道？那是她自愿的，关渊男建什么事。别说朝中大臣了，就是我这个同族之人，也不会帮你。实在这个事你不占理啊！”

高皮皮还要说话，高心群却不给他机会。挥手一声令下，几个军士手持钢刀，拿刀背把高皮皮打得皮开肉绽，高皮皮一个文弱书生，哪受得了这个？不得不抱头鼠窜，让开了道路。

郭业看的目瞪口呆，没想到高心群如此暴力。要知道高皮皮也是官居六品，又是高氏族人，高心群怎么这么不给面子？

随后高心群把郭业送到了平壤城的馆驿，接下来就没有他的事了。郭业客气邀请道：“我和高大人一见如故，不如入内奉茶，你我畅聊一翻。”

郭业这也就是客气一句，总不能说这里没您的事了，您快点走吧，我要准备休息了。高心群如果是个识趣的，就得来上一句‘平阳郡公远来辛苦，不打扰了，改日再向平阳郡公请教’，然后打道回府。

可没想到高心群还是个自来熟，竟然欣然应请，说道：“好，那我们就多聊一会，能跟大唐天使上差聊天，也是我的福分。不过喝茶干什么，咱们喝酒。馆驿的管事，那是我堂兄，什么都得给咱们准备最好的。”

郭业哭笑不得，只得和这位高心群一起喝酒。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郭业问道：“高兄，郭某有一事不明，想向高兄请教，就是不知当讲不当讲。”

高心群喝了一口酒，道：“平阳郡公，你想问刚才路上挡驾的高皮皮之事吧？”

郭业点头道：“正是！想那高皮皮也是朝廷六品的官员。虽然不能说是非常尊贵，也是颇有体面之人。怎么今日做出如此事情？”

高心群颇为暧昧的说道：“还不是因为他那个漂亮夫人。其实说什么掳人为奴其实根本没有那回事，是他夫人不要他了。这小子火没出发，就怪到了渊男建的身上！”

转眼间，一起刑事事件变成了家庭纠纷，郭业听得云里雾里，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事说来话长，平阳郡公从大唐而来，可曾听说过五斗米道？”

“五斗米道是汉末张道陵所创，传到现在已经，大概是五百多年了……”

高心群一摆手，阻止了郭业继续回顾历史，道：“平阳郡公，我这个人就是不好读书，您就别给我解释五斗米道是怎么来的了。我现在就知道，大唐不愧是天朝上国，这个五斗米道，他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平壤城上下，谁不说五斗米道的好……”

五斗米道还有这个效果？

郭业很清楚，自打佛道之争，南方正一教联手北方全真道灭了五斗米道的阴谋之后，现在大唐早就没什么五斗米道的传承了。现在大唐的道教基本已经是北方全真教的天下。想不到五斗米道竟然在异国他乡还开枝散叶，而且还在高句丽大受欢迎。

郭业问道：“想不到高兄也是个慕道之人……”

高心群道：“慕道？我就是个凡夫俗子，慕什么道啊……世人都说神仙好，可没见过哪个人真能做神仙的。就算真有神仙，我也知道我不是那块料，轮也轮不到我……”

“那高兄为何如此喜欢这个五斗米道？”

高心群道：“关键是这个五斗米道他有用啊。现在平壤城中，谁不知道五斗米教的五灵道长，教咱们五养之道，多少人想拜他为师都找不到门子。高皮皮的夫人白薇薇就是五灵道长的徒弟！白薇薇得了五灵道长的传授，自然就看不上那个高皮皮了……”

入了五斗米道就能弄得人家夫妻不和？

果然又是邪教的路数。郭业问道：“高兄，何为‘五养之道’？不知高兄修炼到了何种层次？”

高心群道：“所谓五养之道，就是就是养精之道，养气之道，养神之道，养行知道和养食之道。我这才学到了养精之道，其实其他人都和我一样，都是和五灵道长学的养精之道。养精之道，顾名思义。平阳郡公。你懂得……”

高心群那猥琐的表情映射在郭业的眼球里，郭业怎么能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不就是房中术吗。郭业迟疑的问道：“那这个白薇薇学的也是这个养精之道……”

“那哪能呢，白薇薇是女的，怎么能学养精之道……”

“哦，这还这差不多……”房中术在道家之中并不稀罕，但如果是引诱女人修习，就难免有诲淫诲盗之嫌了。

高心群道：“白薇薇学习的是性灵之道，就是配合咱们的养精之道的。那个渊男建就是和她配合的好，白薇薇才不愿意回去的！高皮皮不去怪白薇薇，反而不告渊男建囚禁他老婆，你说是不是不占理！”

“噗～～”

郭业一口酒喷了出来！

卧槽！这哪是五斗米道啊，绝逼是邪教呀。不知道是哪个野道士，在大唐混不下去了，跑到高句丽这来骗财骗色了。

郭业皱眉道：“高兄，请恕高某直言，这个五灵道长恐怕不是什么好路数。这等诱人妻子的行为……”

高心群道：“平阳郡公，咱们高句丽人和你们中原人不同。在男女之事上，并没有你们那么多讲究。合则来，不合则去。白薇薇这事，虽不能说全无错处，但也并非什么大事！”

郭业没想到人家高句丽的婚姻观念这么先进，这都要进步到共妻社会了。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说什么好。

高心群又道：“平阳郡公是不是以为这位五灵道长是招摇撞骗之辈？您想想，我平壤城内，十几万军民百姓，就是这么容易被欺骗的吗？这位五灵道长确有神妙之处……这样吧，今晚五灵道长就有一场法会，还请平阳郡公参加，里面可是有不少美女哦……”

郭业听到这里，对这位五灵道长也颇感兴趣，连忙答应下来。又问道：“咱们还是说下正事，郭某出使而来，不知何时安排郭某拜见国主？”

高心群叹了口气，道：“您是说国主婴阳王？我看呀，您这辈子都够呛……”

“啊，怎么了……”

“一个月以前，国主就突发重病，卧床不起了。国事全由莫离支和荣留郡王做主！说句不好听的，您想要觐见国主，恐怕得婴阳王归天，咱们的新国主登基才能见到了！”

送走了高心群，郭业就召集几个心腹过来议事，分别是长孙师、斑鸠和孙子善。

至于郑元这老家伙，已经自己先回大唐了。寻找郑菲菲的事情全权拜托给了郭业。主要是郑元听了太多传闻，觉得郭业和郑菲菲之间恐怕真有什么事，要是别人他当然要义愤填膺，可是郭业还是他和郑菲菲的大恩人，干脆就来个眼不见为净。

高鑫德在平壤城自己就有宅邸，早就跟郭业分开了。再说他也不算上郭业的心腹，只是郭业，拿钱把他给喂饱了，让他听命行事而已。

郭业向众人通报了婴阳王的病情，还有五灵道长法会的事情，问他们谁愿意和自己一起去。

斑鸠和长孙师都跃跃欲试，想见识见识那些修炼了性灵之道的美女们，只有孙子善嘟囔着郭业骗他露乳装的事，满街尽是露乳的大妈，实在让人倒尽了胃口。恐怕这些修炼了性灵之道的美女，也不怎么样。

斑鸠道：“你没看那个高皮皮，因为他妻子的事要死要活的，要真是他老婆长得寒碜，他还说不定多么高兴呢。至少这个白薇薇就肯定很漂亮……”

长孙师也道：“你不去也好，去的人太多，美女肯定不够分！”

孙子善想了想还是不甘心错过美女，道：“那我就再相信老师一次！”

郭业怒道：“什么叫再相信老师一次？老师是告诉你高句丽有露乳装这回事。又不是告诉你美女一定会露。是你自己心思龌龊，还怪起老师来了！实在是太不孝了！”

天一擦黑，郭业四人就换了一身便装，前去参加那个传说中高句丽受万人追捧的五灵道长的法会去了……

## 第1285章郭仙人

说起来郭业到了高句丽也小半年了，对高句丽的婚嫁风俗也有所了解。

在高句丽，是没有彩礼这回事的。与中国人不同，这里没有什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男女相悦，就直接结婚，女婿给老丈人送上一壶酒，几块肉，就算尽到了半子之责。如果女婿给的多了，老丈人家就要受尽乡里鄙视，被视为贪鄙之人，认为这种行为不是嫁女儿而是卖女儿。

今天听了高心群的话，郭业才知道不仅高句丽人婚前与中国风俗不同，结婚随意。这婚后的生活，更是来去自由。令郭业大开眼界。仔细想想也不奇怪，既然男方没有为女方付出过什么，也就没有资格要求女方三贞九烈了。想想一群大姑娘小媳妇，被五灵道长传授了性灵之道，任君予取予求，郭业等人不禁兽血沸腾，心向往之。

他们一行四人出了馆驿没走几步，就被一个人拦住了，这个人正是高心群。

长孙师哈哈大笑道：“高大人，够意思，这是特地来迎接我们吗？您招待的真是周到。”

高心群道：“我还害怕赶不上呢，幸亏你们是刚出门。我来是告诉大家，五灵道长的法会，改地方了。今天是荣留郡王亲自邀请五灵道长，所以这法会就改在荣留郡王的郡王府。众位随我来。”

郭业等人是无可无不可，反正大家是奔着高句丽美女来的，在哪里举行这并不重要。不过荣留郡王他爹婴阳王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他还有心主持这等聚会，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重色轻友了，这算什么？重色轻爹啊！

荣留郡王府内此时是张灯结彩，热闹非凡。不时有高官贵戚、凤子龙孙进进出出。有高心群带领着，根本就没人阻拦。郭业等人，七扭八转，被引进了一个非常大得院落。院内红毡铺地，黄缎裹树，气死风的大灯笼挂满了四周，把整个院落照的亮如白昼。阵阵檀香扑鼻，烟雾缭绕，还真有几分人间仙境的意思。

郭业心中感叹，这个荣留郡王真舍得下血本啊。这年头的纺织物品，可是能直接当钱用的。大红的毛毡就这么铺满了整个院落，光这红毡没有一两万贯的钱财根本就下不来。高句丽虽然军事上能和大唐比划两下，经济上可差得远。想想高鑫德辛苦大半辈子才攒了十万贯，这个荣留郡王总的家产怎么也不会超过百万贯。为了一场法会，就花费两三万贯，可真得算大出血了。他到底图的是什么？

孙子善看到红毡铺地，也是颇为兴奋，这可是长安城中都没见过的奢侈景象，兴奋低呼道：“红毡铺地，看来荣留郡王准备的非常充分，难道一会儿要安排我们打野战？”

斑鸠和长孙师被他这个猜测吓得不轻，这两位虽然也好色，但是在天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与美女翻云覆雨，还真抹不开面子。

大院之内人来人往，高心群给郭业挨个介绍。这位是某某将军高会民，这位是某某大夫高立凡，这位是某某城主高兆车，这位是高英雄，这位是高九州……郭业连连拱手，说着吉祥话。不一会儿就记不清楚到底谁是谁了。只记得高心群这个高那个高“高来高去”，郭业都怀疑高心群转行卖糕饼了。

郭业抽个空子问道：“高兄，怎么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姓高的啊？你们高句丽朝廷的官员就没有别的姓氏？”

高心群道：“我们高句丽的选官制度与你们大唐不同，你们大唐是科举取士。我们高句丽的选官制度取法于你们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非世家大族出身不得为官。所以朝中官员，大多姓高或者姓渊，其他小姓也有，但是不到两成。”

“那为何今天来的都是姓高的呢？”

高心群苦笑道：“现在婴阳王病重，这王位到底是传给荣留郡王还是莫离支渊盖苏文还没定下来。荣留郡王和莫离支已经势同水火，就差火并了。朝中官员都得站队，姓渊的支持莫离支，咱们姓高的支持荣留郡王，其他小姓可不敢摊这滩浑水，保持中立。所以，荣留郡王的宴会，只有姓高的才来。”

这个高心群还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郭业看他说的痛快，又说道：“高兄，有件事情，郭某不知该不该问。”

高心群胸脯拍的啪啪响，道：“您问我算是问着了，我是朝廷有名的包打听。您问我大唐的事儿，我知道一半儿。您问我高句丽的事儿，我全知道。有事不明白的，你尽管问，在我这儿，就没有‘不该问’这三个字！”

郭业心说我呸，谁跟你问大唐的事儿呀。还尼玛知道一半，合着是你知道的是一半，不知道的就是另一半吧。高心群这小子还真能吹牛。

郭业心理这么想，脸上却洋溢着恭敬地笑意，道：“那我就真的问了，还请高兄解惑。按说你们婴阳王姓高，就应该把王位传给他儿子荣留郡王高建武。有道是父死子继，怎么也轮不到姓渊的啊。怎么看你们高句丽朝中大臣的意思，荣留郡王和莫离支谁继承王位你们都觉得可以接受。实在让郭某人难以理解。”

高心群解释道：“咱们高句丽人，其实就是濊貊人。所谓濊貊人，就是濊族和貊族的合称。濊族以高氏为主，貊族以渊氏为尊。当初两族合并之时，就为以谁为主发生过争执。后来商定高氏世代为王，渊氏世代为相。说是一王一相，与你们大唐的皇帝和丞相不同，其实权势相差不是很大。现如今婴阳王喜欢莫离支，想把王位让给渊氏。不过是两族的位置翻转一下，大部分朝臣其实并无立场，只是咱们高氏族人不大甘心，但是这并不是生死攸关之事。”

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高句丽此时还算不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有点部落联盟的意思。不用问，那些并非高渊两姓的官员，可能就是一些小部族的领导人物。

“荣留郡王……到！”

一声响亮的声音划过了夜空，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在众人的簇拥下走进了大院。看来他就是荣留郡王高建武了。高建武脸色发白，步履轻浮。也不知道是被酒色掏空了身子，还是生来就身体不好。

高句丽礼节粗疏，人们不用跪下磕头。躬身行礼，就算给荣留郡王见礼了。

高建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敢问哪位是大唐的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

郭业没想到自己这么招高建武惦记，分开人群，走上前来，抱拳拱手，道：“郭业参见荣留郡王！”

荣留郡王说是郡王，其实这是高句丽的叫法，大唐可不承认。就算是他

爹娶阳王，在大唐的官员名册之中，也不过是封个辽东郡王。高建武只不过是辽东郡王之子，在大唐这边论资排辈，还指不定和郭业谁高谁低呢。所以郭业用不着向他行礼。

荣留郡王拉住了郭业的手，道：“想不到本王的一场小小法会，还惊动了郭仙人的大驾，真是令小王受宠若惊，蓬荜生辉。多谢多谢！”

郭仙人？

这又是什么称呼？郭业暗自纳闷。

高建武不理郭业诧异的表情，对众人说道：“五灵道长身体有恙，不能前来。不过不要紧，咱们有郭仙人在此，不比五灵道长差。正好可以和郭仙人谈玄论道，不亦快哉！”

众人一片哗然，人家五灵道长可是带美女过来。大家名义上是谈玄论道，实际上还不是为了和经过五灵道长调教的美女做些男男女女喜闻乐见的的事情。这位郭大人有什么？

高建武低声对郭业说道：“五灵道长那厮竟然不给孤王面子，去参加渊男建的法会了。郭仙人一定得帮孤王撑好场子，事后孤王必有重谢！”

郭业道：“本官是大唐的平阳郡公，可不是什么仙人，荣留郡王这‘仙人’二字从何谈起？”

高建武道：“能炼制九九升仙丸的不是仙人是什么？现在平壤城中，谁不知道郭仙人的大名？”

高建武向郭业眨了眨眼睛，郭业就明白了。

杀渊海子霸的内情，高建武可是知道的清清楚楚。他根本就不相信郭业是什么仙人，不过此时五灵道长不至，反而去参加了高建武对头的法会，高建武这是丢了面子，不得已找郭业救场来了！

郭业还不能不答应，大家虽然素未谋面，可也算一起分过脏的，不能不给高建武这个面子。

可是谈玄论道，郭业两眼一抹黑，啥也不会啊！

## 第1286章嘴炮无敌

往身边看是高建武殷切的眼神，往远处看是没精打采的众位高官显贵，郭业心中一阵烦躁，今天这个道，可不好谈！

先不说郭业不学无术，根本就不懂什么谈玄论道。这些人可都跟着五灵道长混了不短的时间，先入为主之下，郭业说的再好，人家也会以五灵道长那些天花烂坠的说法为尊！一旦说得效果不如五灵道长，郭业就算是落了高建武的面子，还不如不说呢！

郭业急着满头大汗，忽然间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主意。

既然谈玄论道说不过五灵道长，咱们就扬长避短，不谈玄，不论道，直接说小说！

他咳嗽一声，道：“其实，佛也好，道也好，大家修佛修道，为的是成仙逍遥。可是世上这么多人修道，为何大家就没有亲眼见过有人飞升成仙呢。郭某今天就告诉大家道门的这一个大秘密！”

要说调和龙虎，捉坎填离什么的玄妙道理，众人听惯了五灵道长讲道，对这还真不感兴趣，五灵道长真正吸引大家的还是房中术。可是“秘密”二字，最为勾引人心。

众人的兴趣一下子就提了上来。甚至有人想着，如果自己解开了这个秘密，是不是真的能成仙得道？一时间鸦雀无声，众人洗耳恭听。

郭业给了高建武一个放心的眼神，高声说道：“话说盘古开天辟地最后身陨。元神化为三清，分别是元始天尊、灵宝天尊与道德天尊。精血化为十二祖巫……”

郭业把后世洪荒小说信手拈来，讲了鸿钧合道，众仙争圣位，巫妖大战，人族诞生……

高句丽的官员们哪听过这个？

这时候可是唐朝，有道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别说网络小说了，这时候连四大名著都没出来呢。你就算随便拿出一个古代话本，都能让这些土包子惊为天人。何况是后世早成体系的洪荒流小说？这可是集成了西游记和封神演义两部名著，还有众多的民间传说为依托，才形成的一个网络小说流派。

众人一个个把这当成了真实历史，听的是如痴如醉，喜的是抓耳挠腮，把郭业当为真正的仙人。不是仙人，怎么能知道这么多上天隐秘之事？不是仙人怎么能炼制成九九升仙丸？

‘升仙丸’听名字就知道了，这就是为升仙准备的。就连知道真相的荣留郡王高建武都将信将疑，难道这个郭业深藏不露，真的是仙人？

郭业虽然把这些人成功唬住了，其实讲的并不怎么样，他看的网络小说虽多，可都是一目十行，关节之处也记得不甚清晰。所以，郭业讲的很快，一个时辰以后，人族兴起这部分已经讲完了，郭业准备开始讲巫妖大战。他刚起了个头：“只因十二金仙犯了杀劫，恰逢朝代更替，于是三教共签封神榜。话说上周末年……”

正在这时，外面一阵喧闹，有人高声喝道：“五灵道长驾到！”

五灵道长怎么来的？原来今天他得到了两份邀请，一份是荣留郡王高建武的，一份是莫离支渊盖苏文的儿子渊男建的。高建武的请帖先来，他已经



答应了。渊男建的请帖后到，他就应该婉言推辞。可是有一节，他有一桩隐秘之事，正在和渊男建合作，不敢得罪渊男建，所以他赴了渊男建的约，放了高建武鸽子。

但是无论怎么说高建武那也是婴阳王的亲生的唯一的儿子，说不定过几天就能当国主了，五灵道长一个骗财骗色的野道士，还真不敢往死里得罪他。所以，在渊男建那待了一个时辰，就找了个借口出来，找高建武来了。他这是打着两不得罪的如意算盘。

众人正听郭业讲得有趣之时，被五灵道长这么一打断，都有些不高兴。不过成仙得道的事情远在天边，众多的美女可就在眼前。不得不起身迎接。郭业说了个时辰的小说也累了，趁机休息。

高建武好歹也是高句丽的郡王，那也是有尊严的，见这厮竟然放了自己的鸽子，不由板起脸来冷冷问道：“五灵道长您不是有恙在身吗？小王还以为今天请不动您这尊大神哩！”

五灵道长知道理亏，惭愧的说道：“小道今日实在有难言之隐，怠慢了殿下，还望殿下海涵！”有恙在身，那只能是官方的说法。现在当着高建武的面，当面锣对面鼓，五灵道长可不敢狡辩。

正在这时，有人发现了问题。这次五灵道长是一个人来的，他那些漂亮妩媚的女弟子，可是一个都没到。

于是人群中有人问道：“五灵仙师，众位师妹为何没来？”

众人盼望的实际上可不是五灵道长。这大晚上的，一群大男人闲着没事不睡觉，聚在一起，谈玄论道？别开玩笑，都等着美女呢。

五灵道长道：“她们还有事在身，众位善信不要着急，大概再过一个时辰就可以到了。”五灵道长可以找个借口出来，他那些女弟子可来不了，还在渊男建的府邸里呢。

这下子人们可就不干了，五灵道长为什么没来，其实大部分人都心里边有数。不过为了荣留郡王高建武的面子，大家都是揣着明白当糊涂，假装是不知道。五灵道长这么说，大家当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明显是让大家玩渊家人的二手货啊。虽然高句丽女子不讲究什么贞洁，这些女弟子也和他们玩过不只一次了。但是这明显的差别待遇，还是让众人一阵恶心。

众人一时间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

“嗨，原来是他自己来的，早知道还不如听郭仙人讲道呢！”

“可不是，其实他懂什么成仙得道之事啊，就是会几手房中术罢了！和郭仙人比起来差得远了。”

“那是，你得想想，人家郭仙人是什么人？大唐的平阳郡公。这个五灵道长可什么也不是，你说这能比吗？”

“我可是听说了，人家大唐那是科举取士，人才辈出。咱们高句丽呢，还是官员出自豪门。你说这能比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才让这个五灵道长在咱们高句丽抖了威风。依我看啊，这都是体制问题！”

“谁说不是呢。我听说人家长安城里，贫民家的孩子都能免费上国子监，咱们高句丽人谁能去得了？”

“这算什么，我还听说长安城里看病都不用花钱，都是大唐天子掏腰包。人人能活到一百岁。唉，恨不能生为大唐人……”

郭业听着，心说这说的是大唐吗？简直成了共产主义社会，果然还是距

离产生美。这几位放到后世，绝对就是国外的月亮特别圆的主儿啊！

五灵道长越听越气，本来众人一直把他捧的高高的。今天郭业一来，却把他看的什么都不是了。

同行是冤家，五灵道长没有思考众人态度转变的真正原因，把一股邪火都洒在了郭业身上。

五灵道长打了个稽首，顿时发难道：“郭仙人，贫道五灵有礼了。不知郭仙人师承何人，所治何典啊？”

郭业还真没瞧得起这个五灵道长，他把嘴一撇，不屑道：“师承？郭某人师承上古真仙广成子。治典？本人只修大道，那些典籍都是后辈所写，我为何去学？”

这要是公平辩论，郭业这话可不在理上。道家典籍浩如烟海，可不是你认了一个便宜师父，就能所向无敌的。

不过呢，五灵道长也不是什么有道之士，他自己也没受篆，就是一个江湖上的野道士，哄哄高句丽人罢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观众，大家此时都喜欢郭仙人，讨厌五灵道长，纷纷声援郭业。

“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这个五灵道长平时教我们的都是什么玩意，什么调和阴阳，龙虎交汇的。谁听得懂，哪有人家郭仙人讲的言简意赅，直指大道？”

“他倒是想讲呢，他不会啊。人家郭仙人的老师，那是广成子。这么说来，还是咱们高句丽的老神仙恒因的师叔呢。五灵道长的老师是谁？这能比吗？”

“就是，就是，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五灵道长和郭仙人比起来差得远了！”

五灵道长这个气啊，心说，姓郭的明显是胡说八道，你们怎么就相信了呢？

五灵道长强按怒气，笑道：“广成子？仙踪飘渺，早已飞升天阙。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郭仙人才二十多岁，怎么能师从广成子呢？”

郭业晒笑道：“仙家手段，岂是尔能想象。广成子仙师乃是梦中传授郭某仙术！”

又是一个死无对证！

我梦到了，你说怎么着吗？比起嘴炮来，受过现代网络熏陶的郭业，远胜五灵道长！

五灵道长眦眦欲裂，愤然道：“郭仙人好口才，五灵自愧不如。不过常言说得好，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五灵还想向郭仙人请教几手仙术。郭业，你可敢跟我斗法？”

“斗法？”

## 第1287章郭仙人VS五灵道长（1）

身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郭业，可是不相信有法术这回事的。即便是发生了穿越这个极其不科学的事件，郭业对鬼神之说还是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现实的情况也非常给他面子。穿越大唐以来，所谓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载，并创造出传奇读物——《推背图》的袁天罡、李淳风他也见了，并没有什么超越物质世界的能力。

玄奘法师西游了一趟又回来了，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弟也仅仅是普通人，不是厨子就是匪盗，没什么神秘的。这些在后世传说中牛逼轰轰的人物没有超能力，这个骗财骗色的野道士就有？郭业是一百二十个不相信。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有句话叫做“高手在民间”，还有句话是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对于这种超自然的事情，郭业心里面打算还是小心为上，嘴炮为主。

郭业道：“斗法？五灵道长此言差矣。所谓大道至极，神通自足。我辈修道中人，当勤加修行，直指大道，自有神通加身。若是一味追求法术，可就落了下乘。”

五灵道长见郭业不肯应战，嘿嘿冷笑道：“郭仙人，说得好，五灵受教了。不过，五灵既然话已出口，就没有收回来的道理，郭仙人还是要跟五灵比试一番。要不然今日之事传扬出去，知道的说是郭仙人一心向道，无心争斗。不知道的就得说郭仙人怕了五灵，不敢应战。甚至还得有人说郭仙人光说不练，实际上并无半分法力，是个招摇撞骗之辈。这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啊！”

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一听说“斗法”二字，都盼着两位仙人做上那么一场。五灵道长这么一将军，其他人也就跟着起哄。

“郭仙人干他丫的，我们支持你！”

“郭仙人，法力无边；神功盖世，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五灵老道你也不撒泡照照你什么模样，敢向郭仙人挑战，郭仙人吹口气就能把你给灭了！”

“郭仙人虽然师承广成子，不过他就算从娘胎里修炼，也不过二十多年。人家五灵道长，可是修炼了上百 years 了。功夫火候差那么多。今天这场比试啊，我看郭仙人够呛！郭仙人你行不行啊，给个准话。就算现在认输，也没什么丢人的！”

“五灵道长你也别得理不饶人，郭仙人不应战也就算了，给我个面子，这事就这么算了！”

“郭仙人你可不能认怂，你要是不应战，可就让那些无知小人得意了！”

这些人是两边拱火，郭业此时也是骑虎难下，有些问题，还是嘴炮解决不了的。

就好比亿万富翁说他视金钱为粪土，大家都称赞他高风亮节。穷光蛋要说他视金钱如粪土，大家就得笑他吃不着葡萄说葡萄是酸的了。郭业要想表现出不重视法术的态度，你得先在法术上赢得了人家五灵道长。

郭业悄声问身边的荣留郡王高建武：“这个五灵道长，真会法术？”

高建武道：“郭仙人不可小看五灵道长，五灵道长捉鬼降妖，个个拿手，

要不然怎么这么多高官对他敬若神明？”

捉鬼降妖？怎么这话越说越不靠谱了。你能捉鬼降妖，我还会屠龙抓凤呢！比赛吹牛逼呗，这个世界上哪来的妖魔鬼怪给五灵道长抓。

高建武看郭业面色怪异，道：“郭仙人不用给孤王面子，狠狠的收拾这个五灵道长。现在他整天跟姓渊的不清不白的，朝中大部分大臣还以为渊盖苏文天命所归了呢。郭仙人一定要狠狠的落他的面子，证明天命还在孤王这边！”看高建武这个意思，这还只能赢不能输了！

郭业这次是被赶鸭子上架，不自然的说道：“既然如此，那你我二人就比试一番，不知如何比法？”

五灵道长洋洋自得，道：“贫道曾在贵国的终南山学艺八十年，学得各种仙家法术无数。今日五灵就演示一个小小的法术，如果郭仙人能同样使出来，五灵甘拜下风！”

郭业心说你就吹吧，还学艺八十年，那你今年不得一百多了，那还真成老神仙了。郭业道：“既然如此，还请五灵道长演示！”

五灵道长道：“郭仙人稍等，贫道去去就来！”

不一会儿功夫，几个小道童就抬来了一口大锅，锅里装满了油。有人清空了一块场地，这口锅架起来，下面就点燃了干柴。

没有一盏茶的功夫，这油就开了，沸腾翻滚，咕咕嘟嘟的冒着热气。五灵道长拿出一枚铜钱，吹了一口气，就扔到了油锅之中。

五灵道长微微一笑，道：“贫道这个法术名字叫做油锅捞钱。贫道把这双胳膊苦练二十年，把这双胳膊炼的刀枪不入，水火不侵，才能行得此术。要是凡夫俗子照做，顷刻之间，就得命丧于此。郭仙人您可看好了！”

五灵道长说完，将袖子高高的挽起，双手伸进油锅之中，搅来搅去。搅了好一会儿，才从油锅中摸出来一枚铜钱。五灵道长把铜钱高高举起，道：“众位请看！”

明着是让大家看手中的铜钱，实际上是让人看他的胳膊。

他这个法术其实表演过很多次了，要不然高句丽的高官们也不会把他当成仙人。不过众人见他再次表演，还是为他高声喝彩。

“五灵道长果然是有道行的！下油锅都没事，郭仙人今天可能要栽跟头！”

“郭仙人能行吗？人家五灵道长为了这个炼了二十年。郭仙人在厉害，没练过也白给不是？”

“五灵道长威武，郭业跳梁小丑，怎能争锋！快快跪下磕头，五灵道长宽宏大量还能饶你一命！”

“郭业小儿，你得罪了五灵道长，天上地下没人能救得了你！”

事实胜于雄辩，五灵道长的法术一演完，这风向可就彻底变了。

高建武此时也有点含糊，道：“郭仙人，这能行吗？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可不要意气用事。您是大唐的礼部尚书平阳郡公，真要在小王这有个三长两短的，小王可交代不过去。要不咱就认输吧！”

郭业走道油锅面前，提着鼻子一闻，一个酸味扑鼻而来，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所谓油锅捞钱，不过是一种骗术罢了。

这种骗术，别说在唐朝，就是在宋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都得算是江湖上的不传之秘。可对于身在网络社会的郭业来讲，就真的不算什么了。无

非就是锅里面下面是醋，上面是油。现在看着是油翻滚沸腾，实际上呢，是醋开了。这油温也就五六十度，正好适合洗手。

知道是知道，可是现在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彻底揭穿五灵道长？别开玩笑，郭业又不是来这宣扬科学来了，揭穿了五灵道长对他有什么好处？揭穿五灵道长是个骗子，人们就得想了，五灵道长招摇撞骗，那么这个郭仙人是不是也是成色不足呢？

郭业心中暗想，得想个办法，既不揭穿五灵道长，又能表现的比五灵道长更加高明些才行。

## 第1288章郭仙人VS五灵道长（2）

郭业心中若有所思，神情恍惚之下，手就慢慢的向油锅里伸去。

五灵道长一看这是个愣头青啊，赶紧把他拦住，道：“郭仙人，您可要想好了。有道是水火无情，这滚油还能作假？贫道是苦修了二十年方能有此成就，您可要考虑清楚，不能因为要赌一口气，就轻身涉险！”

郭业点头道：“五灵道长说的好，这滚油是做不了假的。没有仙法护体，就得命丧于此。不过郭业有个问题，想请教道兄！”

五灵道长一听郭业改叫他道兄了，就知道这小子要服软。

他也只是想让郭业认输，出一口恶气，并不是真想把郭业怎么样，道：“好说，好说，郭道兄请讲！”

这下他郭仙人也不叫了，大家平辈论交。

郭业道：“请问五灵道兄，您这油锅捞钱的仙术，可曾教给过别人。现如今高句丽国内，可有他人习得？”

五灵道长傲然道：“这个法术可不简单，没有二十年的苦功夫，那可是入不了门。贫道来高句丽还不到五年时间，还没有门人弟子习得此术！”

郭夜道：“哦，原来如此。不过如此看来，道长不如郭某人！”

“此言怎讲？”

郭业微微一笑，道：“五灵道长稍安勿躁，且看郭某人的手段！”

郭业把手一招，孙子善颠颠地跑过来，道：“老师，有何吩咐？”

郭业道：“子善啊，你看这油锅怎么样？”

孙子善看着翻滚的油锅都眼晕，道：“老师，这油锅挺烫的。老师，您是想？”

郭业温柔的说道：“乖徒儿，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圣人云‘有事弟子服其劳’。现在，你孝敬师父的时候到了。就由你给五灵道长表演个油锅捞钱的技术！”

孙子善吓得脸色发白，抱着郭业的大腿哇哇痛哭，道：“老师，您开什么玩笑？这玩意我不会啊！弟子上有八十的老母，下有三岁的孩子，您可不能置弟子的生死于不顾！”

郭业一看，这可不好办，孙子善这家伙不配合啊。

招招手，又把长孙师叫了过来，在他耳边低语道：“长孙师，你身上带没带什么粉末、药膏什么的，得抹在身上没有毒性！”

长孙师没有让郭业失望，掏出一个小药瓶来，道：“有一瓶跌打酒，没什么毒性，就是抹上了又麻又痒不太舒服！”

郭业道：“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快点给我！”

郭业往孙子善的两条胳膊上都涂满了跌打酒，道：“此是我仙家秘方，涂上之后水火不侵。乖徒儿，现在你可以表演油锅捞钱了！”

孙子善这时候只觉得两条胳膊又麻又痒，心说这药还真有点效果。慢慢的就把手往油锅里边伸。

五灵道长赶紧阻拦，道：“小兄弟，您可要想清楚，这油可是滚开的。老师再亲，也没有自己的命重要。你可要三思啊！”

随即又手指着郭业道：“郭道兄，你草菅人命，算什么仙人？”

郭业哪管他那个，飞起一脚，踢到了孙子善的屁股上，孙子善往前一

趴，这手可就进到了油锅里面。

孙子善只觉得油一点也不烫手，温温的，热热的，洗手正合适。他在里面摸索了一会，伸出双手，举过头顶，高声大叫道：“老师，这药真管用！我一点也不觉得烫！”

“咩~~”

这下可了不得了，五灵道长再厉害，那也是他一个人厉害。人家郭业可是徒弟都能油锅里面捞钱。当然，更厉害的是那瓶药酒，这瓶药酒是多么神奇，谁抹上了，谁就能水火不侵！

“郭仙人，我也想试试油锅里捞钱。您给我也抹一下！”

“拉倒吧你，这药酒多么金贵，怎么能随便给你抹？郭仙人你给我抹一次，我出一百贯钱！”

“郭仙人，不要理他们。我出一万贯，您把这瓶药酒给我！”

“我出两万贯！”

“五万贯！”

好家伙，这都要现场竞拍了。

郭业赶紧拦住了这股势头。这瓶药酒可不能卖，真要是卖了，人家拿回家一试，可就露馅了，他还得维持仙人的形象呢。

郭业把脸一板，双手下压，道：“众位莫要争执，这种药酒并不是谁都可以用的。我这徒弟，虽然不成才，也是跟随我多年，修炼有成，才能消受得了这药酒。要是凡夫俗子用了，可就要皮开肉绽，筋消骨毁！”

这下众人可没辙了，你看着我我看着我，一时之间鸦雀无声。

郭业不能让这场面冷下来，他可是给荣留郡王高建武撑场子来的。郭夜又道：“虽然不能让众位消受这药酒。不过，郭某却可以略施小术，让大家享受一下这油锅捞钱的乐趣！”

高建武问道：“郭仙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郭业装模作样地伸手往虚空一抓，说道：“郭某从东海之中，抓过来了四条冷龙。这就把他们放在锅底。”

他走到锅前，又装模作样地作势一抛，道：“众位，冷龙已经入锅，这油可就不烫了。虽然沸腾，也不过温热而已。众位可以试下！”

一阵冷场。

郭业说的轻巧，真让大家真拿手去试，可是谁都不敢！大家嘴上承认郭业是仙人不难，要让大家拿命去试，就都没有没勇气了。

郭业一指高建武，道：“荣留郡王，请！”

高建武此时看郭业的眼神都变了，道：“平阳郡公，这……没事吧？”

郭业道：“荣留郡王但试无妨！郭某人的为人，荣留郡王还不清楚吗？”

好歹是一起分过赃的，高建武对郭业还是有那么点信任。不是信任郭业是仙人，是信任郭业不敢害自己。何况这次又是给自己撑场面的。

高建武牙一咬，心一横，就把手往锅里边一伸！

果然不烫！

人们一见高建武没事，都热情起来。纷纷围了过来，试验这滚油的温热。

“嘿，果然不烫，不愧是郭仙人。能把东海的冷龙抓来！”

“其实，我看未必是郭仙人抓来的。你想想，人家郭仙人是什么身份。那

是广成子的弟子，自有百灵庇佑。说不定啊，这冷龙就是郭仙人身边的跟班！”

“怎么同样是修道，一个郭仙人，一个五灵道长，差距怎么就这么大捏？”

“这你就不懂了。跟咱们做官一样，你得是上面有人才能升得快，你看渊男建，现在才二十多岁，就当上近卫军统领了。凭什么？还不是有个好爹！”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仍。我后悔拜那个五灵道长为师了，就是不知道这位郭仙人收不收徒弟？”

油锅捞钱是怎么回事，五灵道长可是门儿情，那油根本就不烫，还什么从东海抓来冷龙，郭业这完全是在吹牛逼！可问题是现在还不能揭穿他！

郭业笑咪咪的走道五灵道长面前，道：“五灵道兄，你看郭某的手段如何？可是要甘拜下风？”

五灵道长哼哼冷笑道：“郭道兄果然厉害。不过有道是请神容易送神难。郭仙人如果有办法，把这东海冷龙送走，让这滚油重新变烫，五灵才是心服口服！”

“这……”

郭业心里对五灵这孙子恨恨地竖起了中指，暗骂一声，卧槽尼玛，你丫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要阴老子一把啊！



## 第1289章郭仙人VS五灵道长（3）

五灵道长贼心不死，想难为郭业。

郭业骂归骂，但心里却是乐开了花，心中不断的浮现一句话——没知识真可怕。

要想油温变低不容易，要想油温变高还不容易吗？

不过现在有个问题，就是不能再任由五灵道长出题了。郭业把油温升上去容易。五灵道长要是再出一个题目，再让他把冷龙抓回来，让油温变低，郭业可办不到。

郭业装出一副烦难之色，道：“五灵道长此话好没道理。冷龙的抓取可是颇耗法力。这好不容易抓来的冷龙，您要我把他给放走。放走了以后，万一您又说让我再把冷龙抓回来，那可怎么办？您要我抓我就抓，您要我放我就放，这不是耍着郭某人好玩吗？”

五灵道长道：“只要郭道兄能把冷龙送走，五灵自是心服口服，绝不会节外生枝！如果郭道兄不能把冷龙送走，也没关系，五灵绝不会因此小瞧了郭道兄，哈哈！”

郭业心说要的就是你这句话，道：“既然五灵道兄话说到这里，郭某人就勉为其难，试上一试！”

要想把油温升上去容易不容易？

非常容易！

只要往锅里加水就行了。只要水加的够多，油温自然就上来了。可是现在问题来了，这个办法五灵道长不可能想不到。他之所以用这个难为郭业，是因为锅的容量是有限的，郭业不可能无止境的往里边加水。现在醋和油都有大半锅了，郭业就是把大锅全加满了，也加不了多少水。

这个问题难得倒五灵道长，却难不倒郭业。锅里边是醋，咱们加碱就不完了，酸碱中和，万事大吉。古代的高句丽有碱吗？还真没有。不过有个替代品，叫做枧水。这个枧水就是用草木灰加水煮沸浸泡而来的，主要成分就是碳酸钾和碳酸钠。枧水在古代可是非常常见的东西。那年头人们没有洗衣粉，衣服脏了怎么办？就是用枧水洗。只要日子还过得去的，家家户户都有枧水。

郭业在高建武耳边低声吩咐，不一会儿功夫，一大盆枧水就被人端了上来。枧水这东西虽然是用草木灰煮沸浸泡而来的，不过人们取的部分，只是上面最清澈的一层，跟清水看上去没什么区别。只要不是亲手触摸，光凭眼睛看是看不出来的。

人们看端来一盆清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个就能把冷龙送走？

郭业高升声道：“众位，刚才五灵道长出了个题目，要郭某人把冷龙送走。这却是不难，这盆清水被郭某人施了法术，待会郭某人把清水加进锅里边去，冷龙自然归天！”

郭业一声吩咐，孙子善就往大锅里边加枧水，这下子可了不得了。醋加上碳酸钠会产生什么现象？一个是产生大量的热，锅内温度急剧升高。另外一个就是大量的气体生成。原来大锅里边温度不高，只是沸腾翻滚。碱水往这里边一倒，可就不是简单的翻滚了，锅里面就像要爆炸一样，啪啪啪响个不停，大量的气泡喷射而出，再加上无数的水汽生成。

一时之间，大锅上面水雾缭绕。还真仿佛有东西在腾云驾雾一般。

郭业也没想到视水还有这效果，机不可失，连忙跪倒在地，道：“恭送冷龙归天！”

高句丽的高官们早就被这现象吓坏了，见郭业跪下了，也连忙跟着跪倒，跟着念道：“恭送冷龙归天！”

就连深知郭业底细的荣留郡王高建武，此时也是吓得不敢，莫非郭业真有些道行？

等到视水加完了，过了一会儿，锅里边才逐渐平静。郭业又等了一会，油锅又继续沸腾翻滚，郭业才站起身来。这下子，油锅可是真开了！

郭业对五灵道长说道：“五灵道兄，现在冷龙已经归天，您要不要看一下，这锅油烫了没有？”

五灵道长往锅边一站，就觉得热气逼人，知道这回油温可是真的上去了，道：“冷龙果然已经送走，郭道兄神技，五灵佩服！”

其实他这时候对郭业也有点含糊了。郭业这手他没见过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难道这位郭仙人，真有神通在身？

郭业可不能简单的饶了他，道：“五灵道兄还是认真些为好。光在锅边看看能看出什么来，您把手伸进去试试！”

五灵可是不敢，连连摆手，道：“不必，不必。五灵亲眼看见冷龙登天，这还能做的了假？五灵服了！”

要说呢，五灵道长认输，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郭业胜利完成了任务，五灵道长虽然认输，但是他的表演也是很成功的，也没有太丢面子。

不过，有个人可不想让这个事这么简单的过去，这个人就是荣留郡王高建武。

高建武为什么邀请五灵道长参加这场法会？就是为了凝聚高氏一族的人心。此时，荣留郡王和渊盖苏文的斗争已经白热化，论势力呢，是半斤八两，在朝廷里面谁也不占上风。这个时候拼的就是人心向背了。

到底谁能继承国主之位？虚无缥缈的天命之说，这时候就能发挥巨大的作用。五灵道长此时在平壤城中一时无两，大家都把他当神仙看，那么他的倾向，是不是就代表着天命呢？

高建武想的挺好，不惜血本为五灵道长举办法会，就代表五灵道长看好的是他荣留郡王。没想到好好的法会被渊男建给截胡了，五灵道长先去了渊男建这边。这下子不正说明五灵道长看好渊男建吗？

为了消除影响，高建武就要把五灵道长彻底的打倒在地！这可不是五灵道长口头认错，就能实现的。

高建武道：“五灵道长，郭仙人的法术如何？”

五灵道长道：“郭道兄法术高妙，这场斗法，五灵输了！”

高建武道：“既然输了，五灵道长是不是该表示一二？小王听人说，五灵道长也是一心向道之人。有句话叫做，朝闻道夕死可也。不知道五灵道长听过没有？”

“听过自是听过。不过荣留郡王的意思难道是让五灵以身殉道？”五灵心说我认错这事就算完了，你还能真的叫我去死？

“非也，非也。小王的意思是说，既然为了大道您死都不怕，那么其他的一些牺牲更是不在话下！”

“荣留郡王的意思是？”

“不如五灵道长现在就跪下，冲着郭仙人磕几个响头，口称师尊。就在今天，拜郭仙人为师。如此大好的机缘，五灵道长可不要错过！”

五灵道长当然不干了，说几句软话没什么，真要是定下了师徒名分，那他这身份可是大打折扣。你想啊，人们求仙的何必放着师父不去求，而去求徒弟呢？

还有就是以前拜他为师的那些高官显贵，此时也得活动心眼儿了。与其做郭业的徒孙，不如直接去拜郭业为师。只要有一个人这么干了，其他人就都得跟着。凭什么啊，以前大家都是师兄师弟着叫，这么一眨眼，师弟变师叔了，谁受得了？

再说了，五灵道长人家都六七十岁了，这岁数做郭业的爷爷都有富余。真的给郭业磕头拜师，五灵道长还真抹不开这个面子。

五灵道长道：“所谓术业有专攻，斗法一时失手，也是难免之事。大家同行切磋，这拜师就不必了吧……”

高建武连连摇头，道：“五灵道长，术业有专攻是不假。可是如今你可是没有一样能赢得了人家郭仙人，说术业有专攻可说不过去。孤王明白了，你是不是拉不下这张老脸去求郭仙人。没关系，这事孤王去说。孤王在郭仙人面前这点面子还是有的。郭仙人别走，小王有事和你商量……”

五灵这脸臊得一阵青一阵红的，咬着牙说道：“五灵还有一项绝技在身，如果郭仙人真能依样做到，拜师之事，也不是不行！”

## 第1290章赶着鸭子上架

还要比？

郭业一皱眉，心说高建武你也给我差不多得了，你这是不把我们斗趴下一个不算完啊？小哥可不能跟你一块发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人家五灵道长虽然没有什么法力在身，江湖上的骗术肯定懂不少。今天是我碰巧了识破了他的骗术，要是下一个骗术咱不认得，这不就弄巧成拙了吗？

郭业道：“荣留郡王说笑了，五灵道兄法力高深，郭某也是佩服的。拜师一事，休得再提！”

高建武也不是省油的灯，可不会这么简单就让郭业混过去，急忙说道：“郭仙人，莫非是小王的面子不管用？你不愿意收五灵道长为徒，才说出这般推托之言。五灵道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快快跪下磕头，我看看郭仙人到底给不给孤王这个面子！”

五灵道长这个气啊，凭什么就跪下了？怎么就磕头了？于是推诿道：“荣留郡王，我看此事还要从长计议。其实，我和郭道兄还未分出胜负……”

郭业也道：“郭某才疏学浅，五灵道长拜师一事，实在不妥。”

高建武装着没听清楚郭业的话，大声说道：“郭仙人，你说什么？五灵道长才疏学浅，不配和你学道？五灵道长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他虽然不学无术……”

郭业暗骂，卧槽，你小子没完了？口中忙不迭解释道：“不是不配，只是郭某今年才二十多岁……”

高建武再次装作没听清，打断郭业的话，大声说道：“什么？你说五灵道长修炼了一百多年还不如你这才二十多岁的，他都是修炼到狗身上去了？话不能这么说，郭仙人也要看到他的优点。就算五灵道长实在没什么优点，您也要看到本王的面子！”

郭业道：“郭某不是那个意思，收徒一事关系重大……”

高建武继续装聋作哑，道：“你是说五灵道长跪到天荒地老，海枯石烂，这个徒弟也不能收？也不要说的这么绝对嘛。五灵道长真的冰天雪地裸体打滚八圈半哭着喊着求您收下他，您就真的狠下心思不收？”

郭业：“……”

他不说话了，他只要一说话，就要被高建武误解成对五灵道长的恶毒的人身攻击。想不到，高建武这孙子看起来文质彬彬，弱不经风的。无耻起来，可是一点下限都没有。

五灵道长这也看出来了，今天这事是不能善了。不管他拜不拜郭业为师，只要他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赢得了郭业，今天就得声誉扫地。还什么“冰天雪地裸体打滚八圈半哭着喊着”，他五灵道长有那么贱吗？

对于有实力的人来讲，一切都是名誉。对于没实力的人来讲，名誉就是一切，很不幸。五灵道长恰恰是那个没实力的。要说真实的法术他是一点也没有，就是会几手江湖骗术。五灵道长心说今天不把压箱底的绝活拿出来，怕是不行了，道：“郭道兄，事已至此，说不得今日你我还要再比试一番！”

郭业苦着脸道：“此事非我本意，五灵道兄请！”

五灵道长今天还真有准备，拿出一张白纸来，道：“郭道兄，您对这捉鬼之术可还精通？”说完，他还冲着郭业眨了眨眼睛。那意思就是，咱们都是江

湖人，给咱留点面子。你要是真懂啊，就赶紧说，我就换一个戏法来。

郭业可不明白五灵道长想干什么，既然不懂，那就先吹吹牛逼呗，道：“五灵道兄，你要知道世间万物皆是有情众生，其实并无高下之分。就是这鬼物也有他存在的道理，不可多做杀孽。如果杀戮过剩，你我得道飞升之时，难免天雷击顶，百年苦修毁为一旦！”

五灵道长可是服了，姓郭的是怎么琢磨出来的？

要说不会吧，人家不说不会，总能说出一番大道理来，让你觉得人家不会才是真正的得道高人。不过今天事关自己的后半辈子，可能让这位郭仙人这么容易过关！

五灵道长微微一笑，道：“郭仙人，不会捉鬼没关系。待我演示一番。您学得是大道的本事，说不定您看了就会了呢。大道至极，神通自成。这可是您说的！”

郭业心说这位五灵道长还真不客气，这是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啊，只得点头道：“如此，就有劳五灵道长了！”

五灵道长这个捉鬼的把戏也不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表演了，只见他焚香作法，手持桃木剑，走八卦迈禹步，口中念念有词。

随后拿出一张黄色符纸，挑在剑尖之上，迎风一晃，那符纸竟竟然忽然燃烧起来。

郭业一看坏了，五灵道长要让他来这个符纸自燃，他还真的来不了。五灵老道的符纸肯定是特制的，自己可没有。

没想到人家五灵道长没有在符纸上难为他，五灵道长从腰间拿出一个葫芦来，里面不知装的什么东西。五灵道长含了一口，喷在了之前拿出的那张白纸之上。只见白纸之上有一只厉鬼，通身血红，狰狞恐怖，豁然现形。五灵道长得意洋洋，道：“郭仙人，贫道这捉鬼之术可还过得去否？”

郭业心说，捉鬼，捉你妹的捉。

这点小把戏还在郭小哥面前耍。你这骗术，在未来的网络上都批烂了。有什么可神奇的。不就是白纸上你先用视水在白纸上画个鬼出来，喷的时候，喷的是姜黄水。姜黄素遇到碱变红，红色厉鬼就显现出来了！

郭业嘿嘿冷笑道：“五灵道长，既然这鬼抓来了，你要如何除去呢？”

五灵道长道：“这个简单。”

只见他把纸往火上一烤，口中念念有词，那鬼相就渐渐的淡去。

郭业道：“这厉鬼就算被五灵道兄除去了？”

五灵道长点头道：“正是！”

郭业想了一下，道：“五灵道兄，能否再抓一只厉鬼出来？”

“哦，你想干什么？”

郭业不好意思的说道：“说实话，对于抓鬼之术，郭某并不精通。不过嘛……”

“不过什么？”

“郭某虽然不会抓鬼，却能超度鬼魂，让他们摆脱地府之中的无边痛苦……”

这可是稀奇了。

人们纷纷高喊：“五灵道长再抓一个给郭仙人试试……”

也有人小声嘀咕：“这个郭仙人是不是不会捉鬼，在这找台阶下吧。超

度？难道他把纸烧了，就算超度了？那谁不会啊！”

五灵道长面露冷笑，又是一番做法，重新拿出一张白纸，让厉鬼现形。

郭业轻声吩咐高建武，道：“荣留郡王，可有新制的米醋，取那颜色发白的过来给我！”

这事好办，不一会儿郭业要的米醋就拿来了。

其实咱们平时看到的米醋是浅褐色的，那是因为陈酿。新制的米醋本身，颜色很淡，几乎没有。郭业的想法很简单，姜黄素遇碱则红，遇酸则黄，把厉鬼由红变黄，就算他大功告成，接下来就是嘴炮时间了。

郭业道：“大道至简，郭某不用禹步作法，就能将这厉鬼超度，且看郭某的手段！”

说完，他含了一口米醋，喷了上去。

那厉鬼果然逐渐的由红色转成黄色。刚开始厉鬼是玫瑰红色的，仿佛鲜血画成，看着就那么狰狞恐怖。现在郭业给他变成了黄色，看起来可就贵气多了，有了那么点天兵天将，金盔金甲的样子。

郭业道：“这恶鬼已经由郭某人超度为护法毛神，不用再在地府受苦，以后就可以直升天阙，为昊天上帝所用。若是勤加修行，成为一路神将，也不是不可能……”

“呲～～”

这可不得了了。众人寻思着，厉鬼都能被郭业超度成毛神，何况是人呢？只要拜在他的门下，是不是真有成仙得道、长生不老的那一天……就算自己不求那虚无缥缈的仙道之说，自己还有祖宗呢。这要是不找郭仙人超度一番，那可是大大的不孝了！

“郭仙人在上，请收下我的膝盖吧……”

“恩师你一定要收我为徒啊，您要是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老师，我看到您的第一眼，我就认定了，您就是我的老师！汉拿山再高没有您的本领高，鸭绿江再深没有您对我的恩情深……”

五灵道长这下可受不了了，这些弟子都叛变了，他以后吃谁的，喝谁的？这后半辈子可怎么过？

五灵道长目眦欲裂，咬牙切齿道：“郭业，论法术五灵自愧不如！你可敢和我比房中术？”

## 第1291章脑残粉是无敌的

房中术可是五灵道长的大杀器，就凭他那些古灵精怪的“法术”，也就是让人们看个稀罕。

真正为了成仙了道拜他为师的，那是极其稀有。这么多高官显贵拜他为师，还不就是为了他的房中术？可是这个理由不能摆在台面上来说，都得说跟五灵道长学习仙术的。现在五灵道长情急之下，也顾不得自己的脸面了，直指核心问题。

“房……房中术？”

这下郭业可就彻底坐了蜡了。任你在网络社会摸爬滚打，阅尽千片心中自然无码。可要真刀实枪的干起来，现代人还真没有什么优势！

郭业这个懊悔啊，不知哪个不知名的存在把他扔到大唐来了。您也给个双穿的门啊，要是自己能回现代社会，拿一瓶蓝色小药丸回来，分分钟就灭了这五灵道长。可问题是现在没有！

那……认输呢？别的问题上认输无所谓，在这个问题上，哪个男人能认输？更别提睚眦必报郭小哥了。

郭业眼珠乱转，苦思对策，道：“房中术？大庭广众之下比赛房中术，五灵道长这个恐怕有所不妥吧？”

五灵道长也就是心急了一说，这种事情就是师徒传授，那也是得一对一的教。他还没有脸皮厚到要开无遮大会的程度。

五灵道长道：“如何比法贫道还没想好。不过如果郭仙人要是不愿意的话，尽可以不比。您自去成仙了道，贫道还要在这花花世界中享尽艳福！到底要拜谁为师，众位善信，尽可自由选择！”

到底是要成仙，还是要美女？这是一个问题。原来哭着喊着要拜郭业为师的人，也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之中。

不过，他们马上就不用选了，一阵莺莺燕燕的声音传来，五灵道长的女弟子们来了！这些女弟子在渊男建那边办完了事，赶紧来找五灵道长来了。看来这个五灵道长的洗脑功夫做的还真不错，这些女弟子都挺忠心的。

五灵道长的女弟子们一来，气氛顿时一变。

成仙了道之事虚无缥缈，妩媚多情的师妹们可就在眼前。以前人们是一边倒的倒向郭业，现在美女在前，不少人可就含糊了。有的人跑去跟美女搭讪，有的人就开始拍五灵道长的马屁，好让他给自己安排一个美貌的师妹。

眼看着师妹们越分越少，其他人的向道之心也开始不坚定起来……

郭业这边的信徒越来越少，都跑到五灵道长那边去了，就连斑鸠、长孙师和孙子善也眼神飘忽，往五灵道长那边瞧。

时间一长，郭仙人与五灵道长斗法的细节也就传进了这些美女的耳朵里面。

“师父不要伤心，我们修道之人就该直指大道，别无他求。法术高低不能代表道行的高低！我们相信师父是最棒的！”

“我看那位郭仙人也就是仗着有个好师父，有冷龙为他效力。他本人有什么本事？咱们姐妹还就看不起他这种仙二代！”

“就是，就是。恶鬼就应该都打杀了，他是怎么做的？把恶鬼封成神仙了！还讲不讲善恶了？还是师父嫉恶如仇，有大侠风范，徒儿好喜欢你！”

“师父的法术是一步一个脚印修炼来的，他呢？恐怕都是自己的师父灌顶的吧。不劳而获之徒，无耻！”

“咱们师父淡泊名利，一心在高句丽弘扬大道。这位郭仙人在干什么？在大唐当官。满眼都是功名利禄，怎么看都不象是得道高人。就算师父一时不敌，也必然后来居上！”

.....

在这帮五灵道长的脑残粉口中，五灵道长每一分优点，都被无限制的扩大。郭业的每一分缺点，都被她们拿着放大镜来看。更有很多无中生有的攻击落到了郭业的身上。甚至有一个身材娇小的美女跑到郭业面前，晃动着小拳头，道：“高句丽是高句丽神仙们的高句丽，你这大唐来的神仙滚回去！”

在美女们的枕头风下，男人们尽管心中不以为然，也纷纷改口，都交口称赞五灵道法力高深，是拜师的理想对象。就连郭业身边的斑鸠、孙子善和长孙师，此时都想跟郭业划清界限，去讨好五灵道长了。

郭业看向身边的高建武，问道：“怎么办？”

高建武也没辙，反问道：“平阳郡公您的房中术行不行？”

郭业咬牙切齿，“行，怎么不行？”

五灵道长洋洋自得的看着郭业，在几个美女的搀扶下走了过来，道：“郭仙人，怎么样？敢不敢和贫道比一比房中术？”

郭业敷衍道：“不知如何比法？”

五灵道长道：“我这些女弟子郭仙人尽可挑选，她们无有不从。咱们也不比花哨的，就比比这个时间的长短你看如何？”

“比时间？”

公平，简直是太公平了！

问题是郭小哥他心里没底啊。这种事情，男人们都是口中严重自信，内心深处无比自卑的。别的事情还好，这种事情要是输了，以郭业郭小哥的脸皮之厚，也没脸见人了.....

再说，就算是赢了你又能怎么样？无论如何，你的确切时间被记录在案了。日后难免遇到人说，郭小哥你这个能力虽然不错，不过可是比起我来还差一点。您看您是多长多长时间，我又是多长多长时间。不好意思，我就是比您强一点。你说说，这个事儿，郭小哥怎么忍？难道要再比上一场？

郭业脸色阴晴不定，五灵道长哈哈大笑，道：“郭仙人是挑花了眼睛了吧。没关系，贫道给你挑一个好的。白薇薇你过来！”

一个胸大屁股大，身材高挑，皮肤白皙的美女走了过来，五灵道长指着郭业道：“你和这位郭仙人切磋一下性灵之道，务必要让郭仙人满意哦！”

白薇薇象水蛇一般缠住了郭业，在郭业耳边轻声道：“郭仙人咱们走罢。让奴家尝尝你这大唐仙人的厉害.....”

白薇薇一边说着，一边在郭业身上挨挨挤挤、摸摸捏捏，把半年没尝过肉味的郭业弄得口感舌燥、心烦意乱、血往下流。郭业想往外边推，双手却碰到了一双圆圆滚滚的东西，忍不住又捏了两下，白薇薇轻哼两声，又一阵娇笑。

不能再这样了，这样下去郭小哥的一世英名，就得一朝丧尽。郭业强打精神，松开了双手，半抱着白薇薇道：“五灵道长，这等比试郭某认为不妥！”



“哦？郭仙人想要如何比试，只要能划出道来！贫道奉陪到底！”

郭业忽然脑中灵光一现，想出了一个主意，道：“其实郭某对于性灵之道也颇有研究，不如就由贫道交给你这些女弟子一些散手，到底教的好不好，就由男弟子评判！支持郭某的男弟子多，就是郭某赢了。反之呢，就是五灵道长赢了。您看我这个主意如何！”

这个主意对这些高句丽的达官显贵们可是个利好消息，由郭仙人调教出来的美女又是何种滋味？真实令人期待啊。众人眼巴巴的瞧着五灵道长，求着他答应。

五灵道长自认稳操胜券，无可无不可，道：“就依郭仙人了！”

郭业把五灵道长的女弟子们召集在了一起，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给她们详细讲解了冰火九重天这一招式的神妙之处。美女们听完之后，一时之间鸦雀无声！

郭业心中暗喜，这下可把她们给震住了！没想到美女们后来的一番话，把他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之中！

“无耻！”

“下流！”

“这样作践我们姐妹，你算什么仙人？”

“男欢女爱，就该两情相悦。这等无耻手段，算什么房中术！”

纳尼？

看来这招不灵啊，看来哥们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彻底输了……

美女们不肯配合，郭业与五灵道长的这番比试还没开始就宣告了结束。

五灵道长心情舒畅，道：“郭仙人，有道是术业有专攻，您在房中术这方面输了，不丢人，没什么了不起的。大家还是即时行乐！您身边这几位，都是您带来的徒弟吧。没关系，你们过来，贫道介绍几个美女给你们！”

听说有美女，长孙师等三个人可就叛变了，跟着五灵道长就走。留下郭业在原地空悲切。

五灵道长一声令下，男男女女开始配对，就连高建武都下场开心去了，就留下郭业形单影只。无奈之下，郭业离开了平流郡王府，自己一个人回馆驿去也。

这时候，可就是后半夜了，月明星稀，路上没有什么行人。郭业正走着，有人在他身后喊着：“前面可是平阳郡公么？”

郭业定睛一看，这个人认识，正是那天拦路告洋状的高皮皮。郭业想到刚才自己占了不少便宜的美女白薇薇就是这个高皮皮的老婆，就有点不自然，道：“正是郭某人，不知高大人找郭某有何贵干？”

高皮皮神经兮兮的四处打量一下，压低了声音说道：“平阳郡公，我发现了一桩天大的秘密！”

## 第1292章天生带路党

五灵道长最后落到了要和郭业比拼房中术的地步，其实荣留郡王高建武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五灵道长不再以仙术闻名，而是以房中术称尊。那么他的政治倾向就无足轻重了。

五灵道长以房中术保住了骗财骗色的地位，荣留郡王打击了五灵道长的神仙光环，可谓是皆大欢喜。

唯一毫无收获的就是郭业郭小哥，无人理睬，深夜回家，好死不死的碰上了头顶上绿的发黑的高皮皮。

高皮皮“秘密”二字一出口。郭业做贼心虚，耳边就如同响了一个炸雷相仿，道：“什么秘密？高大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有时候眼见未必为真……”

高皮皮激动的拉住了郭业的袖子，道：“眼见为真？这么说平阳郡公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了？”

郭业心说难道自己占白薇薇便宜的时候，高皮皮在场？嘿，这小子真能忍啊。难道是有什么特殊的爱好？

郭业苦着脸道：“高大人，事情既然已经发生，我们就要勇敢的面对。咱们要仔细分析，事从两来，莫怪一方……”

高皮皮道：“平阳郡公所言有理，那到底要怪哪一方呢？”

怪哪一方？

说怪自己好色没忍住，这不是找打吗？

说怪白薇薇生性放荡、水性杨花，死去白咧的要勾引自己，这不还是找打吗？

虽然说郭业打高皮皮这样的，十个二十个的不在话下。可问题是人家高皮皮是苦主啊，郭小哥的思想境界还没堕落到西门大官人的程度。

郭业耍起了太极，道：“高大人，您说是怪哪边呢？”

高皮皮想了一下，道：“我觉得吧，不能怪女的这边。那男的这边就没安着好心……”

郭业心想还“男的这边”，这不是指桑骂槐吗？

他弱弱的问道：“难道高大人就没觉得女的这边有问题？”

高皮皮解释道：“女的这边做出了如此行径，当然是罪无可恕。可若是没有男的这边勾引，也就没这些事了。归根结底还是要怪男的！”

郭业替自己解释道：“高大人你可要想清楚，那勾引人的可是女的这边。”

高皮皮摇头道，“不对，不对。要是女的这边勾引，就得去女的那边。现在女的去不了别的地方，那定然是男的勾引！”

郭业继续为自己解释：“其实，就算依高兄所见。不过是偶有接触，还没有发生什么，高兄又何必不依不饶呢？”

高皮皮大叫道：“什么叫偶有接触？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对狗男女既然偶有接触，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不问可知……如果不闻不问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郭业心想高皮皮这是认定自己勾引他老婆了，破罐子破摔道：“既然如此，高大人你说怎么办，郭某人奉陪到底！”

至于吗？自己不过是吃了白薇薇几下豆腐，又不是把她怎么着了，何必如此阴阳怪气的？

那白薇薇又不是什么贞洁烈女，早不知道跟多少男的睡过了，自己这点事儿算什么，高皮皮何必非追着自己不放呢？你有本事去找渊男建玩命啊！

高皮皮道：“当然是男的和女的一起杀掉！”

“啊？”

“不过男的这边位高权重，恐怕不好下手。现在这女的身边没有什么人，我们把她给杀了，一了百了！”

郭业心说这小子够狠的啊，这就要把自己的老婆杀了，可是他为什么和自己说这些呢？难道是想恐吓自己敲诈勒索？想不到这小子还挺有种的。

郭业道：“白薇薇虽然水性杨花，但是罪不至死，咱们好合好散，高大人我看……”

郭业的话还没说完，高皮皮忙道：“白薇薇？关她什么事？”

“啊……？”郭业一听这话，就知道自己想差了，道：“高大人的意思，不是要杀白薇薇？”

“白薇薇那个贱人，您见到她了？是不是她又做了什么有辱门风之事？”

看来这小子什么都不知道，郭业道：“哪里，哪里。我也就是听人说起那个……高大人的家事。高大人，您想开点，把那个白薇薇给休了，大丈夫何患无妻？”

高皮皮道：“平阳郡公你不用说了，白薇薇那个贱人我早就不放在心上了。我已经有了更高的目标……”

“什么目标？”

“为了高句丽百姓的幸福奋斗终生……”

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郭业不理这个神经病扭头就走，高皮皮一把把他抓住，道：“平阳郡公，那个秘密你真的不想听吗？”

郭业道：“高大人，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这些男男女女的事情，郭某人不感兴趣！”

高皮皮道：“这可不是男女之事，事关大唐的安危，平阳郡公不可不听！”

有关大唐的安危。这种秘密也能被高皮皮知道？

郭业满怀狐疑，道：“高大人，此话当真？”

高皮皮道：“千真万确！此事关系重大，不如我们找个地方详谈！”

郭业和高皮皮一起回到了馆驿，就在客厅之内，分宾主落座。虽然已经过了半夜，这馆驿的服务还真不错，有仆役端上了香茶。

郭业问道：“到底是何等机密事关我大唐安危？高大人请讲当面！”

高皮皮道：“我发现新罗和高句丽结盟，想要共抗大唐！”

郭业听了心里一咯噔，脸上却是不动声色，道：“高大人还请慎言。新罗对我大唐一向恭顺，高句丽也对我大唐纳贡称臣。怎么会共同密谋对付我大唐呢？实在是可笑！”

高皮皮道：“平阳郡公，你们大唐可不要被婴阳王给骗了。婴阳王名义上向大唐称臣，实际上对大唐的戒心，可从来没有放下。现在还在花费巨资修剪千里长城，就是为了对抗大唐的天兵。你们唐人，就是太善良了，信了婴

阳王的电话……我久居高句丽，娶阳王的想法我能不知道？他早就想集合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之力，共同对抗大唐！”

郭业总觉得高皮皮这小子说的话不靠谱，你到底是哪头的？怎么做着高句丽的官，向着大唐说话？

郭业咳嗽了一声，问道：“高大人，你说新罗和高句丽之事，可有证据？”

高皮皮点头道：“有，当然我有证据！平壤城外五里有个日月山庄，是渊男建的产业。三天前来了一批人，以一个女子为首。我打探清楚了，是新罗的善花公主。您想新罗的善花公主，到了渊男建的家里。这不是他们两国要结盟吗？”

“此言当真？”

“小人愿以性命担保！”

郭业听高皮皮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心里边也犯合计。这个高皮皮说的真的假的？不能吧。在安家集的时候。金德曼还信誓旦旦的要和大唐结盟共抗高句丽呢？怎么转眼间就要和高句丽结盟共抗大唐了？她这是货卖两家，还是先拿十万贯稳住自己？

这个高皮皮也是奇怪，他为什么要向自己通风报信呢？

郭业道：“高大人，事到如今，郭某人就要冒昧的问一句。您告诉郭某这些，不就是背叛了你们国主了吗？您到底图什么呢？”

高皮皮道：“现如今高句丽世家大族把持朝政，贪官横行，民不聊生。为了高句丽的百姓计，只有请大唐天子下旨，让高句丽广开科举，招贤纳士，才能还高句丽一个真正的太平盛世！高某人正是为了高句丽的百姓，才心向大唐啊！”

郭业道：“如果娶阳王不肯呢？”

高皮皮道：“那就只有请大唐发兵，灭掉高句丽，让高句丽子民成为大唐的子民，自然就可以安享太平！高某不才，愿为前驱！”

看来这还是个高句丽的带路党！

郭业暗道你是没见过不知道，科举出来的官贪起来，可未必就比世家大族出来的差，看来还是距离产生美啊。到底要不要相信这个高皮皮呢？

郭业又问道：“新罗的善花公主到来，定然是机密之事，你又从何得知？”

高皮皮不好意思的说道：“白薇薇那贱人跟了渊男建。小人对那渊男建恨之入骨，就跟踪于他，看能不能拿到什么把柄。没想到正好发现了这个秘密！本来今天白天就想告诉平阳郡公，没想到……”

郭业道：“今天白天你不是说要告渊男建掳人为奴吗？”

高皮皮道：“我这不是话没说完，就被赶走了吗？”

郭业心中一动，又问道：“高大人，那你今天晚上和我恐怕也不是偶遇吧，你跟踪我？”

“小人是想有机会接近平阳郡公，才出此下策，还望平阳郡公海涵！对了，我看到白薇薇那贱人也进了容留郡王府，她去那里做什么了？没有做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吧？”

郭业连忙摇头道：“荣留郡王的府里人很多，我也不能一一辨认。好像没有看到过一个叫白薇薇的……”

正在这时脚步声响，原来是长孙师、孙子善和斑鸠三个人回来了。

长孙师人还没到，大嗓门的声音就传了进来：“平阳郡公，你怎么回来的那么早啊？我跟你说，你走了以后，白薇薇那小妞可是归我了，这娘们可真他妈的够劲啊……”

话音未落，郭业的脸色顿时瓦绿瓦绿的，卧槽，这下完犊子了！

## 第1293章极品小家丁（1）

郭业面色骤变，大声喝道：“何人在外面酒后发疯？来人，快点给我把他赶走！”

可不能让长孙师和高皮皮碰面，王八好当气难受，当着人老公的面吹嘘玩了人家的老婆，估摸着高皮皮脾气再好也得跟长孙师拼命。

可坏就坏在现在是后半夜了，当值的侍卫迷离迷糊的根本就没听清楚，随口回了一声：“啥？”

来不及了，长孙师三个人已经屁颠屁颠滚了进来了！

高皮皮虽然是带路党，但智商并不低。

长孙师的话一出口，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对郭业问道：“敢问这位将军是？”

郭业尴尬的互相介绍：“这位是我的侍卫统领长孙师，一向喜好杯中之物，喝完了酒就喜欢吹牛逼，满嘴胡话，当不得真！”

紧接着，他又拉住长孙师，说道：“这位乃是高皮皮高大人，还不向前见礼？”

高皮皮不认识长孙师，长孙师可是认识高皮皮，一躬到地，道：“原来是高大人，久仰，久仰！长孙师有礼了！”

长孙师也不是个小人物，别看在郭业面前唯命是从，但人家也正经的大唐五品命官，当过广州司马。

广州司马是什么官呢？按照后世的说法就是广州军分区司令，那也是一路诸侯。

高皮皮呢？不过是个没有职司的六品官，还是高句丽番邦小国的。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是高皮皮向长孙师见礼，今天长孙师他不是理亏吗，就调了个个儿，长孙师向高皮皮见礼。

俚语说得好，胯下小头挺起来了，项上大头就得低下来！

高皮皮皮笑肉不笑，有些自不大地问道：“久仰？长孙将军久仰我什么？久仰咱被老婆带了绿帽子，人尽皆知吗？”

长孙师被高皮皮顶得说不出话来，只能尴尬的陪笑。

郭业连忙大圆场道：“高大大仁大义，为国为民，必将青史留名。孔子曰‘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些许家务之事，高兄不必放在心上！”

“孔圣人真说过这话？不知见于何典？”高皮皮愣了一下。

郭业忽悠道：“郭某曾在大唐天子的皇家书苑中偶然看到过这一句话，到底是何等典籍，却是一时记不清楚了。不过郭某担保，必定是孔圣人所言。”

一听郭业提起大唐，提起皇家书苑，高皮皮顿觉高大上，一脸向往地说道：“大唐不愧是大唐，不光是富有四海，连藏书都远超高句丽。高某人也算熟读经史，在高句丽称得上是博学之辈，这句话听愣是没听过！实在是惭愧！不知何时才能往长安一游，见识见识皇家书苑的壮丽啊？”

郭夜道：“高兄大才，如果能到长安一游，郭某定然倒履相迎。”

高皮皮喜道：“郭兄也觉得我才学不错？真是有眼光！可惜那婴阳王有眼不识泰山，高某人在官场混迹多年，才得了个六品官。今日听平阳郡公一言，方知道你才是我的知己啊！快哉快哉！”

长孙师在一边腆着狗脸插话道：“就是就是，俗话说好汉没好妻，赖汉娶

好女，这种事高大人不要放在心上！”

郭业瞪了长孙师一眼，好不容易把话题岔开，这孙子又提茬儿。

随即，转移话题道：“先不提这个了，咱们还是先说说国家大事吧。高兄发现了一桩大秘密，事关我大唐的安危，还请高兄再说一遍。”

于是，高皮皮又将新罗的善花公主出现在日月山庄的事情重新说了一遍。

斑鸠听完，皱着眉头说道：“此事关系重大，还是要慎重行事。单凭善花公主出现在高句丽，就断定新罗和高句丽结盟，恐怕太过草率，我们还须从长计议！”

高皮皮道：“想当初高句丽和大隋交战之时，后方空虚。新罗乘机侵占了高句丽四十多座城池，一直没有归还。高句丽和新罗为了这些城池，连年征战，死了不知道多少人。若不是两国结盟，善花公主怎么会访问高句丽？”

郭业忽然想起了孙子善的便宜岳父戒色大师，他曾经说过，善花公主和百济的武王扶余璋有情，被新罗王金白净软禁。现在她出现在高句丽，能否代表新罗的意思？她和百济武王的事情到底怎么样了？

于是他问道：“高兄有没有听说过一件事，就是新罗的善花公主和百济武王私定终身之事！”

这事儿高皮皮还真知道，连连点头道：“百济武王发誓今生一定要娶到善花公主，还建了一个寺庙，叫做善化弥勒寺，此事尽人皆知。平阳郡公的意思是？”

郭业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现如今善花公主与百济武王之事尽人皆知，那她出现在高句丽，是代表新罗王金白净呢？还是代表百济武王扶余璋？”

斑鸠突然插话道：“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善花公主谁也不代表。听说为了她和扶余璋的事，新罗王金白净把她软禁了。这次会不会是她私自逃出来的？”

高皮皮重重地摇了摇头，道：“那善花公主为何不前往百济而是到了高句丽，到了高句丽也就罢了，为何到了渊男建的别院——日月山庄？”

斑鸠笑道：“也许是新罗和百济的边境盘查严密，善花公主过不去？至于为何到了渊男建的别院，我就猜不着了。这些都只是我们的猜测，要想做出决断，还是要知道善花公主到来的真正用意！”

高皮皮急道：“哪有那么麻烦？郭兄可曾听过班超出使西域的典故，您就点齐人马，把善花公主一杀！保管高句丽和新罗决裂！”

斑鸠冷笑道：“此一时彼一时，可不能简单的类比。想当初汉朝和匈奴可是敌国，班超才斩杀匈奴的使者。新罗对我大唐一向恭顺，我家大人可不能这么草率从事！”

高皮皮急得直跺脚，道：“等他们商量好了，合攻大唐，那时候平阳郡公悔之晚矣！还请早作决断！”

郭业摆摆手，说道：“高兄还请稍安勿躁，容我仔细思量！”

想了一会儿，突然问道：“高兄，可有办法知道善花公主来的真实用意？”

高皮皮苦笑道：“我又不是善花公主肚子里的蛔虫，如何知道？”

长孙师道：“那渊男建那边呢？”

刚问完长孙师就想给自己一个嘴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渊男建可是给高皮皮戴了绿帽子的正主儿，这不是要挖高皮皮的疮疤吗？

于是傻笑起来，道：“高大人当我没问，你们继续！”

斑鸠琢磨了一会儿，道：“那能不能有办法派一个人过去，到日月山庄里面，打探一番？”

郭业摇头否定，道：“渊男建可不是一般人，在高句丽位高权重。家里的奴才，定然都是使了几代的家生子，无比忠心。要安插人进去，千难万难！”

“这可未必！”

高皮皮猛然想起了一件事来，说道：“我有个远房亲戚，就在渊男建的府内管事，善花公主的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要不然我怎么知道来的人是善花公主？”

哦？

郭业等人眼前瞬间一亮。

斑鸠赞道：“如此甚好，就请您的这位亲戚帮我们打探一番！事成之后，我们必有重谢！”

高皮皮道：“这不是钱的问题。他就只是个小小的管事，人家善花公主自有新罗带来的人伺候着，他根本就近不了善花公主跟前，也就是一些粗活才用到渊男建府上的人。要说呢，这善花公主架子也真是大，身边全是俊男美女不说。就算给她劈柴烧水的小厮，都要求年龄不超过二十岁，模样俊俏的。这还不说，还要求识汉字，懂汉语。您说要是有这样的人才，还能沦落到渊男建的府上当小厮吗？我这亲戚正为此事发愁呢！”

斑鸠眼前一亮，叫道：“这就好办了，我们安排一个人去日月山庄当小厮，伺机打探善花公主的来意！就算见不着善花公主，从她身边的人下手，也是有可能打探清楚的！”

郭业看着斑鸠有些想当然了，提醒道：“咱们派谁去？年龄不到二十岁，咱这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啊！”

斑鸠神秘兮兮地凑到郭业跟前，笑道：“大人，他说年龄不到二十岁，咱就真给他找不到二十岁的啊？看又看不出来，只要年纪不大的就行！”

长孙师第一时间把自己置身事外，摆手道：“俺和俺手底下的儿郎们可干不了密探的活。而且就我这模样，人家估计也看不上！”

斑鸠也是略有犯难，道：“我倒是想去，可惜面相太老了！”

郭业将目光转到了孙子善身上，指道：“这个好办！孙子善这小子面相白净，就你了！”

孙子善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哭丧着脸喊道：“老……老师，我说我能行，您自己能相信吗？”

也是！

这小子长得猪头似的，而且胆小如鼠，真不是那块料。

至于其他人，不是长得面相老成，就是长得不够白净俊俏，要么就是能力不行。

奶奶的，关键时候，竟然身边没有一个可以帮得上手的。

一怒之下，郭业赌气叫道：“你们谁也不去，难不成那你们是想让我去？”

“大人英明！”



“非您莫属！”

倏地，几人纷纷抱拳一躬身，将郭业一坑到底。

## 第1294章极品小家丁（2）

日月山庄虽然是渊男建的产业，但他也不是常去。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避暑用的，现在还是二月份，滴水成冰，渊男建自然是待在平壤城中，这个日月山庄就成了善花公主的私人府邸了。

高皮皮的远房亲戚姓高，叫高得福，是日月山庄中的厨房管事。

高皮皮把一身小厮打扮的郭业领到了高得福的面前，介绍道：“得福大哥，这是你弟妹那边的一个远房亲戚，叫做白平阳。过来投奔我，我想你这正好缺人，就把他带过来了。他能说汉语，识汉字，长得还不赖，怎么样够格吧？”

没办法，高皮皮自己这边的亲戚，高得福都认识。所以他只能说郭业是白薇薇那边的亲戚。

“弟妹那边的？”

高得福露出一副意味深长的笑容，道：“您还真给弟妹的这个亲戚找了个好活啊！他真的会说汉语？”

郭业已经把胡子给刮了，面容清秀，装出一副怯怯的面容，施礼道：“小人会说汉话，还读了几年书……”

通汉话，还读过书？

高得福心说这可是难得的人才啊，高皮皮竟然把读书识字的人安排到这来当小厮，这是报复白薇薇给他戴绿帽子吧？高皮皮呀高皮皮，没看出来，还真有你的！作为亲戚，没关系，我帮你出这口恶气！

随即高得福把嘴一撇，一脸严肃地问郭业道：“白平阳，你知道要来干什么吗？”

郭业道：“听说就是在厨房劈柴，烧水。没多少活！”

高皮皮看势头不对，忙对高得福说道：“都是自家亲戚，还请得福大哥多加照顾！”

高得福道：“这里没你的事了，回吧！放心，包你满意。我可是会好好的照顾他的。包管没人说出闲话来！”

高皮皮一看这还越说越说不清楚了，貌似高得福误会了……

听着对方逐客令，他只能转身离开，给了郭业一个自求多福的眼神。

高皮皮一走，高得福顿时变了脸，狞笑道：“劈柴，烧水？想的简单！我告诉你，不光要劈柴烧水，你还要负责把收拾屋里的净桶，每天早上收起来，刷洗干净。晚上再送回去，听明白了没有！”

尼玛的，他这纯粹就是打击报复啊！

没听说过劈柴烧水的，还管刷洗净桶的。就算仆人肯干，主人也不能同意。这边刚擦完屎尿，那边就给主人烧茶水，那得多恶心啊？

郭业心里问候了高皮皮和高得福的十八辈祖宗，口中不迭应道，“是，小人明白！”

从那天开始，郭业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收拾、清洗马桶，干完了之后又得劈柴烧水。等把活全干完了，又得往各屋里送马桶。

别人没起来，他就得先起，别人都睡了，他才能睡。好在收拾马桶的不是他一个人，人家原来就有干这个的，他这算是临时帮忙。

不过他平阳郡公哪受过这个罪啊？不尽管是赘婿身份，那也是衣来伸手

饭来张口。从来都是别人伺候他，他哪里伺候过别人！

光是受罪也就罢了，关键是连人都见不到几个。这里烧水的伙房和做饭的厨房是分开的，烧水这边就他老哥一个。善花公主的人来打水，都不拿正眼看他，想搭话都搭不上，更别说套取情报了。

至于刷洗马桶这边，他那几个同事不是聋子就是哑巴，要么就是脑筋不大灵光！也是，好人谁干这个活？

这些日子，郭郡公真是无语问苍天，就这个活，善花公主还找说汉语识汉字的，这不是扯犊子吗？

不行，得赶紧改变这种现状。

其实他知道，要改变这种状况并不难，让善花公主认识他就行了，哪怕是让善花公主身边的人知道他也行。

那么，怎么让人认识他，知道他这号人呢？

琢磨了几天，都没有一个好的办法。

这一天，风和日丽。

郭业把水烧开了，就往外走，准备去做饭的那边。

他穿着日月山庄仆役的衣服一进厨房，就有人问道：“你是哪个院子的？这点儿不到开饭的时候，快点出去，出去！”

郭业微微一笑，道：“众位哥哥，我是新来的。今天来这呢，是来拜望众位哥哥，请大家多多照顾！”

一个大胖子厨师把手往前一伸：“照顾？好说，好说，见面礼拿来没有？”

郭业道：“小的初来乍到，没带钱，还指着这个月发饷呢。不过小弟虽然没钱，但我能给各位大哥找点乐子！”

大胖子厨师上下打量了郭业几眼，鄙夷道：“乐子？看你长得倒是细皮嫩肉的，不过咱们兄弟可不好那个！我告诉你，不光我们，整个日月山庄就没有好那个的。你要是没钱，赶紧滚蛋！”

不好那个？日，这帮孙子感情把哥当成卖菊花的小男孩了。

郭业赶忙解释道：“不是，不知各位哥哥听没听说过变文？”

所谓的变文，就是评书的前身，在韵律方面有些限制，其他就跟评书差不多。郭业在这一帮粗人里面想要出名，吟诗作赋他们可是八成欣赏不了，所以只能整点通俗易懂的。

大胖子厨师龇牙笑道：“变文？那可是稀罕玩意儿。在平壤城里面，有时候有大唐带来和尚说那个，要是想听一天，一个人得两百钱。你会说变文？”

郭业忙不迭点头道：“会说会说，怎么样？各位大哥想不想听？”

大胖子厨师道：“你要是说得好了，以后保准给你留好吃的！”

郭业可不是为了他这几口吃的，道：“好，那咱们就开始了，话说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郭小哥小嘴一张，口若悬河，啪啪啪就来了一段三国演义。

这帮厨子哪听过这个？刚说了一会儿，剥蒜的也不剥了，择菜的不择了，烧火的也把火熄灭了，都搬着小胡凳，像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乖乖的坐在那听郭小哥讲三国的故事……

讲了一个多时辰，该做饭了，郭业有心把事情弄大，继续讲。那些厨子们早就把做饭这回事给忘了，一直到开饭的时候，有人来催了。

可来的人一听这边说得这么好，也舍不得催了，跟着一块听。把郭业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郭业一边说还一边和人们解释：“咱们说的是中国的三国演义，其实跟现在咱们高句丽的情况也是相仿。高句丽、百济和新罗，正好是三个国家。以史为鉴，咱们就可以……”

“咳咳……”

正在这时，一个咳嗽的声音传来。

咳嗽声不大，人们可都听见了，就像被鞭子打了一下一样，都打了一个激灵，纷纷就往外边闪。

这个咳嗽的声音，他们太熟悉了，就是善花公主的管家，金大宾。这老爷子今年六十多了，脾气火爆着呢，看到谁偷懒，就是先咳嗽一声，紧跟着就一鞭子！

郭业可没见过这个金大宾，道：“这位老先生，您是？”

金大宾阴沉着脸质问道：“就是你在说变文，说得大家都没饭吃啊？”

“不敢，正是小人！还望，还望……”

郭业也不知道这老头怎么称呼。

金大宾打断他的话，继续问道：“刚才听你说三国，是哪三国啊？”

“说的是中原的魏蜀吴三国”

“我还听你说要以史为鉴。那你说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都相当于哪一国？”

“呃……高句丽势力最大就相当于魏国，新罗和百济实力弱一些就相当于蜀吴两国！”

“那你讲的三国结局是？”

“最后是三分归晋。也就是魏国赢了！如果以这三国类比，就是高句丽赢了！”

郭业还以为这老头是渊男建的人呢，尽往高句丽这边说好话。

“哼！胡说八道，你小小年纪不好好读书，在这妖言惑众，实在是该死！你现在在做什么职司？”

郭业等的就是这句话，道：“小人做了两份职司。一个是清清洗马桶，一个就是烧茶水！”

金大宾眼睛一瞪，道：“洗马桶和烧茶水的活怎么能让一个人干！我看你也是读了几年书的人，这样吧，以后你不用干两样活了！”

“小人多谢……大人！”

郭业也不知道这老头是干嘛的，看这气派，在日月山庄里面权势小不了，他又那么大年纪了，叫声大人总错不了。

“嗯，你以后就专职洗马桶吧！”

“我……”

郭业好悬一口鲜血没喷出来，专职洗马桶？

正在这时，一个熟悉的女声传来，“且慢！”

郭业定睛一看，惊呆了，怎么……怎么会是她？

## 第1295章再见郑菲菲

来的这个女人郭业认识，确切地说应该是女孩，正是在辽东城就失踪的郑菲菲。

想当初花郎道的人来传信，说郑菲菲已经被送到了平壤，还说郑菲菲天赋异禀，花郎道需要她的帮助。郭业到了平壤城后还没来得及找花郎道要人，就遇到了种种变故，一直耽搁了下来。

没想到，在这儿竟能遇到了郑菲菲。

说起来郭业有小半年没见到她了。都说女大十八变，这丫头个子长高了许多，模样也开始从小女孩向少女转变。脸色红润，看起来这半年她过得还不错。

金大宾一见是郑菲菲，抱拳拱手道：“原来是花仙大人，不知有何吩咐？”

郑菲菲小脸绷得紧紧，冷冷说道：“公主让我来看看厨房出了什么变故。怎么派来打探消息的人，来一个丢一个，就没有一个回信的？”

金大宾一指郭业道：“就是这小子妖言惑众，弄得厨子们无心干活。老奴已经处理过了，这就让这小子去洗净马桶。请花仙大人回禀公主殿下，午饭马上就好！”

郑菲菲明显一早就认出郭业来了，但这时候却装作不认识，哦了一声，问道：“你何人？”

郭业心里迟疑了一下，随后回道：“小人名叫白平阳，是日月山庄新来的小厮。专管劈柴烧水和清洗马桶。为了哄众位哥哥高兴，说了个变文给大家听。没成想说得起，耽误了众位哥哥干活，还耽误了善花公主的饭食，实在是罪该万死。花仙大人不如将我带到善花公主面前，小人当面领罪！”

最后这一句暗含玄机，说给郑菲菲听的。

金大宾眼睛一瞪胡子一挑，破口骂道：“你算个什么东西？还想见善花公主？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少啰嗦，快去干活！”

紧接着，又招呼起众人道：“你们也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偷懒！公主殿下还等着用膳呢！”

郑菲菲却听懂了郭业的言外之意，饶有兴趣地问道：“变文是什么东西？”

那个大胖子厨师在一边意犹未尽地插嘴道：“变文，就是讲故事。您还别说，这个白平阳小兄弟说的还真好，比平壤城里的变文僧讲得强多了！”

金大宾咳嗽一声，又骂道：“此处哪有你讲话的地方？还不快去做饭！”

郑菲菲听了却更来劲了，问道：“真的很好听吗？那……白平阳你过来，随我去见公主，把变文讲给公主听。讲的好了，公主一高兴自然重重有赏。讲的不好，你……你就继续回去洗马桶吧！”

金大宾见状，急忙阻拦道：“公主千金之躯，怎能听这些粗鄙的东西？花仙大人，此事不妥！”

郑菲菲摇了摇头，回道：“公主这些日子一直愁眉不展，咱们做下人就得想办法让公主高兴。这个白平阳既然变文说得好，何不让他一试？至于听不听，自有公主定夺。”

“可是……”

郑菲菲脸色一寒，道：“莫非金总管是看我年纪小，想要抗命不成？”

“老奴不敢！”金大宾颇有几分忌惮地低下了头。

这一幕，让郭业看得是目瞪口呆。

这还是那个半年前只知道吃糖的小女孩吗？说话有条不紊，软硬兼施。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他不禁好奇，在这半年时间，郑菲菲身上发生了什么？

回头得好好盘问下这丫头不可。

随后，郑菲菲在前，金大宾在中间，郭业在后，三个人走过几道门，来到了一处大院之外。

郑菲菲驻足转身，说道：“白平阳你先在这候着，我去请示下公主殿下，看看她要不要听你的变文！”

说罢，便和金大宾进了小院里。

约莫过了一会儿，郑菲菲便一个人出来了，轻轻一招手，道：“公主殿下让你进去！”

郭业念了一声好，便随着她进了院里来到一间房前。

郑菲菲在门外脆声喊道：“公主，那个说变文的小厮我带来了！”

“让他进来吧！”一个无比悦耳的声音传过来。

一进屋内，正中端坐着女子，郭业不由看得魂迷神失。

额的娘诶！天下竟然有如此美丽的女子？

郭小哥是见过世面的，他家里的娇妻美妾都能算得上是一流的美人。

但眼前这个女人，已经不能用美人儿来形容了，如果非要形容不可，郭业的脑海中只蹦达出一个字儿——仙！

仿若那空谷幽兰，不食人间烟火；又如那碧水清莲，涤荡尘世浮华。她应该生长在仙家宫阙，不知为何跌落凡尘。把她和红尘世俗中的女人相比，那便是最大亵渎！

如果说任何男人在当日那个金德曼面前都蠢蠢欲动的話，那么任何男人在这个善花公主女子面前都会生出自惭形秽，丝毫不敢有鬼祟之心！

郭业一下子愣了神，也忘记了要见礼。

金大宾咳嗽一声，道：“白平阳，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公主见礼？”

郭业被一言惊醒，连忙作了一个揖，恭声道：“小人白平阳拜见善花公主！”

善花公主朱唇轻启，柔柔说道：“你就是那个会说变文的小厮？”

“正是！”

“可曾识字？”

“小人读了几年书，粗通文墨。”

善花公主点头道：“你现在虽然身操贱役，但是既然读书识字，就算是我辈中人，不可妄自菲薄，‘小人’一字就不要提，！坐吧！”

想不到善花公主人长得漂亮，思想还这般开通，待人接物，如沐春风。

旁边有空的椅子，郭业倒也不客气，自己搬了一把就坐了下来。

金大宾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善花公主旁边恭恭敬敬的站着，看到郭业一个倒净桶的小厮要坐下。不敢说善花公主的不是，对着心里那叫一个骂啊，这小厮真是一点也不当自己是下人。

郭业也不理他，径直问道：“善花公主可是想听变文？”

“那就有劳白先生了！”

“好！”

郭业念了一声好，便又开始摇头晃脑，口若悬河起来：“那咱们今天就说上一段《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

## 第1296章好白菜都让猪拱了

郭业的《三国演义》没讲多久，厨房便派人来通知可以用膳了。

善花公主竟然客气地请郭业吃饭，这下对她的好感又加深了一层。

用完膳，善花公主又让郭业继续讲，显然意犹未尽。

这下子，金大宾老爷子也算是听进去了，眼睛眯起来，嘴角翘起来，不时还用手捋着胡子，听的是津津有味。郑菲菲也搬来一个小凳子，用手托着下巴，眼睛一眨不眨，生怕漏听了一个字。

只有善花公主虽然侧耳倾听着，但似乎并未沉迷，云淡风轻的容颜下，眉头微皱，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郭业把经典的桃园三结义这一段讲完了之后，他稍稍停顿了一下，看善花公主似乎眉有郁结，问道：“公主，不知白某的变文说的怎么样？”

善花公主道：“白先生的变文说得自是极好。不过似乎与《三国志》所载不同。”

郭业点头解释道：“所谓变文，是很多和尚谋生的手段。以吸引人听为主要目的，要的就是故事精彩。至于史实如何，并不重要！”

谁知善花公主却抬起头来，较真儿道：“白先生此言差矣！变文既然很多人爱听，就更应该承担起教化之责。乡人无知，难免以讹传讹。先生大才，为何不按照《三国志》讲呢？”

郭业心说，我要是按照《三国志》来讲，有个鬼的人来听。不过他也没想到这善花公主还是个女文青，不待见咱这种下里巴人的玩意儿。

当然，他还没傻到和善花公主争论个输赢，换了个法子，说道：“既然公主不爱听，咱们就换一个变文。白某再给您讲一个《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变文，怎么样？”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故事发生在哪？”

“发生在极西之地！”

“可是大唐？”

“不，大唐以西是西域诸国，西域诸国再往西，就是大食，过了大食再往西两千里，有个叫做欧罗巴的大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想不到白先生如此大才，对天下的山川地理如此了解。善花往日也自负博学，今天听先生所言，才知自己有些坐井观天了。好，白先生请讲，本公主倒是对这个欧巴罗之地有了几分兴趣。”

“得嘞！”

郭业心里一喜，又是侃侃而谈起来……

《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个故事并不长，郭业讲了一个时辰便讲完了。

这次却把金大宾老爷子听了个昏昏欲睡，郑菲菲小丫头也是听了个似懂非懂。不过这并不重要，因为郭业的目标客户不是他们！

正所谓对症下药，看人下菜。郭业这下子就号对了善花公主的脉。

她听完过后，竟然眼圈有点发红，声音哽咽道：“白先生这个变文说得真好，太感人了！我和璋郎也是被世俗所阻，不能长相厮守。不知今生还能否有缘结为爱侣，共效于飞？还是象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样，只能双双殉情！”

璋郎？还老鼠呢！



郭业一想到善花公主这么出色的美人和扶余璋这家伙有私情，心里就一阵腻歪。

唉，这年头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

不过他没有忘记自己此行的目的，于是明知故问道：“蟑螂？”

善花公主可没想到他那点龌龊的心思，颌首说道：“对，就是白济的武王陛下扶余璋。”

郭业装傻充愣，一脸茫然地问道：“听说百济和新罗乃是敌国，公主陛下和白济武王又是如何认识的呢？”

善花公主道：“璋郎当日仰慕善花，来到京城，为了见到人家，就教金城里的孩子唱‘善花公主美艳无双，嫁人只嫁善董郎’。父王听到了以为我和璋郎私通，大怒，就把我贬为庶民。这样善花才能和璋郎相识！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刚才白先生口中那个欧罗巴人讲得‘浪漫’？璋郎是不是很贴心？后来父王后悔了，强行把善花接回宫中。虽然现在锦衣玉食，可是却不能和璋郎相见，实在是让善花肝肠寸断，度日如年！”

郭业听了个瞠目结舌，这也行？

不用问，这个蟑螂的泡妞计划肯定是戒色和尚出的。先把仙女打落凡尘，再上去嘘寒问暖，夺取佳人的芳心。这还没什么，听起来不错。问题是扶余璋那孙子还明明白白的告诉佳人，没错，你受那么多苦，就是我害的，因为我太爱你了！

这得有多傻叉的文青女才会相信这是因为爱情？

要是现代社会，美女早就一个大耳刮子抽过去了，还得告他个诽谤。

谁能想到善花公主这个仙女一般的人物，竟然还真吃这一套！

郭业稳了稳心神，道：“公主，以白某看来，公主固然是对那武王扶余璋情深意重。那扶余璋对公主可是有些心机，他要是真为了公主着想的话，就不该……”

“住口！不许你说璋郎的坏话。原来我以为讲出《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人，定然能理解我和璋郎的爱情。想不到你竟然也如此庸俗，哼！”

本来善花公主待人一向彬彬有礼，善解人意，令人如沐春风。没想到扶余璋是她的逆鳞，只要一听到郭业说扶余璋的坏话，就立刻发飙了！

看来情之一物最伤人最痴人，她绝逼已经被扶余璋给洗脑了。

不过奇怪的是，金大宾本来是看郭业不顺眼的，这时候竟然没有帮腔，更没有怒斥郭业大胆放肆。

郑菲菲见善花公主发怒，怕累及郭业，赶忙求情道：“公主，白先生也是好意……”

善花公主面罩寒霜，冷冷道：“好意？父王也说他是好意，就是这些好意，让善花和璋郎分开。你们可知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是何等的煎熬吗？你们可知道鸳鸯离散的痛苦吗？”

郑菲菲也被善花公主发飙的样子吓坏了，不敢再吱声。

看来善花公主对那个蟑螂是情根深种了，郭业心中一阵发闷，道：“善花公主，在欧罗巴大陆，也就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生活的地方。有一句名言叫做：爱不是占有，也不是被占有，爱只是在爱当中得到满足。公主扪心自问，扶余璋对公主所为能否称得上是‘爱’？”

善花公主先是一怔，随即一指门口，怒叱：“滚！”

卧槽，看来不能聊下去了，不然这娘们一怒，哥们人头兴许就保不住了。

于是乎，郭业佯装惶恐，抱头鼠窜离去。

郑菲菲见状，趁机起身说道：“公主，我送送白先生！”

善花公主挥挥手，示意她出去。

这时金大宾也面有思索，看着公主有些忘我走神，缓缓起身悄然走出了房间。

霎时，人去房空，独留善花公主一人坐在椅子上，口中低声念着：“爱不是占有，也不是被占有，爱只是在爱当中得到满足。”

一时间不由得痴了……

郭业一离开房间，脸色又活泛了，哪里还有刚才那份惶恐惊骇？

他一边走着，一边愉快的哼起了曲子，心说，只要锄头挥得好，没有墙角挖不倒。我祭出西方情圣泰戈尔的名句来，怎么也够善花公主喝一壶的吧？

奶奶个球！

扶余璋，你个鳖孙！你的善花公主，小哥我要定了！

## 第1297章神仙风流会

自打有幸见到善花公主的天颜之后，郭业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都有了微微的变化。

他现在认为，如果一个男人对于权力的最高追求就是坐上龙椅成为九五至尊的话，那么一个男人对美色的最高追求，应该就是能够娶到善花公主。

皇帝人人想做，要想当上皇帝就得先杀个尸山血海。一将功成都要万骨，更何况成就帝业制霸天下呢？

相比于此，得到善花公主可就简单多了，只要打败扶余璋就可以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难度。

郭业走得不快，没多久，郑菲菲就追了上来，轻声唤道：“好人叔叔，咱们找个地方说话！”

他嗯了一声，并没有马上和郑菲菲相认，免得被人瞧见。

他带着郑菲菲来到伙房，这平日是个人迹罕至的地方，没什么人来。

两人一坐定，郑菲菲就急忙问道：“张仁义叔叔怎么样了？当时张仁义叔叔为了救我，被打的很惨，流了很多血……菲菲很担心他！”

郭业叹了口气，道：“张老哥大仁大义，为了救你被那些恶人打得很严重，你走了没多久就去世了！”

尽管早就有心理准备，郑菲菲听了这话还是痛哭出声，“都怪我，要不是我……”

郭业连忙安慰道：“菲菲，别伤心。这不关你的事，其实那些人都冲着我来。你和张老哥都是受了我的连累，是我对不起你们。现在那些恶人都已经被我杀了，也算为张老哥报了仇。知道你平安无恙，张老哥的在天之灵也会安心的。”

郑菲菲也不敢哭的大声，抽泣了很久，才止住了悲声。

见着她平静了些许，郭业才问道：“菲菲你不是被花郎道的人救了吗？怎么会在这里？为什么又被称为‘花仙’？”

郑菲菲道：“花郎道的人救我，就是想让我当他们的花仙。善花公主是这一代的源花，善花公主在这，我当然也就在这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郭业问道：“什么花仙、源花的，我都听糊涂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还得从花郎道的起源开始说起……”

原来花郎道起源于风流道。与花郎道中以国仙为首领不同，风流道的首领叫做源花。所谓花仙，也就是源花的后备力量，一般来说就是源花的亲传弟子。

国仙与源花最大的区别就是，国仙是男的，而源花是女的。也就是说，花郎道的教主是男的，而风流道的教主是女的。

风流道和花郎道的教义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是说弥勒佛降生为人，引导世人成仙得道。不同的就是风流道认为弥勒佛降生为美貌少女，而花郎道认为弥勒佛降生为美少年。

新罗现在盛行的是花郎道。至于风流道，在新罗早就没人提了。而在高句丽和百济风流道还是大行其道。

“既然新罗的风流道都名存实亡了，善花公主又何必当这个源花，他们又

为何一定要当这个花仙呢？”

“这个我就知道了。不过我猜，可能和善花公主来高句丽的目的有关。”

“什么目的？”

“好像是要参加神仙风流会！”

这是郭业第二次听到‘神仙风流会’这几个字了。

原来郭业一听到‘风流’二字，就以为是男男女女的事情，现在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问道：“神仙风流会是要做什么的？”

郑菲菲摇头道：“我也只是从公主哪里听说了这个名字，具体是干什么的我就不清楚了。”

“那你知道善花公主为什么住在日月山庄吗？”

郑菲菲道：“本来我们是住在城内的客栈的，有个叫渊男建的家伙来了，说他是百济武王扶余璋的朋友。扶余璋托他照顾善花公主，善花公主就跟着他来日月山庄了。”

“不会吧，他这么说你们就相信？我还说我就是扶余璋本人呢！”

郑菲菲道：“可是，他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扶余璋马上也要来高句丽了，他可以安排善花公主和扶余璋见面。善花公主听得动心，就跟着他来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就是不知道渊男建说的是不是实话。善花公主也就罢了，扶余璋可是百济的国王，为什么敢只身来到高句丽，最重要的是还敢通知渊男建？

虽然说现在高句丽和百济没打仗了，可是两国的关系也并非那么融洽。高句丽可一直对百济的领土有野心。他就不怕渊男建把他抓起来，献给婴阳王？别的不说，拿他来换十几座百济的城池还是不难的。

既然扶余璋冒了这么大风险，定然所图非小，难道仅仅是为了善花公主？听戒色和尚的意思，扶余璋对善花公主压根儿就没什么真感情。

还有就是神仙风流会又是什么东西，值得善花公主这么重视？恐怕要是没有这个风流神仙会的话，善花公主这个源花都是可有可无的，更别提郑菲菲这个花仙的身份了。

会不会扶余璋此次前来，是为了那个神秘的神仙风流会呢？

要想弄清楚这些，光靠郑菲菲是不行的。她毕竟是个小孩子，虽然表面上身份挺高，风流道内的核心机密还是不会告诉她的。看来还得打善花公主的主意。

郭业沉思了一会，问道：“菲菲你想不想爹爹？我这就安排人把你送去找爹爹！”

郑菲菲摇头道：“菲菲想念爹爹。可是，菲菲答应了公主，神仙风流会以后才会离开公主去找爹爹。公主对菲菲很好，教了菲菲很多东西。菲菲不想伤害公主……”

菲菲一直就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当初对渊海子蓝都心怀怜悯，更别提当了半年师父的善花公主了。

郭业点头道：“那好，你就继续跟在善花公主的身边吧。别担心，你爹爹现在已经回大唐了，过的很好。”

郭业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道：“菲菲，你知不知道善花公主和扶余璋有没有……”

郭业话说出来就后悔了，他是想知道扶余璋和善花公主的关系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可是对于一个刚刚十岁的女孩，这该如何启齿呢？就算郭业问了，她听得懂吗？

没想到郑菲菲还真明白了他的意思，道：“好人叔叔是想知道扶余璋和善花公主有没有做夫妻对不对？”

尼玛！善花公主都教了这孩子什么？

郭业尴尬地说道：“对，对，菲菲真聪明……”

郑菲菲道：“好多人都问菲菲这个问题呢，就是那个渊男建也问了！菲菲都告诉他们了！”

“啊，那你告诉他们什么了！”

郑菲菲微微一笑道：“我告诉他们，我不知道！嘻嘻……好人叔叔，你是不是喜欢公主？”

被郑菲菲纯真的眸子盯着，郭业闹了个大红脸，道：“我就是随口问问，纯属那个……好奇，对，好奇！”

“嗯！好人叔叔和那些人回答的也都一样！”

这小家伙人小鬼大，还是什么都懂，一下子就戳穿了郭业口不对心的面具。

见着不能抵赖，他干脆直接承认道：“好人叔叔是喜欢善花公主，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让善花公主喜欢好人叔叔？”

郑菲菲道：“好人叔叔，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善花公主喜欢的就是扶余璋。日也念，夜也念，菲菲的耳朵都快被磨出茧子来啦！”

郭业摇头道：“那可不一定，事在人为！我发誓，一定要娶到善花公主！”

还没等菲菲接话，一个突兀的声音陡然传来：“是谁要娶善花公主啊？”这声音，伴着一串的咳嗽声。

## 第1298章负心薄幸？

郭业足足吓了一跳！

他倒不是担心自己喜欢善花公主的秘密被人知道。

正所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被人知道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最多被人笑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罢了。

他担心的是这个人听到了多少，自己的身份有没有暴露出去？

郑菲菲一听这个咳嗽可就知道是谁了，朝伙房外叫道：“金总管，您怎么来了？”

嘶啦～

伙房的门帘一挑，金大宾走了进来。

出乎郭业意料的是，金大宾并未满脸怒色，而是笑容满面地赞道：“好小子，有志气。不管你能不能成功吧，爷爷我赞成你的勇气！”

这家伙还倚老卖老，自称起郭小哥的爷爷了。

就是不知道如果老家伙一旦知道眼前这位是大唐的平阳郡公，而不是一个小厮时，会是个什么表情！

郭业自知现在是在小厮的身份，耐着性子作揖道：“谢您吉言！不知金总管前来，所为何事？”

金大宾道：“公主叫你过去，派老头子我过来通知一声。”

稍稍停顿一下，金老头又提醒道：“刚才你那句话，什么爱呀占有呀什么玩意的，说的挺好，我看公主挺上心的。你见了公主，继续按照这个路子说。唉，我是看着公主长大的，只要她愿意，她嫁谁都行，哪怕是嫁给你这个清洗马桶的小厮，老夫也绝不反对，就是不能嫁给扶余璋。老夫也不是食物不化的人，关键是这个扶余璋太不是东西了，实在不是公主的良配！”

郭业顿时觉得这个金大宾顺眼了许多，又是作揖道：“金总管，莫非您支持我？谢谢总管！”

金大宾听罢心中却有不屑，暗道，我支持你个屁！现在是谁能拆散善花和扶余璋那个王八犊子，我就支持谁！只要拆散了他们，你一个小厮还不是要你圆你就圆，要你扁你就扁？还想娶公主？作梦呢吧！

心里这么想着，到了嘴边又是另外一番话，道：“嗯，好好干，老夫看好你，会在公主面前为你美言的。不过当务之急，你还是得在公主面前，多说扶余璋的坏话！懂不？”

郭业大概能猜出老家伙的小九九，口上乐不可支地应承了下来。

当他再次见到善花公主的时候，她已经又恢复了云淡风轻、岁月静好的模样。

善花公主微微欠身，柔声道：“白先生，善花刚才一时冲动，对白先生无礼了。还望先生见谅！”

人家善花公主都道歉了，郭业自然不能装丫挺，赶忙笑道：“是白某出言无状，唐突了公主。该白某向公主道歉才是！”

这回善花公主把他叫过来，可不是专门为了向他道歉的。

一番客套之后，有些急不可耐地问道：“白先生大才，不知还会多少变文呢？”

郭业这事儿自然不矜持，吹牛逼道：“我会的太多了，具体有多少，还真

不好说。这么说吧，您说个题目，咱说上三天三夜都不带重样的。”

“那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样的呢？”

“嗯，这样的恐怕没有三天三夜……”

“啊？”善花公主脸有失望。

“嘿嘿，公主莫急，就这样的故事，我估计给您说上一年，我也讲不完啊！”

“啊？”

善花公主又是一诧异，转而大喜道：“善花就喜欢听这样的变文，还请先生讲来！菲菲，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给白先生倒茶！”

可算是抓到她的软肋了，郭业心里暗喜一声，然后说道：“好，那白某就给善花公主讲个《薛平贵和王宝钏》的变文！”

郭业没憋着好屁，给善花公主讲的这个《薛平贵和王宝钏》的故事，可跟原始版本不一样，他把这个故事改成了一个悲剧。

讲的是王宝钏本是一个丞相之女，为了爱情与家庭决裂嫁给了乞丐薛平贵。后来薛平贵入伍从军，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年。

听到这里，善花公主感同身受，想起了自己为扶余璋的付出，瞬间泪眼莹莹。

接下来，郭业可就开始胡编乱造了。

说起了薛平贵后来屡立战功，还娶了西凉的公主，当上了西凉国王。回家探亲，却怀疑王宝钏改嫁了。王宝钏为了自证清白，撞柱而死。薛平贵痛哭一番后，就又回去当他的国王，和西凉公主过上了没羞没臊的日子……

善花公主听完了目瞪口呆，道：“白先生，这个王宝钏慧眼识人，从一而终，怎么说都是个好女子。可是这结局也太悲惨了……还有那个薛仁贵，他犯下了大错，凭什么就结局那么好？”

郭业道：“善花公主，有句诗不知您听过没有？”

善花公主问道：“白先生请说！”

“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郭业念罢过后，叹道：“王宝钏和薛平贵相隔十八年没见面，薛平贵再见到王宝钏的时候，想的什么，咱们外人可就不得而知了。说不定他就是盼着王宝钏去死呢！”

善花公主低声吟道：“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诗写的真好，不知是何人所作？”

郭业不好意思的说道：“却是在下妙手偶得！”

纳兰性德，不好意思，为了小哥的幸福，我又要剽窃了！

善花公主还真就信了，别看善花公主被扶余璋简简单单的就骗到手了，就以为善花公主是个胸大无脑之辈。实际上她是个冰雪聪明的女子，有过目不忘之能，专门掌管百济的藏书，可以说只要书上出现过的，她就没有不知道的。这两句诗，她闻所未闻，自然就确定归郭业所有了。

善花公主站起身来，微微万福，面色郑重说道：“白先生真是大才之士，善花有眼不识泰山，实在是太失礼了。这首诗，还有其他句子吗？”

郭业道：“其实这不是一首诗，而是一首教坊的曲子，我将原文念给你听……”

善花公主听完这首纳兰性德的《木兰辞》，久久不能平静，轻轻的咀嚼

着：“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

郭业却不能看着这个文艺女青年发疯，道：“公主，还想听其他的变文吗？”

善花公主这才回过神来，道：“还请先生讲来！”

接着郭业又给她讲了个《西厢记》的故事，当然也得是悲剧收场。张生最后高中状元，却被皇帝招了驸马。就把崔莺莺给忘了。崔莺莺未婚先孕，被老父赶出家门，流落街头，冻饿而死……

把善花公主给听了个咬牙切齿，道：“百先生，您的变文里面，这些奇女子就不能有个好一点的结局吗？为什么都是男人享福，女人受苦？”

郭业心里一乐，我这是给你和扶余璋那孙子下药呢！

随即，故作扼腕叹息道：“唉，世间之事大抵都是郎心似铁，妾意如绵。女人一往情深，男人往往是三心二意。我这变文贵在真实！”

善花公主眼珠一转，道：“哦？果然如此？那么白先生也是男人，是不是也经常三心二意呢？”

郭业一听坏了，光顾着给扶余璋挖坑了，没想到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于是，他顾左右而言他道：“白某现在身为奴仆，连娶妻都娶不起，又怎么会三心二意呢？公主，现在时候不早了，您看是不是……”

这时候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快要一更天了。

善花公主为了听郭业的变文，硬是没吃晚饭！

继而说道：“耽误了白先生吃饭，实在是善花的罪过。时候也不早了，善花也不留您了，待会我让金总管送一桌酒菜到您那，聊表寸心。”

“多谢公主！”

善花公主又想起一件事来，道：“对了，白先生现在是兼着两份职司？”

“正是！”

“清洗马桶，实在有辱斯文，白先生以后就不用做了。劈柴烧水，是为烹茶所用。也算是风雅之事，就有劳先生了！”

风雅你个鬼！

郭业暗想看来善花公主还记恨自己说扶余璋的坏话，要给自己来个小鞋穿穿！

从那以后，郭业每日里除了劈柴烧水，就是给善花公主讲故事。

他专门给善花公主讲那些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最后的结局不用问，就是男的负心别恋，女的含恨而终。把善花公主恨得牙根都痒痒，可是郭业他的故事讲的好啊，善花公主又舍不得不听。

有时候善花公主又问郭业是不是三心二意之人。但郭业经过了精心准备，回答得是滴水不漏。

有时候，善花公主发脾气了，非要郭业正面回答，他就耍无赖道：“如果在下娶得是善花公主，自然就不会三心二意。”

这赤裸裸的献媚，把善花公主羞了个满面通红，也就不好再追问了。

这一日下午，郭业刚烧好了水准备出门。

一阵熟悉的声音钻入耳中：“渊将军，里边请！”

这个声音郭业太熟悉了，正是和他斗法的五灵道长。

靠的，这孙子怎么来了？



## 第1299章偷听

五灵道长的声音，着实吓到了郭业。

奶奶的，五灵道长可是认识他的，万一被他撞见自己揭穿身份，肿么办？

可不能和这孙子碰面。

他一个闪身，躲到了柴房里面。

郭业刚躲进柴房，就听到脚步声，有人进了伙房。

五灵道长的声音响起：“渊将军，这就是伙房？怎么里边没人啊？”

一个陌生的男声传来：“不错，日月山庄就这么一个伙房。不知道烧水的小厮跑去哪偷懒了。不管他，赶紧把你的药都撒到水里边。”

这人应该就是那个渊将军了。

五灵道长又问：“您都安排好了？”

渊将军道：“都安排好了，今天我让厨房准备的饭菜是熏肉大饼，多多的放盐。嘿嘿，餓不死他们！到时候，他们都得喝水。善花公主自己是开小灶，还得本将军亲自去对付。对了，你那个玉女合欢散研究得怎么样？”

五灵道长迟疑道：“放在水里的药乃是师门所传，贫道担保没有问题。只是这个玉女合欢散却是贫道自个儿所创，尚未完善，还在改良之中。全靠渊将军提供人手，贫道的迷情药才能有所改进。现在才试了几个人，贫道不能确定是否对善花公主有用！”

渊将军哈哈一笑，粗着嗓子笑道：“没关系，就算你那个玉女合欢散没用。本将军还可以玩强的，想必也是别有一番滋味！”

五灵道长有些担心地说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善花公主的手下有人没喝水……”

渊将军道：“那也不难。本将军特意带来了五十名大内侍卫，都是好手。对付善花公主带来的这十几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只是本将军不愿意闹出人命，才让你下药。他们要是真有不肯喝水的，嘿嘿，只能怪他命不好！”

五灵道长道：“以将军的家世，未必就弱于扶余璋，何不光明正大的追求善花公主，而要出此下策！”

渊将军突然淫笑起来，声音极其的猥琐：“五灵道长，这你就不懂了。别看你深通房中术，这点上你就不如我渊男建有情调。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偷不着不如强来的。本将军要的就是，她虽然内心不愿意，却宽衣解带急匆匆投怀送抱的样子。本将军以前都是拿她们的亲人威胁，才能享受这调调。每次都要弄得血次呼啦的，败坏本将军的兴致。现在好了，有了你的玉女合欢散可就方便多了。”

五灵道长道：“将军之论，实在高妙，五灵实在是佩服地五体投地啊！”

渊男建道：“世间最乐无非就是男女之事，你我在这件事上各有所长。咱们还是要多多切磋！只要你跟着本将军，保管让你尝尽人间美色！”

“啊？真，真的？”

五灵道长激动地叫道：“那善花公主……”

“善花公主可不行，你想都别想！我一个人还可以推脱，怎么也好找理由。你我二人一起出现，可就说不清楚了，那善花公主要是一时想不开，寻了短见。扶余璋那里便不好交待！”

五灵道长听出了渊男建不打算带他玩，有些埋怨道：“那渊将军与善花公主成其好事，扶余璋那里就好交代了？”

“哼！”

渊男建闷哼一声，道：“嗯？五灵，你是在指责本将军？”

五灵也是被气昏了头，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忙不迭解释道：“贫道不敢。贫道意思是说，将军何不再等几日，等贫道的玉女合欢散，彻底研究好了再下手。总比用强的好不是？要不然，将军龙精虎猛，伤到善花公主可就不好了……”

渊男建道：“再等几日？再等几日扶余璋那家伙可就要来啦。他可不像善花公主那么单纯，本将军说什么就信什么。扶余璋肯定会安排善花公主去别的地方，那时候可就不好下手了！”

五灵道长道：“就算是吃了玉女合欢散，善花公主也不是毫无印象。扶余璋那里如何交代？”

渊男建道：“交代？好交代的很。神仙风流会还有一个月就要开始了，善花公主风华绝代又是冰雪聪明，肯定能拔得头筹，那咱们这个神仙风流会不就白办了吗？本将军夺了她的身子，取了她的红丸，那么风流道源花的位子她可就没资格做了。这对高句丽和百济都是好事。本将军为了国家大事，才不得不忍辱负重，甘愿自毁名声做出此等事情。这是多大的牺牲啊？扶余璋应该感谢本将军，哪里需要本将军交代？”

卧槽，还能这样？

五灵道长被渊男建的无耻惊呆了，心说俺也想忍辱负重，这事您别一个人扛着啊。

想归想，嘴上还是问道：“怕就怕扶余璋不那么想，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您就不怕扶余璋不能理解您的一片苦心？”

渊男建轻哂道：“夺妻之恨？夺什么妻？金白净那边可还没有同意呢，他们这两个充其量叫做私奔。按照汉人的礼法，善花公主只能是个做妾的命！再说了，本将军也没夺啊，又不是不还给他。本将军那么多佳丽要陪，又怎么会专心在善花公主身上。只要本将军玩腻了，绝对还给他！用不了个一年半载的，善花公主不就又是他的人了吗？至于是当妻还是当妾，随便他！”

五灵道长道：“那等将军玩腻了，能不能先给贫道用几天……一晚上就行！”

渊男建冷笑道：“你和扶余璋商量去吧，只要他同意，本将军管不着！”

五灵道长嘟囔道：“那我哪敢啊！”

渊男建道：“五灵，我知道你也想要喝上一口汤。可你要想清楚，是美色重要，还是性命重要？扶余璋奈何不了本将军，对付你还不是简单的很！别说扶余璋了，就是善花公主所能调动的力量，你也承担不了。本将军也是为你好！”

五灵道长道：“是，将军教训的是。五灵这是色令智昏了，多谢将军提醒。”

渊男建道：“好了，别说废话了，快点把药下了。咱们去厨房那边，给善花公主准备酒菜去！你待会可给我把人都安排好了，无论善花公主房间里出什么声音，都不准进来。谁要是打扰了本将军的兴致，那就别想要脑袋了！”

五灵道长道：“听说善花公主也是粗通拳脚，您是不是还要多加小心？”

渊男建道：“不必！本将军也不是吃素的。五灵，你今天的话可真多。我问你，你是不是还是对善花公主念念不忘，还想趁乱偷看下善花公主的身子？”

“贫道不敢！”

“你最好是不敢。善花公主这样的美人世所罕有，本将军早就垂涎已久。为了今天，本将军可是半个月没有碰过女人了。你最好别给我整出什么幺蛾子出来，你要知道，老虎最凶的时候，就是发情的时候。到时候，可别怪本将军翻脸不认人！”

“是，将军！”

渊男建又缓和了一下口气道：“只要你把今天的事情，给本将军办好了。这个日月山庄的庄主之位，就是你的了。你知道，你需要的那些美人素材，可都是在日月山庄过一道手。以后你想用哪个，就用哪个！”

“多谢将军，贫道一定全力以赴！”

接着，就是一阵悉悉索索在水缸里搅拌水的声音。

最后，一阵脚步声由重渐轻，两人缓缓离去……

## 第1300章萝卜叔叔

等渊男建和五灵道长走远了，郭业才从柴房中走了出来。

两个人的对话，在他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善花公主有危险了，怎么办？

去通知善花公主？恐怕不妥。

因为按照渊男建的说法，不过是换了一种玩法，善花公主仍旧难以逃脱毒手，自己八成还得搭进去。

去找救兵？

时间上恐怕不允许了。谁能保证自己回来的时看到的不是善花公主嘤嘤哭泣，渊男建在一旁一脸满足的样子在穿衣服，还来一句经典的“别哭了，我会对你负责的！”

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奶奶的，急死个人啊。

郭业出了伙房，瞧瞧四下无人，紧走几步，来到善花公主的大院门外。

没想到此时的门口竟然站了四个军士，盔明甲亮。

郭业还要往前走，一个军士抽出腰刀，往前一送，道：“哪来的小杂役？止步！”

坏了！

估摸着这渊男建是把善花公主给软禁起来，或者说，善花公主压根儿还没反应过来自己现在的处境？

于是他点头哈腰道：“各位大哥，我是咱们日月山庄的小厮，专管个端茶倒水的。您行个方便，让我进去！”

那军士神色缓和了些，不过口中还是坚持道：“端茶倒水？少特么的给我来这个哩格儿楞。别以为我不知道，给善花公主端茶倒水的那都是她自己从新罗带来的人，从来不用你们日月山庄的人！你想干嘛？是不是想去里面偷东西？我可告诉你，善花公主可是我们渊将军的贵客。你要是做出这等事情，可就是丢了咱们高句丽爷们的脸面！”

郭业心说，你们主子要做的事情才是丢高句丽爷们的脸面呢。

不过看来这些军士对善花公主的情况，了若指掌啊。想要欺骗他们混进去，貌似不容易！

他眼珠一转，打哈哈起来笑道：“各位哥哥，慧眼如炬，没想到被您看出来来了！”

“啊？你真想偷东西？”

“不，不是。我是说我去不是端茶送水。而是要去找端茶倒水的……”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是去找善花公主那儿管着端茶倒水的一个小侍女！”

“找哪个？”

“郑菲菲！”

“你找她干什么？”

郭业猥琐的一笑道：“男人找女人，还能干什么？不就是那么点破事儿，您懂得！”

“行呀，你小子。想不到你一个小厮，还有这般艳福。这事儿，可是大涨咱们高句丽爷们的脸面。有句话叫做昆仑奴，新罗婢。新罗的女人可和咱们

高句丽的女人不同，那可是闻名天下，别有一番妙处！嗯？你小子不是吹牛吧？我去通知一声，人家让你进去你才能进去。”

郭业道：“您就告诉她有一个叫白平阳的找她，她就知道了。”

“得嘞！”

侍卫转身进了大院，不一会儿，他便一脸意味深长的笑容走了出来，道：“郑菲菲？我说白平阳，你也下得去手？”

郭业还是那副猥琐的笑容，道：“这您就不懂了。这年头，下手就是要趁早。稍微晚了一步，就得吃别人吃剩下的。您听没听说过高皮皮的事？”

“当然听说过了，这绿帽子王满世界告状，弄得尽人皆知，谁不知道啊？”

“这就是了，那就是他下手晚了，他老婆白薇薇早就被别人拔了头筹。这女人经历的男人多了，心可就野了。成亲了又怎么样？还不是得戴绿帽子！我呀，这叫笨鸟先飞！”

“嘿，你小子还一套一套的，进去吧。快去快回！”

“您放心，这事儿绝对快不了，我今天能出来就不错！”郭业一脸猥琐淫荡地回道。

“吹牛吧你！”

郭业进了大院，却看到郑菲菲一脸寒霜的站在门口瞪着自己。

她微微一点头，领着郭业就往里走。

善花公主住的是个套间，外边是待客的客厅，里边就是她的闺房。这也是高句丽的建筑粗疏，要是大唐的房间就不会这样设计了。

他一站定，郑菲菲就冷笑道：“男人找女人，还不就是那点事。好人叔叔，您找菲菲有什么事儿？哼！”

呃……敢情这小丫头都听见了！

郭业被抓了个现行，脸红的像一块红布一般，讪笑道：“菲菲，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是骗他们的，要不然根本就进不来！公主呢？”

郑菲菲阴阳怪气地说道：“哦！原来不是找菲菲，而是找善花公主啊。您找她干什么？是为了男人找女人那点破事儿吗？”

我晕，这小丫头怎么得理不饶人啊！

情况紧急，郭业顾不得解释，连忙道：“我听说了一个秘密。渊男建来日月山庄了！”

郑菲菲轻哂道：“多大点儿事儿！我早就知道了。现在公主和金总管都出去迎接渊男建了，就留我一个人在这看。！要不然能让你到这来？这算什么秘密？”

郭业道：“不是，我是说渊男建早就来了。他是把什么都准备好了，才通知你们的！”

“那又怎么样？”

“渊男建准备给公主下药，想要对公主不利！”

郑菲菲歪着脑袋问道：“您确定是渊男建，不是您自己？”

郭业跺脚急叫道：“菲菲，别胡闹了，这事千真万确。你看外面，都加了岗哨了。现在你们是插翅难逃！”

郑菲菲出去看了看，这才注意到外面不是一个人，而是四条彪形大汉站在那里，还都穿着盔甲，带着兵刃。

顿时，她慌了手脚，急道：“难道是真的？那您说怎么办？”

郭业道：“有纸笔没有？”

纸笔倒是现成的，菲菲很快便给郭业取来。

他接过笔纸，笔走龙蛇般写上了几个大字——“速来日月山庄救命，十万火急！”

随后，他将写好的纸条塞进菲菲的手里，吩咐道：“现在天快黑了，你抓紧时间出日月山庄。呃，去馆驿找你胆小鬼叔叔……算了，孙子善这家伙说话也不顶用。你就去找长孙师，把这张纸条交给他！”

郑菲菲把纸条贴身藏好，问道：“好人叔叔，那你呢？”

“我在这里见机行事，肯定不能让渊男建得手！”

郑菲菲哦了一声，貌似想起了什么，警告道：“那你可别趁机监守自盗！”

郭业郁闷无比，摇头苦笑道：“你个小丫头，胡思乱想些什么呢？快去快去，时间晚了关了城门，可就来不及了！”

郑菲菲不依不饶道：“我看出来了，您就是个好色鬼。原来早就喜欢公主，今天还想打菲菲的主意！”

郭业道：“瞎说什么呢，我就是随口一说。不这么说，我能进得来吗？”

“随口一说？”郑菲菲拉起裙角，转了一个圈子，一脸风情地问道：“菲菲是个小美女吗？”

“是，当然是！”郭业据实回答。

“哼哼，原形毕露了吧？”

“我……”

郭业心说，难道我要说你是丑女才算不好色？你这也太强词夺理了吧。

郑菲菲挥舞了一下小拳头，道：“无话可说了吧。以后我可就不叫您好人叔叔了，我叫您萝卜叔叔？”

“萝卜？叔叔？”

郑菲菲点了点头，道：“因为您就是个花心大萝卜！”

郭业佯怒道：“什么乱七八糟的，善花公主这半年都教了些什么给你？”

“要你管！”

郑菲菲气呼呼，扭身就要走。

郭业连忙拉住了她，道：“别着急，咱们先合计合计，出门的时候怎么说，他们可能不会放你出去。再说了，你出去了，我还留在这，难免他们有疑心。”

郑菲菲道：“现在就让您看看善花公主教了菲菲什么东西。这个事情，小菜一碟。萝卜叔叔，您就请好吧！”

## 第1301章双方（1）

郑菲菲刚走到院门口，就被侍卫拦住了：“郑小娘子，出去干什么？白平阳那小子呢？”

她也不惊不惧，微微福了一福身子，道：“各位大哥，菲菲有礼了！”

“好说，好说！”

嘴里说着好说，军士的身子却是不动。

郑菲菲一看糊弄不过去，道：“各位大哥，白平阳大哥在屋里等着我呢。情况紧急，我去拿点东西。”

“什么东西？”

郑菲菲道：“我和白大哥用得着的东西。”

“那是什么？”

郑菲菲眼波流转道：“人家还小，当然得用些特殊的東西了。您懂得！”

侍卫还真不懂，茫然问道：“郑小娘子，到底是什么特殊的東西呢？”

郑菲菲脸色一寒，道：“非要我说出来吗？菜油！快点闪开，你们还想囚禁姑奶奶吗？”

侍卫都是风月场中过来的人，脑中浮现出菜油的奇妙用途，道：“想不到菜油还有这般用途！不愧是新罗人，受教受教！郑小娘子，其实白平阳那小子也就那么回事，哥几个的本事比他强多了，您要不要尝试一下？”

郑菲菲妩媚的一笑，道：“这位哥哥长得好面善啊！”

“那是，那是，我妈一直夸我说我长的好。”

“等有时间，哪天菲菲高兴的时候，给您讲解一下菜油的十八种用法！”

“十……十八种用法？这么多？”

“对，十八种。不过您得先把菲菲哄得高兴了。要不然……一种也别想！”

“那是，那是……指定让您满意！哥哥我就两样长处，一个就是会疼人。另外一样，很快您就能体会得到！”

“那还不赶快闪开！”

“是！您慢走！”

郭业在屋边听得目瞪口呆，合着善花公主在这半年里就教了她这个？

善花公主呀，善花公主，看你长得一脸纯洁，没想到内心如此……如此的丰富！菜油的十八种用法？我郭小哥跟苍老师学习了那么长时间都不会！您这就倾囊相授郑菲菲了？实在是太腹黑了，太无耻了！

实际上他有所不知，善花公主所传授郑菲菲的就是对男人的驾驭之术，而不是所谓的菜油的十八种用法，这都是郑菲菲胡诌的。身为源花，最重要的本领就是驾驭花郎（风流道的高层干部也是花郎——美少年）的能力。善花公主光凭美貌就足够了，驾驭男人之术却并不擅长，要不然也不会被扶余璋骗到手了。

不过常言说得好，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郑菲菲那是真正的天赋异禀，很快就青出于蓝，现在早已超过善花公主！

等了差不多一个时辰，只听得脚步声音响起……

郭业一转身，进了善花公主的闺房，把耳朵贴在墙上，仔细聆听。

一阵杯盘碗碟碰撞的声音响起，看来是摆上了一桌酒菜。

等人走了，郭业刚要出去看看，又听到了渊男建的声音，“公主请”。

善花公主道：“渊将军请”。

又是一阵纷乱的声音，看来进来的人还真不少。

渊男建的声音响起，“公主，请问这位老人家是？”

善花公主道：“这位是金大宾金总管，金总管是看着我长大的，我一直当他是我的长辈！”

金大宾道：“老奴愧不敢当，我不过就是公主的一个奴才罢了。”

随后老家伙突然语气变得傲然起来，陡然高了八度，说道：“别的不敢说，我对公主就是忠心二字，谁想伤害公主就得先从老头子我的身上踏过去！”

听得出来，金总管这些话是说给渊男建听得，与其说是自夸不如说是警告提醒。

“嘿嘿～”

渊男建干笑一声，道：“金总管忠肝义胆，实在是让渊某人佩服。本将军就欣赏您这种忠心事主的人！”

金大宾淡笑道：“不敢当，不敢当！”

渊男建八成是想把金大宾这个碍眼的老家伙先弄出去，故意说道：“既然金总管如此身份，渊某人不敢以奴仆视之，不如您坐下来，咱们一起吃。”

金大宾赶往婉拒道：“这怎么能行？公主是主，我金大宾是仆。主仆之份，金某自然不敢僭越，公主面前，哪有老奴的坐席？”

渊男建道：“您毕竟身份特殊，今天咱们不论主仆，我就把您当成是公主的长辈，您快坐下吧！”

金大宾道：“不行，不行。您看您的手下，这不都站着呢吗？我坐下了，这不显着我们新罗人没规矩？”

渊男建道：“他们怎么能和您相比？他们是拿钱雇来的，效忠的是银子。您是拿人心换来的，效忠的是人！你是真正的好汉子，他们也就是俗人罢了！”

“您太客气了，过奖！过奖！”金大宾拼命地摇头婉拒着。

渊男建看火候差不多了，说道：“您站在这看着我吃饭，我实在是不敢消受！让您坐下您又不肯坐下，这样吧，我让他们再开一桌酒席。您到外面吃，您看怎么样？”

善花公主道：“也好。金总管，您忙了一天也够累的了，先回去歇着吧！”

金大宾被渊男建的迷魂汤灌得不轻，还觉得是颇受尊敬，笑道：“如此，老奴就先告退了。诶？菲菲去哪了？”

善花公主道：“这孩子，我回来就没看见她，不知道去哪玩了。您出去找找！”

“是！”

等金大宾出去后，渊男建笑着说道：“你们都下去吧，我和公主单独待一会儿！”

善花公主道：“渊将军，这不妥吧。孤男寡女的……”

渊男建道：“是有关白济武王扶余璋的事情，这里人多嘴杂，你也知道武



王来高句丽冒着多大的风险……”

一提到扶余璋，善花公主的智商就直线下降，道：“那，好吧！”

渊男建见状脸上虽无表情，暗里却是心花怒放，乐道，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善花公主，今天咱们俩就双宿双飞吧！

……

……

这边，郑菲菲使尽浑身解数，骗过了几拨侍卫，出了日月山庄，就往平壤城中赶去。

五里路，按说并不远。但对于郑菲菲这小姑娘而言可是不近，她紧赶慢赶，走了半个多小时，在来到了城里。

郑菲菲不认得路，等她赶到馆驿的时候，天已经有些擦黑了。

她对馆驿门口的侍卫道：“这位哥哥，我要见你们的长孙师长孙将军，烦请通禀一声！”

那个侍卫还真认得郑菲菲，道：“半年不见，咱怎么从叔叔变成哥哥了！诶？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被那个……”

郑菲菲急忙打断他的话，叫道：“你快去禀报，出大事啦！”

那侍卫嘟囔一声：“人小鬼大，你能有什么大事？”

随后便进去向长孙师通报。

此时，长孙师、斑鸠和孙子善三个人正在商议着事情。郭业去了这么久，音信皆无，几人都有些心神不定。虽然说婴阳王病重，那万一他好了呢？那天有兴趣，要接见一下大唐的使者，找不到郭业的人可怎么办？

长孙师道：“我们失策了，当初就应该和平阳郡公商量一下怎么联络消息。万一他真出了事可怎么办？我们这里他长期不出现，也不是个事儿！有好多请帖，我都给挡驾了。最重要的是还有荣留郡王的，总驳他的面子也不好！”

斑鸠道：“我早就想到了，你以为平阳郡公没想到？”

“那你们怎么不说？”

“长孙将军，论对平阳郡公的了解，你可没我深。咱们这位大人，要说军国大事，才干是有的，但是比他强的人也不少。但这对女人的本事嘛，那可真正是天下第一。我早就听说了，善花公主被称为三韩之地的第一美人，你说大人见了她能不动心？善花公主又怎么能逃脱得了平阳郡公的手掌心？這次的任务，对于平阳郡公毫无难度！咱们做下属的可不能打扰大人风雅爱美的兴致……”

“那你说现在大人正沉迷于温柔乡里了？”

“虽不中亦不远矣！”

正在这时，有侍卫来报，郑菲菲求见。

孙子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道：“菲菲来了，快叫她进来！”

须臾，郑菲菲一进来，孙子善上前就要去抱，却被斑鸠拦住了，劝道：“孙兄，非礼勿动！”

孙子善这才发现，郑菲菲就这半年就长高了不少，身量也有所变化，胸前微凸，屁股后翘。不能再简单的以孩童视之了。

不过孙子善还是非常高兴，乐道：“菲菲，你长这么高了啊！真不知道吃了什么好东西。对了，这半年你去了哪？又怎么找到这儿来了！”

郑菲菲摇头道，“你们先别管我，先看看这个！”

说着，她便把郭业的纸条拿了出来！

郑菲菲道：“现在十万火急，咱们马上出发，快点去救萝……呃不，平阳郡公！”

军情如火，斑鸠和孙子善瞬间脸色骤然，如临大敌。

却没曾想到，长孙师气定神闲地起身，摆摆手摇摇头，慢悠悠地说道：“且慢！此事还需从长计议！”

## 第1302章双方（2）

日月山庄，善花公主的小院，房中。

孤男寡女，与渊男建共处一室。

她有些不自在起来，催道：“渊将军，您说您有璋郎的消息？”

渊男建哪有扶余璋的消息啊，这就是个幌子。

随即他敷衍应对道：“啊，是啊。百济武王陛下扶余璋过几日就要到平壤城了。”

“嗯，璋郎和您说还要几天才能到吗？”

“这可说不准，大概三五天吧。现在这个天气路上很不好走，武王陛下又不能暴露身份，快则三天，慢则五日吧！”

“哦，那就好。希望璋郎一路平安！”

这句话可给渊男建逮着机会了，他举起杯冲善花公主说道：“那我们在此预祝武王陛下一路顺风，善花公主请满饮此杯！”

善花公主一心扑在扶余璋身上，心无旁骛，举杯与渊男建碰杯，满饮了下去。

酒虽喝下，不过玉女合欢散的药效还需一段时间才能发作。

渊男建见她上当，心脏噗通噗通狂跳个不停，拖延着时间说道：“等到武王陛下下来了平壤，我就把他也接到日月山庄来，您就能和武王陛下相见了。公主，您可知道这里为何叫做日月山庄吗？”

“这就请恕善花孤陋寡闻了！”

“咱们高句丽人是伏羲为日神，女娲为月神。所谓日月山庄就是伏羲和女娲的山庄，公主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难道是说建此山庄纪念伏羲和女娲两位大神？”

“不是，本将军这是山庄，又不是庙宇，纪念他们干什么。公主可知你们新罗的祖先从何而来？”

“相传天神桓雄与熊女生子檀君，檀君就是新罗人的祖先。渊将军的意思是？”

“咱们高句丽人，传说中的祖先，就是伏羲和女娲。伏羲和女娲皆是蛇身而人首，阴阳交泰而有人类。本将军这里有一副《伏羲女娲交尾图》，公主要不要看一看？”

善花公主见他语及于乱，正色道：“还请渊将军慎言。如果您再和善花说这些，善花就只能请您出去了！”

渊男建忙道：“我这不是给公主解释日月山庄的由来吗？日月山庄，取的就是伏羲女娲两位大神阴阳交泰的意思。等扶余璋来了，您和他在这个日月山庄里，此时此地，此情此景，情不自禁，啊？哈哈！那好事不就成了吗？我这全是一片好心！”

这时候玉女合欢散的药效就有些发作了，善花公主也觉得有些春心荡漾，又习惯性地听了扶余璋的名字智商下降，说道：“渊将军说得哪里话，善花身为风流教的源花，就该洁身自爱。璋郎要想和善花结为夫妻，只能等善花卸了这源花之位。就是不知要何年何月了。”

说到这里，又想起了郭小哥版本的《西厢记》里面的词句，轻声吟道：“可怜我这如花美眷，又怎敌那似水流年！”

说起来，还是郭业把善花公主给带坏了，这可是著名的闺中少女思春的句子。这两句华艳优美，富于诗意，善花公主又是感同身受，听了一遍就牢记在心头。

渊男建也是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一听就明白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道：“公主，其实此事也不是不能商量。我有办法，可以两全其美。”

“什么办法？”

“只要公主和我渊男建春风一度，卸了这源花之位。等到武王陛下来到日月山庄之时，公主自然就可随心所欲了！就是公主想玩双龙一后的把戏，渊某也当竭尽全力！”

善花公主此时只觉得心如鹿撞，脸色潮红，渊男建看起来也是英俊潇洒。

不过仅存的理智还在，冷冷拒绝道：“渊将军，你这是什么话？是在调戏善花吗？你……嗯……你给我出去！”

渊男建猛然站起身来，淫笑道：“善花公主，如此良辰美景，你我又何必空度了呢？您何必强忍心中的春意躁动？男人嘛，都一样，何必要等那个扶余璋。本将军会好好疼你的！”

善花公主勉力站起，飞起一脚直踢渊男建，怒骂道：“姓渊的，你滚不滚？”

渊男建这个将军也不是白当的，一抄手就把善花公主的腿抓住，顺手把善花公主的鞋子卸下来一只，干笑道：“公主，您是想先玩些花样么？渊某人奉陪到底！”

善花公主借力飞起，另一条腿又是直踢渊男建的面门。不

过此时玉女合欢散的药力已然发作，善花公主的这一腿软绵绵的没有丝毫力道，渊男建轻轻一拨，善花公主失去平衡，双手环抱，勾住了渊男建的脖子。

渊男缓缓建松开手，抱住善花公主的纤腰，诱惑道：“公主，您这是想通了吗？”

此时药性已经发作，善花公主不能自己，双目失神，面色潮红，吐气如兰，呢喃道：“嗯，璋郎……”

……

……

平壤城，驿馆中。

长孙师的‘且慢’一出口，斑鸠和孙子善的脸色霎时难看起来。

斑鸠再牛逼，再怎么称得上“东厂五虎”，那也是郭业在的时候才能威风起来。如今郭业不在，斑鸠就是一个平民百姓。真要较真的话，就是外面一个普通侍卫，斑鸠见了都得磕头请安。这些侍卫那也是都有品级的，可不是普通的大头兵。

孙子善呢？更别提了，郭业在的时候就不怎么上得了台面。郭业不在，那也就仅仅是吏部主事之子了。吏部主事都没长孙师官大，何况是他儿子呢？

所以说，这里只要郭业不在，长孙师就是理所当然的主事人。

那两百名侍卫，自然不会听他们哥俩的。

斑鸠无法发作，只得面色阴沉地质问道：“长孙将军，您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想置我家大人于死地么？这对你有何好处？”

长孙师见斑鸠显然误会自己了，赶忙苦笑道：“李兄莫要着急，您看这天色！”

“嗯，现在已经是一更天了。不过我家大人那里可是救命的大事，晚到一刻，大人都有性命之忧，怎么能计较天色？”

长孙师解释道：“我是不计较天色，可是有人计较。”

“谁？”

“高句丽人呗，不到起更，平壤城的城门就关闭了。咱们这两百人怎么出城？再说了，日月山庄是什么情况咱们也不清楚，咱们这二百人到了那管不管用都不知道！”

“这……”这下，斑鸠哑口无言了，因为长孙氏的确说得在理。

接着，长孙师转身又对郑菲菲问道：“菲菲姑娘，平阳郡公这纸条上语焉不详，只是说情况紧急。到底是怎么回事？还请菲菲姑娘为我等解惑！”

他的语气，不可谓不凝重。

郑菲菲眼珠一转，没打算说实话。因为这个事二里面，郭业的危险其实并不大，只要他看到势不可为，忍了，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真正有危险的是善花公主本人。

要是告诉长孙师实情，那这些人的救援可就没那么卖力了。菲菲和善花公主相处日久，感情很深，可不想善花公主受到一丝伤害。

于是，她说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被花郎道的人派到善花公主身边做侍女，前些日子才在日月山庄遇到平阳郡公。今天平阳郡公找到菲菲，把这个纸条交给了菲菲。让菲菲赶紧把这个纸条交给长孙将军。”

孙子善道：“她一个小孩子懂什么？看这纸条的意思，明明就是我老师遇到危险了，咱们赶紧出发，稍一迟延，悔之晚矣！”

长孙师也拿不定主意，道：“那出不了城，又能怎么办？”

斑鸠想了一下，道：“事到如今，我们只有去找一个人。”

“谁？”

众人异口同声，齐齐相问。

### 第1303章双方（3）

日月山庄，善花公主的小院闺房中。

郭业一直在听着墙根，听到外头的情况，就知道坏菜了！

很明显，玉女合欢散的药力发作，善花公主已经不认识人了！

渊男建可不在乎善花公主叫他什么，把善花公主抱起，就往善花公主的闺房而来。

而善花公主则是神魂颠倒，嚤嚤低语着：“璋郎，璋郎……”

渊男建听着柔弱低鸣的声音，更是得意的放声大笑，乐道：“公主莫急，长夜慢慢，咱们慢慢地玩……”

突然，善花公主眼中闪过一丝清醒，疑问道：“你怎能自称将军？璋郎你不是百济之王国王吗？”

渊男建嘿嘿冷笑道：“善花公主，你看清楚。我是渊男建，可不是扶余璋。怎么样？此时此刻，你要不要啊？”

善花公主面若桃花，鼻尖上闪着一滴汗珠，嘴里勉力挤出两个字来——“不要！”

渊男建哈哈大笑道：“好，够爽快！可是你为什么还抱着本将军，嘴上说不要，身体还是挺老实的嘛？本将军就是喜欢这个调调！”

善花公主春毒深重，药性已经入髓，目光迷离地急喘道：“我要，我要，我要……璋郎！”

这个时候，渊男建飞起一脚，踹来了善花公主闺房的大门，昂然而入。

屋里边没点着灯，只有淡淡的月光，透过窗户而入，看不分明。

渊男建把善花公主往床上轻轻一扔，道：“公主，待我把灯点上，你好好看清楚今晚要了你的身子的人是谁！”

渊男建准备的也真充分，火折子一打，一道亮光划过，把灯给点上了！

“嗯？”

渊男建忽然感觉不对，屋里边怎么两道人影？

可还没等他转过身来，后脑勺上一阵大力传来，把他砸了个晕头转向。

郭业紧接着身子一转，就和渊男建面对面了，一个撩阴脚，狠狠的踹在渊男建的下面。

“啊～～”

一声犀利的长嚎，透过宁静的夜空，传出了十里地去！

外面的军士听得真而又真，切而又切，可是都不敢动弹。

“兄弟，怎么回事？这是什么声音？”

“听着，好像是渊将军的声音。是不是出事了！”

“出事？办事还差不多。”

“不能啊，办事能发出这声？”

“这你就不懂了吧。那得分谁跟谁？善花公主，那模样，那长相，那体态，那身段……”

“喂，兄弟，等等，你先把你那哈喇子擦擦……”

“嗯，我接着说……哪个男人得手了不得喊这么一嗓子！要是善花公主给我上，我也喊！”

“你想得美！给我上，少活十年我都愿意，这不没影的事嘛！不过这声音

也忒吓人了吧！”

“咱们渊将军也不是一般人啊，要不人家为什么能当将军，咱就当大头兵。人家能和善花公主入洞房，咱们在这喝冷风。这事呀，渊将军早有准备，特意通知下来，无论听到什么声音，都不准去看，就怕你们这些没见过市面的人进去瞎捣乱！”

无论哪个男人，那个地方都是最脆弱的地方，渊男建此时都疼得说不出话来了，身体蜷成弓形，大汗淋漓，口中咳咳做声。

郭业四下里一找，拿起了一个青铜的烛台，用力狠地在他的小腿骨上敲了一下。

渊男建疼得两腿一分，郭业又是‘咣咣’几脚，把他那里踢得血肉模糊，裤子上面一片殷红。

郭业一边踢，还一遍低声喝道：“让你碰我的女人！让你碰我的女人！”

几下重踢，渊男建白眼一翻，就晕了过去。

善花公主只是吃了玉女合欢散，可不是昏了过去，意识还是有些的。

她看到一个人仿佛从天而降，宛若金光熠熠的战神一般，把恶魔渊男建打倒，堪称心中完美的盖世英雄。

猛地，她摇摇晃晃地站起身来，一把将郭业紧紧地抱住，口中呢喃喊着：“璋郎，是你吗？善花，好难过。善花，想要你……”

……

……

平壤城，驿馆中。

斑鸠扫了三人一眼，轻轻说道：“眼下还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便是高皮皮那厮！好歹他也是一个六品官，看能不能想出什么办法？”

长孙师一皱眉，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高皮皮，道：“可咱也不知道这小子住在哪呀！”

孙子善道：“这个好办，看我的！”

话音未落，人已经转身离开。

孙子善走得麻利，回来得也快。前脚出了馆驿，一转身还没过半盏茶的时间，就把人领过来了。

不是高皮皮那厮还能是谁？

高皮皮一进屋，立马抱拳拱手，问道：“众位找高某人，有何贵干？但有用到高某人之处，万死不辞！”

长孙师奇道：“你，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斑鸠没好气的道：“这还用问，肯定他早就在馆驿门口等着了。对了，孙子善你怎么知道他在哪？”

孙子善道：“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感觉他就离咱们不远。没想到，一出门就碰上他了！”

长孙师和斑鸠对视一笑，道：“哦，有理！物以类聚！”

在他们看来，高皮皮和孙子善这两个家伙就是一对废物点心，有很多相似之处。

高皮皮浑然没有理会调侃，道：“在下家里边也没什么事情。就一直在馆驿附近转悠，看看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

斑鸠长话短说，把情况简单的说了一遍，道：“高先生，可有办法帮助我

们混出平壤城？”

高皮皮皱眉道：“这事高某可帮上不忙。不要说我才是六品官，就是二品三品，也管不了平壤城的城防啊。除非……”

“怎样？”

高皮皮道：“现在只有两个人有权力深夜开平壤城的城门。一个是莫离支渊盖苏文，一个是荣留郡王高建武。如今之际，我们只能去求荣留郡王！”

别看郭业和荣留郡王平起平坐，谈笑风生，在座的这几个人，可跟高建武的地位差远啦。

长孙师迟疑问道：“高建武？他能听咱们的吗？”

斑鸠道：“事到如今，也只能见机行事。高先生，这么晚了，荣留郡王能见咱们吗？”

高皮皮道：“这点面子高某人还是有的，我虽然官不大，可毕竟是高氏族人。现在这种争王位的局面，高建武必须表现出礼贤下士的架势来！”

高皮皮还真没吹牛，过了不大一会儿，四个人很容易就进了荣留郡王府，见到到了荣留郡王高建武。

这一方面是高建武礼贤下士，另一方面也说明高句丽礼仪粗疏，它本质上还处于部落联盟和封建社会之间，不同阶级之间的差距还没那么大。

四个人之中自然以长孙师为主。

长孙师道：“郡王千岁，平阳郡公在城外遇险，还请打开城门，让我等出去救人！”

高建武道：“长孙将军，深夜开城可不是件小事。尤其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本王也承担了若大的干系。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你得给本王交个底，平阳郡公因何出城，又为何遇险？”

“这个……”

这还真不能告诉他实情，说我们为了破坏你们高句丽和新罗的结盟，才让平阳郡公潜入日月山庄？那高建武不得翻脸啊！

斑鸠接过了话头，道：“不知荣留郡王有没有听说过新罗的善花公主？”

高建武点头道：“本王知道，她现在正在渊男建的日月山庄做客，不知这和平阳郡公有什么关系呢？”

长孙师追问道：“善花公主为何来到高句丽，能否告知在下？”

高建武道：“这也不是什么秘密。她是来参加神仙风流会的！”

“噗~~”

几个人一口茶水喷了出来，感情高建武全都知道，而且一点都没瞒着大伙。那平阳郡公这些日子卧底日月山庄，这个罪可就白受了！

情况紧急，斑鸠来不及追问神仙风流会是什么，道：“平阳郡公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喜好美色。听说善花公主艳绝三韩，就偷偷潜入日月山庄，意欲与善花公主一会。可能是因此跟渊男建起了冲突，派人给我们送了这个纸条过来！”

高建武看了看郭业所写的纸条，沉声道：“这可不好办。即便是出了城，咱们又以什么名义管渊男建要人呢？他不承认怎么办？你要知道，本王现在和渊家那是水火不容！”

“呀！”

高皮皮神神叨叨地尖叫一声，说道：“这个，这个下官有办法！”



## 第1304章双方（4）

郭业被善花公主一抱住，就可耻地硬了。

温香软玉在怀，是个男人就得有点想法，何况是面对的是朝思梦想的女神？

善花公主此时面飞红霞，杏眼含春，直勾勾的盯着郭业，樱口中不断的吐出两个字“我要……”，两只小手还在郭业的背后有一下，没一下的抓挠。

这一时刻的善花公主，哪还有往日里冰清玉洁的模样？

感受着那无限美好的微微颤动的娇躯，望着那充满春情的绝美脸庞。男人怎么能在这种情况下说不行？

不过郭业是真不行，真不能干！

倒不是他要做什么正人君子，有句话叫做男人无所谓正派不正派，只看诱惑力大不大。柳下惠能坐怀不乱，那是因为做怀的人不对。那时候要是善花公主这样的大美人坐在他的怀里，他就得改名叫趁人之危柳下惠了。

关键是今天这个场合太不对了！

不说在地上昏迷不醒的渊男建，而是外面那些群狼环伺的侍卫军士。

万一哪个军士觉得不对劲，只要过来问一声，郭业保准今天就得玩完！

他得随时注意外面的声音，要是跟善花公主真个销魂，那危险系数委实太大了。

于是，郭业强忍着诱惑，低声喝道：“善花公主，你清醒一下，仔细看看我是谁？”

嘴里说着不要，手里可没客气，把善花公主搂在怀里，舍不得松开。

善花公主目光迷离，呼吸急促，断断续续道：“你……你是白……”

郭业点头道：“对，我不是扶余璋。现在很危险，你听我说……”

善花公主感觉着男人的气息，身体里充满着渴望，“白先生，想不到你这么英俊……”

说着，双手轻抚这郭业的脸庞。

她这一摸，郭业的脑子都不够用了，颇有几分把持不住：“善花公主，我，我……”

善花公主媚眼如丝，反问道：“善花好不好看？”

郭业喉咙中仿佛堵了一块东西，咽了口吐沫，挤出两个字来：“好看！”

善花公主又道：“白先生，你喜不喜欢善花？”

“喜欢！”

“可惜，你不是璋郎……白先生，善花好难过，你把我抱到床上！”

郭业被那句“你不是璋郎”，弄得一阵心烦。

往里走了两步，把善花公主轻轻放到床上，刚要起身，手却被善花公主抓住。

善花公主道：“白先生，别走！善花，好难受，身上好热，你帮我把外衫脱掉……”

郭业压根儿根本就舍不得走！

一阵手忙搅乱后，脱得善花公主只剩下贴身小衣，也把她弄得娇喘吁吁。

郭业知道，这时候定力不足保准要出事儿，关键他也是那个尿性，哪里

能把持得住？

心中一紧，眼光一扫，他就看到了桌上的茶壶。

只要一壶凉水浇下去，想必能叫善花公主欲念全消。

但是他怎么下得去手？

善花公主脑海中欲念如潮，一丝清明时沉时浮，“白先生，你的手好温暖……你能不能，能不能……”

善花公主抓着郭业大手，往身上一拽。

郭业铁打般的汉子，此时软的却是象面条一样，一下子就跌在了善花公主的身上。

善花公主嘤咛一声，眉头微蹙，吐气如兰，吹到了郭业的脸上，“你……你好重！”

郭业作势欲起，若有意，若无意，手碰到了不该碰触的东西，温暖的温度传来，他忍不住轻轻一捏。

善花公主‘嗯’了一声，就又一动不动。

郭业往善花公主的脸上看去，只见善花公主双眼紧闭，眼皮却在微微颤动。

郭业的手此时仿若被善花公主施展了魔法，动也动不得。郭业半伏在床上既不愿意起身，又不敢真个压下去。

善花公主心烦意乱，身体上盼望着眼前之人知情识趣，理智却在告诉她应该紧守贞洁。那么，摸摸应该可以吧？只要稍解欲望，就让他走开……

善花公主的小手覆盖到了郭业的大手上，往下一摁，“这里好难受，你帮我，帮我……”

郭业如奉纶音，一双大手不断变换形状，嘶哑着道：“公主，这样可以吗？”

欲望不但没有消解，放佛如同火中浇油一般熊熊燃烧，善花公主抓起小衣的一角，用力一撕。

吡啦~~

这一刻，郭业的手和她之间再没有一丝间隔……

郭业也有些沉落欲海中，顾不得一切还要继续。

却不知道善花公主哪来的力气，忽然啪的一声，抽了郭业一个嘴巴，目瞪口呆欲裂，娇声喝道：“你，你……”

郭业一脸愕然，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转眼就翻脸了？

吧嗒~

一滴莹泪在善花眼角划过，哽咽急促喊道：“姓白的，难道要善花求你吗？”

善花不待郭业开口，抓住他的领口，往前一拉……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

去尼玛的扶余璋！滚尼玛的龙潭虎穴！

郭业抖擞精神，破门而入！

……

……

这边，深夜，荣留郡王府中。

高皮皮面容扭曲，咬牙切齿道：“就说他掳掠人口，咱们抄他的家！如有

不从，格杀勿论！”

高建武一皱眉，不赞同道：“那可是渊男建的产业，还不知道渊男建在不在，哪是说搜就能搜的？”

高皮皮昂然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殿下秉公而行，何惧他渊男建？”

长孙师担心道：“关键是这事，咱们不占理啊！”

高皮皮冷笑连连：“不占理？不占理我老婆白薇薇去哪了？”

一提白薇薇，长孙师立马心虚就没了脾气，脑袋一耷拉，不说话了。

高皮皮当即跪倒在地，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冲高建武拜道：“现在，我高皮皮就向殿下状告高建武强掳人口，还请殿下做主！如有不实之处，下官甘愿领罪！”

高建武哪里还会不懂高皮皮的主意？

有些不忍地叹道：“假如真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你甘愿承担后果？”

高皮皮决绝回道：“下官如今生不如死，只要能伤害到渊男建，下官百死而无悔！”

长孙师激灵灵地打了个冷战，往外边挪了几步，这个高皮皮太危险了！

有人担了责任，这下高建武的压力就小多了。事有不谐，大不了把高皮皮交出去。自己不用承担多大的风险，还能卖给郭业一个人情，这个买卖干的过！

随即，他说道：“既然如此，那本王和你们一起去。能不动手，还是不要动手！”

高建武点了三百人马，和长孙师这两百人一起，浩浩荡荡，直奔平壤城门。

这么多人马的动静可不小，七百名全副武装的军士，如果指挥得当时机得当，都能搞起一场政变了！

守门的大将姓杨，叫杨京平。

这个杨京平不是高建武一派的，当然也不是渊盖苏文一派的。事实上，平壤城的四座城门，现在都是由中立派系的人掌管，这是婴阳王亲自下的命令。

杨京平看到大队人马冲着城门而来，在城上高声道：“来者何人？竟敢擅闯城门！”

高建武朗声答道：“杨将军，连孤王都认不出么？”

杨京平走下城楼，点亮了火把，一看是渊男建，躬身施礼，道：“荣留郡王，您这是要？”

高建武道：“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本王出城走走！”

这话也只能骗鬼！不过，出城的理由不好编，高建武一时之间还真想不出别的来。

杨京平听岔了意思，顿时脸色一变，骇道：“敢是国主……？”

高建武劈手就一鞭子，骂道：“你开不开城门？”

要换做平时，杨京平就开城门了。可是现在他可不敢开。谁都知道，这时候正是渊男建和渊盖苏文角力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建武出城，难道是政治斗争失败了逃命？自己的家小可就在平壤城，要是让渊盖苏文知道高建武是自己放走的，那后果可不堪设想！

当然当面顶撞高建武，他也不敢。

杨京生一动不动，心里只有盼着高建武打他泄气，你打我呀，你快打我呀！

高建武冷哼一声并未继续动鞭子，而是一使眼色。

哗啦~

几十名亲兵上前，打开城门，放下吊桥。

七百余骑，雄赳赳气昂昂，破门而出！

## 第1305章双方（5）

“啊～～”

一声娇吟划破夜空，响彻日月山庄里。

善花公主这道满足的娇吟虽然远不如渊男建的响彻云霄，也足够称得上荡气回肠了。

“大哥，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公主也叫了？是不是真的出事了……”

“废话，渊将军叫了，就不许公主叫一嗓子？哪有这种道理？”

“不是，我是觉得奇怪。渊将军叫的那么久了，公主才叫！这道理上讲不通啊。”

“这你就不懂了吧！男人和女人之间可不是只有一种花式！这次肯定是这个花式善花公主受不了了！”

“什么意思？”

“看兄弟你细皮嫩肉的，原来还是个没见过市面啊。咦，好像有块金子掉了，兄弟你帮我捡起来！”

“啊～～”

“这下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哥哥我这可是言传身教！”

房间外的军士继续浮想翩翩的猜测着。

而房中，饶是郭业花样百出，在玉女合欢散加持下的善花公主面前，没走上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郭业心中感叹，五灵道长，你生错了时代啊。这要是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就凭这一手玉女合欢散，比尔盖茨来了都得跪，简直是全世界男人的偶像。

一直到了三更多天，善花公主体力不支，才云消雨散。

事实上药效早就下去了，接下来的事情，都是善花公主故意为之。一时的放纵，换来的是无尽的悔恨。不提今日之后，如何面对璋郎。就说现在，如何面对这个和自己有了肌肤之亲的男人？只能用更多的放纵，来麻醉自己。

善花公主不再索取，郭业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这要是第一次就不能让自己的女人满足，那身为男人真是情何以堪。

他暗暗给自己打气，稍做休息，就要奋起余勇且战哀兵，今天要是不能取得阶段性的胜利，那以后在家里的地位可就岌岌可危了。问题是，现在是在进入了暂时歇兵的时间，该怎么把时间拖一拖呢？

善花公主此时神智清明，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问道：“你怎么会在这里？”

郭业道：“我在伙房听到了渊男建和五灵道长的阴谋，想要对公主不利。为了公主的安全，我就躲进了公主的闺房，伺机保护公主！”

善花公主冷笑道：“是为了方便监守自盗吧？”

真不愧是郑菲菲的老师，用词都是一样一样的。

这事儿郭小哥真解释不清楚，总不能说那时候是公主您主动勾引的吧？虽然这是实情，不过话要真的这样说出来，可就是彻底地找抽了，这叫得了便宜还卖乖！

于是郭业只能承认自己是色欲熏心，道：“实在是公主太过诱人，我一时

把持不住，才唐突了公主，实在是死罪！”

说是死罪，两人目前的香艳姿势，可实在看不出他认罪的诚意！

善花公主叹了一口气，神情复杂的看着这个对自己有特殊意义的男人，道：“待会儿，你藏在床底下。找机会，自己逃走吧。渊男建估计没有看清楚你什么模样，能不能逃走就看你的造化了！”

“那公主你呢？”

“我……我现在都这样了，再坏又能坏到哪里去？我是新罗的公主，来到日月山庄的事尽人皆知。名面上，渊男建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对了，你把渊男建怎么样了？”

郭业道：“恐怕他这辈子都不能做我们刚才做的事情了！”

善花公主虽然之前是处子之身，但好歹也是风流道的教主，并非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郭业一说她就明白了，只是“哦”了一声，就再也不说话了。

郭业道：“假如我能逃出生天，不知善花公主……对我……那个有何安排？”

善花公主道：“善花并非看不起你身操贱役，实在是善花心有所属……”

“莫非公主还想嫁给扶余璋？”

善花公主摇头道：“我不知道，以我今晚的行为，再说对璋郎一心一意，不是太可笑了吗？”

郭业道：“善花公主吃了玉女合欢散，情非得已，身不由己。”

他本来还想说，想来扶余璋会原谅的。但是这句话无论对扶余璋还是郭业来讲，都实在是太恶心了，就没有出口。

善花公主柔情似水，说道：“你也不要妄自菲薄。这些日子以来，善花也看得出你是有才学之人，只是时运不济罢了。要不然善花也不会厚颜无耻……”

听了这话，郭业心中犹如开了两扇门一样，别提多敞亮了，道：“多谢公主厚爱，您的意思是，我们以后是不是就可以……”

善花公主道：“那可不行。我和璋……扶余璋的事，虽然父王反对，但他奈何不了百济的武王。要是和你在一起的话，顷刻之间，你就有性命之忧！”

郭业不以为然的装逼道：“为了公主，我愿意付出一切！”

善花公主冷笑道：“比如就像薛平贵？让善花苦等你十八年？”

郭业好悬没给自己一个嘴巴，我抖什么机灵改故事啊，这下可好，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

郭业忙道：“不用十八年，明日公主就可见分晓。到时候让你看看我的手段！”

“什么手段？”

郭业道：“公主若想知道，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善花公主没好气的说道：“善花的人都给了你，你也好意思提条件？”

郭业蠢蠢欲动，道：“条件就是，再来一次！”

“啊～～”

……

……

五里地，对于快马来说，那就不是个事儿。

三更天刚过，七百余入，已经把日月山庄包围的风雨不透。

这个日月山庄，就在平壤城城外五里，又是渊男建的产业，安全无比。只要一有事情，城里就能派出大军支援。所以，日月山庄的防卫工作，是对内不对外。

今天由于有了渊男建的严令，日月山庄原来有的庄丁，还有渊男建新带来的护卫，都加紧了对庄内的巡逻。至于对外的警戒，还是一点也没有。

高皮皮趾高气扬的把庄门砸得哐哐直响，喊道：“开门，开门，快开门，你们山庄事发了！”

有人睡眼惺忪的庄门打开，道：“什么事儿，大呼小叫的，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高皮皮拽着这位的脖领子，道：“你看看我是谁？认得我吗？”

这人还真认识他，道：“这不是高……高大人吗。您这是要找谁？前门可不是您该来的地方，您啊，该走后门。咱们前门，接待的都是达官显贵……”

奶奶的，敢侮辱我？

高皮皮怒地一脚把他踹了个跟头，骂道：“渊男建在不在？赶紧让他滚出来！如果他不在的话，让你们山庄里现在主事的滚出来，就说你们日月山庄摊上大事了！”

这人被高皮皮的一脚踢醒了，揉着眼睛往前观看，只见灯笼火把，亮子油松，照的如同白昼一般。

一群甲士弓上弦刀出鞘，跃跃欲试，这是准备一言不合，就要攻庄啊。

这人立马转身就往庄里跑，大叫道：“我的娘啊，出大事了，咱们日月山庄今日有难了！”

“哗~~”

随着这厮的逃入山庄大疾喊，日月山庄里面就如热油锅里滴上了几滴水，霎那间沸腾起来！

斑鸠见状，不由眉头紧皱起来：“至于吗？日月山庄也不是没跟脚的，何苦吓成这样？难道是我家人出事了？”

## 第1306章双方（6）

此时，善花公主的房中。

她正缠绵于榻上，朱唇微动，贝齿轻启，在郭业耳边轻声道：“善花算是知道红颜祸水是什么意思了，以先生的大才，也难免沉迷于女色之中。”

这说话口吻有些许俏皮。

郭业此时也是腰酸腿软，无力地叹道：“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公主又是绝世美人！情不自禁，情不自禁呐！”

善花公主轻哂道：“呸，你趁人之危，又算什么英雄？咦，什么声音？”

郭业宁神细听，只觉得院子外面脚步声，还有人高声喧哗，但是人声嘈杂，听不清楚说的是什么。

他一轱辘身爬起来，道：“公主莫慌，我去看看！”

说完，便穿好衣服下了床，走到了门口。

善花公主提醒道：“别开门，先看看外面是什么情况！”

郭业伸出小指，沾了点唾沫往窗户纸上一抹，就有了一个小洞。

透过小洞往外看去，只见外面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楚。往远处看，有点点明亮，似乎是火光，不知道是火把还是哪里失火了。

“外面怎么了？”

“不知道，这里看也看不清楚。公主你在屋里不要动，我出去看看！”

郭业轻拉着门就要出去。

善花公主忽然喊了一声：“白……白大哥……今日之事善花并不后悔！”

闻言，郭业猛地驻足停脚，显然被善花公主的这句话给惊到了。

言辞恳切不似作伪，他不禁纳闷，难道荒唐春事下，小娘皮芳心暗许了？还是说，她看哥们出去涉险，心生感动？

甭管怎么样，这绝对是一个好现象。郭业可不单单是要善花公主的人，还要善花公主的心呢。不然，下一回怎么跟她开口，再来一次？

欣喜之下他嘴角噙笑，正要转头说点山盟海誓的话来着。

可还没转过身去，他顿觉后脑勺恶风不善，一股大力传来。

嘭！

被善花公主拎着一根棍棒，当场敲晕过去。

善花公主将他打晕后，费力地拖着他的身体藏到了床底下，自言自语道：“你一个小厮，就算再有才学，又能帮得上什么忙？本公主不要你死，要你好好地活着，正所谓一夜夫妻百日恩。你我虽无夫妻之名，却有夫妻之实。本公主希望你好好地过好下半辈子。所有罪过，就由善花一力承担吧！”

料理完了郭业，她微微闭起双眼沉默了片刻，猛地，忽然扯开了嗓子，大叫道：“出人命了，快来人啊，渊将军快不行了……”

可惜，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她的。

……

……

夜，很深，很静。

风，很轻柔。

月光，很明亮。

五灵道长今天晚上，就一直心神不宁。



尤其是耳中不时传来善花公主那低承婉转地娇鸣声，就像一只猫在抓挠着他的心脏。

真疼啊！

艳羨和嫉妒的心理噬咬着他的灵魂，令他痛不欲生。

“道长，不好啦！有人把咱们的庄子围了起来，恐怕那事儿发了！”一个庄丁，跌跌撞撞的来禀报。

五灵道长顿时慌了手脚，想要找渊男建，又实在不敢去搅了对方的好事，随即强作镇定，喝道：“看看你们的样子，成何体统？还没搞清楚就大呼小叫，就算事情真的暴露了，咱们的主子可是莫离支的亲儿子，难道还能把他杀了不成？咱们只是奉命行事，有什么罪过？”

给庄丁鼓完了气，五灵道长强打精神，带着几十个壮丁，走到庄门外。

之所以调动庄丁而不动调军士，原因很简单，五灵道长支使不动这些军士。

渊男建的那些军士都是有品级的，五灵道长一个野道士说话绝对不好使。

他到了庄外定睛一看，领头的正是高皮皮这个废物点心绿帽子王，瞬间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拱手道：“原来是高大人，不知深夜前来，有何贵干？你要知道，这里可是渊男建将军的产业。得罪了渊将军你知道有什么后果的！”

高皮皮问道：“五灵道长，你不好好的在你的道观里面清修，怎么在渊男建的日月山庄里？”

五灵道长冷笑道：“这还要多谢高大人啊！”

“关我什么事？”

“要不是高大人的娇妻白薇薇把渊将军伺候的高兴了，五灵哪有机会接近渊将军呢？渊将军又怎么让我负责管理日月山庄呢？”

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

五灵道长这句话，不是打脸，胜似打脸！不是揭短……他就是揭短！

高皮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牙齿咬得咯嘣嘣直响，气道：“五灵道长，好口才。不过今天高某人不是来找你的，不想和你说废话。快点把庄门打开，我们进去搜查一下！”

五灵道长冷笑道：“呦呵，还搜查？好大的口气，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身份，敢搜查渊将军的产业。我看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

高皮皮身后忽然传来一阵阴恻恻的声音：“那要是本王我呢，有没有资格搜查日月山庄？”

五灵道长定睛一看，一个五十多岁的男子从队伍中走了出来，这个人他太认识了，正是荣留郡王高建武！

噗通一声！

五灵双膝落跪了下来，喊道：“参见王爷！”

荣留郡王满面寒霜，冷冷道：“五灵，你和渊男建走的挺近啊！”

五灵道长不敢接话，只是磕头。

荣留郡王道：“五灵，既然你攀上了高枝。那本王的话在你这就不知道好使不好使？”

“好使，绝对好使！您怎么说，我怎么办！”

“那好，五灵，你吩咐人把庄门打开。现在有高皮皮控告这日月山庄掳掠

人口，本王要派兵搜查一下。”

“这……”

五灵道长犹豫了，心说这可能让他搜，这个日月山庄只要一搜，自己在渊男建那就彻底判了死刑了。

荣留郡王见五灵未答应，立马冷哼一声，“嗯？”

五灵道长壮着胆子拱手劝道：“郡王殿下，这个高皮皮是挟私报复啊。还请您明察！”

“这么说，你是不给本王这个面子啰？”

五灵道长咬了咬牙，道：“其实……其实白薇薇不在这里，她，她其实现在就在我的道观里。如果……”

他抬手一指高皮皮，继续说道：“这位高大人，一定要贫道交人的话，也不是不行。您直接去我的道观找就行了。”

高皮皮道：“真的？”

“千真万确！”

高建武才不管白薇薇的死活，冲五灵喝道：“本王不管白薇薇的事儿，现在是有人告了你们日月山庄的状，本王就要搜。快点让开！”

五灵道长现在看出味儿来了，这次是高建武明显是在故意找茬，主事的人并不是高皮皮，而是荣留郡王想借着这个绿帽子王的由头来搜查山庄啊。

但是他现在已经上了渊男建的贼船，下不了船了。

随即他豁了出去，阻挠道：“现在平壤的治安，是莫离支的职责。好像不关荣留郡王的事情吧？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有点……”

高建武怒道：“行啊，五灵，敢顶撞起本王来了。好狗胆啊！来人！！”

“有！”

“给我拿下！”

话音未落，长孙师已经拔腿冲了上去，一把掐住五灵道长的脖子，就将他拎了过来。

嘭！

往地上一扔，斑鸠掏出绳子，就给五灵道长来了一个五花大绑。

说时迟，那时快。兔起鹘落之间，五灵道长就做了阶下囚。随行而来的庄丁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渊男建赞赏的看了眼长孙师，“好俊的功夫，大唐人才何其多矣！”

长孙师不吃他这迷魂汤，拱手问道：“现在群龙无首，不如我们现在就攻庄，如何？”

高建武摇头道：“攻庄的话，就彻底和渊男建撕破脸啦。关键还是在这个五灵道长的身上，只要他到时候说我们硬闯日月山庄，要强行攻庄，渊氏肯定会……”

“啊！！！”

他话还没说完，忽然听得一声凄厉的惨叫。

只见高皮皮手持一把匕首，跳步上前一刀捅进了五灵道长的心窝之中。

高皮皮脸色发青，神色狰狞地厉色喊道：“五灵，你下地狱去吧！”

长孙师看了看五灵道长的伤口，又摸了摸五灵道长的脉搏，冲高建武摇了摇头，道：“死透了，没得救了！”

说完，暗中心虚地瞥了一眼突然发狠的绿帽子王，这小子下手可真

够黑的，貌似老子一定不能再在他面前提白薇薇这骚娘们了。

高建武闻言见状，摇头苦笑一声，五灵一死，事已至此，看来已经没有后退的可能了。

随即他大手一扬，大声叫喊道：“众将士，听本王号令，现在……攻庄！！！”

## 第1307章攻庄趣事

七百名全副武装的军士，进攻一个小小的山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一件牛刀杀鸡的事情。

日月山庄里男女老幼加起来，有没有七百人都得两说。而且现在是群龙无首，连个主事的人都没有，按说就应该一股而下。

可出乎意料的是，长孙师他们竟然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刚开始的庄丁还没什么，甲士一冲，就一哄而散。可是越往里走，遇到的抵抗就越激烈。山庄里面，鳞次栉比，房屋众多。军士们的阵形压根儿就摆不开。日月山庄里不知道为什么，功夫好手还真多，跟高建武带来的人展开了巷战。

一时之间，高建武的人竟然前进不得。

长孙师看情况不对，不由皱着眉头质疑道：“荣留郡王，这些人看着好像不是普通的庄丁。”

高建武此时也是一脸的阴霾，冷笑道：“当然不是，这些都是渊男建蓄养的死士。哼，图谋不轨，其罪当诛！”

“我倒是不敢苟同。”

长孙师摇了摇头，道：“这些人也不像是死士，相互之间没有什么配合。我看像是江湖人，武艺到还过得去，就是各自为战，才没占上风。”

刚说完，高建武的人愈发折损得厉害，足足半盏茶的时间，竟是半点便宜都没占到，寸步未进。

长孙师见状脸有急色，跃跃欲试道：“荣留郡王，让我的人上吧！”

说实话，高建武不愿意大唐的人马露面，给人以口实。他和大唐使者郭业交好，还可以给个交待说是为了高句丽忍辱负重。但用大唐的官兵攻打政敌的别业，这可就怎么说不过去了。说到底，他和莫离支渊盖书文的人是内部争斗，一旦大唐的官军加入进来，那可就变味儿了。

随即，他婉言相拒，坚持道：“再看看吧！”

战机稍纵即逝，高建武稍一犹豫，他的兵甲竟然被逼出了日月山庄，暂告攻庄失败！

清点一下，竟然有三四十人伤重不能再战，好在战死者不过十人。

听着一名全副甲冑在身的将来汇报着战况，高建武脸色阴沉，怒不可遏地训道：“你们跟了本王这么久，都是本王的心腹，本王一直对你们寄以厚望。可你们在人数占优的情况下，竟然还打不过这些庄丁。高鑫智，你带的好兵，你太让本王失望了！”

七百兵甲的统领高鑫智闻言一脸臊得慌，低头行礼道：“卑职无能，还请王爷恕罪！”

长孙师不愿再继续耽搁下去，立马上前帮他解了围，劝道：“荣留郡王，要说攻杀战守，这些兄弟们还是出类拔萃的。不过山庄巷战，讲究的是单打独斗，他们就差一些了。”

高鑫智苦笑道：“这里到底是渊男建的产业。兄弟们都放不开手脚，王爷！”

我日！

高建武听罢心里那叫一个气啊，什么叫放不开手脚？都到了这个时候，

本王早已跟渊男建撕破了脸皮，你们还有什么可忌惮的？

他今天丢得脸可不小，而且还丢到了大唐去。

愠怒之下，大声喝道：“敢有阻拦者，格杀勿论！”

“是！”

高鑫智这回不再束手束脚，重新组织起军士拼了老命继续攻庄。

又过了半盏茶的时间，最终攻庄的结果仍旧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高建武的人又被赶了出来！

这下，高建武可没啥好脸了，看着带着残兵败将退回来的高鑫智，真是挖他祖坟的心都有了。

这时斑鸠却察觉到了不对劲，提醒道：“荣留郡王，这里抵抗的如此激烈。恐怕是别有隐情！”

高建武也放下了面子，郁闷问道：“李先生，你看怎么办？”

斑鸠原名李芝霖，高建武称呼他一声李先生，看来真是将斑鸠当作救命稻草了。

斑鸠心忧郭业的安危，直言不讳道：“恐怕他们已经发现了平阳郡公的真实身份啊，所以这才顽固抵抗，等待平壤城中的援兵啊。依我说，为了平阳郡公的安全，郡王殿下还是让长孙将军的人上吧！”

“好吧！”

高建武不敢再小觑山庄的战斗能力，无奈地点头应承了下来。

长孙师大喝一声，率先手提长刀率众杀进了山庄。

这次他带来的人是李二陛下的羽林军，干的就是保卫李二陛下的活，个个武艺精强。而且他们又是生力军，以逸战劳，有了他们加入，日月山庄的人哪里还能顶得住？

一时间，山庄内的抵抗势力兵败如山倒，节节败退！

高建武其实不太懂军事，见状之后不由喃喃自语道：“想不到我高句丽的兵马，和大唐的兵马相差这么多！”

长孙师率众扫平了前路障碍之后，突然问起身边的郑菲菲：“菲菲姑娘，平阳郡公在哪里？”

“跟我来！”

郑菲菲领着众人来到了善花公主的小院。

杀到小院暂时又遇到阻滞，因为这里聚集了渊男建二十名军士在负隅顽抗。

其中有军士冲院内善花公主的房间高声喊着：“渊将军，您快出来看看吧，有人攻庄！”

“您再不出来，兄弟们可要顶不住啦！”

渊男建虽然人品不行，治军却严，他说不准人们打扰，这些军士愣是没有一个敢冲进去的。

“渊将军？难道是渊男建在里面？”

已经和斑鸠、高皮皮等人尾随进来的高建武惊诧地低呼一声，然后把手一挥，阻止众人继续攻打。

搜查日月山庄，他有这个胆子，反正大部分责任都可以推到高皮皮身上。

不过直接对渊男建动手，他可就有些投鼠忌器了。

随后，高建武冲院内小屋中高声喊道：“屋里的可是渊男建将军，本王此来并无恶意。实在是有人状告您的日月山庄藏污纳垢，小王不得已才要搜查一番，绝无他意！还请将军出来一会！”

“.....”

不过屋里并没有声音传出。

高建武心里迟疑，又喊道：“如果将军执意不出来，可就怪不得本王翻脸无情了！”

“.....”

房间里还是没动静。

高建武眼珠一转，最后大声喊道：“将军不肯出来，又不肯说话，莫非是被歹人劫持了吗？渊将军莫慌，本王这就把你救出来！”

说完满脸的义正言辞，一挥手喊道：“来人，动手！速速把渊将军救出来！”

渊男建仅剩的十几名军士听完高建武的揣测之后也觉得诡异，抵抗之势骤然瓦解，一会儿功夫就被长孙师的御林军缴了械，绑了起来。

众人人刚要往里闯，吱呀一声，门开了！

善花公主一袭白衣，一脸平静地从屋里走了出来。

此时黎明刚过，天边有一条红线，红日喷薄欲出，善花公主一出现，真如仙女下凡。

如此出众的美女陡然出现，令众人皆是一愣！

菲菲立马冲上前去，挽着善花公主的手臂，低声问起她的情况。

高建武也认识善花公主，赶忙拱手道：“公主，您怎么在这？渊男建呢？”

善花公主泫然欲泣，福了一福，呜咽道：“参见荣留郡王殿下。渊男建卑鄙无耻，酒后无德，竟然要欺侮本宫.....”

高建武怒道：“好贼子，竟敢如此大胆！公主莫慌，本王为你做主！他在哪？”

善花公主一指房间，道：“就在里面！”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外面守着的都是渊男建的人，再加上善花公主的话，众人都犯起嘀咕，这渊男建是成功了吧？狗日的，这老小子真是好艳福！待会一定要趁乱打他个十下八下的以解心中的嫉妒！

人们一拥而入，捋胳膊挽袖子，道：“在哪？在哪？咱们给公主出气！”

等大家伙看到渊男建的时候，都不禁感到了蛋蛋的忧伤。

现如今的渊男建跟死狗一样被丢在墙角，裤子被血染个红透，一股腥气扑鼻。再往渊男建的脸上看，小脸煞白，都没有血色了。好在呼吸还在，看来还活着。

高建武见这惨状，心里暗爽的同时不忘对善花公主刮目相看，道：“您这是，这是把他给.....”

长孙师可不管那个，屈腿一蹲奋力用手一撕，渊男建的裤子就被扒了下来。

一看那惨状，不忍直视啊！

只见他起身转头，冲高建武笑道：“恭喜荣留郡王！”

“哦？”高建武不明所以。

“贵国又多了一个太监！”

“呃……”

## 第1308章高皮皮之死

斑鸠可没心思管渊男建死活，他一把将郑菲菲拉过来，低声问道：“菲菲，我家大人在哪里？怎么是渊男建？”

郑菲菲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扭头问善花公主道：“公主，白平阳白先生在哪？”

善花公主道：“白平阳？是他让你找人来的？”

“是的，公主。您没有看到他吗？”

善花公主冷笑道：“好个白平阳！原来他什么都告诉你了，就把我蒙在鼓里……你和白平阳的关系真好啊！”

一股酸气，扑面而来！

善花公主话一出口，自己也觉得不对劲了，连忙解释道：“本宫是说，这么重要的事情，应该先告诉我的！”

善花公主的欲盖弥彰之下，郑菲菲只能揣着明白当糊涂，道：“公主，先别说这些。白平阳他人呢？”

善花公主道：“他闯了大祸，早就逃走了！不要管他了，一个小厮而已。是我把渊男建打伤了，和他人无关！”

高建武不知道里头的弯弯绕绕，不由皱眉道：“莫离支渊盖苏文，最为护短。这次虽然是渊男建有错在先，可是毕竟没有证据。单凭公主的一面之词，恐怕还是少不了麻烦。那个白平阳是谁？能否让他出来作证？”

善花公主摇了摇头，坚持道：“别说找不到白平阳，就算找到了，荣留郡王您觉得他一个小厮说的话有什么分量？谁会相信？”

高皮皮插嘴道：“那可不见得。有道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今日小厮，来日未必不能封侯拜相。几天之前，谁能想到名动西京的五灵道长死在我高皮皮的手里？”

他大仇得报，略微有些得意忘形了。

善花公主闻言鄙夷了看了他一眼，冷笑道：“那也得分什么人。实话告诉你们，白平阳跟我说，他要远走高飞，再也不回平壤了。就这点出息，还想封侯拜相，我看是不可能了！”

“哎哟……嘶……”

正在这时，床下一阵呻吟声传来！

善花公主的床下传来呻吟声？还是个男人的呻吟声……

众人先是被吓了一跳，接着才面面相觑。

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郭业，而是在揣测，莫非善花公主这如花似玉的人物，竟然也有养野汉子的嗜好？

本来嘛，既然是郭业让郑菲菲传的信，那大家拼死拼活的赶来，郭业怎么也得现身相见。那床下的既然不是郭业，又不是渊男建的人，藏在善花公主的床底下，会是什么人？

高建武是这个临时团队的首领，出言问道：“善花公主，这……”

善花公主满面含羞带愧，弱弱地解释道：“也许是老鼠，老鼠！”

高皮皮冷笑道：“老鼠，老鼠发的可不是这个声音。善花公主，您是公主之身，可不要学那些无知村妇，一时放纵，害人害己！”

高皮皮这是受了白薇薇的刺激了，最看不得生活放荡的女人。



但听在善花公主耳中就分外刺耳了，尤其是那个‘一时放纵’，更像是在讽刺她和白平阳的一时风流韵事。

当真被气得不轻，不禁面若寒霜，斥道：“本宫如何做事，还轮不到你管！”

高皮皮就站在床边，一弯腰，就把床下的郭业拖了出来，道：“让大家看看这个野汉子是谁！”

“平阳郡公！”

“郭大人！”

一阵惊呼从众人口中传来。

郭业只觉得眼前人影重重，头疼欲裂之下揉了揉眼，虚弱问道：“怎么回事？我怎么在这？”

善花公主这时从众人的口中听出了白平阳的身份，不由急道：“你到底是誰？”

郑菲菲看郭业还是迷迷糊糊的样子，替他解释道：“公主，白平阳就是大唐的礼部尚书，爵封平阳郡公的郭业郭子仪！要不然，菲菲也带不了这么多人来救您呢！”

善花公主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道：“这，你早就知道？还有什么瞒着我的？”

郑菲菲心虚地回道：“公主，您别生气，平阳郡公对您绝无恶意。所以菲菲才没告诉您的！”

善花公主惨然一笑，道：“绝无恶意？”

郭业这时也清醒过来了，道：“公主，您没事吧。我好像是被人打晕了，没有人对您不利吧？”

善花公主紧紧睁住郭业的眼睛，道：“我要你亲口告诉我，你到底是誰？”

这事儿，搁谁身上都得生气。你把人家给睡了，还给个假名字。

郭业道：“在下姓郭名业，官拜……”

善花公主没等他说完，“啪”的一下，就给郭业来了个大嘴巴！

这可跟上次那个嘴巴不同，这次可是蓄势已久，结结实实的一个大嘴巴，把郭业抽了个晕头转向！

善花公主恨声道：“你到日月山庄来干什么？”

这要郭业怎么解释？

说出真实目的，我来是破坏新罗和高句丽的关系的。那好，郭业还得再挨两个嘴巴，一个是高建武的，一个是善花公主的。

那要是说斑鸠版本的那个解释呢？说我就是贪图公主您的美色，意图猎艳……这和渊男建有什么区别？可就做实了这次是趁人之危了。

郭业冥思苦想，眼睛转到高皮皮的身上，道：“善花公主，郭某此来，实在是因为日月山庄里面隐藏着一个大秘密！”

“什么秘密？”

郭业不愧是受到网络大潮熏陶的二十一世纪好青年，眨眼之间，一个故事在他的腹中成形，道：“这位高皮皮，高大人，你认识吧？”

“认识！”

“他的妻子被白薇薇被渊男建强掳，至今生死不知。因为渊男建位高权

重，这事高句丽没人敢管。高皮皮为了救自己的妻子，求到了我的头上。为了人间正义，我才卧底日月山庄，为的就是救白薇薇出苦海啊！”

善花公主满脸狐疑，道：“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

善花公主又看向高皮皮，满脸同情之色，道“怪不得如此不知礼数，原来也是一个命苦之人！刚才白……郭业说的都是真的吗？”

高皮皮不幸躺枪，欲要解释：“我……”

不过刚说出一个字，就被斑鸠一把将嘴巴给堵了个严实！

郭业故意责怪道：“公主，这种事怎么能当着人的面来问？太伤男人的自尊了！”

善花公主瞥了他一眼，道：“你这个人最会编故事，谁知道你说的真的假的！”

这一眼真是风情万种，郭业的骨头都要酥了！

郑菲菲早已察觉到了善花公主和郭业的猫腻，在一边嘟囔道：“呸，监守自盗！”

长孙师看看没什么事情了，冲郭业拱手道：“郡公，末将去外面看看，这个日月山庄里有古怪！”

找到了郭业，算是皆大欢喜，此时天光已经大亮。

人们劳累了一夜，肚子早就饿了，荣留郡王就安排人生火做饭。厨房里的食材都是现成的，不一会儿酒宴就摆上了。

人们开怀畅饮，只有荣留郡王高建武愁眉不展，郭业问道：“荣留郡王，因何事烦心？”

高建武道：“现在渊男建还没醒过来，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去。这可不好交代啊！”

郭业道：“这还不简单，就说他意图对公主不轨才遭此难！那渊盖苏文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高建武道：“问题是没有证据，单凭公主的一面之词，恐怕交代不过去。”

郭夜道：“我可以作证！”

高建武道：“没有您作证还好。要是有了您作证，就得有人说，大唐和新罗结盟，陷害高句丽人。一有这种流言传出，事关国家大事，可就更麻烦了。”

一说结盟之事，斑鸠想到了一个问题，道：“荣留郡王，善花公主此来是为了参加神仙风流会，这个神仙风流会，到底是什么呢？”

高建武道：“神仙风流会，关键在于‘风流’二字。它是风流教……”

正在这时，忽然有人来报，“王爷，不好了，外面来了几千人马，把咱们给包围了。领队的是莫离支渊盖苏文，让您出去说话。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让您赶紧把渊男建交出来！”

这下可完了！

高建武浑身都在颤抖，口中喃喃不已。

到了高句丽这么些日子，郭业也看出来了。在高建武和渊盖苏文的政治斗争中，高建武是处于劣势地位。你就看高建武对敌的档次。他整天跟渊男

建较劲，都不占上风。人家渊盖苏文可是三个儿子呢，渊男建只是其中的一个。

再说渊盖苏文都没出手呢。

请将不如激将，郭业在一边拱火，道：“荣留郡王，莫非怕了莫离支？”

高建武果然上道，瞬间一脸不屑地哼道：“我还怕他？笑话！”

看着郭业那意味深长的眼神，高建武嘴巴一咧满脸苦逼地解释道：“渊盖苏文掌握着平壤城大部分的军队，所以本王对付起他来束手束脚。不过，在朝堂之上，本王可是战着上风。父死子继，天经地义，大部分朝臣，包括很多姓渊的，都是向着我的！”

郭业一听这话更没信心了，枪杆子里出政权。人家渊盖苏文掌握了枪杆子，又得到了婴阳王的政治支持，高建武凭什么和渊盖苏文文斗？不过他也纳闷，婴阳王怎么就不喜欢自己的儿子，偏偏喜欢一个外人呢？

郭业道：“既然如此，还请荣留郡王出面斥责莫离支。让他速速退兵！”

高建武一听当场就怂了！

说话都不利索起来，道：“这个嘛……虽然本王不怕莫离支……不过……这事咱们实在是无理亏之处……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善花公主没怎么样，渊男建可是彻底废了！”

高皮皮道：“我有一个办法，可解王爷之忧？”

“什么办法？”

“不如找一个替罪羊交给莫离支，只要大面上交待的过去。想必莫离支也发作不得！”

高建武冷笑道：“哦，那你说让谁做这个替罪羊啊？”

高皮皮沉吟道：“这个人首先得有一定的身份地位，才能让莫离支消气。普通人肯定不行，必须是有官职在身的。官还不能太小，像我这种有官无职的肯定不行。至于官太大的，如您和平阳郡公……那就更不行了。依我看……”

高皮皮说着故意往门口瞅了瞅，可惜挂着门帘呢，什么也看不见。

高皮皮接着道：“依下官看，长孙师就蛮合适的！”

“去你麻痹的合适，谁动我兄弟我灭谁！”

郭业冷笑道：“行啊，高皮皮，出息了！高大人你可真够狠的，小心机藏着这么深呐？郭某还真走眼了。是不是长孙师一死，你丫就大仇得报了！”

“平阳郡公误会啦，下官这是一片公心啊！如果不交一个人出去，莫离支能善罢甘休？恐怕咱们这里的人都没个好儿呀！”

正在这时，长孙师掀开帘子走了进来，道：“听说有人要拿长孙当替罪羊？”

合着他在外头全听见了！

高皮皮道被抓了个现形，反正是撕破脸了，道：“长孙将军，牺牲你一人，就可避免一场大战，实在是功德无量。长孙将军何不成全大伙呢？”

长孙师点头笑道：“就算咱家死了，你高皮皮头上那点绿还在啊。难不成咱家一死，你就能摘了绿帽子王的诨号？”

“放屁！”高皮皮又神经衰弱了。

“滚你娘的，老子这辈子就看不不得的就是你这种没胆没卵的阴险小人！”

说着话，长孙师一抖手就是一个飞镖打了出去，正中高皮皮的哽嗓咽

喉。

“啊！”

高皮皮当场毙命！

他这一下毫无征兆，不问可知，飞镖在进门前就握在手里了。

高建武突见变故，又惊又怒，喝道：“你……你竟然当着本王的面杀人！”

长孙师微微一笑，道：“荣留郡王不必惊慌，高皮皮不过一小人尔，死不足惜！长孙此来，是特意来告诉您，庄外的围兵不足为惧！因为我发现了日月山庄的一个大秘密！”

高建武冷笑道：“你就拉倒吧。渊盖苏文可不是善花公主，能有那么好骗？”

长孙师仿佛智珠在握，自信十足地笑道：“荣留郡王，请随我来！本将带您去看看渊男建干的好事，你见过之后便会全知。哼，渊男建这畜生，他若不死，天理难容！”

## 第1309章量产新罗婢（1）

这边高建武一出平壤城前往杀气腾腾前往日月山壮，那边守门的将领杨京平便飞奔莫离支府。

平壤城中，莫离支府内。

等杨京平见到睡眼惺忪的盖苏文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完全想错了，根本没有什么政变。不过这时候来都来了，就别想蒙混过关，只好把高建武给卖了，彻底倒向了渊盖苏文这边。

等到日月山壮那边传来荣留郡王高建武强攻日月山庄的消息时，渊盖苏文糊涂了。

自己的儿子渊男建和荣留郡王高建武针尖对麦芒，时有冲突的情况，渊盖苏文当然是知道的。但是他想不通，高建武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强攻日月山庄？

如果说在朝堂上，高建武还占一定的优势的话。那比起武力来，他连渊盖苏文的一根小指头都比不上。这不是以己之短击敌之长，以卵击石吗？

随即，他问起了刚刚投靠过来的城门守将杨京平：“你知道荣留郡王为什么要强攻日月山庄吗？”

杨京平想了很久，才说道：“卑职不知。不过卑职听说善花公主就居住在日月山庄里……”

“那又如何？难道高建武想打善花公主的主意？你是说我儿与高建武争风吃醋？不会不会，高建武这个人我清楚，满嘴假仁假义彻头彻尾的伪君子，不会做出给人以口实的蠢事来。”

“不是，卑职听人说渊将军他……”

“怎样？”

“他最近和一个游方道士相谈甚欢，这个道士是专门研修一些女子吃的那个……那个闺房之药……”

渊盖苏文虽是高句丽的一代权臣，但治家却是甚严，闻听立马炸雷道：“此言当真？”

“卑职不敢撒谎！此事平壤城里面好多人都知道，莫离支找人一问便知。”

“这个不让我省心的狗逼玩意儿！你是说这个小畜生要给善花公主下药？”

这个杨京平心里没谱儿可不敢胡说，只得揣测道：“卑职在想，要不是荣留郡王占了理，他也不敢如此兴师动众。莫离支以为呢？”

“占理？”

渊盖苏文冷笑一声，“占不占理可不是他说了算！杨将军，麻烦你一件事。”

杨京平扑通跪倒，惶恐喊道：“莫离支面前，卑职怎敢当‘麻烦’二字？莫离支有话但请吩咐，卑职誓死效丛！”

“好，杨将军的忠心我看到了。现在，你去通知平壤城中三品以上官员，不管他是姓高的还是姓渊的，都来我这莫离支府中一会。”

“此事，不妥吧？”

“事到如今，莫非杨将军还想保持中立？”

“卑职不敢，卑职是说恐怕有些人，未必会听卑职的话……”

言外之意，你渊盖苏文的面子还没那么大，这深更半夜的，不买你面子的的大有人在！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道：“你尽管去做，去不去请在你，来不来是他们的事。”

“卑职领命！”杨京平知道自己这事一办，可就做实了自己是渊盖苏文的人了。

很快，杨京平便返回复命。

深夜相召朝廷众臣，来的人并不多。一半是渊盖苏文派系的，还有一部分是中立派系的，只有一小部分是高建武派系的。

杨京平回莫离支府复命，来到内堂，冲渊盖苏文抱拳道：“回禀莫离支，应邀来者不到朝议时的一半，卑职无能，有负大人所托！”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道：“杨将军不必自责。很多人没来不是杨将军的错，是他们不给我渊盖苏文这个面子。没关系，今日之后，他们就该认清局面了。”

速后，渊盖苏文在杨京平的引领下，来到了往日会客的正堂。

渊盖苏文对众臣高声抱拳致歉道：“这么晚了还把大家叫起来，实在是渊某人的不是，渊某在此给大家赔罪了！”

来的人当然是谄词如潮，纷纷表示莫离支为国操劳才是真正辛苦，马屁声声如雷，一时间倒也闹哄。

渊盖苏文见状心里略微受用，又道：“说来惭愧。其实，渊某人请大家来，并不是因为公事，而是私事。只因小儿渊男建，不知何事得罪了荣留郡王。惹得荣留郡王发了大兵，说要把小儿碎尸万段。渊某人舐犊情深，只能卖卖这张老脸，请大家帮帮忙，劝一劝荣留郡王，饶小儿一命。渊某人谢谢大家了！”

“……”

霎时，正堂之中鸦雀无声。

众人面面相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话是渊盖苏文说的吗？一向是别人求到渊盖苏文的头上，哪有见过渊盖苏文伏低做小的时候？

杨京平是知道这个事情前因后果的，眨眼间就猜透了渊盖苏文的心思，知道该自己表忠心的时候到了。

于是站出来附和喊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天下之事，大不过一个理字。荣留君王再是尊贵，也要讲道理的。渊将军如果犯了大错，荣留郡王依法行事，咱们自然是无话可说。如果是无中生有的构陷渊男建将军，咱们可不答应！”

聪明人就是多，立马就有人接茬了，喊道：“什么叫依法行事？现在平壤城的治安，是莫离支大人在管。真要依法的话，荣留君王就没有权力直接管渊男建将军的事情。当然了，事情紧急，也不是不能从权。不过，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荣留君王此举就太孟浪了。说句不该说的话，望之不似人君！恐怕难以继承大统啊！”

“渊佑赫大人说的太对了！要说管理国家，还得是莫离支大人。荣留郡王都五十岁了，已到知天命的年纪，怎么还这么不稳重？将来怎么能治理好国家？”

“高句丽是我们浹貊两族的高句丽，不是一族一姓的高句丽，我们不能让高句丽国主之位，落在一个不合适的人手中。”

渊盖苏文非常满意正堂中众人的反应，脸含微笑地点了点头，道：“众位，我家那个小畜生渊男建生性顽劣，也许真的惹出了什么滔天大祸也不一定。不如众位和我一起去见一下荣留郡王，看他怎么解释。如果真是那小畜生罪无可恕，渊某人自然要大义灭亲。不过，如果只是那小畜生不慎冲撞了荣留君王的话，还请大家为我主持公道！”

言外之意就是，只要高建武没有真凭实据，那就是他的不对，那高句丽的国主之位可就没资格做了……

渊盖苏文手握军权，和高建武的小家子气不同，点了五千精兵，率领文武百官一起，出了平壤城。

很快，便把那小小的日月山庄，围了个水泼不进，针扎不通。

不一会儿功夫，日月山庄的庄门大开。

从里面走出三个人来。

领头的就是荣留君王高建武，左边是郭业，右边是善花公主。

渊盖苏文道：“荣留君王，不知何事到了小儿渊男建的产业？我那孩儿渊男建又在何处？”

高建武道：“莫离支，不忙不忙。我先给您引荐两个人，这位是大唐的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这位是新罗的善花公主。都是我高句丽的贵宾！”

渊盖苏文并未理会郭业与善花公主二人，而是冷笑一声，质问道：“荣留郡王，你结交他国使者与皇族。莫非是想借他国之力，压服我渊盖苏文吗？”

高建武微微一笑，道：“不敢！我是想说，今日之事，不光咱们高句丽的人看着，还有他过贵宾人看着，还请莫离支以大局为重，为我高句丽留一些颜面！”

渊盖苏文阴恻恻地回道：“我能理解成这是荣留郡王求饶吗？好说，好说。只要你高建武服个软，我就当今天的事情没有发生过！高建武，你怎么也是婴阳王陛下的儿子。等我继位为王，我保你不失荣华富贵！哈哈……”

这也就是在高句丽，要是在大唐，老皇上就是真得死了，太子还得三推三让才能继位呢。高句丽确是不管那些，这事都摆到明面上来了！

高建武听罢气得鼻子都歪了，道：“莫离支！渊盖苏文！你真以为捉到本王的错处了吗？”

渊盖苏文道：“朝中大臣，有一半就在此处。你深夜强攻日月山庄，还把我那孩儿监禁。到底是为什么？还请荣留郡王解释清楚。让大伙仔细听听，在理不在理！你的所作所为，还配不配当一国之主”

高建武笑道：“这么多人，您就不怕有损莫离支的颜面？”

“但讲无妨！”

渊盖苏文心里暗想，不就是下药那点儿事吗？谁能作证啊！善花公主？还是善花公主带来的人？大臣们是愿意相信他国人，还是愿意相信本国人？

再说了，就是有人真心相信，说不定还心里暗爽，称赞我儿是为过争光呢！反而是你高建武，帮着他国人杀本国人，民心可没在你这一边！

高建武冷大叫一声：“好！那我就先让您见见渊难建！”

接着，他大手一挥，命令道：“来人，把渊男建给我抬出来！”

须臾，渊男建便被抬了出来。

不过早已是人事不知，面无人色，双目紧闭，只有身体不时抽动一下，仿佛在承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

“渊男建，你把我儿怎么样了？”

“本王把他给阉了！”

“什么？？”

“就是你那倒霉儿子渊男建再也不能给你们渊家传宗接代了！不过本王是个仁慈的人。只要本王继承王位，一个大内总管是少不了他的！”

“好贼子，高建武你欺人太甚！”

渊盖苏文拉出宝剑，怒道：“高建武，今天我要你的命！”

“且慢！”

一个人走上前来，站到了高建武和渊盖苏文之间，拱手道：“两位先别急着动手，在下有话！”

来人正是一直坐壁上观的郭业。

“郭业，你是想帮高建武？别以为你是大唐使节我便不敢动你。你若阻我，连你一块宰了！”

郭业板脸正色，高声道：“我乃大唐钦差！莫离支你动个手试试看！”

“钦差？钦差就可以草菅人命？”

“当然不是。”

郭业淡淡一笑，道：“郭某人还有几句话要说。我说完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你讲！”

“我是佩服令公子渊男建将军啊，世人都晓得新罗婢的好。无奈新罗婢太少，价格居高不下，还有价无市。只有令公子渊将军别出心裁，竟然发明了量产新罗婢的办法，实在是让人钦佩啊！”

郭业嘴角抽笑地看了一眼渊盖苏文，阴阳怪气地说道：“渊大人，难道你就不想听听你家公子干得这些龌蹉事？嘿嘿，他干得这些事儿，纵是杀他千遍万遍，依我看都不为过啊！”

“你……”

渊盖苏文被郭业的危言耸听给惊到了，瞪目结舌，久久说不出话来。



## 第1310章量产新罗婢（2）

大唐年间，有两种特殊的货物最受世家大族、豪商贵贾的青睐。

一个是昆仑奴，另外一个便是新罗婢。

你说你有钱，怎么体现出来呢？穿金戴银，满口大金牙？那是暴发户的表现。真正的身份象征，是带到外面的昆仑奴，还有在家里伺候的新罗婢。

昆仑奴好理解，其实就是黑人奴隶。不过这时候的黑奴不是来自非洲，主要是东南亚人种。到了现在社会，基本上已经灭绝了。

那时候人们认为这些东南亚黑人老实可靠，又力大无穷，身体敏捷，实在是仆人的最佳人选。至于说黑人懒惰？反正又不指望他们干什么活，主要是标新立异，起个仪仗的作用。就好像咱们现在，您住个别墅，只能说明您有钱，那要是您在别墅里安排个英国管家，一口的伦敦腔，是不是倍有面子？

至于新罗婢呢，那就更好理解了。大唐本身的法令是禁制掳人为奴的，其实哪个国家都一样，高句丽也不允许。

不过，凡事都有一个例外。打仗的时候，掳掠人口那谁也管不了。新罗呢，常吃败仗，所以不少女子就沦为奴隶了。这就是新罗婢的由来。

因为新罗婢性格温婉又貌美多情，慢慢的就打响了名声，成为了美貌女奴的象征。这么说吧，那时候的人谈起来新罗婢，就如同后世宅男们讨论起日本那些德艺双馨的以苍老师为代表的女艺术家们似的，都是两眼放光，心向往之。就算真的长得一般，那也是颇有异域风情不是？讲究的就是一个口碑！

别看渊盖苏文有渊男建这么个混蛋儿子，但他本人持身甚正，一听郭业这话，立马辩驳道：“新罗婢？这跟我儿有什么关系？”

郭业道：“莫离支不要着急，您跟我进入庄内一看便知。各位大人可以一起过来，参观一下莫离支家的工资渊男建，是如何量产新罗婢的！”

杨京平冷笑道：“谁知道是不是你们栽赃陷害！”

高建武冷哼了一声，道：“杨将军，想不到这么快就盘上高枝了啊！父王得知，不知该如何欢喜！”

杨京平脸涨得通红，没敢接话。

高建武又道：“莫离支，各位大人，里面请！看看渊男建渊将军的杰作！”

话说到这份上，不进去也不行了，渊盖苏文带着一百多名官员，随着郭业鱼贯而入！

郭业把人们领进一间屋子之内，屋里陈设简单，就是一张桌子，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床。

他让人把床挪走，露出了一个木头的盖子。随后将把木盖打开，露出一个黑洞来！

高建武冷笑道：“栽赃陷害？本王可没这么大本事一夜之间挖出一个地牢来！”

渊盖苏文道：“荣留郡王，你不用故弄玄虚，以犬子的身份，杀个把人都不算什么，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地牢？如果你只是这点证据，可就别怪老夫心狠手辣！”

高建武道：“个把人不算什么？那十个八个呢？百八十个呢？成百上千呢？”

“荣留郡王，你别血口喷人，怎么可能那么多？我那孩儿又不是杀人的魔王！”

郭业道：“既然如此，莫离支大人可敢下去一看？”

“这……”听着两人一唱一和又言之凿凿，渊盖苏文还真有点犯嘀咕了。

高建武奚落道：“怎么，不敢？众位大人，可有敢和我高建武一起下去的？”

这些人不全是渊盖苏文这边的，当场就有人答应了。

渊盖苏文狠了狠心，咬牙应道：“好，那我们就一起下去！”

郭业转头对善花公主劝道：“下面的情况不大好看，公主就别去了，免得看过之后夜里做恶梦！”

善花公主却不依，坚持道：“平阳郡公小看善花了，就算是尸山血海，善花也不惧！”

郭业见劝阻无效，只得依从，苦笑道：“这可不是尸山血海那么简单！”

等着众人下了地牢一看，都被惊呆了！

没有尸山血海，也不见血肉横飞。只见地牢之内，雕梁画栋，精美异常。画的那些画儿，都是男男女女在做一些快乐的事情，而且花样繁多，令人脸红心热，叹为观止。

地牢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一个大铁笼子，数百名女子被关在一起，全都没穿衣服，看有这么多人下来了，都手忙脚乱，惊叫连连。有的护脸，有的护住下面，铁笼中乱成了一片。

来的人都是达官显贵，什么场面没见过？但是这个场面真心没见过，数百名妙龄女子聚在一起，白花花的一片，真是蔚为壮观。

如果第一部分只是人多了点儿，还在人们的想象范围之内的话，地牢第二部分可就是惊世骇俗了。

第二部分是由一个个小房间构成的。每个小房间里都有一个美女，还都穿着衣服。怎么这衣服都这么奇怪呢？基本上，该遮住的地方都没遮住，不该遮住的地方倒是稍微遮掩了一下，更为诱人。

那些美女见到众人的反映更加奇怪。

“呀，怎么这么多人啊，人家可应付不了。每次最多三个人！”

“奴家是一条小狗，主人想和狗狗玩什么游戏呢？”

这渊男建不是杀人的魔王，是色中的饿鬼啊！

渊盖苏文脸色铁青，哼道：“我那孩儿是好色了一些，荒淫了一些，可就算如此，也罪不至死吧？”

高建武道：“荒淫？哪有那么简单？带上来！”

高建武一声令下，就有人把一个五花大绑的人给抬了过来。

高建武道：“莫离支，可认识此人？”

渊盖苏文摇头道：“我是何等人物？怎么会认识这等小人物！”

高建武道：“不认识不要紧，我来告诉您。此人叫做渊自珍，也是你们渊氏族人，是日月山庄的管家。”

“那又如何？”

高建武问道：“渊自珍，这些女人怎么回事，你都说说吧。说的好了，本王开恩就免了你的凌迟之刑，给你个痛快的！要是心存侥幸的话，本王不介意换个人来讲，不过那时候你可就得挨上三千多刀！”

渊自珍道：“是，小人明白。这些女子都是渊男建将军派人搜罗来的，在这里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新罗婢，再卖出去！”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道：“不就是几个新罗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郭业冷笑道：“新罗人？渊自珍你告诉莫离支这些人都是哪的人？”

“这些人……这些人都是平壤城附近搜罗来的。世人都知道新罗婢好，可是不打仗的话，哪来的那么多新罗人可抓。再说打仗是要死人的，劳心劳力，哪有在附近抓来的方便。咱们把这些人培养好了，可不比新罗婢差。有好多买家都说，比他们家里的新罗婢好呢！”

渊盖苏文道：“源自珍，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渊自珍道：“莫离支，我是不想说，可是这事已经瞒不住了。日月山庄里不少人知道这个，我不说别人也会说。现在是人证物证俱在，抵赖是抵赖不过了。就看您能不能只手遮天，救小的们一命了，我们可都是奉命行事啊！”

高建武道：“这么说，这些女子都是高句丽人？”

渊自珍道：“差不多吧。咱们也不管是哪国人，反正就是平壤城附近，有些姿色的咱们看上了就偷偷抢过来！”

渊盖苏文插嘴问道：“那这些女子你们准备卖去哪里？”

他心说，如果是卖给高句丽的达官显贵了，那大家就是一个绳子上的蚂蚱，渊男建身上的责任就轻一些。这些人也得想办法维护渊男建。

可谁知渊自珍却说道：“咱们高句丽太穷了，新罗婢买不起价钱。所以……”

“怎样？”

“咱们都是卖给天朝上邦——大唐！”

郭业正在一边看着热闹，听了这话，噗~

一口茶水喷了出来，尼玛，怎么这里头还扯到我大唐了？

## 第1311章民族大融合

新罗婢的主要客户竟然是大唐！

这话一说出来，在场诸人立马将目光转到了郭业身上。

不谈唐人和高句丽人哪个人品更高尚？这个方面是大哥别笑话二哥——彼此彼此。

关键是大唐帝国富有四海，大唐的土豪们不差钱！

渊男建既然量产新罗婢，那肯定是为了求财，所以谁给的钱多就卖给谁。

要说买新罗婢谁更土豪？高句丽永远都被大唐甩在后面。

所以嘛，渊自珍这话一出口，在场这些人没有不信的！

众人异样的目光让郭业有些不自在，他咳嗽一声，道：“渊自珍，你知道这些新罗婢都是卖给大唐的什么人吗？”

“这我哪知道啊，我就是个管家，哪管的了这么大的事。不过我听人说，都是咱们派人把培训好的‘新罗婢’送到大唐的河南道，那里有个大唐水师的什么官负责接应。”

哟呵，渊男建这孙子还挺淘宝小二的，竟然送货上门——亲，包邮哦！

事已至此言之凿凿，郭业只叹息道：“原来我大唐也有此不肖之徒。哼，待我回转大唐，必将上奏天子，严加查办！”

高句丽这些听了那叫一个气啊，你都不问问到底是谁在渊男建这里购买新罗婢，就嚷嚷着要严加查办，查办谁啊？

郭业不在意，可不代表高句丽的官员们不在意。别看这些人都是达官显贵，可谁能没几个穷亲戚呢。说不定，这些女子里面就有哪个和自己能扯上关系的。

还有，在高句丽国，年轻女子是被当作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看待的。渊男建这种行为，跟卖国差不多了。

当然更令人愤慨的还有一个不能宣之于口的原因，就是你渊男建也太不仗义了，有这种好东西，就得拿出来分享啊，你说你都卖给大唐的人算怎么一档子事？做生意不能单算经济账，社会效益也要考虑嘛！再者说，大家又不是不给钱。你都不问价，怎么就知道咱们给的价钱低呢？

其实吧，这一点的确是他们冤枉渊男建了，这些女子还真不能卖给他们！

渊男建当初有自己的考虑，因为这些女子都是平壤城附近的，甚至就有住在平壤城里边的。这么放卖出来，万一偷摸跑回家的女人一泄密，渊男建的秘密可就保不住了。

突然，人群中有人嘀咕了一声，“莫离支大人，您这次是不是要大义灭亲了？”

渊盖苏文气得须发张扬，把眼一瞪，扭头查问道：“谁在说话？”

当然，没人敢搭声。

高建武这时出来说道：“莫离支，事情的原委就是这样。不知小王今日做得是否妥当？还请莫离支明示！”

“他……这个……”

渊盖苏文今天的乐子大了。

本来是胜券在握，纠集了朝中大臣们要找荣留郡王高建武的麻烦，结果自己挖坑把自己埋了。要说别的时候，这个事情虽然影响大，以他莫离支的权势，还是能压得下去。

关键是今天，他自己把平壤城的高官带来了一半，这个事情可就捂不住了。

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眼不见为净。大家没看见，就可以装鸵鸟，当作事情没有发生过。现在大家都看见了，可就得表现一下自己的风骨。纵然不敢当面指责渊盖苏文的不是，背后谈论的时候，还是得表现自己是站在正义这边的。这个事情形成了舆论，渊盖苏文不死也得扒层皮。

还有更麻烦的是，现场还有两位外宾呢，一个是公主，一个是使节，这下可是丢人丢到外国去了。

咦？外宾？

渊盖苏文突然眼前一亮，计上心来，说道：“平阳郡公，事关小儿，本莫离支方寸已乱，拿不定主意。平阳郡公乃是上国天使，此事还请平阳郡公做主！”

渊盖苏文问这话的意思是琢磨着，你们大唐占了这么大的便宜，怎么也得帮我儿子说句话吧？你要是说我儿子罪大恶极，那么你们唐人那边也干净不了。

郭业闻言心里那叫一个乐啊，这老家伙真是不知道是谁动手把他那倒霉儿子给阉了的。

随即，他说道：“莫离支，令公子渊小将军所为，实在是太孟浪了！纵然为了我两国的交好，也不必……那个……如此用心吧？这种事情，我们大唐也是不赞成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事情好的一面。这个事情大大促进了，我们两国人口的交流，文化的交流，思想的交流。对于我们大唐天子倡导的‘民族大融合’有重大的意义！”

“民族大融合？”

“对，民族大融合！我们汉人和高句丽人其实都是一家人。你看我们唐人还有你们高句丽人，都是以伏羲女娲为祖先，几千年前咱们就是一家人。现在是圣天子在朝，咱们更应该多亲多近。等到两族融合为一族，那咱们就都是民族英雄了……莫离支，你看郭某人说的对不对？”

“他……这个……对！平阳郡公这话说的高瞻远瞩，渊某人佩服……民族那个……”

“民族大融合！”

“民族大融合，说的太好了！”

高建武阴恻恻地插嘴道：“民族大融合，孤王也是赞成的。不过可不是这种搞法。要是都像渊男建这样去融合，咱们高句丽的女人都成了唐人了，那高句丽的男人怎么办？平阳郡公是不是也找些大唐的女子给咱们高句丽的男人融合一下？”

郭业摇头说道：“当然不行。我的意思是说渊将军的本意是好的，是为了响应大唐天子的号召。当然做的事情操之过急，属于好心办坏事！”

满嘴跑火车下，一件天大的案子，被郭业轻描淡写的说成了好心办坏事的小事，而且是为了响应最高领导——李二陛下的号召。

听着听着，众人怎么觉得渊男建这厮竟成了一个悲壮英雄。

不过再美好的言辞，也抵不过残酷的现实。现实怎么回事，人们都心知肚明。

但是既然郭业给了渊盖苏文一个台阶，人们也不好对他穷追猛打。说到底，渊盖苏文的根基在于他掌握的军队，还有婴阳王的信任。舆论对他的威胁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就连高建武也明白，事情也就到此为止了。难道还真能把渊男建给杀了？那可就彻底和渊盖苏文撕破脸了。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只要严重打击了渊盖苏文的威望，今天就算达成了目的。

于是，高建武说道：“话虽如此，渊男建也是犯下了大错，就请莫离支带回府去严加管教。”

渊盖苏文就坡下驴，拱手道：“那就多谢荣留郡王宽宏大量了，我们走！”

“慢！”

高建武补充了一句，“渊将军伤好之后，这个近卫军统领一职就不方便担任了，不知莫离支有何打算？”

渊盖苏文岂不知道高建武这点花花肠子？

随即脸色一板，义正辞严地回道：“不劳荣留郡王费心，就由我那三子渊男产接任！”

“你……”

高建武没想到自己退了一步，渊盖苏文竟然没给任何回报，实在是太没品了！

高建武冷笑道：“我是说渊男建将军，不知莫离支有何打算？”

“那就要听荣留郡王的了，您刚才不是要让他当王宫总管吗？没问题，咱就这么办！”

高建武咬牙切齿的说道：“我是说我当上了国主之后，才会给渊男建一个王宫总管的位置坐坐！”

“嘿嘿，您这不是还没有当上国主呢吗？婴阳王如果一定要小儿当上王宫总管，我也不能拦着不是？”

渊盖苏文是油盐不进，高建武道：“莫离支既然志在国主之位，就该约束好子弟。渊男建可是您的亲儿子，如此胡作非为，出卖高句丽的女子给大唐之人，此事的影响太不好了！难免有人会想，儿子能出卖女子，那老子会不会出卖国土呢？这对您的名声大有妨碍。孤王深为莫离支担忧啊！”

渊盖苏文冷笑道：“荣留郡王，您也就是逞点口舌之利罢了。渊某人能不能当国主，那是婴阳王陛下的事情，轮不到其他人操心！来人，抬大公子走！”

临走之前，渊盖苏文又对郭业深施一礼，道：“此次多谢平阳郡公解围了！”

这明显就是离间高建武和郭业。

不过高建武明白，郭业可是从善花公主的床底下爬出来的，渊男建的伤势，肯定跟郭业脱不了干系。只要把这件事情透露出去，郭业和渊盖苏文绝没有和解的可能！

朝臣们都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高建武和郭业。

郭业扫了一眼地牢中，问道：“这些女子怎么办？”

高建武没好气地回答道：“怎么？平阳郡公还想来个民族大融合？”

郭业道：“这些女子放回去，以莫离支渊盖苏文的权势，恐怕要死的无声无息。荣留郡王，还请三思！”

“那你说怎么办？”

郭业皱眉道，“郭某人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至少高句丽她们是没办法待了……”

高建武摆手道：“你不用说了，我高句丽的女子绝不会与人为奴！”

这年头的女子离开男人就没法活，就算出家为尼，也免不了藏污纳垢。至于医院、工厂之类的事物，更是还没影子，恐怕这些女子以后的命运还不如被卖掉呢。

郭业叹了口气，道：“是郭某人多言了，还请荣留郡王好自为之。告辞！”

善花公主也带人离开了日月山庄，投了平壤城内的一家客栈。

郭业则带着长孙师等人回到了馆驿。

接下来的几天风平浪静，似乎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看来只能等婴阳王死了，才能完成任务了。

几天后的一个大清早，有人突来禀报，说是有一个女子求见大唐使节。

郭业命人相请，不过一见来人，委实被吓了一跳！

这个人正是善花公主的姐姐——金德曼！



## 第1312章守宫砂

郭业一看金德曼来了，整个人就不好了。

为啥？

心虚理亏啊！

前几天他才夺取了善花公主的处子之身，而且还是趁人之危！现在，善花公主的娘家人就找上门来了！还有一个尴尬之处，他和金德曼之间也有点小暧昧，这算是出轨被抓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他对金德曼都硬气不起来！

见着金德曼进来坐下，郭业顾左右而言他，问道：“不知现在该称呼您是善德公主还是女王陛下？”

金德曼面若寒霜，喝道：“少给我来这一套。郭郡公，你干得好事！”

郭业听了这话好悬没跪下，故作不知地问道：“公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妹妹来了平壤城没多久，就不再是女儿身了，郭业，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件事呢！”

“呃……”

郭业吞吞吐吐道：“啊，那啥，这个，这个是善花公主告诉您的？”

金德曼道：“怎么，你还想抵赖？”

“您这是哪的话？我的意思是说善花公主和您虽然是姐妹，这种私密的事情也不应该轻易地告诉您啊！”

金德曼道：“还用告诉？你知不知道，风流道的源花，都有守宫砂在胳膊上。我来了一看就知道了！”

对于守宫砂这种既显得高大上又实质无比猥琐的玩意，郭业之前真研究过。

无数武侠小说里描写了守宫砂的存在，不过据现代的专家教授研究认为，这是个子虚乌有的玩意，全是古代男人的意淫。不过今天听金德曼说起来，似乎守宫砂真的存在？

郭业道：“世上真有守宫砂？”

“当然，不过我们风流道的守宫砂不是普通的朱砂，乃是风流教用秘法制取，价值不菲，一般人既没有这个秘方，也没有这个财力。所以风流教的守宫砂与民间所传的守宫砂不同。”

金德曼又道：“怎么样？郭业，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说？想不到，堂堂的大唐平阳郡公，竟然如此下作，趁人之危，对我那可怜的妹妹做出了那种事情！”

“您听我说，事情不是您想象的那样，当时情况紧急……”

“情况紧急？情况紧急你不会躲开？我妹妹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你郭业可没有！可怜我那妹妹原本就有心上人，马上就要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果就这样被你拆散了……”

“我……”

“可怜我那妹妹失去了处子之身，坐不了源花之位，恐怕有性命之忧……”

“我……”

“可我连我那妹妹不能在神仙风流会上争胜，我新罗危矣！”

“我……”

金德曼哭得梨花带雨，只要郭业一开口，就被她堵了回去。

郭业最后慨然道：“千错万错，都是郭某人的错，您别哭了。此事的一切后果，由郭某人承担！新罗的一切损失，由郭某人补偿？”

“平阳郡公说话算数？”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金德曼破泣为笑道：“好，就等你的这句话，从今往后，我妹妹就交给你了！祝你们早得贵子！”

这尼玛变脸变得也太快了吧！

郭业再看时，金德曼哪还有伤心的模样，正笑意吟吟地看着他。

“不生气了？”

“我为什么要生气？”

“你不是说我拆散了善花公主的好姻缘？”

“其实这个事情吧，我们全家人都反对。百济和新罗连年征战，她嫁给了扶余璋，以后是帮新罗还是帮百济？现在依了她，以后可是要后悔一辈子。为了我妹妹的终生幸福，她绝不能嫁给扶余璋！而嫁给平阳郡公就不同了，大唐和我新罗结盟，这种亲事，自然是好上加好！而且平阳郡公英俊潇洒，又文采风流，实在是所有闺中少女的理想夫君。我这个当姐姐的都好羡慕呢！”

“那还有源花之位，还有神仙风流会？”

金德曼白眼一翻，嗔道：“以前我是着急，不过现在嘛……”

“怎样？”

“现在该是平阳郡公着急了。所有后果由您承担，这可是刚才您亲口说的。怎么保住我妹妹不是处子的秘密，怎么在神仙风流会上争胜，这都是平阳郡公要操心的事情了。”

郭业又问道：“那神仙风流会又是怎么回事？”

“神仙风流会，就是风流道的盛会。您知道，三国都有风流道的传承，只不过在新罗，风流道改名为花郎道，其实教义都差不多。三国的风流道都有一个源花，这次的神仙风流会，就是要比试一番，促成三国的风流道合一，看看哪国的源花，才是风流道之主！”

郭业道：“我就不明白了，这个风流道对于你们三国怎么就那么重要，值得你这个国主轻身犯险，来到高句丽境内？而且我听说百济国主扶余璋也要来，你们对这个神仙风流会重视的也太过了吧？”

金德曼道：“这就是平阳郡公有所不知了。你们大唐是科举取士，可知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人是如何得官吗？”

“我听说是类似于魏晋的九品中正制。”

“这话说得也不能说不对。实际上我们三国的官员都是从风流道或者说花郎道中选出来的。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风流道，根据这些人参加风流道的表现，来决定这些人授不授官，还有授官的大小。那具体如何评定，大部分的权力可是掌握在源花的手里。我这么说，平阳郡公能明白吗？”

“如此说来，风流道就相当于我们大唐的考场，只是不用纸笔。至于源花，就相当于考官了？”

金德曼点头道：“平阳郡公果然聪明！所以源花之位，非同小可。有些时候，甚至比国主之位更为重要。你说我们能不重视吗？”

郭业总觉得这种事情不靠谱，这么重要的职位，靠比赛来定？赢了还好办。输了呢？输了的国家能认输？鬼才相信呢！

郭业还要往下问，金德曼又道：“平阳郡公，说起来，你这个人很没良心呢！”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妹妹的身子都给了你，这些日子都没见你看过我妹妹。是不是打算始乱终弃啊？”

郭业连忙解释道：“不是，不是。实在是怕影响了公主的清誉……”

“清誉？我妹妹和扶余璋的事情轰传天下，早就没有什么清誉可言了！你不是嫌弃我妹妹原来心有所属吧。”

“当然不是。既然如此，改日郭某定然拜访公主！”

“这还差不多，我可告诉你，你别觉得这个事情就十拿九稳，我妹妹就非你不嫁了。我看我妹妹的心思，对扶余璋还余情未了，你这几天可得多上点心！要不然她和扶余璋死灰复燃了，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郭业道：“您请放心，郭某定然全力以赴，不会让善花公主失望！”

“嗯，那我就看平阳郡公的本事了，时候不早了，本宫也就告辞了！”

“请留步！”

金德曼风情万种地回眸一笑，道：“怎么？平阳郡公连我这个姐姐也不打算放过？”

郭业闹了个大红脸，道：“我是说关于神仙风流会的事情，郭某还有一些不明之处，还要向您请教！”

“那就请平阳郡公问我妹妹吧。省的你们小夫妻刚见面没话讲。平阳郡公，再会了！”

把金德曼送走，郭业刚松了一口气。

这前后脚的功夫又有门人来报，说是荣留郡王高建武前来拜访。

郭业不由一阵纳闷，擦，这当了五十来年老郡王的倒霉蛋又来找到自己干啥？

## 第1313章栽赃陷害（1）

高建武一见到郭业，就大声叫道：“平阳郡公，大事不好！你可知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人头不保！”

郭业嗤笑一声，道：“荣留郡王，我是不是该翻身跪倒，大叫‘还请先生救我’，比较应景儿？我说高建武，你好歹也是高句丽的郡王，有点尊严好不好？别学那些穷酸，大言凿凿，语不惊人死不休。到了咱们这种地位，不用整那些虚头巴脑的。您找我有什么事儿，说吧。”

高建武尴尬的笑了一声，道：“我看你们汉人的书上经常这么说，以为平阳郡公好这一口呢。不过，说实在的，这次的情况真的不妙。根据确切的情报，渊盖苏文已经知道渊男建身上的伤是您下的手了！渊盖苏文一向是无法无天，又掌握了高句丽的军权，就算是名面上不敢对您怎么样，暗地里下黑手就免不了了。您可得早做防备！”

郭业面色不变，道：“哦，我知道了。”

“这么说，您早就知道？”

郭业冷笑一声，道：“我不但知道，而且知道这消息是谁泄露出去的！”  
“是谁？”

“还能有谁？当然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荣留郡王高建武。我说高建武，你今天是怎么回事，扮演穷酸扮上瘾了吧，就这点伎俩就想挑拨我和渊盖苏文争斗？你也太小看我郭业了吧？”

高建武有些讪讪，心虚地问道：“那您还知道什么？”

“我知道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你想让我知道什么。你自己说说吧，你还告诉了渊盖苏文什么？渊海子霸那事儿说说没？”

“没有。绝对没有！”

郭业叹了口气道：“看来你还没蠢到家。你是见我为渊男建开脱，担心我和渊盖苏文联手对吧？”

高建武道：“不错，平阳郡公的所为实在是让孤王费解。”

“靠！”

郭业大喝一声：“荣留郡王，你可知现在的局势已经危若累卵，稍有不慎，高建武你就要死无葬身之地！”

高建武委屈的说道：“平阳郡公，您怎么也好这穷酸的调调了？”

郭业冷哼一声，道：“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我说你这个郡王当的也真够窝囊的，怎么高句丽的军权都被渊盖苏文拿去了。你父亲婴阳王活着还好，渊盖苏文不能拿你怎么样。只要婴阳王龙御归天，人家掌管兵权印把子，一声令下，您可就得人头落地！”

“那……不能吧……我高氏族人也不是好欺负的！”

“高氏族人是高氏族人，高建武是你高建武。不可混为一谈，渊盖苏文不能把高氏一族怎么样，对于您可一定要杀之而后快！我们大唐有句话，叫做枪杆子里出政权。只要渊盖苏文掌握了军队，他就立于不败之地。等到渊盖苏文胜利之时，就是您人头落地的时候！”

“枪杆子里出政权？真有这句话？本王怎么从未听过！”

郭业咳了一声道：“那不是重点，关键是领会精神。我刚才说到哪了？”

“您说我要人头落地……”

“嗯，那我接着说。所以说，你那些小打小闹没有用的，渊男建这事说小呢实在是不小。不过说大呢，其实也不大。不就是个强抢民女吗？他这次不过是抢的多了一点，又没有闹出人命。你父亲是不会把渊盖苏文怎样的。”

高建武冷笑道：“恐怕是平阳郡公是怕闹大了，难以脱身吧。”

“你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行，把此事压下去对我们三方都有好处。荣留郡王不会现在就想跟渊盖苏文拼个鱼死网破吧。恕我直言，您的赢面实在是太小了。”

高建武点头道：“您说得不错，本王实在是不占什么优势。不过……平阳郡公可知，在对待大唐上我们高句丽有两个派系。一个以孤王为首，一个以莫离支为首。”

“哦？愿闻其详！”

“孤王这个派系希望和大唐交好，两国永息干戈，高句丽向大唐称臣。百年之后，在高句丽实行郡县制亦未尝不可。高鑫德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要不然你以为我们高句丽的高官都是没见过金子的人吗？莫离支渊盖苏文却一力主张对大唐强硬，千里长城的修造，就是他提议并且大力促成的。只要他当上了国主，恐怕两国的百姓都无宁日矣！”

说完了这些，高建武又扑通跪倒，道：“所以，为了大唐和高句丽的和平，为了天下苍生，还请平阳郡公助我登上高句丽国主之位！”

郭业对高建武这话能信三分之三就不错了，再怎么心向大唐，那也是他现在心向大唐。只要高建武真正坐上了高句丽国主之位，那很多事情也就身不由己了。

不过，他现在还真要帮高建武。无他，高建武的势力较弱，有了他的帮助，双方的争斗才不是一边倒。在郭业看来，两边斗得越狠越好。斗得越狠，高句丽的国力削弱的就越厉害。无论他们最后谁上台，都得被李二陛下来个一锅端。

随即，郭业装着十分感动的样子，把高建武搀扶起来，道：“荣留郡王快快请起，咱们俩谁跟谁，早就是一个绳子上的蚂蚱啦。您放心，我肯定站在您这一边。”

“那到底如何才能登上国主之位，还请平阳郡公教我！”

郭业道：“关键还是在婴阳王身上，我们要让婴阳王彻底的厌弃渊盖苏文，夺了他的兵权。您再有朝臣的支持，不就大事底定了吗？”

“那具体该如何做呢？”

郭业道：“无非就死四个字——栽赃陷害！荣留郡王，我一直就很纳闷，你可是婴阳王陛下的独子，为什么婴阳王喜欢的是渊盖苏文而不是你呢？这事讲不通啊！”

“这个……其实父王对小王还是不错的，一向是疼爱有加。只不过高句丽现在形势危急，父王担心小王能力不足，以致身死国灭，为天下人耻笑。”

“这话你自己信吗？”

高建武涨红了脸，道：“此事父王亲口所讲，还能假的了？”

郭业道：“你啊你，你说你都这把年纪了，怎么还那么幼稚呢？你不行，他渊盖苏文就一定行？再者说了，就算是渊盖苏文是一代雄主，那又怎么样？一旦登位，为了权位，势必要对你动手。最好的结局不过是你终身监禁，稍微一狠心，你的小命就完了。这是父亲为儿子考虑的出路吗？”

“那平阳郡公以为这是什么原因？”

“哼哼，世界上只有一件事情能让人不顾自己亲生儿女的死活，一心一意的讨好另外一个人。那就是……”

“什么？”

“爱情！哦不……奸情！”

高建武张开的大嘴都能塞进一个鸭蛋了，道：“奸……奸情？父王和那个……渊盖苏文？”

“不错，你看渊盖苏文这个人是不是男生女相？细皮嫩肉的，不像个男人。”

“你要这么说，仔细想想的话，还真有点儿！”

“渊盖苏文的穿着和你们一般人不同吧？”

“对，他这个人，就是喜欢在身上装点一点小玩意，穿金戴银的，看着都那么别扭，父王为了这个训斥了他好多次。而且平时他都在身上都戴五把刀，我看也是样子货！”

“所以说呀，这就是渊盖苏文阴柔的一面。他内心之中，其实是想做一个女人。不过戴上首饰成何体统，没办法他就只能别出心裁，聊以安慰。婴阳王就是因为喜欢渊盖苏文，才给了他诺大的权势。这个喜欢，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喜欢，他们是一对奸夫淫妇，啊，不，是奸王淫相！”

高建武点点头道：“原来如此，我说怎么父王一直喜欢渊盖苏文呢。对了，平阳郡公，您是怎么知道的？”

郭业微微一笑道：“知道？我知道个屁！这全是我编的。怎么样，编得严丝合缝吧？连荣留郡王你都信以为真，其他人就更别说了。只要把这个流言传到你父亲的耳朵里边，他为了自证清白，也得把渊盖苏文的军权给收了！”

“就这么简单？”

“当然，婴阳王都是要死的人了。这个时候最担心的就是身后之事。若是顶着一代龙阳君王的名号去世，我想他死也不会甘心的！”

高建武吞吞吐吐的道：“那毕竟是我的亲生父亲，咱们传这种流言……真的好吗？”

“亲生父亲？怎么到了传位的时候，他没有想起你这个亲生儿子？”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你要知道，此次稍一退让，你可就要性命不保。到底是你父亲的名声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小命重要！说句不该说的，我看你父亲婴阳王是老糊涂了，你这是帮助自己的父亲改正错误。是符合圣人的教诲的！子曰‘父有争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你这样做才是对你父亲的孝顺！”

“照您这么说，我放出流言，诋毁自己父亲的名声，还是对父亲的孝顺？”

郭业点点头道：“孺子可教也。事情的过程并不重要，结果才最重要。如今在高句丽，唯有你荣留郡王得胜才是真正的正义！”

高建武叹了口气道：“平阳郡公，不愧是大唐天使。如此悖逆人伦之事，竟然被您说成了大仁大义。建武不得不服！唯有我得胜才是真正的正义，这句话说得好！”

“看来荣留郡王对此计是口服心不服啊！”

“不敢！只是单单如此，就能让孤王登上大位？本王心里边总有点感觉不

打妥当。”

郭业微微一笑，道：“不急，不急。这才是第一个流言，我这还有……”

## 第1314章栽赃陷害（2）

“还有？”

“不错，毕竟我对您父亲不太了解。如果他真的不在乎身后名声的话，咱也没办法不是？”

高建武这下是彻底服了，道：“平阳郡公实乃我之张子房也！”

郭业道：“不敢不敢，张良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是比不了的。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陈平罢了，上不得台面。”

“平阳郡公过谦了。不知其他的流言是……”

“不知荣留郡王是否信轮回转世之说？”

“轮回转世之说，就和鬼神之说一样，大家都言之凿凿，可谁的没见过。大部分人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冲撞鬼神罢了。至于深信的人们，恐怕也真的不多。”

郭夜一拍桌子，道：“说得好，好一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咱们要利用的就是这点！”

“您的意思是？”

“那咱们就从渊盖苏文是谁的转世做做文章！”

“还请平阳郡公讲来！”

郭业喝了一口茶，高建武赶紧给他满上，催促道：“你快说！”

郭业清了清嗓子道：“想当初大隋百万大军，出征高句丽。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漂杵。结果呢，却是损兵折将，寸土未得。隋炀帝那个恨呀，就对左右人等说，想我以大国征小国而不胜，恐为天下所笑。这时候，就惹恼了一个英雄，他就是大隋的右相名叫羊皿。这个羊皿就对隋炀帝说，待几十年后，我为您报仇，覆灭高句丽！羊皿当即自尽而亡，轮回转世为渊盖苏文。你看这个盖字，不就是上羊下皿吗？他此生的目的，就是搅乱高句丽啊！”

高建武道：“不错，就是本王听来，也觉得丝丝入扣。所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愁人们不信。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隋炀帝征伐高句丽是在三十多年前，渊盖苏文现在都要五十了，这年纪对不上啊！”

郭业一摆手，道：“所谓谣言就是真真假假，大部分人是不会在乎细节的，只要事情够离奇，传播的范围足够大。有道是三人成虎，渊盖苏文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再说了，谁说轮回一定要从婴儿开始轮回的，说不定是那个羊皿阴魂不散，形成厉鬼，直接夺舍了说不定！”

后世的一氧化二氢的谣言都能大行其道，郭业相信一点小小的漏洞根本不是什么问题，要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他们会自动把谣言脑补的合情合理的。

“不知平阳郡公，还有没有别的流言？”

“当然有。这个流言是前面故事的升级版，既丝丝入扣、催人泪下，又曲折离开，符合大众的口味，保证一经传出，就风靡全国！”

“平阳郡公请讲！”

“话说在五十年前，大隋的皇宫里有个太监，名字叫什么已经不可考了。只知道他的外号。他当时立志要做一个伟大的太监，就想起了汉武帝时有个



大大地叫苏文，于是呢，他就给自己起名叫盖苏文。就是超过苏文的意思。这事呢，就被隋文帝知道了。他说，‘盖苏文啊，你这个名字起的可不好，苏文的结局是构陷太子，被汉武帝所杀。你这是要立志做一代奸宦吗？’”

“盖苏文就赌咒发誓说自己忠心耿耿。隋文帝说如今天下太平，就是高句丽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不知你有什么办法。盖苏文说此事包在我的身上，然后自尽而亡，轮回转世去也。荣留郡王，您也知道渊盖苏文以前的名字可是叫渊盖金，那是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那他为什么要在长大成人之后自己改名叫做渊盖苏文呢？那是为了悟前生，才恢复了本名！他的目的，就是实现对隋文帝的承诺，覆灭高句丽！”

高建武听了这个脊梁沟里冒凉气，道：“您这说的是真的假的？史有所载？本王怎么听得像真的似的。渊盖苏文改名的事情可没有多少人知道！”

郭业怎么转眼间就想出了三条流言？还真是史有所载。不过那都是后世的史书了。当时网络论坛上有一段时间争辩高句丽与高丽乃至韩国的关系。郭业为了取得论战的胜利，花了不少功夫，研究高句丽的历史。盖苏文是大唐的死敌，后世的史书之上，给盖苏文上的眼药还真不少。当然没有郭业说的这么严丝合缝，郭业对他进行了……咳咳……艺术的加工，感谢网络小说的熏陶！

郭业道：“假作真时真亦假。真真假假，荣留郡王又何必在乎呢。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只要人们都相信，他自然就是真的了！”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平阳郡公总是语出惊人！有理，有理！”

郭业得意的说道，“就算是婴阳王真的不在乎身后名声，我就不信他不在乎高句丽的安危。咱们三条流言齐出，就不愁他不就范！您就等着登上国主之位吧！希望您登上王位之后，能够信守诺言，与大唐交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

高建武苦笑道：“见了平阳郡公，才知道大唐的人才何其多矣。幸亏我不是您的敌人，您只要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就足以充当百万雄兵了。小王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对抗大唐。要不然大唐天子一怒，也不用派遣大军，只要把您派过来。小王这颗项上人头就要不保。这次呀，我看渊盖苏文真要玩完！”

郭业道：“哪里，哪里。荣留郡王过奖了！”

高建武又问道：“平阳郡公，不知您和善花公主关系如何？”

郭业脸色一变，道：“荣留郡王，你这是何意？”

“平阳郡公不要误会，孤王是说，当日我看到平阳郡公从善花公主的床下出来。是不是和善花公主有一些……有道是少年知色慕少艾，平阳郡公这等年纪，拜倒在善花公主的石榴裙下，实在是人之常情！”

郭业道：“此乃郭某人的私事，就不劳荣留郡王费心了！”

高建武摇头道：“平阳郡公不要多心，我是说如果平阳郡公真的有心的话，本王愿意给善花公主送上一份大礼，聊表谢意。”

“哦？说来听听？”

“善花公主此来，是参加神仙风流会，孤王的意思是，本王可以助她一臂之力！”

郭业听了这话，冷笑道：“荣留郡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化，你到底有什么目的，最好说明白点。”

高建武道：“有了平阳郡公的帮助，渊盖苏文已经受了两次重创。”

“哪两次？”

“第一次就是您识破了渊男建强掳妇女的事情，这事严重打击了渊盖苏文的声望。第二次，就是您的这三条流言了。我相信这三条流言一出，他这莫离支的位子就不稳了。不过，还缺少致命一击！”

“那荣留郡王的意思是？”

“神仙风流会，其实是渊盖苏文一力促成。只要你我联手，让新罗夺魁，那渊盖苏文此次可就算犯下了大错。以此名义，我发动百官弹劾，他就别想再做莫离支了！”

郭业可不会当众承认他和善花公主的特殊关系，道：“一定要新罗夺魁？百济行不行？”

“百济不行，那和我们高句丽夺魁的效果是一样的。渊盖苏文还是大功一件！”

郭业心里一翻个儿，道：“这么说，高句丽和百济是有秘密的协议了？专门坑新罗？”

高建武话一说出来就后悔了，忙道：“没有，绝对没有。我的意思是高句丽和百济乃是同源而出，若是百济得胜，对渊盖苏文的打击不够大！”

郭业才不会相信他的鬼话，道：“荣留郡王，你不要把郭某人当傻子。帮助新罗得胜，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是对高句丽不利的事情。我不相信您是出卖高句丽利益的人，此事必有隐情。如果您再要含糊其辞，郭某人是不会同意的。渊盖苏文的事情，您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高建武苦笑道：“好吧，既然已经瞒不住了，我讲！”

## 第1315章三国和平统一计划

高建武沉吟了一下，道：“平阳郡公可知百济国从何而来？”

“只是听说百济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子所创立，具体就不大清楚了。现在的百济国主，姓氏是扶余，而高句丽的国主却是你们高氏一脉。恐怕其中有什么隐情吧？”

高建武道：“其实也没什么隐情。姓高姓扶余都可以。高，是我们的本姓，扶余则是以故国为名。”

“还请荣留郡王为我解惑！”

“我们高句丽的第一代国主，姓高，名朱盟。东征西讨创立了高句丽一国。其实他是扶余国的王室后人。当时扶余国灭，就有人把姓氏从高改成了扶余以纪念故国。有的人没改，还是姓高。所以说，我们这一族人，有姓高的，有姓扶余的，无论姓什么，都是同族之人。百济就是高朱盟的第三子高温祚所创立。”

郭业道：“这说不通啊，既然高温祚并未改姓，那百济的国主怎么姓扶余呢？”

“高温祚在高句丽内受到排挤，带着一部分族人远走他乡，建立了百济国。当时两国并未接壤，也没有利害冲突，所以两国王室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百济的国王也都姓高。后来随着高句丽和百济的版图逐渐扩大，两国变成了邻国。为了土地，我们两国起了争执，百济的国主一怒之下，拒绝承认自己是高句丽王族之人，就改姓扶余了。其实这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高氏和扶余氏本来就是一家人。”

“原来百济和高句丽还有这等渊源！那这次神仙风流会的事情，是你们两国联手对付新罗了？”

高建武道：“我们两国联手是真。至于对付新罗么，却是莫离支渊盖苏文一力促成，小王并未参与。”

其实对于他们两国对付新罗的事情，郭业并没有很放在心上。他和新罗的关系，一个是收了金德曼十万贯钱，另外一个就是占了善花公主的身子。收外国人的钱还不办事，郭业丝毫没有心理障碍。

至于善花公主，他也只是保护善花公主本人不受伤害，至于他的便宜老丈人金白净，管他去死！

郭业真正动心的是高句丽和百济的结盟，这才是要命的事！

郭业不动声色的问道：“不知高句丽和百济达成了什么协议？”

高建武面露难色，道：“这……真的要说吗？……其实我们只是一个意向……也做不得准！”

郭业盯着高建武的眼睛一字一顿的说道道：“我、确、实、很、想、知、道！”

“好吧，这事告诉平阳郡公也没什么。平阳郡公这次出使是为了调停三国纷争。此事成后，高句丽和百济将再无纷争！”

“此言怎讲？”

“我们高句丽和百济准备合为一国！”

卧槽？

郭业心里面掀起了惊涛骇浪，脸上却做出了满不在乎的表情，轻晒

道：“合为一国？哪有那么容易！合并了到底听谁的？被合并的那一边，就不担心身死族灭？”

高建武呷了一口茶，道：“其实事情不是像平阳郡公想的那么困难。看来平阳郡公对我们高句丽的制度并不了解。我们高句丽虽然名义上是以国主为尊，实际上各部有很大的自主权。”

“包括军队的权力？”

“不错！各部都有不少的私兵。甚至，有些私兵比国家的军队还精锐，而且人数也不少。我们高句丽分为东南西北中五部，渊氏一族世袭东部大人一职，而我们高氏一族就自领中部。”

“那其他各部呢？”

“西部是乙支氏，南部是杨氏，北部是孙氏。不过这三部实力弱小，三部加在一起，也敌不过高氏一族。”

“渊氏呢？”

“这个……说实话现在渊氏和我们高氏不相上下！”

郭业听着高建武的解说，倒觉得这有些类似于满清的八旗制度。

随即，他又问道：“那你们高句丽准备和白济如何融合为一国？”

“百济国主认祖归宗，改姓高氏，成为我高句丽王族中人。百济成为我们高句丽的第六部，名为百济部。百济国主世袭罔替百济大人一职！”

郭业想了一下，道：“听起来，倒是有些道理。不过这样的话，百济固然损失不大，可是似乎也没什么好处啊？”

“怎么会没好处？渊盖苏文都能惦记国主的位置，扶余璋怎么就不行？说起来扶余璋也是高氏族人，继承国主更是名正言顺。只要两国合一，扶余璋有生之年，没准还能当上新的高句丽国主呢！不比死守着一个百济强？如今扶余璋不过三十多岁，我和渊盖苏文都五十多了。他等得起！只要我这一代国主死去，论资格，谁能比得上他扶余璋？”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

郭业问道：“这么说两国合并之事就是板上钉钉了？”

“那倒不是，其实也没那么容易。这事只对扶余璋有些好处，对于百济的文武百官，好处就不大了。还平白无故的头顶上多了一个婆婆，所以国内的阻力不小。此次扶余璋来我高句丽，主要商讨的就是两国合一之事！”

郭业冷笑道：“恐怕两国合一之后，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大唐吧？”

荣留郡王连连摆手道：“平阳郡公，您千万别误会。两国合一，其实要对付的既不是大唐，也不是新罗。而是……”

“哪个？”

“渊盖苏文！其实这个两国合一的计划就是孤王提出的。现如今高句丽内，渊氏一族势力庞大，我高氏一族都要压制不住了。只能请来外援，只要扶余璋能认祖归宗，我高氏必将声势大振，彻底压倒渊氏一族！”

郭业皱眉道：“难道你们就没想别的办法？比如扶持其他小族对抗渊氏？”

“当然有！想当初渊盖苏文的父亲渊太祚重病，父王还让乙支文德暂代东部大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渊盖苏文成年之后，父王就让渊盖苏文继承了东部大人一职，而且还对他宠信有加，言听计从。对渊氏一族也从打压改成了扶持，实在是让人费解！”

“这么说渊太祚死了？”

“那倒是没有。说来也奇怪，他都重病在床几十年了，怎么就是不死呢！”

不理高句丽国内乱七八糟的事，郭业又问道：“那神仙风流会又是怎么回事？”

“实不相瞒。平阳郡公您也知道，我和渊盖苏文水火不容，在朝堂之上争强斗胜。我提出了一个两国合一的计划，大受父王赞赏。渊盖苏文不甘心我的功劳盖过他。就提出了一个三国合一的计划。高句丽和百济同文同种，合并起来容易的多。要是再加上新罗，就太难了。新罗主要是三韩人，和我们高句丽人根本就不是一个民族。他的计划要是成功了，功劳可比本王大得多！”

“这个计划就是神仙风流会？”

“对，以神仙风流会为契机，一统风流道。实现三国贵族的统一，再徐徐图之，最终实现三国合一。”

郭业心说，尼玛的！不管你们的两国合一，还是三国合一，小哥都得给你们搅黄了！

继而，他说道：“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神仙风流会必然得是你们高句丽取胜。要是新罗取胜的话，这个三国合一的计划可就破产了。”

“所以说，我劝平阳郡公一定要帮助新罗取得神仙风流会的胜利，破坏渊盖苏文的计划！而我高建武，也会全力以赴帮助善花公主！”

“那你刚才还说要送善花公主一个大礼？这明明是你有求于人啊！”

“此事若成，两全其美，对我对善花公主都有好处！”

郭业道：“既然渊盖苏文提出了这个计划，必然就得有一定的把握。我就不明白了。渊盖苏文凭什么就觉得此次神仙风流会能稳操胜券？”

## 第1316章公主，您想歪了！

高建武道：“事情其实很简单，无论是什么比赛，平阳郡公以为，最重要的是什么？”

“参赛者的实力？”

“当然不是！最重要的就是裁判！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也不行！”

“呃……”

郭业无语了，敢情儿这黑哨黑裁判的先例是从高丽棒子这儿流传过来的。

高建武接着说道：“裁判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我国和百济联手，无论怎么分配裁判，以二对一，我们这边必然能占据优势！比赛的真正结果并不重要，关键还是谁来宣布结果！”

郭业道：“此言不妥吧？其他的事情还好说，这么大的事情输了还能认账？就算你们高句丽赢得了比赛，新罗也不一定会认输吧。”

“平阳郡公，这我可要批评您了！”

“怎么？”

“您这个人太实诚了。谁要他们真心认输啊，不管他们认输不认输，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就成了公论。什么是大义？这就是大义，有了这个大义，我们就有理由干涉新罗国内风流道的事情。”

郭业撇嘴道：“就算有了干涉的理由，这还距离三国合一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高建武一拍大腿道：“谁说不是呢！可关键是父王相信啊。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三国合一计划，就算能成功也得几百年了。可父王就是相信渊盖苏文，说什么只要神仙风流会能顺利举办，就算渊盖苏文大功一件。其实，我猜渊盖苏文还有一个心思……”

“什么？”

“渊盖苏文就是想糊弄糊弄父王，反正父王也活不了多久了。他这个计划就是个幌子，只要能压制我两国合一计划的风头就行。只要父王一死，他那个三国合一计划也就无疾而终了。”

“所以荣留郡王就想直接破坏神仙风流会，让渊盖苏文的计划成为笑柄？”

“不错，小王就拜托平阳郡公了！”

“呃，好说好说！”

随后，高建武起身告辞，郭业将他送至门口。

他在门口微微踱步，心中暗喜，金德曼要求善花公主拔得头筹，高建武也要求新罗获胜，这是一货卖两家的好生意啊。只需要付出一份辛苦，就能有两份收获！

看来要给善花公主来一次特训了

流氓老师？禽兽教官？想起来就让人兽血沸腾啊！

……

……

第二天一早，郭业吃罢了早饭，全身上下装扮一新，也没有带从人，就

去找善花公主。

善花公主此次来到高句丽，并不是以公主的身份，而是以新罗风流道源花的名义前来。所以，她并没有馆驿可住，而是包下了一间客栈，这家客栈的名字叫做绿柳客栈。

到了绿柳客栈的门口，他便大大咧咧地守门的随扈喊说：“快去禀报善花公主，就说大唐平阳郡公，礼部尚书郭业郭子仪求见，让她速速迎接！”

不一会儿功夫，就走出一个人来。却不是他朝思暮想的善花公主，而是小萝莉郑菲菲！

郑菲菲小脸一板，道：“是何人求见公主啊？”

郭业道：“菲菲，连我也不认识了？我是好人叔叔啊，不认识我了？”

郑菲菲上下打量了一眼，道：“好人叔叔没看见，萝卜叔叔倒是有一个！”

“什么萝卜叔叔？没大没小的。”

郑菲菲冷哼一声，道：“还不承认？你和公主是怎么回事？别想瞒过我！呸，还好人叔叔呢，监守自盗！”

这事儿还真是郭业理亏，只得催道：“我不和你一般见识，快带我去见善花公主！”

“公主说了，她不见！”

“不见？我说郑菲菲，你可别公报私仇！诶，不对，咱俩也没仇啊。快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郑菲菲道：“公主让我把话传话萝卜叔叔，不知道您是好人叔叔，还是萝卜叔叔啊？”

郭业才不会相信善花公主要区分什么好人叔叔萝卜叔叔呢，这就是典型的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道：“好，我就是萝卜叔叔！怎么样？现在你该告诉我是怎么回事了吧。”

郑菲菲咳嗽一声，道：“公主说了。圣人云‘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善花公主虽为新罗女子，亦当遵从。平阳郡公乃是男子，而善花公主却还待字闺中，实在是不宜相见！”

靠啊，这睡都睡过了，你给我来这个？就算没睡之前，你那个变文不是也听得挺开心的吗？怎么那时候就不扯什么男女授受不亲了？

不过他心底明白，善花公主这是耍小性子呢，继而问道：“菲菲，难道善花公主就没交代别的？这事就没有商量？”

“有商量。公主还说啦，他说平阳郡公乃是上国钦差，此次前来必然是有重要之事。圣人还说过，事急从权。所以呢，也不是完全不能见！”

嘿，这正话反话全让善花公主说了，圣人简直成了善花公主家的一条狗，让它咬谁就咬谁，让它怎么咬就怎么咬。

郭业道：“那要如何才能与公主相见呢？”

“公主说，那就要看看平阳郡公的文采如何，能不能称得上上邦人物，文采风流这几个字！”

文采？

尼玛，我什么财都有，就是没文采！不过没文采没关系，我可以出卖节操啊！抄袭什么的，最有爱了！

当即，他问道：“那公主的意思是？”

“公主请平阳郡公做一首诗，做的好了，公主就见你。做的不好，您就哪来的回哪去！”

郭业心里有点打鼓，自己记得的古诗不多，善花公主这题目可得简单点儿，不然完犊子。

“那以什么为题？”

“咱们这个客栈叫做绿柳客栈，就请平阳郡公以《咏柳》为题，做一首诗吧！”

这题目真的……尼玛太简单了！

郭业哈哈大笑道：“古有曹子建七步成诗，今天让公主见识见识咱大唐郭业的五步成诗！”

他放声大笑，走出五步，开口吟道。“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诗抄得多好！

二月春风，现在正是二月，应情应景！谁不承认这是咱的原创我跟谁急！

郭业得意洋洋，道：“怎么样？菲菲你记住没有，要不要好人叔叔给你写下来？”

“萝卜叔叔，菲菲记住了！不过，您要不要改改？要是公主不满意的话，您可就……”

郭业大手一挥，道：“不用，什么叫文不加点？这就是文不加点！你快去把这首诗告诉公主，她指定满意！”

笑话，这可是千古名篇！善花公主这个女文青，一定得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郑菲菲一转身就跑了进去，时间不大，就又返了回来，道：“公主让你进去！”

郭业得意洋洋，“怎么样？这么样！咱做的诗公主满意吧！”

郑菲菲吞吞吐吐的说：“萝卜叔叔，您可得小心点，公主看了您的诗，好像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

这……不能吧？难道善花公主发现我抄袭了？不可能……贺知章还要几十年后才出生呢！

等郭业见到善花公主的时候，发现善花公主面沉似水，没有一点笑模样。

郭业口花花道：“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古人诚不我欺！公主，你可想死我了！”

善花公主勉强挤出一丝笑意，道：“平阳郡公，站那么远干什么，你过来！离我近点！”

“得令！”郭业往前走了几步。

“再近点！”

“公主这大白天，你是要……，那个影响不好吧！”

“少废话，过来！”

“是！”

等郭业离得善花公主足够近的时候，善花公主抡圆了胳膊——“啪！”

给郭业来个一个大嘴巴！



小哥当场就被打蒙了，捂着肿起的半边脸，“公主，你怎么打我？”

善花公主眼含泪花，道：“因为你羞辱善花！”

“羞辱？此话从何说起。我郭业对公主一向恭敬（恭敬能上床？）……

啊，不……是爱怜，何谈‘羞辱’二字？”

善花公主道：“就是你刚才做的那首诗——《咏柳》！”

“这首诗又怎么了？”

“哼哼，碧玉妆成一树高，名为写树，实际是在说美人吧！”

“似乎也能这么讲！”

“你别以为善花是无知的女子，善花也读了不少你们汉人的书。知道碧玉是什么意思。”

“碧玉就是指美貌的女子，还能怎么讲？”

“哼哼。你们南朝有首诗，就是以《碧玉》为题目的。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感郎不知羞，回身就郎抱！郭业，你是讽刺善花被你夺取了处子之身，洋洋得意是吧！”

我日你个仙人板板，还能这么理解？

郭业一时间，真是无语问苍天。

## 第1317章你是我的小苹果

《咏柳》还能这样解释？

后世编写教材的专家教授们知道了就得哭晕在厕所里。如此诲淫诲盗的诗句，怎么能出现在小学课本里，毒害祖国的花朵呢？

说到底，还是善花公主对于那夜之事耿耿于怀，才会对郭业的每句话，都敏感到了极点。掰开了揉碎了再捻成灰，发掘其中的深刻含义，只要有一丝可能，她就会联想到是对自己投怀送抱的讥讽。

郭业心道，就这种鸡蛋里挑骨头的本事咱也会，就拿善花公主的名字来说说吧。善者，好也。花者，植物用来传宗接代的物事也。善花的意思就是非常好的传宗接代的东西。怎么样，够风骚吧？

当然，郭业脑抽了才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泡妞界的开山祖师王婆曾传‘潘驴邓小闲’五字真言，对于善花公主这种女文青尤其适用。和她对着干，讲道理是没有用的，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伏低做小，承认错误。

然后再快速的转换话题，把这篇揭过去。

旋即，他躬身行礼，道：“还是公主博学多才，郭某自愧不如。我一时糊涂，没有想到这个典故，唐突了公主。郭业向公主赔罪了！”

善花公主也不是真的要把郭业怎么样，一时冲动，才给了郭业一下狠的。

现在她看到郭业的半边脸肿了起来，也有些后悔，道：“你真的不是有意的？”

“真不是有意的！郭某之心，可鉴日月！你就是我心中的太阳，我都不敢正视你的光芒；你就是我心中的月亮，一直挂在我的天上；你就是我心中的女神，永远那么冰清玉洁国色天香！”

好肉麻～

善花公主羞红了脸，道：“其实，善花也没你说的那么好啦！”

她稍稍停了一下，又呸了一声，啐道“油嘴滑舌，不知道你是从哪个变文里面抄来的？”

耶，胜利过关！

郭业心说，这要是再不能让善花公主转怒为喜，就只能对她说你是我心中的最美的云彩了，看她服不服！要是再不服的话，嘿嘿，那就是来一招绝的——你是我的小苹果，她敢不服就恶心死她！

不敢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郭业转移话题道：“公主，你这次来高句丽是为了参加神仙风流会？”

“正是！”

“不知公主对这神仙风流会可有把握？”

旁边的郑菲菲小嘴一撇，不屑道，“那还用说，公主出马，自然是手到擒来。要不是为了……公主才不会这么早就来呢？”

她本来想说为了扶余璋，后来想到善花公主和郭业的那层关系，赶紧把这话咽了下去。

善花公主也觉得有些别扭，道：“三国的源花都是千挑万选的人物，善花也不敢轻言必胜，唯有全力以赴罢了。其实就算不胜也没有什么，反正我这个源花也是临时的。新罗国内早就用花郎道替代风流道了，输了的话，也是

风流道丢人！”

“话可不能这么说！”

帘栊一挑，金德曼走了进来，说道：“花郎道是风流道演变而来，教义大同小异。我新罗的大多数国民，可分不清楚花郎道和风流道的区别。此次神仙风流会如果你不能取胜，对我新罗的军心士气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郭业忙给金德曼见礼，道：“既然没有必胜的把握，您又何必让善花公主参加？”

“怎么没有把握？我妹妹风华绝代，又是冰雪聪明，谁能比得上？这次的神仙风流会，我至少有八成的把握！只要她能取得胜利，我们新罗就可有机会对高句丽和百济的风流道指手画脚了，假以时日，一统三国也不是不可能。本小利大，你说我怎么能不让我妹妹参加！”

呃……

郭业心里一愣，金德曼居然和渊盖苏文打得是一个主意。

继而，他说道：“高句丽提议的这次神仙风流会，必然有他们的用意和把握。如果最终是由新罗夺魁的话，高句丽这次不就是搬了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你是说怕高句丽反悔？”

“不，我的意思是这次的神仙风流会，善花公主根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你说什么？”

郭业正色道：“我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这次是高句丽和百济已经结成了同盟，共抗新罗！”

善花公主傲然道：“就算如此，善花以一敌二，也未必会输！”

郭业苦笑道：“如果是公平竞争，公主自然是不惧怕任何人。可是如果是有人作弊呢？不知你们这个神仙风流会是怎么确定谁输谁赢。”

“自然是三国各出一部分人手公平……嗯？你是说……”

郭业点头道：“对，据我所知，不管善花公主的表现如何，最终高句丽和百济的评委都会判善花公主输掉。”

金德曼有些慌了手脚，嘴硬道：“平阳郡公，是你没有把握让我妹妹夺魁，用这番话来推卸责任吧？想不到堂堂的平阳郡公，也有说话不算数的时候。”

善花公主听着两人的争执，心底也有些不自信了，说道：“那可怎么办？其实还有一些碍难之处，我，我……”

“公主殿下无需惊慌！”

郭业打断了善花公主的欲言又止，说道：“郭某只是告诉你们此次神仙风流会的凶险之处，必须早作准备，才能万无一失。我当然还是信守承诺，会尽力帮助公主您夺魁，绝不能让高句丽和百济得意了去。要不然他们两国一统，倒霉的可就是我们大唐和你们新罗了。”

善花公主脸色好转，而金德曼嫣然一笑，道：“既然如此，一切就都拜托平阳郡公了。比赛的事先不着急，平阳郡公，你还是先操心一下我妹妹守宫砂的问题吧。菲菲，你过来，我找你有点事。”

金德曼把郑菲菲这个电灯泡一带走，屋里就剩下郭业和善花公主两个人了。

郭业见四下无人，凑上前去，心虚说道：“公主，那个守宫砂……呃，那啥……”

善花公主把手臂往前一伸，褪去玉臂上的薄纱，道：“喏，你看！”

只见一条雪白的胳膊，晶莹如玉，毫无瑕疵。

郭业看得心中一荡，伸手就往前捉去……

善花公主连忙往旁边一闪，剐了郭业一眼，啐道：“不要脸，没羞没臊！”

郭业嘿嘿干笑两声，乐道：“这里有守宫砂？”

善花公主没好气的说道“本来是有的，被你这个色胚搞没了。人家也不知道该如何交待。”

“那咱们再点上一个不就完了吗？”

“点上一个？你说得轻巧。守宫砂只有处子之身点上之后，才不会褪色。如今善花是残花败柳之身，就算点上了，用水一洗就掉了，那善花不就成了全天下的笑柄了吗？”

郭业不服气的道：“我就不信，谁还能逼你把守宫砂洗给他们看！”

“平时当然不行，不过神仙风流会是选三国风流教的真正源花，必须慎之又慎。我风流教内自有一整套仪式，确保源花是处子之身。”

“我就不明白了，源花是否是处子之身，对你们风流教那么重要？”

善花公主道：“源花以女子之身，统帅数百花郎，为风流教之主。凭的是什么的？按照风流教的教义来看，谁能得到源花的青睐，谁就能成仙得道，花郎们是因为这个才甘愿为源花所驱使。换句话说，源花就是花郎们的梦中情人。要是花郎们知道源花早已不贞，那大家不就白忙活了吗？”

郭业一听，不由得意笑道：“那我岂不是早就做了神仙了？”

善花公主作势欲打，郭业伸出手来，把她的胳膊架住，盯着善花公主的眼睛道：“善花，我喜欢你。”

善花公主把脸偏向一边，道：“那个，你别这样……”

郭业道：“从我看见你的第一眼开始，我就被你深深的迷住了。你就是上天赐给我最好的礼物。善花，做我的妻子好吗？我会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你的！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健康或者疾病，无论快乐或者忧愁，我都将毫无保留的爱你！”

狗血言情的段子，郭业是信手拈来！

女文青善花公主最吃这一套了，顿时变得局促不安起来，吞吞吐吐道：“我……我……”

正在这时，门口传来了金德曼的声音，“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一下！”

善花公主满面羞红，赶紧挣开，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

郭业却大大咧咧的道：“您马上就是一国之主了，怎么还做出了这种听墙根的事情？实在是有害新罗的国体！”

“你们汉人的书上还写着君子不欺暗室呢。大唐的平阳郡公都能对女孩子动手动脚的，本王听个墙根又怎么了？”

她这是一语双关，名面上说郭业对善花公主动手动脚的。暗讽的是安家集的聚友赌坊之内，郭业对她也是频频小动作。

郭业顿时没了脾气，问道：“您到底有什么事？”

“唉，本王也不是专门来听墙根的。只是有个人找到这来了，非要见我妹

妹。我是来问一声，到底是见还是不见！”

“谁？”

“百济武王——扶余璋！”

卧槽！

郭业脸色骤变，善花公主的旧情人上门，情敌即将相见，焉能不分外眼红？

## 第1318章郭小哥一败扶余璋

看着郭业面色不佳，善花公主弱弱地问道：“那个……郭……郭君你说我现在见璋……扶余璋合适吗？”

不合适！

简直尼玛太不合适了！

郭业在这方面那是明显的小心眼，恨不得善花公主一辈子不和扶余璋相见。不过善花公主那希冀的眼神告诉他，她想见！这会儿要是说不准见，可就太有失风度了。

于是，他故作大方的说道：“扶余璋毕竟是一国之主，咱们也不好太不给他面子，就见上一面吧！”

金德曼嗯了一声便出了房间。

不一会儿，门外就又传来了金德曼的声音：“武王陛下，您进去吧。我妹妹就在里面，本王就不打扰你们了！”

也真难为金德曼，身为一国之主，竟然亲自干起了这迎来送往的活，这是为了方便听墙根吧！想不到金德曼这个大美女还有这种爱好！

旋即，门帘一挑，走进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这男人长得白白净净，细腰乍背，身材高挑，最吸引人的是那两撇八字胡，尽显成熟的男人的魅力。穿着一身的儒生公子装，显得那么干净利落。不像是一国君主，倒像是大唐进京赶考的举子书生。

这就是百济武王扶余璋？

郭业心中暗叹，小伙子长得不错呀！

扶余璋一进来也不由愣了一下。他还以为屋里边就善花公主一个人呢，没想到屋里还有第二任，还是个男人。

见着郭业都盯着自己，扶余璋暗暗不乐，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他也懒得理会，直接将郭业无视了。紧接着，他直奔善花公主跟前，一解相思之苦般柔声问道：“花妹，一向可好？想不到你我还有相见之日！”

说着，双手就往善花公主的小香肩拂去。

善花公主连忙站起身来，福了一福，道：“善花拜见武王陛下！”

嗯？这词不对啊！

扶余璋又是一愣，道：“怎么多日不见。花妹和我生分起来了。你以前不是叫我璋郎么？”

善花公主囁嚅道：“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善花年纪还小，做不得准的。你我并非夫妻，叫璋郎太不合适了！”

说的也是！

扶余璋想了一下，道：“那你叫我的小名薯童？”

“武王乃是一国之主，善花不敢造次！”

“那你叫我阿璋……或者叫小扶余？不顺口是吧，要不就叫小扶？小子？”

小鱼？还小虾呢！

郭业听罢，忍不住扑哧一声，笑出声儿来。

扶余璋瞪了郭业一眼，还是没有理会他，继续道：“花妹，这几个名字你

喜欢哪一个？”

善花公主看着昔日的情郎这幅样子，心中不忍，道：“你别这样。别糟践自己。”

随后又小心翼翼地瞥了郭业一眼，道“我……我还是叫你武王陛下吧，大家都这么叫的。”

扶余璋面色一变，道：“花妹，你怎么了？你忘记我们的海誓山盟了么？你忘记我们花前月下……”

善花公主咳嗽一声，道：“武王陛下，事关善花的名节，还请慎言！”

扶余璋道：“你？你果然变心了，是谁？你说！我要把他碎尸万段！”

说着，挥手成爪，就向善花公主抓去！

郭业赶忙把他拦住，道：“武王陛下，还请自重身份！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既然善花公主不乐意，我看这事就算了吧！”

扶余璋脸上涨得通红，喝问道：“你何人？”

“在下乃是大唐的平阳郡公礼部尚书郭业郭自仪，特奉大唐天子之命，前来调停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纷争！”

“大唐钦差？平阳郡公？”

“不错！正是！”

扶余璋嘿嘿冷笑道：“好一个大唐钦差！居然管起本王的私事来了。怎么，难道你对善花公主有意？大唐天子是让你来调停纷争，可不是让你来讨老婆的！我要上书大唐天子，弹劾你一个……一个……”

一时情急，扶余璋还真没想出给郭业安排一个什么罪名。

郭业道：“武王陛下别着急，其实事情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

“哦？现在服软了？好，本王也不是心胸狭窄之人，你这就给本王滚出去！本王既往不咎！”

郭业微微一笑道：“武王陛下听郭某把话说完。刚才您说我对善花公主有意，这是不准确的……”

听了这话，善花公主脸色一变，扶余璋则哼哼冷笑。

郭业接着道：“事实上，是现如今百济的国主金德曼把善花公主许配给了在下。所以呢，事实上……”

“怎样？”

“事实上善花公主现在是我没过门的妻子，可不是有意无意那么简单。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对，我们是郎有情，妾有意，一拍即合。”

善花公主脸颊顿时臊红，呸了一声，嗔道：“谁答应嫁给你了你找谁去，人家还没答应呢。”

善花公主嘴里说着还没答应，实际上就是默认了郭业所说的话。

扶余璋眦眦欲裂，这明显是被撬了墙角了，只要是男人遇到这事就受不了。

随即，他指着善花公主，斥道：“你……你……”

不过你了半天，一时还真没什么好词。说善花公主嫌贫爱富？身为一国之主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怪善花公主移情别恋？他那王宫里的美女可是车载斗量，哪年不得添上十个八个的。更何况当初追善花公主的手段就不怎么光彩！

善花公主深施一礼，道：“璋……看来我们今生是有缘无份……我姐姐她

一定要……善花也是身不由己！”

呃……

善花公主也不是一个让人省心的主儿，学着郭业一下子把责任投到金德曼的身上了。跟郭业还真有点夫唱妇随的意思！

郭业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微笑道：“武王陛下，事已至此，您要节哀顺变！您是一个好人，身份尊贵，又丰神俊朗，我相信您会找到比善花公主更合适的人的！”

好一个扶余璋！

身处这种情况，怒火焚心之下竟然出奇冷静下来，徐徐说道：“花妹，我知道我们的亲事，一直遭到新罗国内的反对，你也是身不由己。你放心，我不会轻言放弃的。我会用我的诚心感动你，感动新罗国人，感动上苍！”

接着，他转头又对郭业说道：“平阳郡公是吧？就算你暂时以势压人，和花妹有了婚约，也得不到她的心。她注定是心向我扶余璋的！您又何必枉做小人呢？只要你同意放弃婚约，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笑话！我乃是大唐的平阳郡公，能缺什么？你的收买对我而言，根本无济于事！”

“平阳郡公，话可不是这么说。有道是，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百济国家虽小，本王身为国主，能拿出来的东西还是很多的。比如你这次调停三国纷争的使命，如果没有我的配合的话，恐怕……”

郭业嘿嘿冷笑道：“恐怕什么？威胁我啊？好大的威风！原来你就是用刀剑感动新罗人的，实在是好创意！够卑鄙，够无耻！本公佩服！”

善花公主是扶余璋的脑残粉的时候，扶余璋还真会这么干。

不过现在善花公主明显的智商恢复正常了，扶余璋可不会承认，道：“谁说的？我……我打高句丽不成吗？”

郭业道：“打高句丽？很好，很好。我来高句丽这么多天了，他们竟然没有安排我拜见国主。看来是没把我这个大唐钦差放在眼里。你帮我教训教训他们！”

“平阳郡公，你的使命可是调停三国纷争，怎么能挑唆我们打仗呢！”

郭业无耻的说道：“是呀，我是来调停的。可是你们不听，我有什么办法？有句话叫做先礼而后兵，要是讲道理有用，我大唐养那么多兵马干什么？我现在是礼部尚书，你知道回到大唐之后，怎么给我加官进爵吗？”

“不知道”

“大唐天子说了，回去就给我迁任兵部尚书一职，主管大唐百万军马。这是什么意思？大唐天子就料到你们不会听话的。我回去之后，就调集大军，哪个不服打哪个！”

扶余璋干笑一声，道：“平阳郡公您这个人就是太诚实了，本王不过说笑两句，您就当真了。本王最是爱好和平，又怎么会挑起两国的战争呢，都是说笑而已！”

“哼哼，希望你心口如一！”

扶余璋眼珠一转，又道：“看来平阳郡公对善花公主也是一往情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没什么。不如我们公平竞争，最后看善花公主花落谁家？”

郭业怒道，“公平竞争？公平个屁！善花公主本来就是老婆，你凭什么



要和我公平竞争？你怎么不把你后宫的娘们都拿出来，和别人公平竞争？扶余璋，你也太不要脸了吧！”

扶余璋道：“平阳郡公，您这话不对。善花公主是新罗的公主，对新罗有很特殊的意义，不能视为一般的女子。只要新罗同意暂缓婚约，本王愿意拿出一份大礼相赠！”

金德曼的声音从门外传来，“什么大礼？”

她果然是在听墙根！

扶余璋道：“我百济的源花愿意退出此次的神仙风流会。善花公主少了一个大敌，这算不算一份大礼？”

郭业嘿嘿冷笑道：“恐怕你们百济根本就没打算在神仙风流会上争胜吧！”

扶余璋连连摇头道：“怎么会？不为了神仙风流会争胜，我来高句丽干什么？”

金德曼道：“暂缓婚约，也不是不行。不过除了这个，你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百济不但源花不参加神仙风流会。所有的百济人也不得参加神仙风流会的评选。而且不管是高句丽取胜还是新罗取胜，百济必须承认比赛的结果，百济的风流道必须惟新源花的马首是瞻！”

“这……”

扶余璋迟疑，犹豫了。

## 第1319章金德曼的罗曼史九章

出乎郭业意料的是，扶余璋稍一沉吟，竟然答应了金德曼的条件，说道：“好，只要女王陛下答应取消善花公主的婚约。那本王就依女王所言。从今天开始，我百济退出神仙风流会的争夺。也不会参加神仙风流会的评选。不过，我有一件事要提醒女王陛下……”

“怎么？”金德曼问道。

“如果只有新罗和高句丽两国参加神仙风流会，那么比赛结果的公正性可就难说了。”

“既然百济退出神仙风流会。那比赛的章程自然要变一变。到底如何变法，是我们新罗和高句丽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武王陛下费心了。”

“那我们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郭业和善花公主的婚约其实是子虚乌有的事，是郭业刚才为了气扶余璋顺口胡诌出来的。没想到竟然得到了善花公主的承认，这算是意外之喜了。

不过这个惊喜还没持续多长时间，就被扶余璋逼着取消这个婚约，郭业可就有点不痛快了。就好像一个人平白无故的捡了一百元钱，再把那一百元钱丢了，那指定是心情郁闷。

他不痛快，还有比他更不痛快。

果然，还没等郭业说话，善花公主便怒叱道：“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用善花的终身幸福，来做交易的筹码。你还是我的亲姐姐吗？你还是我的璋……扶余璋吗？我告诉你们，善花今生非郭业不嫁！”

说完，以袖掩面，跑了出去！

霎时，屋中三人纷纷变色，扶余璋自然一脸苦绿之色，而金德曼则是脸罩寒霜。

只有郭业一人，暗里偷着乐心中美美地寻思道，这么说起来，哥们在善花公主的心中还有点地位？

瞬间，他便喜形于色，嘴上得了便宜还卖乖道：“哎呀，这人长得俊就是没办法啊。整天就是各国的什么郡主呀，公主呀扑上来，哭着喊着要嫁给我，个个说非我不嫁，赶都赶不走。你们不是我，是不会理解我的痛苦的，其实我好想当一个普通人……”

“闭嘴！”

金德曼道勾了勾小指道：“平阳郡公你过来！”

郭业连连摇头道：“我不过去！你是不是想打我？”

“平阳郡公何出此言？”

郭业指了指自己的左脸，道：“这就是善花公主打的。刚才她的表情就跟你一样！”

“我保证不打你的左脸！”

郭业挪着身子凑了过去，问道：“那您找我什么事！”

“啪！”

又是一个嘴巴子！

“我打你的右脸！还反了你了，我妹妹说要嫁给你还委屈你了？我这一巴掌是替她打的。”

扶余璋咳嗽了一声，道：“这……女王陛下，我们的约定还算不算数？”

“算数，怎么不算数？你放心，现在我妹妹和郭业这小子没有婚约了，你尽管去追求她。我支持你！”

扶余璋心说你这口头上的支持有屁用，善花公主都跑了，我连面都见不着，怎么追求？别看你郭业横眉冷目的，你以为你们的关系我真看得出来吗？

随即，他说道：“善花公主现在对小王有所误会，不愿意见小王。还请女王陛下在善花公主的面前多加美言！”

“没问题，给钱就行。”

“什么给钱？”

“咱们刚才说的好，是公平竞争。我帮你说好话，不就破坏了竞争的公平性了吗？”

“那关给钱什么事？”

“一句好话，一两金子。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你和平阳郡公谁给我钱，我就帮谁说话。”

“那我们要是都给钱呢？”

“都给钱？很简单。一人一句着说。比如先说你扶余璋英俊潇洒，下一句就说郭业风流倜傥。”

扶余璋才不会相信金德曼的节操呢，一句话一两金子，又没有人监督。到时候，金德曼说没说好话，说了多少好话，可都是她一句话的事。这又不能找善花公主去对质。

扶余璋心里恨得牙根痒痒，不过面上还得保持风度，道：“女王陛下说笑了。我百济此次退出神仙风流会，这损失可是非常之巨大。女王陛下最好还是拿出诚意来，要不然本王虽为一国之主，也不好向我百济的臣民们交代。”

“那武王陛下想要什么诚意呢？我要是帮了你，可就破坏了你和平阳郡公的竞争的公平性。武王陛下，您不是想食言吧？”

扶余璋胸有成竹，道：“只要女王陛下答应我一件事，我就算女王陛下完成了承诺。”

“什么事。”

“本王偶得一宝，不敢藏私。准备三日之后，举办一场鉴宝大会，还请善花公主务必出席。当然，为了我们竞争的公平性，也请平阳郡公光临！”

郭业冷笑道：“想你百济小国寡民，能有什么宝物，还是不要貽笑大方了！”

扶余璋道：“如果平阳郡公不愿赏光的话，扶余璋也不勉强。只要善花公主到了就可以了。”

“既然你愿意出丑，那也随你。三日之后，郭某人必到！”

金德曼也道：“你的意思是只要我妹妹参加你那什么鉴宝大会，不论成与不成。你们百济都放弃神仙风流会了？”

“正是如此！”

“好，那我就代替我妹妹答应了。”

爱情成了一场交易，扶余璋觉得在这里浑身不自在，又说了几句话就告辞了。

郭业也想走，却被金德曼拦住了，道：“平阳郡公别走，今日多有得罪。

德曼略备薄酒，向平阳郡公赔罪了！”

郭业能有什么气？他的气早就被善花公主的举动给消了，道：“哪里，哪里。女王陛下言重了。说来惭愧，我还真没想出来怎么化解神仙风流会上百济倒戈的威胁，没想到三言两语就被您解决了。”

金德曼道：“既然如此，还请平阳郡公入席！我向平阳郡公介绍几个我们新罗的人物！以后你娶了善花，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可得多亲多近！”

就在绿柳客栈的大厅，杯盘罗列，酒宴已经摆下。

郭业和金德曼走进来的时候，有四个人站起身来，一起向金德曼行礼。

郭业一看这四个人长得都不错，无论是身材还是相貌，都是一时之选。就是有一个年纪大了一点，可能将近四十岁了，不过还是充满了成熟男人的魅力，看到了他你就知道什么叫绅士风度。其他三个人可能也就二十岁上下，个顶个的英武不凡。

金德曼道：“平阳郡公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金春秋将军！”

郭业抱拳拱手，“见过金将军！”

不过接下来金德曼的一句话把郭业给吓傻了，“金将军是德曼的正夫，还请平阳郡公多多关照！”

正……正夫？

金德曼早就不是黄花大闺女了，郭业早就有心理准备。不过正夫两个字，还是把郭业雷了个外焦里嫩。金德曼原来说过要广纳王夫，郭业还以为她是开玩笑呢，没想到是真的。不用问，既要有正，那肯定就有副。

郭业又指着另外两个年轻人，道：“那这两位是？”

“这是金钦饭，这是金乙祭。金钦饭是我的左辅政大臣，金乙祭是我的右辅政大臣。这两位可以说是本王的左膀右臂。”

郭业迟疑道：“这个，金将军也就罢了。为何贵国辅政为何都如此年轻？”

金德曼嫣然一笑道：“很简单，因为他们是我的副夫。”

尼玛的，果然有副夫！

郭业心中感叹，裙带关系害死人啊。金德曼要是再多娶几个，新罗的朝廷开会，可就变成家庭会议了。不对，既然这三个人都是金德曼的老公，那么和他们的在一起的那个老男人是谁？

郭业一指那位老帅哥，道：“这位总不是女王陛下的副夫了吧？”

“这位当然不是。他就是花郎道的教主，新罗国仙金庾信！”

“这还差不多……”

“国仙不准婚娶，所以他不是本王的副夫。不过金庾信将军也是本王的入幕之宾哦！”

## 第1320章郭小哥二败扶余璋（1）

这顿饭郭业吃得就不怎么自在了。

桌上一女三男，金德曼配上三个软饭王，那都是有特殊关系的。就他一个人的在那当电灯泡，看着这些狗男女眉来眼去的，郭业是要多别扭有多别扭。

他心中暗想，在饭桌上他们都这样，那晚上他们四个人会不会玩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花式呢？真是尼玛的……羡慕嫉妒恨啊。

随即，他提议道：“不如把善花公主请来，我们一起吃饭？”

金德曼赶紧摇头，拒绝道：“那可不行。本王答应了扶余璋要你们公平竞争的，可不能给你开小灶！”

不过看到郭业脸色不善，她扑哧一笑，娇媚道：“这就生气了？平阳郡公怎么跟小孩子似的。实话跟你说，我派人叫过了。我妹妹脸皮薄，不肯来。不过……”

“不过怎么样？”

“我妹妹说了，三日之后的鉴宝大会，她会跟你一起赴会。怎么样。满意了吧？”

郭业心里一动，拱手道：“那就多谢女王陛下了！”

“还叫我女王？”

“那……多谢姐姐了！”

“这还差不多，不过我可不能叫我妹妹一个人跟你去。扶余璋这个人看着光明磊落，骨子里阴着呢。他这个鉴宝大会，肯定是不简单，指不定憋着什么坏主意呢。我让国仙金庾信和你们一起去，保护你们！”

金庾信点头示意，口称遵命。

郭业道：“如此甚好，郭业多谢姐姐了！”

其实，对于金庾信郭业心中总感觉有点别扭，觉得离他越远越好。金庾信这个人是真不错，剑眉星目，风度翩翩，待人彬彬有礼。这要是在后世，就是一代少女杀手。问题是他的身份——花郎道的国仙。

善花公主跟他说过，风流道中的花郎都是把源花当梦中情人的。换言之，每个花郎都幻想着跟源花发生点超友谊的关系。

那么继承了风流道优良传统的花郎道呢？是不是每个花郎都幻想着和国仙发生点什么呢？尤其是听说这个国仙之位，是禁止婚娶的时候，更让郭业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源花还有一个守宫砂，这个国仙可是除了严禁婚娶就没什么约束。是不是国仙跟每个花郎都……

日，郭业不敢想下去了，太尼玛恶心了。

得找个机会问问善花公主，这个金庾信是不是真有什么特殊癖好。

随后，筵席散去，郭业回了馆驿。

回到驿馆招来斑鸠、孙子善和长孙师等人，将今天发生的事情一说。立马引来了三人对他的桃花运羡慕不已，均纷纷表示要参加那个鉴宝大会，为平阳郡公呐喊助威，把扶余璋杀个落花流水。

斑鸠还挤眉弄眼的对郭业说：“大人，您注意到没有。金德曼的三个王夫可都姓金，您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隐情呢？我觉得您还是一鼓作气，把那个金德曼也给拿下了，救她脱离苦海！”

郭业迟疑的道：“你是说，他们都是近亲……”

斑鸠道：“虽不中亦不远矣，这里边肯定有事！”

三日之后。

郭业带着斑鸠、长孙师和孙子善会合了金庾信和善花公主，一行六人，没带仆从，直奔鉴宝大会。

说是大会，其实也没多大。扶余璋在高句丽也摆不起谱来，因为他同样不是以百济国主的名义来的。所以也就是租了一家客栈。这家客栈的名字还挺有唐朝味儿，居然叫做悦来客栈。

这次的鉴宝大会，扶余璋准备的还挺用心。没有采用大排筵宴的形式，而是别出心裁的采用了露天烧烤的形式。院子里零零散散的摆了十几张桌子。几个上林方炉，摆放在院子里。这些上林方炉用来烤羊肉串、猪肉串、鸭鸭鱼肉等。

另外，院子里还点燃了几堆篝火，大铁架子上烤的是全猪、全羊。只见烤肉色泽鲜黄，油滋滋往外冒，香味扑鼻。令人食指大动。

一个个伙计穿梭不停，每个人都端着盘子，里面有烤好的肉。客人想吃哪个，把伙计叫住，把盘子端起来，就可以吃了。颇有点现代社会自助餐的味道。

不过人家伙计的服务态度就好太多了，你一伸手，伙计马上就跪下，把盘子高高举过头顶。

郭业穿越大唐以来还真没看过这个场面，啧啧称奇。

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传来：“平阳郡公，怎么样？我们高句丽的‘貊炙’不错吧！”

郭业扭头一看，荣留郡王高建武竟然也来了！

“貊炙？”郭业有些闹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

“不错，您看这些烤全猪，烤全羊，就是典型的‘貊炙’。俗话说‘羌煮貊炙’中‘貊炙’说的就是这个。你也知道，我们高句丽人本身就是濊貊二族融合而来，这‘貊炙’就算是我们高句丽人祖传的手艺。您在别的地方可吃不到。”

郭业道尝了几口肉串，虽然没有孜然辣椒调味，这些烧烤还是放了不少其他的香料，吃起来不比现代社会的烧烤差。又吃了几口猪肉、羊肉，味道更好。

随后，他问道：“荣留郡王，您怎么也来了？也是参加鉴宝大会的？”

“不错，扶余璋几乎给高句丽所有的达官显贵都下了帖子。要开什么鉴宝大会。你看，那家伙也来了！”

郭业顺着高建武的手指看去，渊盖苏文正冲着人们点头致意。

当渊盖苏文看到郭业后，冷哼了一声，扭过头去。

郭业见状，突然想起之前好高建武私底下商量的事儿，低声道：“咱们那个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

“一切顺利！我已经把风声吹出去了，这次渊盖苏文他不死也脱层皮！”

接着，郭业也把扶余璋答应退出神仙风流会的事情跟高建武说了。

高建武听罢眉头一皱，道：“这个事情看来，还是有些麻烦。有句话叫做轻诺必寡信。扶余璋这么轻易就答应退出，我可不相信他是对善花公主情根深种。看来这次的神仙风流会不是那么简单。”

郭业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以郡王你和渊盖苏文的关系，他肯定防着你

一手。神仙风流会的事情，他肯定不会对您全说，说不定他和扶余璋还有什么秘密协议。”

高建武眉毛一扬，怒道：“该死！他们现在就勾勾搭搭，看来我联百济对付渊氏的计划，有点悬了！”

……

……

人们说着话，时间就慢慢的过去。一直到了掌灯时分，扶余璋才露面。此时院子里已经点了不少灯笼火把，照的亮如白昼。

扶余璋高声喊道：“大家静一下。小王有话要说。”

在场的都是有身份的人，霎时都静了下来。

扶余璋接着道：“这次请大家来，有两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小王新得了一件宝贝。圣人云，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特来邀请大家一起欣赏！”

“扶余璋，你就快拿出来吧，咱们都等了大半天了！”

“就是，这么冷的天，大晚上的，大家不睡觉，不就为了看宝贝吗，快拿出来吧！”

扶余璋吩咐一声，“灭灯！”

就有几个伙计走上前去，把灯笼都给弄灭了。只余下几个火把，发出微弱的光芒。

人们纷纷叫道：“诶，你把灯都弄灭了干嘛？咱们可看不清楚！”

扶余璋的声音传来，“众位别着急，灭灯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的更清楚！大家请上眼！”

说完，有人给扶余璋端来了一个小盒子，扶余璋把盒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鸡蛋大小的物事。这个东西通体发白，竟然烁烁放光！

“夜明珠，这是夜明珠！”

“这么大的夜明珠，得值多少钱？无价之宝啊！”

可是，扶余璋这还不算完，他又命人在篝火上架起了一口锅，一会儿功夫就把水烧开了。他直接把夜明珠放了进去！

人们都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把夜明珠煮熟了给大家吃了？没听说过这玩意能吃啊。

就在人们议论纷纷的时候，扶余璋又吩咐伙计把灯笼都点亮了。

又过了一会，扶余璋又把那颗夜明珠弄了出来，用冷水一浇，拿在了手里。

这下可了不得了！

人们就像炸开了锅一样，喧哗起来。

那个夜明珠竟然更亮了，满院的火把都遮掩不住夜明珠的光芒！

什么是价值连城？

什么算无价之宝？

这就是！

扶余璋满面含笑，道：“怎么样？这颗夜明珠称不称得宝贝二字？”

“称得上，简直太称得上了！”

“宝贝啊，真是稀罕的宝贝！”

交口称赞之事，不绝于耳。

扶余璋面有得意，又喊道：“接下来，我要宣布第二件事。此事，事关新

罗的善花公主。善花公主在不在？请上前来。”

善花公主瞅了郭业一眼，问道：“怎么办？”

众目睽睽之下，郭业也不能不让善花公主过去啊，道：“没事，你去吧。这么多人，他能拿你怎么样？”

扶余璋见到善花公主，道：“众位都知道，我和善花公主有情。怎奈两国交恶，新罗王室一直怀疑我扶余璋的诚意，才不能和善花公主完婚。如今我愿意以此夜明珠为聘，赢取善花公主！公主，请收下吧！”

说完，扶余璋双手握住夜明珠，伸到了善花公主面前。

夜明珠烁烁放光，把一袭白衣的善花公主衬托的真如画中仙子一般。宝石美人相得益彰！给人感觉，这颗夜明珠本来就应该是善花公主的，这颗夜明珠不落在善花公主手中，就委屈了这无价之宝似的！

女人对于珠宝是最没有抵抗力的，而且眼前送礼的又是昔日的爱郎，善花公主喏道：“我……我……”

郭业在下面急得是满头大汗，这下可完犊子了！

他当然知道夜明珠不是什么好玩意，不过是萤石而已。本身就含有剧毒，而且这块夜明珠如此诡异，说不定还有什么放射性物质。问题是，他这么说了没人信啊！

再说了，这颗夜明珠的品相确实也不错，别说是在古代社会，就是到了现代社会，品相这么好的天然夜明珠也值个几万块钱。

难道就任由善花公主接下这颗夜明珠？当然不行！人家扶余璋说的明白，这是聘礼！善花公主收下了聘礼，就等于在天下人面前答应和扶余璋的婚事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姥姥的！

郭业暗骂一声之后心里也犯难，关键是，现在自己该怎么压过扶余璋的风头，力挽败局呢？



## 第1321章郭小哥二败扶余璋（2）

人力有时而穷！

就算郭业拿出比这更大更好的夜明珠，也已经落了下乘。如果善花公主弃小选大，不就显示她是嫌贫爱富之人吗？更何况现在郭业身无长物，就别说夜明珠了，就连金子带的都不多。

想到这里，郭小哥就一阵懊悔，自己真是太失策了，想当初拜访善花公主，竟然没带过什么礼物。早知道就给善花公主买些珠宝首饰，一方面讨得了美人的欢心，另一方面善花公主戴了这些珠宝在身上，就等于宣告了郭某人的主权。

咦？文青！

郭业心里一愣，对啊，我怎么将善花公主是个女文青这茬儿给忘了？这似乎是条思路。善花公主真正看重的不是夜明珠的价值，而是夜明珠的美丽和扶余璋的深情。如果能投其所好的话，不就转危为安了吗？

这时，金庾信的声音幽幽传来：“平阳郡公，怎么办？还请早作决断！”

“决断？你想怎么样？”

“如果平阳郡公没有什么办法的话，那就只有把这颗珠子给毁了！”

“怎么毁？”

“我在这里发一支飞镖，可以打到那颗珠子上。就是不知道那珠子质地如何，能不能奏效。”

飞镖？

这玩意其实上不得台面，全靠腕力发动，不但准头不好把握，而且射程很近。现在金庾信隔着七八十步，有信心打到夜明珠上，已经够惊世骇俗了。郭业没想到金庾信还有这等本事。

不过这是下下之策，结果如何很难预料，郭业打心底不认同这种蛮干。尤其对象是善花公主这个女文青，谁知道会不会激其她的逆反心理，转投扶余璋呢。

随即，他摇头道：“还不到那个程度。你们谁会写字？”

金庾信和长孙师异口同声的答道：“我！”

在坐的没有文盲，但是敢说自己是会写字，那得是有一定的水平的。金庾信也就罢了，没想到身为武将的长孙师也这么对自己的字有信心。

于是，郭业吩咐人拿来了纸笔，说道：“好，我说，你们写。”

郭业没有定格时光的法术，他们在那忙活着。善花公主和扶余璋可没等着他们。善花公主接过夜明珠，往裙子上一挂，顿时光芒四射，衬托的善花公主语法的飘飘若现。

扶余璋大喜过望，道：“宝剑赠烈士，国宝配佳人。好，好，好！善花，你是答应嫁给我了吗？”

善花公主心中天人交战，看向远方，道：“善花……”

正当这时，有人高声道：“慢！我有话说。”

郭业看了看金庾信和长孙师写的字，以他的水平还真分不出好坏来。随手拿起一张，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来。

郭业看了看善花公主腰间的夜明珠，道：“无价之宝，果然不错。”

善花公主拿起明珠，道：“郭……郭君……我不是……”

郭业一摆手，阻止善花公主道：“公主不必多言，郭业明白，我懂你。”真的懂？懂个屁！

不过郭业明白这时候不能让善花公主把话说出来，说出来就是板上钉钉无可更改了。不说出来，就有千种理由，万般解释。

扶余璋冷冷一笑，道：“平阳郡公，你来这是祝本王和善花公主百年好合吗？多谢，多谢。”

郭业正愁没话头呢，闻言哈哈大笑道：“扶余璋，你别自作多情了。善花公主什么时候答应嫁给你了？”

扶余璋道：“善花公主收下了夜明珠，就是答应嫁给本王。”

“笑话。善花公主只是拿过夜明珠看看，又没有拿走！”

“那她都系在身上了！”

“系上了，也可以拿下来。女子去绸缎庄买绸缎，也常拿绸缎比划一下。那也不能说只要比划了一下，就要把绸缎全买下来啊。你这是强买强卖！”

扶余璋气的满脸通红，道：“你……你这是强词夺理。善花，你告诉他，你要嫁给谁？让给这小子死了那不该有的心思。”

“我……”

见着善花公主犹犹豫豫，郭业忙打断道：“当然是要嫁给我郭业郭子仪，我刚才不告诉你了，善花公主想的什么，我都知道！”

扶余璋深吸了一口气，道：“平阳郡公，您身为上国天使，就应该自重身份。俗话说的好，愿赌服输。你屡次打断善花公主说话，算是怎么回事？这种事情，拖延时间可是没有用的。”

郭业冷笑道：“什么愿赌服输？我输了吗？”

扶余璋转头，双眼饱含深情地对善花公主道：“善花，你说！”

郭业又是连连摆手，打断道：“善花公主不用说。她想说的，我都写在纸上了。”

扶余璋伸手欲夺，郭业躲开一步，把那张纸交到了善花公主的手里。

只听善花公主展开纸卷，轻声念道：“君知妾有夫，赠妾夜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白罗襦。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关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

念到最后，两行热泪竟然夺眶而下。

善花公主刚才真的怎么想的并不重要，只要善花公主把这首诗念出来，郭业的心就放下了一半。这可是千古名篇，尤其是最后两句‘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更是脍炙人口。以善花公主的文青本质，就算刚才不是这么想的，也得为这两句话深深的感动。

扶余璋怒道，“不通，狗屁不通。什么叫‘何不相逢未嫁时’，善花公主现在根本就没有嫁人！”

善花公主的敏感的小心思却是想到了她和郭业春风一度的事，暗想这小冤家心思真齜齜，八成是又想到那种事了。待会一定要给他几下狠的，以解心头之恨。

随后，她把夜明珠取下来，往前递过去。

扶余璋脸色大变，道：“善花，你可别忘记了。你姐姐已经把你的婚约取消了，现在你不但未嫁，连婚约都没有！”

善花公主摇头道：“知我者郭君也。善花虽然和郭君没有婚约。却身……”

那个心已属他。在善花的心目中，已经算嫁给郭君了。武王陛下，善花蒙您错爱。感念良多。对不起，恨不相逢未嫁时……”

扶余璋接过夜明珠，用力一握，道：“善花，你……你好狠的心！”

扶余璋想不通啊！论家世，论长相，论财力，他哪样都不在郭业这下，怎么就输了呢？输了没什么，关键是输的太窝囊了。无价之宝夜明珠，竟然敌不过郭业的只言片语。

这时，只听啪的一声，那夜明珠竟然碎了！

人群一阵喧哗。

今天这趟可是来对了，看到了这么精彩的场面。不但有百济国主和大唐平阳郡公的争风吃醋，还看到了无价之宝夜明珠的毁灭。回去以后，这可就是一辈子的谈资。该给这件事起个什么名字呢？“善花公主移动别恋，百济武王一怒碎珠”？“感天动地跨国恋，知情知意夜明珠”？“古有破镜重圆，今朝人散珠毁”？

扶余璋自个儿也被这种情况吓傻了。自己用的力气是不小，可这夜明珠不是珍珠，说白了就是一块石头。怎么一捏就碎了呢？难道真的是天意？

只有郭业对此心知肚明，夜明珠的本质就是萤石，这种石头本来就不怎么结实。而且扶余璋整天把这夜明珠放在开水里边煮，让夜明珠发亮。然后用冷水一激，别说萤石了，什么石头也受不了这样的折腾。

不过老天给力，这颗夜明珠正好这时候毁了，也只能怪扶余璋时运不济了。

正当人们议论纷纷，一阵骚动的时候，忽然有人尖声大叫一嗓子——  
“有刺客！”

## 第1322章孙子善又立功了

郭业定睛看去，喊话的正是金庾信。

只见一个瘦小的伙计，手持一把匕首，向荣留郡王高建武刺去。

高建武旁边正是孙子善，高建武一闪身，就到了孙子善的后面。

倒霉催的孙子善当场被替荣留郡王挡了一刀。

嗤~~

匕首在孙子善的衣服上划过，鲜血霎时喷溅而出。

伙计绕过孙子善还要刺，高建武继续转身，拿孙子善当起了盾牌。孙子善也真够朋友，肩不动膀不摇，忠心耿耿保护荣留郡王。

等他们再绕过来的时候，金庾信抖手一镖.....

嗖~寒光夺命！

正中伙计的哽嗓咽喉。

伙计仰天栽倒，死于非命。

高建武这次被吓得不轻，他知道自己刚才干得事有点不地道，紧紧握住孙子善的手，感激道：“多谢相救！多谢相救”

这场变故持续时间不到一分钟，结果却是血腥无比，造成了一死一伤。

在场的都是各国的达官贵人，大都是平日里养尊处优，哪见过这种场面，一下子就混乱起来。这种时候扶余璋绝对压不住场子了，谁知道那个刺客是不是他派来的。

最后还是渊盖苏文调来了城防兵，控制住了局势。

渊盖苏文招呼一声，就要把伙计的尸首抬走，可高建武这时候缓过劲来了，大声喝阻道：“慢！”

渊盖苏文一脸不悦，问道：“荣留郡王，什么意思？”

高建武道：“这个刺客的尸首，可不能任由莫离支带走！”

渊盖苏文冷笑道：“本莫离支负责平壤城的治安，是由国主钦定的。难道荣留郡王还想抗旨不尊不成？”

“抗旨不尊？莫离支好大的一顶帽子！”

高建武道：“不过莫离支深处嫌疑之地。还是避嫌的好！”

渊盖苏文把眼睛一瞪，道：“高建武，你.....你是说我派人刺杀你？”

“哼哼，是不是你，你心中有数。”

“咳咳.....”

郭业咳嗽一声，道：“两位不要争执了。其实我觉得有个人的嫌疑最大。”

“谁？”

郭业把手一指，道：“百济武王扶余璋！”

扶余璋大怒道：“郭业小儿，你不要血口喷人。”

渊盖苏文却是若有所思，没有理会扶余璋，径直问道：“郭郡公，此话怎讲？”

“哈哈，这不明摆着吗？”

郭业冷笑连连，分析道：“咱们参加的可是武王陛下的鉴宝大会，这个伙计是武王陛下安排的，要说嫌疑，当然是武王最大！”

渊盖苏文听罢沉默了一会儿，摇头道：“不能这么说。这些伙计都是悦来

客棧的伙計，只是受到了武王陛下的僱傭，不能算是武王陛下的人。”

他這麼一說，眾人都覺得似乎還真不能把這事攥扯到扶余璋身上。

郭業心里急壞了，總不能這麼便宜了扶余璋這孫子吧？

隨即眼珠一轉，又道：“萬一是這伙計被扶余璋買通……”

高建武都对郭業攥扯誣告的行為看不下去了，嚷嚷道：“平陽郡公，你這樣說太牽強了。武王陛下才來高句麗沒多久，要說買通的話，有的是人比武王陛下有資格……”

聽得出來，他還是想把這事扯到淵蓋蘇文身上。

郭業沒好氣地白了他一眼，又道：“扶余璋這次的鑒寶大會就沒安好心。”

高建武苦笑道：“平陽郡公，您已經抱得了美人歸。又何必咄咄逼人呢。您再說下去，大家都要看您的笑話啦。”

郭業道：“我有辦法可以證明。”

他彎下腰去，拿起了一些夜明珠的一些粉末，冷笑道：“無價之寶？哼，你們牽條狗過來！”

很快，有下人牽着一條大黃狗走了過來。

郭業拿了几塊肉沾了夜明珠的粉末，喂大黃狗吃了下去。

大約過了十來分鐘，大黃狗竟然滿地打滾，口吐白沫，再過一會兒，竟然一命嗚呼了。

郭業拍拍手，一臉扼腕地嘆道：“什麼無價之寶，分明是穿腸的毒藥！”

善花公主也有些後怕，心想，這顆珠子有毒？他為什麼要害我？

如果說善花公主剛才還對放棄夜明珠有點小小的不甘心的話，那麼現在可是對夜明珠徹底沒念想了。

扶余璋怒道：“就算是夜明珠有毒。那也是吃下去才有毒，我又沒有讓公主把夜明珠吃下去！”

中了！

郭業一聽扶余璋這話，心里立馬樂開了花，嘿嘿冷笑道：“不錯，武王陛下的口才真好，吃下去才有毒。就是不知道大伙對這句話信不信啊！”

對於有毒的東西，人們當然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吃下去有毒，那吃下去多少才毒性發作？摸了一下，沾上一點算不算？大家都身嬌肉貴的，把自己的小命看的無比重要，紛紛後退了几步，遠離這個危險源。

高建武見栽贓淵蓋蘇文沒戲，心里對郭業起了意見，皺眉問道：“這顆夜明珠有毒，不知平陽郡公是如何得知的？”

長孫師答話道：“這还用問？什麼毒物能瞞過平陽郡公的眼睛。平陽郡公什麼藥物沒見過，九九升仙丸就是他的手筆。區區的夜明珠，不值一提。”

扶余璋今天被郭業屢屢針對，大敗虧輸，此時冷風一吹，竟然漸漸的冷靜下來，道：“原來如此，我還不知道平陽郡公是用毒的大家。不過要是那樣的話……平陽郡公的嫌疑也不小。”

“怎么讲？”

“我怎么知道这颗夜明珠是平陽郡公偷偷下的毒呢？”

卧槽！这是还解释不清楚了！

郭業心里埋怨長孫師，尼瑪的，你這混球把我吹噓得那麼厲害干什么？好像無所不能似的，這下被人抓到把柄了吧？

旋即，他干笑一声，道：“事实上，大部分的夜明珠都是剧毒之物，只有少数绝品例外。大家不相信的话，如果谁还有夜明珠砸碎了一试便知。夜明珠赠佳人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

这么一说，郭业的责任自然没有，扶余璋的责任也减轻了许多。

他心中暗恨功亏一篑，让扶余璋逃过了一劫。

正在这时，有个声音怯怯的说道：“众位大人，我能说两句话吗？”

扶余璋一看，这人正是悦来客栈的老板。

他紧忙问道：“你的伙计成了刺客，你这个掌柜的也脱不了嫌疑。此刻你已经是待罪之身，哪有你说话的地方？”

渊盖苏文抬手喊道：“慢，让他讲！”

“其实……其实那个伙计不是我们悦来客栈的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他！”

“此言当真？”

“小人不敢欺瞒众位大人，大人找来我们悦来客栈的街坊四邻一问便知。”

扶余璋仔细端详了那刺客几眼，道：“不象是我们濊貊人。”

扶余璋又俯下身去，把伙计的衣服解开，一会功夫就把伙计剥了个差不多，只留下了一块白色的兜裆布！

渊盖苏文脸色一变，道：“扶桑人？”

扶余璋点头道：“不错，正是扶桑人。看来这个家伙是扶桑的忍者。”

高建武道：“想我高句丽和扶桑一向交好，他们为什么要害我？”

渊盖苏文道：“扶桑一向是狼子野心，对我们高句丽的土地垂涎已久。这是想挑起我们高句丽的内乱。”

郭业冷笑道：“一个扶桑人不能说明是扶桑朝廷的意思，说不定是受人雇佣呢。”

伙计已死，也拿不到什么口供，人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这件事也成了一件无头公案，只能就这么过去了。

不大一会儿，人群渐渐的散去。

高建武道：“多谢这位……”

孙子善道：“在下孙子善！”

“多谢孙壮士相救，改日小王必定登门道谢！”

孙子善长这么大，还没被人这么夸过，道：“哪里哪里。些许小事，不值一提。”

把高建武送走，长孙师过来拍着孙子善的肩膀，赞道：“孙子善，没看出来，关键时刻你真是爷们。像你这种手无缚鸡之人，面对明晃晃的匕首，竟然不害怕！看来，以后我得对你刮目相看了。”

“害怕，怎么不害怕？”

孙子善张大着嘴巴哆嗦道：“我是害怕得他妈的动不了啊！你以为我不想跑啊？”

话音一落，迎来的又是长孙师等人的鄙视……

## 第1323章通风报信

尽管高建武说必将登门拜谢，事实上他那也就是口头客气一下，回去了就把孙子善给忘记了。

孙子善久候高建武不至，却等来了一位老熟人。

这一日，孙子善、长孙师、斑鸠和郭业正在一起闲聊，有侍卫前来禀报，“平阳郡公，有百济使者求见您和……孙子善孙大人！”

来人正是孙子善的便宜老丈人——百济国师戒色和尚。

老师哥戒色和尚一进来，还没冲郭业行礼，就对孙子善左瞧又看，道：“贤婿，你伤的怎么样？可曾看过大夫？”

孙子善见老和尚这么关心自己也颇受感动，道：“多谢岳父大人挂心，只是皮肉之伤，无碍的。”

郭业咳嗽一声，打断了这对翁婿，问道：“戒色和尚，你什么时候来的高句丽？”

戒色和尚闻言，倒头就对郭业大礼参拜，道：“小僧昨日才到，来不及拜望平阳郡公，就被百济武王扶余璋招去了，实在是死罪！此次前来，是奉武王之命前来向平阳郡公下请帖的。”

“请帖？”

“不错。武王言到，原来不知平阳郡公和善花公主情投意合，才做出了鲁莽举动。此次略备薄酒，邀请平阳郡公和善花公主。一来是祝贺平阳郡公和善花公主百年好合，二来呢，是为前日的孟浪道歉。届时，还请二位务必赏光！”

郭业接过了请帖，冷笑了一声，道：“这么说，善花公主还有一份请帖？”

“正是！”

“拿来我看！”

“这个……不妥吧？”

说是不妥，戒色和尚还是拿出来了另外一份请帖。

郭业一把就把请帖抢了过去，这份请帖上的字可真不少，就跟一份情书似的。详细描述了善花公主变心之后扶余璋的痛苦，和扶余璋对善花公主日后幸福生活的祝愿。只是在最后，才轻描淡写的写了邀请善花公主赴宴，根本就没提郭业什么事。

郭业冷哼一声，“这是扶余璋写的？”

“事实上是小僧口述，武王陛下亲笔所写！”

“行，写的不错。这纸也好，一看就是易燃之物。孙子善……”

“老师，有何吩咐？”

“你把请帖教给厨房，当柴火烧了。这么好的纸，不当柴火真的可惜了这份材料……”

“是！”孙子善转身就走。

戒色和尚满脸苦笑，却不敢阻拦，道：“平阳郡公，那请帖的事！”

“没事，我亲自告诉善花公主就行了。也就不劳大和尚你多跑一趟了！”

“如此，有劳平阳郡公了。”

郭业看着戒色和尚嘿嘿冷笑，就是不说话。

戒色和尚被郭业盯得心里犯怵，无奈问道：“平阳郡公因何发笑？”

“哼哼，扶余璋又想整什么幺蛾子，戒色和尚，你说说吧！”

“这……”

“不说不要紧，赴宴的时候我可是带着孙子善，到时候出了什么闪失，可别怪我郭业不照顾徒弟。你这当老丈人的都不管，我这当师父的就更没什么责任了。”

“这个……应无危险！”戒色和尚呐呐回道。

郭业脸色一变，道：“应无危险？大和尚你可要想清楚，刺客冲着高建武去的，孙子善都能挨上那么一下。令婿的运气可是不怎么好，说不定就有什么不忍言之事！”

戒色和尚无奈道：“其实也没什么打算，无非就是想办法重夺善花公主的芳心罢了！”

“哦？说来听听！”

“事到如今，其实也没什么好办法。四个字——英雄救美！”

“具体呢？”

“具体安排小僧就不大清楚了。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什么周密计划，无非是见机行事而已。请您去的这个地方，叫金碧辉煌大酒楼，乃是高句丽第一高楼。百济安排人手，调戏善花公主，武王陛下再英雄救美！”

郭业冷笑道：“英雄救美？难道他不知道我郭业身手不凡，万马军中斩将夺旗如探囊取物一般！在我面前英雄救美，扶余璋这是脑子进水了吧。”

“知道是知道，不过，武王陛下这次带了不少好手，其中就有扶桑的忍者。平阳郡公不可小觑！”

郭业心中一动，问道：“忍者？”

“不错。百济和扶桑一向交好。两国的王室成员一直都在互相交流。有一代百济的国主，甚至是在扶桑长大的。所以，扶余璋讨要一些忍者，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

“那我问你，那日行刺高建武的刺客，可是扶余璋派来的？”

“小僧不知。”

“嗯？”

“大概应该是吧。具体情况小僧确实不知啊！”

郭业走到戒色和尚面前，道：“那刺客可是差点要了你女婿的小命，让你的宝贝女儿守寡。你就真的不动怒，要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

戒色和尚囁嚅道：“其实那个忍者是个死士，他就根本没想要谁的命。这次他就是送死的！”

“刚才你还说不知道，现在看来你还是挺清楚的嘛！”

戒色和尚苦笑道：“那是因为我看孙子善并无大碍。平阳郡公，您要知道忍者的匕首上，都是要淬毒的，讲究的是见血封喉。这个忍者的匕首上没毒，就说明他没有真的想杀人！”

郭业不动声色的问道：“那你说，扶余璋的目的是干什么呢？”

“应该是挑动高句丽的内乱，百济好渔翁得利！要是把高建武刺死了，渊盖苏文一家独大，就不是百济愿意看到的了。只要刺杀一发生，高建武说不定就有什么想法。他和渊盖苏文的斗争可就升级了。”

郭业沉吟道：“不对，百济不是准备加入高句丽吗？又怎么会挑动高句丽



的内乱？”

“这事您也知道了？其实，那也就是荣留君王高建武的一厢情愿。百济和高句丽的王室都分开几百年了，哪还有什么香火情？扶余璋不过是虚与委蛇罢了。我看高句丽的婴阳王对此事也不怎么上心，真正上窜下跳的也只有荣留君王高建武了。”

郭业暗想怪不得扶余璋那么痛快就答应退出神仙风流会呢，原来根本没打算配合高句丽。这是要高句丽和新罗死斗啊。

把戒色和尚送走，郭业问众人道：“既然是宴无好宴，你们说咱们还去不去参加呢？”

斑鸠道：“大人，是您去，不是我们去！”

“什么意思？”

“这可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彻底的拆穿扶余璋的真面目。如果您这次不去，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可是防不胜防。不是每次都能有人通风报信的。”

“那你为什么说你们不去？”

“我们都和扶余璋照过面了，他一看都是熟面孔，就把计划取消了，反而不美。”

郭业道：“双拳难敌四手。我要是独身前往，胜算可是不大。别偷鸡不成蚀把米。”

“咱们的人不去，可以请外援啊！”

“谁？高建武还是善花公主？”

“都不是。我建议您去找金德曼。亲戚嘛，经常走动才是亲戚。您多跟新罗方面走动，才能有感情啊。至于说善花公主，还是暂时不要让她知道，要不然，他没准以为您是造谣中伤呢，有了误会就不好了。”

“斑鸠，不错呀，分析得很好。就按照你说的办！”

.....

.....

不多久，郭业出现在了金德曼的御所，

这次他上门可没空手，买了不少的珠宝首饰，一式两份，一份给金德曼一份给善花公主。

金德曼见着郭业又是送礼又是殷勤的，不禁乐道：“平阳郡公，以后不用打我的幌子。要见我妹妹，直接告诉他们就行了。我有空还和我那些王夫寻欢作乐呢，可没工夫管你们小夫妻的闲事。”

郭业嬉皮笑脸的道：“姐姐大人，这次我来可不是找善花公主的，我是专程来找您的！”

“这么说来，你想加入姐姐的后宫？倒也不是不行，就是不知道我妹妹准不准.....”

郭业吓得打了个哆嗦，连连摆手道：“姐姐您就别取笑小弟了。我的意思是说我这次是来求您帮忙了。”

“唉，人家还以为你对人家有意思呢。结果空欢喜一场。你个没良心的，有了新人忘旧人。说说吧，到底要我帮什么忙？”

郭业就赶忙把扶余璋请吃饭以及他的阴谋对金德曼说了一遍。

金德曼道：“这么说你是想向我借人？”

“正是。我是想问问姐姐这里有没有一些身手好的生面孔？”

“生面孔倒是暂时没有。不过，我有办法，你稍等。”

金德曼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功夫就把“王夫四人组”领了进来。

郭业也懒得一一打招呼，对着大家一拱手，喊道：“拜见，众位……姐夫！”

## 第1324章一生一世一双人

众位姐夫这个称呼倒也贴切，不过这个称呼在郭业叫来，多少有些促狭的意思。

谁知这几人竟也不反感，颇有几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意思。

只见当日扔飞镖射杀刺客的金庾信放声大笑，道：“平阳郡公免礼。你的事情德曼已经跟我们说了，你放心包在我们几个身上。不过以后不要叫我姐夫了，我和德曼并未结婚。还是叫我金大哥吧！”

金德曼也道：“庾信大哥身为花郎道之主，身份特殊。平阳郡公称呼上还是注意一些！”

郭业暗想，这以后想偷懒还不成了，金庾信这哥们真是做了鸭子还立牌坊。

不过有求于人，他还是恭敬地点头应道：“是，小弟记得了。不知金大哥有什么办法？”

金庾信道：“稍等，平阳郡公你马上就知道了！”

金庾信拿出一个小盒子来，打开盒子，里面竟然有不少的胭脂水粉，描眉画笔什么的。金庾信拿着这些工具在金钦饭脸上勾勾抹抹，一会儿功夫金钦饭的脸竟然来了个大变样。从一个小帅哥变成了一个干巴老头。

金庾信满意的点点头，道：“怎么样？金大哥的手艺如何？”

“想不到金大哥还有如此神技，小弟佩服之至！”

金德曼笑道：“花郎道的国仙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你金大哥不会的事情还真不多。”

郭业暗想金庾信这是新罗版的长孙师啊，不过这模样可就比长孙师强多了。

金庾信道：“平阳郡公，你这就去找善花妹妹吧，赴宴的事包在我们身上！”

郭业见了善花公主，道：“善花，百济武王扶余璋请咱们吃饭。”

“是请你还是请咱们？”

“请咱们啊，你看请帖都交给我了！”

善花公主怅然若失道：“看来，他是彻底对我失望了。请帖只给了你一份，他心里一定恨死我了。”

郭业在一旁煽风点火道：“这种事呀，是个男人都受不了，也不能怪他。不过没关系，你没了扶余璋，还有小哥我啊。郭小哥英俊潇洒，能文能武，知冷知热，会做饭能暖床，实在是天下第一好夫郎！”

善花公主柔情死水，温柔款款说道：“郭君，你到妾身这边来！”

“你，你又想打我？”

“我保证不打你！”

“说话算数？”

“君子一言！”

善花公主真对得起郭业，这次没打他耳光，而是一下子就揪住了他的耳朵，啐道：“油嘴滑舌，今天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让你轻薄善花！让你轻薄善花！”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善花你怎么反悔了？”

“我不是君子，我是小女子！孔圣人说过，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怎么样，后悔追求善花了吧！”

郭业疼得呲牙咧嘴，还是赌咒发誓道：“不后悔。打是亲来骂是爱，郭业对善花忠心耿耿，绝无二心！”

善花公主忽然间意兴阑珊，撒开了郭业，道：“郭君，你在大唐是有妻室的吧？”

郭业头上一阵发麻，道：“是，有一妻二妾。”

“那你准备置善花于何地呢？”

这事儿郭业还真没细细想过，一时语塞。

善花公主见郭业吞吞吐吐模样，幽幽说道：“你们男人都喜欢三妻四妾，并把这当成天经地义的事，可是善花不喜欢。当初璋……扶余璋说他要封善花为王后。好像给了善花多大的面子似的。其实，善花知道他的后宫里有不少女人。善花很不开心。一生一世一双人，在这个世界上就这么难吗？”

搁这年头，还想一夫一妻制？

没想到善花公主的思想这么先进，郭业作为既得利益者，不好意思地说道：“善花，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善花公主摇头道，“不，这不是郭君的错，是善花生错了地方。郭君，你曾经告诉过善花，在极西之地，也就是罗密欧和朱丽叶生活的地方，是一夫一妻之制。这是真的吗？”

郭业忙道：“他们一夫一妻是真的。不过照样是男的找情妇，女的找情夫。不讲贞洁，生活混乱无比，其实还不如咱们呢。”

善花公主握住了郭业的手，道：“郭君不必自责，善花只是有感而发罢了，都是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善花说过，那夜之事，善花并不后悔。现在，善花还这样说！”

郭业大受感动，伸手就要去搂善花公主。

谁知善花公主忽然问道：“对了，扶余璋为什么要请咱们吃饭？”

郭业的手连忙停住，心想这下坏了。有道是，说了一个谎言，就要用一百个谎言来弥补。刚才说了扶余璋深恨善花，那怎么解释要请郭业和善花公主吃饭呢？这还不能随便撒谎，扶余璋和善花公主第二天就要见面，谎言很容易就会被拆穿。

于是他略微琢磨了一下，沉吟道：“诶，他说什么来着，我怎么记不清楚了。我想想啊……他这个……是这么回事。对了，就是说我是大唐的钦差，他怕那天得罪了我，我在大唐天子的面前说他的坏话。所以呢，就想缓和一下和我的关系。所以才请咱们夫妇吃饭！当然，他的恭维话没少写，什么祝咱们俩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呀，就是客气一下，做不得真的。”

“唉？按说是你得罪扶余璋了啊。是你把我从他身边抢走了，怎么是他得罪了你呢？”

“谁知道呢！也许是他胆子小吧。善花咱还是别提他了，还是说说你明天穿什么衣服比较好吧！”

“那，那好吧！”

……

……

第二天，郭业去接善花公主的时候，善花公主还是穿了一袭白衣。

郭业见状，由衷赞道，这个老婆娶得好，真省钱啊。衣服就是一个样式，做他几十套，就能穿一辈子了。

金德曼在旁边对郭业挤眉弄眼，道：“平阳郡公，你们就放心的去吧。一切都安排好了。”

金碧辉煌大酒楼，号称是高句丽第一高楼，其实也就六层。它再高能高过婴阳王的王宫去？那不就违制了吗！

郭业和善花公主骑着两匹马，没带随从，还没到金碧辉煌大酒楼，就有伙计远远的迎上来，把马牵过去，郭业发现金碧辉煌大酒楼的门口吵吵嚷嚷，热闹起来了。

他不禁好奇问道“伙计，怎么回事？”

伙计道：“您是大唐的平阳郡公吧？”

“啊，你怎么知道的？”

“百济的武王陛下特意把您的长相，他给我们交代过，一见到您就把您让进来！”

“那你不错啊，听人一说，就能跟我本人对上号！”

“那是，咱就是吃的这碗饭。这门口这么嘈杂，和您还真有点关系！”

“什么关系？”

“武王陛下是请您在咱们酒楼的六楼吃饭，就把六楼包了下来。咱们金碧辉煌大酒楼的六楼，您往那一坐，全平壤城的风光一览无余，您吃着看着，没人打扰，多舒服！不过呢，今天是连出状况。先是来了一个大人物，非要上六楼，咱们惹不起，这六楼可就不是你们一桌了。”

“哦，是谁这么威风啊？”

“是杨凤怡，杨将军！”

杨凤怡是谁？

郭业根本就没听说过，又问道：“那你们门口是怎么回事？”

“门口有几个人也要上六楼。就他们这样的，别说六楼了，一楼也别想进。你说梁将军咱们惹不起就算了，这几个乡下人也给咱们酒楼找麻烦！”

郭业走进一看，只见三男一女，都是农夫装扮。一个老头，两个中年汉子，还有一个丑丫头。他一看那老头，还真认识，正是化了装的金钦饭。

不用问，另外的两男一女就是金庾信、金春秋和金乙祭了。就是不知道谁是谁了。

郭业道：“别吵了。把他们带上六楼就完了。”

“平阳郡公……这可是您说的……您看这合适吗？”

“合适，怎么不合适？反正今天我们是包不了场了，就给这几位朋友行个方便。伙计，别担心，出了问题包在我的身上！”

“那好，这可是您说的，我谢谢您了！”

郭业带着善花公主噤噤噤往楼上走，一边心里还冷笑着，扶余璋你个瘪犊子，今天小哥我非要揭穿你的真面目不可！

## 第1325章英姿飒爽杨凤怡

金碧辉煌大酒楼的名字虽然听着恶俗，不过布置得还挺雅致。

无论是桌椅板凳还是杯盘碗碟，都颇具特色。墙上还挂满了名人的字画，一看就比较有档次。

郭业和善花公主上了六楼，发现六楼并没有雅间，呈长方形，四面开窗，摆了大概七八张桌子。最里面的一张桌子上坐着一个少年将军，其余的就都是空桌了。

郭业对着金钦饭一使眼色，金钦饭会意，立马喊道：“这儿不错，透风透气。咱就坐这里了。”

其实这六楼是四面开窗，哪里都透着风。王夫四人组选的是靠门的位置，进可攻，退可守。

伙计都是先敬罗衣后敬人的家伙，也没理乔装打扮的王夫四人组，而是对郭业道：“平阳郡公，您看……”

郭业道：“扶余璋有没有在你们这定位子？”

“武王陛下是把这层楼包了，整个六楼，您随便坐。关键是这几位……”

伙计又是一指王夫四人组，一脸的无奈。

“无妨，扶余璋怪罪下来，你就往本郡公身上推便是！”

随后，郭业和善花公主隔着那个少年将军坐了下来，伙计给他们沏上了茶水。

不一会儿，郭业又催道：“扶余璋还没来？”

“没看见，您稍等，兴许一会就到。他来了，您可得帮我解释一下，今天这事我们不好交代。”

“没事，好说好说。伙计你忙你的去吧。我们这现在不需要伺候的人！”

伙计闻言便自行离去。

郭业百无聊赖之下，盯着那个少年将军的脸一直看，这个人怎么看怎么英俊啊！

除了有些阴柔之气外，竟然就找不出任何的缺点。

他再昧着良心，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少年将军比他帅多了。

忽然，一阵剧痛传来。

原来是善花公主抓住他腰间一块软肉，正在做顺时针转动。

郭业连忙抓住了善花公主的小手，轻声道：“你干什么？谋杀亲夫啊！”

“干什么？我倒是问你你干什么呢？”

“我看那个少年将军呢，他就是杨凤怡吧。”

“好看吗？”

“好看！”

“哎呦，你怎么又使劲儿？我哪得罪你了？”

善花公主面如寒霜，道：“她好看，你找她去啊！还要坐我旁边作甚？”

郭业不由莞尔，乐道：“我说你这是吃的哪门子闲醋啊？男人的醋你也吃？”

“什么男人？那个杨凤怡就是个女儿身！”

“啥？女儿身？此言当真？”

“怎么样，美了吧？瞧把你美的。喏，美人就在那，去搭讪吧。本公主支持你！”

“我哪敢啊。啊……不是，我是说你怎么知道她是女儿身？”

善花公主眼睛一眯，咬着嘴唇道：“别人不知道，杨凤怡我还能不知道？她就是高句丽风流教的源花。这次的神仙风流会，我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她！”

原来在郭业心目中善花公主就是他的完美女神，搞定个神仙风流会，还不是小菜一碟。今天见了这个杨凤怡，才感觉善花公主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两个人只能说是各擅胜场，梅兰秋菊各有千秋。

善花公主的美是飘飘若仙，而杨凤怡则是英姿飒爽，干净利落，更能激起男人的征服欲。

这下再看杨凤怡感觉跟之前就有所不同了，他娘的，这就是制服诱惑啊！

乖乖，这个杨凤怡还真勾人！

郭业心里边对杨凤怡赞不绝口，嘴里却恭维着善花公主，道：“你的竞争对手就是她？看着也不怎么样。如果是个男人的话，倒是长得不错。不过要是女人嘛，哪有我们家善花妩媚温柔。”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善花公主闻言脸色微红，娇羞道：“其实杨凤怡也不错啦。再说，你们男人不是也有喜欢男人的吗？杨凤怡颇有阳刚气质，正对某些男人的龌龊心思。”

郭业心中一动，斜了一眼王夫四人组那边，压低声音，“那个金庾信大哥是不是……”

还没等他说完，却见杨凤怡走了过来。

杨凤怡对善花公主抱拳拱手，道：“敢问这位可是善花公主？”

善花公主连忙站起身来，福了一福道：“小国寡民，不敢当公主二字。您就叫我善花吧。你是杨凤怡杨姐姐？”

杨凤怡赞道：“不愧是艳绝三韩的善花公主，我见犹怜。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便攀个大，叫你善花妹妹了。善花妹妹，你长得可真漂亮，看来这次的神仙风流会，你要做三国的总源花了。”

“杨姐姐您就别挖苦我了，我哪比得上您倾国倾城啊。再说，源花的位置，又不是漂亮就能做的稳得。杨姐姐一看就是一个巾帼英雄，善花可比不上。”

女人之间的友谊真奇怪，刚才善花公主还对杨凤怡咬牙切齿的，转眼间就和杨凤怡姐姐妹妹的叫起来了，好像是有多深的感情似的，看的郭业是目瞪口呆。

杨凤怡又对郭业问道：“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绿柳公子郭业郭子仪吧？”

绿柳公子？

还绿帽公子呢！

这是谁给老子起的外号？

郭业对这个外号很不满意！

随即，回道：“在下正是大唐郭业郭子仪，至于绿柳公子么，却是从未听说过。”

杨凤怡道：“那就没错了，您的《咏绿柳》一诗，现在已经传遍了平壤城。大家都把您叫做绿柳公子，都说您是因为咱们平壤城的柳树长得好，才有感而发，写了这首诗呢！不信，您看！”

郭业顺着杨凤怡的玉手看去，只见一幅字画，正是自己那首《咏柳》。

他顿时有些觉得挺对不起贺知章的，好好一首千古绝唱，被自己剽窃了不说，还被改了名字。

不过他还发现那副字画上还有几个小字。

仔细一看，差点把鼻子都给气歪了。

只见题目“咏绿柳”后面还跟了两个小字——客栈，念全了就是“咏绿柳客栈”。

这还没完，整首诗的下面，还加上一行注释——欲寻佳柳者，请到绿柳客栈去寻。

这是赤裸裸的广告啊！广告也就算了，竟然没给广告费，是可忍孰不可忍！

杨凤怡见郭业脸色不对，才注意到了那两行小字，颇为尴尬的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不过您别担心，由于您的这首诗写的太好，现在整个平壤城都轰动了，人们现在纷纷种植柳树。过不了多长时间，这个绿柳客栈可就威风不起来了。说不定，以后这平壤城都不叫平壤了，改称柳京，这都是绿柳公子送赠！”

咦？

郭业貌似想起来，平壤城以后真的有个柳京的别称，难道真的跟自己有关？

无暇不理会这个时空悖论，他说道：“杨……杨将军还是不要叫我绿柳公子了，总感觉怪怪的。”

“那叫您什么？平阳郡公？郭尚书？”

郭业想说好，道：“就叫我郭业吧！郭子仪，郭君都行！”

这话一出口，可就把善花公主惹毛了，捏着郭业的软肉，来了个左三圈右三圈，道：“还郭君？你和杨姐姐很熟吗？杨姐姐，别理他，您就叫他，叫他……”

杨凤怡笑意盈盈，道：“呦，善花妹妹吃醋了，那我叫他郭先生，总可以了吧？”

善花公主被看穿了小心思，脸涨的通红道：“就他？还先生，他根本就不配。杨姐姐我告诉你，他这首诗根本就不是看了绿柳有感而发。”

“哦？那是为什么做这首诗呢？”

“他是……”

善花公主一阵语塞，难道要讲讲自己的‘碧玉破瓜时’这个理论？哎呀，都是郭业不好，自己一时情急，竟然说错话了。

正在这时，楼梯噔噔作响。

只见一伙人上了六楼，都是扶桑浪人装扮。

郭业心中一翻个儿，扶余璋这孙子还真派狗腿子来了！



## 第1326章郭小哥三败扶余璋（1）

郭业猜得没错，这伙扶桑浪人装扮的人正是百济武王扶余璋派来的。

领头的叫做花田横二，是扶桑的一个忍者流派——花虚道的首领。他领来的这些人，也都是花虚道的弟子。

花虚道在日本曾经风靡一时，不过现在已经没落了，从一流门派堕落到了二流门派。由于之前得罪的人太多，没办法，远走百济混口饭吃，这才被扶余璋招揽。

花田横二一心想练成绝世武功，回扶桑扬眉吐气，可惜的是一直没什么进展。他就琢磨，花虚道的开山祖师，曾经为了寻道而净身绝欲，自己是不是也来那么一下？可惜一直没有勇气，就一直在百济蹉跎下去了。

花田横二率众一上来，定睛一看，双眼顿时放精光。

别看郭业开始没有看出来杨凤怡是女儿身，可人家花田横二有扶桑的种族天赋啊，打眼一看，就知道这上面有三个女子。

那个乔装成村姑的王夫四组成员太丑，花田横二先不去管他，剩下的两个却都是绝色佳人，哪个是善花公主呢？

花田横二索性不管了，干脆来他个一勾一引！扶余璋抱得美人归，咱们哥几个也能找个美女乐呵乐呵。

随即，他领着这伙人走到郭业这桌前，道：“这个地方太小了，大家挤一挤！小伙子，你往那边让一让！”

郭业知道来者不善，摇头道：“这个不好吧？有这么多空桌子你们不坐，和我们挤什么？众位大哥，你们还是高抬贵腿，移步吧！”

“移步？你想得美！这里地方是不小，不过只有这里才有美女啊。小伙子，识相的，自己麻溜的滚出去，把这两个美女让给我们哥几个！”

郭业脸色骤变，沉声道：“那我要说不呢？”

“那我们就把你打一顿，再把你扔出去！怎么样？两条路你任选其一，可别说哥几个不给你机会！”

郭业冷笑道：“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敢做出强抢民女的事情。你们知道这个金碧辉煌大酒楼是谁的产业吗？在他的地盘生事，你们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谁的产业？”

“这是莫离支渊盖苏文的产业！”其实郭业也不知道金碧辉煌大酒店是谁的，就是顺口胡诌。

不过他一向无往而不利的话，马上就被拆穿了。杨凤怡道：“不能吧，这要是莫离支的产业我能来这喝酒？其实这个金碧辉煌大酒店的背景是……”

杨凤怡话未讲完，就被花田横二打断了：“怎么样？小子，美女都背叛你了。什么是男人的魅力，这就是男人的魅力！这位美女，不要害怕，我们几个就是对男人凶一点。对你这样的美女，可是很温柔的，待会有你乐的！”

郭业心说这个杨凤怡是哪头的啊，怎么帮着这伙无赖说话？

旋即，又道：“就算酒楼不管，那还兴许有路见不平的好心人呢？你看，这边就有几个人，你们动手，他们可不答应。”

郭业伸手一指王夫四组。

“就这几个农夫？怎么能是我扶桑武士的对手！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小

子，我改变主意了，今天非得打你一顿不可！打了你，还要让你看我们跟美女亲热！”

老子等得就是你这句话！

郭业暗骂一声，口中说道：“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动手！”

啪啪～

可还没等王夫四人组有所动作，杨凤怡杨大美女动手了。

只见杨风怡动作快如闪电，飞起一拳，直击花田横二的面门。

花田横二心中暗叫不好，就想躲开。可是杨风怡的动作太快了，他身体还没来得及动，杨风怡的拳头就到了。

嘭！

正中面门！

就这样，没等郭业和王夫四人组回过神来，杨风怡三拳两脚，就把花田横二还有他带来的这十几个人，全都放躺下了，简直是没费吹灰之力。

随后，她拍拍手，道：“郭先生，怎么样？跟这些人讲道理是没用的，就得跟他们用拳头说话！”

“正是，正是，杨将军身手不凡，郭业佩服之至！”

郭业都看呆了，杨风怡武功高强世所罕见就别提了，关键是杨风怡的动作太美了。

大腿一伸，粉拳一握，纤腰一挺，无不是力与美的最高结合，

太帅了！太美了！

郭业甚至有种错觉，恨不得杨风仪也给自己来那么一下，让自己感受感受杨大美女的力道。

不过，杨风怡接下来的表现，彻底打消了郭业的这个念头。

杨风怡把几张桌子擦起来，清空了一段地方，又把这十几个扶桑浪人，排成了一排。

他不解地问道：“杨将军，您这是要干什么？”

“干什么？有句话叫做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郭先生不知你听过没有？”

“听倒是听说过，这句话跟这些人有什么关系！”

“这些人心思不正，这样下去的话，早晚要死于非命。本将军今天心情好，要教他们一个改邪归正的法子。就相当于救他们一条命了！”

“那要是您心情不好呢？”

“那也得教他们一个改邪归正的法子，让我的心情好一点！”

“这么说来，他们的下场都一样啊。不过，他们这还没醒呢。”

“没醒正好，醒了这个法子就不灵了！”

“那是什么法子？”

“什么法子？您就上眼吧！”

只见杨风怡把每个浪人都摆成了一个‘大’字形，然后猛然间飞起一脚，在花田横二的胯间重重的踹了下去。

‘啊～～’

一声惨叫声震屋瓦！

郭业看的一阵蛋疼，心想杨风怡此女真是只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彻底的打消了感受杨大美女力道的想法。

鲜血刷的一下子流出，红呼呼的一片染湿了花田横二的裤子。

善化公主看着吓人，也发出了一声惊呼。

就这样，杨凤怡给每个花虚道的忍者都免费做了一个净身的手术。如果净身绝欲真的能武功大进的话，花虚道马上就能登堂入室，重新成为扶桑的一流门派了。

此时浪人的连连惨叫声，还有善花公主的惊呼不断传出，传到了楼下一个人的耳朵里。

这个人正是百济武王扶余璋。

扶余璋早就来了，就等着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冲出去英雄救美，表现自己的男子汉气概。

扶余璋听了这声音，心中暗暗高兴，机会终于来了！

善花公主叫的这么大声，一定是吓得不轻，自己这次赶上前去，定能给美人留下一个好印象。

随即他噤噤噤往楼上跑，一边跑一边大声喊着：“花妹，不要担惊，少要害怕。我扶余璋到了！”

扶余璋跑到楼梯口，一脚把六楼的楼门踹开，大喝一声，“好贼子，竟然调戏花妹，你们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嗯？

扶余璋定睛一看，好像有点不对，和自己想象的有所出入。

那些扶桑浪人怎么都躺在那了？

正当他一愣神的时候，就感到自己的大腿被人紧紧地抱住了。

扶余璋低头一看，只见一个村妇打扮的丑女，咧开大嘴，露出了满口的大黄牙，痛哭流涕地喊道：“夫君啊，我可找到你啦~~你还记得汉江江畔的金玉花吗？？”

## 第1327章郭小哥三败扶余璋（2）

“卧槽尼玛啊！好丑啊~你放开本王！”

扶余璋看着那丑女的大黄牙，好悬没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你长得丑也就罢了，怎么还那么恶心呢？

他抬腿一边骂着一边就要把丑女蹬开，没想到那丑女的力气还真不小，两只胳膊如同铜浇铁铸的一般。

饶是扶余璋使了半天力气，硬是没能挪动分毫。

装扮成干巴老头的金钦饭给扶余璋施了一个大礼，道：“武王陛下，草民这厢有礼了！”

扶余璋喝道：“你是什么人？”

“草民名叫金老好！”

金钦饭一指那两名壮汉，“这两个都是草民的儿子，一个叫做金大雄，另一个叫做金二雄，俺们都是您治下的子民啊！”

“你们都是百济人？”

“正是！”

“那你们和这丑八.....和这名女子是什么关系？”

他本来想说丑女，不过在善花公主面前，风度还是要讲的，不能出口伤人。

金钦饭满脸猥琐的笑容，道：“这就是小女啊，今年刚刚一十八岁。年轻貌美，性格温婉，最重要的是贤良淑德，实在是武王陛下您的良配啊！”

扶余璋听完又是一阵呕意，面色狰狞地怒斥道：“就这也算年轻貌美？”

“这个.....小女这个容貌确实是差了一些。不过娶妻娶德，纳妾纳色.....小女贤良淑德.....武王陛下不可重色轻义啊！”

扶余璋的大腿被丑女抱着，只得伸手一把薅住了金钦饭的脖领子，斥道：“老家伙，本王根本就不认识你。谁说要娶你家女儿了。你是谁派来讹诈本王的？还不从实讲来！”

金钦饭一脸苦笑，道：“武王陛下，您不认识俺没关系，可不能怀疑俺的为人。其实俺也不认识您啊！不过有人认识您？”

扶余璋问道：“是谁？”

金钦饭一指丑女，叫道：“就是小女金玉花！玉花啊，事到如今，你也就别嫌丢人现眼了，把你和武王陛下的事，当着大伙的面再说一遍。你爹我虽然是个没本事的，也不能叫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负了去！”

丑女继续痛哭流涕地泣声叫道：“璋郎，你不认识我了么？我就是金玉花啊！想当初在汉江江畔，你微服私访。一不小心，误吃了还春草，情急之下，就把奴家给.....那啥了。虽然奴家知道配不上璋郎，可你告诉奴家，你会负责的，会娶奴家为妻的。呜呜呜.....”

说到这儿，丑女金玉花哭得越发凶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哭喊着：“本来璋郎走后，奴家自惭容貌，不敢纠缠璋郎，无奈后来，奴家发现自己身怀有孕，奴家本身是没什么，可是孩子是无辜的，奴家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父亲。奴家这才厚颜无耻的来寻璋郎的.....璋郎，对不起！”

这时冒充丑女父亲的金钦饭满脸为难之色，叹道：“武王陛下，其实吧，这事俺们也挺为难的。您看小女这个模样，本来就on不好找婆家。这再被您坏

了身子，那就更不好找了。何况她现在还有了你的孩子，要不您把她领回去？您放心，俺们金家都是安善的良民，不会讹您的，这么说吧，不但是聘礼我们一钱不要。该给的陪送，我们一分都少不了您的！”

“一派胡言，本王根本就不记得这回事！”

听着这父女二人的一唱一和，扶余璋快疯了！

金钦饭又说道：“这事也不怪您，要是俺处在您这种位置上，身为一国之王，日理万机之下，俺也不会记得的。俺听村里的郎中说过，这叫什么，选择性失忆症。就是一个人经历了很恐怖的事情，就会下意识的把这事给忘了。”

说着，金钦饭看了一眼丑女，压低着嗓门儿对扶余璋说道：“跟您说实话吧！要不是俺的女儿整天在老汉跟前晃悠，俺都忘记还生了这么一个女儿！俺家这个小丑女一出生，俺抱过来一看，险些吓死了，太恐怖了！对，玉花她爷爷奶奶就是被她活活吓死的！”

“无耻！任你巧舌如簧，本王也不会娶她为妻的！”扶余璋已经气得浑身打颤了。

“不娶……那也不是不行。俺们也知道，草民们身份低微，不敢有非分之想。百济王后，俺们就不指望了。要不然，您就勉勉强强封玉花一个王妃吧？”

“你做梦！”

“要不然贵人也成！”

“休想！”

金钦饭一咬牙一跺脚，“好，草民不敢和武王陛下争执。您只要把小女带走，为奴为婢随您的便！这总成了吧？”

要说人家王夫四人组也真有职业道德，虽然安排了这么一出荒诞剧，但是却把情节编得丝丝入扣。

在场的众人，一开始以为是有人给扶余璋下套，但是这个金钦饭扮演的金老好，说的话都在情在理，不像是诬赖好人的样子。就连扶余璋心里边都有点犯合计，难道自己真有那个什么选择性失忆症？

不过在善花公主面前，扶余璋当然不能认这个帐。

倒不是怕善花公主吃醋，百济武王后宫佳丽众多，天下人都知道，瞒也瞒不住，关键是和这个丑女……

太尼玛太恶心了！

善花公主就算愿意和儿女共侍一夫，也不愿意和这样的女子一起吧？到时候人们说起来，武王陛下后宫里面有两朵花，善花和玉花。善花公主听到了还不得气死！

扶余璋强作冷静下来，语气缓和地说道：“这位老人家，我看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您都不认识我，单凭的是令千金的一面之词，怎么就能确定是本王呢？当然，我不是怀疑令千金说谎。而是听她的意思，似乎只跟那个人见过一面，会不会是有人冒充本王，这也是难说的很啊！”

金玉花顿时咧开大嘴，露出一口大黄牙哇哇大哭道：“你个没良心的，这种事情难道还能有旁的人证？你就是不想要我，也要为我肚子里的孩子着想，他可是你们扶余家的骨肉啊……”

扶余璋见这丑女不可理喻，道：“看你们的装扮，都是农家子弟，来平壤

城也不容易吧？这事虽然和本王无关，不过你们既然是本王的治下子民，本王也不可能不管。这样吧……”说着，他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块金子出来，递了过去，说道：“这块金子就给你们了，一来呢，是补偿你们的盘缠钱，二来呢，这位金玉花娘子，未婚先孕，想必是度日艰难，这块金子给她改善一下生活。”

这时，扮演金家儿子的一名中年汉子喝道：“俺们是穷，可是俺们有骨气，不要你的臭钱。今天是找你讲理来的，不是来讹你的。你答应把俺妹子娶了，咱们高高兴兴做亲戚。要是不答应，俺们可跟你没完！”

嗯？

软的不行，来硬的了？

扶余璋霎时脸沉如水，沉声斥道：“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本王的子民，却对本王如此无礼，就不担心国法难容吗？我明白了，你们根本就不是我百济的子民，而是我扶余璋的仇人派来陷害我的，说！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金钦饭一把将自己那中年汉子推搡到一边，故作责怪地喝道：“大雄，还不退下？”

喝罢，也不慌不忙，慢悠悠地说道：“武王陛下，您不愧是咱们百济的国主，一手软一手硬，在情在理，小老儿也不敢和您争执。这样吧，在坐的这么多人，您让大伙评理评理，看看是不是小老儿目无法，冲撞了国主！”

此时，郭业对这王夫四人组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这胡诌的本事不在小哥我之下啊！

于是，他忙不迭帮腔道：“武王陛下，这位老人家对您还是蛮客气的，并无失礼之处。至于这件事么，其实说出去，您也不丢人，怎么说这个玉花小娘子也是个黄花大闺女不是？依我看啊，你就把她给收了吧！”

而善花公主也是真的信了，关键是那丑女一说扶余璋误食了回春草，她就想起那夜与郭业春风一度的事情。

这种事情，她是非常感同身受啊。

看着哭的稀里哗啦的金玉花，她心有不忍，劝道：“武王陛下不必难堪，有些草药就是害人不浅。这是您无心所为，并不能影响您的清誉，善花懂您的苦衷！不过这个玉花妹妹也是可怜之人，要不，您就把她带回去？”

扶余璋抚额无语问苍天，这尼玛算怎么回事啊？

## 第1328章善花归心（1）

扶余璋知道现在金软饭金玉花一家已经是铁了心赖上自己了。

而善花公主也是女人同情女人，至于郭业，他更是指望不上，这王八蛋除了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之外，就差把金玉花推到自己怀里了。

此时的扶余璋只得满眼求救之色看向了杨凤怡，拱手问道：“请问这位将军是？”

善花公主介绍道：“这位就是高句丽风流教之主，源花杨凤怡。怎么？你还想打杨姐姐的主意？”

郭业暗自琢磨，看来善花公主对扶余璋还是有点余情未了，自己追求善花公主之路还任重而道远啊！

杨凤怡笑意盈盈，道：“武王陛下，凤怡这厢有礼了！”

“杨……杨教主，您看今天这事，小王实在是冤枉的啊！您可得给我评评理。”

杨凤怡道：“今日之事，确有蹊跷之处。我看这伙扶桑浪人的来历就不简单。不过凤怡乃是局外之人，只看看不说话。一切还需要你们自行解决。”

正在这时，花田横二悠悠醒了。

一睁眼，就看见了扶余璋。

霎时，他大声喊道：“扶余桑，救我啊！您再不救我，我这条命可就要玩完，哎呦……真疼啊……”

花田横二疼得蜷缩成了一个弓形，就跟一个大虾米似的滚来滚去！

花田横二这番话一出，现场的气氛再次被推到了另一个高潮。

只见善花公主面有惊色，连忙躲远，不可置信地问道：“你们，你们是一伙的？”

扶余璋这时脑子更是懵了，暗骂花田横二这个傻屌坏事。

他现在想不救花田横二都难了，如果不救的话，花田横二情急之下，说出自己什么隐秘之事来，该怎么办？

随即，他低声说道：“善花，对不起，其实他们都是我的人！事到如今，我也就说实话了。善花，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对你念念不忘，想重夺你的芳心，才想了这个愚蠢的办法。让这些扶桑人找你的麻烦，我再来个英雄救美。是不是很幼稚？现在想起来，我确实挺不是东西的。善花，对不起！一切都是我的错，是我自不量力，给你造成困扰了！”

善花公主到底还是心地善良的姑娘，听着扶余璋的话不禁有些心酸，误打误撞之下，竟然还同情起扶余璋来。

只听她轻声说道：“武王陛下，何至与此？善花并不怪你，其实一切都是善花不好，是善花辜负了你。还是那句话，恨不相逢未嫁时。武王陛下，祝您以后能找到一个真正的和您情投意合的女子为王后！善花祝你幸福。”

扶余璋道：“所有的错我都认，不过有句话我要说清楚！”

只见他抬臂一指王夫四人组，喝道：“这伙人来历不明，本王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至于这个金玉花，绝对没跟我有过那层关系。善花，你信我吗？”

善花公主迟疑道：“我……”

郭业在一旁幽幽地说道：“信如何，不信又如何？公主都把话都说得很清楚了。武王陛下，您要是还要点脸面，就不要再纠缠了，这样大家的面子上

都好看。”

这时候，已经入戏很深的金钦饭可不干了，一脸悲愤地叫道：“武王陛下，咱们一码归一码。不能说您把其他的罪认了，就赖俺们的帐。您今天要是不给俺们一个满意的答复，俺们爷几个可就要冒犯您了！”

“怎么？你们还想动手不成？”

“那倒是不敢，我们身为百济子民，怎么敢对您动武呢！”

“哼哼，量你们也不敢。”

“我们会以德服人！您刚才不是说了吗，兴许是有人冒充您的吗！您放心，我们绝不让您吃亏！”

“怎么？”

“今天就让你和小女金玉花再洞房一次，那您总不能不认了吧！”

金钦饭话音一落，丑女金玉花顿时满脸猥琐的笑容，拍手叫好道：“好好好，这个主意好，还是爹爹想的周到，奴家原来怎么没想到呢？璋郎你那么聪明，刚才一定也想到了，对不对？你这个人啊，就是脸皮薄，非要奴家说出来！”

说着，一只黑黝黝粗壮的黑手伸了过去，在扶余璋的胯下掏摸了一把，令人作呕的抛了个媚眼给扶余璋，道：“不过，奴家肚子里还有咱们的孩儿，你待会而可得温柔一点。可不能像上次一样，疾风骤雨的，人家可受不了！”

“呕~~”

郭业实在忍不住了，扭头嗽的一声，吐了！

而扶余璋哪里还有吐得心思？他心里那叫一个恨啊！

他恨不得一刀劈死这个丑女，还有她的一家。

此时唯有向四周求救大叫道：“善花，快快救我！”

善花公主没动，斜眼瞥向郭业。

郭业摇了摇头，低声说道：“善花，这是人家两口子的事儿，咱不能掺和啊。再说了，如果搞大女人肚子就始乱终弃，这不是渣男是什么？这种渣男不值得咱们帮衬，对不对？”

善花公主没有吱声儿，不过没有表态就是默认了郭业的说法。

见状，郭业心里更加可乐了，直冲扶余璋拱手庆贺道：“人生四大美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武王陛下，今天看来，您是要来个小登科，郭某祝贺你了！”

“杨教主救我，本王根本就不认识他们啊！”

杨凤怡也一脸鄙夷地摇头道：“武王陛下，不是我不帮您，实在是他们一没讹诈您的钱财，二没有对您的身体构成伤害。这位玉花姑娘，虽然容貌有些欠妥，也不能说就是要害您吧？既然做了，就要学会承担。您是一国之君，更应如此才是！”

扶余璋无力地辩解道：“关键是本王没做……”

“夫君！”

丑女露出一口大黄牙大叫一声，打断了扶余璋的辩驳，满脸春意地笑道：“夫君，你就叫吧，你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的，今天就是咱俩大喜的日子了！”

扶余璋恼羞成怒，也顾不得仪态了，劈手就向丑女的脸上打去。

丑女金玉花不慌不忙，只是双手紧抱着扶余璋的大腿，道：“夫君，你就



是打死我，我也不松开！”

还没等扶余璋的一掌挥下，他那两个便宜大舅哥，一左一右就把他给架住了，纷纷叫嚷道：“我说武王陛下，过了今天您怎么打我妹妹，我们这些娘家人都不管。不过，今天可不成，你们还没正儿八经的洞房呢。玉花妹妹还算我们金家人！”

金钦饭也大笑道：“兔崽子们，你们懂什么？武王陛下这是等不及了。来来来，快把武王陛下带走，咱们这就安排他们小夫妻成其好事！”

两个中年汉子和一个丑女，把扶余璋架起来就望外走。

眼看着一代国主，就要惨遭丑女蹂躏！

正在这时，就听一个声音喝道：“慢！”

扶余璋如闻天籁，因为这是善花公主的声音。

善花公主面如寒霜，喝道：“你们把他给我放下！”

金钦饭道：“这位小娘子，此事与你无关，还是不要插手的好。有道是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您又何必从中作梗呢！”

善花公主冷笑道：“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说的好，不过您是否又真把这句话放在心里了呢，我的钦饭大哥！”

“唔？你……你怎么看出来的！”

“果然是你！”

“善花妹妹，你诈我！”

善花公主一脸无奈之色，叹道：“你们啊你们，刚才善花还真被你们给骗了。不过，你最后得意忘形之下，笑的时候忘记改变声音了。善花有所怀疑，才试探一下。”

“原来如此。那我们这次输的不冤。我还以为庾信大哥的易容术出了什么破绽了呢。”

善花公主道：“另外几个也别装样子了，你们到底是谁！”

那丑女恢复了男人的声音，道：“唉，都是钦饭这小子不稳重，让我的计划功亏一篑。要不然我可就得手了！”

郭业也听出了这是金庾信的声音，问道：“你是庾信大哥？”

“啊，怎么样？今天金大哥为了你，可算是卖力气吧？”

“那倒是。不过您刚才说您要得手了，难道真的想和武王陛下……”

金庾信道：“武王陛下是一国之主，又英武不凡，庾信也是深深的仰慕啊……”

扶余璋一阵恶寒，道：“花妹，现在你知道我是被冤枉的了吧。”

善花公主道：“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还有庾信大哥，您也收敛一点，你要是再打男人的主意。我就告诉姐姐！”

王夫四人组一阵尴尬。

郭业赶紧撇清和王夫四人组的关系，道：“几位……几位姐夫也是好意。武王陛下做的事情你也看到了，实在不是你的良配！”

扶余璋冷笑道：“我扶余璋固然做的事情不怎么光彩，我不相信你平阳郡公在这件事里就那么洁白无瑕！”

善花公主大怒道：“都别吵了，让善花静一静。”

扶余璋眼珠一转，道：“花妹，我们能不能单独谈谈。”

郭业道：“扶余璋，你身为一国之主，讲点礼数行不行。邀请一个冰清玉

洁的公主和你共处一室，是君子所为吗？”

扶余璋不理他，继续道：“花妹，这是我最后一个要求。此事过后，你我再无纠缠。你我相爱一场，难道现在就对我没有一丝情谊？你要知道，在百济，善花弥勒寺已经建成，人人知道本王要以你为后。我回国之后，都不知如何向国民交待？”

“那……好吧！去哪？”

“就在楼下，我包了一个雅间，环境清幽，你我做最后谈一次话，可以吗？”

郭业眼睁睁的看着善花公主和扶余璋下楼，心急如焚。

他娘的，这个扶余璋要和善花公主谈什么？难道他还能来个绝地大反击？善花呀，善花，你可得把持住啊！

## 第1329章善花归心（2）

金庾信看到事情搞成了这样子，感觉挺对不起郭业的，歉意说道：“平阳郡公，你看这事闹得。我们这个小姨子啊，就是不让人省心。轻不得，重不得，稍不顺心，她就要翻脸。今天咱们兄弟几个把戏演砸了，实在是负有平阳郡公所托！”

郭业心里面不痛快，脸上却不能表现出来，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您也不必过于自责。主要是善花太聪明了，咱们才功亏一篑。唉，扶余璋这小子一肚子坏水，我怕善花又被他骗了。咱们现在可怎么办？”

金庾信道：“我们要是有办法，也就不会让扶余璋那小子得意那么久了。平阳郡公，事到如今，就得看您自己。这种事，还是得你和善花私下里解决，我们哥几个就帮不上什么忙了。要不，我们兄弟几个先走着？”

杨凤怡招呼店里的伙计把重伤的扶桑浪人抬走，王夫四人组又当了逃兵。

整个六楼就只剩下了杨凤怡和郭业两个人。

郭业心急如焚，在美女面前还得保持风度，找了个话题道：“杨将军孤身一人在此喝酒，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杨凤怡道：“郭先生你这都火烧眉毛了，还顾得了别人的事？”

郭业道：“这是什么话，善花公主对我郭业绝对是情比金坚，我又什么可担心的？唉，善花这丫头，也就是心肠太软了，可怜扶余璋那小子，才答应跟他单独一会儿。我对善花绝对有信心！”

“哈哈哈哈哈，郭先生你说的笑话真好笑！”

郭业老脸一红，道：“什么笑话？这是郭某人的肺腑之言！”

“真的有信心？”

“绝对有信心！”

杨凤怡小嘴一撇，道：“您就别装了。以我这个局外人的眼光来看，郭先生，我看今天这事有点悬！”

“怎么讲？”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刚才这几位，都是金德曼公主的夫君吧。”

郭业懒得跟杨凤怡解释金庾信的身份，道：“正是，那又怎么样？”

“就算是善花公主对您情比金坚，也不妨碍她对扶余璋余情未了啊。你看德曼公主能有那么多王夫。善花公主有了您，再加上一个扶余璋，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郭先生，你觉得呢？”

道理是那么个道理，不过郭业知道善花公主绝对和金德曼不同，道：“善花公主冰清玉洁、白璧无瑕，杨将军还请慎言。”

“白璧无瑕？我怎么感觉善花公主就不那么无暇呢？”

郭业面色一肃，道：“杨将军，您是高句丽风流道的教主，还请自重身份，不可出口伤人，毁人清誉！”

“那你说。”杨凤怡盯着郭业的眼睛，道：“善花公主，现在还是不是女儿身？”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实话实说当然不行。但是，你要说善花公主绝对是女儿身的话，你又怎么知道的，难道亲自检查过？

他冷笑一声，道：“杨将军，杨教主。你又何必多此一问呢？善花公主身

为风流道的源花，当然还是女儿身！”

“郭先生不要误会，凤怡绝无恶意。凤怡的意思是，善花公主和百济武王相恋的事，天下皆知。说不定他们两人之前就做出了什么越轨之事。郭先生您是正人君子，不可不防啊！”

杨凤怡这小妮子趁着善花公主不在，一直处心积虑的挑拨自己和善花公主的关系，她到底想干什么呢？

郭业道：“杨将军，您为了在神仙风流会上取胜，在此诋毁善花公主。这手段可不怎么光彩！”

杨凤怡晒然道：“神仙风流会输又如何？赢了又如何？对于凤怡没有什么区别。”

“您赢了之后，可就是三国的总源花。权势之大，恐怕一国之主都比不了，又怎么能没有什么区别？”

“哼哼，权势？当今高句丽，又有谁有莫离支渊盖苏文有权势？郭先生，你还不知我因何我独自一人来此喝酒吧。”

“倒要请教！”

“莫离支渊盖苏文向我父亲提亲了，假如我能在神仙风流会上取胜的话，就要嫁给他的次子渊男建！”

郭业道：“据郭某所知，风流道的源花是严禁婚嫁的。杨将军如果嫁给渊男建的话，这源花可就做不了了。”

“以前当然不行，不过渊男建因为强抢民女一事，被荣留郡王施以宫刑，现在已经是王宫大总管了，根本不能进行男女之事。那就没问题了。”

还能这样？

不能嫁给男人，就可以嫁给太监？

郭业怎么琢磨，都感觉这事有点不靠谱，问道：“那如果您在神仙风流会上失败了呢？”

“如果神仙风流会上凤怡不慎落败，就只能辞去源花之位。那样的话，凤怡就要嫁给莫离支渊盖苏文的三子渊男产。”

“这么说，杨将军你注定就是渊家的媳妇了？”

杨凤怡苦笑道：“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神仙风流会之后，凤怡就得嫁人了。所以凤怡只好在此借酒消愁。”

郭业道：“这个说不通啊。您是风流道之主，地位崇高，渊盖苏文还能逼您做不愿意做的事情？”

“源花地位崇高是不假，权势很大也是真。不过，绝对没有郭先生想象中那么大。源花只是有了官员的举荐之权，和莫离支的权势比起来，还是差了不少的。如果莫离支以势压人的话，杨家也实在是抵挡不住！”

“那我就不明白了，现在神仙风流会还没开始，莫离支渊盖苏文还在用人之际。他就算有心让您嫁入渊家，也不会在这个时候给您找不痛快吧！”

“现在高句丽的情况，平阳郡公又不是不知道。和神仙风流会比起来，高句丽的国主之争才更为重要。莫离支渊盖苏文明着是向我父亲提亲，实际上是逼迫我们杨家站队！”

“那他就不怕把您逼急了，投了荣留郡王高建武？”

杨凤怡叹了一口气，道：“单是凤怡一个人，当然可以投荣留郡王高建武。不过，渊盖苏文乃是东部大人，我杨氏宗族，大部分是在渊盖苏文的治

下。所以我们杨家要么保持中立，要么支持莫离支。如果支持荣留郡王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被莫离支罗织罪名，身死族灭了。”

一个美女被逼着嫁给自己不喜欢的人，尽管这个美女跟自己没什么关系，郭业听了还是感觉有些心酸。

一时间，同情心泛滥，问道：“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杨凤怡道：“其实，如果郭先生肯帮忙的话，还是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

“郭先生身为大唐天使，地位崇高。凤怡想，渊盖苏文也不愿意得罪您。不如您就去向我父亲提亲，要父亲把凤怡许配给您。这样，莫离支渊盖苏文就没有理由逼迫凤怡了……”

尼玛！！！！

还有这好事？

郭业追善花公主多费劲，绞尽脑汁不说，还三天两头的挨打。现在有一个级数不在善花公主之下的美女，刚见了自己一面，就哭着喊着要嫁给自己，这是天上掉馅饼啊？

今天出门也没看黄历，难道真的是利桃花？

不过，郭业还是有几分自知之明的，他还没有帅到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地步。渊男建先不去说他，人家渊男产就未必一定比他差多少。杨凤怡怎么就那么不愿意嫁给渊难产，一心一意要嫁给只有一面之缘的自己。这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杨凤怡的话有几分可信之处？

“这……”

郭业正在沉吟之际。

猛地，一记娇咤远远传来：“杨凤怡，你想得美！郭君，你跟我走！”

卧槽！

郭业脑袋瞬间要炸了，好死不死，被善花公主抓了现行了啊！

### 第1330章善花归心（3）

善花公主进得门来，说完这句话，抓起郭业就走。

郭业也不敢反抗，一个劲的说：“善花，你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善花公主怒道：“闭嘴，不准说话！”

“是！”

郭业和善花公主走出金碧辉煌大酒楼飞身上马。郭业问道：“善花，我送你回去？”

“不回去！带善花回你住的馆驿！”

“为什么？”

“闭嘴！”

“那.....好吧”

郭业一马当先，善花公主紧紧跟随，一会功夫，就来到了馆驿之外。

门口的侍卫恭迎道：“平阳郡公，您回来啦！”

还有相熟的侍卫道：“平阳郡公果然厉害，这就把公主带回来啦！”

郭业本想寒暄几句，善花公主拉住她的袖子，使劲一拽，道：“走！”

郭业被善花公主带着跌跌撞撞的往前走，道：“善花，咱们这是要去哪？”

善花公主问道：“你的卧房在哪？”

郭业开玩笑道：“你.....你要干什么？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就要去为夫的卧房，难道是想.....这不好吧。就算你实在是想，也得晚上再说吧。”

“少废话，头前带路！”

郭业满腹狐疑带善花公主来到了自己的卧房之内，道：“善花，你今天真奇怪，是不是扶余璋和你说了什么？”

善花公主嘴里说着：“闭嘴！”

喝罢，她转身就把门插上了。

善花公主冲着郭业勾了勾小指，道：“郭君，你过来！”

郭业道：“你又想打我？我今天没干什么坏事啊！”

“我保证不打你。”

“切，你以前也是这么说的。”

善花公主把眼一瞪，道：“少废话，我就是要打你。你过不过来！再不过来，善花可是生气了。”

“那.....那你可轻着点.....能不能别打脸？”

郭业一步一步的挨过去，善花公主一把就把他给抱住了，伸手就去扯郭业的衣服。善花公主销魂蚀骨的声音，在郭业的耳边想起，“郭君，善花想要你！”

最难消受美人恩。美人情重，郭业岂敢不以死报之？有诗为证：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衣带渐宽人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巫山云雨，风月无边！

一时云收雾散，郭业累的一根手指都不想动了，躺在床上呼呼直喘粗气，这尼玛也是体力活啊！

他不由得暗暗担心，要是把善花公主带回了长安城，自己的身体也不知道吃不吃得消。上次是善花公主吃了玉女合欢散，自己还可以宣称是非战之罪，那这次要怎么解释？

善花公主温柔的声音又在郭业耳边想起，道：“郭君，善花……”

郭业一激灵，赶紧躲远了一点，道：“你，你想怎么样？”

善花公主扑哧一笑，道：“看把你吓得，别害怕，善花也早就没力气了。”

“笑话，我哪是害怕。就这种程度，咱再来个七八十次不在话下，只是怜惜善花你的身体，才不敢放肆罢了。要不然，哼哼，有你受的。”

“那既然如此，就请郭君勉力为之，善花奉陪到底！”

郭业沉痛的说道：“我们年纪轻轻，正是建功立业的时候，怎么能沉浸在男欢女爱之中，虚度了这大好的时光呢？实在是太堕落了，要有节制啊！要不……咱们下次？”

“哼哼，看你还吹不吹牛！”

郭业赶紧转移话题道：“善花，扶余璋那小子跟你谈什么了，没给你灌什么迷魂汤吧？”

善花公主幽幽的说道，“他说的话都是你不想听的，无非就是海誓山盟的那些话，还回忆一下我们的过往。说实话，善花听了也很感动呢！”

听了扶余璋的话很感动？然后就赶紧回来和我来了个大战三百回合？

郭业暗暗琢磨，这个说不通啊！

旋即，他问道：“那善花今日为何如此……那个……热情？”

“扶余璋和我说了一会话，就要和我一起喝酒。可是善花刚喝了一口，就觉得不对。”

“怎么不对？”

“感觉就跟那晚和渊男建的酒味道差不多，善花就赶紧把那酒吐了出来，跑去找你！要不是那酒，善花才不会今天便宜你呢？”

郭业沉吟道：“不对，按说你就喝了一口，还吐了出来，那就不会……”

善花公主一招郭业腰间的软肉，道：“你想说什么？不会什么？”

“我是说，不会没事。那药性肯定是非常的大，善花你是身不由己，郭某人纯粹是趁人之危！”

善花公主点头道：“这还差不多，算你懂事！”

郭业心说，尼玛这也太不平等了。自己吹吹牛，善花公主马上就揭穿。善花公主说谎，自己还得帮忙掩饰。明明是自己思春了，还要把过错推到药物身上。

不过这药是从哪来得呢？五灵道长已经死了啊，难道还有留存的药物？就算有，那也得在渊男建的手上，扶余璋怎么有了呢？

郭业问道：“扶余璋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善花现在算是对他彻底死心了，一心一意要做郭君的妻子！郭君，你相信我吗？”

信，郭业怎么敢不信？

说起来，最开始是郭业对不起人家善花公主，本来就是一壶凉水的事，郭业自己昧了良心，来了个渔翁得利。幸亏是之前的良好铺垫，善花对他并不讨厌，才有了后来善花公主的逐渐倾心。

所以说，不能怪善花公主对扶余璋余情未了，只能说郭业努力的还不够。最后还是扶余璋自己作死，一锤定音。

善花今天的举动，又何尝不是对扶余璋心灰意冷，告别过去的疯狂呢？

感动之下，他脱口而出：“善花，你我之后，永结同心，再无隔阂！”

这番表白让善花公主非常受用，她深情对望了郭业许久，随后才想起刚才在酒楼的事儿。

继而诘难道：“对了，你和那个杨凤怡是怎么回事？怎么善花刚走开一会，你们就勾搭上了？”

郭业忙道：“冤枉啊，善花……”

接着，他就把杨凤怡被渊盖苏文逼婚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再三保证道：“她就是想拿我做幌子，欺骗盖苏文，实际上根本就对我没意思！”

“她对你没意思，那你对她呢？我看你看她的眼神可有些不对！”

“善花，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不过是跟她虚与委蛇罢了。”

“虚与委蛇？你堂堂的大唐平阳郡公用得着跟一个小女子虚与委蛇，你这是以公谋私！”

郭业正色道：“话可不能这么说，善花，我告诉你一件事情。那个杨凤怡，她怀疑你根本就不是处子之身！”

“她看出来？”

郭业撒谎道：“不知道。她也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这样怀疑你，所以我才同她虚与委蛇，套她的话。我这完全是为了善花你啊！”

“你没骗我？”

“那哪能呢，我们这不刚说好要永结同心呢吗，怎么会欺骗你呢！”

善花公主眼珠一转，道：“郭君，我相信你。不过对于这件事，善花刚才想到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如果杨凤怡是女儿身，而善花不是，那她如果怀疑善花的话，必然会想办法揭穿。不过……如果她也不是呢？”

“善化，你的意思是？”

“还请郭君出马，想办法追求杨凤怡，破了她的女儿身。怎么样？这是奉旨泡妞哦！”

“这……”



## 第1331章劫持（1）

郭业稍一沉吟，善花公主就又掐向了郭业腰间的软肉，道：“怎么样？露馅了吧！还敢说对杨凤怡没意思？看你那痴痴样儿，想入罪罪了吧？”

女人心，海底针，尼玛她这是引蛇出洞啊！

郭业连忙解释道：“哪有的事，为夫的意思是此事不妥，实在是违反我做人的原则。不过贤妻既然话已出口，为夫也不好马上拒绝。所以说为夫也就是客气一下，当不得真的。”

“你心里真的这么想的？杨凤怡的美貌可不在善花之下，夫君难道就一点都不动心？”

郭业装傻充愣道：“啊？还有这回事？杨凤怡到底长什么模样来着？为夫怎么想不起来了。”

善花公主扑哧一笑，嗔道：“算你识相。郭君，我告诉你，你既然要跟善花好，就不能再去找别的女人。否则……”

“怎么样？”

“不怎么样，善花会伤心的。郭君，你忍心让善花难过吗？”

郭业连忙赌咒发誓对善花公主绝无二心，心里边却是一阵烦乱。

这事可不好办啊，善花公主人家那思想境界，已经进化到了现代社会，对于一夫一妻无比执着。这要是把她带回长安，自己家的后院可就要着火了。可是要说放弃善花公主？谁说的先拖出去枪毙五分钟再说。唉，在大唐开后宫，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郭业和善花公主连番大战，此时已近是掌灯时分。

笃笃笃~~

一阵拍门声传来。

郭业打开房门一看，长孙师站在门外。

“平阳郡公，您这都挺好的？”

“这是什么话。有什么事快说！”

长孙师道：“这个得罪人的事他们都不愿意来，就让我来说。那什么……您看都这点了，您和善花公主要不要吃饭？”

“就为这？”

“不是，大家的意思是说，善花公主人家那是新罗风流道的源花，跟您关系亲近大家都是知道的。不过要是就这么在咱这馆驿里过夜的话，传出去可好说不好听。其实，这都是他们说的，我觉得挺好，没什么的，您自己看着办。”

什么时候长孙师这黑大脑袋也变得这么油滑了？

郭业一想，要是让善花公主在这里过夜的话确实不妥。可就这样就把人家赶走的话，那也忒不是东西了。

恰巧，善花公主这时也注意到天色已晚，忙道：“郭君，那善花就先回去了。”

郭业知道八成是善花听到了长孙师的话，这小子故意提了嗓门。

随即，他也没有勉强挽留，将她送出了驿馆。

回到驿馆，郭业又想起了杨凤怡的事情。

他不禁疑惑，怎么会那么巧？自己就和杨凤怡能在金碧辉煌大酒楼碰

上。而且听伙计的意思，杨凤怡是执意在六楼喝酒。碰上了也就算了，杨凤怡然后见了自己还一见钟情！

这事儿实在是够扯淡的。那么说起来，杨凤怡这小妮子就是有备而来，向自己求援来了。

那，要不要答应她呢？

郭业正寻思着，就有人来报，说高句丽风流道源花杨凤怡求见。

真是夜里不能惦记人啊，想啥来啥。这么晚了，她来干什么？不提什么男女之别，就是一般的好朋友，也没有深夜拜访的道理。

于是，他让人把杨凤怡让进客厅。

驿馆，客厅中。

郭业拱手问道：“杨教主，深夜前来，不知有何贵干？”

杨凤怡风姿绰约，盈盈一笑，道：“凤怡是来祝贺郭先生抱得美人归的。怎么样？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洞房花烛夜了？风怡特来讨一杯喜酒喝！”

郭业听出来了，这女人还是想从自己嘴里套出善花公主已经破瓜的事实。

于是，他断然回道：“善花公主冰清玉洁，与郭某人并无苟且之事，杨教主还请慎言。”

杨凤怡抿嘴一笑，眼中闪过几分狡黠，道：“先不说这个了，凤怡这次来，是想问问郭先生，凤怡白天的提议如何？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郭业道：“此事关系重大，还需从长计议。杨教主，你总得给我一段时间考虑吧？”

“唔……我可等不了那么久。渊家三天两头来催，父亲大人那都快要顶不住了，还请郭先生速下决心，救凤怡于苦海！”

郭业道：“不是郭某人不愿意尽心尽力，实在是有不以己的苦衷啊！”

“什么苦衷？”

郭业当然不会告诉她家里有个大醋坛子，只得说道：“其实，杨教主的办法也未必管用。渊男建你知道吧？虽然传言是荣留郡王高建武对他施以宫刑，实际上却是郭某人动的手！而且这件事，渊盖苏文已经知道了。你说，我和渊家结了这么大的仇，他不狠狠的报复也就罢了，又怎么会给我面子呢？”

杨凤怡想了一下，道：“郭先生此言差矣。我们杨家只需要一个借口罢了，就算是渊盖苏文不愿意给您面子，但也绝对不想往死里得罪您，毕竟您代表的是大唐天子。他要想做稳高句丽国主之位，就不能和大唐交恶。只要咱们订了婚约，他就不好对我们杨家逼迫过甚。”

似乎说的有点道理。

郭业又道：“杨教主，有件事情郭某人想问一下。您为何就那么不愿意嫁入渊家，而非要嫁给郭某人呢？郭某人何德何能，能得到您的青睐？”

“如果说风怡是仰慕绿柳公子的才华，甘愿自荐枕席。不知道郭先生信不信？”

郭业苦笑道：“说实话，郭某人不信！”

“唉，这个说法其实我自己也不信。不过凤怡确实是有不能说出口的原因，一定要嫁给郭先生。还请郭先生体谅凤怡的苦衷。”

郭业道：“杨教主，今日在金碧辉煌大酒楼，你蓄意挑拨我和善花公主之

间的关系，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吗？现在您又口口声声说一定要嫁给郭业，还不肯说明原因。这样的话。郭某人恕难从命！”

杨凤怡道：“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在酒楼之上，善花公主跟扶余瑋走了，我那是替您打抱不平呢。现在既然你们重归于好了，凤怡就绝对不会再做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的事。至于我想嫁给您的原因么……”

郭业打断道：“夫妻一体，郭某人可不想自己的枕边人想什么自己的不知道。”

“夫妻？凤怡可从没想过。郭先生自己在长安城是有妻室的吧。我和善花公主这样的，是不可能成为您的妻子的，也就是做妾的命。有道是娶妻娶贤，娶妾娶色。您又何必多作计较呢！”

“这……”郭业被她这番话直中要害。

杨凤怡继续说道：“您放心，凤怡嫁过来之后，一定会好好伺候您的。您想啊，高句丽和新罗两国的源花，都成了您的小妾，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啊！”

郭业不得不承认，这相当有诱惑力，点头道：“说的也是！”

“而且凤怡不介意两女共侍一夫哦。我和善花公主可以一起和您……”

郭业眼前一亮，不由得浮现出了三人行画面。

果真如此，真是人生至乐啊！

尽管理智告诉他，不要轻信杨凤怡的鬼话，这小妮子肯定是别有用心。不过，美色当前，似乎触手可得，郭业还真舍不得说出一个不字来。

正在这时，外面又有人喊道：“平阳郡公，戒色和尚求见！”

卧槽！

怎么今天的客人都喜欢晚上拜访？

郭业忙道：“让他也进来吧！”

戒色和尚还没进屋，惶恐的声音就骤然传了进来：“平阳郡公，大事不好。扶余瑋把善花公主抓起来啦！”

## 第1332章劫持（2）

声音落罢，戒色和尚便一脚踏进了客厅。

一入眼，就看到客厅里面还有一个陌生人，不禁吓了一跳。

他有些怔怔地望着郭业，问道：“平阳郡公，这位是？”

郭业顾不得给戒色和尚介绍杨凤怡，道：“你刚才说什么，善花她怎么了？”

戒色和尚道：“扶余璋召集了人手，就在离馆驿不远处埋伏，把善花公主抓走了。他准备明天就出城，返回百济。平阳郡公，您可得早作决断！”

郭业一脚就把戒色和尚踹了个跟头，骂道：“要你何用？你怎么不提前来报信？”

戒色和尚悠悠爬起，委屈地说道，“小僧虽然是百济的国师，扶余璋也不是什么事都告诉我。您也知道，我的真实本领，其实稀松平常的很。扶余璋也就是把我当成一个弄臣，很多事情都不让我参与。”

郭业听罢也知道是这个道理，自己刚才太过着急上火，有些失态了，随即赶忙将他扶了起来，歉意道：“戒色大师请起，是郭业莽撞了。郭某人向您道歉。您看，现在善花她……现在有没有危险？”

“现在应该还是没有危险。”

“那就好，我现在就召集人手去解救善花公主！”

戒色和尚连忙将他拦住，阻道：“平阳郡公且慢，此时还得从长计议。现在善花公主是没危险。不过您要是逼迫过甚的话，扶余璋狗急跳墙，善花公主可就真的有危险了。”

郭业冷静下来，点头道：“你说的有道理。戒色大师，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扶余璋怎么如此丧心病狂，身为一国之主，竟然做出了这等事情。他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

戒色和尚苦笑道：“他就是怕天下人耻笑，才做出了这等事情的。平阳郡公，您可听说过善花弥勒寺？”

“听说善花弥勒寺是扶余璋为了善花公主建造的。一个寺庙而已，难道还有什么讲究？”

“这个善花弥勒寺可不能用‘而已’两个字称呼。我这么说您就明白了，善花弥勒寺建了三年才成，每年都要用去百济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建造这个善花弥勒寺用掉了百济整整一年的国库收入。”

“难道这扶余璋真的对善花那么情深意重？”

“那倒也不是。我百济的风流道盛行，国民都拜弥勒佛祖。所以扶余璋建造这个寺庙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大兴风流道。不过，当初为了振奋人心，特意把‘善花’二字加了上去，表明扶余璋誓取善花公主的决心。可现在善花公主变心了，您叫扶余璋怎么办？把善花弥勒寺改名？那样可不单单是他本人被天下人耻笑，百济的百姓也抬不起头来。时间久了，恐怕扶余璋的王位都坐不稳！”

“这么说来，扶余璋抓善花公主的目的是让善花去做百济的王后！”

“确实如此，所以我说善花公主应无危险。”

郭业还是有点不放心，道：“你说扶余璋那小子会不会对善花公主用强？”

“应该不会吧，善花公主性情刚烈。如果搞砸了话，扶余璋抢一个死善人回去，还是没办法向国人交待啊！”

郭业又想起玉女合欢散的事情来，道：“戒色大师，你有没有听说过扶余璋有一种药物能让女子……那个……非常热情！”

戒色和尚稍一愣神，道：“您是说玉女合欢散吧？”

“你怎么知道？”

“那本来就是我的药啊！不过此药药性特殊，在有的女子身上效果很好，在另外一些女子身上就没什么效果了。小僧一直在想办法改进！”

郭业道：“那你听没听说过一个叫五灵的道士？”

“咦？”

戒色和尚惊呼一声，叫道：“在我还是会隐道长的时候，收过一个徒弟，就叫五灵。平阳郡公，你见过他？”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渊源。

看来五灵道长跟渊男建说玉女合欢散是他自己所创，也是不尽不实的，恐怕更多的是为了自抬身价。

随即，郭业问道：“哦，我听说过此人有玉女合欢散，才想起来和大和尚你是不是有什么渊源。这么说起来，扶余璋手上还有这药？”

戒色和尚道：“昨日扶余璋曾向小僧要过一份，不知道用了没有。”

“那他有多余的？”

“此药配好之后，三日之内就会变质。所以每次都是小僧现配！”

郭业这下放下心来，看来善花公主暂时真的没有什么危险，那么现在该怎么办？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

当即，郭业把斑鸠、长孙师和孙子善都叫了进来，由戒色和尚把事情又重说了一遍。

孙子善道：“我们这就找上门去，管扶余璋要人，反了他了，竟敢强抢民女，渊男建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斑鸠道：“现在只有戒色大师的一面之词，他矢口否认怎么办。我们还能强行搜查？”

长孙师道：“要不然我们去求荣留郡王高建武。他代表高句丽朝廷找寻失踪人口，扶余璋总不能拦着吧？”

郭业摇头道：“在这件事上，我信不过高建武。扶余璋敢在平壤城中做出这种事情来，对于高句丽官方的反应应该有所准备。他既然敢做，必然就是有所把握。说不定就和高建武有什么秘密的协议。”

长孙师道：“那就单凭咱们这些人，去跟扶余璋死磕？”

斑鸠道：“扶余璋身为一国之主，身边的护卫力量肯定不弱，咱们跟人家死磕，未必能占上风。而且人家手里有人质，这怎么打？”

郭业沉吟道：“戒色和尚，有没有办法在百济那边的饭菜里下毒！”

长孙师道：“他就是能下毒，现在也不赶趟儿了。不能下剧毒之物，那样善花公主也有危险。要是般药物的话，够几百人吃的，咱这也没有现成的。”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可是郭业他们五个人商量了半天，硬是没有丝毫办法，急的是抓耳挠腮。

正在这时，杨凤怡咳嗽一声，道：“郭先生，你怎么不问问凤怡的意见呢？”

郭业其实着急之下，早把杨凤怡给忘记了，要不然这么机密的会议，早把她给请出去了，道：“杨教主，难道你有什么好办法？”

杨凤怡微笑道：“凤怡虽然不知道那扶余璋有什么依仗，是走了荣留郡王的门路，还是和莫离支有什么协议。不过，县官不如现管。凤怡有个叔叔叫做杨京平，现在管着平壤城的南门。如果扶余璋要出城的话，必然要经过南门。我这么说，平阳郡公你能明白吗？”

“杨教主的意思是，可以说服杨京平将军，搜查扶余璋的车队？”

“正是。说不定还能让众位换上高句丽官兵的服装，亲自搜查。那样的话，说不定不费什么力气就能把善花公主救出来。平阳郡公，您以为凤怡这个主意如何？”

“杨教主，您实在是传说中的及时雨啊，郭某足感盛情。事不宜迟，那咱们现在就去找杨京平杨将军？”

杨凤怡道：“慢！虽然我杨凤怡是可以帮你们。但是，这事可能要得罪高句丽的高官。我们杨家冒了这么大风险，到底是图什么呢？”

“以后杨教主有用的到郭某之处，尽管吩咐！”

“不用以后，现在就有事求到郭先生的头上。只要你答应此事过后，就去找我父亲提亲，凤怡马上就带你去找我叔叔！”

“这……”

### 第1333章劫持（3）

郭业被噎得哑口无言，看来这杨凤怡还真赖上自己了。

随即，问道：“杨教主，能不能换个条件？”

“不能！”

杨凤怡摇头坚定拒绝道：“如果郭先生不答应的话，那凤怡可就要告辞了。你们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善花公主也要被扶余璋带回百济了。您本来有机会能娶两个绝色佳人，现在却一个得不到。这又是何苦呢？”

长孙师等人被郭业和杨凤怡的对话雷的一愣一愣的，心说不愧是平阳郡公，硬是要得！这才来平壤城多久，不仅得到了善花公主，还有另外一个美女来逼婚，桃花运挡都挡不住！

长孙师鼓动道：“平阳郡公，这还有什么好考虑的，这种事情咱们男人又吃亏！”

斑鸠提议道：“平阳郡公，现在情况紧急，善花公主还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您看是不是从权一下？”

孙子善说得更为直白：“老师，这种好事去哪里找，您这欲擒故纵的把戏别玩得太过火了！”

戒色和尚念了一声阿弥陀佛，道：“平阳郡公，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不可太过执着啊。”

形势顿时一边倒！

杨凤怡又最后逼宫道：“男子汉大丈夫，别婆婆妈妈的。行不行，你给我个准话！凤怡绝不纠缠！”

郭业发现自己再不答应就要犯了众怒了，只得应道：“既然如此，那就多谢杨教主的美意。只要能救得了善花公主，改日郭某定当登门拜访！”

杨凤怡可不给他含糊其辞的机会，道：“登门拜访干什么？”

“自然是求娶杨教主！”

“这还差不多。那你还叫我杨教主？”

“这……凤怡，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去拜访杨京平将军！”

此时已经是一更天了。

郭业离开驿馆也没带别人，和杨凤怡一起，去找杨京平。

很快，两人便抵达了杨府，见到了杨京平。

对于自己的侄女深更半夜的带一个大男人来拜访，杨京平是老大的不乐意。不过这个侄女的地位并不在他之下，他只能耐着性子听杨凤怡把话说完。

随后，他眉头一皱，说道：“贤侄女，这事可不好办。莫离支渊盖苏文已经下了命令，不许为难武王陛下。我这也不好交待啊！”

杨凤怡撒娇道：“叔叔，现官不如现管，这问题还能难得住您？咱们就是稍微检查一下，又不是要拿扶余璋怎么样，职责所在。怎么算是为难呢？”

杨京平捋着胡子，摇头道：“话不能这么说。官场上事，你不懂。所谓的不准为难，不是说他守法的时候不准为难。更重要的是他犯法的时候，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才算不准为难。莫离支渊盖苏文可不是什么讲道理的人。我不管你们其他人怎么想的，老夫已经投靠他了，就不能做什么不合他心意的事情。”

郭夜在一旁冷笑道：“难道您就那么肯定渊盖苏文能当上国主？杨将军就不想给自己留条后路？”

杨京平哈哈一笑，道：“想，怎么不想？不过这事荣留郡王也派人给我通过风了，叫我给百济武王扶余璋放行。平阳郡公，你说我该怎么办？”

尼玛，我就知道是这样！

郭业暗里吐槽一句，用求助的目光投向了杨凤怡，低声道：“凤怡，你看这事……”

噌～

杨凤怡腾地站起身来，道：“叔叔。有句话叫做帮亲不帮理，郭业可是凤仪的夫君，也就是您的侄女婿。这个忙呀，您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哎哟喂～”

杨京平本来胡子捋的挺美，听了这话，手一使劲，“哎哟”一声，胡子都给拽下几根来，道：“你说什么？你？平阳郡公？夫君？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杨凤怡慢条斯理的答道：“您着什么急啊，这不是告诉您了吗？”

“什么时候的事？你不要嫁给那个渊……”

“就在刚才，郭业已经答应凤怡的求婚了。叔叔，您可是我们第一个通知的人，怎么样，高兴不高兴？”

杨京平一口老血好悬没喷出来，道：“你？求……求婚？这实在是成何体统！你父亲怎么就准许你做出这样的事！我们杨家可不是濊貊人，我们是汉人！人心不古啊！家门不幸啊！道德沦丧啊！”

杨凤怡俏脸一寒，不乐意道：“叔叔，这是凤怡的私事。家父还并不知道，还请叔叔不要怪罪家父。至于其他的么，男婚女嫁人之常情，我可是您的亲侄女，还请您口下留情！”

“你……你父亲还不知道？这么说来，你们是私定终身？”

“您可以这么理解！”

杨京平一把薅住了郭业的脖领子，道：“姓郭的，你对我侄女做了什么？你可是大唐天使，上邦人物，怎么能……怎么能……做出那种事情？”

郭业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田地。

敢情这杨凤怡要嫁给他，就是她自个儿的主意，跟谁都没商量。不怪人家杨京平发火，是人都得往那边想。关键还在于这杨大美女做事，太出人意表了。

随即，他赶忙解释道：“杨将军！杨统领！杨叔叔！您撒手，郭某绝对和凤怡清清爽爽的！”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凤怡都叫上了，还清清爽爽的，老夫可不是三岁的孩子！”

他只得又转头苦兮兮地喊道：“凤怡，你快点帮忙解释一下！”

“解释，解释什么？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怎么了？不错，咱们是私定终身了，凤怡还怀了郭君的孩子有了郭君的骨肉，有什么好解释的？怎么，郭君你想不认？”

郭业被杨凤怡的脑洞大开给吓傻了，这难道是喜当爹的节奏？

正要发飙时，杨凤怡在他耳边轻声道：“要想救你的善花公主，就把这事给我认下来！否则的话，哼哼，你自己掂量着办！”



杨京平看着郭业和杨凤怡亲昵的动作，气就不打一处来，道：“平阳郡公，这就是你的清清白白？”

郭业牙齿被打断了往肚里吞，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叔叔在上，请受小婿一拜！其实是这么回事，我们家一向是女主外，男主内。您有什么话，问凤怡就行了，小婿毫无意见！”

好家伙，郭业现在是把当年混衙役时候的混不吝耍无赖也用上了。

杨凤怡这边也添火道：“叔叔，事到如今，我可什么都给您说了。你是帮我们呢，还是帮莫离支呢？”

杨京平心说，我管你去死，你又不是我亲闺女。莫离支可是掌握着我的生死。不过他想归想，话却不能这么说。在封建社会的道德中，大义灭亲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杨京平道：“贤侄女咱们借一步讲话。”

郭业有眼色，扯谎道：“叔叔，凤仪，你们先聊着，我到外面转转！”

等郭业出了门，杨京平气呼呼地教训道：“丫头，就算是你喜欢郭业那小子，也不能帮着他救善花公主啊。那善花公主的美貌，叔叔说句你不爱听的话，恐怕还在你之上。为了你今后的幸福着想，也得把善花公主快快的送走！”

杨凤怡道：“叔叔，话不能这么说。郭业这样的男人，和一般的凡夫俗子不同。他身居高位，什么样的美女得不到？侄女要想得到他的宠爱，就不能光凭美色。还要有其他的过人之处。比如这次能为他分忧，就会大大的增强侄女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杨京平急得跺脚气骂道：“我说凤仪，你好糊涂啊！你嫁给渊家人有什么不好，偏偏勾搭上郭业那小子，还处心积虑的要讨他欢心。我告诉你，你们的事叔叔我不赞成，这个忙我也不帮！”

杨凤怡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道：“没关系，凤怡理解叔叔的苦衷。您要是不肯帮忙，那侄女就只能想其他的办法了……叔叔，您保重，凤怡告辞了！”

杨凤怡转身就要离开！

杨京平心里面犯合计，突然喊道：“慢！”

“叔叔，还有什么事？”

“你准备怎么办？”

杨凤怡唉了一声，叹道：“还能怎么办？既然叔叔不肯帮忙，凤怡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自己去找您的手下谈谈心，看看他们给不给凤怡面子。您要是实在反对的话，尽可以向他们表明态度，凤怡不会怪您的！”

“你……这缺德主意是郭业那小子出的？”

“是谁出的并不重要。叔叔，您觉得我这个办法怎么样呢？”

杨京平大喝一声：“姓郭的，你给我滚进来！”

## 第1334章劫持（4）

郭业一进来，就发现杨京平脸色铁青，这是把事搞砸了？

杨凤怡咳嗽一声，道：“郭君，还不谢谢叔叔。叔叔已经同意帮咱们的忙了！”

杨京平一阵腻歪，摆手道：“不用谢了。帮忙可是帮忙，你们得答应我三件事！”

“什么事？”

“明日里，你们就换上城防军的衣服，把当值的军士替换下来。但是，第一，这事老夫不会亲自出面。第二，贤侄女你也不能出面。第三，不可动武！！！”

郭业不由纳闷道：“杨叔叔，您这不是掩耳盗铃吗？调人可是您自己下的命令，难道还能脱得了干系！”

杨京平这个老油条不禁得意的捋起了胡子，道：“平阳郡公，虽然你贵为大唐的礼部尚书。官面上的事情你还是不如老夫，这里面大有可以腾挪的余地，老夫绝对有信心不会牵扯在我身上。你就派人等着换衣服就行了。”

杨凤怡道：“多谢叔叔，那我们这就去安排人手！”

郭业和杨凤怡告辞出来，离开杨府回到了馆驿之内。

紧接着，郭业又把大伙召集起来，商量对策。

斑鸠道：“有了杨老将军的支持，这事就算成功了一半。不过，要想万无一失，咱们还得去找下新罗那边。”

“找新罗人帮忙？太扯淡了吧？”

长孙师一脸不情愿地说道：“善花公主说起来可算是在咱们手上丢的，都怪你们，非要我去催。催催催，催出事情了吧？就这么去找新罗人，是不是显得咱们哥们太无能了？”

孙子善也点头附和道：“善花公主可是众目睽睽之下跟着老师走的。现在告诉人家善花公主丢了，咱们说是扶余璋劫走的，谁看见啦？指不定人家新罗那边怎么想呢。”

斑鸠摆摆手，说道：“可是，扶余璋和咱们都照过面。咱们这个样子，可冒充不了城防军，一准露馅。只有去求下金庾信，让他给咱们化妆一下……”

杨凤怡道：“化妆？这种事何必求别人，我就可以办到。”

斑鸠道：“杨将军，您还会这个？”

杨凤怡眼睛一瞪，道：“你是郭业的手下？”

“正是！”

“那你还叫我杨将军，莫非你们平阳郡公今晚上说的话你没听见？”

“那叫您什么？”

“叫我……”

杨凤怡冲郭业妩媚的一笑，道：“郭君，我是您的第几房小妾啊？”

“家中还有一妻二妾。”

“那好，你们就叫我四夫人吧！”

郭业听了这话心里面一翻个儿，尼玛她成了四夫人，善花公主排第几？这是要把老子架在火上烤啊！

斑鸠心说这位姑娘还真老实不客气，这么急于造成既成事实，口中只得

说道：“是，四夫人！”

杨凤怡笑道：“这就对了。有我当你们的四夫人，是你们的福气！告诉你们，我这高句丽风流道源花可不是白当的，天底下我不会的事情，还真不多！”

似乎最后这句话在哪听过？

郭业心里一回忆，对了，金德曼介绍金庾信的时候，好像也是这套词。难道这就是风流道教主的专用广告语？

想到这，他对善花公主的神仙风流会之行，更悲观了。人家杨凤怡长得好，武功又高，还什么都会。善花公主真有战胜她的实力？对了，这个神仙风流会具体比什么呢？得找个机会问问善花公主，未雨绸缪。

不一会儿，杨凤怡便将郭业几人都画好妆了。

此时，已经是三更天了。

郭业赶忙说道：“情况紧急，我看今晚咱们就不要睡觉了，连夜去找杨老将军！”

杨凤怡道：“别忙，还有我呢！”

“杨叔叔不是说，不要你参与吗？”

杨凤怡白眼一翻，嗔道：“他都老糊涂了，你听他的？”

“咱们毕竟还要杨叔叔配合嘛！”

“你要是真听他的，那明天白天就不要动手。你看看扶余璋能不能乖乖的把善花公主放出来！可惜啊，就是不知道扶余璋听不听他的话！”

对于杨大美女，郭业是毫无办法，只能由她去了！

不一会儿，一个生面孔的新鲜美女出炉了。

等再次来到杨府，杨京平看到郭业身边还带着一个生面孔美女的时候，气的胡子撅得老高，道：“郭业，这个女子是谁？你小子也太风流了吧！你特么的风流也不要紧，别让老子我看见啊！你这是想气死老夫吗？”

郭业满脸委屈，只得胡诌道：“这是凤怡的丫鬟，是派她来监视我的。可不是在下的错！”

“这还差不多，凤怡他人呢？”

“您不让她参加这事，她回家睡觉去了。她说眼不见心不烦！”

“这丫头，老夫也是为他好，真是不识好歹！好吧，你们把这些衣服换上！”

杨京平这老狐狸准备的还挺齐整，郭业这二百来人换好了衣服，还有富余。

杨京平道：“郭业，待会你就去换防。你就说是奉了国主的手令。”

说着，他递给了郭业一个黑乎乎的木牌。

“就这？人家能信吗？您是不是派人给我们引荐一下！”

杨京平哈哈大笑道：“要是平时，这玩意还真不太好使，这道理也说不通。不过，现在嘛，真真假假的，谁也搞不清楚，谁也不想搞清楚。能不能成功，就看郭小子你的本事啦。要是这点本事都没有，还想娶我杨家的女儿，做梦！”

想不到这老爷子答应了帮忙，还安排了这么一层考验，真是人老奸，马老猾。

他心里骂着杨京平这老家伙不爽利，而后带着队伍离开将军府，走到了

城门之前，大声喊道：“城上有喘气的没有，下来一个！”

听这口气就是不善，一会功夫一个小校就跑了下来，喝道：“什么人大呼小叫的？此乃国家重地，不可擅闯！”

郭业把令牌高举，道：“奉婴阳王的命令，高建招特来接管南门城防。你们管事的谁在？咱们办一下交接手续吧。”

小校道：“您等一下，我这就去找我们杨将军。”

郭业心里暗里，去找吧，你能找得到这老滑头，那才叫见了鬼呢！

一会儿，小校就跑了回来，道：“不好意思，刚才还看到杨将军呢，一下子就看不见了。要不您等会？”

郭业嘿嘿冷笑：“等会？这可是国主的军令！等会儿，耽误了大事，你担待的起吗？”

小校道：“什么大事？”

郭业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的说道：“你……确……定……你……想……知……道？”

小校连连摇头道：“不想，一点都不想。您把您的手令给我看看！”

郭业把令牌扔了过去，道：“看清楚了，这可是国主的军令！”

小校拿着木牌左翻右看，道：“这不是国主的大令啊，这分明是莫离支大人的……”

卧槽！

郭业心里边大骂杨京平办事不靠谱，赶忙急中生智回道：“小伙子，有时候眼睛太好，可是要出事的，你看看你的顶头上司，人家就比你有心眼，现在都找不着人了。怎么样，这块令牌是谁的大令？这城防你是交接不交接？”

小校一阵迟疑，心想莫离支渊盖苏文就是咱的正管，按他的手令办事也不算错。但是他为什么要半夜里换城防呢？而且还要以婴阳王的名义？难道是要政变？我的妈啊！这事咱这小肩膀可扛不起！

旋即，小校紧忙说道：“那咱们这就交接？”

“不错，你小子识时务！”

郭业小小赞了一下这个小校，与他交接起来。

等把城防交接好了，天已经蒙蒙亮。

生面孔美女杨凤怡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问道：“郭君，咱们先吃点东西？”

平壤城没有什么规划，南城门正是热闹的所在。此时城门不远处，已经摆满了吃食的摊子。

郭业和杨凤怡走到了一个酒铺里面。这个酒铺就是一个临时建筑，四根竹竿撑起了一个草棚子，四面见光，只能遮阳不能挡雨。

郭业刚一坐下，杨凤怡就凑合了上来，道：“大爷，小女子给你斟酒布菜！”

“凤怡，你这是又想整什么幺蛾子！”

杨凤怡虽然化了妆，那也是绝色佳人，媚眼一瞟，道：“咱们装的亲热一点，扶余璋的人不容易看穿！”

似乎有那么点道理。

郭业一边享受着杨凤怡的殷勤服侍，一边感觉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啊？

很快，太阳便徐徐东升，一下子就升起老高了！

忽然，一阵人喊马嘶的声音传来，像是有大队人马要经过，他心里一机灵，莫非是扶余璋这就来了？

## 第1335章劫持（5）

“我去看看！”

郭业闻听动静就要站起身来。

杨凤怡却一把就将他给按住了。这小妮子的劲儿可真大，饶是郭业天生神力，硬是挣脱不开。

他心中默默流泪，这要成了亲还得了，尼玛打不过她啊？稍不如意，给自己来个家庭暴力什么的，去哪说理去！

他佯怒道：“你干什么？竟敢……竟敢欺负本公！”

杨凤怡扑哧一笑，乐道：“乖，别生气，也别着急。怎么，妾身伺候的不好么？”

郭业压低声音喝道：“扶余璋的车队可是快要来了！善花公主她……”

“呦，善花妹妹重要，我这个当姐姐的就不重要？”

这是吃的哪门子飞醋？

郭业只得好言安慰道：“现在不是情况特殊么。善花可是被劫持了，咱们得先救人。”

杨凤怡半搂着郭业，道“城门口都是咱们的人，肯定会被拦住的。”

说着话，杨凤怡的身子就往郭业的怀里靠，“来，配合一下，让善花妹妹看看咱们多恩爱！”

日尼玛！

我就知道这小妮子没安好心！

千防万防，还是中了这杨凤怡的美人计！

美人计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美人还会武术！

要是敢反抗，分分钟就被镇压下去！

既然无力反抗，郭小哥也只能默默享受着四夫人的温存了。

果然，来的正是百济武王的车队。

大队人马在酒铺门前过去，直到城门口才被士兵拦截了下来。

杨凤怡这时把郭业放开，道：“唉，也不知道善花妹妹能不能看到咱们家庭和睦的样子！”

郭业气的在她背上狠抓了几下，以解心头之恨、

孙子善跑了过来，看到这对狗男女打情骂俏，心中有股点把火烧死他们的冲动，道：“老师，这光天化日的，您可得悠着点儿。现在可不是您大展雄风的时候，大伙都等着您呢！”

郭业老脸一红，还没法解释。无论是承认夫纲不振，还是恋奸情热，都不是啥光彩的事情。

他没理会孙子善的废话，点头说道：“好，咱们这就去看看！”

杨凤怡跟着叫道：“我也要去看！”

有外人在场，郭业胆子肥了不少，怒斥道：“你就在一边看着就行了。跟着我检查车队，这算什么事儿呀。没听说过一个小校当值，还能带家属的。”

杨凤怡一脸讨好的笑道：“不用说我是家属，就说我是青楼的粉头，是你相好的，来这里抖抖威风，这总行了吧！”

郭业目瞪口呆，有哪个女人无缘无故的愿意把自己跟妓女扯到一块？

他稍稍迟疑，说道：“事关凤怡你的清誉，这个不妥吧？”

“没事。反正现在我已经是有主了，不用担心嫁人的事情了。要丢人，也是丢你们老郭家的人，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日！

杨大美女的节操是不是全掉在地上了？

一个小校，带着一个绝色美女，吊儿郎当的来到了百济的队伍面前，这幅场景怎么看怎么别扭。

郭业嘴里叼着一根不知从哪里找来的野草，含糊不清的问道：“怎么回事，你们是什么人啊？从哪来，到哪去？”

跟他交涉的当然不是扶余璋，而是一个管事，叫扶余忠。

扶余忠恭敬回道：“这位将军，我们是百济武王的队伍。这是要回百济。还请您行个方便！”

“百济武王的车队？来我们平壤城干什么？是不是刺探我高句丽的军情！”

“当然不是，我们是来参加神仙风流会的。”

“参加神仙风流会，这神仙风流会还没开始呢，你们怎么就要走？”

扶余忠心里一愣，暗骂，尼玛你一个小校，管的可真宽，不就是个守门的吗，充什么大尾巴狼，是不是想索贿？

扶余忠心里这么想着，脸上的笑容却愈加和蔼可亲了，道：“将军当值真的很辛苦，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给兄弟们喝茶。”

说着话，一块金稞子就递了过去！

郭业又不是真的高句丽军官，毫不忌讳的就把金子抛了抛，道：“大概有二两……”

话还没说完，金子就被一只小手抢了过去，正是杨凤怡干的！

杨凤怡一脸不满意地说道：“才这么点，镯子是打不成了，勉强强打个戒指吧！”

扶余忠早就觉得杨凤怡在这碍眼了，问道：“这位是？”

郭业道：“她呀，我的老相好，非要跟我来这见见世面！你看这事闹得，还把您的金子给抢了，实在是不好意思。”

说着不好意思，脸上却一点不好意思的表情也没有。

扶余忠道：“我的金子？不是给您了吗？”

郭夜道：“这位老哥，您可得讲理。这金子原来是在您的手上，对吧？现在在她的手上，对吧？所以说，是她抢了您的金子，跟我们兄弟可没关系。”

扶余忠无奈，又把一块金子递了过去，道：“那这块金子可是给您的，您可得收好了！”

郭业把金子揣在了怀里，道：“不错，不错。看来你们百济人还是挺懂事的嘛！出手真大方！”

“那我们出城的事儿……”

“出城啊，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们这么多大车，拉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拉的都是些平壤城的特产！”

“呦呵，这么多特产，这得花不少钱吧？你们百济人还真有钱！真是让人羡慕，你别看我整天在这威风凛凛的，其实俸禄也没多少，唉，度日艰难，生活不易哪。”

扶余忠咬着牙，把怀里仅剩的一大块金子递了过去，道：“谁说不是呢，

将军为国操劳，却清贫如斯，真是让人可发一叹。在下没有别的能帮的忙的，这块金子您收好，给家里的孩子割几斤肉吃！”

这块金子得有一斤重。

郭业接过来，手就一沉，道：“这太多了，使不得，使不得……”

嘴里说着，就把那块金子也收了起来。

扶余忠道：“那现在我们可以出城了吧……”

“出城？好说，好说。不过呢，在下有个不情之请，还请这位老哥务必答应！”

“什么事？”

“听说百济武王就在车队中，可有此事？”

这事瞒也瞒不住，扶余忠痛快承认道：“没错，武王陛下在此。你有什么事？”

“是这么回事。”郭业一指杨凤怡，道：“在下这个相好，一直没见过什么大人物，十分仰慕武王陛下。您能不能把武王陛下请出来，让我这位相好看一眼！”

尼玛！

扶余忠瞬间秒怒，这是把武王当猴儿看啊，叔叔可忍婶婶不可忍！

但是不能忍也得忍！

这队伍里面的东西，可见不得光！

随即，他满脸堆笑，怀里一伸手又要递金子，可是怀里干巴巴了，没钱了。

扶余忠干笑一声，道：“这位兄弟，武王陛下身染恶疾，不便见客！”

“什么疾病？”

“大概……可能是……那个……麻风病！您可得赶紧放我们出城，要不然在城里这病传来了，后果不堪设想！”

“麻风病？”

“对！”

“那就更应该让我看看了，我家有祖传的秘方，专治麻风病。你放心，诊金不贵的，一次才收一万两金子，童叟无欺！”

扶余忠眼睛一瞪，寻思过来了，敢情眼前这位是有意刁难啊。

随即，他冷笑道：“这位将军，俗话说有多大的手，端多大的碗，金子是好东西，人人想要，可金子再好也得有命花才行。敲竹杠敲到武王陛下的头上，小子，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放屁！”

郭业道斥骂道：“武王再威风也要滚回百济去耍！这里是高句丽！怎么，你们不服？”

扶余忠道：“不敢，不过你一个小校也能代表高句丽？我这就派人去莫离支的府上，告你一个贪渎之罪！”

郭业哈哈大笑，道：“派人？今天恐怕你们一个也走不了！”



## 第1336章劫持（6）

郭业一挥手，长孙师就带人把百济的后路给断了！

扶余忠感觉这件事情已经出了他的掌控之外，道：“你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你把扶余璋叫出来，让我们大伙瞧瞧，马上就放你们出城。如果不然的话，可别怪本将军翻脸无情！”

“你等着！”

扶余忠转身跑回了队伍，不一会儿就又回来了，拎了一个小包袱，道：“这位将军，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这是五百两金子，您收好了，大家交个朋友。”

郭业接过了金子，随手就扔给了斑鸠，道：“这么说来，武王陛下是不给咱面子了？”

郭业屡次三番拿了金子不办事，扶余忠也真被他气着了，跳脚骂道：“你一个校尉，最多就是个七品官。有什么资格见武王陛下？说破大天去，你这也是无理取闹！”

“无理取闹？哼哼。”郭业冷笑道：“本官怀疑你这车队里面有违禁之物，要搜查一番，你快点让开！”

奈何对方形势比人强，再加上郭业油盐不进，扶余忠真的无奈了。

他只得退到一旁，伸手请道：“您搜吧，搜出来了，我们百济任打任罚。要是搜不出来，哼，小子，我看你这官也当到头了！”

郭业对于自己在高句丽的仕途前程问题压根儿就毫无压力，大手一挥，命令道：“给我搜！”

车队当中，有一辆车最大，由四匹白色的高头大马拉着，装饰华丽，不用问就是百济武王扶余璋的所在。

郭业已经打定了主意，找到扶余璋事情就好办了，如果善花公主在那辆车上，自然是把善花公主救出来。不在车上呢，就把扶余璋给绑了，让百济人拿善花公主来换。

他一使眼色，斑鸠等人立马会意，哗啦啦~四五十人就把那辆车给围住了。

郭业在车外咳嗽一声，稍微变音喊道：“车内可是武王陛下？”

车帘一挑，果然露出了扶余璋的面容。

这两天他过的不怎么样，睡的也不好，两腮都有点塌陷了，强打着精神问道：“是你想见本王？”

郭业伸长了脖子往车里面看，光线阴暗也看不清楚，口中说道：“不是我，是我的老相好。那个，相好的，你不是想见武王吗？快点仔细看看！”

杨凤怡嫣然一笑，就要往前凑去。

扶余璋好歹也是一国之主，身边能没人保护吗？

杨凤怡一靠近，两个侍卫钢刀出鞘，威吓道：“这位小娘子，止步！”

你妹！

郭业暗骂一声，看来这招行不通了！

此路不通之下，他只得换了法子，说道：“武王陛下，这离得太远，看不清楚。要不，您下来，走两步？”

扶余璋心有愠怒，敢情儿把他当猴耍了。

正准备断然拒绝，忽见杨凤怡却卖弄风情，搔首弄姿嗲道：“武王陛下，你就下来嘛，人家想见你！”

扶余璋也是好色之徒，一看杨凤怡的美貌，就有点心猿意马，咽了咽口水问道：“你想见本王？”

杨凤怡道：“奴家听说武王陛下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是所有女人的梦中情人。如果武王陛下能下来，和奴家一会。奴家的那些姐妹，可就要羡慕死了！”

郭业故意配合起杨凤怡，佯怒道：“你跟我说的是想看看武王陛下长得什么模样。怎么还有什么天下第一美男子的事？你这臭娘们是想攀高枝了吧！我告诉你，不准见！赶紧给我回去！”

一听郭业说不准见，扶余璋可来劲了，一下子就跳下车来，故作风度翩翩地说道：“小娘子，扶余璋来也！像他这样的粗鄙之人，如何能做你的如意郎君。不如你跟我回百济去吧。只有我百济的王宫才能配得起你这如花似玉的美貌！”

“真的？武王陛下，您不会骗我吧！”

“那哪能呢。君无戏言！”

“武王陛下您真好！”

郭业故作恼羞成怒样，大骂道：“扶余璋，你敢撬老子的墙角，我跟你没完。”

说着，就往上闯，却被扶余璋的两个侍卫死死的抱住。

杨凤怡却趁机绕过了侍卫，来到了扶余璋的身边，道：“武王陛下，人家要当王后……”

扶余璋色迷心窍，吃吃笑道：“王后已经有人了，不过贵人倒是可以商量！”

作势欲搂，杨凤怡却轻轻闪过，紧接着一伸手，抓住了扶余璋的手腕子，使劲儿一掐……

霎时，扶余璋的身子就麻了半边，惊惧道：“你……”

杨凤怡从腰间拿出一把匕首，架到了扶余璋的脖子上，笑道：“武王陛下，别动，伤着您可就不好了。奴家最怕见血了。”

扶余璋一受制，郭业微微用力，就把那俩侍卫也甩了出去。

别看他对付杨凤怡，束手束脚的，被杨凤怡收拾的毫无脾气。那是因为杨凤怡武功太高了。但是对付这两个侍卫就不废吹灰之力，他的天生蛮力可不是盖的。

这时，杨凤怡对郭业妩媚一笑，道：“夫君，妾身的表现怎么样？”

要知道这件事具体怎么做，郭业和杨凤怡是毫无商量，完全靠的是随机应变。杨凤怡配合的如此之好，大出郭业的意料之外。还真有点红颜知己的意思。

随即，连连点头满意赞道：“有劳贤妻了！”

扶余璋此时回过味儿来，脸色铁青地喝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想干什么？”

郭业道：“武王陛下，您做了什么事情自己清楚。我们也不难为你，你只要把人放了。我保管你平安无事！”

“本王听不懂你什么意思！”

“武王陛下，没有把握的话，您觉得我们能这么兴师动众的找您的麻烦吗？您也是一国之主，拿得起放得下，愿赌服输，这就把人交出来吧。”

杨凤怡的手稍微用力，扶余璋的脖子上就渗出了几滴鲜血。

随后她说道：“听说过有人爱美人不爱江山，就是没听说过有人要美人不要性命的。武王陛下，您是不想想做第一个呢？”

扶余璋只觉得脖子上凉凉的，又似乎有温热的液体流出，也不知道流了多少血。

他腿有点发软，好悬没跪下，猛然反应过来，失声叫道：“你们要找善花公主？”

“正是！”

“就在我的车上！”

当即，郭业便上了扶余璋的马车，就在马车的夹层之中，把善花公主拎了出来。

只见善花公主被五花大绑，嘴里还塞了一块白布，脸色还好，不像吃过什么大苦头的样子。

善花公主救出来了，杨凤怡也就把扶余璋放了，毕竟这是在平壤城中，无论是她还是郭业都不敢把扶余璋怎么样了。

善花公主被松开了绑绳之后，盈盈拜倒：“多谢这位先生搭救之恩，善花没齿难忘！”

闻言，郭业立马想起现在是易容乔装，难怪善花公主认不出他来。

于是刚要答话，却被杨凤怡抢先答道：“谢他干什么，主要功劳可是我！对不对啊，夫君？”

郭业只是点头，不敢接话。

善花公主也对杨凤怡行礼道：“这位姐姐，大恩不言谢，善花日后必有所报！”

杨凤怡道：“何必日后，现在你就可以报答我！”

郭业一看杨凤怡又想整什么幺蛾子出来，忙打断她的话，对扶余璋喝道：“武王陛下，您今天干的事，可是在与您的身份不符，令百济蒙羞。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扶余璋脸涨的通红，吱吱唔唔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郭业含糊其辞的说道：“我们是路见不平的好心人！”

扶余璋才不相信他的鬼话，哼哼冷笑。

此时，善花公主站在郭业身边，却觉得这个人的声音有些耳熟。又仔细打量郭业的容貌，越看越觉得可疑。

其实也对，杨凤怡的化妆术再牛逼，那也不是整容术。能瞒得了别人，可瞒不过和郭业有了肌肤之亲的善花公主！

当场，善花公主便叫道：“我知道了，你是……”

正在这时，只觉得地面隆隆作响，远处尘土飞扬，这是大队骑兵调动的迹象。

一闻如此大的动静由远及近，刚才还凄惨惨一副死鱼脸的扶余璋突然兴奋叫道：“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敢在平壤城冒充城防军，你们完了！莫离支渊盖苏文的骑兵来救本王了！今天——本王要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 第1337章浑水摸鱼

婴阳王病重，高建武和渊盖苏文夺嫡之战正酣，现在可是非常时期。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有无数人拿了放大镜开始研究，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蹊跷之处。

郭业他们在南城闹了这么大动静，当然瞒不过渊盖苏文。

渊盖苏文也犯嘀咕，这个杨京平今天是不是吃错了药了，自己特地告诉他不准为难扶余璋，他怎么就敢违抗命令？难道他是想改投高建武？嘿嘿，要是杨京平这么不识时务的话，那就别怪自己心狠手辣了！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背叛莫离支的下场！

所以，当渊盖苏文听到城门这边闹出这么档子事儿后，他便点了两千骑兵，浩浩荡荡的直奔南城。

等到了的时候，郭业的活已经干完了，找到了善花公主。

此时，渊盖苏文正一马当先来到城门处，高声大喝道：“杨京平在哪，叫他速来见我！”

郭业可不会帮杨京平遮掩，这个老狐狸把自己坑的不轻，一定还有后招。

随即，他故作惶恐地回道：“莫离支大人稍等，末将这就派人去找！”

还没等他转身，杨京平自个儿就屁颠屁颠跑来了，喊道：“末将杨京平，参见莫离支大人！”

渊盖苏文质问道：“杨京平，你可知罪！”

噤！

杨京平跪倒在地，道：“莫离支息怒。末将……不……不知！”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违抗本莫离支的军令，私自搜查百济武王的车队，严重破坏了咱们高句丽和百济的关系！武王陛下一恼，发动大兵，到时候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皆是你杨京平之过！”

这帽子扣得可真够大的！

渊盖苏文杀气隐隐，看这架势只要杨金平回答的一个不对，俩就要他的命！

杨京平满脸惊讶之色，申辩道：“回禀莫离支，搜查百济武王车队的，可不是末将的人啊！”

“不是你的人？这平壤城的南门不是你管的？本莫离支怎么不记得你的差事有变更啊？”

“实在是昨天晚上，有人拿了上边的命令，让卑职移交城防。卑职不得不从！”

这话说的不清不白的，什么叫上边的命令？

渊盖苏文满脸狐疑之色，问郭业道：“你是谁派来的？”

郭业还是那套词：“末将高建招，奉国主之令，特来接管平壤城南门的城防！莫离支，您有什么不满么？”

高建招？奉国主之命？

这小校姓高？

渊盖苏文听了，心中一震。婴阳王是病重，可不是不省人事了。只不过是病魔缠身，精神不济，不愿意多管事，安心静养。现在他突然派出这个高

建招接管南城门的城防，到底有什么深意？莫非是想表达自己插手平壤城南门城防的不满？细究起来，自己和杨京平的事，还真有点犯忌讳的！

他沉吟了半晌，道：“你有何凭证？”

郭业一咬牙，又把那块黑乎乎的木牌交了上去，道：“这就是凭证！莫离支可记得此物？”

渊盖苏文一看这个木牌，鼻子差点都气歪了，这尼玛不就是老子的手令吗？

随即，他痛骂道：“杨京平，你见到了这个，就跟他交接城防？我就不信你不知道这是谁的手令！”

杨京平委屈的说道：“末将正是知道这是谁的手令，才不敢不从啊！别说就是有这个手令，就是没有手令，这个木牌的主人一个二指宽的小纸条，卑职也得不折不扣的执行！”

好一个马屁精啊！

杨京平口中这个木牌手令的主人，不正是渊盖苏文吗？

渊盖苏文听在耳中极为受用，满意的说道：“杨将军请起，说的好！本莫离支就是喜欢你这样的忠厚老实之人！”

说完了，他又感觉有点什么不对，对郭业问道：“高建招，这就是婴阳王的手令？你这是把本莫离支当傻子吗？你到底是奉了命令，还不从实讲来！”

郭业看向杨京平，只见这家伙一副老神在在、事不关己的样子，正在那捋胡子呢。尼玛一点提示都不给！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鸭子嘴硬，傲然答道：“莫离支还请慎言！此块木牌，是国主婴阳王亲手交给卑职，让卑职拿着这块木牌接管平壤城南城的城防。莫离支有疑问的话，自可找国主去问！来来来，不如我们如今一起入宫面王上，分辨个是非曲直，如何？”

郭业这边一硬气，渊盖苏文这边立马软了。

渊盖苏文琢磨着，老头子让人拿我的令牌，用他的名义，接管的是平壤城南门的城防，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头，莫非有什么暗示？

莫不是暗示说我，他日继承国主之位有望，我渊盖苏文的命令，就是他婴阳王的命令？还是想敲打我管的太宽，手伸的太长了？

或者说，会不会还有一个意思，是试探杨京平到底是听他的命令，还是我渊盖苏文的命令？

郭业一看渊盖苏文脸色阴晴变幻，顿觉这里边有戏，得理不饶人地催逼道：“怎么样？莫离支，咱们这就进宫吧！”

渊盖苏文对荣留郡王高建武都不假辞色，可对郭业这个假冒王命的家伙却满脸堆笑起来，道：“这位高……”

“末将高建招！您叫我小高就行，咱就是个七品官，跟您这莫离支那是天差地别！您不用客气！”

“那哪能呢。您可是国主身边的人，怎么能以品级而论。说句粗鄙的话，就是国主身边的一条狗，都比咱们高贵些。何况是您呢！那我就叫您高大人怎么样？”

郭业没想到渊盖苏文这家伙能屈能伸，难怪能把高建武收拾的没脾气。

随即，说道：“莫离支不用客气。您看这个令牌……我还得拿去复命

呢！”

“您收好了。”

渊盖苏文把令牌递了过去。然后他一使眼色，有人托了一盘金子递了过来，道：“高大人，兄弟们辛苦了一夜，这些金子就给兄弟们买杯茶喝！”

郭业没想到这次出来，还赚了不少金子，高兴道：“莫离支，太客气了！兄弟们承您的情！一定在国主面前说您的好话！”

渊盖苏文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道：“那我就谢谢大人了。”

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虽然我们是初次见面，但是我和高大人是一见如故！在下有个不情之请，不知您可否答应？”

“莫离支有话好说！”

“不如我们结为异性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知您可愿意！”

郭业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渊盖苏文那满脸真诚的笑脸，简直怀疑自己又穿越了一次！

结拜！

和渊盖苏文结拜！

一个七品小校和渊盖苏文结拜！

这尼玛还是渊盖苏文自己提出来的！

说出去谁信啊！

渊盖苏文你这是脑子进水了吧？你就是讨好国主的身边人，用得着使这种手段？莫非……这老子遇到什么大麻烦了？乱了方寸？

渊盖苏文面不改色，继续问道：“怎么样？高大人能不能给渊某人这个面子！”

郭业心中百转千回，不知如何回答。

这要是答应了，可就在渊盖苏文那挂上号了，再想悄无声息的消失，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可要是不答应，别看渊盖苏文的笑容那么灿烂，这么不给他面子，今天的事情也不好收场！

渊盖苏文的声音又在郭业的耳边幽幽的想起：“高大人，莫非觉得渊某人粗鄙无礼，羞与为伍？”

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由不得郭业不答应了，只得硬着头皮回道：“既然如此，那我就高攀了！渊大哥在上，请受高建招一拜！”

还没等郭业拜倒在地，只听得人群外有人高声呼喝道：“渊盖苏文，我看你这是有病乱投医。现在才想礼贤下士，晚了！你这个国主之梦，也该醒醒了！”

## 第1338章人人都爱高建招

郭业定睛一看，来人正是荣留郡王高建武！  
对于高建武这孙子，郭业是一肚子牢骚意见。  
凭良心说，自己对他高建武可不错。  
给他送钱——长乐坊大钱庄的分号；  
给他出力——揭穿渊男建拐卖人口的恶行；  
给他出主意——制定栽赃陷害渊盖苏文的计划！  
可是高建武怎么报答自己的呢？

自己和善花公主的关系高建武不可能不知道，就这样他还纵容扶余璋劫持善花公主！还尼玛通知杨京平给扶余璋放行！这是完全没把老子放在眼里的节奏啊！

要不是有劫色和尚通风报信，有杨凤怡出面相助，自己和善花公主可是要劳燕分飞了！等再见面时，说不定善花公主把扶余璋的孩子都怀上了！

随即，他嘿嘿冷笑，冲高建武这边大声喊道：“原来是荣留郡王！您不在王府里边好好待着，跑这看什么热闹啊？”

高建武还真是刚来一会儿，并不明白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只看见渊盖苏文追着一个小学校要拜把子，忍不住就出言讥讽。

现在见这小学校说的这么不客气，心里边也有点嘀咕，问道：“你是何人？”

郭业第三次重复起套词：“高建招奉国主之令，特来接管平壤城南门的城防！”

高建武这倒霉老太子胆子比渊盖苏文小很多，心思也多。

一听郭业口称是奉了国主的命令，他心里边就大叫一声：“完了！我爹他全知道了！这次可是失算了！我怎么能为了扶余璋，置高句丽的国法于不顾？现在可是争国主的关键时刻，因小失大啊！”

他心里咯噔咯噔地来到郭业跟前，变得跟渊盖苏文一个模样了，满脸堆起笑来：“这位高……”

郭业把嘴一撇：“末将高建招！郡王叫我高大人就行！”

他现在心里不待见高建武，连一声小高都懒得自谦了。

高建武不以为意，反而觉得这才是父王身边贴己人该有的傲气，于是低声顺耳地问道：“高大人，不知父王派您前来接管城防，还有没有别的吩咐？”

“当然有别的吩咐。国主大人听说，百济武王扶余璋在我平壤城内图谋不轨，掳掠人口，特来派卑职接管平壤城的南门，查他个水落石出！我这么说，荣留郡王你明白没有？”

高建武听完，吓得脸上的汗都涔涔下来了，道：“原来如此，还有这等事？扶余璋身为一国之主，竟然如此品格恶劣，道德败坏！真是让人想不到啊！本王深感痛心！”

一脸的痛心疾首，看扶余璋那眼神就像看失足妇女似的。

郭业可不会这么简单的放过高建武，继续编道：“扶余璋虽为一国之主，在我高句丽国内却没有什势力。他凭什么敢就做出这等事，肯定是我们高句丽有内奸。国主还让我查个清楚明白！”

“内……内奸？”

高建武小脸刷得一下变的惨白，吱吱唔唔道：“如果有内奸的话，那是一定要查明白！本王支持你！”

说着话，从怀里掏出一块金子悄悄递了过去，道：“将军如此辛苦，这块金子您拿着，买包点心吃吃！！”

郭业拿过金子，脸现不屑之色，斜眼瞥向渊盖苏文那一盘金子。

那意思是说，你看看人家那大方劲儿，再看看你这穷抠搜样儿，这你也拿得出手？

高建武这次来是有急事，没带手下，所以身上也没带多少钱，这可咋办呢？

郭业看向高建武的手指，故意道：“荣留郡王，你这个戒指是什么材质的？怎么我看不像是金的，值钱不？”

“这可是极品的和田玉，又由大唐的能工巧匠雕琢而成，一个戒指，换千两黄金都不止！高大人如果喜欢的话，本王就送给您了！”

郭业连连摆手，客气道：“这份礼物太贵重了，我可不敢要！如果被国主知道了，非治我个贪墨之罪不可！不能收，这个礼物我是坚决不能收！”

说着不能收，眼睛却直勾勾盯着那个戒指，不肯稍移目光，一脸不舍的样子！

高建武见罢已然心照不宣，笑道“其实刚才都是小王顺嘴一说，当不得真。这个戒指不值什么钱，高大人您就把他当个玩意儿给收下吧！”

“真不值钱？”

“真不值钱！”

郭业撇了撇嘴道：“我说呢，一个戒指怎么能价值千两黄金？荣留郡王，我说你这爱吹牛的毛病得改一改！既然不值钱，那我可就收了！”

千两黄金，对于荣留郡王也不是小数字，这个戒指又是他的心爱之物，高建武不禁一阵肉疼！可是事情还没完呢，刚才他可是听说渊盖苏文和这小子拜了把子了，一个极品戒指到底行不行啊？

于是，他继续说道：“这位高大人，咱们一见如故，小王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您能否答应？”

高建武一撅屁股，郭业就知道他想拉什么屎！

问道：“荣留郡王，您不是也想和我拜把子吧？”

“固所愿者，不敢请耳！”

尼玛你还拽文！

你拍马屁都没人家渊盖苏文拍的舒服！

就这还想当国主呢！

下辈子吧！

郭业今天也是豁出去了，心说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牵着，拜把子就拜把子！

郭业道：“既然如此，那我就……”

“慢！”渊盖苏文和扶余璋异口同声的说道！

渊盖苏文也就算了，扶余璋这是想整什么幺蛾子？

郭业眼睛一斜，道：“武王陛下，您又有什么事儿啊！”

扶余璋今天太郁闷了，被一个小校把善花公主救走了不说，连到了两拨



援兵，都尼玛要跟这个小校拜把子！你们到底是哪头的啊？尤其是荣留郡王高建武，演的真好，还说什么“深感痛心”，好像这事你俩没参与似的！

不行，不能再这么下去了，自己同高建武或者渊盖苏文都说得上话，和婴阳王可没交情。这次自己理亏，婴阳王这老东西指不定憋着什么坏主意呢。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援兵指望不上，就只能自救了！

扶余璋人家是当了国主的人，当然和那两位不一样了，人家笑得更谦卑！

郭业都暗中琢磨，扶余璋有这本事，当国主真是屈了材料了！最适合他的职业是国主的贴身大太监啊！

只听扶余璋笑道：“高大人，千错万错都是小王之错。小王一时糊涂，猪油蒙了心，才做出了强绑善花公主之事。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真是鬼迷心窍啊！”

郭业冷笑道：“我高句丽的律令里面，可没有鬼迷心窍可以免责一说！”

“那是，那是！高大人铁面无私，小王佩服！”

只见扶余璋怀里一伸手，拿出一块玉佩来，道：“为了表达对高大人的敬意，小王愿意把这块玉佩献给高大人！”

郭业嘴里蹦出了三个字儿：“值钱不？”

“我……”

扶余璋心说，这叫我怎么回答，说不值钱，不值钱送什么礼啊。说值钱，说值钱你小子又矫情了，不肯收。本王还得另外想词儿。

他急中生智，叫道：“不值什么钱，也就是能抵过两三个荣留郡王的戒指！您看……”

郭业连连叹道：“唉，我说你们这些当大王的，当王爷的啊，怎么出手都那么小气？竟是拿些不值钱的玩意儿来糊弄人。真不实在！也就是我高某人老实，才愿意和你们结交。要是其他人啊……”

扶余璋咬着牙说道：“那是，那是。咱们都知道您两袖清风，品行高洁……”

“也不能这么说，咱也就是俗人一个！好了，我收下了！”

扶余璋趁热打铁道：“我和高大人一见如故，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还请您务必答应……”

“可是要和高某人结为异性兄弟？”

“正是！”

郭业道：“那好！”

他一伸手，对高建武和渊盖苏文邀请道，“咱们哥们四个，就来个大结拜！”

咯噔～

扶余璋瞅瞅渊盖苏文，又瞅瞅高建武，心说，我倒无所谓，关键是这两位势同水火，还结拜？能成吗？

## 第1339章惊天之秘（1）

果然，渊盖苏文和高建武对视一眼，心里面都齐齐骂了一声——呸！

渊盖苏文道：“本莫离支结交的是高大人，可不是其他人！咱们还是各论各的好！”

高建武此刻难得和他意见一致，道：“武王道德恶劣，本王羞与为伍！”

扶余璋面色一怔，心说高建武你和渊盖苏文不对付，拿我说事干嘛？

随即，他大声叫道：“高大人，荣留郡王这个人你是不知道。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您别看您是个小校，可他用得着您，就愿意跟您结拜！我呢，虽然是一国之主，他用不着我，就弃之如敝履。咱也不敢高攀，这样吧，就咱俩人结拜！我扶余璋就见不得这种小人！”

郭业一见他们三人狗咬狗，不由暗乐，口中说道：“那咱们就在这儿结拜？”

扶余璋对这平壤城是一刻都不想待了，非常痛快地说道：“就在这儿吧！”

“好嘞！”

郭业点头道：“兄弟相交贵在之心，咱也不搞什么仪式了，从今往后我就是您的大哥！”

扶余璋腹诽，尼玛咱俩谁岁数大啊，怎么论的你就是大哥？

不过他现在归心似箭，也懒得跟郭业争执，心说反正也做不得真，难道这小子还能到百济找自己去？反正这辈子他再也不想来高句丽了！

于是，他说道：“大哥，那小弟就告辞回百济去了，咱们后会有期！”

草草叫了一声大哥，扶余璋便率领他的车队隆隆而过，出了城门。

郭业回过头来，对高建武道：“兄弟相交贵在之心，咱们也不搞什么仪式了……”

高建武连忙说道：“从今以后，我就是你的大哥了。有什么事情，尽管找大哥帮忙！”

这次高建武留了心眼，他抢先一步学着高建招的话，自认起大哥来。

他现如今五十来岁，是个老太子，五十岁的半大老头认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头小子当大哥，他堂堂的荣留郡王脸往哪搁？

渊盖苏文道：“荣留郡王，怎么您也搞这套礼贤下土的把戏了？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就算是要拾人牙慧，也得等咱这个正主走了再说！”

高建武把高建招搞定了，心中大定，道：“莫离支，休逞口舌之利。这位高……高……”

一时之间，他竟然把这位新结交的兄弟叫啥都忘记了。

看在那个极品戒指的份上，郭业救了他一下：“高建招！”

“对，高建招！这位高建招兄弟人品高洁，为我高句丽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谁不想认识高建招兄弟？难道说你渊盖苏文能结交高建招，我高建武就结交不得？”

郭业怯怯的说道：“其实我也没您说的那么好，就是跟在国主身边混碗饭吃！”

“那就更不得了啊。父王智深入海，高建招兄弟跟在他身边那么久，受到了父王的熏陶，肯定是学得了一身的好本事！本王更要结交！可惜啊，高建

招兄弟，你如此大才，就是品级低了一些。我不是说父王的不是，他老人家对身边人的管束实在是太严了一些。等我登上国主之位，对高建招兄弟要大用的，先给个五品官当当！”

渊盖苏文冷笑道：“五品官？不愧是荣留郡王，好大方啊！如果是我当上了国主，肯定先让高兄弟干个四品官！”

“你……我要……”高建武面色难看，欲言又止。

渊盖苏文得意的说道：“怎么？你难道还能让高建招兄弟当个三品官？”

三品是高句丽高级官员和中级官员的分界线，到了三品就是朝廷的高官了，就是身为国主也不能把一个七品小官提拔到三品高官的位置。

如果他真的那么做了，那只能用四个字形容——无道昏君！

高建武被渊盖苏文说话带到了沟里，忽然间不怒反笑，“莫离支，不错，我是不能把高建招兄弟封个三品官，不过您那个四品官也不稳妥啊！”

“此言怎讲？”

“恐怕你没机会做国主了！”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道：“这是荣留郡王日思夜盼的事吧。您可得悠着点，放宽点心。这大白天的，您这都发癔症了！”

高建武高声道：“传国主口谕：荣留郡王高建武速带莫离支渊盖苏文入宫见朕，不得有误！”

郭业心说这婴阳王还真是关起门来做皇帝，你个小国寡民的高句丽之主，称孤道寡也就算了，还朕？朕尼麻痹啊！

渊盖苏文被高建武这一嗓子也吓得不敢，道：“高建武，你不要假传圣旨！”

高建武道：“莫离支尽可以不信，我这就回宫复命，说我高建武无能，请不动莫离支您这尊大神！让父王换个人来请！”

渊盖苏文道：“哼！你不要公报私仇！我这就跟你走！”

在高句丽，婴阳王就是天，渊盖苏文不敢耽搁。

他对郭业点了点头，道：“高兄弟，今日实在不巧，老哥哥我改日请你喝酒！”

说完，打马扬鞭，就随高建武去了。

平壤城内，婴阳王的王宫。

婴阳王高元斜倚在榻上，看着高建武和渊盖苏文对自己大礼参拜。他轻轻咳嗽一声，道：“都不是外人，起来吧！”

“谢父王！”

“谢王上！”

婴阳王道：“莫离支，朕听荣留郡王讲，你那二儿子渊男建最近出了点状况？这么大的事。你怎么没跟朕讲！”

渊盖苏文再次跪倒在地，道：“回禀国主，家门不幸，出此逆子。为了些许钱财，竟然出卖我高句丽女子给大唐，实在是臣教子无方，臣甘愿受罚！”

婴阳王长叹一声，道：“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莫离支也不可太过自责！”

高建武一看这节奏不对啊，不是应该严厉斥责渊盖苏文家教不严，酿成大错，把他的官职给一撸到底吗？怎么还替他开脱起来了！

还说什么“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婴阳王可就自己这么一个儿子，是不

是暗示自己不那么孝顺？敢情之前自己说渊盖苏文那些小话白说了？父王一点都没放在心上！那他急急火火的让自己把渊盖苏文找来，到底是为的什么呢？

高建武道：“父王，俗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父王不可轻饶了他呀！”

婴阳王唉了一声，道：“我的傻儿子，这种话，也就是骗骗那些平民百姓，你怎么也相信起来了？那汉人的书里头，还写着刑不上大夫呢，你怎么不学一学？整天听一些变文僧讲古，我看你这脑子都被那些变文僧讲坏了！你呀，年纪大了都这么不长进，还是多读一些圣贤书，少跟那些下九流的人来往！”

渊盖苏文看到高建武吃瘪，在一边添油加火道：“荣留郡王对小儿施加以非刑，小儿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您又何必不依不饶，要治小儿于死敌呢？”

婴阳王还真不知道这回事：“非刑？”

渊盖苏文眼泛泪花，道：“荣留郡王把小儿渊男建给阉割了！他这一枝要绝后了啊！”

“此言当真？”

“您不信的话可以问荣留郡王！”

婴阳王气的那期身边的一块砚台，向高建武头上砸去，“小武，你好狠的心！你，你怎么就下得了手？渊男建那可是，可是……可是莫离支的亲儿子！”

高建武从来没见过婴阳王发过这么大的脾气，连忙侧身躲过，道：“父王息怒，父王息怒！”

婴阳王本来就重病在身，这一下动作激烈，气的呼呼直喘，道：“你……你这个不肖子……你给我滚！”

高建武不服气的说道：“我可是您的亲儿子，渊男建又不是您的亲孙子，您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吗？”

“你滚不滚？来人……”

高建武顶完嘴就后悔了，心说我跟这老糊涂叫什么真啊，他偏心渊家人又不是一天两天了。高建武跪倒在地，道：“父王恕罪，儿臣知错了！还请父王责罚！”说完了，头磕在地上梆梆直响，鲜血都流了出来。

婴阳王看得心疼，道：“你知错？唉，傻孩子，你什么都不懂。你退下吧……”

“父王！”

“退下吧……朕不怪你了。朕还跟莫离支有点事商量！”

“是！”

婴阳王看着高建武走出了寝宫，才面现慈色地对渊盖苏文说了一句话。这话一出，石破天惊！

一旦传出宫外，高句丽的天势必都得翻过来！

## 第1340章惊天之秘（2）

婴阳王面色慈祥，冲渊盖苏文轻叹一声，道：“儿呀，委屈你了！”

婴阳王和渊盖苏文，竟然是父子关系！！！！

咚！

渊盖苏文再次跪倒在地，道：“为了高句丽的千秋功业，儿臣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建武兄弟他，不知道咱们之间的关系，儿臣并不怪他！”

“我那可怜的男建孙儿……可还能医治？”

渊盖苏文摇头道：“建武兄弟下手太狠，男建这次能保住一条命就不错，不光是不能传宗接代，就连男女之事，也有心无力了。不过这也是他罪有应得，儿臣对建武兄弟没有丝毫怨恨之心。老实说，当初儿臣知道这逆子做出了这等事情，也恨不得阉了他！”

婴阳王摇头道：“你们啊，还都是孩子。等你们到了我这个年纪就明白了，那些读书人口中的仁义道德都是狗屁。什么最重要？还是亲情最重要。孩子有错，要耐心教导，怎么能施那么重的刑罚？”

“父王教训的是！”

婴阳王又问道：“渊太祚那个老畜生怎么样了？”

“还是老样子。不过……”

“怎么样？”

“最近儿臣去向他请安，总是被挡驾。说是身体不好，不方便见我。是不是他对儿臣有了防备……”

婴阳王沉思了一会儿，摇头道：“不会，他应该不是防备你。恐怕他防备的是朕……”

“防备您？”

“不错。我的病情是瞒不住的。哼哼，这老畜生恐怕是想把我拖死，怕我临死前拿他当个垫背的！”

“这老畜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婴阳王连忙阻止了渊盖苏文继续往下说，道：“其实他防备我也不算错。说起来我和他是一类人，对方心里怎么想的基本都清楚。在朕临死之前，一定会赐给他三尺白绫一杯毒酒。哼哼，防备又怎么样？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即为不忠。渊太祚这老畜生一定会死在朕的前头！”

“父王只是身体微恙，调养些时日就会康复。为何出此不吉之言？”

婴阳王叹了口气，道：“儿啊，你不用给朕吃宽心丸。朕的身体自己清楚，恐怕活不了多久了。朕临死之前，一定得给你们这些后继者，扫清障碍！”

“父王您真是太难太辛苦了！儿臣不能为父王分忧，实在是惭愧！”

婴阳王摆了摆手道：“这都是朕自找苦吃，不关你的事。其实朕现在最操心的还是传位的问题，你说这国主之位，到底该传给谁呢？你？还是你弟弟建武？”

现在可是关键时刻！

渊盖苏文只觉得嘴里头有点发干，头有点发晕。他强迫自己镇定精神，谨慎的措辞道：“要是汉人那边就简单多了，他们就是讲究个长幼有序。咱们高句丽人么……其实也不难，全靠父王圣心独断！儿臣不敢多言！”

说完了，渊盖苏文就以头触地，等待着命运对自己最后的宣判！

哪知道婴阳王话题一转，没接他这话茬，道：“我那男建孙儿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恢复的差不多了，现在他行动坐卧已经如同常人，只是身体残缺，心情烦躁罢了！”

“那还是要给他找点事做做！”

“全凭父王做主！”

“他身体残疾，到哪里去都会受人白眼。就算人家没拿白眼看他，他心思敏感，也说不定误会了人家的意思。这个差使不好安排啊！”

“父王的意思是……”

“要不就让他当我的王宫总管。身边大都是身体残缺之人，他慢慢也就习惯了。”

“这是男建孩儿最好的出路了。多谢父王！”

“咱们父子之间，不用说这些。对了，我刚才说到哪了？”

渊盖苏文紧张的提醒道：“您刚才说了传位之事……”

“传位？这件事真是让朕头疼。说起来，朕登上王位都五十多年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和昨天的事情一样。那时候，我和你母亲才刚见面……儿啊，你不想听我和你母亲的事？”

卧槽！

渊盖苏文心说，我不想听！这事您都说了八百遍了！咱还是先谈谈传位的事情吧！

心里这么想着，渊盖苏文口里却恭敬的说道：“儿臣想听，只是担心父王您的身体……您现在身体不好，可别累着！”

婴阳王道：“没事，没事。朕这把老骨头还撑得住。只要你愿意听，朕就再给你说一次……”

“儿臣多谢父王！”

婴阳王喝了一口茶水，开始了长篇大论：“那时候，朕才刚刚登国主之王位，意气风发。渊太祚那个老畜生也是刚刚继承了东部大人一职，被封为右大对卢。当初朕还没有看出那老畜生的真面目，和他关系很好。名为君臣，情同兄弟，经常一起宴饮作乐！”

“那一日，渊太祚请朕喝酒，并叫出了一个小妾作陪，这个小妾就是你的母亲，名叫嫣然。朕问她姓什么，她一直不肯说。嫣然长得真漂亮，朕当时也多是喝了几杯，就和她……一夜风流。唉，当时也是年少轻狂，丝毫没有考虑此事的后果。”

“后来我们就经常幽会，嫣然告诉我，渊太祚对她不好，时常打骂于她。当时朕就想把那老畜生碎尸万段！再后来，嫣然就怀孕了。本来朕应该更好的疼她，可惜我们的事还是被渊太祚发现了。”

“朕对渊太祚苦苦哀求，答应他再也不和嫣然见面。并且答应他，把他的官职由大对卢改封为莫离支。”

“儿啊，你要知道，咱们高句丽，以前从来没有莫离支这个官职，最高官职就是大对卢了。左右大对卢，一个总管军务，一个总管民务。莫离支却是统管军政大权，这和国主有什么分别？从那以后，渊太祚就是二号的国主啊！”

“本来，在朕看来，这个事情就这样完美解决了。可谁能想到，渊太祚这个老畜生猪狗不如！他表面上答应的好，暗中却使绊子。他在你出生之后不久，就告诉朕，你的母亲嫣然，已经暴病而亡了！这分明是这老畜生咽不下这口气，下了毒手！”

“朕当时一怒之下，就要跟他拼个鱼死网破。这个老畜生也是聪明，当即就报了个重病在身，不能理事的理由，辞了一切官职。他不当官，就没有错处，朕拿不到什么他什么把柄，也就只能不跟他计较了。”

“一直到你成年之后，朕才让你袭了东部大人，并且封你当了莫离支。儿啊，朕年纪大了，脑筋也转不过来，兴许就有什么遗漏的地方，你有什么听不明白的，尽管问。”

渊盖苏文心说父王您真是老糊涂了，总提这烂事干吗？就这破事，我听过这么多遍，您那套词儿，我都会背了，能有什么不明白的？

再说，您这事也不光彩啊，往小了说，是“朋友妻，不客气”，您道德有亏。往大了说，非要找个皇帝比美，您就得比商纣王啊。

商纣王调戏武成王黄飞虎的老婆，逼反了黄飞虎。您这种行为，细究起来，比商纣王也强不到哪去！

不过，作为一个合格的马屁精，渊盖苏文可不会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合格的马屁精就像相声里的捧哏演员，该明白的一定要明白，不该明白的说一万遍都不能明白！

随即，他说道：“儿臣有一处没有听明白，您说儿臣的母亲嫣然乃是渊太祚的小妾，那么您怎么就能肯定我就是您的亲生骨肉呢！”

渊盖苏文这句话可搔到了婴阳王的痒处！

婴阳王哈哈大笑道：“你这孩子，怎么记性这么不好。朕不是跟你讲了好多次了吗？”

“儿臣已经五十多岁了，精力渐衰，要说记性还真赶不上父王。还请父王明示！”

婴阳王点头道：“恩。你说的没错，朕对自己的头脑还是有那么一点信心的。现在朕就再给你解释一回，你可得记好了。要是再记不住，朕可要责罚与你！”

“是！”

“咱们高句丽王族的嫡系血脉，背上大都会有一个龙形的胎记！如果哪个人生下来是女子之身，就会当即溺死。如果哪个人生下来是男子之身，却没有龙形胎记，不管是不是真的无辜，一律会想办法把他贬为庶人！此乃保持我王室血统纯正的不传之秘。”

婴阳王一指渊盖苏文，道：“你身上正好有那龙形胎记，绝对是我高元的种！哈哈，渊太祚那老畜生聪明一世，还不是给朕养了二十多年儿子！”

婴阳王拉着渊盖苏文的手，兴奋的说道：“高句丽虽然名为一国，却是高渊两家内斗不断，不能形成合力，难与大唐争锋。以后你登上了国主之位，就可以从内部着手，把渊家搞垮，使我高句丽真正的一统。”

“然后再兴兵攻打大唐，夺取汉人的土地，掳掠他们的女子财帛，学习他们的治国之术。那时候你就可以恢复本姓，名垂青史，成为我高句丽史书之上不亚于开国之主高朱蒙的一代明君了！”

渊盖苏文听了这话，高兴的说道：“如此说来，父王是同意把这国主之位

交给儿臣了？”

婴阳王沉吟了半晌，道：“其实，朕刚才说的这只是一个计划……”

靠！

渊盖苏文听了这话一口鲜血好悬没喷出来，这个便宜父王，是想玩死我啊！



## 第1341章大位谁属

婴阳王看着渊盖苏文满脸失望的表情，微微一笑，道：“怎么，很失望？”

“儿臣不敢！国主之位如果父王愿意给儿臣，儿臣自然是欢喜无限。若是不愿意给儿臣，给了建武兄弟，儿臣也毫无怨言，一定会忠心辅佐建武兄弟！”

“好啊~”

婴阳王点了点头，道：“说得好。朕喜欢的就是你这点，知道自己的本分在哪里。比你兄弟高建武强多了。他几乎每次见到朕，都会问朕为什么不把国主之位传给他，好像朕欠他似的。”

“多谢父王夸奖！”

“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你当这个国主是最合适的。朕相信只有把高句丽交到你的手中，我高句丽才能真正的发扬光大。要是交给了建武，哼哼，他能守成就不错了！朕最后再问你一次，如果你当上了国主，怎么对待这个和你争过位的兄弟？”

“当然是让建武兄弟当莫离支。说句实在的，对建武兄弟的才干，儿臣是佩服的。这么多年，要不是父王的帮衬，儿臣早就被建武兄弟干翻了！”

婴阳王摆了摆手，道：“你也不要过谦。你对建武使得那些小手段阴损毒辣，也没客气多少。别以为朕老糊涂了，什么都不知道！不过好在你都是留有一些余地，没有赶尽杀绝。相比之下，建武就有点收不住手，还把我那孙儿给阉了！”

“父王明察秋毫！”

婴阳王叹了一口气道：“一世人，两兄弟。朕死之后，这个世上，就是你们两兄弟最亲近了。你们兄弟要和睦相处，不要再打打杀杀的！”

“是！儿臣谨遵父王的教诲！”

“你能答应下来，朕就放心了。按说，现在朕就该把国主之位传给你。不过，最近有些事情，让朕还是不能下定决心。”

“父王指的是.....”

“前些日子，朕让你查那些流言是从哪来的，你查出来没有？”

“似乎出自建武兄弟的府上.....”

“哼哼，我就知道是他！孩子你放心，对那些流言，朕是绝对不信的！什么转世重生，还什么右相羊血，大太监盖苏文，朕让人查过大唐的史书了，根本就没有那号人！”

渊盖苏文心里腹诽，您要是真信任我就不会让人查史书了，这分明还是有疑心啊！贼咬一口，入骨三分，高建武这一招，真够阴的。

婴阳王叹了一口气，道：“不过，还有一条流言，却是让朕.....”

话说一半他便没往下说了。

渊盖苏文知道这是婴阳王难以启齿，问道：“父王说的可是儿臣男生女相那条流言？”

婴阳王点头道：“你长得像你母亲，一点也不像朕，要不然也不会把渊太祚那老畜生给骗了，以为你是他的儿子。只是没想到，这点却让有心人利用了。”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既然咱们明知道是假的，不去理他也就是了。父王因何烦恼？”

婴阳王咬牙切齿的说道：“关键是这条流言太阴损了，人们都会相信这是真的！就算心里边不信，也会暗中推波助澜，把这条流言传的尽人皆知。想我高元一生，三次打败了隋炀帝的百万大军，怎么也能名垂青史了。没想到，临了临了，竟然晚节不保……”

“父王，没那么严重吧？”

“如果朕把王位传给了你，就是有这么严重！而且不仅是朕，就是你，也会有人说是靠卖屁股才当上国主的！咱们爷俩处心积虑的光大高句丽，却得来这么个下场，朕不甘心啊！”

噗通～

渊盖苏文第三次跪倒在地，以退为进地喊道：“既然如此，就请父王让建武兄弟当国主。儿臣毫无怨言！”

“那岂不是正如了那些无耻小人的意？朕可从来都是宁折不弯！”

正反话都让婴阳王说了，渊盖苏文彻底的没脾气，道：“那依父王的意思，咱们该如何应对？”

婴阳王道：“说实话，事到如今，也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听天由命？”

“不错，听天由命，看看老天愿意让谁当这个国主。你准备的那个神仙风流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咱们就以这个神仙风流会的结局，决定国主大位的归属。要是咱们高句丽能赢，说明天意在你，朕也就不管身后名声了，马上传位给你。”

“那要是咱们高句丽不小心输了呢？”

“输了的话。说明天命不在你的身上。朕也马上传位，传位给荣留郡王高建武。你就还作你的莫离支吧。不知我儿意下如何啊？”

“这……”渊盖苏文迟疑了。

婴阳王解释道：“其实这样你也不吃亏，这个决定朕并没有告诉建武，就是怕他给你捣乱。朕心里边还是希望你能赢，朕估计你的赢面当在六成以上！”

话说到这个份上，渊盖苏文也只能领命，道：“全凭父王做主！”

渊盖苏文出了王宫，心中忽然一阵轻松。今天这趟也算没白来，婴阳王七扭八转了半天，终于给了个准话，这个国主之争，马上就要见分晓了。

关键还是在神仙风流会身上，如果能赢自然是万事大吉。看来杨凤怡这小家伙的事情得抓紧了，别到时候给自己来个出工不出力。不知道她现在在干什么？

……

……

扶余璋离开平壤城，渊盖苏文和高建武去王宫打官司，这次营救善花公主的计划算是圆满成功。

郭业此时还未卸妆，依旧是易容装扮，故意说道：“公主，在下这就把您送回绿柳客栈？”

善花公主面沉似水，摇头道：“本宫不回绿柳客栈！”

“那您是想？”

“本官和大唐的平阳郡公交好，您就把我送到馆驿吧。”

郭业心说送到馆驿那不得露馅了吗？于是赶紧说道：“这……在下和唐人其实不是很熟……”

“既然将军不愿意，善花也不敢勉强。这样吧，善花自己去！”

这才刚出了事，郭业可不敢放善花公主一个人走，道：“您这是哪的话？愿意，绝对愿意。为公主护驾，那是在下的荣幸，我这就带您去馆驿！”

到了馆驿，这个乐子可大了，郭业他们是倾巢而出，连看家的人都没有。馆驿之中，人家也是有高句丽的官员负责的。这伙人乱哄哄的就往里闯，当即就被一个没有品级的小官拦住了去路。

“唉，你们别往里走了。里面都住了人了，到时候丢了什么东西，算谁的？”

郭业扬手就给这个小官来了个嘴巴，道：“我的道路都敢拦？知道我是谁吗？”

“你……恕我眼拙……我还真不知道！”

斑鸠大喝一声，道：“这位就是国主婴阳王的心腹，荣留郡王高建武和莫离支渊盖苏文的拜把子兄弟，百济国主扶余璋的结拜大哥，你也敢拦？”

婴阳王？荣留郡王？莫离支？百济国主？哪个对于这个小官来说，都是高不可攀的人物。

小官当时就傻眼了，道：“您说的都是真的？”

郭业把那黑乎乎的木牌一亮，低声道：“奉国主的密令，趁着大唐的平阳郡公不在，搜查一下他们的住处！你还不快快闪开！”

“这么说您是国主陛下的密谍？”

郭业点头道：“注意保密！不要告诉别人！”

尽管小官对他们这二百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动如何保持秘密，心存疑问，还是把他们放进去了。

等没有了旁人，善花公主道：“怎么样？高建招高大人，麻烦您再多走几步，帮我把平阳郡公请出来吧！”

“这……”

善花公主怒道：“郭业，你还打算给我装到什么时候？”

郭业知道瞒不下去了，道：“我不是想骗你，这不是为了救你吗？才不得不乔装改办一下，绝对没有欺瞒你的意思。”

“我说的不是这个。”善花公主伸手一指，问道：“她是什么人？”

杨凤怡咯咯笑道：“善花妹妹，我是你的凤怡姐姐啊，怎么才隔了一天就不认识了？”

善花公主道：“我猜就是你。郭业，你是不是忘记我跟你说过什么了？有我在一天，不准勾搭其他的女人。这才一天，你就跟她……如此亲密，太让善花失望了！”

郭业道：“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听我解释！”

杨凤怡道：“我觉得善花说的挺好啊，怎么还要解释呢？夫君！”

“夫君？你们已经……”

杨凤怡道：“没错。郭业在大唐已经有了一妻二妾，凤怡下手的晚，只能当个四夫人。善花妹妹，你可得抓紧时间了。要不然，恐怕五夫人，六夫人，你都轮不上！”

“你……”

郭业赶紧蹭了过去，道：“善花，你先消消气。要不，你先打我两下……能不能别打脸……要是你实在想的话，打脸我也可以接受的……善花，你就打两下吧……唉，你别走！”

眼看着善花公主一路泪奔跑回了房间不肯出来，郭业嘀咕道：“尼玛那是老子的卧房！你这算是鹊巢鸠占！”

杨凤怡咯咯笑道：“怎么样？这三妻四妾的滋味，也不那么好受吧？”

郭业恨声道：“都是你搞的鬼。你到底想怎么样？”

“别生气，天塌不下来。你信不信，我再去找善花妹妹说说，三言两语，就能把她说的回心转意了。”

“此言当真？如此，那就有劳凤怡了。”

杨凤怡道：“我这忙可不能白帮，你得答应凤怡一个条件！明天你就找我父亲去提亲……”

“那是自然！”

“别忙，我话还没说完呢。向我父亲提亲是你早就答应凤怡的事，可不算这次的条件。我这次的条件是，第一无论我父亲如何反映，你都不准生气！第二此次求亲，只准成功，不准失败！第三……”

“第三是什么？”

“我还没想好，你先欠着吧。等我想好了再说。”

郭业道：“您这哪是一个条件？这明明就是三个啊！”

杨凤怡道：“少废话，你就说答应不答应吧。我可告诉你，善花妹妹多愁善感，心眼可不大。咱们在这多耽搁一会儿，善花妹妹一时想不开，可说不定做出什么傻事来！”

“好，我答应你！”

杨凤怡说的好听，三言两语，就能把善花公主哄好。可她都进去一个时辰了，里面还是毫无动静。

郭业抡起巴掌抽了一个嘴巴！我怎么就这么糊涂呢，杨凤怡这小妮子嘴里头什么时候说过实话？她在里面指不定整什么幺蛾子呢！

不好，善花公主有危险！

想到这里，他紧走几步，来到门前。当即飞起一脚把房门踹开，大喝一声：“善花别慌，我来救你了！”

## 第1342章郭小哥求婚记（1）

在郭业的想象之中，此刻的杨凤怡已经化身为大魔王，正在对善花公主威逼利诱。说不定还会采取点什么暴力手段，对善花公主进行捆绑滴蜡什么的……。善花公主这朵纯洁善良的小白花，急需他的拯救！

嘎吱～

他打开门一看，却见杨凤怡和善花公主正在手拉着闲谈呢，一幅姐妹情深样子。

两位美人原本笑颜如花，突闻业大喊大叫着实吓了一跳，一起扭过头来看他。

郭业被两位美人盯得一阵不自在，期期艾艾的说道：“我是说……那个……现在时候也不早了……你们要不要吃饭？我这就派人给你们送来。”

说完，转身就要开溜！

善花公主当即把脸一沉，道：“慢！郭君，妾身还有话问你！”

郭业缓缓的转过身来，讪笑道：“善花妹妹，要不咱们单独谈谈。这当着外人……”

“哦？杨姐姐是外人？我怎么听说是某人的四夫人啊。”

一提四夫人的事，郭业就不敢犟嘴了，道：“善花妹妹您尽管问，小的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善花公主道：“那好，接下来妾身的问话，郭君只要回答是不是就可以了，不准多嘴。郭君，妾身这么说，你听明白了没有？”

“是！”

“听说你同意娶凤怡姐姐了，还要让她当你的四夫人。是不是？”

“是！”

“听说你明天就要去向凤怡姐姐的父亲求亲，是不是？”

“是！”

“听说这次求亲只准成功不能失败，是不是？”

“是！”

善花公主冷笑道：“好，很好。想不到妾身一天不在郭君身边，郭君和凤怡姐姐的关系就有了这么大的进展。那善花就祝你们龙凤呈祥，早生贵子！我不耽搁你们的好事了，这就回绿柳客栈……”

善花公主站起身来，就要离开！

她外柔内刚，这次走了，以后恐怕就永无相见之日！

他连忙一把把善花公主拉住，道：“善花妹妹，千错万错都是我郭业之错。你要打要罚，郭业都毫无怨言，就是不要离开……”

善花公主走的也不是很坚决，道：“不走也可以，不过，郭君得答应善花一件事！”

“别说一件事，就是千件万件我都答应！”

“那好，我要你答应的事就是……”

“什么？”

“明天就去杨凤怡姐姐家里提亲，而且只准成功，不准失败！”

纳尼？

郭业听了这话简直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善花妹妹，你的意思是……”

善花公主扑哧一乐，道：“傻样，刚才吓唬你呢。你们的事凤怡姐姐已经跟我说了，你就帮她这么一个忙，妾身是不会嫉妒的！”

“善花，这是你的心里话？”

善花公主俏皮的反问道：“你说呢？”

郭业也不敢细问，心说也不知杨凤怡给善花公主灌了什么迷魂汤，把善花公主这个女权主义者的观念扭转过来了。

杨凤怡见大事抵定，道：“你们小夫妻和好，凤怡也就放心了。那我就先走了，明日在家恭候郭君的大驾光临！”

郭业连忙拦住她道：“慢！”

“怎么？难道郭君今晚就想来个一箭双雕？告诉你，男人不可以太贪心哦……”

郭业其实是想跟杨凤怡对对口供，弄明白她是怎么劝善花公主的。

可这下也不敢细问了，赶忙改口道：“呃……我的意思是……我送送您！”

把杨凤怡送走，等郭业再进房间时，善花公主又换了一个模样：“呦，这么快就回来哦，郭君怎么没跟杨凤怡多待一会，互诉个衷肠什么的？”

酸！

真酸！

一股酸气扑鼻！

郭业被搞糊涂了，吞吞吐吐问道：“你们不是……那个……和好了吗？”

“和好？怎么会有那种事。郭君，我告诉你，杨凤怡接近你，绝不是因为喜欢你，她是另有目的。以后你对她还是要多加提防……”

郭业道：“那你的意思是杨凤怡在拿我当挡箭牌？”

“差不多，你可以这么认为！”

郭业的小心眼活动着，揣测道：“会不会是杨凤怡未婚先孕，而那个奸夫是见不得光的。要拿为夫当个挡箭牌？也真难为她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善花公主伸出青葱玉指一点郭业的额头，道：“郭君你这脑瓜能不能纯洁一点，不要一天到晚总想着那些龌龊的东西。人家杨凤怡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郭业不服气的说道：“黄花大闺女？那是她自己说的，谁能保证是真的？你看看她那动作，风骚入骨，一点都没有点害羞的样子。”

“风骚入骨？我看郭君占人家的便宜占的挺开心的，这么背后说人家的坏话可不好。”

难道在平壤城南门的事善花公主都看见了？

哎呦，这个杨凤怡，真尼玛麻子不是麻子——她是坑人啊！

随即，他解释道：“我那都是为了救你，才不得不和她逢场做戏的。为夫也做了好大的牺牲好不好！”

接下来他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多做纠缠，赶忙转化话题道：“那你说杨凤怡接近为夫，到底是为的什么呢？”

“这你就别管了。总之，你以后离她越远越好！”

“那明天去提亲的事？”

“去啊，不但得去，还得把这件事情办好，只能成功，不准失败！”

……

……

第二天，郭小哥收拾的焕然一新，把长孙师、斑鸠和长孙师都带上，又采买了不少礼物，直奔杨府提亲去也。

按照杨凤怡给的地址，郭业很容易就找到了杨府的所在。

一看杨府的大门，就知道自己这位便宜老丈人的官小不了。高建武的荣留郡王府他去过，还没人家这杨府气派呢。

斑鸠走上前去，对守门的兵丁道：“劳烦您通禀一声，就说大唐的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求见……求见……杨……”

说到这，斑鸠卡壳了，他不知道杨凤怡的父亲是谁呀。总不能说我们求见杨凤怡的父亲吧，那也太没礼数了。

斑鸠斜眼瞥向郭业，郭业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拿眼望天，一副我不认识他的表情！

没想到，在人家守门的兵丁眼中，这根本就不是事儿！

这个兵丁一听斑鸠报上郭业的名字，就满脸堆笑：“平阳郡公？郭业？这么说起来，你们是来提亲的。您稍等，我马上去通报。”

说完了，这个兵丁转身就往府里边跑，一边跑还一边喊着：“大家都精神着点，姑老爷来啦！可别给大小姐丢人！”

人们都被这兵丁的表现雷的不轻，这还没咋的呢，怎么姑爷就叫上了？你们家小姐是嫁不出去还是怎么的，至于这么迫不及待么？

不一会儿功夫，只见杨府中门大开。一名五十来岁的老者，带着七八个从人从里边迎了出来。

那老者一眼就看出了郭业是这伙人的头儿，抱拳拱手道：“敢问这位就是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老朽杨万春，这厢有礼了！”

郭业听了，心中一震。

杨万春？这可是个名人啊！

## 第1343章郭小哥求婚记（2）

在后世韩国的史书之中，杨万春绝对得算的上一号人物，能评上个史上十大名将什么的。

李二陛下最后一次出征高句丽。就是因为这个杨万春死守安市城，抵挡了李二陛下的百万大军，才无功而返。凭借个功绩，杨万春成为了高句丽史上的传奇人物。还有不少棒子意淫杨万春曾经射瞎了李二陛下的一只眼睛。

当然，穿越以来，郭业见的名人多了，也不会对杨万春多么看重，只是心有所动而已。知道这老家伙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今天是来求娶人家的女儿的，郭业恭敬的行礼，道：“不才正是郭业。杨将军您好，小子郭业向您行礼了！”

郭业的姿态放的很低，杨万春颇为满意，道：“平阳郡公快快请起。咱们自家人，不用客气！哈哈！里边请！”

把郭业让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自有仆人献上了香茶。

谁知杨万春说了一句：“平阳郡公请！”接下来，便不再说话，开始闭目养神了。

郭业明白，这老家伙是拿架子，等着自己先开口呢！

他咳嗽一声，道：“杨将军，看您这屋里的摆设，颇有汉风。难道老将军也喜欢我们汉人的文采风流？”

杨万春把嘴一撇，道：“这是什么话？我们杨家可是纯种的汉人，家里当然布置成汉家样式。莫非平阳郡公以为我杨万春是胡虏之后吗？”

汉人？

郭业暗暗寻思，还有这回事？从来没听说过杨万春是汉人啊。不过大唐年间，胡人汉化的相当严重，不少胡人改汉名，更汉姓，还认汉人祖宗。杨万春这老家伙是吹牛的也说不定。

不管杨万春是不是在吹牛，同是汉人，说起来总要亲近一些。

郭业顺竿儿爬，道：“想不到老将军还是汉人，那咱们以后可要多亲多近。如今我大唐圣天子在朝，百姓安居乐业。杨老将军有意的话，可以回故国看看，郭业定然倒履相迎。”

杨万春道：“圣天子？你是说李世民？李老二？”

尽管郭业心里边总把李世民称为李二陛下，可从来没敢当着人的面说过。听杨万春这老头子的口气，对李二陛下可不怎么恭敬！

当即，他面色一板，道：“正是！杨将军还请慎言，大唐天子的名讳，怎能随便出口？”

杨万春轻哂道：“一个杂胡而已，有什么了不起的。他的祖母，是胡人。他的母亲，还是胡人。根本就不是纯种汉人，怎么能称得上圣天子？能够一统中原，不过是运气不错罢了！”

李二陛下这个千古一帝，到了杨万春口中变得一无是处。这要是一般的大唐使者，听了这话就得跟杨万春玩命。

不过郭业倒没有太多的君辱臣死的念头，他对李二陛下的忠心还没到愚忠的地步，尤其是眼前这个杨万春还有老丈人的趋势，他还没蠢到站起来扇对方两嘴巴子。

继而，他拱手问道：“既然大唐天子您都看不上眼。那杨老将军以为，这



世上还有谁能称得上英雄二字呢？”

杨万春闭目不言，貌似没有答话的意思。

郭业又问道：“您以为婴阳王如何？”

问罢他心里暗骂，你自己的国主，看你怎么评价！你要是说婴阳王比李二陛下厉害，老子立马把你当神经病看！

果然，杨万春张口说道：“婴阳王，也就是有些小聪明，算是高句丽的守成之君。”

“那莫离支渊盖苏文？”

“一勇之夫罢了！”

“百济武王？”

杨万春道：“平阳郡公，连你都能把他收拾的服服帖帖的，他还能称得上英雄？”

.....

郭业又说了几个名字，杨万春老爷子都不屑一顾。

郭业忽然一拍大腿，道：“老爷子，小子明白了！要说英雄，这世上只有一个人配得上这个称号！”

“哦？你以为是谁？”

“当然是您杨万春，杨老爷子！”

这话说到了杨万春的心窝里去了，不由哈哈大笑着道：“想不到你小子，还有几分见识！老夫虽然自觉离英雄二字还有那么一点距离，不过比起其他人来，确实是近了许多！”

郭业心说，我算明白了，这老爷子，他不是神经病，完全是一个自大狂啊！除了自己，谁都看不上！不过自大狂也好，凡事捧着他说就行了，今天这求亲的事不难办！

想到这里，郭业道：“杨老英雄，今天小子郭业来拜见您。主要是为了一件事。”

“哦，什么事啊？”

“听说杨老英雄膝下有一女，名叫杨凤怡。长得如花似玉，又温柔贤淑。郭业想求娶她为妻，还望老英雄恩准！”

杨万春道：“平阳郡公，你这么做可不对！”

“啊？”

“就算是普通的百姓之家，成亲之事还得有媒人说合。你我都是大富大贵之家，岂能如此草率？”

郭业道：“杨老英雄，此事确实是小子考虑不周。还望杨老英雄见谅。要不咱们先把这事定下来，稍后自有媒人前来说媒。礼数之上，小子定当尽心尽力！”

杨万春道：“老夫就这么一个女儿，一直视为掌上明珠。你三言两语就想讨回家做老婆，只怕没那么容易。你先说说，为什么老夫一定要把女儿嫁给你，而不是嫁给旁人？说的好了，老夫就答应这门亲事。说的不好，嘿嘿，平阳郡公，哪来的您回哪去，把那些礼物也都拿走！”

“小子相貌英俊，风流倜傥！”

“比你英俊的大有人在！”

“小子拥有长乐坊大钱庄，富可敌国！”

“富可敌国？莫非平阳郡公以为老夫的女儿是嫌贫爱富之人！”

“小子年纪轻轻就被封为平阳郡公，前途不可限量！”

“听起来倒是不错，不过你前途再好，也当不了皇帝不是。李老二的年纪也不是很大，老夫干脆把小女许配给大唐天子，不比跟着你强？”

这老家伙油盐不进啊！

无奈，郭业只能出大招了！

只听他大声说道：“听说莫离支渊盖苏文要为他的儿子求娶凤怡小娘子。要是杨老英雄不答应在下的提亲，恐怕莫离支那边的求亲就不好推脱了吧！”

杨万春不屑的说道：“笑话，老夫连婴阳王都没放在眼里，会怕他一个小小的莫离支！平阳郡公，老夫告诉你。要不是怕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老夫早就起兵造反，这高句丽就得改姓杨了！”

卧槽，这么屌炸天？

这剧本不对啊！

当即，郭业道：“不是说你们杨氏宗族大部分人都生活在莫离支渊盖苏文的治下。他稍不顺心，就会罗织罪名，把你们杨家置于死地吗？”

杨万春的胡子一挑，眼睛一瞪，喝道：“岂有此理？你听谁说的？我杨家自领南部大人一职，大部分族人当然是在本部之内。什么时候需要看渊盖苏文的眼色行事？真是奇谈怪论！”

“您说的都是真的？没有欺瞒小子？”

“老夫这把年纪了，难道还能说假话！”

郭业心中一阵咆哮，杨凤怡，你这小妮子究竟想干什么？老子尽心尽力的跑过来提亲，你丫的竟然连一句实话都没给老子说！老子他娘的不干了！

郭业道：“杨老将军，实话跟您说吧。是凤怡小娘子看上了在下，要我向您提亲的。您要是实在不愿意的话，郭某现在就走，绝不纠缠！”

杨万春大手一伸，就把郭业给拦住了，道：“别走！最后这句话说得好，老夫满意了！我女儿看上的，只要是个男人，老夫就绝无二话！你早说呀，扯那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呃……”

郭业目瞪口呆，就这么简单？继而问道：“既然如此，那小子和凤怡的婚事？”

杨万春道：“也不用媒人了，咱们就击掌为誓，决不反悔！”

我靠，还击掌为誓来定婚约，这么草率？

郭业耐住心头的疑惑就要把手伸出去与杨万春击掌，只见一个仆人噔噔噔跑进了客厅，匆忙喊道：“将军，大事不好了。莫离支渊盖苏文求见！”

## 第1344章郭小哥求婚记（3）

渊盖苏文来了？

郭业面色一怔，问道：“杨老英雄，要不要小子回避一下？”

“平阳郡公，看来你小子还是不信老夫的话啊。来来来，你我一起出去迎接莫离支渊盖苏文，看看老夫是不是真的怕他！”

等他们出去一看，渊盖苏文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一个年轻的公子哥。

如果说渊盖苏文有点男生女相的话，这位公子哥可就真的是面若好女了。他长得面如冠玉，齿薄唇红，眼角眉梢都流露出一股阴柔之气。如果不是有喉结的话，换上女装，直接就是一个大美女。

渊盖苏文见到了郭业也在场，颇为诧异的问道：“杨老将军，您和大唐的平阳郡公，也有交情？”

杨万春道：“没什么交情。只因老夫生了一个貌美无双的女儿。一家女百家求嘛。平阳郡公是来求亲的！他想要老夫把小女凤怡许配给他！”

郭业指着那个年轻的公子哥道：“这位是？”

“这是犬子渊男产，此次前来，就是要和杨老将军商量他和凤怡小娘子的婚事！男产，还不快过来给平阳郡公见礼！”

渊男产狠狠的瞪了郭业一眼，低声骂了一句：“呸，汉狗！”

杨万春冷哼一声，道：“老夫年纪大了，耳朵也不大灵光。男产公子，你刚才说的话能不能再说一遍？”

渊盖苏文忙打圆场道：“小儿年轻气盛，见了情敌难免口不择言，绝对没有针对您的意思。杨老将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看在渊某人的面子上，就不要跟小儿计较了！”

杨万春一向是吃软不吃硬。他见渊盖苏文服软了，大大的给了自己面子，也就不为己甚的说道：“好说，好说。莫离支，平阳郡公，里面请！”

很快，他便把郭业和渊盖苏文让进了客厅，又重新分宾主落座。

渊盖苏文率先说道：“杨老将军，这咱可得分个先来后到。老夫多日之前，就向您为犬子求过亲了，您说要考虑一下。怎么现在平阳郡公又来提亲了，您可得给我个交待！”

“先来后到？莫离支，我看你是老糊涂了！难道谁先向小女提亲，我就得把女儿嫁给他！笑话！老夫对所有求亲的人都是一视同仁，不分什么先来后到！哪个合老夫的心意，老夫就把小女许配给他！”

渊盖苏文打了个哈哈，致歉道：“是本莫离支失言了。既然如此，那杨老将军到底准备把凤怡小姐许给何人呢？”

杨万春道：“平阳郡公和男产公子都是人中龙凤，老夫也是万难抉择。要不咱们就抓阄吧？听天由命，童叟无欺，最是公平不过！”

渊盖苏文道：“婚姻大事，岂能如此儿戏？”

杨万春道：“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两个打上一场，分个胜负。谁赢了，谁就能抱得美人归！”

渊盖苏文怒道：“杨将军，你明明知道犬子男产手无缚鸡之力。平阳郡公却是勇冠三军。你让他们比武，简直是想置我儿于死地！”

“这么说来，莫离支不同意比武？”

“当然不同意！”

杨万春道：“如果莫离支不同意比武的话，那咱们就比文，怎么样？”

“比文？怎么比？”

“比文当然是吟诗作赋了。就请平阳郡公和男产公子各做一首诗吧！看看两位的文采如何？老夫想想，该给你们出什么题目呢？”

渊男产连忙阻止道：“杨叔父，这可不行！您这明显是偏向平阳郡公啊！”

“怎么讲？”

“平阳郡公的‘绿柳公子’之名，已经传遍平壤城。他的文才，别说高句丽，就是在大唐恐怕也没几个人比得上！您要小侄和平阳郡公比这个，那不就是让小儿和壮汉比力气吗？简直太不公平了！”

杨万春怒道：“你们父子不要欺人太甚！老夫说要比武，你们说未习武艺，不能比武。老夫说要比文，你们又说自愧不如，不能比文。男产公子，你这是文不成武不就。我看也不用比了，你们两位现在就打道回府。小女就许配给平阳郡公了！”

渊盖苏文被他说的满面羞惭，道：“杨老将军息怒！我们不是那个意思。比武是万万不行的，不过比文却是可以商量。只要不是比诗词歌赋，比什么都行，小儿绝对不在平阳郡公之下！”

杨万春道：“这可是你说的，除了诗词歌赋什么都可以比。如果男产公子不小心输了的话，莫离支你可要认账！不是我杨万春不给你面子，实在是你儿子的本领不行！”

“这……好吧！”渊盖苏文心里边还是有点犹豫，不过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也只能点头答应了。

杨万春道：“那就由老夫出三个题目。三局两胜，决定小女花落谁家。你们听明白了没有？”

“请杨老将军出题！”三人异口同声的答道。

杨万春道：“其实也不是老夫出题。要说马上步下，战场厮杀，老夫那是当仁不让。至于说文采风流么，老夫就差上一些了。”

“那老将军的意思是？”

“就由小女出题！”

随后，杨万春吩咐人去请大小姐。

不一会儿功夫，杨凤怡就袅袅婷婷的走了进来。

众人又是一番客气，杨万春趁机把事情简单扼要的给杨凤怡说了一遍。

杨凤怡道：“既然是比文，又不准比诗词歌赋，这可难为人了！”

渊男产道：“琴棋书画，星相占卜，医农算术，凤怡你尽管问。本公子自信不落人后！”

杨凤怡道：“既然如此，我这第一题。就比一个‘书’字？”

渊男产道：“书法一道，本将军还是颇有信心。不知凤怡想让本将军写什么呢？”

“风怡的这个‘书’，可不是书法之道，而是文字之道。”

“此言怎讲？”

“风怡写下几个字来，看男建公子和平阳郡公谁认得。如果都认得，就算你们二人平手。先说好了，这几个字可不是汉字，而是极西之地欧罗巴的文

字。”

郭业心中暗想，欧罗巴的文字，难道是英语？可问题是听说古代英语和现代英语根本就是两码事啊，这次可是要玩完，只能连蒙带猜了。

杨凤怡刷刷点点，写了两张纸，分别交给二人，道：“你们谁先说出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就算谁赢！”

郭业愁眉苦脸的接过纸来一看，乐了！

只见纸上写着三个单词——“howareyou”，这绝逼是现代英语啊！

杨凤怡是怎么知道这个的？除了她也是穿越的这个异常扯淡的可能之外，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有人告诉她的！

郭业脑中灵光一现，是善花公主！

善花公主对欧罗巴大陆的一夫一妻制异常痴迷。爱屋及乌之下，又让郭业多给她讲讲欧罗巴大陆的风俗习惯。郭业这个老屌丝，能懂什么西方文化？只能教善花公主几句简单的英语，敷衍塞责。也多亏了善花公主冰雪聪明，竟然完全就记住了！

至于杨凤怡是如何在和善花公主相处的短短一个时辰之内，把郭业的小秘密掏出来，就只能回去问善花公主了。

随即，他举手说道：“渊男产将军，这几个字郭某人认得。您要是认得的话，就赶紧说。要不然的话，郭某人可是要承让了！”

渊男产道：“这是什么鬼画符？本将军不认得！”

郭业道：“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你好吗？’，凤怡，郭某人说的对不对？”

杨凤怡微笑道：“平阳郡公大才，凤怡佩服！”

见儿子输了一局，渊盖苏文这个当爹的自然大怒，斥道：“这是什么破题目？欧罗巴是什么鬼地方，我从来没听说过！贤侄女，你这是早就和平阳郡公串通好了吧！”

杨万春道：“莫离支！渊盖苏文！今天老夫对你多番忍让，你竟然蹬鼻子上脸了！怎么，输不起了？你这是打算耍赖吗？我看后面的比赛也不要比了，咱们这就一拍两散！”

渊盖苏文也觉得自己不是那么理直气壮，道：“杨老将军，本莫离支也不是那个意思，您先消消气。我的意思是说，贤侄女这个题，出的太偏了点儿，平阳郡公的运气也太好了点儿。您放心，这局我们渊家人认输！”

“这还差不多！”

“不过下一题，可不能再整那个什么欧罗八，欧罗九的题目了。要是这样连输三局，咱们爷们也输的太憋屈了！”

杨凤怡道：“那下一题出什么好呢？”

渊男产这次也没脾气了，道：“下一题，本将军想和平阳郡公比比算学！如果再输了的话，本将军心服口服！不知凤怡能否答应？”

## 第1345章郭小哥求婚记（4）

杨凤怡扭头转向郭业，道：“平阳郡公，你以为如何？”

算学，不就是数学吗？

虽然老师教的那点数学知识郭业都忘得差不多了，不过对付一个渊男产，郭业还是有十足的信心。要知道，现在可是大唐年间，就是大唐的那些算学达人们，有许多人连勾股定理都整不明白呢！渊男产在高句丽这个文化沙漠里长大，想来也没多大的出息。

旋即，他说道：“男产公子，要说呢我答应你也没什么。不过，您这可是坏了规矩啊。咱们说好的，是请凤怡出题。您这一下子就指定了出题的范围。咱们这个比试，可就不大公平了！”

渊男产满脸含羞带愧，脸红的跟一块红布似的，道：“还望平阳郡公成全！这是本将军最后一个要求。只要您能答应，下一题，您也可以指定题目范围！”

郭业只是不想答应的太快，吓着这个倒霉孩子，道：“既然如此，那就请凤怡给我们出一个算学的题目吧。”

杨凤怡想了一下，道：“有一天，几个盗贼正在商量怎么分配偷盗而来的几匹布。贼首说，每人分六匹，还剩五匹布。每人分七匹，还少了八匹布。这些话被躲在暗处的衙役听到了，他飞快的跑回去报告了知府。但是知府不知道有多少贼人，就不知道要派多少人去抓他们。请问盗贼有几人，布几匹？”

郭业闻言暗乐，这也太简单了，列一个二元一次方程，就手到擒来。

随即，他问道：“凤怡，有纸笔没有，拿来给我，我要算一下！”

杨凤怡刚要答应，渊男产得意洋洋的说道：“这么简单的题目还用纸笔？平阳郡公，这次你可是输了！共有贼人十三人，布八十三匹！凤怡，本将军说的可对！”

杨凤怡点头道：“渊将军算的对，这局是您赢了。”

现代人比算术竟然输给了一个古代的纨绔子弟，郭业心中暗骂自己简直是穿越者之耻！

他不知道的是，在历史上，这位渊男产将军被大唐俘虏之后，竟然焕发了事业的第二春，被封为匠作大匠，专门负责大唐宫室的营造工作。

大唐对待渊男产这种级别的俘虏，一般都是给个闲职，当猪养的。渊男产还能得到这么一个实缺，可见人家在算学上的造诣实在是惊人。

郭业输了一局之后，现场变成变成了平局。

他必须谨慎对待了，说道：“那最后一题，就由在下指定题目范围？”

谁知杨凤怡道：“你想得美！最后一题，关系着凤怡的终身大事，可不能由着你们两个胡来。还得由凤怡自己决定！”

渊男产大笑道：“平阳郡公，对不住了。您指定范围，我是没有意见。不过有人不同意啊！”

郭业哼哼道：“咱可不像某人，赢得起输不起。凤怡，你尽管出题，无论结果如何郭某人毫无怨言！”

说罢，他又转过头来，对渊男产说道：“这可是最后一题。您要是有啥要说的，赶紧说出来。别到时候输了又不认账！”

渊男产道：“什么叫赢得起输不起？第一题我还不是认输了吗！凤怡，你放心，我渊男产绝对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

杨凤怡道：“你们比文才，比算学，想靠这个就决定风怡的归属，是不是太幼稚了一点？风怡想要的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之人，可不是……”

杨凤怡一指渊男产：“不是一个账房先生！”

又一指郭业：“也不是一个通译！”

郭业道：“那您的最后一个题目到底是什么呢？”

杨凤怡道：“最后一个题目就是，你们二人诚心祈求上苍，把风怡嫁给你们为妻。谁能感动了上苍，风怡就嫁给谁！”

啥？

郭业和渊男产当即一愣。

渊男产道：“这算什么题目？别说我们感动不了上苍。就是真的把上苍感动了，那上苍降下了喻示，总不会指名道姓说是大唐郭业还是渊男产吧？”

杨凤怡微微一笑，道：“这个凤仪早就想到了。就在我们杨府之内，有一间屋子，供奉了伏羲和女娲两位大神，你们两人诚心祈祷，分别叩拜两位大神。如果哪位叩拜之时，两位大神有所表示，就说明哪位对风怡是真心实意！”

渊男产道：“那要是我们二人叩拜之时，两位大神都没什么表示呢？”

“那就说明二位都没什么诚意，风怡就只能另择夫婿了！”

“不可！”渊盖苏文和杨万春异口同声的喊道！

渊盖苏文道：“贤侄女，这恐怕是你不想成亲，想出来的托词吧。鬼神之事，向来虚无缥缈。你以此理由，拒绝我渊家的提亲，可太不给我这个莫离支面子了！”

杨万春也是怒斥起自己的女儿来：“我早就让你辞了那个劳什子的源花之位，你都不听！你是当风流道的教主当傻了吧？再过几年，你都成老姑娘了，我看到时候谁还肯娶你为妻！等你想成亲的时候，恐怕就只能嫁人为妾了！”

渊盖苏文和杨万春对视一眼，此时颇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

杨凤怡道：“那依你们之见，风怡应当如何呢？”

杨万春道：“如果他们二人叩拜，两位大神都没有喻示，那么你就嫁给……”

渊盖苏文道：“当然是嫁给我儿渊男产！”

郭业道：“凭什么？”

渊盖苏文把脸一沉，道：“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平阳郡公，有些话说出来，可就伤了和气了！渊某人对你一再忍让，你不要得寸进尺！”

这时，杨万春也竟附议起了渊盖苏文，说道：“平阳郡公，说实话，我也觉得小女嫁给渊男产比较好。长安和平壤城远隔万里，小女要是嫁给你，以后就恐怕永无归宁之日了！”

杨凤怡俏皮的对郭业眨了眨眼睛。

郭业道：“好，那郭某人就吃这一次亏。咱们这就去叩拜伏羲女娲大神，如果两位大神真的降下喻示，你们二位怎么说？”

杨万春道：“那老朽就把风怡许配给你！”

渊盖苏文道：“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老夫活了五十多年，还没见过大神

显灵呢，这次你输定了！”

郭业道：“如果郭某人，不小心赢了呢？”

渊男产道：“父亲，咱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我听人传言，郭业可是伏羲和女娲的私生子，咱们还是……”

“扯淡！”

渊盖苏文劈头盖脸一阵骂：“你可拉倒吧！愚夫愚妇的话你也相信？他要是伏羲和女娲的私生子，我就是昊天上帝的亲老子！平阳郡公，你也不用激我，只要你能让大神显灵，我渊盖苏文愿赌服输，绝不纠缠！”

杨府之内，有一个二层的小楼，供奉着伏羲和女娲两位大神。

郭业走进来才发现，两层楼都打通了，两位大神的神像高大，头都要顶到二楼的楼顶了。

杨万春道：“两位大神就在这里，二位你们谁先来！”

渊盖苏文道：“谁先谁后，有什么差别。我们渊家人光明磊落，不占这个便宜。男产，你去跪拜！早拜完了早完事！”

渊男产跪倒在地，对着两位大神三拜九叩。

风平浪静。

渊男产站起身来，道：“平阳郡公，该你了！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现在退出，还能不失脸面！这要是拜完了再走……当然，你要是愿意喝一杯我和凤怡的定亲酒，我也欢迎！”

郭业看了杨凤怡一眼，道：“凤怡，那我可就拜了！是非成败，可就在此一举！”

杨凤怡道：“凤怡有点心慌，我先出去一会儿！”

渊盖苏文拦住她道：“贤侄女，这可是关键时刻。你要是走了，不大合适吧。”

杨凤怡道：“一想到马上就要定亲了。凤怡总有些心烦意乱。其实，凤怡也知道，这看不看的不大要紧。就算两位大神有灵，也不会关注这点小事的。”

渊盖苏文也不愿意逼迫过甚，道“贤侄女，女人总是要嫁人的。此事天经地义，你还是放宽点心，没什么大不了的。你既然不愿意看，本莫离支也不勉强……”

等杨凤怡走了出去，郭业道：“那我可就拜了！”

郭业学着渊男产的样子，三拜九叩。

他拜的可比渊男产慢的多。一拜三扣，两位大神毫无动静。两拜六扣，风平浪静。三拜九叩，云淡风轻。

渊男产哈哈大笑道：“平阳郡公，快起来吧，看来您这个两位大神的私生子，也是个冒牌货！”

正在这时，只听得“嘎吱”一响！

众人顺着声音望去，瞬间，全都傻眼了。



## 第1346章郭小哥求婚记（5）

伏羲女娲两位大神，在高句丽的传说中既是文明的始祖，又是掌管日月的大神。所以，这两个神像是伏羲大神一手拖日，女娲大神一手托月。

众人抬头望去，只见两位大神手中象征日月的两个铁球，正在微微颤动！

郭业哈哈大笑道：“天助我也！两位大神显灵，以后凤怡小娘子就是郭某人的未婚妻了！”

渊男产道：“什么大神显灵，我看是地震了，你这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郭业怒道：“地震？哪来的地震？渊男产，你还要不要脸了！”

渊盖苏文也觉得事情有点诡异，想了一下，道：“我明白了。肯定是小儿渊男产叩拜之时，感动了伏羲女娲这两位大神。只是两位大神真灵下降，需要一点时间，才让平阳郡公你得了个便宜！这样吧，我们渊家人人大量，不让你空高兴一场。这次的比试算平手。就请凤怡贤侄女再出个题目，咱们重新比过怎么样？”

渊盖苏文这话说完，自己都有点脸红。这也太强词夺理了！不过杨凤怡对他而言太过重要，事关高句丽国主之位的归属，说不得也只能先把良心昧下了。

郭业哼哼冷笑道：“莫离支，咱们这场比试可是有神灵作证。您自己耍赖不要紧，触怒了两位大神的后果你可要想清楚了！”

渊男产道：“不过是一些泥胎木偶而已，我就不信……”

他话刚说到这里，只觉身上一股大力传来，就被推到了一边。

咚！

伏羲大神像手里的象征太阳的大铁球就轰然落下。

要不是他躲得快，今天这条命就得交待在这里了。

渊男产看着被大铁球砸的四分五裂的方砖，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不由得一阵后怕！

他噗通一声跪倒在地，道：“两位祖神，小子年幼无知，出言无状，冲撞了二位。您千万不要和小子一般见识！小子知错了！我这给您磕头了！”

说完，以头叩地，磕得梆梆直响。

其他人也都吓得不敢，一起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为两位大神歌功颂德。

正在这时，杨凤怡走了进来，道：“你们这是怎么了？咱们不是拜过两位大神了吗？怎么又拜一次？”

杨万春站起身来，道：“凤怡，刚才两位大神显灵，你的婚事已经定了。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平阳郡公的未婚妻。”

杨凤怡惊呼道：“难道真的有大神显灵？怎么回事，您快给我说说！”

渊盖苏文冷哼了一声，道：“在两位大神的面前吵吵嚷嚷的成什么样子？有事出去再说。”

杨万春道：“莫离支，休要着恼。您也看到了，不是我杨万春不愿意和渊家联姻，实在是天意难违，小女和令公子有缘无份啊！这可怪不得老夫。”

一句天意难违勾起了渊盖苏文的心事！

娶阳王说听天由命，不肯立刻把国主之位传给我。现在杨万春这老匹夫，又说天意难违，要把杨凤怡许配给郭业！

难道真的是天意不让我做这个国主？

我不甘心啊！

为了高句丽国主之位，我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就是这天阻我，我也要把它捅个窟窿！

杨万春，本莫离支好言好语、诚心诚意的求亲你不肯答应，为了我高句丽的千秋大业，说不得就要让你见识见识本莫离支的手段！

渊盖苏文想到这里，脸上浮现出了老实忠厚的笑容：“杨老将军说的有理，说实在的，在如今的高句丽，高氏为王族先不去说他。剩下的宗族里面，能与我渊家相提并论的也只有杨氏宗族了，老夫一直就想和杨老将军结为亲家。怎奈天不从人愿，小儿福薄，不能与贤侄女皆为伉俪。老夫刚才一时情急，实在是有些……有些失态了。”

杨万春道：“莫离支言重了。孙氏家族，乙支家族都是高句丽的名门王族，我杨家和他们只是半斤八两罢了！”

“杨老将军的这句话，渊某人可不敢苟同！要说从私兵的数量，和各族的财力上面来讲，这两个家族确实和杨家有得一比。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他们可拍马都赶不上杨氏宗族！”

“哦？那方面！”

“那就是家族的家主呀！乙支氏的家主乙支文德，和家父差不多年纪，说句不好听的，半截身子都埋到土里去了。还能有什么作为？至于孙氏，他们的家主，可是刚刚去世。您猜，接下来，谁将接替这孙氏的家主之位？”

“老夫还真有点孤陋寡闻了。只是听说孙氏为了家主之位，内斗的厉害。这是有人胜出了？”

“不错。现在孙氏已经上了奏章，要请辽东城城主孙代音，继承孙氏的北部大人一职？”

“孙代音？不还是一个小娃娃吗？”

“谁说不是呢！我看孙氏也没多大出息了，矧子里面拔将军，竟然拔出了这么一位！”

“这也说不好，孙代音年纪轻轻的就当上了辽东城城主，恐怕也有些过人之处！”

“什么过人之处呀。不瞒您说，这个孙代音就是我渊盖苏文提拔的。不是他本人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他给本莫离支的金子有过人之处！”

杨万春指着渊盖苏文的鼻子道：“辽东城乃是我高句丽的第二雄城，地位无比重要。莫离支怎能如此儿戏！”

渊盖苏文叹了口气道：“唉，本莫离支就是这点毛病，见不得那一箱一箱的金子。跟杨老将军的高风亮节比起来，可是差的远了！说实在的，要论起手中的实力，我渊氏宗族远在杨氏宗族之上。不过正是因为杨氏宗族有了杨老将军，盖苏文才对杨氏另眼相看！您这一人，足当百万雄兵！”

杨万春哈哈大笑：“莫离支谬赞了，谬赞了！”

渊盖苏文见把杨万春拍舒服了，道：“这次不能和杨老将军结亲，盖苏文实在是心有不甘。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还请您务必答应！”

“莫离支有话请讲！”

“这次求亲不成，实在是让我这个莫离支大失颜面，难免遭到某些无知小人的耻笑。所以渊某人想高攀一步，和杨老将军结为异姓的兄弟。这样咱们就成了一家人，让老夫的脸上也好看些，不知杨老将军能否答应？”

杨万春可不想趟进渊盖苏文和高建武争位的浑水，迟疑的说道：“这个……你我都这把年纪了，再学年轻人拜把兄弟，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再说了，你我都是朝廷命官，拜把子这种江湖行为，是不是对你我的名声有碍？”

我就知道这老匹夫没这么容易上套！

渊盖苏文把脸一沉，道：“这么说起来，杨老将军是不打算给本莫离支这个面子了？”

杨万春那是吃软不吃硬的主，道：“莫离支，拜把子讲究个你情我愿。莫非你还想强迫老夫不成？别人怕你渊盖苏文，我杨万春可不怕！您要是不服气的话，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我杨万春接着！”

“你真的就不怕本莫离支翻脸？”

“莫离支尽可以试试！”

渊盖苏文无奈的叹了一口气道：“杨老将军，咱们老哥俩能否单独谈谈！”

杨万春脖子一梗，道：“老夫事无不可对人言！”

“平阳郡公可是大唐人！有些话被他听见了……”

“老夫也是汉人，莫离支如果不愿意讲的话，老夫也不想听了！”

渊盖苏文的情绪此时也酝酿的差不多了，使出了撒手锏：“既让如此，那，那我就……”

杨万春愣道：“你想怎样？”

噗通！！

渊盖苏文猛地跪倒在地，抱着杨万春的大腿哇哇痛哭起来：“杨老将军，杨兄弟，救命啊！您要是不救我，我渊盖苏文就要死无葬身之地！”

## 第1347章郭小哥求婚记（6）

渊盖苏文这一出，可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

渊男产道：“父亲大人，您何至于此！杨凤怡长得再漂亮，儿子我也不要了。咱丢不起这个人！”

渊盖苏文怒道：“孽子！还不赶快跟我一起跪下，咱们一起求求杨老将军！你以为我是为了你小子求的吗？我为的是我渊盖苏文的性命，是我渊氏宗族所有人的性命！”

“就他？父亲大人，您今天是不是有点……”渊男产伸手指了指脑袋，接着道：“有点……这里不清楚！”

“小畜生，你找死！”

渊盖苏文站起身来，啪的一巴掌，打在了渊男产的脸上！

这一巴掌的劲可真大，渊男产叫都没叫一声，就倒了下去！

这一巴掌，竟然把渊男产给抽晕了！

渊盖苏文就像干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一样，看都不看渊男产的伤势，继续跪倒在地，道：“杨老将军，您到底答不答应？”

杨万春看着渊盖苏文的精彩表演，也有点傻眼，道：“莫离支，杨某人可受不得您的大礼。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您要是不答应，盖苏文就跪死在这里，绝不起来！”

杨万春是当局者迷，郭业旁观者清。

他看出来，渊盖苏文这家伙没憋着什么好屁。渊盖苏文是什么身份？那在高句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杨万春这里撒泼打滚，还把自己的小儿子给抽晕了，这脸可丢的太大了！何况旁边还站着大唐的郭业，可以说刚才渊盖苏文的举动，都丢脸的国外去了！

渊盖苏文又不是傻瓜，他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恐怕所谋之事也小不了！

当即，他咳嗽了一声，道：“莫离支，您得先说到到底是为什么，岳父大人才好帮忙啊！您这么撒泼打滚，难道是想威胁岳父大人！这可不是求人的样子！”

杨万春也道：“莫离支有话好好说，能帮的上忙的，老夫一定答应！”

渊盖苏文这才站起身来，道：“还是事关凤怡贤侄女！”

“莫非莫离支对小女还不死心！”

渊盖苏文连连摇头道：“非也，非也。凤怡贤侄女和平阳郡公的婚事是天作之合，有伏羲和女娲两位大神的祝福，渊某人又如何敢说三道四！只是凤怡贤侄女此刻还是我高句丽风流道的源花……”

“莫非莫离支想让小女辞去源花之位？没问题！”

“当然不是！唉，事到如今，我也不瞒您了。就在昨日，国主婴阳王给我下了谕旨，此次神仙风流会如果我高句丽不能取胜的话，就要治我一个办事不力之罪！要把渊盖苏文全家，开刀问斩！”

杨万春摇头道：“莫离支休要危言耸听。高句丽谁不知道国主婴阳王对你渊盖苏文宠信有加，言听计从。怎么会舍得治您的罪？您和婴阳王的关系，呃……那关系……那种关系……咱们一般人可比不了！”

渊盖苏文屈辱的低下头去，心中又骂了一声老匹夫，口中说道：“杨老将军，您是不知道啊，此一时彼一时。现在婴阳王已经是油尽灯枯，他最关心

的事就是把国主之位顺顺利利地传给荣留郡王高建武。哪还顾得上往日的情分？”

“不对啊，老夫听人说，国主可是有意传位给莫离支啊！”

“杨老将军，您怎么能信这种谣言？有道是父死子继，天经地义。我渊盖苏文无论有多大的功劳，那也是姓渊。婴阳王怎么会传位给我？而且他因为渊某人现在权势大了一些，怕高建武继位之后，指使不动渊某人。就想找个由头，置渊某人于死地！”

杨万春点头道：“听起来，还有那么点道理。莫离支请继续讲！”

“渊某人近年来行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才没被国主婴阳王拿到什么把柄。不过这个神仙风流会可是渊某人一手操办，如果事有不谐，国主恐怕就真的要动手了！渊某人死不足惜，可是不知道多少渊氏族人要给我陪葬。可怜小儿男产还未尝过女人是什么滋味，就要身首异处！”

“那莫离支是想？”

“我是想请凤怡贤侄女在神仙风流会上，务必全力以赴！不要给新罗任何机会！杨老将军，您能答应我不？”

不待杨万春答话，渊盖苏文又跪倒在杨凤怡的前面，道：“贤侄女，我渊家上下的几百条性命，可都在你的手里了！”

杨凤怡没想到渊盖苏文这么不要脸，给自己下跪。吓得她赶紧跳开一步，道：“莫离支请起，凤怡当不得你的大礼！”

杨万春沉吟了一下，道：“莫离支，这事可不好办。新罗的善花公主风华绝代，说实话，小女还是略逊一筹。即便是凤怡全力以赴，往多了说，这胜负最多也就是五五之数！”

渊盖苏文道：“尽人事，听天命。如果真的天要绝我渊盖苏文，那也没什么好说的。只要凤怡贤侄女全力争胜，哪怕是输了，盖苏文也绝无怨言！”

杨万春点头道：“如果莫离支这样说的话，老夫倒是可以答应！”

渊盖苏文又给杨万春磕了一个头，道：“杨老将军，多谢多谢！既然如此，渊某人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莫离支请讲！”

“渊某人想请杨老将军吃顿饭，还请您务必答应！”

杨万春笑道：“看来我不吃你的东西，你对我杨万春还是不放心的啊！”

渊盖苏文不好意思的说道：“杨老将军哪是在乎一顿酒宴的人，只是在下聊表寸心罢了！”

“好，老夫答应你了。什么时候？”

“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就在今天！”

郭业冷笑道：“提前三天叫‘请’，提前两天叫‘叫’，您这个当天的叫‘提溜’。对岳父大人可是不大恭敬！”

渊盖苏文怒道：“三日之后，神仙风流会就要开始。难道你要让我在神仙风流会开始之后，再宴请杨老将军吗？”

杨万春道：“无妨，无妨。看来老夫不给你吃个定心丸，你这两天也睡不好觉。咱们都这把年纪了，不讲那些俗礼！好，咱们这就走。凤怡，你可要好好招待平阳郡公！”

“是！”

杨万春和渊盖苏文离开之后，郭业说道：“渊盖苏文费了这么大的劲，就

换来一个凤怡你在神仙风流会上全力以赴的承诺。是不是太亏本了！恐怕还有别的图谋！”

杨凤怡道：“他还能有什么图谋？我看他这是病急乱投医，自己乱了方寸。怎么？你是不是怕凤怡把你那个善花公主打败了，回到家里不好交待？”

郭业道：“唉，这事可不好办。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两个都想赢，我这做夫君的夹在中间，是左右为难！”

杨凤怡道：“你放心，妾身不会让你为难的。只要能让善花妹妹高兴，渊盖苏文我管他去死！”

“此言当真？凤怡你真是我的贤内助！”

郭业说着，作势欲搂！

尽管知道杨凤怡这小妮子不太靠谱。不过面对这个刚刚和自己订婚的绝世美女，郭业色欲熏心，一点点小便宜还是要占的。

杨凤怡闪身躲过，对着郭业身后道：“善花妹妹！”

郭业吓得一哆嗦，道：“在哪？”

杨凤怡扑哧一乐，道：“看把你吓得，逗你玩呢。就这点胆子，还想占凤怡的便宜。郭君，你也真够不容易的。”

郭业被她说的满脸通红，道：“我那不是怕她……”

杨凤怡摆手道：“怕不怕的是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妾身可管不着。”

稍稍停顿一下，又接着道：“今天这事你也办完了，郭君请吧……”

“请？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您啊，从哪来的回哪去，难道还想让凤怡管饭？”

杨凤怡翻脸无情，郭业灰溜溜的离开杨府，回馆驿去了。

驿馆中，善花公主还没走。

她见郭业回来了，惊讶的问道：“郭君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难道你这次提亲失败了？”

“不，成功了。杨凤怡的父亲杨万春已经答应了我俩的婚事。”

“那……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难道中午就不留您吃顿饭？您这个订婚也太不讲究了吧？”

一句话戳中了郭业的死穴！

郭业转移话题道：“先别说这些了，三日之后就是神仙风流会了，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没怎么准备啊，姐姐让我一切都听你的！姐姐还说……”

“什么？”

“这次你要是不能让善花在神仙风流会上取胜，就不准你娶善花过门！”

尽管杨凤怡答应放水，郭业对这个事还是不敢掉以轻心，问道：“你们这个神仙风流会到底比什么？为夫好好的帮你参谋一下！”

## 第1348章详解神仙风流会

善花公主却不会让郭业这么顺利过关，道：“神仙风流会的事不急。你先说说你去杨府提亲的事儿。毛脚女婿初次见老丈人，你的心情怎么样，紧不紧张？你那个老丈人有没有给你出什么难题？杨凤怡有没有露面？你在杨府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人家一顿饭都不管！你们这婚事是不是要黄？”

此刻的善花公主眼中流露出浓浓的八卦之色，仿佛一瞬间无数的小报记者附身！

郭业叹了口气，只能把自己的杨府之行简单的说了一遍。

善花公主听完了，酸溜溜地说道：“这么说来，郭君和杨凤怡的婚事还得到了两位大神的祝福。杨凤怡和郭君的缘分不浅啊！”

郭业道：“什么伏羲女娲大神的祝福？都是假的。鬼神之说，也就是骗骗渊盖苏文这个没见过市面的，你怎么也相信了？这件事情，用脚指头都能想到，是有人在屋顶上放了一块磁石。移动磁石，就能让那大铁球滚动了，没什么神秘之处。也就是让那个大铁球滚下来，准确地砸向渊男有点难度，不过以杨凤怡的功夫，完全不成问题！”

“那要是渊盖苏文回过味儿来怎么办？”

“回过味儿来，也只能先吃了这个闷亏。他这么大人物，总不能说了不算。其实这也是杨家给了他个台阶下，总比直接拒绝他来得好吧？就算他事后真的想报复，我看那个杨万春老爷子也不在乎。”说到这里，郭业又想起了渊盖苏文给杨万春磕头的事儿，总觉得这个节奏有点不对。会不会是渊盖苏文有什么别的图谋？

善花公主见郭业愣神，不满地说道：“怎么了？跟我说话还三心二意的？想什么呢？是不是还忘不了那个杨凤怡啊？你想人家去找她呗，我又没拦着。”

日~

郭业一阵脑袋大，无缘无故，这娘们的醋坛子又打翻了！

“不是，我想的是，怎么才能让你在神仙风流会上把杨凤怡打败。善花，你们这个神仙风流会到底在哪举办？都是什么人参加？你和杨凤怡之间，到底比什么？怎么定输赢？谁做裁判？”

善花公主听了这话，惊讶得张大了嘴巴，问道：“不会吧。郭君，难道你现在还对神仙风流会一无所知？我姐姐把这件事交给你，还真是所托非人了！”

“我只知道是你们几个源花比试，决定谁是总源花。具体的细节，还真不太清楚。”

“那妾身守宫砂的问题如何掩饰，郭君也从来没有考虑过了？”

“这……随机应变，随机应变！”

说完，郭业也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赶忙补充道：“杨凤怡答应我，在神仙风流会上她会让着你的，包你能得的了这个三国总源花之位！至于守宫砂的问题，大不了我去求荣留郡王高建武。检查守宫砂，总归是高句丽人，高建武应该有办法！”

善花公主不屑地说道：“杨凤怡，我会怕她？郭君你告诉她，神仙风流会上，善花不需要她相让。我和她要公平竞争！”

“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那你要是是一不小心输了呢？”

“输了，我就和姐姐一起回新罗，岂不正好遂了郭君的意？”

“什么意思？”

“没有善花在这儿碍眼，你就可以和那杨凤怡双宿双飞了。杨凤怡的美貌不在妾身之下，又还是处子之身，不比妾身这残花败柳强的多？更重要的是，她还和郭君有了婚约，郭君和她可是名正言顺的夫妻！唉，也就是善花命苦，早早的把身子给了人家，连个名分都没有……”

这醋劲儿怎么还没完没了，越来越大了呢？

郭业连忙赌咒发誓对善花公主一心一意，不离不弃，此间事了，就要和善花公主完婚。至于杨凤怡什么的管她去死！

善花公主这才露出了点笑模样：“说得好听，暂且相信你这一次！其实，你就是喜欢杨凤怡也没关系，妾身不吃醋！”

郭业对善花公主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行为强烈鄙视，道：“看你这话说的，好像真的很大方一样。杨凤怡那么漂亮，你就不怕为夫一个把持不住……”

善花公主道：“妾身不是相信你，是相信杨凤怡。就你那傻样儿，也就妾身可怜你，勉为其难地把你给收了。杨凤怡才不会看上你呢！”

“看不上我，能和我订婚？”

“看得上你，中午还不留你吃个饭？”

“呃……”

郭业没词了：“呃……咱还是谈谈神仙风流会的事情吧。这么说来，你要和杨凤怡公平竞争？”

“嗯，公平竞争！”善花公主握了握小拳头，接着道：“一定要让她知道善花的厉害！”

“那为夫就祝你成功！”

“祝我成功？不是帮我成功吗？”

“你刚才还说要公平竞争！”

“咱们夫妻一体，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杨凤怡挑战我，就是挑战我们两个。这才算公平竞争！怎么，你不同意？难道你是想和杨凤怡夫妻一体？”

“同意，同意，果然很公平！”

善花公主又接着道：“现在，咱俩就商量商量神仙风流会的事儿。神仙风流会就在婴阳王的王宫举办，三国的花郎都要参加。这些花郎既是观众又是评委。当然，还有其他一些达官显贵，不过这些人只能看，不能参与评判。神仙风流会从三月十八到三月二十，总共要办三天，采取五局三胜制。”

“三天五局？”

“准确的说是两天半。第一天和第二天，上午下午各有一场比赛。第三天只有上午比赛。决出胜负之后，第三天的下午就举行源花升位大典，接受三国花郎的朝拜！”

郭业道：“现在可没有三国花郎了。百济已经退出，扶余璋把百济的花郎都带走了。要是只有你们百济和高句丽的花郎参加评比，这个胜负可不好分出来！”

善花公主叹了口气道：“就算能分出来，难道我这个源花能得到高句丽和百济花郎的真心拥戴？也就是名义上好听罢了。这个总源花之位，真是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

郭业道：“要不，咱就这么算了。费了半天力气，还得了个鸡肋。实在是不划算啊！”

“我就不，不说姐姐对与源花之位势在必得。就凭那个杨凤怡在场，我也要把这个总源花之位给抢过来！”

“你不是说她看不上为夫吗？吃的哪门子闲醋！”

“哼哼，善花不是怕人家看上你，是怕你看上人家。善花要让你看看，这个杨凤怡可比妾身差远了！”

郭业心中暗自腹诽，男人吃一看二眼观三的境界你不懂，算你比杨凤怡厉害，也不妨碍咱郭小哥兼收并蓄啊！他说道：“那你们这五局具体比什么？”

“第一局可不是两国源花比赛，而是要两国的花仙比。说明白一点，就是郑菲菲和高句丽风流道的花仙比。要不然，你以为我们新罗为什么一定要把郑菲菲带来平壤？实在是我新罗的风流道就被花郎道取代的差不多了，善花就是最后一代源花，根本就没有什么花仙。”

“那郑菲菲就是你们临时拉来凑数的？”

“对，花郎道的人见郑菲菲聪明伶俐，就把她推荐给我了。唉，只有半年的培养时间，郑菲菲能不能赢，善花也没有把握！”

“那具体比什么？”

“我和杨凤怡要比四项。至于郑菲菲要比什么，是临时决定的。从四项里面随便抽一项就行！”

“哪四项？是不是琴棋书画？”

“哪呀。是吃喝玩乐！”

噗！

郭小哥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这么重大的比赛，事关两国的国运，就比吃喝玩乐？这也太儿戏了吧！

## 第1349章原来是比烂啊！

“吃喝玩乐”四个字一出口，善花公主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随即轻笑道：“我也知道源花比这四项不合时宜。不过，源花要比个输赢，就只能比这个。这可不怪我们，都是你们汉人的错！”

“关我们汉人什么事？”

“你以为我们三国的风流道是凭空而来的吗？所谓风流道的风流二字，就是你们的魏晋风流。你们魏晋南北朝的士子讲究的是空坐玄谈、游山玩水，修身养性，对国家大事毫不关心。”

善花公主呷了一口茶水，继续说道：“我们三国的风流道受你们的魏晋之风影响很深，谁最能吃喝玩乐，谁就最受到追捧。至于什么国家前途、百姓生计这些俗务，风流道的人是一点也不关心。”

“这么说来，你们三国风流道选择官员，也是看这些人吃喝玩乐的表现？”

善花公主点头道：“差不多吧。其实问题也没那么严重，你们魏晋的时候，采用九品中正制选择人才，连比都不用比。我们三国的风流道再不堪，也比九品中正制强一些吧，好歹还要比一比。像你们晋朝，有傻子当皇帝的事情，我们这三国就绝对不会发生。”

郭业被善花公主的比烂大法打败了，道：“那你们就不学我们点好的。我们大唐现在是科举取士，你们怎么就不学？”

“怎么不学？高句丽和百济我不知道，新罗的风流道可是早就被父王改革了。现在新罗的风流道已经改为花郎道，虽然教义上没什么改变，可是教内的风气大变。我们花郎道现在讲的是忠君爱国，战场厮杀，为国立功。要说吃喝玩乐，女子有优势。至于战场厮杀什么的，女子就不行了，所以花郎道的教主才由女转男，改称国仙。”

郭业又问道：“吃喝玩乐，说起来也太空洞了。能不能具体说说。”

“吃，就是比做菜的手艺。喝，就是比烹茶的技巧。玩，比的是赌术的高明，至于乐嘛，就是音乐，唱歌跳舞什么的。”

这如果把乐改成瓢，再加上一个抽字，就是“吃喝瓢赌抽”，五毒俱全了！

郭业真是叹为观止，问道：“这么说来，善花你是这四种样样精通？”

善花公主道：“其实也不是。我不用样样精通，只要比杨凤怡强就可以了。源花最关键的一点，其实在于‘色’，只要花郎们认可，这四样样样稀松，也能坐稳源花之位。如果一个人丑如无盐，就算四种技艺再高明，也当不了源花。只是这点大家都心里边承认，而不肯宣之于口罢了。”

“这么说来，你们不是比谁的技艺最高，而是谁的技艺最不烂！”

善花公主点头道：“正是如此！杨凤怡我可听说了，对于唱歌跳舞毫无兴趣，就是喜欢舞枪弄棒的。这次的神仙风流会，善花是稳操胜券！”

郭业可没有她那么乐观，道：“杨凤怡的武功可是非常高明！”

“武功高明又怎么样，神仙风流会又不比这个！”

“神仙风流会不比武功，可是比赌术。杨凤怡眼明手快，善花你恐怕要输！可惜时间太短了，要不然我把这一身高明的赌术传授给你，打败杨凤怡不在话下！”

郭业顺嘴吹了吹牛逼，又继续说道：“舞和武有想通之处，杨凤怡身手灵活，以女子之身跳一些充满阳刚之气的舞蹈，想必也别有一番风味。善花你在这方面想赢杨凤怡，恐怕也不容易！”

善花公主脸色大变，道：“那善花岂不是输定了？”

“那倒不是，不是还有吃喝二道吗。你做菜烹茶的技艺如何？”

善花公主扭扭捏捏的回答：“还好啦。我做的饭菜，百济国主都很喜欢呢！”

“那就好，能让一国之主赞不绝口，相信善花你的厨艺……”刚说到这里，郭业忽然感觉不对，道：“除了你父亲，还有没有别人夸赞你的手艺？”

“当然有啊，善花的母亲也说善花的手艺好！”

一股不详的预感涌上了郭业的心头，道：“就没有别人了？比如说……那个……德曼公主！”

“我姐姐？她最奇怪，每次善花做了饭菜，总是见不到她的人！等大家都吃完了，她又出现了。真是不凑巧！”

郭业眼含热泪，道：“我现在是明白善花你的手艺了。如此看来，要想你在神仙风流会上取胜，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咱们选个月黑风高夜，潜入杨府，手起刀落，结果了她的性命！”

郭业的弦外之音，善花公主当然听得出来，不由嗔道：“你这家伙又取笑善花！善花要是真的毫无胜算的话，我姐姐怎么会同意我来参加这个神仙风流会？”

郭业道：“那可不一定。说不定你姐姐是觉得咱郭小哥风流倜傥，把你弄到平壤城来，是想让咱们两个成其好事，参加神仙风流会的事只是个幌子！”

“你……你又欺负善花！我看你是被杨凤怡迷昏了头，嫌弃善花了！好，我走！”

善花公主的小心眼真不大，稍微一开玩笑，就把她惹恼了！

郭业一看坏菜了，伸手就抓向善花的胳膊，准备哄哄她。

正在这时，窗外一个声音传来：“这是谁把善花公主惹恼了？我这个当姐姐的可饶不了他！”

郭业一听是金德曼的声音，忙道：“德曼公主，您怎么又听墙根啊？我们小夫妻闹着玩呢！”

谁知善花公主不依不饶，竟告状道：“姐姐，他欺负我！他说我根本比不上那个杨凤怡，在神仙风流会上必输无疑！”

窗外之人叹了口气，道：“善花妹妹。这个事可不好办。其实你那凤怡姐姐也是有苦衷，这个神仙风流会你就不能让一让？”

“我输给其他人都可以，就是不能输给杨凤怡！善花帮她一个忙，让她和郭君订了亲。这次神仙风流会的事，可不能再相让！你没看郭君那个样子，现在就对善花冷言冷语了。要是神仙风流会上善花再输了，恐怕就真的嫌弃善花了。”

金德曼道：“哦？果真如此？”

郭业道：“当然不是！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郭某人可是答应了要帮助善花公主夺魁的，怎么能说话不算话？”

金德曼道：“听说你和那杨凤怡定亲了。论起亲疏远近来，从道理上讲，

你可应该站在杨凤怡这一边！”

“姐姐您这是哪的话，杨凤怡那小妮子接近我就是别有用心。我是没办法才和她虚与委蛇，我真正喜欢的可是善花公主！”

郭业说完觉得这个节奏不对啊！

金德曼分明是要求自己帮助善花公主夺魁，怎么变成劝说善花公主放弃了？再者说，金德曼既然已经出声了，这个听墙根的节目就算结束了，为什么不肯现身相见！

窗外的金德曼又道：“善花妹妹，既然杨凤怡对郭业并无染指之心，那你这一次就不能退让一次？”

“不行！郭君的心中只能有我一个，善花一定得把杨凤怡比下去！”

“要是我这个当姐姐的求你呢？”

忽然，郭业猛地飞起一脚，揣向窗户，大喝一声：“你不是德曼公主，你到底是谁？”

## 第1350章错误的判断（1）

窗户被郭业一脚踢破，一个俏丽的身影出现在郭业的面前。

“怎么是你？”

原来窗外听墙根之人真的不是金德曼，而是杨凤怡！

郭业大惊失色，而善花公主此时也颇为尴尬，当面凤怡姐姐长，凤怡姐姐短叫得亲热，背后谈论起来可没见多少恭敬。更重要的是，还被人家正主给听见了！这件事做得可不光彩！

善花公主脑筋转的极快，装傻充愣道：“凤怡姐姐，怎么是你？我姐姐金德曼呢？你是和她一起来的？”

杨凤怡此刻却没有了以往的那份精明干练之色，叹了口气道：“根本就没有什么德曼公主，刚才德曼公主的声音就是我装的。”

郭业一脸痛惜地说道：“凤怡，你这是好的不学坏的学。人家金德曼那么多优点你不学，怎么专门学起听墙根来了！而且听墙根还冒名顶替，简直让我太失望了！”

杨凤怡冷笑了一声，道：“郭业，你少给我来这套！正所谓，要知心腹事但听背后言。我要是不装成德曼公主，还不知道你们这对小夫妻是这么看待凤怡呢！”

她一指郭业，道：“你说我什么？别有用心来接近你？”

紧着，又一指善花公主：“别人不懂我杨凤怡，你还不不懂吗？枉我杨凤怡一片苦心……”

看来杨凤怡还真是气的 not 轻。

郭业连忙转移话题道：“凤怡，咱俩这才分开没多久，你怎么这么快就来找我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哼！”

杨凤怡道：“也没有什么大事。我过来是来通知一声，有件事情凤怡不得不食言了。这次的神仙风流会，凤怡必然全力以赴，三国总源花的位置，凤怡是势在必得！”

“凤怡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你说咱们这么熟，我们怎么能听不出来窗外是你？刚才都是跟你开个玩笑呢！你怎么还当真了！实在是太可笑了，哈哈！”郭业满嘴跑火车，干笑了两声，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杨凤怡自己搬了张椅子坐下，道：“不是凤怡不通情面。实在是现在，凤怡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说着，杨凤怡眼圈一红，眼泪扑簌簌地落下。

善花公主见到杨凤怡落泪，有些于心不忍，道：“凤怡姐姐，您这到底是怎么了？您不是一直站在善花这边的吗？怎么现在……都是善花不好，惹您生气了。”

“善花妹妹，不关你的事。实在是今天，我们杨家栽了一个大跟头。姐姐不能只顾自己，也要为我杨家想想。”

郭业脑中灵光一现，道：“是不是那个渊盖苏文又整什么幺蛾子了？不对呀，不久前他还要请岳父大人吃饭的……难道他翻脸这么快？”

杨凤怡道：“就是有这么快，我们都被渊盖苏文给骗了！原来他对父亲大人卑躬屈膝，就是想把他父亲大人诳出杨府。你刚出门，渊盖苏文就让人给凤

怡送了一封信过来。说是，父亲大人这几天在他的莫离支府中做客，就不回家了。”

“他这是把岳父大人软禁起来了？”

“软禁？恐怕没那么简单。他的信上还说了，如果凤怡能在神仙风流会上战胜善花公主，父亲大人自然能平安归来。如果不能的话……”

“怎么样？”

“他说就取了父亲的性命，以解心头之恨！”

善花公主对高句丽的情况还是有所了解的，惊讶的说道：“渊盖苏文，这……这也太胆大包天了！杨伯父是南部大人，虽然不如他这个莫离支权势显赫。可也不是任他拿捏的。如果他这么容易就能压服杨家，高句丽还分什么五部？他这也太乱了！”

杨凤怡道：“就是谁都没想到他敢囚禁父亲大人，父亲大人才一时不慎，身陷囹圄。父亲大人武功高强又足智多谋，稍微留意，也不会着了渊盖苏文的道。”

郭业道：“那你们杨家准备怎么办？”

杨凤怡摇摇头，道：“杨家还不知道，这事凤怡也还没告诉他们。要不然真的和渊盖苏文争竞起来，恐怕父亲大人就要身遭不测……”

郭业想了一下，道：“凤怡，你这是当局者迷，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别说是他渊盖苏文了，就是婴阳王也不能这么简单的就对一部之主下手。要不然人人自危，高句丽可就有分裂危险了。这件事，渊盖苏文必然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你不想撕破脸，渊盖苏文定然更不想撕破脸！”

善花公主也道：“毕竟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渊盖苏文这种行为，挑衅的可是整个杨家。不如把大家召集起来，一起商量个对策！渊盖苏文能对杨伯父下手，说不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的目的是整个杨家呢？”

杨凤怡摇头说道：“这个险凤怡可不敢冒。父亲大人除了凤怡之外并无其他子女。凤怡又是女儿身，是不可能继承家主之位的。现在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孙家内部有多少人希望家父能平安无恙的回来，凤怡也不好说。说不定还有人故意挑事儿，想置父亲大人于死地呢！”

善花公主道：“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善花愿意退出，就让凤怡姐姐当三国的总源花！”

“那可不行！”

一道清冷的声音突入房中。

紧接着，帘栊一挑，又一个大美女走了进来，正是金德曼公主！

“三国总源花之位非同小可，妹妹你可不能私相授受！”

金德曼一进来，三人连忙站起身来，给金德曼见礼，又是客套了一番。

郭业暗暗纳闷，自己这馆驿的防卫也太松了一点，怎么都没人通报一声，长孙师是干什么吃的？

他哪知道，长孙师不是不知道来了俩美女，而是知道了直接放行！长孙师跟了郭业这么久，知道他跟这两位美女都是不清不白的，才没有阻拦，想给他来个意外之喜！

善花公主道：“姐姐，您怎么来了？”

金德曼叹了一口气道：“我能不来吗？你说你一个未婚女子，又是我新罗风流道的源花，连续几天夜不归宿。你让我这个当姐姐的怎么办？”

“……”善花公主理屈词穷了。

郭业眨了眨眼睛道：“姐姐，我们刚才的谈话，你听到了多少？”

“也没多少，就是听那个姓杨的小姑娘上嘴皮一碰下嘴皮，你们这对小傻瓜就要把三国总源花之位拱手相让了。我金德曼明确的告诉你们，这个事情没有我的同意，没门！”

杨凤怡和金德曼可没什么交情，争锋相对道：“德曼公主，你这么说也太小看了凤怡。凤怡此来可不是央求善花公主相让的！”

金德曼道：“那更好，我们到时候就各凭本事吧。杨家小丫头，好走不送！”

金德曼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好像郭业这里就是自己家一样！

话不投机半句多，杨凤怡转身就要走。

郭业却一把就将她给拉住了，道：“凤怡，你先别走！听我把话说完，就算你真的做了这个三国的总源花，岳父大人恐怕也要性命不保！”

杨凤怡杏眼圆睁，道：“郭业，你说什么？”

郭业道：“我是说渊盖苏文此次所谋非小，绝不像表面上那么简单。你想想，渊盖苏文正在和荣留郡王高建武争国主之位，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多树强敌？神仙风流会的胜负固然重要，难道杨家的支持就不重要了？”

“可是他说如果神仙风流会不能取胜，国主婴阳王就要他的命！”

郭业摇头道：“他的话能相信吗？岳父大人倒是相信了他的话，现在已经在莫离支府里吃了牢饭了……”

“那你说他为什么渊盖苏文要把父亲大人抓起来？”

郭业道：“只有一个可能……渊盖苏文这是狗急跳墙了！恐怕婴阳王命不久矣，我猜他这是想发动军事政变！”

## 第1351章错误的判断（2）

杨凤怡面色巨变，不可置信地问道：“军事……政变？”

郭业嗯了一声，点头道：“没错，这孙子八成是要造反！他率领军队入宫，把婴阳王一宰，自己当国主！”

“就算渊盖苏文要发动那什么军事政变，关我父亲什么事？”

“渊盖苏文要想军事政变，就必须先把一切不稳定的因素，都给消除掉。你们杨家一向保持中立，谁知道到时候会不会突然翻脸，支持荣留郡王高建武？渊盖苏文这是以神仙风流会为借口，把岳父大人给控制起来。这样的话，至少几天之内，你们杨家投鼠忌器，是不敢跟他翻脸了！”

“他军事政变，我们杨家作壁上观就行了。那你为什么又说我父亲要性命不保？”

“你想，如果渊盖苏文军事政变失败的话，难免会拉岳父大人当个垫背的。就算他军事政变成功，那他也就是高句丽的新国主了。他这次可是把岳父大人得罪狠了，难道就不怕岳父大人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就结果了岳父大人的性命。然后让杨家另立家主。谁不定新家主还对他感恩戴德呢！”

杨凤怡道：“听起来好像是那么回事。不过，单凭你的这番猜测，就让凤怡放弃争夺三国总源花可办不到。凤怡不能拿父亲大人的性命冒险！”

郭业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把岳父大人的安全，寄托在渊盖苏文的仁慈身上。咱们要做三手准备！”

“三手准备？”

“对，第一手准备，就是想办法营救岳父大人。这样的话你们的源花之争，就不能早早就有了结果，要给我们的营救行动留出足够的时间！一定要在最后一局才分出胜负！”

金德曼插话道：“那到底是谁胜谁负呢？郭业，你可是答应我要让善花取胜，可别有了新人忘旧人啊！”

郭业一皱眉，道：“如果我们当时把岳父大人救出来了，就让善花公主获胜。如果没有救出来……就让凤怡获胜！”

金德曼道：“我不同意！我和那个杨万春又没有交情，凭什么为了他，让我新罗吃亏？郭业，你不知道是吧，跟我们新罗交战的主力，就高句丽南部的军队。换言之，就是杨万春的私兵！我巴不得他死了呢，还让我们新罗为了他牺牲，门都没有！”

杨凤怡脸罩寒霜，不悦道：“德曼公主，话可不能这么说。对付你们新罗的，是我们杨家的私兵不假。不过父亲大人久居平壤，指挥军队可不是他。如果父亲大人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你们新罗的处境不会有丝毫变化。相反，如果你们新罗这次给我们杨家一个面子，别的不敢保证，至少我们杨家的私兵就不会再主动攻击你们新罗。”

“这……”

金德曼迟疑了一下，道：“本宫考虑一下，平阳郡公，你继续说！”

“第二手准备，就是把岳父大人救出来以后怎么办？这次可是和渊盖苏文撕破脸了，得防着他报复。所以，杨家在平壤城的家眷现在就得先走一步，全部撤往南部。”



“那第三手准备？”

“嘿嘿，那就是通知荣留郡王高建武。高建武再没出息，也是婴阳王的亲儿子。手里肯定有些实力的，就让他想办法去跟渊盖苏文拼命去吧，给咱们争取点时间！”

金德曼道：“平阳郡公，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说的这些都是建立在渊盖苏文准备造反的基础上。万一人家渊盖苏文真的就只是想让杨家小姑娘，在神仙风流会上卖力一点。你这番所为，是不是就太小题大做了？”

郭业笑道：“如果郭某人猜错了，对新罗又有什么损失呢？”

金德曼想了一下，好像还真是没什么可损失的。就算郭业猜错了，杨万春和渊盖苏文也彻底撕破脸了。以一个源花之位，换到了高句丽南部的友谊，虽然不能算赚了多大便宜，也绝对算不上吃亏！

善花公主迟疑对的说道：“如果猜错了，是不是对杨家就不太好？杨家这样做，往轻了说，是不服号令。往重了说，可就是叛国之罪。凤怡姐姐您看……”

杨凤怡道：“只要能把父亲大人救出来，我们杨家的命运你们不用担心。渊盖苏文不仁，就不要怪我们杨家不义。别人怕渊家，我们杨家可不怕……大不了我们杨家自立一国！”

金德曼道：“如果杨家愿意反出高句丽，我以新罗国主的名义欢迎杨家加入新罗！”

杨凤怡很没诚意的说了一声，“谢了！”

看来他对加入新罗的提议并不感冒！

唉，哪个女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郭业暗暗感慨一下，道：“事不宜迟，凤怡你赶快回去安排杨家的撤退事宜。善花和姐姐也回绿柳客栈准备一下，我还要去荣留郡王府一趟，看看高建武怎么说。”

深夜，荣留郡王府。

郭业把来意跟高建武细细一说。

高建听了，当场就怂了，问道：“平阳郡公，此言当真？这可如何是好？不行，我得马上入宫面见父王！”

郭业连忙把他拦住了，道：“你实话跟我说，国主的身体到底怎么样？”

高建武沉吟道：“父王的身体越来越差是不假，可要说能活多少日子……我还真的说不好！”

郭业着急道：“难道不是他命不久矣，这两天就要玩完？”

高建武面色铁青，道：“平阳郡公，你这是什么话？那是本王的亲生父亲，你得放尊重一些！不怕告诉你，多了不敢说，父王再坚持个仨俩月的，完全不成问题！”

郭业不死心地继续问道：“那国主的头脑可还清醒？”

“清醒啊。父王只是身体差了，那叫油尽灯枯，药石无效。不过父王的脑子可不糊涂，有些国家大事还是要向他禀报的！”

郭业一听，心里咯噔一下，这可完了，尼玛自己完全猜错了啊！难道渊盖苏文软禁杨万春不是要起兵造反，改天换日？

要知道，婴阳王在高句丽的地位，那是相当得高。在高句丽臣民的眼中，婴阳王那是把隋炀帝都+翻了三次的主儿，谁敢不服？

婴儿王要是意识清醒的话，给渊盖苏文一万个胆子，他也不敢造反！高建武之所以能够相信郭业的鬼话，关键还是这家伙的胆子太小了！

幸亏刚才没跟高建武详细说自己推断的依据，要不然这次自己的脸可就丢尽了！事到如今，也只能硬撑下去了。

旋即，他继续说道：“国主意识清醒，这可就不好办了！”

“什么意思？”

“你说国主平时是相信你，还是相信渊盖苏文？你就这么毫无证据的指责盖苏文谋反，他能相信？”

高建武叹了口气，道：“唉，说得也是。也不知渊盖苏文给父王惯了什么迷魂汤。无论小王说什么，父王始终就是宠信他。就连平阳郡公的那两条流言，似乎也没起什么作用……那你说，渊盖苏文要造反，小王应该怎么办？”

郭业眼珠一转，道：“荣留郡王，事到如今，您只能退一步了。”

“退一步？”

“对，国主看来您是希望不大了。现在您最应该担心的是身家性命的问题……”

“平阳郡公救我！要不然小王跟你一起回大唐？”

“大唐怎么能行？您还想不想当国主了？”

“不是你说我希望不大了……”

“希望再小，那还是有的。其实您现在的声望并不在渊盖苏文之下，只是手中的实力不如。”

高建武叹了一口气，道：“可惜，我高氏的私兵都在父王的手上，小王完全调遣不动。”

郭业道：“现在您的机会来了。渊盖苏文利令智昏，竟然囚禁了杨万春，想要起兵造反。您要想办法把杨万春救出来。杨万春既然和渊盖苏文起了冲突，就只能站到您的这边！”

“可是杨氏的私兵，大多数是在我高句丽的南部。平壤城里完全指望不上啊！”

郭业道：“我的意思是说，您把杨万春救出来之后，就赶紧和他一起离开平壤，到南部称王。渊盖苏文起兵造反，就算一时成功。高氏定然不服，再加上杨氏的力量，鹿死谁手，也未可知！”

高建武倒抽了一口凉气，道：“平阳郡公好算计！我高句丽一国二主，你们大唐可是去了一个心腹大患。说不定我们斗个两败俱伤，你们大唐就能把我们高句丽一口吞了！”

郭业心说我就是忽悠你去救杨万春，哪有那么深的算计，人家渊盖苏文现在压根儿就没打算造反！

郭业道：“如果荣留郡王你大仁大义，为了高句丽的前途，完全不计较个人的生死。我郭业也无话可说，这就告辞！”

高建武眉头紧锁，伸手唤道：“且慢！郭郡公且容本王细细思量！”

## 第1352章将错就错

高建武考虑了一会儿，忽然想到了郭业刚才言辞里面的一个严重的漏洞。

随即，他反应过来，说道：“平阳郡公，你说的这话不对呀。既然父王还宠信渊盖苏文，那他为什么突然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起兵造反？他就等着父王传位给他不就行了？”

郭业暗骂自己的粗心，尼玛临时编的谎话果然不靠谱，连高建武都能挑出错误来！不过没关系，对谎言最好的解释就是不解释！

旋即，他哈哈一笑道：“这我就知道了。说不定，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荣留郡王，你好好的想一想，渊盖苏文这几天有什么异常之处？是不是在为造反做准备？”

高建武沉吟了半晌，一拍大腿，道：“还真有！渊太祚那老家伙，在床上躺了几十年了。现在竟然忽然病好了，还频频召见东部的大将。这里边肯定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

“还有吗？”

“还有就是渊男建已经正式成为王宫大总管了！该死，父王的生死岂不是完全交到了他的手中！”

“这就对了嘛！”

郭业打蛇随棍上，道：“我就说他这是有原因的嘛！渊盖苏文对于能不能继承国主之位并无把握。说不定，他是打算让渊男建害死国主，制造国主暴病身亡的假象。然后再起兵把您杀了，这国主之位不就十拿九稳的了吗？”

“原来如此，多谢平阳郡公教诲。要不是您明察秋毫，小王死到临头还不知到是怎么回事呢！”

好悬，总算是蒙混过关将这老太子忽悠过去了。

郭业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继续问道：“荣留郡王，您现在考虑的怎么样了？要不要为了高句丽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

“献出生命？凭什么就是我献，不是渊盖苏文献？不是我高建武贪生怕死。实在是，实在是……”

说白了，他就是贪生怕死，不过不愿意承认，可一时半会儿的还真没想出什么借口。

郭业微微一笑，就给高建武立了一块牌坊，道：“其实荣留郡王您错怪我郭业，也错想了我们大唐了。不知您可曾听说过晋文公重耳出奔的故事？现在您就是晋文公重耳，我们大唐就好比是秦国。重耳出奔多年，终成一代霸主，还有了‘秦晋之好’这么个典故。您的这种行为，跟重耳没什么两样！”

高建武一听这话，立马就感觉自己高大上了许多，对于挑起高句丽内战的事情再也没有心理障碍了！

当即，他对郭业深施一礼，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建武受教了！”

终于把高建武给忽悠瘸了，郭业就连忙起身告辞。

时间紧迫，他得赶紧回去和长孙师他们商量一下营救杨万春的具体办法。

馆驿之内。

郭业把事情讲完，长孙师、斑鸠和孙子善久久地无语。

良久，斑鸠才迟疑的说道：“这么说来，一切都是您异想天开？根本就没有什么渊盖苏文谋反的事？”

郭业老脸一红，道：“渊盖苏文想不想谋反跟咱们有什么关系，把他冤枉了又能怎么样？咱们的目的可不是帮助高句丽稳定朝政。高句丽越乱，对咱们大唐越有好处！”

孙子善道：“可是那样的话，您这次为了善花公主，把杨家坑的不浅。这下不是渊盖苏文谋反，而是杨家要谋反了。杨凤怡这个师娘对您可不错，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厚道？要不要告诉她真相？”

郭业道：“告诉她真相，然后让善花公主退让？金德曼那边也交待不过去啊。杨家的事你不用担心，他们吃不了多大的亏！”

有些话，郭业不能说出口。在真实的历史里，杨万春凭借一个小小的安市城就能让李二陛下的百万大军无功而返。现在阴差阳错之下逼反了杨万春。一方面是为大唐去了一个心腹大患，另一方面，郭业也不相信渊盖苏文能比李二陛下高明到哪里去，杨万春就算不能把渊盖苏文收拾的没脾气，自保还是没问题的。

长孙师道：“营救杨万春没那么简单，强攻肯定是不行的。智取的话，咱们在莫离支府内也没有内应。这么两眼一抹黑地撞上去，要想成功的话，除非您真是伏羲女娲两位大神的私生子！”

斑鸠却道：“其实也没长孙将军想的那么难。在平壤城的这些日子，我了解了高句丽不少的风土人情。你们可知道为何神仙风流会要订在三月十八十九二十这三天，而不是其他的日子？”

“……”

大家对他这种卖关子的行为强烈不满，没人搭腔。

斑鸠干笑了一声，继续说道：“那是因为在风流教的教义里面，三月十九是弥勒佛的生日。”

“弥勒佛的生日不是正月初一？”

“正月初一那是咱们大唐这边的说法。风流教非要说弥勒佛的生日是三月十九，咱们也没办法不是？”

“弥勒佛的生日，这和营救杨万春有什么关系？”

“在高句丽风流教盛行，弥勒佛的生日就非同小可，家家户户张灯结彩，金吾不禁。这么说吧，三月十九这一天就和咱们大唐的上元节差不多热闹。莫离支府占地颇广，那天晚上，会有部分区域对外开放，任由游人参观。咱们到时候就可以浑水摸鱼，伺机救出杨万春！”

郭业摇头道：“斑鸠，你这个主意不咋的呀。杨万春那么大的人物，关押他的地方肯定是戒备森严。咱们进莫离支府容易，想要靠近这些机密重地，还是太难了。根本就不可能有浑水摸鱼的机会。”

斑鸠微微一笑道：“咱们这个样子是靠近不了机密重地。不过，平阳郡公，您可别忘记了，您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什么身份？”

“渊盖苏文和高建武的拜把子兄弟，婴阳王的心腹，高建招！高建招要想在莫离支里面逛逛，谁敢拦着？就算咱们浑水摸鱼不成，有了荣留郡王高建武帮衬，您就是要强行带走杨万春，渊盖苏文敢不敢拦住都得两说。毕竟从

明面上来讲，人家杨万春可没有什么罪，细究起来还是渊盖苏文理亏。”

“那你觉得此事，咱们有几成把握？”

“当在五成以上！”

郭业摇头道：“此事你想的太简单了。如果高建招真的强行要人，成功的可能性不会超过两成。就算渊盖苏文不敢硬顶，他也可以推脱找不到杨万春了。一来二去的，打起嘴皮子官司，时间就全耽搁了。咱们最好还是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把杨万春救出来，不要跟渊盖苏文硬顶！”

孙子善道：“要不咱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郭业道：“恐怕也没别的办法了。斑鸠这个主意其实还不错，咱们见机行事，随机应变，尽人事安天命吧。如果实在救不出来，也只能让善花退出神仙风流会，杨凤怡来个不战而胜了！就是可惜了这个搞乱高句丽的好机会了！”

随后，郭业赶到杨府见到了杨凤怡。

此时的杨府内早已闹闹哄哄的，已经准备搬家了。

郭业对杨凤怡的号召力颇为佩服，问道：“你是怎么说服杨氏宗族搬家的？毕竟你不是杨家的家主，岳父大人的事又不能泄露出去！”

杨凤怡道：“我告诉他们我们杨家马上就要自立一国，父亲大人要过过当国主的瘾。他们谁还敢留在平壤送死？”

“不是，我是说你毕竟不是岳父大人，就你这么红口白牙的一说，人们就能信？”

“那是因为……父亲大人早就跟他们说过好多次了！”

怪不得杨万春天下英雄都看不上眼呢，原来他早就有自立之心了。

郭业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道：“杨凤怡，我帮你这么大的忙，你可得跟我说句实话。当初你说渊家逼婚，求我给你当个挡箭牌。现在我算明白了，你们杨家造反都敢，怎么会害怕得罪渊盖苏文？你接近我郭业，到底有什么目的？”

## 第1353章各怀心思

“哎呀～”

杨凤怡撅着嘴略带撒娇地嗔道：“又没让你白帮我。难道和凤怡成婚，还委屈了郭君你不成？你又何必刨根问底呢？”

郭业叹了口气道：“凤怡，你我已经订婚，就是正式的夫妻。你有什么难言之隐，不能告诉为夫呢？何况……咱们接下来要做的，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稍有不慎，你我就有性命之忧。咱们之间互相信任与否，可关系着事情的成败！”

杨凤怡道：“我可以告诉你，不过现在还不到说的时候。不过，我可以保证，与你的婚事，和国家大事毫不相关。你不用担心凤怡对你们大唐有什么企图。”

“那你什么什么时候能说？”

“神仙风流会之后，郭君自会知晓。”

到了这种节骨眼儿上，杨凤怡还是不肯说实话，把郭业恨得压根都痒痒。不过郭业还是拿杨凤怡没办法，谁让他对人家杨家也没安啥好心呢？

随后，他平复了一下心情，把事情的进展跟杨凤怡说了一遍。

闻言，杨凤怡道：“其实，还有一个办法。我们杨家在平壤城里面，还是有些力量的。只要你能查出父亲大人关押的具体位置。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行险一搏，强行把父亲大人救出来！”

郭业脸上一红，含糊其辞道：“那只能是在渊盖苏文起兵的时候，咱们趁乱出击。你让杨家的武装力量做好准备！”

就这样，由于郭业之前错误判断，导致了高建武和杨家都对渊盖苏文发动叛乱提前做好了准备。也算是阴错阳差吧。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就等着把杨万春给救出来了。

三月十八，天晴，万里无云。

郭业早早的吃罢早饭，带上斑鸠、孙子善和长孙师一起，直奔婴阳王的王宫。

一到王宫正大门外，他们发现人山人海，喧嚣拥挤，参加神仙风流会的人真不少。

想想也是，此次大会关系重大，又有美女可看，关键的是美女还参与比赛！平壤城内有头有脸的，谁不想进去见识见识？

没想到，别人都顺顺利利的进入了王宫。等着郭业他们准备进宫时，却被人给拦住了！

一个侍卫钢刀一横，拦住了去路，道：“来人止步！王宫重地，岂可乱闯？”

长孙师眼睛一瞪，道：“瞎了你的狗眼，你知道你拦住的人是谁吗？那是大唐的平阳郡公礼部尚书郭业郭子仪！”

那侍卫白眼上翻，道：“平阳郡公？礼部尚书？好大的官儿呀！失敬失敬！不过，可惜啊……”

“可惜什么？”

“可惜咱这里不是大唐，是高句丽。郭业，你这么大的官，到了咱这儿……可威风不起来！”

这小子说话阴阳怪气的，把郭业给气的不轻。

郭业冷笑道：“哼哼，你这个当侍卫的，官不大胆子倒是真不小！本公到了平壤城这么长时间，都没人敢直呼我的名讳。就是你们的荣留郡王高建武和莫离支渊盖苏文，见了我也得恭恭敬敬的叫我一声平阳郡公。你到底是仗了谁的势？”

“不仗谁的势。有道是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别说你是大唐的平阳郡公了，你就是我们高句丽的荣留郡王高建武……”

“今天你也敢拦？”

“今天我是不敢拦。今天咱们这里有个神仙风流会，荣留郡王自可入内。我一个小小的侍卫，怎么敢拦？”

“那我们也是参加神仙风流会的，你怎么就敢拦着？”

那侍卫把嘴一撇，道：“我看你是白当那么大的官了，怎么脑瓜拎不清呢？你跟荣留郡王那能一样吗？他能进去你就不能进去！”

长孙师一把就薅住了这侍卫的脖领子，把他给提了起来，道：“你小子嘴巴里放干净一点！我家大人和荣留郡王有什么不一样？你要今天不能说出个子丑寅某来，我要你的命！”

“说就说，谁怕谁呀！”

“快讲！”

“我来问你，这个神仙风流会是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不？神仙风流会，那是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三国风流道的大会！”

“那又如何？”

“既然是风流道的大会，自然是只有风流道的人才能参加。请问这位平阳郡公，您入的是哪国的风流道啊？现在拜的是新罗的善花公主，还是我们高句丽的源花杨凤怡？”

呃……还真让他问着了。

郭业输人不输阵，道：“这么说来，你是打定主意不让我们进去了？你可要考虑清楚，得罪了大唐钦差，你一个小小的侍卫能不能吃罪得起？”

“你……你想怎样？难道你敢在王宫门前杀人？这里这么多人，你可别乱来！”

“杀人我是不敢。不过我让我这手下把你揍一顿，你这顿打可就白挨了，我不信谁会为你一个小小的侍卫出头。长孙师，动手！”

长孙师还没动手呢，那侍卫就干嚎起来了，“莫离支，救我！这些大唐的人不讲理啊！”

宫门口人影一闪，渊盖苏文走了出来，道：“平阳郡公，别来无恙？您身为大唐天使，和一个小小的侍卫置气，也太有失身份了。给我个面子，把他放了吧。”

郭业冷笑道：“莫离支，您这个手段可不高明。你以为凭借一个小小的侍卫，就能阻止我参加神仙风流会了？”

渊盖苏文叹了口气道：“平阳郡公，我这也是为了你好。这种时候，您就应当就坡下驴，何必要淌这滩浑水呢？我听说，你跟新罗风流道的善花公主关系不错？”

“这就不劳莫离支费心了。”

“你还和我国风流道的源花杨凤怡有了婚约？”

“那又如何？”

“你夹在这两次女人之间，也不好受吧。这次的神仙风流会你到底打算是帮新罗，还是我们高句丽？”

“源花之争，当然是她们各凭本事。我郭业两不相帮！”

渊盖苏文冷笑道：“两不相帮？您说这话亏不亏心啊。您要是真的两不相帮，就该眼不见为净，不来参加这个神仙风流会。时间紧急，老夫也不跟你绕圈子了，明白说吧，你还想不想要你那岳父杨万春活命？”

郭业道：“我就不信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擅诛国家大臣！”

“你最好是相信。老夫都这么大年纪了，从来不说谎话……”

“比如抱着杨万春的大腿痛哭流涕的时候说的那些话？”

“你……既然你不肯相信，就等着给杨万春收尸吧！”渊盖苏文转身就走。

郭业脑中灵光一现，连忙把他给拦住了，道：“莫离支慢走。好吧，你赢了。你想我怎么做？”

“帮助杨凤怡战胜善花公主！”

“这个事情，咱们外人完全插不上手啊……”

渊盖苏文沉声道：“你少给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你对此事没有安排，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得保证杨凤怡最终能取胜！怎么样，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就依莫离支所言！”

“那咱们击掌为誓？”

“啪~啪~啪！”

郭业和渊盖苏文三击掌，相视一笑，携手揽腕走进了王宫。

郭业心中暗想，渊盖苏文你这是自己找死，就怪不得我了。待会小哥我略施手段，你这个堂堂的莫离支被我卖了，还得乖乖的帮我数钱！



## 第1354章走进科学

对于这次的神仙风流会，由于有了杨凤怡这个内应，郭业其实最担心的并不是比赛的胜负，而是善花公主的守宫砂问题。

只要这个秘密泄露出去，新罗方面就输定了！

别看他对善花公主说可以找高建武帮忙，其实心里边并不踏实，这只能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后来渊盖苏文把杨万春囚禁了起来，逼迫杨凤怡一定获胜，却令郭业眼前一亮。

他琢磨，善花公主不是处子之身的事没人知道，那杨凤怡是处子之身的事，渊盖苏文又怎么能那么肯定呢？渊盖苏文的求胜之心如此之切，这里面大有可以利用之处！

现在渊盖苏文主动出口威胁，郭业真是瞌睡遇到了枕头！

整个神仙风流会的会场布置得是尽善尽美，彩棚高搭，张灯结彩。

会场中央又筑起了一座高台，不用说这是为了两位源花比试之用。

郭业他们一进来，就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这些人咋都穿白衣呢，这是参加神仙风流会还是办丧事？

斑鸠脑瓜转的快，道：“大人，您看是不是这风流道崇尚白色，所以这些人都穿白色的衣衫。咱们这次可是失策了，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咱们不是风流道的人！”

郭业这才明白，为啥无论是善花公主还是杨凤怡都喜欢着白装。原来不是她们喜欢装逼，这是人家的职业装啊！

辰时三刻，一棒锣响。

只见渊盖苏文走上了高台，高声喊道：“弥勒仙佛！风流道的众位贤达，高句丽风流道护法渊盖苏文，这厢有礼了！”

没想到这个渊盖苏文没读过几年书，还挺能白话的。从风流教的起源开始讲起讲，一直讲到了风流道在各国发展的现状。又展望了三国风流道合一之后的美好明天。

终于渊盖苏文把话说得差不多了，道：“百济风流道自知不敌，已经退出了神仙风流会。所以这次的总源花之争，就是在高句丽和新罗之间进行。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本护法宣布神仙风流会正式开始！”

正在这时，只听有人高声叫道：“我有意见！”

渊盖苏文定睛一看，正是老冤家郭业郭子仪！

等郭业上了高台，渊盖苏文压低声音道：“平阳郡公，你搞什么鬼？别忘了咱们的约定。”

郭业对渊盖苏文使了个眼色，却没理他那个话茬，高声道：“莫离支，我看这次的神仙风流会，大大的不妥！”

渊盖苏文不知道郭业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道：“平阳郡公，你非我风流教中人，本不应该让你参加我们的神仙风流会。不过念在你乃大唐天使，给你个面子，让你看个热闹就不错了。你竟然还想在我们这神仙风流会上指手画脚，是不是管得太宽了？”

“哼哼，你也知道我是大唐天使，代表的大唐天子。我就是要管一管这神仙风流会的事。怎么？你不服气？”

“大唐天子是让你来调停三国纷争，可不是让你来管我们风流道的内部事务的。”

“三国纷争可不单单是三国国土的纷争。你们三国风流道争夺源花的纷争，难道就算不上三国纷争吗？”

“这……”

渊盖苏文迟疑了。郭业能插手神仙风流会，他自然是求之不得。不过要是答应的太快的话，会不会被新罗看出来他和郭业之间有猫腻？

郭业对渊盖苏文眨了眨眼睛，道：“要不然我们请新罗人评评理，看看他们怎么说？新罗的金德曼公主可在？请上台来！”

金德曼袅袅婷婷地走上了看台，道：“无论新罗还是高句丽，都向大唐称臣。平阳郡公身为大唐钦差，国家大事都可以干预，何况是一个小小的神仙风流会？”

渊盖苏文心中大喜，脸上却一副不情愿的表情，道：“平阳郡公你先说说有什么意见。说的有理，我渊盖苏文自然遵从。要是你偏向某方的话，嘿嘿，我高句丽可不是好欺负的。”

郭业缓和了一下口气，道：“所谓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要不是你们这个神仙风流会弄得太不像话，我郭业才懒得操这份心呢！”

“平阳郡公请讲！”

“本来你们这个三国神仙风流会，郭某人还是看好的。不过现在百济退出，只剩下了高句丽和新罗两国，这可就不好办了。我听说你们比的是吃喝玩乐四项，对不对？”

“正是！”

“所谓吃喝玩乐四项比赛。玩，最容易分出胜负，众目睽睽之下，谁也别想抵赖。关键是吃喝和乐这三道，众口难调，不容易分出高下来。你们如何确定比赛的胜负？”

渊盖苏文哈哈笑道：“这我们当然有所准备。现在两国各出十名花郎作为裁判。每人有吃喝玩乐四块木牌。如果花郎判定哪个源花胜利，就把木牌交给哪个源花。得到木牌多的源花自然获胜！”

郭业道：“我想说的正是这个问题。花郎们分属两国，难免各存私心。如果两国的花郎都只把木牌交给自己国家的源花，那你们这个神仙风流会可就好玩了，别说比上三天，就是比上三年，恐怕也是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那依照平阳郡公的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吃喝这两项比赛，其实并不用源花露面。不如我们就出个题目，把两个源花的作品端上来。花郎们只品评作品，却并不知道是谁的作品。两位以为如何？”

这个办法并没有什么倾向性又在情在理，渊盖苏文和金德曼都点头称是，

郭业又继续说道：“至于这最后一项‘乐’的比赛，势必两位源花亲自登场。你们两国比赛，定是难分胜负！不如……就由在下品评！”

“不可！”渊盖苏文和金德曼都对这个提议颇为动心，却又不得不异口同声反对！

郭业又解释道：“吃喝玩乐四项比赛，乐排在最后。如果前面四局分出了胜负，乐这一项的比赛尽可以不比。如果前面四场比赛两胜两负，说明两位

源花的实力差距不大。由我这个外人做个评判，实在是合情合情。”

金德曼道：“有道是无利不起早，平阳郡公您对我们这个神仙风流会热心的太过分了吧？本宫可是听说你和那个杨凤怡有了婚约。您是不是准备偏向高句丽？”

渊盖苏文道：“我还听说平阳郡公和你们新罗的善花公主关系暧昧呢！你这是贼喊捉贼！”

“婚约可是白纸黑字写在纸上的！”

“男人还不都是喜新厌旧。说不定平阳郡公打算始乱终弃呢！”

金德曼道：“他这不是没乱呢吗？”

“那也说不……”渊盖苏文说到这里，忽然闭口不言，额头上的冷汗刷刷的往下落。

金德曼道：“怎么？难道平阳郡公和杨凤怡果然……哈哈，那我恭喜平阳郡公了！”

郭业道：“绝无此事！我和凤怡谨守礼法，绝不会做出有辱门风之事。”

渊盖苏文对郭业的节操毫无信心，把郭业拉到了一边，道：“平阳郡公，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杨凤怡到底有没有……那个过分亲密的行为？”

郭业道：“废话，要是没有那种关系，我何必急吼吼的向杨府提亲？都是被杨凤怡给逼得。不过你放心，郭某一向是守口如瓶，绝对不会在新罗人面前承认此事？”

渊盖苏文眼中都要喷出火来，“你！你不承认有什么用？待会还要验守宫砂……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杨凤怡就没跟你说这事？”

郭业期期艾艾的说道：“新罗那边的人我都买通了，应该……问题不大吧！”

渊盖苏文低声喝道：“这种事情得万无一失，问题不大算怎么回事？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真的被你买通，还是暂且和你虚与委蛇，到时候给你致命一击呢！”

“那你说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验，验了就有风险！”

“不验？金德曼那边能答应吗？咱们非要不要不验，是不是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

渊盖苏文面上阴沉似水，道：“那就要看平阳郡公的手段了。到时候出了什么差错，可别怪老夫心狠手辣！”

金德曼见他们两个在一边嘀嘀咕咕的，畜生喝道：“你们果然有勾结！”

渊盖苏文道：“德曼公主，你不要误会。其实，我和平阳郡公商量的是……是两位源花守宫砂验看的问题！”

“如何验看自由我风流教的规矩在，莫非平阳郡公有异议？”

郭业道：“据闻风流道的守宫砂点在处子身上，就会经年不去。验证源花的守宫砂之时，只要把守宫砂用水清洗，就可辨别源花是否为处子之身，可有此事？”

“不错，正是！”

“一派胡言！郭某人乃是大唐的礼部尚书，博览群书，怎么从来没见过哪本书上写过？”

一瞬间，郭业化身为砖家叫兽，侃侃而谈：“所谓守宫砂，只是男人的美

好幻想，以为凭借一点点的药物，就能守护女子的贞洁。实在是太可笑了！其实世界上并无此物！”

“可是，我们风流教历代以来……”

“你们风流教历代以来都是窝里横，三国各玩各的。谁知道你们验看的时候是怎么敷衍了事的？现在众目睽睽之下，本公就要揭穿你们！德曼公主，您要是不信的话，现在就让善花公主近前来，本公亲自验看！”

金德曼道：“凭什么只看我妹妹的？咱们要看一起看，你把杨凤怡也叫上来！”

渊盖苏文连忙阻止道：“平阳郡公不愧是上国天使，见识不凡，盖苏文受教了。其实我一直就觉得守宫砂这事儿不靠谱，可是故老相传，又不得不信。毕竟咱也不能没事就验源花的守宫砂不是？也只有您，旁观者清，告诉我们事情的真相。我看这守宫砂还是不要验了！”

金德曼道：“恐怕是你那杨凤怡不是处子之身，你和平阳郡公串通起来诓我的吧？”

郭业一招手，把金德曼拉到了一边，嘀咕了许久，才又转身回来。

金德曼叹了口气，道：“那我听平阳郡公的，两国源花的守宫砂就不用验了！至于最后一场乐的比试，也由平阳郡公判定胜负。”

没想到郭业这么容易就把金德曼给说服了，渊盖苏文满腹狐疑，低声问道：“你跟金德曼到底说什么了？这女人怎么会突然改变了主意？”

## 第1355章乙支花花

郭业道：“很简单。我跟他讲善花公主和我已经有了肌肤之亲，验了也是新罗吃亏！”

“真的假的？”

“当然是假的。我要是和她们两人都有了关系，手心手背都是肉，早就想办法躲起来了，还参加这个神仙风流会干什么？实话跟你说，这次的神仙风流会，就算你不威胁我，我也得帮杨凤怡这边。你这次是枉做了小人了！”

渊盖苏文道：“平阳郡公，你放心。只要你这次帮了我，犬子渊男建的事情，我就既往不咎。咱们以后可以多亲多近！”

郭业道：“希望莫离支能够心口如一！”

金德曼道：“你们两个又说什么呢？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说？”

“没说什么！”

郭业摇摇头，道：“第一场比赛，是两位花仙的比试。我和莫离支商量了一下，干脆不用抽签，就比赌术！一翻两瞪眼，童叟无欺。德曼公主以为如何？”

金德曼道：“就依平阳郡公所言！”

渊盖苏文道：“不可！”

金德曼不解的问道：“不是莫离支和平阳郡公都商量好了吗？”

渊盖苏文这下没词了，“我是说……您就不考虑考虑？您就不怕我和平阳郡公串通起来，坑你们新罗？”

金德曼微笑道：“不用，我对平阳郡公的人品深具信心！”

渊盖苏文无奈道：“好吧，咱们就比赌术！”

新罗这边的花仙是郑菲菲自不待言。高句丽这边的花仙一上来，新罗这边的花郎们不由得一阵大笑。

“谁能告诉我这是风流道的花仙，还是一头猪？我咋就分不出来呢！”

“你懂什么，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别看人家现在长得像一头猪，等再过几年您再看……”

“怎么样？”

“那就更像猪了，哈哈！”

郭业也对这位高句丽的花仙大人久久的无语，尽管新罗的花郎们言辞有些夸张，不过这位高句丽的花仙也实在太寒碜了点。

单说五官吧，其实也没什么毛病。奈何这位花仙实在是太胖了，不光身上胖，脸上还胖，把五官都撑起来了，怎么看都不是人模样。

郭业咳嗽了一声，问渊盖苏文道：“这就是你们高句丽的花仙？怎么长得这么……有特点？”

渊盖苏文满脸尴尬，道：“你以为这花仙真是我们选出来的？那都得是西部大人的嫡女，才有资格做源花和花仙。现在年龄合适的就她一个。她是西部大人乙支文德的嫡亲孙女，名叫乙支花花。”

停了一下，渊盖苏文又叮嘱道：“我告诉你，神仙风流会之后，你可不能和杨凤怡马上成婚，总得多拖几年。总不能真让这个乙支花花当了源花，那我们高句丽的风流道可就要风吹云散了！”

郭业道：“这可是比赛！你们就算不考虑高句丽的脸面，也得考虑高句丽

的国运吧？你们就不能通融一下？你看人家新罗，郑菲菲可没有什么高贵的身世。”

渊盖苏文摇头道：“新罗的风流道都要没了，当然不会在乎花仙是什么人。我们高句丽的风流道还大行于世呢，我就是身为莫离支，也不能随便坏了规矩！”

“就这您还召集这个神仙风流会？这不是找虐吗？”

渊盖苏文脸上一红，道：“此事实在是有难言之隐……”

郭业知道渊盖苏文是不想提黑哨的事情，微微一笑，就不再多问。

风流道赌术比赛的规则很简单，就是一个骰钟里面有三颗骰子，两个人分别摇动骰钟，以点数多者为胜。

乙支花花往台上一站，粗声粗气的说道：“你就是新罗风流道的郑菲菲吗？我叫乙支花花，是高句丽风流道的花仙，咱们这就开始吧！”

郑菲菲不屑的说道：“你们高句丽就不能派个人来和菲菲比吗？菲菲才不和猪比呢！咱们这是神仙风流会，又不是神仙猪友会。我要是赢了你，人们说我欺负了一头猪，胜之不武！”

“那你要是输了呢？”

“我会输给一头猪？哈哈，别开玩笑。”

乙支花花嘿嘿冷笑了两声，道：“郑菲菲，你不要逞口舌之利！咱们手底下见真章！”

乙支花花说完了，拿起骰钟摇晃了起来！手法竟然是异常的熟练！

渊盖苏文见状，喜出望外：“没想到乙支家的小姑娘还真有几分本事！我还以为……乙支文德这老家伙，还是蛮靠谱的嘛！”

金德曼冷哼一声：“沐猴而冠这个词莫离支听过没有？想不到你们高句丽不喜欢驯猴，喜欢训猪！品味真是独特！”

啪的一声，骰钟落在桌子上！

渊盖苏文伸手就要揭骰钟，金德曼伸手一拦，道：“莫离支，且慢！”

“哦？德曼公主你有何话讲？”

金德曼道：“我可信不过您的人品，不如这个骰钟就由德曼来揭！”

渊盖苏文想了一下，道：“不如就由平阳郡公来揭！”

郭业解开骰钟，道：“十八点！”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乙支贤侄女，不愧是将门虎女。这手功夫，硬是要得！看来这局是咱们高句丽赢了！”

乙支花花大嘴一咧：“那是，咱这个花仙也不是白当的！等我当上了源花，就封您家的小三儿渊男产当我的贴身花郎！怎么样？够意思吧！”

渊盖苏文脸色大变：“等贤侄女当上源花的时候，我家男产小儿年纪就不大合适了吧……”

乙支花花大度的说道：“年龄不是问题。您放心，我不介意！”

尼玛，我介意！

渊盖苏文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道：“此事容后再议，容后再议！”

郑菲菲见他们都提前庆祝胜利了，大声道：“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看菲菲的！”

郑菲菲也摇动骰钟，郭业揭开，又是一个十八点！

郑菲菲摇头晃脑地道：“怎么样？人怎么也得比猪强点不是？”

“再来！”

就这样，两人一直连摇了九次，都是不分胜负。

乙支花花看了看郑菲菲，道：“不错啊，郑菲菲。想不到你还有这本事。听说你只跟善花公主学了半年，这要是再学个十年八年的，可就要赶上本花仙了。”

郑菲菲撇了撇嘴，道：“这高句丽还真是人杰地灵，想不到一头猪都会赌术。”

乙支花花怒道：“你嘴里少猪来猪去的。本姑娘乃是西部大人乙支文德的亲孙女，身份高贵。刚才不和你这小门小户的计较，你还愈发的放肆了。”

郑菲菲上下打量乙支花花，一脸可思议的表情，道：“你这要菲菲说谎，也太难为菲菲了。不过我要不难为你。要想菲菲承认你是人也成，只要你能赢得了菲菲！”

乙支花花道：“再比多少把，我估计也是个平局。不如咱们改个规矩？”

“怎么改？”

“咱们不比谁摇的点数大了，不如就比比小怎么杨？还是这个骰钟，谁摇出来的点数小，就算谁赢！”

郭业一听这话，就想起了电影里面的长见桥段，什么把三枚骰子摆成一排，算一点啦。什么把三枚骰子都震碎，算零点啦，这都不新鲜了。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比是比，你们可不能玩歪门邪道的。第一不准把骰子震碎，第二骰子摆起来可不算！”

乙支花花眼前一亮，道：“平阳郡公，不愧是大唐天使！骰子还能这么玩？花花受教了！您以后就是我赌术上的师父，师父在上，请受徒儿一拜！”

这肥猪似的小姑娘跪倒在地，就要拜郭业为师！

郭业当时就想抽自己一个嘴巴，尼玛我多什么嘴啊！收这么个玩意儿当徒弟，我郭小哥的一世英名可要付诸东流了！

旋即，他连忙摆手道：“乙支小姑娘，本公也才二十多岁，怎么能收你当徒弟？使不得，万万使不得！”

乙支花花满面羞红，道：“其实人家也只有十四岁啦。既然平阳郡公不想收人家当徒弟，人家也不勉强。”

郭业长舒了一口气，道：“那就好，那就好！”

“不如平阳郡公就收人家当个小妾吧。咱们上床是夫妻，下床是师徒，怎么样？”

## 第1356章人与猪的最大区别

被一头猪含情脉脉地盯着，郭业吓得一蹦三尺高，道：“这可不行。乙支花花，你可是杨凤怡的徒弟，而我已经和杨凤怡订了婚。你再嫁给我，这不是乱了辈分了吗？”

郑菲菲在一边起哄道：“一点都不乱。在风流教的教义里面，源花和花仙都是弥勒转世，是以姐妹相称的。平阳郡公，要不您就委屈一下，把这头猪妖收了吧。省得她跑出来吓人！”

乙支花花道：“郑菲菲，见面这么久，你总算说了句人话！”

郭业怒道：“她还骂你是猪妖呢！”

“只要能嫁给你，说我是人妖我都乐意！”

“老子不乐意！”

“咳咳~”

渊盖苏文咳嗽了一声，化解了郭业的尴尬：“两位源花还请自重身份！这里是神仙风流会，不是鹊桥会。不相干的事情，下台再说！”

乙支花花对郭业抛了个媚眼，道：“平阳郡公，下台后我等你哦！”

郭业好悬没吐出来，赶紧转移话题道：“刚才乙支花花提出要以点数小的为胜，郑菲菲你以为如何？”

郑菲菲愁眉苦脸地说道：“这头猪的赌术不错，就算比点数小，恐怕我们俩也是难分上下！菲菲倒是有个提议……”

“你说！”

“刚才平阳郡公说不准把骰子撿起来，菲菲大受启发，这个撿骰子的技巧，菲菲不仅没学过，更是闻所未闻。不如我们还是比小，但是允许骰子撿起来。看看我们两个谁能把三颗骰子摇个一点出来！”

乙支花花吱吱唔唔地说道：“能不能不比这个啊？”

郑菲菲冷笑一声，道：“怎么？你怕了？猪就是猪，怎么能比得上人聪明？刚才咱们打个平手，不过是你熟能生巧罢了。现在让你学点新玩意，就知道猪和人的巨大差距了吧！”

金德曼在一旁帮腔道：“菲菲，人家一头猪能修炼得有个人模样，也挺不容易的。咱们啊，得饶猪处且饶猪！只要它能承认技不如人，不比也罢！”

渊盖苏文冷笑道：“两位休逞口舌之利，激将法在咱们高句丽这边不好使！乙支贤侄女说了不愿意比小，那就不能比小！”

乙支花花却丝毫没给渊盖苏文面子，道：“谁说的我不愿意比小了？郑菲菲，咱们这次就比比谁的点数小！我同意了！”

渊盖苏文道：“贤侄女，你可不能中了新罗人的奸计。比小的话，你到底有没有把握？”

乙支花花羞涩的一笑：“把握倒是不大。不过……”

“怎么样？”

“这是我心上人平阳郡公的主意，为了他做小我都愿意，何况是比小？”

郭业连忙道：“我就是多了那么一句嘴。乙支花花，你可别自作多情！”

渊盖苏文面色铁青，道：“贤侄女，这次比赛的结果可是关系到我高句丽风流道的前途，不可儿戏！你要考虑清楚！”

乙支花花道：“我考虑的很清楚，平阳郡公还关系着花花的终身幸福呢！



就这么办了！”

郭业心说，这头猪这是跟赖上我了，尼玛我不把你阴死，我就不叫郭小哥！

郭业道：“既然乙支花花已经同意，那本公宣布这次的比赛，改为比小，允许骰子掣起来，但是不可破坏骰子！你们都听明白了吗？”

渊盖苏文道：“可是……”

郭业道：“就算是比小，我看两位花仙也是半斤八两。要是再比别的……”

他说着伸手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道：“你这边的这位源花，这里可不大清白。您就不怕夜长梦多……她再整什么幺蛾子出来，是你顶得住，还是我顶得住？”

渊盖苏文想想也对，道：“那就依平阳郡公所言！”

郭业道：“那就这么定了。三局两胜，郑菲菲你先摇！”

郑菲菲抓起骰钟，手腕翻转，干净利落的把三颗骰子划入，然后就疯狂的摇动起来。一会儿功夫，小丫头的鼻尖上就见了汗了。

大约摇了三五分钟，郑菲菲才把骰钟扣下，道：“平阳郡公，请揭盅！”

打开骰钟，三颗骰子歪歪斜斜的掣成一排，最上面一个却是一个两点。

郭业刚要说话，一阵风吹来，最上面的骰子就落了下来。

嗒！

骰子一落，变成了……八点！

乙支花花大笑道：“这就是你郑菲菲的实力？哈哈，真是让人笑掉了大牙！”

郑菲菲小脸一红，道：“你别得意，三局两胜呢！你不服你来一个！”

乙支花花摇动骰钟，却是开了三点出来！

郑菲菲怒道：“咱们说好的，要比掣骰子的技术，你那三颗骰子根本就是分开的！”

乙支花花摇头道：“郑菲菲，瞧你小姑娘长得不错，怎么脑子进水了呢。咱们说的是比小，可以把骰子掣起来。可不是必须掣起来。平阳郡公，我的小心肝，你说是不是？”

郭业点了点头，不敢接话！

郑菲菲道：“好，这次算你赢了！下一局，你先来！”

结果，人家乙支花花以不变应万变！还是三个骰子各出一点，共计三点！

郑菲菲也不再多言，把骰钟摇的哗哗做响！这次足足摇了十来分钟，才把骰钟放了下来。

郭业看她累的不轻，道：“郑菲菲，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郑菲菲摇头道：“平阳郡公，请揭盅！”

郭业打开一看，两颗骰子掣在一起，最上面是一个一点。又有一颗骰子散落在一旁，也是一点。

“两点，这局郑菲菲赢了！”郭业高声宣布。

郑菲菲冷笑道：“人与猪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可以不断进步，而猪呢，就只能不断的原地踏步，混吃等死！”

乙支花花面不改色，道：“你别高兴的太早了，还有第三局呢，说不定谁

赢！”

郑菲菲道：“再摇一次，我也有信心摇出个两点来。你这个次次三点的大肥猪，凭什么和我斗！”

乙支花花冷笑道：“等你摇出来再说吧，别又弄出来个八点，丢人现眼！”

郑菲菲的实力果然不错，进步飞快，这次只用了两三分钟，就又摇出了一个两点！

乙支花花不屑地说道：“又是两点，你烦不烦啊？”

“哼，次次两点总好过次次三点！”

乙支花花哈哈大笑道：“次次三点？这次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

她拿起骰盅，稍微一晃，就放了下来，道：“平阳郡公，开吧！”

郭业打开骰钟，咽了口唾沫，道：“一……一点！”

郑菲菲道：“什么叫一……一点？是不是这肥猪摇了个十一点？”

郭业连连摆手，道：“你看！”

郑菲菲凑过来，只见三颗骰子排的整整齐齐，最上面一点嫣红，分外的醒目！

乙支花花的声音幽幽的传来，“人与猪最大的区别在于，人可以不断进步，而猪呢，就只能不断的原地踏步，混吃等死！”

六月债，还得快。

乙支花花得理不让人，把郑菲菲刚才说的话，又都还给郑菲菲了！

郑菲菲眼圈一红，泪珠噼里啪啦的就往下掉，道：“你……你……”

郭业叹了口气，道：“乙支花花，这个三颗骰子摆成一排的技术你早就练过吧？”

乙支花花道：“当然！要不是练过，奴家为什么提出要比小？还是平阳郡公慧眼如炬，一眼就看出了奴家的小九九。不过您的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郑菲菲非要和奴家比小，您也拦不住不是？”

郑菲菲怒道：“那你前两次为什么都摇出了三点？”

“不摇出三点，又怎么能让你感觉胜利在望？哈哈，我就是要让你在满怀希望的时候，把你彻底打倒！你以为你左一句猪，右一句猪的羞辱本姑娘，本姑娘会轻易地放过你吗？”

郭业道：“原来这都是一个圈套。你什么拜师的话都是假的吧？”

“不，有一句是真的！”

“什么话？”

“平阳郡公，我想做你的小妾！”

呕~~

郭业被恶心的真要吐了！

## 第1357章逆转

神仙风流会的第一场比赛，以高句丽的胜利而告终。

郭业不由得暗暗皱眉，善花公主在吃喝二道上，水平稀松得很，这要是再连败两场，可就全完了！

吃罢了午饭，神仙风流会继续进行。

渊盖苏文道：“平阳郡公，这第二场比赛，是要比吃，也就是做菜的手艺。你看看出个什么题目？”

郭业早有预案，道：“我看就请两位源花做个炒鸡蛋吧。”

“炒鸡蛋？这……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咱们这可是神仙风流会，不是乡间的小酒铺！”

郭业振振有词，道：“莫离支，在吃字一道上你可就不如我了。有道是大道至简，越简单的事情想做好才越难。您别看一个小小的炒鸡蛋，世上真能做好的真不多。换句话说，只要能把炒鸡蛋做好了，一法通，百法通，做其他的菜那都不再话下！”

“此言当真？”

“那是当然。”郭业继续胡诌道：“在我们大唐的长安城中，就有一个厨师，人称‘蛋王’。他不做别的菜，专门就做一个炒鸡蛋。而且每天只做三盘。您猜猜他一盘炒鸡蛋卖多少钱？”

“这个，一贯钱？”

“一贯钱？莫离支您也太小家子气了吧。我告诉你，一盘炒鸡蛋，要卖一千贯！您还别嫌贵，一般人还吃不到呢。别以为出钱就能买，还得排队！可怜我郭业虽然贵为平阳郡公礼部尚书，为了吃上一次蛋王的炒蛋，得等上半年！”

“就一个炒鸡蛋而已，怎么能值得如此兴师动众？”

郭业咽了口涂抹，道：“炒鸡蛋？还而已。莫离支，您是没吃过才这么说。蛋王炒出来的蛋，和一般人炒出来的蛋，那能一样吗？真是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莫离支，这么说吧，您这一辈子，没吃过蛋王炒的蛋，就是坐上了高句丽的国主之位，这辈子也算白活了！”

渊盖苏文看郭业言之凿凿，不由得也悠然神往，道：“既然如此，就由两位源花做一份炒鸡蛋上来。平阳郡公看看，两位源花的炒鸡蛋，能有蛋王的几分火候？”

他又转过头来问金德曼：“不知德曼公主以为如何？”

金德曼道：“既然您二位都这么说了，我新罗自无意见。不过还有一个问题，两位源花做菜，怎么能保证不会有人暗中作弊，知道这菜是哪位源花做的呢？”

渊盖苏文道：“这个好说，就请两位源花在一个帐篷里面做菜，外人不得入内。我们递进去两套盘子，一套盘子上的图案是圆日，一套盘子上的图案是弯月。每套盘子是两个，一大一小。两个源花谁拿了日盘，谁拿了月盘，外人不得而知！”

“然后呢？”

“源花做好了炒鸡蛋，就把炒鸡蛋放在大盘子上，把大盘子递出来，至于小盘么，就由源花自己保留。我们品评炒鸡蛋的时候，只能说是日盘好，还

是月盘好。至于到底是谁胜利，还得看源花自己手里的小盘子。”

金德曼道：“莫离支安排的果然周到！那咱们就开始吧！”

郭业想用炒鸡蛋来做比赛的题目，当然不是因为什么大道至简的鬼话，至于蛋王的传说更是子虚乌有。他出这个题目，完全是因为对善花公主太没信心了！就算是杨凤怡肯放水，善花公主也得表现出相当的实力来吧。要是完全不会做，那也太丢人了！

不一会儿功夫，一盘炒鸡蛋就端了上来。

这盘炒鸡蛋色泽金黄，卖相还不错。郭业伸出筷子，尝了一口，脸色微变，心说尼玛这肯定是善花公主的！这也能忒咸了！郭业没有做声，强把这口炒鸡蛋咽了下去，道：“好蛋啊好蛋！莫离支，您尝尝？”

一盘炒鸡蛋分给二十多个人，每人都分不了多少，也就是一小口！就是这一小口，还有不少花郎吐了出来！

渊盖苏文颇有风度的把鸡蛋咽了下去，赶紧喝了一口茶水，道：“平阳郡公，您刚才说的什么，老夫没听清楚？”

郭业道：“嗯，我是说这个炒鸡蛋不错！深得我心！我看这次比赛，肯定是拿了日盘的源花获胜了！”

“那您觉得，这盘炒鸡蛋有蛋王的几分火候？”

郭业道：“起码也有蛋王的八分火候！”

“那您就没觉得这蛋，是不是太咸了一点？”

郭业道：“莫离支，这您就不懂了，好厨子一把盐！要想炒鸡蛋做的好，就得多加盐。这个炒鸡蛋您是吃少了，多吃一点，你就能尝出其中的妙处了！”

渊盖苏文对郭业露出了浓浓的同情之色，道：“久闻大唐人杰地灵，没想到饮食一道上，和我高句丽想差这么多。窥一斑可知全豹。不用说，那位蛋王的手艺……哼哼，我看也是稀松平常！”

郭业道：“莫离支慎言，您就不怕这盘是我那未婚妻杨凤怡做的？”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老夫还奇怪呢，堂堂的平阳郡公怎么会连炒鸡蛋的好坏都分不出来！原来是惧内呀！你放心，这绝不可能是杨凤怡的手艺！”

“但愿如此！”

郭业心说，善花公主，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再帮下去，我自己的信誉就得破产了！唉，看只能今晚去找杨凤怡，商量一下明天放水的事情。

一会儿功夫，第二盘的炒鸡蛋端了上来，渊盖苏文尝了一口：“平阳郡公，你尝尝，这才是真正的炒鸡蛋的滋味！如果您说刚才那个炒鸡蛋有蛋王的八分火候，那这个得有几分啊？”

郭业尝了一口，道：“哎呀，这个炒鸡蛋的滋味，真是比蛋王的手艺还要高出几分。想不到人间竟然有如此美味！”

金德曼尝了一口，道：“我看这个炒鸡蛋也只是中规中矩。平阳郡公，您这也太夸张了吧！”

渊盖苏文冷笑道：“夸不夸张，那得分跟谁比。和日盘的炒鸡蛋比起来，那月盘的炒鸡蛋自然是人间绝品了！想不到贵国的善花公主，身为源花，在吃这一道上，如此不堪！”

金德曼道：“这上面又没写名字。你怎么知道日盘是善花公主，月盘是你们高句丽的杨凤怡呢？”

渊盖苏文道：“哼哼，杨凤怡可是汉家女子，讲的是贤良淑德，女红厨艺那只是最基本的要求！怎么也不可能做出日盘那个样子的炒鸡蛋，那是人吃的吗？也只有你们新罗女子，娇生惯养，不知厨艺为何物！”

“你.....”

郭业怕渊盖苏文再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连忙打圆场道：“那么现在就由花郎们品评？”

花郎们的品评自然是毫无意外的一致宣布月盘的源花取得了胜利！

渊盖苏文高声道：“那就请两位源花上台来，看看这神仙风流会的第二局，是高句丽获胜？还是我们高句丽获胜？哈哈！”

杨凤怡和善花公主这才走出了帐篷，走上了高台，杨凤怡问道：“这次的比赛，我们谁赢了？”

渊盖苏文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当然是我们高句丽赢了。贤侄女，快把你的月盘拿出来吧！”

善花公主闻言，不由打断道：“那什么.....月盘在我这儿呢！”

## 第1358章再比一次？

一石激起千层浪！

善花公主的这句话，把在场的人都给惊呆了！

郭业心里面暗暗琢磨，莫非这两位在里面换了盘子？高，实在是高！这次的作弊，真是轻而易举，而又天衣无缝！刚才我咋就没想到呢！

渊盖苏文的脸色骤然一变，问道：“善花公主，此言当真？”

善花公主一伸手，从袖子里面拿出一个小小的银盘，道：“莫离支，请看！”

果然是月盘！

杨凤怡把日盘也拿了出来，道：“莫离支，对不起，凤怡有负所托！这局比赛，咱们高句丽输了！”

渊盖苏文道：“不可能！绝不可能！杨凤怡，你可是汉家女子，怎么连一个炒鸡蛋都做不好？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差错！”

杨凤怡道：“谁说凤怡是汉家女子了？莫离支，您不要相信父亲大人的自吹自擂，我们杨家是地地道道濊貊人，只不过有少数汉家血统罢了！”

“那所有的杨家人，都自称汉人又是怎么回事？”

“还能是怎么回事？当然是父亲大人贪慕虚荣，认了汉人当祖宗！不仅自己自称汉人，还要家族之内所有人都自称汉人。他是家主，他的话我们谁敢不听？传来传去的，这不连您都给骗了？”

杨凤怡一推二六五，可把渊盖苏文气着了。

他说道：“就算你是濊貊人，也不可能连个炒鸡蛋都做不好吧。杨凤怡，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在神仙风流会上有所差错的话，我那贤弟杨万春知道了得有多伤心，要是真的气出个三长两短的，凤怡贤侄女，你就是个不孝之女！”

杨凤怡道：“莫离支，您这是在威胁凤怡吗？”

渊盖苏也不敢逼得太紧，缓和了一下语气，道：“只要你尽心尽力，就算有所差错。杨贤弟知道了，也会理解你的苦衷。要是你不但肯尽心尽力，相反……”

说到这里，渊盖苏文脑中灵光一现，道：“老夫明白了！杨凤怡，你是在帐篷里面和善花公主把银盘换了，对不对？”

郭业忙道：“莫离支不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杨家一直严守中立……”

渊盖苏文嘿嘿冷笑道：“小人之心？老夫把杨万春抓都抓了，当然得是小人之心！平阳郡公，你也不是什么君子！不用在这装好人！不错呀，你为了荣留郡王高建武，可是花了好大的本钱！连杨万春那老匹夫的性命都不顾了！”

郭业苦笑道：“就算我不顾岳父大人的死活，杨凤怡总不会不顾她自己老爹的死活吧？莫离支，这次您真的是想多了！”

渊盖苏文道：“谁知道你给杨凤怡灌了什么迷魂汤？哼哼，是甜言蜜语，还是床上的威风？我看杨凤怡那小妮子是恋奸情热，把礼义廉耻都忘记了！哪里还记得自己老父的死活？”

杨凤怡道：“莫离支，你不要血口喷人！不错，我杨凤怡是输了一场比

赛。您要责罚，风怡毫无怨言。可您要说风怡是故意输掉的，诋毁风怡的清誉，风怡可不答应！”

“呦呵，现在你知道丑了？那你作弊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件事的后果呢？”

郭业道：“莫离支，您也是那么大的人物。可不要赢得起输不起。再说，现在您还没输呢！您再这么胡乱猜疑的话，难免遭到天下人的耻笑！”

渊盖苏文道：“老夫就是不相信日盘的炒鸡蛋是杨风怡的手艺！平阳郡公，今天任你把天都说破。老夫也不会相信！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她们再比一次！而且这次的比试，就在这高台上进行！要是杨风怡还能做出刚才日盘炒鸡蛋的那个口味，老夫心服口服。如若不然的话，这局就算我们高句丽赢了！”

金德曼道：“凭什么呀？比赛的规矩可都是莫离支你亲自订的，帐篷也是你们高句丽布置的。现在您输了不认，还要再比一次，我们新罗可不答应！”

渊盖苏文道：“那就要看平阳郡公的了！”

郭业不悦道“关我什么事？”

渊盖苏文这次为了要当国主已经彻底不要脸了，说道：“如果平阳郡公能说服德曼公主，在台上再比一次，那老夫就相信杨风怡。如果说服不了的话……”

“怎么样？”

“反正这次我们高句丽是必输无疑，老夫今天回去，就送我那杨万春贤弟身登极乐！”

郭业道：“莫离支，你不要欺人太甚！”

“嘿嘿，老夫就是欺人太甚，你又能如何？”

郭业心中暗想这可不好办，渊盖苏文这孙子完全不要脸了！不答应他，杨万春难免有性命之忧。答应他，杨风怡和善花公主之间的事情岂不是要露馅？

这可如何是好？

他想了一下，道：“莫离支如此要求，郭某恕难从命！如果哪国输的话，就要求再比一次，这神仙风流会也太儿戏了。就算真的选出三国总源花，又怎能服众？”

旋即，他又说道：“如果您真对我那岳父大人下了毒手，嘿嘿，我郭业必有所报！就是你们高句丽的国主婴阳王，恐怕也不会和莫离支善罢甘休！到底如何取舍，还请莫离支自思自量！”

郭业这边一强硬，渊盖苏文就软了下来。

说到底，他还指望杨风怡在后面的三场比赛出力呢。现在就把杨万春给宰了，痛快是痛快了，那神仙风流会就肯定输了！神仙风流会一输，这国主不也当不上了吗？

渊盖苏文随即换上了一副笑脸，道：“平阳郡公所言有理，盖苏文受教了！我们高句丽愿赌服输，这一局就算新罗赢了。不过，渊某人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你想干什么？”

“老夫还是觉得风怡贤侄女的手艺有点那个……匪夷所思。所以，老夫想

请凤怡贤侄女当着大伙的面，再做一次炒鸡蛋！当然，无论她做得如何，都不影响这第二局的结果。平阳郡公，你以为如何？”

不待郭业答话，渊盖苏文又道：“凤怡贤侄女，你敢不敢在众人面前再做一次炒鸡蛋？如果做的和日盘那个差不多，老夫就向你赔罪！如果不是的话，老夫也绝无怨言，只希望贤侄女在后面的几场比赛尽心尽力。有些错误，是可一而不可再呀……”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也由不得杨凤怡不答应。

杨凤怡微微福了一福，道：“就依莫离支所言！那凤怡就献丑了！”

一会而功夫，高台之上就生起了炉火，摆放好了厨具。杨凤怡的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三五分钟，一盘炒鸡蛋就做好了！

杨凤怡把炒鸡蛋端到了盖苏文的面前，道：“莫离支，请尝尝凤怡的手艺！”

渊盖苏文道：“贤侄女做菜的手法如此纯熟，想必厨艺也是不错的。看来明天的比赛，贤侄女一定能马到成功……这个炒鸡蛋，老夫就不尝了。咱们彼此心照不宣！”

杨凤怡道：“莫离支，您还是尝尝的好。不但您尝尝，还得请在座的花郎都尝尝，看看杨凤怡是否背叛了高句丽风流道……还凤怡一个清白！”

渊盖苏文冷笑道：“哼哼，清白！如果不是老夫遮掩，你哪来得清白可言？还不快快退下！”他这是一语双关，暗讽杨凤怡已非处子的事情！

杨凤怡哪知道郭业造了她的谣，疑惑道：“莫离支，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还请您说个明白！”

渊盖苏文道：“贤侄女，有些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如果你真不怕丑的话……”

“怎么样？”

渊盖苏文真不敢怎么样，毕竟他也不敢揭穿杨凤怡失身的事实，顾左右而言他道：“老夫就尝尝凤怡的手艺！老夫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可能做出来那么咸的炒鸡蛋！”

“莫离支，请！”

杨凤怡的炒鸡蛋一入口，渊盖苏文就脸色大变，道：“果然不咸！”



## 第1359章反复无常

金德曼也尝了一口，紧皱眉头道：“想不到这才是杨家小丫头的真正手艺，不错不错！果然是比我们新罗女子强！平阳郡公刚才说得那句话叫什么来着，此物只应天上有，人家能得几回闻！”

杨凤怡道：“怎么样？凤怡的手艺如何？”

渊盖苏文道：“凤怡你这个手艺，实在是……差了一点。”

金德曼冷笑道：“得了吧，莫离支。如果这种厨艺也叫差了一点的话，那猪能当大厨了！就这水平，还说我们新罗作弊，您亏心不亏心啊！”

郭业一看这情况不对啊，尝了一口，紧接着就吐了出来，道：“这是炒鸡蛋吗？凤怡，你这次的手艺，可跟上次不一样！”

杨凤怡不好意思地说道：“这次忘记放盐了！要不凤怡再做一次，你们再尝尝？”

“不要！”众人异口同声的答道。

郭业道：“莫离支，杨凤怡是我郭业的未婚妻。按说，我就得光说她的好话，不能说坏话。那我只能说，能把炒鸡蛋做出这种味道，这世上也只有凤怡一个人才能做到！善花公主想冒充，绝不可能！”

渊盖苏文连忙打断了郭业，道：“平阳郡公，不要再说了。盖苏文知错了！凤怡贤侄女能做出日盘的炒鸡蛋，已经是竭尽全力。老夫这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了。”

然后，盖苏文又对杨凤怡躬身下拜道：“贤侄女，老夫错怪你了！”

杨凤怡赶紧跳开一步，道：“莫离支，使不得！您快点起来！”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渊盖苏文也不好太夸张，道：“杨万春贤弟的事情，贤侄女不用担心。他在我的莫离支府内是好吃好喝好招待，没有受到丝毫的委屈。只要贤侄女在明天后天还能像今天这样全力以赴，老夫定然亲自把杨万春贤弟送归府上！而且我还要向杨万春贤弟负荆请罪！”

杨凤怡冷笑道：“凤怡参加神仙风流会是为了高句丽的风流道，可不是因为我杨家怕了莫离支！父亲大人被您抓起来，难道您就真的敢对他老人家怎么样吗？”

渊盖苏文在一旁讪笑道：“不敢，那是不敢！还是贤侄女深明事理！”

就这样，神仙风流会第一天的比试，高句丽和新罗各是一胜一负，以平局告终！

第二天的比赛就乏善可陈，善花公主的烹茶之道完爆杨凤怡，杨凤怡的赌术又把善花公主杀了个落花流水！

比赛结束，杨凤怡没有回家，而是跟郭业一起，直接回了馆驿。反正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尽人皆知，也就不需要避讳什么了。

这时候馆驿之内，已经有一个客人等着了。

正是荣留郡王高建武。

高建武道：“平阳郡公，您派人找我有什么事？”

郭业道：“也没什么大事，今晚就要去救杨万春了，还请荣留郡王帮个忙！”

高建武闻言又怂包了，弱弱地问道：“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

“非您不可！”

“这个……小王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就不用亲自出面了吧？到时候刀枪无眼……不是本王贪生怕死，实在是这件事风险太大了。您不是还指望我当重耳吗？重耳可没有亲自冲锋陷阵！”

郭业连忙给这个软蛋吃了一颗定心丸，道：“放心，这次咱们不是强攻，而是智取。只要您到时候说几句话，这事就成了！没有任何危险！”

“真的这么简单？您准备怎么办？”

郭业微微一笑，道：“先别忙，马上您就知道了。荣留郡王稍等，郭某人去去就来！”

郭业出去没多久，帘栊一挑，进来了一个人。

高建武看到来人，吓了一跳，道：“建招兄弟，你怎么来了？”

高建招道：“大哥，好久不见，你可想死兄弟了！”

高建武脸色刷的一下就变白了，“难道是父王……你可得帮愚兄遮掩一番，我和那大唐平阳郡公，也只是虚与委蛇，其实没有什么交情！”

高建招道：“真的没有什么交情？”

“真的没有！”

高建招道：“大哥不必担惊受怕。其实国主是派我来找平阳郡公帮个忙的，没想到在这里遇见大哥，纯属意外！”

“在高句丽父王还有事要平阳郡公帮忙？”

“高句丽的事情国主当然可以一言而决，不过有些事情，平阳郡公这个外人出面，比国主出面要好一些。”

“建招兄弟，能告诉愚兄到底是什么事吗？”

“当然可以。你可知道，我那另外一个大哥莫离支渊盖苏文，干了一件蠢事，被国主知道了！”

“什么事？”

“他把南部大人杨万春给抓起来了，你说这不是胡闹吗？国主大为震怒，当时就想下旨放人。不过，国主一出面，这件事情就闹大了。国主怕杨万春面上挂不住，对莫离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所以想请平阳郡公做个中人，为他们说合一下。然后让莫离支偷偷的把杨万春给放了。”

高建武道：“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平阳郡公在父王的心目中地位很高啊！”

“那是。平阳郡公代表的是谁？那是大唐天子。我听国主说……”

高建招往外面看了一下，压低了声音，道：“他说，咱们高句丽要想兴旺发达，就必须搞好和大唐的关系！朝廷之内，谁能跟平阳郡公搞好关系，谁就可堪大任！”

高建武诧异地张大了眼睛，问道：“父王真的这么说过？”

“信不信由你！您想，平阳郡公都来平壤城这么多天了，国主为什么不召见？他老人家又不是真的完全不能理事，这是给底下人创造机会啊。前几天，他还特意派我打探来着，到底是谁和平阳郡公走的比较近？是您？还是渊盖苏文？”

“建招兄弟，你是怎么回报的？”

“我这不是还没打探清楚吗？我本来听说您和平阳郡公关系不错，看来传言不实啊！”

高建武立马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道：“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呢！”

我跟平阳郡公绝对是有过命的交情！”

“真有交情？”

“真有交情！”

“那就好，待会平阳郡公来了您可得给我美言几句。要是平阳郡公愿意配合，这件事情您可是大功一件！”

“一定一定。”

高建招又说道：“您立了这么大的功劳，那莫离支一职可就是您的了？”

高建武一听就急眼了，道：“莫……莫离支？你刚才说的可堪大任，不是国主之位？”

“当然不是。国主说，莫离支协和阴阳，必须要和大唐的大臣交好。可身为国主，就要乾纲独断，只能认咱们高句丽的利益，不能认交情！”

高建武道：“建招兄弟。其实……刚才是我吹牛，我和平阳郡公的交情也就是那么回事……”

“真的没有什么交情？”

“真的没有！”

郭业把胡子一撕，道：“荣留郡王，你看看我到底是谁？”

高建武瞧了半天，忽然大怒道：“你是平阳郡公！你诈我！”

郭业哈哈大笑道：“荣留郡王别生气，刚才和您开个玩笑。您看我这高建招扮的怎么样？能不能骗倒渊盖苏文？”

“这么说，南城门外救善花公主的也是你？”

“然也！郭业就是高建招，高建招就是郭业！今晚就请您和高建招到莫离支府一行，咱们见机行事，救出杨万春！”

## 第1360章拿钱砸死你（1）

郭业当然不能就这么和高建武一块出去，那样是个人都知道他们是一伙的了。两人商量好了事情，高建武就告辞而去！

天刚一擦黑，街上就热闹起来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叫卖声不断！真有几分大唐元宵节的味道。

郭业和杨凤怡悄然出门，找了一个僻静之处把装化好，然后直奔莫离支府！街上人太多了，二人走走停停，用了半个多时辰，才来到了莫离支府门外！

再往前走，可就走不动了。只见莫离支府门口，被看热闹的人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针扎不进，水泼不通。这是什么情况？看热闹不得进里边去看吗？把门堵住算怎么回事？

郭业对杨凤怡道：“怎么办？要不咱们挤进去？”

杨凤怡瞪了他一眼，道：“妾身倒是没什么意见，您觉得合适吗？”

确实不合适！杨凤怡怎么说也是和自己有了婚约的女人，就这么挤进去，让人占了便宜，也太没面子了！

郭业眼珠一转，高声叫道：“莫离支的结拜兄弟高建招前来拜访，快点闪开！”

“……”没人理他！

“莫离支大人回府了！闲杂人等素素回避！”

“……”

“国主钦差在此，任何人不得阻拦！”

“……”

郭业面色尴尬，道：“凤怡，你说我要是把大唐天子搬出来，能不能管用？”

杨凤怡道：“法不责众，您就是搬出玉皇大帝来，也没人给你让路。”

“那怎么办？”

杨凤怡微微一笑，道：“威逼不成，就只能利诱！你看凤怡的！”

说罢，她把一块金子丢到了地上：“快看，是谁丢的金子！没人要，可就是我的了！”

“……”

还是没人回头！

金子都没用，杨凤怡也没辙了，道：“要不凤怡就吃点亏，咱们挤进去？”

郭业道：“那怎么行？你可是我未过门的媳妇！你吃这亏，我的脸往哪搁！”

旋即，他大吼一声，道：“借光！借光！收大粪的来了，您沾上可就不好了！”

“哗~~”

人们瞬间就让开了一条路。

郭业忙拉起杨凤怡见缝插针，赶紧冲到了里面。

杨凤怡叹了口气道：“想不到婴阳王、莫离支，都不如一坨大粪管用！”

郭业道：“你懂什么，这说明平壤城的百姓视功名如粪土！”

呢……还能这么解释？杨凤怡彻底的无语了！

旁边一个人却接话道：“你这个后生还挺能说的！说得好！老夫爱听！”

郭业转过头来一看，是个留着三撇山羊胡的干巴老头。他抱拳拱手，道：“这位老丈，小子这厢有礼了！”

“客气，客气。你这后生还挺懂礼的！老夫越来越喜欢你了。”

“老人家，请问这里面是怎么回事？大家都瞧什么呢？”

干巴老头道：“你看到莫离支府门前面那个大汉没有？今天的事都是他搞出来的！”

“这个大汉看着倒是挺壮实的，不过他又不是美女，有啥好看的？”

“美女？到了老夫这把年纪，美女也没什么用啦。不过有样东西可比美女好，无论是三岁的孩子，还是八十岁的老翁，都喜欢！”

“那是？”

干巴老头一努嘴，道：“钱啊！你看见没有，那个大汉身后的箱子，里面装的可都是钱！那个大汉可说了，谁能把箱子举起来，里面的钱就是他的！”

郭业心中暗想怪不得在外面喊金子都没人答应呢，人家那是嫌少！旋即，他又说道：“这个大汉就这么把莫离支的门给堵了。莫离支府就没意见？”

“怎么没意见？不过你也得看看那个堵门的大汉是谁！那是西部大人乙支文德的亲孙子，乙支叔霸！”

郭业奇道：“这种事您都知道？您认识那个大汉？”

“怎么不认识，我是他亲爷爷！”

郭业大惊失色，道“如此说来，您就是西部大人，我高句丽的大英雄，乙支文德老将军？”

干巴老头捋者三撇山羊胡，道：“孺子可教也！”

郭业眼前又浮现出了乙支花花那猪一样的大脸，这尼玛一点都不像啊！难道乙支家也有点不得不说的故事？

乙支文德却没有看出他那点龌龊的小心思，道：“怎么样？后生？老夫人看你不错，想不想上去发笔小财？”

“怎么发？是不是要跟那个大汉对打？我这小身板可不行！”自从知道了这老家伙是乙支文德，郭业对他就加了一百二十个小心。这可是功业地位不次于杨万春的主，历史上还是以计谋闻名。他出现在这里，派自己的孙子去堵渊盖苏文的门，这里面的水可深着呢。

乙支文德哈哈一笑，道：“当然不是打架。你看见我孙子前面的箱子没有，总共有五个。第一个箱子是两百斤。第二个箱子有四百斤。第三个箱子是六百斤。第四个箱子是八百斤。最后一个箱子，是……一千斤！你能举起哪个箱子，哪个箱子里面的钱可就是你的了！”

郭业道：“还有这好事？乙支老将军，您这大晚上的不睡觉，让您的孙子在莫离支府门口发钱玩，这到底是图什么呢？”

乙支文德哼了一声，道：“因为渊家得罪了老夫！老夫就要堵他的门！让他渊家颜面扫地！”

“那您堵门就堵门，怎么还发钱？”

乙支文德叹了口气，道：“你以为老夫真不怕莫离支啊？人家掌管兵权印把子，咱干什么都得师出有名，不能让人抓着小辫子。我那孙儿今晚名义上

可是帮渊家散财，广结善缘。要是真的明着说堵门，老夫可就不占理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么请问老人家，渊家是怎么得罪您了呢？”

乙支文德顿时眼泛泪光，道：“他渊家欺人太甚！老夫有个孙女叫乙支花花，你听说过没有？那可是咱们高句丽风流道的花仙！”

“听说过！”

“我那孙女是贤良淑德，又是貌美无双。看上了他们家的大儿子渊男生了，老夫让人探了一下渊家的口风，他竟然不同意！你说，这是不是不给老夫面子？”

郭业心说我不但听说过您家这位乙支花花，我还见过呢！还貌美无双？老家伙，你说这话亏不亏心啊。别说渊男生了，只要是个人就不能同意！

随即，他说道：“结亲，要讲究个你情我愿，强扭的瓜不甜。既然渊男生不乐意，那就算了。他不愿意，那是他的损失。我相信，您的孙女会找到……更……更好的……人家的！”

说这话简直太亏心了，郭业的舌头都不利索了。

乙支文德道：“你真的这么看？”

“真……的，真的！”

“那好，老夫看你就不错。要不，我就把我那孙女给你？你放心，不但不要你一分钱的聘礼。这五口大箱子里面的钱也都归你了！”

郭业好悬没吓趴下，道：“这个……实在不凑巧！”他一指杨凤怡，道：“在下已经娶妻！不能再娶令孙女了！”

“没关系，就是做个小妾都行！老夫不介意！”

尼玛这爷孙俩怎么一个调调？我招你们了惹你们了？

他旋即面色一肃道：“乙支老将军，在下平生不二色！实在是辜负了您的美意了！”

乙支文德还要再劝，正在这时，莫离支府府门大开，从里面走出来一伙人！

乙支叔霸见了领头的那个人立马高兴了起来，叫道：“妹夫，你终于出来了！”

## 第1361章拿钱砸死你（2）

领头这个人年纪大概三十来岁，看面相和渊盖苏文有几分相似。

郭业心中暗想，这位应该就是渊盖苏文的长子，乙支花花的心上人渊男生！

渊男生一听这句妹夫，心里面就一阵腻歪，道：“叔霸兄弟，事关令妹的清誉，还请慎言！我和令妹从未有过婚约，您可不要乱说。”

乙支叔霸却是一脸的混不吝，道：“没有婚约没关系，您只要答应下来，这婚约不就有了吗？说起来还是您占了便宜。您现在老婆死了，得算是个鳏夫。我妹妹可是个黄花大闺女。她都乐意了，您有什么不乐意的呢？”

渊男生听了这句话好悬没气死，心说你妹妹那模样到死都得是个黄花大闺女，谁能给她破了处，那才是对你们乙支家大恩大德！这个便宜谁爱占谁占，反正老子是不占。哎呀，这个乙支叔霸是完全不讲理啊，不能跟这个二货扯下去了！这事得快刀斩乱骂麻！

想到这里，渊男生正色道：“此事渊某心意已决，叔霸兄弟勿复多言！”

乙支叔霸听了这话，脸上没有丝毫不愉之色，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您，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您请便吧！”

渊男生咳嗽了一声，道：“叔霸兄弟，今日乃是弥勒佛祖的寿诞之日。全城张灯结彩，您为何不到处游玩一番？堵住我莫离支府的大门算是怎么回事？”

乙支叔霸道：“这您可就错怪我了！我这个可不是堵门。我这是借您这贵宝地散个财！”

“你散财不再你们乙支家门口，来我们渊家门口干什么？”

乙支叔霸一脸的委屈，道：“我以为咱们两家能结亲呢，这是给您家添点福气。”

“既然如此，咱们这亲没结成，就请贤弟把这些箱子挪走吧。”

“那可不成。咱这次散财可是以弥勒佛祖的名义办的。这财没散出去，就搬了场子，佛祖他老人家怪罪下来，是您担待，还是我担待！”

“那你就赶紧把财散了！”

乙支叔霸道：“我也想快点把财散完了。可咱这散财有个规矩，谁能把箱子举起来，才能把箱子里面的钱给他。问题是，现在一直没人能把箱子举起来啊？”

渊男生想了一下，道：“那我试试成不成？”

“当然可以！”

渊男生走到第一个箱子跟前，没费什么劲，就把第一个箱子举了起来，道：“如何？”

乙支叔霸道：“男生老哥果然有力气，这可是两百斤的箱子！您没费吹灰之力就举起来了！请再试试这第二口箱子！”

第二口箱子，渊男生就没有那么轻松了，脸上涨得通红，才把第二个箱子举了起来！

“好，这第二口箱子也归您了！”

渊男生走到第三口箱子面前，心里面有点发虚，道：“第二个箱子多重？这第三个又是多重？”

“第二个是箱子是四百斤。第三个是六百斤。当然，对于您来说，那没什么差别，轻而易举！”

渊男生弯下腰去，牟足了力气，也只是能让第三口箱子刚刚离地，再想要往上举，却办不到了。

砰的一声，箱子砸落在地！

乙支叔霸道：“才第三口箱子就不成了，这边还有两口呢！一个八百斤，一个一千斤。男生老哥，您要不歇一会儿，再试试？”

渊男生怒道：“叔霸兄弟，你不要欺人太甚！这么重的箱子，就没人能举得动！你这是故意为难我，诚心堵我们莫离支府的门！”

乙支叔霸道：“拉倒把！您没听那些变文僧讲古吗，某某好汉双臂一摇，就有千斤之力。楚霸王更是力能扛鼎！咱这箱子最重的才有一千斤，想找个人举起来，轻而易举！”

“变文僧的话怎么能信？我告诉你，你剩下的那两口箱子，就不可能有人能举的动！”

正在这时，有人插话了：“这话可说得太绝对了！”

渊男生扭头一看，赶紧躬身行礼：“乙支老将军，您怎么来了？”

“唉，还不是老夫那个孙女，真是让老夫操碎了心……”

渊男生可不敢让他继续往下说，赶紧打断道：“老将军，今天叔霸兄弟做的事情可不对！这剩下的三个箱子就没人能举起来！他这是故意难为人！”

乙支文德冷哼了一声，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吃不得苦！这么点分量都举不起来！还是要加强锻炼！”

渊男生冷笑一声，道：“那您找个人举起来啊！”

他话刚一说完，乙支文德就弯下腰去，把那个六百斤的箱子高高举起！乙支文德举着箱子，问道：“怎么样？老夫都七十多岁了，还能举着这箱子满地走！”

渊男生道：“您是咱们高句丽的名将，几百年才出一个。其他人怎能和您比。再说了，这还有八百斤和一千斤的呢，您举起来试试！”

乙支文德道：“老夫年纪大了，也只能举动这六百斤的箱子了。不过老夫虽然举不起来，可有的是人举起来！”

“您这么大年纪了，可不能拿大话压我们这孙子辈的！”

乙支文德哈哈大笑，道：“老夫句句属实！平壤城内能举起千斤之物的的大有人在！”

渊男生一发狠，道：“如果真有人能举动剩下的两个箱子，我就愿意娶贵孙女乙支花花为妻。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没人能提动怎么办？”

乙支文德道：“要是没人能举动，这五口箱子就都是贤侄的了！我们爷俩调头就走，再也不提乙支花花的亲事！”

“好！那就请乙支叔叔找人来举起这剩下的两口箱子吧！”

乙支文德道：“这还用找？能举起你箱子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她！”他伸手一指，正是郭业的方向！

郭业刚要说话，只觉腰间一股大力传来，身不由己地往前走了几步！

渊男生可不认识高建招，道：“你何人？”

郭业没好气的说道：“我是你叔叔！尼玛，谁？谁踢得我？”

却见杨凤怡在那边掩口微笑！



渊男生被这句“叔叔”可气着了，道：“小子，你不要口出不逊！惹恼了我渊男生，平壤城内可没人能护住你！”

郭业道：“我真是你叔叔。我和你爹渊盖苏文可是拜把子兄弟！”

渊男生心说这是个神经病呀，道：“我不管你是谁，你是来举箱子的吗？”

郭业道：“当然不是！是有人把我踢过来的。你们忙你们的，我这就走！”

渊男生可不会放他就这么走了，道：“留步！占了我渊男生的口头便宜就想走，没那么容易！”

“你想怎么样？”

“我也不难为你。这两口箱子，一口是八百斤，一口是一千斤。你只要把那口八百斤的给举起来，我就承认你是我的叔叔。要是举不起来，哼哼，我要你的命！”

郭业道：“男生贤侄，本来叔叔我不打算掺乎你们之间的破事，不过，你都想要叔叔的命了，叔叔就不能不给你个教训！”

郭业把手搭到箱子的边上，叫了一声‘起！’，就把箱子举到了胸口。再一努劲儿，就把箱子举过了头顶！

郭业心说，看来这穿越福利天生神力也就八百斤了，小哥我这也是竭尽全力了！

把这箱子放下，郭业呼呼带喘，道：“怎么样？男生贤侄？”

渊男生眦眦欲裂，道：“你！你！你……”

“叫叔叔！”

“哼哼，你是和乙支老将军是一伙的吧。”

郭业道：“贤侄，你这可就错了，我和老将军刚刚认识！”

渊男生道：“好，好。我不管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乙支老将军刚才可是说你能把两个箱子都举起来的，现在你就举举这个一千斤的箱子吧！”

郭业怒道：“你刚才说只要举起八百斤的就行的。”

“我说你举起八百斤的就承认你是我的叔叔，可没有说你举起八百斤就没事了。要是没人能举起来这一千斤的，我照样要你的命！”

郭业怒极反笑：“好贤侄，你这说法可是让我这当叔叔的大开眼界！哼哼，一千斤我确实举不起来，不过有个人能举起来！”

“是谁？”

郭业一指杨凤怡，道：“就是她！”

“她是谁？”

“她就是我的娘子，你的婶婶！男生，你还不赶紧拜见婶婶！”

渊男生道：“你死到临头，还要拉上你的老婆，真不算个爷们！”

杨凤怡道：“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一千斤的箱子吗？看我的！”

杨凤怡飞伸出一只脚，微微用力，就把那一千斤的箱子挑起，然后双手接住，往上一举！道：“怎么样，男生贤侄？”

渊男生的脸都绿了，道：“你，你们……”

乙支叔霸哈哈笑道：“好妹夫，这就等着喝你和我妹妹的喜酒了！”

渊男生走道乙支文德面前，扑通跪倒，道：“老将军！乙支爷爷！救命啊！我错了，不该小看了天下的英雄！事到如今，我就问您一句，我不娶乙

支花花成不成？”

乙支文德哈哈大笑：“不娶？当然成！老夫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不过，你得答应老夫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让莫离支，把我那杨万春贤侄给放了！”

## 第1362章萝卜不大，长在辈上

乙支文德这句话刚一说完，就听府门之内有人哈哈大笑：“乙支叔叔，您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不在家享享清福，含饴弄孙。搀和我们这些小辈的事情干什么？”

紧接着就从门里走出一个人来，正是渊盖苏文！

乙支文德背着手，面色严肃，道：“莫离支，好大的架子！老夫在您的门前站了这么久了，您现在才肯露面，不愧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莫离支大人。怎么着，要不要老夫给你磕一个？”

从官职上讲乙支文德的官位还真在渊盖苏文之下，不过渊盖苏文可不敢在这位老人家面前拿大！

尽管心里面腻歪，渊盖苏文还是跪倒在地：“乙支叔叔，您这是哪里来的话？您不光是西部大人，还是我高句丽救亡图存的大功臣。别说我一个小小的渊盖苏文，就是国主婴阳王见了您，也得客客气气的。乙支叔叔在上，小侄渊盖苏文给您磕头了！”

乙支文德哼了一声，道：“起来吧。老夫这年纪大了，久不过问朝政。也不知道现在说话还好不好使。”

渊盖苏文早就在门口听到这老家伙想干什么了，道：“您说的话，当然好使！不过……”

“嗯？”

“小侄对您当然是万分敬仰，丝毫不敢忤逆。可有些人，看您年纪大了，就难免欺您年老。在您面前进些谗言，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所以，您听到了什么，可要三思而后行，不可全然当真。要不然侄儿受了委屈是小，影响了您的一世令名是大……”

乙支文德嘿嘿冷笑：“不错，不错。果然是伶牙俐齿！国主提拔你当莫离支，还真没看错人！”

渊盖苏文揣着明白当糊涂，就把乙支文德讽刺的话当夸奖：“乙支叔叔谬赞了，侄儿愧不敢当！”

一只老狐狸和一只半老狐狸，表面上一团和气，扯了半天闲篇硬是没扯到正题上。暗地里，却是刀光剑影，寸步不让！

乙支叔霸却没这等耐力，道：“爷爷，您跟他扯这个干嘛！您就让他把我那杨叔叔给放出来！他要是答应的话还则罢了，要是敢不答应的话，嘿，嘿……”

渊男生道：“你想怎么样？”

“你就等着入洞房，做我的妹夫吧！”

渊男生赶紧躲在一旁，眼睛望天，企图置身事外！

乙支文德咳嗽了一声，道：“叔霸，此处哪有你说话的地方，还不快快退下！”

虽获他干笑一笑，道：“老贤侄，刚才男生这孩子跟老夫打了个赌。唉，老夫英明一世，竟然输了！”

渊盖苏文诧异地问道：“您不是赢了吗？”

“要不怎么说老夫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老夫虽然赢了比赛，可是把孙女输了啊！男生这孩子真聪明，因为喜欢我那孙女，故意输掉了赌赛，把

老夫都给算计了！看来老贤侄你是后继有人啊！咱们接下来，是不是要商量一下两个孩子的婚事？”

渊盖苏文听明白了，乙支文德这老东西是得了便宜卖乖，在说反话呐。

随即，他不悦道：“乙支叔叔，婚姻大事，岂能儿戏。您这么大的人物，设下套来为难一个小孩子，可太有失身份了！”

乙支文德却得理不让人，道：“小孩子？”他手指渊男生，道：“男生孙儿，你今年多大了？”

渊男生道：“三十有二！”

乙支文德道：“三十二岁还是小孩子？真是让人可发一笑！你渊盖苏文当上莫离支的时候，我记得不过是二十一岁。男生现在要是小孩子，那你当年岂不是还是婴儿？”

乙支文德句句都在理上，竟把渊盖苏文说了一个哑口无言！

良久，渊盖苏文才冷笑一声，道：“乙支叔叔，不愧是我高句丽的名将，逗嘴皮子我渊盖苏文斗不过您！不过您确定是想要把令孙女嫁给我儿男产？”

“老夫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说瞎话？”

“那好，老夫明日就派人向贵府提亲！以后咱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了！”

渊男生当场就红了眼，道：“父亲大人，使不得啊！那乙支花花丑如无盐，儿子我见了她就想吐！要是朝夕相处的话，儿子整天吃不下饭，您这不是要儿子的命吗？”

渊盖苏文道：“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既然答应了赌赛，就得愿赌服输！就算你真的饿死了，也没关系，咱们渊家还有你三弟男产继承家业！乙支叔叔，侄儿如此处置。您可满意？”

“这……”

渊盖苏文这手壮士断腕，大大的出乎乙支文德的意料之外，一时间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不过，渊男生可不能这么认命，叫道：“父亲大人，是杨万春重要，还是儿子我的性命重要？您不能为了一个小小的杨万春，就要了儿子的命啊！您快点跟乙支爷爷商量一下，咱们换个条件！”

乙支文德这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台阶下，事实上他也不是真的想把孙女嫁给渊男生！乙支花花再磕碜，那也是他亲孙女。嫁给渊男生，那不是往火坑里边推吗？虽然把两个人一块往火坑里边推，可那也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

他说道：“老贤侄，事到如今，老夫就明说了。老夫不知道你和杨万春之间有什么龃龉。你能不能给老夫个面子，把他给放了！老夫舍下这张老脸，算是求你了！”

渊盖苏文哈哈一笑，道：“乙支叔叔，您现在说的才是实话。好吧，就冲您的面子，我就……”

“答应了？”

“我倒是想答应，问题是杨万春不在我这儿啊！不错，那日我是派人请杨万春饮酒，可吃完饭，他就告辞回家了！”

“那他现在人呢？”

“那侄儿就不知了。要我说，您还是太心急了。杨贤弟失踪才几天的时间，也许是他自己躲个清闲，没准过几天他自个儿就回去了。您要是实在等

不急的话，可以到咱们平壤城的青楼妓馆里面找找……侄儿估计呀，他说不定是被哪个姑娘迷住了，乐不思蜀呢！”

乙支文德软乎话都说了，渊盖苏文还是油盐不进，丝毫不给面子！可把这老头给气着了，道：“渊盖苏文，你不承认是吧！好好好，那你敢不敢让老夫派人到你的府邸里面搜查一番？”

渊盖苏文摇头道：“乙支叔叔，我给您个面子，尊称您一句叔叔。面子是人给的，脸是自己丢的。侄儿这个莫离支府，虽然不大，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搜的。您要是实在想搜的话，也好办！”

他冷笑了一声，继续说道：“您去向国主请旨。有了国主的旨意，您随便搜！要是没有国主的旨意，就别怪侄儿不给您面子！”

“你……你这是骂老夫给脸不要脸！”

渊盖苏文叹了一口气，道：“乙支叔叔，侄儿也不想搞成这样。您和杨家无亲无故的，何必趟这滩浑水？”

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您就算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儿孙们想想吧。你们乙支家的后辈，可没什么人才。乙支叔霸的两个哥哥死得早，他本人的脑筋……又是那样，难当大任！也就乙支花花贤侄女有勇有谋，可惜是个女儿身，而且还……不够漂亮！”

渊盖苏文说的客气，可是却把乙支文德说了个哑口无言。

形势比人强！乙支文德名气再大，计谋再深，实力太弱了！跟渊盖苏文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他自己活着乙支家还算高句丽顶尖的门户，可他还能活几年？乙支家后继无人，只要他一死，乙支家就得败落下去。这个时候，他怎么敢往死里得罪渊盖苏文？

郭业知道乙支文德算是自己这边的，自然不能看着乙支文德吃瘪，他咳嗽了一声，道：“众位，听某家一言！”

渊男生道：“你算什么东西，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郭业把脸一沉，道：“我说了多少次了！我是你的叔叔！”

“尼玛我看你小子是活腻了，这种时候还敢冒充老子的叔叔！”

郭业道：“大哥，您看……”

渊盖苏文早就看见高建招了，可就是一直没理他。因为他不知道这小子是为什么来得，是敌是友。

高建招一冲自己说话，渊盖苏文就不能无视了，道：“男生，这就是为父最好的朋友，也是为父的结义兄弟，高建招！你还不快快行礼！”

“啊……”

渊男生傻眼了，道：“他？父亲大人，您没搞错吧。看他这样子，才二十多岁。儿子我都三十多了，您让他给我当叔叔？这合适吗？”

郭业道：“那没办法，萝卜虽小长在了背（辈）上，乖贤侄快见礼吧！”

“这……”

渊盖苏文把脸一沉，道：“怎么？你想抗命？”

渊男生脸上阴晴不定，郭业又给他加了一把火，乐道：“不光是我，这边还有一个你的婶婶呢。一并见礼吧！”

## 第1363章酒后吐真言

渊男生脸上涨得通红，蠕动着喉结愣是不敢说出一个不字。

在渊盖苏文的威压之下，他不得不躬身行礼，道“侄儿渊男生拜……拜见叔叔……婶婶！”

郭业道：“免礼，免礼。你看叔叔来得匆忙也没给你带什么见面礼。”

他从腰间摸出一块金子，道：“你看街上，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自个买点去吧！”

郭业出手倒是不小气，但这话也太难听了！简直完全把渊男生当成了小孩子，让他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

渊盖苏文却不能看这高建招这么埋汰自己的儿子，转移话题道：“建招兄弟，多日不见，你可想煞了为兄！”

紧接着，他语气一转，道：“不过，为兄也知你公务繁忙，不知今日因何而来？”

郭业顺手就把金子收了回去，道：“兄弟我今日来，可不是为了公务。实在是您的莫离支府门口太热闹了，兄弟我出于好奇，就多看了两眼！没想到竟然看出麻烦来了，我这个贤侄对我要打要杀的！”

渊盖苏文道：“男生，可有此事？还不快向你高叔叔道歉！”

渊男生的眼神如同刚刚被十几条大汉蹂躏了的小姑娘那般凄凉：“小侄一时鲁莽，还望叔叔见谅！”

郭业道：“贤侄不必多礼。我这当叔叔的还能跟你这当侄子的一般见识？”

渊盖苏文道：“既然兄弟没有别的事情，今天又是难得的日子，愚兄也就不打扰兄弟的雅兴，要不，您就……”言外之意，就是你赶紧滚蛋，该干嘛干嘛去！

郭业却道：“其实我也没有别的事，您说我到您这门口了，您就不请我到您这莫离支府里面坐会儿？”

“呃……如此也好。贤弟请！！”

高建招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渊盖苏文还真不敢得罪他。

乙支文德瞅准了机会，道：“那老夫也要叨扰一番，不知贤侄能否答应？”

一只羊也是赶着，两只羊也是牵着，渊盖苏文道：“求之不得，乙支叔叔请！”

两伙不速之客的到来，令渊盖苏文倍加了小心，把人们让到了一间客厅，摆下了酒宴款待。

郭业道：“刚才听二位争执，莫非是为了南部大人杨万春，他出什么事了？”

渊盖苏文道：“贤弟你有所不知。只因杨万春在老哥这喝了一顿酒，然后就失踪了。现在乙支叔叔怀疑是我囚禁了杨万春，管我要人，实在是天大的冤枉！”

杨万春道：“那你怎么就不敢让老夫搜查？”

“人要脸，树要皮。让您搜查，知道的是我渊盖苏文敬老，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东部怕了你们西部呢？这话可好说不好听！”

郭业道：“两位莫要争执。既然二位僵持不下，不如就由问我来做个中人，搜一下这莫离支府怎么样？在下既不属于东部，又不属于西部，两位意下如何！”

渊盖苏文暗道，高建招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你也是为了杨万春的事情来的吧！

他刚要说几句话搪塞过去，有人来报：“莫离支，老太爷有请！”

老太爷，自然指的就是他的便宜父亲渊太祚。

渊盖苏文道：“你就说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还请老太爷稍待一会儿！”

报信的人道：“老太爷可是说了，他要是一刻钟之内没见到您的话，他……他就要自尽！”

嗯？这是什么威胁？为了这点破事就寻死觅活的？这老头是疯了吧？

乙支文德道：“既然我那渊太祚老哥哥叫你过去，你就快点过去。让老人家久候，可不是孝顺之道！”

渊盖苏文道：“既然如此，就让犬子渊男生陪众位喝酒，盖苏文去去就来！”

乙支叔霸是个没酒量的，别看长得壮实，三杯两杯下了肚，就晕菜了，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

他这一睡，渊男生可就傻眼了。这一席里面，他的辈分最小！一个爷爷，一个叔叔，还有一个婶婶！哪个把酒盅端起，他都得陪上一杯。没有半个时辰，渊男生这酒就过量了！

乙支文德道：“男生呀，爷爷问你点事儿！”

“爷爷请讲！”

“你们渊家三兄弟，渊盖苏文最疼哪个啊？”

“乙支爷爷，您问这个干什么？我们都这么大了，您这都是问小孩子的话！”

乙支文德微微一笑，道：“话可不是这么说。要是别人家，你乙支爷爷肯定不会这么问。不过，你渊家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你父亲，我那老贤侄渊盖苏文可不是一般人。他这眼瞅着就要当上国主了。你们渊家和一般人家能一样吗？”

“说的也是！”

“来，为了祝贺你们渊家成为咱们高句丽的王族，请满饮此杯！”

一杯酒喝完，乙支文德继续道：“既然渊盖苏文要当国主了。那他喜欢你们兄弟中的哪一个，可就非常重要了！他喜欢谁，谁就能继承国主之位。你说是不是？”

“那倒也是！”

“男生孙儿，你觉得这个太子之位你有没有份呢？”

“这我可说不好，父亲大人对我们三兄弟，都差不多。”

乙支文德道：“我知道你父亲喜欢哪一个！”

“那就请……请您说……说说！”这时候，渊男生的舌头有点不利索了。

“想知道呀？简单，再喝一杯！”又是一杯酒下肚。

乙支文德道：“你父亲最喜欢的就是小三渊男产，以后呀，继承国主之位

的肯定是他！”

“您凭……凭什么这么说？”

“他不是刚才在府门口就说了吗？你死了，渊家的产业就是渊男产继承。这不说的挺明白的吗？”

渊男生这时候还有点意识，道：“乙支……爷爷，您这是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我可没喝多，这个当我不会上！”

乙支文德道：“男生孙儿，这你可得长个心眼儿。他为什么说你死了，把家业传给渊男产。不说渊男产死了，传给你呢？我那孙女，又不是非要嫁给你，嫁给男产也是可以的呀！”

渊男生自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喝了下去，道：“乙支爷爷，我……明白着呢。您这是想救杨万春，故意下套给我钻！我和我兄弟渊男产之间，那是兄弟情深，没……没毛病！”

乙支文德道：“你不信就算了。那我问你，你们渊家谁掌握的机密最多？是你，还是渊男产？”

“当然是我，我可是大哥。莫离支府里面大事小情的，哪件不得过我的手？”

郭业看出了便宜，给渊男生倒了一杯酒，道：“贤侄，别光说话，喝酒，喝酒！”

再喝了这一杯，渊男生可就管不住自己的嘴了，道：“莫离支府里面，什么事能瞒得过我？我是大公子，有谁敢不听我的话？渊男产算什么东西，哪次见了我，不得乖乖的见礼？他能和我相提并论？”

乙支文德冷笑道：“那可不见得。人家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你能知道。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你可就不见得知道……”

“那你随便问，我就不信莫离支府里面有什么是我渊男生不知道的！”

“那我问你，杨万春关在哪？”

渊男生目光迷离，道：“您以为我真喝醉了？乙支爷爷您拼命灌我的酒，是想套我的话吧？嘿嘿，我才不会告诉你杨万春……”

郭业一听坏了，这孙子是装醉呀，不过渊男生的下一句话让他喜出望外！

“我才不会告诉你杨万春……是关在春意楼呢。这是个秘密，打死我也不能说！”



## 第1364章春意楼

渊男生说完了这句话，就再也挺不住了，直接醉趴在桌子上，鼾声如雷！

乙支文德走过去，扒拉了两下，道：“男生，醒醒！”

渊男生醉得跟死猪一样，毫无反映。

乙支文德长舒了一口气，道：“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救人？”

郭业伸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道：“乙支老将军，您在说我？”

杨凤怡拽了他一下，道：“别装了，乙支爷爷早就认出凤怡来了！我这化装的本事，大部分就是乙支爷爷教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郭业恍然大悟道：“那刚才在莫离支府门外，乙支老将军让人举箱子。叫的不是我？”

“你那点本事乙支爷爷怎么看得上眼，那是叫凤怡呢！”

乙支文德咳嗽了一声，道：“两位别唠嗑了，这都过去半个多时辰了，渊盖苏文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回来了。你们两个赶紧想办法救人，老夫在这盯着。就算渊盖苏文回来了，也能遮掩一二！”

郭业和杨凤怡刚走到门口，就被人拦住了。

“两位贵客，有什么吩咐跟我们哥俩说一声就成！”

两个健壮的汉子一个黑脸一个红脸，一左一右，把客厅的大门堵了个严严实实！

郭业道：“没事，屋里憋得烦闷，我们小夫妻到外面走走！”

黑脸汉子把脑袋一摇，大手一伸，道：“那可不行！”

“嗯？你们竟敢囚禁本官？这是你们两个人的意思，还是莫离支的意思？”

“您别生气，这怎么能算囚禁呢？莫离支临走的时候吩咐了，要我们哥俩尽心的伺候你们几位，他去去就回！现在您要是不辞而别，这不是我们兄弟办砸了差事么？您就当可怜可怜我们哥俩，先别出去成不成？”

郭业微微一笑，道：“不走也成。你看屋里面这几个人都醉了，我们小夫妻闲着也是无聊，要不咱们唠唠嗑？”

“你那么大的人物和我们这小人物唠嗑，是不是有点……”

郭业摇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您二位的身份可不低。有道是宰相门前七品官，您二位莫离支门下听用，不比那看大门的强得多。要我看呀，高了不敢说，怎么也得相当于个四品、五品的。”

“您是太客气了，太抬举我们哥俩了，愧不敢当！愧不敢当！我们也就是在莫离支府里头混碗饭吃，没您说得那么厉害。”

“哪里哪里，是您二位久在莫离支的身边，没有出府走走，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尊贵之处！”说着，郭业伸手拿出了两块金子，道：“这是点小意思，您收着。算是我高建招巴结二位了！一定得给我这个面子！收着！”

这二位被郭业拍得晕晕呼呼的，手里拿着金子，简直如梦中，莫非自己真的有这么高的地位？怎么平时就没什么感觉呢？要不……改天请假到外面走走？这要是多遇上几个高建招这样知情识趣的，自己可就发财了！

郭业又道：“不好意思，说了这么久，还没请教二位的尊姓大名呢？”

红脸汉子道：“我叫渊志仁！”

黑脸汉子道：“我叫渊志义！我们是哥俩。他是哥哥，我是弟弟。”

郭业道：“这么说来，二位还都跟莫离支同宗呀，失敬失敬！二位，我向你们打听点事成不成？”

“您先说说什么事吧。能说的事我们指定告诉您。可是有些事，事关莫离支府的机密，咱们哥俩就不能随便说了！”

郭业道：“您放心，保准跟机密无关。我就是想问问，咱这莫离支府里头，哪个地方最好玩？今天是弥勒佛祖的生日，我们夫妻二人打算游览一番！”

“这个好说。莫离支府里头好玩的地方可不少，简单的说就是四……三楼五亭”

“怎么个三楼五亭呢？”

“三楼就是夏梦楼，秋月楼，冬日楼。五亭就是断金亭，青木亭，弄水亭，握火亭，厚土亭。等会儿你们辞别了莫离支，尽可以逛逛！”

郭业皱眉道：“你们哥俩可不厚道！”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让你们介绍景致，你们没有尽心。好像有个地方最好玩，你们可没说！”

“什么地方！”

“春意楼！我可早就听外面的人说，莫离支府里面，春意楼最好玩。你们刚才也说了，夏梦楼，秋月楼，冬日楼。这一听，就是用四季命名的，你们怎么单单就不提春意楼呢？你们这事干的可不实诚，是把我高建招当外人！”

渊志仁道：“这您可就误会我们哥俩了。不是我们不说，实在是不能说。”

郭业晒笑道：“有什么不能说的，外面的人都知道你们莫离支府里面有个春意楼，又不是啥秘密！”

渊志仁道：“这您就不懂了，春意楼以前是能说，现在可不能说了。”

“哦？那是怎么回事？”

“您就别打听了，您打听了也没用！今天晚上莫离支府里面让人游览的就是这三楼五亭。至于春意楼，那不算在内。”

郭业暗道，我不打听春意楼，我吃饱了撑得跟你们磨半天牙？这两个人的警惕性可真高，渊盖苏文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了，大好的机会，可不能错过！说不得，也只能兵行险招，得诈他们一下！

旋即，他说道：“其实二位不说这春意楼的秘密我也知道。”

渊氏兄弟脸色一变：“这种事您都知道？”

“那是当然。此事定然是和渊老爷子有关！我可是听说了，渊老爷子卧病在床几十年，现在突然好了……”

渊志仁听了这话，长出了一口气，道：“这您可就错了。根本就不关老爷子的事，春意楼在咱们莫离支府的东北角，老爷子住在咱们莫离支府的西北角。不相干的事！”

春意楼的位置到手！

郭业心中一喜！接着又说道：“原来如此，那是我多心了，多谢二位给我解惑。”

然后，他又轻描淡写的说道：“哎呀，说起来，渊老爷子这病突然好了，也不知对你们渊家是福是祸！”

“您这话是怎么说的，老爷子病好了，对我们渊家是天大的喜事！”

“喜事？不见得吧。我听说渊老爷子这些日子以来，频频的召见东部的将领。他要是真的想颐养天年，能这么干？我看这渊家，以后谁说了算可真不一定！”

二人脸色一变，这话可说到他的心坎里面去了，渊家最近的气氛是不怎么正常，山雨未来风满楼！

渊志义努力摆出一副不在乎的表情，道“那都是上面的事，我们不操这份闲心！”

郭业摇头道：“那可不好说，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家里的事情也是一样。您二位算是莫离支的贴心人吧？要是老爷子重新掌权，您二位的职司可就不好说了。这大宅门里面，跟红顶白的事情可不稀罕。说不定，您二位以后得被分配个清洗马桶，赶大粪车什么的活……”

渊志仁叹了口气，道：“这种事情，咱们这种小人物也插不进手。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那可不见得，事在人为！现在莫离支身居高位，老大人想把权力拿回来，可不那么简单……”郭业说到这，忽然做出了一副震惊的表情，道：“我的天，不好！”

“怎么了？”

“我看今天，莫离支大人要玩完！”

## 第1365章想歪了

“高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

郭业道：“刚才老爷子火急火燎的把莫离支叫走了，现在都过了一个时辰了，莫离支还没回来。你们说说，这件事是不是不寻常！恐怕是老爷子要下手……”

“不能吧，虎毒还不食子呢！再说老爷子都那么大岁数了，他还能活几天？何必呢？”

郭业叹了口气道：“正是因为他年纪大了，我才担心。人这年纪大了，脑筋难免与常人不同。而且渊老爷子一辈子躺在床上，更是和其他人不一样。他这身上的病好了，说不定心里面还有病……当然我就这么一说，信不信在你们！”

二人关心则乱，对视一眼。

渊志义道：“那您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当然是现在赶快去救莫离支啊！”

渊志义摇头道：“这都是您猜的。要是您猜错了，我们两个就这么跑过去，那我们能有好果子吃吗？就算您真的猜对了，我们两个都是小人物，去了管什么用？”

郭业道：“那就没办法了。要是没人去救，恐怕莫离支一世英名……唉，可怜可叹！”

渊志仁忽然眼前一亮，道：“我们不能去，您可以去啊！您可是莫离支的结拜兄弟……”

郭业连连摆手，道：“这个……我就这么一说，万一我猜错了呢？而且你们刚才可是说了，要我在等莫离支！不准我出去！我不是不去，是去不了啊！想我那渊大哥泉下有知，会原谅我的！”

郭业最后一句话，直接给渊盖苏文判了死刑了！渊志义可急眼了，道：“高大人，事急从权！莫离支危在旦夕，您可不能袖手不管！”

“可是，您刚才不是说不让我走吗？这可是莫离支的命令！”

“莫离支也就那么随口一说，我们哥俩都没当真，您怎么当真了呢。他还说去去就回呢，这都一个时辰了，还没影子呢。您快去吧！”

“那我这就走？”

“快走，快走！”

郭业和杨凤怡这才出了客厅，往莫离支府的东北方向走去！二人蹑足潜踪，尽量避开盘查的人等，实在避不开了，才由郭业出面忽悠一通。

也是他们运气好，一路有惊无险，来到了春意楼外！

二人偎依在一起，隐身暗处，细细地观瞧！

郭业一看这情况，暗中叫了一声不好！

因为春意楼的防守太严密了，光看外面就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里面什么情况，还是两眼一抹黑。就凭他们这么两个人，怎么能救得出杨万春？

正在这时，只见远远的走过一个人来！

郭业定睛一看，原来是老熟人，渊男产！

他不禁纳闷，这孙子来这儿干什么？

渊男产鬼鬼祟祟得来到了春意楼外，和守门的兵丁说了几句话，似乎有

些争吵，随后兵丁就把他给放就进去了。具体说的是什么，离得太远，却听不清楚！

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又过了半个时辰。

郭业还是束手无策，杨凤怡道：“怎么办？要不咱们强攻？”

郭业摇头道：“强攻？就咱俩？这要是能成功，咱俩就能进王宫摘婴阳王的脑袋了！不可能的事！”

说罢，他深吸了一口气，道：“事到如今，也只能靠它了，不知道管不管用！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靠什么？”

郭业抓起杨凤怡的小手，往自己的腰间伸去：“你摸摸，就靠它了！”

杨凤怡不知就里，摸了一下，惊讶道：“好长，好大，好硬！”

言罢，好像明白过来当即呸了一声，啐道：“没正经，这时候还占凤怡的便宜！”

郭业道：“能不能救出岳父，可就关系到此物的身上！”

杨凤怡脸上一红，道：“你想干什么？难道你是想在这个地方……喂！你不要趁人之危！”

处子的幽香传来，郭业不禁心中一荡，稳了稳心神，道：“你不信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休想！凤怡可不是善花公主那么好骗！”

郭业无奈，一伸手把那物事拿了出来，道：“你想哪里去了？你看！是这个！”

杨凤怡一看，正是多次建功的渊盖苏文那块黑乎乎的令牌！

看来是自己想歪了！

她吐吐小香舌，狐疑问道：“这个，能行吗？”

郭业道：“说不好，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咱们这就出去！”

郭业整了整衣冠，和杨凤怡一起走向春意楼。

路间，早有兵丁拦路，一个小校高声喝道：“干什么的？来人止步！”

郭业把令牌一举，道：“奉莫离支的手令，我要进春意楼办事！”

那小校把令牌接过来看了一眼，道：“这块令牌不行！莫离支早有命令，春意楼进出人等，必须有他的金皮大令才行。您受受累，回去换个令牌吧！”

卧槽，老子哪里来的什么金皮大令？就这块令牌还不知道是杨京平从哪淘换来的，再也没有第二块了。今天难道真的要功亏一篑？

郭业暗里着急，眼珠一转，质问道：“换个令牌？耽误了魔离支的事情，你们担待的起吗？”

那小校冷然一笑，道：“您别拿大话拍我！我担待得起，简直太担待得起了！我尽忠职守，怕得谁来？就算莫离支面前，我也敢这么说！”

他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倒是你，真的是奉了莫离支的号令？莫离支再糊涂，也不会拿错大令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奸细？”

他这“奸细”二字一出口，几十个兵丁手持钢刀就围了上来，仿佛郭业一个回答的不对，就要把他二人乱刃分尸！

郭业瞬间就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这尼玛真是在刀尖上跳舞！他急中生智，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表情，道：“好，好一个尽忠职守的少年将军！某家佩服！”

小校哼了一声，沉声道：“现在说讨饶的话，晚了！”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那我就明白了。您这么尽忠职守，怎么把男产公子给放进去了？”

“啊？你都看见了？”

小校的脸色当场骤变，弱弱道：“他那个……男产公子……”

郭业一看这事有门儿，顿时得理不让人，质问道：“你知道不知道，莫离支知道了这件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你的这颗脑袋，我看现在不怎么稳当了！”

小校当即吓得跪倒在地，道：“实在是男产公子苦苦相逼，拿小人的家人威胁，小人不敢违抗！这事，您可得跟莫离支说清楚啊！”

郭业叹了口气，道：“好说，好说。其实，现在莫离支哪顾得上你，他的气全在男产公子的身上！你说，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对得起莫离支吗？”他也不知道渊男产究竟为什么非要进春意楼，所以言辞含糊，语焉不详。

小校道：“那莫离支的意思是？”

郭业道：“莫离支知道了男产公子的事情很生气，当时就叫我拿人。可是手边一时没有金皮大令，才拿了这块令牌给我。事到如今，您还想拦我吗？”

“不敢，不敢！您请进！”

郭业又貌似无意的问道：“楼里面是谁职守啊？”

小校道：“现在没人职守。本来楼里面是有不少兄弟的，可都让男产公子赶出来了！”

郭业暗想，难道渊男产冒了这么大的风险上楼是为了找杨万春？还要说悄悄话？这个节奏可不对！

怀着满腹的疑虑，郭业和杨凤怡走入了春意楼。

刚走到二楼，就听到一间房间传来说话声，而且不是杨万春的声音！

郭业蹑手蹑脚的走到了那个房间的窗外，用小手指沾了点唾沫，顶破了窗户纸，仔细观瞧！

俺滴个乖乖！

眼前的景象着实让郭业大吃了一惊！

## 第1366章李代桃僵（1）

郭业刚看了一眼，险些把隔夜饭都吐出来！

只见房间之内，一张胡床之上，躺着两个人！一个是渊男产，另一个竟然是一个络腮胡子的男人！渊男产躺在络腮胡子的男人怀里，一副小鸟依人的模样！

尼玛的，渊男产这孙子是在搞基？

原来这孙子还有这种爱好！郭业赶紧把头扭向一边！

他刚一闪开，杨凤怡就凑了过来。

郭业着急，伸手去捂杨凤怡的眼睛，道：“相信我，你不想看的！”

杨凤怡稍一用力，就把郭业的手拨拉开了。她往里边看了一眼，无所谓地说道：“不就是龙阳之好么，有什么稀罕。郭君，你真是少见多怪！”

呃……倒是老子我没见过世面了？

没想到杨凤怡这小娘皮还挺开放的

郭业不和杨凤怡争执，“嘘”了一声，示意杨凤怡先别说话，听听屋里人在说什么！

渊男产道：“马大哥，你放心！再过几日，我就去求父亲大人，让他把你放出来！你先在这委屈几天！”

那个络腮胡子的男人道：“男产弟弟，没关系。别说关几天，就是关上几年，关上一辈子，马某都毫无怨言！我会用我的真心感动莫离支！让他成全咱们俩。”

“马大哥，你真好……”

紧接着，就是一阵令人做呕的声音传来。不用猜，二人是要准备进行一场盘肠大战了！

杨凤怡听不下去了，道：“别管他们，正事要紧，咱们先去找父亲大人！”

郭业赶紧伸手把她拉住了，道：“慢！再等等！”

杨凤怡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问道：“郭君，难道你对这种事也感兴趣？真没想到……看来善花妹妹真的是所托非人！”

郭业道：“你想到哪去了？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就算找到了岳父大人，又能怎么样？外面戒备森严，能出得去吗？”

“那你想怎么办？”

“要救出岳父大人，恐怕还要着落在这两个人的身上！”

说罢，郭业飞起一脚，嘭的一声！

他把门踹开，喊道：“男产公子，好兴致！”

渊男产和那个络腮汉子仿佛被按了定格键一般，衣服都顾不得穿，就僵在那不动了！

郭业被二人的丑态险些晃瞎了眼，背过身去，道：“你们先把衣服穿上！”

渊男产抖抖索索地胡乱穿上衣服，道：“你……你是什么人？”

郭业道：“好贤侄，我是莫离支的结拜兄弟高建招！”

“你？我父亲的结拜兄弟？”

这简直太匪夷所思了，渊男产的脸上充满了疑惑和不相信！

郭业道：“怎么？不信？你也不想想，这春意楼如此戒备森严，那一般人能进得来吗？再说，你干的这破事儿，不是特别亲厚的人……”

他还要解释，却见渊男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叔叔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你就这么容易就相信了？就不怀疑点什么？”郭业大为惊奇！

他哪知道渊男产的心思，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没关系都得想办法找点关系。这有关系了，还不赶紧顺杆爬？管他是不是真的叔叔呢，先认下来再说！

渊男产眼泪汪汪着说道：“这还能有错？您是我的叔叔，我的亲叔叔！叔叔，救命啊！”

“救命？”

“不错，叔叔您可不能让父亲大人知道我来春意楼见马大哥了，他知道了，我们两个可是一个都活不了！”说着，他一拉那个络腮胡子的大汉，吩咐道：“快点给叔叔磕头，咱俩的小命可全在叔叔的手上了！”

那络腮胡子的男人也赶紧跪下，磕头不止，口称有罪！

郭业叹了口气，道：“这事可瞒不住。莫离支要是不知道这事，他能让我来这找你吗？事到如今，你就认命吧。跟我到莫离支面前走一圈，你放心。叔叔我会给你求情的！”

渊男产小声嘀咕：“你求情顶个屁用！”

“嗯？你说什么？”

“不是……侄儿的意思是说，父亲大人这次肯定很生气，就算有叔叔的求情，估计侄儿也讨不了好！”

“那你想怎么样？”

“侄儿想……这次恐怕侄儿是逃不过去了！圣人云，小杖受，大杖走。您能不能就把侄儿给放了！侄儿出去躲两天，等父亲大人过几天气消了，再回来！”

郭业冷笑道：“放了你不难，不过这位……”他一指那个络腮胡子的男人，道：“你叫什么？”

“小人马永举！”

郭业暗中寻思，竟然跟他的好基友马元举相差一个字。永举？还真对得住这个名字。难道渊男产就是因为这个对马永举死心塌地？

他接着问道：“你走了，这位马永举怎么办？”

渊男产光顾着自己逃命，一时之间还真把自己这个老情人给忘了，央求道：“要不……您把我们二人都放了？”

郭业道：“外面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事我能说了算吗？马永举根本就出不去！”

马永举道：“没关系，男产弟弟你走吧。莫离支要杀要剐，我马永举绝不皱一下眉头！”他说得豪迈，但那微微颤抖的声音，却已经出卖了他！

郭业明白，这个马永举也是一个贪生怕死之人，这是拿话将渊男产呢！

渊男产这孩子却是没见过人心险恶的，一时之间竟然颇为感动，道：“这怎么能行，咱们二人情深意重。万无让马大哥一人送死的道理！我也不走了，这就随高叔叔去见父亲大人。咱们二人做一对同命鸳鸯！”

马永举傻眼了，道：“贤弟莫要鲁莽，咱们就不能想想其他的办法？难道



你我二人就没一条生路？”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办法还是有的。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莫离支再生气，最多是把男产贤侄打一顿，肯定不会要了男产贤侄的命。男产贤侄，你这胆子也太小了，纯粹是自己吓自己！”

“此言当真？”

郭业豪迈的说道：“叔叔敢拿自己的性命担保！要是莫离支真的压不住火，叔叔拼了这条老命，也要保你的平安！”

“多谢叔叔！”

马永举见他们说的热闹，道：“那我呢？”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你？不管男产贤侄跑不跑，你这条小命估计是保不住了！天下的事都是这样，自己的子女做了错事，做父母的都会迁怒到别人身上。莫离支也不例外。而且为了这件事把你宰了，也不算冤枉了你。”

“就没有其他的办法？”

“那倒也不是！”郭业露出了狼外婆一般的笑容，“这就看男产公子肯不肯牺牲了，你的小命完全掌握在男产公子的手上……”

“此言怎讲？”

“只要男产贤侄和你换了衣衫，我就可以把你当成男产贤侄带出去，然后再把你给放了！你小子不就能活一条命吗？至于男产贤侄，就代替你做几天的牢，等莫离支发现的时候，他还真能把自己的亲儿子宰了？不可能的事！”

马永举求救的眼神看向渊男产，道：“贤弟，你看……”

“这个……不太好吧，我这样干，可是罪上加罪！父亲大人万一真没压住火……您是逃出升天了，小弟这条小命可是要不保！要不咱们从长计议……”

麻痹的，渊男产这小子竟然怂了！

郭业心里一凉，难道这条计策就这么功亏一篑？

正在这时，马永举神色大变，情不自禁地退后了一步，骇然道：“不好，有人上楼来了！”

## 第1367章李代桃僵（2）

郭业吓得赶紧往门口张望，可是空无一人！

哪里有人上楼了？

咚的一声！

等他扭过头来再看的时候，却见渊男产已经栽倒在地！

而马永举正拿着一根不知从哪里找来的木棒，嘿嘿地冷笑！

郭业见状心里面乐开了花，却佯装大怒道：“马永举，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马永举再次跪倒在地，道：“高大人救我！我不想死！我不想死呀！”

郭业道：“你和男产贤侄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何下此毒手？”

“小人本来是莫离支府内的马夫，已有妻子，根本就不好男风！哪知那日男产公子见了小人，就百般纠缠。唉，小人也是一时糊涂，贪图富贵，就和男产公子做了那等事！”

“然后呢？”

“一来二去的，这事就被莫离支知道了，他当时就想要小人的命！后来男产公子苦苦哀求，才把小人关进了春意楼！不成想，男产公子他.....又想念小人，才闯下了如此滔天大祸！小人这都是无妄之灾，还望高大人救命啊！”

郭业一听，就知道他这孙子话不尽不实的。

因为刚才在窗外听他说话，可不是这个口气，那时候还豪气干云的要渊盖苏文成全呢，哪有半分被胁迫的样子？

不过郭业才懒得计较这二位到底是谁主动呢，反正都不是什么好鸟。随后说道：“马永举，你的意思是，你把渊男产打晕了，然后你换上他的衣服，让我带你走。对不对？”

“是！还望大人开恩！”

郭业晒笑道：“做我倒可以做到。但是我为啥要帮你呢？我帮男产贤侄，那是因为他地位够高，我总有用得着的地方。现在你和渊男产都生分了，我帮你一个马夫，到底图什么呢？”

“这.....”

马永举也只是个马夫，不是啥智谋高深之士，刚才头脑一热，只顾自己逃命，就把渊男产打晕了。现在郭业的这一句话，却让他清醒了过来！

这个时候他也没办法了，抱着郭业的大腿哇哇痛哭，道：“高大人，您一定要救我！我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三岁的孩儿，我可死不得啊！我听人说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您这是积功德啊！”

郭业努力装出一副感兴趣的表情，道：“积功德？还有这回事？”

“有，当然有。”

马永举努力抓住这根救命的稻草，“只要您能救了我，保证您能大富大贵，多子多孙！”

“既然那样的话，救你一命也不是不能考虑！”

“多谢大人！”

“哎呀我去，不好！”

郭业装出一副懊恼的表情，道：“刚才，我想错了，今晚你根本就出不去啊！”

“出不去？”

“对！今日和往日不同。今晚乃是弥勒佛祖的寿诞之日，很多游人到了莫离支府邸之内游览，鱼龙混杂！为了府邸的安全着想，莫离支已经下了命令，过了二更天，莫离支府没有开放的部分就禁止任何人出入。我就是把你给放了，这莫离支府你也出不去！”

马永举当时就傻眼了，道：“那怎么办？要不咱们就等天亮？”

郭业摇了摇头，道：“本官可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我这还得赶紧回去复命呢！要不，咱们就这么算了！我这就把渊男产弄醒……之前的那些话，你就当我没白说！”

他一推二六五，可把马永举坑苦了，只见马永举哭喊着：“您，您可不能这样！他一旦醒来我就死定了！”

“就算我不把他给弄醒，他也得自己醒！难道你想再打他一次？那也没用，拖时间可不成！”

“小人的意思是说，刚才男产公子可没看见是谁下的手。他这要是醒了，不就全明白了吗？那小人也将性命不保。不如，您先把小人送出春意楼，出不得去莫离支府，小人听天由命！我这儿先谢谢您了！”

郭业冷笑道：“不错，想的真好。坑了渊男产不说，你还想坑我！”

“您这是什么话？”

“什么话？你倒是听天由命了，你被人抓住了算谁的？严刑拷打，你能顶得住？到时候把我招出来，我不就被你坑了吗？”

“这……”

马永举无言以对了，只得苦苦地哀求。

郭业连连摇头。

忽然，他低呼一声：“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这个春意楼关的可不止你一个人，还有什么人你知道吗？”

“好像还有一个老头在三楼。”

“你知道这个老头是谁吗？”

“瞧您说的。小人就是个囚犯，哪里能知道那么多事？”

郭夜道：“你不知道？我告诉你，这可是一个秘密。这个老头的身份可不一般，他是莫离支的亲哥哥”

“莫离支还有亲哥哥？没听说过呀！”

“要不怎么说是秘密呢？其实这就是老太爷早年做下的风流事。老太爷这不是病好了吗，才想起来还有这么一个私生子，就派莫离支派人去找。莫离支把人找着了，可他心里面气不顺啊，就把这老头给关了起来。不过，再怎么那也是他的亲哥哥，过两天就要把这老头给放了！”

“这个老头跟我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等一会，你就换上这个老头的衣服，替这老头坐两天牢。我把这老头换上男产公子的衣服，带出去！等过两天，莫离支把这老头一放，你不就自由了吗？”

这个计划太复杂了，马永举听着有点晕，他想了一会说道：“您的意思是，让男产公子替我坐牢，我替老头坐牢。然后过两天，莫离支就能把我冒充的这个老头给放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郭业点头道：“不错，正是这个意思！”

“那我和这老头长得也不像呀！”

“那你和男产公子长得就像了？我既然敢出这个主意，肯定就是有一定的把握。”他一指杨凤怡，道：“我这老婆，可是化妆易容的高手，只要你们换了衣服，她就能把你们打扮得有八分相似。那个老头又不是什么大人物，没几人认识他。八分相似，够用了！”

马永举还是觉得不靠谱，道：“您不能把我带出去，怎么就能把那个老头带出去？”

郭业晒笑道：“你和那个老头能一样吗？那老头是什么身份？你是什么身份？我为了莫离支的亲哥哥可以冒险。为了你一个小小的马夫冒险，可就太不值当的了。诶，我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干？不愿意干拉倒，我这就把男产公子搞醒！”

“别，别！我当然愿意。能活着谁想死呢。那我可就全靠您了！”

“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走，咱们这就去找那个老头！”

三人一起上了三楼，很容易就找到了杨万春的所在。杨万春一看到杨凤怡，就眼前一亮，道：“你们是什么人？”

郭业道：“老爷子，我们是来接您出去的！”

杨凤怡道：“不过，临走之前得先换身衣服，化化妆！”

杨万春早就认出杨凤怡来了，含糊其辞道：“好，老夫全听你们的！”

给三个人换衣服，化妆。这个工作量可不小，杨凤怡忙活了快一个时辰，才把三个人化得差不多了。

郭业看了看杨万春，道：“这也不像啊，老爷子扮渊男产，这差得也太多了！”

杨凤怡叹了口气，道：“那没办法，我也只能化到这个程度了！都怪那个渊男产，长得跟个女人似的。把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者化成二十多岁的姑娘，凤怡可没这个本事！”

郭夜道：“你没有这个本事，我有！”

说完，他不怀好意的冲马永举笑了笑，道：“伸出手来！”

马永举颤颤巍巍的把手伸出来，道：“您想干什么？”

“借您点血用用！”

“啊~~”

郭业拿出匕首，在马永举的胳膊上划拉几刀，登时鲜血就流了出来。

郭业把血往杨万春的脸上抹了几把，道：“这样就好办了！我看看谁还认得出来！”

杨凤怡搀着换好了衣服的杨万春下了楼，领队的小校道：“你们怎么这么久？”

郭业叹了口气，道：“没办法，总不能让莫离支真要了男产公子的命吧。咱们在楼上想办法来着，您看看这个苦肉计怎么样？”

杨万春一抬头，小校大叫一声，“啊，鬼呀！”

## 第1368章苦肉计？绝户计？（1）

半夜里，三更天。

一个一脸鲜血的面孔突然出现在面前！

在鬼神之说盛行的高句丽，这个小校没被当场吓死，都得算他胆子大！

小校都哆嗦成一个儿了，上下牙直打架：“他……他……他……是男产公子？”

“正是！”

小校不敢细看，低声问道：“死的，活的？”

“这是什么话？当然是活的！”

“那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太吓人了。”

“不是告诉您了吗？苦肉计！您想想，莫离支看到男产公子这么惨，还忍心责罚吗？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小校道：“您这哪是苦肉计呀？我看是绝户计！”

“怎么讲？”

“莫离支这个岁数，就算称不上花甲之年，也差不多。您就这么把男产公子带过去，莫离支吓死过去，咱们这府里边可就换了主人了！您这不是绝户计是什么？”

“那你的意思是男产公子这个扮相不妥？”

“简直是太不妥了！”

“有道理，我刚才也觉得这个扮相有点问题。那我们抓紧时间，再给男产公子化化妆。您先忙着，我们走了！”

三个人出了春意楼，往前走了一段，来到僻静之处后都长松了一口气。

杨万春道：“想不到我杨万春英明一世，竟遭了渊盖苏文的暗算。真是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小河沟里面翻船！今日之辱，必有所报！”

杨凤怡道：“父亲大人，先别说这些，咱们逃命要紧！”

“逃命？”

“对，逃命。咱们杨氏宗族，大部分人都被我劝回老家了，仅仅剩下几百精锐在这儿待命。只要您一脱离险境，咱们就启程南下，自立一国！”

杨万春听完了这话有点傻眼，“这个……我平时也就那么一说，你们怎么就当真了？为父也就这点小毛病，喜欢吹吹牛什么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杨凤怡苦笑道：“不是我们想反。实在是现在不得不反。渊盖苏文他要作乱！”

随即，她把郭业的推断逐一说了一遍。

杨万春听了，摇头道：“贤婿这次可想错了，婴阳王的身体还好，怎么也能拖上个仨俩月的。渊盖苏文现在绝对不敢作乱！”

郭业可不敢拿忽悠高建武那一套忽悠杨万春，这位的眼睛里面可不揉沙子。

他说道：“不管渊盖苏文是不是敢造反，他抓了您一次，就不能抓您第二次？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您还是赶紧走！”

杨万春摇头道：“上次是渊盖苏文使诈，老夫不小心才着了他的道儿！现在我们杨家在平壤城内还有几百个好手，老夫精心戒备，可不怕他渊盖苏文。除非他真的要造反作乱，敢调动大军……那样的话，老夫白马银枪，也

未必不能杀他个七进七出！”

郭业充满怀疑的目光瞧向杨万春，道：“七进七出？”

杨万春老脸一红，道：“那也就是比喻……不过贤婿你放心，没有七进七出，一进一出还是没问题的。总之有了这几百人在手，咱们就算有了自保之力。”最后他又加了一句：“老夫这句话可不是吹牛！”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怎么办？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今天咱们尽量不要打草惊蛇，渊盖苏文还以为老夫在他的掌握之中。明日的神仙风流会，凤怡你就来个大败亏输！我要亲眼看看渊盖苏文那失望的眼神……”

杨万春停了一下，咬牙切齿地继续说道：“然后，老夫联合孙氏和乙支氏一起入宫去见婴阳王，我就问问婴阳王，渊盖苏文有什么权力囚禁老夫？我高句丽的五部之制还要不要了？到了那个时候，婴阳王也护不住他！他还想做国主？做梦去吧！”

杨万春英雄了一辈子，何尝吃过这么大的亏？这是把渊盖苏文恨到骨头里面去了！

看来忽悠杨万春造反这事是成不了了，郭业退而求其次，在一边煽风点火道：“等荣留郡王高建武登上了王位，势必要跟渊盖苏文算总账。岳父大人您可以在一旁推波助澜，助荣留郡王一臂之力。高杨两家联手，渊盖苏文不死也得脱层皮！”

“贤婿此言有理，深得吾心！”

他们想得挺好，但是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们一个巨大的打击！郭业来的时候莫离支府里面虽然有巡逻的兵丁，但是总有空子可钻，盘查得并不是很严密。但是等他们想出去的时候，越往前走，就越是难以通行。

等到了快出莫离支府的时候，郭业那块无往而不利的令牌都不管用了。

一个小校拿着郭业的令牌看了几眼，道：“不好意思，这块令牌没用。你们从哪来的，回哪里去。今晚不得出府！”

“你敢违抗莫离支的命令？”

“那是不敢。不过，这块令牌现在已经代表不了莫离支了！”

郭业听了，心里面就一翻个儿，杨万春被救出来的事情，这么快就被发现了？可转念又一想，不对！要真是那样的话，莫离支府里面不可能这么风平浪静！既然不是这个原因，那么只有一个可能——莫离支府里面恐怕真的出了什么大的变故！

郭业一伸手拿出一个金豆子来，道：“这是点小意思，您拿着喝茶。”

小校连连摆手，道：“你想干什么？这可是上边的死命令！任何人不得进出！你就是贿赂我也没用，钱再好也得有命花！”

“您放心，这个金豆子不是要让您放我们过去。我是想向您打听点事儿！”

小校当即就把金豆子抢过去了，“早说啊！什么事儿？只要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不知道的……这金子也不退！”

“我就是想问问您，现在拿着什么令牌才能出入莫离支府？莫离支的金皮大令行不行？上面的人派我出府办事，我这实在是不敢耽搁！”

小校道：“金皮大令，那也不行！所有莫离支的令牌一律作废！实话告诉你吧，就算是莫离支亲来……”

“您也敢拦着？”

“我是不敢，不过我得拖延时间，等上边处理。”

然后小校往四周看了看，低声说道：“我跟您说，我也是新来的。今晚这命令透着古怪，我看现在莫离支府里面谁说了算，不好说！咱们这些小人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您也别多问，今晚什么事也别管，赶紧回去睡觉。知道的太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儿！”

三人退了回来，杨凤怡把火都撒到了郭业的身上，道：“都是你，乌鸦嘴。逢人就说什么老太爷和渊盖苏文有矛盾，现在真出事了吧？”

郭业道：“我也就是那么一说，忽悠忽悠那两个把门的，要不然咱们怎么能找机会溜出来？谁能想的到一语成谶，这也太邪门了！”

杨万春道：“先别吵了，到底怎么出去，快想想办法！”

郭业道：“要是真的是渊太祚搞的鬼，那咱们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咱们退回去，去找乙支文德老将军，看看渊太祚能不能给他面子，送咱们出府！渊盖苏文在乎神仙风流会的胜负，渊太祚未必在乎，说不定他还乐见其成！”

杨万春道：“你别以为渊太祚就比渊盖苏文好对付，那老家伙虽然长年卧病在床，东部的权力大部分还在他手里呢，这份本事渊盖苏文可比不上！”

郭业叹了口气，道：“渊太祚再不好对付，也得对付。没有他的同意，咱们就别想离开莫离支府！除非有人救咱们……”

说到这里，郭业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道：“卧槽，不好！兴许要坏菜儿了！”

## 第1369章苦肉计？绝户计？（2）

杨凤怡不悦地啐道：“你别一惊一乍地吓人，到底怎么了？”

郭业道：“我把荣留郡王高建武给忘记了！咱们临来之前可没想到会遇到乙支文德老将军。我就特意找了荣留郡王高建武，让他在边敲边鼓，吸引渊盖苏文的注意，咱们俩再伺机救人！后来遇上了乙支文德，我就把他给忘记了！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哪去了！”

“啊？”

杨凤怡听罢，彻底惊呆了！

高建武又在哪？

此时的他正在莫离支府门外，吹冷风呢！

他和郭业商议已定，他得单独拜访渊盖苏文，装成是巧遇郭业装扮的高建招！

他没来之前，就知道这事不怎么好办，他和渊盖苏文不对付，难免得受点冷遇。为了不丢脸，他这次是一个从人都没带。

可没想到，渊盖苏文不是一般的给面子！他把拜帖递进去了，一会功夫就有人出来了，道：“莫离支说了，今天晚上，概不见客！荣留郡王，您请回吧！”

高建武怒道：“不见客？我怎么听人说，乙支文德老将军刚刚被他迎进去了？这会儿又说不见客？莫非，他是看不起本王？”

“这话您跟我们这些当下人的说，没用！我们又做不了莫离支的主！要不，您先回去，改日再来？”

高建武今天来，那是带着任务来的。可是渊盖苏文死活不肯见，怎么办？于是他耍起了无赖，道：“你们通知莫离支一声，他要是不见我，我就，我就……”

“怎么样？”

“今晚我就不走了！”

春寒料峭，莫离支府门外，一个孤独的身影蜷缩在那里，分外的凄凉。

……

……

最终郭业三人还是又回到了客厅。

渊志仁哥俩见郭业回来了，还带回来一位，都大感惊奇，道：“您怎么去了这么久？事情办得怎么样了？这位是？”

郭业耷拉着一张脸，道：“完了！全完了！你们二位还是想想以后到底是要清洗马桶，还是赶粪车吧！你们的主子……恐怕是凶多吉少！”

这时候渊男生和乙支叔德早就醒了，听到外面吵吵嚷嚷的，和乙支文德一起走了出来！

郭业道：“乙支老将军，大事不好！莫离支他……他……”

乙支文德道：“这里可是莫离支府，戒备森严！在自己家里头，难道盖苏文贤侄还能有什么危险不成？”

郭业道：“再森严的戒备，那也是防备外人，防备不了自己的家里人！您老人家快出去看看吧。外面都加了岗哨，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人也出不去！”



渊男生道：“说不定是父亲大人让人加强了戒备！高……叔叔，您不要大惊小怪！”

“大惊小怪？你这个莫离支府的大公子出去看看，你要是能出得去，算我白说！”

渊男生出去没多久又回来了，问道：“高叔叔，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业一指杨万春，道：“你们都喝醉了，我和你婶婶觉得烦闷，就出去转转，没成想遇到了这位！”

“他是何人？”

“我们也不认识！听他说他是莫离支的亲信之人，现在是来报信的。老太爷和莫离支闹翻了，莫离支他……”

“怎么样？”

杨万春道：“莫离支现在什么情况我也不知道。只知道我来的时候，莫离支已经被抓起来，他让我赶紧出来搬救兵！没想到中了埋伏，我也身受重伤……”说着，杨万春微微的抬头！

渊男生的胆子可不大，只看了一眼，就大叫道：“低头，快低头！我相信你了！”

郭业心里面暗笑，道：“男生贤侄，这可怎么办？”

渊男生哪还有什么主意，道：“侄儿现在心乱如麻，方寸已乱……”

正说着，他眼前一亮，看到了乙支文德，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乙支爷爷，家门不幸，出了此等事情，还要靠您老做主，力挽狂澜！”

乙支文德也被眼前的变故惊呆了，他把郭业拉到了一边，低声问道：“真的假的？渊太祚那家伙真的这么不要脸，和儿子争权？我怎么觉得这事不怎么靠谱？”

郭业道：“我也不知道。这个满脸鲜血的就是杨万春将军，我们把老将军救出来往外走，就出不去了！听守卫那意思，现在渊盖苏文说得话都不好使。我看这事有七八分的可能！”

乙支文德道：“那现在可怎么办？”

“怎么办？还得您老拿大主意。事到如今，能和渊太祚搭上话的也只有您老人家了，您要是没辙，我们这些小辈不就更没辙吗？”

郭业暗捧了一下乙支文德，这老狐狸也听得颇为受用，捋着三撇山羊胡，道：“好说，好说。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乙支文德是不是宝刀未老！”

他伸手一招，就把渊男生叫了过来，道：“男生孙儿，你怕不怕疼？”

渊男生后退一步，道：“乙支爷爷，您想干什么？”

“要想救我那老贤侄渊盖苏文，咱们就得先想办法，见你那爷爷渊太祚。老夫这张老脸恐怕是不够用的！看来还得着落在你的身上！咱们用一回苦肉计！”

一行人出了客厅，往听雨轩的方向走去。听雨轩原本只是莫离支府一个普通的小院，渊太祚病好之后，就搬进了听雨轩，这里就是他的卧房和待客的地方。

他们走了没多久就被人拦住了去路！

渊男生一看领头的人认识，正是东部的大将，渊子灵。

渊男生满脸堆笑，“子灵叔叔，您怎么到我们莫离支府来了？早说呀，侄儿知道了必定备上好酒好菜招待您，何苦在这儿吹冷风？”

渊子灵冷笑道：“男生公子，以前见了您可没见您这么客气！今天的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

“侄儿以前是年纪小不懂事，怠慢了子灵叔叔！叔叔您大人有大量，别跟侄儿一般见识！”

他的姿态如此之低，渊子灵也不好再出言讥讽，道：“男生公子，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您找我是有事吧！”

“侄儿想去拜见祖父，还望子灵将军让开一条道路！”

渊子灵连连摇头，道：“那可不成，老太爷下了死命令，今晚二更过后，咱们莫离支府戒严。任何人不得出入，我可不敢违了他老人家的军令！”

“那能不能请您通禀一声，告诉老太爷，孙儿渊男生求见？”

“那也不成！老太爷早有吩咐，今晚他是谁都不见！包括您和男产公子！”

乙支文德道：“男生孙儿，别废话了！你爷爷是油盐不进，看来只有用老夫的办法了！”

渊子灵还真认识乙支文德，跪下行礼，道：“老将军，您怎么来了？”

乙支文德道：“我能不来吗？渊盖苏文请老夫喝酒。怎么这都要三更天了，还不准老夫回家，这是什么道理？”

渊子灵也觉得这事有点理亏，道：“要不，您就在这莫离支府过一夜……”

乙支文德道：“休想！你们现在莫离支府里面是谁管事，快点给我叫出一个来！如若不然……”

“您想怎么样？”

“我可要抓人质了！”

“什么人质？”

乙支文德一指渊男生，道：“就是他！”

话音刚落，郭业拿出一根绳子，就把渊男生捆了个结结实实！

渊子灵道：“您想干什么？”

乙支文德道：“苦肉计！”

说完了，他就对郭业道：“给我打！”

啪~

郭业抡起巴掌就给了渊男生一个大嘴巴！

渊男生当场半边脸就被打肿了，捂脸叫道：“乙支爷爷，真打呀？”

乙支文德道：“乖孙子，要救莫离支，就得有牺牲呀！”

渊男生欲哭无泪，道：“乙支爷爷，您这是嫌我不肯娶乙支花花，公报私仇吧？”

“咱这不叫公报私仇，叫苦肉计！”乙支文德不理他，道：“继续打！打到渊太祚这老家伙露面为止！”

一会儿工夫，渊男生被打成了一个猪头！

渊子灵看得都心寒，道：“乙支老将军，您这苦肉计，是不是太苦了一点儿？”

“那您还不快去把渊太祚叫来？”

“我跟您说实话，没用的！男生公子这苦头是白吃了，只要他没有生命危险，我们可不敢打扰老太爷！难道您还能真的杀了男生公子？不可能的事”

乙支文德也不着急，抽出了腰间佩剑，在渊男生的胯间划拉了两下，片片碎步落下，渊男生的那玩意儿就露了出来。

渊男生惊骇欲绝，道：“乙支爷爷，您想干什么？”

“既然您不想娶我孙女，我看你这玩意儿也没什么用了！不如就切了吧！”

“乙支爷爷，您不会是认真的吧？咱们说好了是苦肉计，可不是绝户计！”

“唉，你这孩子，不下点真本钱，怎么能让你爷爷露面呢？唉，你们渊家真是风水不好，你为了救父，舍身弃鸟。你弟弟渊男建，又入宫当了王宫大总管。就剩下一个渊男产，听说还有点好男风，不知道能不能传宗接代！老夫这一剑下去，你们渊家可就要绝后！”

渊子灵可承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道：“手下留情，手下留情！我这就通知老太爷，让他出来见您！”

“那你可得快点，拖延时间可不成。半个时辰之内，老夫见不到渊太祚！嘿嘿……就不要我这当爷爷的，不心疼孙儿！”

渊子灵一路小跑，来到听雨轩外，还要往里闯就被人挡了驾。

渊子灵道：“快快闪开，我要见老太爷，耽误了事情，你们吃罪的起吗？”

“可是老太爷现在不在听雨轩呀！”

“那他在哪？”

“我们也不知道，老太爷刚走不久，要不您到别处找找？”

渊子灵翘起一下，暗道，难道乙支文德老将军的苦肉计真要变成绝户计了？

## 第1370章真·惊天之密

这边，渊盖苏文早已出了客厅，随着家仆，轻车熟路的来到了听雨轩外。

他一路行来，就感觉情况有点不对。只见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这也就罢了，防卫得如此严密只能说明自己名义上的父亲渊太祚的胆子小。可是那些侍卫为什么都是一些生面孔？这老家伙防备的究竟是谁？

“父亲大人，儿盖苏文来了！”

“进来吧！”

渊盖苏文推门而入，只见客厅的摆设与以往大不相同。以前客厅里面家具俱全，富丽堂皇。现在却是空空荡荡，只有两把椅子！

一把椅子上面已经坐了人，正是他的便宜老爹渊太祚。

渊太祚满面笑容，道：“儿呀，快坐！”

渊盖苏文道：“父亲大人，为何把这个房间布置得如此地……简单？”

“简单？简单好呀！因为我要告诉你一桩大秘密。这个秘密关系到咱们父子俩的身家性命。只有如此简单的布置才能让为父放心。就是一些不相干的桌椅板凳，为父都不愿意让它们知道！”

渊盖苏文心中一震，道：“到底是什么秘密，如此重要？”

渊太祚没接他那话茬，自顾问道：“这几日朝廷里有什么大事没有？”

“大事？也就是有一场神仙风流会。五局三胜，选出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总源花。明日就是最后一场比赛了，如果父亲大人有意的话，尽可以前去观看。”

“此事关系重大，明日的比赛你可有把握？”

“应该没问题，儿子早有安排！”

“那就好，我儿真是精明强干！”

夸了一句，渊太祚继续问道：“我听人说你颇得婴阳王的赏识，他有意把国主之位传给你。可有此事？”

“这……绝对是子虚乌有！有道是子承父业，天经地义。人家婴阳王还有亲生儿子高建武呢，怎么也不会轮到儿子身上。这不过是一些谣言罢了……父亲大人不可当真！”

“谣言？”

“不错，正是谣言！”

“那为父还听到了一个消息，不知道是不是谣言，我儿能否帮为父分析一下！”

“父亲大人请讲！”

“听说如果神仙风流会咱们高句丽能够取胜的话，婴阳王就把国主之位传给你。如果是新罗取胜，婴阳王就把国主之位传给荣留郡王高建武。这个消息，是不是谣言？”渊太祚笑咪咪地问道。

“这……”渊盖苏文听完了这句话，好悬没吓死过去！

这件事，连高建武都不知道，自己的便宜父亲怎么知道了？难道他在婴阳王身边有卧底？他到底知道多少？尤其是那个大秘密……他知不知道？

没等渊盖苏文接话，渊太祚继续说道：“这么说来，明日之后，我儿就是

高句丽的国主了，实在是可喜可贺！”

渊盖苏文不知道便宜父亲到底想说什么，所以不敢接茬，沉默不言！

渊太祚继续说道：“不过有件事很多人想不明白。你刚才也说了，子承父业，天经地义。那婴阳王为何不把国主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要传给你呢？难道就是因为 you 精明能干？”

“儿子不知！”

“真不知道？你不知道不要紧，我知道！”渊太祚站起身来，盯着渊盖苏文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因……为……他……认……为……你……是……他……亲……生……儿……子……！！”

轰！

渊盖苏文心头大震！因为心中的大秘密被揭穿了。

不过很快他便镇定了下来，因为现在四下无人，渊太祚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子能把自己怎么样？大不了，一不做二不休，今天就把这老家伙掐死在这里！

他微微一笑，道：“父亲大人，这么说来，您今天是要跟儿子摊牌了？那么，您到底知道多少？”

渊太祚嘿嘿笑道：“我知道多少？我知道的绝对比你多，比婴阳王多！儿呀，你想知道你真正的身世？”

“真正的身世？不用了，国主婴阳王已经给儿子讲过了！”

“他？他知道的都是为父想让他知道的。为父不想让他知道的，他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

渊太祚哈哈大笑：“什么意思？这就是为父今天要告诉你的大秘密！我告诉你，渊盖苏文，我渊太祚才是你的亲生父亲。婴阳王被为父骗了！我骗了他整整五十年！为父这大半辈子，都在床上度过，为的是什么？还不就是我儿能够登上王位？还不就是我渊氏成为高句丽的王族？”

渊盖苏文冷笑道：“父亲大人，您别高兴的太早！你怎么就能那么肯定我就是您的亲生儿子，而不是婴阳王的种呢？有时候，太自信了，也不是什么好事。”

渊太祚状若疯狂，笑的更加肆无忌惮了，“我的傻儿子，我知道你说得是什么？龙形胎记对不对？这能证明你是高氏子孙对不对？”

渊盖苏文大骇：“你……这……你都知道？”

“为父早就告诉你了，为父知道的比你多！龙形胎记，的确是只有高氏子孙的子孙身上才会有。不过……高氏的外孙呢？就不会有？”

渊盖苏文摇头道：“不可能，高氏的女子，都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溺死了。不可能有高氏的外孙！”

渊太祚得意洋洋：“高氏为了保证血脉的纯净。男子没有龙形胎记就废为庶人，女子就直接溺死。这个办法，看起来天衣无缝。不过，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漏洞……”

“什么漏洞？”

“那些废为庶人的高氏族人！他们虽然没有龙形胎记却可能生出来有龙形胎记的女儿！虽然这个机会很小，不过还是有的！”

“你的意思是说，我的母亲孀然……”

“嫣然身上可没有龙形胎记，要不然怎么能骗得过婴阳王？不过虽然她身上没有，她的妹妹身上有！现在你明白了吧……所谓的嫣然不是你的亲生母亲，你的亲生母亲是嫣然的妹妹！”

渊盖苏文道：“这……这也太荒唐了！你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有龙形胎记的高氏弃女，还要这个女子有一个姐姐！这对姐妹还要是相像的绝色美女！婴阳王还要对这个美女一见钟情！而且生下来的孩子，要象母亲，不像父亲。这么多条件加起来，你们这个计划实现的可能性也太小的吧。”

渊太祚道：“这你就说错了，根本就没有一见钟情这回事。为父请婴阳王喝酒，可是早有预谋。在酒里面加一点点助兴之药，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而且你那母亲，清秀而已，也称不上绝色。不过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尤其偷的还是朋友妻！婴阳王迷恋嫣然，不过是情势使然，可不是嫣然真的有多漂亮！”

渊太祚说到这，渊盖苏文已经信了有七八分了，道：“那其他的条件……也不容易达到吧？”

“当然不容易达到。这个计划可是花费了我们渊家人几代人的心血，才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至于最后一步，也只能听天由命！不过，还是天命在我渊氏，这个计划终于成功了！”

“我那母亲……”

“如此重大的秘密，怎能留下隐患。你出生不久，嫣然和她的妹妹就被我结果了性命。当然，为父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早早的就辞去了一切官职，蜗居在莫离支府内，出不得府门一步！今天看来，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渊盖苏文道：“不管怎么说，我身上也是有龙形胎记，证明我是高氏王族。而您空口白牙，编了一个故事，就说儿子其实是渊氏族人。而且人证物证均已消失，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不知有没有其他的证据？”

渊太祚道：“这种事情，消灭证据都来不及，怎么可能故意留下什么证据！我渊氏又没有高氏的独门记号！”

“那……凭您几句话就让我相信？实在是太牵强了一点！”

“哼哼，我早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的相信。没关系，你以为这几日为父频频召见东部的大将，为的是做什么？你要是乖乖的做我渊氏子孙，自然还是东部大人。你总是不愿意相信为父的话，也没关系。你当你的国主，咱们东部的兵马，你休想调动一兵一卒！到底以后是姓高，还是姓渊，你自己考虑吧！”

“那您就不怕我虚与委蛇，假意答应？”

“哪有那么简单？土匪入伙还要有个投名状呢，你要承认是我渊氏子孙，必须做一件事！”

“什么事？”

“亲手杀了婴阳王！”

## 第1371章逃出生天？

渊盖苏文听了这句话，吓得肝儿都颤了，结结巴巴道：“您……您要我弑君？这不可能，风险太大了……”

渊太祚道：“风险大？我看一点也不大！现在我那乖孙儿渊男建已经当上了王宫总管，在婴阳王身边安插几个人完全不成问题。而且我在婴阳王身边也不是没有安排人手，要不然你以为你和婴阳王的赌约我是怎么知道的？咱们双管齐下，就能把婴阳王身边都换成自己人！”

“然后呢？”

“然后，当然就是你夜入王宫。把婴阳王这老匹夫掐死。然后再屠尽高氏一族，咱们渊家独霸高句丽！”

渊盖苏文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您这是要我造反？渊氏处心积虑的这么多年，难道不是让我登上王位，再徐徐图之？”

渊太祚摇头道：“此一时，彼一时。计划执行到现在，已经大变样了。不，应该说是太成功了，成功的超过了我的想象。现在平壤城内，我渊氏的实力已经远超高氏，你又掌握着大部分的官兵。只要婴阳王一死，我渊氏屠灭高氏易如反掌，何必要徐徐图之？”

“我们这么做，其他部的人能心服口服？”

“孙氏实力弱小，乙支氏已经败落，都不足为虑。至于杨氏，你不是抓了他们的家主杨万春吗？短期之内不怕他们作乱。时间长了，嘿嘿，杨氏不来找我渊氏的麻烦，我渊氏还要找他的麻烦。我看高句丽的五部之制，实在是祸乱之源。咱们以后就没有五部了，只有朝廷的兵马！”

渊盖苏文被渊太祚的阴狠吓得不轻，道：“想不到父亲大人的心思如此之深！盖苏文自愧不如！不如咱们渊氏还是以您为族长，我盖苏文就不掺合了。至于盖苏文应该是姓高还是姓渊……也没什么要紧，就让盖苏文糊涂一辈子吧！”

渊太祚笑道：“儿呀，何必说出这种气话？我看你是心太软，不愿意对高氏斩尽杀绝。没关系，这事也不是不能商量。你可以在当上国主之后，再对高氏徐徐图之。只不过麻烦些罢了，为父也不逼你。不过有一条，你必须杀死婴阳王！”

“这……”渊盖苏文言辞闪烁，犹豫不决。

渊太祚站起身来，道：“你是要当另一个婴阳王？还是高句丽真正的国主？此事关系重大，我儿尽可以在这里安心的考虑。今天晚上，外面的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

渊太祚走了出去，啪嗒一声，就把门锁上了。

渊盖苏文独坐空房，心里面就乱成了一团……

渊太祚出了听雨轩，就有一名手下跑了过来，报道：“老太爷，咱们府外面有个人，非要见莫离支大人不可。现在都三更天了，您看怎么办？”

“是谁？”

“荣留郡王高建武！”

“我去看看！”

渊太祚走到府门处，偷眼往外观瞧，只见一个人影靠在墙根下，蜷缩成一团！

这哪里还有荣留郡王的风范，分明是一个衣食无着的乞丐啊！

“想不到高氏的子孙如此不堪！看来天命在我渊氏！”渊太祚自言自语道。

“那您看？”

“荣留郡王在此，怎能怠慢？你们怎么连点水都不给荣留郡王！”

“小的这就去端茶水！”

“什么茶水？用这个……”渊太祚一指门房里的半桶凉水，做了一个倒的动作！

“明白了！”

不一会儿，刺骨凉水浇透了冻得哆哆嗦嗦的高建武。

“啊~~”

一声凄厉的惨叫响彻了夜空！

渊太祚今天晚上也是太兴奋了，一时兴起就给高建武浇了半桶凉水。浇完了，也感觉自己的这种行为挺无聊的，刚要吩咐人给高建武换身衣服，麾下的东部大将渊子灵跑了过来！

“老太爷，大事不好！乙支文德老将军把男生公子给劫持了！”

“你小子说什么胡话呢，乙支文德年纪比老夫也小不了多少，能干这种荒唐事？”

渊子灵赶紧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渊太祚一听就急眼了，渊家绝了后，他这几十年不就白忙活了吗？

于是赶紧吩咐道：“头前带路！”

乙支文德见渊太祚来了，也不敢拿大，躬身行礼，道：“老哥哥，小弟乙支文德这厢有礼了！”

渊太祚道：“乙支老弟，你的心也太狠了吧。不过是多留了你一会儿，怎么就把我孙子打成那样。我听人说，你还要阉了他？”

乙支文德道：“我的心再狠，也赶不上您啊！您可是能为了权力，把自己的儿子都给关起来的主，我打几下别人的孙子，又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现在莫离支府里面是谁说了算？是您还是我那贤侄渊盖苏文？您把他关起来了意欲何为？是不是想夺权？”

渊男生这时候时候也被郭业放了，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爷爷，您可不能把我爹给怎么样了呀，那可是您亲儿子！”

“这……”

渊太祚没想到他严守秘密的措施，竟然造成了这等误会！

他苦笑了一声，道：“文德贤弟，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我儿盖苏文之间并无矛盾……今晚只是，只是……”这事儿关系着天大的秘密，渊太祚还真没法解释！

“这事老哥哥也知道丢人了？知道您别干呀！你看看你这孙子为了使苦肉计救父，连自己下面那玩意儿都不要了，多有孝心啊！同样是姓渊的，你和孙子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你怎么就连孙子都不如呢？”

渊太祚听着这话都别扭，什么叫“不如孙子”？

这老东西说话可真够损的。

他不想再和乙支文德纠缠，他咳嗽了一声，道：“乙支贤弟，此乃我渊家



的家事，就不劳您费心了。你这是要走？要不我送送您？”

“不用！跟你这老不死的走到一块，我丢不起这个人！”

“那老兄弟你走好！”

这时，渊男生可不干了，叫道：“乙支爷爷，我们家的事您就不管了？我这顿打不就白挨了吗？”

渊太祚怒道：“把他带走！”

渊子灵可不管那个，拖死狗一样，就把渊男生带走了！

乙支文德没想到渊太祚如此无耻，道：“渊太祚，我看你是老糊涂了！虎毒还不食子呢，你这是儿子孙子一块吃呀！”

渊太祚只能强硬到底，道：“乙支文德，你到底还想不想走？”

乙支文德也只是一时义愤，才说了这番话。实际上渊家人的死活他才不关心呢。乙支家的败落，一方面是因为乙支家内部没有什么人才，另一方面与渊家的打压也不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和渊家仇深似海！

乙支文德冷哼了一声，带着郭业等人就往外走！

说是不让送，渊太祚还是在一旁相陪，毕竟乙支文德高句丽是响当当的一块招牌，他也不敢太不给面子。

到了莫离支府门口，渊太祚让人把门打开，道：“老兄弟一路走好，老夫这就不送了！”

五个人鱼贯而出，杨万春低着头走在最后一位。

渊太祚发现这人鬼鬼祟祟的，形迹可疑。他一伸手，就把杨万春的袖子给薅住了，厉喝道：“你是谁？抬起头来！”

## 第1372章渊盖苏文的决定！

渊太祚这一嗓子，把杨万春吓得不轻！

杨万春心思电转，猛地一抽袖子，装作没听到渊太祚的问话，径直往前走！

渊太祚大怒，刚要发作。猛然间斜刺里冲过一个人来，把渊太祚拦腰抱住，道：“是不是你泼了我一身水，本王跟你没完！”

来人正是荣留郡王高建武！

他哪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半夜里吹冷风，还被浇了半桶水！虽然没闻出什么味来，谁知道这水以前是干什么用的？

高建武仔细一寻思，就觉得这事真尼玛既窝囊有恶心，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发了狠，一定得把这个使坏的人找着，报仇雪恨！

等了一会儿，大门一开，从府里边走出几个人来。别人都往外走，只有渊太祚在一边杵着。高建武心想，八成自己的仇人，就是这个老家伙了！如果不是的话……那也先打了再说！

渊太祚年轻的时候，功夫还是拿得出手的。不过装了几十年的乌龟，这身手也就跟乌龟差不了多少了。不过高建武虽然比他年轻了二十来岁，但问题是身体太虚了，打架的本事也不怎么地。

于是，这二人打在一起，那真是棋逢对手——臭棋篓子遇到了臭棋篓子！

二人滚倒在地扭打在一起，一会这个在上边，一会那个在上边，不断变化姿势。

乙支文德在一边看似劝架，其实就是在起哄架秧子，忙不迭叫道：“别打了！别往身上打！……穿着这么厚的衣服！根本就不疼！”

“哎呀，太不像话了，你怎么还往脸上招呼！打人不打脸，打脸先扣眼，你到底懂不懂？”

“你伸腿干什么？是不是想用撩阴腿？这断子绝孙的招式，可使不得啊！”

“你怎么还扯头发了？扯头发，咬鼻子，那可都是妇人打架的玩意儿！”

有这老爷子在一边指导，没几分钟，渊太祚和高建武就都鼻青脸肿，鲜血淋漓了！

两人闹了这么大动静，莫离支府里面的人出来了不少！人们认识高建武，自然也不敢把他怎么样，只能七手八脚的把这二位分开！

高建武还真不认识渊太祚，道：“老帮子，你是谁？为啥要泼我一身凉水？”

渊太祚老脸一红，耍起了无赖：“老夫是渊太祚，莫离支渊盖苏文的亲爹！你凭什么打我？谁泼了你凉水你找谁去！和老夫无关！”

“与你无关？今晚月明星稀，总不能是天上下雨吧？只要泼水的是你们莫离支毒里面的人，你就脱不了关系！”

“放屁，莫离支府里面的人是我儿子在管。老夫这么大年纪了，怎么会管这些破事？！”

“那你把渊盖苏文叫出来！”

“呃……你！”渊太祚无力辩驳。

……

……

渊太祚被高建武逮着了理，这顿打算是白挨了。他心中默念小不忍则乱大谋，低声下气地赔了半天不是，才把这伙人送走。

此时天将破晓，渊太祚也不睡了，洗了一把脸抖擞精神。随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推开了听雨轩的大门！

见到渊盖苏文后，渊太祚笑咪咪的问道：“儿呀，天亮了，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那眼神分外的慈祥，只是一对乌眼青稍微破坏了气氛。

渊盖苏文一夜过去，多了几根白发，更多了一份淡定从容！

他微微一笑道：“父亲大人，儿子考虑过了！从今以后，盖苏文还是姓渊！”

“不错！果然是我渊太祚的好儿子！”

“不过……”

“不过什么？你不想对高氏赶尽杀绝？没关系，只要你同意杀死婴阳王，万事都好商量！你说是在你登位之前杀死婴阳王好呢？还是登位之后好？要我说，还是登位之后好……”

渊盖苏文摇了摇头，道：“儿子并不打算杀死婴阳王！”

“你……你到底想怎么样？”

“父亲大人，您说的那样话我都信。一个人卧病在床几十年，还都不死，就够奇怪了。更奇怪的是，他竟然一夜之间病全好了！要说这里边没有阴谋，儿子我第一个不信。不过……”

渊盖苏文轻笑一声，“不过你有你的阴谋，我盖苏文有我的尊严。凭什么我盖苏文要按照你说的两条路来选？我要选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你准备怎么办？”

“我盖苏文姓了五十年的渊，这个姓氏我至死也不打算换了。但是，您其他的要求……儿不能从命！昨晚您说的话，儿子就当从没听说过，您还是莫离支府的老太爷，我还是莫离支渊盖苏文！”

“这么说来，你不肯杀死婴阳王，也不肯削弱高氏？”

“儿子登上国主之位之后，会对高氏和渊氏一视同仁。说起来，虽然我盖苏文的父亲姓渊，可母亲还是姓高啊，正好对两族都不偏不倚。父亲大人不必担心我会薄待渊氏。但是让我薄待高氏，我也做不到！更不要提让我谋害婴阳王的事！他待我胜过亲子，我绝不会背叛他！”

渊太祚冷笑道：“盖苏文，你都五十岁的人了，当了这么多年的莫离支，怎么还这么幼稚？不是你盖苏文薄待渊氏的问题！而是，没有渊氏的支持，你根本就坐不稳这个国主之位！”

渊盖苏文道：“父亲大人的话，未免言过其实了！渊氏的私兵是不错，但是再厉害的私兵，能敌得过朝廷的兵马？换句话说，如果东部的支持真的那么重要，父亲大人还用得着卧床不起五十年？”

“好，好一对伶牙俐齿！不过你别忘了，这国主之位还不一定就能轮上你呢！神仙风流会的最后一局，你就那么有把握？”

“此事我早有安排，万无一失！”

“哼哼，不到最后一刻，就不要提什么万无一失。老夫等着你求我的那么一天！”

“儿子生来脾气倔，恐怕要让您失望了！”

“你……你好大的胆子！你如此忤逆老父，就不怕死吗？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什么处境！”

渊盖苏文叹了口气，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亡是为不孝！儿子活了五十多年，现在死了也不算亏本。如果您真的咽不下这口气……儿子也毫无怨言！”

“你走吧！”

渊盖苏文心意已决，本来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没想到谈判不成，渊太祚竟然真的放自己走，道：“父亲大人，您就这么放我走？”

渊太祚苦笑了一声，道：“你以为我是什么人？儿子不听话，除了生气还能怎么样？把儿子给杀了？老夫还没那么蠢！唉，儿大不由爷。去吧去吧。”

“多谢父亲大人！”

“不过有一条，我得跟你说明白！既然你不答应我的条件，那么东部的大权，还得掌握在我的手中！你当你的国主，我东部不惹事，也不怕事！等我百年之后……唉，儿孙自有儿孙福，老夫也就管不了啦！”

渊太祚说完了这句话，满脸的颓然之色，仿佛一瞬间苍老了许多！

渊盖苏文心中不忍，跪下磕头，道：“父亲大人，儿子会用我的功业证明，儿子今天的选择是正确的！”

渊太祚摆了摆手，道：“去吧，去吧……”

渊盖苏文拉开门刚要出去，又转身走了回来，道：“父亲大人，儿子还有一事不明向您请教！”

“什么事？”

“您这乌眼青是让谁打得？”

## 第1373章好消息

三月二十，天晴，神仙风流会第五场。

郭业对于今天还能见到渊盖苏文，颇为奇怪。

一见面，他就问道：“莫离支，您没事吧？”

渊盖苏文皱眉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现在全城都嚷嚷动了，说您和您府里边的老太爷不对付。老太爷一怒之下，把您给关起来了！”

“绝无此事！完全是谣言！”

“呃~这可是西部大人乙支文德老将军说的，他说是他亲眼所见.....”

渊盖苏文连连摆手，道：“平阳郡公，这种闲事您就别操心了。我盖苏文好好的站在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难道真的没事？这可真是奇了怪了！郭业满腹狐疑。

正在这时，金德曼走了过来，道：“平阳郡公，您负责今天的评判，却总和莫离支嘀嘀咕咕的，实在是让妾身担心呢！”

渊盖苏文道：“平阳郡公代表的是大唐天子，最是公平不过！德曼公主不必多虑！”

“公平？您自己信吗？前天的比赛，可是还有人输了不认，还要再比一场呢！”

渊盖苏文老脸一红，道：“那是我盖苏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从那天开始我就明白了，平阳郡公，绝无私心！上邦人物，果然不凡！”

“希望今天你们高句丽输了，你还能说出这番话来！”

“你这是什么话，今天凭什么不是你们新罗输而是我们高句丽输？”

渊盖苏文不再理会金德曼，转头问道：“平阳郡公，您看今天的比赛，以什么为题？”

郭业道：“此次比赛，关系重大。我看也不必取什么题目了，免得有人输了之后，说我偏袒某一方，提前漏了题出去。就请两位源花，把最好的舞技拿出来，让大家看看到底是高句丽的舞蹈当仁不让，还是新罗的舞蹈略胜一筹！”

金德曼微微一笑，点头道：“就依平阳郡公所言。其实，比什么都无所谓，谁不知道，我们新罗的善花公主能歌善舞，艳绝三韩。而高句丽的源花杨凤怡是个只会舞枪弄棒的疯丫头，对于唱歌舞蹈丝毫不感兴趣。这次比赛我们新罗是赢定了！”

渊盖苏文摇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世上还是攀炎附势的人多。善花公主乃是新罗公主，旁人见了，一分本事也得说成是八分。她自己给自己封一个艳绝三韩的名头。所谓的三韩故地，全在你们新罗境内。难道还能有哪个女子敢和她理论不成？”

“杨凤怡还是你们高句丽南部大人之女呢？怎么没人夸她？”

“咱们高句丽民风简朴，可没你们新罗人那么不要脸！”

“都说莫离支是一介武夫，今天看来倒不像啊！您这上嘴皮一碰上嘴皮，怎么说都是您有理。难不成我们的善花公主名声在外反而成了不是？”

“哼哼，就怕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郭业咳嗽了一声，阻止了这二位的争吵，道：“两位别逗嘴皮子了！你们

说得再好，也不能代替源花比赛呀！咱们还是看两位源花的表演决定胜负。你们两国，谁先来？”

金德曼道：“我们新罗是无所谓。就看高句丽那边有什么想法？”

渊盖苏文道：“有道是先入为主，我们高句丽不占新罗这个便宜。就请新罗的善花公主，上台表演吧！”

善花公主翩翩起舞，跳的正是风流道的《飞仙舞》。

这个舞蹈在一袭白衣的善花公主跳来，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她步履轻盈，身姿婀娜。衣袂飘飘，如梦似幻。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之间，无不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让人舍不得眨一下眼睛！

什么是仙女下凡？哪个叫神女临尘？善花公主这一舞就是最好的诠释！

郭业一边看着，一边没出息的流出了哈喇子，心中暗道：“这就是咱老婆！咋平时就没发现她还会跳这舞呢！这身段，这腰肢，在配上这圣洁的表情，真尼玛太勾人了。看来回去之后，还要开发几个新姿势……”

一曲舞罢，人人喝彩，个个叫好！

金德曼得意第笑问道：“莫离支，您觉得善花公主此舞如何？”

渊盖苏文再昧着良心，也不能说这舞跳得不好！

他期期艾艾的说道：“还不错……还不错……”

金德曼得理不饶人，“您觉得比之杨凤怡如何？”

渊盖苏文这时候心里边都没底了，看向郭业，道：“平阳郡公，杨凤怡可是您的未婚妻，您觉得比之善花公主如何？”

郭业道：“这不是还没比吗？我看……凤怡未必会在善花公主之下！”

说完了，还冲渊盖苏文眨了眨眼睛！

渊盖苏文心领神会，道：“那就借平阳郡公吉言了！”

杨凤怡上台之后，全场就一阵哗然！

只见她这次并没有穿风流道的白色衣衫，而是换了一身戎装！飒爽英姿，神采奕奕，好一个巾帼英雄！

金德曼道：“咱们这开的是神仙风流会，夺的是三国总源花之位。杨凤怡不穿咱们风流道的服饰，不妥吧！”

渊盖苏文一嘬牙花子，道：“平阳郡公有言在先，这次的比赛要把最好的舞技拿出来。可没限定要穿什么衣服，我看杨凤怡此举并无不妥！平阳郡公您说呢？”

郭业道：“话虽如此，终究有些……不合适。不过既然没有事先讲明，那就下不为例？”

金德曼怒道：“下不为例？根本就没有下次了！”

郭业道：“作为补偿，那就再加一个限制条件，如果杨凤怡和善花公主跳得不相上下，就算善花公主取胜。这下您总满意了吧？”

“哼，这还差不多！”

金德曼也只是假意为难，要不然郭业这么扯淡的理由可说不过去！是不是不相上下，还不就在郭业的一句话吗？

三人商议已定，杨凤怡手持一把长剑，就舞动起来！

只见她惊若翩鸿，矫若游龙。时而轻盈如燕，点剑而起，时而骤如闪电，落叶纷崩。舞至高潮处，剑光熠熠，只见剑踪，不见人影！

到了最后，她又把剑抛向了高空目力难及之处！

紧接着—道剑光，快如闪电，向着杨凤怡自己的头颅直落而下！

眼见这个绝色佳人，就要香消玉殒！

“啊！”无数人惊呼出声！

杨凤怡却微微一笑，把剑鞘一擎，噼啷一声，宝剑归鞘，不差分毫！

哗~~

杨凤怡的剑舞舞罢，彻底点燃了会场的气氛！

如果说善花公主是翩然若仙的话，杨凤怡就是英武若神！

男人谁的心目中没有一个豪侠之梦？可是传说中拥有绝世武功的侠客谁看见过？今天就在这场神仙风流会，终于看见活的了！而且还是一位女侠！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道：“看来这最后一场乐之一道，是我们高句丽赢了！你看这叫好的声音，明显比上一场大得多！”

金德曼道：“叫好的声音大有什么用。杨凤怡那根本就不是舞蹈，是武术！咱们这次比的是乐之一道，可不是比武之一道！”

“你别输了不服气！武术和舞蹈有什么分别？舞蹈能干的活，武术全能干！武术能干的活，舞蹈就未必干得了！这次你们新罗是输定了！”

金德曼晒笑道：“别高兴的太早！咱们这场比赛是平阳郡公判定胜负。现在正主还没开口呢？”

“平阳郡公开口，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杨凤怡可是平阳郡公的未婚妻，他不偏向未婚妻就不粗了，你怎么还能指望他偏向新罗？实在是让人可发一笑！”

“那可不一定，我们的善花公主可和平阳郡公关系不错！”

渊盖苏文道：“平阳郡公现在就请宣布比赛的结果吧，让德曼公主彻底的清醒一下！”

他不放心之下又低声加了一句，“你那岳父杨万春也很想知道！”

郭业装傻充愣道：“我那岳父？他也在这？”

渊盖苏文道：“那就要看你宣布的结果是什么了！如果是好消息，他自然可能出现在这里。如果是不好的消息，那可就不好说了……”

郭业道：“看来我只能宣布一个好消息了！”

“当然！”

郭业清了清嗓子，道：“我现在宣布一个好消息！神仙风流会第五场，乐之一道的比赛，胜利者是——

善花公主！！！”

## 第1374章逗你玩！

渊盖苏文听了这句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不可置信地问道：“你说什么？”

“我说这次的比赛是善花公主赢了！”

“你……你……”渊盖苏文又惊又气，说不出话来了！

郭业却还在不慌不忙的解释：“要说凤怡这一套剑器舞，跳得还真是好。戎装玉貌，矫若游龙。郭某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在剑器舞中，说是天下第一也不为过。为了表达对此舞的敬意，郭某有一诗相赠。”

说完这句话，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面色郑重，高声吟诵道：“今有佳人杨凤怡，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为了给岳父杨万春出气，郭业也真下了本钱，把诗圣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抄了半首出来！

这首诗也是千古名篇，难得的是用在杨凤怡身上，丝毫不显违和，仿佛为她量身定做的一般！

一首诗吟罢，杨凤怡眉开眼笑，高声道：“多谢夫君赐诗，您把我说得那么好，是不是太招摇了一点？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呢！”

“哪里，哪里。贤妻如此神技，当得起，完全当得起！”

“夫君，要我说，妾身的舞技虽好，您的这首诗做的更好！必将流传千古而不衰，为后世所称颂！”

“贤妻谬赞了，谬赞了！”

这对无耻的小夫妻在一边互相吹捧，把渊盖苏文都弄糊涂了！

难道这几天大鱼大肉吃的太多，上火了，刚才完全是幻听？郭业把杨凤怡夸得这么好，怎么可能判杨凤怡输呢？

他凑上前去，道：“平阳郡公，您刚才到底是说善花公主赢了？还是说杨凤怡赢了？您说了两遍，我怎么就没听明白呢？”

郭业一脸的恨铁不成钢，道：“你糊涂啊！我那贤妻杨凤怡的剑器舞跳的如此之好，怎么可能输？天下有谁能赢过她？你到底懂不懂乐之一道？我看你完全是一个粗鄙之人，斯文扫地，斯文扫地啊……郭某羞与为伍！”

渊盖苏文被郭业骂得眉开眼笑，道：“如此说来，您是说我们高句丽赢了？”

郭业道：“别忙，我还没说完呢！虽然说杨凤怡的舞技如此高超，可是善花公主跳的也不错是不是？”

“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善花公主的舞蹈虽然不能胜的过杨凤怡，不过……”

渊盖苏文道：“您的意思是说，善花公主虽败犹荣？说得好！我盖苏文绝无二话，举双手赞成！”

郭业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道：“不过，善花公主的舞蹈和杨凤怡平分秋色还是没问题的！”

金德曼轻启朱唇，给了渊盖苏文致命的一击：“咱们比赛之前可是说好了，如果善花公主和杨凤怡的舞技不相上下，那么这次的比赛就得算我们新



罗获胜！”

郭业神色庄重，仿佛这一刻他就成了正义的化身，道：“所以，郭某说话算话。按照刚才的约定，我判善花公主获胜！莫离支，您觉得郭某的评判可曾公正？”

渊盖苏文满脸再傻这会儿也明白过味来了，他怒极反笑：“姓郭的，你玩我！”

当即，他又一指金德曼：“德曼公主，你们是串通好的吧？”

金德曼打了一个哈欠，道：“莫离支，刚才我还听人说，平阳郡公绝无私心，最是公平不过的，这个人是谁？”

郭业道：“莫离支，愿赌服输，天经地义！您现在的心情我也可以理解，事实上作为凤怡的未婚夫，我也感同身受！”

说着，郭业竟还硬挤出了几滴鳄鱼的眼泪，继续说道：“可是凤怡终归是棋差一招，输了一场比赛！郭业身为大唐钦差，不敢因私废公，偏袒自己的家人！这么评判，其实，我的心里也不好受……”

羞辱！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

这是不把渊盖苏文羞辱致死，誓不罢手的节奏！

渊盖苏文额头上青筋直冒，道：“郭业！你们就真的不管杨万春的死活了  
吗？”

郭业道：“怎么，莫离支恼羞成怒，要拿你们高句丽自己人发作？实在是让我这个大唐钦差害怕啊，我太害怕了……”

嘴里说着害怕，还是一脸有恃无恐的表情！

渊盖苏文用手指着杨凤怡，道：“杨凤怡，那可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今日为了奸夫，出卖老父，与禽兽何异？”

杨凤怡不慌不忙，道：“莫离支，您这话实在是太言重了，凤怡担当不起！”

“担当不起？现在才后悔，晚了！老夫回去之后，就要把杨万春那个老匹夫碎尸万段！不……碎尸万段太便宜他了，我要将他千刀万剐！让他在临死之前，受尽折磨；身死之后，还要把他剁碎了喂狗，不得善终！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有一个孝顺的女儿！”

渊盖苏文此时就如同地狱之中出来的恶鬼，望向杨凤怡的目光之中，充满了仇恨和疯狂！

杨凤怡不慌不忙地继续道：“莫离支，何必呢？您和我父杨万春同殿为臣这么久，就没一点情谊？有道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就算真有什么深仇大恨，您就不能给他来个痛快的？您也太小肚鸡肠了吧！”

“哈哈……”

渊盖苏文干笑了两声，道：“在我面前使激将法，没有！杨凤怡今天就算你能舌灿莲花，杨万春也得挨上那三千多刀！”

杨凤怡叹了口气，道：“那此事就没有什么商量？”

“没有商量！你毁了我的神仙风流会，就是毁了我渊盖苏文的一切！杨万春……他不得好死！”

杨凤怡道：“那可不一定，我给您引见一个人，您说不定就改变主意了！”

“就算是国主婴阳王求情，也护不住他！大不了我不做莫离支了，也要跟你们杨家拼个鱼死网破！”

杨凤怡把手一指台下：“婴阳王，凤怡可请不出来！不过，这位不同意的话，您的那些计划，都是白费……”

“是谁？”

渊盖苏文往台下看去，他心情激荡之下，视力都有些模糊。只见有一个人青衣小帽，做仆人装扮，分开人群，往高台走来！

等那个人走上台来，渊盖苏文才看清他的相貌，道：“杨万春！怎么是你？你……你怎么在这里？”

杨万春道：“我怎么就不能在这里？我为什么就得在春意楼乖乖的待着？等着您千刀万剐？”

“这么说来，你早就逃出来了？是什么时候？”

杨万春道：“什么时候逃出来的您先别管，您还是先顾顾眼前吧！现在我杨万春就站在您的跟前，倒要看看你怎么把我千刀万剐！”

“哼哼，杨万春你为了你一己之私，出卖我高句丽，致使神仙风流会上我高句丽落败，罪在不赦！”

“呦呵，好大的帽子！那莫离支你擅捕朝廷大臣，就那么理直气壮？我是否有罪你说了不算，得国主说了才算。来来来，咱们一起去找婴阳王评理！”

渊盖苏文冷笑道：“国主是要找的，可不是这个找法！来人，给我拿下！”

呼啦啦闯过来几十个军士，就要动手！

杨万春淡定从容不惊不乱，哈哈大笑起来：“渊盖苏文，你以为我着了你一次道，还会着第二次？来人，给我把盖苏文拿下！”

彩棚之内，冲出来几十条大汉，都手持利刃，神色不善！

双方剑拔弩张，眼看着一场血战就不可避免！

忽然，会场外面有人高声唱道：“肃静~~国主婴阳王驾到！”

## 第1375章传位！

婴阳王一进来，会场的气氛骤然一变！

刚才还剑拔弩张的两伙人，都赶紧收了兵刃，仿佛刚才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就连渊盖苏文和杨万春也都换上了一副老实孩子的面孔，紧跑几步，走下台去。恭然肃立，大气都不敢出！

郭业不得不佩服婴阳王这老家伙在高句丽的地位，实在是惊人！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婴阳王高元，只见这老头子瘦的都不成人形了，两腮深陷，颧骨高耸，双目无神，一副行将就木的样子。

在两个太监的搀扶之下，婴阳王走上了高台！

郭业和金德曼都站起身来，自报身份，躬身行礼。

婴阳王连连摆手，道：“两位是我高句丽的贵客，高元不敢当次大礼，快坐，快坐！”

三人分宾主落座，婴阳王坐北朝南，二人分坐左右。

婴阳王咳嗽一声，道：“平阳郡公身为大唐天使，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本王重病在身，未能早日聆听大唐天子圣训，还望平阳郡公恕罪！”

郭业略微欠身，道：“辽东郡王客气了！”

婴阳王那是高元在高句丽关起门来，自己给自己上的尊号。在大唐的官职序列里，他就是一个辽东郡王。比郭业这个平阳郡公，高点有限。

婴阳王道：“听说您这次来的主要任务就是要调节我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纷争？”

“正是！”

“此事关系重大，还请平阳郡公再稍待几日！”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几日之后，我高句丽就要易主。这事就请平阳郡公和新国主商量。老夫就不多掺合了。”

说完这句话，婴阳王闭上眼睛，挥了挥手。

一个中年太监会意，手捧一份圣旨，高声道：“国主有旨，宣高句丽三品以上官员觐见！闲杂人等，一律回避！”

郭业和金德曼对看了一眼，道：“辽东郡王，既然您还有要事，我们就先告辞了！”

婴阳王道：“无妨无妨，今日之事关系重大，正需两位贵客观礼。”

渊盖苏文一看婴阳王的这幅做派，就知道他要准备传位了！

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得看着国主之位从自己身边溜走？不行，不能坐以待毙！他走上台来，跪倒在地，道：“国主，臣渊盖苏文有本启奏！”

“什么事啊？”

“臣要参南部大人杨万春！杨万春为了一己之私陷害臣。致使我高句丽在神仙风流会上落败，罪不容诛！”

渊盖苏文一撅屁股，杨万春就知道他要拉什么屎！

渊盖苏文话音刚落，杨万春就紧跑几步，来到了婴阳王的面前，道：“国主，您千万别听渊盖苏文这瘪犊子胡说八道！他这完全是公报私仇！”

“我和你杨万春有什么私仇？”

“你的儿子求娶小女杨凤怡不成，所以你就对我们杨家怀恨在心！先是把老夫关起来，逼我献女求生。现在又故意诬告，想置我杨家于死地！”

“你……”杨万春这句话半真半假，渊盖苏文一时之间还难以反驳！

婴阳王却听出来了里面不对的地方，道：“莫离支，你还软禁过杨爱卿？”

“这事倒是有，不过，我那可不是公报私仇。而是怕杨凤怡出工不出力，坏了我高句丽的大事，才出此下策！”

婴阳王眉头一皱，道：“荒唐！”糊涂！杨爱卿乃是国家重臣，就算是朕也不敢怠慢。你怎能擅自对杨爱卿动手？如此行径，置我高句丽的国法于何地！”

渊盖苏文也知道自己这事干的不地道，道：“是！此事全是臣的错，臣甘愿受罚！不过神仙风流会一事，确实是杨万春从中捣鬼，还望国主明查！”

婴阳王叹了口气，道：“算了，我都要死的人了，能责罚你什么。退下吧！以后就没朕护着你了……你要好自为之！”

渊盖苏文还要再说，婴阳王把脸一沉，道：“天意如此，夫复何言？朕不管是什么原因，只问你结果，神仙风流会是我高句丽赢了还是新罗赢了？”

……

……

过了不到一个时辰，高句丽的三品官员就来得差不多了。这是婴阳王一年多以来，第一份正式谕旨，谁敢怠慢？

婴阳王往台下扫视了一眼，他老眼昏花，也看不清楚，道：“荣留郡王何在？”

“……”没人搭茬！

婴阳王心里这个气啊，原来你想当国主都想疯了，整天在朕跟前念叨。现在想把国主之位传给你了，你咋就掉了链子了呢？

不过新任国主的面子还是要维护的，婴阳王给高建武找理由：“许是荣留郡王有什么事情耽搁了，咱们再等等！”

过了一刻钟，婴阳王又继续问道：“荣留郡王何在？”

“……”还是没人答应。

“难道是荣留郡王出府办事？我儿为国操劳，朕不怪他迟到。”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婴阳王再问：“荣留郡王何在？”

“……”

今天也真奇怪了，荣留郡王是左等也不来，有等也不来！婴阳王脑瓜再好使，也帮高建武想不出理由来了！

渊盖苏文瞧出了便宜，道：“国主，不如让臣去看看？”

婴阳王岂能看不出渊盖苏文那点小心思，冷哼一声，道：“杨万春！”

“在！”

“你去把荣留郡王接来！”

说完，又狠狠的加了一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再过了半个时辰，杨万春就复命而回。还带着一副担架，担架上面正是荣留郡王高建武，此时正在昏睡不醒！婴阳王伸手一摸高建武的额头，烧得好烫！

婴阳王又惊又怒，道：“这是怎么回事？”

“荣留郡王生病了！”

“因何生病？”

“听说他昨天晚上被莫离支府的老太爷泼了一身凉水，为这事俩人还打了一架！荣留郡王体质弱，就成这样了！”

“渊太祚，老匹夫！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咋就不知道呢？”婴阳王自言自语道。

婴阳王心里边其实并不是特别生气，相反地还有一丝……欣喜。

渊太祚和高建武之间有什么破事他并不关心，关键是这事给了他一个借口！渊太祚打了荣留郡王不要紧，那要是打了国主呢？可是抄家灭门之罪。

婴阳王只要一退位，荣留郡王登位，渊太祚就非死不可！

婴阳王心中暗想，我儿高建武不愧天命在身，打个架都能帮我除去一个强敌！看来把国主之位传给他，这步棋我走对了！

他咳嗽了一声，道：“诸位臣工，想我高元继位以来，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在这国主之位上渡过了五十个春秋。不敢说把我高句丽发扬光大，但也可以算是一个守成之君。如今本王精力渐衰，时日无多，是时候给你们选一个新国主了！”

这句话可捅了马蜂窝了！

高台之下议论纷纷，有人说国主春秋鼎盛，再干个五十年丝毫不成问题。也有人说父承子计天经地义，根本就不用选。还有人说，莫离支渊盖苏文深孚众望，必能克成大统！

婴阳王也不着急，笑眯眯的看着台下讨论。等台下的声音逐渐弱下去的时候，他走到了高建武的担架之前，对身边的一个太监道：“弄点凉水，把我儿弄醒！”

几滴凉水淋在了高建武的额头之上，他迷迷糊糊的睁开了双眼。只见一个老头站在了自己的旁边，模模糊糊也看不定是谁。又是几滴凉水落下，熟悉的感觉传来！

高建武一跃而起，“啪”的一下就给了婴阳王一个嘴巴，“老帮子，你又拿凉水泼我！”

## 第1376章指鹿为马

高建武这一巴掌可把婴阳王给打蒙了。

婴阳王二十岁当上国主之后，谁动过他一根手指头？

现在他竟然被打了！

打他的不是别人，是他的亲儿子！

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他一把就薅住了高建武的脖领子，骂道：“小畜生，你敢对朕动手？”

婴阳王的声音，高建武怎么会不熟悉？

他刚才只是刚睡醒迷迷糊糊的，又不是真的把脑子烧坏了。

高建武定睛一看，这不是老爹婴阳王吗？想到刚才的所为，好悬没吓死过去！当场便是全身出了一身冷汗，头脑清醒无比！

他赶紧双膝跪倒，把头磕的梆梆直响，道：“父王，饶命啊！儿子刚才眼花了，不知道是您啊！要是我知道，打死我我也不敢啊！”

婴阳王当然知道他不是故意的，可知道是知道，这事怎么解决？大庭广众之下，被儿子来了一耳光！旁边还坐着大唐的平阳郡公和新罗的德曼公主！这事不光是压不下去，还得随着这二位的回国流传天下。

说不定后世史书之上，还会记上一笔，婴阳王晚年无法控制朝政，被儿子打了一耳光，被迫传位！这尼玛比遗臭万年还可怕！

一个人想遗臭万年，也得有两把刷子，历史上能有几个商纣王？可今天这事，他不是遗臭万年，是窝囊万年！龙阳君王的名声不好听，但是窝囊废的名声更不好听！

渊盖苏文本来对国主之位都死心了，看到这幅场面，心里面又重新充满了斗志——如果真有天命的话，天命还是在我渊盖苏文的身上！

他再次躬身施礼，道：“荣留郡王身患重病，此乃是无心之失，还望国主从轻发落。”

婴阳王道：“从轻发落？如何从轻？”

渊盖苏文道：“荣留郡王今天殴打老父，犯的是忤逆之罪，按照律法来说就得斩立决。不过常言说得好，虎毒不食子，荣留郡王可是您的亲生儿子。国主如此处理，恐伤您的仁君之名。还请国主法外开恩，饶他一死！”

婴阳王道：“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莫离支，按照你的意思，给荣留郡王一个什么处罚为好？”

“除了死刑之外，我朝还有流、徒、杖、笞四等刑罚。国主择一即可。恩自上出，臣不敢多言！”

“好，那就判处荣留郡王一个……”

眼看着高建武就要玩完，郭业可坐不住了，他赶紧打断了婴阳王，道：“辽东郡王，这件事，本公能说几句吗？”

“平阳郡公有话请讲。”

“依在下看来，荣留郡王此举，只能算是小过。莫离支以忤逆之罪论之，实在是太过分了，其心可诛！”

渊盖苏文冷笑道：“小过？殴打老父算是小过？难道在你们大唐，殴打老父不是忤逆之罪？果然是天朝上国，风土人情乃至律法都和我们高句丽不同！盖苏文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郭业微微一笑，道：“殴打老夫是忤逆之罪，当然是没错。在我大唐，无论这人是不是无心之失，都是一个死罪！绝不轻饶！不过……”

“不过怎样？”

“不过，谁说刚才荣留郡王殴打国主陛下啦？莫离支……你刚才只是看花了眼睛了！刚才明明是有一只小虫落到了国主的脸上，荣留郡王看着着急，就替国主赶了一下。”

“胡说八道，现在才三月光景，哪来的什么小虫？平阳郡公，你这完全是信口雌黄！”

郭业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偶然间有只小虫飞过，有什么大不了的？莫离支不可大惊小怪。再说，此乃我郭某亲眼所见，还能做得了假？”

渊盖苏文鼻子都气歪了，道：“亲眼所见？好一个伶牙俐齿！那我就奇怪了，怎么就您一个人亲眼所见，我们其他人就没看见呢？”

郭业道：“这您可说错了，不光我看见了。其他人也看见了。岳父大人，您见到没有？”

杨万春道：“不错，贤婿所言即是！我不光看见了，而且那个小虫飞走之后，还飞到了老夫的脸上，真是烦人！”

“哼哼，你们两个人乃是亲戚，沆瀣一气，恐怕难堵天下悠悠之口！”

郭业含笑不语，冲金德曼使了一个眼色。

金德曼忽然“哎呀”了一声，指着渊盖苏文道：“莫离支，你，你……”

渊盖苏文满腹狐疑，道：“怎么了？”

“莫离支，你过来！本宫告诉你！”

渊盖苏文紧走两步，道：“到底怎么了？”

啪！

金德曼猛然扬起胳膊，就给渊盖苏文来了一个大嘴巴，道：“那只虫子又飞到了莫离支的脸上，本宫帮你打死了！不用感谢，这是本宫应该做的！”

“臭婊子，你敢打我，你活腻歪了你！”这年头可没有什么不打女人的说法，渊盖苏文自不会让金德曼占了这个便宜，翻脸就要打人！

郭业连忙挡到了金德曼的面前，道：“莫离支，德曼公主完全是一片好心，您可不能动手！”

渊盖苏文还要发作，婴阳王却插话了，道：“德曼公主乃是我高句丽的贵客，莫离支不可造次！”

婴阳王的话，渊盖苏文不敢不听。

他跪倒在地，道：“国主，此事我渊盖苏文可以不追究。不过荣留郡王那一巴掌可是抽在了您的脸上，您得说句话！”

婴阳王把脸一板，道：“胡说！哪有的事！荣留郡王只是……只是在朕的耳边扇了一下风，根本就没碰到朕！莫离支，你是不是昨晚没睡好，眼花了？看来，你还是要多休息才是，不可过度操劳！”

“……”

渊盖苏文哑口无言，唯有泪成行！

他心里憋屈啊！郭业、杨万春和金德曼是一伙的，这他早就心里有数。可是婴阳王这浓眉大眼的，咋也开始说瞎话了呢？

本来证据确凿的一件事，竟然被这些人睁着眼说瞎话，颠倒黑白给说没了！实在是太卑鄙了，太无耻了！太无赖了！太……欺负人了！

这还有没有天理！有没有王法！

其实，这事也不奇怪。老子被儿子打了，这发生在谁身上都得是个丑闻！尤其是婴阳王，这么大一个国主，这是能令他一世英名付诸东流的大事！他当然希望这事没发生过！

刚开始他没想着遮掩，是因为知道遮掩不住。现在有了郭业等人的配合，婴阳王正好就坡下驴！

现在，高句丽的官员们都在台下，怎么也不可能看清楚，到底有没有一个小虫子，落在婴阳王那尊贵的脸上。所以，婴阳王只要搞定台上的人就没问题了。

现在高台之上除了一些宫女太监之外，只有六个人——高建武、渊盖苏文、杨万春、郭业、金德曼和婴阳王。

现在杨万春、郭业、金德曼都言之凿凿有个小虫子，婴阳王自己再一承认，高建武怎么也不可能唱反调？以五对一，渊盖苏文承认不承认，都无关紧要了。如此好的机会，婴阳王怎能错过？

高建武没有想到还有这等惊天逆转，望着郭业的眼中充满了孺慕之色。换言之，此刻郭业在高建武的心目中比亲爹还亲！他这会儿也不跪着了，站起了身形，道：“多亏了平阳郡公仗义执言，小王才沉冤得雪。果然是上邦人物，令人敬仰！”

郭业却丝毫不给他面子，道：“荣留郡王，虽然说刚才有个小虫子在国主的脸上，可你也不能随便就惊扰国主啊。要是谁看到国主脸上有苍蝇，招呼都不打一个，就帮国主去赶。那国主的尊严何在？依我看，你这次的罪过不小！”

婴阳王这时候也越看郭业越觉得可爱，道：“那依平阳郡公所言，该给荣留郡王一个什么惩罚？”

郭业道：“一般的惩罚，可就太便宜他了。不如……”

“怎样？”

郭业咳嗽了一声，没有继续这个话题，道：“国主刚刚跟我说有意传位。既然发生了这件事，那么传位一事就简单了。不如……”

渊盖苏文关心则乱，道：“平阳郡公的意思是，取消荣留郡王的继承之权！如此甚好！”

郭业暗暗冷笑，心说这位是记吃不记打，道：“莫离支说错了。郭某的意思是，不如就让容留郡王继承国主之位吧！”

渊盖苏文被郭业的无耻给惊呆了，道：“继承国主之位，这也算是惩罚？”

郭业道：“你以为国主是那么好当的？国主苦啊！国主难啊！当国主难，当高句丽的国主更难！对内，要让百姓安居乐业，要惩处贪官污吏，还要摆平五部之间矛盾；对外，要处理好和大唐、新罗、百济乃至扶桑的关系。稍一不慎，就是战火连绵！”

停了一下，郭业继续说道：“就拿当今国主辽东郡王来说吧，继位以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哪天不是为国事操劳，日理万机？五十年了，他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实在是为这个国家操碎了心！辽东郡王，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婴阳王听了郭业这话，大生知己之感，道：“平阳郡公，说得好，说得太好了！以朕看来，当国主才是天下第一苦差事！知我者，平阳郡公也！”

“那您看传位之事……”郭业不着痕迹地问道。

“当然是传给……”婴阳王还要往下说，忽然感觉有什么不对。

他招了招手，把郭业叫到了跟前，低声道：“你今天的所为，完全是指鹿为马。你是把朕当秦二世了吗？好大的胆子！朕要是答应了你，那就是一代昏君！”

郭业心里一沉，这老家伙，还真不好糊弄啊！

难不成自己今天白忙活了？

## 第1377章现学现卖

婴阳王不愧是在历史上留下一笔的人物，郭业拍了半天马屁，竟然没把他给拍晕！

郭业心如电转，这老棒子不想当秦二世，那肯定是要当一代明君了。这件事，该往哪位明君身上靠呢？秦始皇？汉武帝？还是……汉高祖？

对，就是汉高祖！

当即，他眼珠一转，道：“您想错了，这可不是指鹿为马。如果您非要找个典故的话，您就是汉高祖刘邦，我们几个人就是荣留郡王的‘商山四皓’！”

“商山四皓？”

“没错，想当初汉高祖刘邦欲废太子，太子无奈之下，请来了商山四皓。刘邦才传位给他。这个典故您听说过吧？”

“听说过。”

“现在我郭业、金德曼公主和杨万春，就是荣留郡王的‘商山四皓’！今日之事，正是因为有了我们三人的帮衬，您才决定传位给荣留郡王。这样的话，您不是汉高祖又是谁呢？”

“汉高祖？”

婴阳王眉开眼笑，道：“汉高祖我可比不了，就是我高句丽的开国之主高朱蒙，和汉高祖比起来也差得太远！平阳郡公，过誉了，过誉了！”

郭业道：“汉高祖功业虽大，还有白登之围。您以高句丽小国之军，却三败隋炀帝的百万大军！依我看来，您虽然比不上汉高祖，但也差不了太多！”

郭业说完这句话，恨不得抽自己两大嘴巴子，这句话也太没节操了！

他心中暗想，高建武你要是这样还登不上国主之位，可就真是烂泥糊不上墙！郭小哥对你也算仁至义尽了！

婴阳王和郭业在这边嘀嘀咕咕，渊盖苏文就一眼不错的盯着他俩，眼见着婴阳王由满脸怒色变得志得意满，他心里一沉！

当即，他大声说道：“国主，平阳郡公和新罗可是一伙的！他们勾结在一起，坑害我高句丽，您可不能上了他的当！”

婴阳王叹了口气，道：“莫离支，你不用再找借口啦。就算是神仙风流会之事不提，今日的局面你还看不清楚吗？孤王只能把国主之位传给荣留郡王啦！”

“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你可知道‘商山四皓’？”

……

婴阳王现学现卖，把渊盖苏文说了个哑口无言！

随后，婴阳王就当众宣布，三日之后就要举行传位大典，要把国主之位传给荣留郡王！

高建武没想到打了自己老爹一巴掌，竟然打出了一个国主来！喜的是抓耳挠腮，坐卧不宁！

正当所有人都以为今天再没有什么大事，渊盖苏文也准备认命的时候。婴阳王忽然宣布了另一项重大的命令：“原莫离支渊太祚，殴打新任国主，罪在不赦！赐其自尽！着莫离支渊盖苏文前去宣旨！钦此。”

渊盖苏文这可不得了，这是要杀他亲爹啊！

随即，他惶惶叫道：“国王，此事万万不可，还请您收回成命！”

婴阳王今天是越看渊盖苏文越觉得碍眼，不过到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而且刚刚委屈了他一下，所以也不好发作，道：“莫离支，何出此言？如果连殴打国主之人都能放过，那我高句丽的国法的威严何在？”

渊盖苏文心中尽管腹诽，但脸上却不敢表现出来，道：“昨日，臣的父亲和荣留郡王是有所冲突，不过是荣留郡王先动的手！”

高建武听了这话可不干了，争辩道：“我先动的手？那他还先泼了我一身凉水呢！他不泼我一身凉水，我吃饱了撑的和他打架？”

婴阳王摆了摆手，道：“此事朕不管前因后果如何。古人说得好，君臣无狱。无论何种理由，渊太祚目无君上，和国主冲突，就是死罪！”

渊盖苏文又道：“就算此事都是微臣父亲之过。不过，昨日荣留郡王可不是国主。不应按照殴打国主定罪，您这是拿前朝的剑斩本朝的官！恐怕难以服众！”

渊盖苏文的措辞如此严厉，婴阳王就是一愣，原来的渊盖苏文不这样啊，他跟本就不是啥犯言直谏的主儿，今天怎么转了性子呢？

转念又一想，婴阳王明白了。是了！不管怎么讲，渊太祚那是渊盖苏文名义上的父亲。为了表现孝顺，渊盖苏文是不得不顶撞自己！

想到这里，婴阳王变得和颜悦色，道：“莫离支，你的孝顺朕是知道的。不过，国法无情，你还是不要再多说了，退下吧。”

渊盖苏文跪倒在地，把头磕得梆梆直响，道：“国主，非是我渊盖苏文为父请命，实在是您这个圣旨与我高句丽的律法相违，有伤您的一世令名。人命关天，您可要三思啊！”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莫离支，您这话可不对。敢问莫离支，您的父亲渊太祚，之前当过莫离支。不过现在身居何职？”

“现在？父亲大人身患重病多年，早已辞去了一切职务。现在并无官职在身。”

“这么说来，渊太祚老爷子就是一个平民！”

“话可不能这么说……虽然父亲大人没有官职在身，可是……可是……”渊盖苏文没词了。从潜规则上讲，那退休的官员当然也是官员，谁见了也得客客气气的。可问题是，在高句丽的律法里，这个没有明文规定啊。

郭夜道：“既然渊太祚老爷子是平民，那他殴伤了荣留郡王，该当何罪？本公那是大唐钦差，并不熟悉高句丽律法，还请莫离支为郭某人解惑！”

“这……”

杨万春在一边插嘴道：“按律当斩！”

渊盖苏文彻底绝望了，连连磕头，道：“国主千岁，能不能看在臣的面子上，饶微臣的父亲一命？在大唐还有议亲，议贵一说呢！”

渊盖苏文这么维护渊太祚，婴阳王心里挺不是滋味。他吃醋了！

婴阳王心说，渊盖苏文你对渊太祚这么好，是什么意思？你这是没当上国主给我上眼药啊！是不是不想认我这个亲爹了？你想要他活，我偏偏要他死！

婴阳王道：“既然莫离支苦苦哀求，朕也不能不给你这个面子。”

“多谢国主！”

“就许你们父子三日团聚！三日之后，荣留郡王的登基大典你就不用来

了，就在莫离支府里面，监督渊太祚自尽！不得有误！”

“国主！”

“退下！”

“可是……”

“来人，送莫离支回府！”几个太监闯过来，拉起渊盖苏文就走！

……

……

渊盖苏文失魂落魄的回到了府内，没一会儿功夫，就有人来报，老太爷有请！

渊盖苏文再次来到听雨轩的时候，只见渊太祚摆好了一桌酒席，正在自斟自饮。

“儿呀，快坐。今天可是个好日子，咱们爷俩好好的喝几盅！”

渊盖苏文哭丧着脸：“您三天后才死呢，着急喝什么断头酒！”

渊太祚道：“死？我为什么要死？我告诉你，今天咱们家是双喜临门！”

“哪双喜？”

“第一喜，就是你渊盖苏文真正的认祖归宗。可惜此事不能大事张扬，只能咱们爷俩在这庆祝了！”

“那第二喜呢？”

“第二喜，就是我儿你今天晚上就要当高句丽的新国主了！”

“您是说？”

“不错！儿呀，事到如今，你还有回头路吗？不如你今晚就入宫，掐死婴阳王那个老匹夫，自己当国主！然后再把什么杨万春、郭业、金德曼、高建武，这些仇人，都碎尸万段，以解心头之恨！”

## 第1378章一语成讖（1）

与渊盖苏文不同，高建武一回到府中，那感觉立刻就不一样了！

早有王妃领着他的几个儿女以及家奴院公跪地相迎，道：“恭迎国主回府！”

尽管这个府邸已经住了几十年了，高建武还从来没有享受过这等待遇！

他委实被吓了一跳，道：“都是自家人，何必如此客气？”

王妃微微低首，道：“今日和往日不同，往日里您是荣留郡王，今日之后您可就是高句丽的新国主了。事关国主威严，本应如此！”

高建武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扬眉吐气！

近几年，渊盖苏文即将继承国主之位的说法甚嚣尘上，王妃见了他经常抱怨数落，几个儿女见了他往往也没有好脸色看，甚至还有人和渊盖苏文暗通款曲！

现在，不仅王妃低眉顺眼的，又恢复了刚嫁过来时候那副温婉的模样。几个儿女也一个赛一个的恭谨孝顺！就连家里的那些仆役，此刻仿佛也听话了许多！

高建武暗中寻思，看来还真是应该了那句话，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

高建武刚一坐定，报事的人就来个不停，某某公求见、某某侯求见、某某将军求见……高句丽的达官显贵仿若闻着臭味的苍蝇，乌秧乌秧地往这边赶。

刚开始高建武还挺高兴，对每个宾客都热情接待，嘘寒问暖。可后来的人实在太多了他就是会使分身法，也忙活不过来。

高建武一合计，一个羊也是赶着两个羊也是牵着，干脆也别在家等着人们拜访了，自己主动出击吧！就办一个庆功大会，把平壤城的达官显贵都找来，好好庆祝一番！

高建武想到便去做，接踵，一封又一封的帖子从荣留郡王府发了出去……

郭业当然也接到了邀请，他带着长孙师、孙子善和斑鸠一起赴宴。

等到了荣留郡王府一看，来得人还齐全，只要是他认识的有头有脸的都来了。

金德曼带着善花公主、王夫四人组来了，杨万春带着杨凤怡来了，乙支文德带着乙支叔霸、乙支花花也来了！

高建武对郭业等人是相当的重视，托婴阳王的福，“商山四皓”的说法已经在平壤城的官场中传遍了。不过郭业、杨万春加上金德曼只有三个人，和“商山四皓”这个称号比起来，有点不伦不类。有好事者就把乙支文德给加上了，把他们四个人称为荣留郡王的“平壤四贤”。

高建武对此自然是乐见其成，乙支文德是高句丽的一块活招牌，虎老雄威在，以后要打压渊氏家族，还要多依仗此老出力。此时能和这位老爷子拉上关系，那是再好不过了。

为了表达对这几位的谢意，高建武把这几位连同带来的家眷部属，都请到了一间名为锦绣厅的大厅内，由高建武亲自作陪。当然陪客的不只他一个人，还有一个却也是郭业的老熟人——原来的辽东城城主高鑫德。

高鑫德那油腻的大脸上浮现出了满是真诚的笑意，道：“平阳郡公一向可好，我高鑫德可想死你了！”

郭业打趣道：“高大人客气了，恐怕您想的不是我，而是我口袋里的金子吧。”

高建武道：“这您可错怪高大人了，高大人可不是贪财之人。您给高大人的那些钱，高大人是一个子都没动，都给了本王了……”

金鑫德听了这话可不干了，赶紧补充道：“不是白给！不是白给！是借的，而且还有利息，利息是长乐坊大钱庄利息的两倍！有道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荣留郡王，您这马上就要当国主了，不会赖我这点钱吧？”

高建武道：“鑫德贤弟，咱们这是有拖无欠，等我手头松快一点，肯定还你钱。”

“那就好！”

“也就是再过个三年五载的吧！”

“啥？三年五载？荣留郡王，您也太……不厚道了吧。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

高建武叹了口气，道：“跟您说实话。没有你给的这几十万贯我都撑不到今天。就是登基之后，你也别指望我能从国库里边拿钱。现在咱们高句丽的大权还是在渊盖苏文的手里，要想拿钱，除非……”

高鑫德皱眉道：“真要动手？”

郭业回想历史，貌似这高建武还真是死在了渊盖苏文的手里，道：“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就算荣留郡王肯罢手，但是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渊盖苏文就能坐以待毙？”

听到这话，杨凤怡就扑哧一乐，道：“郭业，你不要总是危言耸听，自己吓自己。前几天你还说人家渊盖苏文准备造反，婴阳王偏听偏信呢。转眼间，人家婴阳王就把王位传给荣留郡王了，还要渊盖苏文自己监督自己的父亲自尽，您这个诸葛亮当的可不合格。”

杨万春对于郭业能和自己并列‘平壤四贤’，也挺不乐意。杨万春再狂妄，对于乙支文德还是尊重的，知道这老家伙的本事绝不在自己之下。人家金德曼本事怎么样先两说，起码马上就要当上新罗的国主了，和自己并列也说得过去。

可郭业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运气好当了大唐的平阳郡公，凭什么和自己并列？

他说道：“就是，就是。贤婿的所为，还是鲁莽了一些。就因为你算错了一步，我们杨家的亲眷都疏散了。就连杨京平贤弟都辞官不做，返回了南部，实在是可惜。现在平壤城内我们杨家就剩下了几百好手，打打杀杀还可以。和渊盖苏文在官场上抗衡可就不行了。”

郭业心说你们真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就骂娘，道：“岳父、凤怡，你们这么说，可就不对了……”

他刚要替自己辩解几句，金德曼也说话了，道：“平阳郡公，您这次预测失败，我们新罗的损失也不小。现在平壤城内，我们新罗就我们这么几个人，其他人都被我打发走了。我这么大一个国主回国，就这点人护驾，也太寒酸了……”

郭业求救的眼神看向高建武，道：“荣留郡王，您可得帮我说几句话！”

高建武道：“小王能登上国主之位，平阳郡公功劳第一，小王没齿难忘！以后您但有所有，小王无不应允。”

“荣留郡王您实在是太客气了！”

“不过……今日之事，确实是您的不对。在坐的都是自己人，小王说话可不能昧着良心。您这次实在是算错了。不过没关系，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您不用介怀！”

眼看着一场庆功大会，变成了一场批斗大会，郭业脸上挂不住了。

他站起身来，说道：“你们怎么知道渊盖苏文没准备造反？说不定他没当上国主，今晚就起兵了呢。有备无患你们懂不懂？凡事未料胜先料败你们懂不懂？我郭小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神机妙算，岂是尔等所能明白！”

郭业说得慷慨激昂，长孙师却给了他致命一击，道：“大人，渊盖苏文要造反，您从来没跟我们说过啊！这是怎么回事？”

郭业心说我没跟你们说，是因为我早就知道我猜错了，尼玛你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

他死鸭子嘴硬，强行辩解道：“我没跟你们说，是因为咱们都是军人，没有拖家带口的。要打要逃，都方便的狠，不用特别准备。”

长孙师道：“平阳郡公此言差矣，就算都是当兵的，有准备还是没准备那也是两码事！你们先坐着，我这就回去通知他们一下！”长孙师站起身来，转身就走。

郭业想拦又不敢拦着，心说你这黑大脑袋咋是一根筋呢！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吹牛你都听不出来？

乙支文德老爷子看出了郭业的囧态，道：“平阳郡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您就是认个错，也丝毫不会影响您的名声。可若是您一意孤行，死鸭子嘴硬，不仅有害您的令名，而且……”

他指了指门口，“也会让相信您的人对您失望啊！”

郭业若有所思，就要开口。

正当这时，有一个人跑了进来，惊惶叫道：“荣留郡王，大事不好！”

高建武一看来人，就脸色一变，道：“怎么了？难道……”

“郡王，郡王啊！渊盖苏文反了，反了！！！”

## 第1379章一语成讖（2）

渊盖苏文反了？

在场众人，震惊失色！

但杨万春眼里可不揉沙子，他径直道：“你是什么人？这种话能乱说？你是不是刚才那个黑大个派来，给郭小子圆谎的？”

高建武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了，连连摆手，道：“不……不……不……”不了半天，硬是没有不出一个字儿来！

郭业此时也手心见汗，他可以肯定长孙师不会派人给他来圆谎，这也太幼稚了，马上就能给人拆穿！

眼见高建武那熊样，郭业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治结巴的偏方——抡起巴掌给了高建武一个大嘴巴，道：“不尼玛个头，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高建武这才缓过劲来，道：“杨将军，您可想错啦。这个是我的人！”

“他是谁？”

“他是王宫里面的一个太监，与本王交好……我和他约定好了，只要宫中生变，他就赶紧来报信！”

乙支文德还是觉得这事有点不可思议，道：“我来问你，宫中现在生了何种变故？你凭什么说渊盖苏文反了？”

那人道：“老爷子，您不用问了，渊盖苏文确实是反了！小人来的时候，渊盖苏文已经带兵入了宫，见人就杀！小人也是早有准备，才逃了一条性命！”

“不可能，有国主在，谁敢造反？”

那人眼泛泪光，呜咽道：“小人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宫里边群龙无首，根本就没人指挥。恐怕国主他、他已经遭了毒手！”

杨万春听了这话瞬间三魂丢了七魄，不敢置信的看着郭业，道：“平阳郡公，你真乃神人也。渊盖苏文所为竟然和你所料的分毫不差！”

郭业满脸苦笑，道：“分毫不差有什么用，现在可是全完了！咱们快走！”

话刚说完，外面可就乱了套了，一阵哭爹喊娘的叫喊之声传来！

有侍卫跑了进来，道：“启禀国主，有人把咱们的荣留郡王府给包围了！”

高建武这时候也缓过劲来了，叹了口气道：“我已经知道了，退下！”

郭业道：“荣留郡王，现在该怎么办？府里边现在有多少兵马？”

高建武苦笑道：“悔不听平阳郡公之言！现在我的荣留郡王府内只有三百甲士！”

“这么少？”

“本来听了平阳郡公的话，小王在府邸里边是有一千甲士的。可是今晚大排筵宴，款待平壤城之内的高官嫌贵。来得人太多了，小王的荣留郡王府容纳不下，就调走了七百人。真是该死！”

郭业看高建武满脸懊恼之色，却再也没有了初闻消息的惊慌，而是冷静问道：“荣留郡王，事到如今，咱俩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是爬不了你，也跑不了我！您一定是还有后招吧。这会，您也别藏着掖着也，赶紧说出来吧。”

“其实也不算什么后招，只是逃命的手段！我的荣留郡王府内有一条密



道，可通向城外。咱们只要进了密道就安全了！所以，小王并不惊慌。其实如何逃命，小王曾经想了几百次了。只是今日之事……唉，真是乐极生悲，恍如一梦！咱们这就进地道吧。”

高建武光想着逃命，郭业可不干了，叫道：“荣留郡王且慢，我可不能这样走。外面还有郭某的两百个兄弟，还有长孙师，郭某人可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其实后面郭业还有句话没说出来，渊盖苏文敢要你的命。对我这个大唐钦差，未必就敢下手！

杨万春也道：“我杨家在城里也有几百个好手，闻知变故必会赶来！咱们走是可以，但是必须得给渊盖苏文点教训。就这么逃跑，抛弃了兄弟不说，咱们的面子上也挂不住！”

金德曼也道：“现在还没到最后一步，咱们大可不必着急逃走。反正有密道在，咱们有了退路，进可攻退可守。”

高建武不愿意身陷险地，转头问道：“乙支老将军，您说呢？”

乙支文德叹了口气，道：“老夫这把年纪了，就算是活着也活不了几天了。再说，老夫城内还有不少亲眷在此，怎能独自逃生？不如，咱们出去和渊盖苏文一会，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真的把老国主给害了？”

所谓的“平壤四贤”都不支持，高建武一个人逃跑也没用啊。

于是，他只得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出去看看！我就不信，他敢动我！”

以高建武为首，一行人走出了荣留郡王府。

高建武壮着胆子，大声喝道：“渊盖苏文何在，让他来见本王！”

一员大将，骑着高头大马，走了过来，道：“莫离支不在，有话您跟我说吧。”

乙支文德一看这个人认识，正是东部大将渊子灵。

乙支文德咳嗽了一声，道：“渊将军，可还认得老朽？”

渊子灵那嘴是一如既往的臭，道：“哎呦，这不是乙支老将军吗？您今天怎么对咱这么客气，难道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的？”

乙支文德暗骂，太阳你麻痹，你小子以前哪次不是见了我先磕头问好的？今天可好，跟老夫说话还坐在马上，真是小人得志！

怎奈是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

乙支文德叹了口气，道：“渊将军，不知您因何围了荣留郡王府呀？是奉了谁的命令？意欲何为？”

渊子灵道：“荣留郡王高建武结党谋反，罪在不赦。莫离支命我渊子灵，将荣留郡王及其党羽，一体诛灭！”

乙支文德怒道：“荣留郡王他马上就要当国主了，他怎么会早反？他难道要造自己的反？”

渊子灵嘿嘿冷笑，道：“乙支文德，你老糊涂了吧。非要本将军说明白吗？荣留郡王造的就是莫离支的反！现在这高句丽，马上就要改姓渊了！”

高建武道：“你们把父王怎么样了？”

“由于你高建武谋反，国主听说之后，怒火攻心，已经驾崩了！”虎死不倒威，对于婴阳王渊子灵还是不敢有丝毫不敬。尽管有恃无恐，他还是不敢说是渊盖苏文弑杀了婴阳王。

乙支文德道：“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想不到国主英雄一世，竟然死于小人之手，真是可怜可叹！”

他稳了稳心神，继续说道：“渊将军此来，除了要杀荣留郡王，还要杀荣留郡王的党羽。不知这些党羽是谁，老夫可在其列？”

渊子灵道：“基本上这个荣留郡王府邸里边的，有一个算一个都跑不了。什么大唐钦差郭业郭子仪，什么新罗公主金德曼，什么北部大人杨万春，那都是在诛杀之列。不过也巧了，这名单上没您！但是嘛……”

“怎样？”

“虽然这名单上没您，可是县官不如现管，我就是多杀个把人，想必莫离支也不会怪罪！所以，您这条命也不太保险！”

说完了这句话，渊子灵跳下马来，道：“乙支文德，你想死还是想活？”

“此言怎讲？”

“想死的话，你就什么事都别管，一会咱们爷们就送你上路。想活的话，也简单。”渊子灵把腿张开，道：“你从咱这跨下爬过去。想当初韩信为了活命甘忍胯下之辱。您老人家在高句丽的名声，可不在韩信之下。要不您来来这个？”

郭业怒斥：“渊子灵想不到你嘴臭，心更臭！乙支文德对你们高句丽有存亡绝续之功，你竟然如此折辱他老人家，还有没有一点良心？”

渊子灵嘿嘿冷笑：“良心？良心能卖几个钱？本将军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乙支文德功劳大怎样？地位高怎样？本将军就是喜欢折辱他这种人！不折辱他，怎能显出本将军的高贵？”

郭业心说这尼玛就是个变态，道：“乙支老将军，对于此等小人，多说一句话都脏了咱们的嘴。走，咱们回府去，大好头颅，看他如何来取？”

渊子灵冷笑道：“郭业，你是必死之人，当然不在乎了。乙支老头还想活呢，他跟你可不一样。乙支老头，你考虑清楚没有，要不要钻本将军的裤裆？”

乙支文德道：“渊子灵，你跟老夫说句实话，这到底是你的意思，还是渊盖苏文的意思？”

渊子灵道：“不愧是乙支文德，够聪明！不错，这也是莫离支的意思。毕竟您的名声太大功业太高，莫离支也不想让您不得善终。不过，您要是活命之后，总给他老人家捣乱的话，那也是个麻烦。所以他老人家就给您出了这个题目，就看您服不服莫离支了！”

郭业道：“老将军，不可啊。您要是忍了这胯下之辱，恐怕您的一世令名就毁于一旦！”

乙支叔霸和乙支花花也连连劝阻！

乙支文德却摇了摇头，道：“渊子灵，我要是爬了过去，就真能让我活命？那我这两个孙儿……”

“只要您爬过去，所有姓乙支的都能活命！”

“好，我爬！”

## 第1380章乙支文德之死

乙支文德就这么干净利落地答应了？

渊子灵也有点傻眼，道：“乙支文德，你可得想清楚了。你要是假意归降，乙支家在平壤城的亲眷，就都得跟你陪葬！”

乙支文德摇了摇头，道：“渊将军您这是哪的话？老夫都半截身子入土的人了，自己的生死荣辱早就置之度外，现在都是为了子孙考虑啦。为了我乙支家族能够保全，老夫舍了这一张老脸，也不算什么！”

“啧啧，乙支老头，你这话听着都让人心酸。美人迟暮，英雄末路，真是让人同情。既然你这么识时务，本将军也就不难为你了。乙支文德，请吧！”

说完，渊子灵大马金刀往那一站，指了指胯下，就等他来钻！

可连白发苍苍的老国宝乙支文德，抖了抖衣服，两行浊泪顺着腮边滚下！

低头！

弯腰！

屈膝！

下跪！

双手拄地！

乙支文德匍匐在了渊子灵的面前！

渊子灵哈哈大笑，道：“不错，不错，不愧是我高句丽的名将乙支文德。就是钻裤裆都能钻得这么有板有眼。听说你当初打败大隋的时候，靠的就是多次诈降。你说人家怎么就那么容易相信你呢，是不是每次也都钻这么一回呀？这么说来，钻裤裆也算是你压箱底的本事了！”

乙支文德一边往前爬，一边回答道：“渊将军，那可不一样。我钻大隋的裤裆，是为了探听他们的虚实，然后想办法打败他们。钻您的裤裆，那是为了……”

说着话，乙支文德的身子，已经伏到了渊子灵的胯下。

“为了什么？”渊子灵问道。

“为了要你的命！”乙支文德一伸手，就是一记猴子偷桃！

渊子灵要害被制，脸刷得就变了，道：“乙支老将军，您这是干什么，快松手，快松手！”

乙支文德一手握鸟，道：“渊将军，渊子灵！敢威胁我乙支文德，你好大的胆子！”

渊子灵道：“乙支老将军，您也知道，这事不赖我呀！都是莫离支让我干的！您表面上钻的是我的裤裆，实际那是向莫离支服软呢。你快点把手松开，别脏了您的手！”

乙支文德没搭他那个话茬，道：“渊子灵，你想死还是想活？”

“想死怎么说，想活怎么讲？”

“想死的话，老夫稍微一用力，捏碎你的卵蛋。想活的话，也简单，你派人把我府邸的人都给我接到这来，老夫自会放你一条生路！”

渊子灵连连摇头，道：“乙支老爷子，您也知道，我在东部，也就是芝麻绿豆大的一个官。您这要求，实在是超出了我的能力之外，我办不到啊！再

说了，我把你们接到这来能怎么样？莫离支把整个平壤都控制起来啦，你们是一个都逃不了！”

“那你不用管，只要你把人接过来，老夫就能饶你一条性命。如若不然，哼哼……”

渊子灵回头望了一眼，道：“乙支文德，我劝你放明白点。你以为你劫持了本将军就能为所欲为了？做梦！你只要伤得了本将军的一根毫毛，我就要你乙支家的十条人命赔偿！你要是识相的话，就赶紧把本将军放了，继续从本将军的胯下爬过去，本将军可以既往不咎。”

乙支文德没想到这小子忽然又硬气起来了，道：“你以为老夫是吓唬你的？”

“我就不信你这老家伙真的敢把本将军怎么样！”

乙支文德手下使劲，道：“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

“啊～～”

渊子灵一声惨叫，当场晕死过去！

乙支文德哈哈大笑，道：“几十年没出手，人们都当我乙支文德老了！没用了！这你们可想错了！大隋的百万大军我都不怕，怎么会害怕你一个小小的渊子灵？拿乙支家的亲眷威胁我算什么？只要有我的两个孙儿在，就有乙支家！”

郭业却觉得事情有点不对，渊子灵前恭而后倨，是不是有什么倚仗？他喊道：“乙支老将军，快回来，危险！”

乙支文德抽出钢刀，道：“怕什么，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乙支文德，是不是还宝刀未老？猴崽子们，你们有谁不服，上来跟你乙支爷爷比划比划！”

要是别人杀了自己的主帅，这些当兵的早就一拥而上，把他给乱刃分尸了。乙支文德那是高句丽活着的传奇人物，渊子灵带来的那些人都是听着这老爷子的传说长大的。他们敢围攻荣留郡王王府，敢杀大唐钦差，可真不敢和这老爷子放对，都连连后退！

乙支文德以一敌千，威风凛凛，不可一世！

正在这时，远处飞来一支铁箭，奇势如电！

噗～～

正中乙支文德的前胸，乙支文德伸手捂住胸口，缓缓栽倒在地！

乙支花花和乙支叔霸跑上前去，把乙支文德抢了回来，道：“快，快找大夫！救救我爷爷！”

长孙师走上前去，略微一检查，就叹了口气，道：“这伤可不好治啊……”

乙支文德强打精神，道：“不用再说了，老夫略通医术，知道我伤得怎么样。我今天恐怕是活不成啦。杨万春贤侄你过来！”

“乙支叔叔，我在这儿！”

乙支文德一伸手，指了指乙支花花和乙支叔德，道“杨贤侄，我这两个孙儿就交给你了！有他们在，我乙支家就不会亡！”

“乙支叔叔放心！就是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维护侄儿侄女的周全！”

他话刚说完，又是一支冷箭射到，正中乙支叔霸的哽嗓咽喉，乙支叔霸连叫都没叫一声，就栽倒在地，死于非命！

乙支文德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孙子毙命，大叫一声——“痛煞我也！”

两眼一翻，撒手人寰！

杨万春眼珠子都红了，大声叫道：“是谁在暗箭伤人？鬼鬼祟祟，算什么东西，你敢不敢站出来？”

在一群士兵的簇拥之下，走过一个人来，道：“乙支文德那老匹夫是我射死的，怎么？杨万春你不服？”

来人正是渊盖苏文！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莫离支，这么说您早就来了？”

渊盖苏文道：“其实也没多早，就是在乙支文德老匹夫劫持渊子灵的时候，本莫离支就到了！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要不然还真让这老匹夫成功了！”

郭业暗想怪不得渊子灵这么不惜命呢，敢情是看到渊盖苏文了，不得不硬气。

继而问道：“莫离支你真的准备造反？高句丽乃我大唐属国，你篡夺国主之位，我大唐可不会坐视不管！”

“大唐？你少拿大唐来压人。我告诉你，别人怕你们大唐。我渊家人可不怕！要是李老二识相的话，就乖乖承认我渊盖苏文的地位。要是不承认，我就要搅得大唐永无宁日！至于你……平阳郡公，你说我报一个你死于乱军之中，李老二会不会相信？”

“你……你敢杀我？”

“婴阳王我都杀了，何况你一个小小的郭业？我告诉你，今天荣留郡王府之内的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郭业，你纳命来吧！”

## 第1381章长孙师来也（1）

渊盖苏文说完一挥手，大队人马就冲了上来！

郭业等人当然不愿意和军队硬拼，转身就跑回了荣留郡王府，紧闭大门据守。

此时荣留郡王府里面早就乱了套了，这时候谁能不知道发生军事政变了？渊子灵说得明白，荣留郡王府里边的一个也活不了！

死道临头，谁不害怕？

一时之间，哭天抢地者有之，跺足捶胸者有之，意欲奋死一搏者有之，但更多的人却是两股战战，屎尿横流，吓得说不出话来。更有甚者，把腰带拉出来，绑在房梁之上，就要自尽！

高建武看得心烦，命人把这些人都安排在后院，和高建武的家眷在一起安顿。好在荣留郡王府三面环水，后院完全不用防守，有一种虚幻的安全感，倒也能稍缓这些人的情绪！

其实这个荣留郡王府并不适合防守，高建武这三百甲士都派了出去，没有半个时辰就有人来报，道：“荣留郡王殿下，属下等人快顶不住了，您要早做打算啊！”

高建武道：“好，好，咱们赶紧进密道！”

郭业却连忙阻止，道：“再等等，我的人还没来！这会我要是走了，我的兄弟们可就都活不了！”

高建武急得跺脚，道：“这时候，还等他们干什么。再等一会，甲士们伤亡殆尽，咱们这么多人想走也走不了啦！”

郭业尽管理智上觉得高建武说的是对的，但是这个时候他怎么能抛掉兄弟们独自逃生？

他执拗地摇着头，叫道：“荣留郡王，再等一刻钟，算我郭业欠你一个人情！”

高建武咬牙道：“好，看平阳郡公的面子，就再等一刻钟！”

郭业心急如焚，道：“我出去看看！”

说罢便站起身来要往外走。

杨万春见状，也站了起来，道：“老夫和你一块去！”

金德曼也道：“大家一起去吧！”

一群人都往外走，大厅里边只剩下了高建武一个人，他顿时就觉得不安全了，忙不迭叫道：“慢走，等等我！”

众人来到了门楼之上，往远处看去，都暗叫了一声坏了，只见十来条云梯，已经被运到了大队人马的后面。用云梯攻荣留郡王府，完全是杀鸡用牛刀。

这云梯只要一搭上，荣留郡王府马上就要玩完！

高建武面如土色，慌道：“平阳郡公，这绝对拖不了一刻钟了，咱们快走！”

郭业也手心见汗，道：“有没有办法把云梯毁掉？”

杨万春道：“总共就三百人……不，现在没三百了，也就二百多个，派出去毁云梯，谁来守荣留郡王府？再说也毁不掉呀，人家保护得严严实实的。事不可为，咱们还是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郭业道：“不行，一定还有办法的。有了！我去拖延时间！你们找绳子来，把我放下去！”

善花公主道：“郭君，你疯啦！这一下去，你还能上得来吗？你这完全是送死！”

高建武也道：“平阳郡公，不可鲁莽！”

郭业叹了口气，道：“众位，我郭业是不会抛弃任何一个兄弟的！只要跟随我郭业的人，我都不抛弃、不放弃，愿意等到他们最后一刻！哪怕是有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不抛弃，不放弃？”

杨万春哂笑道：“咱们为将者，一条命令就要千万人去死。怎么不抛弃，不放弃？郭业小子，你这完全是妇人之仁！”

“那您杨氏宗族在平壤城还有几百人，您就完全不管他们的死活？”

“老夫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及时赶到，不过现在不是等不及了吗？再晚一会儿，连咱们自个儿都得搭进去。”

“那就由在下想办法推延时间，如果事成，杨氏子弟也能够生还。如果失败，也不过赔了郭某一条性命！岳父大人以为如何？”

“郭小子，你真是个傻瓜……不过，老夫喜欢你这样的傻瓜！”

斑鸠道：“大人，我跟您一块去！”

孙子善两股战战，也紧张叫道：“老……老师，我……我也去！”

郭业道：“你们怎么比我还傻？这又不是去上阵杀敌，人多有个屁用！事有不谐，我一个人还能逃跑，再带上你们两个，可就真的跑不了！”

善花公主见郭业去意已决，道：“郭君，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如果你死了，善花也不独活！”

“放心，我还没有那么容易死！”

此时正处于战斗间歇期间，郭业被放下去，竟然没受到攻击。可他刚一下去，就被人发现了！

嗖嗖嗖！

几支箭射了过来，他闪身躲过，高声喝道：“渊盖苏文，请现身一会！郭某有话要说！”

渊盖苏文在远处高声道：“郭业，你别想要什么花样！是不是想暗箭伤人？我渊盖苏文不上你这个当！”

郭业知道渊盖苏文这是怕自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道：“绝无此意，莫离支要是不信的话，尽可以退后一段，我郭业往前走，您就不用担心弓箭了！”

渊盖苏文嘿嘿冷笑，道：“要是那样的话，郭业，你的生死可就在我的掌握之中了”

郭业钢刀一擎，道：“那可未必！郭某自有自保之道。莫离支，我就问你一句，你敢不敢听我说几句话！”

渊盖苏文眼珠一转，道：“有何不敢？郭业你过来吧！”

郭业往前走了几十步，站定了身形，道：“莫离支，就在这儿吧！”

渊盖苏文打马来近前，道：“郭业，你要求饶吗？晚了！我今天一定要你的命！”

郭业道：“莫离支，何必呢？把我杀了对你有什么好处？还可能引来大唐

的报复。相反您要是能把我放了，对您可是有天大的好处！”

渊盖苏文露出了猫戏老鼠的表情，道：“什么好处？说来听听？”

郭业道：“如果我没料错的话，您马上就要准备登基当国主了吧。以渊代高，恐怕难以服众，如果有我郭业请来大唐天子的圣旨，您这国主之位不就更稳当了吗？”

渊盖苏文摇头道：“我说过了，渊某人根本就不在乎你们大唐承认与否！郭业，你要是只有这么点利用价值，恐怕难逃活命！”

“您是不在意，可是高句丽的百姓未必不在意。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利。有没有我大唐的承认，那可是大不一样。”

渊盖苏文道：“郭业，少给我来你们汉人那一套，老子不信这个。到了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什么大义都是假的，只有手中的兵马才是真的。知道我为何愿意跟你说这么多废话吗？就是因为要把你诳过来！今天，你就认命吧！”

说完一挥手，兵丁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只要渊盖苏文一声令下，就要把郭业乱刃分尸！

郭业无往而不利的忽悠大法完全失灵，心说这可完了，难道我郭业要丧命于此？长孙师你个兔崽子，你怎么还不来呀？老子真要被你害死了！

正在这时，只见远处传来一阵人喊马嘶、兵刃交接之声……

郭业闻听之下大喜过望，攥紧拳头高声雀跃道：“莫离支，别高兴的太早！我的援兵到了！”



## 第1382章长孙师来也（2）

援兵？

渊盖苏文却对眼前的变故不屑一顾，道：“郭业，死到临头你还嘴硬！你以为这点人就能掀起什么风浪来？做梦！也罢，本莫离支就网开一面，让你多活一会儿，好让你看看你那些忠心部属的下场！”

喊杀之声越来越近，郭业冷笑道：“莫离支，您的人顶不顶得住？你要不要回去坐镇指挥？”

渊盖苏文道：“平阳郡公，不必心急。稍等一会儿，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人头了！本莫离支这点把握还是有的！”

郭业道：“那可未必。我大唐的兵马可不像你们高句丽的军队一样，只会守城。你带来围攻荣留郡王府的，充其量也就两千多人吧？我郭业带来的人虽少，却是大唐的羽林军。野战的话，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再说了就算真的打不过，冲过来救我还是没问题的！”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道：“你以为本莫离支今天晚上干的事情是什么？说白了，就是造反！容不得一点差池！你那馆驿之中的人马，我怎么会没有防备？不错，我围攻荣留郡王府的人是两千。不过围攻你馆驿的人，对付你那两百御林军的人，你猜有多少？”

“难道莫离支也派了两千人？”

“不怕告诉你，是三千人！而且人人披甲，乃是我渊氏的嫡系部队！你那二百人就算再能打，他能以一敌十？好了，我就算他们真的能以一当十，那能冲到荣留郡王府外的还能有几个人？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郭业，你就等着给他们收尸吧！”

郭业心中暗叫不好，脸色却丝毫不变，道：“莫离支算无遗策，郭某佩服。不过，您说得这么对，那怎么听声音，是您的人在节节败退呢！”

渊盖苏文对身边的一员将领道：“崔真力，你带两百人去支援，务必把这些贼子全体诛灭……不，给我留几个活口。我要他们和平阳郡公一起上路！平阳郡公怎么也是大唐天使，死的时候没几个陪葬的，也太有失体面了。哈哈！”

崔真力领命而去，一会儿功夫，喊杀之声就渐渐弱了下去，最后竟然风平浪静，再无杀声！

郭业闻听之下心如刀绞，痛声叫道：“莫离支，好手段！我郭业这就为兄弟们报仇！”

他双手举刀，就要跟渊盖苏文玩命！

渊盖苏文却从箭袋里抽出一支箭来，道：“看箭！”

渊盖苏文的连珠快箭真不是盖的，力道奇大，速度奇快，准头奇高！

一箭接一箭，一箭快一箭！

郭业连连躲闪，左挡右支，不但冲不到渊盖苏文的跟前，时间长了，恐怕还有性命之忧！

郭业怒道：“渊盖苏文，卑鄙小人，使用弓箭算什么英雄？可敢跟我堂堂正正一战？”

渊盖苏文此时又拿出了一支箭，搭在弦上，瞄准郭业，不再射出，道：“平阳郡公，你要是好好说话，本莫离支还能容你多活一会儿。你要是想

动粗的话，可就怪本莫离支心狠了……至于公平决斗的事情，嘿嘿，我劝你别使激将法了！”

郭业今天在渊盖苏文面前连连吃瘪，一股无力感涌上了心头，道：“渊盖苏文，事到如今，我们之间还有什么还说的？”

渊盖苏文道：“嘿嘿，就是现在，咱们可说的才多啊。崔真力何在？”  
“未将在！”

崔真力这时候已经完成任务赶回来了。

“你把咱们平阳郡公的大将带上来！”

“脑袋还是身子？”

渊盖苏文笑咪咪地说道：“那就看平阳郡公喜欢哪样了？”

郭业睚眦欲裂，道：“渊盖苏文，你是想折辱我郭业吗？”

渊盖苏文笑而不语，冲着崔真力一使眼色，崔真力转身就走。一会功夫，就提着一个物事跑了过来，道：“平阳郡公，您的大将！”

一个大黑脑袋冲着郭业砸来，郭业随手接住，痛喊一声：“长孙师！！”

他双手拖住这颗头颅，把发髻分来，看长孙师最后一眼！

只见此人，满脸狰狞之色，死不瞑目！

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将军！

不过……这跟长孙师不像啊！

郭业擦了擦眼睛仔细辨认……日……尼玛根本就不认识！

他不由气笑道：“渊盖苏文，这就是我手下大将？”

崔真力插话道：“是不是你手下大将咱不知道，反正咱知道他是领头的。冲杀的最猛，要不是跌落在陷阱之中，咱们还真制不住他！如果不是你手下的大将，你们大唐还真能埋没人才！”

郭业嘿嘿冷笑，道：“这个人不但不是我手下的大将，连小兵都不是！”

“平阳郡公，你不会是气疯了吧？临死之前行此掩耳盗铃之举，你就不怕天下人的耻笑？”

郭业知道不是长孙师，心也定了下来，道，“掩耳盗铃？渊盖苏文，恐怕掩耳盗铃的人是你吧？死人不会说话，你不知从哪找来一颗人头，就非要冒充我们唐人，真是让人可发一笑。”

“郭业，你不要嘴硬。不错，死人是不会说话。不过，还有活人呢！来人，把俘虏给我带上来，看看平阳郡公还有何话可说？”

没多久，一个俘虏被双手反绑，推了过来，却是怒目圆睁，立而不跪！

渊盖苏文跳下马来，道：“你何人？”

那俘虏呸了一声把头一扭，闭口不言！

渊盖苏文冷笑道：“好大的架子！咱们是敌人，你不给我行礼没关系。怎么你的主子在边上，你也不打个招呼？”

那俘虏往郭业这边看了一眼，却是双膝一软，跪倒在地！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郭业，这下你总不能抵赖了吧！你要是抵赖的话，如何对得起如此忠心的手下？”

郭业仔细一看，还是不认识！他问道：“你到底是何人？”

那俘虏道：“参见姑老爷！”

“姑老爷？”

这个称呼郭业在平壤城只在一个地方听过，道：“莫非你是岳父大人的手

下？”

“不错，小人正是南部的人！姑老爷，你可得给我们报仇呀，可怜我们五百兄弟，全都折在这里了！”

渊盖苏文道：“给你们报仇？他自己还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呢！郭业，你的援兵已经废了，你还有何话说？不如你就当场自尽，本莫离支还能给你留个全尸！要是你冥顽不灵的话，嘿嘿，恐怕你的尸身也难以保全！”

郭业继续拖延时间，道：“渊盖苏文，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都要当国主的人了，怎么能说话不算数！”

“哦？我怎么说话不算数了？”

“咱们刚才可是说好的，等我的手下和我一起上路。现在来得这些人可不是我的手下，那是杨万春的手下。你能打败他们，未必能打败我们唐军。要不，咱们再等等？”

渊盖苏文冷笑道：“不愧是平阳郡公，求饶都说得这么冠冕堂皇！你现在是害怕了？”

郭业道：“别管我是不是害怕。渊盖苏文，你敢不敢再等一会儿！我要让你看看我大唐铁骑的厉害！”

“郭业，不用等啦。现在他们都没有来，想必你那两百骑兵，已经在本莫离支的军队围攻之下，伤亡殆尽了！你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本莫离支还忙得很，没工夫和你在这磨牙。你要是真的不愿意自尽的话，那本莫离支就只有帮你一把了！”

渊盖苏文再次举起弓箭，瞄准了郭业！

正在这时，变故突生！

### 第1383章长孙师来也（3）

崔真力抽出一把匕首，对着渊盖苏文的背部狠狠刺下！

渊盖苏文感觉脑后恶风不善，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只得猛地往前一窜！

哧～

渊盖苏文的大氅被挑破了一个大口子，却并没有鲜血流出！

崔真力惊道：“你……你穿了软甲！”

渊盖苏文回过身来，满脸怒色，道：“崔真力，是你！我渊盖苏文待你不薄，你因何背叛于我？难道你是想为婴阳王父子尽忠么？实在是愚蠢直至！”

崔真力冷笑道：“婴阳王？他算是个什么东西？值得老子尽忠？”

“那你谁的人？杨万春还是乙支文德那个老匹夫？”

“都不是！老子根本就不是你们高句丽人！老子是新罗人，奉德曼公主的命令潜伏在你的身边！渊盖苏文你胆子也太小了吧，大军之中，还穿着软甲！让老子功亏一篑！”

“这么说来，你是新罗派来暗杀老夫的？”

“那倒不是。老子的主要任务是探听高句丽的情报！咱们新罗人，光明正大，从来不干暗杀这种事！”

“我呸！不暗杀？那你刚才才是干什么？”

“刚才？刚才才是你自找的。我们德曼公主早有命令，要我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平阳郡公！你要是不想要平阳郡公的命，老子才懒得和你计较呢！”

转过头来，他又对郭业道：“我说平阳郡公。你今天是吃错了药了吧。门楼上那么安全你不待着，非要自个儿下来送死。还把老子给连累了！遇到你算我倒霉！我今日所为，也算对得起你了！”

想不到这个崔真力还挺有个性的，郭业理亏，道：“崔兄忠肝义胆，郭某佩服！多谢了！”

“谢我有个屁用？你还是琢磨琢磨怎么逃跑吧，我来给你断后！别让我白死！”

渊盖苏文嘿嘿冷笑：“想跑？哪有那么容易？我倒要看看是他的腿快，还是我的箭快！”

郭业还要说话，渊盖苏文却不给他这个机会了！

他一挥手，大队人马就包抄了上来！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就要把这二人乱刃分尸！

郭业手底下也不含糊，刀光连闪，就在这帮人的围攻之下，奋勇拼杀，连杀十余人！

一时之间，无人敢近！

崔真力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一会儿功夫就中了几刀，大声叫道：“平阳郡公，你别管我，快走！”

话音落罢，崔真力就惨死于乱刀之下！

郭业顾不得伤心，手持钢刀大声呼喊：“我倒是看看，哪个胆敢前来送死！你家郭爷爷我杀突厥人，杀吐蕃人，杀回鹘人，杀的多了！多你们几个不多，少你们几个不少！不想死的退后，不想活的上前！”

渊盖苏文见状大怒，道：“你们还是不是男人？几百人打一个人都不敢

上？舜种！传我的将令，再有畏缩不前者，杀无赦！谁能砍郭业一刀，赏黄金百两！谁能要了郭业的命，上黄金千两，官升三级。说能生擒郭业，赏黄金万两，封万户侯！”

渊盖苏文下了死命令，又开了天价的赏格，郭业的情况马上就艰难起来！

围攻他的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而是高句丽的精锐部队！配合默契，刀法娴熟！真要玩了命的围攻，他受的压力顿时增大！

最要人命的是，还有一个渊盖苏文手拿弓箭，虎视眈眈！

郭业能坚持到现在都是渊盖苏文放水的结果，他就想看着有没有可能，把郭业被累倒在地，生擒活拿，好好的羞辱一番，再凌迟处死！要不然就凭他的连珠快箭，在加上这伙人的围攻，郭业早死了八百回了！

城楼之上杨万春、高建武等人虽然距离远看得不真，但是郭业被人围攻还是看的出来的！用脚后跟也想得到，过不过多久，郭业就得命丧于此！

杨万春叹了口气，道：“郭小子，这下完了！什么不抛弃，不放弃，这下把自己都搭进去了！真是个傻瓜！”

高建武道：“杨老将军，既然势不可为，要不咱们现在就走？”

杨万春怒道：“要走，你走！老夫还要送郭小子最后一程！他虽然傻了一点，但是死得像个爷们，老夫佩服！”

高建武不敢吱声了，现在他手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实力，逃出去之后，主要就得靠杨万春的支持！杨万春发脾气，高建武只能忍着。

斑鸠把牙关一咬，道：“众位，把我放下去。我要和我家大人同生共死！咱们大唐的爷们，没一个是舜种！孙子善，你去不去？”

“我……去……去！”孙子善为了不当舜种，尽管上下牙直打架，还是打肿脸充胖子！

金德曼连忙把这二位拦住了，道：“平阳郡公这还没死吗？你们下去凑什么热闹？再说，你们就算死了，也于事无补呀？何不留下有用之身，为平阳郡公报仇！”

斑鸠苦笑道：“现在你看平阳郡公还有活路吗？刚才平阳郡公那句话说得好，不抛弃，不放弃！能与平阳郡公一起战死，是我斑鸠的荣耀！”

金德曼道：“现在咱们已经赔了一个平阳郡公了，我可不能看着你们二位白白送死！来人，把绳子都给我收了！”

王夫四人组手脚麻利得很，金德曼话音刚落，绳子就被收了起来！

斑鸠道：“德曼公主，多谢您的美意！不过李某心意已决，大人遇难之际，我就要从这跳下去！这您总拦不住了吧！”

“我也跳！”有两个声音说到。

说话的，一个是孙子善，另一个竟然是善花公主！

金德曼怒道：“好好好，算我多管闲事！你们都去死吧！我看郭业这次是白死了，连给他个报仇的人都没有！”

斑鸠道：“这您可想错了，平阳郡公不会白死。他死之后，自有我大唐的兵马为他报仇，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不过，平阳郡公今日是为救我们这些部属而死，死得其所！我斑鸠不忍他一路走的孤单，愿意和他一起上路！”

“歪理……完全是歪理……你们都被郭业小子给带坏了！”金德曼气急败

坏！

杨凤怡却绕到了善花公主的背后，伸手一掌，就把善花公主打晕了过去，道：“多大点事儿，德曼公主接着！”说着，把善花公主推到了金德曼的怀里。

然后杨凤怡又走到了斑鸠的面前，道：“你们二位打算怎么办？我的夫君马上就要死了，你们听不听我这四夫人的话？”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听我的话，就乖乖的跟我走，咱们想办法给郭小子报仇！”

“那要是不听呢？”

“那你们就跟善花公主一个待遇！别以为我治不了你们！”

斑鸠和孙子善对视一眼，道：“四夫人，您拦得了我们一时，可拦不了我们一世！我们和平阳郡公意气相投，不求同日生，但愿同日死！”

“看来你们今天是非死不可了？”

“要想我们活也可以，除非……”

“除非老天开眼，平阳郡公能得救！”

杨凤怡苦笑一声，道：“这可难了！千军万马围攻他一个人，就算是楚霸王复生，今日也难逃一死！”

这边，郭业是实在是坚持不住了！饶是他天生神力，此刻也感觉骨软筋麻，更要命的是，这把钢刀也卷了刃了。以前只要一刀劈出，总有人被砍翻在地，现在砍到人的身上，却不再致命！

没有了生命的危险。高句丽的士兵胆气更壮，无数把兵刃冲着郭业身上招呼，郭业身上也挂了彩了！

郭业悲愤的大喊一声，道：“长孙师，你个瘪犊子怎么还不来？”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道：“长孙师？恐怕他已经做了刀下之鬼！你要找他，下辈子吧！”

正在这时，渊盖苏文军队的后面一阵大乱！

“快跑，快跑，咱们败啦！”

“了不得了，黑煞神来啦！跑得晚了就没命啦！”

“我的妈呀，救命呀！”

渊盖苏文回头望去，只见眨眼之间，自己这边的队伍就被冲开了。一员大将黑盔黑甲黑罩袍，手持一把丈八蛇矛，所到之处没有一合之将！身后还有一百多名骑兵，成楔形阵形，冲杀而来！

人如虎，马如龙，威风凛凛，势不可挡！

郭业大喜过望，道：“渊盖苏文，我郭业的性命还没那么好取，这次我的援军真的到啦！”

渊盖苏文道：“不可能，难道我三千大军，竟然拦不住你们二百唐军？说不定，这是其他的人马！”

郭业却不管他，高声喊道：“郭业在此，长孙师你这王八羔子还在那儿扮什么酷？”

长孙师哈哈大笑：“平阳郡公，不要担惊，莫要害怕。长孙师来也！”

## 第1384章郭神棍巧言破千军

长孙师来得好快，话音刚落，已经冲到了近前！

围攻郭业的士兵，此时哪还有心思和郭业乱战？保命要紧！赶紧排好阵形，预防长孙师马队的冲击！

吁～～

长孙师呼喝一声，整个马队戛然而止。如此骑术，当真是可畏可怖！难怪高句丽的精锐部队都抵挡不住！

尽管朝夕相处，郭业还真没想到，李二陛下给自己的竟然是这么一支精锐的队伍！恐怕当年李二陛下用来打天下的玄甲铁骑，也不过如此！

有唐军让出一匹马来，给郭业骑上。

郭业骑上了马，那就等于多长了两条腿，心中大定，道：“长孙师，干得不错！今夜你以两百破五千，涨了咱们大唐的士气，灭了高句丽的威风，必将青史留名！”

长孙师哈哈大笑，道：“哪里，哪里，全靠了平阳郡公的神机妙算！”

渊盖苏文见情况不妙，翻身上马，道：“长孙师，你没死？你……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长孙师哈哈大笑，道：“想我死哪有那么容易？渊盖苏文你一撅屁股，我家大人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他早就预料到你想造反了，让我们兄弟提前做好好了准备！”

渊盖苏文怒道：“放屁！要不是神仙风流会上，郭业这个臭小子摆了我一道。我早就当上国主了，哪用得着造反！我都不知道的事情，他怎么可能知道？难道他是神仙不成？”

“我家大人当然是神仙！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掐指一算，就知道你小子今天要造反，这有什么奇怪的？平阳郡公，您说是不是！”

想不到长孙师还挺能拍马屁的，郭业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渊盖苏文，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就好好的想一想，要不是长孙师早有准备，怎么能够将计就计，两百破五千？这种战绩，你做梦也想不到吧？”

渊盖苏文被这二位说得晕乎，长孙师打胜仗是因为早有准备，早有准备是因为郭业的神机算。能证明郭业神机妙算的又是长孙师打了个大胜仗！

尼玛这就是个死循环！

可怜的渊盖苏文没学过逻辑学，怎么也没想出其中的破绽，只得道：“哼哼，神机妙算？郭业你要是真的能神机妙算，怎么能今日自陷险地？长孙师要是晚来一刻，你早就没命了！”

郭业道：“郭某掐指一算，就知今日吉星高照，凡事有惊无险！你以为郭业是自陷险地，在我郭业看来，却只是稍有小厄罢了！”

“别在这胡吹大气，事后诸葛亮谁不会当？”

“事后诸葛亮？事前您也没问我啊？渊盖苏文，你若不相信的话，我愿意说一些日后之事，你敢不敢听？日后若有灵验，你就相信我郭某人所言非虚了！”

“你讲！”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高声喊道：“高句丽一国合该高氏称王，你渊盖苏文

以渊代高，必遭天谴！这个国主之位你当不长的！几年之后，高句丽必将四分五裂，为他国所趁……你渊氏宗族，也将为天所恨，化为齑粉！”

渊盖苏文听完了这话气得肺都要炸了，道：“郭业，你竟敢信口雌黄，乱我军心！”

郭业继续高声解释道：“我郭业对天发誓，刚才所言，全部发自肺腑！但有一丝不诚之处，天厌之！渊盖苏文你也好好想想，你为什么会有今日之败？就算我郭业早有准备，也不可能两百破五千吧？想当初婴阳王在世，可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你知道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上天已经抛弃了你们高句丽！换言之，高句丽气数已尽！我唐军代天行事，以顺讨逆，焉有不胜之理？兄弟们，别给渊盖苏文卖命啦，跟着他不会有好果子吃的！那是要遭天谴的！”

如果说在大唐的官兵眼中，郭业还是一个“人”的话。在高句丽士兵的眼中，郭业早就“神”化了。

平壤城中，早就流传着郭业种种离奇的传说，什么炼制九九神仙丸助人登仙啦，什么斗法术大败五灵道长啦，什么伏羲女娲庇佑赢娶杨家女啦，把郭业传得神乎其神。

再加上今日之战，高句丽的确是败得不明不白的。郭业此话一出，大部分士兵就信了！

顿时，高句丽军中一片哗然。

郭业见机不可失，道：“长孙师，给我冲！”

长孙师催马上前，一摆丈八蛇矛，对着渊盖苏文分心便刺，道：“渊盖苏文，你给某家在这呆着吧！”

渊盖苏文箭术惊人，其他功夫也就稀松平常，见势不可为，拨马就走！他这一走，他身后的步兵可就倒了大霉。被长孙师的马队一冲，就散了架了，四散奔逃！

本来长孙师的两百破五千，其实也就是那么一说。渊盖苏文的军队并没有伤筋动骨，只是被他冲了一条道路出来。

可这次就不一样了，被笼罩着“神棍”光环的郭业这么一忽悠，大部分士兵都吓破了胆，觉得天命不在自己这边，自己助纣为虐，难免遭到天谴。所以军无斗志，士无战心！

长孙师随即带领马队，左冲右突，把渊盖苏文的军队冲了个七零八落，再也形不成有组织的抵抗。甚至有些人直接跪地求饶，不敢再战！

一场大胜突然而来，把门楼之上观战之人，惊得是目瞪口呆！

杨万春道：“快，快把府门打开，放平阳郡公进来！”

高建武却道：“何不让平阳郡公再接再厉，把渊盖苏文抓了，平此叛乱，再保护本王登上国主之位？”

迎来了众人一阵鄙夷的目光！

斑鸠冷笑道：“荣留郡王，平阳郡公带的是一百多个将士，不是一百多个神仙！平壤城现在还有十几万军队在渊盖苏文的手里呢！平均下来，一个人得对付一千个。就算站着不动，让平阳郡公杀，也得把他累死！”

郭业当然也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追杀了一阵就退回了荣留郡王府！

杨万春道：“好贤婿，真有你的。说长孙师两百破五千，是虚了点。不过



说你郭业凭借一张嘴，打败了千军万马，可是一点都不夸张。”

姜还是老的辣，杨万春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郭业道：“岳父大人过誉了！主要是渊盖苏文倒行逆施，不得人心。他弑杀了婴阳王，不知有多少人心生怨恨，暗中不服。郭业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

高建武凑了上来，道：“平阳郡公说我高句丽气数已尽，此言当真？难道就没有什么办法挽救一下？”

高鑫德怕郭业真说出什么不好的话来，道：“殿下，平阳郡公那是吓唬渊盖苏文呢。现在，有您在，有众多高句丽的高官在，有大唐和新罗的支持，我高句丽怎么会亡呢？要亡也是渊盖苏文败亡。只要您亲贤臣，远小人，励精图治，我高句丽定会中兴！”

高建武却觉得他说的话不怎么靠谱，眼巴巴的望着郭业，道：“平阳郡公，您说呢？”

郭业道：“这个……”

他话刚说出口，就有一个浑身浴血的家仆跑了过来，道：“郡王殿下，大事不好！您快看看去吧，完了！全完了！”

## 第1385章舍身取义高鑫德（1）

高建武道：“高大福，你不是在后宅吗？难道后宅出事了？我就知道，这些人没有个好东西，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一肚子男盗女娼！你说，是不是有人侵扰了本王的家眷？而你殊死抵抗，被打成了这样？不要紧，本王会为你出气的！”

高大福连连摆手，道：“不是！我是说咱们的后院已经被反贼攻破了，我这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您赶紧派援兵去救人，再晚一点，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后院？怎么可能？咱们荣留郡王府三面环水？难道反贼是飞过来的？”

杨万春一拍大腿，道：“该死！他们不是飞过来，肯定是游过来的！渊盖苏文这老匹夫够阴的啊，他在前面引开咱们的注意，暗地里却派人断了咱们的后路。要不是郭小子把他前面的兵马打败了，咱们就得腹背受敌！”

郭业道：“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救人啊！”

高建武如梦方醒，点了一百多侍卫，又加上郭业这一百多人，凑了三百人的队伍往后院冲杀过去！

其实从水里游过来人并不多，现在虽然是春天，但是温度也不高。能游过几十米的水面过来的，也得是游泳的好手。渊盖苏文仓促之间，哪能找多少人来？也就一百来号！

不过，这些人都是敢死之士，手段残忍狡猾！先把后院偷偷的包围起来，才冲进去大杀特杀！

等高建武等人赶到的时候，后院已经尸横遍野！

高鑫德眼珠子都红了，高氏王族大部分高官都在后院，这是要给人一勺烩了的节奏啊！

中兴高句丽？人都没有了，还中兴个屁！

他大喊一声“随我来，杀光这帮狗日的”，就带头冲了过去！

三百对一百！

尤其这三百里面还有一百多是大唐的大内高手，这场战斗是毫无悬念！

大约一刻钟的时间，就全歼了来犯之敌！

可是高建武却完全没有喜色，因为终究还是来迟了，他的王妃，他的儿女全死了！那些高官显贵，也伤亡殆尽！现在的他，真可以称得上“孤家寡人”了！

高建武喃喃地道：“这……这……怎么会这样？难道真的是我高句丽气数已尽？”

杨万春安慰道：“荣留郡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高句丽不是还有您吗？还有高鑫德高大人？只要您二位不死，我看高句丽还有希望！老婆死了可以再娶，儿女没了可以再生！”

高鑫德哭丧着脸：“我们都五十来岁的人了，您看这能成吗？”

“五十岁，岁数是大了点，要不然……你们收几个义子？”

这个安慰一点效果都没有！

高建武今日迭逢大变，父亲、妻子、儿女、亲族先后被渊盖苏文所杀，一时之间，生出了了无生趣之感！

他拔出腰间的佩剑，就要自尽！

郭业眼疾手快，赶紧把他给拉住了，道：“荣留郡王，就算是不为了高句丽的中兴，您也不能死！”

“那你说，我活着还有什么劲？”

“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您和渊盖苏文现在可是杀父、杀妻、杀子之仇，难道就这么忍了？不想给他们报仇？”

高建武苦笑一声，道：“我高建武能吃几碗干饭，自己心里清楚。我本来就是中人之姿，没了这些亲族，我凭什么和渊盖苏斗？凭什么报仇？”

郭业却微微一笑，道：“那可不一定。有我大唐的支持，别说您只是个中人之姿了，就算是个傻子，只要您还姓高，就能再登上国主之位！”

“此言当真？可是大唐为什么要帮我？”

“高句丽乃是我大唐的藩国。国有乱贼，杀君欺臣，我大唐岂会坐视？等我回到大唐，必将请大唐天子发兵，讨伐渊盖苏文，为贵国涤荡乾坤，助您登上王位！”

这话也就能骗骗小孩子，就是骗高建武，效果也差了点！毕竟是当了几十年的荣留郡王了，高建武再怎么幼稚，也不会相信，大唐这么有正义感，出钱出兵出粮食，就是为了帮自己报仇？绝对没这么简单！

见高建武还是一脸不怎么相信的样子，郭业逼不得已又使出了大招，道：“而且我观荣留郡王，龙睛凤目，体貌雄奇，此乃王者之相。多了我不敢说，十年的国主之份，您还是有的。”

“此言当真？平阳郡公，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信不信由你。我好话不说二遍！如果你不信的话，大可以自尽！”

能活着谁想死？

高建武刚才也就是一时冲动，听郭大神棍说自己还能当十年国主，这心气又上来了，道：“多谢平阳郡公好言相劝。既然如此，我高建武就不死了。那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逃命啊！咱们人都到齐了，赶紧下密道！渊盖苏文只是暂时败退，说不定一会儿功夫就卷土重来了！”

在高建武的带领下，一行人来到了一处大殿。他把一张桌子移开，露出了黑黝黝的洞口，道：“这就是密道了！可以直通城外。在密道的出口之处，我已经安排好了人手接应。还有近千匹快马和大量的干粮盘缠。咱们只要进了密道，就算是逃出了生天！”

正在这时，外面又传来了一阵喊杀之声，不用问渊盖苏文又指挥人杀了回来！

现在外面守着的才有一百来人，肯定挡不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这个情况，高建武明显就是个失败者，这一百人的忠心也不好说。

高建武吓得一哆嗦，催促道：“快走，快走，晚了就来不及了！”

杨万春却赶紧拦住了他，道：“慢！咱们这么走可不行。咱们前脚走了，后脚渊盖苏文的追兵就跟来了！咱们根本就逃不掉？”

“那以杨大人之见呢？最好派人阻上一阻！另外您这府邸也别留给渊盖苏文了，咱们的人进了密道，就安排人放火！大火熊熊，渊盖苏文就算扑灭了火，再找到密道口，怎么也得几个时辰，够咱们逃命的了！”

“可是放火和阻敌的人就死定了！您看派谁呢？”

“这……”这可是必死的任务，杨万春环视四周，竟然没有合适的人选！

郭业道：“您别看我。我这些人可都是大唐天子的亲兵。现在都折了几十人了，就这我还不知怎么向大唐天子交代呢？”

金德曼道：“想让我们新罗断后，没门！再说我们实力也不行，就这么四五个人，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啊！”

高建武一咧嘴，道：“难不成，还要本王断后？平阳郡公，您可是说了本王有十年的国主之份！您不会眼睁睁的看着本王去死吧！”

郭业一看不是个事，这群人根本就是乌合之众，再争也争不出个结果来，道：“既然都不愿意死，那就一块下去！能不能逃掉，咱们听天由命！”

“郭业……你又来你那一套妇人之仁！上次能活命那是你的侥幸，总不能次次运气都那么好吧？”金德曼责难道。

“那您说怎么办？难道让您和凤怡去？我也不忍心啊……”

“这……”说的好听，千古艰难惟一死。杨万春也不乐意！

正在这时，有人站了出来，道：“大家不要再说了。我去！”

人们定睛一看，正是高鑫德！

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贪财成性，毫无节操可言，怎么今天转了性，竟然要舍生取义呢？

## 第1386章舍身取义高鑫德（2）

一时之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在高鑫德的身上！

高鑫德苦笑一声，道：“都看我干什么？觉得我高鑫德贪财如命是个胆小鬼，此去另有所图？”

郭业冷笑道：“对于一个为了几十万贯，就能把高句丽卖了的人。现在突然要舍身取义了，郭某实在不敢放心。高鑫德，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我不但不敢放你出去阻敌。为了避免麻烦，还得委屈委屈你！”

高建武也道：“现在高句丽王族只有你我二人，高兄，难道此时你还有什么小心思吗？就算你真的投了渊盖苏文，他也未必能对你网开一面。你这又是何苦呢？还是和我们一起下密道吧。”

高鑫德满脸的无可奈何，道：“看来我高鑫德在众位的眼中的确不怎样！不错，我高鑫德的确是贪财。钱是好东西，谁不爱？但是，平阳郡公，你说我为了几十万贯就把高句丽给卖了。这可是错怪我了。我是诚心为了两国交好，才相助与你的。”

“便宜话谁不会讲。你收钱的时候不是挺开心的吗？”

高鑫德叹了一口气，道：“平阳郡公，不是我高鑫德非要您这笔钱不可，而是不得不收。”

“难道还有人逼您不成？”

“如果一定说有人逼我的话，那就是平阳郡公您了。您的事情要想办成，我高鑫德就一定得收钱！”

“什么意思？”

“假如我不收这笔钱，在高句丽主战派的眼中，我这种行为就是出卖高句丽。他们能放过我？收了钱，我就是贪财成性的一个小人罢了，官场之上谁不受贿？大部分人都会一笑置之。就是渊盖苏文，都不愿意为了这点小事难为我！”

高建武道：“这么说来，高鑫德你一直心向大唐？实在是……干得不错！”

尽管对高鑫德这个“高句丽奸”心怀不满，不过形势比人强，郭业就在一边看着呢，高建武还得表示支持。

杨万春道：“高老弟，就算你心向大唐。这也跟舍身取义是两码事吧？说起来郭小子还是我女婿呢，我也没想着为他送死。”

“咱们这不是没办法了吗？要是能活，我高鑫德也不想死啊。不过现在也只有我高鑫德无牵无挂，我不去死，谁去死？而且有几句话，您说错了。我不是心向大唐，而是希望高句丽和大唐能够和平共处。不过现在高句丽都要亡国了，说这些也没用了。”

高鑫德停了一下，对高建武道：“今日之事，看来真如平阳郡公所言，我高句丽气数已尽。我劝您到大唐之后，也不要想什么复国之事了。能够借助大唐的力量给老国主复仇就不错了，再有非分之想，恐怕您难以善终……”

郭业打断道：“高大人，您这话也说得太过分了，我大唐岂是……”

高鑫德摆了摆手，道：“平阳郡公，不必再说。我死都要死了，还能不让我说几句心里话？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高建武，高兄，我刚才的这些话你可要听进心里去……”

高建武面色讪讪，道：“好，好……”

“平阳郡公，老夫今日之死。有一半是被你拖累的。要不是你要等这些大唐的兵马，我们早就逃出险境了。这个你承认不？”

郭业点头道：“高大人此言有理。不过，您说这话的意思是？”

“我高鑫德今日为了你们甘愿送死。别的不要，只求平阳郡公多多看顾我在长安城的儿子！”

“高大人你放心，令郎的荣华富贵，包在我大唐郭业的身上！”

“不求荣华富贵，只要平阳郡公能保他太太平平过一辈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交代完后事，高鑫德抽出腰刀，对荣留郡王的卫士说道：“各位，渊盖苏文弑杀了老国主，天怒人怨这些大道理咱们不讲。荣留郡王往日里对大家的恩情也不说。咱们只说说今日之仇！”

“刚才这伙人冲进了王府后院，有不少人的家眷是死在他们的手里吧。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有没有想跟我高鑫德一块去报仇的？”

“不怕告诉你们，出了这个门，必死无疑！现在我高鑫德要去送死了，有没有人不怕死的，敢跟我一块去的？”

“我去！”

“我去！”

当时就站出来了三四十号！

不得不说，郭业出人意料的一场胜利，让渊盖苏文的一场偷袭，变成了一招不折不扣的臭棋。折损了不少人手不说，也与高建武的亲卫队结下了血海深仇。

荣留郡王府的后院可不光是高建武的家人，还有不少仆役呢。这些仆役之中，就有不少是这些侍卫的家人。

高鑫德带领这些侍卫出去，不着急阻敌，先放起火来。可怜偌大的一个荣留郡王王府，一会儿功夫，就点燃了一半。

剩下的不是不想点了，而是来不及了。渊盖苏文的大兵已到！

高鑫德带着几十人当然翻不起什么风浪，渊盖苏文赶到之时，高鑫德已经身中数刀，被几十名军士围在了当中。他所带的那些人也全数战死！

渊盖苏文道：“高鑫德，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高建武呢？郭业呢？都去哪了？”

高鑫德嘿嘿冷笑，道：“我要说他们都葬身火海之中了，你信不信？”

“放屁！你以为高建武是纣王啊，还他妈的玩自焚！就高建武那个软蛋，他是宁可给莫离支舔靴子，也绝对没有胆子自杀！再说还有大唐郭业，他刚刚还两百破五千，让本莫离支灰头灰脸的。转眼间就豪不抵抗自焚了。鬼才相信！”

高鑫德回头看了看那熊熊的大火，道：“不错，高建武这些人没有死。荣留郡王府之内，有条密道，直通城外！现在如果您派人扑灭了大火，找到密道口。衔尾追去，说不定还来得及！”

烈火熊熊，岂是人力所能扑灭？渊盖苏文看了一眼，就知道势不可为，道：“高鑫德，你可知道密道的出口在哪？”

高鑫德咬牙切齿，说道：“密道的出口，我当然知道。但是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高氏王族大半死于你手，我高鑫德恨不得食你之肉，喝你之血。怎

么可能助纣为虐？”

渊盖苏文眼珠一转，道：“高鑫德，只要你愿意告诉本莫离支密道的出口，我不但免了你的死罪，还会让你官复原职！如若不然，哼哼……我就让人把你剁成肉酱！”

“我高鑫德今天就没想着活下去！渊盖苏文你就死了这条心吧，给你高爷爷我来个痛快的！”

“高鑫德，这可就是你想不开了！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你看人家荣留郡王高建武，大唐郭业，多聪明，早早就进了密道逃命了！也就是你高鑫德，被人忽悠了两句，就头脑发热，跑来跟本莫离支玩命。你以为你多么英雄？我送你两个字——傻瓜！”

“渊盖苏文，你……你不要挑拨离间！”

“是不是挑拨离间你自己心里清楚。反正现在人家高建武没有任何危险，就是以后到了大唐，也不失荣华富贵。而你高鑫德，马上就要身首异处！谁占了便宜，谁吃了亏，你自己琢磨吧！”

高鑫德犹豫道：“那……我要说了，你真能让我活命！”

“那是当然。我渊盖苏文马上就要当国主的人了，君无戏言，怎么能说了不算呢？只要你告诉了我密道的出口，我不但保你安然无恙，还能保你不失荣华富贵！”

“那咱们击掌为誓，永不反悔！”

当啷一声，高鑫德把钢刀扔在地上，向渊盖苏文走来！

渊盖苏文心中大喜，走上前去，就要和高鑫德击掌！

可他刚举起手来，高鑫德就猛地往前一扑，双手伸出，掐住了渊盖苏文的脖子，道：“渊盖苏文，你这个畜生！我要给老国主报仇！”

## 第1387章汉城

郭业等人出了密道，不敢耽搁，快马加鞭，一路南下！

按说出了城，就该分道扬镳。郭业往北，回转大唐。其他人往南，该立国的立国，该回国的回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不过郭业不想就这样回转大唐，就这么走了也忒憋屈了。

前一日还是调停三国纷争的大唐钦差，声威赫赫。眨眼间被人撵得像丧家犬一样，东躲西藏！回去了要怎么向李二陛下解释？

再说了，出长安之前，自己还雄心满满，要成为大唐的班超呢。结果班超就这个德行？自己这一关也过不去！

所以郭业就和众人一路南行，琢磨着能否把高建武给拐到大唐去。有了高建武在手，自己这趟也算没白来。高建武虽然人是废物点儿，不过象征意义还是很大的。

李二陛下是支持高建武复国也好，是拿来威胁渊盖苏文也好，大有闪转腾挪的余地。

不归高建武这孙子是数寒号鸟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刚逃离了险境，就把郭业给扔到了一边。专心讨好起杨万春来了！一有功夫就跟杨万春探讨成立南高句丽国的可能性！

杨万春也是左右为难，不答应吧，自立一国，说起来挺爽，不过难度也稍微大了一点。南部和高句丽、新罗和百济都有接壤。只要自立一国，就是四战之地，立马就是三国吊打的局面。饶是杨万春自诩是天下第一的英雄，一想到这个局面也一阵肝儿颤。

可要是答应高建武的要求吧，固然能获得大义，得到不少高句丽子民的支持。不过那样的话，自己这一阵子不就白忙活了吗？

所以杨万春对高建武就始终不冷不热，吊着他的胃口。

贞观九年，四月初一，天晴。

郭业等人一路奔波，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汉城。也就是后世韩国的首都首尔。这里是南部的大本营，也就是杨万春的老巢。

到了这里就彻底安全了，众人都松了一口气。杨万春邀请众人一起入城，好好休养几日再作打算。郭业和金德曼自然是连连答应！

骑马进了汉城，郭业不禁对杨万春的治政能力另眼相看，道：“岳父大人，以小婿看来，这汉城的繁华，丝毫不在平壤城之下。有此雄城在手，您自立一国之事，可是十拿九稳了！”

杨万春道：“那是自然。如今高句丽国内，要说城防坚固的大城不少。不过要说繁华，还得说是三京！”

“三京？”

“不错，高句丽有三座都城。中都平壤，北都国内城，南都也就是汉城了。这三个城池称为‘三京’！在这三京之中，要说繁华，还得说是我汉城第一！”

说到这里，杨万春咳嗽了一声，问道：“郭小子，你看我这汉城比之大唐长安如何？”

听了这话，郭业一翻白眼，好悬没问出一句：“您听说过夜郎自大这个典故吗？”



汉城再不错，那也是和平壤比。和长安比？那简直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差的不是一点半点，简直就是天壤之别！

见郭业不说话，杨万春道：“郭小子，怎么了？是不是在笑老夫不知天高地厚？”

“那倒不是。不过……”饶是郭业机智百变，一时之间也没想出什么搪塞之语！

杨万春叹了口气，道：“唉，原来老夫还有点念想。见到你这表情，老夫就知道汉城和长安果然还是差得远！中原果然是人杰地灵，想不到我杨家几代经营，还是不能建好一个汉人之城！”

“汉人之城？敢问岳父大人，莫非这就是汉城名字的由来？”

杨万春点头道：“不错，汉城的意思就是‘汉人之城’。郭小子，你可知道这汉城以前叫什么？”

“还请岳父大人解惑！”

“汉城以前并不是高句丽的地盘，乃是百济的都城，名叫慰礼城。大约不到一百年前，我杨氏先祖，大败百济，攻破慰礼城。百济被迫迁都雄津，从此这慰礼城就姓杨了。”说到祖先的功绩，杨万春眉飞色舞！

“那为何又把慰礼城改名汉城？”

“那当然是因为我杨氏的祖宗乃是汉人。既然是汉人，那南部的都城当然就得叫汉城了！说明我们杨家是正宗的汉人之后！”

郭业暗自腹诽，有道是越缺什么就越喊什么。看来杨氏宗族的汉人成色，实在是不怎么足。要不然有这个必要，什么都往汉人身份上攀扯吗？这完全是心虚的表现啊！

在汉城休息了几日，平壤城的消息也就陆续的传来。

渊盖苏文宣布，荣留郡王高建武谋反，弑杀了婴阳王。他自己则是在悲愤之下率兵平叛，为婴阳王报仇。至于平叛之后的烂摊子么，国不可一日无主，为了高句丽的长治久安，他渊盖苏文就勉为其难的当几天国主好了。

至于高鑫德的下落，则有了无数的版本。有人说他最后和渊盖苏文大战三百合，最后不敌，受伤逃遁。也有人说高鑫德最后被乱刀砍死。甚至有人说，高鑫德被渊盖苏文抓起来了，受尽折磨。

郭业也只能默默祈祷，祝愿高鑫德好运了。

不过老在汉城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呀，离开大唐都快一年了。大唐将士们虽然嘴里不说，但是从他们的神色之中，思乡之情表露无遗。就连郭业自己，也深深的还念起远在长安城的妻妾儿女了。

郭业下定决心，如果高建武再这么不识时务的话，那就只有另辟蹊径，撺掇杨万春立国了。

没等他找杨万春，杨万春先找他来了。

这一日有人来报，南部大人杨万春有请！

郭业赶到的时候，发现人来得还真齐，不仅有南部的一些大将和自己的未婚妻杨凤怡，荣留郡王高建武也在其列，就连新罗的金德曼公主也来了。

此次会议自然是以高建武为首，这点面子还是要给他的。不过主持会议的还是杨万春。

杨万春看人来得差不多了，咳嗽了一声，道：“众位，今日把大家找来。实在是有一件大事发生。事关我南部的存亡，我杨万春不敢独断，还请大家

集思广益，献计献策！”

高建武也没明白状况，道：“杨将军，您所说的大事，是不是要小王登基，成立南高句丽的事情？本王已经心灰意懒，何德何能担此重任？不过如果您强烈要求的话，此事也不是不能商量……”

郭业冷笑一声，道：“哪里，哪里。岳父大人要说的是杨氏自立一国之事。您不用担心，这里边没您什么事！岳父大人，您说我说的对不对？”

杨万春苦笑一声，道：“你们两位说得都不对。我要说的这件事情不解决，无论是成立南高句丽还是自立一国。都是镜中花水中月，可望而不可及！”

“到底是什么事情？”

“刚才我得到了消息。渊盖苏文已经起兵二十万，以渊男生为先锋，欲灭我杨氏宗族！不知众位，有何良策退敌？”

## 第1388章郭业论战（1）

二十万大军是什么概念？对于高句丽来说得算是倾国之兵。

高句丽现在总人口大概是在三百多万，其中军队顶天也就六十万，这已经是极其的穷兵黩武了。

但是这六十万里面，有一半是各部的私兵，另外一半才是高句丽朝廷的部队。再减去驻守各城的兵马，渊盖苏文能凑出二十万大军，也真够不容易的。不用说，这里面有不少渊氏的私兵。

高建武是知道其中厉害的，不由惊道：“不可能！不可能有二十万！渊盖苏文刚刚篡位成功，立足未稳。他怎么能调的出来二十万大军？平壤城他还要不要？他就不怕暂时隐忍的忠臣义士反戈一击，造他的反吗？”

不等杨万春开口，郭业就说话了：“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就是因为他怕了您口中的忠臣义士，渊盖苏文才不能不发兵南下啊！”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渊盖苏文把西部的家主乙支文德都杀了，和西部有了解不开的深仇，他为啥不起兵打西部？北部本来就实力弱小，又刚刚内斗过一次，柿子摘软的捏，他为啥不打北部？退一万步说，就是中部还有不少大将，是你们高氏的死党呢，他为啥抓紧时间清理中部？偏偏要在立足未稳之时，着急败火地打南部？”

“那你说是为什么？”

“因为南部有荣留郡王您啊。只要有您在，高句丽的忠臣义士就有希望，渊盖苏文这个国主就当不稳当！只有把您抓住了，渊盖苏文才能睡得香啊。”

高建武洋洋自得，道：“想不到本王如此深得民心。杨老将军，如此看来，本王还是要早日登基。只要本王一当上南高句丽的新国主，高句丽国内的忠臣义士必定会群起响应，渊盖苏文自顾不暇，这二十万大军必然不战自溃！您以为我这办法如何？”

郭业冷笑了一声，道：“你这个办法太麻烦了。我郭业有一计，不费岳父大人的一兵一卒。也不用高句丽那些忠臣义士们流血，就可以退了渊盖苏文的二十万大军！”

这下杨万春都感兴趣了，道“什么办法？”

“哼哼，只要岳父大人把荣留郡王绑了，献给渊盖苏文。渊盖苏文此行没了目标，自然会退兵。岳父大人，荣留郡王，你们觉得郭业这个提议如何？”

高建武当时就急了，道：“郭业，你……你竟敢撺掇杨老将军出卖本王！杨老将军忠肝义胆，岂能听你的话。杨老将军，您说是不是？”

杨万春手捻银髯，道：“荣留郡王且放宽心，我杨万春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出了名的吃软不吃硬！他渊盖苏文发来二十万大军就想把老夫吓住，让我把您给交出去，白日做梦！”

这句“吃软不吃硬”，非但没有让高建武放心，反而把他给吓着了，道：“那他要是好言好语向您要人呢？”

郭业道：“那还用说。他敬岳父大任一尺，岳父大人敬他一丈！反正渊氏和杨氏又没有什么解不开的深仇，自然是……嘿嘿，荣留郡王，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郭业！本王一向待你不薄！今日为何如此三番两次的针对本王！你别忘了

了，你可是大唐君差，代表了大唐天子。现在渊盖苏文弑君作乱，你不帮着本王夺回王位也就罢了，怎么还帮渊盖苏文那个乱臣贼子说话？难道大唐天子是派你来帮乱臣贼子的吗？”

郭业晒笑道：“本钦差这可不是帮渊盖苏文说话，而是说出事实罢了。岳父大人以一部之力，对抗渊盖苏文的倾国之兵，实在是太难了。再说，就算打赢了这一次又怎么样，渊盖苏文还能来第二次，只要有一次输了，杨氏宗族可就全完了。您要是岳父大人，您会怎么办？”

高建武没词了，仔细一寻思，杨万春把他给交出去，还真是最优解。他缓和了一下语气，求饶道：“平阳郡公，您可不能放下我不管呀。当初可是您让我想办法交好杨将军，以图东山再起的。现在总不能不认账了吧？”

郭业心说当时我也就那么一说，谁知道渊盖苏文这么丧心病狂呢？他不但要杀高建武，连我郭业也不放过。这让我们大唐的面子往哪搁？不能把你拐到大唐去，我郭业咋对李二陛下交待？

当然这话不能对高建武明言，郭业把脑袋一拍，道：“此事实是在是郭某人思虑不周。现在想来，以南部对抗整个高句丽实在是胜算不大！这些日子我也了解过了，整个南部，不过有五万兵马。和渊盖苏文的二十万大军比起来，实力相差太悬殊了！”

郭业一推二六五，高建武没辙了，转头看向杨万春，道：“杨老将军，小王的生死可全掌握在您的手上了。您一定有办法对付渊盖苏文的二十万大军的，对不对？”

杨万春冷哼一声，道：“兵凶战危，岂有必胜之策。不过渊盖苏文的二十万大军，还没放在老夫的眼中！”

郭业对杨万春却没有那么大的信心，历史上杨万春逼退了李二陛下的百万大军不假，不过那是在安市城，不是在汉城。

汉城，只要学过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是出了名的易攻难守。后世在汉城发生的大战，全是进攻一方获胜的。

另外郭业对杨万春部下的战斗力也信心不咋足。原来还觉得南部的军队不错呢，不过在平壤城中，荣留郡王府外，杨氏军队的战斗力，实在是让郭业失望了。五百人，根本没费渊盖苏文什么力气，就全军覆没了。

就这等战斗力，还以一打四呢，能以一打一，就算超水平发挥了。

郭业叹了口气，道：“岳父大人，这么说来，您已经有了退敌的良策了？在小婿看来，咱们南部军士的战斗力，和渊氏比起来，似乎……似乎……强点有限？”

杨万春道：“郭小子。不用给我们南部贴金。真论起来，我南部的战斗力，并不在其他部之上。”

“那您是有妙计退敌？”

“妙计也没有。不过你别忘了，咱们这不是跟渊盖苏文打野战，而是守城战。按照兵法来说，渊盖苏文以四打一，攻城的话他不占什么优势。而且，高句丽军队是出了名的善守不善攻。老夫只要能死守汉城，渊盖苏文必将粮尽退兵！”

原来杨万春打的是这个主意，标准的龟缩流打法！

郭业听了这番话，对杨万春的美好印象彻底破灭了！

敢情这老头子就会守城这一招啊！历史上对付李二陛下是这招，对付渊

盖苏文还是这招！你能玩得起龟缩流，我郭业可玩不起！

郭业摇头道：“岳父大人，平壤距离咱们汉城说近不近，说远可也没多远。您要想等渊盖苏文粮尽退兵，没有个一年半载的可办不到！而且他就算退兵，也未必能退得干净。要是留下几万兵马监视咱们，您能和渊盖苏文耗多久？别没耗得过渊盖苏文，咱自己就粮食不够吃了！”

“这个……”

“而且您也说了，兵凶战危。咱们要是死守城池，万一一万，一万万一，一没留神，城破了，怎么办？”

杨万春笑道：“看来老夫守城的本事，郭小子你是不相信啊。”

“小婿不敢，小婿的意思是光守城的话，咱们也太憋屈了一点儿！”

“那你说怎么办？”

“咱们主动出击，击败渊盖苏文这二十万大军！”

杨万春连连摇头，道：“五万对二十万，要想野战取胜，老夫可没什么把握！而且万一要是输了的话，这汉城也就守不住了！风险太大，老夫不能任你胡闹。”

郭业跪倒在地，道：“岳父大人，只要您给郭业一万精兵！郭业就可帮你退了渊盖苏文这二十万大军！”

“以一敌二十，郭小子，你这是说胡话呢吧？”

## 第1389章郭业论战（2）

郭业有没有信心一万破二十万？

其实没有。

不过事在人为，他可不想陪着杨万春在这耗个一年半载的。只要说动了杨万春拿出一万人出战，打上几个胜仗。杨万春信心足了，就不能给自己添兵？

至于郭业一不小心输了怎么办？输了就输了呗，高建武被吓破了胆，正好把他带回长安，他就算达成目的。

杨氏家族少了这一万人，也不算是伤筋动骨。再说，实在不行还有新罗的金德曼呢，杨万春吃不了多大的亏。

郭业微微一笑，道：“不到半个月前，我郭业还两百破五千呢，您不是亲眼看到了吗？现在要以一万破二十万，有什么可奇怪的？”

“这可不一样。上一次你能取胜，是因为你事先扰乱了渊盖苏文的军心。渊盖苏文没有防备才着了你的道。现在他卷土重来，你这招可就不灵了！而且，上次你上次是两百骑兵，破了渊盖苏文五千步兵。现在老夫只能给你一万步兵……”

“这么说来，岳父是同意给我一万步兵了？多谢多谢！这是您最明智的决定，如果事成，渊盖苏文的二十万大军就再也对您构不成威胁。就算郭业失败了，您有四万大军防守汉城，也足够了！”

杨万春道：“话虽如此，你也要把你的办法先给老夫讲清楚。这一万步兵，也是我杨氏的心血，不能凭白让你糟蹋了！”

郭业道：“渊盖苏文此次出兵二十万，看起来气势汹汹，势在必得。不过在小婿看来，还是有着致命的破绽！”

“什么破绽？”

“渊盖苏文弑杀婴阳王，天怒人怨。虽然他百般遮掩，高句丽的有识之士谁看不出来？这二十万大军之中，有多少人是真心为他卖命，还真不好说。恐怕更多的人，是打着一旦事败就临阵倒戈的主意。”

杨万春点头道：“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个破绽你能看得出来，渊盖苏文乃是人中之杰，岂能看不出来？他此来必有准备。”

“人力有时而穷，他就是再准备，也无非就是那么几招，改变不了军心不稳的局面。要不然高句丽的猛将如云，为何要以渊男生为先锋？还不是不信任其他人？”

“如此论断，也是稀松平常。郭小子，你要是只能说出这么点儿见解，没有点干货，老夫可不能把一万杨氏子弟交给你！”

郭业道：“战阵之上，无非随机应变，哪能有什么一定之规？不过，这第一场胜利，小婿已经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先灭了渊盖苏文的先锋，渊男生！渊男生从未领兵，不过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公子哥罢了，小婿略施小计，渊男生必将手到擒来！”

杨万春想了想，问左右道：“此事关系重大，老夫也拿捏不定。诸位以为如何？”

身为军人，哪有不喜欢打仗的，南部久跟新罗交战，军心士气不低。所

以南部的将领们纷纷支持郭业，想要先打一仗再说。

金德曼也道：“平阳郡公从一个衙役，几年时间就当上了大唐的平阳郡公。完全是他一刀一枪的拼杀而来！这战阵之事，平阳郡公当有把握！”

顿了一下，金德曼又妩媚的一笑，道：“其实渊盖苏文也没那么可怕，如果杨老将军觉得难以应付的话，我新罗愿意鼎力支持。多了不敢说，十万八万的兵马，只要您开口，德曼绝不推辞！”

杨万春忙抢话婉拒道：“不敢有劳德曼公主！”

请神容易送神难，不到万不得已，杨万春可不敢把新罗的军队放进来！

高建武也道：“小王也觉得平阳郡公所言有理。如果一味守城，显得小王怕了渊盖苏文似的，难免令那些忠臣义士寒心！”

高建武是最不愿意杨万春守城的了，守城顺利还好说。哪天杨万春觉得守不住了，或者觉得死伤太大不合算，心里面一犯合计，把自己献出去跟渊盖苏文讲和可怎么办？

既然所有人都对郭业充满着信心，杨万春道：“既然如此，那就有劳平阳郡公了！”

然后他高声喝道：“杨大壮！”

“末将在！”

“你率本部兵马，归平阳郡公节制，不得有误！”

“末将领命！”

郭业瞧了这个杨大壮一眼，就觉得这人有点不靠谱。这位一脸的老实憨厚，不像一个领兵的大将，倒像是一个种地的老农。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位带出来的兵，能成吗？

不过初次见面，郭业也不敢下定论，客气道：“杨将军，以后就是咱俩共事了，咱们还得多亲近！”

杨大壮憨厚的一笑，道：“姑老爷您放心，您让俺杨大壮咋本就咋办，绝无二话！”

听了这话，郭业更没信心了，对杨万春道：“为了能打败渊盖苏文，小婿还得向您要两个人！”

“两个人？好说，好说。你只要说出来，老夫绝无二话！”

“第一个就是凤怡。”

“这个……”

杨万春还真不想让杨凤怡去搀和这事，杨凤怡武功高强是不假，不过战阵之上刀枪无眼。郭业又是要一万破二十万，这其中的风险太大了。

杨凤怡却是跃跃欲试，道：“好呀，好呀。不过，凤怡要当先锋。斩将夺旗，冲破破阵，想想就过瘾！”

杨万春一瞪眼，道：“胡说！难道男人都死绝了吗？怎么能让你一个女人冲阵？郭小子，如果你打得是这个主意，老夫可不能答应把凤怡你。”

郭业道：“岳父大人放心，冲阵之事自有其他人。小婿要凤怡，不过是为了让他贴身保护，避免意外罢了。”

他要杨凤怡还真不是指望她打仗，是希望让她好好的调教一下杨大壮的人马。不过这话不好明说，只能胡扯了这么一个理由！

“这还差不多，那你还要一个人是谁？总不会是老夫吧？”

郭业微微一笑，道：“当然不是，岳父大人您还要坐镇城中，总揽全局，

岂可轻动？小婿想要的人是……荣留郡王高建武！”

“啥……郭业你不要害我！我和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要把本王拖下水？”高建武吓得够呛。

杨万春也道：“荣留郡王手无缚鸡之力，要说这智谋……”

高建武知道这不是逞英雄的时候，忙接口道：“稀松平常！稀松平常！平阳郡公，您要我完全没用啊！白白送了本王的一条性命！”

郭业摇头道：“荣留郡王，您不要妄自菲薄。此次能不能打败渊男生，可就全看您的身了！”

“你……你是想拿本王当诱饵？”

“那是自然。要不然您以为我一万破二十万怎么破，肯定得用些计策。俗话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要想取胜，也只能把您给豁出去了！”

“你……”高建武没想到自己赞同郭业的计划，竟然得了这么个结果。这还不如守城安全呢！

郭业道：“荣留郡王，您到底想不想为老国主报仇？想不想为您的妻妾儿女报仇？”

“想，当然想了，不过……”

“要想报仇，您就得先有实力。要让大家心甘情愿的拥戴您为南高句丽的国主，您光凭您的身份可不成，得给大伙立下大功呀！”

“你是说此事若成，大伙就拥护本王登基？”

“这就要看您在战场之上的表现了……”郭业当然不会把话说死，他还指望把高建武拐到大唐去呢。

郭业心中暗想，此战如果能成，杨万春信心爆棚，必然会自立为王。高建武无处可去，必然得投奔自己。如果此战失败，高建武被吓破了胆，不敢再此久留，还是得投唐！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高建武却没有那么多的心思，一咬牙，一跺脚，道：“既然如此，本王干了！”

郭业哈哈大笑，道：“好，有胆魄。有了您舍身取义，此战我汉城必胜！”

“啥？舍身取义？”高建武咧着嘴，傻眼了。



## 第1390章漫天要价

渊男生其实不愿意做这个先锋。

首先说这个差使不太好办。他是正先锋，还有两个副先锋，高慧真和高延寿。这二位并不是高句丽的王族，但都姓高，是这三万先锋军原来的首领。

这三万先锋军精锐倒是精锐了，可是渊盖苏文对这两位姓高的将领率领的部队并不太放心，所以才空降他来当这个正先锋。

以一个人压制三万人，这难度也忒大了点儿。

其次呢，这个差使办好了，也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先锋之职表面上看着威风，不过对渊男生来说，连鸡肋都算不上。先不说这个职位可能要在战场玩命，有生命的危险。就算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又怎么样？

这是让他当先锋，又不是当元帅。立再大的战功，也只能说明他勇武过人。这个评语对于为将者那当然是不错的。不过他可是要当国主的人，这个评语就不但帮不上什么忙，反而有不小的害处。

勇猛过人？

人们一提起渊男生，就是杀法骁勇，斩将夺旗的猛将形象，那谁还会支持他当国主？

最令他难以接受的是，此次出征，以他渊男生为先锋，却让渊男产监国。

监国，这可是监国之职啊！

意义非同小可！

要是在中原王朝，这个位子，就是非太子不能坐！就算是在高句丽，礼仪粗疏一些，这个位置也会给人以无限的遐想！

渊盖苏文登上了国主之位，渊男生和两个兄弟之间的斗争也白热化了。渊男建身体残废，国主无望，就和渊男产联合在了一起，共同对付他渊男生。

本来渊男产铸成了大错，被渊盖苏文关了起来。没想到渊男建进了几句谗言，渊男产就咸鱼翻身，当上监国了！

没有犯错的被派去战场上玩命，打生打死。犯了大错的竟然当上了监国，距离国主之位只有一步之遥！这还有没有天理？

渊男生心中烦闷，对于军队的事情也就不怎么上心。他带领三万大军，出了平壤城，走了二十来天，离汉城还有八十里地！

这一日天刚亮，大军还未启程。就有人来报，南部的使者求见！渊男生升座帐中，又派人请来了高慧真和高延寿，一会儿工夫就有南部的使者就被带了上来。

来人到了帐中，很没骨气的大礼参拜，把头磕的蹦蹦直响，道：“小人参见太子殿下！”

一句“太子殿下”就把渊男生说得心花怒放，见来人如此恭谨，渊男生也语气和缓，道：“来者何人？因何求见本将军？”

“小人是南部的使者，名叫杨大壮。奉我们南部大人杨万春之命，是来跟您讲和的！”

“讲和？”

杨大壮道：“不错，闻听新国主发了二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征讨我们南部。南部之内人心惶惶，我们杨万春大人也是悔不当初，自知难以与朝廷的兵马抗衡，特来派在下来和您商量讲和的事。”

“现在高句丽我们渊氏为君，你们杨氏为臣，哪能和我们渊氏平起平坐？什么讲和？分明是投降！”

杨大壮傲然道：“这您可就错了，我杨氏背倚坚城，又有盟友新罗的支持。大唐的平阳郡公，也在我们汉城做客。所以说，大唐也算我们半个盟友。您要是和我们南部讲和，大家还有得谈。您要是非要我们投降的话，那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哼哼，你们杨氏指望说几句好话，就让我们退兵。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你以为本将军能答应这个条件？”

杨大壮微微一笑，道：“我们南部要讲和当然不会是空口无凭，我们是带着诚意来的！”

“什么诚意？”

“只要太子殿下同意我们讲和，我们就给太子殿下下一份大礼！”

“你们想要贿赂我渊男生？”

“非也，非也。这份大礼既不是金银珠宝，也不是绝色佳丽，而是一个人！”

“什么人？”

“荣留郡王高建武！不知这份大礼，太子殿下可还满意？”

满意！

渊男生简直太满意了！

他清楚渊盖苏文发兵二十万攻打杨万春，是有两个目的。头一个就是震慑不臣！现在高句丽不服渊盖苏文的人大有人在。不过这些人里面，势力最大的就是说是南部大人杨万春。只要把杨万春打服了，就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

杨万春都服软了，你们谁还敢炸刺？

第二个目的就是抓住荣留郡王高建武了，这小子能耐不大，名声不小。他是婴阳王钦定的继承人，只要活着，就会有无数人会打着他的旗号造反。

不过这个目标不太好实现，就算把杨万春打败了，高建武还可以跑呀！汉城不远就是汉江，高建武完全可以坐船，直奔大唐，甚至逃往扶桑！再没节操一点，他投靠新罗都有可能！

所以说抓荣留郡王是第二个目的，而不是第一个。不是抓荣留郡王不重要，而是太难了！只能碰碰运气，能抓到最好，抓不到也没办法。

现在有个抓高建武的机会在前，渊男生怎能不动心？不费一兵一卒，此次出兵的目的就完全实现了。而且没经渊盖苏文的手，是他渊男生一力承办！如此大功，让在京城享福的渊男产后悔去吧！

渊男生心里高兴，脸上却不露声色，道：“你们这么有诚意的话，此事也不是不可以商量。那你们就把高建武交给本将军。本将军一高兴，在父王面前给你们南部美言几句，你们南部兴许就能免一场刀兵之灾。”

杨大壮憨厚的一笑，道：“高建武我们肯定是要交的，不过不能白交。咱们得先谈谈条件！”

“条件？你们还敢和本将军谈条件？”

“多新鲜啊。荣留郡王高建武是什么人？那是老国主婴阳王的亲生儿子，还没登基的高句丽之主。我们南部可不能这么白白的交出去！到时候，我们把人交了，你们渊氏反悔怎么办？”

渊男生一想，杨大壮说得倒是有点道理，道：“那你们要什么条件？”

“第一请新国主渊盖苏文撤了这二十万大军；第二，正式承认我们南部的地位；第三还请给我们一个人质，用来交换高建武！如果你们反悔，那人质的性命，可就不好说了！”

高延寿脸色一变，道：“这哪是你们讲和的条件？分明是让我们投降的条件！现在是你们求和，可不是我们！”

渊男生却饶有兴趣的问道：“不知你们想要何人为质？”

高延寿道：“渊将军不可！只有弱国给强国送质子的，哪有强国给弱国做质子的。虽然我们和杨氏不是两国，但是道理是一样的。您可不能答应！”

渊男生也是立功心切，道：“高将军此言差矣，想当初秦始皇的父亲嬴异人曾在赵国为质。秦国强，还是赵国强？为了安抚一下南部，给他们一个人质未尝不可！”

杨大壮道：“太子殿下果然英明。我们杨氏要的人质就是——当今国主的三子渊男产！”

## 第1391章落地还钱

这个条件简直太贴心了！

渊男生恨不得说，咱们买一送一，你们把渊南建和渊男生一起带走吧！

不过，仅有一的一丝理智告诉他，这个条件可不能答应！

不光是渊男生不能同意，就是渊盖苏文那一关就过不去，他要是答应的话，那真是枉做小人了！

渊男生冷笑了一声，道：“杨大壮！你这完全是痴心妄想！拿我的亲弟弟渊男产换高建武，我绝不能答应。你还是回去告诉杨万春，趁早死了这条心。”

杨大壮道：“那其他两个条件您看？”

“第一条要撤回二十万大军，此事关系重大，要父王做主，本将军不敢擅专！至于第二条，本王倒是可以先代父王答应。”

杨大壮冷笑道：“太子殿下，这么说来，这三条您一条也答复不了，都得请国主定夺？那看来，是我杨大壮找错人了，您还是把我送到当今国主那去吧，我和他老人家谈谈！”

渊男生一皱眉，把杨大壮送走容易，可这一场泼天的大功也就离他远去了！他连忙摆手，道：“慢！有道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你们提的这三个条件，本将军实在是无法做主。咱们能不能换个条件？”

杨大壮为难道：“咱杨大壮说是南部的使者，其实就是个传话的。这么大的事，咱也做不了主呀！”

渊男生满脸堆笑，道：“杨大壮，不知你在南部身居何职呀？”

“咱是南部的左武卫将军，手下有一万多弟兄！”

“原来您还是位将军，恕我眼拙，刚才真没看出来，失敬失敬！”

杨大壮道：“太子殿下您不必客气。咱能当上这左武卫将军，不是因为咱有多大的本事，实在是……另有原因！”

“那能不能告诉本将军其中的原由呢？”

杨大壮脸上一红，道：“其实也没什么，是因为在下与北部大人杨万春有亲！杨万春大人是咱的亲……叔叔！”

“听说杨万春老将军并无兄弟……”

说到这，渊男生忽然闭口不言。只见杨大壮面容扭曲，神色不善，他知道不能继续问下去了！

渊男生心说，叔叔？恐怕是爹爹吧？你一副老农的模样，跟我说几句话还变颜变色的，就这副德行，这杨万春能把南部五分之一的兵力交给你，他要不是你的亲爹，我都不信！

他转换话题道：“杨将军，不管怎么说，您也是杨老将军的亲信之人。带个话您总可以做到吧。您能不能给杨万春老将军带个话，让他换个条件！”

杨大壮连连摇头，道：“这可不行了。就算是我再回去一趟，我那叔叔再提了什么条件出来，您还是不能答应怎么办，我这不是白跑一趟吗？”

“怎么能算是白跑一趟呢？来人！”

有一个小校走了过来，渊男生在他耳边说了几句话，小校就走了出去。一会儿功夫，小校就来了，还带了一盘金子！

渊男生道：“此是黄金百两，还请杨将军收下！您别多心，这可不是贿赂

您！而是给您多跑一趟的鞋钱！”

杨大壮见了金子就两眼放光，道：“您这真是太客气了。什么鞋子能值百两黄金呀。就是金子做的，那也不值！”

“那您看我求您的事儿……”

杨大壮这下口气就缓和了许多，道：“太子殿下。不是我不愿意跑，您也知道我叔叔那脾气，说一不二！您就这么让我回去，我可不敢！不过……”

“怎样？”

“不如您自己提出几个条件来，让我给叔叔带回去！这也算我没有白跑一趟！您自己想想，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南部放心的把荣留郡王高建武给交给您，还不担心渊氏的秋后算账！”

“这……”

一时之间，渊男生还真没想出什么好主意！杨万春那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人，骗他可不成。但是要彻底让杨万春放心，貌似还只有给他一个人质。不给渊男产，难道自己去？

杨大壮道：“怎么样？您想出来了没有？您可得早作决断。我也看出来了，您是不愿意让我去找国主，国主大大军可马上就到！”

渊男生摆手道：“没那么快，他们人多，带的粮草辎重也多。最早也得五日之后才能和我的先锋军会合！”

高延寿一翻白眼，心说这位还真实诚，什么事都告诉人家！这种军事机密，能说吗？他忙接口转移话题，道：“杨将军，您是杨万春老将军的贴心人，不知有什么好的提议？”

渊男生如梦方醒，道：“就是，就是！其实其他的都好说，关键是人质这一条，不说是我，就是父王也绝不能答应！还是请杨将军出个主意，怎么能杨万春老将军能够同意，本王这边也不失体面。”

杨大壮道：“你们怎么就这么死心眼呢。男产公子不行，就不能换一个？”

“那你说换谁？”

杨大壮道：“谁都行，我叔叔就是好个面子，他提出来要人质，你们完全不给可不成。依我看……”他一指高延寿和高慧真，道：“这二位就不错！”

高慧真大怒道：“大胆，一派胡言！你可知我们是谁，就要我们当人质！”

杨大壮把嘴一撇，道：“我管你们是谁？反正看你们坐在这大帐里头，这官就小不了！”

渊男生道：“此二位乃是高延寿和高慧真两位将军。您觉得他二位当人质能成？”

对于把高延寿和高慧真推出去当人质，渊男生是毫无心里负担！本来渊盖苏文就对这二位千防万防的，能有个正当的理由送走，当然是再好不过！

杨大壮考虑了一下，道：“两个姓高的换一个姓高的，这买卖干得过！叔叔的面子上能过得去！”

高延寿气得哇哇怪叫，道：“男生公子，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了。功名但在马上取，只要打下了汉城，不愁杨万春那老匹夫不服！您何必要和他讲条件？”

渊男生把脸一沉，道：“高建武弑杀了老国主，国内人人愤恨，要把他碎

尸万段！所以捉拿高建武，乃是我高句丽国内的第一要务。你把汉城攻破了，就能抓着高建武？不见得吧！我看你明明是贪生怕死，不愿意拿自己去换！”

“末将不是贪生怕死，只是……”

“不是贪生怕死，就是同情高建武，不愿意给老国主报仇！”

高延寿牙关紧咬，跪地磕头，道：“末将失言了！男产公子您让末将怎么办，就怎么办！”

“这还差不多！杨将军，您看这事儿……”

杨大壮却愁眉苦脸，道：“这二位当人质，叔叔的面子上是过得去了。不过里子上还是不行啊。说句不爱听的话，把这二位宰了，您也不心疼啊！”

“你……莫非你刚才那些话都是戏耍本将军不成？”

“不是，当然不是。我是说除了这两位高将军之外，您还得表现点其他的诚意。让我叔叔相信您！”

“那你说还要本将军做什么？”

“其实我也没想好……不如您发个誓怎么样？”

渊男生好悬没乐出来，心说亏这个老农说得出来，要是发誓能管用的话，那天下早就太平了，道：“发誓？本将军倒是没有问题。就是杨老将军那儿……他能信吗？”

杨大壮道：“太子殿下，我说这个发誓，可跟一般的发誓不一样。我那叔父那我至少有六成把握，就看您这同意不同意了。”

“怎么不一样？”

“离此二十里，就是长寿山了。长寿山上有一个女娲庙，最为灵验，如果您同意的话，咱们就在长寿山女娲庙的女娲大神神像前盟誓。”

高延寿冷笑道：“你们不是想在长寿山搞什么鬼，准备劫持男生公子吧？”

杨大壮摇头道：“男生公子尽可以把大军带上，到时候我们怎么劫持男生公子。到您……”他转头对渊男生道：“这两位人质您可得看好了，我看出来了，这两位惜命呢，恐怕不会乖乖的交换！”

渊男生道：“此事不来杨将军费心！本将军自有打算。”

杨大壮道：“看来太子殿下，是觉得我杨大壮这两条提议可行了？”

“当然可行！至于如何说服杨万春老将军，还请杨将军费心了！”

“那是自然，不过您刚才出这一百两可是说好的鞋钱，咱又是出主意，又是要说服我叔叔，您看……”

渊男生鄙夷的看了他一眼，道：“来人，再拿二百两给杨将军！”

……

……

杨大壮快马加鞭回到了汉城，见到郭业，道：“姑老爷，您交待的我可都办好了。为了您这条计策能成，我把老爷子埋汰的够呛！”

郭业哈哈大笑，道：“你……你果然冒充岳父大人的私生子了！想不到你杨大壮看起来这么老实的人，骗起人来还一套一套的！不愧是左武卫大将军，果然是有过人之处！岳父大人没有看错人！”

杨大壮脸上一红，道：“这不都是您交待的吗？您这次要是不能全灭渊男生这三万大军，可对不起我杨大壮装疯卖傻，忍辱负重！”

郭业却道：“全灭？我为什么要全灭？杨将军，这次咱们不光是不能全灭这三万大军，还得想办法把他们大部分人放走……。”

## 第1392章利令智昏

在杨大壮的“热心”奔波之下，双方终于敲定第二天到长寿山女娲庙会盟，并且交换人质。

对于要当人质的事情，高延寿和高慧真当然不咋乐意。

不过二人的家眷都在平壤，换言之都在渊盖苏文的手里握着。二人只能打落了牙齿和血吞，乖乖接受渊男生的安排。

二十里路可不近，第二天临近中午，大军才来到了长寿山下。

渊男生勒住战马，道：“杨将军，前面就是长寿山了，请问那座灵验异常的女娲庙是在何处？”

杨大壮挠了挠脑袋，道：“太子殿下，我也就是听说长寿山有这么一座女娲庙。具体在哪，小人以前没来过，可不知道。要不，您在这等着，小人先去看看！”

他催马就要往山里面走，高延寿钢鞭一横，拦住了去路，道：“杨将军，别走！”

“高延寿，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哪有邀人会盟，自己还不知道地方的？你看是小子心里有鬼！你说，你把大军引来此处，到底有什么阴谋诡计？为什么想独自开溜？”

杨大壮大呼冤枉，道：“我可是一片好心！我是怕大伙走冤枉路，才自告奋勇，前面探路。你要是这么疑神疑鬼的，爷还不伺候了！你们自己去找吧！”

高延寿道：“殿下，我看这杨大壮心怀叵测，不能放他走！”

渊男生也觉得把杨大壮掌握在手里是个不错的主意，杨万春再有阴谋诡计，也不能不管他的私生子的死活吧。他笑着说道：“杨将军，咱们大军之中，还能少得了探路的人手？此等小事，就不劳烦杨将军了！”

杨大壮气哼哼的说道：“看来你们还是不信任我，随便！我还乐得轻松！不过太子殿下，我看您这位高延寿将军对于会盟之事不怎么上心啊，您可得当心他背后给您使什么小绊子，毕竟谁也不想当人质……”

“杨大壮，你不要挑拨离间！我对当今国主忠心耿耿，天日可鉴！”

渊男生心里面一动，却还是力挺二高道：“杨将军不必多言。高延寿和高慧真两位将军我还是信得过的！”

“太子殿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呀！”

正在这时，探路的探马回来了，道：“启禀先锋大人，方圆五里之内，并没有女娲庙！”

高慧真可逮着理了，道：“姓杨的，怎么回事？连女娲庙都没有，还会什么盟？老子早就看你不得道了，也就是男产公子……那个心慈面软，才上了你这个当！”

渊男生脸上一红，狠狠瞪了高慧真一眼，又对杨大壮说道：“杨将军，到底怎么回事？今天你要是不说出个子丑寅某来，姓渊的可是要得罪了！”

杨大壮却是一拍大腿道：“你们糊涂呀！长寿山方圆几十里，你们探马走出五里能看出什么来？再说了，女娲庙那是在山顶上，你的探马总不可能去爬山吧？”

高延寿嘿嘿冷笑，道：“长寿山方圆几十里是没错，女娲庙建在山顶上也



没错。不过，咱的探马也不是吃闲饭的，不光是探明了道路，还走访了山民。您那座如此灵异的女娲庙，为啥长寿山附近的人都没听说过呢？这总说不过去吧！”

杨大壮道：“说你们糊涂你们还不承认，这些山民不知道，只能说明长寿山的女娲庙没靠近这边，而在另外一头！咱们进了山，往前走就是，再走个几十里，准能找到女娲庙！”

高延寿道：“殿下，我看这杨大壮分明是想诳咱们进山，其中大有可疑之处！”

渊男生也觉得杨大壮说得不怎么靠谱，可是就在这在这等着，也不是个事儿呀！

正当他左右为难之时，山口之处冲出一伙人来，领头之人高声叫道：“渊男生殿下何在？大唐郭业，在此有礼了！”

渊男生还真没见过郭业，道：“郭业？你就是大唐的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

“不错，正是！”

渊男生冷笑一声，道：“郭业，平壤城中你侥幸逃命，就应该赶紧离开高句丽，回返大唐。怎么现在还想掺和我们高句丽内部之事，莫非你是嫌活的太长了吗？”

郭业叹了口气，道：“太子殿下，这您可就误会我了，不是我郭业想来，而是非来不可。明白跟您说吧，此次会盟之事，我那岳父大人是来不了了，就由郭某代替杨万春老将军跟您会盟！”

“这就是你们南部的诚意？莫非杨万春对会盟一事心怀不满？”

“那倒不是。会盟之事岳父大人当然是赞成的，不过，咱们不是还有一件事要办吗？”

“什么事？”

“交换人质呀！我们这边要把荣留郡王高建武交出去，换你们两个……姓高的家伙。高建武那是婴阳王指定的国主。岳父大人此举，说句不好听的，就得算是卖主求荣。他老人家实在是抹不开面子，所以就把我派出来了。他老人家装着不知道！”

渊男生听了觉得有理，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强求。不过你们说得那个女娲庙在哪里？怎么都没人听说过呀？”

郭业笑道：“女娲庙离这还有二十里地呢，我就是怕你们找不到，才特意出山相迎！荣留郡王，请吧！”

高延寿道：“长寿山山势险恶，大军进入，恐怕中了敌人的埋伏。殿下，我看不如先派些弟兄探明了道路，再进山和平阳郡公会盟！”

郭业好整以暇的说道：“太子殿下，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尽可以派人打探，不过长寿山方圆几十里，山路难行，想打探清楚可没那么容易。反正我是不着急，跟您会盟和跟现今的国主渊盖苏文会盟是一样的。”

渊男生也是利令智昏，道：“不必再探了，我相信平阳郡公的人品！更相信无论有什么样的阴谋诡计，也难不倒我这三万大军！”

又往前走了十来里地，天将过午，人们也是又累又饿！

渊男生疑心道：“平阳郡公，这一路之上都没什么人烟呀？您那个女娲庙如此灵验，怎么香火不旺？”

郭业道：“这您就不懂了。有道是，匪过如梳，兵过如篦。老百姓看到咱们来了，躲都来不及，哪会自个凑上来呢？”

“那此地离你那女娲庙还有多远？”

“不远，不远，前面再走几里就到！”

高延寿道：“现在咱们人困马乏，不如找地方歇息一番再走？”

渊男生也颇为意动，道：“就依高将军所言！”

大军停下，正要休息，忽然间前面又冲出一伙人来，道：“太子殿下何在？怎么不往前走了？人我可给您带来了，你还要不要啊？”

渊男生一听这话就是眼前一亮，催马上前！高延寿和高慧真不敢怠慢，紧紧跟随！

渊男生来到了近前，只见前面有几十骑拦路，为首一人白盔白甲，英姿飒爽，正是南部大人杨万春之女杨凤怡。杨凤怡旁边一匹马上，端坐一人，却是五花大绑，正是荣留郡王高建武！

渊男生一看就乐了，暗道：“你们就这么点人过来，哪还用得着交换人质？我直接动手抢不就完了？嘿嘿——

郭业啊郭业，平壤城里面传得你神乎其神，看来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今天就让我渊男生踏着你的头颅，名扬天下！”

## 第1393章智擒渊男生

渊男生想得挺好，不过他忘了那句话，人算虎，虎亦算人。

郭业哪能不防着他一手？他一扯杨大壮，催马上前，就和杨凤怡会合到了一处，道：“不是说好在女娲庙会盟的吗？你跑到这来干什么？”

杨凤怡道：“会盟是在女娲庙，不过交换人质哪里不行？人家在女娲庙等得不耐烦了，就把高建武给带来了，咱们就在这交换人质吧！”

渊男生却是微微一笑，道：“交换人质？什么交换人质？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来人，给我把他们拿下！”

渊男生一挥手，高延寿和高慧真会意，各带一对人马，冲着郭业等人呼啸而来！

郭业见状怒骂道：“渊男生，你卑鄙！咱们说好了交换人质的，你怎么能说话不算话？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说着转身就要逃！

渊男生哈哈大笑，紧追不舍！

后面的大队人马见三位先锋都动了，不烦怠慢，也在后面紧紧跟随！

渊男生往前追了四五里路，忽见高延寿、高慧真停了下来，道：“二位将军，为何不追？”

高延寿道：“前面是个山谷，两山夹一沟，地势险恶。咱们贸然进去，若是有人高山之上设伏的话，咱们恐怕就死无葬身之地！不如先派些兄弟，查探一番……”

渊男生连连摆手，道：“两位将军，有道是富贵险中求！要想获胜，哪能不冒点风险？你看郭业那落荒而逃的架势，这还能做得了假？我可告诉你们，要是放跑了荣留郡王高建武，我拿你们是问！”

高延寿和高慧真那是打老了仗的人，看着这地形都肝儿颤，道：“殿下还请三思！”

渊男生眼珠子都红了，道：“好，你们不听本先锋的军令是吧！你们不追，我追！”

渊男生催马向前！

高延寿和高慧真对视一眼，不得不翻身上马，紧紧跟随！

开玩笑，前面是不是龙潭虎穴还两说，违抗军令可是掉脑袋的大罪！渊男生要是腾出手来，这两位就别想活命！

出乎这二位的预料之外，一直出了山谷，也没见什么埋伏。远远还能望见郭业的背影！

渊男生哈哈大笑，道：“哪有什么埋伏？二位将军，你们要是不听我的，今天就要和这场大功失之交臂了！”

高延寿脸色讪讪，不敢争辩，道：“殿下高瞻远瞩，我等拜服！”

正在这时，忽然见郭业等人停了下来，翻身下马！

高延寿观之脸色骤然一变，道：“不好，其中有诈！咱们快跑！”

渊男生连忙把他拦住，道：“高延寿，你的胆子也太小了吧，你也是为将之人，怎么郭业放个屁都能把你吓得一哆嗦！”

“殿下，您看他们怎么不跑了呢？事出反常必有妖，还是您的安危要紧！要不您先撤，咱们兄弟掩护您！”

渊男生尽管心里面也有点打鼓，不过眼看着到手的大功怎能轻易放过？

他说道：“说不定他是见跑不了了，给咱使个空城计！咱们要是这样就被吓跑了，可就成了千古笑谈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就算他真的有什么阴谋诡计，咱们现在还有几百人马，一拥而上，就能把郭业、杨大壮和高建武一起抓住！有了这三人在手，杨万春老儿，就是有什么阴谋诡计也使不出来了！”

高延寿还要再劝，正在这时，他们的身后可乱了套了。高山之上伏兵四起，滚木礮石滚滚而下，眨眼之间，通向山谷的路就被封了！

渊男生再傻也知道上当了，道：“两位将军，现在如何是好？”

高延寿道：“完了！全完了！不用问，咱们的三万大军已经成了瓮中之鳖！现在就是看殿下能否逃出生天。”

“怎么逃？”

“后面全是伏兵，回去肯定逃不了好，咱们只能往前冲了。前面他们总共不到一百人，咱们胜算不小！”

“既然如此，就有劳二位将军了！”冷风一吹，渊男生长了个心眼，没有傻呵呵的和二高一起冲锋，而是缀在队伍的后面！

他心里明白，既然郭业有所安排，岂会留这么大的漏洞？他再怎么大意，也不能不为自己的安全着想吧？

其实他想得到，二高怎么会没有想到？不过形势比人强，他们也只能司马当活马医，拼死一搏了！

果然，他还没冲到郭业近前，就马失前蹄，翻身落马！

“陷马坑！郭业，你早有准备！”渊男生高声叫道。

郭业叹了口气，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看来我郭业多准备一手是对的！事到如今，太子殿下，您准备怎么办？”

“哼哼，郭业，你不就是想看本先锋痛哭求饶的样子吗？我告诉你，做梦！士可杀不可辱，你想要本先锋的命，就自己来取！”

“太子殿下，咱可没有想要您的命！国主二十万大军，我们小小的南部可抵挡不住！还是要跟国主讲和的。不如您下马，来我汉城做客几日。等待国主渊盖苏文前来，我等自会放您回去！”

“你以为我是三岁的孩子吗？你是不是想用本先锋要挟父王？白日做梦！”

“要挟？这可不是要挟。而是交换人质！”

一听这交换人质，渊男生气的都哆嗦，道：“郭业，你还想用这一招对付父王？”

“这您是怎么说话呢？对付？我们可是一心真心。要不是您先起了坏心，想要空手套白狼，咱们现在早就在女娲庙盟誓了。哪用的着这么麻烦？”

“郭业，你不用在这装好人。这漫山的伏兵，这早早就挖好的陷马坑，总不是假的吧。说本将军背信弃义？你郭业也没安着什么好心！”

郭业委屈地说道：“太子殿下，您这可错怪我了。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只是略做准备罢了，谁能想到您这么大的人物，真的说了不算呢。本来好好的一场会盟，全让您给搅和了。”

“哼，任你舌灿莲花，想要想让我渊男生束手就擒，做梦！我渊家人宁可

站着死，也绝不跪着生！”

郭业道：“好，太子殿下果然有骨气！甘心为了渊家抛头颅，洒热血，真是令人敬仰。不过，可惜啊……”

“可惜什么？”

“可惜高句丽的国主之位就要落入小人之手！我听说了，国主渊盖苏文只有三个儿子，二子男建不能人事，能继承他的国主之位的只有您和三子男产。您这要是死了，渊男产可就是当之无愧的太子爷了。我听说这个渊男产人品可不咋地，而且还好南风，国主之位落到他的手里，是不是可惜？”

“我就是束手就擒，难道被赎回之后，还能登上国主之位？”

郭业微微一笑，道：“当然能！您这个束手就擒和其他人的束手就擒可不一样，您不是为了您自己，而是为了您带的这数万名将士的性命！”

“此言怎讲？”

“想必您也猜出来了，这个山谷被我封锁起来了。您这三万大军已经是瓮中之鳖！”

“那又如何？只要再过几日，父王的大军赶到，这三万大军还不是安然无恙？我就不信，几日之内，你们南部能吞了我这三万大军！”

“这您可想错了，三日之内你这三万人，不用我打，就会自动投降了！”

“白日做梦！”

“太子殿下，我这么说当然是有原因的。您这三万大军带了不少干粮，我是知道的。不过，您可别忘了，他们没带着水！这座山谷，也真他们邪了门了，没有水源。就是掘地为井，也掘不出水来。您觉得您这三万人能坚持多久？”

“这……”

“只要您愿意束手就擒，我就放这三万人一条生路。否则的话，这些人的家眷全在平壤城，难以归心，说不得只能送他们上路了！”

“杀俘不祥！我就不信你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如果您宁死不降，我们把您杀了，可就 and 国主渊盖苏文结了解不开的死仇。我们自知不敌国主的大军，命都要没了，您觉得我们还会在乎这些俘虏的死活？相反您要是束手就擒，我们和国主就都有的谈……您到底是想让这三万人和您一块死呢？还是一块活？”

渊男生当然想活，不过还是迟疑的问道：“那怎么能让父王知道，我渊男生不是贪生怕死，而是为了三万将士的性命，才被您抓了俘虏了呢？”

“我们和国主讲和之后，这三万人始终是要放回去的！只要这三万人知道了，国主不就知道了吗？就有劳太子殿下劝降这三万人马了！太子殿下对他们有了活命之恩，他们能不对您感恩戴德？恭喜太子殿下，得了这三万人的军心！”

“好，就依平阳郡公所言！我现在就去劝降！”

郭业却连连摆手，道：“慢！此事不急，在劝降之前，咱们还要先办一件大事！”

## 第1394章大胜

“大事？还有什么大事？”渊男生惊惶问道。

郭业嘿嘿一笑，道：“太子殿下，您，我们当然是信得过的。不过您手下这些人，人心隔肚皮，就不好说。到时候有了什么误会就不好了……”

他一使眼色，就有人把早已准备好的绳子抛了过去，接着说道：“就请您把高延寿和高慧真两位将军都捆上吧。”

高延寿跌入陷马坑中，被摔了个七荤八素。好不容易缓过劲来，还没搞明什么状况，就被渊男生给捆了。他想骂渊男生又不敢，想骂郭业吧，似乎又不是那么理直气壮，脸涨得通红，怒视渊男生！

高慧真却是不愿意束手就擒，他长叹一声，道：“殿下，末将的家眷还在平壤之中，咱们就这么降了，国主一怒之下，恐怕有不忍言之事！您要是真想投降，请先取了在下性命！我高慧真死就死了，不愿意再连累平壤城中的家人！”

渊男生怒道：“少啰嗦！咱们这是为了三万将士的性命投降，可不是因为贪生怕死，父王知道了又怎会怪罪？我这个正先锋都投降了，你这个副先锋还有什么好说的？”

高慧真心说那能一样吗？你是渊盖苏文的亲儿子，渊盖苏文再生气还能拿你的家眷怎么样？我们这些人本来就身处嫌疑之地，再投降南部，一个叛逆之名怎么也跑不了的。渊盖苏文就是为了震慑不臣，也得拿我们哥俩的家眷祭旗！

高慧真钢刀横在脖颈之上，只要渊男生再靠近，他就要刎颈自尽！

正在这时，郭业说话了，道：“高慧真将军，您此时要为渊盖苏文尽忠，那真是抛媚眼给瞎子看。三万大军全军覆没，您就算是战死，谁给他报信？渊盖苏文他也不知道啊！您这是何苦来哉？”

“郭业，你不用猫哭耗子假慈悲！我高慧真的灭门之祸，全是拜你所赐！此仇不共戴天！你想让我投降于你，苟且偷生，办不到！”

“高慧真将军，你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绝呢？谁说你的家眷一定得死啦？我郭业既然能让你有灭门之祸，自然就有解决的办法。只要你投降了我们南部，不但能自己活命，我郭业还可保你家眷无恙！”

“此言当真？不知平阳郡公有何办法？”一听家眷能活命，高慧真立马不叫郭业，改称平阳郡公了。

“山人自有妙计。不过天机不可泄露，具体怎么做，要到了你投降之后才能告诉你。如果高将军不信的话……”

“怎样？”

“高将军尽可以放手一战！不过我可提醒你，您的第一个对手就是太子殿下，就是不知高将军能不能下得去手！”

“我……”高慧真险些问候郭业的母亲，太卑鄙了！太无耻了！给他高慧真一万个胆子，他也不敢把渊男生怎么样呀！

当啷啷～

钢刀落地！

高慧真万般无奈，伸出双手，道：“殿下，请吧……”

渊男生、高慧真和高延寿一投降，剩下的人就好说了。

高智慧真现学现卖，向身处绝境的老兵们做出绝对不会殃及他们家人的承诺，这些人也就纷纷放弃抵抗了！

.....

.....

汉城之内，锣鼓喧天，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不是因为今天是什么重大的节日，更不是因为哪个大户人家娶亲嫁女，而是大唐的平阳郡公，领着他们打了一个大胜仗！

不到一日，就一万破三万，全歼了渊男生的三万大军！更神奇的是，郭业带出去打仗的一万大军，不光是一个人没死，连受伤的都没有！

这等战绩，就算是那些变文僧口中的英雄豪杰都比不上吧！一时之间，郭业在汉城之中的声望急剧上升，大有超越南部大人杨万春之事！

杨万春其实心里挺不是味，他往日里自诩天下第一英雄。对于渊盖苏文的二十万大军却是毫无办法，只能死守城池。为了面子上好看一些，才把郭业派出去，先跟渊男生打上一场，省得被人说是未战先怯。

郭业提出来一万破二十万，他其实是存着看笑话的心思的。心说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打了一场两百破五千的胜仗就忘乎所以了。渊男生再傻，他手下那三万大军就没有能人？

什么叫略施小计就能取胜？真要是那么容易的话，隋炀帝的百万大军攻打高句丽大败亏输算什么？

结果呢，郭业不但赢了，而且赢得干净利落，赢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别人不知道，杨万春自己心里清楚，自己这次真是看走眼了！

庆功宴上，杨万春也是喝多了一点，道：“贤婿此次劳苦功高，一万破三万！如此功绩，世所罕有。不过，这次赢得实在是有点侥幸呀，不可生了骄矜之心！”

郭业纳闷道：“侥幸？岳父大人此言何意？”

杨万春喝了一口酒，道：“要找个两山夹一沟的险恶地形并不难，难得是这座山谷之内，要没有水源，而且无法掘井！老夫身为地主，都没听人说过有这么一处绝佳的地形，你两三天时间就找到了，这不是侥幸是什么呢？”

郭业微微一笑，道：“岳父大人，这可不是侥幸！其实，小婿找到的那个山谷，并非没有水源，也并非不能掘井取水。不过是拿这话诓骗渊男生罢了。渊男生贪生怕死，咱只要给他个台阶下，就算他知道小婿是说谎，也得捏着鼻子认了！不但认了，他还得帮着圆谎！”

杨万春不服气道：“就算此事你不是侥幸。那假如渊男生若是没有起二心，照约定和你交换人质。你的打算不也落空了吗？”

“这样的话，虽然麻烦了一点，取胜还是不难的！小婿就说女娲庙是在那山谷旁边的高山之上，诳渊男生的大军入谷。然后再以盟誓为由，诳渊男生上山。结果与这次一般无二！”

杨万春面色不愉，心说你小子就不知道给我这个老丈人点面子吗？你都立了这么大的功劳了，吃点口头上的亏会死呀！

他四下打量一番，瞧到了正在埋头猛吃的杨大壮身上，道：“杨大壮，咱们的平阳郡公说他此次获胜，算无遗策，全无侥幸！你说是不是啊？”

杨大壮那是看着老实，其实心眼却比谁都多，当时就明白了杨万春的意思

思，道：“嗨！老爷子，您别听他的，他那全是吹牛呢！”

接着，他又转向郭业道：“姑老爷，您前天还跟我说要想办法把大部分先锋军都放了呢，今天您可是把三万大军，全抓了！要这么看来，您所谓的算无遗策，可不怎么靠谱！”

郭业道：“怎么不靠谱？抓人是抓人，放人是放人，这可是两码事！你别看我把他们都抓了，明天还得想办法把他们给放了！当然，除了渊男生！”

他这话一出口，可把在座的众人都给惹急了！

“郭小子，你是喝酒喝多了吧？说什么胡话呢？”

“算无遗策？那是神仙。平阳郡公，您可不能为了一时的面子，酿成大错！”

“我告诉你，这场仗能打赢，可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这些俘虏怎么处置，也得问问大家的意见！”

“汉城是我们杨家的汉城，大家可不能听这个姓郭的胡说八道！”

眼见人们说得越来越不像话，再说下去，都要撕破脸了！郭业连忙道：“众位听我一言，咱们现在才打败了渊盖苏文三万大军，他还有十七万大军呢！如何破敌，你们可有良策？”

“这……”

“你们没有，我有！要想破渊盖苏文剩下的十七万大军，就得着落在这三万俘虏的身上！你们说这三万人，是放还是不放呢？”



## 第1395章再胜

杨府，花厅。

郭业摆下了一桌酒宴，宴请高延寿和高慧真这两个俘虏。

两个姓高的这时候哪还有心情喝酒？只觉得酒也难喝，菜也不对味，陪着郭业吃了一会儿，就再也不吃了，眼巴巴的等着郭业说正事。

郭业心中暗笑，还是在一旁殷勤的斟酒布菜！

高慧真再也忍不住了，道：“平阳郡公，我们投降之前，您答应了要保我们家眷的平安。现在我们都在这了，您可以告诉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了吧？”

郭业喝了一口酒，又吃了一口菜，好整以暇的说道：“还有这事？我确实说过吗？怎么一时之间记不清了。哎呀，今天酒喝得有点多，我这头都晕了。你们容我好好想想。”

高慧真当时就急眼了，道：“郭业，你身为大唐天使，可不能说了不算！你要是戏耍我们哥俩，我就，我就……”他说着话，就要往郭业身边凑合，大有一言不合，就动手的架势！

高延寿却把他紧紧拉住，对郭业道：“平阳郡公，您就别卖关子了。我们兄弟如今落到了这步田地，还有什么资格和您讲条件？你给我们一句实诚话吧，让我们哥俩怎么办？”

郭业没接他这话茬，问道：“你们觉得我给渊盖苏文写封信，说明你们是被迫投降的，他能信不？”

“这可使得。您不写信还好，写了信可就做实我们变节了！我们要是没和您勾勾搭搭的，您吃饱了撑的要为我们作证？”

“那我如果宣扬你们已经力战被擒，二位的家眷能否幸免于难？”

“那也不行。我们兄弟做了俘虏，不肯死节就是不忠。渊盖苏文还是不会放过我们的家眷！”

郭业道：“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我这就派人宣传你们已经力战而死，这下渊盖苏文总没话说了吧？”

高延寿想了一下，道：“这样的话，还是不太保险。三万大军，一朝覆没。总得有人负责吧？主帅是渊男生，渊盖苏文不可能承认是自己的儿子犯了大错。最后，板子还得落在我们兄弟的身上！虽然不能说我们变节投降，说我们贪生怕死、贻误军机什么的，还是没问题的。”

郭业皱眉道：“这可就难办了！不知二位有何高见？”

高延寿拉着高慧真噗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平阳郡公，我们兄弟实在是没有办法了。事到如今，只有看您的了。平壤城内把您传的神乎其神，我们也见识到了您的厉害！您现在就指给我们一条明路吧！”

高慧真异想天开道：“听闻您有仙术在身，能否使个五鬼搬运什么的，把我们家眷接过来？”

郭业连连摆手，道：“仙术什么的，完全是以讹传讹，再也休提！不过……指点你们一条明路还是没问题的，就看你们肯不肯走了！”

“嗨！现在我们的处境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平阳郡公请讲！”

“我不说二位也明白，渊盖苏文并不信任二位将军，否则的话他为何要派渊男生来监督你们？所以说，无论我们这边放出什么消息，渊盖苏文都会对二位有疑心，二位的家眷也将性命不保。不过……咱们何必要消除他的疑心

呢？其实还有另外一条路！”

“平阳郡公的意思是？”

“二位倒戈一击，与我们南部兵合一处，共讨渊盖苏文。只要把他给打败了，他难道还敢对二位的家眷怎么样？”

高延寿摇头道：“平阳郡公，恕高某直言。南部听说只有五万人马，加上我们这三万人，加在一起，也才八万，不到渊盖苏文十七万大军的一半。南部的兵马我看也是稀松平常，您凭什么觉得咱们能够打败渊盖苏文！”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就要二位将军配合在下演出戏了……”

……

……

渊盖苏文的军队比预料的来得快一些，五日之后，已经来到了汉城之下。却听说前锋吃了败仗，渊男生被获遭擒！

渊盖苏文大怒，就要治二高的罪！

没想到他的命令还没传下去，高慧真已经来到辕门之外负荆请罪！

至于高延寿呢？据说是受了重伤，不能下地，躲在军营之内，不肯出来！

渊盖苏文明白，这二位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逼自己就范呢！渊男生被抓，渊盖苏文当然生气，不过二高摆明了一副拥兵自重的架势，渊盖苏文还真不好动手了！

要知道这二十万大军里面，大部分和二高的先锋军一样，是朝廷的兵马，他们以前效忠的是高句丽朝廷，不是渊盖苏文本本人。

渊盖苏文要调遣其他人攻打二高的营地，那些人兔死狐悲，难免出工不出力。逼急了，甚至可能和二高一起反叛。

那要是调遣渊氏的私兵呢？他这次只带了六万私兵，六万打三万，一时半会还真拾掇不下来！大战在即，实在不宜多生枝节！

所以渊盖苏文尽管对二高恨得牙根都痒痒，表面上还得对二高温言抚慰。他心中暗下决心，汉城城破之日，就是二高毙命之时！

出乎渊盖苏文预料的是，杨万春对他这二十万大军并不惧怕，没有闭城死守。第二日，杨万春就出城迎战，五万大军与渊盖苏文二十万大军对峙！

渊盖苏文与杨万春见面，当然又是一场唇枪舌剑。

渊盖苏文拿着不是当理说，指责杨万春包庇荣留郡王高建武这个弑父的逆贼，实在是罪无可恕！

杨万春却哈哈大笑，道：“渊盖苏文，明人面前不说暗话。老国主婴阳王到底是怎么死的，你我心知肚明！你要是大大方方的承认你弑君，我杨万春还佩服你是个人物！如果你再这样强词夺理。虚言狡辩，可是让我杨万春看不起！”

渊盖苏文道：“杨万春老匹夫，我不和你做口舌之争。现如今我二十万大军已经兵临城下，识趣的就把荣留郡王高建武交出来！并且，乖乖的把我那孩儿男产放了！我渊盖苏文大人有大量，还可放你一条生路。如果不然，大兵所至，难免玉石俱焚！”

“呦嗬，讲道理不过就拿这二十万大军吓我？告诉你，我杨万春可不是吓大的。渊盖苏文，要想让我献出高建武，容易！要想救回渊男生，简单！只要你能打败了我，别说他们了，我这条老命都是你的！但你想空口白话，就

吓死老夫，还是不要白日做梦了吧！”

渊盖苏文还要说话，杨万春却已经返回了本队，指挥大军猛攻渊盖苏文的队伍！

杨万春老爷子这个自诩的天下第一英雄还是有点含金量的，五万对二十万，战了半天，竟然还稍占上风！

不过渊盖苏文却是不怒反喜，他心里明白，杨万春的大军也就是一股锐气，只要自己再坚持个把时辰，杨万春大军的士气一落，自己就可以反败为胜！杨万春的五万大军一垮，汉城自然也就不战而下。

想不到此次南征胜得如此容易，渊盖苏文不禁志得意满，面露微笑！

他正高兴呢，却猛听人喊道：“大事不好，败了！败了！咱们败了！”

“这场大战是杨家军赢了！”

“国主死啦！渊盖苏文死啦！”

“快跑吧！跑晚了就没命了！”

却是高延寿、高慧真突然反水，不但大肆散布谣言，还趁乱猛攻渊盖苏文的中军！

渊盖苏文的大军顿时阵脚大乱，人仰马翻！

渊盖苏文大声呼喝，想要稳住防线。

正在这时，后面又冲过来一对人马，这些人身着新罗服饰，齐声高喊道：“新罗十万援兵已到！渊盖苏文你还不受死！”

## 第1396章全胜！

这莫名其妙冒出来的新罗援军，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来二高的反叛，虽然有些意外，但是渊盖苏文也不是全无防备。就算临时有些慌乱，还不至于就一败涂地。说白了，二高的反叛，对于渊盖苏文大军的影响，更多是心理层面的。二高可以反，那其他人会不会谋反？一时之间，高句丽的军队人人自危。

不过渊盖苏文有六万私兵在手，这就是他最大的本钱。别人会反，六万渊氏的私兵不会反。只要有六万私兵压住阵脚，杨万春就难获全胜。渊盖苏文败了这一阵，稍作休整，就可以卷土重来。到时候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但是有了新罗的援兵，那意义就截然不同了！

新罗与高句丽之间的战争，已经打了几百年了！双方互有胜负。虽然说现在是高句丽略占上风，那是拿人命堆出来的，并不是军队的战斗力比新罗高多少。

新罗对高句丽固然是忌惮不已，高句丽对新罗又何尝不是头疼万分。用一句话来形容两国的关系就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现在新罗的援兵到了，而且一下子就是十万！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就算是渊氏的小兵都知道，此战是输定了！

渊氏大军的士气顿时一落千丈！

更可怕的是，这伙新罗援军的战斗力还真强！为首一人白盔白甲，头戴青铜的面具，宛若厉鬼。一杆长枪开路，所到之处，无人能挡！

眨眼之间，就要冲到渊盖苏文的近前！

渊盖苏文暗暗咂舌，天下英雄何其多也！

当日长孙师两百破五千，渊盖苏文就觉得天下枪法没有比他更高明的了。不过这位鬼面将军，显然比长孙师更厉害！不但枪法绝伦，而且力量奇大，有时候甚至是拿枪当棍使，根本没人招架得住！

而且他身后的骑兵，也丝毫不弱于长孙师率领的那两百铁骑！甲坚兵利，骑术高明，又与这个鬼面将军配合默契。全队呈锋矢队形，如同刀切奶油一般，轻松击穿了渊盖苏文的卫队！

这伙人来得有多快？渊盖苏文本来还想施展他的绝技连珠快箭抵挡一番呢，可等他把箭从箭囊里面抽出来了，鬼面大将已经冲到了近前！

“我的娘诶~~”

渊盖苏文不敢接战，大叫一声拨转马头，掉头就走！

渊盖苏文这一跑，也宣告了高句丽军队抵抗的正式结束！主帅都跑了，谁还愿意在这场必败的战斗中玩命？

跑吧！

逃命吧！

兵败如山倒！

渊盖苏文跑出几十里地去，才停了下来。慢慢的收拢败兵，最后一清点，来得时候浩浩荡荡的二十万大军，此时只剩下了不到五万！

与杨万春瞬间攻守易势！

渊盖苏文看了这场面，简直是欲哭无泪！他明白自己本来就得国不正，大部分人口服心不服。全靠大军压制，自己才能登上国主之位。这场败仗只

要一传出去，高句丽国内就是群雄并起的局面，稍一不慎，恐怕渊氏家族就要在高句丽除名！

.....

.....

不到十天，就连开了两场庆功会，汉城在百姓似乎都有点审美疲劳。郭业甚至觉得这次胜利之后，城中的气氛还没有上次那么欢腾！

庆功宴上，郭业见到了杨大壮，道：“杨大壮，你过来！”

“姑老爷，啥事？”

“问你点事儿，怎么大伙对于这次的庆功宴，似乎有点.....不够热情！怎么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大家好像跟没事人一样。这里面有什么缘故？”

杨大壮一拍大腿，道：“姑老爷，您看出来啦？不光是大家没那么兴高采烈，其实，是没人向您说.....这场仗，不少人还在埋怨老爷子呢！”

“埋怨老爷子？你是说，他们埋怨岳父大人？”

“是呀！这次咱们五万破二十万，打赢了是不假！可是咱们南部的死伤也不少。死了一千多，受伤了三千多人.....您说大伙的心里能好受吗？这场大战是谁指挥的？老爷子呀！大家不埋怨老爷子埋怨谁？”

卧槽！

还能这样？

郭业目瞪口呆，对于这些南部人的思维回路深表佩服，心说这伙人是只能占便宜，不肯吃亏，而且便宜占少了都不行呀！难怪杨万春只肯守城，除了对渊盖苏文的二十万大军有点含糊以外，恐怕身边这帮猪队友也是让这老爷子硬起不来的原因之一吧。

郭业说道：“打仗还能不死人？你们南部也太娇气了吧.....我就不信，你们和新罗打了那么长时间，死得人能少了！”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以前大伙还觉得老爷子不错呢，可问题是现在有您了呀！”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跟您比起来，老爷子可差远了！”

“您指挥打仗，一万破三万，一个人没死！”

“老爷子呢，实际上是八万破十七万，兵力对比还不如您呢，咱们就伤亡了差不多五千人！”

“大伙都说，早知道这样就让您指挥得了，何必让老爷子插一脚？好像这场大胜是老爷子功劳似的。其实谁不知道，要想获胜，还得看姑老爷的厉害！”

“老爷子今天这算因人成事！而且因人成事都干的不咋样！我看老爷子真的是岁数大了.....”

杨大壮滔滔不绝，把杨万春贬了各一无是处，却见郭业闭口不言，面容扭曲，对着他连连摆手！

他这下明白了，道：“姑老爷，您怎么不说话？我明白了，您这是不好意思说自个儿老丈人的坏话吧！这没什么，论起来，我还得管老爷子叫一声叔叔呢！咱这是帮理不帮亲！有不少人都盼着姑老爷您代替老爷子执掌咱们南部呢！可惜您不姓杨.....”

杨大壮越说越不像话，忽然间觉得自己脖子上有股冷风传来，他回头一

看，好悬没吓得跪在地上，道：“老爷子，您……您来多久啦！”

杨万春冷冷一笑，道：“我也是刚来！”

“那就好……”

“我就是听人说什么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才过来的！杨大壮，行啊！平时怎么没发现你这么能白话呢？我看让你当左武卫大将军真屈了你这份材料了！”

“老爷子，您想干啥？饶命！”

杨大壮当然听得出好赖话，吓得跪倒在地，抱着杨万春的大腿，道：“叔叔诶，您可别跟我这当侄子的一般见识！我是上有老，下有小，您要是把这左武卫大将军的官职给撸了，我们家可就要断顿了……到时候我们全家去您家吃饭去！”

杨大壮一阵撒泼耍赖，抽科打诨，把杨万春折腾的毫无办法，道：“行了，少给我来这一套！滚犊子吧！”

“谢谢您啦，老爷子！”

声音落罢，杨大壮早已抱头鼠窜！

杨万春咳嗽一声，对郭业道：“郭小子，经此一战，你是彻底把老夫我比下去啦！”

郭业心说您的手下如此奇葩，我有什么办法，道：“岳父大人，您别听杨大壮那小子胡说八道！他早就知道您站在他身后了，这是跟您开个玩笑呢！”

杨万春摆手道：“郭小子你不用给老夫面子！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我杨万春英雄一世，赢得起，也输得起！老夫算是看出来了，在用兵一道上，老夫不如你！”

能让自诩天下第一英雄杨万春说出这番话来，可见郭业接连的两场胜利，对他的触动之大！

面对杨万春这位历史上名人的夸赞，郭业也有点受宠若惊，道：“岳父大人谬赞了！小婿愧不敢当！”

杨万春又说道：“郭小子，有件事情老夫一直想不通，不知你能否为我解惑？”

“岳父大人请讲！”

“要说咱们汉人人才辈出，比高句丽人更加能征惯战，这点老夫深信不疑。不过，你小子的战绩……也太夸张了吧。想当初隋炀帝的百万大军，军中什么样子的天才没有？三打高句丽，都没能把高句丽怎样了。为何郭小子你一来，就能重创高句丽的大军？”

郭业苦笑道：“您也是当局者迷！咱们这次打胜仗，不过是野战获胜罢了！要想真正的打败渊盖苏文，还早着呢！想当初隋炀帝攻打高句丽，野战可从来没打输过！都是攻城不下，才不得已而退军的。此战过后，你要是小看了渊盖苏文的大军，就难免隋炀帝的覆辙！”

“有道理！如此说来，咱们虽然这仗打赢了，要想自立一国比较容易。要想把渊盖苏文彻底打倒，咱们杨氏成为高句丽的新国主就比较难了！”

“何止是难？根本就办不到！隋炀帝百万大军都做不到的事情，咱们杨氏五万大军就更做不到了！岳父大人，我看咱们还是见好就收吧！”

杨万春点头道：“好吧，打仗之事我不如你，这次就听你的！不过，有件事你得听我的……”

“什么事？”

杨万春一挥手，道：“凤怡，你过来！”

杨凤怡大大方方的走了过来，道：“父亲大人，叫凤怡何事？是不是要论功行赏啊？这次取胜，可全靠我带领郭业的侍卫冲阵，渊盖苏文才落荒而逃！这场大战，我的功劳不小，您的赏赐可不能吝啬！”

“不吝啬，当然不吝啬。不但是你，还有郭小子，我都重重的有赏！”

“什么赏赐？”

“你和郭业早有婚约，却是一直没有完婚。再过几日，郭业就要回转大唐，你也老大不小得了。我看此事也不用拖了。三日之后，咱们就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这可是你们的终身大事！怎么样，这份赏赐够不够重？哈哈！”

## 第1397章还位高氏

郭业当然乐意了！

杨凤怡那可不是一般人，长得漂亮不说，这一身好功夫，至少郭业没见过比她武功高的！这要是能娶过来，不仅床第之间别有一番滋味。就是日后上了战场，这也是一员得力的战将，甚至成为关键时刻的撒手锏！

没想到回唐之前还能来个小登科，郭业大喜过望，跪倒在地，道：“多谢岳父大人成全！”

杨万春哈哈大笑，道：“凤怡，你乐意不？郭小子虽然人惫懒了一些。不过也称得上是文武双全。依我看，咱们汉城是没人能比得上了。可称得上是你的良配！最重要的是，这是你自己挑选的夫君。我看，咱们就这么定了吧！”

没想到，杨凤怡却脸带寒霜，道：“父亲大人！我不乐意！”

“啥？你说什么？”杨万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说，我不乐意！”

对于杨凤怡的拒绝，郭业其实早就有点心理准备，他站起身来，道：“凤怡，莫非你不愿意与我郭业成亲？”

杨凤怡道：“此生凤怡非郭君不嫁！不过却不是现在……”

“那要等什么时候？”

杨凤怡俏皮的一笑，“呵呵，时候到了自然会告诉你……郭君，等我哦！”

杨万春暴怒道：“你这是弄什么玄虚！人是你自己选的，又没人强逼于你，现在说不嫁就不嫁，叫老父的脸面往哪搁？你还说什么非君不嫁，郭业马上就要回大唐了，难道你要在我这汉城做老姑娘？”

“父亲大人，暂且喜怒。郭君回转大唐，凤怡自会跟随！”

“那你们就先在汉城完婚！”

“办不到！”

杨凤怡既不肯与郭业完婚，又要和郭业一起回大唐，无论郭业和杨万春都是一个头两个大，不明白杨凤怡的心里怎么想的。

正在这个尴尬的时候，有人来报，渊盖苏文的使者求见！

这才是当前的大事！高延寿和高慧真的三万先锋军，就指望着杨氏和渊氏的谈判呢！要是谈不好，说不定这三万先锋军还得再反一次！不过这次倒霉的可就是杨万春了！

郭业和杨万春，大开中门，把这位使者迎了进来！

这位使者郭业还真不认识，听他自报身份，又有杨万春一番介绍，才知道这位使者的身份也不小，乃是渊太祚的义子，渊盖苏文的干弟弟渊净土。

渊盖苏文当了国主之后，莫离支一位空悬，就由这位渊净土顶上去了。不得不说，渊盖苏文这次把他派来，表现出了极大的诚意。

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

杨万春咳嗽一声，首先发言，道：“净土老弟，不知此次所为何来？”

渊净土苦笑一声，道：“万春老哥，我这次来干什么，还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是为你我两家化干戈为玉帛，永世交好而来！”

“哦，原来如此。看来这次你们渊家败得不轻啊。不知渊盖苏文那厮还剩



下多少兵马？”

“不瞒您说，国主收拢了五万败兵，就在离您汉城四十里外扎营。是战是和就在您一念之间了！”

郭业和杨万春对视一眼，都觉得渊净土说得是实诚话，和他们估计的差不多。

杨万春道：“渊盖苏文二十万大军我都不惧，现在他只剩下五万人马，又能有什么作为？如果我说欲战，净土老弟你有什么话说？”

“如果您还想要战，我渊氏就退回平壤，沿途之城，派下重兵把守！如果您杨氏也做着国主之梦，那就放马过来！”

“如果要和呢？”

“和就简单了，万春老哥，我来的时候，我那哥哥已经说了，但有所求无不应允！”

杨万春就趁机提出了索要二高和三万先锋军家眷之事，对于这个，渊净土早有预料，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了。

接着杨万春又提出要自立一国，并且让渊盖苏文承认。

对于这件事，渊净土却是紧皱眉头，道：“老哥哥要自立一国，按说我等不应阻拦。不过，有您做了例子，恐怕国内之人纷纷效仿。到时候群雄并起，不光对我们渊氏不利，对你们杨氏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此事有伤高句丽的国本，您能不能换个条件？”

郭业接口道：“那让渊盖苏文去了国主之位，请荣留郡王高建武登基。不知你们能否答应？”

渊净土一摊手，道：“平阳郡公，您这可就难为人了。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婴阳王怎么死的，大伙心知肚明。您非要把荣留郡王高建武扶上国主的宝座，是他说了算还是我们说了算？他说了算，我们渊家岂能活命？那我们何必和你们讲和呢？要是我们说了算，您先问问高建武肯不肯！”

郭业道：“那就不好办了。你们以渊代高，篡夺了高氏之位。此事大违君臣之义。我身为大唐钦差，眼睁睁的看着你们做出此等事来，要是不闻不问的话，回到大唐之后，恐怕难以交待啊！”

杨万春也道：“如今渊氏大败，你们向我杨万春求和。如果渊盖苏文继续坐在国主之位上，就算我杨万春不说什么，高句丽也难免处处烽烟，你们渊氏虽然还有些实力，也不容易应付吧！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就把国主之位还给高氏吧！”

这句话打动了渊净土，道：“把国主之位还给高氏也不是不行。不过万万不可让高建武登上国主之位。其他的姓高的行不行？”

郭业还乐得把高建武掌握在手里呢，刚才说得话不过是漫天要价，方便渊净土落地还价罢了，道：“其他人也可以，不过必须得姓高！”

“那就好办了，我有一个女婿，姓高名臧。人品贵重，德行深厚，不如就让他来做这个国主吧！”

高臧？

郭业暗暗寻思，貌似历史之上，渊盖苏文杀死高建武之后，就是立了高臧为继任的国主，历史的惯性还真不小！

他说道：“如此甚好，不过对外宣称，可不能说是您的女婿。他得跟婴阳王有点关系，要不然怎么能继承婴阳王的王位？”

“那您的意思是？”

“就说他是高建武的亲侄子吧！”

“可是世人皆知高建武并无兄弟？”

“那有什么，就说高臧的父亲是婴阳王的私生子！现在认祖归宗了！”

“好吧，就依平阳郡公所言！不过那样的话，现今的国主渊盖苏文怎么办？”

“当然是继续做他的莫离支了！”

渊净土苦着脸道：“好吧。可怜我这莫离支的位子还没坐稳，就要被撵下台了！”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也不难，要不你还继续做你的莫离支，可以把渊盖苏文的称号再弄得尊贵一点，显得比你官大就行了！”

“那叫什么？”

“大莫离支！怎么样？加了一个大字，谁高谁低很明显了吧？”

“听起来不错，不过，还有没有更尊贵的称呼？”

“当然有了，太大莫离支！怎么样？”

## 第1398章竹杠梆梆响

郭业给渊盖苏文想的这两个称号，可不是他脑洞大开，凭空而来。而是有凭有据，有史可考。当然这考的史，就是后世的史书了。

在历史之上，渊盖苏文杀了高建武之后，为了表示自己比以前更尊贵，就自号大莫离支。等他死了以后，渊男生继承了他的位置，也自号大莫离支。

过了一段时间，渊男生就不安分了。总觉得这个大莫离的称号支配不上自己的功业。让他正式篡位吧，他又不敢。冥思苦想之下，就给自己上了一个尊号“太大莫离支”，表明自己比“大莫离支”更屌！

郭业看到这里就想笑，所以印象特别的深刻。比莫离支更尊贵的就是“大莫离支”，比“大莫离支”尊贵的就是“太大莫离支”，这完全是小学生的手笔呀！那要是后来者想更尊贵咋办？取名“太太大莫离支”？也太不像话了！

历史之上当然没闹出“太太大莫离支”的笑话，也许这帮人的神逻辑连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渊男生之后，就是渊男建继位。渊男建还没想出比“太大莫离支”更牛逼的称号，就被薛仁贵给抓去长安当俘虏了。这下他再也不用尊号的事情发愁了。

尽管在郭业看来，这两个尊号不伦不类。不过在人家渊净土看来，这两个称号那真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炫酷狂拽叼炸天！

渊净土道：“平阳郡公不愧是大唐天使，上邦人物，文采风流！这两个称号都不错，既通俗易懂，又尽显贵气！我那老哥哥看了，定然欢喜！”

郭业想不到随口说笑几句，竟然牵扯到大唐的文采风流上，心说这要是传回大唐，自己可就坐实了“不学无术”的名头了，忙道：“这只是郭某的一个建议，你们听不听都行，绝不强求！另外，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平阳郡公有话请讲！”

“如果渊盖苏文真的上这两个尊号的话，可千万别提是在下想出来的！”

“您这是何意？”

郭业心说我是丢不起那个人，嘴上却道：“我郭业奉了大唐天子之命，是来给你们三国调解纷争的，可不是给渊盖苏文上尊号的。这件事要是传出去了，往轻了说，我郭业有不务正业之嫌，往重了说，难免有人说我郭业是沽名钓誉之人！”

“既然如此，那就依平阳郡公所言！不过平阳郡公，我也有一事相求！”

“什么事？”

“我渊家此次元气大伤，实在是经不起任何波澜。不知大唐天子那边……平阳郡公能否为我们渊家美言几句？”

郭业心说趁你病，要你命，我回去就鼓动李二陛下发兵，嘴上却道：“这事可不好办啊……不过没关系，我郭业一向是重情重义，为朋友两肋插刀……一定会竭尽所能为你们渊家说好话的！”

渊净土怎么也想不出郭业能和他们渊家有什么交情，双方不是仇敌就不错了，平壤城内渊盖苏文可是想要郭业的命的，道：“平阳郡公，咱们是明人不说暗话。您有什么要求但请说出来……”

“瞧您说得，我郭业能有什么要求。咱们之间的打交道又不是一天两天了，不过呢……”

“怎样？”

“不过要想如您所愿，光我一个人说渊家的好话可不行。我郭业人微言轻，恐怕难当此重任！咱们得多找一些大唐的达官显贵说话，这事才能办成。我郭业是无所谓啦，不过其他人，咱总不能让人白忙活不是……”

渊净土一听就明白了，其实他说出这话的时候，就有所准备，道：“如果平阳郡公肯美言的话，我高句丽愿出黄金万两相谢！”

“黄金万两？”郭业当时脸色就变了，道：“渊净土，区区一万两黄金就想让我……不是，让我们大唐的高官说好话？你们高句丽是拿我当叫花子打发吧！”

“要不，两万两？”

郭业伸出了一根手指头，道：“要想你们渊氏无灾无难，至少要一百万两！”

“啥？一百万两？”渊净土目瞪口呆，道：“平阳郡公，您也真敢要！您去我们的国库中看看，要是有一百万两……我渊净土任你处置！”

郭业微微一笑，道：“渊净土，你怎么那么死心眼呢？没有黄金可以拿其他的换呀？比如白银、铜钱都可以的！”

“那也没有那么多呀！”

“那牛黄、人参、海豹皮之类的总有吧，你们高句丽的商人到我们大唐来，都是贩卖这些东西。”

渊净土苦笑一声，道：“平阳郡公，我们高句丽盛产这些是不错。不过我们是朝廷，又不是土匪，总不能抢吧。您要一百万两黄金委实是太多了，我国小民贫，实在是凑不出来！”

郭业怒道：“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这些东西不是我郭业一个人要的！”

“就算是大唐天子要的，我们高句丽也拿不起！一百万两，把我们渊氏卖了也拿不出来，如果您确实想要，就发大兵来拿吧！”渊净土破罐子破摔，就差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了！

郭业冷笑一声，道：“我说这一百万两全是我们大唐要的了么？除了我大唐，还有人要！”

“还有谁？”

“首先就是我们南部了。你们渊氏发兵攻打我们南部，一路之上烧杀抢掠，弄得民不聊生。要你们十万两黄金的赔偿不多吧？”

“那是不多，不过您说的可是一百万两……”

“还有和你们渊氏交战，我们南部死伤惨重！我们死了三千来人，伤了六千来人。这么多人总要抚恤吧？”

尽管觉得南部大军未必有那么惨重的损失，不过这个数据也不算离谱，道：“那你们想要多少抚恤？”

“我也不讹你，死了的，黄金三十两，伤了的黄金十两。去掉零头，总共是十五万两黄金，我要这么多，是不是合情合理？”

似乎……也说得过去！渊净土点头道：“这总共才二十五万两。如果是这么多的话，我们渊氏咬咬牙也凑的出！”

“别忙……还有呢！你也知道，为了打败你们南部，还请了十万新罗援兵呢。咱们总不能让人白来一趟，一个人总要给十两黄金的辛苦费吧……这就是一百万两！”

“啊……”渊净土彻底的傻眼了。

郭业还不放过他，道：“这还没算我大唐呢。您也知道长安城那些高官，都是不缺钱的主。钱少了人家可看不上眼，您最少也得拿出二十万两吧！最后，就是我郭业了，虽然说我是义薄云天，但是您总不能让我百忙活不是？马马虎虎凑个五万两黄金吧！”

渊净土脑袋都蒙了，掰着指头算了好久，才道：“那岂不是要一百五十万两？”

郭业点头道：“所以说，我郭业管你要一百万两，可是一点都没多要。您想想新罗的十万大军，要是白来一趟，那心里能好受吗？我们杨氏也是请神容易送神难，约束不住。他们少不得就要找你们渊氏的麻烦，所以你们这一百万黄金就是破财消灾，出得不冤！”

杨万春在一边敲边鼓，道：“净土老弟，恐怕你们这次渊氏真的要大出血了。尽管你们现在败了一仗，也不过是暂时的伤筋动骨而已。细究起来，实力还是远在我南部之上。你们渊氏如果不把自己削弱到一定的地步。不怕您笑话，我杨万春晚上还真睡不好觉。”

渊净土苦苦哀求道：“万春老哥，平阳郡公，您们说得再有道理，我们没钱也是没用啊。不瞒您说，为了出动这二十万大军，国库已经被掏空了。粮草辎重你们也缴获了不少。您看能不能再少要点？”

.....

.....

郭业竹杠瞧得梆梆响，但是也知道不能现在就把渊净土惹急了，到时候一拍两散，对郭业也没什么好处。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敲定了黄金五十万两这个数字！

一时之间，皆大欢喜。

不过最后，郭业又提出来一个问题，道：“净土老将军，我忽然想起来，咱们刚才还漏算了一个人！”

“谁？”

“大唐天子！大唐天子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这件事大家都得了好处，就他老人没有，是不是有点不太合规矩？”

“啥？你竟如此贪得无厌？？？”

## 第1399章改渊为泉

渊净土实在是受不了了，道：“平阳郡公！郭业！不怕告诉你，说五十万两黄金，就是五十万两黄金！就是多一个铜板，你也别想从我们渊氏身上拿到！你要是还想得寸进尺话，我渊净土不伺候了！”

杨万春也觉得郭业有点过分，道：“郭小子，净土老弟也是替人跑腿办事，假如条件过于苛刻，渊盖苏文那一关也过不去，咱们不就白谈了吗？再说，我估计渊氏拿出五十万两来，都十分勉强。你再想多要，他们也拿出来呀……”

郭业微微一笑，道：“渊净土，谁说要钱了？谁说要钱了？你哪只耳朵听我郭业说要钱了？我大唐富有四海。大唐天子拔一根毫毛，就比你们渊氏的腰粗。能看得上你们那点钱？笑话！不信的话，你拿出五十万两黄金献给大唐天子，看他收不收？”

渊净土下意识的捂紧了荷包，道：“你当我傻呀，吃饱了撑的送黄金给别人花。别说是大唐天子了，就是亲生父亲也不行！”

“我就是打个比方，这么说吧，大唐天子绝对不想要你们的钱！”

“那您的意思是……”一听说不要钱，渊净土放下心来。

郭业道：“世间之事，唯有名利二字最为动人，大唐天子不看重钱，自然就是看重名了！”

渊净土长舒了一口气，道：“这个好办，我们高句丽对大唐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这样的话，大唐天子总可以满意了吧？”

“渊净土，你少给我来这虚头巴脑的玩意儿！以前你们高句丽就是对我们大唐称臣，现在还是称臣，有什么区别？”

“那您的意思是？”

“如果你们能割两个城池给我们大唐就好了，比如辽东城、安市城、建安城、扶余城什么的，随便给一两座就成。有了这个开疆拓土之功，想来能让大唐天子满意！”

渊净土道：“平阳郡公，这可使不得！您说的这些城池都是在西部之手，虽然我们渊氏对这些城池有些影响，但是说了算的还得是西部。西部自从死了乙支文德，就与我渊氏水火不容，他们怎么肯把城池割让出来！”

郭业明白，就算这些城池是东部的，渊净土也不会肯割让的，这只是他漫天要价罢了，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令你为难。不过……不能割让土地，总得有点东西给大唐天子才行吧！诶，有了！”

郭业一拍大腿，叫道：“我想出来了！”

渊净土就知道郭业没憋着什么好屁，不过形势比人强，他还是配合着说了一句，“什么办法？”

“渊净土，现在的高句丽，就算是高臧为王，也是你们渊氏当家做主，我这么说没错吧？”

“是！”渊净土惜字如金，不肯多出一言。

“那问题就来了，有一件事情，非常影响高句丽和大唐的关系，不知老将军可否知道？”

“什么事？”

“就是你们渊家的姓氏啊！”

“我们渊家自然姓渊，关大唐什么事？”

“关大唐什么事？我来问你，你知道现如今我大唐天子的父亲，也就是我大唐太上皇的名讳是什么？”

渊净土一听就明白了，大唐的太上皇姓李名渊。他们渊氏以渊为姓，这是犯了李渊的名讳了。

这真是上哪说理去？

从道理上来讲，高句丽向大唐称臣，渊家自然就该避讳李渊的名字。

不过高句丽只是表面称臣，无论是婴阳王还是渊盖苏文，内心深处，都有一个高句丽大帝国梦，想把大唐打倒，甚至取而代之，至不济也得和大唐分庭抗礼。所以，从来就没想过这个避讳问题。

今天被郭业正式提出来了，渊净土一时之间，还真不好回答。

他想了一会，道：“想当初，太上皇在位，对我渊氏并无不满。平阳郡公今日提出此事，未免有些越俎代庖了吧……”

“话可不能这么说。想当初你们渊家还是高句丽的臣子呢，怎能入得了太上皇的法眼。现在，你们渊家可是高句丽实质的主人。如果不表现的恭顺一点，我大唐天子一怒，恐怕你们渊氏悔之晚矣！”

郭业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渊净土也只能应允，道：“既然如此，我渊氏就避讳一下大唐太上皇的名讳。不知我渊氏应当改为何姓？一事不烦二主，就有劳平阳郡公出出主意了。”

郭业道：“你们原来的那个姓呢，取的是大海无边之意。高句丽乃是番邦小国，怎么能大海无边呢？我身为大唐钦差，就代表大唐天子，赐你们一个姓吧！你们以后就姓泉。没有大海无量之水，多少泉也得干涸呀！这正显示了你们高句丽臣服我大唐之意！”

杨万春在一边笑咪咪的说道：“恭喜净土老弟，你们渊……啊不……泉家，得了大唐赐姓。马上就要飞黄腾达，真是可喜可贺呀！”

渊净土今日过来谈判，心里面早就做好了屈辱的准备，还位高氏还有巨额赔款，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来之前早就和渊盖苏文商量好了，只是细节上有所出入。但是郭业这一手，改渊为泉，还真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没想到来了一趟，还被人把姓改了，渊净土打落了牙齿和血吞，道：“谢平阳郡公赐姓！”

渊净土同意了郭业的三个条件，这场谈判也就宣告了结束。

杨万春还要挽留渊净土吃酒，此时渊净土哪有那个心思，告罪一声，就匆匆离去。

渊净土走后，杨万春可逮着理了，道：“郭小子，本来老夫以为你是个人中之龙，今日一看，却也平常。”

郭业对杨万春鸡蛋里头挑骨头的本事都习以为常了，道：“岳父大人，您又有何高见？”

杨万春好整以暇的捋了捋胡子，道：“今日的谈判，有一件事你处理的很不妥当！不过这也不怪你。咱们汉人大都有这个毛病，重虚名而轻实利。”

郭业笑道：“岳父大人说得是我非要渊氏改姓的事情吧？”

“不错，渊氏改姓，除了让渊氏不痛快以外，实在没有什么用处。难道他改了姓，就能真心臣服大唐？笑话！相反，你如此步步紧逼，恐怕让他更加敌视大唐！”

“岳父大人，您这可就错了。渊氏改姓，除了让渊氏不痛快以外，还有两条好处！第一无论怎么说，逼迫渊氏改姓，乃是我郭业大功一件！回到大唐以后，大唐天子能不对我封赏？”

“你这是因私害公！”

“别急，这事对大唐也有好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条好处了。此时，高句丽正处在最弱的时刻，对我大唐可是千载良机！我空口白话说，我大唐不会趁人之危，你以为渊盖苏文能够相信？只有让他不痛快了，让他心疼了，他才会相信我大唐并无进攻高句丽的心思。”

“如此说来，你还是想让大唐进攻高句丽，刚才提的条件都是迷惑渊盖苏文？”

“正是！”

杨万春正色道：“那有朝一日，唐军兵临汉城，郭小子，你是帮我还是帮大唐？”



## 第1400章做贼不打，三年自招

杨万春这一句问话，把郭业逼到了死角。

郭业想了想，字斟句酌的答道：“如果唐军真的兵临汉城，岳父大人，您觉得小婿站在哪一边，真的很重要吗？兵法有云，外无必救之军，内无必守之城。到了那个时候，高句丽就剩下了汉城孤城一座。别说是我郭业帮您了，就是孙武复生、诸葛在世，恐怕也守不住汉城了！”

“咱们这次对抗渊盖苏文，还不是孤城一座？”

“岳父大人您又何必明知过问？不错，这次取胜，是汉城的一城之力。不过，咱们可是有新罗为盟友。要不是我诈称新罗援军到来，咱们这场仗怎么能赢得那么容易？等唐军兵临城下的时候，您又从哪找来援军呢？”

杨万春叹了口气，道：“郭小子，你讲话还真是一点都不留情面。其实老夫心里也知道，只是不愿意承认罢了。如果真有那一天，老夫宁可一死，也绝不会投降李老二。到时候，凤怡和杨氏一族，就都拜托你了！”

这话有点托孤的意思，郭业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忽然间想起一件事情来，道：“凤怡对于和小婿的婚事，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岳父大人，您是否知道凤怡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嘛~~”

杨万春老脸一红，道：“这是你们小夫妻之间的事情，老夫就不搀和了。总之，老夫认你这个女婿！”

.....

.....

荣留郡王高建武最近的日子很不好过，杨万春和渊净土的协议根本就没有瞒人，高建武第一时间就得知了这个消息。

他不敢找杨万春的麻烦，怒气冲冲地去找郭业，道：“平阳郡公，恭喜，恭喜！恭喜你把本王卖了一个好价钱！”

郭业知道他心里不顺，苦笑道：“荣留郡王，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我知道你心里不顺，不过这已经是我所能争取的最好的结果了！”

“最好的结果就是什么高臧即位？还让他冒充我的亲侄子？”

“要不然怎么样？让您回平壤城复位，行呀，没问题，明日我就把您交给渊盖苏文，想必他也没有意见！”

高建武一听这话就软了，道：“本王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这次和渊氏一战，本王也出了大力了，您之前答应我的.....那个南高句丽的事情？”

郭业道：“荣留郡王，你现在还敢提南高句丽的事情？别想好事啦！我告诉你，你知不知道现在你的形势是危如累卵，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平阳郡公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氏和渊氏已经达成了协议，两部永世修好。您说您在杨氏这边，与渊氏仇深似海，是不是很令杨氏为难？这也就罢了，您还想建立南高句丽，换言之就是想当杨氏的太上皇，您说您在汉城里是不是很碍眼呢？”

“我就不信杨万春敢对本王无理！”

“那又如何？婴阳王还没想到渊盖苏文敢对他无理呢？有句话叫做，无所谓忠诚，忠诚只是因为背叛的代价太高而已。只要渊氏开出足够高的条件，

您觉得杨氏为什么不会出卖您呢？”

“可是……之前……”

“之前杨万春哄着你，那是因为杨万春要和渊盖苏文开兵见仗，您对杨氏还有点利用价值。可是现在，他们已经和好了。您的位置，可就尴尬了！”

“平阳郡公救我！”

“事到如今，我看汉城您是待不下去了。不如就随我回转大唐？？”

高建武迟疑的说道：“小王在汉城，还算是高句丽故土。这要是跟您前往大唐，那就真的是流亡天下了。恐怕为后世所耻笑！”

“您这是说得哪里话。我原来不是跟您说过吗，您就相当于晋文公重耳。重耳要是待在晋国那能当上国君吗？最终他还得依靠秦国的帮助，才能复国。”

“可是杨万春世代为我高句丽的高官，都不可靠了。您又怎么让我相信大唐？”

郭业微微一笑，道：“渊盖苏文能拿出利益来收买杨万春，要收买大唐天子可就难得的多了！而且，您也知道，大唐朝廷还有个毛病，重虚名而轻实利。尤其是那些清流官员，最讲面子了。您到了大唐，不敢说一定能帮您复国，起码比汉城安全得多！”

“这……让本王考虑一下！”

“您还考虑什么？说句不该说的话，别说杨万春没有实力帮您复国，就是真有实力，复国之后，高句丽还能姓高？也只有我大唐富有四海，才不在乎高句丽这弹丸之地！所以说有实力，又真能帮你复国的，也就只有大唐一家了！”

……

……

渊净土回去把郭业提出的条件跟渊盖苏文一说，渊盖苏文长叹了一口气，道：“郭业这小子，真是砍价的行家。他提的条件都是刚刚到了我们渊氏的底线。算了，形势比人强，这些条件我渊盖苏文答应了！”

渊净土沉声道：“此次谈判，净土有负所托，让大哥失望了！”

“兄弟你何出此言？郭业这小子不好对付，人所共知。要是真追究责任的话，愚兄我二十万大军一朝丧尽，这个责任不是更大？就算换人去，也不会有人比你做得更好啦。不是净土你的问题，谁让杨万春有了一个好女婿呢？”

“多谢大哥体谅！”

“对了，男生那个孩子什么时候能回来？郭业如此凶残，恐怕男生那孩子要在他手里吃不少苦头……”

“啥？男生？”渊净土一拍脑袋，道：“大哥，我一时着急，把男生给忘了！咱这条件里面，没有男生这孩子啊！”

“这么说来，你光让郭业提条件了，咱们就一点条件都没提？”

“郭业那厮步步进逼，我也是慌了……不是臣弟无能，实在是那郭业太狡猾了呀！”

“滚！”

……

最终渊净土还是再跑了一趟汉城，商量归还渊男生的事情。

郭业当然是想把渊男生放回去了，这位只有回去了，才发挥更大的价

值。历史之上，要不是渊男生、渊男建和渊男产争位，高句丽还没那么容易灭亡呢！

尽管心里边乐意，郭业还是收了渊净土五万两黄金，才把渊男生交了出去。

渊男生自从归降之后，郭业就对他不闻不问了。每日里好吃好喝好招待，就是不准出门。所以他对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无所知。

一见到渊盖苏文，渊男生就跪倒在地，强挤出几滴眼泪道：“父王，不想你我父子今生还能再见！儿子，给您磕头了！”

渊盖苏文连连受挫，见到渊男生也不禁眼圈泛红，道：“男生，快快起来说话。这些日子，可是苦了你了！”

“为了父王的江山永固，儿子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

“嗨！别提什么父王，也别提什么江山永固了。为父回平壤之后，就宣布退位，从今以后，为父就不是国主了！”

渊男生听了这话，颇为不好意思的说道：“父王您春秋鼎盛，就要传位给儿臣，这可怎么好？儿臣南征以来，寸功未立，还被俘虏了。当然，如果您非要颐养天年的话，儿臣以孝为本，也只能勉为其难的坐上这国主之位了……”

“免崽子，你想啥好事呢？这是我和郭业谈的条件，咱们渊家以后不当国主啦。国主之位就还给姓高的。以后为父就不是国主了，改称‘大莫离支’！”

渊男生一听就急眼了，渊盖苏文当不了国主，他从哪继承国主之位？

他说道：“父王，您又何必答应他如此苛刻的条件？不就是三万士兵吗？最多就是再加上儿子这条性命！我就不信郭业敢玉石俱焚！为了这三万大军，儿子我束手就擒，您又去了国主之位，咱们这次可亏大了！”

“三万大军？”渊盖苏文疑惑的问道。

“对呀，就是那三万先锋军。虽然这三万人是不错，很多人宁死不降，儿子还百般劝诱。可是这些人再忠心，怎么能比得上我们渊家的权位重要？您不能为了把他们要回来，就不当国主了呀！”

渊盖苏文牙关紧咬，道：“这么说来，三万先锋军投降，全是你一人之力？”

“当然还有高延寿和高慧真这两位将军的一部分功劳。不过大部分的功劳可都是儿子的！”

“好！好！好！不愧是我渊盖苏文的好儿子！咱们渊家能有今日……全是拜你所赐！”

“父王，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我要你的命！”

## 第1401章五百美女可奈何？

虎毒不食子，最后渊盖苏文当然没把渊男生给宰了。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渊男生在兄弟争位的斗争中，越来越处于弱势的地位。

接下来的半个月，就是双方履行协议的时间了。准确的说，就是渊盖苏文大出血的时间。

五十万两黄金，可不是个小数字，渊盖苏文把高句丽的府库掏了个精光，也不过又凑出了十万两黄金，剩下的四十万两黄金，就要靠各种财物冲抵。

这里面的猫腻可大了去了，更别提有郭业这个奸商一般的人物在场，渊盖苏文甚至怀疑，郭业上辈子是不是开当铺的？基本上每件货物都被郭业给打了三到五折，合着渊净土求情半天，全都百忙活了。

最后渊盖苏文交出的这批财物的价值，只在一百万两黄金之上，绝不在一百万两黄金以下。

渊盖苏文为了得到这批财物，不得不横征暴敛，对治下的百姓敲骨吸髓！高句丽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多少人家被逼得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渊盖苏文对高句丽的统治，愈发地摇摇欲坠！

可就算这样，按照郭业算出来的数字，这批财物，价值三十五万两黄金，还差五万两！

渊盖苏文是实在没辙了，可三十五万两都给了，难道就为了这五万两跟郭业翻脸？正在他为难之际，平壤城来了一队人马，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渊净土再次见到郭业的时候，如释重负地笑了笑，道：“平阳郡公，差的那五万两黄金我终于给您凑出来了！”

“我就说嘛，高句丽的倾国之力。怎么能凑不出来五十万两黄金！净土老将军，您就是会哭穷！这次给我带来了什么好东西，给我看看！”

“这次的好东西，绝对不止价值五万两！不过为了和大唐交好，我就不跟平阳郡公计较了。全交给平阳郡公，折价黄金五万两！”

等郭业看了这批“财物”，不禁大吃一惊，道：“净土老将军，这是，这是……”

“这是五百名高句丽的美女，折合五万两黄金，怎么样，平阳郡公还满意吧？”

“满意？我满意你个头！漫说我要的是财物不是美女。就算是美女，也不值五万两黄金。一个美女就是百两黄金，就算是大唐，也没这个价！”

“平阳郡公，您这可就错啦。这些美女，可不是一般的美女！您再看看，这些美女有没有一点眼熟……”

“眼熟？还真有点。就是想不出在哪里见过！”

“那我提醒您一句。想当初在日月山庄的地牢里面……那‘新罗婢’之事，平阳郡公可还记得？”

“这些女子就是被渊男建掳掠而来的女子？”

“正是！这些女子经过男建公子的调教，最懂男人的心思。论模样，论长相，论风情，哪一点都不比新罗婢差。您要是回转大唐，把这些人当新罗婢卖了。别说一百两了，三百两、五百两，恐怕都不成问题！”

郭业冷笑道：“我堂堂的大唐平阳郡公，礼部尚书，跑去做人口贩子？我

丢不起那个人！为了些许钱财，就把自己的名声都毁了。净士老将军，您要是我，您会做吗？”

渊净土叹了口气，道：“既然您不要，我就只能另想他法了。可怜这些女子的命不好，不知她们还能再活几日？”

“等等，我要是不要的话。你要把这些女子怎么样？”

“这些女子在我们渊家手中实在是个烫手的山芋，她们现在除了讨好男人的本事之外，别无谋生的技能，只能靠我渊氏供养。现在平阳郡公您一下子要了我渊氏这么多钱财，我渊氏实在是供养不起了。恐怕过不了几天，她们就要活活饿死！”

“那就不能把他们放归家中？或许配人家？”

“那怎么行？这些女子一旦得了自由身，在我高句丽境内胡说八道的话，我渊家还要不要脸面了！本来我渊氏的形式就危如累卵，这个险不能冒！宁可要她们死，也不能给她们自由！”

眼看着这么多如花似玉的妙龄女郎要被活活饿死，郭业实在是心怀不忍，道：“既然如此，这些女子我就收下了！”

“那五万两黄金的事？”

“一笔勾销！”

郭业收下了这批女子，就去找杨万春，把这事跟杨万春说了一遍，道：“岳父大人，这些女子实在是可怜。不如就留在南部，把她们许配给有功将士为妻！”

杨万春却连连摇头，道：“郭小子，这可不行！这些女子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只会魅惑男人。这样的女子，给了南部的将士，恐怕用不了多久，我南部就是一片靡靡之音。众多将士，沉迷在温柔乡之中，渊盖苏文再打来，我拿什么抵挡？不可！此事万万不可！”

“那怎么办？您总不能让我去贩卖人口吧？”

“何必把她们卖了？你收着不就得了。我就不信，你堂堂的平阳郡公，还养不活这五百女子？”

“养得活倒是养得活。不过……这事是不是不大合适？”郭业心说，五百美女，我就是一天一个，轮一圈，也得小两年，这才是铁杵磨成绣花针呢！再说了，您是我老丈人，出这个主意是啥意思？考验我的定力？还是想给我们小夫妻之间制造矛盾？

杨万春摆手道：“没有不过。你不用担心凤怡吃醋，她那边我去和她说！其实……总之，凤怡不愿意跟你圆房，老父还心怀愧疚。你就用这五百美女代替凤怡吧，不用客气！”

这老爷子越来说得越不像话，郭业赶忙道：“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

接下来的日子，郭业就盘算起回大唐的事情来，五百美女是甩不脱了，荣留郡王高建武是一定要带的，杨凤怡这小娘皮，也要带上。还有一个就是善花公主了。

咦，善花公主？似乎到了汉城之后，就没和她照过面。她是怎么了？会不会是生病了？还是因为自己没有像以前一样嘘寒问暖，耍起小性子了？

不好！这位姑奶奶的脾气可不小，得想办法让她消消气！

郭业带了不少礼物去见善花公主，没想到出来迎接她的，却是金德曼！金德曼笑意盈盈，道：“平阳郡公来了，欢迎！欢迎！”

“姐姐，都是一家人，您还这么客气！”

“这可不是客气。您现在可是我们新罗的财神爷，我怎么敢怠慢？”

“财神爷？”

“对呀，财神爷！我可是早就听说了。渊盖苏文赔偿了我们新罗一百万两黄金，都在您的手里攥着呢！不知您打算什么时候还给我们新罗呀？”

郭业一听，就知道金德曼要雁过拔毛了，道“姐姐，您说这话可就亏心了。人家渊盖苏文总共才赔了五十万两，您找我要一百万两，我上哪给您找去！再说了，您就是个幌子，这次的汉城之战您也没出力不是？凭啥要分钱呀？”

“那我不管。没有一百万两，也得给我们新罗二三十万两，我们新罗不能白当这个挡箭牌！”

郭业嘿嘿一笑，道：“姐姐，您别以为我不知道。这次你们新罗，赚的不少！渊盖苏文总共给的财物价值一百万两。可是有一大半，被杨万春卖给你们新罗了。光这一笔，二三十万两黄金就有了吧！”

“那是新罗的商人们赚的。本宫可没有赚多少，马马虎虎，有个五万两黄金吧。这么点钱，就想把我给打发了可不成！”

“那您说怎么办？”

“再给我五万两！”

“呃……”

这次渊盖苏文给的赔偿，先是渊男生的赎身钱五万两，后来又从国库里搜刮出来十万两，总共是十五万两黄金的现钱。杨万春真大方，全给了郭业了。剩下的财物才是杨万春的。

郭业好说歹说，最终说定，再拿出来两万两给金德曼，金德曼才放行！

郭业见到善花公主的时候，却见她面沉似水，没有一点笑模样，不禁心里面打鼓，道：“善花妹妹，别生气了。最近我军务繁忙，没来看你。真的不是有意的。我这儿给你赔罪了！”

善花公主道：“郭君，善花可不是因为你的冷落而生气的。”

“那你是？”

“你给善花说说，那五百美女是怎么回事？”

## 第1402章善花依依

呃.....

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

郭业连忙给赌咒发誓对这五百美女，绝对没有非分之想。只是可怜她们的境遇，不得不把他们收下，一定会为他们找个好归宿。

善花公主哂笑道：“就算你对这五百美女没有非分之想，那对杨凤怡呢？一万破三万，五万破二十万，郭君好威风啊！你这都是因为杨凤怡吧？看来美女的力量还真是大呢！”

“善花，这可不是因为杨凤怡，而是为了我自己。”

善花公主却不听他解释，道：“别和我说那些大道理。我就问郭君一句话，你对杨凤怡有没有动过心？”

“我.....”

被善花公主纯洁的眸子盯着，郭业往日里的伶牙俐齿，全都消失不见了。

善花公主没有得理不饶人，叹了一口气道：“郭君，别担心，善花不怪你。少年慕色，人之常情。杨凤怡如此佳人，是男人都会动心的。”

看来善花公主的文青病又犯了，郭业坐了下来，搂着善花公主，道：“善花，我郭业答应你，以后再也不沾花惹草，让你伤心了.....”

善花公主幽幽地道：“那以前的呢？”

“以前？”郭业心说难道我还能为了你，把家中的娇妻美妾都休了？这也太不靠谱了吧！他装傻充愣道：“以前的？当然就都是你的好姐妹了。你放心，她们都是好人，等到了大唐，没人会欺负你的！”

善花公主道：“郭君，妾身有一个妄想，说出来，你可别笑我！”

“善花，你说！”

“你能不能.....能不能和善花一起返回新罗。咱们俩一起在新罗双宿双飞，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再也不管尘世的烦恼！”

“这.....”

郭业稍微一顿，善花公主就摆了摆手，道：“郭君不必说了，善花明白了！善花不会让你为难，这终究是一个妄想罢了！”

善花公主的思维天马行空，郭业还真有点跟不上，道：“善花，你今天是怎么了？是不是临回大唐之前，有些心神不宁？不要胡思乱想，你见了你的那些姐妹就明白了，她们都挺和善的.....”

善花公主摇头道：“郭君，记得妾身跟你说过，善花希望嫁的如意郎君，是一心一意对善花好，心里不能有其他的女人。可惜，无论是你，还是扶余璋，都做不到！”

郭业心里也有点不痛快，心说我都陪了这么多小心了，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我家里有娇妻美妾，你不是早就知道吗？这会儿拉清单，什么意思？他生硬的说道：“善花，此事是郭业对不住你！要打要罚随你的便！”

善花公主没理会他的语气，道：“郭君，我不怪你。现在，善花想了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要你休掉家中的娇妻，也不要你和我私奔，只求你一件事！”

“什么事？”

“不要把善花带回大唐，和那么多女人分享你，善花会心疼的。”

郭业急了，道：“善花，难道你要和我分手？”

善花公主却捂住了郭业的嘴，嗔怪道：“说什么呢？善花生是郭君的人，死是郭君的鬼，怎么会和郭君分手？你再这么说，善花可就生气了！”

善花公主一会软，一会硬，一会哭，一会笑，把郭业弄迷糊了，他说道：“善花，你就别绕圈子了。你到底想干啥？快说出来吧。”

善花公主道：“很简单，你回你的大唐，我回我的新罗。”

“那你还不说不是分手？”

“当然不是，咱们分开之后，又不是不能相见。以后，你想善花了，就来新罗找我。善花想你了……”

“你来大唐找我？”

“想得美！善花想你了，会给你写信的。鸿雁传书，鱼传尺素，是不是别有一番情调？虽然不能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但是在新罗，善花就是你的唯一。郭君，善花的这个办法怎么样？既不令你为难，又能满足善花的愿望。”

郭业对善花这个女文青的想法，既感到有几分好笑，又有几分怜惜，道：“善花，你太傻了。年纪轻轻，独守空房，这样不是太委屈你了吗？”

“委屈？善花不觉得。如果非要善花和那些女人在一起，善花才觉得委屈呢。”

郭业道：“既然如此，我听善花你的！只要我一有闲暇，就想办法来新罗看你！”

善花公主道：“你别以为我是不谐世事的女子，长安和新罗之间，相距何止千里？一来一回，再加上盘桓的时间，一年时间是少不了的。郭君，你除非辞官不做，否则哪有那么长的闲暇时间？你我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相见！”

似乎是这么回事儿……郭业头脑也冷静了下来，道：“善花，既然如此，你这又是何苦呢？不如我在长安给你另外安排一个宅子，你不用和我的其他女人见面，这样的话，你……”

善花公主摇了摇头，道：“郭君不必再说了，善花心意已决，是不会更改的。我宁愿鸳鸯离散，也不愿和其他人共侍一夫！”

善花公主油盐不进，郭业也有些讪讪的，一时间房间的气氛冷了下来。

善花公主微微一笑，道：“郭君，别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咱们说点轻松的吧？”

“那说什么？”

“想当初你为了在绿柳客栈见我，做了一首《咏柳》诗，传遍了平壤。如今离别在即，能不能再专门为我做一首诗？”

郭业想了一下，道：“我做一首曲子给你吧。”然后他轻轻吟诵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善花公主就吃这一套，被这优美的词句吸引住了，道：“这个曲子做得真好。不知可有题目？”

“题目就是《鹊桥仙》，讲得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上半阙说得是他们的相逢，下半阙说得是他们的离别。你觉得这首曲子怎么样？”

善花公主道：“郭君，听你做得这首曲子，就知道你懂善花的心。有夫如



此，夫复何求？”

.....

.....

贞观九年，五月初八，天晴

汉江江边，人头涌涌。杨万春带着汉城的官员，一起为郭业和金德曼送行。

马上就要分别，郭业和善花公主又是一阵的依依不舍。郭业偷眼观看杨凤怡这边，却见杨凤怡云淡风轻，丝毫没有吃醋的样子，就是老丈人杨万春，也视而不见！

转眼间新罗船队就启程而去，郭业对杨凤怡道：“凤怡，咱们走吧！”

杨凤怡却摇了摇头，道：“我改主意了，不跟你回大唐了！”

郭业就知道这事没有这么顺利，道：“那你留在汉城？”

“不，凤怡要去新罗！”

“新罗？为什么？”

“为什么？”杨凤怡微微一笑，在郭业的耳边轻轻地说了一句话！

郭业听了这话，被雷了个外焦里嫩，转头对杨万春道，“岳父大人，凤怡，她，她.....”

## 第1403章回转大唐（1）

杨万春没理郭业的话茬，抱拳拱手道：“贤婿，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老夫就送到这儿了，请上船吧！”

“可是……”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凤怡她……”

“管她干什么？不管怎么说，老夫认你这个女婿！”

说着话，杨万春已经带领着汉城的官员急匆匆离去，要不是郭业的耳朵好，最后这一句话听都听不清楚！

郭业牙关紧咬，骂了一句老狐狸，转身登船！

这次回大唐和来得时候就不一样了，来得时候走的是陆路。这次走水路就行了，汉城附近就是汉江，郭业完全可以坐船顺汉江渡黄海，直抵大唐。杨万春为郭业准备了五艘大船和两百水手，运送他们这不到七百人绰绰有余！

郭业一个人就占了一个大船舱。他躺在床上，脑海中翻来覆去的就是杨凤怡说的那句话——

“其实我喜欢的是善花公主”！

当初郭业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差点脱口而出一句，“卿本佳人，奈何为贼！”

敢情杨凤怡是个拉拉，而且还是一个对善化公主死心塌地的拉拉！

真尼玛暴殄天物呀！

尽管这个事实如此荒谬，不过郭业很快就接受了。因为这样一来，杨凤怡一切古怪的行为就都有了合情合理的解释！

她为什么要挑拨自己和善化公主的关系？

她为什么挑拨不成，就想尽办法逼自己和她成亲？

她为什么死活不肯和自己圆房？

她为什么前几天还要跟自己回大唐，转眼间就改了主意？

更重要的是，善花公主为什么屡次提醒杨凤怡对自己并不是真心相爱？

麻痹自己这次是被骗婚了！想不到自己英明一世，游戏花丛，竟然被一个拉拉给耍地团团转，而且还被善花公主看在了眼里！

实在是太丢人了！

郭业暗下决心，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往新罗一行，不单单是为了善花公主，还有杨凤怡这个小娘皮！一定要报此次的骗婚之仇！将她那个……就地正法！

至于善花公主那边，郭业倒是不怎么担心，善花公主冰雪聪明，又是个资深女文青。杨凤怡那一套，在善花公主面前可不好使！

“杨凤怡，你休想撬小哥我的墙角！我一定要让你赔了夫人又折兵！”郭业一边胡思乱想，一边喃喃自语！

咚咚咚~~

正在这时，一阵敲门声传来！

郭业打开门一看，正是他的侍卫统领长孙师！

经过高句丽一行，郭业和长孙师的感情愈发地深厚。同时，郭业对长孙

师的来历，也愈发地疑惑。

这家伙除了长得难看一点，简直没什么缺点，允文允武，又精通杂学，而且造诣都颇为高深，简直是一个全方位的人才！如此人才，怎么仅仅做到了一个广州司马？

要说他怀才不遇吧，他又是李二陛下亲自派给自己的，可见李二陛下对他颇为看重！能让皇帝看重，再说什么怀才不遇的话，是不是太矫情了一点？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长孙将军，请坐！”

长孙师一坐下来就问道：“平阳郡公，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本公的身体一直不错！多谢长孙将军挂怀！”

“不错？”长孙师一脸猥琐的表情，“平阳郡公您就别瞒我们了，大家都看出来！”

郭业满腹疑惑，问道：“你们看出什么来了？”

“就是……那个……其实也不是我说得……他们都那么说……”

“少说废话！你到底想说什么？”

“就是大家都说，您那个方面不行了……”

“哪个方面？”

长孙师一指郭业的胯下，道：“您这不就是明知顾问吗？就是那儿！其实这事儿吧……没啥不好意思的……您有问题和我说呀……保证几服药下去，您依旧龙精虎猛！尤其咱这船上，什么都不缺，鹿茸、海狗肾、海马……应有尽有！”

郭业好悬没气死过去，道：“谣言！纯属谣言！谁说本公不行了？你从哪看出来的？”

“平阳郡公，您这个态度可不行！讳疾忌医，是病人的大忌！您要想治好您的病，得先承认自己有病……”

“有病？你才有病！你全家都有病！长孙师，你再胡说八道，别怪我不客气！”

“我这可不是胡说八道！我有证据！”

“什么证据？”

“您一直和善花公主……那啥……大家都知道。那为啥善花公主没和您一起回大唐了呢？”

“她是不愿意多女共侍一夫！”

“得了吧！说这话，您自己信吗？现在的男人，但凡有点本事的，谁不是三妻四妾？善花公主能不知道？那都是她的借口！关键是您这边有问题！”

郭业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道：“你们就凭这个说本公不行，是不是太草率了一点？”

“别急，还有呢。那个四夫人对您可是一直死心塌地的，为啥说翻脸就翻脸，也不跟您一起回大唐呀？”

“她那是……”郭业本来想说杨凤怡是个拉拉，善花公主去哪她去哪。不过转念一想，还是不要自取其辱了！他沉声道：“这都是本公的私事，就不劳长孙将军关心了！”

“您别生气！我这也是一片好心！您放心，这事大家都会给您保密，保证没人会传出去……”

这意思是这点破事儿已经传得人尽皆知了吧，郭业怒道：“本公确实没病！你们不要胡思乱想！”

“那您怎么……”

“长孙将军，你要是没什么其他的事情，就请回吧……”郭业快刀斩乱麻，直接下起了逐客令！

长孙师哪能那么容易走，道：“平阳郡公，您别撵人呀，我来找您还有其他事儿！”

“什么事？”

“咱们的船上，多了一个人！”

“是谁？”

长孙氏站起身来，把舱门一开，道：“进来吧！”

郭业定睛一看，还是个老熟人，正是乙支花花！

说起来乙支花花也真够可怜的，一夜之间家破人亡，被乙支文德托付给了杨万春。杨万春把她带到汉城以后，就不闻不问了。

其实这也不能怪杨万春，乙支花花一个女孩子，给她官坐，肯定是不行了。给她找个婆家吧，她这模样，给谁谁都不乐意呀！所以只能是把她给养起来，至于其他的，就爱莫能助了！

郭业道：“乙支花花，你怎么来了？”

“平阳郡公，我不要待在汉城，我要跟着您！”

“跟着我做什么？”

“我要报仇！我要报我乙支家的血海深仇！现在杨氏和渊氏已经和解，我报仇的希望就全在大唐的身上了！不跟着您跟着谁呢？”

“乙支花花，你也知道，渊盖苏文已经完全答应了本公提出的条件，出了一百万两黄金和解，又答应还位高氏。你凭什么觉得大唐会帮你报仇呢？”

“平阳郡公，明人不说暗话，我敢打赌大唐必然会出兵攻打高句丽！”

“为什么？”

“因为华夏子弟在高句丽埋骨何止十万？大唐天子要想青史留名，就必须为这些华夏子弟报仇！”

“还有吗？”

“你们汉人有句话，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现在天下，能和大唐一较长短的只有高句丽了，就算高句丽一直对大唐服服帖帖，大唐天子也不会放过高句丽的。更何况，高句丽一直敌视大唐呢？”

“那还有没有第三条？”

“第三条就是，现在高句丽刚刚经历一场内乱，正是最虚弱的时候。我就不信大唐天子会错失如此良机！”

想不到乙支花花人长得跟猪一样，见识却如此不凡！在这个年代能说出这番话来，那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才了，而得说是战略上的天才人物！

郭业知道大唐要征伐高句丽，那是因为他从后世穿越而来，从结果反推原因，是个事后诸葛亮罢了！乙支花花能在事前就能把问题分析得如此鞭辟入里，那就很不简单了！

郭业道：“说得好！不过……即便是这样，你在汉城坐享其成不是更好，又何必远赴大唐？”

“借助大唐之手报仇，是我力有不逮，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如果我连一

点力气都不出的话，又如何对得起我死去的亲人？”

郭业想了想，觉得乙支花花的利用价值还是蛮大的，乙支文德虽死，但是西部犹在，有了乙支花花在手，就可以对西部施加影响。另外从神仙风流会上乙支花花的表现，还有今天的对答来看，乙支花花这个人还是很简单的，用的好了，也是一支奇兵！

郭业点头道：“既然如此，你就跟在本公身边吧！”

“多谢平阳郡公！别说跟在您身边了，就是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我乙支花花为了报仇，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说完她又媚眼一瞟，强调了一下：“一切代价哦！”

长孙师在一边起哄道：“哈哈，她？跟在您的身边？平阳郡公，我这下相信您没病了！”

## 第1404章回转大唐（2）

郭业被这两个人气得不轻，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看来自己往日里对手下人太宽容了，一个个都没大没小的，开这种玩笑！

和乙支花花传绯闻，还不如死了干净！

他用手点指，怒道：“乙支花花，现在本公改变主意了，你现在就……”

乙支花花多聪明，没郭业说完，就说道：“平阳郡公，那啥，您先歇着，我去厨房看看，今晚吃什么。”

说着话，就退回了舱外！

她这一跑，长孙师也发现郭业是真生气了，道：“哎呦……我有点肚子疼，平阳郡公恕罪，我得走了……”

郭业冷笑道：“别走！本公和你还有事商量呢？”

“我这肚子是真给劲，咱们要不回头再聊？”

他说完了这话，转身就要跑，却被郭业的一句话拦了回来！只听郭业说道：“走吧，你走了，这黄金可就没你的份了！”

“黄金？”

一听这话，长孙师就挪不动步了！

现在这艘船上，总共有十三万两的黄金，还有大约价值三万两黄金的财物。本来杨万春给了郭业十五万两的黄金，后来又被金德曼敲了两万两出去。杨万春过意不去，就又补给了郭业不少好东西。长孙师口中的鹿茸、海狗肾、海马，就在这批财物里面。

那些财物也就罢了，关键是这十三万两金子！

十三万两黄金是什么概念？大唐一年能开采出来的黄金，也没有五万两！换言之，这十三万两黄金就是大唐三年的黄金产量。

什么叫富可敌国？这就是！也幸亏是高句丽盛产黄金，现在你就是让李二陛下拿出十五万两黄金出来，他都得含糊！大唐的财力当然远超高句丽，但是要比拼黄金的数量，那还真不一定比得过！

这么多黄金就离自己不远，谁不眼馋？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光是一般的侍卫，就是长孙师、斑鸠都动了心了。可是郭业一直不发话，都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也只能暗中咽吐沫！

长孙师站住了身形，道：“平阳郡公，您是说这些黄金，还有我的份？”

“废话！兄弟们跟我郭业出生入死这么久，好不容易有点进项了，我郭业还能吃独食？不光是你，凡是跟我出使大唐的人人有份！”

“平阳郡公，你真是够敞亮！够爷们！我长孙师佩服你！我……我真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原来还以为您要独吞了呢，还编排您不行……”长孙师说到这里，忽然闭口不言！

郭业道：“哈哈，做贼不打，三年自招！原来那条谣言，是你放的……”

“平阳郡公，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里能撑船，可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我是礼部尚书，不是宰相！”

“那有啥，您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回大唐以后，肯定是加官进爵！你不当宰相，天理难容！”

“长孙师，想不到你小子还挺会拍马屁的！”

“这可不是拍马屁！我说得全是肺腑之言，我对您无比的尊敬！无比的热爱，无比的……”

郭业摆了摆手，道：“算了，别说了，拍马屁都拍不好！你得说，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不错！”

“平阳郡公就是平阳郡公，拍马屁都比我长孙师拍得好，我对您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说一遍就行了！”

“那您看金子的事儿？”

看把长孙师吓唬得差不多了，郭业才道：“算了，不和你计较了！说实话，到底怎么分，我还没想好。你给我参谋参谋？现在有多少人要分黄金？”

长孙师想了一下，道：“咱们出长安的时候，是有两百个弟兄。平壤城事变，折了五十九个弟兄。后来又在汉城打了一场，又折了十个弟兄。现在是有一百零八个弟兄完好无损，还有二十多个受伤，其中有八个已经是残疾之身了。”

郭业道：“那一百零八个弟兄，就每人发二百两黄金。受轻伤的三百两，残疾的兄弟发四百两，至于已经死了的兄弟吗，每人家里给六百两的抚恤！我再拿出三千两来，由你发给特别有功的将士，你看怎么样？”

长孙师算了一下，道：“这就是七万六千七百两了！”

“还有你、斑鸠和孙子善，每人也拿黄金三千两吧！”

“多谢平阳郡公！”

郭业真大方，一下子就拿出一多半的黄金给分了！一个是他本身就不差钱，另外一个也是他知道这么多黄金拿在手里，真有点烫手！

这些黄金是从渊盖苏文手里拿的赔偿，你说这是算大军的缴获，还是什么郭业的私产？

这帮侍卫可不是郭业的私兵，而是李二陛下的嫡系。金子的事情肯定是瞒不住的。李二陛下也缺钱呀！要是下一道圣旨，让郭业把黄金献出来，这还是轻的。就怕有些心怀叵测之人，再给郭业罗织一个贪污的罪名，郭业都没出说理去！

现在把黄金散了大半，回到长安，再给李二陛下一份，这事就算揭过去了！谁再把这事挑开，那就犯了众怒了！

要知道，能当上李二陛下的侍卫，那都得是家里有在朝廷做官的，而且这官还不能小了！谁动了他们的奶酪，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把金子分配了，长孙师又道：“平阳郡公，还有一个人，不知道要不要分金子？”

“谁？乙支花花？她就算了……”

“不是，我是说郑菲菲！”

郑菲菲在政变之前被送往了新罗，郭业启程之前，金德曼又派人把她送回来了。

郭业想了一下，道：“菲菲这孩子跟着咱们吃了不少苦。也给她二百两黄金吧！让她也衣锦还乡！”

说完了正事，长孙师还是扭扭捏捏的不肯走，郭业道：“还有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兄弟们都想托我问您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那五百个高句丽的美女，您打算怎么办？是卖呢？还是您自己留着？”

郭业一听，就明白长孙师是什么意思了，道：“有人打这五百美女的主意？”

“兄弟们离开大唐一年多，军纪森严，都没碰过女人。这些高句丽的娘们，又长得那么好看……说不动心，那肯定是吹牛！”

郭业想了一下，道：“我郭业乃是礼部尚书，怎能做贩卖人口的勾当！你回去告诉他们，不卖！”

“哦！”长孙师满脸失望之色！

郭业下一句花，又让他转忧为喜：“虽然不卖，不过，我可以送！”

“您说，白送？”

“当然！说起来，这些女子都是可怜人！我也是没办法，才把她们带出来的。怎么能用她们卖钱呢？这样吧，只要这些女子愿意，兄弟们尽可以领走！多多益善！还省得我养她们了！五百人的开销，可不是一个小数字！”

“平阳郡公万万不可！”长孙师连忙阻止！

“怎么了？”

“您这条命令下去，我这兵也别带了！每人分上三四个美女，都沉浸在温柔乡里面了，谁还愿意打仗呀？”

“你们都是陛下的侍卫，回到大唐，哪还有什么仗可打？”

“那也不成！我手下的人，那都是千挑万选的，培养一个不容易！可不能让您这么一下子都给废了！”

“那你说怎么办？”

“每人分一个就算了，其他的女子平阳郡公您自己留着吧！”

“好吧，不过有两条你们要注意！第一要回到长安城才能把这些女子交给你们，不能在船上就乱搞！”

“那是自然！”

“第二不准用强，看中了哪个女子，要人家乐意才行！”

“那……好吧！”

……

……

郭业分钱分女人的命令一传下去，顿时欢声雷动！这些侍卫们眼珠子都红了，就盼望着能早日抵达大唐！

船行了半个月，这一日，远远就望见了一座港口。

长孙师兴奋的对郭业说道：“平阳郡公，前面就是莱州港，我们终于回到大唐了！”



## 第1405章密州三娘子

郭业听了“莱州港”这三个字，皱眉问道：“可是虎头崖港？”

“不错，正是虎头崖港，平阳郡公真是博闻强记！这座港口是座军港，只能军用，不能民用。咱们去了，正好落个清静！”

“长孙将军，咱们还是不去虎头崖港，改在其他的港口登陆吧！”

“平阳郡公，您这是何意？”

郭业道：“你也说了，虎头崖港是个军港，咱们去了，定然会惊动官府，本公的行程就瞒不住了！”

“瞒住……官府？”

“对！正是要瞒住官府！咱们这个队伍要是光有你们，自然是不用顾忌什么。可咱们还带着这么多高句丽的女子，就必须要小心谨慎一些。我郭业带着五百女子招摇过市，成什么体统？”

“嗨！您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就算咱们隐姓埋名，到了长安那还不是瞒不住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您这完全是多此一举！”

“那可不一样。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种事情，人们怎么能不以讹传讹，夸大其词？现在人们看到我身边有五百美女，等传到长安城了，恐怕得说成五千，甚至五万了！我郭业去高句丽到底是出使去了，还是采花猎艳去了？到时候即便是咱们带着五百美女回到了长安城，也说不清楚！”

“那您的意思是，咱们都乔装改扮一下？那改扮成什么样子？咱们带了这么多美女，说不是人犯子，也没人信啊！”

郭业一呲牙花子，道：“那就说我是高句丽的豪商，你们都是我的伙计，至于这五百美女吗，就说是……就说是我蓄养的歌伎！”

“我听您的！那咱们不在虎头崖港登陆，那就在密州板桥镇登陆吧。这也是个大港，十分的繁华！兄弟们坐了半个多月的船，正好放松一下！”

板桥镇说是个镇，但是十分的繁华，就是一般的州府都比不上，甚至给郭业一种“小长安”的感觉。这里不仅商业繁荣，人口众多，而且各国的人都有，新罗、高句丽乃是扶桑的人自不必说，甚至还有大食人在这里做买卖！

郭业他们没费什么劲，就找到了一个大客栈。这个客栈的名字叫做“鑫鑫客栈”。鑫鑫客栈的名字起的俗气，规模可是相当得大，郭业他们这不到七百人住进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郭业现在不差钱，摆出豪商的气势，直接就把鑫鑫客栈给包了下来。

等人们都安顿下来了，郭业就给侍卫们放了个假，任由他们自由活动！这帮侍卫们，最少的都分了二百两金子，又到了板桥镇这等繁华的所在，哪有不想出去逛逛的。顿时欢声雷动，然后一哄而散！

有那心眼活动的，就打起了那五百高句丽美女的主意。郭业交代的清楚，这些美女可不是任由挑选，得是人家愿意，才能娶回家。现在不正是个献殷勤的好时机？没过多长时间，这些美女就被带走了不少！

同人不同命，留在客栈的美女难免自怨自艾、唉声叹气。郭业一看也是心中不忍，干脆每人发了一两黄金做零花钱，让她们去逛街！

霎时间，客栈里就变得冷冷清清。

郭业自个儿却没有逛街的兴趣，叫了一桌酒菜，在房间里面自斟自饮。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传来！

郭业打开门一看，却是一个陌生的女子站在门口。只见她皮肤白皙，身姿婀娜，姿容俏丽，是个难得的美人。

从面相上看，却看不出她有多大的年纪。说她是豆蔻少女吧，又有点成熟。说她是徐娘半老吧，又有点委屈她了。

郭业迟疑地问道：“请问，您是？”

那美女福了一福，微微一笑道：“这位客官，奴家李晚娘，这厢有礼了！”

“不敢当，不敢当！李家娘子，你我素不相识。您来找我，这是有什么事儿吗？”

“素不相识？这您可就错了！客官，您可知道这家鑫鑫客栈是谁的买家？”

说到这里郭业也就明白了，道：“难道是尊夫的？”

李晚娘扑哧一乐，道：“尊夫？您真会开玩笑。这板桥镇上谁不知道我李晚娘是个寡妇。跟您明说了吧，这座鑫鑫客栈就是我李婉娘的。”

“原来是店主东！失敬失敬！不知您此次前来，有何贵干？”

李晚娘伸出葱葱玉指，一指屋内，道：“这位客官，在门口说话，可不是待客之道！您就不请奴家去您的房间里边坐坐吗？”

“是我失礼了。店主东，里面请！”

进了屋内，李晚娘一看郭业摆的席面，道：“这位客官，真是好雅兴。不过寡酒难饮，让奴家陪您喝几杯？”

这个李晚娘虽然长得不错，不过和郭业经历的女人比起来，那还是逊色了一些。而且郭业自从经历了杨凤怡的事情，对无事献殷勤的美女，更是加了十二分的小心。

他不想和这个李晚娘多做纠缠，生硬地说道：“店主东，你我二人，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就容易惹人非议。再在一起饮酒，更是于理不合！您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说吧！”

李晚娘听了这话，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意盈盈！

她没等郭业表示，就自顾自地坐了下来，道：“这位客官，您真是一个正人君子，跟别人不一样，晚娘就是喜欢您这样的人！您就别叫我店主东了，多生分呀！不如换个称呼？”

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又是一个千娇百媚的美女，郭业道：“那我叫您……”

“不如就我晚娘！”

“这不太好吧……你我萍水相逢，就这么称呼您的名字。实在是太唐突了一点！”

“那您就叫我三娘子。反正板桥镇上的人都这么叫！”

“三娘子？”

“嗯，这么称呼就对了。这位客官，您可知道为什么他们都称呼奴家三娘子吗？”

“您在家里行三？”

李晚娘苦笑了一声，道：“什么行三呀？这是板桥镇上的人给奴家起的绰

号。本来奴家还挺生气，不过这么多年过去了，奴家早就习惯了！现在人们不称呼奴家三娘子，奴家还觉得不顺耳了！”

她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所谓的三娘子，并不是奴家行三，而是因为奴家嫁过三个男人！奴家嫁得第一个男人姓高，是个开炊饼店的，嫁过去没有一年，就死了。没给奴家留下什么东西，就教会了奴家一手做炊饼的绝活！”

“奴家的第二个男人，是开骡马店的，这个死鬼也是命短，奴家嫁了他三个月，他去河里面游泳给淹死了！”

“至于奴家的第三个男人，就是原来这家鑫鑫客栈的主人。本来奴家死了两个男人，人们都说奴家有克夫命，没人敢向奴家提亲，就是他不信邪！结果，奴家过门没过三天，他竟然吃饭给噎死了！从那以后，奴家就有了这个绰号，叫三娘子！”

尽管来自现代社会，郭业听了三娘子的故事也是脊梁沟里冒凉气，这也太邪门了吧！嫁了三个男人都死了不说，还一个比一个死得快！

更重要的是，她对自己还无比殷勤，她到底想干什么？莫非要找自己当个接盘侠？

## 第1406章扮猪吃虎？

郭业不自觉得把椅子拉远了一些，道：“三娘……算了……我还是叫你李家娘子吧！李家娘子，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情？”

李晚娘却没接他这个话茬，道：“咱们聊了这么久了，还没请教客官尊姓大名？”

“免贵姓郭，单名一个业字”，天下叫郭业没有一千，也有八百，郭业虽然隐瞒了身份，对于自己的姓名却没有隐瞒的必要。

“郭业？好名字！客官您可知道，现在大唐最年轻有为的官员就跟您同名同姓。”

“哦？还有此事？”郭业装傻充愣道。

“那是，那个人也是姓郭名业，年纪和您也差不多，现在已经官拜礼部尚书，爵封平阳郡公！而且听说这个人，是衙役出身，凭着自己的才干，短短几年就身登高位！真是羡煞旁人！”

郭业听了这话，就是心中一动，说自己名扬天下，其实里面还是有不少的水分的。真正妇孺皆知自己名字的，那得是自己待过的地方。要说在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知道自己的，那就得是朝廷的官员，至不济也得是读书人！

这个李晚娘，不仅不是读书人，而且还是个女流之辈，她怎么能听说过自己，还知道的这么清楚？要知道这个时代，文盲半文盲居多，有很多人连皇帝是谁都搞不清楚呢，何况是一个朝廷的高官？

莫非她的身份不简单，已经认出了自己，想要来个扮猪吃虎？

郭业打了个哈哈，道：“想不到大唐还有如此人物，我郭业和他同名同姓真是与有荣焉！李晚娘，你既然对这位郭大人如此熟悉，那知不知道他长得傻样？”

“呦，人家又没见过这位郭大人，哪知道他是什么模样？不过我听人说，那位郭大人，长得可不一般。他身高丈二，眼赛铜铃青脸獠牙，赤发红须，双臂一晃，有千斤之力，乃是天下第一等的好汉！”

郭业听了差点没乐出来，道：“您说的这是人吗？这分明是妖怪的长相！那位郭大人身为朝廷命官，焉能长得如此怪异？”

“这可不不敢乱说！”李晚娘连连摆手，道：“您没听说过吗，奇人必有奇相。这不是妖怪的相貌，这是奇相，是贵相！楚霸王目生双瞳，汉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就是刘备也双耳过肩。人家平阳郡公长成这样，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要不然人家怎么能斩将夺旗、封妻荫子，其他人就办不到呢？”

郭业股有抽自己两个嘴巴的冲动！他心中暗想我吃饱了撑的，问李婉娘我自己长什么模样。现在舒服了吧，人家把我说成一个妖怪。还解释得合情合理，没法反驳！只能吃了这个闷亏！

他转移话题道：“李晚娘，咱们不扯闲篇儿了，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李婉娘还是没理他，继续问道：“客官您是来板桥镇做生意？”

“正是！”

“我看您带了这么多人手，不知您做什么买卖？”

“无非就是高句丽的一些特产，牛黄、人参、海豹皮什么的……”

李晚娘微微一笑，道：“不见得吧，您带了如此多的女子，而且个个天香

国色。莫非都是拿来好看的？贩卖牛黄、人参、海豹皮，可养不起如此多的绝色佳人！”

这事还真不好解释，不过最好的解释，就是不解释！

郭业脸色一沉，道：“李晚娘，你开得是买卖，赚的是钱，其他的事情与您无关。我住你的店，店钱一分都不少你的。你伺候的好了，临走我还多给钱。咱们之间的关系，就这么简单！至于其他的，交浅不言深，我劝你还是不要多问！”

李晚娘歉意地一笑，道：“客官别生气。您是正经的高句丽商人也好，做其他偏门的生意也罢，只要进了我的店就是我李晚娘的客人，晚娘一定尽心尽力的招待，绝对不会给您添麻烦！”

“这才像话！”

“不过，我今天问您那些话，可不是白问的。因为奴家有一桩买卖要与您谈谈？”

“买卖？”

“不错，买卖！您带了这么多人，人吃马嚼的，肯定破费不少！所以奴家就想，您一定是个做大买卖的人！”

“那又如何？”

“咱这密州板桥镇，实在是大唐北方第一大港，十分的兴旺！您要是在大唐和高句丽之间常来常往的，有没有想找一个落脚之地？”

“你的意思是说？”

“奴家这个鑫鑫客栈，可是板桥镇上最大的客栈。不光是房子干净整洁漂亮，家具齐整，最主要的是地段好。现在您就是想起这么大的宅子，也没这么大的地方了！所以呢，奴家就过来问问您有没有意思出手，把奴家的这座鑫鑫客栈给买下来！”

郭业长舒了一口气，敢情李晚娘套了半天近乎，不是因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是为了把这座客栈卖给自己！自己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既然装成商人，就得装得像一点，郭业随口问道：“不知您这座客栈要卖多少钱？”

李晚娘伸出一根手指，道：“这个数！”

“十万贯？不好意思，李家娘子，您说的这个数，倒是不多。怎奈郭某的本钱都压在货物上了，您让我一下子拿出十万贯来，还真有点不趁手！您还是另找别家吧！”

“哪呀，客官！奴家要的可不是十万贯，而是一万贯！而且奴家还有一个骡马行，里面有三百匹马，五百匹骡子，还有一千头驴。您要是有意的话，也一万贯卖给您！”

这，这尼玛简直是太便宜了！什么是吐血价，什么是跳楼价，这就是！

先说这个客栈，郭业原来觉得十万贯，都算是贱卖了，李晚娘竟然给出了一万贯的价格！

再说这个骡马行。就是一头驴，怎么也要四五贯钱，马和骡子十贯钱总是要的，这就价值十二三万贯了，这也卖一万！

郭业这个不差钱的主，听了这个价格都有点吼不住，他刚要答应，忽然间又觉得有点不对！

自己可是大唐的礼部尚书，平阳郡公，没事在板桥镇置产算怎么回事？

再者说了，如此便宜的价格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但是为啥这个馅饼不砸在别人的身上，偏偏要砸在自己的身上？其中必有隐情！

他说到：“李晚娘，这个价格太便宜了！我不能买！”

“哟，你可真有个性，奴家只听说有人嫌东西贵，没人买。怎么还有人嫌东西便宜呢？”

郭业道：“李晚娘，你这个客栈大概能同时接待一千个客人吧？”

“客官您好眼力！”

“每个客人你一天赚他二十个铜子，总赚的到吧！”

“那可不止！客官您还真小瞧我们店了！”

“咱们这是往低了说，一千人十个铜子，你一天就能赚二十贯钱，一年就是七千贯。三年你就能赚二万贯了！要是往高了说，你一年赚两三万贯，也不是没有可能！”

“客官您真是做生意的行家，奴家这个鑫鑫客栈往年还真能赚两万贯钱！”

“那你为何一万贯就卖给我郭业？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你不把这里面的事情说清楚，我可不敢买！”

李晚娘叹了一口气，道：“客官，往年是往年，现在可不一样。您一来我们客栈，就要全包下来。您不觉得我们的伙计答应的太快了吗？我们开客栈的，也要讲究名声。一有贵客，就把其他的客人往外边赶，以后谁还照顾我们生意？”

似乎，是这么回事！

不过郭业这伙人在平壤城都能来个两百破五千，又怎么会在意小小的板桥镇上有什么危险？尽管客栈的伙计有些异常，他们也没往心里去。说到底这是大唐的地界，又不是边关险境，能威胁到他们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郭业问道：“那你的意思是说现在客栈的生意不好？”

“何止是不好，跟您说实话，奴家这个鑫鑫客栈，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客人登门了。您要不要全包客栈，都是一样。反正也没有其他的客人！”

“那是为何？”

李晚娘刚要回答，忽然间听到外面传来一阵锣声，更有人扯着嗓子叫道：“走水啦，走水啦……”

## 第1407章三娘子会巫术？

郭业当然明白走水的意思就是着火，他腾得一下站起身来，道：“李家娘子，走水了，危险！咱们快走！”

李晚娘叹了一口气，道：“客官别急，没事，外面喊着玩的！根本就没有走水！”

水火无情，这种事也能开玩笑？

郭业却是不敢相信，道：“那您先坐着，我出去看看！”

他转身就往外走，李晚娘无奈，也跟着他一块而往外走去！

郭业出了店门，才发现李晚娘似乎真的没有骗他，只见一个巡街的小官带着几各更夫，站在了鑫鑫客栈的门外。他们的身后还为了一群人，却是看热闹的闲汉！

巡逻的小官把手放在嘴边作喇叭状，大喊：“走水了！”，他喊一声，这几个更夫，就敲一下锣！

很明显，这就是专门传给客栈里面的人听得！

李晚娘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道：“张头儿，又是你给老娘捣乱！”

那巡逻的小官把嘴一撇，道：“三娘子，您这话真难听！什么叫捣乱呀！咱这叫救命！俗话说得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听说您这客栈里新住进来了几百人，那我喊这么几嗓子，可就造了几千级浮屠！这个造化可大了去了！”

郭业听着纳闷，道：“请问这位官长，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等住进鑫鑫客栈之人，都是必死之人？”

那小官上下打量了几眼郭业，道：“你就是住进鑫鑫客栈的客人吧？”

“正是！”

“听说今天住进去的，都是一伙的。你们谁说了算？”

“就是在下！”

“那就妥了！我就跟您说，省得我又浪费一遍口舌！这个鑫鑫客栈可住不得呀，要出人命的！”

“您的意思是说，鑫鑫客栈是个黑店？不能够吧。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她要是敢开黑店，地方上的官府能饶得了她？”

“您听我说，这个鑫鑫客栈就是个黑店。不过，大唐律法森严，咱们没有证据，也不能随便抓人封店。所以只有我张富贵辛苦一点，给每个路过的客人提个醒！”

郭业一听，就知道这个张富贵的话不尽不实的，道：“张头儿，您既然没有证据，那又怎么说鑫鑫客栈是个黑店呢？要是平白无故的污人清白，这可叫诬告。按照大唐律，诬告反坐，您懂不懂？”

张富贵道：“拉倒吧，少给我来这一套。还大唐律？别以为你读了几本破书，就以为有什么了不起了。诬告，那先得是‘告状’，你又不是官，我跟你说了几句闲话，算什么‘告状’？”

郭业暗暗寻思，尼玛这板桥镇上的人咋文化水平都这么高捏？一般的话还忽悠不住他们！

他说道：“张头儿，就算您这不是诬告。也算是背后说人的小话吧。怎么说您也是个官身，说这种没凭没据的话，可影响您的官声！”

张富贵大义凛然地说道：“影响我的官声？没关系。到底是人命重要，还是我的官声重要？你以为我张富贵分不清楚？只要能救了你们这些人的命，别说你们打我骂我，就是把我杀了，我姓张的皱一皱眉头，都不算是英雄好汉！”

这位说话，一口的混不吝，像混混多过像官员，郭业听了，暗暗皱眉，道：“您可别夸大其词。这鑫鑫客栈老板加伙计，总共也就几十人，老板还是还是个女流之辈。就他们能奈何得了我们上千口人？我却是不信！”

张富贵道：“这位客人，您这可就错了！您别看三三娘子文文弱弱，又有几分风情，就心生怜惜。俗话说得好，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由是可，最毒妇人心。三娘子的手段狠着呢！”

“她再狠能有咱们爷们的刀快？”郭业不屑的说道。

“嗨，人家谁和你动刀动枪的呀。”

“那她怎么奈何我们？蒙汗药？”

“也不是。我告诉您，这个李晚娘会巫术！”

“巫术？”

郭业下了一跳，说别人会巫术郭业肯定是嗤之以鼻，不过要说李晚娘会巫术，郭业还真有点心里边范嘀咕。李晚娘的三任丈夫一个比一个死得快，一个比一个死得离奇，不由得人不往那边想。他问道“果有此事？你又什么证据？”

张富贵见把郭业吓住了，微微一笑，又冲着后面的闲人拱了拱手，才说道：“三娘子会巫术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想不想听某家再说一遍！”

“想听！”

“张头，我们在这等了这么久了，就等您这一段了！”

“张头快说吧，听完了我还得回家吃饭呢！”

这样子，完全是把听张富贵说事，当成一项休闲娱乐活动了！怪不得刚才张富贵连连拱手呢。

张富贵咳嗽了一声，道：“这位客人，三娘子的巫术可不是一般的巫术。您知不知道三娘子有一手做炊饼的绝活？那炊饼做得香飘十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听倒是听说过，只是还没吃过！”

“没吃过那就对了，吃了三娘子的烧饼，您可就见不着我了！”

“难道烧饼里面有毒？”

“毒？比毒更可怕！三娘子的巫术，就是下在了她做的炊饼里面。只要客栈的客人吃了她做的烧饼，那就会……”说到这里张富贵刻意地压低了声音，扫视一周，又突然高声道：“变成一个畜生！”

“张头儿，你有话说话，怎么还骂人？”

“我这可不是骂人！是真的变成一个畜生，要是男的俊俏点的，就变成一匹马。丑点的，就变成一头骡子。至于女的，那就会变成一头驴！大家都知道，三娘子经营着一家骡马行，那么多马、骡子和驴，是从哪来得？我告诉您，都是鑫鑫客栈的客人变得！”

说到这里，张富贵又换了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道：“可怜那些客人，出外行商，不想竟然遭此横事！不得归家不说，还被拉去受着常年的奴役。这也就罢了，就怕三娘子哪天一狠心，就得做了别人的口中食！您说，这种事



情，怎么能有什么证据？我张富贵，又怎么能狠下心不说！”

卧槽！

这家伙还真能白话！

把一个恐怖故事讲得悬念迭起，环环相扣！不去当变文僧，简直是可惜了张富贵这身本事！

郭业转过头看了看李晚娘，道：“李家娘子，他如此编排您，您就不生气？就算真的不生气，您也应该阻止他一下，不让他胡说八道呀！”

李晚娘苦笑道：“您这下知道为啥我这鑫鑫客栈一个多月没有客人了吧，这话他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我阻止有什么用，现在这件事，板桥镇上没有不知道。他不说，别人也得告诉您！”

张富贵冷笑一声，道：“李晚娘，你这不挺明白的吗？只要你在板桥镇一天，咱就要把你的事传一天，让你的客栈和骡马行都没有生意，让你再也害不了人！识趣的话，就把客栈和骡马行，都卖了。你自己麻溜地滚出板桥镇。要不然，你这买卖做一天，就得亏一天！”

李晚娘微微一笑，道：“好吧，听人劝吃饱饭，我这就把客栈和骡马行都卖了！”

“这就对了！只要你离开板桥镇，咱绝不和你为难！那我这就把崔老爷叫来，你们银货两讫，我来做个中人？”

“崔老爷，那就不必了！奴家的买家已经卖了！”

“卖……卖了？”张富贵瞠目结舌，道：“你卖给谁了？”

李晚娘一指郭业，道：“就是他！”

## 第1408章没钱你装什么大瓣蒜

郭业一听这话，就知道李晚娘要拿自己当个挡箭牌了！

不过他丝毫没有生气，因为他看出来，这个张富贵明显就不是什么好鸟！他这是想办法把李晚娘的买卖搅黄了，然后再低价收购！

当然了，几十万贯的买卖，一个小小的巡捕是吃不下去的，看来张富贵口中那个崔老爷才是幕后的黑手！

堂堂的大唐官员，去欺负一个寡妇，这也太齜齜了！郭小哥虽然自认不是什么好人，但对这种闲事，还是要管一管的。

他咳嗽一声，道：“不错，正是某家。张头儿，您来晚了！李家娘子已经把小店卖给在下了！”

张富贵用手点指，道：“你叫什么名字？做什么营生？从何而来？到何处去？”

“张头儿，在下买了一所客栈和一个骡马行，要过户也是去县衙，就不劳您操心了吧？”

张富贵阴阴的一笑，道：“哼哼，话可不能这样说。兄弟我负责这一片的治安，现在觉得您身份可疑，盘问一下，有何不可？”

这就是明显得公报私仇呀，这事要是搁在一般人身上，那得恨得牙根都痒痒。不过对郭业来说，这根本就不叫事儿。因为无论如何，张富贵都奈何不了他。这个张富贵，抬举着说他是官。实际上，连吏都算不上，能在县衙的三班里头有个名字，就得算他混的不错！

他和郭业比权势，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是郭业刚刚当衙役的时候，都不怵这种人物！

郭业好整以暇地说道：“在下姓郭名业，乃是高句丽来的商人。来板桥镇做买卖的。怎么样，您听明白了没有？”

张富贵道：“哦，高句丽来得商人。这么说来，您买客栈和罗马行，是准备在板桥镇置产了？”

“也可以这么说！”

“这我可得劝您一句……”

郭业一摆手，道：“你说张家娘子会巫术？没关系，我买了以后，就叫她搬家！不劳您惦记！”

张富贵冷笑一声，道：“我说的可不是这事儿！有句话叫做县官不如县管，你知不知道？”

“您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这是给我张富贵揣着明白当糊涂啊！明白跟你说，我张富贵不愿意看见你买了三娘子的产业！”

“呦呵，看不出来，您好大的官威！还能阻止我郭业置产？不是我看不起您，就您这身份，能管得了这档子事儿？没听说大唐的皇帝改姓张呀！”

张富贵看到吓不倒郭业，又换上了一副和颜悦色的面孔，道：“这位客人，您说这话可真够损的。不过没关系，我不跟您计较。您想在板桥镇置产，我张富贵绝对欢迎！就是求您一件事儿，不要买三娘子的产业。至于其他人的产业，您看上了哪家，我帮您去说，多了不敢说，绝对能比市价便宜个一成半成的！您看怎样？”

郭业微微一笑，道：“那我就谢谢张头儿了！”

“这么说您答应了？够聪明！”

郭业却摆手道：“我还没说完呢。您想帮我说和置产的事？没问题！我也不敢要您便宜半成，甚至一成。只要能比张家娘子的价钱低，我就不买鑫鑫客栈了！”

“三娘子给您什么价？”

“鑫鑫客栈一万贯，骡马行也是一万贯，总共是两万贯！”

“两……两万贯？”张富贵当时就傻眼了，道：“鑫鑫客栈和罗马行，总共两万贯？郭业，你不是骗我吧？”

“这还能做得了假？不信你问李家娘子？”

李晚娘点头道：“不错，就是这个数！现在就可以立文书！”

张富贵气得一蹦三尺高，道：“三娘子，你吃错药了吧？两万贯你就卖？你知不知道你那客栈和罗马行价值……崔老爷出五万贯，你都不卖。凭啥两万贯就卖给了这个高句丽的商人？”

李晚娘笑得云淡风轻：“我乐意！张富贵，你和姓崔的这么诋毁我，不就是想谋夺我的产业吗？告诉你们，我绝不会让你们如意！我还有些积蓄，又没有子女，要那么多钱干什么？两万贯，五万贯对我没什么区别。我看这个客人面善，就便宜卖给他了，你管得着吗？”

张富贵被李晚娘一顿抢白，说得哑口无言。过了一会儿，才高声道：“三娘子，你等着，我找崔老爷去！”

说完了，撒腿就跑，连那几个更夫都不顾了。

等他走了，这伙闲人也不离开，都围堵在门前，等着看第二场乐子。

李晚娘歉意的对郭业笑了一下，道：“多谢郭先生给奴家解围！”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可不用谢我，在商言商，实在是您给的价钱太好了，郭某拒绝不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下为了二十万贯的钱财，些许麻烦，也顾不得了！”郭业总觉得这个李晚娘有点古怪，虽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却不愿和她有更深的瓜葛。

张富贵走得快，回来得也快！没有一盏茶的功夫，就带来了一个人。郭业听他喊崔老爷崔老爷的，还以为是个老头，至不济也得是个中年汉子，没想到是个青年的公子！

这位青年公子，对郭业躬身一礼，道：“这位就是郭业郭先生吧，在下崔玄仁这厢有礼了。”

郭业道：“好说，好说。您就是那张富贵口中的崔老爷吧？不知在下该称呼您是崔先生，还是崔老爷呢？”

“还是叫我崔先生吧。在下是这板桥镇的长史，乃是张富贵的上司，所以他叫本官老爷。你并不是本官的子民，不用如此称呼！”崔玄仁说完了这话脸色傲然之色，似乎对自己的身份颇为满意！

郭业却没有给他捧场的兴致，冷冷的问道：“有品级不？”

“啥？”崔玄仁明显没有明白郭业是什么意思。

“我问板桥镇的长史，有品级不？”

崔玄仁微微一笑，道：“我崔玄仁乃是朝廷命官，当然有品级了，我乃是九品上的品级。再过一次铨选，升上八品也不是什么难事。”

郭业没想到板桥镇的长史竟然还真是一个入了流的官员，被小小的打了

一次脸，道：“既然有品级，那我就称呼您崔长史好了。崔长史，不知您找郭业有什么事儿呀？”

“当然是为了三娘子的产业而来。听说您两万贯就买了三娘子的鑫鑫客栈和骡马行，在下觉得十分不妥呀！”

“哦？愿闻其详！”

“这话我不跟您说，我和三娘子谈！”崔玄仁转过头来，对李晚娘道：“三娘子，您如此贱卖产业，恐怕会有辱门庭。我劝您三思而后行！”

“笑话，我都成寡妇了，有什么门庭可辱？”

“我说的不是您的夫家，而是陇西李氏的门庭。你要是再嫁的话，没人管您。可您要是守寡的时候偷汉子，陇西李氏这脸上可过不去！”

“崔玄仁，你不要血口喷人！我李晚娘，行得正，走得端，哪里偷汉子了？你今天必须给我讲个明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崔玄仁不慌不忙的说道：“我可没那么想，我是提醒您一下，有人会那么想。您这么低的价钱就把产业卖给姓郭的商人，为啥呢？知道的是说您不在乎那点钱，不知道的会不会妄加揣测？一个寡妇徐娘半老，一个豪商年轻英俊，会不会发生点什么呢？三娘子，人言可畏呀！”

“难道我把产业低价卖给你就没有流言了吗？”

“在下乃是博陵崔氏之人，岂会做有辱门风之事？为了陇西李氏的名声，三娘子，我劝你还是把产业卖给我吧。再说我出的价钱比郭业的价钱高，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这番话乍一听还真是那么回事，三娘子一时之间，竟然无法反驳。

郭业也不知道博陵崔氏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清河崔氏是八大世家之一，可是清河崔氏已经被逼得宣布退出官场了，怎么又冒出来个博陵崔氏？

不过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郭业插话道：“崔长史。您这么说可就不对了。不就是钱吗？有什么好发愁的。为了免人非议，你也别说你的五万贯，我也别说我的两万贯！既然咱们都想要李晚娘的产业，不如就都说出一个数字，价高者得，童叟无欺，您看怎么样？”

李晚娘对郭业投来一个感激的眼神，道：“郭先生说得有理，那就这么办吧！姓崔的，你出多少钱？”

“我出六万贯！”崔玄仁脱口说道。

郭业轻蔑的一笑，道：“七万贯！”

“八万贯！”

“九万贯！”

“十万贯！”说出了十万贯，崔玄仁汗珠子的下来了！

郭业看他那样子，就知道他没钱了，道：“十一万贯！崔长史你要不要出十二万贯？”

崔玄仁满面通红，道：“郭业，你不要欺人太甚！得罪了我博陵崔氏，可没有你的好果子吃！”

“切！博陵崔氏？没听说过。再说，就算名声再大，也不能当饭吃啊？没钱你装什么大半蒜！要是你拿不出钱来，三娘子的买卖可就是我郭某人的了！”他转身就要回店。

崔玄仁把手一拦，道：“慢！我还有话说！”

## 第1409章用金子晃瞎你的狗眼（1）

郭业停了下来，道：“崔长史，还有什么事？莫非是输了不服气，想要耍耍官威不成？”

崔玄仁道：“郭兄还请稍安勿躁！我崔玄仁乃是博陵崔氏之人，家风严谨，自然不会做仗势欺人之事。”

“哼哼，话说得倒是挺漂亮！那你还有什么事？”

崔玄仁不知从哪里抽出了一把折扇，轻轻摇摆，道：“话又说回来了，我博陵崔氏虽然不会仗势欺人，但也不会任人所欺！这位姓郭的客商，你口口声声说要十一万贯钱买下三娘子的产业，要在下认输。那我不禁要问了，你有那么多钱吗？十一万贯，可不是小数字！别是你胡吹大气，蒙骗本官吧？”

“笑话，在下做的是高句丽和大宋之间的买卖，本钱不厚怎么行？十一万贯钱还难不倒我郭某人！”

“话可不是这么说。一贯钱，就是八斤重。十一万贯钱，就是八十八万斤。我听人说了，这是你第一次来我们板桥镇，带着几百人，没有多少骡马。我就算你们是八百人吧，每人带一千斤的铜钱？实在是让人可发一笑！”

郭业心中暗想，这个崔玄仁临危不乱、心思缜密，也算是个人物，难怪能把李晚娘收拾得没脾气！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撞在我郭小哥的枪口上，你刚才乖乖认输也就罢了，现在还想死缠烂打，嘿嘿，不死我也得把你扒层皮！

郭业微微一笑，并不直接回答，道：“崔长史，你刚才还说出十万贯呢，那你就能当场拿出十万贯钱来？”

崔玄仁等的就是他这句话，道：“我崔玄仁乃是博陵崔氏之人，自然不会说谎！十万贯钱，肯定是有的。”

他又转头对李晚娘道：“三娘子，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我崔玄仁可以马上拿出十万贯钱来买你的产业。这个郭业，虽说要十一万贯钱买你的产业，却拿不出钱来，你到底是要卖给谁呢？”

李晚娘道：“即便这位郭先生一时钱财不凑手，我允许他赊账也就是了。崔长史，您就不用瞎操心了！”

“那可不成！谁知道你们两个是不是暗中有私情？过些日子，他到底拿出了多少钱出来买你的产业，就说不清楚了！如果三娘子你执意要如此做的话，本官就不得不怀疑一些事情，比如你和这个郭姓商人的关系……”

“这……”李晚娘斜眼瞥向郭业。郭业可是告诉过她，他是拿不出十万贯钱的！这可怎么办？

郭业给了李晚娘一个安心的眼神，道：“那崔长史的意思是，今天必须银货两讫，才能洗刷李家娘子的不白之冤。”

“你可以这么认为！而且必须就在这里，在大庭广众之下交易，本官才会心服口服！”

郭业一皱眉，道：“银货两讫倒是容易，在大庭广众之下交易，就强人所难了。俗话说得好，财不露白！在下一下子把这么多钱拿出来，难免遭到歹人的觊觎。就算是为了李家娘子的名声，也不值得在下牺牲这么多！”

“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交易，就是你们心虚！”

“随你怎么想，只要在下今天银货两讫，就是问心无愧！您这个要求本来

就不合规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谣言止于智者。在下并不担心！”

郭业越是不肯当面交割，崔玄仁越觉得其中有诈，他微微一笑，道：“姓郭的，不如咱们就打个赌！”

“打赌？”

“不错，本官打赌你拿不出十一万贯的钱财！咱们就在这里，鑫鑫客栈的门前，只要你能拿出十一万贯的钱财，我崔玄仁当场就走，绝不做任何的纠缠！”

“那要是我拿不出来呢？”

“那就请您退出这场交易。”

郭业连连摇头，道：“这可不成。无论输赢，你都是丝毫未损，我郭某人的钱财却要露白。不公平，实在太不公平了！不如咱们就换个赌法……”

“怎么赌？”

“你不相信我能拿出十一万贯的钱财，我还不相信你能拿出十万贯的钱财呢！咱们就赌今天谁能拿的出来的钱财多！同样是在鑫鑫客栈的门前，谁输的话，拿出的钱财就尽归对方所有。不知崔长史可敢答应？”

“这……”一场赌局就是十万贯，崔玄仁心里边也有点打鼓。

不错，他是能拿出来十万贯钱财来，不过这些钱财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崔氏家族的。要是一不小心输了，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不保还是轻的，说不定命都保不住！十万贯，对于博陵崔氏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不过，要是赢了的话……这个郭业再穷，两三万贯钱财总是有的吧。赢了的话，这些钱财可都是自己的了！不用两三万贯，就是一万贯，对自己来说，也是一笔大财！

到底是赌还是不赌呢？

他正在犹豫之时，郭业又给他加了一把火，道：“崔长史，您要是不愿意赌的话，那就算了。您刚才的话，我就当没听见。您当您的长史，我当我的商人。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崔玄仁还没说话，张富贵首先不干了，他一蹦三尺高，道：“笑话！我们崔老爷会没钱？他可是博陵崔氏之人。博陵崔氏你懂不懂？那是几千年的名门望族！就是龙王爷的金银财宝，都没人家多。难道还比不上你一个小小的商人？我看你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众位乡亲，你们说我说得对不对呀？”

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就怕这场赌博打不起来，纷纷出言声援崔玄仁！

“崔老爷不用怕他，咱们板桥镇的爷们都是向着你的！”

“我看这个郭业是色厉内荏，要不然把钱拿出来往这一堆，多爽气！现在还在这磨磨唧唧的，定然是心里有鬼！”

“怕就怕崔老爷一下子被他给吓住了！崔老爷虽然是博陵崔氏之人，终究是年轻了一些，恐怕看不出他的阴谋诡计！”

“我也为崔老爷捏着一把汗！这要是不敢赌，丢的可不是他一个人的脸面，而是博陵崔氏的脸面！”

不怕神一般的对手，就怕猪一般的队友！

这帮人在后边这么一拱火，崔玄仁的脸上可就挂不住了！

他牙一咬心一横，道：“郭业，我和你赌了！”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可是十万贯钱财，数额巨大。你要不要再考虑一

下？”

“不用考虑。本官心意已决。”

郭业叹了口气道：“这个不好吧……得饶人处且饶人，您又何必这么苦苦紧逼呢？”

崔玄仁这下可来劲了，道：“步步紧逼？这可是你提出来的赌约，怎么能算是我步步紧逼？不过我博陵崔氏之人一向宽容大度，如果你要求饶的话也不是不行。只要你答应赔偿我两万贯钱的损失，再宣布不再接手三娘的产业，这场赌约也可以不赌！”

“崔玄仁，你不要欺人太甚！”

“那又如何？这可是在板桥镇，我崔玄仁的地盘！姓郭的，你想说了不算，板桥镇的老少爷们可饶不了你！”

“好，那我赌了！”

眼看崔玄仁就要中计，郭业心中暗喜，虽然他不缺钱，但是谁又嫌钱多呢？而且又能挣钱，又能惩处恶人，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儿吗？

可是，崔玄仁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他大吃了一惊！

## 第1410章用金子晃瞎你的狗眼（2）

崔玄仁道：“且慢！”

郭业当时就有点傻眼，道：“崔长史，莫非您又改变主意了？”

崔玄仁见了郭业心虚的样子怎么会改变主意？他说道：“当然不是！不过，咱们这场设计二十万贯的赌局，怎们能如此草率？”

“那您的意思是？”

“空口无凭，咱们立字为证！”

郭业心说你这真是倒霉催的，强忍笑意，道：“您可要想清楚，白纸黑字，立了字据可就不能反悔了？”

“我博陵崔氏之人，岂会出尔反尔？本官是担心你，一个高句丽的商人，没有读过几天圣贤书，万一输了的话，难免有些反复。”

“好，写就写，我要让你看看咱们高句丽爷们也不是吓大的！”

鑫鑫客栈里，笔墨纸砚都非常齐整。一会儿工夫，一式两份的文书就写好了。郭业和崔玄仁分别写好了自己的名字。

看到郭业把文书填好，崔玄仁长舒了一口气，道：“既然签好了文契。那咱们的赌约就正式生效了。郭兄，就请您把您那十一万贯拿出来吧？”

郭业一翻白眼，道：“凭什么是我先拿出来？你是本地人，我是外乡人。我郭业就住在鑫鑫客栈，怎么也跑不了。倒是你，崔长史，谁知道你家住哪？到时候你一看比不过。跑了。我找谁说理去？依我看呀，得您先把钱财拿出来！”

“哼哼，看来你是不管棺材不落泪。我博陵崔氏之人，大人有大量，不和你计较这些小事。我先来就我先来！张富贵，拿着我的帖子，去家里取钱……”

“遵命！”

十万贯钱，说得容易，真运起来，难度可太大了！

过了一会儿，鑫鑫客栈的外面就来了几十辆大车，车上装满了铜钱！

张富贵对郭业道：“咱这总共是四十辆大车，每车五十贯钱，总共两千贯。您要不要点点？”

郭业道：“不必了！你们把钱都倒在这儿吧！”

张富贵卸完了铜钱，又调转车头，继续运钱！来来回回，走了二十趟，总算运来了四万贯铜钱！

鑫鑫客栈的门前就立起了一座铜山！

再运，可就运不了了！二十多趟，把这些马都累坏了！

郭业嘿嘿冷笑，道：“崔长史，您总共就这点钱？才四万贯？要是这样的话，您这样赌局可就要输了！”

崔玄仁道：“别急，说十万贯，肯定本官给你凑十万贯出来！你等着！本官亲自去取！”他转身就走，一会儿工夫，赶了一辆驴车过来，车上有一个精致的箱子！

崔玄仁把箱子打开，露出了点点金光，道：“郭业，这是一千两金子，你要不要过过数？也就是我博陵崔氏，才能一下拿出一千两金子来！今天你跟我打赌，不白打！让你开开眼界”

“哼，一千两金子怎么样？也不过是一万贯！这还差五万贯呢！”



崔玄仁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了一沓钱票，道：“知道这是什么吗？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你们高句丽没有这种东西，只有我们大唐才有！这个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可不得了，只要有长乐坊大钱庄的地方，见票就兑钱！你要是不信的话……”

郭业实在受不了他那副高高在上，好为人师的样子，打断他道：“不就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吗？你以为我没见过？我用过的比你见过都多！说吧，这些钱票是多少钱？”

崔玄仁一听这话心说坏了，难道这个郭业也有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那样的话，他要是带着十一万贯钱，还真有可能！他说道“五万贯！”，然后又怯怯的地了一句，“您不会也有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吧？”

“钱票？”郭业略微停了一下，颇为玩味地看着崔玄仁，“本来是有的，不过……都花完了！”

崔玄仁这才长出了一口气，道：“这总共就是十万贯了！我们博陵崔氏就是这么干净利落，童叟无欺！说十万贯，就是十万贯！郭兄，您把您的钱财也拿出来吧？”

郭业道：“不忙，不忙！咱先把话说清楚，您还有没有其他的钱？要不要加码？”

“哼哼，你别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博陵崔氏，行得正，走得端！不会耍那些阴谋诡计！只要你能拿出的钱财比十万贯多，哪怕是多一个铜钱呢，都算我输了！”

“这可是您说的，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你就别废话了，赶紧拿钱吧！你要是不自己拿，我就让大伙动手了。你别想拖延时间！”

郭业微微一笑，道：“别急。我这就回客栈拿钱。”又转过身来，对李晚娘道：“李家娘子，我的伙计们都出去逛街了，这么多钱我可拿不动。辛苦一下您的这些伙计，帮我把钱抬一下！”

“瞧您说得还这么客气，没问题，我跟您一块去！”

李晚娘和郭业一块来到了客栈内，压低了声音说道：“郭先生，您有把握吗？我看您除了货物以外，可没有多少行李。那可是十一万贯的钱财，您能凑得出来吗？唉，就是不知道用货物冲抵，算不算数……”

郭业道：“李家娘子，不用担心，不就是十一万贯钱财吗？小意思。”然后他抬手一指，道：“你叫人把这几个箱子抬出去，十万贯钱就在里面！”

李晚娘当时就急了，道：“郭先生，您缺钱就早说呀。现在可坏了！奴家倒是有几万贯的积蓄，可是加上这也不够呀！这可怎么办？”

“缺钱？我郭业怎么会缺钱？李家娘子，你实在是多心了！”

“呦，这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吹牛呢！就这几个箱子，装什么也值不了十万贯钱呀！除非都是金子！但是那怎么可能……”

郭业似笑非笑的看着她，道：“怎么不能是金子呢？”

“你别以为我李晚娘是没见过世面的！十万贯钱财，要一万两金子！别说您是一个商人了，就算是整个密州，能不能凑出来一万两金子都得两说！”

郭业挥挥手，道：“你不信是吧？没关系，一会就真相大白了。让您的伙计，把这些箱子都抬出去吧！”

“好吧。不过我可跟您说，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可别这么冲动，和别人打

赌了！您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比您有钱的多得是……算了，我不说了。说起来都是我李晚娘的错，是我把您拖到这场是非里来的……一会您输了多少钱，我补给您！”

李婉娘絮絮叨叨的和郭业走到门口，吩咐伙计把箱子放到了地上！

崔玄仁一看这些箱子，就是一皱眉，道：“怎么去了这么久，才带来这么点钱？还有吗？”

郭业道：“有是有，不过不必再搬了！这里面的钱财，绝对有十万贯！”

“我说姓郭的，你可别耍赖！我看你是输不起，不敢把钱财都拿出来吧！那可不成！三娘子，您再辛苦一趟，看看这个姓郭的客商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都给我拿出来！”

郭业连忙阻止，道：“我说崔长史，你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要抄家？我郭业也没去您家里头，把您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拿来呀！你这是耍无赖！”

“我耍无赖？你才是耍无赖呢！这么说吧，我要是输了，我家里的田产地亩全是你的。你要是输了，你带来的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得给我！”

“崔长史，咱们讲话可得凭良心，立的文契上可不是这么说得！”

崔玄仁叹了口气，道：“看来还是让你抓到文契的漏洞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说得就是你们这种人！好吧，我就……”

郭业道：“别，我不用您装大方！您敢不敢就按照您刚才的说法，重新立一份文书！”

“呦嗬，你这是赌输了，耍光棍是吧？我博陵崔氏，还真不吃你那一套！重立契约就重立契约！”

刷刷点点，笔走龙蛇，第二份文契转眼就诞生了！郭业和崔玄仁当面把第一份契约撕掉，又各自在第二份契约上签上了名字！

崔玄仁道：“姓郭的，现在你把钱藏着也没啥用了！要不要加码？”

郭业道：“不用！”

“那你可就输定了，就这五口箱子，除非里面都是金子……”

说着话，郭业已经来到了一口箱子的近前，把箱子打开，金光乍现，耀花人的双眼！

郭业道：“我就纳闷了，凭啥我的箱子里不能装金子呢？”

## 第1411章丽竞门

崔玄仁眼睛都直了，道：“你也有黄金？”

郭业微微一笑，道：“您这是什么话？莫非黄金还有姓？在你们姓崔的家里就天经地义，在我姓郭的手里就是大逆不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箱子里的黄金有多少？”

“不多，两千两！”

“那还好。”崔玄仁定了定心神，道：“不过是价值两万贯，和十万贯还差得远呢！”

郭业用手点指，道：“这不还有另外四个箱子吗？”

“我就不信其他的箱子里也是黄金！”

“我说你这人，怎么不见棺材不掉泪呢？我金子都拿出来了，你还不认输？我可告诉你，现在认输还来得及。我郭业心肠好，不忍心看你流离失所，只要你认输，我就只拿你这十万贯。你家里我就不去了！”

“郭业，你不要胡吹大气！想靠两千两黄金，就把我博陵崔氏之人吓倒，没门！”

“唉，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既然如此，你就把那些箱子打开吧！放心，没上锁！”

啪啪啪~~

张富贵跑上前去，就把另外四口箱子打开了，然后转身对崔玄仁道：“崔老爷，完了，全完了！这里面全是金子！”

“我不信！”崔玄仁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一下子就把一口箱子踢翻在地，箱子里的金条滚落出来！

他拿起来，挨个相看，一边相看还一边喃喃自语，道：“不可能！不可能！我就不信谁能拿出来万两黄金！”

郭业双手环抱，好整以暇的看着崔玄仁发疯，道：“崔长史，您可得看得仔细一些。总共是万两黄金，一钱不少！您不放心，可以称量一下。”

他然后从一口箱子的夹缝里面，又拿出来一个铜钱，道：“这是压箱钱！每个箱子里面都有一个！总共是十万贯零六个铜钱！崔长史你认输不认输？”

崔玄仁蹲在地上，脑筋急转，猛然间灵光一现，站起身来，道：“姓郭的，你一个商人，从哪得来的这么多黄金？其间大有可疑之处！你是不是江湖匪类，偷盗国库，快给本官从实讲来！”

郭业道：“崔长史，高句丽盛产金银，人尽皆知！我身边带着一万两黄金，有什么稀奇的。您为了逃脱赌债，就凭空污人为盗，哼哼，博陵崔氏，不过如此！”

郭业其实也不知道博陵崔氏是怎么回事，不过看崔玄仁一口一个博陵崔氏，就知道这小子一直以出身博陵崔氏为荣，忍不住开口刺他一下！

崔玄仁脸涨得通红，道：“姓郭的，你清白不清白，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你跟我上衙门里面走一遭！这场官司，你打定了！”

想不到崔玄仁这家伙这么无耻，郭业暗暗皱眉，打官司他倒是不怕，不过那样的话，不就得暴露自己的身份了吗？这可真是因小失大！

郭业道：“崔长史，不如这样，赢你的钱我也不要了！咱们就算今天没见过面，你看如何？”

崔玄仁越发的觉得郭业有问题，道：“姓郭的，现在想求饶，晚啦！你跟我走吧！”他说着话，就像郭业抓去！

正在这时，只听有人大喝一声：“住手！”

这个声音太大了，震得人耳朵都直嗡嗡，崔玄仁吓得差点没坐到地上，扭头一看，却是眼前一亮！

只见一个黑大个子站在不远处，这个黑大个子豹头环眼，面向凶恶，正对他怒目而视。这也就罢了，关键是他身边还有两个美人！这两个美女长得是千娇百媚，小鸟依人般的站在黑大个的两边，还一人牵着黑大个的一个袖子！

这尼玛还有没有天理！如此佳人，得到一个就邀天之幸了！这个黑大个，那么丑，竟然一下带了两个！真是暴殄天物呀！

崔玄仁道：“你是何人？因为阻拦本官办案？”

“您先看看这个吧……”黑大个拿出一块木牌，向崔玄仁扔了过去！

崔玄仁拿过木牌，仔细端详，只见正面花纹环绕，居中写了三个大字“丽竞门”，反面同样是花团锦簇，居中有一行小字，“丁字十二号”！

“你……你是丽竞门之人？”崔玄仁吓得腿都软了。

郭业有东厂这个特务机关，那么李二陛下有没有？当然有！李二陛下的特务机关，就是叫做“丽竞门”！

主要是从各大军州选择佼佼者，再秘密培训而成！

当然，作为一个千古明君，李二陛下对丽竞门的使用非常慎重，轻易不会动用！郭业穿越这么久了，都没跟丽竞门打过交道。

不过丽竞门出现的再少，那也是一个特务机关，在普通人眼里自然是迷雾重重，避之唯恐不及！

那个黑大个，自然就是长孙师。

长孙师微微一笑，道：“我不相信大唐有敢拿着这块牌子招摇撞骗之人！这位官人，您认为呢？”

“那是，那是！这位大人，您来我们板桥镇，有何贵干？若有用得到我崔玄仁之处……”

长孙师摆了摆手，道：“这您就不用多问了。我亮出身份，就是告诉你……”

他一指郭业，道：“这个人和我们丽竞门有关，绝对不是江洋大盗。您就不用操心了！”

崔玄仁听了这话，面若死灰，丽竞门他可惹不起，难道这十万贯钱财，就保不住了？

郭业对长孙师的身份也是满腹狐疑，不过现在不是说这事的时候，他对崔玄仁说道：“崔长史，您看咱们这个赌约如何？”

崔玄仁这下也顾不得脸面了，道：“郭兄，饶命啊！饶命啊！是我崔玄仁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您！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不能把这十万贯拿走呀！这些钱不是我崔玄仁的，都是族里的钱。您要是拿走了，我可就全完了！”

“这么说来，这十万贯钱是博陵崔氏的，不是你崔玄仁的？我要是拿了这笔钱，就把博陵崔氏得罪了？”

“正是！郭兄，您为了十万贯钱就和博陵崔氏交恶，实在是不值当的！不

如，咱们各退一步，您就当今天没见过我……”

郭业扑哧一乐，道：“崔长史，你想得也太美了吧？你说是博陵崔氏的钱财就是博陵崔氏的钱财？有什么证据？依我看来，这些钱，绝对不是博陵崔氏的！”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些钱是准备用来买鑫鑫客栈和骡马行的吧？”

“正是！”

“那不就结了！这两桩买卖价值多少钱，你我心中有数。博陵崔氏让你拿这么点钱来买，是安得什么心？”

“这……”

“博陵崔氏，家风严谨，断然不会做出此等事情！所以说，你刚才是在骗我！这些钱就是你的！崔长史，你说对不对？”

崔玄仁被郭业噎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点头称是！

郭业道：“那咱们就愿赌服输，按照文契的办。你家里我也就不去了，做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你再给我送一万贯钱就行了！崔长史，你以为如何？”

“好吧！”

此时已经临近傍晚，郭业的侍卫们，和那些高句丽的美女们已经三三两两的回来了。郭业一声令下，这些人就开始帮着搬铜钱。

崔玄仁心里面在滴血，不光是钱财的损失，还有深深地嫉妒！

这个姓郭的，也太好运了吧！钱财那么多不说，还拥有这么多的绝色佳人！这不是几个，十几个，也不是几十个，而是几百个！

我身为博陵崔氏之人，都没钱没女人！这个姓郭的商人，却钱多得没处花，女人多得睡不过来！还个顶个的是绝色美女！

这还有没有天理？

不行，这事没完！姓郭的，咱们走着瞧！今天让你出了板桥镇，我这个崔姓倒过来写！

崔玄仁心意已定，抖擞精神，回到家中骑上了一匹快马，飞奔而去！

……

回到了客栈，郭业把长孙师叫到了自己的房中。

长孙师道：“平阳郡公果然不凡！想不到您不到半天功夫就又赚了十万贯钱！末将佩服！”

郭业面沉似水，道：“长孙师，今天本公找你来，不是闲聊天，是要和你谈一件正事！”

“正事？咱们都到大唐了，还能有什么正事？”

“丽竞门，是怎么回事？说说吧！”

## 第1412章兵发板桥镇

“丽竞门？难道您是说陛下组建的那个秘密机构，专门负责刺探、暗杀的丽竞门？”

“正是！”

长孙师的大黑脑袋一晃，道：“不清楚！我对丽竞门的事，是一点都不知道！”

“长孙师，咱们共事这么久了，少给我装傻充愣！不知道丽竞门，那你拿出的那个腰牌是怎么回事？”

“您说那块腰牌呀？”

“对！”

“我自己做的！”

“啥？你自己做的？”

“对呀，您要不信的话。我隔天也给您做两块。这是咱家传的手艺，没什么难度！”

长孙师这家伙一推二六五，把郭业气得不轻，道：“好，就算这块腰牌是你做的。但是，你又不是神仙，怎么知道我郭业今天会遇到麻烦，提前做出这块腰牌出来？”

“这可不是专门为您做的。咱们坐了半个月的船，我在船上待着无聊，才做了这块木牌。就是为了好玩！”

“哼哼，这么说你私造官府的印信，就是为了好玩？这种话，去骗三岁的小孩子吧！私造印信，按照大唐律就是死罪！就算你长孙师深得陛下的宠信，恐怕也不好脱身吧！”

“平阳郡公，谁告诉您这块腰牌，是丽竞门的印信了？我告诉那个姓崔的这是丽竞门的腰牌了吗？没有！还是您见过丽竞门的腰牌，觉得这块腰牌和那块很像？”

“这……我倒是没见过！”

“没见过那就对了！其实，我也没见过！咱就是随便弄了一块牌子，写了几个字。这个姓崔的孙子自己吓自己，把咱们错认成丽竞门的人了。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说出大天来，咱们也不过是顺水推舟，冒充了一下丽竞门的身份。无论是您，还是我长孙师，这点罪过，又算得了什么？”

“长孙师，行啊，跟随本公这么久了，口才长进了不少！不过，你在本公面前耍这套，不觉得有点班门弄斧吗？你觉得本公能够相信你这套鬼话？”

长孙师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平阳郡公，您这可就不厚道了！我拿出这块腰牌来为啥？不是为了给您解围吗？总不能尽心尽意的给您排忧解难，反倒成了罪过！丽竞门，那是陛下一手创立的组织，您觉得，我能知道多少？退一万步说，我就算真的知道其中的内情，又怎么敢告诉您？”

郭业盯着长孙师的眼睛，道：“我就问你一句话，你是不是丽竞门的人？”

“不是，绝对不是！”

尽管长孙师回答得斩钉截铁，郭业却还是满腹狐疑，但是这事儿现在还真不好穷究根底。

长孙师假如不是丽竞门的人，自己再说什么，难免让他寒心。而假如长

孙师是密探的话，自己不依不饶的，是不是有点太不给李二陛下面子？倒显得自己心中有鬼了！

郭业只得道：“看来就是我多心了，长孙将军，你回屋睡觉去吧！”

.....

.....

崔玄仁出了板桥镇，打马扬鞭，直奔莱州城！

他去莱州，自然是搬救兵去了！这个救兵，姓崔名六全，乃是莱州折冲府的折冲都尉，手下有两千府兵，权势不小！

一见到崔六全，崔玄仁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六全哥哥，您可得给我报仇！兄弟我被人欺负的太惨了！”

崔六全不慌不忙，道：“玄仁，快快请起！有话好好说，着什么急呢？咱们博陵崔氏之人讲究的就是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兄弟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尽管告诉为兄。只要能帮得上忙的，为兄一定竭尽全力！说吧，到底有什么事？”

这话可不能让崔玄仁满意，他说道：“哥哥，您先答应我，我再起来！您要是不答应我，我就跪死在这里！”

崔六全晒然一笑，道：“玄仁，你这是跟我崔六全耍光棍？咱们博陵崔氏之人，可不是市井的小混混，要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你这个样子，可让为兄把你看小了！”

崔玄仁还真说不过他，只得讪讪地站起身来，把他如何造谣中伤三娘子，又如何和郭业打赌，输掉了十万贯钱的经过讲了一遍。

崔刘全听了这话，沉思了半晌，道：“你是说这个郭姓商人身上，有万两黄金？”

“只多不少！”

“那就好办了，待我点齐心腹之人，扮作土匪，洗劫鑫鑫客栈，干他一票！不但你的十万贯钱财物归原主，郭姓商人的十几万贯家财也就是咱们的了！至于三娘子，你说报一个死于匪乱，能不能交待得过去？”

“能，简直太能了！咱们干脆也别扮作土匪，就扮成是倭寇！这些倭寇，来自扶桑，上岸抢了一把就跑，可没我这长史的责任！三娘子那，也只能怪她命不好！可怜她那么多产业，只能由本长史变卖了！到时候我随便标出一个价格，鑫新客栈就改姓崔了！”

“不错，还是玄仁你的心思够缜密！看来族里把你安排在板桥镇，还真是人尽其才！”

“好，咱们就这么定了！丽竞门又怎么样？惹到了咱们博陵崔氏，就是丽竞门也别想有什么好果子吃！”

“啥？丽.....丽竞门？”

“对呀，丽竞门！那个郭姓商人有个随从，身上有丽竞门的腰牌。不过，哥哥咱们不用怕！只要活做的干净，把这帮人斩尽杀绝，他们找不到凶手，丽竞门的势力再大，又能怎么样？”

崔六全连连摇头，道：“此事还需从长计议，从长计议！丽竞门可不是寻常的官府，那是李老二的秘密机构，根本就不用讲律法。他们对咱们有了怀疑，直接就动手杀人了，到时候族里面想使劲都使不上！钱是族里边的，命可是自己的，与丽竞门作对，不值当的呀！”

“那，咱族里边的十万贯钱也不要了？三娘子的产业也放弃了？里外里，可是差几十万贯！”

“几十万贯钱财算什么？没了三娘子的产业，咱们再寻别的路子！我说兄弟，你真是捧着金饭碗要饭！板桥镇那是多好的地方，淌的是金山银海！你身为板桥镇的长史，随便在来往的商人身上动点脑筋，几十万贯也不是什么难事！”

“说得容易！那些海商哪个不是有通天的关系？我只是个小小的板桥镇长史，哪能奈何得了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三娘子，还让姓郭的给搅合了，实在是可恨！”

他停顿了一下，又叹了一口气：“唉，可怜那几百名美女，竟然落于商人之手，实在是暴殄天物！”

崔六全听了这话，心中一动，道：“几百名美女？这又是怎么回事？”

“就是那个姓郭的高句丽商人身边带着几百名美女呀，也不知道他做什么生意，既带着万两黄金，又带着如此众多的美女。要是我拥有这些，我……”

崔刘全打断了他的话，道：“你是说姓郭的身边有几百美女？”

“不错！”

“你确定是美女？不会是你夸大其词吧？”

“绝对没有夸大其词，这些美女个顶个的绝色天香！”

“她们都是高句丽人？”

“应该是吧……”

“那就好办了！兄弟，从今以后你不用再为钱财之事发愁了！”

“您是说？”

“我这就点齐人马，咱们兵发板桥镇！”



## 第1413章送您一场大富贵

咣咣咣~~

第二天一早，郭业还没起床，就被一阵砸门声吵醒了！

他打开门一看，却是长孙师站在了门口。

郭业没好气地说道：“长孙师，我不是告诉你今天咱们在板桥镇休整一天吗？这么早，找我什么事？”

长孙师一脸的尴尬，道：“平阳郡公，末将死罪！”

死罪？

郭业一激灵，睡意全无！

他忙把长孙师让进屋里坐下，道：“咱们兄弟之间，谈什么死罪不死罪？就算你真是丽竞门的人，那也不会影响咱们的兄弟之情！官身不自由，我郭业能够理解！”

“平阳郡公您误会了，不是这事儿！您就放一百二十个心，我长孙师绝对不是丽竞门的人！”

“不是这事儿？”郭业看着长孙师那满脸尴尬的表情，瞬间秒懂：“莫非是你昨晚一时没忍住，犯了我郭业的军令，和一个高句丽女子胡天胡地？”

“不是！”

“不是一个，那就是几个了？我可告诉你，你睡了几个，就得负责几个！那些女子都是可怜人，你可不能始乱终弃！”

“平阳郡公，您别猜了，根本就不是那回事儿！”说完了，他跪倒在地，道：“末将昨晚一时疏忽，竟然忘了安排兄弟值夜！”

“嗨！就这个呀，我为什么大事呢！我昨晚还一时疏忽呢！”

“您疏忽啥？”

“我疏忽忘记告诉你，不用安排兄弟们值夜了。兄弟们陪我走了一趟高句丽，太辛苦了。现在到了大唐地界，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敢说，敢冒犯咱们爷们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平阳郡公，您这口气大点儿！跟您说，出事儿了！”

“你什么意思？难道昨晚有人丢东西了？”

长孙师苦笑一声，道：“丢东西这点小事，我也就不打扰您的清梦了！启禀平阳郡公，大事不好，咱们这个鑫鑫客栈，被人给包围了！”

“被人包围了？”郭业脸色一变，道：“什么人围的？”

“不知道。不过应该是正规的官军，无论盔甲还是刀枪，都是咱们唐军的制式装备！末将粗略的估算了一下，总共有七八百号！末将一时疏忽，置您于险境，还请平阳郡公恕罪！”

郭业摇了摇头，道：“长孙将军，不用请罪。这跟你没关系。即便你安排了人值夜，咱们也不过是提前知道情况有变，难道还真能指挥兄弟们杀出去？都是大唐的兵马，刀枪无眼。要是有所死伤，打起官司来，难免有人说我郭业仗势欺人！”

“那您看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依我看，这些人肯定和昨天那个崔玄仁有关！任谁输了几十万贯钱财，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不过本公没想到的是，他竟然不害怕丽竞门的人，还勾结了官军来找麻烦！他这胆子也太肥了吧！其中必有隐情？咱们干脆以不变

应万变，看看这个崔玄仁如何出招！实在不行，也只能暴露身份了！”

“那我出去，让兄弟们先做好准备！”

长孙师刚走不久，李晚娘就来了。她一脸的愁容，道：“郭先生，都是晚娘不好，又牵累到您了……”

郭业摆手道：“李家娘子，不必惊慌，不就是有官兵围了客栈了吗？大唐是有王法的地方，我姓郭的犯法的事情不做，犯歹的东西不吃。即便是大唐的官军，又能奈我何？”

“哎呦，我的郭先生，您做了这么大的买卖，咋还这么不通人情世故呢呢？官字两张口，怎么说都是他的理，您能说得过他们？”

“博陵崔氏在官面上势力很大？”

“当然，那可是博陵崔氏！在官面上就没有什么事情能难住他们的。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您再有钱也斗不过他们！待会儿，人家找人上门来，您就给他们认个错，把钱都退回去！”

说着话，李晚娘又拿出一堆房地产契来，道：“千错万错，都是晚娘的错。要是博陵崔氏还不依不饶的话，奴家这小店也不要了，全给了他们！现在奴家也不指望别的了，就盼着您平平安安的，别为了晚娘的事情，把命都丢了！”

郭业道：“难道他们还敢取我郭业的性命？”

“明面上当然不敢了，不过背地里，博陵崔氏做的腌臢事还少了？您一个外乡人，他们把您弄死了，跟捻死一只蚂蚁也差不多。要不是现在他们把客栈包围了，奴家就得劝您赶快逃命！您就听我一句劝，别跟博陵崔氏硬顶，成吗？”

郭业嘿嘿冷笑道：“李家娘子，你只知道孙家不好惹，您知道我郭业是什么人吗？”

“您不就是高句丽的客商，最多就是再做点偏门的生意……”

“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了。我乃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郭业只是不愿意暴露身份多生枝节，又不是不敢暴露身份！

李晚娘楞了一下，却是一脸的不信，道：“客官，您打算冒充大唐的高官？不行！不行！博陵崔氏可不是乡下的愚夫愚妇，您骗不过他们的……”

正在这时，有一个伙计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道：“不好了！崔……崔老爷……来了！”

……

……

郭业和李晚娘迎到门口，只见崔玄仁正和一个陌上人站在了门口。这个陌生人身量不高，穿绸裹缎，白白胖胖的，看起来像一个商人。

郭业道：“崔长史，今天您来得可够早的，这是给我送钱来了？够敞亮，够光棍，郭某佩服！”

崔玄仁没有说话，他身边那个白胖子却是抱拳拱手道：“您就是高句丽来得豪商，郭业郭先生吧？”

“先生我可不敢当，不才正是郭业。你何人？”

崔玄仁胸脯一拔，道：“这位就是莱州府的折冲都尉崔六全！也是我博陵崔氏之人！”

“原来是崔将军，失敬失敬！”

崔六全抱拳拱手，颇为客气地说道：“不敢当将军二字，一个小小的都尉而已！您叫我六全就行，咱们以后可得多亲多近！”

“那我可不敢！您是官，我是商，地位悬殊，我可不敢乱叫！”说完了这句话，郭业面色一肃，道：“崔都尉，外面这些兵都是您的吧？您带这么多兵来，郭某还真有害怕！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您究竟想干啥？”

崔六全哈哈一乐，道：“郭先生，不必多心。您看我这身装扮，就知道我不是来耍官威的！至于您说得这些兵么，那也就是装个样子，展示我崔某的实力，绝对没有对您不利的意思！”

“您以为这话我能相信？”

“别着急，待会儿我把话给您说完了，您就相信了！”

“那你快说！”

崔六全往四下里看了看，道：“咱们就在这里说？恐怕不太方便吧。我大小也是个五品官，您就不请我进去坐会儿？”

“好，崔都尉里面请！”

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李晚娘殷勤得端来了香茶！

郭业道：“现在您总可以说了吧？”

崔六全一指李晚娘，道：“她是何人？有些话本官只能对郭先生说……”

郭业一摆手，道：“我姓郭的事无不可对人言，您有什么话，尽管讲来！”

“这……”

崔玄仁道：“六全哥哥，这就是三娘子！陇西李氏之人，说起来也不是外人。让她知道也没什么。”

“那好吧！郭先生，六全此来，是要送你一场大富贵！”

## 第1414章大唐士族（1）

听了这话，郭业嘿嘿冷笑道：“崔都尉，我刚刚赚了你们博陵崔氏十万贯钱。转眼间您就把我住的客栈给围了，然后口口声声说，要送我一场大富贵！你这是把我当三岁的孩子了吧？”

“郭先生，您别不信，这可全是我崔六全的肺腑之言！”

“……”郭业继续冷笑不语。

崔六全继续说道，道：“郭先生，不知您做的什么生意？”

“人参、牛黄、海狗皮什么的，一些高句丽的特产而已。崔都尉，莫非这些东西，有什么犯禁不成？”

“您要是光有这些东西，咱们就不用谈了。听说您身边有不少高句丽的美女？”

“这些全是我郭业蓄养的歌伎！莫非大唐律不准蓄养歌伎吗？”

崔六全连连摆手，道：“我说了多少遍了，我对您是一片善意，绝无对您不利的心思。您又何必总是这样夹枪夹棒的说话呢？我就是想问问您，您这次带了多少……那个歌伎？”

“五百！”

“那可太好了！”崔六全一拍大腿，道：“郭先生，我说得大富贵就在这里！您带来的是歌姬也好，是您的女奴也罢，我不管，也不想管。就问您一句话，这些歌姬您卖不卖？”

郭业大吃了一惊，道：“你是想买我的歌伎？”

“当然！要不然您以为我是来干什么？替我那兄弟报仇？不就是十万贯钱吗？我博陵崔氏输得起！本官这次来，就是想和您谈生意的。您放心，只要你肯卖，我的价格绝对的公道！”

“我这些歌姬个顶个的都是人间绝色，您出钱少了可不成！”

“一百两黄金一个怎么样？您带了五百个高句丽美女就是黄金五万两！”

“你给的这个价钱还真不低！不过，我郭某人并不差钱，有道是君子不夺人所爱，您还是别废这番心思了！”

“这么说来，您是嫌少了？那我出两百两！五百个美女总共给您黄金十万两，这下您总该满意了吧？”

“十万两？”郭业听了这话，还真有点动心！倒不是钱财的多少，而是这些高句丽的美女，他自己都没有想好怎么安排。自己留下肯定是不妥当的。除了给自己侍卫的一百多美女以外，还有三百多呢。

这些女子除了讨好男人，全无其他的本事！一般的人，还真养不起！

博陵崔氏怎么说也是一个世家大族，把她们卖给崔氏，虽然不能说对这些美女是一个好归宿，但也是一个不那么坏的结局！

郭业刚要答应，崔六全却又说话了，道：“您还嫌少？那，我出五百两！这可是天价了，不能再多了！”

“五百两？”他这话一出口，郭业反而不敢答应了，道：“崔都尉，恕难从命！”

“郭先生，你不要得寸进尺！我告诉你，就你这些货色，卖给别人，最多就是一百两！我能出五百两，那已经是天价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就是不给我崔六全面子！”

郭业道：“崔都尉，你别以为我郭业是高句丽人就设个套给我钻！五百两黄金买一个美女，没人会出这个价！你是想借机诬陷我郭业吧。大唐律虽然不禁奴婢买卖，可是严禁压良为贱、掠人为奴。我把这五百个美女给了您，可就说不清楚了！”

“原来您是怕这个呀！这您可是以小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崔六全可是诚心诚意的要买奴婢的！”

“任你说出大天来，我也不信！”

见郭业油盐不进，崔六全叹了一口气，轻声道：“男建公子可好？”

郭业脸色一变，道：“男建公子？你是说高句丽大莫离支渊盖苏文的二儿子渊男建？”

“就是他！怎么样，你认识吧？”

“不认得！我就是个普通的商人，人家那是高句丽的高官，我哪有机会认得人家呀？”

崔六全把嘴一撇，道：“装！你继续给我装！得了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高句丽国内是怎么回事！不怕告诉你，想当初和渊男建做‘新罗婢’买卖的，就是我崔六全！你能一下子拿出来五百名高句丽的美女，要说不认识渊男建，哄鬼去吧！至少这些美女的来源，肯定和渊男建有关！”

郭业点头道：“这么说来，你确实是想买？”

“废话！不为了买美女我跟你磨这么半天牙干什么？实话跟你说，在大唐国内，能一下子吃下这批货的，也只有我崔六全一个！其他人要么是要不了这么多，要么是出不了这么高价钱！”

郭业道：“您这话我倒是相信！不过有件事情，我还是要问清楚！”

“问吧。只要我崔六全知道的，我一定告诉你！咱们这可不是一锤子买卖，您以后有了好的货色，尽管卖给我崔六全！价钱绝对公道！”

“我问的就是这个价钱的事情。您刚才说什么，五百两买一个美女，恕我孤陋寡闻，就是长安城也没有这个价吧？您别告诉我，您卖了这么多美女是为了自己用！”

“我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用！”

“那您卖给谁？我怎么觉得您卖给谁都得亏本呢！无利不起早，您要是不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了，我可不敢卖给您！”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咱们一手交人，一手交钱，干净利落，童叟无欺！想当初渊男建可没你这么啰嗦！”

郭业连连摇头，道：“他是他，我是我，那可不一样！他是高句丽的高官，不怕您不守信用！可我只是个商人，除了钱多了一点，就没别的依仗了，您要是给我来个黑吃黑，我上哪说理去？”

“哎呀，你这么说也有道理。看来，我不把这些美女的去处讲清楚，你是不能同意这场买卖了！好吧，我告诉你，别看你顶多把这些美女卖一百两！就算当新罗婢卖了，也不过两百两。可在我博陵崔氏，那就能卖两千两，甚至两万两！”

“两……两万？崔都尉，您这话也太……”

“不信是吧？你可知道我博陵崔氏到底是什么人？”

郭业苦笑道：“说句冒犯的话，我只听说过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却从未听说！”

“清河崔氏？清河崔氏怎能和我博陵崔氏相提并论？要说一千年前，清河崔氏也还可以，不过近百年来，清河崔氏自甘堕落，已经远远不如我博陵崔氏了！”

纳尼？

八大世家之一，郭业废了老鼻子劲才打压下去的清河崔氏，竟然不放在博陵崔氏的眼里？

这是怎么回事？

望着郭业满是怀疑的眼神，崔六全哼了一声，道：“你不信我没关系，三娘子你总相信吧？坑了我博陵崔氏十万贯钱，我就不信，你们两个没有关系。三娘子，你告诉他，到底是清河崔氏厉害，还是我们博陵崔氏更尊贵？”

李晚娘冷笑一声，道：“还不是一般的货色！依我说，清河崔氏虽然自甘堕落，但是人家拉得下脸来，摆明了就是贪慕荣华。你们博陵崔氏，却是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和清河崔氏没有任何的差别！”

“我说三娘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虽然都是做婊子，这立不立牌坊，差别可就大了去了！再说你也是陇西李氏之人，骂了我们博陵崔氏，可就连你们陇西李氏一块骂了！”

“我们陇西李氏可没有你们博陵崔氏那么厚颜无耻！”

“无非就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郭业听得云里雾里，道：“你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李晚娘叹了口气，道：“郭先生别急，听晚娘给你细细讲来。这是得从大唐士族说起……”

## 第1415章大唐士族（2）

“大唐士族？”郭业沉吟了一下，道：“恕我孤陋寡闻，郭某只听说过大唐有八大世家，大唐士族的说法却是从未听说过！”

崔六全冷哼一声，道：“那是你们高句丽人见识短浅，只知道哪些世家有权有势就钦慕哪家。却不知，只有我五大士族，才是真正的衣冠世家，名门望族！”

郭业暗自腹诽，我身为大唐的平阳郡公也没听说过你们所谓的五大世家呀，莫非这也是我郭业见识短浅？

难道是这个崔六全的新罗婢生意做久了，也沾染上了宇宙大国爱吹牛的恶习？

虽然是这么想的，表面上郭业还是装出一脸崇敬的表情，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古人诚不我欺！原来大唐不仅有八大世家，还有五大世家！郭某真是长见识了！敢问是这五大世家是哪五家呢？”

李晚娘道：“五大世家，分别就是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还有我们陇西李氏！”

郭业一听范阳卢氏，想起了对他有知遇之恩，后来又被李二陛下处死的卢承庆，似乎就是范阳人，道：“范阳卢氏？敢问，已故的礼部侍郎卢承庆是不是范阳卢氏中人？”

崔六全道：“卢承庆正是范阳卢氏中人！看不出来，你一个高句丽商人，对于大唐的官场还挺熟悉！可惜就是读书读的少了些，要不然怎么会不知道我们五大士族？告诉你，不仅位高权重才能受人敬仰，象我们五大士族同样备受世人尊重！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郭业不解地问道：“莫非你们五大士族，在钱财方面远超八大世家？”

李晚娘冷笑一声，道：“五大士族虽然钱财不少，不过和八大世家比起来，就差得远了。”

“那我就不明白了，五大士族在权势上不如八大世家，在钱财上也不如八大世家，那又如何和八大世家相提并论，甚至……”说到这里，郭业忽然闭口不言，不过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崔六全接口道：“甚至宣称远超八大世家？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第一，我等五大士族出身高贵，在魏晋之时，已经是名门显宦！”

郭业摇头道：“那八大世家虽然魏晋时候名声不显，但是南北朝时期也出了不少达官显贵！到了今朝，更是声威显赫，朝中势力可占三分之一！光说出身，似乎五大士族比起八大世家来，没有什么优势。”

“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八大世家虽然也是高官之后，但是他们是武官之后。而我五大世家，却是文官之后。武官懂什么？不过是攻杀战守，一介武夫而已，有什么值得尊重的？文官却是知书达理、文采风流。你说世人应该重武官还是重文官？”

郭业听着好笑，道：“您自己就是武官，却说文官的好话，是不是有点……”

“嗨！我这武官也就是个样子货！我这官能当上，不是因为我杀伐骁勇，有斩将夺旗之功；也不是因为我深通兵法，腹中有妙计千条。而是因为我乃崔氏中人，族里给我运动了这么个差使！您看我这身装扮，就知道我的为人

了，咱做这个官，主要是为了族里的生意方便，可不是为了给李老二尽忠！”郭业挠了挠头，道：“就是因为八大世家和五大士族有文武之别，您就认为五大士族远超八大世家，这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

李晚娘道：“有些话不好说出来，不过您是高句丽人，告诉您也没什么！其实五大士族和八大世家最大的区别，就是华夷之辨！五大世家中人，都是纯种的汉人，而八大世家多与胡虏通婚，血脉早就不纯净了！所以世人都重五大士族，而轻八大世家！”

崔六全补充道：“就比如清河崔氏，原来和我们博陵崔氏一样，都是士族！后来他们为了荣华富贵，和那些关陇贵族通婚，已经染上了胡人的血统，就不能算大唐士族了，只能算八大世家之一！”

郭业又问道：“恕我直言，你们五大士族说你们都是纯种的汉人，又以何为凭？就算有家谱可查，可是家中的迎娶的女子，难道也都有家谱可查？即便如此，那女子的身世就不能造假？这其中的漏洞太大了，恐怕难以服众！”

“呵呵，你一个商人能想到的事情，我们五大士族怎么会想不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我们五大士族的男子，只会迎娶五大氏族之女！如此一来，自然可保血脉的纯净！”

听他们说了这么久，郭业总算明白五大士族是个什么玩意了。这就是一帮祖上阔过的破落户，在抱团取暖！唐朝版的阿Q！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大唐的人们还真吃他们这一套！

在这个时代，你是汉人，就是要高出一头！

无数胡人想要攀附个汉人的祖宗！哪怕他是金发碧眼，一口地道的欧罗巴腔呢，那也能说祖上乃是纯种的汉人，无奈流落异乡，娶了番邦女子为妻，一代代传下来，就变成了这个模样！虽然模样变了，但是咱的心不变，生是汉人，死是汉鬼！

到了后来，因为太多的人鱼目混珠，要说一个人是不是纯种汉人，就很难分辨了！五大士族这样绝对的纯种汉人，还真有自矜的资格！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郭某受教了！不过，您二位说了这么多，只是说清楚了什么是五大士族！却还没有解释清楚，为啥这些高句丽的美女到了博陵崔氏的手中，就会身价百倍？”

李晚娘道：“奴家就是陇西李氏之女，您看奴家的身家如何？”

“您……多了不敢说，我估计几十万贯总是有的吧！不过这那些高句丽的美女有何关系？”

李晚娘道：“您也知道，如今五大士族，要钱没钱，要权没权。那五大士族人口众多，又是如何维持生活的呢？”

“这……还请李家娘子解惑！”

“就是通过买卖婚姻！”

“买卖婚姻？”

“对，准确的说就是收取聘礼！”

“光凭收取聘礼就能维持一个家族的生活？这种说法是不是有些过分？”

“一点都不过分！我李晚娘被人称为三娘子，是说奴家嫁了三次！可是您也得想想，奴家虽然长得有几分姿色，毕竟已经是残花败柳之身，又年纪大了一些，为何还能嫁入富商巨贾之家为正室呢？他们还不是看中了奴家的身份，乃是陇右李氏之女！”



“可我听您说，您嫁的第一个男人，只是教会了您做炊饼的手艺，没给您留下什么遗产！这种穷汉，能给陇西李氏什么像样的聘礼？”

李晚娘叹了口气，道：“他家世代做炊饼为生，有祖传的秘方，早已是家资豪富。就是为了娶奴家，才拿出全部家财都做了聘礼！要不然也不会生病了无钱医治，一命呜呼了。”

听到这里，郭业还是不明白，道：“就算五大士族嫁女都可以收取巨额聘礼，那又如何？莫非这些高句丽女子经过了崔氏之手，也能收取聘礼？”说到这里，郭业脑中突然灵光一现，道：“我明白了！你们，你们……”

## 第1416章博陵崔氏就是牛！

崔六全嘿嘿一笑，道：“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有心人一想就能知道了。既然五大士族的男子，只能娶五大士族的女子为妻。而五大士族又要靠嫁女维持体面的生活。世间之人，生男生女的数量都不会相差太多！哪有那么多的五大氏族之女嫁给外人呢？”

“这么说来，你们五大士族会偷偷买一些女子，冒充五大士族的女子嫁出去？”说完了这话，郭业看李晚娘的眼神就颇为玩味了！

李晚娘俏脸一红，道：“别这样看奴家，奴家可是正经的陇西李氏之女！”

郭业嘿嘿一笑，心中暗想既然有正经的陇西李氏女，那自然也有不那么正经的了！那些人倾家荡产，娶个西贝货回家，得知了真相之后，不知是个什么表情！

不过这事仔细一想，还是有些不对，他又问道：“多谢崔都尉对郭某的信任，把这样重大的秘密告诉某家！不过，俗话说得好，交浅不言深！您就不怕郭某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

“泄漏，你怎么泄漏？告诉那些娶了五大士族女的人，他们花了大价钱，买……娶的不是名门之后？那些人把你打死，我这个崔字就倒过来写！”

郭业听得连连点头，道：“还真是这么回事！见人姓寿，见物添价，才是为人的本分。这些五姓女，虽然不是货物，但在那些娶了五姓女的眼中，也差不多！我告诉了他们真相，说不定还得弄个里外不是人！”

“聪明，就是这个道理！而且，这些人娶五姓女，为得是什么？真是因为五姓女贤良淑德，知书达理？同等条件的女子多了去了，还不用花那么高的价钱，他们为什么不娶？还不是因为我们五大士族的名声好？只要我五大氏族承认这些女子的身份，他们就算知道了真相，也不会介意的！”

郭业暗想，还真是那么回事！这就跟后世国人，买外国货一样，就是图的那个面子！就算不小心发现了“madeinchina”的标志，也得撕下来，装成是不知道！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双方都是揣着明白当糊涂！

自己要是把这件事情揭穿，那也真是枉作小人了！

想到这里，郭业对这些女子的去处也就放心了。他们被买回去，不是成为男人的玩物，而是被富商巨贾娶回家做少奶奶了，这个归宿对那些高句丽女子来说，还真不错！

他说道：“既然如此，我的那些歌伎就卖给你了！”

“郭兄够爽快！五百个美女就是二十万两黄金，二百五十万贯钱财。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即便我博陵崔氏，一时之间，也不太凑手！不过您别着急，在板桥镇稍留几日。我博陵崔氏卖房子卖地，也把钱给您凑上！”

郭业听了连连摆手，道：“不用，不用。用不了二十五万两黄金，我这些高句丽美女可不能全卖给您！只能卖给您三百六十个，每个五百两黄金，总共就是一百八十万贯钱！要不了两百五十万贯！”

听了这话，崔六全把脸一沉，道：“姓郭的，您这是什么意思？莫给你是信不过我崔六全，要带着其他的美女，去别处看看？我告诉你，除了博陵崔氏没有人会买你的，其他的士族，可没有我们博陵崔氏这么活泛，他们还在想办法买汉女呢！”

郭业苦笑道：“崔都尉切莫误会！不是我不想全卖给您，而是这些人已经有了买主了！我不能出尔反尔！”

“是谁买的？”

“就是我带来的那些伙计！他们跟我走南闯北，也吃了不少苦头，我郭业一向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就许给他们一人一个！”

崔六全哼哼冷笑，道：“郭业，你以为这种谎言本官能够相信？一个美女可是五百两黄金！用五百两黄金，犒赏一个伙计，您可真大方！别说在你们高句丽了，在大唐也没这个价！五百两黄金，一个伙计给人打工一辈子，也赚不到这些钱！”

崔六全说得话虽然不客气，却都在理上！郭业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还真不好回答！

郭业紧皱眉头，忽然看到了门外站立的长孙师，脑中仿佛划过了一道闪电！有了！

他说道：“崔都尉，我这些伙计可不是普通的伙计！五百两黄金，用在他们的身上，还真不算多！”

“莫非你这些伙计，个个三头六臂？干活一个顶十个？”

“那倒不是！不过，他们的身份可不一般！我郭业做得这个生意，无论在高句丽还是在大唐，都得算是偏门生意。没人罩着可不行！不瞒您说，这些伙计都是大唐丽竞争门的人！您看我赚的钱多，咱们做成了买卖，我还得分润给丽竞门一份呢！”

郭业满以为一提丽竞门，就得把崔六全吓个屁滚尿流，没想到结果大出他的意料之外！

崔六全冷笑一声，道：“丽竞门？姓郭的，你少拿丽竞门吓唬老子！要说你跟丽竞门有关系，我崔六全还能捏着鼻子认了！要说你的伙计里有丽竞门的暗探，也不是没有可能。可你非要告诉老子，你的伙计全是丽竞门的人。郭业，你这是拿本官当傻子耍！”

顺口胡诌，被人当场拆穿，郭业也是一脸的尴尬，道：“崔都尉，您真英明，这些伙计当中，要说丽竞门中人，只有一个，就是这位！”他一指长孙师，然后继续说道：“其他的人就是普通的伙计。这事算是我郭业说谎了，您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商人没一个是老实的，无商不奸，无奸不商嘛！要不是我崔六全在这，还真被你糊弄过去了！现在你没话说了，总该把那些女子都交卖我了吧！”

“还是不行！”郭业一计不成又生一计，道：“实话跟您说吧，这些女子的确不是给这些侍卫预备的。不过确实是有人定了！那个人势力太大，我可得罪不起！”

“是谁定的？”

“这……”

郭业暗自寻思，这个黑锅找谁背好呢，首先年纪不能太大，太大了这么多美女，招呼不起！还不能权位太低，位高无权的都不行，要不然吓不住这个崔六全！啊呀，这个人还真不好找！

正当这时，屋外的长孙师插话了，道：“崔都尉，你是想问问我是为谁效力吧？”

“呃……也可以那么说！”

“嘿嘿，说出来吓死你。这批高句丽美女真正的主人，乃是大唐的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怎么样，莫非崔都尉你想和平阳郡公抢人？”

郭业本来对长孙师插话很不满意，不过长孙师这番话，却是说得不错！仔细一直琢磨，把这黑锅套在自己的身上那还真是在情在理！

不过，自己的名声……算了，到时候自己大可以矢口否认！一个高句丽商人的话怎么能够当真？

崔六全听了这话，哈哈一乐，道：“你说这些美女是大唐平阳郡公的，所以不能卖给我，对不对？”

“正是！”

“那就好办了，你就把这批美女全部给我！平阳郡公怪罪下来，你就告诉他是博陵崔氏买走了！让他找我崔六全说话！”

“平阳郡公您都不怕？”

“我跟你说了，别说平阳郡公了，就是平阳郡王我都不怕！我博陵崔氏也不是好惹的！”

郭业听了这话，脸上可挂不住了！没想到小小的一个折冲都尉，抬出自己名号都镇不住！你们这是完全没把我郭业放在眼里的节奏啊！

算了，我也不隐藏身份了！今天我倒要看看，面对我这个正牌的平阳郡公，你崔六全还敢不敢说那番话？

一帮破落户，你在老子面前得瑟个啥？

## 第1417章平阳郡公在此！

想到这里，郭业嘿嘿一笑，道：“崔六全，你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虽然吹牛不上税，但是你也吹得没边呀！你刚才说什么，你连平阳郡公都不怕？人家可是从二品的大员，您呢，从五品的小官！这里边的差别有多少，我不信您不知道！”

“平阳郡公的权势虽然大过某家，不过我刚才的话可不是吹牛！”

“哦？在下愿闻其详！”

“有句话叫做远水解不了近渴，你听过没有？现在，你的人，你的货物都在咱的手心里边攥着，我要强买你的货物，你是不是也得忍着？平阳郡公远在长安城，距离此地何止千里，他又能给你帮上什么忙？”

“难道你就不怕平阳郡公事后报复？”

“当然不怕！我崔六全可不一个人，我代表的乃是博陵崔氏全族！我们博陵崔氏虽然在官面上不显山不露水，但也不是好惹的。要是平阳郡公想找我崔六全的麻烦，就让他见识见识博陵崔氏的威风！”

“这么说来，您吃定郭某人啦！”

“姓郭的，你今天就认命吧！你的靠山虽强，奈何离你太远了！除非你会法术，吹一口气，把平阳郡公拘到我崔六全的面前，要不然，嘿嘿……这批高句丽美女，我崔六全要定了！”

郭业微微一笑，道：“那可就要让您失望了！郭某人还真会仙术！”

“怎么讲？”

郭业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平阳郡公来了！”

崔六全都被他气乐了，道：“姓郭的，你这是……疯了吧？耍这种小孩子的把戏，能吓得倒我崔某人？”

“我这可不是骗您，平阳郡公真的来了！”

“那他在这？”

“您往外边看！”

“外边就是一个黑大个，你别告诉我这就是平阳郡公！”

“那当然不是了，您再往屋里边瞧！”

“屋里边也没有别人呀？”

“实话跟你说吧！”郭业面色一肃，道：“我就是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之前只是不便透露身份罢了！崔六全，你可知罪？”

崔六全听了这话一愣，然后哈哈大笑，道：“疯了！你果然是疯了！为了不得罪平阳郡公，竟然自己冒充起了平阳郡公！这是作死你知不知道？按照大唐律，假冒官员，斩立决！姓郭的，今天就是平阳郡公亲来也救不了你了！”

李晚娘眼泪汪汪，道：“郭先生，奴家不是告诉你这个法子不行了吗？您怎么这么不听劝！”

崔六全道：“这就叫做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今天我不但要拿走他全部的美女，还得要了他的命！什么丽竞门，什么平阳郡公，我崔六全秉公办案，任谁都挑不出理来！姓郭的，你死定了！”

李晚娘一着急，把那些房地产契又拿出来了，道：“崔都尉，你我都是五姓之人，说不定还有什么亲戚关系！今天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您大人不计小

人过，就饶过郭先生这一遭！那些美女，您全领走！奴家这里还有一份心意相赠！这是鑫新客棧和驢馬行的文契，您收好了！”

崔六全接过文契，看了一眼就随手放在一边，又看了看李晚娘，嘿嘿一笑，道：“好说，好说！要想饶过这个姓郭的不难，我就给你这个面子！不过……光这些文契可不行！”

“那……奴家还有些积蓄！您要多少？”

“不忙，不忙！有了这批美女，我就可以为崔氏赚上千万贯的钱财，你那仨瓜俩枣的，还不在于本官的眼中！”

“那您的意思是……”

“三娘子，你可长得不错呀！除了那些西贝货，本官还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五姓女呢！”

“崔都尉谬赞了！”

“我这可不是客气，而是……算了，明白跟你说吧，今天我崔六全打算开开荤！”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要你愿意和我崔六全春风一度，我就把这个姓郭的商人给放了！”

李晚娘脸色一变，又强忍怒意，道：“这里有五百美女，个个国色天香。奴家蒲柳之姿，不堪入目，您又何必强人所难？”

崔玄仁道：“三娘子你这不是明知过问吗？你可是正经的陇西李氏之人，那些高句丽女子怎么能和你比！别说是我六全大哥，就是我崔玄仁，每次见了你，心里头都痒痒！要不咱们一会玩个一后二皇的把戏？”

崔六全道：“贤弟此言甚好！三娘子，你都嫁了三个男人了，根本就不是啥贞洁烈女。多我们兄弟俩不多，少我们兄弟俩不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再说，你这个年纪，独守空房，也太暴殄天物了，我们兄弟这也算是替天行道！”

“难道你们就一点都不顾忌博陵崔氏和陇西李氏的通家之好？”

崔六全一脸猥琐地说道：“三娘子，你这话是怎么说得？正是因为顾忌咱们两家的通家之好，你们三人才要多亲……多近！”他故意在多亲二字上加重了语气，调戏之意一览无余！

崔玄仁道：“三娘子，我劝你就别废心机了！就算没有郭业这档子事儿，我对你也是垂涎已久、势在必得！至于两家的交情，嘿嘿，我谋夺你产业的时候，你就该知道这两家的交情是多么靠不住了！你今天你是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

看他们越说越不像话，郭业一拍桌子，道：“崔玄仁、崔六全，你们两个都是大唐的官员，竟然逼辱良家女子，难道就真的不怕王法吗？”

崔六全嘿嘿冷笑，道：“姓郭的，告诉你，在河南道，方方面面都是我博陵崔氏之人！什么是王法？我博陵崔氏就是王法！”

郭业道：“好大的口气！今天我倒要看看，河南道是我大唐的天下，还是博陵崔氏的天下！长孙师！”

“未将在！”

“给我拿下！”

“得令！”

长孙师这边早就准备好了，呼啦一声，院子外面冲出一队人来，三下五

除二，就把崔六全和崔玄仁给捆了个结结实实！

崔玄仁脸色发白，道：“姓郭的，你想干什么？这里是大唐，不是你们高句丽，不是你可以撒野的地方！”

崔六全却不见什么慌乱，道：“郭业，莫非你还想冒死一搏？这次本官带来了八百府兵，就你这二百人不到，冲不出去的！就算你想拿本官当人质，我也已经做好了安排，外面的强弓硬弩都准备好了，不会给你任何机会！只要本官大叫一声，我那些兄弟们冲进来，就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长孙师扬起手，就给崔六全来了一个大嘴巴子，道：“瞎了你的狗眼！这位就是大唐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你还敢叫人？就算你那些兵冲进来，那也只有给我家大人磕头的份儿！”

“拉倒吧，他要是平阳郡公，我就是大唐天子了！你们一帮高句丽人，还想冒充大唐的官员？在穷乡僻壤，还可能行得通！这里是河南道，中原人文荟萃之地，孔圣人的老家！岂能受了你们的蒙骗！”

长孙师一摆手，一个侍卫把郭业的关防印信，捧了过来，道：“崔都尉，看看吧！”

崔六全官居五品，身为折冲都尉，其实这官就很不小了，也能算得上见多识广！这些印信他一看就知道并非伪造！他的脸色当时就变了，道：“这……这……这些印信都是真的，莫非您真是平阳郡公？”

崔玄仁却还是报着一线希望，道：“平阳郡公不是在长安吗？怎么来了我们板桥镇？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

郭业道：“本官奉旨出使高句丽归来，正巧路过板桥镇。没想到撞见二位在此横行霸道，巧取豪夺、逼辱良家女子！事到如今，你们二人还有何话讲？”

## 第1418章证据确凿

二崔对视一眼，都觉得今天这事不能善了！

崔玄仁转头看向李晚娘，道：“三娘子，刚才真是瞎了我们哥俩的狗眼！竟敢调戏您！您千万不要和我们哥俩一般见识！想不到您马上就要梅开四度，嫁入平阳郡公府了！您早说呀，给我们哥俩一万个胆子，我们也不敢跟平阳郡公抢女人！你看这事弄得……”

李晚娘脸上一红，道：“呸！我和……郭……平阳郡公清清白白的，可没有你们想的那么龌龊！”又转向郭业道：“您真的就是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

郭业道：“这还能做的了假？我不是早就告诉你了吗？可惜你一直不信！”

“不是不信，只是……”

“只是和传闻不太一样？没有眼赛铜铃青脸獠牙，赤发红须？”郭业笑眯眯地问道。

“奴家那是听别人说得，又不是故意编排您！您这么大的官，怎么还记仇？小心眼！”李晚娘刺了郭业一言，又似幽怨，又似欣喜，一时间风情万种！

崔玄仁心里边骂了一句奸夫淫妇，嘴上却道：“三娘子……啊不……李家娘子，刚才多有冒犯之处，您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咱们崔氏和李氏，一向是有通家之好。看在两家的情分上，您一定得帮我们在平阳郡公面前美言几句！”

李晚娘冷哼一声，道：“崔长史，您谋夺我李晚娘的产业的时候，怎么就没有想起我们两家的情分呢？您逼迫奴家二皇一后的时候，怎么就没有念及崔李二族的通家之好呢？”

六月债，还得快！转眼间崔玄仁奚落李晚娘的话，被李晚娘还了回来！

崔六全却知道事情的关键还得在郭业的身上，道：“平阳郡公，这……这都是一场误会呀！我们兄弟要知道您的真实身份，打死也不敢冒犯您的虎威！不过，万幸的是，您也没吃什么亏，还白得了十万贯钱！您看，咱们这事能不能就这么算了？”

“算了？没那么容易！本来你们崔氏巧取豪夺，本官只是想小小的惩戒一番！不过没想的是，你竟然私自调兵，围攻本官，还企图在本官面前，逼辱良家妇女！这事本官要是忍了，传扬出去，知道的是本官宽宏大量，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官怕了你们崔氏呢！”

“那您想怎么样？”

“你们二人这就回去，写个辞呈！把你们的官辞了，自己回家吃自己去吧！”

“这……”他们这个官可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崔氏花了大价钱的！现在本钱都没收回来，就被郭业一句话就给撸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崔六全冷哼一声，道：“平阳郡公，如此说来，您这是不给我博陵崔氏面子了？”

“博陵崔氏？还不放在我郭业的眼中！如果事后你们博陵崔氏要报复的话，尽管放马过来！”



“那您可知，我们五大世族同气连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您得罪了我们崔氏一家，可就同时得罪了五大士族！您位高权重不假，我们五大士族也不是吃素的！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您又何必多树强敌？”

崔六全见崔氏不好使，把五大士族全搬出来了！

郭业冷笑道：“我郭业出世以来，多少番邦异族死于我的刀下？在南方，多少白莲教徒被我亲手砍下了脑袋？要说官场上，废太子李承乾，也曾被我斗倒！什么五大士族，狗屁！你们凶狠，能凶狠得过那些番邦悍将？你们权势再大，能大得过太子李承乾？指望抬出五大士族的名头，就吓倒我郭业，没门！”

崔六全寒声道：“那就是没得谈了？”

“那倒也不是，我郭业也不是不近人情之辈！你们辞官不做以外，还有一条路可选！”

“什么路？”崔玄仁一听不用辞官，迫不及待得开口问道。

“你们二人回家之后，就抹脖子自尽！那这官也就不用辞了！另外临死之前还可以上一道奏章，弹劾我郭业飞扬跋扈，把你们逼死了！兴许能给郭某人造成一点麻烦！”

这主义太损了，这不是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是伤敌一个，自损一千！

崔玄仁愁眉苦脸的说道：“那我们还是辞官不做吧！”

崔六全却道：“平阳郡公，既然您一定要赶尽杀绝，我崔六全无话可说！不过，我们二人再有罪，现在也还是朝廷的命官。没有朝廷的公文，您这就把我们兄弟二人抓起来，于法不合！说出大天来，您也只是个礼部尚书，既不是吏部尚书，也不是刑部尚书！”

郭业不愿授人以柄，道：“把他们的绳子揭开吧！”

崔六全被松了绑绳，又活动了一下身体，才施施然的坐了下来，道：“多谢平阳郡公！”

“不客气！只要你们辞官不做，本官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不会对你们施以非刑！”

“谁说我们要辞官不做了？平阳郡公，您口口声声逼我们辞官，敢问我们犯了大唐哪条法令？就算我们真的犯了大唐的法令，可以罚俸、可以贬官，您一开口就要我们辞官，恐怕也不那么合适吧？”

“嘿嘿，你并无军令，就带领府兵穿州过府！往轻了说，你是公器私用；往重了说，问你个意图谋反，也不冤枉！本官一道弹章上去，你以为你能保得住这个官身？”

“那您就试试！不怕告诉您，我们博陵崔氏兵部里边有人！别看我现在没有调令，等朝廷追究起来，那调令自然就有了！”

“兵部谁是你崔氏的人？”

“这……”崔六全微微一笑，道：“您觉得我会告诉您吗？”

“那我就弹劾你们强取豪夺、逼辱良家女子！”

“那更好办了！咱们博陵崔氏，在吏部和刑部里边也有人！您有弹章，我们有辩折！你来我往，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呢！”

“你的意思是说六部之中，都有你们五姓之人？别是在这呼出大气，吓唬本官吧？再说了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我就不信六部的官员真会为了你们两个人，得罪我郭业？”

“嘿嘿，信不信由您！要想我们二人低头认输，辞官不做，办不到！要是没啥事，我们二人可就要走了！您想要弹劾我们，随便！”

“且慢！”郭业伸手一拦，道：“二位慢走！”

“怎么，莫非平阳郡公还想请我们兄弟吃酒？”

“你想得美！我是说，二位还有一条罪状，郭某要是发起了弹劾，二位恐怕性命不保！”

“什么罪状！”

“那就是你们勾结高句丽的官员渊男建，意图行刺大唐平阳郡公！”

“你……你这是血口喷人！”

郭业微微一笑，猛然间在拿出一把匕首，往自己的左胳膊上滑去，伤口不深，却很长！霎时间，鲜血淋漓！

郭业道：“现在可是证据确凿了！人证、物证俱在！在场的侍卫们身家清白，都可以作证！来人，把他们给我捆起来！”

侍卫冲过来，抹肩头拢二臂，又把这二位给捆上了！

崔玄仁高声喝问：“郭业，你堂堂的平阳郡公，竟然使出如此卑鄙的手段，诬陷朝廷命官！你就不怕天下人的耻笑？你……你这样和我们有什么区别？”

郭业一听乐了，道：“今天我教你个乖，贪官要奸，清官要更奸，不然清官怎么斗得过贪官？我郭业和你们区别，不在于手段的卑鄙与否，而在于是否行事无愧于心！跟我搞那套君子可以欺之以方……没用！”

……

……

虽然给二崔找足了“证据”，可郭业还是觉得不太保险！从二崔的口气就可以看出，五大土族的潜势力惊人，打蛇不死，反受其害！郭业下决心，要把这场案子办成一桩铁案！于是乎，他把自己的侍卫都撤出去，广贴告示，征集二崔的罪状！

可惜的是，他还是低估了博陵崔氏的势力！尽管状子贴出去不少，敢告状的人一个也没有，相反还有不少官员过来给二崔求情，令郭业大失所望！

这一日，郭业正在鑫新客栈闷坐，长孙师领过一个人来，道：“平阳郡公，您看谁来了？”

郭业一看来人，大吃了一惊，怎么是……他？

## 第1419章癞蛤蟆糊脚面

来人郭业认识！

不但认识，郭业过几天还准备去找他。

这个人正是郑元郑德芳！也就是小萝莉郑菲菲的生身之父！

想当初在辽东城，郑元是渊海子阑手下的官奴，要不是郭业，他一辈子都无法重返故土。后来郑元疑心郭业和郑菲菲之间的关系，不肯跟随郭业前往平壤，独自一人回老家探亲。距离现在都有一年了。

不过在这里能遇到郑元还真是比较奇怪的事情，郑元说过他是荥泽人。荥泽离这里还有一千多里地呢，他是怎么找过来的？

一阵寒暄过后，郭业问道：“郑兄，幸不辱命，您的宝贝女儿郑菲菲，我已经给您找回来了！她就在后院，我这就派人去叫她！”

郑元脸色一变，道：“不忙，不忙！郑某此次前来，其实不是为了菲菲……”

“那您此次前来，是为了……”

“听说博陵崔氏有两个人冒犯了平阳郡公，郑元此次前来，是想和您讨个人情……”

郭业当时脸色就变了，道：“想不到博陵崔氏如此神通广大，为了对付我郭业，把您都给请来了！郑兄，您为了博陵崔氏办事，也真够忠心的，这一千多里路不好走吧？”

这话语含讥讽，郑元听了苦笑一声，道：“平阳郡公，您别误会！我可不是博陵崔氏从千里之外找来的。郑某本来就在密州！”

“您的老家不是荥泽？”

“此时说来话长！”郑元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想当初，郑某辞别了平阳郡公，回转大唐，不料半路遇上了土匪，身上的财物被一扫而空。几经周折，郑某才得以回到老家荥泽！”

这话语焉不详，不过郭业一听就明白了，郑元这是要着饭回来的！

这家伙也真够倒霉的，年方二十来岁就身居高位，转眼间就做了高句丽的俘虏，成为官奴。好容易被郭业给救了吧，又自己作死，沦为乞丐！

郭业一想郑元回到家门口的样子，就不禁有点幸灾乐祸，道：“郑兄一路辛苦，想必回到家中，就受到一番热情的款待？”

郑玄一看郭业的样子，就知道他在想什么，道：“莫非平阳郡公以为我荥阳郑氏乃是嫌贫爱富之人？”

“不敢，不敢！”郭业嘴里说着不敢，心中却是颇为不以为然！从二崔的表现，郭业就知道，所谓的五大士族都是什么德行了！

郑元继续说道：“郑某回到家中，才知郑某的亲生父母早已亡故，妻子也已改嫁。不过还是有不少族人认得崔某。有了这些族人接济，崔某虽然不能说从此以后锦衣玉食，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

“那您又因何从荥泽来到密州？”

“郑某回到族中，也不能光吃闲饭。密州有我郑氏祖宗的陵寝，郑某是被族里派来看护祖宗陵墓的！”

“所谓荥阳郑氏，自然应该发端于荥阳。郑兄是荥泽人，就在荥阳边上，还说得过去。密州离荥阳有一千多里，怎么这里还埋葬着郑氏的祖先？”

“这您就有所不知了。荥阳郑氏虽然发端于荥阳，可是后来连历战火，在汉朝的时候，我们郑氏就迁到了密州。比如汉朝的郑玄，就是我荥阳郑氏中人，现在就葬在密州双羊镇后店村。至于郑氏牵回荥阳，到现在也不到一百年！”

“原来如此！”郭业听了这话也就明白了。荥阳郑氏怎么说也是名门望族，大面上还是过得去的。不会因为郑元落魄，就翻脸不认人。但是实际上，郑元过得并不如意。他可是以前当过将军的人，现在被打发来密州看守祖陵，其实和发配也差不多！

郭业停了一下，又继续问道：“这么说来，博陵崔氏是请郑兄做说客了？”

“呃……其实博陵崔氏并不知道我和您的关系，也并不是他们请我来的。”

郭业一愣，道：“那你这是自告奋勇，帮着博陵崔氏对付本公了？郑元呀，郑元，我郭业对你可不错，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正是因为平阳郡公对我郑元有再造之恩，郑元才登门造访。我这次来，明着是为了博陵崔氏，暗中可是为了您！”

“此言怎讲？”

“五大士族同气连枝，一损俱损一荣……”

郭业连连摆手，道：“这话我都听了八百遍了，不必再说！郑兄，您这明明就是帮着博陵崔氏说话。怎么还说是为了帮我？”

“平阳郡公息怒！您接着听我把话说完。我之所以前来，并不是受了博陵崔氏的请托，而是看了您街上的告示！要不然郑某偏居于乡野，怎么知道您来密州了呢？同样也是看了这份告示，郑玄就知道，您现在有了大麻烦了！”

“大麻烦？难道五大士族敢造反，围攻我郭业？”

“那倒不是，不过也好不了多少。平阳郡公，您知不知道现在形势，表面上看是您占尽了上风，其实稍有不慎，您就会颜面扫地！”

“郑兄，你这话就太危险耸听了。崔玄仁和崔六全行刺于我，证据确凿。我就不信，他们还能把这个案翻过来。不过为了保险一些，才放出了告示，多多搜寻一下他们的罪状！就算没有人告状，二崔也死定了！”

郑元微微一笑，道：“您把二崔置于死地容易，善后可就难了！说二崔行刺于您，谁看见啦？能作证的还不是您手下那些人？这份证据可不那么牢靠。就算刑部，碍于您的面子，把这二人给判了！五大士族难免会散步谣言，说您仗势欺人、公报私仇什么的！”

“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还会怕他们嚼舌根？”

“平阳郡公，您还是小看了五大士族的力量！五大士族最大的实力，既不是权势，也不是钱财，而是名望！他们说哪个人好，这个人就会名满天下，他们说哪个人不好，这个人就算是周公再世，也得被世人看成是谦恭未篡的王莽！”

“卧槽！”郭业忍不住报了句粗口，道：“他们这是癞蛤蟆糊在脚面上——不咬人，恶心死人！”

这话把郑元也骂进去了，他脸上略显尴尬，不过想到郭业对自己有再造之恩，还是继续说道：“现在还算好的，五大士族势力已衰！搁在几十年钱，五大士族臧否人物，就能直接影响官员的升迁贬谪！我郑元的官就是这么来

得！现在虽然他们没有这么大的威风，不过让您谤满天下，还是没问题的！”

“不会吧，现在掌握舆论的应该是士林清流一系吧？关五大士族什么事？”

“也是也不是！五大士族原来影响舆论是因为他们出身高贵，家学渊源，风采风流，为世人所敬仰！现在虽然实力衰退了一些，在影响舆论上其实和士林清流系差不多。而且，说句您不爱听的，五大士族最容易影响的就是士林清流系了！”

“那是为何？”

“士林清流系，多数出身寒微，乍一身居高位，就想改换门庭！改换门庭的最快方式就是联姻了。世人对五大士族的推崇，其实以士林清流系为最！所以您得罪了五大士族，就等于同时得罪了五大士族和士林清流系！”

郭业心中暗想我就是士林清流系的，咋就没人跟我说起五大士族呢？是了，我早已娶妻柴郡主，知不道五大士族无关紧要。另外一个方面，也可能是这帮穷酸，名面上捧老子，但是因为我不学无术，暗中就没人把老子当自己人！

他说道：“按照你的意思，我只要把二崔给斩了，五大士族就一定会在舆论上把我搞倒搞臭！那他们就一点都不顾忌我平阳郡公的身份？为了两个族人，就招惹我这么一个强敌，这可不像是那些世家大族的作风！”

“那是因为您这次把他们得罪狠了！五大士族最重要的就是名声，您给二崔安的罪名，打到了五大士族的痛处！依我看来，他们宁可二崔死，也要跟您分个胜负！只有把您的名声搞臭了，才能说明五大士族依旧道德高深要不然，名声毁了，五大士族也就什么也不是了！”

郭业听了郑元这番话，不禁想起了现代社会的一句名言，自从我变成了一坨屎，就没人敢踩在我的头上！虽然五大士族，与屎尿不能类比，起的作用却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虽然没有啥实质的力量，恶心人的招数却是层出不穷！

他紧皱眉头，道：“郑兄，依你看来，这事该怎么解决呢？”

## 第1420章解救郑菲菲！

郑元道：“以郑某看来，您和博陵崔氏的这场纷争，最好还是不要拼个鱼死网破！您赢了，不过是出了心中的一口恶气！可接下来天下人口诛笔伐，您心里边不就更憋闷了吗？”

“那依你的意思，我就这么把二崔给放了？”

“那也不行！五大士族现在已经逐渐衰落。如果您就这么把二崔给放了，他们为了重振声势，必定会大肆宣扬堂堂的平阳郡公向他们服软了！尽管他们也许会给您个‘知错能改’的评语，这口气您能咽得下去？”

“左也不行，右也不行！郑兄，你就别卖关子了，快点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现在其实您和博陵崔氏是麻杆打狼——两头怕。您担心五大士族的恶心招数，其实五大士族也不愿意跟您死拼！此事最好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如就由我做个中人，给两家说和，您有什么条件告诉我，量他们也不敢不答应！”

“这个……”郭业思考了半晌，道：“这事还真让人难以决断！就算提再多的条件，也难解我对二崔的心头之恨！不过，尼玛五大士族的招数也真够恶心，不怕你笑话，我还真不想招惹他们！不如……再让我考虑两日？”

郑元无奈地站起身来，道：“那郑某就不多打扰了，三日之后，我再拜见平阳郡公！”

“诶，别走呀！郑兄，你是不是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

“郑菲菲呀！你的亲生女儿！你们父女俩都一年没见面了，你就不想见见她？”

出乎郭业的意料之外，郑元听了这话，不但没有几分欣喜，反而脸上颇见慌张，道：“郑某来得匆忙，家中还有要事，这次就不见了！菲菲就留在您这，郑某放心得很！”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开！

郭业一伸手，就把他的袖子拉住了，道：“郑元，别走！”

“平阳郡公，您还有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郑元，你要搞清楚郑菲菲是你的女儿，又不是我郭业什么人。她小的时候还好说，现在年纪渐长，总在我身边算怎么回事？传扬出去，恐怕对她的名节有碍！你要走可以，把郑菲菲带上！不是我郭业不愿意养她，实在是不大方便！”

郑元满脸求恳之色，道：“平阳郡公，您就让小女在您这再待一段时间！现在就让郑某人把他领走，实在是不大方便！”

“不方便？我看你穿的不错呀，难道还养不起她？”

“当然不是！我郑元要是连自己的女儿都养不起，那还何以为人？”

“那就是你人老心不老，回到大唐以后又娶了一个。怕郑菲菲回家以后，不招继母的待见？”

“平阳郡公，您想哪去了！我这个年纪都半截身子入土了，哪还有那个心思？”

“那你为啥不愿意自己的亲生女儿，也不准她回家？”

郑元长叹一声，道：“此事实是在是有难言之隐！”

郭业冷笑一声道：“郑元，郑菲菲虽说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可没怎么管过她！要说你对她没什么感情，我也能够理解。但是，为人父母，就要尽到父母的责任！你要是想整什么幺蛾子，遗弃郑菲菲乃至伤害郑菲菲，我郭业可饶不了你！”

“我正是因为不愿伤害她，才不愿意带她回家？”

“你这事什么意思？”

郑元道：“唉，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您先把手松开，听我慢慢给您说！”

郭业松开郑玄，却还是拦住去路，道：“说吧！”

“平阳郡公，您是否听说过五大士族买卖婚姻这回事？”

“听倒是听说过……”说到这里，郭业脑中灵光一现，道：“你的意思是说，郑菲菲的婚事，荥阳郑氏要插手了？”

“正是！前些日子家族已经发下话来，要征集族中的适龄女子，择选良配！”

“可是菲菲的年纪……”

“她的年纪也不小了，现在将近十一岁。现在订婚，再过几年完婚，正合适！”

郭业道：“如此说来，是您对郑氏为郑菲菲挑选的夫婿并不满意，这才不愿意郑菲菲回归族内？”

“这还没开始挑选，也说不上满意不满意。不过……”郑元苦笑一声，接着道：“是郑某无能，菲菲被连累了！”

“此言怎讲？”

“本来五大士族与外人通婚，虽然被世人称为买卖婚姻，到底还要讲个门当户对，只是收的聘礼多些罢了！可是近年来，风气越发的不堪，除了五大士族的上层人物的女儿，其他一般族人之女，竟然完全不顾廉耻，完全是价高者得！菲菲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怎能把她推往不测之地！”

郭业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忙道：“这么说来，郑兄就是所谓的一般人物？”

郑元老脸一红，道：“本来我这一枝也还算显赫。怎奈郑某人无能，被俘多年。现如今无权无势，实在是……唉！”说到这里，郑元低下头去，隐约看见几滴泪珠落到地上！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

郭业看了郑元这个样子，也是颇为心酸。郑元这个家伙，其实还是挺有本事的。别的人当官奴，就得终年劳作，受尽苦楚，他自己却当得有滋有味，没受苦不说，四五十岁，还能勾搭上一朵村花，传宗接代！这是一般人能干的成的吗？

现如今尽管他衣食无忧，也不当官奴了，却连自己的女儿都保不住！一张家族的大网吞灭了他所有的豪情壮志！

郭业道：“郑兄，你是想让郑菲菲躲在郭某人这里？这也不是个事儿呀！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难道你们父女就永远不再相认，郑菲菲也永远不认祖归宗？”

“这……其实也不是……郑某已经想到解决的办法了！”郑元不好意思地说道！

郭业都被他气乐了，道：“我说郑元，你这就不厚道了！又是哭又是闹

得，害得我替你着了半天急。原来你都是逗我玩的！”

“办法是有，还得请平阳郡公帮忙！可是这个办法他不太好启齿！”

“还跟我有关？没关系，能帮得上的忙，我一定帮！”

郑元低头不敢看郭业，道：“这件事情太难了，本来郑某想先帮平阳郡公一个忙，再提出要求。现在忙也没帮上，就让您做这件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

“你这是什么话？没有你郑元的时候，我为了郑菲菲，都冒险杀了高句丽的悍将元海子霸。现在就算不冲你的面子，光看菲菲的面子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呀！有什么办法快说！”

“那我可就说了，您听了，不准生气，也不准着急！”

“你怎么这么罗嗦呢，咱俩谁跟谁，快说！快说！”

“您能不能向荥阳郑氏提亲，把菲菲给娶了！”

纳尼？

郭业一蹦三丈高，道：“郑元，您这是想占老子的便宜吧？咱们本来是兄弟想称，你想当我的便宜老丈人？”



## 第1421章郑菲菲的心思

天地良心，郭业对郑菲菲可从来没有过什么非分之想。

初次见面时，郑菲菲不过是一个还没发育的小女孩；再次重逢，郑菲菲也不过是从小女孩向开始少女转变。要胸没胸，要屁股没屁股，郭业好色不假，但他不是变态，怎么会对郑菲菲有兴趣？

更重要的是，郑菲菲有两个身份，一个是郑元的女儿，另一个就是善花公主的徒弟！郑元和他一向是平辈论交，善花公主更不用说，那是郭某人的老婆！

郭业和郑菲菲之间，这明显是差着辈分！更不用说，郑菲菲还对郭业一口一个“好人叔叔”的叫着！

现在郑元忽然脑洞大开，要郭业娶了郑菲菲！天下还能有这比这更荒谬的事情吗？

郭业一时间语无伦次，才猛然间蹦出那么两句话来！

郑元话已出口，所幸破罐子破摔，也没什么不好意思了，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们郭家和我们郑家，又没有什么亲戚关系，有什么辈分可论？怎么？你不愿意？难道平阳郡公是不想负责任？”

“我当然愿意负责……”话一出口，郭业又感觉不对劲，道：“我负什么责呀？我和菲菲之间清清爽爽的，有什么责任可负？郑元，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编排我郭业可以，菲菲是你的亲生女儿，你可不能信口开河！”

“哼哼，清清爽爽？想当初在辽东城内，可是有人口口声声称菲菲是他的内眷，后来此事还惊动了高句丽的朝廷！不知可有此事？”

“呃……有是有，不过那不是为了把菲菲救出来吗？事急从权，我不得已才这么说的，郑兄你可不要当真！”话说到这，郭业也不怎么硬气了。

“我郑元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事急从权之事我可以不追究！”

“多谢郑兄宽宏大量！”

“那这次就请平阳郡公再事急从权一次，去荥阳郑氏提亲吧！”

卧槽！

在这等着我呢！

郭业一时间之间还真没办法反驳，不过要他答应下来，却是万万不能的。

首先善花公主那边就交代不过去！郭业要是找了别的女人也还罢了，善花公主眼不见为净。但是要让善花公主知道郭业和郑菲菲订了亲。这个大醋坛子发起威来，那个画面太美，郭业不敢想象！

其次就是郭业压根就没想和郑菲菲之间能发生什么，他一向是把郑菲菲当成小女孩看的。忽然间让他和郑菲菲订婚，总觉得那么别扭！

见郭业不说话，郑元又道：“菲菲现在还小，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个美人坯子。长大之后，倾国倾城不敢讲，但怎么也得算是难得的美女，平阳郡公您有什么不乐意的？还有就是菲菲与平阳郡公多次患难与共，如此情分，再结为夫妻，岂不是好上加好？”

看着郑元这么卖力地推销自己的女儿，郭业感到既可笑又可怜，道：“郑兄，您别再说了。我不是说菲菲不好，只是……这桩婚事，实在是不合适！”

郑元脸色一沉，道：“平阳郡公，莫非您是嫌弃菲菲的母亲不是汉人，菲

非算不得纯正的五姓女，才嫌弃菲菲吗？”

郭业心说，到底是老子小心眼，还是你小心眼，郑菲菲他妈是不是汉人，老子才不在乎，真正在乎的是你吧！

不过对这个玻璃心的郑元，还不能好好地解释，他说道：“郑兄，实话跟您说吧，郑菲菲乃是新罗善花公主的徒弟。而善花公主，和我已经有了白首之约。您再让我娶菲菲，这不是乱了辈分了吗？此时万万不可！”

“果有此事？平阳郡公，你不是在骗我吧？”

“你要不信，就去问菲菲！”刚才说得全是实话，郭业这话说得理直气壮。

正在这时，门外有人答应道：“平阳郡公此言差矣，我郑菲菲可不是善花公主的徒弟！”

帘栊一挑，郑菲菲走了进来，身边还跟着孙子善！

话刚出口，就被人打脸！

郭业脸色一变，道：“菲菲，虽然你年纪小，也不能乱说话！善花公主是新罗花郎道的源花，你是花仙，难道你不是善花公主的徒弟？”

郑菲菲没理他，对着郑元盈盈拜倒，道：“拜见父亲大人！”

一年没见，郑元都有些认不出郑菲菲了，昔日的小女孩，现在已经有了几分少女的模样，道：“快起来！快起来！一年不见，菲菲你都长得这么高了！”说着话，郑元往怀里一摸，面露尴尬之色，道：“为父来得匆忙，也没给你带什么东西！”

“恐怕是因为父亲大人没想见菲菲，才没带东西吧。”

这小丫头说话还真不客气，郑元被她噎得哑口无言！

郭业咳嗽一声，道：“菲菲，你怎么来了？”

郑菲菲有点小脾气，冷哼一声不理郭业。孙子善在一边解释道：“听说菲菲的父亲来了，我就想给他一个惊喜，把菲菲带来了，没想到……”

孙子善还要往下说，郭业一摆手，道：“不用说了，我明白了！”

事情已经很明显，是孙子善抖机灵，要给郑元一个惊喜。结果被郑菲菲抓住机会，偷听了郭业和郑元的对话。

郭业也感到颇为尴尬，自己和郑元谈论的可是这个小丫头的终身大事！现在人家当事人来了，还都听到了！郑元不愿意见自己的亲生女儿，固然惹恼了郑菲菲。那自己对与郑菲菲的婚事推三阻四，听到郑菲菲的耳朵里，恐怕也不是那么顺耳！

郑元和郭业大眼瞪小眼，一时之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郑菲菲小脸绷得紧紧的，道：“平阳郡公，菲菲虽然向善花公主学艺，不过，在名义上源花和花仙可不是师徒，而是姐妹！花仙要继承源花之位，而源花又都是弥勒佛的转世之身，同一个人，怎么会有辈分之分？”

这话以前倒是听郑菲菲说过，不过郭业从来没有放在心上。现在郑菲菲提了出来，郭业听了，顿时头大如斗，含糊应道：“原来如此，是我孤陋寡闻了！”

郑元察言观色，就知道郑菲菲其实属意郭业，老怀大畅，道：“平阳郡公，既然如此，您这最后一条理由也不存在了。是不是该称呼我一声岳父大人？”

郭业脸上阴晴不定，道：“郑兄，就算为了救菲菲，也不一定要郭某人提

亲吧。聘礼之事自有郭某人一力承当，至于提亲之人，是不是可以商量一下？”

郑菲菲听了这话，脸若寒霜，道：“看来平阳郡公是看不上菲菲了，既然如此，菲菲也不勉强。爹爹咱们走，菲菲以后要死要活，与平阳郡公无关！咱们郑家人，还是有骨气的……”

郭业一看，就知道自己伤了小丫头的自尊了，忙道：“菲菲，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你年纪还小……”

“年纪小可以订婚，又不是马上成亲！不愿意就是不愿意，找什么破理由！”郑菲菲眼圈发红，高声叫道！

她这一发脾气，把郭业吓了一跳，看来不光是自尊心的问题！莫非这小丫头对自己还真有点意思？

他柔声说道：“菲菲，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你现在可能觉得好人叔叔还不错，可等你长大了……”说到这里，郭业忽然感到一阵无力。

在现代社会那些劝导不要早恋的套路，似乎用在这里不那么合适。这年头，又不是自由恋爱，婚事就是讲究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己内心那些想法，自己觉得很有道理，拿到古代来说，却是那么的不合时宜！

任谁听起来，都得算是推托之言！当面伤害一个小女孩的感情，是不是残忍了一点？

可就这样答应？还真难过自己的良心这一关！

到底该咋办？

## 第1422章一切顺利？

郭业想了一下，道：“既然如此，我就答应去荥阳郑氏提亲！不过，成亲之日，却得在八年之后。而且在这八年之内，如果菲菲觉得我郭业并非良配，可以悔婚！您看这样如何？”

其实这个办法并不怎么样，可是这已经是郭业能想出来的最好的办法了！郭业身边不缺美女，也不想再惹风流债了。只希望时间可以冲淡小姑娘心中那份青涩的感情！

不过郭业也知道自己这个希望有点不靠谱，一个是郑菲菲这小妮子未必会移情别恋，再一个就是大唐虽然风气开放，但是荥阳郑氏可是颇有古风的，郑菲菲想要悔婚，荥阳郑氏都不会答应！

所以呢，这个提议，只是死马当活马医，拖延时间罢了！万一荥阳郑氏没过几年就垮了呢，这事不就有转机了吗？

郑元听了这话，眉头一皱，道：“你这是什么话？莫非以为我郑元是个言而无信之人？”

郭业解释道：“您别误会！您在乎您的名声，也得为郭某想一下。郭某要是就这么答应了，会不会有人说郭某是趁人之危？郭某这个提议，不过是为了自保罢了！”

“听起来倒是有几分道理！”

郭业道：“既然如此，咱们就签一道文契！白纸黑字的写好，就不怕那些人嚼舌根了！子善，取纸笔来！”

孙子善出去拿纸笔，郑元指着他的背影道：“这是何人？”

郭业道：“他呀，叫孙子善，是我郭业的徒弟！”

郑元执笔，一式两份的文契很快就写好了。按照大唐律，这就算郑菲菲和郭业订婚了。因为实质上郭业这不是娶妻，而是纳妾，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手续，只要郑菲菲的亲生父亲同意，这事就算成了！

不过实际上，这事还是得有荥阳郑氏的同意，才算完满。只要郑元不想自绝于家族，就得按照荥阳郑氏的族规办。在这个时代，族规在人们的心目中，远比朝廷的律法更加神圣！

签完了文契，皆大欢喜！

孙子善道：“菲菲，恭喜！恭喜！一会儿，胆小鬼叔叔请你吃糖！”

“好呀，好呀！”郑菲菲虽然有些少女怀春，终究还是孩子，一听有糖吃，高兴得跳了起来！

郑元听了却是脸色一沉，道：“没规矩！你怎么能让菲菲管你叫叔叔？”

孙子善一拍脑袋，道：“这是我的不是！菲菲，以后咱们平辈论交，你叫我胆小鬼哥哥！”

郭业一看这倒霉孩子还没搞清状况呢，苦笑道：“子善，这事可不是平辈论教那么简单！”

“那叫什么？”

郑元冷笑一声，道：“你得叫菲菲师娘！”

“啥？”

郑菲菲胸脯一拔，道：“乖徒弟，快叫师娘！我嫁了你师父，你不叫师娘叫什么？”

“是，师娘！”

……

……

既然已经答应了，郭业也不拖泥带水！事不宜迟，郭业带上长孙师、斑鸠和郑元一起，骑上四匹快马，直奔荥阳！至于博陵崔氏那边，郭业还没想好怎么处理，只能先放一放！

三日之后，四人来到一所大宅邸门前，翻身下马！来得路上，郑元已经介绍过了，这所宅邸的主人姓郑名青山，是这一任郑氏的族长！郑菲菲的事情，有了他的首肯就差不多了！

郑青山今年都七十多岁了，不过保养得还不错，鹤发童颜，声若洪钟！

把郭业等人让到客厅，自有仆人献上了香茶。

众人一阵寒暄，又由郑元为双方做了介绍！

郑青山听完介绍一皱眉，道：“平阳郡公，咱们是初次见面，按说有些话我不该说！不过我郑青山就是这个直脾气，有什么不对的，就想说出来！”

郭业道：“老先生有话请讲当面！郭某洗耳恭听！”

“您是朝廷的高官，这位长孙将军品级也不低，自然可以和老夫一起坐而论道！不过这个什么斑鸠，一听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又无官无职的，凭啥坐在这里？就算他是您的亲随，您把他放到外面，跟老夫家里的仆役在一起也就是了。”

斑鸠虽然是东厂五虎之一，但他本身就是落第秀才出身，对于这种世家大族天然就有一种自卑感。听了郑青山这句话，脸涨的通红，斜眼瞥向郭业，不知如何是好。

郭业却是冷哼一声道：“原本郭某以为荥阳郑氏乃是名门望族，不同俗流。今日一看，却也平常！”

郑元一听郭业这话，可吓坏了，郑菲菲的事情还就指望着郑青山呢，怎么能这时候给郑青山不痛快？

他忙说道：“平阳郡公，还请慎言！我荥阳郑氏乃是五大士族之一，世所敬仰，海内知名！您无缘无故的贬低我荥阳郑氏，今天若不给我个交待的话，虽然您是我郑元带来的，我也要与您割袍断义！”

郑青山赞赏地看了郑元一眼，道：“贤侄不可造次！平阳郡公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难免有些心浮气躁！我荥阳郑氏乃是上千年的名门望族，要有容人之量。有些话听听就算了，不必当真！”

郭业不服气地说道：“我这可不是无缘无故得诋毁你们荥阳郑氏！而是因为听了青山公的话，才有了这番感慨！”

“嗯？老夫出言有何不妥之处？”

“老先生以身份取人，实是落了下乘！这位斑鸠虽然并无官职在身，但是身份不凡，血统高贵！郭某因为他的出身，才对他以礼相待！”

“哦？这个斑鸠有何出身？”

“斑鸠姓李名芝霖，我这么说您明白了吗？”

“姓李，莫非是皇室中人？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身为皇室中人，这么大年纪，连个一官半职都没有。还是不配与老夫平起平坐！”

“你想错了。他并非皇室中人，而是陇西李氏之人！陇西李氏，世所敬仰！斑鸠身为陇西李氏之人，我郭业对他尊重一些，难道不是理所当然？老

先生，重官职而轻门第，实在是让人可发一笑！”

斑鸠当然不是陇西李氏之人，郭业只是顺嘴胡诌，不过此地距离陇西几千里地，郑青山又无法查证！

而且郭业明面上是反驳郑远山，暗中捧得却是五大士族。对于荥阳郑氏来说，没有什么是比这种吹捧更加贴心的了！尤其是他讽刺郑青山不该“重官职而轻门第”，更是搔道了郑青山的痒处！

郑青山站起身来，满眼含笑，对郭业和斑鸠都深施一礼，道：“原来如此，青山受教了！陇西李氏子弟，在这房中自应有一个座位！”

见把这老家伙哄好了，郭业趁机就把郑菲菲的事情提了出来！

郑青山此时心里边正高兴，道：“此事简单！平阳郡公身居高位，怎么也不算辱没了我们郑氏之女。只要聘礼到了，想必族中之人也无话可说！”

“那不知需要多少聘礼？”

“要是普通人，至少要五万贯！不过，平阳郡公，老夫做主，只要一万贯就可以了！”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不过一万贯也不少了，那是黄金千两！当然，对于郭业来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他一伸手就从怀中拿出了一叠钱票，递了过去！这是崔玄仁输给他的，正好借花献佛！

郑青山收起了钱票，道：“这就差不多了！不过婚嫁之事，事关重大，老夫也不能完全做主，此事还得有其他几个族老的首肯！平阳郡公不妨先在老夫这里住下，等其他几个族老同意，就可以取得族内同意的文契了！”

“那其他几个族老那里，需不需要我走动走动？”

“不必，不必！平阳郡公尽可静候佳音！”

看来事情办得还挺顺利，郭业就在郑青山的宅院里住了下来。可是所谓的佳音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郭业一连等了七天，都毫无动静！他们再次求见郑青山，却听说这老爷子病了，概不见客！

难道，出事了？

## 第1423章谈判破裂！

总这么等着也不是个事儿，郭业便把郑元、长孙师和斑鸠召集在一起，商量对策。

还没等他们商量出个所以然来，就听外面有人高声叫道：“郑元大哥在不在？郑元大哥在家吗！”

郭业打开门一看，只见有一人正站在门外！

此人大概五十来岁，中等身材，文质彬彬，鼻直口阔，双目有神，是一个挺帅的小老头，令人一见就心生好感！

不过郑元的反应却与“好感”丝毫无关，他面沉似水，沉声道：“郑连成，是你？”

“正是小弟！郑元大哥，别来无恙？”

“托贤弟的福，我过得还不错！郑元能有今日，都是拜贤弟所赐！如此大恩，必有所报！”

“哪里，哪里。举手之劳，何足挂齿！郑元大哥，您太客气了！以后如果有机会，您的忙我该帮还是要帮！”

“不敢，不敢。圣人云，来而不往非礼也。总是兄弟给我帮忙，我心中实在过意不去。总有一日，我还是要想办法给兄弟你帮忙，如此才能符合圣人的教诲！贤弟你到时可不要推脱！”

“小弟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恐怕要让郑元大哥失望了！”

尽管两人的对话字字句句都是彬彬有礼，客客气气，可两人都是皮笑肉不笑，语气阴寒！其中的火药味，郭业等人再迟钝，也感受得到！

两人在门口又说了一番废话，郑元才把郑连成让进了客厅！

郑连成一坐下，郑元就问道：“连成贤弟，您一向是公务繁忙，今天怎么有空来愚兄这了？”

“此次来找郑元大哥，一是为了叙叙咱们兄弟的离别之情，二来还有一项公事！”

“公事？你不是负责族中的田产地亩吗？愚兄都被派去看守陵墓了，咱们之间还能有什么公事？”

郑连成嘿嘿一笑，道：“郑元大哥，这您就有所不知了！就在三天前，族里已经给兄弟改了职司！”

“那您又到哪里高就？”

“咱们族长，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最近又生病了，很多事情管不过来！所以族里派小弟过来，协助族长管理族内的婚丧嫁娶之事！”

“你说什么？”

“小弟我现在负责协助族长管理族中的婚丧嫁娶！”

“什么时候开始的？”

“就在三日之前！”

郑元一听，就知道坏了，但还是抱着一丝希望，道：“那贤弟找我来的公事是？”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为了我那贤侄女郑菲菲的婚事！原来还听说她远在高句丽没有和大哥一起回来，没想到这么快就和大哥重新团聚了，实在是可喜可贺！什么时候把她带过来，给我这当叔叔的看看？”

“呃……实在是不巧，菲菲还远在密州，距离此地一千多里。兄弟想要见的话，还请稍待几日！”

郑连成道：“大哥，这就是我要同你说的公事了。族中早就有了通知，要让族内所有的适婚女子都来荥阳，由族里为她们安排婚事！菲菲既然回了大唐，自然应该听从族内吩咐，您把他留在密州实在是大大的不妥！往轻里说您是一时疏忽，往重里说，您这是藐视族规！”

“贤弟，这你可想错了！菲菲如今早已不算适婚女子！就在七日之前，由族长做主，已经为菲菲寻得了佳婿！来不来荥阳，无关紧要！”

“郑元大哥，您可不能信口雌黄！我既然协助族长处理族内的婚丧嫁娶，对族内所有的婚姻文契都已经看过。其中并无菲菲贤侄女的！”

“虽无文契，族长已经亲口答应！还能做的了假？不信的话，贤弟尽可以去询问族长！”

“您这不是难为我吗？族长现在都病得说不了话了，我怎么去问他老人家！”

郭业听了他们的对话，就知道郑连成这孙子没憋着好屁！他和郑元之间不对付，谁都看得出来，现在他又在郑菲菲订婚的关键时刻，调换了职司。这要说是巧合的话，也太侮辱自己的智商了！

他咳嗽一声，道：“郑连成，关于菲菲的婚事，是你们荥阳郑氏的族长郑青山亲口所言！古人云一诺千金，荥阳郑氏的族长说的话，难道还比不过一纸契约？如果你一定要鸡蛋里挑骨头，不肯承认这桩婚事，我掉头就走，绝不纠缠！就怕对荥阳郑氏的名声不利！”

郑连成站起身来，躬身一礼，道：“您就是平阳郡工郭业，郭子仪吧！郑连成这厢有礼了！”

他对郭业倒是礼数周全，郭业也不好坐着受他这一礼，站起身来道：“不错，正是某家！郑连成，你认得我？”

“以前倒是不认得。不过早就听说平阳郡公在此做客，连成大胆一猜，侥幸言中了！”

郭业冷笑一声，道：“如此说来，我和郑菲菲的婚事你早就一清二楚。刚才都是故作姿态。给我装糊涂？”

“平阳郡公果然聪明，既然如此，我也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实不相瞒，族长大人并未生病，只是不敢见平阳郡公罢了！连成此来的公事，就是告诉您，您和郑菲菲的婚事，实在是不大合适，还请您另择佳偶！”

“莫非荥阳郑氏要悔婚？”

“话可不能那么说。虽说族长答应了您，可他也告诉您了，婚姻之事，事关重大，他不能完全做主，还要询问其他族老！郑氏此时不同意你们俩的婚事，不能算是悔婚！”

郭业嘿嘿冷笑，道：“就算不是悔婚，也是言而无信！”

郑连成道：“此事我郑氏却有不当之处，不过平阳郡公您的所为似乎也有一些……不那么合适。”

“有何不妥？”

“您口口声声向我们荥阳郑氏提亲，其实据我所知，您家中早有娇妻，还是位郡主！您把郑菲菲娶回家，乃是做妾！以五姓女为妾，平阳郡公，您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这……”这话还真有点道理，郭业一时语塞！

郑元却道：“菲菲是我郑元和高句丽的女子所生。那个高句丽女子，并非汉人，更不是我五大士族中人。所以，菲菲并不算纯正的五姓女。承蒙平阳郡公错爱，愿意娶她为妾，已经是天大的福分了！怎么还能有其他的非分之想？”

郑连成摇头道：“话可不能那么说。郑元大哥，您的这个说法，用在别人的身上可以。用在菲菲的身上可不行！”

郑元这可不干了，他怒声道：“郑连成，你对我们这一支怀有敌意，屡屡迫害我郑元，我都忍了。可你还要打菲菲的主意，我郑元绝不与你善罢甘休！”

郑连成道：“郑元大哥，您这是哪里话？小弟对您一向恭敬有加，怎么会怀有敌意？迫害二字更是无稽之谈！您可不要听信小人的谗言，怀疑我对哥哥的恭敬！”

“那你为何说菲菲与他人不同？”

“您说这个呀。我这可不是说菲菲不好，而是因为她太好了，才和其他人不同！其实平阳郡公的身份，就是真娶一个五姓女，别人我不敢说，至少我是没有意见的。不过菲菲嘛，那就得另当别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她的身份和其他人不同！您这一支和其他支可不一样，郑善果那是您的从弟，当过大唐的礼部尚书和刑部尚书。您自己虽然多灾多难，也当过隋朝的右武侯将军。您说菲菲的身份能低得了吗？就这么给平阳郡公当妾，知道的说是您慧眼识英雄，不知道的就得说咱们郑氏趋炎附势，卖女求荣了！”

郑连成舌灿莲花，把郭业和郑元都说得败下阵来！

一时之间，鸦雀无声！

郭业暗暗寻思，这个郑连成，看来是有备而来。论讲道理，五大士族之人，自有本身的一套理论，自己和郑元讲道理是讲不过他了！

不过……自己又何必跟他讲道理？

只要不要脸，强行把郑菲菲和郑元带回长安，荥阳郑氏的权势再大，又怎么奈何得了自己？自己有了郑元的文契，从大唐律上就无可指责，至于潜规则，那是限制愿意遵守潜规则的人的。对于他郭业来说，毫无制约！

最严重的后果，不过是五大家族发动舆论攻势，把自己搞脏搞臭！可是那又如何？郭业不愿意背负骂名，可不是不敢背负骂名！不说郑菲菲对自己的情义，就说二人多次患难与共，就值得自己这么做！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我看你荥阳郑氏能拿我怎么办！

想到这里郭业冷笑一声，站起身来道：“既然如此，那么就是说没得谈了？好好好，荥阳郑氏的威风，我领教了！郭某受此之辱，必有所报！”

说完，他转身就走！

## 第1424章三个条件（1）

郑连成连忙把郭业拉住了，道：“平阳郡公息怒，平阳郡公息怒！我荥阳郑氏绝无与平阳郡公为敌的心思！此事有得谈，有得谈！”

郭业转怒为喜，回身坐下道：“这还差不多，是不是你们想增加聘礼？早说呀，扯那些乱七八糟的干啥？说吧，你们想要多少？”

“平阳郡公误会了，我荥阳郑氏家风醇厚，怎么会贪图您的钱财？这么说吧，这聘礼您不但一贯钱不用加，而且您那一万贯钱的聘礼，我们还可以给您退回九千贯。只要您答应我们荥阳郑氏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不能迎娶郑菲菲！”

郭业拍案而起，道：“你这是戏耍老子？”

“当然不是，您听我解释！菲菲她身份特殊，不方便给您做妾！不过除了郑菲菲，我们荥阳郑氏还有其它的女孩子呀！郑菲菲长得什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敢保证，您绝对能找到比她更好的！”

郭业冷哼一声，道：“婚姻大事，岂能儿戏？郭某就是看上郑菲菲了，你非要让我换一个，恕难从命！”

“您怎么那么死心眼呢？有道是娶妻娶贤，娶妾娶色！您不就是纳个妾吗？何必非得认准了郑菲菲，只要人样子长得好看就不得了！您先别着急，我把人带给您看看，您看了就知道我们荥阳郑氏的诚意了……”

说完了，不待郭业说话，就自个儿跑了出去。一会功夫，就领来了一群小姑娘！估摸着能有二三十个！

这些小姑娘，大的可能有个十三四岁，小的也有个十来岁，个顶个的眉清目秀，唇红齿白！

郭业暗暗寻思，怪不得人们都喜欢五姓女呢，不谈家教，就是这长相，也都是千里挑一！五大士族的确有自傲的本钱，智力暂且不说，从容貌上来讲，基因就足够优秀！二三十个小姑娘，竟然全是美人坯子！

郑连成见郭业不说话，脸上浮现出了得意的笑容，道：“怎么样？平阳郡公这下可以看出我荥阳郑氏的诚意了吧。只要您一点头，看上哪个，哪个就是您的小妾！而且这些都是正经的五姓女，不比郑菲菲强得多？”

这个郑连成办事还真周到，有了这些女子在这儿，郭业再昧着良心，也不能说人家荥阳郑氏对自己怀有敌意了！

可是郭业的目的是不是在这挑选美女，而是要把郑菲菲从荥阳郑氏的手里解救出来呀，这可咋办？

郭业暗叹一声，说不得，只能再不讲理一次了！

他脸上含笑道：“不错，不错。果然都是难得的佳人！咦，这几个女孩子怎么长得那么像？她们都是亲姐妹？”

“平阳郡公好眼力！跟您说，她们不但是亲姐妹。而且是四胞胎！现在是穿得衣服不一样，要是换成了同样的衣服，就是亲爹妈来了，都分不出谁是谁！”

“哦，那可太难得了！”郭业停顿了一下，道：“郑连成，郭某有个不情之请，不知您能否答应？”

“平阳郡公，您尽管讲来！”

“如果您能把这四个美女全给我郭业作妾，那我就承认荥阳郑氏对郭某人毫无敌意了！”

郭业说完了这话，就等着郑连成翻脸！五大士族，都是眼高于顶的家伙！肯给自己一个美女做妾就算是忍气吞声了，还给自己四个？就是李二陛下亲自下旨，五大氏族都不见得给这个面子！

没想到的是，郑连成听了这话，微微一笑，道：“就依平阳郡公所言！”

“什么？”郭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说，就依平阳郡公所言！这四姐妹，从今往后，就是平阳郡公的小妾了！”

郭业满腹狐疑，道：“郑连成，我没听错吧？这四姐妹，真的给我？莫非她们都是西贝货，并非真正的五姓女？还是你在敷衍我郭业？你们荥阳郑氏，乃是大唐五大氏族之一，一下子送四名美女，给我郭业当妾，实在是让人难以相信！”

郑连成道：“平阳郡公，您的担心当然是有道理的。按说，您的身份虽然高贵，但是我荥阳郑氏也不是等闲之辈，与您联姻，算不上高攀！不要求做正妻已经很委屈了，还要一下给您四个，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

“不错，就是这个道理！你不是挺明白的吗？”

“平阳郡公，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您只知道这四姐妹是荥阳郑氏中人，可知她们的生身父亲是谁？”

“这我哪知道？我又不认识他们！”

“实不相瞒，这四姐妹的亲生父亲，不是别人，就是我郑连成！只要我同意你们的婚事，就是荥阳郑氏同意！同时也是她们的亲生父母同意！您要娶她们为妾，毫无问题！您要是不相信的话，现在就可以签文契，一份是我的，一份是荥阳郑氏的！”

郭业一听这话可就蒙了，道：“郑连成，有道是虎毒不食子……”话一出口，郭业又觉得有点不对，道：“口误！口误！我的意思是，郭某何德何能，能让您以四女相赠？还是您的亲生女儿？”

“平阳郡公您这是哪里话？郑元大哥能看上您，我郑连成难道不行？”

“那可不一样，郑元和我郭业在辽东城就颇为熟识，患难与共，这才同意把菲菲许配于我！咱们俩可是素昧平生……您如此厚爱，要是不说清楚的话，郭某实在不敢接受！”

郑连成叹了一口气，道：“平阳郡公，您太低估您自己了！您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更难得的是完全靠自己的打拼，并不是靠的祖宗余荫！如此成就，在大唐的官场不做第二人想！我郑连成愿意送小女给您为妾，就是看中了您的前途远大！指望您以后在官场之上对我郑氏子弟多多关照？”

郭业听了这话将信将疑，趋炎附势之人他见得多了，但是趋炎附势还说这么大义凛然的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到底是不是郑连成的真心话？还是另有所图？

他冷哼一声，道：“这么说来，你这算不算卖女求荣？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郑连成道：“我五大士族以前一直内部通婚，不愿与高官显贵结亲，结果影响力日渐衰落。族内不少有识之士，都想改变这一状况。我郑连成就是其中之一。说我趋炎附势也好，说我卖女求荣也罢，我绝无怨言！”

郭业一下子抓住了郑连成话语中的漏洞，道：“那你为何不愿意我娶郑菲菲？刚才你可是说因为不愿影响荥阳郑氏的名声。现在你自己嫁女，又不在于荥阳郑氏的名声了。如此反复无常，让郭某如何相信于你？”

“这……”郑连成苦笑一声，道：“此是我家族内部事务，实在不便与您分说。总之，只要您不娶郑菲菲，我荥阳郑氏，就愿意与您为善。如果您一意孤行的话……”

“怎么样？如果我郭业一定要娶郑菲菲，你们荥阳郑氏是不是就一点都不肯通融？一定要驳我的面子！”

“那也不是！不过这聘礼可就是不是一万贯钱了。不知平阳郡公能不能拿得出来？”

“要多少？十万贯？百万贯？”

“非也，非也。我荥阳郑氏诗书传家，怎么会一心只盯在钱财上！明白跟您说吧，平阳郡公要想娶郑菲菲，需要答应我荥阳郑氏三个条件！”

## 第1425章三个条件（2）

“哪三个条件？不妨说来听听！”话说到现在，郭业也不着急了！郑连成开口就是三个条件，这说明他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有备而来！

那他说出来的话，代表的就不是他一个人的意思，而是荥阳郑氏的意思，至少也是荥阳郑氏的老族长郑青山的意思！接下来无非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已！

郑连成微微一笑，道：“第一个条件，就是古籍。我荥阳郑氏诗书传家，聘礼中当然要有书籍了。也不多您您的，只要古籍千卷。第一个条件就算完成了！”

“敢问什么算古籍？”

“只要大隋之前的书籍，都算古籍。平阳郡公，这个条件够宽松了吧？”

郭业点头道：“这倒是不难！”

郑元一拉他的袖子，道：“平阳郡公，还请三思！千卷古籍您有吗？不是我郑元看不起您，就是大唐皇家藏书，有没有一万卷藏书都得两说。您又是出了名的……那个不爱读书。现在答应了，到时候拿不出来可怎么办？”

郭业不慌不忙道：“荥阳郑氏乃是千年的名门望族，总不会不讲道理，给我郭业难以完成的条件！郑……你说，荥阳郑氏有没有古籍千卷？”他刚想叫郑兄，又觉得不那么合适，叫岳父大人吧，还真张不开这个嘴，干脆就含糊其辞了！

“这您就小看我们荥阳郑氏了，别说千卷，就是万卷，十万卷，我荥阳郑氏也能凑得出来！可是除了我五大士族，其余人家，要想凑出千卷古籍，就很难了。尤其是您，祖上是务农为生，您本身又……”

郑元还要往下说，郑连成把他给拦住了，道：“郑元哥哥，您这是操得哪门子心？只听说岳父难为女婿的，没听说过老丈人担心女婿给的聘礼太多的。而且平阳郡公那么大的大人物，怎么会连千卷古籍都凑不出来？您这不是看不起平阳郡公吗？”

这就是拿大话拍郭业了，郭业心中早有定计，假装上了他的当，道：“郑连成你这话说得有理！千卷古籍当无问题！你接着说第二个条件吧？”

“第二天条件，就更简单了！就请平阳郡公拿出良田百顷，骡马千头，作为聘礼！我荥阳郑氏虽然诗书传家，但也要吃饭不是？金银之物，我们不缺。向您索要一些耕作之物，这个条件不过分吧？”

“不过分，一点都不过分。不过假如我没猜错的话，这良田百顷您会限定地方吧，我要是在西域给您百顷良田，您也不会答应不是？”

“那是自然！不过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诚心难为您，只要是在河南道境内的良田尽可以作数！不知平阳郡公能否答应？”

郑元听了勃然大怒，道：“郑连成，这个条件实在是无理！百顷良田，价值几百万贯！我郑氏嫁女什么时候要过这么重的聘礼？再说，平阳郡公又不是贪官，怎么可能拿得出来这么多钱？”

“郑元大哥，您这就想错了。咱们要的聘礼越重，不就越说明菲菲的身份高吗？她嫁过去了，更受重视！您老人家以后说出去也有面子，何乐而不为？”

“那也不能这么离谱！百顷良田，还要是河南道的！就算是平阳郡公真有

这么多钱，河南道也没人会卖给他那么多地！现在天下太平，只要有地，就不愁温饱，还可以传之子孙！不到万不得已，谁会卖地？谁肯卖地？”

郭业听了，微微一笑，道：“还请稍安勿躁！河南道内百顷良田虽然并不好买，不过还难不倒我郭业！”

“你有什么办法？”

“山人自有妙计，您就不用多问了！郑连成，你接着说第三个条件吧！”

“第三个条件，就更简单了！对于平阳郡公不值一提！我荥阳郑氏嫁女，自然要嫁得门当户对！平阳郡公这个官爵自然是够了，不过您祖上似乎……”

郭业脸色一沉，道：“有什么话快说！侮辱郭某祖先，郑连成，你这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还是觉得我郭业的刀不够快？”

“您别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咱们荥阳郑氏是要脸面的，您白手起家，身居高位，固然令人佩服，可是有些人比较浅薄，我们郑氏把女子给了您，难免被他们说成是贪慕权势，把女子嫁给了一个暴发户！所以呢，我们就想在这聘礼上体现一下，您不是暴发户，而是有些来历，堵堵这些小人的嘴！”

“废话少说，你们到底想要什么？”

“想要一些古物罢了！”

“古物？什么古物？”

“就请您给我们一千件隋朝以前的铜器！哪怕是个铜盘子，铜碗呢，我们也认了！但是，第一必须是隋朝以前的，现做的可不成！第二不能少于一千件！怎么样？平阳郡公，这个条件您能否答应？”

“这就是你们荥阳郑氏的三个条件？还有没有要加的？”

“没有了！就这三个条件！不过我还得补充一下，韶华易逝，红颜易老，女子嫁人得趁早！我们不能无限期的等您！三个月内您把这三个条件办妥了，郑菲菲就是您的小妾。假如三个月内您没完成这三个条件，我们荥阳郑氏就要对不住了！”

郭业好整以暇地喝了一口茶水，道：“郑连成，这三个条件暂且不说。郭某有些事情不明白，还要请教一下！”

“平阳郡公请讲？”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这三个条件，是不是都诚心难为我郭业？”

“哪里，哪里……”

郑连成还要解释，郭业一摆手，阻止了他继续往下说，道：“你不用解释，此事你我心知肚明。而且我要问你的也不是这个。我想问你的是，你们荥阳郑氏，就真的不怕我郭业听了这三个条件起身就走？无缘无故的树我这么一个强敌，对你们荥阳郑氏到底有什么好处？”

郑连成道：“平阳郡公，首先我等不愿意与平阳郡公为敌，这您得承认吧？我郑连成自己的亲生女儿，都愿意献给平阳郡公为妾，难道这份诚意还不足？如果您因为郑菲菲一事与我荥阳郑氏为难的话，您可不占理！”

“嘿嘿，占不占理和与不与你们为敌，可是两码事，这个道理，郑连成你不会不明白吧？”

“我当然明白！不过拒绝了与您联姻，对我荥阳郑氏也不是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且好处不小！”

“这我倒真是的不懂了！什么好处？”

“第一您堂堂的平阳郡公提亲我们都拒绝，说明我荥阳郑氏威武不能屈，不慕权贵！这是名望上的好处！第二这也说明了我郑氏的女子身份尊贵，您这么大人物，我们都看不上，其他人要想娶郑氏女，聘礼是不是得再增加点呢？这是钱财上的好处！有此两桩好处，我们拒绝您也就顺理成章了！”

郭业听了点头道：“说得有理！如此看来，我郭业无论答应不答应这三个条件，你们郑氏都立于不败之地。郑连成，你觉得我该不该答应呢？”

郑连成道：“我劝您还是不要答应这三个条件！依我看来，别看您刚才说的豪气，其实这三个条件您一个也难以完成！这些东西，都不是有钱有势就能买得到的！您还是娶了我郑连成的女儿，咱们皆大欢喜……”

郑元怒目而视，道：“郑连成，你是一定不让我好过？”

郑连成哈哈一笑，道：“郑元大哥，事情这么明显，您一定要我说出来吗？我告诉您，菲菲贤侄女这辈子，恐怕都要与平阳郡公有缘无份了！不过，您也不用担心，她不会嫁不出去，我郑连成一定会给他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夫婿的！”

他在‘称心如意’四个字上加重了语气，其中含义不言自明！

郑元再也忍不住了，猛地站起身来，道：“欺人太甚！郑连成，我要你的命……”说着话，他站起身来，就要跟郑连成玩命！

没想到郭业一把就把他拉住了，道：“不可冲动！这里是大唐，有王法的地方，您杀了他，自己也难逃活命！”

郑连成哈哈大笑，道：“识时务者为俊杰，郑元大哥，你大势已去，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平阳郡公，接下来咱们是不是就该谈谈小女的婚事了！”

郭业笑道：“婚事要谈得！不过不是令媛，而是郑菲菲的婚事！”

“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郑连成，我明白的告诉你，这三个条件，我答应了！郑菲菲我娶定了！”

## 第1426章借花献佛

郭业此言大出众人的意料之外，一时之间，全场鸦雀无声！

良久，郑连成才缓过劲来，道：“平阳郡公，此言当真？”

郭业道：“我堂堂的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难不成还跟你开玩笑？废话少说，郑连成，如果你没有其他条件的话，咱们就签一个文书！”

“文书？什么文书？”

“就是只要我郭业三个月之内完成了这三个条件，荥阳郑氏就同意我和郑菲菲婚事的文书！”

“平阳郡公，您要想清楚，这三个条件您就不可能完成！”

“完不完得成是我郭业的事，不劳您费心！我就问您一句话，这个文书您敢不敢签！”

“有何不敢？平阳郡公，荥阳郑氏不愿与您为敌，可不是怕了您，如果您非要一意孤行，那咱们就签这个文书！到时候三个条件没完成，就不要怪我荥阳郑氏不给面子了！”

郑连成的热脸贴了郭业的冷屁股，脸上有些挂不住，刷刷点点，笔走龙蛇，眨眼间，一式两份的文书就写好了！

郭业和郑连成都签好了名字，这事基本上就算定了。

郭业又道：“郑连成，光有你的签名似乎有些不够，你把你们族长郑青山叫来，也签上名字！”

“此事我郑连成就可以做主，就不劳族长的大驾了！”

“本来荥阳郑氏的信誉我是信得过的，不过今日一见，嘿嘿，真是见面不如闻名！族长亲口答应的话，你们都能说了不算，你郑连成的签名又算得了什么？莫非你的签名比族长亲口说的话还管用？少废话，你把郑青山给我叫来！”

郭业得理不饶人，话里夹枪夹棒，把郑连成说得哑口无言！

郑青山来了之后，郭业本来还要出言讥讽，不过郑元对他连连摇头，他不能不给郑元面子，也就没有多生枝节。

文书都签好了，郑青山和郑连成也告辞离开了，屋里也就只剩下郭业、郑元、长孙师和斑鸠！

郑元叹了一口气，道：“平阳郡公，您今天实在是太冲动了！就算他们提了三个条件，咱们还可以讲讲条件！不是一定要全部答应的！现在您都签了文书，就无可更改了！”

长孙师道：“说那么多干什么？咱们爷们就是这个脾气，宁从直中取，不从曲中求！平阳郡公的做法，我长孙师赞成！什么三个条件，不就是欺负平阳郡公出身低微，祖上没阔过吗？咱们现在就是要把三个条件都不折不扣的完成，让他们见识见识平阳郡公的厉害！”

“说得轻巧，三个条件都完成了，荥阳郑氏自然是见识了平阳郡公的厉害。那要是完不成呢？那就是咱们见识人家的厉害了！”

斑鸠沉声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咱们还是先想一想怎么完成那三个条件吧！其实第二个条件是最简单的，虽然民间的良田不好买。官府还是有不少官田的，良田百顷不是什么大数字，就是价格……”

郑元道：“此事不妥。我太了解郑连成的手段了，他既然提了这个条件又



怎么会不安排后手？恐怕平阳郡公刚把田土买到，朝廷里的言官就要参平阳郡公了！我大唐广抑兼并，平阳郡公一下子买田百顷，这是大罪！”

“那可怎么办？难道这三个条件真的无懈可击？”

“反正我是没有办法了！就是不知平阳郡公有何良策？”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三个条件不急，我有个问题想先问您一下，您和那个郑连成之间，到底有何过节？”

“唉！”郑元叹了一口气，道：“说实在的，我和郑连成之间并无过节！您想我比他大好几岁，我在高句丽被俘的时候，他还是个孩子，我和他之间能有什么过节？”

“那他为何对您屡屡针对？”

“那不是私仇，而是……唉，此事实在是家丑！”

长孙师听了眼前一亮，道：“莫非是你那原来的老婆，后来改嫁了郑连成？”

郭业听了，也觉得有理，道：“如果那样的话。您还是要看开些……”

郑元连连摆手，道：“你们想哪去了？我那以前的妻子也是五姓女，知道礼义廉耻！就算改嫁也不会嫁给我荥阳郑氏中人！”

“那你们之间为何如此剑拔弩张？”

“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你们了。我和郑连成之间并无私仇，而是族内的矛盾，我这一支和他这一支之间，关系……不大好！”

“哦？那是为何？”

“郑连成这一支乃是我郑氏嫡传，世代掌握家族大权，族长也一定会出在他这一支。我这一支，虽是旁系，近百年来却是人才辈出，屡屡有人能当上朝廷的高官！这样，族内不少人唯我这一支的马首是瞻，对他这一支阴奉阳违！”

“既然你这一支势力庞大，又怎么会被郑连成所欺？”

“因为我说得是以前！自从五年前，我那从兄郑善果亡故，我这一支就没有人当高官了，势力渐衰！郑连成这一支好容易扬眉吐气，为了防止我这一支死灰复燃，自然对我们屡屡打压！”

“如此说来，你被派去看守陵墓也是郑连成打压的结果了？”

“正是！不过我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族内打压我也就算了，竟然连菲菲也不放过！”

斑鸠冷笑道：“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菲菲嫁了平阳郡公，你们这一支的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干涉郑菲菲的婚事，可比在族内打压，重要得多，也有用得着！”

郭夜道：“可是郑青山开始的时候，已经答应了这门婚事了？这有点说不通呀！”

郑元道：“郑氏嫡系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比如族长大人就一向主张息事宁人，对于族内的倾轧并不赞成！而郑连成则是打压我这一支的急先锋！看来这次，是他把族长说服了！”

郭业点头道：“怪不得他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为妾，郑连成的功名利禄之心真旺呀！”

“可不是吗？他除了四个多胞胎女儿，还有十几个儿子呢！不少人都当了大唐的小官，您要是肯稍加提携，不谈郑氏嫡系，就是郑连成自己也受益匪

浅！”

斑鸠道：“照你这么说，平阳郡公可是错过了一个好机会！人家郑连成好心好意的献女求荣，平阳郡公竟然拒绝了！这可是四胞胎，还都是美女，可遇不可求！”

郭业摆手道：“郑连成此人心术不正，我要是答应了他，后患无穷！此事休要再提！”

郑元也觉得挺对不起郭业的，不是因为郭业错过了四胞胎美女，而是因为郭业这算是为了郑菲菲一人，与荥阳郑氏为敌！

他说道：“平阳郡公，此事还是郑某考虑不周，连累了您……您其实不必趟这滩浑水的……现在可不好办了！三个条件，个个难如登天，您必定会颜面大失……”

郭业笑道：“怎么？莫非你以为我真的对这三个条件毫无办法？这你可想错了！”

“难道您真有办法？”

“当然！而且用了这个办法以后，我们不光可以解决郑菲菲的婚事，还可以小赚一笔！”

长孙师道：“平阳郡公，您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办法快说！”

“这个办法的名字就是——借花献佛！”

## 第1427章不翻个十倍你好意思吗？（1）

“借花献佛？”郑元低声重复了一句，还是一头雾水，道：“从哪借？”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有什么难猜得，整个河南道，谁能拿得出百顷良田，千卷古籍，千件铜器，咱们就跟谁借！”

“这……”郑元忽然间眼前一亮，道：“你是说博陵崔氏？”

郭业点头道：“正是！抓了崔玄仁和崔六全这两个家伙，杀又杀不得，放又放不得，我看着都闹心！你说以这二人为条件，索取这些东西，博陵崔氏能不能答应？”

“能！简直太能了！”郑元喜得手舞足蹈，高兴得说道：“平阳郡公，您真是诸葛再世！天大的难题，到了您的手中都迎刃而解！而且都解得顺理成章，毫无后患！我这就出发，找博陵崔氏谈判，您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关心则乱，郑元为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也是真拼了老命了，不待郭业答应，就要离开！

长孙师赶忙把他拦住了，道：“郑老爷子，慢！您别着急呀，平阳郡公还没把话说完呢！”

“啊？还有什么话？”

“平阳郡公刚才可是说了，这个办法还能让咱们小赚一笔！您就这么去了，咱们就是左手进，右手出，什么都赚不到！虽说哥几个都不缺钱，不过……说句您不爱听的话，五大士族与咱们爷们为难，咱们要是不让他们大出血，就这么轻轻放过，也就太没面儿了！”

郭业点头道：“长孙师，你现在越来越长进了！就是这个道理！郑老先生，您就按照荥阳郑氏提的条件，每项货物的数量后面加个零！去向博陵崔氏提条件吧！”

“每项货物的数量后面加个零……那不是要十倍？”

“不错，就是十倍！”

“这就是您所说的一点小钱？古籍和铜器不好估价。单是土地一项，千顷地，价值几千万贯！大唐一年的赋税也就这么多吧？您这……是不是太……”郑元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嘟哝道：“黑心了一点？”

郭业道：“就是要博陵崔氏比割肉还疼，要不然怎么消我的心头之恨？”

长孙师皱眉道：“光是崔玄仁和崔六全就要换这么多东西，只怕博陵崔氏不肯！到时候一拍两散，咱们怎么应付荥阳郑氏提出的三个条件？”

郑元也说道：“博陵崔氏虽然家大业大，要他们拿出千顷良田，这差不多就是博陵崔氏一半的田地了，也太强人所难了！就算他们肯，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您这是要跟博陵崔氏结下大仇呀！说句不恰当的……就算您掘了博陵崔氏的祖坟，都没有比这仇结得大！”

郭业笑道：“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这只是咱们开的条件，就看博陵崔氏如何应对了，总而言之，不能让博陵崔氏过好，但也不能逼得他们跟咱们一拍两散！”

郑元道：“既然如此，和博陵崔氏的谈判还请平阳郡公和我一块去……”

“你是想拿我郭业镇场子，以势压人？”

“不！因为您最像奸商！”

……

……

博陵崔氏族长崔九炎最近的日子过得不大舒坦。

家族之内人口繁衍越来越多，开销越来越大！家族的声势却逐渐衰落，来钱的路子越来越少！有多少年家里没有出三品以上的高官了，二十年？还是三十年？

不光是博陵崔氏，五大世族其他四个也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虽然现在五大士族还有着强大的力量，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五大士族的衰败不可避免！

现在，为了恢复五大士族的荣光，五大士族正在谋划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件事情要是成功了，五大士族不但能恢复祖上的荣光，还能更上一层楼！

不过这件大事，虽然利益大，但是风险也很大！至于下的本钱那就更大了！为了这件大事，花的钱海了去了！族内的钱财更加捉襟见肘！

为了解决族内钱财的窘境，他不得已让已经出仕的族人拼命地弄钱！前些日子，有族人提出要谋夺一个寡妇的产业，如果是以前他一定严词驳斥，甚至要请出家法，给予重责！不过现在，形势比人强，他竟然鬼使神差的同意了！

后来他才知道，这个寡妇竟然是陇西李氏之女！知道这件事后，崔九炎一连几天都睡不好觉，这要是传出去，被陇西李氏之人问起来，让他这张老脸往哪搁？

怕什么来什么，没过多久，就传来消息，这件事不但已经尽人皆知，还竟然没办成！

这个族人一脚踢在了铁板上，没想到那个寡妇不但是陇西李氏之女，还勾搭上了大唐的平阳郡公！官字两张口，怎么说都是他的理，最后竟然给自己的两个族人定了一个勾结番邦，谋害国家大臣的罪！要置他们于死地！

自己多方请托，请平阳郡公高抬贵手，没想到这个平阳郡公油盐不进，就是不松口！难道真的跟平阳郡公拼个鱼死网破？往常倒也可以，平阳郡公虽然有权有势，博陵崔氏也不是好惹的！但是现在那件大事正在关键时刻，实在不宜节外生枝！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又传来一个消息，平阳郡公身体有恙，概不见客！可他从内线得来消息，平阳郡公根本就没在鑫鑫客栈，而是带着几个亲信，不知去向！

平阳郡公想干什么？难道看到广贴告示不管用，要对博陵崔氏来个明察暗访？这可要了命了！那件事虽然隐秘，但是谁知道自己会不会百密一疏，留下什么破绽？

平阳郡公是出了名的能吏，又是衙役出身，要是真让他查出什么蛛丝马迹，别说博陵崔氏了，就是五大士族也得灰飞烟灭！

崔九炎越想越害怕，郭业失踪了半个月，他就半个月没睡好觉！六十多岁的人了，哪受得了这个？他最近几天，已经是形销骨立，神情恍惚，要是郭业再不出现，老头子猝死都有可能！

他有时候甚至都暗暗后悔，想当初郭业贴告示的时候，他为啥要派人阻止乡民告状？早点把他糊弄走不就完了吗？死两个族人和那件大事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这次可真是因小失大！

假如郭业知道，自己无心插柳，把博陵崔氏的事情放一放，放出这么个结果，恐怕做梦都会笑出声来！他还没上门威逼，博陵郑氏已经准备举手投降！

“郭业，你究竟在哪呢？”崔九炎把这句话翻过来，掉过去的念叨。知道的是他做贼心虚，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害了相思病呢！

正在他自言自语之际，老仆崔德福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道：“来……来了！”

“什么来了？”

“大唐平阳郡公，礼部尚书郭业郭子仪，来了！”

听了这话，崔九炎就如同有人搬开了压在他胸口的万斤巨石，又如同蹲了十年大牢终于得了自由，别提多舒坦了！他连忙道：“快请！快请！不……我要亲自出迎……开中门，我要亲自迎接！”

吱呀呀～～

博陵崔氏几十年未开的中门，今日敞开！

郑元却是知道其中的厉害，道：“平阳郡公，您的面子可真大！我郑元却是服了！”

“怎么讲？”

“博陵崔氏眼高于顶，别说您是个公爵了，就是货真价实的王爷他们也仅仅是礼数周到，而不会大开中门！果然是能者无所不能，菲菲跟了您，我放心！”

郭业却是颇有自知之明，道：“没那么简单，我看这里边是有事儿……”

## 第1428章不翻个十倍你好意思吗？（2）

崔九炎礼数周到的把郭业和郑元让进了客厅，算是给足了郭业面子！

众人分宾主落座，崔九炎迫不及待地问道：“平阳郡公，您到我们博陵崔氏来，可谓是贵足踏贱地，不知有何贵干？”

郭业道：“老族长客气了！博陵崔氏乃是五大士族之一，千年的名门望族！而我郭业，不过是一个暴发户罢了，如何能与博陵崔氏相提并论？‘贵足踏贱地’之说，真是羞煞郭某，再也休提！至于郭某今日因何而来……不瞒老族长，我是求助来了！”

“求助？难道在大唐还能有什么事情，能难得倒平阳郡公？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您办不到的事情，我们博陵崔氏就更办不到了！您找我们是找错人了！”

郭业连连摆手，道：“老族长不必谦虚！这件事还非您出手不可！”

“到底是什么事？”

郭业接下来的话，却岔开了话题，他喝了一口茶，道：“老族长，最近郭某和崔氏颇有误会，您可曾听说？”

崔九炎道：“倒是听说族里边有两个不成器的孩子，冒犯了平阳郡公的虎威，被平阳郡公抓起来了！您放心，我博陵崔氏忠厚传家，最是守法不过！对于这种害群之马绝不袒护！如果这两个人真的犯了王法，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哪怕是杀了他们的头，我博陵崔氏也毫无怨言！”

郭业暗暗寻思，崔九玄竟然不在乎两个族人的性命，这个节奏不对呀！就算他真的不在乎族人的性命，那他也得在乎博陵崔氏的脸面啊？博陵崔氏的脸要是这么容易打，那还称什么大唐五大士族之一？事有反常既为妖，其中必有蹊跷！

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道：“如果这两个崔家兄弟单单冒犯了郭某，事情就简单了。不过……他们后来的口供，可就让郭某难办了！”

崔九炎道：“莫非平阳郡公是说他们勾结高句丽，阴谋作乱？真是无稽之谈！”

郭业摆手道：“非也，非也。那只是我让人放出的消息，做不得真的。不过，他们牵扯的事情……可比勾结高句丽要大！”

崔九炎尽管知道崔玄仁和崔六全根本就没有参与那件大事，不过作贼心虚，听了郭业这话还是吓了一跳，道：“什么事情的罪过能比勾结外藩还要大？平阳郡公，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我博陵崔氏虽然一向奉公守法，但也不是任人栽赃陷害的！”

郭业察言观色，就知道崔九炎有里边有鬼，道：“有些话，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说出来，还有转圜的余地；要是一说出来，恐怕……嘿嘿……”说到这里郭业忽然闭口不言！

崔九炎的脸上阴晴不定，最后一咬牙，道：“平阳郡公，有话请讲当面！”

郭业心说我那是诈你，哪知道你们还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呀，于是继续含糊其词道：“您确定要我说出来？恐怕郭某说出来，博陵崔氏这个门我都出不去了……”

崔九炎刚才还真打着事有不谐就杀人灭口的心思，不过郭业这么说出

来，他还真的不敢下手了，讪笑道：“平阳郡公说笑了！说笑了！”

好容易把他唬住了，郭业也是长松了一口气，转换话题道：“老族长，郭某这次来，可不是和您谈案子的。而是要让您帮个小忙！”

他这是第二次提需要帮助了，崔九炎总算明白了！这是索贿！他说道：“敢是平阳郡公出门在外，手头紧张？好说，好说，十万贯够不够？”

郭业勃然变色，道：“什么十万贯？你莫非郭某人是贪图你们博陵崔氏的钱财？”

“那您的意思是？”

郭业一指郑元，道：“此事实是难以启齿。还是让他跟您说吧？”

“哦？这位仁兄是？”敢情刚才他光注意到郭业了，压根就没问郑元姓名谁！

郑元连忙站起身来，道：“老族长不必客气，说起来我还是您的晚辈！”

“晚辈？”

郑元道：“不错！晚辈姓郑名元，字德芳，乃是荥阳郑氏中人！郑氏和崔氏多有联姻，晚辈刚才算了一下，还得称您一声‘世叔’！”

“那你和平阳郡公是什么关系？”

郑元道：“承蒙平阳郡公错爱，看上了小女，要与小女结为伉俪之好。”

这么一说，崔九炎就明白了，心说看来这个郭业还真是个好色之徒，来密州才几天呀，就给自己张罗了一门婚事。伉俪之好？说得好听，还不是纳妾！看来这个郑元也是个趋炎附势之人！

不过有爱好就好办，只要投其所好，就算郭业真的发现了什么，也可以敷衍过去！

他说道：“那我就提前祝平阳郡公和令媛，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郑元叹了口气，道：“借您吉言！不过现在看来，这门婚事可不好办！需要世叔的帮忙！”

“可是要老夫做个媒人？好说，好说！”

“做媒之事不敢劳动老族长！跟您说吧，实在是族里向平阳郡公要的聘礼高了一些，平阳郡公无力筹措，才不得已向您求助的？”

崔九炎既然认定郭业是索贿，对于郑元的话也就懒得分辨真假了，道：“此事容易，我博陵崔氏虽然不甚富裕，不过最是急公好义。平阳郡公的聘礼还差多少，自有我博陵崔氏补上！”

郭业道：“果真如此？老族长，您这不是骗我的吧？这份聘礼可不是小数目！”

崔九炎慨然道：“我博陵崔氏怎么说也是五大士族之一，老夫忝为族长，焉有说话不算之理？这么跟您说吧，我要是说了不算，博陵崔氏的祖宗都得蒙羞！”

郭业道：“那就多谢老族长了！只要您答应了，两位崔兄弟我一定放出来，他们的口供也一概焚毁！您看怎么样？”

“平阳郡公有心了！不知这份聘礼，到底需要多少钱财？”

郭业目视郑元，郑元知道郭业要他提出那个十倍的条件，张了张嘴，却总觉得难以启齿，不能发声！

郭业看他面色尴尬，只得自己说道：“聘礼有三项！第一项，就是万卷隋朝以前的书籍！”

“万卷古籍？”崔九炎一嘬牙花子，勉强道：“我博陵崔氏也还能拿出来！”

“第二项就是万件隋朝以前的铜器！”

崔九玄一咬牙，道：“那也可以勉力为之！”

“多谢，多谢！只要第三项您还能同意的话，郭某与博陵崔氏的误会就一笔勾销！”

“平阳郡公请讲！”

“还需要河南道内良田万顷，骡马万头！”

郑元在听郭业说第三个条件以前，就已经堵住了自己的耳朵！不过郑九炎的咆哮声还是阵阵传来，道：“郭业，我看你是穷疯了吧！万顷良田！把我崔氏卖了也没有万顷良田！”

郑元心里暗惊：平阳郡公咱们不是说好加一个零的吗？您咋加了俩呢？



## 第1429章崔九炎作死记（1）

郭业脱口而出的良田万顷，不是他故意为之，而是口误！

其实，对于郭业来说，千顷良田，还是万顷良田，在他的心目中的差别不是很大。

在现代社会的时候，人们说起古代的大地主，都是“家有良田万顷”，“千顷地一根苗”！郭业听得多了，对于千顷万顷的也就不当回事了。好像拥有千顷、万顷土地的大地主到处都是似的。

不过事实上，拥有千顷地就算得上地方上的豪强了。至于拥有万顷地，那就绝对是大唐王朝打击的对象！万顷地，少说也能养活五六万人，多了说能养活十来万人。稍一动员，就是两三万的大军。时机对了，这就是争天下的本钱！

博陵崔氏虽然势力不小，让他们拿出一万顷地，他们还真拿不出来！

看着崔九炎着急败火的样子，郭业一愣，道：“老族长，万顷良田果真筹措不出？”

“没有，绝对没有！”

郑元一拉郭业的袖子，在他的耳边低声道：“平阳郡公，应该要千顷良田！”

郭业这才明白过来，不过这时候可不能承认自己说错了，道：“老族长别急，这是荥阳郑氏提出来要求，您可不能怪我！不过呢，这是郭某自己成亲，聘礼一事，没有让博陵崔氏全出的道理，不如……您出一部分咋样？”

“一部分？”崔九炎尽管怒火冲天，还真不敢往死里得罪郭业，心中默念了无数遍“小不忍则乱大谋”，才渐渐平复了心情，道：“你到底想要多少？”

“要不五千顷？”

“没有！”

“三千顷？”

“休想！”

“那……一千顷？”

“还是太多！”

郭业冷笑一声，道：“老族长，我要一万顷，您不肯给，还可以推说博陵崔氏力有不逮！现在郭某主动让步，让到了一千顷，您再不答应，那也太不给郭某面子了吧！”

崔九炎道：“平阳郡公，老夫问您一句话，这位郑元真的是荥阳郑氏中人？”

“那是自然！”

“平阳郡公此来，真的是因为聘礼不凑手，要老夫帮忙？”

“千真万确！”

崔九炎叹了一口气，语重心长地说道：“平阳郡公，您就别装了！万顷良田做聘礼，别说是荥阳郑氏之女了，就是大唐的公主，您都能娶上十个八个的！走遍天下，没这个价！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您是不是想要钱？好说，好说，您说个数，老夫勉力为之！”

“老族长您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您不知道吧，遍及天下的长乐坊大钱庄，就有我郭业的一份，我还能缺钱？实在是荥阳郑氏这三个条件太过

刁钻，根本就不是用钱能解决的了得，才求到了您的头上！”

“平阳郡公，你这是不肯和老夫说实话了？”

“我的话句句属实，有荥阳郑氏的文契为证！”

“那就把文契拿来我看！”

郑元心说这一看文契不就露了馅了吗，连忙阻止道：“您非要平阳郡公拿文契出来，这不是摆明了不信任他吗？伤了两家的和气，实在是不美！您拿不出来一千顷土地，也不是不能商量，五百顷怎么样？”

郭业道：“什么五百顷？就要一千顷，一顷地都不能少！”

崔九炎多精明呀，一眼就看出了两个人之间的不协调，不过接下来，他可就想歪了！

他心中暗想，这两个孙子是给老夫下套吧，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逼老夫就范！嘿嘿，这你们就错打了算盘了，老夫活了这么大的年纪，吃过的盐多过你们吃过的米，怎能上这种恶当！待老夫略施小计，就把你们揭穿！

崔九炎手捻银髯，轻轻一笑，道：“平阳郡公不用诳我，博陵崔氏和荥阳郑氏累世联姻，聘礼什么价钱我岂能不知？”

“那是因为你们都是五大士族，荥阳郑氏不敢多要。要不然，他们娶亲的时候，您还能要回来！我郭业就不同了，荥阳郑氏欺我是个暴发户，想要讹诈我郭业……”

崔九炎把手一摆，道：“您就是说得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老夫也是不信！除非您把那份文契拿过来，给老夫过目！”

郭业冷笑道：“如果文契属实，您就答应给我良田万顷？”

“良田万顷不可能，不过良田千顷我博陵崔氏还拿得出来！”

郑元道：“您这又是何必？平阳郡公位高权重，岂能说谎？听我的话，您不用看文契，只要拿五百顷就行！”

他心虚之下，脸上发红，冷汗直流！

崔九炎察言观色，就知道郑元心里边有鬼，越发坚定了原来的想法，道：“哼哼，良田万顷？开玩笑。漫说你们拿不出文契，就是拿得出来，那也绝不会是良田万顷！”

“那您说上面写的多少？”

崔九炎笑咪咪地说道：“平阳郡公，要不要咱们打个赌？”

“打赌？”

“不错，老夫就赌你那份文契要么没有，要么上面的数字绝对不会超过十……二十顷！要是老夫输了，就输给您千顷良田！要是老夫赢了……”崔九炎想了一下，觉得还是不要太过得罪郭业，道：“您就不要再提田土的事情了，老夫赠您十万贯盘缠钱您看怎么样？”

郑元大喜，道：“好，就这么赌了！”

崔九炎看他这么高兴，先是心里边一沉，转瞬就又放松了起来，他心中暗想，这孙子是演戏给我看呢！嘿嘿，老夫岂能被你唬住，道：“平阳郡公，您意下如何？”

郭业心中默念了几句“不作死就不会死”，然后说道：“空口无凭，老族长敢不敢立字为证？”

“有何不敢？”

这份赌约二人都觉得稳操胜券，签完之后，都是神清气爽！

崔九玄把手一身，道：“平阳郡公，请把那份文契拿出来吧？”

还没等郭业有所表示，郑元已经迫不及待得从郭业手中抢过了文契，交到了崔九玄的手中，道：“世叔，请看！”

崔九玄拿过了文契，稍微一看，脸上的微笑就凝固了，道：“良田百顷？这……这怎么可能？郑菲菲她就是用金子做的，也不过是千两黄金，怎么能值得了良田百顷？平阳郡公，这种文契您都敢签……这是脑袋被驴给踢了吧！”

郑元听了脸色一沉，道：“世叔，您这是怎么说话呢？论起来，菲菲还得管您叫声爷爷呢，还请嘴下留德！她怎么就不值百顷良田？”

“少给我来这一套！”崔九玄输了千顷良田，眼珠子都红了，道：“别说她叫我爷爷，就是我亲孙女都不值百顷良田！”

“这您就不讲道理了，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我郑元的女儿生得好，您的孙女怎么能比？”

“我……”崔九玄还要反驳，忽然眼前一亮，道：“平阳郡公，想不到您还真是一个多情种子，老夫错怪您了！”

“哪里，哪里。这次还多亏您仗义相助，我才能抱得美人归！应该是我感谢您才对！”

崔九玄脸上一红，凑近了说道：“平阳郡公，有件事情老夫还想和您商量一下！”

“什么事？”

“您还想纳妾吗？”

## 第1430章崔九玄作死记（2）

“老族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平阳郡公，我博陵崔氏和荥阳郑氏都是大唐的五大士族，多有联姻。老夫自信，族中女子的姿色并不在博陵崔氏之下！如果您有意的话……老夫可以帮您张罗一下！”

郑元脸色一变，冷笑道：“世叔，您身为博陵崔氏的族长，做这拉皮条的生意，就不怕影响您老人家的声誉？就算您年纪大了，真的不在乎，也得为博陵崔氏的脸面着想呀！”

崔九炎面色一正，道：“郑元，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平阳郡公乃是人中龙凤，我博陵崔氏想和他结亲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怎么会影响博陵崔氏的声誉？莫非只有你郑元能嫁女给平阳郡公，我博陵崔氏就不能？真是岂有此理！”

郭业道：“老族长，多谢您的厚爱！不过郭某人现在无意……”

“你别着急拒绝！咱们先看看再说，看看再说！保证不比那什么郑菲菲差！您放心，我们博陵崔氏的聘礼，绝对不会狮子大张口，就跟荥阳郑氏一样的条件！您都不用给钱，只要把那张文书还给老夫，就能领走十个八个的！”

郑元道：“世叔，你确定跟荥阳郑氏的条件一样？”

“当谈！”

“可是……荥阳郑氏曾经提出，只要平阳郡公一千贯的聘礼，就可以给他四个郑氏女，不但都是绝色佳人，而且还是四胞胎！世叔，您觉得这个价钱怎样？”

“你说得是真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咱们再赌一次？”

崔九玄当然不敢再赌一次了，但是就让他这么把千顷良田交出去，他也是心有不甘，道：“平阳郡公，老夫愿赌服输，千顷良田不日就送到您的府邸。不过……”

“怎样？”

“咱们先小人后君子，不是老夫信不过平阳郡公，而是此事关系重大，老夫必须得给族里一个交待！”

“您到底想说什么？莫非想反悔？这可是白纸黑字……”

“当然不是反悔！而是说，您这份文契到底是不是真的？老夫自然是信任您的，不过族里其他的人就不好说了……我的意思是说，您得给老夫点时间查证真伪……”

“您要多长时间？”

“怎么也要半年吧……”

郭业知道这老家伙要使“拖”字诀了，道：“半个月，我只能给您半个月的时间！如果半个月没有办妥……我就要把这份赌约公之于众，你们博陵崔氏的名望恐怕就……”

“好，就半个月！”

……

……

崔九玄把郭业等人送走，赶紧招呼人等，不顾自己年老体衰，打马扬鞭，直奔荥阳！

郑青山见崔九玄来了，也是颇为意外，道：“老兄弟，你都这把年纪了，有什么事情派人来说一声不就行了，怎么还亲自跑一趟？莫非……那事出了什么状况？”

崔九玄道：“和那件事情无关。不过这件事情的干系也不小，老哥哥，您认不认识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

“当然认识！这小子不识好歹，被老夫略施小计，整了个七荤八素！哈哈！怎么？他又惹到了老弟你的头上，别着急，老哥哥帮你参谋一番！保管他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崔九玄一听就知道坏了，弱弱的问道：“老哥哥，您能跟我说说，是怎么把他整了个七荤八素吗？”

郑青山抖擞精神，就把郭业如何前来提亲，又如何被自己放了鸽子，最后又怎么签了三个条件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说道：“怎么样？老夫这是步步连环，把他收拾得服服帖帖！郭业这小子人们传得神乎其神，现在看来，也不过如此！”

崔九玄跺脚道：“老哥哥，您这可真是……这么说吧，您这害得不是郭业，而是小弟呀……”

当郑青山完了崔九玄的故事，也是脸色一变，道：“这么说来，老夫提的三个条件，郭业都翻了十倍，让你给出了？”

“可不是吗？老哥哥，您这是什么破计策呀！不害敌人，专坑自己人！还步步连环呢，我看是步步坑人！”

郑青山老脸一红，推卸责任道：“贤弟，实话跟你说吧，这主意就不是我出的……”

“那您刚才还说……”

“我那就是跟你吹吹牛，实际上出这个馊主意的另有其人，你可不能怪到我的头上！”

“那是谁？”

郑青山把手往身后一指，道：“就是他——郑连成！”

别看崔九玄对郑青山客客气气的，那是因为两人身份相若，对于郑连成他可就不用客气了，扬起手来，就冲着郑连成的脸上扇去，道：“郑连成，你出的好主意！”

没想到郑连成眼明手快，一把就把他的手腕子给薅住了，道：“崔世叔稍安勿躁！您这一巴掌下去，您那千顷良田，可就真的没了！”

“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要是不打我，我这有上中下三策，帮您要回那千顷良田。要是打了我，小侄不敢与您争执，不过您也别想让我给您出主意了！”

“上中下三策？连成贤侄，我没听错吧？”

“当然！”

“那你快快讲来！”

“我先说下策，就是拖！您别忘了，郭业首要的目的是达成和郑菲菲的婚约。只要您想办法拖上两个月。先撑不住的肯定就是郭业了，到时候您只要出一百顷良田，就足以解决问题！”

崔九炎连连摇头，道：“贤侄，你这脑瓜虽然好使，比郭业那小子还是差了一点儿呀！”

“怎么讲？”

“他限定老夫必然要半个月内给他把千顷良田的地契准备好，否则就算老夫说了不算！”

郑连成不慌不忙地说道：“没关系，既然下策不行，咱们还有中策！您和郭业虽然签了文书，不过这里面可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什么漏洞？”

“您的文书里面只写明了要给郭业千顷良田，可没说要给他古籍和铜器！郭业要是非要那千顷良田，那古籍和铜器咱就不给了！到时候他完不成我们博陵崔氏的三个条件，可就娶不了郑菲菲。您以此相威胁，不愁他不答应归还您九百顷良田！”

崔九炎面露难色，道：“你这是让老夫说了不算？”

“世叔您又何必那么死心眼呢？他说您答应了，谁看见啦！穷则变，变则通！为了千顷良田，您就不能权变权变？”

“说得也是。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要是郭业狠下心来，不要郑菲菲，只要那千顷良田，那颗咋办？”

“不可能！绝不可能！郭业这个人虽然诡计多端，但是也不是没有缺点，那就是满脑子的妇人之仁！想当初我愿意用四个双胞胎美女，换他放弃郑菲菲他都不肯，又怎么会看得上您那千顷良田？”

崔九炎却觉得这事不怎么靠谱，道：“四个绝色美女郭业不动心，那四十个，四百个呢？我这千顷良田，换四千个美女都绰绰有余。你这个中策也不怎么样，还是说说上策吧！”

“上策就简单了！预先取之，必先予之！您就答应他的全部条件，把古籍、铜器和千顷良田全给他！”

“啥？”

### 第1431章崔九炎作死记（3）

崔九炎站起身来，怒目而视，道：“郑连成，我算是明白了。你所谓的上中下三策，不是帮我，而是在帮郭业，帮你们荥阳郑氏！”

“世叔此言怎讲？”

“你的中策和下策，都是想办法让老夫交给郭业百顷良田，好让郭业有能力完成你们提出的三个条件！说白了，那百顷良田不是给郭业的，是给你们荥阳郑氏的！现在又搞什么预先取之必先予之，哼哼，你小子是怕百顷良田到不了手，忽悠我呢！”

郑连成一脸的委屈，道：“世叔您怎么能这么想。我荥阳郑氏乃是五大士族之一，难道差这点土地？”

“你可拉倒吧！”崔九炎气急败坏，忍不住爆了句粗口，然后继续说道：“五大士族的名头能吓唬别人？能吓唬得了我？百顷良田，别说送了，就是有人肯卖，哪次你们博陵崔氏不像闻着鱼腥味的猫一样凑过去！”

“我们荥阳郑氏乃是千年望族，诗书传家，怎么会如此行径？世叔，您这是以己度人！我看你们博陵崔氏才象猫呢！”

崔九炎冷笑一声，道：“你们果真看不上百顷良田？”

“当然！我们博陵崔氏……”

崔九炎一摆手，阻止了他继续往下说，道：“好，老夫就相信你一次！不过空口无凭，你敢不敢给我写个条子？”

“什么条子？”

“条子上就写你们博陵崔氏欠了我们荥阳郑氏百顷良田。等郭业把聘礼给你们了，你们再把那百顷良田还给我！我把那个借条给你们！如此，我就相信你们看不上百顷良田了！”

郑青山可不干了，谈钱伤感情，谈感情就伤钱！漂亮话可以说，但是事关百顷良田，别说博陵崔氏了，天王老子都不行！

他说道：“凭啥呀？咱们一码归一码。这百顷良田，是我们拿族中女子换的，又不是强抢的你们博陵崔氏！不给！绝对不给！”

“哼哼，让我试探出了你们博陵崔氏的真面目了吧？千年望族，诗书传家……狗屁！表面上仁义道德，实际上一肚子的男盗女娼！我看你们博陵崔氏都钻到钱眼里边去了！连我们荥阳郑氏的钱都想坑……”

“老匹夫，嘴下留德！都是五大士族之一，我们博陵崔氏不咋样，你们荥阳郑氏就能好得了？对待钱财上，咱们是半斤八两——没啥两样！不过有一点你们可比不上我们博陵崔氏！”

“哪一点？”

郑青山一指自己的脑袋，道：“就是这里！明明是我们把郭业给坑了，你们荥阳郑氏拖后腿，导致功亏一篑！你还怪我们荥阳郑氏贪财！我看你们不光人品不行，脑瓜也不灵光！崔九炎，你是老糊涂了吧！”

“你说什么？”

“我说你老糊涂了！”

“好好好！你们博陵崔氏就是这个态度？老夫今天算是看穿了你们的为人！老夫和你们合作那件大事，算是老夫瞎了眼！从今天开始，博陵崔氏宣布退出，你们四家自个儿玩去吧……”

“老匹夫，都这个时候了，你想退出？这不是小孩子过家家，而是事关五大士族的生死荣辱大大事，你要是敢再说一次，就……”

“怎样？难不成你还敢对老夫动武？”

“有何不可？！”

两人越说越僵，眨眼间就要翻脸！

郑连成忍不住了，道：“二位稍安勿躁！咱们有话好好说！”

“闭嘴！”二人异口同声的答道！

郑连成叹了一口气，道：“好吧，你二位吵吧！可惜好好的一个让郭业身败名裂的机会，就要白白地错过……”

一听“郭业”和“身败名裂”联系在了一起，崔连成心里边一动，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郑连成道：“这就是我说的那个上策了！您等我把话说完，就明白了！”

“好！要是真能让姓郭的臭小子身败名裂，哪怕是千顷良田……”说到这里，崔九炎接不下去了，换了一副哭丧脸，道：“贤侄，千顷良田是不是多了点？百顷……十顷咋样？”

郑连成道：“世叔您咋这么糊涂呢，有道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郭业那厮狡如狐狼如狼猛如虎！您不下重本，怎么能把他搞倒？”

“那也不能让我们博陵崔氏一家出呀，咱们一家一半怎么样？”

“白日做梦！”郑青山怒喝道！

郑连成叹了口气，道：“世叔，这千顷良田，您虽然给了郭业，不过是在他的名下待上几天！咱们把他搞倒了，你这千顷良田不就回来了吗？”

“真能回来？”

“不但能回来，还有利息！我打听清楚了，郭业在长乐坊大钱庄有股份，而且股份还不小！只要把他斗倒了，他的股份还能保得住？还不是您老人家的囊中之物？”

“那敢情好！你快说说该咋办？”

郑连成道：“只要您答应了郭业的条件，郭业势必就来会来给我们荥阳郑氏送聘礼！”

“这不是废话吗？你到底想怎么样？”

“到时候我们就会和郭业提出来，既然三个条件已经完成，自然该签订婚书！那份之前的文契也就没用了！我们拿婚书换文契，想来郭业不会反对！”

“那又如何？”

“哼哼，只要郭业手里没了我博陵崔氏的文契。那他中了计了！然后您就拿着郭业和您的那份赌约，去大唐长安状告郭业！您别忘记了，长安可是有我们的人！”

“告状？告他什么？”

“就说他强取豪夺，欺压良善！嘿嘿，郭业这次算是利令智昏！假如他要个百顷良田，也就算了，虽然离谱，但是官官相护，就是李老二也不好说什么！可他要了千顷良田！说下聘礼需要这么多土地，谁信呀？”

“不是有文契？”

“文契只是打赌的契约。谁能证明您输了的契约呢？没有吧！假如派人来找我们博陵崔氏，我们博陵崔氏就矢口不认！这下子，郭业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再说，咱们长安城里面有人，无理都能搅三分，这次咱们占到



了理上，郭业他死定了！”

崔九炎点头道：“这个计策是不错！可是有一条……郭业给你们的聘礼咋办，能不能还给我们博陵崔氏？”

郑连成冷笑一声，道：“世叔，您也不要太贪心！这件事上，我们荥阳郑氏也是出力不小。总不能让我们白忙活吧？您接下来，可是能得到郭业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不比这一百顷地强得多？您吃肉，总得让我们喝点汤吧？”

“好！就依贤侄所言！”

把崔九炎送走，郑青山问道：“连成，你这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因小失大！那可是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怎么能白白让给了博陵崔氏？”

郑连成微微一笑，道：“叔叔，您什么时候见过侄儿吃亏？即便是把郭业斗倒，那也得是咱们五大士族合力，博陵崔氏想吃独食，没门！到时候，别说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了，就是他那一千顷地，也得给咱们分一分！现在，不过是哄这老匹夫为咱们冲锋陷阵罢了，无论如何，我们荥阳郑氏都是稳赚不赔！”

“好小子！真是深谋远虑。老夫比不上你！看来下一任的族长之位，老夫只能交给你了！”

“多谢叔父！”

“不过……”郑青山叹了口气，道：“郭业年纪轻轻，就白手起家，作出了好大一番的功业！定然是有他的过人之处！贤侄此计，他能上当吗？”

“您放心，万无一失！”

事情的发展，好像真没出郑连成的意料之外！当崔九炎兑现了诺言之后，郭业就按照三个条件给荥阳郑氏送来了聘礼！当郑连成提出要拿婚书换文契的时候，郭业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并且当场交换！

尽管郭业身后一个中年文士打扮的人，一直冲他挤眉弄眼，他都没注意到！这可真是苍天保佑！

郑连成暗想：看来郭业真的百密一疏，被我有心算无心打了个措手不及！郭业呀，郭业，我看你这次怎么死！

## 第1432章魔高一尺，道高一丈（1）

郭业回到了鑫鑫客栈，斑鸠一把就把他给拉住了，道：“大人！您今天没看到我对您的暗示？”

郭业嗤笑一声，道：“你那还叫暗示？分明就是明示！你的小眼睛再挤就成斗鸡眼了！我说斑鸠，你也是咱东厂的人，咋业务这么不熟呢？这要是再派你回到东厂，就你这糙活，准得给我误事！”

“这么说，你全看见啦？可您怎么……”

“你是问我为啥毫不在意？”郭业笑咪咪地问道。

“正是！”

“因为我知道这个郑连成他翻不起什么风浪来！”

“大人，您这口气可大点儿。人有失手，马有漏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郭业一摆手，道：“行了，行了，别给我拽文！你是想说郑连成把我的文契换走，后患无穷对不对？呵呵，我却不这么看！郑连成打的什么鬼主意，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只要知道，不该拿的不拿，不该贪的不贪。就算他有千条妙计，遇到我郭业，也施展不出！”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说咱们有什么不该拿的？万卷古籍，万件铜器，虽然弥足珍贵，甚至有钱都买不到！不过……这些东西，说它值钱就值钱，说它不值钱吧，也就那么回事儿！荥阳郑氏要是拿他们做文章，肯定讨不了好去！关键是那千顷良田，可是真扎手！”

斑鸠道：“要不然，咱就把那千顷良田给卖了？”

“卖？也得有人买！别说没人敢买博陵崔氏的产业，就是敢买，他们也吃不下去！这可是千顷良田，价值千万贯！河南道内谁能拿出这么一大笔钱来？就是荥阳郑氏都够呛！”

“那您打算怎么办？”

郭业叹了口气，道：“事到如今，只能送出去了！”

“送给谁？”

郭业一指西边，道：“除了咱们的大唐天子，谁还敢接这么大一笔贿赂？”

郭业虽然嘴上说要用千顷良田贿赂李二陛下，但是实际上不可能大咧咧的把一千顷地直接给李二陛下做皇庄。那样的话，不仅仅是李二陛下作为一个千古明君不能接受！就算他真的敢接，魏征的唾沫星子也得把他给淹死！

他实际上要做的，就是把这九百顷土地献给当地的官府！博陵崔氏的千顷地，可不仅仅在博陵，周边的县也不少，所以郭业得把这些土地交给博陵县的上级，定州府衙！

这既算是公事也算是私事，郭业不想大张旗鼓，公事公办，打听到哪里是定州刺史府，就把自己的名刺递了进去。

定州刺史真给面子，没过一会就中门打开，迎了出来！他一边走还一边喊道：“平阳郡公，别来无恙？你可真是想死俺了！”

莫非这还是个老熟人？

郭业定睛一看，不由得大吃了一惊！只见来人脸如黑木炭，眼赛大铜

铃，从面相上看，真是雄壮威武，霸气凛然，乃是响当当的一条好汉！可惜如此人物，却没有身着戎装，也没有作武士装扮，却穿了一身刺史的官服！

远远望去，十分的不协调，怎么看，怎么都像……偷来的衣服！

这个人郭业当然认识，乃是大唐初年有名的猛将尉迟恭尉迟敬德！

郭业上前躬身行礼，道：“鄂国公在上，郭业这厢有礼了！”

尉迟敬德把手相搀，道：“平阳郡公何必多礼？里边请，里边请！某家自从来到这个破地方，憋闷的很。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香，今日得遇故人，咱们今天不醉不归！”

把郭业让进了客厅，本应献上香茶，可是尉迟恭却大吼一声，道：“不用上茶！给我摆下酒宴！”

郭业面露难色，道：“鄂国公，现在这点儿，不是吃饭的时候吧？”

“什么时候不时候的，某家可等不了！在这定州城，根本就没有人配和某家一起饮酒，往常我只能自斟自饮！可是寡酒难饮，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今日得遇平阳郡公，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某家等不及了！来来来，咱们满饮此杯！”

陪着尉迟恭喝了几杯酒，郭业才问道：“这里不是定州刺史府吗？鄂国公，您怎么在这儿？”

尉迟恭长叹了一口气，道：“平阳郡公，你有所不知。现在的长安城乌烟瘴气，奸佞横行，某家看不惯，发了几句牢骚，就被赶出长安城！做了这定州刺史！唉……不说也罢，实在是可恼！可恨！”

郭业迟疑道：“长安城……怎么就乌烟瘴气？您究竟得罪谁了？”

尉迟恭一指上面，道：“我尉迟恭天不怕地不怕，你说谁能把我赶出长安？”

“难道是陛下？”

“郭小子你够聪明，就是当今的大唐天子李世民！”说完了这句话，尉迟恭又喝了一杯酒，打了个酒嗝，凑近郭业身边道：“郭小子你要不要听听陛下怎么迫害俺的？”

郭业心说就你这混不吝的性格，还指不定谁是谁非呢，我可不搀和你和李二陛下之间的破事儿！不过当面拒绝，又怕这个大老粗发飙，他转移话题道：“鄂国公，郭某有一事不明，要向您请教一下！”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在我尉迟恭这儿，不用讲客套！”

“您可是堂堂的鄂国公，陛下就算把您赶出长安城，也不会就封您个定州刺史吧……这也就是一府之地，怎么能和您的品级相配？莫非……您被贬官了？”

尉迟恭大眼珠子一瞪，道：“他敢？！我为了他鞍前马后效力了那么多年，要不是我尉迟恭，他能当上天子吗？现在想贬我的官，姥姥！”

“那您没被贬官？”

“没有！绝对没有！实话跟你说吧，我这定州刺史可不是一般的定州刺史，而是……”

“什么？”

尉迟恭狡黠地一笑，道：“世袭定州刺史！嘿嘿，要不是给我这么个官职，李世民就是赶我走，我也不会历来长安的！”

郭业是深知世袭这俩字儿的威力的，无论是他的平阳郡公还是尉迟恭的

鄂国公，传到下一代，那都得降等。就算最好的情况，朝廷念及他们的功劳，不降等，也不过是承袭了一下爵位，每年有一笔固定的收入，但是朝廷的官职还是没有的！

尉迟恭这个世袭的定州刺史就不一样了，他的儿子不仅能继承他的爵位，还能继承他的定州刺史的官职！用现代的话说，尉迟恭的儿子，一生下来，就是实缺的正厅级干部！这尼玛真是太牛逼了！

郭业心里边充满了羡慕嫉妒恨，不过他知道自己就算立再大的功劳，李二陛下也不会让他世袭刺史的。

无它，没有机会了！

尉迟恭最大的功劳是啥？不是他斩将夺旗，为李二陛下出生入死，而是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被李二陛下派去威逼李渊！

这个活儿，一般人谁敢干？就不怕李二陛下翻脸不认人，推卸责任，鸟尽弓藏？也就是尉迟恭这家伙混不吝，手提正在滴答着鲜血的钢刀来到李渊的面前，逼李渊退位！这种功劳，郭业怎么有机会立？

郭业叹了口气，道：“鄂国公，说句不好听的，您这是得了便宜还卖乖！这可是世袭定州刺史，多大的好处不用我说，咱们都明白！您还这么编排陛下，可不厚道！”

“嗨！你知道什么呀？皇上那是看我不顺眼菜用这个官职把我哄出长安的，别以为我尉迟恭是个粗人看不出来！”

郭业听了这话，眼白往上一翻，嘿嘿冷笑不语！

尉迟恭当然明白他什么意思，道：“算了，不说咱们的陛下。就说这定州刺史，也不是什么好活儿！我尉迟恭，是被坑了！”

“定州地处中原，人烟稠密，十分的繁华。虽然不能和长安想比，也是我大唐上等的州府，鄂国公，你这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了！”

“哪呀？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定州城坏就坏在这个人烟稠密了！”

“此言怎讲？”

“咱们大唐实行的是均田制您知道吧？”

对大唐的土地制度郭业还真没研究过，含糊应道：“是，那又怎么了？”

“怎么了？每个人一生下来，就要分八十亩的口分田。不准转卖，只能耕种，死后收回！定州城人多地少，现在根本就没啥无主之地，我从哪找土地给他们分呀？”

郭业道：“大唐立国这么多年了，人口渐增，地不够分的情况太常见了！想当初，我郭业一家还不是没有分到口分田，沦为佃户！您这又是着的哪门子急？”

尉迟恭道：“我是丢不起那个人！长安城中我得罪了小人……我说得可不是陛下，鸡蛋里都能挑出骨头来，何况这是明显的错处！现在户部申斥我定州衙门的文书，一个月就来一份。比女人的那玩意儿都准！想我尉迟恭纵横天下这么多年，哪吃过这种暗亏？”

郭业听了，心中暗爽，道：“鄂国公，不必着急。这个问题！，小事一桩，我郭业就能帮您解决！”

“啥？我说郭小子，你没喝多吧？难道你还能平白无故的变出地来？”

## 第1433章魔高一尺道高一丈（2）

郭业微微一笑，道：“我郭业又不是神仙，当然不能变出地来。不过却不是没有法子可想。定州虽然人烟稠密，一人分八十亩还是没问题的。只是有些豪门大户占地过多，分配不均罢了。只要把他们多占的地拿过来，再分配一下，这个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我说郭小子你可别乱来。”尉迟恭听了这个提议，大脑袋一晃，冷汗都下来了，道：“这些豪门大户，在朝廷之内盘根错节，在地方上呼风唤雨，我尉迟恭可惹不起！”

郭业颇为玩味地看着尉迟恭，道：“鄂国公，您连陛下都不怕，还怕这些豪门大户？”

尉迟恭还是那副狡黠的笑容，道：“有句话叫什么来着？君子……君子的老婆可以随便玩？”

郭业大汗道：“没听说过！怎么可能有这种话？”

“有！绝对有！什么君子之妻可以什么的，咱也记不清楚，反正我听别人说过好多次了！”

“君子之妻？君子之妻……”郭业念叨着，最后终于恍然大悟道：“您说得是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吧？这是孟子的话，是说对于君子可以拿合乎情理的事去欺骗他。可不关君子老婆什么事！你玩了人家老婆，甭管是君子还是小人，都得跟你玩命！”

“对！就是这个话！咱们这位陛下，表面上那是个……”

看尉迟恭还要胡说八道，郭业连忙冷哼一声，道：“鄂国公还请慎言！”

“嗨！你害怕什么呀，这里又没有外人！”

“您要是再这样，我可不敢跟您一起喝酒了，咱们回头见！”郭业做势欲走！

尉迟恭道：“别走，别走！我听你的还不成吗？”

“这还差不多！”

尉迟恭接续说道：“实际上呢，陛下骨子里还是君子！咱尉迟恭就是对他不恭敬一些，他念在我是个大老粗，都能捏着鼻子忍了！那些豪门世家可不一样，他们表面是君子，内里却是小人！文人杀人不用刀，阴损毒辣，防不胜防！某家要是得罪了他们，睡觉都别想安生！”

郭业道：“不用你去得罪他们，自有我郭业代劳！你尉迟恭怕他们，我郭业可不怕！”

“你来？”尉迟恭的眼睛滴溜溜地乱转，道：“得罪人的事情你来，收好处的事情给俺尉迟恭！呃……”

尉迟恭沉吟了一下，迟疑地问道：“咱俩有这份交情吗？”

郭业微微一笑道：“交朋友就是以心换心，您说有就有，您说没有我郭业也不勉强！”

“可是……”尉迟恭一咬牙，道：“平阳郡公，你要这么说的话，俺尉迟恭也不能坑你！你可知道定州府，哪家豪强占的土地最多？”

“这我就知道了！”

“那是博陵崔氏！博陵崔氏你懂不懂？咱们大唐的五大士族之一！你惹得起吗？人家那祖上，世代显贵，就是家里的奴才，都是识文断字，博览群

书！别说你动不动得了博陵崔氏了，就是真动了，那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郭业倒了一杯酒，轻轻抿了一口，道：“实不相瞒，郭某要动的就是博陵崔氏！”

“你真的有这个胆子？”

“这是什么话？咱们这种身份，还会吹牛皮吗？”

尉迟恭道：“平阳郡公，大恩不言谢！您要是真的能替我从博陵崔氏手边，淘换出四五百顷的土地来，我……我就认你当兄弟！咱们斩鸡头，烧黄纸，从今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郭业连忙把他给拦住了！

开玩笑，尉迟恭那跟秦琼、程咬金、李靖乃至柴绍是一辈的人，这要是跟他结为兄弟，别说跟李靖这伙人怎么交代，就是那自己跟正牌老丈人霍国公柴绍，都不好称呼！

“那什么，岳父大人，我跟鄂国公拜了把子了，以后咱们就兄弟想称，我管您叫大哥，您称我一声贤弟就行”，这是人话吗？

郭业说道：“不可，不可！您是我的长辈，咱们结拜，不是乱了辈分了吗？万万不可！”

“辈分，辈分算什么，要是真讲究辈分，就咱们那位天子……选的秀女里面可有不少功臣之后！他都不怕别人说，你怕什么，咱们各论各的！要是有人不服，你让他来找我尉迟敬德理论！”

郭业冷汗直流，道：“不是……我说鄂国公，咱能不能好好说话？你别总攀扯陛下！我能跟陛下比吗？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我这比的又不是好事，我是说坏事！我告诉你，论起坏事来，陛下他比你干得可多了去了……”

郭业站起身来，道：“您敢说，我不敢听！郭某告辞！”

尉迟恭大手一伸，道：“我说郭业，你是不是后悔了，不敢斗博陵崔氏了？故意找茬，不想淌这滩浑水！你早说呀，扯那些虚头巴脑的干啥！”

郭业从怀里边一伸手，就把博陵崔氏那九百顷的地契给拿出来了，往桌子上一拍，道：“我会怕博陵崔氏？笑话！鄂国公，你看看这是啥？”

尉迟恭把这些地契拿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的看了半天，道：“这是……地契？”

“对，地契！”

“那这是多少呀？”

“您自己看！”

“我……”尉迟恭，又看了半天，道：“看不出来！”

郭业大怒道：“鄂国公，白纸黑字写在那里，又不是什么拗口的文章，您怎么会看不出来？你是戏耍我郭业呢？”

尉迟恭满脸尴尬之色，道：“我……我不认字！”

郭业都被他给气乐了，道：“您不认字还看那么半天？”

“我……我就想找找里边有没有我认得的……结果没找出来！”

“那您再找别人看看！”

尉迟恭大吼一声，道：“把卢师爷给我叫来！”

一会儿功夫来了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四方大脸，双目炯炯

有神，看着就那么精明干练！不用说，这就是所谓的卢师爷了。

尉迟恭把地契递了过去，道：“卢师爷，您看看这上面写的是啥？我咋看着看着象地契呢！”

郭业鼻子都气歪了，道：“什么叫看着像？那就是地契！”

卢师爷把这些地契挨个相看，道：“鄂国公，这就是地契！而且还是博陵崔氏的地契！”

“那……总共有多少？”

“我没细算，怎么也有千八百顷吧！”

郭业道：“实不相瞒，是九百顷！鄂国公，怎么样？我郭业说得到，做得到！虎嘴里边拔牙，把博陵崔氏的皮，给扒下了一块！”

尉迟敬德大吃一惊，道：“九……九百顷？平阳郡公，您这是把博陵崔氏给抄家了？不能吧，要真是这样，我身为定州刺史，怎么一点都没听到风声？”

郭业也不隐瞒，就把如何与博陵崔氏交恶，后来又如何同荥阳郑氏打赌，怎么样借力打力，把博陵崔氏给收拾了的事情讲了一遍！

尉迟恭听完拍案叫绝，道：“郭小子……啊，不，郭兄弟，我可是服了你了！不显山不露水，就让博陵崔氏大出血，还没处说理去！唉，我这个定州刺史当得憋屈，有一大半的原因就在这博陵崔氏的身上！兄弟，你是给我出了一口恶气！咱们这就斩鸡头，烧黄纸！”

郭业脸上一沉，道：“鄂国公，您要是再提拜把子的事儿，我可跟您急！这九百顷地我就不给您了……”

“啥？”尉迟恭一愣，道：“这九百顷地，价值千万贯！你全给我？虽说朋友有通财之义，这是不是太多了点？我说兄弟，你今天喝多了吧，怎么说得都是醉话！”

“多新鲜呀，我今天干什么来的？这些地契，本来就是给你们定州府衙的！”

尉迟恭迟疑道：“这么说来，这些土地，就任我分配？”

“那是自然！”

“啥也不说了！你就是我的亲兄弟！”

……

好说歹说，郭业总算制止了尉迟恭斩鸡头烧黄纸的念头，不过尉迟恭还是表示，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既然郭业超额完成了任务，自己以后就与郭业兄弟相称！郭业无奈之下，只得应允，然后抱头鼠窜！

尉迟恭手里有田，胆气就壮了！他当即就贴出告示，原来没分到口分田的人，都可以到府衙登记，到时候每人都能分八十亩口分田！

这个消息，也传到了博陵崔氏族长崔九炎的耳朵里……

## 第1434章作死自然就会死！

博陵崔氏乃是定州府的第一豪强，府衙里边的事儿根本就瞒不住崔九炎！他一听这消息，就知道坏了！急急忙忙，快马加鞭，去找郑青山和郑练成！

郑连成听他把话说完，倒抽了一口凉气，道：“世叔，这个郭业可不好对付呀！”

“废话！他要是好对付，我还用得着找你们出主意？当务之急，是我那九百顷良田咋办？这要是分出去了，再想拿回来就太难了！”

郑青山道：“着什么急？拿不回来就拿不回来呗，就算那九百顷良田拿不回来，只要把郭业斗倒了，咱们不还是有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吗？无关痛痒！”

郑连成苦笑一声，道：“叔叔，侄儿有罪，这次是侄儿棋差一招，输给郭业了！”

“此言怎讲？”两个老头异口同声地问道！

“恐怕短时间之内咱们斗不倒郭业了！郭业虽然拿了博陵崔氏的一千顷地，但是没落到他自己的手里边，而是九百顷分给了百姓，一百顷给了咱们荥阳郑氏！咱再告他强取豪夺，就不占理了！他强取豪夺，自己都没落着啥好处，这个从道理上说不通呀！”

崔九炎一听这话可真着急了，道：“那还有我们博陵崔氏的万件铜器，万卷古籍呢？”

“这个根本就不是个事儿！咱们觉得古籍珍贵，还有人嫌书不够新呢！真要论起来，根本就扯不清楚值多少钱！”

“那万件铜器？”

“万件铜器，也就是因为古旧，才比较难得。真论起钱来，郭业说就价值个千八百贯，咱也挑不出理来。您觉得咱们能因为一千贯的事情就把郭业斗倒？”

“那……照你这么说法，我就不用状告郭业了？”

“暂时不用。咱们来日方长，我就不信郭业一直算无遗策，只要他露出一丁破绽，咱们就……”

他还要再说，崔九炎可不干了，道：“别说了！郑连成，我不管你还有什么千般妙计，万种筹谋！我就问你一句话，既然暂时斗不倒郭业，我那千顷良田咋办？”

“世叔，这您可得想开点！愿赌服输，既然赌输了，咱们就不要怨天尤人！下次赢回来不就行了？”

“愿赌服输？说得轻巧！”崔九炎冷笑一声，道：“那为啥赌的是你，输得是我？这也太没道理了吧！”

郑连成道：“小侄无能，累得世叔损失惨重，实在是惭愧！事已至此，小侄儿也没别的办法了。要不然，您打我两下？”

“打你？我杀了你也不值千顷良田！我不管，你一定得给我想个办法，把那千顷良田要回来！”

“这您不是难为我吗？小侄儿才浅德薄，难当此重任！”

崔九炎也知道自己这话有点不讲理，他长叹了一口气，道：“好吧，我不



难为你。郭业分得那九百顷地先不说，你们拿我的一百顷地总该给我了吧？原来说得好，这是给你们荥阳郑氏出力的报酬，现在事有不遂，你们就不该拿报酬了吧。”

郑练成偷眼看郑青山，道：“叔叔，您看这事儿……”

郑青山苦着脸道：“我倒是想还，不过还不了啦！”

“怎么讲？”

“不怕您笑话，我们荥阳郑氏就是个样子货，外强中干！为了那件大事，把家底都掏光了不说，还借了不少外债！您这一百顷地来了，老夫就……拿来还债了！”

“你说什么？”

“我说您这一百顷地，是拿不回来了！不过您别着急，我荥阳郑氏说话算话，一定会把这一百顷地还给您的！咱们这叫有拖无欠！”

“那你们什么时候还？”

“只要咱们那件大事办成了，咱们五大士族就真正的大富大贵！您那一百顷地，我立即归还！”

“要是那件大事办不成呢？”

“办不成……也没关系，过个三年五载……十年八年的，我们手头松快了，一定把那一百顷地给您赎回来！”

崔九炎一听就明白了，郑青山这是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的路数！摆明了，就是不想把地还给他！

他说道：“好！好！好！今天算我白来！荥阳郑氏的威风我领教了！咱们走着瞧！”

崔九炎回到了博陵，就把自己锁在了屋里！

他深知自己可以算是博陵崔氏历史之上，最无能的族长了！一下子就给族里造成了一千顷良田的损失！如此成绩，不但是前无古人，恐怕也后来者——族里还剩下的地，有没有一千顷都得两说，后世的族长想卖都没得卖！

崔九炎默念着：崔九炎呀，崔九炎，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脸面面对族人？又有何脸面活在人世？不如死了吧，死了吧！

想到这里，他拿出纸笔刷刷点点，写好了一封遗书，然后整了整衣冠，悬梁自尽！

崔九炎的遗书写得好，他对郭业的愤恨倒是着墨不多，对荥阳郑氏的埋怨，却占了九成！

其实这个很容易理解！郭业毕竟是他的敌人，就算用了什么手段，也在情理之内！荥阳郑氏却是他的盟友！盟友的背信弃义，才是真正令人心寒！

更何况，他心中还隐隐有个猜疑，郑连成是不是跟郭业有所勾结，来夺取博陵崔氏的土地？要不然为啥郑连成上中下三策，都是以郭业完成三个条件为前提呢？为啥最后结果是郭业吃肉，荥阳郑氏喝汤，而博陵崔氏确实大败亏输呢？难道都是巧合？

博陵崔氏的人发现崔九炎的遗书，可不干了！他们先是推选出了一个新的族长，叫做崔少泽！然后由崔少泽带领着族人，气势汹汹地前往荥阳，兴师问罪！

荥阳郑氏当然不怕博陵崔氏，不过，人家博陵崔氏的族长都气死了，这

事儿他们怎么说都不占理，气势先就弱了几分！还有就是，那件大事，要由五大土族联手，所以荥阳郑氏还真不敢逼博陵崔氏拼个鱼死网破，所以只能小心伺候，曲意逢迎，企图大事化小！

但是博陵崔氏能这么简单的就放过荥阳郑氏吗？依旧是不依不饶！

最后郑青山没办法，不但把那一百顷地还了回去，还交给了博陵崔氏一个人给崔九炎抵偿对命！这个人就是郑连成！

郑连成被五花大绑着来到了崔九炎的坟前，崔少泽手持一把钢刀，逼到了他的脖子上，道：“郑连成，今天就要杀了你祭奠我们的老族长！你还有什么遗言，说说吧？”

郑连成是真不想死呀，他眼珠乱转，急中生智道：“我死就死了，不过我死之前，得让我当个明白鬼！有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们只说郭业和两名崔氏子弟有冲突，才把他们抓起来，那他们为啥会起冲突呢？你们能不能给我讲一下！”

“你问这干什么？”

其实郑连成就是想拖延时间，能晚死一会儿是一会儿，他梗着脖子道：“你管我想干什么？我都是要死的人了，这么点要求你们都不能答应？”

“好吧，那我就跟你说一遍！”崔少泽就把崔玄仁怎么和郭业打赌输了十万贯钱，又怎么勾来崔六全，反被郭业抓住的事说了一遍！

郑连成听完了大喜，心说，天可怜见，我终于不用死了！他说道：“崔族长，别杀我！我发现了郭业的一个大漏洞，只要按照我的办法去做，郭业不死也得扒层皮！”

崔少泽冷笑道：“怎么？又要告郭业强取豪夺？”

郑连成道：“这次可不是强取豪夺那么简单！强取豪夺，听着严重，细究起来，却很难定罪！郭业这次可是明显得违反了大唐律，谁也救不了他！”

## 第1435章近乡情怯

郭业此次出使，无论来回都不怎么顺利。从长安出发到高句丽的时候，就有孙子善这个扯后腿的。现在从高句丽回来，还是走不快！这五百美女可是太麻烦了，还不如孙子善呢！

孙子善再废物，可以把他塞进大车里，来个眼不见为净，吃喝拉撒，全让他在车里边解决！可是这五百美女咋办？就算郭业没有怜香惜玉之心，还有他手底下的侍卫呢。

由于郭业的许诺，侍卫们早就把这些美女视为了自己的女眷，一路之上嘘寒问暖，小心伺候，唯恐亏待了她们。所以回归之路，走得比来的时候还慢！

一直到了八月初十，郭业等人才来到了灞桥，此时天色将晚，郭业吩咐一声，众人就在滋水驿歇息，准备第二天再打起精神，回转长安城！

郭业回到自己的房间内，想起明日就能进长安，也是一阵唏嘘！说起来自己离家都有一年半了。一年半，说长不长，说短还真不短！不知老太太是否安好，不知家中的娇气美妾状况如何，不知小郭襄和郭小渣是否还认得自己，更不知朝廷之中有何动静！

尽管尉迟恭嘴里边跑火车，总是不干不净的，可他的话也不能完全不信！

尉迟恭的话里话外，都透露着如今的朝廷风气不正，空穴来风未必无因，看来自己走后，大唐的朝廷必定有了一翻大的变化！

自己身为礼部尚书，怎么也算大唐的高官了，这次回来，无疑就象在水塘里边扔下一块大石头，势必在大唐的官场上，掀起几分波澜。到时候如何应对，又有得头疼了！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长孙师敲门走了进来！

长孙师躬身行礼，道：“平阳郡公，明天咱们就回长安城了！末将有点睡不着，找您来唠唠嗑！”

郭业道：“近乡情怯，人之常情！不瞒您说，我也有点心神不宁！来，快坐下！今天咱们哥俩好好聊聊。”

长孙师坐了下来，道：“平阳郡公，这次能跟随您出使高句丽，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荣幸。您凭借着二百来人，就硬生生的改变了高句丽的局势，实在是让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就是古之班超，比您也强不了多少吧？长孙师得附骥尾，与有荣焉！”

郭业听了这话，感觉很别扭！倒不是长孙师的话不入耳，而是说话的人不对，场合也不对！以长孙师的性格，以自己和长孙师的交情，他怎么会拍这种马屁？而且是半夜里睡不着，特意来拍？

他说道：“长孙兄弟，恐怕你不是半夜里睡不着，而是找我有事吧？咱们兄弟之间，有什么事情摊开来讲，别整那些没用的！”

“呃……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不过呢，末将跟随了平阳郡公这么久，临别之际，的确是有些话想跟平阳郡公说。”

“临别？”

“不错！咱们马上就要分来了！平阳郡公，您别忘了。我是陛下派到您身边保护您出使高句丽的，只要一进了长安城，我长孙师的使命就算完成！我

还得找陛下复命！以后能不能再与平阳郡公共事，就得两说了！”

长孙师跟随郭业日久，一直忠心耿耿，唯郭业的马首是瞻，郭业都下意识地把他当自己人了。现在才想起来，长孙师其实算不上自己的人，而是李二陛下的人！他说道：“那长孙将军此来，是辞行的？”

“当然不是，辞行的话，可以到了长安城再辞，我何必要今晚扰您清梦呢？”

“那你是想让我在陛下面前替你帮言几句？没问题，就算你不提醒，我也会做的。这次高句丽之行，要是没有了长孙将军，我郭业还真是力有不逮！”

“那也不是！明白跟您说吧，我有件事要提醒您一下，这件事情其实与咱俩都有关系。不过我长孙师官微职小，恐怕担不了多少责任。您可就得多担待了！”

这话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儿，郭业只觉得一口大大的黑锅向自己扣来，正色道：“到底是什么事？”

“就是咱们手下的兄弟！这次的麻烦可不小！”

“咱们手下的兄弟一向是令行禁止，对百姓也是秋毫无犯，能出什么大事？”

“我说的不是活着这些，而是那些埋骨高句丽的！您把人活着带出去，回来却告诉他们的家眷人死了，人家的家属能答应吗？咱俩是领头的，你说这个责任，是不是得咱俩抗？我官小，抗小责任，您官大，抗大责任！反正咱俩这次是讨不了好！”

郭业听了这话长松了一口气，道：“我还担心你说得是什么呢，一惊一乍的，把我吓得够呛！虽然这些兄弟的死，我也很难过，但是当兵吃粮，就得为国出力。打仗那有不死人的？这有什么呀？再说了，我给的抚恤可不少，足够他们的家人过下半辈子了！这还是我私人给的，咱们朝廷肯定另有抚恤，他们的家眷能有什么不满？”

长孙师叹了一口气，道：“事情那么简单就好了。您这种说法对于一般人来讲是对的。不过对我手下这些兄弟可不适用！他们家里边可不是平民百姓，而是咱们大唐的高官！最次，也得是跟高官沾亲带故的，这亲还不能是远亲！您说，人家能看得上您那点金子吗？”

“那他们总不能不讲道理吧？”

“讲道理！怎么能不讲道理？依我看，没人会弹劾您指挥不力，致使兄弟们伤亡太多。不过，他们对您不满，可以给您找茬呀！您就那么肯定为官以来，丝毫没有把柄在外边？不能吧。他们气儿不顺，肯定会想办法在别的方面弹劾您的！”

“卧槽！”郭业忍不住爆了句粗口，道：“尼玛这麻子不叫麻子，叫坑人！他们怕自己的子弟有所损伤，别让自己的子弟当兵呀！就算真当兵了，说自己怕死，别跟着我郭业不就完了？又要当兵，又要为国立功，还不能冒一点风险，天下哪有这种好事？”

长孙师正色道：“平阳郡公，您这话可有失偏颇。我长孙师手下的兄弟可没一个孬种，上阵临敌，斩将夺旗，从来没有掉过链子！您好好想想，我们哪次给你丢脸了？”

郭业脸一红，道：“不是……我不是说兄弟们的不是……而是说他们的家眷……”

“家眷您也不好怪人家。咱这可是出使高句丽，又不是去打仗。能有什么危险？可谁能想到您这么……与众不同，出使还要跟人玩命呢？您说一般人能想到吗？”

郭业被他说得面红耳赤，道：“照您这么说，全是我郭业的错？难道我带领兄弟们为国立功还落得一身不是？”

长孙师苦笑道：“平阳郡公息怒！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您得理解，人非圣贤，遇到这种事情，迁怒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虽然不能说他们做得对，但是也不能说是十恶不赦！”

郭业细细一想还真是这个道理，道：“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末将自身都难保，能给您出什么主意？只是提请您一声，这个长安城可不好回！您得提前有个心理准备！”

这下郭业更愁了，这帮人和一般的政敌不同，软了就怕他们得寸进尺，手段过硬，自己的手下又会寒心，软不得又硬不得，实在是不好办！

正在他和长孙师一筹莫展之际，官驿外边乱哄哄得吵了起来！一个人的声音特别大：“平阳郡公？平阳郡公算什么东西！快点通知他们，赶紧腾房！误了咱们爷们的差事，平阳郡公也担待不起！”

哎呦呵，这是从哪冒出来的一根葱？

## 第1436章李二陛下您咋干出这种事情？

郭业本来就心情烦闷，外面又有人来找茬，一股无名火上来，迈步就走了出去，长孙师在后面紧紧跟随！

出了驿站，只见外面灯火通明。有一群人，能有三四百号堵在驿站的门前！为首一人大概二十多岁，歪戴着帽子，手里拿着一把折扇，正对着驿丞指指点点，骂骂咧咧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郭业看得暗暗纳闷，这可是滋水驿，不是一般的驿站！灞桥是长安城的最后一道门户，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滋水驿的地位也水涨船高！无数的达官贵人、外国使节，出入长安，都得在这里住上一晚，这里就代表了李二陛下的脸面！

这个驿丞的官职虽小，那也是能够上达天听的主，谁敢怠慢？

就是郭业对这驿丞都得客客气气的，这个年轻人是什么人，怎么这么大的胆子？

郭业走上前去，对驿丞说道：“别吵吵了，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驿丞姓张，单名一个新字，见郭业来了，他连忙施礼道：“平阳郡公，您可来了，这事可不赖我，是这帮人不讲理呀！”

年轻人听了，怒道：“怎么说话呢？你说谁不讲理？”

郭业眉头一皱，道：“你是什么人？”

年轻人微微一笑，道：“在下孙五常！”说完了他还折扇轻摇，似乎对自己的名号颇为自得！

“孙五常？”郭业摇了摇头，道：“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不能吧……您再好好想想！”

郭业心情烦闷，懒得跟他废话，道：“大半夜的，没工夫跟你逗闷子。你到底是谁？”

孙五常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一样，道：“我说郭业，你小子真是翻脸不认人！我孙五常你怎么会没听说过？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郭业心说你姓孙又不是姓长孙，要是姓长孙还能跟长孙皇后拉上点关系，姓孙的能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在我面前，有什么好得瑟的！

他也沉下脸来，道：“孙五常！本官乃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你给我放尊重些！”

“我知道你是平阳郡公郭业！礼部尚书……呵呵，好大的官吗？”

这小子屡次三番的大言欺人，郭业一时间心里边还真有点范嘀咕，莫非这小子真有点来历？他说道：“你到底是谁？”

孙五常叹了口气，道：“哎呀，我说郭业，你这个记性也太差了，我给你提个醒！你有两个随扈，在长安城的时候一直带着出来办事的，一个叫赵半斤，一个叫钱八两，有没有这回事？”

郭业对自己这两个伴当还真有点印象，道：“确实有！这两个人惹到您了？”

“惹到我像话吗？明白告诉你，这两个人是我的结拜大哥，想当初我们并称东城三鼠……啊，不，是东城三义！你难道就没听我那两位哥哥提起过我？”

郭业听了这话，鼻子都差点气歪了，感情就是个小混混呀，就这……还

直呼自己的名字，这个孙五常，是不是脑子有病呀？

仔细又一想，唉呀，这还不好办了！要是个一般的小混混，我叫人打他一顿还能出口气！要是真的神经病，再让人打他，是不是有点欺负人？算了，还是别跟他计较了！

他点头道：“孙五常，你又不是官身，大晚上的不睡觉，来驿站干什么？识相的话，赶紧走开。要不然引来巡夜的兵丁，你可要吃不兜着了！”

“不是官身？怎么不是官身？”孙五常从怀里珍而重之的拿出一个小包袱，打开来，里面是一份文书，他递给了郭业，道：“你看看！咱怎么不是官身！”

郭业一看，心里边一翻个，默念了一句，李二陛下，您这个千古明君，怎么也玩这个？

这份文书上的意思很简单，就是说明这个孙五常是给李二陛下采买货物的，地方官府务必予以方便！最后还盖上了李二陛下的大印！

严格来说，这份文书没什么法律效力。大唐律法森严，并不是李二陛下盖上大印，这份圣旨就能生效了！这里边还要有中书省、门下省的官员签字认可才行！要是一份圣旨没有中书省、门下省的副署，大唐的官员有权力拒绝执行！

不过，这也仅仅是理论上！一般的官员，谁敢不给李二陛下面子，那不是嫌自己活得太长了吗？所以说，这份文书的用处还真不小。

万幸的是，李二陛下没有糊涂到家，给这个孙五常安排什么官职，要不然可就真的别想当千古明君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原来孙……孙五常你还是为陛下办事的，真是失敬失敬！”

孙五常得意洋洋，道：“平阳郡公，以后咱俩就是同殿称臣，可要多亲近！”

郭业心说谁跟你同殿称臣呀，你知道大明宫的门冲哪开吗？我是礼部尚书，平阳郡公，你连个正式官都不是，哪有资格和我平起平坐？

他冷哼一声，道：“孙五常，你就算是大唐的官员，也应该注意自己的官声！在驿站门口吵吵嚷嚷的成什么样子？”

“平阳郡公，这可不赖我，可得赖您！”

“此言怎讲？”

孙五常一指张新，道：“您问他吧！”

张新苦着脸说道：“咱这滋水驿按说是挺大的了，不过今天实在是腾挪不开！您一下子就住进来六七百人，把驿站占了个八九成！这位孙……孙官人，又要住进来！实在是住不开呀！”

孙五常冷笑一声，道：“听明白了没？是您霸占了驿站，让我孙五常没有睡觉的地方！可不是我孙五常无理取闹！这个张新也是个死心眼，他就是不让你腾房，才惹得我孙五常发火！”

郭业眉头一皱，这事真论起来，他也不怎么占理。自己和两百侍卫住进馆驿，名正言顺！可那五百美女可就不好说了，她们俘虏不算俘虏，侍女不算侍女。凭啥住大唐的驿站？

他说道：“出门在外，难免有不方便的时候。这样吧，我们腾退出五十间房子，你们就挤一挤吧！”

“五十间？”孙五常眼睛一瞪，道：“姓郭的，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

“那你想要多少？”

“多少？看在咱们同殿为臣的份上，我不跟你为难！最少给我腾出两百间！”

郭业都气乐了，道：“两百间？你没说错吧？这个驿站总共也才两百间房，都给你们我住哪？”

“那我再退一步，给你留三间房，剩下的给我腾出来！”

长孙师怒道：“小子，你放屁呢！我们六七百人，住三间房！这是住人，还是养鸟呢？”

“谁说让你们六七百人住三间房了？我是说，让平阳郡公住三间房！”

“那我们其他人呢？”

“滚蛋！”

“你说啥？”

孙五常一指自己身后边，道：“知道这些大车上面装的什么吗？那都是陛下要的东西！到了客栈里边，谁知道你们这些人里边，有没有人手脚不干净？要是少了一样两样的，你们担待得起吗？除了平阳郡公，都给我滚出去！”

郭业冷笑道：“那我要是不让呢？”

“不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小的们，给我打！”

郭业的侍卫们早就出来了，不过孙五常可不怕！他是个小混混，又不懂得排兵布阵，他一看自己这边人多，郭业那边人少，就以为胜券在握！

没想到这下可撞到铁板上了，没过一会功夫，他那边的人就冲了个七零八落，不少人被打翻在地！

不过到底是天子脚下，这帮侍卫们没敢下重手！

郭业冷笑道：“孙五常，还要打吗？”

孙五常也真够光棍的，道：“好，好，好！平阳郡公，郭业！我惹不起你，有人惹得起你！你等着……有人收拾你！这个破驿站我也不住了，我们连夜赶路，天一亮就入城。郭业，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说完了，他招呼一声，众手下把受伤的人抬到车上，赶起大车，扬长而去！

孙新哭丧着脸说道：“平阳郡公，这下子您可闯了大祸了！”



## 第1437章外来的和尚好念经（1）

郭业对于出现这种结果也是哭笑不得。

孙五常的行为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至于吗？就为了争房这点小事，一言不合，就跟自己大打出手！

要说他是什么皇亲贵戚，背后有着天大的势力也就罢了，问题是他现在要官职没官职，要实力也没啥实力，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李二陛下给的一张没啥效力的圣旨。凭这个，就敢往死里得罪自己，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

说他是仗了李二陛下的势吧，好像也不太合理。李二陛下再怎么说是个千古明君，难道会为了他一个小人物而惩罚郭业？没有道理呀！

只能说这个人是小人得势，不知道自己该吃几碗干饭了！

不过这种人也是最让人头疼的，穷的怕愣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就得怕疯的！这个孙五常虽然还没疯，不过看这劲头，离疯也不远了！

郭业苦笑一声，道：“唉，本官也不想这样，只是您也看见了，这个孙五常实在是欺人太甚。要是不对他略施惩戒，我郭业的面子往哪放？”

张新道：“我不是说您打他不对，而是……唉，这个人您得罪不起呀！”

“嗯？”郭业眉头一皱，道：“我得罪不起？本官只是不愿意惹不必要的麻烦罢了，要是豁出去了，对于一个小小的孙五常，能有什么麻烦？”

张新往四下里看了看，道：“此处并非讲话之所，咱们里边谈！”

回到屋内，郭业亲手给张新斟上了一杯茶，道：“张大人，请！”

张新受宠若惊，站起身来，连呼不敢当，才重新落座！随后，他继续了之前的话题：“平阳郡公，您离开长安城一年多了，不知道朝廷的事情并不奇怪。您不是惹不起孙五常，而是惹不起孙五常身后的人！”

“你是说陛下？孙大人，你这话未免危言耸听了！陛下英明神武，断不会因为这点小事与我为难！再说了，就算比圣眷，在陛下的心目中，郭某难道还不如一个孙五常？”

张新道：“我说得当然不是陛下，而是另有其人！”

“谁？”

“天竺神僧罗迦娑婆！”

“罗迦娑婆？”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没听说过！”

“您没听说过并不奇怪，这个罗迦娑婆是您出了长安之后，才来咱们大唐的。”

“哦，那你是说这个罗迦娑婆我惹不起？”

“不错，正是！”

郭业心说我天竺女王都给睡了，还怕他一个天竺神僧？旋即冷笑道：“我当是谁呢，不就是一个天竺来得和尚吗？有什么了不起？您知不知道，诸大的天竺，就是在我郭业影响下，向我大唐称臣。天竺一国之力都不放在我的眼里，何况是小小的一个和尚？”

张新连连摆手道：“平阳郡公，你这话可说错了！这个天竺和尚可是有道行的！不是寻常的和尚可比！玄奘法师的名气大不大？跟这位神僧罗迦娑婆一比，那可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不可同日而语！”

“这个罗迦娑婆有什么能耐？”

“什么能耐？哼，说出来，吓死你！这位罗迦娑婆大和尚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明阴阳懂八卦，还擅长奇门遁甲！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变昼为夜，召唤雷霆……这么说吧，您能想得着的，人家全会！”

我日！

郭业一听这话，就知道又一个江湖骗子诞生了！

他说道：“孙大人，冒昧问您一句，这个罗迦娑婆会这么多东西，都是您亲眼所见？”

“嗨，瞧您说的，我也就是一个小小的驿丞，六品的小官！哪能有机会见神僧一面呢，我都是听人说的……不过大家都这么说，就算传的玄乎一点，我估摸着，这位神僧的本事小不了！”

郭业道：“说句不中听的，您别在意！这种传闻都是以讹传讹，有一说成十，那是搂着说的，有一说成百，才是正常现象。有一说成千，也没什么奇怪的！咱们都是大唐官员，可不能象愚夫愚妇一样，听风就是雨！”

张新脸色一沉，道：“平阳郡公，您这话可不对！您想想，就算我张新官微职小，见识浅薄。那朝廷之中那么多人，怎么都没有挑出这位神僧罗迦娑婆的不是来？”

“呃……罗迦娑婆只是个小人物。朝中大臣都忙着国家大事，没功夫管他也说不定！”

“那您又错了！”

看着张新得意的表情，郭业好悬没忍住抽他一个嘴巴！今天是怎么回事？孙五常就够神经病的了，这个张新现在看来也不怎么正常！自己可是礼部尚书平阳郡公，张新不过是一个六品的小官，怎么这么跟自己说话？也太没礼貌了！

郭业冷哼一声，道：“张大人，有事说事，别在这阴阳怪气的！”

“我不是阴阳怪气……是看不惯您贬低神僧罗迦娑婆！明白跟您说吧，我们全家都是礼佛之人，就不喜欢您说神僧罗迦娑婆的坏话！您别觉着，您当了礼部尚书平阳郡公，就有什么了不起的了。别人不说，你能比得上陛下吗？”

“这……我还真比不上！”在这个问题上，郭业还真不敢犟嘴！

张新道：“还是的呀！陛下都认为神僧罗迦娑婆有大法力，您还有什么不服的？”

郭业一天这话，心里边就咯噔一下，暗叫了一声不好！现在魏征还活着，长孙皇后也还健在，李二陛下身边不是没有能劝住他的人。这个罗迦娑婆能把李二陛下忽悠瘸了，难道真的有几分本事？

郭业不动声色的问道：“张大人，您可知神僧罗迦娑婆，是何人引见给陛下的吗？”

“这我当然知道，乃是江夏王李道宗！平阳郡公，您可知江夏王因何要把神僧罗迦娑婆引见给陛下吗？”

“愿闻其详！”

张欣道：“就在去年冬天，长孙皇后的生身之母赵国太夫人，一病不起，撒手人寰。长孙皇后伤心过度，气疾之病又犯了！可巧了，当时的神医孙思邈就在长安，正好给长孙皇后治病！不过，可惜呀……”

郭业激灵灵打了一个冷颤，道：“难道长孙皇后已经……”

“平阳郡公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可惜老神医孙思邈给长孙皇后诊治了许久，长孙皇后的病还是一天比一天重！眼看着也要随老国太而去！陛下心忧皇后，也是愁眉不展！江夏王李道宗为君分忧，遍访异人，才找来了神僧罗迦娑婆！”

“罗迦娑婆会治病？”

“多新鲜呀！神僧罗迦娑婆有什么不会的？人家都不用药，就在长孙皇后身边，念经数日，为皇后请来了天神护体！没过几天，长孙皇后的身体就见好……您说，陛下能不信这个罗迦娑婆吗？”

郭业眉头紧锁，心中暗想难道神僧罗迦娑婆比孙思邈还厉害？不能吧！这么厉害的人物，怎么会在历史上籍籍无名，至少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或者说是，张新也都是道听途说，其中颇有谬误之处？

见郭业不说话，张新又继续说道：“神僧罗迦娑婆把长孙皇后治好了以后，陛下大喜，就把他封为了大唐护国法师！”

郭业听到这里，心里边可腻歪透了，道“这话不对吧？咱们大唐的国师不是李淳风吗？罗迦娑婆当了国师，李淳风道长何以自处？”

李淳风可是郭业的便宜师侄儿，他要是被人欺负了，郭业的脸面往哪搁？

## 第1438章外来的和尚好念经（2）

郭业临离开长安之前，长安城里面佛道两家基本上算是均势。以玄奘法师为首的佛门在民间上压了道门一头，不过李淳风是乃是大唐的护国法师，在官面上道门又压了佛门一头！现在多了个罗迦娑婆，郭业对李淳风的境况很不看好！

张新道：“您问李淳风道长？他还是护国法师！不过改名了！”

“怎么改名？”

“陛下有旨，李淳风道长改为左护国法师，神僧罗迦娑婆为右护国法师！您知道，咱们大唐以左为尊，这次李淳风道长也没吃亏！”

说是这样说，郭业心里边清楚，这次道门吃的亏可不小！原来在官面上可是道门一家独大，现在佛门在官面上有了罗迦娑婆，那道门的优势可就微乎其微了！

更重要的是李二陛下的倾向问题，之前李二陛下还想着把佛门斩尽诛绝，在自己苦劝之下，才改成了中原佛门东渡扶桑计划！自己出长安之前，都搬迁了十几万和尚了，只有长安的和尚还没怎么动。怎么一年不见，李二陛下对佛门的政策就有了这么大的转变？

郭业说道：“多谢张大人为我解惑！不过，神僧罗迦娑婆就算当了护国法师，对我郭业来讲，也不是什么得罪不起的人物！您刚才又为何说我闯了大祸呢！”

张新冷笑了一声，道：“平阳郡公，这权势的大小，可不是全看官职，还得看陛下的重视！如今神僧罗迦娑婆圣眷正隆，而您呢，出使高句丽这么久没跟陛下见面，情分已经淡了！此消彼长，您觉得您能斗得过神僧罗迦娑婆？”

说到这里，张新又神秘地说道：“而且，告诉您一件事，现在陛下也是我佛家弟子！”

对于这话，郭业却是不怎么信的，道：“何以见得？”

“就在今年春天，陛下下了圣旨，修复天下名胜古寺三百九十二座，为长孙皇后祈福！这钱可花得海了去了！朝廷之上吵得沸沸扬扬，多少官员因此丢官罢职！最后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给通过了！您说陛下不信佛，他能给佛家花那么多钱吗？”

郭业一听这话，就知道中原佛门东渡扶桑计划彻底搁浅了，不过还是死鸭子嘴硬道：“陛下这叫见庙烧香、逢神磕头！但求心安罢了！你要说陛下独崇佛家，可是有点过分！”

“得了吧，陛下要是佛道一视同仁，为何单单修复寺庙，而且一修就是三百九十二座？那么多道观，他为何不屑一顾？平阳郡公，我听说了，您和李淳风道长交好！不过，我劝您一句，您别不爱听，别信道了，趁早改信佛教！您要想升官发财，就得跟陛下保持一致！”

郭业听了老大的不痛快，道：“如此说来，您这一家是因为这个信佛的？”

“那是自然！要不然您以什么原因？咱张新就是忠君爱国，陛下喜欢什么咱就喜欢什么，陛下讨厌什么咱就讨厌什么，陛下信什么咱就信什么！平阳郡公，您说我有什么不对吗？”

郭业心中暗想看来这个张新还是个闷骚的马屁精！不过要想反驳的话，还真难以出口！骂他，就得把李二陛下牵扯上，这个麻烦可不小！算了，不跟他计较了！还是说正事儿！

他转换话题道：“这个孙五常和罗迦娑婆是啥关系？他又怎么会有陛下的圣旨？”

张新道：“这个可就说来话长了！您想想神僧罗迦娑婆要是光会看病的话，那当不了神僧，顶多当一个神医！”

“我知道，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变昼为夜，召唤雷霆……”

“我就是那么一说，谁也没看见不是？我告诉您这个罗迦娑婆最厉害的可不是这些法术！”

“那是什么？”

“长生术！就算会了再多的法术又怎么样，陛下也就是看个稀罕。这个长生术可不得了！别说陛下了，就是一个普通人，能活着谁想死呢？神僧罗迦娑婆之所以成为神僧，就是因为他有长生不老之术！”

郭业微哂道：“长生术？这东西就跟鬼一样，大家都说有，可都没看见过！你们怎么就知道这个神僧罗迦娑婆是真有长生术还是骗你们的？”

张新微微一笑道：“那当然是有实证了！您猜猜这位神僧罗迦娑婆现在多大年纪了？”

“这我哪知道？”

“您猜一猜，往高里猜！”

“那他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再高，也不会有一百二十岁吧？”

“哪呀，实话告诉您，这老爷子今年正好是两百岁！据他老人家说，研究长生术都有一百多年了！”

郭业总觉得这事不怎么靠谱，一个不知道从哪蹦出来的外国和尚，又没有亲人邻居什么的作证，他说二百岁就二百岁啦？也太没道理了！不过这种事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你要硬说他没二百岁，也确实没有过硬的证据！

他又问道：“就算罗迦娑婆会长生术又怎么样，难道他还要广传弟子？这个孙五常就是他的门人？”

“这您可想错啦！您想想，这可是长生术！哪是一般人能学的了得？就算是老神僧肯教，别人也学不会呀！不过老神僧研究一百年的长生术也不是白研究的，现在已经有了重大的突破！”

“什么突破？”

“只要炼制一种丹药，服下之后，就可以长生不老！”

郭业象看傻子一样看着张新，道：“这话你也相信？江湖术士骗钱不都这么说？”

“平阳郡公，您这是怎么说话呢？神僧罗迦娑婆的话还能有假？我告诉您不但我信了，全城的百姓信了，还有一个大人物也信了！”

一股不详的预感涌上了郭业的心头，道：“你说得难道是陛下？”

“然也！您以为孙五常那份圣旨怎么来得？就是陛下给的！陛下已经派神僧罗迦娑婆专门为他炼制长生不老丹！可是长生不老丹太难炼制了，费钱不说，还需要大量的奇珍异宝！神僧一个人忙不过来，就招了一批人给他打下手，负责在各地采买物品……”

郭业皱眉道：“那也不能找孙五常这样的……”说完了，他又有点后悔！长安城中的闲汉，还就是孙五常这样的居多，他手下还有两个亲随是孙五常的结义大哥呢，在这点上，自己并不比罗迦娑婆更加高明！

张欣道：“唉，孙五常这家伙的人品是不咋样。不过您也不能往死里得罪他呀，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事要是传出去，知道的说是孙五常冒犯了您的虎威。不知道的就得说您看不起神僧罗迦娑婆！罗迦娑婆大师如今的风头一时无两，被您落了面子，您说他能跟您善罢甘休吗？”

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郭业点头道，“多谢张大人为我解惑！不过我郭业不喜欢惹事，也不怕事。要是这个罗迦娑婆真要找我郭业的麻烦，嘿嘿，就让他见识见识我郭业的厉害！”

“您别乱来，神僧罗迦娑婆可是陛下面前的红人，您跟他作对，可没有好果子吃！”

“不必多言！”

……

……

第二天一早，车辚辚，马萧萧，郭业一行人抖擞精神，直奔长安城！

郭业心中暗想，管你什么侍卫家属的弹劾，也不论什么罗迦娑婆，反正今天，我一切都放下，只要进了城，就直奔家中，先享受一下天伦之乐。所有的一切，都明日再说！

他想得听好，天却不从人愿！

等到了城门口，自然该有礼部的官员前来迎接！上次为首的是樊国公段志玄，不过那是特例，做不得准！出乎郭业意料的是，这次还是特例！

只见一个大和尚站在迎接队伍的前面，高颂佛号：“阿弥陀佛！平阳郡公，贫僧罗迦娑婆，这厢有礼了！”

擦！

这老秃驴怎么来了？

难道是给孙五常找场子来了？

## 第1439章故意找茬

说起来，郭业这个礼部尚书当的挺没滋味的！

礼部尚书掌管礼仪、祭祀、宴餐、贡举，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宣传部长兼外交、教育、文化部长。

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位高权重，名声上也比较好听！如果一个人没有机会当上宰相的话，那仕途的终点是礼部尚书也不错！尽管吏部为六部之首，但是礼部沾了“清要”二字，从名声上讲，比吏部尚书还能光宗耀祖！

怎奈郭业自身有问题，他既不是饱读诗书的读书人，又不是世家子弟，最关键的是还不爱读书！所以他对于礼部的事情，根本就插不进手去！

让他斩将夺旗、攻城略地他能干得不错，让他合纵连横、出使番邦也可以，哪怕是缉私捕盗呢，郭业也能胜任！唯独让他掌管礼部，是真真的不合适！

礼部这些人个个都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干得又是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儿，让一个不学无术的郭业指导他们工作，完全是外行领导内行！

郭业也自知理亏，所以就任由礼部的官员们发挥，自己做个甩手掌柜，礼部的运行倒也顺畅！有时候他甚至会得意的想，自己这算不算掌握了领导的艺术？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给他整出幺蛾子来得正是礼部！

尽管郭业身份不低，但他出使归来，朝廷随便派一个礼部郎中迎接就可以了！别嫌郎中的官职低，人家代表的是大唐朝廷，这已经是很给面子了！

要是回京之人官职再低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人来接！您自个儿该去兵部报到就去兵部报到，该去吏部报到就去吏部报到……报到晚了都有罪，您还想让礼部派人迎接？没门！

就算郭业立下了大功，李二陛下觉得要给予重视，一般就由李二陛下派下重臣代表他本人迎接，这个规格就高了！尽管算是例外，但也在人们的理解范围之内！

但是，李二陛下派这个神僧罗迦娑婆来迎接算是怎么回事？

在民间传说中，护国法师那算是牛逼大了，简直皇上离了他就江山不牢，社稷不稳！不过实际上呢……这全是扯淡！至少在大唐是扯淡！

从品级上讲，所谓的护国法师也就是个五品官，勉强强算是大唐的中级官员！和郭业的地位差着十万八千里！和礼部郎中比起来，是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差不多！怎么也算不上国家重臣！

李二陛下把罗迦娑婆派来是什么意思？这也太不合规矩了！

礼部怎么就没对李二陛下这个安排提出抗议？

就算自己走后礼部的人胆小，不敢跟李二陛下炸刺，那总得有个人跑来跟自己通风报信吧？

尼玛一个人也没有！这个礼部尚书当得还真是失败！

强按下心中的三字经，郭业道：“您就是神僧罗迦娑婆？久闻大名，如雷贯耳；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

罗迦娑婆道：“平阳郡公客气了！小僧愧不敢当！”

郭业揣着明白当糊涂，道：“大和尚，有件事儿向你打听一下！”

“平阳郡公请讲！”

“我向您打听一个人，您有没有看到礼部派来迎接我的官员？怎么您身后边都是一堆小官，那领头的去哪了？难道是临时尿急上茅房，一不小心给淹死了！”

这话真够损的，就差没有直接骂大街诅咒罗迦娑婆去死了！

这可不是郭业一时冲动，要占点嘴上的便宜，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故意为之！

从公事来讲，郭业和袁天罡李淳风交好，在官面上他就是代表了道门的一方，势必要和罗迦娑婆大和尚不对付！从私事上来讲，他不小心得罪了罗迦娑婆的手下，双方已经有了过节！

郭业可不信什么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鬼话，他信奉的是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既然注定要跟罗迦娑婆对上了，那就得想办法把他给打倒！

对付敌人，自然是得无所不用其极！

从众多方面来讲，郭业对罗迦娑婆都有着巨大的优势！可是有一样他觉得占不了什么优势，相反还处于劣势！那就在李二陛下心目中的地位！

别看郭业为了李二陛下立下了那么大的功劳，但是，有那么句话，功高莫过救驾！这老和尚会炼长生不老丸，尼玛这功劳，可比救驾大得多！只要李二陛下贼心不死，这老和尚在李二陛下心目中的地位就比郭业高得多！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要是罗迦娑婆一天到晚的在李二陛下面前说郭业的小话，就由不得李二陛下不信！郭业的小命儿也就岌岌可危！

为了抵消罗迦娑婆大和尚这个优势，郭业就必须先想办法李二陛下不为罗迦娑婆的言语所动！

这个办法就是，先把自己和罗迦娑婆的矛盾公开！只要自己和罗迦娑婆大吵一顿，罗迦娑婆成了自己明面的敌人，那他再说什么，李二陛下就得怀疑他是不是公报私仇了！

没想到的是，罗迦娑婆听了郭业挑衅的话语并没有生气，而是微微一笑，道：“平阳郡公，不用找了！陛下派来迎接您的，不是别人，正是小僧！”

郭业冷笑道：“大和尚，我没听错吧？你一个出家人，讲究的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么不在庙里好好的参你的佛，念你的经。而要掺和进这些俗事里来？难道你是一个六根不净、贪慕虚荣的假和尚？”

“平阳郡公您可冤枉我了，这个差事不是贫僧非要接，而是陛下有旨，贫僧不得不从！”

郭业当然不能说李二陛下的坏话，还得在这老和尚身上挑毛病，道：“罗迦娑婆，就算不是你主动请缨，但是你身为一个和尚，不在庙里边待着，整天在陛下面前晃悠，妄图幸进，也称不上真佛子吧？”

“平阳郡公此言差矣！贫僧修的是大乘佛教，讲究的就是心怀慈悲、普渡众生！入世度人，就是贫僧的修行！”

郭业听了这话心中一动，所谓佛家的大承、小承之间的分别他当然知道，不过……尼玛好像天竺只有小承佛教，大乘佛教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产物！

一个外来的和尚信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也不是不行，但是……怎么想怎么别扭！就好像一个美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求学，专业是英语！知道的人



都得说，这丫脑子有病吧！

大和尚这事儿虽然不能类比，但是道理也差不多！

不过，要郭业和这个老和尚辩论大乘、小承的区别，郭业还真没信心，人家怎么也是专业和尚，郭业这个只知道了一点皮毛的，跟人家辩论专业知识，实在是胜算不大！

把疑问放在心里，郭业继续道：“大和尚，听说你会炼制长生不老丹？”

这句话暗含陷阱，只要老和尚一说确实会炼制长生不老丹，郭业就准备马上翻脸，说罗迦娑婆是个妖言惑众的大骗子！

“那都是世间之人以讹传讹！世间哪有长生不老之人？贫僧只是略通岐黄之术，炼制丹药能使人延年益寿，多活上百十年罢了！长生不老，实在不可能！”

“呃……”郭业一咧嘴，心说这老和尚真是滑不留手，想找他点错处都难！人家老和尚说得滴水不漏，吃了丹药能延年益寿总没错吧，虽然说延寿百八十年夸张了点，但是硬说没有那个功效，似乎理由也不够充分！

郭业暗暗咬牙，道：“罗迦娑婆，有件事您知不知道？”

“什么事？”

“您有个手下，叫做孙五常！昨天冲撞了本官，被我打了一顿！听说他是您的手下，老和尚，你可知罪？”

什么叫欺负人？什么叫骑着脖子拉屎？

这就是！

我打了你的人，还要治你的罪！

我倒要看看，这次你怎么忍！

## 第1440章家里出事了！

老和尚罗迦娑婆听了这话，慈悲眉倒竖，方便眼圆睁，道：“平阳郡公，您说得可是孙五常？”

“不错，正是！不但他的人被我打了，他的脸上还被我郭业扇了几巴掌，实在是痛快呀，痛快！”其实郭业根本就没动孙五常，这么说纯粹是为了气老和尚！

罗迦娑婆道：“平阳郡公，您可知道，我佛门虽然都是慈悲为本，但也有霹雳手段！”

郭业大喜，心说那话儿来了！他说道：“哦？果真如此？那我郭业倒要见识见识！”

说完了，他冲长孙师一使眼色，长孙师微微点头，那意思就是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只要老和尚的人一动手，就让他们讨不了好去！

罗迦娑婆道：“平阳郡公，请看！”然后，他冲着后边大喊一声：“带上来！”

礼部小官的队伍左右一分，冲过来一群人！为首一人，正是孙五常！不过这扮相差了点儿，嘴角流血，半边脸肿了起来，最重要的是还被五花大绑！几个和尚推推搡搡，把他带到了郭业的近前！

郭业道：“老和尚，你这是什么意思？”

“贫僧是想让平阳郡公，见识见识我佛门的霹雳手段！给我打！”

这几个和尚早有准备，老和尚一声令下，他们就把孙五常踹翻在地！两个和尚摠住了，一个和尚拿起一条碗口粗的木棍，冲着孙五常的屁股打去！孙五常哎呦一声，就疼晕过去了！

刚打了两三下，郭业就看不过去了！不是心疼孙五常，而是怕孙五常死在这儿！碗口粗的木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和尚的手稍微一偏，孙五常的命可就交代了！

他死了不要紧，郭业身上的干系可就大了！这里是京城，天子脚下，讲王法的地方！有道是人命关天，孙五常罪不至死，却死于非刑！郭业就在现场，怎么能没有责任？

再说了封建社会又讲究诛心，郭业就是在舆论上也得失分不少！

郭业不怕麻烦，但是为了一个小小的孙五常，就败坏了自己的名声实在是不值！

他说道：“慢！老和尚，别打了！再打可就出人命了！”

罗迦娑婆笑眯眯地问道：“平阳郡公，您觉得贫僧的处置怎样？我佛门的霹雳手段可还入眼？”

郭业只得道：“大和尚，你光明磊落，毫不护短，郭某佩服！”

“您满意就好，带下去吧！”

大和尚谈笑间就把一个手下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郭业这个见过大世面的没怎么害怕，不过有个人可被吓住了！

这个人正是荣留郡王高建武！

高建武心里边纳闷呀，不是说大唐是礼仪之邦么？不是传说中和尚都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吗？

难道这些传说都是以讹传讹？

在大唐，和尚的最高代表——护国法师，都能把人命不当回事，其他人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怪不得郭业能当上礼部尚书呢，朝廷里边最彬彬有礼就是他了吧？

大唐好可怕，我想回高句丽！虽然渊盖苏文是凶了点，但是杨万春总是可以交流的！

正在他担惊受怕之际，罗迦娑婆向他看了过来，道：“您就是容留郡王高建武？”

“你……你想干啥？”高建武往后退了两步，试图与老和尚拉开距离！

罗迦娑婆也纳闷，心说这高建武是啥毛病，怎么躲着自己呢？他说道：“荣留郡王，听闻你们高句丽盛行风流道，说起来也是我佛门一脉！不知您是否是风流道中人？”

“本王当然是风流道中人，不过老和尚你别乱讲，我们风流道虽然以弥勒降世为基本教义，但是根本目的在于成仙了道，更近于道家，您别乱认亲戚……”

“无妨无妨，红花白藕青莲叶，三教原本是一家！既然如此，咱们也算有缘，您就跟我走吧……”

高建武一转身，就到了郭业的身后，道：“去哪？”

“当然是去我们大唐达鸿胪寺的馆舍的歇息，然后在等待陛下召见！”

“可是……小王想跟平阳郡公在一起！”

这句话怎么听怎么别扭！

罗迦娑婆颇为玩味的看了郭业一眼，然后对高建武说道：“荣留郡王，小僧乃是出家人有些话不该说，不过您这个情况小僧有句话不吐不快！”

“你想说什么？”

“您身负国仇家恨，怎么能整天沉浸在儿女情长之中？”老和尚厉色道！

“儿女情长？”高建武和郭业异口同声的答道！

郭业好悬没气死！这老和尚指桑骂槐，暗示自己跟荣留郡王有不正当的男男关系！

高建武也明白了老和尚的意思，道：“大师您误会了……”

怎奈他们异口同声的动作更加做实了老和尚的想法！罗迦娑婆把手一摆，道：“什么误会不误会的！老夫也就那么一说，你和平阳郡公的破事儿老僧不想管！不过接您去官驿的事儿，可是陛下亲口交代的！难道您想抗旨不尊！”

“小王不敢！”

荣留郡王高建武被几个礼部的官员架到了离此不远的马车上，他一步三回头，那凄婉的眼神，就跟被强抢了的民女似的！

郭业知道这事儿越描越黑，为了自己的令名，眼观鼻鼻光口口问心，八风不动！

看着荣留郡王高建武的马车渐渐远去，罗迦娑婆继续说道：“陛下有旨，让您今天先在家中休息一天，明日一早再入宫见驾！平阳郡公，您一路劳苦，小僧也就不多耽搁您的时间了！咱们就此别过！”

说罢一拱手，带着礼部的官员和自己的手下扬长而去！

郭业看着他们的背影，怔怔出神！今日一见，这个罗迦娑婆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骗子，而是颇有手段之人！

自己屡次三番挑衅，他竟然都回得妥妥当当，就是孙五常一事，也是早有准备！

怪不得能把李二陛下都给忽悠了！

原来还以为罗迦娑婆是给孙五常找场子来的，现在看来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仔细一想，也确实不大可能！自己昨晚刚得罪了孙五常，第二天罗迦娑婆就能请旨到城门口迎接自己，这个时间上也不大对！

这么说来，罗迦娑婆确实是李二陛下派他来得，而不是他主动请纛！那李二陛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

.....

郭业今日到家的消息，家里边早就得到信了！在老管家的带领之下，一众家仆排成了两排，恭迎郭业！

老管家一看郭业带了这么一大队人回家，也有点傻眼，道：“公爷，这些都是您的人？”

“哪的话？这些男的不是！”

“那.....这些女的.....”老管家一脸崇拜得看着郭业！

郭业一看这状况，也是头大如斗！尽管他说了到了长安城，就给这些侍卫分美女，实际上完全不现实！

不是他不乐意，而是这些侍卫们那边有问题！

这些侍卫都是官宦子弟，娶这些美女为妻是不可能的，这些美女的命运就是当小妾。

但就是小妾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还得侍卫的家里边人同意！一声不吭就领个小妾回家，尽管从道理上没错，但是以这帮人的家教还干不出来！

所以呢，这些美女都得“暂存”在郭业这里！更重要的是，全领走也只能领走一百多，还有三百呢，就得郭业自己负责！

郭业对长孙师道：“这都到家了，本来应该留兄弟们进去喝杯茶，吃顿饭！不过，今天兄弟们都是归心似箭，我也就不留了！改日再请兄弟们！”

“平阳郡公不必客气，您只要照看好我们那些相好的就行！我代兄弟们先谢谢您了！”

长孙师带着侍卫们走了！

孙子善本身就是吏部主事孙思之子，走了！

斑鸠原本在长安就有宅子，走了！

留下的只有郑元、郑菲菲，还有那五百莺莺燕燕！当然，另外还有一个郭业屡次视而不见的乙支花花！

郭业道：“老管家，您带她们到后宅安置！”

老管家一皱眉，道：“公爷，您这次是不是.....带的人多了一点，咱这后宅住不下呀！再说了，闹得动静太大，您就不怕夫人们有意见？”

“那就把前面也收拾几个院子出来，其余人等暂时挤一挤，过几日，我再想办法！”

“那夫人那边也瞒不住呀！”

“哼哼，少来这一套！我就不信你这老货不通风报信！”

郭业说完了话，就往里走，准备后宅见娘！

可他刚到后宅，就被人拦住了去路！

正是他的一妻二妾——柴秀秀、贞娘和芷茹。一年多没见，岁月似乎并没有在她们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依旧那么明艳动人，不可方物！

不过三个人的脸色不太好，都是脸如寒霜、眉头紧锁，好像谁欠了她们巨款不还似的！

郭业一看，没有久别的欣喜，而是吓了一跳！

三个妻妾出现在这里可不合规矩！被御史言官知道了就得参奏一本！

为啥？

按照封建社会的道德理念，以孝为先！母亲永远比老婆重要！这年头，那个母亲和老婆掉进水里先救谁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先救母亲，天经地义，无可辩驳！谁要是说先救老婆，那就是禽兽不如的不孝之人，人人唾弃！

郭业回家看人的顺序，也不能乱！

他得先见老太太，把老太太伺候好了，才能和老婆孩子相聚！甭管什么理由，先见老婆，就是不孝！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柴秀秀那是大家闺秀，贞娘和芷茹也识文断字，这些道理不可能不懂！那她们为何要在这儿拦郭业一下子，授人以柄呢？

郭业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五百美女的身上，看来是这个问题，把自己的老婆们惹毛了！这是谁这么嘴欠，给她们通风报信？看来真是应了那句话，谣言比腿快！

郭业苦笑一声，道：“你们……你们听我解释，这事儿不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

没等他说完，柴秀秀等人已经跪倒在地，道：“妾身等恭迎夫君归家！”

这礼也太大了吧？如果说贞娘和芷茹从身份上是小妾，给自己磕头还情有可原，那柴秀秀磕头又算怎么回事？

郭业心中暗想，看来这次是真的把她们惹生气了，这是讽刺自己呢！他连忙道：“贤妻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妾身有罪，不敢起来！”

郭业道：“我说你们也别阴阳怪气的了，那些美女我可没想把她们怎么样……”

“美女？”柴秀秀睁大了眼睛，道：“夫君，你说什么美女？”

难道不是因为这事儿，尼玛真是做贼心虚！

郭业脸上一红，道：“先别说这个了。你们怎么在这儿拦路？又说有罪什么的，真把我给搞糊涂了！”

“夫君，您不在的时间里，妾身没把家管好，家里出事儿了！”

## 第1441章病急乱投医

郭业一听这话，腿都软了！

怎么了？

吓得！

纯粹是吓得！

有句话叫做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句话类比一下就是，男儿有腿不轻软，只因未遇真恐怖！

郭业虽然在现代社会是个小人物，但是穿越以来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就算称不上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也差不多！

神僧罗迦娑婆外面传得法力无边，他敢斗一斗！渊盖苏文领兵二十万大军压境，他要来个五万破二十万！李二陛下乃是天下最有权势之人，他也只是表面上保持恭敬，其实心里边也没有多少畏惧！

但是这么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好汉子，吴秀秀的一句话，就把他吓得腿软！

家！

就是郭业的软肋！

你功高盖世又怎样？你就是富可敌国又能如何？只要没有一个完整的家，那这一辈子又有何意义？家庭当中任何一个成员遭遇不幸，都是郭业不可承受之痛！

郭业心思电转，三位娇妻美妾在此，可是小郭襄和郭小渣却不见踪影！难道是他们姐弟出了什么意外？

很有可能！

不说小孩子淘气，就是这年头的医疗水平，也实在不能让人放心！儿童的死亡率奇高！

郭业话都说不清楚了，道：“啥……啥……啥事？”问完了，他又一摆手，道：“先别说，让我先稳稳神！郭襄这臭丫头还好吧？”

“襄儿还好！”

“这么说是小渣……出事了？”他说完了，大气都不敢出，静静地等待柴秀秀的答复！

“小渣也活蹦乱跳的！我就跟您明说了吧，出事的是老太太！”

“你说的是谁？”

“就是我们的婆婆，您的母亲，出事了！”

“啊……”郭业只觉得自己的脑袋，放佛被一个大锤重击了一下，耳朵里边嗡嗡直响，眼前发黑，好悬没晕过去！

之前郭业只想自己的孩子，没想到自己的老娘，可不是因为他是穿越过来的，与这个时空的老娘感情不深！

郭业穿越以来，无论是郭老憨还是郭柳氏，对他可不错，舐犊情深，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他着想！以心换心，郭业也把这二位就当成了自己的亲爹亲娘！

但也正是把老太太当成了自己的亲娘，才没想到老太太会出什么意外！

儿行千里母担忧，但是母行千里呢？儿不愁！不是因为儿子没心没肺，而是在每个儿子的心目中，母亲的形象都是那么高大，伟岸！是自己永远的

守护神！

多少人遇到了危险，都会情不自禁得喊一声，“妈呀！”“娘呀！”，可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母亲的地位和上帝也差不多！

现在自己的守护神倒了！这感觉.....就像天塌地陷一样！

郭业闻听噩耗，心如刀绞，精神恍惚，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满眼都是老娘那慈祥的面容！老太太怎么能去世呢？这.....这怎么可能！

柴秀秀看郭业定定的站在那里，赶忙站起身来，道：“夫君.....夫君.....您怎么了！”

郭业这才痛哭出声，道：“我的娘呀.....孩儿不孝.....”

柴秀秀连忙把他给拉住了，道：“别哭！别哭！”

“你这是什么话？哭自己的母亲有什么不可以？”

柴秀秀哭笑不得，道：“老太太生病了！又没有.....那个，您这是干啥？”

“啊.....啊？”郭业顿时就不哭了，道：“你早说呀！你看把我给吓得！”

“我这不是怕您责罚妾身吗？您不在的日子里，妾身没把婆婆照顾好，实在是妾身之过！而且.....”柴秀秀停了一下，又继续说到：“婆婆虽然还健在，但是病得不轻，您快去看看吧.....”

郭业随着柴秀秀来到了老太太的屋子，一看，就是心里一凉！怪不得柴秀秀那么自责呢，郭柳氏虽然没死，但是跟死也差不了多少了！

只见她脸色苍白，两颊凹陷，双目紧闭！要不是还有微弱的呼吸，就是一个死人！

屋里边药味扑鼻，更有一股怪味传来！郭业知道，这不是家人没有耐心打扫，而是老太太自己身上的味道！

看来老太太已经是时日无多！

郭业眼含热泪，轻轻呼唤，道：“娘，娘，您快醒醒，您那不肖的孩儿郭业，来看您了.....”

但是.....奇迹并没有出现！

老太太依旧是动也不动！

柴秀秀轻声道：“一个月前，老太太忽然之间就昏迷不醒！看了大夫，说是中风，吃了许多药，也不见好.....”

一听是中风，郭业更是眼前一暗！

中风这个病，就是在现代社会，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不能治好，医生的医术只占一小部分，更多的是看患者的体质，乃至那虚无缥缈的运气！

他沉声道：“孙思邈老神医，在不在长安？”

“不在！”柴秀秀叹了一口气，道：“听说孙神医跟一个和尚怄气，发誓再也不来长安了！这可苦了长安城的百姓！”

郭业一听就明白了，不用问，这个和尚指的就是罗迦娑婆！

想到这里，郭业又是眼前一亮，老和尚罗迦娑婆能把李二陛下忽悠瘸了，又能把老神医孙思邈气走了，总得有两把刷子吧？要是把他给请来，能不能救老娘一命？

唉，早知道就不在明德门得罪这老和尚了！医生这个行当还真得罪不起，没准什么时候就用到人家了！

为了老娘，说不得就得丢下面子，求求老和尚了！

郭业道：“神僧罗迦婆怎么样？有没有请他给咱娘看过？”

“那倒没有！”看郭业脸色不善，柴秀秀连忙解释道：“外面把这个番僧传得神通广大，无所不能，妾身听了……却觉得害怕，恐怕他不是什么好路数……不敢做主，给咱娘看病！”

这话说得有理！

就是郭业听了罗迦婆的传闻，也是一口咬定，这就是个骗子！与柴秀秀的观点一样！

但是郭业见了老太太这个样子，就敢请那个不怎么靠谱的罗迦婆，来给自己的母亲看病，而柴秀秀就不敢！

郭业心里明白，自己可以病急乱投医，但是柴秀秀就不行了！

说白了，柴秀秀毕竟和老太太隔着一层！自己的决断如果错了的话，别人只会说自己好心办坏事，柴秀秀如果错了，那就真的是百死莫赎了！

郭业苦笑道：“贤妻不必惊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就是我也不看好这个番僧，不过咱娘这个样子，要是再不想别的办法，恐怕也没多少日子了！我这也是死马……那个尽人事罢了！”他本来想说死马当活马医，但是这句话形容老娘实在不合适，就赶紧改口！

柴秀秀道：“全凭夫君做主！”

在老太太的房间里待了一会儿，郭业就走了出来，回到自己的院子，这才和郭襄和郭小渣见面！

这两个孩子又长大了一些，还是那么活泼可爱！可惜的是，郭小渣果然不认识郭业了，跟他玩了一会儿，才又跟郭业熟络了起来！

尽管郭业在孩子的面前强颜欢笑，但心里边惦记老太太的病情，却是怎么也开心不起来！

柴秀秀和贞娘、芷茹自然看得出来郭业心里不痛快，但此事实实在无解，也只能是好言安慰！

一夜无话。

第二天一早，郭业穿上了新做的官袍，抖擞精神，入宫见驾！

他心中暗想，自己去求老和尚，这个罗迦婆肯不肯尽力先放在一边，他要是暗中整什么幺蛾子，自己可就真的后悔莫及了！不如让李二陛下给这老和尚下一道旨意，这样曲线救国，不怕这老和尚不尽力！

在小太监的引领之下，郭业来到了望北阁外！他这才发现，望北阁外已经有两个人正在等着了，一个是罗迦婆，一个正是荣留郡公高建武！两人有说有笑，状似亲密！

一晚不见，他们两个怎么搞到一块去了？



## 第1442章出尔反尔

郭业没说话，小太监先看不过去了，咳嗽一声，道：“皇宫重地，不得喧哗！”

罗迦娑婆和高建武这才有所收敛，见郭业来了，都上前见礼！

郭业连连摆手，这里可不是他摆架子的地方！

他扭头对小太监道：“劳烦这位公公通禀一声，就说郭业奉命前来拜见陛下！”

小太监进去了没多久，顺公公走了出来，道：“圣上有旨，宣礼部尚书兼领军卫府大将军，平阳郡公郭业，觐见！”

罗迦娑婆和高建武都有点傻眼，他们都在这儿等了很久了，都没通知他们进去，怎么郭业一来就插队！李二陛下也太偏心了吧！

郭业冲他们二人拱了拱手，就走进了望北阁！

一年多不见，李二陛下却是有点显老，气色大不如前！

郭业瞥了一眼，就赶紧低头，躬身行礼：“臣郭业，见过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免礼，平身，赐座！”李二陛下语气平淡地说道，看不出喜怒哀乐！

郭业一看这架势，就暗叫了一声不好！李二陛下不笑，就意味着没啥好事儿！

自己出使高句丽，出去了一年多，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李二陛下作为一个千古明君，那是最体贴下情的，按照道理来说，就得面含笑容地跟自己客气几句！现在这幅公事公办的态度，就说明他对自己很不满了！

自己到底是哪得罪了李二陛下呢？

郭业坐在了小太监搬来的圆凳之上，低下头去，一言不发，静待李二陛下出招！

李二陛下道：“郭业，朕派你出使高句丽，调节三国纷争，不知你的任务完成得如何？”他这“郭业”二字一出口，又把郭业吓了一跳！

按照道理说，郭业身为礼部尚书平阳郡公，在大唐朝廷就算得上有身份的人了！就是李二陛下也不可轻侮！要是正常称呼就得称平阳郡公，也可以称郭尚书，要是亲近一点就称郭爱卿，再亲近一点还可以称郭业的字——子仪！

直接称呼郭业的名字，就是很不尊重的叫法，甚至可以算是侮辱！这也就是在大唐，在大汉，郭业为了这个称呼，跟李二陛下玩命，从道理上讲也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不过郭业可没有那么暴的脾气，他暗暗琢磨，李二陛下今天是不是吃错了药了？咋处处针对我呢？还是我真的做了什么事情，把李二陛下惹急了？

坏了！肯定是罗迦娑婆这孙子搞得鬼，在李二陛下面前说了我的坏话！看来我今天还要小心应付！

郭业加了一百二十个小心，小心翼翼地吧高句丽之行，能说的都说了一遍！因为不明白李二陛下是什么态度，他也不敢添油加醋，就是平铺直叙，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甚至没有为自己表功！

李二陛下完了他的话，淡淡地问道：“郭爱卿！你说得可都是真的？”

郭业再次跪倒在地，道：“千真万确！臣不敢欺瞒陛下！您要是不信的话，荣留郡王高建武就外面候旨，您一问便知！”

“哼哼，你和荣留郡王高建武沆瀣一气，肯定早就串好了口供，我问他能问出什么来？”

被李二陛下几次三番的找麻烦，郭业实在忍无可忍，道：“陛下，臣愚蠢，不明白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看看这是什么！”李二陛下说完，就把一份奏折抛到了郭业的脚下！

郭业捡起来一看，就暗暗骂了一声卧槽！

这份奏折是渊盖苏文的！在这份奏折里面，渊盖苏文主要说了两件事，第一向李二陛下俯首称臣！第二控诉郭业的不法行为！

按照渊盖苏文的说法，就是荣留郡王高建武和杨万春谋反，杀死了婴阳王，渊盖苏文拨乱反正，逐走高建武，又立了高臧为王！郭业在高句丽内乱之时，竟然趁火打劫，索要渊盖苏文两百万两黄金！

渊盖苏文拿不出来，只给了一百万两，郭业就愤而离去，和高建武杨万春结盟，分裂了高句丽！

最后渊盖苏文还说，为了表达对大唐的敬意，他已经主动把姓氏从渊改成泉！愿意世代做大唐的臣子！

对大唐只有一个要求，严惩郭业！

卧槽！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郭业怒发冲冠，道：“陛下，渊盖苏文这个王八犊子弑君篡位、言而无信，他就是一个活曹操，您千万别信他的鬼话！”

李二陛下颇为玩味地说道：“古人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郭业，你要朕相信你的话，不相信元盖苏文的话，如果没有充分地理由，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

“这……”郭业一时间哑口无言！他和渊盖苏文全是嘴炮，谁都拿不出什么证据，李二陛下又摆明了不偏不倚的态度，郭业纵是舌灿莲花，想要压过渊盖苏文，也是难如登天！

既然此路不通，郭业索性破罐子破摔，跪倒在地，道：“郭业此心，可鉴日月！您要非信渊盖苏文那狗逼玩意儿，臣无话可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李二陛下看到郭业气急败坏的样子，竟然哈哈大笑，把他搀扶起来，道：“郭爱卿别生气，朕刚才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玩笑？”郭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俗话说君无戏言，李二陛下在君臣对答中开这种玩笑，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不但是容易君臣离心，对于李二陛下的名声似乎影响也不好！

“当然是玩笑！远近亲疏朕还是懂得，朕难道不相信自己的大臣，而去相信敌国之人？”

郭业迟疑地问道：“那您还说什么……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朕相信你当然不单单是因为远近亲疏，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朕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就算渊盖苏文说得都是真的又如何？郭爱卿出使一番，就让高句丽一分为二，这份功劳才要一百万两黄金，太便宜了！而且那金子又不是朕出的，朕何乐而不为？”

“陛下，那一百万两金子，确实不是我拿的，是杨万春拿的……”

李二陛下摆了摆手道：“是你拿的也好，是杨万春拿的也罢！朕并不关心，郭爱卿不必解释！”

这还扯不清楚了！

郭业总觉得李二陛下今天的表现有点诡异，他模模糊糊的感觉到，李二陛下似乎总想让自己欠他一个人情！这是咋回事？难道是因为自己功劳太大，李二陛下不好给自己升官，就想压一压自己？

可李二陛下刚才的行为，也太对不住千古明君的身份了！打压的这么明显，远不是李二陛下的水准！

见郭业不说话，李二陛下咳嗽一声，道：“郭爱卿，你对佛门怎么看？”

“佛门？”郭业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道：“佛门之人，有好有坏，不可一概而论！不过大量寺庙，占据地产，又不用纳税，恐非国家之福！陛下派臣制定了中原佛门迁徙扶桑的计划，臣深以为然！”

李二陛下道：“郭爱卿，朕以前也觉得佛门非但无益于世，而且有害！这才帮道门灭佛，甚至还派你主持了中原佛门远渡扶桑的计划！幸好你动作迟缓，才没有酿成大错！”

郭业想说我动作够快了，怎奈大唐的生产力水平就这样，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要不然早把和尚全送走了！

尽管心里面这样想，郭业还是顺着李二陛下的意思问道：“陛下您的意思是中原佛门不用远渡扶桑了？”

李二陛下点头道：“对！朕最近才明白，佛门并不像朕想象中那么简单！尤其是大乘佛教，颇有可取之处，虽然他们说普渡众生有些夸大，但是于国于民还是颇有好处的！所以……”

李二陛下停了一下，道：“你那个中原佛门迁徙扶桑的行动，朕已经给你停了！郭爱卿，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郭业听到这里，才明白了李二陛下今天为啥这么异常！这是他自己不好意思出尔反尔，才先让自己领他一个人情，使自己不好意思出言反对！

换句话说，这就是政治交换！

郭业不动声色地问道：“让您改变想法的是神僧罗迦娑婆吧？”

## 第1443章阴影初现！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不错，说服朕的正是神僧罗迦娑婆！罗迦娑婆大师，是有大法力之人，是有大道行之人！想当初观音奴重病，要是没有罗迦娑婆大师，我们夫妻就阴阳两隔了！”

看来李二陛下是彻底被罗迦娑婆给忽悠瘸了！

郭业还想再抢救一下，道：“陛下，罗迦娑婆大师擅长岐黄之术，救了皇后娘娘的命，自然是应该重赏！就是给他一个官当当也没什么！但会治病和有力，可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哼哼，你以为朕跟世间的愚夫愚妇一样，巫医不分吗？医生看病，讲究的是望闻问切，然后再对症下药！就算不用药，最少也要用针灸之术！可你知道罗迦娑婆大师是怎么给观音奴治病的？”

“臣不知！”

李二陛下一脸崇拜之色，道：“罗迦娑婆大师，就是在皇后身边念了一天一夜的金刚经，皇后的病就大有好转！这跟老神医孙思邈的路数，完全不同！怪不得玄奘法师要西天取经呢，天竺来得和尚就是不一样！不过，可惜呀……”

“可惜什么？”

“可惜天竺佛门之人敝帚自珍，玄奘法师一心向佛，求取真经。他们却没有把真正有大法力的经文传给玄奘大师，传得都是毫无法力的伪经！致使朕对佛门也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幸好天竺有罗迦娑婆大师，胸怀广大，来我大唐传教，才让朕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佛门大法！”

罗迦娑婆只凭念经就治好了长孙皇后，郭业之前曾经听滋水驿的驿丞张新说过，不过他以为那是张新道听途说的夸大之言，并没有放在心上！听了李二陛下的话，才知道是确有其事！

这可真是奇了怪了！

长孙皇后的病能让孙思邈都束手无策，这病肯定是真的！罗迦娑婆仅凭念经就能把她给治好，如果说罗迦娑婆没有法力，也太难解释清楚了！

郭业不谈罗迦娑婆的法力，从另一个方面劝说道：“陛下，如今天竺的戒日女王都向您称臣，可见天竺佛门虽好，却并不能富国强兵！而且臣在天竺日久，从未听说天竺国王能长生不老，就是活到七八十岁，也非常罕见！可见天竺佛门的长生之术，也不怎么靠谱！”

李二陛下摇头道：“郭爱卿，你这就不懂了！古人钻木取火，茹毛饮血，今人却可以锦衣玉食！天竺佛门以前不能做到的事情，现在未必做不到！罗迦娑婆也不是一开始就把长生术发扬光大，而是研究了一百多年，方能济世救人！”

重症晚期！

无药可治！

郭业对李二陛下下了八字的评语！

李二陛下对罗迦娑婆的信任已经深入骨髓，这时候就算郭业拿到了老和尚是骗子的证据，只要不是铁证，李二陛下还是不会相信的！

李二陛下英明一世，竟然被一个番僧给忽悠了，实在是让人可怜可叹！不过仔细一想，也不奇怪！后世圈圈功盛行，还不是有无数的大博士硕土上

当？与智商无关，利令智昏是这些人的最佳写照！

李二陛下虽然富有四海，一声令下，天下景从！但是，生老病死，这四个字，他是怎么都逃不过的！自己的老婆马上就要重病身亡，结果老和尚罗迦婆娑一念经就给治好了，让他看到了超脱生老病死的希望！

人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既然如此，郭业也就不白费精神了，再跟李二陛下抬杠的话，不但不能说服李二陛下，反而容易招致李二陛下的恶感，殊为不值！

郭业可不是忠直敢谏的魏征！

他眼珠一转，道：“陛下目光如炬，识人用人，臣所不及！臣知错了！现在臣相信罗迦婆娑大师，是真正有大法力之人！”

“这可是你的心里话？”

“臣对陛下忠心不二，岂能对陛下撒谎？”

李二陛下点头道：“那就好！其实神僧罗迦婆娑之事，朕也觉得匪夷所思！你有所顾虑，也是理所应当，朕不怪你！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神僧罗迦婆娑所为之事，朕看见了，众多的宫人看见了，由不得朕不信，也由不得你不信！”

“是！”

“而且还有一件事，也坚定了朕对罗迦婆娑的信心！郭爱卿，你知道什么事吗？”

“愿闻其详！”

“神僧罗迦婆娑为右护法法师之事，满朝文武没有人反对，就是最爱给朕挑毛病的魏征，也举手赞成！”

郭业听了激灵灵地打了一个冷颤，道：“这么说来……臣是唯一反对过罗迦婆娑之人？”

“正是！不过这也不怪你，毕竟你出使在外，不了解神僧罗迦婆娑！出言直谏，分所应当！朕就是怕你对朕有所误会，才特地派神僧罗迦婆娑迎接于你！昨天你们两个已经见过面了，怎么样？神僧罗迦婆娑不像是个骗子吧？”

“神僧罗迦婆娑，道德高深，臣佩服之至！”

郭业嘴里说着敷衍的话，心中却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他只觉得这皇宫，乃至这长安城，已经变成了一个怪兽，正在择人而噬！

李二陛下说出来得话，太可怕了！

罗迦婆娑在长安城中，竟然无人反对！

李二陛下把这看成大家对罗迦婆娑的信任，郭业却看到了致命的危机！

罗迦婆娑就算真有力法，真是得道高人，又怎么样？那些士林清流派中人，从小学得就是圣人的教诲，“子不语怪力乱神”，怎会容忍罗迦婆娑高居庙堂之上？

炼制长生不老丹，一听就是荒诞不经之事！魏征这个以直言敢谏著称的人物，竟然不发一言！

是什么势力让朝廷之内万马齐喑？甚至影响了李二陛下的判断？

要是罗迦婆娑的高深法力，这也太荒唐了！他要有这本事，皇位上做得就不是李二陛下，而是他罗迦婆娑了！

必定是有股势力，贯穿三系，影响了整个朝堂！

罗迦婆娑只是他们推到前台之人！

唯一没有影响到的，就是他郭业本人了！

这股势力究竟想干什么？

见到郭业走神，李二陛下咳嗽一声，道：“郭爱卿，您在想什么？”

“啊……”郭业定了定神，道：“臣的母亲身患重病，一直昏迷不醒！臣想，神僧罗迦娑婆既然如此了得，他能否替臣的母亲看病？”

“这有何难？”听说郭业也想让罗迦娑婆看病，李二陛下对郭业大生知己之感，道：“神僧罗迦娑婆就在外面，朕这就把他招进来！”

李二陛下微微示意，顺公公就出去把罗迦娑婆领了进来！

李二陛下对罗迦娑婆颇为客气，不待罗迦娑婆施礼，就起身相迎，道：“神僧不必多礼，请坐！”

这待遇可比郭业高多了，就是一般的王爷也比不上！

罗迦娑婆颇知进退，还是坚持给李二陛下行完了礼，才起身坐下！

李二陛下道：“爱卿与荣留郡王高建武谈得如何？”

“恭喜陛下！荣留郡王高建武已经听了臣的话，愿意出家为僧了！”

## 第1444章大祸临头！

罗迦娑婆这话一出口，无论是郭业还是李二陛下都是一愣！

什么叫看不了？你连看都没看，就说看不了！摆明了就是不想看！

这老和尚也太不给面子了！

不单单是不给郭业面子，就是李二陛下，此时也是脸上无光！

要是换一个人这么不给面子，别说李二陛下了，就是郭业也能分分钟教他怎么做！

但这是罗迦娑婆！

甭管是不是真的吧，人家号称有逆转生死的能力！

李二陛下指望靠他长生不老，郭业指望他能救自己的母亲一命！

人不求人一边高，李二陛下和郭业都对老和尚有所求，可就硬气不起来了

郭业强忍心中的怒气，站起身来，对罗迦娑婆躬身一礼，道：“神僧，昨日郭业对您多有得罪，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不要和我一般见识！出家人当以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希望您不计前嫌，救我母亲一命，如此大恩大德，我郭业没齿难忘！”

罗迦娑婆微微一笑，道：“平阳郡公不要误会！贫僧不是不愿意救，而是无力相救！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生老病死，人之常情。老封君寿数将尽，实非人力所能挽回！”

李二陛下道：“想当初观音奴身染重病，要不是您出手相救，恐怕早已作古！现在平阳郡公的母亲患病，你又说是寿数将尽，非人力所能挽回，这到底是何道理！”

“皇后陛下是皇后陛下，老封君是老封君，不可一概而论！”

郭业冷笑道：“原来老和尚你还是看人下菜碟，皇后陛下身份高贵，你就非救不可，我郭业的母亲身份低微，你就见死不救！难道这就是你们佛门的处世之道？”

“阿弥陀佛，平阳郡公此言差矣！我佛有云，众生平等！在贫僧看来，无论是皇后陛下还是老封君，都是世间有情众生，并无身份高低！”

“那你为何救得了皇后陛下，而救不了我郭业的母亲？”

“不瞒平阳郡公，贫僧法力低微，不仅救不了您的母亲，就是皇后陛下的病也不是贫僧治好的！逆转生死这等手段，岂是人力所能办到？”

罗迦娑婆一推二六五，李二陛下不干了，他长生的希望都在老和尚身上呢！咋眨眼间，老和尚就什么都不会了呢？

他说道：“神僧不可过谦，我可是亲眼看见你治好了观音奴的，这还能有假？再说了，假如你真的不能逆转生死轮回，那你炼制长生不老丹还有何意义？”

罗迦娑婆道：“陛下，贫僧的意思是说，贫僧逆转不了生死轮回，而不是说没有人能逆转的了生死轮回！除了贫僧，还有别人呢！就是皇后陛下，贫僧也不过是借他人之力罢了！”

“那您的意思是？”

罗迦娑婆双手合十道：“我佛慈悲！佛祖神通广大，自然可以逆转生死轮回！”

郭业忍气吞声道：“神僧，我不管是你能救我的母亲，还是佛祖能救！总之，只要能让我的母亲好转，郭业对您必有厚报！至于佛祖他老人家，郭业必定为他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您看怎么样？”

“平阳郡公您这可想错了！佛祖法力无边，岂会在乎这些世俗之物？”

“那佛祖要的是？”

“心！一颗虔诚的向佛之心！”

郭业暗自腹诽，尼玛你还搞个装逼的文艺腔！他说道：“不知神僧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一颗向佛之心又如何体现？”

“说来也简单！贫僧能救皇后娘娘一命，靠的不是贫僧的法力，而是皇后娘娘的向佛之心！皇后娘娘自从出生以来，就一心向佛，积攒下功德无数！贫僧借用皇后的功德，才能为皇后娘娘治病！”

李二陛下眼前一亮，道：“那朕的长生不老丹也是这个道理？”

“陛下英明神武，一猜就中！只要您一心向佛，积攒功德，再配合药物，自可延年益寿！要是光靠丹药，功效就近乎于无！世间奇人异士多矣，论歧黄之术，贫僧根本就排不上号，那为何单单贫僧一人可以逆转生死？靠的自然是佛祖之力！丹药只是辅助罢了！陛下日后还是要勤加修持，不可怠惰，否则就是贫僧也无能为力！”

李二陛下点头道：“朕受教了！多谢大师指点！”

想不到罗迦娑婆的理论还挺自洽的，郭业问道：“大和尚，照你说来，不信佛之人，你是救不得了？”

“正是！平时不烧香急来抱佛脚，肯定是没有功德加身！只有勤加修持，积攒功德，才有机会逆转生死。说到底这不是贫僧的功劳，而是佛祖之功！”

郭业自从穿越以来，还没有发现这个世界有什么超自然力量的存在，哪怕是名垂青史的袁天罡、李淳风也只是学问高深；《西游记》的主角之一玄奘法师，自身都难保，还要靠郭业的提携！

现在突然冒出了个名不见经传的罗迦娑婆，老实说，郭业是根本不信他能有什么法力的！

不过自己的母亲危在旦夕，郭业也只能找罗迦娑婆一试，这就跟后世癌症晚期，找中医看病一样，不过是尽人事安天命罢了，根本就没报什么希望！

所以现在老和尚找理由推脱，郭业并不如何伤心难过，只是有些面子上挂不住罢了！

至于老和尚鬼扯的功德理论，他更是没有放在心上！这番话也就是哄哄李二陛下，可骗不了来自资讯发达的现在社会，阅读了无数网络小说的郭业！

如果有意的话，郭业可以编出无数条理论，证明老和尚理论的荒谬之处！但是这又有何意义？他心灰意冷道：“既然如此，就不麻烦大和尚了！多谢您为郭业解惑！”

“平阳郡公客气了！虽然小僧不能为老封君治病，不过假如有一日老封君不幸离世，贫僧愿为老封君诵《无量寿经》七七四十九日，祝他老人家早登极乐！”

呃……老太太还没死，老和尚就准备念经了！不知道是这老和尚不会说话呢，还是他有意诅咒老太太去死！



看着老和尚无辜的眼神，郭业冷哼一声，没有答言！

神僧罗迦娑婆没帮上什么忙，李二陛下也觉得有些过意不去，道：“郭爱卿出使高句丽一年有余，一路辛苦！这些日子你就不用上朝了，朕给你一个月的假期，在家好好休息！至于你此番出使高句丽的封赏，不必担心，朕自有安排！”

李二陛下说得客气，郭业知道这是给他机会，陪老太太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稍尽人子之责！

郭业躬身下拜道：“多谢陛下！”

.....

.....

这一日，郭业正在家中闷坐，忽然有人来报，柴令文公子来访！

郭业把柴令文让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

郭业道：“柴大公子，今天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柴令文道：“少来这阴阳怪气的！亲家娘身体不好，我知道您这几天心里头不痛快，但您有邪火也别冲我发呀！您以为我想来呀，是有人逼我来得！”

“谁？”

“当然是咱爹！”

“岳父大人？”

“正是！我说妹夫，你知不知道，你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 第1445章徒刑两万年

如果单单是柴令文说他要大祸临头，郭业肯定是嗤之以鼻，这位柴大少爷，也就是做生意上有点天赋，论起在官场上的手段，可比郭业差远了！

不过他这次是替霍国公柴绍传话，郭业就不得不给予重视了！郭业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心机手腕哪样都是上上之选，一般的情况根本就不用柴绍操心！现在他派柴令文传话，只能说明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

他问到：“大哥，到底怎么回事？”

柴令文往四下里看了一眼，道：“我说妹夫，你知不知道，你已经捅了马蜂窝了！现在陛下接到的奏折，十份里边有八份是弹劾你的！”

“弹劾我什么？”

“说什么的都有！有的弹劾你贪污、有的弹劾你受贿，有的弹劾你擅起边衅，有的弹劾你御下不严，私吞战利品！甚至还有人弹劾你强抢民女……把《大唐律》翻一遍，基本上就没有你没犯过的罪了！”

郭业冷笑道：“都是一些无稽之谈！我郭业行得正，走得端，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陛下英明神武、明察秋毫，势必不能让这些人的鬼蜮伎俩得逞！”

柴令文道：“有道是三人成虎，这些人整天在陛下面前念叨，您就对陛下那么有信心？”

郭业叹了口气道：“那还能怎么办？上折子自辩？陛下又没问我，我是辩无可辩呀！岳父大人有什么好办法！”

柴二少道：“咱爹派我给您传句话就是……以退为进！”

“以退为进？什么意思？”

“他……他老人家的意思是……”柴二少吞吞吐吐的说道：“让您主动……辞官不做！”说完了，柴二少捂住了耳朵，低下头去，准备迎接郭业的怒火！

出乎他突然意料的是，郭业点了点头，平静地说道：“是个好办法！我正是有此意！”

看到郭业一点都不着恼，柴二少弄明白了，道：“我说妹夫，你……你这不是气疯了吧？这可是辞官不做！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

郭业道：“我为什么要生气？”

“这可是辞官！你这些年为大唐立了那么多的功劳，不就是为了高官得做吗？就因为这些小人的诬陷之词，就辞官不做了，您咽得下这口气？”

“我当然咽得下这口气，这些人为什么弹劾我，我早就知道了！还不是因为我出使高句丽的时候，折了不少侍卫！这些侍卫都是我大唐的高官子弟，他们的家人迁怒于我，才发动朝中大臣弹劾我的！我不怪他们，如果我郭业辞官能让他们出口气，我毫无怨言！”

柴令文道：“要是我，我可咽不下这口气，明明不是我的错，凭啥让我承担责任！”

郭业慨然道：“有什么想不开的？这些兄弟为国厮杀，命都搭进去了！夫妻不能相聚，父子不得团圆！而我郭业不仅活着，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与死去的兄弟相比，我得到的太多，失去的太少，有啥不知足的？”

“妹夫，往常我以为你们这些官场之人，都是脸厚心黑，自私自利！今天听你一言，我算是服了！你的胸怀，我柴令文不如！”

郭业嘿嘿一笑，道：“辞官而已，哪有那么伟大？我可以辞官，陛下又不一定批准！”

“啊……啊？”

“岳父大人让你传话是以退为进，又不是退一步海阔天空！我这官要是真没了，那还怎么进？这些不过是做做样子，给那些死了子弟的高官看，让他们出口气罢了！陛下乃是一代明君，定然不会允准！”

“黑！真黑！你们这些做官的真黑！我收回刚才的话！”

……

……

没过两天，就有人传旨，让郭业参加朝会！

郭业心说那话儿来了，也不慌张，依计行事！听到郭业要辞官的消息，李二陛下沉吟不语！他问道：“平阳郡公因为一些闲言碎语，就要辞官不做，众位爱卿有何话说？”

他的意思是呢，是等有人为郭业求情，然后自己再顺势应允！罚郭业几年俸禄，给大家有个交待，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怎奈世事不尽如人意！

从文官行列走出一人，跪倒在地，道：“陛下，平阳郡公要想靠辞官来逃避惩罚，恐怕是太便宜他了！”

李二陛下皱眉道：“这些弹劾尽是捕风捉影，诬告之言！别以为朕不知道你们是因为什么，非要弹劾平阳郡公！平阳郡公不忍朝廷动荡，愿意以辞官不做，来息事宁人。足见高风亮节！你们不要得寸进尺！”

那人道：“陛下臣还有一件事要弹劾平阳郡公，这件事可是证据确凿，而不是捕风捉影！”

郭业看了看这个人，不认识！他问道：“你何人？”

那人道：“我乃礼部侍郎崔涵金，说起来还是您的下属！只是您一直没有在礼部露面，咱们俩才从未见过！”

他一说姓崔，郭业就是心中一动，道：“你可是博陵崔氏中人？”

“正是！平阳郡公，这么说来，您是知罪了？”

“知什么罪？你们博陵崔氏与我郭业有仇，今天你想借机诬告我，可是打错了算盘！陛下明察秋毫，势必不会让你得逞！”

崔涵金冷笑一声，道：“正是因为陛下明察秋毫，平阳郡公，今天你是在劫难逃！”

李二陛下脸色一沉，道：“崔侍郎，我大唐律中有一条，叫做诬告反坐！你今天要是拿不出确实的证据出来，哼哼，朕可要治你的诬告罪！”

崔涵金跪倒在地，道：“陛下，臣绝不敢诬陷平阳郡公，臣有证据！”说完了，拿出一纸契约，高高举起，道：“陛下，您请过目！”

“呈上来！”

李二陛下把那份契约看了一遍，不置可否，道：“给平阳郡公看看！”

郭业拿过来一看，却是自己和崔玄仁打赌十万贯那份契约，他微微一笑，道：“我当是什么，不就是一份打赌的文契吗？公平赌赛，愿赌服输，莫非你们博陵崔氏还想输了不认？”

崔涵金阴阴地一笑，道：“平阳郡公，您能不能确认这份契约为真？”

“这份契约自然是真的，我有什么不敢承认的！”

“那就好！”

说完了，崔涵金高声对李二陛下说道：“臣请陛下治郭业一个赌博之罪！”

“赌博？”郭业有点傻眼，道：“在大唐，赌博还有罪？”

“当然！按照大唐律，凡参赌者，所得赃物不满绢价五匹者，各杖一百。达到绢价五匹者，比照偷盗论罪，判徒刑一年。依此推。平阳郡公的赃物总共是十万贯，换算成绢大概就是十二万匹，请陛下判处平阳郡公徒刑两万年！还有四千年零头，念在平阳郡公往日的大功，您就给他免了吧！”

郭业目瞪口呆，道：“陛下，咱们大唐还有这法律？我咋不知道呢？”

李二陛下一啞牙花子，道：“确实有！”

“那想当初江夏王李道宗在长安城开赌坊，人尽皆知，您怎么不抓他治罪？”

李道宗哈哈大笑，道：“平阳郡公，您这可就错怪我了！想当初咱们大唐可没有这个法令！而是前年开始陛下修《贞观律》，加了一条禁止赌博！所以说，之前的赌坊都是合乎律法的，现在赌博却是违了陛下的王法！两万年徒刑，啧啧，平阳郡公，您慢慢享受吧……哪天我心情好，会去看您的！”

## 第1446章李二陛下拉偏架！

郭业万万没想到，当初一纸防止崔玄仁耍赖的契约，成了自己的催命符！

想当初，他准备坑崔玄仁十万贯钱的时候，就感到有些不妥，怕事后被人说自己是仗势欺人，巧取豪夺！才留了个心眼，要立字为证！可人算不如天算，谁能想到李二陛下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竟然下了禁制赌博的禁令！

这下可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作茧自缚！

郭业委屈地看向李二陛下，道：“陛下，俗话说不知者不罪！您颁布《贞观律》这回事，臣根本就不知道！不如咱们……下不为例？”

崔涵金冷笑一声，道：“好一个不知者不罪！照你这么说，谁犯了法。只要说一声不知道这条法令就能逃脱罪责，那陛下的《贞观律》岂不是形同虚设了？”

郭业道：“崔涵金，我有没有罪，自有陛下决断，轮不到你来评判！莫非你以为你能比陛下更聪明？还是说你以为你比陛下更有权力？”

“平阳郡公，你休逞口舌之利！事实俱在，容不得你狡辩！陛下，平阳郡公该当何罪，恭请圣裁！”

“这……”被郭业和崔涵金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李二陛下一时间也是左右为难！

首先赌博违法是肯定的，这也不是大唐的特立独行，在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就立法禁止赌博了！后来秦汉魏晋，无不如此！

只是到了后来五胡乱华，礼乐崩坏，赌博这事儿才没人追究！他在《贞观律》中加上这条，不过是让法律走上正轨罢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虽然赌博违法，定的惩罚也很严厉，但是这条法令历朝历代就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

在民间，这种事情就是民不举官不究，大家都知道赌博违法，但只要没有苦主，官府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百姓都是如此，更别提朝廷里面的官员了！翻开史书，爱好赌博的达官贵戚，乃至皇帝本人，都是史不绝书！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要是李二陛下真拿这事儿发落郭业，可就有点破坏潜规则的意思了！

再者说，李二陛下也舍不得惩罚郭业，郭业那是他的手下爱将，虽然年纪不大，立的功劳可不少！要真是论功行赏，地位还得在李靖、尉迟恭、秦琼、程咬金这些人之上，只是为了朝廷的平衡，才止步于平阳郡公！

这种人，只要不是想谋反，别说赌博了，就是真的强抢十个八个的民女，乃至杀上个把人什么的，李二陛下都会想办法帮他遮掩！而且这种遮掩李二陛下可以做得理直气壮，就是落到史书之上，都得称赞李二陛下有容人之量，是有道的明君！

说到底这是封建社会，又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道德观念跟现代社会根本就不一样！

那李二陛下就这么把郭业轻轻放过？

也不行！

别忘了，前面说得好，是遮掩！现在问题是这件事遮不住，也掩不了！

这可是朝会！

文武百官，朝中大臣，都在这里！

没有比这更加公开的场所了！

郭业更是亲口承认参与赌博！

铁证如山，辩无可辩！

李二陛下要是说郭业无罪，那不就等于说，前年刚刚颁布的《贞观律》不好使了吗？这跟当场打自己的脸有什么两样？

他往下看了看，在场的官员都是鼻观口，口问心，如同老僧入定，明显是不想掺和这事儿！

李二陛下暗想郭业这家伙，还真是人缘不好，都这时候了，咋都没人帮你说话呢？看来你在朝廷能依靠的只有朕了！

不过……这样的孤臣，朕喜欢！

他咳嗽一声，抓了个壮丁：“刑部尚书韦挺何在？”

“臣在！”

“术业有专攻，对于断案之事朕并不在行，郭业赌博一案，就由你代朕处置！”

李二陛下这话一出口，韦挺就明白李二陛下是什么意思了，人证物证俱在，而且都是铁证，《贞观律》上又是写得清清楚楚，这个案子有什么难断的？就是三岁的孩子也知道郭业有罪没罪呀！

他明白这是让自己想办法帮郭业开脱！换句话说，自己就相当于郭业的讼师！

韦挺咳嗽一声，道：“平阳郡公，这份契约确实是您所签署？”

崔涵金插话道：“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了，韦大人，您要是指望郭业翻供，可可是打错了算盘！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众目睽睽之下，平阳郡公要是说了不算的话，那可丢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脸，还丢了我大唐朝廷的脸！”

韦挺面色一肃，道：“崔侍郎，你身为礼部侍郎，怎么一点礼仪都不懂？本官问话，哪有你插嘴的余地？还不退下！”

“看来韦尚书您是打定主意偏向郭业了？”

韦挺跪倒在地，道：“臣弹劾礼部侍郎崔涵金君前失仪！”

“准！崔涵金君前失仪，罚俸一个月，速速退下！”

李二陛下摆明了拉偏架，崔涵金也无可奈何，冷哼一声，退了下去！

韦挺道：“平阳郡公，刚才的问话你可听清了？”

“那份契约确实是我所签署！”

韦挺一皱眉，道：“那平阳郡公因何签署这份赌博的文契，可否讲来？莫非您真的是贪图那个什么崔玄仁的钱财？”

“当然不是！”

郭业随后就把自己如何在板桥镇巧遇三娘子，如何抱打不平引来崔玄仁，乃至施小计重惩崔玄仁的经过说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崔玄仁身为板桥镇的长史，却巧取豪夺镇民的产业，不仅违反了陛下的王法，而且败坏了我大唐朝廷的声誉！当时，我不愿意暴露身份，只能用这种手段对他略施薄惩！如果陛下因此惩罚于我，我毫无怨言，甘愿受罚！”

韦挺点点头，道：“原来如此！那你得了这十万贯钱财，是不是就据为己

有了呢？”说完了他冲着郭业眨了眨眼！

郭业心领神会，道：“当然不是！我出使高句丽，所带的侍卫多有折损！我把那十万贯钱，作为赏赐和抚恤，都发了下去，我并未留下一文！”

实际上郭业的给战死侍卫的抚恤，都是他在高句丽的战利品，崔玄仁那十万贯钱还真被他中饱私囊了！不过那十万两黄金已经在李二陛下面前洗白了，他来个移花接木，不怕有人能挑出他的错来！

韦挺道：“如此说来，你这到算不上赌博！”

崔涵金再也忍不住了，道：“《贞观律》上写得清清楚楚，‘博戏赌财物’就是赌博，韦尚书您身为刑部尚书，连《贞观律》都不认了吗？”

韦挺没理他这茬，道：“陛下，臣弹劾礼部侍郎崔涵金君前失仪！”

李二陛下也还是那套词儿，“准！崔涵金君前再次失仪，罚俸半年，速速退下！”

崔涵金张了张嘴，想说什么，被李二陛下的眼睛一瞪，终归没敢说出来，再次退下！

韦挺继续解释道：“陛下，我朝乃以德治国，而非以法治国，不可硬搬条文，而要看立法的本义！我朝禁赌，是因为赌博之人的目的是不劳而获，据他人的财物为己有，败坏世风，害人害己！平阳郡公的目的却是教训恶人，并把赢来的财物，都用于赏赐国家将士！严格来说，这并不是赌博，而是行善！”

“韦尚书此言差矣……”崔涵金还要反驳！

李二陛下没等韦挺弹劾，就说道：“崔涵金君前三次失仪，罚俸一年，速速退下！”

郭业一捂脸，心说李二陛下，您对咱郭业真够意思！不过这偏架也拉得太明显了，您就不怕史书之上给您记上一笔？

## 第1447章崔涵金的绝招！

韦挺得意地看了崔涵金一眼，心说不打勤不打懒专打你个不长眼，陛下的偏向这么明显，你还敢搅局，真是不自量力！

他最后总结道：“所以说，平阳郡公此举利国利民，非但无罪，而且有功！”

李二陛下点头道：“韦爱卿此言甚好，这个案子就这么定了！”

崔涵金吃了三次亏，也学机灵了，不敢插话，道：“陛下，臣有本启奏！”

李二陛下尽管心里边不待见他，但是没有正当理由，也不能不让他说话，道：“讲！”

“韦尚书为郭业的开脱之言并不妥当，如果一个人没有把赢来的财物据为己有就不算赌博，那一个人没有把盗窃来的财物据为己有，算不算盗窃？一个人没有把抢劫来的财物据为己有，算不算抢劫？此例一开，后患无穷，还请陛下明察！”

李二陛下还真被他问住了，道：“韦尚书，你怎么看？”

韦挺道：“崔侍郎此言有理！这个案子，臣断错了！臣自请罚俸半年！”

“准奏！崔爱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崔涵金心说，我管你韦挺罚不罚俸禄，我是要郭业的命！他说道：“那平阳郡公怎么办？”

韦挺微微一笑，道：“平阳郡公？平阳郡公的案子不是已经断完了吗？”

“可是你刚才断错了！”

“断错了罚俸一年，我已经认罚了！”

这都成死循环了！

崔涵金稳了稳心神，道：“韦尚书，您别揣着明白当糊涂！平阳郡公一案您既然断错了，就应该把这案子的结果改过来，判平阳郡公有罪！我这么说，够清楚了吧！”

“清楚倒是清楚！但是恕难从命！”

“为什么？”

“很简单，这个案件并不涉及人命，只涉及钱财，按照大唐律法，我刑部的判决即为最终判决，事关朝廷威严，就算是错的，也不必更改！崔大人，您口口声声《贞观律》，莫非只是叶公好龙，没有仔细研究过？”

郭业一听，暗中竖起了大拇哥，这个韦挺硬是要得！不愧是刑部尚书，玩起律法来，还真有两把刷子！

到底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就是二十一世纪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这下你崔涵金总无话可说了吧！

眼睁睁地看着韦挺把一场铁证如山的官司给翻转了，崔涵金再也忍不住了！

他不敢指责拉偏架的李二陛下，用手点指韦挺，大声说道：“韦挺，你这个迎合圣意的小人！我大唐的江山就是败坏在你们这些人的手中！”

李二陛下脸一沉，阴阴地道：“崔涵金，朕可以理解成你这句话是指桑骂槐吗？”

“指桑骂槐又怎么样？武死战，文死谏，分所应当！陛下，郭业赌博一案



证据确凿，您要是不治他的罪，恐难赌天下悠悠之口！”

“文死谏？”李二陛下都气乐了，道：“你们博陵崔氏连一个寡妇的产业都想谋夺，就这种品德，说文死谏，真是让人可发一笑！”

崔涵金脸色一红，道：“陛下，崔玄仁乃是我博陵崔氏的害群之马，不能代表我们博陵崔氏！更不能代表我崔涵金！”

李二陛下冷笑道：“就算你崔涵金比崔玄仁品格高那么一点儿，那你比魏征魏爱卿如何？”

我大唐第一忠直之臣魏征都没开口，你算哪颗葱？我看你是想靠辱骂朕，让朕杀了你，好千古留名！崔涵金，你白日做梦！朕就是不杀你！你要真想死的话，自个儿回家抹脖子去！我就怕你没有那个胆子！”

这也太欺负人了！

崔涵金牙一咬，心一横，道：“陛下，臣去也！”

说完了，他分开人群，紧跑几步，以头撞柱，当场而亡！

崔涵金从准备自杀，到真的撞柱而亡，这个时间可不短！

但是，根本就没有人拦着！

李二陛下，是根本就不想拦！从本质上讲，李二陛下是个情绪化非常严重的人，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魏征和长孙皇后死后，他干得混账事一点都不少！

至于其他朝臣呢，也想给崔涵金一个教训！

用赌博来攻击郭业，实在是太不得人心了！赌博这种事儿，大家谁没干过？你今天能用赌博弹劾郭业，哪天我跟你有了矛盾了，会不会从哪找出张纸条来弹劾我？此例万不可开！

所以呢，崔涵金准备撞柱的时候，大家都没拦着！

同朝为官，谁不知道谁呀？你崔涵金该贪污的时候没少贪污，该受贿的时候也没少受贿，徇私枉法的事情，也做过那么几桩！现在拿出一副忠君爱国的样子来，不就是下不来台，撒泼耍赖吗？我们就不拦着，倒是看看你怎么收场？

结果，出乎众人的意料之外，崔涵金真的死了！

李二陛下见了这种状况也有点傻眼，道：“何至于此！何至于此！”

郭业道：“陛下，不必惊慌！崔涵金是奸臣，是小人，死不足惜！”

“哼哼，平阳郡公，您这话可说得太过分了！无论是奸臣，还是小人，都得是自私自利之人！崔涵金连命都不要了，你说他是奸臣，那他图的是什么呢？”

郭业定睛一看，说这话的不是旁人，正是江夏王李道宗！

他冷冷一笑，道：“我问您一件事，有一个有夫之妇偷汉子，被抓奸在床！这个妇人羞愤自尽，您如何评价这个妇人？”

“这……”

“有秀才家贫生盗心，盗窃钱财，被捉住后矢口不认，为了自证清白，悬梁自尽，您如何评价这个秀才？”

“这……”

“有个媳妇和婆婆吵架，别丈夫痛打一顿，媳妇气不过，跳井身亡，您如何评价这个媳妇？”

“这……”

“没话说了吧？我告诉您，崔涵金之死，乃是求名！他本来想靠辱骂陛下获得忠直敢谏的名声，不过被陛下识破了。羞愤之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死邀名！所以说他就是个小人！”

“那你还说他是奸臣？”

“哼哼，世上先有昏君，才有死谏之臣！崔涵金一死了之，置陛下于何地？他不是奸臣又是什么？”

李二陛下听了郭业的话连连点头，道：“郭爱卿此言有理，崔涵金包藏祸心，以死邀名，其心可诛！”

李道宗跪倒在地，道：“陛下，就算平阳郡公猜得完全正确，崔涵金人品卑劣！但是，臣还是有几句肺腑之言要说！”

“你讲！”

“崔涵金是小人也好，是君子也罢，臣不想争论，问题是他今日死在了金殿之上！翻遍史书，这些死谏之臣的名声都不错，而他们的君王都为后世所讥笑！你要是不给个交待的话，青史斑斑，千载之下，恐怕于陛下的名声有碍！”

李二陛下脸色也是一变，不置可否，道：“有了第一，那还有第二呢？”

“第二平阳郡公把赌博得来的钱财分给您的羽林卫，此风不可涨！要是您身边的人，拿别人的钱财比您给的俸禄还多，缓急之间，他们到底听谁的？平阳郡公此举，往小说是行为不检，往大了说，那就是意图谋反！臣不想问平阳郡公的本心如何，关键是此例一开，后患无穷，请陛下三思！”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郭业听了冷汗都下来了，李二陛下别的都可以容忍，就是这谋反二字忍不得！尤其是李二陛下本身就是军事政变上位的，对于这种事情更是敏感！

丫丫个呸的！李道宗，咱俩不都讲和了吗？怎么看你的架势，今天要置我郭业于死地？

## 第1448章墙倒众人推！

李二陛下听完了李道宗的话，眉头紧锁，对韦挺道：“韦尚书，江夏王弹劾平阳郡公意图谋反，你怎么看？”

韦挺这下也拿不准李二陛下的偏向了，道：“臣只管刑名律法，江夏王所说的全是诛心之言，臣见识浅薄，不敢妄论！”

“魏爱卿你说呢？”

李二陛下这话一出口，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魏征的身上！

魏征今天的表现可不正常！

以前这家伙就仿佛正义的化身，李二陛下一点小错，都能逮住说个三天三夜的！

今天李二陛下明目张胆的拉偏架，韦挺就差把徇私枉法四个字写在脸上了，魏征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发一言！

如果说这还能理解成，魏征看不惯崔涵金破坏朝堂潜规则的话，那现在崔涵金都死了，闹出了人命了，他怎么还不发表意见？

魏征不慌不忙地说道：“陛下，方才平阳郡公和江夏王的话，都有道理！崔涵金撞死在金殿之上，置陛下于不义，其心可诛！郭尚书擅自给陛下的羽林卫市恩，也并不妥当！”

李二陛下冷笑一声，道：“魏爱卿，你什么时候也开始学会和稀泥了？朕今天就问你一句话，这二人如何处置？”

“崔涵金虽然居心叵测，但是为了陛下的声誉，恐怕不宜惩罚，不如就让他家人领回尸首，以礼部侍郎之礼安葬，不赏不罚，陛下以为如何？”

“就依魏爱卿所言！那平阳郡公郭业，你准备如何处置？”

“此事不用处置！平阳郡公已经辞官，您只要准奏就行了！平阳郡公的官都没了，无权无势，那关于他意图谋反的诛心之言，定然不攻自破！”

没等李二陛下答话，下面的朝臣已经议论纷纷！

“此言有理，魏大人老成谋国！平阳郡公辞官确实是消弥谣言的最好办法！”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何况是辞官？看来郭业这小子的官位是彻底保不住喽……”

“为了陛下的千古美名，牺牲一个平阳郡公算得了什么？”

“平阳郡公高风亮节，主动辞官，不令陛下为难，真是忠臣的楷模，我佩服他！”

“事到如今，平阳郡公要是还恋栈不去的话，那也太不知进退了！”

……

别以为郭业仅仅折损了几十名侍卫，就只是得罪了几十名官员！

这年头，官员之间的关系哪有那么简单？大都是沾亲带故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可不是句玩笑，而是官场的真实写照！

就是士林清流派那些官员，凭借科举得官，当上官以后也就不是孤身一人了，他们通过联姻等手段，与其他官员建立起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郭业虽然仅仅是折了六十名侍卫，但是基本上就已经把大唐的官员给得罪遍了！

当然，只有一小撮人对他恨之入骨，大部分人只是碍不过情面，不得不

对他提出声讨！要是李二陛下力挺，他还不会伤筋动骨！

但是现在李二陛下态度暧昧，李道宗抓住郭业的小辫子不放，魏征又顺势补了一刀，郭业眼看着就要倒台了，大家又何不做个顺水人情，给郭业来个落井下石呢？

李靖想要为郭业辩解，却被孔颖达死死的拉住了，低声道：“事关陛下皇位的安稳与否，你别给平阳郡公惹祸！”

李靖多聪明呀，一想就明白了孔颖达的意思，他冲郭业投来了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也不作声了！

眨眼间，郭业罢官的事情就好像已经板上钉钉了！

眼看着群臣要么支持郭业罢官，要么不发一言，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郭爱卿，你有何话说？”

郭业道：“江夏王此言句句在理，臣无话可说！甘愿受罚！”

李二陛下点点头，道：“既然如此，传朕的旨意……”

众人纷纷跪倒，口呼万岁，等待李二陛下最后的裁决！

“退朝！”

说完了，李二陛下站起身来，若无其事的起驾回宫了，把一千朝臣都晾在了哪里！

……

……

李二陛下对于郭业的处置不发一言，袒护之意昭然若揭！但是那些死了亲人的官员们还是不甘心，要是李二陛下一开始就袒护郭业也就罢了，但是李道宗和魏征的话明显已经快要把郭业给参倒了，只是后来李二陛下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改变了主意！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这份窝火就别提了！

这些人又纷纷串联，再上奏折，弹劾郭业！这次大家也找着郭业的命门了，不找其他的理由，就认准了一条，弹劾郭业狼子野心，意图谋反！

李二陛下故技重施，留中不发！

也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就跟官员们这么耗着！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郭业的地位岌岌可危！

他现在每一天，都在消耗着和李二陛下之间的情分，哪天情分耗尽了，也就是他去位之时！

郭业现在也顾不得这个了，老太太的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时不如一时，一会不如一会，眼看着就要油尽灯枯撒手人寰！

这种时候，他哪还顾得上什么功名利禄呀，一门心思都扑到了给老太太治病上！

尽管郭业每天忙得脚不沾地，为老太太寻医问药，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半个月后，老太太还是走了！

郭业现在是礼部尚书兼领军卫府大将军，平阳郡公，老太太也是朝廷的诰命夫人，按照道理来说，吊唁之人就得络绎不绝！

但是，出乎郭业意料之外的是，来吊唁的都是一些五品以下的下官，朝廷之中的达官显贵是一个也没来！

郭业心里可腻歪透了，天策旧臣系，建成余党系也就罢了，怎么士林清流系的大佬也不见动静？孔颖元、马元举、陈仲达这些人，往常都是称兄道

弟的，现在怎么一个也不见踪影！

这可真是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有用得着我郭业的时候，我就是你们士林清流系的得力干将，用不着了，就把我想块抹布一样扔掉！就这种作为，你们还号称正人君子呢，我呸，伪君子！

最让郭业郁闷的还不是他们这几个人，而是大唐军神李靖，还有老丈人霍国公柴绍！因为鱼暖暖的关系，李靖和郭业的关系可不错，而且他本身在历史上也是以忠义闻名，怎么现在就暴露出了见风使舵的本质了呢？

至于霍国公柴绍，那就更不对了！两家可是实实在在的亲戚，别人不来吊唁，勉强可以说没那份交情，你怎么也不来？好吧……我给你找个理由，你最后身体不好来不了，那你的长子柴令文咋不来？

你可是李二陛下的姐夫，就算我郭业要倒霉了，难道还能牵扯到你？

一直到出殡哪天，情况完全没有改观！达官显贵一个不见，五品以下的官员，来了大猫小猫三两只！郭业仔细一看，尼玛这几个官员还一个也不认识，根本就没交情！这几个人的对话，更是让他气炸了肺！

“我说哥哥，您说平阳郡公是不是真不行了！”

“废话，他这次是在劫难逃！朝中的大臣参他什么？意图谋反！这种事情，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宁杀错，勿放过！单单夺了他的官职，算是便宜他了！”

“那您还怎么还来了，就不怕那些人嫉恨？”

“嗨！我一个七品小官怕啥？每次地方官员过来，冰敬炭敬都没我的份儿，再惨能惨到哪去？万一有啥奇迹出现呢，咱在这儿给平阳郡公捧了场，他能不念着我的好？”

“我可没您那么大心思！我来可不是烧冷灶！”

“那你跟平阳郡公有交情？”

“没啥交情，不过……京官难做呀！只凭那点俸禄，连家都养不起，平阳郡公这里好吃好喝的不少，人来得不多，咱就是来这蹭几顿饭，改善改善伙食！”

有烧冷灶的，有蹭饭的，郭业听了，脸都气绿了！正在这时，孙子善跌跌撞撞得跑了进来，道：“老师，有贵客到访！”

## 第1449章三道旨意（1）

贵客？

郭业喜出望外，亲自出迎！

但是一看来人，郭业的鼻子好悬没气歪了！

所谓的贵客，不是别人，正是长孙师！他的身后，齐刷刷地得站着一百多号，正是和郭业一起出使的侍卫们！

郭业眼睛一瞪，道：“孙子善，这就是你所谓的贵客？”

“老师，您别不知足了！今时不同往日，您看看这些给老太太吊唁的都是些什么人，最高的才是六品官！我看着都脸上无光！长孙师怎么也是个四品官，矧子里边拔将军，您就凑合着吧！”

说得也是！

不管怎么说，长孙师能来，也算给足了自己的面子！比那些士林清流系的官员和自己的老丈人柴绍强多了！

把长孙师和这帮侍卫们让进了灵堂，给老太太上香，烧纸！长孙师和侍卫们又拿出了挽联挽幛，给老太太送行！

郭业看到这些挽联挽幛，心里头才松快一些！老太太对自己付出良多，自己怎么也要给老太太来个风光大葬！钱财方面倒是好说，关键是这人气上，可差得太远了！都是一些低品级官员的挽联，怎能配上老太太的身份？

但是有了这些侍卫们的挽联，就不一样了！他们本身的品级虽低，但是身份高呀！挽联上动不动就写某某国公次子敬献，某某伯庶子敬挽，某某侍郎之弟顿首……

甚至还有侍卫是某个小国的王子，直接写了某某国敬上！这份挽联一看就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低调奢华有内涵！

郭业的虚荣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

同时他也暗暗吃惊，这帮侍卫的潜势力！

怪不得自己折了六十个侍卫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李二陛下都护不住自己！这帮人的出身都不含糊呀，说成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也不为过！

他们本来就根本就不需要拼命，功名利禄唾手可得！结果却因为自己，英年早逝，埋骨他乡，这份憋屈，他们的家人能忍得了吗？

诸事已毕，自有人带着这些侍卫去休息，郭业把长孙师让进了客厅！

郭业道：“长孙将军，多谢，多谢！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今天我郭业才看出来，谁是我郭业真正的朋友！从今以后，咱们患难……”

说到这里他突然间感觉自己的底气不足，患难与共可不是啥好事，至于有福同享，自己还能有翻身的那一天吗？

他改口道：“从今以后，你就是我郭业真正的朋友！有用得着我郭业的地方，尽管开口！”

长孙师道：“平阳郡公，您客气了！说起来，还是我长孙师连累了您，您要是不给兄弟们分钱，还没有这档子破事儿！”

郭业摆了摆手，道：“不说这些了！说到底还是因为有些兄弟的死，他们的家人迁怒我郭业！这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他们！”

“您真是宽宏大量，末将佩服！”

“别末将、末将的自称了，我这平阳郡公也当不了多久，没准过几天我就

要您长孙大人了！”

“不敢当！平阳郡公此言，真是折杀末将了！”

郭业喝了一口茶，道：“好吧，随你怎么称呼！我可告诉你，你能来吊唁我们家老太太，郭业足感盛情！不过你们可别在我这儿待太久，一会儿你们就走吧！”

“这又是为何？”

“你怎么这么糊涂呢？本来陛下就疑心我收买人心，你们再跟我不清不白的，陛下该怎么想？我反正是无所谓，这个官当不了多长时间了，虱子多了不咬账多了不愁！你们还有大好的前程，我不能连累你们！”

长孙师微微一笑，道：“平阳郡公，您这可就错了！别说我们在您这儿待上个一天两天的，就是待上个十天半个月的，都不会影响兄弟们的前程！”

“怎么？难道你们也打算辞官不做？”

“那倒不是！而是因为……平阳郡公，我把原因告诉您，您可不能因此看不起我长孙师！”

“废话少说！就我现在这状况，我那岳父老泰山都对我避之惟恐不及，你只要能来，就是把我郭业当朋友，无论是什么原因，我都不会看不起你！”

“实话跟您说吧，听说老太太不在了，我就想来，但是又不敢！”

“那你们怎么今天来了？”

“他那个……是陛下派我们来的，我们算是奉旨吊唁！您等着吧，陛下一会儿还有旨意！您就放心吧，您为了大唐立下那么多功劳，陛下肯定不会让您落个没下场！”

“陛下？”郭业苦笑一声，道：“恐怕这次，陛下也救不了我了！不管他是否对我有疑心，群情汹涌，他势必得对我有所处置！恐怕这次叫你们来吊唁我们家老太太，就是最后一次帮我了！”

“您的意思是，死刑犯被杀之前先给吃一顿好的？”

“正是！”

正在这时，孙子善又跑了进来，道：“老师，大事不好，圣……圣旨来了！”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事到临头，郭业还是有些慌张，更有些埋怨李二陛下！您都拖了这么多天了，也不在乎这一天两天了吧？您让我以礼部尚书平阳郡公的身份，把我娘风风光光的送走，我郭业承你的情！

怎么半天都等不了？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要罢我的官！

郭业走出去一看，来传旨的人是个老熟人——顺公公！

顺公公满面严肃，道：“平阳郡公，这份旨意要到老太太的灵前宣读，头前带路！”

天大地大，李二陛下最大，郭业尽管对宣旨的地点暗暗腹诽，还是把董顺带到了地方，并躬身下跪！

呼啦！

他这一跪，在场的人也都跪下了！

随着顺公公的高声宣读，郭业的脸也逐渐露出了笑容！

这份圣旨的内容大大出乎了郭业的意料！

原来这不是给郭业罢官的圣旨，而是给老太太追赠的圣旨！

老太太原来只是个四品的诰命夫人，现在李二陛下大笔一挥，追赠老太

太为蔡国夫人！

这下可真称得上是皇恩浩荡了！

蔡国夫人，论品级可是一品！就是长孙皇后的母亲，也不过是封了个赵国夫人，论品级和老太太一样！只不过赵国是大国，蔡国是小国，老太太在名分上算是略逊一筹！

这还没完！

顺公公又拿出了一个锦盒，道：“平阳郡公，陛下还让我把这个给您，您看看吧！”

郭业打开锦盒一看，却是一份挽联！

顺公公道：“平阳郡公，这是陛下亲手写给您蔡国夫人郭柳氏的一份挽联！您收好了！”

郭业这时候感动得都要哭了，李二陛下办事真敞亮！有了这份挽联在手，自己也算对得起母亲了！

不过，自己念挽联犹如自己夸自己，有点美中不足！他把挽联递给顺公公，道：“在下悲伤过度，眼睛都看不太清了，陛下这份挽联上写得是什么，还请顺公公帮我念一遍！”

董顺当然明白他什么意思，接过挽联，高声念道：“良操美德千秋在，亮节高风万古存！”

这份挽联只能说是中规中矩，不过因为是李二陛下亲手所写，还是有了不同寻常的意义！

人的地位不同，说出话的分量也自然不一样！

郭业要是自己给母亲来这么一副挽联，那就算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谁都不会放在心上！郭业的朋友写同样的对联，那也只能说明郭业的人缘不错！

李二陛下写了这副对联，就变成了官方的认证！郭业他妈，就是有良操美德，就是高风亮节！你们谁要不服，就是反对大唐朝廷，就是反对李二陛下！

什么叫死后哀荣？这就叫死后哀荣！

人忙活了一辈子，不就是图个盖棺定论，流芳后世吗？现在老太太的盖棺定论就是品德高尚，高风亮节！

当然人们都知道，能让李二陛下亲手写挽联，不是因为老太太真的品德感动了李二陛下，而是因为老太太有个好儿子——郭业！

这算是母以子贵！

郭业跪倒在地，道：“多谢陛下！”

顺公公微微一笑，道：“平阳郡公别忙，咱这还有第二道旨意！”

郭业心说完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看来李二陛下对自己是给一个甜枣，再打一巴掌！那道罢官的旨意，终于要来了！

他说道：“臣郭业恭迎圣谕！”



## 第1450章三份圣旨（2）

“……平阳郡公郭业……劳苦功高……改封秦国公，赐皇庄一座，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

第二份圣旨一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灵堂里面几十号人，灵堂外面的院子里几百号人，吓得连大气都不敢出，气氛压抑到了极点！

在场的人，有来稍冷灶的小京官，有长孙师带来的名为侍卫的官宦子弟，还有的就是平阳郡公家里边的家仆！

别小看家仆，宰相门前七品官，礼部尚书平阳郡公的家仆，没有七品，也有八品！尤其是在长安城里，天子脚下，就是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对朝廷的高官如数家珍，何况是他们！

这些人就没有一个是政治敏感性低得！

这份圣旨里面李二陛下七扯八扯骈四俪六的场面话，大家可能听不明白，但是对郭业的处置可都听明白了！

先说容易明白的，李二陛下对郭业的功劳进行犒赏，赐给了一座皇庄，郭业本身富可敌国，有没有这座皇庄都无所谓，没什么值得研究的！

接下来得，可就厉害了！

食邑七百户、食实封三百户！

食邑七百户先不去管它，按照大唐制度，这就是一个虚名，既不加俸禄，也没有啥权力，最大的作用，就是李二陛下哪天想赏赐了，而又不想真花钱的时候，给加食邑！这就如同后世的某某荣誉勋章一样，三块五块，七块八块的戴在胸前，明闪闪，亮堂堂，看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实际上屁用没有！

真正屌炸天的是食实封三百户！

什么是食实封？也就是说朝廷在一定的地区，划出三百户人家，这些人应该上缴朝廷的赋税就得有三分之二给郭业，另外三分之一才给朝廷！

这相当于多少钱呢？

按照大唐的制度，每个成年男子每年的所有赋税加起来大概是十五石大米。这年头又没有计划生育制度，一户最少三丁，也就是说，郭业每年能收九千石大米，现在一石米大概是四十钱，也就是说郭业每年大概能多三百六十贯钱的收入。

听起来……似乎……太少了一点！

但是别忘了，这些人交的赋税是实物，而不是钱。现在是贞观年间，人少地多，天下太平，一石米是四十钱。这是历史上米价最低的时刻，米价十分的不正常！正常的米价，就拿后世所谓的康乾盛世来说，一石米最少也要二两银子，也就是两贯钱！

那郭业一年大概能增加的收入，大概就是两万贯了！

两万贯钱说起来不少，不过对于郭业这个富可敌国的家伙，也算不了什么，那它屌在何处呢？因为这是封邑！

封邑与一般的俸禄不同！可是世袭罔替，传之子孙！

郭业活着的时候家大业大，子孙当然衣食无忧。但是他死了呢？后世难免有子孙不肖，守不住家业！

家道败落了怎么办？这封邑就是最后保障！每年能提供两万贯的收入，只要大唐王朝存在一天，郭家就是真正的与国同休！

赐皇庄，给实封，李二陛下这份圣旨如果只是这两样的话，人们早就欢声雷动了，但是现在人们不仅仅没有一丝欢喜，还吓得不敢出声！

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李二陛下貌似给郭业升官了——秦国公！

由郡公到国公，对于郭业来说，也算是个质的飞跃！从今以后他就能真正的和秦琼、程咬金、李靖这些人平起平坐！

但是这个封号可太不对了！太不讲规矩了！也太吓人了！

这可是秦国公！

大唐开国以来，当过秦国公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李二陛下！

大唐实行三省六部制，尚书省的最高长官就是尚书令，就因为李二陛下当过尚书令，以后尚书省的尚书令就没人能当了，房玄龄位极人臣，也只能当了个尚书左仆射！

那秦国公呢？也是这个道理！

如果以后还有人能当上秦国公，只有一种情况是合理的，那就是李二陛下哪天决定传位了。就可以把太子先封个秦国公，这就相当于，给朝中的大臣们吹风了，然后过几天再加封为秦王加尚书令，最后再传位！

但是现在，郭业受封为秦国公，这意味着什么？

尤其是在群情汹涌，控告郭业谋反的时候？难道是暗讽郭业篡位之心昭然若揭？只等郭业接下这份圣旨，就把郭业抓起来砍头？

郭业当然也明白秦国公这个封号的厉害，他吓得腿肚子都有点转筋，道：“秦国公非人臣所宜，臣不敢奉诏！”

顺公公道：“秦国公！”

郭业连连摆手，道：“不敢当，不敢当，顺公公您千万别这么叫，您这是要我的命呀！”

他从怀里一伸手，就拿出了一叠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

“顺公公，您跟陛下说一声，咱郭业也没立啥功劳，就不必加官进爵了吧！平阳郡公就挺好！就算不想让我当平阳郡公，益州侯也可以考虑，实在不行的话，益州伯，陇西县男……这都可以商量！”

“秦国公，您这是说的哪的话？按照您的意思给您改封益州侯，陇西县男，那还是加官进爵吗？那不成贬官了？成何体统？”

“贬官好！贬官好！您是不知道，我郭业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平阳郡公，实在是心里不踏实，整晚都睡不好觉！要是陛下能贬了我的官，那我可就谢天谢地了！”

顺公公叹了口气，道：“您真的不打算当这个秦国公？”

“当然！我郭业发自肺腑得不想当！”

“陛下让我给您带句话，您可听明白了，这不算是份圣旨，也不算是口谕，就是带句话，您听不听可在您！”

“郭业恭听圣谕！”

顺公公清了清嗓子，道：“秦国公是朕玩剩下的，朕想自己留着就自己留着，朕想给谁就给谁！我不给，谁也不准跟朕抢，谁抢谁就是大逆不道；但是我想给的话，谁要是不接，哪怕是接的不利索，接的不痛快，接的不欢天喜地，那就是不给朕面子！朕当皇帝九年，倒要看看，天下有谁敢不给朕

面子？”

这也太不像皇上能说出来的话了，简直就是黑帮老大的口气，怪不得李二陛下事先声明，不是圣旨，也不是口谕呢！这句话要是真传出去了，李二陛下也没脸做人了！

郭业心头忍不住冒出一句话——李老二耍流氓啦！

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这次郭业碰到的流氓，不仅有文化，尼玛还是皇帝！

他要是不讲理，谁都扛不住！

郭业苦着脸道：“顺公公，您真觉得我能当这个秦国公？”

顺公公道：“您想通了？决定要当这个秦国公？”

“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您觉得我还能选吗？”

顺公公也是苦笑连连，道：“斗胆问您一句，您今年贵庚？”

“您问这个干啥？”

“我就是随便问问！跟陛下无关，您回答也可以，不回答我也不怪您！”

“这又不是啥秘密，吏部一查就能知道！在下今年二十四岁，马上就是二十五啦！”

“秦国公真是年轻有为！年轻有为！”顺公公打了两个哈哈，又不言语了！

这个死太监咋回事？怎么莫名其妙的？

郭业咳嗽一声，道：“这旨意也宣了，您看咱们是不是到客厅坐一下……”

顺公公如梦方醒，道：“别忙！咱还有第三道旨意！”

## 第1451章三份圣旨（3）

李二陛下的第三道圣旨就是真正的平平无奇了，完全在郭业的意料之内！老太太一死，郭业的礼部尚书一职就怎么也保不住了，命他即刻丁忧！不过封了秦国公再丁忧，和之前的平阳郡公丁忧，那意义可就完全不同了！

他要是还是平阳郡公，丁忧就得返回原籍，老太太最后得和郭老憨合葬！现在他受封秦国公，那就相当于李二陛下帮他转了户籍了！从今以后，他的家就在长安！

所以郭业不用千里跋涉，把老太套的灵柩运回四川，老太太应该葬在他的封地，以后再把郭老憨的坟迁过来，他们夫妻合葬！

这可省了不少事！

宣读完了李二陛下的旨意，董顺咳嗽一声，道：“您的三百邑户，陛下已经派人给您选好，您放心，都是上等户！另外陛下已经恩赐九源，您也不用另外给太太找陵墓了！”

除了秦国公这个封号吓得郭业肝儿颤，李二陛下其他的安排还真周到，郭业再次谢恩！

然后郭业迟疑得问道：“顺公公，陛下没有第四道旨意了吧？”

“您想什么呢？别人接了一道圣旨，都得说是天大的造化。您这一下子就接了三道，还不心满意足，还想要第四道？”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啥，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客厅奉茶！”

“对了，陛下另外还真有点事儿找你！”

郭业心说我就知道李二陛下不能没有其他的交待，毕竟这个秦国公太诡异了！他说道：“顺公公请讲！”

“陛下让您今天给老太太出完了殡，明天上午，就入宫见驾！他有事儿找您！”

“遵旨！”

顺公公把活儿干完了，就起身告辞！

毕竟这是办丧事，也不好留人，只能任他去了！

顺公公一走，这平阳郡公府邸里边可就乱了套了！

虽然说郭业的礼部尚书没了，但这是官场的老规矩，谁也躲不过，郭业并不吃亏！

虽然说郭业的秦国公有点吓人，但是从顺公公的表现来看，李二陛下似乎没啥坏心眼，郭业还简在帝心！

总而言之，郭业的这一关，似乎是过了！

如果说郭业对于失势还只是心理上有些难受的话，这帮家奴院工在这些日子里感到的世态炎凉，就更加直观了！

以往出了府门，那就代表了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谁见了不得客客气气的？哪个府里的下人见了，不得称兄道弟给几分面子？现在可好，人家根本就不拿正眼瞧！为啥？你家主子的官没有了，你们也就什么都不算了，凭啥和咱家平起平坐？

最受不了的是，出去办事也遭人冷眼了！别人家能赊的东西，一听是平阳郡公家的，概不赊欠！紧俏的货物，你就是排队排到前面了，人家一听是

平阳郡公家的，不卖！就是去上档次的酒楼订座，人家听说是平阳郡公家的，也是紧皱眉头，想尽办法让你去别家！好像一去了就给他们带来霉气似的！

现在，咱平阳郡公府，啊，不，秦国公府又抖起来啦，看你们还敢跟咱们爷们炸刺！

最令他们高兴的是，这下郭业不用回四川老家了！郭业要是返回原籍，朱雀宅的房子朝廷就得收回去，这帮家奴院公可就失业了！

所以说，这些家奴现在可是高兴坏了，奔走相告，欢呼雀跃，比过节还热闹！

郭业一皱眉，尼玛这是我老娘的丧事，全家喜气洋洋算咋回事，冷哼一声，道：“别吵吵了，该干啥干啥去！”

老管家心领神会，一阵呼喝，总算压住了场面！不过人们内心还是颇为激动，在郭业面前不敢表露出来，转过身来，就又笑容满面！

正在这时，柴秀秀走了过来，满脸的为难之色，道：“咱爹……那个……”

看她吞吞吐吐的样子，郭业就知道她是啥意思了，霍国公柴绍今天干的事情真的是不咋地道，柴秀秀自知理亏，今天就总躲着郭业！现在看来，她是向郭业道歉来了！

郭业道：“贤妻不必烦恼，霍国公是霍国公，你是你，说到底他只是你的生身父亲，连养育之恩都没有。我尊敬他就叫他一声岳父，不尊敬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最多大家老死不相往来。不管怎样，我也不会怪到贤妻的头上！”

“哎呀，我说得不是那个……”

“那你想说啥？”

“相公，您往这边瞧……”

只见小院的门口，霍国公柴绍正笑吟吟得看着自己！

卧槽！

这老家伙也太没脸没皮了吧？

自己失势，亲家母的丧事都不过来吊唁一下，现在风向变了，他立马就出现了！

也真难为他这么大年纪，走得还这么快！霍国公府和自己的平阳郡公府离得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就算有人通风报信，这么短的时间内，他能过来，也真够不容易的！

柴绍却是一点也不见外，道：“贤婿，老夫来给亲家母烧几张纸，头前带路！”

郭业被柴绍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有心发作，又怕柴秀秀脸上不好看，不发作吧，还真咽不下这口气！

正在这时，孙子善跑了过来，道：“老师，来……来了……”

“谁来了？”

“我也没看清楚，外面的人太多了，大概该来得都来了……”

郭业走进去看，好么，眨眼间，平阳郡公府门前已经是车水马龙！

大唐军神，尚书左仆射李靖来了！

长安府尹马元举，来了！

国子监司业陈仲达，来了！

吏部尚书孔颖达，来了！

这帮人的鼻子还真灵呀！

郭业尽管心里边不痛快，但这是老娘的丧事，他也不想闹大，阴沉着脸，把一千大佬包括自己的老丈人都让进了客厅奉茶！

见郭业面色不愉，孔颖达微微一笑，道：“平阳郡公……啊不，秦国公，人死不能复生，您还得节哀顺变！我看您的脸色不大好，还是得注意休息，不要伤心过度！您要是因为这事儿，有什么不测，老封君在天上，也不会安宁！”

郭业冷笑道：“不劳吏部尚书大人费心！我郭业现在好得很！有你们这几位高风亮节的朋友帮忙，有我岳父大人护着，我能有什么不测？简直是笑话！”

马元举狡黠地一笑，道：“秦国公，我看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不敢！只是郭业这几日体会到了什么叫‘世态炎凉’，有感而发！”

孔颖达道：“秦国公，这你可错怪他们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封君不幸离世，他们几个，包括尚书右仆射卫国公李靖李大人，霍国公柴大人，早就想前来吊唁！不过，都被我拦住了！您要怪就怪我吧！”

“老尚书，这我就不懂了！您为何……为何……”

“为了秦国公安危，他们不能来！秦国公，你要知道，朝臣们参你的可是意图谋反！这种事情，只要沾上一点边儿，不死也得扒层皮！”

“哼哼，所以你们就都选择了明哲保身，远离我郭业？”

“我们远离你不假，为的可不是明哲保身，而是为了您！”

“为了我？”

“不错，说句不恭敬的话，在陛下的眼里，秦国公你不管有没有造反之意，只要他有了这个怀疑，您就很难全身而退！那么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消除他的怀疑！让他知道您不管心里边怎么想，其实根本就没有造反的实力！只要我们都对您疏远，您自个儿就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没有党羽，没人扶持，您一个人造反？那不成笑话了吗？”

听起来似乎有点道理，不过郭业可没有那么容易就让他们过关，道：“照你这么讲，你们疏远我，还是为了我好！那陛下要是一辈子都不对我消除怀疑，你们就一辈子都对我疏远？”

陈仲达道：“那哪能呢？你有没有觉得我们来得快了一点儿？”

“这可不是快乐一点儿，董顺刚走，你们几个就到了！我们你们老几位，也真够卖力气的！”

“这您可想错啦，我们之所以来得这么快，不是因为我们走得快，而是我们早就在附近等着了！”

“难道你们还能未卜先知？”

“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我们早就准备好来您府上吊唁了。要是陛下真的不能回心转意，我们也只能冒着风险给老封君上香！总不能老封君走了，我们几个一点表示都没有，那也太不当人子了！”

郭业被他给说服了，本来他也觉得纳闷，这些人都是史书之上留下一笔的正人君子，总不能人人都是表面上道貌岸然，实际上却见风使舵的伪君子

吧，这个概率也太低了一点儿！

他站起身来，躬身一礼道：“原来是我郭业误会了诸位！郭某给诸位赔不是了！”

人们都纷纷道：“哪里，哪里，秦国公客气了！”

既然解开了心结，郭业就把自己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抛了出来，道：“你们说，陛下为啥要给我封个秦国公呢？”

## 第1452章打哑谜

“秦国公？”孔颖达一嘬牙花子，道：“陛下英明神武，智深如海，这样安排必定有他的道理！雷霆雨露莫非君恩，陛下给什么，咱们做臣子的只能受着，妄测君心，可不是为臣之道！”

郭业晒然道：“您这完全是正确的废话！我当然知道陛下有他的道理，也知道陛下的心思不能乱猜！秦国公哪是臣子能做的官？不怕您笑话，不把这劳什子秦国公给搞清楚了，我都不敢睡觉！就怕哪天一睁眼，就家破人亡了！”

陈仲达道：“鄙人不才，对于这件事倒是有个猜测！”

“还望陈先生不吝赐教！”

陈仲达道：“在下觉得，这是陛下对于您的一种保护！朝臣们不是弹劾您意图造反吗，他封您个秦国公正好堵了朝臣们的嘴！”

“陈司业，您别开玩笑！这个秦国公可是个烫手山芋，没当上之前他们都捕风捉影，说我有造反的心，我现在当上了秦国公，那不是正好给了他们现成的证据吗？这可是秦国公，只要不是太子，谁当都能称得上僭越之罪！”

“秦国公，您这么想就不对了。这些人弹劾您谋反，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全是诛心之言，他们唯一胜利的希望，就是三人成虎，让陛下对您有了疑心！现在陛下陛下封您秦国公，说明陛下对您依旧信任，正好堵了这些人的嘴！只要你们君臣无隙，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来？”

郭业摇头道：“陈先生，您这话有一定的道理！不过……还有一点解释不通！陛下要表明对我郭业的信任，给我加官进爵就可以了，为啥非要封我一个秦国公？”

“呃……也许陛下的意思是说，他看您特别顺眼，其他人别在一边唧唧歪歪的。您就是造反，他也认了！”

郭业一翻白眼，道：“陈司业，您说得这话，您自己相信吗？”

马元举道：“秦国公，在下有个问题想问问您，就是不知当问不当问！”

“马大人请讲！”

“您今年到底多大年纪了？”

“二十四岁！”

郭业随口说出自己的年龄，不禁心中一动，不久之前董顺问了自己的年纪，现在马元举又问自己的年纪，这总不会是巧合吧？

他问道：“马大人，难道在下的年纪和受封秦国公一事有关？”

马元举紧皱眉头，道：“二十四，三十七，似乎不怎么对呀……”

“二十四，三十七？您说啥呢？莫非您还懂算命？这是用的奇门八卦？”

“哪里，哪里！我这就是随口一问，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哈哈……”

任谁都看得出来马元举的话言不由衷！

陈仲达年纪轻，脑筋转得快，道：“我明白了，原来是……”

孔颖达瞪了他一眼，道：“陈大人，还请慎言！这种事情，能是你明白的！”

“是……是……老大人教训得是！”

孔颖达沉声道：“老夫不管你们猜到了什么，此事以后休要再提！要是让



老夫再听你们说出关于此事的一个字，咱们就割袍断义！”

柴绍连连摇头，道：“我说你们都想什么呢？简直是异想天开！不可能，此事绝不可能！要是真有这事，我怎么会从来没听过什么风声？”

他们说得热热闹闹，郭业却像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众位别打哑谜了，你们到底在说什么？”

陈仲达道：“秦国公，这事只能心里边想，嘴里边可不能说出来！您放心，是好事儿！”

马元举摇了摇头，道：“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这件事表面上是好事儿，其实是好是坏还真不一定！秦国公，您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不可多说一句话，不可多走一步路！以后定然贵不可言！”

孔颖达叹了口气，道：“秦国公，虽然咱们几个的交情不错！不过，老夫有句话放在这里，命中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您要是因为这个秦国公，有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老夫年纪大了，可不会搀和这事儿！”

柴绍把郭业上下打量了几眼，道：“这也不像呀！我看，你们老几位肯定是猜错了！”

这几位都说了话，可说得都是云山雾罩，吞吞吐吐！跟没说一样！

郭业还要再问，孔颖达咳嗽一声，道：“秦国公，咱们是来给老太太吊唁的，您把我们几个带去灵堂吧？有什么话，咱们回头再说！”

这是正事儿，郭业不能拦着！

等这几位都吊唁完了，郭业也没机会问了！

怎么了？来得客人太多了，他都招呼不过来！

长安城里边，有头有脸的，什么皇亲国戚呀，什么高官贵族呀，能抽得出身的，都来了！就是没来得，也派人送来了礼金和挽联！而且礼金的数量都很拿得出手！

至于一些低品级的小官，那来得更是不计其数！

平阳郡公府门前，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不知道的还以为这赶庙会呢！

午时以后，李二陛下派来的礼部官员到了，帮助郭业把老太太的这一场白事办得风风光光，尽善尽美！

平阳郡公府，也就正式变成了秦国公府！

老太太这场丧事，令朝臣们弹劾郭业的计划，彻底破产！人家都丁忧了，官都没了，你们要是还盯着不放，可就算是蹬鼻子上脸了，真当大唐郭业是泥捏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人家能当上礼部尚书，必然是有人家的本事，真要是拼死一搏，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更何况，有李二陛下亲手背书，给郭业提升了爵位，那弹劾郭业，岂不是打了李二陛下的脸？

至于那个诡异的秦国公，更是让人心惊胆颤，李二陛下的心思是不好猜，但是所有人都明白，这里边的水，深着呢！分量不够的，搀和进这件事，那准得淹死！至于分量够的……那也不敢搀和！这些人身娇肉贵的，当此太平之世，正是享受富贵的时候，怎么愿意平生波折？

……

……

第二天，郭业站在皇宫之外，来回逡巡，就是不敢进去！

要说这皇宫他也来了几十回了，算的上是轻车熟路，怎么今天就那么胆

小？

关键是他这身打扮太不合适了！

尽管老太太已然入葬，但是他现在还在孝期之内，身披重孝！就这身打扮，只有呆在自己家里最合适！别说去皇宫了，就是走亲访友，哪怕是去邻居家串个门，都得被人打出来！

郭业甚至暗暗寻思，李二陛下是不是打算我一进皇宫，就给我安一个大不敬之罪，然后砍了我的脑袋？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长孙师从皇宫出来，道：“秦国公，您在这儿呀，快进去，快进去！陛下都等急了！”

郭业指了指身上，道：“您看我这身打扮，合适吗？”

“嗨！您秦国公都当上了，还在乎这个，快点上路吧！”

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

郭业王四下里看了看，心中暗想，我这会儿跑路还来不来得及？

## 第1453章丽竞门之主

郭业当然不敢跑路，他家大业大，娇妻、美妾、弱子都在长安城，这要是跑了，可就全完了！

再说长孙师还在这儿呢，要论武功，他跟长孙师差得远呢，想跑也跑不掉！

当郭业战战兢兢的来到李二陛下面前时，李二陛下正在看书，他一看郭业这身打扮也明显愣了一下神！

君臣见礼已毕，郭业被赐座，长孙师则恭恭敬敬得站到了李二陛下的身后！

李二陛下道：“这是朕考虑不周了，应该过些时日再宣你觐见！”

“要不臣先回去？”

“不必，不必！朕为天子，代天行事，群邪退避，百无禁忌！只是郭爱卿刚刚丧母，又要为国辛劳，实在是让朕于心不忍！”

郭业都被李二陛下的话给搞糊涂了，道：“陛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臣不都已经丁忧了吗，怎么还要为国辛劳？”

李二陛下没理他这话茬，道：“郭爱卿，听说你跟五大士族之间，有些不对付？”

“臣不敢！只是臣与博陵崔氏和荥阳郑氏之间，有点小误会！与其他三大士族并无接触！不过……听人说，五大士族同气连枝，一损既损，一荣既荣，其他三大士族对臣不满，也有可能！”

“哼哼，小误会？千顷良田，要是卖了的话，价值千万贯，朕的国库一年收入也只有这么多！这要是小误会，朕还真不知道什么是大误会了！”

这事儿李二陛下怎么知道了？难道告状的是博陵崔氏？

如果说之前那十万贯钱财，还在李二陛下的容忍范围之内的话，这价值千万贯的土地，可实在遮掩不下去！

幸亏咱有后招！

郭业道：“陛下明鉴，这千顷良田最后可不是落到了朕的手里，而是交给给定州府！”

“那秦国公你的意思是说，朕和你一起分了赃了？”

“臣不敢！”

“你这千顷良田得来的可不怎么光彩，那张文契就在朕的手里！要说赌博有些牵强，要说巧取豪夺，似乎也有些不太够得上！但是，朕明白，赌博和巧取豪夺，这二者必居其一，秦国公，你怎么看？”

不管怎么说，郭业也是没出钱，就拿了人家博陵崔氏价值千万贯的家产，这算是打了大唐律法的擦边球。李二陛下要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郭业怎么都好过关。要是认真追究的话，郭业怎么也讨不了好去！

这会儿也只能指望李二陛下开恩了！

郭业站起身来，又跪倒在地，道：“臣有罪！”

李二陛下没理他，继续说道：“秦国公，你可知道，这千顷良田，是博陵崔氏一半的土地，博陵崔氏的族长崔九炎因为上吊身亡！朕对大唐律也不怎么熟悉，你说这算不算逼死人命？”

郭业还真不知道这事儿，崔九炎死的时候，郭业都离开板桥镇，回转长

安城了！

出了人命了，这可就不是小事儿了！

郭业暗暗寻思，李二陛下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要用这个理由治我的罪？卧槽，这可完了，看来李二陛下还是没有放过我，只是涉嫌谋逆的罪名有点牵强，才暂时放了我一码。

这次李二陛下有备而来，难道我是在劫难逃？

看着郭业的脸色阴晴不定，面容扭曲，李二陛下又说道：“秦国公，说话呀！”

“臣罪该万死！”

“知道错了就好，那朕该如何惩罚你呢？”

“陛下无论给臣何等处罚，臣都毫无怨言！是臣罪有应得！”

“那就罚你为丽竞门之主！”

郭业听了李二陛下的话都蒙了，道：“啥？陛下您说啥？”

“朕取消你的丁忧假期，罚你为丽竞门之主！即刻上任，不得有误！”

丽竞门，就是李二陛下的特务机构，专门负责对大唐官员的监察工作！

这个机构自从成立以来，就从未公开过，也在大唐朝廷内没有编制，属于李二陛下的私人力量，经费也是直接从李二陛下的内库拿，不经过户部！

绝大部分官员都只是听说过这个机构，但是从来没打过交道！甚至因为这个机构过于神秘，很多官员都以为这个机构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子虚乌有的传闻罢了！

听说要让自己当丽竞门之主，郭业心里边掀起了惊涛骇浪，在心里边盘算着利害得失，脸上却不动声色，道：“陛下，臣犯了这么大的错，您咋还给我升官了？”

“犯错？什么算犯错？办的事儿不合朕的心意，就是办得对了，也算错！相反，办的事情，合朕的心意，就是办的错了，也是对！”

郭业心说李二陛下这是受啥刺激了，怎么这话，怎么听怎么象是无道昏君，才能说出口的呢？他说道：“那您的意思是，五大士族这边儿……”

“朕说得就是五大士族！”李二陛下阴阴地说道：“五大氏族自命清高，把天下人都不放在眼里，哪怕就是我太原李氏登上了皇位，他们还对我们太远李氏不冷不热的！是可忍孰不可忍！朕就不明白了，五大士族有什么可牛逼的，要说高官，崔寒金就算是五大氏族里面最高的了，才是个四品官！要说人才，五大士族也没听说过什么人才！”

“这么说，他们不自量力，招惹您了？”

“招惹？他们还没这个资格！只是有点不识时务罢了！五大氏族里面有个陇西李氏，朕的太原李氏念及大家都姓李，又都有些名声，就想提拔他们一下，让他们陇西李氏并入我们太原李氏，他们竟然不肯！真是不识好歹！”

郭业一听就明白了，不就是连宗吗，这又不是国家合并，谈不上谁吞并谁！太原李氏想和陇西李氏连宗，人家不干！

这……只有一个可能，人家看不上太原李氏！

怪不得李二陛下发这么大脾气呢！都当上皇帝了，竟然被人看不起，真是太憋屈了！恨屋及乌，五大士族他都看不上眼了！郭业摆了博陵崔氏一道，歪打正着，正好给李二陛下出了一口气！

当然，这都只是郭业的猜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二陛下又是千古明君，他对五大士族有看法，肯定不仅仅是因为这一件事，这只是个导火索罢了，肯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但是李二陛下没有说出来，郭业也就没必要细问了，只要知道李二陛下的态度就行了！

郭业道：“陛下，您因为这给臣升官也不太妥当，毕竟您这个理由，也不能拿到朝廷里边去说！”

“不必担心，你以为丽竞门之主是公开的吗？此事天知地知，你知道，朕知道，丽竞门中人知道就行了！根本就不需要公布天下！而且这也算不上升官，丽竞门之主没有品级！”

“那前任的丽竞门之主是？”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难道是长孙将军，失敬失敬！想当初在板桥镇，我问您是不是丽竞门中人，您还不承认呢，把我骗得好惨！”

“秦国公，丽竞门中人都不得对外暴露身份，门规所限，我这也是没办法！以后我就是您的手下了，您多多包涵！而且，您有句话您说错了，我可不是丽竞门之主，而是副门主！”

“这可不对了……陛下刚才还说丽竞门之主远在天边，尽在眼前！这也没别人呀！”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朕没有说错！因为前任的丽竞门之主就是朕！郭爱卿，你昨日得了朕的秦国公，今天又得了朕的丽竞门之主，咱们两个还真是有缘呀！”

## 第1454章东厂事发

丽竞门的门主是李二陛下，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了，恐怕李二陛下的一世英名就要一朝丧尽！

身为皇帝，对臣下搞起了特务手段，这本身就不是什么好路数，更何况是亲自操刀上阵？

这个天大的秘密出了李二陛下的口，入了郭业的耳，这就意味着，李二陛下的心意已定，郭业躲也躲不过去了！

他跪倒在地，道：“多谢陛下厚爱，臣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过……臣还在丁忧期间，行动多有不便，恐怕难当此重任！能不能等臣的丁忧期满，再做安排？”

李二陛下晒然道：“没那么严重！你的行动再不方便，能有朕不方便？朕出不得皇宫一步，都能把丽竞门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你再怎么受拘束，也比朕强得多吧？”

“微臣如何能与陛下相比？陛下乃是天纵之才，处理一个小小的丽竞门自然是手到擒来。可臣才疏学浅，就怕耽误了陛下的大事！”

“才疏学浅？哼哼，你那个东厂是怎么回事？东厂之主叫做暗夜，对吧？你身边那个绰号‘斑鸠’，实名李芝霍的人，也是东厂的人吧？”

郭业脸色一变，道：“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笑话！朕的丽竞门都成立二十来年了，大唐有什么风吹草动，能瞒得住朕的丽竞门？你那个东厂，做的对我大唐有利的事情的确不少，但是对我大唐不利的事情也有那么几件！要是没有朕的遮掩，你以为你那个东厂能安然无恙到现在？”

郭业吓得浑身上下冷汗淋漓，东厂事发，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有不少见不得光的事情都跟东厂有关，比如云容皇后，比如宇文情，比如一些见不得光的钱财……这些黑历史翻出一样来，他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李二陛下到底知道多少？

他说道：“臣罪该万死，请陛下惩罚！”

“放心，朕没那么小心眼。谁能没有点私心？只要是真心为朕办事，就是有些事情办得不那么妥当，朕也会优容！相反，要是私心太重，就算立下再大的功劳，朕也不喜！郭爱卿，事到如今，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当这个丽竞门之主？”

“既然如此，臣恭敬不如从命！但是有句话，臣不知当问不当问？”

“郭爱卿尽管讲来！”

“丽竞门既然一向由陛下做主，现在又为何交给了微臣？”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丽竞门的主要职责说好听的就是监察百官，说句不好听的，就是窥人隐私！实在是有害阴德，朕近日以来研习佛法，深感此举不妥！所以这丽竞门之主，朕是不打算当了！”

郭业一脸委屈地望向李二陛下，道：“陛下，您的意思是说，这种缺德事儿您不愿意干了，就让臣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您这么干是不是有点……不厚道？”

“唉，朕也是没有办法，丽竞门虽然有损阴德，但是少了丽竞门，朕就如同少了一只眼镜，一只耳朵！怎么能轻言放弃？朕也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那您又是为何把丽竞门的门主之位给了微臣，而不是交给别人？”

“新的丽竞门之主，既要年富力强，又要位高权重，最重要的是不顾及名声，会用一些非常手段，朕想来想去，也只有你最为合适！你这个东厂办得也是像模像样，说明你能力不错！你整治博陵崔氏的手法，朕很欣赏！”

李二陛下停了一下，又继续说道：“而且，你别单单看到这里边的害处，还要看看其中的好处！你想想，百官的阴私之事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以后谁敢对你不敬？”

“您不是说丽竞门之主的身份不能公开吗？”

“呃……朕的意思是，他们弹劾你之前，你就能得到风声，好预先有所准备！而且敲诈勒索、诬陷无辜什么的……”

“您都准我干？”

“那当然不行！不过你要是为了自保，做一些出格的事情，朕就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个道理朕还是懂得！不过，朕还是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徇私枉法。做得太过分，弄得天怒人怨的话，朕可饶不了你！”

李二陛下说得严厉，郭业心中却颇为不以为然，这可是丽竞门之主，放在后世那就犹如明朝的锦衣卫，雍正皇帝四阿哥的粘杆处、血滴子！

百官闻之色变，小儿听了止啼！这个名号一放出去，谁敢不服？

就算是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李二陛下怎么能知道？谁敢告诉他？就不怕得罪他这个丽竞门之主？

郭业对这个差使，其实是喜忧参半！

坐在这个位置上用不着贪赃枉法，也不用徇私舞弊，就是小小的打几个擦边球，就有天大的好处！哪怕是一直循规蹈矩，奉公守法，那也能结下遍布朝野的人情！

但是，好处这么大，风险也很不小！

历朝历代的特务头子，就没有好下场！这个位置太敏感了，也太招人恨了，大权在握的时候，当然是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甚至能称的上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可是一旦皇帝变了心思，或者换了皇帝，那稍一不慎，就是身死族灭！

等等……换了皇帝……

郭业浑身一激灵，道：“陛下，臣还有件事想问问您。”

“说吧！”

“您为啥一定要给我封一个秦国公的名号？这个名号，实在非人臣所宜，您能不能给臣换一个？”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不让你当秦国公，你怎么能留在长安城，不留在长安城，你又怎么能替朕分忧，当上丽竞门之主？”

“您是因为这个才让臣当了秦国公？”

“正是！而且此事还有一桩好处，你这个名号如此不同寻常，势必引起朝臣们的猜疑和不安，那他们对你的攻讦，自然也就烟消云散！秦国公这个称号，可谓是一石二鸟！至于你所担心的僭越的问题……这个称号是朕给你的，你就安然受之！朕相信你的忠诚！你也不必杞人忧天！”

“多谢陛下！”

说了这么久李二陛下也有些累了，道：“关于丽竞门的交接，你跟长孙师

商量就可以了。他身为副门主，对于丽竞门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你们二人在高句丽相处这么久了，想必已经有了一些默契，朕就不搀和了！”

.....

.....

郭业和长孙师一起从皇宫里边出来，长孙师一招手，就来了一乘小轿，郭业坐了上去，在长孙师的引领之下，来到了一处不起眼小院！

长孙师道：“秦国公，人多眼杂，今天委屈您了！这就是咱们丽竞门的总部，您先见见丽竞门的兄弟，您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再改！”

进了院子，才发现别有洞天门，这处宅子，早就跟后面打通了。穿房过屋，来到一处大厅之前，长孙师道：“门主，里边请！兄弟们都等着您了！”

郭业迟疑地说道：“咱们这是丽竞门，陛下的耳目！就算不能公开身份，也不必如此小心吧，怎么办公的地方如此.....隐秘？我怎么觉得这个架势不像是丽竞门，倒像是外国的奸细！难道还能有人敢找咱们的麻烦？”

长孙师苦笑一声，道：“秦国公，您不会以为，陛下就咱们这么一个机构充当耳目吧？”



## 第1455章不良人

郭业听了这话，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满怀的欢喜，化作了深深得失望！

原来他还以为当上了丽竞门的门主，就相当于当上了传说中的“九千岁”了，大权在握，号令天下，莫敢不从！感情满不是那么回事，李二陛下还有后招！

郭业还要再问，长孙师道：“此处并非讲话之所，有什么话，咱们进去再说！”

屋里边等的人不多，只有三个人。

长孙师介绍道：“这是孙一，是咱们丽竞门民风堂的堂主，主要负责监察佛道二教以及民间的帮会！”

孙一长得瘦小枯干，脸上皱纹堆累，留着一撮山羊胡，乍一看就是一个普通的干巴老头，但是仔细一看可不得了，只见他的双目炯炯有神，虎虎生威，双手修长却是晶莹如玉，丝毫不显老态！不用问，这是一个难得的武林高手！

孙一大礼参拜，道：“民风堂孙一，参见门主！”

郭业道：“请起，请起！自家兄弟，不必客气！再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以后不用对郭某大礼参拜！”

孙一脸上一红，道：“启禀门主，您误会了，在咱们丽竞门的堂主里面，咱孙一的年纪最小！”

“啊……啊？”

长孙师解释道：“孙兄弟就是这个样子，他幼年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病好了，人样子却变了，看起来像个老头，其实今年才三十岁！比您大点有限！”

接下来，长孙师又给郭业介绍了剩下的两个人！

一个叫朱二，长得白白胖胖的，看起来就像哪家绸缎庄的大掌柜，却是官德堂的堂主，主要负责监察官员。

另一个人满脸的忠厚老实，就象一个种地的老农，据长孙师介绍，此人叫做钱三，是慎刑堂的堂主！这负责缉拿和审讯人犯。就是丽竞门里面干活的了。

听长孙师都介绍完了，郭业把脸一沉，道：“我说长孙师，你这么办可不对！”

“门主何出此言？”

“论私，咱们俩在高句丽患难与共，我自认为咱俩关系可不错，不知你怎么看？”

“瞧您说得，能跟您交朋友，那是我长孙师高攀，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郭业继续说道：“论公，我奉了陛下的命令，为丽竞门之主，就是你的上司！”

“那是自然！”

“于公于私，你长孙师都得跟我说实话吧，怎么丽竞门的事情你还对我有所隐瞒？”

长孙师大脑袋一晃，道：“门主，属下对您忠心耿耿，您这话我可不爱

听！我就不明白了，我哪句话没说实话，惹您生气了？您至于这么阴阳怪气地数落我吗？”

“那我问你，这三位堂主都姓什么叫什么？”

“孙一，朱二，钱三！”

“对呀，你说正常人有叫这个名字的吗？要是有一个叫这个名字还叫意外，可三个都叫这个，那就太不正常了！很明显，这三个都是化名！”

“嘿嘿，门主，您这就说错了，要是您不信的话，您就问问他们自己，这名字，是不是他们的化名？”

孙一点头道：“启禀门主，这都是我们的本名！”

郭业有点傻眼，道：“你们可别诳我，我就不信，谁家父母给自己孩子用数字做名字，而且这种奇葩，我一下子就遇到了三个！”

长孙师解释道：“门主，一般来说的确没有人会给自己的孩子取这种名字，不过……他们不是没父母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实话跟您说吧，丽竞门上下，除了我长孙师，都是孤儿出身，根本就没有父母！别说名字没有父母给取，就是姓氏，都是拿着百家姓随便选一个。他们都是从小就加入了丽竞门，由陛下抚养成人，视陛下为再生父母，一心为陛下办事。这个名字只是一个代号，反正也见不得光，起得也就随随便便了！”

郭业老脸一红，道：“原来如此，看来我之前是以小人之人度君子之腹了。我还以为……以为你是不忿我抢了你的门主之位，暗中给我使绊子！实在是对不起，长孙兄弟你千万别往心里去，我给你陪不是了！”

朱二道：“门主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不必介怀！您担心长孙副门主不服，其实大可不必！这个门主之位，长孙副门主是不可能得到的。除了陛下，也只有您才能坐稳了丽竞门的门主之位！”

“哦？那又是为何？”

长孙师苦笑一声，道：“没有您这尊大佛镇着，咱们这个丽竞争门就要被人干趴下了！您进门之前不是问我为啥把总部设得这么隐秘吗？不是我们不爱张扬，实在是被人给打怕了！”

“你指的是……陛下的另外一个充当耳目的机构？”

“正是！这个机构乃是郾国公张亮所主管，名字叫做不良人！”

“不良人有是什么来历？”

“咱们丽竞门和不良人之间，以前并没有什么冲突。按照权责划分，咱们丽竞门主要对内，充当陛下在大唐内部的耳目。而不良人主要吸收的是军中的好手，主要负责对外情报的搜集！不过近年来，咱们大唐对外就没什么大仗可打，不良人没有立下功劳的机会，他们就捞过界了，抢咱们丽竞门的饭碗……”

“难道咱们还怕了他们不成？”

朱二苦着一张脸，道：“以前是不怕，毕竟咱们的门主是陛下，张亮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尽管有些小动作，但是一直给咱们面子，不敢做得太过分！不过近几年，陛下对咱们丽竞门的支持越来越少……尤其是这一年半，不仅陛下不怎么支持我们，长孙副门主又跟着您去了高句丽，我们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

郭业迟疑道：“陛下不会是偏向不良人吧？”

长孙师道：“那倒不是！咱们丽竞门毕竟是陛下亲手建立的，怎么也不会帮着不良人欺负咱们丽竞门。不过……说句泄气的话，公平较量，咱们丽竞门实在斗不过不良人！”

钱三插话道：“也不能这么说，要说办案，不良人哪有咱们丽竞门的耳目灵便？主要是咱们的门主是陛下，这样要出动官府力量的时候，陛下隔得太远，实在不好插手！咱们才处于下风！”

孙一叹了一口气道：“得了吧！你这是拉不出屎来怨茅房！关陛下什么事，关键是咱们的人不争气！不良人的出身大部分是军中的探马，个个一身好功夫。咱们这边呢，就不怎么需要动武，大部分兄弟身手稀松平常！根本就打不过人家！现在好了，咱们有了秦国公，那可是勇冠三军，活捉了颉利可汗的主，这下看不良人怎么嚣张！”

长孙师摇了摇头，道：“话不能这么说，我长孙师自认武功绝对不在郾国公张亮之下，咱们以前还不是被不良人压着打？再说了，让丽竞门的门主跟不良人的大当家打架，成何体统？也亏你们想得出来！我告诉你们，没门！真要打架，还得靠你们自己！”

郭业心中暗想就算真打架，我这两下子还不如长孙师呢，你们指望我可指望不上！要是杨凤怡这个小娘皮在这就好了！我就不信还有比她武功高的人！不知她远在新罗可好，有没有撬了老子的墙角？

呃……其实撬了也没关系，更方便咱来个一皇二后！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长孙师扯了扯他的衣角，道：“门主，您想什么呢？”

“哦……我在想……咱们丽竞门对我的东厂到底知道多少？”

“东厂？”长孙师苦笑一声，道：“您让陛下骗了，咱们丽竞门对您那个东厂一无所知！”

“啊……啊？”郭业大惊失色，喵了个咪的，难道我的把柄是在不良人的手上？

## 第1456章群策群力

当郭业知道自己有把柄掌握在不良人的手中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东厂的事情，和其他的事情不同。要是别的事情，李二陛下君无戏言，说不追究自然就不追究了。但是东厂的事情，其中颇有几件大犯忌讳之事，李二陛下到底知不知道？

他要是全知道了还好，此事就算正式过关。怕就怕他知道了一点，但是知道的不全！哪天不良人和郭业不对付了，再把郭业的黑历史给翻出来！

那郭业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而这种可能性，偏偏是最大！勋国公张亮，郭业没怎么和他打过交道。但是，能执掌不良人这个特务机构几十年的人，能是什么善类？要说他办事不留点底牌，郭业怎么也不会相信！

现在丽竞门和不良人之间势同水火，郭业自然也就成了张亮的对头。好死不死的是他的小辫子还攥在张亮的手中，这场争斗，郭业没打，就已经输了一半！

长孙师见郭业沉默不语，猜到了他的心思，道：“门主，不必担心。咱们和不良门之间的明争暗斗，陛下又不是不知道。以后不良门说您什么坏话，陛下肯定以为他们是在公报私仇，不会放在心上。现在当务之急，是您赶紧把东厂的手尾收拾干净，只要没有真凭实据，不良人在陛下面前，绝对讨不了好去！”

郭业苦笑道：“怕就怕不良人手里边真有什么真凭实据。不良人监视我那么久，该搜集的证据，早就搜集到了，还会等到今天？”

孙一道：“属下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既然咱们不干净，也不能让张亮那厮干净了！不如咱们釜底抽薪，搜集他违法的证据……哼哼，咱们丽竞门和不良人，干得都是见不得光的活儿，哪能那么循规蹈矩？我就不信，不良人没干过什么违反大唐律的事儿！”

郭业沉吟道：“这倒是个办法，不过张亮身为不良人的大统领，违法的事儿哪还用得着亲自动手？到时候交出几个替罪羊来，咱们不就白忙活了吗？”

“门主放心，属下一定帮门主拿到张亮那厮违法的铁证！”

“你不是民风堂的吗？对付张亮，似乎朱二兄弟更加合适吧？”

“对付别人，当然是朱二哥，不过张亮那厮，与一般的官员不一样。他虽然位高权重，但是喜欢跟江湖人来往。这帮江湖人，不说那些下三烂的，就是那些什么大侠、义盗，也不是什么善类，细究起来，哪个身上不背着三五桩案子？张亮跟他们交往，能没有什么把柄落下？”

郭业点头道：“这话有理！不过……孙堂主，既然你有这么好的办法，怎么以前不使出来？莫非其中有什么隐情？”

长孙师赧然道：“门主，这都怪我！说起来咱们丽竞门的门主是陛下，风光得不得了。但是陛下日理万机，哪管得了那么多事？近几年都是我长孙师打理丽竞门。说句不怕您笑话的话，我就是一个四品官，跟勋国公那地位差得太远了！怎么敢找人家的麻烦？”

长孙师的才能，郭业是知道的，那真能称得上是文武双全，同时他又精通杂学，简直是个大唐版的小叮当！

郭业有时候暗中琢磨，自己唯一能胜过长孙师的，恐怕也就是长相了。现在郭业突然发现，长孙师还有缺点的。

那就是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忠心耿耿！

让拥有这些品德的长孙师在朝为官，出外为将，都没什么问题。但是让长孙师领导丽竞门，那就不怎么合适了！

丽竞门，再怎么说是个特务组织，做的就是世间最阴暗的事情，要是领导人一直循规蹈矩，奉公守法，那这个机构也不必存在了，直接跟御史台合并得了！

更何况丽竞门身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不良人，一个奉公守法，一个脸厚心黑，不吝使出盘外招，那谁输谁赢，就显而易见了！

说起来还是李二陛下颇有识人之明，只让长孙师当一个负责具体事务的副门主，他自己在宫中遥控指挥，这也算是人尽其才！现在他不干了，就调来了一肚子坏水的郭业，而没有让长孙师扶正！

郭业道：“既然此事可行，那就有劳孙堂主了！关于此事，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注意隐秘，安全第一。哪怕拿不到张亮的把柄，也不要打草惊蛇！”

“谨遵门主之命！”

朱二道：“门主，张亮那边，我也可以想想办法！”

“莫非你手上有他的把柄？”

“现在没有！我们官德堂虽然负责监察百官，但是勋国公张亮身边是个例外！毕竟，咱们丽竞门和不良人干得活差不多，咱们有什么手段，他都清楚得很！而且他手底下的人也不次于咱们丽竞门，所以一直没能在他身边安排人手！”

“那你还能想什么办法？”

“属下是想，张亮现在虽然不好下手，但是……以前呢？”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朱二微微一笑，道：“张亮的履历，属下研究过！他的经历可是丰富得很！当过老农，入过瓦岗寨，还打过不少败仗，更重的是，在玄武门事变的前不久，他就被齐王李元吉抓住过，陛下登基以后，才被解救出来！您说他在被抓期间，有没有变节？就算没有变节，他有没有说过什么不合适的话？仔细推敲……总能有所发现！”

郭业上下打量了朱二一眼，道：“我看你这话的后面还可以加一条，就算是张亮没变节，谁能证明？要是拿不出来可靠的证据，那就是不可信任之人！多在陛下耳边提几次，不愁陛下不动心！”

“门主，您真是高瞻远瞩，算无遗策，属下服了！要不怎么让您当门主呢？咱想得办法就是没有门主的办法周全！”

郭业当然不信朱二的鬼话，丽竞门中人，干得就是阴暗中的工作，可不是什么善男信女，朱二身为官德堂的堂主，怎么可能不会罗织罪名，陷害无辜？只不过他现在摸不准郭业什么脾气，太过阴损的招数不敢说出来罢了！

郭业叹了口气道：“这个办法可不是什么好办法，照这么罗织罪名，咱们大唐那些开国元勋哪个能全身而退？要是我郭业真这么办了的话，恐怕就成了众矢之的！”

“那属下还查不查？”

“查，当然要查。不过查了以后，不可轻举妄动！这只是咱们最后保命的手段，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不可轻易使用！”

停了一下，郭业语气转厉，道：“这种手段阴损毒辣，咱们为了自保，用用也就罢了！不可以此为例！陛下给咱们权力的目的，是让咱们充当陛下的耳目，可不是让咱们威福自用！”

“是！”

把朱二等人敲打了一番，又和他们商量了一下如何对付不良人的挑衅。最后郭业决定，在丽竞门之中，再设一个血战堂，由长孙师兼任堂主。专门选择门中的好手进行训练，用来对付不良人！

郭业现在还在重孝期间，不宜久留。商议已定，就告辞离开。只等三个月后，除去重孝，再处理丽竞门中的事情。

郭业打算得挺好，可有件事情他算错了，三个月后，正是除夕，这也别办公了，接着过年吧。

一直到了正月十六，郭业才准备前往丽竞门办公。可还没等他出门，孙子善跑了进来，道：“老师，勋国公张亮，前来拜访！”

## 第1457章李二陛下的私生子？

勋国公张亮和郭业根本就没什么交情，他本身在朝廷上又没有什么职司，平时上朝也看不见他，只有过年的大朝会上，才能和郭业照个面。可以说，他和郭业就是点头之交。

现在他突然前来拜访，不用问，肯定就是跟郭业的新职司有关了。

郭业不敢怠慢，大开中门，把这位大名鼎鼎的勋国公迎了进来！

张亮今年大概四十多来岁，卖相还不错，只见他面如冠玉，目似朗星，几缕美髯飘洒胸前，看起来就是那么得风流倜傥、温文儒雅！

郭业把他让进了客厅，两人又是一阵寒暄！尽管两人没什么来往，却丝毫不见冷场，张亮妙语如珠，把郭业说得眉开眼笑！但是仔细一琢磨，这老狐狸，说了半天，全是废话！

陪着张亮打了半天哈哈，郭业不耐烦了，他咳嗽一声，道：“勋国公，您为陛下掌管不良人，每日里忙得不可开交，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了？”

张亮微微一笑，道：“秦国公您这么说，是挑老夫的理了。往日我公务繁忙，少来拜会，是我张亮的不对！您大人有大量，还请多多包涵！”

“您这是哪的话。您是老前辈，哪有让您拜望我的道理，应该是我拜会您！”

“那怎么敢当，我张亮虽然痴长了几岁，但是您身份比我高得多，应该是老夫主动拜望您！”

郭业道：“勋国公，我怎么听不明白呢？论官职，我是秦国公，您是勋国公，咱们俩的品级相同。论职司，我是丽竞门的门主，您为陛下掌管不良人，咱俩也是半斤八两！论辈分，您比我还高着一辈，您怎么能说我比您身份高？”

“秦国公，有句话，我不知当问不当问？”

“勋国公有话请讲当面！”

“不知您今年多大年纪？”

怎么又是这个问题？郭业心中一动，道：“勋国公，您问这个干啥？”

“您先回答了老夫的问题，我待会儿自会告诉您原因！”

“在下今年二十五了！”

张亮点头道：“二十五……三十八……不错，不错，很有可能！”

“勋国公，您这二十五……三十八，指的又是什么？”

张亮道：“二十五当然是您的年纪，三十八自然就是陛下的年纪了！秦国公，您还不知道吧，外面都让嚷嚷动了，说您是陛下的私生子，陛下准备让您继承皇位！”

郭业脸色大变，道：“这怎么可能！完全是无稽之谈！”

“怎么不可能？您现在二十五岁，陛下是三十八岁。也就是说这时间上对得上！陛下完全可以在十二岁的时候初经人事……”

“时间上对得上也不能乱说呀。时间对得上的人多了，难道都是陛下的私生子？我郭业十分肯定，我的父亲就是郭老憨，我的母亲就是郭柳氏，绝对与陛下无关！”

张亮笑咪咪得说道：“时间对得上的人的确很多。不过……被封为‘秦国公’的可就只有您一个！您要不是他亲儿子，他怎么能把这个名号封给您？换

句话说，您要不是他亲儿子，怎么就敢实受了这秦国公之位？”

“这……”郭业当然知道李二陛下封他秦国公的目的是让他丁忧期间，有借口留在长安城。但是这个话，不能告诉张亮！现在他跟张亮之间，是敌非友，不有意欺骗他就不错了，哪能把底牌都告诉他？可要想个别的理由搪塞出去吧，郭业一时半会儿还真没想出来！

张亮继续说道：“外面都传，想当初陛下情窦初开，与家中的婢女有染。后来那个婢女就怀孕了，陛下怕太上皇责罚，就给了那个婢女几十两金子，让她远走高飞。然后，这个婢女生下了一个男婴，也就是您！天可怜见，陛下的龙种果然不同凡响，屡立大功，才有了你们父子相认！”

郭业面色一寒，道：“勋国公还请慎言！您编排我郭业，看在您是老前辈的份儿上，我还可以忍了。但是您要说陛下的不是，就不怕陛下降罪？”

“秦国公不必害怕，这怎么能算说陛下的不是？最多是少年风流罢了！秦国公，这可是好事儿！论起来您可是陛下的长子，现在太子已经被圈禁，要是陛下有意的话，说不定您还真有可能继承大统！”

郭业心说，继承大统个屁！就算我真是李二陛下的私生子，那也轮不上我，怎么也得长孙皇后的儿子才有希望！再说了，我就跟李二陛下没啥关系，这番谣言传到李二陛下的耳朵里，他会怎么想？

这个谣言对于我可不是啥好事儿！

他冷笑道：“勋国公，您要是今日前来找我郭业，就为了说这番话，那可是来错了！您敢说，我不敢听！来人，送客！”

“别……别……”张亮连忙拦住了郭业，道：“秦国公休恼，外面的人都传，我这也就是随口一说，您千万别放在心上！我今天来找您，是有其他的事儿！”

“什么事儿？”

“就是您的丽竞门和我的不良人之间，有点误会！双方一直打打杀杀的，都没个消停！同为陛下办事，这又是何必呢？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两家能否罢手言和？”

“您真这么想？”

“那是自然！我惹得起谁，也惹不起您呀！”

郭业可不会这么简单地相信张亮，想当初丽竞门的门主是李二陛下，不良人都和丽竞门之间不对付。现在丽竞门的门主，换成了他这个成色不足的李二陛下私生子，张亮就害怕了？没这个道理！恐怕这老狐狸，是另有所图！

他说道：“勋国公此言，正合我心！不过……有件事，我还得请勋国公帮忙！”

“什么事儿？”

“你们不良人关于我的东厂，到底知道多少？只要你们不良人把我东厂的资料全部交出来，我就相信您是一片真心！”

张亮紧皱眉头，道：“关于您的东厂，我的不良人的确是查到了一些东西，不过，没有陛下的允准，咱们之间私相授受，这个……不好吧？”

“勋国公休要推辞！关于我东厂的事儿，陛下已经知道了！陛下亲口有言，既往不咎！而且正因为我东厂办得不错，陛下才把丽竞门交到我的手。您把东厂有关的卷宗交给我，陛下那边绝对没有问题！”



“这……能否让老夫再考虑一下！”

“这还有什么要考虑的？莫非……你有些事情没有告诉陛下，打算应景的时候拿出来，置我郭业于死地？”

图穷匕见！

郭业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张亮再不答应可就撕破脸了！

张亮沉吟半晌，道：“本公出于同僚之情，确实有些事情没有告诉陛下，这都是为了您好，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要是把这些东西都交给您，哪天陛下知道了，我可得承担不小的干系！”

“这么说，您是不打算给我这个面子了？”

“那也不是！秦国公，要想让我把这些东西交出来不难，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 第1458章都是美女惹得祸！

听到张亮说要谈条件，郭业不但没有生气，反而长舒了一口气，有的谈就好说！尽管和丽竞门中人商量好了对付张亮的计划，但是郭小哥也不是非要跟张亮拼个你死我活！

何必呢？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

双方又不是有啥解不开的仇恨，人家张亮也没有一定要把郭业怎么样。暗中监视郭业，说到底还是李二陛下的旨意，张亮只是个执行人罢了！

至于丽竞门和不良人之间的仇恨，那就更不用说了，无非是职司上有点交叉，手下人之间闹矛盾。细究起来，跟郭业也没多大的关系。为了公家的事，拦私仇上身，这也太不划算了！

还有就是，跟张亮为敌的代价太大了。勋国公张亮怎么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又执掌不良人多年，肯定是有几把刷子的。郭业想把他拿下，没那么容易！人谋虎，虎亦算人，郭业一没留神，被张亮反咬一口，吃个不大不小的亏，也完全有可能！

所以，双方要是能就此化干戈为玉帛，郭业是求之不得！当然了，张亮如果拎不清状况，提出了什么过分的条件，郭业也不介意，让他见识见识秦国公的威风！

“勋国公，您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我郭业能办到的，绝不推辞！”

“秦国公尽管放心，我张亮不是不明事理的人，绝对不会狮子大张口！提的条件对您来说，那绝对是举手之劳！”

“到底是什么条件，还请勋国公讲来！”

张亮稍一沉吟，道：“听说秦国公您此次出使高句丽，收获颇丰？”

郭业微微一笑，道：“也算是我郭业运气好，倒是有些斩获！如果勋国公愿意将东厂的案卷交出来，我郭业愿意以万两黄金相赠！”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咱们郭小哥别的没有，就是钱多！

怎奈张亮缓缓摇头，道：“老夫岂是贪财之人？”

“不是说您贪财，而是说，咱们既然已经化敌为友。朋友之间自然有通财之谊！这是您应得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秦国公误会了，老夫不是那个意思……”

“万两黄金的确有些不合适，要不然两万两？”

“秦国公您别乱猜，老夫不缺钱花！”

“实在不行的话，那就给您五万两黄金怎么样？勋国公，您别看我郭业表面上豪富，其实也没多少家产。这次出使高句丽，不错，是得了黄金十万两，可大部分都给手下人分了，这五万，我好得贴点老本呢！”

张亮道：“秦国公，别说五万两了，就是五十万两，五百万两……”

“您也不要？”

“那倒不是！您要是真有黄金五百万两，把老头子这条命卖给你都行！问题是您有吗？不和您打哑谜了，明白跟您说吧，老夫这次来不是想要钱，而是想要一些高句丽的特产……”

“特产？高句丽的特产无非就是牛黄、人参、海豹皮什么的，这些东西，咱们长安城有的是，您有钱还能买不到？当然，您如果非要从我郭业这里拿，我也没意见，不过我东西可不多……”

张亮微微一笑，道：“老夫所说的特产，可不是那些东西！”

“那您指的是……”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这么说，您明白吧？”

郭业一听就明白了，他这是打的那五百个高句丽美女的主意，这个不难！张亮有权有势，人样子绝对拿得出手，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理想的郎君。就是年纪大了一点儿……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说古代的观念，就是到了现代社会，愿意嫁给“干爹”的美女，也是如过江之卿。不是“干爹”找不到美女，而是美女们恨“干爹”太少！

只要郭业把这个消息放出去，那些高句丽的美女们肯定会为了这个打破头！

而且这件事，对于郭业也是好事儿！家里养着这么多美女，而且个个容貌不凡，风情万种。他那二妾一妻早就一肚子火了，能忍到现在，都能称得上贤良淑德！能送走几位，郭业也是求之不得！

郭业道：“想不到勋国公您这么大年纪，还有这种雅好！这事儿好办，待会而我就给您的府里送去五个美女！”

“五个美女？秦国公，您觉得五个美女能值得我张一次嘴？”

郭业暗想这老家伙行呀，别看长得斯斯文文的，身体还真不赖，老当益壮！五个美女都满足不了他！他说道：“那给您十个美女？”

“太少！”

郭业一拍大腿，道：“既然您这么喜欢美女，我郭业也乐得成全！啥也别说了，我给您二十个美女，这下您该满足了吧！”

“二十个？差得远哩……”

郭业道：“勋国公，虽然咱们交情不深，但是有句话，我还是想说一下。良言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我说出来了，您可别不爱听！”

“秦国公有话请讲当面！”

“您这个年纪也不小了……就算是雄风不减当年，您也得悠着点儿！毕竟岁月不饶人！我郭业可不敢把这么多美女给您，您要是因为这个，得了马上风什么的，陛下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

“秦国公您这是什么话？我管你要这么多美女，又不是一定要跟她们春风一度！”

“我明白了！您这是吃不到嘴里干看着！我说勋国公，您这就更不对了，这些女子都是大好的年华，您让她们给您当花瓶，这不是暴殄天物吗？”

张亮脸色一沉，道：“秦国公不必胡思乱想。这些人老夫不是要自己用！而是给别人用！”

“那样的话，您又何必纠结于一定要这些美女呢？我刚才说给您钱您又不爱，您给别人用还不是换钱！”

“老夫说过，我不缺钱！实话跟您说吧，老夫有几个义子，年少有为，深得老夫的欢心！所以呢，老夫就想给他们娶一房小妾，算是老夫这个干没白当！娶妻娶贤，娶妾娶色，要想一下子找这么多美女，还真不容易，我四下里一打听，还就您这儿有。老夫才厚着脸皮，求到了您的头上。”

郭业听说不是张亮要纳妾，而是给他的义子纳妾，就是一皱眉，道：“勋国公，这些高句丽的女子，虽然算是我郭业从高句丽抢来的。但是也都是可

怜人，我郭业从来没把她们当奴婢看。一直打算给她们找个好人家嫁出去。她们如果有福分嫁给您，我郭业当然是乐见其成。但是说嫁给您的义子……您这些义子到底怎么样，我郭业完全不清楚呀！”

“秦国公，您觉得老夫如何？”

“呃……”郭业心说你这叫我怎么回答，咱俩根本就不熟！夸您吧，不谈这是昧着良心的问题，要是没夸到点子上，您是不是就怀疑我语含讥讽、别有用心？不夸吧，这也太没礼貌了！

见郭业迟疑，张亮微微一笑，道：“是老夫孟浪了！老夫的意思是说，老夫为陛下执掌不良人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什么大的差错！您说，老夫看人的眼光，那能差得了吗？”

“这个我当然相信勋国公！”

“那就行了！老夫既然看人的眼光不错，您说要是一个人不怎么样，老夫还能收他当义子吗？”

郭业点头道：“有道理！既然如此，您到底要多少美女？”

张亮伸出一只手掌，道：“这个数！”

“五十个？好说，好说！”

“不，老夫的意思是，五百个！”

郭业心说，这可完了！五百个美女他倒是有，关键是不少美女都名花有主了，给了这老狐狸，长孙师手下的侍卫可咋办？

## 第1459章这个美女，您要吗？

五百美女跟郭业回到了平阳郡公府，其中不少人已经和长孙师手下的侍卫们有了婚约，按理说，过几天这些人都得被接走！

但是，意外还是发生了！

郭业一夜之间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这些侍卫们自然就没胆子和郭业来往了，接这些美女出府的事情，也就没人再提！

后来他们奉旨为老太太吊唁，这下子，总该接自己的心上人了吧？还是不行！为啥？时机不对！人家郭业家里边办白事儿，他们在家娶媳妇儿，虽然从道理上来讲也没啥说不过去的，可终究是不合时宜！

他们都打算着，等郭业的重孝期过了，再把自己的心上人接走！可人算不如天算，被张亮给截糊了！

郭业想了一下，道：“勋国公，五百个美女，实在是太多了！能不能少一点儿，三百个怎么样？”

“五百个美女，少一个都不行！老夫就这个条件，允与不允，就是您一句话的事儿！”

郭业冷笑道：“勋国公，您不要欺人太甚！您口口声声说要给自己的义子纳妾，怎么能需要这么多美女？就算一个人分十个美女，三百个也就足够了把！”

“秦国公，冤枉！老夫一点都没欺骗您，这些美女的确是给老夫的义子做妾。而且不是一个人十个，而是一个人一个！”

“哼哼，难不成您有三百个义子？”

“秦国公，您又想错了！老夫的义子可不是三百个。而是……”

“多少？”

“不多不少，恰好五百个！”

郭业听了这话先是不信，但是看张亮老神在在的面孔，又不像是在说谎。他说道：“您真有五百义子？”

“千真万确！您要是不信的话，尽管去打打听，这也不是什么秘密。您说我管您要五百个美女多不多？一人一个，正好！要是您只给了我三百个……不说三百个，哪怕是四百九十九个，差一个我也交待不过去呀！这不显得我这个当干爹的厚此薄彼吗？”

尽管张亮一脸的委屈，给出的解释也合情合理，但是郭业还是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

要是别人不明白郭业这些美女的状况也就罢了，但是这可是张亮，手下掌管着不良人这个特务组织！郭业的东厂都能被他们查个底儿掉，调查这些美女的状况还不是小菜一碟？

既然张亮能说出五百这个数字，那他就一定调查了这些美女的来龙去脉，就这样，他还还不依不饶得讨要五百美女，他到底安得什么心？

尽管对张亮心怀不满，郭业叹了口气，还是选择了息事宁人，道：“勋国公，实话跟您说吧，我只能给您三百三十个美女。至于其他的美女，已经名花有主了！我郭某人也不能夺人所爱。要不然这样，我除了这三百多美女，再给您五万两，足够您再买一百多个绝色佳人了！您看这怎么样？”

“那可不行！”张亮连连摆手，道：“不说一下子买一百多美女不好买到。

就算是能买到。一部分人是高句丽美女，一部分人是其他的女子，那分下去了，恐怕还是有人会说我有偏有向。秦国公，您也别让我为难，就把这五百美女都给我吧。”

“可是……那一百多美女都已经名花有主。您这个要求，实在是让我为难！”

“这有何难？您再买一百多个绝色佳人给他们不就完了！”

张亮这厮完全是以子之谋，攻子之盾！

郭业听完了，气得好悬没抽自己一个嘴巴子，我这是何苦呢？

买一百多个美女赔给侍卫们？当然不行！说起来还是郭业的错，要是他直接把美女都分下去，还没这么麻烦。出于现代人的洁癖，他让侍卫和美女们“自由恋爱”。现在可好，人家都看对眼了，谈婚论嫁了，郭业再把人家分开，这可就结了大仇了！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这个“夺妻之恨”，虽然比“夺妻之恨”差了一点，但也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一想到要和一百多人有“夺妻之恨”，郭业也有点腿软！

但是，从道理上要想反驳张亮，郭业这个理由，还真摆不到桌面上来！

郭业眉头紧锁，灵机一动，计上心来！

他说道：“勋国公，您这么想就不对了！”

“怎么不对？”

“虽然那五百人都是高句丽美女，但是这容貌上也是参差不齐。有些人的容貌倒还可以，有些人的容貌，却有些惨不忍睹……您要是把这种所谓的美女发下去，只会让让您的义子寒心呀！还不如咱们直接折现呢！”

张亮把嘴一撇，道：“平阳郡公不必危言耸听！我可是听说了，这些高句丽美女都是当作新罗婢发卖的，容貌再差能差到哪去？”

“勋国公，您这是被谣言给欺骗啦！谁不知道新罗婢有价无市，就算找人冒充，那也得过得去才成，怎么可能一下子就五百个！跟您说实话，也就一百个能充当新罗婢发卖，其他四百都是滥竽充数的！”

“此言当真？”

“这我骗您干什么？您要不信的话，我这就把一个滥竽充数的美女叫过来，您一看，就明白我郭业的苦心了！”

张亮冷哼一声，道：“秦国公，你可别随便拿一个丑女来搪塞我！来得人，要不是高句丽的美女，我可不认账！”

“您放心，绝对是纯种的高句丽人！”

郭业一招手，孙子善就走了过来，道：“老师，您有何吩咐？”

“你去咱们后宅，把我从高句丽带回来得，那个姓什么……对，姓乙支的小姑娘，给带过来，让勋国公看看！你就跟她说，勋国公打算让她当儿媳，问她愿意不愿意！”

孙子善当然知道乙支小姑娘是什么意思，不就是乙支花花吗？他强忍笑意，答了一个是字，转身就跑！

郭业道：“勋国公，您看我郭业办事光明磊落吧？就当着您的面儿吩咐找人，绝对没有猫腻！”

“那老夫就拭目以待了！”

一会儿功夫，窗外就有脚步声响起，人未到，她的声音先到了，“听说秦

国公给奴家找了一门亲事，是勋国公的干儿子，还问奴家愿意不愿意。这还用问吗？奴家当然愿意了！勋国公，我的老公公，您在哪里？儿媳看您来了！”

张亮听了就是一皱眉，道：“秦国公，怎么听这声音，不像女子，象个七尺大汉？”

郭业暗暗憋笑，叹了口气，道：“这声音，您就知足吧！她的长相，更能让您大吃一惊！不但不要女人，连男人都不像，根本就不像人……”

尽管对乙支花花的容貌有心里准备，但等张亮看到乙支花花的时候，还是一阵心惊肉跳，道：“秦国公，这……就是所谓的高句丽美女？分明是一头猪成了精呀！”

乙支花花听了这话可不乐意了，道：“老公公，您这话可不爱听！您都那么大年纪了，得积点口德！”

“丑鬼！此处哪有你说话的地方，速速退下！”

“我说老公公，您咋那么浅薄呢？女子有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工。奴家的妇容虽然差了一点，但是其他三德都挺不错的！您这么大的勋国公，可不能以貌取人！”

“滚！”

郭业微微一笑，道：“勋国公，这个美女给您当儿媳妇，您那些义子，能乐意不？”

## 第1460章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一刀

其实在把乙支花花叫出来之前，郭业心里面也有点打鼓！乙支花花的存在不是什么秘密，跟郭业回来的侍卫们都知道。尽管乙支花花到了长安以后，一直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安分守己得很。但是不良人如果有心的话，拿到乙支花花的资料，没什么难度。

他赌得就是，不良人这个古代的特务组织，还没有那么专业，只能掌握他大概的情况，并不是他府邸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一清二楚。

事实证明，他赌对了！

张亮还真不知道秦国公府邸里面有这么一个奇葩！他一见乙支花花，整个人都不好了，他说道：“莫非秦国公从高句丽带回来得都是这种货色？”

“那哪能呀？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这五百人里面有好有坏，您要是非把这五百人平均分发下去，您那些义子非得跟您拼命不可！”

张亮冷冷一笑，道：“那老夫要是坚持要五百高句丽美女，不足之数，您是不是打算拿这种货色充数？”

“充数？您这话可真难听！我这哪是充数呀，您要的绝色美女确实没那么多，我这顶多算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张亮手捋美髯，道：“既然如此，老夫也不勉强。美女之事，就此作罢，不必再提！”

这么容易就蒙混过关？郭业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小心翼翼得问道：“那东厂之事，您看……”

“既然秦国公没有答应我张亮的条件，那东厂的案卷，就只能放在我不良人的手中了！”

郭业冷冷地说道：“勋国公，看来您一定要不给我这个面子了？”

“秦国公，您这话可就不讲理了！按照陛下的法度，您这个要求跟本就不合规矩！您要是真想拿回东厂卷宗的话，不难！只要您能够请动陛下旨，我张亮绝不阻拦！但是您要是恃强硬夺的话，哼哼，我张亮也不惧你！秦国公，告辞！”

话不投机半句多，张亮站起身来，向郭业告别！

把张亮送走，郭业一个人待在书房之中，久久不能平静。张亮这次来得太奇怪了！

郭业想办法对付张亮，是因为张亮握住了郭业的把柄。郭业不得不自保。

但是张亮为啥不肯找机会跟郭业和解，一定要跟郭业为难？两人远日无怨近日无仇，凭白无故得树一强敌，张亮到底是图啥呢？

还有就是，张亮今天为啥要前来拜访？仔细琢磨，张亮只提了一件事——张亮要为五百义子娶妾，所以向郭业讨要五百美女！

这个理由也太可疑了！不说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就算张亮真有这个心思，为啥郭业稍一坚持，张亮就一个美女都没要，打道回府了？看来他对给那些义子纳妾的事情，似乎也没怎么放在心上……那他究竟想来干啥？

咚咚咚～～

正在郭业胡思乱想之际，一阵敲门声传来。郭业打开来一看，此人并不是旁人，而是郑元郑德芳！



对于郑元，郭业是老鼠歪了！根本就不想和他见面！

为啥？关键是这个称呼太难了！

按照道理说，他跟郑菲菲有了婚约，就得称呼郑元一声岳父大人！但郭业就是张不开这个嘴！凭啥呀？本来二人就是平辈论交，现在可好，费尽心思帮了郑元一个忙，竟然矮了一辈！要说他对郑菲菲有啥心思还好说，但是郭业敢对天发誓，绝对没有对郑菲菲动过心！

除了称呼以外，郑元还有一件事，令郭业心烦！那就是郑元、郑菲菲的身份，郭业根本就没有在秦国公府里边公开！

说郭业怕老婆也好，说郭业抹不开面子也罢，总而言之，郑菲菲的真正身份郭业就没跟自己的妻妾们交待！只是推说郑元是自己的幕僚，郑菲菲是他的独生女。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郭业有点理亏！就怕哪天郑元听到了什么风声，要郭业公开承认自己纳了郑菲菲为妾！

因此，郭业自从回到长安，把郑氏父女安排好了之后，就一直想方设法得避免和郑元见面！

但是今天，郑元找上门来了！

郭业勉强得笑了一下，道：“您怎么来了？”

郑元冷哼一声，道：“秦国公日理万机，要不是老夫主动前来，怎么能有机会见到秦国公？说不定再过个一年半载的，您贵人多忘事，就把我们父女俩给忘了！”

“那哪能呢？您说笑了！说笑了！”

郭业打了两个哈哈，见郑元还是面色阴沉，道：“您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儿？是不是下人怠慢了您？您放心，我指定给您出气！”

“不相干的事。秦国公，我就问您一句话，您到底打算拿我们家菲菲怎么样？为什么您府里的人都不知道菲菲的真正身份！”

果然是为了这事儿！

郭业叹了口气，道：“这事儿，您不必着恼！我这都是为了菲菲着想！咱们那份婚约上写得明白，菲菲成年之前有权悔婚！我就怕现在宣扬出去，菲菲将来若是悔婚的话……我自己当然是无所谓，就怕影响了菲菲的名声，以后不好嫁人！”

“秦国公果然是如此想？”

“当然，我郭业敢对天发誓！跟您说实话，我对菲菲的喜欢，绝不在您之下。不管我们能不能结成夫妻，我都希望菲菲这一生能平平安安，快乐幸福。”

郑元点头道：“秦国公，跟你相处这么久，老夫也知道你的为人。你这话我信了！老夫也这把年纪了，时日无多，最大的希望就是我这唯一的女儿，能够找个好人家。秦国公，你就是她的良配！只要你能对菲菲好，我郑元……愿意为你效死！”

郑元的外表是颇有欺骗性得，郭业总是不自觉得他当成同辈人，仔细一琢磨，这家伙也五十多了，当了大半辈子奴隶，真够可怜的。

郭业道：“不用您效死，您就安心在我的秦国公府里边安度晚年吧！菲菲的事情，我自有安排，绝对不会让她吃亏。谁要想伤害菲菲，先得过我这一关！”

郑元笑咪咪地说道：“秦国公，您的意思，是说老夫年纪大了，没什么用处了，是不是？”

“呃……”

郭业还真有点这个意思，说实在的，郑元跟他打得交道不多。打交道的時候，还都是郭业给郑元恩惠，郑元从来就没有给过郭业什么帮助。

在郭业的印象中，郑元唯一的优点就是人样子长得不错，擅长欺骗无知少女。至于其他的才能，郭业是一点都没感觉出来！

心里这么想的，嘴上却不能这么说，郭业敷衍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

“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他……这个……”

郑元道：“秦国公您不必想词儿了，我明白，您就是那个意思。但是，我郑元一点怪您的意思都没有！您这样想，是因为我郑元就没在您面前展露什么才华。明白跟您说吧，我今天是来毛遂自荐来了！”

“毛遂自荐？这么说来，还是我郭业小瞧您了！您到底有啥才能，说来听听！”

郑元道：“有什么才能，空口无凭，我说了您也不信。不过……现在就有一件事，我能帮上您的大忙，您信不信？”

“什么事情？”

“您今天送走的是勋国公张亮对吧？您和张亮有点不对付是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您那个宝贝徒弟，我那个徒孙，孙子善告诉我的！”

郭业道：“您的意思是，您能帮我对付勋国公张亮？”

“正是！您猜对了！”

郭业正色道：“勋国公张亮可不简单，掌管不良人多年，没那么容易对付！您老人家可别立功心切，大言欺人！”

“老夫活了这么大年纪，嘴上当然有把门的。没有几分把握，怎么会向您毛遂自荐？”

“那您的把握从何而来？”

“我只告诉您一件事儿您就明白了，勋国公张亮，老家是荥阳！”

“这么说来，您和张亮还是老乡？”

“没错！老乡见老乡，背后捅一刀！落到我这个老乡手里，算他倒霉！”

## 第1461章张亮的黑历史

张亮的老家在哪里，郭业以前还真不知道。不是他对张亮不重视，而是因为他觉得，张亮是哪的人，无足轻重。

英雄莫论出身，陈平在家里和嫂子私通，韩信更是连饭都吃不饱，这都不妨碍他们以后能做出一番大事业。张亮就算在家乡有什么不法之事，那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大唐都没成立呢，李二陛下绝不会追究。

现在郑元口口声声说能对付张亮，郭业却是不怎么相信！

他说道：“单单是老乡，恐怕还不够！莫非，你们俩有交情？”

“没有！”郑元摇头道：“我是荥泽人，张亮是荥阳人，虽然说是老乡，但是我们家和他家，隔着几十里地呢！再说了，想当初我是世家公子，张亮却是务农为业，怎么可能有交情？实话跟您说吧，我们俩根本就不认识！”

“那我就搞不懂了，您从哪来得底气，能帮我对付张亮？”

“嘿嘿，虽然我们不认识。但是我却知道张亮以前在家乡的隐秘之事！”

郭业道：“什么时候的事？”

“三十年前！”

听了这话，郭业彻底没脾气了，道：“三十年前的隐秘事没用！这个道理，不用我解释，您也明白吧？”

“秦国公，您小瞧我了，这我怎么能不明白？不过……这个私密事可不是一般的私密事！既不是杀人，也不是放火，严格来说，连律法都不违反！但是，您知道了他这件私密事，可做的文章就多了！”

“哦？到底是什么私密事？”

“张亮在家乡的时候，虽然表面上务农为业，其实他本身是江湖人，武功颇高，喜欢结交三教九流之人，所以他本身不缺钱，务农只是个幌子！”

“呃……这也平常！”

“您听我继续往下说呀，张亮原来娶妻王氏，成亲之后没过三年，就把王氏给休了，后来又娶了李氏为妻！我要说的隐秘之事就是这个！”

郭业都被他搞糊涂了，道：“张亮休了结发妻，不说那王氏自身有没有过错，就算王氏没错，张亮顶多说是私德有亏，这对于他来说，可算不上什么罪状！”

郑元微微一笑，道：“接下来才是重点，秦国公，您可知道张亮因何休妻？”

“……”郭业对郑元卖关子的行为极度鄙视，翻了翻白眼不理他！

郑元只得自顾自地说道：“因为张亮好男风，所以夫妻不睦！张亮这算是为了情郎休了发妻！不知这桩隐秘之事，能否帮到您！”

这个消息对郭业还真有帮助！郭业知道，李二陛下最讨厌的就是那些有龙阳之好的人，历史上，太子李承乾好男风，宠信一个叫“称心”的男伎，李二陛下一怒之下，就把“称心”给活活打死了。

要是找对机会，把张亮好男风这事儿，告诉李二陛下，至少他在李二陛下的心目中地位就不那么牢靠了！

郭业问道：“此言当真？”

“我郑元把女儿都给您了，还能对您说谎？”

“如果此事为真，倒是真的能做一做文章！不过靠这个把郑元搬倒似乎还

有些不足，不知您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郑元沉吟道：“其他的办法，倒不是没有，不过就是现在没有充足的证据！”

“到底是什么办法？证据的事情，我来想办法！”

“张亮此人倒是没什么弱点。不过他那个老婆可不是省油的灯！当然我所指的是他后来娶的李氏，李氏的老底我也查清楚了，她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相好的无数，跟暗娼也差不了多少！”

郭业啧啧称奇，道：“想不到张亮这个兔儿爷，居然娶了这么一个豪放女回家，难道他就真的不在乎头顶的颜色？”

“那我就知道了，不过据说张亮和李氏相处得不错，也许人家就好这一口儿呢……”

说到这里，郑元忽然感觉和自家的女婿谈这个似乎不大合适，转换话题道：“这不是重点！老夫想说张亮的弱点就在李氏身上！”

“莫非您想让我宣扬李氏的淫行，打击张亮的名声？这倒是个办法，但是对张亮的打击恐怕不够大？”

“当然不是！您接着听我说，这个李氏除了生活不检点以外，还特别喜欢一些旁门左道的玩意儿。整天招一些巫婆神汉在家里边晃悠，弄得乌烟瘴气的。秦国公，您说这个消息，能不能置张亮于死地？”

能，简直太能了！

巫蛊之祸，这种说不定道不明的玩意儿，能让汉武帝把亲生儿子都给宰了。操作得当的话，让李二陛下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张亮，毫无问题！

郭业大喜道：“您这可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想不到您老人家，还有这般本事！不过……冒昧问一句，您这些消息，是从哪打听来的？”

郑元叹了口气，道：“实不相瞒，想当初老夫回到荥泽之时，混得颇不如意，还遭到了郑连成的打压！老夫可不甘心这后半辈子，就看坟地了。得想办法自救！所以老夫就想办法寻找，可以帮老夫改善境遇的人！”

“您是说勋国公张亮？”

“不错！族人靠不住，老夫就想同乡之人有什么达官显贵。结果还真被老夫找到一个，就是张亮！说起来，还得多谢荥阳郑氏，族里对于张亮的调查很严密，老夫有幸看了关于张亮的卷宗，才知道了这件事！”

“原来如此……”说到这里，郭业脑中仿佛划过了一道闪电，道：“您说，荥阳郑氏对张亮有调查？那你说，张亮与我为难，会不会和荥阳郑氏有关？”

郑元正色道：“很有可能！老夫也觉得，荥阳郑氏对张亮的调查，也太严密了！其中有些蹊跷！要说族里费了这么大劲调查张亮，而不想得到什么好处的话，怎么也说不过去！”

郭业冷笑了一声，道：“哼哼，荥阳郑氏！恐怕还不止，五大士族同气连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说不定张亮身后边站着的就是五大士族！我说怎么张亮凭白无故得招惹我郭业呢，原来根子在这儿呢！”

单独一个张亮，郑元还没放在眼里，但是加上五大士族，郑元可就觉得亚历山大了，道：“如果您猜的没错的话，张亮今天找您，可就没安好心！他今天来，到底找您什么事儿？”

郭业道：“其实也没什么事儿。首先他说外面有传言，我是陛下的私生子。后来他又说自己有五百义子，向我讨要那五百高句丽美女，要给他那五

百义子为妾，被我拒绝了！”

郑元皱眉道：“恐怕这两件事儿都不是啥好事儿！他肆意宣扬您是陛下的私生子，恐怕陛下会对您有什么不好的看法。就算陛下心里没有什么，为了避嫌，有时候就不得不做一些对您不利的事儿。至于讨要美女一事，我一时半会儿，还真想不出来他这么干，对您有什么害处，不过……我总觉得张亮是包藏祸心！”

郭业道：“跟我想得一样。关键是，张亮准备怎么利用这件事情，对我郭业不利呢？”

## 第1462章燕王有请

与郑元的一番谈话，让郭业对郑元有了一种刮目相看的感觉。

荥阳郑氏秘密调查张亮的老底，形成的卷宗肯定是厚厚的一摞。能从这些浩如烟海的卷宗之中，找出张亮的弱点，而且一下子就找到了两个！郑元说得轻描淡写，但是郭业却知道，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一般人可没有这种才能。

再仔细想想郑元的履历，郭业忽然间发现自己这个便宜老丈人还是有不少闪光点的。

郑元年纪轻轻就能当上大隋的高官，固然和他的家世有关。但是和他家世差不多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怎么别人就在家声色犬马，他就平步青云了呢？这说明郑元本身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被高句丽俘虏之后，大部分人被折磨致死，少部分人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苟且偷生，郑元居然能混得不错。不仅没吃什么苦，还找了一朵村花，传宗接代。尽管后来庇护不得郑菲菲，但那也是人力有时而穷，比起其他人来，强得不是一点半点。

回到荥阳之后，郑元受到百般打压，逆境之中，他居然还能有办法自救。既然郑元能随口说出张亮的弱点，那张亮的喜好什么的肯定可以随手拈来。看来就是没有郭业的帮忙，郑元依靠自己的才能，想办法巴结上张亮，也未必没有机会把握郑菲菲的命运！

这是个人才呀！

既然郑元这么有才能，又是绝对的忠心可靠，更重要的是他本人似乎也颇为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把他放在秦国公府里边养老，就不是那么合适了。

于是，郭业就把郑元安排进了丽竞门中，当了一名五花使。专门和钱一配合，想办法抓住张亮的把柄，准确说是张亮老婆的把柄。夫妻同心，张亮的老婆做了什么巫蛊之事，要说张亮不知情，在李二陛下那可是说不过去的。

当然，要是实在没有合适的把柄也没关系。情况紧急的时候，派人乔装改扮一下，接近张亮的老婆，制造一些把柄，郭业也是毫无心理负担。

郑元对郭业的安排也很满意。

丽竞门的设置，还是挺有意思的，带着浓浓的江湖气。

掌管丽竞门的自然就是门主，以前门主是李二陛下，现在郭业。

门主下面堂主，原来设置了民风堂、官德堂、慎刑堂这三个堂口，后来在郭业的提议下，又添加了一个血战堂。

堂主下面，就是花主。

不知李二陛下有什么特殊的癖好，丽景门中人，左肩之上都要刺彼岸花。刺得越多，表明在丽竞门内的身份越高。

最少刺一朵，最多刺九朵。

从理论上讲，李二陛下的左肩上应该刺有九朵彼岸花，但是他老人家具体有没有刺，那就只有天知道了。至于郭业，他根本就没刺。对于纹身，郭业实在是敬谢不敏，找出来的理由也是杠杠的。李二陛下贵为天子才刺了九朵花，他怎么能跟李二陛下平起平坐？比李二陛下少一朵吧，又不合丽竞门的规矩，干脆就不刺了！

长孙师是副门主，左肩上有八朵彼岸花。

民风堂、官德堂、慎刑堂这三个堂口的堂主是七朵彼岸花。

堂主再下面的人，刺绣六朵彼岸花的人，就是花主了。花主再往下，五朵称为花使，郑元一进丽竞门，就做了五花使，也就是成了丽竞门的中层干部了！

郭业这边紧锣密鼓的想办法对付张亮，仿佛风雨降至，迫在眉睫。张亮那边却是风平浪静，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一点也没针对郭业的样子，时间久了，郭业也就慢慢得松懈下来。

一百多高句丽美女终于被侍卫们领走，算是了了郭业的一桩心事。

暗夜领导的东厂，也被郭业密令解散了。不愿意继续为郭业效力的，给安置费。还愿意继续干的，都被郭业安排在了丽竞门中。

至于暗夜本人，按照郭业的说法，也是拿了安置费走人了。至于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就只要天知道了。至少不良人费了偌大的力气，也没能再次找到暗夜的藏身之地。

从明面上来讲，郭业这次没吃什么亏。少了一个东厂，却多掌握了一个比东厂强大得多的组织——丽竞门。而且借助原东厂的人马，使他对丽竞门的掌握更加深了一层。即便没有长孙师的支持，他对丽竞门也能够如臂指使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丽竞门的权势是李二陛下给的，哪天要是跟李二陛下翻脸，郭业对丽竞门的控制也将烟消云散……

眨眼间就是一个月后，此时已经是初春时节，大地回暖，万物生发，一切都显得那么欣欣向荣。郭业却在秦国公府里边百无聊赖。

如今天下太平，没有什么大事，丽竞门中日常事务自然有长孙师打理，不用郭业操心。

没有公事，那私事呢？也没啥好干的。因为是老娘的丧期，不能歌舞娱乐，不能喝酒，甚至不能圈圈叉叉……总之一切能让人高兴的事情，都不能干。

正当郭业闷坐家中之时，孙子善跑了进来，却是送给郭业一份请柬。说是某年某月某日，燕王李佑，请秦国公郭业过府一叙。

李佑这个人郭业是知道的，他是李二陛下的第五个儿子，受封燕王。如果说郭业和张亮还能算点头之交的话，和李佑连点头之交也算不上。

不是郭业生性高洁，不愿意攀附权贵，也不是李佑不喜欢结交大臣，而是……年纪不对！

今年李佑周岁十四，虚岁十五，勉强算算是从儿童开始向少年转变！

郭业再怎么八面玲珑，也不至于趋炎附势到拍一个小孩的马屁。再说了，郭业现在虽然算不上位极人臣，但是实际权力，在大唐也能排进前十位。尊贵之处，只在李佑之上，不在李佑之下。用不着委屈自己，迁就一个熊孩子。

现在，就是这个燕王李佑，给郭业送请柬来了。这个请柬可有点怪异！

郭业可不相信自己和这个年龄段的人能有什么共同的语言，同样的，他也不相信，李佑这个小屁孩能对自己有什么兴趣。那问题就很明显了，肯定是有人撺掇，李佑才给自己发了一份请柬！

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郭业在朱雀坊的宅子，离李佑的燕王府并不远，第二天他安步当车，也没带从人，来到了燕王府外！

把自己的名刺递了进去，一会儿功夫，燕王府就府门大开，一伙人走了出来，为首的是一个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少年，此人正是燕王李佑！

只见他身量不高，体形瘦弱，相貌倒是蛮英俊的，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如冠玉，齿薄唇红，端的一副好皮囊！

李佑未语先笑，躬身一礼，道：“秦国公，小王这厢有礼了！”

郭业可不敢受他的礼，道：“不敢当！不敢当！您是大唐的王爷，陛下的爱子，身份尊贵，我郭业哪敢受您的礼！”

“当得，当得！俗话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小王有求于您，自然要对您客客气气的！再说了，您又不是啥外人！”

他一说这话，郭业就想到那个自己是李二陛下私生子的传言了，这个问题根本就解释不清楚！

他忙转移话题道：“燕王千岁，您有什么事情，用得到我郭业，尽管开口！只要我郭业能办得到的，必然不会推辞！您说吧，到底是什么事？”

“那个不急。此处不是讲话之所，还请秦国公入内奉茶！我府里边还有一个贵人们等着您呢！”

我就知道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郭业随着李佑来到客厅之内，见到所谓的“贵人”，心里边就一凉，原来是他！看来今天这燕王府，是好入……不好出呀！



## 第1463章太卑鄙了，太无耻了！

燕王府里边这人，非是旁人，正是勋国公张亮！经过与郑元的讨论，郭业对于张亮有了清醒的认识，此人是敌非友！

他既然出现在这里，那李佑请自己过来的原因，也就昭然若揭了！

郭业道：“勋国公，一个月不见，您可是活得可是越来越年轻呀！”

“秦国公，您这话是好话，还是拐着弯骂我呢？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当然是好话了！您看看跟您一个辈分的人，李靖老将军，当上了尚书右仆射忙于朝政，尉迟恭老将军被贬为定州刺史，每日里不得清闲。至于秦琼老将军，那就更甭提了，整天闭门不出，在家里养病！也只有您……竟然还有闲暇，跟燕王交往，这不是越活越年轻吗？”

郭业这话说得隐晦，李佑还真没听明白他说得什么意思，道：“秦国公，孤王没听明白。怎么勋国公和我交往，就是越活越年轻呢？”

张亮冷笑道：“殿下，秦国公这是讽刺我，整日里不干正事，整天只跟小孩子玩耍呢！”

“小孩子？谁是小孩子？秦国公，莫非你看不起本王？”

郭业讽刺完了张亮也有点后悔，一没留神把李佑也给牵连上了！

他心思电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殿下，您别信勋国公的话，我不是那个意思？”

李佑脸若寒霜，道：“那你是什么意思？”

“在下的意思是，殿下青春年少，应该和年轻人玩耍，勋国公一个老头子凑上来，成何体统？知道的，说是勋国公趋炎附势，非往您身边凑合，不知道的，还以为您……呵呵，那可就不好说了！”

张亮怒道：“你说谁趋炎附势？”

“说得就是你！勋国公张亮！怎么，不服气？我说了，你咬我呀！”

“小辈，看来我今天不给你点厉害，你是不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

“哼哼，老帮子，看来我今天不给你点颜色瞧瞧，你是不知道什么叫做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

两个大唐的高官，捋胳膊挽袖子，就想上演一场全武行！

这可不是两人性情冲动，一言不合，大打动手！无论是郭业还是张亮，那都是心眼比狐狸都多得人，怎么会那么幼稚？他们是各怀心思，都想打上这么一场！

张亮当然知道郭业有万夫不当之勇，但他觉得郭业只不过是战阵之上的能耐比较厉害，论起单打独斗的小巧之能来，肯定比不过自己这个老江湖！要是能趁机给郭业一下狠得，

就能稍微搪塞一下身后逼迫自己的势力！

没办法，郭业受封秦国公，圣眷正隆，一般的手段怎么能奈何得了他？那帮人又逼的太紧，再不想办法让郭业吃点亏，实在是交待不过去！张亮是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郭业则是准备趁机跟张亮翻脸，然后离开燕王府！既然张亮在这，那就说明这燕王府里边早就安排好了对付自己的陷阱，明知是陷阱还往里边跳，郭业还没那么傻！

眼看着二人就要动手，李佑却拍掌道：“好呀，好呀，打得好！打得妙！

打得呱呱叫！本王给你们做裁判！”

他这一叫，两人就算不打也不行了，张亮飞起一拳直奔郭业的面门，郭业却没有真正和他动手的心思，闪身躲过，叫了一声，“好厉害！”

然后，转身就走！

他想得挺好，只要冲出了客厅，那张亮还好意思追？怎奈刚冲出几步，却见此路不通！只见李佑站在客厅的门口，把去路挡了个严严实实！

尼玛这小子跟张亮是一伙的！

郭业可不想真跟张亮打一场，一个是不一定打得过，再说就算打得过，又何必呢？又不能把张亮给杀了！再说了，自己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打败了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子，这事传扬出去，也不光彩呀。

这可咋办？

他大声喝道：“住手！”

“秦国公难道你怕了不成？怕了的话也好办，只要你能跪下来，给老夫磕三个响头，老夫就原谅你刚才出言无状！”

“怕？我郭业自从生下来，就不知道怕字怎么写！不过，我有件事情想不明白，在咱们打之前，我想弄清楚！”

“什么事情？”

郭业道：“今天燕国公请我过府一叙，莫非是个陷阱，就想让你张亮跟我郭业打一架！”

李佑道：“什么陷阱呀，说得真难听！我今天找您来，确实是有事儿求您。不过今天，勋国公也确实有和您比武的意思，现在外面都说您是我大唐第一高手，勋国公不服，就想和您比划比划！让小王帮个忙，促成你们交手！您放心，我绝对保持中立，两不相帮！待会儿，你们比完了，咱们再说正事儿！”

李佑这番话说出口，就证实了郭业的一个猜测，张亮和李佑之间不是铁板一块！本来嘛，李佑今年虚岁十五，周岁十四，这个年纪，就是传说中的中二。哪有那么多的机心？充其量是被张亮给利用了。

什么天下第一高手呀？郭业自从执掌丽竞门以来，对京城的舆论动向了如指掌，根本就没有这种谣言，肯定是张亮这老家伙忽悠李佑的！

既然如此，那就好办了！

郭业道：“殿下，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您想呀，勋国公这么大把年纪了，人老不以筋骨为能！我郭业要是真跟他老人家动起手来，把他揍个生活不能自理，陛下怪罪下来，我自然是逃不脱干系，您也得吃挂落，您这又是何苦呢？”

张亮冷笑一声，道：“秦国公，你怕老夫就直说，别找借口恐吓殿下！刚才你辱骂老夫的时候，不是挺威风吗？怎么现在又不敢跟老夫动手了？”

郭业道：“老匹夫，刚才我说得明白，我是怕一不小心把你这老骨头给拆散了，陛下那边不好交待！你要比武也成，不过咱们不能这么比！”

“那你说怎么比？”

“所谓武功，说明白了不过是力量、速度和技巧，咱们把这三样分别比试，不用往对方身上招呼！三局两胜，你看怎么样？”

张亮哪能同意这个呀，不往郭业身上招呼，怎么完成任务？他说道：“秦国公，你不用虚言狡辩！今天你是比也得比，不比也得比！”

说着话，他又往郭业身边凑合！

郭业忽然面露异色，道：“郑连成，你怎么来了？”

他说别人，哪怕是李二陛下，张亮都不会上他的当！但是一提郑连成，可把张亮给吓坏了！他稍一扭头，郭业化掌为刀，对着张亮的脖颈斩下！

张亮再想躲可就来不及了，被郭业一掌，就打翻在地！

本来打算看一场龙争虎斗，却看到了一场卑鄙的偷袭，李佑看了一个目瞪口呆，纯洁而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道：“秦国公，你卑鄙！你无耻！这不是公平的比斗！”

郭业却笑眯眯得说道：“殿下，您这下知道我大唐第一高手是怎么来得了吧？”

.....

.....

当张亮被再次醒来的时候，却看到郭业和李佑正在满脸含笑得看着他！

张亮怒道：“郭业，你竟然偷袭！有本事，咱们真刀真枪得比试！”

“兵不厌诈，勋国公你打了一辈子仗，怎么这个道理都不明白？”

“我不服！”

“勋国公，你输了！男子汉大丈夫，愿赌服输！可不能输了不认！”

“有本事再打一场！”

“在战场之上，你已经是个死人了，又哪能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张亮听了这番回答，好悬没气死！要是郭业这么回答，他还能忍了。关键是回他的话的，不是郭业，而是燕王李佑！

很显然，就这么一会儿功夫，郭业竟然把李佑给洗脑了！

实在是太卑鄙了，太无耻了！

## 第1464章中二少年

打了一辈子的雁，反被雁啄瞎了眼。大江大浪都过来了，结果在小河沟里边翻了船！

这就是勋国公张亮，在今天的真实写照！

郭业今天的手段太寻常了，就是一般入门级的小贼，也会这一招，不就是加强版的“背后有人”吗？

但是手段不怕老，管用就行！

一方面是张亮这些年来养尊处优，好汉不复当年勇，再也没有了年轻时候的敏锐直觉。

另一方面也是郭业的前戏做得好，他一本正经的提议要和张亮搞个武术三项赛，弄得张亮都信以为真了！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三个子——郑连成。郑连成这个人，是郭业的手下败将，在他的心目中，并不觉得如何厉害！只是随口一提，诈一下张亮，看看是否他确实和五大土族有关。

结果，歪打正着，效果出气得好！

本来郭业用这招，就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子，没指望起多大作用，能暂时吸引张亮注意，占个先手的便宜就心满意足了。

结果呢，张亮不仅信了，还被这三个字吓得不轻，让郭业捡了个大便宜！

当然，张亮本身可不会这么客观得看待这件事，他把自己的失利，完全全的归结到，郑连成欺人太甚，弄得自己精神恍惚。至于他自己，那是没有一点责任！

张亮心中暗想，郭业，臭小子！今天你使诈把老夫打倒又怎么样？老夫执掌不良人这么多年，可不是单单以武力见长！你小子要是以为老夫只有这点手段可就完全错了，今天老夫给你设下的陷阱可不只这一个，除了武的，还有文的呢！

武的充其量让你受点轻伤，文的却是能要你的前程，毁了你的小命！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没被老夫打一顿，表面上看是占了便宜，实际上，却是往死路里又走了一步！

咱们走着瞧！

想到这里，张亮收起那副羞恼的面容，换上了一副慈眉善目的微笑，道：“原来如此，多谢殿下教诲！刚才秦国公有句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后浪……”

见自己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把偌大的勋国公给说服了，中二少年李佑也是喜不自胜，把这一切都当成了自己的功劳。至于刚才说的话，都是从郭业那现买现卖而来的，这一个事实，已经被他抛到了脑后！

李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勋国公您老啦，怎么刚才说得，眨眼就忘记了！”

“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句话说得好！看到殿下和秦国公，老夫才知自己果真已经老朽了！未来我大唐的天下，可就看您和秦国公的了！”

“哪里，哪里，老国公过誉了，过誉了！”嘴上说得谦虚，但是李佑脸上

得意的神情是掩都掩不住，就差脑门上没写几个字“老头好眼光，小爷就是这么牛逼！”了！

郭业却看得暗暗皱眉，这丫的，也太善变了吧。自己策反的容易，但是张亮再策反回去，似乎更容易！

自己好歹还是抄了一些后世的网络段子，才把李佑说服了。张亮却是几句马屁，就把李佑又给拉了回去！这也太没技术含量了！

唉，早知道李佑这么不可靠，就该趁张亮昏迷的时候拔腿就走！

张亮见稳住了李佑，不禁长出了一口气，道：“殿下，咱们这比武也比过了。也该说说正事了吧？”

“对……对……说正事！”李佑此时信心爆棚，小脸一肃，道：“秦国公，当今大唐，内忧外患，不知您何以教我？”

“啊……啊？”郭业心说你小子是拿错剧本了吧，别说这事儿是子虚乌有，就是真的，这话也不该从你的嘴里边说出来呀，你又不是李二陛下，这算是操得哪门子闲心！

他说道：“殿下，您说错了吧，咱们大唐在陛下的领导之下，国富民强，四海升平，万邦来朝！既无内忧，也无外患！”

“秦国公此言不然！”李佑站起身来，一脸悲天悯人的表情，道：“我大唐现在表面上虽然看起来还可以，但是无论朝廷内外，都有着巨大的隐患！稍一不慎，就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之局！”

“殿下……我郭业才疏学浅，咋没看出咱们大唐有啥巨大的隐患呢？要不您给我说说！”

李佑清了清嗓子，道：“对外，咱们大唐虽然万邦来朝，但是，这些国家只是暂时畏惧咱们大唐的军力而已，并不是真心降服，相反还和咱们大唐有着刻骨的仇恨！您说，一旦他们联起手来，四面围攻我大唐，是不是就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呃……”郭业心说，这就是传说中的浑身都是破绽就是没有破绽！

这些番邦，大唐不主动打他们，就该偷笑了！他们怎么就那么想不开，一定要跟大唐打仗？！这不是老鼠想跟猫玩拳击吗？就算他们确实脑抽了，又怎么能一块攻打大唐？

这年头又没有电报电话！光是使者往来就是一年半载的，两家商量还好说，要是三家四家五家一起商量，等什么事情都商量好了，黄花菜都凉了！

但是看着李佑那充满自信的眼神，郭业张了张嘴，又把话给咽了下去！他深深得怀疑，跟这个中二少年讲国际大事，李佑能听得懂吗？

还是被白费口舌了，听听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郭业道：“殿下，那您说得内忧呢？”

李佑一脸苦色，道：“内忧的问题就更严重了！虽然父皇现在春秋鼎盛，但是……我当然盼望父皇一直身体健康，万岁万岁万万岁！不过呢，有那么一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一哪天他老人家突然龙驭宾天……又没有留下圣旨，你说我们兄弟争位，会不会天下大乱？”

“……”郭业被李佑这番脑洞大开的言论惊得目瞪口呆，道：“殿下……您是不是想得太多了？您到底想干啥？”

李佑瞅了瞅郭业，又看了看张亮，满脸的坚毅之色，幽幽地说道：“孤王近几年一直在想，上天为什么让孤王是个男儿身，为什么要把孤王降生于大

唐，为什么让孤王生于帝王家？又为什么让孤王前面的四个哥哥，不得父皇得宠爱？”

看着突然变身为哲学家的李佑，郭业一下就跟不上他的思考回路了，接口道：“啊，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上天这是想让本王拯救大唐！当今大唐的内忧外患，只有孤王能看得出来！也只有孤王能够拯救！但是，孤王虽是天纵之才，得上天庇佑，一个人也难以成事！所以……”

说着话，李佑躬身下拜，道：“还请勋国公、秦国公帮我，咱们共襄大业，拯救大唐！事成之后，孤封你们为异姓亲王，世袭罔替，与国同休！”

说完了，李佑殷切的眼神望向张亮和郭业，似乎他们不纳头便拜，誓死效忠，就是亏了良心似的。

郭业往四下里看了看，道：“殿下，您这客厅外边没有埋伏下五百刀斧手，您一声令下，就会夺门而入吧？”

“这是哪的话？本王一向以德服人，怎么会用那等粗暴的手段……不会吧，秦国公你难道不乐意？这可是异姓王！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可不要自误！”

郭业才不管他什么狗屁异姓王，他用手点指张亮，道：“勋国公！张亮，殿下这些话，都是你教得？来来来。咱们一起去见陛下！你知不知道，你犯了抄家灭门之罪！”

## 第1465章少年李佑之烦恼

张亮此时的脸都绿了，道：“秦国公，别误会！绝无此事，绝无此事！燕王刚才所言，我事先一点都不知道！”

“哼哼，这话你留着跟陛下下去说吧！看看陛下相不相信！”

说这话，郭业凑上前去，伸手就抓张亮，张亮也是一代宗师，早就加了小心，哪能让他给抓住，闪身躲开，道：“秦国公，你想干什么？”

“呦呵，你还敢反抗！张亮，这么说来，你这是拒捕了！好，我郭业不抓你，我去陛下那告你去，自有人来拿你问罪！”说着话，郭业就要往外走！

张亮哪敢把他给放出去呀，这要是郭业到了外面一阵乱说，人家李佑可是李二陛下的亲儿子，又年少无知，不一定有什么事，但是他自己可就麻烦了，治一个心怀叵测，离间天家的罪名，一点问题也没有！

他连忙把郭业的袖子给拉住了，道：“秦国公，您先别走！听燕王把话说清楚，再走不迟！”

“免了，燕王的这些话，想必勋国公胆子大，是听惯了的，觉得没什么！我郭业胆子小，不敢听！”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些话我要是听过，我就是……就是……大姑娘养的！我的意思是您听燕王说说，这到底这是不是我的主意？”

“勋国公，在下觉得此事大可不必！您让陛下听燕王说不是一样？论品级，论职位，咱俩都是半斤八两，论辈分，您还高了我一头！您何必跟我解释？您跟陛下解释不是一样？”

见郭业油盐不进，张亮一咬牙，吐出了五个大字：“东厂的卷宗！”

郭业点头道：“成交！”

郭业其实心里早就信了张亮的话，张亮再不堪，那也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李二陛下的左膀右臂，不说对李二陛下赤胆忠心吧，智力上绝对没有问题！就是真的劝李佑造反，这活儿也不会这么糙！

李二陛下明察秋毫，乃是一代明君，这个官司就是打到了李二陛下的面前，顶多弄张亮个灰头灰脸，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实际上的损失。还不如趁机为自己捞点好处！

张亮提出了东厂的卷宗拿东厂的卷宗交换，更是令郭业大感值回票价！

不过……张亮这么容易同意交出东厂的卷宗，会不会是因为那些卷宗全是些无甚紧要的消息，自己完全是做贼心虚。还是……张亮藏了一手，准备暗中给自己整点什么幺蛾子？

郭业又纠结了……

二人的表现，令燕王李佑大失所望，道：“两位国公，莫非不愿意效忠本王，共图大事？”

张亮苦笑道：“殿下，您就别提这事儿了！要是让陛下知道了，您自己有事儿没事儿我不知道，我们俩的脑袋可要搬家了……您怎么想提这茬？”

“唉，本王与两位国公言谈甚欢，以为两位国公志存高远，与其他人不同！没想到两位还是难以免俗！”李佑叹了一口气，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长太息以掩泣兮，哀民生之多艰！”

中二晚期！

郭业给李佑下了一个定论，道：“勋国公，看来殿下说的那番话还真跟您

有点关系！”

“啊？”

“您那番马屁拍得太好了，把殿下给拍晕了！”

张亮道：“殿下，您的志向太高，心思太深，老夫实在跟不上！咱们能不能别谈这个了，说说今天的正事吧！”

“好，既然你们两个命浅福薄，不能跟上本王的脚步，本王也就不白费心思了。秦国公，本王今天找你来，真的有正事儿！”

呃……合着刚才那番话都不算啥正事儿？郭业对这个中二少年彻底无语了！

李佑接着说道：“秦国公，您跟刑部尚书韦挺，关系咋样？”

“在下与韦挺韦大人，同殿为臣，关系还不错。”郭业不知道李佑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回答得四平八稳！

“那……那韦尚书有个女儿不知您是否见过？”

郭业摇头道：“殿下，韦尚书有个女儿在下是知道的。不过韦家世代显宦，家教甚严，怎么会让待字闺中的女儿抛头露面？在下从未见过！”

“这样呀……”李佑似乎对郭业的回答早有预料，又似乎颇为失望。颇为踌躇得看了张亮一眼，张亮给了他一个鼓励的眼神！

李佑涨红了脸，鼓足了勇气说道：“孤王想请秦国公帮一个忙！”

“帮什么忙？”

“我听勋国公讲，父皇已经把丽竞门交给您了，不知可有此事！”

“倒是有这么回事！”

“这就好办了！孤王想请您的丽竞门帮我调查一下韦尚书的女儿长得到底啥样，最好能画一副画像给我！”

郭业听了这话，连连摇头，道：“丽竞门是陛下亲手所创，为的是保护我大唐的安危。可不是为了您搞歪门邪道的！燕王，我理解您，少年慕色，人之长情！不过，您想让丽竞门帮您偷窥，这不大合适吧！”

张亮笑道：“秦国公，您误会了！燕王殿下让您的丽竞门给韦尚书的女公子画像，可不是少年慕色那么简单。您想想，殿下跟她连面儿都没见过，韦尚书的女公子又不以美色闻名，殿下有何色可慕？”

“那殿下的意思是……”

李佑叹了一口气，道：“父皇给孤王选定了一门亲事，就是韦尚书的长女！可孤王和那个女人连面儿都没见过，就这么糊里糊涂得娶了，总觉得不妥！”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古婚姻，无不如此！再说此事又是陛下主婚，乃是无上的荣耀，有何不妥？”

“是孤王成亲，又不是父皇成亲！关键是……她长得到底啥样呀？要是长得好看还好说，要是真的丑如无盐，孤王这下半辈子可咋过？”说这话，李佑眼圈发红，好像马上就有一个丑女冲过来，要把他拖出去强行圈圈叉叉了！

卧槽！

果然是中二少年，思维回路不同凡响！

郭业有股撞墙的冲动，道：“您就是为了这个找我？”

“啊，对呀！”

“您这又是何必呢？陛下主婚，您难道还能有反抗的余地？再说了，韦尚



书的女儿再丑，又能怎么样？您娶过来放着，眼不见为净不就行了？娶妻娶贤，娶妾才是娶色呢！您多找几个小妾不就行了？”

“要的就是您这句话！”李佑拍案而起，道：“孤王娶妾的事情就包在您的身上了！”

“别！”郭业心说我又不是你爸爸，你娶妾的事情关我屁事！他说道：“您娶妾自有陛下做主，在下可不敢搀和！”

张亮的声音幽幽得响起：“陛下哪有心思管这些小事儿。秦国公您不是有五百高句丽的美女吗？通说这些美女个个倾国倾城，风情万种！就把这些美女给殿下做妾，不是正好？”

李佑道：“就是这么回事儿！秦国公，解铃还须系铃人！您既然出了主意，让我多讨几个小妾！那您就好事做到底，把您府邸的高句丽美女，都给我吧！”

喵了个咪的，原来在这等着我呢！

## 第1466章歪楼的技巧！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最初的问题上，郭业从高句丽带回来的五百美女！

在现代入郭业的眼中看来，这五百美女就是一大负担。但对于其他人来讲，这些高句丽美女就是一笔巨大的资源！无论是自己享用也好，还是拿去做人情也好，都是不错的选择！

尤其是张亮这种老油条，手握不良人这个间谍机构，更能让这些美女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这么看来，张亮对郭业的五百美女念念不忘，似乎就是理所当然！张亮向郭业讨要美女不成，就搬出燕王李佑当幌子，似乎也是合情合理！

如果没有郑元向郭业揭穿张亮的老底，如果没有郭业一句“郑连成”诈出张亮背后的秘密，郭业的确会这样认为！

不过现在既然知道了张亮上一次讨要美女就没安好心，那郭业对于张亮此次的故技重施，就加了一百二十个小心。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不管是答应不答应，都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上次张亮讨要美女的时候，郭业已经提出三百多个美女让他全部领走，另有黄金五万两相赠，结果张亮没要！如果说，这是因为在张亮的心目中，东厂的资料更加重要。那张亮今天提出，要用东厂的卷宗来换取郭业稍安勿躁，这又是怎么回事？

最大的可能，就是张亮讨要五百美女根本就不是真心实意，换句话说，张亮希望郭业拒绝交出那五百名高句丽美女！

尽管不知道张亮到底设下了什么陷阱，但是郭业知道一句话——绝对不要做你的敌人希望你做的事情，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希望你这样做！

这是拿破仑的名言！

按照道理说，郭业此时就该痛痛快快的把剩下的三百多美女献出，彻底挫败张亮的阴谋。

不过……还是不行！

要是别人，郭业把美女献也就献了！他虽然希望这些美女都有一个好的归宿，但如果势不可为，郭业也丝毫没有为这些美女做出牺牲的打算，他还没有那么迂腐，为了不相干的人，让自己和家人受到伤害！

但是这次索要美女的，可是燕王李佑——一个刚满十四周岁的少年！

给他一个两个倒是无伤大雅，但是一下子就是几百个……你让李二陛下怎么想？是说郭业心怀叵测，引诱燕王沉迷女色呢？还是郭业心怀叵测，想把燕王的身体搞垮？或者是说郭业心怀叵测，要败坏燕王的名誉？

不管怎么说，说郭业是心怀叵测是没问题的！

拒绝似乎是遂了张亮的意，同意似乎也是张亮求之不得？

这可咋办？

见郭业久久无语，李佑不耐烦了，道：“秦国公，行不行您给句准话？男子汉大丈夫，别婆婆妈妈的！”

郭业顾左右而言他，道：“殿下，我要是把这多美女给您做妾，您可不能委屈了她们！”

“想不到秦国公还是怜花惜玉之人！这个您请当心，本王虽然没有长乐坊大钱庄这颗摇钱树，富足不能和您比，但是养这么几百个美女还是没有问题

的！”

“在下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听说……韦尚书的女儿脾气可不怎么好！把那些美女给了您，就怕她们被韦尚书的女儿，您未来的王妃，给活活的打死！您说，这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

“她……她真能这么干？”

“怎么不能？家中主母管教小妾分所应当，就是失手打死了，也是人之长情！”

张亮冷笑一声，道：“韦尚书家的女公子贤良淑德，怎么会是一个妒妇？秦国公，您舍不得美女就明说！又何必危言耸听？”转过头来，他又对李佑道：“殿下，这次看来是咱们孟浪了，有道是君子不夺人所好，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李佑听了这话，满脸失望之色，忽然间他一拍大腿，道：“哈哈，好！好一个君子不夺人所好！孤王明白了！”

对于这个习惯性脑洞大开的中二少年，郭业真感到有点惹不起，弱弱地问道：“殿下，您明白啥？”

“孤王明白了，秦国公喜欢美女，孤王也喜欢美女，所以孤王向秦国公讨要美女，秦国公势必不会同意！”

“呃……您就明白了这个？”

“当然不止！”李佑得意洋洋，道：“孤王由这个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刚才本王提出来，要秦国公辅佐与我，共图大事。秦国公断然拒绝！原来本王以为秦国公是目光短浅，现在看来，是孤王想错了！论起来，孤王这也叫夺人所好！秦国公，你也想当皇帝对不对？”

郭业好悬没吓趴下，脸色大变，道：“殿下，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在下绝对没这么想过！”

“秦国公不必惊慌！这里又没有外人，咱们都是自己人！”

郭业心说自己人个屁，我跟你这个小鬼能有什么共同语言，跟张亮都能背后动刀子！这要是能算自己人，那我郭业就没有敌人了！

他说道：“殿下慎言！这可是谋反之罪，要砍脑袋，诛九族的，我郭业这小肩膀可扛不起这么大的罪过！”

“扛不起那是其他人，可不是你秦国公！外面都传你是父皇的私生子，孤王看此事八九不离十！您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不过孤王可告诉你，你这是痴心妄想，父皇一心要做一代明君，让你认祖归宗了，不显得他德行有亏吗？！不如你襄助本王，本王保你一个世袭亲王……”

这种谣言本来就解释不清楚，更何况是面对李佑这个中二晚期患者！郭业只得另辟蹊径，祸水东引道：“殿下，照您这么说，勋国公张亮也想当皇帝？”

“那是自然！”

“那您的意思是勋国公也是陛下的私生子？这……年纪也不对呀？”

“他……这个……”李佑眼珠一转，死鸭子嘴硬，道：“有道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勋国公有不臣之心，也非常有可能！不过，勋国公这可是利益熏心，如今天命在咱们姓李的身上，他这番谋划，恐怕要竹篮打水一场空！”

“哎呀！殿下大才！这么快就发现了勋国公的狼子野心，要是您不说，我

还不知道呢！来来来，咱们这就入宫面圣，把您的这个发现告诉陛下！陛下心里一高兴，一定会夸奖您的！”

“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啦……本王也是灵机一动……”李佑刚才说张亮谋反，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满口胡柴，被郭业这么一夸，又觉得自己所言颇为有理，心中暗想，莫非这就是本王福至心灵，聪明天纵？

不过……就这么给张亮给告了，似乎有点不太厚道的样子，他说道：“秦国公，勋国公谋反，这只是一个构想，也没啥实际行动，咱们是不是该缓一缓？”

“这种谋反的大事怎么能缓？您怎么想我不管，反正我是等不及了，这就要入宫面圣！”说完了，郭业不待李佑答言，转身就往外跑！

他心中暗想，告张亮谋反死不可能的，李二可不是李佑这么好忽悠，说不定还得治自己一个欺君之罪！不过……只要能顺利出府，今天就算胜利！

哈哈，张亮你就算机关算尽，也不敌咱郭业的歪楼的技巧，我就是不表态是否同意献出五百美女，看你接下来的阴谋如何施展！

## 第1467章真相大白！

郭业出了燕王府，心情舒畅，自言自语地说道：“张亮呀，张亮，今天任你奸似鬼，也要喝了我的洗脚水！”

“秦国公，你说啥呢？”

“啊？”

郭业扭头一看，张亮正站在了自己的身后！

郭业冷笑一声，道：“勋国公，您这是跟踪我？”

“不敢，不过是顺路罢了！您出燕王府，我也出燕王府，怎么能算跟踪呢？”

“既然如此，咱们就此别过！”

“再会！”

郭业往前走了几步，发现张亮还是和自己并排而行！

“勋国公，咱们不是说好了分道扬镳吗？您怎么还跟着在下？”

“哼哼，这路又不是你家的，你能走，老夫就不能走？”

“那您打算去哪？”

“秦国公，你又打算去哪？”

郭业一皱眉，刚才在燕王府里边说得可是要去李二陛下告状，只得道：“在下要入宫面圣！”

“这可巧了！老夫也要入宫面圣！”

“在下去面圣是为了揭穿你意图谋反的阴谋！”

“老夫去入宫面圣，是为了向陛下鸣冤！”

“在下可是有人证，而且人证是陛下的亲儿子！”

“老夫什么都没有，只有一颗对陛下的赤胆忠心！”

“哼！无论如何，你交通燕王，就是居心不良！”

“哼！难道您暗中建立东厂，就是人臣应为？”

有张亮在一边跟着，郭业也只能往皇宫一行，他的心中不禁暗暗叫苦，这……见了李二陛下可说啥？

就说张亮谋反，有燕王为证？别开玩笑，这种构陷都能成功，那李二陛下就不是千古一帝了，改成千古一傻逼还差不多！李二陛下听了这种构陷，最大的可能，不是把张亮怎么样，而是把郭业给狠狠得训斥一顿！

可要不说这件事儿，该说啥呢？最近似乎也没啥值得见李二陛下的事儿呀！

郭业心里边打鼓，张亮的心中也不舒坦！

这可是谋反！十恶不赦之罪！尽管从道理上说，陛下似乎不应该相信这种诬告。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陛下今天不知吃错了什么药，给相信了呢？那自己的脑袋可就得搬家！

二人各怀心思，来到望北阁外，求见李二陛下！

李二陛下见他二人联袂而来，心里边就是一翻个儿！他也有点做贼心虚！心说，张亮你这家伙平时办事挺得利的呀，怎么对上郭业就这么束手束脚！怎么样？搞砸了？唉，你办砸了差使不要紧，怎么还把朕给供出来了，这让朕的脸往哪搁？

他脸若寒霜，沉声道：“张亮，你可知罪？”

“啊……啊？”张亮吓得魂不附体，道：“臣冤枉呀！冤枉呀！”

“冤枉？如果你是真冤枉，秦国公怎么会和你一块来？分明是你做事不密，被秦国公知道了！”

郭业对眼前的状况也是看不分明，怎么李二陛下一下进门，就问张亮是否知罪，问题是……自己还没告状呀！难道李二陛下除了不良人和丽竞门之外，另有眼线？但是，即便如此，李二陛下也不该相信张亮确实有谋反的心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尽管看不懂状况，但是并不妨碍郭业对张亮落井下石，道：“勋国公，事到如今，隐瞒也就没有用了。不如你就招了吧？也许陛下开恩，能免你一死！”

“免死？谁说要杀他了？秦国公……莫非你以为朕是无道的昏君！”

“陛下，不是您说……”

“朕说什么了？”李二陛下恼羞成怒，用手点指郭业，道：“朕知道你是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说，朕要那五百高句丽美女，就是荒淫无道？哼哼，朕可不是为了女色，而是为了我大唐的江山永固！”

郭业听了这话，脑中仿佛划过了一道闪电，他全明白了！

原来，惦记他那五百美女的不是勋国公张亮，而是李二陛下本人！

当然李二陛下作为一代明君，那肯定是要脸面的。亲口向臣下讨要美女，而且一下子就讨要几百个，他还真张不开这张嘴！于是乎，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就交到了他的心腹——勋国公张亮的头上！

这就说的通了！

为啥张亮两次向自己讨要美女，而又不希望自己能把手交出来！向自己讨要美女，是因为李二陛下给他下了命令，他不敢不从！不希望自己交出来，是因为他压根就没想完成任务！

到时候，回复李二陛下的时候，就可以随心所以地编排自己了！而且自己还没办法辩解！

这老家伙不愧是搞密谋的专业户，真够阴的啊！让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被李二陛下深深得厌恶了！这可是皇权至上的封建社会，被皇帝讨厌，那下场真是不堪设想！

别说李二陛下是明君，就能安枕无忧。一代名臣唐俭，就因为下棋的时候赢了李二陛下，李二陛下一怒之下，就要罗织罪名，把唐俭给宰了！他要是哪天在张亮的鼓动之下，一时性起，把自己给宰了，就算事后后悔，自己又上哪说理去？

想明白了前因后果，郭业还是有点发愁。自己这算是发现了李二陛下不想让人知道的秘密了！这可不是啥好事儿！虽然李二陛下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就杀人灭口。但是对自己有恶感却是肯定的！

他心思电转，道“陛下，您这话可不对！你收了臣献上的高句丽美女，是为臣解决了大麻烦！怎么能算得上荒淫无道？”

李二陛下都被郭业搞糊涂了，道：“你说什么？”

“唉，自从得了这五百高句丽的美女，就像拿到了烫手的山芋。这边要，那边抢，一下子就去了一百多。只剩下三百多，都不够分的。臣给了谁，都要得罪人，最后臣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想献给陛下！这下他们总该无话可

说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可还没等臣把美女送过来，就被勋国公张亮拦住了！他非要说燕王想要这些美女，让臣给献出来！臣就推托说，那五百美女臣要献给陛下，可他不信，非要臣和您面前对质！我们在外面吵吵嚷嚷的，肯定是被您听见了！您可千万别不收臣这些美女，臣这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只有您才能帮臣遮风挡雨！”

李二陛下眼珠乱转，迟疑得问道：“勋国公，秦国公说得都是真的？”

这会儿张亮能说什么？

他只得道：“确实如此！如果这些美女真给了您，臣自然无话可说。可要是他假言推脱，臣可跟秦国公没完！”

李二陛下其实也不太相信郭业说得话，不过能就此借坡下驴自然是最 好，当然，更重要的是，他还真舍不得那些高句丽美女！

他说道：“既然如此，朕就勉为其难得收下了！说起来，朕还真用得上。神僧罗迦娑婆刚刚教了朕一种采补之术，只是绝色佳人难寻。郭爱卿此举，也算是为朕解忧。你说，朕该怎么赏你呢？”

郭业明白，李二陛下是想用赏赐堵他的嘴！这个分寸可不好把握！要得多了，恐怕李二陛下不喜。要得少了，又怕李二陛下怀疑自己的诚意！

他说道：“臣还真有点事儿要求陛下！想当初，臣年少无知，创立东厂，有些事情做得有违陛下的律法！陛下能不能给臣一张赦免金牌，凡是跟东厂有关的事情，都不追究臣的罪责！另外还请勋国公张亮将关于东厂的卷宗，都交给丽竞门处置！”

这个事情对郭业来说是天大的事情，对李二陛下却是惠而不费，道：“准了！”

“谢陛下！”

“要是没有别的事，你就退下吧！朕和勋国公还有些公事要谈！”

“陛下……臣还有一件事儿！”

“什么事？”

“臣要弹劾勋国公张亮！”

## 第1468章先给你上点眼药

李二陛下摆摆手，道：“你弹劾勋国公干什么？要是你们之间争抢美女这种小事，朕可不管！”

“臣弹劾勋国公心怀叵测，欲对燕王不利！”

张亮怒道：“秦国公，你这是血口喷人！我张亮一向对陛下忠心耿耿，对燕王恭恭敬敬，怎么会不对燕王不利？”

李二陛下道：“郭爱卿，朕知道勋国公向你讨要美女的手段，是不那么合适。不过你要是因为此事，怀恨在心，趁机构陷勋国公，朕可不答应！朕把丽竞门交给你，是让你用来保我大唐天下太平，可不是让你公报私仇的！”

“臣一片忠心，绝没有公报私仇之意！”

“那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是没有，不过有些推测！”

张亮满脸得委屈，道：“陛下，秦国公只凭猜测，就要置臣于不义之地，臣辩无可辩，无话可说。唯有希望陛下为臣做主，还臣一个清白！”

李二陛下都被郭业给气乐了，道：“郭爱卿，勋国公为我大唐兢兢业业效力几十年，立下功劳无数！即便是朕，也不敢轻辱。你以为凭你几句话，就能让朕对勋国公起疑心，这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不自量力了？”

张亮听了李二陛下的话，感动得热泪盈眶，跪倒在地，道：“多谢陛下的厚爱！臣必定为陛下，为了大唐的江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二陛下走到张亮的面前，把他扶起，道：“张爱卿快快请起，咱们君臣相得，贵在知心，不必说这种话！”

“陛下……”

正当李二陛下和张亮上演一副君臣情深的好戏之时，郭业的声音冷冷的传来：“好一个功劳无数！就让我来数数勋国公的功劳！”

他酝酿了一下情绪，朗声说道：“张亮，郑州荥阳人，武德元年归唐。先为郑州刺史，见贼势大，不敢上任。后为定州别驾，防守相州城，见敌势大，弃城而逃。再往山东，为陛下联络豪杰之士，被伪齐王元吉所擒！勋国公有此三大功劳，陛下对他敬重，真是理所应当！”

自从郑元向郭业揭了张亮的老底，郭业对张亮的过往也上了心了。根据公开的资料，这个张亮简直就是一个一无是处的倒霉蛋，打仗从来没赢过，不是被俘，就是逃跑。实际上呢，他也确实不是一个将才。

张亮真正的本事，就是做为一个特务头子。他行军布阵的本事不行，但是干起情报工作来，还是得心应手的，立下了很多只有李二陛下知道的功劳。换句话说，这就是个专门为李二陛下干脏活的！但是，能拿到台面上的功劳，是一个也没有！

这下被郭业应景得提出来，张亮张嘴结舌，无法反驳！

李二陛下还是有担当的，不能眼看着心腹爱将受辱，道：“秦国公不必多言！勋国公执掌不良人多年，立功无数，只是不为人知罢了。你要是没有其他的的话，你就……”

郭业也跪倒在地，道：“陛下，燕王可是您的亲儿子。凤子龙孙，尊过无比，容不得一点闪失！您听我把话说完，要是您觉得我郭业说得全是构陷之词，臣愿意领一个诬告之罪。要是您觉得臣说得还有那么一点道理，臣不敢



请陛下严惩勋国公，还请陛下严禁勋国公接近燕王！”

李二陛下对郭业的信任其实不在张亮之下，要不然也不会让他执掌丽竞门了。见郭业说得如此情真意切、郑重其事，他也有些意动，道：“你讲！”

郭业道：“陛下，勋国公与燕王近日以来，过从甚密，您可知道？”

这事儿李二陛下还真不知道，问张亮道：“此言属实？”

张良道：“这事儿是真的。不过臣和燕王交往，却不是因为包藏祸心，而是为了完成陛下的嘱托。”

“朕的嘱托？”

“是呀，就是那件事儿，跟秦国公有关的！”

“哦！原来如此！”李二陛下多聪明呀，一听就明白了，道：“秦国公，说起来勋国公张亮接近燕王还是朕的主意，不是他自作主张！你误会了！”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陛下，您英明天纵，怎么可能让燕王与勋国公亲近？这不是送羔羊入虎口吗？”

李二陛下满脸怒容，道：“秦国公，你说话还是注意一点！勋国公与你同殿为臣，你口出不逊，侮辱了他，也就是侮辱了你自己！”

“臣这可不是侮辱，而是肺腑之言！勋国公好男风，尤其喜欢小男孩，人尽皆知！您让燕王和勋国公交往，这也太危险了……”

李二陛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你说什么？”

“臣说勋国公好男风。燕王殿下还未成年，缺少自保只能，实在不宜和勋国公有所联系！”

本来李二陛下为了表现得君臣情深，一直拉着张亮的手，听了这话，吓得赶忙把张亮的手甩开，一脸厌恶的表情道：“此言当真？”

张亮的脸上冷汗直淌，道：“臣……臣……”

郭业道：“当然是真得。勋国公当年在荥阳之时，为了交接男子，竟然把结发妻子给休了！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这还能做得了假？”

李二陛下脸上阴晴不定，道：“那你是意思是说……”

“张亮想方设法得谋取臣的高句丽美女，这是人之长情。可他为啥不说别人，偏偏要拿燕王当幌子？臣说句不该说得，在陛下的子嗣当中，要论相貌，还得说是燕王最为英俊。而勋国公又有这么点特殊的爱好，细细思量，这件事恐怕没那么简单……”

“勋国公你怎么说？”

“陛下，臣冤枉！”

郭业冷笑一生，道：“勋国公，你那点癖好在荥阳人尽皆知，难道你还想抵赖不成？”

张良再次跪倒在地，对李二陛下说道：“臣年少轻狂，确实做出了一些不雅之事。不过……自从臣入朝为官，一直谨身慎行，再也没有做过那种荒唐事了。而且燕王乃是天潢贵胄，就是给臣一百个胆子，臣也不敢对燕王有非分之想呀……”

郭业在一边说起了风凉话，道：“有句话说得好，叫做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还有个俗语，叫狗改不了吃屎。你说你改邪归正了，反正我是不信的。就是不知陛下相信不相信！”

这下李二陛下也不以手相掩了，他沉思了半晌，道：“此事全是秦国公的猜测之词，朕不会相信你敢对燕王不利！”

“多谢陛下！”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虽然朕不会相信，但是天下无知之人甚多，为了燕王的名誉着想，你以后不准靠近燕王百步之内！”

“是！”

说来说去，李二陛下对张亮还是有疑心了！

虽然这次没把张亮给搬倒，但是起到的效果郭业还是满意的！张亮作为密探，对他最重要的不是办事能力，而是李二陛下的信任！只要在李二陛下的心中埋下怀疑的种子，张亮倒台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了！

郭业和张亮一起出了望北阁，往宫外走去。可没走几步路，就被几个太监拦住了去路！

“秦国公，请留步！”

“这位公公，您有什么事”

“皇后娘娘有情！”

张亮听了这话，幸灾乐祸地说道：“秦国公，恭喜恭喜！看来是您为陛下寻得了三百美女的事情，被皇后娘娘知道了，要对你重重得赏赐！”

他说完了风凉话，就要和郭业分道扬镳，却被另外一个小太监拦住了去路，道：“勋国公请留步，阴贵妃有请！”

郭业哈哈大笑，道：“阴贵妃唯一的儿子就是燕王李佑，陛下不相信您对燕王有什么想法，阴贵妃那可就不好说了！勋国公，您自求多福吧！”

## 第1469章皇后密令！

要是到了明清时期，绝对不会发生后宫嫔妃私见大臣的事情。就是皇后娘娘，没有重大的理由，也不能直接与大臣见面。不过，现在是大唐，男女之防并不像后世那么森严，

后妃与大臣见面虽然不那么普遍，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长安皇宫，甘露殿内。

郭业面色严肃，恭谨得行礼，道：“臣郭业，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起来吧！赐座！”

“谢娘娘！”

郭业自知理亏，小心翼翼的坐在了小宫女搬来的胡凳之上，低下头去，准备迎接皇后娘娘的怒火！

自己刚才办的这事儿，的确不咋地道。

从小的方面说，那是给长孙皇后添堵，一下子就是三百多美女，李二陛下就是一天一个，也得忙活一年。那长孙皇后深宫寂寞咋办？

往大了说，那就更不得了。这叫进献女色，魅惑君王，希图幸进！自己虽然根本就没有那个心思，但是从结果来看，谁都得认为是那么回事儿。

长孙皇后要是较起真来，虽然不能杀了自己，但是打自己一顿，那还真是理直气壮！

见郭业那副谨小慎微的样子，长孙皇后忽然扑哧一乐，道：“秦国公，往日里你一向是伶牙俐齿的，今天怎么转了性了？”

“臣有罪，不敢放肆！”郭业知道长孙皇后一向是宅心仁厚，干脆就不耍小聪明，直接认罪！

“认罪？本宫怎么不知道秦国公所犯何罪？”

“不就是臣献了三百高句丽美女给皇上……皇后娘娘，跟您说，不是我郭业推卸责任，这事儿可不赖我！”

长孙皇后意味深长得问道：“那你说，赖谁呢？”

“这……”郭业没词了。实话实说，告诉皇后娘娘，是李二陛下动了歪心思，自己不得不献美女，那自己还想不想混了？

一方面，这样做就彻底得罪了李二陛下！为了皇后得罪皇上，这个买卖可做不得！另一方面，这事儿长孙皇后未必相信！有道是疏不间亲，让长孙皇后信自己的话，而不相信跟长孙皇后睡了二十多年的李二陛下的话，这难度也忒大了点儿！

见郭业久久不语，长孙皇后道：“没话说了吧！”

“还请皇后娘娘治罪！”郭业打落了牙齿和血吞，不得不替李二陛下背下了这口黑锅！

“治罪？本宫可不认为郭爱卿这样做有什么罪过，本宫认为郭爱卿此举，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应该重赏！”

“啥？皇后娘娘，您是气糊涂了吧？”

长孙皇后道：“莫非郭爱卿以为本宫是善妒之人？”

郭业挠了挠头，道：“不是，臣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不过，就算您宽宏大量，一下子向陛下进献三百多绝色佳人，总归不是啥好事儿，咋还有功了

呢？”

长孙皇后苦笑一声，道：“如果是以前，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儿。不过，今时不同往日，你这三百美女送得好！”

“皇后娘娘，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臣听不明白！”

长孙皇后没接他的话茬，道：“秦国公，你说我美吗？”

长孙皇后今年虽然已经三十多岁了，儿子都生了几个，但是风采不减当年，依旧那么靓丽可人。郭业见过的美女也不少，但要说能美貌能超过长孙皇后的，那是一个也没有！

不过长孙皇后问这个是啥意思？她美不美，那只有李二陛下才能研究的。借郭业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品评皇后！

他只说了个美字，就再也不敢多言！

长孙皇后问完了这话，也觉得有些不妥，俏脸一红，“多谢秦国公夸奖！本宫虽然不是什么绝色佳人，但也不敢妄自菲薄，本宫的姿色总是能交待得过去的。不过……不瞒秦国公，陛下已经有半年多，没有在甘露殿歇息了！”

郭业暗暗琢磨，这怎么还牵涉到后宫争宠了？这事儿可不能随便搀和！

他说道：“皇后娘娘，后宫之事，乃是陛下的家事。这事儿不是臣不想帮您，实在是帮不上忙啊！”

“秦国公，你误会了！本宫并不是善妒之人，陛下不愿意在甘露殿歇息，本宫也毫无怨言。不过，这事儿可没那么简单，陛下这半年来，非但没有在甘露殿歇息，也没有在后宫任何一个嫔妃那歇息！”

“那也许是陛下勤修佛法，修身养性……”

“哼哼，修身养性到要用三百个美女研习采补之术？”

“那您的意思是……”

“这半年以来，陛下其实专宠一人，而这人也不是后宫的嫔妃！”

“此人是谁？”

“本宫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她是天竺人，有个外号，叫做琵琶女！”

一说到天竺人，郭业不禁心中一动，道：“莫非与神僧罗迦娑婆有关？”

“不愧是秦国公，果然聪明！这个琵琶女对外号称是罗迦娑婆的弟子，能歌善舞。据说什么曲子听一遍，就能演奏的分毫不差！就是这个琵琶女，把陛下迷得魂不守舍。秦国公你送来这三百美女，可以分了琵琶女的宠幸，岂不算是大功一件？”

郭业苦笑一声，道：“皇后娘娘，恐怕您还是高兴得太早了！既然琵琶女和罗迦娑婆是一伙的，而陛下的采补之术又是迦娑婆所传，他们总不会自己拆自己的台吧？就算这三百美女真能分宠，但是您想让陛下回心转意，可未必能如您所愿！”

“郭爱卿说得是，本宫想得太简单了！”

长孙皇后说完，久久得无语，郭业趁机告辞，道：“如果您没有其他的事，臣请告退！”

“慢！秦国公别走，本宫今天找你来，可不单单是为了那三百多美女！”

“皇后娘娘如果还有其他的事情，尽管吩咐！臣必当竭尽全力！”

“你替本宫查一个人的来历。”

“谁？”

“罗迦娑婆！”

“您是说右护法法师，神僧罗迦娑婆？”

长孙皇后点头道：“不错，就是他！怎么？不敢相信？”

“到不是不信，只是您让我查琵琶女还情有可原，让我查罗迦娑婆实在是……”

“别人要查罗迦娑婆都可以，就是本宫不能！因为罗迦娑婆是本宫的救命恩人，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微臣的一点小心思，都被皇后娘娘猜中了！”

长孙皇后道：“本宫要你查罗迦娑婆不是因为他是带来了琵琶女，分了本宫的宠。而是为了大唐的江山，为了陛下！”

“是！是！”郭业嘴上说是，脸上却是一副敷衍的神情！

“郭爱卿，你这话可言不由衷！本宫问你一件事，世上可有长生不死之人？”

“这……臣从未听说！”

“本宫再问你一件事，历代皇帝求仙者多不胜数，可有真正成功之人？”

“没有！”

“这些求仙的皇帝之中，有秦始皇，有汉武帝，都是英明天纵，功盖千秋之人。你觉得，陛下比他们如何？”

“陛下虽然不弱于秦皇汉武，但要想胜过他们也是千难万难！”

长孙皇后道：“这就是了，既然这些人都求仙不成，凭什么陛下就能成功？本宫遍读史书，只见过被方士所欺骗的皇帝，从没见过求仙成功的君王！这个罗迦娑婆必然不是什么好路数！”

接着，长孙皇后又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如果他罗迦娑婆只是骗些钱财，本宫看在他救了本宫一命的份儿上，还可以包容。不过，据本宫调查，这个罗迦娑婆和琵琶女，还插手朝政。尉迟恭老将军出外，就与他有关。最近陛下对他越来越信任，本宫不得不想办法对付他了！”

郭业点头道：“皇后娘娘您说得是！微臣彻底服了！这就安排人手，调查罗迦娑婆。不过现在陛下越来越宠信罗迦娑婆。臣就是真的发现了罗迦娑婆的不轨之处，恐怕也难让陛下相信！”

“本宫给你一道懿旨，如果确实查到罗迦娑婆的不轨之处，不必启奏陛下，你就直接给本宫……杀了他！”

## 第1470章甘露殿郭业作死

不管史书之上再怎么称赞长孙皇后贤良淑德，但从本质上讲她还是一个深爱着李二陛下的小女人。为了李二陛下，能毫不犹豫得牺牲自己的救命恩人！

望着长孙皇后那副轻描淡写的面容，郭业的小心肝吓得噗通噗通乱跳，小心翼翼地說道：“皇后娘娘，您这个懿旨，不怎么合规矩吧？”

长孙皇后，论身份是够尊贵了。帝后乃是敌体，严格来讲并无尊卑上下之分。长孙皇后完全可以和李二陛下平起平坐。

不过，他和李二陛下的权责范围不同。

李二陛下掌管外朝，天下大事都可以一言而决。长孙皇后的势力范围却是后宫之中。后宫之内，长孙皇后做了决定，李二陛下没有绝对正当的理由也不能更改。但是出了皇宫，长孙皇后的懿旨就不怎么好使了。

小事没问题，算是给皇后一个面子。但是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没有李二陛下陛下的圣旨可玩不转。

长孙皇后冷笑一声，道：“秦国公，本宫知道这份懿旨是没什么效力，不知你打算遵旨还是抗旨呢？”

“不知遵旨怎么说，抗旨又怎么讲？”

“遵旨的话，就算本公承你一个人情。要是抗旨的话……本宫就治你一个调戏皇后之罪！”说着话，长孙皇后那一双玉手伸到了自己的胸口，道：“只要你说一个不字，本宫就这么一拉！上次百官弹劾，陛下帮了你一把。这次你调戏了他老婆，你猜猜陛下会不会再帮你一次？”

流氓！

长孙皇后耍流氓！

温柔大方、贤良淑德的长孙皇后耍流氓！

今天郭业可算是开了眼了！他偷眼看向四周，伺候的宫女太监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出去了，甘露店内，只剩下了他和长孙皇后两个人！只要长孙皇后大喊一嗓子，他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看来长孙皇后不是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

虽然现在已经是初春，甘露殿内还是点燃了不少炭火，长孙皇后身上穿的并不多，那纤纤玉手停留在胸口之内，一抹雪白若隐若现。郭业吞了一下口水，真想一咬牙，一狠心，说一个“不”字，好大饱眼福。

不过这也只能心里边想想，要让他付诸行动，他是真不敢。但要说马上答应长孙皇后，这也实在是太吃亏了一点。

罗迦娑婆可不是一般人，不谈李二陛下对他深深宠信，就是他的地位，郭业也不敢轻举妄动！右护国法师，五品官衔。这个官位虽然不高，但也算大唐的正经官员。不经李二陛下下旨，擅杀国家命官，给郭业一个意图谋反的罪名，那是一点都不夸张！

长孙皇后以皇后之尊，做出这般如同市井泼妇的行为，也真不容易，至少在她本人的心目中，这是一种为了李二陛下做出的巨大牺牲，颇带有几分悲壮的意味。

她本以为自己如此作为，就能令郭业就范，结果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郭业没有表现得惊慌失措，更没有马上低下头去，磕头如捣蒜，而是定

定得看向她的胸口，痴痴呆呆不发一言，好像在盼着她有所行动一样！

这种赤裸裸的眼神，实在是太无理了！也实在是……令人有点开心？被李二陛下冷落半年多，尽管理智上告诉她不应该生气，身为后宫之主，要有容人之量。但是内心深处，却也免不了埋怨李二陛下移情别恋，更有几分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年老色衰！

现在被郭业直勾勾得盯着，她竟然有了丝丝窃喜——原来本宫还是如此有魅力，竟然连秦国公这个阅女无数的小年轻，也对本宫有些非分之想！长孙皇后俏脸一红，吓了一声，道：“看什么看？没见过皇后发狠么？”

这句话一出来，她的气势就彻底得弱了，由一个蛮不讲理的泼妇，蜕变为一个娇嗔无限的绝色佳人！

郭业看得骨头都酥了，随口应道：“没看过，真没看过！今日真是大饱眼福！”

这话已经是真的涉嫌调戏了，长孙皇后毕竟内心强大，严于律己，听了这话，心中一动，马上就换了一副冷若冰霜的表情道：“秦国公还请慎言！”

“是，是！”郭业也不敢继续作死，唯唯诺诺。

长孙皇后把手从胸部抽出，道：“让秦国公见笑了！”

“……”这话可不好接，郭业喉咙动了两下，没有发声。

长孙皇后继续说道：“本宫今日此举，也是出于无奈。我这皇后说起来身份尊贵，但是真正要做什么事情，却是千难万难。我与陛下乃是少年夫妻，患难与共。不知陛下怎么想的，我对陛下却是一片痴心。宁愿自己身死，也不愿意陛下受到一点伤害。这个罗迦娑婆既然威胁到了陛下，本宫就断然不能允许他活命！”

“皇后娘娘如此忠于陛下，真是令人钦佩！”

“那你就当可怜本宫对陛下的一片痴心，替本宫办了这件事儿吧！”

郭业道：“皇后娘娘，臣早就知道这个罗迦娑婆不是啥好玩意儿，有机会杀了他，臣是乐意之至！”

“多谢秦国公！”

“先别谢！臣好没说完呢。虽然臣心里想杀他，但是杀他的后患太大，微臣可承担不起！不怕您笑话，在朝臣的心目中，微臣比罗迦娑婆也好不到哪里去。盼望着臣身首异处的大有人在，臣一旦杀了罗迦娑婆，那就是授人以柄！臣还想留着这颗脑袋，多喝两天酒，多吃几天肉呢？”

“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为君王而死，难道不是你们这些臣子的荣幸？”

郭业心说，这都是场面话而已，您怎么就当真了。世界上心甘情愿为李二陛下主动去死的，除了您自己，其他人都悬了点儿。

心里边这么想得，嘴上却不能这么讲。郭业说道：“为陛下而死，臣自然是死而无憾！不过，臣杀了罗迦娑婆以后，很大的可能是被陛下赐死，而且还得落个擅杀国家大臣，意图谋反的罪名。到时候臣命也没了，名声也你咋样，您说臣到底是图啥呢？”

“这……”长孙皇后长叹了一口气，道：“既然如此，本宫也不勉强，你走吧！”

“谢皇后！”见长孙皇后终于松口，郭业不敢停留，对长孙皇后深施一礼，就要离开！

可等他起身之时，却看到了长孙皇后脸上正有一滴滴泪珠，正在无声得滚下！美人垂泪惹人怜，更何况垂泪的不仅仅是天下第一美人，而且是天下第一尊贵之人！郭业只觉得心中最柔软的那根心弦被人拨动，一句话脱口而出：“臣愿为皇后除去罗迦娑婆！”

“你说什么？”

其实郭业说完了这话就有点后悔，不过既然话已出口，他也不想反悔了，道：“臣愿为皇后效死，除去罗迦娑婆！”

刚才还不愿意为了李二陛下死呢，转眼间就愿意为皇后效死了，这句话一琢磨，可就意味深长了。

长孙皇后盯着郭业，叱责的话语刚要出口，却又被她咽了下去。她也不知为什么，或者是不想跟一个将死之人计较？或者是想和郭业虚与委蛇？或者是不愿意让一个爱慕者伤心……不不，绝对不是这一个理由！

长孙皇后稳了稳心神，尽量把纷杂的思绪收拢，正色道：“那好，本宫这就给你写道懿旨，虽然没什么用，但是也聊胜于无。到时候陛下怪罪下来，你也能有推托之词，未必就是死罪！”

郭业却缓缓得摇了摇头，道：“我不要懿旨！”

“怎么，难道你想反悔？”



## 第1471章不死之身？

郭业苦笑一声，道：“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怎么会反悔？只是您的懿旨，我不想要！”

“为什么？”

郭业大义凛然地说道：“若是臣杀了神僧罗迦娑婆，然后向陛下呈上了您的懿旨，这不就是说明我郭业的所为是您指使得吗？陛下知道了这事儿以后，必定对您心怀芥蒂。我郭业死了也就死了，却不愿意皇后受到牵连！”

“秦国公……这……合适吗？”

“当然合适了！为君王而死，是臣子的荣幸，您说呢？”

长孙皇后脸上泛红，道：“既然如此，就委屈秦国公了！”

“为皇后娘娘而死，臣死而无憾！”

长孙皇后强压着内心的激荡，装作听不懂郭业的弦外之音，道：“多谢秦国公！”

……

……

郭业出了望北阁，不由暗暗骂了一声，男人就是贱！明知道不可能和长孙皇后发生什么，明知道长孙皇后比自己大了将近十岁，但是有机会了，还是情不自禁得去撩拨！这完全是作死的行为！

他一路上胡思乱想，魂不守舍，冷不丁得与一个人撞了个满怀，郭业定睛一看，却是老冤家——勋国公张亮。

郭业心中暗想，事从两来，莫怪一方。自己固然是神思不属，但是既然相撞了，那就说明张亮这老家伙也没仔细看路！自己是因为刚刚调戏了长孙皇后心情激荡，那他又是为什么呢？

他咳嗽一声，道：“勋国公，您到阴贵妃那里不知道讨到了什么好彩头？”

“哪里，哪里，秦国公说笑了。”张亮敷衍一声，扭头就走！

郭业一伸手就把张亮的袖子拉住了，道：“勋国公，您要去哪？”

“呃……我要出宫！我要出宫！”

“出宫应该往南边走！您往西边走干啥，往西那是陛下的望北阁！”

“多谢秦国公提醒！”

张亮与郭业一起出了皇宫，一路之上，无论郭业说什么话，张亮都是客客气气得随口敷衍，那架势不像是赫赫有名的勋国公，竟像是一个唯唯诺诺的小人物，这可不像是他的作风，很明显这是受了什么强烈的刺激了！

这也太奇怪了，阴贵妃又不是皇后，难道还能把他怎么样？难道说……他也调戏阴贵妃了？或者是把阴贵妃给圈圈叉叉了？

被自己这个脑洞大开的念头吓了一跳，郭业赶紧摇了摇头，驱散了自己的古怪想法。张亮被自己算计了一道，暂时对自己是构不成什么威胁了，当务之急，是对付神僧罗迦娑婆。长孙皇后的耐心可有限，得抓紧时间采取行动。

长孙皇后让自己查罗迦娑婆的底细，其实就是随口一说，她的根本目的，就是让自己把罗迦娑婆给宰了！天竺距离大唐有万里之遥，一来一回得多长时间，长孙皇后怎么可能等那么久。只要把罗迦娑婆给杀了，那罗迦娑

婆到底有什么底细，也就无关紧要了！

不过杀罗迦娑婆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郭业决定还是决定找人商量一下，想个稳妥的计策。别看他说得豪迈，却绝不愿意为了一个小小的罗迦娑婆，就搭上自己的一条小命！

但是找谁商量呢？这个人要有能力帮自己的忙——孙子善被排除在外，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暗夜被排除在外，此时他能保护好自己就不错了！要有胆子帮自己这个忙——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外，包括曾经跟他出生入死的丽竞门副门主长孙师！

貌似只有两个人合适，那就是郑元和斑鸠！

郭业回到秦国公府，就派人把郑元和斑鸠请了过来。现在郑元和斑鸠在丽竞门的等级一样，都是五花使。不过郑元属于民风堂，而斑鸠属于官德堂。

郭业就把今天事情的经过，对这二位说了一遍，当然调戏长孙皇后的事情他可没敢说。

郑元听完了眉头一皱，道：“秦国公，我咋听着有点糊涂呢。既然是长孙皇后下的命令，您拿一份懿旨不是理所应当么？皇帝还不差饿兵呢，长孙皇后下了如此不合理的命令，总不能一点代价都不付出吧？”

斑鸠却是微微一笑，道：“郑兄，秦国公不要这份懿旨是对的。他不要这份懿旨还好说，要了这份懿旨才是大祸临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听到斑鸠管郑元叫郑兄，郭业就是一阵腻歪，道：“算了，还是我来说吧！”

“我要是收下了长孙皇后的懿旨，您说，我以后我杀了罗迦娑婆，陛下会不会治我的罪？”

“那是当然。说白了，长孙皇后这是乱命，您就不应该听！不过有这份懿旨总比没有强吧，至少说明您不是私自行动，至少取得了皇后娘娘的同意！”

“那我要是不收这道懿旨，而罗迦娑婆因为某些原因死了，你说陛下会不会治我的罪？”

“您的意思是？”

“杀罗迦娑婆的办法有很多种，我为什么要亲自动手呢？就是亲自动手，我又为什么故意留下证据？总而言之，罗迦娑婆我是要杀的，皇后娘娘的命令必须完成！但是这个罪过，我绝不会揽到自己的身上！”

斑鸠道：“就是这个道理！要论暗杀那是咱们东厂的拿手好戏，绝不会牵连到秦国公。秦国公拿了这份懿旨，才是真的证据确凿，无可抵赖呢！秦国公不拿这份懿旨，一方面是降低了风险，另一方面又讨好了皇后娘娘，真是一举两得！”

郑元摇了摇头，道：“你们把这事儿想得太简单了！论阴谋诡计我的确不如你们，但是论搜集情报的能力，你们却不如我了！我告诉你们，罗迦娑婆没那么好杀！”

“此言怎讲？”

“罗迦娑婆在此之前，至少已经遭到了两次刺杀，至今仍然安然无恙。你们怎么就能够成功？”

“两次刺杀？”

“不错，第一次刺杀之人，就是鄂国公尉迟敬德！事情的经过扑朔迷离，至今丽竞门也没查清楚。大致的情况就是罗迦娑婆和尉迟敬德不知怎么有了矛盾，尉迟敬德就借故请罗迦娑婆喝酒，然后在酒席宴上，给了罗迦娑婆一刀，正中罗迦娑婆的胸口，然后……罗迦娑婆安然无恙！”

这个经过也太玄奇了一点，尉迟恭那是大唐有名的猛将，要说杀个把人，那根喝凉水也差不了多少，死在他手上的人数不胜数。被他刺中胸口，能够不死就是邀天之幸，还安然无恙？

郭业道：“真的假的，这个老神棍还有这能耐？”

“这种事我怎么能说谎？您不信，自己去查下丽竞门的卷宗！”

“那第二场刺杀又是怎么回事？”

“第二场刺杀，却是一个刺客。这个刺客现在也没抓住，不知道她姓甚名谁，是男是女。只知道他趁着罗迦娑婆外出宿娼之时……”

“啊……啊？罗迦娑婆这个号称活了两百多岁的有道高僧还宿娼？”

“唉，这个罗迦娑婆就是个花和尚，行为十分不检，也真难为陛下对他如此信任！”

“您接着说，然后呢？”

“然后，那个女刺客据说一匕首正刺到了他的背上，罗迦娑婆还是没有受一点伤！当时一个妓女正在和罗迦娑婆行那苟且之事，此事是那个妓女亲眼所见！做不了假！”

斑鸠听完了啧啧有声，道：“乖乖，这可不好办了，尼玛这老和尚刀枪不入啊。这么说来，罗迦娑婆还真有点门道，不是一般的骗子！”

郭业听了也紧皱眉头，道：“陛下为了修习采补之术，向我讨要了三百高句丽美女。但是听你说这个罗迦娑婆如此好色，你说陛下会不会让他也分一杯羹？”

“这……很有可能！”

郭业厉声道：“我可不能让这些女子，让这个不知多少年纪的老妖怪糟蹋！”

“难道您还想抗旨不遵？”

“不！我是说罗迦娑婆非死不可！”

## 第1472章山雨欲来

与斑鸠和郑元的一番谈话，虽然没有能够想出对付神僧罗迦娑婆的办法，但是郭业也不是毫无所得。

至少他知道了罗迦娑婆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不管罗迦娑婆是传说传说中的金钟罩铁布衫，还是真有什么神奇的法力，至少事实证明，想要靠暗杀除掉罗迦娑婆，几乎不可能。

最后三人定下了一个“从长计议，徐徐图之”的计策，这场会议就宣告了结束！

尽管这个计策听起来像那么回事儿，不过说白了，这条计策的终极含义就是“咱们都没啥好办法，秦国公您自己慢慢想辙吧！”

郭业不禁暗暗苦笑，自己身边还真少了一个出谋划策的人，就是长孙师也比这二位强了很多。

可是长孙师终归是李二陛下的人，商量这种事，他的忠诚实在是令人怀疑。要是暗夜在自己身边就好多了，可惜他已经暴露，至少三年五载之内，不能在长安城露面。

咦……暗夜？郭业忽然间灵机一动，自己少了一个暗夜就感到束手束脚，那罗迦娑婆如果可靠的手下都风流云散，只有李二陛下的信任，那他还能撑多久？

对！就是这个道理！先想办法把罗迦娑婆搞倒搞臭，让他众叛亲离，然后再找准机会，在他和李二陛下之间，制造点裂痕，这个老和尚也就离死不远了。真到了那个时候，别说老和尚刀枪不入了，就是真的三头六臂又怎么样？难道他还能与天下人为敌？

事不宜迟，郭业马上行动，首先就去拜望长孙皇后，让她想办法，把尉迟敬德给调回长安城。

在定州城，郭业给尉迟恭帮了一个大忙，尉迟恭对郭业十分感激，都要拜把子了。现在又从郑元这里，得知尉迟恭跟罗迦娑婆之间不对付。把他调回来，就是给自己这边增加了一个朋友，给老和尚罗迦娑婆增加了一个敌人，实在是一举两得！

这件事进行得非常顺利。

罗迦娑婆不知发了什么神经，建议李二陛下解除了太上皇李渊和太子李承乾的监禁，又建议李二陛下把魏王李泰也给招回了长安城。李渊继续当他的太上皇，李承乾的太子是当不成了，改封曹王。

李二陛下现在对这老和尚言听计从，竟然全部同意了。

对了这件事，尽管朝臣们都知道有些不妥，但是都不好说什么。疏不间亲，人家都是亲爸爸，亲儿子，李二陛下想要家庭和睦，想要天伦之乐，这有什么错？你们要是在一边唧唧歪歪的，不是忒没眼色了吗？

再说从道德上讲，这事儿也没啥好喷的。要是哪位大臣真的不开眼上书，没准日后史书上就得记上一笔，说某某居心叵测，离间天家骨肉。这还算轻得，要是有人联想丰富的话，没准把玄武门之变的屎盆子都得扣在这位的脑袋上。这真是何苦来哉？

长孙皇后对罗迦娑婆此举，也是大大的赞同，不过她趁机对李二陛下说，您对这么多人都原谅了，那尉迟恭是不是也该放回来了？尽管他欲图刺

杀神僧罗迦婆，但是毕竟没成功不是？

罗迦婆劝说李二陛下要放弃仇恨，放到自己的头上，总不能要耍双高标准吧，也只能假惺惺得表示赞同，于是李二陛下大笔一挥，宣召尉迟恭即日返京，官复原职！

要说长孙皇后也是个妙人，不愧是一代贤后，尽管罗迦婆的建议对她颇为有利——把她的两个儿子都放回来了，但是她还是不改初衷。要郭业尽快动手，除去罗迦婆。她的道理也很简单——这老和尚在陛下说得话，比本宫还管用，是可忍孰不可忍，必定除之而后快！

不过这事还真急不得，在李二陛下下达了尉迟恭官复原职的第二天，李二陛下的另外一道圣旨又到了郭业的府中，命令郭业尽快把三百高句丽美女，送到九嶷山的行宫之中，对于这道旨意，郭业可愁死了！

送到皇宫之内郭业也没啥意见，可是送到九嶷山的行宫，郭业就知道准没啥好事！

这个九嶷山距离长安城不太远，也就是百十里地，在长安城头投眺望，就能看到九嶷山的轮廓。算是长安城附近第一高山。

不过，这座高山还有一个别号——昭陵！李二陛下给自己准备的墓地就在九嶷山。久而久之，有些人都不说九嶷山的名字了，直接称为昭陵！

在自己的陵墓之上，修一座行宫。这个想法也太古怪了，不用说，这又是神僧罗迦婆的主意！据郭业的内线告知，这次神僧罗迦婆给李二陛下出主意时，用的理由就是九嶷山风景秀美，虎踞龙盘，阴阳调和，更适合修炼采补之术！

这些美女要是真送到了九嶷山，别的不敢说，至少大和尚罗迦婆要大快朵颐了！

郭业不敢抗旨，只能去求救于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就对李二陛下说如今天气寒冷，九嶷山的行宫之内更甚，这三百美女送去九嶷山恐怕有所折损，不如等天气转暖再作打算。

对于长孙皇后，李二陛下倒是没有丝毫怀疑，这个老婆一向是贤良淑德，不争不妒，也就同意了这个要求。反正，他也是准备暑热之时，再去九嶷山避暑，顺便享用这些美女，倒也不急于这一时。

接下来，郭业对付罗迦婆的计划，开始紧锣密鼓的进行！

首先，他把两个方外之人请了过来。一个就是大唐左护国法师，郭业的便宜师侄李淳风。另一个就是玄奘大和尚！

李淳风和玄奘和虽然都是出家人，又都是正人君子，但是关系还真不怎么好。两个人与郭业见礼过后，就都目视郭业，对于对方却视而不见！

郭业咳嗽一声，道：“今天请二位来，是有件事情，请二位帮忙！”

李淳风苦着脸说道：“师叔，您还用得着我帮忙？您都受封秦国公了，大唐还有能难得倒您的事儿？再说了，师侄的情况，您可能不知道，现在我这个左护国法师现在当得是没滋没味的，管理僧道的权力现在都在神僧罗迦婆的手中，我说话屁用都不顶！”

郭业道：“正是因为你说话不管用，才正要帮师叔我这个忙！”

“您到底想干什么？”

“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们。罗迦婆这个番僧，以长生不老丹为诱饵，迷惑陛下，让陛下对他言听计从！现在更是劝说陛下广纳美女，修习采补之

术！这是什么有道的高僧？分明是一个淫僧！此人不除，我大唐永无宁日！我想让你们帮助我，对付罗迦娑婆！罗迦娑婆倒台了，你这个左护国法师，不就又能威风起来了么？”

李淳风还没说话，玄奘大和尚却忍不住了，道：“郭兄弟，你的意思是让贫僧帮助你对付神僧罗迦娑婆？”

“正是！”

“对不起，这个忙，贫僧不能帮！”

## 第1473章变文僧拯救佛门计划！

玄奘大和尚这话说得斩钉截铁，郭业听了不由得一愣，道：“大和尚，咱俩交情不错呀，你难道不想帮我？”

“阿弥陀佛，郭兄弟咱俩是有交情，但是贫僧不敢以私情坏大义！”

“大义？尼玛皇帝服食丹药算什么大义？尼玛罗迦娑婆教皇帝采补之术，算什么大义？玄奘大和尚，你是读经读傻了吧！”郭业怒不可遏地说道！

玄奘道：“平僧当然不是那个意思。郭兄弟还请稍安勿躁，且听贫僧细细讲来！”

郭业冷笑道：“你说！我倒想看看，你今天如何舌灿莲花，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说成活的，把罗迦娑婆从一个奸佞小人，说成一个正人君子！”

“阿弥陀佛，罗迦娑婆当然不是什么正人君子，他的所作所为称为一个奸佞小人也毫不为过！不过……对于贫僧来讲，罗迦娑婆人品如何并不重要！因为他在朝廷之中，代表的就是佛门！保护他，就是保护佛门！保护佛门，就是贫僧的大义所在！”

“我能不能理解成，大和尚你是保教不保国？”

“这……郭兄弟你可以这么想。”玄奘脸上没有丝毫愧色，道：“大唐对我佛门有何恩典？那个中原佛门远渡扶桑的计划，难道不是大唐朝廷的手笔？难道没有陛下的同意？就是你秦国公郭业，在里面起的作用也不小吧？难道只准大唐朝廷对我佛门不仁，就不准我佛门对大唐不义？”

“这……”郭业没词了。李二陛下打算把中原佛门一扫而光的心思，昭然若揭，就是狡辩也没什么用，可以说其错在先。你都打算把人给消灭了，还能指望人家对你有什么香火情吗？

看来这次玄奘大和尚受的打击不轻，思想转变很大，早已不是很多年前那个充满阳光的小和尚了！

虽然感情讲不通，但是郭业没有气馁，没有感情，还可以讲利益嘛！玄奘和尚真正关心的是中原佛门，又不是罗迦娑婆，只要把这二者分开来，事情还大有可为！

郭业沉吟了一会儿，说道：“大和尚此言差矣。你帮助我对付罗迦娑婆才是真正对佛门有利，相反，你纵容罗迦娑婆迷惑陛下，才是为佛门招祸！”

“此言怎讲？”

郭业清了清嗓子，道：“我虽然不读佛经，但是对你们佛门的典故也知道一些。有一段是说，在末法时期，魔王波旬将派遣徒子徒孙，混入寺庙。穿上僧人的袈裟，伪装成佛子。却曲解佛门的经典，违法佛门的戒律。现在罗迦娑婆所行，你看是真佛子呢，还是魔王的徒子徒孙？”

“这……”

“你们佛门若是以此人为首，干脆也别称佛门了，改称魔门还差不多。佛法广大，真正能让佛门灭绝的不是大唐天子，而是魔王波旬的徒子徒孙，而是罗迦娑婆！你让罗迦娑婆做大，成为佛门的领袖，才是把佛门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玄奘想了一下，道：“不肖的僧人再所难免，罗迦娑婆未必就是假佛子，真魔徒！再说，就算他是真的又能如何？我佛门僧众数十万，罗迦娑婆就算是真魔徒，又能污染几人？相反，他的地位至关重要，有他在，我佛门就能

兴旺发达……权衡利害，罗迦娑婆对我佛门还是利多于弊！”

“那你可想错了，现在陛下是对罗迦娑婆言听计从，你就不怕哪天陛下醒悟过来？或者哪天陛下吃了罗迦娑婆的丹药，一命呜呼？那时候中原佛门才是受了无妄之灾，想东渡扶桑都不可得，说不定就得被新君连根拔起！你们佛门靠罗迦娑婆，可真称得上是饮鸩止渴！”

玄奘高颂佛号，道：“郭兄弟讲得好，贫僧深以为然！不过若无罗迦娑婆，我中原佛门就要被迫迁徙，又何谈以后？现在有了罗迦娑婆，尚能苟延残喘。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贫僧还是不能帮你这个忙！”

这家伙还真是油盐不进！看来李二陛下真是把中原佛门欺负得狠了，他们不得不抱紧了罗迦娑婆这一根救命的稻草！

这可咋办？

郭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大和尚，你无非就是担心失去了罗迦娑婆，中原佛门无依无靠，被陛下连根拔起！那我教你一个法子，可保你佛门千年太平！不知这个条件，能否让你放弃罗迦娑婆？”

“千年太平？郭兄弟，你这话也太大了吧？”

“一点都不大！大和尚咱们相交多年，你看我什么时候对你说过大话？”

“那倒是没有，不过……算了，您先说说到底是什么办法吧。贫僧听听靠不靠谱！”

“这个办法很简单，只要天下的百姓都知道佛法无边，佛门不可轻辱。那陛下想对付佛门的时候，就不能不再三思量了！”

玄奘都被郭业给气乐了，道：“您说得轻巧！但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都说佛法无边，但是现在的问题的……佛法不显于世！百姓愚氓，又不读经，怎么能知道我佛门的伟大之处？”

“大和尚你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想让百姓知道你们佛门的广大，你们佛门有独特的优势！”

“什么优势？”

“就是你们那些变文僧呀！”

说讲变文，是许多底层僧人谋生的手段！这些僧人说是靠宣讲变文混口饭吃，其实跟乞讨也差不了多少，对于玄奘大和尚来讲，这些变文僧就上不得台面了。

他说道：“郭兄弟，变文僧宣讲佛法倒是有的。但是此事古以有之，但是效果不大……您说能保我佛门千年太平，这……”

接下来的话，玄奘没有接着往下说，但是言外之意就很明显了——你刚才完全是在吹牛！

郭业道：“我说能保你佛门千载太平，自然有我的道理！”

“愿闻其详！”

郭业没接他的话茬，转移话题道：“听说大和尚你写了一本书，叫《大唐西域记》？”

“此事是有的，不过现在还没有完成。全书共分十二卷，由贫僧口述，辩机执笔。现在才写了八卷。此书讲述的就是贫僧经历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这些国家远离中土，与我大唐的风土人情大不相同……”

说起《大唐西域记》，玄奘不禁眉飞色舞，讲起来滔滔不绝，颇有一下子变身真正的“唐僧”的趋势……



郭业可没时间听他的长篇大论，他说道：“别再说了！我的办法，就跟《大唐西域记》有关，让变文僧讲述你西天取经的故事！百姓听了这个，自然知道佛门广大无边！”

尽管对自己的《大唐西域记》颇为自得，但是玄奘还是颇有自知之明的，道：“贫僧的《大唐西域记》是不错，但是要靠这个让百姓体会佛法广大，是不是……差了一点……”

“哼哼，差了一点儿？就你写得那玩意儿，别说天下的百姓了，就是那些变文僧都没几个能懂得。他们懂都不懂，又怎么能体会佛门的广大之处！”

“那您的意思是？”

“你那个《大唐西域记》继续写，写完了之后给陛下看，给天下的读书人看！不过给百姓宣讲得可不是《大唐西域记》，而是……《西游记》！”

## 第1474章道教改良

“西游记？这是什么东西？”

“《西游记》可不是东西，而是一套变文，讲得就是大和尚你西天取经的经历！”

“这是谁写得？难道比贫僧的《大唐西域记》好？”

“这个变文的作者叫做吴承恩，写得怎么样不好说，但是我敢肯定，此书一出，你唐玄奘的名号就会在大唐妇孺皆知，老少咸闻。你那三个徒弟悟空悟能悟净的名号，也将流传千古！”

听了这话，玄奘可不乐意了，文人相轻，自古皆然！

他说道：“贫僧非常肯定，没有见过什么叫吴承恩的！我们连面都没见过，他这做学问的态度就不行，怎么能把书写好？”

“呃……不是他不想见您，实在是你们俩隔得太远，他相见也没办法呀！”

玄奘不以为然地说道：“贫僧为求取真经，远行天竺！历经一百三十八国！那个吴承恩和我离得再远，能比天竺远？”

“这个……还确实比天竺远！”

“他到底在哪？”

郭业都被玄奘打败了，道：“这不重要！就算吴承恩人品不好，人家写得东西好就行了呗！”

“……”玄奘冷笑不语！

郭业没办法，道：“啥也别说了，您先听我说一下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就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

接着，郭业就把《西游记》的开篇几章讲了一遍，从花果山孙悟空出世开始，一直讲到孙悟空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镇压在五指山下！

等他讲完了，玄奘久久得无语。

良久，玄奘才回过神来，道：“郭兄弟，你能确定，这个变文真的跟贫僧有关？”

“那是当然！不过现在才刚开始，还没讲到你呢，现在讲得是你那大徒弟孙悟空的故事！”

“荒谬！我那大徒弟孙悟空，以前是个舞刀弄棒的镖师，现在父母高堂俱在！根本就不可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更别说什么猴子变得！而且他也没有那么神通广大，要真有那般本事，我佛门何至于落到要靠罗刹婆撑场面的地步？”

“嗨！你较什么真呀？我就问您一句话，您说这个变文咋样？”

“这个变文……倒是不错，乡民愚氓，肯定爱听。就是贫僧，听得也是津津有味！不过……这都是假的呀……”

“故事虽假，一颗向佛之心却是真！这个变文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一经出世，必将流传天下！到时候佛门的地位不就可动摇了吗？你想想，孙悟空大闹天宫，无人能制，就是玉皇大帝也是束手无策，唯有西天如来佛祖才能制服！如来比玉帝大，玉帝比皇帝大……这个变文，可是把你们佛门都捧到了天上去！”

“话虽如此，不过……”

“别婆婆妈妈的，你说我这个变文，是不是比那个罗迦娑婆靠谱得多？有了这个变文在手，天下归心，你还要罗迦娑婆干啥？”

“不是，我的意思是……”

“莫非你还想二者兼得？我告诉你，没门！我和罗迦娑婆是誓不两立！有我没他！”

“您误会了，贫僧的意思是……”

“什么？”

“您能不能接着往下讲！我还想听下面的！”

“这么说，对付罗迦娑婆的事儿？”

“贫僧一定全力以赴！”

“那好！”郭业一拍桌子，说出了深受人民群众诅咒的一句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

玄奘大和尚一口鲜血好悬没喷出来，道：“您这是啥意思？”

郭业苦笑道：“你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现在都快晚上了，咱们午饭都没吃呢，先吃饱肚子再说！”

马上就要到掌灯时分，玄奘这个颇为遵守清规戒律的大和尚也如梦方醒，道：“贫僧还有晚课要做，既然如此，贫僧就先告辞了。明日再来听秦国公的教诲！至于对付罗迦娑婆之事，贫僧义不容辞。有什么需要贫僧的，您招呼一声即可！”

“那我也不留你了，反正咱们俩也吃不到一块去！你只吃素，而我郭业是无肉不欢！”

把玄奘送走，郭业对李淳风道：“贤侄，玄奘大和尚迂腐得很。你跟他不一样，来来来，咱们一块饮酒吃肉！”

“不吃！”李淳风气鼓鼓得说道！

“这是怎么了？莫非你也守戒了？那师叔给你安排一桌素斋？”

“不饿！”

“靠！你是诚心恶心我是不是？那我说得对付罗迦娑婆的事儿……”

“不办！”郭业和李淳风异口同声得说道。

“我就知道你得来这句，说说吧，师叔到底怎么得罪你了？”

李淳风眼圈一红，眼泪都要下来了，道：“师叔，你偏心！”

“我怎么就偏心了？”

“哼哼，现在长安城本来佛门就压着我们道门一头，现在你又给佛门搞出来个什么《西游记》的变文，那我们道门哪还有立锥之地？我这左护法师成了光杆司令，当着还有什么意思？”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郭业脸含笑意，道：“师侄莫急，我这当师叔的，怎么也是道门的一分子，当然得向着道门。教给玄奘大和尚的都是一些皮毛，那些真本事，都准备教给你呢！”

“此言当真！”

“莫给师叔还能骗你不成？”

“那您说说，您给师侄准备了什么？不会给我准备了一个《东游记》吧？”

“《东游记》？”郭业一嘬牙花子，道：“有倒是有，不过这个比不过《西游记》呀！”

“我就知道您偏心！”

“你这是什么话？我告诉你变文再好，那也是皮毛。真正道门的兴衰，可不在这里，而在别处！”

“在什么地方？”

郭业叹了口气，道：“咱们实话实说，就算没有罗迦娑婆，也没有我那个《西游记》的变文，咱们道教争不争得过佛教？”

“这……”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明白说吧，争不过！有句话叫做天下名山僧占多，咋不说道占多呢？说明咱们道家早就落后佛家了！这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不过最主要的却是佛家讲究普渡众生，道家讲究成仙了道！简单得说，就是道家不接地气！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李淳风挠了挠脑袋，道：“您这个说法，倒是挺新鲜的，听着也有些道理！不过，咱们道家求就是个人的超脱，就算知道了原因，也没啥办法呀？”

“怎么没办法？道门再求超脱，总不能不吃飯吧？总得有来钱的路吧？”

“我们主要靠道观的土地和居士的奉献！”

“人家和尚也一样。这还不够，人家和尚都有变文僧呢，你们不多想想办法？”

“那……什么办法？”

“这办法可多了去了，比如垄断人们的婚丧嫁娶，比如依靠道门的炼丹术改善民生……”

郭业就把后世混论坛，网友们总结出来的，道门应该采取的改良计划都说了一遍！办法很多，有得纯属异想天开，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是真知灼见。

郭业也不管好的，坏的，都给李淳风说了一遍，最后说道：“我也不熟悉咱们道门的实际情况，你觉得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也不用给我面子，直接舍弃就行了。总而言之，一句话，道门要接地气，与百姓的生活结合得紧密，才能发扬光大！”

李淳风一下子接受了这么多知识也有些反映不过来，道：“师叔，您真是大才！以前叫您师叔，我还心里有些不服气，今天听了这番话可是彻底服了！不过您说得太多了，小侄有点记不住，您能不能帮我写下来？”

“没问题！唉，你呀，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忒势力了！这下你总该帮我对付罗迦娑婆了吧？”

“这……师侄还有个小小的要求……”

“你说！”

“您教我的这些办法，好是好，不过有些缓不济急。现在咱们道门都被佛门压得喘不过气来了，您有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比如像《西游记》那样的，您给我个《东游记》？”

“我不是说过了吗？《东游记》比不过《西游记》给了你也是白给。不过又另一个变文你肯定喜欢！这个变文的名字就是……《佛本是道》！”

《西游记》里边如来佛祖称尊，《佛本是道》却把佛门都黑出翔了，给了李淳风正合适！

李淳风还不知足，道：“您可是咱们道家的人，这一边一个，只能说明您不偏不倚，是不是有点不怎么合适？”

郭业一咬牙，一狠心，道：“看来我只有出大招了！不过……这个东西可

不能说是我写的！你来写一本书，用你师父袁天罡和你的名字来发表。这本书的名字就叫……”

“什么？”

“《推背图》！”

## 第1475章万人空巷听变文

《推背图》据传是袁天罡和李淳风所作，推算了自从大唐以后，两千年的治乱兴衰。被称为中华预言第一奇书！

不过很显然，现在《推背图》并没有问世，李淳风对此一无所知，道：“推背图？那是什么？”

当郭业把《推背图》的来龙去脉给李淳风解释清楚以后，这个道门的一代宗师，不禁汗如雨下，道：“您这个《推背图》是真的假的？您真能推算未来之事？”

一代宗师李淳风一脸崇拜得看着自己，郭业的虚荣心得到了空前的满足，他吹牛逼道：“那是自然！要不然为啥我这个年纪就能当你的师叔，你这个大唐左护国法师却当师侄呢？抛开身份地位不说，咱们的道行就有天壤之别！”

说完了，郭业傲然而立，目视远方，一副得道高人的架势！就等着李淳风上前大拍马屁！

怎奈李淳风好不配合。他想了一下，说道：“呃……师侄想求您一件事儿！”

“什么事？”

“这个《推背图》的事儿，就算了吧，您就当我今天没来，咱以后能不能别提这事儿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件事干系太大，师侄的小肩膀太小，实在是扛不起呀！”

眼看着史上第一预言书，就要因为自己而夭折，郭业可着急了，道：“怎么扛不住？你可是咱们大唐的左护国法师！”

“左护国法师也扛不住这改朝换代的事儿呀！如果您实在想发表这个《推背图》的话，不如就以您的名义发表？”

“这……我也扛不住！”

尽管两人都不敢对《推背图》署名，不过这个《推背图》还是要写的，尽管现在不敢发表，再等个几十年，这本书就可以称为道门的镇门之宝了。

这本书写起来也简单。当然，郭业对于《推背图》是只知其名，至于内容却是一点也不知道。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说一些含糊其辞，模棱两可，充满象征意义的谶语，再经过李淳风的润色，这一代奇书就诞生了！

《推背图》总共也没一千个字，很快就完工了。就下来就是《西游记》和《佛本是道》了，这可是个大工程！

不管是《西游记》还是《佛本是道》都不能原汁原味的拿出来，里面有不少地方是犯忌讳，乃至不合理的。

《西游记》里面还有唐王游地府的情节，在这个年代编排李二陛下简直是作死。还有就是按照书里的情节，玄奘大和尚和三个徒弟，乃至白龙马，都成佛作祖了，而现实之中他们还在长安城中修行呢，也没啥高深的法力。

至于小说里面玄奘大和尚和三个徒弟的身世，更是与实际情况，差着十万八千里。

《佛本是道》似乎更为棘手，主角竟然是现代社会的人，讲起来也太违和了。

不过这都难不倒郭业，能改就改，不能改就删！

至于这样删改之后，使书的艺术性大为降低，那他就不管了。现在还是大唐时期，就是拿出个普通的明清话本来，都能把他们给震了，何况是久经时间考验的名著？就算水平下降再多，那也是跨时代进步。

唯一不好解决的就是玄奘和三个徒弟现在都在长安城活蹦乱跳的，有据可查，有人可考，身上毫无半分法力。

最后郭业想了想，加了一个补丁，说玄奘等人的真身早已在西天享福，留在长安城的只是一具化身，毫无法力，是用来体验人间疾苦的！至于三个徒弟的来历与书中不符，这也简单，就给他们加上转世投胎的情节就行了。

就这样《西游记》被郭业擅改了三分之一，至于《佛本是道》更惨，被删改的只剩下原著的三分之一了！

唯一证明他还有点节操的是，关于这两本书的作者，他没有把自己的大名加上去，而是用了原作者的名字。这倒不是他良心发现，而是身为大唐的秦国公，还写变文，实在有点掉价！说出去丢不起那个人！

接下来的日子，郭业上午给玄奘大和尚讲《西游记》，下午给李淳风讲《佛本是道》！当然，刚开始几天郭业还讲得有滋有味，接下来，可就没那么高的兴致了。一段情节，三言两语就交待过去，具体该怎么润色，就是那些宣讲变文的人的事情了。

一连过了十天，郭业才算把任务完成。

在这十天里，玄奘和李淳风也没闲着，玄奘法师把长安城中变文僧召集起来，李淳风也找了不少口舌便给的道士。

十日之后，长安城的茶馆酒肆可就热闹起来了。原来说讲变文的人是有，不过不多。他们宣讲变文的内容多为佛经故事，并不能吸引多少人听。这些说变文的人，也上不了什么台面。只能混迹在一些档次较低的场所，比乞丐强点有限。

但是自从《西游记》和《佛本是道》一出，那可不得了了。这两个故事都是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剧情紧凑，环环相扣，曲折动人！大唐的老百姓们，哪见过这个？

一时之间，听变文，成为了长安城一项引领潮流的文化活动，大有万人空巷听变文的架势。

这样一来，无论是变文僧还是说讲变文的道士，可就不够用了。物以稀为贵，这些人的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出入茶馆酒肆，再也不被视为下九流的卖艺之人，而是称为先生。颇有点笑王侯慢公卿的意思。

为了与以前宣讲佛经故事的变文僧相区别，这些人有了一个新的称号——说书人！一与书联系起来，那就是文化人了，端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

说书人挣钱多，又有社会地位，不少人看到了其中的好处，就投入其中。上午听了变文僧说书，下午自己就现学现卖，找一个茶馆酒肆，一把折扇，一张嘴，买卖就算开张！不少破落户，竟然靠着这个混了个小康生活！

如此一来，《西游记》和《佛本是道》就迅速在长安城传播开来，又以长安城为中心，慢慢传遍了中华大地。

随着这两个故事的传播，神僧罗迦娑婆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

人家道门圣人一挥手，就是重设地水火风，再造宇宙乾坤，佛门二圣都得靠边站！你一个小小的罗迦娑婆算什么？

你就算不信《佛本是道》吹的牛逼，那《西游记》怎么样？把佛门都吹得没边了！

问题是，这里边没有罗迦娑婆什么事儿呀！露脸的不是罗迦娑婆，而是玄奘师徒！人家都成佛作祖，永登极乐了，你罗迦娑婆不就是一个活了两百多年的老怪物吗？有什么了不起的？都是人家玩剩下的！

于是乎，在大唐的民间，虽然崇道向佛之心渐多，但是罗迦娑婆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却越来越低。崇道的，自然看不起佛门。向佛的，人家尊崇的是玄奘法师，至于神僧罗迦娑婆？那是什么，能吃吗？

人心向背如此，渐渐也就影响到了宫中，不少宫女太监，对着罗迦娑婆开始指手画脚，目露不屑！进而影响到了后宫嫔妃，慢慢的这个事情，李二陛下也知道了！

玄奘大和尚李二陛下是了解的，并不觉得他有什么不凡之处。不过三人成虎，大家都这么说，李二陛下的心眼也有些活动了，难道自己之前真的看走眼了？

罗迦娑婆是有些灵异，但是那个长生不老丹炼了那么久了，还没见什么动静，李二陛下嘴上不说，心里边也有点犯嘀咕。现在听说玄奘大和尚有这么深的跟脚，李二陛下就下了一道圣旨，请玄奘大和尚和三个徒弟入宫，宣讲长生之道！

尽管玄奘大和尚对李二陛下心怀不满，可是君威深重，他还真不敢欺骗李二陛下！但是假如实话实说，这一番造势不就白忙活了吗？

解铃还需系铃人，无奈之下，玄奘大和尚再一次来到了秦国公府，请郭业救命！



## 第1476章自绝后路

尽管罗迦娑婆还深得李二陛下下的宠信，尽管张亮这个瘪犊子还在一边虎视眈眈，但是最近郭业的心情确实非常不错！

让他心情好的原因在于，他用来对付罗迦娑婆计划仅实施顺利，还给他带来了意外之喜。

这个意外之喜就是说书人的出现。

由于他的无心插柳，造就了一个新的行业，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种成就感，并不在升官发财，娶娇妻纳美妾之下，甚至犹有过之！

男人嘛，总得有点追求。郭业现在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美色也收了不少，他的追求也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郭业常常在想，由于某种不知名的原因，让自己从现代社会，穿越到了大唐。

难道让自己穿越的那位大能，他的终极目的，仅仅是让自己舒舒服服得享受一生？这完全体现不出穿越的价值呀！要是那样的话，直接让自己在现代社会多中几张彩票不就行了，何必搞的这么麻烦？

不行，自己得有更高的追求！

现在说书人的出现，让郭业的眼前一亮，就是这个！

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大唐的社会！人活一世，草木一秋，总得留下点什么，才不枉自己来大唐走一遭。

可是究竟干点啥呢？造玻璃？大炼钢铁？自己一个文科生，那是完全不擅长呀！推进君主立宪？面对李二陛下这个千古明君，这么干是不是有点作死？

正在他苦思冥想之际，玄奘大和尚前来拜访！

玄奘也不隐瞒，就把李二陛下相招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说道：“郭兄弟，这下我可真没辙了，无论如何，这次您一定得帮帮我！”

郭业微微一笑，道：“大和尚，这可是好事！罗迦娑婆凭什么能得到陛下下的宠信？不就是他以长生为诱饵，把陛下给忽悠了吗？这次叫你讲长生之法，是多么好的一个机会，只要你这次能把陛下给说服了，那中原佛门可就以为你为尊了！至于罗迦娑婆，哪来的回哪去，咱们中原佛门，不认这个人！”

玄奘苦笑道：“贫僧那点斤两您又不是不清楚，让我说谈玄论经，那我不落人后。但是说什么长生之事，我可就真的一窍不通了！恐怕去了之后，不是贫僧把罗迦娑婆给怎么样，而是贫僧被罗迦娑婆驳个哑口无言。”

见郭业微笑不语、毫不着急，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贫僧落败事小，就是怕影响了您对付罗迦娑婆的计划。这个罪过，贫僧可承担不起！”

“那你的意思是……你赖上我了？”

“此事合则两利，咱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是蹦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郭业点头道：“既然如此，我就陪你走一趟！”

李二陛下这次召见玄奘大和尚的地点可不是望北阁，望北阁那是处理国家大事的地方。在这里谈论鬼神之事？李二陛下还没有那么昏庸无道。

二人随着小太监进入皇宫，七扭八转得来到了一处大殿之前、这个大殿郭业之前还真没来过，只见大殿的匾额之上，写着几个大字——长生殿！

来到长生殿内，只见李二陛下当中而坐，旁边还有两个大和尚陪坐。左

边的大和尚正是神僧罗迦娑婆，右边的大和尚也是郭业的老熟人——荣留法王高建武。

李二陛下背后是一道屏风，屏风后面一阵琵琶声传来，郭业这个毫无音乐细胞的人听起来，都感觉声音清脆悦耳，闻之忘俗！很有可能，屏风后面就是传说中的琵琶女了。

二人与李二陛下见礼已毕。

李二陛下咳嗽一声，道：“郭爱卿，朕传旨招的是玄奘法师，你怎么跟着一块来了？玄奘法师的三个高徒为何不见踪影！”看来李二陛下也听了《西游记》的变文了，知道最厉害的不是玄奘大和尚，而是他那三个徒弟！

对于李二陛下会这么问，郭业早有预案，道：“启禀陛下，微臣听玄奘法师所言，陛下对长生一道颇感兴趣。微臣不才，对此略有研究，不敢藏私，愿意献与陛下！”

这个回答大大出乎了李二陛下的意料之外，他惊奇得问道：“郭爱情，你也懂长生之术？”

高建武耐不住寂寞，道：“陛下有所不知。秦国公法力高深，在我高句丽已经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据说他还能炼制一种丹药，叫做九九神仙丸，服食九九八十一日，就能让人成仙得道！”

郭业听了这话就是一皱眉，他之前并没有预料到高建武会出现在这里，之前准备了一番忽悠李二陛下的言辞，全被这小子给搅合了！这可怎么办？

李二陛下听了却是大喜，这个九九升仙丸听着可比长生不老丹靠谱多了，九九八十一日，有零有整的，听着就像是真的。他问道：“此言当真？”

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说是假的可不行，至少现在不可以。说是真的，李二陛下要是让自己献丹怎么办？

他心思电转，长叹了一口气，道：“陛下，此言当真！”

“那不知能否把你那九九升仙丸拿来，给朕看一看？”

郭业道：“陛下，九九升仙丸虽为真。不过，要想成仙了道，全靠服食九九升仙丸可不行！道理很简单，要是九九升仙丸真的那么管用的话，微臣为什么不吃？”

“这……有道理！”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不知你这九九升仙丸有何碍难之处？”

郭业道：“欲食九九升仙丸，必要先练九九升仙功。九九升仙功乃道门至高之功法，一般人可习练不成！”

“那你看朕可能习练？”

郭业微微一笑，道：“陛下乃是真龙之姿，自然可以修炼九九升仙功。不过……这九九升仙功可不是那么好炼的，要求禁绝女色，不知陛下可能做到？”

“不会是终身戒色吧？”

“那倒不会，只要禁绝女色三年就可以！”

李二陛下一咬牙，道：“三年就三年！不知还有什么别的条件？”

“陛下戒绝女色三年，自然就可以修炼九九升仙功。不过，还有一个小问题，那就是九九升仙功是我道门功法……佛道不能共存，陛下就不适合再念经诵佛了！”

“陛下不可！”罗迦娑婆和玄奘异口同声得说道！

听到他们出言阻止，郭业才长出了一口气，李二陛下可不是那么好忽悠的。别说忽悠不了他，就是暂时把他给忽悠住了，以后怎么收场？

郭业可不是神僧罗迦娑婆，光棍一条，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还有家有口的呢。到时候李二陛下成不了仙，了不了道，他怎么跟李二陛下交待？李二陛下问他一个欺君之罪，那还真不算冤枉了他！

所以说，能让李二陛下把注意力从他的九九升仙丸上移开，郭业是求之不得！

罗迦娑婆道：“陛下，道门求长生，这么多年了也没见他们帮哪位帝王长生，陛下不可轻信！”

李二陛下道：“但是也没见你们佛门帮哪位帝王长生呀？”

罗迦娑婆脸色一肃，道：“陛下，佛门帮帝王长生，从您身上开始！”

“哦？你那个长生不老丸都炼了快一年了，不知什么时候能好？”

“就在三个月之内！”

郭业听了这话就是一愣，心说尼玛这不合规矩呀！骗子哪有把话说死了，不给自己留条后路的？三个月之内，你要是交不出来长生不老丹怎么办，那不就全露馅了吗？

还是说，老和尚有把握让李二陛下到时候无法追究？

细思极恐啊！

## 第1477章阴谋初显

三个月可比三年强多了，李二陛下内心的天秤一下子就到了佛门这一边，道：“好，那朕就等你三个月！右护国法师，只要你能连成长生不老丹，朕定然不吝封赏！”

“阿弥陀佛，贫僧那是方外之人，不求封赏！但求陛下一件事！”

“什么事？”

“近日以来，京城之内，竟然有一些歪理邪说流传。什么《西游记》，什么《佛本是道》。这些变文尽是些无稽之谈，谤我佛法。就算贫僧能忍，佛祖也不能忍！到时候，恐怕有碍陛下的炼丹大计！”

郭业冷笑道：“照你这么说，长生不老丹炼成了，就全是大和尚你的功劳！炼不成，就是因为这些歪理邪说害得！我说你怎么有把握三月炼丹呢，原来留着这个后手呢！陛下，这老和尚说得话，可是两头堵！您不要轻易相信！”

玄奘大和尚终于发挥了一下他的作用，道：“阿弥陀佛，出家人不打诳语，罗迦娑婆大师，还请慎言！”

李二陛下道：“罗迦娑婆大师，如果说《佛本是道》还有些对佛门不敬的意思，但是《西游记》可是对佛祖非常恭敬，你说佛祖会生气，朕怎么想不通呢？”

罗迦娑婆摇头道：“陛下此言差矣，《西游记》虽然对佛祖有些吹捧，但是那都是些无稽之谈。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这些虚伪的吹捧，与诽谤何异？我佛听了怎么会高兴？”

郭业道：“大和尚，别来那些虚的，我就问你一句话，要是陛下真的下了一道圣旨，禁绝了这两个变文，你那长生不老丹是否真能在三个月内炼成？到时候可别找什么借口抵赖！”

“阿弥陀佛，贫僧所言均是发自肺腑，句句为真！”

李二陛下却迟疑道：“罗迦娑婆大师，朕因为两道变文，就下一道圣旨会不会太小题大作了点儿？这次的圣旨要想起效果，那朕的中旨可就不行了，怎么也得正式的圣旨。这种求长生的理由……恐怕会被门下省封驳呀！”

罗迦娑婆道：“贫僧乃方外之人，朝廷之事，就不能置喙了。还请陛下圣裁！”说完了，老和尚就合上了双眼，竟然不再说话，把李二陛下给晾在那了！

在长生的诱惑之下，李二陛下一咬牙，动：“好！就如护国法师所言！”

十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既然三个月之内，就长生有望，李二陛下就对玄奘和郭业就兴趣欠缺了，问了几句，就把二人打发了出来！

郭业想好的妙计，根本还没有施展出来，就一败涂地！

他何曾吃过这种大亏，回到府内，不免神色抑郁。

玄奘没有回寺，而是跟他一起回了秦国公府。见郭业如此模样，不由微微一笑，道：“郭兄弟，你怎么这般愁眉苦脸的？”

“唉！这还用问吗？今天咱们兄弟俩可算是被罗迦娑婆给打败了！不仅没有让罗迦娑婆失宠，而且咱们的变文都要被陛下禁了！这完全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我算是知道周瑜为啥会被诸葛亮给气死了，这个滋味确实不好受！”

“周瑜是被诸葛亮气死的？贫僧怎么从未听说过？见于何典？”

“呃……”郭业这才想起来，在唐朝的时候，《三国演义》还没出现呢，这个故事自然也还没有留传！

他说道：“那不重要！关键是咱们今天可是吃了大亏了！”

玄奘摇了摇头，道：“贫僧却不这么看，我怎么觉得这次咱们可是占了大便宜呢？”

“呦呵，没看出来，你还挺会安慰人的。不过，你说那个都没用，输就是输，赢就是赢。我郭业愿赌服输，赢得起，也输得起！”

“贫僧这可不是安慰你，而是心中确实这么想。郭兄弟，你也是当局者迷，跳出局外，就不难得出和贫僧相同的结论！”

郭业眼前一亮，道：“既然你这么说，那我还真得好好听听了！”

“贫僧问你一句，这次咱们到底吃了什么亏？”

“咱们辛辛苦苦搞出来的变文，都要被陛下给禁绝了，这个亏吃的还不够大？”

“那贫僧再问您一句，您说现在长安城中，还有没有人没听过这两个变文？”

“这个恐怕不多！”

“那就是了，既然人人都知道了，那陛下禁绝不禁绝，又有什么区别？”

“那……还有长安城之外呢？”

“秦国公您别忘了，罗迦娑婆为了禁绝这两个变文，提出的条件，可是三个月内炼制出长生不老丹。三个月内炼丹不成，陛下自然就不会再禁绝咱们的变文！三个月之后假如炼成了长生不老丹，你说咱们的变文禁绝不禁绝，还有什么意义吗？”

郭业点头道：“说得有理！不过你说咱们占了大便宜，又怎么讲？”

“老和尚炼丹炼了一年多，一直对于丹成时间，含糊其辞。现在他一下子把丹成时间确定在三个月内。这说明什么？说明您的变文已经把他逼得进退失据，这是他殊死一搏了！哼哼，三个月之内，看他怎么交待！”

郭业脑中忽然灵光一现，道：“也许他根本就不用交代呢？”

“您的意思是这老和尚要逃跑？”

郭业苦笑道：“他从陛下那得来钱财可不少，要走，随时可以走，他又何必再提出三月之约？”

“那您的意思是？”

“恐怕三个月之后，陛下再也没有办法找他的麻烦了！”

玄奘被郭业这个推断吓了一跳，道：“您的意思是，他……他想弑君？这……这怎么可能？犯下这种大案，他难道还能活命？”

郭业道：“想当初陛下弑杀了太子建成，现在还好端端的当皇帝呢！”

“这……这怎么能一样？”

“是不太一样，不过道理差不多。这个老和尚没那么简单！想当初陛下册封一个号称懂长生术的和尚为右护国法师，朝廷重臣们竟然无人反对！你说这荒唐不荒唐？”

玄奘大和尚听得冷汗直淌，道：“您的意思是说，朝臣们都和罗迦娑婆有勾结！不可能！绝不可能！”

“全有勾结当然不可能，不过都受到了罗迦娑婆背后势力的影响，倒是很

有可能。他们以为自己做这件事无伤大雅，却没想到这是一个巨大阴谋的一部分！”

“这……这都是您的猜测之言！尽管贫僧挑不出什么错处来，但还是不敢相信！”

郭业叹了口气，道：“我也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是真的。我也希望罗迦娑婆就是一个单纯的骗子！与这种大势力为敌，我郭业也不愿意。不过……接下来的一件事，就可以验证我的猜测是不是真的了！”

“什么事？”

“陛下禁绝两道变文的圣旨，于法无据，你看看能否顺利颁布出来。朝廷之中，拥有封驳之权的大臣有七八个，你看看他们怎么说！”

不出郭业的所料，李二陛下这道圣旨颁布得出乎寻常的顺利，那些重臣又再一次保持了缄默！

郭业吓得脊梁沟里都冒凉气，命令丽竞门严查罗迦娑婆的过往，同时密令丽竞门加强了对朝廷百官的监控。然而这场行动进行得很不顺利，受到了不良人有意无意的阻挠！

难道这场阴谋，张亮也参与了，他到底知道多少？

## 第1478章丢印

尽管郭业被吓得有些草木皆兵，但是他心里也明白，真正参与这场阴谋的人必然不会很多。

阴谋之所以为阴谋，就是因为摆不到桌面上来。要是这个黑暗中的势力，真能搞定所有重臣，那他们也就不用搞什么阴谋了，直接杀入皇宫，要求李二陛下脱龙袍让位就行。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其他人到底是敌是友。除了郭业，似乎所有人都对这场阴谋提供着若有若无的方便。他们是受了请托，碍于面子，不得不为？还是真正参与到了这场阴谋之中？

偏偏郭业还不敢让丽竞门深入调查这些人有意纵容的原因！

毫无疑问，这场阴谋发动的时间就是在三个月之内。如果郭业打草惊蛇的话，恐怕他们就会先把郭业除掉！这股黑暗中的势力对付李二陛下是力有不逮，但是除掉郭业那就是小事一桩了！

另外最让郭业奇怪的是，尼玛你们怎么光收买别人，就是不收买我呀？比如施展个美人计什么的……虽然咱未必配合，但是你们连尝试都不尝试，这是闹哪样？是看不起我郭业还是怎么地？

尽管郭业把丽竞门撵得鸡飞狗跳，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似乎朝廷的一切都非常正常，他的一切猜想不过是杞人忧天罢了。稍微的一点异常，就是丽竞门和不良人的冲突越来越激烈，就差在长安城内公开火并了！

为此，李二陛下还特意把郭业和张亮叫到皇宫，训斥了一顿。至于效果……自然是没的。郭业和张亮心知肚明，他们两个人要是整天和和气气的，才是真正让李二陛下担心呢。只有丽竞门和不良人不和，才能让李二陛下下睡一个安稳觉。

光阴似箭，转眼间就过去了一个月。

李二陛下禁绝变文的圣旨发挥了效力，说书人这个职业刚一出现，便被扼杀在了萌芽之中。

长孙皇后几次召见郭业，让他赶紧对神僧罗迦娑婆下手，郭业都是尽力敷衍。一方面这个差事着实不容易办，另一方面，他也顾不上这个了。外面越是风平浪静，他的心中越是恐慌，就怕哪天睡觉起来——天已经变了！

这一日，郭业正在家中闷坐。顺公公前来宣旨。这道旨意主要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一个月后，李二陛下就要前九嶷山的行宫避暑，朝中重臣尽皆陪驾。

第二件事，就是鉴于长生不老丹即将炼成，李二陛下准备在行宫之中，办一场长生大会。据神僧罗迦娑婆所言，此次长生不老丹可能成丹甚多，李二陛下一个人是吃不了的。到时候重臣们是人人有份！

第三件事，才是真正与郭业有关。现在天气转暖，李二陛下命令郭业速将三百高句丽美女，送往九嶷山行宫，不得有误！

郭业把顺公公送走，不禁长出了一口气。

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就是未知。鬼为什么吓人？因为谁都没见过，全凭人们的想象，自然是越想越害怕。但是假如鬼魂能白日现形，现在说不定都有鬼魂的一百三十七种吃法问世了。

很有可能，这场阴谋最终的发动地点，就是在九嶷山的行宫之中！

现在不过是四月中旬，再过一个月，也不过是五月中旬！那时才是初夏，气候跟春天也差不了多少。九嶷山距离长安城并不远，李二陛下摆开仪仗，两三天就到了。要是快马奔驰，甚至不需要半日。李二陛下何必这么猴急？

再一个疑点就是长生会了，这也太匪夷所思了！一个李二陛下还不够，还要让所有重臣都吃长生不老丹。什么时候长生不老丹都可以批发了？反正郭业是不敢吃这种来历不明的丹药的。

可惜郭业已经不是卫府大将军了，调不动大军，虽然看破了阴谋，也只能把丽竞门的精锐都派往九嶷山的行宫之中，以防不测。

这边精锐刚动，郭业家里边就出了事——遭贼了！

当天夜里，只听有人扯着脖子喊了一声，“有贼！”，把整个秦国公府里的众人吓了个不轻。事后一清点，金银珠宝玛瑙首饰是一样也没少，单单少了一样东西，丽竞门门主的大印。

这可真是了命了！

并不是说郭业没了这颗大印就使唤不动丽竞门了，没这个道理。问题是贼人到底想干什么？

有了这颗大印，在长安城是掀不起什么风浪来。郭业一道命令下去，那颗大印就立刻作废。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方组织，而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秘密机构。根本就没有制衡门主的力量，门内大事郭业可以一言而决。大印没了，再刻一个也就是了。

可是在长安城外，以现在悲催的交通状况来说，郭业就有些鞭长莫及了。贼人要是早有预谋，给丽竞门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下了什么荒唐的命令，最终的板子还得落在郭业的身上！

顾不得大印的去向，郭业草草发布了旧有大印作废的命令，就带领三百美女出了长安城。李二陛下的命令可耽搁不得。

一行人中，除了郭业和这三百美女之外，还有丽竞门的副门主长孙师，以及郭业的两个心腹——斑鸠和郑元，另外还有郭业的一百家丁。

有了美女就是走不快，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离九嶷山还有三十里地。郭业正准备吩咐人们下马休息。忽然见迎面走来了三个道士。

为首的道士，身量颇高，背负宝剑。穿一身青色的道袍，面庞清瘦，须发皆白，双目炯炯有神，还真有点仙风道骨的意思。

他的身后，跟着两个道童。这两个道童年纪也就十四五岁，头梳双髻，也穿了一身青色的道袍，就是模样惨了一点。左边的道童身形瘦弱，两腮深陷，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右边的道童，身材倒是正常。但是脑袋太大了，就像带着一副大头娃娃的面具似的。

官道上人来人往，有三个老道过来，也是十分正常的事情。郭业之所以注意到他们，是因为他们走得太快了！刚才见三个人离得还远，一晃神，他们已经冲到了近前！

现在正值多事之秋，郭业自然加了小心，勒住了缰绳，等这三个道士过去。

可是，这三个道士，来到郭业的队伍面前，也不走了！

为首的老道打了个稽首，道：“对面可是秦国公？贫道这厢有礼了！”



郭业跳下马来，冲长孙师使了个眼色。长孙师会意，走上前去，道：“你  
是何人？秦国公身份尊贵，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老道士摇了摇头，道：“贫道青云子，此行专为秦国公而来。这位壮士，  
还请退下！”

长孙师也看出来这个老道士不简单，佯怒道：“青云子？没听说过！凭你  
也想见秦国公？真是痴心妄想！速速闪开道路！”

“那贫道要是不让呢！”

“嘿嘿，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你家长孙爷爷的厉害！”

## 第1479章护法也升级！

长孙师说着话，抢步上前，对着老道就是一拳！

当然，长孙师可不是拳打南山敬老院，脚踢北海幼儿园的主。他之所以迫不及待得动手，就是因为看出来，这个老道士身怀绝技！现在不知道这老道士是敌是友，为了郭业的安危，他要先称量称量这个老道士的斤两！

老道见长孙师一拳打来，微微一笑，肩不动，膀不摇，只是伸出了两根手指，似慢实快，竟然把长孙师的手腕给夹住了！

这个难度可太大了！

在郭业见过的人里面，以杨凤怡的武力为第一，这小妞简直是一个非人的存在。不仅力大无穷，而且论速度技巧，也是远超旁人。收拾郭业，手拿把攥，跟玩儿似的。

除了杨凤怡以外，要论武功高强，那就得说是长孙师了。他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有万夫不当之勇！可就是这么一个好汉子，劈手一拳，竟然被人给拦住了！拦住了还不说，竟然是被人用两根手指就拦住了！最重要的是，他不是被挡住的，而是被两根手指给夹住了！

长孙师只觉得老道士的两根手指如同钢浇铁铸的相仿，把自己的手腕紧紧夹住。前进不得，后退不能！很显然，他的功夫比这个老道士差得太远了！

但是职责所在，他可不能服软，更不能后退！

长孙师一咬牙，一狠心，左手往腰间一伸，抽出来一把匕首，道：“老杂毛，今天爷爷要你的命！”

郭业可不能眼睁睁得看着长孙师作死，他大喝一声：“住手！”

长孙师这才有了台阶下，把匕首撤了回来。他也不想跟这老道玩命，刚才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老道也顺势把长孙师放开，道：“秦国公，您终于肯见贫道了！”

郭业躬身一礼，道：“这位仙长，小子郭业这厢有礼了。刚才这位长孙将军多有得罪之处，郭某代他赔罪了！”

老道微微一笑，道：“好说，好说！贫道都这把年纪了，怎么会跟你们这些娃娃一般见识？这个黑大个子，也是一片护主之心，贫道并不怪他。要不然，现在哪还有他的命在？”

郭业再次失礼，道：“多谢老仙手下留情！”然后他停顿了一下，道：“呃……您究竟找我郭业有什么事儿？”

“秦国公，你这么大的人物，也太没礼貌了吧？”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贫道这么大年纪，这么大的身份，你就这么跟贫道讲话？”

“那您的意思呢？”

老道往官道旁边一指，道：“旁边这个醉仙楼就不错！此处并非讲话之所，咱们进楼再说！”

老道能轻描淡写的把长孙师给制住，那要郭业的小命儿也就在反掌之间，这会儿他说的话，比李二陛下都好使！郭业不敢怠慢，把三个道士都让进了醉仙楼。长孙师还想跟进去，老道把脸一沉，道：“贫道要和秦国公单独讲话，你就不必跟着了！”

长孙师冷笑道：“青云子，我承认你武艺高强。但是你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我们这里有几百人，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给淹死。你要是敢对秦国公不利的话，可要想清楚后果！”

“黑大个子你放心。贫道对秦国公绝对是心存善意而来！”

四人进了醉仙居，早有伙计过来招呼。不待郭业开口，老道士手指郭业道：“知道这是谁吗？”

“这咱能不知道吗？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呀！”

“这个……”一向表现得智珠在握的老道士听了这话也有点傻眼，道：“你怎么知道的？”

“你们刚才在外边打架，小的看热闹来着！”

“哦，原来如此。既然你知道这位的身份就好办了，快给秦国公准备一个大大的雅间！”

“好嘞！”

在伙计的引领之下，他们来到了二楼的一个雅间。

郭业道：“老仙长，你们三位，在饮食上可有什么戒律？”

“贫道百无禁忌。至于这两个孩子么，以前他们是戒葷！”

“那现在呢？”

“戒素！”

瘦小的道童插言道：“什么戒葷戒素的，以前是我家师父太穷，买不起葷的，只好骗我们说出家人要戒葷。后来才知道，咱们道家不讲那个！秦国公，您别听他瞎说，别管葷的素的，只要有好菜，尽管上！”

老道士脸上一红，道：“多嘴！”

没过多久，一桌上好的酒宴就摆好了。

两个小道士如同饿死鬼投胎相仿，看见这桌酒菜，眼睛都直了。也不管老道士和郭业，抄起筷子来，甩开腮帮子，撩开后槽牙，风卷残云，郭业一愣神的功夫，就把这桌酒菜吃了个干干净净！

老道满脸愧色，道：“秦国公，见笑了！见笑了！”

郭业道：“无妨，无妨。伙计，这样的酒菜再上两桌！”

这个雅间不小，伙计干脆又摆了一张桌子。请这两个大胃王到另外一张桌子上用饭。

郭业这才有机会和老道士谈话！

郭业道：“老仙长，您一看就是世外的高人。找我郭业，究竟所为何事？”

老道士手捻银髯，道：“秦国公不必害怕，贫道这次来找你，可是有好处给你！”

“好处？咱们这非亲非故的……”后面的话郭业没说，言外之意就是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青云子你究竟想干什么？

老道士微微一笑，道：“虽然咱们俩没什么交情，不过秦国公对我道门有大恩，贫道必然要对秦国公有所回报！”

“大恩？”

“不错！明人面前不说暗话，贫道提一个人你就明白了，那就是——李淳风！”

听了这话郭业彻底的放下心来，道：“原来您和李淳风有交情？”

“交情？那个小道士怎么配和老道论交？”

“那您的意思是！”

“袁天罡这家伙云游天下，又不放心自己的徒弟。正巧贫道要来长安城一游，他就拜托贫道看顾一下这个小家伙！”

能和袁天罡平辈论交的，那自然也不是一般人，郭业道：“这么说来，我该叫您一声‘道兄’了？”

“理当如此！”老道士喝了一口酒，道：“贫道暗中跟踪了李淳风一段日子，发现这个小家伙实在死不堪造就，没什么大出息。倒是秦国公，生来夙慧，光大道门就靠你了！”

郭业连连摆手，道：“别，别！我可不想出家！”

老道微微一笑，道：“放心，没有让你出家！你身在教外，可比出家对我道门的贡献大多了！贫道是想让你当我道门护法！”

“护法？”这个词儿郭业听着有点耳熟，道：“如果小子我没有记错的话，袁天罡师兄已经封我当了长安城蟠龙观的道门护法了……”

“我这个护法和他那个护法不同！”老道摆了摆手，道：“他说让你当道门护法，那也只有蟠龙观里边乘认，充其量也就是长安城中好使！”

“那您这个护法呢？”

“号令道门，莫有不从！”

郭业暗暗咂舌，这个护法……咋听着跟屠龙刀差不多呢？

## 第1480章空空儿，精精儿（1）

见郭业久久不语，老道以为他没听懂，道：“只要你当了这道门护法，就可以号令全天下的道门为你办事！这不比你原来的蟠龙观道门护法强得多？”

“您太客气了，我不就是写了一个《佛本是道》吗。值得您这样对我？”

老道摇了摇头，道：“《佛本是道》算什么？老子化胡之说，早在东汉末年，就盛行于世。说起来，这还是那帮和尚们搞出来的，他们怕自己的那套学说不能被华夏百姓所接受，就提出老子化胡之说。后来佛门势力渐大，又开始反悔了。你这个‘《佛本是道》’，不过是旧事重提。对我道门的好处是有，但是没你想象中那么大！”

这番理论郭业还真没听过，看来这个老道还真有两把刷子！他问道：“那您的意思是……我提出的道教改革计划？”

“这也只是一个方面。你提出的建议虽好。但是没有得力之人施展，恐怕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李淳风这孩子，要说研究我道门经典似乎还是有模有样的。但是你让他改革道教……”老道摇了摇头，道：“贫道并不看好！”

郭业听了这话就是心里一凉，心说我抖什么机灵呀，实在是该死！不用再问了，老道这么看重我，肯定是因为那个《推背图》了！李淳风的心思纯良，还能忽悠过去。这老道士一看就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主，他要是对我严刑拷打，我到底招还是不招？

老道又自斟自饮了一杯酒，继续说道：“贫道真正看中你的，却是那个《推背图》！未来之事虚无缥缈，就是袁天罡这个道门奇才，也只能知其大略。你又怎么能知道得那么详细呢？”

“这个……这个……对了，袁天罡师兄有没有告诉过您，小子我曾经梦入仙境，有太上老君传艺！当时时间虽短，但是老君的仙家法术，岂是等闲？小子日后每次回想，老君所说的言辞，都有所不同！慢慢得，竟然就知道了这日后两千年之事！”

老道摇了摇头道：“你这话也就是骗骗袁天罡这个老实人，却骗不了我青云子！老君或许真有其人，但他再厉害，也不会比贫道高明到哪里去！”

比嘴炮郭业可不惧他，道：“老仙长此言差矣，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老道一摆手，道：“老道不和你争论这个！夏虫不可以语冰，你假如到了老道这个境界，自然知道老道此言非虚。”

郭业有点傻眼，这老道信念坚定，自己那套忽悠之法，完全不管用！他反问道：“那您说我是怎么知道的？”

“呵呵，其实你到底怎么知道的，贫道并不感兴趣！刚才只是随口一问，你不愿意说就算了！”

“那您刚才还说您看中我，是因为《推背图》？”

“你这个《推背图》可是好东西，有了这个，我道门就可以辅佐真命天子，借助天子之力，把道门发扬光大。这份功劳，你说够不够大？”

“老仙长此言甚是，既然如此我郭业就却之不恭了！”然后，郭业把手一身，道：“拿来吧？”

“拿来什么？”

“当然是道门护法的信物呀！您刚才不是说让我当道门护法吗？没有信物，我空口白牙，人家也不信呀！”

老道双手一摊，道：“信物？没有！贫道当了这么多年的道门护法，就从来没有信物！”

“那您凭啥让人家相信你是道门护法？”

老道嘿嘿一笑，道：“当然是凭背后这把宝剑！”

“那好，您把那把宝剑给我！”

“这把宝剑在我手里管用，在您的手里可就不好使了！”

“什么意思？”

“贫道为道门护法，哪个道观要是不认我这个道门护法，自然就是不受贫道的保护。那这把宝剑发起威来，贫道可就管不了了！”

郭业暗暗琢磨，这咋听着不像道门护法，倒像是收保护费的呢？他叹了一口气，道：“唉，看来您老人家也是一个大话王，口惠而实不至，您让我当道门护法，我又没有您那本事，也就是名声上好一点，没啥实惠的！”

“怎么会没实惠呢？贫道让你当道门护法，自然要给你能当道门护法的手段！”

“您要教我高深武功？”

“你这岁数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高深武功，你是学不了！不过……谁说当道门护法就一定要武功高了？李老二的武功，恐怕还不如你呢。怎么他当皇帝，你就只能当秦国公？”

“您的意思是……”

老道士一招手，道：“你们过来！”

两个小道士闻言走了过来，道：“师父，有何吩咐？”

“今天，你们就算出师了！我这做师父的给你们谋了一个好差使，那就是给秦国公当打手，你们以为如何？”

郭业心说这老道也太不含蓄了，你说护卫、侍卫、保镖，都行呀！怎么偏偏说了个打手，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欺男霸女的恶霸呢！

两个小道士听了老道士的话，不见任何悲伤之色，对于打手这份职业也毫不排斥，道：“一个月多少薪水？”

郭业伸出了一只手，五指分开，道：“这个数！”

“五百文？师兄，我们发财了！”

“对！对！我们兄弟俩一个月就有一贯钱的薪水，可以买两头猪了！咱们可以顿顿有肉吃！”

看着这两个土包子小道士又蹦又跳，郭业哭笑不得，道：“我的意思是，每月薪水五贯钱！”

“五贯钱，那么多？我们花不了可咋办？”

“笨呀，花不了可以存着。留着以后娶媳妇！”

“娶媳妇有什么用？”

……

郭业看了看这两个小道士，又看了看老道青云子，道：“老仙长，就您这两位高足。真能保我当道门护法？”

瘦道童胸脯一挺，道：“怎么？您还怀疑咱们兄弟的本事？”

郭业道：“这位小师弟，你们跟随老仙长这么多年，本事定然是有的。不

过……你们毕竟年纪还小，要想压服天下道门，恐怕还是……”

瘦道童没理郭业，对大脑袋道童道：“看见了吧，我就说不透点真本事，秦国公不会看得起咱哥俩。这下可被我说中了！”

大脑袋道童说道：“你就拉倒吧！要说有本事，哪轮得到你，还得看我的。你干那点破事儿，也不露脸呀！以后出去了，别说我是你师兄！”

“露不露脸，可不是你说的。咱们让秦国公评理！”说着话，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包袱，往桌子上一搁，道：“秦国公，你看看这是啥？”

郭业打开一看，不禁大惊失色！包袱里边正是他那颗丽景门门主的大印！

瘦道士得意洋洋，道：“秦国公，你看我这番本事如何？”

“我的大印是你偷得？”

“不错！正是！”

大脑袋道士跪倒在地，道：“秦国公，我这师弟就是爱卖弄，其实本心不坏。他这番所为，只是为了让您知道他的本事，并不是要对您不利。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

郭业赶忙把手相搀，道：“哪里，哪里。有了二位的帮忙，郭某真是如虎添翼。又如何会怪罪令师弟？”

“多谢秦国公！”

“对了，以后咱们就是一家认了，我还不知二位到底如何称呼……”

瘦道士道：“我叫精精儿！”

大脑袋道士道：“在下名叫空空儿！”

空空儿？精精儿？郭业心中暗想，这下我可是牛逼大了！

## 第1481章空空儿，精精儿（2）

空空儿和精精儿这两个名字，对于郭业来讲可谓是如雷贯耳。

在唐朝的名人之中，绝对有这么一号。

现在，郭业见过的历史名人也不少了。英雄见惯亦常人，再来几个郭业没见过的名人，郭业也不会怎么激动，

不过，这二位可跟其他人不一样。他们的功业没有什么可谈的，倒是以武功闻名于后世。换句话说，以前郭业见过的那些著名人物，一般是出现在史书之上的。而这二位呢，却往往是武侠小说中的隐藏人物。

某某门派的开山祖师，某某秘籍的作者，某某宝藏的主人等等，经常指向这二位！

以后的史书之上，咱郭小哥，执掌丽竞门，座下左右护法，精精儿和空空儿！号令江湖，莫敢不从！哪个门派不开眼，招惹了咱，就有灭门之忧。想一想，就挺带感的，就是……怎么感觉自己成了反派大BOSS了？

青云子那是老江湖了，一看郭业愣神就知道这里边有事儿，道：“秦国公，莫非以后贫道这两个劣徒，也将青史留名？”

郭业点头道：“不错，这两位师侄武艺高强，史书之上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那贫道呢？”青云子满脸希冀得看着郭业。

“老仙长之名，却是没有听说过。或许是老仙长淡泊名利，名声不显……”

见郭业还要解释，青云子摆了摆手，道：“不必再说，贫道明白了。秦国公，咱们就此别过！”

老道说着话，就把窗户打开，要跳窗而出！可他脚下一使劲儿，忽然觉得双腿无力，全身发麻，老道大惊失色，道：“秦国公，这酒……有毒！！”

空空儿和精精儿见老师不对劲儿，就要上前相搀。可是毒性上来得太快，没等他们走到老道的跟前，也瘫倒在地！

历史上游侠的开端鼻祖级人物——精精儿和空空儿，刚一出师，就被人药倒在地！这以后绝对会成为他们的黑历史之一。

郭业大惊失色，尼玛竟然进了一家黑店！可问题是……酒，自己也喝了，菜，自己也吃了，这三个牛逼哄哄的道士，也都中招了，为啥单单自己就没事儿呢？

他瞪着在一旁站立的伙计说道：“好大的胆子！你们竟然敢打我郭业的主意！外面可有我一百多弟兄，只要我喊一嗓子出来，你们可都要吃不了兜着走！”

那伙计竟然脸上毫无惧意，他躬身跪倒：“小人参见秦国公！您别生气，咱们都是自己人！”

“自己人？”

“不错，整个醉仙楼都是咱们丽竞门的产业。我认识您，也不是因为在门口看见您和这个老道士冲突，而是因为认识长孙副门主。他一说秦国公，小人当然就明白您是谁了！至于往菜里下毒……那也是长孙副门主的主意，和小人无关！”

郭业冷笑道：“是长孙师的主意，可这下毒总是你亲手下的吧？你和长孙



师算同谋！”

“这……您说得对，小人不敢抵赖！”

“当着我的面下毒，真是好大的胆子！你叫什么名字？在丽竞门是什么职位？”

“小人名叫张三，乃是两朵花的花童……”

郭业一皱眉，尼玛又是这种具有丽竞门特色的倒霉名字！他说道：“以后你就不用再在醉仙楼当伙计了……”

伙计脸色大变，道：“门主恕罪！门主恕罪！丽竞门就是小人的家，您要是开革了我，我可就没饭辙了……”

“放心，不是开革你，而是另有重用……”

“那您打算让我干什么？”

“就在本门主身边听用！”

“多谢门主！”

郭业想了一下，说道：“既然你是本门主跟前的人，那品级也不能太低了。要不然出去了，丢的就是本门主的脸。这样吧……以后你就是本门的五花使者了！”

一听能够连升三级，张三自然是喜不自胜，道：“多谢门主！张三愿为门主效死！”

这次出门，能发现张三这个人才，郭业也是颇为满意。不谈青云子这个老江湖，就是精精儿和空空儿这两位，那历史上也是梁上君子们的祖宗。能当着他们的面下毒而不露痕迹，这个张三不是一般的厉害！

噤噤噤~~

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帘栊一挑，长孙师的黑大脑袋探了进来，道：“秦国公，您没事儿吧？”

郭业一努嘴，道：“你看！都被你毒倒了！长孙将军，没想到你这用毒的本事，越来越出神入化了！这三个人可都不简单！”

“嘿嘿，知道他们不简单，咱用的毒药也不简单！这可是卑职最新研究好的毒药，无色无味，能杀人于无形之中……”

郭业听了这话，脸色骤然一变，道：“啥？他们都死了？”

“没有！没有！我就那么一说……药效越猛，就越容易被人发觉。咱这毒药，说白了就是麻药，一盆凉水，就能把他们救醒！”

“这还差不多……我告诉你，那个老道士不谈，这两个小道士，我已经做主把他们吸收进丽竞门了，由我直接管辖！”

张三插话道：“门主，还有我呢！”

“对了，这个张三以后也跟在本门主身边！”

“这样啊……”长孙师点头道：“就依门主所言……不过，既然以后大家都是兄弟了，我这下毒的事儿可不怎么光彩……”

郭业道：“这个好办，张三儿你来顶缸！就说毒药是他的！”

“啊……啊？”想不到刚升官就背了个大黑锅，张三一时间也不知是喜是忧！

当三个道士幽幽醒转的时候，看见的是郭业满脸关切的面容，郭业手指张三道：“三位没事儿吧，都是下面的人自做主张，对三位不敬，我代他向三位赔不是了！”

青云子满面羞红，道：“秦国公客气了。贫道纵横江湖几十年，竟然栽在了贵属下的手中。没啥说的，我还得感谢贵属手下留情，要不然今日，哪还有我的命在！”说完了对张三躬身一礼，道：“多谢您的不杀之恩！”

张三有些手足无措，道：“老仙长，其实不是我干得……确实是我干的……我也是被逼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想不到自己竟然败在了这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伙计手中，青云子一阵憋屈，说了一声“再会！”。也不理郭业挽留，也不装逼从窗户跳下，而是迈步下楼，扬长而去！

精精儿和空空儿受到的震撼也不轻，他们先是轻易盗取了郭业的大印，今天青云子一出手，又秒败了长孙师，就觉得自己师徒很含糊了。没想到遇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相貌也非常普通的小伙计，就栽了大跟头。

精精儿道：“秦国公，这位张三大哥的手艺还真不错！我们兄弟佩服！”

空空儿也道：“事后回想，在下也没想到这位张大哥哪里露出破绽，空空儿自愧不如！”

张三满脸通红，道：“不敢当，不敢当，咱就是占了一个有心算无心的便宜……”

没想到让张三背黑锅竟然还有这般神奇的效果，郭业道：“不必谦虚，你们三个的本事都不错，以后跟在我身边，可要多亲多近！”

“是！”三个人异口同声得答道！

……

……

第二天上午时分，郭业的车队终于来到了九嶷山行宫之前。郭业把美女们交给行宫的管事，倒也不着急回去。

这座行宫规模庞大，跟一个小城也差不了多少。里面有不少屋舍，是准备给朝廷的官员的。哪天李二陛下前来避暑，可以把朝中的重臣都带过来，这里就是一个临时的小朝廷。

郭业要了一间院子，准备在这里等候李二陛下的到来。

没想到的是，就他住进来的第二天，又出事了。

## 第1482章仗势欺人

第二日，天刚蒙蒙亮，郭业就被一阵吵闹声惊醒了，本想翻身再睡，却听到有人敲门。

他打开门一看，正是空空儿和精儿这哥俩。

对于新收的这两个高手，郭业还是颇为客气的，道：“二位师侄。这么早，你们找我什么事？”

“秦国公，您快看看去吧，外面吵起来了！”

“嗨！我当是什么事，这座行宫里头，全是朝廷的人。他们吵起来了，自有他们的上司调解，轮不到咱们操心。你们回去吧，我也再睡会儿……”

“要是这么简单，我也不叫您了。外面有个扫地的老道，可不简单……”

“不简单？多么不简单？”

“至少武功不在我们哥俩之下……”这话说得客气，言外之意，就是他们哥俩干不过这个扫地老道了！

郭业心中暗想，这也真是奇了怪了，怎么一出长安城，就什么牛鬼蛇神都冒出来了。绝顶高手什么时候成了大白菜了？一波一波得往我这边凑合，扫地老道？还尼玛扫地僧呢？

得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还是出去看看吧。

他出去一看，只见一个中年道士正在和两个小太监对峙。小太监的手里边拿着一根木棍，中年道士却是身无长物，一把大扫帚被扔在一边！

这个中年道士嘴里骂骂咧咧的：“你们这两个狗眼看人低的阉狗！往日里见了我，道爷长道爷短，唯恐伺候的我不周到。今天我落魄了，连扫个地，你们都横挑鼻子竖挑眼的！难道你们就不怕有一日，道爷我卷土重来？”

“哼哼，臭牛鼻子！现在这行宫里边，早就是神僧罗迦娑婆的天下了！你就认命吧！还卷土重来？我呸！你也不撒泡镜子照照你那张脸，你也配！识相的，就老老实实干活，别让我们哥俩为难。你要是不老实……哼哼……就别怪我们哥俩不念旧情了！”

“我倒要看看，你们这两个阉狗能把我怎么样？”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

说着话，两个小太监一人拿着一把木棍，冲着中年道士劈头盖脸得打起来。中年道士一会功夫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郭业看得目瞪口呆，道：“这就是你们哥俩说的高手？”

“这……”空空儿也不太肯定了，道：“按说不应该呀，您看他那双眼睛多亮！再看他的下盘……”

郭业冷哼一声，打断了空空儿，道：“那他要是高手，这两个小太监算什么？高高手？”

“这两个小太监……没啥特别的，应该是一点武功也不会！没准他们是做戏给咱们看！”

“做戏？”郭业看着中年道士已经被打翻在地，不由感叹道：“这真是在用生命在演出呀！”

眼看着两个小太监下手越来越重，郭业看不下去了，大喝一声：“住手！”

两个小太监也累了个够呛，气喘吁吁得跑过来，跪倒在地道：“参见秦国

公！”

“免礼！我说你们怎么回事，这么早就在我的院子外面吵吵闹闹的？”

“秦国公，这可不赖我们，是这个野道士不安分，让他扫东边的院子他不扫，非要到您这边来扫，打扰了您的清梦！我们没办法，这就是教训教训他！让他知道知道规矩！”

“哦，原来是这样。本公心软，见不得这血刺呼啦的场面，还是别打了。你们把他带走吧！”

“是！”

正在这时，中年道士从地上爬起，三步并作两步跑了过来，他跪倒在地道：“秦国公，救我！救我呀！”

郭业可不愿意搀和进行宫里边的事儿，道：“我帮你求了个人情，他们不打你了，你这就跟这两位公公走吧！”说完了，他转身欲走！

中年道士一伸手就把郭业的大腿给抱住了，道：“秦国公别走！贫道是专门为你来得！世上只有您才能救我了！”

“你认识本公？”

“不认识。不过久闻秦国公为长安城盘龙观的道门护法，看在贫道也是道门中人的份上，还望秦国公搭救！”

小太监不干了，道：“你这是怎么说话呢？什么救不救了的，我们哥俩又不是要把你打死。只要你老老实实干活，谁稀罕揍你！”

郭业本来就不想搀和这事儿，又听小太监说得有理，便说道：“既然如此，那就……”

正在这时，精精儿扯了扯郭业的袖子，低声道：“秦国公，救他！”

郭业连忙改口，道：“那就把这个道士交给我吧！”

“这可不行！”小太监把头摇晃得像是拨浪鼓一样，道：“秦国公，您别让我们为难！神僧罗迦娑婆已经下了命令，让我们对这个老道严加看管，您把他要走了，我们没法交待呀！”

“你是说右护国法师神僧罗迦娑婆？”

“就是他老人家！”

听说跟神僧罗迦娑婆有关，郭业更要把这个中年道士带走了，他说道：“本公最看不上眼的就是这个神僧罗迦娑婆，他要关的人，本公就要放！如果他不放，你让他找本公说话！”

太监也分个三六九等，行宫里边的太监就比皇宫里面低一等。至于这两个负责行宫扫地的太监，那在行宫里边也是最没地位的。

他们不敢跟郭业为难，但是也不敢得罪神僧罗迦娑婆，苦着脸说道：“秦国公，你这可要了小人的命了！”

郭业道：“没那么严重。罗迦娑婆说白了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右护国法师，怎么能管得了宫闱之事？他要是为难你们，可是不合规矩！”

小太监弱弱得说道：“按规矩，您也管不到我们呀……”

“嗯？”郭业把脸一沉，道：“这么说来，你们是不给我郭业这个面子了！”

“不敢！不过罗迦娑婆大师那边……”

“莫非你们不敢得罪罗迦娑婆，就敢得罪本公？我可告诉你们罗迦娑婆远在天边，而我郭业就近在眼前！你们信不信，我跟行宫的王公公说一声，就

能要了你们的小命！”

两个小太监还要再说，郭业把脸一沉，道：“带走！”

空空儿和精儿一左一右，把中年道士架起，抬进了小院！

看着两个小太监愁眉苦脸的样子，郭业也有些于心不忍，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道：“你们别害怕，罗迦婆婆现在忙着炼长生不老丹，没功夫搭理你们。”

“那他要是炼好了呢？”

“炼好了……本公自有打算！总之，绝不会让你们兄弟没下场的！”

尽管郭业说得含糊其辞，两个小太监也不得不信，道：“秦国公，我们兄弟的性命可就交到您的手里了！”

“好说，好说！”

……

……

靠着耍狠把中年道士要过来，郭业心中暗叫了一声惭愧！他把中年道士让进了自己的房中，空空儿和精儿侍立左右。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这位道长，今天为了你，本公可是头一次仗势欺人！”

“秦国公对贫道的大恩大德，贫道无以为报。愿为秦国公效犬马之劳！”

郭业冷笑道：“想为我效犬马之劳的多了去了，不差你一个！没看出来呀，你这老道还真能打蛇随棍上！本公救了你，还得帮你找份职司！”

中年道士跪倒在地，道：“贫道可不是无用之人，天文地理，琴棋书画、医药占卜，贫道都自问不后于人！”

空空儿道：“那武学方面呢？”

“江湖之上，罕逢敌手！”

郭业闻言颌首，不解问道：“那本公就不明白了，你这么大本事，怎么就被两个小太监打成那样呢？”

## 第1483章恶道秦英

中年道士说道：“国家自有王法！这两个小太监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却是代表了国家法度，贫道怎么敢造次？”

“王法？”郭业嗤笑道：“罗迦娑婆就能代表王法？”

“呃……让贫道扫地，虽然是罗迦娑婆出的主意，不过下旨意的却是陛下……”

郭业一听这话，心里边一翻个儿，尼玛这两个小太监也太坑人了，怎么光提罗迦娑婆不提李二陛下呢？要是知道跟李二陛下有关，打死我也不敢强行要人呀！

不过，现在做已经做了，后悔也没用。只能看看这个中年道士有什么利用价值来弥补一下自己的损失了。能同时得罪李二陛下和神僧罗迦娑婆，这个中年道士也是个人物！

郭业道：“你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能惊动得了陛下？”

“贫道姓秦，单名一个英字！原本是一个游方的道士，后来太子李承乾病重，贫道就毛遂自荐为太子祈福。太子病愈之后，陛下大喜，命人给贫道建了一个道观，叫做西华观。”

“西华观？”这个名字还真耳熟，郭业问道：“可是长安城崇化坊的西华观？”

“正是！”

“西华观占地颇广，道众不少，香火也很多。想不到竟然是您的产业，真是失敬失敬！”

“哪里，哪里。算不得贫道的产业，只是陛下为贫道寻了一块落脚地罢了！”

“那您又为何落到了如此田地？”

秦英叹了一口气，道：“后来陛下对长生之术有兴趣，就诏贫道入宫问对。也是贫道祖上修来的福分，竟然合了陛下的意，陛下就让贫道炼制长生之药！”

“不对吧……炼制长生不老丹的不是神僧罗迦娑婆吗？”

提到罗迦娑婆，秦英恨得咬牙切齿，道：“就是这个番僧，颠倒黑白，竟然让陛下认为贫道的长生不老药都是假的，而他的长生不老丹才是真的！”

停了一下，秦英忍不住暴了一句粗口，道：“尼玛这老和尚太不懂规矩了！”

郭业听了秦英这一番话，对于事情的前因后果也就明白了。原来，这个秦英和罗迦娑婆是同行——江湖骗子！不过秦英这个小骗子，干不过罗迦娑婆这个大骗子，结果被罗迦娑婆给搬倒了！

同行是冤家，古人诚不我欺！

他问道：“这么说来，你是因为骗局被罗迦娑婆揭穿，而被陛下治罪了？”

“秦国公，冤枉呀！贫道这可不是骗局，只要陛下吃了贫道的长生不老药，再戒酒戒色，锻炼身体，少沾荤腥，自然能够延年益寿！”

郭业都要被他气乐了，道：“尼玛你这不是废话吗？戒酒戒色，锻炼身体，少沾荤腥，谁都能延年益寿。还用得着吃你的长生不老药？”

精儿也看不过去了，道：“我说老秦，咱们是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们哥俩舍了好大的人情，秦国公费了偌大的力气，可不是让你在我们面前卖弄江湖手段的。你还是实话实说吧，是骗子又怎么了，你这也是靠手艺吃饭，不丢人！”

郭业对精儿的三观一阵无语，道：“秦英，你犯有欺君之罪。陛下没有杀你的头，就算是法外开恩。如今你还不知悔改，可就是自己作死了！你要是再不承认，本公也没工夫跟你磨牙，这就把你送回去！”

“别！秦公爷，你千万别把我送回去！我承认我是骗子还不成吗？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就是骗子，也是个好骗子。比那神僧罗迦娑婆可强多了。陛下吃了我的长生不老药，有没有好处不说，至少没有啥坏处。可罗迦娑婆那个贼秃……”

“怎么样？”

“他给陛下的丹药里有阿芙蓉！”

郭业听了大惊失色，道：“此事当真？”

见郭业这份模样，空空儿大惑不解，道：“阿芙蓉又怎么了？这不是一种药材吗？”

秦英却是满脸钦佩之色，道：“秦国公也知道这阿芙蓉的妙处？”

郭业冷笑一声，道：“什么妙处？阿芙蓉，确实能当药材使，能治咳嗽痢疾什么的。不过阿芙蓉最大的特点，却是能让人飘飘欲仙，不能自拔。”

精儿道：“这么说来，阿芙蓉可是好东西！”

“本公还没说阿芙蓉另一个特点呢，如果有人长时间服食阿芙蓉，就会上瘾，一日不可或缺。不过，陛下富有四海，这也没什么，总是吃得起。问题在于阿芙蓉其实本身就是一种慢性毒药，吃的越多，毒性越大，到了最后，人就会形销骨立，一命呜呼！”

“不愧是秦国公，对于阿芙蓉的用处知道的一清二楚！贫道以前还认为这是我师门的不传之秘呢，看来真是井底之蛙了！”

“你既然知道阿芙蓉的危害，又为何不告诉陛下？那样你不但能够将功赎罪，还能一举斗倒神僧罗迦娑婆，岂不是一举两得？”

“贫道倒是想告诉陛下，但是就算我说出来，也没人信呀！我说阿芙蓉有危害，神僧罗迦娑婆就会问了，阿芙蓉的危害见于何典？在哪本医书上写着呢？您让我怎么回答？”

这还真是个问题。阿芙蓉也就是俗称的鸦片，刚刚传入中国的时候，价比黄金。谁家能那么阔绰，把黄金当饭吃？所以，人们对于阿芙蓉是只见其利，未见其害！

很长时间内，阿芙蓉是作为一种名贵的药草，出现在世人的面前的。一直到了明清时期，阿芙蓉的价格下降，才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郭业能知道阿芙蓉的危害，是因为他来自千年之后。但是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讲，这就是相当高端的知识了，全天下知道这事儿的就没有几个人。

秦英继续说道：“贫道不是不知道阿芙蓉能让人愉悦，不过贫道更知道阿芙蓉的害处。平时靠这个骗几个土财主也就罢了，哪敢用来蒙骗陛下？没想到，真有胆子大的，神僧罗迦娑婆就靠这个取得了陛下的信任。让陛下以为只有他才能成功的炼制长生不老丹，而贫道则是个大骗子！您说这让我上哪说理去？”

如果是之前郭业知道了这个大秘密，或许会欣喜若狂。不过，现在，这些罪状都不叫事儿！很明显罗迦娑婆用阿芙蓉的目的是暂时稳住李二陛下。三个月内解决李二陛下，阿芙蓉可没有这个能耐，他肯定还有后招。

他继续问道：“那后来陛下就把你贬来九嶷山行宫？”

“说出来不怕您笑话。这个九嶷山行宫，就是贫道设计的。行宫建成之后，陛下为了奖赏贫道的功劳，就封贫道做了九嶷山行宫的总管。不过这就是个虚名，也没啥权力。后来贫道倒台了，又是罗迦娑婆向陛下进了谗言，让贫道来九嶷山行宫洒扫。”

空儿听完了秦英的话，摇了摇头，道：“不对，不对。老秦，你没说实话！”

“贫道所言绝无半分虚假之处，这位小哥何出此言？”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这身功夫可是俊得很呀！九嶷山行宫平时又不是什么要紧的地方，看管的不严。别说是你了，就是一个普通人想要逃走，都是轻而易举之事。我就奇怪了，你为啥不跑呢？”



## 第1484章功名利禄

“跑？我为什么要跑？贫道若是跑了，那可就犯了陛下的王法！”

“哼哼，想当初你行走江湖，骗那些土财主的时候，就不怕犯了陛下的王法？你用长生不老药欺骗陛下的时候，就不怕犯了陛下的王法？”

“那怎么能一样？想当初是想当初，现在是现在。想当初贫道是为了生活，被逼无奈。现在贫道要是跑了，就是钦犯！”

“你又不是普通人，难道害怕官府来拿你？”

秦英叹了口气，道：“要是以前，贫道肯定会一走了之。可是自从贫道当上了西华观的观主之后，贫道可舍不得走了！长安城多好，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想玩什么就能玩什么。贫道可舍不得弃了长安城，亡命天涯！”

郭业冷笑道：“恐怕不是舍不得长安城，而是舍不得功名利禄吧？你要是跑了，那就得一辈子隐姓埋名。可要是忍了，就有机会东山再起，还能再做回人上人。秦英，你这身本事世所罕有，为了功名利禄，连两个小太监的折辱都能忍了，你叫本公说你什么好呢？”

“秦国公，你这番话说得太好了，真是说到了贫道的心窝里。人活一世，图的是什么呢？还不是功名利禄这四个字？为了这四个字，别说是让贫道被两个小太监折辱，就是入宫当太监……”

“你也愿意？”

“那……贫道就得考虑考虑。可是只要不让贫道当太监，那贫道就什么都愿意干！国公爷，现在贫道的希望可全放在您的身上了！只要您把我秦英收下，什么脏活累活都交给我，我绝不会令您失望！”

秦英这个人尽管人品不怎么样，但是确实有两下子，郭业还真舍不得不收。

不谈能令精精儿和空空儿震惊的武功，就是他这个九嶷山行宫设计师的身份，就值得郭业把他收下。神僧罗迦娑婆具体有什么阴谋，郭业还不得而知。有了这个熟悉九嶷山行宫地形之人，无疑对郭业挫败罗迦娑婆的阴谋大大有利！

当然，郭业也不能嫌弃人家的人品。这年头，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正常的道德观念。现在李二陛下不待见人家了，人家就转投郭业这个秦国公，也称得上情有可原。

至于什么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鬼话，也就能骗骗读书人。对于秦英这种江湖人来说，有奶便是娘才是他们的真实写照。就是精精儿和空空儿，在历史上，也不是啥好人，说白了他们就是杀手，谁给钱，就给谁办事儿，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唯一值得顾虑的，就是秦英是被郭业强抢过来的，算是打了李二陛下的脸。不过，这事儿也不怎么严重。两个小太监肯定比郭业更想遮掩此事，只要能拖上一两个月，郭业有了救驾之功，这也就不叫事儿了。

收下了秦英，那也就不是外人了，郭业又想起了一件事，问道：“秦英，你对罗迦娑婆熟悉不熟悉？”

秦英道：“熟到不是很熟，我们俩是相看两厌，没什么来往！不过也见过几次面。”

“见过几次就好说了，你觉得罗迦娑婆这个人武功怎么样？会不会什么金

钟罩铁布衫什么的？”既然空空儿能一眼看出秦英是个绝顶高手，那秦英应该也能分析出罗迦娑婆的实力。

秦英道：“罗迦娑婆倒是有两下子，不过也就那么回事。番邦武学，怎么比得过我大唐？至于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武功，贫道可以肯定他没练过。这都是外门的功夫，如果练过的话，贫道一眼就能看出来！”

“这可真是奇怪了……”接着，郭业就把罗迦娑婆两次遇刺安然无恙的事情，说了一遍，然后问道：“既然这老和尚不会金钟罩铁布衫，那他为何能够刀枪不入？江湖上还有别的功夫，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至少在贫道所知，绝没有这种武功！”

郭业把询问的目光投向空空儿和精精儿，这二位也摇头表示不知！既然这三人都不知道，那么几乎就可以肯定罗迦娑婆用的不是武功了。难道这老和尚真的拥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郭业一时间头大如斗。

……

……

眨眼间，一月之期已到，李二陛下与一众朝廷重臣都入住了九嶷山行宫。郭业的老熟人尉迟恭也在其列！

没等这帮人安顿好，郭业就把尉迟恭请了过来。

尉迟恭一见郭业就哈哈大笑，道：“兄弟，你可想死老哥哥我了！没啥说得，今天咱俩一醉方休！”

“那可不行，在下正在丁忧期间，不能饮酒。酒宴我已经摆下，不过今天只有您喝酒，我郭业以茶代酒，多敬您几杯！”

“你不喝，光我一个人喝有啥意思？你要真不喝，那我可就走了。程咬金、秦琼那帮人都等着我呢！也就是咱们哥俩处的好，我才赴你的宴。想陪我喝酒的人，多了去了！”

“别走，别走！”郭业伸手把他拦住，道：“我找您来，可不是为了找您喝酒，而是有要事相商！”

“什么事？”

郭业没接他的话茬，沉吟了一下，说道：“鄂国公，听说您和神僧罗迦娑婆之间，有点不对付？”

“你问这个干嘛？”

“这您先别管，您就当我是好奇。我就想知道，您到底为啥要刺杀神僧罗迦娑婆？”

尉迟恭压低了声音，道：“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可别往外传！”

“您说！”

“尼玛这老和尚就不是啥好玩意儿！他对陛下说我的小话！”

“他说您什么？”

“他对陛下说，尉迟恭面像凶恶，脑后有反骨，将来必反！让陛下为天下计，早日把我给除了！”

“日！”郭业忍不住报了一句粗口，道：“这种事情虚无缥缈，您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再说这也不是解释的事儿呀，长相问题，天上父母给的，您又有什么办法？这老和尚真够阴险的。喂……不对，他对陛下告您的刁状，您咋知道的？”

尉迟恭嘿嘿一笑，道：“咱尉迟恭别的不说，就是人缘好！老和尚告刁状

的时候，被陛下身边的太监听到了。有个太监叫徐子期，想当初在秦王府的时候，和咱大老黑喝过几酒，我们俩有点交情。他就把这事儿告诉我了。你说咱尉迟恭能吃这个暗亏吗？知道消息的当天晚上我就请他喝酒，趁机要他的命！”

“可是……您还是没成功？”

“对呀，这老和尚还真有点门道，我这匕首硬是扎不进去！后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咱被贬出长安，到定州城当了一个小小的刺史，真是憋屈呀！”

尉迟恭喝了一杯酒，继续说道：“事情的起因，我谁都没告诉过，你是第一个知道的。我尉迟恭可不是出卖朋友的人，对外就说我跟罗迦娑婆无怨无仇，当晚喝醉了，啥也不知道！”

郭业心中暗想，看来这大老黑还真是粗中有细！他说道：“鄂国公，我今天找你来，就是因为这个罗迦娑婆！”

“怎么？他跟你也不对付？好贼子，哪天我把他绑了来，咱们不用刀剑刺他，就用水淹，用火烤，我就不信这老和尚除了刀枪不入，还能水火不侵！”

郭业苦笑道：“罗迦娑婆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番僧而已，难登大雅之堂。光是对付他，我郭业一个人就够了，怎么还用得着您出手？”

“那你是什么意思？”

“鄂国公，您想过没有，您对付罗迦娑婆，是因为他向陛下进谗言陷害您。但是，他为啥不说别人的坏话，单单说您的坏话呢？”

尉迟恭把眼一瞪，道：“郭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你也认为我尉迟恭脑后有反骨？”

“当然不是！恰恰相反，罗迦娑婆之所以陷害您，是因为您对陛下最为忠心！鄂国公，明白告诉您吧，真正要反的不是您，而是罗迦娑婆！”

## 第1485章绝对忠诚

尉迟恭的牛眼一瞪，道：“啥？罗迦娑婆要造反？”

“正是！”

“哈哈，郭兄弟，没想到你年纪不大，这栽赃陷害的本事可不小！老哥哥告诉你，不用整那些没用的。你不就是看罗迦娑婆不顺眼吗？慢说他之前得罪了我，就算没得罪我，单单得罪了你，老哥哥也帮你出这口气。等哪天他不在陛下身边的时候，我带着人把他绑了来，煎炒烹炸，随你享用！”

“鄂国公，您误会了，我这可不是栽赃陷害！我知道您是什么意思，罗迦娑婆一个人想要谋反，那确实是一个笑话。不过，我怀疑他只是一个冒出头来的小人物罢了，真正想要造反的是他背后的人！”

“是谁想造反？谁想伤害秦王，得先问问咱尉迟敬德的雌雄双鞭答应不答应！”

“实话跟您说吧……”郭业往四下里看了看，低声说道：“谁参与造反，我确实不清楚。但是现在朝廷里面，我确定没有参与谋反的，只有两个半人……”

“两个半？”

“对！一个是我自己。另一个就是您！”

“那还有半个呢？”

“就是陛下他自己！不过陛下自己虽然不可能造自己的反，可是他对那罗迦娑婆言听计从，所以只能算半个！”

“你这不是废话吗，说来说去，能信任的还是咱哥俩。我说郭兄弟，你这话到底靠谱不靠谱？到底有没有证据？”

“有证据我还用得着找您商量吗，直接找陛下不就行了？正是因为没有证据，才求到了您的头上！”

紧接着，郭业就把那些疑点，都跟尉迟恭说了一遍！

尉迟恭听完了这番话，也是面色凝重。他沉声道：“你估计他们什么时候发动？”

“这我可说不好！不过最可能的时机就是丹成之日，长生不老丹人人有份，听着就那么玄乎，这里面必有蹊跷。当然，要是其他时候发动，也不是没有可能……”

“此言有理，罗迦娑婆深得陛下的信任，想要害陛下太容易了。难的是害了陛下以后如何收场。他身后的人想的是谋朝篡位，可不是天下大乱……”

“行呀，鄂国公，没看出来，您这大黑脑袋还真好使！”

“嘿嘿，咱的真正本事你还没见识过呢！你想想，当初秦王府猛将如云，什么程咬金、秦叔宝、侯君集，哪个不是早就名扬天下。我尉迟恭是最后加入秦王府的大将，现在论身份，论爵位，我可是排在第一位！”

郭业可听明白了，道：“您是第一位？这……有点吹牛吧！你不就是一个鄂国公吗？”

“这你就不明白了吧，同样是国公，其实内里也有高低上下之分。我尉迟恭现在实食封三千九百户。他们那几个，就没有一个人是实食封超过一千五百户的。都是国公，这俸禄差了一多半，谁高谁低，不是明摆着吗？”

想起自己的实封三百户，郭业唯有泪成行！尉迟恭说得有道理不？简直

太有道理了！

大唐朝廷，也不是开善堂的，在发放俸禄上面，不能说小气吧，也谈不上多么大方。比如有一条规定就是，官员有了实封，就不能再拿朝廷的俸禄了！因为实封最小的就是三百户。这三百户缴纳的赋税，比一品官的俸禄多得多，按说也不吃亏。

本来郭业有了实封，还挺心满意足的。但是跟这大老黑一比，才知道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自己的工资原来还没有这大老黑的十分之一！尼玛都是给李二陛下打工的，咋收入的差距那么大呢！

咦……不对！尉迟恭这话似乎有点强词夺理！

郭业不服气地说道：“那是因为您在玄武门之变立了大功，运气好罢了！要是我有早生个十几年……”

“这你就不讲道理了。我不知道你早生个十几年怎么样。可是程咬金、秦叔宝、侯君集这帮人，哪个没有参加玄武门之变？他们三个，哪个的武功在我尉迟恭之下？怎么就让我得享大功，而他们只能跟着吃点残羹冷炙呢？”

“那也只能说明您胆子大，混不吝……”说到这里，郭业忽然间心中一动，道：“莫非您是谋定而后动？”

“哈哈，是不是谋定而后动你自己去想吧，咱尉迟恭不喜欢说大话，也就是跟兄弟你投缘，跟别人我可从来没说过这个！总而言之一句话，你这个老哥哥，没那么简单！认了我当大哥，没你的亏吃！”

郭业道：“知道您这么有本事，我也就放心了。铲除这场阴谋的事儿，您可得多出力。别的不说，您拿的俸禄都是我的十倍！”

“好说，好说。陛下对咱尉迟恭不薄，尉迟恭就得对得起他！谁想不让秦王……啊，不，是陛下，谁不想让陛下当皇帝，就得从我的尸首上踏过去！”

“嗯，您老在朝廷上混的时间比我长得多，您看看还有什么人能够绝对忠于陛下，把他也给拉进来。光咱们俩，实在有点势单力孤！”

尉迟恭想了一下，道：“没有！一个也没有！这事儿，还就得靠咱哥俩了！”

“比如忠义无双、义薄云天的秦二爷，秦琼秦叔宝？”

“他？”尉迟恭冷笑一声，道：“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位秦二爷呀……”

郭业还有再问，尉迟恭一摆手，道：“你信得过老哥哥就别乱问，秦王府的旧人，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要说绝对不会造反的，除了我尉迟恭，就没有别人了！呃……你们士林清流系，就没有什么可靠的？”

郭业苦笑了一声，道：“没出事情的时候，觉得他们个个忠君爱国。现在出了事情，却觉得没什么人值得信任。我总觉得……他们就是这次谋反的主力！这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只是一种直觉罢了！”

“那咱们就谁也不指望了，单靠咱们哥俩，来个力挽狂澜！嘿嘿，现在我又有了玄武门之变时候的感觉了！”

……

……

接下来的日子里，郭业就命空空儿和精精儿这两位，小心打探皇宫的消息，随时准备应变。结果……他发现自己高看这两个历史名人了！

这两位功夫是不错，但是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李二陛下身边高手如云，戒备严密，这二位根本就靠近不了他的百步之内。

想想也不奇怪，要是他们就能随便靠近李二陛下，那想要李二陛下的性命也就不是什么难事。真要这么简单的话，那江山早就易主了。

没办法，郭业只能静观其变。这一等，就是一个多月过去。忽然间有一日，神僧罗迦娑婆宣布长生不老丹已经炼成了！李二陛下龙颜大悦，顺势宣布，当天晚上，就大排筵宴，开一场长生大会！所有大臣，务必参加。

郭业还在丁忧期间，按说是没有资格参加这场大会的。不过李二陛下也真对得起郭业，还特意下了一道圣旨，让他今晚务必参加这场盛会，不要错过这场天大的机缘！倒不用郭业想办法混进去了。

郭业抖擞精神，带着空空儿、精精儿、秦英还有张三一同赴会！

这场长生大会还真是声势浩大，不仅朝中重臣图一个不漏，就连太上皇李渊、李世民的几个儿子，还有长孙皇后乃至四大贵妃都在其列。

郭业看了这场面，不由暗中寻思，只要召集几千兵马，把九嶷山行宫给屠了，那大唐王朝想不完也不行了！

看来今天，就是图穷匕见之日！

## 第1486章造假

来参加这场长生大会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九嶷山行宫的大殿之中根本摆不下。李二陛下索性下了一道命令，这场大会，就在大殿之外的空地上进行。

其时，红日西坠，玉兔东升。因为长生大会还没有开始，大殿之外，众位达官贵人带着他们的伴当，呼朋引伴，高谈阔论，好不热闹。

李二陛下出了大殿，被冷风一吹，见院子当中人头攘攘，大几百号人准备和自己一起长生不老，顿时感觉，这副场面是无比的荒谬！

更加荒谬的是，往日里那些忠直敢言的臣子们，对于此事，从始至终都是不发一言！什么时候开始，这大唐朝廷已经变得自己都陌生了呢？

他到底是千古明君，那智商是杠杠的，尽管心里面不断安慰自己，罗迦娑婆与史书之上的骗子不同，是一个有道高僧！他那些丹药，也确实有神异之处。但是心中那股阴影，还是挥之不去！

心神不行之下，李二陛下不由得四处观瞧。一眼，就看到了郭业！

不是咱郭小哥特别俊俏，而是他带得人太与众不同了！其他的达官贵人，不管自己长得怎么样吧，那带的人都是面目清秀，拿得出手的。

可再看看郭业带的人，空空儿和精精儿这二位的尊容，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张三相貌普通至极，但在一群俊男美女之中，也显得格外的鹤立鸡群。至于秦英，那就更不用说了，李二陛下认识！

他咳嗽一声，道：“郭爱卿，近前来！”

郭业抢步上前，道：“陛下，有何吩咐？”

“你带的人里面，有一个人朕看着有点眼熟。可是秦英？他怎么到了你的手下？”

“陛下好眼力，正是秦英！”

李二陛下还没发话呢，张亮瞧出了便宜，道：“大胆！你竟敢私放罪人，置陛下的旨意于不顾，此乃欺君之罪！”

郭业既然带着秦英来了，那就是早有准备。他跪倒在地，道：“陛下，臣有下情回禀。”

对于秦英，李二陛下本来是认为他就是一个骗子，不过现在，他对神僧罗迦娑婆有了些许的怀疑，看秦英也就顺眼了许多，难道这老道真是被冤枉的？也不是没有可能！认真说起来，罗迦娑婆救了长孙皇后，可秦英还救过太子呢！

因此，李二陛下并没有太生气，只是说了一个“讲！”字，就再也不发一言！

郭业道：“秦英道长乃是我道门前辈，道行高深。微臣敢以性命担保，他绝不是骗子。还望陛下明察！”

张亮冷笑道：“秦英是不是骗子，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陛下说他是骗子，他就是个骗子！你私放骗子，就是欺君！单是这条，你就抵赖不了！”

郭业冲尉迟恭一使眼色，尉迟恭大脑袋一晃，道：“勋国公，你这话我不爱听。陛下养着咱们，可不是光听阿谀奉承的。陛下有了错，咱们得说话，那才对得起陛下给的俸禄！你这么说，不是把陛下当成无道的昏君了吗？”

“我跟你这粗人没话说！”张亮摆了摆手，道：“给陛下谏言，那是言官御

史们的活儿，跟秦国公无关！再说了，秦国公还在丁忧期间，不在家给老娘守孝，还操心一个老道，成何体统？别的不说，治他一个不孝之罪总是没错！”

李二陛下脸一沉，道：“秦国公来九嶷山行宫，是奉朕的旨意。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此事休要再提！至于他私放秦英……”

秦英跪倒在地道：“陛下，臣冤枉呀！罗迦娑婆给您的丹药里面有阿芙蓉，您所感觉的药力，都与阿芙蓉有关！这种药，虽然能够短时间内让人愉悦，但是长期服用，却是刮骨的毒药，还望陛下明察！”

罗迦娑婆冷笑道：“阿芙蓉在泰西之地，被称为万用解毒之药。贫僧用此药驱除陛下体内的毒性，有何不可？你这道士，自己欺瞒陛下，被老僧揭穿，在此挟私报复。陛下圣明，必然不会上你的当！”

“毒药？”对于自己的小命，李二陛下定然是不敢掉以轻心，道：“秦英，你说阿芙蓉是毒药，到底是怎么回事？见于何典？”

秦英高举一本书，道：“此乃我道门至宝《长生诀》，上面详细描写了阿芙蓉的危害，还望陛下明察！”

“道门至宝？”李二陛下一努嘴，顺公公接过了秦英的《长生诀》，递给了李二陛下。

只见此书，书页发黄，显然也是年代久远。上面主要讲了如何以武入道破碎虚空的法门，另外还有几页，讲的就是行走江湖，需要提防的几样药物，关于阿芙蓉，交待得又特别细致。

这份长生诀……自然是假的。

想当初秦英向郭业诉说告状无门，郭业就是心中一动！没有书籍上写着阿芙蓉是害人的毒物，咱们自己写一本不就得了吗？

当然要让李二陛下上当，也没有那么容易。首先这书，得是旧书，新写的可不成。这也难不倒郭业，此书用的纸张，确实是年代久远之物，不过内容却是新写的，上面写的以武入道，实际上就是秦英的毕生所学，确实是一门非常高深的武功。

当然，最后一章破碎虚空的内容，就是胡编乱造了！至于那几种药物，也是秦英师门的不传之秘。整本书九真一假，不愁李二陛下不上当！

李二陛下看着这书久久不语，又把书递给了罗迦娑婆，道：“罗迦娑婆大师，您怎么看？”

罗迦娑婆拿过书翻了几页，微一沉吟，道：“陛下，这《长生诀》来历蹊跷，不足深信！”

张亮看李二陛下的脸色，就知道事情不对了，道：“臣在江湖行走多年，从未听说过什么《长生诀》，恐怕其中有诈！”

“哼哼，这《长生诀》乃是道门至宝，怎能随意泄漏给外人？勋国公没听说过，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不足为奇！”

传说中的武功秘籍，自然是束之高阁，秘不示人。在这方面，张亮还真挑不出理来。

不过，他灵机一动，忽然发现了秦英言辞中一个巨大的漏洞，道：“就算你那劳什子《长生诀》是真的，那为啥陛下贬谪你的时候不说？”

“唉，说来惭愧！”秦英叹了一口气，道：“想当初贫道发现罗迦娑婆献给陛下的丹药里面含有阿芙蓉，就想告诉陛下。不过空口无凭，臣想拿《长生



诀》给陛下看，却发现这《长生诀》已经丢了！”

“丢……丢了？”

“不错！”郭业点头道：“说起来，这也是江湖恩怨。我这两个手下……”

他一指精精儿和空空儿，继续说道：“他们和秦英道长有过节，就偷了秦英的《长生诀》！后来还是在下从中斡旋，《长生诀》才物归原主！此事说来话长，勋国公你准备听详细的经过吗？”

郭业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李二陛下也是将信将疑，道：“此言当真？”

尉迟恭道：“陛下，事关龙体安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呀！”

“这……”

罗迦娑婆高颂佛号，道：“阿弥陀佛，阿芙蓉的药性如何，不必再争。长生不老丹中可没有阿芙蓉。陛下，现在吉时已到，这长生不老丹，您究竟是吃还是不吃？”

## 第1487章谁来试药？

尉迟恭大黑脑袋一晃，道：“陛下，咱尉迟恭说话直，您别不爱听。这个老和尚有多大本事咱不知道，他那长生不老丹是真是咱我也不清楚。不过既然这个和尚给您吃的丹药里面含有阿芙蓉，而阿芙蓉又不是啥好东西，起码说明这老和尚的医术还有不足之处！您还是谨慎一些的好！反正他那个药，我尉迟恭是不敢吃！”

郭业也说道：“陛下，现在我大唐的重臣尽皆在此。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要是一同把长生不老丹吃了，真出了什么问题的话，悔之晚矣！”

这两个人说得都是正理，李二陛下听了也颇为意动，道：“罗迦娑婆大师，两位爱卿不识我佛门大法，难免心存疑虑。朕的意思，能否让人先试验一下药效如何，再做定夺！”

罗迦娑婆脸色一变，道：“陛下，这可试不得呀！”

“哦，为何？”

“陛下，事到如今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本来贫僧炼制的长生不老丹足够几百人服用，不过就在刚才，贫僧炼制的长生不老丹为鬼神所嫉，已经不翼而飞！”

“飞……飞了？”刚才还和颜悦色的李二陛下，听了这话，陡然变色，道：“怎么会飞？朕的长生不老，朕的永世富贵，就这么没了？朕不相信！朕绝对不相信！”

郭业道：“这有什么难猜的，依臣看来，肯定是罗迦娑婆根本就炼制不出长生不老丹，才扯了个谎骗您！陛下，长生不老之事，虚无缥缈，不可深信呀！”

李二陛下嘿嘿冷笑道：“就你聪明？别人猜不出的事情，你能猜得出！别人想不到的事情，你能想得到！仙人传说，史有所载！怎么能称能得上虚无缥缈？郭业，我看你是少年得志，太不知天高地厚了！”

看到李二陛下颇有恼羞成怒的架势，郭业不敢硬顶，低声道：“陛下，就算仙人传说，那也是我道家的呀，关和尚什么事？咱们的史籍之上，可没有和尚长生的说法。就算按照佛家的教义来看，他这个教门，认为肉身是个臭皮囊，随时可以舍弃！您要求长生，应该找道士，找和尚不是有点缘木求鱼了吗？”

只要不攻击李二陛下长生不老梦想，他还是颇有理智的。谁能给他长生，他就信谁，并不是非要信罗迦娑婆不可。再回想郭业的话，其实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李二陛下道：“罗迦娑婆，你要是不能炼制长生不老丹，就赶快讲明！看在你救了观音婢一命的份上，朕可以网开一面，不予追究！”

“阿弥陀佛，陛下此言差矣！贫僧自然是能够炼制长生不老丹的……”

尉迟恭道：“嗯，按照大和尚你这么说，我尉迟恭也会炼制长生不老丹。反正别人问我的时候，我就说丹药已经全部飞走了。死无对证！罗迦娑婆，你这个神僧也当得太容易了吧？这不是把我大唐君臣当猴耍吗？”

“谁说贫僧的丹药都飞走了？”

“你刚才不是说……”

“贫僧是说丹药不翼而飞，而不是说一颗不剩呀！”

李二陛下听了大喜，道：“这么说来，大师炼制的长生不老丹还有剩余？”

“不错！贫僧炼制的长生不老丹，不多不少，还剩九颗。九乃数之极也，想来也是天意如此，不可强求！不过……这长生不老丹的数量如此稀少，找人试丹，似乎……有些暴殄天物！”

“九颗？”李二陛下问道：“大师，要吃多少颗长生不老丹，才能长生不老？”

“仅需一颗，就能长生不老！此物药性太大，再多食用，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听了这话，李二陛下的心中一块大石头落了地，只要他自己能长生，管其他人去死！不过，剩下的八颗如何分配，可是一个大问题！

李二陛下道：“九颗也不少了，众位爱卿，有谁愿意与朕一齐长生不老，可先选一粒服下！”

全场鸦雀无声，没人言语！

让大家捧李二陛下的场容易，可是让大家去拿命试药，这尼玛谁敢？大家都身骄肉贵的，还要享受大好的人生呢！长生不老固然不错，但是要拿命去拼，谁也没这个勇气！

李二陛下见全场冷场，就是脸色一沉！

郭业和尉迟恭摆明了不信任罗迦娑婆，他们两个不吃还情有可原！可是其他人呢？莫非大家都不看好罗迦娑婆，就等着看我的笑话？

他目光在众人身上扫射一圈，道：“这可是大好的机缘，众卿不要错过！朕也不怕告诉你们，长生不老丹的数量如此稀少，朕只能拿出两粒来分给众位卿家，其他的丹药，朕要分给太上皇和众位皇儿！”

还是没人说话！

李二陛下脸上可挂不住了，道：“董顺，念你一向对朕忠心耿耿！特赐你长生不老丹一枚，速速服下！”

顺公公听了这话，噗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了，道：“万岁爷！饶命呀！饶命呀！”

“嗯？”对玉一个太监，李二陛下可没必要客气，他说道：“董顺，这可是长生不老丹，不是断肠的毒药！你不要不识好歹！”

“陛下……您看老奴跟了您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您能不能……能不能……”

“怎么样？”

“咱们这行宫里边的小太监多了去了，您何必非要为难老奴？”

董顺这话说得太有道理了！

但是李二陛下可不能这么干！

长生大会，众目睽睽，李二陛下自己要吃的东西，谁都不爱吃，这也太没面子了！先不说这丹药能不能长生不老，就是穿肠的毒药有怎么样？难道就没有一个忠心的臣子愿意试药？

正在这时，罗迦娑婆发话了，道：“陛下，关于试药之事，贫僧有一个小小的计较，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讲无妨！”

“陛下，这长生不老丹，数量极其有限，非常珍贵。可不能任朝臣自择，

得由您亲自指定！象顺公公这种人……当然贫僧不是说顺公公不好，只是他的功绩实在是低了些，不配长生不老丹！”

“那你的意思是？”

“贫僧以为，谁对陛下亲厚，谁立的功劳大，您就得把丹药给谁！就算他们这会儿不愿意，您也得强行让他们吃了！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等他们长生不老之后，自然会理解陛下的一片苦心的。”

不管这话有没有道理把，起码给了李二陛下一个台阶下。李二陛下点头道：“此言有理！不过……以您之见，这两粒丹药该给谁吃呢？”

“这贫僧可说不好，不过有一点浅见！要论功劳，在场之人都不小。不过要论对陛下的忠心，贫僧认为在场有两位最为出众！”

“这二人是谁？”

“一个是鄂国公尉迟敬德，另外一个就是……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日！

郭业听了这话，暗叫了一声不好，这个老秃驴，是要借刀杀人呀！

## 第1488章太上皇出马！

尉迟恭先按耐不住了，道：“贼厮鸟，你是想要害死你家黑爷爷！且吃俺尉迟恭一拳！”说着话，一拳向罗迦娑婆打来！

罗迦娑婆早就料到他这一手了，一转身，就到了李二陛下身后，道：“陛下，救命！”

“不得放肆！”李二陛下瞪了尉迟恭一眼，心里边老大的不痛快！什么叫“害死你”呀，莫非朕的长生不老丹在你的心目中就那么不堪？莫非朕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

尉迟恭那也是有眼色的人，李二陛下发了话，就不再追赶罗迦娑婆，而是跪倒在地，把头仰起，满脸委屈地说道：“陛下，这老和尚他居心不良呀。就是我尉迟恭和秦国公郭业对他有意见，他就让我们俩吃他那个什么长生不老丹！您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事？”

“阿弥陀佛，鄂国公此言差矣！贫僧问您一句，您对陛下忠心不忠心？”

“老秃驴你是不是准备讲什么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的鬼话？我告诉您，少和我尉迟恭来这套！我尉迟恭是什么人，陛下心里最清楚了！要让我上马为陛下战场厮杀，我尉迟恭说半个不字，就不算一条好汉！可要让我吃这来历不明的丹药，嘿嘿，没门！”

“鄂国公，贫僧不是那个意思。虽然您和贫僧有一些小误会。但是贫僧对鄂国公的忠心从未怀疑。有道是家有馮子不败家，国有诤臣不亡国。满朝文武谁不知道陛下对贫僧宠信有加，只有鄂国公和秦国公敢对贫僧表示不信任，这才是真正的国之诤臣！论对陛下的忠心，以您二位为最！”

“哼哼，老和尚你今天就是说出大天来，老子也不吃你的长生不老丹！”

李二陛下也拿这个大老粗没办法，道：“大师，你和鄂国公素有嫌隙，难怪他不信任你，我看这事儿就算了吧！”

“唉！”罗迦娑婆惋惜得叹了一口气，道：“实在是可惜呀！这么好的丹药竟然不被忠臣所得，真是暴殄天物！秦国公，您不要试试？”

郭业冷笑一声，道：“罗迦娑婆，这果然是长生不老丹？”

“这还能有假？”

“那好，既然这丹药这么好，您何不自己试试？”

“自己？”罗迦娑婆的语气有点含糊，道：“贫僧倒不是不能吃，不过贫僧已经长生不老，要这丹药还有什么用？实在是太浪费了！”

“别找那些借口！罗迦娑婆，明白说了吧！本公怀疑这丹中有毒！你要是不吃，就证明你心里有鬼！”

“那贫僧吃了，秦国公，你又怎么讲？”

“你若是吃了，我就……我就再阻拦陛下吃长生不老丹！”

“您要是这么说……那贫僧为了陛下，也就不客气了！”罗迦娑婆说完了，又转向李二陛下道：“陛下，贫僧请试长生不老丹，还望陛下允准！”

“准！”

罗迦娑婆从怀里掏出一个精美的木盒，木盒打开，九粒红彤彤的丸药躺在盒中！盒子一打开，就有一股异香扑鼻！简直太好闻了！

这长生不老丹的卖相，就不同凡响！

罗迦娑婆拿起一颗长生不老丹，长叹一声“暴殄天物呀”，就要往嘴里放

去！

郭业一伸手，把罗迦娑婆的袖子给薅住了，道：“且慢！”

“秦国公，莫非你回心转意，不忍贫僧浪费一颗上好的丹药？”

“哪里，哪里。”郭业连连摇头，道：“这颗药您别吃！”

他把罗迦娑婆手中的丹药抢过，又放回盒中，另外拿了一颗丹药出来，道：“您吃这粒！”

罗迦娑婆苦笑道：“原来您还是信不过贫僧！”

“废话少说，你到底吃不吃？”

“秦国公，请上眼！”说完了，老和尚把郭业的长生不老丹投入了口中，一仰脖，咽了下去！

然后，老和尚面露微笑，道：“贫僧亲自试丹，这下您该满意了吧！”

罗迦娑婆的举动，还真有点出乎郭业的意料之外，他说道：“既然如此，我郭业说话算话，神僧请便！”

罗迦娑婆对李二陛下道：“陛下，贫僧已经试丹！剩下的丹药，您看……”

少了一颗，就只剩下八颗了！

李二陛下刚要发话，尉迟恭又插话了，道：“陛下，此事关系重大，您可要三思呀！”

“神僧罗迦娑婆已经试药，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罗迦娑婆自己试验自己的丹药，微臣觉得这里边还是有点不靠谱！万一这丹药有毒，而这老和尚预先吃了解药呢？万一是毒性发作得慢，咱们还没看出来呢？”

“阿弥陀佛！鄂国公，您要这么说的话，贫僧无话可说。疑邻偷斧，贫僧无论做什么，您都觉得贫僧有可疑之处！陛下，这丹药吃不吃在您，贫僧就不多说了。不过，贫僧要提醒您一句，长生不老丹为鬼神所嫉，您要是不赶紧吃了，就怕夜长梦多，剩下的八颗长生不老丹，也不翼而飞呀！”

李二陛下听了这话是左右为难，以他的智商当然能听得出来罗迦娑婆的话不靠谱！但是，这可是长生呀！万一是真的呢？自己不是错过了一次大好的机会！

见李二陛下犹豫不定，罗迦娑婆又在旁边加了一把火，道：“陛下，长生不老丹太难炼制了！很多时候，都得靠运气。今后还能不能炼出一炉，贫僧可没有把握……”

“你的意思是？”

“陛下能否长生不老，就在今日！”

“好！那朕就赌这一把！”

“且慢！”尉迟恭叹了一口气，道：“陛下如果您真要吃，臣也拦不住！为了稳妥，是不是再找一个人试吃一颗！这还有八颗呢，不着急！”

对于觉得罗迦娑婆是骗子的尉迟恭来说，八颗丹药太多！但是对于相信罗迦娑婆的李二陛下来说，八颗丹药可是太少！

到底该让谁试丹呢？

正在这时，有人高声道：“皇儿，不如就让为父试试？”

敢把李二陛下称为“皇儿”的，普天之下只有一人，那就是太上皇李渊！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父皇，要说试丹，也是儿子给您试丹，哪有老

子给儿子试丹的道理？此事传扬出去，您让儿子的脸往哪搁？此事断断不可！”

李渊满脸笑意，道：“痴儿，你这么想可就错了！要是长生不老丹为真，为父就能长生不老，天下有谁能说你孝？若是长生不老丹为假，甚至有毒，为父一命呜呼……那为父也毫无怨言！！为父都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几天？早几日晚几日，没什么分别！”

“不，不，不！父皇，这可使得不得！要不，咱们再随便找个小太监试验下？”

李渊叹了一口气，道：“世民！”

“在！”

“咱们父子一场，今天有些心里话，为父想跟你说一说！”

李二陛下连忙把他拦住了，道：“父皇，您看这里……是不是不太方便！有什么话，咱们回宫再说！”

“没什么不方便的，你放心，为父这些话，只涉及咱们的父子之情，不关朝政！”

“父皇请讲，儿子洗耳恭听！”

“说起来，还是为父对不起你！想当初咱们父子起兵，夺了大隋的江山。论功劳，还是你的功劳最大，为父和建成元吉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可是为父一时糊涂，竟立了建成为太子。他对你百般逼迫，才有了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听了大喜，这是太上皇对自己示好呀！自己弑兄杀弟，逼迫老夫让位，这就是一生的污点，洗也洗不去。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李渊竟然把责任都揽在了身上！这……简直是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

他说道：“父皇，此事全因建成元吉所起，您不必介怀！”

李渊继续说道：“后来，为父也是老糊涂了，竟然参与了我那孙儿承乾的谋反事件中！近日想来，为父一直痛心疾首，悔不当初！”

“君臣无狱，何况父子？父皇您不用想太多……”

“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就是对为父有什么看法，也是人之常情！为父并不怪你！”

“儿子对您绝对没有什么不恭的想法！”

“此言当真？”

“儿子愿意对天发誓！”

“那到不必！儿呀，为父最近一直想替你做点什么，弥补之前对你的不公之处！现在机会来了，你能不能让父皇帮你试一下丹药？只要你答应了，为父就相信你是真心原谅我！”

李二陛下听到这里就明白了！自己的老爹说了这么多软话，根本原因在这儿呢！他原来是怕死，怕自己不给他吃长生不老丹！

不过，李渊把话说到这，也容不得他不答应！

李二陛下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要是实在等不及要吃长生不老丹，儿子也不敢阻拦！”

“好，今日开始，为父就要长生不老了，哈哈！”

说完话，李渊就把一颗长生不老丹吞了下去！

## 第1489章史上第一托儿

太上皇李渊把这颗丹药吞下肚中以后，先是沉默不语，忽然间眉头一皱，道：“这药……”

“父皇，这药怎么样？”李二陛下迫不及待地问道！

“这药……竟然……竟然……”李渊面泛潮红，嘴唇哆嗦，后面的话竟然说不出来！

尉迟恭一伸手就薅住了罗迦娑婆的脖领子，道：“贼死鸟，你家黑爷爷早就看你不对劲了！刺王杀驾，胆子真够肥的！今天我就要你的命！”说完了，挥起砂钵大的拳头，冲着罗迦娑婆劈头盖脸的打来！

“陛下，救命呀！贫僧冤枉！”

李二陛下面色一寒，道：“住手！”

尉迟恭高举拳头，扭头看向李二陛下，道：“陛下，这贼秃谋害太上皇，证据确凿，您还帮着他说好话？”

“大胆！朕如何做，不用你来教！”

郭业道：“鄂国公，罗迦娑婆意图刺王杀驾。这可是天大的案子，谁知道他是不是主谋？他的背后有没有同党？您要是把他打死了，可就死无对证了！”

李二陛下点头道：“正是如此！鄂国公，你也太莽撞了！”

张亮跪倒在地，道：“不如就把这老和尚交给不良人处置！”

郭业道：“勋国公，您那个不良人主要是军中秘谍，负责我大唐的对外的情报工作，这老和尚交给您不大合适吧。我看不如交给丽竞门！”

“罗迦娑婆乃是天竺人，交给我们的不良人正合适，交给你们丽竞门才是不伦不类！”

“虽然老和尚是天竺人，可他犯案却是在大唐，勋国公您不要强词夺理！”

“我强词夺理？我看你才是做贼心虚！谁不知道你郭业和天竺的戒日女王关系暧昧，这老和尚又是来自天竺！你一定要把罗迦娑婆握在手里，是不是想遮掩什么事情？”

“整个朝廷和这个番僧不对付的就是我和鄂国公两个人，我和老和尚有勾结？这也太荒谬了！勋国公，你这完全是血口喷人！”

“也许你是和罗迦娑婆演戏呢！”

二人吵得不可开交之际，刑部尚书韦挺跨步上前，道：“二位休要争吵！审查案件，我刑部责无旁贷，就不劳二位操心了！”

……

……

三个人为了罗迦娑婆的归属吵成一团，李二陛下听得头大如斗，道：“不必争执，此事关系重大，就由你们三方会审，务必给朕查个水落石出！”

“喏！”

眼看着罗迦娑婆就要被侍卫拖走，只听有人大喊一声：“我看谁敢动他！”

喊话之人中气十足，声振屋瓦，人们的目光纷纷集中到了此人身上！

正是太上皇李渊！



“父皇，您现在怎么样？没事吧？”

“没事，我好得很！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李渊面色红润，满脸笑意，他走上前去，把罗迦娑婆扶起，道：“大师，让您受委屈了！”

“阿弥陀佛，出家人四大皆空，些许委屈，又算得了什么？”

转过头来，李渊对李二陛下道：“皇儿，你们也太急躁了！险些误抓了好人！”

“您刚才不是口不能言……”

“那是我刚才太激动了，才说不出话来，可不是药力所致！长生不老丹，听着玄乎，但是没有亲身试过，为父也不敢轻易相信。但是等为父把这丸丹药吞下肚去，才知道神僧罗迦娑婆没有说谎！”

秦英壮着胆子道：“太上皇，有些药物吃了，能让人感觉身体强壮！实则却是虎狼之药，最伤身体，不可不查呀！”

“是么？”李渊毫不生气，道：“秦道长，你和神僧罗迦娑婆的恩怨，我并不清楚。但是能和神僧放对，想来也是有本事的！不知你知不知道，有哪种药物，能这样……”

说着话，李渊把宽大的衣裳脱掉，继续道：“老夫感觉自己年轻了三十年，这就炼一趟少林罗汉拳，给众位看看！”

太上皇要耍拳？成何体统！

李二陛下刚要阻止，李渊已经练起来了！只见他步法轻快跳脱，手法灵活随意，打得还真不错！蹿高蹦矮，身手矫健，一点也看不出衰老的样子！

大约过了一刻钟，李渊才停了下来，气不长出，面不更色，道：“秦道长，您以为如何？”

“这……”秦英的脸上无比的难看，道：“贫道见识浅薄，不知哪种药物能达成这种效果。按说虎狼之药虽然能让人身体亢奋，但是必有异状……象您这样，贫道闻所未闻！或许是您老身体强壮？”

“嗨！强壮什么呀！老夫都快七十了，近年来早就精力不济，别说打拳了，就是站的久一点，都感觉腰酸腿疼！可吃了罗迦娑婆大师的长生不老丹，却感觉精力充沛之至，就是凭空打死一头牛，也不是什么难事，哈哈！”

“阿弥陀佛，此乃药力过猛让您产生的错觉，不可轻信！贫僧这长生不老丹，只能让人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却不能让人力气大增。”

李渊恭恭敬敬得说道：“多谢大师教诲！”

哗~~

老将出马，一个顶俩。

太上皇出马，那更是不同反响！

李渊的一番卖力演出，可把人们对长生不老丹的热情给彻底点燃了！

首先是李二陛下，李渊的身体状况他是最清楚不过的，绝无可能这么流畅的打出一趟拳！这绝对是丹药之功！如此说来，自己的长生不老之梦，马上就要实现了？

其次，就是众多不明真相的官员了！李二陛下对罗迦娑婆言听计从，是因为罗迦娑婆对他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洗脑。其他官员没有对罗迦娑婆表示不信任，那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这些原因中，没有一条是相信罗迦娑婆真能炼成长生不老丹的！

不过，现在可不一样了！这可是太上皇现身说法，谁能不信？老和尚再

牛逼，也不能让太上皇给他当托儿吧？看来这老和尚真有点本事，长生不老丹是真的！

尼玛这可是长生不老，只要是正常人，谁不想得到？无数人跺足捶胸，为啥刚才自己不要试丹呢？千载难逢的机会竟然被自己给错过了！也不知……还有没有机会？

“陛下，臣愿意为您试丹！”

“微臣为您鞍前马后效力这么多年，长生这种事可不能落下我呀！”

“陛下，微臣已经身患重病，药石无效。就要靠神丹救命！您不能见死不救！”

“大夫说微臣只能再活七日了，还望陛下早做决断！”

“七天算什么，我只能活五天了！”

“三天！”

“一天！”

“一刻钟！”

“别说了，谁跟我争，我就死给他看！”

……

……

眼看着面前一片混乱，心情大好的李二陛下丝毫没有生气！他看向尉迟恭，道：“鄂国公，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朕把这唯一的机会给你！”

他这话一出口，无数道仇恨的目光就集中到了尉迟恭的身上！

饶是以大老黑混不吝的性格，此时也感到了阵阵寒意，他说道：“臣还是那句话，我信不过这老和尚！打死我都不吃！”

“鄂国公言行合一，真是一条好汉子！”

“鄂国公说话算话，我们支持你！”

“陛下，鄂国公既然不愿意，您就别勉强了！不如就让微臣代替鄂国公……”

“凭什么呀，你算什么东西？我跟鄂国公关系最好，要替也是我替……”

……

……

李二陛下又扭头转向郭业，道：“秦国公，你呢？”

## 第1490章老实人耍滑头

李渊的一番表演，不但没有消除郭业心中的疑虑，反而更加坚定了郭业内心的判断！别人参加没参加谋反，郭业不清楚！不过有件事情，是可以肯定的，李渊必定参与了！

想想也不奇怪，谋反之后，要想平稳的接掌大唐朝廷的权力，没有这老家伙的首肯怎么行？说不定.....他还做着复位的春秋大梦呢！

郭业对于李二陛下的好意，当然是敬谢不敏，道：“微臣年少德薄，功劳又少，就不和众位大人争了！不过微臣最后还是要说一句，为了稳妥，还请陛下最后一个服丹！”

“你呀你.....”李二陛下用手点指郭业，道：“鄂国公是个粗人，脑瓜不好使也就罢了。你怎么也转不过弯来呢.....朕明白了，你这是死鸭子嘴硬，不好改口是吧！听朕一句劝，面子不能当饭吃，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长生不老丹你还是吃了吧！没人会笑话你！”

郭业道：“陛下就当微臣不识好歹吧！微臣心意已决，还望陛下成全！”

这两位不想吃，李二陛下偏生要给！但是众多想吃的人，李二陛下却不想给！让这帮墙头草与自己一起长生不老，也太便宜他们了！

他手里拿着一颗长生不老丹，仔细打量，不发一言！

李渊咳嗽一声，道：“皇儿，你可是发愁这一颗长生不老丹给谁？”

“正是！”

“不如.....让为父给你出个主意！”

“父皇请讲！”

李渊往四下里看了一圈，被他目光扫到无不腆胸叠肚，希望自己能得到太上皇的青睐！久违的大权在握的感觉，又回到了李渊的身上！

老头子暗暗寻思，等着吧，只要再过一会儿，你们都得重新跪在我的脚下！至于尉迟恭，和郭业，这两个卑鄙小人，都曾反叛过我，绝不能留！

不，不，不.....一刀杀了他们太便宜了，我要把他们千刀万剐.....似乎还是差了一点儿.....还要把他们的妻女都没入教坊司，后代斩尽诛绝.....嗯，这还差不多！

听说郭业的妻妾都是难得的美人儿，朕要先把他们享用一番，再让千人骑万人跨！可是论起来郭业的正妻还是朕的外孙女儿，该怎么堵塞天下的悠悠之口呢？要不要把柴绍家也满门抄斩，朕儿子都宰了，也不在乎一个姑爷.....

李渊想得入神，不由露出了一副莫测高深的笑意，李二陛下低声道：“父皇，父皇.....您想什么呢？”

“啊.....朕在想.....这个长生不老丹到底应该给谁，不能单看功劳，也不能单看他和皇家的亲厚程度，而是要综合考虑.....皇儿，你觉得卫国公李靖怎么样？刚才几乎所有人都想要长生不老丹，唯有卫国公不发一言，是个至诚君子，应受此赏！”

李靖苦笑道：“陛下，微臣福薄，就不和众位大人争了。”

李渊面色一沉，道：“莫非你也信不过罗迦娑婆大师？”

“这.....”罗迦娑婆受重用的时候，李靖不发一言。这时候再说信不过罗迦娑婆，就不怎么合适了，他一时间竟想不出如何回答！

李渊继续紧逼道：“如果你不是不相信罗迦娑婆，那就是不相信朕了……”

“微臣不敢！”

“不敢你就把它给吃了！”说着话，李渊已经拿起一颗长生不老丹，递到了李靖的面前！

对于李靖吃长生不老丹，李二陛下是无可无不可，自是不发一言！

“既然如此，臣遵旨！”说着话，李靖把一颗长生不老丹放入口中！

李渊笑道：“这就对了！一笔写不出俩李字，这是朕对你的特殊关照，待会你就知道这长生不老丹的妙处了！”

李靖似乎是在消化药力，连连点头，却并不开口说话！郭业走上前去，道：“卫国公，这丹药效力如何？”

李靖把手放在嘴边，竟从口中把那颗丹药吐了出来！可是那颗丹药入口即化，此时已经小了一半！他说道：“怎么样？秦国公，你后悔了吧？没关系，我给你留着呢，这半颗给你！”

郭业心领神会，一巴掌就把那半颗长生不老丹打落，并且用脚狠狠得踩了几下，把那颗丹药完全碾碎，和黄土搀和在了一起。他说道：“谁吃你嘴里吐出来的脏玩意儿！”

李靖脸色大变，道：“你不吃给我呀，我好心好意的给你留着，你竟然这样对待老夫！我跟你没完！”

说完了，就和郭业扭打在一起！

这一场闹剧，可把李二陛下气坏了，他岂能看不出其中的门道？怒声道：“不要再打了！不想吃就明说，给朕耍这么蛾子，你们把朕当什么人了！”

李靖一向以老实人的面目出现在朝堂之上，这下事关生死，不得不耍了点小聪明，还被李二陛下抓包了，脸上不由得有些讪讪的，道：“陛下恕罪，这丹药……”

说到这里，李靖忽然轻咦了一声，道：“这丹药，好像真有点效力！”

郭业死死盯住李靖，道：“卫国公，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你可知道你接下来说的话，可关系到我大唐的生死存亡……”

李渊脸色一沉，道：“郭业，莫非你的意思是说，刚才朕在撒谎……”

郭业不卑不亢得说道：“不敢！微臣只是在陈述事实罢了！”

李靖跪倒在地，道：“微臣侍君不诚，还请陛下责罚！”

对于李靖，李二陛下是很了解的。这个人没有多大野心，但是对自己也没有多高的忠诚。

想当初李渊准备谋反，推翻大隋的江山，这事儿被李靖知道了。他竟然化装成囚徒，长途跋涉找隋炀帝告密！多亏了李世民起兵快，把李靖给堵在了半路上。要不然，李靖就会成为一个反唐的急先锋！

说白了，李靖是被俘以后，不得已而降唐，可不是他对李渊父子多么看好！

后来玄武门之变的时候，李靖更是采取了严守中立的态度，并不偏向任何一方。

所以说，李靖效忠的是朝廷，效忠的是皇帝。至于皇帝是谁，他并不在乎！而且也没有为皇帝效死的心思，能保则保，保不住他也不介意改换门

庭！

对此，李二陛下也是心知肚明，不过论军事能力，李靖始终是大唐第一位的，所以他也不和李靖计较。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个道理他还是懂的！

李二陛下一摆手，道：“算了，朕不追究你的欺君之罪，只问你一件事！”

“陛下请讲！”

“这长生不老丹药效到底如何？”

“臣不敢欺瞒陛下！虽然臣并不觉得有药物能让人长生不老，不过……您这个长生不老丹，似乎还真有点效力！微臣只吃了半颗，就觉得精力充沛之至，好像又回到了少年时期。至于能否长生不老，就不是微臣所能知道了……”

罗迦娑婆道：“阿弥陀佛，卫国公您今日真是浪费了大好的福缘！半粒长生不老丹仅能延寿二百年，不能长生不老，实在是可惜！”

连表现得对长生不老丹不屑一顾的李靖，都对长生不老丹表达了认可！李二陛下对长生不老丹的信心更足了！

他说道：“九粒长生不老丹，父皇吃了一粒，神僧罗迦娑婆吃了一粒，卫国公李靖吃了一粒，还有六粒！这六粒朕准备和皇后，以及四位皇子分享！众位爱卿以为如何？”

李二陛下到现在，总共生了十二个儿子，不过有三个早夭，还剩下九个。这九个里面，有五个还是小孩子，没有出现在这场长生大会之中。在场的只有四个，分别是李承乾，李泰，李恪和李佑！

他们四个，加个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正好一人一粒！

众位大臣当然是不乐意了。不过让他们跟李二陛下争长生的名额，他们可不敢，只得道：“皇上圣明！”

李二陛下大喜，把长生不老丹一一发下，道：“来，咱们一起享用长生不老丹！从今以后，咱们李家就富贵永享，寿与天齐！”

## 第1491章你信我吗？

“慢！”

一声大喝，再此响起！

李二陛下定睛一看，还是他的心腹爱将郭业郭子仪！

郭业两次三番的阻止自己吃药，换言之多次阻挠自己长生不老，即使有千古明君的气度，李二陛下也险些压不住火！

他张了张嘴，强行把一口怒气咽下，道：“秦国公，朕知道你对朕忠心耿耿；也知道你对神僧罗迦娑婆不信任，更知道你觉得这丹药有问题。但是朕心意以决，不必多言，退下！”

“可是……”

“秦公国，莫非你要抗旨不尊？”

罗迦娑婆也插话道：“圣人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您刚才已经答应了，只要贫僧吞下长生不老丹，就不会阻挠陛下服丹。现在出尔反尔，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事情发展到了现在，郭业已经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长生不老丹一定有问题！

要是丹药没有问题，李渊一个将近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何必当着朝廷忠臣耍一趟拳？这是耍拳吗？简直是耍猴！一代开国之君，做出了如此有失尊严的事，定然所图非小！他越宣传长生不老丹的好，就越说明这里边有猫腻！

李渊……

长生不老丹……

李二陛下以及众位皇子……

这几个关键词连接起来，这次谋反的计划也就呼之欲出了！

假如李渊真的参加了谋反，假如这长生不老丹真的有毒，那李渊完全可以事先服下解药，再吃长生不老丹。等李二陛下和众位皇子，都服事丹药而亡。那能继承皇帝之位的除了他李渊之外，不就只剩下几个小孩子了吗？

到时候是亲自复位也好，还是身为监国也好，也就是李渊一句话的事儿了！李二陛下剩下的儿子，最大才六岁，难道还能抢得过他这一个尾巴都白了的老狐狸？

这么说来……这次谋反的计划已经到了最后一步，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了！

郭业吓得冷汗津津，暗暗对自己说道：不行，必须阻止这场阴谋！哪怕拼上我的一条命！

他能这么想，当然不是因为他对李二陛下多么忠诚。李二陛下对他是不错，条件允许的话他也不介意拍拍李二陛下的马屁，尽心尽力的为李二陛下办事。但是，这种忠诚是有限的，就类似于现代人对公司老板的忠诚，哪有现代人豁出命给老板办事的？

不过今天，他是不得不拼命了！李渊上台，对于别人可能会网开一面，但是有两个人绝对不回放过。一个就是尉迟恭，想当初就是这个大老黑，手提人头，来到李渊的面前，逼李渊让位！此仇此恨，比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也轻不了多少！

至于他自己，则是上次扑灭太子李承乾位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他还做了卧底，背后插了李渊一刀！叛徒远比敌人更可恨，他和李渊现在已经仇深似海了！

这年头，可不是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现代社会，而是讲究株连九族的封建社会！只要李渊得势，不仅郭业性命不保，加中妻儿也肯定难逃活命！可怜郭襄和郭小渣两个孩子，还未成年，就要身首异处！

为了家人，郭业不能不拼命，不敢不拼命！

他眼珠一转，对罗迦娑婆道：“谁说我要劝陛下了，我要劝的乃是皇后娘娘！”

“呃……”没想到郭业这么无耻，罗迦娑婆竟然一时语塞！

郭业又继续说道：“皇后娘娘，事到如今，也只有你能阻止陛下服食这种来历不明的丹药了，您得说句话呀！”

长孙皇后秀眉微蹙，道：“陛下……”

“观音婢，莫非你也不信朕？”

“不是不信任您，而是……”

李渊道：“好儿媳，你就算不信你的救命恩人罗迦娑婆，不信你的丈夫李世民，难道我这老公公的话也不信吗？”

这话可厉害，不信罗迦娑婆说明不义，不信李世民说明不忠，不信他李渊说明不仁，长孙皇后敢说半个不子，那就是不忠不孝不义之人了！再加个不仁，四大罪状就算齐活！长孙皇后再想要自证清白，就只剩下悬梁自尽一条路了！

见长孙皇后被将在那了，郭业忙道：“话不能这么讲，此事完全与信任无关！事关陛下的安危，无论如何谨慎都不为过……”

他还要施展三寸不烂之舌，帮长孙皇后圆场，李渊已经老脸一沉，道：“朕与皇后说话，哪有你插话的余地，还不退下！”

“太上皇此言差矣……”

“住口！郭业你目无君上，莫非是想造反吗？”李二陛下开口说道。

被大唐两个权势最高的人开头指责，郭业一时间也是有点招架不住，他斜眼撇向尉迟恭，却见这家伙正在那闭目养神呢，似乎对眼前的一切都充耳不闻！

郭业知道，不能再劝了！再劝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会把事情推向不可控制的深渊！真把李二陛下给惹急了，下一道圣旨，让殿前的武士把自己拉走，那可就真的全完了！

也罢！

郭业跪倒在地，道：“微臣再说最后一句，既然陛下已经下定决心，臣也不再相劝！皇后娘娘，您要信得我郭业的话，就不要吃长生不老丹！”

李渊冷笑道：“郭业，你是活腻歪了吧！我的儿媳不信自己的丈夫，却信你，朕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郭业说完了，也觉得这话有些不妥！本来他想说的是，请皇后娘娘不要吃长生不老丹，但是不知怎么回事，竟然鬼使神差的加了一句，“您要信任我郭业的话”，好像要跟李二陛下别苗头似的！难道自己真的对长孙皇后情愫暗生？真尼玛是作死呀！

他说道：“微臣失言了，还请陛下降罪！”

李二陛下听了他这话也有点别扭，道：“无垢，你怎么看？”这话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郭业失言，一个是长孙皇后要不要吃长生不老丹！

长孙皇后道：“臣妾当然要跟陛下一起吃长生不老丹了！”

“好！这才是朕的好皇后！”

长孙皇后继续说道：“臣妾其实并不相信这丹药能长生不老。不过，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臣妾与陛下虽非同年同月同日生，却愿和陛下同年同月同日死。不管吃了这丹药，是长生不老也好，是马上绝命身亡也罢！只要陛下说吃，臣妾必定跟随！”

长孙皇后这番话把李二陛下的一点小心思说得烟消云散，道：“好！说得好！你我夫妻一同服用此丹！”

“还有咱们的孩儿呢……”

“对！对！孩儿们，把长生不老丹拿起来，同为父一起服用！”

“遵旨！”

郭业知道这下真的拦不住了，扯了扯尉迟恭的衣角，道：“鄂国公，怎么办？”

“那有啥，丙字方案呗！”

“那……那可是……”

“事到如今，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兄弟，莫非你还有什么未了之事？”

“那到没有！我家里都安排好了……”

“唉，我尉迟恭却还有一个心愿没有达成！”

“什么心愿？”

“我认你当了兄弟，你却从没有叫我一声大哥！临了，临了，你能不能满足大哥这一个愿望？显着咱尉迟恭不是自作多情？”

这个大老黑还真是有情有义，郭业感动道：“大哥！”

“好！有你这话我就死而无憾了！”说完了这句话，尉迟恭大喝一声，道：“丙字方案，动手！”



## 第1492章故人心易变！

尉迟恭大嗓门一喊，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

当时，李二陛下下的长生不老丹还在手中，长孙皇后、李承乾、李泰、李恪、李佑的长生不老丹已经入口！

不得不说，郭业的反复提醒，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事到临头，李二陛下也有些犹豫了！听起郭业的劝告，要当最后一个吃长生不老丹的人！

“丙字计划？”还没等李二陛下明白过味来呢，有三个人影冲了过来！

来的人正是尉迟恭、郭业和名不见经传的张三！

刹那间！

尉迟恭抢过了李二陛下下的长生不老丹！

郭业一巴掌下去，长孙皇后口中丹药飞出！

张三更狠，手一使劲，把李佑的下巴给卸了，一伸手就把丹药拿了出来！

紧接着，三颗丹药都到了张三的手中！

张三一扬脖，三颗丹药都被他给……吞了下去！

三个人配合默契，免起鹬落之间，已经把这件大事做成！

事发太突然，在场的众人都看傻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尼玛这是明抢呀！

抢得是皇家的东西！

抢得是皇家的长生不老丹！

抢得是李二陛下唯一的长生不老的机会！

作死也不是这么个作法呀！当场抢劫皇帝，那可是要灭九族的罪过！你自己想死，找根绳子上吊，找条大河一蹦，多简单，多省事！何必连累家人呢？

群臣一阵慌乱，郭业和尉迟恭以及张三再次跪倒在地，道：“臣死罪！”

李二陛下气得嘴唇都哆嗦了，“拿……拿下！”

过来几个御前侍卫，就要把他们给捆了！郭业道：“陛下，微臣也是情非得已！还是给臣留点体面吧！”

他这么一说话，那些侍卫也就站住了！一个原因是郭业他们几个没有反抗的意思，不着急这一会儿。再一个就是他们都跟郭业认识，想当初和郭业一起出使过高句丽，算是有一份交情！

“体面？你还想要体面？”李二陛下都被气乐了，道：“你还是操心你能不能活命吧！尼玛你知不知道你们刚才干了啥？你们毁了朕的长生不老丹！毁了朕唯一的长生机会！你们这不是强抢，是刺杀！你们……我要治你们一个谋反之罪！”

“谋反？我就是要谋反！”尉迟恭大脑袋一晃，道：“我跟您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打的硬仗不计其数，现如今我身上全是刀锋和箭头留下的疤！”

说着话，尉迟恭把衣服一脱，扔到地上，露出来道道疮疤。触目惊心！

他说道：“陛下，您看看！不为别的，就为我这身疮疤，我尉迟恭对您怎么样？够不够意思？我特么的就是想不明白，为啥这好好的太平日子我不享受，我就想谋反了呢？”

李二陛下看着那一道道疮疤，又想到尉迟恭给自己立下的汗马功劳，一时

也有些感动，道：“算了！我和你讲不清楚道理！总之，今日之事，是你的不对！”

从谋反到不对，这个跨度也太大了！简直是杀人罪和闯红灯的区别！郭业听出了便宜，道：“陛下，您原谅我们啦？”

罗迦娑婆道：“可惜呀，可惜！本来陛下可以享寿万年，现在却是百年不到，全是拜你们所赐！太上皇可以长生，三位殿下可以长生，其他人却要成为一抔黄土，真是可怜可叹！阿弥陀佛！”

他这话一说，李二陛下刚压下的那股火，又起来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这一比较，李二陛下的心态又失衡了！

李渊又加了一把火，道：“皇儿你放心，虽然再过几十年，你就不在人世了！但是你的江山，为父一定会给你管的好好的！以后这大唐必定更加兴盛，你不必担心身后之事！”

这话说得，好像李二陛下马上就要去死了！

李二陛下牙齿咬得格格响，道：“原谅？朕倒是想容得了你们，但是国法无情！还愣着干什么，给朕拿下！”

侍卫们这下不敢怠慢了，抹肩头拢二天臂，就把这三位都捆了！罗迦娑婆一指，道：“还有秦国公带来那三个人也不可放过！”

郭业道：“对！对！我们是一伙的！国法无情，不能放过！”

空空儿、精精儿和秦英三人互相看了看，一起跪倒在地，道：“陛下，小人冤枉呀！”

“冤枉？”李二陛下冷笑一声，道：“郭业的事，你们不知道？”

“知道是知道……”秦英苦笑一声，道：“陛下，秦国公在出发以前，跟我们交代了十条计划，分别命名为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些计划太多了，谁知道秦国公要用丙字计划呀！”

精精儿道：“就是，就是。这十个计划，是针对长生大会各种情况准备的！但是只有这个丙字计划，是最要人命！”

听到这里，李二陛下倒是来了兴趣，道：“丙字计划就是他们三人抢夺朕的长生不老丹？”

空空儿道：“差不多，也不全是！丙字计划除了他们三人外，还有我们三个！我们三个是负责强夺三个殿下的丹药的。不过……”

“这可是抄家灭门的大罪，小人哪敢干呀！”秦英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泪，道：“虽然郭业对小人有些恩惠，但是小人不敢以私情而害大义！绝不和他同流合污！”

精精儿也表起了忠心，道：“尽管郭业给我们一个月五贯钱的工钱，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可不能干！长生不老丹是毒药又怎么样？又不是我们放的！何必把这破事揽到自己的身上？您死就死了，大不了换个……”

空空儿赶紧把他的嘴给堵住了，道：“陛下，小人的师弟年纪小，不会说话。他的意思是呢……咱们兄弟都是安善的良民，可不敢做犯法的事儿！”

郭业怒道：“你们这些叛徒！三位殿下的小命儿就得交待在你们的手里！”

“哟嗬，我怎么不觉得呢？”李承乾脸上浮现出了狠毒的笑意，道：“郭业你也有今天！我看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明白告诉你吧，这长生不老丹不但不是毒药，而且还确实是仙丹！什么叫脱胎换骨，哪叫伐经洗髓，我今天

算是见识了！”

李泰也道：“姓郭的，我说你充什么大瓣蒜呢！就你聪明，我们其他人都是傻瓜？这怎么可能！你家李泰爷爷我吃了这长生不老丹，简直是浑身舒坦得不得了！长生不老不敢想，但是再活个几千年，一点问题也没有！”

“唉！”李恪叹了一口气，道：“秦国公，您犯的错太大，我也帮不了您了！这次，您是真的错了，彻底错了！”

三个儿子一描述吃了丹药的感受，李二陛下可受不了了，道：“你们说，对他们这几个人该如何处置？”

李渊恨声道：“当然是立刻凌迟处死，女眷发配教坊司为奴！株连九族，一个也不放过！就是郭业那入了土的老娘也挖出来挫骨扬灰！”

罗迦娑婆道：“贫僧愿意念上一段经文，诅咒他全家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 第1493章三日

李渊和罗迦娑婆一唱一喝，对于郭业的恨意毫不掩饰的流露出来，把李二陛下这个真正的苦主都吓了一跳！

还是那句话，人都是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在自己有希望长生不老丹以前，李二陛下对于罗迦娑婆，对于长生不老丹都是深信不疑！

但是，现在长生不老丹入了别人的口，永远与自己无缘了。李二陛下又愿意相信，长生不老丹完全是骗人的了。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李渊和罗迦娑婆的一举一动都显得那么可疑！

他心中暗想，至于吗？貌似真正的受害者是我才对？你们这二位究竟是要闹哪样？

首先是太上皇李渊，朕的生身之父，按说这个结果应该对他最为有利才对，他自己长生不老了，我这个抢了他皇位的儿子却没有个好下场，还有比这更能让他开心的事情吗？为啥他对这件事的始作俑者郭业那么恨呢？这有些说不通呀。

至于罗迦娑婆。那就更奇怪了！平时里一副有道高僧的样子，不断劝说朕要以德报怨，太上皇李渊和太子李承乾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放出来的。他为啥对郭业也那么恨？按道理说，郭业也没有得罪过他……

不对，不对，此事没有那么简单，还是谨慎为上，不可操之过急！

想到这里，李二陛下说道：“不妥，不妥。朕岂能以非刑杀人？那不成无道的昏君了么？”

这话说得夹枪夹棒，把李渊也捎带着讽刺了一下。

李渊装作没听出来，道：“众目睽睽之下，郭业犯了欺君之罪！即便按照律法，也是千刀万剐之罪。怎么能算得上非刑？”

“未审先判，即是非刑！”李二陛下斩钉截铁得说道！

“现在大庭广众之下，无论郭业还是他的家仆都已招认！怎么能称得上未审先判？”

“父皇，现在不是武德年间了，按照《贞观律》。郭业这种官员，须由三司会审，才能定罪！韦尚书你说是不是呀？”

韦挺看了看李二陛下，又看了看李渊，左右为难！

如果是之前，肯定是李二陛下说啥是啥！什么叫出口成宪、哪叫金口玉言？《贞观律》再大，能大得过李二陛下？就是《贞观律》里没有这条，回头他都得给加进去！

但是现在，情况又不同了。人家李渊是吃了长生不老药的，虽然他也不相信长生不老药是真的，但是万一呢……就不怕到时候李渊秋后算账？

韦挺沉吟了半晌，忠于冒出一句话来，道：“微臣无能，对《贞观律》研究得不够透彻，到底有没有这条，微臣实在是搞不清楚……”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感觉自己的尊严受到了强烈的冒犯！看来因为长生不老丹之事，自己在朝臣之中的地位大打折扣！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快刀斩乱麻！

他说道：“朕意已决，将郭业等六人，全部收监！三日之后再由三司会审！”

“遵旨！”韦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赶紧应了下来！

李渊道：“就算现在不把郭业等人处死，那他们的家人，是不是得先抓起来，严加看管？”

这话是正理，李二陛下却是颇为犹豫！抓郭业容易，再抄家的话，以后可就有点难以转圜了！抄家必然涉及到女眷的问题，下面那些小吏的龌龊事他也时有耳闻。要是因为此事，郭业的妻妾受了小人的侮辱，事后又证明郭业是冤枉的话……那可怎么这些忠臣义士交待？

见李二陛下沉吟不语，李渊继续说道：“皇儿，你口口声声要遵守《贞观律》，不知这条按照《贞观律》，该怎么讲？”

“那……卫国公李靖！”

“微臣在！”

“就由你负责查抄秦国公和鄂国公的府邸，不得有误！”

“遵旨！”

李二陛下心中默默念道，李靖呀，李靖，你可和郭业的关系不错，这次就看你能不能保全郭业的家小了……

……

……

行宫之中，根本就没有监狱！

韦挺也真对得起郭业的，找了一间大房子，把郭业六人都塞了进去！

一进屋，秦英就开始骂骂咧咧，道：“我说郭业，你说是不是傻冒？好好的秦国公你不当，非要当阶下囚！我说你图啥呀？”

郭业怒声道：“秦英，要不是我郭业救你，你早就被小太监给打死了！现在不就让你受了点牵连吗？你就这么对我不依不饶的，简直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眼狼！”

“一点牵连？你说得好听，要不是我秦英聪明，没有跟着你一块发疯，过几天就得跟你一起掉脑袋！尼玛我容易吗？好不容易找了个靠山，结果却是个灾星，是个祸根！没有高官厚禄，没有美貌的小娘子，我这后半辈子可怎么过哦……”说着说着，秦英悲从中来，不禁放声大哭！

尉迟恭道：“休要聒噪！你这个老道，好不晓事理！你的后半辈子不好过，却不能怪在我们兄弟的头上！”

“不怪你们兄弟，还能怪谁？”

“怪你自己呗！”尉迟恭嘿嘿一笑，道：“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富贵险中求！我们兄弟冒了这么大险，可不是为了送死，而是要求一场大富贵！你小子有眼不识金镶玉，为德不卒，自个儿把自个儿给坑啦……到时候俺们兄弟是高官厚禄美婢应有尽有，而你则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郭业也道：“不错！本来我们兄弟准备带给你们一场大富贵，可是你们没抓住机会，实在是可惜！”

“机会？送死的机会吧！这我们可是敬谢不迭，你们自个儿留着吧！”

精精儿也道：“您就是死鸭子嘴硬！我早就想明白了，那丹药是不是长生不老丹不好说，但是只要不是绝命的毒药你们就死定了！我可不相信皇帝能等几十年，看那丹药的效果！”

郭业道：“好，好，好。我不和你们吵，事实胜于雄辩。现在说这些都没用。你们可敢跟我打个赌？”

“打赌？你都要死的人了，和我们赌什么？”

“如果我郭业判断错误，连累了你们哥几个，那我就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地点，那里藏有万两黄金，你们出去之后，拿了金子逍遥快活，也不枉你们跟我一场！如果我判断对了……”

“怎么样？”

“以后我郭业说得话，不管你们觉得多么荒谬，都得不折不扣的执行，不得有误！”

秦英眼珠一转，道：“秦国公，我怎么听着这条件有些好的过分呢？”

郭业道：“条件好，是因为我郭业有赢无输！”

“您这个口气可大了一点儿！”

“说一件事情，你们就明白了！你知道我为啥安排你们三个去抢李承乾、李泰和李恪的长生不老丹吗？”

“为啥？”

“因为这三个人都和我郭业有点小过节！他们死了，正好称了我郭业的意思！换句话说，你们不肯为我效死，早就在我的预料之中！”

说完了，郭业叹了一口气，道：“你们三个一身本事，都是世所罕有。本公起了爱才之念！借助这次事件，是要让你们明白，要论真正的大智慧，你们和本公差得远呢！以后不要靠着一点小聪明，就妄作决断……”

三人对视一眼，空空儿道：“既然秦国公把话说这份上，这个赌约我们接了！不过咱们这个赌约总得有个期限吧……总不能一日不能辨别真伪，我们就得跟您耗下去！”

“那是自然！”郭业看向秦英，道：“你觉得最好的毒药，能延迟多久才能发作？”

秦英道：“要想杀人，最好的毒药也不会超过三天！时间再久，药力必弱，也就杀不了人了！”

“好，那咱们就以三日为限！”

## 第1494章白龙马也是有尊严的

长安城，大慈恩寺。

一处偏僻的大殿之中，香烟缭绕。佛像之前，三个女子跪倒在地，口中念念有词，正在为他们的夫君祈福！

这三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郭业的一妻二妾，柴秀秀，贞娘和芷茹！

吱呀~~

门开了。

声音不大，却把她们这三个惊弓之鸟吓了一跳！

三人连忙起身，往外看去，玄奘大师和尚站在门口！

柴秀秀迫不及待地问道：“玄奘大师，外面有什么消息没有？”

“阿弥陀佛！”玄奘双手合十，道：“夫人不必担心，一切都在郭兄的掌握之中！”

“那就是说没事了？”

“呃.....根据外面传来的消息，秦国公已经抢下了陛下的长生不老丹，陛下现在安然无恙！”

芷茹道：“谁管皇帝老儿怎么样？我们是担心夫君！”

“至于郭兄，也有消息传来。说他触怒了陛下，已经被关在了行宫的大牢之中，要三司会审！”

贞娘眼圈顿时就红了，道：“姐姐，怎么办？怎么办？”

尽管心里面慌乱，柴秀秀还是硬撑道：“没事，没事。这事不早就在夫君的预料之中吗？咱们正是因为夫君的命令，才搬来此地。夫君既然料到了这一天，就必然安排好了后手，肯定会转危为安的！”

贞娘怯生生得说道：“话是那样说，可是.....他可是得罪的是皇帝！俗话说伴君如伴虎.....”

玄奘道：“秦国公那里倒是好说！至少三日之内，绝无问题！他位高权重，就是到了牢房里头，也不会吃什么苦头。关键是您几位，这几日千万不可抛头露面！外面已经贴了告示，要严拿秦国公和鄂国公的家人！”

“那我们不成了朝廷的钦犯？”

“阿弥陀佛！嫂夫人不必担心，我就在前几日，贫僧已经秘密动员了长安城佛门的力量，现在寺内武僧，就有将近一千人！就算官兵来了，也可以抵挡一二.....”

芷茹道：“那.....那不成造反了吗？”

“如果您几位的行踪，被官府知道。不造反也不成了！”玄奘苦笑了一声，道：“这真是我佛门大劫！熬得过去，我中原佛门就可以浴火重生，熬不过去，玄奘就是中原佛门最大的罪人！只希望佛祖保佑，官府还没能掌握你们几位的行踪！”

正在这时，一个小沙弥跌跌撞撞得跑来，道：“玄奘大师，不好啦，官兵把咱们的寺庙给包围啦.....”

怕什么，来什么！

玄奘脸色一变，道：“头前带路！待贫僧与他们交涉！”说完了，又转过头来，对柴秀秀道：“嫂夫人务必躲在自己的房里，不要出来！”

“是！”

等玄奘来到庙门之外，不由得暗叫了一声不好！

不是因为来得官兵太多，也才来了几百官兵！也不是领兵之人是凶神恶煞，这人他认识，乃是卫国公李靖！

而是因为，李靖旁边还站着一个和尚！正是玄奘的徒弟——辩机！

尼玛这是出了内鬼呀！

玄奘道：“阿弥陀佛，辩机你不在寺内做功课，却到卫国公面前邀宠，就不怕寺规的处置吗？”

“怕！我当然怕寺规的处置！”尽管说着害怕，辩机还是一脸的有恃无恐，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寺规再大，能有国法大？您把朝廷的钦犯都窝藏在大慈恩寺里边，我就是犯点寺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辩机把话摊开来讲，玄奘反而不怎么害怕了！

他微微一笑，不理辩机，道：“卫国公，贫僧这厢有礼了！”

“不敢当！玄奘大师客气了！”

“不知卫国公所为何来？”

李靖给了玄奘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道：“大和尚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您这个徒弟，今天一大早就到我府里面出首，说您窝藏了秦国公的家眷！害得我觉都没睡好！”

“卫国公辛苦了！这个孽徒犯了寺规，被贫僧申斥了几句，竟然怀恨在心，对贫僧栽赃陷害，您可不要轻信他的鬼话！”

辩机道：“我说师父，咱们出家人可不能打诳语！我什么时候违背寺规被您申斥了？”

玄奘道：“就在昨日午时三刻，你在大慈恩寺的偏殿之中，喝的是剑南烧春酒，吃的是城东盛宜坊的五香狗肉，被贫僧亲眼所见！你还敢抵赖！”

“你……你血口喷人！”

玄奘法师乃是辩才无碍，车翻了整个天竺和尚的牛人！一狠下心来，那谎话是张嘴就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都说得清清楚楚，有鼻子有眼的！辩机虽然也是辩才无碍，但是他有个天生的劣势，他是玄奘的徒弟！

师父指责徒弟过错，还用得着拿出什么证据来吗？他的话就是证据！

李靖道：“原来如此，这是一场误会！那本公就把官兵撤了，你们寺里边的事情自己解决！”

“卫国公，休走！”辩机一把就把李靖的袖子给拉住了，道：“卫国公，这可是通了天的官司，您仅凭我师父的三言两语就收兵回营，不嫌太草率了吗？”

“那又如何？难道我不信名扬长安城的玄奘法师，而信你这个背叛师门的酒肉和尚？”

“你……”辩机强忍怒气，道：“就算我辩机是酒肉和尚又怎么样？难道酒肉和尚就不能为国效力？我可告诉您，贫僧曾给高阳公主讲过经，在她的面前说的上话。这事您要不管，我就找公主去！”

玄奘怒道：“辩机，莫非你一定要给我大慈恩寺带来灭顶之灾不成？我就不明白了，把大慈恩寺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师父，我对咱们大慈恩寺，对您，都没有什么不满的。关键还在于秦国公，他几次折辱于我，此仇不报，誓不为人！”

“秦国公又怎么得罪你了？”



“哼哼，前面几次我就不说了。单说最近这一次，别以为我不知道那个

《西游记》的变文是秦国公搞的！凭什么你和三位师兄都是人形，而我就要变成一匹马。这些日子，庙里的小沙弥看我的眼神都不对了，还问我变成马以后是不是就算赤身裸体了，吃的是饭还是草料，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还有人问我变成马时候，有没有和母马……那个……”

玄奘听了都有点哭笑不得，道：“就为这你就反叛了咱们大慈恩寺？背叛了为师？”

“也不光是因为这个！师父，您对我恩重如山，大慈恩寺待我也不错！可我怕死呀！您干的这案子太大，万一被朝廷发现了，恐怕全寺僧人无一能够活命！为了我自己的小命，也只能把您给卖了……”

玄奘听完了面若死灰，道：“卫国公，您与秦国公殿为臣，关系也不错。事到如今，能不能，能不能……”

“您想让卫国公徇私枉法？嘿嘿，有我辩机在此，休想！”说完了他又对李靖道：“卫国公，您别忘了我可跟高阳公主……”

李靖道：“放心！本公绝对不会徇私枉法！众将士！”

“有！”

“你们给我……”话还没说完，李靖忽然以手扶额，道：“哎呦，这个长生不老丹果然不对劲！痛杀我也！”

## 第1495章徇私枉法

李靖说完了这句话，就双手抱头，面露痛苦之色！

辩机脸色大变，问道：“卫国公，您怎么样？”

“放心！本公还撑得住！”

“那就好……”

李靖咳嗽一声，道：“众将士！”

“有！”

“咱们收兵回营！”

“喏！”

辩机这下可不干了，道：“卫国公，您还没搜查大慈恩寺呢？还没抓住朝廷的钦犯呢？就这么收兵回营？”

李靖怒道：“大胆！莫非你以为搜查大慈恩寺，比本将军的身体安康更为重要？”

到了现在，辩机也是豁出去了，他明白既然已经叛寺，就得把大慈恩寺彻底搬倒！到了他这个地位，对于佛门的种种阴暗之处，早就了如指掌！没有金刚怒目，哪显我佛慈悲？

经过李二陛下中原佛门迁徙扶桑计划的洗礼，中原佛门现在是空前的团结，对待叛教之人也是空前的残忍！只要大慈恩寺熬过了这一劫，哪怕他投奔了高阳公主也难逃活命！

辩机嘿嘿冷笑道：“卫国公，听说您跟秦国公关系不错，您这病咋来得这么巧呢？恐怕是装的吧！”

李靖道：“本公如何做事，轮不到你这酒肉和尚来管！来人！”

“有！”

“把这个酒肉和尚重打二十军棍，不得有误！”

“是！”

行刑的都是李靖的心腹之人，哪会不明白李靖的心思，这二十军棍打得是结实实！一边打一边叫着：“不打勤的，不打懒的，就打你这个不长眼的！我让你多管闲事！我让你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就是公报私仇了！

二十军棍打下去，辩机的臀部已经血肉模糊，他强打精神，才没晕死过去！

李靖道：“玄奘法师，本公今日身体不爽，就暂且收兵！不过……上指下派，过几日还是要搜查的！大师还要好自为之！”

“多谢卫国公！”

李靖又指着辩机道：“贵寺出了一个酒肉和尚，实在是辱贵寺的门风！以后还得多加管教！”

“贫僧正有此意！”

“好了，废话不多说，您把辩机和尚领走，咱们来日再会！”

辩机明白，李靖这是把自己卖给玄奘了，只要进了大慈恩寺，自己就得身首异处！这个时候，想不拼命也不行了！

辩机不顾自己身上的重伤，扯着脖子喊道：“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李靖你在光天化日之下，指鹿为马，徇私枉法，就不怕报应吗？就不怕大唐的律

法吗？我告诉你，我可认识高阳公主！”

李靖眼睛一瞪，道：“小和尚，你是在威胁本公？来人，再打他二十军棍！”说完了，又补充一句，道：“死活不论！”

说是死活不论，那就是要死的了！

行刑之人冷笑道：“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小和尚，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到了那边可别怪我们哥几个手黑，这都是你自找的！”

“救命啊！救命啊！您再不过来救我，我可就要被人给打死啦……”

正在这时，大慈恩寺旁边的几座民居，忽然房门大开，冲出一伙人来！为首一人，身着粉色宫装，明眸皓齿，冰肌玉肤，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胸前那对高耸之物！

来的人李靖认识，不是别人，正是高阳公主！看来辩机和和尚是早有预谋，高阳公主是他请来的！刚才喊的不是威胁，而是喊给高阳公主听的！

李靖脸色一变，赶紧迎上前去，施礼道：“参见公主！”

高阳公主没理李靖，而是走到了辩机的面前，道：“小和尚，这下你该知道世间什么最大了吧？到底是佛法，还是权势？”

辩机道：“佛法最大！”

“嗯？你这家伙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再说佛法大，人家，人家可就不睬你啦……”

辩机接下来的一句话，令高阳公主转怒为喜，道：“你就是我的菩萨！佛法无边，救救弟子吧……”

高阳公主满面羞红：“瞎说！人家，人家……人家哪有那么好！你这和尚就是油嘴滑舌，是不是寺庙里的香油都被你偷吃啦？”

“哪里，哪里。贫僧所言，都是发自肺腑！在贫僧的心目中，佛祖慈悲，不及您的胸怀广大；天女妖娆，不及您的无双美貌……”

眼见着两人有打情骂俏的趋势，李靖咳嗽一声，道：“公主，您怎么来了？”

高阳公主小嘴一撇，道：“我要是不来，你不就把我的辩机给打死啦！这么俊俏的小和尚，死了多可惜！”

李靖讪讪得说道：“那哪能呢，不就是二十军棍而已，出不了人命！”

高阳公主白眼一翻，道：“算了，本宫今天心情好，不和你计较！这个小和尚本宫要带走，你没有意见吧？”

“呃……公主请便！”

辩机紧咬牙关，站起身来，道：“我不走！”

高阳公主气得直跺脚，道：“你，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朝廷大事，和咱们有什么关系？你只要跟本宫走，包你享尽人间富贵，搀和那些俗事什么？”

“公主，小僧从来没有求过您什么事情，今天小僧就求您一件事，也是最后一件事，您能不能……命令卫国公搜查大慈恩寺！”

高阳公主脸色一暗，道：“小和尚，你想多啦！卫国公岂是本宫所能命令的？”

“您是公主，他才是一个国公，卫国公怎么能不停您的命令？”

对于辩机这个土包子，这个问题一时半会的还真解释不清楚。看着辩机那柔情的眼神，高阳公主一时也不忍心拒绝，她对李靖道：“秦国公，您看……”

李靖脸色一沉，道：“公主，还请自重！”

“卫国公，本宫可不敢命令您，但是想求求您！只要您答应了本宫，以后……”

“此事断无可能！”

李靖回答得斩钉截铁，把高阳公主噎了个不轻！本来她对这件事情无可奈何，但是眼下却勾起了她的真火，道：“好！既然卫国公这么不给本宫面子，那咱们走着瞧！徇私枉法好这么理直气壮，本宫也真是开了眼了！”

……

……

行宫之中，李二陛下拿着高阳公主快马加急送来的奏章，苦笑不已！

他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道：“观音婢，你看看，这可怎么处置？”

“陛下慎言，后宫不得干政！”

“谈不上后宫干政，此事你也是苦主之一！”

长孙皇后接过奏章看了几眼，道：“秦国公和鄂国公都是对陛下忠心耿耿，您可不能让他们没下场！奇怪，高阳撻和这事干什么？”

“忠心耿耿？”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就是这个忠心耿耿，害得朕失去了长生的机会！”

“您不是也怀疑那长生不老丹是假的吗？”

“要不是朕心存疑虑的话，早就要了他们的命了！何况他们的家眷？”

“那您准备怎么办？”

“三天！朕只给他们三天时间！要是三日……不已经过了两天了，还剩一天的时间！只要明日父皇和三位皇儿都没出什么事，我就要他们的命！”

“那他们的家眷？”

李二陛下提起笔来，刷刷点点，一边写一边念着：“卫国公李靖务必于七月初九午时开始，围攻大慈恩寺！全寺上下，鸡犬不留！钦此！”

## 第1496章快去请神僧罗迦娑婆

一只烧鸡，一只烤鸭，还有一个酱猪肘子，摆在了郭业的面前。

郭业扭头一看，尉迟恭的面前也摆着这么一份，他笑道：“怎么今天给咱们改善伙食了？莫非罗迦娑婆的马脚露出来了？”

秦英冷笑一声，道：“您就拉倒吧！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要是陛下发现您是冤枉的，早就把您放出去了，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喝什么就喝什么，那还用得着搞这一出？”

“那你说陛下是什么意思？”

“那还用问吗？断头饭呀！您看看，前几天的咱们几个人的饭菜都是一模一样的，今天您二位就搞了特殊了！哎呀，还是咱这萝卜咸菜吃的安心，您这断头酒，就慢慢享受吧！”

精精儿道：“恭喜恭喜！秦国公，今天可是您的大日子，您可得吃好喝好！”

郭业虽然心里也觉得这不是啥好事儿，但还是死鸭子嘴硬道：“瞎说什么！怎么就断头饭了？陛下说得好，要三司会审才能定我们哥俩的罪！这审都没审呢，怎么就砍头？你们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精精儿道：“好好好，国家制度我们哥几个不懂，不和您争执！不过有件事情，我们可明白！”

“什么事情？”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走遍天下，都是这个道理！今天，咱们得把账算一算了吧？”

“什么账？”

“就是您的赌债呀！就在三天前，咱们打了一个赌！今天就是赌约兑现的日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您都要死的人了，可不能赖账呀！”

郭业一嘬牙花子，道：“我当然是不会赖帐了！愿赌服输，不过现在还是早上，咱们打赌的时候，可是晚上……”

“您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您说话是七月初五的晚上，现在都七月初九了！我们都白绕您一个晚上上了，您还不知足？”

“这么说三日已过？”

“对呀！您装什么糊涂？”

“那要是长生不老丹是毒药的话，现在也该发作了吧？”

“反正我是不知道有什么毒药，能三日之后才发作的。更别提三日零一个晚上！秦国公，您就别指望啦！这次，您真的错了！”

郭业道：“要不咱再等等，兴许是昨晚行宫里面出了大变动，顾不上咱们呢！”

尉迟恭道：“嗨！我说兄弟，你这么磨叽，老哥哥我可不赞成！咱们爷们办事儿，愿赌服输！不就是一万两金子吗？给他们！这玩意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咱都要死的人了，何必呢？”

“可是……”

正在这时，窗外有一个声音传来，道：“没有可是！郭业，你今天死定了！”

吱呀~~

牢门一开，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走了进来！

李二陛下道：“两位爱卿，对这断头饭可还满意？”

郭业心里边一沉，道：“陛下，您啥意思？”

“什么意思？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今天一大早，朕就去看过三个皇儿了，他们的身体都好得不能再好！绝对没有中毒的症状！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郭业涩声道：“陛下……”

李二陛下满脸狰狞之色，道：“这意味着你们毁了朕的长生之梦！换句话说，你们这是弑君！朕要把你们千刀万剐！”

尉迟恭跪倒在地，道：“陛下，抢您长生不老丹的是我尉迟恭！秦国公完全受了我的蛊惑！您要杀就杀我吧，秦国公那，能否网开一面？”

“你想得美！你们都要死！朕一个都不放过！来人！”

“在！”

“把他们六个人都拉出去开刀问斩！”

外面闯进一队军士来，抹肩头拢二臂，就把他们几位都捆上了！

秦英道：“陛下，小人冤枉呀！”

精精儿也道：“就是！就是！抢长生不老丹的是秦国公和鄂国公，跟我们哥俩可没关系……”

李二陛下冷哼一声，道：“没关系？知情不报算什么罪？”

“小人愿意领罪，可知情不报罪不至死呀！”

“你们也别抱屈，哪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明白告诉你们，今天屈死的不仅仅有你们，还有大慈恩寺中上千个和尚！哼哼，就算要天下人陪葬，又怎能抵得过朕的损失！”

长孙皇后满脸的不忍之色，道：“陛下，请听臣妾一言！”

“你讲！”

“臣妾以为，秦国公和鄂国公还要分别对待！抢您长生不老丹的是鄂国公，秦国公抢的是臣妾的长生不老丹！上天有好生之德，臣妾并不愿意秦国公因为臣妾丧命！看在臣妾的面子上，能否饶了他？”

“你的意思是说，尉迟恭朕可以杀，但是郭业，朕就得把他放了？”

“正是！”

“朕告诉你，没门！”李二陛下恶狠狠得盯着长孙皇后，道：“朕就想不明白了，那郭业给了你多大的好处，值得你为他求情？”

“陛下……您误会了！”

“误会？朕倒希望这是个误会！朕想起来了，当初长生不老丹你已经放入口中，为什么没有立刻吞下去！你是不是不信朕的话，而信郭业的？或者说……你和郭业……”

接下来的话，就太难听了，也太有失体统了！李二陛下张了张嘴，还是没有说出来！

长孙皇后冰雪聪明，哪会不知道他的意思？

霎时间，长孙皇后的脸变得煞白，道：“陛下，你我少年夫妻，相濡以沫二十多年，你竟然……竟然……”

话还没说完，长孙皇后只觉得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旁边早有太监，把长孙皇后给扶住了，道：“皇后娘娘，您怎么样？”

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

其实李二陛下心里边也不相信长孙皇后跟郭业能有什么私情。但是眼睁睁看着长生的机会从自己的身边溜走，一股邪火无处可发，忍不住就要对最亲近的人发泄！

见长孙皇后晕过去了，李二陛下也有点慌神，道：“传太医！快传太医！”

行宫之中，太医是现成的！可等太医一把脉，就是眉头一皱，道：“陛下，皇后这脉象……”

“怎么样？”

“可不像是气晕的！”

“那是？”

“臣惶恐！”太医跪倒在地，道：“皇后娘娘这脉象，恐怕是中毒！”

“中毒？”李二陛下心中一动，道：“快去请神僧罗迦婆！”

……

……

大慈恩寺！

此时已经是杀了个尸山血海！

李靖带领唐军，已经把一座大殿包围了个针扎不进，水泄不通！

大殿之内的和尚们，个个带伤，就是玄奘法师也挂了点小彩！贞娘抱着郭襄，芷茹抱着郭小渣，正在低声的啜泣！

柴秀秀强打精神，道：“大师，现在可怎么办？您快想想办法！”

玄奘苦笑一声，道：“没有什么办法了！您听外面都喊着什么？格杀勿论！他们连劝降都不肯啊！”

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幸亏没有劝降，要不然大慈恩寺的和尚们也不会为了保护你们母子，顽抗到底！

不过现在……一切都该结束了！

玄奘道：“嫂夫人，事到如今，你们得早作决断！”

“事有不谐，贱妾唯有一死而已。只是可惜了这两个孩子……”说到这里，两行热泪从柴秀秀的眼中流了下来，道：“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救他们一命！”

“这……阿弥陀佛！贫僧勉力一试，您也别报多大希望！”

“多谢大师！”

玄奘整理了一下僧袍，走出殿外！

李靖就在门口等着呢，此时他也是一脑门子的官司，只要他一个命令，可就跟郭业结了死仇了！不提郭业和他的交情，单说郭业事后的报复他就承担不起！

只要郭业不死，今后的人生他就得生活在恐惧之中！就算郭业死了，那也不保险，谁知道郭业有没有安排什么后手？

陛下，您赦免的诏旨咋还不来呢？

## 第1497章另一道旨意！

请神僧罗迦娑婆的小太监还没回来，李二陛下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妙了。因为一直不吭一声的张三，忽然脸现痛苦之色！他强提了一口气，道：“陛下，小人张三，没白吃您这么多年的俸禄，这就给您尽忠了！”

说完了，他噗通一声栽倒在地，再无声息！

郭业脸色一变，道：“太医，您快看看！”

话刚说完，他就发现不用再麻烦太医了！只见张三的鼻子里、耳朵里、眼睛乃至嘴巴里，都咕咚咕咚的冒出血来，这还能活？

这位太医尽管医术精湛，但也没见过这么血腥的场面，吓得跌倒在地，道：“这……这是中毒了，还是巫术？”

郭业此时已是欲哭无泪！尽管这幅场景早就在他的预料之中，但是真正出现了，还是让他感到难以接受！

尼玛这真是好人不偿命呀！

就在这次制定计划的时候，抢下来的丹药到底如何销毁，就成了一个大问题！时间有限，这个销毁的动作必须在几秒钟以内完成！无论火烧水淹还是土掩，貌似都不尽如人意！众人冥思苦想，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最好的办法就是有人把丹药吃了！

问题是给谁吃呢？这可是吃毒药！绝幸理！

对于这个知必死的任务，人们都面面相觑，不发一言！最后还是张三挺身而出，接下了这个任务！他说道：“小人的这条命就是陛下给的，再还回去也没什么！说起来，小人还赚了几十年呢！”

就这样，一个浑身艺业不在于精儿和空空儿之下的高手，慨然赴死！

最荒谬的是，他临死之前，还被他救的人抓起来，要开刀问斩！

郭业只觉得心中一股邪火无处可发，冷笑道，道：“这位太医，教给您一个乖。这不是中毒，也不是巫术！这个例子有个名字你知不知道？”

“什么名字？”

“嘿嘿，叫做长生不老！”

尉迟恭沉声道：“兄弟，别乱说话！”

李二陛下脸色发青，道：“先把秦国公和鄂国公的绳子解开！”

“是！”

解开了绳子，郭业活动了活动手腕，道：“好一个长生不老丹！这药性真是烈呀，吃了三粒，就七窍流血而亡！吃了一粒，兴许就能长生不老，陛下您说是不是？”

“朕又没吃，怎么知道？这事儿还等问神僧罗迦娑婆！”

“还神僧？毒僧还差不多！不出我所料的话，您这辈子是见不到神僧罗迦娑婆了！”

“那也不见得……”

李二陛下的话还没说完，报事的小太监已经跑过来了，道：“陛下，神僧罗迦娑婆，他，他……”

“怎么样？”

“神僧罗迦娑婆昨天晚上就不见踪影了！”

郭业道：“您看，我说什么来着……”



郭业还要出言讥讽，那李二陛下也是有尊严的！哪有皇帝给臣下认错的道理？他说道：“把秦国公给我再绑起来带下去！严加看管！”

“那我们呢？”秦英问道。

李二陛下嘿嘿冷笑：“你们？背主之人，还能有什么好下场？一块押下去！”

刚把这边处理利索，报事的太监就来个不停！

“陛下，大事不好，曹王薨了！”

“陛下，可了不得了，魏王薨了！”

“陛下，您快去看看，蜀王已经不行了！”

“报……燕王昏迷不醒，还请陛下定夺！”

眨眼之间，李二陛下就失去了三个儿子，还有一妻一子，昏迷不醒！他的牙关咬的咯咯直响，道：“好贼秃，好一个罗迦娑婆！朕不把你碎尸万段、凌迟处死，誓不为人！”

尉迟恭叹道：“陛下，您还是先别发狠了！咱们还是先顾眼前吧？”

“眼前？”

“您想想，您和罗迦娑婆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吃饱了撑的，要害您的性命？好好的荣华富贵他不享，要来刺王杀驾，他到底图什么呢？”

“那你的意思是？”

“这不是明显的事儿吗？有人谋反！罗迦娑婆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棋子罢了！”

要说李二陛下对什么最敏感，那就是“谋反”二字了！他激灵灵的打了个冷战，道：“你说是谁谋反？”

尉迟恭一指东边，道：“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还没死呢……”

“如果真是他的话，朕……朕先看看再说！”

李二陛下胆子再大，也说不出要弑父的话来！把尉迟恭带着，来到了李渊居住的小院，打开院门一看，不禁吓了一跳！

院子里，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尸体！一股血腥气扑鼻！众人簇拥着李二陛下来到了李渊的寝宫，只见这位太上皇也是身首异处。

没看到李渊之前，李二陛下心中充满了愤怒！但是真看见李渊了，李二陛下一下子没脾气了！一股寒意从心头涌起！

李渊的护卫，并不比自己弱多少，竟然被人给暗杀了！那这些人如果对付自己，是不是手到擒来？行宫虽大，哪里是自己的安身之地？

尉迟恭道：“陛下，看这架势，太上皇已经死了多时了！具体多长时间，得仵作来验！”

“不能叫仵作！”李二陛下大喝一声！

“不叫就不叫呗，您这么大声干嘛？”

李二陛下道：“敬德兄！”

“臣在！”

“太上皇不是被人杀死的，而是毒发而亡！你听明白了没有？”

尉迟恭知道李二陛下是不想把这事闹大，要是李渊中毒死了，自然可以把一切都推在罗迦娑婆的身上！但是要说李渊是被暗杀的，那这事儿可就不清楚了！

谁杀的李渊？

知道的就得说是，李渊的伙计，怕他供出自己来，来了个杀人灭口！

但是……还有广大不明真相的群众呢？

哦……太上皇谋反……然后被砍死了。谁干的？那当然是李二陛下呗。

李二陛下本来就有弑兄杀弟的前科，再加上弑父这一条，貌似也是合情合理！这个屎盆子扣在头上，李二陛下就别想再拿下来了！

……

……

当郭业被重新塞回牢房的时候，也是满肚子的后悔！心说，我跟李二陛下较什么真呀？这年头就讲究个君臣无狱，他要是恼羞成怒把我给宰了，我上哪说理去？唉，一时冲动呀！

真在他自怨自艾之际，房门一开，尉迟恭走了进来！

尉迟恭道：“我说兄弟，你看看你！好好的一场大功，被你搞成这个样子！怎么你这嘴比俺尉迟恭还不靠谱呢？”

“唉，我这也是看张三兄弟死得太惨，一时冲动，才对陛下出言不逊！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老哥哥你能不能帮我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让他把我放了！这场大功，咱不要赏赐还不行吗？”

“不用我说好话，陛下这就让我把你放出去！”

“这……陛下不愧是有道的明君……办事可真敞亮！”

尉迟恭面露尴尬之色，道：“你也别高兴的太早，有件事儿，陛下感觉挺对不起你的！”

“什么事？”

“就是你的家眷……”

“怎么样？”

“现在恐怕都活不成了，你可得节哀顺变！”

“啊？”郭业脸色大变，道：“到底怎么回事？”

“陛下昨天下了一道旨意，要卫国公李靖今天中午就派兵围攻大慈恩寺，全寺上下鸡犬不留！”

郭业心思电转，道：“不对，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按说卫国公李靖吃了半颗长生不老丹，此刻应该已经毒发！就算不死，也得昏迷不醒！怎么能有机会害我全家！”

尉迟恭苦笑道：“因为还有第二道圣旨！”

## 第1498章郭业来也！

“阿弥陀佛，卫国公，贫僧玄奘这厢有礼了！”

李靖见玄奘走了出来，也是眼前一亮，连忙走上前去，道：“玄奘和尚，事到如今，你们大慈恩寺难道还想负隅顽抗？想我大唐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单单长安城就有百万之众，举袖为云挥汗如雨……”

玄奘听了大惑不解，道：“这事贫僧都知道呀，您跟我说这个干啥？”

“我说你这和尚怎么这么死心眼呢？想我大唐雄兵百万，战将千员，端的称得上是兵强马壮！而你们大慈恩寺呢？占地不过几十亩，大小的和尚不过千，就是连粮草都不能自给自足。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又有句话叫做光棍不吃眼前亏……”

“这个贫僧也知道！”

“现如今我大唐虽然表面上太平盛世，实际上也是危机暗伏。外有高句丽虎视眈眈，内有野心家图毛不轨，还有邪教蛊惑百姓！你们大慈恩寺身为中原佛门的代表，更应该遵纪守法，教化百姓……”

“呃……”玄奘这下明白了，他是在拖延时间呀！忙配合道：“卫国公此言有理！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

……

二人为了拖延时间，配合默契，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眨眼间半个时辰就要过去了！看这架势，二人说到天黑，也不带冷场的。

正在这时，李靖背后一个声音传来，道：“卫国公，您就是这么执行陛下的旨意的，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说话的正是高阳公主！

自从得到了李二陛下的圣旨，高阳公主可逮着了理了。和辩机和尚一起，一左一右站在了李靖的身后，监督李二陛下旨意的执行情况！

在辩机的心目中，郭业可是比大慈恩寺可怕的多！如果说得罪了大慈恩寺，辩机就天下之大无处安身的话，那得罪了郭业，他就得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他心中暗暗发誓，大慈恩寺要灭，郭业的家眷更是一个也不能留！

倒不是他对郭业恨之入骨，一定要杀郭业的全家。而是因为他心里有个计较，只要郭业的家眷全部被朝廷给处死，那郭业和李二陛下就得是不死不休的场面！

就算你郭业肯忍辱负重，不顾家仇，那皇帝杀了你的全家，能不心虚吗？能不怕你意图报复吗？能不想先下手为强吗？

所以说，只要促成李靖杀了郭业全家，就是给郭业找了一个永远也斗不过的敌人！而辩机本人，也就随着郭业自身难保，而转危为安了！

就在临来之前，辩机对高阳公主把这件事的利害关系已经讲明，这才有高阳公主刚才的那段问话！

李靖道：“你们这两个娃娃懂什么？兵法的最高境界，就在于不占而屈人之兵！本将军正在施展上乘兵法，却被你们两个小娃娃打断！这才是对陛下的圣旨最大的尊重哩……”

他的满口胡柴，唬的倒别人，却唬不住高阳公主！这个小妮子无理都要搅三分，何况现在是有理呢？

高阳公主微微一笑，道：“卫国公，兵法的事情本宫是不懂！”

“那你就不要啰嗦！就在旁边看看本公的手段！”

“别着急，本宫还没说完呢？本宫不懂兵法，可是父皇懂！您说我把您这个上乘兵法告诉父皇，不知他老人家会不会认可……”

“这……”李靖和郭业的交情，可没到为了郭业得罪李二陛下的地步，道：“公主？您这是何必呢？本公这上乘兵法不施展也就罢了！些许小事，何必惊动陛下？”

“那好，本宫不跟您纠缠这个！您现在知道该怎么办了把？”

被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给数落了一顿，李靖满面羞红，道：“玄奘大师，事到如今。我也是没办法了！您是不是就让贵寺的和尚都投降……”

“那可不成！”高阳公主道：“父皇的圣旨写的明白，是全寺上下，鸡犬不留！您这可是违抗圣意，抗旨不尊的大罪！”

李靖心里面骂了一声好狠的丫头！本来他想的挺好，圣旨上写的是鸡犬不留，但是和尚们主动投降，是不是就要非杀不可呢？是不是要请示一下李二陛下？

使者一来一回，一天的时间不就拖过去了吗？为了郭业拖了一天的时间，这也算自己对郭业仁至义尽了！

可高阳公主把这个问题摆在了桌面上，他就再好再打马虎眼了！李靖犹豫道：“您的意思是……”

“哼哼，现在人们都在这座大殿之中，你给本宫放火烧寺！”

“阿弥陀佛！”玄奘的脸上汗都下来了，他知道大慈恩寺的存亡，就在李靖的转念之间！大慈恩寺灭了不要紧，此事他早有心里准备。准备只要郭业的家眷不出问题，事后郭业念及他的功劳，中原佛门还能够振兴。

但是郭业的家眷要是也一起玩完，那这番牺牲就白费了！

他抱着最后一线希望，道：“天下之物，以人命最为贵重，人死不能复生。陛下乃是有道的明君，最是宽仁不过，怎么能有杀尽全寺的和尚的命令？恐怕是有人假传圣旨吧？”

高阳公主把圣旨拿了出来，得意洋洋的说道：“假传圣旨？臭和尚，你看看这上面写的是是什么？”

玄奘接过圣旨，几十个字，一眼就看完了！

他忽然放声大笑，道：“天助我也！”

高阳公主被他这一嗓子吓了一跳，道：“你这和尚是气疯了？”

“公主放心，贫僧没疯！”玄奘微微一笑，道：“感谢公主给贫僧看了陛下的圣旨，这下贫僧可就放心了！”

“放心？”

“不错！”玄奘对李靖道：“卫国公，既然陛下要我全寺上下鸡犬不留，贫僧自然是应当引颈就戮！不过……还请暂时不要放火烧寺！因为秦国公的家眷就在寺内，你们把秦国公的家眷接走，再烧不迟！”

辩机咬着牙说道：“大慈恩寺的一场大难，皆因秦国公的家眷引起！现在您却说不能烧死他们，这到底是何道理？”

“就是因为陛下的圣旨呀！”玄奘手指圣旨道：“全寺上下，鸡犬不留！你看明白了没有！就是说寺里边的和尚都得死，可没说秦国公的家眷要怎么样？”

还能这么解释？貌似还真有点道理！

李靖道：“那就请大师把秦国公的家眷教出来，待本公请旨之后，再做定夺！”

“贫僧领命！”

辩机眼睁睁得看着李靖和玄奘曲解李二陛下的旨意，无可奈何！他深知夜长梦多的道理，对高阳公主道：“怎么办？怎么办？”

高阳公主拍了拍辩机的嫩脸道：“不用着急！且看本宫的手段！”

说完了，她正色道：“卫国公李靖接旨！”

“圣旨不是已经接过了吗？”

高阳公主微微一笑道：“还有第二道旨意！本来这道旨意不必拿出来，但是您这么不识时务，本宫也只有得罪了！您可听好了！”

李二陛下的第二道旨意也很简单，就是高阳公主有权视情况暂时接管李靖的军队，继续围攻大慈恩寺！

之所以写的这么含糊，是李二陛下给李靖留了面子，知道他徇私枉法，私纵郭业的家眷简直是一定的！但是写了徇私枉法，要不要治李靖的罪？所以这里说得含糊无比，赋予了高阳公主绝大的权力！

当然，高阳公主身为皇家公主，自然也是有分寸的。不会因为圣旨，一上来就夺了李靖的兵权，那样处事的话，她也就不是李二陛下最为宠爱的女儿了！

念完了，高阳公主道：“卫国公，咱们现在就移交军权吧？”

李靖面露难色，道：“这……”

辩机阴狠得说道：“难道您想抗旨不尊？”

他话刚说完，就见李靖一翻白眼，噗通一声倒在地上！

高阳公主被吓了一跳，道：“卫国公，您这是怎么了？”

玄奘俯下身去，握住李靖的手腕，略一诊脉，就大惊失色，道：“卫国公，这是中毒了！而且中毒不浅啊！”

辩机冷笑一声，道：“这老家伙是在装死！上次我要他搜查大慈恩寺，他就说头痛难忍。这次您要接管兵权，他索性就装死了！咱们不能上他这个当！”

“真的？”高阳公主是知道李靖在李二陛下心目中的地位的。要是因为自己，李靖有个三长两短的，李二陛下可饶不了她！

“我辩机以性命担保！”

玄奘道：“卫国公中毒，若不及时医治，恐有性命之忧！咱们是不是先救卫国公，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见高阳公主犹豫不定，辩机又道：“不管卫国公中毒是真是假。事到如今，咱们算是跟秦国公撕破脸了！莫非公主还有退路不成？打蛇不死，反受其害呀！”

高阳公主一跺脚，一狠心，手举圣旨，道：“众将士听令，给我放火烧寺！”

正当这时，忽然间后边的队伍一阵大乱！一个青年将军，带着一队羽林卫分开人群，冲了过来！

他一边跑还一变喊着，道：“住手！我看谁敢动我郭某人的家眷！郭业来也！”

## 第1499章还能不能一起快乐地玩耍了？

想当初，李二陛下把郭业放了，又重新抓起来。一方面是怕郭业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双方都难以下台。另一方面，他也觉得有点无言面对郭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郭业的家眷也死定了！

首先是执行人选的问题，三天前，他为了放郭业的家眷一码，让卫国公李靖负责此事！可好死不死的是，昨天高阳公主的一份奏章，促成他下了另外一道圣旨，彻底堵死了李靖徇私枉法的机会！

从时间上来讲，下赦免的诏旨也来不及了！现在所有吃过长生不老丹的人，毒药有已经发作！那从常理上来推断，李靖也必无幸理！接下来，就该是高阳公主接管军队，围攻大慈恩寺！李二陛下可不相信，一群和尚能抵挡住大军的攻击！

行宫距离长安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就算骑着快马，怎么也要半日之功！等赦免的诏旨到了，黄花菜都凉了！

所以，尽管知道郭业忠心耿耿，此次立了大功，李二陛下还是来了个眼不见为净！

不过，自从李渊那出来以后，李二陛下又改了主意。他是被吓到了，这帮人不光会用阴谋诡计，是真的会提刀杀人啊！他们有能力杀李渊，有没有能力杀自己？

那么谁来保卫自己呢？忽然间他发现，现在偌大的大唐，除了尉迟恭可以信任之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就是这个被他杀了全家的郭业了！

值此非常时刻，靠尉迟恭保护自己，这人手也实在是太单薄了一点！不知郭业能不能再争取过来？尼玛这可是杀全家的大仇……幸亏老太太死的早，要不然真的毫无转圜的余地了！

所以，李二陛下就把尉迟恭派过来，探探郭业的口风。

郭业听说了这事儿，好悬没气晕过去！他拼死拼活的不让李二陛下吃长生不老丹，不就是为了家人的安全吗？要不是为了家人的安全，他管李二陛下下去死！

现在李二陛下倒是安然无恙，自己的家人却都被李二陛下给宰了！尼玛这叫什么事儿呀！

不过，郭业也没当场发作！人爱矮檐下，怎敢不低头？如今亲信都不在身边，就是要造反，也得先离开行宫！

郭业道：“大哥，话虽这样说。但是不亲自看一眼，兄弟我还是不死心！您赶紧给我准备一匹快马，我赶紧回长安城一趟！尽人事，安天命吧！”

“不但马匹给你准备好了，陛下还派来了一队羽林卫归你指挥，一起回转长安城！”说完了这句话，尉迟恭叹了一口气，道：“兄弟，事到如今，啥也不说了，你可他要好自为之！真正害你全家的，可是此次谋反之人！”

郭业听出了尉迟恭的言外之意：“大哥，兄弟明白，咱们后会有期！”

……

……

郭业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在场之人都是一清二楚！

辩机吓得脸都白了，吱溜一声，转到了高阳公主的背后，道：“公主，救我！”

高阳公主也是脸色一变，道：“秦国公您……您这是没事了？”

郭业冷笑道：“本公好得很，令公主失望了！陛下已经下了圣旨，我郭业此次救驾有功，官复原职！”

其实官复原职云云，完全是郭业在说谎！他和李二陛下下面都没见，就赶过来了，哪来的官复原职的机会！不过，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假传个圣旨还叫事儿吗？

高阳公主还真信了，忙解释道：“您这是哪的话？秦国公对我大唐一向忠心耿耿，本公主是知道的。怎奈父皇一时糊涂，下了一道圣旨，要您全家的性命。上指下派，本宫也是不得不为！幸好天可怜见，您及时赶到，才没有酿成大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高阳公主这一开口，就祸水东引，把黑锅扣在了李二陛下的头上，至于自己，则装扮成了一朵无辜可怜小白花！

郭业没工夫搭理她，对玄奘道：“玄奘大师，我那家眷怎么样？”

玄奘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幸不辱命！几位夫人和令郎都是安然无恙！”

听说家眷无恙，郭业长松了一口气，道：“中原佛门对在下的恩情，郭业必然铭记在心！在下愿意捐黄金万两，重修大慈恩寺！”

郭业捐多少钱，其实并不重要。中原佛门并不缺钱，缺少的是朝廷的政治支持！郭业这一番表态，无疑就表明了，中原佛门，我郭业罩了！谁跟大慈恩寺过不去，就是跟我郭业过不去！

玄奘大师闻言大喜，道：“多谢秦国公！”

郭业又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大慈恩寺对我有恩，我就要报恩。那对我有仇呢？哼哼……”这一声冷笑，其中蕴含的恶意，只要是个人就能听出来！

高阳公主道：“不知秦国公以为，是谁跟您有仇呢？”

“公主何必明知故问！”郭业伸手一指，道：“就是他！”

辩机哪能不知道郭业指的就是自个儿，闻言吓得腿都软了，扑通一声跌倒在地，道：“公主救我！公主救我！”这会儿辩机都被郭业给吓傻了，也说不出什么别的话来了！

高阳公主叹了一口气，道：“秦国公，此事有没有商量？只要您放了辩机，本宫愿意……”

说到这里，高阳公主忽然接不下去了！因为她发现，自己没有可以和郭业交换的东西！

高阳公主可不是一般人，不仅仅是大唐的公主，还有一个身份是——李二陛下最宠爱的女儿！能调动的资源不是一般的庞大！对付其他人，她有一万种办法，逼人就范！

但是面对郭业，还真有种老鼠拉木锨，无从下口的感觉！论钱财，郭业有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富可敌国，只比她多不比她少！论权势，执掌丽竞门的郭业也在她之上！就是比李二陛下的信任，刚刚立下大功的郭业也未必在她之下！

高阳公主停顿了一下，说道：“算了，还是秦国公您自己说吧。到底怎样您才能放过辩机？”

“要想我郭业放过辩机不难！只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高阳公主大喜过望道：“什么条件？只要本宫能够做到的，绝对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

“只要辩机和尚死了，我郭业自然不会跟死人计较！”

“这么说来，是没得商量了？”

“让公主失望了！这里没您什么事儿了，还请闪在一旁！”

高阳公主摇头道：“秦国公，明白告诉您吧，辩机小和尚，本宫保了！”

郭业道：“辩机小和尚和您非亲非故，您何必为他出头？传扬出去，恐怕对公主的名声有碍！”

这话说得，就差指着鼻子说，高阳公主和辩机，有不纯洁的男女关系了！

高阳公主忽然展颜一笑道：“秦国公，本宫之所以要保辩机，可不是因为什么男女之情，而是为了您呀！”

“为了我？”

“不错，您口口声声，对辩机要打要杀的，不知是根据我大唐的哪条律法？辩机出首您的家眷，是因为陛下的谕旨，不但无罪，反而有功！您把他杀了，可是明显违反了大唐律！”

这话……还真是正理！不过，这可难不倒郭业，他说道：“要讲律法也可以！本官杀他，是因为他参与谋反！谋反之罪，株连九族，本官杀他，是不是天经地义？违反不违反大唐律？”

“你这是栽赃陷害，公报私仇！”

郭业微微一笑，道：“辩机和尚该不该死，我说了不算，您说了也不算。高阳公主，可敢跟我去一趟九嶷山行宫，咱们找陛下定夺？”



## 第1500章骑虎难下

等郭业和高阳公主回到九嶷山行宫之时，行宫之内，李二陛下正在面临着登基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本来，对于这次谋反事件，李二陛下，还真有息事宁人之心！首先自己老爹参与谋反，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大丑闻，能遮掩还是尽量遮掩下去的好！

再一个就是，用脚趾想想都知道，参与这事的朝臣定然不少。要是一查到底的话，朝廷定然会有一场大震荡！甚至有人会铤而走险！没有绝对的把握，李二陛下还真不想捅这个马蜂窝，准备徐徐图之！

但是，这件事实在是影响太坏了！太上皇驾崩了，三位王爷薨了，皇后重伤，还有一个卫国公生死不明！要是朝廷不拿出一个结论来，也难安天下之心！

所以，第二日早朝的时候，在李二陛下示意下，尉迟恭就把屎盆子全扣在了神僧罗迦娑婆的头上！

在李二陛下看来，这是自己绝大的让步了！

但是，就是这个结论，还是遭到了无数大臣的抨击！

最后，以忠直闻名的魏征做出总结道：“陛下，据臣所知，世间绝对没有毒药，可以让人在吃了之后，三天以后才毒发身亡！况且，神僧罗迦娑婆已经失踪，死无对证！说这几位王爷和太上皇，都是吃了长生不老丹死的，恐怕有些牵强！”

李二陛下阴阴地说到：“依爱卿之见，那这些人是因何而死？”

“此事应问有司！微臣乃是中书令，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李二陛下这时候才明白，自己的一片苦心并没有被朝臣们接受！

想想也不奇怪，这可是谋反，株连九族的罪过，谁想沾边？这次李二陛下重用神僧罗迦娑婆，有无数的不合规矩的地方，但是这些朝臣门却不发一言，包括一向以忠直闻名的魏征！

换句话说，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之间，做了罗迦娑婆的同党！

尤其是魏征这个以忠直敢谏闻名朝廷的家伙，最为爱名！不把罗迦娑婆洗白了，他以后怎么在立足朝廷？以后他再想弹劾谁，人家就会说某年某月某日，您怎么不弹劾罗迦娑婆，您是不是沽名钓誉？是不是欺软怕硬？

所以说，朝臣们未必和罗迦娑婆有牵连，但是出于一种恐惧的心理，抱成了一团，一起帮罗迦娑婆遮掩！

但是，李二陛下可不能这么忍了！要是真的忍了，那他这个大唐天子当的还有什么滋味？

有一就有二，只要这次对群臣们妥协了，那下次呢？他们尝到了甜头，会不会为了别的事情胁迫自己？那大唐还是自己说了算吗？

大臣抱团的趋势，必须狠狠得扼制住！

想到这里，李二陛下下一拍御案，道：“大胆！好你个魏征！朕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忠直敢谏之人，现在看来也是一个沽名钓誉之辈！想当初罗迦娑婆迷惑朕的时候，你在哪里？你不是忠直敢谏吗？说！你是不是和罗迦娑婆是一伙的？”

对于这事，魏征还真解释不清楚，跪倒在地，道：“微臣失职，还请陛下降罪！但是微臣的虽然和罗迦娑婆有些来往，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为他开

脱！微臣一切所为，都是出于公心呀，还望陛下明察！”

房玄龄咳嗽一声，道：“陛下，罗迦娑婆交游颇广，与许多朝臣都有来往！对于魏征魏大人，不可太过于苛刻，以免人人自危！”

李道宗也道：“陛下，此时关系重大，在把神僧罗迦娑婆抓住之前，恐怕不宜妄作结论！微臣的意思是……是不是先派人捉拿罗迦娑婆，至于是不是他下的毒，以后再说！”

“照你们这么说，只要一日不捉住罗迦娑婆，此事就不能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陛下圣明！”

李二陛下这个气呀，他真想下一道圣旨，把这些朝臣推出去全宰了！但是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做，那样他就真的成了孤家寡人了！现在这帮人里面，谋反的毕竟是少数，大部分是不想引火烧身！

但是要说讲理，自己一个人能斗得过这么多张嘴？

这可怎么办呢？

正在李二陛下骑虎难下之际，外面有人来报，秦国公郭业和高阳公主求见！

高阳公主上得殿来，就是眼圈一红，大滴大滴的泪珠顺着她的脸蛋，扑簌簌的落下，哭了个梨花带雨！

李二陛下本来就心情烦闷，看到爱女这个样子，就更受不了了，道：“高阳，你这是怎么了？到底是谁欺负你了？父皇给你出气！”

高阳公主伸手一指郭业，道：“是秦国公！”

“秦国公？”李二陛下脸色大变，难道郭业发现全家被杀，一怒之下，把爱女给圈圈叉叉了，这真是……不错啊！

尽管高阳公主是自己的爱女，但是郭业也是自己的爱将，年纪不大，长的也还不错，真是天生的一对！能用这场婚事，化解自己和郭业之间的仇恨，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他转怒为喜，道：“竟有此事！父皇一定给你做主！”

“多谢父皇！”

李二陛下满脸的慈爱之色，道：“秦国公，你知不知道你这种行为很不妥当！”

这是什么状况？难道李二陛下能未卜先知？

郭业大惑不解，道：“陛下您的意思是？”

“你看看你把朕的爱女气成了什么样子？这该让朕怎么惩罚你呢？有了！”李二陛下下一拍大腿，道：“就让你娶他为妻，用你的下半辈子，来弥补你的过失！”

郭业和高阳公主都被李二陛下这个脑洞大开的想法下了一跳！

“我才不要嫁他！”高阳公主怒哼哼的说道！

“糟糠之妻不下堂，还望陛下收回成命！”郭业也开口拒绝！

李二陛下大惑不解，道：“你是说柴郡主？她不是已经死了嘛？”

“幸得苍天保佑，微臣赶到的及时，并没有铸成大错！微臣的家眷还安然无恙！被臣救了下来！”

“这……这怎么可能？”

郭业就把自己救人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听说郭业全家都安然无恙，李二陛下大喜过望，这下自己可多了一个同盟军，不再是孤军奋战了！他说道：“秦国公，幸亏你有先见之明，识破了罗迦娑婆的诡计，才让朕幸免于难！此乃救驾之功，不可不赏！”

“多谢陛下！”

“不过……朕虽然想要封赏于你！但是朝廷之中，许多大臣不同意！他们认为罗迦娑婆并未到案，疑点颇多！并不能说明，罗迦娑婆就是杀人的凶犯，不知你以为如何？”

郭业往四周扫视了一圈，阴狠得说道：“不知有多少人认为罗迦娑婆一案有疑点？或者说，有多少人认为我郭业被下了大狱是罪有应得呢？”

这下一下子就把朝廷斗争，上升到私人恩怨的高度了！

群臣对李二陛下敢于呛声，那是因为知道，李二陛下是有道的明君，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另外还颇有点法不责众的意思。

但是对于郭业，可就不敢炸刺了！恶人还需恶人磨！郭业名声在外，短短几年时间，被他斗倒的大臣不计其数，谁敢面对郭业的怒火？为了大伙的事儿，和郭业打擂台，实在是犯不上！

李二陛下见了，心中大喜，这个郭业可真是一把好刀！朕倒是想看看，谁敢做这个试刀之人！

## 第1501章涨工资了

良久，还是吏部尚书孔颖达站了出来，道：“大伙不是那个意思。长生不老丹有毒是肯定的，要不然也不会所有吃了长生不老丹的人都出了问题！关键是，这些长生不老丹虽然都是神僧罗迦娑婆拿出来的，但是也未必一定就是他下的毒！兴许是有人暗中调包呢？”

“那为何罗迦娑婆消失不见？”

“呃……也许是贼人见事有不谐，就故意把神僧罗迦娑婆掳走！让我们把视线都投到罗迦娑婆的身上，而真正的贼人却逃之夭夭……”

郭业冷笑道：“我还真没想到，孔大人您还有这番本事？您当吏部尚书屈才了呀！”

“怎么讲？”

“我看您最适合做的是包揽词讼的讼师，您瞧瞧您这小嘴巴巴的，能把真的说成假的，能把死的说成活的！罗迦娑婆这么明显的案子，都能被您说成疑点颇多，您不去帮人打官司，能是可惜了您这身材料！”

孔颖达被他骂得满面羞红，道：“你……你……好你个郭业，连老夫都敢骂……老夫不合你这个无知小人说话，还请陛下圣裁！”

郭业这番话骂的尖酸刻薄，说出了李二陛下心中不便说出的话，李二陛下听了，心里面别提多舒服了！

见孔颖达提到自己，便说道：“孔大人身为吏部尚书，还是称职的！郭爱卿，还请慎言！”

这个偏架拉得太明显了，简直明摆着偏向郭业！

孔颖达面色惨淡，退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再也不发一言！眼见着郭业对最亲近的盟友，都丝毫不给面子，人们更不敢出来跟郭业放对了！都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犹如老僧入定！把朝堂当成了寺庙！

李二陛下往下扫视了一眼，道：“关于罗迦娑婆一案，你们还有何话说？”

没人言语！人们是惹不起，躲不起。对李二陛下玩起了冷暴力！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郭爱卿，你看此事怎么办？”

郭业也是大感头疼，跟整个朝廷作对，他也没那个胆子，更没有那个能力！他想了一下，道：“陛下，不拿住罗迦娑婆恐怕难以服众！”

“嗯？”李二陛下脸色一沉，道：“莫非你也觉得此案疑点重重？”

“那倒不是！不过，微臣以为，罗迦娑婆谋刺陛下，必然不是他一个人的主意，定然有幕后主使之人在！不把他抓住了，怎么知道他的同伙是谁？”说完了，郭业跪倒在地，道：“微臣请命，负责彻查罗迦娑婆一案！”

“臣反对！”孔颖达再次颤颤巍巍的站了出来，道：“秦国公乃是丁忧期间，怎么能担任朝廷的官职？这不符合我大唐朝廷以孝治天下的本意！”

李二陛下道：“这有何难？圣人有经有权！现在朝廷出了这种谋逆的大案，急需郭爱卿这样的重臣挺身而出！朕这就下旨，对郭爱卿夺情起复！莫非孔尚书以为，朕的安危就及不上郭爱卿的孝道？”

“臣不敢！”

“郭爱卿，朕这就下旨……”

“慢！”郭业忽然阻止，道：“陛下，臣还有话说！”

“你讲！”

“臣的官职原来是礼部尚书兼领军卫府大将军，按说这官就很不小了！但是罗迦娑婆一案，牵涉众多，微臣怕压不住场面，还望陛下明察！”

李二陛下笑道：“你小子，是让朕给你升官呀！”

“升官不升官倒是没什么，但是为了办好这场谋逆大案，臣的权力太小可不成！”

李二陛下道：“你年纪太轻，又不是皇亲国戚，再往上升，恐怕不是保全之道！”

“那不能升官，好歹给臣点别的权力呗！比如再兼个兵部尚书什么的……”郭业嬉皮笑脸的说道！

倒不是他真的官迷心窍，而是他和李二陛下之间的关系，因为先前的事情有了点裂痕。现在李二陛下有求于他，还可以优容。等到时过境迁，可就不好说了！

现在向李二陛下要官，也是一种向李二陛下靠拢的一种表现！证明他对李二陛下绝无怀恨之心！

李二陛下也很满意他的表现，道：“那就给你加的实邑三千户！”

郭业的工资一下子加了十倍，马上就要赶上尉迟恭了！但是，他还是不能太容易答应下来，道：“加实邑好是好，不过臣的权力是不是也能加一点……”

“哼！你要是答应娶高阳为妻，朕就封你个亲王！”

“那……那还是算了吧！”

眼见郭业还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李二陛下安慰道：“罗迦娑婆一案，牵连甚多！上天有好生之德，朕也不愿意大开杀戒！你在查办此案时，有些涉案不深之人，你尽可以做主，给予宽大处理！朕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这话说得，不仅仅郭业明白，就是朝中大臣也明白！李二陛下就差明说，在查办此案时，郭业可以收受贿赂，徇私枉法了！

李二陛下此举可谓是一箭三雕，一方面，用群臣的贿赂收买郭业，可以真正称得上是借花献佛，惠而不费！另一方面，也是指了一条明路，给那些涉案不深的大臣！你们只要把郭业给伺候好了，朕就不追究了！还有一方面，就是表明了，李二陛下无意清洗朝堂的态度！拉拢大多数，打击极少数！

“陛下圣明！这事就该这么办！”

“陛下此举，大有三国曹孟德之风！必将千古传颂！”

“你就拉倒吧！曹操能比得上陛下？要我说陛下真是堪比尧舜禹，不让三皇五帝！”

“秦国公你还不快点谢恩，难道真的恃宠而骄了吗？”

“秦国公受了陛下如此大恩，这要是不答应，还算是个人吗？”

“秦国公您要是答应了，可就真的成了万家生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群情汹汹，那架势郭业要是不立即答应下来，简直就是自绝于人民，犯下了比谋逆更严重的罪行！

“微臣遵旨！”郭业躬身领命！

把这件事解决了，李二陛下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忽然间他想起一件事

来，道：“对了！高阳，你今天到底是因何前来？”

高阳公主冰雪聪明，哪会不知道当前的形势？但是李二陛下问起来，也不能不说，只得道：“父皇，我要弹劾秦国公！秦国公他公报私仇，非要杀了出首他家眷的辩机和尚。他这样草菅人命，您可要重重的处罚他！”

“果有此事？”

“这我还能骗您？”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秦国公，想当初朕被罗迦娑婆蒙蔽，下旨围攻大慈恩寺，是朕的不对！不过，辩机出首，可以算是遵旨而行！你就饶了他吧！”

“父皇圣明！”高阳公主高兴的说道！

但是，李二陛下接下来的一句话，令她的心情跌倒了谷底，道：“不过……辩机此举，虽然可能是因为我的圣旨，但是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乃罗迦娑婆的同伙！事关谋反大案，不可不慎重啊……秦国公！”

“臣在！”

“你把辩机和尚带回去，严加拷问，毋枉毋纵，给朕查个水落石出！  
嗯……注意不要公报私仇！”

“臣遵旨！”

## 第1502章痛并快乐着

把辩机和和尚交给郭业那还能有个好？

高阳公主顿时就急了，道：“父皇，还请三思！辩机和秦国公有仇，您就是怀疑他谋反，也应该交给别人审问！秦国公得避嫌！”

但是李二陛下脸色一沉，道：“朕如何处理国家大事，不用你来教！高阳，因为你朕险些错杀了郭业卿的全家！现在你又要为一个涉嫌谋逆的和尚求情！你到底是何居心？还不退下！”

“可是……”

“退下！”

高阳公主见事不可违，狠狠得瞪了郭业一眼，道：“郭业，要是辩机和和尚有个三长两短的，本宫跟你没完！”

说完，小脚一跺，走了！

李二陛下苦笑了一声，道：“朕教女无方，让众卿家笑话了！”

郭业道：“那辩机和和尚？”

“朕不是说了吗？罗迦娑婆一案，全权由你负责！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是杀是放全在爱卿一念之间！何况是这么一个小小的和尚？”

“那高阳公主追究起来……”

“也罢！”李二陛下刷刷点点，写下一道圣旨，道：“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朕的钦差大臣，全权代表朕查办罗迦娑婆一案，所到之处，如朕亲临！这下你总不怕高阳的报复了吧？”

这个权力可太大了，简直就是二号的小皇上！罗迦娑婆交游那么广阔，朝中的官员，哪个没和他有点牵连？郭业有了这份圣旨，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随意捉捕拿问任何官员！

李道宗道：“陛下，这份圣旨总得有点时间限制吧？”

李二陛下恨声道：“没有时间限制！只要罗迦娑婆一日不归案，这份圣旨永远有效！朕想起来了，就是你把罗迦娑婆引荐给朕的，你和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微臣……微臣……”

“算了！朕不想听你解释，有什么话你去跟郭爱卿去解释吧！江夏王，你可要好自为之！”

李二陛下其实心里边老大的痛快了，今天要不是郭业，自己就要威严扫地了！这份圣旨，一方面是力挺郭业，另一方面也是在发泄心中的不满！

群臣也都懂他这份心思，既然李二陛下已经做了巨大的让步，对这份极为不合规矩的圣旨，也只能捏着鼻子给认了！

……

……

接下来的日子，郭业可就是痛并快乐着！

首先说痛。

这次谋反事件，对李二陛下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要是往常，还有长孙皇后安慰，还有魏征劝诫！但是这次，长孙皇后昏迷不醒，魏征又一屁股都是屎，自顾不暇。李二陛下的心理医生全没了！

每天晚上一睡下，李二陛下就被阵阵噩梦惊醒！一会梦见建成元吉前来

索命，一会梦见老父李渊提着脑袋来找他，让他帮着报仇！有时候还梦到，自己一不小心吃了什么东西，然后中毒身亡！甚至梦见，身边的侍卫忽然间化身为刺客，在自己背后捅了一刀！

这还能睡的好？没过几天，李二陛下就形销骨立，双目无神！

最后，李二陛下想了一个好主意，在他睡觉的时候，让尉迟恭守门！有了这个绝对忠心的猛将保护，李二陛下才能安心的睡一觉。

但是总这样，尉迟恭也受不了啊，他再勇猛也是将近五十岁的人了，这整天通宵熬夜，身子骨可真盯不住！后来，他灵机一动，把郭业卖给了李二陛下！就这样李二陛下下了一道圣旨，郭业和尉迟恭一人值班一天！

郭业见了这道圣旨简直是哭笑不得，莫非以后，老百姓的门神，就是我和尉迟恭了，这让秦琼秦二爷可怎么办？

这件事说着挺荣耀的，其实也真辛苦！家中的娇妻对郭业整天夜不归宿，也是颇有怨言！这就是郭业的痛苦所在！

后来郭业灵机一动，想了一个好办法，把玄奘法师推荐给了李二陛下！

这次大慈恩寺为了此事，差点被灭门，忠诚总无可怀疑了吧？玄奘又是真正的有道高僧，给李二陛下讲经多日，终于把李二陛下给安抚好了！郭业这才算逃脱苦海！

对于此次的推荐，不仅是李二陛下赞不绝口。就是玄奘法师对郭业也是颇为感激，经此一役，中原佛门的地位，算是稳了！

然后，咱们再说快乐。

此事过后，秦国公府的门前是车水马龙，求见的官员们排成了长队！别管心虚不心虚，都得私下见上郭业一面才安心！

就是孙子善这个废物点心，这次收红包都收的有些手软！

首先来得是吏部尚书孔颖达！他给了孙子善五两金子，又送了郭业几方美玉！东西不多，对郭业来说也算不是多么珍贵！但是这个意义可太大了！

郭业一见孔颖达就是一躬到地，道：“老大人，您怎么来了？当日在金殿之上，郭某多有得罪，应当去您的府邸上登门道歉！怎么能让老大人给小子我送礼？”

孔颖达道：“当日在金殿之上……”

郭业一摆手，道：“您别说，我全都明白！这都是您的一片爱护之心！您是舍了这张老脸，在成全我郭业！要不是您挺身而出，与我郭业一唱一和，这场戏可真不好收场了！”

“你明白就好！”说完了，孔颖达忽然脸上一红，道：“其实，老夫今日前来，不光是为了这事。”

“您还有什么事？”

“唉！事到如今，我就明白跟你说了吧。关于神僧罗迦娑婆，其实我……我还真和他有点关系？”

“什么？老大人您参与谋反了？”

孔颖达连连摆手，道：“哪里哪里，话可不能这么说。其实是这么回事，我家中的老母深信佛法，他听一个尼姑说，罗迦娑婆乃是佛子下凡，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所以，家母就让我不要对罗迦娑婆说三道四的，以免触怒佛祖！甚至还让我尽可能的给他提供方便！所以……唉……真是惭愧！”

郭业道：“那个传话的尼姑在哪里？”



“死了！”孔颖达两手一摊，道：“和太上皇的死期是一天！唉，她这一死，可就让我真的说不清楚了！”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这可真是死无对证了！不过，老大人您别着急，我相信您的为人。断不会牵扯到您的身上的！”

“多谢秦国公！”

第二个来拜访的，就是江夏王李道宗了。他的手笔可真大，光孙子善就得了价值五百两黄金的长乐坊大钱庄钱票。送给郭业的，则是黄金十万两！

李道宗一见郭业就是满嘴拜年的话：“秦国公，我算是服了您了！您说您那脑瓜是怎么长的呢？罗迦娑婆这个卑鄙小人，表面上道貌岸然，我们都被他骗了！也只有您目光如炬，发现了他的阴谋，拯救了陛下，实在是我大唐的栋梁之才！”

“……”郭业嘿嘿冷笑不语。

李道宗继续说道：“陛下今年才三十七岁，正当壮年，又是马上皇帝，身体倍棒。再活个二三十年是一点问题也没有。您立下了如此大功，几年之后，代替房玄龄，成为大唐的宰相，绝无问题！我先跟您道喜了！”

“……”郭业还是不说话！

“嗨！瞧我这张嘴，什么以后呀？您现在有了陛下给的那份如朕亲临的圣旨，论权势，只在房玄龄之上，绝不在房玄龄之下！有眼睛的都知道，论权势，这大唐朝廷，除了陛下，就得说是您了！”

“……”

李道宗本来脸皮就不厚，这些词儿能说出口，也是经过一番心理建设的！见郭业一直不说话，他的脸上可挂不住了，道：“杀人不过头点地！郭业，你究竟想怎么样？”

郭业微微一笑，道：“我就是想知道，你和罗迦娑婆究竟是什么关系？”

## 第1503章家家有本难念的经（1）

“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李道宗一脸委屈，道：“尼玛我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郭业脸一沉，道：“江夏王，你这嘴里再不干不净的，在下只能把你请出去了！”

“别！千万别！我这么说可不是针对您，实在是我冤得慌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道宗喝了一口茶，稳了稳心神，道：“我要是说我和罗迦娑婆根本就没有啥关系，不知您相信不相信？”

“你自己说呢？”

“唉！我自己也不信！可是，事实就是这样，我根本就认识罗迦娑婆！想当初，皇后娘娘重病，我也是心急如焚，就在那天，我正在书房看书，忽然有个和尚进来了，正是神僧罗迦娑婆！”

“你这话可是不尽不实的，你那江夏王府，不说戒备森严吧，该有的关防总不会少！罗迦娑婆是怎么进来的！”

“就是呀，我也奇怪！当时我就问他是怎么进来的！可他告诉我，这是佛家的神足通！他想到哪，心思一动就能到哪！”

郭业满脸的讥讽之色，道：“这你就信了？”

“您把本王当成什么人了？我当然不信！不过这和尚又显露了两个本事，让我不得不信！其一就是刀枪不入，本王用刀剑砍杀，竟然不能伤这和尚分毫！”

“那第二个本事呢？”

“第二个本事，就是这个和尚医术通神！本王那几天上火，嘴角起了个小创，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也是疼痛难忍！那和尚念诵经文，又用手抚慰，眨眼间，本王的病竟然好了！本王大喜，问他要什么赏赐。他就说，皇后娘娘乃是观音菩萨的侍女转世，身有小厄，需要他来搭救，让我把他引荐给陛下！”

郭业冷笑一声，道：“这话你也能信？他不是有神足通吗？自己去皇宫找人不就行了，何必要你引荐？”

“您以为我没问？我都问了！可他说圣天子自有百灵庇佑，万邪不侵！就是佛门大法，在皇宫之内也无法施展！本王一来是觉得这和尚有点门道，二来是想在陛下面前邀宠，这才向陛下推荐了罗迦娑婆！”

郭业道：“你和罗迦娑婆谈话的时候，有没有其他人在场？”

“没有！”

郭业一嘬牙花子，道：“这可就不好办了，您这说法完全是死无对证！我倒不是不相信您说的话，但是您这么空口白牙，就想过关，是不是太便宜了一点？”

“没……没空口白牙！”李道宗弱弱地说道：“黄金十万两！不够咱可以再加！”

见郭业面色不虞，他眼圈一红，道：“秦国公，您别看我这江夏王表面上风光，实际上府里边开销也大！很多时候，我是打肿脸充胖子，其实根本就沒多少钱呀！这十万两，也是本王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从牙缝里能挤出十万两来，这个李道宗的嘴也真够金贵的！郭业可不相信他没钱，想当初为了拿下长乐坊赌坊，郭业就给了李道宗二百五十万贯钱！更别提他之前靠长乐坊赌坊赚的钱来！

不过，李道宗这幅可怜兮兮的样子，应该也不是装出来的！这家伙是出了名的贪财好色，从他手里拿钱，跟要了他的命也差不多！李道宗能拿出十万两黄金，也真不容易！

郭业道：“你想拿十万贯钱，让我帮你遮掩此事？”

“正是！我可告诉您，就是加钱也加不了多少，两三万贯还可以商量，再加多了，我……我就跟你拼个鱼死网破！”

郭业嗤笑一声，道：“鱼死网破？你拿什么鱼死网破？比权势？比钱财？哪怕是比武功呢，你哪一样是我郭业的对手？”

李道宗气鼓鼓得说道：“那你别管，总之，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你可别太过分！”

“好！我不过分！就这样，十万贯就十万贯！一文钱都不用加！”

“真的？”

“咱可说好了，了结神僧罗迦娑婆一案，花费十万贯！不过，咱们之间可不只这么一笔帐……”

“什……什么意思？”

郭业的脸皮呱嗒一下就落了下来，道：“想当初，在金殿之上，有人弹劾我郭业图谋反！嘿嘿，这可是把我郭业往死里逼呀，您说这个人是谁呢？”

“这……”李道宗长叹了一口气，道：“您到底想怎么样？”

郭业道：“我就不明白了，我郭业虽然先前跟您有些不对付，但是后来咱们不是和好了吗？您为何在金殿之上，非要置我于死地？”

李道宗叹了一口气，道：“这都是我一时糊涂！”

“一时糊涂？您觉得这个理由我能接受？”

“呃……准确的说，是我财迷心窍！您不是得罪了博陵崔氏吗？后来博陵崔氏，就给了本王一笔钱，让本王想办法致你于死地！你也知道，本王没啥爱好，就是那有点小贪财……”

“博陵崔氏给了您多少钱？”

“也没多少……”

“嗯？”

“一百万贯钱！”

郭业听了这个气呀，道：“这么说来，今天给我的黄金十万两，都是博陵崔氏孝敬您，用来买我郭业的命的？您这手借花献佛玩的不错呀！”

被郭业揭破了，李道宗也是颇为不好意思，道：“我不是说了吗，不够可以再加，可以再加……”

“那好！除了这十万两黄金，再送两百万贯钱来，咱们这事就算了了！”

“两……两百万贯？”李道宗都要哭出来了，道：“能不能少点？”

郭业道：“您少来这套！您的家底别以为我不知道，两百万贯，也就是让您伤筋动骨，还要不了您的命！我告诉您，就是两百万贯，一个子都不能少！”

郭业要的这个数字，还真是拿捏的不错，刚好就在李道宗的底线之上！无奈之下，李道宗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不打不相识，把价码谈好，两人的关系仿佛一下子亲近了许多，郭业道：“江夏王，我劝您一句，您家里这是出了内贼呀！想当初罗迦娑婆出现在您的书房之外，绝对不是什么狗屁的神足通，而是您家里有人把他给放进来了！”

“不用您提醒，我早就知道啦！”李道宗压低了声音，道：“就在太上皇驾崩的那一天，我家里就有几个人死得不明不白！这帮谋反之人，还真是手眼通天！您可得早日把他们绳之以法！”

.....

.....

把李道宗送走以后，郭业有点发愁，这股阴暗的势力，手脚可真够利索的！把手尾收拾的滴水不漏，一点线索都没给自己留下！自己可怎么查办罗迦娑婆一案呢？

正在这时，孙子善跑了进来！郭业一见孙子善的样子，就是一愣！

往日里，孙子善一进来，都是满脸谄媚的笑意，一方面是他巴结郭业，另一方面，也是红包太丰厚了，实在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可这次，孙子善却是满脸的不痛快！

郭业问道：“子善，你这是怎么了？甩脸子给谁看呢？”

“老师，我可不是为了您！而是为了门前的那个老头！他的红包才五十文钱，一百文钱都不给我，您说他也太抠了吧！”

“一百文钱都不肯给，那个老头是谁？”

“我一见他那么小气，也没细听！他说他叫魏什么来着？”

郭业头上冷汗直冒，道：“可是魏征？”

## 第1504章家家有本难念的经（2）

来人还真是魏征！

魏征不肯给孙子善高额红包的原因，可不是看不起孙子善，更不是吝啬！而是……真的没钱！

与明清时期不同，大唐官员的俸禄还是挺高的，魏征又身居宰相之职，一年的俸禄大概是三千贯。按说，这也很不少了，换算成人民币，也有几十万块钱！

但是，魏征赚得多，花的也多。

以宰相之尊，必要的排场得有吧？比如家奴院公，婢女丫鬟的工资，就占了他收入的三分之一。

那还有三分之二呢？

首先就是家里的穷亲戚了，隔三差五的就得来几个亲戚或者老乡，来他的府邸里面连吃带拿！魏征最是好名，敢说半个不字吗？

再有就是一些在长安城混不下去的读书人了，这些人本事不咋样，也不懂什么国家大事，就知道魏征是天下第一的好官。既然是好官，还不能管咱几顿饭吗？所以，魏征家里常年有着混吃混合的读书人！

就这样，这位年收入三千贯的大人物，根本就没有什么余钱！给孙子善一个看门的小人物五十文钱，已经是少有的大方之举了！

把魏征让进了客厅，郭业道：“魏大人，您可是稀客，不知今日前来，有何见教？”

魏征花白的胡子抖动了半天，才从怀里拿出了一件物事，道：“这个小玩意儿，还望秦国公笑纳！”

郭业接过来一看，是一个小盒子，漫不经心得递给了孙子善，就要收起！

魏征道：“您打开来看看！”

这也太不和规矩了，别说是以秦国公之尊，就是平头老百姓，也没有当着客人的面儿验看礼物的！

郭业道：“这……”

魏征一把就把盒子抢了过来，把盒子打开，却是一副玉镯！郭业这个暴发户对玉没什么研究，只觉得还挺好看的，道：“魏大人，您这是……”

“这个玉镯，乃是我那贤妻的陪嫁，价值不菲！”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怕郭业听不懂，道：“最少价值一千贯！这就送给您了！”

郭业一皱眉，道：“魏大人您这是干什么？我怎么敢收尊夫人的陪嫁之物？”

魏征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语带哭腔道：“我求求您了，您就被收下吧！”

郭业都被魏征吓傻了，这可是刚直不阿的魏征！这可是忠言敢谏的魏征！面对李二陛下都能慷慨陈词，怎么主动对自己行贿？见自己不收，还跪下来苦苦哀求？宰相的威严去哪了？

如果不是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那就是……

郭业脸色一变，道：“好你个魏征魏玄成，竟敢参与谋反！”

“没有，绝对没有！”魏征一下子就站起来了，道：“绝无此事！绝无此事！”

郭业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您这么大岁数，以宰相之尊，给我郭业送礼，到底为的是什？难道与罗迦娑婆一案无关？”

“唉！”魏征叹了一口气，道：“还真让您说中了，老夫今日前来，还真是跟罗迦娑婆一案有关！不过，和罗迦娑婆有关的，可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家夫人！”

“裴夫人？”

“正是！”

“您坐下来，咱们好好说！”

魏征重新落座，道：“事到如今，老夫也就不隐瞒了。世人都传言我魏征惧内，您可知我魏征为什么惧内？”

“这……这是您的家事，我哪知道？”

“想当初，我魏征幼年丧父，家贫无以为生，不得已当了道士！长大成人之后，云游四方，也是囊中羞涩，不能娶妻生子。直到遇到了我的贤妻裴氏，她是世家大族河东裴氏的嫡女，爱惜我的才华，为了与我共结连理，不惜与家族决裂……这个玉镯，就是她从家中拿出的唯一值钱之物！”

想不到魏征还有这种艳福！郭业上下打量了几眼，这老头长得还真不咋样，哪怕年轻的时候，最好的评价也不过是“不丑”！裴小姐能看上他，只能说明这是真爱啊！

郭业道：“魏大人，您这年轻时候的风流事儿，固然是让人……羡慕！不过，这和罗迦娑婆又有什么关系？”

“我那夫人自从与我成亲之后，一直贤良淑德，是我魏征的贤内助，从来不提什么过分的要求！哪怕是我一直周济穷人，令家中用度匮乏，她也毫无怨言！可以说，我魏征现在虽然是宰相之尊，我那夫人跟着我也没享什么福！”

说到这里，魏征又是长叹一声：“可是，自从罗迦娑婆出现之后，我那夫人就求我不要为难罗迦娑婆，老夫也是一时糊涂……这才酿成了这滔天的大祸！”

郭业小心翼翼地问道：“尊夫人，有没有告诉您，她为什么要帮助罗迦娑婆？”

“事关国家大事，老夫怎能不问？可是她就是不肯说！”

“现在也不肯说？”

“正是！”魏征道：“老夫这辈子，亏钱我那夫人很多，所以我一直在夫人面前硬气起不起来，也不敢细问！老夫这次来找您，就是求您……不要在我那夫人身上做文章！”

这下魏征的一切行为都有了合理的解释，这老头子还真是对他的老婆一往情深，为了自己的老婆，不惜给郭业下跪求情了！

名满天下，身居宰相之位的魏征魏玄成做出这种姿态，郭业还真不好不给他这个面子。最后郭业也没要魏征的玉镯，并且向他保证此案绝对不会牵扯到裴氏，才把魏征魏老头给打发走了！

魏征才走，又有一个人登门拜访！这个人正是郭业的老冤家——张亮！

张亮见了郭业，就是无比的热情，道：“哈哈，秦国公官复原职，实在是可喜可贺！我张亮给您道喜来了！知道您不缺钱，我也不拿那些俗物送您！特送宝铠一具，聊表存心！这个宝铠可不得了，非金非银非铁，乃是天外陨

石……”

郭业冷笑一声，打断了张亮，道：“勋国公，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您这次来就是为了给我道贺，就没有其他的事情？”

“有是有，不过……”

郭业脸色一沉，道：“说吧，这次谋反的案子，你到底牵扯进有多深？”

“没有！绝对没有！”张亮连连摆手，道：“我张亮对天发誓，绝对和谋反一案无关！我这来，主要是咱们俩有点小误会……现在，唉，怎么说呢，我是想和您商量一下，以后咱们能不能和平共处？”

郭业道：“那就要看勋国公的诚意了！我就不明白了，想当初，你为何非要置我郭业于死地？”

“您不早就知道了吗？还不是郑连成搞得鬼，我这也是受逼不过，不得不从呀！”

“你那么大一个勋国公，执掌大唐军中密谍不良人，难道还怕郑连成？”

张亮苦笑道：“怕倒是不怕！不过这次，是他把我的一个义子给绑架了！逼着我跟您作对，我是不得不从！”

“义子？”郭业嗤笑一声，道：“您有五百个义子呢，绑架一个义子就能逼着您跟我郭业作对，我郭业也太不值钱了吧？”

张亮满面羞红，最后一咬牙，道：“明白跟您说吧，那个不是我的义子，而是……”

“什么？”

“情人！”

## 第1505章罗迦娑婆的底细

既然话已出口，张亮也就不再犹豫了，把事情经过和盘托出！

原来，张亮想当初为相州都督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少年，这个少年卖笔为业，擅长歌舞，张亮一见就惊为天人，把他收入帐下，想要长相厮守！

张亮知道，李二陛下对好男风的人不待见，没办法，为了自己的前途，张亮就对外谎称收了一个义子，取名张慎几。

好死不死的是，这件事不知为何，被郑连成知道了，趁张慎几外出之时，把他给绑架了，逼着张亮跟郭业死斗！张亮为了这个小情人，也不得不跟郭业拼命了！

郭业听完了，眼中异彩连连，道：“勋国公，听说您有五百义子！您这把年纪……啊？还真是老当益壮！”

张亮道：“秦国公！您别误会！这五百义子，可都是真义子，绝对没有那种关系！我对慎几一心一意，绝不会再交接其他男子？”

“那您的夫人……”

“那怎么样？夫人是女子，当然可以例外……”

对于张亮奇特的爱情观，郭业不感兴趣，又继续问道：“这么说来，张慎几您已经救出来了？”

“倒也不是。要说我家慎几也真是聪明，趁着郑连成看守松懈，自己跑回来了！”

“那郑连成的人呢？”

“待我赶到的时候，郑连成带着他的人已经逃之夭夭了！”

郭业眉头一皱，道：“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在三天之前！”

“这么说来，是太上皇死的那天……”郭业脑中仿佛划过了一道闪电，道：“想当初，我丽竞门要查罗迦娑婆的底，你们不良人百般阻挠，到底是什么原因？”

“还不是郑连成说得，您赞成的，我们就要反对，只要能给您造成麻烦的，我们都干！”

“恐怕没那么简单！”郭业眉头一皱，道：“我怀疑郑连成和谋反一案有关！”

张亮被吓得一激灵，道：“不会吧！这……这可是两码事！你到底有什么证据？”

“证据我是没有！不过，张慎几逃回来的时间也太巧了！而且……”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您掌管不良人都不能把张慎几给救出来，张慎几竟然能够自救，这也太不可思议了！我看是郑连成是故意把他给放了！”

说到这里，郭业的思路越来越清晰，道：“我看此次谋反的主力，就是五大士族！也只有他们，才有这种潜势力，暗中影响朝堂的所有官员！”

张亮可是深知五大士族的厉害的，道：“秦国公，这话可不敢乱说！五大士族，和多少达官贵人都沾亲带故，您要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就指责他们，就不怕人说您是公报私仇？”

郭业道：“什么叫公报私仇？郑连成绑架张慎几总是证据确凿的事情吧？难道您那就不想报复？”



张亮连连摇头，道：“我敢找郑连成报仇！但是可不敢找五大士族的麻烦，不怕您笑话，我知道我惹不起五大士族！您听我一句劝，没有绝对的把握，千万别说五大士族跟谋反有关，要不然，五大士族拼死一搏，您未必能讨得了好！”

这话说得情真意切，郭业还真听进去了，道：“那我就先不提五大士族，先帮您抓捕郑连成！”

“我谢谢您了！”

怎奈郭业抓捕郑连成的行动还没开始，就被一场意外给打断了！

李靖府内的老管家给郭业送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卫国公李靖现在已经病入膏肓，马上就要升天了！

郭业不敢怠慢，随着老管家，来到了卫国公府，他看了李靖的样子，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只见李靖呼吸平稳，面色红润，就跟睡着了似的，哪有半点病入膏肓的样子？郭业扭头道：“老管家，你骗……”

话没出口，郭业就意识到不对了，老管家已经踪迹不见！紧接着，一阵轰轰声传来，整个卧室的门和窗户都被关的严严实实！

眨眼间，李靖的卧房之内已经伸手不见五指！

郭业刚要发作，一只手就把他的袖子给拉住了，道：“秦国公，别喊！”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

郭业道：“你是……”

嗤啦~~

火光一闪，房内的蜡烛被点燃了！郭业定睛一看，李靖一脸微笑的坐在他的面前！

郭业是张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卫国公，您没中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李靖笑吟吟地说道：“我中毒的事是真的，不过，这点毒还伤不了我！”

郭业指了指四周，“您这副场面，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李靖苦笑道：“三位皇子死了，太长皇也死了，皇后娘娘还昏迷不醒。要是我李靖还整天活蹦乱跳的，你让陛下可怎么想？所以，在皇后娘娘病好之前，我得装病！”

郭业道：“您可别告诉我，是您武功惊人，百毒不侵！”

“当然不是！我之所以这么快就恢复过来，是因为我事先服了解药！”

郭业大喜过望，伸手就往李靖身上乱摸，道：“解药拿来！我去救皇后娘娘！”

李靖连忙躲闪，道：“别乱动！别乱动！没有啦，只有一副解药，而且这个解药也不怎么对症，我也是昏迷了一天一夜才清醒过来的！”

郭业这才冷静下来，道：“这么说来，您跟那帮谋反之人有联系？”

“当然没有！我都位极人臣了，谋反对我有啥好处？难不成他们还能让我当皇帝？”

“那您的解药是从哪来的？”

李靖道：“孙思邈老神医给的！想当初，罗迦娑婆把老神医排挤出长安城，我就瞧着这路数不对，特意求见老神医！你猜怎么着？”

“嗨！都这份上了，您还卖什么关子呀，快说，快说！”

“孙神医知道这个罗迦娑婆的老底！他说他是天竺来的和尚，其实不然，这老和尚是……”

“哪的？”

“天府人！”

“天府？”

“也就是您的老家，益州人！益州不是称为天府之国吗？”紧接着，李靖就把事情的经过，对郭业娓娓道来！

其实，早在几年前，孙思邈就真见过这个老和尚在益州装神弄鬼，知道这老和尚其实不通医术，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炼制长生不老丹一事大有蹊跷。

李靖多聪明一个人呀，当时就问老神医假如老和尚的长生不老丹是毒药该怎么办。孙思邈就拿出了一颗丹药，说这颗丹药可解天下百毒。不过，得在服食毒药之前服下，才有效果。

正是这颗丹药救了李靖一命！

郭业听了，大惑不解，道：“既然老神医知道罗迦娑婆的老底，为何不在陛下面前拆穿他呢？”

李靖道：“老神医对皇后娘娘的病情无能为力在先，罗迦娑婆治好皇后在后，您觉得老神医说的话，皇上会听吗？会不会以为老神医，在诋毁罗迦娑婆？”

“这倒也说得通！不过，您不是说罗迦娑婆丝毫不懂医术吗？他怎么又能治好皇后娘娘的病，并且把孙神医给逼走？”

“这个事情，孙神医也解释不清楚。他和罗迦娑婆交谈过，确认罗迦娑婆不懂任何岐黄之术！不过这个老和尚也是真有点本事的，不用医药，无论多重的病，都能治好！对于这种不合常理之人，老神医也没办法，只好退避三舍！”

郭业听了心中一动，道：“这么说来，只要找到罗迦娑婆，就有希望把皇后娘娘治好？”

## 第1506章益州行

长安城，皇宫，望北阁。

“什么？你要回益州？”李二陛下不可置信地问道。

郭业道：“微臣确实有这个打算。根据丽竞门的调查，罗迦娑婆其实并不是天竺人。他最初出现的地方是在益州，当时他还不是天竺僧人的打扮，就是一个普通的和尚。他在益州给百姓看病，有好大的声望。现在他畏罪潜逃，很有可能是回到益州。那里信奉他的百姓很多，便于藏匿。”

李二陛下摇头道：“这也就是你的一个推断罢了，怎么不派丽竞门的人手，去探查明白了你再动身？长安距离益州可不近，骑快马一来一回也得一个月。而且，益州那么大，你一点目标也没有，是不是太仓促了一些。”

“陛下说的是，不过微臣还有一个计较。虽然查办罗迦娑婆一案，并不急！但是皇后和燕王的病可拖不了多久了。微臣问过大夫，这种中毒之证，如果昏迷太久，恐怕以后即使能够醒来，也很难完全康复。为了皇后娘娘和燕王千岁，即便希望渺茫，微臣也愿意勉力一试！”

李二陛下大惑不解，道：“怎么还跟她们的病有关？你的意思是……这个贼秃真的不是骗子？”

“微臣绝对不相信世间能有长生不老药。不过，这个和尚倒是真有一些神异之处，许多病不用药物，单靠念经，就能把人给治好。想当初，他能把皇后娘娘的重病治好，就是一个明证。现在御医都对皇后娘娘和燕王束手无策，微臣就想这个和尚是不是能有什么办法？”

郭业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所以说，微臣前往益州抓罗迦娑婆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搞清他的幕后指使，另一方面，就是找到他，让他给皇后娘娘和燕王治病。”

李二陛下听了这话，大感兴趣，道：“如此说来，罗迦娑婆并不是一个骗子，还是真有本事的，那……那他那个长生不老丹……”

看来李二陛下还真是贼心不死，郭业借花献佛，就把当日长孙皇后问自己的三个问题，搬了出来。

“世上可有长生不死之人？”

“历代皇帝求仙者多不胜数，可有真正成功之人？”

“以功德行论，陛下比之秦皇汉武如何？”

这三个问题，以前长孙皇后未必没对李二陛下讲过，但是当时李二陛下利令智昏，听不进去。现在经过一番挫折，李二陛下的脑瓜也清醒过来，苦笑道：“看来真的是朕贪心不足了！不过……退而投其次，你觉得有没有可能罗迦娑婆能给寡人延寿几年什么的？”

郭业道：“微臣敢打包票，罗迦娑婆绝无那个本事！”

“这又是怎么说？”

“罗迦娑婆如果真有那个本事，他又何必参与谋反？即便谋反真的成功了，新朝给他的好处，能比陛下给的多？微臣以为，罗迦娑婆不仅不能让人延寿，就是治病本事，肯定也得有巨大的代价，不能经常施展。要不然他根本就没必要参与谋反。”

“这是正理！”李二陛下一拍脑门，道：“怎么朕就没想到呢？”

郭业不敢接茬，道：“时候不早，如果陛下没有其他的吩咐，微臣告

退！”

“等等！”李二陛下脸色微红，道：“想当初，朕问你成仙了道的事儿，荣留法王说你有个九九升仙丸，你又说要禁欲三年……”

郭业苦笑一声，道：“陛下，您要听真话，还是听假话？”

“滚犊子吧！”李二陛下一脚把郭业踹翻，道：“朕从今以后再也不提长生不老之事！”

“吾皇圣明！”

“对了，还有一件事，你查了这么久，参与谋反的大臣怎么一个都没查出来？你别是收贿赂收的过瘾，把朕的大事都给忘记了吧？就算你不愿意做恶人，也得给朕一份名单，让朕心里有数！”

郭业道：“根据微臣的调查，朝廷的高官，都受了某些势力的影响！但是，真心参与谋反之人，微臣一个也没有发现。即便是真有，可能也就有一两个漏网之鱼！”

“荒唐！这是谋反，这是篡位！没有高官的配合，怎么可能成功？”

见李二陛下面色不虞，郭业赶紧解释，道：“其实幕后之人的算盘打得挺好，这次谋逆大案根本就不需要高官的配合！只要把您和四位皇子都除掉，这皇位谁还能和太上皇争？根本就不需要大臣的配合！”

“那你说这次的幕后黑手就是太上皇？”

“那也不可能。太上皇身边的人手都被杀了，这总不可能是太上皇干的。陛下，您可听说过五大士族？”

“笑话！这朕怎么能不知道？不就是博陵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还有陇西李氏？你是说他们他们参与谋反？”

“不是他们参与谋反！据微臣猜测，这五大士族就是谋反的主力！”

“不可能，绝不可能！”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他们没这个实力！五大士族好大的名头，但是论钱财，五大士族也就那么回事。论权势，五大士族里面的高官，官职最高的崔涵金还在金殿自尽了！他们有什么实力谋反？”

“那……臣问您一句，假如皇室嫁女，或者皇子选妃。五大士族的人，能否入选？”

李二陛下眼前一亮，道：“能！简直太能了！朕是求之不得……”

看到郭业满脸戏谑的看着自己，李二陛下老脸一红，道：“婚姻之事和造反的实力，是两码事！莫非你以为朕是嫌贫爱富之人？”

“微臣不敢！不过，婚姻大事讲究门当户对，也是人之常情。五大士族名面上的势力虽然不大，但是通过通婚，私底下的势力，不可小看呀！”

“这……”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你这么说也真有点道理！不过，朕可告诉你，在有确切的证据之前，不可轻举妄动！谋反可是诛九族的大罪！要是真把五大士族给办了，朕这个朝廷就得空一半呀！”

“微臣也是这个意思，一切都得抓住罗迦娑婆再说，现在只是给您提个醒！”

“唉，你这个提醒……又得让朕几天睡不好觉呀！”

……

……

当然，郭业出京，不能对外宣称，我就是去益州抓罗迦娑婆！那样罗迦娑婆只要智力正常，就得脚底下抹油，溜之大吉！

所以，他这次离京的理由是，要回益州，接郭老憨的骸骨，和老娘一起安葬！

郭业要离开长安，前往益州的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整个长安城！整个城市顿时陷入了一片欢乐的海洋之中，高档酒楼个个爆满，青楼妓馆，这几日的生意也好上很多！要不是怕郭业嫉恨，没准就得全城爆竹声声了！

倒不是郭业的名声差到这个地步，而是他身上的差使太烦人了。他负责罗迦娑婆刺王杀驾一案，这可是谋反的重罪，谁想沾边？只要郭业在长安城一天，甭管心里有鬼没鬼，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

这下好了，郭业终于离开长安了，至少短期内，没法找大家的麻烦了。岂不值得大肆庆祝？至于郭业本来就是夺情起复的，现在又摆明了回益州办私事，是不是坏了规矩，就没人细想了。

接下来，郭业操心的就是此次随行的人选。这次是查案，人员不能多带，以免打草惊蛇。

长孙师要代替他执掌丽竞门，不能离京。孙子善这家伙一无是处，也被他留在长安看家。本来郭业想带斑鸠去，怎奈这家伙生了一场重病，眼看着也指望不上了。

最后，郭业决定，还是带精精儿、空空儿和秦英，一同前往益州。这三位的本事倒是够了，但是忠诚颇为令人怀疑。尽管上次借机敲打了他们一翻，郭业还是对这三人难以完全信任！

正在他发愁之时，有人来报，玄奘法师求见！

## 第1507章佛门护法

玄奘最近在长安城中可是抖起来了！说他是佛门存亡绝续的第一功臣，也毫不为过！

要是以前，论起佛门存亡绝续的功臣，那就得说是人家神僧罗迦娑婆，没有罗迦娑婆，中原佛门早就被发配到扶桑去了！到了那个穷乡僻壤，中原佛门还能有什么作为？跟灭绝了道统也差不多！

但是，成也罗迦娑婆，败也罗迦娑婆。罗迦娑婆意图刺杀李二陛下，被郭业给揭穿了！要不是玄奘和尚高瞻远瞩，保住了郭业的家眷，那李二陛下报复起来，中原佛门可就连想迁徙扶桑都不可得了！

更别提郭业还把玄奘引荐给李二陛下讲经，治好了李二陛下的失眠之症！呃……虽然说讲经治失眠，听着有点别扭。但是再别扭，那也是跟皇帝拉上了关系呀！有了皇帝支持，佛门的大兴就指日可待了……

所以说，玄奘如今在中原佛门的地位是一言九鼎！

其实，也不光是中原佛门，就是一般的达官显贵，见到了玄奘也得客客气气的。一方面是玄奘跟李二陛下递得上话，另一方面，谁不知道玄奘和郭业交好？郭业手里拿着那份吓死人的圣旨，就等于握住了人们的命根子。关键时刻，还指望着玄奘和尚为他们说情呢！

郭业把玄奘让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道：“大和尚，听说你最近挺忙的，又要帮陛下讲经，还要帮一些高官贵戚祈福开光，怎么有空……对了，你是来要那一万两金子的吧？想当初我答应给你们大慈恩寺一万两黄金，用来重修庙宇！这一忙就给忘了，我这就给您拿……”

玄奘法师连连摆手，道：“郭兄弟客气了，贫僧这次来可不是讨债的！自从那日之后，来大慈恩寺布施的善信越来越多，布施的数额也越来越大。这些钱财，就是再建十个大慈恩寺也有富余！您那一万两金子，还是自己留着吧！”

留着？留着就留着！郭业对玄奘大师佩服，对于中原佛门，虽然谈不上厌恶，但是也没多少好感，这一万两是能省就省！

郭业道：“那您今天前来，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忙吧？尽管说！您救了郭某的家眷，跟救了我郭业一样，救命之恩……”

玄奘摆了摆手，道：“小僧此次前来，可不是求您帮忙的！而是……给您帮忙的！”

“给我帮忙！”

“不错，听说您身边的三个武林高手，在长生会上都背叛了您。您爱惜他们的一身武艺，后来都没有加以追究！您这份胸怀，当然是令人钦佩，但是身边的人都不怎么可靠，就有些不妥了！”

“您的意思是……”

“明白说吧，小僧想向您引荐一个人，充当您的贴身侍卫！”

“是谁？”

“小僧已经把他给带来了，您要不要见一见？”

这个面子，郭业不能不给，自然是点头应允！

来的人是个和尚，看年纪大约四五十岁，面目清秀，温文尔雅，双目炯炯有神，论卖相不在玄奘之下。唯一有点破坏他形象的是，郭业离得好远，

都能闻到这和尚身上重重的酒气！

那和尚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小僧法琳，见过秦国公！”

郭业站起身来，回礼道：“不必客气，法琳大师请坐！”

“多谢秦国公！”

孙子善搬来了一个胡凳，给法琳坐下。郭业问道：“郭某这两天上火，鼻子有点不灵。怎么闻到一股酒味，也不知是不是错觉？”

法琳道：“秦国公太给小僧留面子了！您没闻错，实话告诉您，贫僧每日无酒不欢！”

“那肉呢？”

“有酒岂可无肉？”

郭业心中暗想，尼玛这还是一个酒肉和尚！起码这位的人品就不咋样，比我身边的三位也好不到哪去！

他大失所望，道：“听玄奘法师说，你想做我的贴身侍卫？”

“也不能这么说！”法琳傲然道：“不是贫僧想当你的贴身侍卫，是玄奘法师逼迫贫僧当你的贴身侍卫！为了佛门的发扬光大，贫僧不得不从！”

这和尚说话可真够不客气的，不过，人就是这样，上赶着不是买卖。

要是法琳要死要活的，非要往郭业的身边凑合，郭业倒看不起他了！但是现在，这个法琳和尚满脸的不情愿，郭业倒是对他感兴趣了！

郭业用眼光瞥向玄奘和尚，道：“大和尚，你不是说要给我帮忙吗？怎么看这意思，这位法琳大师，颇为不情不愿的！再说了，给我帮忙，跟光大佛门又有啥关系？”

玄奘脸色微红，道：“这个事情，一方面是给郭兄弟你帮个忙！另一方面，贫僧自己还有点小心思，让您见笑了！”

“小心思？什么小心思？”

玄奘轻叹了一口气，道：“佛门和道门虽然都是出家人，但是一直有些争执！”

法琳轻哼一声，插嘴道：“什么叫争执？是务必除去对方以后快！”

玄奘瞪了他一眼，继续说道：“现在大唐，除了陛下之外，以秦国公最为尊贵！”

郭业听了这话好选悬吓死，道：“大和尚，这话可不敢乱说！我才是个秦国公，比我尊贵的人多了去了！没有一百，也有八十！您这么说，是嫌我死的不够快呀！”

玄奘道：“郭兄弟，咱们兄弟相称，就是自己人。在您之上的是有不少人，但是比您有权势的还有谁？”

郭业自己琢磨，不谈实际爵位，只谈权势比他大的，至少得有十来个！起码尉迟恭这个老大哥不显山不露水的，收拾自己是毫无问题。李道宗别看整天吃瘪，论权势也不在他之下，另外房玄龄呀，李靖呀……这些人经营多年，实际的权势也不小。

不过这种事情，跟玄奘也解释不清楚，他说道：“您就别提这个了！有什么话，接着说！”

“所以呢，您的倾向对于我佛道二门至关重要！佛门之中，您和贫僧的关系不错。而道门之中，您是李淳风的师叔！说起来我佛门还是落了下风。光是这样也就罢了，最近贫僧又听说您的三个贴身侍卫全是道士，长此以往，

贫僧恐怕，您会完全偏向道门！”

郭业道：“所以大和尚你是派法琳和尚来我身边，说服我偏向佛门？以一敌三，你们佛门也没啥胜算呀！”

“话可不能这么说！”法琳傲然道：“贫僧身为佛门护法，别说以一敌三了，就是以一敌三十，也不再话下！道门有什么呀，都被我法琳研究透了！只要您听我讲几日经，保准能让您认识到佛法无边！”

这是要给自己洗脑呀！

郭业冷笑一声，道：“这话可真有意思！你是不是吹牛我不追究，但是你说什么，你是佛门护法？谁封的，有谁承认了？”

“阿弥陀佛！”玄奘道：“法琳大师这个护法称号是中原佛门公认的，却不是他胡吹大气！”

郭业颇为玩味的看着玄奘，道：“大和尚，你知不知道我郭业在道门也有个职司，和法琳大师差不多。”

“这……”一股不好的感觉涌上了玄奘的心头，道：“是什么职司？”

郭业微微一笑，道：“道门护法！”



## 第1508章聪明的玄奘

“太卑鄙了！太无耻了！”玄奘气得嘴唇都直哆嗦，道：“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

郭业一听这话，可不高兴了，道：“大和尚，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就卑鄙，无耻了？”

“我这可不是说您！”玄奘连连摆手，道：“我是说道门！道门护法不应该是道士吗？怎么能把道门护法给了您呢！虽然您跟道门关系不错，虽然您权势滔天，虽然您为道门办过一些事……”

说到这里，玄奘停顿了一下，眼珠一转，道：“秦国公，有件事能不能打个商量？”

“什么事？”

“俗话说一个羊也是赶着，俩养也是牵着，您反正已经当了道门的护法了！不如……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洒不了油，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

“大和尚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到底想说啥？”

玄奘和尚弱弱的答道：“贫僧的意思是……您能不能……也当我们佛门的护法！”

对于玄奘法师提出这个要求，郭业是一点也不意外。玄奘的脸皮是薄了一点，但是佛门的节操会在道门之上？还是别开玩笑了吧！

在历史上，佛门为了巴结权贵，直接把皇帝都称为佛祖了！而且这种事发生的不是一次两次！一个小小的护法称号又算得了什么？

“这样啊……”郭业一指法琳，道：“那他怎么办？”

法琳道：“这个您放心，把护法之位让出来，我法琳绝无二话！反正这个护法又没钱拿，还有一些二货和尚跑到贫僧面前来说三道四的。什么出家人不准喝酒吃肉啦，不准娶妻生子啦，贫僧的事，他们管得着吗？”

“娶……娶妻生子？”郭业再一次被震撼了，道：“还有这事儿？”

玄奘道：“那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如今的法琳大师，可没有妻子拖累！”

“那就更不是玩意儿了！”郭业道：“把人家祸祸完了，儿子都给你生了，你就不管了！这还不如一直维持原状呢！”

法琳眼前一亮，道：“秦国公，您也这么想？知我者，秦国公也！贫僧也是这么想的！要不……我过几天就把她们娘俩接来长安城？也跟着我享两天清福。”

对于这个毫无节操的酒肉和尚，郭业也没办法了，道：“算了，我不说了，您爱咋的咋的吧！”接着他又问道：“你们这个佛门护法，可有什么信物？不会是像道门那样，靠拳头大就能当上吧……”

法琳微微一笑，道：“那您觉得，我这个喝酒吃肉，又娶妻生子的和尚，是怎么当上这么重要的职位的？”

玄奘在一边解释道：“也不全然如此，法琳大师除了武功之外，对于佛门经典的了解，也不在贫僧之下。更重要的是，法琳大师虽然戒律方面……松了一些，但是他对我佛门的忠诚无可怀疑！您只要答应当我佛门护法，法琳大师一定会为您保驾护航的！”

郭业道：“好吧，这个中原佛门的护法一职我就接了！不过，法琳和尚到底能不能当我的贴身侍卫，还要看看他的本事如何。不能光听你们自吹自擂！”

“那您的意思是？”

“让他见见我另外三个侍卫，看看他们的本领谁高谁低！”

郭业一声吩咐，孙子善就把空空儿、精精儿和秦英都给找来了。这三位自从被郭业收拾了一顿，老实了许多，对郭业恭恭敬敬的行礼，道：“参见秦国公！”

“起来吧，本公给你们介绍一个新朋友……嗯，以后也许就是你们的同僚！”郭业伸手一指，道：“就是他！”

接下来，三人的表现大出郭业的意料之外！

空空儿、精精儿还好，上下打量了法琳一眼，都露出戒备之色！

秦英看了法琳，却是双眼喷火，道：“法琳！是你！你这个叛徒！贫道跟莫誓不两立！”

说着话，撸胳膊挽袖子……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他还真不敢跟法琳和尚放对，道：“两位师弟，他是咱们道门的叛徒，咱们并肩子上，给他一个好看看！”

空空儿和精精儿多机灵呀，道：“这事我们哥俩可不掺合！我们这身道装也就是穿着好看，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你们二位的事情，跟我们哥俩没关系！”

郭业道：“秦英，你认识这位法琳大师？”

“化成灰我都认识他！想当初，他是一名道士，与贫道多有来往，贫道还让他看了不少师门的典籍！后来他竟然背叛道门，转投佛门，真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

法琳道：“阿弥陀佛！秦道长，这您就说错了！小僧自幼出家，就是释门中人，一直到现在，也还是佛门中人。反复无常四个字，可套不到贫僧的头上！”

“那你身穿道装，与贫道来往又是怎么回事？”

“这还用问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秦英秦道长，在道门也算是个人物！贫僧化身道士，就是为了套取你的底细！唉，说起来，也真是让贫僧失望！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你秦英的本事实在是差了一些……”

法琳摇头晃脑的把秦英贬得一钱不值，秦英知道打不过他，只能干瞪眼！

郭业暗暗摇头，这个秦英也是忒没骨气了，就算打不过又怎么样？怎么连手都不敢动！亲疏有别，我还能叫你吃亏吗？心里边埋怨，郭业还得给秦英撑场面，他说道：“秦道长，快快退下！在我面前，你难道还想动武不成？”

“小道不敢！”秦英借坡下驴，退在了一旁。

郭业这下对法琳和尚的实力也有所了解，也就把法琳给收下了！

其实这个法琳来得正合适，不管他再怎么桀骜不驯，但是郭业掌握着中原佛门的命运，他就得老老实实的帮郭业干活。论起节操来，法琳和尚可比秦英这三个人强多了！

更重要的是，法琳比秦英武功略高，还看不起三个道士！这就有效的对

这三人形成了掣肘！以后他们再对郭业阴奉阳违的，法琳分分钟就能教他们做人！

贞观十年九月初八，天晴。

郭业带着三道一僧，离开长安城，前往益州去也！

因为要办案，出了长安城，郭业就把自己那身行头给换了，做一个富家公子打扮！空空儿和精精儿算是彻底还俗了，装扮成了两个书童！

至于秦英和法琳这一对冤家对头，则还做本来的装扮。一僧一道，充作保镖，虽然有些怪诞，但也还不算出格。

快马奔驰十余日，一行五人就到了岷江边上。

郭业见了岷江，从心眼里便就那么痛快，道：“众位，到了岷江，就算到了家了！想当初本官身为益州府兵司佐官的时候，就组建了漕帮。八百里岷江，都算是漕帮的势力范围，被我整治的好生兴旺！岷江两岸十余里，可以称得上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法琳颇为警醒的拍起了马屁，道：“阿弥陀佛，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看了岷江这两岸民情，就知道秦国公的手段了！依贫僧看来，您这礼部尚书的官位还是低了一些……”

“哪里哪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严格来说，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

……

一个愿拍，一个愿挨，两人说得性起，秦英却冷哼一声，道：“秦国公，您吹牛之前，也得看看场合呀！您看看那边是什么？”

## 第1509章嚣张霸道弥勒教

这里是岷江边上的一个大镇店，叫做三杨镇，既是集市，又是一个水旱码头。买卖铺户林立，行人穿梭不息，看起来非常的兴旺！

郭业站在码头边上，看到这幅热闹发达的场景，才有底气吹吹牛。但是这个牛还没吹好，就被人打脸了！

他顺着秦英的手望去，只见一个小姑娘正穿着一身孝妆，跪倒在地，对一个赤脚大汉苦苦的哀求！

那个大汉满脸的不耐烦之色，道：“我可怜你，谁可怜我呀！为了你一个人坏了规矩，漕帮可饶不了我！老子一家老小的生活，都在漕帮手里边攥着，怎么敢得罪他们？”

这怎么听着，自己一手创立的漕帮成了一个反面的角色？

郭业脸上一红，就想上前问问清楚，要是孙明延真的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自己可饶不了让他！

还没等他上去呢，一个穿绸裹缎的白胖子带着几个健仆，走了过来，道：“哎呦，这个可怜见的！瞧这小姑娘哭的多可怜啊！我说这位大哥，这个小姑娘到底有什么难事？我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赤脚大汉打量了他几眼，道：“这个忙，您指定是帮得上，就看您可不肯帮了！”

“哦，到底是什么事？”

赤脚大汉把手一伸，道：“一千贯钱！只要一千贯钱就能解决这个小姑娘的燃眉之急，您这就拿钱吧！”

一千贯，可真不是什么小数目！

空空儿和精精儿，月工资五贯钱就欢天喜地。一千贯，够这哥俩八年的工资了！

很显然，一千贯钱拿出来，也真让这个白胖子感到吃不消，道：“一千贯？怎么要这么多？到底怎么回事？”

赤脚大汉叹了一口气，道：“这个小姑娘和她的娘亲，雇了我的船，运送一批上好的蜀锦！可到了三杨镇上，她的娘亲就病了，拖延了一个多月，花了不少钱。结果，药石无效，死了！”

“嗨！我当是什么呢，不就是找个地方，买口棺材，把这小姑娘的娘给埋了么？就这点破事儿，能用得了一千贯？我说大个子，你这是讹人啊？你就不怕传扬除去，漕帮饶不了你？”

“您这是哪的话？咱漕帮帮规森严，我怎么敢讹人？这个小姑娘可不是让我把她娘安葬了！她是要我把她娘给装到船上，和那批蜀锦一块运走！”

“这……”白胖子没词了，道：“小姑娘，你也别哭了！这事你不占理呀，你不知道，这帮跑船的，最是忌讳死人，你说你非得把你娘的灵柩送到船上，人家能乐意吗？”

大汉一摆手，道：“也不能这么说！什么忌讳不忌讳的，其实我们漕帮也没那么多忌讳！不过来往的客人就不一定了，我这船运了死人，再想运别的客人就不容易了。咱漕帮的规矩就是运送灵柩，额外加收一千贯钱！”

见大胖子还要说话，赤脚大汉又接着说道：“您别嫌贵！没有多要您的！咱这艘船，可是两千石的大船！要您一千贯，绝对是良心价！”

大胖子道：“要不这样，小姑娘你就在三杨镇上买块坟地，把你娘葬了就得！”

小姑娘抬起头来，道：“这位大哥，多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娘乃是二品的诰命夫人，自然应该接回长安，和我爹爹合葬。怎么能葬在这个偏僻小镇？……”

白胖子之前还真没仔细打量这小姑娘长啥模样，小姑娘这一仰脸，他可受不了了！只见这小姑娘虽然年纪尚小，但是天生丽质，眉似远山不描而黛，唇若涂砂不点而红，眼含秋水，面若桃花。顾盼之间，魅惑天成！

白胖子一时间被小姑娘迷得魂不守舍，至于小姑娘说了什么话，则完全没听进去！

一直到小姑娘轻咳一声，道：“这位大哥，您意下如何？”

“啊，你说什么？”

赤脚大汉道：“这个小娘子说，先借您一千贯钱，回到长安，把这批蜀锦卖了之后，加倍奉还！您看怎么样？”

小姑娘补充道：“我这批蜀锦您尽管看，运到长安城，最少能卖五千贯！还您的一千贯钱，绰绰有余！”

白胖子道：“那你把这匹蜀锦在这里发卖了，不就能把你娘的灵柩运走了？”

小姑娘道：“双林镇虽然不小，但是能吃下这批货的人不多！他们看奴家可欺，只肯出一千贯买下这批蜀锦！奴家如果答应了他们，到了长安城，就会衣食无着！”

白胖子听完了大喜，道：“小娘子，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父母双亡！家里也没什么人了。”

“那就好……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太可怜了！小娘子，即便我借钱给你，你一个女孩子家无依无靠的，在长安生活也不容易！不如……你看我孙三郎家资豪富，相貌也挺俊，你不如就嫁给我吧！保你下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小姑娘白眼一翻，道：“小女子今天虽然是落魄与此，但也不是走投无路！您还是收了这份心思吧！”

赤脚大汉也哈哈一笑，道：“我说孙三郎，你这算盘打得还真不错，想要人财两得！但是，天底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您刚才没听明白吗？人家小娘子的娘可是二品诰命夫人……就凭您一个土财主，这纯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什么？二品诰命夫人？”孙三郎嗤笑一声，道：“别开玩笑！她娘要是二品诰命夫人，她不成了官小姐了？还至于在咱这个小地方抛头露面的？这些话也就是骗骗你们这些乡下人，在我孙三郎面前不好使！”

小姑娘道：“您爱信不信，总之，要奴家嫁给您，万万不可能！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小姑娘，别赌气呀！我明白了，你这是怕嫁了我孙三郎，家有妒妇，你的日子不好过！我告诉你，没这事儿！我家那个黄脸婆，去年就病死啦！只要你答应嫁给我，我就把你明媒正娶，一进门你就是少奶奶啦，你看怎么样？”

小姑娘干净利落的给了他一个答复——“呸！”

孙三郎脸色一变，道：“小娘子，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孙三郎好言好语的说话，你不答应，莫非你要逼我用强不成！”

眼见着一个路过的好心人化身为地痞恶霸，小姑娘也有些还怕，道：“我告诉你，你可别乱来，三杨镇可是有王法的地方！”

那赤脚大汉也脸色一沉，道：“孙三郎，再怎么说明，这个小娘子也是我们漕帮的客人！你想动她，就是不给我们漕帮面子！其中的后果，你可要想清楚了！”

“漕帮？”孙三郎冷笑一声，道：“哼哼，好大的名头！不过，别人怕你们漕帮，我孙三郎却是不怕！你可知道，我孙三郎是什么人？”

“你是……”

“大个子，你可听好了！我是弥勒教的人，在教中官居四品护法！我们弥勒教和你们漕帮可是说好了的，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莫非你们漕帮要为了这个小姑娘跟我们弥勒教为难？”

赤脚大汉脸色大变，道：“不敢！不敢！”

“不敢就好，这个小娘子我孙三郎就带走了！”

小姑娘这下可真害怕了，大喊道：“来人呀！救命呀！”

可自从白胖子报出了弥勒教四品护法的名号之后，在场的人都噤若寒蝉，对孙三郎的恶行视若无睹！

孙三郎微微一笑，道：“别叫了！你就是喊破了嗓子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哦？是吗？我可不这么看！”

郭业挺身而出！

## 第1510章被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一代女皇

孙三郎上下打量了郭业几眼，就是一笑，道：“这位老客，您是外乡人吧？”

“是外乡人又怎么样？事不平有人管，路不平有人铲，今天我就要打抱不平！”

“呦呵，好大的口气！不过，我劝您一句，人贵有自知之明！打抱不平，也得有那份本事！就您这两下子，嘿嘿……别事没管成，把自己给折进去了！”

“这可奇了怪了，孙三郎，你从哪看出来我本事不济？”

孙三郎往郭业身上一指，道：“这还用问吗？您瞅瞅您身后这两书童……”

“他们怎么了？”

“还怎么了？嗨！您自己就不看着难受吗？他们也太丑了，也就是您这种没钱，打肿脸充胖子的拿他们当书童，要是我呀，早把他们打发的远远的了！这种人，我看一眼，都得恶心半天！观其仆，知其主！从您的书童，我就看出来，您呀，嘿嘿，文雅点那就叫囊中羞涩，简单的说，就俩字，没钱！”

郭业微微一笑，道：“问您一件事！您身后这几位，一个月开多少工钱？”

“他们呀，每人每月八百文！可以买米二百斗！一个月的工钱，就够一家整年的吃喝！怎么样？我孙三郎够大方吧？”

“哦，八百文！那你知道我这两个书童，每个月多少薪水？”

“多少？”

精精儿道：“说出来吓死你！我们哥俩每个月的薪水是五贯钱，也就是五千文！”

“切！”孙三郎把嘴一撇，道：“吹，吹吧，反正是吹牛不上税！”

郭业道：“这可不是吹牛，他们工钱高是因为他们可不仅仅是书童！”

孙三郎满脸震惊之色，道：“这模样的您也吓得去手？还真是生冷不忌！不过……这两个人就算卖屁股，一个月也不值五贯钱！”

郭业脸色一沉，道：“你想什么呢？我是说这二位除了当书童以外，还是我的保镖！”

“保镖？哈哈，你真会开玩笑……就他们这样的，我一个能打十个！我告诉您，找保镖……”他一指身后的几人，道：“您得找这样的！你看看这胳膊！您看看这大腿！就他们两个，还保镖？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

精精儿道：“这话我不爱听！您要是不相信我们哥俩的本事……也不用您出手，您就叫您身后这几位跟我比划比划！看看我这五贯钱的工钱有没有白拿！”

“你想跟谁打？”

“跟谁打？哪用得着那么麻烦，一起上吧！”

有个黑脸汉子越众而出，道：“瘦猴子，够狂的啊！就让我教训……”他话还没说完呢，精精儿出手如电，已经把他的手腕子给握住了，微微一使劲，道：“跪下！”

这位还真听话，膝盖一弯，就跪倒在地，道：“哎呦！哎呦！可疼死我了，千万别使劲！”

剩下几个健仆互相看了几眼，知道遇到硬手了，道：“这小子厉害，并肩子上！”

结果，当然还是毫无分别地被精精儿打翻在地！

打完了，精精儿拍了拍手，道：“这是六个人，每个人八百文，就是四千八百文，也就是四贯八！怎么样，咱这价值五贯钱的保镖，果然比您这四贯八的保镖厉害把？”

孙三郎都看傻了，道：“厉害！果然厉害！那什么……我家里还有点事，这就不奉陪了，咱们回头见！”

说完了，孙三郎分开人群，一溜小跑，扬长而去！连被精精儿打倒的手下都不顾了！

郭业也是没心思跟他计较，对被打翻在地的几个壮汉道：“起得来不？起得来就快点滚，难道还等我赔汤药费？”

“不敢！不敢！”

精精儿下手不重，几个壮汉互相搀扶着站起来，也一歪一扭的走了！

这时候，那个长得倾国倾城的小姑娘才走了过来，道：“多谢这位公子搭救，媚娘这厢有礼了！”

“媚娘？”这个名字听着有点耳熟，郭业戏谑的说道：“你是不是姓武？”

“呀……您怎么知道？”

郭业脸色一变，道：“你真姓武？你叫武媚娘？”

“是呀！”武媚娘被郭业的样子吓了一跳，道：“这位公子，莫非媚娘的名字有什么不妥之处？”

“没……没什么……”

尽管说着郭业没什么，心里边却早已掀起了惊涛骇浪！名字叫做武媚娘，家住长安城，母亲是二品诰命夫人！

这三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只有一个可能，这个小姑娘，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

可是……她怎么会在这？按照历史轨迹，这时候武媚娘，不是早就应该入宫，被李二陛下这个老不修的，来了个老牛吃嫩草吗？

郭业道：“武媚娘，你的父亲可是叫武士彠？”

小姑娘脸泛喜色，道：“您认识我父亲？”

“呃……在长安城中，有过一面之缘！武老将军身份高贵，是我大唐的高官！你怎么落到这个田地？”

武媚娘轻叹了一口气，道：“家父已经故去一年多了！也是家门不幸，自从家父故去之后，家中的财产都被媚娘的两个哥哥掌管，媚娘和母亲不能动用分毫！”

“这不是忤逆之罪吗？你母亲不去衙门告他们？”

“其实媚娘的母亲，乃是父亲大人的续弦，并不是两位哥哥的亲生之母。他们这么做，也是事出有因。母亲性子软，不敢去告，媚娘怎么劝说也不管用！”

“那你们又为何来到这里？”

“媚娘和母亲都还有些积蓄，这一年以来生活还过得去！但是总这样坐吃



山空也不行，而且母亲的养老，媚娘的陪嫁都不是一个小数字！后来我们母女二人迫不得已，就想做蜀锦的生意，没想到第一次就……”说到这里，武媚娘已经是眼圈泛红，泫然欲泣！

郭业这下就全明白了，认真追究起来，还真跟郭业穿越的蝴蝶效应有些关系！

本来在历史上，武媚娘在武士彠去世后不久，就入宫伺候李二陛下了。

可是受到郭业穿越的影响，去年这个时候，李二陛下正在专宠琵琶女呢，连长孙皇后都没工夫搭理，更别提什么选秀女的事情了。武媚娘没有了李二陛下这个长期饭票，就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发愁！

怎奈头一次做买卖，就把老娘的命给搭上了！

也真够难为她的，这年头的长途旅行，对于男子来说都是畏途，更何况是一对弱不经风的母女呢？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你一个弱女子，也真难为你了！”

“怎么，难道您也想娶媚娘为妻？”

郭业脸一红，道：“绝无此意！”

“您别害羞呀！要说那个死胖子，媚娘是死都不肯的。但是要是说公子您，也不是不能商量……看您这个保镖，就知道您不是一般人！只是不知道您家有没有正妻！媚娘乃是国公之女，嫁给您就算委屈了，可不能做妾！”

能被武则天看上，尽管对武媚娘并无情意，郭业的心理也得到了空前的满足，道：“本……在下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你一个弱女子，要想把这批蜀锦平平安安的运回长安城，可真不容易！在岷江上，有漕帮罩着，还算安全。可是出了岷江，就怕有些宵小之徒趁火打劫！”

武媚娘目视郭业，道：“把蜀锦运回长安城的事情，就有劳公子了！您既然和媚娘的父亲相识，这个忙您可得忙！”

一代女皇的眼睛眨呀眨，眨得郭业心慌意乱，道：“这个好说！好说！”

“好说什么呀？”那个漕帮的大汉插嘴道：“不用出岷江，现在就要有麻烦啦！您到底有没有一千贯钱，有的话，交给我，咱们快点开船！待会孙三郎把弥勒教的人勾来了，咱们可就走不了拉！”

一千贯钱，郭业当然是没问题！可是难道他还能跟着武媚娘一块回长安？

让手下陪着去吧，这几位就没有一个守清规戒律的。把武媚娘交给他们护送，那不是送羔羊入虎口吗？

正在他犹豫之际，一个声音传来：“想走？没那么容易！蓄意挑起我漕帮和弥勒教的纷争，其罪不小，你们几位给我留下吧！”

## 第1511章我是他大哥！

郭业听到这个声音，不是感到害怕，而是一阵尴尬！

至于吗？不就是小小的吹了个牛吗？怎么三番两次的有人打脸？

心中默念了几声低调、低调，郭业转过头来。只见一个瘦高个带领着二十三名精壮的汉子，正在对着自己这边怒目而视！

尽管现在已经九月光景，天气转凉，但是这些汉子都是光着膀子，腰间扎着板带，手里提着砍刀！腆胸叠肚，不可一世！这些人的胸前后背，还花花绿绿得涂画着一些猛兽，看起来就不像什么好人！

只有这个瘦高个，面目清秀，一身的文生公子装，手拿一把折扇！

围观的百姓见了这伙人，倒是不怎么害怕，一时之间议论纷纷！

“钱爷来了，钱爷来了！这下有好戏看了！”

“唉，算他们几个人倒霉，惹谁不好，偏偏惹弥勒教的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钱爷能不来吗？”

“依我说，这不怪人家老客，是孙三郎的不对！”

“嗨！这年头，你打官司，都得拼钱财，拼势力。难道到了漕帮的地头上，有理就管用？”

“说得也是，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呀！这位面善的小哥，今天要吃不了兜着走！”

三人成虎！

围观的众人这么一议论，武媚娘的脸色刷的一变！说到底，她现在还不是执掌一国权柄的武则天！缺少了几十年的风吹雨打，现在的武媚娘不过是一个略微有些心机的豆蔻少女罢了！

以女子之身，和母亲出来贩卖蜀锦，已经是她能力的极限了！至于如何应付江湖势力，除了给钱和哀求之外，她就毫无办法

其实这就已经很难了，以这个年代悲催的交通状况，就是男子，进行这种长途贩运，也是一脚踏进了鬼门关，说不定就回不来了！武媚娘做这个生意，甭管成不成吧，光这份胆略，就已经远超唐朝大部分男子了！

武媚娘把郭业当成了最后的稻草，紧紧抓住他的衣角，道：“公子，怎么办？我怕！”

郭业道：“别怕！有本公子在，没人能动你分毫！”

说着话，他上前一步，道：“这位老兄，如何称呼？”

那个瘦高个一抱拳，道：“这位仁兄，请了！兄弟钱立行，行六，乃是三杨镇码头的管事，你叫我六哥就好！我身后这些人都是漕帮中人，不知您尊姓大名，如何称呼？”

尽管是隐姓埋名，郭业可拉不下脸来，管一个漕帮的头目叫哥，他装着没听明白钱立行的话，道：“在下姓孙，叫……大明！”

“孙大明？你到我们三杨镇来干什么？”

“在下打算在三杨镇上租一艘船，顺流而下，去益州走亲访友的！”

“走亲访友？你要找谁，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何处，以何为业？”

郭业道：“这……您管的着吗？您又不是官府！即便是官府，我乃是安善的良民，并没有什么作奸犯科之事，也不用这样盘问呀？”

钱立行冷笑一声，把折扇一合，道：“问你，是给你个便宜！看看你能不

能和我们漕帮拉上关系。你要是不说，可就怪不得六哥不讲情面了！来人，把他们带走！”

郭业眉头一皱，道：“钱立行，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抓我们？”

“为什么？就因为你得罪了弥勒教的四品护法！告诉你，我也不打算难为你。你就在我们漕帮做客，我们漕帮对您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等弥勒教来要人，我们再把您给交出去！您有什么话跟弥勒教去说，我们漕帮不掺合你们之间的事！”

“使不得，万万使不得！”跟郭业在一起的赤脚大汉连连摆手，道：“六哥，这个小娘子是咱们漕帮的客人，就是这位公子，也只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咱们漕帮有恩无仇！您这么把他们带走，对咱们漕帮的名声可不好！”

“你叫王大勇是吧？”

“是，是！难为您还记得我！”

“王大勇，你给我闪一边去，这里哪里你说话的份！”

“可是……”

“没什么可是，你以为我有什么不知道的？事情的经过兄弟们都跟我说了！”

“那您还要抓他们……”

“想不明白吧！唉，一看你就是个粗人，怎么能明白我们这些读书人的心思？我为什么能当上三杨镇的管事，而你只能在岷江跑船，差距就在这！快点闪开，莫非你想抗命不成？”

被钱立行斥责了几句，王大勇无奈之下，退在了一旁！

郭业冷笑一声，道：“漕帮好大的名头，据说帮众十万，人人都是好汉子！今日一见，嘿嘿，真是见面不如闻名……”

“你这话什么意思？”

“还什么意思？明白说了吧，就是说你们漕帮软了！缩了！怂了！成了缩头乌龟了！弥勒教是什么东西，名不见经传，竟然逼得你们漕帮欺压良善的百姓！真是让人可发一笑！”

钱立行道：“你不要使这个激将法！别以为我们漕帮都是目不识丁的苦汉子，三言两语，就能被你哄得和弥勒教拼命！我告诉你，你那一套，没用！我钱立行那是有学问的人，能上你这个恶当？兄弟们，把他给我抓起来！”

说着话，他一招手，他带的精装汉子，各拉兵刃，就要上前！

“啊~~”

武媚娘哪见过这种阵势，吓得花容失色，小手紧紧抓住郭业的胳膊，道：“公子，救我！我不想死！”

郭业心说这可干了！打架他是不怕，不过刀枪无眼，伤到武媚娘可就不好了！这可咋办？实在没办法，也只有……

郭业大喝一声，道：“慢！”

“你怎么回事？怕了？好说，好说。只要你们束手就擒，六哥绝不难为你们！”

郭业微微一笑，道：“倒不是害怕，不过动了兵刃，有所死伤，影响了在下和漕帮的交情可就不好了！”

“你和我们漕帮有交情？”

“正是！我有个兄弟，就是你们漕帮之人，而且在漕帮里边地位还不低呢！你得罪了我，可得小心我兄弟给你小鞋穿！”

“你兄弟叫啥？”

“我叫孙大明，您说我兄弟叫啥？”

“孙二明？没听说帮里有这么一号呀！”

“我兄弟的名号比较文雅，我叫孙大明，我那兄弟可不叫孙二明，不过他的名字里也带一个明字。为了表明他是在我后面出生，又加了一个延长的延字！”

“这么说，你兄弟的名字叫……孙……明……延！”

“不错，就是这个名字！您听没听过？”

钱立行挠了挠脑袋，道：“孙明延，这个名字我倒是有点印象。就是忘记在哪听过了！孙明延，孙明延……”

旁边的一个帮众，拉了拉他的袖子，低声道：“别叫了，这是咱们帮主的名讳！怎么能随便乱叫？”

“帮主！”钱立行这才恍然大悟！孙明延权势日高，对帮众的威严，也越来越重！帮众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底背后，都对他只以帮主称呼，至于他的本名反而没人提及了！钱立行一时糊涂，竟然没想起来这是帮主的名讳！

他说道：“你是说你是帮主的大哥！我们孙帮主是你兄弟？”

郭业点头道：“就是这个意思！事到如今，难道你还想把我这个帮主的大哥，送给弥勒教吗？”

“大哥？我大你麻痹呀！”钱立行蹦起来多高，道：“你撒谎也不打草稿！我们钱帮主都四十了，你顶天也不超过就三十岁！冒充我们帮主的大哥，这是把我钱立行当傻子耍呀！”

这还真是个问题！一时情急，这个谎言竟然有着致命的漏洞！

郭业脸上一红，道：“如果我说，我生得面嫩，您相信不相信？”

## 第1512章菩萨显灵

钱立行反问道：“你说我相信不相信？你不要以为我们漕帮都目不识丁……”

郭业真没想到这位没翻脸，而是试图讲道理，道：“我知道钱管事您饱读诗书，是漕帮不可多得的人才！”

“哪里，哪里，您谬赞了！”

“你读了那么多书，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说法，叫返老还童？”

“听倒是听说过，可是……”

“想当初，一个道人经过我们家门口。送给我们兄弟一人一本书。我学的那本书叫《长生策》，练了上面的功夫就可以长生不老返老还童。而我那兄弟那本书叫做……呃……《富贵书》。我兄弟得了那本书，才能成为漕帮之主！”

“《长生策》？《富贵书》？”

郭业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道：“对呀！钱管事，您饱读诗书，不会连这两个书名都没听过吧？”

钱立行打肿脸充胖子道：“听说过！当然听说过！”

“既然您听说过，那就好办了！咱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您这就带着兄弟们撤了吧……”

一个帮众道：“这个不太对吧！听说帮主之前是个地痞，也没见多富贵！这《富贵书》，也不管用啊！”

钱立行脸一沉，道：“这是我们读书人的事情！你懂什么！姜子牙八十岁了才得遇周文王，难道是元始天尊教他的道术不行？再说了，什么叫地痞呀？你小子懂不懂说话，那叫草莽英雄！”

郭业道：“就是这个道理！还是钱管事聪明！那么咱们回头见？”

说着话，就要带武媚娘离开！

钱立行伸手一拦，道：“慢！这位孙大明，孙公子。您说您是帮主的大哥我可是信了！够不够给您面子？”

“嗯，是给我面子！”

钱立行道：“那请您也给我一个面子！咱们帮主，现在就在三杨镇！您看您是不是赏个脸，去见一下他老人家！也算我钱立行，帮助你们兄弟重逢！帮主一高兴，没准能赏咱升个一官半职的，也算你我没有白相识一场！”

郭业本来自己这一番话早就把钱立行给忽悠了！没想到，人家只是好面子，心里面可不傻，在这等着他呢！

孙明延怎么会在这儿？现在就见孙明延，到底合适不合适？

见他沉吟不语，钱立行微微一乐，道：“小子，跟我斗，你还嫩点！早就警告过你，不许小瞧我了，你就是不听！现在知道你家钱六哥的厉害了吧！先前都是一点小事，弥勒教中人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未必会拿你怎么样！可你自己作死，冒充帮主的大哥，我们漕帮可饶不了你……”

郭业道：“我要真是孙明延的大哥，你又当如何？”

“就你？”钱立行把嘴一撇，道：“你要是帮主的大哥，我就是帮主的……帮主的……属下！”

他把手一摆，道：“咱别说那些没用的！你那几个手下有两下子，我也不

想跟你动武。现在你前面就两条路，一条呢，就是让我把你绑了，交给弥勒教。你冒充帮主大哥的事。我帮你遮掩过去！另一条，我带你去见帮主，看看他老人家认不认你这个大哥！”

郭业道：“这两条路，可都不咋样啊！让我想想……”

武媚娘一看这架势，知道不能善了了，道：“孙管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此时全因媚娘引起，就不要连累这位孙公子了！你把奴家带回去，交给弥勒教也就是了！媚娘如今无父无母，又被兄弟厌憎，实在是个不祥之人，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美人垂泪，钱立行也生了几分怜香惜玉之心，道：“这事我也知道干得不对，不过形势比人强，我也是没办法！你提出的法子，也不是不行！有你这个小娘子，对于弥勒教也能交待得过去！小娘子，你也别害怕！弥勒教的人也不是老虎，到时候，你家六哥会给你说好话的……”

“多谢六哥！”武媚娘转头对郭业道：“这位孙公子，奴家这就去了！您如果能帮媚娘把娘亲的灵柩运回长安，与我爹合葬，奴家感激不尽！”

郭业道：“笑话，我们这么多男人，把你一个弱女子交出去当替死鬼，算怎么回事。你就好好待着吧，看我的手段！”

“孙公子，您别逞强！这里可是漕帮的地盘，就算您再厉害！能打多少人？奴家可不愿意因为自己，让您置身险地！毕竟母亲大人故去之后，您算唯一对媚娘好的人了……”

见美人对郭业颇有好感，钱立行心里一阵腻歪，道：“别说废话了！小娘子，跟我走吧……”

郭业冷哼一声，道：“走？去哪？问过我了吗？”

“莫非你真想动武？”

“那倒不是。您刚才给了我两条路，我已经选好了！就选第二条路！”

“第二条？”

“对！和你一起见我那好兄弟，孙明延！钱管事，头前带路吧！”

“你……”钱立行气得直跺脚，道：“不作死就不会死，你知不知道？帮主发起怒来，你就得去江底喂王八！”

“我就不信，他敢拿我这个大哥怎么样？”

“好，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随我来！”

一会儿功夫，郭业就被带到了一座酒楼之前！他抬头观看，只见酒楼上有一块匾，上书三个大字——临江楼！

钱立行命人把郭业等人看好，自己向临江楼走去！

没一会儿功夫，临江楼里面就传来了一阵喝骂声：“尼玛你是猪脑子呀！谁不知道我孙明延是家中的长子，哪来的什么大哥？还尼玛什么《长生策》《富贵书》，老子根本听都没听说过！”

武媚娘眼泪汪汪，道：“这下可完了！公子，您快跑！”

郭业摇头道：“跑？我为什么要跑？”

“哎呦，这时候，您还嘴硬呢！这漕帮，说白了就是水匪，可不会跟您讲什么王法！您敢冒充他们帮主的大哥，他们就能要您的命！”

“我可没吹牛，一会儿孙明延出来了，见了我得叫大哥！”

武媚娘对他不报希望了，两眼合上，双手合十，嘴中念道：“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善女子武媚娘诚心祷告，您一定要保佑孙大明公子，得脱此难！

所有罪孽，由我武媚娘一身承担！”

郭业微微一笑，道：“如果菩萨显灵了，咱们此次安然无恙。你最想做得是什么？”

“奴家……”武媚娘脸上一红，道：“奴家与公子算是患难与共，若是得脱此难，愿与公子共结连理。”她顿了一下，道：“做妾也行！”

正在这时，一阵楼梯声音响动，紧接着一个粗豪的声音传来，道：“占我便宜的那个孙大明在哪？老子要他好看！”

郭业朗声道：“孙延明，你个狗日的，难道还敢把老子怎么样？”

孙延明冲出来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道：“小……小哥，怎么是你？”

郭业冲他一使眼色，道：“什么小哥？我是你大哥孙大明！快叫大哥！”

“是！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武媚娘都看傻了，这是……菩萨显灵了？

## 第1513章线索有了！

临江楼前，上演了一副兄弟重逢的戏码，可把众人给惊呆了！

钱立行道：“您真是帮主的大哥？”

郭业一指孙明延道：“你问他！”

孙明延脸一沉，道：“本帮主都亲口承认了，那还能做得了假？我大哥与我一母同胞，年长我三岁，不是我的大哥又是什么？”

“那您还说您是家里的长子？”

“我说过吗……啊……那是你没听清楚！我说的是，大哥不在，我就是家里的长子！大哥在了，我就是家里的次子。有什么不对的？”

钱立行挠了挠耳朵，道：“我这两天鱼肉吃多了，有点上火，可能真的听错了。这么说来，《长生策》、《富贵书》的事情都是真的？”

孙明延脸一沉，道：“当然是真的！不过这可是本帮主的大秘密，千万不能泄露出去！要是走漏了风声，我唯你是问！”

也真难为孙明延，没和郭业对口供，就把这件事解释得滴水不漏！

钱立行还要再问，孙明延把手一摆，道：“今日我们兄弟相逢，没工夫和你废话！钱立行！”

“属下在！”

“今日三杨镇值守的兄弟们，都赏一贯钱，庆祝我们兄弟重逢！你下去安排吧！”

“喏！”

把钱立行打发走了，孙明延这才来到郭业面前，道：“不知大哥前来，明延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郭业一摆手，道：“你怎么也学那帮穷酸说话，忒没意思了！这事压根就跟你没关系，我本来也没打算跟你见面！咱们里边说话！”

“是！大哥请！”

孙明延包了一个雅间，把郭业让进了屋内！至于郭业带的四个属下和武媚娘，则被他安排到了外间。

一进到了屋内，郭业就脸色一沉，道：“孙明延，你可知罪？”

声音不大，却把偌大的漕帮帮主孙明延吓得魂飞天外，跪倒在地道：“属下知罪！属下知罪！”

“那你有什么罪，说说吧？”

“什么罪……”孙明延紧皱眉头，道：“小哥说我有罪，属下当然就是有罪！至于什么罪……您能不能提醒一下？”

“哼哼，老孙，你这就不老实了！你在岷江上干的龌龊事儿，远近皆知，你以为能瞒得过我郭业？”

孙明延脸一红，气往上涌，道：“小哥，你这么说可没意思了！咱这漕帮半黑半白，干的犯法的事情难道还能少了？但是我孙明延敢拍着胸口说，绝对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我孙明延能把漕帮管到这个份上，已经够不容易了！您假如非要鸡蛋里挑骨头，治我的罪……”

他把头一扬，道：“也罢！反正我这身富贵都是小哥你给的，你再收回去，我也无话可说！您要是想漕帮换个帮主，不用您亲自来，只要您二拇指宽的一个小纸条送过来，我孙明延要是打个磕巴，就不算是个爷们！”



对于这个老混混，郭业可不会轻易相信，道：“这么说来，我说你有罪，你还挺不服气的？”

“属下不敢不服，只是有点委屈……”

“委屈？哼哼，那个弥勒教是怎么回事？”

“弥勒教……”孙明延的气势一下子就弱了下去，道：“弥勒教的事情吧，按说咱们漕帮也没吃多大的亏！他们在蜀中传他们的教，咱们漕帮在岷江上讨生活！他们不找咱们的麻烦，咱们也不寻他们的晦气……”

郭业道：“果真如此？我怎么听说，你在漕帮内部下过命令，要对弥勒教退避三舍，能忍就忍……”这话郭业当然没听说过，而是从钱立行的行动来猜测出来的。

孙明延道：“怎么能叫退避三舍呢？我说的是，对于和弥勒教有关的事情要慎重处理，尽量不要损害咱们漕帮和弥勒教的关系。对弥勒教的人要尽量讲理，以和为贵，不要打打杀杀的，伤了双方的和气，很多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最后自己都说不下去了，道：“您说得对，我这是退避三舍！不，您说的太客气了，我们漕帮是怕了弥勒教，我孙明延怂了……给您丢脸了！您要是因为这个处置我的话，我甘愿领罪，毫无怨言！”

他认了错，郭业也就不为己甚，道：“知错就好，坐下吧！什么领罪不领罪的话，也不必再说了。老孙，你的眼界要开阔一点，别小肚鸡肠的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你那个漕帮帮主算什么呀，还入不得我郭业的法眼！弥勒教的事，要不是这次碰上了，我才懒得管呢！”

“是！是！”孙明延这才重新入座，道：“小哥这次还乡，没有穿官府，是不是有什么隐秘的事情要办，不太方面公开露面？我告诉您，您尽管交给我们漕帮……不是我孙明延吹牛，整个蜀地就没有咱们漕帮办不成的事儿！”

“你就拉倒吧！一个弥勒教就把你逼得进退失据，吹什么牛呀？”

“这……弥勒教我是真惹不起，不过其他的……”

郭业一皱眉，道：“我就想明白了，你们漕帮动员起来，有十万精壮的汉子！弥勒教势力再大，至于把你吓成这样？”

孙明延苦笑一声，道：“话不能那么说。咱们漕帮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事，这个弥勒教，要说势力，其实还没咱们漕帮大呢！不过……有一条，咱们漕帮比不了！”

“什么？”

孙明延往四下里看了看，道：“弥勒教真敢要人命呀！这个弥勒教虽然势力不大，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网罗了一批江湖人！这些人要是跟咱们漕帮正面冲突，我们漕帮也不怕，蚁多咬死象，拿人命也能堆死他们！可这些江湖人都是玩阴的，谁跟他们有冲突，半夜里就被摘了脑袋！我这……我实在是怕死呀……”

郭业道：“听你这意思，弥勒教犯下了不少人命案子，难道官府就不抓他们？”

“官府也怕弥勒教！”孙明延道：“现在蜀中信弥勒教的百姓有几十万，要是抓了弥勒教的重要人物，百姓就能把官府给围了！地方官员怕酿成民变，怎么敢找弥勒教的麻烦？”

郭业愤怒地说道：“这么说来，弥勒教岂不成了另外一个朝廷？这蜀中还

是我大唐的天下吗？地方官员真是该死！你孙明延也是助纣为虐！”

孙明延摇头道：“您这话也不怎么对！弥勒教虽然传教的时候有些激烈，不过大部分时候还是遵纪守法的。就是在跟咱们的漕帮的冲突中，也比较讲道理，没有以势压人。要是弥勒教真的横行霸道，欺压咱们漕帮，我孙明延也不会忍下这口气！实在是弥勒教对咱们漕帮并没有多少妨碍之处，为了些许小事，就把命丢了，也太不值了！”

这话郭业倒是相信，怕死乃是人之常情，但是孙明延作为一个老混混，丢人不丢面子，要是真把他惹急了，也真敢玩命！

他说道：“这个弥勒教还真有点意思！关于他们，你还知道多少？”

“弥勒教在蜀中传了好多年了，和一般的教派没啥两样！之所以那么多人信奉，主要是他们的圣水比较灵验！一般的小病，喝了圣水，就能痊愈！这世间还是穷人多，就因为弥勒教的圣水免费，所以很多百姓信奉！”

“圣水？”郭业听了心中一动，能治病的圣水，是不是和神僧罗迦娑婆有关呢？

## 第1514章左右为难

郭业问道：“老孙，你知不知道，弥勒教的主事之人是谁？”

“听说弥勒教的教主是一个和尚，法号天福。据说这个天福和尚法力无边，有生死人肉白骨的本事，这圣水就是他弄出来的。”

“生死人？肉白骨？有意思！”郭业道：“老孙，能不能想个办法，让我和天福和尚见上一面。”

“这可不好办！”孙明延摇了摇头，道：“天福和尚已经几年都没露过面了，现在弥勒教里面掌权的就是四大护法。”

郭业听了这话，不怒反喜！几年没露过面，和罗迦娑婆的行为正好对得上！他说道：“那能不能想办法，让我和弥勒教的四大护法接触一下！”

“这个……还是不大好办！”

郭业脸一沉，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小哥息怒！您想要见四大护法，简直太容易了！我之所以来三杨镇，就是为了见弥勒教的两个护法，到时候领您去见也就是了！可是这两个护法都是江湖人，武艺高强，要是伤到您了，我孙明延就百死莫赎了！”

“哼哼，他们武艺高强，莫非你以为我郭业就是吃素的？”

“那可不一样！”孙明延连连摆手，道：“您那是战场上的本事，刀来枪往，硬披硬砍，您当然谁都不惧！可这帮人讲究的是武林人的小巧之能，在战阵上用处不大。但是单打独斗……我怕您吃亏！”

郭业道：“这你不必担心！你瞧见没有，我带的那四个人，都是江湖上的绝顶高手。对付弥勒教的两大护法，简直是小菜一碟？”

“此言当真？”

“这我骗你干什么？我贵为秦国公，出来能不带几个厉害的保镖？”

“太好了！小哥，你来得太及时了！”孙明延大喜，道：“跟您说，明天就要跟弥勒教的两大护法见面，我还真有点发怵！有您带的高手在，我可就放心了！到时候，谈判没谈好，还得麻烦他们出手！”

郭业晒笑道：“你就这么怕弥勒教？”

“不怕不行呀，咱们漕帮还真打不过人家！”

跟孙明延商议已定，郭业这才出来，见空空儿等人！只见武媚娘笑意洋洋，正和四个人说得热闹！

武媚娘道：“孙公子真是漕帮帮主的大哥，那岂不是四十多岁了？”

“那是自然！”秦英是跑江湖的出身，谎话张嘴就来，道：“要说我们道门的典籍，也真是博大精深！就拿这《长生策》来说吧，略有小成，就能让人青春永驻！练得精深了，还有可能长生不老！”

“青春永驻”对哪个女人都是致命的诱惑，武媚娘道：“那不知媚娘能否有幸修炼《长生策》？”

“当然没问题了，《长生策》就是要男女合修！此乃双修之道，妙不可言呀！”

“呀~~”武媚娘年纪碎小，但也不是对男女之事一无所知，顿时羞得满面绯红！

郭业咳嗽一声，道：“秦英，我看你是越来越放肆了！”

法琳和尚道：“阿弥陀佛！秦英竟敢冲撞主母，实在是罪大恶极！待贫僧

为您结束了他！”

说着话，这老和尚捋胳膊挽袖子就要动手！

秦英吓得大惊失色，道：“秦国公，救命呀！救命呀！”

郭业道：“多大点事儿呀！大师那是出家人，讲究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也就是吓唬你吓唬你，又不是真的要你的命！”

秦英哭丧着脸，道：“您是不知道呀，法琳这个和尚是一点戒律都不守！江湖上有个花名，叫做‘一眼佛’，说要人的命就要人的命，绝不会开玩笑！”

“一眼佛？这是什么绰号？”

法琳道：“阿弥陀佛，那是江湖上的污蔑，说谁只要瞪了贫僧一眼，贫僧就要人的命！我佛慈悲，怎么可能有这回事？”

“那就好！”

“贫僧一般不等他瞪眼，就杀他全家了！”

郭业脸一沉，道：“法琳，你既然跟在我身边，就要遵守大唐的律法。以前的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是如果以后，你再妄自杀人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

法琳应了一声是，又道：“贫僧之前杀的那些人，也不是枉杀，都是我佛门之敌，说瞪了贫僧一眼，不过是找了个理由罢了！贫僧身为佛门护法，击杀佛敌，有何不可？再说了，贫僧的名声不怎么好，秦英道长的名声也是……嘿嘿！莫非‘吸血道人’的名号很好听吗？”

“吸血道人？”郭业大惊失色，道：“秦英，你敢干这种事？这简直是非人所为，我绝不能容你！”

秦英赶紧解释道：“不是真的吸血，就是打个比方！您也知道，就是那个阿芙蓉……我就专找那些大财主，引诱他们吃阿芙蓉配的丹药上瘾，再高价卖药，是这么个吸血道人！”

法琳道：“说得轻巧！就因为这害人的丹药，不知逼得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几代人的积蓄，都被你搜罗一空！另外，你为了逼债，手上的人命也不少！”

郭业一拍脑袋，心说我搜罗的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呀！这尼玛还都是佛门和道门的顶尖人物，简直是两个人渣呀！也幸亏空空儿和精精儿年纪还小，要不然他们的名声也好不到哪去！

不过现在还在用他们之时，郭业也不便发作，道：“先别说这些了，明天有一件事要你们办！据说这里有个弥勒教，明天他们的护法要来找漕帮的麻烦。你们帮我兄弟撑撑场面。办的好了，以前的事情一笔勾销！要是没办好，哼哼，咱们新帐老账一块算！”

尽管四人都知道郭业绝不是孙名延的大哥，但是武媚娘在场，他们也不敢多问，只能点头应是。

至于武媚娘，则听的心惊肉跳！

“一眼佛”，“吸血道人”，这都是杀人的魔王呀！自己还跟他们聊天来着，真是想想都后怕！

至于这个一脸和善的公子，能把这帮杀人魔王收拾得服服帖帖，恐怕也不是什么善类！

刚才自己还说要嫁给他来着？不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

其实要说武媚娘对郭业有多少情义，那纯属扯淡！她之所以主动提出来

要嫁给郭业，是因为她确实难有什么好的归宿了。

父母双亡，哥哥又对她百般欺凌，以后谁给她张罗婚事？两个哥哥不把她给卖了，就得算他们良心发现！

郭业的出现令武媚娘她眼前一亮，人长得不错，年纪不大，带的保镖都武功高强，一定是哪家的官宦子弟！能嫁给他也算不错的结局！

现在听了郭业和他手下的对答，武媚娘才发现自己完全猜错了！

不过.....

仔细想想，这位公子神秘，强大，富有.....

似乎比起嫁给一个官宦子弟，更加刺激，更加令人心驰神往！说不定，还能利用他找自己的两个哥哥报仇！

武媚娘腻声道：“公子，奴家刚才说的话.....您怎么看？”

“那句话？你刚才说了很多，我怎么知道是哪句？”

武媚娘脸上一红，道：“就是奴家嫁给您的事.....”

“这个呀.....”

郭业心里还真拿不定主意，把这位娶回家，会不会闹得家宅不宁？毕竟这位可是有“前科”的！可是不答应，这可是武则天呀！能有机会一亲芳泽而错过的话，真是对不起自己这个“穿越者”的名头！

这可怎么办呢？

## 第1515章欺人太甚（1）

回到大唐，被武则天倒贴，似乎是一件美事。

但是真的发生在现实中，就未必有那么美好了。武则天可是能为了宫斗，把自己的亲生女儿掐死的主。

郭业把她娶回了家，她不玩宫斗，改玩宅斗，那可怎么办？郭业可不相信自己家里的一妻二妾能斗得过她，万一发生什么不忍言的事，可就追悔莫及了！

郭业道：“媚娘，您乃是国公之女，身份尊贵，婚姻大事，不能草率！成亲之事不急，咱们回到长安城以后再说。”

武媚娘无论智商还是情商都远超旁人，郭业这一番话，她岂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不过，郭业这一翻推脱，不但没令武媚娘失望，反而更加坚定了她许身郭业的决心。

身份为国公之女，容貌堪称艳压长安城，与哪个达官贵戚成亲，都不算高攀！尽管嫁妆是少了一点，但这不是做妾吗，又不谋求正妻之位！

可是，如此优厚的条件，眼前的这位孙公子竟然没有立即答应！这只能说明，在孙公子的心目中，自己的这些优势并不算什么！

换言之，孙公子自身更为不凡！如此大好的金龟婿，岂能错过？

武媚娘道：“妾身听公子的！不过……”

她眼珠一转，接着说道：“不管能不能共结连理，您都是媚娘的救命恩人！现在公子出门在外，身边都是大男人，必然服侍的不够周到。您对媚娘有大恩，媚娘无以为报。愿意在这几日，为您斟酒烹茶、铺床叠被，做一个小丫鬟，聊表寸心。不知公子能否答应？”

这个提议还是颇有诱惑力的，郭业身边这四个人，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连令行禁止都做不到，更别提伺候起居了。

有一个女孩子照顾自己的起居，郭业自然是求之不得！更何况这个女孩子还是后世有名的一代女装武则天，光那份心理上的暗爽就够值回票价了！

郭业点头道：“那就有劳媚娘了！”

第二天，在孙明延的带领下，漕帮一千人等热烈欢迎弥勒教两大护法的到来。

当然这是客气的说法，身为蜀中唯二的两股江湖势力，不拿刀子火并已经算是极度克制了，怎么可能多么友好。

孙明延一见来人，就是一愣。

他早就听说了，此次弥勒教来的两大护法，乃是一对夫妇，男的叫岳青山，女的叫白心怡，年纪大约四五十岁，江湖上有个绰号，叫做“金剑侠侣”，武功着实不凡！

可来得这二位固然是一男一女，但是看年纪也就二十岁上下，孙明延问道：“恕我眼拙，来得可是金剑侠侣？”

“不敢！金剑侠侣乃是在下的师父和师娘，我是他们的徒弟魏玉龙。这是我师妹名叫席碧竹！本来应该是家师与孙帮主会面。怎奈家师突然有要事在身，不能前来。就把我们师兄妹给派来了！失礼之处，还望帮主海涵！”

孙明延听了这话，心里老大的不痛快！

你们弥勒教也太欺负人了吧！我孙明延乃是漕帮之主，手下十余万弟

兄，论起真正的实力来，比你们弥勒教只强不弱！

你们和我谈判，按理说就得你们的教主亲自前来。你们教主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能前来，这也就罢了。怎么你们漕帮的两个护法也那么大的架子！自己不来，把两个小一辈的人给派来了！

跟你们谈判？我丢不起这个人！

孙明延道：“原来是金剑侠侣的高徒，失敬失敬！你们既然来了，就不能白来！钱立行！”

“属下在！”

“给这两位少侠十贯钱，送他们到客栈休息！我告诉你，你可得把二位少侠给伺候好了。如果伺候的稍有不周，二位少侠抱怨起来，我可饶不了你！”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两位少侠伺候的舒舒服服，宾至如归！二位少侠，请吧！”

眼看着，就要把这二位给请走！

魏玉龙长得不错，英气勃勃，他把手一伸，道：“慢！孙帮主，您这意思我看出来了，您是觉得我和师妹年纪小，不配和您谈？”

孙明延哈哈大笑，道：“哪里，哪里，少侠想多了。只是今日碰巧，我孙明延也有点急事要处理，不能久陪。有什么话咱们改日再谈，失陪了！失陪了！”

魏玉龙冷笑了一声，道：“孙帮主别走，听我把话说完！我和师妹席碧竹已经在师父的主持下，结为夫妇。江湖朋友抬爱，给我们一个绰号，叫做‘小金剑侠侣’！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倒要向少侠请教！”

“说明我和师妹，就是我师父师娘的衣钵传人！我们的所为，就代表了师父和师娘！换句话说，您不给我们面子，就是不给我师父面子！不给我师父面子，就是不给弥勒教面子！不知漕帮主给不给这个面子，和我魏玉龙谈一谈呢？”

被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指着鼻子威胁，要是往常，孙明延早就窜了！但是今天他带着任务来得，把魏玉龙得罪狠了，怎么见他师父？

孙名延强忍怒气，道：“既然如此，咱们入楼详谈！魏少侠，请！”

入得临江楼，分宾主落座！

魏玉龙师兄妹坐了一边，另一边落座的却是孙明延和……郭业！

这幅格局却是让魏玉龙大吃了一惊，自己是仗了师父的势力，才能在此有个座位，对面的年轻人又是什么原因，能和孙延明平起平坐！更奇怪的是……他身后的那个丫鬟怎么这么漂亮？自己的夫人也算长得不错了，但和这位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有这种佳人相伴，才算是不负一生！

魏玉龙道：“孙帮主，请问这位小哥是……”

“哦！此乃我孙明延的大哥——孙大明！您看他长得年轻是吧？那是因为他修炼了绝世武功《长生策》，已经返老还童，实际年龄比我大将近十岁呢！”

魏玉龙却不相信他那套鬼话，道：“真有返老还童之事？孙帮主您是不是怕了我们弥勒教，随便找了一个年轻人冒充绝顶高手，吓唬我孙玉龙吧？”

孙明延道：“魏少侠，您这么说可不对！我们漕帮与你们弥勒教，一直相

处得不错，从未有过什么敌对之事。我孙明延吃饱了撑的，要给您一个下马威？再说了，您来之前，我也不知道是您来呀，还以为是金剑侠侣贤伉俪呢！我再大的胆子，又怎么敢冒犯金剑侠侣？”

孙明延一阵抢白，说得魏玉龙理屈词穷。他当然知道弥勒教和漕帮的关系并不怎么样，但是这话可不适合当面说！

他说道：“您说的也有道理，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咱们不谈这个了，说说今天的正事！”

“令师前几日来信，说我有要事相商。但是具体事情，却是语焉不详！魏少侠，不知令师派您前来，有什么事要吩咐孙某人？”

魏玉龙微微一笑，顾左右而言他道：“听说这几年你们漕帮可是好生兴旺！”

“借您吉言，我们的日子总还能过得下去！”

“你们漕帮好呀，我们弥勒教可比不了。我们弥勒教，教众大都是穷苦百姓。不仅收不上钱来，有时候还要倒贴！你们漕帮就不同了，说白了，你们收的是岷江上那些豪商的钱，说日进斗金都是委屈了，实在是令人羡慕！”

孙明延听了这话就是微微一乐，魏玉龙这是哭穷呀！咱们漕帮别的没有，就是钱多！假如能用钱把魏玉龙给收买了，完成郭小哥给的任务，不是就更有把握了吗？

想到这，他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一叠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出来，数了几张，就推了过去，道：“魏少侠，咱们既然见面，就是有缘。朋友有通财之谊，这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一百贯！钱不多，是个意思，您拿着买杯茶喝！”

孙明延也不客气，把钱票收起，道：“孙帮主仗义疏财，魏某人感激不尽！不过……您这一百贯钱，是不是少点？”

“好说，好说！”孙明延把那叠钱票往前一推，道：“钱是什么？钱是王八蛋，花完了咱还赚！孙某今天出来得匆忙，这是五百贯钱票，您收好了！”

“五百贯？”魏玉龙把嘴一撇，道：“还是少了一点！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呀！”

五百贯还少？

孙明延这伙腾得一下就上来了，道：“魏少侠，那您说多少是多呀？”

魏玉龙伸出一根手指，道：“怎么也得这个数！”

“一千贯？”

“不！不！不！”魏玉龙的头摇晃的跟一个拨浪鼓一样，道：“不是一千贯，也不是一万贯，更不是十万贯！”

“那是多少？”

魏玉龙道：“一千万贯！”

孙明延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道：“多少？”

“一千万贯！”魏玉龙面色严肃，又加了一句，道：“不光是现在要您一千万贯，而且以后，每年都要一千万贯！”

“卧槽！”孙明延听了这话，拍案而起，道：“姓魏的，你是穷疯了吧！”



## 第1516章欺人太甚（2）

魏玉龙微微一笑，道：“漕帮主，还请稍安勿躁！听魏某把话说完！”

“哼哼，我倒是想听听，什么话能价值一千万贯！”

“您给了我一百贯，魏某人足敢盛情！要您一千万贯，这个钱可不是魏某人私底下要的，而是我们弥勒教要的，确切的说，是我们弥勒教代替岷江两岸的百姓要的！”

“此言怎讲？”

“俗话说得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漕帮靠着岷江，发了大财！不过呢，岷江不是你们漕帮的岷江，而是岷江两岸几百万百姓的岷江。这钱都落到你们岷江手里，可是有些不大对头！”

“那你们弥勒教的意思是？”

“不如你们每年拿出一千万贯来，分给蜀中的百姓。当然了，分钱这种活，太过琐碎，又太过辛苦！你们肯定是不愿意干的。我们弥勒教愿意为您分忧，这个苦差事就让我们来做吧，你们漕帮把钱交给我们弥勒教就行！”

岳青山把魏玉龙派过来，还真是派对了人，把一场敲诈勒索，说得冠冕堂皇！好像他们真的是为民请命似的！

孙明延道：“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漕帮每年赚的钱是不少，可那钱不是从天上凭空掉下来的，是十万条汉子，一个汗珠掉在地上摔八瓣挣来得。千里岷江，有码头的地方，就有我漕帮子弟。我们搬运货物，我们给客人拉纤，我们给客人保驾护航。赚的都是苦哈哈的辛苦钱！您这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要一千万贯，也太异想天开了吧！”

“没人说你们漕帮不辛苦，也没人说你们漕帮的钱来路不正！不过，我说这岷江不完全归你们漕帮所有，有没有错？说你们漕帮靠着岷江发财，应该分出一些来给岷江的百姓，又有没有错？”

孙明延冷笑一声，道：“就算你说得有点道理。但是分钱的事我们漕帮自己就可以做，又何必让你们弥勒教做好人？”

“凭什么？凭的就是蜀中百姓大部分信我弥勒教！您把钱给了我们弥勒教，就相当于给了蜀中百姓了！另外……”说着话，他一伸手，就把宝剑抽出来了，道：“凭的就是魏某人的手中这把宝剑！”

“这可是我漕帮的地盘，你是在威胁我？”

“威胁你又怎么样？明白说了吧，这钱您是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别看这里是漕帮的地盘，您信不信，我魏玉龙一把长剑就能来去自如！”

说着话，寒光一闪，这把宝剑已经落在了孙明延的脖子上！

大宝剑寒气四溢，孙明延脸色一变，不敢逞强，道：“魏少侠，别冲动！有话好商量！”

魏玉龙把宝剑撤回了剑鞘，道：“我不会把宝剑架到您的脖子上要钱的，那叫绑票！刚才这个，只是让您见识见识我魏玉龙的手段！现在您总该相信，我们弥勒教的‘诚意’了吧？咱们弥勒教并不仗势欺人，凡事都是以理服人！”

孙明延心中骂翻了魏玉龙的八辈祖宗，你们家管这叫以理服人？照这么说，我们漕帮上下还都是安善良民呢！翠红楼的小玉姑娘，那还是卖艺不卖身呢！

“明白，明白！”孙明延嘴里敷衍着，眼睛却瞥向郭业。心说我信任您，身边就没带几个能打的，怎么您带的高手都不出手呢？

郭业老神在在的坐在那里，似笑非笑，不理孙明延的暗示！

魏玉龙又接着说道：“您那今年的一千万贯，什么时候交出来？”

郭业不表态，孙明延也只能虚与委蛇，道：“不是……就算我想给您，也没有啊！咱这漕帮说着风光，一年也挣不了一千万贯！就这几百万贯，还要养漕帮的十万帮众，还有他们的家眷。这个……具体数字，咱们能不能再商量一下？”

“商量？当然可以商量！漫天要价，落地还钱嘛！我魏玉龙也不是不讲道理，只要你答应我一个条件，这个数字我就能给你打个三折两折的！”

“什么条件？”

魏玉龙伸手一指武媚娘，道：“此女与弥勒佛祖有缘，只要你把这个女子交出来，就算帮了我们弥勒教的大忙！到时候，我就可以在师父面前帮你美言两句。不用一千万贯，每年交个两三百万贯，意思意思就行了！”

他师妹席碧竹一听这话可不干了，道：“师兄，你说什么呢？咱们来漕帮敲……要钱，和这个女子有什么关系？”

“嗯？”魏玉龙把脸一沉，道：“此女身份十分重要，牵扯到我弥勒教中一件大事，师妹不必多言！”

“可是……”

“什么可是？难道你以为我是贪花好色之人吗？真是岂有此理！”

“……”

三言两语把席碧竹给忽悠住，魏玉龙才转过身来，对孙明延道：“不知孙帮主意下如何？”

孙明延强忍笑意，心说你这是自己往死路上走呀！得罪了我孙明延不算，还打郭小哥女人的主意！龙有逆鳞，触必杀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收场！

他说道：“魏少侠，这个女子我倒是想给您，但是我说了不算呀！那是我大哥的一个丫鬟，您要是实在想要，得跟我大哥孙大明商量，看看他老人家同意不同意！”

魏玉龙一指郭业，道：“你拿他吓我？好，那我就问了！小子，刚才我们说什么你都听见了，这种美女你可消受不起。识相的话，就乖乖把她献给弥勒教！要不然佛祖怪罪下来，你可吃罪不起！”

郭业对他的挑衅，是一点也不生气！一只兔子对一个狮子张牙舞爪的，狮子会生气吗？当然不会，它不但不会生气，反而会很高兴——今天的晚餐终于有着落了！

郭业好整以暇地说道：“魏少侠，不必着急，有话好好说。一个女子，对于我孙大明来说也不算什么。不管是弥勒教想要吧，还是您自己想要吧，都说好！不过在把她交出去之前，还有几个小问题要解决下！”

“小问题？什么小问题？”

“首先呢，就是您的名号！您的师父，是金剑侠侣，你们夫妇就叫小金剑侠侣！这个名字起的可不好，加了一‘小’字，听着就不怎么威风！再说了，您的师父叫金剑侠侣，您叫小金剑侠侣，那您的徒弟呢？难道要叫小小金剑侠侣？实在是让人可发一笑。”

魏玉龙一琢磨，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道：“那依你看来，我这绰号该叫什么？”

“我就帮您起个名字。您的师父叫‘金剑侠侣’，您不妨就叫……‘银剑侠侣’！金的后面就是银，既表明了你们的传承关系，说起来也好听。”

“银剑侠侣？听起来不错！师妹，你以为如何？”

“我听师兄的！”

“那好，从今以后，我们夫妻就叫银剑侠侣了！”

郭业笑道：“银剑侠侣不练上剑，不练中剑，练下剑！不当剑圣，不当剑神，当剑人！这名号传出去，江湖上谁不知道，多了你这么一号下贱又淫贱的贱人呢？”

“银剑……下剑……贱人？”魏玉龙反复念叨，终于明白过味来，道：“孙大明，你竟然敢辱我？”

“骂你？我还打你呢！”郭业脸色一沉，道：“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孙大明的厉害！”

## 第1517章赔了夫人又折兵（1）

魏玉龙站起身来，抽出宝剑，道：“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个所谓返老还童的高手，有多少斤两！什么漕帮帮主的哥哥呀，什么《长生策》呀，放屁！我告诉你，你这一套吓不住我！江湖上就没有你这么一号！”

到了郭业这个身份地位，哪会亲自和他动手？他一努嘴，道：“法琳和尚，你过去称量称量这位银剑魏玉龙的厉害！”

法琳一皱眉，道：“我说……东家，能不能换别人呀？老僧跟他打……实在是有些不合适！”

魏玉龙哈哈大笑，道：“姓孙的，你还是自己上吧。你这个保镖已经被我的名号吓破了胆了！”

“我呸！”法琳吐了口唾沫，道：“我是怕把你打了，以大欺小，传扬出去，对老僧的名声不好！”

“哎呦呵，还真是有其主必有其仆！”魏玉龙冷笑一声，道：“这主子能吹牛，仆人更能吹牛！你说你一个给人看家护院的老秃驴，能让我魏玉龙指点两招，已经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竟然还说什么怕名声不好？名声？你有个屁的名声！”

“阿弥陀佛，就是你师父也不敢在老衲面前这样说话。今日你自己找死，贫僧就成全你！”

两人说着话，捋胳膊挽袖子，就要动手！

郭业忽然一拍脑袋，道：“慢！”

魏玉龙道：“怎么？怕了？”

“怕什么呀！比武可是比武，这么干比可不成！”郭业微微一笑，道：“咱得有点彩头！”

“彩头？”

“不错！如果你能赢了我手底下这个大和尚，喏……”他一指武媚娘，道：“这个女子就是你的了，你就是把她献给弥勒教也好，把她收在身边也好，悉听尊便！我绝不阻拦！”

“那敢情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郭业喂喂一笑，道：“您万一输了呢？”

“那怎么可能？我魏玉龙出身名门正派，老师乃是当世少有的高人，难道还打不过一个看家护院的老和尚？真是奇谈怪论！”

“话不能这么说。有赌不为输，没有什么一定的事情。我这边把赌注拿出来了，您这边总得意思一下！您要是拿不出赌注的话，刚才的话当我说……”

魏玉龙偷眼向武媚娘望去，武媚娘多机灵呀，对她嫣然一笑，脉脉含情！霎时间，魏玉龙的智商就下降了几十个百分点！眼睛里全是武媚娘的如花娇颜！

这等美人，不收到自己的房中，百般宠幸，而是交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孙大明，实在是太暴殄天物了！

想必那位美人此时也是心有不甘，盼望我能帮她脱离苦海！要不然，她为什么要对我笑呢？郎有情，妾有意，我能通过比武把她夺过来，岂不成了一段武林的佳话？

可是……自己该拿什么做赌注呢？

魏玉龙从怀里一伸手，把孙明延给他的六百贯钱票拿出来了，道：“我这是六百贯钱票！”

郭业还没说话呢，武媚娘娇哼一声，把郭玉龙嘴里的话全给堵回去了！

郭业长叹一声，道：“魏少侠，算了！我不该跟您打赌的！”

“怎么……算了？”

“对！算了！刚才我看您对我这个小丫鬟一见钟情，我这小丫鬟对您也有那么点意思。有道是，宝剑赠烈士，红粉送佳人！您这侠客，就得配美女！我就想成人之美，借比武之机，撮合你们一下！可是……没想到呀！我完全看错了！您根本就不识货呀！”

他一指武媚娘，道：“就这种美人，您拿六百贯钱出来跟我赌！岂不是说明，她仅仅价值六百贯钱？平康巷里，稍有姿色的一个小娘子，就得一千贯！她这可是黄花大闺女，您就拿六百贯钱出来，实在是，啧啧啧……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

“什么？黄花闺女？”魏玉龙兴奋的忘乎所以，道：“你们没有……”

武媚娘秀眉微蹙，道：“您不相信就算了！哼，吝啬鬼！枉奴家对您……”她伸出手来，一捂小嘴，后面的话不说了！

魏玉龙哪还听不明白后面的意思，在一边赔笑道：“是我考虑不周，死罪，死罪！”

郭业道：“废话不多说，您到底还赌不赌？”

“赌！当然要赌！”魏玉龙把宝剑放在了桌子上，道：“这把宝剑，吹毛断发，削铁如泥，是不可多得的神兵利器！价值……足有两千贯！用这把宝剑做赌注，您以为如何？”

郭业拿起这把宝剑看了看，递给了秦英，道：“这玩意儿我也看不明白，你们怎么看？”

秦英道：“魏少侠，您这就不厚道了！这把宝剑我看最多也就价值伍佰贯！”

魏玉龙说出两千贯的时候，自己都有些底气不足，但是秦英这番话他可忍受不了，道：“什么伍佰贯？这分明是我花了八百贯……”

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魏玉龙索性破罐子破摔，道：“魏某出来得匆忙，身上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反正就这六百贯钱，还有一把宝剑！您要是实在不答应的话，哼哼……那就是不给我们弥勒教面子！”

郭业脸色一沉，道：“您是要耍横了！告诉你，我孙大明可不怕这个！即便是漕帮真的惹不起弥勒教又如何？漕帮是我兄弟孙明延的漕帮，可不是我孙大明的漕帮！大不了我一走了之，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我返回长安城，看你们弥勒教能不能在长安发威！”

魏玉龙把嘴一撇，道：“我还不怕告诉你，在长安城我们弥勒教……”

席碧竹连忙阻止，道：“师兄！”

“呃……在长安城，我们弥勒教确实是没什么势力！”魏玉龙改口道：“但是，我魏玉龙一人一剑……”

“我隐姓埋名，您一人一剑能把我从长安城给搜出来？”

“这……”魏玉龙脸涨得通红，哑口无言！

“何必呢？”郭业微微一笑，道：“不要什么事情都打打杀杀的，咱们有事

好好商量！您说您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那也不尽然。照我说，您是端着金饭碗要饭呀！”

魏玉龙大惑不解，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郭业伸手一指，道：“您这位夫人……叫席碧竹，是吧？人样子长得不错，又是江湖侠女出身。这要是卖出去……呵呵，我不说您也知道！”

“你找死！竟然敢打我老婆的主意！”魏玉龙劈手向郭业打来！

郭业闪身躲过，道：“话可不能这么说，您不是也打着我丫鬟的主意？咱们是豁牙子吃肥肉——肥（谁）也不说肥（谁）！况且……说句您不爱听的话，您这老婆的姿色比我这丫鬟可差远了！您就是答应的话，也得加上这把宝剑！才能勉强和我那丫鬟相提并论！”

孙明延道：“一把宝剑，价值八百贯！即便加上了，似乎也还是不够！”

郭业道：“所以说，这场赌约，我还吃着亏呢，纯粹是想玉成魏少侠的好事！怎奈这位魏少侠，舍不得加中的娇妻，不肯赌！算了，当我没说，他和漕帮的事，你们自己解决，我就不掺和了！”

“别介呀！”孙明延苦苦哀求，道：“大哥，您可得帮我这个忙！要不然一千万贯，我们漕帮上哪凑去呀？”

“人家不肯赌，我有什么办法？总不能让我平白无辜得把这美貌的侍女给献出来吧！我说兄弟，你也别害怕，依我看，这个弥勒教也就那么回事，没有多厉害！你看这个魏玉龙吹得多邪乎，但是一说打赌，怎么样？蔫了！怂了！不敢赌了！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虚呀！”

“你说谁心虚？”

“就说你，怎么着？对上我家看家护院的老和尚都没把握，还称什么‘小金剑侠侣’，干脆改名，叫‘银剑侠侣’……啊，不，是‘下贱侠侣’！前倨而后恭，你说你不是下贱是什么？”

魏玉龙脸上青筋暴跳，道：“孙大明，休得嚣张！你家魏爷爷跟你赌了！”

## 第1518章赔了夫人又折兵（2）

郭业之所以要跟魏玉龙打赌，可不是真的看上了他老婆。收不收武则天他都是左右踌躇，何况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席碧竹？

他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抓住魏玉龙的把柄罢了！把魏玉龙的老婆把握在手里，就有机会把魏玉龙给策反了！即便策反不了魏玉龙……这不还有席碧竹吗？被自己的老公打赌输了，她就对老公没有一点怨恨？就不想报复？

这里边的可乘之机太多了！

只要能够策反魏玉龙和席碧竹任何一人，那弥勒教的秘密，乃至天福和尚的真正身份，不就手到擒来了吗？

天福和尚是罗迦娑婆，当然是最好。

但是，即便天福和尚不是罗迦娑婆，看弥勒教的行径，必然是邪教无疑！弥勒教在郭业的老家裹挟了数十万百姓，一旦有事，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为了这些乡亲，郭业也势必除弥勒教而后快！

他说道：“好！魏少侠，咱们不如……击掌为誓！”他本想说签个文契，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是再也不敢乱签赌契了！

魏玉龙刚要伸手，他老婆可不干了！

席碧竹眼圈发红，道：“师兄，您真的要拿我做赌注，去赌那个跟咱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小丫鬟？”

魏玉龙叹了一口气，道：“师妹，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告诉你，这个女子，可不是一般人，她可关系到咱们弥勒教的大计！为了弥勒教，师傅和师娘这些年来东奔西走，吃得苦还少吗？为了弥勒教，多少兄弟舍生忘死，前仆后继？为了弥勒教，我魏玉龙愿意付出自己的生命！师妹，你就不能做出点牺牲？实在是太自私了！”

“我愿意和师兄同生共死，可是这个赌妻……我席碧竹誓死不从！”

“师妹，不必担心！师兄的武功怎么样，别人不知道，你还不清楚吗？这天下，除了那几个老怪物，还有谁是我的对手？此次打赌，有赢无输！不过就是走个过场罢了！”

“那……好吧……师兄，你可千万要赢！”

“贤妻敬请放心！”

说着话，魏玉龙伸出手来，与郭业三击掌，算是确认了赌约！

法琳和尚是老大的不乐意，本来自己跟魏玉龙交手，就有失身份了，尼玛还抢人家的老婆！法琳杀人是不少，但是可从来没有抢男霸女过！这以后要是传出去了，自己的名声可就全完了！什么佛门护法呀？狗屁，淫僧一个！

他说道：“魏玉龙，贫僧劝您一句，算了吧！你不是贫僧的对手，还是向我的东家求求情，把这个赌约作废吧。否则咱俩一旦交手，你就必输无疑，您的老婆，唉……也就得归我东家了！真是何苦来哉！”

魏玉龙冷笑道：“老秃驴，都这时候了，你还在这耍嘴皮子功夫！你要是真怕了，就跪在地上，给我磕几个响头。您家魏爷爷心情好，兴许就饶了你！指着几句话就怕我魏玉龙给唬倒，我告诉你，做梦！”

“阿弥陀佛！”法琳和尚那是杀人不眨眼的主，魏玉龙这番话可把他给气坏了，老和尚怒眼圆睁，道：“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要你的命！”

说着话，老和尚身法如电，已然来到了魏玉龙的身边！

魏玉龙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只觉得半边身子一麻，当啷一声，宝剑跌落在地！

老和尚面色阴沉，单掌立起，道：“姓魏的，你给我在这儿吧！”

眼看着，就要把魏玉龙给立毙于掌下！

郭业赶忙喝道：“住手！”

法琳和尚回过头来，道：“东家，您什么意思？”

郭业微微一笑，道：“教训教训他就行了，用不着生死相见。”

“是！”

老和尚退走，席碧竹这才冲到了魏玉龙的身边，把他扶住，泪光婆娑，道：“师兄，您不要紧吧？”

魏玉龙被伤得真不轻，半边身子都动弹不得了，他紧咬牙关，道：“不碍事！我还挺得住！”

郭业嘿嘿一笑，道：“魏少侠，您连我手下一个看家护院的和尚都打不过，还想和我孙大明交手，这也太不自量力了，真是让人可发一笑！废话不多说，咱们愿赌服输，您这就把您的宝剑，还有……您的夫人，交给我吧！”

魏玉龙羞得满面通红，道：“姓孙的，非是魏某人本领不济，实在是那老和尚他暗箭伤人！这个赌约……不算您赢了！”

“暗箭伤人？”郭业纳闷道：“您宝剑都抽出来了。难道还没准备好？”

“这……比武之前，总得先说几句客套话吧！这个老和尚……”他一琢磨，之前似乎和老和尚还真说了两句，这个理由也说不过去，道：“我的意思是说，还没说开始呢，这个老和尚就动武了，我还没准备好！”

孙明延笑嘻嘻得说到：“那您刚才把宝剑架我脖子上，也没事先通知我呀！”

“呃……虽然我事先没说，但是咱们那也不是比武，和这老和尚这场比试不同……”

郭业啧啧称奇，道：“魏少侠，我一直以为，您这嘴皮子上的本事，可比您的武功高多了。听了您刚才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我也不和您做口舌之争，您觉得怎么才能输得心服口服？要不你和老和尚摆明车马，再打一场？”

“哼哼！我已经受伤，当然不是老和尚的对手！再比无益！”

席碧竹倒是对他的话深信不疑，道：“师兄不能出手，让我和老和尚比武，为师兄报仇！”

“闭嘴！”魏玉龙厉声说道。

席碧竹满脸委屈之色，道：“师兄……”

“呃……我的意思是说，你的武功比我还差一些，恐怕不是这老和尚的对手，就算输了，也不能说明我魏玉龙不行！要是赢了，我是无所谓，又怕他们不认账。唉，真是左右为难，还是不比了吧。”

这家伙死鸭子嘴硬，法琳和尚可不干了，道：“魏少侠，不知您这师妹到底比您差多少呀？”

魏玉龙心里清楚，自己的武功和师妹也就在伯仲之间。但是老和尚的话可不能这样答复，他说道：“师妹乃是一个弱质女流，能有多高的武功。这么说吧，两个师妹联手，才有可能将我魏玉龙打败！”



“两个？”法琳点了点头，道：“这么说就好办了。”

“难道大师，要再找一人和我师妹联手？”

“当然不是！魏少侠，贫僧愿意捆住双脚，并且捆住一条胳膊，只用一只胳膊和令师妹比武，你以为如何？”

魏玉龙心思电转，这个条件也太优厚了！就算师傅，只用一只手，也觉得不可能是自己的对手！看来这个老和尚是被自己骗了，以为师妹真的是武功低微呢！

他说道：“你说话算话？”

“魏少侠敬请放心！出家人不打诳语！”

“好，那咱们一言为定！”

郭业道：“本来愿赌服输，你的夫人就算是我孙大明的人了！不过我宽宏大量，允许你们再比一次，要是这一次你们这边再输了，小娘子……”他一指席碧竹，道：“你可不能赖账，以后就得称孙席氏了！”

席碧竹望向魏玉龙，魏玉龙一咬牙，道：“理应如此！”

结果，第二场比试，依然毫无悬念！

老和尚抖擞精神，只用一只手，三招两式就把席碧竹打翻在地！

魏玉龙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镜，道：“不可能！绝不可能！这种武功，就是我师父也远远不及！老和尚，你到底是谁？”

“老僧在江湖上也有个绰号，人称‘一眼佛’！”

“啥？一眼佛？”

## 第1519章忽悠，接着忽悠

一眼佛这个名号，魏玉龙怎么可能没听说过？那可是杀人的魔王！

他心中暗想，麻子不是麻子，这叫坑人呀！这可是一眼佛，我怎么可能打得过？别说现在打不过，就算再苦练二十年，也不见得能跟人家过上几招！

你们漕帮有一眼佛这个靠山，早说呀，吓死我也不敢在这撒野！怎么偏偏等我立好了赌约，才把这位爷爷给请出来？

尼玛不会是这个老不修的一眼佛，人老心不老，看上了我老婆了吧？

这可如何是好？

动武是不可能了，这老和尚打我这样的七八个都不成问题！

此事只能智取，不能力敌！

想到这里，魏玉龙一揖到地，道：“您就是佛门护法，一眼佛老前辈？”

“老前辈？嗯，这个称呼不错，比老秃驴什么的可强多了！不错，我就是一眼佛，你师父有没有跟你提起过我？”

魏玉龙满脸堆笑，道：“老前辈功参造化，德行高深，世所敬仰，我师父当然向我提起过您。他还说了，您老人家最爱提携晚生后辈，见到您以后要多多请教。没想到，小子有眼不识泰山，没有把您给认出来，对您有所不敬！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这做晚辈的一般见识！”

“好说，好说，你这孩子还挺会说话的，老和尚今天心情好，你骂我的事儿，咱们就算揭过去了！”

“呃……”魏玉龙吹捧他半天，可不是为了这个，道：“老前辈，您怎么在这？哦，我明白了，您是游戏风尘，刚才跟我这做晚辈的开玩笑呢！您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还是这么童心未眠……咱们那个赌约，您一定不会跟我计较的，对不对？”

法琳和尚微微一笑，道：“魏玉龙！”

“小子在！”

“你的意思是，想把刚才那个赌约给赖掉，你老婆还是你老婆，不用输给我家东主。你的那把宝剑，也不用输出去，对不对？”

“对，老前辈，我就是那个意思。您老人家，这么大的人物，怎么会跟晚辈一般见识。更别提贪图晚辈的老婆了，不可能，绝不可能！”

这小子把头摇晃的跟拨浪鼓一样，打算拿话把老和尚给将住了！不过，论起斗心眼来，十个魏玉龙也赶不上法琳呀！

老和尚高颂佛号，正色道：“恐怕要叫您失望了！你辱骂老僧的话，老僧可以不计较。不过这赌注么……嘿嘿，愿赌服输，这事儿老僧可帮不上什么忙！”

“你……您这么大的人物，设局强抢后辈的老婆，就不怕天下人的耻笑吗？”

“耻笑？耻笑什么？你老婆又不是老僧要的，而是你输给了我的东家。愿赌服输，关贫僧什么事？说明白了，老僧就相当于赌桌上的骰盅，你赌输了怪骰盅，真是好没道理！”

“我……”魏玉龙面色涨的通红，道：“我就不信您这么大的人物，会给人看家护院！这分明是一个圈套，就算传扬到江湖上，也是您的不对！”

法琳一撇嘴，道：“这话是怎么说得？你以为我想给人看家护院吗？这不是没办法了吗？”

他一指郭业，满脸委屈得说道：“这位孙大明，可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武功可高呀，高的都没边了，说是天下第一，也毫不为过！他有一日找到老僧，三拳两脚，就把老僧打翻在地，让我给他看家护院，老僧技不如人，也只好答应了！唉，故老传言，《长生策》乃是武林第一奇书，诚不我欺呀！”

老和尚拉下脸来，把一番谎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令魏玉龙将信将疑！他说道：“老前辈，您在江湖上地位崇高，德高望重，可不能信口雌黄！”

“我骗你干什么！你想想，我被人打败了，还被人逼得看家护院！这个事情难道是什么光彩事？老僧难道自己往自己脸上抹黑吗？”

魏玉龙心思电转，道：“老前辈，按说话说到了这份上，我就该相信您！不过晚辈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长生策》，返老还童一事又太过匪夷所思，晚辈还想求证一下！”

“怎么求证？”

“我要和这位修炼了《长生策》的绝顶高手孙大明比武！他要是能三招两式把我打败，我就承认您这话是真的！”

郭业脸色一沉，道：“愿赌服输！你都输了两次了，咋还想整什么幺蛾子呢！也忒不要脸了吧！”

“随您怎么想！”魏玉龙耍起了光棍，道：“反正现在一眼佛老前辈在这里，我们夫妻二人逃不脱您的手心！但是，您要是不能让我心服口服的话，我们夫妻二人宁死都不会让您如愿！”

席碧竹把自己的宝剑抽出，横放在自己的脖子上，道：“妾身与夫君共同进退，宁死不辱！”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魏玉龙，让我跟你动手，那是不可能的。不为别的，只是因为你配！不过……”他看了一眼席碧竹道：“强扭的瓜不甜！看在这个小娘子的份上，我愿意给你第三次机会！”

“只要你不答应跟我下场比试，我就不会相信你！”

“有些话，不用说得那么绝对！你看这样行不行，跟在我身边的是四个人，除了法琳老和尚，还有三个！他们也每人绑住双腿和一只胳膊，和席小娘子比试一番！如果也能把席小娘子打败，你怎么说？”

魏玉龙心中暗想，江湖上的顶尖人物，无非也就是一眼佛这类了，满打满算也不过是五六个人！这帮人都心高气傲，怎么可能在这里一下子出现四个，还都在给同一个人看家护院？

再说了，别人不敢说，但是孙大明身边的两个书童，和那些绝顶高手可对不上号。这明显是两个小孩子呀！要是他们都能轻易取胜，那也太没天理了！

他说道：“如果他们三人都能把我的师妹打败，我就相信这次不是故意设局，愿赌服输！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假如他们三个本领不济，又当如何？”

郭业淡然道：“如果我这三个手下不能取胜，咱们前面两局，就算作废！这局比赛就算您赢了！换言之，我身后的这个美貌侍女，就是您的房中宠妾了！”

“好，那我赌了！”

“魏少侠，我可提醒您一下，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这次您要是输了，再耍赖的话，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那是自然！”

秦英的武功也就稍微比法琳弱一点，收拾一个小小的席碧竹自然不在话下！精精儿年纪还小，武功就要弱一些了！但是，那也得分给谁比，和席碧竹过了十几招，也胜利完成了任务！

最后跟席碧竹交手的空空儿，他不但把席碧竹打败了，而且把席碧竹的宝剑打落在地！

接着，空空儿微微一晃，捆他左手的绳子就自动脱落。然后他就拿着这根绳子，三下两下，把席碧竹给捆了个结结实实！一伸手，又从怀里拿出一块红绸来，把席碧竹的嘴给、给堵上了！

整个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席碧竹还没回过味来呢，已经成为了阶下囚，想要自尽都不可能！

空空儿这才道：“东家，您这个赌注，是送到您的卧房呢？还是什么地方？”

## 第1520章您忙着，我不急

魏玉龙睚眦欲裂，道：“你……你想干什么？”

郭业道：“我想干什么，不劳魏少侠操心！席家小娘子，以后就更为孙李氏，与您无关！”

秦英在一边打趣道：“魏少侠不单武功好，文才也不错，这个干字用得真好！一语道破了事情的真相！魏少侠，您觉得我家东主，今晚要干的，嘿嘿，究竟是什么呢？”

“阿弥陀佛！”这里边最有良心的还得说是法琳和尚，他劝解道：“魏少侠，不必惊慌！”

魏少侠把最后的一线希望寄托在了老和尚的身上，道：“大师！我是您的长辈，可得给我做主！”

“做主……这……”法琳一嘬牙花子，道：“贫僧人微言轻，想要做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那您让我不必惊慌？”

“呃……贫僧的意思是，为了赌博，典妻质子的多了去了！多您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您想想天下和您一样状况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此道不孤呀！贫僧这么说，您心里面能否好受一点？”

秦英道：“老和尚你怎么说话呢？这是劝人的话吗？魏少侠，您听我的。大丈夫何患无妻？有道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您这个老婆没了，不就有机会娶新人了吗？虽然您这个情况，新人肯定没有旧人好了……关键是您名声臭了！但是找一个丑女，传宗接代还是没问题的！事情还不是很严重！”

精精儿道：“你们两个说什么呢？魏少侠是为了老婆着急吗？人家是为自己的名号着急！以前叫做小金剑侠侣，后来被东家改成了银剑侠侣！现在只有一个人了，名号又得改了！”

空空儿道：“这个简单！不叫侠侣，就叫剑人！以后行走江湖，报出名号，我就是那把老婆赌输了的，银剑人！谁敢不服？”

……

……

这帮人一边冷言冷语，魏玉龙可受不了了！一代少侠，转眼间连老婆都保不住，变成了一代赌鬼！这玩意，谁受得了？

魏玉龙拿剑在手，道：“愿赌服输！我魏玉龙无话可说！师妹，我对不起你，咱们来世再见！”

眼看着，魏玉龙这就是自尽！

郭业站起身来，道：“慢！”

“姓孙的，我都认输了，老婆也给你了，你还想怎么样？难道我自己寻死，也要你的同意？”

“当然不是！”郭业笑意盈盈，道：“您自己寻死，谁也管不着，我孙大明还没那么霸道！不过呢……在下以为，您现在还没必要去死！有赌不为输！难道您就这么算了，不想翻本了？”

“姓孙的，收起你那套嘴脸！你这是猫哭耗子假慈悲！你身边有四个绝顶高手，就是我师父来了也无济于事，拿什么翻本？再下赌注，那就是给你送菜！”

郭业道：“就算你翻不了本，那也不必寻死！说实话，你这个老婆，也就是清秀而已，还入不得我的法眼！我这人心软，你要是真的舍不得的话，也不是不能商量！”

魏玉龙立刻就把宝剑放下了！能活着谁想死呀！他问道：“怎么商量？”

“很简单，你拿东西把你老婆赎回去！”

“您要多少钱？”

“钱？”郭业一撇嘴，道：“漕帮帮主是我兄弟，你说我能缺钱使吗？”

“那您的意思是……”

眼见者气氛缓和，郭业道：“魏少侠，请坐，咱们慢慢说！”

当魏玉龙坐稳了，郭业才继续说道：“我现在说，我来三杨镇，不是为了您的老婆，您相信不相信？”

“信！我当然信了！”

魏玉龙是真信了，他再狂妄，也知道自己老婆的姿色，不过中上而已。能把四大绝顶高手带在身边充当保镖的人，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怎么会看上自己的老婆？

再说了，这位大人物即便是脑抽了，看上了自己的老婆，直接用抢的就行了，也不用这么麻烦！

郭业道：“你信了就好，我来告诉你我来三杨镇的真实目的！我修炼长生策返老还童，一直以为自己的武功是天下第一。可是呢，我听说你们弥勒教的教主也是神通广大，有生死人肉白骨的本事！本人一时技痒，就想见一见你们教主——天福和尚！”

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可惜呀，一直没有什么合适的引荐之人！现在可巧了，得遇魏少侠。只要您能帮助我见了你们弥勒教的教主，咱们那个赌约就不作数了！”

“就这个条件？”

“那是当然！莫非您以为，您身上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值得孙某人图谋吗？”

魏玉龙点头道：“您想见我们教主，这可不凑巧，能不能在一个月以后呀……”

郭业道：“不着急！不着急！我又没有其他的事情，就在漕帮等您。别说一个月了，就是一年、两年，哪怕三年五载的我都等得起！”

“多谢孙……孙先生的体谅！”魏玉龙知道这位孙大明身份不凡，也不敢直接称呼他的名字了！

“那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魏少侠，今天我还有点其他的事情，也就不留您吃饭了！咱们来日再会！您请吧！”

魏玉龙是一刻钟都不想在这待着了，他站起身来，想要离开！忽然感觉有什么不对，道：“您还没把我师妹放了昵！”

郭业一拍脑袋，道：“瞧我这脑子，您师妹的事都忘了说了！”

“没关系，您只要把她放了，我魏金龙就感激不尽！”

郭业一脸无辜的表情，道：“放？为什么要放？”

“咱们不是说好了……”

“咱们说好是，只要您把我引荐给天福和尚，咱们的赌约就作废！您这不是还没引荐呢吗？怎么能作数？”郭业说着话，又喝了一杯茶，好整以暇地

说到：“您放心！我说话绝对算话！您什么时候带我去见天福和尚，我就什么时候放人！一个月，一年，十年，都随您的便！”

还一个月，就是一晚上魏玉龙也受不了呀！甚至不用一晚上，哪怕席碧竹和郭业同时离开他的视线一会，他就感觉自己的头上已经绿油油的了！

魏玉龙道：“孙先生……能不能通融一下！这把老婆押在您这……好说不好听呀。传扬出去，我们夫妻日后就没脸见人了！”

郭业道：“你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孙大明是什么人？出了名的正人君子，当今世上的柳下惠！您把老婆交给我，尽管放心，觉对不会有什么差错！”

“我虽然相信，但是其他人……”

郭业道：“你管其他人干什么，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们不相信是他们的事，咱们自己行得正，走得端，也就是了！”

他越说得大义凛然，魏玉龙越是不敢相信！表面上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这种人魏玉龙见得多了！往往说得越激昂，办起事来越齷齪！

他说道：“那您的意思是，非要我今天就把您给引荐给我们教主？”

“什么时候引荐，那是您的事儿！我孙大明，完全是客随主便！客随主变！”

魏玉龙脸色阴晴不定，猛然间他一咬牙，道：“那好，咱们现在就动身，去见我们的教主——天福和尚！”

## 第1521章神奇的如意杯！

郭业拍掌道：“好！魏少侠果然是条好汉子，办事干净利落！咱们这就动身！”

“别忙！”既然已经下定了决心，魏玉龙反而不着急了，道：“咱们去可是去，但不能这样去！”

“魏少侠，您这是何意？”

魏玉龙叹了口气，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您这么着急见我们教主，恐怕目的并没有那么简单！说什么切磋武艺，这种话也就骗骗三岁的孩子！”

“那您以为我见你们的教主目的是什么呢？”

魏玉龙正色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您为的是我们教主的宝贝——如意杯！”

郭业摇头否认道：“魏少侠，您猜错了！慢说我不知道你们教主有这么个宝贝，但是即便真的知道，我早一时看到，晚一时看到，那都是一样的，何必急于一时？”

魏玉龙冷笑一声，道：“孙先生，既然您找我魏玉龙帮忙，可得说实话！谁不知道，我们家教主一向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直到最近几日，才突然出现在益州！他老人家传下法旨，要举办一场大会，名曰保龙会！在这场大会上，要用如意杯宴请三山五岳的好汉，共襄大事！您现在非要过去，可不就是冲着如意杯来得？”

孙明延摇头道：“有这回事？我们漕帮怎么不知道？”

魏玉龙道：“教主说漕帮是我们弥勒教的敌人，要我们对漕帮封锁消息，您不知道，并不奇怪！”

郭业狠狠得瞪了孙明延一眼，心说你真是太平日子过久了，一点警觉性都没有了，蜀中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你还蒙在鼓里，是干什么吃的？

不过他转念一想，又有些释然了！假如弥勒教的教主真的是罗迦娑婆，很容易就能查清自己跟漕帮的关系。有心算无心，单方面对漕帮封锁消息，似乎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他说道：“魏少侠有心了，我确实是为了如意杯而来！听说这个如意杯神妙无比，但是如何神妙却是众说纷纭。不知魏少侠能否为我解惑！”

魏玉龙道：“这个如意杯可不得了，谁能喝得了如意杯中水，就能百病全消！长期喝如意杯中的水，还有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之功！我们弥勒教的圣水，就是用如意杯中水稀释得来的！”

郭业道：“如意杯的这些功用，我倒是听说过。不过传得也太邪乎了，不知道是真是假！”

“我告诉您，绝对是真的！我师父师娘为啥会成为弥勒教的护法，就是因为我们的教主用如意杯中水，治好了师娘的重病！”

把普通水放入某种装置中，就可以包治百病了！这不是二十一世纪标准的骗局吗？这番话要是郭业以前听了，肯定会把魏玉龙的这一番话当成无稽之谈！

不过现在，他知道罗迦娑婆确实有些神奇之处，魏玉龙又言之凿凿，郭业对这如意杯的妙处就有些将信将疑了！

见郭业不说话，魏玉龙接着说道：“据说如意杯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喝



了如意杯中水，就能突破瓶颈，武功大进！您这次来，就是为了如意杯这个功能吧！”

这说得也太玄乎了，郭业问道：“如意杯中水如此神奇，魏少侠可曾喝过？”

“这……在下在弥勒教中身份低微，却是没有喝过如意杯里面的水！”

“那退一步说，您可曾见过如意杯？”

魏玉龙脸色一红，道：“也没见过！不过，我虽然没见过，但是我师父见过！我师父总不会骗我吧？”

看来魏玉龙也是道听途说，郭业大失所望，同时也对传的这么玄乎的如意杯的作用也有所了解了！

先不说如意杯有没有传闻的那么厉害，起码肯定不是装进普通水，然后一晃悠，就变成神水了！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道道！甚至很有可能，所谓的如意杯仅仅是个噱头，真正起作用的是其他的东西！

郭业道：“我越来越对如意杯感兴趣了，咱们这就走吧！事成之后，自然就会把你老婆还给你！”

魏玉龙闻听此言，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自从对上了这个孙大明，他就一直吃瘪，一步一步走来，连自己的老婆都输了！直到现在，他才占有了一丝主动！

他摇了摇头，道：“孙先生，这个条件可不成！既然您是要图谋我们教主的如意杯，那我给您带路，无疑就是背叛了我们弥勒教！事成之后，您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却要面对弥勒教无穷无尽的追杀。稍有不慎，就得死无葬身之地！我给您带路是个死，不给您带路也是个死，我又何必帮您的忙呢？”

郭业一听就明白他的意思了，他冷冷一笑，道：“不知魏少侠还有什么其他的条件？难道您还想打我身后这个美貌丫鬟的主意？”

“不敢！不敢！”魏玉龙连连摆手，道：“人贵有自知之明。我不知道，孙大明是不是您的真名实姓，但是能有四个绝顶高手做手下，您的身份肯定比我魏玉龙高得多！借给我一百个胆子，也不敢打您身边人的主意！”

“这还差不多……那你是有其他的条件？”

“我的身份怎么敢跟您谈条件？只是此事过后，弥勒教我是待不下去了。您能不能大发慈悲，允许我魏玉龙在您鞍前马后效力！”

他这一番表态，把郭业一肚子话都堵在了嘴里。就好像鬼子抓住了地下党，把老虎凳辣椒水都准备好了，正准备严刑逼供呢，结果人家来了一句，“别来这一套！咋不用美人计呢，俺全招了！”

这小子的话，能不能相信？

郭业道：“魏玉龙，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事成之后，我给你一笔钱，你拿着这笔钱，就可以带着你老婆远走高飞，做一个富家翁毫无问题！又何必跟在我身边受拘束呢？”

“男子汉大丈夫，自然应该建功立业，岂能老死于床第之间？”

这话说得慷慨激昂，但是郭业明白，这个魏玉龙就是一个武功低微版的秦英！

以郭业的身份，这种人早就入不了眼了，但是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便含糊其词道：“那就要看你这次的事情办得如何了！办的好了，一切都好商量！办的不好，嘿嘿……”

“您请放心，这件事我一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有了魏玉龙的投降，去见天福和尚的事，反而没那么着急了。不管怎么说，去的也是弥勒教的老巢，郭业带着四大绝顶高手全身而退，问题不大。但是要想把天福和尚抓住问罪，就得看运气了。

之前狠狠得威逼魏玉龙，是怕夜长梦多。现在既然他都主动投降了，自然就可以从容布置。

假如弥勒教的教主真的是罗迦娑婆，郭业和空空儿和精精儿以及秦英都是和罗迦娑婆照过面的，被认出来了可就麻烦了，得乔装改版一番！

可惜的是，漕帮真没有这种专业的人才，秦英等人对于易容一事也是一窍不通。最后还是魏玉龙出了一个主意，让他们四人都把头发披散开来，脸上画的花花绿绿的，对外声称，是魏玉龙在山区收的野人！

蜀中多山，野人的传说，就算到了二十一世纪都层出不穷。魏少侠出身名门正派，福缘深厚，收了四个野人为仆，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情了！其他人都只有羡慕的份儿，绝不会胡思乱想！

至于法琳和尚就更好办了，就以本来的面目出场，反正他投靠郭业的事都没有人知道。

一切都安排妥当，郭业才问道：“你们弥勒教的保龙会，到底在哪举办？”

“就在陇西县！”

郭业听了一愣，擦！不是冤家不聚头，这不正是我的老家吗？

## 第1522章计划赶不上变化

陇西县城。

郭业故地重游，自然是一番感慨。穿越大唐，陇西县小衙役，就是他仕途的起点。回想当初在县城收城门税的日子，真是仿如昨日！

转眼间陇西县的小衙役，已经变成了大唐的秦国公礼部尚书，还真是人生无常，世事如戏！

在魏玉龙的引领之下，众人来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院之前！

“咚咚咚！”魏玉龙轻声叩打门环！

门打开一条缝，一个小脑袋钻了出来，道：“师兄！你回来了！！”

魏玉龙满脸堆笑，道：“是我！快把门打开！”

吱呀一声，门开了，走出一个七八岁小女孩来。她往魏玉龙身后看了一眼，就是满脸的失望，道：“席师姐呢？她说要给我带好吃的呢！”

“呃……你师姐还有别的事儿，要晚些日子才能到！先别说这些了，你快进去跟师父说一声，有贵客来访！”

小女孩的脸当时就耷拉下来了，轻声哼了一声，转身回转院内！

一会儿功夫，就走出来一个中年大汉，道：“何方高人到此？岳某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魏玉龙赶紧上前引荐，道：“师父，这就是名满江湖的一眼佛，法琳老前辈！”

不得不说，法琳的名声的确不怎么样！岳青山激灵灵打了个冷战，道：“原来是一眼佛前辈！在下岳青山，这厢有礼了！”

法琳面色阴沉，道：“不敢！岳大侠身为弥勒教的护法，位高权重！贫僧不过是一个退出江湖多年的老和尚罢了，不敢当您如此大礼！”

论江湖地位，法琳比岳青山高得不是一点半点。他这么说，纯粹就是挤兑岳青山呢！岳青山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话！他面色尴尬，道：“前辈此言，实在是折杀岳某人！呃……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前辈随我来！”

被法琳这么一吓，岳青山也顾不得问郭业几个人的底细了，都把他们让进了屋内！

法琳和岳青山分宾主落座。郭业等人却是没有坐的资格，和魏玉龙一起，侍立在了岳青山的背后！

尽管场面上自己这边人数占优，但是岳青山丝毫不敢掉以轻心！他明白，自己跟徒弟捆一块，也打不过人家法琳和尚的一只手！徒弟身后的几个人，虽然不知是什么来路，但是跟着自己的徒弟混，估计身手也不咋样，指望不得！

他小心翼翼得问道：“不知前辈今日前来，有何贵干？”

“哼！”法琳和尚一撇嘴，道：“老僧今日，是有事来求岳大侠了！”

“前辈说笑了，岳某人才疏德薄，能有什么事情能给老前辈帮上忙？”

法琳眼睛一瞪，道：“老僧今天前来，不是求你岳大侠帮忙，而是求你不要给我找麻烦！”

岳青山有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前辈何出此言？晚辈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招惹您呀！”

“不敢？”法琳一指魏玉龙，道：“不是你派这小家伙去找漕帮的麻烦？”

“漕帮跟您有关系？”

“那是当然。老僧多年以前就是漕帮的供奉了！你岳大侠倒好，派出徒弟，去漕帮敲诈勒索！老僧不得已，才舍了这张老脸，求岳大侠高抬贵手！”

岳青山好悬没吓尿了，道：“老前辈，我确实不知道您跟漕帮有这个关系呀。我要是知道了，借给我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得罪漕帮！”

“这么说来，岳大侠是给我这个面子了？”

“什么面子不面子的，应该说让我岳青山唯您老之命是从，您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您让我打狗我绝对不敢骂鸡！”

法琳和尚点点头道：“那我要是让你脱离弥勒教呢？”

“这……”岳青山的脸刷的一下，就变了颜色，道：“大师何出此言？”

“这还用问吗？有道是一山不容二虎，蜀中之地，却是漕帮和弥勒教并存！贫僧既然收了漕帮的供奉，自然就应该漕帮对付弥勒教了！岳大侠，咱们是敌是友，您一言而决！”

岳青山受了天福和尚的大恩，更重要的是入教多年，早已受了弥勒教的洗脑，怎能答应叛教？但是让他当场拒绝法琳老和尚，他还真没那个胆子！

他眼珠一转，道：“大师，您这么办可有些不大妥当！弥勒教供奉的可是弥勒佛祖！说起来，还是佛门一脉！您也是佛门弟子，还有个名号叫做佛门护法。算起来，咱们弥勒教才跟您是一边的。你不能帮着外人欺负自己人呀！”

老和尚眼睛一瞪，道：“你也知道贫僧是佛门护法？你可知道贫僧平生最恨什么人？”

“岳某不知！”

“贫僧最恨的就是打着我佛门的旗号，愚弄百姓之人！你们弥勒教既不修庙宇，又不出家为僧，只知哄骗百姓的钱财！这哪是佛门一脉？分明是邪教敛财！为了佛门的名声，贫僧才正要清理门户！”

“前辈此言差矣！”事关弥勒教的声誉，岳青山也顾不得害怕了，道：“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世间寺庙虽多，但是您见哪个寺庙，有真佛降世，普渡众生？我们弥勒教虽然不修庙宇，却有种种神迹出现！到底谁才是佛门正统，不是一望可知了吗？”

法琳和尚晒然道：“一派胡言！你们所谓的神迹不过是蒙骗百姓的江湖手段罢了！贫僧行走江湖多年，岂能不明白这个？在我面前说这些，无疑是班门弄斧！”

“大师，您又错了！岳某不才，在江湖上也薄有名声！岳某愿意亲自作保，弥勒教的神迹全是真的！有很多是岳某亲眼所见！”

法琳听了这话，有些迟疑，道：“岳大侠，贫僧为什么叫一眼佛，想必您也清楚。你可知道欺骗老僧的后果是什么？”

“岳某但有一句虚言，甘受前辈处置！”

“这样呀……”法琳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老僧学佛多年，还从来没有见过佛祖显灵！如果你教中的弥勒佛祖果然灵验，贫僧……贫僧愿意加入弥勒教，把弥勒教发扬光大！”

“太好了！我弥勒教有了老前辈，真是如虎添翼！”

“别高兴得太早！贫僧的意思是，你们弥勒教真有佛祖显灵，我才加入！现在，就带着我去见你们教主吧！”

岳青山迟疑道：“前辈愿意加入我们弥勒教，我们当然是求之不得，欢迎直至！至于见教主么？咱们还需从长计议！”

“怎么？难道以老僧的身份，还不配和你家教主见面？”

“晚辈当然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怕我入了弥勒教，就把你的护法之职顶替了！不必担心，老僧都这么大年纪了，早就不慕名利，只有一颗向佛之心！”

“前辈误会了，和岳某人无关，实在是教主现在不方便见您！”

“你这是什么话？”法琳和尚怒道：“你那个徒弟魏玉龙都跟我说了，天福和尚最近要举办一场大会，叫什么保龙会，宴请三山五岳的好汉！他那么多人能见，怎么就不能见我？”

岳青山苦笑一声，道：“您得到的那个消息已经过时了！现在，这个保龙会，已经取消啦！”

“啥？取消了？”

## 第1523章不打自招！

法林和尚道：“原来贫僧觉得自己就够无法无天的，现在才发现自己乃是井底之蛙，你们弥勒教才是真牛逼！这么大的盛会，说举办就举办，说取消就取消，真是视天下英如无物，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不错，对我的胃口！”

岳青山苦笑道：“前辈，您误会了，这个保龙会，不是我们弥勒教不想办了，实在是办不得了！”

“到底怎么回事？”

“从长安城传来消息，秦国公郭业要回陇西县接他老爹的骸骨回长安。这么大的官到陇西县来，地方上早就惊动起来了。不论城里城外，到处都是眼明手快的官人，明察暗访，找咱们这些江湖人的麻烦！好汉们稍有不慎，就被塞进到大牢里了！您说咱们把保龙会办在这里，不是自投罗网吗？”

法琳口中啧啧有声，道：“让我说你们什么好呢，怎么这么死心眼呢？陇西县盘查得严密，可以在别的地方办嘛。咱们弥勒教的势力这么大，在蜀中随便找个地方就能把保龙会给办起来了，何必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得罪天下的英雄？”

听了这话，岳青山踌躇了半天，谨慎措辞道：“呃……其实在下也是这么想的，怎奈教主大人不同意！据教主所言，陇西之地，最为接近佛祖，如意杯在此地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到了别的地方，就会事半功倍！为了不让众位英雄失望而归，这个保龙会必须在陇西举办！”

对于这种神棍理论，法琳也是干瞪眼没辙，道：“不办就不办了吧！不过你们教主再繁忙，见贫僧一面的功夫总是有的吧？”

岳青山面露难色，道：“教主吩咐下来，最近一段时间，不见外客！”

法琳和尚冷笑道：“一段时间是多久？是一天，一个月，还是一年？岳大侠，您这番推托之言，说得可不怎么高明！”

“前辈息怒，用不了那么久！其实这事不是明白着吗？教主的意思是，现在官府盘查得严密，咱们弥勒教就要低调行事。什么时候国公郭业走了，教主自然就可以见客了！”

“这么说来，你们弥勒教是怕了郭业了？”

“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们弥勒教是不想跟官府有无谓的冲突，可不是怕了郭业！”

老和尚面色狰狞，道：“你们弥勒教不想跟官府有无谓的冲突，那你们想不想跟贫僧有无谓的冲突？”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从今天开始，只要我一天见不到天福和尚，贫僧就杀一个弥勒教中人！贫僧倒要看看，天福和尚能忍到什么时候？”

岳青山道：“我们弥勒教众近百万，大师是杀不绝的！”

“弥勒教贫僧是杀不绝，但是……嘿嘿！”法琳微微一笑，道：“从哪杀起，可是大有讲究！岳大侠，听说您全家都是弥勒教徒，就从您家里开始吧！您放心，贫僧不是不讲情面之人，我会把您留在最后杀的！您说，我第一个该杀谁呢？”

“你……”

“有些话不好说出口是吧？贫僧明白了！人到中年三大喜事，升官发财死

老婆！您是不是想贫僧帮您把老婆给宰了呀！您放心，没问题！”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就是您那可爱的女儿了！唉，也不知道她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么小，就得不到父亲的宠爱！小姑娘，别怪贫僧心黑手狠，这可都是您的父亲让贫僧干的！”

说着话，老和尚站起身来，就往门外走去！

岳青山连忙起身欲拦，刚一接触老和尚的袖子，就觉得一股大力传来，噔噔噔倒退几步，一个控制不住，来了一个屁股蹲！

这可不是因为岳青山这个一代大侠是个花架子，下盘不稳，实在是老和尚的武功太高了，有意给他个难看！

这一摔把岳青山给彻底得摔醒了，弥勒教再重要，也没有自己的家人重要！自己是为了家人，才加入了弥勒教！可不能为了弥勒教，把家人都赔进去！

岳青山忙道：“大师别走！我服了！您怎么说就怎么办！”

“识时务者为俊杰！岳大侠您做出了一个英明的决定！”

岳青山苦笑道：“前辈，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护法。为您传信当然可以……他到底见不见您，我可说不好！到时候事有不谐，您可别怪我！”

魏玉龙道：“师父，这个不难，教主只是不见外人，让老前辈成为自己人，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自己人？”

“对呀！您是弥勒教的护法，难道还没权力引荐一个人入教？只要您一点头，大师不就成了咱们自己人了吗？”

“很好！看来师父真的老啦，还是你想得周到！”岳青山狠狠得拍了拍魏玉龙的肩膀，又接着说道：“前辈，现在教主大人并不在陇西县城。晚辈先处理一下家中的事情，明日一早就和您一起动身，求见教主！要不……晚辈安排一个房间，您先休息一下？”

法琳和尚毫不客气地说道：“如此甚好！”

好不容易把法琳和尚安排妥当，岳青山才有机会找魏玉龙的麻烦！

他面沉似水，道：“真是我养的好徒弟，给师父请来了这么一尊大佛！你说该让为师怎么感谢你呢？”

魏玉龙赶紧跪倒在地，道：“弟子贪生怕死，被一眼佛逼着来找师父的麻烦。要不是师父应付得当，后果不堪设想了！千错万错，都是徒弟的错。您要杀要剐，徒弟都毫无怨言！”

他这么干净利落的认错，岳青山反而不好追究了。他自己不也在法琳的逼迫下，要带法琳见教主吗？

岳青山长叹一声，道：“起来吧！法琳和尚武功太高，为师尚且不敌。你被他逼迫，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只是恐怕法琳和尚要见教主的动机，并不是要加入弥勒教，而是欲对教主不利。你我师徒二人，都要成为弥勒教的罪人！”

魏玉龙道：“师父，你这真是杞人忧天！教主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对于一个小小的法琳和尚，还不是手到擒来？”

“唉，这种话不过是咱们传教时候的夸大之语，你怎么当真了？教主要是真那么厉害的话，早就进长安城当皇帝了，还用得着在蜀地传教？”

魏玉龙道：“既然教主并没有那么厉害，说明这弥勒教也就那么回事。以咱们师徒俩的本事，天下都可以去得！师父您又何必对弥勒教愚忠？”

“休得胡言！教主有许多神异之处，恐怕真的跟仙佛有些往来……教主到底有多少实力，能不能打败法琳和尚，我也不清楚。不过，收拾咱们师徒还是没问题的。难道到时候，咱们还能指望一眼佛的庇护吗？”

“那您说该怎么办？”

“你这就动身去见教主，把法琳和尚的底细，都告诉他！到底如何应付，就是他老人家的事情了！”

“教主到底在哪？”

“就在城外不远的东泽乡，小佛庄！”

“好，弟子这就动身！”

“等等！你身后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怎么为师从未见过？”

“师父，你问他们呀……”

“啊！”

“他们……和法琳是一伙的！”



## 第1524章有其徒必有其师

就在岳青山一愣神的功夫，秦英已经对岳青山下了黑手，有心算无心之下，一招治敌！

岳青山满脸震惊之色，对魏玉龙道：“你……你背叛了我！”

魏玉龙脸上毫无愧疚之色，道：“师父，话别说得那么难听。什么叫背叛呀？咱们这叫两国相争，各为其主！我已经投靠了这位……”

他一指郭业，接着说道：“这位孙先生。孙先生对咱们教主的如意杯很感兴趣！我当然要尽心竭力得为孙先生谋划！”

岳青山道：“这么说来，他们四个都是汉人？脸上这幅花花绿绿的装扮，都是为了掩人耳目？”

“不错，正是！”

“那我问你，你那席师妹现在何处？是不是遭了你的毒手？”

“那怎么会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师妹自然是和我一同投靠了孙先生了！”

“不可能！碧竹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心思单纯，最是老实不过，绝不会背叛为师！而且，既然她已经投降，为什么不跟你一块过来？”说到这里，岳青山声色俱厉，道：“你是不是把师妹害死了！”

“那怎么可能呢？一日夫妻百日恩，我怎么会害死师妹？师父跟您说实话吧，师妹不肯投降，现在还在漕帮之内！”

其实不是席碧竹不肯投降，而是魏玉龙根本就没问！他刚刚卖身投靠，为了安郭业的心，总得有什么把柄在郭业手里边攥着吧。把老婆交给漕帮，就相当于他的投名状！郭业对此也是心照不宣。

岳青山恨声道：“原来你不但背叛了为师，连你自己的老婆也出卖了！别说漕帮了，就是官府的女监又有什么王法了？她既然被漕帮捉去，恐怕……恐怕……”接下来的话太脏，岳青山作为长辈，却是说出口了！

他这么一说，魏玉龙心里边也有点犯嘀咕，但是场面上可不能落了威风，道：“那怎么可能？我既然投靠了孙先生，就跟漕帮是自己人！漕帮的人就是再凶残，也不敢对她下手！”

说完了，魏玉龙自己都有些不自信，扭头问道：“孙先生，您说我说得对不对？”

这种事情可不能开玩笑，郭业正色道：“岳大侠，我可以保证席女侠的安全！”

“保证？你拿什么保证？莫非你是漕帮帮主孙明延？”

魏玉龙道：“他不是孙明延，却是孙明延的大哥孙大明！”

“哼哼，什么孙大明，没听说过！就算他真是漕帮帮主的大哥，难道还能为了一个女子，和他兄弟翻脸？真是笑话！我说玉龙，你这次恐怕是赔了夫人……”

怕他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郭业赶忙阻止道：“岳大侠，别再说了！事到如今，您就别操心您的女徒弟了，还是多担心担心自个儿吧！”

岳青山道：“一眼佛也是你们的人吧？老夫技不如人，落到你们的手里无话可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郭业冷笑一声，道：“岳大侠，您现在充英雄是不是晚了一点？你在法琳

和尚面前装孙子，我们都看在眼中。怎么到了我孙大明面前，您就宁死不屈了呢？”

“哼哼，不用你猫哭耗子假慈悲！你们要打天福和尚的主意，在下的唯一价值，就是说出教主的下落！现在教主的下落你们已经知道了，莫非在下讨饶，你就能饶了我一条性命？反正是一个死，又何必让你看笑话！”

这话表面上是慷慨激昂，实际上已经有些讨饶的意思了！

郭业道：“岳青山，你猜错了，我可没有要害你性命的意思。你也不用妄自菲薄，其实你的利用价值还是很大的！”

“岳某凭生所学，也就是武学一道有点名堂，但是你们已经有了一眼佛，刚才制住在下的这位，武功也是震古烁今！我实在想不出，岳某还有什么值得您贪图的！”

郭业微微一笑，道：“我的手下，自然不缺武功高强之人！我看重的不是您的武功，而是您的身份！你身为弥勒教的护法，对我当然有大用！明白说了吧，我要用你取代天福和尚，成为弥勒教之主！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提拔岳青山为弥勒教之主，郭业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弥勒教牵扯的人实在太多了，若是直接调动官方的势力剿灭，恐怕要杀个尸山血海！

在自己的老家搞大屠杀？郭业还没这么硬的心肠。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任命一个心腹之人，掌管弥勒教，慢慢在内部把弥勒教给瓦解了！

用魏玉龙？不行，他太年轻了，在弥勒教内威望不足，不能服众，搞不好还会弄巧成拙。等见到了岳青山，却是令郭业眼前一亮！这家伙有家有口的，最好控制，在弥勒教内的身份地位也足够高，正是这项任务最好的人选！

岳青山听了这话，却不领情，他冷笑一声，道：“弥勒教近百万教众，单凭你们几个人，图谋教主的如意杯，还有一定的可能成功！但是要想窃取弥勒教的权柄，实在是不自量力！”

郭业摇头道：“不是我们要窃取弥勒教的权柄，而是我们要帮助你窃取弥勒教的权柄！”

还有这好事？岳青山先是一喜，然后又摇了摇头，道：“四大护法之中，我和夫人的排位最低！论权势，我们夫妻二人掌握的势力，就是加在一块，也不敌不过大力魔神张明达和火太岁匡宏芳！就算有你们帮忙，这件事也没那么容易！这不是武功高就能办得到的！”

郭业微微一笑，道：“谁告诉你，我只能提供给你几个高手呢？”

“难道您要动用漕帮的势力？”岳青山想了一下，道：“还是不行！动用外面的势力，压制教内的兄弟，弄不好反而会适得其反！”

“动用外面的势力是肯定的，但是不是漕帮，而是……官府！”

岳青山眼前一亮，道：“官府自然是可以，不过要是县里这一级就有些勉强，要是能得到府里一级的支持，还差不多！不知，您的势力……”

“府里？你小看我了！”郭业道：“你可知道我的真正身份是谁？”

“您不是漕帮帮主的大哥？”

“那不过是我为了掩人耳目，虚构出来的身份罢了！不怕告诉你，我就是令你们弥勒教惧怕不已，退避三舍的，大唐礼部尚书、平阳郡公，郭业郭子仪！”

岳青山大惊失色，道：“此言当真！”

“当然是真的！”帘栊一条，法琳和尚走了进来！

魏玉龙恍然大雾道：“我明白了！我全明白了！我一直都奇怪，是什么样的绝顶高手，能把一眼佛收为手下！原来您依靠的不是武功，而是权势……”

郭业道：“绝世武功算什么？俗话说得好，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你们这么好的身手，不为国家出力。反而流落江湖，组成什么弥勒教，实在是误入歧途！只要岳大侠愿意投降，我不光能保你做弥勒教的教主，还能保举你一个出身！高了不敢讲，七品的致果副尉还是没问题的！”

功名利禄最为诱人，岳青山怎会例外？他当即跪倒在地，道：“秦国公在上，请受岳青山一拜！从今往后，我姓岳的，这一百多斤，就交给您了！上刀山，下火海，您一句话，我岳青山万死不辞！”

“岳大侠，快快请起！”郭业以手相搀，道：“时间紧急，天福和尚到底在小佛庄有什么布置，还请您速速讲来！”

## 第1525章保龙会的来历

岳青山和魏玉龙这种人，往好里说，那叫大侠。实际上呢，他们还有个小名，那就是贼。

大侠也要吃饭，也要娶妻生子，出去下馆子也要掏钱！那么钱从哪来呢？古代的就业路径就是那么几条。要想不犯法，把这身本事卖出去，最好的出路，就是当官。

但是官哪有那么好当的？

从军吧，他们的这身本事，在军队里面，还不怎么用得上。光靠这些小巧之能，也就是混个没有品级的伙长当当。再往上走，可就不关这身武功什么事了。可一代大侠，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十几个寒暑出来，就只能当伍长、伙长什么的，这性价比也太低了！

不参军，那就当衙役，或者去刑部当差，缉拿捕盗，专业对口，这总行了吧？还是不行！你以为衙役是那么好当的？首先就得身家清白，祖上三代没犯过案，光这个条件，就刷下了绝大部分大侠。普通百姓老老实实过日子，谁没事舞枪弄棒的？

光身家清白还不行，你还得有钱有势！衙役这个行当也不是人人能当的，需要钱财打点就别说了，关键还得人家衙门里有空缺的编制！衙役这个行当，都是父传子、子传孙，世代相传的。你一个外人，没有势力想要横插一杠子，混入国家公务员的队伍，做梦！

想当初郭业能当上衙役，吴秀秀家可是费了老鼻子劲了！

不当官，那就还剩下两条路。一个就是给有钱人看家护院，另外一个就是开练武场子，靠教人武术赚钱。这两样，赚的就是辛苦钱，而且来钱也慢！大侠们是耐不住这个寂寞的！

所以，大侠们为了维持体面的生活，如果不能进入朝廷的话，绝大部分就只能做一些违法的勾当了。比如说抢劫富户，然后说自己是侠盗！比如说敲诈勒索，美其名曰劫富济贫！

像秦英这种贩卖阿芙蓉，就算里面比较有技术含量的了！这年头又没有禁毒法，人家打得是擦边球！

这样来钱倒是快了，也能过上不错的生活，不过这些大侠也从此算是步入了黑道了。不但自己，而且子孙后代，都无法进入主流社会。

正是因为大侠们都混得这么惨，郭业才能随身带着四个绝顶高手，勾一勾小指，岳青山大侠纳头便拜！

有郭业许诺了官身，岳青山的精气神整个都不一样了，弥勒教再厉害，能有朝廷厉害？别说天福和尚未必跟佛祖有关了，就算天佛和尚和佛祖下凡又怎么样？中原佛门被李二陛下欺负成那样了，也没见佛祖出来呛声呀？

在中国人眼中，佛祖大还是皇帝大，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岳青山整理了一下思绪，道：“启禀大人，小佛庄原来不叫小佛庄，原来叫小王庄。因为庄内的人大多姓王而得名！后来小王庄的人都信了我们弥勒教，就把小王庄的名字给改成小佛庄了！”

郭业摇头道：“我要听的不是这个！现在要问你的是小佛庄到底有多少人？除了庄内的村民，你们弥勒教还派了多少人护卫你们教主？”

“小佛庄庄内的村民大概是两千人！教法力高深，一向是独来独往。即

便是在弥勒教的地盘上，也只是有几个使唤人，真正的护卫没几个。不过，您来得不巧。这几日小王庄有一件大事，来得江湖人不少。咱们要在小王庄拿人，恐怕没有那么方便！”

“什么大事？”

“咱们弥勒教的保龙会虽然不办了，没来的人肯定就不会来了。可还有很多提前来得呢，也不方便一下子就把人撵走！正好有一对侠侣，男的叫王思榜，女的叫任千娇，私定了终身。咱们弥勒教就打算帮他们在小王庄办一场喜事。顺便宴请前来捧场的各位豪杰！”

法琳道：“这么说来，只要到了小王庄就能见到你们教主？那你刚才还欺骗贫僧，教主不见外客！”

岳青山满脸尴尬，道：“我这不是怕您对教主不利吗？刚才都是推托之言。咱们现在都是自己人了，您就别较真了！”

郭业一摆手，道：“不说那些了！我有一件事情还没听明白，你们总提保龙会共商大事，到底想干什么？”

岳青山眼转乱转，迟疑得问道：“您真的不知道？”

“嗯？你是想考校本官？”

“小人不敢！”岳青山赶紧解释道：“这个‘保龙会’说起来，可是十分的大逆不道！小人参与其中实在是迫不得已，您可千万别当真！”

“废话少说！你快点说说这个保龙会是怎么回事？”

“那……我可就真说了！”岳青山受逼不过，这才娓娓道来：“这事不光江湖上，百姓之中也有些传闻！都说咱们现在的大唐天子，在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霸嫂不说，最近一时心情不爽，竟然还弑父了！外面都说……”

说到这，岳青山不敢往下说了，郭业道：“外面说什么？收起你那点小心思，给我从实讲来！”

“外面都说看陛下这架势，跟隋炀帝也差不多！大唐眼下看着天下太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刀兵四起，天下大乱……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我们弥勒教决定保龙！并且号召天下英雄一起保龙！”

听到这里，郭业大感奇怪，道：“听起来，你们弥勒教是在干一件好事？怎么说是大逆不道？”

“呃……我们弥勒教要保龙，保的可不是当今天子！俗话说得好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我们就算能保大唐天子的安危，也管不住当今天子胡作非为呀！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要保一位皇子登基！”

他说到这里，郭业眼前不由得浮现出了中二少年李佑的身影！莫非这件事，也有李佑的参与？想当初张亮被李佑的母亲阴贵妃叫去，回来之后就神思不属，他们究竟谈了些什么？

不过，当时李佑可是吃了长生不老丹的，要不是张三，这小子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尽管得到了及时的救治，李佑现在也还昏迷不醒！

无论说他和神僧罗迦娑婆有勾结，还是说这个保龙会是他办的，都有些说不过去！

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

郭业问道：“你们要保的那位皇子，就是燕王李佑吧？”

“您都知道了？”

“这还用知道？现在大唐的皇子里面，只有燕王李佑可能接班，其他人最

大的才五岁！你们保龙，不保他保谁？”

“郭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小人佩服之至！”

郭业皱眉道：“先别拍马匹了！我就奇怪了，你们想要投靠燕王李佑，人家也得接受呀！李佑贵为亲王，什么样的人招揽不到，还需要你们一帮乌合之众？再说了，李佑现在身中剧毒，生死未卜，你们保他这前途也不怎么光明呀！”

“还有这事？”岳青山脸色微变，道：“我们都不知道呀！我们教主……啊，不，天福和尚说，燕王人品贵重，德行深厚，一看就是一个有道的明君！更重要的是燕王与佛有缘，得到了佛祖的启示，已经私下里封天福和尚为国师，并且答应登基之后，就封我们弥勒教为国教，所有参与保龙会之人，都算开国功臣，公侯万代，封妻荫子，都不在话下！”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种口号也就是蒙骗一下没见过世面的江湖人罢了，郭业这种高级官僚，一眼就看出这份口号十分的不靠谱！

郭业可没那闲工夫跟岳青山解释大唐的官制，接着问道：“那你说那对侠侣成亲，是在什么时候？”

“就在明天！”

“好！明天咱们就借着贺喜为名，进入小佛庄！我倒要看看，这个天福和尚，到底是何许人也！”

## 第1526章王老鳊

王老鳊今年四十岁，大唐益州陇西县小王庄人。

他人如其名，最是老实不过，三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一辈子没出过远门，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就是东流乡的大泽村，因为那里是他婆娘的娘家，三节两寿的，总得去拜望一下。

他每日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虽然辛苦了一些，但是也能混个温饱。能吃饱饭，有一个不算难看的娘子，膝下还有一双儿女。王老鳊对于自己的日子很满意，恨不得这样的生活可以持续到永远。

不过，天不随人愿，王老鳊平静的生活，几年前就被打破了。

先是隔壁寡妇李婶子家的小子得了一种怪病，眼看就要一命呜呼！紧接着村里就来了几个怪人，僧不僧道不道的，说是弥勒教的人。这几个弥勒教中人，拿出了一杯水，说是弥勒教的圣水，给李婶子的儿子服下，没过半天，李婶子的儿子竟然能够下地了！

这个事情顿时轰动了全村，都以为遇到活神仙了！那些弥勒教中人趁机传教，全村一下子就有一多半人入了这个弥勒教！

王老鳊从不惹事，对于这个教那个教的也是敬而远之，所以就未入弥勒教！这可就捅了马蜂窝了，先是三天两头有人过来传教，这还好应付。接下来，就有人往他家门前泼大粪，毁坏他的庄稼了！没办法，王老鳊不得已入了弥勒教！

入教就入教吧，反正生病了还有免费的圣水喝，似乎没什么不好。可是后来的圣水就不怎么灵验了，得了病，有人喝圣水就好了，有人喝了圣水，死了。弥勒教的人解释说，心诚则灵！那些死了的人就是对佛祖不诚信，圣水才没起作用的。

可问题是，难道以前李婶的儿子之前根本没信弥勒，怎么病也好了？王老鳊心里面犯嘀咕，嘴上却不敢反驳！

又过了一两个月，信了弥勒教的坏处显现出来了！村里弥勒教的管事，传下来教主的法制，所有信徒，收入的三成，要交给教里！这可是比朝廷的税还重！交了这三成粮食，自己的老婆孩子就吃不饱了！

可是此时，弥勒教的势力已经非常庞大，别说王老鳊了，就是一般村民，对此也是敢怒不敢言，连弥勒教的坏话都不敢说！至于胆子大的……现在已经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了！

如果说这些，王老鳊还能忍受的话。前几天的一件事情，他可再也忍不了了。

最近不知怎么回事，村里出现了许多陌生人！这些人腆胸叠肚、舞刀弄枪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本来这也没什么，惹不起咱还躲不起吗？全家老幼窝在家里几天，等这股乱腾劲下去再出来！

谁想到，祸从天降，有个大汉喝醉了，冲入了他的家中，把他的小女儿给糟蹋了！

王老鳊再老实也忍不了这口气，就去找弥勒教的管事主持公道，这是他认识的最有权势的人了。没想到弥勒教不仅不帮他出头，还警告他不准惹事，更不准把此事宣扬出去，否则全家性命不保！

这还有天理吗？这还有王法吗？王老鳊平生第一次产生了要出远门的愿

望，我要找官府，我要找皇帝给我报仇——陇西县城是怎么走着来着？

当天夜里，王老蔫怀里揣上一张大饼，神不知鬼不觉得离开了小佛庄，走上了告状之路……悲剧的是，他迷路了！

经过了两天三夜的折腾，王老蔫才来到了官道之上！此时的王老蔫已经又累又渴，咣当一声，晕倒在了官道之上！

等他再挣开眼睛的时候，却吓了个半死，因为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鬼脸！这张脸上，涂的花花绿绿的，根本就看不清本来面目，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

最吓人的是，这张鬼脸的后面，还有几张鬼脸，另外就是一个和尚了！  
鬼魂……和尚……

王老蔫想起了弥勒教的宣讲，莫非这是到了地府之中，那个和尚就是地藏王菩萨？王老蔫不禁悲从中来，热泪盈眶道：“我这是死了吗？”

眼前的鬼脸晃了晃，道：“死什么死？你这是饿晕了！我一晚米粥下去，就把你给救醒了！”

这个鬼竟然能说人话？

王老蔫擦了擦眼睛，四下里打量，这才发现自己是在一个茶肆之中。茶肆很小，现在只有这么一桌客人。而自己，就是躺在拼起来的两条长凳之上！似乎自己昏迷之前，就离这个茶肆不远？

王老蔫一下子就坐了起来，道：“我没死！你不是鬼！”

“当然没死！我说老头，现在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你有手有脚的，干什么不能混碗饭吃，怎么落得这个田地？”

明白这伙人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王老蔫不能不答！他迟疑的望向那个老和尚，道：“请问这位大师，您是弥勒教的人吧？”

那和尚怒道：“弥勒教算什么东西，老僧是正经的沙门弟子，跟这种邪教没什么牵扯！”

王老蔫这才放心，把自己的经历一五一十得讲来！

不用问，这个和尚和那几个鬼脸打扮的人，正是法琳和尚和郭业等人。

经过一番考虑，郭业决定还是兵分两路。

岳青山和他的老婆白心怡以及魏玉龙一路，先去弥勒教中打探消息。郭业等人则是由法琳和尚带领，以贺喜的名义前往小王庄。反正弥勒教遍请天下的英雄，一眼佛得到了消息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到时候，里应外合，再见机行事！

没想到，半路上出了点岔子，遇到了饿昏了的王老蔫。照其他人的性子，哪管这个老农的死活。最后还是郭业下了死命令，法琳才为王老蔫诊治。

本来人们都对郭业多管闲事有所不满，没想到歪打正着，正好遇到了小佛庄之人。

郭业道：“王老蔫，官府你就不用去了！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看你的穿戴，就知道你的家境就不怎么富裕，你和弥勒教打官司，能赢得了吗？”

“那……难道我家大妮儿就让他们白糟蹋了？恩人，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咽不下这口气！陇西县不行，我就去京城，皇帝老儿总是讲道理的吧？”



“京城离这可有几千里，您走几十里路都会迷路，几千里，您什么时候能走到？”

“那……那可怎么办？”王老蔫被郭业一说，脸顿时就耷拉了下来，双目无神，心丧若死！

郭业道：“官府靠不住，当然要靠大侠！只手仗剑，行走江湖，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大侠，你听过没有？”

“倒是听村里耆老讲古的时候说过……”

“听说过就好！”郭业一指法琳和尚，道：“看见这位老和尚没有，他就是江湖上大一代大侠——一眼佛！您这事，就包在他身上了！”

王老蔫当即就跪在地上，给老和尚磕头，道：“一眼佛大侠，我家的冤屈可就全靠您了！我……我王老蔫也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只能多给您磕头了！”

法琳和尚在江湖上名声不怎么好，这猛然有人把他当大侠看，还真不怎么适应！赶忙把王老蔫扶起，道：“施主放心，那个犯案的小子叫什么，您告诉我，贫僧一定为您报仇雪恨！”

“听说……他叫王思榜！”

“啥？王思榜？”

郭业等人面面相觑，这不是那个马上要成亲的新郎官吗？

## 第1527章一眼佛喜收佳徒

郭业道：“王老蔫，你们小王庄是不是今天有场喜事要办？我听说这场喜事的新郎官就叫王德榜，他就是你的仇人吧？”

王老蔫挠了挠脑袋，道：“好像这些人是要给什么人准备婚事似的，至于新郎官是不是王德榜，咱就不知道了。咱就只过自己的小日子，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法琳道：“那就错不了了，总共几百号人，难道还有同名同姓的？咱们这就赶去小佛庄，把这个王思榜给宰了，给王老蔫报仇！”

郭业眼珠一转，道：“不忙，不忙。王老蔫，咱们给你报仇不难。不过这个仇你打算怎么报？按照《大唐律》，强奸是两年徒刑，罪不至死！我们这就把王思榜给宰了，似乎于理不合呀！”

“这……”王老蔫想了一下，道：“要不就打断他一条胳膊，或者一跳腿，给他个教训。恩公您看怎么样？”

郭业摇头道：“这个还是不怎么好。就算真把他打残了，对你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事传扬出去，你家的女儿还是不好找婆家……这样光能解气，可弥补不了你的损失！”

“那恩公您说怎么办？”

郭业沉吟道：“你不是有个儿子吗？可曾娶亲？”

“唉！”说到这个，王老蔫就一肚子苦水，道：“原来我家的日子还过得下去，可自从信了弥勒教，家中的状况就大不如前了。家里穷，也就说不上媳妇。我那小子都快二十了，还没有结亲！这事也是我的一块心病！”

“这就好办了！”郭业微微一笑，道：“王思榜不是要成亲吗？咱们这就把王思榜的新娘子抢过来，给您的儿子当老婆！您看怎么样？”

王老蔫一拍大腿，“那敢情好！不过……”他迟疑道：“这样……合适吗？”

这个简直太不合适了！无论是在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没有强奸犯要拿老婆抵债的说法。不过郭业的目的并不是这个，他主要是在小王庄捣乱，才提出了这么荒谬的建议！至于帮王老蔫报仇，只是他的借口罢了！

真想帮王老蔫报仇的话，把身边四个人随便派出去一个，就能把这事儿办得漂漂亮亮的，哪用的着郭业亲自出马？

郭业道：“怎么不合适？他把你女儿祸祸了，就赔你一个儿媳妇，此事天经地义，再合适不过了！”

“可是……”

郭业脸一沉，道：“你要是不听我的话也没关系，顺着官道往前走，再走十五里，就是陇西县城了。你自己去县城告状，我们哥几个还有其他的事，就不奉陪了！”

郭业这一撵人，王老蔫当时就没脾气了，道：“别！恩公，我都听您的，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那好！咱们这就去小佛庄，你的事，我们管了！”

……

……

不得不说，王老蔫这路迷得有点冤枉，郭业等人快马加鞭，没用两个时

辰，已经到了小佛庄外。

一行人刚一下马，就被弥勒教的人给拦住了！拦路的两个人一高一矮，都剃了光头，头顶上还有三个戒疤。看起来像是和尚，可没穿僧衣，就是普通百姓的装扮。

这两个人不认识郭业等人，可认识王老鳢。

高个子道：“王老鳢，你这两天死哪去了？为了找你，可把我们这些人忙活坏了！张护法下了死命令，只要一见到你，就赶紧把你抓起来。你别让我们哥俩费事，把手举起来！”说着话，就往这边走来！

积威之下，王老鳢当时就怕得要死，躲到了法琳和尚的身后，道：“大师救我！大师救我！”

法琳和尚高颂佛号，伸手一拦，道：“两位施主，还请稍安勿躁！”

对于法琳和尚，他们倒是客气。这两位被弥勒教派出来守在村口上，自然是有点眼力的。法琳和尚宝相庄严，一身僧衣纤尘不染，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他身后那些人，脸上涂的花花绿绿的，鲜衣怒马，看着也不是善茬！

高个儿道：“大和尚，这是我们小佛庄的事，跟您没关系。还请闪在一旁！”

“阿弥陀佛，这位施主与我佛有缘，已经被贫僧收为关门大弟子。换句话说，这个王老鳢就是贫僧的徒弟。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们要抓贫僧的徒弟，怎么能算与贫僧无关？”

“徒弟？”他们看了看法琳和尚又看了看王老鳢，实在没办法把丰神俊朗的法琳和尚，和一脸苦相的王老鳢想象成师徒关系！

矮个道：“您和他是……师徒？”

“正是！”

“王老鳢可有五十了，看您这岁数……”

法琳和尚无耻地说道：“我佛门讲究的是四大皆空，因果轮回，只重缘法，不论年纪！这位施主，您着相了！”

“您这话说得太高深了，我们也听不懂。这样吧，还请您稍待，我们这就请张护法过来，您跟他念叨念叨！”

“施主请便！”

张明达自从知道王老鳢失踪之后，整个人都不好了。倒不是他怕王老鳢报官，弥勒教势力庞大，早就在官府收买了不少人。大事办不了，但是欺负一个王老鳢还是毫无问题的。

关键是怕王老鳢到处嚷嚷，把王思榜的丑事弄得尽人皆知！那样的话，这场婚礼可就没法办了！教主就在此地，要是让他老人家发现自己这么点小事都张罗不好，自己在弥勒教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无奈何，张明达发动了教中子弟到处寻找，也奇怪了，从没出过远门的王老鳢竟然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听说王老鳢终于找着了，张明达自然是喜出望外，急忙出来查看！

法琳和尚迎了上去，道：“来人可是弥勒教的张护法？贫僧这厢有礼了！”

“不错，我就是大力魔神张明达。你何人？”

法琳和尚道：“贫僧的法号，叫做法琳。不知张施主可曾听说过？”

这个法号，张明达还真没听过！

法琳和尚虽然脾气不好，杀人如麻，但是对佛门还是很忠诚的。行走江湖，从来不报法号，用的是自己的俗家姓名陈官度，怕的是给自己的寺庙招灾。要说一眼佛陈官度，江湖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要说法琳和尚，那就没几个人知道了。

也只有跟了郭业以后，法琳和尚算是披上了一身官衣，才敢把法号报出来！

既然是无名之辈，张明达的胆子就大了！他阴阴一笑，道：“和尚，我不管你是路见不平想管管闲事也好，还是真特么的读经读傻了要收这个王老蔫当徒弟。识相的，赶紧给我滚开，该干什么干什么去！要是不识相的话，哼哼……可别怪我张明达不客气了！”

法琳和尚面色阴沉，道：“莫非这就是你们弥勒教的待客之道？”

“客人？你也配？”张明达道：“咱们弥勒教招待的是三山五岳的英雄好汉！你这个和尚，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凭什么跟我们弥勒教交朋友？”

法琳和尚不报一眼佛的名号，就是为了砸场子的，闻言哈哈一笑，道：“这么说来，你是要见识见识老和尚的本事了！”

## 第1528章郭子仪力压群雄

张明达拉了个架势，道：“来吧，你家张爷爷让你三招！”

法琳和尚还没说话呢，郭业插嘴了，道：“你？大力神魔？”

对于这个满脸乱涂的野人，张明达就更看不过眼了，冷哼一声，没有回答！

郭业道：“力气？比比？”

“卧槽！你一个野人也想跟我张明达比力气，实在是自不量力！”

郭业道：“不比！你，后悔！”

“还反了你了……”

张明达一跃而起，劈手一拳，向郭业打来！

郭业闪身躲过，还没等还手呢。空空儿和精精儿乃至秦英一拥而上，三下五除二就把张明达给打倒了。不算郭业，那三位都是绝顶高手，单挑对付张明达，都是手拿把攥的，何况是群殴呢！

四个人把张明达架起，郭业道：“不比力气，把你撕了！你……怕不怕？”

张明达现在整个人都是蒙的，自己在教中的武功那也是数一数二的。行走江湖，也算是一流的好手。怎么眨眼间，就被打败了呢？

虽然说好汉难敌四手，可是这败的也太快了吧！

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个的时候，几股大力传来，眨眼间就有性命之忧，他赶紧道：“别！千万别撕！众位哥哥，手下留情！”

众人这才把他放了下来！

张明达活动了一下身子，抱拳拱手，道：“众位，我承认你们有两下子。不过你们四个打一个，不是英雄所为，我张明达不服！有种咱们单挑！”

法琳和尚微微一笑，道：“单挑？也好。贫僧这五个人，您随便选，只要您随便打赢了一个，贫僧掉头就走，再也不管张老蔫之事！”

张明达看了看这五个人，老和尚是领头的。肯定最厉害，不能选他。这个要和自己比力气的，对自己有信心，肯定武功也不错。那个大脑袋，奇人必有奇相，也不好惹。那个瘦小子……似乎在这里面是最好欺负的！

他用手点指精精儿，道：“我和他比！”

精精儿哪会怕他？也不答言，飞起一脚，直奔张明达的面门！这一招平平无奇，是个练家子都能使出来。但是精精儿与众不同的是，他这一脚太快了！

“啊～～”

张明达见到精精儿出招，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哎呀一声，以手遮面，被精精儿蹬了个结结实实！

幸好，精精儿虽然速度快，但是力气不大！张明达被蹬得退后几步，扑通一声，跌倒在地！

弥勒教大护法张明达，在精精儿面前，没走一招，就一败涂地！

当然，这不是说张明达跟精精儿的武功就差那么多。精精儿招式奇快，但是力量不足。而张明达呢，绰号是大力神魔，虽然敏捷不够，但是力大无穷，更关键的是他还有一身的横练功夫。精精儿打人家一下，人家没受什么伤。但是张明达要是真给精精儿一下，精精儿可受不了！

真要是生死相搏，没有几十个回合，精精儿别想取胜。一时大意之下，兴许还会被张明达翻盘。但是这种点到即止的比武，精精儿太占便宜了！

张明达满面羞红，知道自己这算栽了跟头了！这几位的武功到底有多高，他不知道，但是起码都不在自己之下！唯一有希望找回场子的，似乎也就是比力气了！他绰号大力神魔，比力气可从来没输过！

他点指郭业，不敢说比武，道：“你要比力气？”

郭业点头，晃了晃自己的肱二头肌，示意自己膂力不凡！不过效果吗，真不咋样！郭业的天生神力，是穿越福利，由不知名的力量造而成！身材可是没多壮实，只是不单薄罢！用这个架势，可吓不倒张明达！

张明达道：“既然如此，众位里面请！”

这里发生的事情，没法保密，转眼间就在小佛庄传开了！这帮江湖人，都不是什么善类，没事还要找事呢，何况是有这种热闹？

人们不禁议论纷纷，这个老和尚到底什么来路？又从哪找来了四个武功高强的野人？大力神魔对野人，到底谁胜谁负？

郭业等人被张明达领进了一个大院。这个院子非常大，尽管已经来了几百号人，还是显得非常空旷！

张明达道：“众位朋友，这里是咱们弥勒教的把式场子，专门用来给教众们演习武艺的！咱们就在这里比力气如何？”

郭业对自己的力气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除了杨凤怡他就没见过比自己力气大的人，他说道：“那您看怎么比呢？”

张明达指着两把石锁，道：“这两把石锁，每个五十斤。您可瞧好了！”

说完了，张明达弯下腰来，抓起两把石锁，高举过头顶。然后就开始玩花样了，正掷、反掷、跨掷、背掷！正面扔、背后扔、掏裆扔、片腿扔！各种花色，接踵而来！两只石锁，在他的手中，就如同两个纸片似的，翻动飞舞如腾龙！

“好！张大侠这石锁舞得太好了！不愧是大力魔神！”

“乖乖，两只石锁一百斤，能舞成这个样子，今天咱可真是打开眼界！”

“张大侠这次赢定了！臭小子，赶紧认输吧！”

大约舞了十来分钟，张明达才把石锁放下，满面得色道：“您来来这个！”

郭业摇了摇头，道：“这个，不行！不会！”

张明达哈哈大笑，对法琳和尚道：“怎么样？愿赌服输，您老人家还有什么话说？”

对于郭业这么干净利落的认输，法琳大感意外，不知郭业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道：“这个么……”

张明达也不愿意得罪老和尚过甚，道：“虽然没能帮得上您的忙，但是呢，既然来了就是朋友！要不我给您准备一桌素斋，您吃了再走？”

郭业冷哼一声，道：“我们没输！你这个，不是比力气，是耍猴！咱们不比这个！”

“那你说比什么？”

郭业往四下里看了看，猛然间，看到了门外的石狮子，心说，就是它了！他走上前去，双手握住了石狮子的两头，微一使劲，叫了一声“起！”

石狮子竟然被他举了起来！

这一下子，全场鸦雀无声！石狮子有多重？怎么说也有一千多斤！都说霸王有扛鼎之力，那鼎有没有一千斤都得两说！称赞某人力气大，说他双臂一晃，有千钧之力。但是大家心知肚明，这是夸大之言！

但是现在，人们眼前出现了一个活着的楚霸王！

郭业把石狮子举过头顶，在院子里绕了一圈。他走的并不快，但是步履沉重，一步一个脚印！每走一步，都震撼着人们的心弦！

终于，郭业离着张明达不远了，微一吐力，道：“接着！”

随着他的话，石狮子飞向张明达！

接着？

吓死也不敢接呀！

张明达闪身躲开，咣当一声，石狮子落在地上，砸了一个小坑，又滚了几滚才停了下来！

围观之人，都是脸色煞白！

力气大的人见得多了，但是像这么大力气的还真没见过！什么事情做到了极致，必然产生一种令人绝望的美感！

尼玛这还是人吗？这种人即使什么武功都不练，拿着一个大石狮子当武器，在场之人，谁敢上前放对？别说一个人了，一群人也不敢呀，大石狮子一摇晃，什么也挡不住呀！

张明达更是知道其中的厉害，他玩石锁，说是一百斤。也就是刚舞动起来的时候费劲，舞起来以后就轻松了，能耍那么多的花样，主要靠的是技巧！

眼前这个举石狮子，靠的可是真力气！

他面色尴尬，道：“我服了！我的力气确实没您大！”

法琳和尚道：“服了就好，咱们接下来，就该说说，我那徒弟，王老蔫的事情了！”

## 第1529章敢作敢当王思榜

事实上，对于出现这种结果郭业也觉得奇怪，自从到了小佛庄，他就感觉自己精力充沛，浑身上下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这才想拿石狮子挑战一下！

本来他以为能把石狮子举起来就算不错了。没想到是举起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还行有余力，这才举着石狮子走了一圈。

他不由得暗暗寻思，难道天福和尚说的都是真的，陇西县真的有些灵异？可自己在陇西县待了那么久，也没见什么特殊之处呀。还是说……真正特殊的地方就在小佛庄？可这也解释不清楚，为啥别人都不长力气，只有自己长力气呀？

郭业在一边怔怔出神，他是野人装扮，人们也不去管他，还是把注意力放到了法琳和尚的身上！

手下的野人都这么厉害，这个老和尚就更不同凡俗了！刚才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这是给他徒弟找场子来了！

这场热闹可越来越大了！

张明达听了老和尚的话，心中不由得暗暗叫苦。因为要干一件大事，教中的好手大都分都调走了，这老和尚带的人又这么厉害，一会他撒起野来，可怎么收场？

指望这帮江湖人？还是别开玩笑。保龙会成立了还好，能有命令约束他们。问题是，现在保龙会还八字没一撇呢，大家都是平等关系，这帮江湖人又是出了名的见风使舵，到时候帮谁，还真不一定呢！

他苦笑一声，道：“这位大师，今天是王少侠和任女侠的大好日子，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您的事咱们以后再说！”

“以后再说？”法琳和尚点了点头，道：“也好！贫僧给你这个面子，但是有件事，你也得给贫僧个面子！”

“大师，您请讲。只要我们弥勒教能够做得到的，一定给您办了！”

“这事很简单，你们弥勒教以后不准找王老蔫和他家里人的麻烦！”

“大师放心！王老蔫是您的爱徒，我们弥勒教焉敢不敬？”

法琳和尚点了点头，道：“那我就没其他的嘱咐了！听说你们小佛庄今日有一番喜事，不知老衲能否讨一杯喜酒喝喝？”

张明达小心翼翼地說道：“大师您是出家人，喝酒是不是不大合适？”

“怎么不合适？”法琳和尚连连摇头，道：“俗话说得好，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老衲深以为然！我不但喝酒，而且吃肉了，怎么着，你看不惯？”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老和尚把喝酒吃肉说得理直气壮，张明达也没词了，张了张嘴，道：“不敢不敢！这个……大师真是性情中人，张某佩服！”

“这还差不多！”

“既然大师愿意赏光，我弥勒教欢迎之至，大师请随我来！”

老和尚一伸手，道：“慢！这场婚礼，你就请老僧一个人？”

“当然不是，这几位好汉还请一并入席！”

“还有呢？”

“还有？”张明达左思右想，目光落到王老蔫的身上，道：“您是说王老蔫？呃……既然他是您的徒弟，也可入席！”



“还有呢？”

“这……在下实在想不出了！还请大师指点！”

法琳和尚微微一笑，道：“想不出来我不怪你，因为他们人不在这里，得派人去请！”

“可是现在都这么晚了，恐怕来不及了！”

“来得及，当然来得及。他们就在小佛庄！”说完了，法琳咳嗽一声，道：“王老蔫呀……”

王老蔫只是老实，可不是傻，忙接话道：“弟子在！”

“你这就回家，把我那徒孙和徒孙女都叫来，贫僧来得匆忙，我这做师爷的没啥送得。难得这里有免费的酒菜，就当给我给他们的见面礼了！”

“我听师父的！”

说完了，王老蔫转身离去！

张明达此时满脸苦色，知道老和尚这个安排没安好心，但是目前的状况，他还真惹不起老和尚！只能是一边硬着头皮请老和尚入席，另一边急忙派人把此事报告教主！

郭业等人刚刚坐定，王老蔫就过来了，后面还跟着一对少男少女，不用问这就是法琳和尚的便宜徒孙和便宜徒孙女了。

那个男的长相随王老蔫，一脸的憨厚，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但是这个女的，就太出郭业的意料之外了。

按说能被王思榜看上，王老蔫的女儿不说倾国倾城，总得有几分姿色吧？可现在一看……呃，她长得也象王老蔫！一脸憨厚，大手大脚，皮肤黝黑，五官也不甚端正，一咧嘴还露出了几颗黄板牙，连中人之姿都算不上！

这个王思榜王少侠的口味也太重了吧！

法琳和尚一皱眉，道：“王老蔫，这就是我那徒孙女？你到底有几个女儿？”

王老蔫达道：“就这一个呀！桂花呀，快拜见师爷爷！让师爷爷给你做主！”

……

……

王思榜大侠，此时也是一脑门子官司。王老蔫的事儿早就有人告诉他了！战战兢兢得和任千娇拜了天地，就听得有人大喝了一声，“慢着，贫僧有话！”

他心里一翻个儿，知道那话儿终于来了！

张明达冷笑了几声，道：“一眼佛，你果然是要跟我们弥勒教为难？”

一眼佛三个字一出口，可把在场的众人吓了个不轻！原来这个高深莫测的老和尚，就是名震江湖的一眼佛！

睚眦必报！

心狠手辣！

杀人如麻！

这三个成语就是老和尚的真实写照！今天这场大婚，怎么把这个煞星给招来了！而且看起来。这老和尚和弥勒教不对付！咱们给弥勒教捧场，会不会被殃及池鱼呀！

法琳和尚微微一愣，道：“你认识贫僧？”

“笑话！我弥勒教内藏龙卧虎，你一眼佛又是名满天下，有个把人把你认出来了，有什么奇怪的？”

法琳和尚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既然你知道贫僧的身份，那就好办了。废话不多说，我徒弟的事你打算怎么办？”

“一眼佛，我敬您是武林前辈，怎么能出尔反尔。您刚才不是答应了吗？什么事咱们以后再说！”

“啊……贫僧说是以后，这不等了一会吗？”

“一眼佛，看您这个意思，摆明了是想以势压人，不讲道理了！您要知道，我们弥勒教也不是好惹的！”

法琳和尚眼睛一瞪，道：“你这是什么话？贫僧最是讲道理不过！咱们这就让天下英雄评论评论，老和尚我这次占理不占理！王老鳧！”

“弟子在！”

“当着天下英雄，你把你的冤屈说一说！不要怕，在场的都是侠义道上的人，定能为你主持公道！”

“是！”

王老鳧今天也是豁出去了，把事情又说了一遍！

江湖人虽然大都干一些违法乱纪的勾当，但是对于这种花案还是比较忌讳的。听他告完了状，人们都是议论纷纷！纷纷斥责王思榜贪花好色，罪该万死！

有个小个子高声问道：“你要刚才所言都是真的？”

“我王老鳧刚才所说句句属实！不信你们问问小女！”

王桂花满面羞红，粗门大嗓地答道：“爹！干啥呀？这种事情奴家怎么说得出口！”她一边说着还一边偷眼观瞧王思榜！

王桂花这一露面，登时就把那些谴责的声音给盖下去了！好汉们纷纷哈哈大笑，说什么的都有！

“哎呦，这是谁这么缺德呀，给王少侠的脸上抹黑呀！”

“就是！王少侠一表人才，怎么能看上这个村姑？这个女子，就算在村姑里面也得算丑的呀！”

“别说了！你们都太老实了，依我看，这是王少侠不想成亲，自己找人砸场子的。我告诉您，实际上这场婚事王少爷就不乐意，不过任女侠已经有啦，他是不得不从……”

“你们说的都不对！陷害人，总得找个长得差不多点的吧！依我看，这是一眼佛老前辈跟王少侠开玩笑呢！”

王老鳧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样，大声道：“众位……众位英雄！我刚才说得都是真的呀！如果我说假话，就让天打五雷轰！”

“哈哈～”

“你们不信的话，我愿意和王思榜对峙！王思榜，你要是个爷们的话，就大大方方的承认！这事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王思榜长叹一声，道：“王老鳧刚才所言，句句属实！”

## 第1530章咱们换换怎么样？

王思榜一句话，有如石破天惊！全场顿时寂静无声！

一方面是因为王思榜这个大帅哥竟然重口味到这种程度，实在是让人感到意外！另外一个就是……这种事怎么能承认？

王老蔫要是普通的老农也就罢了，王少侠还能怕他掀起什么风浪来？但是现在，人家有了靠山了！

也不知道一眼佛看上了他哪一点，竟然把他收为弟子！那王思榜糟蹋的就不是名普普通通的村姑，而是一眼佛的徒孙女！徒孙女被人糟蹋了，就是一般人都受不了，何况是名满江湖的一眼佛？

据传闻，不小心瞪了这位一眼，都有血光之灾！王少侠糟蹋了他的徒孙女，他会怎么办？这个画面简直太美，人们不敢想象！

张明达上前一步，拦在了王老蔫和王思榜的中间，道：“一眼佛，您在这里动了手，就是得罪了我弥勒教百万弟子！事情的后果，您可要想清楚！”

“我呸！”法琳和尚吐了口唾沫，道：“好你个张明达，刚才还说老僧以势压人！转眼间，你们弥勒教就把这招用上了！尼玛。王思榜强奸民女你们不管，倒是有胆子找我老和尚的麻烦！这就是你们弥勒教的威风，我今天可真是开了眼了！”

张明达苦笑一声，道：“王少侠这个事，做得的确不对，我们弥勒教绝不护短！不过，王少侠做得再不对，也罪不至死呀！您要是在这把把人杀了，我们弥勒教的脸上可不好看！知道的是说您嫉恶如仇，杀伐果断，不知道的就得说我们弥勒教怕了您一眼佛了！为了我们弥勒教的名声，一眼佛，对不住了！”

“我说要杀他了吗？我说要杀他了吗？”法琳和尚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贫僧身为佛门弟子，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最是慈悲不过，怎么可能杀人？”

老和尚这角色转换的太快，众人一时有些接受不了！

仓啷啷~~

一把宝剑出鞘，人群之中一个少年高声喝道：“陈官度，你不要惺惺作态！别人不知道你，我还不知道吗？小太爷一家十八口，都做了你掌下的亡魂！今天我就要报仇雪恨！”

说着话，少年分开人群，来到了法琳和尚的近前！

当场被人打脸，法琳和尚脸色有些讪讪的，道：“这位小施主，你何人？”

“你的仇人！”少年二话不说，提起宝剑，分心便刺！

老和尚唯一侧身，让过宝剑。然后伸出手来，往宝剑上微微一弹！

少年只觉得一股大力传来，宝剑顿时就撒了手了！

法琳和尚微微一笑，道：“施主，您还要打吗？”

“你……”少年一时间心灰意冷，自己这两下子跟法琳差得太远了，拿什么跟法琳和尚报仇？他面若死灰，道：“你杀了我吧！”

“杀你？为什么要杀你？”法琳和尚满脸慈祥之色，道：“贫僧年少之时，的确做过一些错事！但是现在已经改了！佛祖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贫僧现在虽然没有成佛，但是刀早已放下了！”

“那……你别后悔！咱们这事儿……没完！”血海深仇，怎能轻轻揭过？少年把自己的宝剑捡起来，扬长而去！

尽管少年不领情，但是在场的众人都对法琳洗心革面的事情将信将疑了！

张明达也不想为弥勒教惹上法琳和尚这个仇人，刚才强硬也是逼不得已。见事有转机，忙说道：“多谢大师慈悲！明达刚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还望大师海涵！”

“好说，好说！贫僧以前名声不好，也不怪张护法！不过……我徒孙女的事，你看怎么办？虽然贫僧现在不喜欢杀人了，但是也不是好欺负的！”

“这……”张明达微微沉吟，道：“要不……我们赔钱怎么样？一千贯钱，弥补这位王小娘子的损失！”

法琳和尚冷冷一笑，道：“钱？莫非你以为贫僧会缺钱？再说了，王思榜把我徒孙女给欺负了，给几个糟钱就算赔罪了。这是拿我徒孙女当什么人了？又是把老和尚我当成什么人了？”

这话也在理，张明达迟疑道：“您既不想杀人，又不要赔偿！那您说，这事该怎么解决？”

“这事儿呀，简单！”法琳和尚道：“你们糟蹋了老衲的人，在还给老衲一个不就行了吗？”

“还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法琳和尚一指王老蔫的儿子，道：“你看我这个徒孙怎么样？”

“呃……”张明达不明白法琳什么意思，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少年吗？他搜肠刮肚得想了一些好词儿，道：“令徒孙相貌……英俊，仪表堂堂，一望就是人中龙凤！最令人钦佩的还是他一身正气，嫉恶如仇，实在是江湖正道的楷模！”

这话说得太违心了！勉强把这话说完，张明达已经是大汗连连！

法琳和尚道：“你真的这样想？不是说些好话，骗老头子我高兴的吧？”

“哪里，哪里，这全是我的肺腑之言！绝无虚假！”

法琳点了点头，道：“那就好！本来贫僧还觉得这个主意不怎么样，听你这么一说，贫僧更有信心了！”

一股不妙的预感袭上了张明达的心头，道：“大师！您究竟想怎么样？”

其实法琳和尚也觉得郭业这馊主意说不出口，才这么拐弯抹角的说话。他踌躇了半天，才道：“他这个……是这么回事！王少侠做出了这等事情，我看这场婚事就很难进行下去了！你说对不对？”

“呃……也可以这么说。”

“不能成亲，王少侠固然是咎由自取，但是任女侠何其无辜，要受到他的牵连？贫僧实在是于心不忍呀！”

“大师，您这东一句，西一句的，我听不懂！您究竟想干啥？”

法琳和尚一咬牙，道：“不如就让任女侠嫁给我那徒孙！算是王少侠赔偿我徒弟的！他糟蹋了我徒弟一个女儿，赔我徒弟一个儿媳妇！公平交易，童叟无欺，你看可好？”

一提到任千娇，张明达就是一激灵，脱口而出道：“不行！绝对不行！”

“有何不可？”

“呃……”老和尚这歪理，一时之间还真难反驳，张明达眼珠一转，

道：“大师，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您不就是想给王老蔫出气吗？何必要做到如此地步？您要是真这么办了，可就是和王少侠有了夺妻之恨！这个后果……”

“难道贫僧还怕他不成！”

“您是不怕，可是王老蔫呢？王老蔫的两个孩子呢？您能一直把他们带在身边？”

法琳和尚大手一挥，道：“这个简单！贫僧自有法子消除王少侠心中之恨！”

“什么法子？”

“夺妻之恨？贫僧再还给他一个不就行了吗？桂花，你被王少侠夺了身子，不如就由师爷做主，把你许配给他！不知你乐意不乐意呀？”

“乐意！奴家乐意！”王桂花两眼放光地说道！

## 第1531章王思榜的难言之隐

王桂花当然能乐意了，这么俊俏的男人做她的夫婿，真是以前做梦都没梦到的好事！事实上当初她就没怎么反抗！

张明达道：“万万不可呀！”

法琳和尚脸色一沉，道：“贫僧这个办法，化干戈为玉帛，使仇人变成了亲人，到底有何不妥？”

“呃……”张明达灵机一动，道：“王思榜少侠姓王，王桂花也姓王，古语有云，同姓不婚！所以说，您这个办法不合适！”

法琳和尚点点头，道：“你说得倒是有道理！”

“多谢大师体谅！”

“那这样吧……”法琳和尚微微一笑，道：“就让王施主把姓氏给改了！咱们这就不叫同姓不婚了！”

卧槽！

还能这么解决？

这老和尚是要把他这个馊主意进行到底呀！

张明达没办法，只得继续跟法琳和尚讲道理：“大师，您这个主意……是不是得问一个人的意见？谁？”

“任女侠！”

“她？”法琳和尚一撇嘴，道：“贫僧说得话，哪轮的着她说道三四。来人，把任女侠给我请过来！”

“是！”

说起来，今天成亲的女主角任千娇的表现，实在是让人感到奇怪！就在跟自己成亲的前几天，自己的老公酒后发疯，把一个丑女给圈圈叉叉了，正常的女性不该一哭二闹三上调吗？

就算任女侠身为江湖侠女，不和一般的女子不同，怎么也该有所表示吧？奇怪的是，她竟然毫无动静！

老和尚一声令下，秦英和空空儿、精精儿，身形一晃，就把任千娇给围住了！

任千娇脸色一变，道：“老和尚，你敢动我？”

“阿弥陀佛！贫僧这个徒弟相貌英俊，仪表堂堂，性情还好，嫁给他有什么不好？不信，您问问张堂主！”

“这……”这话都是张明达刚才说得，他自是无法反驳！想冲上前去救人吧，对这三位还真是心有余悸！

张明达心中暗想，难道这就到了拼命的时候了？哎呀，教主您怎么还不来？

正在他为难之际，王思榜上前一步，躬身一礼，道：“法琳大师请了！”

法琳和尚面露微笑，道：“徒孙女婿，咱们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

“大师说笑了！”王思榜不骄不躁，还是那么风度翩翩！他说道：“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人之过，大师就不要牵扯旁人了吧！”

“这么说来，您是愿意娶我那徒孙女了？”

“当然不是！”王思榜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折扇来，轻轻摇动，道：“大师，此事确实是我王思榜的错，我也愿意尽力弥补！但是……您老人家也不

要欺人太甚！”

“王少侠莫非也要用弥勒教压人？”

“非也，非也！”王思榜面露不屑之色，道：“弥勒教不过就是糊弄愚夫愚妇的东西，还不放在本公子的眼中！”

他这话一出，全场哗然！

尽管大家都知道弥勒教是怎么回事，但是这可是在弥勒教的地头上，谁敢说出来？再说了，王少侠还一屁股都是屎，指望弥勒教给擦屁股呢！怎么这么大胆子，在这关键时刻，说出得罪弥勒教的话来？

法琳也是一愣，然后道：“那贫僧就不明白了！您到底仗的是谁的势力？”

王思榜微微一笑，道：“太原王氏！”

“太原王氏？哪一个太原王氏？”

“这还用我解释吗？天底下难道还有两个太原王氏？大唐五大士族之一，太原王氏！”

这下人们的议论声就更大了！

“尼玛这个新闻可太劲爆了！跟咱们厮混了这么久的王思榜王少侠，竟然是太原王氏之人？”

“王少侠一点架子都没有，还叫过我郭大哥呢！”

“你那算什么，王少侠还跟我一块喝过酒呢！”

“没想到，咱们这种人也能跟太远王氏的子弟交朋友，这辈子值了！”

“我要把这事写在我的墓碑上……”

不得不说，五大氏族这些人中的名望太大了！

想想也不奇怪，江湖人，在社会上属于上不得台面的下九流！别看他们七个不服，八个不忿，一百二十个不含糊！真论社会地位，还比不过王老蔫呢！心中充满了自卑！

而五大士族的社会地位，却是在这个社会的顶端！无数达官贵气盼着与他们结亲！论社会地位，比皇家也不弱！公主难嫁，五姓女却是供不应求！

人们的议论声传到了王思榜的耳朵里，听得他颇为受用，道：“大师，看在太原王氏的面子上，您能否给个面子？就把这事给揭过去！”

要是以前，杀人如麻的法琳和尚可不敢得罪太原王氏！但是现在，咱一眼佛也攀上高枝啦！

他微微一笑，道：“太原王氏？好大的名气！先不说您这个身份是真是假，就算是真的又能如何？《大唐律》上哪条写着，太原王氏的子弟就可以强奸民女？还是说，你们太原王氏有此门风？”

“你……你大胆！侮辱太原王氏，你死定了！”

“哎呦呵……你这是威胁老僧？贫僧还真不怕这个！此间事了，贫僧要去太原王氏登门拜访，问问王思榜少侠是否真是太原王氏之人！您犯得这个花案，是给太原王氏露脸呢，还是……嘿嘿！”

自己无往而不利的身位，对老和尚不起作用。王思榜也没脾气了，道：“大师，得饶人处且饶人，何故苦苦相逼？跟您说实话吧，这件案子虽然是我做得，可实际上，我也是被人陷害……”

“陷害？”

“当然！先不说王桂花小娘子的容貌……差了一些！您见过哪个强奸犯还

留名的？我王思榜又不是缺心眼，至于干出这种事吗？”

“那陷害你的是什么人？”

王思榜道：“这个人……不能说呀！总而言之，此事不能全赖我！当然，这事我也不是没责任！您大人有大量，体谅我的苦衷，能不能放我一码？只要不跟王桂花小娘子结亲，我什么条件都答应！”

法琳和尚又不是断案来得，哪管他这乱七八糟的破事？他的真正目的，是逼出弥勒教的教主天福和尚！

可是闹腾了这么久了，怎么天福和尚还不露面？更加诡异的是，刚刚反正的岳青山师徒也不见踪影！

看来得下狠招了！

老和尚道：“王少侠，既然你说不出幕后黑手，贫僧就当你是信口雌黄！再说了，不管怎么讲，我徒孙女的清白也是毁于你手！今天这场婚事，你今天是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

“你敢对我无礼？”

法琳和尚行如鬼魅，一晃身就来到了王思榜的身后，伸手就把王思榜的脖子给掐住了！他说道：“这怎么是无礼呢！这是给你一份大礼呀！老夫没要你的聘礼，还给了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你有什么不满足的？”

眼看着王思榜就要被逼拜堂，有一个声音悠悠得响起，“算了！别难为他了！陷害他的人，就是我！”

众人定睛观瞧，说话的不是旁人，正是今天的新娘子——任千娇！

怎么是她？



## 第1532章真相？未必吧？

今天这场婚礼可谓是一波三折，先是凶名卓著的一眼佛砸场子！然后是相貌英俊的王思榜少侠亲口承认，自己犯了花案！而且这场花案的受害者，还是一名丑妇村姑！

这件事就够曲折离奇了，没想到更加离奇的还在后边！

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就是王思榜的未婚妻！

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在场的江湖人简直是一片欢腾，纷纷感叹今天可是来着了，今天这事简直可以做一辈子的谈资！

只有法琳和尚暗暗皱眉，心说今天真是出门没看黄历，诸事不宜！老衲不就是砸个场子吗？怎么牵扯出来这么多狗屁倒灶的事儿！

他先是高颂佛号，然后说道：“任女侠，你这是想把一切事情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可曾想到有什么后果？”

任千娇长得不错，虽然称不上倾国倾城，但是也算个亭亭玉立的俏佳人！因为颇有武功根基，更有一股英姿飒爽之气在身！

她琼鼻一皱，一声轻哼道：“后果？能有什么后果？光天化日、乾坤朗朗，这么多江湖豪杰在场，你一个老和尚，能把我一个弱女子怎么样？”

任千娇在三个绝顶高手的包围之下，还一副有恃无恐的模样！要不是傻大胆，肯定就是有所依仗！

法琳和尚冷笑道：“恐怕要让女施主失望了！本座可不算什么正人君子，虽然不喜欢欺凌老弱妇孺，但是若有必要，也不会对妇孺之辈心慈手软！你若非要替王思榜出头，哼哼，本座可就要重新给你找一个夫婿了！”

“你敢！你今天敢动姑奶奶一根手指头，我叫你们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

任千娇死鸭子嘴硬，眼看着就要吃眼前亏！张明达不得不硬着头皮上前，道：“大师，能不能让在下讲一句话！”

“你讲！”

“此事太过匪夷所思，任女侠的话，不可轻易相信，说不定她有什么难言之隐呢？不如就让任女侠讲一讲到底为何要陷害王少侠，要是任女侠说得合情合理，大师再处置她也不迟！要是任女侠说不出，或者说得错漏百出，就说明她幕后主谋另有其人。大师您德行高深，慈悲为怀，也不想误伤好人吧？”

这个提议，简直太对在座之人的胃口了！

任千娇的武功咋样，在场的群雄都是一清二楚！她的武功，和一眼佛比起来，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更别提，她身边还围着三个武功绝不在张明达之下的绝顶高手了！

他们动手有什么好看的？无非就是老和尚辣手摧花罢了！

还是听任千娇讲故事好！一代女侠到底为啥要陷害自己的未婚夫？里面有多少不得不说的故事？是少侠移情别恋，因爱成恨？还是女侠别有怀抱，趁机悔婚？

法琳和尚也不想动手，他的真正目标是天福和尚！王思榜和任千娇不过是两个江湖人罢了，就算把他们两个都宰了又咋样？引不出来天福和尚，今天的一切都是无用功！所以，尽管看出来张明达是有意拖延时间，还是慨然

应允！

他说道：“也好！任女侠，你到底有什么难言之隐，说说吧！”

“难言之隐？笑话，本姑娘有什么难言之隐？”任千娇白眼一翻，指着王思榜，道：“本姑娘根本就不想嫁给他，是他死皮赖脸的非要和本姑娘成亲！本姑娘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这话说得也太言简意赅了，人们都听得似懂非懂！

法琳和尚对王思榜道：“到底怎么回事？王少侠您也说说吧！”

王思榜不愧是太原王氏的人，读过几年书，思路清晰，三言两语就把事情交待得清清楚楚。

原来他还真是太原王氏的子弟，不过从小就不喜欢读书，喜欢听家里的保镖护院讲那些江湖的传说。年纪渐长，更是拜名师，访高友，练成了一身的好武艺！

行走江湖之时，他偶然间遇到了任千娇。一时间惊为天人，猛烈得追求！

怎奈任千娇不为所动，幸好天可怜见，任千娇的父亲倒是对他很满意，准备把女儿许配给他！

任千娇再任性，也不敢名面上违抗父亲的命令，只得另辟蹊径！就在成亲前不久，暗中在王思榜的酒里面下了催情药，让王思榜提前入了一次洞房！不过洞房的女主人却是丑女王桂花。王思榜的名字也是任千娇告诉王老蔫的。

法琳和尚转头问王老蔫道：“王老蔫，你认识任女侠？”

“看着倒是眼熟，就是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任千娇道：“哼！瞎了你的狗眼，当时本姑娘是女扮男装！王思榜身边的小厮就是我！”

王老蔫恍然大悟，道：“大师，没错，我认识她，就是她告诉我这个贼人叫王思榜的！而且也是她打到了我，把我那可怜的女儿送入虎口的！”

法琳和尚紧皱眉头，道：“还是有件事说不通！任女侠，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为啥这场婚礼还照常进行？”

“还不是因为人家的爹爹！”任千娇撇着嘴道：“尽管王思榜已经干出了那种事，他还是不为所动，逼着人家和王思榜成亲！人家的一片小心机，全白费了！”

“不对呀，既然你不想和王思榜成亲，贫僧逼着王思榜取王桂花，你就应该乐见其成。为何要出来道破真相？”

“那是因为，人家忽然间觉得……这个姓王的，也没那么讨厌！虽然他知道一切都是人家陷害的，但是一直到最后，都没把人家的身份说出来！他这个仗义，人家也就不好意思，让他娶个丑女了！”

这一番解释还算合情合理，在场之人都是连连点头！只有郭业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王思榜和任千娇不是说私定终身吗？怎么任千娇又有一个爹爹冒了出来！

再说了，王思榜身为太原王氏子弟，放着优渥的生活不去享受，偏偏选择去做一个江湖人！这个选择，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就算王少侠的思维回路有些不正常，太原王氏呢？就不觉得王思榜的所为令家族蒙羞？就不派人把他捉回去？

还有，表面上看，王思榜、任千娇，同弥勒教之间根本就没啥关系！弥勒教为他们主持婚礼，不过是顺手为止罢了！为何张明达对他们处处维护？

法琳和尚却没郭业这么多弯弯绕，闻言哈哈大笑，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张明达，你现在明白了吧，在个案子里，任女侠并不是那么无辜！说起来，她才是主犯，王少侠才是从犯！所以……贫僧刚才的提议真是合情合理！”

“什……什么提议？”

“张护法，你又何必明知故问？王思榜少侠虽然被陷害，但是毕竟和我那徒孙女有了夫妻之实！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娶了我那徒孙女！至于王女侠么，就嫁给我那徒孙，略施薄惩！能嫁给我一眼佛的徒孙，也不算辱没了她！”

眼见道理都不在这边了，为了保护任千娇，张明达也只能拼命了：“不行！绝对不行！你要想动任女侠，除非要了我这条命！”

话音刚落，法琳和尚当胸一掌，向张明达打来！张明达连精儿都打不过，更别提法琳和尚了！虽然没有一招即败，但是三四个照面以后，还是被老和尚打翻在地！

打倒了张明达，法琳和尚拍了拍手，道：“还有谁反对？”

张明达败给精儿，没几个人看见！但是败给一眼佛，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眼看着平日里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张护法三招两式就被人打败了，弥勒教其他人就更不敢吱声了！

至于江湖豪杰，就更别指望了！他们可不会为了不相干的人，得罪睚眦必报杀人如麻一眼佛！纷纷噤若寒蝉！

老和尚一时之间气势无两！

正在这时，有人喝道：“法琳师兄休得猖狂，这事儿呀……我不同意！”

## 第1533章这个如意杯有点眼熟

众人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群人从门外走了进来。

“恭迎教主！”

唰地一下，院子里的弥勒教众跪了一地！江湖豪杰也纷纷抱拳拱手，道：“教主请了！”

不用问，来得正是弥勒教的教主天福和尚和他的手下！

他这一进来顿时成为了全场的焦点，算是解了任千娇和王思榜的燃眉之急！

郭业仔细观瞧，没错！这位大名鼎鼎的弥勒教教主，正是朝廷的钦犯——神僧罗迦娑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天福和尚却不知道，自己已经大祸临头。他走到了法琳和尚的面前，道：“阿弥陀佛，法琳师兄，小弟天福这厢有礼了？”

“师兄？”法琳冷哼一声，道：“不敢当呀！天福和尚，敢问您是在哪座寺庙出家？上师是谁？有何职司？”

“这……法琳师兄您问这个干嘛？”

法琳肃然道：“因为贫僧怀疑你是个野和尚！正经的佛门弟子，应该恬退隐忍，如何敢以天为法号？”

天福和尚冷冷一笑，道：“那您的意思是，正经的佛门弟子就可以喝酒吃肉喽？”

“有何不可？”论辩经，法琳可是大拿，丝毫不在玄奘之下。喝酒吃肉的事情，对于张明达他是懒得解释，对于天福和尚，倒是可以念叨念叨！

他说道：“我佛门戒荤，戒的是大蒜、葱、慈葱、兰葱、兴渠这五种蔬菜，可不是酒肉。严格说来，酒肉乃腥物，而不是荤物！今日和尚不吃肉，始作俑者乃是梁武帝，不当人子！”

天福和尚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法琳师兄佛法高深，辩经无碍，天福佩服！其实您猜得没错，我天福并无上师，也没有寺庙修行，说我是个野和尚也不为过！”

他这么干净利落得承认了，大出法琳的意料之外，好比一拳打在了空处，说不出的难受！

法琳道：“既然如此，还请您换了俗家打扮！若是您真的有心皈依三宝，找一个寺庙出家，也就是了！受戒之前，不得妄称佛门子弟！”

“法琳师兄此言差矣！”天福和尚摇了摇头，道：“敢问佛祖释迦牟尼又是在哪家寺庙修行？上师为谁？他是不是一个野和尚？您不要让他老人家也还俗呀？”

这番话，把法琳问了个哑口无言！

论辩经法琳和尚可以称得上天下无敌！毕竟正经的佛门子弟，一心向佛，谁也不会拿释迦牟尼说事，只会在佛经之中寻章摘句。但是，天福和尚根本就不是什么正经的佛门子弟，就没这个忌讳了！

良久，他才怒道：“你……你这是强词夺理！你一个野和尚也配和佛祖相提并论？”

“本座虽然不敢跟佛祖想提并论，但是道理是相通的。法琳师兄，你可知道贫僧是因何出家为僧？”

“这我哪知道？”

天福和尚微微一笑，道：“师兄请坐，还请听我慢慢讲来！佛祖是自己开悟，而我虽然没有拜上师，却拜了弥勒佛祖为师！”

接下来，天福和尚就是一派讲经说法的架势，把他的经历娓娓道来！

很显然，这不是他第一次说了，熟极而流，唾沫子横飞！

在天福和尚口中，他本是一个农家子弟，读过几天私塾而已。有一天夜观天象，忽然受到了弥勒佛祖的感召。迷迷糊糊之间，来到了灵山。弥勒佛把他收为关门弟子，并且告诉他，世间将有大劫降世，而他自己就是命定的救世之人！

他这才出家为僧，创立了弥勒教，广度世人！

这简直是标准的邪教口吻，不过天福和尚的口才不错，气氛烘托得很好，把如何夜观天象，又怎么受了佛祖感召，弥勒佛祖长啥样，都说得活灵活现。台下的弥勒教中人，都听得如痴如醉，深信不疑！

就是那些江湖豪杰，也有不少人被他说得颇为意动，将信将疑！

最后，天福和尚道：“本座以天为号，就是因为平僧所经历的，正是上天赐福，所以取名天福，可不是有什么狂妄之心！法琳师兄，听了本座这番讲述，您以为如何？”

法琳和尚冷笑一声，道：“一派胡言！你所讲的全是死无对证之事！有道是空口无凭，就这么让贫僧相信你，实在是强人所难！”

“那您要什么凭证？人证还是物证？”

“您不是去灵山了吗？难道您就没从灵山顺手拿点东西？你不是被弥勒佛祖收为关门弟子了吗？难道弥勒佛就没给您什么见面礼？贫僧要的凭证很简单，只要您拿出一个东西，看上去不是凡间之物，贫僧就相信您说得，句句属实！”

天福和尚道：“这有何难？就让你见识见识本座的如意杯！”

“如意杯？”法琳和尚揣着明白装糊涂，道：“那是什么东西？”

“如意杯可不是东西，而是一桩宝物，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功！”

“说得玄乎，就是不知道是否名副其实？”

“大师，请上眼了！”天福和尚从怀里一伸手，就从怀里把一个木盒拿出来！打开木盒，就是一个杯子！

这个被子造型古怪，一看就不是中土样式！更加奇怪的是，这个杯子的材质，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更不是陶瓷制成，硬要说的话，跟琉璃有些相仿。但是琉璃可没有这么纯净，这么晶莹剔透！

天福和尚洋洋得意，道：“法琳大师，您闯荡江湖多年，见多识广，可曾见过此物？”

“这……”

“没关系，你尽管说实话，不用给老僧面子！”

法琳和尚苦笑一声，道：“贫僧还真没见过！难道这就是如意杯？”

“正是！我可告诉您，您今天算是来着了！今天我们弥勒教就用如意杯中水，招待各位江湖上的好朋友！在座的有一位，算一位，人人有份！”

这个消息一宣布，顿时是欢声雷动！

等人们的喧哗声逐渐下去，天福和尚清了清嗓子，继续说道：“各位江湖上的好朋友，本来我们弥勒教是邀请大家来，参加保龙会！怎奈最近官府查

得太紧，这个保龙会就暂时不办了！但是已经来得人不让您白来，都可以喝我弥勒教的圣水！我可告诉你们，这圣水好呀，有病治病，没病强身！喝得多了，还能延年益寿！能喝我们弥勒教的圣水，是您的大福缘！大造化！”

说完了，天福和尚就开始拿着如意杯，到各个席面上……敬水！当然，如意杯，老和尚是舍不得撒手的，都是把如意杯的水，倒入客人的杯中，再一同饮用！

说来也怪，喝了圣水之人，纷纷表示，自己喝了圣水之后，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浑身上下都有劲了！甚至有人当场宣布，困扰自己多年的武学瓶颈已经突破了！

也不知道如意杯是真有神奇之处，还是他们的心理作用！

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功夫，天福和尚就来到了郭业这一桌席面上！别人敢喝，郭业可不敢喝这种来历不明的东西。长生会上的一切，还历历在目！谁知道这个老和尚又要整什么幺蛾子！

再说了，别人觉得这个如意杯材质非同凡响，肯定是弥勒佛祖赐予的宝物。郭业却不这么看，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玻璃杯吗？而且……这个杯子怎么这么眼熟呢？

## 第1534章靠！老和尚吃补药啦！

他伸手一推，用沙哑的嗓音道：“我，不喝！把如意杯，给我！”

天福和尚赶紧把如意杯给握紧了，道：“你想干啥？”

法琳道：“阿弥陀佛，天福，这位乃是蜀中野人，罗特其空隆部的少主，叫做思迷赛，地位尊崇。而且他们的部族之中，有很多奇人异士。您把这如意杯给他看一看，兴许认得此物呢？”

尽管对于所谓的罗特其空隆部一无所知，但是法琳言之凿凿，天福和尚还是想结交一下这个野人的。

虽然他帮助李渊复位的计划已经失败，但是一场更大的谋划已经展开了！这个计划不但财力消耗巨大，对于人力也有极高的要求。如果能有机会利用不服王化的野人，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他一咬牙，就把如意杯交了过去，道：“思迷赛少主请看！”

郭业拿过如意杯仔细端详，越看越觉得眼熟！猛然间，他的脑海中仿佛划过了一道闪电！自己穿越之前喝酒，拿的不就是这么一个玻璃杯吗？难道是这个杯子和自己一起穿越了？

不对呀……自己是灵魂穿越了过来，但肉身却是鹊巢鸠占！如果这个玻璃杯能够穿越，那自己的肉身为啥没有一起穿越过来？还是说……穿越的只能是没有生命的物体和灵魂？

郭业在那怔怔得出神，天福和尚已经劈手把如意杯夺了过来，道：“此物十分珍贵，还是掌握在贫僧手中为好！”

再过了一会儿，天福和尚已经拿着如意杯把全场敬遍了！

凭借着如意杯，眨眼间天福和尚就收了在场的群雄之心，这才腾出手来，要秋后算账！有人在弥勒教的总部大闹一场，他要是没有什么表示的话，岂不是堕了弥勒教的威名？

“阿弥陀佛，贫僧来之前，听着这里吵吵嚷嚷的。可是法琳师兄对这场婚礼有什么不满意之处？”

“不错！今天的两位新人德行有亏，已经亲口承认。贫僧正要对他们施以薄惩！天福师弟，难道你不同意？”

一下子，法琳和尚就把话给说死了！

天福和尚眼睛一瞪，道：“法琳和尚，一眼佛！你别特么的给脸不要脸！就算两位新人犯了案了！别说强奸民女了，就是杀人放火了，又怎么样？这里是我弥勒教的地盘，如何处置，就得由我弥勒教做主！什么时候轮到你法琳和尚了？真是奇哉怪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的脸，你到底什么德行自己不知道呀……”

眨眼间，天福和尚就从一个有道高僧，化身为一个满口脏话的流氓头子！明摆着，是要逼着法琳和尚动手！

秦英听得暗暗皱眉，罗迦娑婆有多大的本事，他清楚呀！只能算是不错而已，跟自己比都差得老远，怎么敢挑战法琳和尚？难道说他真的不知道法琳的底细？还是说……这老家伙另有后招？

尽管和法琳和尚不怎么对付，秦英也知道要精诚团结，能不能立下大功，封妻荫子就在此一举了！不行，得先找人试试这老和尚的底牌！该找谁呢？

他往四下里一看，目光就落到了精精儿的身上！他在精精儿的耳边道：“谁能抓住罗迦娑婆，谁就是此次的大功臣，可不能让佛门占了这个便宜。你赶紧上吧！”

精精儿小眼珠一转，道：“这么好，你咋不去！”

“秦国公是安排的老和尚出面，我可不敢违了他的将令！”

“你不敢，我就敢？咱们可都是待罪之身！”

“我和你不同，我都这么大了，你年纪还小。犯了大错，我就是死罪，你呢，说说笑笑的也就过去了！我说你到底去不去，不去的话，我去跟你师兄说！这场功劳让他立！”

“别！我这就去！”

人老奸，马老滑。天福和尚一反常态。法琳和尚也是心里犯嘀咕，犹豫着要不要动手！正在这时，精精儿从他的背后，蹿了出来，也不打招呼，飞起一脚，直踹天福和尚的面门！

这一下子，近乎偷袭！天福和尚还能没反映过来，一脚结结实实得瞪在了天福的脸上！

可是，出乎众人意料的是，天福和尚被蹬了这一下，身形连晃都没晃！一伸手，嘭得的一下子，把精精儿的脚脖子给抓住了，道：“鼠辈，你找死！去你的吧！”

说完了，就把精精儿给抡了起来！可怜精精儿脚底下没跟，一身的本领施展不出，被老和尚在半空中轮着转了几圈，扔了出去！

人在半空中根本就没办法借力，眼看着精精儿就要撞在墙上，一命呜呼！

“啊~”人群中不由传来阵阵惊呼！

正在这时，空空儿飞身跃起，猿臂轻舒，把精精儿给接住了！

“好！”

在场之人都是行家，知道空空儿这一招的难度，都纷纷为他叫好！

空空儿的头距离墙壁并不远，只有不到两丈！老和尚一撒手，电光火石之间，精精儿就得被摔个脑浆迸裂。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空空儿飞身救人，身法有如行云流水，毫无烟火气！如此武功，真是可畏可怖！

但是，就算武功这么高的空空儿，还是拿天福和尚没辙！老和尚身法也就一般，关键是他的抗打击能力实在太强了！精精儿那一脚蹬在老和尚的脸上，对与老和尚毫无影响！空空儿几次得空，也是无功而返！

更气人的是，老和尚不仅抗揍，而且力大无穷，只要被他沾上了边，就得难受半天！要是被他打实了，恐怕就有性命之忧！

再过了几个照面，空空儿虚晃一招，跳出了圈外，道：“我打不过你！换人！”

秦英多滑溜呀，交手几招，也发现了老和尚的诡异之处！尼玛这老和尚抗揍，还能用他练了金钟罩铁布衫之类的武功解释，但是为啥他的力气也这么大？以前没觉得呀！

算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这个老和尚如此难缠，大爷我不伺候了！他也跳出圈外，无耻地说道：“换人！”

再换人……也只能换上法琳和尚了！总不能叫郭业出手吧，他愿意出手那是他的事，要是不愿意出手，谁敢命令他呀！



法琳和尚倒也不惧，他微微一笑，道：“天福师弟，您这身功夫可俊得很呀！不知道是金钟罩，还是铁布衫？或者什么特殊的功法？”

“不怕告诉你，本座这身功夫既不是金钟罩，也不是铁布衫，非要取个名目的话，可以叫做佛光庇佑！有佛祖保佑，你们能奈我何？”

“你就吹牛吧！你这个老神棍，怎么动不动就把佛祖他老人家牵扯进来，拉大旗，扯虎皮！告诉你，不管你练的是什么硬功夫，到了我一眼佛这不好使！我有一路掌法，叫做隔山打牛！专门打人的五脏六腑，而不伤皮肉！你再俊的硬功夫，能练到五脏六腑里去？”

“哼哼，你尽管试试！看看是贫僧的佛光庇佑厉害，还是你的隔山打牛威风！”

真动起手来，法琳和尚发现，他错了！完全错了！这个天福和尚可没吹牛，隔山打牛的掌法打在天福和尚的身上，老和尚竟然屁事没有！相反地，趁着法琳和尚一愣神的功夫，天福和尚一拳打在了法琳和尚的左胳膊上！

法琳和尚哎呀一生，跳出圈外！心里明白，恐怕自己的这条胳膊，要废了！

眨眼之间，自己这边好手尽数落败！郭业不由得暗暗头疼，他从来只担心找不到神僧罗迦娑婆，根本就没担心过，找到了，抓不住神僧罗迦娑婆！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事实就是这么荒谬！自己带着四个绝顶高手，还是搞不定一个小小的罗迦娑婆！

难道自己要亲自出手？可问题是，自己的本事还不如那四位呢！

这可咋办？

## 第1535章暴露身份！

天福和尚大发神威，连败四敌，而且敌人之中还有名震天下的一眼佛，不禁也有些志得意满！

他哈哈大笑道：“哈哈，什么一眼佛，不过如此！”

法琳和尚死鸭子嘴硬道：“哼哼，你不过是仗着一身蛮力罢了！也没啥了不起的！”

“蛮力？说得轻巧！”天福和尚牛眼一瞪，道：“咱这是佛祖庇佑，才有这么大力气！你不是叫一眼佛吗？怎么力气还没我大？”

接着，天福和尚叹了一口气，道：“说起来也不怪你！贫僧拜了弥勒佛祖为师，拜得是真佛爷、既然如此，那贫僧也算得上半个真佛爷了。你这个一眼佛却不过是肉体凡胎，自封的假佛爷！你这假佛爷遇到了贫僧这个真佛爷，自然就不行了！”

还能这么解释？法琳和尚鼻子都气歪了，道：“技不如人，贫僧无话可说！但是你要是想借此羞辱老僧，可是打错了算盘！”

“羞辱，怎么能算羞辱呢？我这是给你指上一条明路！”天福和尚微微一笑，道：“看你法琳和尚武功不错，本座爱惜你这个人才！不如你加入我们弥勒教吧，本座给你一个护法当当！”

“贫僧早已皈依三宝，休想让贫僧加入你们弥勒教！”

“既然你有眼不识真佛，可就别怪贫僧不客气了！我要你的命！”

郭业可不能眼看着法琳死在自己的面前，硬着头皮，挺身而出，道：“慢！”

对于郭业，天福和尚倒是颇为客气，道：“思迷赛少主，这里没您什么事，还请闪在一旁！”

郭业连连摇头道，道：“他是我的朋友！不能让！”

“哈哈！什么朋友？思迷赛少主，您可是上了他的当了！我来问你，您跟了他这么久，他给了您多少钱？”

郭业心说都是我给老和尚发钱，哪见他给我发钱呀！他摇了摇头，道：“钱？没钱！”

“卧槽！这个一眼佛干脆改名叫铁公鸡得了！真的是一毛不拔呀，我真替你们不值！他简直把你们当成……”接下来的话太难听，天福和尚不了解面前这个野人少主的文化水平，没有继续往下说，换了个话题，道：“那他有没有给你们找女人？”

“女人？没有！”

天福和尚啧啧有声，道：“瞧瞧，这是什么朋友呀！又不给钱，又不给女人！我跟您说，思迷赛少主，您别跟他交朋友了！跟着我混吧！”

“跟你……混？”

“对呀，只要你跟着我，我能给你许许多多钱，金子，银子，铜钱，应有尽有！不比跟着那个铁公鸡强得多？”

郭业还是摇头，道：“金子，银子，我有！不需要！”

“不要钱？”天福和尚为难了，道：“那你要不要女人？就是年轻美貌的小娘子？”

“女人！”郭业脸上露出了憨厚的笑容，道：“小娘子，我喜欢！”

天福和尚这才长出了一口气，道：“喜欢就好！只要你跟我混，就会有许许多多美貌的小娘子！”

“可是……”郭业促狭得一指，道：“我不要许多小娘子，我只要她！”

天福和尚顺着郭业的手望去，任千娇一脸尴尬之色站在那里！

“这个……这个不行！思迷赛少主，能不能换一个？”

郭业以手扶额，愁眉不展，道：“换一个，这个事情么，你得让我好好想想，其实也不是不行……”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天福和尚听不清楚，越发得全神贯注，心中还暗暗奇怪，这个野人的汉语怎么说得越来越好了！

正在这时，天福和尚背后的魏玉龙，把自己削铁如泥的大宝剑抽出来了！他心中暗想，你再好的横练功夫，我就不信能挡得住我这个宝兵刃！嘿嘿，今天多少绝顶高手都失手了，也真是该着我魏玉龙立此大功！

眼看着天福和尚一心放在眼前的郭业上，魏玉龙飞身一剑，对着天福和尚的后心，就扎了过去！

怎奈，天福和尚的后背，比钢板还硬！魏玉龙这一剑，根本就扎不进去！

天福和尚武功一般，那是对比法琳和秦英来说得，比魏玉龙还是高得多！他感觉身后有异，猛然一回头，攥住了魏玉龙的大宝剑！然后飞起一脚，直接把魏玉龙踹出了一丈多远！

魏玉龙大口吐血，眼看就不活了！

天福和尚嘿嘿冷笑，面目狰狞，道：“岳青山，你教的好徒弟！说，你是不是也背叛了我？”

“教主恕罪！属下教徒无方，没有看出魏玉龙的狼子野心，甘愿受罚！但是……天地良心，我对教主可是忠心耿耿！”

天福和尚又没长着后眼，不知道是事情的真相，冷哼一声，道：“最好是如此，否则我要叫你生不如死！”

“属下不敢！”

把岳青山教训完了，天福和尚又转过神来，道：“朋友，你和魏玉龙是一伙的？你到底是汉人，还是野人？”

底牌用尽，还是没奈何得了神僧罗迦娑婆，但是郭业此时的眼中，丝毫不见慌乱之色！因为此时，他感觉自己的力量又有了一个巨大的提高，极度渴望与人一战！

这不是错觉！

他哈哈大笑着，恢复了本来的嗓音，道：“老子当然不是野人，乃是堂堂正正的汉人！”

听着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呢？

天福和尚问道：“你到底是谁？是谁派你来刺杀本座的？还不从实讲来！说了实话，本座留你一个全尸。不说实话，嘿嘿，我叫你后悔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郭业道：“给我端一盆清水上来，我洗一把脸，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这都是现成的，一会功夫，郭业就把脸洗好了，道：“天福和尚，罗迦娑婆，你看看我到底是谁？”

“郭业？”

“不错，我正是大唐礼部尚书领军卫府大将军，爵封秦国公的，郭业郭子仪！天福和尚，你的案子犯了，乖乖得束手就擒，跟我到长安城打官司吧！”  
一场江湖大会，来了官府之人，在场之人一片大哗！

这些江湖人身上，最少也得背着两三件案子，平时说起官府来一脸不屑，实际上呢，对官府的惧怕早已深入骨髓！就算衙役都能让他们战战兢兢，何况是偌大的秦国公？

人们面面相觑，道：“官府的人来了，怎么办？怎么办？”

就连弥勒教众也是心怀忐忑。如今天下太平，几乎人人都能吃饱产暖，一般老百姓，信仰弥勒教，不过是为了身体健康罢了，谁想造反呀？谁想跟官府做对呀？

一边是自己信仰的弥勒教，一边是官府，自己到底该帮哪边……不，应该说，自己能得罪得起哪一边？

秦英看出了便宜，高声喝道：“众位江湖好汉们，众位父老乡亲们！秦国公办的是皇差，可不是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只抓天福和尚一人，与其他人无关！谁能帮着抓住天福和尚，不仅赏钱万贯，还有官当！这种好事去哪找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岳青山夫妇也趁机跑到了郭业的身后，道：“我们夫妻愿意弃暗投明！与天福和尚划清界限！”

有他们两人带头，眨眼间天福和尚就众叛亲离！

## 第1536章郭小哥升级了！

对于出现这个结果，郭业是毫不奇怪！他敢带着四个高手，闯入弥勒教的总部，就是因为对李二陛下治理的大唐有信心！

要说世家大族，为了更高的权位谋反，他相信！但是要是说以贫民百姓为主的弥勒教，有多少人铁了心要跟着天福和尚造反，郭业深表怀疑！

而事实，也没有令他失望！甚至远超他的想象，竟然只有一个人站在了天福和尚的身边，那就是任千娇！

郭业道：“任女侠，这个天福和尚和你非亲非故，何必为他出头！”

任千娇苦笑一声，道：“什么非亲非故，他就是我的爹爹！”

天福和尚满脸苦色道：“千娇，你真傻，为父不公开咱们的关系，就是为了你的安全。现在到了这步田地，你又何苦暴露身份？你快走！”

“爹爹，我怎么能留下您独自逃生？”

“快走！你走了，为父全力一战，还有希望逃得活命。你要是不走，咱俩今天就全走不了了！”

“您真能行？”

“废话少说！你再不走的话，就是不孝之女！”

任千娇无奈之下，一跺脚，分开人群，扬长而去！

此刻人心不稳，郭业也不欲节外生枝，没有命人去追。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如果把任千娇抓起来，这个小姑娘就难逃一死。作为现在人，信奉的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他不忍心看着任千娇被株连！

任千娇走了，天福和尚心中大定，用手点指自己的教众道：“想不到我为教众办了那么多好事，施衣舍药，不收分文！到头来，竟然只有自己的女儿在我这一边！你们这些人真是狼心狗肺，猪狗不如！”

“我呸！”王老鸨道：“天福和尚，你施衣舍药是没收钱，但是我们每年收入的三成都交给了弥勒教是怎么回事？”

“对呀！还有我们家帮教里干活，都不没给工钱！”

“你们那算什么，我交不出钱来，教里还收了我们家十亩地呢！”

天福和尚道：“你们的钱又不是给我天福和尚了，是给教里了！没有钱，怎么为佛祖塑金身？没有钱，怎么传教？没有钱，怎么养活教里的管事？你们这完全是强词夺理！”

郭业一摆手，道：“天福和尚，废话少说！你犯得可是谋逆之罪！事到如今，你是乖乖的伏法跟我走呢，还是要顽抗到底？”

法琳冷笑道：“我们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星子就能把你淹死了！法琳和尚，你可不要自误！束手就擒，还能多活两天！”

“哼哼，我天福和尚力大无穷，刀枪不入！想抓我，得拿命来换！你们一起上吧，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做佛光普照，天下无敌！”

天福和尚一发狠，人们纷纷后退！尽管高官厚禄诱人，但是也得有命享受呀！刚才老和尚大发神威，大家可都是看在眼里了！这时候冲上去，不是找死吗？

秦英看着不是事，道：“秦国公，这些人是指望不上了！要不咱们一起上？我就不信了，这老秃驴能敌得过咱们五人联手”

郭业摇头道：“不用你们！我来对付他！”

“这……太危险了吧！法琳和尚都受伤了，您……怪我不会说话！要不我们四个上，您在一旁为我们观敌掠阵，可别赌气呀！”

“什么话？本公岂是贪生怕死之人！”郭业满脸自信的笑容，道：“法琳做不到，不代表本公做不到！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你们的主子秦国公，就是在武学方面，也远在你们之上！”

说完了，郭业抖擞精神，高声喝道：“天福和尚，休得猖狂！不用群殴，我郭业一个人就能把你给收拾了！”

天福和尚闻言大喜，他武功高强，奈何速度不快，想跑也跑不了！这才想在此邀战，想把人们杀得胆寒了，再设法突围！

但是郭业的到来，令他改变了主意！只要把郭业杀了，对方群龙无首，说不定还能反败为胜！就算不杀郭业，把他捉住了，用他威胁群雄，也比之前的方案稳妥的多！

“阿弥陀佛……啊，不，是弥勒佛！真是佛祖保佑，最后关头，郭业你出了一步昏招！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郭业，你给我拿命来！”

话不投机半句多，两人当时就战在了一起！

郭业的武功，也就那么回事，真叫起真来，还未必比得过魏玉龙。但是，他还是跟天福和尚打了个旗鼓相当！

为啥？

天福和尚特别抗揍，但是郭业此时比他还抗揍！天福和尚的拳头，打在了郭业的身上，郭业只觉得如同瘙痒一般，根本就不疼！

天福和尚力气大，郭业的力气也不小，而且郭业觉得，自己越跟天福和尚打，自己的力气越大！

到了最后，两人都不讲什么招式了！因为他们知道，打在对方的身上没用！真正有用的，是看到底谁的耐力强！谁能坚持到最后！

所以二人都是就如同丝毫不会武功的人一般，不闪不避，拳拳到肉！

他们两个人都不觉得怎么样，却把在场的观众都吓了一跳！

尼玛这还是人吗？

打了这么久，两个人连血都没见到！

而且这两个人到底是多大的力气呀，这么硬实的地面竟然被他们踩出了脚印！

秦英看着，也是一阵蛋疼，这样子的拳头，自己是一下都受不了呀！秦国公哪来的这身本事，看两个人的架势，怎么像是师兄弟一般！而且两个人还越战越勇，这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法琳道：“秦道长，这样下去不行呀！要是秦国公一旦落败，咱们这些人谁能挡得住天福和尚？”

“那你说怎么办？”

“我看他们二人现在根本就不怕受伤，我看不如这样……”

“高！真是高！一眼佛，我服了你了！”

秦英对王老蔫吩咐了几声，王老蔫点头道：“这个好办，您就瞧好吧！”

一会儿功夫，王老蔫就拿来了一样物事，天福和尚看了不由得暗暗叫苦，心说，这可完了！

王老蔫拿的是啥？几张渔网！

法琳和尚左手受伤不能动弹，秦英、空空儿和精精儿，再加上岳青山，

四人把几张渔网掣在了一起，兜头向郭业二人罩去！

天福和尚力气再大，也拿毫不受力的渔网无可奈何，更何况还有一个和他势均力敌的郭业在捣乱！

一会儿功夫，天福和郭业就被渔网缠了个结结实实，噗通一声，二人同时跌倒在地！

跟一个老和尚来了个亲密接触，郭业一阵恶心，道：“快想办法把我们分开！卧槽！这老和尚的气味还真难闻！”

“秦国公稍待。我们马上想办法！”

天福和尚倒地，就如同没牙了的老虎！对于如何对付他，围观群众纷纷献计献策！

有说用水浇得，有说用火烧得！还有人说老和尚这是会妖术呀，不如用黑狗血泼他！有的说黑狗血不好找，不如用女人的经血，咱这有现成的！

郭业赶紧阻止，他现在可跟老和尚绑在一块，稍不留神，这些脏东西，就有自己一份！

他说道：“别整那些乱七八糟的！你们找跟大木头，用铁链子，把老和尚捆到大木头上！他力气多大，我心里有数，绝对挣不开铁链子！”

这个办法也太没创意了，但是他官最大，大伙只能听他的！

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人们才把老和尚绑好，郭业也算得到了解脱！

他此时精神也是无比的亢奋，道：“老和尚，你既然落到了我手里，有什么后果，你自己清楚！识相的，就乖乖得交待，我姓郭的不给你苦头吃！如若不然，我让你尝尝什么叫满清十大酷刑？”

尽管不明白“满清”是啥意思，但是酷刑二字，天福和尚可是明白，道：“酷刑？我怕那个？我天福和尚刀枪不入，什么酷刑能对我发生作用？”

卧槽！

他说的有道理呀！

这可咋办？

## 第1537章穿越的秘密

老和尚刀枪不入这个属性实在是太牛逼了，人们对于他简直是老鼠拉木锨，无从下口！

郭业冷笑道：“难不成你就真的是不死之身？来人，你们把那什么火烧、水淹、黑狗血，全给天福和尚招呼上，我就不信还收拾不了他了！”

结果，还真是收拾不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再伟大，也不是这股超自然力量的对手！结果只是把天福和尚身上弄得脏了吧唧的，对老和尚实质上的伤害一点也没有！

郭业眼珠一转，道：“看来我还真小瞧了你了！不出大招是不行了！来人，给我从茅房，取一担子大粪过来！”

“秦国公，你要干啥？”

“我要给天福和尚用上！”

天福和尚不屑得说道：“哼哼，秦国公，您就死了这条心吧！黑狗血、经血都不管用，莫非大粪就能有用？真是自欺欺人！”

一会儿，大粪被弄来了，臭味扑鼻，令人作呕！

郭业微微一笑，道：“天福和尚！大粪可不是用来泼的，而是用来喂你吃的！怎么样，你到底是招不招？”

“你……卑鄙无耻下流！堂堂秦国公，用上这种手段，就不怕天吓人耻笑？你这是非刑杀人！”

“骂吧！无论你怎么骂也不会改变你的命运，要么吃屎，要么乖乖的投降！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天福和尚紧要牙关，不发一言！

这幅场景还真有点出乎郭业的意料之外，道：“好汉子！你竟然选择吃屎，真是能人所不能，本公佩服！来人，给天福和尚用饭……不，是用粪！”

要不怎么说造反的人，那都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几勺子大粪硬灌下去，硬是没有让老和尚屈服！

郭业看得啧啧称奇，道：“天福和尚，这个能力真跟刀枪不入一样，是你的特殊能力？还是你硬挺着受此酷刑？”

“郭业，卧槽你八辈子祖宗！”

“看来你真是硬挺着呀！哈哈，真是条汉子！硬汉子，不，臭汉子，硬臭汉子，臭硬汉子……”郭业翻过来掉过去地念叨，还真拿这老和尚没辙！

最后他发狠道：“天福和尚，你信不信，我把你给活埋了！”

“活埋？秦国公，您真是聪明！还别说，您要是我活埋了，我可就死定了！我虽然刀枪不入，但是也不能不吸气呀！来来来，咱就这么办了！大爷我早就活腻歪了，死算什么，皱一皱眉，我不算英雄好汉！”

卧槽！这个办法也不行！

郭业忽然间灵机一动，道：“来人，给我把他给扒光了！”

秦英赶紧把他给拦住了，道：“秦国公慎言！这大庭广众得，您怎么能做出那种事情？再说了，这老和尚有什么好的。等回到了长安城，我给您找几个合适的，个个都是貌若潘安的少年郎……”

郭业眼睛一瞪，道：“卧槽！你想啥呢？本公不好男风！”

“那您要扒人家老和尚的衣服？”



“山人自有妙计！”

其实扒衣服到底有没有效果，郭业也没有什么把握！只是姑且一试！

等人们把老和尚的衣服扒光了，郭业就把老和尚的衣服仔细翻腾，一边翻一边嘴里念叨着，道：“在哪呢……快出来……不应该呀……应该有的……”

可他翻遍了老和尚的衣服，还是一无所获！

秦英道：“您就别装啦！好男风有什么不好的？咱们长安城里面都有专门经营男妓的妓院呢！香火兄弟，旱路英雄，人们早就习以为常啦！”

郭业不理秦英的胡言乱语，把老和尚的衣服一扔，道：“晦气！难道我猜测了？”猛然间，他一抬头，眼前一亮，道：“哈哈！我找着了！”

天福和尚脸色大变，道：“你……你找到什么了？贫僧都是老头子了，有什么可看的！”

郭业嘿嘿一乐，道：“天福和尚，你不觉得我能和你打个平手，很奇怪吗？你为什么这么厉害，以为能瞒得住我？”

“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郭业伸手一拉，就从天福和尚的左手腕上，扒拉下一个手链来，手链之上还有一块玉佩，上面刻得正是弥勒佛祖！

郭业把这个手链戴在了手上，道：“老和尚，现在咱们俩可以好好念叨念叨了吧！”

天福和尚面色灰败，道：“好吧，您到底想知道什么，我全招了！”

人们都被郭业和老和尚的表现弄糊涂了，秦英道：“秦国公，你们这是打什么哑谜呢？难道这个手链是个暗号？没听说过有这个规矩呀！”

“你瞎想什么呢？没你想得那么龌龊！我赶快给我安排一个静室，对于这老和尚我要单独审问，任何人不得偷听！”

“您放心，保证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新被子新褥子，还有新胡床！”

呃……看来是被这厮彻底误会了！郭业此时心乱如麻，也懒得解释，由他去了！

等到静室之内，只剩下郭业和天福和尚两个人的时候，郭业叹了一口气，道：“朋友，对不住啦！”

天福和尚有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您……您这是什么意思？贫僧真是有点受宠若惊！”

“你认识苍井空不？”

“苍……井……空，不认识！”

“那武藤兰？小泽玛莉亚……波多野结衣，你总该知道吧？”

天福和尚怒道：“贫僧认输了是不假！但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你不要随便消遣贫僧！你说得这些古怪名字，贫僧是一个也没听过！”

郭业心中暗暗寻思，难道我猜错了，这个老和尚根本就不是穿越者？嗯……很有可能！他的如意杯就是我穿越那天用的酒杯，那个有玉佛的手链，也是我那天在路边的小摊上随手买的呀！说起来这些现代的东西，都是我的！

他稳了稳心神，道：“你到底是如何得到这个如意杯和有弥勒佛玉佩的手链的？可别拿什么灵山弥勒佛祖之类的骗人！不怕告诉你，这两样东西，原本就是我的！”

“是您的？您是神仙？”

“神仙谈不上，但是我年纪轻轻，就能从一个衙役，一个赘婿，青云直上，成为大唐的秦国公和礼部尚书！你以为我能没有什么特殊之处？能没有上苍的眷顾？”

“说得也是！那我跟你说实话，这两样东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原来真是一个农民，不过还有一个身份，就是一个烂赌鬼！有一天，我把家里所有的钱财都输光了！幸好还有一分理智，没把老婆孩子输了！可是怎么生活呢？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四处讨饭，那一日就来到了小王庄……”

老和尚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当天晚上，我们就在小王庄旁边的破庙里过夜！那天风雨大作，电闪雷鸣，把破庙的屋顶都给掀开了！看着老婆孩子跟我一块受苦，我当时真的想死的心都有！正在这时，一到闪电把我给劈中了？”

郭业道：“然后你就刀枪不入了？”

“那哪能呢？当时就把我劈晕过去了！等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三天之后！”

郭业叹了口气，道：“这三天时间，你的老婆孩子可怎么过哦！”

“怎么过？好过得很！”说到这里，天福和尚满脸的笑意，道：“当时上天除了劈了我一下以外，还给了我三样东西！”

“三样？”

“不错，一个就是如意杯，另外一个就是这串手链，还有一个是一个金戒指！我那娘子拿那个金戒指换了钱，这三天岂不是好过得很？”

郭业心中大吼，那个金戒指也是我的！他问道：“那个金戒指呢？后来赎回没有？”

老和尚摇了摇头，道：“贫僧发迹之后，后来也想赎回那个戒指！但是戒指已经被人买走啦！至于是谁买的，却是毫无线索！”

扯了半天闲篇儿，郭业终于问到了正题：“真正能让你刀枪不入的，不是什么弥勒佛祖，而是这串有着弥勒佛祖玉佩的手链吧？”

## 第1538章老和尚招供

天福和尚叹了口气，道：“得到这两样宝贝不久，我就发现手链的不对劲了！自从戴上这个手链以后，我就刀枪不入，力大无穷。但是也就是在小王庄生效，到了别的地方，力量虽大，但是就没有这么夸张了，只有刀枪不入的能力还保留在身！”

“那你摘下手链，就不能刀枪不入了吧？”

“也不能这么说。到了现在我也明白了，您和我一样，可以利用手链的力量。当时您和我打架的时候，可没有把手链带在手上！其实，只要离手链不太远，手链就能发挥作用。而且贫僧戴得久了，手链潜移默化得改造了贫僧的身体。即使不带手链，大部分情况下也能刀枪不入。不过效果就差了一些，而且……”

老和尚说到这里一咧嘴，面露痛苦之色道：“而且，就没有屏蔽痛苦的功用了！虽然刀枪不入，但是被刀砍上，被枪扎上还是会疼！”

郭业点了点头，继续问道“那如意杯又是又怎么回事？难道真的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功？”

“呃……如意杯稀奇倒是稀奇了，不过也就是好看罢了！贫僧研究了如意杯这么多年，什么都没研究出来！只能拿着如意杯招摇撞骗！”

“不对！”郭业摇头，道：“如意杯没什么作用，那为什么今天，人们喝了如意杯中水，都赞不绝口？难道都被你骗了？”

“其实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江湖手段，如意杯是没什么特殊的功用，但是水有问题！人们喝的水可不是普通水，而是阿芙蓉熬的水！我告诉您，这个阿芙蓉最为灵验，吃了之后不仅能让人神清气爽，还包治百病！什么咳嗽呀，便秘呀，头疼脑热呀，都可以用！”

郭业面色一寒，道：“那你知不知道阿芙蓉有毒？”

“这个……不瞒您说，在下也是知道的。不过，这个用量已经很少了，治病都有些勉强，对身体没多大的妨碍！再说了，是药三分毒，在这个问题上，贫僧问心无愧！”

这老和尚说得也有些道理，就在中国和英国发生鸦片战争的时候，鸦片在英国也不是禁药。因为在中国，鸦片被当成了毒品，人们吸食鸦片，是用来享受的，所以用起来肆无忌惮！但是在英国，鸦片却是被当成一种包治百病的药品来使用。用量不大，没有大规模的人上瘾！也没有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但是，还是有点不对！

郭业眉头一皱，道：“你刚才说你原来是一个老农，还是一个烂赌鬼，读过几年书。就这点本事，能够招摇撞骗我倒相信，但是你哪来的阿芙蓉种子？又从哪知道阿芙蓉的作用？”

天福和尚解释道：“说起来也是我走运。就在我被雷劈以后不久，偶然间救了一个从泰西来得洋和尚！不过他信得不是佛教，好像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洋和尚为了感谢我的救命之恩，就把他随身携带的阿芙蓉种子给了我，还告诉了我阿芙蓉的用法！”

“这个洋和尚报完恩就走了？”

“没有！他那个什么耶稣基督的在咱们大唐根本就不好使，没几个人相

信！传了这个多年教，他也心灰意冷了！看到我的特殊能力，就决定跟着我混，一方面是报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荣华富贵！”

“这个洋和尚现在在哪里？”

“我们弥勒教的二护法匡宏芳，就是这个洋和尚！匡宏芳不是他的本名，他那个洋名太难记了，被我给改了！匡宏芳的绰号叫做火太岁，其实不是说他善于用火。而是因为他的头发红中带黄，远远望去，像是一把火一样！”

老和尚一番话说完，郭业不由得心中暗叫了一声，我靠！

这还真是一招鲜吃遍天！这个天福和尚根本就没啥本事呀，一个阿芙蓉，就骗了大唐的百万百姓，还骗了千古明君李二陛下！不用问，就是那个什么长生不老丹里面，肯定也掺了阿芙蓉了！

翻过来掉过去，老和尚的本事就这一招呀！

不对！郭业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道：“那你救治长孙皇后用得也是阿芙蓉？不对吧，我可是听说了，你根本就没有接触长孙皇后，只靠念经就把长孙皇后给治好了！这又怎么解释？”

“这个当然就不是靠的阿芙蓉了！”老和尚解释道：“这个靠的还是有弥勒佛像的那个手链！”

郭业眼前一亮，道：“这个手链到底怎么用？真的能起死回生，包治百病？”

天福和尚说道：“当然是真的！不过这事也不是没有代价，用手链治病，根据病情的大小，就要付出我本人的寿命！一般的病就是三天五天的，还不算什么。但是重病就不得了了，最少也要一年！”

“那长孙皇后的病呢？”

“三年！我告诉您，为了这次谋反，我可是亏大了！就算谋反成功又怎么样，他们总不能让我当皇帝。为了这事，让我少活三年，实在是不值！只不过我是有把柄在他们手里，不得不从罢了！”

“把柄？你造反都敢，还怕什么把柄？”

“我的把柄，就是我的老婆！那天在破庙里，我就下定决心，不能再让我的老婆孩子受到一点伤害，一定要让她们享福！没想到的是，尽管我发了财了，也有了势力了，我那老婆却被人给掳走了！他们知道我的神异之处，用我老婆，逼着我为他们效力！”

郭业冷笑道：“这些人就是五大世族吧？”

“您……您都知道了？”

“废话，老子执掌大唐密谍丽竞门，你们暗地里的勾当我早就了如指掌了！说，朝堂上的官员到底有谁跟你们有勾结？”

“这……这我哪知道呀！”天福和尚苦着脸道：“我就是给五大士族办事的，在里面没有多高的地位。与我有关的事情让我知道，不牵涉到我的事情就对我保密了！根本就无从得知！”

看着老和尚这样子，不像是说谎，郭业继续问道：“你那长生不老丹里面的毒药是什么毒，有解药没有？”

“有！当然有！”天福和尚道：“这个毒药也是火太岁匡宏芳给配的，解药的配方他也给我了！您要的话，我这就给您写下来！”

郭业拿了解药的配方，不禁长出了一口气。能有解药配方自然是最好，要不然，就得暴露手链的秘密了！手链牵扯到了自己的穿越之谜，最好

还是不要暴露！

郭业道：“这个手链除了你能用，我能用，别人能不能用？”

“不能。要是别人也能用，和贫僧打架的时候，大家都刀枪不入，这个手链不成了鸡肋了吗？而且我把这个手链给我老婆带过，她根本就无法动用手链的力量。”

郭业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看来自己穿越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原来带在自己手腕上得手链，一个就是小王庄的诡异磁场。自己能动用这里边的力量，是因为自己的灵魂是被手链带着穿越的，而天福和尚却是被雷给劈的。

没有这种特殊经历的人，是无法动用这股特殊力量的。

“最后一个问题！”郭业站起身来，道：“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利用手链的神秘力量治病？”

## 第1539章一把火

“这怎么说呢？用文雅的词儿说，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您自己用心去感应，就能有那种感觉了！”

用心？这也太玄幻了一点。不过这个刀枪不入的功能本身就比较神异，郭业也只能辜妄信之！

但是，郭业感应了半天，还是一无所获！

郭业皱眉道：“完全感应不到！你到底有没有骗我？刚才你还说什么用手链治病要消耗寿命，一天，两天，三年的，有零有整，这总得有声音告诉你吧？”

“没有声音！”天福和尚摇了摇头，道：“就是一种冥冥之中的感觉，说不定道不明的。就像.....就像用手抓东西一样，完全是一想就行了。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就解释不清了！”

“我就奇怪了。咱俩都能动用手链的力量，怎么你就能感应到，我就感应不到呢！尼玛这个手链还是我从地摊上花十块钱买的，按说我才是原主呀.....”郭业说着话，就去摸那个手链，猛然间他脸色一变！

原来戴在他手上的手链，已经踪迹不见！

郭业面色狰狞，道：“怎么手链不见了？快说！是不是你搞得鬼？”

“贫僧离着您那么远，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连刀枪不入这么奇怪的能力都有了，隔空取物又有什么奇怪的！你，快点脱衣服！”

“那.....好吧！”天福和尚无奈之下，又把衣服脱了个精光，道：“您看看吧，贫僧身上真的什么也没有！”

正在这时，传来一阵敲门声！

郭业打开门一看，却是秦英站在了门口！

秦英偷眼往里边一瞧，就面露暧昧之色，道：“秦国公，您忙着呢！打扰您了！”

郭业知道他怀着什么龌龊的心思，不过这还真不好解释！老和尚进屋之前，可是把衣服都穿好了。怎么转眼间又脱了个精光呢！

最好的解释，就是不解释！

郭业面色一沉，道：“你来这干什么？我不是吩咐了不准打扰吗？”

“我没想打扰您的好事儿，这不是咱实在扛不住了吗？”

“到底怎么回事？”

“您是不知道，自从您驾临小佛庄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地方上的官儿都来啦！咱们虽然跟在您身边混饭吃，但是都没啥品级，这帮官老爷我们可惹不起！”

郭业冷笑一声，道：“宰相门前七品官，你们虽然没有品级，但是也是我郭业身边的人，怎么那么没出息！”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见这些官员正事儿.....您忙活的那个，早一会晚一会的着什么急，这个老和尚又跑不了.....”

郭业恶狠狠得瞪了秦英一眼，道：“头前带路！”

“遵命！”

郭业把天福和尚抓住以后，严刑拷打了一天，最后才把老和尚的嘴撬

开。就在这一天的时间里，蜀中官场的官员们都得到消息了！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拥有近百万教众的弥勒教教主，竟然是朝廷的钦犯！而且是谋反之罪！

那岂不是整个弥勒教都不可靠？认真追究起来，蜀中的官员有一位算一位，都脱不了干系，事关自己的官位，能不着急吗？

大伙先在陇西县凑齐，然后一起赶来，问郭业这个事情可咋办？到底如何善后？给朝廷的奏章要怎么写？本来人们都是心怀忐忑，但是这么多人聚在了一起，胆子又大了起来。吵吵嚷嚷着非要见郭业不可！

郭业丢了手链，心情就不怎么好，脸色阴沉的几乎能滴出水来，道：“不错呀！众位果然是我大唐的能员干吏，治下出了这么大的案子，不仅丝毫不慌，还有精神在这上窜下跳的。郭某佩服！佩服！”

一个穿着深绯色官服的老者越众而出，道：“在下益州刺史管思贤，参见秦国公！”

“管大人免礼！论起来，您还是我郭业的父母官了。有话请讲！”

“在下听闻弥勒教的教主天福和尚涉嫌谋反，可有此事？”

“当然有！不过你可听清楚了，他不是涉嫌谋反，他就是谋反！此事证据确凿，有陛下亲见，无可辩驳！”

管思贤叹了一口气，道：“天福和尚谋反，当然是罪不容诛！不过，还请秦国公听在下一言，蜀中百姓信奉弥勒教的十有二三，他们信奉弥勒教不过是受了天福和尚的蛊惑，为的是身体安康。可从来没有谋反之心！在下为民请命……还请秦国公只罪天福和尚一人，不要牵涉其他人！要不然人人自危，恐怕就有官逼民反之危！”

他这话说完，后面的官员们纷纷议论纷纷。

“对呀，对呀，管大人此言有理！一动不如一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呀！”

“管大人为民请命，实在是我等的楷模！”

“管大人一语就活人无数，实在是万家生佛！”

“您这说法也太夸张了吧，秦国公还没答应呢！”

“蜀中可是秦国公的老家，他要是不为家乡的老百姓着想，那还算是个人吗？必定会答应的！”

这些人话里话外，都是支持管思贤，挤兑郭业！

郭业本来也想大事化小，但是这帮人这个态度令他十分不爽。你们不想闹大，过来求我呀，我又不是不讲道理！但是你们聚众威逼算怎么回事？看我郭业好欺负吗？

他冷笑一声，道：“管大人的意思我明白了。您口口声声是为了百姓着想，实际上是为了众位的官位着想吧？”

“秦国公此言差矣，老夫一心为民请命，可不是贪图功名利禄之人！这个蜀中刺史一职，哼哼，对我来说，不值一提！”

郭业心中暗骂了一声你麻痹！你这老小子是欺负我只是个礼部尚书，不是吏部尚书吧！要不然光凭这句话，我也能让你挪挪窝！

他说道：“管大人，我不管刚才你这番话是真情还是假意。但是有一条，这可是谋反的大案子，若是我郭业不追究弥勒教。以后出了事情怎么办？又有人借着弥勒教谋反可怎么办？”

管思贤傲然道：“不劳秦国公费心，如果真的出了那样的事情，自有我……我蜀中官员承担，绝不会牵扯到您的头上！”

他话音刚落，猛然间听人大喊了一声：“走水啦！”

水火无情，这可不是小事，郭业登高望去，只见小王庄的东边已经烧起来了，大火熊熊，烈焰飞腾！

当当当~~

一阵锣声响亮，小王庄的百姓们纷纷拿出家什，往村东头跑去！

郭业对秦英道：“你把那些江湖人也分派一下，一起救火！”

“是！”秦英刚要走，忽然一拍脑门，道：“不好！这恐怕是贼人的调虎离山之计！”

“调虎离山？”

“对，咱们快去看看天福和尚，没准这会已经被人给救走啦！”

郭业心里一翻个儿，道：“各位大人，咱们一起去后院看看！”

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等到了后院，众人发现后院已经尸横遍地，而天福和尚也踪迹不见！

郭业紧咬牙关，道：“众位大人，这可怎么说？”

管思贤张了张嘴，嚅嗒道：“呃……可能是他们突发了急症！您看这都没见血！不一定是有人杀得！”

他话音刚落，猛然间房顶上出现了几个黑衣人，人手一只飞镖，冲着众位官员打来！

其中一只飞镖正对着郭业！

日！

你们弥勒教也太配合了吧，把管思贤的脸都抽肿了！



## 第1540章岳青山上位

郭业之所以被飞镖打中了，还能这么胡思乱想，是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感觉到疼痛。

秦英本想追贼，见郭业受伤了，硬生生地止住了脚步，关切地问道：“秦国公，您怎么样？”

郭业伸手一摸，道：“这贼人是没吃饭呀，射个飞镖都软绵绵得没有力道，我一点事都没有，就是可惜了这件新衣服了！”

郭业没事，其他的官员可就不同了。有四五个官员被飞镖打中了，不断的哀嚎。其他官员也被这幅场面也被吓了个不轻。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刚才见到满地的死尸他们不怎么感到害怕，但是这些同僚受伤，性质可就不一样了。那些人的手稍微一偏，受伤的可就是自己了。再偏一偏，说不定此时自己已经一命呜呼了！

管思贤当即慷慨陈词：“我早就知道弥勒教是要出问题的，他们聚众百万，不尊天子，只拜弥勒。这就是要谋反的前兆！不把弥勒教彻底铲除，上对不起天子，下对不起黎庶！”

“管大人此言有理，我等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对于这种邪教就应该一查到底，决不姑息！”

“我看信了弥勒教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即便不是全部杀头，也得处以流刑！”

“宁可血流成河，不可错放一个！”

.....

.....

眼看着事情要往不受控制的方向发展，郭业连忙咳嗽一声，双手下压，道：“众位大人还请稍安勿躁！”

全场顿时寂静无声！

刚才他们说了这么多过头的话，一方面是因为刚才真的被吓到了，另一方面，弥勒教杀官造反，这个案子已经证据确凿。此时不表现的强硬一点，恐怕就要被当成弥勒教的同党。但是说归说，他们心里面并不是真的想大杀特杀。如今天下太平无事，一年处决的犯人才几十个！在蜀中杀几十万人？这不是打李二陛下的脸吗？

既然郭业给了他们台阶下，他们也乐得就坡下驴！

郭业笑吟吟地问道：“管大人，您刚才不是说除了天福和尚，其他的弥勒教众都是安善的良民吗？怎么又要把弥勒教彻底铲除？出尔反尔，实在是让本官搞不懂您的真实意思！”

管思贤苦笑道：“在下老朽昏庸，见事不明，还请秦国公不要挂怀！以后关于弥勒教的事，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办，绝无二话！”

管思贤干净利落的认输，郭业也就不为己甚，他又对在场的官员道：“众位怎么说？”

“唯秦国公马首是瞻！”

郭业清了清嗓子，道：“弥勒教有问题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也不能草木皆兵，要相信大部分弥勒教众都是好的！至于弥勒教吗，也是导人向善，没必要完全取缔。关键是对弥勒教众要仔细甄别，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但是也不

能冤枉一个好人！众位以为如何？”

管思贤道：“秦国公，弥勒教有百万之众，要想一一甄别，地方官府实在是力有不逮。时间拖得久了，又恐发生什么变故。不知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当然有了，岳青山！”

“属下在！”

郭业指着岳青山，继续说道：“这位岳青山和她的夫人白心怡，原来是弥勒教的护法，现在已经弃暗投明，投靠了本……官府！在抓捕天福和尚的时候，立下了大功，证明了他们的忠诚！依本官看，弥勒教的教主之位就让岳青山坐了。他熟知弥勒教的内情，到底如何甄别弥勒教教众，不妨也交给他负责！”

郭业这话一说，人们就明白了，岳青山是郭业的人！纷纷表示岳大侠光明磊落忠于朝廷，弥勒教这个烂摊子非他收拾不可。岳大侠不出，奈蜀中百姓何？秦国公郭业就更不得了了，他慧眼识英才，简直是当代的伯乐！

岳青山被这么多官员吹捧，一时之间也有些飘飘然，这种待遇可是以前做梦都没有过的！

要不是早早投靠了郭业，他哪有现在的风光？那个大力魔神张明达，现在还被关起来等待甄别呢，而自己就可以和往日里高高在上的大老爷们称兄道弟。

真是一念之差，咫尺天涯！

岳青山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郭业给的，更加坚定了抱郭业大腿的决心，道：“秦国公，您放心吧！我岳青山，绝对不会给您丢脸，一定会把这事办得漂漂亮亮！”

把官员们安抚好了，郭业开始处置身边的人。

他心中暗想，这次敌人来袭，自己身边人的表现，实在是不怎么样！法琳的胳膊断了，不能对敌可以理解。秦英护卫在自己的身边，以自己的安危为重，不去追击敌人，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但是，空空儿和精精儿算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本来就是以轻功见长，这么多敌人来袭，他们就没发现？好吧，你们年纪小，我就当你们大意了。但是，敌人来袭之后，你们怎么不追？

每月拿五贯钱，整天出工不出力，要你们何用？

想到这里，郭业吩咐道：“秦英，你去把空空儿和精精儿找来，我有话问他们！”

秦英摇了摇头，道：“秦国公，这个差事我可办不了。我早就发现了，自从敌人来袭，空空儿和精精儿就没露过面！”

“嗯？”郭业脸色一变，心中暗想，坏了！难道这二位已经遭了贼人的毒手？还是说他们跟今天来袭的贼人是一伙的，里应外合救走了天福和尚？

他命令道：“你加派人手寻找空空儿和精精儿的下落，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话音刚落，窗外就有一个声音传来：“不必找了，他们在这儿！”

秦英大惊失色，窗外有人偷听，自己竟然没有丝毫察觉。这至少可以说明，窗外之人的武功不在自己之下！他究竟是敌是友，想干什么？

“谁？”说着话，秦英把门拉开，抄起一把胡凳扔了出去！奇怪的是，胡凳被扔出去以后，就如同泥牛入海一般，毫无声息！

“秦国公，不好！点子扎手！”

郭业却听着窗外的声音耳熟，迟疑地说道：“您是青云子老前辈？”

窗外之人哈哈一乐，道：“不错，正是某家！”

人影一晃，青云子已经走了进来，后面还跟着空空儿和精精儿！

郭业道：“老前辈，多日不见，别来无恙乎？”

青云子微微一笑，道：“谈不上多日不见，事实上自从那日分别之后，贫道一直暗中跟踪于你！空空儿和精精儿这两个孩子，也一直把你的情况报告我！虽然您对我多日不见，我对您的情况可是了如指掌！”

跟踪还跟踪的这么理直气壮，做内鬼还做得毫无愧色！郭业听了大惑不解，道：“老前辈，您是世外的高人，怎么能做出如此行径？莫非我身上还有什么值得您图谋的东西？”

青云子道：“明白跟你说吧，想当初，贫道把空空儿和精精儿交给你，就没安好心，的确是对你有所图谋。不过现在……贫道已经没有那个念想了。”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贫道图谋的东西，也很简单。贫道现在已经走到了修行之路的尽头，进无可进，所以就把希望放在了你的身上！”

“修行？”郭业挠了挠头，道：“这个我完全不懂呀！您问我，岂不是问道于盲？”

## 第1541章消弭隐患

青云子不紧不慢地说道：“您现在手链在身，贫道万万不是对手。所以呢，贫道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和您把话说开了，化干戈为玉帛。”

郭业道：“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您就算不来这么一趟，小子也不会与您为敌，您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这可不是多此一举。秦国公，明人不说暗话。您对我那两个徒弟其实不怎么信得过吧？”

“呃……也不能说信不过，只是令高足年纪尚幼，生性有些顽皮，在有些事情上，小子确实不敢掉以轻心！”

“您不信任他们，除了性情不好以外，恐怕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来历不明！贫道决定以后一心向道，这两个徒弟就顾不上了，还要靠秦国公多多照拂。所以，贫道打算今和您天把话说开了，以后我这两个徒弟就正式交给您了，尽管放心使用！刚才贫道把他们叫走，就是说得这个事情。”

说完了这句话，他又对空空儿和精精儿道：“以后你们就是秦国公的手下了。秦国公的话，就是我的话，但有不听勒令之处，秦国公把你们打杀了，我不但毫无怨言，还得拍手叫好！要是秦国公不忍心动手，饶了你们一命，哼哼，贫道就代他动手！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那好，现在你们就重新拜见秦国公。明尊卑，分上下！”

“诺！”

接着，空空儿和精精儿双膝跪倒，对郭业磕了三个响头，道：“以后我们兄弟二人，一心为秦国公效力。如有违拗之处，天诛地灭！”

说到底他们还是两个涉世未深的孩子。青云子一手把他们养大，既是他们的授业恩师，又相当于他们的父亲，自然是青云子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

郭业闻言大喜，双手相搀，道：“多谢二位倾力相帮，以后咱们共享富贵！”

重新见礼之后，郭业再次落座，空空儿和精精儿就站到了郭业的身后，以示从此忠心不二。

郭业道：“青云子老前辈，您说今天来找我有两个目的，这才说了第一个，那第二个目的又是什么呢？”

“第二个目的，就是贫道有件事要求秦国公。”青云子笑咪咪地说道。

郭业道：“谈什么求不求的，您有什么事情能用得上我郭业，尽管开口！只要我能做得到的，绝不推辞！”

“那贫道如果说，请秦国公配合我研究您身体的秘密，不知秦国公可否答应？”

郭业心中暗想，这个待遇就是被人研究呀，跟实验室切片差不了多少。谁知道这个青云子，有什么古怪的研究方式？他迟疑地说道：“这……这个么……”

青云子摆了摆手，道：“秦国公不必为难，刚才贫道只是开个玩笑。您位高权重，日理万机，哪有时间配合贫道？再说了，即便是您全力配合，贫道也不想要。那个手链实在是太神奇了，贫道恐怕倾尽全力，也研究不出一个

所以然来，又何必舍近求远呢？”

“您的意思是……”

“贫道是想要请秦国公帮忙，给贫道在小王庄修一座道观。您和那个天福和尚通过奇遇，都能利用小王庄的力量，说明小王庄有古怪，说不定这里就是传说中的洞天福地。如果贫道通过修行也能动用这里的力量了，必定能让贫道的修行更进一步！”

郭业点头道：“此事不难。想当初天福和尚的奇遇，就在小王庄的破庙之中。现在那个破庙年久失修，已经坍塌了。不如我就在这个破庙的遗址上给您修一座道观，就叫青云观。您老人家可以在此颐养天年！”

“如此甚好，多谢秦国公！贫道还有些俗务未了，这就告辞了。等到青云观落成之日，贫道自会前来。”说到这里，老道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从那以后，贫道全力修行，决不再出青云观一步！”

郭业明白，老道最后这句话是安他的心。老神仙也要吃饭，这就需要郭业的供养。更何况，他还有两个徒弟攥在郭业的手里呢。郭业道：“不必如此，以后说不定还要有麻烦老前辈之处！”

……

……

送走了青云子，又把秦英和空空儿、精精儿打发了出去，郭业独自在房中，继续尝试感应那个神奇的手链。原来他以为自己没感应到手链，是因为手链已经丢了。但是现在青云子已经保证手链并没有人偷走，那就说明手链正在以某种奇怪的形式存在着。

郭业平心、净气，凝神，仔细感应，无效！

郭业沐浴更衣，焚香祷告，无效！

郭业顿足捶胸，破口大骂，无效！

郭业好语相求，许下诺言无数，结果还是毫无异常！

郭业心里发慌，骑上了快马，一下子跑出了十几里地，抽出宝剑，向自己的手指刺去！宝剑还是不能伤他分毫！

这就奇怪了，刀枪不入的异能还在，说明手链确实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为啥天福和尚能轻易做到的事情，自己就做不到？

郭业冥思苦想，想到了很多可能。

比如使用项链需要先说出某种咒语？

比如老和尚是被雷电劈了，改造了肉体。而自己算是灵魂穿越的，灵魂有异常。或许手链对于这两种人的待遇就是不一样？

比如这条手链上有一个弥勒佛的雕像，或许信佛的人才能使用全部功能？自己这个无神论者就大大的受限制了？

比如这个手链换了主人，就会元气大伤，陷入了沉睡之中，只能被动得发挥作用，要修养一段时间，才会恢复正常？

……

理论倒是很多，不过具体是什么原因，也只能再次抓住老和尚以后，才能继续研究了。不管怎么说，自己得到了一个刀枪不入的能力，以后再上了战场，那可就真的算是一员无敌的猛将了！这趟蜀中没有白来！

接下来就是办正事了。老和尚抓住没抓住，其实并不要紧，李二陛下都不着急的事，郭业着的哪门子急？关键是老和尚写下的解药的药方。这个事

可耽误不得，郭业利用驿站，八百里加急，把这个药方先送回了长安城。

然后，就是处理郭老憨的骸骨了。实际上不仅要迁移郭老憨的骸骨，还要迁徙郭老憨父亲和爷爷的骸骨。郭业位居秦国公，算是诸侯之列。可以向上祭祀三代祖先。

迁移祖宗陵墓，说起来简单，但是实际上却是非常的烦难。黄道吉日的挑选，祭祀的礼仪，都是丝毫马虎不得。

最令郭业感到不胜其烦的就是人情往来了。秦国公衣锦还乡，家乡的父老乡亲拜望，万万不能失了礼数，得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还有打秋风的若干，张嘴就是多少两黄金，对付这种人，轻不得重不得，到底该怎么处理，还真是一门学问。

等把这些都忙完了，已经是一个月以后。郭业正准备启程之时，漕帮帮主孙明延和弥勒教的教主岳青山前来拜访。

他们俩怎么掺和到一块去了？

## 第1542章大礼

孙明延一见郭业，没说别的，先就有一份礼单递了上来。首先是黄金一万两，其次就是不少奇珍异宝，名人的字画。郭业稍微一算，就知道这份礼单，至少价值二十万贯钱！

郭业脸一沉，道：“岳青山，你这是贿赂本官？”

“秦国公，这可不是贿赂，而是我们弥勒教的一片小小心意。要不是您，我们弥勒教，就得风流云散。教中的兄弟，倾家荡产都是轻的，说不定就有性命之忧，甚至会连累家人。您对我们弥勒教有大恩，我们无以为报，只能拿这些俗物来谢谢您了！”

“你就拉倒吧！”孙明延一撇嘴，道：“秦国公，您别听他乱说。他这是自己都吃撑了，不好意思了，拿着三瓜俩枣对您意思意思，你就收了吧！要不是您，他凭啥能赚几百万贯的钱财？”

郭业恍然大悟，岳青山可是负责甄别弥勒教徒的。这个缺可太肥了，谁是反贼，谁不是反贼，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弥勒教固然是穷苦的老百姓居多，但是还有一部分是有钱人呀。弥勒教有近百万人，有钱人的比例再少，绝对数量也不可小觑。

这些人为了免祸，少不得要破财消灾！岳青山甚至都不用徇私枉法，就会有人把大笔的钱财送上来。甚至他不收，还会得罪人。

郭业皱眉道：“本官回了一趟老家，就拉了几大车的财物回去。你让长安的百姓怎么看本官？你让陛下怎么看本官？你们以为朝廷的言官御史都是尸位素餐吗？”

孙明延道：“我说老岳你真不会办事，我早就让你把这批财物都换成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了，你就是不听，非说那样表现不出你的诚意。现在人家不收了，看你怎么办！”

岳青山道：“秦国公放心，这些财物我都给您运回长安城，包管神不知鬼不觉的！”

这笔钱虽然不少，但是郭业还真看不上，他一摆手，道：“算啦，不用那么麻烦。本官在小王庄建了一个青云观，你就把这些财物交给青云观的主持青云子道长。青云子道长武功高强，德行高深，你以后要和青云子道长多亲近，这些财物就算你给青云子道长的见面礼吧！”

“青云子？江湖上没听过他的名号呀？”

“你别看不上青云子道长，我身边精儿和空空儿的武功你见识过吧？就是这位老道长教的。秦云子道长虽然名声不显，但是一眼佛法琳这样的，三个五个一起上，也不见得是这位老道长的对手！”

“那敢情好！”岳青山高兴地说道：“本来在下还正为这事发愁呢。想当初，咱们抓捕天福和尚的时候，他已经把绝大部分的高手都调走了。咱们能抓捕的这么顺利，这也是原因之一。现在这些人的下落不明。要是他们真的卷土重来，我还真有点害怕。有了青云子道长的帮忙，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郭业道：“你的眼光不要总放在江湖上，现在谁不知道你是本官的人。如果真的感觉到不好对付，尽可以向官府寻求帮助。强弓硬弩之下，什么江湖好手也没用！只有用官府的力量不好解决的时候，才能去向青云子道长求救！”

“是！”

郭业道：“要是没什么其他的事，你们……”

孙明延接口道：“秦国公，我们还真是有点其他的事儿！”

“什么事？”

“秦国公，您就这么回长安了？是不是忘记什么了？比如说……一个女人？”

郭业恍然大悟，道：“你是说武媚娘吧！哎呀，这几天实在是太忙了，怎么把她给忘记了！你这就把她给送过来，我们一起回长安！”

“武媚娘我已经给您带来了，她本来就是长安人，跟您回长安城是应有之义！我说的可不是她！”

“那你说的是……”

“就是席碧竹！也即是那个魏玉龙少侠的老婆，她现在还在我们漕帮关着呢，您准备拿她怎么办？”

郭业大惑不解，道：“席碧珠的夫君魏玉龙已经为国尽忠，她的师父乃是岳青山岳大侠，你们早就应该把她给放呀，怎么还关着？”

孙明延道：“那可是您的战利品，没有您的命令，我怎么敢放？”

“赶紧放了！还要多给钱抚恤！我现在明白了，你们二位一同前来，是求我放人的吧？好说，好说。这个要求我同意了！”

“别！”岳青山连连摆手，道：“秦国公，在下不是那个意思！我那弟子席碧竹，自幼父母双亡，是我们夫妻二人一手养大的。现在已经成了寡妇，就算您把他放了，她又到哪里去？又何以为生呢？”

郭业道：“别开玩笑，莫非以您岳青山现在的身家，还养不活一个席碧竹。再说了，席碧竹乃是江湖儿女，干点什么不能混口饭吃，谈什么无以为生？”

“呃……话虽这么说，但是我那弟子虽然成了寡妇，但是今年还不到二十岁，要是守寡的话，实在是有些不妥。所以，在下以为，她还是另嫁他人为好！”

郭业听了这话大感奇怪，道：“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席碧竹到底是守寡还是嫁人都是你们的家事，有必要和我一个外人说吗？”

孙明延道：“小哥，您现在还听不出来吗？这老小子的意思想攀高枝，是把席碧竹嫁给您！”

岳青山连忙解释道：“不敢说嫁。我那弟子乃是江湖女子，不知礼数，又是一个寡妇，就算给秦国公当妾，也是万万不够格。我的意思是，秦国公不妨把她收在身边，给她一碗饭吃，当个使唤人！”

郭业听了这话，暗中骂了一声卧槽！这个岳青山，是要卖徒求荣呀！

他说道：“这个不妥吧，魏玉龙为国效力，被天福和尚打死了，没几天，本官就把他的老婆给收了。这件事传出去，恐怕会影响本公的声誉！”

“这有什么不妥的？愿赌服输，天经地义！再说了……”孙明延的小眼睛一眨，道：“想当初，您非要和人家魏玉龙打赌，赌注就是这个席碧竹小娘子！您敢拍着心口说，对席碧竹小娘子，就没什么想法吗？”

岳青山道：“我那弟子，正值青春年少，总是要嫁人的。她一个寡妇，能有什么好归宿？如果能到了您的府上，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就是老夫，也是与有荣焉。您就大发慈悲，把她收了吧！”



“这样呀……”郭业来蜀中一趟，也是几个月不知肉味，想到席碧竹那清秀的容颜，不禁蠢蠢欲动。再说了，这可是女侠呀，不仅长得好，而且自幼习武，身体素质好，能摆出各种常人做不出的姿势，这要是能收在房中的话……

他咳嗽了一声，道：“就是不知席家小娘子怎么看？说起来魏玉龙之死，和本官也有点关系。就是不知道她有没有怀恨在心？”

“绝对不可能有！魏玉龙是为国尽忠，死在了天福和尚的手上，和您有什么关系？您要是不信的话，我把她过来，让她和您说！”

“这……”当面锣对面鼓的讨论这种事情，郭业还真有点脸红！

他稍一犹豫，孙明延已经出去叫人了，一会儿功夫，两个女子走了进来。

一个是年纪虽幼，却已经风情万种的武媚娘，另外一个就是文君新寡的女侠席碧竹。

两个美女一起盈盈拜倒，道：“参见秦国公！”

## 第1543章武媚娘初露峥嵘

郭业一听“秦国公”这三个字，忽然间想起一件事来！

现在可还是在老娘的丧期，虽然自己并没有丁忧，但是该守的规矩还是要守的。这三年内别说纳妾了，就是圈圈叉叉都不允许！席碧竹这朵路边的野花，实在是采不得！

他说道：“二位小娘子请起，赐座！”

武媚娘和席碧竹这才站起身来，坐在了秦英搬来的胡凳上，脸色羞红，对着郭业脉脉含情。

岳青山道：“凤竹啊，刚才你的事，为师已经跟秦国公说了。秦国公宅心仁厚，不愿意趁人之危。现在就想问一句，这件事，你到底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席碧竹低下头去，道：“我……我听师父的！”

“这是什么话？现在是问你自己，愿意，还是不愿意？”

“我不愿意！”一个声音高声答道！

岳青山先是一怒，却发现答话的并不是自己的弟子席碧竹，而是武媚娘。

对于席碧竹他可以直接训斥，但是对于武媚娘他就不敢这么做了！武媚娘的美貌远在席碧竹之上，据说和秦国公还有些暧昧的关系，没准过几天就能飞上枝头做凤凰了！他可不想为自己树这么一个强敌！要知道世界上最厉害的风，不是东风西风南北风，而是枕头风！

他干笑了一声，道：“武媚娘小娘子，这是我徒弟和秦国公的事儿，您就不必掺和了吧。”

武媚娘道：“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我和秦国公早有婚约，秦国公还没松口呢，你们凭啥先行一步？论长相，论家世，论身家，她哪样比得过我？”

原来还不知道郭业真实身份的时候，武媚娘就决定以身相许了，奈何郭业心存犹豫，没有立即答应。武媚娘干脆就曲线救国，做了几天郭业的小丫鬟。

后来郭业来小王庄办案，把武媚娘安置在了漕帮，一来二去的，就把武媚娘就忘了。郭业抓住天福和尚之后，孙铭延也就对武媚娘坦诚了郭业的真实身份！

原来救了自己的乃是大唐最年轻的权贵，秦国公郭业郭子仪！武媚娘嫁入郭家的心思就更加热烈了！她生于官宦之家，对于朝政自然有所了解！大唐的年轻人中，还有谁能比得过郭业有权有势？还有谁能比得过郭业前途远大？

更关键的是，郭业和自己可以算是有缘。英雄救美，美人以身相许，故老相传的故事不都是这样的吗？更别提自己和他在漕帮之中共同抗敌，马马虎虎也算共过患难了！不嫁郭业，还能嫁谁？

现在自己和郭业的事儿还没成，怎么又冒出来一个席碧竹？亏自己当初还对这个女人百般安慰呢！谁能想到，这个浪蹄子，刚刚死了丈夫，转眼间就把主意打到了自己的男人身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才有了她挺身而出的一幕！

孙铭延哈哈大笑，道：“小娘子，这种事情分什么先来后到？秦国公位高

权重，又不是只能娶一人？别着急，你和席碧竹小娘子，人人有份！秦国公，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郭业面露尴尬之色，道：“其实你说得……不对！”

孙明延道：“莫非您真的不喜欢席碧竹小娘子，那您刚才……”

郭业连连摆手，道：“当然不是！”

武媚娘脸色大变，道：“原来是媚娘自作多情了！”

“呃……也不能那么说！事实上，二位小娘子，我都不能带回家！”郭业叹了一口气，道：“二位小娘子的心意，我领了。不过家母过世不久，我要为他老人家守孝三年，实在是不能娶妻纳妾……”

“我当是什么呢！”岳青山一摆手，道：“三年就三年！我们家碧竹等得起！”

武媚娘点头道：“奴家也愿意等！”

对于席碧竹，郭业还拿捏得住，但是对于武媚娘，他就毫无信心了！郭业道：“武媚娘小娘子，您是国公之女，理应有更好的归宿，这三年时间也太久了一点，我看还是……”

武媚娘站起身来，一伸手，就从腰间抽出了一把短刀，横在自己的脖子上，道：“如果您不相信的话，媚娘愿意以死明志！”说这话，刀微微往前一送，几滴鲜血就流了下来！

郭业赶忙阻止，道：“千万别冲动！我相信你了！”

武媚娘把短刀还鞘，微微一福，道：“妾身鲁莽了，还请夫君恕罪！”

这脸变得太快，不由得令郭业暗暗怀疑，武媚娘这是早有预谋呢，还是临时起意？他说到：“媚娘，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这个性子也实在是……”

武媚娘眼圈发红，道：“夫君，妾身不是想逼您，实在是媚娘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您要是不同意娶我，恐怕回到长安，奴家就得被我那几个哥哥给卖了！”

“有这么严重？”

“妾身发誓，刚才所言句句为真！我那几个哥哥一直就看我们母女不顺眼，不过当时母亲尚在，名义上是他们的长辈，他们也不敢欺人太甚。但是现在母亲大人已经作古，他们能做出什么来，实在不难想象……”

尽管这事听起来荒谬，郭业还真是信了！在历史上，武媚娘入宫，成为了李二陛下的禁裔。就在她得势之后不久，她的两个哥哥武元庆，武元爽竟然被吓死了！

不管怎么说他们也是同父异母的兄妹，什么话说不开？假如真没有什么难以化解的深仇大恨，怎么会有这种结果？那么想当初，这两位哥哥对武媚娘这个漂亮的小妹妹，究竟做了些什么？

而且这种情况的发生，还是在武媚娘的生身之母杨氏在世的情况下！现在杨氏已经过世，武媚娘真的无依无靠了。如果没有郭业的庇护，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肯定比历史上更加悲惨！

郭业心中暗想，卖了？少女，你还是太甜了！恐怕你回去之后，迎接你的可不是被卖掉那么简单！

他叹了一口气，道：“媚娘，我倒是想保护你。不过，我还在守孝期间，咱们的事不能公开，不知媚娘有没有什么好主意，既能保护得了你的安全。又不把我牵扯进去？”

武媚娘眼波流转，冲郭业抛了一个媚眼，道：“只要夫君愿意帮我，事情就简单了！妾身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不知夫君舍不舍得？”

“什么好办法？”

“奴家毕竟是国公之女，只要誓死不从，我那几位哥哥名面上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怕他们暗地里下毒手，奴家一个弱女子就不得不从了！只要夫君把席碧竹排在身边保护我，奴家就有自保之策！”

“这倒是个好办法！不过，到底席碧竹以什么名义安排在你的身边呢？”

武媚娘微微一笑，道：“就说她是我新买的奴婢！”

郭业心中暗想，不愧是一代女皇武则天呀！这个办法，一箭三雕，既保护到了自己，又把席碧竹从自己身边要走，避免了席碧珠跟自己藕断丝连！更重要的是，和席碧竹定下了主仆的名分，以后即便同归郭府，席碧竹见了她都得矮一截！

丫丫个呸的，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即便是娶了，也不能弄回家里去！还是另外给她买个房子，让她住在外面吧！要不然家里面就要鸡犬不宁了！

## 第1544章药有问题？

最终郭业还是答应了武媚娘的要求。

席碧竹尽管心里边有些不愿意，但是她性子温婉，不敢违拗郭业的命令，还是点头允了！

至于席碧竹的忠诚问题，郭业毫不担心。席碧竹是否真心愿意改嫁，他没有什么信心，但是他对武媚娘却有绝对的信心。以武媚娘的手腕，难道还收服不了一个小小的席碧竹？

岳青山对此也是无可无不可，只要把自己的弟子送到郭业的身边，就算是大功告成。以后的事情，就要看席碧竹的手段了。

孙明延似乎看出了郭业对席碧竹心存疑虑，道：“小哥，您也别总是疑神疑鬼的！您这么高的身份，又风流倜傥，年少多金，哪个女人不爱？慢说那席碧竹死了丈夫，就算他现在还是有夫之妇，您勾一勾小指头，她也得投怀送抱！老岳，你说是不是？”

这话说得，让岳青山都不知道怎么接茬。说是吧，不是说自己的徒弟是水性杨花之人吗？说不是吧，这不是给郭业添堵吗？

他稍一犹豫，就说道：“别的不敢说，但是我和席碧竹，名为师徒，情同父女。把她许给秦国公，一方面是感念秦国公的恩德，另一方面，秦国公也确实是她的良配。秦国公这种人物，平时我们这些江湖人哪能高攀得起？这次也是机缘巧合，算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但我岳青山，就是她自己心里也是乐意的！”

郭业察言观色，岳青山这话不似做伪，道：“那就多谢岳大侠的错爱了！”

.....

.....

贞观十年十一月初九，郭业一行人回到了长安城。

这次回来，郭业异常得低调，没有大张旗鼓，更没有官员迎接，甚至都没有穿官服，悄然入城，悄然归家，一切都做得无声无息。

孙子善这家伙，正在门房里聊天打屁。

猛然间见了郭业，大惊失色，上前见礼道：“老师，您回来了！”

郭业一摆手，道：“不必多礼！你去告诉家里其他人，我回来的事情，不许大肆声张！”

孙子善：“是！弟子明白了！！”

这答应的也太快了，毫不拖泥带水，难道这小子转了性了？顾不得管孙子善的异常，郭业步履匆匆，去见自己的家人。

柴秀秀见到郭业的表情和孙子善一样，道：“夫君，您怎么.....怎么.....”

郭业微微一笑，道：“怎么？嫌我没事先派人传信？我这次回老家名义上是接回老爹的骸骨，可不是为陛下办差。说白了，这是私事儿！要是回城弄得声势太大，恐怕就授人以柄了！最近我可是没少得罪人，还是小心谨慎为好！”

其实郭业还是没完全说实话，他之所以这么低调，除了上面所说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不想引起有心人的注意！这次他可不是一个人回

来得，随行的还有武媚娘和席碧竹！这要是让有心人看见了，说不定能做出什么文章来！

柴秀秀却不明白他那点小心思，叹了一口气，道：“您还有闲心担心那个呢！您知不知道……现在咱们家马上要大祸临头！”

郭业闻听此言，如同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这两个月没在家，你们是谁闯祸了……你我是放心的，贞娘性子和善，也不可能。难道是芷茹？她是把哪个凤子龙孙给打了，还是失手误伤了人命？”

“哎呦，您还说别人呢！闯祸的不是别人，就是您自己！”

“我自己？”郭业挠了挠头，道：“到底怎么回事？”

“您不是通过八百里加急，给朝廷寄回来一份解药的药方吗？就是这份药方出了问题！”

郭业心说这可坏了！那份药方，是天福和尚写的。当时天福和尚痛快的认输，自己也就没对药方有所怀疑。那份药房如果是假的话，岂不是说长孙皇后和燕王李佑都被自己给害死了？

死了一个皇后，一个王爷，自己就是有一百个脑袋都不够砍得！

郭业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咱们府里，有没有埋伏？”

“埋伏？没有呀！”柴秀秀一脸得困惑，道：“这是您的家，怎么可能有埋伏？难道还能有人对您不利吗？”

“你刚才不是说那份药方有问题，咱们家马上要大祸临头吗？”

“药方是有问题，但是您也罪不至死呀！”

“胡说！皇后娘娘和燕王都因我而死，我还罪不至死？你以为我真是陛下的私生子呀！”

柴秀秀道：“您就放心吧，皇后娘娘和燕王殿下，根本就没吃您的解药，所以，现在他们还是昏迷不醒！”

“那你怎么说解药出问题了？”

“吃了解药的是卫国公李靖！想当初您这个药方拿到朝廷的时候，朝廷的太医们都说这个药方的医理不明，不敢给皇后娘娘和燕王用药。但是总这么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有人提议，请卫国公试药！”

“结果呢？难道卫国公吃了解药，就毒发身亡？”

“倒也没有！卫国公吃了解药，马上就醒过来了。不过他醒过来之后，左腿就不良于行，只能靠着拐杖行走。所以，大家都说是您的药方出问题了。卫国公府里边，三天两头有人来咱们府里闹事儿。朝廷的一些人也蠢蠢欲动，准备您一回来，就弹劾您意图毒死皇后呢！”

“卧槽！这帮人还有完没完了，罗迦娑婆祸乱朝廷的时候，他们一个屁也不敢放！我郭夜为国效力，东奔西走的，他们还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老虎不发威，他们当我是病猫呀，看我怎么好好收拾他们！”

“他们倒是好说，关键是卫国公李靖那边。卫国公的腿要是真的废了，咱们这算不算把大唐的一代军神给毁了？”

“卫国公李靖……”郭业一皱眉，道：“我去看看！”

……

……

卫国公府门口，还是像往常一样，冷冷清清。两名军士懒洋洋的站在门前，看着就那么无精打采。

有个管家模样的人上前微微拱手，道：“两位将军，在下这厢有礼了！”

“你谁呀？咱们这可是卫国公府，一般的人可不够资格登门！”

“呃……在下乃是秦国公府的管家！听说贵府的老爷卫国公李靖身体有恙，我家夫人派我来看看，还请二位进去通禀一声！”

“大胆！秦国公府的管家我们认识，那位胡子花白，都快六十了。看你这年纪，也就三十来岁吧！你就算是冒充，也得装得像一点呀！这简直是把我们哥俩当傻子耍！”

“不是……您误会了！原来的老管家告老还乡了，我是秦国公府的新管家。这刚才提拔起来没两天，您没见过我并不奇怪！”

“哦……原来您是秦国公府的新管家呀，失敬失敬！”

“好说，好说。既然已经验明正身，您二位总该进去通报了吧！”

守门的军士把脸一沉，道：“还是不行！”

## 第1545章李靖的小心思

“怎么不行？”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不管你是不是冒名顶替吧，你说破大天去，也不过是秦国公府里的一个管家。说不好听的，就是一个奴才。抬举一下，也不过是无官无职的百姓。我们卫国公可是二品的大员！你想见就见呀？简直成何体统？”

“我看望卫国公又不是代表了我自己，这可是代表我们主母前来！”

“别说是你们主母了，就是你代表了秦国公，我们也不帮你通禀！”军士把嘴一撇，道：“你们秦国公可把我们家给害惨了！现在跑来装好人了，早干吗去了？我告诉你，我们卫国公府和你们秦国公府势不两立！”

这尼玛还真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郭业心里边暗暗纳闷，卫国公李靖治家最严，守门之人一向待人和气，从不吃拿卡要的。怎么今天转了性了？

他拿出一颗金瓜子来，道：“这是一点小意思，您二位买几个点心吃吃……”

“怎么？你想行贿？告诉你，我们哥俩可不是没见过钱的人……赶紧收回去，听到没有！要不然，可别怪我们哥俩不客气！”

尼玛还油盐不进！

郭业怒气上涌，道：“你们这是摆明了不给我面子了？”

“哎呦，您可真聪明！我们哥俩做得这么隐晦，您都看出来了！”

这二位的嘴也真够损的，郭业牙一咬，心一横，道：“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说着话，他脚下一使劲，“噌”的一声，就往前冲去！

“卧槽，你敢硬闯！”这二位拔出腰刀，对着郭业就砍！郭业还怕他那个，刀枪不入的异能可不是吹的。伸出双手，把刀架住，道：“松手！”

“唉！”

这二位只觉得刀上一股大力传来，钢刀撒手！

从小王庄出来，郭业就发现了，自己的力气有了一个大篇幅的增长！虽然比不上在小王庄的时候，仿佛天神在世。但是比起以前来，可强得太多了！

如今牛刀小试，果然厉害！

郭业也不讲道理了，冲了府内，有人想拦着他的，他也不答言，直接就撞了上去！不管是好言相劝也好，利刃拦阻也罢，都不能阻住他的脚步！

只用了几分钟时间，郭业就轻车熟路的，来到了李靖的书房之外，高声道：“卫国公可在里面？故人求见！”

李靖的声音传来“进来吧！”

进到了书房之内，郭业发现李靖与之前没什么两样，甚至脸色比以前更加的红润了！这可不像是中毒的样子！

李靖见了郭业的样子先是一愣，然后就恍然大悟道：“你是秦国公？”

郭业道：“不愧是卫国公，慧眼如炬，不错，正是我郭业！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那还用看？”李靖把书放下，道：“三十岁不到，敢在我的府邸里撒野的，除了你秦国公，还能有谁？”



“呃……说得也是！”郭业迟疑得说到：“您的身体，看起来不像有事呀？！”

正在这时，外面一阵吵吵嚷嚷，卫国公的亲兵到了！李靖道了一声失陪，出去好言安抚，人们这才散去！

李靖回来的时候，郭业能看得出来，他的左腿确实是有点问题，一瘸一拐的！郭业惭愧地低下了头，站起身来，再次行礼道：“我郭业无能，误中歹人奸计，连累您身中剧毒，实在是万死莫赎！”

“呃……”李靖老脸一红，道：“秦国公请坐，其实不关你的事儿！”

“啥？”

李靖叹了一口气，道：“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中毒，您是知道的吧？”

“我没白了！”郭业道：“俗话说，以毒攻毒。这个解药能够解毒，肯定本身也有毒性！您既然没有中毒，再吃了这个解药，就会中了解药的毒了！是不是这个意思？”然后，他又迟疑地说道：“话虽如此，此事也不能说完全与我无关，不管怎么说，那个药方是我送回来的。”

李靖连连摆手，道：“秦国公，别胡思乱想了！这个药方，是不是真正解药的药方我不知道了，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这个解药绝对没有毒性！”

“那您的腿……”

“这个腿啊！”李靖拍了拍自己的左腿，道：“啥事也没有！”

一句经典的名言从郭业口中脱口而出，道：“没事，你走两步！”

李靖洋洋得意，说道：“你是看我刚才走路不稳吧？嘿嘿，那都是我装的！”

“装……装的！”

“没错！”李靖叹了一口气，道：“俗话说伴君如伴虎，可为了荣华富贵，人们还得往皇帝身边凑活。老夫都这么大岁数了，官职也位极人臣了，还有什么必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待在陛下的身边？”

“所以你就装病，利用这个理由告老还乡？”

“不错！”

“那你们府邸里头的人对我们秦国公府不待见，甚至三天两头有人去我家闹事，也都是您的主使？”

“正是！”

郭业当即就不干了，道：“卫国公，你跟陛下的恩怨我不管。你想告老还乡，我也不拦着。可我郭业招你惹你了？凭啥把尿盆子往我身上扣？是，咱俩的关系是不错，帮你挡一挡灾也没什么。但是也不能胡来啊，你怎么能趁我不在家的時候，欺负他们孤儿寡母？”

李靖道：“此事确实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不过，这个时机也太好了。以后再想有这么好的机会，不知要等多少年，老夫实在是等不及了！再说了，这可是欺君的大罪，怎么可能有什么万全之策？能得到这个结果已经不错了。现在不过是让你名誉上受了点委屈，又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损失！”

“怎么没有实质的损失？我家娘子在家提心吊胆，吃不好，睡不好，算不算有实质的损失？那些百官蠢蠢欲动，准备弹劾我郭业，算不算实质上的损失？还有……”郭业一指自己的身上，道：“我这身袍子都被你的亲兵看破了，就不算实质上的损失？”

如果说别的话还能算郭业无理取闹的话，郭业衣服的损失却是显而易见

的！李靖对郭业身上几处刀痕，看得是触目惊心，道：“这……这都是他们砍得？您现在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当然有了！我被他们砍得浑身不舒服，腰酸背痛腿抽筋，五脏六腑都那么难受……”

李靖小心翼翼得说道：“可是您受的是刀伤……怎么能牵扯到腰酸背痛……”

“那你别管！总之我这次损失大了！你要是赔偿了还好说，你要是不赔，嘿嘿，我就去陛下下面前揭发你！”

李靖一看郭业这个样子，就知道他没事，道：“好，就依秦国公所言！你去陛下那揭发我吧，我也去问问陛下，这个蓄养私军，算是什么罪名？”

郭业心里一惊，东厂他虽然解散了，但是米吉的特种兵他可舍不得裁撤。这伙特种兵的存在，李二陛下不知道，李靖却是一清二楚！

他干笑了一声，道：“嗨！我当您说什么呢！不就是几十个军中好手吗？连一百人都不到，充其量也就是几个保镖，怎么能算得上是私军？”

“哦，原来这样呀！”李靖点了点头，道：“您敢这么说，我就敢这么信！不过……秦国公，您说陛下会不会相信呢？”

“你……”郭业脸色一变，道：“卫国公，何必呢？咱们俩是什么关系，万事都好商量，何必拼个鱼死网破呢？”

他没办法不服软，东厂的事才揭过去，马上就又冒出来一伙特种兵，这让李二陛下怎么想？

李靖道：“哼！你还知道咱俩关系不错！不就是利用了一下你的名声吗，瞧你这副样子，不依不饶的。老夫辛苦了一辈子，也就是攒下仨瓜俩枣的，还指着拿这笔钱养老呢！你都富可敌国了，还惦记着管老夫要赔偿！实在是为富不仁，小肚鸡肠！”

“不是，我又不是真的想管您要赔偿。实际上是有件事，想求您帮个忙！”

“什么忙？”

## 第1546章挖坑中.....

李二陛下最近的心情着实不好。

一夜之间痛失三子，老父也撒手人寰，无论如何也算是人间惨事。当然，最让他揪心的，还是一直昏迷不醒的长孙皇后和燕王李佑。

好不容易等郭业把解药的药方送来了吧，结果还是药不对症，害了卫国公李靖的一条腿。

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李二陛下算是腻歪透了！

以上这些还不算什么，关键是最近两天，朝臣们又给他出幺蛾子了！

不少中级的官员，弹劾郭业献上假药，毒害皇后和亲王，其心可诛！最好是李二陛下能下一道诏书，把郭业给宰了！

这伙人的首领，就是刑部郎中孙伏伽。

孙伏伽可不是一般人，别看他官不大，但是资格老，在朝堂之上很有一番影响力！

他今年四十多岁，在隋朝就中过进士，当了大隋的大理寺史。

大隋灭亡，孙伏伽投奔大唐，被封为治书侍御史。可他当上官之后不久，就因为一件小事，犯了李渊的忌讳，又被免官了。

要是普通人，经过这一番打击，就得一蹶不振。可这位还真是不屈不挠，又想办法回到了朝堂。

而且这位回朝堂的方式也与其他人不同，不是经过高官贵戚的举荐，与世家大族也没关系，而是通过考试！这位在武德五年的进士科考试之中，名列第一！

换言之，这位就是一个状元，而且是史上第一位状元！

从那以后，孙伏伽就当上了刑部郎中。可就是接下来，他的官运就不佳了，十来年没有升迁，一直到现在，还是刑部郎中。

但是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大唐的第一位状元，在士林清流派里面，不少人对这位科考老前辈无比尊敬，唯他的马首是瞻！

有他打头，弹劾郭业的声势是一浪高过一浪！弄得李二陛下不胜其烦！

李二陛下又不傻，还能分不清楚谁好谁赖吗？谁都可能对皇后不利，就是郭业不可能。想当初，要不是郭业把长孙皇后的长生不老丹夺了，长孙皇后早就死了。哪还用得着现在献上药方毒害？

但是话虽那么说，这个药方致人伤残却是铁证如山，郭业即便是无心之失，要说一点罪过也没有，似乎也说不过去，这可咋办？

就在今天早朝，孙伏伽又把这件事提出来了！

经过一番长篇大论，最后孙伏伽总结道：“陛下，秦国公一案，证据确凿。到底如何处理，还请陛下示下！”

李二陛下冷笑一声，道：“秦国公位高权重，即便真的有罪，也该三司会审。你一个小小的刑部郎中，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还是不要搀和了吧！”

“陛下此言差矣！微臣官职虽小，但是在刑部之中，正好分管京师官员的案子。尽管秦国公的案子，微臣做不了主，但是一些准备工作，确实是微臣的分内之事。还望陛下明查！”

再大的案子，刑部尚书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具体负责的永远是这些中级官员。孙伏伽的这番话，还真不算说错。

李二陛下稍一沉吟，道：“爱卿此言有理。不过，秦国公还未回朝，此事容后再议！”

“可是……”

“不必多言，爱卿退下！”

李二陛下的话说完没多久，一个小太监跑了进来，道：“陛下，秦国公郭业，在殿外候见！”

李二陛下心说郭业你怎么回事？回来之后，先私下里见我一面呀！至于这么着急上火得上朝吗？你早一天上朝，晚一天上朝，有什么区别？咱们大唐没你就不行了？

他脸色微微一变，道：“宣他上殿！”

“诺！”

郭业上得殿来，先向李二陛下行礼，道：“微臣参加皇上，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卿平身！”

郭业还没站好呢，孙伏伽出班跪倒，道：“秦国公已至，还望陛下早作决断！”

李二陛下心说，这个姓孙的孙子真尼玛比要账的还急！我老婆的事情我都不急，你倒是操得哪门子心？

他苦笑一声，道：“郭爱卿，刑部郎中孙伏伽弹劾你献上假药，图谋不轨，不知你作何解释？”

“假药？”郭业揣着明白当糊涂，满脸的难以置信之色，道：“什么假药？到底怎么回事？”

听他说出这番话，孙伏伽不由得心中暗喜！看起来，郭业完全不知道长安城里边，发生的事情！今天肯定能把他打一个措手不及！

郭业，秦国公，礼部尚书，好大的名头！

你有什么呀，你会诗词歌赋吗？你参加过朝廷的大比吗？你祖上出过达官显贵吗？

都没有！

都没有，你凭什么二十多岁，就身居如此高位，远远在我孙伏伽之上？我孙伏伽十年寒窗，饱读诗书，又考中了状元，如此大才，为啥只能做个小小的刑部郎中？

真特么的不公平！

好在苍天有眼，让你撞在我的手里了！嘿嘿，今天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爬得越高摔得越惨！我要让你知道，没有状元之才，就身居高位，是很危险的！

孙伏伽厉声道：“秦国公，您还不知道呢！您的案子发了！”

郭业还是满脸的茫然之色，道：“什么案子！”

“嘿嘿，您还记不记得，就在一个月之前，您通过八百里加急，给朝廷送来了一份药方，还说按方抓药，就可解皇后娘娘和燕王千岁身中的剧毒！”

“有呀！有这事！”郭业笑意吟吟，道：“莫非您的意思是……希望朝廷对我嘉奖！你这个发了，是发达的意思吧？哈哈，您可真会开玩笑！”

“还嘉奖？你想得美！”孙伏伽得意洋洋，道：“实话告诉你，你那个药方根本就不管用！不但不管用，而且把卫国公李靖还给害残废了！卫国公李

靖，那可是咱们大唐的军神，为了大唐立下汗马功劳！没想到老了老了，竟然被你害成了那番模样！郭业，你该当何罪？”

说到最后，孙伏伽声色具厉，仿佛在这一刻，他已经变成了正义的化身！

他无比盼望着，可以看到郭业，满脸的震惊，满脸的懊丧，满脸的害怕！

可是，现实让他失望了！

郭业把头一摇，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一定是您搞错了，这个解药的药方不可能有错！”

他说得这么轻描淡写，可把孙伏伽给气了个不轻！

孙伏伽冷笑道：“事实俱在，容不得你抵赖，您要不信得话，可以找卫国公前来对质！”

“卫国公？用不着！”郭业摆了摆手，道：“你不是觉得那个药方有毒吗？现在就按方抓药，把药给熬得了，我郭业愿意当场试药！”

李二陛下听了这话，脸色一变，道：“不可！万万不可！”

郭业道：“臣千辛万苦，才把解药的药方拿到，却遭了小人的污蔑！这口气，臣咽不下去，还请陛下允许微臣试药，还微臣一个清白！”

“嘟！大胆！郭业，这里是早朝，商议国家大事之处！你在这里熬药，成何体统，还不退下？”

孙伏伽再次出班跪倒，道：“那陛下的意思是，可以等散朝之后，再请秦国公试药了？”

## 第1547章坑，挖好了

李二陛下还没说话，中书令魏征站了出来！

魏征道：“孙大人，您又何必得理不饶人呢？不错，那份药方确实是有问题，卫国公李靖深受其害。但是，既然知道那份药方有问题，您又非得逼着秦国公试药，到底是何居心？”

孙伏伽冷笑道：“好一个魏征魏玄成！刚直不阿？铁面无私？我呸！你不就是看秦国公官大，我孙伏伽官小，才帮他说话吗？试药是我逼着秦国公试的吗？是他自己提出来的！和我孙伏伽何干？他自己说大话不能兑现，结果反怪到我孙伏伽的头上，到底是何道理？”

“呃……秦国公乃是国家栋梁，为我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就算偶有差错，你我身为同僚，应当加以劝诫，却不可火上浇油！要是因为你的话，秦国公也身中剧毒，我大唐就会痛失一员大将！你孙伏伽，也会成为大唐的罪人！”

“魏大人，您这话说得不对！如果药方确实有问题，秦国公就是意图行刺皇后，最轻也得是个斩立决，又关我孙伏伽什么事？如果药方没有问题，秦国公试药不但会安然无恙，还能为自己洗脱冤情，岂不是一举两得？”

……

……

不愧是状元之才，孙伏伽能力暂且不论，但是这口才着实不错。与魏征你来我往，不落下风！

后来，韦挺、李道宗、孔颖达乃至勋国公张亮，都加入了战团，这些人倒是非常有良心，想当初郭业在处理神僧罗迦娑婆案子的时候，对他们网开一面。现在他们投桃报李，也站在了郭业的一边。

这下孙伏伽可不得了了，舌战群儒，把朝廷的几位大佬骂了个狗血淋头！什么趋炎附势打压忠良呀，什么尸位素餐姑息奸佞呀，什么狠说什么，什么难听说什么，就差开口骂大街了。

按说孙伏伽再厉害，他也不是诸葛亮，对付这么多饱学之士，也得力有不逮。奈何郭业这一头有硬伤。事实胜于雄辩，卫国公李靖已经在喝了药之后残废了，此事人尽皆知。

大家都位高权重的，总不能睁着眼说瞎话，不承认这个事实。

那接下来的问题，就不是争论郭业到底有罪没罪，只能争论郭业的罪大罪小。

孙伏伽的心里头，此时就是一个字，美！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平时，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哪曾正眼看他？现如今，一个个被他驳了个哑口无言！今天，咱孙伏伽算是露脸了！

至于事后的报复？魏征整天对皇上横挑鼻子竖挑眼的，皇上也没拿他怎么样呀，现在都做到中书令了！

以后别说报复了，哪怕给咱升官升得慢一点，咱都能说是他们挟私报复！堵着他们家门口去骂！不给咱点好处，就别想过关！

眼看着孙伏伽就要大获全胜，猛然间听人咳嗽了一声，道：“众位，还请听某家说一句话。”

众人回头望去，正是这件事的正主，秦国公郭业！

郭业道：“众位大人的心意，郭某心领了！不过，我郭业还是相信自己的判断，药方绝对没有问题！愿意亲自试药！”

说完了，他双膝跪地，道：“陛下，看在微臣往日里稍有薄功的份上，还请您准许微臣试药！”

李二陛下眉头紧皱，道：“郭爱卿，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那药方真有问题，朕也相信你是无心之失，不会对你怎么样的。你又何必如此着急证明自己？”

孙伏伽道：“陛下此言差矣！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是秦国公？如果秦国公的药方真有问题，理应按律治罪！”

他这话也好反驳，古代的刑法就有八议之说。议亲，议贤，议能，议故，议功，议贵，议勤，议宾。符合这八个条件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减罪。

郭业乃是秦国公，可以议贵。又为大唐立下了不少功劳，可以议功！还娶了柴郡主为妻，说议亲也能说的过去。李二陛下要是再不要脸一点，议故，议贤，议能，议勤，议宾，这五条也能生拉硬拽扯地攀上去。

那样的话，郭业别说这点小事了，就算真的意图谋反，最后也得来个无罪释放！

但是，李二陛下毕竟是千古明君，还真拉不下这个脸来。

他说道：“就算秦国公有罪，也罪不至死。喝了那个药方上的药，却有性命之忧。朕为圣明天子，岂可以非刑杀人？”

“陛下此言差……”

李二陛下随手就把一个砚台扔了过去，道：“我差你个头哦！你是不是又想说朕说错话了？”

见李二陛下动了真火，孙伏伽心里也有点害怕，但是为山九仞，岂可功亏一篑？现在软了，那之前得罪那么多朝廷的重臣不就白得罪了吗？

孙伏伽牙一咬，心一横，道：“陛下，只要秦国公愿意认罪，到底如何处罚，恩自上出，微臣不敢置喙。但是秦国公一直不肯认罪，毫无悔改之心，陛下再这么轻轻放过，恐怕寒了天下的忠臣义士之心！也有伤陛下的令名！”

李二陛下听了这话，微微点头，道：“是不是只要秦国公愿意承认是无心之失，以后的事情你就不管了？”

“呃……也可以这么说。”

“那好！”李二陛下又对郭业道：“秦国公，你就承认了吧。这件事说破天来，不过是好心办坏事，幸好也没酿成什么严重的……”

说到这里，李二陛下说不下去了。卫国公李靖身体残废，难道这后果还不严重？他转移话题道：“呃……总而言之，朝廷会对你有所优容的！”

郭业脖子一挺，道：“陛下，你这是什么话？莫非您就认准了我的药方有问题了？没想到我郭业为您出身入死立了那么多功劳，在家母的丧期，还为您东奔西走，找了解药的药方。现在，您竟然怀疑我的药方有问题？实在是让我这样的忠臣寒心！”

李二陛下本来一片好心，结果郭业不但不感激，还把自己给顶了回来，脸上也有些挂不住了，道：“事实俱在，你还敢抵赖？你要是一意孤行，朕就，朕就……”终归到底，他还是舍不得这个心腹爱将，没有把后面的话说出来。

尉迟恭也在一边劝道：“我说兄弟，你服个软算什么，为了些许小事，就

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实在是不值！听老哥哥一句话，给陛下认个错，这事儿就算完了！”

孔颖达咳嗽一声，道：“秦国公，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您要是再这么死鸭子嘴硬，老夫也帮不了你了！您自求多福吧！”

……

……

满朝文武七嘴八舌一致想劝，没有一个人站在郭业这一边！

孙伏伽心中暗想，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话，退一步海阔天空！自己稍微让步，就让郭业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咱不愧是状元之才，有谋略，有心机！

他又给郭业加了一把火，道：“秦国公，事到如今，孰是孰非，已经很明显了。这次，是您真的错了！要是没有我孙伏伽，你还可能蒙混过关。但是现在，嘿嘿，对不住了！”

郭业冷笑一声，道：“孙大人，你也太自信了！我来问你，假如我喝了药没事，你又作何解释？”



## 第1548章跳了，埋人！

这件事根本就不需要解释！

郭业喝了药没事，也只能说明，解药的药方没毒。但是，那又怎么样？关孙伏伽什么事？

但是经过一番舌战群儒，再经过郭业的一翻激将，孙伏伽的信心爆棚，完全把这件事当成了自己和郭业的私人恩怨。而自己，可是站在了稳胜的那一方！

他微微一笑，道：“秦国公，您别吓唬我。我乃是武德五年的状元，拿了陛下这么多年的俸禄，就该粉身以报。如果事实证明了您的清白，我孙伏伽愿意承担诬告之罪！”

郭业心说，你愿意承担诬告之罪，关你是状元屁事？这不合逻辑啊！

他哪知道，人家孙伏伽平生最得意之事，就是中了状元。不把这件事情找机会说一说，简直是浑身的不自在！

正在这时，小太监又来了，道：“陛下，卫国公李靖求见！”

李二陛下心中一动，这还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怎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来了？难道说孙伏伽这么不依不饶的，是受了李靖的指使？如果那样的话，可就不好办了！李靖毕竟是苦主呀！

李靖上殿和其他人可不一样，他是坐在一张椅子上，被人给抬上来得！

他冲着李二陛下微微点头，道：“微臣重病在身，不能对陛下施以全礼，还望陛下恕罪！”

李二陛下看了他这个扮相，也是吓了一跳，道：“李爱卿，你这病可越发得严重了！”

“谁说不是呢？陛下，微臣的左腿前几日还能勉强支应，现如今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想不到微臣这个年纪，就得缠绵于病榻，不能为国效力。每每想到这里，微臣就痛不欲生！”

“李爱卿还请且放宽心，朕已经派人去请孙思邈老神医，等他来了，兴许就能让爱卿的身体康复！”

随口敷衍了几句，李二陛下又问道：“李爱卿，你的病这么重，为何不在家中好好调养身体。这时候上殿，究竟所谓何事？”

李靖道：“微臣今日前来，有两件事请陛下做主！”

“卫国公请讲！”

“第一件事，就是请陛下恩准微臣告老还乡。微臣这个身子，恐怕是不成啦。现在就想回老家享两天清福，还望陛下允准！”

李二陛下不置可否，道：“那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就是请陛下做主，为微臣重重地处罚秦国公郭业！微臣今日这幅样子，都是拜他所赐！您不把他给办了，微臣死不瞑目！”

郭业干笑一声，道：“卫国公，您的腿真的不能用了？”

“我李靖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跟你开这种玩笑不成？”李靖怒气冲冲得说道。

郭业道：“即便您的左腿真的残废了，也不一定是我郭业之过吧？卫国公，您不要冤枉了好人。要不是我郭业的药方，您现在还昏迷不醒呢，别说腿了，全身都动不了。”

“哼哼，就算我能够清醒，有你的药方之功。但是，我的腿残废了，你又怎么说？你要是能把我的腿治好，我李靖愿意向你磕头认错。要是治不了……你就别怪我翻脸无情！”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卫国公，这就是您不讲道理了。您有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可能您的腿根本就不是我这药方害的，而是那个长生不老丹害的。我的药方只是把您给救醒了。你这腿部的残疾，根本就跟我郭业无关呀！”

李靖道：“秦国公，您可真会说，老夫都被你说动了。不过，口说无凭，您敢不敢玩点有真凭实据的……”

郭业疑惑地问道：“真凭实据？什么意思？”

李靖一伸手，身边的长随就递给了他一个陶罐。李靖把陶罐打开，道：“秦国公，我来的路上，已经想好了。不管你这次如何虚言狡辩，都得把这副汤药喝下去！假如你喝了没事，就算老夫错怪了好人，要是你喝了也残废了，甚至死了，嘿嘿，那也是你咎由自取！”

“药？这到底是什么药？”

“秦国公何必明知故问？这就是按照您那个药方熬出来的药！既然您对您的药方那么有信心，您给我喝喝看！”

李二陛下忙道：“不可！万万不可！秦国公，不要意气用事！”

郭业可不管那个，接过陶罐来，一饮而尽。

紧接着，郭业就是脸色一变！

孙伏伽见状，哈哈大笑，道：“秦国公，想不到您为了面子，连自己的生死都不顾了！怎么样，剧毒发作了吧？”

咻~~

尉迟恭冲上前去，抡起巴掌，就给孙伏伽来了一个大嘴巴，道：“卧槽尼玛！我兄弟要是真的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要你全家的性命！”

“你敢？”

尉迟恭牛眼一瞪，道：“建成元吉都是老子亲手宰的，你说我敢不敢？”

“陛下，陛下救我！”

李二陛下厌恶得看了孙伏伽一眼，转而对郭业道：“秦国公，你现在究竟如何？”

郭业面露痛苦之色，道：“陛下……这药……这药……”

“怎么样？”

“太苦了！微臣实在是受不了？”

“啊？苦？”李二陛下眼前一亮，道：“这么说来，你没事？”

“当然没事！微臣的药方乃是救人的，又不是杀人的，怎么会有事？”

孙伏伽先是面色骇然，转念一想，又恢复了平静，道：“秦国公，您现在尽管嘴硬吧。毒药灌下去，怎么可能那么快生效？等过一会儿，毒药发作起来，可就有您受的了！”

郭业也不理他，问李靖道：“卫国公，您怎么说？”

“这……我觉得孙大人此有道理！”

“哦？那我有件事要请教一下卫国公，您喝下药之后，是多长时间清醒过来，又是什么时候发现左腿行走不便的？”

李靖身后的长随答道：“我家老爷，喝下解药，两个时辰以后就苏醒了，当时就发现左腿有问题！”

“那就行了！孙大人，我也不说两个时辰，三个时辰了，咱们明日早朝再见！”

“哼哼，希望到时候，是您亲自走过来，而不是被人抬过来！”

“借您吉言！”

.....

.....

第二天早朝，郭业依旧闪亮登场！

他说道：“孙大人，您看这事弄得，我是一点事情都没有，让您失望了，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

孙伏伽满面羞红，道：“这也是苍天保佑，秦国公您洪福齐天。找到的药方没有问题。真是我大唐之幸！”

“孙大人，您就说这么两句？就不想说点别的？”

孙伏伽吞吞吐吐地说道：“别.....别的？还有什么.....别的？”

郭业笑吟吟得道：“就是那个诬告之罪呀！按照大唐律，诬告可是反坐，您做好准备没有？家里的事情又安排的咋样了？遗书写好没有？”

“这.....即便孙某人是诬告，但是也罪不至死！原来咱们可是说好了，只要您承认无心之失，我就不追究了。无心之失，总构不成死罪吧？”

郭业道：“韦大人，无心之失，险些害死皇后，不知该判何罪？”

“这.....”韦挺苦笑一声，道：“皇后乃是君，孙大人是臣。即便是无心之失，恐怕也得斩立决。”

“不可能！”孙伏伽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道：“绝对不可能！昨天陛下还说，即便秦国公的药方有问题，也罪不至死，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是死罪了？”

“我乃刑部尚书，自是依照大唐律法断案！”

“那你的意思是.....陛下说错了？”

“哼哼，莫非您以为我韦挺就是趋炎附势的小人，不敢直斥陛下之非？没错！陛下昨天的说法，的确与我大唐律法相违！”

孙伏伽冷笑道：“好好好，韦大人，您刚直不阿，犯言直谏，真是我辈的楷模！不过，还请您摸着良心说说，假如秦国公的药方有问题，您也如此断案？”

“当然不会！”韦挺冷笑了一声，道：“按照大唐律，有八议之说。即便秦国公有罪，也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是不知你孙伏伽，到底符合八议的哪一条呢？”

“这.....”孙伏伽没词了，符合不符合八议除了一些硬条件以外，就全靠刑部尚书的一张嘴了。那些硬条件孙伏伽一条都挨不上，韦挺又不待见他，就算生拉硬套扯出几条来，也是自取其辱！

这可怎么办？

孙伏伽心思电转，道：“即便是秦国公试药之后没有问题，也不能说明药方无毒！韦尚书，您现在就给在下定罪，实在是早了一点！”

郭业阴阴地说道：“那你说，怎样才能让孙大人信服口服，甘愿伏法呢？”

## 第1549章垂死挣扎

郭小哥的心胸，一向就不怎么大。自从他听说有人要黑自己，就准备要搞一场大的，震慑朝堂。暗中见过李靖之后，郭业的底气就更足了。

可惜的是，跳出来的是孙伏伽。这个人除了状元头衔之外，就没有什么拿的出手的了，未免有些美中不足。

本来郭业已经够委屈了，没想到人家孙伏伽还不甘心就范，非要和他争出个子丑寅某来。

孙伏伽道：“方才您喝的是卫国公递过来的汤药，谁知道那份汤药是什么熬制的？卫国公说是根据您的药房熬制的，空口无凭，在下并不相信。您要是让我信也简单，咱们在金殿上当场熬制，您再当场喝下，我孙伏伽才算心服口服！”

郭业道：“陛下，您看这事儿……”

李二陛下点头道：“好，就依孙爱卿所言！”

孙伏伽听了这话，好悬没气死！

他心说，陛下，咱不带这么看人下菜碟的！就在昨天，郭业说要在金殿上熬药自证清白，您坚决反对。怎么到了今天，郭业占了上风了，我提出来要在金殿上熬药，您就答应得那么利索？

坑！

真坑！

我还指望着，您不准在金殿上熬药，好蒙混过关呢？这下彻底没了指望了！

李二陛下金口玉言，下面自然不折不扣的执行。不到半个时辰，药就煎好了。

郭业冷笑道：“孙大人，这个药，您总相信是根据我的药方熬制出来的吧？”

“呃……相信了！秦国公，您请用！”

“那要是我喝了药还是没事，孙大人，您又怎么说？”

“到时候，姓孙的自然会给你个交待！”

郭业一仰脖子，把一晚苦药喝完，道：“孙大人，我倒是很好奇，您明日又会找出什么理由耍赖？真是让我拭目以待！”

第二日早朝，还没打郭业发言，孙伏伽直接出班跪倒，道：“陛下，微臣有本启奏！”

李二陛下道：“孙爱卿说的可是诬告反坐之事吧？爱卿放心，朕总不会让你没下场。依朕看来，孙爱卿可以议贤。怎么说你也是我大唐的第一个状元，若是不贤，那朕的科举不就白开了吗？”

“启奏陛下，微臣要说的正是这件事。微臣不愿意受任何优待，该当何罪，就治微臣什么罪。大唐律乃是陛下亲制，无论贫富贵贱，贤愚不肖，都应遵守。无论何人犯法，都应依律治罪！废除八议之说，请从我孙伏伽身上开始！”

孙伏伽说了这么多，中心意思只有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其实，这也不是新鲜的理论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在民间就很有市场。传说中的圣明天子，都是把这条执行的很好的。

但是，在朝堂之上，这个理论没人敢提了，甚至李二陛下制定大唐律的时候，还得把八议之说写进去。这么多文臣武将，为李二陛下效力，可不就是追求荣华富贵，封妻荫子吗？

结果废了半天劲，大伙又跟老百姓平等了，那大伙不就白忙活了吗？

谁在朝堂之上说这话，都得被群起围攻，进而丢官罢职！李二陛下在朝堂上说这话，都得江山不牢，社稷不稳！

但是，孙伏伽可不一样！

弹劾郭业不成反被日，明眼人都知道，孙伏伽死不了。

孙伏伽因为弹劾大臣而被处死？还是别开玩笑，李二陛下要是真的那么办了，以后谁还敢弹劾权贵？

当然，对于孙伏伽的惩罚，也不能太少，要不然对郭业那边也交待不过去。最终，孙伏伽的下场，最可能就是辞官不做！

无欲则刚，孙伏伽官都没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刷声望了！把这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提出来，明面上大家还都得称赞他一生高风亮节！

在场的都是人精，谁能不明白他难么点小心思？

刑部尚书韦挺冷笑一声，道：“韦大人，按照你这么说，你是一心求死呀！是不是真的叛你一个斩立决，你也毫无怨言？”

“如果按照大唐律，我孙伏伽该死，在下当然是毫无怨言！不过……”孙伏伽微微一笑，道：“不知按照大唐律，我孙伏伽所犯何罪？”

“就在前日，你亲口所说，若是药方没有问题，你愿意领诬告之罪！如今证据确凿，孙大人，您问犯了什么罪，这样食言而肥，是把朝堂的衮衮诸公，都当成聋子了吗？”

“非也，非也！”孙伏伽道：“在下乃是大唐的状元，怎么能做食言而肥的事情！我说的是愿意领诬告之罪，假如真是判我个诬告，我孙伏伽自然无法可说。只是……韦尚书以为，按照大唐律，我孙伏伽所犯的确是诬告之罪吗？”

孙伏伽在郭业把药喝下去之后，就意识到自己的失败了，昨天晚上，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这么一个以退为进之策！首先是提出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论，做为自己最后的退路。官职实在保不住了，还能捞一个好名声！

然后就开始胡搅蛮缠，把皮球踢到了李二陛下和韦挺这边！本来按照赌约行事，韦挺喊打喊杀，毫无愧色！但是现在，孙伏伽不认赌约了，韦挺还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

人不要脸则无敌！

孙伏伽一个芝麻绿豆的小官可以不要脸，李二陛下和韦挺却不能陪着他一起刷新道德的下限！

韦挺沉吟道：“按照大唐律，孙大人弹劾秦国公，仅仅是行为不谨，谈不上诬告。罚俸就可以了。”

孙伏伽长出了一口气，道：“那就请陛下罚俸，我孙伏伽毫无怨言！”

“且慢！”

郭业怎么能眼看着煮熟的鸭子给飞了，道：“微臣有话说。”

“郭爱卿请讲！”

郭业正色道：“微臣要弹劾刑部郎中孙伏伽侍君不忠！”

这个帽子扣得可有点大，孙伏伽冷笑一声，道：“不错，我孙伏伽是跟你有点过节。但是您就这样在金殿之上，指鹿为马，公报私仇。这也太不把陛下放在眼里了！也太看不起朝中的忠臣义士了吧？”

郭业清了清嗓子，道：“想当初，你口口声声说，只要我郭业能够自证清白，你就愿意自领诬告之罪。现在言由在耳，你却改成了愿意领诬告之罪，少了一个‘自’字，不知孙大人作何解释？”

事实上郭业也不记得孙伏伽当时到底怎么说的，但是这年头又没有录音机，小小的给你加上一个字，冤枉了也就冤枉了，谁能反驳？

尉迟恭眼珠一转，道：“对，我也听见了，少了一个字，难道那个‘自’字，被你给吃啦？”

孙伏伽挠了挠脑袋，心中暗想我当时的确是怎么说的？还真记不清楚了！难道当时我真的倒霉催的，说了一个“自”字！

他说道：“事情过去那么久了，怎么可能记得一字不差。秦国公以此刁难，我孙伏伽不服！”

尉迟恭道：“别的话也就算了，这句话事关重大，我一个大老粗都记得清清楚楚。你身为状元郎怎么可能记不清？要不你问问众位大人，谁没有记清楚？”

这谁敢搭茬呀，要是站出来说我没有记清楚，不就是承认记忆力连尉迟恭都比不上了吗？那还有什么脸面当官呀？赶紧回家卖红薯去吧！

郭业继续说道：“你故意少说一个字，就把应该自己解决的事情，推到了陛下的身上，不是侍君不忠是什么？”

转过头来，郭业问韦挺道：“韦大人，不知侍君不忠，该当何罪？”

“这个，侍君不忠么……”韦挺苦笑一声，道：“没罪！”

## 第1550章李二陛下下的直觉

韦挺这话一出口，顿时朝堂之上，一阵喧哗。就连李二陛下也坐直了身子，恶狠狠得盯着韦挺，寻思着自己是不是该换一个刑部尚书了。

韦挺赶紧解释道：“大唐律法里面，根本就没有侍君不忠这一条罪名。”

“这……这怎么办可能？”郭业大惑不解，道：“难道咱们大唐的官员，还可以对陛下不忠？”

“秦国公误会了，咱们平时说侍君不忠，说欺君之罪，都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大唐律里面是没有这么一条罪名。大唐律规定的比较细，比如在陛下面前说错话，应该按照大不敬处置，咱们刑部下公文，不能说是侍君不忠！”

郭业顺着韦挺的话往下说，道：“那大不敬之罪，应该如何处置？”

韦挺恶狠狠地说道：“流放两千里！”

流放两千里这个处罚，在大唐比斩立决也差不了多少。

李二陛下咳嗽一声，道：“孙伏伽，你可之罪？”

“臣……知……知罪！还望陛下开恩！”

郭业道：“您刚才不是说，无论何人犯法，都应依律治罪吗？怎么转眼间就要陛下开恩了？敢情您说话，跟放屁也差不多呀！”

孙伏伽满面羞红，不敢答言，只是跪地磕头，道：“陛下开恩！陛下开恩啊！”

李二陛下先是脸一沉，道：“秦国公，休得胡言乱语！”接着又叹了一口气，道：“孙郎中！”

“微臣在！”

“你的大不敬之罪，朕可以赦免。不过，这官你是没法当了，你自己写个乞骸骨的奏折交上来吧！以后你就在家颐养天年，朝廷之事，你就不用掺和了！”

“谢主隆恩！”

绕了一个大圈，孙伏伽还是没有逃脱被免官的命运。不过假如他一开始就认输的话，还能走得风风光光，至少一个不畏权贵的名声是跑不了的。

可是如今，不仅官被免了，还落得一个食言而肥、反复无常的名声，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处理完了孙伏伽的案子，接下来，就应该是给长孙皇后和燕王李佑解毒了。一切顺利，汤药灌下去之后不久，二人就悠悠醒转，又过了几天，就能下地走路了。李二陛下见状，龙心大悦，为了庆祝长孙皇后身体康复，甚至下了一道圣旨，大赦天下。

郭业看了这副架势，也是心中暗喜。救了李二陛下一回，就给咱加了三千户食邑。这次救了皇后娘娘，该给咱什么封赏呢？李二陛下是不是能够把之前的诺言给兑现了，让咱干干兵部尚书？

这一日退朝之后，郭业刚要回家，被一个小太监拦住了去路，道：“秦国公慢走，陛下有请！”

一般皇帝下旨，都得说是宣或者招，这次说了一个请字，就是无比的客气了。

望北阁中，除了李二陛下以外，郭业还见到了久违的长孙皇后。长孙皇后大病初愈，脸色发白，显得有些弱不经风，不过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郭业行礼道：“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秦国公请起！”长孙皇后站了起来，道：“秦国公是本宫的救命恩人，不必多礼。”

长孙皇后一招收手，就有小太监搬来一把胡凳。等郭业坐好，李二陛下道：“郭爱卿，这次多亏了你，才能保住朕两位至亲的性命。今日把你请来，是我们夫妻二人特意向你表示谢意！”

李二陛下道谢说得这么诚恳，郭业一时间还真有点不好意思，道：“这完全是微臣分内之事，陛下不必如此！”

“分内之事？说的简单！”李二陛下冷笑了一声，道：“如果朝臣都能象秦国公一样，完成分内之事。我大唐早就海晏河清了。”

郭业心中暗想，怎么这么快就变脸了？而且这话听着不大对头呀？他说道：“陛下，何出此言？是不是有人惹您生气了？”

李二陛下道：“的确是有人惹朕生气了。哼哼，侍君不诚，这话说得好！朕来问你，你觉得卫国公李靖怎么样？”

“卫国公乃是我大唐军神，一直对陛下忠心耿耿，办事更是任劳任怨，朝廷上下有口皆碑！”

“那你觉得……卫国公有没有可能侍君不诚？”

听了这话，郭业心里一翻个儿，心说难道李靖的那点小心思都被李二陛下给猜着了？

他问到：“陛下，还请慎言！卫国公为您效力这么多年，立下大功无数。要是没有什么确实的证据，就怀疑他……”

李二陛下一摆手，打断了郭业的话，道：“朕当然有证据！卫国公、观音婢和燕王，都吃了长生不老丹，也都是被你的药方给救醒的。为何别人都能安然无恙，而卫国公却是身有残疾？你说，他是不是在装病？”

百密一疏！

郭业光顾着怎么挖坑给孙伏伽跳了，没想到这次的行动有这么大一个漏洞！

他想了一下，字斟句酌的答道：“陛下，卫国公和皇后娘娘不同，跟燕王千岁更不能相比。燕王今年十几岁，皇后娘娘今年也才三十多岁。而卫国公今年都六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就算没有中毒，他又能再活多久？皇后娘娘中毒之后，可以痊愈，不代表卫国公也可以。”

停顿了一下，郭业又做了一个比喻，道：“一个年老之人，就是吃了一个瓜果，都可能腹泻不止，一命归西。而年轻人就是吃上十个八个的都毫无问题。瓜果还是那个瓜果，吃的人不一样，造成的结果也不相同。”

“希望如此！”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朕知道你跟卫国公关系好，才把这个猜疑说给你听。你帮朕给他传个话，假如他是在装病，就赶紧上个折子，说已经痊愈了，朕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假如有意欺瞒的话，哼哼……”

郭业弱弱地问道：“那要是他真的病了呢？”

“那朕也不准他回家养老！”李二陛下一拍御案，道：“让他给朕在长安城好好待着，哪都不准去！”

怪不得人家李二陛下就是千古一帝，而李靖只能俯身称臣呢！他一撅屁股，李二陛下就知道他想拉什么屎！



郭业解释的再合情合理，也瞒不过李二陛下惊人的直觉！只得道：“微臣遵旨！”

气氛一时间冷了下来，长孙皇后轻笑一声，道：“陛下，别说那些不高兴的事情了。秦国公不仅救了本宫一命，还救了燕王一命！您还没有封赏呢！”

李二陛下道：“郭爱卿，现在卫国公告病。尚书左仆射一职就空下来了……不如你来做如何？”

郭业再自命不凡，也知道尚书左仆射不是他现在可以染指的，道：“陛下说笑了，你就是给我个兵部尚书我就心满意足了。尚书左仆射？咱哪够资格？”

“兵部尚书？朕前几天确实是想让你当兵部尚书的。不过……”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恐怕你这个兵部尚书，得再过一段才能上任。朕现在还需要你当礼部尚书！”

“陛下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人，一向是不学无术。在礼部也就是尸位素餐，没什么用啊！”

李二陛下道：“怎么没用？你上次出使高句丽，办的差事不是挺好的吗？这次朕留你做礼部尚书，还是要安排你出使！”

“去哪？”

“新罗！”

## 第1551章这年头，模范夫妻也不可靠（1）

李二陛下下的“新罗”二字一出口，郭业的脑海中就浮现出了善花公主那绝美的面庞。

去！怎么能不去？不去怎么能跟善花公主再续前缘？不去怎么能……收拾杨凤怡这个小婊砸？

郭业道：“陛下真是知人善任。要说出使别的地方，微臣可能并不胜任，不过，新罗么，舍我其谁！”

“郭爱卿勇于任事，朕心甚慰。”

说完了这句话，李二陛下忽然脸现暧昧之色，道：“郭爱卿如此信心十足，是不是跟新罗的金德曼公主有一腿啊？”

尽管郭业已经对李二陛下详细报告了高句丽之行的经过，但是他和善花公主的事情肯定是不告诉李二陛下的。只是说自己跟金德曼公主，同生死共患难，交情不错。

但是现在，郭业回答的如此斩钉截铁，却让李二陛下一下子想歪了。

郭业道：“陛下误会了，绝无此事！”

“真的没有？”

郭业正色道：“微臣怎敢欺瞒陛下？”

“唉！怎么就没有呢！”李二陛下满脸得恨铁不成钢，道：“郭爱卿你连天竺的那个戒日女王都……怎么一个小小的金德曼都拾掇不下来？”

“呃……”

要怎么接？郭业苦着脸应了一句：“微臣无能！”

“你的能力朕是相信的，关键还是你有没有用心。朕来问你，那个金德曼是不是丑如无盐，你看不上眼？”

“那哪能呢，德曼公主国色天香，有倾国倾城之姿，实在是一个难得的美人！”

郭业夸奖金德曼，长孙皇后听了有点不大舒服，道：“此言当真？那郭爱卿以为，德曼公主和本宫到底谁美？”

“这……”郭业听了这话，冷汗都要下来了！这要怎么回答？说金德曼美，那皇后娘娘和李二陛下的脸往哪搁？但是要说皇后美，那品评皇后容貌，也不是啥好事。李二陛下正在一边看着呢！

他字斟句酌道：“皇后娘娘母仪天下，如同天上的明月。金德曼再美，也不过是一颗小星星罢了。星星怎能与月亮争辉？”

李二陛下道：“听你的意思，金德曼还真是颇有姿色，那你为什么看不上眼呢？还是说，她看不上你？”

男人怎么能承认自己魅力不行？

郭业道：“陛下，那个金德曼虽然长得不错，不过她广纳后宫，与她有染的男人，没有十个，也有七八个。臣对她这种放荡的行为十分不满。即便是共患难的时候，也是公事公办，毫不涉及男女私情。”

长孙皇后听了这话，惊讶得叫道：“天下还有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李二陛下解释道：“她贵为一国之主，有几个男宠也不算什么。”转头又对郭业道：“金德曼的生性是放荡了一些，不过又不是让你娶回家做老婆。你跟她关系亲密一些……不仅对你，就是对咱们大唐，也是很有好处！”

郭业还没说话呢，长孙皇后发言了，正色道：“陛下慎言！秦国公乃是国家栋梁之才，您非要他接近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这不是国家对待功臣之道！再者，臣妾听人说，功名但在马上取。您靠秦国公的男色来对付新罗，对您的名声也不好。还望陛下三思！”

长孙皇后说的话是正理，李二陛下还真的说不出什么反驳之言，道：“皇后之言有理，朕受教了！”

没等长孙皇后再客气几句，李二陛下又道：“朕还有些军国大事，要和秦国公商量一下。皇后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长孙皇后站起身来，道：“臣妾告退！”

这个气氛可不咋对！

皇后娘娘这是被赶走的呀！

眼看着长孙皇后出了望北阁，郭业道：“陛下，您想和臣说什么军国大事？”

李二陛下面露尴尬之色，道：“其实也没有什么事情，只是想办法把皇后支走罢了。唉，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古人诚不我欺。郭爱卿，朕刚才跟你说的话，你可要放在心上。欲攻高句丽，一定要和新罗交好。这个重任，朕就交给你了！”

郭业道：“微臣一定竭尽全力！”

接下来，就有点冷场。

郭业坐了一会，站起身来，准备告辞，李二陛下一摆手，道：“郭爱卿别急，朕还有件事要问你。”

“陛下请讲！”

“这次你去蜀中捉拿罗迦娑婆，也就是天福和尚的经过，在奏折上写的不甚清楚。你在这儿，给朕再详细说一下。”

这个要求有点奇怪，郭业不知道李二陛下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五一十的把自己在蜀中的经历，又详细地说了一遍。

李二陛下听完了，道：“郭爱卿，朕要听的不是这个。朕想问你一件事，就是你在捉拿天福和尚的时候，有没有见到一个人……一个女人！”

“女人？”

“就是说，天福和尚身边有没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身量不高，长得有些象天竺女子，擅长弹奏琵琶。”

郭业恍然大悟，道：“陛下，您是说琵琶女？”

“正是！”

“启奏陛下，微臣没有看到这样一个女子。”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想当初，是罗迦娑婆把她献给朕的。后来罗迦娑婆逃跑，琵琶女也不见踪影。其实，这种谋反大案，和她有什么关系，又何必跑？难道朕还容不下一个小女子？你要是见了她，不可伤她的性命，务必把她带来见朕。”

郭业心中暗想，看来，李二陛下还真对琵琶女不能忘情。这种谋反大案，都能轻轻揭过，还真是个痴情种子呢！

不过，这件事情可不能附和李二陛下，真把琵琶女找回来了。琵琶女与李二陛下朝夕相处，找个机会，把李二陛下给刺杀了，郭业上哪说理去？

郭业道：“陛下之言，微臣不敢苟同！琵琶女既然随着罗迦娑婆逃走了，

必定已经牵连进去。按照大唐律法，谋反大案，无论主从，都应处死。陛下富有四海，宫中美女众多，又何必单恋一枝花呢？”

“美女众多？哼！”

提到这个，李二陛下就气不打一处来，道：“朕来问你，在后宫之中，除了观音婢，谁还算美女？”

郭业心说咱哪知道这个呀，再说了，就算咱知道，在您面前，品评您的老婆，也实在不合适呀！

他说道：“臣听说陛下有四妃，韦贵妃、阴妃、燕妃、杨妃。无一不是身出名门，贤良淑德。而且都为陛下生了皇子，想来必然是极美的。”

“郭爱卿，你果然是不学无术！”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这些人之所以被封为贵妃，不是因为他们贤良淑德，也不是因为他们美貌无双，而是因为她们给朕生了皇子！”

郭业道：“既然她们蒙陛下宠幸，怎么能算不得美人？”言外之意就是，李二陛下，你这么说可不厚道，你觉得不漂亮，怎么把人家的肚子搞大了？这不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吗？

李二陛下道：“郭爱卿，你可知道，按照律法，后宫是由皇后做主。”

“微臣知道。”

“那你可知道每天给朕侍寝之人如何安排的？”

郭业听了这个额头上冒汗，心中暗想，李二陛下，咱俩的交情，到了这个份上了吗？这么私密的话题您都跟我聊？

## 第1552章这年头，模范夫妻也不可靠（2）

没等郭业回答，李二陛下继续说道：“完全是听从观音婢安排！皇后为后宫之主，无论是嫔妃还是宫女太监，都唯她的马首是瞻。所以说，谁能给朕生孩子，谁能当上贵妃，并不是取决于朕，而是取决于观音婢。”

李二陛下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只琵琶女，并未入宫，才能不受观音婢支配。”

总让李二陛下一个人说话，自己不搭腔，似乎也不合适。郭业麻着胆子道：“可是臣听说，您这四妃都是出身名门，皇后娘娘让她们侍寝，总是有道理的。”

“嘿嘿，什么名门？说白了，她们都是犯官之女！”李二陛下长叹一声，道：“想当初，朕扫平天下，有不少诸侯与朕为敌。他们兵败之后，女眷有的被送入宫中，有的被送入秦王府。后来此事渐渐成为定制。后宫之中的女子，全部来自是犯官的女眷。”

这下郭业明白了，李二陛下的后宫，相当于捡破烂的。进入李二陛下的后宫，条件很简单，就是父亲兄长犯了罪，自己就被送进来了。至于长得怎么样，并不重要。然后，这些人再让长孙皇后这么一挑选，李二陛下后宫的质量实在堪忧……

怪不得李二陛下被琵琶女迷了个神魂颠倒呢，敢情是平时饿狠了呀！没想到长孙皇后和李二陛下这对模范夫妻，私底下也不是那么琴瑟和谐，夫唱妇随。

其实，长孙皇后的这个做法，也可以理解。把后宫之中有能力挑战自己皇后地位的人，都扼杀在萌芽之中，充分保证了后宫的和谐。就是有点苦了李二陛下了。当然，她也不可能做的太过分。给李二陛下侍寝的怎么也得有中上之姿，只是没什么绝色佳人罢了。

郭业道：“陛下，后宫之事，乃是您的家事。您跟朕说这个的意思是……”

“朕把皇后支走，一个目的是想问问你琵琶女的事情，另外一个目的就是找你来参谋参谋。在隋朝之时，皇帝的后宫之中，都是京城选上来得姿容艳丽的少女。而朕的后宫之中，却都是不论丑俊的犯官之女。朕想把这个规矩改一下，郭爱卿以为如何？”

“那陛下想如何改呢？”

“现如今我大唐天下太平，百官也尽忠职守，没有那么多官员犯法。朕的意思是……能不能学大隋，从民间挑选一批秀女？”

在历史上，李二陛下是在长孙皇后死后，才精心萌动，广纳秀女。武媚娘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入宫的。

现在被郭业改变了历史，长孙皇后没有因病去世。李二陛下却被琵琶女给勾起了兴致，准备大杀特杀了。要不怎么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呢。被罗迦娑婆这么一熏陶，李二陛下在昏君的道路上是渐行渐远。

郭业道：“陛下，微臣以为不妥。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商纣王爱妲己，身死鹿台。隋炀帝荒淫无道，才有我大唐之兴。您选秀女，岂不是，岂不是……”

李二陛下脸色一沉，道：“秦国公，你这是把朕比作亡国之君？”

“微臣不敢。不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请陛下吸取前朝的教训，不要沉迷于女色之中。”

郭业说完了这一番话，也有些后悔。这种得罪人的活，应该给魏征来干啊，他就喜欢干这种受累不讨好的事儿。自己又何必抖这个机灵？但是当时，怎么就抑制不住冲动，把这些谏言脱口而出了呢？

是了，是长孙皇后。

自己似乎觉得在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的争执之中，就应该站在长孙皇后这边？难道……自己真的对长孙皇后情愫暗生？

李二陛下可不知道郭业打着他老婆的主意，闻言深吸了一口气，道：“秦国公，你越来越无趣了！怎么年纪不大，像个老头子一样？朕稍微想享乐一下，你就给朕泼冷水？我看你就是魏征第二！”

郭业暗中对李二陛下竖起了大拇指，不愧是千古一帝，这么快就调整好了自己的情绪！他笑嘻嘻地说道：“魏征魏大人忠直敢谏，是朝臣的楷模。陛下您这是夸我呢！”

李二陛下道：“行，行，行，你们都是忠臣。朕有的时候还真想要个懂朕心意的……算了，不说这个了。总之，拉拢新罗女王金德曼的事情，朕就交给你了。不管你采用什么手段，务必确保咱们大唐和新罗的盟约。”

李二陛下终于把话题转过来，郭业也是长出了一口气，道：“那微臣什么时候动身？”

“这个朕可说不好！朕是刚从不良人那里得到消息，新罗国王金白净已死，金德曼正式登上王位。按理说，过些日子，新罗就应该派出使者来长安，请求朕的册封。到时候，你就作为朕的钦差大臣，前往新罗，册封金德曼为乐浪郡王。等咱们盟约一定，哼哼，朕就要为中国百姓报子弟之仇……”

郭业眼前一亮，道：“您的意思是，咱们要攻打高句丽了？”

“水师的船都造的差不多了。只要和新罗的盟约一达成，朕就要尽起大军，覆灭高句丽！”

郭业提醒道：“陛下，还有个国家，您是不是给忘了？”

“哪个国家？”

“百济呀！百济虽然在三国之中实力最弱，但是十几万军队，总是拿的出的。您准备怎么对付？”

“百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朕准备灭亡高句丽之后，再把百济一鼓荡平！”

“微臣的意思是，百济会不会在咱们两家进攻高句丽的时候，出兵相助高句丽？十几万军队，对胜负可能产生致命的影响。”

李二陛下道：“秦国公多虑了，朕不相信百济有这个胆子。他们最多也就是在背后搞点小动作，怎么敢公开对抗我大唐天兵？就不怕我天兵一至，玉石俱焚吗？”

郭业心说，唇亡齿寒的道理，百济怎么会不懂？您自己都有把百济一鼓荡平的心思，百济的有识之士难道看不出来？

不过，自己要是论断百济一定会出兵，似乎论据也不是那么充分。万一扶余璋自己犯傻呢？万一那些有识之士都不得重用呢？万一百济装鸵鸟，对巨大的危机视而不见呢？

他说道：“话虽如此，不过百济总算是一个变数。不如咱们先易后难，先

联合新罗，把百济给灭了，再全心攻打高句丽！”

李二陛下摇头道：“不可！高句丽素来桀骜不驯，对我大唐虎视眈眈。如果我们攻打百济，高句丽必定会倾力相助。到了那时候，就是我大唐和新罗，对付高句丽和百济，这仗可就难打了。但是我们攻打高句丽，百济畏惧我大唐天威，势必不敢相助。结果就是我们和新罗，对付高句丽。两国打一国，胜算倍增！”

这话听起来，还真有点道理！

不过在历史上，大唐和新罗是先联合灭掉了百济，再一起攻打高句丽的。当时高句丽有没有相助百济，郭业却是记不清楚了。

如今历史已经改变，李二陛下的策略，也未必不对。

于是郭业点头道：“陛下圣明，微臣心服口服。”

接下来的日子里，郭业就开始准备出使新罗。可奇怪的是，又等了三个来月，新罗请求册封的使者还是不见踪影。

郭业心里犯合计，该不是……又出事了吧？

## 第1553章可怜天下父母心

新罗来使久候不至，另一个人却找上门来。这个人就是郑元郑德芳。

对于郑元的到来，郭业也是颇为奇怪。

郑元自从被安排进了丽竞门，如鱼得水，分析起情报来头头是道，丽竞门上下提起这老爷来没有不挑大拇哥的。在一片赞扬声中，郑元都找不着北了，一天到晚泡在丽竞门总部，很久没回秦国公府了。

郭业道：“郑……岳父大人，您公务繁忙，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串门了？”

一声岳父大人把郑元叫得心花怒放，道：“老夫今日前来，是有件事来和秦国公商量。”

“岳父大人有话请讲！”

郑元沉吟了一下，正色道：“老夫想换个差事，还望秦国公允准。”

郭业大吃了一惊，道：“莫非岳父大人在丽竞门中干得不舒心？难道有哪个不开眼的，得罪您了？”

“当然没有。”郑元摇了摇头，道：“托秦国公的福，老夫在丽竞门中过得还不赖，本门上下人等，都对老夫非常客气。”

“那您为何不打算在丽竞门继续干了？”

“老夫并不是不想在丽竞门干了，而是不想在丽竞门总部干了。整日里分析情报，不过是一些按部就班的工作，不能发挥老夫的长处。所以，老夫想离开丽竞门总部，调到别的地方去。”

“您到底打算去哪？”

“薛延陀！”

随着不良人在丽竞门的碗里抢饭吃，丽竞门也不甘示弱，在不良人的业务范围内，也动了一些手脚。现在其他国家之内，都有丽竞门的分部。

不过，那都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远不能和不良人相比。人员少，势力小，还身在帝国之内，这些分部可谓是丽竞门最苦逼的部门了。不仅生活条件远不能和大唐相比，而且有着生命的危险。

郭业道：“您老都这么大岁数了，也该颐养天年了。觉得丽竞门总部的工作不合适，可以四处走走，怎么要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不危险，一点都不危险。”郑元摇了摇头，道：“秦国公，您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我就是帮着渊海子阑跑草原上生意的。对于薛延陀是知根知底，那里的故旧比荥阳和长安都多。可以说，薛延陀就是我的半个老家，能有什么危险？”

“那也不成！就算没有什么人对您不利，长安城离薛延陀几千里地。山高路远坑深，您这个岁数，怎么能耐得住长途跋涉？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

“秦国公此言差矣。要想建功立业，怎么能一点险都不冒？班超投笔从戎，有没有危险？张骞通西域有没有危险？远的不说，就说当世，玄奘法师天竺取经，有没有危险？难道有危险，他们就不去了吗？男子汉大丈夫只怕不能建功立业，名垂青史，怕什么危险？”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您也得替我想想，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翁婿关系。要是您真的出了什么事，我怎么跟菲菲交待？我怎么向天下人交待？知道的说是您自个非要去，我拦不住。不知道的就得说我不孝，您这么



大岁数了，还让您为我东奔西走！”

“那是你的事，老夫不管！总而远之，言而总之，你得把老夫派到薛延陀去。你一天不答应，老夫就烦你一天，你一年不答应，老夫就烦你一年……”

郭业心思电转，道：“岳父大人，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您说是为了建功立业去薛延陀，我是不信的。您在丽竞门中的表现，我知道的一清二楚。您对丽竞门的差事很满意，连家都不想回。现在您忽然要说去薛延陀，不能不令人生疑呀！您把话说清楚了，咱们万事好商量。您要是不说清楚……”

“难道你还敢对老夫无理？”

“那我哪敢呀！不过……我可以找菲菲对付您！”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郑元拉下脸来，郭业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不过……郑菲菲一撒娇，郑元也得举手投降！

至于郑菲菲究竟是听她爹的，还是听郭业的，那还用问吗？

郑元叹了一口气，道：“看来什么都瞒不住你！不错，建功立业之说，不过是个幌子。老夫去薛延陀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菲菲！”

“此言怎讲？”

郑元道：“老夫在丽竞门中分析情报，也不是白分析的。秦国公，问你一件事儿，您和应国公武士曷之女武媚娘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吧？”

郭业面露尴尬之色，道：“这……这您都分析出来了？其实我和武媚娘的关系也没什么……”

郑元道：“秦国公不比担心，我不是怪罪您。以您的身份，身边女人多一点，很正常。老夫的意思是，现在国公之女都要给您做妾侍了。那我们家菲菲在几年之后，嫁入郭家。是不是就不怎么般配？”

郭业这下听明白了，郑元是怕自己的身份低微，郑菲菲嫁入郭家之后，被人看不起，受了委屈，这才要想办法建功立业，好将来为自己的女儿撑腰。也真难为他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郭业道：“岳父大人何必如此，我喜欢菲菲，是喜欢她这个人，而不是因为她是谁的女儿。再说了，就算真论身份，菲菲乃是荥阳郑氏之女，即便是皇子都配的上，何况是我郭业呢？”

“秦国公过奖了，假如菲菲真是纯正的五姓女，老夫也就不必担心了。问题是，她的母亲不但不是五姓女，即便是汉人都算不上。菲菲的地位，实在是让老夫担忧……我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不想让她受了丝毫的委屈。”

……

郭业继续对郑元好言相劝，怎奈郑元铁了心了，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他说道：“秦国公，不必再说了。如今大唐国事日盛，薛延陀却不知天时，一直不肯臣服我大唐。大唐和薛延陀之间，必有一战。您难道就不想在其中分润一些功劳？丽竞门在薛延陀的分部，实在是不咋的，还是让老夫帮你整治一番吧！”

这句话，却是打动了郭业。

倒不是他想立大功，到了他这个地位，即便是立下了再大的功劳，也升无可升了，甚至有功高盖主之嫌。

不过，这可是薛延陀！与郭业有着血海深仇的薛延陀！郭业有多少好兄弟，死在了薛延陀骑兵的手中？假如以后不能在大唐的和薛延陀的斗争中，出一份力。即便以后大唐把薛延陀给灭了，郭业也不会念头通达！

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不亲自出力，哪有报仇的快感？从这个角度来看，把郑元派去薛延陀，还真是一步妙棋！这老爷子颇有搞情报工作的天赋，又深悉薛延陀的内情，把他派到薛延陀去，那薛延陀对大唐还有什么秘密？

郭业点头道：“既然如此，我也就不阻拦岳父大人了，就是不知菲菲……”

“只要你不给老夫使绊子，菲菲那边老夫亲自去说！”

郑元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办事效率真的很高，第二天说服了郑菲菲，第三天就打点行囊，离开长安城，直奔薛延陀去也！

郑元走后没多久，新罗的使者也姗姗来迟！

这位使者非是旁人，乃是郭业的老熟人，新罗国仙金庾信！在金庾信住进鸿胪寺的馆驿不久，郭业就登门拜访，道：“庾信大哥，您来得何其迟也！”

金庾信苦笑一声，道：“我能来就不错了！现在新罗内忧外患，已经危如累卵！我这次来，是向大唐求救来了！”

## 第1554章李二陛下的如意算盘

“内忧外患？”

“不错！现在新罗和高句丽已经联手，出动了二十万大军，攻打我们新罗。大唐再不发兵，我们新罗就有亡国之危！”

金庾信说得严重，郭业却并不怎么担心，他说道：“金大哥，您别吓我。百济和高句丽联合攻打新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咱们新罗不是安然无恙？更何况现如今高句丽势力大衰，新罗又有我那岳父杨万春助阵。能有什么危险？”

“杨万春！哼哼！”金庾信一撇嘴，道：“他们杨家军也就是守城还行，一出城野战就成了软脚虾，根本就指望不上！”

郭业道：“能守城也不错呀。高句丽和百济攻打不下新罗的城池，自然就会粮尽退兵，您怎么说新罗有亡国之危呢？”

“这个……其实，光是百济和高句丽联合攻打，咱们新罗也不怕他们。不过，现在不是国主新丧，女王登基吗？我们新罗的内部……”金庾信的脸微微一红，道：“出了点小小的问题。”

“小问题？”

“呃……就是有人要和金德曼公主争位！”

“内斗？”郭业大惑不解，道：“我听说真平王只有四个女儿，没有儿子。难道这几个女儿之间，为了王位，也有争执？”

“长幼有序。其他几位公主，自然不会和德曼公主抢夺王位。问题是……”金庾信艰难的吐出了几个字，道：“还有……还有一个男的！”

这可奇怪了，郭业道：“金大哥，我怎么听不明白呢，难道说真平王还有一个儿子？这个不对吧……要是真有儿子的话，他怎么不把皇位传给儿子，而传给了德曼公主？这说不通啊！”

“这个……这个……其实也不能算他的儿子……”

金庾信吞吞吐吐的解释了半天，郭业才明白了，要跟金德曼争位的这个人叫做鼻荆。

鼻荆是谁？这可就不好说了。按照新罗政府的宣传，这个鼻荆的来历非常神秘。

金德曼王位得自她的父亲真平王金白净。而金白净的王位，得自他的亲叔叔真智王。传说，真智王在位的时候，喜欢上了一个有夫之妇，这个有夫之妇名叫桃花娘。

真智王想把桃花娘纳入后宫，桃花娘誓死不从。于是真智王就问，我是一国之君，你为什么不愿意嫁给我？桃花娘说，我是有丈夫的人，当然不能答应您这个要求。真智王问，要是你丈夫死了呢？桃花女回答，如果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愿意侍奉您。

这件事发生之后不久，真智王就死了。再过了两年，桃花娘的丈夫也死了。这时候，真智王的鬼魂找到了桃花娘，说你的丈夫已经死了，咱们俩是不是可以那啥了？于是，一人一鬼就成其好事，生下了一个孩子，叫做鼻荆。

金白净听说了这件事，就把鼻荆召进宫养了起来。

这就是新罗政府承认的鼻荆的来历

当然，只要智商稍微正常一点的人，就知道这是扯淡！鼻荆的生母是桃花娘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生身父亲……不是真平王金白净还能是谁？

所以说，朝堂之上，都知道鼻荆是金白净的私生子，就是没人敢挑明。鼻荆对此也是心知肚明，对于新罗王位岂能没有想法？现在金德曼坐上了王位，他怎么能服气？这些年，鼻荆在新罗的朝堂之上，已经安插了不少的亲信。

就在新罗和新罗大兵压境之际，鼻荆忽然发难，要求金德曼纳让位，把金德曼搞了个焦头烂额。外有强敌，内有忧患，新罗这一关的确是不好过！

郭业道：“大军出征，可不是一件小事。哪能说动就动？就是现在开始准备，等大军到了新罗，也得有大半年的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金庾信叹了一口气，道：“事到如今，难道还能有别的办法？我这也是尽人事，安天命罢了！”

大唐皇宫，两仪殿。

李二陛下亲切接见了新罗使节金庾信，大唐礼部尚书秦国公郭业作陪。

金庾信先告丧——真平王金白净薨了，后报喜——金德曼登基为王，最后才是请求大唐出兵，帮助新罗抵御百济和高句丽的侵略。

等李二陛下听完了金庾信的要求之后，却是微微一笑，道：“金爱卿，不用那么麻烦。要解你们新罗之危，根本就不需要出动大军。朕有三策，可退强敌！”

“呃……陛下英明神武，外臣望尘莫及。到底是如何三策，还请陛下讲来！”

“朕先说上策。现在你们新罗是女主临朝，自然为人所轻。如果换个男子为王，那情形自然就有所不同了！”

金庾信听了这话，好悬没骂出来！这是什么上策呀？想当初真平王金白净在位的时候，高句丽也没少打新罗的主意呀！李二陛下这个主意，简直是狗屁不通！

尽管心里边暗自腹诽，金庾信嘴里边可不敢出言顶撞，道：“陛下，我们新罗的国情与别国的不同。百姓只认同圣骨为王。现在圣骨之中，全为女子。若是勉强找一个男子，恐怕国民不服！”

“圣骨？这是什么意思？”

“呃……我新罗之人，也分三六九等。最高等的叫做圣骨，其次为真骨，再往下还有六品头、四品头、三品头等等。什么骨品做什么官，都是有定数的。骨品之间，一般也不能通婚。”

李二陛下点头道：“朕明白了，这有点类似我们魏晋时候的九品中正制。”

“正是！”

“那就好办了，朕说的这个男子，绝对会让新罗的百姓心悦诚服！”

“您的意思是？”

“朕从大唐宗室之中，选出来一名男子，封为乐浪郡王，派到你们新罗当国王。金德曼公主，可以嫁给他为王后。大唐宗室，皆是凤子龙孙，总不会不如你们那个什么圣骨吧？如此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个……”

这个绝对不能同意！新罗国王改成大唐宗室，那和被灭国有什么区别？又何必来大唐求救呢？直接向渊盖苏文投降不就得了？

金庾信道：“陛下的这个办法自然是极好的，怎奈我新罗百姓大多不服教化，只认圣骨。就算臣给他们解释大唐宗室的地位远超圣骨，恐怕他们也不会听从！”

李二陛下也知道自己的这个主意实在是馊了一点，道：“好吧，那你再听听朕这个中策。渊盖苏文为什么攻打你们新罗而不攻打我们大唐？那是因为你们新罗实力弱小。朕有一策，可使渊盖苏文投鼠忌器，不敢攻打！”

“陛下请讲！”

“朕赐给你们新罗几千套大唐的官服印信。你们新罗的官员，以后同时也就是我大唐的官员了。渊盖苏文再攻打你们，你们就穿着我大唐的官服去迎敌！朕倒想看看，渊盖苏文有没有担子，敢冒犯我大唐的官员！”

这个主意还是换汤不换药！新罗官吏都成了大唐的官员，那新罗不就归入大唐了吗？金庾信暗暗寻思，这尼玛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大唐天子，对我们新罗也是贼心不死！

他说道：“此事关系重大。外臣位卑权轻，做不了主。您还是说说下策吧！”

## 第1555章重赏之下必有美男？

对于金庾信这么不识时务，李二陛下感觉非常遗憾，道：“朕的上中两策都是长治久安之策，这下策却只能收一时之效。你们新罗不用上策和中策，实在是可惜了。也罢，朕再说说下策！”

“陛下请讲，外臣洗耳恭听！”

“下策分为三步。第一步，朕在辽东边境，聚起大军，作出攻伐高句丽的态势。渊盖苏文担心后方不稳，必会退兵。第二步，就是针对百济。百济自恃有大海阻隔，对于西部国境的防御非常松懈。千里海疆，基本上没有什么防守。朕只要派水师数千，泛舟黄海，百济就得退兵自保。”

“那第三部呢？”

“第三步，就是朕再派使者，给你们三方说合。三管齐下，可解你们新罗的亡国之危！”

李二陛下真有两把刷子，这个下策，虽然出兵了。但只是做做姿态，并不准备开兵见仗。所以，耗费不大，时间不长，效果却比直接出兵还要好！

金庾信听了这个下策，颇为满意，道：“这个下策好！陛下高瞻远瞩，烛照万里，略施小计，就拯救我们百济于水火之中。不愧是天可汗，不愧是圣明天子！我新罗愿生生世世为大唐藩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永无二心……”

金庾信谀词如潮，不要钱的好话被他一股脑的往外倒！李二陛下听了也颇为自得，道：“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朕这个下策不过是伐交而已，当不得如此夸奖。可惜呀，朕的上中二策，乃是上兵伐谋。可惜你们新罗人目光短浅，不愿意施行。才让朕的两条妙计落空！”

金庾信喏道：“不是我们不愿意施行，实在是百姓……”

李二陛下一摆手，道：“不必再说，既然你们新罗无福消受，朕也不勉强。封金德曼为乐浪郡王的诏书朕已经写好，钦差的人选也已经定好，不日即可前往新罗。金爱卿还有其他的事儿吗？”

金庾信道：“不知陛下钦差的人选是谁？到时候我们结伴前往新罗，也好有个照应！”

“正是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金庾信听了这话，眼泛异彩，道：“太好了！秦国公一人可当十万精兵。他到了，我们新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李二陛下的脸上有些不好看，心中暗想，朕费心受累的给你们想了三条妙计，你还横挑鼻子竖挑眼，嫌七嫌八的。怎么一提郭业就这么高兴？难道朕还比不上郭业？

他说道：“莫非金爱卿和我们大唐的秦国公很熟？”

“那是自然，想当初秦国公在平壤城两百破五千，在汉城五万破二十万，都是外臣亲眼所见！秦国公用兵如神，恐怕孙武复生，吴起再世，也远远不及！陛下肯把秦国公借给我们新罗，可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外臣真是感激涕零！”

金庾信把郭业捧得这么高，可不是啥好事，郭业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道：“过奖了，过奖了！在下不过是适逢其会，不敢贪天之功！”

……

又说了几句话，金庾信才告辞离去。等他一走，郭业道：“陛下，您别听金庾信胡说八道，这小子吹捧微臣，实在是没安着什么好心！”

“朕知道。”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朕早就明白过来了，他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明着是吹捧你，暗中是贬低朕！朕的上中二策，让这位新罗使者生气了！他明着不敢反驳朕，只能耍这种小手段。”

郭业道：“陛下，您真对新罗有点想法？”

李二陛下的脸上豪无愧色，道：“那是自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覆灭高句丽和百济之后，就该轮到新罗了。这些藩国，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现在我们大唐势大，他们不得不臣服。等我们实力转衰，有机可乘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一头头的饿狼，都想从我大唐身上扯下一块肉来。为了后世子孙，朕一个也不想留下！”

“可是……”郭业道：“陛下，乡下有句土话，叫做咬人的狗不叫。这话虽然不好听，但是话糙理不糙。您即便是真想把新罗并入大唐，现在也不该表露出来呀，让他们平白生了戒备之心！”

李二陛下摆了摆手，道：“无妨！朕就是想看看新罗使节的风骨。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从新罗使节的身上，就可以看出新罗的民心士气。这个金庾信不但不对朕唯唯诺诺，而且还对朕有所反击。如此看来，新罗国实在是不可轻辱！对付新罗，还得徐徐图之。”

“话虽如此，难道您就不怕破坏了咱们和新罗的盟约？”

“怕什么？这不是有郭爱卿你吗？就看你能不能略施小计，把金德曼给朕拐回来了！朕说话算话，只要你能娶了金德曼，朕就赐你姓李，改封秦王，世袭罔替！”

郭业心中暗想，这个赏格也太重了，可以说，除了李二陛下脱龙袍让位，就没有比这个更高的封赏了，为了一个小小的新罗，值得吗？

他说道：“陛下，您不是在忽悠我吧？一个小小的新罗，就值这么高的封赏？当初我抓了颉利可汗，您也没怎么着呀？怎么到了新罗这，就如此不同？”

李二陛下道：“君无戏言，朕可不是随便许诺。突厥带甲数十万，确实是我大唐的心腹大患。但是那又怎么样？他们不过是军力强盛，其他方面就乏善可陈了。只要我们大唐能在军事上把突厥打败，就可以把突厥人全部变成大唐子民。不过新罗就不一样了……”

“难道新罗比突厥封厉害？”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新罗的风俗和文法都是自成一体，从高官显贵，到平民百姓，都不愿意和我们融为一体。军事上打败新罗不难，难的是如何收新罗的民心。你若是真能把金德曼给收服了，让你们儿子继承新罗王位……才有可能使新罗逐渐溶入大唐！为了大唐的长治久安，郭爱卿，你一定要全力以赴！”

郭业心说，哪有那么容易？一直到了一千多年以后，新罗不但自成一体，还成为了传说中的“宇宙大国”。指望把他们融合了，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苦笑道：“您也太看得起我了！人家金德曼好好的一国之主不做，来咱们大唐做王妃？恐怕微臣就是貌若潘安，才比子健也做不到！”

李二陛下打趣道：“即便是潘安和曹子建也不能两百破五千，五万破二十万啊！朕对你有信心！”

.....

.....

接下来的日子里，李二陛下雷厉风行，连连下诏。

命令营州都督张俭率领幽州和营州的军队，联合契丹、奚族和靺鞨族，在辽东边境，举行会盟，震慑高句丽。

命令青州都督刘仁轨率领两万水军，四百条战船，出黄海，兵压百济。

命令礼部尚书秦国公郭业出使新罗，册封金德曼为乐浪郡王，并且再次调解三国纷争。

对于此次出使，李二陛下寄予厚望，宣布朝廷要对郭业进行无条件的支持，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而郭业则为这次出使带谁去发愁，无他，要去的人太多了。

虽然上次郭业出使，死伤的比例有点高，但是收益也大呀！不仅仅每人都有几百两黄金，还每人发一个美女。更何况看这架势，皇帝陛下对于这次出使这么重视，立功的机会也不少！立功之后，自然就可以升官了！

升官发财、娇妻美妾，一次出使就可以全部搞定！这种好机会去哪里找？



## 第1556章新罗王室的口味有点重

郭业选拔随员的消息一传出去，秦国公府顿时门庭若市，孙子善又回到了收红包收到手软的日子。

郭业可不希望重演上次的惨剧，直接宣布，此次出使，随行的侍卫，必须签下生死无悔的契书，而且必须有父母高堂的副署！

这怎么听起来，比打仗还恐怖？不少打算搭顺风车的人，见了这个消息，还真打起了退堂鼓。

最终这次郭业精挑细选的二百侍卫，不仅仅是身手不错，而且都是在军中郁郁不得志，渴望建功立业之辈，家中被背景也比上次小了很多。

挑选好了侍卫，就该挑选随行的官员了。上次出使，带了长孙师、孙子善和斑鸠。

这次出使，长孙师肯定是不能去的，丽竞门的工作还需要他主持。孙子善胆子小不想去，但是为了牵制戒色和尚，郭业还真得把他给带上。

至于斑鸠，自从上次生病之后，身体就不怎么好，虽然强烈要求一同前往，郭业还是把他给留下了。

荣留法王高建武得知这个消息，也是跃跃欲试。不过，高建武可是李二陛下对付渊盖苏文的大杀器，郭业不敢把他带走，好说歹说，才把他给劝住了。

郭业身边的四大高手，当然得带着，法琳尽管上次被天福和尚废了一只胳膊，但是为了佛门的未来，他不得不勉力支持。幸好法琳武功高强，即便是一只胳膊不太好使，也仍然算得上一个绝顶高手。

最后，郭业还带上了乙支花花。乙支花花到了长安城，一直没有什么作为，也是心灰意冷，准备回汉城看看。

大唐贞观十一年，三月初六。

郭业辞别了家中的娇妻美妾，带着贴身的四大高手，以及孙子善、乙支花花，还有两百侍卫，会合了金庾信的使节团，离开了长安城，直奔新罗去也。

这次出行，比上次可就好多了。经过了上次的锻炼，孙子善已经会骑马了，能够跟的上大部队。乙支花花虽然是一个女流之辈，但是除了容貌差了一点，身材胖了一点之外，就没有什么缺点了。论起马来，比起那些侍卫，分毫不差。

一行人饥餐渴饮，晓行夜宿，不到一个月，就再次来到了密州板桥镇。到了这里，行程就算走了一半。在板桥镇雇上几艘海船，就可以过黄海，直接前往新罗了。

一路辛苦，郭业趁机宣布放假三天，三日之后，再坐船起行。

金庾信对此也是无可无不可，反正李二陛下的诏书已经下达，高句丽和百济此时，势必焦头烂额。他们早几天晚几天到新罗，都无关大局。

甚至内心深处，金庾信还希望郭业再推迟几天到新罗。如果经过郭业调停，两国退兵，新罗仅仅是避免了亡国之危。但是假如，郭业还没到，高句丽和百济就受不了大唐的压力退兵了，那新罗就可以衔尾追击。

追击退兵，打胜仗简直太容易了。金德曼挟此大胜之威，就被可以彻底压制鼻荆，坐稳新罗王座，内忧外患一并解除！

.....

.....

郭业这次投的客栈，自然还是老熟人三娘子的鑫鑫客栈。等人们都安顿好了，三娘子摆下了一桌酒宴，特意款待郭业和金庾信。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郭业道：“金大哥，有件事情，小弟一直想不明白，还望大哥不吝赐教！”

“秦国公有话请讲！”

“还是你们新罗那点事儿。尽管鼻荆是真平王的私生子，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是他的儿子，男子为王，怎么也比女子为王好些吧？真平王为什么不就鼻荆认祖归宗，直接继承王位。而是把王位传给了德曼公主！”

金庾信道：“实不相瞒，就算是鼻荆真的认祖归宗，也于事无补。”

“难道是真平王不喜欢鼻荆？还是说不通呀.....”郭业摇了摇头，道：“若是真平王不喜欢这个私生子，完全可以让他当一个富贵闲人。可是听你的意思，这个鼻荆在新罗国内势力不小，几乎可以和德曼公主分庭抗礼，这要是没有真平王的支持可办不到！”

金庾信苦笑道：“不是那么回事。我原来不是说过吗？咱们新罗国王，只有圣骨才能担任，德曼公主是圣骨，而鼻荆不是圣骨！”

“都是真平王的子女，一个是圣骨，一个不是圣骨，难道说.....和他们的母亲有关！”

“对！秦国公果然聪明！只有父母都是王族血脉，生下来的才是圣骨。真平王是圣骨，而桃花娘只是一个平民女子，真论起来，鼻荆连真骨都有些勉强！”

郭业听了这话，忽然间感觉有什么不对的样子，道：“父母皆是王族血脉？那岂不是说.....”他噤了了半天，吐出了两个字来，道：“乱.....伦！”

金庾信对此倒是颇为坦然，道：“按照你们汉人的规矩，可以这么说。我们新罗与你们汉人不同，我们崇尚骨品之内通婚。其他骨品还好，只有圣骨的选择范围实在是小了一些。对于王室男子来说，侄女、姑、姨、堂姐，堂妹，都可以成为妻子，此事光明正大，毋庸讳言！”

他说得这么光明正大，郭业倒是不知道如何接茬了，良久才道：“我们汉人不允许这样，不光是风俗的问题。古语有云，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即便风俗允许，恐怕王室的后代也会有问题.....”

说到这里，郭业忽然想起了金德曼和善花公主，这二位同为圣骨，都是明艳照人，智商正常，看不出什么问题，难道新罗王室的基因就这么优良？丝毫没有任何缺陷？

他接着说道：“当然，也不是全然如此。我就这么一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金大哥海涵！”

金庾信道：“男女同姓，其生不蕃？还有这种话？你们汉人的老祖宗，果然不凡！我们的圣骨，的确出了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

“如今的圣骨，只有德曼公主四姊妹。换句话说，除了德曼公主死姊妹，我们新罗没有其他人是圣骨！”

说到这里。金庾信叹了一口气，道：“为了延续圣骨的血脉，德曼公主十

三岁，就嫁给了自己的亲叔叔饮葛文王，可惜没有生育。饮葛文王的身体也不好，成亲之后没有一年就死了！原来我只以为这是天不佑我们新罗，没想到还有这个道理。”

郭业心中暗想，风华绝代的金德曼，竟然有这种黑历史，真是出乎意料之外。看来金德曼后来广纳王夫，放荡不羁，还真有点破罐子破摔的味道。

他继续问道：“如此说来，只要德曼公主四姊妹故去之后，你们新罗就没有圣骨了？”

“就是这个问题！”金春秋一拍桌子，道：“要不是这样，怎么能轮得到鼻荆撒野！他的意思是，反正新罗的圣骨传承，几十年后就得断了。不如现在就让他坐上王位，至少他是个男的，而且还是真平王的直系血脉。有许多朝中大臣，也支持他这个想法！”

郭业暗暗寻思。金德曼的优势是自己是圣骨，劣势是女子之身。而鼻荆呢，优势是金白净的亲儿子，劣势是真骨，在骨品上比金德曼低了一等。仔细一比较，两人还真是势均力敌，难分高下！

他问道：“不知鼻荆的才能如何？能不能比得上金德曼公主？”

金庾信刚要回答，忽然间一阵敲门声传来！

三娘子打开门一看，顿时脸色一变，道：“您怎么来了”

## 第1557章求和

来人三娘子认识，乃是陇西李氏的一个长老，名叫李乐咏。

李乐咏今年六十多岁了，按照辈分来说，三娘子得管他叫上一声爷爷。这老爷子带着几个仆人，半个月前就住进了鑫鑫客栈。

自从住进了鑫鑫客栈，李乐咏就不走了。每日里，不是在街上闲逛，就是在房中喝茶，悠哉游哉，简直把鑫鑫客栈当成了自己养老的地方。

三娘子可不会天真到以为，李乐咏这么大的岁数，跑了几千里地，是为了来自己这里养老。当然，更不可能也是为了自己来的。

陇西李氏与其他的士族不一样，因为与大唐皇族同姓，陇西李氏受到了李二陛下额外的优待。甚至有传闻说，李二陛下准备把自己出身的太原李氏，与陇西李氏连宗。那样一来，陇西李氏都能勉强称得上皇亲国戚了。

所以，陇西李氏在大唐建立以来，声势日隆，逐渐成为了五大士族之首。李乐咏身为陇西李氏的长老，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财雄势大，三娘子这点产业，根本就入不了人家李乐咏的法眼。

李乐咏微微一笑，道：“晚娘，听说咱们鑫鑫客栈有贵客到访。老夫唯恐你一个妇道人家，招待不周，特意来给你帮忙来了。屋里边是谁，还不快给我们引荐引荐！”

“这……待妾身问一下贵客！”

“应当的，晚娘你尽管去问！”

李晚娘转过身来，把李乐咏的情况，简短的对郭业一说。郭业听完了，就知道，这个李乐咏是来者不善！这次会面，恐怕不是偶遇，而是蓄意为之！

郭业答了一声“请”字，李乐咏进得门来，抱拳拱手，道：“草民李乐咏，参见秦国公！”

草民见国公，可不是这个礼节！不过李乐咏都这个岁数了，硬追究起来也没啥意思。郭业不为己甚，道：“不敢当，李老先生请坐！李晚娘，把残席撤下，为李老先生重新整治一桌。”

一会儿功夫，新的酒宴摆下，三人开怀畅饮，李晚娘在一旁斟酒布菜！

李乐咏还是真能白话，雅俗共赏，妙语连珠。三言两语，就把人斗得哈哈大笑。但是仔细一琢磨，这老小子，啥都没说！

扯了半天闲篇儿，郭业把酒杯一推，道：“李老先生，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今日前来的目的，恐怕不是那么简单！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呵呵……”李乐咏干笑了两声，道：“秦国公真是快人快语。既然您这么敞亮，老夫也就不绕圈子了。老夫今日前来，是请您吃顿饭！”

“吃饭？”郭业指着满桌的酒菜，道：“那这顿饭算你请？”

“秦国公说笑了，这等酒菜，怎能配得上秦国公的身份。明日一早，还请秦国公，往听海楼一行，老夫和几个朋友，一起宴请秦国公！”

“朋友？到底是谁？”

“到时候秦国公就知道了！”

郭业冷笑一声，道：“李老先生，您不把这些人的名字说出来，郭某恕难从命！”

“其实，告诉秦国公也没什么，邀请您的除了我以后，还有博陵崔氏的家主崔少泽，范阳卢氏的家主卢金化，荥阳郑氏的家主郑青山、太原王氏的家主王自成。秦国公，这么多人的面子，您给是不给？”

郭业心中暗想，除了陇西李氏以外，五大士族的家主算是来全了！这种豪华阵容，就算是李二亲自下旨，都不容易做到。是他们太给我郭业面子了？还是已经把我当成了最大的敌人？

他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我郭业必定前往听海楼叨扰！”

“那咱们明日不见不散！”

尽管郭业答应的干脆，真要赴宴，还是不敢掉以轻心。这帮人很可能就是天福和尚背后的主使者，他们连李二陛下都敢刺杀，还有什么不敢的？所以，郭业此行不仅仅带上了四大高手，二百侍卫也在听海楼附近待命，一有不对，就可以上前抢人。

郭业如临大敌，事情的发展却有些出乎郭业的意料之外。

他还没到听海楼呢，远远就看见有五个老头迎风站在门口。走近了一看，五个老头里面，有两个认识，一个是昨天刚刚见到的李乐咏，另外一个就是老熟人郑青山。

既然这两位出面了，不用问，另外三个老头，就是崔少泽、卢金化和王自成了。这副阵仗，还真令郭业有受宠若惊之感。不谈这五位中的地位，就是从敬老尊贤的角度来讲，这五位在门口相迎，已经是非常给面子了。

尤其是荥阳郑氏的家主郑青山，两人的关系绝对算不上友好，能摆出这副姿态，实在是难能可贵！

没等郭业说话，五人已经是一躬到底，道：“草民参见秦国公！”

郭业连忙用手相搀，道：“不敢当！不敢当！众位老先生，快快请起！”

……

听海楼乃是板桥镇上最高档的酒楼，五大士族财大气粗，已经把听海楼全包了。众人把郭业让进顶楼，分宾主落座，有伙计献上了香茶。

郑青山咳嗽一声，首先开口，道：“秦国公，想当初在博陵，郑某多有得罪之处，还望秦国公海涵！”

郭业道：“好说，好说，反正本公也没吃什么亏，还发了一笔小财。如果这算得罪的话，我还盼望着你们荥阳郑氏多得罪我几次！哈哈！”

这句话说得夹枪夹棒的，郑青山面露尴尬之色，道：“秦国公说笑了！”

郭业冷哼一声，道：“众位家主都是重任在身，公务繁忙，把我叫到这里来，恐怕不是吃顿饭那么简单！大家都心知肚明，咱们是友非敌，有什么事，现在就说吧！”

“秦国公此言差矣！”有一个人站起身来，道：“有道是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秦国公您位高权重，我们五大士族势力也不小，咱们何必要拼个两败俱伤？就不能化干戈为玉帛吗？”

“请问您是……”

“在下乃是博陵崔氏的家主崔少泽。要说吃亏，还是我们博陵崔氏吃您的亏最多，不谈那千顷地，就说我们以前的家主崔九炎，就是间接的死在您的手中。尽管如此，我们博陵崔氏还是愿意放下仇恨，和您讲和，就是不知道您愿意不愿意？”

郭业环视一周，道：“你们怎么说？”

李乐咏道：“秦国公对我们陇西李氏的李晚娘多加照顾，我们感激都来不及呢，又怎么会愿意与秦国公为敌？”

郑青山道：“我们荥阳郑氏虽然和秦国公有些小小的不愉快，但是毕竟咱们还是亲戚嘛！什么事情说不开呢？”

卢金化道：“我们范阳卢氏秦国公无怨无仇，自然不愿意和秦国公做对！”

王自成也说道：“我们太原王氏也是……”

听到这里，郭业一摆手，道：“您可是太原王氏的家主王自成？”

“不错，正是老夫！”

郭业道：“其他家族我不管，太原王氏我可不会轻轻放过。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你们能够把天福和尚交出来！”

## 第1558章班门弄斧（1）

王自成道：“天福和尚？您说的是假冒神僧罗迦娑婆，谋害了太上皇和三位王爷，意图谋反的天福和尚？”

“不错，就是它！”郭业慢条斯理地说道：“您可千万别告诉我，太原王氏根本就不知道天福和尚的下落。”

“可问题是……我们太原王氏确实不知道天福和尚的下落啊！”

郭业怒道：“你少来这套！有人亲眼看见王思榜把天福和尚给救走的！我来问你，王思榜是不是你们太原王氏的人？”

王自成一拍桌子，道：“这个瘪犊子！老夫早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就会给我们太原王氏惹祸！”

停顿了一下，王自成满脸委屈的说道：“秦国公有所不知，王思榜以前确实是我们太原王氏之人！不过……我们太原王氏早就把他从族谱上除名了！此事人尽皆知！”

郭业冷笑道：“该不会是王思榜救了天福和尚以后，你们太原王氏为了推脱，假意和王思榜断绝关系吧？”

“那哪能呢？您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了，王思榜，我们太原王氏就是盼望着他长大以后能够金榜题名！怎奈这小子从小就不喜欢念书，只喜欢舞枪弄棒的。后来竟然离开家族，与江湖人来往！把我们太原王氏的脸都丢尽了！早在三年以前，我们太原王氏就把他开除出家族了！”

“此言当真！”

“当然是真的，我们都签好了文书，上面还盖着官府的大印！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哪天我带给您看看！”

这种话一般人听了就会信以为真，但是郭业却不会上这个当。

《水浒传》里边，宋江怕给家里招灾，早就和他老爸，把断绝父子关系的契书写好了。但是人称“孝义黑三郎”的宋江，跟宋太公就没有父子之情了吗？当然没有，人家该咋过，还是咋过。这只不过是一种避免风险的手段。

太原王氏的这一招，在唐朝算是超越时代的新骗术了，但是可惜遇上了穿越而来的郭业郭子仪，被他一眼看穿！

当然，现在无凭无据的，郭业也懒得现在揭穿他。他点头道：“既然如此，我就相信你们太原王氏和天福和尚没有瓜葛，一切都是王思榜自作主张！”

“多谢秦国公。”

既然知道这次讲和，五大士族毫无诚意，郭业也就懒得虚与委蛇，道：“那咱们今天就算讲和了，以后只要你们五大士族奉公守法，本公就不会特意针对你们。要是没有别的事儿……”他站起身来，接着道：“咱们就此别过！”

李乐咏伸手一拦，道：“秦国公慢走！”

“怎么？难道你们还想强留本公？”

“草民不敢！在下的意思是，您既然来了，就别忙着走啊。我们五大士族和您讲和是非常有诚意的，特意整治了一桌好酒好菜，聊表寸心，还望秦国公笑纳！”

郭业摇头道：“算啦，本公位极人臣，富可敌国，什么好吃的没吃过？早

就不贪图口腹之欲了。”

李乐咏微微一笑，道：“您这话可说错了，有些东西，您再大的权势，也寻不着。再多的钱财，也买不到！我们五大土族屹立千年，还是有些独到之处的。”

这话说得，倒是真令郭业感兴趣了，道：“既然如此，就把你们独到的东西都端上来吧！”

李乐咏一摆手，就有个伙计端上来一盘物事，道：“秦国公请看，这样东西您可满意？”

郭业一看这东西，好悬没气乐了，道：“李老先生，您吹了半天，敢情说得就是这个呀！这不就是樱桃吗？有什么奇怪的？”

李乐咏摇了摇头，道：“老夫本以为秦国公虽然有暴发户之嫌，但是富贵这么久了，总得吃过见过。今日一见，实在是……唉，见面不如闻名啊！”

郭业被他说的我心里边犯嘀咕，莫非真是咱孤陋寡闻了？他拿起一粒来，轻轻德放在嘴里，一股熟悉的味道传来！郭业道：“李老先生，您就别故弄玄虚了！本公确定一定以及肯定，这是樱桃！”

“嗨！老夫又不是说那不是樱桃。您想想，现在才是四月光景，能吃到樱桃，不是很奇怪吗？”

“您的意思是……”

李乐咏得意洋洋：“樱桃一般是五月才能成熟。要想在四月吃上樱桃，只有求到我们陇西李氏的头上！就算当天的大唐天子，也别想在四月就吃上樱桃！”

郭业听了这话，真是哭笑不得！在现代社会，樱桃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郭业从来不得在四月能吃上樱桃，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没想到堂堂的陇西李氏的家主，竟然会因此洋洋得意！

他勉强敷衍道：“果真如此？佩服佩服！”

大家都看出来郭业的言不由衷，王自成道：“陇西李氏的早熟樱桃，确实是没什么了不起的。您再看看我们太原王氏给您准备的东西！”

看到太原王氏的东西，郭业更是无精打采，道：“王家主，你们太原王氏就拿荔枝出来糊弄人，也太没诚意了吧！”

王自成颇为惊讶得说道：“您一个北方人，还认识荔枝？”

郭业一撇嘴，道：“切，别说荔枝了，就是火龙果我都认识！”

“火龙果？那是什么东西？好吃吗？”

郭业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貌似火龙果要明朝的时候才能传到中国，在大唐，还没有这玩意儿呢！

他顺口胡诌道：“火龙果也是一种水果，产于南方的一种树上，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果，再过三千年才能成熟。吃一颗身轻体健，吃两颗耳聪目明，吃三颗……”忽然间意识到自己有点吹过头了，郭业改口道：“吃三颗，就不能再吃了！”

“为啥？”

“这玩意儿也怪，吃上两颗就对人体有绝大的好处。吃上三颗，就会把以前的好处全部抵消，若是还要再吃，就会转为剧毒之物，令人肠穿肚烂而死！”

王自成道：“想不到天下还有这种奇物！难道是物极必反的道理？真是天



下之大，无奇不有！王某受教了！”

郭业点头道：“所以说嘛，你这个荔枝平平无奇，真是让本公提不起兴趣！”

“秦国公此言差矣……”

郭业一摆手，道：“你是不是想说，荔枝在南方平平无奇。能运到北方就非常不容易了？”

“正是，荔枝不耐久存，摘下来之后，一日而色变，两日而味变，三四日而香变，五日之后，荔枝的色香味就全没了！要想把荔枝送到这里，必须才采摘下来，就快马加鞭送来。您看看这荔枝，色香味俱全，可想而知，我们太原王氏费了多大的功夫！”

郭业冷笑道：“难道你们太原王氏能一日之内，把荔枝从岭南运送到密州府？真是笑话！不过是特殊的保鲜技巧罢了！你们是不是把刚摘下来荔枝装在刚砍下的竹子做成的竹筒里，然后用泥或蜡密封好，才运来此地？”

看来郭业对荔枝里边的道道是门儿清呀，王自成大生挫败之感，道：“这个窍门，乃是我太原王氏的不传之秘，不知您从何得知？”

郭业晒然道：“什么不传之秘？不过你们太原王氏敝帚自珍罢了！”

王自成败下阵来，人们都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卢金化！

卢金化微微一笑，道：“秦国公，在下的这个东西，您指定是没见过！”

看着伙计端上来的东西，郭业不由得大惊失色！

## 第1559章班门弄斧（2）

郭业面露为难之色，道：“这个东西.....在下还真不知道它叫什么。”

有了陇西李氏和太原王氏的失败，卢金化这一次胜利越发显得难能可贵，他站起身来，面露微笑，大度得说道：“秦国公不认识此物并不奇怪。想当初有一个盗墓贼被我们范阳卢氏抓住了，他偷了一个汉代的古墓，带出的东西里面就有此物的种子。此物长成之后，我范阳卢氏遍查古籍，才知道此物的来历。”

崔少泽看着眼前红红的果子，道：“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

郭业咳嗽一声，打断了崔少泽的话，道：“在下只是不知道你们把此物叫做什么，对于此物可熟悉的很，众位可不要误会了！”

卢金化道：“今天是我们五大士族，特意拿出一些新奇之物来招待秦国公。不管秦国公认得还是不认得，都是我们五大士族的一片心意。来来来，咱们一起品尝。”

崔少泽也道：“卢兄说得有理，其实秦国公能认识荔枝就算很了不起了，就算不认识您这个东西，也是人之长情。不足为怪，不足为怪！”

李乐咏打了个哈哈，道：“要我说，还是得怪你们范阳卢氏的根子太深，底蕴太厚。拿这种东西出来，让秦国公怎么猜？这等奇物，即便是老夫，也是见所未见呀！”

.....

.....

这些老狐狸，一唱一和，认定郭业根本就不认识此物，刚才所言完全是打肿脸充胖子，不懂装懂！

郭业心里这个气呀，暗想，尼玛这不就是西红柿吗？有什么好吹牛的。你家郭小哥吃过的西红柿比你们见过的都多！

我刚才见到西红柿后，脸上变颜变色，不是因为不认识这是什么东西，而是因为这玩意儿貌似是明朝的时候才传入中国的，怎么现在就有了？西汉古墓.....难道西红柿不是原产美洲，咱们中国在西汉的时候就有了？

他说道：“卢家主，在下方才说的可不是妄言。此物我郭业认识，一般把他称为西红柿或者番茄。只是不知道众位把此物叫做什么，才说不知道是此物的名字。您要是不信的话，不妨听在下说说此物的物性。”

崔少泽轻哼一声，道：“秦国公您这么高的身份，可不能信口开河！什么西红柿？什么番茄？崔某闻所未闻。此物古已有之，史籍之上有明确记载，这就是传说中的朱果呀！”转过身来，崔少则问卢金化道：“卢兄，在下猜的对不对？”

“不错，我们范阳卢氏也觉得这就是传说中的朱果！”

郭业微哂道：“朱果？五千年一开花，五千年一结果，所以有万年朱果之称。您别告诉我您这个玩意儿是种了一万年才得来的。西红柿这玩意儿，春天种下去，夏天就能收，几个月的时间而已。”

“这.....古人的典籍或许夸大！”

“夸大？那传说中，吃了朱果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你们范阳卢氏既然有朱果在手，有谁长生不老了？退一万步说，可有人活过一百岁？这就不能用简单的古籍夸大来遮掩了吧！朱果和西红柿，根本就不是一种东西！”

卢金化被郭业说老脸羞红，道：“即便此物不是朱果，也绝对不是什么西红柿。西红柿这个名字，在哪本书上记载过？”

“卢家主还请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古籍确实没有记载此物的名字，不过这和在下认识此物并不矛盾。我来问你，此物是不是吃起来微酸？”

“呃……您猜对了！”

“猜什么呀，我本来就认识。我再问你，此物是不是刚结果时是青色，等到成熟方能转红？”

“确实如此！”

“此物是不是既可生吃，又可熟食？”

“这……我们范阳卢氏都是生吃的，难道这个东西还能做熟？”

郭业道：“那是自然。西红柿炒鸡蛋可是一道不错的菜，难道卢家主没有吃过？”

卢金化更羞愧了，道：“是在下孤陋寡闻了！”

“没吃过不要紧，来人呀……”郭业伸手一招，一个伙计走上前来，道：“你们拿着这个果子和鸡蛋同炒，给众位老爷子改善改善伙食！”

伙计面露难色，道：“这位客官，不好意思，您说得简单，这么稀罕的东西，我们厨房的大师傅可不敢动手！再说了，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西红柿炒鸡蛋，我们也不会做呀！”

想不到这年头，西红柿炒鸡蛋都成了高科技了！

郭业堂堂的大唐礼部尚书秦国公，此时当然不能捋胳膊挽袖子，亲自下厨，那也太有失身份了。他叹了一口气，道：“伙计，你取纸笔来！”

文房四宝倒是有现成的，郭业笔走龙蛇，刷刷点点，就把西红柿炒鸡蛋的做法写下来了。这个菜是最简单的家常菜，想做不好也难，倒也不用担心大师傅的手艺。

一会儿功夫，一盘西红柿炒鸡蛋就端了上来，郭业道：“众位尝尝，西红柿炒鸡蛋的味道如何？”

说着话，郭业自己已经捻了一筷子，尝了一下，道：“大师傅手艺不错，味道还行。就是盐放的少了一些。”

五个老头都是位高权重之人，天下什么好玩的都玩过，什么好吃的都吃过。但是从未吃过西红柿炒鸡蛋，吃完了之后，纷纷赞不绝口！

“这道菜色香味俱全，真是人间美味呀！”

“想不到秦国公对饮食一道，还有如此研究，小老儿佩服！”

“说来惭愧，我们范阳卢氏一直以为此物是朱果，生吃为佳。没想到此物竟然要和鸡蛋同炒，才是适得其所。”

……

……

等他们吹捧完了，郭业才道：“西红柿就是一种普通的蔬菜，诸位老人家第一次吃觉得不错，吃的多了，也就不会感到新奇了。其实西红柿不光能炒鸡蛋，西红柿炖牛腩，西红柿炒豆腐，味道也都不错，众位回去以后都可以尝试一下！”

本来一场好好的炫耀行为，变成了班门弄斧，几个老头都有些尴尬之色，对于接下来的节目，也有些失去信心。

卢金化捅了捅崔少泽，道：“该你们博陵崔氏的了！”

崔少泽推脱不过，一招手，伙计就把博陵崔氏准备好的东西，端了过来。这下他也不敢装逼了，道：“秦国公可认得这个……昆仑紫瓜？”

“昆仑紫瓜？”听着名字倒是高端大气上档次，但是郭业仔细一看，还是大失所望，道：“茄子？”

崔少泽对此早有心理准备，道：“此物确实有人叫做茄子，秦国公说对了！不过有件事情还是要向秦国公请教一下！”

“你又有什么事情想考我？”

崔少泽道：“草民不敢！刚才您让西红柿与鸡蛋同炒，令在下大开眼界。在下也颇好饮食一道，只是想请教一下，昆仑紫瓜除了平时的做法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做法？”

“你们平时是怎么吃茄子的？”

“当然是文火焖熟，再蘸以酱料！”

郭业鄙夷得说道：“那好吃吗？”

“偶尔吃吃也还不错！”

“我教你个乖，做茄子的诀窍，就是要用油。可以直接炒了，也可以用油炸。能做出的菜可就太多了，比如鱼香茄子，菊花茄子，肉末茄子……等等，数不胜数！”

郭业把茄子的做法信手拈来，五个老头，都知道今天在饮食之道上是讨不了好了。他们本来以为，郭业祖上乃是农民，近几年才侧身高位，底蕴必然不足，是个地道的土包子。拿出几件新奇之物来，定能把他们给震了！

怎奈郭业是个穿越者，他们的图谋都落空了！古时候各种难见的食材，到了现代社会，不过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罢了。

郭业连胜四阵，也是非常得意，看向郑青山，道：“不知郑家主，给在下带来了什么惊喜呢？”

## 第1560章图穷匕见

郑青山道：“秦国公，不必着急，咱们先吃饭，边吃边聊！”他稍微一示意，伙计就把菜肴流水价得端了上来。

这些菜都是世间罕见之物，价值不菲，很多菜郭业甚至是闻所未闻。要是拿这些菜来考郭业，他可就真的要抓瞎了。

不过，很显然，五个老头以为郭业既然连那么难认的蔬菜水果都知道，这些菜就更不用提了。

所以，他们也就不再为难郭业，只是殷勤的斟酒布菜。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郑青山咳嗽一声，指着桌子道：“秦国公，我们荥阳郑氏准备的东西，都在这里了，可还入得了您的法眼？”

“你是说这些菜？嗯，味道果然不错！”

“秦国公乃是饮食大家，郑某焉敢自取其辱？我说的可不是这些菜！”

郭业大惑不解，道：“难道郑家主指的是这张桌子？”

郑青山哭笑不得，道：“这张桌子是听海楼的，与我们荥阳郑氏无关！我让您看的，是这些碗碟！”

这些碗碟倒是花花绿绿的挺好看，看着也不像是瓷的，郭业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有道是，黄金有价玉无价！您这些碗碟莫非都是玉的？可惜在下并不识玉，不敢点评！”

郑青山冷笑一声，道：“秦国公您是在消遣郑某？”

这回他还真是冤枉郭业了！

郭业道：“这些碗碟的材质在下确实不大清楚，倒要请教郑老先生！”

“你……你怎么能不认识？这是琉璃呀！琉璃你懂不懂？”

琉璃，简单的讲就是古代的玻璃，由于烧制的工艺不行，古代的琉璃只能算是玻璃和瓷器的中间品，不怎么透明，没有纯色的，而且里面有许多气泡，比起现代的玻璃来说，差的远了。

如果说瓷器还能让郭业感觉到高大上的话，那琉璃，郭业还真是看不上眼了，刚才一直没往那方面想！

“哦，琉璃。”郭业回答的有些无精打采，道：“琉璃也不是什么稀罕物，荥阳郑氏把这些琉璃碗碟拿出来，还让在下夸奖，也太强人所难了吧！”

郑青山道：“秦国公此言差矣。我们荥阳郑氏的琉璃可和一般的琉璃不同！您见过这么晶莹剔透的琉璃吗？”

“晶莹剔透？”郭业仔细看了看，道：“恕我直言，您这些琉璃碗碟，可称不上晶莹剔透四个字。”

“你……”郑青山强忍怒气，道：“郑某知道，您对我们荥阳郑氏有看法，但是您也不盖信口雌黄呀！郑某就不相信，您还见过比这更晶莹剔透的琉璃？”

郭业一撇嘴，道：“看来郑老先生，是对自己的琉璃碗碟颇具信心了。也罢，今天我就让你来开开眼，什么叫做晶莹剔透！”

他招过精精儿来耳语了几句，精精儿点点头就出去了。

郭业让精精儿拿的，正是得天福和尚，其实本来就是郭业之物的，如意杯。说白了，也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普通的玻璃杯，想当初郭业穿越之前

喝酒，用的就是此物。

此次出使，就要见善花公主了，怎么也得给她带点小礼物，郭业就把如意杯带在了身边。没想到还没博美人一笑，先在这里派上了用场。

时间不长，精精儿就把如意杯取了回来。

郭业把如意杯往桌上一放，道：“您这些琉璃碗碟，可比得过此物？”

郑青山拿过来看了看，道：“这是琉璃？”

“郑老先生以为，此物不是琉璃，又是什么呢？”

李乐咏道：“秦国公，如果李某猜的不错的话，您这个东西是天福和尚的如意杯吧？”

郭业道：“不错，正是此物！李老先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呃……我们陇西李氏怎么说也是大唐五大士族之首，岂能不关心国家大事？天福和尚的案子这么大，我们陇西氏得到些消息，也属正常，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李乐咏说得含糊其辞，郭业也是将信将疑，道：“李长老真是有心了，知道天福和尚的案子并不奇怪，但是能把这个案子了解的这么清楚，还知道如意杯在本公手上，这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李乐咏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表现引起了郭业的怀疑，转移话题道：“传闻此物乃是上天所赐，不知可否属实？”

郭业道：“那不过是天福和尚的一面之词罢了！这个老和尚阴险狡诈，谁知道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

郑青山这下可逮着理了，道：“如意杯必定是上天所赐，要不然怎能如此晶莹剔透，毫无杂质？”

郭业冷笑道：“不管如意杯是不是上天所赐，它总是被郭某拿来了，就放在了您的面前。现在，您又怎么说？”

郑青山毫不在乎，道：“若是比如如意杯，郑某这些琉璃碗碟确实是远远不及。不过……您这个如意杯再好，也只有一件。而郑某的这些琉璃碗碟，却是我们五大士族的工匠，烧制而成。”

说完了这句，郑青山又特意加重了语气，道：“要多少，有多少！”

“您这句话，说的可大了一点！”郭业微哂，道：“照你这么说，大唐百姓都能用上你的琉璃制品了？”

郑青山听完了这句话，不但不生气，反而得意洋洋，道：“虽不中亦不远矣！经过我们五大士族的联手协作，已经掌握了廉价琉璃的烧制办法。虽然不能让大唐家家户户都用上，但是中产之家，狠狠心，买上一件做传家宝还是毫无问题的。”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五大士族能把琉璃的价格降到这种程度，还真不简单！

尽管心里边惊讶，表面上郭业却是毫不在乎，道：“那又如何？琉璃贵也好，便宜也好！以本公的身家，想买都可以买到。郑老先生，您向我展示这既便宜又晶莹剔透的琉璃，到底是何用意？”

五个老头对视一眼，郑青山没有回答，李乐咏却开口了，道：“秦国公，廉价琉璃的技术，不是荥阳郑氏一家所有，而是五大士族共同所有。我们向您展示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想问问……您想不想参一股？”

郭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你再说一遍，我怎么没听清楚呢？”

李乐咏继续解释道：“以秦国公的眼光，应该可以看得出来，掌握了廉价琉璃的烧制技术，就等于掌握了金山银海，绝不在您的长乐坊大钱庄之下。我们五大士族，敬重秦国公的为人，愿意分出两成干股给秦国公！”

郭业道：“这还真是天下掉馅饼！不过，我可不敢收。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郭业何德何能，值得你们五大士族如此厚爱？”

李乐咏道：“当然值得！秦国公的友谊就值两成干股！”

郭业晒笑道：“友谊？我头一次听说，友谊还能卖钱！我告诉你们，少给我整这些么蛾子！说吧，你们究竟想要什么？”

## 第1561章穿越者之耻

李乐咏往四下里看了看，对伺候的伙计说道：“这里不用你们伺候了，都下去吧！”然后，又对郭业道：“秦国公，您看……”

郭业当然明白李乐咏是什么意思，道：“在下无事不可对人言，有什么话您说吧。”

五大士族可是有谋反嫌疑的主，郭业要是单独和他们会面。真有一天应了景儿，被御史言官把这件事给翻出来，那就浑身是嘴都解释不清楚了。所以，身后的四大高手，郭业是怎么都不会支走的。

李乐咏面露为难之色，道：“您这可就为难我们老哥几个了……”

郭业毫不妥协，站起身来，道：“强扭的瓜不甜。在下最为通情达理，从不强人所难。如果李老先生觉得为不合适，那……多谢您的款待，咱们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别！别！别！”李乐咏连忙把他拦住了，道：“小老儿要说的话，其实也没什么要紧的，秦国公若是坚持……让这几位听听也无妨。”

“这还差不多。李老先生请讲。”

李乐咏沉吟了一下，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我们五大士族给您这么大的利，当然不是白给的，还有一点小小的要求。不过，您别担心。我们要求您做的事，绝对是毫无危险，甚至连举手之劳都算不上。”

“到底是什么事？”

“其实……我们也不是要求您做什么事，而是要求您不做什么事。在适当的时候……只要秦国公随波逐流就可以了。别人怎么办，您就怎么办，毫无风险，却能得到五大士族的友谊，甚至还有一笔惊天的财富。何去何从，还望秦国公仔细斟酌。”

“适当的时候？什么时候算适当的时候？”

“到时候，自会有人通知您。只要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们五大士族就感激不尽！”

郭业冷笑道：“这个条件听起来倒是不错。众位的心意我领了，不过……你们的条件，我不能答应！”

郑青山道：“也不光是这两成干股，秦国公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尽管讲来，只要我们五大士族办得到的，绝不推辞！”

“不必再说了！”郭业摆了摆手，道：“论权势，我郭业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礼部尚书秦国公。论钱财，我有长乐坊大钱庄，富可敌国。论美色，家中的娇妻美妾，也不弱于人。仔细想想，我还真的什么都不缺。既然如此，我又何必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委屈自己？”

李乐咏一嘬牙花子，心中暗想，郭业此言有理！临来之前，自己这方不是没有想到过这种可能，所以，最初的打算是先以珍奇之物，震慑郭业这个土包子，最后再抛出厚利，让郭业屈服！

怎奈出师不利，拿出来的珍奇之物都是人家郭业玩剩下的。最后许下的重利，也打动不了人家。

位高权重，富可敌国，娇妻美妾，有儿有女，仔细一琢磨，郭业的人生简直太完美了，就是比起当今天子来也不遑多让！至少当今天子，弑兄杀弟，强纳弟媳，私德有亏，青史斑斑，总会留下骂名。而郭业的秦国公却是



拿实打实的功劳换来的，从名声上来讲，堪称纯洁无瑕！

这可咋办？

不能利诱，那就只能……威逼了！

想到这里，李乐咏道：“秦国公，您这话可说错了。官场之上，有些礼是必须要收的。不是当官的贪图钱财，而是不收就会得罪人，他们不敢不收。秦国公，我这么说，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你威胁我？”

“这可不是威胁您，而是让您明白一个事实。这么说吧，如今官场之上，和我们五大士族有瓜葛的得占八九成。您收了我们的礼，就是和光同尘，无伤大雅。您不收，恐怕……嘿嘿，出头的椽子先烂，这句话您总该听过吧？”

“哼哼，出头的椽子？”郭业道：“就在我受封秦国公之前，满朝文武对我群起而攻，说我有谋反之心。那幅架势，按照您的说法，我郭业就得千夫所指无疾而终。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我郭业升官发财！得罪了你们五大士族，难道比得罪了满朝文武还严重？”

李乐咏道：“就算您不怕官场上被孤立，那么民间呢？我们五大士族在民间算是薄有名声，要是散步您的一些消息，不管是真是假，乡民愚氓，都会信以为真。您就不怕……”

这个郭业还真不怕，说出了后来的一句名言，道：“笑骂由人，好官我自为之！”

他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李老先生，你们这些没当过官的人也太幼稚了！百姓骂两句算什么？是不是好官，百姓说了不算，陛下说了算。换句话说，只要陛下认为我郭业是个好官，别说百姓骂了，就是百官骂，我也是个好官。相反地，失去圣眷，陛下要杀了我，百姓都说我是好官，又有什么用？难道还能有人救我？”

郭业鄙薄劳动人民的言论，把李乐咏说了个瞠目结舌，良久才道：“即便如此，您就不担心身后名？您百年之后……”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郭业对答如流，毫不在意五大士族的威胁，李乐咏咬了咬牙，抛出了最后一个狠招，道：“秦国公，您不怕官场孤立，也不在乎名声。那么钱财呢？”

“笑话，只要长乐坊大钱庄在手，我郭业就富可敌国。你们五大士族难道还有本事，威胁到长乐坊大钱庄？”

李乐咏微微一笑，道：“秦国公，小老儿有个问题想问问您。”

“请讲！”

“小老儿的问题就是，假如，仅仅是假如，在每个长乐坊钱庄分号旁边，再开一个钱庄，能否对长乐坊大钱庄造成威胁？”

郭业冷笑道：“如果这么简单就能从我们长乐坊大钱庄分一杯羹，那天下为何只有一家长乐坊大钱庄？钱庄可不是那么好开的，最重要的是信誉。一个新开的钱庄，要想跟我们长乐坊大钱庄抗衡，简直是痴人说梦！”

“那假如……我宣布，每个新钱庄兼做贩卖琉璃器皿的生意，只要往我们钱庄里面存钱，就可以低价购买我们的琉璃器皿，会如何呢？又假如，客户只要往我们钱庄里面存钱，就可以拿回家等值的琉璃器皿，又会如何呢？有了琉璃器皿在手，客户还会不会担心我们钱庄的信誉呢？”

这个李乐咏还真有经济头脑！

第一个办法相当于让利促销，第二个办法，相当于给了客人抵押品。由于五大士族掌握了廉价琉璃的制作方法，无论怎么搞，都不会吃亏！这样的话，一来薄利多销，打开了琉璃的销路。二来又为新钱庄的信誉做了保证，可以算是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如此说来……长乐坊大钱庄，危险！

身为穿越人士，自己没有造玻璃，还竟然被自己的敌人用造玻璃的手段，逼了个进退维谷！郭业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穿越者之耻！

他说道：“有什么呀？你们不就是掌握了廉价琉璃的烧制方法了吗？想用此就把我郭业吓倒？没门！”

“秦国公，您也别生气，这个不是您算计不到，而是形势比人强。俗话说得好，一招鲜，吃遍天。我们五大士族掌握了廉价琉璃的制取方法，您要是想钱财受损失的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加入我们！”

“我却不这么看！”郭业摇了摇头，道：“琉璃算什么？”他一指如意杯，道：“看见没有，我郭业出使回来，就烧制这个！你们的琉璃器皿再好，能比得上此物？”

## 第1562章缓兵之计

李乐咏仿佛听了个笑话一样，惊讶地问道：“您要烧制如意杯？”

郭业道：“也不光是杯子，就如同你们的琉璃器皿一样，可以做碗碟呀，花瓶呀，茶壶呀……都可以做！你们说，这些东西，要都是和如意杯的材质一样，你们的琉璃器皿还能卖的出去不？”

“哎呀，您想的倒是挺好，问题是，您做得出来吗？如意杯那是上天所赐，您一个凡人，能得到一个如意杯，已经是邀天之幸！还妄想掌握烧制如意杯的技术，简直是痴心妄想，贪心不足！”

郑青山也说道：“秦国公，您少年得志，难免有些心浮气躁，目空一切。老夫作为过来人，要提醒您一句，看人挑担不吃力。我们五大士族能研究出廉价琉璃的制取方法，看着简单，实际上花的钱，花的时间，花的心血，都是难以计数。您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说烧制如意杯，往好了说，您是志存高远。往不好里说，您这是吹牛啊！”

郭业道：“多谢郑家主的劝诫。不过，我有件事情就不明白了，你们觉得办不到的事情，凭啥认为我办不到？你们花了偌大的心血才办成的事情，凭啥认为我也得花那么多的心血？不说别的，我郭业在三五年内，就从一个衙役升为礼部尚书。你们五位可能做到？不说你们五位，你们五大士族之人，有一个算一个，谁能做到？”

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倾尽五大士族之力，都没出一个二品大员，一直就是五大士族心中最大的痛！现在被郭业应景的提出来，五个老头都是面色不善！

王自成强压怒火，道：“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我承认，论做官，我们的确不如您。但是，要论烧制琉璃的技术，我就不信，天下还能有谁能比得过我们五大士族！别的不说，就说烧制琉璃的原料从哪来？我们五大士族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找到一个合适的矿藏，来烧制廉价琉璃。秦国公，您再大的本事，难道还能短时间内走遍全国？”

郭业道：“你们烧制琉璃难道还要找矿？”

“多新鲜呀，要想烧制琉璃就得先找琉璃矿。好的琉璃矿烧制出来的琉璃晶莹剔透，一般的琉璃矿那就……”

说到这里，王自成忽然转颜一笑，道：“秦国公，我明白了，您这是在套我的话呢！我告诉您，没用的！现在好的琉璃矿已经被我们五大士族买下了，您要是敢以势压人，强夺我们的琉璃矿，我们就敢把官司打到陛下面前去！”

郭业晒然一笑，道：“套话？你们也太小看我了！我是看看你们的技术，和我郭业相差有多大！我告诉你们。我制作如意杯，不用琉璃矿，而是沙子！你们霸占琉璃矿对于我来说，无关痛痒！”

“沙子？秦国公您可越说越离谱了！就凭您这一句话，我就可以断定，您对于烧制琉璃，一窍不通！”

郭业道：“我郭业出身农家，没念过什么书，却短短几年，就身居高位，你们就不觉得有什么奇怪吗？难道就没有对我做过什么调查？”

李乐咏沉吟道：“难道说……太上老君传法之事，是真的？”

“不错！”郭业正色道：“太上老君那是咱们大唐皇族的祖先，特意传了我

文韬武略，让我辅佐大唐。你们想想，如意杯是上天所赐，而太上老君又是神仙中人，如意杯是不是和他老人家有关？他老人家岂会不知道如何炼制如意杯？他老人家既然知道，会不会传授给我？”

大唐年间，鬼神之说，还是比较能唬人的。李乐咏听了将信将疑，道：“既然你知道如何制作如意杯，怎么这么多年都不烧制？偏偏我们拿出了便宜的琉璃器皿，您才说能够烧制如意杯？”

“唉！这就是你们见识短浅了。如意杯算什么？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如同珠玉一样，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对于咱们大唐有什么好处？我郭业这些年为大唐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做的哪件事情，不比烧制如意杯重要？”

叹了一口气，郭业又说道：“你们要是只想赚点小钱，光棍不挡人财路，我也懒得和你们计较！相反的，你们要是以为吃定了我郭业，打算靠这个抢长乐坊大钱庄的主意，那就别怪我郭业把如意杯制出来了！明白告诉你们，如意杯的材质不叫琉璃，而叫玻璃！一字之差，天壤之别！”

郭业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五个老头对视一眼，施起了缓兵之计。李乐咏道：“秦国公休要生气，不管您要烧制的是玻璃还是琉璃，总得您出使回来才能做吧？要不咱们的事儿，等您回来再说？”

郭业冷哼一声，道：“我是无所谓，就看你们五大士族，识不识时务了！”随即他站起身来，道：“你们什么时候想找我郭业的麻烦，郭某随时奉陪！告辞！”

话不投机半句多，五个老头勉强挽留了几句，也就做罢。

等回到了鑫鑫客栈，郭业也是长出了一口气。五大士族用上缓兵之计，殊不知，咱郭小哥刚才说的话，也是缓兵之计！

造玻璃？虽说是穿越必备项目，但是奈何……郭业真的不会！只是依稀记得造玻璃要用石英砂和纯碱，但是什么是石英砂，石英砂是不是沙子，就不大清楚了。至于大唐到底有没有纯碱，他更是两眼一抹黑。

再说了就算这两样东西都有，但是如何烧呢？要用什么温度？烧成玻璃水之后，怎么制成器皿？一切的一切，郭业都没有头绪！

也许在未来的某一时刻，他能灵光一现，回想出更多的东西。但是，很显然，没有长时间的实验，郭业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造出玻璃！

但是现在，五大士族的威胁迫在眉睫。郭业不得不发挥自己的长处——忽悠，给五大士族来了个缓兵之计！

听他们话里话外的意思。琉璃的价格尽管比以前低，但也还得算是一种奢侈品。五大士族要是敢大量制作，必定要投入大量的金钱。等他们大把的本钱投下去，郭业再把玻璃拿出来，他们这些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心怀顾忌之下，至少在短时期内，五大士族必定不敢大规模的烧制琉璃器皿，更不敢以此威胁长乐坊大钱庄。

这就为郭业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当然，假如再过几年，郭业还是不能真的制出玻璃来，五大士族又不傻，肯定会识破郭业纸老虎的真面目的。

所以说，郭业今天做得一切，是缓兵之计，但也仅仅是缓兵之计，治标不治本！要想真的把五大士族的威胁摆平，他必须在一到两年内研究出怎么烧制玻璃来！

尽管制作玻璃的事情比较烦人，但是现在还不是想这个时候，如今的

当务之急，是出使新罗。

三天之后，郭业等人雇了几艘海船，扬帆出海。再过了半个多月，就已经陆地可望！

郭业心中暗暗念着，善花公主，一别有年，你过得还好吗？

## 第1563章亡国之危

郭业出使新罗，按理说应该摆起钦差大臣的架子，直接在莱州港征调几条军船出海，那样的话，不仅分文不用花，而且还有大唐水军护送。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不如此，不足以显出大唐天使的尊贵之处！

郭业之所以不按理出牌，悄没声的在板桥镇雇佣个几条民船出海。是因为现在大唐和白济的水军正在对峙，大张旗鼓的过去，势必会被白济水军拦下。人家也不用扣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热情招待，佳人侍寝，没有三五个月，郭业就别想到前线了。

所以，郭业决定悄悄的上岸，打枪的不要。在他们上岸的时候，无论是百济、高句丽还是新罗，都不知道大唐天使已至。

他们上岸的码头，就是金城附近的一个码头。而金城，就是如今新罗的首都。到了后世，这里就会换一个名字——庆州城。

金庾信一上岸，就迫不及待得去打探消息，看看如今战况如何。但是，他去的快，回来的更快，一进门，就大喊道：“秦国公，大事不好！我们新罗的存亡绝续，就全靠您了！”

郭业慢条斯理得喝了一口水，道：“金大哥还请少安毋躁。您出去了这么短的时间，能打探到什么消息？我告诉您，如今的小道消息可信不得，有一能说成十，有十就能说成万。这里离战场还远得狠，指不定把消息传的多么光怪陆离呢，不足为信，不足为信！”

“战场？”金庾信苦笑了一声，道：“战场要是离得还远，我也就不着急了。明白告诉您吧，我收到了确切的消息，如今汉城已经被围，我们新罗转眼间就有灭国之灾！”

郭业喇的一下，站起身来，道：“此言当真？”

“都到这时候了，我还骗您干什么？咱们快走，说不定我们晚去一步，新罗就亡国了！”

郭业听了这话，额头上的汗也落了下来，恨不得插翅赶往金城。但是，理智告诉他，现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着急！

他一伸手，就把金庾信给拉住了，道：“慢！金大哥别急，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金庾信眦眦欲裂，道：“郭业，你什么意思？莫非看我们新罗势微，就准备弃我们新罗于不顾了吗？善花妹妹真是看走了眼！也罢！你们中原人就是刻薄狡诈，只肯锦上添花，不肯雪中送炭！既然如此，秦国公但请在此地安坐。我金庾信虽然势单力孤，也要与国家共存亡！”

他说完了这句话，转身欲走！但是怎么可能走得了？

郭业本来力气就远超旁人，又经过了小王庄的奇遇，那就更了不得了。他估计，就是再对上杨凤怡，也未必没有一拼之力！至于说打败杨凤怡……呢，还是洗洗睡吧。

金庾信虽然身为新罗国仙，武功绝顶，但是论力气，可比郭业差得远了！如今一条胳膊被郭业抓住，就如同被镇压在五指山下的孙猴子，一身绝技施展不出！

他挣了几挣，没有挣开，对郭业拳打脚踢，郭业也毫不在意。金庾信怒道：“郭业，你想干什么？难道还要把我抓起来，献给高句丽和白济吗？”

郭业微笑不语，一直任凭金庾信挣扎。一直到金庾信没了力气，才把他松开，躬身一礼，道：“金大哥，现在咱们可以好好谈谈了！”

“哼！我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没什么好说的！”

郭业道：“那我要是想跟您谈谈如何解金城之围呢？”

尽管对郭业的诚意有所怀疑，金庾信还是赶紧抱住了郭业这根稻草，道：“你，你真愿意帮我们新罗？”

“那是自然！”

“那你为何不现在马上动身？还阻止我去？”

郭业道：“金大哥，我来问你。假如您围住了百济的国都，马上就要把百济的王族一网打尽。我郭业从公事来讲，是大唐钦差，从私事来讲，是您的妹夫。我要是向您请求放百济一码，不知您能否答应？”

“当然……不会。”金庾信这才明白了郭业的意思，道：“圣人云，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秦国公您不愿意自取其辱，我也不强人所难。但是您又为何拦着我舍身取义呢？”

郭业正色道：“因为现在还不到舍身取义的时候！”

金庾信还要开口，郭业把手一摆，道：“金大哥，您听我把话说完。如果新罗真的势不可为，我一定会和您一起赶往金城。别的人救不了，但是只救善花公主一人，小弟相信无论是高句丽还是百济，都会给我这个面子的。现在，我不让您去，是想和您商量一下，现在新罗还有没有救？”

“这……”沉吟了半晌，金庾信道：“从国力上来讲，咱们新罗的大部分领土并没有失去，即便是金城失守，新罗也还支撑的下去。不过……如今新罗的圣骨和真骨都在金城，金城一失，新罗国也就不亡而亡了。”

郭业一皱眉，道：“金大哥，您也是姓金，难道连真骨都算不上？”

“我？勉强算起来，我也算真骨。”

“那好，您现在就去新罗其他城池收拢军队。我郭业带人，前往金城，把善花公主给接出来。如果金城失陷，我就代表大唐天子赐封您为乐浪郡王，新罗国王。”

金庾信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道：“不行，绝对不行！”

“您是担心善花公主？不必担心，善花的为人，我最清楚，单纯善良，是个好女孩。但是做一国之主，就远远不够格了。她不会和您争的！”

“不是那个意思！”金庾信苦笑一声，道：“在下这个真骨，呃……有点水分！”

“水分？”

“在下的母亲是新罗王族，而父亲不是，所以，在下算是真骨。不过……在下的父亲，不仅仅不是圣骨、真骨，连新罗人都算不上。所以，我说我这个真骨有点水分。”

“请问您的父亲是？”

“这就是问题所在了。我的父亲乃是驾洛国的王族。而驾洛国在几十年前，就被新罗给灭了。您说，我要是成为了新罗国王，百姓能服吗？这到底是新罗复国了，还是被新罗灭绝的驾洛国复国了？”

郭业嘿嘿一笑，道：“您身为驾洛国王室之后，却如此忠心于新罗国，是不是有点……”

金庾信脸一沉，道：“秦国公还请慎言！在下出生之时，就是新罗子民，

当然应该忠于新罗。至于驾洛国，对我金庾信没有半分恩惠，我为什么要向他效忠？”

这句话说得也有道理。

在大唐的名将之中，有两个“外国”人，一个叫做高仙芝，一个叫做黑齿常之。高仙芝是高句丽王族之后，黑齿常之则干脆是百济的降将。这两人都为大唐立下汗马功劳，最后又都被冤杀。他们一直到死，都对大唐忠心不二，从没想过要干什么复国的勾当。

从这个角度来看，金庾信效忠新罗，也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

金庾信不行，那善花公主似乎就成为了唯一的希望，郭业道：“假如让善花公主为王，你愿意不愿意忠心辅佐？”



## 第1564章救兵

原来郭业觉得善花公主的性格，不太适合担任国君。不过既然她是唯一的选择，仔细想一下，她还是有一些优点的。

首先，善花公主被救出来之后，就是唯一的圣骨，登基为王，名正言顺。

其次，李二陛下许下重诺，要郭业想办法勾搭金德曼。

别看金德曼风情万种，似乎非常容易上手。但是郭业心里明白，这都是假象罢了。要是自己真的相信了，恐怕怎么被玩死的都不知道。不过，假如善花公主当上了新罗国王，那还用得着勾搭吗？

金庾信听了这话，沉吟了一下，道：“秦国公，您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真话怎么说？假话又怎么讲？”

“我金庾信行得正，走得端，即便我新罗有亡国之危，也不愿意骗人。您要是想听假话，我会说，只要您把善花公主救出来，我就愿意忠心辅佐善花公主，把新罗发扬光大！”

“如果我要听真话呢？”

“您要想让我辅佐善花公主也不难，只要您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从今往后，再不见善花公主一面！”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金庾信冷笑道：“如果善花公主为王，想必您就是唯一的王夫了吧？”

“那是自然！”

“接下来，你们的儿子，就会是下一代的新罗王！再然后，就是内附大唐，改土归流，最后我们新罗不就亡国了吗？这么说吧，如果一定要亡国的话，我们新罗宁愿亡于百济，也不愿亡于大唐。亡于百济，我们新罗终有复国之日。假如走先内附，再改土归流的路子，恐怕我们新罗就真的成为过眼云烟了。”

郭业听了这话，脸色阴晴不定，心中暗想，要不要现在就把金庾信给宰了！这家伙的战略眼光太强了，实在是留不得！

金庾信似有意似无意的看了郭业一眼，接着说道：“而且，还有一件事，您想错了。凭您的面子，绝对无法救走善花公主。百济对我们新罗朝廷非常熟悉，怎么可能任由您救走正统的王位继承人？况且……”

说到这里，金庾信暧昧的一笑，道：“您别忘了，扶余璋和善花公主是什么关系？现如今，扶余璋就在大军之中。杀父之仇，夺妻之恨，嘿嘿……您再大的面子，能说服的了扶余璋？”

郭业一拍脑袋，道：“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

话说到这，郭业才是真的有点着急了。新罗亡国，对于他来讲，仅仅是有点可惜罢了，大不了此次完不成任务，灰头灰脸的回转大唐。但是，假如救不出善花公主，那可就真的不可接受了！

妻子如衣服，朋友如手足。谁动我的衣服，我就要砍他的手足！

郭业阴阴地说道：“如此看来，还是只有一条路了……”

“舍身取义？”

“不，是想办法解金城之围！”

金庾信苦笑了一声，道：“秦国公用兵如神，我是知道的。您两百破五千的战绩，我也佩服之至。不过，围攻汉城的可有二十万人。就您这二百来人，实在是杯水车薪呀！”

郭业道：“百济和高句丽的援军有二十万不假，不过不可能劝聚集在金城之下吧。占领城池，看护粮道，势必要占用一部分兵力。我估计金城之外，最多也就十来万。你们金城有多少兵马？”

金庾信道：“最多不过两万！”

“啊？怎么会那么少？”

“少？这还是残兵败将呢！根据我得来的消息，本来金城守军有七八万，一心守城的话，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无论如何都攻不下来。可是，鼻荆这个瘪犊子，非逼着大军出战，结果我们新罗军队野战失败，只回来了不到两万。”

郭业点了点头，道：“看来你们新罗真的是流年不利。不过，唯一的好消息就是，鼻荆经此一役，应该威信扫地，再也无法争夺王位了吧？”

“哪呀？要求出战的是鼻荆，但是出城野战大军的统帅是金春秋。那个瘪犊子把一切的罪责都推到了金春秋的身上，他自己倒是安然无恙！”

“卧槽！”郭业忍不住暴了一句粗口。

金庾信接着道：“现在就看您有没有办法，两万破十万了！”

以少胜多，那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另外再加上一点小小的运气，才有可能成功。郭业又不是神仙，在这种情况下，还让他两万破十万，实在是有点强人所难。

郭业沉吟了半晌，还是毫无头绪，道：“有没有新罗的援军可用？”

“附近的援军您是别指望了。再远一点，援军倒是有，但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再等个十天半个月的，金城一破，他们来不来，也就没什么意义了。”

“那杨万春那边也指望不上了？”

“正是！”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郭业也真是没招了，道：“金大哥，您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山贼草寇可以招揽？当此亡国之机，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要他们愿意为国立功，就可以封他们一个大大的官做！”

“山贼？”金庾信还是摇头不止，道：“金城附近虽然多山，但是王都附近，怎能容得山贼撒野……”

说到这里，金庾信忽然眼前一亮，不过马上就黯淡下来，道：“不行！我不能那样做！”

郭业急了，道：“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您怎么还吞吞吐吐的？是不是那伙山贼的名声不好？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个也没什么。反正就是用他们一时，等解了金城之危，咱们再秋后算账。”

金庾信道：“问题是……这些人，并不是山贼。秦国公，跟您说实话吧，距离咱们这儿二十里，还驻扎着五千我们新罗的精锐部队。这些人个顶个的武艺精强，以一当十。如果把他们调来，打败高句丽和百济的十万大军或许做不到，但是守住金城还是没问题的。”

郭业大喜，道：“那你就快调呀！”

“我还是那句话，不行！”金庾信道：“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

郭业好悬没被金庾信给气乐了，道：“我就不明白了，你们新罗都要亡国了。还有什么任务，比拯救国家更为重要？”

金庾信叹了一口气，道：“不动调他们，我们新罗就要有亡国之危，但是调动他们，恐怕金城附近的百姓就无一幸免。这种事传出去以后，王室人心尽失。最后，我们新罗还是得亡国。与其背负骂名而亡国，还不如现在死的轰轰烈烈。”

郭业一皱眉，道：“你这句话我怎么就听不明白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新罗境内，其实还有一个国家，我们管这个国家叫做长人国。这支精锐军队，主要就是防备长人国的。”

“这是好事呀！现在咱们就去长人国，是割地也好，赔款也好，先把他们给稳住，把部队给调出来。最好，还是想个办法，从长人国借兵，既然你们花了那么大的心力，防备长人国。那他们的战力，总比得上这几千精锐部队吧？这样算起来，就有了一万精锐部队，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金庾信道：“好什么好？秦国公您有所不知。长人国是我们对他们的称呼。至于他们本身……我们甚至弄不清楚他们到底是人还是野兽。他们每个人的身高都在一丈以上，所以我们称他们为长人。个顶个的浑身黑毛，力大无穷，最关键的是身法敏捷，来去如飞。要真是在平地上遇到，我们那五千精锐部队都不算他们的一盘菜！”

身高一丈？

郭业暗暗寻思，唐尺，比现代的尺略小，但是也小不了多少。大概三十公分一尺。那岂不是，长人国的人都在三米以上？这也太夸张了！

他问道：“此言当真？长人国到底有多少人口？你们是怎么守住的？”

“多少人口，我们倒是不清楚。长人国被我们围堵在群山之中，他们的活动范围大概也就方圆几十里。我估计最多也不会超过一万人。长人国要想出山，必须经过一座山口，我们这五千军士准备了强弓硬弩，守住了哪里，就是防备他们出来祸害百姓的！”

郭业点了点头，道：“看来就是一群野人。他们会不会说我们大唐的官话？”

“那怎么可能？这些野人连我们新罗语都不会说，何况是你们汉语？”

没法交流，这可实在是要了命了，郭业沉吟了半晌，道：“我还是要去长人国看一看！不管怎么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

“不可！”金庾信道：“这帮野人他们不光是茹毛饮血，不能交流。更重要的是，他们真的吃人！要不然我们新罗也不会费这么大的力气，防备他们。秦国公您去了，包管是有死无生！”

郭业哈哈大笑，道：“有死无生？世上能杀我郭业之人，还没出生呢！金大哥，您但且放心，长人国对于别人来说是龙潭虎穴，但是对于我郭业来讲，却是如履平地，您就等着好消息吧！”

PS：《新唐书·东夷篇·新罗列传》记载：长人者，人类长三丈，锯牙钩爪，黑毛覆身，不火食，噬禽兽，或搏人以食；得妇人，以治衣服。其国连山数十里，有峡，固以铁阖，号关门，新罗常屯弩士数千守之。

据说这些长人有十米高，真是让人想象不能，或许是夸大之词，但是他们比正常人高很多，是肯定的。这里老牛把他们的身高设定为三米。

## 第1565章深山美眷

金庾信又劝了几句，但是见郭业心意已决，也就不再劝了。

反正从他的角度来看，郭业能够成功，自然是最好。就是不能够成功，被野人给吃了，那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新罗亡国，金庾信为国尽忠，这和金庾信之前的选择没啥两样。

既然已经下定决心，事不宜迟，郭业略作安顿，就和金庾信一起，来到了长人国和新罗的交界之处。

金庾信身为新罗的国仙，威望颇高，毫不费力的进入军营，见到了这支精锐部队的最高长官朴仕中。

金庾信先是为双方做了简单的介绍，然后问道：“朴将军，最近长人的攻势如何？”

朴仕中挠了挠脑袋，道：“攻势？完全没有。自从卑职上任以来，长人就从来没有过什么攻势。只是偶尔有几只长人在山口外探头探脑的，都被兄弟们射了回去。要我说，咱们根本就没必要派这么多兄弟守在这里，有几百人就足够了。”

这算是最近唯一的好消息了，金庾信闻言大喜，看了看郭业，道：“秦国公，依在下看，您那个计划就不必执行了。咱们留五百个兄弟守在这，调四千五百人走，解金城之围。”

“四千五百人解金城之围？金大哥，你的把握有多大？”

金庾信伸出了三根手指，道：“朴将军的这支部队，名叫飞虎军，乃是我新罗最精锐的部队。靠他们，我有三成把握可解新罗之围！”

“三成？”郭业皱了皱眉，道：“少了一点！”

金庾信苦笑了一声，道：“您别不知足了，三成把握就不少了。临来之前，咱们可是一成把握都没有。”

如果单单是拯救金城，别说三成把握了。就是仅仅有一成把握，郭业也就拼了。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仅要拯救金城，还要拯救善花公主。

有扶余璋这孙子在一边虎视眈眈，别说三成把握了，就是九成，郭业都有点患得患失。一个弄不好，失败了，善花公主可就要落在扶余璋手里了。是男人，就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

郭业道：“我还是觉得，咱们应该试着联系一下长人国。如果有了长人国之助，咱们的把握不就更大了吗？”

“可是您想过没有，不谈长人国无法沟通，如同野兽。就算您真的把长人国给说服了，那要多长时间？万一在这段时间内，金城被攻破了，咱们岂不是要追悔莫及！”

这倒是个问题！

郭业皱眉道：“要不这样，您在这里等我三天。如果三天之内我没有出来，或者说我没有把长人国的兵给借来，您尽管带着这四千五百人去解金城之围。”

“三天我等不了！”金庾信道：“我最多给您一天时间！”

郭业听了这话，好悬没气死，一天时间，能不能找着长人都得两说，更别提从长人国借兵了。他冷笑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金庾信也知道自己这个条件有点过分，老脸一红，道：“救兵如救火，为

了我新罗的存亡，庾信不得不擅专了。还望秦国公原谅！”

他停顿了一下，躬身一礼道：“秦国公，咱们的交情是没说。不过这是国家大事，庾信也只能先公而后私。若有得罪之处，等我解了金城之围，再向您赔罪！”

“你……”金庾信摆明了不给面子，郭业也无话可说。

什么叫热脸贴了人家的冷屁股？这就是！要是旁人请郭业帮忙，还这个态度，郭业早就窜了！不过，吃了人家的嘴短，拿了人家的手段，睡了人家的……气短。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

为了善花公主，郭业只能委曲求全，道：“我看您也不必等一天了，现在就调动人马，解金城之围吧。不过，在下有一句良言相劝！”

“秦国公请讲！”

“你们大军到了金城之外，没有绝对的把握，千万不要和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交战。只要你们不战，他们为了防备你们，就不敢全力攻城，金城也就多坚持几天。相反地，你们若是贸然行事，打了败仗，士气此消彼长，恐怕金城也就完了！”

金庾信不以为然的敷衍道：“在下理会得，秦国公您还是快点上路……啊，不，是赶路”

那副目光，看着郭业仿佛就是一个死人。

郭业冷哼一声，离了大营，过了山口，孤身一人，向着长人国前进！

其时，春暖花开，生机盎然。

郭业走在山路上，但见绿树荫荫，鲜花朵朵，雾气蔼蔼，溪水潺潺，好一派北国秀色，世外桃源！如此美景，令郭业原本郁闷的心情不由得一畅！

他心中暗想，这也怪不得人家金庾信不相信自己能够活着出来，谁能想到，这个世界上能有刀枪不入这种奇怪的能力呢。可惜，为了遮掩自己的来历，这种事情还真的不能告诉他，只能闷声发大财了！

长人国不会说汉语，无法沟通？

那又如何？越愚昧的组织，就越容易欺骗。咱展现出力大无穷和刀枪不入的神迹，他们能不纳头就拜？能用力量说话的地方，又何必用口舌？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一阵歌声传来！

“空山鸟语兮，人与白云栖。潺潺清泉濯我心兮，潭深鱼儿戏……”

曲调优雅，歌声清灵，就是称为天籁之音也不为过！而且很明显，此歌是一个女子所唱！

要是在别的地方听了，郭业肯定会停下来，静静的欣赏。不过，在这里，郭业听了，不由得大惊失色！

这里是哪？长人国内！传说中长人都身高过丈，浑身黑毛，食人生番。在这种穷凶极恶的野人势力范围内，怎么会有歌声？有歌声也就罢了，怎么用得还是汉语？

不是说长人国之人，都不会说话吗？

是自己幻听了？还是遇到了传说中的山精水怪！

他定了定神，歌声还是若头若无得传来，顺着声音望去，却是一座小山拦路。小山既不高，又不陡，郭业稳了稳心神，爬上小山，往下观看！

额的娘诶！

好一副美人出浴图！

郭业心理默念着，咱穿越这么久了，总算得到了衣服主角待遇！

不过……这个美女的身材和面貌，怎么这么眼熟呢？好像是……善花公主？

善花公主怎么会在这里？这也太奇怪了！

离得远了，看不真切，郭业山坡往下走，想要一睹究竟！

此时，那个美女似乎已经洗完了澡，刚把一件亵衣穿上，猛然间一回头，和郭业来了个眼对眼！

即便是以郭业的厚脸皮，此时已经是满脸通红。他已经看出来了，这个美女年纪大约才十四五岁，小脸稚气未脱，并不是善花公主，只是和善花公主有几分相似而已！

自己这算什么？偷看美女洗澡！

尽管自己本来的目的就不怎么纯洁，但是被人抓了个现形，郭业还是感觉到无地自容！

他赶忙一捂眼睛，想要解释一番。

话还没出口呢，那美女已经张嘴大喊了一声：“花花，不要！”

## 第1566章骑虎少女

郭业大惑不解，正常的戏码，不是应该大叫救命吗？这美女大喊花花是怎么回事？难道是讽刺我是个花花公子？还是说这个美少女的名字叫花花？

正在这时，郭业猛然间感觉背后恶风不善，一股腥臭的味道传来！

卧槽！

危险！

此时，郭业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

一只吊睛白额的猛虎，从郭业的背后猛扑过来！一下子，就把郭业扑倒在地！

郭业的力气再大也不行，本身的质量在那呢，他总共才一百四五十斤，这只老虎都有五六百斤了。

老虎把郭业扑倒以后，张开血盆大口，就向郭业的脖子咬来！

郭业这个难受呀，他本身刀枪不入，倒不怕老虎把自己怎么着了，关键是这味太难闻了。老虎又不刷牙，那股口臭就别提了！他赶紧双手一分，把老虎的嘴给撑住了！紧接着把老虎往前一推，顺势一滚，滚出了十来米！

郭业这才得空站起身来，摆了个架势，准备来个郭业打虎！

他心说，老虎呀，老虎，刚才一时大意，让你点点便宜。现如今，我郭业缓过劲来了，可就该你倒霉了！今天晚上我郭业的晚餐，就是你了！

老虎也暗自纳闷，这个猎物不仅力气大得离谱，而且也太硬了，根本就咬不动。看这猎物的架势，还不依不饶的。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猎物？我要不要跟他死磕呢？

一人一虎，在河边对峙。

正在这时，美少女已经穿好了衣服，来到了郭业和老虎的中间。双手一伸，拦在了郭业和老虎的中间，冲着老虎道：“花花，不准你吃这个怪物！”

老虎似乎听懂了美少女的话，闻言悻悻得看了郭业一眼，转过头去！

郭业颇为尴尬，心中暗想，难道自己这次，算是被美女给拯救了？美女救英雄，听起来还不错！

他上前躬身一礼，道：“多谢小娘子搭救之恩！”

那少女闻言大惊失色，捂住了小嘴，道：“你……你这个怪物，竟然会说人话！你……你是什么成精的？”

怪物？

这是今天郭业第二次听到这次词儿了，之前，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现在他肯定了，怪物指的就是自己。

郭业摸了摸自己的脸，貌似没啥异常。又紧跑几步来到了河边，看着水中倒影，一张清秀的脸庞出现在了的面前。没错呀，这是咱郭小哥的脸！不说貌比潘安吧，怎么也算是帅哥一枚。什么时候，这张脸和怪物两个字牵扯到了一起？

郭业道：“小娘子，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什么叫怪物？你见过这么帅的怪物吗？”

“帅？”美少女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上下打量了郭业几眼，道：“看着倒是挺好看的。不过你用词不当！帅，那是形容人的。形容怪物，可不能说帅，得说……得说……”

美少女歪着头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好词，道：“总而言之，怪物不能说帅啦！”

郭业被美少女这幅呆萌的样子给逗乐了，饶有兴趣的问道：“你凭什么说我是怪物，而不是人呢？”

美少女道：“你还不服气，那本姑娘就教教你。人是分男人和女人的，你知道吧？”

“知道，当然知道。”

美少女指着自已，酥胸一挺，道：“要说女人，就是本姑娘这样！你看看，你看看，咱俩这里……我是高高的，你是平的，根本就不一样！”

眼看着美少女指着胸部对自己解释，郭业有种怪叔叔的感觉，忙道：“别指了，我知道我不是女人。但是，我是男人呀！”

“男人？”美少女咯咯直笑，道：“别开玩笑啦！你怎么可能是个男人！”

事关男人的尊严，郭业不得不以理抗争，道：“我当然是男人，我就是男人！要不然，我……我证……”

郭业本来想说我证明给你看，但是眼前这个美少女太纯洁无瑕了，郭业还真耍不出这种流氓手段！

美少女道：“教你个乖，男人得这么高……”她的双手尽力往上伸，接着说道：“你也太矮了，不可能是男人！”

不管是在现代社会，还是古代社会，郭业还是头一次听人说自己矮。不过，高矮这种事情，得分跟谁比。要是跟金庾信描述的长人比，郭业当然得甘拜下风。美少女指的男人，是不是说的是长人？

要是那样的话，郭业还不得不服，他说道：“就算是我矮了一点，那也不能说明我不是男人吧？世间万物，就不可能一样。有的人美一点，有的人丑一点。有的人高一点，有的人矮一点，不都是很正常吗？”

美少女振振有词，道：“好，咱们不说你的个子。男人，就得全身黑毛，瞧你这细皮嫩肉的，跟我们女孩子家差不多，怎么能算男人？”

“我……”

“而且，男人的眼睛有铜铃那么大，你有吗？男人的牙齿，就得有两颗突出来，你有吗？男人的头发是红色的，你有吗？男人的脸色发青，你有吗？”

“我……”

郭业暗自琢磨，这美少女的三观都被扭曲了啊！身高过丈，青面獠牙，头发赤红，眼赛铜铃，这……这是男人？这是妖怪呀！

美少女见把郭业问住了，不禁得意洋洋，道：“怎么样？没词了吧？说你是怪物，你还不承认，非要冒充男人！还好本姑娘慧眼如炬，一眼就揭穿了你的阴谋！”

这还解释不清楚了，郭业心中暗想，算了，不和她争了，怪物就怪物吧。至少承认自己是怪物，她就没办法追究自己偷窥的罪过了。

他说道：“好吧，我承认我是怪物。不知我这个怪物，能否有幸和小娘子交个朋友？”

“好呀！好呀！”美少女显得十分高兴，道：“你这么好看的怪物，还真少见呢，我愿意和你交朋友！”

郭业道：“我叫郭业，请问小娘子你叫什么名字？”

“哇！你还有名字？”美少女一副你好聪明的眼神，看得郭业一阵的不自



在。

见郭业面色不善，美少女赶紧道歉：“对不起，我不该看不起你们怪物的。我叫多罗纱，你可以叫我纱纱。”

多罗纱？多罗？听着不像是汉姓！

郭业对这个美少女的来历更感兴趣了，道：“纱纱，你家在哪里？”

多罗纱用手往前一指，道：“再往前翻两座山就到了！”

“这……”郭业一皱眉，道：“这都没有路呀，怎么走？难道要爬山过去？”

多罗纱一指老虎，道：“哪呀，我骑着花花来的。”

郭业这才明白，敢情这只老虎是多罗纱的宠物。能把五六百斤的老虎给收服了，郭业不得不再一次评估长人国的实力。

他问道：“你们族里边，每人都有老虎当宠物？”

“那怎么可能？”多罗纱得意洋洋，把自己的胸脯拍得啪啪响，道：“本姑娘可是我们部族第一高手，那些男人都打不过我！也就是我才有两只老虎做宠物，其他人可没有！”

“两只？”

“对呀！，不信，你看！”

说完了这句话，多罗纱把手放在唇边，打了一声呼哨，紧接着，山那边传来了一声虎啸。没几分钟，另外一只老虎出现在了郭业的面前。

这只老虎比刚才那只老虎更大，更威风！多罗纱解释道：“这只老虎叫威威，刚才跟你打架的交花花，他们是夫妻俩。”

郭业道：“那我能骑他们吗？”

“我问问他！”

多罗纱在威威旁边耳语了几句，威威低了低虎头，似乎是同意了多罗纱的请求。然后，小姑娘大方的一指威威，道：“郭业，你上去吧？咱们一起回家！”

郭业听了心中大喜，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长人国，我郭业来了！不过，美少女接下来的一句话，却令他高兴不起来了！

多罗纱道：“今天，本姑娘要让族人们，见识见识我的新宠物！”

## 第1567章长人国中我最帅

骑老虎，听着威风，但是实际上，骑老虎可比骑马难受多了。

首先老虎是猫科动物，从生理上来讲，就不适合骑乘。威威是给多罗纱面子，才让郭业骑上身的，但它心里面是一点都不乐意。所以，郭业一上虎背，威威就不停的搞些小动作，让郭业难以驾驭。

其次，虎背上光突突的，又没有个虎鞍、虎蹬、虎缰绳之类的东西，郭业坐在上面没抓没挠的，全靠自身保持平衡。这就又增加了一层难度。

当然，最重要的是，骑马走的是平地，骑老虎却是要爬山。这个难度增加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所以，郭业骑上虎背没多久，就被老虎给颠下来了。

郭业大怒，先是狠狠得瞪了威威一眼，然后往四下里观瞧，找着了一块大石头。郭业把大石头拿到了威威的面前，摆好了姿势，给威威表演了一个单掌开石。

断石傲虎的效果很好，不仅仅威威马上由不怎么情愿变得低眉顺眼，多罗纱也啧啧称其奇，道：“你这个怪物力气真大！”

郭业顺嘴胡诌道：“力气大？哥哥别的东西更大，还没让你见识呢！”

“那你还有什么东西大？”

“啊……我是说……是说……胆子！对，我的胆子比较大，你没见我骑在虎背上，一点都不害怕吗？有句话叫做骑虎难下，那意思就是说，骑着老虎的人非常害怕，不敢下来。这句话在别人那还行，到了咱郭业这就不好使了，哈哈！”

多罗纱闻言点了点头，道：“对！你的胆子是不小。除了纱纱，族里边还没有其他人敢骑威威呢！”

说到这里，多罗纱忽然眼珠一转，道：“不对！你不是人，你是怪物！人怕老虎很正常，但是你们怪物为什么要怕老虎？你的力气比威威大，不怕威威不是很正常吗？”

怎么又绕回这个问题了，郭业无奈，道：“纱纱，你也别总说怪物。我问你一件事儿，你有没有见过山外的人长什么样？”

“山外？”多罗纱苦着小脸道：“族长不准纱纱去山外！凭什么别人可以去，纱纱不准去？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郭业继续试探，道：“那族长有没有告诉纱纱，为什么不准你去呢？”

“族长说，纱纱还小，山外的人都太丑了，怕他们吓着纱纱！”

日！

丑？恐怕是这里的男人才是真的丑吧！

这个所谓的族长真是恶人先告状！

……

……

郭业和多罗纱骑着老虎走了不到半个时辰，就来到了一座小城之内。

城中人来人往，也还算热闹。

果真如多罗纱所言，这里的男人们个个青面獠牙，浑身黑毛，满头红发，看着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出乎郭业意料的是，这些男人身量虽高，大部分也就是两米一二左右，个别的个子高的也不过是两米四五的光

景，绝对到不了三米。

另外，郭业还有一个意外的发现，那就是这里的女子，质量出奇的好！年少的青春靓丽，年纪稍微大一些的也是风姿撩人，可以说，个顶个的有倾国倾城之姿！

人们见到郭业的到来，也是一片哗然。

“怪物！有怪物！”

“快跑呀，怪物吃人啦！”

“哥哥别跑，那个怪物看着面善，不一定有啥危险！”

“嗨，我说妹子，你可别被这个怪物给骗了。老虎吃人不？那能骑着老虎的怪物，能是什么好东西了？”

听了这话，多罗纱可不干了，高声喝问道：“你们怎么说话呢！本姑娘就是骑老虎的，难道就不是好东西！告诉你们，这个怪物是本姑娘新收的一个宠物！它不吃人，乖得很呢！”

“宠物？”

“对！这个怪物和威威、花花是一样的，只吃野兽，不吃人！要不，你们摸摸他！”

有了多罗纱的保证，看着郭业也确实是老实，这些人的胆子也大了起来，试探着对郭业摸了两把，

待会还要有求人呢，郭业努力的摆出了一副人畜无害的表情，笑脸相迎。

这下子人们的胆子就更大了，七手八脚得对着郭业乱摸。

尤其是那些女子，虽然没见过市面，认为长成郭业这样算是“怪物”，但是铭刻在基因深处的潜意识，让她们分外想亲近这个面善的怪物，纷纷上下其手！有些胆子大的，甚至把手伸向了郭业的敏感之地。

郭业感觉自己成了进入女儿国的唐僧，再也忍不住了，高喊一声，道：“住手，别乱摸！”

哗~~

人群一下子就散开了！

“这个怪物怎么会说人话？不会是妖怪吧！”

“也可能是人家天赋异禀呢，八哥还会说人话呢，怎么能算是妖怪？”

“可是这个怪物，长得太好看了，我看不是什么好路数！”

“哼，这么好看的怪物，哪怕真的是妖怪，奴家也甘愿死在他的手里！”

很明显的，男人们都对郭业怀有莫名的敌意，而女人，则对郭业有着莫名地好感。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郭业现在就是长人国内，绝对意义上的，第一帅哥！而且，与第二名的差距，不可以道理计！

人们议论纷纷，多罗纱却是颇为吃味，道：“都别吵了！我告诉你们，这个怪物是我……是我的猎物，是我一个人捉来的。他就是我的！你们谁也别想打他的主意！”

“那我们出钱买怎么样？我给你一两金子！”

“我出二两！”

“我出十两！”

……

……

多罗纱大怒，道：“不卖！不卖！威威，快走！”

威威虎啸一声，吓得人们让开了一条道路，郭业这才和多罗纱冲出了人群。

小城不大，三转两转，郭业就和多罗纱来到了一座小院，多罗纱道：“这里就是我们的家。怪物，你是喜欢住在屋里，还是让我在院子里帮你垒一个窝？”

郭业大汗，道：“屋里，我当然是住屋里了！”

进到屋内，郭业一看，这里怎是一个惨字了得！

三个房间收拾得倒是很干净，但是家具就十分简陋了。

一个房间里，有一张火炕，上面铺了几张动物的皮毛，看来这就是少女的闺房。

至于其他房间，则摆着一些农具和简单的炊具。几个陶罐摆在了墙脚，这里面应该就是粮食之类的东西了！

郭业纳闷道：“纱纱，你家里就是你一个人？”

多罗纱正要回答，院子里已经脚步声声！紧接着，一个声音传来：“来得可是鼻荆郎？鼻荆郎你在哪里？可想死老夫了。”

鼻荆？

这里的人怎么会知道鼻荆？

就算知道新罗有个叫鼻荆的，又为何断定自己是鼻荆？

这里面必有蹊跷！

帘栊一挑，一个老男人出现在了郭业的面前。这个老人一见郭业就是一愣，道：“你……你不是鼻荆？你到底是谁？难道说……你是鼻荆派来的？”

郭业心思电转，看来鼻荆果然有问题！他和这个老野人早就认识！

怪不得鼻荆费尽心机，撺掇金春秋出兵呢！自己原来还暗自奇怪，新罗打了败仗，对他鼻荆有什么好处？金城一破，还不是玉石俱焚？

原来，鼻荆和自己一样，也打着长人国的主意！

当此国破家亡之时，鼻荆如果能得到长人国之助，力挽狂澜。他的声望一下子就会达到顶峰，彻底压制金德曼，坐上新罗的王位！

那现在问题来了，自己到底要不要冒充鼻荆的使者呢？

## 第1568章贵在深山有远亲

冒充鼻荆使者的好处很大。

既然鼻荆已经和长人国勾搭上，那么郭业只要冒充鼻荆的使者，就能很容易的从长人国借到援兵。尽管长人国的男人们，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但是，好歹也没有缩水很多，只要运用得当，解金城之围还是没问题的。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事也不是全然没有害处。首先，郭业不知道鼻荆和长人国有什么密谋，一不留神说错了，可就前功尽弃了。再一个就是，假如冒充鼻荆的使者，劝长人国出兵。那最后的功劳还得算是鼻荆的，郭业此次算是枉做了小人。

郭业正在犹疑不定之时，那个老野人再次开口了，道：“你怎么不说话，是被老夫给吓傻了，还是说根本就不认得鼻荆郎？”

郭业道：“您说笑了，在下怎么会不认识鼻荆大人呢？要是没有鼻荆大人的命令，在下有几个胆子，敢深入长人国境内？”

老野人对郭业的回答似乎颇为满意，点头道：“#¥%.....@#¥.....”

郭业大惑不解，这既不是汉语，也不是新罗话，甚至不是他听过的任何一种预言，道：“您说什么呢？我咋听不懂呢？”

老野人顿时脸色大变！

“仓啷啷~~”

他抽出腰间佩剑，一指郭业道：“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冒充鼻荆的使者，意欲何为？”

郭业的心中不由得骂了一声卧槽，敢情鼻荆和这老野人之间还有暗号！事到如今，也只能继续忽悠了，他说道：“确实是鼻荆大人派在我来的。只是当时情况紧急，鼻荆大人仅仅告诉小人来长人国搬请救兵，其他的就来不及交代了！”

“果真如此？”

“小人敢对天发誓！”

老野人点了点头，一伸手，道：“既然如此，拿来吧.....”

“拿来什么？”

“当然是鼻荆郎给你的信物！你不会告诉老夫，当时情况紧急，鼻荆郎连给你信物的时间都没有吧.....”

“这个.....老爷子，他是这么回事，鼻荆大人本来想给在下信物的。不过他一时出来的匆忙，把那个信物落在家里了。所以.....！”

老野人饶有兴致的看着郭业道：“小伙子反映挺快的。编，你给我接着编.....我倒是看看，你一无口令，二无信物，怎么能让老父相信与你！”

郭业脸一红，道：“好吧，我说实话。在下确实不是鼻荆派来的。事实上，在下根本就不知道鼻荆和你们有什么关系。但是鼻荆能答应您什么条件，我就能答应什么条件，甚至比鼻荆的条件更好！老人家您又何必一定和鼻荆合作呢！”

“原来，你什么都不明白！既然如此.....去死吧！”说着话，老野人摆宝剑往前一闯，对着郭业分心便刺！

郭业有意卖弄威风，不闪不避，任凭老野人刺中！然后不慌不忙的说道：“老人家，您这把宝剑，是不是生锈了？看起来，还伤害不了某家！”

老野人微哂道：“装神弄鬼！莫非你以为老夫，只是一个无知的野人？你不过是内衬软甲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

郭业微微一笑，伸出左手抓住了老野人的宝剑，稍一用力，就把老野人的宝剑夺了过来，道：“您瞧瞧这个又是什么把戏？”

郭业是手握剑刃把宝剑夺过来的，这要是再说内衬软甲可说不过去了！老野人脸色大变，往后退了几步，道：“你……你这是什么功夫？”

多罗纱早就看出了事情不对了，冲过来站在了郭业和老野人的中间，道：“怪物，不许你伤害族长！你要是再不乖，我叫花花和威威咬你！”

郭业把宝剑放扔在一边，举起双手，道：“纱纱，不必惊慌。在下对老族长，对你们长人国都绝无恶意！老族长，现在咱们可以好好的谈谈了吧。”

老野人脸上阴晴不定，要说打吧，还真打不过郭业。但是出去调兵，这小子趁机跑了怎么办？他知道了鼻荆的秘密，绝对不能放他或者出去，要不然长人国的大几千口人，恐怕就有性命之忧！

正在这时，小院之外人生嘈杂。

“多罗纱，快出来！”

“对，快把怪物交出来！”

“这个怪物是咱们全族的怪物，不是你一个人的怪物！”

“你再不出来，我们可要不客气了！”

原来，城内的众多女野人贼心不死，追到多罗纱的家里来了！老野人大喜，道：“臭小子，你跑不了啦！外面全是老夫的人，已经把这里包围了！哪怕是你神功盖世，也打不过这么多人！你要是束手就擒，老夫还能饶你不死。如若不然，哼哼……”

郭业冷笑道：“老人家，您仔细听听，这些女子在喊什么？她们到底是谁的人还不一定呢！您尽管打开院门，我看看她们是帮您，还是帮我！”

多罗纱大叫道：“不行，不行！不准开门，怪物是我一个人的！不准她们抢！”

多罗纱都叛变了，何况是外面的那些女人？老野人的脸色顿时无比的难看，道：“唉！老夫就知道，终归是有这么一天的，只是想不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说完了这句话，老野人瞬间仿佛苍老了许多，道：“事已至此，看来，我是杀不了你了！”

郭业道：“老人家，您都这么大了，怎么一张嘴就是打打杀杀的？俗话说，以和为贵。咱们俩就不能好好的谈谈？”

老野人点了点头，道：“也好！请稍等！”然后，他站起身来，走到院内，把门一开，道：“都别吵吵了！我看谁敢撒野！”

“族长！”

“您怎么在这？”

“您可不能厚此薄彼！”

“我们不是不讲理，只是……”

老野人脸一沉，道：“都回去吧！那个怪物的事情，老夫自有安排！”

“可是……”

“嗯？难道老夫的话你们都不听了？”

……

好说歹说，把这群女人劝走，老野人回转屋内，对郭业道：“能不能告诉老夫，你到底是谁？我倒是很想知道，听完了长人的传说，还敢进入我们长人国的英雄豪杰，到底是谁？”

郭业道：“老人家可曾听说过世上有个国家大唐？”

“废话！大唐老夫怎么会不知道？当今的大唐天子叫李世民，他弑兄杀弟，逼死老父，霸占弟媳，对也不对？”

“呃……差不多吧！”郭业心中暗想，李二陛下您这真称得上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了。怎么您的这点破事，连新罗的野人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他问道：“想不到你们长人国还知道我们大唐！实在是荣幸之至！”

“你别看不起人呀！明白告诉你吧，你别以为外面有几千新罗部队把守，我们长人国就无法与外界沟通！事实上，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长人国，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那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大唐有个年轻的高官，礼部尚书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郭业？”老野人眼前一亮，道：“你说的可是两百破五千，大闹平壤城；五万破二十万，解了汉城之围的郭业？”

“不错，正是！”

“我当然知道了！”老野人颇为自豪地说道：“真论起来，这个郭业还和我有亲戚关系呢！”

郭业闻言大窘，道：“老人家，您吹牛可得悠着点！实不相瞒，在下正是郭业。我怎么就不知道，还有您这门亲戚呢？”

## 第1569章长人国的来历（1）

“啥？你就是郭业？”

郭业看着老野人目瞪口呆的样子微微一笑，道：“怎么？您不相信？是不是要在下拿什么信物或者口令出来？”

老野人这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连连摆手，道：“不必了，不必了。老夫早就应该想到的。孤身一人，就敢到我们长人国撒野，能有这么大的胆子，不是传说中的郭业郭子仪，还能是谁？老夫信了！老夫信了！”

郭业得理不饶人，道：“既然您信了……老人家，现在您该告诉我，咱们俩是什么亲戚了吧？”

“真论起来，你得管老夫叫一声外公！”

“外公？”郭业挠了挠脑袋，道：“老人家，虽然我郭业此来，是有求以您。但是您也不能信口雌黄啊！我外公姓柳，乃是陇西县人氏，此事人尽皆知。虽然我和他老人家没照过面，但是我可以肯定，他不会长您这幅尊容！”说到最后，郭业已经语含讥讽。

出乎郭业预料的是，老野人听了他这话，并没有生气，而是不慌不忙的说道：“郭业啊，你是不是怀疑老夫刚才是在吹牛？”

“那您说呢？”郭业反问道。

“老夫问你，世间传言，你和善花公主有了婚约，不知此事是否属实？”

“呃……确有此事！”

“那就错不了了！”老野人一拍大腿，道：“善花公主那是老夫的亲外孙女，而你就是老夫的外孙女婿！你不叫老夫外公叫什么？外公和外孙女婿的关系，还不算太远吧？老夫说咱们之间有点亲戚关系，算不算高攀？”

“这……”老野人连连发问，一时间都把郭业给绕晕了！

见郭业不说话，老野人得意洋洋，道：“乖，快叫声外公来听听！”

“外……凭什么呀！”郭业终于缓过神来，道：“您说善花公主是您的外孙女，就是您的外孙女啦？我还说她……”

说着话郭业一指多罗纱，道：“我还说她是老婆呢！难道她就真成了我老婆啦？”

老野人哈哈大笑，道：“秦国公若是果真有意，老夫自然是乐见其成！别说纱纱了，咱们长人国的大姑娘们，只要你看得上的，尽管娶回家去，老夫绝对没有意见！”

多罗纱羞红了脸，道：“呸！人家才不要和你这个怪物成亲呢！就算族长答应了，人家，人家……总之，总之……”

怎么话题歪到这方面去了？郭业赶紧转移话题，道：“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打个比方。我是说，善花公主乃是圣骨，很明显的，她的母亲应该是新罗王族。而且……善花公主长得貌美无双，而您长得……说你们有血缘关系，也没人会相信啊！”

老野人把手一摆，道：“善花公主的身世，其中当然是别有内情。不过，老夫可以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你觉得纱纱的容貌如何？”

“国色天香！”

“比之善花公主如何？”

“难分高下！而且……”



老野人得意地笑道：“而且和善花公主有几分相似，对吧？明白告诉你，老夫就是纱纱的亲爷爷！老夫有纱纱这样的亲孙女，为何就不能有善花公主这样的亲外孙女？”

“还是不对！”郭业摇了摇头，道：“刚才我可是听纱纱叫您的是族长，而不是爷爷！对于这个问题，您又怎么解释？”

老野人道：“这就有关我们长人国的大秘密了。”

“您这是出言搪塞？”

“哪里，哪里。老夫的意思是，此事说来话长。假如秦国公想听的话，此处非是讲话之所，咱们换个地方再说！”

“哼哼，老先生莫不是想换个地方，再置我郭业于死地吧？”

“秦国公如果不愿意的话，尽可以赖在这里不走！”

郭业艺高人胆大，倒也不是十分害怕，道：“既然如此，还请老人家头前带路！我只是提醒您一句，我郭业既然敢来，必然是有所依仗，老人家不要自误！”

.....

.....

事实证明，郭业这次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老野人把他领出多罗纱的宅院，来到了一个颇为考究的院落。据老爷人介绍，这里就是长人国的议事之地。把郭业安顿好后，老野人说了一句稍等，就告辞离开。功夫不大，又领来了三个野人。

老野人道：“秦国公，先自我介绍一下。老夫姓多罗，名笑天。既是长人国的国王，又是这里的族长。小国寡民，让秦国公见笑了。至于这三位，乃是我长人国的长老，多罗金才，多罗明界，多罗可目。”

郭业站起身来，躬身施礼，道：“在下大唐郭业，这厢有理了！”

“不敢当！不敢当！秦国公太客气了！”

见过礼后，重新分宾主落座，多罗金才咳嗽一声，道：“秦国公身份高贵，今日贵足踏贱地，来到我们这穷乡僻壤，不知所为何来？”

郭业实话实说，道：“如今新罗的金城，被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重兵包围。顷刻之间，就有破城之危。在下此次前来，是特意向你们长人国求取救兵。”

“借兵？”多罗金才冷哼一声，道：“我们长人国并没有什么上下尊卑，我们四人也是因为德高望重才做上了此位，并没有权力让族人白白送死！秦国公来此借兵，恐怕是打错了算盘！”

“怎么能是白白呢？事成之后，你们要钱还是要粮食都好说！要多少，给多少！哪怕是要土地呢？也不是不能商量。”

“不好意思，我们长人国在此山之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不需要钱，也不需要粮食，更不需要土地。”

多罗金才拒绝得斩钉截铁，毫无回旋的余地。不过，郭业才不会相信他的鬼话！要是他们真的毫无所求，为啥要和鼻荆勾结？再说了，看他们的穿着打扮和外面的新罗人别无二致，就知道，他们所谓的自给自足就是一个谎言！他们必然有和外界沟通的渠道。

郭业道：“情况紧急，我也不和你们兜什么圈子了。你们到底如何才会出兵？尽管讲来！反正最后都是新罗出的，我又何必为金德曼省钱？不过，我

可告诉你们，你们得快点出兵。金城城破，就在旦夕之间。等到新罗亡国了，可就没人付给你们报酬了。”

四个老头对视一眼，多罗笑天道：“秦国公，我们可以相信你吗？”

“不相信你我，难道你们就能相信名不见经传的鼻荆？我郭业自从出世以来，言必行，行必果。你们何曾听说过我郭业做过背信弃义的事情？”

“可是……这里毕竟是在新罗的地盘上，您说的话……管用吗？”

郭业一咬牙，道：“众位不必担忧！如果金德曼不答应，那就是不给我郭业面子，我自然会为你们出头！”

“好！就等您这句话了！”多罗笑天道：“秦国公，我们不要钱，不要粮食，甚至不要地盘，我们要得是……保持原状！”

纳尼？

郭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时候，长人国不是应该狮子大开口吗？怎么提出了如此简单的条件？难道多罗笑天在敷衍自己？

他问道：“保持原状？这……这算是条件吗？”

“怎么不算？我们长人国几十年来费尽心机，所求的无非就是保持原状四个字而已！”

“到底是为什么？”

多罗笑天叹了一口气，道：“这要从我们长人国的来历说起……”

## 第1570章长人国的来历（2）

对于长人国的来历，郭业也是颇为好奇，道：“在下洗耳恭听！”

多罗笑天道：“秦国公可知，这片大地以前又被称为三韩之地？”

“老人家指的是马韩，辰韩、弁韩？”

“不错！很久以前，这里并没有什么新罗和百济，只有马韩，辰韩、弁韩。到了后来，百济崛起，吞并了马韩。新罗崛起，吞并辰韩。”

“那弁韩呢？”

“弁韩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国家的联盟，又称伽倻。”

“伽倻？”郭业听着这个名字有点耳熟，脑中灵光一现，金庾信的父亲出身于驾洛国。伽倻？驾洛？读音相近，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呢？

他问道：“您有没有听说过有个国家叫做驾洛国？”

“伽倻分为十二国，驾洛国就是其中之一。驾洛国是最后一个被新罗吞并的，而我们这一支，叫做金管伽倻，是被新罗吞并的第一个伽倻国家。这件事情，大约发生在两百年以前。”

“这么说，你们不是……”郭业小心翼翼得吐出了两个字：“野人？”

多罗笑天叹了一口气，指着自己的脸，道：“秦国公不必担心，老夫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不叫野人又叫什么？”

“那你们为何落到了如此田地？”

“想当初新罗和我们金管伽倻连番大战，死伤无数，结下了血海深仇。新罗国王发誓要把我们金管伽倻杀个鸡犬不留。为了躲避新罗王的追杀，我们金管伽倻的后人走投无路之下，才来到了长人国！”

“您的意思是说，在你们到来之前，这里就被成为长人国？那岂不是说，你们并不是长人国的真正子民？我找错地方了！”

“秦国公，您没找错地方。原来长人国内，生存的都是真正的野人，身高过丈，浑身黑毛，甚至饿极了还吃人！以前说的长人国子民，指的就是他们，不过在我们来了之后，这种情况，就改变了。”

郭业瞬间秒懂，道：“难道说，你们的祖先，开始和长人通婚？”

“不错，为了生存，我们的祖先只能和长人通婚。唉，其实也不能算是通婚，他们最初都只是长人的俘虏，所有的一切都是被迫的。我们这些人认真说起来，其实都是长人和金管伽罗的后裔。你也看到了，我们这里的男人都保留着长人的特征，只是身高矮了一些。”

“那些女子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

“呃……也不能说没有受到影响。说来也奇怪，长人和我们先人的后代，男人都和长人长得差不多，而女子却是貌美如花。不仅没有变丑，而且变得漂亮多了！”

郭业又问道：“在下入山以来，似乎并没有见到纯种的长人，难道你们已经把纯种的长人给……”他以手做刀，比划了一个砍头的样子。

“那倒不是！长人现在可是我们的宝贝，好好供养都来不及呢？又怎么会杀掉？”

“宝贝？”

“不错。现在我们长人国能攻安然无恙，靠的就是长人的威名！长人岂不是我们的宝贝？”说到这里，多罗笑天又叹了一口气，道：“可惜的是，现在

这种宝贝越来越少啦，再过上几年，恐怕世上再无纯正的长人！”

“这又是怎么回事？”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你要是娶老婆，是愿意娶漂亮的，还是愿意娶丑的？那些长人虽然蠢笨，但是也知道爱美恶丑。有了我们，又有谁还愿意和真正的长人结合？这么一来二去的，几代人下来，真正的长人越来越少了。现如今，只能下三个纯种长人了，他们今年也都六十多岁，也活不了几年了！”

郭业心中暗想，怪不得之前听金庾信说的长人和自己所见的不一样呢，敢情呈现在新罗军队面前的，都是纯种的长人。而自己所见的，则是长人的后裔。长人在新罗军队面前晃悠，恐怕目的并不是攻打，而是彰显自己的存在。

郭业问道：“我明白了。因为真正的长人快要死绝了，你们害怕自己的力量，震慑不住新罗的军队，才想要保持原状。不过，依我说，你们这也太小家子气了，反正和新罗的仇恨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谁还计较这种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你们不如直接要求新罗退兵，在山外给你们重新划出一块地盘。”

多罗笑天苦笑道：“假如我们不再与世隔绝，你觉得我们这些长人国的男人，还能够传宗接代吗？与外界接触的结果，恐怕就是我们长人国不亡而亡了！”

有道理！

多罗笑天的这番话简直太有道理了！

长人国的男人那么丑，长人国的女子又都那么漂亮！只要和外界稍一接触，长人国的女子就都得被山外的男人给勾走了！

不过，还有个问题解释不通，多罗纱说过，有人曾经到山外去过。多罗笑天也对山外的世界了如指掌。这还能算得上是与世隔绝？

郭业问道：“在下冒昧的问一句，你们是不是还掌握着另外一条，长人国和外面的通道？”

多罗笑天毫不隐瞒，道：“那是自然。要不然，你怎么能成为老夫的外孙女婿呢？”

“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那岂不是说善花公主的娘亲……是你的亲生女儿！”

多罗笑天的下一句话，有如石破天惊，道：“不仅善花公主是老夫的亲外孙女，就是那鼻荆也是老夫的亲外孙！”

这句话的信息量太大了，郭业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道：“如此说来，桃花娘是善花公主的亲生母亲？”

“孺子可教也！”多罗笑天微微颌首，把事情的经过娓娓道来！

事实上，早在很久以前，多罗笑天就意识到了今日的危机。幸好，天可怜见，经过不懈的探索，终于找到了另外一条通往山外的道路。

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女儿桃花娘，送了出去。让她想办法接近当时的新罗国王金白净。

桃花娘风华绝代，勾引金白净倒是毫无问题。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不是那么顺利了。

按照新罗的祖制，圣骨只能和圣骨通婚，实在不行的话，才能娶真骨。

桃花娘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想要金白净娶她是万万不能的。

不能成亲就不能成亲吧，只要金白净真心宠爱桃花娘，也不是不能接受。不过，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桃花娘发现，金白净只是被自己的美色所吸引，事实上对自己并没有多少爱意。

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金白净只肯把善花公主抱走。至于鼻荆，则是留给桃花娘抚养，尽管满朝文武都知道鼻荆是金白净的私生子，但是金白净自始至终都没有亲口承认。桃花娘明白，这是金白净不愿意让鼻荆有继承王位的可能。

明白了金白净的真正心思，桃花娘也就不敢把长人国真正的秘密告诉金白净了。长人国上下，就把希望放到了鼻荆的身上。只要鼻荆登基为王，那一切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可惜的是，他们的打算最好，中间却出了一点小小的差错。

金春秋败得太快太惨，鼻荆还没来得及出城，金城就被包围了。没有鼻荆的带领，长人国对于要不要出兵，内部发生了争执。正当他们犹豫不定的时候，郭业来了。

郭业听完了，大惑不解，道：“既然你们已经和鼻荆有约，直接出兵不就行了？只要你们承认，难道还能有谁夺了鼻荆的功劳不成？”

## 第1571章鸡首

郭业这个问题一出，就是一阵冷场。四个老头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没有出声。郭业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问道：“众位老人家，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

多罗笑天苦笑道：“秦国公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果然是有些门道的。好吧，老夫承认，刚才所说的确实有些不尽不实。不是因为没鼻荆的带领，我们才不愿意出兵，实际上是因为我们有些怕了……”

多罗金才咳嗽一声，接过了话茬，道：“我们已经打听清楚了，金春秋败得太惨了。如今金城之内只剩下了不到两万守军。而我们常人国，总共才还不到一万人。去除那些弱质女流，再去除老人和孩子，顶多也就能凑出两千人的部队。就算是人人以一当十，也不过是相当于两万军队。算起来，就是四万对二十万，这个仗可怎么打？”

多罗笑天道：“不怕秦国公笑话，我们长人国的子民已经两百年没有动过刀兵。您别看我们面相凶恶，实际上，都是安善的良民。我们长人国的军队到底战力如何，说实话，自己心里都没数！”

郭业听完了这话，就是心里一凉，这可完了。要是长人国内大部分是桀骜不逊的野人还好办了，哪怕是毫无训练，凭借血气之勇，也是一股绝大的助力。

问题是现在，长人不但人种退化了，连血气之勇也丢失的差不多了，成了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就他们这德行，别说以一当十了，就是以一当一都够呛。不管怎么说，百济和高句丽的联军，都是见过血的老兵。长人国这边，却是一帮没啥训练的新兵。除了面相凶恶，身高力壮以外，就没什么优点了。凭借这些人解金城之围，那不是以卵击石吗？

想到这里，郭业站起身来，道：“那什么，在下还有点事，这就不奉陪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多罗笑天赶紧把郭业给拉住了，道：“秦国公，慢走！您要去哪？”

“当然是解金城之围！”

“就您一个人去？”

“那是自然！”

“可有把握？”

“把握当然是没有的，不过为了善花公主，我郭业也只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既然没有把握，那为何不从我们长人国借兵？”

郭业苦笑道：“你们刚才不是说得挺明白的吗？这场大战，你们搀和不起！郭某深以为然。”

“秦国公何出此言？”多罗笑天满脸的无辜之色，道：“我们说不敢出兵，那说的是以前，可不是现在！”

“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以前出兵，领兵的就是我们老哥四个，自然就是毫无把握！现在可不同了，这不是还有您吗？”

“我？”

“当然是您了！大唐郭业，文能安邦，武可定国。平壤城两百破五千，救下了荣留郡王高建武。汉城五万破二十万，生擒渊男生。这种战绩，即便是孙武复生，白起再世，恐怕也不过如此吧？您就是当今的第一名将，我们长人国的军队交给您，我们放心！”

“呃……”被多罗笑天这么一通吹捧，郭业不禁有些飘飘然。不过，现在可不是为了面子不要里子的时候，郭业道：“你们长人国果真愿意听从我郭业的号令？”

四个老头站起身来，跪倒在地，齐声道：“我等代表长人国上下八千六百四十八口，在此立誓，从今往后，唯秦国公之命是从。若违此誓，天诛地灭，永世不得超生！”

说了这么多字，还能异口同声，那只能说明，这四位是早就商量好了，而不是临时起意！

尽管从辈分上看，这四个老头都能称得上是郭业的长辈，但是郭业并没有赶紧把他们搀扶起来！扶起来好办，但是那以后，千斤的重担可就要落在郭业身上了！这副担子，自己到底抗不抗得起？

郭业沉吟了半晌，道：“你们说从今往后唯我之命是从，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光指此次大战，还是说以后就奉我为主？”

“只要秦国公愿意的话，老夫今日就可以让位，您就是咱们长人国之王！”

“那鼻荆怎么办？”

不待多罗笑天回答，郭业又补充道：“你们别想打什么马虎眼，我要你们明确的态度。假如我和鼻荆发生了冲突，你们究竟站在哪一边？”

“当然是站在您这一边！”

“为什么？鼻荆可是您的亲外孙，怎么也比起我这个外孙女婿亲近得多吧？”

“论亲疏远近，当然是鼻荆比您强。不过，现在我们长人国已经危如累卵，转眼间就有亡国灭种之忧，可不是论亲疏远近的时候。现在别说您和我们长人国有亲戚关系了，就算是您和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只要您能帮我们长人国走出困境，我们就愿意奉您为王！”

“那等你们转危为安了，会不互过河拆桥？”

“秦国公，您这就是杞人忧天了。我们长人国说好听的，算一个国家。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是一个大一点的村子。您这么大的人物，肯接手我们长人国，那是我们的福气。我们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会过河拆桥呢。再说了……”

说到这里，堕落笑天的声音逐渐变小，道：“您是当世第一名将，攻无不取，战无不胜，就算我们有那个贼心，也没那个贼胆啊！”

最后这句话说出了事情的关键，长人国因为郭业的战绩，想抱大腿，奉郭业为王。同样因为郭业的战绩，他们也不敢有反叛之心。

郭业道：“说实话，做你们长人国的王，我还真的兴趣不大。论钱财，论权势，你们长人国能给予我的，都对我来说可有可无。不过呢，看在善花公主的面子上，我也不忍心你们长人国落个没下场，你们的要求我答应了！”

四个老头再次跪倒在地，道：“多谢王上！”

打铁要趁热，四个老头还真怕郭业反悔，在郭业答应之后，马上就传令

下去，全国之中，上至八十老翁，下到刚出生的婴儿，男女老幼务必赶来，参拜新王。

说起来，这个长人国也真是惨了一点，连个大点的院落都没有。郭业一整天就坐在那里，等着长人们一波一波的参拜！

男人们对于奉一个又矮又小的怪物为王还是颇有抵触的，不过在四个老头的强力弹压下，没翻起什么风浪来。

至于女人们，则是百分百的支持。有那胆大的，在参拜的时候，就开始询问新国王的后宫问题，不求为妃为后，哪怕是铺床叠被，洒扫庭院也是心甘情愿的。郭业当然是严词拒绝！

四个老头不明就里，还以为郭业不贪恋女色呢，不由得对郭业大为赞赏，觉得这个新王是选对了，一定能带领长人国走向繁荣昌盛！他们哪知道，善花公主在此，郭业怎么敢在新罗沾花惹草？他是用了绝大的毅力，才拒绝了这些美女的要求！

经过一天时间，郭业的登基仪式才算是完成。从今往后，郭业也称得上是一代人王地主了。虽然他这个国是小了一点。不过，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一把手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郭业迅速得转变了角色，开始为属于他自己的小小国家考虑。第二天一早，郭业就派人把四大长老（堕落笑天退位后成为大长老）找来，商议国事。

郭业道：“众位爱卿，以孤王看来，你们原来的计划十分不妥！”



## 第1572章脑洞大开之澳洲行

想当初，四个老头提出来长人国出兵的条件，就是要求和新罗的关系保持原状。一方面，新罗的军队不主动进攻长人国。另一方面，新罗的军队继续在山口外驻扎，让长人国保持与世隔绝。

对于这个条件，事不关己，郭业当然是无可无不可，随口就答应下来。不过，现在长人国都变成自己的家业了，郭业就不得不为长人国做长远的打算。他昨晚仔细一想，觉得多罗笑天的计划十分的不靠谱。

就算这个条件金德曼认可了，那以后怎么办？继任的国君是否还会信守承诺？

救亡图存之功，听起来很大。但是在漫长的时间面前，也就不算什么了。史上多少开国功臣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凭什么新罗王是个例外，会一直念着长人国的好？

再说了，这不光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经济问题。几千精锐部队一年的开支，可不是个小数目。为了防备敌人也就罢了，单单为了长人国的安定，每年就要花那么多钱。异地相处，郭业都觉得太不划算了。

最后，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匹夫无罪，怀璧其罪。长人国的女人，个顶个的国色天香，一旦暴露的话，势必会引起新罗贵族的觊觎。这些人联合起来，恐怕就是新罗王真的心向长人国，也有心无力了。

所以说，新罗王反悔，那简直是一定的。唯一的问题是，新罗王什么时候会反悔？是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五载？哪怕最乐观的估计，也不会超过十年。

当郭业把这个道理，掰开来揉碎了，给四大长老说了之后，四个老头又是一阵沉默。

良久，多罗笑天才说道：“王上，您说得这些道理，我们其实都知道，也都想过。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计划不怎么合适，只是这已经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了。至于以后如何，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郭业冷笑道：“不谋全局者，不可谋一隅，不谋一世者，不可谋一时。你们可知道，听天由命的唯一后果，就是你们长人国的男人全被杀死，女人成为新罗人的姬妾。这个结果，你们能够接受吗？”

多罗明界听出来郭业话里有话，道：“王上，您的意思是……此事还有转机？”

郭业道：“转机谈不上！只能说，还有一线生机，就是不知道你们肯不肯冒险了！”

多罗金才是个急脾气，道：“王上，都到了这个时候了，您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话快说！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别说有什么危险了，哪怕是要我多罗金才的脑袋，只要能救我长人国，我也甘愿受死！”

“好，那我就说了。首先，新罗咱们肯定是待不下去了。无论如何，打铁还需自身硬，长人国的生死存亡，不能寄托在新罗王的善心上。”

“那咱们去哪？莫非要我们跟您回大唐？”

郭业苦笑道：“新罗容不下你们，大唐之人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长人国要想延续下去，就得迁居海外！”

“海外？扶桑？”

“扶桑之人，卑鄙狡猾，还不如新罗呢！”

“那您的意思是……”

郭业没接他的话茬，而是重新问了一个问题，道：“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你们是金管伽倻之人，按说语言就得跟新罗相近。为何你们无论男女老幼，说得都是汉语？”

多罗名界道：“这就要从我们伽倻十二国的来历说起了。想当初箕子朝鲜被卫满所灭，大量的箕子朝鲜遗民南下，逐渐形成了伽倻十二国。而箕子朝鲜是汉人所建，国人都以说汉语为荣。所以，我们金管伽倻之人，人人会说汉语。”

“这么说来，你们算是汉人？”

“不敢欺瞒王上。说实话，年代久远，又经过历代的通婚，我们到底是不是汉人，早就搞不清楚了。不过，长人国之人都有汉人的血脉却是肯定的。”

郭业点了点头，道：“既然你们有汉人的血统就好办了，要不然把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告诉你们，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好地方？”

“不错，此地幅员辽阔，方圆万里，认真算下来，比大唐也小不了多少。就是土地贫瘠了一些，不过再贫瘠，养活你们这不到一万人还是没问题的。当然，最重要的是，此地并没有什么难以对付的势力，只有一些茹毛饮血的野人罢了！你们很容易就可以在当地立足！”

“这么好的地方在哪？”

“此地叫做大洋洲，孤悬海外，距离此地大概，呃……两万里！”

郭业的最后一句话，实在是太打击士气了！

多罗金才的脸立刻就垮了下来，道：“王上，您这是开玩笑呢？两万里海路，您这不是要我们的命吗？”

“富贵险中求！咱们长人国要想发扬广大，就必须冒险！你们也要看到好的一面，大洋洲距离陆地越远，大陆上的国家就越不容易兴兵讨伐。你们也就越安全。再说了，我说距离此地两万里，又不是说要走两万里海路。咱们不在这上船，从大唐的泉州港上船，我估计一万里海路也就差不多了。”

在这些人的耳中，一万里海路和两万里海路，其实也没多大区别，多罗笑天道：“终归还是太远，从新罗到扶桑不过两三百里海路，都被许多人视为畏途。您这一下子就是一万里，说实话，这是九死一生之局啊！”

“我知道是九死一生，不过你们留在这里，就是十死无生！到底何去何从，你们自己掂量吧……”

四大长老对视一眼，施展起了拖字诀，多罗笑天道：“此事关系重大，不如咱们以后再议。当务之急，咱们是不是商量一下，如何解金城之围？”

对于澳洲之行，郭业其实也没什么把握，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罢了。所以，对于多罗笑天的敷衍，并不感到怎么生气，道：“也好，那咱们就说说如何解金城之围！不知众位爱卿有何高见？”

“在王上面前，哪有我等说话的余地，一切还请王上做主！唯望国主体念我长人国小民贫，不要死伤太多才好。”

郭业没好气地说道：“你们这是既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咱们长人国本来就实力不济，再不拿出全力来，要解金城之围，难！难！难！”

多罗笑天道：“再难还能难得倒您吗？您可是两百破五千……”

郭业把手一摆，道：“行了！别拍马屁了！这话您都说了三遍了，腻不腻呀！拍马屁可解决不了问题。”

“那是！那是！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还得靠王上的大智慧！”

郭业皱眉道：“我来问你，你们长人国和新罗之间有一条秘密的通道，这条通道究竟通向哪里？能否供大军通过？”

“这……”多罗笑天面露为难之色！

郭业脸色一沉，道：“莫非我连知道这个秘密的资格都没有？你们到底把我郭业当成什么人了？还是不是你们的国王？”

多罗笑天无奈之下，只得把密道的情况详细对郭业讲述了一遍。

郭业听完了大喜，道：“好！有此密道，咱们解金城之围，就算成功了一半！”

“那另一半呢！”

“另外一半，当然是本王的英明领导！现在我就下本王登基以来的第一道谕旨。只要你们能不折不扣的完成，这次战争，咱们就赢定了！”

## 第1573章一票否决制

新罗金城，议事大厅。

和白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了，吏部郎金鼻荆还有外交大臣朴万方迟迟未至。金德曼不禁有些心神不宁。

善花公主看出了金德曼的异常，道：“姐姐，您还在担心会议的结果？”

金德曼道：“这次的和白会议，关系到新罗的生死存亡，我怎么能不担心？最让人着急的是，咱们王室中人在和白会议中，只有监督权，没有表决的权力。到底会议的结果如何，完全插不上手，只能听天由命！”

“姐姐不必担心，您前几天刚以承认鼻荆的身份为条件，让鼻荆放弃了在和白会议上表决的权力。只要鼻荆不捣乱，您的提议一定能够通过！”

“那也不过是饮鸩止渴罢了。怕只怕反对姐姐的人，不只是鼻荆一人。”

“您是说鼻荆在和白会议中还有同党？”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话说到这个份上，善花公主也有些无可奈何，道：“无论是在大唐，还是百济和高句丽，王权都是至高无上。怎么到了咱们新罗，还有这么一个和白会议。朝廷的重大决策必须有了和白会议的通过才能生效。”

金德曼道：“这也不能怪历代祖先。想当初新罗国成立之时，也只是各部的联合。咱们新罗王室没有绝对的实力压服各部，不得不设立了这个和白会议的制度。再说了，和白会议也不是毫无益处，假如国主昏庸无道，有了和白会议，就可以对君王加以制约，为国家保留几分元气。”

“可是假如国主英明呢？假如和白会议中有人心怀叵测呢？比如姐姐在位，和白会议就从来没有起过什么好作用。尤其是那个鼻荆，每次姐姐说什么，他就反对什么。”

“这就是和白会议的缺点了。按照祖制，只要有一个人反对，提案就不能通过。这才让鼻荆有了兴风作浪的机会。如果此次金城保卫战能够取胜，我一定要把和白会议给……”

“废除了？”

“那倒是不用。我的意思是，一定要把和白会议的制度改变一下。任何提议，只要多数人同意，就算是通过了。不能象现在这样，只要有一个人捣乱，就什么提案都通不过。”

如果郭业在这里，听了她们的对话，一定会大为感叹，现如今的新罗，已经实行了伟大的皿煮制度，而且还是最为皿煮的一票否决制。在此危机时刻，有如此犀利的制度优势，金城不破，新罗不亡，那还有天理吗？

当当当~~~

三声钟声想起，鼻荆和朴万方，踩着钟点进了会议大厅。

鼻荆一进来，就故意无视金德曼，对着在座的众位真骨，连连拱手，道：“不好意思，方才高句丽攻城甚急，假如我不在场的话，咱们金城就有城破之忧。因为这个原因，我才晚到了一会儿。还望众位见谅！”

这哪是道歉呀，简直是在表功！左辅政大臣金钦饭冷笑一声，道：“照您这么说，我们这些人能安安生生得开会，还得多谢您的保护喽？”

“我可没那么说，您自个儿琢磨吧。现在金城不靠我鼻荆保护，难道还要靠打了败仗的金春秋保护？”

打人不打脸，骂人不揭短。金春秋就在当场，气得浑身哆嗦，道：“鼻荆，你不要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我再欺人太甚，您还好好的活着呢？咱们六万新罗子弟，却已经死在了高句丽人的刀下。依我看来，不是我鼻荆欺人太甚，是你金春秋欺人太甚！欺咱们新罗国太甚！”

“你……”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我鼻荆行得正，走得端，事无不可对人言！我有什么错处，你倒是说呀！”

鼻荆自从上位以来，见便宜就上，见困难就让，从来不干什么正事。不做事也就没有错处，金春秋还真没掌握到他什么把柄，顿时哑口无言！

金钦饭赶紧救场，道：“不管怎么说，出城野战的建议，是你提出来得吧？现在野战打败了，您能没有什么责任？”

“笑话！我能有什么责任？咱们新罗禁卫军，最是精锐不过，每个人都能以一当十。八万对二十万，那就相当于八十万对二十万，这都能打输了，不是我出的主意不行，而是……”

“什么？”

“一将无能，累死三军，当然是领兵的将领不行！说白了，就是金春秋不行！他要不是金德曼的正夫，哪轮得到他坐上兵部郎的高位，又哪轮得到他领兵出战，丧师辱国？依我看，这次败仗的根本原因，就是金德曼任人唯亲！”

新罗近卫军能够以一当十，不过是宣传的口号。大家平时都这么说，但是内心深处，没有一个人会真的相信。鼻荆现在这么睁眼说瞎话，金钦饭仓促之间，还真的无言反驳。

鼻荆得理不饶人，继续说道：“我提议，咱们这次的和白会议，就加一项议题，把金春秋的兵部郎给撸了！”

金钦饭道：“金春秋不做兵部郎了，难道你鼻荆接任？”

“有何不可？只要你们能把金城的军权交给我，我肯定能把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赶出国境！”

鼻荆这完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他明白金德曼肯定不会把兵权交给他。这是在这说便宜话，恶心金德曼呢！金德曼脸一沉，道：“鼻荆，休得胡乱乱语！临阵换将，乃是兵家大忌！”

“话不能那么说……”

金德曼手一摆，道：“不必多言，现在孤王宣布，此次和白会议，正式开始。只有一项议题，那就是要不要放弃金城，全军突围！”

右辅政大臣金乙祭道：“微臣赞成！如今金城已经危如累卵，最近的救兵，也要半个月才能到。就算到了，能不能打败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也得两说。有道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国主身系天下安危，不如趁着现在咱们还有些实力，设法突围！要不然，再过几天，恐怕我们连突围的能力都没有了！”

“此事万万不可！”鼻荆道：“新罗贵族十有八九，聚集在金城之内，难道还能把他们全部带走？能带走一两成就不错了，剩下的人怎么办？”

金钦饭冷笑一声，道：“难道说，国主在金城坐以待毙，他们的命运就会有所不同？”

“当然不一样！金德曼与城共存亡，城内众志成城，还能坚持的久一些，说不定就能迎来什么转机。但是假如，金德曼弃城逃命，城内士气低落，恐怕旦夕之间，金城就会被攻破了！”

“可是，假如没有转机，我们新罗王族被一网打尽，咱们新罗国，不就亡国了吗？”

鼻荆微微一笑，道：“我有一个办法，可以两全其美。金德曼不用弃城而逃，我新罗也没有亡国之危！”

“什么办法？”

“派兵突围是肯定的，不过领兵之人，不是金德曼，而是我鼻荆！这样的话，金城有国主在，士气不会低落。而假如金城不幸失陷的话，咱们新罗王室还有漏网之鱼！”

金德曼冷笑道：“好主意！留下本王在金城送死，而你作为唯一的新罗王室，逃出去之后，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继承新罗王位了！鼻荆，你的如意算盘打的挺响呀！我就奇怪了，就算你说得有道理，你凭什么会认为，我会派你领兵逃走呢？金春秋，金钦饭，金乙祭哪个不行？”

“哼哼！凭什么？就凭我鼻荆乃是真平王唯一的儿子！您前几天才下圣旨承认来得，不会现在就不认账了吧？”

金德曼眉头一皱，意识到前几天，自己和鼻荆做出的协议，有些失策了！鼻荆这个提议，貌似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各方的利益都照顾到了，唯一损害的就是金德曼的利益！

不过，金德曼可不会这么轻易认输。

道理是那么个道理，但是这个世界上，可不是光凭道理就能走遍天下的。无论是金德曼突围，还是鼻荆突围，在场的众人，肯定都要带着。所以说，两人的提议，对于在座的众人，没啥区别！

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想到这里，金德曼咳嗽一声，道：“你有你的道理，本王有本王的道理。废话不多说，现在就请众位，开始表决吧！”

## 第1574章鼻荆的暗子

首先进行的就是鼻荆提案的表决。

对于这个表决的结果，金德曼毫不担心。和白会议实行的是一票否决制，至少几个王夫是绝对站在自己这边的，鼻荆的提案就不可能通过。

结果，不出金德曼所料，鼻荆的提案，遭到了全员的反对。

接下来，就是金德曼提案的表决了。

和白会议的投票方式，与现代社会不同。没有什么投票箱，更不用什么无记名投票。

有资格投票的真骨被称为上大等，每个上大等手里都拿着一块木牌。木牌的正反两面都写着字。正面写着“赞同”，反面写着“反对”。谁做出了决定，就可以把木牌投向议桌的中央。

公平，公正，公开，绝无作弊的可能。

一会儿功夫，赞同的木牌就堆满了议桌。最后只剩下两个人没有表态，一个是刚才和鼻荆一起走进来的朴万方，还有一个人叫做金毗云。

鼻荆道：“朴大人，不要忘了刚才我和您说得话，赶紧投票吧！”

朴万方额头上冷汗直淌，站起身来，把木牌反面朝上，作势掷出。只是那木牌仿佛长在了他的手上一股，朴万方掷了几掷，还是没有撒手！

金德曼脸色一变，道：“朴爱卿，你这是何意？莫非有什么难言之隐？事关我新罗的存亡，还望朴爱卿以大局为重，不要心存杂念！”

鼻荆也说道：“朴大人，现在满朝文武都趋炎附势，违心的赞同了金德曼的提案。我新罗能否重获新生可就全在您了！您就算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自己的儿子想想不是？”

最后这句话，简直和前面完全不挨着，是人就听得出来里面有鬼！金德曼怒道：“鼻荆，莫非你绑架了朴大人的儿子？”

“绑架？怎么可能！”鼻荆摇了摇头，道：“朴大人的儿子，好端端的在他家里，与我何干？”

“果真如此？”

朴万方叹了一口气，道：“启禀女王千岁，鼻荆说得不错，犬子现在确实是在微臣的家中。不过……唉，恐怕他也活不了多久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也是家门不幸。就在三日之前，小儿不甚被瑾花蛇咬伤，一直高烧不下，再过几天，恐怕……恐怕就要病入膏肓！”

金德曼闻言，长出了一口气，道：“我当是什么呢？不就是瑾花蛇之毒吗？只要用毗卢草煎药，一济即可见效！朴大人，您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吧？”

鼻荆冷哼一声，道：“您这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毗卢草只在城外的山里面才有，如今大军围城，朴大人从哪找毗卢草？”

“难道城内的药铺之中，就没有存货？”

朴万方叹了一口气，道：“现如今，城内所有药铺的毗卢草，都已经被鼻荆大人给买光了！他说，只要我反对王上的提案，就会把毗卢草给我。要是我同意王上的提案，就……就叫我白发人送黑发人！”

金德曼怒瞪鼻荆，道：“可有此事？”

“朴大人刚才说的话，只说对了一半。他要是答应了我的要求，大家交给朋友，我自然会把毗卢草送给他一份。但是，假如他不愿意答应我鼻荆的要求，那我和他就恩断义绝。他想要毗卢草的话，得随行就市，拿钱来买。”

“多少钱？本王替他出了！”

“黄金五百万两！”

“你，你怎么不去抢？这个价格简直毫无诚意！”

“金德曼，你这话可就不对了。买卖不成人意在，何必出口伤人呢？世间买不起药的百姓多了去了，难道他们都要怪药铺的老板毫无诚意？”

金德曼还要再说，鼻荆一摆手，道：“五百万两黄金，少一个子都不成！拿得出来，一切好商量！拿不出来，那就一切免谈！”

新罗国库连五十万两黄金都没有，更别提五百万两黄金了！很显然，鼻荆谈钱，就是个借口！但是有这个借口，和没有这个借口就是不一样，鼻荆成功的把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了经济问题。让人们无法指责他对朴万方威逼利透，扰乱和白会议！

金德曼此时也是无话可说，让人家朴万方不要自己儿子的性命，全力支持自己？她还没那么厚的脸皮！

鼻荆得意洋洋，道：“朴大人，平心而论。我刚才的提议才是对咱们新罗最有利。金德曼的提议都是为了她一己之私。您反对她的提案，才是正确的选择。又有什么值得犹豫的呢？事不宜迟，您赶紧投票吧！”

朴万方闻言站起身来，牙一咬，心一横，把木牌扔了出去！

同意！

两个鲜红的大字朝上！

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鼻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道：“朴大人，您应该投反对呀，怎么投成了同意？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同意我的议案？问题是现在投的是金德曼的议案，您完全搞错啦！”

“我知道这是投女王的提案！”

“那就是您一着急，投错了正反面！对不对？这也不怪您，人年纪大了，难免一时糊涂。要不……我帮您把木牌拿回来，咱们再投一次？”

“不用！老夫心中清楚得很！鼻荆，明白告诉你，老夫就是要同意德曼公主的提案！”

“为什么？你不要你儿子的命啦？”

朴万方叹了一口气，道：“为了新罗，多少将士战死沙场。我朴万方死一个儿子，又算得了什么？他这也算是为国尽忠了！”

说到这里，朴万方用手点指鼻荆，道：“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让新罗王位落入你这种小人之手！善德女王千岁，虽然是个女儿身，但是她英明神武，仁慈善良，逃出去后，必定能带领我新罗复兴！但是你鼻荆，趁人之危，卑鄙无耻，假如坐上了王位，我新罗才真的是复兴无望，永世沉沦！”

“你……好好好，老匹夫，虎毒尚且不事子，你比老虎还狠啊！不过，你别以为你们这就赢定了，还有一个人没表态呢。金毗县大人，您怎么说？”

金毗县的一票现在成了最关键的一票！

他要是同意，金德曼的提案通过，除了鼻荆意外，皆大欢喜。他要是反对的话，那问题可就严重了。



两个方案都被反对，这就意味着，无论鼻荆还是金德曼，都不能突围！接下来，就要看金德曼和鼻荆谁的下限更低了！谁高风亮节，为了大局着想，谁就主动认输，让对方突围，自己留在城内等死。

谁最为自私，谁就能笑道最后！

当然，更可能的局面是，双方都不肯让步，新罗王族被高句丽和百济给一勺烩了！

可以说，金毗昙的这一票，决定了新罗的命运！

金毗昙手举木牌，道：“微臣以为……”

他的话刚出口，就被人给打断了！

“报~~”

一个军士高声喝喊冲了进来，道：“启禀王上，启禀众位大人，大喜，大喜呀！”

鼻荆一皱眉，道：“胡说八道什么？咱们新罗都要被金德曼弄得亡国了，还能有什么喜事？”

“援军，援军，到啦！”

## 第1575章谁的命令？

一石激起千沧浪！

军士的话音刚落，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突围，说得容易，真正执行起来，那也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稍一不慎，就会成为俘虏！运气再差一点的话，就得当场丧命！在座的众人都身骄肉贵的，但凡有一点办法，谁愿意放着坚城不守，冒着生命的危险突围？

还不是因为救兵太远，指望不上了吗？

现在可好了，援军来了，金城稳如泰山，不用冒险突围了！运气再好一点，趁着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顿兵坚城之下，里应外合，打一个大胜仗也不是不可能！

有人甚至开始设想，一战歼灭高句丽和百济二十万军队的可能性了！

在一阵兴高采烈得欢呼声中，金春秋却是紧皱眉头。新罗军队的家底他太清楚了，附近根本就没有成建制的部队，这些援军是从哪冒出来的？

金春秋拉住了那个军士，低声问道：“哪来得援军？你看见啦？打的是什么旗号？”

“小人在城楼上亲眼望见，大旗上写了一个金字！”

金？

这个范围可太大了，新罗的贵人，以金、朴两姓居多。领兵的将领里边，姓金的得占一半以上，可以说这个旗号毫无参考价值。

当然，新罗的军旗，不可能只写一个姓氏，肯定还有其他的東西。问题是援军和金城之间，还隔着高句丽和新罗的联军，距离太远，能看清一个金字就得算不错了，其他的小字就不用指望了。

金庾信道：“王上，现在虽然援军已至，但是咱们还得小心从事。微臣恐怕其中有诈！”

金德曼摇了摇头，道：“这不可能是高句丽人的诡计！他们几日之内就可以破城，假扮援军，不光是多此一举，弄不好了，还会弄巧成拙！”

“可是这些援军来得太蹊跷了！高句丽人诡计多端，不可不防啊！”

“防？防什么防？实话告诉你们，来得援军，乃是我的军队！”一个人高声打断了金春秋的话！

此人正是鼻荆！

能够利用和白会议，把金德曼逼入死角，真论起来，鼻荆的头脑可不简单！一听说援军到了，鼻荆就是心中一动！后来金春秋和金德曼的对话，更是加深了他的这个猜测！

认真算起来，金城附近能赶来的援军，不是没有，而是有两个！一个是新罗的飞虎军，再一个就是长人国的军队了！

飞虎军的主帅乃是朴仕中，如果他真的擅离职守，来援助金城，那打的旗号应该是“朴”，而不是“金”！

既然不是飞虎军，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来得乃是长人国的军队！

长人国的国主姓多罗，为什么会打“金”的旗号？

那还用问吗？这完全说明，长人国是以鼻荆为主，这个“金”字，指的就是他金鼻荆！

金春秋听了鼻荆的话，不由得脸色一变，道：“你的军队？鼻荆，你好大

的胆子，竟敢暗蓄私军，图谋不轨！”

金德曼也说道：“鼻荆，城外的援军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本王解释清楚！说得清，道得明，你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要是说不清楚的话，就不要怪本王心狠，国法无情！”

“哎呦，不愧是女王陛下，虽然说登基以来，唯一干的一件大事，就是丧师辱国，让高句丽和百济打到家门口了！但是你对付不了外国，欺负起对自家来，还是挺得心应手的嘛！可怜我鼻荆为新罗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竟然还要受到你们这对奸夫淫妇的猜疑！你们这完全是嫉闲妒能！”

金德曼脸一沉，道：“你不要阴阳怪气的，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城外的援军，事关咱们新罗的存亡，本王谨慎一点，有什么错？在座的上大等，哪个不想知道城外援军的底细，莫非他们也都是嫉闲妒能？”

鼻荆再桀骜不驯，也不能把在座的大上都得罪了，道：“好，我说。城外的援军，乃是长人国的军队！”

要是往常，鼻荆说城外出现了长人国的军队，在场的众人就得吓死三个五个的！但是，现在不同，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长人国的军队再猛，也得先打败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才能够得着他们！

换句话说，此时长人国军队的出现，对新罗人有利无害！

金毗昙道：“想不到，鼻荆你竟然借来了长人国的兵马！以长人国的军队，对付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这一招驱虎屯狼，用得好，用得妙呀！”

鼻荆把嘴一撇，道：“借？借什么借？长人国的军队，就是我的军队！明白告诉你们，整个长人国已经奉我为王！长人国的大军，为什么打了‘金’字的大旗，这个金字，指的就是我金鼻荆！”

“那您就更不得了了！自从咱们新罗定都金城，长人国就一直就是金城的心腹大患，不得不派出重兵把守关隘！从古到今，我新罗出了那么多贤明的君主，出了那么多盖世名将，也只有您，才能把长人国给收服了！如此大功，真是，真是……”

“真是什么？”鼻荆冷哼一声，道：“后面的话你不敢说了吧！你不敢说，我敢说！我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那就是不赏之功！按照汉人那边的说规矩，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要么起兵造反，要么就要被国主给宰了！”

其实，就算真的收服长人国，辟地几十里，鼻荆的功劳，也就是那么回事，远远达不到功高震主的地步，他是故意往这个话题上面引！

金德曼当然知道鼻荆是什么意思，怒道：“鼻荆，当此国难之际，你不思为国分忧，竟然还想谋朝篡位，简直是禽兽不如！”

鼻荆道：“金德曼，话别说得那么难听。现在我鼻荆面前有三条路。一呢，就是让长人国解金城之围，然后咱们俩再兵戎相见！第二条路，就是我跟长人国就此退兵，我收服长人国的事就当没发生。咱们继续商量突围的事儿！”

“第三条路呢？”

“第三条路，就是你金德曼现在让位于我，我再令长人国解金城之围。你说我选哪条路好呢？”

这三条路哪条都不妥！选了第二条，不用鼻荆废话，在场的上大等们就能把金德曼给废了！

选第三条，金德曼怎么能甘心？那么选第一条呢？金德曼倒是想拉下脸

来，让鼻荆选第一条！但是很明显的，鼻荆绝对不会如她所愿！

见金德曼沉吟不语，鼻荆继续说道：“看来国主是难以抉择了。不如咱们这次的和白会议，就议一议这三条！我鼻荆唯和白会议之命是从！”

和白会议就是一根搅屎棍，不用投票，金德曼就知道，肯定是三条路，都无法通过！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无害，她还是不能允许和白会议讨论这三条！

因为很明显的，只有第三条，才最对大家的胃口。这一表决的话，就相当于让他们串联了！

和白会议没通过，在外力的逼迫下，他们很可能搞一个军事政变！金德曼的势力再大，难道还能敌得过全体上大等的联手？

金德曼微微一笑，施展出了拖字诀，道：“交给和白会议也不是不行！不过，在此之前，咱们是不是有件事要办？”

“什么事情？”

“当然是验看一下城外的援军，到底是不是长人国的军队？你所谓的三条路，都是以城外的军队是长人国军队为前提的。假如你猜错了，这个提案还有什么意义？”

“嘿嘿，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呀！好，我答应你的条件，咱们一起登上城楼观看！”

一群新罗的高官显贵登上城楼，眺望远方的援军，结果看了半天，还是什么都没看出来！关键是距离太远了，除了大旗之上的“金”字之外，其余的就完全看不清楚了！

金德曼道：“鼻荆，这可就麻烦了！离的太远，完全看不出来这是哪里来得援军啊！我看和白会议之事，就算了吧！”

“那怎么行？”鼻荆道：“援军太远，咱们让他们近一点不就行了吗？”

“近一点？怎么近？难道你还能派人通知他们？”

“当然不是派人！我跟长人国有过约定，只要咱们烧起狼烟三道，长人国就知道是我要他们进兵！”

金春秋一听就急眼了，道：“狼烟三道，代表进军。这是咱们新罗军队的暗号，你怎么告诉长人国了？”

鼻荆不屑得说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长人国已经奉我为王，新罗早晚也是我的囊中之物！都是一家人，又何分彼此？”

“你……你这完全是强词夺理！”

金春秋还要再说，忽然间只觉得一股怪味扑鼻而来，抬头观看，三股狼烟已经冲天而起！

金春秋大怒，道：“谁？谁点的狼烟？好大的胆子！没有我的将令，竟然私放狼烟！”

金春秋四下望去，想要找出闹事之人。不过接下来，金春秋不禁激灵灵得冒出了一身的冷汗！

在场的上大等们，都对着他冷笑不语！很显然，这不是一个人的临时起意，而是大家的共同意见！

对于他们来说，金德曼做国主，还是鼻荆做国主，都不怎么合规矩，没有什么差别。既然真平王决定传位金德曼了，那大家就拥护金德曼为王。

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鼻荆掌握着援军，换句话说，掌握着众人的身家

性命，那应该奉谁为王，听谁的话，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

.....

来得援军，当然不是长人国的军队，而是金庾信带领的飞虎军！

大帐之内，朴仕中跪倒在地，道：“国仙大人，我军已经连败两股贼军，士气正旺，到底要不要继续进兵，还请早作决断！”

金庾信此时也是左右为难。依照他的性子，就该带领飞虎军以顺雷不及掩耳之势，马踏联营，率军进入金城！

但是郭业在他出发之前的话，还言犹在耳！现如今，郭业的战神之名，已经响彻三韩大地！金庾信不敢不慎重考虑郭业的意见！

金庾信道：“仕中，你觉得呢？”

“卑职以为，我们此时应该速速进兵！原因有二：第一，金城之内不仅守军人数不多，还都是一些残兵败将，恐怕坚持不了多久！咱们去得晚了，恐怕就要抱憾终身！第二兵法有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如今我军士气正旺，正是进攻的最佳时机！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可是，秦国公所言.....”

“嗨！您听他的！您别看他吹得邪乎，说什么五百破两千呀，五万破二十万呀！那都是靠的阴谋诡计罢了！咱们解金城之围，可取不了巧，就得真刀真枪的干！他那一套不好使！”

“话也不能那么说，秦国公此人.....”

正在这时，一个小校跑了进来，道：“报！启禀国仙，金城之内，升起了三道狼烟！”

朴仕中大喜，道：“国仙！您好犹豫什么？这是国主催咱们进兵呀！”

金庾信对金德曼忠心耿耿，闻言站起身来，道：“既然国主有令。秦国公的建议也就顾不得了！但愿这次，是这位大唐战神判断错误吧！朴仕中！”

“莫将在！”

“速速点齐兵马，随我出战！”

## 第1576章千呼万唤始出来

金城外，黄龙寺。

这里本是新罗朝廷祭祀天地、举行登基大典的所在，现如今，却成为了高句丽和百济联军的指挥部。

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指挥部驻地，一个原因里这里房舍众多，干净宽敞，适宜人居。另一个原因就是此地有一座九层高塔。登上塔顶，就可以把整个战场一览无余！

九层塔的顶层之中，现如今正在举行一场盛大的宴会。高句丽和百济的官员此刻仿佛一家人一般，频频举杯，憧憬着即将到来的胜利。

渊盖苏文轻轻咳嗽一声，全场顿时安静下来。他举起一杯酒，道：“武王陛下，这一杯酒我敬您！要不是您的神机妙算，怎么能有我们一战歼灭六万新罗军的胜利？”

扶余璋谦虚得摆了摆手，道：“大莫离支，千万别这么说。什么神机妙算呀，我要是有那个本事，也不用您帮我报仇雪恨了。实话跟您说吧，这次咱们打胜仗的关键，另有其人！”

“啊？到底是哪位高人？可否让老夫一见！”

“不好意思，此人并不在咱们联军之内，短时间内，您别想看见他了！”

“那他现在何处！”

扶余璋伸手往外面一指，道：“就在金城之内！”

渊盖苏文一听就明白了，道：“原来新罗朝廷内部，有武王陛下的人！这也很难不容易，据老夫所知，在新罗能当上高官的，都是出身高贵，锦衣玉食，难以收买。我高句丽想尽办法，也不过是收买了几个低级官员。武王陛下竟然能够收买新罗的高官，实在是令老夫佩服之至！”

扶余璋得意地说道：“老将军您误会了！根本就用不着收买！而是那个人送上门来得！此人乃是真平王金白净的私生子，叫做鼻荆！想要靠咱们为他借刀杀人！”

渊盖苏文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想不到金百净英明一世，竟然生出了这么一个傻儿子！说起来，这也是新罗气数将尽之兆！”

扶余璋冷笑一声，道：“傻？他才不傻呢！鼻荆此人心思阴沉，狡猾多变，不可小觑！本王可以肯定，他既然敢这么做，就一定会留有后手！”

渊盖苏文脸色一变，道：“你是说……他想在我们大军围城之际，力挽狂澜，立下泼天的功劳，一屁股坐上新罗王位？这……你怎么不早告诉我，我好早做准备！”

“大莫离支，不必担心！这个隐患早就被扶余璋解决了！不管他有什么计谋，也得调动城外的兵马。本王在咱们大战之际，就抽出一队人马，先把金城附近的路都给堵了！鼻荆就是有千般妙计，万种筹划，也无法施展！”

“原来还是武王陛下算无遗策！老夫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算无遗策可不敢当！今日来得那五千新罗军队，就不在小王的算计之内！”

渊盖苏文道：“武王陛下过谦了！金城被围，势必得有新罗军队前来解救，这个道理，大家都明白。武王陛下，您要是能把来多少援军都算的清清楚楚，那就不是人，而是神仙了！不必自责，不必自责！”

“可是我看这五千军队甚是精锐，本王派出了两拨兵马，都无功而返！假如被他们突入城内，这金城可就不好打了！拖延日久，新罗其他的援军再赶来，咱们甚至有可能会反胜为败！”

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道：“你我两军联合攻打新罗，总不能只让你们百济出力。这五千新罗援军，就交给老夫了！”

其实渊盖苏文这是在说便宜话，金庾信的四千五百飞虎军，兵锋所指，正是高句丽的大营！渊盖苏文想不打都不行！

扶余璋装着没识破渊盖苏文的小心思，微微一笑，道：“那小王就拭目以待了！”

.....

.....

金庾信的飞虎军，虽然是新罗的精锐部队，其实大部分都是步兵！毕竟他们的作用，是堵住长人国通向外界的唯一出口。要那么多骑兵也没什么用！

此刻攻击敌营，步兵的弊端就开始显现出来了！

尽管高句丽人的军队抵挡的并不顽强，但是飞虎军一直打了一个多时辰，才堪堪来到了金城之下。只要再攻破最后一道营垒，就可以进城了！

可是这最后一道营垒却成了天堑！

其实，也不成说是天堑，而应该叫做人堑！只见这道营垒之前，挖了一条长长的壕沟！

营垒前面有壕沟，这是应有之义。问题是这条壕沟太深了，也太宽了！壕沟宽三丈，深三丈，壕沟的底部还有竹签、木刺。就是壕沟边上没人守卫，要想过去都得大费周章！更何况壕沟边上还有人手持强弓硬弩防守呢？

金庾信一搭眼，就暗叫了一声不好！自己这五千飞虎军来得匆忙，根本就带什么攻城器械，这种壕沟，指望用人命填，根本就不肯能！

金庾信当机立断，道：“众将士！随我来！”

他带领飞虎军，顺着壕沟往东走，想要绕过去。结果走了没多远，又是一道壕沟拦路！

金庾信不由得暗骂了一声“卧槽！”，你渊盖苏文在城前挖壕沟，可以理解，这是预防城内突袭！但是你在两边挖壕沟这是闹哪样？难道预先知道了我要绕路？

他哪知道，人家渊盖苏文在两侧挖壕沟，防备得并不是他，而是百济的军队！对于金庾信来说，他这算是歪打正着，正好撞在枪口上了！对于渊盖苏文来说，这完全是意外之喜！

无奈之下，金庾信引军向西，结果，外甥打灯笼——照旧！

朴仕中道：“国仙，这可怎么办？高句丽人狡诈，怎么这么多的壕沟！依卑职看，咱们这次是冲不过去了！不如暂且收兵，打造器械，来日再战！”

金庾信苦笑了一声，道：“来日再战？你觉得.....咱们现在还走得了吗？”

从开始出战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两个时辰了。全军将士人困马乏，士气低落，再也不复当初之勇！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金庾信引军回走，高句丽人且战且退！可走了没多久，又是一道壕沟拦

路！很显然，这条壕沟是刚刚挖出来的。并没有之前的壕沟那么宽，那么深。但是对于此时的飞虎军来说，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这条简单的壕沟，依旧是难以逾越的天堑！

朴仕中睚眦欲裂，道：“这帮高句丽人是属老鼠的吗？挖沟还挖上瘾了！”

金庾信摆了摆手，道：“不要再说了，招式不怕老，管用就行！咱们这次没有带攻城器械，这几道壕沟就是对付咱们的最好办法！愿赌服输，没什么好说的。想不到我金庾信戎马一生，竟然被几道壕沟，困死于此。唉，悔不该不听秦国公之言！”

“国仙大人也不必如此悲观，说不定金城守军会出城来救咱们呢？”

“这话你自己信吗？”

朴仕中当然自己也不信，金城守军总共才不到两万人，还要担负着保卫国都，保护新罗朝廷的重任。怎么可能为了他们就轻易出战？

他的眼珠转了转，道：“就算没有金城守军，那还不是有秦国公吗？他去长人国借兵，万一把兵给借来了呢！”

“恐怕也来不及了！就算是一切顺利，要说服长人国总得要几天时间吧？你觉得咱们还能坚持多久？”

朴仕中一咬后槽牙，道：“呃……坚持不了多久了！有件事我忘了告诉您，临来之前，卑职想到了一个人，就定了一个不怎么合适的计策，下了一个不怎么合适的命令。”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了金庾信的心头，道：“什么人？什么命令？”

“楚霸王带领八千子弟，破釜沉舟，打败了秦国四十万大军。我想和咱们的情况差不多，所以，所以……”

金庾信冷笑一声，道：“所以，你也破釜沉舟，打算四千破二十万。如果成功了，你就能借楚霸王的声望，彻底压倒秦国公郭业的名头！尼玛你为了装逼，连命都不要了是不是？”

“卑职该死！”

金庾信摆了摆手，道：“罢了！现在惩罚你还有什么用？我来问你，现在到底还有多少粮食？”

“只有一顿饭的干粮！”

“日！”金庾信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道：“以楚霸王的威风，破釜沉舟之后，还要留三日的口粮呢！你就留一顿饭的干粮？你这本事不咋样，狂妄之心却是远超楚霸王！”

朴仕中羞得满面通红，道：“卑职罪该万死！”

金庾信一脚把朴仕中踹倒在地，道：“滚！”

“那您看咱们接下来怎么打？”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先吃饭，然后全军突击，跟高句丽拼个你死我活！”

朴仕中明白，金庾信这也就是说一句漂亮话，什么你死我活？分明是飞虎军送死，高句丽的军队存活！

他心中默念，秦国公！郭业！到了现在，我才知道，我这两下子，比您差得太远了！秦国公，您现在在哪里？到底还能不能赶得上救援我们？

虽然我知道希望渺茫，但是您不是大唐战神吗？



不能再创造一个奇迹出来，晃瞎我的狗眼？

.....

.....

金城城楼。

下面的战况，在场之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很显然，来得不是长人国的军队，而是新罗自己的军队！从旗号上来看，这正是新罗的飞虎军！

金德曼脸若寒霜，道：“鼻荆，你的长人国军队在哪呢？”

鼻荆再厚的脸皮，也不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指鹿为马，只得道：“我估摸着，他们是在路上出了什么状况，没能及时赶到！不好意思，这次算是我猜错了！金德曼，您赢了，这次的和白会议不用再开了！”

“不好意思？”金德曼气得浑身哆嗦，道：“你一个不好意思，就断送了咱们新罗唯一的指望！要是你不点燃狼烟，飞虎军就不会进兵，飞虎军不进兵，也就不会被困于此！只要有援军牵制，咱们金城就能多守几天。这一切，都被你给毁了！”

鼻荆不干了，道：“金德曼，咱们一码归一码。不错，城外的援军是谁，我猜错了，这个我承认！不过那狼烟的事，我只是提议一下，真正动手的可不是我。谁点的你找谁去，别牵扯到我的身上！”

很明显，点燃狼烟，是在场的上大等们心照不宣的共同决定！金德曼再大的权势，也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

可就这么放过鼻荆，她还真是心有不甘！

金德曼眼珠一转，道：“事已至此，多说无益！现在唯一的援军已经指望不上了，本王意欲领兵突围，谁赞成，谁反对？”

鼻荆犯了大错，在场的上大等们都对他意见很大，效忠女王的想法又占了上风，纷纷表示赞同。

正在这时，一个不和谐的声音想起，道：“姐姐且慢动身，我有话说！”

出言的正是善花公主！

金德曼倒是不相信善花公主有什么坏心眼，闻言一愣，道：“妹妹，有话请讲！”

善花公主道：“姐姐，我觉得咱们还没有完全绝望，不必着急突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飞虎军的守将乃是朴仕中，而他打的旗号是金，姐姐不觉得奇怪吗？”

“你的意思是.....军中主将另有其人？不对呀，朴仕中是三品大员，金城之外，难道还能有人比他的品级更高？”

“当然有！金庾信大哥出使大唐，讨取救兵，都快半年了！您不会把他给忘了吧？”

“可是，即便领军的是金庾信，那又如何？这种情况下，国仙也不能力挽狂澜吧？”

善花公主眨了眨眼睛，道：“金庾信大哥不行，那郭业呢？姐姐，您说，庾信大哥出使大唐，会不会把郭业也带来？郭业那么大的本事，一定能力挽狂澜的，对不对？就象在他给我讲的变文里边那样，每当公主有难，她的英雄就会在众目睽睽之下，身披金甲圣衣，脚踏七彩云，打倒敌人，拯救公主！”

这个想法，实在有些脑洞大开！郭业乃是大唐的高官，官身不由己，哪

能随随便便被金庾信给带来？再说了，即便是郭业亲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种情况下，又能有什么作为？

金德曼苦笑一声，道：“妹妹，你是想郭业想魔症了吧？别胡思乱想了！赶快回去收拾东西，咱们准备突围！”

“我不！”善花公主道：“姐姐，能不能再等一会？我感觉，郭业已经到了，就在离咱们不远的地方！”

.....

.....

眼见金庾信被围，渊盖苏文哈哈大笑，道：“武王陛下，看我高句丽的战力如何？”

扶余璋暗自腹诽，你们高句丽的战力我是没看出来！这挖坑的本事我倒见识了！他不愿意附和渊盖苏文，转移话题道：“老将军，现在虽然他们被困住了，但是困兽犹斗，不可小觑！老将军不可掉以轻心！”

“嗨！瓮中之鳖而已，有什么值得小心的！我告诉你，只要领兵之人不是大唐郭业，这五千人马就是我盘子里的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

提到你郭业，扶余璋不由得脸色一变，道：“那如果领兵的是大唐郭业呢？”

“那.....”渊盖苏文为自己鼓了鼓劲，道：“我就深沟高垒，高挂免战牌！我就不信，我不跟他打，他还能拿我怎么样？”

说完这话，渊盖苏也觉得泄气，赶紧解释道：“我不是怕他，关键是.....这个，在用兵这方面，我们俩算是各有千秋。他就相当于诸葛亮，我呢，就相当于司马懿。诸葛亮神机妙算，但是笑到最后的，还得说是司马懿！”

这话还是有些示弱了，渊盖苏文大手一挥，道：“不谈他了，反正他绝不在这伙新罗人里面。武王陛下，不如咱们亲临前线督战，今天就把这伙人一网成擒！”

反正死的是高句丽人，扶余璋对此是无可无不可，道：“既然如此，那我扶余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咱们走！”

.....

.....

被这么多人想念的郭业，现在在哪呢？正在黄龙寺下面的地道里。

郭业道：“大长老，建这个地道，可是工程浩大。是你们长人国自己挖的？”

“那怎么可能？”多罗笑天道：“这是金白净为了私会老夫的女儿，也就是桃花娘，自己命人秘密挖的！我们长人国仅仅是略加利用而已！”

郭业问道：“这是金白净自己的主意？还是桃花娘的主意？”

老野人狡黠的一笑，道：“嘿嘿.....您说呢？”

郭业当时就明白了，道：“原来你们长人国一直就对金白净，没安着什么好心！此事也真是阴差阳错，谁能想到密谋对付金白净的地道，竟然能够拯救新罗！”

“秦国公您又错了！挖地道的是金白净，我们想对付的可不是金白净，而是金德曼！”

郭业还要再说，多罗笑天把手放在了唇边，“嘘”了一声！然后说道：“秦国公，到出口了！怎么办？”

“当然是冲出去！给高句丽和新罗的联军，来个中心开花！”

## 第1577章死道友不死贫道

吱扭扭～～

一阵难听的声音想起，黄龙寺的一间偏殿之内，地上出现了一个大洞！紧接着，一张犹如厉鬼的面庞显现！

他往四下里看了看，回头作了一个手势，然后从洞中跳了出来。

再然后，一对对野人鱼贯而出，很快就把房间挤满了。

不用问，这伙人正是长人国的大军！

他们按照郭业的吩咐，悄悄的进庙，出声的不要！走出殿门，不要一盏茶功夫，就把黄龙寺内给“清理”得干干净净！

任务能完成的这么顺利，一方面是因为，长人国的军队虽然没有受过什么训练，但是天生体质特殊，身手敏捷又力大无穷！是特种兵最合适的人选！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渊盖苏文和扶余璋刚走，带走了庙内的大队人马，庙内一时间防御松懈。

多罗笑天也是手心里捏着一把汗，道：“秦国公，接下来，怎么办？”

“当然是按计划行事！”

“两千对二十万，到底行不行呀？”

“要是真打肯定不行！不过，咱们不是还有那玩意儿吗？”

“那玩意儿真管用？”

“您就瞧好吧！”

……

……

渊盖苏文和扶余璋刚出来没多久，忽然感觉身后有些不对劲。回头观望，黄龙寺已经火光冲天！

渊盖苏文眉头一皱，道：“怎么走水了，要不咱们先去救火？”

扶余璋道：“救火这种小事，何必劳动老将军的大驾？阶伯！”

“末将在！”

“你速速带人去救火，不得有误！”

“得令！”

渊盖苏文还是有些心神不宁，道：“老夫有股不详的预感，临阵之际，咱们的老营被烧，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不行，老夫还是得回去看看！”

“老将军你也太过于谨慎……”说到这里，扶余璋忽然大惊失色，道：“咦，那是什么？”

渊盖苏文顺着扶余璋的手望去，只见黄龙寺内有一个个的鬼头升起！还没等他弄明白怎么回事呢，黄龙寺的寺门大开，一群厉鬼哇哇怪叫，冲了出来！

这些厉鬼个顶个得青面獠牙，赤发怒目！

光面向凶恶也就罢了，更关键的是他们的身材，实在是太高了！跟高句丽和百济的军人比起来，简直就是大人和小孩的差距！

领头的那两个鬼怪更不得了，他们并没有步行，看不出身量有多高！但是他们的坐骑可太牛逼了，竟然是两只吊睛白额的斑斓猛虎！

虎啸声声，惊得战马四散奔逃！

扶余璋脸色大变，道：“老将军，我可是听说过，黄龙寺乃是镇压西方邪祟的所在！会不会是咱们强占黄龙寺，冲撞了神佛。他老人家一怒之下，把地狱中的恶鬼给放出来了！”

“哼！一派胡言！”渊盖苏文道：“依老夫看来，黄龙寺乃是新罗所建，说不定下面就有什么不为人之的密道。他们把脸画花了，在这装神弄鬼！”

“可要真是人类，这些人的身量为何会如此之高？”

“呃……也许是他们的脚下踩着什么东西。汉人流行一种玩意儿，叫做高跷，你听说过没有？”

“那些天上的鬼脸您又要怎么解释？”

“孔明灯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

“那您再解释解释这个！”

“什么？”

“您看最前面的虎背上的那个丑鬼，所有的箭支都不闪不避，不招不架！这身上都插满了弓箭，怎么还生龙活虎的？您看！他又斩了您一员大将！”

“那……也许是他在勉力支撑！其实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扶余璋点头道：“大莫离支博学多才，把所有现象都解释的合情合理，扶余璋佩服！不过……”

“不过什么？”

“您能说服我？难道还能说服咱俩的大军吗？老将军，不管这些东西是人是鬼，这场仗咱们是输定了，赶紧逃命吧！”

渊盖苏文微微一笑，道：“你以为老夫在这陪你说了半天废话，为的是什么呢？”

“您的意思是……”

“这般装神弄鬼，一定就是大唐郭业的手笔！这些人一出现，老夫就闻出他的味来了！老夫承认，我打不过郭业，今天老夫又要打败仗了！”

“那您还不快跑？”

“武王陛下，兵败如山倒，在乱军之中逃命可没那么简单！至少，你得有个垫背的，让敌人去追！”

“垫背的？”

还没等扶余璋回过味来呢，渊盖苏文高声喝道：“百济武王扶余璋在此！想立功受赏的快来追呀！”

说完了，渊盖苏文拨转马头，带领亲兵，逃命去也！

扶余璋这才明白，敢情渊盖苏文在这跟他瞎白话，为的是等这队敌军再近一点，让他们听清楚渊盖苏文的喊话！好来个祸水东引！

“老匹夫！”扶余璋怒骂一声，道：“要死一块死！”催马就要追渊盖苏文，渊盖苏文哈哈大笑，冲着扶余璋射来了一阵连珠快箭！

扶余璋左躲右闪，好不容易才躲过了渊盖苏文的快箭。他知道事不可为，冷哼一声，就往另外一个方向跑去！

此时，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已经炸了营了。这也太恐怖了，地上跑得是高个子鬼，天上飞着硕大的鬼头，老虎背上还坐着刀枪不入的花面鬼！

能骑老虎的鬼，不用问，这是鬼王呀！老虎都会吃人，更别提鬼王了！快跑吧，再晚了不仅性命不保，连个圆囫尸首都保不住呀！

哗~~~

联军上下，四散奔逃！

金庾信忽然间发现，原来困扰自己许久的壕沟，已经完全不成问题——都被逃散敌军的尸体，给填平了！

这个时候，傻子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金庾信大喝一声，道：“众将士！随我杀敌立功！”

“诺！”

两面夹击之下，一场大胜再也不可逆转！

却说郭业骑在猛虎威威的背上，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渊盖苏文那一嗓子，他听得是清清楚楚！

抬头看去，银盔银甲素白袍，胯下白龙驹，掌中亮银枪的不是扶余璋是谁？

他猛拍虎背，向着扶余璋就冲了过去！

扶余璋此时心里那个恨呀！

一恨渊盖苏文无良，出卖队友出卖得干净利落！

二恨自己怎么那么爱现，出来打仗就这么一身打扮？一身全白，帅气倒是帅气了，尼玛这目标也太明显了！他倒是想学渊盖苏文祸水东引，但是渊盖苏文的穿着打扮可没他这么显眼，躲在人堆里就找不着了。

三恨自己的胯下马胆子小。白龙驹呀，白龙驹，你好歹名字里有个龙字，怎么连老虎都怕？怕就怕吧，你倒是跑呀！怎么……怎么还尿了！

白龙驹被吓尿了，那速度也就提不起来了！最后扑通一声，马失前蹄，跪倒在地。

郭业随后赶到，轻舒猿臂，把扶余璋抓了起来，道：“武王陛下，别来无恙乎？”

扶余璋听着耳熟，道：“你……你不是鬼，你真的是郭业？”

“正是郭某人！武王陛下，事到如今，您有什么想对我说得吗？”

“有！太有了！”扶余璋眼含热泪，道：“你往那边瞧，渊盖苏文就在那里，您别让他给跑了！”

## 第1578章犹涂粉彩半遮面（1）

金城城楼之上。

以金德曼为首的新罗贵族，刚才还以为此次金城保卫战败局已定，转眼间就是黄龙寺火起，鬼兵涌出，追亡逐北。高句丽和百济的二十万大军被一举击溃！

从只能突围逃命的丧家之犬，到这场倾国大战的胜利者，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这个变化太快，一时之间众人如坠梦中。

大悲大喜之下，就算是心智坚定的金德曼，也不由得想起了四个大字，苍天庇佑！

她说道：“世人皆知我新罗有三宝：黄龙寺内九层塔、佛祖丈六金身像和父王的天赐玉带。有此三宝镇压国运，我新罗就不可轻侮！高句丽和百济不明天时，妄自尊大，擅起刀兵，攻伐我新罗。结果三宝发威，请来了鬼兵，把两国联军一举荡平！此正是我新罗大兴，一统三韩之兆！”

金春秋接茬道：“女王言之有理！想当初，慈藏法师去大唐求法，归国之后，就在黄龙寺内建成了九层高塔。塔成之日，夜梦文殊菩萨传法，菩萨抚摸慈藏大师的头顶，说道‘九层塔成，邻国降伏，九韩来贡，王祚永安矣！’。说实在的，春秋一直以为此乃慈藏法师的妄言，今日看来，却是春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此时，鬼神之说，在新罗非常盛行。想当初真平王金白净的王位是篡夺他的亲叔叔真智王而来，即位之初，人心不稳。金白净就在黄龙寺内，表演了一个天赐玉带的把戏，这才坐稳了王位。

天赐玉带的把戏都能骗过这帮土包子，何况是真真切切的鬼军？

黄龙寺九层塔的传说，在场之人都听说过，而鬼军又确实是从黄龙寺中涌出来的，再经过金德曼和金春秋这么一唱一喝，大家纷纷出言表示赞同！

“苍天有眼，祖宗庇佑！”

“新罗三宝，所向无敌！”

“新罗当兴，一统三韩！”

“女王临朝，天下太平！”

“善德女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呐喊声声，此起彼伏，人们尽情宣泄着心中的快乐，把连日以来的闷气、恐惧都一扫而空！

顺带着，金德曼的声势也是一时无两！

道理很简单，天人感应。国主失德，天降灾祸！国主贤明，天降祥瑞！上天派出鬼军帮助新罗，正是金德曼在位之时！这不正说明，金德曼正得上天的宠爱吗？

就连大唐皇帝都以天子自居，咱们新罗女王就算当不了上天的亲闺女，那干女儿，甚至是私生女是不是可以考虑考虑？

良久，欢呼声才逐渐平静下来。

金德曼趁热打铁，道：“尽管这次上天庇佑，咱们新罗避免了一次亡国之危。不过，咱们也不能总靠老天帮忙，是不是？圣人云，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咱们新罗还应自强，才能持续得到上天的宠爱。”

右辅政大臣金乙祭道：“女王陛下，请问我新罗以后当如何自强？”

“本王以为，新罗若要自强，其他的先不必管。首先应该改革的就是和白会议。和白会议的本意是为了保护各部大上等的利益，本质是好的。不过太过于死板，只要有一人心怀叵测，就能给我新罗造成亡国之危！此次金城之围，就是明证！”

她刚说到这里，鼻荆冷哼一声，道：“金德曼，明人不说暗话。什么叫有一人心怀叵测？这个所谓的一人，指的到底是谁？是不是我鼻荆？”

“哼哼，看在父王在天之灵的份上，就不用本王挑明了吧？鼻荆，你今后要老老实实的，本王还能保你一个永世富贵。假如你继续兴风作浪，恐怕上天都不会放过你的……”

“哎呦！上天？我好怕怕哦！”鼻荆抱住了脑袋，一脸的惫懒的模样，脸上哪有半分害怕的表情？

金春秋道：“鼻荆，现在女王得到上天庇佑，群臣拥戴，已经坐稳了王位。你要是再不起你那些非分之想，绝不会有好下场的！”

“上天庇佑？你从哪看出来的？”鼻荆往城下一指，道：“莫非你们真以为城下鬼军，是上天派来的？”

“那你说这些鬼军是从何而来？”

鼻荆一撇嘴，道：“当然是我鼻荆召唤而来！准备的说，这些都是长人国的军队！刚才我就说了，长人国的军队，估计是在路上耽搁了一会儿，没有及时赶来！你们就是不信。现在他们真的来了，你是竟然把他们当作上天派来的！简直太可笑了！哈哈，哈哈！”

“长人国的军队？”金春秋闻言一愣，随即摇了摇头，道：“我不信！”

“怎么不信？青面獠牙，赤发大眼，都是长人的特征！可不是你一张嘴，就能赖得掉的！”

金春秋伸出了三根手指，道：“我不信的原因有三。其一，长人国据说个个都身高一丈开外！可城外的长人，虽然远了看不大清楚，但是我可以肯定，没有一个是身高过丈的！其二，长人虽然身材高大，但是毕竟是人，不是神，不是鬼，更不是怪！他们的目标那么大，怎么能有那么大的本事，暗中潜入黄龙寺？”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最关键的，还是第三条。就算地上跑的是长人，那天上飞的大头鬼，你又如何解释？”

“这……”鼻荆已经和多罗笑天都见过面了，当然知道长人国的人种已经退化了！但是，这种事情，现在可不能说出来！

他可以说长人国已经奉他为王，但是绝对不能现在就把长人国的底细，给透露出去！假如人们对长人国失去了敬畏之心，他也就别想窜位了！

说到底，长人国的实力也就是那么回事，只是一只纸老虎罢了！看着吓人，实际上一戳就破！一万新罗军队，就能把长人国给灭了！

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无法辩驳，鼻荆此时简直郁闷的想吐血！

他耍起了光棍，道：“我不和你废话。总之，城外绝对是长人国的军队，待会他们来了，你就明白你见识浅薄了！”

正在这时，金庾信的军队，已经开到金城之下！

飞虎军终归是步兵居多，激战了半天时间，早已疲惫不堪，在大胜的刺激之下，才奋起余勇，又冲杀了一阵。到了现在，尽管精神还有些亢奋，但是体力早已不支了！



金庾信敏锐得察觉到了这种状况，见好就收，收拢部队，准备进城休息。

飞虎军刚一入城，金庾信就被请到了城楼之上！

金德曼一见金庾信，就着急地问道：“庾信大哥，城外的军队，到底是人是鬼？”

“不敢欺瞒陛下，以微臣看来，城外的军队……是人！”

金春秋道：“怎么可能？城外的大头鬼在空中漂浮，人力岂能如此？”

“汉人有一种玩物，叫做孔明灯。外罩丝绸，内燃薪火，就可以无翅而飞。我觉得，那些大头鬼可能是孔明上描绘了鬼怪的图案所致！”

“汉人？”善花公主眼前一亮，道：“姐姐，我猜的没错，是郭业，郭业来了！”

## 第1579章犹涂粉彩半遮面（2）

金德曼也道：“庾信大哥，你说这伙人是大唐的援军？”

“这伙人不可能是大唐的援军！”金庾信回答得斩钉截铁。

“为什么？”

“因为，大唐的援军根本就不可能到这里！”金庾信苦笑了一声，道：“真论起来，大唐天子对我们新罗也算仁至义尽了。水陆并进，做出袭扰高句丽和百济后方的态势，让他们退兵。怎奈联军进展的过于顺利，没几天就兵围金城，这种状况下，就算火烧眉毛了，他们也会先把金城打下来再说。”

金德曼眉头一皱，道：“不是大唐的援军，那会不会是长人国的军队？”

“应该不会吧！据说长人国都是身高过丈，这些人可差得远了。”

“那他们到底是谁？”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不过……”金庾信用手一指，道：“他们来了，女王陛下下一问便知！”

这个时候，郭业已经收拢了鬼军，兵临城下。他一使眼色，多罗笑天就在城下大声喊道：“城上的人听真，我们乃是长人国的兵马，特意为援助新罗而来。速速打开城门，放我们进去！”

话刚出口，就被人打脸，金庾信的脸上也有些讪讪的，道：“看来我还真是看走眼了！”

鼻荆得意洋洋，道：“我刚才说什么来着。城外的援军就是长人国的军队。你们还不信，现在他们亲口承认，你们还有何话好说？快快打开城门，把咱们的救命恩人请进来吧！”

听了这话，金德曼不由得心里一凉，这真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方才鼻荆说得清楚，长人国已经奉他为王。现在把长人国的军队放进来，自己还能稳居王位吗？

金德曼道：“不行！不能放他们进来！”

“为什么？”

“呃……古语有云，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长人国救了咱们不假，咱们多给犒赏也就罢了。千万不能让他们进城。谁知道他们进城之后，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出了乱子，谁担待得起？”

这话说得还真有些道理。在场的大等们最为惜命，他们也不愿意和这些凶神恶煞纠缠，纷纷出言支持金德曼，表示长人粗鄙无礼，实在不配和贵人老爷们共居一城，给点钱打发了也就是了。

鼻荆冷哼一声，道：“好好好，金德曼，原来你是要过河拆桥！你们……”他一指其他人，道：“也都是一些忘恩负义之徒！”

金春秋道：“鼻荆，你这话说得可太严重了，金城之内，尽是我新罗的高官贵戚，女王陛下小心一点，有什么错？”

“再说了……”金春秋眉毛一挑，道：“他们说长人国的军队，就是长人国的军队啦？谁不知道，长人身高过丈，他们身高过丈了吗？谁不知道长人不能言语，他们说的不是挺流利得吗？哼哼，他们说得不尽不实的，我看其中必然有诈！”

鼻荆冷笑一声，道：“哎呦，金春秋，我还真没看出来。你小子打仗不行，耍嘴皮子可是一流的。但是你嘴皮子再好使，你跟那些长人说去呀！新

罗打不过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联军打不过长人国。那是不是就说明，金城之内这一万多军队，完全不是长人国军队的手下败将？”

“这……”

鼻荆用手点指金春秋，道：“你不让他们进城，我来问你，长人一怒，攻打金城，你拿什么抵挡？到时候，金城一破，玉石俱焚，你金春秋，还有你金德曼，就全是咱们新罗的罪人！”

被鼻荆这么一威胁，风向又开始变化了。在场的上大等们，又纷纷出言支持鼻荆，表示对待救命之恩，须得涌泉相报，怎么能把恩人拒之门外呢？

金德曼面露为难之色，瞟了国仙金庾信一眼，那意思就是让金庾信力挽狂澜，把这场歪风邪气给压下去。事到如今，也只有国仙金庾信，才能镇得住场子了。

金庾信轻咳一声，道：“女王陛下，微臣有话要说！”

“国仙请讲！”

“微臣以为……长人国的军队，还是放进来得好！”看着金德曼要吃人的表情，金庾信不敢卖关子，赶紧继续解释，道：“依在下看来，长人国的军队并不是无法沟通，也不是无法约束！”

鼻荆大喜，拍了拍金庾信的肩膀，道：“国仙深明大义，力谏昏君，实在是我新罗之福！本来嘛，长人已经奉我鼻荆为王，定然是听我的指挥，怎么可能无法约束？金德曼和金春秋，完全是杞人忧天！”

“你？”金庾信冷哼一声，道：“谁说长人国是受你的约束啦？我说他们受的，乃是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的约束！”

“郭业？”

“郭业！”

“郭业……”

金庾信这话一出口，就是几声惊呼想起！

人的名，树的影，尽管郭业已经离开，但是三韩大地上却流传着他的传说！

郭业，这个名字，在三韩大地上就代表了两个字——战神！

他来了，就意味着，胜负的关键不再是人数的比拼，不再是后勤的较量，更不是战士的对决，而是……郭业究竟是哪边的！

善花公主的美目之内，异彩连连，道：“庾信大哥，你有郭业的消息吗？他跟你来新罗了？”

“当然。为了帮助我们新罗，大唐天子除了派兵压迫高句丽和百济之外，还派出了秦国公郭业，调解咱们三国的纷争。”

“那他现在在哪？”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他应该就在城下的大军之中！”

“此言当真？”

“呃……”之前判断失误，弄得金庾信此时也有些信心不足，道：“应该假不了。为了解金城之围，秦国公甘冒奇险，去长人国借兵！现在城下来得正是长人国的军队，我猜这应该是秦国公的手笔！”

“你就别做梦啦！”鼻荆道：“郭业厉害，用兵如神，这个我承认！但是，什么时候传说他有苏秦张仪之能，只言片语就能说动一国出兵了？再说了，就算是他真的有这么厉害，到了长人国也不好使！除了我鼻荆，长人国谁都

不认！”

“可是秦国公进入长人国，乃是庾信亲眼所见。你又承认，城下乃是长人国的兵马。怎么能说长人国的兵马，与秦国公无关？”

“就是有这么巧！长人国援助咱们新罗，是早就订好的事情，郭业这次算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我估摸着郭业进入长人国不过是有三种下场！”

“哪三种？”

“第一种，还没见到长人，就被山里的野兽，给填了肚皮！”

“秦国公武艺高强，绝不可能！”

“第二种可能，郭业见到长人，结果妄自尊大，被长人乱刀分尸了！”

“卧槽！你就不盼着点好的！”金春秋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

“好的？那就是第三种了！郭业无奈之下，报出了我鼻荆的名号，长人不仅不杀他，还把他待若上宾。现在郭业，就在城外的大军之中。不过……金庾信，你说郭业有那么机灵，知道报我的名字吗？”

“你的名字……我倒是对秦国公提过，就是不知道……”说到这里，金庾信终于明白过味了，道：“鼻荆，你小子这是在诡辩！凭什么不是秦国公一报自己的名字，长人国众纳头便拜，非要报你鼻荆的名字？和秦国公比起来，你鼻荆算什么东西？”

“不信？那你让金德曼开城门，把城下的军队放进来呀！到时候一问便知！”

金庾信目视金德曼，道：“女王陛下……”

善花公主也道：“姐姐……”

金德曼一咬牙，道：“好吧，开城门！”

城门大开，长人国军队鱼贯而入！有一个小校走上了跟前，道：“哪一位管事，我国善德女王就在城楼之上，有请长人国的众位贤达！”

郭业道：“既然如此，头前带路！”

这时候，郭业才发现骑老虎的好来，上城楼根本就不用下虎背，直接就可以骑虎登城！长人国四长老紧随其后，亦步亦趋！

他们刚一上城楼，鼻荆眼尖，一眼就看到多罗笑天了！

他有意卖弄，高声道：“多罗笑天，长人国国王在此，还不赶紧大礼参拜！”

多罗笑天一愣，心说，还有这规矩？登上城楼就要参拜一次国王？难道是最近流行的新礼仪？拜就拜吧，反正也不差这一两次了！

四位长老对视一眼，来到郭业面前，大礼参拜，道：“拜见吾王！”

## 第1580章以少胜多之道

鼻荆当时就有点傻眼，道：“你们搞错啦！拜我，拜我呀！怎么能拜那个丑鬼，他到底是谁？”

多罗笑天道：“鼻荆，不要胡说！这是我们的国主！”

“不可能！怎么可能？你们的国主明明是我，怎么变成那个丑鬼了？”

多罗笑天脸一沉，道：“长人国原来的国王乃是老夫，现在的国主就是这位。你什么时候成了我们长人国的国主了？我怎么不知道？”

“可是……你答应我了，长人国出山之后，就奉我为王！怎么现在变卦了？”

其实，多罗笑天也感觉挺对不起这个外孙的。不过，形势比人强，现在正是改变长人国命运的关键时刻，他怎么可能弃郭业而选鼻荆？

老野人苦笑道：“鼻荆，你要这么想，以前你的地位就相当于太子。按照道理，太子一定会继承王位。不过呢……”

“怎么样？”

“还用老夫说出来吗？太子被废之事史不绝书，有什么奇怪的？还好，鼻荆你和长人国牵连不深，即便是被废了，也没有性命之忧。比史上那些废太子的命运可好太多啦！”说完了，多罗笑天满怀希冀得看着鼻荆，道：“老夫这么说，你是不是心里好受一点？”

“好受？我好受你麻痹呀……”

本来鼻荆还打算先当上长人国之主，然后借用长人国的力量，一战战胜高句丽和百济的联军，再挟大胜之势逼宫，一举登上新罗王位！

虽然这个计划有了小小的偏差，但是最终长人国的军队还是出现了，联军也被打败了，马上就要进行最后一步了。有人忽然告诉他，不好意思，您不但登不上新罗王位，长人国的王位也别想啦！

煮熟的鸭子，竟然给飞了，这种事情谁受得了？鼻荆忍不住对自己的外公破口大骂！

多罗笑天久居高位，那也有尊严的，用手点指鼻荆，目视金德曼：“善德女王，这就是你们新罗的待客之道？”

金德曼道：“鼻荆，这些长人国的贵客都是咱们救命恩人，岂能如此无礼？还不退下！”

鼻荆怒道：“多罗笑天，你……你这老家伙竟然过河拆桥！你就不怕我把你们的老底都抖出来！顷刻之间，你们长人国就有灭国之忧！”

“老底？不用你抖，老夫自己说！”有了郭业撑腰，多罗笑天有什么可怕的？当即简短解说，把长人国的来历介绍了一遍！当然，他派桃花娘勾引金白净，生下了善花公主和鼻荆的这一段黑历史，他并没有提及！这里面，鼻荆的身份也不光彩，谅鼻荆也不敢挑明了！

说完了，老野人微微一笑，道：“鼻荆，你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他……这个……”鼻荆彻底没词了，他自以为握住了长人国的把柄，结果人家对这个把柄全不在乎！这节奏不对呀！

良久，鼻荆才点了点头，道：“多罗笑天，好，我承认，这次我鼻荆是栽了大跟头了！不过，你能不能让我死个明白！你这么有恃无恐，到底是仗了谁的势？是谁在给你们长人国撑腰？”

多罗笑天一指郭业，道：“当然是借了我们新任国主的势！有了我们这位新国主，我们长人国以后就再也不会被人欺负了！再也不用隐姓埋名，藏在深山之中了！”

“他到底是谁？”

郭业道：“不才郭业郭子仪！”

“你就是郭业？”

郭业跳下猛虎，来到鼻荆的近前，道：“怎么？不相信？要不要本王洗一把脸，让你仔细辨认一下？”

鼻荆怒视郭业，冷笑一声，道：“不必了！郭业，咱们俩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没想到，竟然是你坏了我的好事！我告诉你，这事没完！鼻荆日后必有所报！”说完了，鼻荆跑下城楼，扬长而去！

鼻荆一走，现场的气氛顿时欢快起来。

善花公主犹如乳燕投林一般投入了郭业的怀抱，道：“坏人，你来得太晚了！”

郭业抱着那久违的无限美好的娇躯，有些纳闷，道：“善花妹妹，我怎么成了坏人了？”

“哼！我说过要你给我写信，怎么一年多了，也不见踪影？”

“这……”这还真是郭业理亏，回到长安一直不得消停，竟然把写信这茬给忘了！

当然，这种时候可不能实话实说，他说道：“没有吗？我特意给你写了好几封信呢？你没收到？难道是驿站出问题了？我还奇怪呢，怎么一直没有收到善花妹妹的回信？是不是她移情别恋，把我郭业给忘了？”

“哪有？人家……人家才不会呢！”

金德曼咳嗽一声，道：“秦国公，善花，注意场合！别打情骂俏了！”

两人这才分开。

善花公主是爱死了郭业，一时间情不自禁，在大庭广众之下，做出了如此出格的举动，现在回味起来，直羞的满面通红。

郭业却是毫无异样，道：“姐姐，有道是小别胜新婚。我们夫妻二人说些悄悄话，您怎么那么煞风景呢！”

金德曼冷哼一声，道：“小别胜新婚不假，可是你们成亲了吗？”

“这……”郭业打蛇随棍上，道：“正要姐姐做主！”

“想娶我们新罗公主，可没那么容易！”

“到底是何条件，我郭业风里来，雨里去，上刀山，下火海，万死不辞！”

“什么条件我还没想好，等我想好了再告诉你吧！”

“姐姐，您可要开恩啊！”

当然，无论是郭业，还是金德曼都没把刚才这段对话当真。善花公主和郭业虽无夫妻之名，已经有了夫妻之实，只是差一个仪式罢了，还谈什么条件？

现在他们只是做个样子，给在场的新罗贵族看。大唐钦差，一代战神，郭业郭子仪，都被善德女王收拾得服服帖帖的，你们还敢炸刺？

金德曼又跟郭业扯了半天毫无营养的废话，才说道：“秦国公远来是客，一路劳乏，又经过一场大战，想必是累得很了！本王这就让国仙金庾信，带

您去城内的馆驿休息。明日再大排筵宴，为秦国公接风洗尘！”

金庾信走上前来，道：“秦国公，我算是服了你了！你在咱们三韩大地上打了三次仗。第一次两百破五千，第二次，五万破二十万。这已经成就了您战神之名。庾信以为，天下不会有这更辉煌的战绩了！没想到，打破这个记录的竟然是你自己，两千破二十万！真是神乎其技！神乎其技！”

郭业道：“庾信大哥过奖了！这次实在是太危险了，要不是您当机立断，进行反击。鹿死谁手，还真不好说！当世名将，您得算一个！”

“我？你不必给我带高帽子，我那两下子自己清楚，比起您来可差得远了！我可告诉你，你是善花妹妹的夫婿，也就是我们新罗的女婿。可不许藏私，有时间一定得给老哥哥讲一讲，这以少胜多之道！”

郭业苦笑道：“什么以少胜多之道？要是可能的话，我更愿意以多欺少！”

金庾信还要再说，郭业一摆手，搬出了杨威利的名言，道：“以少胜多并非用兵之道，它并非战术，只能说是一种奇术。打仗最好还是要用堂堂之阵，庾信大哥要是一直迷信于奇术之中，就算落了下乘！”

这话要是说给别人听，那人家肯定会嗤之以鼻，说郭业藏私。但是，金庾信与旁人不同，他身为新罗国仙，在各方面都称得上顶尖人物，闻言有如醍醐灌顶，躬身一礼，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庾信受教了！”

二人边走边聊，一直就到了馆驿之内，郭业忽然间一拍脑袋，道：“坏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庾信大哥，快带我去见女王陛下！”

## 第1581章柿子要捡软的捏

金庾信脸色一变，道：“什么事？”

“此战虽然是我军大胜，但是我看百济是真败，溃兵四散。而高句丽却是……”

“难道高句丽是假败不成？”

“倒也不能算是假败。假如高句丽没有炸营，就我这两千长人国的军队，再加上您的五千飞虎军，还不够人家高句丽军的一盘菜呢。我的意思是，您注意到没有，高句丽军的败兵大都是往西边逃窜，而百济的败兵却是像没脑袋的苍蝇一样，四散奔逃……”

“此言当真？”

“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说谎！”

“说实话，我刚才光顾着冲杀了，这个细节还真没注意到。如此说来，渊盖苏文老贼对于此次失败，早有防范，已经安排好了后手？兵法有云，未料胜，先料败，守于微，故百折而不挠。渊盖苏文此人真是不可小觑！”

郭业道：“不管这老匹夫是怎么想的，事情的结果就是这样。咱们两人的部队都是步卒为主，虽然把联军击溃了。实际上的杀伤并不多，就算加上他们自相践踏而死的，我估计不会超过两成！”

“不……是三成！”金庾信道：“您还要算上那些散入深山之中的！这些人在大山里迷了路，运气好的话，就得冻饿而死。运气不好，就会成为禽兽的口中食！”

“就算只剩七成，两国联军也还能剩下十四万人马。原来是高句丽军十二万，百济八万。现在我估计高句丽还剩下十万大军，百济四万。联军的实力，还是远在咱们金城之上！今晚金城的守卫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否则很可能反胜为败，甚至有城破之忧！”

“是这个道理！渊盖苏文既然早有准备，就不会轻易认输！我就这面见女王陛下，陈述利害，加强城防！至于您……今晚还是早早休息！如果渊盖苏文收拢溃兵，继续围城，这仗可就不好打了，没有个十天半个月的，分不出胜负来……到时候，还要靠秦国公力挽狂澜！”

“还要力挽狂澜？”郭业苦笑道：“这次我是真的没啥信心了！”

尽管郭业对再一次取得金城保卫战的胜利，没什么信心。不过，有个人对他能够再次胜利，深信不疑！这个人不是金庾信，不是金德曼，也不是郭业的爱人善花公主，而是高句丽的大莫离支——渊盖苏文！

金城城外四十里，渊盖苏文收拢溃兵，扎下营来！

大帐之外，渊男产悄没声得走了过来，对守在门口的侍卫，勾了勾手，一阵挤眉弄眼！

渊志仁被他盯得心里发毛，走了过来，道：“三公子，你想干啥？我可告诉您，我们兄弟俩都是正经人，不好那个！”渊男产好男风的“美名”，已经传遍了平壤城，也难怪他害怕。

渊男产一瞪眼，道：“不好哪个呀？怎么说话的？我来找你们是有正事！”

这下子，渊志仁更害怕了，唯恐自己菊花不保，满脸的戒备之色，道：“您是什么身份，我们是什么身份？您要谈正事得和咱们大军的将军谈。



我们谈正事，那就是和小校谈。您和我们有什么正事好谈的？”

渊男产从袖兜里面一伸手，掏出一坨金子，道：“这个，你先拿着！”

渊志仁连连摆手，仿佛渊男产拿的不是金子，而是致命的毒药一般，道：“三公子，您，您就饶了小的吧！我那个……只卖艺不卖身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渊男产一瞪，道：“老子好男风，也看不上你这样的！给你金子，是为了别的事情！”

“你说话算话？”

“再废话，我这金子可不给了！”

渊志仁一把就把金子抢了过来，道：“只要不是那事儿，什么事情都好说！三公子有何吩咐？”

“我就向你打听一件事儿！”

“什么事？”

“父帅他……他现在心情怎么样？摔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打死了多少奴婢？现在是一言不发，一个人在那生闷气？还是正在帐内咆哮，发誓要报仇雪恨？”

渊志仁扑哧一乐，道：“我当是什么呢？您问这个呀？”

“可不是想问这个吗？现在咱们军中有头有脸的大将，都不敢来，怕触了父帅的霉头。他们一合计，就把我给推出来了！其实我也害怕呀……”

“三公子，您别害怕！我看咱们大莫离支现在虽然谈不上多么高兴，但是心情并不怎么糟糕，刚才我还听到，他老人家在帐内唱小曲呢！”

“这样呀……”渊男产忽然大惊失色，声音都变了，道：“父王他不会气疯了吧！”

正在这时，大帐之内有个声音传来，道：“何人在帐外喧哗？”

渊志仁高声答道：“是三公子来了！”

“产儿进来讲话！”

“是！”

渊男产小心翼翼地走入帐内，与渊盖苏文见礼已毕。

然后，他就赶紧拍起了马屁，道：“父亲，您这次可真称得上是神机妙算。几天之前，谁能想到咱们占了那么大的优势，还会吃败仗！只有您老人家想到了，还预先做了安排！外面的将士都说，要不是您老人家的安排，咱们大军的损失多加一倍都不止！”

渊盖苏文一摆手，道：“别说了！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场大败仗，难道你夸上为父两句，咱们这次就能算是打胜了？讳败言胜，老夫还没那么无耻！而且……”

说到这里，渊盖苏文苦涩得一笑，道：“这也称不上是什么神机妙算。我是被郭业那小子给吓怕了！一想到新罗和他不清不白的，就总担心他会忽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给老夫致命一击。所以才未雨绸缪。”

渊男产眼珠一转，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拍起了马屁，道：“没想到您误打误撞之下，都能识破敌人的奸谋。这说明天命在我，天佑高句丽呀！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咱们这次虽然打了败仗，但不过是上天对咱们的考验，只要重整旗鼓，大胜可期！”

渊盖苏文道：“你说错了。为父这次可不是误打误撞，而是猜对了！哼哼，什么天降鬼军，我看分明是郭业那小子，在装神弄鬼！”

“真的是郭业搞得鬼？那岂不是说，那些鬼军是人假扮的？哈哈！”渊男产大喜，道：“那些鬼军其实也没多少人，我估摸着不到三千。既然是人那就没什么好怕的，现在的局面，还是咱们占优！不如咱们再次兵围金城，把郭业和新罗王室一网打尽！”

“不！”渊盖苏文摇了摇头，道：“不能再打金城了！郭业与旁人不同，最善于出奇制胜。就算兵力是他的十倍，为父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再次兵围金城，谁知道他又出什么幺蛾子？孩子，咱们高句丽现在可真的输不起了！”

渊男产明白，去年汉城一战，高句丽元气大伤，又经过郭业和杨万春的一番勒索，简直是离死就差一口气了。这才经过一年的休养生息，能有多大的起色？要不是扶余璋为了报夺妻之恨，提供了大量的粮草军械，高句丽连出兵的开拔费都拿不出来。

这还只是经济层面的，政治上渊盖苏文经过上次一场大败，威信大降，各路诸侯蠢蠢欲动，这要是再打了败仗回去，可就真的镇不住场子了。军事上，更别提了，连番败仗，渊盖苏文都患上了“恐郭症”，何况是其他人？

再败一阵，恐怕有个小兵扛着郭业的大旗，就能在高句丽着走了！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此次出征是许胜不许败。

渊男产一皱眉，道：“不打金城？难道咱们要打道回府？”

“打道回府干什么？本莫离支要带领你们打一场大胜仗！”

“您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孩儿愚笨，怎么听不明白呢？”

“嘿嘿，为父教你一个乖，柿子要捡软的捏。郭业在新罗这边，咱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不是还有百济吗？为父把扶余璋那家伙给卖了，现在百济军队，群龙无首，不打他们打谁？”

## 第1582章终于要干本职工作了

“打百济？”对于攻打盟友，渊男产小朋友还是有些心理障碍的，道：“百济给了咱们那么多粮草军械，又对咱们高句丽一向恭敬，咱们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仗义？”

“不仗义？”渊盖苏文阴阴得一笑，道：“你见过草原上的狼没有？”

“孩儿没有见过！”

“世间万物，都有咱们值得学习的地方。为父最推崇的，就是草原之狼。传说中，有一户人家，抓住了一只狼。于是，就把这只狼的后腿，用铁链锁在了一根柱子上，准备第二天再把这只狼吃了。结果到了第二天，那只狼却不见了，只留下空空的锁链，和半只狼腿。孩儿，你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难道说那只草原狼，为了活命，把自己的腿给咬断了？”

“不错，就是这样！为父百年之后，高句丽还要靠你来执掌！记住，一定要像草原狼那样，不但对别人狠，对自己更要狠！为了活命，自己的腿都可以不要，更何况是盟友呢？孩儿，你觉得为父说得对不对？”

渊男产被那句“高句丽还要靠你来执掌”，给砸得晕晕乎乎的，渊盖苏文后面那些话，根本没听进去，含含糊糊得应道：“对！太对了！儿子谨遵父亲的教诲！”

.....

.....

当天晚上，风平浪静！

第二天，毫无异常。

第三天，不见敌踪！

第三天.....

第四天.....

.....

郭业预言的大军围城一直没有出现！

一直到了第十天头上，才有一支百济的人马，来到金城之下。为首之人，打了一赶白旗，在城下高声呼喊：“城上的人听着，我乃百济上将阶伯，特来和你们新罗讲和来了！”

守城的兵丁不敢怠慢，飞报金德曼。对于百济讲和，金德曼还是早有准备的。此次大胜，抓到了两个比较重要的俘虏，一个是百济武王扶余璋，还有一个就是渊盖苏文的次子，渊男建，

虽然渊男建是渊盖苏文的亲生儿子，但他是个废人，金德曼对他毫不重视。也就是郭业还在琢磨着怎么把他废物利用一下。

扶余璋的作用，可就好比渊男建大多了。它不但是百济大军的统帅，还是百济的国王。有他在手，百济再次攻城，就会投鼠忌器。利用得当的话，造成百济和高句丽联军分裂，也不是不可能。

可惜的是，联军并没有卷土重来。金城这两万多军队，自保都有些勉强，更别提出城寻战了。所以，扶余璋一直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现在高句丽和百济的援军没来，百济求和的使者到来了，难道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金殿之上，金德曼安居王座，郭业坐在下首相陪。其余官员，文东武

西，归班站立。

殿前武士，大喊一声：“带百济使者！”

阶伯答应一声，上得殿来，跪倒在地，道：“外臣阶伯，参见善德女王！参见大唐钦差！”

“免礼，平身！”

这都是正常礼仪，按照正常流程，此时阶伯就应该站起身来，有事说事！

可是偏偏这时候，阶伯出了幺蛾子了，他“砰砰砰”连磕了三个响头，道：“阶伯此来，有一事相求，还请女王陛下务必答应！您要是不答应的话，我阶伯情愿跪死于此！”

金春秋道：“阶伯，你是百济使者，可不是街头上的混混！怎么耍起无赖来了？你把我们新罗女王当成什么人了？”

金德曼也道：“虽然你我两国正在交兵，但终归都是三韩之属。要是合理的要求，本王自会答应。假如要求不合理，哼哼，你阶伯一条命又算得了什么？”

阶伯也没打算靠靠这种无赖的招式达到目的，只是借此表明态度罢了！闻言站起身来，道：“女王陛下，外臣的要求就是，请您务必放武王陛下回国！”

金春秋冷笑道：“你们百济军队在我新罗境内烧杀掳掠，无恶不作，犯下了滔天大罪。我们好不容易把罪魁祸首扶余璋给抓住了，你阶伯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想让我们把他给放了。是你阶伯太异想天开呢？还是欺我新罗无人？”

“春秋公误会了！我们百济请求你们放归武王，也不是空口相求。这么说吧，只要你们新罗能得到的条件，我百济都能答应！”

金德曼狮子大开口，道：“我新罗要求百济赔偿粮食十万石，黄金二十万两！”

阶伯眼睛都不眨一下，道：“如您所愿！”

“百济和高句丽分道扬镳，盟约解除！”

“绝无问题！”

金德曼得寸进尺，道：“百济和我新罗结盟，对抗高句丽！”

“求之不得！”

“联盟之内，要以我新罗为主！”

“这个条件，我百济也可以答应！”

一连提了四个条件，阶伯都毫不犹豫的答应了，大出金德曼纳意料之外！这些条件，明显是新罗占着大便宜，百济吃了大亏。金德曼漫天要价，心里面却早已做好了百济落地还钱的准备！

没想到，人家阶伯毫不犹豫得全都答应了下来！难道他是在随口敷衍？还是说他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

金德曼望向郭业，道：“秦国公，您看这事……”

郭业对阶伯这个名字还是有点印象，貌似这个人在后世被称为“百济最后的将军”，能力……确实也就一般，不过对白济倒是忠心耿耿，以寡敌众，最后被唐军斩杀于阵前！属于忠心有余，能力不足的典范。

这种人竟然能够答应这么“丧权辱国”的条件，事出反常必有妖，其中必

有蹊跷！

他说道：“阶伯，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急于把武王扶余璋给赎回去，是不是因为百济国内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

阶伯叹了一口气，道：“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就在武王陛下被俘的当晚，渊盖苏文，以商议如何搭救武王陛下为由，把百济军官诓骗到了高句丽军营之内。然后伏兵四出，把他们乱认分尸。紧接着，他就派兵包围了百济军营，强行兼并了我们百济大军。”

郭业听了，眉头紧皱，道：“这么说来，渊盖苏文的高句丽大军，经过一场惨败，人数不减反增！现如今已经有了十四万大军？”

“只多不少！”

“奇怪了，渊盖苏文有如此实力，怎么现在还不围攻金城？”

阶伯苦笑了一声，道：“因为现在他的十四万大军已经到了我们百济境内！武王陛下被获遭擒之后，百济国内群龙无首，无法组织有力的抵抗。七日之内，我们百济已经有二十多座城池失守！秦国公，您可一定要为我们百济做主呀！”

听了阶伯最后一句话，郭业不由得脸一红，按说他的身份，作为大唐钦差，调停三国纷争，应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三国不偏不倚。可是他却完全站在了新罗这一边！虽然说有高句丽和百济作死的原因在，他自己也不是全无错处。

郭业咳嗽一声，道：“本钦差自会为百济做主！不过，我和武王陛下有点小小的误会，就是不知道他承认不承认本钦差的地位？”

## 第1583章这个女人不寻常

一点小小的误会，可不足以形容郭业和扶余璋之间的过节。

俗话说得好，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此次扶余璋联合高句丽出兵，征伐新罗，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报这个夺妻之恨！

兵凶战危，谁能有必胜的把握？更何况，想当初汉城一战，郭业把高句丽大军的脊梁都打断了！要不是扶余璋付出了绝大的代价，高句丽怎么可能会同意出兵？

扶余璋下了这么大的本钱，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仅没把善花公主抢回去，还损兵折将，自己被生擒活拿。这已经够悲惨了，到了现在，他竟然还要拉下脸来请求郭业的庇护！扶余璋的脸皮，有这么厚吗？

阶伯道：“我家大王自然也会服从秦国公的安排！”

“果真如此？”郭业嘿嘿一笑，道：“阶伯将军，你该不会不知道扶余璋与本钦差之间，到底是什么误会吧？”

“秦国公说得可是善花公主？”

“你知道？”

阶伯苦笑一声，道：“此事已经轰传天下，在下岂能不知？不过，秦国公不必担心。武王陛下已经娶了我百济沙宅族的嫡女为王后，再也不以善花公主为念！”

其实他这话还是不尽不实的，扶余璋娶了沙宅嫡女为后是不假，不过扶余璋娶沙宅王后的目的，是为了让沙宅族支持他的复仇计划，可不是把一门心思都放到了沙宅王后的身上。

郭业虽然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但是也不会被阶伯这么简单就搪塞过去，他说道：“好！我相信你！不如咱们现在就把武王陛下请来，当面锣对面鼓讲清楚！”

“不可！”阶伯拒绝的话刚一出口，就感觉不对了，连忙解释道：“在下的意思是……武王陛下性情刚烈，乍一听说我百济连失二十余城，恐怕会怒急攻心，气出病来。不如咱们徐徐图之！”

“不必！”郭业摆了摆手，道：“你怕武王陛下受不了那个刺激，好说，好说！咱们可以暂且不谈丢失城池之事，只谈善花公主之事，此事已经是既成事实，他总不会再怒急攻心了吧？只要他向本钦差服个软，保证再也不打善花公主的主意，本钦差就可以为你们百济做主，向高句丽讨还城池！阶伯将军，您以为这个主意如何？”

阶伯眉头一皱，心说这个主意真不怎么样！要是往常，扶余璋或者还能捏着鼻子忍了，和郭业虚与委蛇！但是现在，扶余璋都成了阶下之囚了，唯一剩下的也就只有尊严了！这个时候，还指望他委曲求全？简直是白日做梦！

他说道：“武王陛下身陷囹圄，即便现在对您服软，也不过是城下之盟，难以看出陛下的诚意！不如，您先把他给放了，再帮我们把那二十座城池从高句丽人手里讨要回来！诸事底定，武王陛下再向您当面认错。这样，既能说明武王陛下是心服口服，又能表明秦国公是以德服人，岂不美哉？”

郭业答道：“阶伯将军此言差矣！人心多变，难以揣摩。我郭业要得只是武王陛下当面认错，至于武王陛下是不是心服口服，我郭业并不在乎！”

“你……”郭业太无耻了，这话简直是“我只要你的人，并不想得到你的心”的翻版！阶伯气得浑身发抖，良久，才稳住了心神，道：“秦国公，今天您是一定要折辱我们百济了？”

“这是怎么说话呢？阶伯将军，你可要搞清楚，现在有求于人的是你们百济，而不是我郭业！你们一方面要我郭业帮你们做主，另一方面，又对我心怀怨恨！你凭什么会觉得，我郭业会做这种受累不讨好的事？”

“这……”阶伯长叹一声，道：“这个道理，阶伯明白！只是武王陛下他……”

郭业把手一摊，道：“那我管不着！总而言之一句话，我郭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想要我帮忙，就要拿出诚意来！”

“诚意？”阶伯牙一咬，心一横，从怀里拿出了一封书信，道：“秦国公，这就是我们百济的诚意！”

郭业本来就不想给百济帮忙！

百济这个国家乃是三姓家奴，同时对大唐、高句丽、扶桑，三国称臣！简直就是一头喂不熟的白眼狼，就算帮了他们的大忙，也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背叛！

再说了，灭亡百济和高句丽是大唐的既定计划！他们狗咬狗一嘴毛，郭业开心都来不及呢，吃饱了撑的凑上前去，帮百济讨要城池？

但是，坐在他这个位置上，又不能对百济使者的请求，置之不理！所以，他就提出了上面的要求出言搪塞！

阶伯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唯独这个条件，他倒是想答应呢，奈何做不了扶余璋的主！

本来事情进展得很顺利，郭业把阶伯说了个哑口无言！怎料峰回路转，阶伯竟然拿出了一封信来！这封信难道有什么古怪？

郭业接过信来，问道：“这是谁的信？”

“此乃我百济沙宅王后亲笔所书！”

“信的内容你可知道？写的到底是什么？”

“呃……关于信的内容，在下倒是略知一二！不过，事先声明，在下对于此信所书并不赞同！”

这倒是引起郭业的兴趣了，他撕开封口，打开来一看，不由得心里叫了一声不好，这个沙宅王后，可比扶余璋难对付多了！

沙宅王后这封信，开始倒是挺客气，请求大唐务必拯救百济于水火之中！

不过，她接下来的话，就语带威胁了！

她告诉郭业，扶余璋和她已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义慈。如果郭业不把扶余璋放回来的话，她就要把义慈扶上王位，遥遵扶余璋为太上王。

如果光是这样的，还算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人家沙宅王后还有后续的计划！那就是让义慈带领百济朝廷，向高句丽投降！两国合为一国，继续攻打新罗，讨还扶余璋！

最后，沙宅王后还“不经意”得透露，扶余璋有一部分扶桑王室的血统，为了解救扶余璋，扶桑出动大军也有可能！

郭业看完了这封信，啪得一下，就把信扔在了地上，道：“阶伯，你这是在威胁本钦差？”

“不敢！”阶伯道：“我早就告诉您了，在下对此信所书并不赞同！实话跟您说吧，现在我们百济朝廷已经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主战派大都是朝廷将领，以在下为首，主张迎回武王陛下，再与背信弃义的高句丽军队一决雌雄！主和派，大都是世家大族，以沙宅王后为首，主张的……就是这封信上面所写！”

郭业冷哼道：“什么主战派还是主和派，我看你们是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逼本钦差就范！”

阶伯道：“秦国公误会了！现如今我们百济朝廷的主战派和主和派，已经势同水火，不怕告诉您，哪怕沙宅王后率众投降，我阶伯也绝不会投降高句丽，势必战至一兵一卒为止！您的决定，只是影响主和派而已，何去何从，还请秦国公赏个话下来吧！”

沙宅王后这一招，算是打到了郭业的软肋上！高句丽如果吞并了百济，那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以后再想攻打高句丽可就太难了。虽然知道沙宅王后此语多半是虚言恐吓，但是郭业还真不敢冒这种险！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是可，最毒莫过妇人心！女人真的疯狂起来，简直是难以测度！

郭业道：“论起来，你们百济求我的是两件事，一件事，就是把扶余璋放回去！另外一件事，就是帮你们向高句丽讨还二十座城池！”

“二十座城池不忙，关键还是武王陛下……”

“把扶余璋放回去，也不是不行！不过，你们新罗又怎么保证，扶余璋回去之后，会全力对付高句丽，而不与我郭业为难呢？”

“这……我们我们无法保证！不过……”说到这里，阶伯狡黠地一笑，道：“以秦国公的大才，这点小事，还能难得住您吗？”



## 第1584章随手栽赃

郭业此次出使新罗，一直顺风顺水，不料今天，却挨了当头一棒！让他吃瘪的不是旁人，而是素未蒙面的沙宅王后！

这个女人要么是老谋深算，算准了郭业不敢和她拼个鱼死网破。要么就是无比自私，一心想救扶余璋，根本就不以国家为念。

不管什么原因吧，郭业最终还是决定把扶余璋给放了！

至少以扶余璋的高傲性格，绝对不会投降高句丽。而且经过这场战役，高句丽和百济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认真算起来，郭业也没吃什么亏。只不过，没有利用扶余璋威胁一下百济，而被百济给反威胁了，心理落差太大，有点不舒服罢了！

扶余璋究竟是恨郭业多一些，还是恨渊盖苏文多一些，这个问题还真不好说。

对于郭业，夺妻之恨，不共戴天！

但是渊盖苏文呢，拿了好处不认账，不仅亲手把扶余璋给出卖了，还兼并了他的大军，夺了他的城池！这个仇恨也不小！

扶余璋被放了之后，究竟是先找郭业报仇，还是找渊盖苏文报仇，恐怕他自己也不清楚。

郭业对阶伯提出，要确保扶余璋回国之后，把矛头对准高句丽，不过是为了面子，勉强提出的一个条件。无论阶伯答应不答应，他都会把扶余璋给放了！阶伯对此心知肚明，又把球踢到了郭业的脚下！

所以说，郭业是抱着一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来见扶余璋的。

扶余璋一见郭业，就关切地问道：“怎么样？抓住渊盖苏文没有？”

郭业道：“武王陛下，您的消息到底准不准呀！我冲着您指的方向，追了半天，就抓住了渊盖苏文的次子渊男建，至于渊盖苏文，连个人影都没看着！”

“没抓着渊盖苏文？”扶余璋的脸当时就耷拉下来，道：“那你来找本王干什么？莫非是想折辱本王？我告诉你，本王即便是一死，也不会让你如愿的！”

“死？”郭业冷笑一声道：“你死了好呀！你死之后，就会有别的男人，睡你的老婆，花你的钱，坐你的王座，还打你的娃！你的一生心血，都是为人作嫁！你刚得了一个儿子叫义慈吧，这小家伙也真够可怜的，马上就要认贼作父了！”

“你……郭业你好狠！祸不及妻儿，你竟然如此无耻，要对她们孤儿寡母动手……”

“唉唉唉，这是怎么说话呢？”郭业满脸委屈，道：“我说那个人是我了吗？我说了吗？我告诉你，那个别的男人，指的可不是我，而是……渊盖苏文！”

“渊盖苏文？这老匹夫又做什么事情了！”

“您还不知道呢！人家渊盖苏文把你卖了之后，又趁乱兼并了您的残兵败将，现在坐拥十四万大军！然后……您猜怎么着？”

“当然是尽起大军！重围金城！”

“嘿嘿，你想得美！告诉你，兼并您的大军之后，人家渊盖苏文反戈一

击，直接杀到了百济境内！连夺二十余座城池！如今你们百济已经危在旦夕！”

“这老贼！”扶余璋拍案而起，道：“我恨不得生事其肉，死寝其皮！”

“说得好！不过武王陛下，您现在身陷囹圄，别说报仇了，自身都难保！您说……该怎么办呢！”

“呃……哈哈！”扶余璋忽然哈哈大笑，把郭业吓了一跳，道：“武王陛下，您可要挺住，放松心情，放松心情！”

“哼！你放心，本王还没疯！”

“那您无缘无故的大笑干什么？”

“我笑的是你郭业，错打了如意算盘！你是不是打算，利用本王和渊盖苏文的矛盾，从中渔利？本王告诉你，痴心妄想，白日做梦！任何丧权辱国的条约，本王都不会答应！本王情愿再不回国，也不会受你的摆布！”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本王被俘，国内人等，自然会拥立我的幼子为王。只要众志成城，高句丽的十四万大军，又何足道哉？郭业，你就别想着趁火打劫了！”

啪啪啪~~~

郭业的双手连拍三下，道：“讲得好！身为国主，还能舍身取义，我郭业佩服！不过，有件事情，您想错了！”

“什么事情？”

“您凭什么会认为，您的臣子们会众志成城呢？”

“郭业，你想挑拨离间？”

“是不是挑拨离间，您听我把话说完，再做判断。我听到个消息，说是您那个沙宅王后……呃……这个……跟高句丽的某位高官贵戚，这个，这个，关系不错！现在沙宅王后，正一门心思的想把整个百济卖给高句丽呢！”

扶余璋心中一动，脑海中浮现出了某个俊俏少年的身影，道：“一派胡言！拜你郭业所赐，现在有谁不知道，渊盖苏文的三子渊男产好男风！纵使和王妃走得近了一些，也不过是……这个……姐妹之情！”

郭业本来是搂草打兔子，随口栽赃陷害沙宅王妃一下，没想到扶余璋竟然找到人对号入座了，心中大喜，道：“话可不能这么说。武王陛下，您可知道，想当初，渊男产还曾向我的未婚妻杨凤怡求亲。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仅仅好男风，对于女色恐怕也……”

“不必再说了！”扶余璋摆了摆手，道：“就算渊男产没安好心。我那王后，乃是世家大族之女，贤良淑德……”

说到这里，扶余璋自己都有点亏心。沙宅王后自从入宫以后，仗着娘家的势力，把他后宫的美人打死的打死，赶跑的赶跑，嚣张跋扈，不可一世！和“贤良淑德”这四个字可一点都不挨着！

不过，扶余璋有求于沙宅族，沙宅王后又确实长得漂亮，风情万种，所以，扶余璋也没怎么往心里去，一直对她宠爱有加。现如今应了景，仔细一琢磨，扶余璋还真有些心动了，自己这位王后难道真的欲求不满？不会吧……自己正当壮年，虽然称不上天赋异禀，也能算上中人之姿吧？

见扶余璋意动，郭业趁热加上了一把火，道：“我这可不是瞎说，咱有证据！”

“证据？什么证据？”

“您看看这个！”郭业把沙宅王后给自己的信交到了扶余璋的手里！

还是那封信，郭业一点都没造假。

不过，同样的文字，落到不同人的眼睛里，就能理解出截然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意思来！

郭业看到的是一个为了丈夫，抛弃国家的疯女人，而扶余璋看的，却是一个准备害死老公，准备另攀高枝的淫娃荡妇！此时，对郭业的话，他已经信了七分！

“这贱婢！”扶余璋痛骂一声，道：“竟然如此狼子野心！要把我百济大好的基业，送给高句丽！”

“谁说不是呢！”郭业道：“谁不知道我郭业是属顺毛驴的，绝不受人威胁！她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使个激将法，让我绝对不能把您给放回去！不过呢，哼哼，她还是小瞧了我郭业，最终我决定，放武王陛下归国！”

巨大的幸福突然而降，扶余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咱们俩这么大的仇，你真肯放我回去？”

## 第1585章各怀鬼胎

其实郭业今天干的这事，挺没品的。认真算起来，和街上的长舌妇也差不多。

不过，两国相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从大义上讲，郭业此举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

帝后不和这种事，如果发生在大唐，顶多就是王后被打入冷宫，王后的家族势力，被打压的一落千丈，对于大唐帝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是，假如这种事发生在百济，那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阶伯是个实诚人，郭业根本就没费什么心思，就把百济国内的情况打听了一个一清二楚。

和高句丽分为五部，新罗有个制约王权的和白会议一样。百济的王权也受到了颇多的掣肘。这些掣肘，来自百济八族。而沙宅王后出身的沙宅族，位居百济八族之首。沙宅王后的父亲，沙宅族的族长沙宅积德，还被扶余璋封为佐平，这个官职就相当于宰相了。

扶余璋要想动沙宅王后，那就要动沙宅积德，乃至要铲除沙宅族。这么大的动作，势必会在百济掀起一阵血雨腥风。最后鹿死谁手，那还真不好说。但是百济国内，将发生一场惨烈的内战，简直是可以预见的事实。

当然，从郭业内心来讲，他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百济的帝后不和，更多的是，小人报仇不隔夜的本性发作。沙宅王后威胁在先，郭夜要是不马上给她上点眼药，简直就是念头不通达！

郭业语重心长的对扶余璋说道：“咱们俩什么仇，什么怨呀？真论起来，那也得怪渊男建，要不是他给善花公主下了椿药，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些事。认真说起来，咱们俩都是受害者。”

扶余璋心里当然不认同他这个判断，那夺妻的和被夺妻的，都一样了，这世上还有天理吗？但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也只能顺着郭业说，道：“秦国公此言有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渊氏父子，丧尽天良，我回国之后，一定尽起大军，找高句丽算账！”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郭业叹了一口气，道：“咱们俩没有啥说不开的，我也愿意让您回去，重振朝纲，把那个不守妇道的沙宅王后千刀万剐。但是，新罗这边可不好交待！你们百济兵马是什么德行您又不是不知道，在新罗境内做的那些事，简直是罄竹难书！”

扶余璋满心里一凉，冷哼一声，道：“原来秦国公是在消遣本王！”

“不是，您别误会！不是不妨您，而是有个小小的条件！我可为您向善德女王说了不少好话，人家好不容易才松口了！百济至少要赔偿新罗，黄金二十万两，粮食一百万石，善德女王才会放人！就是不知道武王陛下，肯不肯出这笔钱了！”

“当然肯出！这么说吧，只要能放小王回去，不光是新罗要求的赔偿，就是秦国公这里小王也有一份重礼相送！”

这是抢了人家老婆，还从人家的手里拿钱的节奏？郭业道：“不必不必，举手之劳何足挂齿……您那一份重礼到底有多重呀？”

扶余璋道：“黄金十万两！秦国公以为如何？”

“这份礼倒是不轻，不过，我身为大唐钦差，代表的就是大唐的脸面，结

果拿得比新罗还少，您说，这个道理上……是不是有点不合适？”

“那……我也给你黄金二十万两！”

“大胆！”郭业勃然大怒，道：“世上谁不知道，新罗乃是我大唐藩国，对我大唐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你把我们大唐和新罗相提并论，到底是何道理？难道是想挑拨离间吗？”

“不敢！不敢！要不您那份是黄金四十万两？”

郭业面目狰狞，道：“八十万两黄金！一个子都不能少！”

扶余璋牙一咬，心一横，道：“我答应您了！”

尽管嘴上答应了，其实扶余璋心里面，根本就没打算兑现！

开玩笑，给郭业的八十万两黄金，再加上金德曼的二十万两，那就是一百万两黄金了！

想当初，高句丽为了凑百万两黄金的赔款，可算是拼了老命，最后还不得不拿出五百美女来充数！

百济的国力，比高句丽可差远了，连新罗都比不上！他从哪给郭业弄来百万两黄金？不过是做好了随口敷衍，事后赖账的准备！反正，对于扶余璋来讲，郭业也不是啥好人，不坑白不坑！

郭业岂能看不出他那点小心眼，道：“武王陛下果然爽快！既然如此，就请武王陛下休书一封，交给在下！只要百济把赔偿的黄金还有粮食送来，武王陛下就可以安然归国！”

“没问题！”

虽然是俘虏之身，新罗对扶余璋的待遇还真不错，仅仅是软禁罢了，这个房间之内，文房四宝都是现成的。扶余璋提起笔来，作势欲写！忽然间，他又把笔放下了，道：“秦国公，此事不妥！”

郭业就知道这小子得出么蛾子，颇为玩味得说道：“武王陛下，莫非您是想反悔不成？”

“当然不是反悔！不过呢，小王内心还是有个小小的担忧，还望秦国公教我！”

“武王陛下请讲！”

“您也知道，我那沙宅王后，已经生了二心！单单小王的一封信传回朝内，她会不会承认？即便是她真的承认了，百万两黄金，对于我百济朝廷来说，那就是几年的国库收入，她不必作梗，只要不用心去办，耽搁个三年五载的，不光是小王等不起，就是您也耗不起吧？”

“这……武王陛下此言有理！”

“还有一条，您也说了，高句丽已经侵夺了我百济二十余座城池。现在高句丽和百济之间，大战连绵，交通不畅！即便是我们百济朝廷筹措了百万两黄金，百万石粮食。又怎么能安全运到新罗呢？如果被高句丽军给劫了，这个损失算谁的？不怕您笑话，我百济是再也筹措不起，第二批赎金了！”

“武王陛下的这个担心也有些道理！”

“最后，还是那句话，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秦国公您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不过新罗王乃是一个女子。圣人云，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她要是收了赎金不放人，小王可怎么办呢？”

郭业微微一笑，道：“武王陛下既然说得头头是道，那想必如何解决，也该胸有成竹了吧？”

“小王倒是有些想法，到底合适不合适，还请秦国公定夺！”

“在下洗耳恭听！”

“不如秦国公先想办法，让高句丽归还我百济那二十座城池，罢兵休战！然后我百济自会把该给新罗的赎金双手奉上！至于您的那一份嘛，小王归国之后，立即兑现！”

郭业冷笑道：“我要想得到八十万两黄金，还得先帮你们讨回二十座城池！一个城池四万两，武王陛下，这个买卖也太便宜了吧？光是这样也就罢了，尼玛这些黄金竟然还要你归国之后再兑现，你要是赖账，老子一点办法都没有！武王陛下实在打的好算盘！”

“秦国公息怒！秦国工息怒！有道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这些条件是不能商量……”

“谁要和你商量的，谁要和你商量的？”郭业眼睛一瞪，道：“今天我郭业心情好，只要你打个欠条，嘿嘿，这些条件，我全答应了！”

## 第1586章让历史回归正轨

郭业的脸变得太快，扶余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秦国公，您说啥，能不能再说一遍？”

“我说你那些条件我都答应了！不过……你得先写张欠条给我，要不然到时候您不认账可咋办？”

几十万两黄金的事，写张欠条就行？扶余璋打量着自己的双手，心中暗想，什么时候我扶余璋有这么好的信誉了？还是说，郭业这小子有别的鬼心思？

他说道：“写张欠条，当然没有问题！不过，您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我扶余璋何德何能，能让您如此信任？”

“我说武王陛下，不管你怎么想的，我郭业是一直觉得你这个人不错，想跟你交个朋友！不过，因为善花公主那档子事儿，咱们俩一直不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借助今天这个事情，我郭业先行一步，就看武王陛下给不给这个面子了！”

这也行？扶余璋摸了摸自己的脸，心说，郭业这小子……不会是男女通吃吧？

尽管还是觉得郭业的解释有些匪夷所思，不过送上门来得好处，不要白不要，不就是一张借条吗？只要不用还，别说八十万两黄金了，就是八百万、八千万两又有何妨？

他刷刷点点，把一张借条写好，交给郭业，道：“秦国公请过目！”

郭业随意看了一眼，就收了起来，道：“不必细看，武王陛下的人品在下是信得过的。只要您再修书一封，由我代交给阶伯将军，就可静候佳音了！”

等郭业把借条和书信都拿走，扶余璋都还是如坠梦中。往日里精明能干无比的郭业，就这样，被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给绕进去了？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达成了协议，郭业也是心中暗爽！只要有这封书信到手，百济朝廷的主战派这边就算掌握了大义，势必会对高句丽进行殊死的抵抗！

至于那八十万两黄金？郭业还真没想拿到手！

一方面，百济连遭兵灾，又要支付新罗巨额的赎金。别说再拿出八十万两了，再拿出八万两都够呛！既然死活都拿不出钱来，有借条总比没有借条好。毕竟无论如何，为了避免沙宅王后发疯，扶余璋一定是要放回去的。

另一方面，这张借条也不是毫无用处，甚至可以说这张借条的用处，比八十万两黄金都大！这年头，打仗总要讲究个师出有名，大唐早就有了灭亡百济之心，虽然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过有了这个借条岂不是更加名正言顺！

那啥，我们可不是要占据百济的国土，实在是你们的武王陛下不争气，他借钱不还呀！我们这完全是被逼无奈，武装讨债来了！什么时候，我们收的税抵够了这八十万两黄金，自然就会退兵的。当然了，借钱怎么也得给利息，驴打滚，利滚利，你们要是一直还不清，我们就一直占领下去，这个道理，你们也应该理解不是？

当郭业把这个想法，对法琳和尚一说，法琳和尚听得眉开眼笑，道：“秦国公，不愧是我佛门护法，您真是有佛性在身呀！”

“佛性？”

“对呀！我佛门寺庙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三。其一为庙产收入！其二为施主布施！其三就是佛库收入了！谁要是借了我们佛库的钱财，驴打滚，利滚利，就不可能还清，最终这个人就会一辈子为我佛门效力！您这个法子，岂不与我们佛门的佛库，有异曲同工之妙？”

郭业暗自腹诽，你们这帮和尚不事生产，还尼玛放印子钱，李二陛下要把你们全送到扶桑去，还真特么的有道理！

他说道：“我这可跟你们佛门不一样，我是为了大唐着想，忠君爱国！你们是为了寺庙，自私自利！”

“一样的！一样的！您身为大唐官员，拿的是大唐俸禄，当然就应该忠君爱国。我们这些和尚都是靠寺庙吃饭，不正是应该为寺庙着想吗？”

“你……算了，国家大事，跟你说了也不懂！”

“秦国公，国家大事贫僧是不明白！不过，请恕贫僧直言，您这个计划，可有一个致命的漏洞！”

“什么漏洞？”

“你可是答应了人家扶余璋，要从渊盖苏文手里边，讨还二十座城池！秦国公，贫僧再不懂国家大事，也明白，那吃在肚子里的还能吐出来吗？别说您是大唐钦差了，哪怕是大唐天子本人，再往高里说，哪怕是玉皇大帝呢，我估计人家渊盖苏文也不能答应！”

“笑话！”郭业一脸不屑，道：“你信不信，本钦差只要修书一封，渊盖苏文就会把那二十座城池乖乖得交出来！”

法琳和尚一脸的为难之色，道：“这……您自己信吗？”

郭业没有回答法琳和尚的话，而是微微一笑，道：“法琳，你不觉得奇怪吗？你一个和尚，除了武功高一点，佛法精深一点，就没有别的优点了。这种国家大事，我为啥不和新罗君臣商量，而要跟你说话？”

“这可是您主动把我找来的！兴许是您觉得新罗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敢信任他们。”

“那我为啥不把秦英、空空儿和精精儿一起叫来，而是单独对你一个人说话呢？”

法琳和尚摸了摸自己的秃头，道：“贫僧愚钝！还请秦国公示下！”

“这个道理也很简单！”郭业道：“因为要想让渊盖苏文就范，单凭本公的一封信当然不行，关键时刻，还得靠大师出力！”

“啥？这里边还有贫僧的事儿？”

“那是自然，建功立业正在此时，法琳大师，你究竟有没有信心？”

“他……我……这个……”法琳和尚还真有点含糊！别看他杀人不眨眼，人称“一眼佛”，那是对平民百姓。现在让他对付的，可是渊盖苏文，换言之，那就是高句丽的朝廷！他要是那个胆子，还至于在郭业面前效力吗？

他期期艾艾了半天，才说道：“贫僧才微德薄，恐怕难当此重任！还请秦国公另请高明，我觉得秦英老道就不错，他……”

“大师不必过谦！这个计划还真的非您不可！”

“可是，贫僧在大唐都没能混上一官半职的，还不如秦英呢！您凭什么会以为贫僧在高句丽，就能说话算数？”

“本官叫你去高句丽，自然会帮你安排好！咱们这次金城大捷，不是抓了



一个俘虏叫做渊男建？只要你能把他救出去，岂不是大功一件？不愁渊盖苏文不对你另眼相看！”

“可是……”

“不必再推脱了！本官心意已决，不容更改，而且你的新名号我都给你想好了。从今天开始，你就不是法琳和尚了！”

“那我叫什么？”

“信诚和尚！”

在历史上，大唐灭高句丽能够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渊男建身边，有个和尚叫做信诚。这个信诚和尚，乃是大唐的秘谍、给渊男建出了不少馊主意，最后甚至接管了平壤的城防，让唐军很容易就破城而入。

但是现在，历史已经改变了，郭业去哪找这么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不过，没关系，没有正牌信诚和尚，咱不会找一个冒牌的吗？

于是乎，郭业就把主意，打到了法琳和尚的身上！

法琳和尚满脸苦色，道：“就算是贫僧取得了渊盖苏文的信任，这距离让他交出二十多座城池，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郭业道：“你附耳过来！只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就能大功告成！”

法琳和尚听完了郭业的话，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道：“秦国公，高！实在是高！”

## 第1587章渊男建的春天

新罗金城，渊男建的软禁之地。

吱拗~~

房门半开，一个光头探了进来，道：“屋内的可是男建公子？”

“正是本公子！你是新来的吧？快点给我整点好酒好菜来，本公子饿了！”

法琳和尚急忙闪身入内，道：“嘘！男建公子，您误会了，贫僧可不会是用来送饭的。”

“和尚？”渊男建吓了一跳，道：“我刚才还以为是个秃头呢！你来干什么？难道金德曼那贱人，要送本公子上路，让你提前给本公子念段经文超度一下？”

“正是！”

“卧槽，这婊子真的这么不懂规矩！”

“唉，您又不是不知道，这帮新罗人都是死脑筋。想当初，他们抓住百济王，就把百济王的脑袋给砍了，因为这，才和百济国结下了解不开的死仇。您的身份再尊贵，难道还能有百济王尊贵？”

“这么说.....本公子岂不是死定了？我说大和尚，你一定要帮本公子一个忙！”

“您是说让贫僧帮您向善德女王求情？”

渊男建把头点得如同鸡啄碎米，道：“正是，正是！你告诉她，杀俘不祥！还告诉她，可以用本公子的性命，向高句丽勒索巨额赎金.....”

法琳和尚摇了摇头，道：“这个，贫僧办不到！实话跟您说吧，善德女王想要您的命不假，不过，贫僧可不是受了她的命令，来给您超度的！”说到这里，法琳和尚往四下里看了看，低声道：“贫僧是偷偷来的！”

“你.....你想干什么？”

“当然是救您出去！”

渊男建眼珠一转，道：“大和尚，咱们素昧平生，你就甘冒奇险，要救本公子出去。我怎么听着这么不靠谱呢？”

法琳和尚道：“贫僧要救男建公子，当然是有所求而来！”

“所求何事？”

“当然是荣华富贵！”

法琳和尚叹了口气，接着说道：“贫僧原来是真平王金白净的御医，医术高明，甚受重用。不过，现在新罗是女子为王，贫僧这一身本事，无用武之地，也只能另投明主了！”

“我怎么听不明白呢！你一个御医，国主是男是女，对你有什么分别？”

“这个分别可太大了！贫僧擅长的乃是治疗男人那玩意儿，新罗女王用不上呀！”

渊男建眼前一亮，他不是真的被阉割了，而是胯下那玩意儿受了重创，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功能。不过，基本的零件还在，一直没有放弃治疗。现在听说老和尚有如此神技，不由得大喜，道：“大师的医术如何？”

“哼！不是贫僧自吹自擂，您看真平王金白净就知道了。他在位几十年，都没有任何子女。为何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连诞四女？从长女金德曼，到么

女善花公主，都是他五十岁之后所生，要说没有贫僧的功劳，这也太亏心了  
吧！”

有了这个佐证，渊男建更加信服了！他也顾不得羞耻，赶忙把裤子一拉，道：“大师，您看我这还有救不？”

“哎呀！”法琳和尚一皱眉，道：“您这个情况，可是外力所致？”

“大师慧眼如矩，正是如此！”

“这可就不好办了……”

“啊？”渊男建失望至极，道：“果然没救了？”

“倒也不是没救！贫僧的意思是，把握不大！您这伤太重了，就算花上三年五载的时间，慢慢调养，能恢复的可能性，也不会超过五成！”

“五成？”渊男建大喜过望，别说五成了，这种事情，万分之一的把握，也得尝试！他当即跪倒在地，道：“还请大师救我！”

“男建公子不必如此！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现在的渊男建怎么看法琳怎么顺眼，原来的顾虑一扫而光！这个和尚一定是真心诚意的来救自己的，肯定是真心诚意得来救自己的！

他要是不真心诚意……自己的小弟弟怎么办？

渊男建稳了稳心神，躬身一礼，道：“请恕男建无礼，还没请教大师的法号？”

“贫僧受戒之初，上师告诫贫僧身为出家人，最重要的是，以信立身，以诚为本。故而给贫僧起了个法号叫做信诚！”

“信诚大师，现如今我渊男建可全靠您了！只要您能救我出去，男建愿与大师共享富贵！”

“此事包在贫僧的身上！”说着话，法琳和尚从袖兜一伸手，拿出一颗药丸来，道：“把这个吃下去！”

“这是什么？”

“这是一种毒药，吃下去之后，能让人声息皆无！”

“毒药您还给我吃？”

“别忙！听贫僧把话说完，这个毒药吃下三日之后，毒性自解，人就又活过来了！您只要把这可丹药吞下，就可以假死。新罗人把您下葬之后，贫僧再把您挖出来，不就逃出去了吗？”

“信诚大师，这药真的有那么神奇？不会出什么差错吧？”

“信不信由您，大不了贫僧再去找别的主顾。反正再过半天，新罗就要把您押出去斩首了！您愿意引颈就戮，还是放手一搏？”

渊男建一狠心，一跺脚，道：“好！本公子拼了！”

……

……

七日之后，渊男建的大帐内。

法琳和尚眯缝着眼睛，端着半碗稀粥，道：“男建公子，这就是您的荣华富贵？跟着您混，贫僧是连碗饱饭都吃不上！您到底行不行呀？实在不行的话，贫僧只能另谋高就了！”

渊男建也挺不好意思，道：“大师别走！不是我渊男建不愿意供养您，实在是现在大军之中，大事由父亲大人做主，小事由我弟弟渊男产做主！渊男产这家伙简直太欺负人了，非说我贪生怕死，做了俘虏，不配为渊氏子孙！

对咱们的伙食……克扣了一点！不过您放心，等回到了平壤城……”

法琳和尚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贫僧等不了那么久！”

“难道大师真的要弃我而去？”

“男建公子，贫僧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您是哥哥，渊男产是弟弟，被他欺负成这个模样，您丢人不丢人？贫僧跟着你混，简直太没前途了！”

渊男建满脸委屈，道：“不是我斗不过他，实在是父亲大人最近心情不好，我不想麻烦他老人家！这才让渊男产这家伙暂时得意几天！”

“那就更好办了！你想个法子，让大莫离支高兴起来，不就什么都解决了吗？”

“问题是我也没法子！大师，您是不知道，咱们高句丽大军征伐百济，虽然得了不少城池，但是现在实在情况不妙！一方面，百济的抵抗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大唐陈兵边境，跃跃欲试！最严重的，还是大唐秦国公郭业来了一封信，要咱们把百济的二十座城池，赶紧交还百济！否则他就要出马，帮百济对抗高句丽了！父亲大人，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这个郭业郭子仪，正在左右为难，您说我有什么办法？”

法琳和尚微微一笑，道：“男建公子，这个好办。您只要对大莫离支这么说，那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

……

渊盖苏文本来心情就不怎么好，见到渊男建，那心情就更不好了，他知道渊男产和渊男建不和，更知道渊男产给渊男建穿了不少小鞋。不过现在这种情况，军情似火，他哪顾得着调解这些小孩子之间的纠纷？

他说道：“男建孩儿，现在军情紧急。你要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就在帐内休息，不要来打扰为父！”

“父亲大人，您可是在为秦国公的书信为难？”

“哼，是又如何？”

“儿子有一妙计，可解父亲大人之忧！”

“说来听听！”

“儿子以为，父亲大人不必为难，把二十座城池还给百济就行了！”

## 第1588章人算虎，虎亦算人

渊盖苏文当时就窜了，道：“卧槽！你这败家玩意儿，这是想气死为父吗？吃下来的东西，还让为父吐出来？你……哦，为父明白了，我说凭你那两下子，怎么能从敌营逃出来？你说，你是不是投靠了郭业？前来做说客？”

“郭业？这里还有郭业的事儿？”渊男建满脸的委屈，道：“儿子从来没见过郭业，怎么可能投靠于他？”

“那你究竟受了何人的指使？是新罗金德曼还是百济扶余璋？”

“都不是！儿子是一心为咱们高句丽着想！父亲大人别着急，您听儿子把话说完。听完了，您要是觉得儿子的话没有道理，儿子任凭父亲大人发落，哪怕说我是郭业派来的奸细呢，我也认了！”

“你讲！”

“父亲大人，您这次攻打新罗不成，转而兼并百济军队，夺取百济城池，简直是神来之笔！儿子佩服！”

渊盖苏文脸色稍缓，道：“哼，论拍马屁的功夫，你还不够格！接着往下说！”

“不过呢，咱们这次出征虽然算是打胜了，但是这场胜利并不够大！二十座城池，糟了兵灾，要想恢复，不知要多久，短时间内不仅不能成为咱们高句丽的助力，而且会成为高句丽的负担！更何况，咱们这次算是把百济得罪狠啦，日后这些城池必定大战连绵，这又是一大笔开支！”

“哼！这些为父都懂，不用你教！”

“所以说，虽然从长远来看，这场大战对咱们高句丽有利，短时间内却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假如咱们渊家已经是高句丽之主，当然会为高句丽的长远打算。不过，现在，这高句丽的王位，不是姓高的在坐吗？”

“那把城池交还百济，短时间内咱们就可以获利了？”

“那是自然。不过这些城池可不能白还，咱们可以向百济勒索一笔赎金！郭业那小子，再偏袒百济，也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跟咱们为难吧？”

“赎金？百济能拿出多少来？”

“不管能拿出多少，也是聊胜于无。咱们主要的目的，可不是百济的赎金，而是这二十座城池的子女财帛！”

“你是说……”

“就是那个意思！把这二十座城池的近百万人口，无论良贱，尽皆贬为奴隶，运回高句丽！他们的财产也全部充入国库！这不比百济能付的租金多得多？有了这一笔横财在手，咱们高句丽就能迅速的恢复实力！咱们渊家安抚各部，也会得心应手！运气好的话，就是各部一起拥戴咱们渊氏为王，也不是不可能！”

“可是这样的话，咱们和百济之间可就结下了解不开的死仇！”

“那您以为现在，咱们和百济之间的仇恨还浅吗？”

“这……”

见渊盖苏文颇为意动，渊男建又加了一把火，道：“更何况，百济狼子野心，一直跟扶桑国不清不白的！早晚是咱们高句丽的生死大敌，不趁着这个时候把他们削弱。天赐弗取，反受其咎呀！”

渊盖苏文拍案而起，道：“男建说得好！咱们就干这一票！”

“父亲大人圣明！”

渊盖苏文颇为慈爱得看着渊男建，道：“孩子，这些日子，你受委屈了……”

“父亲大人……”

“唉，为父一直以为，在为父的三个子女当中，你是最有出息的！可惜，苍天不睁眼，你竟然被郭业那厮……造成你大位无望。唉，不说这些了，以后，你们兄弟三人，还是要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为父就是死了，也能闭眼了！”

“父亲大人春秋鼎盛，何出此不吉之言？”

“为父今年都快六十啦，人生七十古来稀，现在也该想想后事了！男建吾儿，虽然为父不能把大位传你，但是也不能亏待了你！来人！”

“大莫离支有何吩咐？”

“把渊淮奇叫来！”

“诺！”

一会儿功夫，大莫离支府的长史，高句丽事实上的宰相，渊淮奇快步走入了大帐，躬身行礼道：“参见大莫离支，参见二公子！”

“免礼平身！赐座！”

等渊淮奇坐好，渊盖苏文道：“淮奇，你替本大莫离支拟一道旨意！”

“是！”

“封渊男建为护国大将军，掌管天下兵马！”

这个旨意可太劲爆了，渊淮奇迟疑得问道：“大莫离支，此事关系重大！是不是召集众将，商议一下？”

“不必商量！”渊盖苏文摆了摆手，道：“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不过，男建孩儿身有残疾，难道还能谋逆不成？本大莫离支封他为护国大将军，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这个能力，在我百年之后，保卫我高句丽，护卫渊氏家族。另一方面，也是让他在新主登基之后，有些自保之力，不必兄弟相残！”

渊盖苏文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渊淮奇也只得躬身领命！

渊男建心中大喜，心说，父亲大人，您还不知道呢，苍天有眼，给孩子送来了一个神医。只要再过个三五年，我就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到时候，我重振雄风，又有兵权在手，嘿嘿，想当初您那在平壤城做的一切，孩儿未必不能再做一遍！

他跪倒在地，道：“多谢父亲大人！儿子一定不负所托，保家卫国！”

“起来吧，咱们父子之间，不必客气！来来来，你再来帮为父参谋一下，为父这封回信该怎么写？”

“这有什么值得琢磨的，直接把咱们的条件列出来不就行了！”

渊盖苏文微微一笑，道：“男建吾儿，比起为父来，你还嫩了一点！且看为父的手段！”

说完了，渊盖苏文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功夫不大，一张纸就写满了，递给渊男建道：“孩儿，你看！”

渊男建看了这封信，不由得大惑不解，道：“父亲大人，您这是要节外生枝？”

“不是节外生枝！而是要一箭双雕！”渊盖苏文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道：“郭业是不好对付，不过不能力敌，还可以智取！借着这件事情，为父就

要他的小命！不光是他的性命，就算是新罗女王金德曼，也是在劫难逃！”

“这……父亲大人您到底还有什么神机妙算？”

“神机妙算谈不上，只是有些上不得台面的阴谋罢了！郭业少年得志，崛起的太快，得罪的人可不光是咱们高句丽一家！”

“可是百济还要靠他帮忙，新罗王室跟他关系紧密，还能有谁帮咱们的忙？”

“当然是大唐！我已经和大唐的一位贵人搭上线了，只要咱们把郭业从大军之中骗了出来，一切由他们动手！”

“可是……郭业是那么好对付得吗？如果事有不谐……”

“事有不谐，对咱们也是有利无害！到时候郭业就顾不得咱们高句丽了！他们大唐内部狗咬狗一嘴毛，咱们高句丽可以高枕无忧矣！”

……

郭业接到了渊盖苏文的回信，也是大感意外！

在这封信里，渊盖苏文先是同意了郭业的要求，又提出了百济应该重金赎城。这早就在郭业的计算之中，或者说，这本来就是郭业给渊盖苏文出的主意！

可接下来，渊盖苏文就出幺蛾子了。

他提出来，郭业这个调停三国纷争的大唐钦差，总窝在金城，有厚此薄彼之嫌！他提议，三国国君，还有郭业这个大唐钦差，都到水口城一会，共商三国的和平大计！

如果郭业答应了这个要求，那渊盖苏文也就可以如约而行！如果郭业不答应这个要求，就说明郭业这个大唐钦差有偏有向，渊盖苏文不能从命！

水口城？这是什么鬼地方？

## 第1589章水口城

一个人空想，是想不出什么来的，郭业拿着渊盖苏文的书信，求见金德曼！

金德曼接过渊盖苏文的书信，也是眉头一皱，道：“水口城？这可就不好办了！”

“敢问姐姐，这个水口城究竟是属于哪国管辖？怎么渊盖苏文说，只有小弟到了水口城，才算是不偏不倚？”

“水口城并不属于任何一国管辖！”金德曼道：“水口城处于我们新罗和百济、高句丽的交界之地。因为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以前一直是我们三国的必争之地。拉锯战，来来回回进行了几百年，把水口城弄得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

“那后来呢？”

“就在三十年前，水口城出了一位大英雄，姓刀名严朗。刀严朗趁着我新罗大军弃城而走，而高句丽的大军还没有入驻的时机，带领一支人马，强占了水口城，并且打退了高句丽的进攻！”

“审时度势，趁势而起，这个刀严朗还真是个人才！”

金德曼赞叹道：“何止是个人才，他简直是个天才，更厉害的还在后头呢！刀严朗明白，尽管他初战获胜，但是以一隅敌一国，最终的失败不可避免。所以，他想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同时向我们三国提出，水口城连年征战，不断易手，里面的百姓是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所以，他提议，把水口城列为不战之城。水口城本身不设军队，由三国共管！”

“那……能行吗？”

“我们三国的本心，当然是不愿意的。不过，三国更不愿意的是，水口城落入他国之手。于是乎，三国互相掣肘，这事还真让他做成了。从那以后，水口城，就有四股势力在掌管，新罗、高句丽、百济还有他刀严朗！水口城的赋税，我们三国各得两成，而刀严朗独得四成！”

“那我就不明白了，你们三国负责水口城的城防，刀严朗什么都不干，就独得水口城的四成赋税，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怎么能什么都不管呢？水口城的治安、狱讼还有收税，完全由刀严朗负责。他手下要养的人也不少，甚至比我国任何一国的城防军都多，要四成赋税虽然多了点，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郭业听了这话一咧嘴，道：“我怎么听您的意思，这水口城完全是由刀严朗在掌管。你们三国往好里说，是驻扎军队，收个保护费。要是往不好里说，你们这完全是在给人家刀严朗看家护院，挣个辛苦钱呀！”

金德曼苦笑一声，道：“你这话虽然刻薄，但也算是话糙理不糙。不过，有件事，姐姐要纠正你一下，水口城上交的赋税，可不是‘一点点辛苦钱’那么多。就在去年，水口城交给我新罗的赋税，已经占了我新罗国库收入的一成左右！”

“卧槽！这么吊！”郭业忍不住惊呼出声！

国库收入的一成，这已经很不少了。在社会主义新中国，上海上缴赋税最多的年份，也不过是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百分之十。换句话说，现在水口城在新罗的地位，就相当于上海在中国的地位！



更不用说了，人家水口城只是交给了新罗两成的税收！这个水口城虽然以城为名，但是论起财富来，已经相当于半个新罗了，实在是不容小觑！

金德曼道：“要不怎么说，人家刀严朗是个天才呢。他利用水口城的地理位置优势，几乎垄断了三国之间的贸易。现在整个水口城，已经是三韩大地上的第一名城！”

郭业眼珠一转，道：“恐怕还是三韩大地上的第一贼城吧！你们三国之内，犯了案子的官员，滚了马的强盗，作奸犯科混不下去的小贼，都会往水口城跑吧？”

“你说得不错！这些贼人为水口城带去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也是水口城能够繁荣的原因之一。不过，水口城虽然贼人不少，但是治安还算可以。在那里，无论在外面犯了什么案子，只要在水口城老老实实的，就不会被追究。但是，假如坏了水口城的规矩，被城主府的衙役抓住了，就会生不如死！”

“暴力既然行不通，那么这座城市里，最有威力的就是金钱了？”

金德曼点了点头，道：“传说中，在水口城里，只要有钱，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无论是绝色的佳人，勇猛的武士，还是名贵的药材，世所罕见的奇珍异宝，只要你想得到的，这里都是应有尽有！哪怕就是买人命呢，只要出的价钱足够高，也有数不清的人愿意为你效命！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是穷人的地狱！”

郭业听得颇为神往，道：“这还真是一座堕落之城呀！我还真有点兴趣了！”

金德曼道：“水口城名声在外，无论是三国的富商贵贾，还是达官显贵，都趋之若鹜！秦国公有意，不足为奇。”

“那您以为，渊盖苏文一定要叫我去一趟水口城，到底是何用意？难道真的是为了三国和平？”

“按照这封信来说，渊盖苏文要的，可不光是秦国公一人，本王和扶余璋都要参加水口城的这场大会！三国君主齐聚，渊盖苏文定然所图非小！或许他是真的想见好就收？毕竟高句丽如今军力虽强，但国力已经降至谷底，现在又同时得罪了我新罗和百济两国，不早作打算的话，就不怕我们两国缓过手来，联合出动大军报复？”

郭业摇了摇头，道：“盟约并不可靠！想当初渊盖苏文和扶余璋难道没有对天盟誓？他转过身来，就能把扶余璋给卖了。他自己都不遵守盟约，难道还能指望你们两国遵守？”

“要不然，就是他想在大唐的见证下，捞一个三国盟主的虚名？渊盖苏文弑杀婴养王，又立了一个傀儡高臧为王，国内一直人心不稳。他得了这个名号，就可以对国内有个交待。”

“听起来倒是有点道理，不过渊盖苏文下了这么大的本钱，就为了这么一丁点的利益。我怎么觉得有点不靠谱呢？”

连猜两次，都被郭业否定了，金德曼的脸色有点挂不住，娇哼一声，道：“那秦国公以为，渊盖苏文这次有什么目的？”

“呃……渊盖苏文此人，为人最是心狠手辣不过。您说有没有可能，他是想在水口城，把你和扶余璋都一网打尽？”

“您这个猜测更不靠谱！水口城也是有我们新罗军队的，那算是刀严朗被渊盖苏文收买了，他们的兵力占了绝对的优势，我们打不过，难道还跑不了

吗？”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也许他们已经布下了一个绝杀之局，相信您绝对跑不掉！”

“好吧，就算如秦国公所言，这样一来，水口城的名声就全完了，每年的巨额税收，也会化为乌有。说句不怕您笑话的，我金德曼还真不觉得自己能值那么多钱！”

郭业想想也对，无论新罗还是百济，国主都不能一言九顶。虽然说，这样的话，效率是降低了一点，也容易引发内斗。但是，国主的重要性也相应得降低了。就算真的国主身死，对于朝廷来说，也算不得什么塌了天的大事！渊盖苏文真想动武，还真有点得不偿失！

他说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往水口城一行，看看渊盖苏文这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

## 第1590章金胜曼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尽管觉得这次去水口城没有什么危险，但是该做的准备工作却不能放松。

郭业本人倒是没什么可担心的，他本身力大无穷，又刀枪不入，简直相当于有了不死之身。但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

首先是百济这边，扶余璋对渊盖苏文恨之入骨，根本就不相信渊盖苏文的信誉，誓死不去水口城。虽然说扶余璋现在是个俘虏，但是人家有个给力的疯老婆，郭业还真不敢逼着太狠。

另外就是新罗这边，也有意见。扶余璋到了水口城，就算是重得自由身了，这个赎金还没着落呢！

最后，又经过一番书信往来，渊盖苏文首先做出了让步。他先让出了百济十座城池表明诚意。百济的沙宅王后，也送来了十万两黄金，和五十万石粮食。这下扶余璋也无话可说了，他要再唧唧歪歪的，金德曼就该向他讨要全额的赎身费了。

接下来，就是金德曼的人身安全问题了。

尽管水口城本身有新罗的部队，金德曼这次出行，还是带了五百精兵，另外还有两员大将随行！这两员大将，一个是国仙金庾信，另外一个就是老将阚川。

金庾信身为国仙，武艺高强自不必提，这位老将军阚川，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据说在一次会议当中，不知为什么，一只斑斓猛虎跑入了会场，在场众人都吓得变颜变色。唯有阚川面不改色，谈笑间就把老虎的给抓住了，然后他把老虎高高举过头顶，远远掷出。反复几次之后，堂堂的山中之王，竟然被这位老将军给摔死了！

有了这么强力的保镖还不够，这一天，金德曼又引领一个美人来见郭业。

这位美人年纪大约二十岁左右，姿容婉丽，风姿绰约自不待言，最吸引人的，还是她的身材。

郭业本来在男人中就算高的了，这个美人的身高竟然不在郭业这下！

最引注意的，还是她的一对大长腿，笔直修长！

放在后世，这简直是标准的模特身材！

也就是郭业这几日与善花公主阴阳和谐，得到了空前的满足，才没有在如此美女之前表现出轻浮之色。

他问道：“姐姐，这是何人？”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秦国公！”

那美女盈盈一拜，道：“贱妾参见秦国公！”

“秦国公，此女姓金名胜曼，以后还请秦国公多加关照！”

“一定，一定！”郭业一边点着头，一边暗暗琢磨，金德曼，金胜曼，这两个名字可是有点针锋相对的意思！

他问道：“请问这位金胜曼小娘子，与姐姐如何称呼？”

“呃……你可以把她当成本王的堂妹！”

“当成堂妹？”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是不是堂妹，这种事情也能模棱两可？”

金德曼苦笑一声，道：“这就要看怎么论了！你也知道，我们新罗一些风俗和你们大唐不同。德曼的父亲，乃是真平王。真平王的父亲，乃是太子铜轮。母亲则是太子铜轮的亲姑姑，叫做万呼夫人。万呼夫人在太子铜轮故去之后，又改嫁他人，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金国饭。金国饭的女儿，就是胜曼妹妹了。”

这都什么乱起八糟的，也真难为金胜曼能理得清楚！新罗王室不断内部通婚，姑姑嫁给侄子，侄女嫁给叔叔的事情，层出不穷，把辈分都搞乱了！

郭业想了一会，脑仁都疼，还是没理顺出金德曼和金胜曼之间的关系，索性也不管了，道：“我以为姐姐和这位金胜曼小娘子之间，关系比较近呢。现在看来，好像……好像也还好！”

“什么叫还好？”金德曼不满得说道：“虽然按照你们大唐的礼法，我和胜曼妹妹之间的关系不怎么亲近。不过按照我们新罗的礼法来论，胜曼妹妹与本王的关系就非常亲近了！”

“还请姐姐为郭某解惑！”

“因为在我们新罗，首先论的是骨品，其次才是亲戚。到了现在，所存的圣骨，除了我们四姊妹意外，就是胜曼妹妹了！我来带她见您，是为了告诉您，如果水口城内，本王有了什么不测，胜曼妹妹，就会继承新罗王位！”

眼前这位身材极好的长腿美女，竟然就是新罗王的继承人，这还真是人不可貌相！不过，还有个问题！郭业问道：“姐姐，我不是说金胜曼小娘子不好。不过，总有个亲疏远近，您有三个亲妹妹，不把王位传给她们，为何要传给金胜曼小娘子呢？”

金德曼微微一笑，道：“你觉得善花妹妹是那块料吗？”

“即便不传给善花公主，那其他两位姐姐呢？”

“她们？”金德曼哼了一声，道：“她们只知道在家里相夫教子，还不如善花妹妹呢！本王想来想去，也只有金胜曼妹妹，最合适接掌王位！”

“既然姐姐决心已定，小弟也就不再多言了！反正只是做个准备，此去水口城也未必发生什么危险！”

“话也不能那么说！自从你提了那个醒儿，本王虽然嘴上不以为然，可心里边一直不大安稳！胜曼妹妹的事你可一定要放在心上，假如本王真的有什么不测，你一定要帮助胜曼妹妹登上王位！”

“是！”

见郭业答应下来，金德曼长出了一口气，道：“好了，把胜曼妹妹交给你，本王也就放心了！你们先单独聊聊，本王还有点事，就不奉陪了！”

“姐姐别走……”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这也太不妥了！郭业还想阻拦，金德曼已经袅袅婷婷得走远了。

眨眼间，屋内只剩下了郭业和金胜曼两个人。

见到郭业那副手足无措的样子，金胜曼不由得扑哧一乐，道：“世传秦国公风流多情，怎么今日如此局促不安呢？莫非胜曼的蒲柳之姿，入不得秦国公的法眼么？”

“哪里，哪里！胜曼小娘子风华绝代，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美人！”

“那是因为善花妹妹管得紧了！没想到秦国公如此英雄，竟然还惧内！嘻

嘻！”

美人掩口葫芦，别有一番风韵！郭业见了不由得心中一荡，忍不住调笑道：“莫非胜曼小娘子对在下有意？”

“那是自然！假如秦国公不嫌弃妾身的话，择日不如撞日，不如咱们俩就在此成其好事！”说到这里，金胜曼又是一阵娇笑，道：“你放心，我不会告诉善花妹妹的！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秘密！”

天地良心！

郭业只是忍不住见了美女口花花一下，并没想真的发生点什么！没想到人家金胜曼更加放得开，直接讨论起上床的问题来了！这算什么？被反调戏了？

对于这个豪放女，郭业还真有些招架不住，道：“胜曼小娘子说笑了！说笑了！”

金胜曼得离不饶人，道：“奴家这可不是说笑！不信，你摸摸奴家的心，砰砰砰得跳个不停，都是你这冤家害的！”

## 第1591章再见杨凤怡

这边厢，金胜曼俏眼含春、含情脉脉。

那边厢，郭小哥色心大动，跃跃欲试。

孤男寡女，干柴烈火，马上一场好事就要发生！

忽然间，一阵咳嗽的声音传来，把这对野鸳鸯惊得魂飞天外！

郭业大喝道：“什么人？”

帘栊一挑，一个俏丽的身影出现在了郭业的面前，道：“不好意思，妾身恰巧路过此地，一声咳嗽，惊扰了夫君的好事，实在是死罪！”

此人是谁？正是郭业的未婚妻，善花公主的仰慕者，风华绝代，力大无穷的杨凤怡！

按说郭业出轨，最有资格不满的，其实不是善花公主，而是人家杨凤怡！善花公主和郭业的事尽管大家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之间，充其量算是野合。既没有三媒六证，又没有八抬大轿，别说成亲了，连定亲都没有！也就是善花公主这个女文青，思路奇特，才肯跟郭业这么不明不白的混着。

杨凤怡就不同了，郭业可是正儿八经去杨万春的府邸求亲的！管杨万春叫“岳父大人”，都叫了几百声了！虽然说人家杨凤怡真正喜欢的是善花公主，但是，名义上，她可算是郭业的小妾。

郭业干笑一声道：“凤怡，你怎么来了？”

“呦，瞧您说的，夫君在此，妾身敢不过来拜见吗？莫非夫君有了新人忘旧人，觉得妾身在这碍眼了么？”

“那哪能呢？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金胜曼认得杨凤怡，娇哼一声，道：“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整天跟在善花妹妹后面的杨大小姐吗？你那点破事儿，别以为我不知道！识相的，就赶紧滚开，别打搅我的好事！”

“哎呦！没想到你们新罗人，抢人家的男人都这么理直气壮，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那也比你站着茅……强的多！”金胜曼本来想说杨凤怡占着茅坑不拉屎，名义上是郭业的小妾，却从来不尽小妾的义务。不过为了在郭业面前保持淑女的形象，又赶紧把这话缩了下去。

杨凤怡当然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俏脸一红，道：“我……我那是和善花妹妹姐妹情深，不愿意和她抢！”

“编，你接着编！你说的话自己信吗？”

杨凤怡冷笑一声，道：“我信不信并不重要，关键是夫君信不信！夫君，你觉得人家说得对不对吗？”她嘴里说得温柔，手却已经伸向了郭业腰间的软肉！

尽管刀枪不入，但是只要不超过某个阈值，基本的痛觉郭业还是有的，要不然那人生也太没趣味了！郭业当即勉强一笑，道：“信！我当然信了！”

金胜曼看出了杨凤怡的小动作，冷笑道：“原来这就是小妾对夫君的手段？你们汉人的风俗也没高明到哪去呀！”

杨凤怡微微一笑，道：“我这可不是我们汉人的风俗，而是你们新罗的手段！”

金胜曼道：“你这话我可就听明白了！”

杨凤怡没理她，转头对郭业道：“夫君，你觉得妾身这个手段可曾熟悉？”

郭业脸色一变，道：“你是说……善花公主？”

“不错，听说你和胜曼公主私自相会，善花妹妹不放心，让我来看看！”

“好！你狠！”对于善花公主，金胜曼就没脾气了。见事不可为，金胜曼也不废话，一跺脚，转身离去！

等她走远了，郭业才小心翼翼地问道：“真的是善花妹妹让你来的？”

“您觉得呢？”

“我说凤怡，你就别卖关子了，刚才我可是帮你大涨脸面，人家善花妹妹生起气来，可不是扭人，人家……人家是直接打脸呀！”

“切！瞧你那点出息！好吧，实话告诉你，善花妹妹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是我自己来的！”

郭业这才长出了一口气，道：“那就好！那就好！”

稳了稳心神，郭业又继续问道：“凤怡，这些日子你去了哪了？我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你？”

上次郭业回转大唐的时候，杨凤怡就弃他而去，跳上大船，跟着善花公主去了新罗。可这次解了金城之围，郭业就没见过杨凤怡。怕善花公主吃醋，郭业也不敢问杨凤怡的下落，以为她追求善花公主不得，直接回汉城了。现在看来，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杨凤怡道：“凤怡一直就在善花公主的府邸，只是夫君眼睛里只有善花妹妹，看不到妾身罢了！”

郭业颇为玩味得看着杨凤怡，道：“什么时候，凤怡也学得鬼话连篇了？你觉得这话，我能够相信？”

“好吧，我说实话。是凤怡不想看到你和善花妹妹在一起卿卿我我，自己躲起来了！”

“那你是吃郭某人的醋，还是吃善花妹妹的醋？”

“你说呢？”

“呃……好吧，当我没问！”

看着郭业满脸失望的脸色，杨凤怡不由得扑哧一乐，道：“好吧，我承认，主要是吃你的醋，其实还有一丁点是吃善花妹妹的醋。”

郭业听了这话，心里好像开了两扇门似的，别提多痛快了！两个大字不断得从心底冒出来——“三劈！三劈！”

他谨慎地问道：“此言当真？”

杨凤怡还是那句经典的回答：“你说呢？”

“我觉得凤怡没有说谎！要不然凤怡为什么今天特意来打断我和胜曼公主？”

“切！你就别自作多情了！凤怡今天来找你来是有别的事儿。打算你和金胜曼的好事，不过是适逢其会罢了！不过，我可告诉你，你别在新罗沾花惹草的，凤怡虽然不怎么在意，不过善花妹妹的心眼小，到时候事情败露，她寻死觅活的，我可不帮不了你！”

不敢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郭业转移话题道：“凤怡，你今天来找我，究竟有什么事？是不是岳父大人的汉城，出了什么问题？”

“不关他的事！夫君，听说你要去水口城？”

“确有此事！”

杨凤怡大喜，道：“太好了！我要去！我要去！”那副神情，如同讨要糖果的小女孩似的。

郭业大惑不解，道：“水口城现在是三韩大地上的第一城，达官贵戚趋之若鹜，莫非凤怡你没有去过？”

“确实没有。”杨凤怡道：“凤怡以前根本就不想去。”

“为什么？”

“人们都说，水口城是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以前父亲大人管的紧，凤怡根本就没有多少零花钱，去那里岂不是自取其辱？”

“现在你有钱了？”

“凤怡现在还是没钱，不过……谁不知道凤怡的夫君富可敌国。有您在，凤怡还怕没钱花？”

郭业心中暗想，杨凤怡这小妮子，这是把我当成取款机了？不过，男人挣钱不就是为了给自己的女人花吗？他当即说道：“好，这次去水口城谈判，就带上你！”

“我不！”杨凤怡一撅嘴，道：“跟着大队人马，是人人都知道咱们的身份了。到哪都前呼后拥，恭恭敬敬的，游玩起来还有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是……”

“咱们少带人，多带钱！微服私访！”

“这……”

见郭业有些犹豫，杨凤怡劝道：“凤怡可是听说了，这次的三国大会，是渊盖苏文极力促成的。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会不会有什么阴谋诡计？不如咱们先悄悄进城，打探一番！”

郭业道：“这真的不是你的借口？”

“是又怎么样？夫君，我告诉你，你这次不答应凤怡的要求，凤怡……凤怡以后就再也不睬你了！”

“那我要是答应了呢？”

“这次如果凤怡玩得高兴了，我，我……我就同意跟你圆房！”

郭业大喜过望，道：“凤怡说话算话？”

“你说呢？”



## 第1592章万金博一笑

不管杨凤怡说话算不算数，这种事情，只要有一成的把握，就值得郭小哥全力以赴！

首先，是解决钱的问题。杨凤怡要求享受花钱的快感，这钱还真不能带少了。郭业这次出使，带的金子不多，水口城又不能用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只能找金德曼去拆借。

他张口就要黄金一万两，结果金德曼给了他两万两。

就这，金德曼还有些不好意思，道：“本来扶余璋是秦国公抓住的，这些赎金就应该全是秦国公的。只是我新罗经过这一场兵灾，民生凋敝，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那笔赎金，已经花的差不多了。只能给秦国公凑出这么多！”

“姐姐不必客气，这两万两已经很不少了！”

金德曼微微一笑，道：“其实你也不吃亏，反正新罗的王位以后是你儿子做，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

她果然参与了借种计划！郭业脸上一红，连忙抱头鼠窜！

然后，就是解决去水口城的人选了，虽然杨凤怡要求少带人多带钱，其实人也不能太少。两万两黄金，那就是一吨。郭业找了四辆大车方才装下。所以，此次随行的除了秦英、精精儿和空空儿以外，还带着二十名侍卫，另外还有四个车老板。

杨凤怡看了这幅架势也有点傻眼，道：“夫君……咱们真的要花这么多钱？”

郭业哈哈大笑，道：“古有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今朝我郭业为了博美人一笑，轻掷万金！不算什么，不算什么！”

“呸！周幽王和褒姒都不算什么好东西！不许乱比！”

“凤怡教训的是，褒姒哪有我们家凤怡漂亮？哈哈，咱们走！”

古代文人的梦想，有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之语。现在郭小哥和杨凤怡，带着两万两黄金去水口城，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既然是微服私访，必然的乔装打扮还是要的。秦英等人作一副豪奴打扮，那些侍卫，就装成是看家护院的家丁。

郭业本人，则打扮成了一个年轻的文生公子，又被杨凤怡在脸上稍微勾画了几笔，就谁也认不出，他是名震三韩的郭业郭子仪了。至于杨凤怡，呃……他也是打扮成了一个年轻公子。看着杨凤怡那副英气勃勃的样子，郭业还是真有点自惭形秽！

人生得意马蹄急，不到五天，一行人已经来到了水口城外。

入城要交城门税，每人五十文。郭业一行人光城门税就交了将近一贯钱，尽管不差钱，郭业还是连连咂舌，道：“怪不得说，水口城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呢。这里还真是物价腾贵！”

杨凤怡道：“您要这么想，没有五十文钱，想到水口城要饭都不成！这个水口城里面，就算是最穷的人，也得有五十文钱傍身。这才说明水口城富裕繁华！咱们可要好好游玩一番！”

“两位公子是第一次来水口城吧？需要不需要向导？”一个声音传来。

城门口处，熙熙攘攘，摩肩擦踵，人流很慢。郭业顺着声音看见，只见

一个年轻人就在离此不远，笑吟吟得看着自己。此人身量不高，瘦小枯干，一身粗布衣裳，洗的干干净净，看得出不是什么有钱人。见郭业有意，这个年轻人大喜，三挤两挤就来到了郭业的近前！

郭业道：“你是在跟本公子说话？”

“正是小人！小人姓张名立业，是水口城本地人，行三，您可以叫我小三子！”

“张三？”

“这么叫也成！”

郭业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个话不多，却艺业惊人，最后中毒而死的张三的身影，爱屋及乌，不由得对张立业大生好感，道：“你说要给我们当向导？”

“正是！小人是在水口城土生土长的，这水口城里边，就没有我张三不知道的事儿。我刚才听二位说话，是想在水口城游玩吧？您找我就对啦！”

杨凤怡却冷哼一声，道：“张立业，你没说实话！”

“这位公子，小人所言句句是实，但有一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你不用赌咒发誓！本公子不吃这一套！我虽然没来过水口城，但是也知道，水口城遍地都是黄金。我看你人也精灵，在水口城又混了这么多年，怎么也该发家致富了！但是我看你这幅穿着打扮，比乞丐也强不了多少！这是怎么回事？”

张三脸色一暗，道：“公子慧眼如炬，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其实我之前说的话都是真的，只是遗漏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细节？什么细节？”

“小人在水口城有家有业的，也有正当营生。实在是我在水口城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弄得现在自身难保，不得已已在城门口，看看有没有新来的，不晓得其中厉害的，给人当帮闲，混碗饭吃。既然您已经看出来了，我也就不给您招灾惹祸了，我这就走！”

杨凤怡一伸手，就把他给拦住了，道：“慢！本公子让你走了吗？”

“我不是告诉您了吗？我现在不但是自身难保，还会给您带来麻烦！”

“麻烦？”杨凤怡微微一笑，道：“本公子最喜欢麻烦了！每天不找几个麻烦浑身都不自在！有您在这，麻烦还能自动找过来，实在是好不过了！”

“可是……我得罪的那个人，来头大得很！”

“哼！那你以为本公子的来头就小？再说了，即便是真的有本公子搞不定的……”说着话，她一指郭业，道：“不是还有这位公子吗？”

郭业颇为宠溺得看了看杨凤怡，咳嗽一声，道：“不错，天下敢同时得罪我们哥俩的，还没生下来呢！”

张立业多机灵呀，一看郭业这眼神，就觉得不对，道：“二位公子，你们究竟是啥关系呀？”

“你管得着吗？我问你，这个向导你究竟干不干？干的话，我们哥俩不但保证你的安全，一天还给你一贯钱的赏钱！你要是不干的话，趁早滚蛋！”

“我干！”张立业现在也真是山穷水尽了，心说为了每天一贯钱，就是卖屁股，我也认了！

郭业是觉得水口城的物价非常贵，才给张立业开了这么高的工钱。到了城里边，还真有点后悔，他发现，这里的物价其实也还好，甚至有些东西，甚至比金城还便宜，只是城门税收的多罢了！

在张三的引领之下，郭业等人来到一个客栈。这个客栈的名字，叫做“聚财客栈”，听着名字就那么喜庆。

等众人安顿下来，郭业不由得对着杨凤怡嘿嘿一笑，道：“杨兄弟，要不今晚，咱们哥俩来个抵足而眠？”

“呸！你想得美！大色狼，离开善花妹妹才几天呀，你就忍不住了？”

“唉，美人当前，我郭业实在真是孤枕难眠！凤怡，要不然你今晚陪我说说话！我保证不干别的！”

杨凤怡在郭业面前挥舞了两下拳头，道：“我说夫君，你可得悠着点！你要是再口花花的，我这拳头可不认得你！”

这个家庭暴力，始终是个无解的问题！郭业真的打不过杨凤怡，只得叹了一口气，道：“好了，不说了。那咱们今晚就早点睡！明天再游览水口城！”

“别呀！睡那么早干什么，告诉你，今天晚上，凤怡自有安排！”

郭业大喜，道：“什么安排？”

## 第1593章杨凤怡的野望

咚咚咚～～

正当郭业不断幻想今晚的幸福生活之时，一阵敲门声传来！

麻痹的是谁这么煞风景！

郭业的开门一看，原来是今天刚收的向导张立业，他问道：“张三，你找我有何事？”

“蒙二位大爷赏碗饭吃，还没请叫二位如何称呼？”

“我叫郭半仙，他叫杨二牛！”

张立业也明白这是个假名字，不过水口城的规矩就是只问钱财不问来历，也不为己甚，笑了一下，道：“那我就管您二位叫，郭大爷和杨二爷！”

“也行！随您怎么叫！你要是没有别的事，就赶紧歇着吧！有什么事情，找秦管家就行！”说着话，郭业就要关门。

“别！”张立业赶紧把他给拦住了，道：“郭大爷，我找您还有点事儿！”

“有话快说！别婆婆妈妈的！”

张立业脸现尴尬之色，道：“这事本来不合规矩，不过小人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厚着脸皮求您……”

“你要是再唧唧歪歪的，我可真不管你了！”

“呃……小人的意思是，能不能先预支点工钱？小人家里还有八十老母……”

郭业一伸手，就从袖兜里拿出了一块金子，估摸能有两三两，道：“这个够不够？”

“够！太够了！我谢谢您了！小人我这就打扰二位大爷了，咱们回头见！”

张立业刚要走，杨凤怡却出言阻拦，道：“慢！张立业，你进屋来，我有话问你！”

郭业对屋里多了张立业这么一个电灯泡十分不满，不过天大地大，美人最大。还是把张立业让进屋来，请他坐下。

张立业急着回家，颇有点坐卧不宁，道：“杨二爷，您找我有什么事？”

“我来问你，刚才在城门口，你告诉我，你得罪了一个惹不起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立业脸色大变，道：“您……您是不是听说了什么了？”

“别害怕！我什么也没听说！”顿了一下，杨凤怡又补充道：“你放心，无论如何，那块金子算是赏你了！”

张立业这才放下心来，道：“小人得罪的是净街虎黄宗魁！”

杨凤怡听了这个外号，不由得大失所望，道：“一个地痞？”

郭业也道：“我听说水口城的治安不错呀，怎么一个地痞流氓就能把你逼成这样？”

“黄宗魁在十来年前，确实是一个地痞无赖，整天在街面上小偷小摸，混碗饭吃。净街虎是他自己给自己的花名，没人承认！可是后来，可不得了了，他不知道使了什么手段，走通了副城主卯少宏的门路，这下他可彻底抖起来了，开了不少买卖，甚至还有一家赌场！”

“那你怎么得罪他了？”

张立业一脸苦色，道：“我哪敢主动得罪你呀！这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跟您说实话，我原来家境富裕，自己也不怎么学好，没事好耍个钱什么的。可那都是小打小闹，输赢不大。就在半个月以前，我在他的赌场里边，被人下了套了，一下子就输了一万贯！”

“下套的人是黄总魁？不会吧，他开赌场，最重要的就是名声，能干这种事？不会是你自己作死，反赖人家赌场老板吧？”

“我开始也以为是自己运气不好，不过这事儿，就是黄宗奎亲口告诉我的，那还能有假？”

“你越说越玄乎了！人家黄宗奎还能不打自招？他这赌场还想不想开了？”

“你听我把话说完呀！黄宗奎告诉我，这一万贯，就是把我们的房子和铺子一起卖了，也还不起。这其实是给我下的一个套儿，只要我拿我妹子抵债，他和我就两清了！”

郭业脸色一沉，道：“别胡说八道了！就是大唐长安城里边，平康巷里有些名声的美娇娘，赎身银子也不会超过一千贯钱！你妹妹能值一万贯钱？她是金子做的？”

“呦！”杨凤怡脸色一寒，道：“郭大爷，您对平康巷的行情挺熟悉呀，平时没少去吧？”

郭业脸一红，道：“我都是听说的，听说的！从来没有亲自去过……咱们是说张立业的事儿呢，怎么扯到了我的头上？张立业，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从实讲来！”

“小人没说谎呀！这可是黄宗奎亲口说的。他告诉我，过几天，咱们水口城有些大人物要来。其中有一个就是大唐的秦国公郭业郭子仪。城主想好好的款待这位秦国公，打听了一下这位秦国公没有别的爱好，就是好色。这才吩咐下边搜罗美女，美女还不算，还要黄花大闺女，黄宗奎这才把歪心思打到了我妹妹身上！”

这家说得有鼻子有眼的，还提到了郭业的名字，不由得郭小哥不信！他大怒道：“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听说这位秦国公最是洁身自好不过，从不沾花惹草的！你们城主肯定是问错人了！”

杨凤怡冷哼一声，道：“空穴来风，未必无因。传言如此，我看这位秦国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祸害女儿家罢了，还要专门祸害黄花大闺女，实在太无耻了！”

张三道：“秦国公到底是什么人，咱也不知道，反正黄宗奎是这么说的！”

“那后来呢？”

“黄宗奎还真是小瞧了我们家了，我们家除了房子和铺子以外，还有一件祖传之宝！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将将凑了一万贯钱，还清了赌债。可是黄宗奎的目的是我妹子，又不是钱财。他就发下狠话来，要赶绝我。城里的商家都畏惧副城主的权势，不敢雇佣与我，所以我才……”

杨凤怡道：“也真够可怜的！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除了我妹妹以外，还有一个老娘！现在我租了一间陋室，勉强栖身。老娘心里不痛快，一病不起。我这是着急回家，给老娘抓药！”

“那你快去吧！这里没你什么事了！”

“谢谢您了！我抓完药就回！”

等张立业走了，杨凤怡冷哼一声，道：“不错呀！夫君大人真的是艳福不浅，人还没到，这边就给您准备黄花大闺女了！贱妾真是与有荣焉！”

这种事情根本就没法解释，郭业赶紧转移话题，道：“这年头以讹传讹的人太多，咱们还是别说这个了！凤怡，你还是先说说今晚的安排吧！”

“今晚的安排，夫君大人一定喜欢！”

“是吗？凤怡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安排？”

“咱俩一起去逛青楼！听说水口城内的青楼妓馆很多，档次也不错。来了水口城，不去逛青楼，那不是白来一趟吗？”

这也实在是脑洞大开了一点！郭业道：“凤怡，你不是在说气话吧！那些传言，都是有人在胡编乱造，诋毁于我。根本就不关我的事儿！”

“才不是气话呢！凤怡一直想去青楼见识一下，夫君大人就带人家去开开眼吧！”

杨凤怡本身是喜欢女人的，想去青楼倒也说得通。

不过，带杨凤怡去青楼，一种自己给自己戴绿帽子的感觉，总是挥之不去，郭业摇了摇头，道：“不行！别的地方都行，就是那种地方不准你去！如果去了，我怎么向岳父大人交待！”

杨凤怡一伸手就把郭业的耳朵薅住了，道：“夫君大人再说一遍，妾身怎么没听清楚呢！”

“去！我带你去还不成吗？”

## 第1594章春风楼，孙小小

张立业去的功夫不大，天还没黑，就回来待命！

郭业给了他一块金子，价值二三十贯，这可不是一笔小钱，足够小康之家，半年的嚼裹了。

眼见两位公子出手这么阔绰，张立业的眼珠子都有点发红。这要是把两位公子伺候好了，不说重振家业吧，起码弄个衣食无忧还是没问题的。要是运气再好一点，两位公子大发慈悲，为自己解决了那个大麻烦也不是没有可能。

瞧瞧人家这两位公子，说起大唐的秦国公来，虽然意见不一致吧，但是那口气，可是一点恭敬之意都没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这二位有笑王侯、慢公卿的底气！这种人，为了自己对抗秦国公，那是不可能。不过，对付一个小小的净街虎黄宗魁，那还不是手拿把攥的？

张立业一进屋，就感觉气氛有些诡异！杨二爷春风得意，眼角眉梢都透着喜气！郭大爷却是满脸的不痛快，好像有人欠他多少钱没还似的！

尽管金子是郭大爷给的，但是张立业经过察言观色，早就明白了，这里边说话算数的就得说是人家杨二爷！

张立业拱了拱手，对着杨凤怡露出一副谦卑的笑容，道：“杨二爷，今天晚上您二位是想早点歇着呢，还是让在下带着游玩一番！”

郭业冷哼一声，道：“晚上有什么好玩的？”

“这就是郭大爷您外行了！水口城晚上才好玩呢。咱们水口城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晚上金吾不禁！买卖铺户，茶馆酒肆，不到子时那是绝不会关门。赌场更不用提，晚上才是最热闹的时候！最有特色的，还是咱们水口城内有一个小湖名叫金水湖。金水月色，那是一景儿。您二位租一条小船，荡舟湖上，岂不是别有一番情趣？”

杨凤怡不耐烦得一摆手，道：“还有呢？”

“还有？还有就是一些上不得台面的玩意儿，比如什么大唐百戏、扶桑相扑，吐蕃喷火术啦……两位公子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

“还有呢？”

“还有？”张立业挠了挠脑袋，道：“其他的，在下一时情急，还真没想起来！要不然您提醒一下。”

杨凤怡眉毛一挑，道：“你这家伙，我看着也挺机灵的，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呢？晚上最该去的，那不就是青楼妓馆吗？水口城有名的青楼妓馆有哪些，你给我们哥俩说道说道！”

张立业当然知道青楼妓馆，要是一般人问，他早就说了。不过这两位公子那明显就不是一般人。他们行动坐卧之间，举止轻佻，眉目传情，一看就知道，这二位之间绝对不止是兄弟之情！

他小心翼翼的问道：“咱们水口城虽然在三韩地面上，可称繁华第一。不过跟长安城比，那可就差得远了。这边的青楼里面，只有妙龄少女，并无俊俏的小哥，您二位还要去吗？”

郭业脸一沉，道：“放肆！张三，你把我们兄弟俩当成什么人了？我们二人，都是只爱女色，不喜男风，你别想歪了！”

“那就好办了！”张立业马上来了精神，道：“要说青楼妓馆，您问我张立

业，可就问对人。水口城内的青楼妓馆大大小小的得有上百家！不过最有名的，还得说是春风楼，妍水阁和梅芳院！”

“这三家最有名的青楼你都去过？”

“实不相瞒！这三家最有名的青楼，在下……都没去过！”

“卧槽！你刚才还说，青楼的事情问你算问对人了，怎么现在说都没去过！我们哥俩雇你这个向导何用？”

“这也不赖我呀！”张立业满脸的委屈，道：“这三家青楼，不光是我没去过，一般的平民百姓都没去过！”

“为什么？”

张立业咬着牙说道：“贵！忒贵了！”他伸出了一根手指，道：“这三座青楼最普通的姑娘，一晚上下来，也得一百贯钱！那些有名有号姑娘，花的钱就更没数了，一般人哪去得起？”

杨凤怡道：“郭大爷，您说这里跟长安城平康巷的行情比怎么样？”

“我觉得吧……”郭业话一出口，就明白过不对劲来了，道：“我又没去过，怎么会知道？”

“您就装吧！”杨凤怡转过头来，对张立业道：“这三所青楼你觉得哪所最好，咱们就去哪家！”

“认真说起来，这三所青楼是难分上下。不过，我还是建议您二位去春风楼。”

“这又是什么原因？”

“因为春风楼的头牌，叫做孙小小。今年年方二八，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最难得的，还是这孙小小乃是一位才女，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咱们水口城里边，上至达官贵戚，下至贩夫走卒……”

杨凤怡听到这里，就有些不乐意了，道：“别说了！把孙小小说的那么好，你又没真的看见，还不是道听途说！她长得再漂亮，能有艳绝三韩的善花公主漂亮？”

“这您不是抬杠吗？善花公主再美，那也是新罗的公主，听说还和大唐的什么大官不清不白的。您就是对她有意思，难道还能有机会一亲芳泽？”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这个孙小小，有钱就能上？”

“哎呦，您可别乱说，人家这位孙小小姑娘，一直是守身如玉！我可是听说了，有一个富商花了将近一万贯钱，都没有摸到孙姑娘的一个手指头？”

郭业冷哼一声，道：“既然出来卖，还装什么清高？这个传言，要么是假的，为的是她自抬身价！要么是真的，嘿嘿！我看她这清白之身，也保不了几天了！”

张立业脸上一暗，道：“还真被您给说着了！咱们水口城，别的不多，就有钱有势的人多，春风楼的后台再大，也保不住孙小小姑娘了！我听说就在今晚，孙姑娘就要亲选一个意中人，成其好事了！”

看了张立业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杨凤怡不由得扑哧一乐，道：“人家孙小小成其好事，关你什么事？莫非你对孙小小还有意思？”

“杨二爷您说笑了，我什么身份，能配得上人家孙小小？不过这些年，听惯了孙小小姑娘的传说，有些不忍心罢了！说是让孙小小自选意中人，其实，还不是哪个最有钱，哪个最有势。就能抱得美人归！指不定是什么阿猫阿狗呢！也许是蠢笨如猪，也许年已老朽！眼看着一朵鲜花要插在牛粪上，



是个男人就不会舒服！”

杨凤怡微微一笑，道：“想不到你张立业还是一个怜香惜玉之人！那比如孙小小选了我杨二爷，算不算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您？”张立业上下打量了杨凤怡两眼，道：“不是我奉承您，小人在水口城中混了二十多年，也算得上是见多识广，但是还没见过您这么出色的人物。要是孙小小选了您，那就得算是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我要是女儿身……”

杨凤怡赶紧打断他的话，道：“你要是女儿身，就别想往我姓杨的身边凑活！”

“那是，那是，您是天仙一般的人物，小人能有机会给您当向导就算是祖上有德，我这就是打一个比方！！”

郭业看他们说的热闹，插话道：“那要是孙小小选了我郭半仙，你怎么说？”

“这……您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 第1595章杨凤怡刷脸记（1）

华灯初上，二主四仆，赶着一辆马车，兵发春风楼去也！

所谓二主，当然是郭业和杨凤怡。四仆则是，张立业，秦英，空空儿和精精儿。

春风楼虽然是座青楼，其实非常雅致，并不象郭业想象中那样，门前熙熙攘攘，喧闹嘈杂。

马车一停，就有一个面目清秀的青衣小厮迎了上来，道：“二位贵客看着眼生，是第一次来我们春风楼吧！”

“不错，我和这位兄弟是第一次来水口城，听说你们春风楼的孙小小姑娘不错，特来拜访！”

“那……您能不能改日再来呀！”

郭业脸一沉，道：“你这是怎么说话的？没听说过，青楼还有往外边赶客人的！水口城有这规矩？”

“不是，您误会了。想必您也听说了，往常孙姑娘是卖艺不卖身。不过今天，孙姑娘要开门迎客了。这来得客人太多，我怕会扫了二位的兴致，让您二位失望而归！”

“哼哼，那就不劳你操心了，今天我们哥俩对这位孙小小姑娘，势在必得！怎么，你难道还想拦着？”

“不敢！不敢！我就是随口劝一句，听不听在您！二位，里边请！”

郭业、杨凤怡和张立业、秦英在青衣小厮的引领之下，进了春风楼。至于空空儿和精精儿，则被郭业以年纪太小不适合此类场所为由，留下来看护马车。马车内有五两黄金，疏忽不得。

没走多远，就来到了一间大厅之外，郭业迈步就要往里边走，青衣小厮却伸手一拦，道：“这位公子，别动！”

“嗯？”郭业脸色一沉，道：“尼玛你们春风楼不就是一个青楼妓馆吗？怎么规矩比官府还打？你这又是想给本公子整什么幺蛾子？”

“公子息怒，您听我把话说完！这间大厅，就是孙小小姑娘挑选意中人的地方。刚才我已经跟您说了，今天孙小小姑娘的仰慕者来得太多了，咱们这间大厅可装不了这么多人。让谁进，不让谁进，都得得罪人。所以……我们春风楼就想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小厮伸出一根手指，道：“想进这间大厅，每人一百贯钱！”

四个人就是四百贯钱！

饶是郭小哥富可敌国，拿出这个钱来也有些肉疼！

关键是什么都没干呀，连口茶水都没喝，四十两黄金就算没了！这个孙小小已经不能用金子做的来形容了，简直就是点石成金都没有这么快呀！

杨凤怡也觉得这个价钱有些匪夷所思，一扯郭业的袖子，道：“别给他！这是把咱们当冤大头了！”

青衣小厮微微一乐，道：“这个价钱是贵了一点，但是贵他有贵的道理！”

“什么道理？”

“首先，孙小小姑娘选择意中人，您怎么也得表现点诚意不是？你也有诚

意，他也有诚意，光说不行，得有点实在的表示！再说了，孙小小姑娘的意中人，那得是非富即贵，要是混进几个穷酸进去，可就算我们春风楼失职了。这一百贯的钱财，挡得就是某些冒充有钱人的穷酸！”

“就算是你舌灿莲花，这个钱也太离谱了！见一面就是四百贯，那要是和她春风一度，不要四万贯，四十万贯呀？”

“要不了四百贯！要我说，您要是真有意，自个进去就得了！贵仆可以在外面等着！怎么孙小小姑娘也不可能选几个下人不是？当然，您要是一百贯钱都舍不得，那可就不好说了！”

杨凤怡摇了摇头，道：“大爷来春风楼花钱找乐子，可不是花钱找气受的！这连面都没见着，就是一百贯，实在是太冤枉了！你们家孙小小就是美若天仙，大爷我也不伺候了！”

郭业本来觉得自己带了五千两黄金，今天可以在春风楼横着走了！看这幅架势，这五千两黄金，恐怕还真不怎么保险！反正他是陪杨凤怡胡闹，对于孙小小也不怎么上心，便说道：“算了，我看是春风楼是想钱想疯了。杨贤弟，咱们走！”

青衣小厮嘿嘿冷笑，道：“切！没钱还充什么大瓣蒜！贵客好走，不送！”

正在这时，人影一闪，一个小丫鬟闪身从厅内走了出来，道：“慢！”

这个小丫鬟大约十三四岁，头梳双髻，姿容俏丽，肤白胜雪，虽然模样还没完全长开，但是不难看出，再过一两年，这就又是一个祸水红颜！

青衣小厮当即换了一副讨好的笑容，道：“小莲姐姐，您不在小小姑娘身边伺候着，怎么有空到这来了！”

那个叫小莲的姑娘没理他，三步并作两步走，来到杨凤怡的近前，双手一分，拦住了去路，道：“这位公子别走！”

“怎么？难道你们春风楼不开妓院了，改明抢了？”

“公子您说笑了！”小丫头脸颊羞红，道：“人家是来请公子进去的！”

杨凤怡道：“不好意思，你们春风楼的价钱太高，本公子去不起！”

“我们家姑娘说了，公子要进大厅，分文不要！就看公子肯不肯赏光了！”

青衣小厮听了这话，不由得脸色一变，道：“小莲姐姐，怎么能这样？这不合规矩呀！”

小莲姑娘一叉腰，道：“规矩？规矩还不是人定的？我告诉你，咱们春风楼的规矩，就是孙小小姑娘最大，本姑娘第二！怎么，你不服气？”

青衣小厮暗自腹诽，人家孙小小姑娘最大那是没得说，凭什么你小莲就是第二呀？不过，人家小莲姑娘在孙小小面前说得上话，他还真不敢犟嘴，道：“那我哪敢呀！小莲姑娘，您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敢就好！快滚！”

“是！是！我滚！”

青衣小厮抱头鼠窜，小莲姑娘转过头来，嫣然一笑，道：“这位公子，咱们走吧！”

杨凤怡颇为犹豫得说道：“这位小娘子，你不会搞错了吧？这逛青楼难道还有免费的道理？都那样的话，青楼里的姑娘们岂不是要喝西北风了？”

“别人当然不行！不过您可就不一样了！”小丫头一伸手就把杨凤怡的手

紧紧拉住了，道：“这位公子，您跟我来！”

一行人进入大厅之内，发现这间大厅的面积还真不小，里面熙熙攘攘，热闹非凡！粗略一估计，这里面没有一百人，也有八十！

杨凤怡大吃一惊，道：“这里边的人，每人都交了一百管钱？”

“那是！”小莲姑娘媚眼如丝，道：“美人一百贯只多不少！也只有您，才是免费入场！公子，您说您得怎么感谢我？”

“呃……刚才你不是说，是孙小小姑娘吩咐的吗？”

“切！没良心的，论模样，论身材，人家哪点不如孙姐姐了！不信的话，您检查检查！”

小姑娘大胆出击，杨凤怡倒是有些招架不住，脸颊绯红，道：“不必不必！其实我就是来随便看看！”

“看看？那咱们找个没人的地方，您随便看！”顿了一下，还补充了一句，道：“跟这次一样，不要钱！”

郭业咳嗽一声，为杨凤怡解了围，道：“我也想看！”

## 第1596章杨凤怡刷脸记（2）

郭小哥虽然被杨凤怡稍微化了一下妆，不复本来面貌，但是平心而论，人家杨凤怡可没把他给画丑，相反的，还让郭小哥变的帅气了许多！

但是，帅不帅这种事，那得分跟谁比！

杨凤怡女装打扮，那就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绝色佳人。男装呢？那就更不得了了，说颜如宋玉，貌比潘安，那就不是形容了，简直是在说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

于是乎，陪在杨凤怡身边的郭帅哥，悲剧了！

小莲姑娘俏脸一寒，下巴一扬，道：“丑鬼，滚开！别耽误我跟……我跟……这位公子，您到底如何称呼？”

郭业不以为忤，嘿嘿笑道：“小姑娘，我这位兄弟，姓杨名二牛！”

“杨二牛！好名字，好名字！杨公子，我叫您杨哥哥好不好？”

郭业心说，你亏心不亏心呀，杨二牛还是好名字！那更土的名字你给我来一个？看来这个小莲姑娘，已经被杨凤怡迷得神魂颠倒了！

不待杨凤怡回答，他就说道：“小姑娘！你可知道你家杨哥哥最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

“什么样的？”小丫头颇为紧张的问道。

“你家杨哥哥最喜欢温柔贤淑的女孩子！你这样子可不成！”

“胡说！人家最温柔贤淑不过了！”

“温柔贤淑？这你可算不上！比方说，我乃是你杨哥哥的大哥，你竟然叫我丑鬼！这和温柔不沾边吧！”

“谁叫你调戏人家的？最多，最多，人家向你道歉还不行吗！”

“就算我大人有大量，不和你一般见识，温柔这关算你过了！但是，还有贤淑呢？”

“贤淑？这……这又要怎么表现？”

“贤淑，就是贤良淑德！巧了，今天你就正好有一个表现的机会，你家杨哥哥今天是为了什么来着？你要帮他实现这个愿望，贤淑这关我就算你过了！到时候，由我做主，让你家杨哥哥为你赎身！”

“那……你说话算话？”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小姑娘，别在这杵着了，赶紧去想办法吧！要是待会你家杨哥哥不能如愿，我可就帮不了你了！”

小莲姑娘蹦蹦跳跳的跑开，杨凤怡冷笑一声，道：“郭大爷，您那么高的身份，欺骗一个小姑娘，害臊不害臊呀！”

“骗？骗什么骗？”

“难道我真能帮她赎身？”

郭业大感奇怪，道：“这个小莲姑娘一看就是一个美人胚子，帮她赎身有什么大不了的？”

“哼，赎身？哪有那么简单！我不信你看不出来，这个小丫头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你不是喜欢漂亮的女孩子吗？岂不正对了你的心思？”

“哪有？”杨凤怡脸颊羞红，道：“我……我……我只是喜欢善花妹妹，又不是象你一样，花心大萝卜，只要是个美女都想要！”

还有这个道理？

郭业将信将疑，道：“那你还非要我带你逛青楼？”

“好奇！只是好奇而已！”

“那今天的孙小小，你也没想一亲芳泽，和她春风一度？”

“当然没有！什么春风一度？两个女人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两个女人当谈能……”郭业说到这里，忽然闭口不言！心中暗想，原来杨凤怡口口声声要追求善花公主，但是实际上这方面的知识非常缺乏，还以为两个女人之间只能有柏拉图式的爱恋呢！我还是别把她给带坏了！

“能什么？”杨凤怡问道！

“能……能共侍一夫！”郭业随口敷衍道！

“好呀！我说刚才你怎么那么上心呢！原来是为了自己打算！花心大萝卜，我要告诉善花妹妹！”杨凤怡揪住了郭业的耳朵，咬牙切齿的说道！

正在这时，小莲姑娘又走进了客厅！不过，这次，她可没有往杨凤怡这边走来，而是轻咳了一声，对众人说道：“小婢乃是孙小小姑娘的丫鬟小莲，感谢众位公子的捧场！”

“我们要见孙小小，不是什么丫鬟小莲，滚开滚开！”

“孙小小快出来！老子这一百贯钱都出了，你总能连个面都不露呀！”

“孙姑娘你还是快出来吧！再这么拿乔，咱们爷们可要翻脸了！”

……

……

一时间人声鼎沸，吵吵嚷嚷，小莲姑娘急得直跺脚，还是镇不住场子！她说什么话，都被嘈杂的声音给淹没了，根本就没人能听清！

杨凤怡道：“怎么办？咱们要不要帮帮她？”

郭业冷笑一声，道：“不必！要是孙小小只有这点手段，那也做不了花魁，名震不了水口城了！”

“可是，那小姑娘挺可怜的！”

“可怜？你看她的眼睛，可有半分着急之色？”

正在这时，屏风后边，忽然有一阵琴声传来！声音不大，但却悦耳无比，就连郭业这个不懂欣赏音乐的，都觉得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好听！

两三段琴音过后，大厅之内，鸦雀已经无声！

弹罢一曲，众人还沉浸在美妙的琴声之中，无法自拔！

余音绕梁，如此琴声，已近于道！

小莲姑娘微微一笑，道：“众位公子，孙小小姑娘已经到了！刚才在屏风之后弹琴的就是孙姑娘本人！”

人们顿时一阵后悔！刚才自己都干了什么！出口成脏，出言不逊，这要是让屏风之后的美人认出自己来，今天不就是白来了吗？

又过了一会，等人们消化完这个劲爆的消息，小莲继续说道：“孙小小姑娘刚才不现身一见，可不是看不起大家。只是孙姑娘挑选意中人，可不是光看长相就行，关于其他的，还得有所取舍！所以，孙姑娘准备了三个题目，只有三个题目完全过关！最后再由孙姑娘挑选！”

“到底是什么题目？小莲姑娘快说！”

“第一个题目，就是请众位公子写一篇文章，品评一下孙姐姐的琴艺，体裁不限。诗也好，赋也罢，哪怕就是几句话呢，只要说的姑娘高兴了，就算

过关！”

下面又是一阵哀鸿遍野！

要是往常，以在场之人的身份，谁身边没有几个帮闲清客？做几篇文章算得了什么？可是今天，一百贯钱的门票，把众人的帮闲清客，都拒之门外了！

春风楼可不管那个，几个青衣小厮，穿梭其间，一会功夫，就把笔墨纸砚，分发完毕！

小莲姑娘道：“众位公子，你们只有一刻钟时间，一刻钟时间不交者，视为弃权！本次比赛，只取前二十名。二十名以后的，请改日再来！”

郭业接过纸笔，沉吟了一下，低声道：“风怡，要不要我帮你！”

杨风怡摇了摇头，道：“不用！风怡自有手段！你还是担心自己吧！”

郭业微微一笑，脸不红，心不跳，就把杜甫的名篇抄了一遍：水口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写完了，就把笔一放，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杨风怡嘴上说的大气，此刻却是紧皱眉头，难以落笔！最后长叹一声，勉强写了几笔，也不给郭业看，直接交到了小莲的手中！

一刻钟一到，众人也纷纷把自己的作品交了出来！

小莲姑娘把这些作品拿到了屏风之后，功夫不大，就又走了出来，道：“此次比赛的第一名，是杨二牛公子！”

日！

有黑幕！

## 第1597章杨凤怡刷脸记（3）

“这次比赛的第二名是……，第三名是……”

郭业欲哭无泪，这场比赛何止是有黑幕那么简单，简直是黑云压顶那么悲催！一直念到二十名，都没有他郭半仙的名号！

老杜，对不起，俺郭小哥给你丢人了！

“有黑幕！我不服！”一个人高声喝到。

当然，这个大吵大闹之人，并不是郭业。有杨大美女在身边，他早就熄了那股猎艳的心思！此次春风楼一行，他明着是要见识一下水口城中的第一美女孙小小。暗地里，他的真正目的，是讨杨大美人的欢心。

闹事之人，一身的文生公子打扮。长得也还不错，不过脸色有些发白，看起来起色不怎么好。

小莲轻轻一笑，道：“我当时谁呢，原来是王菊山王公子，您对比赛的结果有异议？”

王菊山冷哼一声，道：“何止是有异议那么简单！你们这场比赛有黑幕！”

“王公子，您钦慕我们家孙姐姐的事情，人尽皆知。小婢身为孙姐姐的丫鬟，也是与有荣焉。不过，您的这副心思，可得用在正道上，不能输了不认呀！所有诗文，都是孙小小姑娘亲自品评，你说比赛有黑幕，岂不是质疑孙姑娘的人品？”

“我呸！你少拿孙小小来压我！孙小小算什么，不就是一个婊子么？戏子无情，婊子无义！老子凭什么不能质疑他的人品？”王菊山被三振出局，因爱生恨，也是破罐子破摔了，道：“我们这么多人，每人写一首诗，就是将近一百首！她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看完，还排出名次来？鬼才信呢！分明是事先安排好的！”

要是往常，王菊山说这话，就得被众人群起而攻之了！孙小小是“一个婊子”而已，那大伙整天围着孙小小献殷勤，成了什么人了？富贵人家的事，能叫“瓢”吗？

不过，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导弹在发射架上，才是威力最大。现在孙小小一下子，就把大部分爱慕者刷下去了，这帮人岂能甘心？于是乎，纷纷鼓噪起来，声援王菊山！

当然还有二十个既得利益者，是支持孙小小的。不过，人数没失败者多，嗓门自然也就没失败者大，处于劣势也就不可避免了！

眼看局势似乎要失控，一个妙龄女子从屏风之后走了出来，微微一福，道：“小女子拜见各位公子！”

不用问，此女正是孙小小！

在阅人无数的郭业看来，孙小小的容貌其实还好，虽然也能称得上是一个美女，但是比起善花公主来，可就差的远了！最吸引人的，还是她那一身娇娇怯怯、楚楚可怜的气质。只要是个男人，见了她这副模样，都会有种想把她据为己有，抱在怀里，肆意怜爱的冲动！

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孙小小一出来，全场顿时又是一阵冷场！

孙小小眼圈泛红，道：“哪个女子不想从一而终，在家相夫教子？只是妾身命苦，从小就被卖来这烟花之地，身处贱籍，不得不以色艺侍人。万般皆



是命，半点不由人。王公子，还请口下留德！”

“我……我不是那个意思！”王菊山一见孙小小这副泫然欲泣的样子，顿时就六神不能自主，期期艾艾地说道：“我不是看不起你，只是你这看得也太快了，在下一时情急，口不择言，冲撞了小娘子，还请原谅则个！”

小莲冷哼一声，道：“瞧你说的，这是认错的样子吗？有句话叫做，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您办不到的事情，凭什么认为我们家姑娘办不到？”

对于小莲，王菊山就不会客气了，道：“小莲姑娘，本公子愿意道歉，是因为孙小小姑娘身世可怜，在下也知道，她有很多事情不能自主。在下作为一个男人，胸怀大度，愿意道歉来息事宁人。可不是真的信了这场比赛没有黑幕！你要是再不依不饶的，撕破了脸，对大家都不好。”

“哟，敢情您还觉得是我们家孙姐姐舞弊呢！今天我倒是要较真了，除了你那个根本站不住脚的，时间太短的理由之外，您还有别的证据吗？”

“别的证据？我当然有！不过，小莲姑娘，你真的要听？我要是说出来，可就没什么转圜的余地了！”

“哼！别看本姑娘年纪小，可不是吓大的！你指望几句虚言恫吓，就能让本姑娘服软，真是白日做梦！”

“这……”王菊山面露为难之色，道：“小小姑娘，我姓王的实在不愿意与你为难。可是您这小丫鬟在这不依不饶的，让王某下不来台。您可得给我一个交待！”

“小莲年纪还小，读书又少，说话做事难免有不对之处，还望王公子海涵！小小代她给您赔不是了！”

“好说，好说！小小姑娘，有你这句话，我王菊山就算没白来！告辞了！”

“慢！王公子您听我把话说完！”

“在下洗耳恭听！”

“话又说回来了，小莲这丫头，从小待在我身边，脾气秉性我最了解。她虽然有时候口不择言，说话粗鄙无力理，但是话糙理不糙。王公子，有些话还是说明白的好！免得有些人以为，我孙小小今天真的从中舞弊了！”

“你……这是你逼我的！”

“不是小小逼您！”说着话，孙小小躬身一礼，道：“是请求您，还小小一个清白！”

“好！你要清白？那我就给你一个清白！我来问你，虽然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把这些文章排名，就算有些差池，也是人之常情。但是，也不能太离谱呀！您把王某的诗文放在二十名之后，我无话可说！但是，那个杨二牛，算是怎么回事？”

小莲道：“我已经打听清楚了，杨公子是远来的客商，今天刚到水口城，您没有听说过，再正常不过了！”

“远来的客商？哼哼，远来的客商有钱，我信！但是远来的客商有文才？我呸！我王菊山交游广阔，三韩大地上有名的文人，我哪个不知道？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什么杨二牛！杨二牛，哼哼，听这名字，就知道是一个粗鄙无礼之人，能做出什么好文章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更何况是一个名字呢？”

“我啥也不说了，你要是真没舞弊，那就把王菊山的诗文给大伙念一遍，让大伙评评！我也不要人人称赞，哪怕是一半人觉得他的文章还过得去，我王菊山就算认栽！”

郭业扯了扯杨凤怡的袖子，道：“怎么样？你的文章到底行不行呀？”

事到如今，杨凤怡也不敢嘴硬了，道：“我觉得还不错，不过要说能不能排第一，就没把握了！都怪你，非要拿我说事，欺骗人家小莲姑娘。现在被人抓住了把柄，可怎么办？”

“呃……别着急……让我想想……”

郭业在那冥思苦想，孙小小已经拿起了一张白纸，道：“敢问哪位是杨二牛杨公子！”

杨凤怡站起身来，道：“小可就是杨二牛！”

“呀……”一见杨凤怡，孙小小顿时惊呼一声，心中暗想，天下竟然有如此俊美的男子！我要是能跟他携手一生……不，我这个身份，这样的男子，跟他携手一生，实在是痴心妄想！但只要能有一夕之欢，真的是死而无憾！

她稳了稳心神，道：“杨公子，奴家这就要吟诵您的大作了！若有什么吟诵的不好的地方，还请见谅！”

“小小姑娘请！”

“水口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 第1598章偷梁换柱各不同

高！

实在是高！

郭业是打心里佩服这位小莲姑娘，这一招偷梁换柱，真是绝妙，就连自己都着了她的道！原本以为，这次比赛是黑幕重重，早已内定了名次。小莲姑娘，不知用了手段，把杨凤怡的名字加了进去。

谁能想到，人家这场比赛，还真是公平公正公开，真正黑的，只有他郭业一人而已！

最难得的，是从郭业抄好诗，到众人都把文章交到小莲的手中，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小莲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想到这么好的计策，而且执行成功，看样子连孙小小都被蒙在了鼓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这到底是爱情的力量，还是小莲姑娘天资聪颖？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那说的是一般的情况，今天的情况，呃……就算是一般了！

杜甫，人称诗圣，这首诗还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但凡有点文学细胞，读过几年书的，就能知道这首诗的不凡！虽然不能肯定此诗能够流传千古，但是冠压全场，是毫无疑问的！

王菊山满面羞惭，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古人诚不我欺！原来是王某人井底之蛙了！杨公子，今日多有得罪！改日，王某再登门谢罪！告辞！”

“慢！”孙小小又把他给拦住了！

“怎么？小小难道还想要羞辱王某不成？”

“不敢！王大哥别走！”稍微停了一下，孙小小又补充道：“小小求您了！”

美人软语相求，王菊山当即就有些腿软，道：“可是小莲姑娘刚才不是说……”

“那是小小考虑不周了！众位公子能来捧小小的场，小小不胜感激。只是小小只有一个，不可能让众位公子都满意。只能出三个题目进行筛选。没有入选的公子，如果愿意的话，输了之后，也不必回去，还可以在此继续观看最后的结果。”

“那敢情好！”

“这就对了！”

“小小姑娘太善良了！”

“今天这一百贯钱花得值了！”

……

……

其实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么多人比赛，今天自己的希望不大，只是事到临头，又有些不甘心罢了。现在规则一改，能有机会看一场好戏，也算值回票价，那一丝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

郭业甚至觉得，孙小小早有预谋。她先是说把输了的全部赶出去，后来又改口，让输了的留下，并致以歉意。这么一来一回之间，就能让人们从心怀不满，到暗暗感激！喵了咪的，这个孙小小，还真是有心计呀！

王菊山道：“不知第二题，又是什么题目？”

小莲清了清嗓子，说道：“比完了诗词歌赋，当然就得比琴棋书画。比琴的话，众位公子得依次弹奏，花的时间太长。比棋呢，众位公子捉对厮杀，花的时间也不短。所以，这次就比书法和绘画。还是给大家一张白纸，一刻钟的时间为限，想画什么画什么，想题什么诗就题什么诗，最后再由我们家姑娘品评，这次取前十名！”

这次可就不好作弊了，上次人人答题，顾不得别人的事，给了小莲浑水摸鱼的机会。可是这次，只有二十人答题，其他的六十个人，无所事事，在一边看着，那就相当于六十个监考！

杨凤怡捅了捅郭业，道：“你会画画儿吗？”

郭业摇了摇头，道：“我对画画儿，那是一窍不通！你呢？”

“跟你一样！我看这次要玩完！”

“输了就输了吧，你就算赢了，难道还想跟孙小小成其好事？”

“说得也是！”

既然决意认输，杨凤怡也就不再献丑了，把笔落下，百无聊赖的看向前方！

她这一落笔，可急坏了两个人，一个是小莲，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孙小小！

小莲急的都要哭了，低声道：“孙姐姐，这可怎么办？谁出的馊主意，让画画儿！看这样子，人家杨公子根本就不会呀！这不是难为人吗？”

“唉，还不是张妈妈的主意！我也同意了！我这种身份，早晚有那么一天，又不能和人家长相厮守，也就没在题目上花什么心思。谁能想到这次的客人当中，有张公子这种人物，我……我真的不甘心！”

“那怎么办？”

“说不得也只能坏坏规矩了！小莲，你在这盯着，我去去就来！”

孙小小回转屏风之后，功夫不大，就又走了出来，这次她没找小莲，而是来到了杨凤怡面前，道：“公子，您的画……”

“小可不善此道，让小小姑娘笑话了！”

“哎呦，您可太谦虚了，这画的，不是挺好的吗？”说着话，孙小小已经把那张白纸给拿了起来！

杨凤怡大感脸面无光，连声道：“小小姑娘说笑了！说笑了！”

“我这可不是开玩笑！您看您这山，这水，画得多好呀！小小看了您这幅画，才知道，什么叫栩栩如生！公子，小小向您求一件事儿！”

“什么事？”

“公子能不能把这幅画送给奴家！奴家要请人装裱起来，好好欣赏！”

这就更不靠谱了！杨凤怡纲要答话，忽然间大吃了一惊！只见孙小小手上拿着的，竟然是一副绝美的山水图！山，奇石林立，奇峰陡起；水，悬崖瀑布，水流湍急！小小一副画，竟然把山水的韵味表现的淋漓尽致！

郭业就在旁边，眼睁睁的看着一张白纸，变成了一幅山水画卷！愣是没有看出其中的破绽！心中暗想，这个孙小小，真是不简单呀！恐怕不是一个普通的青楼女子！

再有追求的青楼女子，那也是练练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没听说青楼女子，还要练变魔术的！不对，也许这不是魔术，而是……偷梁换柱！换言之，这个孙小小姑娘，是个女贼呀！

不过，还是不对！

做女贼难道比做名妓有什么光彩不成？做名妓起码不犯法，每日里迎来送往的都是些达官显贵，富商贵贾，也算是跻身上流社会了！可是做女贼，被官府抓住了，那是要砍头的！就算从钱财上来讲，很明显的，就是抢劫，也没有做名妓来钱快呀！她到底是图什么呢？

一刻钟过后，孙小小又把二十人的纸张全部收走！

不必赘言，杨二牛公子，再次独占鳌头！

小莲和孙小小相视一笑，道：“众位公子，现在我宣布第三道题目是……”

正在这时，一个老鸨模样的中年女子，走了进来，道：“慢！小莲退下，第三道题目改了！”

孙小小道：“张妈妈，已经定好了的题目，为何要改？”

“哼哼，小小姑娘，这还用老身说出来吗？都象前两次比赛那样，咱们春风楼以后就得喝西北风了！”

“那您要比什么？”

“咱们春风楼是干什么的？你不会忘了吧？第三场比赛，改比钱财！哪位公子出的钱多，今天晚上，小小姑娘就是哪位公子的！公平交易，童叟无欺！这年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众位公子，说个数吧！”

## 第1599章侠骨柔肠

“不行！你不能这样！我绝不答应！”孙小小脸色一变，厉声说道！

张老鸨冷笑一声，道：“姑娘，你就别犯糊涂了，给别人一夸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哼哼，什么春风楼内，孙小小姑娘最大！那都是哄着你玩的！这个春风楼，还是由我张玉容做主。答应不答应，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

“你……张妈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小小并没有卖身契约在您手上！咱们事先说得明白，小小来你们春风楼，是和您平等合作，一应所得五五分账。您并不能强迫小小做任何事！”

“我怎么觉得，小小你记错了呢！你看这是什么？”说着话，张老鸨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了一纸契约！

孙小小一看，赫然竟是自己的卖身契，上面还盖着水口城城主府的大印！

“不！这份卖身契是伪造的！我不承认！”

“你承认不承认不打紧！只要官府承认就行！”

孙小小往四下里看了看，缓和了一下口气，道：“看来张妈妈今天，是要和小小撕破脸了！”

“小小，你虽然不是我养大的！但是，这几年咱们娘俩处的不错，我也不想把这事闹到这一步！不过，今天，你实在是弄得太不像话了！我不得已才出此下策！你要是老老实实的，听我的话，帮了我这一遭！事情过后，这纸卖身契，我定然还给你！”

“假的卖身契，你能写第一份，难道就不能写第二份？”

“那怎么可能，今天这么多贵人在此，我姓张的怎么敢耍赖？如若姑娘还不相信的话，我愿意对天发誓，如违此约，人憎鬼厌，天地不收，死无葬身之地！”

“张妈妈不必再说了！小小心意已决，今天就是你舌灿莲花，小小也不会改变！”

“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喽！”

“小小虽然是一个弱女子，张妈妈如果指望春风楼的那些护院就能让我就范，实在是太异想天开了！”

“我知道姑娘的来历不简单，我也没有敢小瞧您，所以……”说到这里，张老鸨大叫了一声来人，呼啦啦就有一队军士闯了进来，扯强弓，拉劲弩，对准了孙小小。大厅之外，人影攒动，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士兵！

张老鸨微微一笑，道：“不知小小姑娘，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逃出生天？”

“你……”

发生了这种变故，大厅里面的其他人可就不干了！畏惧官府的，那是平民百姓！可是大厅里面的人，非富即贵，百分之八十，能跟城主府递得上话！怎么能受得了这个？

“张老鸨，你想干什么？”

“张玉容，你擅调大军，难道想造反不成！”

“姓张的，你竟然敢伪造卖身契，强逼孙小小姑娘，实在是天理不容！”

“卧槽！别以为你攀上了城主府，就没人动的了你了！老子出去之后，就带人来平了你的春风楼！”

众怒难犯，张老鸨在这种情况下，也有点傻眼，往大厅之外看去！

哗楞楞~~

一个全身贯甲的黑大汉昂首阔步走入大厅，此人声若洪钟，高声喝道：“这是高某人的主意！谁敢不服？”

高志国，城主刀严朗手下的第一猛将，也是城主府的护卫统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意思，也就是城主刀百郎的意思！这个人，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识，就算是不认识的，经别人稍微一提，也就明白了！

顿时万马齐喑，全场鸦雀无声！在水口城混饭吃，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把城主刀严朗给得罪了，那不是脑筋缺根弦吗？

好像，此事已经大局已定！

正在这时，有人不合时宜的冷笑一声，道：“欺负一个青楼女子，竟然动用了军队！在场的百十人，难道就没有一个带把的吗？”

高志国大黑脸一沉，道：“你是何人？”

“不才姓郭，名半仙！”

“郭半仙？没听说过！你因何而来水口城？”

“早就听说过，水口城乃是有钱人的天堂，在下特意来水口城游玩！没想到，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怎么讲？”

“还用再上说吗？眼前就是明证！妓院老鸨和城主府连起手来，欺凌一个弱女子！在场的众位贤达，尽皆不发一言！如此民风，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什么有钱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哼哼，我看分明是城主的天堂，百姓的地狱！水口城，不过如此！”

“这位老客，您这可说错了！”

高志国并没有生气，反而讲起了道理，道：“方才，你这位兄弟杨二牛公子，连续两次独占鳌头！到底是怎么赢得，我想您也是心中有数！不过，您能来我们水口城，就是看得起我们！有些不合规矩的地方，只要不太过分，我高志国可以不追究！可是，您也不要得寸进尺！”

没想到这个高志国面粗心细，小莲和孙小小那些花招都没能瞒得过他的眼睛！郭业当时就有些底气不足，道：“你究竟想怎么样？”

“当然是让我们水口城成为真正的有钱人的天堂！什么琴棋书画，什么诗词歌赋，那都是虚的，只有钱财是真的！您只要能拿得出足够的钱来，孙小小就是您的！拿不出来，您也别着急，还可以找别的姑娘耍耍嘛！”

“好！那咱们就比一比钱财的多寡！希望到时候，高将军你能说话算话！”

“郭公子，且放宽心！”

把郭业摆平之后，高志国又走到了众人面前，道：“众位，我不管，你们是前十名，还是二十名！在场的众位人人有份！今天咱们就拿钱财说话！本将军做主，谁拿得钱多，孙小小姑娘今晚就是谁的！”

预想之中的欢声雷动并没有出现，在场之人一阵的窃窃私语！要说比别的，还有浑水摸鱼的机会，但是比钱财，那真是一翻两瞪眼，毫无可乘之机！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毫无机会，何必给高志国捧场？大家畏惧的是城主

府的权势，真正偏向的还是孙小小！

杨凤怡道：“怎么办？咱们出多少钱？”

郭业大感为难，道：“当然是凤怡你说了算！为了凤怡一笑，我就是轻掷万金也不心疼！关键是，我刚才能帮她出头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这次还得第一，也没什么意义呀！”

“怎么没有意义？要是方才，我才不会在乎谁输谁赢呢！不过，这个黑大个子，这么欺负人，我看不惯！今天就要帮这个孙小小了！”

“可是门票就要一百贯，咱们带的钱，未必能稳胜呀！就算真的胜了，你最后还不是要穿帮，这可怎么收场？”

“我不管！今天你一定要帮我赢！”

“这……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钱财上面，怎么做手脚？你这不是难为人吗？”

杨凤怡轻轻吐出了两个字，打动了郭业的心房，道：“圆房！”

“你说什么？”

“只要今天你帮我赢了孙小小，回去之后凤怡就跟你圆房！”

“此言当真？”

“好话不说二遍！你到底去不去？”

“去！当然去了！”

郭业抖擞精神，高声喝道：“慢！我有话说！”



## 第1600章拍卖

高志国一愣，道：“你还想说什么？”

“呃……”郭业纯粹是荷尔蒙发作，才挺身而出！被高志国这么一问，还真有点傻眼！他顺口胡诌道：“是这么回事！您刚才也说了，今天晚上，小小姑娘是价高者得？”

“不错！”

“这个价格又是怎么算的呢？咱们是论金子、论铜钱，还是别的东西？买卖铺户，房地产契，算不算？奇珍异宝能不能抵账？这些东西又由谁来能估价？”郭业脑中灵光一现，越说越流利，道：“在水口城里边的东西还好说，要是有人说要拿平壤城的宅子抵账，又当如何？”

“郭公子说笑了！这又不是把孙小小姑娘买走，不过是让孙小小姑娘今晚相陪！说什么平壤城的宅子，怎么可能？”

郭业冷笑一声，道：“在下觉得，有些事情，还是说清楚的好！你们水口城连伪造卖身契都做得出来，在下不得不防！”

“你……嘿嘿，看来郭公子今天对孙小小姑娘，是势在必得了！”

“哪里，哪里！我这可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我这位杨兄弟！杨兄弟，你站起来，到小小姑娘身边去！”

杨凤怡往孙小小身边一站，人们的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出了，几个大字：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这两个人，简直是传说中的金童玉女，般配，简直是太般配了！

郭业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接着说道：“杨兄弟对小小姑娘仰慕许久，一直想为小小姑娘赎身，可是家里管的紧，钱财不怎么凑手，这才求到了我的头上！在下能力有限，能不能帮小小姑娘赎身暂且不提，今天晚上，我这当哥哥的必将竭尽全力！”

停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高将军，这对璧人，郎有情妾有意，您就忍心拆散吗？”

对美好事物的喜欢，那是人类的天性！高志国此时的语气也有所软化，道：“哼！好看又不能当饭吃！拆散不拆散他们，不在于本将军，而在于你的钱财够不够。”

郭业道：“不止吧！在下以为，还要加上一条，那就是，要看高将军，今天晚上，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哼哼，本将军自然会不偏不倚！”

“那我就信您一次！高将军，关于钱财之事，到底怎么个章程，还请您示下！”

“这……”高志国沉吟了一下，道：“铜钱太过笨重，观之不雅！房地产契，奇珍异宝，还要估价，难以让人心服口服！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只比金子！”

“那我回家取金子行不行？那我写个借条，改日再兑现行不行？”

“那怎么能行？没听说过逛窑子还能赊账的！”高志国道：“如果准许你回家去取，别人怎么办？水口城内的还好，水口城外的怎么办？本将军可等不了那么长时间！咱们就以春风楼为限！只有之前大家带来春风楼的金子，才算在内！”

“好！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郭业对秦英吩咐了几句，一会儿功夫，在秦英在引领之下，精精儿和空空儿各提着一个箱子，不紧不慢的走了进来！

五千两黄金，重是很重，需要马车来运送。其实体积不大，两只箱子装起来，富富有余。空空儿和精精儿，都是绝顶高手，每人提着一个两百多斤的箱子，根本就每当一回事，步履轻盈得来到了郭业的近前！

高志国一看空空儿和精精儿的样子，把嘴一撇，道：“郭公子，说大话，使小钱，说的就是您这种人吧？”

“高将军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什么意思？如果我没料错的话，这二位的箱子里，装的就是您的金子吧？”

“正是！”

“还有吗？”

“什么意思？”

“我来问你，除了这二位手里提的箱子，您还带有别的黄金吗？”

“我身上还有几十两！”

“那不就得得了！您看看您这两个手下，还是孩子呀！一个瘦小枯干，一个头大身子小，看着就像是有病！他们能有多大的力气？”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以貌取人，高将军，您这可是落了下乘！”

“得了吧！我姓高的阅人无数，一个人有多大的本事，我也许能看错了！但是有多大的力气，怎么能瞒得过我这对招子？我看贵仆这副架势，往多了说，每个箱子大概能有二十斤！您那两只箱子，里面撑死了也就是三四百两黄金！就这么点金子，您还想帮孙小小姑娘赎身，白日做梦！”

郭业微微一笑，道：“不劳高将军费心！总而言之，价高者得，只要高将军不偏不倚，郭某就感激不尽！”

“哼！死鸭子嘴硬！！”

高志国转过身来，高声对众人说道：“现在，就请众位贵客出价！一千贯起价，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五百贯钱！现在开始！”

郭业当即道：“一千贯！”

“一千五百贯！”

“两千贯！”

……

……

价格飞速攀升，迅速达到了一万贯！

再往上加，可就没那么迅速了！一万贯钱，换算成金子，就是一千两！孙小小身量不高，体型偏瘦，就算是金子做的，也没有一千两那么重！况且，这还只是一夕之欢，又不是帮她赎身！

虽然涨价的速度开始变慢，但是在一阵稀稀拉拉的叫喊声中，价格还一直在涨！

最后停在了两万贯这个数字上！

报价的是一个穿绸裹缎的矮胖子，这个价格报出去之后，见没人加价，

顿时就是一阵肉疼，对高志国道：“高将军，我……我报错了！能不能……把刚才的报价收回去！”

高志国微微一笑，道：“收回去？你想得美！莫非你以为本将军大晚上的不睡觉，是来跟你闹着玩的！我告诉你，要是没人加价，这两万贯，你是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

矮胖子苦着脸对众人说道：“众位老少爷们，这可是孙小小，水口城中第一名妓，更关键的是，她还是处子之身！两万贯，便宜！简直太便宜了！大家快加价呀！加价呀！”

……

……

眼见事不可为，孙小小眼圈泛红，顾不得羞涩，一把就把杨凤怡的手给抓住了，道：“公子，您……您真的是早已准备要帮奴家赎身么？”

杨凤怡心说，咱俩见没见过面你不清楚吗？怎么还能信郭业的鬼话？

她哪知道，孙小小早就把这个问题考虑了千百遍了！

还是那句话，人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

孙小小的结论是，两人事先绝对见过面！也许是街头的惊鸿一瞥，也许是年少之时早已忘却的记忆，更可能是宿世的因缘！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眼前这个帅的惨绝人寰的美男子，一定是早已对自己情根深种！

杨凤怡模棱两可的答道：“呃……刚才我确实跟郭大哥说，此次一定要赢！不过……”

“没有不过！”孙小小眼泛泪光，道：“公子不负小小，小小定然不负公子！小小此生誓死不会委身他人！只希望今后，公子不会忘记小小！”

这听着，怎么像是交待遗言似的？

杨凤怡忙说道：“小小别着急，两万贯钱，还难不倒郭大哥！”

“此言当真？”

“千真万确！”

“可是那两个箱子……”

“小小，你难道还信不过杨某人吗？”

“公子，您说什么我都信！哪怕是被您骗得丢了性命，小小也是心甘情愿……”

正在这时，有个声音高声喝道：“四万贯！”

## 第1601章节外生枝

两万贯钱，已经是天价了！

不出意外的话，只要再加上五百贯，总共是两万零五百贯，就可以得偿所愿，抱得美人归！可是，竟然有人，拿钱不当钱，一下子就把价码翻了一倍！

有钱也不能这么花呀！这可是足足多出了两万贯！两万贯钱是什么概念？换算成黄金，那就是两千两！

把这些黄金，变成金牙，镶在嘴里边，能镶五万颗。换言之，足够给两千人，把嘴里的牙全换成金的！把这些黄金，都买成烧饼，能买六百万个。一个灾民一天吃两个，可以供十万灾民，吃一个月的！把这些黄金，都买成大肥猪，可以买四万头！

这个败家玩意儿究竟是谁？

人们顺着声音望去，喊出高价的冤大头，大家都认识！乃是水口城四大公子之首，副城主金少宏之子，金博超！

金博超能成为四大公子之首，既不是因为他爹势力最大，也不是因为他文韬武略有多强，而是因为此人，最会享乐！其他三位公子，甘拜下风！

水口城中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金大公子必定第一个尝鲜！至于秦楼楚馆，花街柳巷，金大公子更是常客！无数妓家的清白女儿身，就是被这位金大公子所得！可以说，他就是一个花中的恶鬼，色中的魔王！

今天是孙小小的好日子，金博超更不会错过。方才两场答题，金大公子一次得了第八名，一次得了第六名，成绩也还算不错。

金博超得意洋洋，道：“小小姑娘，我金博超今天可算是对得起你了！四万贯钱买你一夜，别说水口城了，恐怕就是在大唐长安，也没有这么高的价码！本公子这么捧你的场，你该怎么报答于我？”

孙小小当即就是心里一凉，这可是四万贯！如果说刚才，矮胖子出价两万贯，她还能期盼奇迹发生的话，那么现在，她是彻底的心灰意冷了。

四万贯，就是四千两黄金！两个小孩子，每人能提动两千两黄金？那怎么可能！

难道说，自己真的跟这位杨公子，有缘无份？

她眼露绝望之色，苦笑一声，道：“杨公子，看来咱们只有来生再会了！”

杨凤怡脸一沉，道：“你怎么又要寻死觅活的！本公子为了救你可是花了绝大的代价，区区四万贯，我就不信郭大哥拿不出来！”

孙小小当然不知道，这位杨公子的“代价”究竟是有多大，满心疑惑，道：“公子，您是真有把握，还是逗小小开心？现在小小还有机会一死，为公子保住清白之身！要是落到金博超手里边，恐怕连死都不能了！”

“奇迹一定会发生！相信我！”

这时候，高志国已经开始喊话了：“四万贯！四万贯！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码？假如没有，今晚孙小小姑娘，就要陪金公子了！”

“五万贯！”郭业高声答道。

“你出五万贯？”高志国瞪了郭业一眼，冷笑出声，道：“五万贯？你拿的出来吗？”

“不劳高将军费心，五万贯我自然拿得出！”

高志国强压怒气，道：“我说姓郭的，你要是收回刚才的话，本将军还可以网开一面，饶恕你的罪过！可是，假如你要是输的不甘心，执意要在此捣乱，我就要让你知道知道，咱们水口城的规矩！”

“高将军，怎么姓金的那小子报了一个四万贯，你什么废话都不说。我报了一个五万贯，你就在那唧唧歪歪？难道说，只有金公子抱得美人归才合您的心意？”

高志国道：“我与金公子相识不假，但是说我偏向金公子，那就是无稽之谈了！我不和你废话，有本事，现在就把五千两黄金拿出来，自证清白！”

按说现在，郭业就该让空空儿和精精儿把箱子打开，把那五千两金子拿出来！

但是，郭业转念一想，又改变了主意！这个金公子可是地头蛇，闪转腾挪的余地比自己大多了！要是他等会再从哪借个几千两黄金出来，自己上哪说理去？

想到这里，郭业说道：“让我现在交金子也不是不行！但是，请问高将军，是不是我拿出了这五万贯，您就承认，今晚孙小小就是我杨兄弟的？”

“呃……那还要有没有人能出更高的价格！”

“这就是您不讲理了！凭什么杨公子说四万贯，您不让他把金子拿出来！我说五万贯，您就让我拿金子？这就是您的一碗水端平？”

金博超冷笑一声，道：“好！我就让你死个明白！来人，把咱们的金子抬进来！”

十个健仆，抬着五口箱子走了进来！箱子打开，顿时一阵金光灿烂！

金博超道：“不怕告诉你，我金博超今天总共带了五千两黄金！每口箱子一千两，姓郭的你检查检查吧！”

“不必！”郭业一摆手，道：“我说金公子，这就是您带的全部黄金？还有没有其他的？待会要是我的五千两黄金拿了出来，您还加价不加价？”

金博超冷哼一声，道：“少给我来这一套！我还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我一说加价，你马上就会缩了！刚才的捣乱，就算白捣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我告诉你，老子绝对不会加价！而且，我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老子今天就带了五千两黄金，一两都不多！你知道真的带了五千两黄金，就算赢定了！”

郭业迫不及待地说道：“这可是您说的！开箱！”

空空儿和精精儿可不是老老实实的把箱子打开就完了，而是打开箱子之后，把黄金全部倒了出来！五千两黄金，金光灿烂，堆成一座小山，展现在众人的面前！

郭业对高志国道：“高将军，请检验一下吧！”

“这……这怎么可能……”高志国走上前去，拿起一个金元宝，仔细端详，又放在嘴里，用力一咬，牙痕宛然！掂量了一下，毫无破绽！

郭业微微一笑，道：“高将军，您要不要再找几个金店的掌柜鉴定一下？”

高志国脸一红，道：“不用了！这些金子全是真的！”

“那就请高将军宣布一下，小小姑娘今天晚上，到底是花落谁家吧！”

“郭公子别着急，我还得问问，有没有人愿意出更高的价钱！”

“高将军请便，只要不是这位金公子再出什么幺蛾子，在下绝无怨言！”

除了金博超，怎么可能还有人愿意出五万贯以上的价格？事实上，就是金博超出四万贯，也已经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他是副城主之子是不假，家资豪富也是真，但是金博超花钱如流水，时常囊中羞涩，借高利贷短期周转，也是常有的事！怎么今天一下子就能拿出了五千两黄金？

高志国连问三声，还是无人做答！

孙小小喜极而泣，道：“杨公子，奴家以后就是您的人了！”

郭业道：“高将军，事到如今，您又怎么说？”

“这……好吧，现在我宣布……”

正在这时，金博超冷笑一声，道：“慢！我不服！”

## 第1602章秀才遇到兵

高志国面露为难之色，道：“金公子，这次真的是咱们输了呀……”

“输了？我怎么不觉得？”金博超冷笑一声，道：“我这是五千两黄金，姓郭的也是五千两黄金，凭啥是我输了？”

“这不是明摆着的，是人家先喊的价呀！”

郭业也道：“而且高公子刚才亲口所言，只要我拿出五千两黄金，就算是赢定了。您这个身份，总不能说话不算话，拉屎往回缩吧？”

“我说了吗？我说了吗？谁听见了？”金博超用手点指刚才出价两万贯的矮胖子，道：“你刚才听见本公子说这句话了吗？”

矮胖子哪敢得罪他呀，连连摆手，道：“没有！绝对没有！”

他又连续问了几个人，人人都是噤若寒蝉！

在场之人非富即贵，对于张老鸨，可以毫不在乎。但是对于金国超，他们就没有对抗的勇气了！

金博超是谁？水口城副城主金正豪的独生子！

水口城总共有一正二副三个城主，城主刀严朗总揽大局，副城主卯少宏主管治安，副城主金正豪主管税收。水口城以商立国，金正豪的权势之大可想而知。在水口城地面上混饭吃，谁敢得罪金正豪的儿子金博超？

见无人应声，金博超道：“我说这位郭公子，您是不是这两天大鱼大肉吃的多了，有点上火，耳朵都不好使了！怎么别人都没听见，单单就您听见了呢？”

如果是别人遇见金博超耍这种手段，恐怕就会悲愤莫名！金博超这小子，不仅仅是食言而肥，而且还裹挟众人，反咬一口！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不过，郭业此时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出来混，总要还的！

他自己用这种招式，都用了两回了！

第一次，在平壤城，指鹿为马，逼退渊盖苏文，强扶高建武上位。第二次，在金殿之上，轻轻加了一个字上去，把堂堂状元郎孙伏伽，弄了一个丢官罢职。

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同样的手段，被金博超用在了郭业的身上！唯一的区别就是，郭业用的巧妙，令当事人悲愤莫名，而无话可说。金博超这活就糙了一点，毫无技术含量！

郭业道：“既然金公子不承认说过那些话，郭某也无话可说！不过呢，我还想问一句，高将军您刚才所说的价高者得，还算不算话？”

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也是需要强大的心理素质的！很显然，高志国还没有那么厚的脸皮，道：“我当然是说话算话！”

“那就妥了！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显了，高将军您镇得住我姓郭的，镇不住金公子！我也不强人所难，要求您逼着金公子履行承诺。只要求您两不相帮，把围在这里的士兵撤了，郭某就感觉不尽！不知高将军意下如何？”

“这……”高志国满面羞红，道：“郭公子，请恕高某无能！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其实这些人根本就不是我带来的，是金公子调来的！就是我自己，也是来给金公子捧场的！”

坑！

实在是太坑了！

事到如今，就连郭业也有了黔驴技穷之感！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人家金博超摆明了不讲理，除了动武，难道还能有别的选择？

动武他本人倒是不怕，问题是他带的人都是肉体凡胎，难免就会有所死伤。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孙小小，值得吗？

更何况，有很大的可能，这个孙小小本身就不是什么良善之辈！

郭业面露迟疑之色，看向杨凤怡，道：“杨兄弟，你怎么看？”

杨凤怡还没答话，孙小小就先动了，也不知道她从哪里抽出来一把短匕首，横在了脖子上，道：“杨大哥，今日你为小小做的已经足够多了！小小足感盛情！就让小小为你做最后一件事吧！”

“你想干什么？”

孙小小凄然一笑，道：“当然是为我杨大哥保留清白之身！杨公子，您保.....”

很显然，孙小小见势不可为，就要殉情！

“慢！”有两个人异口同声打断了孙小小的话。一个人是杨凤怡，另外一个人则是，金博超！

金博超干笑一声，道：“小小！何必呢！你什么身份，自己不知道？我高博超又不是要霸占你一辈子，用得着这么寻死觅活的吗？”

“金公子是想羞辱小小？”

“当然不是！你看这样行不行，只要你陪我一个月。一个月之后，我不要你的赎身银子，我高博超今天这五万贯也不算在内，另外，我再给你五万贯！你若愿意找杨公子或者马公子就去找，我绝不阻拦！”

孙小小把匕首放了下来，冷笑一声，道：“哼哼，一个人刚刚说了的话，就能翻脸不认账！您说小小该不该相信他的承诺？”

金博超挠了挠脑袋，道：“小小姑娘，我高博超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以前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今天我不是实在没办法了吗？这样，我对天发誓行不行？”

“您觉得呢？”

“呃.....要不这样，我用我父亲的名义发誓，你看怎么样？我刚才答应你的，假如说话不算话，就让我爹，天打五雷轰，死后还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安生！子子孙孙，男为盗女为娼！”

这个誓言也太毒了！简直不像是发誓，而是恶毒的诅咒！

在场的大伙心中暗想，这个金博超是金正豪的亲儿子吗？

简直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呀！他们爷俩到底是什么仇什么怨？金博超都不用发誓，只要这番话传出去，金正豪就饶不了他！

孙小小苦笑一声，道：“按说金公子如此有诚意，小小就当听从。只是古语有云，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请恕小小不能从命！”

“卧槽！你一个婊子还讲什么三贞.....”话刚说道这，见孙小小又把匕首横在了脖子上，金博超赶紧改口，道：“我是说，小小的为人金某佩服！有个词叫什么‘出淤泥而不染’说的就是小小这样的！”

停顿了一下，金博超用尽量温柔的口气说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小小姑娘，你也不能光占便宜不吃亏呀。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和那个杨公子，再比一场。这次我要是再输了，转身就走！这五千两金子，就算是给你的嫁妆！假如我要是我能赢了的话，咱们还是前面那个条件！”



这个条件也太优厚了。

不管输赢，金博超的五千两金子都是孙小小的。换言之，金博超相当于用五千两金子，买了一次公平比赛的机会！

这钱……花得可是太不值了！

孙小小虽然被杨凤怡迷得昏了头，但是也不愿意死，心中暗想，不如就暂且答应于他。大不了，假如杨公子输了，再为他殉情！

她说到：“不知金公子想比什么？”

“咱们按照计划进行！”

“计划？”

“当然！不是张老鸨给你拟定了三个题目吗？实不相瞒，那些题目都是本公子出的！”

“哼哼，看来金公子对小小还真是处心积虑！”

“让小小见笑了！”

“如果小小不答应这个条件呢？”

金博超冷然道：“假如小小不答应这个条件，那我不但不会阻拦小小自尽，而且，我还会给小小一桩好处！”

“什么好处？”

“送杨公子和你一起上路！”说到这里，金博超冷然一笑，道：“假如我用杨公子相威胁，想必根本就不用什么比赛，小小就会从命！不过，强扭的瓜不甜，本公子还是愿意以德服人的！”

“恐怕不是愿意以德服人，而是金公子对接下来的比赛有信心吧？”

“随小小怎么想了，不知小小到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孙小小无奈的说道：“事到如今，小小敢说一个不字吗？”

“好！杨妈妈，你过来，宣布一下第三场比赛的规矩。”

## 第1603章三箭之约

第三场比赛，比的是射箭！

虽然是晚上，但是院子里边，点上了无数把气死风灯，把整间院子照的亮如白昼。

百步之外，两个箭靶早已摆好！

郭业对于射箭，实在是不怎么精通，问身边人，道：“你们谁射箭厉害？”

秦英一皱眉，道：“我年轻的时候，倒是练过飞镖！这些年早没用了！”

精精儿道：“袖箭算不算箭？”

空空儿最老实，道：“不会！”

实在不行也只能咬着牙硬上了，郭业抖擞精神，来到金博超面前，道：“我的弓呢？”

有一个小校，把一张三石弓拿了过来，道：“郭公子，请！”

郭业拿弓在手，就觉出不对劲来了！他冷冷一笑，双膀一用力，大叫一声“开”！

啪！

弓弦断了！

郭业冷笑一声，道：“高公子，你这弓可不咋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您在弓箭上做手脚，恐怕胜之不武！”

此时，金博超的脸色，已是无比的难看！

既然是他定的规矩，自然一切规则就是有利于他。金博超除了喜欢吃喝玩乐以外，最好的爱好就是弓箭了，有水口城用箭第一高手的美誉！

普通士兵用的弓，就是五斗弓，或者说叫半石弓。

精锐士卒，才能用得了一石弓。

要是能用两石弓，那就不得了了，可称神射手！

至于三石弓，不是天赋异禀，就不可能拉得开！

金博超一开始，就让人送来一张三石弓，为的就是先出郭业的丑，然后自己再把三石弓拉个满圆，彻底给这个不识好歹的小子，来个下马威！

没想到，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猎熊不成反被日，金博超先被郭业给震慑了一把！

金博超心中暗想，此人膂力如此过人，不用问，射箭上的技艺定然也差不到哪去！这场比赛，单凭我的本事，还真未必能赢得了他！不过，没关系，赢不了他……还赢不了别人吗？

想到这里，金博超微微一笑，道：“郭公子神力，金某佩服之至！不过，您可不应该站在这儿的！”

“此言怎讲？”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现在是干什么？比箭得美人！要比也是我和杨公子比，您代替他出战算怎么回事？难不成您现在帮他比射箭，一会还要帮他洞房？”

“您是说要跟我杨兄弟比？”

“那是自然！”

杨凤怡走上前来，微微一笑，道：“金公子，杨某提醒您一句，要是您跟

我郭大哥比赛，还有一线胜机！跟我姓杨的比？哼哼，能在射箭上赢得了我的，还没出生呢！”

“小白脸子！口气够大的呀！你先拉拉这张弓吧！”

金博超在一个小校身边耳语了几句，又一张弓递了过来！杨凤怡眼睛一搭，就知道这张弓不简单！

她问道：“这张弓可是古弓？”

“不错，有眼力！”说到弓箭，金博超一脸的亢奋，得意的说道：“这不是一把古弓更是一把宝弓！是金某重金得来，后来经人一考证，你猜怎么着？”

“……”大家是友非敌，杨凤怡可没心思捧他的场！

金博超只得自己接下去，道：“这把弓，乃是大汉飞将军李广的随身配弓！我把这把弓借给您，算是有诚意了吧！”

“哼哼，世传飞将军李广的弓有五石，您就是这么照顾我的？”

“那我不管，反正我能拉得开！您要是拉不开，就不能怪弓不好，而是您的人不行！”

“那你拉拉看！”

“这有何难？”

金博超拿弓在手，左手弓背，右手弓弦，逐渐加劲，这个五石弓，竟然被他拉了个半圆！不过到了这个时候，金博超额头上，已经见了汗了。

紧接着，他猛一用力，大喊一声“开！”，拉弓如满月！

全场哗然！

这可是五石弓！传说中能拉开五石弓的，只有三个人，那就是，李广，吕布，养由基！就连关羽张飞赵子龙都玩不转五石弓呀！没想到，一直以花花大少面目示人的金博超，竟有如此神技！

“好呀！金公子的力气太大啦！”

“以前只以为金公子箭射的不错，没想到金公子还有如此神力，实在是我水口城之福！”

“切！那是你瞎了眼，我早就看出来了！想当初金公子和我一起寻花问柳，他一晚就夜御九女，那力气能小的了吗？”

“怪不得人家孙小小誓死不从呢，黄花大闺女，怎能承受得起金公子的神力？”

“靠！竟然还有这番道理！兄长高见！”

……

……

在一阵赞叹声中，金博超冷笑一声，道：“杨公子，怎么样？您要不要试试？要是连弓都拉不开，我看这场比赛，您就干脆认输吧！反正一个月后，孙小小姑娘还是您的，另外还带着一万两黄金的嫁妆！您又何必一定要跟本公子为难呢？”

杨凤怡接过五石弓，道：“不劳金公子费心！区区五石弓，还难不倒我！”

“哼！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见黄河心不死！”

杨凤怡也不答言，连架势都没摆，双手一分，把五石弓就拉满了！然后她手放开，再拉了一个满圆！如此这般，反反复复了十多次，杨凤怡微微一

笑，道：“金公子以为如何？”

“这个……”金博超都看傻了，这还是人吗？难道是因为今天出门没看黄历，遇到鬼了？

在场的观众，就更别提了！纷纷闭口不言！

当然，他们不是怕夸杨二牛，引起金博超不高兴，而是……尼玛刚才金博超是不是在作弊呀！

出现了一个能拉五石弓的，可以用奇迹来解释！但是一连出现两个，这怎么解释？

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把弓有古怪！

杨凤怡咳嗽一声，道：“咱们这弓箭到底是怎么比法，还请孙妈妈示下！”

“不用孙老鸨，我来说！”事到如今，金博超也是豁出去了，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这位杨公子力气虽大，但是射技不佳上！

他说道：“我用弓箭做三件事，只要杨公子照着做了，咱们打个平手，就算你赢！”

“那我要是做的，比金公子还好呢？”

“假如真的比本公子还好，金某自然是甘拜下风！不过，金某实在想不出来，你怎样才能比本公子做得还好！”

“那就请金公子拭目以待了！”

金博超先抽出一支箭来，往后退了几十步，一直到了离箭靶一百五十步开外，道：“古人说神箭手，有百步穿杨之语！今天在一百五十步以外，且看金某的手段！”

说完话，金博超抽出三支箭来，唰唰唰，连放三箭，全部正中红心！

全场顿时掌声如雷！

“杨公子，怎么样？第一次比赛，来点简单的，您先试试这个！”

杨凤怡道：“跟您一样，怎显我姓杨的手段！”

说着话，她再往后退后了几十步，一直到了距离靶心两百步开外，道：“金公子，请上眼了！”

金博超心中暗想，不就是两百步正中红心吗？有什么呀？我努把劲也能实现！

不过，事实证明，金博超，他想错了！

## 第1604章意外之喜

杨凤怡从箭囊之中，抽出了三支弓箭，全部搭在弓上，道：“金公子，可曾听说过一弓三箭？”

“我当然听说过！”金博超不以为然的说道：“别说一弓三箭了，哪怕是一弓九箭，也是我金博超玩剩下的！不过，杨公子，我得劝您一句，别练那个，没用！一弓三箭，威风是威风了，但是根本就没什么力道，在战场上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可不这么看，金公子您上眼了！”

杨凤怡手一松，奇迹出现！

三支弓箭射中靶心，其势不止，竟然把靶子都给射穿了！

有军士跑了过去，更换箭靶，金博超却是脸色大变，道：“这……这怎么可能？姓杨的，你……你究竟是人是鬼？”

杨凤怡冷笑一声，道：“我当然是人。金公子，你比武不过，就血口喷人，这个手段，实在是太下作了一点！”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金博超连连摆手，道：“问题是，这个五石弓我也用过，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力道！您力气再大，那也是您自己的力气。只要把弓拉满了，射出来的箭力道应该是一样的呀？”

“五石弓？”杨凤怡又拉了个满圆，道：“您看看我拉的这个，和您拉的有什么不同？”

“似乎……您拉的更圆一点？”

“这可不是更圆一点那么简单！虽然我不知道这弓是什么材料做成的，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这张弓，只要再往后拉一点，就不是五石弓！而是七石弓！”

崽卖爷田心不疼！

既然不是自己的弓，杨凤怡当然就不会客气，原本想学郭业，把弓弦拉断！没想到，弓弦没有拉断，却给了她这么一个大惊喜！

七石弓！

故老相传是有的，但是没有人见过实物，这已经不能用宝弓来形容了，简直就是一把镇国的利器！使用得当的话，甚至能够改变一场战争的结局！

当然，再好的武器，也得有人会使才行。这把弓在杨凤怡手里，是无双宝具，但是到了金博超手里，不过就是一把好弓而已。至于落到其他人的手里，拉都拉不开，就只能用来欣赏了！

金博超咽了口吐沫，忍着把宝弓要回的冲动，道：“杨公子，您这可就让我为难了！”

“怎么讲？”

“您怎么把箭靶都射坏了呀！这要怎么算？好比如下围棋的时候，您一落子，就把棋盘都打翻了，算咱俩谁输谁赢呢？”

他这个比喻简直是不伦不类，不过杨凤怡新得七石弓懒得和他计较，道：“那以金公子之见，应当如何计算？”

金博超一挥手，颇为大度的说道：“我也不为难你！此次比赛，咱们算平局怎么样？”

“就依金公子所言！第二件事又是什么章程？”

“哼，第二场比赛，力气大可就沒用了，射的准也沒啥大用！”

说完了，他高喝一声，道：“兄弟们，给我灭灯！”

“喏！”

刷的一声，院子里的气死风灯灭了一半，而且这一半还是在箭靶附近！人们远远望去，两个箭靶，影影绰绰，看不分明。

金博超又是“啪啪啪”三箭射去，得意洋洋，道：“杨公子，可要近前观看？”

杨凤怡摇了摇头，道：“不用过去了。金公子这次还是正中靶心！莫非您这第二关，考的是眼力？”

“正是！金某天赋异禀，能够夜视！杨公子能够发现在下三次正中靶心，想必眼力也是不凡！在下先预祝杨公子旗开得胜了！”

“说实话，杨某还真的看不大分明！不过，就算姓杨的眼力沒您好，此次比赛，我也是赢定了！”

说完了，杨凤怡来到孙小小的身边，道：“小小，你有没有什么手帕之类的东西？”

“有！有！”孙小小从腰间一摸，就拿出一条雪白的手帕交到了杨凤怡的手里，道：“杨大哥，这个可合用？”

杨凤怡一皱眉，道：“小了！”

“您别急，小小还有！”孙小小从怀中摸索了半天，又拿出了一项物事，道：“公子，这个可合用？”

不用问，这个东西，就是孙小小的贴身之物！

要是般男子，看了这个就得想入非非！不过杨凤怡就不一样了，坦然受之，道：“多谢小小了！”

再然后，杨凤怡做了一个动作，把孙小小羞了个满面通红！

只见杨凤怡把孙小小给的那个东西，卷了几卷，蒙在了眼睛上！

紧接着，杨凤怡又抽出三支箭来，同上次一样，又是一个一弓三箭！

射完了，杨凤怡取下了眼罩，道：“金公子，这次您又怎么说？”

“这个……”

神！

简直太神了！

别人看不清楚，金博超可看清楚了，三支箭再一次正中红心！而且这次是盲射！

金博超心里一凉，心说这是从哪冒出来的妖怪？既生瑜何生亮？他怎么处处压我一头，看来下一场比赛，也不怎么保险！

硬着头皮，金博超鸡蛋里挑骨头，道：“杨公子，做的不错，真是神乎其技，金某自愧不如！不过……让我说您什么好呢？你刚才射箭站的地方不对！您在小小姑娘旁边射箭，其实比我离箭靶近了足足有五百步呀！古语有云，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行了！行了！不用再说了！”杨凤怡一撇嘴，道：“金公子的意思，是咱们这次还算平局？”

金博超竖起了大拇指，道：“杨公子您真敞亮，我就是那个意思！咱们这场比赛算是各有千秋！”

“行了！行了！就让你占了这个便宜！姓金的，你再说说第三场，是什么

章程吧？”

“第三场比赛，当然也难不倒杨公子了！”

尽管知道胜算不大，金博超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他先是吩咐人们把灯都点着了，然后抽出一支箭来，正中红心！

再然后，他射出第二支箭来，正中一支箭的箭尾，余势不尽，最终把第一支箭剖为两半，第一支箭落下地上，第二支箭就完全顶替了第一支箭的位置！

再然后，第三支箭又如法炮制，完全占据了第二支箭的位置！

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

这次在场的无论是内行还是外行，都是一阵叫好！

在外行看来，前两场比赛有什么呀？不就是射箭吗？不就是射的准一点吗？但是第三场可不一样了，这是玩起花样来了！不光用箭射箭靶，还用箭射箭！不但是射中了，后面的箭还把前面的箭劈为了两半！

至于内行，那就更是到抽了一口凉气！从第三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孙博超射箭的技巧，已经趋于绝顶了！不敢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起码可以说，就算是养由基复生，李广再世，顶多，也就是和孙博超打一个平手！

世上，根本就不可能有比这更高的箭技！

不过，他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想错了！世上之事，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看了孙博超这一番表演，杨凤怡点了点头道：“不错！金公子，您这次的把戏，还真有点看头！”

“杨公子，那您也来来这个？”

“我不来这个！”杨凤怡摇了摇头，道：“这可是最后一局比赛，谁输谁赢全看这一局了。我要是再站的远一点射，无非也就是和你的效果一样，恐怕难以让你输的心服口服！”

“那你准备怎么办？”

“嘿嘿，这一次，还要金公子多多配合！”

## 第1605章罪魁祸首

杨凤怡这次的打算很简单，刚才，孙博超的一番所为。说穿了，不过就是以箭射箭！

怎么增加难度？

当然是用移动的弓箭，代替固定的弓箭。

说穿了，就是让孙博超用弓箭射向杨凤怡，然后杨凤怡再用自己的弓箭，把孙博超的弓箭，全部剖为两半！

这样的话，难度简直增加了十倍不止！而且不光是难度增加，危险性更是增加了百倍！

郭业不由得想起了金庸先生的小说《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和岳灵珊，练习冲灵剑法，最后一招，就是两把剑尖相对，这一招险之又险，只有心有灵犀的情侣才能使用。

现在，杨凤怡要玩的这一招，可比冲灵剑法危险多了！

郭业道：“慢！杨兄弟，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不同意！不如咱们换一种比法？”

孙小小也是眼泪汪汪，道：“杨大哥，小小乃是一个青楼女子，根本就不值得你这么做法！”

就连金博超也是心中不忍，道：“杨公子，本公子爱惜你是个人才，实在不忍心伤害你的性命！我看您还是照我做的来一遍吧？”

杨凤怡道：“杨某心意已决，众位不必再劝！我之所以要比这一场，一方面是为了小小，另一方面，是为了尊重金公子的艺业！天下之大，箭术绝顶者，恐怕只有你我二人。今日不好好切磋一翻，恐怕就会抱憾终生！”

“既然如此，杨公子请！”

“金公子，请！”

杨凤怡和金博超远离两百步站定，金博超抽出一根箭来，道：“杨公子，小心了！”

“嗖！”

箭似流星！

人们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啪！”，一阵难听的声音响起，两只弓箭齐齐跌落！

在一片叫好声中，金博超又抽出了第二支箭，还没等他说话呢，杨凤怡先开口了，道：“别婆婆妈妈的！战场上可不会射箭之前，还出言提醒！来来来，让我见识一下你的连珠快箭！”

日！

这也太瞧不起人了！

金博超一咬牙，心中暗想，姓杨的，原来本公子和你惺惺相惜，想放你一条生路，怎奈，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既然如此托大，本公子就成全于你！

想到这里，金博超抖擞精神，“嗖嗖嗖……”，连发数十箭！

杨凤怡的动作似慢实快，妙至巅峰，巧到毫厘，每每于间不容发之间，将金博超射来的弓箭击落。

一会儿功夫，在两人之间，已经散满了残箭！



金博超再往箭袋一伸手，坏了！箭袋里已经空空如也！

他说道：“杨公子神射，金某佩服。金某人的箭已经射完了，咱们……”

话刚说到这里，杨凤怡从自己的箭袋里又抽出三支箭来，对准了金博超，道：“金公子，你的箭射完了！我姓杨的还有呢！”

这个动作，把金博超吓了个亡魂皆冒，道：“你，你想干什么？”

“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吗？快快护送我等出城！”杨凤怡冷哼一声，道：“这可是七石弓，你最好不要耍什么花样！否则我就要让你知道知道，到底是你的腿快，还是我的箭快！”

“你……你早有预谋！”

“那是自然！姓金的，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在本公子的眼里，你连给本公子提鞋都不配！要不是为了抓住这个机会，本公子怎么会甘冒奇险？”

金博超如同被抛弃的小媳妇一般，满脸的哀怨之色，道：“想不到，我姓金的，在你的眼中如此不堪！不过……我还有话说！”

“如果你想威胁我，就免开尊口！”

“在下当然不敢威胁您，您的手稍微一抖，在下的小命就要玩完！我是有话想对小小姑娘说！还请杨公子网开一面！”

“你想说什么？”

“杨公子，我所争不过是孙小小姑娘！假如小小姑娘甘愿留在水口城，您就无话可说了吧？”

“你是想劝服孙小小？”

“正是！”

孙小小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道：“姓金的，你白日做梦！我孙小小生是杨公子的人，死是杨公子的鬼！就算墓碑上，也得刻着我是杨孙氏！”

“小小姑娘，你别嘴硬，听我把话说完。您听完了之后，觉得我姓金的所言，全无道理，尽可以和杨公子一起走，我不但不阻拦，还会尽力提供方便！要是听完了，觉得还有那么一点道理，还请小小姑娘三思而后行！”

“你讲！”

孙博超长叹一声，道：“小小姑娘，咱俩也不是第一见面了。你说我孙博超是会花四万贯钱买你红丸的人吗？还是那句话，别说在水口城了，在大唐长安也没这个价！你是不是感到有点奇怪？”

“这……”孙小小当然知道今天的价钱有点离谱，只是一直没有细想。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是处处透着蹊跷！

金博超继续说道：“好吧，就算我真的肯花这四万贯钱，但问题是，我孙博超的身家，你总该听说过吧？我的钱都是我爹给的，按月支取，从来就没有什么剩余！四万贯钱，我根本就拿出来呀！”

“那你的钱是从哪来的？”

“实不相瞒，是我爹给的！”

“啊……”孙小小忍不住惊呼出声，道：“水口城的人们都说，金城主为人刚正，从不逛青楼楚馆，小小还信以为真！想不到，他竟然打起了小小的主意！这么说来，金公子，你是为你爹做媒人来了？你可真是孝顺呀！”

“哪呀！”金博超连连摆手，道：“您想哪去了，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杨凤怡冷笑道：“就算不是你父亲，真正看上孙小小姑娘的，也必然跟你父亲有关！不会是刀城主吧？”

“呃……也不是刀城主。”金博超道：“咱们水口城以商立国，公平至关重要！我金博超今天做了这么多没品的事情，实在是因为，真正想要小小姑娘的那位，来头太大，我得罪不起呀！”

“此人到底是谁？”

“说到这个人，那可就太不简单了！此人乃是天下第一的大英雄，好汉子！小小姑娘，你要是跟了他，可比跟着这位杨公子强的多！当然，我不是说这位杨公子不好，不过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行了！行了！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了！”杨凤怡冷哼一声，道：“我就不信，这世上还能有比我还要优秀的人物！”

“杨公子，俗话说的好，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您说话，还是要谦虚一些！”

“哼！”

金博超说起这个人来，简直是两眼放光，继续说道：“此人的岁数和我差不多，却已官居二品！你们可要听明白了，这可不是什么新罗高句丽或者百济的二品！而是大唐的二品！大唐那是天朝上国，二品大员，能简单的了吗？”

孙小小道：“二品高官又如何？小小可不是趋炎附势之人！”

“不光是官职高呀，人家长得也不错！传说此人，颜如宋玉，貌比潘安，就算是皇帝老儿都想把家里的女儿嫁给他！怎奈人家坚辞不受！有风骨！有胆气！”

郭业闭着眼睛，把朝中二品大员，在脑海中都过了一遍，貌似符合金博超所说的条件的，是一个也没有！

他说道：“金公子，不如你再说说他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吧，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必有非常之功业！”

“那是自然！这位大人物在大唐的事情，我是不太清楚，不过在咱们三韩之地上事情，我可是耳熟能详！”

郭业忽然间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道：“你说的，可是他在平壤城两百破五千，解救荣留王；汉城五万破二十万，大败渊盖苏文；金城两千破二十万，解了金城之围！”

“哎呀！郭公子，您都知道呀！那就好办了，您赶紧劝劝这位杨公子吧。比起人家来，他什么都不是！只有人家秦国公郭业才是小小姑娘的良配！”

## 第1606章来龙去脉

杨凤怡听完了金博超的话，狠狠的瞪了郭业一眼，道：“郭大哥，想不到金公子是想把小小姑娘，嫁给一个姓郭的。此人和你姓氏相同，不知您有何感想？”

“这……”郭业道：“金公子，我看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秦国公郭业身份高贵，怎么可能强迫你抢一个女子？”

“你懂什么！”金博超冷笑道：“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秦国公这么大英雄，好色一点，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郭业正色道：“金公子，英雄本色，和英雄好色，可不是一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金博超一摆手，道：“就算不是一回事，那也差不了多少！总而言之，言而总之，秦国公好色那是肯定的！我得到了绝对内幕的消息！”

“你从哪得到的？”

金博超一翻白眼，道：“既然是内幕消息，当然就是秘密了，怎么可能告诉你？”

不理郭业，金博超扭过头来，又对孙小小说道：“小小姑娘，现在话我已经跟你挑明了！真正想要你的，乃是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你觉得如何？”

“请金公子见谅，小小不能从命！”

“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呢，那可是秦国公，郭业郭子仪，多少女人求都求不来的福份！我要是个女儿身，我早就……”

郭业赶紧打断了金博超的话，咳嗽了一声，道：“金公子，我问你一件事，你见过秦国公吗？”

“虽然没有亲眼见过！但是我见过秦国公的画像！”

“画像？这可就奇怪了！秦国公再大的本事，那也是人，而不是神！我就不相信，他能通过画像传音！你到底是哪得来的命令！”

金博超被郭业说了个哑口无言，良久，才解释道：“好吧，我承认，我刚才所言，是有那么一点点的不实之处！其实秦国公根本就没有命令我逼迫孙小小姑娘！”

“那你是跟秦国公有仇？故意栽赃人家？”

“那怎么可能？我金博超平生最尊敬的就是秦国公，怎么可能栽赃陷害于他？实话告诉您吧，因为秦国公要来咱们水口城了，我金博超就想给他一份大礼，聊表寸心。可是人家秦国公什么都不缺，送什么好呢？幸好天可怜见，被我打听着了，秦国公最为好色！所以，我就把主意打到了小小姑娘的身上！”

“此言当真？”

“那还有假！您仔细想想，为啥别人出两万贯钱的时候，我就要翻一倍，直接拿出四万贯来？您看我像是傻小子吗？，实在是因为，我这不是自己享用，而是要送礼！出的钱越多，岂不是说明这份礼越重？”

郭业道：“这么说来，今天晚上的一切，都是由你幕后主使？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演一场戏？”

“您说得完全正确！要不然，我就直接跟张老鸨和小小姑娘说这件事，不用这么多钱，一万贯就足够了！实在是因为，没有今晚这场大会，谁知道我

这份礼有多么重？怎么能让秦国公承足够的情？再说了，有了这场大会，以后跟秦国公坐到一块了，也是一个不错的谈资。”

杨凤怡摇了摇头，道：“还是不对！你刚才明明说，这钱是你爹给你的！怎么现在成了你自己孝敬秦国公的？”

“嗨！这根本就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嘛！我想巴结秦国公，我爹也想，刀城主更想！可以说，我今天来，代表的就三位城主共同的意思！我说两位公子，你们只要放手，就可以得到我们水口城的友谊！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就是水口城的敌人！何去何从，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他这番话，郭业倒是相信了！

如果说，金博超在弓箭的威逼之下，会虚言掩饰的话，那张立业可就没有理由对他说谎了！孙小小的事情，和张立业妹子的事情，如出一辙！他们两个总不会是事先商量好的吧？

郭业道：“金公子，我看你是白费这番心思了！我不知道是谁跟你说的，秦国公最为好色！不过，这个传言就算是真的，也毫无意义！你知道不知道，秦国公和新罗的善花公主，以及汉城的杨凤怡，都有婚约在身！绝对不会在此拈花惹草！”

“您怎么说这种糊涂话？有了老婆，就不出来鬼混啦，怎么可能？男人就像猫，根本就不可能不偷腥！”

这还解释不清楚了，郭业道：“不谈这些了！我再问你最后一件事情！秦国公声名远播，这我承认！可是三位城主也是一方雄主呀！秦国公来了之后，他们以礼相待也就是了！为何这么挖空心思，讨好与他？”

“这是我们水口城的秘密！不能告诉你！”

“好吧，既然你不愿意说，郭某也不勉强！这就送我们出水口城吧！”

“送你们出城？哼哼，你们想得美！你看那是什么？”

郭业顺着金博超的手指望去，只见不远处，已有大队的士兵，弓上弦，刀出鞘，气势汹汹向自己这边涌来！

金博超道：“刚才，你问什么，本公子就回答什么！你以为本公子是怕你们吗？错了！完全错了！本公子只是在拖延时间，等待援兵而已！姓杨的，你再大的膂力，拉弓这么久了，也该累了吧！还不快快束手就擒！”

郭业并不怎么惊慌，道：“金公子好心计！我再问一件事，您刚才对我们说的，可都是实话？”

“你是说关于秦国公的事？当然都是真的！不过，现在都到了这个时候了，你还是自己多担心担心自己吧！”

说话间，大队的人马已经把郭业等人团团围住！

想当初，杨凤怡怕引起一场混战，伤害到孙小小，并没有让人，把金博超给捆了，只是用宝弓遥指！

现在人多混乱，金博超一闪身，已经躲入了人群之中！

一阵甲胄声响过后，一员老将，手持一面盾牌，出现在了郭业等人的面前！

此人身量不高，脸上皱纹堆累，却是精神矍铄，声若铜钟，道：“听说水口城内来了几个少年英雄打抱不平，可就是诸位？”

郭业冷笑道：“少年英雄不敢当！不过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罢了！请问老将军，您是哪位？”

“老朽乃是水口城之主，刀严朗是也！”

“刀城主，您带这么多人来，是来抓我们的？”

“哪里，哪里？几位少年英雄，包括孙小小姑娘，在水口城受了委屈。老夫忝为水口城之主，道歉都来不及，怎么会与各位为难？”

“那就请刀城主，送我们几人出城！郭某感激不尽！”

“呃……这个么……”刀白朗面露为难之色，道：“送诸位出城倒也简单！不过，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可是让我们把孙小小姑娘留下！”

“不错！正是！”

“那我们要说不呢？”

刀严朗冷笑一声，道：“老夫这几十年来是吃斋念佛，不问世事。不过几十年前，死在老夫手上的，没有一百也有八十！难道其中就没有无辜之人？你们要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候刀枪无眼，出了什么差错，可怨不得老夫！”

郭业冷笑道：“说白了，还不是以势压人？”

“你这么理解也不是不行！”刀白朗道：“为了我们水口城的前途着想，说不得，老夫只能不讲理了！”

尼玛水口城的人怎么都这样？

说不讲理就不讲理，毫无心理障碍！

孙小小这下彻底绝望了，对杨凤怡道：“杨大哥，现在重兵围困，咱们无论如何都没有机会逃走了！小小本一青楼女子，不值得您再付出更多！小小愿意为了您，去伺候那个秦国公！大不了，大不了……”

杨凤怡怒道：“你别总死呀，死的！我告诉你，只要我姓杨的在一天，你就绝对没有机会，爬上秦国公的床！”

郭业感到这句话深深的恶意，道：“杨兄弟，事到如今，也只有用那最后一招了！”

“唉，你真没用！才来了水口城一天，就被人逼着用那一招，那件事你就别想了！”

郭业大惊失色，道：“那怎么能行，只要用了那一招，孙小小就算被我救下来了，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孙小小大惑不解，道：“杨大哥，你们说什么呢？小小怎么听不明白呢？”

刀严朗哈哈大笑，道：“小辈，休要故弄玄虚！我告诉你们，老夫以一城敌三国，自有老夫的过人之处！我告诉你们，不管你们有什么手段没用出来，除非你们能请得秦国公亲口发话，否则你们要想逃走，是难如登天！”

## 第1607章汉室宗亲

郭业和杨凤怡对视一眼，险些笑出声来。郭业道：“刀城主，听您的意思，您和秦国公有交情？”

“呃……神交而已！神交而已！”

“原来只是慕名。既然您听闻了秦国公的名号，就把他引为知己，那我问您一句，您知道不知道秦国公到底长什么样？”

“当然知道。我的城主府中收藏了秦国公画像一幅，把他老人家画得是惟妙惟肖，只要见到他老人家，一定能认出来。”

郭业大寒，道：“刀城主，据在下所知，秦国公今年不过是二十多岁，还不到而立之年！而您岁数都有六七十了，这么一口一个老人家的叫着，恐怕那郭业，承受不起呀！”

“话可不能这么说！有我叫他老人家，可不是说他年纪大，而是表示尊敬。有句话叫做达者为先，你懂不懂？郭公爷，小小年纪就做出了这么大的功业，就值得我刀百郎叫他一声老人家。”

这水口城内之人，简直太没节操啦！事到如今，郭业也不敢在卖关子了，待会儿刀白朗再说出不着调的话来，以后再见面，两个人面子上都不好交待。

郭业说道：“老人家，您看我像不像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你？”刀严朗上下打量了他两眼，微微一笑，道：“年轻人，你是想冒充秦国公郭业，好逃出生天吧？我告诉你，白日做梦。”

“您的意思是，我一点都不像？”

“倒也不能那么说，眉眼之间，倒是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老夫对着秦国公的画像早晚揣摩，早已对秦国公的面貌知之甚深，你绝对不可能是秦国公！”

郭业一想到自己的画像，被一个须发皆白的老头子昼夜揣摩，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赶紧说道：“刀城主，能否让人取来一盆清水，我洗把脸，您再看看。”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洗一把脸，就能变成秦国公。那老夫洗一把脸，岂不就会返老还童了？”

“还望刀城主成全！”

“好，就让你死个心服口服！”

功夫不大，一盆清水端了过来，郭业洗了一把脸，又抬起头来，道：“刀城主，您现在又怎么说！”

“你……这……”刀白朗看了看那盆水，又看了看郭业，道：“秦国公，果然是您老人家！刀白朗给您见礼了！”

说完了，老头子跪倒在地，梆梆的磕头。

郭业赶紧用手相搀，道：“刀城主，您名为城主，实乃一国之君！郭某怎么敢受您如此大礼？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刀严朗这才站起身来，道：“秦国公，您老人家怎么这么早就来咱们水口城了？不是说还要过个十天半个月吗？您看看，礼物我们都还没准备好！”

“哼哼，我要是不早来几日，恐怕……”说到这里，郭业忽然发觉，自己不来，恐怕也没多严重的后果！

张立业顶多就是生活清苦一点，凭他的机灵劲，解决温饱问题还是没问题。

至于孙小小，要不是女扮男装的杨凤怡的出现，恐怕正欢天喜地的等着自己“临幸”呢。自己身份够高，年少多金，长得也还不赖，对于孙小小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难得的好归宿。就算只有一夕之欢，那也能大抬她的身价。

郭业改口道：“恐怕就难以和刀城主有这番不打不相识了。这是咱们爷俩的缘分！”

“缘分？秦国公说得好！”刀白朗道：“此地并非讲话之所，不如您和我一起回城主府！”

“这个不合规矩吧……你们水口城，难道就没有馆驿？”

刀严朗连连摇头，道：“馆驿那是招待外人的！咱们是什么关系？怎么能把您安排在馆驿呢？您放心，老夫的城主府绝对要比馆驿招待的好！”

尽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刀白朗成了自己人，郭业还是说道：“那就要叨扰刀城主了。”

对于眼前发生的戏剧性变化，孙小小一时间如坠雾中，勉强理了理思绪，道：“郭大哥是秦国公，这么说来，杨大哥，您是秦国公的属下？”

杨凤怡苦笑一声，道：“可不是手下那么简单……”

……

……

折腾了大半夜，众人早已身心俱疲。刀严朗颇为识趣，与郭业略微交谈了几句，就赶紧安排郭业等人休息。

等郭业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日上三竿！他这边稍有动静，就有一个俏丽异常的小丫鬟，跑了过来，伺候他洗脸净面，穿好了衣服。郭业富贵已久，对此倒是习以为常。

伺候郭业吃完了早点，小丫鬟才道：“秦国公今天可有什么安排？”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是刀城主让你问我的？”

“是的，城主大人事先交代过，如果秦国公如果没有什么别的安排，还请秦国公移步后宅花厅，城主大人在那里恭候大人。”

郭业心中暗想，后宅？这姓刀的还真不把我当外人呀！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我倒要看看，这老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他说道：“头前带路！”

“是！”

等郭业到了后宅花厅，发现等候自己的不光是刀严朗，还有另外两个老头。这两个老头，一高一矮，一胖一瘦，看年纪都比刀严朗略小一些。

在刀严朗的介绍之下，郭业明白了，那个又高又胖的，就是金博超的亲父亲，副城主金正豪。又矮又瘦的，则是副城主卯少宏。

众人寒暄已毕，刀严朗咳嗽一声，进入了正题，道：“秦国公，今天我们几个请您过来，是来向秦国公交个底，我们和秦国公是友非敌，而且同出一源。在水口城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秦国公尽管吩咐，水口城上下人定当竭尽全力。”

“同出一源？”郭业疑惑的问道：“难道几位城主，也是我大唐子民？”

“那倒不是！”刀严朗道：“我等并非大唐子民，事实上，在几十年前，我们这些人都是可以算得上是百济子民。”

“那你们所谓的同出一源，指的是……”

“我们和秦国公都是汉人！”刀严朗道：“秦国公，我们三人可不是像那些蛮夷一样，乱认祖宗！我们三人都是纯种的汉人！您看我们的姓氏就可知一二！”

“卯？金？刀？”郭业念叨了几句，忽然脑中灵光一现，道：“这三个姓组合起来，不就是‘劉’字？你们三个都姓刘？”

“正是。我等三人的祖上确实姓刘，都是正儿八经的汉高祖刘邦之后。”

“那你们因何落到百济？又因何把老祖宗给的姓都改了？”

刀严朗解释道：“说起来，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想当初王莽代汉，大肆屠戮刘氏宗族。我们的祖上被迫改名换姓，远走他乡！想当初这里还是大汉的乐浪郡，我们祖上就以卯金刀为姓，在此繁衍生息，这就是百济八族之中，卯金刀三姓的来历。”

“原来诸位还都是汉室宗亲，真是失敬失敬！”

“哪里，哪里。时过境迁，还谈什么汉室宗亲！我们告诉秦国公这些，只是希望秦国公明白，我等和秦国公同为汉人，希望和秦国公守望相助。”

汉朝距离现在，都有四五百年了，这些人所说是真是假早已难以考证。郭业可不相信，这些人把自己请来，就是为了要攀这么远的一个老乡关系。

他说道：“几位城主，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水口城，是不是惹上什么大麻烦了？”



## 第1608章解铃还须系铃人

“麻烦？秦国公，您误会了！我们水口城，怎么可能有什么麻烦？动了我们水口城，就如同动了百济、新罗和高句丽的钱袋子。只要不是三国团结一致，或者已经有一个国家一统三国，我们水口城就不会有什么麻烦。”

“果真如此？”郭业微微一笑道：“那我可就相信您老的话。实不相瞒，郭某此行，一来是代表大唐天子，册封新罗女王。二来，是调停三国纷争。前一项还好说，后一项实在是劳神费力。等再过几日，三国大会一开始，郭某可就无心他顾了。”

刀严朗苦笑一声，道：“人们都说秦国公眼里揉不得沙子，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好吧，我们确实是有事相求。非是小老儿刚才有意欺瞒，实在是这刚一见面，就求您老人家这么一件大事，我还真有点张不开这个嘴……”

郭业脸一沉，道：“刀城主，您要是再提什么老人家，你们的事情，我可就真不掺和了！这不是折我郭业的寿吗？”

刀严朗打蛇随棍上，道：“您的意思是，只要小老儿不提什么老人家，这个忙，您就一定帮？”

“说来听听！”

“其实小老儿刚才说的也没错，我们水口城倒是没什么可担心的。小老儿担心的是，我们百济境内的亲族……”

刀严朗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三国之内，最为敌视咱们汉人的，就是百济了。我们卯金刀三姓的来历，也不是什么大秘密，百济朝廷早已知悉，一直对我们三姓百般打压。”

郭业脑中灵光一现，道：“所以，这才有了三十年前，你们分出一部分族人，占据了水口城。这是你们的狡兔三窟之计！”

“不错，正是！秦国公慧眼如炬，小老儿佩服。”

“那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你们有了水口城这个退路，把族人都接来水口城不就行了，怎么还需要郭某人帮忙？”

“百济国原本就对我们三姓之人百般不满，自从出了水口城这档子事之后，对我们三姓的防范就更加严密。我们三姓总共有几十万人，全部转移，动静太大，要想瞒住百济根本就不可能。”

“那你们可以零敲碎打，每年转移一部分人口，时间长了……”说到这里，郭业忽然觉得自己想的也不怎么对，时间一长，除非百济高层都是瞎子，要不然被百济发觉简直是一定的！剩下的族人就会遭受灭顶之灾！

刀严朗道：“其实我们三姓之人，原本和秦国公的打算一样。这已经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只能尽力把损失减到最小了。不过到了现在，已经到了图穷匕见之时！”

“为什么？百济刚逢大败，现在正应当休养生息！他们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大肆屠戮国内百姓？”

“秦国公，您还是太宅心仁厚了，不了解这些蛮夷之人的阴暗手段。”

“哦？那郭某倒是愿闻其详！”

金正豪接过了话茬，道：“此事说起来话长，说起来，我们三姓之危虽然由来已久，现在发作，还真是跟秦国公有关！”

“啥？这里边还有我的事？”

“首先是秦国公您给百济武王扶余璋戴了绿帽子事情，人尽皆知！百济国内一方面是恨武王无能，令全国蒙羞。另一方面，对您也是恨之入骨。恨屋及乌之下，对我们这三族汉人，也是越发的看不顺眼了。”

郭业可不认这个帐，道：“什么绿帽子？金城主，您这话也忒难听了一点。那善花公主和扶余璋可没有婚约！谁不服的话，把婚书拿出来！”

“婚书？那善花弥勒寺花了百济国库几年的收入，在百济人的眼中，有什么婚书比这个更有说服力？”

“那都是扶余璋一厢情愿！”

“您可以这么想，可是百济人不会这么想！算了，这件事的是非曲直我也不和您那争，再说了，我们这也不是怪您。照老夫看，秦国公您这件事做得好！大涨了咱们汉人的士气，灭了百济的威风！”

郭业暗自腹诽，你这就是三观不正！他说到：“金城主，百济人就为了我和扶余璋这点破事，就要灭你们三族，我咋听着有点不靠谱呢？”

“这只是原因之一。”

“那原因之二呢？”

“原因之二，还是与您有关。这次百济遭此大难，罪魁祸首，一个是渊盖苏文，另外一个就是您了。百济国内群情涌动，发誓报仇。可是这两个人他们谁都得罪不起，柿子捡软的捏，这就又迁怒到了我们的头上！”

郭业有了一股不祥的预感，道：“不会还有原因之三吧？这次还是和我有关？”

“您都知道啦？秦国公果然聪明！”金正豪竖起了大拇指，说道：“第三条，我们三姓和秦国公的责任得算是一半一半。您用百济武王扶余璋，向百济勒索巨额的赎金。百济国库空虚哪还得起？这就又把主意打到了我们的头上。可以说把我们三族之人，斩尽杀绝，是一举三得！”

“一举三得？”

金正豪伸出了三根手指，道：“第一去除了我们卯金刀三姓这个心头大患！第二灭我三族，给百济百姓出气，祸水东引！第三得来的钱财，一方面支付武王的赎金，另一方面，还可以迅速的恢复国力！”

郭业听了连连点头，道：“如此说来，这次你们三族还真是在劫难逃了！”

“所以，解铃还须系铃人！秦国公，您一定要帮我们三族一把！”

郭业一皱眉，道：“假如你们所言为真，郭某人自然是责无旁贷。早知道的话，倒也简单，用扶余璋换你们三族，想必百济也是肯的。到了现在，可就不好说了。”

“嗨！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卯少宏拍案而起，道：“再难的事情，能难得的住秦国公？您也不用跟他们废话，就直接向扶余璋要人！他要是识相的话，还则罢了！要是不识时务的话，嘿嘿！秦国公您就领着我们水口城，干他丫的！”

“对！对！对！”金正豪拍手道：“干他丫的！秦国公，咱们水口城的兵马任您调遣，在您的带领之下，花上三五个月的时间，把百济灭国！从今以后，您就是百济之主了！我们卯金刀三族，唯您马首是瞻！”

“胡说！”刀严朗眼睛一瞪，道：“秦国公是何等身份？不到而立之年，就是大唐的二品大员，前途不可限量。百济这个小庙，怎么能留得住秦国公这

个真佛爷！依老夫看，打下百济之后，秦国公可以留下一个子嗣，在我们百济为王。”

金正豪一脸的遗憾之色，道：“那真是可惜了。咱们老哥三个，只有卯兄弟，有一个女儿，可惜已经嫁人。孙女倒是有几个，可惜年纪还小。不能嫁给秦国公。”

卯少宏道：“小倒不是问题，说不定秦国公就好这一口呢。问题是……不是我这个当爷爷的不心疼孙女，平心而论，咱们的孙女长得也就一般，不知入不入得秦国公的法眼。要不咱们把她们召集起来，让秦国公选选？”

眼见这三个老头越说越离谱，郭业赶紧阻止，道：“我说三位城主，这们这是还没打劫，就开始分赃了。那百济就是那么好打的？你们水口城究竟实力咋样？”

## 第1609章自不量力有扶桑

“您国公，您放心！我们水口城的实力可不弱，灭掉百济绰绰有余！”

郭业大惑不解，道：“你们有这实力，还要我干什么？你们别给我打马虎眼，快点说说，你们到底有多少兵马？”

刀严朗伸出了两根手指，道：“这个数！”

“二十万？”郭业大吃一惊，道：“想不到水口城竟然有如此实力，我郭业还真是小瞧你们了！”

“呃……秦国公您没小瞧我们，老夫说的是两万！”

“啥？两万？”

“秦国公您别急，这只是常备军。再动员一下，给您凑足五万兵马，绝无问题。”

“五万大军灭百济？我说刀城主，您怎么大白天的说胡话呢？”

刀严朗正色道：“我这可不是说胡话，而是话出有因！”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您千万别告诉我，是因为有我郭业领军，所以才能五万灭国。”

“对呀！我们就是这个意思！秦国公您真是一点就透！”刀严朗一脸的兴奋之色，道：“秦国公，您是谁呀？大唐战神！谈笑间就能两百破五千，五万破二十万，最近您更不得了，两千破二十万！我们给您五万兵马已经不少啦！”

金正豪插话道：“就是！就是！您仔细算算，两千可以破二十万，那五万岂不是可以破五百万？百济全国也没有五百万人口。咱们五万大军灭百济，那是十个手指捏田螺——十拿九稳。”

日！

尼玛帐还能这么算？

郭业道：“众位城主也是领兵之人，俗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我郭业能够以上胜多，靠的乃是天时地利人和，还要加上几分运气。可一不可再！”

“可一不可再？可问题是您不光是再一再二，还再三了呢？这又怎么解释？”

“呃……我就是那么一说，您扣什么字眼呀？总而言之，五万大军灭百济，纯粹是异想天开，绝对没有实现的可能！”

“这样呀！”金正豪晃了晃脑袋，道：“您是大唐战神，说啥是啥。那咱们就先放百济一马，不过，把我们剩下的族人，从百济接出来的事，您可得上心。”

“那是自然。”

“多谢秦国公！”三个老头异口同声地答道。

听完了这话，郭业忽然有种被人算计的感觉。这三个老头靠着两万军队，独抗三国，还活的挺滋润的，怎么可能那么幼稚？分明是他们这几个人，早有预谋，一唱一喝之间，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见郭业脸色一变，严白朗赶紧转换话题，道：“秦国公，虽然说孙小小姑娘已经心有所属。不过其他的佳丽，我们已经帮您搜罗了十来个，个顶个的不在孙姑娘之下。要不要把他们带过来，给您见见？”

“我还正想问这件事呢！”郭业心中一动，道：“是谁跟你们说我郭业最好色的？简直是血口喷人！”

“呃……这还用人说吗？您和善花公主的事情人尽皆知。善花公主艳绝三韩，人尽皆知。您说您不好色，也得有人信呀。”

“少给我来这里根儿楞！”郭业道：“金博超那小子，已经都跟我交待的差不多了！你们要是再说话不尽不实的，你们的事情我可就不管了。”

“秦国公息怒，我们不是不想说，实在是人家那边说了，千万不能把他们的身份告诉您！我们哥几个，实在是没办法。”

“那就不好意思了，我郭业今天还就是要较这个真了。你们到底是想得罪我，还是得罪那头，选一个吧。”

“那我说了您可千万别生气。告诉我们您这个爱好的，不是旁人，乃是大唐密谋不良人。”

郭业听了心中一动，道：“你们和不良人还有关系？”

“那是自然。我们以一城敌三国，等于就是在刀尖上跳舞，不找几个强援怎么成？不良人本身就代表了大唐官府，能和他们搭上关系，老夫几人可是颇花了几分心思。”

郭业冷笑道：“我和不良人的关系，不良人没和你们说？”

“当然说了，他们说您执掌大唐密谋丽竞门，和不良人之间有些不对付。不过，那只是公事，并没有什么私怨。难道这其中有什么不对？”

郭业心中案想，这话说得倒也没错。自己和张亮之间，是有些不对付，不过上次自己查罗迦娑婆一案的时候，张亮送了自己一笔重礼，关系有所缓和。上次在金殿之上，张亮还帮自己说了几句好话。再跟不良人过不去，是自己不是有些小独鸡肠了？

不过，不良人为啥要告诉刀严朗自己最为好色呢？这到底是他们有什么歪心思，还是随口一说？

认真论起来，这个倒不是污蔑。食色性也，哪个男人不好色？这简直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只是传来传去的，令自己脸上不怎么好看而已。

郭业道：“说得大体没错。”

刀严朗长出了一口气，道：“那就好，那就好。不良人那边吩咐过，说为了避免秦国公误会，千万不能说这个消息是他们透露的。老夫真的是被您逼的有点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既然答应了要帮刀严朗，郭业还真用了心了。

他想了一下，问道：“刀城主，三国之中，高句丽的汉人最多，大约有一半的高句丽人是汉人。新罗的汉人最少，我估计只占总人口的一成。百济不上不下，却对汉人最看不上眼，究竟是什么原因？”

“秦国公，您可知道，百济现在是同时向三国称臣，扶桑、大唐和高句丽？”

“这倒是听说过！”

“那您可知道，百济国内，究竟是把哪个国家，当成了真正的宗主国？”

“那还用问吗？当然是高句丽了。无论高句丽之主还是百济之王，都是高朱蒙的子孙。”

“秦国公您错了，百济早已和高句丽貌合神离，对百济朝廷真正有影响的乃是扶桑，有好几任百济之主都是在扶桑长大。老夫甚至怀疑，百济王室，

是不是已经被扶桑偷偷的换了种了。”

郭业道：“您的意思是……百济敌视汉人的真正原因，乃是扶桑？”

“不错。扶桑一直有染指大陆之心。他们认为高句丽和新罗都不在话下，唯一的大敌就是大唐！为了避免入侵之后，后院不稳，不如先把百济国内的汉人全部杀光！”

郭业道：“刀城主，我怎么听着您的话，像是天方夜谭呢？我大唐乃是天朝上国，扶桑算哪根葱，怎么能和我们大唐相提并论？”

“这我可不是乱说。我们卯金刀三族，也在百济八族之内。怎么可能不知道扶桑人的那些心思？！至于您刚才的问题，倒也好解释，无非是扶桑夜郎自大罢了！”

郭业想了一下，貌似历史上大唐和扶桑似乎还真打过一仗，至于这场战争的具体情况就不慎清楚了。他冷笑了一声，道：“扶桑人来大唐的可不少，要说他们对大唐全然无知可说不过去。恐怕他们不是夜郎自大，而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秦国公此言有理！扶桑人现在是两个朝廷，内部并不统一。就这种情况，他们还妄想挑战大唐，实在是自不量力！”

郭业听了一愣，道：“两个朝廷？”

## 第1610章打了折扣的承诺

在郭业的印象之中，日本这个国家，虽然时常军阀混战，下克上也是日本的“光荣传统”，但是日本的朝廷应该一直是很稳定的。日本天皇不是号称万世一系吗？怎么出来了两个朝廷？

刀严朗不紧不慢的解释道：“不错，现在日本的确是两个朝廷并列。从汉朝到现在，咱们所称的‘倭国’，其实指的是邪马台王朝。治所在九州的大宰府，这个朝廷可以称为九州朝廷。所有来中国的使者。都是九州朝廷派来的。意图吞并大陆的，也是九州朝廷？”

“那另外一个朝廷呢？”

“另外一个朝廷的历史就要晚的多，他们兴起于奈良地区，原来只是一个普通的部族联盟。在几十年前，才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王朝。他们称自己的民族为大和，可以称之为大和朝廷。”

大和？奈良？这两次名词倒是挺熟，郭业心中暗想，这个大和朝廷才是我熟悉的日本。有很大的可能，后世的日本天皇，就是这个大和朝廷天皇的子孙后代。

如果是那样的话，日本天皇所谓的万世一系，可就有些成色不足了！他真正的起源应该是在隋唐时期。至于隋唐以前的历史，有很大的可能，是把九州朝廷的历史，移花接木，搬到了自己的头上！

.....

.....

从后宅花厅出来，郭业又在那个小小丫鬟的引领之下，来到了自己的小院。

郭业问道：“我带来的同伴在哪里？”

“您是说杨公子？他就在隔壁的院子。您找他有事？要不要婢子去请他过来？”

“不必，我自己过去。”

郭业来到杨凤怡的门前，正要敲门，忽然间听到一个变了调的女声传来，道：“什么？杨大哥你说什么？你是女人？”

想不到还能赶上这么劲爆的场面，郭业当即站立不动，听起了杨凤怡的墙根。

杨凤怡道：“小小别喊！你听我说，误会！这都是一场误会！”

“误会？恐怕不是一场误会，而是一场笑话吧？想不到我孙小小聪明一世，多少男人都被我玩弄于鼓掌之间。到头来，竟然被一个女人给耍了！姓杨的，你有钱有势，又嫁了秦国公这么一个如意郎君，不好好在家做少奶奶。何苦戏弄我一个苦命的秦楼女子？”

杨凤怡道：“小小你听我说，我这可不是耍你！实在是事出有因。”

孙小小冷哼一声，道：“事出有因，就可以穿男装骗人？”

“穿男装怎么了？又不是专门为了你！”孙小小这么不依不饶的，杨凤怡也有些生气，道：“我从小就喜欢穿男装，又碍着谁了？我喜欢女子，郭业那小子都不敢唧唧歪歪的，又哪轮得到你来多嘴？”

“啊.....你.....你喜欢女子？”

杨凤怡这才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了，这种事情，郭业不在乎。不过在世

人的眼中，可就有些大逆不道了。她忙说道：“那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这次纯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根本就没想骗你！你想想，哪个骗子会拿五千两黄金骗人？”

孙小小还没从刚才重磅消息的轰炸中醒过神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杨凤怡就把自己和郭业，怎么计划在水口城好好的游玩一番，又如何在这张立业的引领之下，来到春风楼，阴差阳错之下，把孙小小拐回来的事情说了一遍。当然，她自己主动提出要逛青楼这件事，就被她用春秋笔法，给抹去了！

最后，杨凤怡说道：“我这完全是一片好心，没想到弄巧成拙，伤了小小的心。不过，你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其实你也没啥损失。”

“小小付出了一片真心，换成了一场笑话，也叫没什么损失？”

杨凤怡无奈地说道：“大不了，大不了，那五千两黄金我都给你了。这总行了吧。”

“奴家的一颗心就只值黄金五千两？”

杨凤怡一阵烦躁，道：“覆水难收，时光又不能倒流，你究竟想怎么样？”

孙小小期期艾艾地答道：“杨……杨姐姐，您有没有听说过假凤虚凰？磨镜之戏？”

郭业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孙小小这丫头，虽然还是黄花大闺女，但是作为一代名妓，尼玛该懂的都懂！可不能让他把杨凤怡给带坏了！

他赶紧咳嗽一声，伸手敲门。

“呀！谁？”屋内两个人都吓得不轻。

郭业道：“还能是谁，当然是我！”

杨凤怡打开门来，孙小小的脸红的象一块红布似的，道：“杨姐姐，小小还有点事先走了。”

也不理郭业，孙小小低眉顺眼地跑了出去。

见是郭业，杨凤怡倒是毫无惧色，道：“我当是谁呢，怎么堂堂的秦国公，还学会听墙根了？”

“哼哼，我要是再学不会听墙根，才危险呢！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被你带上绿帽子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呃……没什么意思……”郭业当然不会和杨凤怡解释刚才的情况有多么“危险”，岔开话题道：“凤怡，现在孙小小已经救出来了，你也该履行承诺了吧？”

“承诺？什么承诺？”

郭业嘿嘿一笑，道：“凤怡何必明知故问？当然是圆房！”

“你说的是这件事呀，好说！好说！”杨凤怡道：“不就是圆房吗？没有问题！”

郭业心中暗想，怎么这小妮子这么好说话了？有古怪！他小心翼翼地答道：“凤怡你是不是还有什么话没说完？”

“不愧是凤怡的夫君大人，果然聪明！”杨凤怡道：“这个圆房，指的是成亲之后，夫妻双方成其好事！凤怡理解的没错吧？”



“对！没错！”

“那不就结了！咱们俩只是定亲，还没成亲呢，谈圆房还有什么意义？”  
日！

还能这么解释？

想不到杨凤怡在这跟自己扣起字眼来了，郭业道：“我就不信，凤怡你当初对我许诺的时候，说的是这个意思。”

杨凤怡撒起谎来，眼睛都不眨，道：“当然就是这个意思，难道夫君是想到别的地方去了？”

“你……好吧！”郭业道：“既然凤怡不愿意，我也不勉强。刀城主还要请我喝酒呢，就先不陪凤怡了。”

说着话，郭业就往外走。

杨凤怡见郭业的脸色有些不好看，心中不忍，道：“夫君大人，您真的想要凤怡？”

郭业一听这话，心中暗叫了一声有门！他赶紧道：“郭某对凤怡之心，可鉴日月！”

“那……那……大不了凤怡先给你亲一下！不许干别的。”

“好！”

郭业刚要上前，杨凤怡一伸手，把他给拦住了，道：“只能亲脸。”

“好！”

“只能一下。”

“好！”

“等等，先让凤怡准备一下！”

郭业彻底被杨凤怡弄的没脾气了，道：“凤怡，你能一次把话说完吗？以前咱们俩挨挨碰碰的，又不是没有过，你至于这样吗？”

杨凤怡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说道：“那怎么能一样？凤怡以前根本就只是利用你而已，把你当敌人看了。战场之上，难道就没有身体接触？”

郭业大喜，道：“那现在呢？”

“现在？不告诉你！凤怡准备好了，你过来吧。”

## 第1611章请将不如激将

此时，杨凤怡已经洗净铅华，素面朝天。

此时，杨凤怡的眼睛已经闭上，任君采撷。

此时，郭业已经来到了杨凤怡的身边，捧起那美艳无比的螭首。

突然！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传来。

日！

是谁这么不开眼！

郭业还想继续，杨凤怡却已经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跳了开去，

道：“我……我去开门！”

房门打开，却原来是孙小小去而复返。

旁的时候倒也罢了，郭业此时正是欲求不满，对自己这个“女情敌”，自然也就没了好脸色，道：“原来是小小姑娘，您这次来，是打算教我们家凤怡什么是‘磨镜之戏’？”

不好的预感，成为了现实，孙小小顿时脸颊羞红，声如蚊蚋，道：“才，才不是呢！”

杨凤怡对于孙小小的到来，倒是颇为感激，得意的看了郭业一眼，道：“这次可不是凤怡推脱，而是天意弄人。夫君大人，您不是说刀城主请您喝酒吗？赶紧去吧！凤怡和小小姑娘，还有一些女儿家的悄悄话要说。”

郭业道：“女儿家的悄悄话？那我就更不放心了。刀城主那边不急，小小姑娘，你找凤怡究竟有什么事？”

孙小小叹了一口气，道：“秦国公放心，小小不是为了那桩事来的。我找杨姐姐是有正事。”

“正事？你一个……还能有什么正事？”

杨凤怡当然明白郭业没说出口的意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小小，别理他！这家伙今天是吃了呛药了，一点都不知道怜香惜玉。”

郭业一语双关地说道：“我刚才倒是想怜香惜玉来着，奈何天意弄人，我也没办法不是？”

孙小小身为一代名妓，对于男人心理的把握，那是想当到位的。一听郭业的话，就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看了看杨凤怡，又看了看郭业，嫣然一笑，道：“原来是小小来得不是时候，坏了秦国公和杨姐姐的好事了。”

郭业毫不害臊地答道：“你知道就好。”

孙小小道：“秦国公，这可不能怪小小，这大白天的，谁能想到，您还有这么好的兴致呢？”

“我也没想到，孙小小姑娘是那么荤素不忌！”

两人语含机锋，杨凤怡岂能听不出来，道：“你们两个，谁再这么阴阳怪气的讲话，就给我滚出去！”

孙小小忙道：“杨姐姐，这可不怪我，我这次找您，是真有正事，是秦国公对人家不依不饶的。”

杨凤怡一摆手，道：“我不管你们俩谁是谁非。小小，你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孙小小看了郭业一眼，郭业道：“看什么看？我偏不走，倒要看看你这小丫头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免得我们家凤怡中了你的毒！”

孙小小道：“秦国公，其实今天小小就是特意为您来的。有一个消息，小小想告诉您。但是您听完了，既不许问小小从哪得来的消息，也不能问这个消息的具体内容。”

对于这种故弄玄虚的手段，郭业最有办法了，道：“这也不能问，那也不能问。我觉得还是不用强人所难了。小小姑娘，您那个消息也不必说了，还是请回吧！”

“可是……”

“可是什么？你这么吞吞吐吐的，我看看都费劲。我可告诉你，我们家凤怡，最不喜欢不爽利的人了！”

杨凤怡扭了郭业一把，道：“你又拿我说事儿。小小别理他，他这完全是造谣中伤。”

郭夜道：“造谣中伤？难道你喜欢不爽利的人？”

“当然不是！哎呀，我喜欢什么样的人，关我什么事？你这家伙，总是曲解人家的意思！”

孙小小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不敢冒险，道：“那好，我就把这个消息说出来。可是，您无论问我什么，我都不会说的！”

杨凤怡道：“快说！快说！你就别买关子了！”

“有人想要对秦国公不利。”

……

杨凤怡和郭业等了半天，也没等出孙小小的下文。两人对视一眼，杨凤怡迟疑地问道：“这……这就完了！”

“对，小小说完了，多一个字也不会说！”

杨凤怡道：“可是……你这个消息也太简短了吧，就这么一句话，简直……简直……”

“简直就是正确的废话！”郭业接口道：“不遭人嫉是庸才。我郭业这样的人物，得罪的人多了去了，想置我于死地的人没有一千没有八百。小小姑娘这个消息，根本就不算什么消息，只是指出这个事实而已！”

郭业忽然展颜一笑，道：“哈哈！小小姑娘，我明白了！你来找凤怡肯定是有别的事，有我在，你不好意思说，才搬出了这个借口来搪塞。我说得对也不对？”

杨凤怡点点头，道：“有道理！不过这可不能怪小小，只能怪你自己，你硬赖着不走，逼着小小说谎！”

“哪有，我哪有？”被心爱的人误会，孙小小眼圈一红，都要哭出来了，道：“我说的都是真的！”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说你说假话不是？只不过是认为你说的都是废话罢了！”

“哼哼，看来不拿出真格的你是不会相信了！”请将不如激将，孙小小耐不住奚落，终于加了几个字，道：“有人想要在金城对秦国公不利！”

郭业一皱眉，道：“再过十来天，就是三国大会。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高官，都会到来。这里面恨我入骨的，其他人不用说，单说高句丽的大莫离支渊盖苏文和百济武王扶余璋，这两个人随随便便就能派出一百拨刺客来刺

杀我。小小姑娘，您这个消息，还是毫无价值！”

孙小小说道：“那我再告诉您一件事，想要对您不利的绝对和参加大会的三国无关。”

“那说不定就是扶桑人了，想当初我得罪的扶桑人也不少。”

“哼，也和扶桑无关！”

“我明白了，是不是我们大唐内部有人，想置我郭业于死地？”

“还是不对。”

.....

郭业把周边的国家有的没的，只要他知道名字的，都说了一遍。最后孙小小都烦了，道：“秦国公，您别再乱猜了，想要行刺您的人于官府无关。”

与官府无关？那就是说与民间有关了！郭业想到孙小小想当初那诡异的偷梁换柱之术，忽然眼前一亮，道：“我明白了！与此事有关的，应该是小小姑娘你身居的组织。我说的对不对，孙女侠？或者说，孙.....女贼？”

对于女贼这个称呼，孙小小倒是丝毫不以为忤，道：“我只能说，您没有猜错。”

事关郭业的安危，杨凤怡也不淡定了，道：“小小，到底是怎么回事？快告诉杨姐姐！”

“杨姐姐，您别逼小小！小小说到这里，已经算是犯了死罪。再说下去，就真的要背叛.....背叛我的组织了！”

郭业道：“我说小小，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虽然我不知道你那个组织是什么，但是终归到底，是摆不上台面上的东西罢了。他要是真的那么利害，早就割据建国了，哪还用得着连名字都不敢让别人知道.....”

“闭嘴！”孙小小大怒，道：“不许你污蔑我的组织！我们的组织，有着最伟大的理想，既不是为了个人的钱财，更不是为了个人的功业，而是为了天下千千万万的孤儿寡母.....”

听了孙小小的话，郭业暗暗琢磨，老子尼玛不会是碰上邪教了吧？

## 第1612章永远不要和一个二货争论

郭业会这么想，自然有他的道理。

孙小小所在的组织具体是什么，郭业并不清楚。不过，任它千变万化，万变不离其宗。

在这个世界上，哪怕你是在街上收“保护费”的小混混呢，哪怕你是某某山的山贼呢，没听说过有谁不敢报自己组织名号的。不但要报，而且要大报特报，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的靠山，唯恐自己靠山的字号不够响亮。

这种连组织的名号都不准团伙成员向外透露，而且又宣称自己有着伟大的理想的组织，据郭业所知，只有两种可能——邪教和传销组织。

很显然，在这个时代，传销不可能出现。那么，孙小小所在组织的性质，也就呼之欲出了。

当然，发现了问题，并不意味着就能解决问题。对于这种早已被邪教洗脑的人，要想一下子就把她的观念扭转过来，老虎凳辣椒水都不能够奏效，更何况是苍白无力的语言？

这种时候，只能先顺着她说话，然后再徐徐图之。

郭业道：“小小姑娘，世上居然有这么伟大的组织？”

“那是自然！”孙小小郑重地说道：“我们的组织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筹集经费，帮助普天之下，所有的孤儿寡母。为了达到这个崇高目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不怕任何牺牲。我们不为名，不求利，不计世人的毁誉，只是为了自己内心的安宁。”

郭业眼前一亮，道：“贵组织如此伟大，郭某心向往之，不知能否让我加入？”

“你？”孙小小摇了摇头，道：“恐怕不行。”

“为什么？”

“我们组织的原则，是一人加入，全家加入。世人多愚，就算是您真有这番心思，您的家人也未必同意。”

“小小姑娘放心，郭某在家中绝对一言九鼎，无人拂逆！”

“那还是不行！不是小小看不起您，您身份高贵，富可敌国，还有杨姐姐这样的绝色美人相伴，一但加入，就要全部舍弃，您做得到吗？”

郭业当然明白孙小小的意思，既然是邪教，哪有不骗财骗色的？

他故作疑惑之色，道：“小小姑娘，加入贵组织之后，就不可在朝廷为官，这我也可以理解。为了普天之下孤儿寡母的福祉，散尽家财，郭某也不是不能接受。可是，这关你杨姐姐什么事？为何我要放弃凤怡？”

孙小小苦笑道：“秦国公何必明知故问？小小身为组织的一员，为何会屈身青楼，乃至昨晚被迫接客，您难道就想不出是什么原因吗？”

“你是说……这都是贵组织逼你做的？”

“当然不是逼的，而是小小先甘情愿。为了普天下的孤儿寡母，小小自愿献出自己的清白之身，更愿意为了筹集经费，一双玉臂千人枕，半片红唇万人尝。杨姐姐要是加入了我们组织的话，也……也要像小小这样。”

杨凤怡的涵养再好，这时候也忍不住了，道：“小小，你们这是什么破组织？简直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王！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你们这组织不但不给你俸禄，还要你出卖自己的身体筹集经费……小小，你加入这种组织，简直

是脑子进了水！”

“可是，我们的思想是崇高的！我们的目标是高尚的！小小为了组织牺牲，也是心甘情愿的！”

“哼哼，那些山大王还宣称自己替天行道呢！一个组织宣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做了什么！逼迫自己的成员出卖身体，这种组织必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孙小小不敢反驳杨凤怡，求救的目光看向郭业，道：“秦国公，您是有大学问的人，一定能理解我们组织的吧？您劝劝杨姐姐，小小不求她加入我们组织，只求她能理解我们组织的伟大之处，能理解小小。”

郭业一皱眉，道：“小小，这我可帮不了你。凤怡的为人，我最清楚了，那是属顺毛驴的，吃软不吃硬。你要想打算靠我说服你杨姐姐，可是打错了算盘。”

“可是……可是……”关心则乱，事关杨凤怡对自己的看法，孙小小的智商直线下降，一时之间，竟然着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郭业微微一笑，道：“小小别着急，虽然不能让凤怡理解你之前的所为，但是，让凤怡不讨厌你，我还是有办法的！”

“什么办法？”

杨凤怡咳嗽一声，道：“虽然我很不想插话，但是你们两个在我面前，这么明目张胆地商量着对付我，真的好吗？”

郭业道：“凤怡别生气，其实说白了，这个办法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小小姑娘自己想出来的。”

孙小小指了指自己，道：“我？”

“不错，就是你。我来问你，既然你的组织那么好，你也心甘情愿的为组织献身。为何昨天晚上，你一意孤行，要站在凤怡的这一边，甚至不惜以死相逼。你昨天晚上，是陪凤怡，还是陪金博超，对于你的组织来说，有什么不同？你要是死了，那些孤儿寡母怎么办？”

“我……我……”说到这，孙小小眼圈一红，道：“都是小小不好，一时心急，背叛了组织。”

郭业摇了摇头，道：“话不能那么说，简单的说，就是你昨天晚上，在组织和凤怡之间，已经做了抉择，舍弃组织，选择了凤怡。所以，怎么让凤怡不讨厌你，不用我教了吧？”

“你是让我彻底背叛组织？”

郭业盯着孙小小的眼睛，道：“不只要背叛组织，而且要反戈一击，彻底把你的组织埋葬掉。否则，红口白牙，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指望凤怡相信你已经改邪归正了，那也太简单了！”

“不……不行……我不能那样……”

郭业冷笑道：“不愿意背叛你自己的组织也行，小小姑娘，咱们也算是相识一场，我也不难为你。出门右转，顺着大路往前走，接下来就不用我教你了吧？”

“秦国公，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这还要我明白说出来吗？再往前走，就是春风楼。小小姑娘，你从哪来，就回哪去。从此以后，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你和凤怡恩断义绝！再见面时，就要各安天命了。”

“不！我……我舍不得杨姐姐……”

郭业一摊手，道：“那就没办法了。你们那个组织，是伟大也好，是卑劣也罢，其实我并不关心。关键是，他们竟然想行刺我郭业，也就是凤怡的夫君。从今往后，我和你那个组织之间是敌非友，不死不休。凤怡必然会站在我这一边。小小姑娘，到底何去何从，你自己考虑吧！”

孙小小再傻，也明白过味来了，道：“秦国公，你的意思是，你并不赞同小小的组织？刚才所言都是在欺骗小小？”

“笑话，如果是有人要你的性命，你还会对他心怀善意吗？”

“话可不能那么说。我们组织只是拿钱办事，真正想要您性命的另有其人。秦国公不要误会。”

对于孙小小这种脑洞大开的理论，郭业一阵无语，沉默了良久，才反问道：“难道说，我要乖乖就戮，替你们组织完成筹集经费的任务，才算是符合小小的期望？”

孙小小脸一红，小心翼翼地说道：“这……这是不是强人所难了一点？”

这番对话，让郭业深刻理解了，后世网络社会流行的一句话——永远不要和一个二货争论，因为她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一个水平线，然后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孙小小身为水口城第一名妓，当然不会是二货。但是被邪教洗脑之后，在某些方面的智商，那也跟二货差不了多少了。

最终郭业决定快刀斩乱麻，道：“小小姑娘，废话我也不说了。你那个组织再好，事关自己的身家性命，无论是我，还是凤怡，都会和他势不两立。小小姑娘，你到底站在哪一边，自己选吧！”

## 第1613章大智教（1）

“杨姐姐是个好人，我的组织也是世间最伟大的组织，小小都不想背叛。秦国公，世间都传说您智深如海，看在小小帮您通风报信的份上，能不能帮小小想一个完全之策？”

郭业冷笑道：“俗话说得好，自古忠孝难两全。你的事情，虽然谈不上什么‘忠孝之争’，但是势不同而理同。这种事情，就算是圣人没有什么好办法，何况是我郭业？”

“那……能不能让小小考虑一下？”

“那你要考虑多久？”

“三天。”

郭业摇了摇头，道：“不行，时间太长了！说不定，三天过后，我都被你的组织暗杀掉了。到时候我因你的组织而死，难道你还能指望凤怡会和你重归于好？”

“那……三个时辰？”

“你确定三个时辰之内，你那个组织不会对我发动暗杀？”

孙小小苦着脸道：“那您到底给我多长时间？”

“依我看，这种事情，要说考虑的时间长，你就是想一辈子，也难以决断。要说考虑的时间短些，恐怕要不了三个时辰，甚至要不了三刻钟……眨眼之间，就完全可以决定！”

“可是小小心乱如麻，怎么可能在眨眼之间就做出决断？”

郭业微微一笑，道：“关于这个问题，郭某人有个好办法。”

说着话，郭业从袖兜里一伸手，摸出一个铜钱来，接着说道：“郭某精通文王八卦金钱课，这个铜钱会告诉你，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孙小小对此将信将疑，道：“秦国公，您那么大的人物，可不能欺骗我一个弱女子。您那个什么‘文王八卦金钱课’。到底灵不灵啊？是不是您为了得到小小组织的秘密，顺嘴胡诌出来的一个东西？”

郭业道：“我郭业可不是算命先生，会跟你说什么心诚则灵的鬼话。此卦生成之时，会有异象生成，小小一望便知真假。”

孙小小冷笑道：“秦国公不要忘记小小的身份，您要是在小小面前耍什么江湖手段，恐怕会自取其辱！多了不敢说，小小至少有七八种办法，可以产生一些‘异象’！”

“那就请小小拭目以待了！”

郭业拿起铜钱，继续说道：“小小，你看这枚铜钱。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待会我把铜钱抛起，落在我手上的时候。有字的一面朝上，说明你应该弃暗投明，彻底跟你的组织决裂。无字的一面朝上，说明你应该回转你的组织，与我郭业为敌。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没有？”

孙小小被郭业这么无耻的手法惊呆了，道：“秦国公，您这是什么‘文王八卦金钱课’？明明就是抛铜钱做决定，这……这也太儿戏了吧？”

郭业道：“这就是小小你的不对了。小儿执笔涂鸦，那是随手乱画，分文不值。书圣执笔挥毫泼墨，就能写出一篇《兰亭集序》，流传后世。同样的道理，一般人抛铜钱做决定，那就是个笑话。而我郭业精通易理，抛铜钱做决定，就能看出上天的意思！”



“此言当真？”

“这还能有假？不信，你问问凤怡！”

除了上床这件事，杨凤怡从来都是和郭业配合默契，不会让他失望。

杨凤怡道：“夫君大人在平壤城中，被人称为‘郭仙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以夫君的道行，就算不用铜钱，哪怕随口一说，都能十中八九。凤怡对夫君大人的卜算结果，深信不疑！”

“既然凤怡相信，那就好办了。小小姑娘，您上眼了！”

说完了这句话，郭业不待孙小小再说，已经把这枚铜钱，高高地抛起！孙小小眼前一花，那枚铜钱已经落入了郭业的掌中。

郭业双手一合，道：“让我看一下，小小姑娘你应该何去何从！”

“等等！”孙小小连忙阻止。

郭业可不管那个，把两手略微一分，道：“无字的一面朝上，小小姑娘，您请回吧！”

“不要！我要弃暗投明！”

“恭喜你，上天也是这么想的。”郭业把手移开，铜钱有字的一面朝上！

孙小小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忽然间感觉到有些不对劲，道：“秦国公，您刚才不是说会有异象的吗？怎么什么奇怪的现象都没有？”

杨凤怡也惊奇地问道：“看的出来，你没做什么手脚，这难道真的是上天的旨意？”

郭业不再故弄玄虚，道：“不会有什么异象了，当时我也就是随口一说，转移小小的注意力而已。”

“那您的那个‘文王八卦金钱课’？”

“当然也只是我的顺口胡诌！明白说了吧，此事与上天无关，只是一个普通的抛铜钱做决定的游戏而已。这件事情的重点，从来就不是钱有字的一面朝上，还是无字的一面朝上。”

“那重点是什么？”杨凤怡接茬道。

“重点就是，孙小小姑娘内心深处，究竟是希望哪面朝上！换言之，在铜钱落下之时，她最盼望的结果，就是她的本心所在！”说完了这句话，郭业转头对孙小小道：“小小姑娘，在下的这点江湖手段，可还能看得过眼？”

孙小小苦笑了一声，道：“秦国公，您这已经不是江湖手段，而是庙堂手段了。江湖人的手段再高，江湖人的心再黑，也比不过朝堂的衮衮诸公！幸亏咱们是友非敌，要不然见识了您这番手段，小小恐怕今后睡觉也不安稳！”

郭业大喜，道：“小小姑娘，这么说来，你是愿意站在我这一边了？”

孙小小嫣然一笑，道：“这不正是秦国公所希望的？时间紧急，咱们还是先讨论一下，如何覆灭大智教吧！”

“大智教？”

“不错，小小所在的组织，就是大智教。”

刚刚弃暗投明，马上就迫不及待得反戈一击，孙小小如此杀伐果断，尽管有自己事先诱导的因素，但是愿望成真，郭业还真有种震惊的感觉。

他说道：“小小，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对付大智教的事情不急。其实我刚才完全是在危言耸听。现在咱们是在水口城的城主府里，戒备森严，能有什么危险？要是这里都不能保证安全的话，刀城主都要被暗杀不知道多少次了！”

“那可不行！”孙小小连连摇头，道：“大智教，聚众敛财，逼良为娼，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它存在这个世界上一天，都会坑害无数的善良百姓。为了天下的苍生着想，小小真的是一刻钟都等不及了！”

“那大智教还救助孤儿寡母呢？”

“说是那么说，谁看见啦？我看这完全是教主用来蒙骗教众的，做不得准！大智教做的那些坏事，小小可是亲眼目睹不少。这个大智教简直就是天下第一邪恶的组织，人人得而诛之！”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小小姑娘，您刚才还夸自己的组织，是天下最伟大组织呢，怎么转眼间就成了，天下第一邪恶的组织呢？”

“因为……”孙小小的脸稍微一红，道：“小小也不知道。以前觉得组织很伟大，目标很高尚，就算为了组织献出自己的性命，也没什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一看，才发觉，自己当初好傻，竟然被这么简单的江湖骗术给欺骗了。这个大智教，简直太可恶了”

郭业哈哈大笑，道：“小小说的好！你这种情况，跟和尚们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差不了多少。大智教能蒙骗的了你一时，终究不可能蒙骗你一世。稍微有一个契机，你就能发现大智教的真面目。现在，就和我说说大智教的具体情况吧！”

## 第1614章大智教（2）

孙小小道：“关于大智教，小小虽然是大智教中人，但是身份低微，却也所知不多。能否覆灭大智教，主要还是看秦国公的了。”

“身份低微？这怎么可能！”郭业惊讶地说道：“一个组织，最重要的就是赏罚分明。你孙小小身为水口城的花魁，每年能为大智教贡献大量的钱财，可以说，是为了大智教立下了汗马功劳，即便是有人对你打压，你在大智教中的地位，也绝对低不了！”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小小自从记事开始，就是被大智教养大的。他们教我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教我勾引男人的技巧，还教了我粗浅的武功，甚至教我如何行窃，然后就把我送来了春风楼。”

听到这里，郭业忍不住说道：“这怎么听起来，像是在培养‘扬州瘦马’呢？难道这大智教一开始，就打着逼你卖身的主意？”

孙小小怒道：“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如此！说白了，他们就是把我当成了一个赚钱的工具。秦国公，一件工具再好，你也不会把它当人看吧？小小贡献的钱财虽多，但是除了教我东西的老师，其他的大智教中人，就没见到过几个。”

杨凤怡道：“那小莲姑娘，也是你们大智教中人吧？”

“杨姐姐您猜的没错，小莲确实也是大智教中人。不过小莲虽然是个美人胚子，但是琴棋书画学得并不怎么样，成为名妓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大智教就没有对她单独培养，而是把她派在了我的身边，做我的助手。当然再过一两年之后，她也免不了那一遭。”

郭业纳闷道：“我怎么听你的意思，你们大智教中人，只要是个女的就要卖身？这……这也太荒唐了吧？你们就没觉得不对劲？”

孙小小苦笑了一声，道：“在外人看来，的确是荒唐。不过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了为大义献身的理念，要不是今天被您逼着二选一，小小还是无法跳出来。当然，现在回想起来，才知道，当初自己是多么愚不可及。”

“这就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郭业慨叹道。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诗写的真好！秦国公，这是您的新作吗？”

抄诗什么的，郭业抄来抄去的，早已没有了羞耻之心，道：“游戏之作而已，当不得大雅之堂，让小小见笑了。先别说这个了，小小姑娘，既然你们大智教中的女子，都要靠那种手段，为教中筹集经费。那么男子呢？”

“男子？男子就更可怜了！”孙小小道：“大智教中的男子，从小就练习武艺，冬练三九，下练三伏，每个人都有一身好武艺。学成之后，就算武功最差的，放在江湖上，也能称得上是二流高手。长大了之后……”

“给人看家护院？”

“哪呀？是去要饭！”

郭业一愣，道：“要饭？你是说做乞丐？那他们这身本事，不就糟蹋了吗？”

“才不会糟蹋呢，这些男子白天做乞丐，晚上就走千家入万户，行那鸡鸣狗盗之事。所得钱财，自己分文不用，全部上缴给大智教，自己就以乞讨为生。”

郭业听了这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个大智教也太牛逼了，把门人弟子，弄成男盗女娼，还让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大智教这不是在培养门人弟子，简直是在培养一帮男奴女奴！这些奴隶，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没有任何享受，所有的一切，都心甘情愿的奉献给大智教！

这份洗脑功夫，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后世的传销和他们相比，简直是弱爆了！

这是什么大智教呀，简直是弱智教！没有这帮被洗脑的弱智，怎么会有大智教？

不对！

郭业隐隐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大智教要是真有这份能耐，在这个时代，随便裹挟个几十万人，割据称王那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怎么还如此默默无闻，甚至严格禁止成员，透露自己的名号？

郭业想了一会，道：“如果郭某没猜错的话，你们这个所谓的大智教，必然成员不多，而且绝大部分是孤儿出身，被大智教从小培养。不知我说的对不对？”

“这个小小就不敢妄言了！不过据小小所知，除了教主一人以外，其余人等的情况，和秦国公的推断相符！”

郭业惊讶得问道：“教主？你还见过大智教的教主？”

“那是自然。教主每年都要定期巡查，收取大智教门人弟子的供奉，这有什么奇怪的？”

郭业苦笑道：“我惊讶的是，大智教的规模，远比我想象的要小。你们大智教的教众散居各地，所有弟子的供奉，都由教主一人收取，依我看来，你们这个大智教，撑死了，不会超过一百人，不值一提！”

杨凤怡插话道：“这么说来，并不是小小在教内的身份低微，实际上大智教根本就没有多少人，也就没有多少阶级。说不定，除了教主以外，其他人的地位都差不多。”

孙小小“呀”了一声，道：“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以前怎么就没想到呢？”

“那是因为你当局者迷。想当初，你身在教中，把大智教想象的无比美好。自然就会对大智教的种种漏洞视而不见。现在你跳出局外，就会如梦方醒了。”

孙小小点头道：“怪不得教中不允许我们向外透露大智教的一切呢，原来是打着这个心思！以前我还以为是为了教众的安全着想呢！”

杨凤怡道：“这也就是你们大智教不喜欢招人入教的原因吧。只要是正常人，谁会接受那些荒谬的教规，也只有你们这些从小被培养的孩子，才会对大智教死心塌地。”

郭业冷笑道：“大智教可以在某个时段欺骗所有人，也可以长时期欺骗一部分人，但是，大智教绝对无法在所有时间里欺骗全体人，所以才会如此藏头露尾！”

杨凤怡瞟了郭业一眼，道：“夫君大人，妾身怎么觉得您最近说话的水平越来越高了？是不是在美人面前，故意卖弄？”

“哪有？”郭业没想到随口抄了林肯一句名言，就引起了杨凤怡这么大的反应，连忙解释道：“要说美人，即便是善花公主，也难出凤怡之右，刚才所

言，无非是有感而发罢了。”

“哼哼，希望你心口如一！”

郭业不敢犟嘴，连忙转移话题，道：“小小，大智教意图刺杀于我，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从哪得来的消息？”

“大智教的男子，除了乞讨和盗窃以外，也干些杀手的买卖。据说这次为了行刺秦国公，教主收了十万两黄金的定金，事成之后，还有五十万两黄金的酬劳。”

听了这话，郭业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

扶余璋给新罗的赔礼，才二十万两黄金，这已经是掏空了百济的家底了！这个买凶杀人的幕后主使，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手笔！孙小小所言，究竟是真是假？是她道听途说，还是确有其事？

## 第1615章以身为饵

想到这里，郭业问道：“小小姑娘，事到如今，你也就别藏着掖着了！关于刺杀本官一事，就是在你们大智教中，恐怕也是一个天大的秘密。你到底是从何而知，还不从实讲来！”

孙小小道：“这是一个师兄告诉小小的。”

“师兄？他又是何得知？”

“此事说来话长。小小在教中学习武艺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师兄。此人姓张名英逸，一直对小小多有照顾。在教中，张师兄的武功最好，被教主看中，让他做了贴身护卫，所以能知道一些教中的隐秘之事。教中意图对您行刺的细节，就是张师兄告诉小小的。”

郭业眼前一亮，道：“如此说来，你们教主已经来了水口城？”

“为了您这条大鱼，为了六十万两黄金，这次我们大智教来了二十多个好手，教主也在其内！”

“这就好办了！”郭业一拍大腿，道：“你把你们教主的藏身之地告诉我，咱们出动大军，把他给生擒活拿，逼问幕后主使，这事不就解决了吗？”

“哪有那么简单！”孙小小道：“从来都是教主派人来联系小小，小小并不能主动联系教主，也不知道教主具体在哪。”

“只能主动联系……”郭业沉吟道：“这也好办！小小，你这就回春风楼。我派人暗中盯梢。嘿嘿！想刺杀我郭业，哪有那么容易。他们必然会把主意打到你的头上，然后咱们将计就计，就可以把大智教一网打尽。”

杨凤怡眉头紧皱，道：“这样一来，小小不就很危险了？”

郭业摇了摇头，道：“不危险，大智教并不知道小小已经弃暗投明。真正有危险的是我，这次我可是挖下深坑等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以自己为饵，钓大智教上钩。小小，如果大智教问起我的行踪，你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孙小小听了脸一红，道：“秦国公，这是不是影响您的声誉……”

郭业哈哈一乐，道：“只要小小不怕影响声誉，我郭业怕得何来！”

杨凤怡扭了郭业一把，道：“夫君大人，在妾身眼皮子底下沾花惹草，您的胆子可是越来越大了呢！”

“误会！误会！”郭业正色道：“现在离三国大会并不远了，到时候渊盖苏文和扶余璋一来，群敌环肆，说不定还真给了大智教浑水摸鱼的机会。时间紧急，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哼哼！恐怕是您打着一举两得的心思吧！”

……

……

当天下午，一乘小轿把孙小小接回了春风楼。

与此同时，一个传言，也在水口城蔓延开来。水口城的第一名妓孙小小，已经被大名鼎鼎的秦国公郭业，夺去了处子之身。

至于有众多土豪亲眼所见，孙小小倾心的乃是秦国公身边一个俊美无俦的男子，而并非秦国公本人。那就更好解释了，官大一级压死人，秦国公身边人，那不就是秦国公的手下吗？为了爱郎的前途性命着想，孙小小姑娘焉敢不主动献身？

于是乎，郭业的名声，在水口城可算是臭了大街了！强夺属下的所爱，那还是人吗？虽然大家都不是啥正人君子，但是郭业这回干的这事，也太不讲究了！太……让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了！

人们纷纷打道春风楼，准备安慰身心俱受重创的孙小小姑娘……当然其背后的目的，不问可知。

这件事的直接后果，就是孙小小姑娘虽然已经不是清倌人，但是身价不减反增，无数达官贵戚渴求一见，在春风楼门前排起了长队。

这一日，春风楼前，来了两个人，一老一少。

年少之人，大约二十来岁，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似朗星，身着白袍，手持折扇，一双桃花眼似笑非笑，好一派浊世偏偏佳公子的气度。

那位老者就平平无奇了，一身粗布衣裳，洗得倒也干净，看来是这个年轻人的老仆。

主仆二人刚在门前站定，一个青衣小厮就跑了过来，道：“二位贵客可是找孙小小姑娘的？”

年轻人脸色微微一变，道：“你怎么知道？”

“嗨！这还用问吗？这两天来咱们春风楼的，全是找孙小小姑娘的，无一例外！”

年轻人不可置信得看着楼外的车水马龙，道：“这些……全是？她……她受得了吗？”

“嗨！我说这位客人，您怎么说话呢！别把事情想得那么龌龊，这些人只是来见孙姑娘一面，其他的可什么都没干！”

年轻人这才长出了一口气，道：“那还差不多！”

那老仆冷哼一声，道：“恐怕不是他们不想干，而是畏惧秦国公的威名，不敢干吧！”

“随您怎么想，总而言之，孙姑娘现在是炙手可热，而且是卖艺不卖身。我说这位公子，您到底还要不要见？”

“见！当然要见！”年轻人答道。

“那好，一百贯钱可以见孙姑娘一刻钟。您把钱给我，我去帮你排队，等上个三五天就可以轮到您了。”

“什么？一百贯钱？还要等上个三五天才能见孙小小？你怎么不去抢？”

“呃……因为抢钱没有这个来钱快呀！我说您到底交不交钱，再不交的话，我可要招呼别人去了。”

那老仆一把就把青衣小厮拉住了，道：“小哥别忙，我来问你，有没有快一点的办法，见到孙小小姑娘！”

“那哪能呢？您看看外面这些人，非富即贵。哪个我都得罪不起，怎么可能让您加塞呢？”

“黄金两百两！一百两给你，一百两给你们春风楼！”

“您等着，我马上给您安排！”

青衣小厮转身就跑，功夫不大，又折返回来，道：“二位贵客，请跟我来！”

“头前带路！”

……

春风楼，孙小小的房间。

孙小小一见那个年轻人，就是一愣，道：“张……张公子，您怎么来了？”

青衣小厮道：“小小姑娘，原来您和这位公子认识啊！”

那个张公子脸色一沉，道：“这里没你的事了，下去吧！”

“好嘞，那我就不打您的好事了！”

等青衣小厮一走，那个张公子立刻就是脸若寒霜，道：“小小，听说你攀上高枝做凤凰啦！攀上了秦国公这等大人物，不知眼中还有没有咱们大智教的这些师兄师妹？”

孙小小惨然一笑，道：“张师兄何必笑话小小？在秦国公眼里，小小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要不是为了大智教，小小就算一死，也不愿意委身于他！”

“此言当真？”

“张师兄如果不信的话，小小愿意以死明志！”

“别！千万别！”张公子当时就软了，道：“我不是不信，只是……”

孙小小冷笑一声，道：“只是小小现在已非处子之身，引得张师兄不喜了？”

“别胡说！怎么会？那怎么会？”

“张师兄您对小小心意，小小岂能不知？不过小小为了大义，为了普天下的孤儿寡母，也顾不得儿女私情了！张师兄，如果你不嫌弃小小的残花败柳之身，等再过几年……”

“不嫌弃，我当然不嫌弃。小小……我……”

正在这时，他身后的老仆咳嗽一声，道：“英逸，这里没有你什么事了，为师有些事情，要和小小谈！你先到外面望风，没有为师招呼，不得入内！”

孙小小听到这个声音，浑身一震，道：“教主，您怎么来了？”



## 第1616章绝代有佳人

“是！”

尽管张英逸颇为不情不愿，不过积威之下，还是不敢违拗教主，躬了躬身子，退出门外。此时，房间之内，就只剩下了孙小小和大智教的教主两个人。

老教主满脸的慈爱之色，道：“小小，委屈你了！”

“教主……”孙小小眼圈一红，眼泪噙里啪啦得掉了出来。

“别哭！别哭！”老教主一伸手，递过来一条洁白的手帕，道：“来，擦擦眼睛！唉，又不是小孩子了，哭什么？咱们大智教中人，可以流血，可以流汗，就是不能流泪！”

“是，教主。”

老教主微微一叹，道：“小小，你这次做得很好。咱们大智教中人，为了天下苍生的幸福，没有什么不能牺牲的。性命尚且可以不要，何况是……总而言之，小小你能为了大智教，为了百姓，做到这个地步，不愧是我大智教中人。本教主以你为荣！”

“哪里，哪里，教主谬赞了。”孙小小站起身来，道：“教主，这些日子，得来的钱财不少，我这就去给您拿。”

老教主连连摆手，道：“不着急，不着急。老夫今日前来，可不是管你要钱的。女孩子大了，总要买些胭脂水粉的，这些钱，你自己拿去用吧。就不用交给老夫了。”

“可是……这些钱也太多了……小小用不了……”

“那就慢慢用！”老教主道：“咱们大智教中人，虽然为了天下苍生不惜一切，但是，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必要的开支还是要的。”

孙小小脸色一暗，道：“可是，这些钱是小小用清白之身换来的。如果不能用在正途，那小小的所为，与一般青楼女子何异？无论如何，这一万两黄金，还请教主务必手下！”

“一万两黄金？嘿嘿，看来那个秦国公真有钱啊！好，既然小小执意如此，老夫就代替普天之下的孤儿寡母收下了！这样吧，从今以后，你得来的钱财，只需交给教中一半，剩下的一半，就自己留下，不知小小意下如何？”

“可是教中其他的兄弟姊妹，他们的所得都是全额上交的……”

老教主诚恳地说道：“说句老实话，十个手指伸出来，都有长有短的，人哪能没偏没向呢。咱们大智教中人，老夫最喜欢的，就是小小你了。我是把你当成亲生女儿看的，实在不想让你受一点委屈。”

老头子这番话，如果以前的孙小小听了，肯定会倍受感动，誓为大智教效死。不过，现在的孙小小听了这句话，不由得感到一阵阵的恶心。女儿？哪个禽兽父亲，会把女儿送到青楼去卖身？

强忍着内心的厌恶之情，孙小小道：“多谢教主！小小自从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一直是把您当成父亲看待的！”

“好！好！好！那不如以后咱们就以父女相称，以后你就是我的干闺女，我就是你的义父！”

“拜见父亲大人！”

“好，我的乖女儿，快快请起！”

上演了一阵父慈女孝的戏码之后，教主看情绪酝酿的差不多了，才开始了正题：“小小，这次本教主前来，一来呢，是为了看看你。二来，是为了大唐的秦国公郭业。”

“郭业！”孙小小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咬着牙重复了一下这两个字。

老教主察言观色，道：“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小小你对那秦国公郭业恨之入骨？”

“哼哼，女儿恨不得生食其肉死寝其皮！”

“到底是怎么回事？”

孙小小脸一红，道：“父亲大人，您别问了，这种事情女儿怎么好张口？”

老头子看着孙小小那美艳不可方物的面庞，不由得心中一动，莫非秦国公有什么特殊的爱好，跟孙小小玩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花式？这样也好，此次行动必须有孙小小的密切配合，假如孙小小对郭业怀恨在心，那这件事倒是好办了！

想到这里，老教主不由得怒发冲冠，道：“为父明白了！哼，郭业呀，郭业，我的乖女儿是何等人物，能够委身于你，已经是你前世修来的福分。你竟然非但不加以珍惜。还对她加以折辱，老夫势必不与你善罢甘休！”

“父亲大人不必如此生气，总归是小小命苦，遇人不淑。”

“那怎么能行？有人欺负了我的乖女儿，我还忍了，那我还算是个合格的父亲吗？小小，你放心，为父一定会帮你出气！”

孙小小顺水推舟，道：“那不知义父大人如何为小小出气？”

“这个么……”老头子面露为难之色，道：“秦国公位高权重，本身武功也不赖，身边更是高手如云。要想对付他，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再难的事情，为父也得帮小小办了！只是……还需要小小配合一下！”

“父亲大人有命，小小万死不辞。”

“小小，我来问你，那秦国公对你究竟如何？”

孙小小道：“当然不好，要不然小小也不会对他恨之入骨了。”

“为父问的不是那个。为父的意思是，以小小你的手段，秦国公应该对你百般迷恋，不肯罢手。为何第二日，就把你送回了春风楼？难道真的是因为秦国公阅人无数，眼界太高？”

“当然不是！”孙小小咬了咬嘴唇，道：“实在是秦国公太恶心了，小小以死相逼，他才放小小回春风楼的。他还说……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过几日还要到春风楼找小小过夜，父亲大人，您可一定要帮我！”

教主一拍大腿，道：“那可就太好了！”

“太好了？”

“呃……为父的意思是，这实在是天赐的良机！秦国公的护卫再厉害，也不能护卫着他寻欢作乐。只要在他来的时候。为父在你的房内，暗藏上几个人。等他一进来，就手起刀落，把他来个乱刃分尸。这件事就算是了结了！”

“啊……父亲大人……您是说杀人？秦国公虽然对小小不好，但是也罪不至死吧。”

“你这孩子懂什么？要是一般人得罪了小小，那咱们打他一顿出出气也就算了。可是那秦国公郭业，位高权重，咱们要是只是略施薄惩，他事后报复

起来，别说你我二人，就是大智教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说到这里，老头子眼泛泪光，道：“为父这么大岁数了，就算是死了也没什么，但是大智教要是垮了，你让那些靠大智教供养的孤儿寡母怎么活下去？”

“那……那小小的仇不报了还不成吗？其实秦国公也没对小小怎么样。”

“当然不行！”老教主道：“为父要这次对付郭业，一来是为了小小你出气。二来，也是为了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

“黎民百姓？可是，小小听人说那秦国公的官声还好。”

“官声还好？那就要怎么看了。你可知道郭业还有个名号叫什么？”

“大唐战神？”

教主点了点头，道：“不错！就是大唐战神。他在大唐干的那些事咱就先不说了。在平壤城，他两百破五千；在汉城，五万破二十万；在金城，两千破二十万。俗话说得好，一将功成万骨枯！他做下了这么大的功业，多少人因他而死，而他又制造了多少孤儿寡母？”

“可是，战阵之上，刀枪无眼。他不杀人，就会被杀。这个罪孽也要算到他的头上？”

“小小，你怎么这么糊涂啊！咱们不论他本心如何，只看他做事的后果。他只要活着一天，就会不断把三韩大地的子民，拖入战争之中，用那累累白骨成就他的威名。为了天下苍生，也只有请他去死了！”说到最后，老教主已经面露狰狞之色。

见火候差不多了，孙小小点了点头，道：“父亲大人所言有理，为了天下苍生，不管郭业是个好人，还是坏人，他都必须去死。”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我的乖女儿。来，为父给你一样好东西！”说着话，老教主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一个小瓶，倒出一丸药来，道：“小小，你把这个药吃了，就能青春永驻！”

孙小小脸色一变，道：“父亲大人，难道这个药就是教中圣药‘绝代佳人’？”

## 第1617章打补丁

所谓教中圣药“绝代佳人”，孙小小当然听说过。

根据教中的宣传，这种药吃下之后，有两个后果，一个就是青春永驻，另外一个就是断子绝孙。所以，此药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绝代佳人”。

当然，所谓青春永驻的效果，其实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厉害，甚至是到底有没有青春永驻的效果，都不一定。而断子绝孙，从今以后不能生育的效果，却是效验若神的。

说白了，这是大智教控制女教徒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女教徒出卖色身，没有怀孕之忧。二来，女教徒从此算是断了退路，再也不能嫁人生子，只能死心踏地得为大智教效力。

老教主本来没想，这么早就对孙小小用这一招。可是行刺郭业一事，关系重大，容不得半点差错，孙小小刚才又有所动摇，为了把这次行动的变数，降到最低，说不得，也只能对孙小小施加药物控制了。

孙小小现在也是左右为难，心中暗骂自己刚才表演得有些过火，让老子起了疑心。这药吃了，那就是终生不育，孙小小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可要是坚决不吃，就会失去老教主的信任，那又如何里应外合，把大智教一网打尽？

不谈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单单是让老教主跑了的后果，自己就承担不起！大智教内高手如云，行刺秦国公或许力有不逮！但是报复自己一个粗通拳脚的弱女子，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吃了药，断子绝孙；不吃这药，就要性命不保！这可怎么办？

见孙小小沉默不语，老教主道：“小小，怎么了？莫非是不愿意吃下教中圣药？”

“不是不愿意吃……只是……只是……”孙小小心思电转，脑中灵光一现，道：“只是张师兄对小小有情有义，等再过几年，小小年老色衰，不能再用身体为教内筹集钱财，还想嫁与张师兄为妻，给他生个一男半女的。所以……所以……”

“小小，你真是太让为父失望了！”老教主勃然大怒，道：“咱们大智教中人，为了天下苍生，连性命都可以不要，何谈子孙后代？你现在竟然不仅仅顾念着自己的儿女私情，还有生儿育女的想法！简直是太自私了！你简直不配做大智教中人！”

“父亲大人……”

“别叫我父亲大人，从此你我二人恩断义绝！！”

“父亲大人别走……我吃，我吃还不行吗？”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乖女儿！”老教主马上就转怒为喜，道：“你也知道，咱们大智教的女子都要吃这教中圣药，虽然你是老夫的女儿，也不能破例不是？要不然为父何以服众？”

他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老夫都这么大年纪了，也没几年好活了。这教主之位，恐怕要给小小做喽！小小，你从今以后的行事，可要小心谨慎，行止不能有半分差错，为师兄师妹们做个榜样。要不然即便有为父的支持，你这个教主之位也坐不稳！”

“小小何德何能……”

老教主一摆手，道：“什么是德？什么是能？为了天下苍生以身伺虎，就是德；千军万马之中，行刺秦国公成功，就是能！只要这次能把郭业给宰了，小小你就算是功劳第一，老夫推荐你为继任教主，谁敢不服？”

说着话，老教主把药丸拿起，道：“小小，快把这药吃了吧！”

孙小小接过那小小药丸，只觉得有千钧之重，拿到嘴边，迟疑不决……

正在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阵吵闹之声，道：“臭小子，快滚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性，竟敢挡秦国公的去路！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秦国公怎么啦？这里是水口城，可不是大唐。秦国公的威风可耍不到这里来。大家都是来见小小姑娘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本公子花了金子了，凭啥要给秦国公让路？”

“你花了金子？你花了金子，怎么不在屋里边和小小姑娘说话，跑到外边来干什么？你这完全是站着茅坑不拉屎！”

“老子就喜欢花了金子在外面站着不进去，给小小姑娘留几分清静，你管得着吗？有钱，就是这么任性！”

“有钱任性？嘿嘿，小白脸子，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武功高就是任性！”

“你……你想干什么？哎呦！”

嘭~~

房门被一脚踢开，哗啦啦冲进一伙人来！

孙小小一见来人，就是面露喜色，一阵香风扑入了那人的怀中，道：“秦国公，您可来了！你可想死小小了！”

老教主顿时脸色一变！

他倒不是因为孙小小对郭业那么热情，而心存疑虑。孙小小如果连见人说话，见鬼说鬼话都做不到，怎么可能成为水口城第一名妓？

老头子脸色大变的原因就是，秦国公怎么这时候来了？难道说是自己这边走漏了消息？秦国公带人来捉拿自己了？

不过，他转念一想，又觉得自己这个猜测，实在是有些不太靠谱。知道这件事的聊聊无几，都是信得过的人，唯一不太可靠的孙小小，也是自己刚刚告诉的。秦国公不可能事先得到消息。

既然不是为自己来的，那难道说是郭业这小子，贪恋孙小小的美色，食髓知味，几天都等不及，提前赶来？

他能够和自己相遇，完全是巧合？

这倒也说得过去！

哈哈，此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看来，不用孙小小主动相邀了，秦国公自己送上门来，只要自己略施手段，不难取他的性命。

想到这里，老头子微微一笑，道：“这位就是秦国公吧？老朽这厢有礼了？”

“你是何人？”

“秦国公有所不知，老朽乃是孙小小的亲生父亲，孙大兴呀！”

“小小的父亲？”郭业迟疑地看向孙小小，道：“真的假的？小小，你不是说自己从小是父母双亡吗？怎么又冒出来一个父亲？”

孙小小也不知道老教主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得含糊应道：“是，是啊！本来是这样的，只是……只是……”

老教主连忙解释，道：“事情是这样的，小小本是老夫的亲生女儿，只是年幼之时就被人拐走，致使我们骨肉分离！幸好天可怜见，因缘巧合，让我们父女重逢于此，实在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我可不这么看！”郭业冷笑一声，道：“老人家，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您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能找女儿，找到春风楼的？”

这个父女重逢的地点是有点奇怪，老教主随口编了一个理由，没想到这里边还有一个这么大的漏洞。如果说自己来，是为了宿妓的，宿妓的对象就是自己的亲生女儿。那即便自己真是孙小小的亲生父亲，也无颜留在此地了！

老教主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道：“其实并不是老夫认出了孙小小，而是他！”

老头子说着话，一指刚才被秦英揍了一顿的张英逸，接着说道：“这是老夫的外甥，名叫张英逸，和小小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他前些日子来春风楼，正好就把小小认出来了！秦国公，您说这是不是天意？”

“不对！还是不对！”郭业摇了摇头，道：“小小可是说了，她自从记事起，就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父母都不认识，何况是表哥？再说了，小孩子和成人的长相大不相同，就算是小的时候认识，长大之后，也会对面相见不相识。他们怎么能够相认？”

“呃……这个……其实是这么回事……”老教主无奈，只好继续打补丁，道：“老夫有一对祖传的玉佩，乃是无价之宝，世所罕见。一块给了小小，一块给了张英逸。张英逸看到了小小带着的玉佩，这才能够兄妹相认！”

“哦，我明白了，你说是通过那块名贵的玉佩认出小小的？”

“不错，正是！”

“那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那个玉佩那么名贵，人贩子拐走小小是为了求财，为啥不把玉佩也搜走呢？”

“这……”

老教主心中暗想，没料到，自己一路顺口胡诌，竟然把自己给绕进去了！尼玛这个秦国公还真是心思缜密，不好对付！

也罢！不能智取，那就只能强攻了！

郭业呀，郭业，世传你有万夫不当之勇，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大和男儿的手段！

想到这，老家伙目露凶光，就要动手！

## 第1618章自投罗网

正在这时，孙小小淡然一笑，道：“父亲大人，有件事您说错了！”

“啊……乖女儿，为父什么事情说错了？”

“小小可不是被人给拐跑的，而是自己走丢的，所以那一块玉佩才能保留至今。”

“原来是这样！”老教主一拍脑袋，道：“为父到处都找不到小小，就以为小小是被人贩子拐走了，没想到小小你竟然是自己走丢的！为父原来也是奇怪，怎么这么贵重的玉佩，人贩子就没抢走呢。”

郭业道：“小小，那你又是如何流落青楼的？”

“后来，小小就被一户好心的人家收养。只是天有不测风云，在小小十来岁的时候，我那养父养母，就都不幸离世。为了生存，小小不得不沉沦青楼。这个玉佩虽然贵重，但却是小小亲生父母留给小小唯一的念想了，小小就算衣食无着，也舍不得变卖。”

“好孩子！真是好孩子！”老教主说到这里，已经开始哽咽了。

尽管表面上老头子一副泫然欲泣的模样，心中却早已笑开了花。孙小小如此上道，竭尽全力地帮自己圆谎，看来她对大智教，对自己都是无比的忠心。有了小小敲边鼓，不愁秦国公不就范。

想到这里，老头子面色一肃，道：“秦国公，既然你已经确认了老夫的身份，咱们现在该谈谈正事了吧。”

郭业一撇嘴，道：“正事？我乃大唐秦国公身份贵重，你不过就是一个老仆，连人身自由都没有。咱们俩有什么正事可谈？”

“秦国公你错了，老夫可不是他人之仆！”

“那您因何如此装扮？”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就是……”

老教主这次前来，不仅乔装改扮，还给自己画了一个妆，让孙小小当面都认不出来。他之所以这样干，是因为据传孙小小已经攀上了秦国公郭业，贵易交富易妻，人心难测，恐怕她此时已经生了叛教之心。所以，老教主才让张英逸先做试探，等确认了孙小小对大智教的忠诚，自己再露面。

可是这话怎么能跟郭业说？

老教主期期艾艾了半天，终于想好了措辞，道：“那是因为老夫不好意思！实话跟您说吧，老夫虽然没有个一官半职，但也称得上是薄有家资。之所以穿成这样来见小小，是怕日后这件事传出去，说老夫来春风楼玩弄自己的女儿，这可好说不好听！”

郭业冷笑道：“那表兄瓢表妹就好听了？”

“这就是我要和您说的正事了。”老教主微微一笑，道：“秦国公，老夫来水口城的时间不短，您和小小的事情，老夫也有所耳闻。我想和您谈的正事，就是问问您，愿意不愿意，把我们家小小娶回家去，当一个正式的小妾。”

孙小小脸颊绯红，道：“父亲大人，您说什么呢！”

“说什么？当然说的就是你的终身大事！”

老教主微微叹了一口气，继续对郭业说道：“秦国公，我们家小小虽然沦落青楼，可她是好人家的女儿。跟您的时候，也是清白的女儿身，您可不能

不认账。”

秦英冷笑一声，道：“你这老儿，好不识趣！我们秦公爷，玩你女儿又不是白玩，那可是花了钱的。黄金万两，普天之下，不会有比这更高的价儿了！你怎么还不依不饶的？她是不是好人家的女儿，关我们家秦公爷什么事？”

老教主眼睛一瞪，道：“老夫与秦公爷讲话，哪有你一个奴才插嘴的地方？还不退下！”

斥退了秦英，老教主又对郭业道：“老夫的条件，您究竟是答应不答应？”

郭业微微一笑，道：“假如说，我要是不答应，老人家你准备怎么办？”

“您要是不答应，也没关系！您是官，我是民，光棍不斗势力，难道小老儿还能跟您争执？再说了，这件事情，您是花了钱的，老夫也不占理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小老儿讲道理，不知秦国公讲不讲道理？”

“笑话！本官怎么可能会不讲道理？莫非你以为我郭业会仗势欺人？”

“您讲道理，那就好办了！”老教主道：“临来之前，老夫已经打听清楚了，我那女儿现在还是自由身，并没有卖身契在张老鸨的手中。您要是不愿意娶小小也没关系，老夫这就把她领回家中，做大小姐去。这您总管不着吧？”

“领回家去？哼哼，小小之事，人尽皆知，你把她领回家，难道就能给她找一个好人家？”

“这不劳秦国公费心了！”老教主微微一笑，道：“您瞧见没有，我身边这个张英逸，就是小小的表哥，他们表兄妹从小就有婚约。表哥飘表妹，是不怎么好听。但是丈夫瓢老婆，谁管得着？英逸，我来问你，你会不会嫌弃自己的表妹？”

“那怎么会呢？小小妹妹只要能同意嫁给我，就是我几辈子修下的福分！”

老教主得意洋洋，道：“怎么样？老夫的女儿可不是没人要的主。秦国公，到底何去何从，您赏句话吧！”

“既然如此，岳父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

“秦国公太客气了，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张英逸怒道：“舅舅你怎么能这样？宁愿把表妹嫁给秦国公为妾，也不愿意嫁给我为妻！”

老教主一摆手，道：“英逸，你别着急。虽然你和小小是指腹为婚，但是毕竟小小和秦国公已经……与公与私，在能选择的情况下，老夫都应该把她嫁给秦国公。这件事算是我这当舅舅的对不起你……这样吧，老夫家中的钱财不少，以后就全是你的了！”

“那钱财都给了我，那您怎么办？您不把表妹嫁给我，难道还指望我给您养老送终？”

“老夫不指望你！”老教主转过头来对郭业道：“老夫这后半辈子，可就全靠秦国公啦！”

郭业心中暗想，这个老头子，绕了半天圈子，原来是在这等着我呢！嘿嘿，这可真是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本来我准备在春风楼就把你拿下。现在你这么知情识趣，倒是不用大动干戈了。到了城主府中，老子再慢慢的炮制你。



想到这里，郭业道：“岳父大人太客气了，俗话说得好，女婿乃是半个儿。您只有小小这么一个女儿，为您养老送终，郭某人责无旁贷。”

说到这里他略微停顿一下，继续说道：“跟您说实话，小婿本来就想纳小小为妾，只是小小执意不肯。这才把她放归春风楼。既然您已经答应了我们的婚事，想必小小也不会反对了。咱们翁婿二人在春风楼谈话，实在有些不合适，不如请您移步城主府。”

“秦国公有心了，老夫正有此意。”

一行人浩浩荡荡出了春风楼，老教主此时的心情是无比的舒畅！

他心中暗想，在春风楼下手，还要小心郭业身边的高手，把握只在五五之间。可要是到了城主府，郭业松懈下来，对自己这个岳父老泰山，又是毫无防备，那取郭业的性命，岂不是如反掌？

## 第1619章先下手为强

事实证明，老教主完全想错了。

刚进了城主府，郭业就对老教主一拱手，道：“岳父大人，今日天色已晚，小婿就不打扰岳父大人休息了，有什么事情，咱们明日再谈。”

说完了，不待老教主答话，就搂着孙小小扬长而去。

老教主心中不由得大骂，你堂堂的秦国公，阅人无数，至于那么急色吗？什么叫不打扰我休息？分明是着急和孙小小寻欢作乐！老夫诅咒你速战速决！

腹诽归腹诽，这是在城主府中，老教主也只能客随主便。来到了郭业给自己安排的房间，老教主略微梳洗一下，就准备上床就寝。

正在这时，有一阵敲门声传来！

老教主打开门一看，敲门的非是旁人，而是郭业身边那个绝顶高手。他之所以不在春风楼行刺郭业，有一半的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在这个绝顶高手的眼皮子地下，行刺成功。

老教主躬了躬身子，道：“请问您找老夫有什么事？”

秦英把手里的东西略微一晃，道：“老太爷，我找您喝酒来啦！”

老教主仔细一看，这位手里拿着的，乃是一个大食盒，食盒里边装着四凉四热的八碟菜，还有一壶酒。他暗暗纳闷，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就请我喝酒，咱们有这个交情吗？

尽管心里边不以为然，老教主还是把秦英让进了屋内，分宾主落座，问道：“请恕孙某无理，还没请教您的贵姓高明？”

“在下免贵姓秦，单名一个英字！”

“哦，秦英。秦大人，不知您在秦国公手下作何职司？深更半夜前来找老夫，单纯是为了喝酒？”

秦英先给自己满上了一杯酒，又给老教主满上一杯，道：“老太爷，啥也别说，我先敬您一杯酒！”

说完了，他就一饮而尽！

眼见秦英都喝完了，那就说明这酒没啥问题。老教主也真有点饿了，把自己那一杯喝完，道：“好酒！好酒！”

秦英嘻嘻一笑，这才答道：“老太爷，我乃是秦国公的贴身护卫，没啥品级，也就是混碗饭吃，让老太爷见笑了。”

“话可不能那么说！”老教主摇了摇头，道：“俗话说得好，宰相门前七品官，你能跟在秦国公的身边，怎么不比那看门的强？怎么也得相当于个六品官、五品官！”

“嘿嘿，那借您吉言！咱们再喝一杯！”

喝完了这杯酒，秦英才开始解释此行的来意，道：“老太爷，其实这官不官的也没什么。跟在秦国公身边，处处受人尊敬。比那什么劳什子五品官、六品官可强多了。不过呢，还是有一点美中不足。”

“什么美中不足？”

“当然是钱啊，不瞒您说，这个秦国公真是为富不仁，扣门，真的扣门啊！为了讲究排场，伙食他倒是不敢克扣，但是给咱的月钱就太少啦！”

“每个月给你多少薪水？”

“五贯钱！”

“五千元？按说也不少了。一个七品县令，还没这么高的俸禄呢。”

“不少什么呀？长安居，大不易，除了米，什么都贵！这点钱，真的是什么都不够。幸好天可怜见，让我遇到了您！从今往后，我秦英，也要发财啦。”

老教主听了暗暗纳闷，道：“我说秦大人，您的俸禄低，遇到老夫就能发财？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老夫又不是财神爷，怎么能帮您发财。”

“嘿嘿，您不是财神，胜似财神。您不是有个好女儿吗？这枕头风一吹……那钱财不就滚滚而来？”

老教主点了点头，道：“秦大人，你这么说，老夫就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让小女或者老夫，在秦国公面前帮您美言几句，给您把俸禄涨一涨？”

“不！”秦英连连摇头，道：“俗话说得好，人无横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涨俸禄算什么？我给他往多了算，涨一倍，也不过是每月十贯钱。那仁瓜俩枣的够干什么的？”

“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还什么意思？这事不是明摆着的吗？秦国公虽然对自己的下人很吝啬，但是对自己的女人可是很大方。尼玛睡了一晚，就给了黄金万两！我姓秦的真是恨不得自己身为女儿身……”

老教主挠了挠脑袋，道：“您这话说得，可是让老朽越来越糊涂了……”

“糊涂？哼哼，我看您老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好了，我就挑明了跟您说。无论秦国公给了你们父女俩多少钱，包括前几天那万两黄金。我秦英至少得分一半！”

老教主好悬没气乐了，道：“这位秦大人，老夫能不能问一句，您到底凭啥呀？我家小小再怎么说，也是你的主母，秦国公又是眼里不揉沙子的人，你这个恶奴欺主，就不怕老夫告诉秦国公？”

“在下当然怕您告发，不过，在下可以肯定的是，您绝对不敢告！”

“哦？那小老儿倒是愿闻其详。”

“因为我秦英抓住了你们父女俩的把柄！”

“什么把柄？”

秦英冷冷一笑，道：“老太爷，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尽管您老人家掩饰的好，可瞒不过我秦英的一对招子！您老人家身怀绝技，不是普通人吧？”

“啊！”老教主激灵打了冷战，随即就又放松下来，冷笑一声，道：“老夫是练过几天拳脚，那又如何？”

“练过几天拳脚？没那么简单！以我秦英之见，你老人家是个绝顶高手！您这种人物，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女儿弄丢了？就算真的弄丢了，也有数不清的人帮您寻找。一个还没记事的小女孩能跑多远？你们这些骗人的鬼话，骗的倒秦国公，可骗不到我秦英。”

老教主不慌不忙地说道：“那又如何？这件事闹大了，你觉得秦国公会信你，还是信老夫的女儿？”

“老太爷，您想得太简单了。秦国公和一般人可不一样，我并不需要他完全相信，只要他有所怀疑就行了。到时候，他自然会派人去查。真的假不了，假的呢，真不了。你老人家姓字名谁，家乡何处？小小姑娘到底是不是您的女儿，什么时候走失的，又是被何人收养？您说，你们父女俩经得起查

吗？”

“你……你究竟想怎么样？”

“不怎么样，准确的说，跟您的目的一样，无非是求财而已。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父女俩是怎么回事，不就是想骗秦国公的钱吗？今天这个亲戚要救济，明天家里遭了灾了，后天哪家亲戚有喜事要随礼啦！说来说去，就是把秦国公的钱，变成你们自己的钱。只要给我一半，我秦英不但不会拦着你们发财，真的出了事情，还能帮你们遮掩。”

老教主听了这话，不由得暗暗高兴，这个绝顶高手，虽然发现了蛛丝马迹，但是完全猜错了自己的目的。这是什么主仆呀，一个好色，一个贪财。郭业，你死在我的手里，还真的不冤。

想到这里，他哈哈大笑，道：“原来秦大人也是同道中人，好说，好说。见面分一半，乃是江湖规矩，老夫岂有不遵之理。来，咱们满饮此杯，以后合作愉快。”

“老爷子您真敞亮，我谢谢您了！”

两人推杯换盏，又喝了半个时辰。

秦英忽然把酒杯放下，对老教主道：“老爷子，我问您点事？”

“什么事？”

“您怎么到了现在还不晕呢？”

“我又没醉，晕什么……”

说到这里，老教主忽然感觉天旋地转，心中暗叫了一声不好，然后就不省人事了。

## 第1620章变起仓促

这次老教主倒是没猜错。

等他再次悠悠醒转的时候，发现自己被绑在了一根大柱子上。

在他前面不远，摆着一张书案，书案后面坐了两个人。一个人是秦国公郭业，另外一个人不认识，乃是一个俊美无俦的少年郎。

在这两人的身后，站着四个伴当。老教主记性不错，认出来其中三个就是郭业带去春风楼的人，一个是刚才和自己喝酒的秦英，另外两个却是叫不出名字。

至于第四个人……见到此人，老教主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道：“张英逸，你背叛了我！你竟敢叛教！”

“背叛？老教主，说话别那么难听。古人说得好，君子绝交，不出恶言。您老要是真的不服气，咱俩认真掰扯掰扯，谁欠谁的，还真不一定呢！”张英逸冷冷地说道。

“你……你还敢狡辩！张英逸，老夫对你可不薄。老夫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老夫喝什么你就喝什么，老夫住在哪你就住在哪。在咱们大智教中，其他教众，谁能有你过得好？你说，老夫在何处亏待过你？”

“我呸！你还好意思说待我不薄！”提到这个，张英逸就是气不打一处来，道：“平时咱们俩吃什么？那完全是入乡随俗。要是到了青楼妓馆，还能吃顿好的。平常的时候，是什么便宜吃什么，什么不要钱吃什么。最多的时候，吃的是教中兄弟讨回来的残羹冷炙。”

说到这里，张英逸的声调越发得高昂：“说白了，老子是跟着你做乞丐呀！这还叫不薄？至于住处，那就更别提了。每次住店，你这老小子抠门，只肯要一间房。你睡床上，让我睡地铺。就这还叫没亏待我？我张英逸一身的本事，为教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就该这个待遇？”

“老夫省钱，那也是为了天下那数不清的孤儿……”

“放屁！你那套鬼话，骗的倒别人，可骗不了我张英逸。我来问你，你到底救助过哪个孤儿寡母？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给了多少钱？有账目没有？小爷爷跟你这么多年，就从来没有见你接济过穷人。”

“就算老夫那些钱是另有用途，可不管怎么说，那些钱并没有用在老夫的身上，老夫问心无愧。反倒是你张英逸，在教中的地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差一个副教主的头衔了。你这种身份还背叛大智教，简直就是一条养不熟的白眼狼！”

“如果入了大智教就要做乞丐，那大智教还是灭亡了好！”

“俗话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大智教再不好，也把你抚养成人，别人都可以说大智教的不是，只有你张英逸没资格说！你能背叛大智教，就能背叛别的组织，能背叛一次，就能背叛第二次！没有人会再信任你。就是投奔了秦国公郭业，他也会被他处处提防，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我宁愿吃香的喝辣的，被猜忌而死，也不愿意吃糠咽菜，受你重用！”

“何止是猜忌？”老教主不理张英逸了，对郭业道：“秦国公，您还不知道吧，这个姓张的小子，一直就对小小非分之想。要不是老夫看得紧，他们早就……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接下来，他会对您做什么，您自个琢磨吧。”

张英逸脸色一变，当即跪倒在地，道：“秦国公，我和小小绝对是清清白白的，连她的手都没摸过。您可要明察啊！”

老教主冷笑道：“哎呦，你还想摸小小的手呢？摸完了手，是不是还要摸脸？摸完了脸是不是还要摸别的地方？秦国公您看，他自己都招了，可不是老夫冤枉他。”

“我哪有……秦国公，我冤枉啊……”

“秦国公，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您的女人那么多，势必不可能专宠小小，没准什么时候，这小子就会乘虚而入。留着 he 始终是个祸患，有道是，宁杀错，勿放过……”

郭业摆了摆手，叹了一口气，道：“岳父大人，不必挑拨离间了。您这眼界还是太窄了，就算张兄弟真对小小有什么想法又如何？我随随便便，就能在下面的州府之中，给张兄弟找个官当，让他们从此不能再见，又何必弄脏了自己的手？”

然后，郭业又转过头来，对张英逸道：“张兄弟，我给你在大唐的青州府找一个致果校尉的差事，你觉得怎么样？”

“七品官？”张英逸的眼睛都绿了，跪在地上连连磕头，道：“多谢秦国公的栽培，在下誓为秦国公效死！”

把张英逸安顿好，郭业又对教主道：“事到如今，岳父大人还有什么话说？”

“哼哼，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郭业道：“岳父大人，何必呢？虽然您不是小小的亲生父亲，但是小小一直待您若父。为了避免小小伤心，您的事情我可一直没告诉她。只要您认个错，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小婿也不是一定要取您的性命。”

“此言当真？”

“这我骗您干什么？您仔细想想，自己还有什么利用价值？您知道的事情，张兄弟全部知道。捣毁大智教，有您没您全一样。我跟你废了这么半天的唇舌，纯粹是看在小小的面子上……”

老教主闻言，嘿嘿冷笑，道：“秦国公，老夫没什么利用价值？您真的是那么想的？比如说，是谁花了十万两黄金让我们大智教行刺您？比如说大智教这么多年来，省吃俭用，聚敛下来的钱财，都去了哪里？比如说，小小的亲生父亲到底是谁？您真的不想知道？”

“岳父大人愿意讲的话，小婿自然是洗耳恭听。”

老教主没接他的话茬，而是继续问道：“秦国公，老夫有一事不明，还要向您请教。”

“岳父大人请讲。”

“老夫行走江湖多年，自信没有什么毒药能瞒过老夫的眼睛。没想到今天，阴沟里翻船，竟然着了秦英秦大人的道，这里面有何巧妙之处，能否告诉老夫？”

秦英微微一笑，道：“老太爷，这件事没啥不能说的。这里面最大的巧妙之处，就是没有任何巧妙！”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明白跟您说吧，我秦英跟您说的那些话虽然不尽不实的，但是那酒却是货真价实。此酒名叫‘一时醉’。这种酒喝多了，初时感觉没什么，却会突然上

头，醉酒不醒，因而得名。所以说，您刚才只是喝醉了，并没有中毒。”

老教主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老夫明白了。秦国公，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就此别过！”

“啊？你说什么？”

还没等众人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老教主的身子骤然变小，托缚而出！紧接着，老教主往头上一摸，摸出一样东西，抖手一抛，一股黑烟涌起。顿时房间之内，烟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

待到烟雾散尽，老教主已经踪迹不见！

张英逸连连跺脚，道：“功亏一篑！功亏一篑啊！老教主武功绝顶，这次让他跑了，秦国公您以后可要永无宁日了！”

## 第1621章自古以来

听了张英逸的话，郭业既没有暴跳如雷，也没有大惊失色。

一个小小的大智教的教主，还入不得郭业的法眼。

要说武艺高强，秦英的武功绝不在大智教的教主之下，但是，那又怎么样？以秦英这等人才，还不是在郭业的鞍前马后效力？一个月五贯钱就打发了。

所以说，郭业真正担心的，并不是大智教的教主，而是能花十万两黄金买通老教主的幕后主使。只要不把这个幕后主使给消灭了，抓了一个大智教的教主，还会出来一个大勇教的教主，抓了大勇教的教主，还会出现大仁教的教主……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这幕后主使舍得花钱，自然就会有数不清的杀手，前仆后继地向郭业涌来。因此，要想永绝后患的话，这次就一定要把幕后主使的消息，从老教主的嘴巴里给撬出来。

本来郭业打算把大智教教主抓住以后，就严刑拷打，逼问出幕后主使。不过秦英却认为，这种手段对老教主未必能够奏效。这老家伙一身的好功夫，受刑不过，自断心脉，那可是谁也拦不住。

于是乎，郭业就决定动之以情，假装自己被孙小小的美色所迷，劝老教主投降。然后再从老教主口中，打探幕后主使的消息。说不定，还能让老教主反戈一击呢。

这个计策惟一的破绽，就是怎么对老教主解释，孙小小既然敬他若父，为何又要出卖他？可是天可怜见，瞌睡遇到了枕头。张英逸一进城主府，就把老教主给卖了。得了，这个黑锅就给张英逸背吧。

这个计划开始进行的非常顺利，只是到了最后一步，出了问题。人家老教主身怀绝技，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逃跑了。一时之间，众人都是脸上无光。

不过，这也就是让郭业有些不爽而已。老教主跑了，张英逸还在，孙小小还在。老教主要想报复，头一个就要找张英逸。老教主要想行刺郭业，势必会联系孙小小。有这两个人在手，老教主暂时就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郭业道：“张兄弟，我郭业身边好手如云，老教主要想对付我，没那么容易。不过，张兄弟你就不同了，我和老教主之间，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觉得老教主腾出手来，是先行刺我郭业呢，还是先找你的麻烦？”

张英逸早就想到了这一节，闻言再次跪倒，道：“秦国公救命，秦国公救命啊！”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张兄弟，我不是不想帮你，只不过帮得了你一时，可帮不了你一世。”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秦英冷笑道：“姓张的，这么浅显的道理，你还不明白吗？您自己是什么身份，自己不清楚？秦国公可以短时间内派咱们兄弟保护你几天。但是你总不能指望咱们兄弟保护你一辈子吧？”

“那……那可怎么办？”

郭业道：“事到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把大智教摧毁，再把老教主抓回来，你对大智教最为熟悉，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本官全力支



持，要人给人，要钱给钱。”

张英逸苦着脸道：“在下一定全力以赴。”

把张英逸打发走了，杨凤怡才问道：“你觉得这事，张英逸能办好？”

“怎么可能？”郭业道：“让他摧毁大智教是没什么问题。但是让他对付老教主，我可不报什么希望。”

说完了这句话，他又转过头来道：“空空儿、精精儿，这几天你们不用跟在我身边，帮我把张英逸给看好了。要是发现老教主对他不利……”

“那我们就把老教主擒下？”

“不，你们不用管张英逸的死活。马上改为跟踪老教主，一定要把他背后的势力搞清楚。”

“诺！”

杨凤怡道：“那张英逸岂不是有性命之忧？”

郭业冷笑道：“大智教为了敛财，无恶不作，你以为张英逸就是什么好东西了？”

“话虽如此，但他毕竟主动投奔咱们，还出首了老教主……”

“所以我就给了他这次戴罪立功的机会。有道是，富贵险中求。张英逸从一个小贼，到成为大唐的七品武官，只用了不到一个晚上，光靠出卖大智教这点子功劳可远远不够。这次他要是运气好，活下来了，我自然会兑现诺言。要是他运气不好……我会给他烧纸钱的，让他去阴间享受富贵吧。”

历来最狠的就是叛徒，这句话是一点也没说错。张英逸从郭业那借调了二十名侍卫，六十匹快马，没用几天时间，就把大智教连根拔起。可奇怪的是，老教主就如同消失了一般，再也没有出现过。

再过几天，三国大会就要召开，郭业也就把这件事放下了。

这一日，水口城最大的酒楼——醉仙楼，关门停业。

因为在这里，一场影响三国命运的大会，正在召开。

高句丽方面来的人，乃是大莫离支渊盖苏文和护国大将军渊男建。百济来的人则是武王扶余璋和大元帅阶伯。因为这次迎回武王有功，阶伯被扶余璋从将军提拔到了大元帅的位置上。在百济可以称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至于新罗方面，来的则是善德女王金德曼，和国仙金庾信。

郭业首先开口，道：“大莫离支，你一定要开这个三国大会，本官已经应允。现在人都到齐了，到底是怎么个章程，你说说吧。”

渊盖苏文略微恭了恭身子，道：“秦国公，这场三国大会，我姓渊的是请您主持公道来了。”

“主持公道？”

“不错。您原来给我来信，要我三国不再互相攻伐。并且让我高句丽把吞并百济的二十座城池，都还回去。这话在情在理，我渊盖苏文没什么异议。不过，要想我们三国息战，还请秦国公再下一道命令！”

“什么命令？”

“请秦国公下一道命令，让新罗归还侵夺我高句丽三十多座城池。”

“这……善德女王，可有此事？”

金德曼眉头一皱，道：“绝无此事！自从德曼记事开始，就是高句丽一直侵夺我新罗的土地。我新罗并未侵占高句丽寸土。”

“哼哼，几十年来没有，那几十年前呢？想当初隋炀帝三征高句丽，新罗趁我高句丽和大隋交战之机，吞并了我高句丽五十多座城池。这么多年了，被我们夺回来二十来座，还剩三十多座没夺回来。善德女王，你承认不承认？”

毕竟是一国之君，金德曼也不能当面说瞎话，沉吟了一会，点头道：“确有其事。”

渊盖苏文道：“秦国公，您代表大唐天子，可得一碗水端平。我们高句丽侵夺百济的城池，是我们的不对。我们也愿意归还，但是新罗侵夺我们高句丽的城池，您怎么说？”

“这……”

墙倒众人推，扶余璋也道：“不光是高句丽，一百年前，新罗不仅侵夺了我们百济的几十座城池，还把我们的国王给杀了。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我们也不要新罗赔偿城池，就是这次的赔款，您能不能做主，帮我们百济免了。”

扶余璋这话，虽然有些事实依据，其实也是一笔烂账。没错，那些城池是新罗夺自百济的，不过后来，这些城池又被高句丽攻占了。现在这些城池是在高句丽的手中。扶余璋这等于是拿不存在的城池换钱。

渊盖苏文也道：“我们高句丽也一样。马马虎虎，给我们高句丽黄金两百万两，我们就可以既往不咎，那三十多座城池也不要了，以后和新罗和平共处。”

金德曼冷笑道：“如果我们新罗既不愿意给钱，也不愿意归还城池呢？”

“那秦国公的一片苦心，恐怕就要白废了。大唐，那是天朝上国，礼仪之邦。秦国公既是大唐钦差，又是礼部尚书，总得讲理不是？凭什么我们高句丽侵夺百济的城池要归还，新罗侵夺百济的城池就不用归还？”

说完了这句话，渊盖苏文又扭头对郭业道：“秦国公，你怎么看？”

郭业冷笑一声，道：“大莫离支，好利的一张口！本官还真是小瞧你了。”

“您这话可说错了。俗话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事情的关键，不在于老夫说得怎么样，而在于老夫说得在不在理。现在就请秦国公给我们三国评评理，这些城池，到底该归哪国所有？”

郭业回答得斩钉截铁：“要我评理，当然是你们高句丽归还百济的城池，至于新罗吞并百济和高句丽的城池，不用归还！”

渊盖苏文怒道：“你……秦国公，你因为善花公主与你有私，就偏袒新罗。我要上奏大唐天子，弹劾于你！”

“大莫离支还请稍安勿躁，听我郭业把话说完。如果我说完了，您还不服气，再告我郭业也不迟。”

“哼哼，我渊盖苏文倒是看看，你郭业有什么本事，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说成活的……”

郭业胸有成竹，微微一笑，道：“大莫离支，您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自古以来……”

## 第1622章关门，放黄世仁

渊盖苏文这次找郭业来开三国大会，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事。他的真正目的，就是把郭业引来水口城，给人刺杀郭业的机会。

不过，既然大会已经召开，不说点什么总说不过去，于是就给郭业出了这个难题。

三国之间，陈芝麻烂谷子事情多了去了，剪不断理还乱，认真掰扯起来，辩论个三天三夜，也说不清楚到底谁是谁非。时间拖得越久，刺客的机会也就越大。

没想到，郭业却是不按理出牌，并没有分辩谁是谁非，而是直接快刀斩乱麻，判定新罗获胜。

“自古以来，这是什么意思？”

“还什么意思？大莫离支，你虽然没读过几年书，高句丽基本的历史总该了解吧。想当初周武王分封诸侯，商纣王的叔叔箕子，被封到了这里。史称‘箕氏侯国’，有没有这回事？”

“有！有！我们高句丽，古称‘箕圣国’，确有其事。”

然后郭业又对扶余璋道：“还有你们百济，想当初汉武帝伐朝鲜，设四郡，分别为乐浪郡、玄菟郡、真番郡、临屯郡。你们百济建国，就是在乐浪郡的故地，我说得对也不对？”

“秦国公学识渊博，扶余璋佩服。”

“既然你们两个都承认，那就好办了。无论是你们高句丽还是百济，自古以来，都是我中国故地。那我们大唐天子，下一道旨意，让你们把侵夺我们中国的土地都还回来，你们怎么说？”

扶余璋苦笑一声，道：“秦国公，这都是几百年前的事情了。如今的三韩之地，风俗民情已与中国大不相同，您又何必强人所难？”

郭业道：“武王陛下高见。既然你们认为几百年前的事情不宜追究，我们大唐也不应该索要中国故土。那么，你们又为何抓着几十年前，一百年前的事情不放呢？”

“可是……我们隔的时间近，你们大唐隔得时间远了一点……”

郭业冷笑一声，道：“请问武王陛下，什么算近，什么算远？什么时间以后的事情要追究，什么时间以前的事情不追究？这个事情总不能你们百济说了算吧？”

“难道只有大唐说了才算？”

郭业正色道：“并非我们大唐说了才算，而是说我们大唐建国以前的事情，我们不管。我们大唐建国以后，你们三国互相侵夺的土地，必须恢复原状。我这么说，武王陛下你可服气？”

扶余璋此举完全是撸草打兔子，能免点赎金就免点赎金，免不了也没什么。他还指望着郭业帮他讨还高句丽侵夺的城池呢，也不敢往死里得罪郭业，点头道：“秦国公此言有理，扶余璋受教了。”

郭业又对金德曼道：“善德女王怎么说？”

“本王自无异议！”

当郭业把眼睛瞄向渊盖苏文的时候，渊盖苏文却是眉头一皱，这么简单就把议题议好了，然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那自己硬要召开这个三国大会

还有什么意义？

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道：“秦国公此言也不是没有道理，渊某人没有意见。不过，有件事您别忘了。”

“什么事？”

“咱们事先说得好，这二十座城池不能白交，百济要出赎金。问题是，百济现在国库空虚，这钱他拿得出来吗？”

扶余璋道：“钱财一事，我百济现在确实不凑手。不如先签订协议，三……不，五年之内，我百济一定还清。”

渊盖苏文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我高句丽等不了那么久。五年之后，您说了不算怎么办？难道你我两国还要为这几十万两金子，再打一次？”

“到时候自可以请秦国公做主。”

“哼哼，秦国公？官场险恶，宦海沉浮，谁知道五年之后，秦国公是继续升官发财，还是已经被削职为民。到时候他自身都难保，拿什么帮我们高句丽做主？”

郭业道：“那以大莫离支看来，什么样的保证才行？”

渊盖苏文道：“除非大唐天子亲至，其他的什么保证，我渊盖苏文都信不过。要么咱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城。要么就让我渊盖苏文继续占据这些城池，占个十年八年的，收足了税金，再把城池还给百济。”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何况是几十万两黄金？说到钱的事，郭业也没辙，他为难地看向扶余璋，道：“要不，您再回国凑凑？”

扶余璋苦着脸道：“委实是凑不出了，现在百济国内，百官的俸禄已经停发。给了新罗十万两，给了高句丽二十万两，这就是我们百济的倾国之力了。实在不行，那剩下的十座城池我们不要了……”

金德曼道：“那我们新罗剩下的十万两黄金呢？”

“那就只能再请您等一年了。”

郭业冷笑道：“你答应我的谢礼，八十万两黄金，就更没着落了吧？”

“这……秦国公，您等个十年八年的，兴许我们百济能给您凑上。”

事情办成这样，按说郭业就可以见好就收了。他此行的表面目的，是调停三国纷争，真正目的却是解金城之围。现在目的已经达到，至于百济剩下的十座城池，到底是百济占领，还是高句丽占领，跟他有什么关系？

至于扶余璋欠金德曼和自己的黄金，那更是不着急要。

不过，王八好当气难受，扶余璋耍起了光棍，摆明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让郭业内心十分不爽。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呀。对付流氓无产者，咱郭业有的是手段！

杨白劳还不了黄世仁的债，黄世仁怎么办？当然是抓喜儿抵债！

想到这里，郭业阴阴的一笑，道：“武王陛下，您别着急。您欠高句丽的钱，欠新罗的钱，我郭业都替您出了！不就是三十万两黄金吗？没问题。”

扶余璋可不相信郭业有那么好心，道：“秦国公，这笔钱您出了？是不是还有什么附加条件？”

“那是自然。想当初大莫离支欠汉城五万两黄金，给我拿了五百名绝色美女充数。现在你们百济总共是欠了三十万两黄金……”

“难道您要我们百济三千美女？”

“我呸！你想得美！”郭业冷笑道：“人家高句丽美女那是千挑万选出来，

个个都是绝色佳人。这还不算什么，人家这些美女还经过了高人的调教，浑身上下都是伺候男人的本事。这种女子，别说三千了，就是三百你们百济也拿不出来。”

“那您到底是什么意思？”

郭业微微一笑，道：“我这人最好说话了。没有美女，一般的女子也行。一般女子不够，一般的男子也行。成年人不够，小孩也行。小孩还不够，老年人我也不是不能凑合。当然，这个价钱么，就要低一点。”

“那到底是多低呀？”

“青壮年男女，每个一贯钱。老人和小孩减半。总共三十万两黄金，您给我四五十万人口，这账目就算结清了。”

扶余璋听完了，一阵冷笑，道：“秦国公，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想必这四五十万人，到底是哪些人，您早就想好了吧。”

郭业道：“没错！就是你们百济八族之中的卯金刀三姓之人。武王陛下，允与不允，就在您一句话了！”

“我要是不允，秦国公，您又当如何？”

## 第1623章弱国无外交

成年人一贯钱，老人和孩子减半，四五十万人口，按照郭业的算法，就是三十万贯钱，换言之就是三万两黄金。和三十万两黄金还差得远呢。

不过，这并不是事情的关键。一个人再怎么便宜，无论是一贯钱，还是十贯钱，都是买不到的。至少要一百贯钱，才算靠点谱。

整个事情的关键在于，郭业对百济国内的卯金刀三姓人口生出了觊觎之心。哪怕郭业只出一贯钱呢，扶余璋若是老老实实的就范，那就什么都好说。若是扶余璋誓死不从，就得有直面郭业怒火的准备。

郭业冷笑道：“若是武王陛下坚决不允，也很简单。我们大唐和高句丽、新罗联手，向武王陛下武装讨债。现在您总共欠高句丽和新罗三十万两金子，欠我郭业八十万两金子。您自己开的价，二十万两黄金十座城池，也就是两万两一座城池。我们马马虎虎，再占百济五十座城池就行了。”

“这个主意好。”金德曼不由自主地舔了舔嘴唇，道：“武王陛下，为了我们三国的和平，我看也不用打仗了，只要您再交五十座城池出来。咱们之间债务就一笔勾销。”

渊盖苏文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道：“对，对。武王陛下，您就答应了吧，有道是，无债一身轻。这件事对您，对我们这些债主都有好处。”

答应？扶余璋怎么敢答应？百济全国，也就一百二十座城池，让出五十座来，再加上被高句丽侵夺的五十座城池，这就相当于一下子损失了一半的国土和人口。

本来百济就在三国之中实力最弱。这样一来，就完全失去了和另外两国平起平坐的资格。哪天高句丽和新罗心血来潮，随手就能把百济给灭了。当然，更大的可能，是新罗和高句丽联手瓜分百济。

到时候难道还能指望郭业给百济做主？以郭业的性格，他不要求分杯羹，已经算是对得起百济了。

扶余璋面色阴冷，道：“秦国公，您可不要逼人太甚。真的逼急了，我……我……”他本来想说投靠高句丽，但是张了半天嘴，还是没有说出来。扶余璋可不是沙宅王后，一国之主的面面还是要的。

再说了，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国家投降的话，投靠高句丽，还不如投奔大唐呢。

虽然说，现在高句丽名义上的国主是高臧，但实际上做主的乃是渊氏。渊盖苏文都把原来高句丽的王族给杀绝了。百济王族和高句丽王族同出一源，扶余璋投降过去，那不是找死吗？

而大唐就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说，天朝上国的脸面还是要的。不管是战败被俘，还是主动投降，只要当过一国之主的，到了大唐，都能获得不错的待遇。

最终，扶余璋改口道：“真逼急了，本王就不接受您的调停，看您如何向大唐天子交差。”

郭业道：“武王陛下，你这又是何必呢？我这可不是逼您。你们百济意图对卯金刀三姓动手，早已被我大唐知悉。上天有好生之德，您一下子就屠戮几十万人，实在是人神共愤。用这些无用之人，减免百济的债务，岂非一举两得之举？”

渊盖苏文闻言皱了皱眉头，削减百济国力的事情，他是乐见其成。但是与此同时增强大唐国力，就不是他愿意见到的了。他问道：“秦国公把这几十万人买下来，可是要送回大唐？”

郭业摇了摇头，道：“几十万人口的迁移，花费太多，我们大唐可出不起这笔冤枉钱。不如就把这几十万人，安置在水口城中，以后由三国共管。”

渊盖苏文点了点头，道：“如此甚好，我们高句丽没有意见。”

扶余璋怒道：“这是我们百济和秦国公之间的事情，关你们高句丽什么事？”

渊盖苏文冷笑道：“莫非武王陛下以为，你们百济还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这是大唐、高句丽和新罗共同的决定，你们百济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扶余璋张了张嘴，说不出反驳的话来。渊盖苏文这是彻底不讲理了，坚决以力服人。百济目前最怕的还就是这个。

最终他一咬牙，不理渊盖苏文，对郭业道：“秦国公难道就不怕本王先把三姓之人杀光，再用掠夺他们的钱财支付赔款，让您的如意算盘落空？”

郭业威胁道：“武王陛下尽可以试试。看看是您的命令下达的快，还是我们三国的大军快。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五十座城池可就满足不了我们了。恐怕百济就有灭国之忧。”

“你……你到底讲不讲道理？赔款我也赔了，卯金刀三姓之人，乃是我百济内部事务，关你们什么事？”

“武王陛下您这么想可就错了。古语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连你武王陛下都是大唐天子之臣，何况是您治下的百姓？保护自己的子民免遭屠戮，我大唐此举，光明正大，问心无愧。”

扶余璋这回可逮着理了，道：“好，秦国公说得对。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扶余璋受教了。就是不知您这个道理，大莫离支同意不同意，善德女王同意不同意。他们愿意不愿意，把本国的子民，交由你们大唐保护？”

金德曼道：“武王陛下莫非是想挑拨大唐和我们新罗的关系？德曼在此表个态，秦国公的话，就是我金德曼的话，我们新罗无条件得支持。”

“哼哼，果然是女主临国，亡国之兆。金德曼你是一个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大莫离支，秦国公此言能够成立的话，以后大唐以后就可以随意干涉高句丽国内之事，您怎么说？”

渊盖苏文斜撇了扶余璋一眼，冷冷地说：“武王陛下，您就熄了那份侥幸之心吧。这个世界上讲道理就有用的话，还要大军干什么？老夫不管秦国公的道理对不对，只看秦国公出的主意是否对们高句丽有利。对我们有利的就支持，无利的就反对，仅此而已。”

停顿了一下，渊盖苏文继续说道：“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卯金刀这三姓的人口，还有他们的财产，你们百济必须交出来。如果您觉得秦国公刚才的理由不合适，嘿嘿，那老夫还可以告诉你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渊盖苏文傲然道：“老夫手中的这二十万大军就是道理！秦国公背后的大唐天兵就是道理！善德女王的新罗骑兵就是道理！”

金德曼这次难得的同意渊盖苏文的话，道：“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

理寸步难行，听了大莫离支之言，德曼才明白是什么意思。您有了这二十万大军在手，那还真是天下都可去得了。”

“呜哈哈……”渊盖苏文手捻银髯，开怀大笑道：“善德女王，您真会说话，深得吾意，深得吾意！之前我们高句丽和百济联手攻打新罗，完全是扶余璋这厮在挑拨离间，现在老夫已经幡然悔悟。此间事了，你我两国，可要多亲多近。”

“德曼正有此意。”

渊盖苏文和金德曼一唱一和，摆明了没把扶余璋放在眼里，真把扶余璋气得浑身发抖，说不出话来。

郭业叹了口气，道：“武王陛下，形势比人强，事到如今，您还是答应了吧。如若不然，我们大唐海军从东而来，高句丽的大军从北杀至，西面还有新罗的大军，三国联手，您领着一帮残兵败将，如何抵挡？”



## 第1624章千夫所指

最终，扶余璋还是屈辱的答应了郭业的条件。

回到馆驿之内，把这个条件对沙宅王后一说，沙宅王后的脸顿时就耷拉下来了，道：“王上，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次高句丽反戈一击，各部的损失都不小。没有抄没卯金刀三姓的钱财，咱们用什么去安抚各部？”

扶余璋冷笑道：“郭业的条件本王是答应了，不过能不能执行，还不一定呢。”

“您是想赖账？不会吧……”沙宅王后摇了摇头，道：“既然您不打算遵守三国的约定，当初又何必同意？这不是白白的授人以柄吗？”

扶余璋道：“那只不过是我的缓兵之计罢了。三国联军，我百济确实是无法抵挡。不过，只要我略施小计，就能把三国联军拆散。到时候卯金刀三姓还不是任由咱们拿捏。”

沙宅王后紧皱眉头，道：“把三国联军拆散？这件事可不容易。”

扶余璋微微一笑，道：“其实也没那么难。王后，你想想，新罗和高句丽之间刚刚发生了一场大战，他们凭什么能互相信任，组成联军？大唐和高句丽之间，一直貌合神离，为什么渊盖苏文愿意给大唐当枪使？”

“您是说……秦国公郭业？”

扶余璋点头道：“不错，就是此人。高句丽的渊盖苏文对上秦国公郭业，三战三败，已经吓破了胆。凡事只想站在郭业的这一边，丝毫不想与郭业为敌。所以才对郭业的提议百般支持。至于新罗……”

说到这里，扶余璋的面色有些尴尬，道：“新罗的善花公主，自甘下贱，与郭业有染。金德曼才会有恃无恐，对郭业完全信任。所以说，郭业的存在，才是三国联军可以成立的关键。”

“您的意思是……”

扶余璋恶狠狠地说道：“杀了他！”

“可是郭业毕竟是大唐钦差，代表了大唐天子。咱们要是行刺成功，您就不怕大唐进行报复？”

“报复？找谁报复？”扶余璋阴阴地一笑，道：“我自有把握，把这个黑锅扣到渊盖苏文的头上。到时候大唐和高句丽两败俱伤，咱们百济正好可以渔翁得利！”

……

……

“父亲大人，我想不通，咱们为何要在三国大会上支持郭业的主张？”渊男建满脸的不痛快，对渊盖苏文说道。

“男建，这主意不是你出的吗？现在咱们高句丽要的赎金已经到手，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可是，这件事很明显，是让郭业渔翁得利了。很明显，郭业和水口城有勾结，咱们要的二十万两黄金，都是水口城出的。水口城多了这几十万人口，完全可以自立一国，平白无故的就为咱们高句丽树立了一个大敌。”

渊盖苏文点了点头，道：“不错，郭业此次得利是不少，一来是交好了水口城，二来，为咱们高句丽树立了一个敌人。现在三韩大地上，已经不是三国林立，而是五国林立。分别是高句丽、新罗、百济、汉城和水口城。”

“那您为什么还全力支持郭业压制百济？”

“因为这件事，对咱们高句丽更有利！”渊盖苏文道：“有件事为父还没有告诉你，此次为父把郭业引来水口城，明着是要在水口城开一个三国大会，暗中的目的，是给人机会刺杀郭业。几十万人口的迁移，往快里说，怎么也要三五个月的，机会多多，就看那些人能不能把握住了。”

渊男建摇了摇头，道：“不说郭业身边高手如云，护卫森严，就是郭业本身也有万夫不当之勇，要想行刺他，谈何容易？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刺客身上，是不是……是不是有些不大妥当？”

“为父支持郭业，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本来咱们这次对百济反戈一击，再把百济二十座城池的百姓都运回高句丽，百济已经是元气大伤了。现在，秦国公又向百济讨要了几十万人人口。如此以来，百济的实力，已经下降了一半！孩儿你难道就没有什么想法？”

“您的意思是……”

“趁他的病，要他的命！等到百济把人口全部交付，咱们就尽起大军，彻底吞并百济。百济一亡，新罗独木难支，一统三韩之机，就在眼前！”

渊男建苦着脸道：“您这个想法倒是挺好。可您算计的这么好，是不是得有个前提条件？”

“什么条件？”

“秦国公郭业被刺身亡！不然的话，以郭业的眼光，岂能看眼睁睁得看着咱们吞并百济？他势必会要求汉城、水口城和新罗出兵，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出动大唐的兵马，咱们高句丽被五国围攻，后果不堪设想！”

渊盖苏文道：“不用五国围攻。现如今我们高句丽的实力大不如前，哪怕只是百济和新罗联手，都够咱们高句丽喝一壶的。”

“那您还……”

渊盖苏文阴恻恻地说道：“所以说，这次不仅郭业要死，金德曼也得死。为了此事万无一失，说不得，咱们高句丽只能亲自出手了。哼哼，战阵之上，老夫承认不是他的对手，但是，论起暗杀的手段，郭业一个小毛孩子，如何能逃得过老夫的算计？”

……

……

水口城，一个普通至极的小院之内。一老一少，正在下棋。

老者的面貌普通至极，属于扔到人堆里找不到的那个人。那个少年郎，却是异常的俊俏，唇红齿白，面若敷粉，风流狐媚。

如果郭业在这的话，一眼就能认出来，这个老者，正是销声匿迹的大智教老教主。至于那个少年，他虽然不知是谁，但是凭他阅人无数的眼光，稍一打量，就能看出来，这个俊俏的少年郎，乃是一个女扮男装的雌儿。

一盘棋下罢，老教主把棋一推，道：“梅子你的棋艺越发精进了，老夫这盘棋输的不冤。”

“义父大人，恐怕不是梅子的棋艺精尽，而是您心不在焉吧。看来大智教一事，对您的打击不小。”

“大智教？”老教主摇了摇头，道：“大智教不过是老夫敛财的一个工具罢了。现如今，我扶桑的大军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两三年内就要登陆百济。

大智教的存在与否，无关紧要。”

“那您担心的是……”

“老夫担心的，乃是大唐的秦国公郭业。”

“听说此人足智多谋，用兵如神，屡次以少胜多，被人称为‘大唐战神’。义父大人您是担心我扶桑勇士，不是这位大唐战神的对手？”

“这只是一个方面。”老教主叹了一口气，道：“光是他用兵如神也就罢了，大唐有郭业。我们扶桑也有军神阿倍比罗夫，战阵之上，刀枪无眼，谁胜谁负，还不一定。老夫所担心的，就是郭业此子的运气……”

“运气？”

“不错，就是运气。在大唐的事情，老夫并不清楚。但是在三韩之地，头一仗，两百破五千，完全靠的是他巧舌如簧，假托天意。但是假如围攻他的大军，是渊盖苏文从外地调来，没有听过郭业的名声，那郭业就只能落荒而逃了。”

梅子点了点头，道：“第二仗，五万破二十万。假如渊男生不那么贪生怕死，实打实，硬碰硬，郭业也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正是如此。最关键的还是第三仗，两千破二十万。这次真的是险之又险，只要有一万人没被郭业的虚张声势吓倒，坚守阵地。恐怕死的就是郭业了。这三场大战，老夫没看出郭业的指挥有多么高明，只看到了他那无以伦比的运势。”

梅子道：“义父此言有理。还有您的贴身侍卫张英逸，怎么早不叛变，晚不叛变，遇到了秦国公就叛变了。看来这也是郭业的运气所至。”

老教主道：“如果我扶桑大军与此人为敌，因为虚无缥缈的运气而失败，岂不冤枉之至！所以，为了扶桑，此人必须除掉。”

“莫非义父要亲自出手？”

“不，此次出手之人，并非是我，而是你，我扶桑第一忍者——上川梅子！”

## 第1625章花魁（1）

当然，郭业此时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千夫所指。最近郭业的小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每日里和杨凤怡出双入对，玩转水口城。算是他穿越以来，难得的一段闲暇时光。

这一日，郭业和杨凤怡收拾停当，又要出门。一直伺候他的小丫鬟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道：“秦国公请留步，刀城主有请。”

郭业才没兴趣应付刀严朗呢，自从他三言两语，解了卯金刀三姓的灭族之危。三位城主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每日里挖空心思讨他欢心。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流水价般送来，就是各种奇珍异宝，每天也要送上个三五件的。

这些都还好说，关键是三位城主为了感谢郭业，还时常举行各种宴会。刚开始郭业还碍于情面，勉强赴宴。

后来郭业烦不胜烦，直接婉拒。有那时间，还不如多陪陪杨美人呢。最近杨凤怡心情好，时常给郭业占点小便宜。

有此佳人相伴，郭业怎么还耐烦去看刀严朗那张老脸。

郭业道：“你回去跟刀城主说，郭某还有要事在身，不能奉陪，有什么事情咱们改日再说。”

要是往日，小丫鬟听了郭业这话就会转身离去。不过这次，小丫鬟却张开双臂，拦住了二人的去路，道：“秦国公，今天和往日不同。城主大人说了，这次找您是有军国大事相商，耽搁不得，让婢子务必把您请过去。他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婢子这次能把您请来，就赏婢子十两金子。要是请不来，就会把婢子许配给街上卖糕饼的吴老三。吴老三又老又丑，人家才不要嫁给他呢。秦国公，您就跟婢子去一下吧，就当是可怜婢子了……”

郭业当然不会相信小丫鬟装可怜的鬼话，不过看这情况，刀严朗找自己，确实是有正事，便对杨凤怡道：“凤怡，咱们一起去看看。”

杨凤怡还没说话呢，小丫鬟却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杨姑娘不能去！刀城主特别交待，这次只能您一人前往，不能带其他人。”

“切！不去就不去，有什么了不起。”杨凤怡翻了翻白眼，道：“那我跟小小一起出去逛街，夫君大人，您自己去面对那帮老头子吧？”

……

……

郭业来到花厅之内，发现三位城主都在座。

一阵寒暄之后，郭业问道：“刀城主，现如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已经签好了协议，并在我大唐的主持下对天盟誓，永不相攻。至于卯金刀三姓的迁移，据我所知，也没出什么纰漏。您找我来，是不是汉城那边出了什么纰漏？”

“汉城？”刀严朗一脸的惊讶之色，道：“汉城出了什么事？难道秦国公听到了什么消息？”

“呃……”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您找我来，又不准我带上凤怡。我还以为，是汉城出了什么事，您有些话不好当着凤怡的面说呢。”

“秦国公您猜错了，今天我们老哥仨请您前来，是有其他的事情要和您商

量。”

“到底是什么事？”

刀严朗没接郭业的话茬，道：“秦国公您这次出使，顺利让三国盟誓永不相攻，实在是积了大德了。咱们三韩之地，几百年来互相攻伐，就没个消停的时候，致使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秦国公此举，实在是功德无量。”

金正豪道：“我说老严，你少讲那些大道理。别人家的孩子死不完，三国和平关咱们水口城什么事？秦国公，我姓金的跟您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您救了咱们卯金刀三姓几十万人的性命，如此大恩，我们卯金刀三姓粉身难报。秦国公，您就是我们水口城的万家生佛。”

卯少宏道：“你们说的这些都不算什么，最让我姓卯的佩服的是，秦国公施恩不望报。他给咱们帮了这么大的忙，自己却分文不取，这种品德，就是古之圣贤也比不过。”

每次见面，三个老城主都是这一番拍马屁的车轱辘话，郭业耳朵里都听出茧子来了，也就是卯少宏的话有些新意。可问题是……这老家伙的话，不是事实呀！

郭业老脸一红，道：“卯城主，您这话是夸我呢，还是骂我呢？你们那些礼物我可是一件不少，全收下了。莫非您老是在讥讽我郭业贪财？”

“哪里，哪里。秦国公，您千万别误会，小老儿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们给您那些个东西，不错，您是收下了。不过，小老儿痴活了这么多年，看人的眼光还是有的。您对那些东西，根本就没什么兴趣，您是看小老儿的薄面，才勉强才收下的，我说的对不对？”

金正豪接话道：“所以说，秦国公接我们的礼物，不是因为贪财，而是为了我们这三张老脸有地方搁。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秦国公，您这么干，让我们老哥几个寝食难安。”

“此言怎讲？”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您讲究的是施恩不望报，咱们卯金刀三姓之人，讲究的却是滴水之恩需涌泉相报。这救了几十万条人命的大恩，我们却没能好好的报答，心里能好受吗？”

“这……三位老城主实在是太客气了。”

刀严朗道：“不是客气，而是我们水口城的一片心意。明白跟您说吧，今天我们老哥几个找您来，是想送给您一份大礼。”

郭业那是来自现在社会的人，古代的各种奇珍异宝，比起现代社会的高科技来，相距甚远。至于三位城主费尽心思搜罗到的各种好吃的，好玩的，比之大唐长安的奢侈享受，也是颇有不如。至于直接折现……郭业还没那么厚的脸皮。

所以说，郭业对三位老城主的报恩，丝毫不感兴趣。

他说道：“俗话说的好，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朋友相交，贵在知心。三位老城主对郭业这一番心意，郭某人领了。至于报恩一事……不着急，不着急，咱们先欠着。指不定哪天我郭业走了背字，遇到什么为难召窄之事，还要求到三位老哥哥的头上。”

刀严朗道：“秦国公说笑了，慢说以您的大才，天下就没什么事情能难得住您。就算退一万步说，您真的遇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大麻烦，我们这三个

老家伙就更白给了。照您这么说，我们水口城，是没机会报答您的大恩大德了。”

停顿了一下，刀严朗微微一笑，继续说道：“秦国公，您是不是以为咱们水口城，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孝敬您。为了给我们三个老家伙留点面子，才故意出言搪塞。”

郭业听了这话，就有些不高兴了。有个伟大的人物曾经说过，为人处事的最高准则，就是闷声发大财。你刀严朗把一切都挑明了说，以后还能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

他说道：“郭某人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富可敌国，家有娇妻美妾，膝下有儿女环绕，人生得此，夫复何求？不是说水口城拿不出什么能令郭某心动心的东西，就是在长安城，能令郭某心动心的东西也不多。”

“那可不见得！”金博超道：“经过我们三人冥思苦想，还真想到了一样东西，肯定能让秦国公满意。”

刀严朗道：“这样东西，乃是千万人欲得之物，却只能由秦国公一人享有，真的是羡煞旁人。”

卯少宏道：“不是老夫自夸，为了把这样东西找出来，咱们水口城可是下了血本，这其中投入的人力物力乃至钱财，都是前所未有的。”

看着三位老城主一脸包您满意的样子，郭业对于他们要送的礼物，还真的有些兴趣了，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刀严朗道：“秦国公，为了庆贺三国盟誓，永不相攻，为了庆祝我们卯金刀三姓齐聚水口城。我们水口城决定，举办一场花魁大赛，三韩之地，不管是青楼女子还是良家女子，皆可参加。秦国公，老夫这么说，您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吧？”

郭业当然明白金博超这是什么意思，怪不得今天不许郭业把杨凤怡带来呢，敢情是这三个老头今天是打算给自己拉皮条。

他说道：“你的意思是选一个绝色佳人送给我？”

刀严朗伸出四根手指，道：“不是一个，而是四个！这场花魁大赛总共要选出一正三副，四名花魁。”

郭业大惑不解，道：“花魁，顾名思义，就是花中魁首。这玩意还能有正有副？”

## 第1626章花魁（2）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尽管如此，到了科举取士的时候，还得分个状元、榜眼、探花。没听说过，要分成一个正状元，几个副状元的。

同理，不管这场花魁大赛的规模有多大，花魁只能有一个，水口城这场花魁大赛，整出个一正三副，四名花魁，实在有些不伦不类。

刀严朗解释道：“这次花魁大赛，要比琴棋书画四项，每一项都产生一名花魁，所以总共要产生四个花魁。然后，然后再从四个花魁中选出一名真正的花魁，所以说是一正三副四名花魁。”

郭业摇了摇头，道：“就算你说的有些道理，所谓的四名花魁也不过是一个噱头。良家女子怎么可能参加什么花魁大赛？不用猜，参加这场花魁大赛的肯定都是些青楼女子，就算个个都是清倌人，郭某人也兴趣不大。”

“话可不能这么说。”金正豪狡黠地一笑，道：“三韩之地，除了咱们汉人之外，其他各族人等，并不阻止女子抛头露面。就算是汉人，受到蛮夷之人的影响甚深，男女大妨，也没有中原人那么严重。我们水口城许下了重奖，不愁这些人不动心。”

“重奖？”

“不错，正花魁是三万两黄金，三个副花魁每人一万两。剩下的前十名，每人一千两黄金。再剩下的前一百名，每人五百两黄金。这个价码，别说只是奖金了，就是把人买下来，都富福有余。”

在长安城平康巷里，为一个小有名气的歌伎赎身，所费不会超过一百两黄金。三韩之地的商业水平，远低于长安城，刀严朗出的这个价码，的确算得上是天价了。

郭业道：“三位城主出的这个价钱，的确不低。可是有一节，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讲究礼义廉耻。为了些许钱财，就与一帮青楼女子争奇斗艳，岂不令父母脸上无光，祖宗蒙羞？”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更何况，据在下所知，三韩之地，民风淳朴，濊貊人谈婚论嫁之时，为了避免被人说是卖女所为，连聘礼都不怎么收。民情如此，光是高额悬赏，恐怕吸引不了多少人。”

刀严朗微微一笑，道：“秦国公，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参加咱们这场花魁大赛，名义上可不是为了您选美。参加这场花魁大赛，不光是有利，而且有名。不光是有名，而且名声很好。”

“那郭某人倒是愿闻其详了。”

“秦国公可曾听说过风流教？”

“风流教在三韩之地流传颇广，郭某人岂能不知？不过风流教和这场花魁大赛有什么关系？”

“那关系可是大了。咱们这场花魁大赛，打的就是风流教的名义。风流教发展到现在，早已被三国朝廷所把持，谁是源花，谁不是源花，都是国主亲定。其实这和风流教的教义严重不符。”

金博超接话道：“去年一场神仙风流会，雷声大，雨点小，最后还弄出了一场政变，关于最后三国总源花到底花落谁家，新罗、高句丽和百济，各执一词。最后弄得三国的风流教本身，也是灰头灰脸。”

郭少宏道：“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三国都偏袒自己本国的源花，赢了就欢天喜地，输了就摇头不认账。咱们这场花魁大赛就不同了，我们水口城不属于任何一国，评选公平公正，谁能当上花魁，谁就是真正的源花。”

这番理论，实在是有些扯淡！

就算三国风流教源花的评选不符合风流教的教义，那水口城搞一个花魁大赛，选出的花魁就是三国总源花，这个程序，就更不符合风流教的教义了。

再说了，就算水口城的所为，符合风流教的教义，那又如何？没有武力的保证，怎么能够让三国风流教的高层，俯首听命？

总而言之，这个花魁大赛，就是水口城的一个自娱自乐的比赛，难登大雅之堂。至于花魁是三国总源花，更是一个噱头，毫无实际意义。

三位老城主的话，每句话都有无数破绽可寻，郭业可以想出一万句话来反驳，但是，正所谓，浑身都是破绽，就是没有破绽。

他张了张嘴，还是不知从哪说起。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道：“三位老城主，你们说的这些话，你们自己信吗？”

刀严朗毫不脸红，道：“我们当谈是不信了。花魁大赛，就是我们老哥三个想出来的，到底为的是是什么，老夫还不清楚吗？不过……秦国公，您觉得我们的话漏洞百出，是因为您见多识广。您觉得我们这一番话，骗骗一般人有没有问题？”

郭业仔细一想，还真没什么问题！三位老城主的核心理论，其实有两条，第一条，三国朝廷选出的源花，并不符合风流教的教义。这是事实，无可辩驳。第二条，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水口城不属于三国管辖，自然就代表了公平公正。

尽管仔细一寻思，就知道这第二条理论实在是有些不可靠。不过，古往今来，哪怕到了现代社会，大部分人还是自觉不自觉的相信这一套。没有道理，三韩之地的百姓是个例外。

至于水口城的选出的花魁，能不能得到三国风流教的承认，能不能行使三国总源花的权力，一般人还真考虑不了那么长远。

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三位老城主开出的高额悬赏。

不光是当了花魁就有三万两黄金，只要是前一百名，就有五百两黄金好拿。这个赏格实在是太吸引人了，稍有姿色的女子，都会有一点点欠缺自知之明，拿不了第一名，难道一百名自己都排不进吗？

只要来水口城露露脸，就能拥有一辈子花用不尽的钱财，还有机会成为三国总源花，如此名利双收之事，为什么不来试试？

后世大各种选秀大赛都能让无数人疯狂，这个花魁大赛的含金量可比那些所谓的‘××女声’的含金量高多了。各色人等，趋之若鹜，简直是板上钉钉的事。

郭业点了点头，道：“这番话骗普通人，的确是够了。不过那样的话，千挑万选出来的花魁，你们又如何确保她们愿意……”

他暗含的意思，三位老城主当然能够明白，既然所谓的花魁大赛，目的是选一个民间承认的三国总源花出来。那么花魁大赛的逼格是提升了，但是与此同时，花魁的得主也就地位飙升，不是任人拿捏了。到时候，人家凭啥



就会愿意对大唐的秦国公俯首帖耳？

刀严朗猥琐的一笑，道：“秦国公尽管放心、这次花魁大赛的总评审，我们定的就是您——大唐钦差郭业郭子仪。只要稍微有点心计的女子，当然就知道如何做了。至于这点心计都没有的女子，您略施小计，又如何能逃脱得了您的掌心？”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潜规则？

想到众多美女任自己予取予求，万人瞩目的美女被自己收入房中……郭业的脸上不由得露出了一副淫荡的笑容。

刀严朗察言观色，道：“秦国公，这就是我们水口城给您准备的那一份厚礼了，不知您是否满意？”

“满意？”郭业猛然间想起一件事来，道：“不满意！我简直太不满意了！我告诉你们，这场花魁大赛，必须取消！”

## 第1627章花魁（3）

“取消？”刀严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秦国公，您刚才说什么，小老儿没听清楚。您能不能再说一遍？”

郭业恶狠狠的说道：“我是说，如果你们水口城真想报恩的话。这场花魁大赛，必须马上、立刻取消，不得拖延！”

金正豪小心翼翼地问道：“秦国公，能告诉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吗？”

“为什么？我说你们举办什么劳什子花魁大赛也就算了。为啥让我郭业当什么花魁大赛的总评委？还把这事弄得尽人皆知？”

“这还不是为了您那个什么……方便吗？”

“哼！方便！”郭业咬着牙说道：“方便倒是方便了，但是这点破事，稍微有点脑子的，谁看不出来？能瞒得住新罗的善花公主？能瞒得住杨凤怡？”

“这……世传新罗的善花公主冰雪聪明，有过目不忘之能，应该……应该是瞒不住的。至于杨姑娘，那也是人中龙凤，估计也瞒不住。”

“这不就结了。”郭业道：“善花公主知道了这事，跟我寻死觅活的，怎么办？杨凤怡知道这事，把我打……总之这件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他本来想说，怕杨凤怡知道了此事，把自己揍一顿，但是这话实在有失男子汉气概，就含糊其辞了过去。

刀严朗这次之所以不让郭业把杨凤怡带来，就是怕杨凤怡知道了这事心怀不满。

不过，按照常理，秦国公是一家之主，不管是杨凤怡，还是善花公主，都只是郭业的小妾。身份地位相距甚远，就算知道了这事，也只是心里不愿意，不敢明面上表现出来。

三位老城主和郭业说这事的时候，避开杨凤怡，只是明面上不愿意惹杨凤怡不高兴，其实内心里边，根本就没把她当一回事。

可谁能想到，咱郭小哥虽然花花肠子不少，其实是有贼心没贼胆，颇为惧内，根本就不敢在这二位的眼皮子底下沾花惹草的。

三个老头面面相觑，道：“秦国公，您这是那啥……夫纲……不……不……”

郭业老脸一红，道：“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子可不是夫纲不振，更不是惧内，只是对她们颇为宠爱，不愿意惹她们伤心罢了。这和怕老婆、妻管严可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尽管绞尽脑汁也想不明白，郭业的所为，到底和怕老婆有什么区别，但是刀严朗还是应道：“小老儿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还不赶紧把那个什么花魁大赛给我停了。”

“停了？恐怕停不了啦！”刀严朗苦笑了一声，道：“秦国公您有所不知，由于时间紧急，在我们和您商量这事以前，这场大赛的消息，已经传遍了三韩之地。连大赛的时间都订好了。许多人早已动身赶来。您这突然要停，都来不及通知。我们三个老家伙的脸皮厚，失信于天下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您，大唐钦差，说了不算，不光是您面子上不好看，恐怕还会影响大唐的声誉！”

郭业怒道：“你们今天找我来，不是说有要事要和我商量吗？怎么又说这场花魁大赛，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秦国公放在眼

里？”

刀严朗期期艾艾地说道：“秦国公，我们以为这是件好事，您一定会同意……所以事先并没有通知您。今天明着是和您商量此事，其实……其实就是想给您一个惊喜。这都是我们哥几个考虑不周，还望秦国公恕罪！”

“那你们说现在该怎么办？”

“照老夫看，咱们也只能讲错就错了。至于善花公主和杨家小娘子那边……秦国公，以您的手段，这点小事还能难得住您？对付女人，谁还能有您拿手？”

说到对付女人，哪个男人会在这个问题上谦虚？郭业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道：“这点手段郭某人还是有的，只是太麻烦了，不想用罢了。”

“再麻烦，也没有把万事具备的花魁大赛突然停止麻烦。秦国公，事情如今，您就勉为其难得答应了吧。”

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郭业又勉强和三个老头闲聊了几句，就告辞离开。

等郭业走远，金正豪对刀严朗道：“严大哥，这事我总觉得咱们干的有点不地道。”

“怎么不地道？”

“这个主意明明就不是咱们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不良人那边的建议。秦国公是咱们的大恩人，您怎么不对他说实话？”

刀严朗叹了一口气，道：“贤弟你这么想就错了。秦国公和不良人之间，本来就有些不对付。这件事要是秦国公颇为满意，咱们告诉他真相也没什么。问题的关键是，秦国公对此事颇为不满，咱们再实话实话。秦国公要是以为咱们和不良人勾结陷害他……这可就解释不清楚了。”

金正豪挠了挠脑袋，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严大哥，您说不良人主动给咱们出这么一个馊主意，是不是早就包藏了祸心？”

“这……”刀严朗沉吟了半晌，道：“不会吧，不良人费了这么大劲就是为了秦国公家宅不安？这不是损人不利己吗？”

“单单是让秦国公家宅不安也就罢了，怕就怕他们还有别的图谋。小弟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恐怕这场花魁大赛，咱们水口城是被不良人利用了。大哥，即便咱们不把事情的真相告诉秦国公，也得对不良人背后的小动作，多加提防！”

刀严朗点头道：“贤弟此言有理，此事就由你和令郎金博超全权负责。秦国公可是咱们的大恩人，不良人要是真的对他图谋不轨，就把他们全丢到金水湖中喂鱼！”

……

……

尽管答应的爽快，但是能否说服两位佳人，郭业心中还真没什么把握。善花公主远在新罗，暂时还可以来个眼不见心不烦。可是杨凤怡却是近在眼前，这事根本就瞒不了多久，必须马上解决。

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郭业决定主动出击。

来到杨凤怡的房门之外，郭业正要敲门，忽然，一阵销魂蚀骨的呻吟声传来。郭业心中一动，再次做起了听墙根，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

“杨姐姐，是这里么？您舒服吗？”

“嗯，嗯~~小小再往下一点.....对.....就是那个地方.....用力.....”

“嗯，对，就是这里.....舒服，真是太舒服了.....小小，谢谢你了！”

“别客气，能让杨姐姐舒服，小小也很开心呢！”

“嗯，一会换我对你这样，也让你舒服一下.....真是太舒服了.....”

这两个人在干什么？郭业的脑海之中，嗖嗖嗖，闪过了若干少儿不宜的画面。

他心中暗想，好呀，孙小小，老子千防万防，你还是把凤怡给带坏了！  
看我把你们抓奸在床，你还有何话可说？

想到这里，郭业飞起一脚，把房门踢开，道：“光天化日，乾坤朗朗，你们二人竟然作出这种事情，也太不知羞耻了！”

## 第1628章顺利过关

屋内的景象却是出乎了郭业的意料之外。没有什么假凤虚凰，玉体横陈的香艳场面，只见杨凤怡端坐在一张胡凳之上，孙小小正在给她揉捏肩膀呢。

猛然间听到一声巨响，二女都转过头来，和郭业来了个脸对脸！

小小当时就明白郭业误会了，扑哧一乐，道：“哎呦，秦国公，敢情小小给杨姐姐松快一下，都算是在做羞耻之事。在水口城可没有这个规矩，莫非在大唐的长安城是如此民风？小小还真是孤陋寡闻了。”

杨凤怡更干脆，白眼一翻，吐出了三个字，道：“小心眼！”

郭业老脸一红，道：“那什么，我刚才只是给你们开个玩笑，你们怎么还当真了？实在是太可笑了，哈哈！哈哈！”

“……”没人接茬。

郭业又干笑了两声，实在是有些下不来台，就说道：“你们逛了一天街，肯定是累了，不想说话，那我也就不打扰了，咱们明天再见。”

“慢！”杨凤怡道：“夫君大人别走，妾身还有事要问您呢？”

“啊，什么事？”

“今天刀城主找您到底有什么军国大事相商，竟然还瞒着妾身？”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为了庆祝三国盟誓，永不相攻。三韩之地恢复了和平，水口城要举办一场花魁大赛，要请我当一个个小小的评审。”他把这话说得轻描淡写，意图蒙混过关。

杨凤怡却是眼前一亮，道：“花魁大赛，听起来还不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业当即就昧着良心，按照三位城主的说法，把这场花魁大赛的意义讲了一遍。最后他说道：“我觉得这场花魁大赛不怎么靠谱，就不想当什么评审，怎奈三个老城主把消息都放出去了，为了大唐的声誉，也只能勉为其难的答应了。”

说完了这句话，郭业就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犹如老僧入定，准备应接杨凤怡的滔天怒火。

杨凤怡眉头一皱，一下子就抓住了事情的关键，道：“花魁大赛？你当评审？这么说来，谁当花魁，谁不能当花魁，岂不是你一句话的事？”

“呃……话也不能那么说。”郭业道：“这场花魁大赛，虽然说总评审是我，但是还有几十名起其他的评审，再说现场还有很多百姓围观，我可不能一手遮天。只不过我乃大唐钦差，三位城主想借助我的名声，才给了我一个总评审的名头，做不得数的。”

杨凤怡冷哼一声，道：“夫君大人，怎么刚才还说自己是一个小小的评审，转眼间就成了总评审了？咱俩夫妻一体，您心里边怎么想的，别以为凤怡就不清楚。我看您还是说实话的好。”

郭业死鸭子嘴硬，道：“凤怡何出此言？我刚才所言只不过是口误罢了，怎么就言不由衷了？”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这场花魁大赛既然是刀城主他们发起的，您对水口城又有大恩，别说您挂了一个总评审的名头，就是什么名头都没有，您说出什么话，刀城主他们怎么敢不听？您刚才为什么就不肯承认自己对花魁大

赛，有绝大的影响力呢？”

“这……”郭业心说坏了，杨凤怡冰雪聪明，老城主这一套还真不好使，他只得道：“好吧，我承认能对花魁大赛施加影响。刚才之所以不承认，是担心你……”

“担心我什么？”杨凤怡道：“担心我要您徇私舞弊？”

“啊……”这个回答有些出乎郭业的意料之外，他说道：“这哪能呢？凤怡你说笑了，谁当花魁，关你什么事，怎么会让我徇私舞弊呢？一个花魁不过是三万两金子，咱家又不缺这点小钱。”

“不！您担心的有道理！”杨凤怡嫣然一笑，道：“凤怡确实想要你徇私舞弊，这场花魁大赛，您一定要想办法，让小小当上花魁！”

“我？”孙小小指了指自己，道：“杨姐姐，小小只想跟在您的身边，才不想当什么花魁呢。”

杨凤怡的眉毛一挑，道：“不想当可不成，此事我做主了。小小你要是不参加这场花魁大赛，姐姐可要生气了。”

“可是……您为什么非要小小参加那个花魁大赛？”

杨凤怡狡黠地一笑，道：“参加完了，你就明白了。好了，我和秦国公还要些话要说，小小，你先回去吧。”

“是！”小小不敢违逆杨凤怡，微微一福，转身离去。

等她走了，郭业涎着脸问：“凤怡，到底有什么悄悄话要跟我说啊？”

杨凤怡俏脸一板，道：“夫君大人，刚才小小在，妾身给您留了面子。现在您是不是要老实交待一下？”

郭业负隅顽抗，道：“交待？交待什么？”

“就是水口城的三个城主，为啥忽然对美女那么感兴趣了，竟然要举办什么花魁大赛？还让您当总评审？别跟我提选什么三国总源花，我可是当过高句丽风流教源花的人，你们那套在我这不好使。”

“这个……我要是告诉你，三位城主人老心不老，临老入花丛，你能相信不？”

“您自己说呢？”

郭业垂头丧气，道：“我估计也不信……”

这种事根本就不可能不被杨凤怡看出端倪，郭业刚才也只是心存侥幸，眼见杨凤怡的眼里不揉沙子，也只能一五一十地得事情和盘托出。

不过，他刻意强调，自己绝无此心，纯粹是三个老不修，以己度人，结果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

杨凤怡听完了点点头，道：“跟妾身猜的差不多，夫君你还算老实。不过……凤怡倒是好打发，善花妹妹那你准备怎么交代？”

这么快就顺利过关？郭业大喜过望，思路清晰，马上就打蛇随棍上，道：“还要靠凤怡多多美言了。”

“没问题！”杨凤怡点了点头，道：“善花妹妹那，凤怡也可以帮你转圜。不过作为交换，小小的事情你可得放在心上。”

“你是说帮小小当上花魁？”郭业纳闷道：“你为什么对小小当花魁那么上心？难道说你喜欢上小小了？”

杨凤怡道：“你这家伙，想到哪去了？才不是呢。凤怡对小小可是纯粹的姐妹之情，不过小小对凤怡确实是有些不该有的想法。所以凤怡才打算让小

小当选花魁，如果能够成功，小小势必身价大增，就算嫁入王侯之家也不是不可能。这也算凤怡给小小谋的一个退路。”

郭业暗暗寻思，怎么听杨凤怡这意思，象是给孙小小分手费似的？怪不得刚才不肯告诉孙小小呢，杨凤怡此举也算得上是用心良苦了。他点了点头，道：“好吧，那就依凤怡所言。”

又说了会话，郭业还想占些便宜，杨凤怡颇为有些意兴阑珊，以天色已晚为由，把他赶了出去。

回到自己的小院，郭业又有些犯合计，难道说杨凤怡虽然口头上原谅了自己，其实心里边对自己还是有些不满？还是说，杨凤怡其实对孙小小未必无情，亲手把她推出去，心里边有些不痛快？

唉，女人心，海底针。一个拉拉的女人心，就更难琢磨了。看来攻略杨凤怡的道路，还真是任重道远。

一直到了月上中天，郭业还在胡思乱想，难以入眠。

正在这时，“笃笃笃~~”，传来了三声轻微的敲门声。

“谁？”郭业低声问道。

“秦国公，是我。”一个好听的女声传来。

这个声音以前还真没听过，郭业打开门一看，两个字脱口而出“小倩？”

## 第1629章倩女幽魂

在现代社会，郭业最有印象的一部电影，就是《倩女幽魂》了。当时郭业还是情窦初开的中二少年，一见王祖贤扮演的聂小倩那副长发飘飘，白衣胜雪的样子，就惊为天人，魂牵梦绕。

尽管后来，郭业经历渐多，甚至到了阅尽千片，心中无码的境界，但是少年时的美好记忆，还是难以忘怀。

眼前的佳人，竟然有了电影里边聂小倩八九分的神韵，也难怪郭业一时失神，“小倩”二字脱口而出。

佳人听了郭业的话，不由得一愣，道：“小倩？”

“呃……不好意思，在下一时眼花，认错人了。”郭业揉了揉眼睛，道：“敢问姑娘您是……”

佳人没有回答郭业的话，而是嫣然一笑，道：“秦国公，咱们就在这里说话？”

“是郭某的不了，小娘子里边请。”

其实，郭业原本做的没错，这大半夜的，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虽无私情，也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传出去了，对人家小娘子的名声不好。所以，不让佳人入内，才是君子所为。

不过天大地大，美人最大。人家小娘子都不避嫌疑，他一个大老爷们怕啥？

二人分宾主落座，郭业再次问道：“小娘子深夜前来，到底有何赐教？可是刀城主派你来的？”

“刀城主？”佳人摇了摇头，道：“妾身可不认识什么刀城主、剑城主的，此次专为秦国公而来。”

郭业大惑不解，道：“这里可是水口城的城主府，小娘子你竟然不认识刀城主，却认得我郭业，你究竟是谁？”

佳人嫣然一笑，道：“秦国公，您看这月色如此美好，咱们还是不要谈这么煞风景的话题了。不如说点别的？”

怎么问身份成了煞风景的话题？郭业含糊应道：“小娘子，你想谈点什么？”

“秦国公何必明知故问？”佳人舔了舔嘴唇，道：“长夜漫漫，妾身无心睡眠，愿与秦国公共度春宵。不知秦国公能否应允？”

说着话，佳人已经站起身来，走到郭业的旁边，“嚶吁”一声，就跌坐在了郭业的怀里。

书生半夜辗转反侧，忽然间就有佳人前来自荐枕席。这要是发生在《聊斋志异》的世界里，不用问，这个女子不是艳鬼，就是狐仙。

这要是发生在现代社会，这女子肯定就是失足少女了。

至于在大唐社会，尤其是在城主府中，那就更好猜了。尽管这个女子口口声声说不认识刀城主，但是郭业相信这个女子肯定就是刀严朗派来的。

搂着这个绝色佳人，郭业心中不由得暗赞了一声：“这个老刀，硬是要得！”

人家刀城主白天闯了大祸，晚上马上就补救回来了。这还弄什么花魁大赛呀，眼前这个绝色佳人，也不知道老刀是从哪找来的，简直是太合自己的



心意了！

至于这个绝色佳人到底为啥不肯承认和刀城主的关系，那就更好解释了。老刀白天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肯定是这次学了乖，假如这个女子能讨得自己的欢心，那就是他的大功。要是自己不喜欢，刀城主就可以装着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自己也拿他没办法。

真是进可攻，退可守。

想清楚了前因后果，郭业顿时食指大动，往佳人的脸上一刮，道：“就算是不问你的来历，你总得告诉我怎么称呼吧？”

“您叫我梅子就可以。”

“梅子？好名字。”郭业点了点头，随口调笑道：“你不肯说你的来历，难道说你是一个女鬼？”

梅子在郭业怀里，轻声道：“秦国公喜欢什么，妾身就是什么。妾身乃是一个孤魂野鬼，今夜过后，绝不纠缠。您就当是一场椿梦就好了。”

郭业顺手刮了刮梅子的琼鼻，笑道：“那可不行，你不纠缠我，我还要纠缠你呢？一次怎么能够？”

说完了这话，郭业的手可就不规矩了，开始为梅子轻解罗裳。

梅子此时再也没有了刚才那副风情万种的模样，小脸发红，道：“妾身未经人事，还望秦国公怜惜。”

听了这话，郭业就更加相信刚才的判断了。少女思春夜奔，虽然是小概率事件，但是也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但是没有尝过男女滋味的处子夜奔，可就太匪夷所思了。

郭业柔声道：“梅子你放心，我郭业最会怜香惜玉了。”

被翻红浪，一夜缠绵。

郭业多日不识肉滋味，今晚可是恣意缠绵，兴致上来，早把那个“怜香惜玉”的承诺丢到了爪哇国去。

说来也怪，尽管落红片片，可以看出这个梅子，确实是处子之身，但是她的表现，可不像初经人事的样子。无论郭业搞出多少奇奇怪怪的花式，梅子都能尽力配合。跟郭业战了一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材。

直到天降破晓，梅子方才告饶，道：“秦国公，马上就要天亮了，妾身要走了。”

郭业大为不舍，道：“天亮了又怎么样？难道还能有人催咱们？”

梅子俏皮地一笑，道：“您别忘了，妾身可是女鬼哦。见了阳光，就要香消玉殒了。为了妾身的性命着想，您还是放妾身走吧。”

郭业还要再拦，梅子已经起身穿好衣服，对着郭业一吻，道：“若是有缘，咱们来日再会。”

佳人远去，郭业不禁有些怅然若失。若不是床上那片片落红，昨晚的一切，还真如一场春梦。

天刚放亮，郭业简单梳洗一番，就急匆匆得来找刀严朗，道：“老刀，真有你的！从哪找来的这般货色，深合吾意！”

刀严郎挠了挠脑袋，道：“秦国公，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小老儿怎么听不明白呢！”

“嗨！我说你就别装了，昨天晚上那个美人，不是你派到我房里的吗？别担心，我对那个美人十分满意，不会找你的麻烦。你就把她送给我吧，郭某

人承你的情。”

“美人？”刀严朗道：“没有呀。秦国公，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原来我们是给您准备了一些美人，可您又说不要，我们就没敢……”

说到这里，刀严朗一拍脑袋，猥琐地笑道：“老夫明白了，您这是长夜漫漫，孤枕难眠，昨天又被那个花魁大勾动了心思，想让老夫给您找几个暖床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好说，好说，您到底打算要几个，老夫今晚就给您送过去。”

“我就要那一个，就是昨晚那个。”

“可问题是昨晚老夫确实没有派人呀！秦国公，少年慕少艾，您这个年纪，耐不得寂寞，很正常，有啥不好意思的？您放心，老夫一定给您办的妥妥的，神不知鬼不觉，绝不会泄漏什么消息出去。”

郭业一脸的委屈，道：“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好说歹说，花费了大半个时辰，最后又拿出了那条染血的床单，刀严朗才相信，郭业刚才所言句句是实。

刀严朗道：“秦国公，您别着急。昨晚那个女子确实不是老夫派来的。不过，总归是城主府里边的人，老夫把所有女子都召集起来，您挨个相看，肯定能找着……”

“还是不必了吧！”尽管郭业昨晚吃的开心，但是他和那个梅子小姐，只是普通的男欢女爱，说白了，就是欲望的结合。并不是非得到她不可，这弄得动静太大，惊动了杨凤怡，可就不好了。

而且，郭业还有个计较。既然梅子不是刀严朗派来的，那她说自己和刀严朗无关，可就要仔细琢磨了。万一此人乃是刀严朗的小妾，事情挑明了，双方就太尴尬了。

当天晚上，郭业一夜没睡，等着梅子的到来，可惜的是，梅子并没有出现。

第二日，佳人依旧是杳然无踪。

一直到了第三天晚上，那阵“笃笃笃”的敲门声，才再次传来。

“秦国公，您在吗？”

这正是梅子的声音！

## 第1630章第二次

与郭业春风一度的梅子，其实就是老教主的义女，有扶桑第一忍者之称的上川梅子。

对于如何行刺郭业，老教主和上川梅子可是绞尽了脑汁。

郭业最难缠的就是运势太旺，真要是找什么出其不意的机会暗杀，恐怕会被什么阴差阳错的因素给破坏掉。

最终，二人决定，还是采取最稳妥的办法行事。

这个所谓的最稳妥的办法，其实就是色诱。

你郭业的防备再严，运气再好，在男欢女爱的时候，总不能玩出什么花样了吧？在最关键的时候，肯定就是郭业警惕性最低的时候，梅子趁机下手，简直是十拿九稳。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为了帮扶桑除去这个最难缠的敌人，上川梅子，毫不犹豫得献出了自己的处子之身。

可问题是，处子之身也献了，对郭业的刺杀却是完全失败。

就在郭业快活做神仙的时候，梅子借着搂抱之机，拿出了一把匕首，向郭业的后心刺去。

可惜的是，那个神奇的手链此时发生了作用，匕首如中败革，根本就插不进去。

至于郭业呢，只感到微微一疼，还以为是梅子初经人事，受疼不过，在背后抓挠自己呢，丝毫不以为意。

再然后，郭业对梅子恣意爱怜，梅子也就强忍疼痛，屈意承欢，然后找机会对郭业连连下手。

在郭业全然无知的情况下，那天夜里，梅子已经对郭业实行了十几次暗杀，可惜全然失败……

直到天色将亮，梅子才彻底死心，飘然而去。

老教主见梅子一瘸一拐地赶回，不禁脸泛喜色，道：“怎么样？成功了没有？”

梅子小脸一垮，道：“成功什么呀，那个秦国公不知练了什么功夫，竟然刀枪不入。我这把匕首乃是咱们扶桑少有的神兵利器了，却完全刺不进去。”

“那你是怎么逃回来的？”

“逃为什么要逃？那家伙蠢的很，完全没有发现我的小动作，我是光明正大的走回来的。”

老教主正色道：“梅子，秦国公郭业年纪轻轻就做了那么多大事，不能用蠢字形容。你要是抱着这种态度行事，下次行刺，必然还要失败。”

“还……还有下次？”想起昨夜郭业的癫狂，梅子不禁有些腿软，还有些……期待。

老教主点了点头，道：“当然还有下次！郭业是咱们扶桑的生死大敌，只要他不死，咱们的刺杀就会继续！刀枪不入又如何，下次你给他改成下毒，我就不信，他还能百毒不侵了！”

一连休息了三天，梅子才算恢复了元气，半夜而至，再次敲响了郭业的房门。

对于梅子的再次到来，郭业当然是异常的开心，道：“梅子，你终于来

了，我可死你了。”

梅子妩媚一笑，道：“到底是想妾身？还是想着和妾身春风一度？”

郭业嘿嘿一笑，道：“因爱而欲，因欲而爱，虽然过程不同，但是结果是一样的。总而言之，现在我对梅子你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咱们三天没见，就相当于隔了九秋。你说，你该怎么补偿我？”

梅子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把锦盒打开，一粒红彤彤的丹药显现，一阵香气扑鼻！她说道：“妾身就拿此物补偿秦国公如何？”

“这……这是什么东西？”

“此乃闺房助兴之药。秦国公，您不是要补偿吗？此药就是补偿。您吃了这药，再与梅子寻欢作乐，岂不更加快活？”

郭业拿起药丸，摇了摇头，道：“上次没吃这药，咱们还不是一战到了天亮，此物完全是多此一举。传扬出去，还坏了郭某的名头，让人以为我郭业年纪轻轻，就不得不用上虎狼之药了。”

“不嘛，不嘛，人家就要让你用！”梅子搂着郭业的脖子，撒娇道：“这药可是人家好不容易得来的，你要是不用，人家的一片真心不就白费了吗？”

“呃……”郭业还真吃梅子这一套，立场顿时就有点不坚定了，道：“要不然，我试试这药？”

“嗯！嗯！”梅子把头点得如同小鸡啄米。

郭业把药刚放在嘴边，作势欲吞，忽然又把这药放回了锦盒之内，道：“梅子，这是咱们第二次见面了。你总该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我了吧？”

“嘻嘻，你不说人家是女鬼吗？”

“那只是郭某开玩笑的话，怎么能当真？你快告诉我你究竟是什么人，家住何处。明日我就带人去你家提亲。”

梅子小脸一红，道：“秦国公，您这又是何必？梅子乃是夜奔之女，只求春风一度，却不是和您来谈婚论嫁的。春宵一刻值千金，您说这些有的没的干什么？”

吃干抹净而不用负责，大概是大多数男人的梦想。不过，梅子的长相乃至神情，都酷似电影版《倩女幽魂》中的聂小倩，爱屋及乌之下，郭业对梅子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他说道：“女人总是要嫁人的，梅子你真的就不想和郭某长相厮守？”

“我……”被要刺杀的对象逼婚，梅子此时心乱如麻，不知如何回答。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个夺了自己处子之身的男人，梅子的感情还是想当复杂的。

郭业盯着梅子的眼睛，温柔地说道：“梅子，嫁给我，好吗？”

望着郭业那颇为英俊的脸庞，梅子一阵失神，险些就要张口答应，不过仅存的理智告诉她，她和郭业之间，根本就不可能。眼前的这个男人可是杀人的魔王，更是扶桑最大的敌人。自己嫁了他，那不就相当于叛国投敌了吗？岂不让家族蒙羞？

她心中默念着，郭郎，咱们今生有缘无份，但愿来生咱们能够结成百年之好。

这辈子，我上川梅子算是对不起你了！

想到这，她一伸手，把锦盒拿起，道：“哼，还说成亲呢。人家拿来的东西都不肯吃，一点诚意都没有。”

“我不是不肯吃……只是……只是……算了，不说了，我吃还不行吗？”说着话，郭业把那丸药放入口中，一仰脖，和水吞下。

梅子深知，这颗丸药之中，放了剧毒之物，郭业吃下这颗丸药，也就意味着他活不过一时三刻了。顿时眼圈有点发红，把郭业紧紧抱住，道：“郭郎，春宵苦短，你还等什么……”

又是一夜癫狂。

雄鸡报晓之后，梅子就不顾郭业的挽留，强行离去。至于梅子家住何处，郭业还是没能问出个所以然来。

等梅子走后，郭业一边回味昨晚的滋味，一边暗自纳闷，难道是自己记错了？不是自己吃了助兴之药，而是梅子吃了助兴之药？

怎么自己的感觉和上一次别无二致，反倒是梅子，昨天晚上，是分外的痴缠。如果说第一次是梅子全力配合自己的话，那么昨晚，可一直是梅子掌握了主动权。

对于这个热情如火的小妞，郭业是越发的看不懂了。

……

……

啪~~

老教主狠狠的一巴掌，扇在了梅子的脸上，道：“贱人！你觉得老夫能相信你的话？姓郭的那小子，不但是刀枪不入，还能百毒不侵，那还是人吗？我看分明是你初识男女滋味，恋奸情热，不忍心对情郎下手。什么扶桑第一忍者，我呸！我看你分明是扶桑第一荡妇……”

他越说越气，最后忍不住抽出宝剑来，道：“今天，老夫就要清理门户，大义灭亲！”

## 第1631章还有第三次？

此时的上川梅子已经紧闭上了双眼，等待着自己人生最后时刻的到来。眼看着一代佳人就要香消玉殒！

令上川梅子自己也感到奇怪的是，此时她的心中，既没有面对死亡的恐惧，也没有被误解的委屈。在此刻，她的心中一片宁静，最大的感觉竟然是解脱！

终于不用再一次亲手刺杀郭君了，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再有来生，郭君，你还会记得我吗？

就在这时，忽然间听得有人咳嗽一声，道：“老教主，且慢动手，我有话说。”

帘栊一挑，一个和尚走了进来。

郭业如果在这的话，肯定会大喝一声，天福和尚，你这个瘪犊子竟然跑到这来了！

老教主猛然间收住了脚步，道：“大和尚，这是老夫的家事，不用你多嘴。”

“老教主稍安勿躁，这件事可不怪小娘子，据贫僧所知，那秦国公郭业确实是既刀枪不入，又百毒不侵。刚才小娘子所言句句属实，没有半点虚假。归根结底，是您错怪她了。还是快把那凶器收起来吧。”

老教主冷笑一声，道：“想不到大和尚你那么大岁数，还真够怜香惜玉的，为了这个贱人能够活命，竟然想出如此托词我！嘿嘿，刀枪不入，百毒不侵，拥有了这些，那和神仙还有什么区别？老夫就不信世间会有那样的人！”

“这可不是托词。”天福和尚摇了摇头，道：“其实秦国公郭业拥有这些能力，都是因为他有了老僧的一件宝物。只要那件宝物在身，秦国公就可以刀枪不入百毒不侵。老教主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王思榜王公子。”

天福和尚说得言之凿凿，也由不得老教主不信，王思榜就住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他要是撒谎的话，分分钟就会穿帮。

老教主眼珠转了转，忽然道：“大和尚，你们这么干可不地道。让老夫刺杀郭业，为什么不告诉老夫郭业有那些神奇的能力？这不是戏耍老夫么？”

天福和尚眼睛一瞪，道：“老教主，咱们讲话可得凭良心。戏耍于你，你见过是谁能拿十万两黄金戏耍人的？怎么没人拿十万两黄金戏耍我呢？老僧欢迎戏耍，最好每天都戏耍个十次八次的。”

停顿了一下，他又继续说道：“想当初收钱的时候，是谁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说只要郭业到了水口城，就保管让他有来无回。怎么到了现在，发现自己那两下子不好使，就说我们戏耍你了？难道你们扶桑男儿都是这般争功诿过之人？”

“八嘎！你竟敢侮辱扶桑武士，实在是该死！”老教主再次抽出宝剑，剑指天福和尚。

天福和尚毫无惧色，跳着脚骂到：“卧槽！老帮子你还敢动手？哎呦呵，够能耐的啊，我说你这杀手可真算没白当，杀不了苦主，改杀主顾了？来来来，佛爷爷就站在这里，你冲这砍，皱一皱眉头，你家佛爷爷就不算是英雄好汉！”

天福和尚在发迹以前可是个烂赌鬼，尽管知道自己打不过老教主，但是输人不输阵，满脸的混不吝，把老教主骂了一个狗血淋头。

老教主敢对上川梅子要打要杀的，那是因为在扶桑，忍者的社会地位极低，就算是扶桑第一忍者，也不过是名声上好听一点，实际上还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

但是对于天福和尚，他就不敢那么放肆了，拿着大宝剑比划了两下，最终还是颓然放下，把腰躬成了九十度，道：“天福大师，对不起，在下失礼了。”

老教主道歉道得如此有诚意，天福和尚也就不为己甚，一摆手，道：“算啦，老僧不和你一般见识。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如何对付郭业。”

“天福大师，《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先前是在下有些托大了，没有仔细向大师请教郭业的底细。这次您可一定要对在下多多指教。拜托了！”

“好说，好说，事情是这样的……”

听完了天福和尚的话，老教主沉吟了半晌，道：“听了您的话，郭业能够刀枪不入，在下倒是能够理解。但是他怎么能百毒不侵了，这没有道理呀？”

“嗨！老教主你怎么那么糊涂呢，那个手链除了能够让人刀枪不入以外，还能够包治百病，哪怕是垂死之人都能救过来。既然能治别人的病，治自己的病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至于些许毒物，还没有发作，对于那手链来说，更是小事一桩。”

老教主倒抽了一口凉气，道：“大和尚，郭业刀枪不入，又百毒不侵，你们让我刺杀，这不是让我们送死吗？”

“送死？”天福和尚冷冷得一笑，道：“十万两黄金，按照郭业开的价码，能买十几万条人命。就算按照正常的价格，买个几千条人命，也是毫无问题，更别提事成之后还有几十万两黄金。这么高的价码，你以为是随便拿的，难道不需要命来换？”

老教主苦笑一声，道：“看来是老夫利令智昏了。”

“怎么？怕了？没关系，你怕了，老僧可没怕，明白告诉你，对付郭业，我们根本就没对你多做指望，实际上另有后招。识相的话，就把那十万两黄金退回来，咱们好合好散。”

“退回来？吃进嘴里的还能退回来？”老教主阴阴地说道：“天福大师，明白告诉你，别说郭业是刀枪不入、百毒不侵，哪怕他真的成了神仙，我也要杀杀看！”

“哦？不知老教主打算如何对付郭业？”

“那请问天福大师，你们所谓的后手，又是打算如何对付郭业？”

天福和尚道：“此事关系重大，可不能轻易泄露。你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不必多问。”

“那在下的计划，也是天机不可泄漏。”

“老教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想要置郭业于死地，自然是百般慎重。可是您，乃是拿钱办事，难道还担心老僧泄漏你们的计划？”

“那您别管，总而言之，郭业你交给在下就行了，至于说计划的细节，老夫还真不想告诉您。”

天福和尚灵机一动，道：“老教主，你不会是打着携金潜逃的主意吧？老

僧劝您还是死了这条心，我们的实力不是你能想象的。恐怕到时候，这十万两黄金，你是有命拿，没命花。”

“大和尚，你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扶桑男儿，吐口唾沫是个钉儿，绝对不会作出那种事情。”

“扶桑男儿的信誉……”天福和尚哂笑一声，道：“老僧还真没听说过，扶桑男儿有啥信誉可言。老教主，我劝您明白一个道理，那十万两黄金，我们既然能毫不犹豫得给了您，也就能毫不费力得拿回来。还望您好自为之。告辞了！”

天福和尚走后，上川梅子问道：“义父大人，郭业刀枪不入又百毒不侵，咱们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取了他的性命？”

“那还要看梅子你的手段了？”

“啊……还靠我？”上川梅子嗟道：“梅子都失败了两次了，每次都被郭业白白占了便宜，难道还要有第三次献身？”



## 第1632章吃亏与占便宜

“怎么？你不愿意？”

“不是不愿意，只是梅子已经在郭业身上吃了两次亏了，再过去……梅子再次献身，让郭业占一回便宜倒是没什么，要是因为梅子的无能而耽误了教主的大事，那梅子可就百死莫赎了。”

老教主的脸上又浮现出了那招牌似的慈爱面容，道：“梅子，不要这么想，认真说起来，咱们头两次也不算吃亏，反而是占了便宜。”

“占了……便宜？”梅子听了老教主这话，不由得瞪大了双眼，露出了一脸的无法置信的表情。尽管对郭业的感情颇为复杂，两次刺杀也让她享受到了从未享受过的快乐，但是占了便宜这个说法，还是让梅子感觉无法接受。

“不错，就是占了便宜。”老教主点了点头，继续说道：“梅子，你是见过咱们扶桑军神倍比罗夫的，我来问你，那秦国公郭业，和军神阿倍比罗夫比起来，单从长相来看，哪个更加英武不凡？”

“这……恐怕要算郭业更胜一筹。”

老教主微微一笑，道：“什么叫恐怕郭业更胜一筹？梅子你这话说得简直是太客气了。阿倍比罗夫大人虽然是咱们扶桑军神，但是这长相么……实在是差了一点，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和郭业没法比。当然，好男人应当为国争光建功立业，长相如何并不重要，我再问你，秦国公和咱们扶桑军神相比，谁的功业更大？”

“军神大人是何等人物，岂是梅子一个小女子可以评判的？”

“那老夫换一个问法，你是否觉得军神阿倍比罗夫的功业，就一定在大唐秦国公郭业之上？”

梅子吞吞吐吐地说道：“梅子觉得……觉得……不一定吧……”

老教主丝毫不以为忤，道：“梅子，我再问你，以你的身份，要是在咱们扶桑国内，可有资格侍候军神阿倍比罗夫？”

“义父大人说得哪里话来，阿倍比罗夫大人是何等样的人物，岂是梅子能够高攀的？”

“那不就结了！”老教主手捻银髯，道：“秦国公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不次于咱们扶桑军神阿倍比罗夫。能和秦国公春风二度，那是你上川梅子几世都修不来的福分，难道还不是占了便宜吗？”

“可是……可是……”

“可是什么？你说你失去了处子之身？这有什么！我看你是汉人的书看得多了，沾染上了汉人的坏习气。咱们扶桑女子什么时候讲究贞？”

说到这里，老教主的脸上露出了猥琐的笑意，道：“如果梅子你能借此机会，身怀有孕，怀了秦国公的后代，那就不仅仅是你占了便宜，而是咱们扶桑占了大便宜！”

“扶桑……大便宜？”听到这里，梅子不由得惊呼出声。如果说自己占了便宜，老教主前面的一番理论能够自圆其说的话，那扶桑占便宜这个说法，就太匪夷所思了。

“那是自然。”老教主点了点头，道：“梅子你觉得咱们扶桑人和汉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或者说，汉人对比咱们扶桑人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您是说……才学？”

“汉人之中的饱读之士不少，但是目不识丁之人也大有人在。老夫并不认为，咱们扶桑人在才学上落后于汉人。”

“那是勇武？”

“哼，要是汉人的勇武远超咱们扶桑，老夫又何必在此从奔西走，为扶桑朝廷筹集军费？咱们扶桑朝廷又如何敢有西征大陆之心？”

“那您的意思是……”

“汉人和咱们扶桑人，最大的优势就是个头！”老教主指了指自己，道：“老夫的身材，在咱们扶桑人中，就算是极为高大了。但是在汉人中，也就勉强强算是个中人之资。咱们扶桑武士，勇则勇矣，但是论起个头来，比汉人可是差得多了。”

“您的意思是……梅子要是怀了秦国公的孩子，就相当于咱们扶桑向汉人借……借了种？”

“不错！老夫就是这个意思！事到如今，老夫也就不瞒你了，咱们扶桑朝廷，一直就有一个度种计划，选择一些美貌的扶桑女子，去大唐借种。只是海路遥遥，花费颇大，这个计划一直不怎么成功，只能说是聊胜于无。秦国公身材高大，又文武双全，梅子你如果能借种成功，咱们扶桑岂不是占了大便宜？”

梅子怎么听老教主这话，怎么觉得不靠谱，但要说当面反驳，在老教主的积威之下，她还真没这个胆子，迟疑了半晌，才问道：“可是您原来不是说，郭业是咱们扶桑最大的敌人，让梅子务必要把他除去，怎么又……又说到借种上去了？”

“这个……”老教主也觉得自己刚才所言有点过火了，道：“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咱们此次行动，其实是有两个目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要取郭业的性命，借种只捞草打兔子——捎带手。刺杀郭业的目的当然是没成功，但是借种这个目的……梅子，你说成功了没有？”

梅子不由得脸色羞红，道：“梅子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要不咱们等两个月看看。”

“等什么？”老教主连连摆手，道：“完全不用等，这种事情，一次两次成功的机会太小了。你这几天也别闲着，这就去投奔秦国公郭业，跟他夜夜笙歌，总能成功的。”

听了老教主这话，梅子心中不由得升起了一阵狂喜，道：“那咱们就不刺杀郭业了？”

“当然要刺杀！”老教主道：“不过，刺杀可是刺杀，但是在刺杀之前，先得把一件事给办好了。”

“什么事？”

“梅子，你好糊涂！郭业那厮，刀枪不入又百毒不侵，你凭什么刺杀？在刺杀他之前，首先要干的，是把那条神奇的手链偷了。然后再想办法，结果了他的性命。”

“可是梅子和郭业两度欢好，赤诚相见，并没有看到什么手链在郭业的身上。义父大人，您说会不会是天福和尚对咱们说谎了？”

老教主点了点头道：“梅子你能想到这里，也不枉老夫对你多年的栽培。咱们和天福和尚无非是雇主和杀手的关系，他怎么可能对咱们推心置腹？必然会有所隐瞒。不过，那条手链神奇的功效应该是真的，要不然就不能解释

郭业为什么既能刀枪不入还能百毒不侵。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项链的真正用法，定然有什么窍门，这老和尚没有告诉咱们。这条神奇的手链，一定是被郭业藏在了什么地方，不用戴在身上，也能发挥效力。这也没关系，以梅子你的手段，定然能把郭业给迷个七荤八素的，到时候无论是手链的藏身之处，还是手链的秘密，都是小事一桩，老夫相信你！”

其实，这还真是老教主冤枉人家天福和尚了。

想当初，手链消失，然后天福和尚就被救走了。他并不知道，其实手链是自己消失的，只以为是被郭业落在了什么地方。现在郭业能用手链的神奇能力，那自然就是手链找回来了。他觉得这件事无关紧要，也就没有跟老教主说这事。

老教主呢，一听说天下竟然有这种宝物，立刻就有了觊觎之心。这才不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天福和尚，目的就是独吞手链。

梅子听到这里，才明白了老教主的真实心意，敢情老教主是想让自己再次施展美人计，不过这次施展美人计的主要目的，已经不是要刺杀郭业，而是要盗取那条神奇的手链。

至于所谓的度种计划云云，恐怕也是九假一真。老教主的真正目的，还是要自己心甘情愿的怀上了郭业的孩子，深得郭业的信任，而更加容易的盗宝。

不过，梅子对此计划并没有什么反感，对于给郭业生孩子，她不仅没有任何排斥之心，相反还有还有一丝丝的期待，至于最后还是不免要杀死郭业，她能拒绝得了吗？

今朝有酒今朝醉，郭君，梅子来了！

## 第1633章以诚待我

月朗星稀，梅子再次悄然而至。

对于这个夜奔女子的来历，郭业当然是万分好奇。把梅子让进屋内，郭业好整以暇地给梅子沏上了一杯香茶，道：“梅子，这次你总该告诉我你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了吧？”

“对，我也很想知道。”一个声音从窗外传来。

声音不大，但是听了这话，一对狗男女都激灵灵得打了一个冷战！

梅子不知窗外之人是谁，可她乃扶桑第一忍者，虽然单打独斗的功夫不怎么样，但是论起蹑影潜踪的本事来，在扶桑简直是不作第二人想。

窗外之人是什么时候来的？自己为何丝毫没有察觉？如此功夫，实在是可畏可怖！如果来者是敌非友，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郭业当然知道这个声音是谁的，不过他比梅子更害怕！虽然这不算是抓奸在床，可也差不了多少了！

他强自稳了稳心神，拉开房门，涎着脸道：“凤怡，这大晚上的，您……您怎么来了？”

“听说夫君大人给凤怡新找了一个姐妹，凤怡若是不主动登门拜访，岂不是失了礼数？这位新人到底是谁？夫君大人还不快给我们介绍介绍！”杨凤怡嘴上说得客气，脸上却是冷若寒霜。

郭业隔着好远都能感觉到杀气凛凛。他心中暗想，喵了个咪的，这小娘皮今天不会是真的吃醋了吧？有火冲我发倒是没关系，但是如果她稍一失手，把梅子给宰了，这手心手背都是肉，让我该如何自处？

他干笑一声，道：“凤怡别生气，什么新人旧人的，咱们郭家不讲这个。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

梅子却比郭业想象得懂事多了，她察言观色，就明白了郭业和杨凤怡之间的关系，冲着杨凤怡微微一福，道：“上川梅子拜见姐姐！”

杨凤怡一见梅子的容貌也是微微一呆，道：“果然是人间绝色，我见犹怜。夫君大人的眼光还真不错呢！”

“哪里，哪里。梅子乃是蒲柳之姿，当不得‘绝色’二字。要说人间绝色，也只有姐姐的容颜才能配得上这个称呼。”

杨凤怡的脸微微一沉，道：“你不用吹捧我，郭业虽然和我有婚约，但是我才不在乎他有多少妻妾呢！不过临行之前，善花妹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把郭业看牢了，不要让他在外边沾花惹草的。善花妹妹的话言犹在耳，你们就勾搭上了，这让我和善花妹妹怎么交待。”

尽管杨凤怡说得对郭业不屑一顾，郭业还是闻出了其中的阵阵酸气。拿善花公主当幌子，都成了杨凤怡的拿手好戏了。不过这事还真难解释，郭业与上川梅子的两度春风，完全是精虫上脑，小头指挥大头的结果，真说出口来，他自己都会鄙视自己。

不过，这种时候，身为男人，又不能退缩，让梅子一个人在前面顶着，他只得硬着头皮道：“这……这次还要凤怡你在善花面前，多多美言了。其实……其实……梅子也挺可怜的……”

“可怜？哎呦，我的夫君大人，您可真会说话。”杨凤怡白眼一翻，道：“您连人家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就知道人家挺可怜的。夫君大人，你这是

未卜先知呢？还是怜香惜玉呢？亦或是……色令智昏？”

郭业面色尴尬，他这么说当然是有自己的道理的。

一个绝色美女，向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献出了自己的处子之身，这个绝色女子，不是妓女。这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也不是她的夫君。这件事能够发生，只有两个可能。要么，就是郭业帅的惨绝人寰；要么，这个绝色美女有难言之隐。

基本的自知之明，郭业还是有的。自己充其量也就是有点小帅而已，还没有帅到惊天动地的程度。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了，这个美女是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说不定就是哪方势力派来对自己施展美人计的。

不过，既然梅子已经把处子之身献给了自己，成为了自己的女人，自己就应该保护她不受一点伤害。不管梅子背后的势力是怎么想的，郭业已经做好了糖衣吃下去，大炮打回去的准备。

这番算计，在今天梅子到来之前，郭业已经想清楚了，不过解释起来，却有些麻烦了，就是不知道杨凤怡这火爆脾气，能不能有耐心听下去？再说了，当着梅子的面，有些话还真不好出口！

郭业这边稍一沉吟，梅子已经开口了，道：“姐姐，梅子确实身世可怜，如果您愿意听的话，还请姐姐安坐片刻，且听梅子慢慢讲来。”

“你说。”

在梅子的口中，她本是扶桑的一名孤儿，被忍者组织收养，自幼就进行了暗无天日的忍者训练。成年之后，为组织屡立大功，从而有了扶桑第一忍者的称号。但是梅子生性善良，不忍为了钱财残害无辜，终于被她找了个机会，逃出组织，西渡三韩，来到了水口城。

但是，除了杀人，梅子并无一技之长，那么何以为生呢？为了生存，在水口城梅子不得不干起了老本行。不过，此次再做忍者，梅子有了自己的规矩，那就是在行刺之前，必定要详细查明苦主身份过往，只杀该死之人。

就在半个月之前，梅子接了一份委托，要她行刺来水口城谈判的秦国公郭业郭子仪。不过，梅子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发现郭业乃是一个大大的好人。不仅如此，随着调查的不断深入，随着对郭业了解的越来越深，梅子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爱上了郭业。

当然，她知道自己和秦国公和郭业之间，身份相差得太远，不可能结为夫妻。所以，才有了两次自荐枕席之举，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夕之欢。如果能有幸怀上一个孩子，简直就是邀天之幸了。

关于自己的来历，梅子临来之前，已经和老教主经过了几番推敲，此刻娓娓道来，九真一假，当真是声情并茂，毫无破绽，宛若亲历。说到后来，简直自己都有些信以为真了。

最后梅子眼含热泪地说道：“梅子自知自己绝对配不上秦国公，为了达成心中的妄想，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千错万错都是梅子的错，是梅子主动勾引秦国公的。现在既然被姐姐发现了，梅子无话可说。我这就走，绝不让秦国公为难，也不让姐姐受了委屈！”

说完了，梅子做势欲走！

杨凤怡一把就把她的袖子给拉住了，道：“梅子，你这是把我杨凤怡当成是什么人了？不妒乃是妇德之一，既然你对郭君有情有义，我岂能容不下你？你就这么走了，让外面的人知道了，该如何议论我？如何议论善花公

主？”

“可是梅子身份低微，又身为异族……”

郭业哈哈大笑，道：“我郭业娶的是你的人，可不是你的身份。只要卿以诚待我，郭某绝不负卿！梅子，留下来，好吗？”

梅子此刻真想问一句，如果你有一天，你发现梅子对你说了谎，该怎么办？但是此刻杨凤怡就在当场，这话还真不好问，只得点了点头，躬身一礼，道：“多谢郭君体谅！多谢姐姐宽宏大量！”

杨凤怡点了头，道：“那这事就这么定了，今晚……你就跟我睡吧！”

“不行！”郭业和梅子回答得异口同声。

## 第1634章班门弄斧

“怎么不行？”

郭业说不行，当然是因为担心杨凤怡故病复发，对梅子有了什么不该有的想法。至于上川梅子心中的想法就更复杂了，她说道：“姐姐，既然您已经答应了梅子和郭君的事，为何又要把梅子带走？这岂不是，岂不是……”

杨凤怡微微一笑，道：“梅子，你是不是想说，我这样做，岂不是言而无信？”

“梅子不敢。”

“傻丫头，你这么想可就太伤姐姐的心了。我不让你现在就和夫君大人共度春宵，可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

“不错。虽然夫君大人和你的事情，并非娶妻，而是纳妾，不用三媒六证，大操大办。但是基本的礼仪还是要的。你先前夜奔乃是无奈之举，现在既然要和他长相厮守，可就不能便宜了他。在正式成亲之前，绝不能再让她碰你一根手指头。梅子，你觉得姐姐说的对不对？”

梅子听了恍然大悟，道：“姐姐教训的是，梅子全听姐姐的安排。”

杨凤怡出去招呼一声，顿时来了几个丫鬟婆子，把梅子带去休息，屋内就剩下了郭业和杨凤怡两个人。

杨凤怡既不开，也不说话，脸上无悲无喜，眼神空洞，与郭业对坐，也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要是往常，郭业此时就该对杨凤怡口花花，然后看情况允许，再做些小动作了。不过他今天偷情被杨凤怡抓了个正着，摸不准杨凤怡现在是个什么想法，还真不敢放肆。

两人空坐，这也不是个办法。良久，郭业干笑一声，道：“凤怡，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怎么不和梅子一块回去？”

“怎么？今晚妾身搅了夫君的好事，夫君讨厌妾身，这就要下逐客令了？”

“哪里，哪里。凤怡在这里爱待多久就待多久，我实在是求之不得！这不是担心影响你休息吗？”

“你真的那么想？”

“千真万确！你要不相信的话，我愿意对天发誓！”

“夫君大人，你心虚了。”

“怎么……我怎么就心虚了？”

“就这点破事还值得对天发誓？老天爷要是真有眼，首先就得劈了你！拿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烦他老人家，不劈你劈谁！”

论打架，郭业是比不过杨凤怡。但是论嘴上的功夫，一百个杨凤怡捆一块也赶不上郭业，那情话是张嘴就来，他说道：“凤怡，在你心中这是件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在我心中，这却是件天大的事。因为这关系着我对你的感情！”

说到这里，郭业站起身来，走上前去，握住了杨凤怡那柔若无骨的小手，道：“凤怡，郭某对你之心，天地可鉴，日月可表！我喜欢你，我对你的感情容不得一丝玷污！为了能得到你的信任，我郭业愿意做任何事。凤怡，你相信我吗？”

自己随口一句，竟然惹来郭业这么一翻长篇大论，杨凤怡还真有点吃不消，都忘记了郭业在趁机占自己便宜的事了，脸颊羞红，道：“就会说些骗人的话，鬼才信你！”

郭业继续抚摸杨凤怡的小手，趁机转移话题，道：“凤怡，你觉得刚才上川梅子所言，到底是真是假？”

“我觉得……”杨凤怡秀眉为蹙，道：“这可不好说。上川梅子的老家远在扶桑，短时间内无可查证。在水口城内，又是做的杀手，和一般人没什么人来往，咱们也没法查证。不过她现在既然和夫君大人已经有了肌肤之亲，凤怡也就只能将信将疑，看她日后的表现了。”

“所以凤怡你才说了那番话，趁机把她从我身边支走？”

“要不然你以为凤怡是吃了她的醋？你和善花妹妹在新罗卿卿我我了我那么多天，凤怡可是绝无二话。凤怡的意思是，无论梅子对夫君大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只要把她放在凤怡的身边，包管她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多谢凤怡了。其实我知道，梅子这番话，必定为假！”

“何以见得？”

“哼哼，她这番话有一个不成为漏洞的漏洞，郭某一听就知道，其中必有古怪！”

“不成为漏洞的漏洞？夫君大人，你说话可是越来越高深莫测了。”

郭业摆了摆手，道：“这话说穿了其实一钱不值。上川梅子刚才说，她经过对我的调查，随着对我越来越了解，竟然不知不觉喜欢上了我，所以才有了夜奔之事。”

“这有什么不对的？”

“这当然不对了！”郭业苦笑一声，道：“人贵有自知之明，郭某人可没有这么大的魅力，能令美女主动投怀送抱。上川梅子自述的来历，其他的事情虽然都无法考证，但是都在情在理。我也不知是真是假。唯独这句，为夫一听，就知道必然为假！”

杨凤怡迟疑道：“夫君大人，您这话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我怎么觉得……怎么觉得……这还是有点可能呢？”

郭业嬉皮笑脸地说道：“有句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凤怡你对我情根深种，自然看着我哪都好。不过对于陌生人来说，我郭业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魅力！”

杨凤怡不理郭业的调笑，道“不见得吧，不是还有句话说，叫做一见钟情吗？”

“是有一见钟情，可不是一见夜奔！再说了，所谓的一见钟情，其实就是看脸。要是凤怡你换了男装还有可能。我郭业这辈子，是不指望有这种好事了。”

杨凤怡几乎要被郭业说服了，不过还是死鸭子嘴硬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郭业道：“先是美女夜奔，死活不肯透露自己的来历，紧接着今天就把自己的身世和盘托出，说得全是死无对证之事，然后准备和郭某人长相厮守了。你觉得这个万一，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杨凤怡道：“现在想来，巧合实在是有些多，转变也有些突然，我现在也



觉得这个上川梅子十分可疑了。不过，她既然要说谎，为啥不把谎话编的完美一点，竟然被夫君一眼就看穿了！”

“其实，她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人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她这番话要是别人讲来，谁会承认自己的魅力不足？就算真的没什么信心，也会想着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渐渐的自己就会信以为真了。所以，我刚才说，这只能算是一个称不上漏洞的漏洞。”

他停顿了一下，得意的说道：“不过我郭业是谁，论忽悠人的能力，我认了第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梅子想忽悠我，纯粹是关公面前耍大刀，鲁班门前弄大斧！”

杨凤怡眼珠一转，道：“夫君大人这不是挺明白的吗？分析的人情入理，可比凤怡强多了。这么说来，上川梅子接近你，纯粹是没安好心。那为何前两次你就中了人家的美人计了呢？”

“这……”杨凤怡一下子就点中了郭业的死穴，郭业顿时哑口无言！精虫上脑，小头指挥大头这种事，可怎么说得出口。

见郭业满面羞惭，杨凤怡不仅没有趁机落井下石，反而幽幽一叹，道：“夫君大人，不用说了，凤怡都知道。”

“知道？你知道什么？”

杨凤怡道：“你们男人和我们女人不一样，这几日善花妹妹不在夫君大人的身边，凤怡又……又不能侍奉夫君。你……你是不是忍得很辛苦？所以才中了美人计。说起来，还是凤怡之过。夫君，对不起！”

纳尼？还能这么解释？

古代！大唐！万恶的封建社会！我简直爱死你了！

郭业借坡下驴，道：“其实，也不是很辛苦啦。只不过，只不过……”嘴里说着便宜话，他的手逐渐上移，道：“如果凤怡能够让郭某再多做一些事，那就再好不过了！”

杨凤怡满面羞红，声如蚊蚋，轻轻“嗯”了一声，听到郭业的耳朵里边，如闻天籁！

此时再不下手，更待何时？

## 第1635章四大花魁面面观

当然，杨凤怡对郭业的承诺，一向是“雷声大，雨点小”，此次也不例外。

看她那满面羞红，紧闭双眼的样子，还以为是她要主动献身，任君采撷了呢。事实上，郭业仅仅在杨凤怡的胸前柔软之处抓摸了几把，杨凤怡的鼻尖上就见了汗了。她先是身子微微颤动，然后一伸手就把郭业那双作恶的怪手抓住了，道：“夫君……别……凤怡……好难过……”

郭业知道这是她最大的让步了，连忙停手！事实上，他想不停手也不行了，杨凤怡可不是一般女子，而是一名绝顶高手，恐怕就是青云子来了，对上杨凤怡也得甘拜下风！

此刻他感到杨凤怡的双手如同两把铁钳相仿，把他的双手紧紧握住，丝毫动弹不得。要不是郭业有了刀枪不入的异能，恐怕现在这双手都要废了。

郭业不动，杨凤怡这才逐渐恢复了正常。偷偷得睁开双眼，满怀歉意地说道：“夫君，对不起……凤怡本以为可以忍住的……可是……”

“凤怡何出此言？”郭业安慰道：“为夫早就知道，凤怡你与寻常女子不同，在夫妻之事上，今天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是难能可贵了。此事不急，咱们慢慢来。为夫有信心，终有一日，能让你把此事当成是人生至乐，而不仅仅是妻子应尽的义务。”

这年头，对于男子好男风之事，还可以称得上是“毁誉参半”，但是对于女子喜欢女色，可就绝不宽容了。受此观念影响，对于自己的“特殊爱好”，杨凤怡心中其实也充满着罪恶感，闻言大喜，道：“夫君大人，你真有把握？”

郭业嘿嘿笑道：“那是自然。不过若要办成此事，可没那么容易。还是需要凤怡你乖乖配合……”

“夫君大人，妾身觉得……”

“觉得什么？”

“觉得您做出承诺的时候，把口水擦一下，会更有说服力一些。”

……

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是出于对郭业歉疚也好，是出于对郭业承诺的信任也罢，杨大美人一改过去对郭业颐指气使的性子，开始对郭业柔情似水，对于郭业一些占便宜的行为，也尽量接受。

在郭业的不懈努力之下，杨大美人的忍耐力也逐渐上升，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杨大美人的抵抗越来越薄弱……虽然没有真个销魂，但是郭业已经相当满足了，这不单单是手足之欲的满足，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满足。

把杨凤怡这样一个奇女子掰直，让她体会到男欢女爱的快乐，对于哪个男人来说，都是非常成就感的事情，郭业在水口城中大有乐不思蜀之感。

这人一高兴，感觉时间就过的飞快，转眼之间，就到了花魁大赛的开幕的日子。

对于花魁大赛的宣传工作，水口城做得是相当成功，不仅参加花魁大赛的美女众多，三韩之地前来观看这场盛事的人数也是远超郭业的预料之外。经过十来天的角逐，四名花魁也在大唐秦国公的主持下诞生了。

当然了，此刻的郭业和杨凤怡正是如胶似漆，也就没啥心思对众位美人

搞潜规则了。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最终还是有两名花魁是实至名归，毫无花巧的。

为啥是两名花魁？四位花魁，琴棋书画。在郭业的黑哨之下，孙小小夺得了书字一项的花魁，算是实现了对杨凤怡的承诺。至于另外一个让郭业昧着良心，吹响黑哨的花魁，却是上川梅子。

想当初，梅子被杨凤怡的一番话，骗离了郭业的身边。没多久，梅子就感觉到不对了，当然她不知道郭业已经对她起了疑心，只以为是杨凤怡醋海生波，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把自己给骗了。

不过此时已经木已成舟，她再想见郭业可就千难万难了。要是别人看管她，梅子还可以来个再次夜奔。不过，一到晚上，杨凤怡就和她同吃同住，梅子可就没脾气了。

这位扬大美女，简直是梅子的天然克星，无论哪方面都完胜于她。几次私逃未果之后，梅子就彻底熄了暴力反抗杨凤怡暴政的心思，改为智取。

经过冥思苦想，上川梅子决定参加这场花魁大赛。郭业身为花魁大赛的总评审，总不能不见比赛的选手吧？梅子除了是扶桑第一忍者之外，最擅长的，就是围棋一道，所以参加了棋字一项花魁的争夺。

对于上川梅子的参赛，郭业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不过这围棋一道，是最难作弊的。棋盘之上，纵横十九道，棋子落下，犹如两军对垒，互相拼杀。输就是输，赢就是赢。郭业使尽了浑身解数，才让梅子艰难取得了棋字一项的冠军。

至于另外两个花魁，那就是真才实学了。画之一道的花魁的得主姓渊，名若霜。不仅在画之一道上力压群雌，长相也是想当不凡，虽然不及善花公主和杨凤怡，比起孙小小之流可就强了许多。更重要的是，这位渊美人的身世不凡。

渊若霜乃是渊净土的次女。

想当初在汉城，渊盖苏文兵败之后，就是这位渊净土负责和郭业谈判。最后，双方约定，渊盖苏文把高句丽的王位还位高氏，立高臧为王。而这个高臧，就是渊净土的女婿。

渊净土有两个女儿，长女渊若雪，嫁了高臧。次女，就是这位画之一道的花魁渊若霜了。换言之，渊若霜就是当今高句丽王后的亲妹妹，身份尊贵。

根据水口城的情报，这个渊若霜今年一十八岁，本来许配了一个高句丽的王族之人，名叫高延昌。不过后来，渊盖苏文发动了政变，大肆屠戮原来的高句丽王族，渊若霜的未婚夫也死在了这一场浩劫之中。

在高句丽的濊貊族人中，其实这都不叫事，没过门的老公死了，直接改嫁就行了，丝毫没有道德上的负担。谁料到，也不知渊若霜是怎么想的，竟然要为这位从未谋面的夫君守节，誓不再嫁。

如此美人，又身份高贵，竟然要守寡终身，简直是暴殄天物！多少自觉不凡的高句丽子弟，对这位渊若霜趋之若鹜，死缠烂打，怎奈美人心思坚定，丝毫不为所动，对任何追求者都不假辞色。慢慢地，这些追求者也就逐渐散去了。

就是这么一个美人，竟然要来参加这场花魁大赛，说出来，还真是咄咄怪事！莫非美人耐不住寂寞，终于悔不当初，准备借此机会昭告天下，自己

春心萌动了？

另外一个花魁，也就正花魁呼声最高的人，姓燕名文芳。此女名不见经传，人们甚至都不知她从何而来，甚至不知她到底是哪族之人。但从长相来看，似乎此女有着汉人、藏獒人甚至波斯人的血统。

此女长得艳丽异常，好像有勾魂摄魄之能，眼波流转之间，就能勾起男人内心深处最为原始的欲望。饶是郭业阅人无数，每日和绝色佳人杨凤怡你侬我侬，初见此女，都有一瞬间的失神。

他心中暗想，乖乖弄个咚，如此风情，可以说完美的诠释了“魔女”二字。就是金德曼比起她来，恐怕都要稍逊一筹。

光说长相这个燕文芳已经完胜另外三个花魁了，再说技艺。其他三项花魁的比赛，孙小小和上川梅子的上位，靠的是郭业的黑哨，只能算是勉强服众。就是渊若霜，虽然凭借着真才实学上位，但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她这个画之一道的花魁，也不是没有异议。

唯有燕文芳，在琴之一道的比拼上，完胜了对手。就算郭业这个没啥音乐细胞之人，也明白，其余美女的琴艺和这位燕美人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

三位老城主对于这次花魁大赛，能钓出燕文芳这条大鱼，也是颇为满意。刀严朗甚至偷偷对郭业说道，渊若霜的身份太高，他们是没办法了。不过已经派人探了燕文芳的口风，她对于大唐秦国公也是颇为仰慕，只要能让她坐上正花魁之位，她就甘愿对秦国公自荐枕席。

郭业要说不动心那纯属骗人，不过此时他和杨凤怡的关系，已经到了攻坚阶段，似乎再努力一把，就可以大功告成，此时来个节外生枝，真的合适吗？所以，对于刀严朗拉皮条的举动，他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含糊其辞，准备见机行事。

一直到了七月十七，花魁大赛的总决赛，正式开始！

## 第1636章漏题

刀严朗舍得花钱，为了讨郭业欢心，这场花魁大赛的声势颇大，到了总决赛的时候，这场盛事更是达到了高潮。前来观看总决赛之人，除了水口城的一般百姓，各国的高官贵戚，豪商贵贾之外，还有三位大人物到来。

头一位，就是高句丽的大莫离支渊盖苏文。渊净土乃是渊太祚的义子，渊盖苏文的干弟弟。渊若霜身为渊净土的次女，从辈分上来讲，那就是渊盖苏文的侄女。为了侄女加油助威，似乎……也能说得过去？不过他来了，郭业再想吹黑哨，有所偏向，可就千难万难了。

第二位，就是百济武王扶余璋了。百济武王风流多情，世所共知。人家不顾国内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不爱江山爱美人，硬要来水口城观看这场花魁大赛，谁也不能拦着。

至于第三位，乃是新罗女王金德曼。前两位来花魁大赛都有能说得过去的理由，但是金德曼的到来，可就有点奇怪了。

花魁大赛，别看水口城吹的利害，好像是意义非凡。其实各国的高层都知道，这就是一场民间组织的选美，根本就登不了大雅之堂。唯一可以称道的，就是奖金够高。

可这些钱财，对于身为一国之主的金德曼来说，也就不算什么了。至于美女，金德曼又没有和杨凤怡一样的爱好，也不会动心。那么这次金德曼前来，究竟是为的是什么呢？郭业是百思不得其解，等他上前询问，答案却是令他郁闷不已。

金德曼道：“这场花魁大赛，闹得这么大，你以为善花妹妹没有得到消息？她整日里茶不思饭不想，以泪洗面。姐姐我这次来，是自告奋勇，替她监督你来了，看你敢不敢借着花魁大赛的由头拈花惹草！”

怕什么来什么，郭业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以善花公主的性子，似乎还真有可能！他连忙解释道：“误会，全是误会呀，这场花魁大赛全是刀严朗那家伙自作主张，我被逼无奈之下才做了这个总评审。小弟近日以来一直修身养性，从没做过什么拈花惹草的事情。这姐姐你可要在善花的面前为我多多美言！”

“误会？”金德曼冷笑一声，道：“我看那四大花魁，每个人看你的眼神都不一般，你又是花魁大赛的总评审，岂是一句误会就能解释得了的？说吧，你是不是打了一个四美齐收的主意？”

郭业只觉得自己有窦娥那么冤枉，天地良心。除了上川梅子和他有一腿以外，其余三个花魁和他可是清清白白的。什么叫每个人看自己的眼神都不一般？金德曼这简直就是疑邻偷斧！简直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他说道：“姐姐，冤枉呀！您这完全是主观臆测……”

金德曼却不听他解释，微微叹了一口气，道：“少年慕色，人之常情，秦国公如此身份，多几个妻妾按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金德曼不应置喙。可是你既然与善花妹妹有了白首之约，善花妹妹又性子刚烈，你就不能收敛一点？就算真的忍耐不住，胜曼妹妹的姿色也丝毫不在这些所谓的花魁之下，又安全又方便，你又何必为了猎艳，搞得满城风雨……”

郭业没想到，金德曼当了女王之后，别的没什么变化，这嘴皮子上的功夫可是大有长进。一翻长篇大论下来，郭业竟然插不进嘴去。又安全又方

便？这种话她都能说的出口！

一时之间，郭业还解释不清楚了！最终，郭业高举双手，无奈地说道：“好吧，我投降。德曼姐姐，您要怎么才能相信，我绝对没有借着这个花魁大赛猎艳的心思？”

金德曼露出了得意的笑容，道：“要想让我相信也不难。你把花魁大赛总决赛的题目告诉我，我就相信你了！”

郭业忽然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迟疑地问道：“德曼姐姐，我怎么觉得，泄露花魁决赛的题目，和我的清白之间，没啥必然的联系呢？”

金德曼俏脸一沉，道：“有没有关系，你说了不算。废话不多说，你要是老老实实的把花魁大赛的题目泄漏给我，我就帮你在善花妹妹的面前美言几句。要不然……”

“怎么样？”

金德曼好整以暇得说道：“不怎么样！那我就只能在善花妹妹的面前，把我所见到的，都实话实说了。”

威胁！

赤裸裸的威胁！

金德曼这下可算抓着了郭业的软肋！

咱郭小哥虽然好色了一点，花心了一点。但是对于自己的女人，还是非常怜惜的。尤其是善花公主，在郭业的心中更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只要有一丝可能，就不愿她受一丝委屈。

尽管不知道金德曼打着什么鬼主意，不过花魁大赛本身就不算什么大事，金德曼就是拿了决赛的题目，又能掀起什么风浪来？于是也就点头应允了。

贞观十一年，七月十七。

水口城内，金水湖的湖心岛上，彩台高搭，热闹非凡。花魁大赛的总决赛，就在此举行。

此次大赛的主持之人，正是水口城的大将高立国。高立国晃着大黑脑袋走上了高台，丝毫不顾及三位国主在场，把花魁大赛的重大意义又重复了一遍。最后高声宣布此次花魁大赛的总决赛正式开始。

紧接着就是四位花魁登台，四位美女都是一时之选，引起了在场之人的阵阵欢呼。

“燕大家必胜！我支持你！”

“孙大家你可一定要赢，为咱们水口城争光！”

“渊大家不仅姿容绝世，而且身份高贵，我看这正花魁，非她莫属了！”

“梅子姑娘，来自扶桑，远来是客！让她得胜，才能显出咱们的气度！”

原来郭业还以为风评会是一边倒的支持燕文芳呢，没想到其他三位美女的拥趸也不少，看来是萝卜咸菜各有所爱呀。

在一阵喧哗声中，郭业也走上了高台，轻轻咳嗽一声，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吵吵嚷嚷了这么久，无非就是争论一下谁能当上正花魁。可郭业下面要宣布的，就是此次比赛的题目，这可是谁能当花魁的关键，由不得大家不认真细听。

郭业朗声说道：“前面的花魁大赛，四大花魁比得乃是琴棋书画，都是一时之选，自不待言。至于这次总决赛，要决出一名正花魁，单比哪一项都不

够公平，四项全比，不但耗时太长，而且也全无新意。所以，此次决赛，咱们比点别的！”

高台之下又是一阵喧哗！郭业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双手下压，继续说道：“这次总决赛，由我出了三个题目，考的和琴棋书画的技艺全不想干，而是众位美女的这里……”

说着话郭业一指自己的脑袋，道：“有道是勤能补拙，就算是天资一般之人，若是勤修苦学，也能作出一番成就。我这三个题目，却能看出哪位花魁真正的天生聪明！我每宣布一个题目，四位美女都可以抢答，先答出来的为胜。只要能取胜两次，这正花魁之位就非此人莫属了。下面我宣布，第一道题目就是……”

## 第1637章郭业的恶趣味

在郭业把题目念出之前，众人还是对此次花魁大赛决赛的题目颇为期待的。

这场花魁大赛的声势搞的这么大，最后竟然引来了三国之主亲至。四大花魁也是不负众望，每个人都是色艺双绝，倾国倾城。这花魁大赛总决赛的题目，更是由上国天使，大唐秦国公亲自出题，宣称考的就是，哪个花魁是真正的天生聪明，三个能答出两个来，就能夺得正花魁之位了。

可想而知，这题目能简单得了吗？不少观众甚至都做好了题目都听不懂，看看热闹的准备。

但是，等郭业的第一道题目说出口，众人都傻了。这……这也太简单了，不说四大花魁，哪怕自己上台，也能发表一番长篇大论。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种问题能有什么标准答案？难道第一题是故意放水？

郭业缓缓说出了第一个题目：“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见，孔圣人对世间的影响，是何等之大。可惜，孔圣人只活了七十三岁，就辞别了人世。现在问题来了，假如孔圣人活到现在，对世上最显著的影响会是什么？”

对于这次总决赛，郭业可没有再对孙小小和上川梅子放水。

正花魁只能有一个，梅子尽管来历不明，心怀叵测，但毕竟和自己有了肌肤之亲。孙小小虽然和自己没啥关系，但那是杨凤怡亲自要求自己照顾，杨美人的面子也不可不顾。手心手背都是肉，郭业索性就一视同仁，都没漏题。

这第一道题目一出，四大花魁面面相觑，也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梅子恃宠而骄，在这个场合是最为放松的，瞧出了便宜，抢先答道：“梅子有了！”

这话一出，郭业做贼心虚，不由得一阵心惊肉跳，难道两度欢好，梅子就身怀有孕？他说道：“有了？你有什么了？”

“当然是这道题目的答案，梅子有了！”

这还差不多！郭业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道：“上川小娘子请讲！”

上川梅子清了清嗓子，道：“梅子虽为扶桑人，孔圣人的书读的不多。但是也知道，孔圣人平生最为推崇的，就是天下大同。所以，梅子以为。孔圣人如果活到现在，就会天下大治，老有所养，幼有所依，壮有所用。路不失遗，夜不闭户。秦国公，您觉得梅子说得对不对？”

郭业摇了摇头，道：“孔圣人在世之时，周游列国，也不是没有出仕。然而，他并没有得到君王的重用，也不能一展报复。所以，梅子所言，可能发生，但是不一定发生。你答的并不算对。”

接下来答题的，是渊若霜。她说道：“孔子在世之时，广收弟子，有教无类，门下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若霜以为，孔圣人假如能活到现在，恐怕所有人都成了孔圣人的徒子徒孙了。”

“这也不一定！”郭业摆了摆手道：“孔子曾经问道于老子，结果并没有继承老子的道家衣钵，而是开创了儒家一脉。世人并不认为，老子就是孔子的老师。假如孔圣人多活千年，焉知不会教导出一位甚至几位其他的圣人？其他的圣人再广收门徒，开支散叶，这个可能性也不小。”



两个人回答的都不对，人们这才意识到，秦国公的这道题目并没有那么简单。一时间，台下窃窃私语，纷纷探讨这道题的标准答案。

郭业转过头来，对燕文芳道：“燕大家对这道题目，可有什么看法？”

燕文芳道：“秦国公的思路天马行空，无迹可寻，妾身只能姑且一猜。”

“燕大家请讲！”

“妾身以为，孔圣人假如能够活到现在，门徒多少不好说，所学之道能否大行于世，也不好说。不过，有句话孔圣人说的，妾身深以为然。”

“什么话？”

“食色，性也。”说到这里，燕文芳诱惑得舔了舔嘴唇，看向郭业的眼神，充满挑逗之意！

她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人生在世，是圣人也好，是普通百姓也罢了。最重要的吃饭和繁衍后代，就是孔圣人也不例外。所以，妾身想，孔圣人能活到现在，天下必定会多了许多圣人后裔。秦国公，您觉得妾身说的对不对呢？”

这种话题，燕文芳都能扯到男女之事上去，郭业只能暗叫一声佩服佩服！不过，还是不对！他为难地说道：“燕大家，其实……其实……”

“怎样？”

“食色性也，这句话不是孔圣人说的，而是告子说的。”

话音刚落，燕文芳的脸上就陡然变色，一副泫然欲泣的意思，道：“看来是妾身不学无术，让秦国公见笑了。”

尽管知道这小妮子不是善茬，见到美人这副样子，郭业还是对于自己拆穿美人的话，充满了罪恶感，道：“其实孔圣人也说过类似的话，燕大家您这是记混了，无伤大雅，无伤大雅！”

“真的假的？秦国公您不是拿这话哄小女子开心吧？小女子很感激呢。”

“当然是真的！孔圣人说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实和这话的意思差不多。”

燕文芳高兴地说道：“这么说来，这第一道题目，小女子就算答对了？”

“呃……也不是。”郭业道：“孔子活了七十多岁，也只有一个独生子，名叫孔鲤。可见孔圣人虽然品德高尚，学问精深，但是在其他方便……也比较……比较一般。恐怕就是再多活一些年，也不会有什么其他子嗣的。”

燕文芳撇起了小嘴，道：“哼，你这坏人，害人家空高兴了一场！”

燕文芳也败下阵来，就只剩下孙小小了。见郭业的目光向自己看来，孙小小忙道：“小小也有答案，就是不知是对是错。说错了，您可不能笑我！”

“小小请说。”

孙小小吞吞吐吐，毫无自信地答道：“小小以为，孔圣人假如能够活到现在，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天下会多一个人！”

郭业出的三个题目，其实都是在现代社会玩烂了的脑筋急转弯。

这次花魁大赛本来就不算什么大事，纯粹是刀严郎为了拍郭业的马屁而举行的选美比赛。由于种种原因，郭业并不能对这些花魁搞搞“潜规则”，干脆就退而求其次，找找其他的乐子。

出于某种恶趣味，他选择了用脑筋急转弯，做了花魁大赛的题目。想看看古代美女，被现代社会的脑筋急转弯搞的哭笑不得的样子。

本来他以为，三个题目，有一个题目被这四个人解出来就算不错了。没

想到，第一个题目，就被孙小小轻松拿下！

郭业点了点头，道：“小小姑娘，你答对了！”然后，他高声对台下道：“现在，我宣布，第一道题目，是孙小小姑娘得胜！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世上就会多了一个人！”

这个答案太冲击人们的三观了，台下不禁炒成了一锅粥！有人恍然大悟如梦方醒，暗恨自己怎么没想到的。有人抱怨秦国公身为上国天使，竟然出这种怪题目坑人，太不厚道的。还有人觉得郭业的答案也不是那么靠谱，自己有更好的答案的。

郭业对这种情况早有预料，笑眯眯得看着台下之人议论。反正花魁大赛由水口城主办，总评审就是自己，只要有过得去的理由，想怎么玩还不是自己说了算？你们就是不满意能怎么样？咬我呀？我就不信，有人敢为了一个小小的花魁大赛，与我郭业为难！

不过，事实证明，他想错了！

只听台下有人高声叫道：“这是什么破题目！秦国公，你真是视天下英雄如无物，在花魁大赛上徇私舞弊！难道你以为，天下就没有人会为了这些可怜的女子主持公道了吗？”

说罢了，来人紧跑几步，走上了高台！

郭业定睛一看，原来是扶余璋这个瘪犊子！

## 第1638章扶余璋也是蛮拼的

扶余璋为什么会站出来？

要说扶余璋是正义感爆棚来主持公道，这也太扯淡了！咱们这位武王陛下，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那是不是扶余璋与郭业仇深似海，借机闹事呢？其实也不是。扶余璋恨郭业是不假，不过俗话说的好，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既然决定行刺郭业，那就不会再玩这些无关痛痒的小把戏了。

他之所以此刻上台，是因为他发现，再不出面搅局，他的行刺计划，就会有失败的危险！

别看扶余璋对沙宅王后吹嘘自己的行刺计划多么厉害，多么天衣无缝。其实，事情的关键，全在这个渊若霜的身上。百济武王风流多情，与善花公主的爱情故事轰传天下！人们不知道的是，其实，人家扶余璋还和这位渊若霜，还有一段隐秘的情事！

渊若霜在未婚夫死之后，就立志为夫守节，就是因为这一段私情。

当然，扶余璋追求渊若霜，一方面是因为渊若霜难得一见的美女，更重要的是要借此女，打探高句丽国内的情报。这也算是为国为己两不耽误。这次行刺郭业，既要成功，又要栽赃嫁祸给渊盖苏文，渊若霜就是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与老教主和上川梅子的计划相似，扶余璋也想让渊若霜主动接近郭业，再伺机行刺！扶余璋也是蛮拼的，他对郭业恨透了，不惜为自己带上一顶绿帽子，也要置郭业于死地。渊若霜呢，最初当然是不愿意了，不过耐不住扶余璋的甜言蜜语，巧舌如簧，最终含泪答应。

怎奈，二人计划的挺好，实际执行起来，其实也没那么容易。你想投怀送抱，人家秦国公还不一定收呢！

郭业来到了水口城，身边始终跟着一个国色天香的杨凤怡，这可怎么下手？渊若霜只是一个普通女子，又不像上川梅子一样身怀绝技，能够悄入城主府，来个佳人夜奔的把戏。

最后，水口城举办的花魁大赛却是令扶余璋眼前一亮。

扶余璋身为一国之主，见识非凡，一听这个消息，不由得大喜！什么花魁大赛？分明就是为秦国公选美！哈哈，郭业呀，郭业，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到底知不知道？我只要把若霜送入花魁大赛，你就会死无葬身之地！

可出乎扶余璋意料之外的是，郭业在这场花魁大赛的过程中，一直表现的中规中矩，并没有搞什么潜规则。甚至根本就没和渊若霜单独说过一句话。

难道是渊若霜身份太高，郭业不敢下手？不会吧，善花公主那么高的身份，他都是先上车后补票，假如对渊若霜有兴趣的话，没有道理这样对佳人不闻不问呀。

扶余璋经过冥思苦想，最终认为，此事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当然是郭业眼界太高，渊若霜根本就入不了他的法眼。

第二种可能，还是郭业眼界太高。不过，他不是完全看不上渊若霜，而是打算花魁大赛决出正花魁之后，看看谁得了正花魁再下手，至于其他美

女，就完全放过。

这两种可能都不是啥好消息。

第一种可能，就代表了这次行刺计划就完全失败，百济就此沉沦。说不定，扶余璋就会成为百济的亡国之君。

至于第二种可能，其实也不咋乐观。扶余璋没想到，这次花魁大赛上，竟然出现了这么多高质量的美女。四大花魁各擅胜场，渊若霜的胜算实在不大。不过，事已至此，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见机行事了。

郭业把第一道题目出完，扶余璋心中就是一阵发凉，他心中暗想，这自己要是再不出手帮忙，渊若霜可就完全没希望了。这才有了刚才扶余璋的一怒登台。

郭业却是并不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冷笑一声，道：“武王陛下，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我郭业乃是大唐钦差，上国天使，可不能任由他人污蔑！您说我徇私舞弊，要是能拿出证据来，我郭业甘愿领罪。要是拿不出证据，嘿嘿，武王陛下……您就是有意挑衅大唐！”

扶余璋道：“郭业，你别用大唐钦差的身份来压人！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花魁大赛，和你大唐钦差的职责，毫无关系！在这里，你就是大唐秦国公，我扶余璋不但是百济武王而且是大唐天子亲封的带方郡王，论起身份地位来，只在你之上！”

“哼哼，那武王陛下的意思是，您的身份地位比我高，就可以对郭某随意污蔑了？”

“当然不是，我说你徇私舞弊，可是有根有据的。”

“那郭某倒是要洗耳恭听了。”

扶余璋理了理思绪，道：“孙小小原来乃是水口城的名妓，后来在秦国公来到水口城以后，就被秦国公纳入府中，此事在水口城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秦国公出了这么怪异的题目其他人都回答的不对，偏偏孙小小就答对了！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秦国公徇私舞弊，私下向孙小小漏题了！”

“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本官和孙小小姑娘之间清清白白的，绝无男女之事，更不会向她泄漏本次比赛的题目！”

扶余璋冷冷的一笑，道：“秦国公可以问下在场的众位贤达，到底相信不相信！”

“不信！不信！不信！”台下之人回答的简直异口同声！看热闹的不嫌事大，不管心里相信不相信，但是起哄架秧子，实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最爱，纷纷出言支持扶余璋。郭业偷眼去看，就是金德曼，此时也如同一个小女孩一般，兴奋的满脸通红，大声喊着不信。

扶余璋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有这么多支持者，不禁得意洋洋，道：“秦国公，您仔细听听，在场众位贤达的呼声。您要是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小心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郭业此时也是哭笑不得，道：“那武王陛下以为，郭业要如何做，才能证得自身的清白。”

扶余璋道：“此事不难，只要孙小小姑娘退出这场花魁比赛，自然就可以证明秦国公和孙小小之间并无什么私情。”

“你放屁！”郭业怒道：“此事绝无可能！要是武王陛下怀疑谁，谁就要退出花魁大赛，那花魁大赛的得主，岂不是武王陛下说了算？郭某人绝不答

应！”

见郭业态度坚决，扶余璋也没办法逼人太甚，说到底，还是花魁大赛的意义太小。让台下之人帮着起哄架还行，真让他们帮着自己跟郭业作对，左右比赛的结局，一点都不现实。要是真跟郭业撕破了脸，他还是无法达到目的。

扶余璋退而求其次，道：“既然如此，本王还有另外一个建议。孙小小姑娘不用退出这场比赛，答对的第一题也仍然有效。不过……以后两题，孙姑娘可就不能再答了。这个办法，秦国公以为如何？”

不待郭业回答，孙小小自己就答道：“小小愿意！”

郭业狐疑地看了孙小小一眼，心说这小姑娘是吃错了什么药了，怎么主动答应这么吃亏的条件？难道是不想让我为难？

不过，事已至此，人家正主都答应了，郭业也没有再为孙小小出头的心思。反正自己的脑筋急转弯，其他人答对的可能性很小，孙小小就算只对一题，得胜的机会也还是很大的。

他点了点头，缓缓说出了第二道题目。

## 第1639章自己打脸才是最疼！

上川梅子高声道：“第二题的答案就是，九月二十七，孔圣人满月了！”

“噗！”渊盖苏文坐在首席，此时一口茶水都喷了出来！

“哈哈！郭业这小子真是太有意思了，这种题目也都想得出来……”金德曼笑得前仰后合。

脑筋急转弯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一钱不值！在场之人都是人中之杰，有了第一题的经验教训，很容易就能判断出来，这就是第二题的标准答案。

尽管有些人觉得这两道题都太不够庄重，只适合朋友间玩笑取乐，不宜出现在庄重的比赛上。不过，大部分人还是眼前一亮，觉得大唐秦国公果然是个妙人。

花魁大赛又不是国家抡才大典，搞那么庄重干什么？出现了这种极为有趣的题目才是正常，说不定这件事还会成为一段佳话，流传千古呢。自己就在现场，也能算得上是与有荣焉。

再说了，人家秦国公开篇就说的清楚，这件事考的就是人是否天生聪明，而不是经过了后天的培养成才？渊若霜想要靠死记硬背取胜，那不是缘木求鱼吗？

当然，有一个人与众位想的完全不同，此人就是百济武王扶余璋！

此时的扶余璋，肺都快被气炸了！以他的智商，当然明白了，所谓的花魁大赛决赛的题目，只是郭业的游戏之作。换言之，郭业根本就不在乎这场花魁大赛谁输谁赢。

但是，就是这个小小的游戏之作，自己竟然猜不出来！猜不出来也就罢了，自己竟然还在台上上窜下跳的搅局！在郭业的心中，自己的形象岂不是和一个跳梁小丑相似？

什么时候开始，自己和郭业之间的差距变得这么大了？

当然，身为一代国君，扶余璋心志甚强，不可能就这么认输。扶余璋心中默念了几遍孟子的名言，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然后抖擞精神，继续在鸡蛋里挑骨头。

手段不怕老，好用就行！孙小小与郭业关系暧昧，水口城内人尽皆知。上川梅子和郭业之间，也不是那么清白呀！多少人看到她在城主府出出进进的？郭业你要是为了表现无私，最后一题，也取消了上川梅子的资格了吧！

这次老天爷对扶余璋还真不错，同上次一样，没等郭业发话，上川梅子也点头应允了。

郭业也是暗自纳闷，今天这事也太奇怪了！首先，自己这个脑筋急转弯，前两题都有人答对！其次，答对之人都和自己有点关系。最奇怪的就是，这两位都是答对一题之后，就主动放弃了继续比赛、

怀着满腹狐疑，郭业道：“那好，我下面就宣布第三个题目，请渊若霜姑娘和燕大家抢答……”

“慢！”扶余璋阻止道：“秦国公，你这前两道题目出的确实巧妙，不过，说实话，恐怕有对圣人不敬之嫌。这下一道题目，能不能不以他老人家为题。”

扶余璋想的明白，渊若霜才华是有的，但是很显然，这场比赛，考的乃是急智。这方面，渊若霜和燕文芳相比就没什么优势。别看燕文芳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看她前面几场比赛，就知道她是一个颇有急智之人。

既然最后一题，渊若霜必须取胜，扶余璋能帮她的，首先就是要把水搅浑。

郭业为难道：“这个不好吧，这三个题目都事先定好的，要是贸然更改，恐怕……”

扶余璋插话道：“恐怕您就不能徇私舞弊了？”

“卧槽！”郭业忍不住暴了一句粗口，道：“我说扶余璋，咱俩不和人所共知，你想法恶心我，我也可以理解。但是问题是，您好歹乃是一国之君，讲点风度行不行？哦，这场花魁大赛，一切都得依着你，不依着你，就是郭某人要徇私舞弊了？你这也太不讲理了吧？郭某人已经忍让两次了，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

“我怎么不讲理了？你瞅瞅你那些题目，第一道题，孔圣人活到现在，最大的影响就是天下多了一个人。孔圣人出生一个月后，发生的大事就是孔圣人满月了。这种题目，完全就是废话，拿孔圣人他老人家开涮！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很简单……”

扶余璋停顿了一下，冷笑道：“本王会写一道奏章给大唐天子。就拿此事弹劾大唐礼部尚书对圣人不敬。秦国公，您说大唐天子会怎么答复？”

“你……”郭业被扶余璋气得，简直话都要说不出来了。

扶余璋这招可是太没品了！身为一国之主，为了这点破事就要上奏大唐天子。这不就相当于打架打输了的小朋友开始叫家长了吗？

不过，郭业对这一招，还真没啥好办法！毕竟这事，他也有些理亏。真闹到朝堂之上，把他的行为放了解释，还真有不敬圣人之嫌。这种意识形态的玩意，最麻烦不过了，有人上纲上线的话，就是李二陛下也不好回护于他！

郭业强压怒火，道：“好，既然武王陛下坚持，我就给你一个面子。第三道题目就不以孔圣人为题了，本钦差另出一道题目。”

扶余璋得意地说道：“这还差不多，秦国公知过能改，善莫大焉。下面就请秦国公宣布第三道题目吧，注意，一定要和孔圣人无关。”

郭业刚要答言，燕文芳却发话了，道：“慢！文芳有话要说。”

扶余璋脸一沉，道：“莫非燕大家也要干涉秦国公的出题？”

“文芳不敢。”说着不敢，燕文芳的脸上却丝毫没有谨小慎微的表情，她正眼都没看扶余璋，而是对郭业道：“秦国公，文芳不想干涉您出题。但是您原来准备出的题目是什么，秦国公能否说出来，满足一下文芳的好奇心呢？”

“当然可以。”郭业道：“原来的第三个题目就是，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圣人，都被后人以‘子’相称，请问这两个子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燕大家对这个题目有什么想法？”

燕文芳摇了摇头，道：“前面您以孔圣人为题，小女子就答不出来，这下您把两个圣人都搬出来了，小女子就更答不出来了！”

郭业又问渊若霜道：“若霜姑娘，您以为呢？”

扶余璋听了这个题目，不禁对于自己刚才的随机应变，阻止郭业继续以孔子为题的举动，颇为满意。有了前两个题目“珠玉”在前，这个题目，郭业

一定是包藏祸心，说不定是什么匪夷所思的答案呢，渊若霜怎么可能答得出来？

他说道：“秦国公，反正此题已经作废，不管渊若霜姑娘会不会，已经无关紧要了。您还是赶紧宣布另外一道题目吧！”

渊若霜却道：“不！这题我会，秦国公，这道题的答案是不是，孔子的子在左边，孟子的子在上边？”

郭业闻言也是一愣，道：“若霜姑娘真是冰雪聪明，这道题答对了！不过可惜，因为武王陛下的阻挠，您这题白答了……”

扶余璋听了这话，一口老血好悬没喷出来！他心中暗骂自己，我尼玛这是多什么嘴呀！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本来此题若霜能够轻松获胜，却因为我而平添了无数变数！

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古人云，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汉高祖为了争天下，自己老父的性命都可以不顾。司马懿为了保住权力，装作命不久矣。李世民为了大位，竟然弑兄杀弟。为了要郭业的命，我堂堂的百济武王，说不得，也只能不要脸一次了！

想到这里，扶余璋忽然抬起手来，啪得抽了自己一个大嘴巴。他也是真卖力气，一巴掌下去，半边脸马上就红肿高起。

郭业吓了一跳，怎么回事？这扶余璋疯了？怎么没事抽自己玩？他迟疑地问道：“武王陛下……您……您还好吧？”

“好！简直好的不能太好了！”扶余璋捂着脸，可怜兮兮地说道：“秦国公，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错了！我完全错了！”



## 第1640章比亲手打脸更疼的.....

郭业闻言，更害怕了！

先是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大嘴巴，然后就是低头认错，而且宣称自己好的不能再好，难道扶余璋这孙子真的疯了？

这可麻烦了！尽管李二陛下做梦都想把百济除之而后快，扶余璋发疯对于大唐来说绝对是一个利好的消息。但是，对于郭业来讲，他在花魁大赛上，把大唐藩臣，李二陛下亲封的带方郡王给逼疯了，这绝对是一场天大的祸事。不说朝中政敌，哪怕是李二陛下为了做做样子，也得狠狠的惩罚他。

郭业心中暗想喵了个咪的，不会是扶余璋为了陷害我，故意在这装疯卖傻吧？他向后退开几步，道：“武王陛下，在场这么多人看的分明，咱们俩虽然有点小口角，但是.....”

他本来想说，虽然咱俩有点小口角，但是我郭业可没说什么过分的话，更对动过您一根手指头，您就算是发疯也牵连不到我的头上。不过，扶余璋马上就把话给接过去了，道：“但是，那都是本王之错！”

“您说什么？”

扶余璋望着郭业，无比诚恳地说道：“千错万错，都是本王之过！秦国公，本王现在如梦方醒，您在花魁大赛上所做的一切都是大公无私之举，毫无半点私心啊！本王方才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您真的是这么想的？”

“本王可以对天发誓！苍天在上，本王刚才所言如有半句虚言，情愿不得好死，永世不得超生！”

扶余璋嘴上这么说着，心里边却在跟上天讨价还价，老天爷呀，我刚才应该算是没说假话吧？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郭业徇私舞弊，而是为了趁机把水搅浑，您可不能因为我心怀鬼胎，就不好好得核对誓言呀！

郭业却不明白扶余璋此时心中的小九九，闻听此言，心中不由得一阵恶寒。他心说，扶余璋这家伙跟老子打交道久了，好的不学坏的学，没学到老子的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侠肝义胆，却把老子的无耻学了个十足十！发誓就跟放屁似的，简直就是不把老天爷当盘菜。

我上次随口发誓是干什么来着？好像是忽悠杨凤怡来着？扶余璋这家伙竟然用这招来忽悠我？仔细一想.....还真尼玛够恶心的！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扶余璋这么说，可以肯定的是，他是要想办法忽悠我，而不是真的精神有问题。

想到这里，郭业叹了一口气，道：“武王陛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您也别太过自责了。”

扶余璋对郭业深施一礼，道：“秦国公大人有大量，小王感激不尽！”

郭业眉毛一挑，不温不火的答道：“好说，好说。武王陛下还请暂退一旁，马上郭某人就要宣布真正的第三题了！”

“慢！”扶余璋赶紧把他拦住了，道：“小王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还请秦国公务必答应！”

郭业心说，我就知道这事没这么简单！他说道：“武王陛下有话请讲！”

扶余璋再怎么不要脸，毕竟是一国之主，怎么也不能像是无赖一样，一定要郭业先开口答应，再说出条件。他稍微沉吟，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说

道：“秦国公，您刚才说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那么小王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秦国公……”

“到底是什么事？你要是再让我解释一下《春秋》为啥用的是鲁历而不是农历，我可跟你急！”

“秦国公说笑了。小王的意思是，这知道错了，自己也改了，就算善莫大焉了。那么，自己错误造成的损失，是不是应该积极弥补？”

“这……武王陛下，您这话问的可有点高深了……到底是啥意思？”

“比如说，有盗贼在夜里把牧羊人的羊给偷走了，牧羊人知道以后，就把羊圈修好了。那么，您觉得，牧羊人还应不应该把已经丢失的羊找回来呢？”

“如果有能力的话，自应如此。”

扶余璋大喜，心说我就等你这句话了！他说道：“本王也是这么想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现在本王知错能改，还请秦国公帮我弥补一下，我这错误造成的损失……”

“损失？你有啥损失？反倒是人家渊若霜姑娘，本来可以答对第三题，反倒是因为你……”

“本王说的就是渊若霜姑娘！”扶余璋道：“渊若霜姑娘因为本王的错误，错过了这次良机。所以本王想要弥补一下。秦国公，您能不能……能不能……”

“怎样？”

“您就当是我刚才啥都没说。照常出了第三题。而现在第三题渊若霜姑娘已经答上来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您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放屁？”

扶余璋紧咬牙关，涨红了脸，道：“秦国公可以这么理解！”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扶余璋都把话说道这个份上，郭业也是颇为无奈，道：“我这倒是好办！不过，我这样出尔反尔，为了武王陛下徇私舞弊，恐怕于郭某人名声有碍！”

“这个简单。”扶余璋道：“您这次出尔反尔，唯一的受害者，就是燕大家。正花魁的奖金不过是一万两，我扶余璋愿意拿出两万两补偿给燕大家。想必她绝无二言！”

郭业道：“燕大家您怎么说？”

“妾身听秦国公的，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扶余璋大喜，道：“事到如今，能否成全小王，可就全靠秦国公的了。除了燕大家的两万两外，您那边小王也另有一份谢意！”

“你就拉倒吧！你欠我那么多金子都没还，现在再许下多少黄金，都不过是空口说白话，有何意义？”郭业冷笑一声，道：“武王陛下，我现在终于明白您是什么意思了！您为了渊若霜姑娘夺得花魁之位，也真是蛮拼的，竟然食言而肥，拉了屎往回缩！我倒是很好奇，您和这位渊若霜姑娘，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不是有私情？”

扶余璋激灵灵打了一个冷战，道：“秦国公，您误会了，小王和渊若霜绝无私情！纯粹是因为这个……知错能改！”

“武王陛下，您觉得这番说辞，郭某人能够相信？”

刚才表演过度，竟然引发了郭业的猜疑，扶余璋也是一阵后悔。这可怎

么办？就算是燕若霜行刺成功，最后还是会怀疑到百济的头上？难道真的要为山九仞，功亏一溃？无奈之下，他再次把求救的眼光投降了渊若霜。

渊若霜当然明白扶余璋的意思，牙一咬心一横，一伸手，就把郭业的手腕子给抓住了，道：“秦国公，您误会了……”

渊盖苏文就在台下看着呢，郭业被渊若霜的大胆举动吓了个不轻，道：“渊姑娘，咱们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的，有道是男女授受不亲……”

渊若霜低下头去，道：“若霜和百济武王根本就不认识，您可要相信若霜！其实……其实……若霜真正喜欢的就是您……”

扶余璋心里边滴着血，强颜笑道：“原来还有这个典故。秦国公，您可真是魅力非凡，连高句丽才女渊若霜都被您的才华所倾倒，真是羡煞旁人！小王现在此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 第1641章没有一个好东西

郭业岂能这么容易就把上当受骗？

渊若霜说喜欢自己就是喜欢自己啦？梅子那小妞都夜奔了，最后还不是被自己发现她心怀不轨？

事到如今，郭业终于发现，这场花魁大赛，不是那么简单。无论是渊若霜还是扶余璋都有古怪，当然，更有古怪的是渊盖苏文！

这老家伙之前说来花魁大赛的目的是支持侄女，仔细想来，也真够扯淡的！人家渊若霜的亲爹渊净土都没来，他这个当伯伯的来凑什么热闹？大莫离支日理万机，渊盖苏文有那么闲吗？

三个人都有古怪！就是不知道，渊若霜此番示爱是听了扶余璋的命令，还是渊盖苏文的命令，亦或是双方已经联手？

见郭业脸上阴晴不定，渊若霜紧张得掌心出汗，道：“莫非秦国公以为贱妾的蒲柳之姿，不配侍候您？”

郭业闻言哈哈大笑，一伸手就搂住了渊若霜的纤腰，稍微用力，渊若霜“嘤咛”一声，就任由他搂在了怀中。郭业道：“若霜姑娘说的哪里话来，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咱们今天晚上就成其好事！哈哈！”

郭业此举，一方面是秉承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原则，另一方面却是故意如此，留神渊盖苏文和扶余璋的反应。

渊盖苏文冷哼一声，似乎对郭业占自己侄女的便宜非常不满！但是也仅止于此，并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至于扶余璋呢？这次他做的还真的不错，害怕自己的脸色露出马脚，赶忙转移话题道：“秦国公还请自重身份，您和渊若霜姑娘有什么私情，咱们回头再说。现在的关键是把花魁大赛搞好，您看下一步比赛……”

“下一步比赛？”郭业把渊若霜放开，挠了挠脑袋，道：“下一步比赛，当然是在渊若霜、上川梅子和孙小小之间进行，具体题目，容我想一下……”

“慢！秦国公，妾身觉得，您这话不怎么合理……”

郭业定睛一看，这个出言反对之人，正是燕文芳，道：“燕大家，您有意见？”

“我当然有意见！”燕文芳道：“方才武王陛下说得好，上川梅子和孙小小这两位，都和您有点关系，现在，就是这位渊若霜也说对您有意。结果呢，第一轮，这三位都过关了，就是我燕文芳被刷下来了，秦国公，您觉得我该不该有意见？”

“该！当然应该！”郭业此时的面色也相当尴尬。平心而论，自己好色是不假，但那也是正常男人都会有的毛病，远不到见到美女就有杀错勿放过的地步。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在大庭广众之下，三国的高官贵戚面前，四大花魁有三个与自己有染，这让旁人怎么想？

他连忙解释道：“其实事情不是燕大家想的那样，整个事情完全是阴差阳错……”

“秦国公不必多言。”燕文芳嫣然一笑，道：“事情的关键不在于文芳相信您是否徇私舞弊了，而是天下人能否相信。您觉得您空口白牙，能说服得了天下人吗？”

“这……当然不能。”

“不就得了，所以文芳才劝您不要多费唇舌。秦国公，事已至此，文芳以为，您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前三题的比赛尽皆作废，然后宣布文芳为正花魁，才能表明您的公正无私。”

郭业冷笑道：“说来说去，燕大家为的还不是正花魁之位？百济武王几句话，能逼着我答应一些不合理的条件。但是您……是不是不自量力了一点？”

“文芳当然不仅仅是凭着几句话，而是……”说这话，燕文芳从自己的袖兜之中抽出了一个折叠的严严实实的红纸包，道：“秦国公，您看这是什么？”

“莫非你想贿赂本官？”

“小女子不敢！再说了，秦国公富可敌国，我燕文芳身为一个弱质女子，除了这个女儿身……还真没什么拿的出手的。不过这个红包之中的东西，想来可以代表文芳对秦国公的一片诚意。”

“那本公还真是想见识见识了。”郭业打开红纸包，里面却是一张小纸条，上面写满了蝇头小楷，郭业略微扫了一眼，就是脸色大变，道：“这张纸你是从何而来，可曾看过？”

燕文芳道：“就在今天，临上场之前，有人暗中塞给了妾身这个东西，说是妾身一旦落败，把此物交给秦国公就可以转败为胜。具体是什么东西，妾身还真不知道。”

“此言当真？”

“嘻嘻，妾身还指望着秦国公赏我这个正花魁之位呢，又怎敢欺瞒秦国公？”

那张纸上写的是什麼？正是郭业拟定的三道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和答案！而知道花魁大赛总决赛题目的，只有郭业和金德曼二人。不用问，这就是从金德曼那泄露出去的！

那她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要是往常，郭业还可以慢慢的和金德曼猜哑谜，但是现在，感觉到百济和高句丽参加这场花魁大赛的目的并不单纯，郭业也没心思和自己人勾心斗角了。但是当场把这事拆穿？那不仅这场花魁大赛成了一场笑话，而且大唐秦国公擅自漏题的消息传出去，对他的名声也不好。

见郭业久久不语，扶余璋问道：“秦国公，这张纸上写的到底是什么？”

“没……没什么。”郭业顺口胡诌，道：“此乃一位故人的书信，让我对燕大家多加照拂。武王陛下，事到如今，直接把燕大家排除在外，恐怕有人说郭某人徇私舞弊。让文芳继续比赛，似乎也有些不妥。不知您何以教我？”

渊盖苏文和郭业建立了联系，扶余璋就算是大功告成，他才没兴趣替郭业分忧呢，闻言打了个哈哈，道：“本王才疏学浅，这事可帮不了您。要不……您问问别人？”

郭业道：“大莫离支，您以为呢？”

渊盖苏文冷冷一笑，道：“哼，什么花魁大赛？简直成了秦国公的选美比赛！您春风得意，哪还用得着老夫插嘴？依照老夫看，这场比赛是不是您徇私舞弊，已经无关紧要。对您来说，这场花魁大赛，本来就是您的私事。老夫此次前来，简直就是多此一举！”

与渊盖苏文打交道这么长时间，还是第一次被这老头说的哑口无言，郭业心怀郁闷，咬着牙问这件事的始作俑者，道：“善德女王，您又怎么看？”

金德曼的脸上却是毫无愧色，道：“依本王看，这场花魁大赛的决赛弄的是乱七八糟，全无章法！真是让本王既为失望！”

郭业暗自腹诽，这场花魁大赛的决赛搞成这幅鬼样子，一半怪扶余璋和渊若霜心怀鬼胎，另外一半就得怪你漏题了！漏题就漏题吧，你还写到纸上，这是怕别人没证据还是怎么的？

他强压怒气，道：“事到如今，多说无益。在下是请教善德女王陛下，究竟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办法当然是有了！”金德曼道：“这场比赛组织的乱七八糟，无私亦有私，无弊亦有弊。为了避免损坏秦国公的名声，我看……不如宣布这场比赛无效。”

“比赛无效？”

“对！不仅仅是花魁大赛的决赛无效，就是前面的比赛也全部无效。这样就没人会说您徇私舞弊了。”

那样当然没人说郭业徇私舞弊了，不过大唐秦国公的脸面也算是丢尽了！连一场花魁大赛的总评审都做不好，弄得乌烟瘴气的，还调停三国纠纷呢，您到底是有多自不量力呀！

“我反对！”有一个声音响起。

众人循声望去，说话的不是旁人，正是燕文芳！

## 第1642章齐收？

金德曼的初衷确实就是想搞乱这场花魁大赛。

当然，她之所以这么做，不是因为善花公主，而是从新罗的利益出发。金德曼登位以来，基本国策就是两条。第一条，交好大唐，借助大唐的势力对抗百济和高句丽，最终一统三韩。第二条，以大唐为师，逐渐促进新罗汉化，实现新罗的长治久安。

这两条国策，无论哪条都离不开大唐秦国公郭业的鼎力支持。所以，借助善花公主把郭业牢牢地拴住，对于金德曼来说，就是至关重要的事情了。

现在，水口城竟然要搞什么花魁大赛，金德曼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路数。要是郭业身边再多几个国色天香的高句丽或者百济的美女，那他最终的政治倾向，可就不好把握了。

于是乎，金德曼就近乎威胁的，强行从郭业那要到了花魁大赛总决赛的题目。三个题目，她分别暗中交给了上川妹子、孙小小和渊若霜。另外，还有一个完整版，在燕文芳马上就要上台之前，才匆匆交给了她。

在金德曼的计划里，三个花魁各答对一题进入下一轮，唯独燕文芳被刷下来。燕文芳一怒之下，打开红纸包，把题目早已泄露的消息公之于众，然后再大闹一翻。这样一来，无论是这场花魁大赛，还是郭业，都成为了一个笑话。

郭业出了这么大一个丑，想必也就没有什么兴致猎艳了。

但是，事实和金德曼的想象发生了不小的出入。

花魁大赛发展到现在，的确是状况迭出，不尽如人意。但那主要是因为渊若霜心怀鬼胎。

虽然说，郭业和孙小小乃至上川梅子的传闻，早就被传的满城风雨。但是再加上渊若霜，就不一样了。

有句话叫做量变引起了质变。花魁大赛有黑幕，在场之人都心知肚明。但是四大花魁，郭业你竟然与三个有染，可就有些过分了！咱们大老远的，跑这来给花魁助威，岂不完全是给你助兴？这真是何苦来哉！

至于金德曼寄以厚望的燕文芳，根本就没有大呼小叫，而是把这份“罪证”原封不动的交还给了郭业，借以谋求正花魁之位。

眼下，这场花魁大赛，无疑已经成一场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所以，金德曼才顺水推舟，劝郭业放弃。

不过，燕文芳却提出了不一样的看法，道：“女王陛下，如果这场花魁大赛，就这么结束，不仅仅会令秦国公和水口城诸君蒙羞。就是我燕文芳也绝对不会同意！”

金德曼道：“所谓正花魁，不过也才一万两黄金的赏格。百济武王陛下已经答应给你两万两黄金的补偿。取消大赛，水口城必定还会给你另外一份补偿，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话可不能这么说。”面对一代女王金德曼，燕文芳丝毫不落下风，道：“圣人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女王陛下张口金子，闭口金子。可把文芳看得小了！”

“那圣人还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也。燕大家莫非还认为自己是一个君子？”

“文芳虽然不是君子，但也不是小人。善德女王陛下，您身为一国之主，应当明白，这个世界上有人爱财，有人好色，有人好权，有人好名，还有人为那无边的权势着迷……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财解决。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要是有人要和您睡一晚，不知要付出多少钱财？”

“大胆！燕文芳，你竟然敢对本王无理！”

“文芳不敢。只是提醒女王陛下，要想让文芳就范，单单是钱财可不行。”

“那你还想要什么？”

“当然是想要正花魁之位了。”

金德曼冷冷一笑，道：“燕文芳，本王劝你还是要一些实际一点的东西。就这么把正花魁之位给了你，还不如勉强把花魁大赛办完呢。这正花魁之位，也不是非你莫属。”

“如果是公平竞争，文芳自然是无话可说。不过……女王陛下，那份红纸包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文芳虽然没有看到，但是也能猜测一二。接下来的比赛，到底是不是真正公平竞争，文芳也不能断定。假如文芳没有如愿以偿，说不定会说出什么来……”

金德曼才不怕她这个威胁呢，道：“你尽可以试试！”

关系到自己的名声，郭业却不能任由这种事情发生。在这年头，贪花好色倒不是什么严重的罪名，但是徇私舞弊，对于大唐高官来说，就是比较严重的指控了。他忙道：“燕大家，如此说来，你是对这正花魁之位势在必得了？”

对上金德曼，燕文芳是寸步不让。但是面对郭业，燕文芳却是另外一副表情，道：“这事也不是不能商量。只要秦国公愿意满足文芳一个愿望，以后秦国公但有所命，文芳无不听从。”

“什么愿望？”

“嘻嘻，秦国公，您年纪轻轻，就做下了偌大的功业。不仅如此，还英俊潇洒，风流多情，实在是无数闺中少女的梦中情人。其他三位花魁都和您有些关系，文芳看在眼里，着实有些嫉妒呢。文芳自认为无论比什么都不在其他三人之下，您又怎么能够厚此薄彼。所以……”

说到这里，燕文芳已是媚眼如丝，充满诱惑之意，道：“您能不能把文芳也收入府中。我燕文芳愿意为您洗净铅华，素手调羹，做一个小女人。当然也就不会在乎什么花魁大赛了……秦国公，您以为如何？”

郭业深知，天上绝对不会掉馅饼！听了燕文芳的话，不仅没有丝毫的高兴，反而是心中一紧——这个燕文芳也有古怪！

四大花魁，除了杨凤怡请托的孙小小以外，都有问题！那水口城三位老城主，这场花魁大赛的组织者要说无辜，可能性也着实不大。

这下可麻烦了！水口城有问题，高句丽和百济本来就和自己不对付，现在也有了联手的苗头。他们借着水口城的花魁大赛，把三个美女送到自己的身边，肯定是想要对自己不利。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他们是准备如何发动？

自己要是坚决不允，会不会引起他们的警觉，提前动手？

郭业久久没有答复，燕文芳继续劝说道：“这场花魁大赛，若是就这样无疾而终，世人难免会怀疑秦国公的能力。但是假如秦国公愿意满足文芳这个小小的愿望，虽然花魁大赛无疾而终，却有了一段秦国公四美齐收的佳话，



岂不是两全其美？”

“不可！万万不可！”金德曼赶紧阻止，道：“什么四美齐收？燕文芳，你身为一个风尘女子，焉能配得上秦国公？”

转头又对郭业道：“郭业，你要是胆敢色令智昏，答应了她。善花妹妹那边，我倒是看你怎么交待？”

郭业心说，怎么交待？看这架势，咱们俩能不能稳稳当当出了水口城都得两说，还是先顾眼前吧！

想到这里，郭业微微一笑，道：“四美齐收……这个主义倒是不错，我郭业答应了！”

## 第1643章背叛

往常，金德曼一提到善花公主，郭业就会乖乖就范。没想到今天，这个大杀器居然不灵了！

一时之间，她简直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扭头问自己身后的杨凤怡道：“杨姑娘，郭业那小子刚才说的是什么？我怎么没听清楚呢？”

杨凤怡也是颇为吃味，酸溜溜的说道：“女王陛下，您就别自欺欺人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人家秦国公有了新人忘旧人，恐怕今天晚上，就能四美齐收，享尽人间艳福了！”

金德曼直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道：“郭业，你真是这个意思？我……善花妹妹真是看错了你！”

眼见金德曼这么生气，郭业不由得心中一动！自己借助那条神奇的手链，可以刀枪不入，就算是千军万马，也能杀出一条血路。但是金德曼等人毕竟是血肉之躯……如果能把她给气走，就算渊盖苏文等人真有什么恶毒的计划，自己也不怕了。

想到这里，郭业道：“善德女王，还请自重！慢说我和善花没有什么名分，就是真的把她纳入府中，她也不过是我的一个小妾，哪能管得到我纳妾之事？我敬您是一国之主，就不和您计较了。但是您要是不知自爱，再说出什么话来……嘿嘿……可别怪我姓郭的翻脸无情！”

“你……”金德曼这下不再怀疑自己的耳朵，而是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这还是自己熟悉的那个大唐秦国公吗？郭业此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之前对善花公主的一片深情总不能是装的，今天的表现怎么如此反常？

“郭业……你……你这是怎么了？莫非你有什么……”

金德曼本来想说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郭业赶紧把话接了下去，道：“我当然是有大喜事！善德女王，您要是参加郭某的纳妾之礼，郭某表示无限欢迎。当然，您是善花的姐姐，看到这种局面，心里不舒服，也可以理解，就算是一怒离去，我也不会怪您。”

“既然如此，我们走……”响鼓不用重锤，金德曼闻言站起身来，就要离去！

郭业又道：“凤怡，你这脾气也不大好，为了不伤咱们的敢情，是不是也回避一下？”

杨凤怡对于现在的局面也是似懂非懂，正在犹豫着是要给郭业一个教训呢，还是暂时离开，金德曼一拉她的袖子，道：“杨姑娘，还等什么，留在这自取其辱吗？跟姐姐过来……”

“慢！”渊盖苏文双手一伸，拦住了金德曼的去路，道：“善德女王，别走啊！”

金德曼冷笑一声，道：“本王的去留，你管不着，让开！”

“让开？想的容易。金德曼，不怕告诉你，没有我渊盖苏文的命令，今天没有任何一人能够离岛！”

图穷匕见！

郭业早有准备，在渊盖苏文说话之时，已经磨蹭到了刀严朗的身后。渊盖苏文话音刚落，他的匕首已经放到了刀严朗的脖颈上，道：“别动！”

刀严朗大惊失色，道：“秦国公，您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姓刀的，我郭业对你们水口城有大恩，你们不报恩也就罢了，怎么能恩将仇报，协助渊盖苏文？废话不多说，赶紧把我们护送出岛，我还能留你一条狗命。要是冥顽不灵，哼哼，我先把你给宰了！”

“秦国公，冤枉呀……”刀严朗听渊盖苏文的话头也知道不对，他，怀着万一的希望，道：“高志国何在？赶紧护送秦国公出岛……”

哗楞楞~~

一阵甲冑声响，高志国带着几十名军士走了过来，这些人都是身披重甲，弓上弦刀出鞘，仿佛随时准备厮杀！刀严朗定睛一看，心里就凉了半截，这几十名军士，他是一个都不认识！

高志国嘿嘿冷笑，道：“老城主，事到如今，您就不要心存侥幸了吧！实不相瞒，我高志国已经投靠了大莫离支，现在只听他老人家的将令！”

“你……你背叛了我，背叛了水口城，到底是为什么？老夫待你可不薄……”

“平心而论，刀老头你的确对我不错。”高志国叹了一口气，道：“不过天意弄人，咱们俩只有一个能活在这个世界上。”

“难道你我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

“那倒是没有。不过，有一样东西，你喜欢，我也喜欢，不把你宰了，我就得不到那样东西。所以，也只能委屈你了！”

“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水口城！刀老头，我早就想尝尝这一城之主的滋味了，可惜我明白，无论如何，这城主之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说不得，咱姓高的，也只能做做亏心事……”

“嘿嘿，背主之人，就算是一时得意，终究也会难逃公道！”刀严朗道：“你能背叛我刀严朗，自然也能够背叛渊盖苏文。你以为事成之后，他会信任你？我看这水口城城主的位子，你也做不了几天。”

渊盖苏文道：“老城主不必挑拨离间，我有一女，年方二八，已经许配给了高将军为妻。难道我会对自己的女婿下手？”

郭业冷笑道：“大莫离支还有女儿？我咋没听说过呢！世人谁不知道，你渊盖苏文只有三个儿子，渊男建、渊男生和渊男产，并无任何女儿。该不是你从哪个窑子里边找了个窑姐，认成干闺女嫁给高志国的吧？”

“好一张利嘴！”渊盖苏文道：“我渊盖苏文有一个女儿，从小就舍给了佛祖，出家为尼。此事虽然不是人尽皆知，但也不是什么天大的秘密，有心人稍一打听，就能知道。现在我这宝贝女儿已经还俗，嫁给高将军有何不可？”

“此言当真？”

“秦国公您也忒小觑了天下英雄！”高志国道：“老子甘冒奇险，提着脑袋做这场买卖，肯定是有所依仗，经我调查，大莫离支所言，句句为真。那渊家小娘子，的确是大莫离支的亲生女儿。而且不怕告诉你，就在三日之前，我高志国已经和渊家小娘子秘密的拜堂成亲了。”

疏不间亲，这下可麻烦了！郭业道：“渊盖苏文，你究竟想干什么？”

“干什么？老夫今天想要杀人！要杀很多人！”渊盖苏文恶狠狠地说道：“不仅仅是你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还有新罗女王金德曼，还有百济武王扶余璋，还有在场的达官显贵……你们都得死！”

“那包括不包括您那侄女渊若霜呢？”

“家门不幸，生此逆女，竟然对我高句丽的大仇人投怀送抱，简直是丢尽了我渊氏宗族的脸。今天，我就要替我那老哥哥清理门户！”

“包不包括扶桑忍者上川梅子？”

“既然外间盛传你们俩不清不白的，老父当然是有杀错无放过！”

“那燕文芳燕大家？”

“自然是一并处理！”

郭业两手一摊，道：“众位美女，大莫离支可是要杀人了。你们到底是何种身份，还不快快讲来？说出来了，还有一线生机。不说清楚，可就要和我郭业共赴黄泉！”

## 第1644章这不科学！

老实说，现在的情况并不算多么危急。

就高志国带着的这几十名军士，根本就入不了郭业的法眼。

自从有了刀枪不入的异能，郭业在这个时代，那就是一个极不科学的存在。他就相当于一个人形坦克，要说把他抓住的办法不是没有，但是无论如何，都得出动大军围困，不死上几百上千人，就不可能实现。

更何况，现场还有人形暴龙杨凤怡，杨凤怡虽然没有刀枪不入的异能，但是力大无穷武艺高深，真打起仗来，起的作用未必就比郭业小。

要想挡住这两公母联手，在这个时代，至少要出动上万精锐军队才有可能。

问题是现在，有可能出动上万大军吗？

别忘了这里是什么地方，水口城金水湖的湖心岛。这个湖心岛本来就不大，除了高志国身边这几十名军士，在外面围困的撑死了也就两千人上下。真的打起来，谁杀谁还真不一定呢。

至于岛外的军队，别忘了，现在只是高志国叛乱，三位城主丝毫没有参与，很有可能，外面的军队，还在效忠刀严朗。另外，别忘了，水口城本身就驻扎有新罗军队。这几方互相牵制，岛外的军队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如果忽略掉金德曼等人的安危，郭业简直是毫无危险！

不过，郭业可以刀枪不入这件事，渊盖苏文可不知道，他还以为有了高志国的协助，郭业等人已经插翅难逃了呢。

郭业干脆就顺水推舟，装作真的束手无策，看看往自己身边凑合的这三位美女，到底打得是什么主意。

他的话音刚落，上川梅子就道：“郭君，咱们俩已经有了肌肤之亲。我上川梅子虽为扶桑女子，但是也读过圣人书，知道礼义廉耻。我生是郭家的人，死是郭家的鬼。您要是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的，梅子势必不会独活。”

郭业皱了皱眉头，道：“梅子，就算是我们汉人，也没有道理让小妾陪葬。你要是有什么活命的手段，还是用出来得好……”

梅子摇了摇头，道：“妾身心意已决，郭君不必再劝！”

上川梅子这个表现，大出郭业的意料之外。

他心中暗想，梅子要是别有来历，欲对我图谋不轨，现在就该把话跟渊盖苏文解释清楚了。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梅子活命的机会还是不小的。但是都到了这个份上，梅子还坚称对我一往情深，莫非我之前完全猜错了，上川梅子对我所说的来历句句为真？

现在这个情况，也由不得郭业多想，梅子这边试探不出什么来，还有其他人呢。他又问燕文芳道：“燕大家，事到如今，您难道就没有什么想对大莫离支说的？”

“我？”燕文芳指了指自己，道：“奴家刚刚表白，就要跟你同生共死，想想还真是刺激呢。秦国公，事到如今，你能不能当着天下的人的面，说你愿意娶我燕文芳为妾？”

试探不成，反被燕文芳将了军，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郭业的意料之外！郭业道：“燕文芳，你可知道这番表态的后果？”

“无非是九死一生而已！”燕文芳道：“刚才梅子妹妹说的好，妾身生是郭

家的人，死是国家的鬼。郭郎，妾身这番表态，可够清楚明白？”

“明白倒是明白，只是……”

“郭郎，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现在您总该相信妾身的诚意了吧。还是那句话，您能不能正式给文芳一个名分？”

待会真打起来，郭业本身危险不大，燕文芳还真的很有可能命丧当场，面对佳人的深情，郭业此时也是一个头两个大，只得道：“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郭燕氏了！”

“多谢夫君！”

郭业又问渊若霜道：“渊姑娘，您是渊盖苏文的侄女，何苦趟这滩浑水？其实郭某人知道，你此番对郭某人示爱，绝对不是出于真心，而是和百济武王脱不了关系。你把话和你伯伯讲清楚，就不要掺和这事了吧。”

扶余璋听了郭业这话，真想找个地缝钻进去！自己的算计，竟然被郭业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如果说，郭业把善花公主从自己身边抢走，还能用自己能力不足解释的话，那渊若霜可是自己亲手送入了郭业的怀抱！

当然，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要是渊若霜刺杀郭业成功，最终引起高句丽和唐朝的大战，百济趁机实现复兴，扶余璋也不介意把这件事写入史书之中。古有越王勾践献西施祸乱吴国，今有扶余璋献渊若霜，引发两国交兵。

不管怎么说，越王勾践献的西施那是本国人，自己献的渊若霜可是外国人。真论起来，自己比越王勾践还要高明。

但是，现在这情况可怎么说？百济武王中了渊盖苏文的奸计，命丧金水湖，临死之前，还把自己的女人献给了大唐秦国公？这尼玛也太窝囊了！

不行！绝对不能这样！自己和渊若霜的事打死也不能承认！

想到这里，扶余璋怒道：“秦国公，您今天的表现，真是令人齿冷。”

“哦？这话又怎么讲？”

“你不想让自己的女人死于非命，我扶余璋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您也不能胡乱攀扯呀。听您这个意思，是说我和渊若霜姑娘有私情，这怎么可能？你这不但是侮辱了对你一片真情的渊若霜姑娘，还侮辱了我扶余璋。我都要死了，你还把这屎盆子往我头上扣，你也太不厚道了。”

“这么说，您和渊若霜姑娘毫无关系？”

“绝对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是不信的话……”

“莫非您还想对天发誓？”

“对天发誓干什么？反正今天大家都要死，早死晚死也没啥区别，我就先送渊若霜姑娘上路！”

说到这里，扶余璋抽出宝剑，对着渊若霜分心便刺！

渊若霜虽然是被扶余璋派来刺杀郭业，不过她本身，却是手无缚鸡之力。扶余璋一剑刺来，渊若霜也只能闭目待死……

不过，郭业岂能看着扶余璋撒野？情况紧急，他也来不及抽剑了，一闪身，站在了渊若霜的身前。

扶余璋的一剑刺中郭业的前胸，却觉得如同刺中了铁板一般，难以伤其分毫！

郭业飞起一脚，正中扶余璋的手腕，把宝剑踢飞，然后扭过头去，对渊若霜道：“若霜姑娘，你没事吧？”

“妾身没事，秦国公您怎么样？”

“嘿嘿，扶余璋那两下子，还伤不了我。”郭业回答得豪气干云。

渊若霜可不知道郭业有刀枪不入的本事，此时她的心中五味杂陈。

自己的伯父丝毫不念亲情，要取自己的性命，自己私定终身的爱郎对自己拔剑相向！唯独自己蓄意欺骗的大唐秦国公郭业对自己舍命相护。

这……这也太荒谬了！

原来，自己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百济武王扶余璋。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对自己好的，只有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渊若霜眼含泪光，道：“秦国公，若霜也想要燕文芳姐姐的待遇，可以吗？”

郭业心中暗想，怎么经过一翻试探，三个美人都丝毫不露破绽。难道我之前的判断大大有误，她们三人真的是被我的魅力所吸引？这也太不科学了吧！

## 第1645章狭路相逢勇者胜

湖心岛上，众多军士把花魁大赛的现场团团围住，只等渊盖苏文一声令下就要大开杀戒。

当此之时，无论是三国的达官贵人，还是富商巨贾，都是大气都不敢喘一声。唯恐渊盖苏文注意到自己，要拿自己祭旗。

唯有郭业和三位花魁说说笑笑，情意绵绵，仿佛这不是一触即发的战场，而是几个人的婚礼现场。

美人恩重，三位花魁誓死不弃，郭业也只能当场宣布，承认渊若霜、上川梅子以及燕文芳的身份，以后她们就都是大唐秦国公的小妾。只待此间事了，就可以完婚。

孙小小道：“秦国公，您可不能厚此薄彼……能不能……也给小小一个名分。”

“你不是喜欢那个……咱们之间，确无私情，这么做是不是有点不合适？”郭业本来想说，你不是喜欢杨凤怡吗？但是这话可不能在大庭广众下说，只能含糊其辞。

孙小小冰雪聪明，当然明白郭业的意思，道：“要是往日，小小绝对不会提出如此不合情理的要求。不过今天咱们都要死了，小小不甘心以一个青楼女子的身份去死，还望秦国公成全。”

郭业嘿嘿一笑，道：“小小，别那么悲观。我郭业福大命大造化大，今天这事说不定还有转机。现在要是给了你名分，到时候咱们都没死成，这可怎么收场？”

孙小小苦笑一声，道：“莫非以秦国公的身份还委屈了小小？再说了，小小喜欢的人就在您的身边，小小嫁给您……岂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又有何不满？”

郭业也是豁出去了，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牵着，道：“既然如此，欢迎小小姑娘加入郭府。”

渊盖苏文好整以暇得看完这场闹剧，道：“秦国公在今日收了四大花魁为妾，实在是可喜可贺。只是今日老夫来得匆忙，没带什么贺礼，失礼之至，还望秦国公海涵。”

郭业冷笑道：“渊盖苏文，你不用出言讽刺，郭某人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倒是您今天的所为，郭某人有一事不明，还想请教一二……”

“秦国公有话请讲。”

“不用问，你对我郭业肯定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郭业乃是大唐钦差，死在您的手里，您就不怕大唐报复？”

“报复？大唐不找我，我还要找大唐的麻烦。今日事了，无论百济还是新罗都会群龙无首。老夫先灭百济，再征新罗，一统三韩。然后尽起大军，杀入长安城，活捉李老二！以后，我渊盖苏文就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了。”

“大莫离支的如意算盘打得倒是挺好，不过，这个事情的后果，还有另外一个可能……”

“什么可能？”

“百济、新罗和大唐联合，三家组成联军，杀入平壤城，活捉大莫离支。以后，您就是我大唐的阶下囚了。”



“绝不可能。郭业，你也是要死的人了，老夫不怕告诉你，你们大唐内部，早就有人和老夫暗通款曲。多了不敢说，把大唐发兵的时间拖上一两年毫无问题。有那个时间，老夫早就一统三韩了。”

“那人是谁？”

“是……”渊盖苏文的话刚要出口，忽然间感到不妥，道：“具体是谁，你就别问了。再说这也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老夫也记不清他们的名字。我说郭业，你都要死的人了，还关心国家大事干什么？事到如今，你还是多想想要留什么遗言吧。”

郭业道：“遗言的事不急。您不告诉我大唐内部谁和您有勾结也没关系。在下还有一件事，想请教一下大莫离支。”

“你讲。”

“咱们俩之间，仇深似海。您为何不一上来令人把郭某人乱刃分尸，反而是给了郭某人充足的时间，让我临死之前，收了四美为妾？难道您就不怕夜长梦多？”

“郭业，明人不说暗话。你其实想问的是，水口城内，现在是谁当家作主，老夫是否完全控制了水口城的局势吧？”

“大莫离支如果不愿意说，郭某人也不勉强。”

“愿意，怎么不愿意？”渊盖苏文道：“实不相瞒，水口城内，现在是歌舞升平，根本就不知道湖心岛发生了这么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

“如此说来，大莫离支只是利用高志国控制了湖心岛？”

“正是如此。不过你也不要高兴的太早。金水湖上，所有船只，都被高将军收拢。外面的人要想发现这里异常，怎么也得到今天晚上了。现在还没到正午时分，换言之，在三个时辰之内，湖心岛上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外面也不会知道。”

渊盖苏文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郭业，现在你总该明白，老夫为什么要容忍你和那几个女人墨迹了吧？你心里怎么想的，我渊盖苏文全明白。你不就是想拖延时间吗？老夫就让你拖延时间……你还有什么花招，快点使出来吧。”

“原来大莫离支是想看郭某人的笑话。”

“对，老夫就是要看你的笑话，要看你如何垂死挣扎……”

渊盖苏文把牙咬的咯嘣嘣直响，道：“郭业，你屡次坏我好事，可曾想到会有今天？你不是擅长装神弄鬼吗？你不是用兵如神吗？你不是满肚子的奇谋妙计吗？湖心岛这么巴掌大的地，老夫摆下了两千精兵，只待老夫一声令下，他们就会杀死岛上所有的人。任你有千般妙计，也得是死路一条。郭业，你有没有感觉自己刚才的表现，好像是跳梁小丑一般？咱们斗了这么多次，还是老夫笑到了最后！哈哈，哈哈！”

“莫离支好算计。”郭业叹了口气，道：“湖心岛很小，房屋树木也不多，我很难利用地势。你让手下的士兵见人就杀，我很难利用人心。现在风和日丽，天时上来说，咱们两边是一半一半。最重要的是，郭某人没带一兵一卒上岛，即便我真的用兵如神，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你知道就好，无论从哪方面来讲，你今天都是难逃活命……不过，老夫还是不希望你束手就擒，与老夫斗了这么久的秦国公，就算是死，也得死得轰轰烈烈！郭业，你觉得老夫说的对不对？”

郭业冷笑道：“在极西之地，有一个地方叫做罗马。罗马人最喜欢看的，就是掳掠来的奴隶和猛兽搏斗，他们把这些奴隶称为角斗士，为此他们还修建了美轮美奂的角斗场。莫离支这是把我郭业当成角斗士了。”

“角斗士？老夫还真没听说过，秦国公果然学识渊博。就是不知道秦国公是打算做角斗士呢，还是束手就擒？事先声明，就算你束手就擒，老夫也不会让你死的痛快，不把你折磨上三天三夜绝不罢休。”

“我既不想做角斗士，也不想束手就擒，其实，郭某人还有第三条路可以走。”

“第三条路？”

“第三条路，就叫狭路相逢勇者胜。渊盖苏文，我郭业现在无兵无将，的确是什么兵法都用不出来，什么妙计都无法施展。但是，郭某人还有一身好武艺在身，今天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 第1646章宝弓初显威

擒贼先擒王，郭业离得渊盖苏文并不远，说完了这句话，大吼一声，就向渊盖苏文冲了过去。

“郭业，你找死！”对于郭业的举动，渊盖苏文早有准备，一挥手，高志国就带着军士冲了过来，自己则缓缓向后退去。

郭业抽出腰刀，与这几十名军士战在了一处，一边打，一边喊：“凤怡，别管我，保护好大家。”

杨凤怡冷哼一声，道：“什么大家？是保护好你的小情人吧！”

“怎么能那么说？这不还有善德女王吗？”

“哼哼，你们俩整天眉来眼去的，别以为我不知道。”

金德曼此时暗恨没有把金庾信带在身旁，几个贴身护卫武功只能算不错而已，根本就撑不起场面来，此时全靠杨凤怡保护，说话也不硬气，道：“杨姑娘别瞎说，本王和秦国公之间清清白白的……”

“清清白白？这可是您说的，现在这几十个人还好说，一会大军上来，凤怡一个人可保护不了你们这么多人，总得分割亲疏远近，您可别后悔……”

“其实……其实……也不怎么清白……德曼对秦国公也是颇为仰慕……”金德曼虽然不想死，但是她和扶余璋不一样，在历史上，就是这个女人实现了一统三韩，怎么说也是一代雄主，心志无比坚毅。

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软话可以，但是杨凤怡假如让她承认和什么乱七八糟的男人有染，以她王者的骄傲，绝对不会就范。

但问题是，现在杨凤怡问的是她跟郭业之间的关系。金德曼对于男女之事，其实非常豪放，正儿八经的王夫都有好几个，有露水情缘的男人更是不计其数。

她与郭业接触久了，有什么爱恋之情虽然谈不上，但是郭小哥人样子长得不错，又是大唐战神，救了她好几次，要说金德曼没对郭业动过心思，那也不科学。她只是碍于善花公主的面子，才没有和郭业勾搭上。

现在被逼着承认对郭业有情，对她来说，不仅完全没有障碍。说完了，竟然还有一阵说不出的快意。

她心中暗想，在这个世界上，也只有大唐郭业，才能配得上本王了，至于其他男人，只不过是本王的玩物罢了……假如今天能够逃出生天，说不得也只能对不起善花妹妹了！

“哼哼，我就知道你们俩有事，这下终于被我问出来了。我还奇怪呢，善花公主、金胜曼都跟郭业那小子有私情，怎么女王陛下就能独善其身？看来不是兔子不吃窝边草，而是你们保密保的好！我……我真替善花妹妹不值！”

郭业听着这话头不对，道：“凤怡，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杨凤怡怒道：“你这家伙坏透了，竟然有这么多的风流债，今天一日之内，就收了四美为妾，还和善花妹妹的亲姐姐不清不白的，太让凤怡失望了。明白告诉你，她们的死活我都不管，最好全被渊盖苏文宰了！”

关键时刻，杨凤怡竟然因为吃醋，撂挑子不干了！

敢情之前说的话，全是试探之言！

郭业这才发现，自己千算万算，忘记了杨凤怡的感受。以前杨凤怡拿自

己当接近善花公主的跳板，自己是不是三妻四妾，杨凤怡当然不会在乎。

问题是现在，经过自己长时间的努力，杨凤怡被自己逐渐“掰直”，二人距离真正的夫妻，就只差最后一步了，杨凤怡自然也就开始学会了吃醋。

她看到今天自己在花魁大赛上四美齐收，岂能不恼？她出言试探金德曼又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岂能不怒？

郭业忙道：“千错万错，都是我郭业的过错，凤怡我给你赔不是了。但是现在情况紧急，凤怡你千万别耍小性子，人死不能复生，到时候你气消了，就会悔之晚矣……”

“你放心，我杨凤怡做事从不后悔。渊盖苏文要是杀你，凤怡愿意拼死保护，但是渊盖苏文要杀你那些小妾，凤怡绝不阻拦。你要是不满凤怡的所为，大可以给凤怡休书一封，咱们从此恩断义绝！”

听了这话，郭业不由得暗自感叹这三韩之地的女子真特么的有个性！善花公主一定要成为他的唯一，杨凤怡虽然没有那么强硬，但是内心深处，其实也是想一生一世一双人。

他只得道：“凤怡，看在我的面子上，你就算不把她们当亲人，也不会当敌人看吧？就算是一个素不相识之人，难道你就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死在渊盖苏文的手中？”

“就算你说的在理，这里这么多人，哪个不无辜？凭啥我要保护他们？我为什么不保护别人，比如……比如……”

扶余璋看出了便宜，虽然他不知道杨凤怡到底有多高的本领，但是能被郭业看重委以重任，那必定是有出奇的本事，道：“比如我扶余璋！杨姑娘，只要你能救了本王，小王必有重谢，金银财宝，子女玉帛，钟鼎狗马，您想要什么都成。”

杨凤怡也真对得起他，道：“滚！我们夫妻吵架，你插什么嘴！”

……

……

郭业的武功本来就不错，经过小王庄的奇遇，力气大增，更有了刀枪不入之能，对付这几十名军士还真不费劲，所以才能在大战之中，不慌不忙的和杨凤怡聊天。

唯一遗憾的是，这腰刀忒轻，杀伤力不足，对方军士武装到了牙齿，没有个三五刀，根本就不足以砍倒一人，这才是这场大战能僵持这么久的原因。不过，过了不到一刻钟，那几十名军士就伤亡了一半了！

高志国看郭业一边打仗，一边劝说杨凤怡，对付这些人毫无压力，一招手，又来了二百来人，道：“秦国公好功夫，竟然可以刀枪不入。不过那又如何？这种功夫势必有其极限，你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再和这二百兄弟过过招吧。”

众军士齐往上闯，把郭业围了个严严实实！

杨凤怡虽然恨郭业花心，但是对郭业的安危，还是非常上心的。她可不知道郭业刀枪不入的底细，见此情形，微微冷笑，举起了宝弓！

想当初，金博超和杨凤怡比试弓箭，拿出了一把世所罕见七石弓。这把弓到了杨凤怡手中，简直就是一把镇国利器，杨凤怡对于这把弓自然是爱不释手。后来郭业三言两语，为水口城解决了大麻烦，金波超颇为眼色，就把这把弓送给了杨凤怡。

这份礼物实在是太对杨凤怡的心思了，从那以后，她就弓不离身。走到哪里，都把宝弓带到哪里。直到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

弓开如满月，箭发似流星！

高志国一看杨凤怡举起弓箭，就知道不好，但是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开玩笑，要是这么近都能被他躲过去，这把弓岂能被称为宝弓？

噗~~

血光进现！

高志国的死尸栽倒在地。

紧接着，杨凤怡就手持宝弓开始“点名”，须臾时间，就有十几名身披重甲的军士，被杨凤怡射倒！

渊盖苏文在远处观瞧，不由得吓出了一身冷汗，要不是出于谨慎，现在死的可就是自己了！这是什么弓箭，怎么这么厉害？穿透重甲，跟玩的一样。

哎呀不好！

自己本来以为湖心岛面积不大，四面环水，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但是现在，假如杨凤怡手持宝弓追杀自己，这个优势就成了巨大的劣势，自己想跑都没地方跑去！

怎么办？

渊盖苏文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 第1647章谈判（1）

高志国一死，围攻郭业的这二百来人，顿时士气降到了冰点！

这些人都是高志国的心腹之人，他们效忠的对象是高志国，而不是渊盖苏文。

高志国一死，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立下大功，又有什么意义？去哪领赏？

指望渊盖苏文？还是别开玩笑。人家渊盖苏文家大业大，麾下几十万大军，谋士如云，战将如雨，哪有他们落脚的地方？不被排挤的欲仙欲死，就算渊盖苏文有良心。

至于说为高志国报仇，那就更不可能了。大家要是真那么忠肝义胆，又何必背叛刀严朗？

所以说，这帮人现在根本就没有厮杀的动力，要不是今天干的是造反的买卖，不成即死，他们早就缴械投降了。

现在，他们尽管没有投降，但是也没有往郭业身上招呼，远远退了开去，几个人手持盾牌，哆哩哆嗦的站在队伍前面，预防杨凤怡的破甲箭。

其实，他们这些盾牌，对于杨凤怡的神箭来说，根本就跟纸糊的相仿，只能起到一个心理作用。不过，他们不来招惹郭业，杨凤怡也就不为己甚，没有继续开弓放箭。

“别放箭！杨将军别放箭！是我……我是来谈判的。”一个人手打白旗，来到了杨凤怡的近前。

杨凤怡仔细一看，倒是认识，此人正是渊盖苏文的二儿子渊男建。

她冷笑一声，道：“人家都说虎毒不食子，渊盖苏文倒好，比老虎还狠，自己不敢来，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派过来。难道就不怕我们劫持于你？”

渊男建当然是被渊盖苏文逼着来的，不过这儿会可不能承认，他说道：“杨将军此言谬矣！父亲大人一身干系高句丽朝廷的安危，自然不能轻涉险地。至于我渊男建，秦国公把我抓住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我都习惯了，再多抓一次也没啥。再说了，男建蒙秦国公的厚赐，早已是一个废人，就算把我抓了，在父亲大人那边，也换不到什么东西。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郭业把腰刀归鞘，两手轻拍，道：“说得好！渊男建，我本来还以为你会扯什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鬼话呢，没想到你纯以利益说动我，多日不见，你的口才可见长呀！”

“多谢秦国公的夸奖！”

郭业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这番话虽然貌似很有道理，不过，实际上还有一个小小的漏洞。”

“什么漏洞？”

“这个漏洞，当然就是您本身了。既然是谈判，就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不成功。假如真的不成功，您这条小命可就算是要交代了。您就对渊盖苏文一点都没有怨恚之心？”

“秦国公，常言说得好，疏不间亲，你想挑拨我和父亲大人之间的关系，可是错打了如意算盘。”

郭业道：“男建公子你这可就想错了，我这不是离间你们的父子之情，而只是说出事实罢了。再者说了，我也不认为你们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我郭业

挑拨！”

说到这里，郭业冷冷一笑，道：“要是按照渊盖苏文的安排，男建公子你绝对无法登上高句丽的王位，难道男建公子就没有什么别的心思？”

渊男建当然对那至高无上的宝座感兴趣，他苦笑一声，道：“就算在下有别的心思又如何？”

“如何？男建公子，你糊涂啊！你现在的情况，像极了一个人。”

“什么人？”

“就是当今的大唐天子。男建公子，你仔细想想。想当初，我们大唐天子，在高祖诸子当中，能力最强，这一点和您像不像？”

“嗯，别的不说，要说能力，男产和男生他们两个，确实不及我渊男建。”

“想当初，大唐天子在高祖诸子当中，排行第二，按照道理不能继承大宝，这一点跟您可有相似之处？”

“他排行第二，我也是排行第二。什么叫有相似之处呀，简直就是一模一样！”

“大唐天子即位之前受封天策上将，您被封为护国大将军，这两个官位，您觉得是不是差不多？”

渊男建眼前一亮，道：“确实差不多，认真论起来，我这官位还在他之上。”

郭业抚掌而笑，道：“这不就结了吗？他是怎么登上王位的，你就干脆来个照方抓药！我们大唐有玄武门之变，您搞个平壤城之变，有什么难度？”

“可问题是……我是个废人呀，登上国主之位，恐怕难让国人心服口服。秦国公，您学识渊博，可曾听说阉人能当国主的？”

要是一般人，还真被渊男建问住了，不过这可难不倒郭业，他说道：“当然有！男建公子，您可听说过魏高帝曹腾？曹腾就是魏武帝曹操的爷爷，他就是一个阉人！”

曹腾确实是历史上唯一一个阉人皇帝，可问题是人家是后人加封的，可不是活着就当皇帝。不过，还是那句话，人只会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渊男建早就对国主之位垂涎三尺了，差的就是这么一个理论支持。听到这里，他已经完全相信了郭业的说辞。

渊男建的脸色先是狂喜，然后就迅速恢复了正常，道：“秦国公，您才是真正的好口才，在下险些就要被您说服了，不过，一想到您是造成我终身残废的凶手，我就知道，您这么劝我绝对没安着好心。废话不多说，咱们还是说说今天的谈判。”

郭业说这些话，完全是搂草打兔子——捎带手的事，渊男建不想再提，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他也不便再继续挑拨离间，以免适得其反。他说道：“谈判就谈判，不知渊盖苏文开出了什么条件？”

渊男建道：“方才一场打斗，无论是您，还是杨将军的表现，都是可圈可点。不过，父亲大人相信，若是放手一搏，最后的胜利，最终会在是们这一边。关于这一点，您总不会否认吧。”

杨凤怡冷笑道：“不见得吧，本将军有宝弓在手，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呢。”

“杨将军您这么说可就不厚道了，不错，您这把神弓是利害，要是足够

的弓箭，到时候是我们的大军先崩溃，还是您先体力不支，的确是不好说。但问题是，您现在还有多少箭？”

这句话说到了关键之处。杨凤怡弓不离身，箭却没带多少，给郭业解围射了十几箭，到了现在，箭壶之中，只剩下七支箭了。

杨凤怡傲然道：“七支箭是射不死多少人，但是我杨凤怡手底下的功夫也不错，不光是凭宝弓赢人。小岛就这么大，我只要追着渊盖苏文不放，关键时刻再用宝弓，你说，有没有机会把他射死？”

渊男建道：“这种可能的确存在，不过可能性并不大。不过正是因为如此，才有我渊男建冒着生命的危险前来谈判。要不然我们尽起大军，把你们赶尽杀绝不是更简单？又何苦要多费唇舌？”

“那渊盖苏文到底开出了什么条件？”

“我们条件很简单，秦国公可以带着杨将军和四位花魁离开。只要把白济武王扶余璋和新罗国主金德曼以及三位城主留下就行了，这个条件，不知秦国公以为如何？”



## 第1648章谈判（2）

要说渊男建提的这条件，还真不能算是苛刻。

百济武王扶余璋不用说了，那跟郭业有夺妻之恨，能借助渊盖苏文的手除去，郭业应该是求之不得。

三位老城主跟郭业也是非亲非故的，只有郭业帮他们的忙，郭业可从来没求过他们什么事。认真论起来，是三位城主安排的疏漏，郭业才有了今日之难。现在，郭业只是不帮助他们收拾这个烂摊子而已。从道义上来讲，也没什么可以指责的。

只有金德曼是善花公主的姐姐，郭业有责任保护她的安全，把她抛弃了，有点说不过去。不过，现在的情况是，渊盖苏文占着巨大的优势，只要金德曼一人，从道理上来讲，已经是足够宽宏大量了。

似乎答应了渊盖苏文的条件，也无不可？

这个道理，是个人就能想得到。

渊男建的话音刚落，扶余璋顿时就不干了。先前他自认为必死，才愿意为了自己的名誉，刺死老情人渊若霜。

但是现在，郭业和杨凤怡，一个刀枪不入，一个宝弓无敌，竟然有了反败为胜的可能。换言之，如果郭业奋力一搏，他也不一定会死！

命可比名誉重要多了！

扶余璋高声大叫道：“秦国公，别！千万别答应他的条件！我扶余璋乃是大唐天子亲封的带方郡王，你有义务保证本王的安全！您是上国天使，可不能只顾自己逃命……”

渊男建冷笑道：“别人都有资格说这话，唯独你扶余璋没有资格。你和秦国公之间的恩恩怨怨，天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武王陛下，本将军奉劝你，身为一国之主，就要有一国之主的尊严，死也得死的像个爷们。”

“尼玛尊严有个屁用？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能活着谁想死呀？秦国公你不是喜欢美女吗？我老婆沙宅王后就不错，丝毫不在这四美之下，只要您今天救了我，沙宅王后就是您的了！”

郭业连连摆手，道：“你敢给我也不敢要。您那沙宅王后，也受了大唐天子的册封。您把她给了我，这不是乱了纲常吗？大唐天子能饶得了我？”

“就算不是沙宅王后，我后宫其他的美女也不少，春兰秋菊各擅胜场，你看上哪个了，直接领走……”

刀严朗被自己手下的大将背叛，本来就心情郁闷，听了扶余璋这话，就更生气了！尼玛你献出美女保命倒是情有可原，但是为啥句句离不开自己的老婆？秦国公是好美女，又不是好人妻！

他扬起手来，随手就给了扶余璋一个大嘴巴，道：“大丈夫死则死矣，岂能献妻求生？想不到我卯金刀三姓，竟然向你称臣，现在想起来，真尼玛丢人！你就不能有点出息？”

然后，他又对郭业道：“秦国公，啥也别说了。您的难处，我刀严朗都明白，今日之难，都是我刀严朗御下不严引发的，您要是答应了男建公子的条件，姓刀的绝不怨您……”

金德曼也平静地说道：“郭业，你走吧。有道是将不因怒而兴兵，回到新罗之后，千万不要冲动。你先辅佐胜曼妹妹登上王位，然后再尽起大军，援

助百济，争取不让百济亡国。至于为我报仇的事，就算是过上个三五十年，我金德曼的在天之灵，也等得起。”

郭业没有正面回答金胜曼的话，而是问道：“德曼，你刚才说钦慕于我，可是你的真心话？”

金德曼凄然一笑，道：“当然是真的，难道我还会受杨凤怡那小妮子的威胁？本王可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郭业听了这话，心满意足，又问杨凤怡道：“凤怡，你又怎么说？”

“我只保护你的安全，至于其他人是生是死，于我何干？夫君大人无论如何选择，凤怡都唯命是从。”

渊男建道：“看来，大家是达成一致意见了，我这就回去，给父王复命！”

“慢！”郭业身手把他拦住，道：“男建公子，别着急走呀！”

“莫非秦国公还想拖延时间待变？我劝您还是息了那份心思，来之前父亲大人有过交待，要是半个时辰内我还不回去复命，他就认为是谈判破裂。到时候混战起来，就算您能安然无恙，这几个娇滴滴的小娘子却难活性命，您这真是何苦来哉？”

郭业道：“我这可不是拖延时间，而是明确的告诉男建公子，我不同意！”

“您说什么？”

“我说你们提出的条件，郭某人绝不答应。”

“这……能不能告诉渊某人，到底是为什么？”

郭业冷笑一声，道：“这个条件听起来是不错，不过也仅仅是听起来不错而已。渊盖苏文那老匹夫，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拉什么屎。他提出这个条件，可不是大发慈悲，而是别有用心！我郭业不答应这个条件还则罢了，答应了就会真的死无葬身之地！”

渊男建一脸的不解之色，惊讶地问道“诡计？”

“不错，就是诡计。哼哼，渊盖苏文这个如意算盘打的是真不错。这个湖心岛四面环水，我要是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要想出去，势必就得坐船。他要是在船上弄了什么手脚，我郭业就会葬身鱼腹！”

“秦国公多虑了，您自然可以详细检查船只的状况。”

“不好意思，在下是个旱鸭子，没那个本事检查船只是否完好。再说了，就算船只没有状况，到了湖上，你们用大船撞小船，甚至用火攻，船只一毁，到头来，我还是难逃活命。”

渊盖苏文知道郭业聪明绝顶，怕他察言观色，从渊男建的身上，看出什么来，所以这个算计，还真没跟渊男建说。现在被郭业一语道破，渊男建还真有种智商上被碾压的感觉，道：“这不过是秦国公的猜测罢了，万一这只是您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知子莫若父，男建公子，莫非您以为，渊盖苏文还能称上君子不成？弑杀国主，吞并友军这种事他都干得出来，食言而肥岂不更是小事一桩？”

“这……”仔细一想，自己父亲干的那些破事，还是真不怎么光彩，现在简直是毫无信誉可言。郭业的猜测，还真的可能是事实的真相。既然如此，渊男建也就不再劝说郭业，而是担心起自己的安危，他说道：“既然秦国公如此对疑，那男建也无话可说，我这就回去复命……”

说着话，渊男建转身就要离去！

郭业一伸手，就把他的袖子给拉住了，还是那句话：“男建公子，别着急走啊！”

“您还有什么事？总不能真的杀我泄愤吧？您可是大唐秦国公，身份尊贵，杀我一个废人，不仅没啥光彩的，还溅您一身血！”说到后来，渊男建已经语带哭腔，道：“您就当我是个屁，把我放了吧……”

“男建公子别害怕，我只是告诉您，这谈判还没有完全破裂，此事还有转机？”

“转机？您不是拒绝了父亲大人的条件了吗？”

“不错，我是拒绝了渊盖苏文的条件，但是这不是您在这吗？咱俩谈谈条件咋样？”

“咱俩有什么可谈的？”

“咱们俩可谈的，可是多了去了。比如说……借刀杀人！”

## 第1649章阴差阳错

最终，渊男建还是拒绝了郭业的建议。

尽管为了大位，渊男建对于弑父毫无心理压力，但是和郭业合作，他还真没那个胆子！渊盖苏文不是君子，难道郭业就是什么好人了？

最大的可能就是郭业在杀了渊盖苏文之后，顺手就把自己给宰了！

眼见着渊男建渐行渐远，杨凤怡道：“真的不杀他？现在我射箭，还来得及。”

郭业摇了摇头，道：“渊男建虽然在渊盖苏文的三个儿子当中，算是最有能力的人。但是他被我阉了，又野心勃勃，想要继承渊盖苏文的位置，势必会成为高句丽的动乱之源。他活着，比死了对我们更有利……”

孙小小撇起了小嘴，道：“您说的这都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谈判破裂，眨眼间咱们就性命之忧，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还考虑那么长远干什么？”

听话听音，郭业知道，这是孙小小对自己没有答应渊盖苏文的条件，发泄不满呢！

尽管自己指出了这是渊盖苏文的鬼计，但是人都有侥幸心理，事关生死，孙小小在这种情况下不淡定，也还真是情有可原。

他挠了挠脑袋，道：“刀城主，如果可能的话，待会打起来，我和凤怡就尽力抓渊盖苏文。您如果行有余力的话，还请保护一下在下的女眷。当然，如果力有不逮，郭某人也绝对不会怪您。”

刀严朗的胸脯拍的啪啪响，道：“秦国公尽可放心，几位小娘子的安危包在刀某人的身上，绝对不会有一点差池！”

杨凤怡轻哼一声，道：“包在你的身上？本姑娘都不敢说这种大话，什么时候刀城主也学会大言欺人了？”

刀严朗嘿嘿一笑，道：“论功夫，就是十个老刀也及不上杨姑娘。不过……咱保护几位小娘子，可用的不是武功。”

“那是什么？”

“不用什么，老夫敢夸这个海口，是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加害几位姑娘！”说着话，刀严朗用手一指，道：“您看，那是什么？”

杨凤怡顺着刀严朗的手望去，只见金水湖上，十几条小船飞快的向湖心岛划来！

“这……这怎么可能？渊盖苏文不是说至少三个时辰之内，外界绝对不会发现这里的异常吗？”

“他？”刀严朗冷笑道：“渊盖苏文还不是听高志国说的，但问题是，水口城内真正做主的乃是老夫，可不是高志国。”

“莫非您早就发现了高志国的阴谋？”

刀严朗老脸一红，道：“那倒是没有。老夫要是早知这件事，岂能容高志国活到今天？又岂能眼睁睁的看着秦国公身陷险境？”

“到底是怎么回事？”

金正豪道：“说起来，这件事主要还是靠的秦国公的提醒……”

郭业苦笑道：“你们就别往我身上贴金了，我啥时候说高志国不对劲了？”

“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想当初举办花魁大赛的时候，您曾经坚决不允，可有此事？”

“这倒是！”

“今天咱们能够大难不死，靠的就是您这句话！”

“我说老金，你越说我可越糊涂了……”

刀严朗道：“还是让老夫说吧，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这场花魁大赛的主意，其实不是我们老哥三个想出来的，真正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不良人。您当时坚决反对花魁大赛，我们明着不说，其实对不良人也起了疑心。”

“难道说是不良人和渊盖苏文有了勾结？不能吧！”郭业摇了摇头，道：“以我的了解，张亮没那么大的胆子。”

金正豪道：“经过严密查访，老夫发现，自从举办花魁大赛以来，水口城内不良人的探子就越来越多，就在今天至少有十名不良人的探子，混进了花魁大赛的观众之中……”

他话音刚落，不远处有一个富商打扮的人紧跑几步，来到了郭业的面前，躬身行礼，道：“不良人水口城司司长周桂，参见秦国公。”

“免礼！周桂，你为何建议刀城主搞什么花魁大赛？又因何派了这么多人混进花魁大赛之中？还有……是不是你跟刀城主说我郭业最为好色？”

周桂毫不慌乱，把事情都推了个干干净净，道：“想当初刀城主拿巨额的钱财贿赂在下，要探听您的消息。在下岂能为了钱财出卖秦国公？所以才故意给了他错误的消息，说您最为好色。至于花魁大赛……这是卑职为了圆前一个谎，随口一说，谁知道刀城主竟然采纳了卑职的建议。”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解释道：“我带着这么多兄弟混进来，可不是什么图谋不轨，而是因为这场花魁大赛乃是水口城前所未有的盛事，兄弟们都想过来看看稀罕……”

金博超冷哼一声，打断了周桂的话，道：“好一张利口！老夫还没说完呢，湖中岛上有十来个水口城的探子，岛外还有几十个呢，这你又怎么解释？”

“这当然好解释了，金城主，你又不是不知道您这湖中岛盘查的有多么严密，我们能混进十来个人，已经是邀天之幸了，怎么可能全部上岛？”

不良人并不是郭业的手下，只要有着过的去的理由，郭业就拿他们没辙，尽管郭业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周桂的解释，但是也只能姑且先把这件事放下，继续问金正豪道：“发现了不良人的异常之后呢？”

“在下怕不良人搞鬼，就和犬子博超商定，今天的花魁大赛的决赛，我在岛内，犬子在岛外，每隔一个时辰，就联系一次，确保花魁大赛的决赛万无一失，高志国切断了湖中岛的内外联系，等于就是给了犬子湖中岛有变的信号！”

“那我倒是奇怪了，你们父子俩一个时辰联系一次，高志国会没得到消息？”

刀严朗道：“正豪和高志国，一个负责监察军队，一个负责指挥军队，其实一直就不怎么对付。他们都是只对我负责。不互相通气，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样，博超贤侄才能有十来条船没有被高志国收走。”

郭业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我明白了。不过只需要坚持一个

时辰，援军就会到来，你们怎么不早告诉我？”

“您不是一直在想方设法的拖延时间吗？其实只不过从需要拖延三个时辰，变成了只需要拖延一个时辰……古语有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求其下，必败。所以，在下以为，还是暂时先不告诉您的好……”

郭业听了这话，好悬没气死过去。求乎上，得其中，这话倒是不错，不过那个“上”，得差不多努努力能达到才行。三个时辰？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事实上，自己根本就没有意拖延时间，而只是借机试探三个花魁的来历。虽然也没试探出什么来，反而泡妞泡成了老公。

这完全是阴差阳错，才没有因为金城豪的隐瞒，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当然，也完全是因为阴差阳错，才让渊盖苏文的计划，完全失败！

此刻，渊盖苏文也发现了情况不妙！现在岛上兵无战心，郭业又来了这么多援军，这个仗根本就没法打！

他不敢惊动高志国的手下，带着渊男建悄然上了一条小船，飘然而去！

小船之上，渊男建道：“咱们父子二人，上了小船逃命，留下两千来人给郭业屠戮，是不是太不仗义了一点？”

“仗义？要是为父仗义，现在就是高建武做高句丽的国主了，哪能轮到咱们父子威风？男建孩儿，我教你个乖，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渊男建展颜一笑，道：“父亲大人，您不识水性吧？”

## 第1650章惊变

其实，十几条小船，根本就带不了多少兵马上岛，他们的到来，主要是带给守军巨大的心理压力。本来随着高志国之死，岛上这两千人的士气就降到了冰点，现在援军来，顿时就成为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有人当即就扔下兵刃，跪地求饶！

有人心眼活络，开始找渊盖苏文父子，看看能不能把他们抓住献给刀严郎，立功受赏不敢想，怎么也能将功赎罪吧？

有人心想反正也是一死，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奋起余勇，开始向人群中杀去！

现场是一片大乱……

刀严朗连忙高声喝喊：“苍天后土在上，我刀严朗在此以全家老小的性命为誓，今日之事，全是高志国一人之过，其余人等不过是受了他的蛊惑。从现在开始，协助平叛者有功，跪地求饶者无罪，继续负隅顽抗者杀无赦！”

他连喊三遍，顿时就有无数人应着：“协助平叛者有功，跪地求饶者无罪，继续负隅顽抗者杀无赦……”

喊声响彻云霄，这场叛乱也就逐渐平息……

事后清点战场，刀严朗险些吐出一口血来！

尽管最后自己见机的快，发下重誓让士兵倒戈，但是短短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死了几十个豪商，受伤之人也有一百多号。

要是在别的地方，死上几十人也不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水口城以商立国，安全的环境至关重要，这么多豪商横死，对于水口城的影响，可不是一般的大，粗略估计，今年至少会少一成的税收。

光是钱财和人命的损失也就罢了，最郁闷的是被自己手下背叛，还丝毫不能不能报复。不仅不能报复，还得给部分人重赏！

别看他刚才发誓发的豪气干云，但那是被逼无奈，不发誓的话，伤到那些豪商贵贾事小，伤了金德曼、扶余璋、郭业三人之中的任何一个，水口城都承担不了后果。

水口城城主府，议事厅。

“秦国公，这场叛乱让我们水口城损失惨重，您可一定要给我们水口城做主呀！”刀严朗无比委屈地说道。

“做主？怎么做主？高志国已死，他手下之人你又立誓不再追究……”

“那还有罪魁祸首渊盖苏文？”

说到渊盖苏文，郭业是无比的郁闷，道：“渊盖苏文就不好办了，要是在湖心岛上，咱们把他抓住也就算了，但是他现在跑都跑了，咱们还能拿他有什么办法？”

“老夫觉得这次渊盖苏文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仅没达到目的，还同时得罪了水口城、百济和新罗，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不如组织一个三国联军，讨伐高句丽，就算不能把高句丽灭国，也得让渊盖苏文来个大出血。”

郭业摇了摇头，道：“这可不行！您别忘了，我这次出使的目的乃是调节三国纷争，现在三国好不容易对天盟誓永不相攻，我再挑起三国大战，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秦国公，您这么说，就太迂腐了！此一时彼一时，这是渊盖苏文违背在先，人所共见，您又何必谨守着誓约不放？”

“话可不能那么说。”郭业道：“渊盖苏文干的这件事，的确不地道。但是他仅仅是挑动高志国叛乱，并没有出动高句丽的一兵一卒，认真追究起来，并不算违誓。我身为大唐钦差，代表的不仅仅是我自己，还有大唐天子，可不能不讲道理。”

刀严朗挠了挠脑袋，道：“秦国公，什么时候您这么好说话了？这真的是您的肺腑之言？”

“当然不是我的肺腑之言，只是给你们三国的遮羞布罢了！”郭业苦笑道：“百济和新罗，都是才经过了一场大战，损失惨重。相反，高句丽得到百济的人口和赔偿，实力大增。就算组成三国联军，就一定能打败高句丽？没那么简单。”

“难道咱们就这么算了？”

“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渊盖苏文几次三番想要置我于此地，郭某人岂能罢休？回转大唐之后，我一定上奏大唐天子，出动大军，咱们四国联手，灭亡高句丽，活捉渊盖苏文，为刀城主出气……”

刀严朗人老成精，闻言大为丧气，道：“您说的倒是好听，但是这一来一回的得多长时间，老夫都这么大了年纪了，能不能等得到那天都得两说……”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想要灭绝高句丽，只能有这么一个稳妥办法！老刀，你也是带兵之人，应该明白欲速则不达的道理。”

“那……秦国公，老夫也知道高句丽人擅长守城，只能徐徐图之。但是，能不能有个办法，不灭亡高句丽，只把渊盖苏文给宰了，给老夫出一口恶气！比如暗杀或者挑动部下叛乱什么的……”

说到这里，刀严朗忽然一拍脑袋，道：“我这么说……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渊盖苏文是搞阴谋诡计的祖宗，弑杀婴阳王，吞并友军，抛弃战友，什么缺德事都干的出来。咱们拿阴谋诡计对付他，是不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即便是英明神武如您，也会感到颇为棘手吧？”

“老刀，你是想对我使激将法？”

“不敢，不敢……”

正在这时，金正豪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道：“刀大哥，死了！死了！大喜事！大喜事呀！”

刀严朗好悬没气死过去，横眉立目，大怒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竟然敢咒老夫去死，还说是喜事！你是不是也想造反？”

金正豪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所言不妥，道：“刀大哥别生气，我不说说您死，而是渊盖苏文那老贼死了！这难道不是大喜事？”

“渊盖苏文死了？此言当真？”

“这是咱们水口城安排在高句丽军中内线，传出来的消息，应该没错。”

“到底是怎么死的？何人继位？”

“这就不太清楚了……咱们内线的地位不高，只能知道这么多，不过渊盖苏文死于非命，应该是肯定的……”

接下来的几天，高句丽的消息逐渐传来。据传，渊盖苏文在逃命途中，不幸落水，命丧金水湖。大孝子渊男建背着渊盖苏文的尸身，手持渊盖苏文的遗书，来到了大军之中。在一个叫信诚的和尚帮助下，突然发难，杀死渊



男产，夺得了大军的指挥权。

再然后，渊男建引军北归，回到平壤城，杀死国主高臧，自立为王。成为第一个，也许是唯一一个，以太监之身，当上国主之人。

至于渊盖苏文的大儿子，渊男建的大哥渊男生，则是下落不明.....

“秦国公，我们三国联军都办不到的事情，被您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我算是服了您了！”在庆祝大恶人渊盖苏文一命归西的宴会上，刀严朗手举酒杯，对郭业说道。

想到初，在湖心岛上，刀严朗是亲眼见着郭业忽悠渊男建的，现在渊盖苏文死的不明不白，不问可知，就是渊男建的手笔。但是追根究底，真正杀死他的，还是秦国公郭业。

尽管内心得意，不过对于这件事，郭业可不能承认，挑拨人家父子相残，无论如何也是一件缺德事，他连忙说道：“渊盖苏文之死，按照高句丽的说法，那是他不慎落水，按照江湖传闻，那是渊男建弑父！就算是民间传说，那也是婴阳王索命。与我郭业毫不相关！刀城主还请慎言。”

“好，秦国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不过，说服我刀严朗容易，说服别人可就难了！”

“别人？还有谁乱嚼舌头？”

“不是旁人，正式渊男建，这小子命人带着重礼来谢您来啦！”

## 第1651章善花来访

刀严朗说这话，当然是玩笑之言。渊男建再怎么缺心眼，也不可能大张旗鼓的感谢擢掇他弑父之人。

不过，渊男建派使者携着重礼，求见郭业这件事倒是真的。

这个使者就是化名信诚的法琳和尚。

郭业道：“法琳和尚，好久不见，你这个邈邈和尚现在竟然衣着光鲜，红光满面，身上还没有酒味！看来在渊男建身边混的不错呀！”

“托秦国公的福，小僧现在已经被渊男建封为国师，在高句丽的地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当然就不可能象以往那样穿戴了。”

“哎呀，你们一个阉人，一个和尚，竟然成了高句丽的第一人和第二人，细想起来，还真有意思。”

法琳和尚的面色微红，道：“这还都是您安排的吗？也只有这样荒诞的局面，才有利于我大唐轻取高句丽。”

“说的也是。那渊男建这次派你来见我，究竟为的是什么？”

“还能是什么？当然是为了他的王位。”法琳和尚道：“现在高句丽可谓是内忧外患。内部，渊男建以阉人之身，登上国主之位，谁能服气？对外，金水湖一战，高句丽等于同时得罪了大唐、水口城、百济和新罗，他怎么能不怕您发动大军征讨？”

郭业摇了摇头，道：“他给我的这份礼物，总价值也就两三万两黄金。这点钱，就想让我替他摆平这么大的事。难道是渊男建弑父之后，心理压力太大，脑子都不正常了？”

“不仅仅是这些礼物，渊男建还让小僧告诉您一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对于别人来说一钱不值。但是对您来说，可是万金不换！”

“秘密？什么秘密？”

“秦国公，您可知道，渊盖苏文为何非把三国大会安排在水口城？”

“难道不是因为水口城不属于三国任何一国，在此开三国大会，最为公平吗？”

“那都是借口！渊盖苏文非要在水口城开三国大会，主要目的就是把你引来水口城。”

郭业问道：“难道他为了就是金水湖之战？不能吧，之前我根本就认识什么水口城三位城主，花魁大赛更是没影的事，他难道还能未卜先知？”

法琳解释道：“不是金水湖的事。据渊男建所知，是咱们大唐内部有人想要对您不利，才让渊盖苏文把您引来水口城。说您只要到了水口城，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可惜的是，都过了这么久了，似乎那边一直都没有发动，渊盖苏文实在等不了了，这才有了金水湖之战，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和渊盖苏文勾结的大唐内部之人竟是谁？”

“这个问题渊男建就不知道了。不过，这件事是乃是渊盖苏文亲口对渊男建所说，应该不是假的。”

想当初，在湖心岛上，渊盖苏文也说了大唐内部有人和他勾结，这个应该假不了。有道是朝中无人莫造反，要是大唐内部没有内应，渊盖苏文绝对不敢同时得罪四国，大唐不会马上干涉，是他这么胆大包天的底气所在。

郭业唯一不知道的是，这个大唐内部之人的主要目的，竟然就是要自己

的命！这个人究竟是谁呢？他的刺杀计划准备如何发动？

.....

郭业本来也没有打算现在就跟高句丽开战，渊男建的要求自然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不过，最后他以渊男建提供的消息太不准确为由，狮子大张口，又狠狠地敲了一笔竹杠。总共讹了渊男建黄金十万两。

接下来的日子里，尽管知道水口城内危机四伏，郭业还是在水口城厮混，既不回大唐，也不回新罗。发生这一切的原因，当然是善花公主。

一日收四美，而且在大庭广众之下，得到善德女王的示爱，广大人民群众就是喜欢传扬这样的花边新闻，等郭业发现不对的时候，这件事已经传遍了三韩大地。只要善花公主不是聋子就能得到这个消息。

知道善花公主的个性，这个时候郭业怎么敢回新罗见善花公主？

那么不理善花公主直接回转大唐呢？郭业就更没那个胆子了。在水口城，郭业还可以推说公务繁忙，要是直接回大唐，善花公主一怒之下寻了短见，岂不是令他抱憾终生？

这还真是应了后世网络社会颇为流行的一句话：为什么男人十八岁就可以当兵，二十二岁才可以结婚呢？因为老婆比敌人更难对付。

其实，郭业在水口城的日子也不好过。

当时一着不慎，泡妞泡成了老公，事后到底如何处置就成了十分棘手的问题。

上川梅子已经和他有了夫妻之实倒是好说，孙小小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好解决，可是燕文芳和渊若霜，郭业就难以面对了。

首先是渊若霜，自从花魁大赛之后，就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每日里斋戒诵经，就差说要青灯古佛了此残生了！见此状况，郭业不禁大为头疼，要是哪天渊若霜一时冲动出家了，自己的脸该往哪搁？

“兄弟，听说了吗？秦国公的一个小妾出家了！”

“真的，假的？难道是秦国公年纪渐长，已经雄风不在？那个小妾一怒之下，愤而出家？”

“哪呀，你想错了！我得到的消息是，这个女人耐不住寂寞，红杏出墙，被秦国公发现之后，勒令出家！”

“嗨！这跟我说的有啥区别？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是秦国公那玩意不中用了，要不然，人家能偷汉子？唉，我要说呀，功名富贵都是身外之物，唯有好身体才是自己的，要不然自己的老婆都得跟人跑了！”

如此情景，真是想想就让人不寒而栗！

至于燕文芳呢，就更让郭业头疼了，这位可没有厌世，而是四处招摇！每日里就在水口城闲逛，买东西就说。知道我是谁吗？我乃秦国公的小妾燕文芳。秦国公对你们水口城可是有大恩，这个东西是不是便宜一点？

郭业暗自腹诽，人家扶余璋那两万两黄金的补偿，可是全给你了。至于买几根绣花针都要报我的名头吗？到底是你燕文芳太缺钱，还是我郭业的名头太不值钱？

攻略杨凤怡的计划，进行的也不顺利。杨凤怡对于郭业招惹这么多女人非常不满，不仅对郭业不假辞色，对于上川妹子等人，甚至孙小小，都没有好脸色。

家宅不宁，郭业苦不堪言，最后干脆让刀严朗另外给自己寻了一处宅子，来个眼不见为净。

就这样，有五个小妾在身边的大唐秦国公，竟然在水口城打起了光棍。

“一个和尚有水喝，两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郭业郁闷的歌声，在小院中响起。

“呵呵，郭业，想不到你竟然落到这步田地，我还以为你会夜夜笙歌呢……”一个好听的声音响起。

郭业顺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位绝色佳人，一袭白衣，婷婷玉立地站在门外！

啪！

郭业手中的酒杯跌落在地，他期期艾艾地问道：“善……善花妹妹，你……你怎么来了？”

## 第1652章善花的心意

“怎么？不欢迎？”善花公主脸上无悲无喜，看不出什么表情。

“那哪能呢！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善花妹妹光临寒舍，莅临指导，检查工作……”郭业吓得肝儿颤，嘴一秃噜，把上辈子欢迎领导视察的词儿说了出来。

善花公主眉头一皱，道：“你说什么呢？怪里怪气的，这是想把我气走？”

“那哪能呢！我这个完全是吓……啊，不！是高兴的！你能来我简直是太高兴了！善花妹妹，我实在是太想你了，简直如久旱盼甘霖，枯草盼春雨，婴儿盼父母……这句话不怎么合适是吧？瞧我这一激动，都语无伦次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实在是想死你了……”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比真金都真！善花妹妹，咱们俩认识这么久了，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吗？人称义薄云天诚实可靠小郎君，绝对不可能说谎！”

“义薄云天？”

“不错！”

“诚实可靠？”

“正是！”

“还小郎君？”

“对呀！”

善花公主面含讥讽之色，道：“这是哪个野女人给你起的这个绰号？孙小小？上川梅子？渊若霜？还是燕文芳？甚至是杨凤怡？或者说……是我那登基为王的好姐姐？郭君，我不在的这些日子，你玩的挺开的呀，连绰号都起上了？是不是特别有情调？”

郭业一听这话，就是心里一凉，尴尬地问道：“你……你都知道啦？”

“我知道的倒是不多。”善花公主道：“只听说那孙小小，原来是水口城第一名妓，郭君为了得到她，足足花了五万两黄金……郭君，你可真大方！”

“五万两黄金？怎么可能？明明是五千两黄金！也不对，善花妹妹，这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不是钱的事，那就是情的事了？我还听说那渊若霜早就仰慕于你，这才在夫君死后矢志不嫁，她明着是为亡夫守寡，实际上却是为了郭君守贞。郭君，你的魅力真大！”

“善花妹妹，这个传闻不可尽信……其实我觉得渊若霜所言未必为真……”

“那燕文芳呢？传说她在花魁大赛上对你一见钟情。那上川梅子呢？传说她本是水口城的侍女，仰慕你的才华，夜奔于你。最后，还有我那好姐姐金德曼，你们之间的关系，可是她亲口承认，这还能做的了假！”说到最后，善花公主已经声色俱厉！

“这……善花妹妹你别着急……其实，其实，我都可以解释……”

善花公主俏眼含泪，道：“解释？好，我听你怎么解释？郭君，我不吵，也不闹，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些都是假的。你和这些女人毫不相关，从来没有娶她们为妾？”

“这……”事实胜于雄辩！就算郭业有千般委屈，万种理由，但是，亲口许诺收了四美为妾，这件事他洗不干净。

如果别人问起来，郭业还可以说，这事可不赖我，怪只怪金正豪没有早点告诉我，只需要拖延一个时辰左右，就有援兵到来。我还以为这些佳人无论是不是心怀不轨，都难免香消玉殒呢。一时心软之下，就都给了她们名分。

但是这个理由，在善花公主那边就不可能说通！

别说善花公主了，就是郭业自己内心深处，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就是因为怜香惜玉，对这些美女都有想法，才有了一日收四美的举动。要不然，现场可不是仅有这四位花魁，其他的女人也不少，难道自己都会给名分？这不扯淡吗？

见郭业面色尴尬，久久不语，善花公主叹了一口气，道：“郭君，你还记得，想当初我跟你说过的那些话吗？”

郭业道：“咱俩认识这么久了，说了那么多话。善花妹妹，你指的到底是哪句？”

“就是在汉城之战以后，善花回新罗的前夜，跟你说的话。”

郭业装傻充愣道：“你说让我给你写信？我写了呀，可惜海上风大浪大，送信的船出了事，你没有收到可不能赖我。”

“我说的不是这个。”

“那就是说让我和你一起回转新罗？”

“哼哼，郭君的记性很好，可惜没用对地方。还是让我来提醒你一下。虽然不能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但是善花希望，在新罗，善花就是你的唯一……郭君，你还记不记得这句话？”

严格来说，水口城不属于新罗，郭业并不算违誓，但是这时候，郭业怎敢和善花公主较真？他说道：“善花，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要不，你……你骂我几句，你打我两下出出气？实在不解恨的话……”

说着话，郭业从这腰间抽出了一把匕首，递到善花公主的手里，道：“这里有匕首，你拿着匕首捅我两下！只要能让你消气，我什么都愿意干。”

郭业打算的挺好，善花公主对自己有情有义，势必不会舍得伤害自己。这一犹豫，自己再说点动人的情话，这件事兴许就能糊弄过去。

就算善花公主太生气了，真的拿匕首捅自己，那也没关系。自己有刀枪不入之能，怎么也不会受伤。到时候自己装出要死的样子，善花公主心怀愧疚，正好请求她原谅。

无论选择哪条，自己都是处于不败之地。

善花公主眼神空洞，手持匕首久久不语。

看来是第一种情况，郭业道：“善花，你怎么了？快动手呀！不过，注意，别往要害上扎。因为我还不死，我要用我的后半生，弥补我的过失；我要用我的下半辈子，好好地爱你……”

善花公主幽幽地道：“用匕首插你又有何用？郭君，你可记得，在分别之前，除了这句话，善花还对你说过，我宁愿鸳鸯离散，也不愿和其他人共侍一夫！”

郭业这下可真着急了，道：“善花，你……不要呀！你听我说，千错万错，都是我郭业的错。是我色令智昏，是我经不起诱惑，是我违背了承诺。

我不该在水口城沾花惹草，惹你伤心……”

“事到如今，说这些有什么用？”

“有用！绝对有用！必须有用！善花，咱们俩相识相爱了这么久，郭某早就把你当成了最心爱的女人。假如你离我而去，我会伤心的，我会落泪的，我会发疯的……善花，我爱你！善花，我不能失去你！善花，不要离开我，好吗？”

“嗯！”

“你听我说，善花妹妹，为了你，我愿意把四大花魁全部遣散……对了，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嗯！”善花公主微微点头，道：“善花听你的话，不离开你。郭君，我们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郭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抓住了善花公主的芊芊玉手，道：“善花，你刚才说什么？能不能再说一遍？我咋没听清楚呢？”

善花公主主动偎依在郭业的怀里，青葱玉指在郭业的胸口画着圈，道：“其实，善花也舍不得和郭君分开呢……”

郭业心中暗想：这……这不科学！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就蒙混过关？这还是我那个爱吃醋，爱耍小性子的善花公主吗？

郭业问道：“善花，你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 第1653章就这样被你征服

“郭君，妾身刚才说的话多了，您问的究竟是哪句？是宁愿鸳鸯离散，也不愿和其他人共侍一夫？”善花公主嘴角含笑，俏皮地问道。

“当然不是，我问的是今生今世永不分离这一句？”

“其实，这两句话都是善花公主的真心话。”

“都.....都是？”

“确实都是。直到现在，善花也还是不愿意和他人共侍一夫，想要独占郭君.....”

“那你怎么.....”

“可是，善花喜欢的郭君，就是一个花心大萝卜，善花又有什么办法呢？”

善花公主微微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想当初，水口城要举办什么花魁大赛的消息传来，善花就非常伤心，每日里茶饭不思，还央求姐姐过来看着你。”

“善花，委屈你了。”

“后来，善花又听说了你一日收四美，甚至和姐姐暧昧不清的消息，当时，善花真是想死的心都有。可是后来.....”

“怎么了？”

“不怕郭君笑话，在善花想要自尽的时候，又想起了郭君，善花想，我要是死了，郭君会不会伤心呢？”

“会！绝对会，不仅会伤心，而且一辈子会活在愧疚痛苦之中！善花，你.....你没寻短见吧？”

善花公主轻笑一声，道：“傻样！善花要是自尽了，现在在你怀中之人是谁？一个鬼魂吗？”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是，是。我这完全是关心则乱，关心则乱。你继续说.....”

“善花一想到郭君伤心欲绝的样子，就一阵莫名的心痛，为了不让郭君抱憾终生，善花要坚强的活下去.....”

这话说的，乍听起来简直有点不符合逻辑，但是郭业深知，这才是善花的真性情。直到郭业在某种意义上背叛了善花公主，她也只是感到生无可恋，对于郭业，却没有丝毫怨恨之心。不仅如此，对郭业的爱意，也丝毫没有减弱。

郭业道：“善花，你真好。得妻如此，夫复何求？能把你从扶余璋那里抢过来，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现在回想起来，还要多谢渊男建，要不是他，咱们俩怎么能够终成眷属。不过，在我的帮助下，他已经登上了高句丽的王座，我也算对得起他了。”

“渊男建？”善花公主揪住了郭业的耳朵，道：“你瞎想什么呢！又来欺负善花！”

“哎呦，哎呦，我这就是随口一说，绝对没有其他的意思。”郭业也知道，那夜之事，对善花公主是个禁忌，连忙转移话题道：“你接着说，后来怎么又想原谅我了。”

“既然不能死，那日子还得继续过下去，善花就准备再也不理睬你了，找



一个名山大川，青灯古佛了此残生。可是……”

说到这里，善花公主脸色微红，道：“接下来的话，善花说出来，你可别瞧不起善花……”

“当然不会。咱们夫妻一体，怎么会有瞧得起瞧不起的问题……”

“那善花就继续说了。时间过得越久，善花就越想念郭君，想起和郭君在一起快乐的日子。多少次，善花扪心自问，难道真的就不想见郭君了吗？

不！这不是善花的本心！哪怕是郭君三妻四妾，众美环绕又怎么样？善花还是想跟郭君在一起。所以，善花才厚着脸皮，来水口城寻夫……善花的话讲完了，怎么样？是不是很不知羞耻？”

说到后来，善花公主的眼圈又有些发红，直勾勾地盯着郭业的眼睛，等着他的回答……

郭业听完了这话，心中一酸，眼泪好悬没掉出来！善花公主以前是多么高傲的一个女孩子，就是因为和自己的一场孽缘，竟然硬生生的委屈自己，改变了自己的性子！

尽管善花公主没说，郭业也知道，此行之前，善花公主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不说善花公主内心深处根本就不愿意和别的女人分享丈夫。那怕她真的是一个普通的三从四德的女子，听说自己的丈夫一日之间，收了四个美女为妾，此时来水口城寻夫，也是需要足够的勇气的。难道她就不担心那四个女人的排挤？难道她就不担心夫君喜新厌旧，冷遇自己？

善花公主冰雪聪明，不可能想不到这些。但是，就算这样，她还是义无反顾，毫无尊严的来了！

郭业把善花公主紧紧的搂在怀里，道：“不，你不是不知羞耻，你这是至情至性！你这是真正的大智大勇！善花，你就是世间最完美的女人，你就是上苍赐给我的最好的礼物！”

“瞎说，善花有那么好吗？”

“有，当然有，言语简直不能描述你美好的万分之一。善花，你不仅仅是三韩第一美女，更是三韩第一贤女！”

郭业的这一通甜言蜜语灌下来，善花公主还真有点招架不住，似乎怎么回答，都是往自己脸上贴金。她转移话题道：“那……比起你那四美如何？”

“她们……”郭业整理了一下思绪，把所谓四大花魁的来历，对善花公主一一道来。

善花公主听完了，不由得瞪大了眼睛，道：“要不是我们已经和好了，善花一定以为郭君所言，都是在欺骗善花。原来，所谓的四美，其实都和郭君不是一条心？”

“何止不是一条心？”郭业苦笑道：“恐怕还有人想置我于死地。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收四美为妾真是昏了头了……”

“那郭君准备怎么办？”

“怎么办？凉拌！难道还能把她们休了？人家又没表现出任何错处，我真开不了这个口。事到如今，只能走一步算一步，看她们如何出招了。”

善花公主道：“看来夫君大人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泡妞，也真够不容易的。”

“冒着生命的危险？那倒是不会。其实，我现在长能耐了，可以刀枪不

入……”

因为对善花公主心怀愧疚，郭业出于补偿心理，把自己刀枪不入的事对善花公主和盘托出，最后他说道：“善花，你一定要替我保守这个秘密。这个秘密除了你，我还没告诉过第二个人呢！”

“杨凤怡也不知道？”

“那是自然。”

“你的一妻二妾也全然不知？”

“我还真没跟她们说。”

善花公主听了颇为满意，能够独享郭业的秘密，至少可以说明，自己在郭业心中特殊的地位，也就不再纠结四大花魁的事情了，对郭业道：“算你有良心。不说这些了，郭君，咱们久别重逢，是不是……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郭业眼前一亮，道：“那是自然，为夫正有此意。你等着，我去关门！”

“嗯！”

郭业刚把门关上，还没脱掉外衫呢，只听到一阵“咣咣咣”的砸门声，道：“秦国公在家吗？秦国公在家吗？出大事了！”

这是谁来得这么不是时候？郭业打开门一看，正是刀严朗。

“刀城主，您找我有事，派个人传话不就行了，怎么还亲自前来？您这么大岁数了，万一累出个好歹来可怎么办？”

刀严朗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道：“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告诉您，出大事了！”

“现在三国，除了新罗都内部不稳，能出什么大事？”

“和三国无关，和您有关！就是您那个小妾，燕文芳，她，她……”

“她怎么了？”

## 第1654章借刀杀人计

“她失踪了！”

燕文芳作为大唐秦国公的小妾，她的失踪，对于水口城来说，绝对算是一件惊天动的大事。这件事要是处理不好，势必会严重影响水口城和郭业之间的关系。

很显然，燕文芳之所以失踪，无非就是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燕文芳自己跑了。

第二种可能，燕文芳跟人私奔了。

第三种可能，燕文芳被人劫持了。

大唐秦国公郭业，英俊潇洒，年少多金，位高权重，无论从哪方面来讲，都是燕文芳的良配。燕文芳无缘无故的自己逃跑，可能性实在不大。

至于说跟人私奔的可能，倒也不是没有。这个燕文芳的来历，就一直不清不白的，说不定就有老情人什么的。但这就无法解释燕文芳为何主动宣称对郭业有情。难道是她跟老情人旧情复炽，一发不可收拾？

刀严朗觉得，燕文芳失踪最大的可能，还是被人劫持了。那样的话，水口城就难免有保护不利之嫌。

光是保护不利的责任，刀严朗倒也能担待得起。问题是，燕文芳这么一个大美人，被人劫持了，难免会被人先奸后杀，再奸再杀的。很大的可能，此时的秦国公已经绿云压顶了。这种事，哪个男人能忍？郭业要是找不到作案的凶手，说不定一股邪火就会发泄到水口城的身上。

郭业三言两语就解决了卯金刀三姓的灭族之危，三言两语就让攻伐了几百年的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对天盟誓永不相攻，三言两语就鼓动了渊盖苏文父子自相残杀……

亲眼见识了郭业这么多手段之后，刀严朗早就把郭业奉若神明。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肩膀，能扛得住大唐秦国公的滔天怒火，所以才急急忙忙得赶来，向郭业报告这件事。

最后，刀严朗表态道：“请秦国公放心，我们水口城已经调派了无数的精兵强将，全力搜寻燕小娘子的下落，相信过不了多久，就会有消息传来。”

出乎刀严朗预料的是，郭业听完了他的汇报，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摇了摇头，道：“如果我所料不差的话，你们是不会找到什么蛛丝马迹的，很有可能，燕文芳并不是被人劫持……”

“那您是说，她……她是跟人私……私……”这个“奔”字，在刀严朗的嘴边晃荡了半天，硬是没有敢说出口。

郭业摇了摇头，道：“老刀，你想哪去了？燕文芳跟人私奔的可能性也不大。我觉得，很大的可能，是燕文芳自己走的。”

“自己走的？在花魁大赛上对您示爱，又没人逼她。现在又悄没声的走了，那她到底图的是啥呀？”

郭业道：“你别总往男女情爱方面去想。我的意思是，这个燕文芳参加花魁大赛的目的就不单纯，实际上是想对我不利……”

说到这里，郭业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对，要是燕文芳想对他不利，势必得留在他的身边，伺机下手。现在人家走都走了，又怎么对他不利？

郭业和刀严朗商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最后还是决定，按照刀严朗

的法子，多派人手，搜寻燕文芳的下落。

结果，自然是毫无所获，燕文芳整个人就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消失的无影无踪。

.....

.....

“老教主别来无恙乎？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您刺杀郭业的计划，进行的如何了？”在一处秘密的宅院之中，天福和尚笑眯眯地问道。

老教主面色尴尬，道：“郭业身边的女人太多，梅子不大受宠。刺杀郭业的计划，进行的不大顺利.....不过我相信，只要假以时日，一定能够成功。”

“哼哼，假以时日？老教主，这不会是你不想把定金交出来的推托之言吧？俗话说的好，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老教主你要是真没那个本事，还是赶紧把定金退了，咱们好合好散。要不然撕破脸的话，你这一百多斤，可得交待到水口城。”

“我说天福和尚，你讲点道理好不好。那郭业有刀枪不入之能，是那么好杀的吗？渊盖苏文为了杀他，出动了两千大军围困。结果呢，郭业的毛都没伤到一根，渊盖苏文倒是把命丧了。现在你再找别人杀他，出多少钱都不会有人干。也就是我们扶桑男儿，信誉为重.....”

说到这里，老教主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道：“天福和尚，你们不是说，不单找了我行刺郭业，另外还安排了一路人马吗？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他们动手的消息？是他们行事不谨，还没动手就被刀严朗抓了？还是被郭业的威名所震慑，吓得不敢动手了？”

天福和尚微微一笑，道：“我的人已经动手了。而且，实不相瞒，他们此次出手，基本上已经算得上是大功告成，估计要不了多久，郭业就得一命归西！”

“动手了？老夫怎么从来没得到消息？莫非是下毒？不是说郭业那厮是百毒不侵吗？你下毒有什么用？”

“谁和你说是下毒了？谁和你说是下毒了？”天福和尚嗤笑一声，道：“你们扶桑人，就是一根筋，要取郭业的性命，除了行刺就是下毒，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的花样？”

“这.....”老教主左思右想，还是不得要领，道：“除了行刺和暗杀之外，老夫的确想不出怎样才能取了郭业的性命，还望大和尚教我。”

天福和尚把嘴一撇，道：“这个世界上有条计策，叫做借刀杀人，不知老教主听过没有？”

“借刀杀人？借谁的刀？老夫就不相信，有谁能比老夫的刀更利！”

“哈哈！老教主，你这可是坐井观天之见！我提一个人，你绝对比不上他的刀快！”

“此人是谁？”

“就是大唐天子李世民！老教主，你服不服此人？”

老教主如梦方醒，道：“你.....你是说.....要让大唐天子光明正大的定了郭业的罪，然后再把他抄家灭族？”

“虽不中亦不远矣！”天福和尚得意地说道：“这个计划已经进行的差不多了，所以，你那边完全可以停下来，把十万两黄金还给我们。以后咱们就两不相欠了。”

老教主嘿嘿冷笑，道：“大和尚，别装蒜了。你们要是真有本事让大唐天子砍了郭业的脑袋，哪还用得着非要把郭业骗到水口城？更别说还要花十万两黄金，让老夫动手了。你们是不是看郭业太厉害，自己打了退堂鼓，这才编了一个借口，想把定金拿回去？我告诉你，白日做梦！你们让老夫放弃行刺倒也可以，但是定金不退。”

“你……你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小人？君子？”老教主冷哼一声，道：“咱们俩都不是啥好人，你少来这一套。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你今天要是不说出充分的理由，就想把十万两黄金拿回去，简直是白日做梦。”

“这种事情根本就见不得光，保密都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宣之于口？”

“那我不管，能不能让本教主相信，是你的事。退不退黄金，是老夫的事。论实力我确实不如你们，但是老夫轻功之术天下无双，我要一心逃跑，你们想把我抓住，也没那么容易！”

“那好吧……”天福和尚咬了咬牙，道：“事情的关键在一个人身上。我只能提一下她的名字，多余的话就不能说了。”

“此人是谁？”

“燕文芳！”

## 第1655章小妾的权利

燕文芳的离奇消失，其实对郭业来讲，算得上是一件好事。

四大花魁到底如何处置，对于郭业来讲，本来就是一个难题。现在随着善花公主的到来，这个难题就称得上是难上加难了。别看郭业在善花公主面前说的豪气干云，要把四美遣散，但是那只是他的一时冲动之言。

事后稍微一想，就知道这事不好办。人家又没犯啥错误，凭啥就把人家给休了？大唐秦国公也不能不讲道理呀！始乱终弃这个名声可不好听。

现在燕文芳主动离开，算是给郭业暂时解决了四分之一的难题。

至于剩下的四分之三呢？孙小小可以先放在一边，但是上川梅子那边就不那么好交代了。上川梅子是四大花魁之中，唯一和郭业有了肌肤之亲的人。把她遣走？无论从本心来讲，还是男人的尊严来讲，都不允许他这么做。

但是就这样收之为妾，又怕她整什么幺蛾子出来。郭业倒是不怕，杨凤怡功夫绝顶也没问题，可是善花公主却只是粗通拳脚，万一上川梅子把善花公主伤了，岂不是抱憾终身？

所以，郭业最近都是躲着上川梅子，能不和她见面就不和她见面，干脆来个冷处理。但是上川梅子岂是那么好糊弄的？不仅强烈要求和郭业见面，甚至强烈要求侍寝。

“《礼记》有云，故妾虽老，年未五十，必与五日之御。秦国公妻妾众多，妾身不求五日之御，那十天一次总行了吧？”上川梅子说得振振有词。

这万恶的封建社会，连几日一次都有规定，尽管人们实际上不一定遵守，但是被梅子应景的提出来，还真算是郭业理亏。

躲都躲不了了，郭业还有一招，装病！对外宣称偶感风寒，身体不爽，这下梅子总不能要求自己尽丈夫的任务了吧？

.....

.....

“秦国公，夫人来探望您了！”一个婢女跑进卧房，对郭业说道。

“日！这上川梅子竟然连病人都不过问，简直是丧心病狂！她到底有多饥渴呀！”郭业一边骂着，一边赶紧躺倒在胡床之上，然后拉过一条被子盖了起来。

“不是梅子夫人，是渊若霜夫人。”

“渊若霜？她来干什么？请她进来。”

一会儿功夫，脚步声响起，在婢女的引领之下，渊若霜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微微一福，道：“参见夫君。”

“若霜请起，坐吧。”

“是！”

坐在了婢女搬来的胡凳之上，渊若霜目视郭业，久久不语。

郭业咳嗽一声，道：“若霜，你今天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咱们事先说好，为夫最近身体不好，不能行房。你要是也要什么五日之御，怎么也得等我病好了再说。”

渊若霜俏脸微红，道：“夫君说什么呢，若霜还是处子之身，岂能那么不知羞耻，主动求欢？”

“那就好，那就好！”郭业长出了一口气，又感觉到有点什么不对的样子，道：“咱们可得说清楚，我这是因为生病，才不能行房，可不是本来就能力不行，你可别瞎想，更不能到处乱说。等我病好了，别说五日一御了，就是三日一御，也毫无问题。”

“夫君不必解释了，妾身相信夫君。”稍微顿了一下，渊若霜鼓足了勇气，道：“妾身此次前来，一来是探望夫君的病情。妾身略通医道，看夫君红光满面，气色甚好，不像是有什么大碍的样子，也就放心了。”

“有一必有二。若霜此次前来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

“第二个目的，是若霜要对夫君坦承自己的来历。”

郭业听了这话，一下子就坐了起来，道：“来历？好，好，好，若霜快讲！我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渊若霜被郭业的夸张动作吓了一跳，道：“您……您早就知道我……”

“我知道的不多，不过至少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若霜你接近郭某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简单。”

“那您为什么还愿意娶若霜为妾，而不是直接揭穿？”

郭业苦笑道：“当时渊盖苏文势大，你我生死未卜。你这样一个绝色佳人，马上就要香消玉殒，郭某怎么能没有怜惜之心？又怎么能不满足你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

“夫君……你……你真是个好人的。”

“别！千万别这么叫，这年头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我就是一个怜香惜玉的普通人罢了。”

“如果夫君只能算是一个普通人，那扶余璋算什么？不愧为人？还是禽兽不如？”

“扶余璋？”

渊若霜轻咬着自己的嘴唇，道：“夫君猜的一点都不假，若霜接近夫君的目的，就是借机行刺。而若霜行刺的幕后主使之人，就是百济武王扶余璋……”

然后，渊若霜就把自己的和扶余璋如何相爱，如何被扶余璋花言巧语、威逼利诱行刺郭业的事情都说了一遍……

郭业听完了，道：“若霜，你好糊涂啊！你手无缚鸡之力，要想行刺我，必然是下毒。即便是侥幸成功，又如何逃出生天？”

渊若霜点了点头，道：“这点若霜岂能不知。不过，若霜并不怕死，如果扶余璋果真对若霜有情有意，我就算是把这条命给了他又何妨？可惜的是……在花魁大赛上，扶余璋竟然拿剑刺我，就是这一剑，把若霜刺醒了……原来若霜在他的心目中，竟然还没有他的名声重要！”

郭业道：“因为这个，你才在花魁大赛之后，吃斋念佛，再也对其他的事情不感兴趣？”

“正是如此。若霜对扶余璋彻底死心，又感到愧对夫君，所以就只能用佛理麻醉自己。”

“那你今天又为何主动把这件事全说出来？”

渊若霜道：“因为若霜有事，要求夫君帮忙，无奈之下，这才厚颜无耻地求到了夫君的头上……”

“帮忙？帮什么忙？”

“原来妾身已经说过了，若霜乃是渊净土的次女，我还有个姐姐，叫做渊若雪。我的姐姐嫁给了高臧。而高臧，就是原来高句丽的国主。”

“这我都知道。”

渊若霜眼圈泛红，道：“还有您不知道的。就在前些日子，渊男建以武力攻破平壤城，坐上了高句丽国主之位。而我那姐姐和姐夫，就都被渊男建处死了。就是若霜的父亲渊净土，也因为和高臧有关，被他囚禁了起来，说不定哪天就要人头落地……”

“你今天来找我，是想让我救你父亲的命？”

“正是。”

“不对，还是不对。”郭业摇了摇头，道：“高臧本来就只是一个傀儡，渊男建为了当国主，杀死高臧理所应当，但是杀你的姐姐就有些过分了。至于囚禁渊净土，那就更没有道理了。怎么说，他也得管渊净土叫一声叔叔。”

渊若霜叹了一口气，道：“如果是别人篡位，这个道理是不错。不过渊男建乃是一个阉人，国人大多不服。为了震慑国人，他就表现得异常残忍，无论是谁，只要稍微有一点反对他的可能，就会被他罗织罪名，置之死地。家父有此遭遇，并不奇怪。”

“原来如此。”

“夫君，若霜虽然之前和扶余璋有情，但是不及于乱，我现在还是处子之身。若霜保证，只要您把家父救出来，若霜从此以后，就对您死心塌地的……”未了，渊若霜又加了一句，道：“就是三日一御，也是可以的哦！”



## 第1656章携美归唐

渊若霜能凭借实力当上四大花魁之一，不用问，那姿色乃是上上之选。此时她巧颜倩兮，眼角含春，眉目含情，直勾勾地盯着郭业，投怀送抱之意溢于言表。

饶是郭业阅人无数，见此状况也不禁一阵口干舌燥，道：“三日……五日什么的……这不重要……不重要……”

“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渊若霜玉手轻伸，覆盖在了郭业的大手之上。

感受到那玉手的微微颤动，甚至还有一股潮意，郭业心中一阵清明——这妞在紧张！在害怕！

郭业说道：“重要的是你我是否情投意合。”

“情投意合？”

“不错，渊姑娘，你听我说。”郭业趁机把手抽了出来，道：“阴差阳错之下，你我二人结为了夫妻，其实咱们俩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情意。今日你的所为，并非出自本心，而只是被逼无奈。这个你不否认吧？”

渊若霜脸唰得一下，变得惨白，道：“夫君，您的意思是……你不需要若霜了？”

“这……”郭业苦笑道：“若霜，你别瞎想。我的意思是，咱们之前的结合，并非出自本心，趁着现在还没有酿成大错，若霜你要是愿意走……郭某绝不阻拦，马上就可以给你写一份休书。”

“那若霜要是想留呢？”

“想留？若霜你是为了你父亲的事情吧？这个事情对于郭某人来说，不过是举手之劳。这样吧，我把你的家人救出来之后，你再决定是走还是留好不好？”

“夫君的意思是，救不救人和若霜是否和你……和你……毫不相关？”

“对，就是毫不相关。我郭业绝对不是趁人之危的人。”

渊若霜展颜一笑，道：“最后一个问题，夫君对若霜有没有动过心？”

“若霜你乃人间绝色，哪个男人见了你能不动心？郭某自然也是一个凡夫俗子，不过……”

渊若霜伸出手来，把郭业的嘴堵上了，道：“夫君不必往下说了，若霜听到这里，就已经心满意足。最后，若霜还要告诉夫君一个小秘密……”

“秘密？你还有什么秘密？”

“您刚才说，咱们俩之间谈不上什么情意。这话并不准确，其实……其实……在花魁大赛上，您挺身而出，替若霜挡了一剑，那个时候，若霜就已经对您动心了！”

说完了这话，渊若霜站起身来，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转身就跑，三步两步就消失在郭业的视线之中……

郭业说救渊净土不过举手之劳，这还真不是吹牛。他修书一封，告诉渊男健，渊若霜已经和自己喜结连理，那么渊净土就是自己的岳父大人。渊男建把大唐秦国公的老丈人关起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对大唐心怀不满？

渊男建收到这封信之后都没过夜，就把渊净土放了出来，并且安排了五百士兵，一路护送到了水口城，交到了郭业的手中。

当然，渊男建之所以办事这么麻利，一方面是忌惮郭业，另外一方面，

也是他自己不想保留渊净土这个烫手山芋了。

渊男建此时只是有点心理变态，又不是变傻，他当然知道，关押渊净土这事干的不咋地道，但是为了王位的安稳，又不得不这么做。现在有了郭业接手，他当然是求之不得。

渊若霜和渊净土父女重逢，喜极而泣，这件事自然是不必细谈。不过从此以后，渊若霜就不再吃斋念佛了，而是一缕情丝，彻底得系在了郭业的身上。虽然没有象上川梅子一样要求侍寝，但是每日里素手调羹，给郭业送来各种吃食，其中蕴含的情意，就是瞎子也能瞧得出。

世间之事就是这样，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要是想当初，郭业为渊若霜的美色所迷，马上就和渊若霜成其好事。那在渊若霜的心目中，这件事难免就有等价交换之嫌。以后限于承诺，也许不会背叛郭业，但是让她真正爱上郭业，却是不大可能。

但是郭业为了善花公主高兴，对于美人能推就推，甚至主动提出来，先把渊净土救出来，然后再让渊若霜选择去留。渊若霜本来就对他有些好感，二人又有了名分，再加上这件事，一颗芳心算是彻底被郭业所俘虏。

时间匆匆而过，水口城的人口迁移工作逐渐完成，渊男建所预言的刺杀却是丝毫不见踪影。眼见在水口城没有其他的事情了，郭业就准备返回新罗。不过这个计划被善花公主拦住了。

善花公主道：“善花就在郭君身边，你还要去新罗干什么？”

“我……我想跟善德女王道个别什么的。”

“哼哼，道别？不会是想和姐姐再续前缘吧？郭君，你就不能给善花留一些体面？”

“善花你误会了。我只是觉得打个招呼就走，有些不大礼貌。既然你这么介意，那好，我这就重返大唐。善花，你是跟我回大唐，还是自己回新罗？”

“我当然是和郭君一起回大唐。你忘记善花跟你说的话了吗？咱们今生今世，永不分离。怎么？你不愿意？”

“对……对，今生今世永不分离！”郭业额头上有些见汗。

从内心深处来讲，郭业还真不愿意把善花公主带回大唐，原因有二。

第一，善花公主性子高傲，初到郭府，难免受些委屈。

不管怎么说，这是在封建社会，无论郭业怎么倡导，无论柴秀秀有多么贤惠，妻妾地位的巨大鸿沟是难以磨平的。

与贞娘和芷茹不同，善花公主身份高贵，认真说起来，并不在柴秀秀之下，现在却要向柴秀秀低头，其中的心酸，郭业能体会的到。之前善花公主不愿意和他一起会大唐，除了独占欲以外，这也应该是原因之一。

第二，这次郭业在水口城一行，竟然在阴差阳错之下，收了四大花魁为妾。

燕文芳走了，这还有三美呢。要是善花公主不走，还可以把她们留在水口城或者新罗。但是善花公主跟他一起回新罗，那不能厚此薄彼，势必得把这三位也带回去。

出使一趟，就带回来四个小妾，这怎么跟家里的一妻二妾交待？怎么跟大唐朝廷接待？自己这次究竟是出使三韩，还是猎艳去了？

当然了，就是再不愿意，善花公主既然主动提出来了，郭业也只能答应这个要求。没想到的是，善花公主要走，杨凤怡也不示弱，提出了同样的要

求。本来郭业还想问问杨凤怡，跟自己一起回大唐，到底为的是自己还是善花公主。不过见了杨凤怡那气鼓鼓的眼神，郭业硬是没敢细问。

在临行之前，郭业还给金德曼写了一封长信，在这封信里，他首先对此次不告而别表达歉意，然后，就对金德曼提了一个要求。让她好好看顾汉城的长人们，再过个一两年，等他把船只造好，就把长人们接走。

贞观十二年二月初一，大唐秦国公郭业，带着杨凤怡、孙小小、渊若霜、上川梅子、善花公主，以及随他出使的众人，坐船出海，返回大唐！

## 第1657章同病相怜

郭业此次回大唐，是光明正大，没有任何顾忌，所以直接就在莱州港登陆。按理说，他们只要再征调几百匹快马，一路疾行，不用一个月时间，就能回到长安城。

但是，就在他们刚一上岸，就出状况了。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就是孙子善。

在这次出使的过程中，孙子善根本就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实，这也不怪他，郭业知道他是个废物点心，带他出使三韩，主要目的就是控制戒色和尚。

出乎郭业预料之外的是，扶余璋被渊盖苏文摆了一道，百济国力大衰。郭业根本就用不着启用戒色和尚这个间谍，就能让百济听他的安排。所以，孙子善也就没了用武之地。

但是，孙子善可不这么想。他觉着此次出使，郭业根本就没和自己说过几句话，也没安排自己什么任务，那是不是说明老师已经彻底把自己放弃了？这可怎么办？

经过一番冥思苦想，孙子善还真想了一个主意。郭业眼里不揉沙子，不好糊弄。但是，咱还可以走夫人路线！

所以，孙子善在坐船的时候，就开始拼命讨好郭业的五位小妾。他一口一个“师娘”叫的亲热，还真让这几位佳人生出了不少好感。

孙子善一看有戏，就开始加码，为了讨几位“师娘”的欢心，开始向她们泄漏郭业的过往之事。说着说着，就说到了在密州板桥镇，郭业打赌争胜赢黄金的故事。听完了个故事，几位佳人对板桥镇这个大唐北方第一大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于是乎，船一靠岸，就强烈要求郭业带她们前往板桥镇一游。

佳人盛情难却，郭业也只能答应。本来他还想带上空空儿、精精儿以及秦英这三大高手随行，不过杨凤怡却强烈反对，她说只要自己有宝弓在手，就是千军万马都可以应付，又何必带上三个累赘，坏了一家人的兴致？

郭业被“一家人”三个字深深打动，于是乎一家六口，直奔板桥镇而来。

当然，板桥镇上难免有五大士族的眼线在此，为了掩人耳目，郭业还是经由杨凤怡之手，稍微改变了一下容貌。至于其他几位佳人乃是生面孔，倒也不必乔装改扮。

一行人在板桥镇上畅游了半天，杂七杂八的东西买了不少，郭业深深地意识到，杨凤怡出的这个主意完全是一个馊主意。即使用不到三大高手保护，总能用他们提东西吧？现在可好，所有的东西都是郭业提着，饶是郭业天生神力，此时也累的气喘吁吁。

“我说众位娘子，逛了这么久了，你们就不累吗？咱们还是找个地方吃饭吧！”

“哎呦，这您就受不了了！您的身体怎么这么差呀，怪不得十日一御都办不到呢！”梅子不满地说道。

这个消息简直太劲爆了，大街之上，无数同情的目光向着郭业看来！

“快别说了！”郭业赶紧把上川梅子的嘴给堵上了，低声呵斥道：“你们桑人，在男女之事都这么开放？这种话题，怎么能在大街上说！”

梅子吐了吐舌头，道：“谁叫你冷落人家的。原来龙精虎猛的，折腾人家一夜都不罢休。现在都半年了，碰都没碰过人家一根手指头，你让人家怎么想？”

“那……”郭业自知理亏，转移话题道：“不说这个了，咱们找间酒楼吃饭。”

“吃饭倒是可以，不过……你得带我去板桥镇最大的酒楼，好好享受一番。”

“此事容易，板桥镇最大酒楼叫做听海楼，这个地方我去过。”

“还请夫君带路。”

一行人走了一刻钟不到，就已经到了听海楼之前，郭业刚要往里走，却被门口的伙计拦住了去路，道：“这位老客，您别往里边走了。”

郭业一皱眉，道：“怎么？你们听海楼的生意太好，今天客满了？”

伙计客客气气地解释道：“这位老客实在对不住了，今天倒不是客满，而是有人把咱们听海楼给包下来了。您要是有请帖，我就让您进去，要是没请帖，那就对不住了，还请您高升一步，去别家看看。”

“被人包了？那我也不难为你……咱们走。”郭业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转身就想走。

只是杨凤怡却是唯恐天下不乱，一伸手就把郭业拉住了，道：“不嘛，我今天就想在听海楼吃饭，夫君大人您想想办法。咱们姐妹几个，背井离乡跟您返回大唐。原本指望吃香的喝辣的，跟您好好地享福。这第一顿饭就被人撵出去，也太扫兴了。”

上川梅子道：“就是，就是。您身体不好，梅子还能忍了。这吃个饭都得打折扣，梅子可忍不了。到时候梅子红杏……”

“别说了！咱们今天一定能在听海楼吃饭！”

郭业被杨凤怡和梅子挤兑的没办法，对伙计道：“我说这位伙计小哥，您也看见了，我家里这几位夫人……唉，俗话说得好，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我家里有这几位败家的娘们，说不得也只能不讲理一点了。”

“您究竟想干啥？这位老客……您可千万别干傻事，我们听海楼可不是好惹的。”

“伙计你别害怕，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包你们听海楼一天，得多少钱呀？”

伙计伸出了一根手指，道：“这个数！”

“一万贯？”

“这位老客，您真会开玩笑。我们听海楼乃是正经的买卖，又不是黑店。实不相瞒，连同酒菜在内，总共是一千贯钱就可以包我们听海楼一天。”

郭业点了点头，道：“一千贯？那倒是不贵。伙计，我跟你商量个事。我出两千贯钱，包你们这听海楼一天。至于今天包场的客人，另外我再补他两千贯，让他去别处包场。总共我给你四千贯钱，你让我们进去吃饭吧。”

“四千贯？您老可真有钱。那换成黄金都有四十斤。你总共只有六个人，就算用黄金给您做菜，我们都是大赚。”

“这么说你同意了？”

伙计摇了摇头，道：“没有，我绝对没有同意。这位老客，根本就不是钱的事儿……”

“我出一万贯！”

“这……这真不是钱的事儿。实话跟您说吧，今天来我们听海楼包场的客人，我们听海楼惹不起。您就是出再多的钱，这事也没得商量。”

“那能不能告诉我，今天到底是何人包场呀？”

“说出来吓死你，包我们听海楼的，乃是咱们密州府的王三爷，怎么样？怕了吧？”

“王三爷？哪个王三爷？”

“王三爷你都不知道？就是王十普，王三爷呀。”见郭业满眼茫然之色，伙计压低了声音，道：“这位王三爷，表面上是正经的商人，实际上那是咱们密州府黑道的总瓢把子。我们听海楼的掌柜是正经的买卖人，哪敢得罪这种人？您就是给再多的钱，我今天也不敢让您包场。”

伙计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郭业也没辙了，为了美人一掷千金，他做起来毫不含糊。但是为了美人欺负一个可怜的伙计，郭业还没那么下作。

正在这时，一个穿绸裹缎的大胖子走了过来，道：“这位小哥，你好。你想进望海楼没有请帖？”

“不错。”

“那好办！”大胖子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了一把请帖，数出了六张交道了郭业的手里，道：“给你！”

郭业大惑不解，道：“这位老兄？咱们俩认识？”

“素昧平生。”

“那您为何……”郭业扬了扬手中的请帖，道：“为何对郭某人如此之好？”

“你附耳过来！”

郭业凑上前去，只听那个大胖子在他耳边低声说道：“刚才我就跟在你们后面，大街上你那小妾的话我都听见了！实不相瞒，同病相怜，同病相怜啊……”

## 第1658章另有隐情

“同……同病相怜？”

“嘘……声音小一点，被别人听到了咋办。我说兄弟，你的痛苦，哥哥都懂。你不愿意承认，哥哥也能理解。但是，这得分跟谁，咱们俩是什么关系？病友呀！那就得互相帮衬。兄弟，别跟老哥哥客气，这些请帖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千万别争竞，让外人看了咱们的笑话。”

“那……好吧！那我就谢谢老哥哥了。”郭业心中暗想，为了佳人开心，承认自己那方面的能力不行也没什么，反正自己化了妆，也没人认识自己。

“这就对了，咱们一起进去吧。”

“老哥哥您先请。”

想当初郭业在板桥镇和五大士族的家主谈判的时候，曾经来过听海楼，对此处颇为熟悉。

听海楼共分三层，平头百姓一般就在第一层消费。要想上第二层，那怎么也得有点身份了。至于能上得了第三层的，就更是非富即贵。当然，这不是说听海楼还能审核客人的身份，而是三层楼提供的饭菜不一样，价格更是天差地别。

这次虽然听海楼被王十普包场了，但是三层楼提供的饭菜，跟以往没啥区别。要说这个大胖子还真有面子，凭着几张请帖，直接就把郭业等人带到了第三层楼。

顶楼的面积很大，就是同时坐上两三百人也毫无问题。此时客人还来得还不多，郭业一行人找了一个空桌子坐下，有伙计献上了香茶。

郭业拱了拱手，道：“在下乃是从高句丽来的客商，姓郭名业。这位老哥，还没请教您到底应该如何称呼。”

“鄙人姓王名余财，别人都管我叫王胖子，您也可以这么叫。”

“那怎么行？我还是叫您王老哥吧。”

“如此也好。”

“王老哥，我想向您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

“我刚才听伙计说，今天是有个叫王十普的，把听海楼都包了下来。那么请问王老哥，这位王十普，今天到底为啥要请客呀？”

“这个说实在的……我也不知道！”

“您……您也不知道？”郭业疑惑地问道：“不能吧，您要是和王十普的交情不深，怎么能随手就拿出来这么多请帖？再说了，请帖之上就没有事由？”

“跟您说实话，我跟王十普，别看是一个姓，其实根本就没照过面，一点交情也没有。就在前些日子，王十普把十份请帖，送到了我的家中，要我今日一定赴宴。您想想，王十普是混黑道的，我敢不来吗？”

郭业眉头一皱，道：“十份请帖？这么说来，王十普是要请十个人，怎么只有您一个人赴宴？”

“我也奇怪呀。我王余财乃是独子，并没有什么兄弟姐妹，手下的伙计倒是不少，但是他们没有和我同桌吃饭的道理。所以这十份请帖我完全用不上，简直就是浪费。这不赶巧了，正好碰上兄弟你想到听海楼吃饭，所以就把六张请帖匀给你了。怎么样？够意思吧。”

郭业冷笑一声，道：“您真是这么想的？”

“是……是呀，难道兄弟你以为还有别的说道？”

“不对吧，王老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王十普给您十份请帖的意思，是让您带九个和您身份差不多的人一起赴宴。可是王十普名声在外，谁敢惹这个无妄之灾？所以，您并没有完成任务。但是呢，找不来人，您又怕得罪王十普，所以就临时把我找来顶缸，王老哥，您说我猜得对不对？”

王余财的肥脸一抽抽，满面羞惭，道：“兄弟年纪轻轻，思维就如此缜密，真是令老哥哥我佩服。既然如此，您请吧……”

“请？老哥哥您是让我走？”

“那是自然，有道是君子不立于威墙之下，您既然知道这场宴会会酒无好酒，宴无好宴，难道还肯留在这是非之地？”

杨凤怡道：“来就来了，为什么要走？别人怕王十普，我们夫君可不怕。今天听海楼的这顿饭，我们夫妻几个还吃定了。”

上川梅子道：“这位胖老哥，您可别因为我们夫君身体不好，就小瞧我们夫君。他现在除了那个地方软，其他的都硬，是不是呀夫君？”

这话说得，简直让郭业没法回答，只得道：“这里是大唐，乃是有王法的地方。我就不信，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王十普能把我怎么样。”

王余财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道：“听我一句劝，兄弟，你要是实在不行……就别整这么多娇妻美妾。尤其是这两位……”他指了指杨凤怡和上川梅子，在郭业耳边低声道：“你满足不了她们，她们这是要把你往死路上逼呀……千万别听她们的，快走！快走！”

郭业扑哧一乐，道：“你刚才费尽心思才我们诓骗进来，怎么现在又想劝我们走了？”

“说这话您可能不相信，我王余财其实是个老实人，原来根本就没办过什么缺德的事儿。今天把您诓进来以后，我就一直良心不安，说不出的难受。后来被您把话挑明了，我竟然感到无比的轻松。唉，我算是想明白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今天这事，本来就是王余财的劫数，又何必连累他人？”

郭业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王老哥，您能这么想就对了。”

“这么说……兄弟你是听了我的劝告，准备走人了？”

“当然不是！”郭业微微一笑，道：“我还是不准备走。不但不准备走，王老哥，你今天能把我们让进来，就算是咱们哥俩有缘。你的事儿，兄弟我替你扛了！”

“你替我抗？”

“那是自然。无论王十普怎么难为你，你都推到我的头上，不管是要钱，还是要命，都包在我郭业的身上。”

王余财伸手就往郭业的额头上摸去，郭业连忙偏头躲开，道：“咱有话说话，别乱摸。”

“兄弟，你这是生病了？咋说胡话呢？你知不知道我王余财是什么身份？你帮我王余财抗事儿，你抗得住吗？”

“倒要请教，王老哥您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们家是开绸缎庄的！”王余财傲然道：“整个密州府，我王家开了十几个绸缎，家财何止万贯？密州首富不敢说，但怎么也能排上前十号。您说王



十普突然请我吃饭，这事儿能小的了吗？别说替我抗事儿了，哪怕替我分担一点，恐怕就要你家破人亡！”

“原来您是绸缎庄的掌柜……”

“怎么样？知道我王余财的厉害了吧？”

杨凤怡轻笑一声道：“一个绸缎庄的掌柜，有什么了不起的？”

“不是一个绸缎庄……是十几个绸缎庄……”

“再多的绸缎庄，那也不过是绸缎庄的掌柜。我说王余财，你可知道我们夫君是干什么的？”

“干什么的？”

杨凤怡刚要回答，只听得脚步声声，一伙人走了上了三楼。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面目狰狞，声若铜钟，哈哈大笑道：“众位贤达，在下王十普，这厢有礼了！”

## 第1659章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别看王余财怕王十普怕的要死，但是有人不怕。

当即，就站起来了一个二十来岁的公子哥，冷哼一声，道：“我说王十普，你今天弄了这么大的阵仗，把我们这些人都请过来，到底为的是什么？你要是想敲诈勒索，本公子可不答应。”

“原来是青州刺史的大公子张君可。张公子，您确定这次接到了王某人的请帖？”

“不错，你是没请我，但是你请了一个叫张六全的。这跟请我也没什么区别。”

“张六全？”王十普眉头一皱，道：“这个张六全是开漆器店的，没听说这个漆器店是张刺史家的产业呀？”

“本来这家漆器点确实和我们张家无关，不过……自从收了您的请帖，张六全就给了我两成干股，还把他的妹妹许配给我为妾。这个漆器店，不就成为了我们家的产业了吗？”

王十普哈哈大笑，道：“这么说来，您能纳美妾，得干股，全靠了我的一份请帖。张公子，您是不是得感谢我？”

“感谢？你也配！王十普，你不过是自己女儿，嫁给了密州刺史为妾，靠着这个关系，在密州横行霸道，无恶不做。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一声，这个张六全我罩了，你以后少打他的主意。话尽于此，告辞！”

“慢！”王十普大手一伸，把张君可拦住了，道：“我说张公子，既然来了，就别着急走呀。我告诉您，今天我找张六全来，可不是什么敲诈勒索，而是一件好事，一件大好事！既然张六全不识抬举，说不得，这场好事，就得落到您的头上。”

“好事？整个密州府谁不知道。你王十普什么事都干，就是不干好事。你这是想整什么幺蛾子？我可告诉你。我张居可，你惹不起！”

“您稍坐片刻，我这就把话给您说清楚。”

“哼哼，我倒要看看你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王十普往四下里扫视了一眼，清了清嗓子，道：“众位贤达，大家都是密州有头有脸的人，今天我王十普把大家找来，乃是为了送给诸位一场天大的富贵。”

“天大的富贵？你王十普都上不得台面，还想给大家一场天大的富贵，这不是开玩笑吗？”张君可讥讽道。

“张公子还请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我王十普文不成武不就，出身也不好，全靠众位帮衬，才有了今天这个小小的局面，当然不能给大家什么大富贵了。不过……我不行，有人行。”

“哦？那人是谁？就算是密州刺史，你那个便宜妹夫梁三益，也不放在本公子的眼中。”

“也不是梁刺史，此人的身份比梁刺史要高的多得多！”

“那究竟是谁？”

王十普微微一笑，道：“说起此人，那在咱们大唐，可以算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众位不妨猜猜，此人究竟是谁。”

在场的其实都是密州府的土财主，对朝廷大事也不怎么了解，当即就乱

哄哄的吵成了一团。有猜长孙皇后的，有猜魏征的，有猜房玄龄的……不一而足，甚至有人猜是大唐礼部尚书秦国公郭业郭子仪的。

任由人们议论纷纷了许久，王十普双手下压，道：“不好意思，众位都猜错了，告诉你们吧，这位就是燕王李佑。众位都知道，由于妖僧天福和尚的缘故，咱们大唐痛失了三位于王，现在陛下诸子之中，燕王最为年长，那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吗？”

别人都好糊弄，唯独张君可毕竟是官宦子弟，闻言嗤笑一声，道：“王十普你这话说得不对，现如今陛下诸子之中的确是燕王最为年长，不过他乃是阴贵妃所生，按照民间的说法，那就是庶出。您别忘了，长孙皇后还生有一子，被封为晋王，名叫李治，乃是陛下的嫡子。论起身份尊贵来，这个燕王李佑，就是拍马也及不上晋王李治，谈何身份尊贵？”

“哦？是吗？”王十普身后闪出一个人来，此人中等身材，相貌还算英俊，看年纪大概是三十往上，四十不到，穿着普普通通，看不出是什么身份。

张君可眉头一皱，道：“你何人？”

“在下阴弘智。”

“阴弘智？名不见经传，没听说过。”

“您没听说过我不要紧，但是我有两份亲戚比较有名，您一定听说过。”

“什么亲戚？”

“在下的姐姐，嫁给了当今的大唐天子，受封阴妃。在下的外甥，就是您口中，那拍马也及不上晋王李治的燕王李佑。这下您听明白了吧？”

王十普得意道：“换言之，这位就是燕王李佑的亲舅舅，阴贵妃的亲弟弟，咱们大唐的国舅爷！众位，还不赶快行礼！”

“哪呀我就行礼！你说他是国舅就是国舅呀，有何凭证？”

阴弘智从腰间抽出一个腰牌，道：“这就是凭证！”

张君可结过腰牌，定睛一看，腰牌之上写了八个大字“燕王府尚乘直长阴”。按说，腰牌造假也不是不可能，不过此时，张君可已经信了八成。

王十普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他有家有口的，绝对不敢在这种大事上撒谎。冒充官员，无论主犯从犯都是斩立决的大罪。先前随口一说，事后还可以抵赖。有了这个腰牌，那可就是证据确凿了。

张君可当即躬身一礼，道：“参见国舅爷！”之所以叫国舅爷，而不称呼阴弘智的官职。实在是因为阴弘智的官职尚乘直长，不过是个七品下的官职，实在是上不了台面。

“免礼！”

有了张君可带头，其他人也纷纷站起身来，对阴弘智行礼。这些密州城的土包子，何尝见过货真价实的国舅爷？这番行礼，还真是行得情真意切。

郭业身为大唐的秦国公，和阴弘智的身份天差地别。往常阴弘智这种人，给郭业提鞋都不配，不过此时为了不暴露身份，也只能暗中叫着“我忍”，带领众位娇妻给阴弘智施了一礼。

阴弘智见状颇为满意，又对这帮土包子一阵温言抚慰，把他们感动得无可无不可。

眼见情绪酝酿得差不多了，阴弘智使了个眼色，王十普走上前来，道：“众位贤达，见了国舅爷，大家就知道我所言非虚了吧，我王十普的确是

搭上了燕王的关系。我刚才说到哪了？”

有那好事的说道：“您刚才说，燕王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过张公子有不同意见！”

张君可狠狠的瞪了那个人一眼，道：“我刚才说了吗？我刚才说了吗？你哪个耳朵听见了？燕王现在的确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张君可举双手赞成。”

王十普说道：“不对吧，我刚才明明听有人说燕王乃是庶出，晋王乃是嫡长子。晋王的地位在燕王之上，不是您说的？”

“这……其实我刚才所言并不妥当。”张君可的额头上有些冒冷汗，道：“这个事情，是此一时，彼一时。现如今晋王不过七岁，而燕王已经十七岁。其余诸王，都比晋王稍小。众位想想，陛下万一偶感风寒……再病了……再那啥了。你们说最后是不是燕王……”

说到最后，张君可都不敢往下说了，这话再说出来，还不如得罪阴弘智呢！

王十普十分满意张君可的表现，拍了拍他的肩膀，道：“张公子说的好，总而言之，燕王李佑，现在在咱们大唐，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现在他老人家，马上就要过十八岁的生日了，不知众位有什么想法？”

## 第1660章扛得住吗？

想法？这能有什么想法？

要是王十普说自己过生日，那大家就明白了，这是在变相的敲诈勒索。但是燕王李佑，乃是堂堂的大唐亲王，总不会这么没品吧？

既然不是敲诈勒索，别说燕王李佑了，就是大唐天子过生日又怎么样？和大家有一文钱的关系吗？

人们面面相觑，不知王十普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阴弘智狠狠地瞪了王十普一眼，心说这家伙纯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会不会说话呀，就算咱们今天办的这事，的确跟筹钱有关，你也不用说的这么直白呀。

他轻轻咳嗽一声，道：“有个情况，众位可能还不了解。就在去年年底，陛下下旨，改封燕王为齐王。日后大家假如有幸见到我那个外甥，要改称齐王。再称呼燕王，可就失了礼数。”

一阵冷场……

阴弘智的面色有些尴尬，自己都说的这么明白了，这帮土包子怎么还是不懂呀！你们就算真的不懂，接个话难道会死吗？密州这地方的人，简直是太不懂规矩了！

最后，还是张君可比较机灵，道：“齐国比燕国大，如此说来，殿下这是升官了，实在是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阴弘智这才找着了台阶，继续往下说：“我那外甥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从燕王升为齐王，对他的影响，不过就是名声上好一点，其他的就没什么了。不过……”

王十普赶紧接话道：“不过，这和咱们密州百姓的关系可就大了。殿下受封齐王，拜青州都督，掌管齐、青、莱、密等五州诸军事，从今以后，大家就受燕王的保护了。想齐王千岁，年方十八，还未加冠，就要为咱们五州百姓操劳。在他老人家过生日的时候，难道大家就不想有所表示吗？”

这下大家都明白了，就是敲诈勒索！

张君可看了看阴弘智，又看了看王十普，面色阴晴不定。他心中暗想，阴弘智的身份应该没错，但他今天的所为，真的就是李佑的意思？李佑受封齐王，俸禄那么多，怎么会缺钱？

会不会是这个阴弘智自作主张，来密州为自己捞钱来了？

但是即便事实真的如此，假如自己揭穿了他，那岂不是得罪了齐王的舅舅？李佑知道了，又会怎么看待自己？是感谢自己维护了他的名声，还是认为自己不给他面子？

算了，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

我忍！

想到这里，张君可一咬牙，道：“既然如此，我张君可愿意拿出黄金百两，为齐王贺寿。还望国舅爷代为转交齐王。”

“那我就代替齐王谢谢张公子了。”

“不敢，不敢。能够有机会孝敬齐王千岁，实在是张某人的福分。”

善财难舍，就算是有了张君可带头，众位豪商的贺仪也不是很丰厚，有说黄金十两，有说黄金二十两的，最大方的不过是出到了五百……贯！折合

黄金五十两。

王十普见状嘿嘿冷笑，道：“我说众位贤达，你们也太小气了吧。人家张刺史为官清廉，没有多少积蓄，能出黄金百两，已经是够意思了。但是你们都是家资豪富之辈，就拿出这么点钱来，这是为齐王千岁贺寿吗？我看分明是打发叫花子呢。”

阴弘智咳嗽一声，道：“诸位是不是有所误会，我阴弘智到咱们密州府来，可不是为齐王千岁捞钱来了，而是给大家一个机会。我那外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是真缺钱了，只要使一个眼色，那赶着送钱来的人能从王府门口排出二里地去……之所以专程来到咱们密州府，那是为了肥水不留外人田，怎么说大家也是齐王治下，天然就和齐王亲近，以后要是……”

接下来的话，阴弘智就不适合说了，一使眼色，王十普接过了话头，道：“以后要是齐王有幸荣登大宝，那大家就都是有功之臣！我这人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也知道秦朝有个叫吕不韦的大商人，扶持了秦异人登基，最后当上了秦朝的丞相。现在这么好的机会，众位千万可不要错过……”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阴恻恻地说道：“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大好的机会，也是诸位人生的一个重要选择。选的好了，飞黄腾达。选的不好，嘿嘿，有朝一日，齐王殿下南背北登基坐殿，万一记恨起来……恐怕有些人就有抄家灭族之忧。”

两个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这些豪商可顶不住了，纷纷出言，把献金的数额至少提升了十倍，最高的贺仪达到了千两黄金！最后一统计，在场众人总共的贺仪达到了四十六万贯。

按说这就很不少了，要不是密州府拥有板桥镇这个北方第一大港，豪商众多。一般地方就是集全府之力，也拿不出这么多钱来。

但是王十普还是不满意，他叹了一口气，道：“我说你们呀，真不让人省心，这点钱够干什么呀？够干什么呀！算了，我啥也不说了，这就给你们开个单子，每人的贺仪，只能比我列出的数字多，不能比我列出的数字少。”

话音刚落，就有个伴当走上前来，拿出一张红纸开始念道：“钱三泰，一万贯，张全利，一万贯；石富贵，两万贯……李大有，八万贯；王余财，十万贯！”

王余财听完了，好悬没吓晕过去，也顾不得王十普的积威了，当即就大声叫道：“使不得，使不得呀……在下全部的家产，也没有十万贯。您这一下子就要十万贯，这是要我余财的命呀！”

他这一喊，其他人也跟着喊起了撞天屈，纷纷表示给自己定的数字太高，按照这个数字拿贺仪，家里就要揭不开锅了，老婆就得和离，孩子就得失学，家里的奴仆员工就得失业，甚至家里养的小猫小狗，也难逃鼎镬之灾。

“啪！”

王十普一掌拍在了案几之上，道：“别吵吵了！都别吵吵了！装什么穷，你们到底有多少家底，瞒得过别人，能瞒得过我王十普？你，王余财，家产最少有二十万贯，要你十万贯，还不到你家产的一半，算多吗？”

“十普大哥，话可不能那么说，要说我的买卖铺户，房子和地，一并发卖了，确实可能卖二十万贯，可问题是，那得慢慢发卖，找着合适的买主，没个一年半载的，根本就不可能卖出去。您这一下子就要十万贯现钱，就算把

我王育才杀了，也拿不出来呀！”

“我杀你干什么？王余财，我王十普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为啥给了你十张请帖，那不就是让你让你找人来吗？每人买你一万贯的家产，这十万贯不就凑起来了么？”

“可是人家未必愿意买呀……”

“那我不管，总而言之，我王十普已经给了你一条明路。你要是把钱拿出来，还则罢了。要是拿不出来……哼哼，听说豆子岗最近又聚起了一窝强盗，那些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是没有齐王殿下下的保护，你自己掂量掂量后果！”

这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了，王余财头上的冷汗滴滴哒哒直往下流！要钱还是要命？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忽然，他眼前一亮，看到了郭业，怀着万一的希望道：“兄弟，十万贯钱，你能替我抗起吗？”

## 第1661章红颜祸水

十万贯钱财，对于郭业还真不算什么。不说他有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光是此次高句丽之行，从渊男建那敲诈而来的钱财，就有百万贯之多。

但是，再有钱，也不能乱花呀！

拿出一部分钱财，替王余财消灾倒是没问题。一个小小的王十普，怎么敢贪秦国公的钱？事后郭业随便派几个人过来，亮明身份，就能让王十普连本带利的把钱都吐出来。

但是，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交给阴弘智算是怎么回事？难道郭业事后还能找齐王李佑的麻烦？不说这十万贯钱就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了。有朝一日，今日之事泄漏出去，秦国公暗中给了齐王十万贯钱，目的是什么？难道是想交通皇子，图谋不轨？

但是不替王余才把这事扛下来，那就算郭业食言而肥了。

这可咋办？

见郭业面有难色，王余才叹了口气，道：“算了，我这简直是痴心妄想！兄弟，我不难为你了。”

他转头对王十普道：“十普大哥，事到如今，我只问一件事，能不能宽限几日，让我想想办法。”

王余财放弃了，但是王十普却没放弃，他早就注意到郭业这伙人了。

一男五女，男的只能算是小帅，这还没什么，关键是那五名美女，单单拿出任何一人来，都是他做梦都没梦到过的绝色佳人，现在竟然一下子出现了五个！

王十普早就有了打算，只等把这场宴会开完，就让人找借口，把那个小白脸送进衙门里面去，到时候那五位美女，还不是任由自己拿捏？

没想到的是，大会还没开完呢，竟然就牵扯到了那个小白脸的头上。他心中暗想，我还没动手呢，这个小白脸就撞了上来，这说明什么？说明我王十普和那五名美女有缘，老天爷都帮我的忙！苍天又眼，苍天有眼呀！

王十普抱拳拱手，道：“这位小哥看着面生，不知是哪里人氏？从何而来，到何而去？”

“在下乃是高句丽的商人，姓郭名业。到板桥镇来，为的是采买货物。”

“那这几位……”他一指善花公主等人，道：“都是尊夫人了？”

“正是。”

王十普点了点头，道：“在下有一事不明，要向您请教一下。”

“十普兄有话请讲！”

“如果鄙人没记错的话，今天这场大会，我没有邀请您和众位夫人到场，您到底是怎么进来的？”

郭业扬了扬请帖，道：“我们是王余财王大哥带进来的，怎么？不行吗？”

“行，当然行。”王十普微微一笑，道：“这位郭小哥不要误会，我刚才所问，完全是出于好奇，没有丝毫其他的意思。我王十普是好交朋友的人，慢说是王余财领您进来的，就是您没有请帖，只要看得起我王十普，听说了这么个事情，来听海楼赴宴，我都是热烈欢迎。”

“那我就谢谢您了。”



“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王十普一砸吧嘴，道：“您前来赴宴，我王十普是把您当朋友了，但是您做的可不咋地道。”

“哦？郭某人做的又何不周之处，还请王兄不吝赐教。”

“礼物呀！您参加别人的宴会，总不能空手吧，怎么也得带点符合您身份的礼物。我这么说，不过分吧？”

“那倒是不过分。”郭业点了点头，从袖兜里一伸手，拿出了一块金子，掂量了掂量，足有四五两，道：“我就用这块黄金，当作礼物吧。”

王十普接过黄金看了看，冷笑一声，就把那块黄金扔在了地上，道：“郭小哥，您这是开玩笑呢？”

“王兄此话怎么讲？”

“您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可是听海楼的三楼！来此之人，非富即贵。您拿这么一小块金子出来，交待的过去吗？”

“这么说您是嫌钱少？”郭业微微一笑，道：“这个好办，您说个数，我郭业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绝对不驳您的面子。”

“这可是您说！”王十普就等他这句话了，哈哈大笑着道：“我要的不多，您和几位夫人，每人给一万贯钱就行，你们总共六个人，那就是六万贯了！只要把这六万贯钱拿出来，你们就是我王十普的好朋友。”

“那我要是拿不出呢？”

“那就说明，你没把我王十普当朋友，今天来听海楼，是给我捣乱来了！不是我王十普的朋友，就是我王十普的敌人！今天你是上楼容易，下楼难！”

在王十普的意识里，郭业根本就不可能拿出六万贯钱来，别看板桥镇是大唐北方第一大港，来往的豪商很多。但是，六万贯钱，无论对哪个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小数字。

要说身家能超过六万贯的，那是大有人在，但是能随时拿出六万贯现钱来的，那就凤毛麟角来。至于随身带着六万贯钱的，王十普更是一个也没见过。

他心中暗想，这个小白脸要是拿不出钱来，自己就可以趁机翻脸，这种年轻人吃过什么苦？稍微一威胁，就得把随身的钱财都交出来。然后自己再暗示一下，那五位美女就是自己的囊中之物了。

嘿嘿，五个绝色美女，想不到我王十普老了老了，还有如此艳福！到底是一床五好呢？还是挨个享用？这还真是一个问题。

郭业却不知他的龌龊心思，只以为他是想敲诈勒索呢，道：“王兄，您的意思是要郭某人拿出六万贯钱来，才当郭某人是朋友？”

“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不就是六万贯钱吗？这个简单，郭某人出了！不过……”

王十普把拳头捏的咯咯直响，道：“不过什么？你可千万别告诉我没钱，在密州府，还没有人敢戏耍我王十普呢！”

“不过，我跟您商量一件事。我给了您六万贯钱，咱们就算是朋友了。那看在朋友的面子上，你能不能帮王余财大哥说几句好话，把他那十万贯应该给齐王的贺礼给免了？”

“你想得美！”王十普冷笑道：“拿六万贯换十万贯，郭小哥你的如意算盘打的不错呀。告诉你，没门。要想我免了王余才的贺仪也简单，你总共给我十六万贯钱就行。”

“十六万贯……”

“不错，就是十六万贯，一个子都不能少。当然，我王十普最喜欢以德服人，你要是拿不出钱来，也可以拿别的充数，比如房地产契，比如珠宝首饰，比如绝色……”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郭业从怀里一伸手，拿了一叠钱票出来，略微一数，道：“十六万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你点点！”

“真的假的？”王十普接过钱票仔细验看，没错，就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不错不少，整整十六万贯。

郭业道：“板桥镇上就有长乐坊大钱庄的分号，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把他们的掌柜叫来，当面验看。”

“这……这当然是真的，不用验看了。”王十普十六万贯钱财到手，眼珠一转，道：“这位郭小哥，我说话算话，今天王余财那份应该给齐王殿下下的贺礼不用给了。不过……您是不是还忘记了一件事儿呀！”

“什么事？”

“您给了我王十普十六万贯的钱财，算今天参加这场宴会的贺礼没错吧？”

“正是？”

“那齐王生日那份呢？”

郭业心说这个王十普真是贪得无厌，心中不断叫着“我忍”，道：“说吧，您还想要多少钱？”

“嗨！说钱有什么意思？”王十普嘿嘿一乐，斜瞥向善花公主，道：“生日礼物，不光是钱财，美女也行呀！我看您这位夫人，就不错……”

## 第1662章龙有逆鳞

郭业脸色一沉，阴恻恻地道：“王十普，你刚才说的话，我没听清楚，能不能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王十普嘿嘿冷笑，道：“再说十遍也没关系。这位小娘子风华绝代，倾国倾城，你郭业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高句丽商人，如何配得上她？听我的话，乖乖把她献给齐王殿下，殿下高兴，兴许就能赏你一个官半职的。但是假如你冥顽不明，嘿嘿……你可听说过红颜祸水这句话？”

“你这话我不爱听。”一个清丽悦耳的声音响起。

王十普定睛一看，却是另一位佳人，道：“这位小娘子，你莫非要为你的夫君鸣不平么？”

“非也，非也。”上川梅子摇了摇头，道：“我那夫君身体不好，十日一御都不行，人家才不管他的死活呢。奴家的意思是，凭啥你只说她风华绝代，难道奴家就不如她吗？”

王十普乐得眼睛都眯缝成一条线了，道：“比得上，比得上……我说小娘子，既然你那夫君如此不中用，不如就跟我王十普吧。只要跟了我，别说十日一御了，就是一日十御都没问题！”

“呸！”上川梅子轻啐一声，道：“你们男人就会说大话，骗我们女孩子，人家才不信呢？”

美人薄怒，风情无限，王十普这个土包子哪见过这个？他顿时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道：“我说的当然是实话。小娘子要是不信的话，咱们就可以试试……”

“哎呦，王大哥你真坏！这种事情怎么能随便试？”上川梅子说着话，已经缓缓向王十普走来，道：“这位王大哥，你站着别动，奴家先看看你的身体怎么样。”

王十普当即就站了个马步，道：“小娘子尽管看！我可不像你原来嫁的那个小白脸，中看不中用。你看看咱这胳膊，咱这身板……别看我王十普年纪大了，但是咱这身体那就如同钢浇铁铸的相仿，包小娘子满意！”

上川梅子挥了挥小拳头，道：“那奴家打你几下，你怕不怕？”

“小娘子尽管朝这打……”王十普把胸脯拍的啪啪直响，道：“我王十普要是皱一皱眉头，就不算英雄好汉……”

“那假如奴家用力过猛，把你打死了呢？”

王十普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淫贱的笑容，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小娘子尽管动手……即便是死在小娘子的手里，姓王的也是心甘情愿。”

“那我就不客气了！”

“来吧！”

梅子上前！

出拳！

第一拳，如同清风拂面。

第二拳，如同隔靴搔痒。

第三拳，如同刀劈剑刺。

刀劈剑刺？王十普刚感觉到有些不对，梅子的第四击，第五击已经纷至沓来！

噢！

噢！

噢！

三道血箭从王十普的胸前喷出！

“我……你……”王十普勉强吐出两个字，咣当一声，栽倒在地！

梅子步法轻盈，轻轻一闪，避到了郭业的身后，道：“夫君，梅子给您招祸了。”

“杀人啦~~杀人啦~~”

“红颜祸水，红颜祸水，古人诚不我欺呀！这个高句丽人娶了这么一个老婆，可算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

“你懂什么呀？这女人杀人那么利索，还能是什么好人了？我看那个高句丽客商未必无辜。”

“他无辜不无辜的我不管，咱们可是真正的无辜，别让这伙高句丽人跑啦，这事可跟咱们无关！”

王十普一死，人们就把郭业等人团团围住了。

有道是杀人的府尹，灭门的县令。王十普那是密州刺史的小舅子。他死了，密州刺史钱乐水能够善罢甘休？

钱乐水要是找不着元凶正犯，拿大伙撒气可咋办？他都不用什么违法的手段，直接以“协助调查”为名，把大家关进大牢关几天，又有谁受的了？

王余财被这场变故吓得可不轻，道：“我说郭兄弟，你……这……我说什么来着……你这个小妾是把你往死里逼呀！要不……你快走，把这个小妾留在这顶缸！我王余财还有些许薄面……”

郭业把手一摆，道：“王大哥，您到现在还没埋怨我给您招灾，郭某人足感盛情。不过，您出的这个主意郭某人并不能接受，不就是密州刺史吗？郭某人会一会他！”

龙有逆鳞，触必杀之！

毫无疑问，善花公主就是郭业的逆鳞。当王十普把主意打到善花公主头上的时候，就已经被郭业判了死刑。所以说，即便没有梅子出手，郭业也会动手杀人。

至于说，杀了人之后，到底如何向大唐朝廷交待，郭业更是早有腹案。秦国公私刑杀人当然不行，不过为了保护新罗善花公主自卫杀人那就令当辩论了。这个理由，就是在李二陛下面前，也能光明正大的说出来。谁不服，谁就要承担新罗和大唐交恶的责任！

功夫不大，又是一阵脚步声响，几十名衙役走上楼来。然后，有人高声道：“密州刺史钱乐水到！”

“拜见刺史大人！”人们跪了一地。

唯有两伙人没有下跪——郭业一行人还有阴弘智一伙人。

钱乐水上来了先是冲着阴弘智微微点头，然后又看了看地上王十普的尸体，道：“是何人杀了王十普？”

郭业不慌不忙地答道：“是我。”

“是你？”钱乐水上上下下打量了郭业几眼，道：“你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在听海楼之杀人！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喏！”

众差役应了一声，抖擞精神，就要拿人。

“慢！”郭业道：“钱刺史，还请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

钱乐水冷笑一声，道：“说话？到了府衙的大堂上，有你说话的时候！至于现在……你还是乖乖伏法吧！”

他话音刚落，众差役就把郭业一行人团团围住！

两名差役手拿铁链，往郭业头上一套，道：“这位朋友，请吧！别让我们哥几个难做。”

郭业还是那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抱拳拱手道：“两位哥哥，跟您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

“你们这锁链到底结实不结实啊？要是在下一不小心把锁链弄断了，是不是就算犯了国家的王法？”

“当然结实了，别说是你了，就是一头牛，他也挣脱不开！”

“真的吗？在下可不这么认为……”说着话，郭业双手抓住锁链，两膀一较力，道：“开！”

哗楞楞~~

小手指粗细的锁链，被他扯为两段！

紧接着，郭业垫步拧腰，来到了钱乐水的面前，一身手，就把钱乐水的脖子给掐住了，道：“钱刺史别乱动，我不认为您的脖子比铁链还结实！”

说时迟，那时快，免起鹞落之间，钱乐水已经落在了郭业的掌握之中。

“你……你快点放开刺史大人！”

“刺杀朝廷官员，可是诛九族的大罪，这位老客你可不要自误！”

“快，快去叫援军！”

“哪有援军呀！最近的援军也得一百多里地！”

有那激灵的衙役道：“你……你再不放开大人，我们可要抓您的家眷了！”

他不说这话还好点，话音刚落，杨凤怡在左，上川梅子在右，也不用兵刃，一阵冲杀，就把这几十个人全部打翻在地！开玩笑，这两位一个是武功天下第一，一个是扶桑第一忍者，对付几十名衙役还不是手拿把攥的？

眼见自己的手下在片刻之间，就被打倒在地，钱乐水又羞又怒，道：“你竟然敢拘捕殴差，劫持朝廷命官！识相的话，赶紧把本官放了，本官念你一时糊涂，还可以既往不咎。你要是冥顽不灵的话，哼哼，你就算打得过本官的衙役，还能打得过朝廷的大军不成？到时候，天下之大，恐怕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地。”

郭业微笑道：“那可不见得，钱刺史，你可知道，我是何人？”

“你是？”

“他是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殷弘智接话道。

## 第1663章别装了

听了阴弘智的话，郭业不由得大惑不解。

很显然，阴弘智和钱乐水是一伙的。

密州刺史的驻地在密州，离着板桥镇还有一百多里地呢。这边刚出了事，钱乐水就带着一帮衙役赶到现场，要说这纯属巧合，那也太侮辱郭业的智商了。

但是，阴弘智既然认出了自己，为啥不早早提醒钱乐水，而是非等事情闹得不可收拾了，才出面揭穿自己的是身份？

更奇怪的是，自己明明易容改扮了呀，为啥阴弘智能把自己认出来？要说阴弘智和自己比较熟悉也就罢了，但是事实上，自己对阴弘智根本就没有任何印象。难道说这个阴弘智也是个人才，不仅仅有过目不忘之能，而且还能识破易容术？

不能吧，要是他真有那么大的本事，怎么这么大岁数了，还只是做一个小小的尚乘直长？尚乘直长，用一个通俗的称呼，那就是传说中的“弼马温”，专门为齐王李佑管理车辆马匹的。大唐朝廷再能埋没人才，也不至于连李二陛下的小舅子都埋没了吧？

“秦国公郭业？”钱乐水也是满腹狐疑，道：“国舅爷，此言当真？”

阴弘智面色一沉，道：“本国舅身份尊贵，一言九鼎，难道还能骗你不成？你要是不信的话，问问在场的百姓，刚才这位是不是自报名姓，姓郭名业？”

张君可点头道：“刚才这位老客报的名姓的确是郭业，不过他说他是高句丽来的行商。”

“那就错不了了。秦国公最喜欢做的就是微服私访，体察民情。今天本来他老人家不愿意暴露身份，这才说自己是高句丽来的行商。可惜呀，这个王十普色令智昏，竟然把主意打到了秦国公家眷的身上，光天化日，就想强抢民女。秦国公无奈之下，这才不得不自卫，杀死了王十普。秦国公，我说得对不对？”

“虽不中亦不远矣！”

阴弘智冲着郭业躬身一礼，道：“秦国公，我阴弘智说句公道话，今天这事，都是王十普一人之过。至于钱刺史不过是秉公办事罢了。您看……是不是先把钱刺史给放了？”

“好说，好说。”

郭业一松手，钱乐水退开两步，一躬到底，道：“参加秦国公！秦国公，我不知道是您啊……我还以为是……哪来的……总而言之，千错万错，都是我钱乐水的错，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

“那你看这件人命案子？”

“全是王十普咎由自取，与您无关……”

“嗯？”

“啊……不，我的意思是说，王十普今天在听海楼请客，喝多了酒。不小心摔了一跤，自个儿摔死了。有在座的家乡父老为证！你们说是不是呀！”

在密州府，天高皇帝远，钱乐水那就是天，众人哪敢拂逆他的意思？纷纷出言表示，王十普贪杯那是老毛病了，人所共知。今天他自己摔的那一

跤，更是自己亲眼所见，绝无虚假。

至于说，王十普摔跤以后为啥胸前多了三个血窟窿，那一定是听海楼的装修不好，在地板上留了三个大钉子，把王十普给扎死了。

钱乐水最后叹了一口气，道：“所以说，今天这事，就是听海楼的过错……可怜那王十普没有什么子女，只有一个妹妹做了本官的小妾。听海楼把这次的赔偿交给本官就行了……本官也不是不讲理的人，马马虎虎给了十万贯就行……其他的我也就不追究了！”

听海楼的掌柜都要哭了，哽咽道：“多谢大人宽宏大量！”

郭业看这不是个事儿，叹了一口气，又拿出了十万贯的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交到掌柜的手中，道：“本官心情好，这十万贯就赏你了！”

“秦国公，您……您真是青天大老爷呀……啥也不说了，给您磕头了！”

人们见状，心中暗想，今天咱们可算开了眼了，钱刺史当众讹人，秦国公仗义疏财！同样是大唐的高官，差别怎么那么大呢？

尽管这么想，但是都不敢表现出来。县官不如现管，秦国公官再大，也不可能留在这一辈子，大家要是得罪了钱乐水，那可眨眼间就是家破人亡之局。

众人一阵沉默，钱乐水也觉得有些尴尬，道：“秦国公，您看这十万贯，怎么能让您出？我看还是……”他有心说不要了，但是张了半天嘴，硬是没舍得说出口。

“钱刺史不必过意不去。”郭业道：“我郭业富可敌国，区区十万贯对于我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罢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日之事还多靠钱刺史遮掩，您那小妾也要靠您多多安抚，这十万贯是您应得的。”

“既然如此，钱某人就却之不恭了。”说着话，他一伸手就把钱票从掌柜手里边抢了回来，道：“算你老小子走运！”

阴弘智见郭业把钱乐水安抚的差不多了，这才咳嗽一声，道：“钱刺史，王十普今天乃是给齐王办事，他虽然死了，但是齐王千岁的大事，却不能耽搁了。说不得，还要着落在您的身上。”

“那是自然。”钱乐水道：“诸位，虽然我那内弟不幸离世，但是该给齐王生辰的贺仪，可是一分都不能少，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限你们三日之内，就把贺仪交上来。要是哪位借故拖延，哼哼……哼哼……”

如果说王十普的催逼，大家还有些心存侥幸的话，那钱乐水这番话一出，人们就都知道，自己是在劫难逃了。

有那机灵的向郭业投来了求助的目光，郭业也只能给他们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他只是礼部尚书，又不是吏部尚书，根本就管不到人家钱乐水的头上。这会再替那些商户出头，未免就有些太不识抬举了。

再说了，现在历史已经被他大为改变，谁知道最终继承李二陛下皇位的，到底是李佑还是李治？左右那些人不过是损失一些钱财，为了这事，树齐王李佑这一个强敌，殊为不智。

尽管理智上郭业觉得不应该管这事，但是他心中还是不由得一阵气闷，道：“这里好生无趣，郭某人去也！”

他刚站起身，却被阴弘智拦住了去路，道：“秦国公，别着急走啊，齐王千岁让我给您传几句话？”

“齐王？”郭业暗中纳闷，自己和李佑这个小屁孩有啥共同语言？

阴弘智微微一笑，道：“此处并非讲话之所，掌柜，给我们安排一间上房，我有些话要单独和秦国公谈谈！”

“是！”

雅间之内，郭业和阴弘智分宾主落座，掌柜的亲自献茶，然后又缓缓地退了出去。

听着掌柜的脚步声渐行渐远，阴弘智咳嗽一声，道：“好了，现在没别人了。你跪下来给本官磕头吧！”

郭业简直不相信自己耳朵，道：“凭……凭啥呀？你一个小小的尚乘直长，竟然要我堂堂的秦国公磕头，你疯了吧！”

“嗨，我说你就别装了！你这个大唐秦国公是假的，咱们俩都心知肚明。你赶紧承认了，然后给本官磕头，感谢本官的救命之恩。接下来，咱们才好谈正事。”

郭业目瞪口呆，道：“你说我不是大唐秦国公？那你觉得我到底是谁？”



## 第1664章更高的追求

“这么说来，你是想考考本国舅了？”阴弘智手捻胡须，仿佛智珠在握，道：“本国舅认为，你是一个海贼，而且是一个大海贼！”

郭业强忍笑意，不动声色地问道：“何以见得？”

阴弘智双手微拍，道：“古人说能成大事者，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你一个小小的海贼，被本国舅揭穿了身份，尽管心里边害怕的要死，但是脸色丝毫未变，不错，是个干大事的材料，本国舅没看错人！”

“国舅，您还没回答在下的问题呢。”

“什么问题？你是想知道本国舅为什么能揭穿你的身份？”

“正是！”

阴弘智伸出了三根手指，道：“我说你是海贼，依据有三。”

“在下愿闻其详。”

“其一听你的自述，你是来自高句丽的商人。虽然你说的不是实话，但是人即便是撒谎，也不可能说的完全是假话。所以，本国舅以为，你应该祖籍高句丽，但未必是商人。”

“这……算了，您还是说第二条依据吧。”

“第二条依据，就是你那小妾辣手杀人。你身边的小妾身怀绝技，谈笑间就置人于死地。要说她是什么良善女子，我阴弘智第一个不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那小妾都不是什么好人了，那你自己……恐怕身上也背着人命案子。”

阴弘智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至于第三条依据，就是你给钱给的太爽快了。十六万贯钱，就是对于齐王也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你眼睛眨都不眨就拿出来。这说明什么？要么你是一个挥霍无度的败家子，要么就是你这钱来的容易，花起来毫不心疼。比齐王来钱还容易，能是什么好路数了？”

“您就是根据这三条，推断在下是一个大海贼？”

阴弘智道：“根据本国舅的推测，你是一个大海贼，手底下有股子势力，专门打劫海上的富商。只有这个身份，才能解释你今天的异常表现。怎么样？本国舅的猜测是不是不差分毫？你是不是对本国舅佩服的五体投地，准备纳头便拜，又担心身份低微，不为本国舅所容？没关系，英雄不论出身，本国舅最礼贤下士了，你磕头吧！本国舅绝对不会嫌弃你。”

郭业就算是疯了也不会给他磕头呀，道：“您这个推测……在下觉得不怎么靠谱。秦国公一年前出使新罗未归，算算日子，现在也该回转大唐了。他位高权重，身边的奇人异士甚多，就是有个把身怀绝技的小妾也不算什么。秦国公富可敌国，挥金如土就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您怎么就那么肯定今日之事不是秦国公微服私访，而只是一个海贼假扮呢？”

“哼哼，看来你小子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本国舅要是不指出其中的关窍，恐怕难以令你心服口服。好吧，本国舅教你个乖，其实你今天的表现，有一个致命的破绽。有心人稍一琢磨，就知道你绝对不是大唐的秦国公。”

自己扮演自己，竟然被阴弘智指出有一个致命的破绽，还真是令郭业哭笑不得，道：“破绽？什么破绽？”

“这个破绽就是，你为啥要替听海楼的掌柜出钱？”阴弘智得意地说道：“你假如是真正的秦国公，难道还怕一个小小的密州刺史钱乐水？”

“毕竟我的小妾杀了王十普，给点钱补偿也没啥……”

“没啥？哼哼，这就是你们这些江湖人和朝廷高官的不同之处了。在官场上，官大一级压死人，出了这个事情，应该是钱乐水给秦国公送钱，表明他丝毫没有报复之心，而不是秦国公主动给钱乐水钱，这不是示敌以弱了吗？”

“那就不能是我为官清正，不以势压人？”

“就算是秦国公真的过意不去，那也应该让听海楼的掌柜出钱。他不闻不问也就罢了，怎么可能自己出钱替听海楼的掌柜堵窟窿？当官的不敲诈普通百姓就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又怎么可能替百姓挡灾？”

郭业讥讽道：“原来如此。想不到你们大唐的官员和我们这些海贼比起来，那心可黑多了。国舅爷深悉为官之道，郭某人佩服之至。”

阴弘智却丝毫没听出他话里的讽刺意味，道：“这都是一些官场上的粗浅知识，你以后跟本国舅跟的久了自然会明白。”

“呃……”郭业被这家伙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嘴脸气得不轻，道：“不过有句话叫做不怕一万只怕万一，您这毕竟都是猜测之言。难道就不怕万一猜错了……真的撞到了大唐秦国公？毕竟您跟在下说的话，有不少犯忌讳之处。”

“别的事情本国舅都可能猜错，关于你的身份，本国舅就不可能猜错。实不相瞒，本国舅曾经远远地见过秦国公几次，知道他到底是什么长相，所以可以肯定，你绝对不是秦国公。”

说到这里，阴弘智忽然得意得一笑，道：“今日你在听海楼上，实在是太莽撞了一些。要不是齐王还有用得着你的地方，本国舅灵机一动指鹿为马，把你和秦国公联系在一块。你就算武功再高，恐怕也难逃公道。说起来，本国舅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哩！”

郭业本来已经打算跟阴弘智挑明身份了，但是听阴弘智说此事和齐王有关，心中一动，道：“齐王是何等身份，怎么可能用得着在下？国舅爷，您不会是假传王爷的旨意吧……您是不是缺钱？好说，好说……”

阴弘智脸色一变，傲然道：“你郭业还是忒小瞧了我阴弘智，更小瞧了齐王殿下！”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国舅……您刚才这话，是不是说错了。我说您是假传王爷的旨意为自己捞钱，您说我小瞧了您，这我可以理解。但是您说我小瞧了齐王，这怎么解释？即便是他老人家真的派您来密州府捞钱，这事也不咋光彩呀！”

“哼哼，郭业你真是一个井底之蛙！就知道钱，钱，钱！钱有那么重要吗？”

“要是不重要的话，您又何必……”

“你……”阴弘智强忍怒气，缓和了一下口气，道：“我不是说钱不重要，而是……这么说吧，本国舅来密州府，的确是为了密州府的钱财，这次行动，也的确是受了殿下的指示。不过我们俩的根本目的，却又不是钱财……钱乃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的带去，我们要这么多钱，不是为了自己享受，而是另有目的，有更高的追求！”

郭业冷笑道：“您可千万别告诉我是为了普天之下的鳏寡孤独皆有所养！”

“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虽不中亦不远矣……”

郭业都被他气乐了，道：“您这个目标太伟大了，在下自惭形秽，不敢与您深交。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阴弘智一把就把他给拉住了，道：“别走啊，听我把话说完。”

“不走可以，咱们可得说实话。您再这么满嘴胡言，那就是不把我郭业当朋友。”

“好吧，实话实说，齐王千岁聚敛这么多钱财，为的是……”

“什么？”

“就是这大唐的万里江山！”

## 第1665章摊上大事了

“万里江山？”郭业冷笑道：“这还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莫非齐王殿下，也琢磨着来一次玄武门之变？”

尽管有揭牌的打算，阴弘智还是被郭业这番直白的言论给吓了个不轻，道：“这……郭兄您这话有些过分了……过分了……齐王殿下最为仁爱不过，怎么可能做出手足相残的事情来？”

“如此说来，您是认为当今天子不够仁爱了？”

“当然不是……不是……”阴弘智稍微整理了一下思绪，然后道：“陛下的所为，不是我们身为臣子的能够评判的。”

“那齐王殿下的所为，您来评判一下。”

“至于殿下嘛……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殿下的兄弟众多，古人云，龙生九子，各有不同。保不齐，就有人想要效玄武门故事，欲对殿下不利。殿下为了不让大唐的万里江山，落在不恰当的人手中，不得不需要一些手段自保，这就需要大量的钱财。所以说，齐王殿下派阴某前来密州府，实质上是为我大唐的万里江山。”

“你就拉倒吧！除了齐王，其他诸王最大的才七岁。七岁的小娃娃就想对齐王不利？国舅爷，您觉得这番话我能相信？”

“这个……这其实是未雨绸缪。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齐王殿下高瞻远瞩，自然能够预见到日后之事。提前准备不行吗？”

“原来是这样啊……”郭业狡黠地一笑，道：“国舅爷，您这番说辞，编起来也够吃力的吧。不瞒您说，咱郭业干的是刀头上舔血的买卖，讲究的是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至于说什么国家大义，百姓福祉，跟咱是一点关系也没有。您要是指望这么一番破绽百出的说辞，就让我姓郭的给齐王卖命，实在是打错了如意算盘。”

阴弘智听了郭业的话，丝毫不以为忤，道：“阴某人根本就没指望这番说辞能打动您，只是告诉您，以后跟了齐王千岁，万一外人问起来，齐王殿下为何找了那么多的护卫，你就用这番说辞回答他。”

“哦？那国舅爷又准备如何劝说在下归顺齐王呢？”

“当然是功名利禄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玄武门之变以后，秦王府的众人可都是公侯万代，封妻荫子。您就没有点什么想法？”

“这……”再说下去，可就要到谋反细节的讨论了，假如有朝一日，今日之事大白于天下，郭业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楚。

郭业摇了摇头，站起身来，道：“有道是，叫花子做三年，给个皇帝都不换。我郭业行走海上，自由自在惯了，还真受不得拘束。再说了，您也看到了，我家资豪富，妻妾众多，所谓功名利禄，对郭某人实在是没什么吸引力。所以，在下只能多谢国舅爷的美意了。您的救命之恩，郭某人来日再报，咱们后会有期！”

阴弘智一把就把郭业给拉住了，道：“朋友，慢走！”

郭业冷笑道：“莫非国舅爷还想杀人灭口不成？”

阴弘智苦笑道：“本国舅手无缚鸡之力，郭兄多虑了。老实说，我也不在乎你把咱们今天的谈话泄漏出去。你一个海贼说出来的话，谁会相信？”

“那您为何拦住郭某人？”

“您听我把话说完，阴某人要凭口中的三寸不烂之舌，让您心甘情愿的归顺齐王殿下。古有苏秦张仪，合纵连横，单凭一张利口，就能影响天下大势。我阴弘智虽不敢与两位先贤相提并论，但是说服您还是有把握的。”

郭业心中暗想，你这是典型的缺乏自知之明！自信满满的把我错认为海贼也就罢了，现在竟然又要自信满满的说服于我。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是多么的辩才无碍。他又坐了回去，道：“那郭某人就洗耳恭听了。”

阴弘智微微一笑，道：“郭业可是你的真名实姓？”

“那是自然，男子汉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好，郭兄弟，你刚才说并不在乎功名利禄，这话是对也不对。”

“此言怎讲？”

“你不缺钱，也不缺女人，利禄二字对于你的确如同浮云一般。但是还有功和名呢！人活一世草木一秋，难道郭兄弟就不想搏一个青史留名、万古流芳？”

“想，当然想。不过……有道是成王败寇，在下假如给齐王殿下卖命，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名扬千古。但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以乱臣贼子的名义遗臭万年。这个臭名，还是不留也罢！”

“那建功立业，封狼居胥呢？”

“您也知道，在下乃是高句丽人，并不是大唐子民。建功立业，封狼居胥，虽然听起来不错，但是这件事的吸引力对在下并没有那么大。再说了，兵凶战危，那胡人岂是那么好打的？汉高祖都有白登之围，我郭业自认为才德都不如汉高祖，这件事的风险大，利益小。郭某人还是不感兴趣。”

“你……看来郭兄弟你的确对功名利禄不感兴趣了。”

“让国舅爷失望了。您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郭某人可要告辞……”

“慢！”阴弘智咬了咬牙，道：“功名利禄你不感兴趣，但是做为男人，我不信你对那无边的权势也不感兴趣。”

“无边的权势？”

“不错，你一个念头，就有无数人为你奔走效力。随口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祸福。往日里高高在上的达官贵戚，都要看你的脸色行事，怎么样，这些你都不感兴趣？”

“嘿嘿，您说的这些的确挺好，不过呢，我现在过的也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日子。手底下上千的弟兄，哪个敢违逆我的号令？至于说让达官贵戚看我的脸色，嘿嘿，在海上咱还真能办得到。”

阴弘智一下子就抓到了郭业话中的关键之处——上千的弟兄。玄武门之变才用了多少人，只要这上千人马到手，齐王就是立于不败之地。

他心中招揽郭业的想法更热切了，说道：“郭兄弟此言差矣。您在海上才能影响多大的地方。但是到了大唐的长安城，那就不一样了。什么王公贵族，哪叫六部高官，就是您刚刚冒充的秦国公郭业，他的生死，也在咱们手心里边攥着。这等权势，郭兄弟你难道就不动心？”

郭业道：“您说的倒是不错，郭某人都有些动心了。不过，郭某人没读过什么书，乃是粗人一个，即便是给齐王卖命，也不过是一把好刀而已，根本就不能与闻大事，你们事先许诺的再好，事成之后不兑现，郭某人找谁说理去？我看咱们还是算了吧。”

“算了？别算了呀！郭兄弟，你完全想错了，尉迟恭你知道不知道，那还

不是一个粗人？结果现在被封为鄂国公权势无边。怎么就不让他与闻大事了？大唐天子什么时候过河拆桥了？”

郭业眼珠一转，道：“说的也有些道理。那好，现在你就告诉我一件，齐王千岁正在干的大事。要是几个月后应验了，我就信了你的话，给齐王殿下卖命。”

“最近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那对不住了，郭某人告辞。”

“别，别走啊！好吧，我告诉你，其实还真有一件大事。不过这件事呢，齐王只是个敲边鼓的，主持者另有其人，所以我刚才就没和你提。你要是实在想听，本国舅就告诉你。注意了，千万不要外传。”

“国舅爷请讲。”

阴弘智压低了声音，道：“最近，有位高官要被抄家灭族了。”

“此人是谁？”

“说起来，这个人你还很熟悉呢。”

“国舅爷说笑了，郭某人乃是一个海贼，哪能认识什么高官？”

“你虽然和他素昧平生，不过，刚刚前不久，您可是冒了人家的名号，才脱了一场大难！”

“啊？您的意思是……”

“你没猜错，我说的这个人，就是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 第1666章夺妻之恨

“秦国公？郭业？马上就要被抄家灭族？我说国舅爷，您这是跟我开玩笑呢！”郭业一脸的不可置信。

阴宏智嗤笑一声，道：“怎么？不相信？”

郭业稳了稳心神，道：“这事儿是人就不能相信。国舅爷，您别把我当成乡下来的土包子，什么都不懂。在下虽然久居海上，对于大唐朝廷的事也不是全然无知。秦国公郭业能有今日的地位，可不是凭借祖荫，更不是靠着幸进，而是为大唐南征北讨，东挡西杀，一刀一枪挣来的，乃是真正的国之柱石。就是犯下了再大的错，也不至于抄家灭族吧？”

“你这话就不对了。淮阴侯韩信立的功劳大不大？还不是屈死在未央宫。周亚夫对汉室有存亡绝续之功，下场如何？远的不说，就说今朝，郭业的功劳能大得过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的侯君集？不见得吧。这些先贤都死得，凭啥郭业就死不得？”

郭业身上冷汗涔涔，道：“您的意思是……有人参奏秦国公郭业谋反？”

阴宏智摇了摇头，道：“大臣们参奏秦国公郭业谋反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不是让他平安脱身？当今天子圣明，想要用构陷之辞诬陷于他，没那么容易。”

郭业闻言不禁长出了一口气，心中暗想，不是构陷自己谋反就好。谋反这种事，对于帝王来说，一向是宁杀错勿放过。李二陛下再英明神武，参奏自己谋反的事情多出几次，也会对自己有疑心。问题是，不是参奏自己谋反，这些人又为何有把握要把自己抄家灭族呢？

他微微一笑，慢条斯理地说道：“国舅爷，听了您这话，我就知道你们的图谋不成。”

殷弘智有心收伏这个桀骜不驯的海贼头子，闻言并不着恼，道：“何以见得？”

“秦国公和当今天子的关系可不一般。据我所知，想当初在长生大会上，秦国公可是救了皇帝陛下、皇后娘娘以及齐王的性命。就是老百姓都知道要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当今天子乃是千古少有的明君，只要不是谋反大案，就不可能对救命恩人动手。所以，在下以为你们的谋划不成。”

阴弘智道：“郭兄弟，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错，按照常理，陛下的确不会对秦国公动手。不过……嘿嘿，有句话叫做，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你听过没有？”

“杀父之仇，夺妻之恨？”郭业激灵灵打了个冷战，道：“太上皇被杀的时候，秦国公已经被关入大牢之中，所以他和陛下肯定没有杀父之仇。您的意思是他和陛下有夺妻之恨？”

“哎呦呵！”殷弘智赞赏地点了点头，道：“想不到你小子对朝廷大事还挺了解的，这么隐秘的事情都能探听到。对了，你一个海贼头子，怎么能知道这种秘事？”

“这个……这个……其实他是这么回事。”郭业心念疾转，顺嘴胡诌道：“在下久居海上，以劫掠富商为生，当然要对官府的动作有所了解。知道哪些官员贤明，哪些官员愚蠢，哪些武将勇猛，哪些武将怯懦。然后再根据前来围剿官员的能力，选择不同的应对方式。要不然我那千八百人，怎么可

能是大唐水师的对手？”

阴宏智眼前一亮，道：“如此说来，你在大唐内部还安排有密探？”

“啊……对呀！实话跟您说，我郭业能纵横海上，一小半靠的是手下兄弟的勇武，还有一大半，靠的就是这些探子。这就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战……”

“百战不殆！”

“不错，就是这句话。国舅爷不愧是有学问的人，我这一张嘴，您就知道我要说什么。”

听闻郭业在大唐内部还有一个情报网，阴宏智更为振奋，道：“看来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有这种实力，只要安心为齐王殿下效力，将来的功业必在尉迟恭之上。”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不敢妄自菲薄，要说建功立业，我郭业自问不落人后。之所以现如今还在做一个小小的海贼，不过是生不逢时罢了。在下担心的是……齐王李佑是下一个贞观天子还是另一位汉高祖……”

阴宏智道：“当然是下一个贞观天子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不是刚才您说的吗？”

“希望如此。那么现在就请您告诉我，你们到底准备如何构陷秦国公吧？”

“您刚才不是都猜中了吗？不错，就是夺妻之恨！”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郭业还是被阴弘智的这句话惊了个亡魂皆冒！他说道：“这……怎么可能？秦国公和皇后娘娘可啥都没干啊！”

“皇后？皇后娘娘？”阴宏智道：“关皇后娘娘什么事？你从哪得到的消息？”

郭业和长孙皇后有些暧昧之情，刚才所言，完全是做贼心虚。听了阴宏智的话，才逐渐放下心来。想想也是，自己和长孙皇后不仅不及于乱，就是语言上的承诺也从未有过，李二陛下除非是会读心术，否则绝对不可能抓着什么把柄的。

他理直气壮地说道：“您刚才不是说夺妻之恨吗？大唐天子虽然嫔妃甚多，但是能称上妻子的，唯有皇上一人。我猜和秦国公郭业有染的乃是长孙皇后，有何不对？”

“嗨！我那是打个比方。”阴宏智连连摇头，道“长孙皇后贤良淑德，母仪天下，怎么可能干出那种事？再说了，即便他们真有那个心思，宫禁森严，也完全没有机会呀！你这完全是乱猜。不过这也不怪你，你虽然惊才绝艳，能力不凡，到底是没读过书，也没当过官，见识不足再所难免。”

郭业道：“既然不是皇后娘娘，那和秦国公私通的究竟是哪位娘娘？”

“她是……”阴宏智心中一动，把刚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道：“我说郭业，有道是交浅不言深。咱们素昧平生，本国舅为了表示诚意，告诉你这么多事情，已经很够意思了。再往下问，那就涉及了真正的机密……万一你不是诚心归顺齐王，把这件事泄漏了出去怎么办？”

郭业脸色一沉，道：“原来国舅爷是消遣郭某人来了。”

“我说郭业，咱讲话可得凭良心。本国舅好心好意的告诉了你这么大的秘密，怎么反而成了消遣你了呢？”

“哼哼，您刚才口口声声要告诉郭某人一件大事。聪明人一听就知道，这



件事的关键就在于，到底是谁和秦国公私通。您对这么最重要的事情避而不谈，这不是诚心消遣郭某人吗？”

“话可不能那么说。此事关系重大，一旦泄露出去，不知有多少人人头落地。咱们素昧平生，郭兄弟你又如何保证对齐王的忠诚？”

“我保证不了！不过……”郭业冷冷地一笑，道：“俗话说的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属下是否忠诚，本来靠的就是上位者的判断。您要是信的过我郭业，就把这桩大秘密原原本本的告诉我。”

“要是信不过呢？”

“咱们就一拍两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他年相见，形同陌路！”

“这……”阴弘智一咬牙，一狠心，道：“好！我说！”

## 第1667章贼咬一口

阴宏智道：“其实，跟郭业私通的也不是哪位娘娘。”

“那……是某个宫女？想靠一个小小的宫女指证，就搬倒秦国公，恐怕不容易吧！”

“也不是普通的宫女。”

“那此人究竟是谁？”

阴宏智喝了一口茶，润了润喉咙，道：“郭兄弟你既然在大唐内部有密探，定然听说过，想当初天福和尚谋反的时候，他还有个同党。”

郭业心中一动，道：“您的意思是……琵琶女？”

“对，就是此人！这个琵琶女可不简单，把陛下迷惑得神魂颠倒，连续半年，日日专宠。说句实在的，此人在陛下心中的地位，恐怕不在长孙皇后之下。”

“可是在下听说，自从天福和尚事败以后，这个琵琶女就不知所踪。”

“你知道的还真不少。”阴宏智点了点头，道：“尽管陛下许下了重赏，这个琵琶女还是一直不见踪影。不过呢，天可怜见，就在不久以前，此人还真被不良人给找着了。”

“您的意思是……她和郭业在一起？”

“不错，就在高句丽的水口城内，有不良人亲眼看见，那郭业已经娶了琵琶女为妾。每日里出双入对，好不快活！而且郭业亲口宣称，纳她为妾。这事不仅仅是不良人知道，就是水口城的百姓也是尽人皆知，郭业他无可抵赖。”

郭业的心中涌起不详的预感，道：“这个琵琶女，不会是化名燕文芳吧？”

阴宏智得意地说道：“秦国公的小妾燕文芳离奇失踪，这件事传的沸沸扬扬，你知道也不奇怪。嘿嘿，燕文芳失踪得好，失踪得妙！他这一失踪，郭业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了。是他做贼心虚杀人灭口？还是他金屋藏娇掩人耳目？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跟陛下解释。”

“郭业竟然有这么大的胆子，强纳陛下的宠姬为妾？”

“那怎么可能？要是郭业知道了燕文芳的真正身份，给他一万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干。本国舅估计，是琵琶女故意陷害于他。天福和尚和琵琶女沆瀣一气，祸乱朝廷，意图行刺陛下。眼瞅着就要大功告成，却因为郭业的算计功亏一篑，岂能不对郭业恨之入骨？所以，这才故意接近郭业，陷他于不义。”

稍微停顿了一下，阴宏智又继续说道：“不过，即便大家都知道郭业是被陷害的又如何？陛下身为一个正常的男人，就算理智上觉得郭业没做错啥，但是感情上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到时候，根本就不用构陷，陛下自己就会想办法，给郭业安上一个罪名抄家灭族。”

听完了这话，郭业心中不由得掀起了惊天骇浪！阴宏智所言，应该是真的。想当初在金水湖的湖心岛上，燕文芳为何对自己至死不渝？还不是因为她从天福和尚的口中，得知了自己有刀枪不入之能，渊盖苏文的计划根本就不可能成功。这才顺水推舟，逼着自己纳她为妾！

等等，是不良人提议这个花魁大赛，决赛之时不良人的活动非常频繁，决赛之后又是他们掌握了自己纳琵琶女为妾的消息，这是不是就说明，此次

陷害自己的行动，不良人也牵涉其中？

渊男建曾言，渊盖苏文曾经和大唐内部之人勾结，要把自己引来水口城，然后置自己于死地。后来，预料中的刺杀一直都没有发生。自己还以为出了什么变故呢，原来人家已经出手了！就是不知道，跟渊盖苏文勾结的到底是谁，是勋国公张亮？是大唐五大士族？还是齐王李佑？亦或是……三方已经合谋？

仔细想想，尼玛这条计策还真够毒的！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别说对自己突然一击足以致命。就是现在被自己提前得到了消息，一时之间都没有什么好办法应对。可以说，自己纳燕文芳为妾的事情一公布，自己的一只脚，就已经踏进了棺材里面。

这可咋办？

见郭业脸上阴晴不定，阴宏智问道：“秦国公你在想什么？”

“啊……我在想……在想……这个……仕途险恶，这件事还真把我给吓着了。恐怕在下就是身居高位，也得被你们这帮文人给玩死！我是真的害怕了……还是当海贼安全。”

“你怎么能这么想？”阴宏智道：“仕途比江湖上凶险是不假，但是也没有那么严重。秦国公能力太强，树敌太多，才有今日之难。不是我瞧不起您，您就是投靠了齐王殿下，竭尽全力的往上爬，也没有能力树那么多强敌。”

“那我就借您吉言了。国舅爷，我再向您打听一件事儿。”

“你说。”

“这次要对付秦国公的主要是谁？”

“要对付秦国公的人多了……不过对付秦国公的主力，应该是五大士族。”

“五大士族……琵琶女，您的意思是五大士族和天福和尚一案有关？”

“这本国舅就不清楚了。可能是他们确有勾结，也可能是五大士族恰逢其会，因势利导。不过据本国舅所知，这次五大士族之所以要置秦国公于死地，是因为利益之争。”

“利益之争？”

“说白了就是钱财。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五大士族好不容易找到了便宜琉璃的制取方法，秦国公却声称，他有办法制作出更好更便宜的琉璃。这不是挡了五大士族的财路吗？”

郭业道：“就算如您所说，五大士族是因为利益之争，要置秦国公于死地。但是，齐王殿下为的又是什么呢？就算他们有过小小的误会，秦国公毕竟救了齐王一命，怎么说也是恩大于仇。齐王千岁小小年纪就做出如此忘恩负义之事，实在是让人齿冷。”

“这个问题嘛……”这事阴宏智也感到有点理亏，面色微红，道：“要说此事，齐王也是被逼无奈。郭业这家伙的运气太好、能力太强，多少场谋反大案，都是被他给搅黄了。您想想……以后咱们要干的那件大事，假如一不留神，撞在了郭业的手上，那不就全完了吗？为了大唐的千秋万代，也只能委屈秦国公了。”

郭业冷笑道：“为了大唐的千秋万代？恐怕为的是齐王的一己私利吧？”

“这个……这个……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听我解释……”

“不必解释了！”郭业大手一挥道：“齐王殿下，我跟定了！”

“你说啥？”

“在下的意思是……成大事者不拘小节。齐王殿下为了大位，连自己的救命恩人都说杀就杀，这个秉性郭某人喜欢！是个干大事的料子，跟着他有前途。”

“那你就怕齐王殿下刻薄寡恩，鸟尽弓藏？”

“怕，当然怕。所以，郭某人有个要求。齐王殿下答应了，我就是他的股肱之臣。他要是不答应，那不好意思，郭某人还想多活几年，就不趟这摊浑水了。”

“到底是什么要求？”

## 第1668章豆子冈

齐王李佑暗中招揽山贼草寇，准备夺嫡。

本来，郭业对这件事并不怎么感兴趣。随着皇子的年龄渐长，这种事情是一定会发生。应该为这件事发愁的，应该是李二陛下，而不是自己。

不过，现在听说，李佑参与了陷害自己的计划。郭业忽然觉得，还是派人打入齐王府内部为好。当然，郭业不能真的把千八百人安插进齐王府，那样的话，就不是暗中打探消息，而是钓鱼执法，鼓动齐王谋反了。

得想个办法，和齐王李佑保持若近若离的关系。既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又不能真正的为李佑效力。

郭业微微一笑，端起茶杯，轻抿一口，道：“国舅爷想招揽郭某人，一是看中了郭某人的钱财，二是看中了郭某人的势力。咱们先说清楚，皇帝还不差饿兵呢，更别说是齐王了。我郭某人可以不要齐王的军饷，但是齐王殿下也别指望我拿出钱财来孝敬。”

要说阴弘智没对郭业的钱财动心，那也是假话。不过齐王李佑另有来钱的路子，郭业这个海贼头子的钱，只能算是锦上添花，并不是非得到不可。阴弘智嗤笑一声，道：“你那仁瓜俩枣的，还是自己留着吧。齐王殿下乃是天之骄子，岂能贪图属下的钱财？这个条件，本国舅代齐王千岁答应了。”

“呃……其实刚才那个条件只是个添头。郭某人真正的要求是，要保证郭某人有自保之力。”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郭某人若归顺齐王殿下，为齐王殿下效力，自然是万死不辞。不过，我手下的兄弟，却不是齐王殿下的臣子。换句话说，他们只能听从我一个人的指挥，不能交给其他人带领。这个要求，不知齐王殿下能否答应？”

阴弘智冷笑道：“你这个想法，有个名头，叫做侍君不忠，你知不知道？”

“侍君不忠就侍君不忠吧。”郭业道：“假如齐王殿下真像是贞观天子那样，厚遇功臣，时间久了，郭某人自然会对齐王殿下献上全部的忠诚。不过……假如齐王殿下乃是汉高祖一般的人物，郭某人有这点子本钱在手，至不济还可以全身而退。这个要求进可攻退可守，就看齐王殿下有没有容人之量了？”

“若是齐王殿下不能答应呢？”

“那不好意思，咱们还是一拍两散。就是汉高祖，在没得天下时候，还封韩信为齐王呢。莫给殿下的心胸连汉高祖都不如？那样的话，郭某人及时退出，也算的上是明智之举。”

说到这里，郭业长叹一声，道：“想那秦国公郭业，为了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却是不得善终。我这个和他同名同姓之人，又怎么敢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对了，秦国公和琵琶女的事情，大唐天子现在知道没有？打算对他如何处置？”

“这事儿陛下还不知道呢。”

“那是为何？”

“现在秦国公还没有回国，如果提前奏报了大唐天子，这个秘密可就保不住了。假如让秦国公得到了消息，鬼知道他又有何好办法，在面见天子的

时候巧舌如簧，为自己脱罪。现在就是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勋国公张亮，准备在秦国公归国那天的朝会上，把这件事情公布。秦国公就是再大的能耐，也不能眨眼间就想好辩解之言吧。只要他第一次没想好，以后再说什么，陛下先入为主，也就不会相信了。对了，你怎么对秦国公那么敢兴趣？他的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不过是兔死狐悲物伤其类罢了。好了，咱们不谈秦国公，国舅爷，您对我刚才提出的条件，又怎么看？”

“这……”阴弘智沉吟半晌，道：“此事关系重大，本国舅难以做主。最终还要齐王定夺。不过我想以齐王的心胸，这个条件他会答应的。”

“那郭某人静候佳音了。不知以后咱们如何联络？”

“你说个地方，我以后自然会派人和你联络。”

郭业连连摇头，道：“那可不成！我是贼，你是官。我把藏身之处告诉你，那不是授人以柄吗？”

“那你说怎么办？”

“您给我一个信物，以后我自己，或者我派人，手持信物，和您联络。”

“如此也好。”阴弘智从腰间解下一方美玉，道：“此玉乃是阴贵妃所赠，价值连城。齐王府内有点身份的人都认识此物。你以后就手持此物来齐王府见我，他人必定不敢阻拦。”

“多谢国舅！”

郭业美玉到手，就想起身告辞，谁想阴宏智又把他给拦住了，道：“郭兄弟别着急走啊，本国舅问你一件事。”

“国舅爷有话请讲。”

“你觉得……本国舅对你如何？”

“咱们初次见面，国舅爷就帮郭某人化解了一场大难。现在又要把郭某人引荐给齐王千岁，可以说对郭某人恩重如山。”说着话，郭业从怀里又掏出了几张钱票，道：“郭某人出来得匆忙，就剩下这么多了。些许钱财，不成敬意，还望国舅爷收下……”

“呵呵，你舍不得给齐王殿下送钱，倒是舍得给本国舅送钱。”

“那可不一样。郭某人和齐王千岁并没有什么交情，为齐王千岁效力，乃是公事。但在下和国舅爷可是一见如故……朋友有通财之谊，这些钱票，还望国舅爷务必收下。”

阴弘智摇了摇头，道：“看来你还真的把本国舅当成贪财之人了。拿回去吧，本国舅刚才跟你说那番话，可不是贪图你的钱财，而是有件事要郭兄弟你帮忙。”

“什么事？”

阴弘智叹了一口气，道：“此时说来话长。齐王千岁要想干成那件大事，除了大量的钱财以外，还需要聚拢庞大的势力。这些年，本国舅东奔西走，也为齐王殿下收服了不少英雄好汉。可是就在前些日子，阴沟里翻了船……”

“莫非是有些人拒绝了国舅爷的招揽？”

“郭兄弟，你是高句丽人，本国舅才交浅言深，初次见面，就以大事相告。至于其他人，本国舅也只是告诉他们要为齐王效力罢了。即便是拒绝了本国舅，对本国舅也构不成什么威胁。不过，有些人却不仅仅是拒绝了本国舅，还对本国舅加以折辱，甚至……甚至……把本国舅的独生女儿掳掠了

去！可怜我那苦命的孩儿，年方一十四岁，就落在了群盗之手……下场不堪设想！”

说到这里，阴弘智双膝跪倒，道：“还望郭兄弟施以援手，救我那孩儿于水火之中。只要您给我办成了这件事，齐王千岁那里，我一定为您多多美言。不仅如此，我还有重礼相赠。另外，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我把我的女儿嫁给您……”

“国舅爷快快请起。”郭业把阴弘智搀扶起来，不解地问道：“国舅爷，您乃是皇亲国戚，令千金也能称得上是金枝玉叶。出了这种事情，您报官不就行了，怎么还求到了郭某人的头上。我的能耐再大，难道还能比得上大唐的官兵？”

阴弘智苦笑了一声，道：“关键是这事儿……官兵根本就不顶用。”

“这是为何？”

“郭兄弟可曾听说过豆子冈？”

## 第1669章一举两得

“听着这个名字倒是有点耳熟，更多的却是想不起来了。”

“豆子冈离此大概是八百里，那是一片大盐泽。其间寸草不生，沼泽遍布，大军难行。自古以来，就是盗贼出没之地。历朝历代，只要天下大乱，必有一路反王以豆子冈为基地，祸乱天下。现如今，虽然天下太平，豆子冈内还是有一伙盗贼，总人数大改有四五百号。本国舅看他们也是一股子势力，就上门招揽，谁料到竟然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四五百号？人倒是不多。”郭业沉吟道：“官军就真的对付不了？”

“官军绝对没戏。此处的地形太复杂了，那伙盗贼随便找个地方一躲，官军不出动上十万人马，就不可能对他们构成威胁。也正是如此，让他们无法无天，竟敢掳掠国舅之女。不怕您笑话，我虽然是国舅，但是让我说服官府出动十万大军，还真没有那个能耐。再说了，大军出动，难以掩人耳目，把这伙盗贼逼急了，他们撕票可怎么办？”

郭业一皱眉，道：“这事儿听起来的确难办。不过官府都做不到的事情，您求到了郭某的头上。是不是有点……太高看郭某人了。”

“不，本国舅的意思是，怎么说你和这伙人一样，都是干的没本钱的买卖。如果你带着人找上门去，他们未必不会相见。然后你再见机行事，是花钱赎买也好，是趁机抢人也罢，总会有机会把我那可怜的女儿救回来。”

“军中的好手也不少，您让他们假扮成盗贼，不比找郭某人强得多吗？”

“您身为海寇，都在大唐有个情报网。莫非您以为这伙盗贼就没有眼线在外？军中好手出动，搞不好就会弄巧成拙。所以，此事非郭兄弟莫属！”

“还有您以前招揽的江湖人物？”

“远水解不了近渴。”

郭业思索了片刻，猛然间一拍几案，道：“国舅爷，你在说谎！”

“啊？郭兄弟你这话是从何说起？”

“哼哼，自己亲生女儿被贼人所掳，那是何等紧急的大事。说不定救兵晚来一步，令千金就得香消玉殒！你不赶紧想办法搬请救兵，怎么还有心思来板桥镇敲诈勒索？说！你想把郭某人诓到豆子冈，到底是意欲何为？”

阴弘智面色尴尬，道：“刚才本国舅说的确实有些地方不尽不实的。不过，那是为了取得您的信任，可不是故意欺瞒。我要是一开始就说，本国舅的来板桥镇不是为了谋财，您也不能够相信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本国舅来板桥镇的目的就是搬请救兵来了。那个王十普虽然是靠妹妹上位，其实功夫真的不错，手底下也有百十号亡命徒。本国舅来板桥镇的目的，就是请他帮忙。”

“那你又为何不带着王十普去豆子冈，反而在听海楼敲诈勒索？”

阴弘智苦笑道：“本国舅和王十普早有联络，也要他给齐王府贡献一笔钱财，所以才有了今天这场宴会。不过，今天本国舅来板桥镇，为的可不是这事儿，只不过是适逢其会罢了。没想到，这还没怎么样呢，您就把王十普给宰了。”

“所以你就把主意打到了郭某人的身上？”

“就是这样。要不然本国舅为何初次见面，就把这么大的事情告诉您？除



了您是外邦人以外，最重要的原因是本国舅实在是没时间了。这救人如救火……我是实在等不及了。”

“你从豆子冈到板桥镇用了多长时间？”

“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恐怕令千金已经……”

“唉，你不说我也知道，说不定现在她已经失了清白之身。现在只希望您把她救出来，保全她的性命。郭兄弟，事不宜迟，你赶紧动身。”

郭业摇了摇头，道：“国舅爷，还是不对。就算那伙盗贼确实是色胆包天，不怕大唐官兵的报复。但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何把令千金留下，而把您给放了回来？把你们父女二人都留在豆子冈，岂不更好？”

阴弘智脸一红，道：“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实际上……我是看势头不对，自己偷跑的……”

听了这话，郭业心中不由得暗骂了一声卧槽。他强忍怒气，道：“这么说来，您所说的强掳之说，也是不尽不实了？”

“郭兄弟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阴某人要真是胆小如鼠，齐王殿下又怎能对本国舅委以重任？事实是，那伙盗贼言语之间，对本国舅殊为不敬，而且盗匪首领对本国舅提出了婚姻之事，并且派人把我们住的地方给包围了。如此行径，他们的目的不是昭然若揭吗？本国舅被逼无奈，才钻了狗洞。”

“狗洞？”

殷弘智面色尴尬，道：“啊，本国舅怎么逃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您赶紧想办法救人。”

“最后一个问题，令千金的名字是……”

“阴秀怜。”

……

最终，郭业还是答应了阴弘智的要求。不过，他可没有立即动身，而是把五位美妾召集在一起，商量对策。

怎么也过去一天一夜了，想必该发生的已经发生，早一会晚一会，没啥大的区别。磨刀不误砍柴工，豆子冈地势险要，想要把阴秀怜救出来，只能智取，不能强攻。到底如何救人，还得从长计议。

等郭业把这件事说完，杨凤怡道：“我说夫君大人，现在都火烧眉毛了，您还想着怎么救阴秀怜呢！您先说说，燕文芳的事儿怎么办？您老人家四美齐收的时候，没想过这个下场吧？”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暂时我还真没想出来什么好主意。不过，值得庆幸的是，第一，咱们事先得到了这个消息。第二，陛下还没听说过这件事。只要我一日不回长安城，这事就不会发作，咱们有的是时间从长计议。我答应救阴秀怜，一方面是不忍心一个妙龄少女落入贼人之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取得阴弘智的信任，知道他们的后续计划。”

渊若霜道：“这种事，就算陛下知道您是被诬陷的，恐怕也咽不下这口气。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陛下认为不良人的报告并不可信。”

孙小小道：“燕文芳是有备而来，现在水口城内，见过她的人成千上万，谁不知道她是秦国公的小妾？怎么可能抵赖？”

善花公主道：“实在不行的话，咱们不如避居新罗。大唐天子的手再长，也管不到新罗的头上。”

“那倒不用，事情还没到这个那个地步。我总觉得，这事儿应该不是什么绝杀之局……事情的关键，就在于把水搅浑……”

杨凤怡眼前一亮，道：“我让人乔装改扮成燕文芳的样子，在全国各地露面。不良人所谓的证据，无非是一些画像或者人证罢了，总不可能有什么真凭实据。他们有的，咱们全都有，陛下就不知道改信谁的了。”

郭业摇头道：“还是不妥。你别忘了，这是燕文芳故意陷害，把她逼急了，自动投案。陛下还真未必会把她怎么样。她要是说，已经被我如何如何了，你让我怎么跟陛下解释？有没有一个办法，让她不敢露面？”

说到这里，郭业忽然间灵机一动，道：“有了！恐怕这件事，还要应在豆子冈群盗的身上。”

## 第1670章乙支花花的野望

“豆子冈群盗？”

“不错。”郭业点了点头，道：“咱们就说琵琶女和豆子冈群盗有所勾连，人尽可夫，给陛下带了无数顶绿帽子。我看她还敢不敢露面。”

杨凤怡听了这话，扑哧一乐，道：“您这个主意完全是个馊主意，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假如这个消息传出去，陛下的面子上不好看，您的头上岂不是绿油油的？”

孙小小接话道：“再说了，陛下丢了这么大的面子，固然是对豆子冈群盗和琵琶女都万分愤恨，但是这些人他都是看不见摸不着，唯有您整天和他碰面，最后一股邪火还不是要发在您的身上？这个办法的确不怎么高明。”

郭业道：“这条计策要是那么简单的话，当然没什么用。往琵琶女身上泼脏水的主要目的，是让她不敢轻易露面。然后，咱们要做的，就是让燕文芳重现在我的身边……”

“重现？怎么让燕文芳重现？”

“那就要靠凤怡你的手段了。”

杨凤怡苦笑一声，道：“夫君大人，您实在是太高看我了。我这是易容术，可不是整容术。找人扮成燕文芳的样子，最多有七八成相似。”

“要的就是七八分相似。”郭业道：“到时候，找机会让陛下和假的燕文芳见上一面，让他知道燕文芳并非是琵琶女……然后，那帮人再构陷与我，陛下先入为主，就知道他们纯属污蔑。要是运作的好，还能让他们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善花公主轻哼一声，道：“郭君，您这个计划听着倒是不错。不过……我怎么觉得，这事其实和豆子冈群盗关系不大呢。您随便找一伙流寇顶缸不就行了？为啥非要把这个屎盆子扣在豆子冈群盗的头上？该不是特意为了拯救那个阴秀怜找的借口吧？能让豆子冈群盗不惜得罪国舅爷也要到手的佳人，想必是倾国倾城，郭君一定是动心了吧……”

“我这刚才不是说了吗？拯救阴秀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取得阴宏智的信任。”

“哼，谁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善花公主一翻白眼，道：“总而言之，别指望我给你出主意救阴秀莲。”

“那凤怡你看……”

“我听善花妹妹的。”

“梅子你呢？”

“夫君有刀枪不入之能，想必此行没什么危险，至不济也只是救不出那个阴秀莲罢了。现在人家连半年一次都享受不到，这再多一个美女，岂不更是无望？所以，嘻嘻……这事梅子也不搀和。”

“若霜？”

“夫君您确定要听若霜的意见？”

“呃……算了，当我没问。小小你呢？”

孙小小含笑不语，郭业瞬间秒懂了。他怒道：“算了，你们都靠不住，我自己想办法！”

正在这时，有个声音从窗外响起：“秦国公别恼，奴家愿意帮您。”

这个声音倒是有点耳熟，郭业大喜道：“是谁？”

帘栊一挑，走进一人，此人身高五尺，腰围也是五尺，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球。再往脸上看，活脱脱一头猪妖现世。

来人正是乙支文德的孙女。

想当初，渊盖苏文在平壤城发动政变，把乙支家几乎斩尽杀绝。乙支花花矢志为族人报仇雪恨，随着郭业回转大唐。可是高建武都在大唐不怎么受重视，何况是乙支花花？所以，她在大唐只是帮着郭业恶心了一把张亮，其他的就毫无建树了。

后来，她又跟着郭业回到新罗，结果还没等她找到什么机会报仇呢，渊盖苏文已经被郭业算计死了。渊盖苏文一死，她这个仇基本上就算报了。

按理说，此时的乙支花花，就应该在汉城过下半辈子。杨万春和乙支文德是老交情了，不说能让她嫁人生子生活幸福吧，起码能让她后半辈子衣食无忧。

出乎郭业预料的是，人家乙支花花根本就没留在汉城，而是故技重施，又混在了郭业的船上。这还不说，现在竟然暗中跟踪他到了板桥镇。

郭业一咧嘴，道：“乙支花花，你怎么来了？”

“秦国公，您真是有了新人忘旧人。怎么带着诸位姐姐游山玩水，就把花花丢在一边不闻不问？这不公平。”

郭业赶紧撇清道：“什么新人旧人？我压根就跟你没关系。”

“怎么能没关系呢？您帮花花报了大仇，花花身无长物，没有什么可以报恩的，只能以身相许了。”

“别！千万别。你最好的报恩方式，就是离我越远越好！”

“好吧，人家年老色衰，也怨不得您不待见我。”

“根本就不是那个问题。这里面明明是你年纪最小好不好……”

“那您的意思我还有戏？”

郭业把头药的跟拨浪鼓一样，道：“没有，绝对没有。我说乙支花花，你到底想干啥？你要是再这么装疯卖傻，我可……我可……我把你送回汉城去。”

“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快讲！”

乙支花花叹了一口气，道：“花花就是丑了一点，其他的哪样都不落后余人。不是花花自夸，奴家的文韬武略，虽然赶不上秦国公，但比一般的男子可强上万分。就是厨艺女红，比我师父也好多了。”

“你师父？”

杨凤怡脸一红，道：“花花你别说了，厨艺女红你跟我比什么劲？有本事你跟……你跟……”

她往四下里看了一眼，身边这几位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主，还不如自己呢。只得道：“总之，别拿我说事儿。”

乙支花花接着说道：“不是我花花非要跟您比。我的意思是，花花大好的年华，满身的本事，难道就这样混吃等死？”

郭业心说，你能找个犄角旮旯混吃等死，就是天下人的幸事。你这不是丑了一点，而是忒丑了，影响市容不说，还影响人民群众的食欲！

尽管心里面这么想，但是他可不能这么说，不管怎么说，乙支花花和杨

凤怡有师徒之份，杨凤怡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郭业道：“乙支花花，你的意思是……想找点事情做？那你就……那你就……”郭业想了半天，还真没想出什么事情是适合乙支花花干的，道：“你觉得你适合干啥？只要你说出来，我郭业定然全力配合。”

“就等您这句话了！您觉得……国公夫人咋样？”

郭业咬着牙道：“乙支花花！”

“好吧，刚才那个条件当我没说，花花的要求是……您别把花花当成一个女人，而是当成一个男人。”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男人？”

“对呀。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儿丑？您把我当成一个男人，给花花安排一个职司，总好过这混吃等死。”

“把你当成一个男人……”郭业努力把乙支花花当成一个男人看，结果发现……尼玛还是影响胃口！他一皱眉，道：“这个……其实不大好办。”

乙支花花道：“您是不是担心花花的能力？这简直太好办了。您刚才不是想去豆子冈救阴秀莲吗？咱们俩见机行事，您看看花花的手段！要是成功把阴秀怜救回来，您就答应花花的要求。要是没能把阴秀怜救回来，花花也就无颜再要求什么职司……”

“就这么定了！”郭业还没说话呢，杨凤怡先答应了。

郭业苦着脸道：“这是不是不大合适？”

善花公主道：“合适，简直太合适了。花花，我告诉你，你就是不把阴秀怜救出来也没什么，关键是帮我们盯着这个花心大萝卜，别让他有机会在外面拈花惹草。只要这个任务完成了，本公主保你如愿以偿。”

这下郭业也不敢反对了，再反对，那不说明自己心虚吗？只得道：“那好吧，不过此次去豆子冈救人，可算是进了强盗窝了。说不定会有莫大的危险，乙支花花你怕不怕？”

“您的意思是，他们会把我抢回去当压寨夫人？”

“你想得美！”

## 第1671章郭小哥剿匪记（1）

“秦国公，这就是豆子冈？”

“嘘！别叫我秦国公，咱们不是说好了吗？到了豆子冈，咱们就以兄妹相称。我是你哥哥，叫做郭大宝。你是我妹妹叫做郭小花。”

乙支花花撇着嘴，道：“我还是觉得咱们夫妻相称好一点。说咱们是兄妹，长得也不像啊，人家能信吗？”

“说咱们是夫妻，人家更不相信！我这么帅，能娶你这么磕碜的老婆吗？”

“说得也是。对了，你就说你是倒插门。”

“入赘也不成……本来入赘就够委屈的，我还不挑个好人家……不怕告诉你，我还真入赘过……咦，不对，咱们身后边有动静。”

二人回头观看，就见缓缓走过一伙人来。为首一人，五短身材，面色黝黑，骑着一匹矮马，身后跟着二三十名步卒，还赶着两辆大车。

黑脸汉子见到郭业二人，也是吃惊不小，勒住了马匹，道：“你们是什么人？胆敢窥测我豆子冈，莫非是活腻了吗？”

郭业连忙抱拳拱手，道：“这位大哥，可是豆子冈里面的英雄好汉？在下郭大宝，来到贵宝地，绝无恶意。我是……我是来入伙的。”

“入伙？”黑脸汉子上下打量了郭业几眼，道：“瞧你这细皮嫩肉的，不像是刀口上讨生活的，倒像是个读书人，怎么想来豆子冈落草？说！你是不是官府派来的探子？”

郭业道：“长得好就是官府派来的探子？您这话我不爱听。俗话说的好，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天生的面善心恶不行吗？再者说了……当探子多危险啊，您见过带着女眷当探子的吗？”

黑脸汉子点了点头，道：“别说带着女眷当探子了，就是带着女眷入伙的都不多见。对了，女……女眷……”

郭业用手一指乙支花花，道：“女孩子出门在外，多有不便。我这才让她换了一身男装，其实，她是我妹妹，郭小花。”

乙支花花“嫣然”一笑，福了一下身子，道：“这位大哥请了。妹妹小花这厢有礼了。”

黑脸汉子用手点指乙支花花，扭过头去，对郭业道：“您妹妹就这副尊容，还出门在外有所不便？您亏心不亏心啊？说！你是不是让你妹妹女扮男装，趁机占男人的便宜！”

郭业连连摆手，道：“您这么想可是误会我们了。我的意思是……她穿男装还顺眼一点，要是穿女装的话，那就更难看了，会对别人造成多有不便。最起码，每天少吃两碗饭。所以才让她穿了女装……是这么个意思。”

“这还差不多……不对！”黑脸汉子大怒道：“你把她带进豆子冈，那不就是我们豆子冈的爷们多有不便吗？你小子，还是没安着好心。”

郭业道：“您这话就更不对了。咱们豆子冈群雄是干什么的？杀官造反！指不定哪天就被官府剿灭了。这等时候，就应该不拘一格招纳人才，而不是执着于皮相。我妹妹丑点怎么了？她有真能耐不就行了？我不和你废话，赶快引领我见你们大当家的，我和他说。”

“真能耐？你说这头猪除了吃饭，还有啥能耐？”

乙支花花怒道：“你说谁猪呢？你说谁猪呢？惹恼了姑奶奶，我……”

“怎么样？”

郭业冲着乙支花花一使眼色，道：“动手！”

乙支花花那是杨凤怡的徒弟，武功相当不错。闻言双脚一使劲，飞身跃上马背，大屁股一拱，道：“你给我下去吧！”

黑脸汉子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呢，就被乙支花花打落马下。郭业往前一窜，手持宝剑，直指黑脸汉子的哽嗓咽喉，道：“别动！”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咱们爷们的地头上撒野！”

众喽啰各拉兵刃，把二人团团围住。

黑脸汉子怒道：“你……你果然是官府派来的探子！”

“切！什么探子呀！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兄妹是来入伙的。”

“那你为何……为何这般待我？”

郭业嘿嘿冷笑道：“有句话叫做，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我郭大宝是来入伙的，可不是来受气的。不显露点能耐，你还以为我们兄妹好欺负呢！”

“那你快把我放了！”

“这有何难？”

郭业把剑尖移开，道：“我们兄妹的本事你也见识了，现在，咱们可以谈谈入伙的事情吧。”

“好说，好说。你们到底是哪的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因何来豆子冈……”黑脸汉子一边说着，一边往后退去，忽然间他大喝一声，道：“剁了他们！妈了个巴子的，敢对我黑铁塔动手，我要把你们碎尸万段！”

黑脸汉子想的挺好，这二人本事再大又怎么样？难道还能以一当十？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就是猛虎也得怕群狼。自己带的这帮人，都是豆子冈的悍匪，过不了多久，他们兄妹二人就得被乱刃分尸。

可是，事实和他想的出入太大了。这帮悍匪，在郭业和乙支花花面前，如同两三岁的顽童相仿，根本就是毫无威胁。没过多久，连同黑脸汉子一起，就全部被打翻在地。好在郭业留了手，倒是没闹出人命来。

郭业手持宝剑，道：“你们想死还是想活？”

“想死怎么讲，想活又怎么说？”

“想死的话，我一剑一个，全送你们见阎王。”

“那想活呢？”

“两个人一组，把对方捆好了。”

恶人自有恶人磨，这伙悍匪在郭业面前，毫无抵抗之力。不一会功夫，两人一组，束手就缚。

唯独那个黑脸汉子，挣扎着站起身来，道：“你……你杀了我吧！”

“我杀你干什么？杀了你还能入伙？”

“你还想入伙？”黑脸汉子仿佛看外星人似的看着郭业，道：“你不怕到了大寨之内，老子再次翻脸？我可告诉你，我们豆子冈的几位当家的，都是武功绝顶。你到了那里，绝对讨不了好去！”

“嘿嘿，那我就更要见识见识了！黑小个子，头前带路。”

黑脸汉子还是不动，道：“你杀了我吧……”

“我说小个子，你今天是怎么啦，怎么总是死呀死的。我没想要你的命，

就想来你们豆子冈入伙。”

“哼，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万一你真是官府派来的探子，我把你带过去，那不是引狼入室吗？我黑铁塔可不是出卖朋友的人。”

乙支花花道：“你以为我们杀了你，就没人带路了？这里这么多人呢？总有贪生怕死之辈。”

黑脸汉子道：“这你就不懂了。我们豆子冈能有今天，一方面靠的是兄弟们的勇武，另一方面靠的却是事事小心。要是没有我的带领，光靠他们？哼，豆子冈内，暗哨遍布，等你们到了地方，兄弟们早就跑光了。”

“此言当真？”

“我死都要死了，还骗你干啥？”

“好吧，我被你打败了。”郭业叹了口气，道：“我们也不杀你。你说说，怎么才能相信我们不是官府的探子？”



## 第1672章郭小哥剿匪记（2）

“这样啊……”黑脸汉子把嘴一撇，道：“我先问你几个问题，你要是答的好了，我就相信你不是官府的探子。你要是答的不好，哼哼，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会带你去大寨之内的。”

“那你就问吧！”

“首先……你们真是兄妹？怎么一个长得一点都不像啊？”

“这个……其实我们是同父异母。这爹虽然一样，但是娘完全不一样啊。我娘长得俊点，她娘长得……稍微差了一些。”

“同母异父？这么说她跟她娘长得差不多……你爹也真是好牙口啊，佩服！佩服！真爷们！真汉子！”

郭业不欲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道：“这就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你管的着吗？我说朋友，随便非议他人的父母，可不是君子所为。”

黑脸汉子不屑地说道：“老子都当贼了，还尼玛君子！”

郭业宝剑一指，道：“在下是让你随便问问题，可不是让你随便折辱。你要是嘴里这么不干不净的，辱及郭某人的先人。郭某人捺不住火，宝剑这么一滑，您这条小命就得交代。不错，您是不怕死，但是因为嘴贱而死，是不是太不值当了一点？”

“好吧，这个问题算你过关。听你的口音，不像是河南道的人。你到底是哪的？”

“实不相瞒，在下乃是益州人氏。”

“益州？益州距离此地何止万里，因何来咱们豆子冈落草？”

郭业对此早有预案，道：“实不相瞒，现在天下太平，老百姓安居乐业。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人，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不成气候。也只有咱们豆子冈地势险要，名声在外。郭某人要想吃这碗饭，不来豆子冈还真不行。”

“说得也是……不过，你虽然武功不错，但是看你的谈吐，文质彬彬的。可是读了几年书？”

“您猜对了，在下确实识文断字。”

“你既然读过书，人样子长得也不错，干啥不能吃饭，为什么要来豆子冈落草？嘿嘿，英雄好汉，说的好听，实际上咱们就是贼人，靠着打家劫舍为生。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算了，大部分人没有后代。但凡有点出路，谁乐意当贼啊？难道说你身上背着人命案子？”

郭业长叹一声，道：“唉！此事说来话长，官逼民反，官逼民反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益州府原来有个弥勒教大行于世，广施符水，普渡众生。在下不才，也是弥勒教中人。可谁想到，从长安城来了个秦国公郭业，非说弥勒教教主天福和尚谋反，把他人家抓走了。弥勒教内也要整顿，与天福和尚无关的可以放过，天福和尚的亲信之人，却要抓捕问罪。”

“你是天福和尚的亲信？”

“那哪能啊。我虽然功夫不错，但习武的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平日里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乃是安善的良民。更别提参与谋反大案了。可是那负责甄别弥勒教众之人，趁机敛财。乖乖交钱的，就是普通教众，不肯交钱

或者交的少的，就被他们打成天福和尚一党。我一时糊涂，咽不下这口气，就没交钱……结果，硬生生的被他们逼成了反贼……无奈之下，这才带着妹妹四海为家。后来听说了豆子冈群雄的为威名，这才赶来投奔。”

这番谎言，郭业也是早就想好了。天福和尚一案，要说没有个把冤枉的，郭业自己都不信。他冒充一个身怀绝技的普通教众。除非豆子冈的强盗派人去益州打探，绝无可能穿帮。

黑脸汉子听完了，连连点头，道：“这个案子轰传天下，我倒是听说过。只是没想到，堂堂的秦国公，也会冤枉好人，在民间，这家伙的官声还算不错。”

“唉，哪个庙里没有冤死的鬼。再说了，秦国公就是个掌总的。具体办案的，还不是那些事心财黑的小吏。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任你官清似水，难逃吏滑如油。这种事，秦国公也没辙。”

郭业对答如流，黑脸汉子一时间还真挑不出什么错来，但是现在乃是非常时期，就这么贸然把两个生人引入寨中，实在有些不妥。

他说道：“郭大宝，你说的倒是毫无破绽。不过……现在咱们山寨正在办一件大事，不方便接待贵客。这样吧，你先去无棣县待上几天。等我们这件大事办完了，再接你入寨。”

郭业道：“还没请教尊驾的贵姓高名？”

“免贵姓高，名元青。人送绰号，黑铁塔！”

郭业看着眼前这个黑脸的小个子，无论如何也没办法把“黑铁塔”这个绰号，和他联系在一起。他咽了口唾沫，道：“好吧，我说高元青。你说得倒是轻巧，去无棣县，然后呢？你说话不算话，我上哪找你去？你指望这么三言两语就把我支走，是不是太小瞧我郭某人了？”

高元青也觉得自己这么干有点不地道，一嚙牙花子，道：“要是往常呢，想在咱们豆子冈入伙，那都要交投名状。不过，最近咱们豆子冈惹了点麻烦，就是投名状也不好使了，兄弟我也是实在没办法，只能对不住您了。您要是觉得实在不能接受，那你就把我宰了，姓高的绝无二话。”

这家伙死视生死如无物，死猪不怕开水烫，郭业也是颇为头疼。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道：“姓高的，我就纳闷了，人们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怎么你小子张嘴是死，闭嘴又是死，仿佛生无可恋，这究竟是为什呢？”

“为啥？”高元青苦笑一声，道：“事到如今，我跟您说实话吧，咱们豆子冈的前途也不妙，早晚就得被官府铲平喽。换句话说，我们这些人，都难免千刀万剐之苦。这早死几天，晚死几天，又有啥区别？”

郭业道：“不能吧？据我所知，豆子冈地势险要，不出动十万大军，根本就奈何不了你们。因为这个，郭某人才带着妹子来投。怎么听你说话的这意思，这豆子冈都成了纸糊的了？”

“嗨！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咱们豆子冈地形险要是不假，官府难以剿灭也为真。不过……光这有啥用啊？官军奈何不得咱们，咱们也奈何不得官军。豆子冈四五百人，人吃马嚼的，消耗也不少。这补充从哪来？”

“你们不会出去抢？”

“如今天下太平，绿林之中，也就是咱们豆子冈一枝独秀。所以，咱们豆子冈附近，一直就驻守着朝廷的大军。咱们出去的人少，抢来的东西就是杯水车薪。出去的人多，那就是给官军送菜。所以，现在其实咱们豆子冈获得

补给的最好办法，就是拿钱买。”

郭业听了这话，好悬没笑出声来，道：“拿钱买？这也太对不起豆子冈的名头了吧？”

“形势比人强，这有什么办法。唉，如今咱们豆子冈是坐吃山空，我看也坚持不了多久了。郭兄弟，你要是有更好的出路，还是别来咱们豆子冈落草了。”

郭业来豆子冈的目的是为了救阴秀怜，又不是真的落草，闻言一阵冷笑，道：“你这番说辞，还是指望把郭某人支走？”

高元青一仰头，冷哼一声，道：“你爱信不信！反正我这一百来斤交给您了，您不信的话……”

郭业赶紧把他拦住了，道：“好吧，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山寨里，要办的那件大事，是什么？”

## 第1673章郭小哥剿匪记（3）

高元青道：“就在前些日子，咱们豆子冈来了一位贵人，乃是齐王李佑的亲舅舅，换言之就是咱们大唐的国舅爷，姓殷叫做阴宏智。他想让咱们豆子冈群雄，为齐王殿下效力。”

“要当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是好事啊！”

“招安当然是好事。不过呢……谁知道他阴宏智是不是包藏祸心，假意招安，实际上是想把我们豆子冈群雄一网打尽。”

“所以呢？”

“所以，我们就稍微试探一下。当时，国舅爷前来，除了几个随从，还带着他的一个女公子。那女公子长得那个俊啊，有个词怎么说来着，沉……沉……”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对，就是这两句话。所以，我们大当家的，就向国舅爷提亲，求娶他家这位女公子。”

郭业道：“你们也太不懂规矩了吧。那国舅家的闺女，怎么说也是金枝玉叶。你们大大当家的，说白了就是个贼头。他想跟国舅家结亲，这不是白日做梦吗？”

“话可不能那么说。阴弘智招揽我们的时候，说只要咱们辅佐齐王千岁登基坐殿，几位当家的就能公侯万代，我们这些当喽啰的，也能捞个县令、校尉什么的当当。咱们大当家的都要公侯万代了，难道还配不上他的闺女？”

“这……算了，我不和你争……然后呢？”

“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当天晚上，国舅爷就不见了！”

“那他家的女公子呢？”

“当然就留在咱们豆子冈了。我们估计，是国舅爷来咱们豆子冈是包藏祸心，见事机败露，弃女而逃了。”

“国舅爷逃跑就说明他包藏祸心？不见得吧。”

高元青理直气壮的说道：“怎么不见得？他要是不心虚，跑什么呀？我们这就是一计，国舅爷要是答应了大当家的求亲，说明他对我们所言都是发自肺腑，绝无虚假。”

“那要是不答应呢？”

“说明他承诺的事情有水分。现在国舅爷不但不答应，还彻夜逃跑了，那就说明，他这次来，是一句实话都没有，完全是想把我们赚出豆子冈，再一网打尽。”

郭业道：“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可能，是你们招待不周，贸然提亲……让国舅爷误会你们并不想招安。他无奈之下，这才逃离豆子冈。”

“那怎么可能？”高元青连连摇头，道：“就算我们都是粗人，招待不周。但他要不是做贼心虚，怎么可能连自己家的闺女都不顾？买卖不成仁义在，他这也太小题大做了吧。”

“人家胆小不成吗？”

“胆子小他不在长安城忍者，来我们豆子冈干什么？我们这可是强盗窝，国舅爷要是胆子不大，怎么敢来？就算他为了荣华富贵，麻着胆子来咱们豆子冈也就罢了，为啥还带着自己的亲生女儿？我看他真是胆大包天。”

还能这么解释？郭业一阵无语。

豆子冈群盗的逻辑还真能自恰，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人家阴弘智虽然胆子不大，但是心比天高，认为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群盗就会纳头便拜，至不济也能全身而退。所以，阴弘智并不认为此行有什么危险，甚至把调皮的女儿都带在了身边。

没想到的是，豆子冈群盗不按理出牌，竟然向他提亲，这可把阴弘智吓坏了。他所谓的公侯万代，也就是那么一说，招揽哪拨江湖好汉，都是这个套路。至于能不能兑现，那就只能看他们日后的际遇了。

至于现在？阴弘智就是疯了，也不会和强盗头子结亲。豆子冈的大当家的向他提亲，他只会认为是强盗头子起了歹心，根本就没把自己这个国舅的身份放在眼里，这才连夜出逃。

郭业心念一转，就想清楚了这件事的前因后果，道：“原来如此，郭某人受教了。就是不知道，你们准备如何处置国舅之女？”

“这就是我们要和您说的那件大事了。现如今，我们豆子冈差不多是山穷水尽了，十分盼望招安。可是国舅爷竟然来了这么一手，实在是令人寒心。所以……我们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可以一举三得。”

“一举三得？到底是什么办法？”

“明天就是黄道吉日，我们大当家的，准备和国舅家的千金拜堂成亲！”

“啊！你们好大的胆子！人家不同意，你们就……这不是强掳官眷吗？你们这是作死，知不知道？”

“我们这叫置之死地而后生。大当家的强娶国舅爷之女，好处有三。第一，大当家的得了一个如花美眷。第二，国舅爷暗赚咱们豆子冈，这次就要他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那第三条呢？”

“第三条，最为紧要。我们大当家的和国舅之女成其好事，过不了多久，那国舅之女，身怀有孕。生米煮成了熟饭，国舅爷就是不想承认这桩亲事也不成了。为了他的外孙着想，还不得帮着咱们豆子冈招安吗？”

“这……尼玛你们还真敢想。”郭业道：“你们就不怕国舅爷恼羞成怒，根本就不承认有这么一个女儿？”

“那大不了一拍两散，反正我们豆子冈也没啥损失，还多了一个压寨夫人。”

“你们就是因为这件大事，这两天才不准外人进入？”

“就是这样。国舅爷把女儿落在了这里，势必不肯善罢甘休。我们豆子冈这两天严加戒备，防备官军突袭。等大当家的和国舅之女的婚事办完了，木已成舟，防备才能松一点。那时候，我再请你入伙”

郭业道：“你们豆子冈的情况如此不妙，就没有想过其他办法？比如说，大家各奔东西。”

“哪有那么容易？能来豆子冈的，谁身上没有背着人命案子。短暂出去，采买点补给还成，时间久了，定然会被官府发觉，还是难逃活命。所以说，我们在这忍着是等死，各奔东西是找死。”

郭业微微一笑，道：“原来如此，那你今天就更更要带我去豆子冈了。”

说着话，郭业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了几张钱票，道：“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五万贯，作为我给你们大当家的贺礼。有了这五万贯，你们豆子冈就能

多坚持个十天半个月的。等孩子生下来，你们不就更有把握威胁阴宏智了？”

高元青看着郭业手中的钱票，眼珠子都红了，道：“这……这可是五万贯……您真舍得？”

郭业把钱票一晃，又放了回去，道：“想当初在益州，在下只不过不甘心受小人的敲诈勒索，才没交钱，以至于被污蔑成了反贼的同党。实际上，郭某人可是家资豪富之辈。这五万贯钱给你们豆子冈也没啥，但是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让我参加你们大当家的婚礼。”

“这……您这么着急败火的入伙，到底是为啥呀？等两天，那不是一样的吗？”

“为什么？”郭业冷笑一声，道：“还是那句话，狼行千里吃肉，狗行千里吃屎。我郭大宝，来你们豆子冈入伙，可不是当喽啰来的。聚义分赃厅上，怎么也得有我的一把交椅。为了我郭大宝的前途着想，在你们豆子冈的第一次亮相就至关重要。我倒要看看，你们豆子冈都混到这个地步了，到底是你们豆子冈迁就我郭大宝，还是我郭大宝迁就你们豆子冈？”

## 第1674章郭小哥剿匪记（4）

郭业这番话，其实也经不起推敲。

很显然的道理，豆子冈群盗身上背着人命案子，不敢离开豆子冈太久。那他这个朝廷钦犯，在豆子冈之外，都流窜了一年多了，想必更是山穷水尽。都混到这地步了，怎么可能有底气和豆子冈群盗叫板？

不过，这番说辞，对付高元青也足够了。

郭业从和高元青一见面开始，就是无比强硬，不肯居于人下，言语稍有不和，就和高元青大打出手。这不像是伺机打入豆子冈的官府卧底，倒像是一个江湖豪客。现在又提出这么个理由，还真符合他的性格。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有了金钱开路。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是一个小小的强盗？见了这么多钱，高元青的智商已经直线下降了。郭业所言就是有些不合理之处，也被他自动忽略了。

他为难地说道：“话是这样说。不过这可是大寨主的命令。我高元青人微言轻，可不敢私自把你放进去。”

郭业道：“怎么还是不行？你不要那么死板，大寨主这么做，无非是怕官府的探子混进来。只要保证在下不是探子，那不就行了吗？”

“可问题是，我相信您的身份，其他人不信啊！”

“那就不好意思了……”郭业冷笑道：“好说歹说，你都不给我这个面子。反正现在豆子冈也不是什么好地方，我不去了。”

“那这钱……”

“钱是郭某人的，自然和你们豆子冈无关。不仅如此，你折了郭某人的面子，郭某人要给你们豆子冈一个难忘的教训。”

“什……什么教训？”

“你们这二十来人，都祭了郭某人的宝剑罢！”

乙支花花瞧出了便宜，双臂一身，把郭业紧紧抱住，道：“不……大哥……上天有好生之德……咱们还是不要多造杀孽……”

郭业一阵恶心，心说乙支花花你这是趁机占我的便宜吧？不过这个胖丫头的力气还真不小，饶是郭业天生神力，也费了一翻手脚，才把她震开。

他手持宝剑，道：“姓高的，你要死要活，给句痛快话吧。”

要是郭业没把话讲清楚之前，高元青当然是不在乎被砍了脑袋，但是现在，明明这家伙的到来对豆子冈群盗大有好处，自己因为严格遵守大寨主的命令，不知变通，而送了性命，实在是太冤枉了一点。更何况，一起送命的，还有自己带出来的二十多名弟兄。

“这……您容我想想。”

“行，我不着急。我慢慢杀，你慢慢想……”

郭业手持宝剑，来到一个喽啰的近前，道：“兄弟，你这人命不好。黄泉路上，别怪我郭大宝，要怪只怪没跟对人……”

“慢！”高元青道：“郭兄弟且慢动手。您要是把他杀了，可就和我们的豆子冈结下了解不开的深仇。我就算答应了进寨，也于事无补了。”

郭业也不是真的要杀人，只是吓唬吓唬高元青，道：“好，我不杀人。可你这么磨磨蹭蹭的，我可跟你耽误不起……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是撞上一伙官军，咱们可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此事关系重大，你总得容我点时间……”

忽然间，郭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我改主意了，你不让我今天进大寨也成。不过，为了弥补郭某人的损失，得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我这妹子，年方一十六岁，正值青春年少，而且是个黄花大闺女，尚未婚配。”

高元青心中升起一股不详的预感，道：“您想干啥？”

“你把我妹子娶了。以后你就是我妹夫了，为了妹夫，我郭大宝暂时委屈一下也没啥。”

乙支花花捏捏作态道：“大哥，你怎么在人家面前说这个，真是羞死人啦……”

嘴里说着羞人，伸手却向着高元青抓去，把高元青吓了个亡魂皆冒！脑袋掉了，不过是个碗大的疤痕，十八年以后又是一条英雄好汉。但是跟这个丑女扯上关系，那这一辈子可就抬不起头了。江湖人，不怕死，怕丢面子！

他大声叫道：“我答应你了！”

乙支花花大喜，道：“夫……君！”

“哪呀？”高元青连连摆手，道：“我是说，答应郭兄弟了，这就带你们去大寨。”

“那大寨主怪罪下来？”

“全由高某人一人承担！”

“头前带路！”

其实，高元青的豆子冈的地位，真的挺高。除了三位寨主，也就是他了。要不然也不会知道豆子冈这么多的决策机密。有了他的遮掩，郭业和乙支花花没费什么力气，就来到了大寨之内。

二人刚安顿好，高元青就苦着脸对郭业道：“郭兄弟，三位寨主有请。”

“这么快？你把我们兄妹二人的情况都告诉三位寨主了？”

“不单是说了，还被三位寨主骂了一顿。你们到了聚义分赃厅，可得小心答话。回答的一个不好，不仅仅你们性命不保，我也得吃挂落！”

“高大哥尽管放心，你把我们带进来，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待会儿少不了你的好处。”

“希望如此。”

聚义分赃厅内，三位寨主面南背北，一众喽啰分列东西。

郭业和乙支花花随着高元青进入大厅之内。高元青低声道：“坐在正中间的，就是大寨主孔从明，左边是二寨主呼延庆喜，右边是三寨主夏立山。”

郭业定睛一看，三位寨主的年龄不算大。呼延庆喜和夏立山大概三十多岁，至于孔从明，看年龄也就跟自己差相仿佛。而且公允的说，这个孔从名长得还算不错。放在后世，得算是型男一枚。他抱拳拱手，微微一笑，道：“众位寨主请了。郭大宝这厢有礼了。”

三位寨主对视一眼，呼延庆喜首先发言，道：“你就是郭大宝？”

“正是。”

“功夫不错？”

郭业傲然道：“不敢说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自从出世以来，单打独斗还没输过。”



“小伙子，口气够狂的。”呼延庆喜冷哼一声，道：“你到底是什么身份？因何来豆子冈？说！你是不是官府派来的卧底！”

“说！”

“说！”

“说！”

众喽啰齐声喊叫，声振屋瓦。

这就是给来人一个下马威，有那胆子小的，当场就得吓尿了，把自己的来历和盘托出。就是胆子大一些的，见此情况，说谎也得有些不自然。三位寨主察言观色，就能知道来人所言，是真是假。

郭业待他们声音渐小，微微一笑，道：“寨主爷您这话说对了一半……”

高元青大惊失色，道：“你……你是不是吓傻了？你刚才不是说什么官逼民反，要来豆子冈入伙吗？怎么又和官府扯上了关系？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

孔从明轻咳一声，道：“元青不必多言，退下！”

“可是……”

“退下！”

“是！”

“郭大宝，你刚才说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叫说对了一半？”

“我郭大宝确实是官府中人，不过我可不是官府的卧底。”

呼延庆喜阴恻恻地说道：“那你此次前来，究竟为的是何事？别告诉我，你是活腻了，来咱们豆子冈找死的。”

“实不相瞒，郭某人此次前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招安！”

## 第1675章剿匪变招安

要说招安，可是豆子冈群盗的一块心病。很明显，不招安就是死路一条，但是招安的话，又恐怕官府虚言相诱。

这刚逃走了一个国舅爷，怎么又来了一个？会不会其中有诈？

呼延庆喜道：“如此说来，你刚才对郭大宝所言，全是假的了？”

“您可以那么理解。”

孔从明道：“要说我们豆子冈群雄不盼着招安，那也不是实情，能做官，谁想做贼呢？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你一见面，就对着我们鬼话连篇，让我们如何相信您的诚意？”

“这算不算诚意？”郭业又把钱票掏出来，交给了高元青，道：“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价值五万贯。”

高元青钱票到手，仔细端详了一阵，总算是长出了一口气，道：“大寨主，钱票是真的。”

孔从明道：“五万贯钱，就想买我们豆子冈群雄的性命？”

郭业道：“这只是个见面礼罢了，说明郭某人绝无恶意。具体招安的细节，咱们可以细谈。”

“您这份诚意，孔某人收下了，赐座。”

“谢大寨主”

有人给搬来了两条胡凳，给郭业和乙支花花坐下。

孔从明问道：“这位郭兄弟，请问您是代表谁，来招安我们豆子冈群雄？”

“往大了说，是齐王李佑，往小了说，是国舅，阴弘智。”

呼延庆喜冷笑道：“你是阴弘智派来的？如此说来，你不是来招安的，而是想来解救阴秀怜的吧？”

郭业此次前来豆子冈，原本的打算伺机打入豆子冈群盗的内部，再想办法救人。但是后来，听说豆子冈群盗已经穷途末路，准备招安了，郭业又改变了主意。

不把这帮人给稳住了，日后豆子冈群盗要是真的受了招安，那屎盆子怎么往琵琶女的头上扣？

所以，郭业的打算是直接代替阴弘智把豆子冈群盗给招安了，然后再给他们一笔钱财，让他们好好的在豆子冈坚守。

直到琵琶女的“名声”轰传天下，再想办法杀人灭口。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他们相信殷宏智的诚意？

郭业道：“众位寨主，你们疑心国舅爷假招安的原因，我已经听高元青大哥说过了。不过，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国舅爷假如真的包藏祸心，那为何还要带自己的女儿来豆子冈冒险？”

“那是他胆大包天！”

“您这话不对，有道是君子不利于危墙之下。国舅爷胆子再大，也不会冒没必要的危险。比如说，众位寨主，连杀官造反的事情都敢做，也能称得上是胆大包天。那众位寨主杀官造反的时候，会不会带上自己的家眷？”

“这……”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你们觉得国舅爷凭啥要冒着偌大的危险，来

坑害你们豆子冈？”

“他是官，我们是贼，官兵抓贼，那还不是天经地义吗？”

郭业苦笑一声，道：“众位寨主的见识，忒有些短浅了。国舅爷现在的身份，是齐王府的尚乘直长，正七品上的官位。你们知道这个官职是干什么的？那是负责齐王的车驾马匹，根本就跟剿匪不挨着。他吃饱了撑的，来豆子冈哄骗诸位？”

稍微停顿了一下，郭业继续说道：“再说了，即便是国舅爷真的想着升官发财，那还不是齐王殿下下一句话的事？何苦冒着生命的危险，和诸位为难？”

“你的意思是……国舅爷对我们所言句句为真？那他为何做贼心虚，深夜逃走？”

“那我倒是想问问你们了。我说大寨主，你为何要求娶国舅之女阴秀怜？人家乃是金枝玉叶，你一个小小的贼头，怎么能高攀的上？既然生出了这番心思，国舅爷认为你狂悖无礼，也是情有可原。”

孔延明还要解释，郭业把手一摆，接着说道：“其实这事也不怪你们，是国舅爷没把事情说清楚。国舅爷答应过，只要你们辅佐齐王千岁登基，就可以公侯万代。那你们可知道，要怎样辅佐齐王殿下？”

“这……咱们这帮人没什么学问，只能做齐王的护卫了。”

“哼哼，大唐高手如云，齐王殿下何曾需要你们的护卫？再说了，做护卫能做到公侯万代，这种好事，郭某人没听说过！有些话国舅爷不敢说，我敢说。现在就把话挑明了，国舅的意思，就是齐王殿下想要效法玄武门之变的故事。这种事情，正好适合你们这种无法无天的主做。这才是国舅爷招揽你们的目的。”

“玄武门之变？”

“明白说了吧，就是弑兄杀弟。当然齐王殿下没什么哥哥好杀的，只有几个弟弟健在。不过，恐怕到时候还要加上如今的大唐天子。你们说，这等事情，成功了之后，岂不真是公侯万代？”

“那失败了呢？”

“失败了，自然是株连九族。而且就算是成功，其间要经过多少的腥风血雨，大寨主你能确定活到那一天？这个公侯万代可不是那么好拿的，甚至可以说九死一生之局。”

孔从明道：“我明白了，殷弘智这是要我们用命博富贵。事成之前，我们不过是一个小卒子罢了，配不上国公之女。”

“你能这么想就对了。大唐读书人千千万万，但是能考中进士做官的能有几人？要是真当了官，自然有资格娶官宦之女为妻。但是仅仅读了两天书，就想娶到大家闺秀，简直是白日做梦。说白了，国舅爷不过是给了诸位一个机会罢了！我这么说，三位寨主明白了没有？”

孔从明羞的满面通红，道：“看来是孔某人不自量力了。”

呼延庆喜迫不及待地插话道：“那到底如何招安，还请您示下。”

“招安？不用招安？”郭业道：“你们就继续在豆子冈为盗。等到了时机合适的时候，作为齐王殿下的一支奇兵，突然出现在长安城。建功立业，在此一举。”

“可是……我们豆子冈坚持不了那么久了……”

“这个问题，诸位寨主完全不必担心。皇帝还不差饿兵呢？何况是齐王殿

下？以后贵部所需的军饷，齐王殿下自然会按时送来。每个月一万贯可够？”

“够了！简直太够了！”

“那好，咱们就这么说定了。为了表示诚意，大当家的赶紧把阴家小娘子请出来吧？郭某人这就护送她出豆子冈，和国舅爷相见，免得他老人家心急。”

“这……”孔从明眉头一皱，道：“这位官长，请问您在齐王驾前，到底做什么职司？郭大宝可是您的真名实姓？”

“鄙人确实叫做郭大宝，乃是齐王身身边的一名典军，从五品上。虽然官职比国舅爷略高，实质上还是受国舅爷的调遣。”

孔从明此时可没心思计较官职高低的问题，道：“郭典军。从明和阴家娘子相处日久，早已情愫暗生。能不能在国舅面前，为从明美言几句，允了我们的婚事。”

“相处日久？”郭业一皱眉，道：“大寨主，这个日久，指的到底是多长时间？”

“足足有七日之多。”

听了这话，郭业心中不由得暗骂了一声“日”！七日？还之多？这个孔从明还真够臭不要脸的！他为难地说道：“大寨主，您说这话亏心不亏心啊？”

孔从明毫不脸红，道：“郭典军岂不闻白头如新，倾盖如故之语？还望郭典史成全。”

“这事可不好办。不说您的身份地位和阴小姐差距太远，国舅爷不能同意。就是阴小姐本人，恐怕也不会愿意。”

“实不相瞒，在下已经和阴小娘子私定了终身。”

“真的假的？”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我说大寨主，不会是你用强了吧？”

“那哪能呢？我可以把阴小娘子请出来，郭典史一问便知。”

郭业刚要打赢，忽然间一个小喽啰跑了进来，道：“报！大寨主，有人拜山！”

孔从明一皱眉，道：“拜山？不是告诉你们，这几日不见外客吗？把他们打发走就得了。”

“可是……”

“可是什么？”

“她说，要和咱们豆子冈商量招安事宜！”

郭业闻言，心中暗想，卧槽！这豆子冈群盗，都成香饽饽了，怎么这么多人，要打他们的主意？来人究竟属于哪方势力？

## 第1676章燕飞飞

豆子冈群盗早有招安之心，要不是阴宏智胆小如鼠，说话云山雾罩，这场招安早就成了。现在郭业一到，没费什么唇舌，就把豆子冈群盗收服，真让郭业真有种一拳打到空气上的感觉。

按说，到了现在，郭业此行的目的就算完成，至于孔从明和阴秀怜之间的破事儿，交给阴弘智头疼就行，还轮不到郭业操心。谁能想到，就在马上就要大功告成的时刻，竟然节外生枝，来了另外一伙人，要招安豆子冈群盗。

这到底是谁要抢齐王李佑的买卖？

郭业眉头一皱，道：“大寨主，常言说得好，忠臣不侍二主，烈女不侍二夫。您既然已经答应了齐王殿下下的招安，就不可三心二意。否则，不仅仅是得罪了齐王千岁，还坏了大寨主的名头。”

孔从明微微一笑，道：“郭典君此言差矣。方才和您探讨招安事事宜的，乃是二寨主呼延庆喜。至于我孔从明，只是和您探讨在下和阴小娘子的婚事罢了，可从来没答应过您什么事情。”

“看来大寨主打的是待价而沽的主意……”

“待价而沽？郭典君何必把话说得那么难听。古语有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侍。在下只不过是遵从先贤的教诲罢了。当然，假如国舅爷答应了在下和秀怜的婚事，那我和齐王殿下就算是一家人了，也就无所谓臣择其主。就是不知道这个条件，国舅爷能否答应？”

“你是想拿这个条件威胁国舅爷？”

“谈不上威胁，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

郭业冷笑道：“大寨主，我劝您一句，不要玩火！您可别忘了，当今天下比齐王千岁更尊贵的，就只有大唐天子了。莫非您还能指望大唐天子亲自下诏招安您不成？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身份。”

“嘿嘿，臣择其主，择的是贤明，可不是尊贵。要是您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想当初，韩信为何弃项羽而投奔刘邦？”

郭业还要再说，孔从明把手一摆，道：“郭典君不必多言，在下自有分寸。高元青！”

“在！”

“快请贵客来聚义分赃厅！”

“诺！”

孔从明打算的挺好，借着另外一方的招揽，自抬身价，达到迎娶阴秀怜的目的。不过，等他看到看到招安的使者的时候，不禁大为泄气。

这个使者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一个绝色佳人。公允的说，这个女子的姿色，还远在阴秀怜之上。

招安这种大事，最重要的就是双方的信任。

就是来者的身份低微一点，都会让人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更何况来者是一个女人？派一个绝色美女来强盗窝子，这不是送羊入虎口吗？这个美女身后之人，到底是看不起豆子冈群盗，还是巴不得豆子冈群盗见色起意，把招安之事搅黄了呢？

那个美女盈盈拜倒，道：“贱妾燕飞飞，参见诸位寨主。”

孔从明尽管心里边不痛快，脸上却没表现出来，道：“燕家小娘子请坐，

看茶！”

“谢寨主。”

“燕小娘子，听下面的人讲，您来拜山，目的是招安咱们豆子冈群雄？”

“正是！”

“那不知您代表的是何方神圣？”

燕飞飞嫣然一笑，道：“实不相瞒，诸位寨主有福了。小女子代表之人，在咱们大唐的地位，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您要是投奔了他，不仅仅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机缘巧合的话，就是公侯万代也不是不可能。”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个词儿，对于孔从明来说，可是太耳熟了。阴宏智招揽豆子冈群盗的时候，没少提这个词儿。

孔从明脸色一沉，咬着牙说道：“燕小娘子，您千万别告诉我，你代表的乃是齐王李佑。”

燕飞飞的脸色微微一变，道：“大寨主真够聪明，人家说的正是齐王殿下。”

孔从明阴恻恻地哼道：“我说燕家小娘子，你可知这是什么地方？”

“豆子冈聚义分赃厅。”

“你可知我是什么人？”

燕飞飞听着这话头不对，道：“小女子听高元青大哥说，您是大寨主孔从明，莫非他说错了吗？”

“本寨主的名号他倒是没有说错，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得罪了本寨主的下场是什么？”

燕飞飞道：“寨主爷您别发火啊，莫非小女子刚才所言有什么不周之处？大寨主您大人有大量，千万不要和小女子一般见识。”

“如果只是小小的不周之处，我孔从明倒也不是不能原谅。可是假如蓄意欺骗本寨主，别管你什么身份，都难逃三刀六洞之刑！”

“蓄意欺骗？大寨主您这个帽子扣得可有点大，小女子吃罪不起。寨主爷，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误会？哼哼……”孔从明用手点指郭业，道：“你可知道，这是何人？”

燕飞飞秀眉微蹙，仔细打量了郭业几眼，道：“看着有些眼生……”

“哼哼，这位乃是齐王府的典军，郭大宝！特奉齐王殿下的命令，来招安我们豆子冈群雄。我孔从明再狂妄也知道，以我们豆子冈的实力，无论如何都不值得齐王派遣两拨人来招安。说！你到底是谁？受何人派遣，来赚我豆子冈？你要是老老实实的交代了，本寨主还能给你留一个全尸。你要是心存侥幸，本寨主就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出乎孔从明预料的是，被揭穿了燕飞飞并没有如何惊慌。她眉毛一挑，道：“大寨主还请稍安勿躁。小女子有下情回禀。”

“你讲！”

“小女子和这位将军，都宣称是齐王府派来的。您为何就那么肯定，我燕飞飞是冒充的？”

郭业从袖兜里面，拿出了阴宏智给的宝玉，道：“有此玉为证！”

燕飞飞离得郭业不远，拿过宝玉了一眼，道：“这玉倒是一块难得的美玉，但是您如何证明此玉乃是齐王所有？”

郭业道：“大寨主如果不信的话，可以把阴小姐请出来。她一看便知，这

是国舅爷的贴身之物。”

孔从明摇了摇头，道：“那倒是不必，我相信郭典军。”

然后，他一拍几案，道：“燕飞飞，今天本寨主就让你死个明白。就在七天前，国舅爷已经莅临咱们豆子冈，意图招安我们豆子冈群雄。这位郭典军，就是他的手下。对于他的身份，本寨主深信不疑。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说？”

燕飞飞依旧那么云淡风轻，道：“寨主爷别急，听飞飞慢慢给您解释。”

“你……你还能解释？”

燕飞飞道：“寨主爷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齐王帐下，负责招揽天下英雄好汉的，其实不只是国舅爷阴宏智，还有一个大人物，叫做薛大鼎。此人既是齐王府的长史，也是小女子的顶头上司。薛大鼎和国舅爷阴宏信的关系并不和睦，我们这些做手下的也就没有多少往来。小女子不认识郭典史，并不奇怪。”

“难道就因为阴宏智和薛大鼎不和，所以你才和郭典军接踵而至？”

“正是！不敢欺瞒寨主爷，其实齐王殿下只是下了命令招揽江湖人物，具体招揽何人，是由国舅爷和薛大鼎自行决定。二人之间互不通气，偶然间同时招揽一拨人马，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这……”燕飞飞对答如流，说的在情在理。孔从明一时之间，也难以判断她说的是否属实，只得把目光投向郭业，道：“郭典军，您看……这位燕姑娘所言，究竟是真是假？”

“当然是假的！”

## 第1677章守株待兔

“你认得我？”燕飞飞一脸的难以置信。

郭业没有理她，站起身来，倒背着双手，在聚义分赃厅内慢慢踱走，一边走一边缓缓地说道：“就在三年前，长安城来个一个番僧，自称叫做罗迦娑婆。这个罗迦娑婆口舌便给，把陛下忽悠的晕头转向，令他炼制长生不老丹。最终，在长生大会上，皇后娘娘和燕王李佑吃了部分长生不老丹昏迷不醒，曹王魏王和蜀王吃了长生不老丹命丧黄泉。”

孔从明不解地问道：“这件谋反大案人尽皆知，和燕飞飞又有什么关系？”

“那你们知不知道，罗迦娑婆能得到陛下的信任，除了他口才不错以外，还有没有别的原因？”

“据说这个老番僧，确实有些神异之处。”

“陛下乃是千古明君，光是口舌便给和有些微法力，就能得到他的完全信任？不见得吧。”

“那您说呢？”

“这场谋反大案里，还牵扯到一个重要人物。此人乃是一个美女，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把陛下迷了个神魂颠倒。罗迦娑婆把她献给陛下，才得到了陛下的完全信任。我说的对不对？燕飞飞或者说是……琵琶女！”

燕飞飞就是琵琶女，换言之，她就是燕文芳！

郭业此行，依旧是由杨凤怡给他画好了妆。所以，琵琶女并没有认出郭业的真实身份。但是郭业却早已对她的情况了如指掌。

此时一口揭穿她的真实身份，有如石破天惊！

琵琶女大惊失色，道：“你认得我？这……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在下到齐王麾下之前，曾担任过陛下的侍卫，认识您又有什么奇怪的？只是您贵人多忘事，不记得人群之中，我这一个小小的侍卫了。”

“她……她真是琵琶女？”

“如果我看错了，大寨主就摘了我郭大宝这对招子！”

“好！好！好！”

孔从明连呼了三声好字，然后说道：“我们豆子冈群雄投奔齐王，正愁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见面礼呢。正好琵琶女自投罗网，真是天助我也！琵琶女，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

琵琶女道：“寨主爷，咱们以前干的都是造反的买卖，尽管素未谋面，但也能称得上是志同道合。您看在同为绿林道的份上，能不能放我一马？”

孔从明冷笑一声，道：“琵琶女，我看你也是黔驴技穷了。我们豆子冈群雄已经受了国舅爷的招安。从今往后，我是官，你是贼，哪来的什么同道之情？”

“那就是没得商量的了？”

“有商量。要么，你束手就擒。要么，咱们爷们一齐动手，把你拿下！两条路，你选一个吧。”

“我选第三条路！”说着话，燕文芳把一个物事抛出，一股黑烟涌起！顿时，大厅之内，烟雾弥漫，伸手不见五指！



“卧槽！这是什么玩意儿？怎么我全看不见了！”

“这小娘们够阴的，快点保护寨主！”

“别动手，是我！”

“哎呦……哎呦，草泥马的，是谁打我？”

聚义分赃厅内一阵大乱！

郭业心说坏了！这副场景，他以前见过。正是大智教老教主的手段！这煮熟的鸭子又要飞了？

忽然，人们听到了一声娇呼！

正是琵琶女的声音？

怎么回事？

难道她没有趁乱逃走？

待到烟雾散尽，人们看见，把琵琶女已经被打倒在地。在她身上，还坐着一个人。此人奇丑无比，三分不像人，七分好象球。正是乙支花花。

有几个喽啰跑过来，毫无怜香惜玉之心，抹肩头拢二臂，就把琵琶女捆上了。

郭业大喜道：“花花，你立功了！你……简直太有才了！把你带出来，是我这辈子最英明的决定！”

乙支花花被郭业夸得颇为不好意思，道：“人家也没那么好啦，运气，运气而已！”

“运气？抓琵琶女靠的是你的真功夫，怎么能说是运气？”

“这个……”乙支花花吞吞吐吐地说道：“这乌漆抹黑的，人家怎么知道燕文芳在哪？所以，就往门口蹭。谁知道……谁知道她一下子就撞到了人家的身上，这才把她抓住了！”

“这么说来，你这算是守株待兔？”

“嗯！”

郭业看着乙支花花满面绯红，忽然意识到，这恐怕不仅仅是守株待兔那么简单！以乙支花花的宽度，她往门口那么一站，琵琶女就是有通天的本事，出门的时候，也得撞着乙支花花！

事情的关键，不在于乙支花花的运气，而在于乙支花花的体重也！

郭业强忍笑意，道：“总而言之，这次算你立功了，回去之后，重重有赏！”

孔从明也是笑容满面，要不是乙支花花，这次豆子冈就要丢大人了！几十条精壮汉子，连一个小女子都抓不住？还称什么豆子冈群雄？哪还有脸求招安？这种废物点心，还是一头撞死的好，免得浪费粮食。

他说道：“郭小娘子，你哥哥赏你什么我们不管。为了此事，我们豆子冈还有一份重礼相谢！”

乙支花花道：“可是我听说你们豆子冈挺穷的，连饭都快吃不起了，拿什么谢我？你可别拿我哥哥给你的钱敷衍我！”

孔从明好真是打着借花献佛的主意，闻言微微一怔，道：“虽然现在我们囊中羞涩……但是以后必有回报！”

“切！原来是空口许诺！我说大寨主，咱也不要你什么必有后报，你只要答应我一件事，咱们俩就算扯平了。”

孔从明心里头打鼓，心说这个丑鬼总不会让我帮她解决终身大事吧，这

我可办不到。他说到：“您说吧，不过可不能强人所难……”

“不强人所难，只是亲兄弟明算账罢了。这个琵琶女，可是我亲手抓住的，跟你们豆子冈一点关系都没有。待会，我们兄妹二人把琵琶女领走，你们可不能阻拦！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这个……”

孔从明犹豫了，尽管按理说，琵琶女的确应该经由乙支花花带走。但是，他还真舍不得！琵琶女那可是天字第一号的钦犯，有她在手，足以成为孔从明的进身之阶。

他打了个哈哈，道：“郭小娘子，别的事情都好商量，不过这件事嘛……不管怎么说，琵琶女也是在我们的聚义分赃厅抓到的，要说和我们豆子冈群雄全然无关，怎么也说过去吧？”

郭业眉头一皱，道：“大寨主，这么说来，你是不想把琵琶女交给我们了？”

“以后我投奔了齐王殿下，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何分彼此？我也不是不交给你，而是说此事需要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郭业微微一笑，面含讥讽之色，道：“孔从明，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是不是认为这个琵琶女是奇货可居？”

“您可以这么理解。琵琶女是谋反大案的关键人物，把她抓住了，可是泼天的功劳。你们兄妹二人想要独吞此功，恐怕也不怎么合适吧？”

“哼哼，孔从明，我看你是有所不知啊。抓住了琵琶女，从表面上来看，你是立了一个大功，实际上却是得到了一个烫手的山芋！稍一不慎，就是引火烧身之局！你确定要掺和这事儿？”

## 第1678章忽悠孔从明

“烫手山芋？引火烧身？”孔从明轻哼一声，道：“莫非您以为我孔从命是吓大的？扯起造反的事情，我孔从明都干了，还怕什么惹火烧身？”

郭业慢条斯理地答道：“大寨主您既然这么大的胆子，为何还要招安呢？您占据豆子冈，伸手五支令，拳手就要命。这种逍遥快活的日子您不享受，为何非要伏低做小受他人的节制？这究竟是为了啥呢？”

“这个……当贼总是名声不好听。”

“您真的这么想？有道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如果嫌名声不好，您尽可以占府夺城，杀进长安，自己当皇帝。这不比受了齐王的招安强的多？”

“你说的容易，本寨主要是有那本事，还用得着招安？这不是打不过官军吗？”

“那我就不明白了，您不是胆子大吗？为何又怕了官军？”

“卧槽！”孔从明恼羞成怒，道：“姓郭的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老子只是胆子大，又不是傻，以卵击石的事情怎么能干？”

郭业微微一笑，道：“大寨主，您这不是挺明白的吗？胆大和蛮干可是两回事。这么说吧，您要是把琵琶女给留下了，那就同时得罪了两个大人物。您和这两个大人物做对，就是以卵击石。”

“哪两个大人物？您可千万别告诉我，得罪的大人物就是你们兄妹二人。”

“当然不是。你们得罪的大人物，头一个就是当今的大唐天子。”

孔从明一脸的难以置信，道：“我们把朝廷钦犯抓住了，不但无功，反而有过？当今天子可是有道的明君，怎么可能办出这种糊涂事？”

“有道明君？有道明君就不能有七情六欲啦？俗话说得好，一日夫妻百日恩。陛下和琵琶女睡了半年的觉，那换算成恩情得有多少？你们就这么把琵琶女往官府一交，琵琶女还能有的了好？陛下嘴上不说，心里肯定对你们恨之入骨。到时候陛下发作起来，你们以为齐王殿下能救得了你们？”

“那另一位大人物是……？”

“另一位大人物，我也不知道是谁。”郭业回答得云淡风轻。

“日！你是在消遣本寨主？”

“非也，非也。”郭业摆了摆手，道：“我的确不知此人是谁，但是你想，神僧罗迦娑婆和琵琶女，说穿了，就是两个小人物，他们参与谋杀陛下是不假，但是谋反成功，对他们有什么好处？他们背后，必定有一个大人物撑腰。这个大人物，能在谋反大案中得利，那身份能低得了吗？你把琵琶女交上去了，岂不是得罪了这个大人物？”

“那秦国公郭业还负责调查罗迦娑婆一案呢，他就不怕得罪这个大人物？”

“怎么不怕？你看秦国公郭业，手拿着如朕亲临的圣旨都有两三年了，可曾查出什么来？无论是神僧罗迦娑婆还是琵琶女，他一点踪迹都没找见。想那秦国公有经天纬地之才，怎么可能连两名钦犯都找不着？非不能也，实不为也！人家秦国公知道这里面的水太深，这是装糊涂呢！”

“真的假的？照你这么说，我还只能把她放了？”

“放？那就更不能放了！俗话说得好，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皆

尤可，最毒莫过于妇人心。您以为把琵琶女抓了又放了，是对她有大恩大德，谁知道琵琶女是怎么想的？说不定人家认为是奇耻大辱呢！琵琶女要是为报此仇，一咬牙，一狠心，偷偷去见陛下，这枕头风一吹，您这脑袋，还能保得住吗？”

“那我把她杀了？”

“豆子冈这么多人，人多嘴杂的。我不是说他们不忠于您，但是万一哪个弟兄喝醉了，把今日之事泄漏出去，您怎么能扛得住陛下的雷霆一怒？”

“杀不得，放不得，又交不得！这个琵琶女还真是个烫手山芋！噢……不对啊……”孔从明忽然回过味来，道：“既然这个琵琶女是红颜祸水，为啥你们兄妹二人非要把她从豆子冈带走？难道就是为了给我们豆子冈消灾吗？”

郭业道：“我们把琵琶女要走，当然是另有用处。”

“什么用处？我就不信了，琵琶女在我们豆子冈，就是祸水红颜，到了您那边就是奇货可居了！”

“这个原因说穿了，其实是一钱不值。”郭业顺嘴胡诌，道：“大寨主，您觉得琵琶女姿色如何？”

“那还用问吗？能得陛下专宠，琵琶女的姿色能差得了吗？不怕您笑话，我姓孔的活了这么大了，还真没见过这门漂亮的女人。”

“那就是了。这么漂亮的女人，您想想……除了陛下想要，难道就没有其他人想要？不说琵琶女美艳动人，姿色无双。光是她的身份，就能给男人无限的遐想，那可是陛下专宠半年的女人，就没有人想试试她的滋味？”

“您的意思是……”

“我打算把琵琶女，偷偷献给一个大人物。”

“那你就不怕琵琶女吹枕头风陷害你？”

“怕什么怕？这个大人物，把琵琶女金屋藏娇。往小了说，是私藏朝廷的钦犯。往大了说，那是给大唐天子戴了绿帽子。还别说他想办法报复我，就是我日后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他就别想好过。所以说，这件事，我不仅仅是讨好了那个大人物，而且还捏住了他的把柄。”

“那个大人物究竟是谁？”

郭业冷笑一声，道：“大寨主，您觉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能告诉你？”

“呃……是孔某失言了。”

郭业微微叹了一口气，道：“大寨主，关于琵琶女的事情，实在是牵扯太多。也就是郭某人

深悉朝廷内情，才能火中取栗。您要是打算有样学样，很大的可能，就会弄巧成拙。您可千万不要自误。”

“是……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孔某人受教了。”

“那好，还请大寨主给我们安排一间静室，本官还要问琵琶女一点事情。”

“那本寨主能不能旁听一下？”

郭业脸色一沉，道：“您确定想听？”

“呃……还是算了吧。”

静室之内，琵琶女被五花大绑，跪在一旁。

郭业看了，心中也是一阵黯然。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总而言之，这个女人还是和自己有婚约的。现在落得这个下场，怎不让人唏嘘不已。

他轻咳一声，道：“琵琶女，你抬起头来。”

琵琶女傲然抬头，见静室之内，只有自己和郭业二人，不由得心中暗喜，道：“郭典军，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您也不避嫌疑。这瓜田李下的，您就不怕有人说您假公济私，欲对我琵琶女干点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说完了，她轻咬红唇，秋波暗送，挑逗之意一览无遗。

郭业叹了口气，道：“琵琶女，别卖弄风情了，这招对我没用。”

琵琶女哧哧笑道：“奴家还没见过，对奴家不动心的男人呢。现在人家被绑在这里，毫无反抗的能力……您就忍得住？还是说您有什么难言之隐？”

郭业冷笑一声，道：“琵琶女，难道你是人尽可夫之人？”

“哎呦，原来您是嫌奴家身上不干净啊。实不相瞒，奴家长这么大，只有一个男人，那就是大唐天子。”

“不见得吧！”郭业怒道：“那秦国公郭业又是怎么回事？琵琶女，燕飞飞，燕文芳哪个才是你的真名实姓？”

## 第1679章琵琶女的身世（1）

琵琶女的脸上骤然变色，道：“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知道燕文芳这个名字？”

郭业道：“你在水口城干的那些事情，人尽皆知。本官认识你，又有什么奇怪的？”

琵琶女摇了摇头，道：“假如你在水口城见过我，就不可能是什么齐王府的典军。典军怎么说也是五品上的官职，虽然在大唐朝廷不算什么，但在齐王府中，可称得上是一个大人物。齐王李佑现在整天想的，就是谋朝篡位，对高句丽的局势，毫不关心。怎么可能派你去水口城？”

依照郭业一向谨慎的性格，此时就应该顺嘴胡诌出一个身份出来。不过在这个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女人面前，郭业还真不想伪装。他说道：“好吧，我确实不是什么齐王府的典军。”

“那你究竟是谁？”

郭业道：“俗话说的好，一日夫妻百日恩。咱们俩虽然没有夫妻之实，却有夫妻之名。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你……你是……”

“不错，我就是郭业。”

“啊~~”燕文芳惊呼出声，道：“你……你跟踪我……不对，你怎么会在这？”

郭业冷笑道：“这话该我问你……身为郭某人的小妾，因为不辞而别？”

“您不是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了吗？”琵琶女怯声声地答道：“我就是琵琶女，朝廷的钦犯，又是残花败柳之身，怎能侍奉君子？奴家自惭形秽，这才借机远遁。”

“哦？自惭形秽？那你为何当初逼着郭某人娶你为妾？”

“当时情况危急，贱妾也是一时情不自禁。”

“编！你接着给我编！”郭业怒道：“琵琶女，事到如今，你还虚言狡辩！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您到底知道什么？”

“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比如说……你是五大士族之人！比如说……整个花魁大赛就是一个圈套，整个圈套的目的，就是把我和你联系在一起。然后，再借着不良人之手，把这件事告诉大唐天子，让大唐天子把我抄家灭族！”

琵琶女面色灰败，再也没有了那副妖媚惑人之色，道：“既然您都知道了，贱妾无话可说。要杀要寡，轻便吧！”

“你……你……”郭业很长时间，都没说出话来。

说郭业对琵琶女有情？似乎有些牵强。除了花魁大会上之外，郭业根本就和她说过几句话。

说郭业对琵琶女无情？也不符合现实。不说琵琶女倾国倾城，是个男人都会动心。单说她是郭业名义上的女人这一点，就让郭业就对她下不了狠心。

琵琶女本来已经低下头去，等待着郭业的裁决，但是等了半天，不见郭业回答，又抬起头来，道：“莫非您觉得贱妾还有些价值？亦或是看上了奴家

的姿色？”

她轻叹一声，道：“来吧，奴家本就是您的人……”

“价值？姿色？你……你何必如此自轻自贱！”郭业道：“说实话，我的确是不忍心杀你，更不忍心对你折辱。但这既不是因为你的姿色，更不是你的利用价值！你长得的确漂亮，但我郭业也不是没见过美女的人。至于你的利用价值，哼哼，我郭业能混到如今的地位，靠的可不是女人！你的所谓利用价值，对我来说，一钱不值。”

“那您为何对我这么好？”

“只因为我答应了你，要娶你为妾。我郭业乃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管你当初答应嫁给我，是不是出于你的本心。但是我郭业，已经把你当成了自己的女人。对于自己的女人，我怜惜都来不及，又怎忍心打杀？”

说到这里，郭业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轻轻咳嗽一声，打了个哈哈，道：“怎么样？是不是感觉我刚才的言论很好笑？或者是以为我为了骗你招供，撒谎骗你？随你怎么想，你就当我是胡言乱语吧。”

郭业稍微停顿了一下，轻叹一声，道：“你放心，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当然，事关我的身家性命，也不可能放你离去。我这次来见你，明着说是审讯，实际上，只是想把话跟你说清楚罢了。你好自为之，我走了。”

“不……你别走……我信你……”两滴泪珠顺着琵琶女的腮边滑过。

郭业最见不得女人哭了，道：“你……你哭啥呀？我不是说不会对你怎么样吗？这让人看见了，还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

琵琶女扑哧一乐，破泣为笑，道：“奴家本来就是您的女人，就是您的把我怎么着了，那也是天经地义之事。”

“哼哼，你要是真的认为自己是我的女人，就不会处心积虑的置我于死地了。”

琵琶女的小嘴一噘，道：“这您可错过我了。陷害您，可是五大士族蓄谋已久的计划，妾身不过是一个执行命令的小卒子罢了。再说了，参加花魁大赛之时，奴家还只是一个朝廷钦犯，可不是什么秦国公夫人。”

“那后来呢？”

“后来……后来奴家已经是骑虎难下了。”琵琶女脸色一暗，道：“您可知道奴家的真实身份？”

“我只知道，你应该和五大士族有关。你具体是什么身份，我就不大清楚了。”

“琵琶女是妾身的绰号。燕文芳还是燕飞飞，也只是妾身的化名。妾身原本姓李，叫做李凝香。”

“李凝香？可是陇西李氏之人？”

“呵呵……”李凝香苦笑一声，道：“就是到了现在，妾身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陇西李氏之人。”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你越说我越糊涂了！难道说，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身份？”

“此事说来话长。妾身的父亲，乃是陇西李氏的族长，叫做李泉。至于母亲，则是一名胡姬。世人都知道，五大士族，门第高贵，只会内部通婚。五大士族的男子，只会娶五大士族的女子为妻。所有的五大士卒子弟，都是纯种的汉人。所以，妾身的出生，对于五大士族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然后呢？”

“然后，妾身从小是被母亲养大的，那个所谓的父亲，妾身十二岁上，才见了她第一面。他见奴家姿色不俗，就把奴家送入了李氏秘堂之中。”

“李氏密堂？”

“跟您掌握的丽竞门一样，这是一个秘谍机构。只不过，您的丽竞门效忠的是大唐天子。李氏密堂效忠的是陇西李氏。在李氏密堂，奴家受了严格的训练，然后就被派去帮助天福和尚。李泉答应妾身，只要大功告成，就承认奴家是陇西李氏之人。”

“这么说来，还是我对不起你了？要不是我破坏了你们的计划，现如今你已经得偿所愿了。”

李凝香凄然一笑，道：“假如真的大功告成，恐怕迎接凝香的，不是得偿所愿，而是身首异处。”

“这又是怎么回事？”

“夫君又何必明知故问？妾身这种身份，事情之后，只会被杀人灭口，又怎么可能论功行赏？”

“不会吧……虎毒还不食子呢，你毕竟是李泉的亲生女儿，他怎么会……”

“在他的心目中，我这个女儿，是他人生最大的耻辱。又怎么会在乎我的死活？”

郭业迟疑道：“你既然知道事成之后，绝无幸理。又怎么会心甘情愿的为陇西李氏卖命？”



## 第1680章琵琶女的身世（2）

李凝香歪了歪脑袋，道：“很难理解？那么要是易地而处，夫君又会如何抉择呢？”

“我？”郭业心思电转，道：“假如是我，我当然是会趁机逃走，然后……然后找一个好男人嫁了。”

“所以，您的抉择就是为了求生抛父弃母？”

这个称号也太难听了一点，郭业赶紧解释道：“古语有云，小受大走。令尊对你起了杀心，即便你真的逃跑，也没什么不妥当的。就是圣人来了，也得夸赞你做的对。”

“好，就算是家父对凝香无情无义。那么我的母亲呢？家母含辛茹苦把凝香抚养成人，凝香不能报答也就罢了，到最后还要受了凝香的牵连。夫君，您觉得凝香要是一走了之，家母会有什么下场？”

还能是什么下场？

以李泉无情无义的性格，女儿都可以任意牺牲，那一名年老色衰的胡姬，当然就更不在话下了。到时候，恐怕李凝香的母亲也难逃活命。

是要自己的命还是要老妈的命？

在现代社会的道德观念之中，恐怕选择前者的居多。

就是在对孝道无比推崇的古代，也并非一定会倾向后者。郭巨埋儿，已经是孝道的典犯了。但郭巨是为了老妈，牺牲自己的儿子，可没刨坑把自己埋了呀！仔细一比较，李凝香的所作所为，简直比郭巨还要伟大。

身为现代人的郭业，尽管对李凝香的这个抉择有些不以为然。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对李凝香所作所为的理解。

郭业道：“看来是郭某人考虑不周了。凝香你为了孝道，不顾个人的安危。这种行为，郭某人只能说佩服佩服。”

“其实……凝香也没您想的那么好。妾身自从出生以来，就是在陇西李氏长大。陇西李氏虽然对妾身不算很好，但也还说得过去。妾身真不知道，脱离了陇西李氏，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所以认真说起来，妾身不肯逃走，一方面是为了母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自己的懦弱。妾身就像一个把头投埋在土里的鸵鸟，随波逐流罢了。”

郭业道：“那事到如今，凝香你准备怎么办？”

李凝香摇了摇头，道：“说实话，凝香也不知道。夫君，现在，凝香有话想对您说，不知您到底相信不相信。”

“凝香请讲。”

李凝香满面羞红，低下头去，轻声道：“妾身是真心喜欢夫君。”

被美女表白，对郭业来讲，无论如何都是一件大喜事。这个李凝香，杀又杀不得，放又放不得，如果能令此女归心，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女人的话，到底是真是假？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我能问问你的理由吗？”

“因为夫君是世间第二对凝香好的人，第一个对凝香好的男人。”

这话怎么越琢磨越像是迷魂汤呢！郭业小小翼翼地说道：“我明白了，世间第一对你好的人，就是令堂。但是你说我是第一个对你好的男人……

那……那……陛下呢？”

李凝香脸色煞白，道：“您还是嫌弃凝香乃是残花败柳之身？”

要说郭业对李凝香的过往毫不介意，那纯属扯淡，但是介意也就介意了，他还没有洁癖到非处不碰的地步。

再说了，李凝香一出场，就是一副烟视媚行的样子，郭业心中对她不是处子之身，早就有了心理准备。

郭业说道：“不是……凝香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据我所知，陛下对你可不错，你说我是第一个对你好的男人……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再说了，平心而论，咱们俩根本就没说过几句话，要说我对你有多好，我自己都不信。”

“李世民对我不错？怎么不错？您是说他专宠于我，冷落了后宫？”

“呃……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

“那我倒是不明白了，李世民要是真的喜欢妾身，为何不把妾身纳入后宫之中？”

“这……也许是过不了长孙皇后的那一关。”

“那他有没有对长孙皇后说过这件事呢？”

“那就非郭某人所知了。”

李凝香叹了一口气，道：“完全没有。”

“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觉得陛下对你不好？”

“这只是个表象。妾身和李李世民相处了半年，每日里挖空心思讨他欢心。他心里怎么想的，凝香再明白不过了。说白了，在他的心目中，凝香只不过是他的一个玩物罢了，他喜欢的是凝香的身体，而不是凝香这个人。据妾身看来，世间真正看重凝香，而不是只看重凝香姿色的，只有一个人。”

郭业指了指自己，道：“你不会说是我吧？”

“就是夫君。咱们俩在花魁大赛之前，素昧平生。您之所以愿意纳妾身为妾，也不是看上了妾身的美色，而只是在生死关头，怜惜奴家罢了。说实话，除了母亲，妾身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人对奴家这么好，又完全无所图的人。”

“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你又如何知道，我不是垂涎于你的美色，才顺水推舟呢？”

“那花魁大赛结束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您要是真的垂涎凝香的美色，有的是机会对凝香下手，但是您完全没有。妾身想，您是不是打算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迎娶凝香，然后再……可惜妾身福薄，没有等到那一天。”

郭业心说，婚礼你个头哦！我是因为怀疑你另有企图，才迟迟没对你下手的。咱郭小哥虽然不是好色无度，总归是个正常的男人好不好。怎么可能对你这么一个大美人不动心？至于婚前那啥什么的……最有爱了，善花公主可以作证！

当然，尽管心里是这么想的，此时此刻，郭业总不能煞风景的说实话，他转移话题道：“既然你对郭某人真的有意，又为何不辞而别？你难道不知道，按照五大士族的计划进行下去，不仅仅是你，连我都会死无葬身之地？”

李凝香道：“说实话，当时妾身的心中也是很矛盾，一边是夫君，一边是娘亲，您让妾身怎么选？最后……对不起……妾身选择了娘亲。”

人家李凝香为了娘亲，自己的安危都不顾了，郭业要是指望她为了情人抛弃娘亲，也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一点。李凝香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尽管心

里边不爽，郭业还能说什么？

他只得大度地说道：“也没啥对不起的，你能这么选，也是人之常情。我不怪你。”

“多谢夫君的体谅。其实，尽管妾身被迫服从了家族的命令，暗中还是为夫君做了一些事情的。”

“为我做了一些事情？”

“是的。家族中人得到情报，李世民还是对妾身念念不忘，所以，就有人提议，安排妾身再次与李世民相见，指控您……您欺负了凝香。到时候，陛下身边有凝香作证，朝廷里有不良人作证，您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楚了。”

郭业心中暗想，日！这个计策还真够绝的！原本自己以为琵琶女没有主动投案陷害自己，是因为怕被李二陛下治罪。但是现在看来，全然不是那么一回事儿！人家五大士族，早就知道李二陛下对琵琶女的态度了！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五大士族，根本就不知道李二陛下的打算，这番话只是欺骗李凝香的。反正他们不在乎李凝香的死活，为了计划的万无一失，牺牲李凝香也没啥。

他问道：“那你怎么说的？”

“妾身说，假如他们再逼着凝香侍奉李世民，大不了就同归于尽。凝香会在李世民面前，把他们的计划全盘托出。他们见凝香态度坚决，又早有了备用方案，这才放了凝香一马。”

“然呢？”

“从那以后，妾身就派到全国各地招揽江湖人物，为五大士族效力。今天也是机缘巧合，妾身前来豆子冈，正好遇到了夫君。”

“那你为何要冒用齐王李佑的名义？”

李凝香冷笑一声，道：“这就是五大士族，有贼心没贼胆的表现了。他们既想扩充势力，又不想冒着暴露的危险，这才假借了他人的名义。”

“不对，还是不对。五大士族如此藏头露尾，到时候发动起来，他们怎么保证这些势力能为自己所用？”

“妾身在聚义分赃厅说的话，大部分是真的。齐王府的长史薛大鼎，其实就是五大士族的心腹之人。奴家只要告诉这些势力要听齐王府长史的命令，五大士族就可以尽享其利，远避其害。”

郭业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那咱们今后怎么办？我如果扣下你不走，你的母亲势必会陷入危险之中。但是让我把你放了……说实话，我还真是有点不大放心。”

## 第1681章芳踪查香

李凝香低下头去，道：“妾身也不知道。夫君，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要不咱们就做一个局，对外宣称你已经死了，然后再想办法把令堂接出来。”

“凝香一死，家母也就完全没有利用价值。万一李泉看她碍眼……当然，发生这种事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凝香不敢冒险。”

“那大不了我暴露身份，宣称你已经被我俘虏，这是非战之罪，李泉总不能拿你的母亲撒气吧？”

“倒不会对母亲撒气，但是您就不怕五大士族狗急跳墙？现在不良人之所以没把我们的事情告诉李世民，就是为了对您突然袭击。妾身被抓，他们一定会提前发动。夫君，您想好了怎么应付吗？”

主意倒是早就想好了，不过，那得见了李二陛下才能用。

假如说，不良人现在就把郭业和李凝香的事情告诉李二陛下，他具体会如何反应，谁也不知道。

李二陛下也许会暂时把郁闷憋在心里，等郭业回来之后，再慢慢核实此事。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李二陛下知道此事之后，怒火攻心，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郭业，直接把他往穷乡僻壤一打发，然后再慢慢收拾。

五大士族担心，李二陛下会是第一种反应。假如李二陛下注备对郭业徐徐图之，那这件事也就很难保密了。郭业要是有了充分的时间准备，说不定就会想出什么好办法，化解李二陛下的怒气。所以，他们才打算突然发动，不给郭业和李二陛下反应的时间。

同时，郭业知道了五大士族的计划之后，也怕五大士族现在就发动。假如李二陛下是第二种反应，郭业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施展不出了。

郭业和李凝香又商量了一会儿，还是毫无头绪。

其实郭业也知道，这件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郭业把李凝香放回去，把五大士族稳住。然后再想办法拯救李凝香的母亲。

但是，事关自己全家的性命，郭业还真不敢冒这个险。李凝香说对自己有意，到底是真是假？尽管她的神情不死作伪，但是万一呢？现在可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

最终，郭业说道：“算了，一时之间，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反正短时间内，陇西李氏也不可能知道你已经失踪了，我先让孔从明给你安排一间上房，有什么话咱们明天再说。”

“也只能如此了。”

……

……

第二天一早，郭业就被一阵“咣咣咣”的砸门声吵醒了，他披着衣服开门一看，正是孔从明。

孔从明的眼珠子都红了，道：“郭大宝，你干的好事！完了！完了！这下可全完了！”

郭业此刻有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大寨主，什么完了？”

“完了！我们豆子冈完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个琵琶女，她……她……”

“她怎么样！”

“她逃跑了！这完全是你的过错，我……我要杀你祭旗！”

郭业听了这话也是心里一惊，他强自镇定道：“大寨主，还请您稍安勿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琵琶女昨天可是您的人在看守。她逃跑了，于我何干？怎么能说全是我的过错？”

“你……你还敢狡辩！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来来来，咱们一起去看，人家琵琶女给你还留了一封信呢！”

郭业为了不让李凝香受委屈，对孔从明说，毕竟此女以后要交给一个大人物金屋藏娇，现在结个善缘，以后说不定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好处。所以，孔从明给李凝香安排了一间特别精致的房间，把她软禁起来。房间内，一应俱全，只是不允许她走出房门罢了。

现在，郭业手中握着一张纸，上面写了三十二个字：卿不负妾，妾不负卿。妾忧家母，不辞而别。今日之事，守口如瓶。来日重逢，再叙前情。

郭业看了这封信，不禁长出了一口气，看来李凝香还是不放心的母亲，又担心自己不肯放她走，这才偷偷逃走的，事情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见郭业面露喜色，孔从明更加愤怒了，道：“你……你还笑得出来，咱们都大祸临头了，你知不知道。”

“大祸临头？”

“哼哼，你别揣着明白当糊涂！你昨天在静室里边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

郭业脸色一变，道：“你派人偷听？”

“尼玛还用偷听？这上面不是写的清清楚楚吗？”孔从明把那封信抢过来，道：“你来解释解释，什么叫卿不负妾，妾不负卿？哪个是今日之事，守口如瓶？来日重逢再叙前情又怎么解释？你可千万别告诉我，这三十二个字不是写给你的！”

“呃……我觉得吧……应该是写给我的！”

“那还是的呀！这上面的意思不是很明显吗？你昨天趁着审讯之机，假公济私，把琵琶女给……给那啥了，也许是你胯下那玩意真的不错，竟然让琵琶女对你不但不愤恨，还余情未了。所以才留下这封书信。妈的，你倒是痛快了，我们豆子冈可怎么办？”

还能这么解释？郭业不禁有些哭笑不得，道：“好吧，就算我昨天假公济私了，那又如何？人家琵琶女的留言写得清清楚楚，今日之事，守口如瓶。对你们豆子冈虽然没有好处，也没有啥坏处呀。”

“话可不能那么说。琵琶女倒是想守口如瓶，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万一她哪天被朝廷的人抓住了呢？会不会把今日之事说出来？到时候你固然要受万剐凌迟之苦，我们豆子冈群雄也得挂落儿。”

郭业摇了摇头，道：“您这简直有些杞人忧天了。这个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实在不大。就算琵琶女被抓住了，从她本身来讲，也没必要把这件事说出去。”

“好吧，就算官府那边没问题。那还有琵琶女背后的势力呢！她对你是余情未了，但是对我们豆子冈必定恨之如骨，说不定回去了怎么编排我们豆子

冈群雄呢。那个大人物雷霆一怒，我们豆子冈也受不了啊。”

“那怕什么，琵琶女背后有个大人物。你们不是也投靠了齐王吗？比官面上的势力，咱们也不怕她。”

“就算你说得有理。那万一琵琶女的留言是假的呢？万一她是准备先给咱们吃一个定心丸，再伺机报复呢？您讲话了，她发了狠，甚至可以投奔陛下，我们豆子冈群雄可扛不住陛下的滔天怒火。”

“这……”郭业无奈地说道：“这个可能性也很小。”

孔从明高声道：“可能性很小又怎么样？我们豆子冈群雄四五百条好汉的性命，怎么能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可能性上？不行，此事完全是因你而起。总而言之，这件事你得负责！”

郭业扑哧一下乐了，道：“大寨主，我算是听明白了，您刚才这番话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琵琶女的离开，对豆子冈来说，要非说有危险，那跟吃饭被噎死的可能性也差不多。您这么着急对郭某人兴师问罪，是不是想要挟点什么？”

## 第1682章善后

“这个……您都看出来啦？”孔从明马上换了一副脸色，笑嘻嘻地说道：“我也不想要挟您，只是有点小事要请您帮忙。”

郭业冷笑道：“大寨主，您的如意算盘打得是真不错，本来琵琶女逃走，就是你们豆子冈群雄的过错。现在您竟然拿着自己的过错，来要挟本官，让本官为你办事。荒唐！实在是荒唐！”

“这……我们豆子冈是有过错，但是您自己也不咋干净……”

郭业一摆手，道：“算了，现在争论谁是谁非也没什么意义。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

“就是在下和阴小娘子的婚事……还望郭典军成全！”

郭业以手扶额，无奈地说道：“怎么还是这事儿呀？大寨主，您实在是太高看我啦！我只是一个五品上的典军，岂能干涉国舅爷的家事？不是我不帮您，实在是力不能及。”

“不，不，不！”孔从明连连摇头，道：“郭典军，您在说谎！要是您以前说这话我信。但是现在您这样说，我是一千一万个不相信！”

“哦？何以见得？”

“这不明摆着吗？琵琶女是什么人？那是能把大唐天子迷惑得神魂颠倒的奇女子。您昨天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让她对您死心塌地的，这本事能小的了吗？”

“什么乱七八糟的！”郭业怒道：“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也只能说明本官对付女人有一套。那国舅爷又不是女人，我有啥办法？”

阴弘智道：“没让您对付国舅爷，我的意思是……让您对付国舅奶奶？”

“国舅奶奶？”

“不，我的意思是，让您对付国舅爷的夫人，也就是秀怜的娘亲。我可听秀怜说了，国舅爷最为惧内，只要您能想办法让国舅爷的夫人同意此事。那这件事也就没啥难度了。这个要求，不算是强人所难吧？”

郭业嗤笑一声，道：“您讲话了，在下征服琵琶女，靠的是胯下那玩意儿。难道您的意思是……让我对国舅爷的夫人……当然了，我郭大宝为了兄弟两肋插刀，万死不辞。那就算您那未来的丈母娘丑如无盐，我也愿意一试。就是不知阴小娘子乐意不乐意。”

孔从明道：“郭典军，您就别开玩笑。我刚才也就是那么随口一说，您怎么还当真了？琵琶女那么漂亮的女人，怎么可能会缺少男人滋润？你能征服她肯定是有别的妙招！”

“不……大寨主……你知道我为啥叫郭大宝吗？”

“为啥？”

郭业满脸猥琐的笑意，道：“大……宝！大的……宝贝！您好好想想！”

“日！不会吧……您真的是靠着胯下之物？那岂不是说，当今天子，他……他……竟然……”

郭业得意地说道：“当今天子，虽然富有四海，权倾天下，但是某些方面，比我郭大宝可差得远啦。”

孔从明满脸的失望之色，道：“那我和秀怜的事情？”

“郭某人爱莫能助……不对！”郭业忽然间灵机一动，道：“其实，也不是

完全没有办法。不过这个办法……比较缺德，就是不知道大寨主愿意不愿意干。”

“我孔从明都当贼了，什么缺德的事儿没干过？郭典军请讲！”

郭业就是吃饱了撑的，也不会去想办法促成孔从明和阴秀怜之间的婚事。不过，他忽然间想到，李凝香不辞而别，虽然留了书信，但是万一她是在欺骗自己呢？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事关自己全家的性命，不得不防。说不得，还得利用一下豆子冈群盗。

郭业微微一笑，道：“大寨主，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您和阴小娘子的婚事，要是遵循正常的途径，那是绝无可能。不过，咱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让国舅爷不敢认这个女儿。”

“您的意思是……”

“这件事，还得落在琵琶女的身上。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您以为，我想把琵琶女献给那个大人物是谁？”

“是谁？”

“就是齐王殿下！”

“啊！”孔从明大吃了一惊，道：“真的假的？齐王殿下小小年纪就如此好色？连自己的父亲的女人都敢染指？”

“嗨，这有什么。当今天子登基之后，还不是强纳弟媳？有其父必有其子，齐王有这种想法也没啥奇怪的。”

“那可不一样，兄弟已死，和弟媳成亲，乃是胡风，还说得过去。这父子聚麀，可是禽兽不如！”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禽兽不如？当今天子弑兄杀弟，最后还传言逼死老父，这种行径，您再评价一下？”

“好吧，他们皇家的破事我不管。那这又跟我有何关系？”

“那关系可大了。咱们就给他来个弄假成真，你就让人散步谣言，就说你们豆子冈群雄，已经把琵琶女献给齐王了。您想想，齐王那点小心思，我都知道了，可见根本就不是啥秘密。陛下稍微派人一查，就得对齐王起疑心。这样一来……”

“这样一来，国舅爷就更不能同意我和秀怜的婚事了！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啊！”

“大寨主，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这样一来，就是把国舅爷打死，都不能承认来过豆子冈。关于阴秀怜失陷在豆子冈一事，也就只能忍了！”

“道理倒是这个道理。但是如此一来，我们豆子冈的招安大计也就完了。这么干，不大合适吧？”

郭业微微一笑，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管别人的死活干啥？大寨主，您现在手里边有几万贯的钱财，自己又功夫绝顶，带着阴小娘子远走高飞，有什么难度？”

“你让我抛弃兄弟们，独自逃走？”

“这就要看您自己的取舍了！您想带着豆子冈群雄，以性命搏富贵，那当然是投奔齐王。您要想着跟阴小娘子双宿双飞，平安一世……那就只能这么个办法。”

孔从明紧皱眉头，道：“那我要是不得罪齐王，直接带着阴小娘子离去……”



“国舅爷能放得过您？您要是一般的盗贼，有这么多钱，又有一身好功夫，自然可以躲开官府的追查。但是您拐了国舅爷家千金……那可就不好说了。也只有把国舅爷弄得自顾不暇，您才好脱身啊！”

“好吧，就算我孔从明为了秀怜，把兄弟们抛下。可这不是还要靠兄弟们宣扬，我们已经把琵琶女献给齐王的消息吗？兄弟们怎么可能听从这么奇怪的命令？”

郭业自己也是临时起意，想的不甚周全。他沉吟了半晌，道：“这样吧，您就说，其实还要人招安你们。这个人，就是勋国公张亮。张亮和齐王有仇。既然国舅爷不会答应您和阴秀怜的婚事，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在投靠张亮之前，先给国舅爷添点堵。一方面是讨好勋国公张亮，另一方面也是给自己出气。”

“那还是不对。这件事固然是把齐王搞得自顾不暇，但是我们豆子冈群雄也犯了陛下的忌讳。这不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吗？”

“这就更好解释了，张亮掌管大唐密谍不良人。你们受了他的招安，都要当密探了，自然就会改名换姓。陛下想找你们的麻烦，也找不到人啊！”

孔从明翘起了大拇指，道：“高！实在是高！郭典军您出的这个主意还真不错，对于我孔从明来说的确是最佳的选择。不过，我还有一件事不明，想要请教一下。”

“您说！”

“您给我出这个缺德主意，无论怎么想，也只是对我孔从明有利。对您来讲，不仅没有任何好处，相反地，坏处还不少。您究竟是图啥呢？”

## 第1683章传言

郭业苦笑一声，道：“图啥？当然是为了自保啊！女人心，海底针，尽管琵琶女给我留了一封书信，但谁知道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务之急，就是把她的名声彻底搞臭，让她不敢在陛下面前露面。只要不是陛下出马，我背靠齐王这颗大树，就算彻底安全了。”

“那你就怕她投奔齐王？”

“不可能。要是我偷偷摸摸把她献给齐王也就罢了，但是现在她和齐王之间的谣言弄得满城风雨，齐王就是色胆包天，也不敢和她有瓜葛了。”

孔从明点了点头，道：“看来您这个主意，不仅是对孔某有利，对您自己的好处也不小。”

“谈不上什么好处，只是防患于未然罢了。我还得担心，怎么向国舅爷交待今天这事呢！”

“这样吧……郭典军，您先别走，我让秀怜修书一封，您给我那便宜老丈人带去，也算给他一个交待。”

“也只能如此了。”

……

……

接下来的日子里，孔从明依计行事，先是派人宣扬琵琶女已归齐王的消息。然后在某天晚上，带着阴秀怜悄然而去，不知所终。

大寨主都跑了，豆子冈群盗再傻，也知道大事不好。无奈之下，放火烧了大寨，各奔东西。

郭业的计划，可不是告诉孔从明的那么简单。

豆子冈群盗刚一散伙，他就派人散布了一条消息。其实，也不算什么消息，只是给豆子冈群盗宣扬的那件事，增添了一点小小的细节。

“听说了吗？豆子冈的强盗都不见了！”

“早就听说了，我不但知道豆子冈群盗不见了，还知道他们为啥不见的。”

“为啥？”

“您还不知道呢。原来不是有传言说，豆子冈群盗把朝廷钦犯琵琶女抓到了，又把她献给齐王了吗？”

“啊，对呀！难道说是陛下知道了此事，发了雷霆之怒，要剿灭豆子冈？”

“那哪能呢。冤有头，债有主。陛下因为这事发怒，也得先找齐王的麻烦啊！我跟您说，此事另有内情！”

“什么内情？”

“嘿嘿，您想啊，琵琶女能把陛下迷惑了，那姿色能差的了吗？豆子冈那帮土匪，哪见过如此尤物？自从把她抓住了以后，那个日以继夜呀……夜以继日呀……整整折腾了一个多月……这才献给了齐王！现在琵琶女又靠上了齐王这颗大树，那能不报复吗？豆子冈群盗见机不妙，这才各奔东西。”

“还有这种事？啧啧啧，没想到这帮狗东西，还有这种艳福……”

尽管这个谣言，有心人稍一分析，就知道其中漏洞多多。但是这种充满花边的传言，正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他们口口相传，不断的在其中

添油加醋，丰富琵琶女大战豆子冈群雄的细节。至于这个传言是真是假，谁在乎？

当然是有人在乎的。

在乎这个传言的，就是大唐各地的地方官。

豆子冈群盗散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么多穷凶极恶的盗匪，四处流窜，对官员的考绩，还是很有影响的。

他们花了偌大的力气，才把大部分盗匪抓捕归案。这时候，谣言也传到他们的耳朵里了。

陛下和齐王争一个女人，绝对是一件极大的丑闻！

那么多盗匪给陛下戴了绿帽子，更是丑闻中的丑闻！

这下谁还敢审问群盗？难道还嫌自己知道的不够多吗？

但是，不审讯，就这么关着？也不是个事儿！这帮人的存在，不是嘲笑陛下的无能吗？那把他们明正典刑？还是不行。人命关天，公开处决，要李二陛下亲自勾决，那不是给陛下添堵吗？

当然，再大的难题，也难不倒这些官场老油子。

没过多久，大唐监狱的卫生环境，就急剧的恶化。所有被抓的豆子冈盗匪，都身染恶疾，暴病身亡！

这些人一死，孙从明散布的谎言就更成了死无对证之事，再也没有什么铁的证据戳穿这个谎言了。

……

……

长安城，早朝。

李二陛下道：“刚接到礼部的急报，出使新罗的秦国公郭业，马上就要回到长安，到底如何迎接，大家议一议吧。”

魏征道：“启奏陛下，出使外藩的使者归国，到底该如何迎接，自有定例，又何须再议？”

“秦国公既是大唐国公，又是礼部尚书，身份贵重，岂能和其他人相同？”

魏征不以为然地说道：“话虽如此，陛下择一重臣迎接即可，此等小事，陛下自可乾纲独断，又何须询问群臣？”

李二陛下听了这话，很不乐意，心说，听你魏玄成话里的意思，我就只能乾纲独断一些小事了？那我这皇帝当的还有啥滋味？

他轻哼一声，道：“照你这么说，朕征求群臣的意见，倒是朕的不是了？”

“微臣不敢，只是事有轻重缓急，微臣以为在早朝之时，议论这等小事，并不妥当！”

“小事？你以为这是件小事，朕却以为这是一件天大的大事！”李二陛下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那个传言，你们听说过没有？”

李二陛下这话一出口，大殿之内的气氛顿时无比怪异！

传言？

现在最流行的传言，就是琵琶女大战豆子冈群雄。第二流行的传言，就是李二陛下和齐王一起大战琵琶女！

这两条传言，经过无数人的改编，越来越精彩，越来越下流，可以说，

朝廷上下，人尽皆知。唯一还蒙在鼓里的，只有李二陛下了！这是谁那么嘴欠，把这事告诉李二陛下了？

魏征也是满脸的尴尬之色，道：“传言？陛下，传言不可尽信啊！百姓无知，最喜欢以讹传讹……”

“不……别的传言，朕可以不相信。但是这个传言，事关秦国公，朕非信不可！”

“秦国公？我还以为是……”魏征这才长出了一口气，道：“陛下，您所谓的传言，究竟指的是啥？”

“魏爱卿没有听说？”李二陛下颇为兴奋地说道：“据说，在水口城的花魁大赛上，新罗的善德女王亲口承认，对秦国公有情！”

“此乃秦国公的私事，即便是真的，又能如何？”

李二陛下得意地说道：“这既是公事，又是私事。秦国公和善德女王交好，以后要生下一男半女的，岂不就是下一代的新罗之主？新罗皇室有了唐人的血统，对咱们大唐的好处，自然是不言而喻的！秦国公立下如此大功，迎接的仪式可不能简慢了。”

魏征正色道：“陛下慎言！古语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新罗皇室无论是否和秦国公联姻，都是陛下之臣。严格说来，此事对于陛下来讲，无功无过，不过是两位大臣联姻罢了。”

魏征此言，当然是正理，此刻说出来，尽管人们心中都颇为不以为然，但还真挑不出错来，李二陛下只得道：“即便如此，那秦国公用计杀了渊盖苏文，总是大功一件吧？渊盖苏文弑君，天人共愤！秦国公杀之，真是大快人心。”

“这恐怕也算不得什么功劳。”魏征摇了摇头，道：“渊盖苏文弑君，的确是该杀。但说他为秦国公用计所杀，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李二陛下道：“那秦国公促成三国盟誓永不相攻呢？”

“这……这倒是算立了大功。”

李二陛下满意地说道：“嗯，你承认秦国公的功劳就好。朕意已决，这次迎接秦国公的仪式，要大办特办，不如此，不足以显示出朕厚待功臣之意！”

“那不知陛下准备派何人迎接？”

“朕亲自出迎！”

“啥？”

满朝文武，目瞪口呆！

## 第1684章郊迎之争（1）

李二陛下亲自迎接郭业归来，用一个现成的词来说，就是天子郊迎。

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郭业抓住突厥可汗，李二陛下郊迎没有？

没有！

李靖屠城灭国，从天竺归来，李二陛下郊迎没有？

没有！

天竺女王拉迦室利，主动到大唐朝拜，李二陛下郊迎没有？

还是没有！

怎么今天，李二陛下要迎接郭业了！

这……这不仅仅是是不合规矩，简直是没有道理啊！

李二陛下四下巡视了一眼，道：“既然诸位爱卿都没有异议，那此事就这么定了。郊迎的具体事务，就由魏爱卿全权负责。三日之后，朕亲自郊迎秦国公。”

哗~~

李二陛下这话一出口，犹如点燃了火药桶，大殿之上，顿时人声鼎沸！

“我反对！”

“臣有异议！”

“陛下万万不可啊！”

“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陛下，您没事吧？是不是昨晚睡得太晚，今天又起得太早……”

当然，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不可能如同泼妇一般，吵闹个不停！大约过了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喧哗之声就渐渐变小。

李二陛下轻轻咳嗽一声，大殿之内又恢复了安宁。群臣都眼巴巴地望着李二陛下，指望他收回成命。

李二陛下道：“魏爱卿，刚才你吵嚷的声音最大。你先说说吧，朕怎么就不能郊迎秦国公？”

魏征冷笑一声，道：“微臣反对的理由实在太多了，一时之间，真不知从何说起。微臣现在就就问陛下一句话，您要郊迎秦国公，到底是什么原因？只要有一点靠谱的理由，微臣就能接受！”

“靠谱的理由？你自己都说了，这是件小事，朕可以乾纲独断。怎么朕现在就乾纲独断了，你又不认账了？”

尉迟恭一晃大黑脑袋，道：“对呀！我说老魏，你这个人一向刚直不阿，直言敢谏，我尉迟恭是佩服的。但是今天干的这事儿，可不咋地道。往小里说，你这叫说话不算话。往大里说，就是欺君之罪！”

“鄂国公，我知道你跟秦国公关系不错。但是您要是真的为了秦国公好，还是帮我劝劝陛下不要郊迎秦国公。此事对秦国公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啊！”

“啊？还会对俺兄弟不利？这你可得给俺好好说道说道。”

“因为秦国公给本就受不起陛下如此的荣宠！”

魏征沉声道：“要是秦国公真的立下了盖世的功勋，别说陛下主动提出亲自郊迎了。哪怕是陛下不提，我魏征也得上的奏章，要求陛下郊迎。但现在的问题是，秦国公立的这功劳确实一般，陛下亲自郊迎，怎能令天下人心服口

服？到时候，群情汹汹，秦国公的名头可就彻底臭了！”

尉迟恭听了这话，挠了挠脑袋，道：“陛下，俺觉得老魏说得也有点道理。您给秦国公这么大的荣宠，很可能会适得其反，有违您爱护秦国公的本意。依俺老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魏征也跪倒在地，道：“陛下为万民之主，最终的就是要赏罚公平。还望陛下收回成命！”

“还望陛下收回成命！”

“还望陛下收回成命！”

“还望陛下收回成命！”

……

……

呼啦啦，群臣跪了一地！

李二陛下狠狠瞪了尉迟恭一眼，道：“鄂国公，你和魏征一唱一和，本来的目的，就是劝谏朕不要郊迎秦国公吧？哼哼，在朕面前耍这套把戏，这是把朕当成昏君吗？真当朕连你这种小伎俩都看不出来？”

尉迟恭毫无愧色，道：“就是因为您是有道明君，俺才敢耍这种手段。要是昏君的话，俺尉迟恭早回家种地去了，哪敢在朝堂之上说三道四的？”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嗯，这话倒也不错。”

魏征道：“这么说来，您是同意不再郊迎秦国公了？陛下虚心纳谏，史书之上，今日之事必成一段佳话！”

尉迟恭也道：“就是秦国公知道了今日之事，想必也是不赞同陛下郊迎的。俺大老黑代他谢谢陛下了！”

“不！朕没有改变主意！”李二陛下正色道：“天子郊迎秦国公一事，朕意已决，无可更改！”

没等群臣反对，李二陛下又道：“朕要郊迎秦国公，自然有朕的道理。”

魏征可不会被李二陛下这么三言两语就打发了，问道：“请问陛下，到底是什么道理？”

“这个道理，就是朕要赏罚分明。秦国公立的功劳足以值得朕亲自迎接！至于具体是什么功劳，此事关系重大，不能公开宣布，只能告诉三省六部的主官，当然，魏爱卿也可以听。”

魏征一听这话，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反正假如李二陛下拉下脸来，以帝王之尊撒谎，到时候还得过自己这一关。

尉迟恭腆着脸道：“陛下，咱尉迟恭的官职虽然低了一点，但是……但是……”

“算了！别想理由了，算你一个！”

“谢主隆恩！”

早朝之后，李二陛下还没坐下喝口水呢，董顺走上前来，道：“陛下，尚书左仆射李靖，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中书令魏征……”

李二陛下一摆手，打断了董顺的话，道：“是不是朝廷重臣都来齐了？”

“陛下圣明！”

“宣他们进来！”

“遵旨！”

不大功夫，现在大唐朝廷的当权派，鱼贯而入。他们分别是：尚书左仆

射李靖，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中书令魏征、刑部尚书韦挺、吏部尚书孔颖达、户部尚书段志玄，还有一位就是宗正寺卿兼工部尚书李道宗。

另外，还来了两个地位稍微差了一点的人物：鄂国公尉迟敬德和勋国公张亮。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张亮，你来干什么？是不是为了朕郊迎秦国公一事？”

“呃……陛下慧眼如炬，张亮正有此意！臣觉得……”

张亮的话还没说完呢，李二陛下冷哼一声，道：“此事你没有资格知道，更没有资格讨论！退下！”

张亮没想到李二陛下这么不给自己面子，但是让他硬顶李二陛下，他还真没那个胆子，只得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刑部尚书韦挺。

韦挺的胆子其实也不大，硬着头皮道：“陛下，臣有话说。”

“你讲！”

“勋国公张亮深受陛下信任，执掌不良人，要说咱们大唐的秘密，微臣知道的，他肯定知道。微臣不知道的，他也许知道。这事不瞒着微臣，却瞒着勋国公，似乎……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再者说，论身份地位，勋国公也不在鄂国公之下，厚此薄彼，恐怕有伤陛下的令名！”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倒不是要对勋国公保密。只是他和秦国公有些过节，人所共知。现在要讨论秦国公的封赏，勋国公还是避一避嫌疑为好。”

魏征道：“陛下此言差矣。常言说得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勋国公如果公报私仇，难道还能瞒过我们这么多人的眼睛？相反，要是陛下……”

李二陛下怒道：“你是说朕假公济私？”

“臣不敢！只是如今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英雄无用武之地。臣思前想后，就是没想出来，能有什么地方，给秦国公立下泼天的大功，值得陛下亲迎！”

李二陛下道：“那魏爱卿这次可就真的错了！秦国公这次立下的功劳，不仅仅值得朕亲自郊迎！而且朕还要提升他的爵位！秦王，这个称号不错吧？”

## 第1685章郊迎之争（2）

李二陛下要封郭业为秦王的话一出口，顿时在朝臣的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

秦王！

这可是秦王！

李二陛下登基之前的名号！

郭业受封秦国公的时候，都闹得满城风雨了。这要是真的受封秦王了，那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以李二陛下的政治智慧，难道他会想不到这一点？

既然想到了，那他又为啥坚定不移地封郭业为秦王呢？不说这个称号代表的意义，就说郭业本身，现在就是秦王了，以后再立点什么功劳，李二陛下该如何封赏？总不能脱龙袍让位吧？

难道说……那个传言是真的？郭业真是李二陛下的私生子？

私生子也不对啊！私生子怎么能跟婚生子相比？

晋王李智那是李二陛下的嫡生子，天资聪颖，乃是当仁不让的储君人选！为啥不封他为秦王呢？

会不是因为晋王李治年纪太小？也有可能。李二陛下吃了天福和尚那么多来历不明的丹药，当时感觉挺好。但是现在，后遗症已经显现了，李二陛下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也许是李二陛下感觉自己不久于世，怕李治年纪太小，大权旁落，最后大好河山落于权臣之手？所以才想传位郭业？

还是不对！晋王李治年纪小，这不还有齐王李佑吗？齐王马上就要十八了，把江山交给他有什么不放心的？

哎呦！坏了！肯定是李二陛下听到琵琶女的那个传言，已经对齐王李佑心生不满了！这个皇位宁可传给私生子郭业，也不传给齐王李佑！

人同此心心同理，在场的几位高官，都想到了这个可能！什么功劳太大呀，明明是身份太高！李二陛下封郭业为秦王，就是暗示！不，不是暗示，简直是明示！

事关皇位归属，就算是以敢谏闻名的魏征都不敢发言了！上次他扶保太子建成，已经是押错了一次宝了，幸亏遇上了千古一帝李二陛下，才得以东山再起。这次再押错了宝，谁知道还有没有那么好的运气？郭业那么多名声里面，可没有宽宏大量这一条！

魏征不敢说话，有人敢说话，那就是刑部尚书韦挺。

要说郭业上位，对在场的哪位高官影响最大？非此君莫属。

韦挺那可是齐王李佑的正牌子岳父。她的女儿已经嫁给了李佑，成为齐王妃了。要是李佑当了皇帝，那他的女儿，就是皇后。韦挺就是皇上的老丈人，正儿八经的国丈。

相反，要是郭业当了皇帝，那……李二陛下可是弑兄杀弟来着，郭业以私生子的身份登上皇位，那齐王还能有什么好果子吃？韦挺这个齐王的岳父，能不能保命也得两说。

韦挺当时就急了眼，道：“陛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啊！”

“有何不可？”

“呃……”韦挺还真没胆子把这盖子揭开来！把话说明了，这不是逼着李



二陛下承认郭业私生子的身份吗？

他只得道：“微臣和中书令魏大人的看法一样，秦国公不可能立下足以封秦王的大功，所以才说万万不可！”

“好吧，看来朕要是不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其实秦国公立下的大功，朕已经说过了！”

“说过了？”

“就是秦国公和善德女王联姻一事。在早朝之上，人多嘴杂，有些事情朕不好公布。其实，秦国公此次出使新罗，还有一个秘密的任务，那就是想办法取得善德女王的好感！说得粗俗一点，就是把善德女王勾搭上！他这是奉旨泡妞。现在既然他已经成功完成朕交待的任务，朕自然会对他论功行赏。”

魏征眉头一皱，李二陛下还没等他说话呢，就接着说道：“中书令，不要给朕说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鬼话。这话是咱们大唐君臣要努力的目标，而不是现在的结果。哼哼，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朕要是派遣官员去新罗做官，你说善德女王会不会同意？新罗百姓的赋税是交给朕还是交给善德女王？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咱们又何必自欺欺人！”

韦挺道：“即便如此，那秦国公此举，也不过加深了咱们大唐和新罗的情义。有功是有功，但是功劳不大，远不值得陛下郊迎，更别提受封齐王了。”

“你这完全是鼠目寸光！”李二陛下说道：“朕要在有生之年，恢复秦汉故土。无论高句丽、百济还是新罗，都必须收归大唐。”

要是一般情况下，此时魏征就该站出来，指责李二陛下穷兵黩武了。不过今天情况特殊，魏征张了张嘴，把话又咽了下去。

房玄龄咳嗽一声，道：“陛下，高句丽和百济可以算做大汉故土。但是说新罗是大汉故土……实在是有些牵强了。新罗的土地大部分不在汉四郡之内。”

“哼，即便如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呃……”李二陛下摆明了不讲理，我的是我的，至于你的……离我近了就是我的，房玄龄也没辙了，道：“那就是开疆拓土，和收复故地不一样。”

李二陛下道：“我大唐军力强盛，打败这三个国家并不难，难的是令三国百姓归心。三国百姓脱离中国已经几百年了，早已忘了他们曾是中国子民。这三国子民之中，尤其以新罗为最！”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道：“刚才尚书右仆射说的也有道理，新罗之地，不算大唐故土。风俗民情乃至文法都是独树一帜，和咱们大唐完全不同。把新罗打下来容易，收新罗民心却难！秦国公如果能和善德女王联姻，那朕就让他们后代暂时统治新罗，然后再慢慢的改土归流，过上几十年，新罗才算真正的融入大唐。秦国公有此大功，难道还够不上受封秦王吗？”

够不上！

完全够不上！

一点都够不上！

这是在场众人心中一致的想法！

李二陛下的雄才大略，还真不被这帮人所理解！这年头，就是真的有屠城灭国之功，都会有人说这是穷兵黩武，不值得提倡。更何况是这种不能马上见效的功劳？

这年头能真正理解李二陛下的，还真得算是郭业。他虽然没有李二陛下

的雄才大略，但是多了两千年的见识，自然知道李二陛下的良苦用心。

不过，虽然人们不理解李二陛下的雄才大略。但是，这并不妨碍大家丰富的想象，人们一致认为，李二陛下的这番说辞，完全是在找借口！

至于找借口的目的，自然就是让郭业当上秦王，然后再在合适的时候公布郭业是李二陛下私生子的事情，最后再传位郭业。

事关帝位归属，尽管大家都觉得还是传位给李治或者李佑的好，但是谁都不敢表态！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啊？想当初太子建成势力庞大，又有储君的名分，还不是被李二陛下给车翻了！谁能肯定郭业就不是第二个贞观天子？

此时说错了一句话，来日就是抄家灭族的罪过！

群臣既不支持，也不赞成。一时之间，大殿之内，鸦雀无声！

别人可以装聋作哑，韦挺不能！自从他的女儿嫁给李佑起，他就算铁杆的齐王党了！韦挺心中暗想，把事情挑明反而对郭业有利，那就只能揣着明白当糊涂，顺着李二陛下的意思往下说，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了！无论如何，不能让郭业当上秦王！

他整理了一下思路，道：“陛下，假如秦国公真的能让新罗融入大唐，封他个秦王的确是毫不为过！不过，现在不是还没成吗？他只是和善德女王有联姻的意图，离新罗入唐还有十万八千里呢，现在就封秦王，微臣不服！”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你这么说倒是也有道理！”

韦挺大喜，跪倒在地，道：“陛下圣明！”

“不过呢……”李二陛下轻轻叹了一口气，道：“娶了金德曼之后，应当如何封赏，朕可是已经答应秦国公了。有道是君无戏言！朕要是不封他当秦王，那不是说话不算吗？”

“这……”韦挺听了好悬一口鲜血没喷出来，心中暗想，陛下呀，陛下，您为了扶郭业上位，简直不要脸了！别说封秦王了，您就是说曾经答应传位给郭业，又有谁能揭穿您？这完全是死无对证的事情啊！

正在这时，有一人道：“陛下，微臣有一计，既可以不让陛下食言，又让韦大人心服口服！”

说话的，正是勋国公张亮。

## 第1686章郊迎之争（3）

现在，张亮其实已经和齐王李佑有了不小的矛盾。

本来，张亮从不良人水口城司司长周桂那里得知，郭业纳了琵琶女为妾的消息之后，就和齐王李佑结成了攻守同盟。二人相约齐心协力，利用这个把柄，把郭业彻底搬倒。

本来计划进行得一切顺利，谁想到计划赶不上变化。尽管郭业和琵琶女的事儿被他们压住了，但是不知从哪传出来一股谣言，把齐王李佑和琵琶女联系在一起。

这事儿根本就解释不清楚！

豆子冈群盗被官府捕杀了大半，大寨主孔从明也不知所终，即便张亮出动不良人抓住了个把漏网之鱼也没什么用。

你一个豆子冈的小喽啰不知道琵琶女的事儿，又能说明什么？你贱命一条，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再说了，即便你说的都是真的，人家孔从明干什么事情，还能用的着给你汇报？

至于齐王李佑本身，那就更说不清楚了。他府里边要是有琵琶女，不用问，那是证据确凿。但是没有琵琶女呢？那还用问吗，被齐王李佑藏起来了呗。越没有什么线索，越说明李佑心虚，越说明他把琵琶女藏的太好了。

于是乎，对于弹劾郭业这事儿，齐王李佑已经打了退堂鼓。他希望人们对于琵琶女的事儿，提的越少越好。最好是，从今以后，再没有人和李二陛下谈起“琵琶女”这三个字。

至于张亮，则是一心一意得要置郭业于死地！五大士族亲口许诺，张亮只要能让郭业倒台，就给他琉璃生意的一成干股。

挡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为了这一成干股，郭业就必须死！

至于说，五大士族只要求郭业倒台？还是别开玩笑，上次郭业可是不计前嫌的帮了张亮一把，张亮才能渡过难关。这次恩将仇报，可把郭业得罪狠了。郭业只要不死，就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张亮岂能留着这么大的一个隐患？

李佑要放弃，张亮要坚持，二人的关系一下子就降到了冰点。之所以还没有完全破裂，是因为李佑还不清楚李二陛下到底听说了那个传言没有。

万一李二陛下已经从别的渠道得知了李佑和琵琶女的传言呢？张亮把郭业纳妾一事上奏给李二陛下，反而是对李佑是一个保护。

至于张亮，也不愿意往死里得罪有希望登上皇位的齐王李佑，对于是否要用这个消息打击郭业，含糊其词。最终，二人商定，要见机行事。

现在，李二陛下都要封郭业为齐王了，张亮已经完全没有了顾忌。这才开始发言。

“你？”李二陛下皱了皱眉，心说张亮这货肯定没憋着好屁，不过不让他说话也没什么合适的理由，只得轻哼一声，道：“说说吧！”

张亮道：“古人云，人无信而不立。陛下贵为天子，更应言而有信。”

“这么说，你是赞同朕封郭业为秦王了？”

张亮没接李二陛下的话茬，道：“陛下，如果臣没听错的话，您刚才才是说，只要郭业能和善德女王成亲，就封郭业为秦王？”

“正是！”

“那问题就来了，现在的情况是，善德女王承认和秦国公有情，至于秦国公和善德女王的婚事，还遥遥无期。陛下现在就封他为秦王，是不是早了一点？”

李二陛下冷笑一声，道：“说来说去，你还是看秦国公不顺眼，对他受封秦国公一事百般阻挠。”

“微臣不敢。微臣只是提醒陛下要严格遵守诺言。”

李二陛下道：“说得倒是冠冕堂皇。那朕来问你，假如秦国公和善德女王已经成亲，朕封秦国公为秦王的事情，你又是什么看法？”

新罗和大唐距离何止千里，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儿，长安城只能知道个大概。说不定郭业已经和善德女王定亲了。甚至有可能，人家的婚礼已经举行了。郭业现在父母双亡，就是不通知大唐这边的人，也能交待得过去。

李二陛下这是强迫张亮表态，到底支持不支持自己封郭业为秦王？张亮要是说同意，那自然没什么好说的。要是说不同意，马上就治他个欺君之罪！你当才还要朕严格遵守诺言，现在又要朕不遵守诺言，出尔反尔，这不是欺君之罪是什么？

张亮当然听出了李二陛下的言外之意，他一咬牙，道：“假如秦国公和善德女王真的成亲，那臣就赞同陛下封秦国公为亲王。”

“张爱卿，你再说一遍。”

张亮朗声答道：“微臣的意思是，君无戏言，陛下既然答应了秦国公，自然应该言而有信。更何况，不谈秦国公此举，为大唐立下了多大的功劳。单从这场亲事来讲，善德女王是您亲封的郡王，而郭业只是一个国公，男卑女尊，殊为不美。陛下这个许诺，微臣十分赞同。”

李二陛下道：“说的好。张爱卿，你能不计前嫌，为秦国公说话，朕心甚慰。”

张亮道：“不过，微臣还是那句话，只有确定秦国公和善德女王已经成亲的情况下，才能封他为秦王。现在说封秦国公为秦王的事情，还言之过早。”

李二陛下还是不大满意，道：“假如秦国公和善德女王还没有成亲，朕就对他一点赏赐都没有，这也说不过去吧？”

“当然！为人君者，最重要的就是赏罚分明。微臣认为，不管秦国公有没有和善德女王成亲，他基本完成了陛下交待的任务，却是肯定的。所以呢，尽管封秦国公的事情可以缓议。但是，秦国公为了咱们大唐立下如此大功，陛下理应亲自郊迎！不仅如此，陛下还应该带着文武百官一起郊迎。”

张亮最后这句话一说，韦挺就明白了，这是要把琵琶女的案子，当着文武百官说出来！想象一下，在郊迎大典之上，郭业意气风发，正在和李二陛下上演一场君臣相得的好戏。

正在这时，张亮说，陛下，您眼前这个最心爱的臣子，已经给您戴上了无数顶的绿帽子啦！你们这是什么贤君名臣呀，简直就是同穴连襟呀！

李二陛下的郊迎大典，顿时成了一个笑话！不……不仅仅是一个笑话……简直是一个巨大的丑闻！李二陛下将以绿帽君王的称号流传千古。不……不仅仅是绿帽君王……而是被带了绿帽，还给奸夫奖励的君王，或者称为……变态君王？

李二陛下出了这么大的丑，能不把郭业恨之入骨？就算他心里边明白郭业是被人陷害了又能如何？众目睽睽，青史斑斑，具体该如何应对，又岂能

完全以李二陛下的意志为转移？

到时候，郭业倒台，齐王登基，那我韦挺岂不真的成了国丈？

想到这里，韦挺跪倒在地，道：“勋国公此言有理，微臣附议！”

李二陛下又问其他人，道：“众位爱卿，你们又怎么看？”

还能怎么看？

郭业的仇人张亮都同意了，李佑的老丈人韦挺也同意了，咱们又何必强出头？再说了，和郭业受封秦王一事相比，天子郊迎也就不算个事儿了！现在，又何必多生枝节？

一群人呼啦啦跪倒，道：“臣等附议！”

唯独尉迟恭站在那里，道：“陛下，俺有话说！”

## 第1687章加码长安令

“尉迟爱卿，你想说什么？”

李二陛下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反应也大不如前，没有发觉现场的诡异气氛。但是尉迟恭早就感觉到不对劲了，道：“陛下，天子率百官亲迎，这个排场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微臣恐怕秦国公承受不起。”

“受得起，完全受得起。这么多大唐高官都认为秦国公应受此礼，你尉迟恭一个粗人，有什么理由说三道四的？莫非是嫉妒秦国公的功业超过你了？”

尉迟恭听了这话，可逮着理了，道：“陛下，俺尉迟恭的确是个粗人。但是，您别忘了，秦国公也没读过几天书。将心比心，俺并不认为秦国公喜欢您的安排。”

“啊？这是为何？”

“因为俺们这种没读过书的，就是喜欢实惠点的东西，不喜欢那些虚头巴脑的。比如说，当时秦国公听说了俺的食邑是三千户，那个气呀，眼珠子都红了……”

“现在秦国公的食邑也不比你少，你说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为秦国公讨封赏？”

尉迟恭挠了挠脑袋，道：“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微臣觉得，天子郊迎，荣宠无边，风头一时无两。听起来挺好，但是他不实惠啊！郊迎过后，秦国公啥都落着……再仔细一打听，哎呦……这完全是拿秦王的爵位换的，那得多闹心啊！要是俺是秦国公，恐怕不仅仅不感激陛下，而且，而且……”

“而且怎么着？”

“就是……就是心里面……稍微……埋怨那么一下……”

要是别人，这话打死也不敢说出来。说出来，就是对君王心怀怨望！李二陛下一较真，就是个死罪。退一步说，即便李二陛下宽宏大量，不较这个真，那不还有政敌吗？他们怎么能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总而言之，此话一出口，那就是一只脚踏入了鬼门关。

但是尉迟恭不同，大老黑混不吝，说话不靠谱，对李二陛下赤胆忠心，这些名声早已轰传天下。就算他说了什么过头的话，别人也只能一笑置之。没有人会怀疑他对李二陛下的忠诚。

李二陛下道：“尉迟爱卿，你听朕慢慢说。天子郊迎之礼，可不算是秦国公拿秦王的爵位换的。秦王的爵位不是不给，只是等秦国公和善德女王大婚的时候才给。到时候双喜临门，岂不是更好？”

“陛下，您别以为俺尉迟敬德不读书，就啥也不懂。秦国公是咱们大唐的礼部尚书，有公事的时候去新罗，那是天经地义。要是没有什么公事，他凭啥去新罗？这次回来，再去新罗，怎么也要三年五载的吧，说句不好听的，万一一天不假年，我那兄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这秦王的爵位不就没戏了吗？所以说，这是他拿秦王的爵位，换了郊迎之礼。”

“笑话，咱们这么多人，就属他最年轻，怎么可能再过三五年就……就不在人世了？”

“俺也不是咒秦国公，汉朝霍去病多大的功业，二十四岁就撒手人寰，三国的周瑜也不过是活了三十五岁……这种事情怎么能说得准？总而言之，俺就觉得，这次是郭业吃亏了。”

李二陛下颇为玩味地看着尉迟恭，道：“依爱卿的意思呢？”

“俺觉得吧，咱们能不能换换？把郊迎的大礼换成别的奖赏给秦国公。比如说加上那么三五千的事邑，秦国公肯定乐意。”

张亮道：“雷霆雨露俱是天恩，岂能讨价还价？这是把陛下的赏赐当成什么了？大老黑，你这个要求太过无理。况且，你又不是秦国公，怎么知道秦国公喜欢什么？完全是妄自揣测。陛下，您可不要相信这大老黑的胡言乱语。”

李二陛下却摇了摇头，道：“尉迟恭所言，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光奖励荣誉，却一点实惠也不给。这叫什么？”

尉迟恭道：“按照民间的话来讲，就是说大话使小钱！不对……您也没给钱啊……光说大话了。”

魏征实在看不下去了，道：“鄂国公还请慎言！”

尉迟恭道：“我说老魏，俺总觉得你今天不咋对劲。你应该劝谏的是陛下，跟俺大老黑较什么劲？原来你不是也反对陛下郊迎秦国公吗？怎么现在不吭声了？你那誓死劝谏的劲头哪去了？”

说白了，魏征的忠直敢谏，那是李二陛下需要他忠直敢谏。他的才能是不错，但是说他的风骨，其实也就那样。魏征这一生，先归李密，后随着李密归唐。后来作战的时候，被窦建德俘虏，就做了窦建德的起居舍人。被救回来以后，投靠太子建成，帮着建成对付李二陛下。

太子建成被李二陛下杀了之后，又投靠了李二陛下。他要是真的刚直不阿，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

现在事关皇位的归属，魏征还真没多少胆子搀和这事儿，准备随大流。没想到，刚说了尉迟恭几句，就被尉迟恭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身上。

魏征脸一红，道：“此一时彼一时。原来魏某人觉得陛下的封赏不妥，自然就会出言劝谏。”

“那现在呢？”

“现在……魏征觉得陛下所言也有些道理！”

“哼哼！魏征，我尉迟恭算是看透你了！什么刚直不阿，忠直敢谏？都是沽名钓誉罢了！天福和尚一案你装聋作哑，现在你还装聋作哑，你这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啊！”

“你……哼！老夫不和你一般见识！”

尉迟恭竟然把魏征逼退了，李二陛下也有些犹豫不定，眼瞅着自己的计策要黄。张亮可忍不住了，他再次说道：“陛下，微臣仔细想了想，鄂国公所言，的确也有些道理。”

“你也赞同用郊迎之礼换别的奖赏？”

“那倒大可不必。微臣的意思是，除了郊迎之礼外，还可以给秦国公其他的赏赐，来弥补他暂时没当上秦王的损失……”

“那再给秦国公加食邑？”

尉迟恭原来说给郭业加食邑是为了把郊迎这事给搅黄了，现在张亮的建议，可不符合他的预期，连忙道：“俺又想了想，加食邑也不大妥当。那可是秦王，整个长安城都在他的管辖之内，这是多大的威风。要补偿秦王的损失，您说得加多少食邑？总不能加个十几万户吧？”

韦挺为了李佑的皇位，心思急转，道：“加个十几万户食邑当然不可能。

不过，要想有秦王的威风，又不仅仅是加食邑这一个办法。启奏陛下，如今长安令刚刚空缺，不如就让秦国公接任。”

尉迟恭瞠目结舌，道：“长安令？”

“就是长安令。长安城的治安安全归秦国公管辖，这个威风，可不比秦王小。”

“那怎么能行？秦国公的礼部尚书乃是二员，而长安令却仅仅是五品。让秦国公当长安令，哪里是赏赐，分明是贬谪啊！”

韦挺微微一笑，道：“秦国公还可以继续当他的礼部尚书和领军卫府大将军，这个长安令只是个兼职。”

然后，韦挺跪倒在地，道：“启奏陛下，俗话说的好，三生不幸，知县附郭；三生作恶，附郭省城；恶贯满盈，附郭京城。长安令难做，人所共知。如今天下成平日久，不少高官子弟，横行跋扈，为非作歹，长安令不敢问。正需要秦国公这样的重臣坐镇。”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更何况，众所周知，秦国公的礼部尚书，就是个甩手掌柜，根本就不管礼部的事情。有了长安令这份兼职，正好可以给他找点事情做。封秦国公兼职长安令，一则可以酬功，二则也可稳定长安城的治安，可谓是一举两得。”

李二陛下道：“朕看可以。先让秦国公兼职三年的长安令。等他和善德女王成亲的时候，再改封秦王。韦爱卿，你这个建议，朕觉得很好。就是不知其他爱卿赞同不赞同。”

张亮赶紧道：“臣无异议！”

“魏爱卿你呢？”

“呃……臣也无异议！”

有了魏征带头，其他人也就毫无心理负担的表示赞同。

尉迟恭倒是想不同意，但是一时之间，还真想不到什么正当理由。他心中暗想，郭兄弟，老哥哥无能，不能帮你挡灾了！郊迎之礼，恐怕是暗藏杀机，你还是自求多福吧！



## 第1688章过河卒子周桂

“天子郊迎？”

“正是！尉迟老将军千叮咛万嘱咐，要我等快马加鞭，提前把这件事告诉您。他老人家说了，此事必有蹊跷，要您千万小心，提早准备。”

郭业胸有成竹，微微一笑道：“你回去告诉老哥哥，不必担心！张亮在郊迎大典上，不要什么花招还好。他要是真的不知死活招惹我郭某人，我就让他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

.....

郭业本来是三日即可到长安城，但是天子郊迎，礼仪不可轻乎，他被迫在灞桥驿休息了两天，一直到了第五天头上，才来到了长乐坡。

此时的长乐坡上，净水泼街，黄土垫道。

李二陛下为首，文武百官分列左右。身后十万御林军，分作五队，旗幡招展，号带飘扬。

这么大的阵仗，只为迎接一人，那就是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丝竹声声，几阵雅乐奏过。

郭业跪倒在地，道：“微臣此次奉旨出使新罗，一来是册封新罗善德女王金德曼。二来，是调停三国纷争。赖陛下龙威，微臣幸不辱命。善德女王已经接受了陛下的册封，高句丽、百济和新罗三国也对天盟誓永不相攻！”

李二陛下正色道：“三国互相攻杀，已有数百年，致使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朕为天下共主，每每思之，感同身受，夜不能寐.....”

天子郊迎这种事，听起来风光无比，其实真的身临其境，也是想当累人。李二陛下一阵长篇大论下来，郭业听得是昏昏欲睡！

直到最后，听李二陛下说道：“.....卿宜再励新功，朕岂吝封王之赏？”

郭业再次拜倒致谢，李二陛下命他平身站起。接下来程序就应该是李二陛下扶郭业上马，以示荣宠。

正当这时，只见远处黄尘滚滚，一匹骏马呼啸而至，马上之人高声喊喊：“八百里加急！八百里加急！”

八百里加急，看来是真的出了大事了，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把他带上来！”

“遵旨！”

一会儿功夫，报信之人已然被带到了李二陛下的面前。

李二陛下道：“你是何人？八百里加急到底所为何事？”

“启禀陛下，微臣乃是不良人水口城司司长周桂。”

“水口城？就是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交界之处的水口城？”李二陛下紧皱眉头，道：“莫非三国又打起来了？这些化外蛮夷，畏威而不怀德。秦国公刚回来，就背盟反悔，此为欺朕乎？欺天乎？”

“没.....三国之间，没有打仗。这八百里加急，说的是其他的消息。”

李二陛下沉声道：“除了三国开战意外，水口城还能有什么消息值得八百里加急？周桂，你可知道，擅自启用八百里加急的后果？”

“微臣明白，微臣不敢！”周贵把头磕得如同鸡啖碎米，道：“陛下明鉴：一年前，不良人总部曾经下过命令，只要一得到那个人的消息，就要八百里

加急，报知陛下。微臣此举，完全是奉命行事。”

李二陛下疑惑地看向张亮，道：“一年以前？”

张亮揣着明白当糊涂，怒斥道：“胡说！本公怎么不记得还有这回事？什么人的行踪能值得用八百里加急传信？”

“那绝对错不了。国公爷，属下的确是接到过命令，说只要一找到琵琶女的下落就应该八百里加急禀告陛下，这……这是那道命令的原文……”说着话，周桂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个锦盒来。

“琵琶女？”李二陛下闻言眼前一亮，道：“你知道琵琶女的下落？”

周桂道：“陛下容禀，微臣只是知道了琵琶女的消息。至于他的下落……恐怕您还得问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李二陛下得知了琵琶女的消息，心情正好，轻笑一声，道：“周桂，不要耍滑头。稍后你列个名单上来，这次有功的将士，朕一律重赏！什么另外一个人？左右还不是你们不良人内部的事情？现在，你只要告诉朕，琵琶女究竟在哪？”

“陛下，您误会了！微臣这可不是为了旁人邀功请赏，我确实不知道琵琶女的具体下落，知道琵琶女下落的也确实不是我们不良人的人。”

“那是何人？”

周桂看了郭业一眼，道：“微臣在这不敢说，还望陛下摒去左右。”

李二陛下瞬间就秒懂了周桂的意思，这是顾忌郭业在场。

明白可是明白，但是李二陛下还真不能把郭业赶走。郊迎大典上，把这场大典的主角支开，跟一个密探说悄悄话，那也太不像话了。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天下人自己不信任郭业吗？那这场郊迎大典，又有什么意义？

李二陛下脸一沉，道：“周桂，到底是何人知道琵琶女的下落，速速讲来！莫非，你还敢向朕讨价还价不成？”

“微臣不敢！”周桂道：“知道琵琶女究竟在哪的，非是旁人，乃是秦国公。”

周桂一出现，郭业就知道那话儿来了！很显然，周贵此行，就是受了张亮的指使，来污蔑自己。

想想也是，这个盖子要是由张亮揭开来，李二陛下固然是对自己恨之入骨。但是对于张亮，恐怕也没什么好想法，到时候郭业抄家灭族，张亮也很难有什么好下场。不过，由周桂揭开这个盖子就不一样了。

周桂只是一个小人，奉命办事，根本就入不了李二陛下的法眼，也不会被李二陛下迁怒。再说了，周桂就算真的被李二陛下迁怒……关张亮什么事？

不过，周桂出马，对自己可就大大的不利！自己费了半天劲，设了这个局中局。坑的就是张亮和齐王李佑，要是只坑了周桂一人。那不是杀鸡用牛刀吗？再说了，自己堂堂的秦国公，和一个周桂争执，胜了也没什么光彩的呀！

不行，不能让张亮和李佑稳坐钓鱼台，得把他们拖入战场。

想到这里，郭业故作错愕之色，道：“琵琶女？本公连琵琶女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更何况是她的下落？周桂，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事情。”

周桂冷笑一声，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秦国公，事到如今，在陛下面前，难道你还想一手遮天吗？”

郭业一呲牙花子，道：“看来你是认定本公知道琵琶女的下落了。本公有一事不明，倒要向周司长请教。”

“秦国公有话但讲无妨。”

“我就奇怪了，你口口声声说已经知道了琵琶女的下落。但是你一个小小的水口城司司长，怎么可能知道琵琶女究竟长什么样？别说是你了，就是本官，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你是如何肯定，你所见过的人，就是琵琶女？”

张亮道：“秦国公，这个问题，还是由我来解释吧。因为我们不良人有琵琶女的画像，周桂按图索骥，所见的应该就是琵琶女本人。”

郭业道：“陛下，您这事儿办得可不对。微臣奉命，全权负责天福和尚一案，那寻找琵琶女一事，也应包括在此案之中。但是为何您没有赐给微臣琵琶女的画像，不良人手中却有一份，这到底是何道理？”

李二陛下脸色一变，道：“张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朕可不记得给过你琵琶女的画像，这个画像你到底是从何处得来？莫非是你们不良人偷偷监视朕……”

说到最后一句，李二陛下的语气已经无比森然！

## 第1689章御前行凶

张亮就是李二陛下的一条狗。

尽管这条狗现在已经生了背主之心，但是在李二陛下的积威之下，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跪倒在地，道：“陛……陛下，微臣有下情回禀。”

“你讲！”

“画这张画像的并非我们不良人的人，而是……阴贵妃。”

“阴妃？她怎么会有琵琶女的画像？”

张亮苦着脸道：“想当初，天福和尚谋反，琵琶女也不知所终。阴妃娘娘把臣宣入宫中，赐给微臣这副画像，要微臣务必尽快把琵琶女找回，献给陛下。至于阴妃娘娘为何有了这幅画像，微臣确实不知。”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阴妃雅擅丹青，朕是知道的。这个问题算你过关。”

“谢陛下。”

李二陛下又对周桂道：“周桂，秦国公并不知道琵琶女到底长什么样，即便是见到了，也未必认识。要不……你给秦国公提个醒！”

周桂道：“微臣遵旨！”

然后他对郭业道：“秦国公，说起琵琶女您可能不知道，但是说起另外一个名字，您肯定知道。她就是燕……”

郭业没等他说完，冲上前去，就给了周桂一个大嘴巴，道：“燕飞飞！哼，周桂，我左遮右挡，都没拦住你说出这句话来！琵琶女就是燕飞飞，早已经轰传天下，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还用的着你来领赏？我看分明是你心怀叵测，意欲离间天家的骨肉之情！”

郭业天赋神力，这个巴掌又是蓄势待发已久，这一巴掌下去，当时就把周桂给抽晕了！

“咣当”一声，周桂摔倒在地！

再看周桂，半边脸高高肿起，鲜血顺着嘴角汩汩下流。

张亮怒喝道：“郭业，你……你竟然敢御前行凶！这是想造反吗？”

郭业早有预案，跪倒在地，对李二陛下道：“微臣一时气愤，君前失仪，还望陛下恕罪。”

要是别的皇帝，无论郭业什么理由，君前行凶，都得是重罪。

但是李二陛下不同。

李二陛下乃是马上皇帝，年轻的时候，率领一帮骄兵悍将，南征北讨，东挡西杀，才有了大唐的花花江山。

这帮骄兵悍将，哪有什么善茬？一言不合，在李二陛下面前大打出手的事情，出的多了，李二陛下要是真计较，手下这帮人都得被他宰的差不多了。大部分时候，李二陛下只是略作薄惩，并不会严格依律治罪。

也就是登基以来，这帮老将军富贵已久，居移气养移体，御前打架的事情才渐渐绝迹。

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李二陛下早已是见怪不怪，并不如何震怒。相反，郭业的言行，竟然给了他一种久违的感觉。

李二陛下微微叹了一口气，道：“起来吧。”

“谢陛下。”

“秦国公！”

“臣在！”

“朕年少的时候读史书，发现汉高祖的功臣大半被诛戮。心中常常对高祖所为不以为然。等到了登基之后，才发现，要保全功臣，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少人自恃功高，目中无人，常常触犯国法。韩信、彭越等人被诛，未必没有自己的过失。郭爱卿，你年少有为，功勋卓著，更应谨慎自持，不要做些容易后悔的事情。今天这件事，朕可以原谅，但是假如以后还不知悔改，恐怕朕也保全不了你了！”

群臣听了这话，纷纷赞叹，亲儿子！秦国公，绝对是李二陛下亲儿子！君前行凶，说严重点，都能往谋反之罪上靠。结果呢？李二陛下毫不生气，摆事实讲道理，来了个下不为例，连罚酒三杯都不用，漫天的云彩就算散开了！

韦挺跪倒在地，道：“陛下，秦国公君前行凶，难道就这么算了？古语有云，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秦国公呢？请陛下对他依律治罪！”

李二陛下狠狠地瞪了韦挺一眼，心说，治罪？怎么治罪？朕刚刚郊迎秦国公，马上就治秦国公的罪？那不是让朕自己打自己脸吗？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朕身为皇帝，总不能拉下脸来，说秦国公可以置身法外，到底该怎么答复韦挺呢？

正在李二陛下为难之时，郭业再次说道：“陛下，微臣有话说。”

“秦国公请讲！”

“陛下要是因为微臣殴打周桂一事处罚于我，微臣甘愿受罚。但是，陛下说微臣是恃宠生骄，微臣不服！微臣当庭殴打周桂，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周桂离间天家骨肉，心中气愤，这才殴打了他！”

李二陛下道：“离间天家骨肉？此话从何说起？”

“启奏陛下，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其实……其实……微臣已经知道了琵琶女到底身在何处。”

“哦？你果然知道？这么说来，周桂是没说谎了？那你因何不速速告知孤王，反而蓄意隐瞒，推脱不知？”

郭业一咧嘴，满脸苦色，道：“跟您说实话，这事儿不单单微臣知道，周桂知道，在场的群臣就没有不知道的。之所以不告诉您，实在是这事儿，好说不好听，陛下还是不要知道的为好。”

见李二陛下面色不善，郭业不敢卖关子，赶紧补充道：“您要是实在想知道，我告诉您，您可得挺住了……”

李二陛下听了这话，心里一翻个儿，道：“难道琵琶女已经被卖入了青楼妓馆之中？”

“那倒是没有。老实说，最近琵琶女的日子过的还不错。”

“她到底在哪？郭业，你再给朕绕圈子，朕……朕……”李二陛下想了半天，硬是没出什么好办法要惩治郭业。罚轻了，郭业不痛不痒。罚重了，李二陛下还真舍不得。

郭业见李二陛下的情绪已经酝酿的差不多了，不敢再调戏李二陛下，道：“琵琶女现在就在齐王府内！”

“啥？”

“琵琶女化名燕飞飞，已经被齐王纳入府中，日日……专宠！”

李佑当时就急了，高声道：“郭业，你……你血口喷人！父皇，这完全是没有事儿呀，您可要相信儿子！”

李二陛下的脸色阴沉的仿佛要滴下水来，问道：“此言当真？郭业……你说琵琶女在齐王府中……可有真凭实据？”

郭业苦笑道：“微臣没有什么真凭实据！”

李佑这下可逮着理了，道：“没有真凭实据？没有真凭实据，你就随口开河？父皇，他这完全是诬告，您可要为孩子儿做主！”

郭业道：“微臣确实没有真凭实据，不过朝廷上下都这么说，空穴来风，必非无因。即便琵琶女不在齐王府中，也一定和齐王有些瓜葛。”

李二陛下咬着牙问道：“朝廷上下都这么说？”

“陛下不信，可以当场询问。”

“好！中书令，你可知道此事？”

魏征是两头都不敢得罪，道：“微臣倒是听说了这么一条传言。不过民间的传言，一向是以讹传讹，不可相信。”

“卫国公你呢？”

“微臣以为，不管有没有那条传言，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应治齐王的罪。”这话说得，表面上是为了齐王李佑开脱，实质上是已经承认了听说过那条谣言。

有了这两个人打头，李二陛下再问到谁的头上，人们都是实话实说。

李佑越听，脸色越是惨白，对张亮道：“勋国公救我！勋国公救我啊！”

张亮也是左右为难，周桂被郭业抽晕了，要救齐王，势必就得自己亲自上阵。可是，那样的话，自己会不会引火烧身？再说了，刚才自己可是宣称毫不知情的，这个谎到底要怎么圆呢？

正在这时，一个声音响起，道：“殿下勿慌，我来救你！”

李佑回头望去，原来是周桂已经悠悠醒转！

## 第1690章呼之欲出

周桂强打精神，道：“陛下……陛下……臣有话说！琵琶女不是燕飞飞，而是……燕文芳！”

“燕文芳？燕文芳又是谁？”

“陛下可曾听说过，秦国公郭业曾经在水口城的花魁大赛上，日纳四美？”

“朕听说过。莫非……燕文芳就是四美之一？”

“正是。经过微臣多方查探，发现燕文芳就是琵琶女，琵琶女就是燕文芳。换言之，秦国公已经纳了琵琶女为妾。今天，完全是他做贼心虚，才蓄意殴打微臣，让微臣说不出话来。”

“此言当真？”

“微臣有画像为证！”周桂把锦盒打开，里面不仅仅有不良人的文书，还有几张画像。他拿起一张画像，道：“陛下，此为不良人总部发下来的画像。”

张亮轻声道：“微臣派人临摹了几百张阴妃娘娘的画像，分赴各地。”

李二陛下接过画像一看，道：“不错，像是阴妃的手笔。”

周桂又拿出了另外几张画像，道：“这是咱们水口城的兄弟，所画燕文芳的画像，陛下请看，是不是琵琶女？”

李二陛下接过来一看，这些画可比阴贵妃那张差得远了，不过仔细看去，都有阴贵妃的神韵，他沉声道：“周桂，你可知道诬告秦国公的后果？”

“微臣以下犯上，诬告秦国公，当然是万剐凌迟之罪。”

李二陛下又对郭业道：“秦国公，关于燕文芳的事情，你又有什么话说？”

郭业颇为不以为然，道：“世间之人，相像的很多。周司长仅凭一副画像，就断定郭某人的爱妾是琵琶女，是不是太武断了一点？”

“在下的证据，可不仅仅是一副画像。稍后几日，就有水口城普通百姓带到，他们都在花魁大赛上见过琵琶女。微臣相信以咱们大唐刑部的手段，自然能判定他们所见之人，是否琵琶女。”

郭业冷笑一声，道：“周桂！为了对付本官，你也真是处心积虑了！”

“不敢当！在下此举为的是效忠陛下，效忠不良人。至于您……嘿嘿……不做亏心事，不做鬼叫门，您的所为触犯了王法，可怪不到我周桂的头上！咱们二人只有公仇，没有私怨。”

“好一张利口，那我来问你，花魁大赛距离现在，都将近半年了，别说八百里加急，就是你慢慢爬，都能爬回大唐了。为什么直到现在，也就是陛下亲自郊迎的时候，才八百里加急，给陛下报信！这不是处心积虑的对付我郭业吗？”

周桂道：“秦国公误会了。您也知道，单凭一张画像，就认定琵琶女就是燕文芳，太过武断。我周桂为了不冤枉秦国公，当然要详细调查。调查完毕之后，才八百里加急，报知陛下。”

韦挺道：“事到如今，不用追究那些细枝末节。当务之急，是要查明，秦国公到底有没有纳琵琶女为妾！秦国公，您把琵琶女请出来，让陛下一看就知道了。”

郭业对着尉迟恭使了一个眼色，尉迟恭马上就高声道：“陛下，韦挺是奸臣，欲陷陛下于义！您可不能上当！”

“此言怎讲？”

“俗话说得好，君不见臣妻。韦挺鼓动您看秦国公的老婆，这不是陷陛下于不义是什么？”

韦挺摇了摇头，道：“鄂国公，这就是您的不是了。您也知道，那句话说的是君不见臣妻，可不是君不见臣妾。燕文芳充其量是秦国公的一个小妾，有什么不能见的？”

“哼哼，小妾怎么了？小妾就不是秦国公的女人了？听他们这话的意思，燕文芳即便不是琵琶女，总和琵琶女有几分相似之处。陛下对琵琶女一直念念不忘，爱屋及乌之下，这要是个把持不住，那岂不留下了千古骂名？史书之上，纣王第一，陛下第……总之，陛下，您自个儿琢磨吧！”

李二陛下冷哼一声，道：“尉迟敬德，休得胡言！退下！”

“陛下，您可得仔细掂量，想当初纣王就是见了黄飞虎的老婆……”

“退下！”

“喏！”

尉迟恭退下之后，李二陛下也久久不语。一方面他也不愿意郭业纳琵琶女之事是真的，那样的话不仅郭业倒霉，自己的名声也不好听。另一方面，尉迟恭把话挑明了，他要是还坚持看燕文芳的话，倒显着自己真对秦国公的小妾有什么想法似的。

良久，他才问道：“中书令，你怎么看？”

“呃……微臣以为，陛下还是不见的好。”再往下，魏征就不肯说了。

李二陛下再问别人，其他人的回答都是一样！

这倒不是众人见郭业受宠，纷纷加入了郭业的阵营。实在是李二陛下在女色这方面，自身不过硬。李二陛下强纳弟媳的名声在外，这兄弟媳妇都照收不误。人们怎么放心让他见郭业的爱妾？真出了什么事，青史斑斑，李二陛下成为第二个商纣王，那自己不就成了费仲尤浑？

问了几个人后，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朕就……”

正在这时，齐王李佑打断了他的话，道：“启奏父皇，儿臣以为，燕文芳您还是见见的好！”

“哦？说说你的道理！”

“您刚才已经听说了，世间传言，儿臣把琵琶女金屋藏娇了。现在，周桂又说，琵琶女已经被郭业纳入府中。谣言纷纷，莫衷一是。此事不查个水落石出，儿臣和秦国公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不仅对我们二人名声有碍，就是对父皇您的名声也不好。”

李二点了点头，道：“郭爱卿，你怎么看？”

郭业摇了摇头，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谣言止于智者，又何必大动干戈？微臣并不赞同齐王李佑的意见。”

李佑道：“你不让父皇看燕文芳就是做贼心虚！”

“哼哼，那我让陛下看燕文芳，而燕文芳却不是琵琶女，我郭业倒是不做贼心虚了。那陛下的名声怎么办？为了一个朝廷的钦犯，强见臣妾，这是什么好名声了？”

李佑年少无知，如何是郭业这种老油条的对手，一时之间不知何措辞，



只得把求救的目光投到了张亮的身上。

张亮道：“启奏陛下，微臣也认为，还是不要下旨见燕文芳的好，因为您即便是下旨，也见不到。”

“哦？那是为何？”

“据微臣所知，燕文芳已经离奇失踪！”

“失踪了？”

“嗯，这个消息早已传遍了水口城，人尽皆知。微臣以为，要么是燕文芳自知身份尴尬，已经远遁。要么是秦国公知道了燕文芳的真实身份，把她秘密安置在了某处。”

燕文芳长得非常像琵琶女，燕文芳曾经是郭业的小妾，燕文芳失踪了！这三个条件综合在一起，再经由张亮这么一引导，她的真实身份已经呼之欲出！

再加上郭业并不赞同李二陛下想看燕文芳一事，李二陛下对燕文芳就是琵琶女这件事，已经信了八成！

他咬着牙对郭业道：“郭爱卿，燕文芳失踪事情，你又怎么解释？”

## 第1691章两个条件

出乎李二陛下预料的是，郭业听了他的话，毫不慌乱，道：“失踪？陛下，您别听勋国公胡说八道。我那小妾，生性跳脱，最爱跟微臣开玩笑。有的时候，就玩点失踪的把戏，但那都是和微臣闹着玩的，不能当真。现在燕文芳就在队伍后面的大车里面，根本就没有失踪。”

郭业说得言之凿凿，李二陛下满腹狐疑，水口城和大唐相距太远，消息传递多有不便。难道说，张亮得到的是过时的消息？

张亮却对五大士族给自己的情报，有着绝对的信心，道：“秦国公，事到如今，你还指望虚言狡辩，蒙混过关？”

“哼，我还是那句话，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眼见郭业翻来覆去就是么一句话，张亮的信心更足了，道：“陛下，微臣敢以项上人头担保，燕文芳必定不在此地，秦国公此言，完全是欺君！”

郭业不屑地说道：“项上人头？勋国公，你这完全是街头无赖的招数啊，难道说燕文芳果然在此，陛下就要下旨砍你的头？这不是把陛下当成无道的昏君了吗？”

张亮嘿嘿冷笑，道：“秦国公，休逞口舌之利！今天我张亮把话撂在这了，只要你愿意把燕文芳叫出来，让陛下看看是不是琵琶女。你的任何要求，我张亮都能答应。”

李佑也道：“为了洗刷本王的清白之冤，本王也愿意做一样的承诺。只要秦国公愿意交出燕文芳，但有所求，本王无不答应。”

韦挺道：“陛下，既然勋国公和齐王都做出了承诺，您再见燕文芳，那也是为了齐王和秦国公的名声，只能算秉公断案，称不上失礼。要是官员都避讳和女子相见，那女子犯法，又当如何？”

李二陛下道：“秦国公，你觉得呢？”

“呃……启奏陛下，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微臣再不让文芳抛头露面，恐怕也难以服众。但是，在文芳出来之前，还请陛下答应微臣两件事情。”

“什么事情？”

“刚才齐王殿下和勋国公都说了，只要微臣能让文芳露面，但有所求，他们无不答应。臣这两个条件，就应在他们的身上。”

“好，你说！”

“第一个条件，就是请陛下派人搜查勋国公府，看看琵琶女有没有在勋国公的府中。”

张亮一惊，显然没有料到郭业会提出这个要求。要说他的勋国公府里边，虽然没有什么琵琶女，但是违禁之物还真不少！

他忙道：“简直是无稽之谈，我和琵琶女又没有任何联系，查找琵琶女，为何要搜查我的府邸？”

郭业不慌不忙地说道：“您确实和琵琶女没有什么瓜葛。但是，那又如何？郭某人就是想出一口恶气！我的小妾，因为你的谗言不得不抛头露面，你的女眷也别想安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只要郭某人交出燕文芳，你就答应郭某人的任何要求。莫非要反悔了吗？”

“这……”张亮哑口无言。

郭业又走到了齐王李佑的面前，刚要开口，李佑就冷笑道：“你是不是也

想搜查本王的王府？尽管去搜，本王问心无愧，才不怕你搜查呢。”

郭业却说道：“琵琶女和您的事情尽人皆知，您即便真的和琵琶女不清不白的，也不可能把琵琶女安置在齐王府中！郭某人要提的条件可不是这个！”

“那是什么？”

“微臣想要齐王殿下答应，郭某人在五年之内，可以有一次机会，搜查齐王府。至于什么时间，派什么人手搜查，完全由郭某人决定。齐王殿下，不得以任何理由阻拦。”

“这……”齐王李佑也有些犹豫。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他的府邸里边现在是不怕搜查，但是再过一段日子，收揽的那些江湖人一过来，这些人哪个身上没背着几件案子？怎么能经得住郭业的搜查？

李二陛下察颜观色，就觉得事情很不对头。

郭业提的这两个要求，按理说并不算过分。张亮你要是心里没鬼，怕什么搜查？至于齐王李佑……你自己和琵琶女的关系还解释不清呢，秦国公要求随时搜查，正当合理。你要是问心无愧，就应该赶紧答应！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张亮还是齐王李佑，都是面有难色，相反嫌疑最重的郭业，却是胸怀坦荡，一副事无不可对人言的样子。

看来这些人私底下的小动作都不少啊！

李二陛下正色道：“那就这么定了。卫国公！”

“微臣在！”

“你点齐三千御林军，把勋国公府给朕围了，仔细搜查琵琶女的下落，不得有误！对了，记住不可骚扰女眷！”

郊迎大典之上刀光剑影，凶险之处更甚于疆场厮杀，李靖岂能不知？闻言欣然答应了一声，带着三千御林军扬长而去！

李二陛下又淡淡地说道：“至于秦国公要求随时搜查齐王府一事，朕就代替齐王答应了。记住，五年之内，你只有一个机会！”

“遵旨！”

“现在，你就把燕文芳请出来吧。”

“是！”

郭业走到后面的车队之中，一会儿功夫，就领出来了一个美女。

那美女盈盈拜倒，道：“燕文芳，参加陛下！”

李二陛下先是眼前一亮，随后就暗淡了下去，道：“你就是燕文芳？”

“是！”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唉，你不是琵琶女！”

张亮也仅仅是从画像上见过琵琶女的容貌，仔细对照，道：“陛下，此人跟画像上的人，一般无二啊……”

“哼，画像是画像，真人是真人。阴妃的丹青之术虽然不错，但也只能把琵琶女画出六七分神韵。很显然，这次是你们不良人认错人了！”

“不！我不相信！”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竟然郭业的毫毛都没伤到，张亮简直有些崩溃了，道：“周桂，你仔细看看，那个人是不是燕文芳？是不是郭业找人冒充的？”

周桂见燕文芳，也只能远远观瞧，现在又时隔半年多了，哪能记得那么清楚？他上下打量了那个美女几眼，期期艾艾地说道：“这个……属下……记不清楚了……可能不是……也可能是……”

“尼玛你真是个废物！”张亮飞起一脚，把周桂踹倒在地！

李二陛下大怒，道：“张亮，你在干什么？”

张亮如梦方醒，跪倒在地，道：“微臣死罪！这家伙传递的消息有误，险些致使忠良蒙冤，微臣一时气愤不过，这才出手伤人，还望陛下恕罪！”

李二陛下冷哼一声，道：“说得好听！恐怕真正想让忠良蒙冤的是你吧？韦爱卿，御前行凶，该当何罪？”

韦挺心说，陛下，咱不带这样的！刚才处置郭业的时候，你怎么不叫我发言？这要处置张亮了，又要我这个刑部尚书的专业意见？您这偏架也拉的太明显了吧？郭业是您的亲儿子，您也不用做得这么明显吧？

他小心翼翼地说道：“陛下，刚才……刚才您不是处置了一个御前行凶的吗？”

## 第1692章郭业的反击

李二陛下要宽恕郭业，严惩张亮，那当然是有原因的。

现在是什么场合？郊迎大典！

此时此刻，郭业和李二陛下乃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郭业完美无瑕，才能显得李二陛下英明神武，有识人之明。郭业身上有了污点，李二陛下就会脸上无光。郭业在郊迎大典上被揭发了大罪，李二陛下就会成为千古笑柄。

所以，别说郭业没被抓到什么把柄了。就是真的犯了什么大罪，只要没有无可置疑的证据，李二陛下也会帮他遮掩。至于秋后算账，怎么也要过几年，等郊迎大典的影响逐渐淡去再说。

至于张亮，如果说前面周贵的出现，还能够用巧合来解释。那张亮气急败坏之下，一脚把周桂踢晕，他的心思已经昭然若揭了——他才是周桂告状的主谋！

在郊迎大典上搞郭业，就是不给李二陛下面子！李二陛下岂能容他？

韦挺完全是关心则乱，没考虑到这一层，这才有了刚才那句问话。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真实的理由，肯定是摆不上桌面来的，只得道：“秦国公殴打周贵，为的是不伤天家的骨肉之情，情有可原。至于张亮殴打周贵，到底为的是是什么，嘿嘿，他自己心里清楚。”

韦挺道：“刚才勋国公已经说过了，因为周桂诬陷忠良，他气不过才踢了周桂一脚，这怎么也能算得上情有可原吧？”

“哼！那是他虚言狡辩！以朕看来，周桂诬陷秦国公一事就是他主使的，殴打周桂，完全是因为周桂没有按照他的心思说话！”

韦挺再次跪倒在地，道：“古语有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陛下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勋国公，恐非国家之福！”

“你……”李二陛下气急反笑，道：“照你这么说，张亮是一个大大的忠臣，而朕则是一个无道的昏君了？”

“臣不敢！只是勋国公到底心里边怎么想的，谁也不知道。陛下以恶意揣测勋国公的动机，难免令天下的忠臣义士寒心啊！”

“你的意思是……张亮说什么，朕就得信什么？”

韦挺正色道：“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勋国公的恶意，陛下不应妄自揣测，更不应以恶意揣测的结果加罪勋国公！”

“这……”

韦挺能当上刑部尚书，嘴皮子也是相当好使的。把大罪的说成小罪，把小罪的说成没罪，把没罪的再订成死罪，那是人家的基本素质。此刻豁出去了，不惜得罪李二陛下也要为张亮说话，句句都在理上，把李二陛下驳了个哑口无言。

正当这时，一阵马挂銮铃声传来！

除了八百里加急，是谁在郊迎大典上如此放肆？

众人举目望去，只见一个小校翻身下马，跌跌撞撞直奔李二陛下而来！一边跑，还一边喊着：“报！卫国公急报！”

难道说李靖真的发现了什么？

李二陛下大喜，道：“宣他上前！”

那小校把一物高高举起，道：“陛下，卫国公奉命搜查勋国公的府邸，发现了此物！”

李二陛下一使眼色，董顺接过此物一看，就是脸色大变，道：“陛下，这是巫蛊！巫蛊呀！”

张亮听了这话，浑身寒毛竖起！

这可是巫蛊！按照大唐律，家藏巫蛊未害人者，流放三千里。家藏巫蛊致人死亡者，主犯处以极刑，家人流放三千里！

要是往常，以张亮的身份，这种事也还能压下去。但是现在，百官齐至，天子驾前，自己的家里搜出来巫蛊，简直是证据确凿，辩无可辩，根本就没有什么暗箱操作的余地！

这可怎么办？

咦？不对！

冷风一吹，张亮忽然间回过味来，自己家里违禁之物的确是不少，但是确实没有巫蛊啊！难道说……这是卫国公李靖栽赃陷害自己？

想到这里，张亮噗通一声跪倒在地，扯着嗓子喊道：“天地可鉴，日月可表！我张亮从来没有私藏过什么巫蛊呀！陛下明鉴！陛下明鉴啊！”

李二陛下没理他，对董顺道：“拿来我看！”

“遵旨！”

李二陛下把那个物事拿过来，翻过来掉过去，仔细看了几眼，面含讥讽之色，道：“这不是巫蛊！董顺，你真是不学无术，这怎么能是巫蛊呢？勋国公如此大才，怎么会看得上巫蛊这种小玩意？你把此物，拿给百官查看！”

“是！”

董顺把那样东西，用托盘装了，来到了房玄龄的面前，道：“尚书右仆射，请看！”

“不是巫蛊！”

“中书令请看。”

“确实不是巫蛊。”

“礼部尚书请看。”

“此物并非巫蛊。”

……

……

董顺拿着这个物事转了一圈，除了张亮，所有人都看遍了。

张亮此时的一颗心也放回了肚子里，道：“多谢陛下为微臣洗刷了不白之冤！”

李二陛下冷笑一声，道：“你别高兴太早了。此物虽然不是巫蛊，却比巫蛊为祸更烈！董顺，拿给他看！”

张亮接过此物一看，好悬没吓死过去！

这的确不是巫蛊，而是一个木牌。木牌之上，有个人峨冠博带，侧身而立，看轮廓依稀就是张亮。这还没什么，关键是这个人的右边，写着八个大字——“有弓长之君当别都”！

这个木牌是什么？

应该叫讖书，准确的说，是把讖书的一页，刻在了木牌上。

所谓讖书，就是记载政治预言的书籍。上面用模棱两可、含糊不清的语言，预测着王朝的治乱兴衰，君王的旦夕祸福。

讖书发端于秦，兴旺于汉，当时作为君王受命于天的象征，颇为受统治者的欢迎。

但是，讖书这玩意儿，是柄双刃剑，皇帝能用它证明自己得位的正当性。但是那些造反之人，也能用讖书来证明自己造反的合理性！比如汉光武帝刘秀，就是用符瑞图讖起兵。

随着时间的发展，统治者们逐渐意识到其中的危险，魏晋时期，讖书就被逐渐禁止。到了隋炀帝的时候，正式宣布禁毁天下的讖纬之书。

在大唐，这条法令也被严格执行。

所以说，张亮私藏讖书，本来就是罪过。

当然，私藏讖书这种小罪，还不足以让张亮伤筋动骨。关键的是讖书的内容！弓长者张也，弓长为君，那还用问吗？就是姓张的当皇帝！

张亮在自己家里面，藏着这块木牌，那不就是想造反当皇帝吗？

如果说张亮家里藏着巫蛊，还能指望有人帮他求情的话。那这个讖书一出，就不可能有人帮他说话！谁敢跟谋反的案子沾边啊！

张亮面如死灰，道：“陛下，冤枉啊！冤枉啊！这个木牌不是我的，是有人栽赃陷害！”

李二陛下冷哼道：“你是说这是卫国公栽赃嫁祸？朕可从未听说过卫国公和你有什么过节？为何他要陷害于你！再说了，让卫国公搜查你的府邸，乃是朕的主意，莫非朕也是同谋？简直是无稽之谈！”

“这……”张亮的脑海中忽然灵光一现，道：“不是卫国公，是……是秦国公！”

## 第1693章张亮也是蛮拼的

张亮还真猜对了，这正是郭业的手笔。

想当初，郭业受封为丽竞门之主，与张亮形成了天然对立的关系。到底如何对付张亮，就提上了郭业的日程。

郭业的便宜老丈人郑元，给郭业提供了两条张亮的弱点。

一条是张亮好男风。

另外一条，就是张亮的老婆李氏乃是暗娼出身，喜欢和巫婆神汉打交道。

这两条运用得当的话，无论哪条都能给张亮带来不小的麻烦。

后来，郭业从阴宏智的口中得知张亮要恩将仇报，在李二陛下面前揭穿自己纳了琵琶女为妾的秘密。于是乎，就暗中下令，利用张亮的第二个弱点，对他下手！

这件事进行得很顺利。

时隔三年，暗夜早就为郭业又建起了另外一个情报网络，名曰西厂。西厂派了一个探子，化名公孙常，假扮成一个道士接近张亮的老婆李氏。他对李氏说，自己曾经看过一本谶书，上面画着张亮的图像，并且有八字批语——“有弓长之君当别都”。

“当别都”这三个字是什么意思李氏不清楚，但是“弓长为君”她可明白。那岂不是说，张亮能当皇帝，自己能当皇后？

李氏当即就问如何才能让谶书成为现实。公孙常告诉她，需要把这个谶图做成牌位，置于暗室之中，连续叩拜七七四十九日。并且这四十九日之内，不能让任何人发现这个秘密。

说完了之后，公孙常又索要了黄金千两，才飘然而去。李氏依计而行，这还没有叩拜一个月呢，就被李靖抓了个正着。

李靖虽然不想淌这滩夺嫡的浑水，但是内心深处，还是偏向郭业的。得到了张亮谋反的证据，马上就派一名小校手持木牌，飞报李二陛下。

张亮却不知道这么多弯弯绕，他只知道，千万不能承认这个木牌是自己的，一定要咬死这是自己的仇人拿来栽赃陷害自己的！既然李二陛下不相信是李靖栽赃陷害，那自己说秦国公郭业总没问题吧？

他说道：“启奏陛下，您一定明白臣和郭业之间的关系吧？我们二人早就仇深四海，必欲除去对方而后快！”

郭业道：“这么说来，周桂诬陷郭某人，确实是受了您的指使？”

“这……当然是！”事到如今，只要能让李二陛下相信这个木牌不是自己的，张亮什么都敢承认！

他说道：“陛下，我承认，今天周桂诬告秦国公，确实是受了微臣的主使，为的就是置秦国公于死地。您看我们俩都势同水火了，微臣冤枉秦国公私纳琵琶女，秦国公冤枉微臣谋反，那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郭业道：“勋国公，真没想到，您竟然对郭某人如此愤恨。不错，咱们之前是有些不对付，但是郭某人可从来没有把您当成生死大敌，更没有置您于死地的心思。至于这张木牌更是与郭某人完全无关！”

郭业的回答，倒是没有出乎张亮的意料之外。本来，他之所以承认诬陷郭业，就不是为了让郭业帮自己说话，而是让李二陛下相信自己和郭业不



和。

他说道：“陛下，事到如今，张某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楚了。唯望陛下慧眼如炬，还臣一个公道！”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张亮！”

“臣在！”

“你这个人一向胆小，要说你谋反，朕是第一个不相信！”

“陛下……”张亮感动得热泪盈眶。

李二陛下又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秦国公乃是朕的股肱之臣，要说他对你栽赃陷害，朕也不相信。这可如何是好？”

韦挺道：“不如交由刑部彻查！”

李二陛下轻哼一声，道：“交给刑部彻查也不是不行……不过，韦爱卿，咱们丑话说到前头，你和勋国公关系不错，朕是知道的。为了避嫌，勋国公谋反一案，可不能交到你的手上，朕看还是由……魏爱卿负责！”

韦挺心说，张亮的案子交给魏征，那还有个好吗？这老头，出了名的刚直不阿，只要没有过硬的证据，张亮的案子就翻不过来！

他忙道：“陛下，中书令公务繁忙，还操心勋国公的案子，恐怕不妥吧！”

“那你以为交给谁审理为妥？”

“微臣以为……”

韦挺话还没说完呢，忽然又是一阵马挂銮铃之声！

这次来的人，可不是一个小校，而是卫国公李靖！

李靖来到李二陛下的面前，跪倒在地，道：“陛下，勋国公张亮的夫人李氏，已经招供了！”

张亮顿时气得眦眦欲裂，道：“好你个李靖，陛下是让你搜查我的府邸，可不是派你去审案的。你竟然对陛下亲口加封的诰命夫人严刑逼供，这与谋反何异？”

李二陛下也是脸色一沉，道：“卫国公，你真对李氏用刑了？好大的胆子！”

李靖满脸委屈之色，道：“陛下容禀，您早有告诫，不可骚扰勋国公的女眷。微臣哪敢放肆？对于李氏，别说用刑了，就是一根小手指也敢没动呀！您要不想信的话，可以把李氏宣来，微臣和她当场对质！”

张亮怒道：“那就是你恐吓我家夫人！”

“没有！完全没有！”李靖连连摇头，对李二陛下道：“微臣找到那个木牌以后，就命人手持木牌飞报陛下，对那张氏一直不闻不问。可是她……她主动找到微臣，说要揭发勋国公的罪状，想要得一个出首之功。微臣总不能不让她说话吧？”

这败家娘们！

李靖这番话一出口，张亮就信了！

夫妻本是同林鸟，大案临头各自飞！自己的老婆那是乡下的暗娼出身，根本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眼见自己要玩完了，把一切都推到自己的头上，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好吧，你不仁，我不义！既然你不顾念夫妻之情，那我也就只能靠你过关了！

想到这里，张亮又给李二陛下磕了一个头，道：“事到如今，微臣也就不怕丢脸了。跟您说实话，陷害微臣的，不是秦国公，而是微臣的夫人，李氏！”

李二陛下道：“这可不对。夫妻乃是一体，张氏身为你的妻子，不维护你也就算了，怎么可能陷害于你？再说了，就算她真的要陷害你，又怎么知道卫国公今日要搜查你的府邸，难道她还能未卜先知不成？”

“这……是这么回事！”张亮心思电转，解释道：“我那夫人与他人私通，早已和微臣貌合神离。”

郭业道：“勋国公，您为了洗脱自己谋反的罪名，也是蛮拼的，竟然心甘情愿的给自己带上了一顶绿帽子。但是，我就纳闷了，您这么大的一个勋国公，明知自己夫人出轨，难道就这么忍了？这事儿谁信啊！”

“秦国公，您算是问到点子上了！”张亮道：“我那夫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于我发现她的丑事早有准备。这个准备就是那块木牌！她早就暗中做好了这个木牌，只要她有什么不测，有人就会手持这块木牌交给长安令！您想啊，这可是牵扯到谋反的大案子，我张亮一向胆小，怎么敢沾边？所以也只能忍了。”

“既然如此，那你刚才又说是郭某人栽赃陷害？”

“这个问题简直太好解释了！”张亮苦着脸道：“别说是我了，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谁愿意承认自己的老婆出轨？承认老婆出轨也就算了，还要承认自己明知老婆出轨，却默默忍受！您说我张得开这个嘴吗？刚才也是逼不得已，才把这件事赖到了您的头上。”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张亮自承绿云压顶，还真把这个谎话给编圆了！

郭业嘿嘿冷笑，道：“勋国公仓促之间，就能编出这么一番谎话，实在是心思机敏，智计无双，郭某人佩服！”

“我这可不是谎言，完全是实情啊！”

“实情？那好，我来问你，您说李氏私通，她私通的对象是谁？您说……您口中的这个奸夫，会不会帮您圆谎呢？”

## 第1694章弄巧成拙

抄家灭族的谋反案子，岂能那么容易就让张亮蒙混过关？

郭业的一句话就问到了点子上。

李氏的奸夫是谁？

只要这个人承认和李氏的奸情，那张亮的谎话说得再完美也没用！就算他承认了，那也还得和李氏对口供，口供不一致，张亮这个谋反的罪名就洗脱不了！

当然了，就是一切都那么严丝合缝，最后也还要过李二陛下这一关。

历代帝王，无论多么英明神武，对于涉嫌谋反的案子，都是慎之又慎。

当然，这个慎之又慎，不是无罪推论，而是宁杀错勿放过！只要李二陛下心中有些许怀疑，不用什么证据，张亮也是在劫难逃。

张亮心思电转，一滴滴冷汗从他的额头上滑落，道：“是……慎几，张慎几！说起来也真是家门不幸，我那养子张慎几，与夫人李氏私通！”

今天张亮的供述，完全刷新了群臣的三观！

想不到堂堂的勋国公府内，竟然有这么多大家喜闻乐见的事情！

李氏出轨！

与张亮的干儿子私通！

张亮知道了，还敢怒不敢言！

出轨！乱伦！绿帽！谋反！这么多元素集合在一起，既让人感到荒谬结论，仔细想想，既在预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一时之间，投向张亮的目光之中，怀疑者有之，鄙夷者有之，同情者也有之。

李二陛下也被张亮的回答雷得半天说不出话来，道：“勋国公，此言当真？”

张亮心中暗想，自己的案子除了韦挺之外，也只有交给李二陛下亲审，才有一线生机。自己跟了李二陛下那么多年，君臣情分不小，或许可以让李二陛下网开一面。要是落到别人手里，一般官员为了避嫌，肯定是一点疑点都不肯放过，自己绝对是九死无生。

但是让李二陛下亲自审案，这个难度不是一般的大。别说李二陛下日理万机，根本就没有时间审案。就是李二陛下真有时间审案，从程序上讲，李二陛下也不应该赤膊上阵。即便自己强烈要求，李二陛下也有亲自审案的意思，也会被群臣阻止。

事到如今，只能速战速决，在大家都没做出反映之前，就让李二陛下把案子审清了。

想到这里，他一咬牙，一狠心，道：“启禀陛下，微臣所言，句句属实。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把慎几召来，微臣愿意与他当堂对质！”

“哦？如此也好。卫国公，你再辛苦一趟，把李氏和慎几都带来！”

“遵旨！”

不到一个时辰，李氏和张慎几就被押到了李二陛下的面前。

“小人张慎几参见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三品诰命夫人张李氏，参见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二陛下还没开口呢，张亮就道：“慎几，现在，你应该发生了什么事情

了吧？你与李氏私通，意图诬陷张某人谋反……”

他话还没说完呢，张慎几就是一阵冷笑，道：“老匹夫，张亮，你现在已经完啦！难道还想拿小爷垫背？简直是痴心妄想！不错，我承认，我张慎几，是把你老婆日了！不过，那又怎么样？你也没少日小爷我呀！咱们俩算是扯平了。至于你谋反的事情，你家小爷爷是一点都没掺和，你别往我身上攀扯！你就等着受那千刀万剐之刑吧！”

张慎几的话就更劲爆了，群臣一片大哗！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你就是张慎几？”

“不错，正是小人！”

“你和张亮是什么关系？”

“启奏陛下，小人和张亮名为父子，实质上……唉，想当初小人在相州买笔为业，生活也还过得去。张亮见小人姿色不俗，就把小人接入府中，欲行那苟且之事，小人畏惧他的权势，一时糊涂，也就从了……”

“那你和李氏又是什么关系？”

“小人只是被张亮所逼行那苟且之事。实际上小人不好男风，只爱女色，后来就逐渐和张李氏勾搭成奸！本以为此事天衣无缝，谁想到还是被张亮那老贼知道了！陛下，小人承认与张李氏通奸，但是对张亮谋反一事，小人确实是一无所知啊！”

“张李氏，你又怎么说？”

“张慎几所言，句句属实！妾身没什么好说的。”

郭业嘿嘿笑道：“勋国公，这可咋办？人家承认给你戴了绿帽子，就是不承认诬陷你谋反！你说你都要死的人了，还要把自己带绿帽子的事情，大白于天下，这真是何苦来哉！”

张亮听了这话，好悬没气死过去！

张慎几和他老婆通奸的事情，他是一点都不知道。他以为自己和张慎几海誓山盟，情深似海，互许生死。只要自己稍微暗示几句，张慎几势必就会帮自己把谋反一案扛起来！有了自己和张慎几两个人证，就是张李氏不承认，这场官司也有得打！

万万没想到，自己胡诌的张慎几和李氏有私情的事情，竟然一语成谶！什么情深似海？哪个是海誓山盟？完全是自己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绿帽子自己是带了，但是谋反之罪还得自己抗，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可怎么办？

还没等他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呢，李靖又给他加了一把火，道：“陛下，微臣奉命搜查勋国公府，除了找到那块木牌之外，还有若干违禁逾制之物。现在那些逾制之物已经带来，您要不要看一下？”

在封建社会，什么人应该穿什么衣服，住什么房子，用什么物品，乃至娶几个老婆，死后的坟地应该有多大，都有规定。超出了这个范围，就叫做逾制。

张亮贵为勋国公，那要是再逾制，基本上就是向李二陛下看齐了。其时，天下承平日久，法禁松弛，张亮喜好奢侈之物，家里有几件逾制的东西，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这件事，说小不小，但是说大呢，其实也就那么回事。要是一般的官员，被弹劾逾制，基本上就是降级罚俸，怎么也不会有性命之忧。运气好的

话，甚至只是罚铜了事。

但是今天不同，张亮刚牵扯进谋反的案子里，又有了逾制这件事，那可就不清楚了！你用了只能李二陛下才有资格用的东西，到底想干什么？

在场的官员，都是人精！

李靖这话一出，人们就明白，张亮完了！

当官的，最不愿意干的事情，就是雪中送炭。最愿意干的，那就是落井下石！

当即，就有一个御史名叫冯从善的，出班跪倒，道：“微臣弹劾张亮意图谋反！”

李二陛下很不满意得哼了一声，道：“你们御史台，自从魏卿家离任之后，越来越不成气候了！你们早干什么去了？卫国公把张亮谋反的证据都找出来了，你才弹劾勋国公谋反，简直吃屎……简直是事后诸葛亮！”

他本来想说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但是这句话太过粗俗无礼，有失帝王的身份，这才临时换了一个词儿。

冯从善道：“启奏陛下，微臣弹劾张亮谋反，既不是因为那块木牌，也不是因为张亮府中有逾制之物。而是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

“众所周知，张亮广收义子，有五百之多。在长安城中，张亮私蓄敢死之士五百，到底想干什么？其心不问可知！”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看来是朕错怪爱卿了！来人，赐冯爱卿黄金十两，以示褒奖！”

十两黄金不多，但是意义重大！眼见冯从善得了彩头，其他御史再也忍不住了，纷纷出言弹劾张亮意图谋反，那理由更是五花八门。

有人说，自己亲耳听张亮说过，他家里有一个小妾，算命的说这个小妾有皇妃的命！小妾是皇妃命，那岂不是说张亮有皇帝命？

有人说，张亮经常自夸自己身形雄伟，睡觉的姿势像一条卧龙。不臣之心昭然若揭！

甚至有人说，张亮家的母鸡打鸣，张亮家的大黄狗头上长犄角！这是上天都看不过去了，在对陛下示警！

……

……

一时间群情汹汹，仿佛不立刻把张亮宰了，李二陛下就会江山不牢。没有自己这帮忠臣义士的保护，李二陛下就会社稷不稳！

正在这时，韦挺咳嗽一声，道：“陛下，臣有话说！”

## 第1695章最后的赢家

事情发展到现在，似乎张亮已经难逃一死。

但是韦挺不仅不能眼睁睁得看着张亮去死，还必须想办法给张亮脱罪！这倒不是因为韦挺宅心仁厚，更不是因为韦挺顾念着盟友的情谊，实在是因为张亮掌握着齐王李佑的把柄！

张亮的谋反是假谋反，齐王李佑的谋反可是真谋反！张亮和李佑合作了那么长时间，李佑的秘密，十之八九，已经被张亮知晓。

张亮要是真的被定了谋反之罪，哪怕是为了自保，也得把李佑告发了。李佑获罪，韦挺又能有什么好果子吃？万般无奈之下，一向是胆小怕事的韦挺，不得不站出来，为张亮“仗义执言”！

韦挺道：“启奏陛下，刚才群臣所言，完全是无稽之谈。张亮的为人，您最为了解了，那是再谨慎不过。即便他真的谋反，也该秘密筹划，怎么可能逢人就说？他要是如此鲁莽，您怎么可能把不良人托付给他？”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那张亮私蓄死士，又作何解释？”

“这……”韦挺苦笑一声，道：“张亮广收义子的事儿，的确不妥。但是他收义子，都收了几十年了，众人皆知。要说他受义子就是为了谋反，是不是牵强了一点儿……”

韦挺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还有说张亮家中有逾制之物，也是同样的道理。张亮出身寒贱，喜好奢华，私藏逾制之物，应该是有的。但是要说他私藏那些物品，就是意图谋反。恐怕难以令天下人心服口服。”

郭业道：“韦尚书看您这架势，这是要舌战群儒了。那我问您，别的都可以解释，那块木牌，上可是写着弓长为君，您又怎么解释？”

“这个……其实也好解释。”韦挺不慌不忙地说道：“秦国公您想想就知道了，张慎几和张李氏的证言不可信！”

郭业嗤笑一声，道：“请恕郭某人愚钝，还真想不出来！”

“那是秦国公对勋国公恨之入骨，不愿意为勋国公开脱。我提醒您一件事，要不是张慎几和张李氏拿着那块木牌威胁勋国公，勋国公怎么可能对他们通奸一事，不闻不问？勋国公只是好男风，又没有戴绿帽子的癖好！”

这还真是个漏洞！

张慎几和李氏私通的事情，张亮并不知道，刚才所言完全是顺嘴胡诌，歪打正着。这个情况除了张亮自己，没人知道。韦挺不愧是当刑部尚书的，敏锐的从几人的发言中，感到了其中的不合理之处！

郭业也一时语塞，道：“这我哪知道？还是要问张慎几和李氏！”

张慎几也有些傻眼，道：“也许……也许是张亮故意隐忍不发，就是为了今日拿我们二人开脱！”

“一派胡言！”韦挺怒道：“如你所言，勋国公早知今日之事，最应该做得，是先把木牌损毁，再把你们二人除掉。而不是用这么拙劣的办法来为自己开脱！”

张慎几和李氏被韦挺驳了个哑口无言，只得连连扣头，口称冤枉！

韦挺没理他们二人，对李二陛下道：“微臣以为，勋国公行为不谨，家宅失和是有的。但是要说谋反，则完全是被人陷害。张李氏和张慎几的供词并不可信！”

李二陛下点头，道：“有道理。张慎几和李氏之事，既然早就被勋国公知道，又没有立刻发作，那只能说明勋国公有把柄在他们手上。而这个把柄，除了谋反，还真没有别的可能。如此说来，勋国公还真是被人陷害的？”

郭业却道：“陛下，微臣以为还有一种可能。”

“什么可能？”

“张李氏的确掌握了张亮的把柄，但是这个把柄并非张李氏私造，而是勋国公自己弄的！换言之，那块木牌的确是张亮令人所制，只是被张李氏拿到了！张亮谋反的嫌疑，并不能完全排除！”

“这……”

韦挺舌战群儒，终于在郭业面前败下阵来！说白了，还是谋反这种事，玩的就是有罪推定，只要没有绝对的证据证明张亮洁白无瑕，那张亮就脱身不得！

张亮心中暗暗琢磨，既然不能晓之以理，那只能动之以情了，他强挤出几滴眼泪，哽咽着说道：“陛下，微臣跟您都快二十年了，微臣是什么人您还不知道吗？想当初，齐王元吉想要利用微臣告发您，微臣熬了三天三夜的酷刑，宁死不招！想当初，侯君集有反意，是微臣第一个向您告发！想当初……”

他把自己的功劳一桩桩一件件数出来，李二陛下听了，也颇为感动。说到底，李二陛下的性格是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张亮执掌不良人多年，不知为他办了多少秘密差事，乃是他的绝对心腹。从内心身处，他也不愿意相信张亮谋反。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勋国公，别说了，你对朕的忠心朕是知道的，今天朕就相信你一次。不过，那块木牌的事情朕是相信你了，你故意诬陷秦国公一事，总不是假的吧？你那些逾制之物，又准备让朕如何优容？”

张亮长出了一口气，道：“只要陛下不让微臣蒙受不白之冤，微臣就感激不尽！诬陷秦国公和逾制之事，陛下判我什么罪，微臣就领什么罪！”

“那好！你跟了朕这么多年，朕总不能叫你弄个没下场。这样吧，勋国公你还是继续做，每个月的俸禄也照样领。但是，你那五百义子还是遣散的好……”

“遵旨！”

“不良人你可也得交出来！至于张李氏和慎几……就交由韦爱卿处理！”

张亮又小小翼翼地问道：“陛下，但不知这不良人，要交给何人掌管？”

“就交由秦国公吧！”

“不可，万万不可呀！”

“嗯？张亮，你不要得寸进尺！”李二陛下面色阴沉，道：“你谋反的嫌疑，并没有完全洗清。朕只夺了你的不良人大统领一职，够宽宏大量了！”

“陛下，微臣不是那个意思。您让微臣把不良人交给谁都行，就是不能交给秦国公！”

“那是为何？你蓄意诬陷秦国公，朕就夺了你的不良人交给秦国公，算作是你给秦国公的赔礼。这有什么不好吗？”

“陛下，您好好想想，秦国公现在掌管着丽竞门，再接管了不良人……您的耳目，可就全交给秦国公掌管了！这个……不大妥当吧！”

李二陛下身为千古一帝，当然知道此事不妥。但是除了郭业，他还真没

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只得道：“秦国公卸去丽竞门门主一职，然后再接掌不良人！”

“那丽竞门门主一职呢？”

“恢复原状！由朕亲自掌管！”

张亮深知，这一来一回的，郭业的可是占大便宜啦！

郭业当了丽竞门三年的门主，在丽竞门之内，安插了不少人手，即便是已经卸任门主一职，对丽竞门还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更何况，李二陛下的年纪越来越大，哪有精神管丽竞门的琐事？说是自己亲自掌管，最终的结果，还不是长孙师负责具体事物？以长孙师和郭业的交情，又怎么可能让郭业人走茶凉？

郭业实质上，还是丽竞门和不良人一肩挑，只是没有丽竞门门主的名分罢了。

今天这场郊迎大典，最终的赢家乃是郭业！

.....

.....

经过了这么一场大变，李二陛下也颇为意兴阑珊，对郭业道：“没想到一场郊迎大典，差点让秦国公受了不白之冤。这样吧，朕先给你半个月的假，你好好在家陪陪你那娇妻美妾。半个月之后再上朝，朕另有重用！”

郭业听了这话，对于所谓的“另有重用”并不感兴趣，但是“娇妻美妾”四个字，却深深的刺激了他！

这一下子带回家去五个绝色佳人，后宅之内，能安稳得了吗？



## 第1696章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

从某种意义上讲，郭业其实是张亮的救命恩人。

现在是贞观十二年。在历史上，八年后，也就是贞观二十年，有个叫常德玄的人上了一道奏章，说张亮有养子五百人，图谋不轨。

李二陛下当即就信了，命令马周彻查此事。墙倒众人推，张亮一被下狱，就被无数官员弹劾。最后，张亮被斩首于市，家产全部被抄没。

现在，张亮尽管被郭业弄得灰头灰脸，颜面扫地，还把不良人大统领的职位给丢了，但是至少他的官职还在，身边的隐患也被全部清除。如果从今以后能够安分守己，做一个富贵闲人，下场肯定比历史上好得多，最起码善终是毫无问题的。

说白了，整个事情的关键还在于李二陛下的身上。

现在，天下太平，唯一对大唐有点威胁的高句丽，还被郭业折腾得半死不活的。李二陛下屁股下面的位子稳当无比，自然对谋反案子的容忍度也就高了。

张亮是跟了李二陛下将近二十年的老人儿了，一向是胆小如鼠。即便有谋反的贼心也未必有谋反的贼胆，即便有谋反的贼胆也没有谋反的实力，对李二陛下毫无威胁。所以，对这件谋反案子，李二陛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

但是，历史上的八年后可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李二陛下年老体衰，自觉时日无多。更重要的是，他出征高句丽铩羽而归，感觉自己的皇位不咋稳当。这时候，对谋反之案就是零容忍，有杀错勿放过。那时候，张亮就是有再大的冤屈，也得引颈就戮。

当然，张亮并没有穿越，他可不知道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不仅不对郭业心存感激，而且还对他恨之入骨。郊迎大典之后不久，就坐着一乘小轿，走侧门，进了齐王府。

这次他是受邀而来。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破船还有三千钉。尽管张亮的五百义子已经被李二陛下勒令解散，不良人也不再归他管辖。但是他执掌不良人多年，私底下的势力还是很有一些的，值得齐王李佑拉拢。

在一个小太监的引领之下，张亮来到了王府后院的花厅之中。

张亮仔细一看，来的人还真不少，除了自己和齐王李佑以外，还有五大士族的家主、国舅爷阴宏智、刑部尚书韦挺以及齐王府长史薛大鼎。

众人见礼已毕，分宾主落座。

李佑清了清嗓子，道：“诸位，今天本王请大家来，是想让大家议一议，到底应该如何对付郭业。”

韦挺眉头微蹙，道：“殿下，以韦某人看来，这秦国公……不是我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己人的威风。就是咱们这帮人捆一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我看……还是算了吧！”

李佑当时就急了，道：“算了，怎么能算了？外面都传言郭业乃是父皇的私生子，有意传位给他。不把他除掉，本王怎么能身登大宝？”

韦挺道：“殿下，郭业就算真的是陛下的私生子又怎么样？他现在最大的

对手，可不是您，而是晋王李治。李治虽然年纪尚幼，但身份尊贵，乃是陛下下的嫡子。陛下想要废嫡立长，没那么容易！现在，咱们最应该做的就是祸水东引，让长孙皇后和郭业斗法。而不是与秦国公斗个两败俱伤，让晋王得利。”

阴宏智点了点头，道：“此言有理。”

“有理？有理个屁！”陇西李氏的家主李泉大怒道：“我看是你们二人被郭业吓破胆了，不敢和郭业为敌，才想出了这番说辞！晋王李治要成气候，最少也要七八年世间。这么长时间，谁知道会出什么变故？说句不好听的，陛下还不知道能不能再活七八年呢！”

韦挺嗤笑一声，道：“好啊，那现在咱们就跟郭业斗！问题是，咱们有那个实力吗？你们知不知道，郭业现在是什么身份？齐国公，礼部尚书兼领军卫府大将军，长安令，还有不良人大统领。”

张亮插话道：“丽竞门实际上也在郭业的控制之下。”

韦挺接着道：“你们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长安城内，除了大内禁卫，所有的军权已经完全掌握在了郭业的手中。咱们和郭业斗法，简直是以卵击石！”

张亮叹了一口气，道：“不仅仅如此，陛下还有意让郭业当兵部尚书。到了那时候，不仅仅是长安城，恐怕全国的兵马都到了郭业的掌握之中。”

一语惊醒了梦中人，人们这才发现，不知不觉间，郭业的势力已经急速膨胀到，需要仰视的地步！

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意味着郭业掌握了长安城的城防军。

长安令，意味着郭业掌管了长安城的衙役。

不良人大统领，丽竞门的前门主，意味着郭业掌握了长安城的密谍。

有这些力量在手，齐王府的这伙子人凭什么和郭业斗？他们要是那个本事，早就在郭业回来之前，发动政变，拥护李佑为皇了。

齐王李佑愤恨得一拍几案。道：“可恶！父皇怎么能给郭业那么大的权力！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李泉也觉得这事很不好办，道：“现在郭业的势力如此庞大，咱们正面和他对上，的确是毫无胜算。”

张亮冷笑道：“莫非陇西李氏准备弃齐王而投郭业？”

“没有，绝对没有！勋国公您千万别误会！”李泉道：“郭业充其量只能算是陛下下的私生子。他若为皇，名不正言不顺。我们五大士族诗书传家，最知忠孝节义，怎么可能支持这样一个人？”

李泉这番话倒是说得冠冕堂皇，但是没人相信！阴宏智道：“照您这个说法，你们应该投靠晋王李治啊？晋王身为陛下下的嫡子，投靠他，岂不是更加名正言顺？”

“这……晋王年纪太小……算了，事到如今，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们五大士族投靠齐王，是因为齐王许诺了以后和我们五大士族共享江山。这个条件，无论是郭业还是晋王，都不可能答应。”

张亮道：“李族长，你这么说就对了！什么忠孝节义，都是狗屁，只有现成的利益才是真的。咱们为什么要对付郭业？是因为他挡了咱们的富贵之路。往远了说，是他阻碍了齐王登基，往近了说，是他阻碍了咱们的琉璃生意。有了这两条原因，郭业就非死不可！”

韦挺道：“你说那些都没用，我也想郭业死。但现在的问题是……咱们斗不过人家呀！”

张亮阴阴得一笑，道：“咱们斗不过，有人斗得过！比如说……陛下！”

“陛下？你还请利用琵琶女一案？”

“不不不！我已经承认了琵琶女一案是在诬陷郭业，再提这个案子，徒遭陛下的反感，对郭业造不成什么影响。”

“那你的意思是……”

“嘿嘿，郭业不是已经接了长安令一职吗？现在长安城内有一个风流案，牵扯到陛下，传得沸沸扬扬。咱们就鼓动哪个苦主，去找长安令告状！到时候，郭业岂不要跟陛下打擂台？”

## 第1697章后宅暗战

李泉摇了摇头，道：“那个案子我也听说了。但是假如郭业根本就不接那个案子。或者虽然接了这个案子，但是不敢找陛下的麻烦，可怎么办？”

“那咱们就发动舆论攻势，把他批倒，骂臭！这可是你们五大士族的强项，就不用我教你们了吧？”

李泉一嘬牙花子，道：“这招对付普通官员还成……但是对付郭业，恐怕效果不怎么好。当今天子，可是弑兄杀弟的事情都干了，这皇位还是稳稳当当的。郭业就算名声不好，对他当皇帝，也没啥影响。”

张亮胸有成竹，微微一笑道：“这你们就不懂了吧！这人啊，自己有啥缺点，就越看不得别人有啥缺点。比如说，吝啬之人，最看不得别人吝啬。骄傲之人，最看不得别人骄傲！谎话连篇之人，最讨厌别人对自己撒谎！陛下私德有亏，就最看不得别人品行不端。秦国公的名声要是臭了，势必会在陛下的心中地位大降！到时候别说更进一步了，恐怕就是想保住现在的权势都难！”

“那岂不是说，这件案子，无论郭业如何应对，都得吃一个大亏？”

“正是如此！”

……

……

丑媳妇难免见公婆。

最终，郭业的车队，还是来到了秦国公府门外。

“恭迎公爷回府！”老管家带着家奴院工跪了一地。

郭业赶紧把老管家扶起，低声问道：“怎么样了？”

“都给您准备好啦！咱这个御赐的宅子虽说不大，但是安排四个干净的小院还是没问题的。老奴早就安排妥当，只等五位新夫人入住！”

“谁问你房子的事儿，我是说几位夫人的心情咋样？”

“还能咋样？”老管家装傻充愣道：“咱们郭家添人进口，几位夫人当然是高兴了！”

“真的假的？”郭业满腹狐疑。

老管家意味深长地一笑，道：“真的假的，老奴是不知道。不过郡主已经交待下来了，您问起来，就得这么说！”

“我日！”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郭业牙一咬，心一横，带着五位佳人，后宅见妻！

后宅，花厅。

这边厢，柴秀秀居中，贞娘和芷茹分立两旁。三人俱都满头珠翠，一身盛装。

那边厢，杨凤怡在前，善花公主、渊若霜、孙小小、上川梅子居后，薄施粉黛，仪态万方。

一边是大唐妖娆女，一边是异国美娇娘！

双方一见面，郭业就嗅到了一股浓浓的火药味！他干笑一声，道：“秀秀，我来帮你们介绍一下！”

“不用介绍，几位妹妹的大名，妾身早就知道了。”柴秀秀说着话，来到

杨凤怡的面前，道：“这位就是杨万春城主的女儿，杨凤怡妹妹吧？听说你不仅人长得漂亮，而且功夫很好，有天下第一高手之称，真是给咱们女儿家出了一口气，秀秀佩服！”

“哪里，哪里，柴郡主客气了！”杨凤怡不咸不淡地说道。

“这位就是艳绝三韩的善花公主吧？果真是国色天香，我见犹怜。姐姐早就人老珠黄，又生过孩子。见了你的容貌，还真是自惭形秽呢！”

按理说，这时候善花公主就该回答，郡主太过谦虚了，善花的容貌怎能和您相比？但是，人家善花公主可没这么回答，而是应了一声，道：“多谢柴郡主夸奖！”

柴秀秀的脸色微微一变，又来到了渊若霜的面前，道：“听说高句丽有一才女，乃是……”

她还没说完呢，渊若霜就微微一福，道：“妾身渊若霜，见过柴郡主！”

“呃……”柴秀秀准备好的一肚子词儿，还没说出来，就被憋了回去，只得道：“若霜妹妹请起，以后咱们都是一家人了，可得多亲多近！”

“若霜也希望如此！”这个回答也是不软不硬。

接下来，柴秀秀又见过了孙小小和上川梅子，这二位对待柴秀秀，那真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非暴力不合作！真要说她们二人有什么失礼的地方，那还真的没有。但是她们不愿意与柴秀秀深交的意思，一览无遗！

柴秀秀本来为了今天的见面，做了不少的功课，甚至趁着郭业在灞桥驿耽搁的日子，特意找人给五位美女画了像，这才能一眼就认出来五位美人各自的身份。对五位美女到底说什么，更是早有预案。

本来以为，一番话下来，既能令气氛融洽，又能不着痕迹地凸显自己大妇的地位。没想到这五位美女都不是啥省油的灯，临来之前早就结成了攻守同盟，对她这个大妇不假辞色。

一圈下来，柴秀秀脸上的笑容，已经比哭都好不了多少了！

眼见柴秀秀受了委屈，芷茹冷笑一声，道：“我说几位，你们来自番邦小国，没见过世面我可以理解，但是基本的礼仪总是要的吧。这个秦国公府里边，柴郡主才是主母，咱们都是小妾，你们在那傻愣着干啥，还不拜见主母！”

本来芷茹自从过门以来，就同柴秀秀不和，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也就是最近两年，彼此知道了对方的底线，才慢慢消停。要说她们俩真有什么姐妹情谊，郭业头一个表示不信。

不过现在，一下子就来了五个倾国倾城的佳人，不仅仅让柴秀秀和芷茹感到了浓重的威胁，更让她们产生了同仇敌愾之心！

杨凤怡狠狠地瞪了郭业一眼，带领四人施了一礼，道：“拜见夫人，夫人万福！”

柴秀秀这才稍微找到了点当大妇的感觉，道：“快起来吧！初次见面，姐姐也没什么好送你们的，就给你们每人一副金镯子吧……”

杨凤怡道：“我乃习武之人，手上带了镯子多有不便，多谢柴郡主的美意，那镯子您自个儿留着吧！”

善花公主道：“我善花虽为新罗公主，但是从小不喜配饰，从来没带过什么镯子。为了避免暴殄天物，还是不要了吧。”

渊若霜道：“若霜从小得了一场怪病，佩戴金饰就会浑身难受，对您这份

大礼，也只能敬谢不敏了！”

.....

废话不多说，孙小小和上川梅子也找了个理由，拒绝了柴秀秀的赠礼。芷茹轻哼一声，道：“柴姐姐，看来人家还真看不上您的礼物呢？”

杨凤怡轻笑一声，道：“自家姐妹，说什么看得上看不上。我杨家独占汉城，虽没称王也差不了多少。别的可能不多，但是要说金镯子什么的，柴郡主如果喜欢的话，我送您百八十副毫无问题！”

柴秀秀咬着牙说道：“那我就多谢凤怡妹妹了！”

“不用谢。”杨凤怡好整以暇地说道：“我们这些番邦小国之人，没啥拿得出手得，就是钱多。本来以为大唐乃是礼仪之邦，看不上这些铜臭之物，这才没给姐姐带什么金镯子之类的礼物。没想到堂堂的大唐郡主，其实也是俗人一个。”

“你.....”柴秀秀气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没等柴秀秀想出反击的措辞，杨凤怡打了个哈欠，道：“哎呀，这一路行来，我们还真是劳乏了。不知柴郡主有没有给我们安排好住处？快派人带我们去吧。”

郭业如蒙大赦，赶紧道：“好！好！贞娘，快带这几位妹妹去休息。”

贞娘怯生生得看向柴秀秀，道：“您看.....”

“带她们走！”

“是！”

贞娘带着五位佳人渐行渐远，郭业才长出了一口气，打了个哈哈，道：“说起来，你们也真是姐妹情深，都没顾上给我见礼呢，就自个儿聊上了。不错，不错，为夫很满意，秀秀你还真是一个贤妻良母.....”

柴秀秀一伸手，就把郭业的耳朵扭住了，道：“姓郭的，你干的好事。一出去，就带回来五个野女人。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柴秀秀？到底还有没有这个家？我看这五个人的姿色远超我们几个，你还回这个家干什么啊！就在新罗跟她们过日子啊.....”

说到最后，已然是语带哭腔！

郭业偷眼看去，只见一滴滴的泪珠顺着柴秀秀的脸庞滑落.....

## 第1698章一哄二骗三浪漫

美人垂泪惹人怜。

眼泪就是女人最大的武器。

柴秀秀这一哭，郭业顿时感觉手脚没地方放了，道：“秀秀，你……你听我解释，其实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芷茹轻哧一声，道：“花心大萝卜，见一个爱一个！原来有个天竺女王拉迦室利，您不带到家里来，我们姐妹还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下可好，您还得寸进尺了，这一下子就带来五个，让我们怎么想？”

柴秀秀把手松开，抽泣道：“这几个女子，都不是省油的灯。论姿色都在我们姐妹之上，就是论身份地位，杨凤怡和善花公主也不在妾身之下。你喜欢她们，妾身也无话可说，只能怨自己命苦。”

“那怎么能行？”芷茹道：“姐姐你和他乃是患难的夫妻，与他同甘共苦，给他生儿育女！现在他要是敢有了新人忘旧人，我康芷茹第一个不答应！”

“唉，贵易交，富易妻，人之常情。事到如今，咱们做女人的有什么办法？”

这两个女子一唱一和，仿佛郭业真成了一个负心薄幸的小人！

郭业明白，自己这两个女人，一方面是真生气了！另一方面，也是在出言试探自己的态度。这要是应付好了，不用说，以后就是家庭和睦。但是一个应答不当，那后院可就真的要起火了！

他挠了挠脑袋道：“这个……你们说得是不是太夸张一点？秀秀乃是我的结发之妻，我就算再不是东西，也不可能停妻另娶吧？”

“那您的意思是……我芷茹并非您的结发之妻，就可以随便欺负了？”

“呃……当然不是！芷茹又漂亮，又温柔，我整日里喜欢都喜欢不够，怎么可能欺负你？”

“这还差不多！”

柴秀秀道：“难道妾身就不漂亮不温柔了？”

“都漂亮，都温柔！”

郭业一个头两个大，暗自感叹，就算穿越大唐也不是那么容易开后宫的，看来只能出大招了！

什么大招？简称为一哄二骗三浪漫。这是现代社会，无数情圣心血的结晶，郭业有幸拜读，拿到大唐来，还真是无往而不利。

郭业把二女一并搂在怀里，道：“你们二人都是我的心肝宝贝，我出使新罗的这段日子里，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古人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柴秀秀不为所动，冷笑一声，道：“油嘴滑舌！想念？想念就给我想念出五个妹妹来？您这个想念妾身消受不起！”

郭业道：“贤妻你可误会我了，为夫这次新罗之行，可是经历了数不清的刀光剑影……”

然后，郭业就把新罗之行娓娓道来。

在郭业的嘴里，他此次的新罗之行，凶险无比。长人国中，险些命丧虎口；金城之下，差点死在万军之中；更别提在水口城的湖心岛上，高志国突然反水，渊盖苏文大军围攻，郭业等人更是九死一生！

至于日收四美之事则被他夹杂这些惊险的故事当中，一带而过。仿佛他

不惜收四美的机会，拖延时间，就会被渊盖苏文乱刀分尸，死无葬身之地。

听完了他的经历，柴秀秀吓得心惊肉跳，心中的闷气也消了很多，道：“妾身听外面的传言，只知道夫君的新罗之行如何风光，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隐情。看来是妾身错怪夫君了！”

郭业道：“没关系，做人难，做男人更难，做……”

没等他装逼装完呢，柴秀秀又道：“孙小小、渊若霜和上川梅子的事情，妾身可以不追究。但是善花公主和杨凤怡的事情，夫君又怎么解释？”

“呃……这就是另外一个荡气回肠的故事了……”

如果说解释日收四美之事，郭业所说还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话。那么解释善花公主和杨凤怡事，他就完全是鬼话连篇了。

据他所言，善花公主身中渊男建的椿药，没有男人的滋润，就会全身出血而亡。郭小哥完全是出了一片仁心，心中默念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才和善花公主成其好事的。至于杨凤怡，则成了大家逃出平壤城的关键。杨凤怡以众人的性命威胁，郭业才不得不纳他为妾。

芷茹听完了一番白眼，道：“夫君，我咋觉得您说的那么不靠谱呢？人家杨凤怡要长相有长相，要身份有身份，不知有多少青年才俊日思夜想呢，怎么就那么想不开，非要死乞白赖得嫁给你？您的魅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了？”

“这你就不懂了？咱郭小哥是谁？人称年少多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温柔多情神勇无敌玉面小郎君，是多少女子的梦中情人？杨凤怡对我一见钟情，爱得不能自拔，非要嫁给我，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柴秀秀听了他这一番超级无厘头的自吹自擂有点发晕，道：“好吧，就算您真是那个什么……玉面小郎君，杨凤怡胸大无脑，真的看上您了。那善花公主中椿药，非要男人解毒，妾身可是从未听说过这种事情。”

郭业道：“人家五灵道长那是有法力的人，炼制的椿药当然不同凡俗了。女人吃了那个椿药啊，那真是面红耳赤，想入非非，一看到男人就……”

说着话，郭业的手就不老实了，一边搂着二女，一边上下其手。郭业出使一年多了。柴秀秀和芷茹都是久旷之身，哪里经得起这般挑逗？顿时如同中了椿药一般，目眩神迷，娇喘吁吁，至于郭业到底说的是什么，到底有多么不合情理，都被她们抛之脑后了……

郭业也是颇为情动，道：“久别胜新婚，咱们还说那些干啥，不如就在这里来个一皇二后……”

芷茹媚眼如丝，轻声应了一个好字！

柴秀秀却紧守着灵台的一线清明，道：“这里……可是……这里是花厅……”

“花厅？还花径呢！花径久未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

就在郭业要厚颜无耻地白昼宣淫之时，有个小丫鬟跑了进来，“呀~~”了一声，赶紧护住眼睛，道：“秦国公，婢子啥也没看见……”

郭业的手一松，柴秀秀趁机挣脱，道：“我去看看孩子……”然后慌里慌张跑出门外！

芷茹倒是颇有些意犹未尽，但是柴秀秀都走了，她也不好吃独食，只得道：“夫君，今晚去奴家房里吧……”说完了，芷茹也袅袅婷婷地离开了！

郭业被破坏了兴致，心情很不愉快，沉声道：“你来干什么？到底有什么



事情？”

“秦国公，不是婢子多事，实在是有人来拜，婢子不得不……”

“客人？是谁这么不开眼？”

“据说是您的至交好友，姓马……”

“马周马元举？”

“好像是这个名字！”

“请他进来！不……我要亲自迎接！”

马周马元举，对于郭业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他不仅仅是郭业昔日在陇西的同僚，更是对郭业有知遇之恩的大恩人。在朝堂之上，更是郭业的铁杆支持者。如果朝廷之中，存在一个“郭党”的话，马周绝对是其中的中坚力量。

奇怪的是，这次郊迎大典上，似乎没有看到过马周的身影。这家伙先为中书令，后为长安府尹，在朝廷上也算有名有号的人物了，怎么会没有资格出席郊迎大典？难道说他已经丢官罢职了？现在急急忙忙来找自己，是来求援了？

秦国公府，中门大开！

郭业紧走几步来到门外，只见马周的身形越发瘦削了，身上的袍衫尽管洗得干干净净，但是料子非常的普通，很有打肿脸充胖子的嫌疑！

“马大哥，你……你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说，是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郭业义愤填膺地说道。

## 第1699章马周的新差使

马周听了郭业的话一愣，道：“你这话是啥意思？我马元举怎么会受人欺负，真是无稽之谈！”

郭业心中暗想，这马元举就是死鸭子嘴硬，都混到这个地步了，还不肯承认自己落魄。好，咱不跟你计较。早晚有你说实话的时候！

想到这里，他轻笑一声，道：“好！好！好！是我说错话了，您混得很好，非常好！呃……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还是入府叙话。”

“这还差不多。”

二人来到客厅之内，分宾主落座。有家奴献上香茶，郭业道：“这里没你的事儿了，退下吧。另外交代下去，本公和马大人有要事相谈，任何人不得打扰！”

“是！”

屏退了左右之后，郭业神色肃然，道：“马大哥，现在只有你我兄弟二人，你总该和我说实话了吧？”

“实话？什么实话？”马周猛然间回过味来，道：“你还是觉得我受人欺负了？”

郭业的脸一沉，道：“我说马元举，你到底当不当我郭业是兄弟？是兄弟，那就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现在混的不好，求我郭业帮忙，我郭业绝无二话。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您这么放下面子，把自个儿的事情藏着掖着，我就是想帮忙也使不上劲啊！”

马元举气极反笑，道：“我就奇怪了，你到底从哪看出我马元举混的不好？怎么就一口咬定我受人欺负了？”

“这还用问吗？”郭业道：“您自个儿照照镜子，您看看，自个儿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真混得好，心情愉快，身体倍棒，吃嘛嘛香，那就得越来越胖啊！怎么都瘦成这副德行行了？”

马元举冷哼一声，道：“你还真别说，我最近还就是心情愉快，吃嘛嘛香，至于为啥身体反而瘦了，那当然是有原因的？”

“我就不信了，您心情愉快，还能越来越瘦？难道陛下派了您一个什么繁难的差使？”

“那倒没有，我这差事还挺清闲的。但是……”马元举叹了一口气，道：“我得病了！”

“得病了？到底什么病？”

“消渴症！”

“消渴也不能……啊，对，消渴确实能让人变瘦。”

所谓消渴症，按照现代社会的词儿来说，就是糖尿病。糖尿病的典型症状就是三多一少——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但是体重减少。

郭业道：“您真的得了消渴症了？”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骗你干什么？”

“说得也是……不对，还是不对！”郭业上下打量了马周几眼，道：“咱们大唐官员的俸禄可不低，您要是没有丢官罢职，为何穿得如从寒酸？”

“我这不是寒酸，是……”马周想了一下，道：“用你常说的那个词儿，就叫低调。实话跟你说吧，现在我马元举春风得意，朝臣之中嫉恨的人还真不

少。为了不给自己招灾惹祸，才特意穿成这样的。”

郭业根本就不信马周的话，道：“低调？春风得意？那我就想明白了，您到底是多么春风得意，才连参加百官郊迎的资格都没有？废话不多说，你就说你现在到底当啥官？那个长安令，你还当不当了？”

“长安令我当然是没当了。现在我的官职是治书侍御史。”

“治书侍御史？五品官？”

“对。”

“嘿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长安令一职也是五品官。从长安令这个非常重要的官职，转到没什么实权治书侍御史，你还说自己春风得意？马元举，你亏心不亏心啊！”

马元举得意的说道：“不亏心，一点也不亏心。郭业，你不感到奇怪吗？我就是当了治书侍御史，也应该参加郊迎啊。为啥郊迎的队伍里，没有马某人？”

“为啥？”

“因为我还有两个兼职！”

“什么兼职？”

“一个兼职，是谏议大夫。”

“哼，这跟治书侍御史的职责差不多，你无非是多拿一份俸禄罢了。”

“还有一个兼职，就是晋王府长史！”

听了这话，郭业可不淡定了，道：“啥？你说啥？”

尽管被封为晋王府长史很多天了，马周提起这件事来，还是按耐不住兴奋之情，道“晋王府长史！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不？”

郭业当然知道这意味者什么。

所谓晋王府长史，说白了，就是晋王的丞相。

晋王是谁？长孙皇后和李二陛下的独生子李治！从礼法上来说，现在李治就是不二的储君人选。

马周现在当了晋王府长史，等到李治继承了皇位，那就是当然的宰相。

怪不得马周说遭到不少人的嫉恨呢，谁都得羡慕嫉妒恨！一个五品官，没立啥功劳，因为官场卡位卡的好，就登上了青云之路，别人的心里能舒服得了吗？

郭业现在也明白马周为啥不去参加郊迎了，马周现在基本已经算是退出了大唐官场。什么治书侍御史，哪个谏议大夫，只是挂个名头罢了。马周现在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这个兼职——晋王府长史。

人家只要把晋王府长史当好了，把李治伺候舒服了，那就万事大吉。

自己的好朋友能得到这么一个好差事，郭业也颇为高兴，道：“马大哥，这可是件大喜事。恭喜！恭喜！”

马元举意味深长地看了郭业一眼，道：“你真的这么想？”

郭业嗤笑一声，道：“笑话，我怎么说也是礼部尚书了，比起宰相来，也低不了多少。莫非我还会嫉妒你不成？”

“倒不是说你会嫉妒……”马元举正色道：“郭业，咱们兄弟相交这么多年了。事到如今，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有没有染指皇位之心？”

“皇……皇位？”郭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马大哥，我咋听不明白呢？您的意思是……劝我谋反？”

“不是劝你谋反，而是劝你不要谋反！”，马周神色严肃，道：“晋王千岁虽然年幼，但是天资聪颖，什么事情就一学即通，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仁心，只要假以时日，必能成一代明君。”

“晋王是不错，但是跟我有啥关系？”

“怎么能和你没关系？外面都传说，你是陛下的私生子，乃是晋王继承皇位的最大对手。你若是有了不该有的心思，晋王要想登基就没那么容易了。”

郭业道：“你今天着急败火得赶来，为的就是这个？”

“正是。与私来说，咱们俩是好兄弟。与公来说，你是陛下的私生子，我是晋王府的长史。只要你对皇位有了染指之心，咱们二人就要不死不休。今天我来，就是问问你，从今以后，咱们俩到底是敌是友？”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我希望咱们俩是敌人。”

听了这话，马元举那明亮的眸子霎时间就失去了神采，道：“你……能不能再说一遍？”

## 第1700章朋友

郭业一字一顿地说道：“我希望咱们从今以后是敌人！”

“哈哈！哈哈！”马元举的笑容比哭的难看，道：“我早该想到的，这可是至尊的宝座。当今天子也算是有道的明君了，为了这个宝座可以弑兄杀弟，逼老父退位。与登上那个宝座的荣耀比起来，兄弟之情，百姓的福祉，都是轻于鸿毛。看来是我马元举太幼稚了……让秦国公见笑了！告辞！从今以后咱们二人恩断义绝！”

“马大哥，还请留步！”郭业一伸手，就把马元举拉住了，道：“马元举，你听我把话说完呀。”

“哼，任你舌灿莲花，也别想说服我马元举助纣为虐！”

郭业嘿嘿笑道：“您放心，我不是想让您帮着当我皇上，也不是让您不利于晋王。我只是想告诉您，虽然我希望咱们从今以后是敌人，不过……”

“怎样？”

“不过，事实上咱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是敌人。我这希望，也只能是个美好的愿望罢了！”

“你的意思是……”

“哎呦，我说马元举，你怎么还不明白呢！刚才我只是跟你开个玩笑。”

“玩笑？”

“不错，就是玩笑。我来问你，咱俩成为敌人的前提是什么？”

“是你想当皇帝。”

“那我当皇帝的前提呢？”

“你是陛下的私生子。”

“还是的呀，我郭业履历清白，我的父亲叫做郭老憨，我的母亲乃是郭柳氏。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陛下的私生子。所以，即便我想坐上那个位置，也是有心无力。”

“此言当真？”

郭业苦笑一声，道：“千真万确。我知道你们为啥编排我是陛下的私生子，还不是因为我受封了秦国公吗？实话告诉你，那是因为陛下想让我在丁忧其间安安稳稳地留在长安城，才给了我这么个名号。跟私生子那事儿没关系。”

“不光是秦国公，还有秦王呢，你又怎么解释？你可千万别告诉我，那是因为你施展美男计有功，得到了金德曼的赏识，就能秦国公变秦王，这也太不靠谱了！”

“呃……”郭业被马元举噎得说不出话来，李二陛下封他为秦王，还就是这个原因。奈何人家马元举不信，这可怎么办？

他整理了一下思绪，道：“马大哥，您是个老实人。我这么跟您说吧，咱们先不管我这个功劳能不能受封秦王。您先想一下，要是我的儿子真的继承了新罗王位，那陛下要如何加强对新罗的控制？”

“当然是利用你们的父子之情。”

“还是的呀，我儿子都是乐浪郡王了，要想用我控制他，那官职总不能比他小吧？封个亲王那不是理所应当的吗？这种事，晚封不如早封。封的晚了，显得咱们大唐功利心太强，现在封了，那是未雨绸缪之举。”

马元举点了点头，道：“听着倒是有点道理。陛下封你当亲王我也可以理解。但是为啥是秦王呢？为啥不是赵王？为啥不是鲁王？为啥不是韩王？”

“呃……既然已经封了我秦国公了，再加封秦王那不是理所应当吗？”

马元举摇了摇头，道：“这个理由虽然不能说一点道理也没有，终究有些牵强了，我还是不大相信……”

郭业也急了，道：“无论是秦国公还是秦王，那都是陛下自己的意思，我怎么知道他怎么想的。你非要我解释的一清二楚，是不是太强人所难了一点？”

马元举道：“好，咱们不谈这个。你能不能答应我，即便你真的是陛下的私生子，也不和晋王殿下争夺王位？”

“好，我答应你！”空头人情谁不会做？郭业回答得斩钉截铁。

马元举还是有些犹豫，道：“你这回答得也太快了吧……古语有云，轻诺必寡信……”

郭业再也忍不了了，道：“马周！马元举！我说，你可得差不多点。我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想让我怎么样？难道说，非要我郭业当场自尽，你才相信我没有争位之心？”

马元举道：“你别生气，此事关系重大，牵扯到千万百姓的福祉，愚兄不得不谨慎一些。自尽倒是大可不必，要不……你发个毒誓？”

本来郭业并没有什么当皇帝的心思，但是被马元举这么不依不饶的一挤兑，火也上来了！

他冷笑一声，道：“哼哼，关系重大？千万百姓的福祉？我看是你自己的荣华富贵才对。我还记得，在家母的葬礼之上，有个人笑咪咪地对我说，以后谨言慎行，就会贵不可言。那个人是谁？当时，你可是对于此事乐见其成啊！怎么一当上了晋王府的长史，就换了一副嘴脸？”

马周听了郭业的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道：“此一时彼一时。当时诸王都在，你就算是真的是陛下的私生子，也绝无可能继承皇位，我也就是随口调侃一下。但是现在这势头，你还真有了身登大宝的趋势，为免生灵涂炭，我才不得不出言劝谏……”

“哼，说得好听。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假如你现在不是晋王府长史，还会不会来劝我？”

“这……”马元举是老实人，还真说不出违心的话来。尽管从自身的道德观念来讲，他希望李二陛下的嫡子继位。但是假如他不是齐王府的长史，而只是郭业的好兄弟，此时多半是作壁上观。

不过，身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他现在既然已经当上了晋王府长史，就必须为晋王的利益考虑，这才有了此次的秦国公府之行。然而要说他全然为了荣华富贵才与郭业为难，那也不符合现实。

见马元举不说话，郭业摆了摆手，道：“算了，我不难为你了。马大哥，事到如今，我跟你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这个人呢，其实也没啥雄心大志，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多娶几个娇妻美妾，在此基础上，能够为咱们大唐建功立业，那就再好不过了。至于无边的权势，对于我来说没什么意义。”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马大哥，兄弟相交，贵在知心。我心里怎么想的，已经全然告诉你了。你若是不信，我也没啥好办法。总而言之，皇帝的宝座，我是没啥兴趣。至于毒誓……嘿嘿……咱们兄弟，要是靠

毒誓建立信任，那这个兄弟不做也罢！”

马元举也觉得这事自己不咋占理，道：“好，我就相信你这一次。不过，我把丑话说到前头，如果有朝一日你郭业真的谋朝篡位，请先砍了我马元举的脑袋。”

话说到这个份上，两个人都觉得有些意兴阑珊。他们都明白，有了这根刺，从今往后，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样互相信任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马元举起身告辞，郭业略微挽留几句，也就送他出府。

走到府门外，马元举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道：“听说我这长安令的职位，以后就由你接任了？”

“我倒是听鄂国公说过这么一回事。但是现在朝廷的公文还没下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那我要提醒你一句，这个长安令可不是那么好做的。长安城内多少高官显贵，横行不法，你稍一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郭业道：“你不是认为我是陛下的私生子吗？难道那些横行不法的达官显贵里面，还有比我身份高的？”

“还真有！”

“真有？晋王李治年方七岁，就是想要干点什么坏事，都有心无力。莫非你指的是齐王李佑？”

“比李佑的地位还高！”

## 第1701章皇后有请

郭业激灵灵打了个冷战，道：“你的意思是……陛下？”

马元举叹了一口气，道：“准确的说，是陛下强抢民女。”

“强抢民女？陛下还能干出这种事来？马大哥您详细跟我说下。”

“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的，你稍微一打听就清楚了，也不用我马周多嘴。再说了，我估计那苦主也没胆子去你的府衙告状。为兄只是提醒你一下，长安城内为非作歹的高官贵戚甚多，你接案子的时候一定要慎重。有些事情，咱管不了……”

马元举在郭业面前的形象，一向是清廉刚正，不畏强暴。今天能说出这番话来，真是难能可贵，郭业诚心正意地躬身一礼，道：“多谢马大哥的提醒。”

“你不嫌为兄今日来得鲁莽，为兄就谢天谢地了！说起来，还真是天意弄人……算了，不说了……贤弟请回，为兄去也……哈哈！哈哈！”马元举强笑两声，转身而去！

望着马元举渐行渐远的背影，郭业低声嘀咕道：“走那么快干什么？怕我看见你流下的眼泪么？你这家伙……真是……唉！”

郭业明白，无论自己和马元举的交情有多好。只要马周还是晋王府的长史，只要自己是李二陛下私生子的传言还存在。哪怕自己真的发了毒誓，马周也会一直用警惕的眼光看着自己。

但是同时，假如有人要对付自己，马元举也会尽自己的全力来保护。

总而言之，马周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能够同一个真君子做朋友，也不知道是自己的幸运还是不行。

马元举的事情可以先放在一旁，不管怎么说，这个人不会暗中给自己使绊子，对自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威胁。

但是长安令这个烫手山芋的威胁可近在眼前。

郭业早就听尉迟恭说过，举荐自己当长安令的，正是刑部尚书韦挺。韦挺是齐王李佑的老丈人，乃是天生的“齐王党”，而齐王李佑对自己是必欲处之而后快。不用问，韦挺的这个举荐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着好心。

李二陛下强抢民女？

马元举一说，郭业还真信了。别看李二陛下是千古明君，这种事他还真干的出来。认真说起来，李二陛下的私德还真不咋样。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还可以解释成被逼无奈。但是杀死李元吉之后，又把李元吉的老婆纳入后宫又怎么解释？

再说了，强抢民女这种事，放在现代社会看来，肯定是严重的刑事案件。但在封建社会，尤其是对于皇帝来说，根本就不算个事儿。皇帝日女人，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做“幸”。

皇上日你是你的荣幸，是你全家的荣幸，你还不赶紧叩谢皇恩？

所以说，李二陛下即便真的做出这种事来，也没啥了不起的。要不怎么有句话叫做君不见臣妻呢，就是怕君王见了臣妻，把臣妻给“幸”了。臣妻的贞操都这么没保障，何况是一个民女呢？

虽然马元举说，苦主未必有胆子告状，但是郭业可不敢掉以轻心。按照墨菲定律，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此时不未雨



绸缪，到时候真的有人告状，自己可要抓瞎了。

不接状子，把告状之人赶出去？咱郭小哥还真干不出那种事情！

把李二陛下绳之以法？还是别开玩笑，郭业还没活够呢！

不把李二陛下怎么样，只是把那个被抢的民女救出来呢？这事也不容易。别说郭业是传言中的李二陛下私生子了，哪怕是李二陛下的亲儿子，也没胆子干这种事儿呀！

这可怎么办？

忽然间，郭业脑中灵光一现！李二陛下那里没办法，可以找长孙皇后啊！长孙皇后主管后宫，在这种事情上最有发言权了。为了这种事把李二陛下数落一通，完全是她的正当权力。

就算是长孙皇后不敢找李二陛下的麻烦，那偷偷把那个被抢的民女放了总没问题吧？

咱郭小哥没那么嫉恶如仇，只要那个被抢的民女能够平安归来，也就是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见到长孙皇后？

郭业左思右想，还真没有啥合适的理由。李二陛下给了他半个月的假期，说白了，是让他在家陪老婆，享受天伦之乐的。他就算真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也是要见李二陛下呀，着急败火地找长孙皇后算怎么回事？

正在郭业冥思苦想求见长孙皇后的理由之际，老管家跑了进来，道：“国公爷，皇后娘娘有懿旨下，您快去接旨吧。”

圣旨郭业接了很多次了，但是接懿旨还是第一次。尽管他是礼部尚书，但是对于怎么接懿旨还真不太清楚，道：“老管家，您知道接懿旨的规矩吗？”

老管家挠了挠脑袋，道：“国公爷，这种事您确定要问我？”

“呃……算我没问！传旨之人在哪里，快带我去见他……”

“已经到了客厅之中。”

“头前带路！”

传旨的是一个中年太监，此人身量颇高，浓眉大眼，鼻直口阔，英俊威武，若是贴上两撇胡子，就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了。郭业见了心中暗叹，这位要是没有当太监，就是去当鸭子也能也能赚个盆满钵满。

那太监一见郭业就跪倒在地，道：“老奴长孙立言参加秦国公！”

郭业被长孙立言这个突兀的动作吓了一跳，赶忙把他扶起，道：“长孙公公，使不得！实在是使不得！您来传懿旨，那代表的就是皇后娘娘。只有我给您磕头的份儿。您咋能给我磕头呢？实在是折煞郭某人了。”

长孙立言道：“秦国公勿慌。临来之前，皇后娘娘千叮咛万嘱咐，秦国公乃是咱们大唐的晴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要老奴见了秦国公要礼数周全，不可怠慢了国士！另外，皇后娘娘还特意交待，宣读旨意之时，您不必跪接！”

“那您现在就宣旨？”

“皇后口谕，秦国公接旨！”

“微臣恭迎圣命！”

“着秦国公郭业即刻随长孙立言入宫见驾……”

“遵旨！”

这还真是想瞌睡碰上枕头了，郭业正发愁没有什么正当理由入宫见长孙皇后呢，长孙皇后召见他的懿旨就来了！他心中暗想，这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心有灵犀一点通？咱和长孙皇后还真合拍！

他说道：“长孙公公还请稍候片刻，我换身衣服就来。”

“不必了！皇后娘娘让您即刻入宫，现在就跟老奴走吧！”

这么着急？

郭业从袖兜之中掏出一坨金锭递了过去，道：“长孙公公，能不能告诉我，皇后娘娘找我有啥事啊？”

长孙立言连连摆手，道：“秦国公，您可别害我！老奴就是有一万个胆子，也不敢收您的金子啊。”

郭业这还真是头一次看见不收钱的太监，道：“我郭业是好交朋友的人。今日见了长孙公公，那是一见如故。朋友之间，有通财之谊。这块金子您拿着，就是皇后娘娘知道了，也不能说您的不是。”

长孙立言微微一笑，道：“秦国公，您还不知道老奴是什么人吧？”

郭业心中一动，道：“您复姓长孙，难道是长孙娘娘的……亲戚？”

长孙立言腿一软，好悬没吓趴下，道：“可不敢乱说！我是什么人，怎么配当皇后娘娘的亲戚？实不相瞒，老奴原来姓王，叫做王立言。就在十年前，家里遭了一场祸事，险些家破人亡。后来蒙国舅爷长孙无忌妒搭救，才幸免于难。国舅爷的大恩，小人无以为报，这才改姓长孙，自愿为奴。”

“那你又为何后来又……这个……侍奉长孙皇后？”

“当时，陛下宠幸齐王妃，有废后之意。皇后娘娘在宫内势单力孤，国舅爷夙夜忧叹。老奴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后来一咬牙，一狠心，就把自己给割了！这才得以入宫为皇后娘娘出谋划策。”

所谓齐王妃，自然指的就是齐王李元吉的老婆。李二陛下能顶着巨大的压力，把她纳入宫中，不问可知，此女对于李二陛下定然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要说她威胁到长孙皇后的地位，那还真有这个可能。

能够帮助长孙皇后稳定后位，这个长孙立言可真能称得上是长孙皇后的贴心人了。郭业道：“原来长孙皇后还有这般功绩，失敬！失敬！”

长孙立言一摆手，道：“老奴咱跟您说这个，不是向您表功。而是告诉您，我长孙立言为了长孙家胯下那玩意儿都不要了，更何况是区区钱财？您只要忠心耿耿地为皇后娘娘办事，我长孙立言就感激不尽。至于那些金银俗物，您还是自个儿留着吧。”

稍后，他缓和了一下口气，继续说道：“至于您想打听皇后娘娘为啥急着要见您。说实话，咱家也不知道。不过咱可以肯定的是，今日之事，对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您就赶紧跟老奴走吧！”

长孙立言不收贿赂，郭业也没啥好办法，只得道：“那下就借您吉言了！”

有了长孙立言的引领，郭业没费什么劲，就来到了甘露殿外。

长孙顺德脚步一停，道：“秦国公，皇后娘娘就在里边，您进去吧！”

“您不进去？”

“皇后娘娘有机密事情和您谈，老奴哪有资格听？”

“机密？这么说来，甘露殿内，只有皇后娘娘一人？”

“正是！”

郭业听了暗暗寻思，如此说来，这又是一场孤男寡女的单独会面。皇后娘娘，这个……合适吗？

## 第1702章长孙安业

吱呀~~

甘露殿的房门，被郭业轻轻推开。

只见长孙皇后端坐在凤座之上，身上并没有穿皇后的服饰，而是一身淡雅的荷叶罗裙，薄施粉黛，淡雅妆容。这个扮相不像是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倒像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女人。

郭业跪倒在地，道：“微臣郭业，参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起来吧！赐座。”长孙皇后淡淡地说道。

“谢皇后娘娘！”

郭业一屁股就坐在了旁边的早已摆好的胡凳之上，然后抬起头来，对着长孙皇后肆意打量。

一年多没见，似乎岁月并没有在长孙皇后的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依旧是那么国色天香，倾国倾城。不对……变化似乎还是有一些的……这襦裙虽然素雅，但是胸口似乎开得过低了一些，一抹雪白喷薄欲出，分外地诱人。

郭业暗暗琢磨，似乎在后世网络上，对女人的着装有过研究。胸口开在哪里，就代表了女人的此时的心情如何。长孙皇后的这个着装，代表的究竟是放肆呢还是求勾搭？唉，书到用时方恨少啊！

被郭业充满侵略性的眼光盯着，长孙皇后有些羞喜，又有些恼怒，她轻哼一声，郭业吓得赶紧低下头去。

静。

安静。

非常非常地安静。

一股诡异的气氛在甘露殿内荡漾……

郭业不敢抬头，也不知长孙皇后作什么打算，偷偷往上瞄去……

一分，看到了长孙皇后的云头鞋。

两分，看到了长孙皇后的纤纤细腰。

三分，看到了长孙皇后的半露酥胸。

再往上看，呀~~

和长孙皇后来了个眼对眼！

原来，长孙皇后也在打量自己！

郭业如同犯了错之后被抓包的孩子一般，赶紧错开了眼神，道：“不知皇后娘娘今日宣微臣觐见，所为何事？”

“哼！没事我就不能找你了么？”这语气，充满了幽怨之情！长孙皇后话一出口，就感到不妥，赶紧补救道：“本宫的意思是……呃……今天找你来，并非是为了什么公事……”

这话的歧义就更大了，郭业猛然抬头，道：“您是说……和微臣有……私……私事？”

长孙皇后脸一红，道：“放肆！本宫和你有什么私事！本宫的意思是……本宫有些私事要交待你去办。”

原来是这样，郭业大失所望，无精打采地应道：“皇后娘娘但有旨意，尽管吩咐。微臣必定全力以赴。”

长孙皇后被他的惫懒模样逗得扑哧一乐，道：“怎么？你不愿意？”

“瞧您说得，我怕怎么能不愿意呢。能为皇后娘娘效力，是我郭业最大的荣幸。您说吧，到底让我干啥？哪怕是上刀山，下油锅，我郭业皱一皱眉毛，就不算是英雄好汉！”

“呸！油嘴滑舌！没那么严重，用不着你上刀山，下油锅。此事对你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

郭业迟疑道：“要是那么简单，您下一道懿旨不就行了，为何非要交给我郭业来办？”

“因为此事只能偷偷的办，不能大张旗鼓。”长孙皇后叹了口气，道：“秦国公，你知不知道，本宫有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叫做长孙安业。”

“这……请恕微臣孤陋寡闻，没有听说过这位国舅爷的名讳。”

“这并不怪你，我这位兄长现在并不在长安城，而是在嵩州。”

“嵩州？”郭业挠了挠脑袋，道：“嵩州在哪里？”

“嵩州在金川江以西，大唐和吐蕃交界之地。”

“原来国舅爷在为国戍边，郭某人还真是失敬了。”

“你想哪去了？”长孙皇后横了他一眼，道：“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明白跟你说吧，我这个大哥，去嵩州并不是自己愿意去的，而是被发配到那里了。”

郭业道：“国舅爷身份贵重，即便是犯了什么大罪，也不至于要流放嵩州吧？”

“哼，一般的罪当然不会流放嵩州。但是……谋反呢？”

谋反之罪，别说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同父异母的哥哥了，哪怕他是李二陛下的亲哥哥，那也得死！这么说来，长孙安业被流放嵩州，还是捡了个便宜？

郭业道：“如果真是谋反之罪，陛下看在您的面子上，把他流放嵩州，那已经是足够宽宏大量了。”

长孙皇后苦笑一声，道：“陛下能够放过他，一方面的确是我为他求了情，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太过没用，对陛下根本构不成威胁。陛下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说着话，长孙皇后站了起来，幽幽一叹，对郭业道：“秦国公，对本宫的身世你到底知道多少？”

“呃……微臣只听说，皇后娘娘自幼由舅父高士廉养大，在十三岁那年嫁给了陛下。”

“嗯，你知道的倒也不少。本宫的父亲，乃是大隋的右骁卫将军长孙晟，母亲高氏是北齐乐安王高劼之女。说起来，本宫也是名门显宦之后。可惜的是，在本宫五岁那年，父亲就故去了。当时，家里主事的就是这位兄长长孙安业。”

“您是被舅父高士廉养大，如此说来，长孙安业对您不好？”

“何止是不好。长孙安业嗜酒如命，不务正业。父亲故去之后不久，家中财物，便被他变卖一空。后来家里饭都吃不上了，他就把本宫和哥哥长孙无忌都送到了舅父那里。”

郭业道：“这么说来，您这位兄长的人品真不咋样。不仅人品不好，恐怕能力……也有所欠缺，他又是如何牵扯到谋反一案的？莫非是有人故意栽赃

陷害？”

“没人陷害他！当时是贞观元年，陛下登基之后不久。念及亲戚关系，封他当了个右监门将军。这个位置非常重要，掌管着皇宫的部分城防。利州都督义安王李孝常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谋反，就把他也拉拢了过去。”

说到这里，长孙皇后哑然一笑，道：“可惜那些贼人没想到，我这位兄长不仅干不了什么好事，就是坏事也干不好。后来他喝多了酒，就把这件谋反大案自己说了出来。陛下这才把这帮反贼一网打尽。这么大的谋反案，最后只杀了十二个人，说起来，还都是我这位兄长的功劳。”

听完了长孙皇后的话，郭业就明白了，长孙安业，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那长孙皇后今天把自己叫过来，特地提及长孙安业，并且摒弃左右，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他心中一动，道：“皇后娘娘！微臣明白了，长孙安业对您不好，但是他在谋反之后，您碍于情面，还不得不为他求情。您心里一定是非常憋屈。那不用问了，您今天找我来，是让我想个办法，怎么让他在嵩州，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或者说……干脆就结果了他的性命！您就放心吧，我肯定把这事儿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才不是呢！难道本宫在你的心目中就是那么恶毒的女人？”长孙皇后正色道：“本宫的意思是，嵩州乃是边州，环境恶劣。我那兄长又是那个……比较没用，这些年一定吃了不少苦头。现在他年纪渐长，肯定更是苦不堪言。你能不能想办法派人，照顾一下他的生活起居，也算我这当妹妹的一点心意。”

原来是这个事儿呀！

郭业的感觉，就如同一拳打到了空气上。说道：“这种事情，您稍微流出点意思，就有数不清的人为您办了。何必这么心急火燎地把我找来？我这才到家……”

长孙皇后听了这话，脸上唰地一下就变了颜色，道：“这么说来，倒是本宫的不是了。拿自己的一点小事，打搅了秦国公和众位娇妻美妾的天伦之乐，实在是罪过！”

郭业听了这话，心中暗想，皇后娘娘的口气，听着咋那么酸呢？

## 第1703章欲说还休

郭业跪倒在地，道：“您误会了，微臣怎敢埋怨皇后娘娘？”

“你不敢？本宫看你都色胆包天了！”长孙皇后得理不饶人，道：“郭业，你这趟出使新罗干得好啊，正经事没见你办多少，小妾倒是纳了不少。什么渊若霜、上川梅子、杨凤怡、孙小小啦……听说都是万里挑一的美人。水口城内，日收四美，还真是逍遥快活啊！也真难为你还知道回来。对了，还有新罗的善花公主，听说她有三韩第一美女之称，不知比本宫比如何？”

郭业心中暗想，长孙皇后，您这话题变换得也太快了一点，怎么眨眼间，就跳到和善花公主比较容貌上了？您堂堂皇后，至于这么肤浅吗？

他说道：“呃……善花公主不过是一个番邦女子，就算容貌再美，也不能和咱们大唐女子相比。更何况您乃是咱们大唐第一美女，她比和您比起来，可差得太远啦！啧啧，没法比，完全是没法比！”

“大唐第一美女？本宫怎么不知道本宫还有这个名号？”

“这……”郭业嬉皮笑脸地说道：“这是微臣自己给您起的一个花名。别人怎么想微臣不知道。不过，在微臣看来，要说咱们大唐的美女，您认了第二，就没人能认第一。”

“你心里真是这么想的？”

“微臣句句发自肺腑。”

“这还差不多。”长孙皇后满意地点了点头，忽然又感到这话有些不妥，道：“即便是善花公主的姿色比不上本宫，那也定然是一个出色的美人。你可别专宠于她，冷落了故人。”

故人？

郭业心中一动，道：“您所谓的故人指的是……”

“当然是你家中的一妻二妾。还能是别人吗？你以为是谁？”长孙皇后气的声调渐高。

“呃……”郭业心中想说，当然指的是您啦，但他还真是有贼心没贼胆，不敢真个调戏长孙皇后，只得含糊应道：“微臣还以为有另外一个女子，在对微臣日思夜想呢……唉，看来是微臣自作多情了。”

长孙皇后俏脸一红，道：“你这家伙，风流债无数，谁知道你还招惹了哪个女孩家？我……我……”

她张了张嘴，最终还是没把后面的话说出来，她叹了一口气，道：“本宫乏了，秦国公你……”

郭业赶紧道：“皇后娘娘，微臣还有话要说。”

“秦国公请讲。”

“微臣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既然不知当问不当问，那就不要问了！”长孙皇后俏脸一沉，道：“秦国公，有些话不说出口，还有转圜的余地。但是说出来了，可就……会让双方都难堪。”

“微臣这句话，实在是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你想说，本宫还不想听呢！”

“不，事关重大，微臣一定要问。您最近有没有感觉到陛下最近有些……异常？”

长孙皇后这才明白自己想歪了，道：“陛下……异常？郭业，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呃……您知不知道陛下最近比较喜欢宠幸哪位娘娘？”

长孙皇后的脸色陡然一变，道：“这么说来，你都知道了？到底是谁告诉你的？这等机密，怎么能外传！”

她停顿了一下，稍微和缓了一下语气，道：“这事其实告诉你也没什么。不错，自从天福和尚谋反一案之后，陛下的身体就每况愈下，已经很少宠幸嫔妃了。”

听长孙皇后这意思是……李二陛下已经不行了，这个消息还真够劲爆的，不过很显然，郭业想知道的不是这个，他问道：“微臣的意思是……您有没有听说……宫里多了一个民女。”

“民女？”长孙皇后摇了摇头，道：“怎么可能有什么民女？”

“也许是陛下偷偷放进来的。”

“那不可能。本宫身为后宫之主，宫内一草一木的变动，都难以瞒过本宫的耳目。更何况是多了一个大活人？郭业，你是不是听说了些什么？”

郭业道：“事到如今，微臣也就实话实说了。微臣听人说，不久以前，陛下在长安城内强抢了一个民女。如果要是真有此事的话，还请皇后娘娘开恩，放那个可怜的女子回家。”

“根本就没有这种事。我来问你，那个民女家住何处，姓字名谁？什么时候和陛下相见的，陛下又是哪年哪月哪日，把她接入宫中？”

“这……微臣只是听说了此事，具体细节却还不大清楚。”

长孙皇后道：“这么说来，此事不过是一个谣言罢了。秦国公，你怎么说也是大唐的国公了，怎么也会信那些市井谣言？本宫告诉你，不要以讹传讹，败坏陛下的清誉。”

“您的意思是，跟没就没有这事儿？”

“那是自然。这话你要是前几年说，我还要琢磨琢磨，会不会陛下没有把那个女子纳入宫中，而是养在了别处。但是现在，恐怕陛下就是有那个心思，也没有那个力量了。”

长孙皇后对于李二陛下的身体状况那肯定是最有发言权的，郭业点了点头道：“看来是微臣误信谣言了。既然如此，微臣告退！”

……

……

长孙立言一见郭业出了甘露殿，赶紧迎了过来，道：“秦国公，您今天得了彩头了吧？”

“唉，什么彩头？皇后娘娘只是让我照顾一下她流放嵩州的哥哥罢了，小事一桩。”

长孙立言低声道：“皇后娘娘就没跟你说点别的？”

“没有啊。诶，我说长孙公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信不过郭某人？还是信不过皇后娘娘？”

“秦国公您误会了。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老奴为了皇后娘娘，连胯下那玩意儿都能不要，怎么可能信不过皇后娘娘？老奴是想提醒秦国公一下，有些事儿，您不能光看表面……”

“你的意思是……”



长孙立言猥琐地一笑，道：“这事儿不能细说，您自个儿琢磨吧！”郭业再问，长孙立言就不肯戏说了。

长孙立言乃是长孙皇后的智囊，他的这番话肯定不是随口而言。郭业想了很久，忽然间脑中灵光一现。

照顾长孙安业这种小事，长孙皇后随便找任何一个人办，都能办得妥妥当当的。哪怕是长孙皇后特别信任郭业呢，也不必郭业一从新罗回来，就赶紧召见。

长孙安业都被流放了十来年了，怎么也不差这么几天。再者说了，长孙安业除了一点血缘关系之外，和长孙皇后有仇无恩，长孙皇后至于对他那么上心吗？

李二陛下都知道郭业一年多没有回家，要给他一段时间休息。长孙皇后心细如发，这个道理不可能不懂。

很显然，长孙皇后这次的召见，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但是，她召见自己究竟是为了啥呢？貌似初了这事儿，她还真没说别的。

不对……还是说了一些话的，比如说……不可冷落了故人。这个故人，不会指的是她自己吧。

还真有这个可能！如果这个猜测为真的话，那长孙皇后急急忙忙把自己宣召入宫，就可以解释成她非常思念自己，一听说自己回来了，就胡乱找了个借口，宣召自己入宫。长孙安业的事情不过是个幌子，长孙皇后的真正目的，是尽快见自己一面！

想不到咱郭小哥还有如此大的魅力，人长得帅了就是没办法。不过，这个想法是不是太自恋了一点儿？万一人家长孙皇后真的是圣母无比，心忧自己的哥哥呢？

不管怎么说，郭业此次皇宫一行，收获还是很大的。至少可以确定，李二陛下强抢民女一事，纯属子虚乌有，接下来的几天，可以尽情享受天伦之乐了。

又过了几天，顺公公过来宣旨，正式宣布了对郭业的新任命。从那天开始，郭业官职的全称就是大唐礼部尚书兼领军卫府大将军，兼长安令和良人大统领。

半个月的假期过完，郭业开始正式履新上任。

长安令的事情可以暂时放放，这是朝廷的正规衙门，凡事都有定例。即使长安令不在，也有官员负责衙门的正常运转。马文举都离任这么久了，都没闹出什么乱子，郭业早一天去晚一天去没啥区别。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不良人了。

## 第1704章不良人副统领

不良人大统领一职可不是那么好当的。与长安令不同，这个职位，根本就不是什么朝廷的正经机构。在不良人内，张亮就是天，没有任何掣肘。郭业要想安安稳稳得把不良人从张亮的手里接掌归来，没那么容易。

果不其然，郭业的假期刚过完，就有一个丰神俊朗的年轻人拿着张亮的名刺前来拜访。

“小人张放鹰，参加秦国公！”

“起来吧！张放鹰，是张亮派你来的？”

“不错，正是义父大人派小人前来。”

郭业嘿嘿一笑，道：“这么说来，你是张亮的义子了。张亮和他的义子张慎几不清不楚。你既然是他的义子，是不是也和张亮也有那种关系？哈哈！年轻人，为了荣华富贵，你也真够拼的。”

张放鹰气得满面通红，强自镇定道：“秦国公还请慎言。就算您和义父大人不和，恨屋及乌之下，看我张放鹰也不顺眼。但是，您毕竟是堂堂的国公，出言侮辱我这么一个小人物，就不怕有失身份吗？”

“这么说来，还是我郭业失礼了。好，废话不多说，张亮派你来干什么？”

“义父大人托我给您带个话，说他身体不爽，不能亲自带您办理不良人的交接了。”

郭业冷冷一笑，道：“虽然我不知道张亮的病是真是假，可是我郭业接掌不良人，乃是奉了陛下的圣旨。张亮哪怕是真的病了，走不动路了，但只要还有一口气在，他就得亲自给我办理不良人的交接。现在他连面都不露，随意派个人传信，就不交接了。哼哼，我看他分明是心怀怨望，抗旨不尊！”

“秦国公，您这话，小人不敢苟同。”张放鹰不卑不亢地说道：“陛下只是让义父大人把不良人交给您来统领，又没有说一定要他老人家亲自和您来办理交接。小人不才，专门协助义父大人管理不良人的事物，有我带着您交接是一样的。”

郭业刚才说得话，也就是吓唬吓唬张放鹰。堂堂的秦国公郭业，要是靠了李二陛下的威名，才能顺利接管不良人的话，那也别腆着脸当什么不良人大统领了，还是回老家益州府种地去吧。

他微微一笑，道：“如此说来，张亮是派你带我办理不良人的交接？”

“正是。秦国公您看什么时候有时间，通知小人一声就行，小人随时侯命。”

“不必选日子了，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那咱们现在就走？”

“张放鹰你稍等片刻，本公去去就来。”

郭业从客厅出来，直奔杨凤怡所在的小院。

杨凤怡一见郭业，就没个好脸色，道：“哎呦，我的夫君大人，真难得，您还记得有我这么一房小妾呢。”

郭业面色尴尬，道：“这是什么话。我出使新罗一年多了，回来之后，肯定要多陪陪秀秀他们，此乃人之常情，你挑什么理啊。”

“你陪家中原来的一妻二妾，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是这些日子，善花妹

妹那你也别少去啊。不说善花妹妹，就是渊若霜，听说您也和她成其好事了。怎么就单单没功夫看凤怡一眼呢。”

郭业这么做，当然是有原因的。

他出使新罗那么久，回来还带了五个千娇百媚的佳人，心中自然充满了对家中的一妻二妾的亏欠之情。现在好不容易有了闲暇时光，当然要尽力弥补了。

薄命怜卿甘作妾，乃是善花公主的真实写照。人家善花公主堂堂的新罗长公主不当，跟他来到大唐伏低做小。初到大唐，肯定内心特别敏感和脆弱，郭业更是要小心抚慰。

至于渊若霜，也是一个多愁善感之人，郭业自然也要加倍怜惜。

至于其他三位美女，郭业这在短短的半个月里，还真就顾不上了。

孙小小本来就与郭业没感情，上川梅子心怀叵测，暂时把他们冷落了，郭业丝毫没有心理负担。

杨凤怡一直表现得精明干练，内心强大不让须眉，就是暂时冷落几天，相信她也不会多么难过。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他的几个女人，都把和郭业上床看成天经地义之事。而杨凤怡，郭业只能占些手口的便宜，最后一关迟迟没有突破。有那么多女人任他予取予求，郭业也就把攻略杨凤怡的事儿暂时放下了。

现在杨凤怡挑理了，郭业一时间还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实话实说，肯定是不成的！怎么说？是说杨凤怡你没心没肺，咱冷落你毫无压力？那不是找打吗？还是说，别人给日，你不给日，所以您自个儿完儿去吧。这样回答，那不还是找打吗？

郭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哈哈，凤怡你可是错怪我了。我这些日子没来看你，一来呢，是要陪家中的一妻二妾。二来呢，也是想给你个惊喜！”

“惊喜？”

“不错，就是惊喜。凤怡，你和其他人不同，论武功，就算不是天下第一，也差不多了。你有这么一身好本事，只是被郭某人金屋藏娇，实在是太可惜这身本事了。所以，这些日子为夫可没闲着，想给你找一份好差使。天可怜见，今天这事儿终于成了！”

杨凤怡眼前一亮，道：“此言当真？听说大唐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什么人才都有，我一个小女子，竟然还能在大唐为官？”

郭业傲然道：“那是自然，你也不看看你的夫君是什么人，别人不能办到的事情，我郭业能办得到。”

“到底是什么官职？”

“不良人的副统领。”

“不良人？就是你们大唐那个密谍机构？”

“正是。陛下任命了我为不良人的大统领，我就任命你当不良人的副统领，从今以后，不良人就是咱们俩的夫妻店了。而且，我有身居多职，礼部尚书、领军卫府大将军、长安令和不良人大统领。这么多事情，根本就管不过来。以后不良人的事情，基本就由你全盘接管。你虽然名为副统领，其实和大统领也差不多。”

杨凤怡高兴地亲了郭业一下，道：“多谢夫君大人！看来妾身还是真的错怪你了！”

“你满意就好。不过……”郭业眉头一皱，道：“不良人原来是勋国公张亮统领，陛下夺了他的权力，把不良人交给我。我怕他会给我咱中使什么绊子啊。不知凤怡何以教我？”

杨凤怡嫣然一笑，道：“这么说来，夫君大人，是想考校凤怡了。”

“不敢说考校，实在是不良人内部，大部分是军中探马出身，桀骜不逊。更何况，张亮经营不良人将近二十年，亲信无数。你能不能压住场子，为夫还真没有什么信心啊。”

“夫君大人，您就瞧好吧。这些军中出身之人，只认一样东西，那就是拳头。也巧了，我杨凤怡别的不行，就是拳头硬！这就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只要你任命我当不良人的大统领，包管能把他们收拾得服服帖帖的。”

不良人作为李二陛下唯二的密谍机构之一，肯定不是光靠拳头就能完全接管的。不过今天郭业前来，还就是想要借助杨凤怡拳头的力量，也就懒得纠正她的想法，道：“既然如此，你收拾收拾，咱们这就去接管不良人。”

## 第1705章下马威

“这么快？说走就走？”杨凤怡眼珠转了转，道：“我明白了，夫君大人本来就打算靠妾身的力量接管不良人吧？这么说来，不是夫君给妾身找了个好差事，而是妾身要给夫君帮忙了？”

郭业哈哈一笑，道：“咱们夫妻一体，分那么清楚干什么，赶紧走吧。对了，你找身男装换上，别说自己是杨凤怡，就说是……呃……我的结拜兄弟杨二牛。”

杨凤怡道：“女扮男装倒也没什么，妾身本身就爱穿男装。不过您不是说给妾身找了份好差使吗？怎么又要妾身乔装改扮，改名换姓？”

“呃……你毕竟不是大唐之人。而不良人副统领一职关系重大，掌管了无数机密。如果你以本来的身份，就任不良人副统领一职，难免会让人说三道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你还是不要以本来的身份示人。”

现在毕竟还是初唐，要是再过几十年，到了盛唐社会。大唐军马吊打四周蛮夷，那时候的社会对异族为官的容忍性就会强很多，杨凤怡就算是以本来身份就任不良人大统领也没什么人说闲话。不过现在不行，此时大唐虽然为天下共主，但对比周边的国家并没有什么压倒性的优势，人们也就没那么宽容。

等郭业和杨凤怡一起出现在张放鹰眼前的时候，这位就是眼前一亮。

他对着郭业恭敬地一礼，道：“小人刚才对您出言无状，冒犯了您的虎威。还望秦国公恕罪。”

郭业听了这话，犹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你……什么意思？”

“咱们一见面，您就谈及义父大人，和慎几兄弟的事情。在下还以为您是想羞辱张某人，不过现在看来……原来您也有此等雅好，是我错怪您了。实不相瞒，在下和义父大人之间，确实有那种关系。”

郭业终于明白了张放鹰是什么意思，道：“张放鹰，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你和张亮之间，有没有那种乌七八糟的关系我不管。不过，我可告诉你，本公只好女色，不爱男风，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雅好。”

张放鹰意味深长地一笑，他一指杨凤怡，道：“那请问这位是……”

“他呀，乃是郭某人的结拜兄弟，姓杨叫做杨二牛。”

“杨二牛杨公子？”张放鹰道：“这位杨公子看您的眼神可不简单，我是过来人，都懂！您敢不敢对天发誓，对杨公子从来没有什么想法？”

“发誓？哼，你张放鹰是什么身份？值得我堂堂的国公对天发誓？”郭业冷冷地一笑，道：“废话不多说，头前带路。咱们这就去不良人的总部。”

张放鹰叹了一口气，道：“秦国公不敢承认，我张放鹰一个小人物也没啥办法。不过我劝您一句，如果您真想隐瞒和这位杨二牛杨公子的关系，就不要带他出现在别人的面前。你们这关系，根本就瞒不了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郭业听了张放鹰的话，心中暗想，莫非杨凤怡这小妮子，早已对咱情根深种。那含情脉脉的眼神，是人就看得出来？唉，这些日子，咱还真是冷落人家了。

想到这里，他一伸手就把杨凤怡的玉手抓住了，道：“杨兄弟，咱们走吧。”

杨凤怡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脖子跟，道：“外人面前，少拉拉扯扯的。”说虽这样说，手上却没有动作，任由郭业把她的小手握住。

张放鹰哈哈大笑，道：“我说什么来着……你们二位肯定有事儿！”

……

……

与丽竞门偷偷摸摸的风格不同，不良人总部在长安城内是公开的。郭业随着张放鹰来到不良人总部的大门之前，只见此地早已披红挂绿，张灯结彩。郭业定睛一看，好么，还挂着几条横幅。

“热烈欢迎秦国公就任不良人大统领。”

“誓为秦国公效死！”

“谁跟秦国公过不去，就是跟不良人过不去。”

“秦国公监察百官，巡查四方，无往而不利。”

“秦国公出马，百官无隐私。不良人出动，奸邪无遁形。”

……

……

郭业看了，就是脸色一变，道：“这是谁让你们挂这些横幅的？我怎么不知道新官履任，还有这个规矩。”

张放鹰道：“新官上任，当然没这个规矩。不过咱们不良人和其他衙门不同，往常都是由义父大人一手操持，并无其他佐贰官。可以说，义父他老人家代表的就是不良人。说起不良人来，指的也就是义父大人，二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老人家本来就和您有些误会，现在呢，又不能亲自和您办理交接。我们这些不良人的兄弟，怕您误以为我们都忠诚于义父大人，不愿意接受您的指挥，这才挂起了这几条横幅，这是向您表忠心呢！”

“忠心？”郭业冷哼一声，道：“你们这不是表忠心，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什么叫誓为秦国公效死？不良人乃是大唐密谍，又不是我郭业的私兵，这张横幅，让陛下知道了怎么想？还有监察百官，那不是丽竞门的活儿吗？关你们不良人什么事？”

“秦国公容禀。不良人监察百官一事，确实和丽竞门的权责有冲突。但是要说我们不良人没这个权力，那也不尽然。几年前，陛下就下旨，给了咱们不良人监察百官的权力。您要是不信的话，我可以把圣旨请出来给您看。”

郭业对这事儿还真不清楚，道：“就算你们有这个权力，也不能挂这个横幅！监察百官，那是多遭人恨的活，稍一不慎，就是百官群起而攻之的局面。你们这么大张旗鼓得宣传，是嫌我郭业死得不够快吗？你们那点小心思，我都明白，这叫捧杀！”

张放鹰还要解释，郭业把手一挥，道：“本公心意已决，不必再说了！速速把横幅撤下，否则以违抗军令处置！”

“喏！”

官大一级压死人，郭业下了军令，张放鹰也不敢硬顶着，只得悻悻地命人撤下横幅。

横幅撤去，张放鹰又躬身行礼，道：“秦国公，还请稍待片刻，我这就去通知兄弟们前来迎接。”

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郭业点了点头，也就由他去了。

一会儿功夫，不良人总部中门大开，号角响起，还有鞭炮声声，响个不

停。张放鹰跑了出来，道：“秦国公，请吧！”

郭业眉头一皱，道：“你们不良人这又是整什么幺蛾子了？怎么光听动静，不见人出来。你们就是这么迎接我这个新上任的大统领？这是哪里的规矩？”

“您别着急，请往里边走！兄弟们都摆好了阵形，恭候多时了！”

“摆好了阵形？那为何不出来迎接？”

“这个……外面的街道这么窄，也摆不开啊！”

郭业满腹狐疑，道：“头前带路！”

等郭业来到大门之外，一看那个场景，就是勃然变色！

只见大院当中，百十名的汉子雄纠纠气昂昂站成了两排。这些汉子每人都手持一把一人多长的陌刀，并且把陌刀高高举起，两两交叉，行成了一条通道。日光之下，陌刀烁烁放光，夺人的二目，慑人的胆魄。

张放鹰来到郭业的近前，道：“秦国公请吧！”

“你是说让本公闯这个刀阵？”

“正是！”

“那我就明白了……”郭业阴恻恻地说道：“若是来的是张亮，你们也用刀阵招待他？”

## 第1706章闯刀阵

张放鹰道：“不敢欺瞒秦国公，若是义父大人前来，当然不必经过这个陌刀阵。”

“如此说来，是你们不良人欺生了。”

“秦国公说笑了，我们不良人就是有一万个胆子，也不敢欺辱秦国公啊。实不相瞒，这个陌刀阵，乃是我们不良人招待贵客的礼仪。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配我们不良人拿出陌刀阵招待。这不是欺负您，而是尊重您。您看见这位没有……”

张放鹰一指领头的黑大汉，道：“这位就是咱们不良人风堂之主，姓高，叫做高建中。”

“您再看这位，此乃咱们不良人的雨堂之主，姓李，叫做李不悔。”

“这是咱们不良人的雷堂之主，双姓欧阳，单名一个夏字。”

“至于这位，就是电堂之主杨全德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久闻你们不良人有风雨雷电四堂，这是四大堂主都来齐了？”

“正是。知道您这几天要接任不良人大统领一职，四大堂主谁敢怠慢，早就在这巴巴地等候您的大驾光临了。您瞧见没有，四大堂主，亲自列阵，我们不良人的这个诚意可足？”

“诚意倒是足了，不过……我郭业可不是你们不良人的贵客，而是新上任的不良人大统领！你们这个陌刀阵摆错地方了，还不赶快撤下。”

张放鹰摇了摇头，道：“秦国公此言差矣。我来问您，您今天来这儿是干什么？”

“当然是接掌不良人大统领一职。”

“还是的呀，您现在这不还没接掌不良人大统领吗？所以说，您现在只是咱们不良人最尊贵的客人，还算不得咱们不良人的大统领。只有您通过了陌刀阵，办了交接手续，您这个不良人大统领才算是名正言顺。”

郭业冷笑道：“这么说来，这个陌刀阵我是非闯不可？不闯就不能接任不良人大统领了？”

“哎呦，可不敢那么说。这只是众位兄弟对您的一片心意，您愿意过陌刀阵，是给兄弟们面子。您不愿意过陌刀阵，那我们也不敢勉强。不过，我要提醒您一句，刚才您让我把横幅撤下，已经伤了兄弟们一次心了。有几句话叫做可一而不可再，您要是再不过陌刀阵……嘿嘿……响鼓不用重锤，接下来的话，就不用我说了吧。”

郭业道：“不不不，我还是没听明白。你还是给我解释清楚，如果我不过陌刀阵，你们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咱们不良人拿的是朝廷的俸禄，乃是正经的官人儿。您就算伤了兄弟们的心，我们也不会有什么过激的举动。不过您入主不良人之后，有些兄弟因为这事想不通，办起事来，积极性不高，想来也是难以避免的。”

张放鹰叹了一口气，道：“您胆子小不敢过陌刀阵，我张放鹰也可以理解。要是您实在不敢过陌刀阵的话，我给您出个主意。”

“什么主意？”



“您别走正门，走侧门，把陌刀阵绕过去。这样不就有借口不过陌刀阵了吗？”

郭业道：“我郭业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也知道掩耳盗铃怎么讲。再者说了，我奉了陛下的钦命，接掌不良人。结果却不敢走正门，只能走侧门。今日之事传了出去，我郭业岂不成了一个笑话？张放鹰，你这是挖坑给我跳啊。”

“呃……这个办法您看不上的话，我还有一个主意。”

“还有一个主意？”

“第二个主意就是等！一柄陌刀有十几斤重，长时间举着，谁都受不了。您只要等上一两个时辰，这些人举不动陌刀了，自然会把刀阵撤下。”

郭业冷哼一声，道：“再过一两个时辰，天都要黑了。你的意思是，我郭业接掌不良人，只能晚上偷偷摸摸的来？这真是成何体统！”

张放鹰一摊手，道：“左也不行，右也不行，小人真的是没办法了。到底应该怎么办，您自个儿琢磨吧。”

“不用琢磨了，今天我郭业就要过一过你们这个陌刀阵！”

郭业心里明白，无论是门前的横幅还是眼前的陌刀阵，都是不良人给自己的一个下马威。横幅还好说，这个陌刀阵可不是那么好过的。

陌刀杀伤力极大，一刀劈下，人马俱碎，实乃军中的无上利器。这么一个刀阵摆出来，就算是盖世的英雄也不敢通过。

这跟胆子无关，完全跟智力有关。

你郭业贵为大唐的秦国公又怎么样？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张亮执掌不良人多年，身边岂能没有几个死士？只要把那个死士安排在陌刀阵中，手起刀落，闯阵之人焉能有命在？

所以说，只要智力正常之人，就不会强闯陌刀阵。既然不敢强自闯阵，那就无外乎就是三条应对。

第一条，强令撤阵，

第二条，走侧门。

第三条，拖延时间。

这三条应对，无论郭业选择了哪一条。都会让他颜面尽失，威望大跌。

不过，千算万算之下，张亮漏算了一条：郭业有刀枪不入之能，直接视这个陌刀阵为无物。尽管五大士族和张亮乃是合作的关系，但也并不是无话不谈。天福和尚一案，事关谋反，五大士族对张亮丝毫不露口风。郭业刀枪不入的秘密，张亮是全然不知。

郭业之所以跟张放鹰磨了这么半天嘴皮子，当然不是不敢过陌刀阵，而是想吊一吊不良人的胃口，显示郭业敢过此阵，并非行事鲁莽不计后果，而是实实在在的胆大包天。

郭业的这个决定，还真是出乎张放鹰的预料之外，他说道：“秦国公，您就不考虑考虑？有道是刀枪无眼，陌刀又这么重，尽管大家都对您是一片爱戴之心。但是万一哪位兄弟手滑……您岂不是白白送了性命？”

“本公心意已定，你不必再劝！”郭业傲然道：“不是我郭业说大话，能伤我郭业的刀，现在还没造出来呢！”

他有刀枪不入之能，这话还真不是大话。不过张放鹰可不知其中的内情，道：“秦国公既然不愿意听良言相劝，那我张放鹰也就不枉作小人了。”

然后，他来到刀阵之前，道：“兄弟们，秦国公还真给咱们不良人面子，马上就要亲闯陌刀阵了。还不快请秦国公入阵。”

“请秦国公入阵！”

“请秦国公入阵！”

“请秦国公入阵！”

一百名精壮汉子齐喊三声，响彻云霄。到了此时，郭业再不入阵，也不行了。他抖擞精神，面含微笑，一步一步，走入阵内。

陌刀阵只是气势宏大，其实并不长，大概也就是一百米左右。一百米是什么概念，普通人快跑，大概十五秒就可以跑完。

一般人入了这个陌刀阵，只要不是吓得走不了路，那肯定很快就能出阵。

但是，郭业不一样。

他入阵之后，一步三摇，好似入园观花，又如同闲庭信步。一边走着，还一边对执刀的壮士亲切慰问。

“您就是风堂之主高建中？今年贵庚啦？”

“雷唐之主欧阳夏就是您吧？听说您在不良人中武艺可称第一，有时间，咱们切磋一下。”

“这位壮士，你是什么时候加入不良人的？作何职司？”

“小伙子长得真帅，可曾婚配？没有的话找我，我给你保一个大媒。”

张放鹰等人见了郭业这个举动，心里那个气啊！合着咱们这么多人绞尽脑汁想的计策，完全不管用！郭业这是完全没把咱们放在眼里啊！

哼哼，老虎不发威，你真当我们是病猫啊！

等到郭业磨磨叽叽终于快要出阵的时候，高建中一使眼色，队尾的那个大汉手起刀落，直奔郭业的头上砍去！

## 第1707章不良人的如意算盘

说时迟，那时快。

刀光一闪，陌刀已经到了郭业的头顶。

陌刀继续往下落，微微一偏，斩断了郭业的几缕青丝。

陌刀还往下落，贴着郭业的脸颊来到了郭业的肩头。

陌刀一转，刀刃朝内，对着郭业的脖子。似乎只要再一用力，郭业就要身首异处！

而郭业的表现呢？

出了张放鹰等人的预料之外，他既没有哭爹喊娘，更没有被吓得屎尿横流。任尔利刃加身，郭业岿然不动！

一直到那柄散发着寒气的陌刀架在了脖颈之上，郭业才伸出手来，轻轻拈起几根头发，微微一笑，道：“还没请教这位兄弟的尊姓大名。”

“在下名叫梁大柱！今日一时技痒，冒犯了秦国公的虎威，还望秦国公治罪！不过在您问罪之前，在下有句话可得说清楚。”

“什么话？”

“在下今日所为，完全是自己的一时冲动，与他人无关，秦国公不要牵连无辜！”

郭业手捻青丝，道：“梁兄弟，你误会了。我问你的名字，可不是要向你问罪。而是要奖赏于你。”

“奖赏俺？秦国公，俺没听错吧？怎么俺冒犯了您，您还要奖赏俺？”

“不错，就是奖赏。梁大壮，我奖赏你当然不是因为冒犯了我，而是你这陌刀变得真不错。一刀之下，砍断头发，而不伤皮肉，举重若轻。这手功夫没有十年的苦功，可练不成。本官见才心喜，岂能不赏？”

说着话，他从袖兜里掏出一块金锭来，掂量了掂量大概有三四两重，道：“这块金子就是本官给你的赏赐。”

“谢大统领的赏！”

郭业对他称呼自己为大统领颇为满意，这就是归心的节奏啊！他又问道：“梁大壮，你现在官居何职啊？”

“启禀大统领，小人乃是雷堂的一名小旗。”

“小旗？”郭业一挥手，道：“张放鹰，你过来！”

“小人在！”

“小旗在不良人内部算什么官职？”

“启禀秦国公，咱们不良人的中央部分，分为风雨雷电四堂。每堂之下，又有金木水火土，五个总旗。每个总旗之下，有三到六个小旗不等。”

郭业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张放鹰，你是雷堂哪个总旗的小旗？”

“是锐金旗。”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锐金旗的副旗主了。”

“谢大统领！大统领，您和其他人说得一样……”

郭业饶有兴致地问道：“怎么不一样？”

张放鹰赶紧把话题岔开，道：“此处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入内叙话。”

“好吧，头前带路。”

众人乱糟糟地往里走，张放鹰趁机一使眼色，把梁大壮支走了。郭业也

不为己甚，张亮在不良人内部说自己的坏话，那简直是一定的。问不问梁大壮，都无关痛痒。

入了客厅，分宾主落座。

张放鹰清了清嗓子，道：“秦国公刚才在陌刀阵内，真是有大将之风。利刃加身，都面不改色。张某人佩服之至。”

郭业摆了摆手，道：“不用吹捧郭某人，咱们先办正事儿。张放鹰，这陌刀阵我也过了，你们不良人的四位堂主也到齐了。现在总该和我办理交接的手续了吧？”

“秦国公先别忙，在交接手续之前，咱们还有点小事要办。”

“小事？到底是什么事情？张放鹰，你又想整什么幺蛾子？”

风堂之主高建中插话道：“秦国公，我来说吧。”

“高堂主请讲。”

“这个事情呢，说来也简单。想必您也知道了，咱们不良人大都是军中的探马出身，说白了，都是一些厮杀汉。想当初，老统领勋国公张亮，弓马娴熟，武艺精强，咱们兄弟都是心服口服。现在，您接任了大统领一职……当然了，军中也盛传您有万夫不当之勇。不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所以呢，兄弟们就想您露几手，也好让兄弟们心服口服。”

“露几手？什么意思？”

张放鹰客气地说道：“以我们的身份，也不能说是考校秦国公。只能说是请秦国公赏个面子，和我们不良人中的好手切磋一下。”

“切磋倒是好说。但不知我赢了又如何，输了又如何？”

张放鹰正色道：“秦国公，事到如今，我也就不兜圈子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刚才高堂主那一番话虽然冠冕堂皇，但不是咱们兄弟的心理话。这么说吧，不良人是由义父大人一手创立，除了俸禄和名分，朝廷从未插手过一分一毫，我们这些人都是义父大人一手提拔起来的……毋庸讳言，我们希望义父大人继续担任不良人的统领，而不是由秦国公来接任。不过，现在陛下的旨意已下，我们也不敢抗命，所以呢……就给您出了这么几个小小的难题。您要是赢了，没说的，我们这些兄弟最服好汉子了，从今以后，这条命就算卖给您了。要是您输了……”

郭业冷笑道：“莫非你们还敢抗旨不尊不成？”

“我们当然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假如您不幸落败，这个不良人大统领当然还是请您来当，以后您有什么事情，也尽管交给我们去办，我们兄弟肯定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不过……我们不良人的内部调动，还请您不用插手，由我们哥几个自行解决。”

郭业道：“你们这还真是打得好算盘，我赢了，不过是得到我应得的。我输了，却要交出不良人的人事权。这种赔本的买卖，你们觉得我会做吗？”

“那却不然。您如果不比，我们兄弟心中有了疙瘩，难免会对您的命令阴奉阳违。到时候冲突起来，不说您一定会吃亏，但总会耽搁您的时间不是？您身居多职，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在我们不良人身上？但是假如您和我们比试了，咱们都愿赌服输，以后就能相安无事。”

郭业道：“假如我赢了，你们一定会真心实意地听命于我？”

“我们愿意对天发誓！”

郭业摆了摆手，道：“别提发誓，我不信那玩意儿。”

“那您的意思是……”

“呵呵，有道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忠诚这玩意儿是放在心里的，无论是赌咒发誓还是写什么效忠书，都不靠谱。所以，无论你们做什么，我都不会相信通过一场小小的比赛，就会完全听命于我。”

张放鹰道：“如此说来，秦国公是不想比试了？”

“那也不然。虽然本官不相信你们会全部信守诺言，不过本官还是愿意在你们面前表现出自己实力的。要想我参加比试不难，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郭业一指杨凤怡，道：“你们得同意此人代替我参加比赛。”

“您的结拜兄弟杨二牛？瞧他这嬉皮嫩肉的，当个兔儿相公，倒是万金难求。要说比武，别说输赢，您就不怕伤着您这个相好的？”

“废话少说，本公自有道理。总而言之，这个杨二牛，就代表了本官。他输了，本官就愿赌服输，从此对不良人的人事权再不插手。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那她要是赢了呢？”

“我们就唯秦国公的马首是瞻。”

“不用唯我的马首是瞻，如果她赢了，你们以后要听她的话。”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告诉你们，我已经任命杨二牛为不良人的副统领了。以后他就代表了我，他的话，就是我的话。谁不听他的命令，就是不给我郭业面子。”

郭业此言一出，人们立刻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良久，张放鹰才说道：“秦国公，这不合规矩啊！咱们不良人只有大统领，大统领下面，就是风雨雷电四位堂主。可从来没有过什么副统领！”

郭业不屑地一笑，道：“规矩？规矩还不是人定的？我定个新规矩不行吗？你们刚才还说要唯我的马首是瞻呢，怎么转眼间就反悔了？”

“想让我们唯您的马首是瞻，那您得赢了比赛才行。”

郭业道：“你们放心，这场比赛我赢定了！”

“那咱们就赛场之上见真章了？”

“正是如此！”

## 第1708章撞枪口上了

其实，郭业对于比武之事，是乐见其成。

有一句话，张放鹰说对了。郭业身居多职，根本就不想花多少时间在不良人身上。不良人大统领一职，听着风光，其实对郭业来说好比是鸡肋一枚，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不良人能给郭业的，丽竞门都能给。郭业原来的东厂人员，基本完全被他安插进丽竞门。所以，即便他辞了门主之职，对丽竞门的控制也减弱不了多少。

说白了，郭业掌握了不良人，唯一的好处，就是少了一个密谍机构和自己为难。

而且，郭业接管不良人，还有一些坏处。

首先，掌管特务机构，监察百官，那是得罪人的活，坐在了这个位置上，能有几个人有好下场？即便他真的不作恶，有些官员倒霉了，也会怀疑是不是不良人干的，很容易就遭受无妄之灾。

其次，郭业先掌丽竞门后掌不良人，尽管都是李二陛下自己的意思。但是天家最是无情，谁知道李二陛下哪天老糊涂了，会不会觉得郭业权势太大，完全掌握了自己的耳目，对自己的帝位造成了威胁？

就这么点好处，还有不少坏处，郭业当然不肯花时间和精力在不良人身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郭业不对不良人加强控制，不仅对自己有好处，也符合李二陛下对他的期待。

于是乎，郭业临来之前，就把杨凤怡带在身边。

人算虎，虎亦算人。不良人想给郭业一个下马威，郭业呢，当然也想用杨凤怡的超绝武力，给不良人一个下马威。

至于以后，不良人被杨凤怡震慑住，不主动找自己的麻烦，郭业此行的目的就算完成。

没料到的是，郭业还没找到机会展现杨凤怡的实力呢，不良人竟然主动提出来要和郭业比武，这还真是想瞞遇上了枕头。

众人来到了演武场。

张放鹰道：“秦国公，咱们这次比武，共分三场。三局两胜制。第一场，咱们比箭术。”

“比箭？”郭业可是见识过杨凤怡的箭术的，那可真是神乎其技，他哑然失笑，道：“张放鹰，你确定要比箭？哈哈！哈哈！”

张放鹰被郭业笑得有些心里发毛，道：“秦国公，您没事吧？”

“没事，本官没事。”

“那您因何发笑？我刚才说要试试箭术，这有什么值得您发笑的？”

郭业一指杨凤怡，道：“瞧见我那兄弟没有，随身带着一张宝弓，他可是射箭的行家。你们和他比箭，简直是鲁班门前掉大斧，关公门前耍大刀，不自量力。不要怪我没提醒你们，现在换比赛的项目，还来得及。你们要是执迷不悟的话，到时候你们输的太难看，可别怪我郭业不给你们面子。”

高建中道：“秦国公您说这话，可是有些过分了。我们相信您的眼光，这位杨公子的箭术可能的确不错。但是……嘿嘿，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

有能人。您怎么就那么肯定她的箭术就强于我呢？”

“如此说来，和杨兄弟比试之人，就是高堂主了？”

张放鹰插话道：“好叫秦国公得知，高建中堂主乃是咱们大唐军中有名的神箭手，有小李广的美誉。”

杨凤怡轻哂一声，道：“小李广，那就是说还比不得李广了？”

“这个……应该比不上吧。传说中，李广的箭术可以射石而入，高堂主应该比不上。”

高建中道：“李广射石，乃是传说。再者说了，就是传说之中，李广射石，也只是偶然之事。他晚上错把石头当成了一个老虎，这才射箭入石。但是第二天，再让他射石，他就射不进去了。所以说，此事不足为凭。高某人以为，就算是李广复生，某家的箭术也未必在他之下。”

杨凤怡嘿嘿一笑，道：“那你就和他老人家比比吧。”

“比比？莫非杨公子你是想自比为李广复生？”

“哼，本姑……公子还没那么无聊。”说着话，杨凤怡把自己的宝弓摘了下来，道：“据说此弓乃是李广所用。咱先别说您的箭术如何，您先把这把弓拉开吧！”

高建中持弓在手，仔细端详，不由得叫了一声“好弓！”，然后他拿弓在手，左手弓背，右手弓弦，叫了一声“开！”。

开？

开不了。

七石弓，要是那么容易就被人拉开，怎么能称得上是镇国利器？

最终，高建中使了半天力气，才把宝弓拉了个半圆。

其实，这已经很不错了。

但是高建中很不满意，道：“这是什么破弓啊！”

杨凤怡抿嘴笑道：“你这个人，好没道理。把弓拿在手里一看，就称一声好弓。现在拉不开弓了，又把宝弓称为破弓。这不是盛不出饭来怨勺子，拉不出……总而言之，是你的不对啦。”

“那你不能告诉我，这把弓到底是几石弓？”

杨凤怡道：“实不相瞒。这把弓是七石头弓。”

“七石弓？”高建中一下子蹦起来多高，道：“你要我呢！这么重的弓，就没有人能够拉开。”

“高堂主话可不要说的太满。能拉满这张宝弓的，古时候有飞将军李广。至于现在么，至少两个人能拉满此弓。”

“两个人？那高某人倒是愿闻其详。”

“一个人乃是水口城副城主金正豪之子，名叫金博超。”

“哼哼，无名之辈，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那另外一个人呢。”

“另外一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高建中眉头一皱，道：“你千万别告诉我，那个人就是你。”

“不错，正是杨某人。”

“可敢一试？”

“那有何难？”

杨凤怡从箭囊之中抽出一支箭来，搭在弓上，不言不语，微微用力！

弓来如满月，箭发似流星！

嗖！

啪！

箭到，靶碎！

充满了暴力之美！

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在场的都是厮杀汉，谁不懂箭术？谁不知道此箭的威力？

“额勒个乖乖的，这杨公子的箭术神了！”

“这……这还是人吗？”

“杨公子威武霸气，您还缺牵马坠蹬之人不？”

“哎呀，你说咱们高堂主这下是不是要输啊？”

“输？那不叫输。他跟咱们比，那才称得上输赢。但是和人家杨公子比箭术谈输赢……嘿嘿，他不配！我这好有一比呀，高堂主和杨公子比箭术，那就像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谈输赢有意义吗？”

这帮子当兵的，最为佩服武艺高强之人，一下子就被杨凤怡的神力所征服，纷纷赞杨贬高！

高建中之前的话说得太满，现在脸上可挂不住了，道：“姓杨的，好，我承认你力气大。但是咱们比的是箭术，可不是力气。光射的狠不成，还得射的准！”

高建中的话音刚落，杨凤怡还没说话呢，她新收的粉丝们已经不干了。

“我说老高，你这话可过分了啊。你们看见人家一箭射到靶子上了吗？有这力气，再有这准头，那战阵之上，比你能强出十条街去！你有什么脸和人家比准头啊。”

“高堂主，男子汉大丈夫，可不能输了不认！”

“杨兄弟，别听他胡咧咧。这局要是不算你赢，我就跟他玩命！”

……

高建中被人们说得满面羞红，道：“好，不比准头。我还有一弓三箭之术！”

杨凤怡抽出三支箭来搭在弓上，只拉了个半圆，手微微一松！

三支弓箭，呈三角形，把红心团团为住。

杨凤怡微微一笑，道：“高堂主，您所谓的一弓三箭指的是不是这个？”



## 第1709章熊虎豹

高建中所言的一弓三箭之术，指的还真不是这个。

他所谓的一弓三箭之术，指的是三箭射出之后，排成一排。很显然，射成三角形比射成一排，无论在实用性还是在难度上，都强出了许多。

高建中竖起了大拇指，道：“服了！我彻底服了！不服高人有罪啊。杨兄弟，从今以后，在你面前，高某人再敢不提弓箭二字。”

“那倒不必，我杨二牛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其实你这箭术也算不错了。”

“多谢杨兄弟的夸奖，那……以后还要多向杨兄弟请教箭术。”

“乐意之至。”

高建中痛痛快快的认输，杨凤怡也颇为高兴，道：“其实，我射箭的准头也不错！”

然后，她有又出箭来，表演了箭尖追箭尾，以箭拦箭等绝活，把在场之人镇得一愣一愣的，连夸奖都不敢了。

这个道理很简单，见了千万富翁，还可以恭维几句您真有钱。但是见了世界首富，再夸人家有钱，那不是有病吗。

张放鹰见状，心中暗想，这个杨二牛的箭术真是神了，郭业得此爱将，必定如虎添翼，义父大人的仇什么时候才能报得了？不行，今天我就要想办法把她除去。

想到这里，张放鹰微微一笑，道：“杨公子，第一场比赛已经比完了，您也获胜了。那是不是要休息一下？”

杨凤怡摇了摇头，道：“我不累，赶紧开始第二场比赛吧。”

“那请您稍等片刻。”

张放鹰出去的时间可不短。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他才再次出现在众人的面前，道：“都准备好了，各位请移步！”

敢情第二场比试的地点不在这里。人们跟着张放鹰来到了一个大坑之前。坑里边有三个铁笼子。

一个铁笼子里边，装着一只吊睛白额的斑斓猛虎。

一个铁笼子里边，装着一头巨大的黑熊。

一个铁笼子里边，装着一只优雅的猎豹。

这年头可没有动物园，不用问，这几个猛兽都是野生之物。

张放鹰解释道：“等会儿，我会让人把三个铁笼子的门打开。杨将军要做的是，赤手空拳，格毙三只猛兽。”

他的话音刚落，不良人雷堂之主欧阳夏就骂道：“我+尼玛了个逼的，张放鹰你小子是吃错药了吧？咱们之前说的是什么？只放一只猎豹出来。你怎么眨眼就变卦了。三只猛兽？还尼玛赤手空拳？那是比武吗？那是给这些猛兽送菜。要比你去比，老子可不去送死。”

郭业脸一沉，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放鹰咽了口唾沫，道：“秦国公，其实是这么回事。本来第二场比赛，安排的是欧阳夏堂主出马，和杨公子比试赤手空拳撕猎豹。不过呢……刚才您也看见了，杨公子实力惊人，这场比赛毫无悬念。所以……在下就把难度稍微提高了一点。”

“提高了一点？”郭业冷笑道：“一豹变称熊虎豹，这叫提高了一点？张放鹰你这话亏心不亏心啊。我就问你，赤手空拳对三只猛兽，你们谁敢下场？”

张放鹰道：“这个难度是大了点，所以呢，我们这边反正是没人敢下场了。如果杨公子不敢下场。咱们这第二局就算是平局。”

郭业当然舍不得杨凤怡下场。

杨凤怡那可是郭业的老婆。

别说此行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就算是杨凤怡完全有能力把熊虎豹全部放倒，郭业也不会允许她出场。万一那些猛兽的爪子在杨凤怡的脸上划了一道，那杨凤怡岂不就毁容了？

不过，杨凤怡不成，他自己可以啊。

郭业本身刀枪不入，又力大无穷，更适合干这个活。别说一一挑三了，就是一挑十，郭业都有绝对的信心。

他说道：“这场比赛呢，杨公子肯定是不能下场。不过，我郭业倒是想下去耍一耍。如果我能格毙三只猛兽，算不算我们赢？”

张放鹰冷笑道：“秦国公，您这个手段可不怎么光彩。您是不是想，我们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去送死，所以不敢让您下场和猛兽搏斗。然后您就可以借坡下驴，说第二场比赛算您赢了？”

郭业道：“你也忒小瞧郭某人了，我是那种耍下三滥手段的人吗？这样吧，郭某人可以立字为证，若是郭某人葬身猛兽之口。就完全是咎由自取，与他人无关。”

“此言当真？”

“你尽管把纸笔拿来，咱们当场签字画押。”

张放鹰对此当然是乐见其成，他心中暗想，郭业啊，郭业，这就叫做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你今天也是太托大了，竟然要自寻死路和猛兽比武。如果我能借助猛兽把郭业杀死，那可就算是在义父面前立了大功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想到这里，他说道：“这可是您说得，千万别后悔！我这就去取纸笔。”

张放鹰刚刚转过身来，就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那个人说道：“不必取纸笔了。”

说话的，正是杨凤怡。

郭业道：“杨……兄弟，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场比赛，还是我来参加，不劳秦国公动手。”

“可是此行有着偌大的危险。”

“哼哼，不过是一熊一狮一豹么，还不放在我的眼中。”

“就算这些猛兽伤不了你。但是他们下手可没轻没重的，抓破了你的衣服……抓破了你的脸……那可都……”

杨凤怡把手一摆，道：“国公爷敬请放心，它们伤不了我。”

郭业大惑不解，把杨凤怡拉在一边，在她耳边低声道：“你到底想干什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要是破了相，岂不会抱憾终生？”

杨凤怡哧哧笑着：“夫君大人您原来担心的不是凤怡的性命，而是凤怡的容貌啊！您可真是个大色狼。”

“话可不能这么说，凤怡你武功绝顶，对付三只猛兽，自保应该没问题。但是全身而退可就难了。还是让我来吧。”

“不嘛。人家今天就是要让不良人的这些骄兵悍将心服口服。再说了，你可小瞧凤怡了，我有把握，这三只猛兽连凤怡的衣角都碰不到。”

“你这牛逼也吹的太玄乎了吧？我又不是没见过你的武功。不错，是比我强得多，但是也没高到那个份上啊。”

“您就甭管了，山人自有妙计！”

两个人在一起旁若无人的咬耳朵，其他人都面面相觑，心说咱们这不良人是不是真的名字取得不吉利，咋两任大统领都好那一口儿呢。

张放鹰咳嗽一声，道：“秦国公，还请注意影响。”

“影响？什么影响？”

“呃……算了，当我没说。你们二位到底商量好了没有，到底谁和猛兽搏斗？”

郭业刚想说话，杨凤怡一转身来到了他的身后，一手抱脖子，一手堵嘴，道：“当然是我了。”

“那什么时候开始？”

“当然是现在！”

张放鹰挥了挥手，就有军士下到大坑里边，用绳子绑在了铁笼子的门上。等他们上来之后，把绳子一提，那铁门就向上升起。

吼~~

顿时，猛虎出柙，黑熊出笼，猎豹逡巡左右！

张放鹰道：“杨公子，这些猛兽可都饿了一天了，正是最凶猛之时，您要没什么把握的话。比如换上秦国公？他老人家有万夫不当之勇，想必……”

杨凤怡这才把郭业送开，道：“少废话，他要是真比我厉害，还会被我制住吗？你就瞧好吧！”

说完了，杨凤怡飞身一跃，跳入大坑之中……

## 第1710章杨风怡七步退三兽

赤手空拳生裂虎豹，对于绝顶高手来说，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不说古时候就有殷纣王生裂虎豹的记载，就是在大唐年间，新罗老将阙川硬生生把一只猛虎摔死之事，也是人尽皆知。但那指的是和猛兽单打独斗，至于说力搏猛兽一挑三之事，可就真的是千古未有了。

而且，杨风怡不仅仅要一挑三生裂虎豹，而且还要毫发无伤，这个难度又是成几何难度上升。或者说，根本不可能。

所以，杨风怡无论如何请战，郭业都不答应。

不过，现在杨风怡都已经下场了，郭业也就只能在心中把玉皇大帝上帝佛祖都念了个遍，希望他们能保佑杨风怡的平安。同时他还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坑之内，准备杨风一遇到危险，就跳坑救人。

不仅郭业对大坑之内的战况密切关注，所有人都对这场大战非常感兴趣。

这些猛兽有多利害就不用提了，那杨二牛公子也不是善茬呀。他天生神力，能开七石弓，真和黑熊比力气，谁输谁赢，那还真不一定呢。

这场人与猛兽的搏斗必定精彩纷呈，可以做一辈子的谈资。

但是，事实总是那么出人意料。

虎啸声声，熊吟阵阵，豹咆袭袭，这一切，都在杨风怡跳下大坑之后，嘎然而止！

虎不啸，后跳几步，用充满警惕的目光看向杨风怡。

熊不吟，人形直立，两只熊掌摆在胸前，状似防御。

豹子最屌，竟然屎尿横流，直接瘫倒在地。

没有什么猛兽合击的精彩画面，更没有什么生裂虎豹的血腥场景，有的只是杨风怡威慑猛兽的霸道嚣张！

然后，杨风怡动了！

她冲着老虎上前一步，老虎退！

杨风怡再往前，老虎再退！

杨风怡连走五步，老虎再也顶不住巨大的压力，掉过头去，远远跑开。看那架势，哪还像是威震百兽的山中之王，分明是一只受了惊吓地小猫咪。

杨风怡的目光又投在了黑熊之上。

这家伙见老虎跑了，豹子尿了，自己倒也干脆，往地上一躺，露出柔软的肚皮，表示投降。

杨风怡不为己甚，背着手，又在大坑之内巡视了几圈，才高声喊道：“把我带上去！”

高建中闻言，这才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道：“原来这位杨公子不会飞啊！”

“废话，人怎么会飞？”

“七步之内，把三只猛兽逼退，那还是人吗？”

“说得也是。”

有军士放下大筐，把杨风怡提了上来。

杨风怡刚一站定，就被这帮厮杀汉们团团围住。

“杨公子您真是太厉害了！可称古今第一高手。”

“杨公子您这是怎么办的？您武功盖世我可以理解，但是为啥猛兽也怕您呢？”

“杨公子可曾婚配，我有一女，年方二八，姿容秀丽，温婉淑仪……”

“杨兄弟你别听他的，他那女儿怎么能配的上您？我有一个妹妹……”

张放鹰见了这幅场面，心中颇不是味——自己精心制造的绝杀之局，竟然让杨凤怡趁机收了群雄之心。自己还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

他咳嗽一声，道：“众位散一散，散一散。别围着杨公子了。张大发，李全有，尤其是你们两个，什么女儿，妹妹的，别胡咧咧了。人家杨公子那是秦国公的禁脔，根本就不好女色，只爱男风。你们别自找没趣，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了。”

张大发眉毛一挑，道：“张放鹰，你特么的充什么大瓣的。杨公子好男风怎么了？杨公子好男风怎么了？关你屁事。我把话放在这，只要杨公子点头，我那女儿随时可以进门。他再爱男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得传宗接代吧？”

张放鹰道：“你就不怕委屈了自己的女儿？”

“你傻啊！杨公子这身份，这长相，还有这身震古烁今的本事，要不是有点小毛病，我那女儿转生十次，也配不上人家，就这她都得算是高攀。委屈了她？杨公子要是真点了头，我那闺女准得乐坏了。”

李全有也道：“大发兄弟说得真好！杨公子这种天仙一般的人物，就算有点不尽如人意之处，那也能甩出一般人几条街去。哪个女子嫁了他，真得说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然后，他又对杨凤怡道：“要不……明天您就去我家相看相看，只要您同意，我们李家是全无二话。”

张大发不干了，道：“我家不用明天，您今天晚上去就成……”

郭业见他们越说越不像话，咳嗽一声，道：“二牛你过来！”

“是！”

杨凤怡分开人群，来到了郭业的近前，道：“秦国公有何吩咐？”

“随我来。”

郭业把她拉在一边，耳语道：“凤怡你的魅力真大！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有两个人来提亲。”

“哼哼，那也没有夫君大人日收四美来得威风。”

“呃……算我没说。对了，你是用什么办法，让猛兽见了你都退避三舍的，莫非有什么秘制的药物，可以散发令猛兽恐惧的气味？”

“这个还真没有。”

“那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凤怡只知道，一般的猛兽见了，都会这样子。在高句丽就是如此，到了大唐还是如此。”

郭业心中暗想，莫非这要归功于猛兽的直觉？

是了，杨凤怡武功绝顶，天生神力，就是称为人形女暴龙也豪不为过。一般人见了她那副细皮嫩肉的样子，不知这副身体中蕴含着怎样强大的力量。但是野兽不同。山中野兽的直觉最强，一见到杨凤怡，就感到了巨大的威胁，所以才被杨凤怡慑服。

郭业也不知道自己猜得对不对，不过现在显然不是研究杨凤怡为何这么屌的时候。

按照张放鹰的提议，这场比赛乃是三局两胜。毫无疑问，这场比赛的结果是杨凤怡获胜。现在应该尽情的享受胜利的果实了！

郭业道：“张放鹰，这场比赛算不算本公赢了？”

“这个……”张放鹰倒是想说不算，他也可以找一些借口，比如说第二场比赛比得是生裂虎豹，但是杨凤怡只是把猛兽吓退，这场比赛不能算赢。但是很显然，不良人内大部分人已经被杨凤怡慑服，他一个人硬顶着也没啥意义。

难道就这么把不良人的大权交出去？不行！即便要交，也不能交得这么容易。杨凤怡是打不过了，但是这不还还有郭业吗？

想到这里张放鹰微微一笑，道：“秦国公，这场比赛当然算是您赢了。不过呢……小人斗胆，还请您再参加第三场比赛。”

“这又是为何？”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接任大统领的是您，又不是杨公子。这么重大的比赛，您一次都不出手，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当然了，我们愿赌服输，第三场比赛您无论输赢，我们这帮人都唯您的马首是瞻。”

“这样啊……”郭业暗暗寻思，自己如果答应了张放鹰的要求，第三场比赛赢了，那当然是万事大吉。但是假如第三场输了，势必会影响自己在不良人眼中的形象。但要是不答应张放鹰的要求，又显得自己怕了他似的。

这可怎么办？

郭业略一思索，就问道：“能告诉我咱们第三场比赛，比得是什么？”

“比的乃是力量！”

听了这话，郭业再无犹豫，心说张放鹰你也真是流年不利，怎么专往枪口上撞啊。他说道：“好！这场比赛我参加了！”

## 第1711章举鼎

张放鹰要求第三场比力气，当然不是因为他的脑袋被驴踢了。他这么安排比赛，当然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就是，张放鹰的情报过时了。

郭业为大唐南征北讨，东挡西杀，他到底有多大本事，根本就瞒不了人。郭业的确可以算是一名武功不错的将领，力气也是相当惊人。但是他无论武功还是力量，都远远称不上天下无敌。根据不良人的估计，郭业力量的极限，大概是能举得起八百斤的重物。

可巧了，在不良人内部，就有一个大力士，乃是雨堂之主杨全德。杨全德今天三十一岁，能举起千斤重物，绰号叫做“赛霸王”，意思是比力能扛鼎的楚霸王项羽还要厉害。

所以说，今天这第三场比赛，是特意针对郭业的。你不是以力大无穷自诩吗？今天就是要你在最优势的项目上丢尽脸面。

郭业却不知这些弯弯绕，道：“不知是何人与本官比力气？”

杨全德站了出来，道：“秦国公，听说您力大无穷。某家不才，在军中也是以天生神力闻名。趁着今天这个机会，愿意与秦国公切磋一下。看看谁才是力气才能称得上是天下第……呃……看看咱俩谁的力气比较大。”

他本来想说看看谁的力气才能称得上是天下第一。但是想到杨凤怡能开七石弓，力量远在自己之上，就赶紧把这话咽了下去。

郭业道：“那不知到底如何比试？”

“还请秦国公移步演武场。”

演武场上，早就摆好了一个大铁鼎。

杨全德道：“秦国公，您看见没有，这个铁鼎能有四百斤重。楚霸王当年所举之鼎大概也就这么重了。某家先演示一翻，您请上眼了！”

说完了，他来到铁鼎之前，俯下身去，抓住铁鼎的两耳，叫了一声“起”，就把铁鼎举过了头顶。

他这番表演，在场之人都看了无数遍了，早已不新鲜，只有几个和他交情不错之人，给他叫了声好。

郭业道：“这鼎四百斤？”

“对！”

“不对吧。霸王项羽乃是万人敌，说是古今第一勇将也不为过。他老人家力能扛鼎，就只能举起四百斤的大鼎来？这不是开玩笑吗？”

“秦国公有所不知。”杨全德道：“铁鼎和其他的器物不同，三足两耳都是特别的巨大。没抓没挠的，用手很难握住。所以说，楚霸王能举起四百斤的铁鼎，已经很不容易了。”

郭业扑哧一乐，道：“我的确对霸王扛鼎没啥研究。但是您说的信誓旦旦，这楚霸王所抗之鼎四百斤，到底是见于何典？《史记》上说过吗？”

杨全德脸一红，道：“实不相瞒，这是在下请教了一个老夫子，他说史有所载，楚霸王所抗之鼎是四百斤。到底见于何典在下也不清楚。”

高建中道：“秦国公，您就别难为他了，这个老杨，他不认字儿！”

“原来如此。”郭业笑咪咪地说道：“我猜一下，您是不是先说了自己能抗四百斤的铁鼎，然后才问的那个老夫子，楚霸王所扛之鼎是多少斤啊？”

杨全德挠了挠脑袋，道：“好像是这么回事。秦国公，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夫子在骗我？”

郭业轻轻一叹，道：“倒也谈不上骗你。据我所知，史书之上只有楚霸王力能抗鼎的记载。至于说他所抗之鼎到底有多重，并无定论。不过本公司可以肯定的是，楚霸王所抗之鼎绝不仅仅是四百斤。”

“史书之上没有记载，那您又凭啥说楚霸王所扛之鼎绝对没有四百斤呢？就凭您的官儿比我大？”杨全德气鼓鼓地说道。

“这当然不是郭某人以势压人。而是因为，我不相信，楚霸王的力气会比我小……”

说着话，郭业俯身，单手抓住铁鼎的一只耳朵，卯足了力气往上一提，竟然把那个四百斤的铜鼎单手举起！

“好！秦国公神力！”

“单手举鼎，秦国公才是真正的赛霸王！”

“杨堂主，你到底行不行啊？往日里把牛皮吹地山响，怎么跟秦国公一比，差的那么远啊！简直是给咱们不良人丢人！”

……

杨全德要双手才能抗鼎，郭业一只手就能抗鼎，似乎就等于说郭业的力气有杨全德的两倍大。其实，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即便经过了小王庄的洗礼，郭业的力气也不可能有那么大。

事情的关键，还在于这个铁鼎上。刚才杨全德说的没错，所谓抗鼎，最难的地方不在于鼎本身的重量，而在于这玩意儿本身就不适合抗。三足两耳都是无比巨大，用手很难握住。你提不起来，又谈何举鼎？所以说，抗鼎的精髓在于提，而不在于举。

但是这对于郭业来说，就不是问题。他和杨全德的手差不多，力气比杨全德高个四五成。可别小看了这四五成的力量，多了这些力气，手指同样的弯曲弧度，杨全德双手举鼎就得花尽全力，郭业单手举鼎却能游刃有余。

郭业把铁鼎放下，道：“杨堂主，怎么样？在下想来，楚霸王的力气，总不会比郭某人小吧？”

杨全德本来就被人们说得又羞又臊，再被郭业一挤兑，脸上可挂不住了。他不敢找郭业的麻烦，却把张放鹰拉在了一旁，低声道：“你到底怎么回事？怎么情报完全不准啊？害我丢了这么一个大人！”

张放鹰也不明白怎么回事，道：“杨兄，你要相信兄弟们收集情报的能力，郭业举重物的能力大概是八百斤上下，这应该没有错。至于说他为啥单手巨鼎……”他眉头一皱，道：“你看有没有这个可能……郭业抓握的力量比你厉害，但是举起重物的能力不如你……所以他能单手抗鼎，你却要双手抗鼎！”

“对呀！有这个可能。”杨全德眼前一亮，道：“多谢张兄弟的提醒，我差点被郭业那厮欺骗了，不行，不能就这么算了。”

杨全德又来到了郭业的面前，道：“秦国公，铁鼎这玩意儿不容易抓握，反映不出咱们的真实力量。您敢不敢跟我再比一场？”

郭业脸色一沉，道：“杨堂主，输了不认，可算不上男子汉大丈夫。”

杨全德的面色也有些尴尬，道：“秦国公，这次输了我承认。只是我输了一次，就不代表我输您一辈子吧。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再比一个别的，不



算在今天的这场比武里面，只是我和您的私人切磋。”

“你到底想比什么？”

“当然还是比力气大，不过可不能比抗鼎了！”

郭业道：“那好，临来的时候，我见门口的两个石狮子不错，挺大的，咱们比比这个咋样？”

“石狮子怎么比？”

“很简单，咱们俩一人抱一个石狮子，从大门口抱到演武场的门口。然后呢，再把石狮子抱回去，谁先走一个来回，就算谁赢了。”

“这个主意好，我听您的。”

二人来到门口，郭业道：“这两个石狮子差不多大，你先选吧。记住，要选轻的那个，以免郭某人胜之不武。”

杨全德急于挽回面子，道：“既然如此，那在下就多谢秦国公的礼让了。”

他走上前去，抱抱这个石狮子，又抱抱那个石狮子，心中暗想，真尼玛重啊！这两个石狮子的重量恐怕都得一千斤往上了！我抱起来都费劲无比，秦国公他能抱得动吗？

算了，管他呢！这个主意是他自己想的，若是他抱不起来，丢人现眼，也是他咎由自取。

想到这里，他把一个石狮子抱起，道：“秦国公，咱们的比赛……开始了！”

## 第1712章四堂主归心

杨全德把石狮子抱起，只觉得脚下仿佛生根了相仿，一步也不挪不动。这可不行！要是不走两步，怎么能显出自己比秦国公的力气大？他一咬牙，使尽了吃奶的力气，关节咯咯直响，终于往前挪动了一步。

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杨全德足足往前挪了五步！

此时他的额头上也见了汗了，手也乏了，腿也抖了，嘴里边也开始喘粗气了。他一边往回看，一边说着：“秦国公我已经先行一步，您可快走啊！”

咦？不对！身后边咋没人啊！秦国公郭业去哪里呢？

杨全德忽然间听左侧有个声音响起，道：“杨堂主，我在这呢，您往回瞅干啥？”

啊！

是秦国公郭业的声音！

这……这怎么可能？

莫非他根本就抱不动石狮子，已经决定认输了？

怀着万一的希望，杨全德扭头观瞧，只见郭业也抱着一个石狮子，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好整以暇地看着自己。

郭业道：“杨堂主，还愣着干啥？往前走啊！”

“是！是！是！我走！”

走？说的容易，真正做起来却是千难万难！杨全德又往前挪了一步，只见郭业已经抱着石狮子扬长而去！

事到如今，杨全德哪还不明白，自己是被张放鹰给坑了！什么叫郭业只是抓握的力量比较大？什么叫郭业只能举起八百斤的重物？尼玛全是骗人的！

明白可是明白了，问题是现在该怎么办？

杨全德也是要脸面的人，心中暗想就算是输了，咱也要输的堂堂正正，输的有面子！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场比赛走完！

继续往前挪吧！

一步……

两步……

三步……

杨全德又往前挪了三步，只觉得眼前金星乱晃，视力模糊。

正在这时，他忽然觉得手中的石狮子一松。

怎么回事？

就在杨全德一愣神的功夫，怀中的石狮子已经被人夺了过去！

杨全德定睛一看，原来却是杨二牛抱着石狮子，正笑吟吟地看着自己。

杨二牛道：“我说你们俩比搬石狮子有什么意义？反正都没我力气大，我看这场比试不比也罢。”

此时在杨全德的眼睛当中，杨凤怡的笑容真比诸天神佛都要慈祥。他明白杨二牛公子这是给自己台阶下呢。

杨全德道：“杨公子，咱们两个人同姓，五百年前兴许是一家人。从今以后，你……你就是我的大哥！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杨凤怡道：“杨堂主，你胡说什么呢？你都那么大了，我才二十啷当

岁，怎么能让你叫我大哥？”

杨全德不好意思的说道：“这个……不是有句话叫做达者为先吗？您比我能耐大，我心甘情愿地叫您一声大哥，有什么不行的？”

杨凤怡道：“那句话叫做学无先后，达者为先。说得是做学问的事儿，跟你这认大哥的事儿没关系。”

“那……”杨全德有心认了叔叔，又真拉不开这个脸，最后他说道：“您怎么想我管不着，您不让我认大哥我也没办法。不过，从今天开始，在我杨全德心目中，您就是我的大哥。大哥有令，我杨全德万死不辞。大哥有难，我杨全德舍命相救！”

高建中道：“杨全德，你小子虽然不识字，但是脑瓜还真好使。知道杨公子马上就要大权在握，当咱们不良人的副统领了，马上就认大哥！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你这么会拍马屁呢？”

欧阳夏笑道：“高堂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杨公子这样的人物，那是天上难寻，地上仅见。别说认他当大哥了，就是认他当大爷，那也不丢人，更谈不上拍马屁。杨公子，啊……不……杨副统领，您还想收小弟不？我欧阳夏虽然快四十了，也不甘人后。”

一直没怎么说话的雨堂之主李不悔也凑趣道：“你们别瞎吵吵了，一群中年大汉认杨副统领当大哥，把人家都叫老了。杨副统领，我年轻，你认我呀……”

……

当然，不能说四大堂主非要认杨凤怡当大哥，就是他们厚颜无耻。一方面，杨凤怡武功绝顶，又善解人意，值得他们追随。另一方面，这也是趁机在向郭业表忠心。

不管怎么说，现在乃是太平盛世，不良人也不是张亮的私兵，尽管张亮对他们都有提拔赏识之恩，但是这份恩情，比起忠君爱国荣华富贵来还是差了许多。李二陛下的旨意一下，尽管他们感觉不太舒服，但是在内心深处已经把郭业当成了自己的上官。

现在有了杨凤怡这么个台阶可下，此时不表忠心更待何时？

三场比试都已经比完，郭业一方以绝对的优势取得了胜利。张放鹰再也没有理由，阻止不良人的交接工作了。把不良人的卷宗、文书以及腰牌令箭等移交完毕之后，张放鹰道：“秦国公，从今天开始，您就是正式的不良人大统领了。这里没有我们张家人什么事了，张某告退。”

郭业也不留他，道：“张兄请便。欧阳夏！”

“属下在！”

“替我送一下张兄。”

“是！”

张放鹰走了之后，已是天将傍晚，不良人总部之内大排筵宴，觥筹交错，庆祝郭业这个新官上任。

众人开怀畅饮，一直到了接近三更天，这场宴会才渐渐接近了尾声。

郭业身份贵重，倒也没有人敢灌他的酒，所以也没有很醉，道：“杨兄弟，走，咱们回家。”

杨凤怡道：“现在都快三更了，城内宵禁呢，怎么回家？”

高建中道：“宵禁那是宵禁别人，能宵禁得了你们？巡城的都是领军卫府

的兵马，怎么敢管秦国公？”

.....

其时月上中天，冷风习习。郭业和杨凤怡出了不良人总部，见这月下美景，都是精神一震。二人骑上两匹骏马，并辔而行。

郭业道：“凤怡，你今天可是立功了。”

杨凤怡也是颇为高兴，道：“夫君大人您就放心吧，凤怡肯定会帮您把不良人牢牢地抓在手中。”

“那倒不必。对于不良人，你只要维持现状就行了，倒也不用花太多心思。”

“那是为何？”

“因为.....咦？什么声音？”

杨凤怡也听到了，不远处的长寿坊中有阵阵女子的哭喊之声传来，道：“好像是有女人在哭，莫非是有人家在办丧事？”

郭业摇了摇头，道：“没听说过晚上办丧事的。”

“那就是刚刚有人病死了，妻妾儿女在哭？”

“也不大像。咱们去看看。”

郭业随身带着一张领军卫府的腰牌，把腰牌一亮，很容易就叫开了坊门。又循着哭声走了不久，就见前面一所大宅院内灯火通明。

哭喊之声，就是从这宅院里传来的。

走到宅院正门，只见大门洞开，院子里面人头涌涌，再往里走，就挤不进去了。郭业一伸手，搭在了前面一个人的左肩上，往回一带，那个人差点被摔个大跟头。

“干嘛？你想干嘛呀？”

郭业随手就把一颗金豆子递了过去，道：“这位兄台，刚才对不住了，这块金子给您赔礼了。”

“尼玛有金子也不能.....啊？真是金子啊！那没事了，看你也挺面善的，我魏元和原谅你了。”

郭业又递了一颗金豆子过去，“魏兄，我想跟您打听一件事。”

“什么事？”

“这户人家怎么回事？怎么哭得这么惨？”

魏元和微微一叹，道：“唉！还真是造孽啊！”

## 第1713章一件小事

看在金子的份上，魏元和谈兴颇浓，道：“这户人家姓许，家主叫做许元化。许元化今年才二十岁，娶妻邢氏。另外，他还有一个十四岁的妹妹，小名叫做丽娘。”

“莫非是这位许家主故去了？”

“哪呀，他死了才好呢，问题是没死。我这么跟您说吧，许元化在十四岁那年父母双亡，好在家里面有钱，倒也没耽误他娶亲。不过呢，因为没人管束，这个许元化就沾染了博戏的恶习，整日里和一帮无赖厮混。”

郭业道：“哦，我明白了。是不是许元化今天输了钱，家中娘子不依不饶的？”

“输钱倒是好咯。”魏元和道：“您看看这院子，这房子，多讲究！老许家有钱，就算是输个千八百贯的，也不至于会伤筋动骨。跟您明说吧，许元化没输钱，他输人了。”

“输……输人？”

“对喽。准确地说，许元化把他的老婆和妹妹都输啦。这不人家上家里边来拉人来了，所以这两个小娘子才呼天抢地。咱们这帮街坊看着怪不落忍的，这才把许府给堵啦，让那帮人出不去。”

郭业眉头一皱，道：“听你话里话外的意思，这许元化自己不缺钱，怎么还把自己的老婆和妹妹输了？这也太不合情理了吧。”

“嗨！这不明摆着的事儿吗？分明是有人看上了他的老婆和妹妹，给他下套呗。要是老许家没钱，许元化把自己的老婆输了，愿赌服输，我们这帮人也不会多管闲事。问题是老许家有钱啊，人家有钱，还不准人家拿钱还债，非要把人家的老婆和妹妹领走，您说，这不是明摆着讹人吗？所以，我们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郭业道：“你们光堵门可不是个事儿，大家都有家有业的，今天能堵，明天能堵，后天还能堵……但总不能堵一辈子吧？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您说呢？”

郭业得意地说道：“报官啊！按照咱们大唐律，博戏乃是大罪。《贞观律》上可是写得清清楚楚，凡参赌者，所得赃物不满绢价五匹者，各杖一百。达到绢价五匹者，比照偷盗论罪，判徒刑一年。依此推。涉及到了许元化的老婆和妹妹，他们的赌资怎么也比五匹绢多吧。那这个参与赌博之人，最少也是徒刑一年。只要报官，这问题就算解决了。”

想当初，郭业不熟悉法律规定，写下了赌博的文书。博陵崔氏的崔涵金拿着郭业的这个把柄，逼着李二陛下判郭业两万年徒刑。要不是李二陛下有心偏袒，郭业这亏可就吃大了。所以，郭业对这条法律规定，印象特别深刻，简直是倒背如流。

不过，魏元和对郭业的这条建议不感兴趣，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一样，道：“报官？不成！不成！不成！我们都是本分的老实人，怎么能报官呢？”

“本分？老实？这跟报不报官有什么关系？”

“那关系可大啦。我们也知道博戏违法，但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做愿赌服输。本来这帮无赖们故意给人下套，是他们的不对。但是我们要是把这

事报官。那不就是我们输不起了吗？”

杨凤怡道：“人家都要来抢人啦，你们还顾及自己的名声，简直是莫名其妙。”

魏元和上下打量了杨凤怡几眼，道：“我说这位公子，看您这身穿着打扮，非富即贵。不是我们长寿坊里边的人吧？”

“嗯，您猜得没错。”

“那就是了。您完全是泡在蜜罐里边长大的，不知道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生活的艰辛，更不知道这世道的险恶。好吧，我们不在乎自己名声，去报官了。问题是我们能赢得了吗？”

郭业道：“《贞观律》上写得清清楚楚，这事是你们占理，怎么赢不了？退一万步说，那个官是个贪官，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那又怎么样？老许家不是有钱吗？把钱使了，这个官司还是你们赢啊。”

魏元和道：“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错，老许家是有钱，但是这帮无赖有势力呀。”

说着话，他往天上指了指，道：“人家上面有人！有道是官官相护，老许家有钱无势，哪斗得过他们？照我看啊，不打官司还好，一打官司，这两个娇滴滴的小娘子准得判给那帮无赖。”

郭业听了这话，可不高兴了，道：“魏老兄，你这话我不赞同。知道现在的长安令是谁吗？”

“不知道啊。”

“呃……好吧。不知道的话，我告诉你。现在的长安令，是咱们大唐的礼部尚书秦国公兼领军卫府大将军郭业郭子仪。那可是一个大大的清官，斩贪官除恶霸，嫉恶如仇。根本就不可能官官相护，您听我的，报官没错。”

“你就拉倒吧！”旁边一个人说话了，道：“我家小舅子就是长安府衙的人，我可听他说了，这位郭大人啊，嘿嘿……”

郭业的脸色微微一变，道：“莫非他说郭业是一个贪官不成？”

“贪官倒也谈不上，说他是一个木头官。自从被任命为长安令以来，根本没往府衙里边去过。您说，这位郭大人连衙门都不去，怎么也不能和清官沾边吧？”

“这……”郭业顿时哑口无言！

就算能用自己最近在放假来搪塞，但是今天可没放假，自己还是没去府衙啊！

他只得说道：“也许是这位郭大人身兼多职，公务繁忙，暂时还没顾得上来长安府衙。我估摸着，也就这两天，他就该来了。你们去长安府衙告状，准没错。”

“你谁呀？说让我们去告状我们就去告状？打官司这么大事情，怎么能听你这么个素不相识之人的意见？说得轻巧！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就让我们去打官司。官司打输了怎么办？难道我们还能找你要赔偿不成？你这完全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

郭业把那块领军卫府衙门腰牌拿了出来，道：“看看！看看！认得这是什么不？”

“领军卫府……哎呦，原来您是领军卫府衙门的官人儿啊……真是失敬失敬！这个……我刚才临出门以前，喝了不少酒！刚才没说啥不合适的醉话

吧？”

“没啥醉话。”

“这还差不多。”

“就是说秦国公郭业是木头官啥的。可巧了，秦国公还兼职着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乃是在下的正管。您这个意见很重要，我会告诉他的。”

“哎呦，别，千万别，大人开恩啊……”这位吓得腿都软了，马上就要下跪。

郭业赶紧把他拦住了，道：“别跪别跪！这位老哥，我是跟您开个玩笑，您怎么还当真了？就我这身份，哪有资格在秦国公面前递得上话。再说了，就算我递得上话，秦国公日理万机，哪能顾得着这点破事儿？”

“您多包涵，我以后再也不敢乱嚼舌头了。您看今天这事儿……”

“今天这事儿当然是交给我啦！我告诉你，这完全是小事一桩。不用秦国公出马，我三言两语，就能斥退群丑！”

## 第1714章重做冯妇

郭业手持腰牌，高声喝道：“闪开，闪开，都闪开！领军卫府衙门的官人儿来了，快点闪开……”

这年头，官府的权威性还是很强的。人群闪开了一条道路，让郭业和杨凤怡过去。

郭杨二人来到正厅，只见两个姿容秀丽的女子正在嘤嘤哭泣，看来这就是许元化的老婆和妹妹了。围着这两个女子的，有四五个男人。这些人都是衣冠不整，一脸痞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

再往旁边看，有一个愁眉苦脸的男子正坐在胡凳唉声叹气，不用问，这就是因为赌博，把老婆和妹妹输了的许元化了。

郭业一进屋，就有一个无赖走上前来，道：“你们怎么才来啊！快点把那帮刁民都赶走，别耽误咱们爷们今天晚上风流快活。”

郭业寒声道：“本官如何做事，不用你来教。你……”他一指许元化，道：“说说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许元化道：“这位官长，您可要为我做主啊！我跟他们博戏，不过就是输了一千贯钱，他们就要把我的老婆和妹妹领走。我愿意给钱，您跟他们说，还是让我出钱吧……”

那个无赖道：“出钱也不是不行。我们今天把这两个小娘子领走，过上个三五日的你再拿钱来赎，我们也不要你的利息。就不用麻烦这位官长了。”

“那怎么能行？”

“怎么不行？咱们白纸黑字可写的清楚，难道你还想赖账吗？告诉你，敢赖我们哥几个帐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岑二哥，咱们这么好的交情，您可要开恩啊……”

郭业咳嗽一声，道：“都别吵吵了，我做主了，这赌债不用还，两位小娘子也不用跟着别人走。你们这帮人不是许家之人，赶紧离开！要不然，我就要问你们一个擅闯民宅之罪。”

那无赖上下打量了郭业几眼，道：“哎呦呵，没看出来啊，老许家还有这个人脉。这位官长，您是许元化请来平事儿的吧？”

郭业道：“本官乃是秉公断案，你不要胡思乱想，更不要出口不逊！”

“秉公断案？您亏心不亏心啊！”那无赖道：“哦，那一千贯钱许元化不用还，两个小娘子也不跟我们走，那我们不是白忙活了吗？简直是岂有此理，老子不服。”

郭业冷哼一声，道：“我这么断案还是偏帮着你们呢。你还不服？知不知道我要是不偏不倚，会有什么后果。”

“此言怎讲？”

郭业清了清嗓子，道：“你可听清楚了。《贞观律》有云，凡参赌者，所得赃物不满绢价五匹者，各杖一百。达到绢价五匹者，比照偷盗论罪，判徒刑一年。依此推。你们作价一千贯钱，大概是一千二百匹绢。我算算啊，是二百四十年徒刑。你们这是……五个人，每个人能领四十八年徒刑。我要真的不偏不倚，嘿嘿，你们这辈子就都在监狱里边过吧。”

出乎郭业预料的是，那个无赖听了郭业这番话毫不害怕，道：“嘿嘿，我说这位官长，你少拿《贞观律》来压人。这么跟您说吧，说起《贞观律》



来，我可比您熟悉的多，不敢说倒背如流吧，也差不了多少。谁告诉您我们博戏了？谁告诉您我们博戏了？”

“这……这不是许元化说的吗？”

“那是他说谎，为的就是耍无赖，逃脱债务。您要是不信的话，我们有文书为证。”

那无赖从袖兜里边，拿出了一张文契，道：“这位官长，您上眼了！”

郭业一接过那张文书，就被两个大字晃瞎了双眼——典妻。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许元化，因为手头拮据，特把妻子邢氏典当给……

郭业把文书看完，脸色一沉道：“许元化，这份文书你又怎么解释？难道你的签名和手印，都是他们伪造的？”

“那倒不是，这位官长，小人有下情回禀。”

“你讲。”

“小人平时有点小嗜好，那就是博戏。有一日小人把带去的钱都输光了，我说回家拿钱。结果呢，就是这几位，他们说不用拿钱，他们借给我钱。不过那么多钱，总得写个字据。然后，他们就拿出来两张文契，一张我妹妹的，一张我老婆的……”

“你是猪啊，这么明显的陷阱你都跳？”

“他们说写这两张文契的目的，就是让我尽快换钱，没有其他的意思。我觉得大家平日里的交情不错，也是鬼迷心窍，就把那两张文契都签了。谁想到他们翻脸不认人，拿着这两张文契来我家抢人，这位官长，您可要给我做主啊！”

郭业手拿典妻文书，对那个无赖道：“你们对许元化的这个说法，又作何解释？”

“解释？根本就不用解释。他空口无凭，我们却有文书为证。这事哪怕是到了长安府，也是我们哥们占理。许元化，有句话叫做宁落在屎上，不落在纸上，这话是话糙理不糙啊。你就认命吧。咱们说好了，三天过后拿钱赎人，说不定我们还会买一送一呢，哈哈！”

郭业穿越大唐之初，就拉大旗扯虎皮，用所谓的大唐律例，吓唬住了刘阿芒，算是崭露头角。没想到，时隔多年，把《贞观律》的详细条文都搬出来了，结果却铩羽而归。他沉声道：“我算是明白了，你们这是钻《大唐律》的空子，用典妻文书掩盖了赌博的事实。”

“您明白不明白我们不管。我们只知道，就算您是领军卫府衙门的官人儿，也得讲道理，讲证据。现在是我们有证据，他没证据，该判哪边赢，这不是明白着吗？现在还请您维持一下秩序，让我们哥几个把人带走。”

“你还指望我帮你们助纣为虐？”郭业怒极反笑，道：“哥几个，听没听说过那句话，官字两张口，怎么说都有。指望靠一纸文书，就能逼我为虎作伥，你们也想得太美了吧。明白告诉你们，今天这事儿，我管定了！”

“你……你想怎么样？大唐可是有王法的地方，由不得你胡来！”

“你们放心，我不会胡来的。”郭业高声道：“此案关系重大，本官也一时审理不清。这样吧，你们跟我去衙门里走一趟，咱们慢慢研究！”

那无赖道：“这位官长，看来您是铁了心要帮许元化了。不过，很遗憾，我们兄弟不能跟您走。”

“难道你们想违抗官命不成？”

“哼哼，什么官命？分明是乱命！”那无赖道：“不错，领军卫府衙门是掌管着长安城的治安，你们管管一般的小案子，也不算过界。不过这又是博戏，又是典妻的，可不算小案子，那得归长安府衙官，你们领军卫府衙门，嘿嘿……管不着！您啊，该去哪待着就去哪待着吧。”

郭业暗骂了一声我日，这天子脚下的流氓也太有文化了吧，不但说起律法来头头是道，连哪个衙门管哪种案子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要是碰上一帮的衙役，还真拿他没办法。

不过，一般的衙役拿这个无赖没办法，可并不代表郭业拿他没办法。

郭业微微一笑，道：“管不管得着，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二牛，把他们拿下。”

杨凤怡抓无赖，那就完全是杀鸡用牛刀！没有几秒钟，这几个无赖就都被打翻在地。郭业道：“许元化，找几根绳子来，把他们捆上。我要把他们带到衙门里去，好好审问。”

“是！”

那无赖脸色骤变道：“你不能把我送到衙门里去，更没有资格审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

## 第1715章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

郭业暗想，莫非这个无赖还真有些背景？他问道：“你到底是谁？”

“哼哼，本官本来没想仗势欺人的。不过你这个小衙役的心太黑了，被你弄进衙门里面，恐怕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郭业大吃了一惊，道：“就你这德性，竟然还是个官儿？”

“这是怎么说话呢？本官这德性怎么了？怎么就不能当官了？告诉你，本官乃是门下省弘文馆校书郎岑文昭是也。”

“岑文昭？没听说过。门下省弘文馆校书郎？这是几品官？”

“呃……从九品上。”

“尼玛你个芝麻绿豆的小官嚼瑟个啥呀！我好以为你当了多大的官呢。”

“本官的官职再小，也是正经的朝廷命官，你没资格管我。赶紧把我放了！”

郭业沉声道：“那我要是不放呢？”

“后果自负！”

“那我倒是想要看看，到底有什么严重的后果！”

“你好大胆子，小衙役，别看我岑文昭的官职不大，但我上面有人。我的哥哥乃是……”

啪~~

郭业抡起巴掌，就给岑文昭来了一个大嘴巴，道：“不要胡乱攀扯家人！”

“我……”

啪~~

两个嘴巴结结实实地抽在岑文昭的脸上，把他的门牙都打掉了两颗！

郭业道：“你再说一个字，本官就扇你一个嘴巴！听明白了吧？”

岑文昭连连点头，示意明白。

郭业又让许元化拿出了几块破布，把岑文昭的嘴堵住，这才长出了一口气。

岑文昭这副德性，都能当上门下省弘文馆校书郎，可见背后一定有大人物撑腰。

郭业虽然不怕他身后的大人物，但也不想多树强敌。

现在不让岑文昭说出来背后的大人物的名字，到时候就可以公事公办。但是假如岑文昭真说出什么大人物的名字来，郭业再强行把人带走，可就太不给那个大人物面子了。

郭业又对许元化道：“这个案子牵扯到校书郎，也不算一个小案子了。弄得不好，本官就得引火烧身。为了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许元化，你跟我走一趟吧。”

许元化只是误交匪人，又不傻，知道眼前之人是为了帮自己，道：“多谢这位官长的搭救之恩。您放心，到了衙门，您让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

“那倒不用，你实话实说就行了，自然会有人帮你做主。”

“是！”

既然岑文昭有官身，郭业就不能马虎从事，把他带到领军卫府衙门了，只能把他带到长安府的府衙。因为他还没有正式就任长安令，郭业又派杨凤

怡回秦国公拿了秦国公的印信，这才押了一千人犯，前往府衙。

在路上，杨凤怡问道：“夫君大人，这个案子岂不成了你当上长安令之后的第一个案子？”

“可以这么说。”

“可是……听那个岑文昭的意思，他们有证据在手，根本就不怕打官司。难道您真的准备以势压人？这对您的官声不好吧？”

郭业道：“这事儿的确不容易，但是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岑文昭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总有办法名正言顺的治他的罪。”

“哼，净说一些大道理，到底如何断案，您到底有眉目没有？”

郭业老脸一红，道：“这个……还没有，我正在想，正在想……”

四更天，长安府衙当然是大门紧闭。

杨凤怡啪啪地敲门，道：“开门，快开门！”

吱呀呀~~~

大门开了一条缝，一个头发花白的脑袋探了出来，道：“吵吵啥？吵吵啥？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是长安府衙，有规矩，有王法的地方。”

杨凤怡道：“少啰嗦，快开门。”

“你们到底是谁？”

“你们新任的长安令，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你就拉倒吧！秦国公是新任的长安令不假，但长安令，又不是长安城隍，没听说过要半夜上任的。”

“我们有秦国公的印信为证。”

“不看，不看。哎呀，也就是我文老头年纪大了，心肠好。你们知道冒充官员是什么重罪吗？斩立决！走吧，赶紧走吧。”

郭业走上前来，道：“老人家……”

“怎么又来一个……啊？秦国公，您真是秦国公？”

老家伙仿佛年轻了三十岁，一下子就从门缝里挤了出来，跪倒在地，道：“小人文四海，给秦国公磕头了！”

郭业颇为惊讶地问道：“你认得我？”

“当然认得，就是化成了灰……啊，我的意思是，秦国公英俊潇洒玉树临风，长安城内谁不认得啊？”

郭业摸了摸鼻子，道：“文老头，你没说实话。长安城内听说过我名字的当然很多，但是真正见过我的可没几个。你那番说辞，可骗不了我。说，你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我？”

“这个……实不相瞒，是在您的家里边。”

“我家里？那怎么可能？”

“是这么回事，听说您当了新任的长安令，小人是十分的高兴。但是呢，您又一直没来走马上任，小人这心里边这个着急啊……所以，就买通了您府里边一个家人，把老奴带入府中，远远看了您几眼……”

自己竟然被一个老变态给偷窥了，郭业不由感到一阵恶寒，他一字一顿地说道：“文老头，我再说最后一次，说实话！说，你为何偷窥本官？”

“这个……小老儿原来不是看大门的，只是和前任的长安令马周马大人有点误会，才被他打发来看大门。后来听说您要来接任长安令，小人就想看看

能不能有机会巴结您。但是小人如今这个身份，怎么能有机会在您面前表现呢？所以就想了这么个馊主意。”

“你偷窥我是为了巴结我？我怎么听着那么别扭呢？”

“小人进入您府邸的目的，可不是偷窥，而是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在您面前表现一下。可是您一般都是在后宅……所以，小人只能远远地看了您几眼，其他的就什么也没干。”

郭业道：“原来如此。那你在被派来看大门之前，是干什么的？”

“小人乃是长安府的法曹。”

“你以前是六品官？”

“惭愧，惭愧！”

郭业道：“这么说来，马大人派你来看大门，可不只是一点误会那么简单。你肯定是作奸犯科，证据确凿，才被吏部罢黜了吧。”

“呃……小人先前一时糊涂，的确是受了一点贿赂……不过，现在小人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还望秦国公给在下一个机会。”

郭业心中一动，道：“你先把这些人犯，都带到府衙内的大牢之中，然后再来和我说话。”

“呃……我还是先给您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然后再带这一帮人犯去大牢吧。”

“如此也好。”

过了大约半个时辰，等郭业再见到文四海的时候，发现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头上还带了一顶胡帽，看起来精神了许多。

郭业道：“你原来是法曹？”

“正是。”

“那对于刑名律例肯定是很熟悉了？”

文四海傲然道：“不敢妄自菲薄，在咱们整个府衙里边，对于刑名律例的研究，小老儿认第二，就没有人敢认第一。”

“那你看这个案子应该如何断……”

郭业就把许元化这个案子说了一遍，文思海听完了，稍一沉吟，道：“秦国公，您到底想让谁赢呢？”

## 第1716章官断十条路

郭业道：“文四海，你少给本官耍滑头！本官当这个长安令，一不为升官，二不为发财，三还不求名望。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对得住自己的良心。这个案子，按照律法，该怎么判就怎么判。”

文四海一嘬牙花子，道：“国公爷，您这可难为我了。这个案子，按照律法，其实吧……怎么判都行。”

“怎么判都行？”

“对，就是怎么判都行。要不怎么有那么一句话呢，官断十条路，九条人不知。”

“好，那我假如想要岑文昭赢，该怎么判？”

“这个最简单。岑文昭有字据，许元化空口无凭；岑文昭是朝廷命官，许元化只是个普通百姓。咱们长安府是讲证据的地方，当然要判岑文昭赢。”

“假如事实真如许元化所说，那本官这案子岂不是判错了？到时候许家再往上告，刑部追究下来，本官虽然不怕，但终归是对本官的名声不好。”

“国公爷不必担心，卑职肯定许家不敢上告。”

“那是为何？”

“赌博可是违反《贞观律》的，这您总知道吧？”

郭业道：“本官当然知道，凡参赌者，所得赃物不满绢价五匹者，各杖一百。达到绢价五匹者，比照偷盗论罪，判徒刑一年。依此推。但现在的问题是，许元化是输钱的一方，难道他也有罪？”

“国公爷您真是博闻强记，《贞观律》的具体条文都能记得清清楚楚。不过……不过……他这个……”

郭业老脸一红，道：“到底怎么回事？”

“这后面还有一句话呢：输者亦依己分为从坐。就是说输钱的人，也不是没罪，他输了多少钱，就按照赢他那个人的从犯来处罚。”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什么意思？本官怎么听不明白呢。”

“小人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比如说，某甲赢了某乙五匹绢，那么某甲就要被判处一年徒刑。某乙呢，就要被当成某甲的从犯，杖责一百。现在这个案子，许元化就要作为岑文昭的从犯来处理。因为涉及钱财的金额太大，岑文昭固然要牢底坐穿，许元化也好不到哪去。只要把这个道理跟许元化讲清楚了，他决计不敢上告。”

郭业这才听明白了，只要参与赌博，无论输赢，都是要受罚的，只是输钱的比赢钱的受的处罚略小而已。

想想也是，本来制定这条律法的目的就是禁制人们赌博，没有道理赢钱了的牢底坐穿，输钱的就是回家过钱。那也太不合理了。

他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我想要想判许元化赢，就不大容易了吧？”

“要判许元化赢，其实也很简单。您就判那份文契无效就行了。那份文书上写的清楚，是许元化因为生活拮据才典妻的。但是街坊四邻都可以作证，许元化家资豪富，一千贯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所以，这定然是许元化受了胁迫才无奈签字，您判契约无效也是合情合理。”

郭业闻言，摇了摇头，道：“这个判决虽然不能说不合理，但也不是天衣

无缝。岑文昭大可以倒打一耙，说是受了许元化的欺骗才写了这份文书。”

文四海阴沉沉地一笑，道：“是不是受了欺骗，可由不得他说。国公爷，您要相信府衙内兄弟们的能耐，只要略施手段，他就绝不敢撒谎。”

郭业明白，这老小子指的是刑讯逼供。以他这种积年老吏的手段，包管能让刑文昭既不伤皮肉，又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到时候，想要什么口供，就是什么口供。

他略微沉吟了一下，道：“还是不妥。这招对付一般人还行，但是岑文昭……虽然他官职低位，但是他背后的人可不简单。你要是对他用了什么阴私的手段，可过不了那个大人物那一关。”

文四海满不在乎地说道：“小老儿知道岑文昭是仗了谁的势，不就是岑文本吗？岑文本现为中书侍郎，虽然也算位高权重，但跟您比可差得远啦，不足为虑。”

文四海可以不在乎岑文本，郭业却不能不在乎。

中书侍郎，还有个名号叫做副中书令。换言之，就是副丞相。要是换算成后世的官职，跟国务院副总理也差不多。足以和郭业的礼部尚书分庭抗礼。要是郭业没有领军卫府和不良人的兼职，比起人家岑文本来，还真没啥优势。

郭业面色一肃，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本官是想判许元化赢，岑文昭输。不但要让岑文昭输，而且还要判的让岑文本心服口服。你刚才那个办法，连本官听了都觉得有些勉强，就更不用说岑文本了。你要是就这点本事，那也就只能看看大门了。”

“别！小人有办法，小人一定有办法。”文四海心思急转，一拍大腿，道：“有了！”

“这么快？到底是什么办法？”

文四海道：“小人的这个办法就是，欲擒故纵。邢文昭不是说根本就不关赌博的事儿，有典妻文契为证吗？咱们就拿这个典妻文契说事儿！秦国公，您知不知道，按照《贞观律》，这个典妻也为违法的。”

“还有这事儿？你给我说道说道。”

“《贞观律》中有这么一条：和买人妻及嫁之者，各徙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即夫自嫁者亦同。有了这个典妻文书，刑文昭和买人妻之事，就是板上钉钉。您判他两年流刑毫无问题。”

“真的假的？岑文昭怎么说也是朝廷的校书郎，怎么会如此明知故犯。留了这么大一个把柄？”

文四海道：“这条律令，乃是咱们大唐的首创，前朝所无，不是深研律令之人还真不知道。别说是刑文昭了，就是小老儿，仓促之间也没想起来。”

郭业满意地说道：“行啊，文老头，这个办法好。既不用刑讯逼供，又没有推翻岑文昭的供词，完全是顺水推舟。就是见了岑文本，本官也有话说。对了，你到底多大年纪了？”

“小老儿四十有六。”

“四十六？按说年纪也不算太大，怎么现在这么多白头发？”

“唉，说来惭愧。自从罢官之后，小老头就如同伍子胥过昭关，一夜白头。”

“你也真够不容易的。这样吧，本官看你的确有些才华，从今天开始，你

就不用看大门了。”

“那我官复原职？”

“你想得美！六品官的起复，怎么也要经过吏部，哪能本官一言而决？”

文四海笑嘻嘻得说道：“以秦国公的身份地位，给吏部那边递个话，难道他们还敢推三阻四不成？”

“吏部那边是没问题，但是为一个贪污受贿之人求情，本官张不开那个嘴。”

“那您的意思是……”

“本官授予你开封府判官之职。”

“判官？这个……不大合规矩吧。”

所谓判官，在初唐，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官职。一般是担任临时职务的大臣，或者是出征的将帅，临时从中级官员中选择一两个人作为自己的副手，协助自己处理公务。说白了，此时的判官，大概就相当于明清时的师爷，只是官员自己的幕僚。

长安令，乃是朝廷的常设官职，一应佐官俱全，就是主官不在，都可以正常运转，所以，按照道理来说，根本就不应该有一个长安府判官。有人较起真来，文四海的这个判官分分钟就得被拿下。

郭业之所以这么安排，一方面是因为判官一职不用经过吏部，他自己就可以直接任命。另一方面，却是对文四海的人品不大放心，不敢给他正经官做。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的确是不怎么合规矩，你要是不满意……可以不干！”

“愿意！怎么能不愿意呢？当别的官那是为大唐朝廷效力，当判官却是为秦国公效力。秦国公，小老儿以后就是您的人啦！”

“呃……你要是再说是我的人，连这个判官也别想做了！”

……

……

忙活了一晚上，直到天光大亮，郭业才回到了自己的府邸。他刚准备睡个回笼觉，却又被人叫了起来。

“启禀秦国公，中书侍郎岑文本求见。”



## 第1717章岑文本

郭业深知，岑文本这个人很不简单。

大唐朝廷的达官显贵，大概都是出于三大政治派系——士林清流系，天策府嫡系和建成余党系。而岑文本不属于三系中的任何一个。他甚至和曾经风光过武德旧臣系也毫不搭边。

岑文本是个降官。

他原来是大梁萧铣的中书侍郎。武德四年，随萧铣归降，被任命为荆州别驾。这就相当于从国务院副总理，降到了一个地级市的副市长。

当时天下基本上已经平定，朝堂上的位置是一个萝卜一个坑，都有人占了。有许多开国重臣都无法安置，更不用说一介降官岑文本了。可以说，按照正常的发展，岑文本这种出身的人，基本上就不可能再次爬上高位。

但是，岑文本还真的就做到了。经过十来年的宦海沉浮，岑文本又回到了中书侍郎的位置上。

令郭业感到岑文本不简单的是，这个人确实实是没立过什么大功，至于特殊的才能，嘿嘿……也没有。唯一可以令人成道的是，岑文本的文章写的不错。但官场又不是考场，指望文章写的好，就能升到中书侍郎的位置上，那也太异想天开了。

善战者无赫赫之功。看岑文本的这份履历就知道，这位岑侍郎别的不说，做官肯定是有一套的。郭业以前和岑文本没什么交集，这次不得不和这个官场老油子对上，不得不加了十二分的小心。

秦国公府客厅。

一阵寒暄过后，郭业道：“岑侍郎，您一向是公务繁忙。今日贵足踏贱地，不知到底有何见教。”

岑文本连呼不刚当，然后说道：“听说秦国公此次出使新罗，带回来了五个美人，个顶个的国色天香，倾国倾城，实在是艳福不浅，羡慕旁人啊。”

郭业心说咱俩有那么熟吗，要讨论这么私密的话题？他含糊应道：“多谢岑侍郎的夸奖。”

岑文本又道：“不过，女人多了也是麻烦。咱们男人，难免喜新厌旧，有了新人忘旧人，这都是人之常情。但是那些被冷落的女子怎么能懂？一哭二闹上吊，弄得人不胜其烦。秦国公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吧？”

“这个……闺阁琐事，不足为外人道也。岑侍郎，咱们名人不说暗话。您是有大学问的人，讲究的是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今日来到郭某的府上，总不会是为了和郭某人谈论女人吧？”

“好，不谈女人。”岑文本又换了个话题，道：“秦国公新任不良人大统领和长安令，最近是不是一直公务繁忙，无暇他顾？”

“呃……其实也还好。”

岑文本忽然面色一肃，道：“秦国公，在下有几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岑侍郎有话但讲无妨。”

“为人夫者可以喜新厌旧，但是为官却不能喜新厌旧。您身兼多职，每个官职都关系到朝廷的安危，百姓的疾苦。稍一不慎，就会酿成大错啊！”

郭业心说那话儿来了，故作不知道：“岑侍郎，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

是礼部出了什么问题不成？”

“礼部倒是没什么问题，关键是领军卫府衙门，有一些衙役仗了领军卫府的势力，在长安城内，为非作歹，胡作非为，不仅百姓苦不堪言，就是不少低阶官员也是不胜其扰。在下深为秦国公担忧。”

“啊？还有这种事？岑侍郎，您这不是夸大其词吧？据在下所知，领军卫府，虽然叫做衙门，行的却是军法。哪个衙役能有那么大的胆子，胆敢在长安城内胡作非为，难道就不怕掉脑袋吗？”

岑文本冷笑一声，道：“哼哼，那帮丘八的眼睛里，只有金银财宝，哪有什么礼义廉耻了？实不相瞒，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衙役，敲诈勒索不成，竟然把受害人抓进了领军卫府衙门，现在那个受害人生死不知。这还是我大唐的衙役吗？简直就是土匪！秦国公，你这个领军卫府大将军，难辞其咎！”

“还有此事？但不知这个受害人是谁？”

“就是岑某人的弟弟，叫做岑文昭，现如今官居门下省弘文馆的校书郎一职。”

“啊呀呀！啧啧啧！”郭业夸张地叫了几声，道：“到底是谁有那么大的胆子，竟然敢敲诈岑侍郎的弟弟？实在是无法无天，胆大妄为。岑侍郎，您说这个贼人到底叫什么名字，官居何职？我绝对饶不了他！”

“此人到底是谁，在下就不甚清楚了。不过此事证据确凿，绝非岑某人胡编乱造。还请秦国公尽快把人放了，并且严惩那个小衙役。”

郭业道：“但不知如何严惩那个小衙役，才能让岑侍郎出气？”

“本官虽为中书侍郎，却也不会以势压人，秦国公依律治罪即可。不过，在下听说三国时期，曹操误踏了春苗，就要割发代首。您这领军卫府衙门，行的乃是军法，这个衙役的身份总不可能比得上曹孟德吧？”

“您的意思是……要我把那个衙役砍头？”

“这我可没说，全靠秦国公决断！只要您秉公执法，岑某人就感激不尽。当然了，如果您徇私枉法，那么……岑某人也不能视而不见。”

郭业道：“有道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事实到底如何，在下也不能光听岑侍郎的一面之词。还请稍待几日，等在下把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定然会给岑侍郎一个交待。”

“哼哼，难道秦国公还信不过岑某人的话？”

“不是不相信您，而是……”郭业微微一叹，道：“昨夜之事您也没在现场，具体发生了什么，也只是道听途说，难保没有什么以讹传讹之处。再说了，别说是您的弟弟了，就算是有人冲撞了哪位哪位皇亲国戚，衙门审案也要三推六问，没有不准犯人自辩的道理。岑侍郎，您是有大学问的人，不会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吧？”

“说得好听！怕只怕这是您为了掩饰御下不严之罪，想出来的托词吧？”

郭业听了这话毫不生气，道：“如果岑侍郎信不过我，就请您和郭某人一起移步领军卫府衙门，咱们共同查办此案。”

“如此甚好。”

郭业揣着明白当糊涂，和岑文本去了领军卫府衙门，那当然是毫无所获。领军卫府的官员们表示，别说是昨天了，就是近一个月内，领军卫府衙门都没抓什么人进来。

郭业两手一摊，道：“岑侍郎，我的领军卫府衙门里，并没有令弟啊！这

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也许是有贼人冒充官差，掳走了令弟。不过，您别着急，咱们领军卫府衙门，也有缉贼捕盗的职责，我这就下一道命令，让衙役们全力查找令弟的下落。”

岑文本满腹狐疑，道：“果真如此？该不会是你们领军卫府衙门内官官相护，把我弟弟藏起来了？能不能让岑某人搜一搜？”

郭业脸一沉，道：“岑大人，您可不要得寸进尺！虽然您是中书侍郎，但也管不到我们领军卫府衙门。别说是您了，就是现如今的魏征魏大人，想要搜查我们领军卫府衙门，都得请陛下的旨意。不好意思，您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

“请旨？”岑文本冷笑一声，道：“这个问题难得住别人，可难不住我岑文本！秦国公稍候，我这就去请陛下的旨意！”

岑文本转身就走，郭业拦也不拦，道：“那郭某人就静候佳音了！”

## 第1718章恶人先告状

今天岑文本一开口，郭业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岑文昭那可是岑文本的亲兄弟。岑文本都几十岁的人了，难道会连自己的亲兄弟是什么德性都不知道？他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知道昨晚之事，绝对是岑文昭之过。他此刻最应该做的，就是和郭业好说好量，央求郭业放岑文昭一马。索性昨晚之事，也没有酿成什么严重的后果，郭业也乐得做一个顺水人情。

但是，事实大出郭业的预料之外。岑文本一上来，就倒打一耙，把一盆脏水全泼在了领军卫府衙门的小衙役身上，甚至要求郭业行军法要了那个衙役的性命。一边是朝廷的中书侍郎和弘文馆校书郎，另一边是名声不好的衙门胥吏。假如郭业不是昨晚事件的亲历者，没准还真被岑文本蒙混过关了。

到时候小衙役人头落地，岑氏兄弟那口恶气倒是出了。但是有朝一日，这个案子翻过来，郭业可咋办？人家岑文本不过是一个报案之人，并没有亲历此事，道听途说有什么罪过？最终的板子，还是得落到郭业的身上。

岑文本的这份心思，不可谓不恶毒！

所以，郭业就揣着明白当糊涂，把岑文本带进了领军卫府衙门。岑文昭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看你岑文本到底如何是好？你既然对咱郭大哥起了坏心，就别怪咱对你略施薄惩。没想到，人家岑侍郎，还真受不得激，竟然为了这点破事，要请李二陛下的旨意。

郭业心说，岑文本啊，岑文本，这还真是天堂有路尔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今日之事如果闹大了，不仅你得闹个灰头灰脸，你那兄弟也得受两年流刑！

郭业对岑文本今日的所为不满，其实，岑文本对今日郭业的所为更不满！

岑文本心中暗想，世传郭业乃是一个赘婿出身，粗鄙无理，不学无术，今日一见，果然如此！本官今日特意纡尊降贵拜访于他，所求不过是让他处置一个小小的衙役，他竟然还敢推三阻四的！连官官相护的道理都不懂，他到底是做的是什么官呀？

更气人的是，到了领军卫府衙门，他竟然还推说我那兄弟岑文昭不在里面！这真是岂有此理！昨天晚上，我兄弟的亲随就混在人群之中，领军卫府衙门的腰牌看得清清楚楚，这还能做得了假？

哦……我明白了！世传郭业最为贪花好色，该不会是他也看上许元化的老婆和妹妹了吧。嗯，很有可能！那两个小娘子的确是别有一番味道。他一定是想靠折磨我兄弟，来夺取两位小娘子的芳心。这才在我面前故意推脱。

哼哼，郭业呀，郭业，既然你不仁，就不要怪我不义，今日之事我一定要你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岑文本怒冲冲往皇宫方向走，这还没到宫门口呢，就听身后有人高声喝喊：“岑侍郎，慢走！岑侍郎慢走！”

他回头一看，却原来是他的心腹家人岑三。

“岑三，你找我干什么？”

“启禀岑侍郎，属下知道二爷的下落了！”

岑文本一愣神，道：“难道文昭不在领军卫府衙门的大牢里面？”

“二爷确实不在领军卫府衙门，而是在长安府衙的大牢之内。”

岑文本眉头微皱，道：“难道本官错怪郭业那小子了？”

“嗨！您说什么呢，这事就是郭业搞的。”

“不会吧，据我所知，郭业根本就还没去长安府衙上任呢，怎么可能把文昭兄弟抓入长安府衙的大牢之中？”

“岑侍郎您是有所不知。在长安府衙之内，有一个叫文四海的人，原来是长安府的法曹。后来因为贪渎被免，只能去看大门了。就在昨天晚上，文四海竟然被秦国公任命为长安府的判官。这也太不合规矩了，整个府衙都轰动了。后来人们一打听才知道，因为他昨天晚上，帮秦国公办了一个案子，这才得了秦国公的青眼。这个案子呢，就是二爷的案子。”

“此言当真？”

“长安府衙内都这么说，那还能做得了假？再说了，那可是判官，不是郭业……”

岑文本一摆手，道：“行了，行了，本官知道判官是怎么回事，不用你来解释。回去吧，本官这就入宫面圣。本来我以为今天能把文昭救出来就不错。没想到还有这个意外之喜，嘿嘿，今天郭业就算不死，也得扒层皮！”

“意外之喜？”

“说了你也不懂，且看本官的手段！”

……

……

中书侍郎，听名字，好像是辅佐中书令处理政务的。其实不然，岑文本的主要职责，是辅佐李二陛下，为李二陛下起草各种诏令，乃是标准的天子近臣。岑文本常伴李二陛下左右，论宠信程度，其实不在郭业之下。

到了望北阁中，岑文本发现，此处不仅仅有李二陛下，还有长孙皇后。

“微臣岑文本，参加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岑爱卿免礼，赐座。”

“谢陛下。”

李二陛下道：“岑爱卿，不知你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

岑文本酝酿了一下情绪，眼圈一红，泪珠扑簌簌得往下掉，道：“陛下，救命！救命啊！”

李二陛下脸一沉，道：“起来！哭哭啼啼成什么样子？”

“不……陛下不答应救微臣的性命，微臣就不起来，情愿跪死于此。”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岑文本，你怎么说也是我大唐的中书侍郎了，怎么耍起了市井无赖的手段？”他微微一叹，道：“说说吧，你到底是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要朕赦免？咱们君臣相得那么多年，情分不浅，能优容的朕一定优容。”

“大罪？启奏陛下，微臣一向是谨小慎微，奉公执法，根本就没犯任何罪过呀！”

“一派胡言！”李二陛下怒道：“如今天下太平，海晏河清。慢说是你岑文本了，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只要没有犯罪，就没有任何人能够加害！你岑文本在朕的面前跪地求饶，却口口声声说没有犯任何罪过，这到底是何道理？”

“陛下，微臣有下情回禀！”

“讲！”

“微臣确实没有任何罪过，如果说一定有罪过的话……那就是微臣的弟弟。”

“你弟弟？可是岑文昭？”李二陛下一嘬牙花子，道：“朕可早就听说了，你这个弟弟官声不是很好，喜欢与市井无赖交往，做了不少荒唐事。朕看在你的面子上，一直没有追究。他要是闯了什么大祸，这可就不好办了……”

“微臣这个兄弟这次犯的罪实在是太大了，他……他……唉，简直是放着地上的祸不惹，偏偏惹天上的祸。只要陛下不插手，他就死定了！”

“令弟究竟是所犯何罪？”

“他竟然和秦国公争风吃醋！”

“你说什么？”长孙皇后忍不住出声问道。

## 第1719章挖坑给谁跳？

岑文本一字一顿地重复道：“微臣的弟弟和秦国公争风吃醋。”

“这……这怎么可能？听说秦国公从新罗带来了五个绝色佳人，个顶个的国色天香，倾国倾城。这还没一个月呢，怎么又招惹上了别的女子？还和令弟争风吃醋？岑侍郎，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皇后娘娘您有所不知，秦国公最为贪花好色。只要见到中意的女子，就必定要想尽办法，巧取豪夺，纳入府中。此次出使新罗，带回了五个美女就是明证。这种人，说句不好听的，那就是花中的魔鬼，色中的魔王。怎么可能因为新得了五个美女就满足？”

长孙皇后恨恨地说道：“这个郭业，简直太不像话了！简直辜负了本……陛下对他的信任，陛下让他身兼多职，这是多大的荣耀。他不但不思好好地为国尽忠，竟然还到处沾花惹草。”

李二陛下对这种事倒是非常的宽容，他摆了摆手，道：“没那么严重。少年慕色，人之常情。秦国公年纪轻轻，多纳几房妾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岑侍郎，即便是令弟和秦国公争风吃醋，也算不上什么严重的罪过。怎么听你的意思，你和令弟，都有了性命之忧，这到底是何道理？难道令弟和秦国公有了争执，把秦国公给……重伤了？”

“那哪能呢。微臣的兄弟岑文昭不过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而秦国公却是有着万夫不当之勇的名将。就算是有一百个岑文昭捆一块儿，那也不是秦国公的对手呀，怎么可能伤得了秦国公？”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因为微臣的弟弟和秦国公争风吃醋，就在昨天晚上，秦国公竟然派了一个小衙役，罗织罪名，把我那兄弟抓入了大牢之中。有道是民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真如炉。到了衙门之内，三木之下，秦国公要什么口供没有？我那兄弟焉能还有命在？”

李二陛下眉头紧皱，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你给朕好好说说。”

“是这么回事……”

其实，郭业这次还真是拿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了。人家岑文本不仅仅知道自己的兄弟到底是什么德行，而且对于昨晚的事情也知道的一清二楚。

不过，在岑文本的嘴里，这件事，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他说那个许元化本来是个市井无赖，利用岑文昭的好色之心，和岑文昭签了一份典妻文书，和一份鬻妹文书，利用这两份文书，骗了岑文昭一千贯钱。

然后，他又货卖两家，把这两个美女献给了郭业。岑文昭去领人的时候，就被郭业预先安排的衙役抓了个正着，扭送到了长安府衙门的大狱之中。顷刻之间，就有性命之忧。

长孙皇后道：“这不对吧，秦国公与令弟无冤无仇，美人也得到了，为何还要陷害令弟？”

“皇后娘娘，这您还不懂吗？我弟弟人财两失，岂会善罢甘休，势必会找许元化的麻烦。秦国公既然收了许元化的好处，岂会不为他遮风挡雨？”

“还是不对。如你所言，这两个美人，不过是价值一千贯钱。秦国公富可敌国，拿一千贯钱给令弟不就行了，怎么会弄到如此地步？”

“要是别的事情，秦国公肯定愿意出钱来息事宁人。但是此事不同，他这

是明摆着要借欺负我弟弟，在那两个贱婢面前，显露他秦国公的威风啊！”

长孙皇后摇了摇头，道：“你这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总归是你的猜测之言。本宫还是不大相信。秦国公怎么可能为了显露威风，就要罗织罪名陷害一个朝廷命官。”

“皇后娘娘您贤良淑德，当然不了解秦国公的阴暗心思。不过，这种事古已有之，您不可不信。周幽王宠褒姒，烽火戏诸侯。商纣王爱妲己，建造酒池肉林。哪一个不比秦国公荒唐？”

“大胆！岑文本，你拿秦国公比国君，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陛下，秦国公在长安城内一手遮天。论起威风来，未必在您之下。微臣拿他比昏君，非是无心之失，而是要劝谏陛下，对于秦国公不可不防呀！”

李二陛下沉声道：“郭业在外边真的如此无法无天？”

“秦国公乃是长安令兼领军卫府大将军，另外还兼着不良人大统领的职司，有这几个职位在手，除了大内侍卫，所有的军权都在他的手里，还有谁能制得了他？微臣不敢说他在长安城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不过违法乱纪之事他可没少干。朝中大臣对秦国公都是敢怒不敢言，这次要不是微臣被逼急了，也不敢挺身而出。”

“此言当真？”

“微臣说一件事，您就明白了。长安府衙之内有个文四海的，原来是长安府的法曹，后来因为贪渎获罪，被吏部罢黜。但是后来不知怎么，竟然得了秦国公的青眼，让他做了长安府的判官。”

“长安府怎么会需要判官？简直是太荒唐了！”

“的确是荒唐。不过现如今秦国公的权势日隆，谁敢找他的麻烦？难道就不怕被他罗织罪名陷害入狱？”

岑文本说的言之凿凿，李二陛下也是将信将疑，道：“这都是你的一面之辞。不如朕把秦国公招来，你和他当面对质。”

“假如微臣和秦国公说的并不一致，陛下会信谁的呢？”

“当然是……你们谁说的是真话，朕就信谁的。”

“陛下，您要是这样说的话，还是不用把秦国公阵找来了。微臣甘愿承担诬陷之罪。”

“那是为何？难道你担心朕偏听偏信？”

“启禀陛下，微臣刚才已经说过了，秦国公现在的权势太大，基本上他想要什么证据，就能伪造什么证据出来，微臣和他打这个御前官司，那是必输无疑。那又何必自取其辱呢？”

李二陛下道：“那照你的意思是，你说什么，朕就得信什么。这也不怎么合适吧？”

“微臣不敢。不过，微臣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陛下查明真相，不被秦国公所蒙蔽。”

“说来听听。”

“还请陛下亲自驾临长安府衙，把府衙之内的人，包括那个文四海，全部制住。换成陛下的亲卫。到时候，秦国公升堂，审问微臣弟弟的案子，您就可以在屏风后面偷听，借以查看秦国公的偏向。”

长孙皇后道：“照你的意思，假如秦国公不偏向令弟，那就是他心中有鬼了？”



“那是自然。皇后娘娘请想，微臣的弟弟乃是朝廷命官，门下省弘文馆的校书郎。而与微臣弟弟打官司之人，却只是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秦国公不信朝廷命官，却信一个普通百姓，不信读了圣贤书的校书郎，却只信胸无点墨的商人子弟。不信手拿证据的岑文昭，却只信空口无凭的许元化，这到底是何道理？”

“这……”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好，朕这次就听许侍郎的。董顺！”

“在！”

“传朕的执意，点齐五百御林军，摆驾长安府。悄悄控制长安府衙的上下人等，朕倒要看看，秦国公郭业，在外边究竟多么的无法无天！”

## 第1720章微服私访

长孙皇后秀眉微蹙，道：“陛下，臣妾以为此举不妥。古人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现在您只是听了岑侍郎的一面之词，就用这种隐私手段对待秦国公，不仅有损您的名声，也难免让功臣寒心。”

李二陛下也感到刚才有些冲动了，点了点头道：“皇后此言有理，朕受教了。不过……刚才岑侍郎刚才所言，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就是为了保全秦国公计，此事也必须查个水落石出。不知皇后何以教我？”

“这……臣妾一时间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岑侍郎你觉得呢？”

岑文本眼珠一转，道：“皇后娘娘之见，微臣不敢苟同。陛下微服私访，正好赶上齐国公审案。陛下慧眼如炬，发觉情弊，令犯人沉冤昭雪。此事记载在史书之上，也是一段佳话，怎么会对陛下的名声有碍？秦国公若是果真徇私枉法，这样的功臣……哼哼，不仅仅要寒他的心，还要让他丢官罢职，甚至是人头落地！”

“那假如秦国公铁面无私，秉公断案呢？那样一来，陛下出动五百御林军控制长安府的行为，岂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青史斑斑，陛下岂不成了一代昏君？”

“呃……那样的话，千载之后，微臣在史书之上就是一个跳梁小丑。陛下不被微臣的言辞所欺，暗访长安府，还了秦国公一个清白，估计也不会落下什么坏名声。”

长孙皇后轻笑一声，道：“带着五百御林军去暗访？这事还真新鲜。”

李二陛下忽然眼前一亮，道：“朕有个好主意。长安府的推官姓曹名文昌，想当初是秦王府的一个校尉。后来玄武门之变有功，才放出去做官。这次也不用五百御林军，朕和岑侍郎悄悄去找曹文昌，让他把朕安排在府衙大堂的屏风后面，这样就真是暗访了。”

“妙哉！”岑文本抚掌而笑，道：“如此一来，陛下进可攻退可守。既可以查明秦国公的忠奸，又不用兴师动众弄得人皆知。”

李二陛下要微服私访，查明忠奸，这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了，长孙皇后也无法出言反对。她想了一下说道：“臣妾也要去。”

“胡闹！你去干什么？”

“此案涉及岑侍郎的弟弟，岑侍郎本应避嫌。假如陛下带着岑侍郎微服私访，恐怕会让人误以为陛下完全偏向岑侍郎一边，此行完全是为了对付秦国公。但假如陛下把臣妾带上，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长孙皇后这么一说，李二陛下顿时就秒懂了。

没有长孙皇后，说明此事是完全的公事公办。假如郭业真的没什么毛病，岑文本完全是诬告，无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终归会让李二陛下颜面有损。

有了长孙皇后，那么此行就更像是和郭业开的一个玩笑。没抓着郭业的把柄，才算正常。抓住了郭业的把柄，那就只能说明郭业是丧心病狂有负圣恩。

他点了点头，道：“就这么定了，咱们三人一同前往长安府衙。”

.....

岑文本怂恿李二陛下前往府衙暗访，就是吃准了郭业不可能有什么完美的证据，来证明岑文昭有罪。

自己的这个弟弟他太了解了，虽然品行不端，但干坏事的能耐还是有的，必定能把这件事情办个滴水不漏。郭业既然偏向许元化，势必就会在证据不完美的情况下，判自己的弟弟输了这场官司。

自己已经在陛下面前进了郭业的谗言。先入为主之下，陛下就会认为郭业果然是徇私枉法，陷害自己的弟弟。最终，不仅自己的弟弟会无罪释放，郭业也会被陛下狠狠地责罚。

嘿嘿，五大士族畏郭业如虎，说此人如何凶狠，如何狡诈，如何难以力敌。现在看来，那是郭业没遇上真正的对手，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

遇上了咱岑文本，郭业就是条龙，也得给咱盘着，就是条虎，也得给咱卧着！

.....

.....

李二陛下、长孙皇后，以及岑文本乔装改扮，离开了皇宫，直奔长安府的府衙。没费什么力气，就以故人的名义找到了推官曹文昌。

曹文昌一见李二陛下都吓傻了，哆哩哆嗦就要磕头。

李二陛下连忙把他拦住了，抱拳拱手道：“曹兄，当日一别，已经有十来年了。可还记得故人李二郎？”

曹文昌这才意识到李二陛下不愿意暴露身份，道：“陛.....李兄，您这可真是贵足踏贱地，小人受宠若惊。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入内奉茶。”

“如此也好。”

随着曹文昌来到一间静室之内，曹文昌重新给李二陛下见了礼，才问道：“陛下，您今日前来，是为了.....”

“啊.....是这么回事.....”

李二陛下简要的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道：“事涉秦国公和岑侍郎，朕也是难以决断。不得已才想了这么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还要靠曹推官帮忙了。”

曹文昌一皱眉，道：“陛下有命，文昌怎敢不从？不过.....今天秦国公并未来到府衙之中。您就是想听秦国公审案，也听不着呀！”

岑文本一拍脑袋，道：“哎，我怎么把这茬忘了。秦国公还在领军卫府衙门等着我呢。陛下稍待，微臣去去就来。”

李二陛下很不高兴，强忍怒气道：“速去速回！”

.....

.....

郭业在领军卫府衙门，等着岑文本，结果岑文本是左坐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昨晚他一宿没睡，此时不禁困意上涌，趴在案几之上，梦周公去也！

“秦国公，醒醒！秦国公，快醒醒！”

“啊.....岑侍郎？您回来了？这么说，您是把陛下的旨意请来了？有圣旨就好，您派人搜查领军卫府衙门的大牢吧，我郭业绝不阻拦。您先忙着，我再睡会。”

岑文本这个气呀，心说要是没有岑三的消息，我还得被你骗着搜查领军卫府衙门呢！你这不是累傻小子吗？

他冷冷一笑，道：“行了，秦国公，别装啦！岑某人已经得知，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已经被您关入了长安府的大牢之中。”

郭业对这事其实也没啥保密的想法，想当初他拿出领军卫府衙门的腰牌，冒充一个小衙役，不过是为了避免惊世骇俗罢了，道：“这么说您都知道了？”

“哼哼，秦国公为了对付我弟弟，也真是用心良苦。竟然安排一个小衙役，罗织罪名，把他送入了长安府的大牢之中。”

郭业微微一笑，道：“实不相瞒，把令弟送入大牢的不是一个普通小衙役，而正是郭某本人。不过要说在下诚心对付令弟，那也不准确。昨晚郭某人路过长寿坊，正好赶上令弟巧取豪夺，强纳人妻，这才出手抓了他。完全是适逢其会罢了。”

“你……”岑文本牙齿咬得咯咯响，道：“这么说，秦国公是诚心与我岑文本为难了。长安城可是有王法的地方，由不得你一手遮天！”

“岑侍郎此言差矣，郭某人乃是领军卫府大将军，兼长安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缉拿不法都是郭某人的职责，与一手遮天可不沾边。”

“哼，说得好听。抓人是你，审案的也是你，我兄弟的死活全在你的手上，焉知你不会公报私仇？”

“公报私仇？”郭业大惑不解，道：“在下与令弟素不相识，哪有什么私仇？”

岑文本把手一摆，道：“我就不信了，会有人毫无所求，单单为了一个平民百姓，就得罪我这个中书侍郎。秦国公，废话不多说，你敢不敢在审案之时，让岑某人旁听，看你到底有没有徇私枉法？”

郭业微微一笑，道：“您确定要听？到时候可千万别替令弟求情。”

“只要秦国公秉公断案，哪怕是砍了文昭的脑袋，我岑文本也毫无怨言。相反地，您要是徇私枉法……嘿嘿，岑某人也不会袖手旁观！咱们大唐，有说理的地方。”

“那就请岑侍郎移步长安府衙，且看郭某人如何审案！”

## 第1721章另外一个案子

开封府衙门的正堂之上，郭业居中而坐，岑文本和文四海分坐两旁。众衙役手持水火棍，站立两厢。

此时，郭业的心中自有一翻感慨。在现代社会，京剧中有一段“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脍炙人口。现在咱郭业是不是也可以来一嗓子，“郭子仪打坐在长安府，叫一声岑侍郎你细听端详……”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文四海轻声道：“秦国公，现在是不是可以带人犯了……”

“啊，对，带……”

郭业的话刚说说了一半，忽然听到一阵鼓声传来！

咚咚咚……

鼓声如雷，震人心魄！

文四海脸色一变，道：“秦国公，这是有人在击鼓鸣冤啊！”

“击鼓鸣冤？”郭业扭头对岑文本道：“有人敲了鸣冤鼓，看来是有重大的冤情上奏。恐怕本官今天是顾不得令弟的案子了。要不您先回去歇着，明天再来？”

明天？明天可就请不到李二陛下了。岑文本哪里肯答应。他摇了摇头道：“总有些刁民，心胸狭窄，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来府衙鸣冤告状。不如先把鸣冤之人关入大牢之中，来日再审。今日还请秦国公先审舍弟的案子。”

县官不如县管。别看岑文本官居中书侍郎，文四海可没把他放在眼里。你中书侍郎的手再长，能管到秦国公的僚属？

他说道：“岑侍郎此言差矣。令弟的官司，充其量不过是几年流刑。这种案子，咱们长安府哪年没有个几十件，没什么大不了的。相反，这个敲鸣冤鼓一事，可是几年都难得有一桩。依在下看来，秦国公还是先审鸣冤鼓的案子为好。”

郭业道：“不如把鸣冤之人叫上堂来，咱们先问问他击鼓鸣冤到底所为何事。如果真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当然是改日再审。如果真有重大的冤情，那没说的也只能委屈岑侍郎了。”

郭业说得有礼有节，岑文本也只能点头答应。

功夫不大，鸣冤之人就被带到了大堂之上。

郭业和岑文本一见来人，就是大吃了一惊！

鸣冤之人，总共有三个，两男一女。

两个男人，一老一少。年轻的那个人他们不认识，但是年老之人他们都认识！此人姓李名行廉，官职和岑文本一样，也是中书侍郎。

中书省的长官是中书令，中书令往下，就是中书侍郎。中书令只有一个，但是中书侍郎却有两个。现在可好，大唐仅有的两个中书侍郎，不在中书省上班，都来长安府衙打官司了！

至于那个女子，就更不得了了，此女正是高阳公主。

高阳公主和郭业之间，可谓是仇深似海。

高阳公主与辩机和尚有一段孽缘。想当初辩机和尚告密，差点害得郭业家破人亡。有仇不报非君子，郭业以谋反的罪名把辩机和尚抓入了大牢之

中。没过几天，这位辩机和尚就暴病而亡。不问可知，是郭业下了毒手。从那以后，郭业就成了高阳公主的死敌。

郭业和岑文本都赶紧站起身来，同李行廉和高阳公主见礼。

李行廉见到岑文本在此，也是一愣神，道：“岑侍郎，您怎么在这？”

“呃……说起来也是家门不幸，舍弟与秦国公有了点小小的误会，被秦国公抓进了长安府衙的大牢之中。在下这是向秦国公求情来了。”

郭业冷笑道：“令弟乃是触犯了国法，可不是与郭某人有了什么误会。岑侍郎还请慎言！”

“哼！到底是私仇还是公怨，现在还没有定论。秦国公，您说话也请注意一些。”

李行廉把手一摆，道：“老夫不管你们之间的破事儿！秦国公，老夫就问您一句话，人口失踪的案子，你们长安府究竟管不管？”

郭业道：“人口失踪乃是治安案件，长安府和领军卫府衙门都可以管。可巧了，郭某既是长安令又是领军卫府的大将军，您找我就算找对人了。到底是什么人失踪了，竟然能劳动您的大驾？”

李行廉上下打量了郭业几眼，冷哼一声，道：“都说秦国公一身是胆，今日一见，哼，不过如此！”

郭业不高兴地说道：“李侍郎，咱们俩可不是第一次见面了。什么叫‘今日一见，不过如此’？您有事说事，别这么阴阳怪气的。”

高阳公主哂笑一声，道：“秦国公揣着明白当糊涂的本事，真是令人佩服。李侍郎家里的事儿，都传遍长安城了，可以说是妇孺皆知。您还是不良人的大统领呢，硬是推说不知道，真是让人可发一笑！”

郭业一见高阳公主，就知道她没憋着好屁。也不理会她讽刺的言语，对着李行廉躬身一礼，道：“李侍郎，不管您相信不相信，郭某人确实对您家里的事情一无所知。您要是信得过郭某人的话，就把这事跟郭某详细说说。郭某人必定全力以赴，侦破此案。”

“你真不知道？”

“确实不知。”

“好，那老夫就相信你一次。唉，说起来，实在还是比较丢人。老夫有个兄弟叫做李行铨，前年去世了。留下了一队孤儿寡母，好不凄惨。”

郭业道：“令弟的年纪恐怕也不小了吧。那所谓的孤儿寡母……”

李行廉一指那个年轻的男子，道：“这就是舍弟的遗孤李忠，今年才十九岁。”

郭业暗自腹诽，十九岁已经成年了好不好。就算在现代社会，那也是可以当兵的年纪。死了父亲，有什么大不了的？更何况还有你这个身为中书侍郎的伯父照顾，李忠的境遇无论如何也和凄惨沾不上边吧。

他不以为然地轻轻嗯了一声，道：“您接着往下说。”

“李忠这孩子倒还好说。关键是舍弟的遗孀，年方二八，豆蔻年华，就守了寡，着实可怜。”

“啥？令弟的儿子十九岁，他的老婆却只有十六岁，我怎么越听越别扭呢！”

“呃……忠儿的亲生母亲早亡，舍弟的这个遗孀乃是忠儿的后娘，名字叫做吕艳娘。”

郭业点了点头，道：“这还差不多。您的意思是吕艳娘失踪了，要本官帮忙找寻吕艳娘的下落？”

“正是如此。”

“那她到底是如何失踪的？”

李行廉道：“忠儿，你来说。”

李忠畏畏缩缩地说道：“就是有一天，家里来了几个太监，把小人的后妈接走了。一直到现在也没回来。”

“太监？”郭业眉头一皱，道：“这些太监有没有和你说他们受了何人的指使？”

“他们说，有个大人物看上小人的后妈了，要把她解到宫里去。小人怎敢与宫里的大人物争执？也只能由他们去了。”

郭业冷笑一声，道：“李忠，我看你才是揣着明白当糊涂。能看上你后妈的，必定得是一个男人。而皇宫里边的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大唐天子。你是不是想说，是当今天子，把你的后妈接入了宫中？换言之，你想说的是，陛下强抢民女！”

## 第1722章公文

李二陛下强抢民女，这已经不是郭业头一次听说了。

第一次向他提及此事的是马周马元举。为了此事，他还特意向长孙皇后打听，得到的回答是绝不可能。

现在，李行廉带着李忠来到长安府敲鸣冤鼓，很显然为的还是这件事情。

对于此事，郭业选择相信长孙皇后。作为枕边人，长孙皇后对李二陛下的身体状况，那是最有发言权的。她说李二陛下不行了，就真的不行了。李二陛下面对美女有心无力，又怎么可能去干强抢民女的勾当？把美女抢回来能看不能用，那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所以说，李行廉的兄弟媳妇失踪一案，定然和李二陛下无关。

有了这个底气，郭业处理起这个案子来，就毫无心理负担了。训斥起李忠来，也是理直气壮。

李行廉上前一步，站在了郭业和李忠的身边，道：“秦国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是不敢得罪陛下，要拿我那侄儿撒气？”

“不敢。李侍郎还请稍安勿躁。”郭业微微一笑，道：“咱们《贞观律》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诬告反坐。令侄刚才言之凿凿，把矛头对准了当今天子。要是他所言属实，那还没什么。但是假如他的话里有一点虚假之处，那他刚才的所为就是诬告陛下！这件事情的后果，不用我说，您自己也清楚。所以，本官想让他清醒一些，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李行廉冷哼一声，道：“老夫今日和我那侄儿来到府衙敲响了鸣冤鼓，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倒是您，听说了这件事，准备干什么？”

“我？我干什么？”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李侍郎，您这么说，我就不明白了。要是一般百姓，遇到了这事，没说的，应该找我这个父母官来告状。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为了治下的百姓，哪怕冒着丢官罢职，乃至掉脑袋的风险，我郭业也会还他们一个公道。”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但是您不一样啊，您是中书侍郎，有权面见陛下。假如您兄弟媳妇，真的是被陛下纳入宫中，您应该是找陛下的麻烦，到我这敲鸣冤鼓为的是什么？哦，您不敢得罪陛下，倒是敢折腾我郭业。您这么干，可有点欺软怕硬的嫌疑。”

李行廉的面上现出尴尬之色，道：“老夫当然是想向陛下要人，不过就在去皇宫的路上，遇到了高阳公主。她说……她说……”

高阳公主接话道：“还是本宫来说吧。秦国公，这件事情，李侍郎还真是应该找您。”

“那是为何？”

“您刚才也说了，涉及陛下的事情，必须慎之又慎。那几个太监只是说宫里边有个大人物看上了吕家娘子，又没说那个大人物一定就是陛下。再者说了，即便他们亲口所言，那个大人物就是陛下，也还可能是他们撒谎。甚至那几个人，到底是不是太监，也并不一定。所以，李侍郎这次来，就是要您查明到底是谁掳走了吕艳娘。”

郭业点了点头，道：“高阳公主此言有理，既然如此，那李侍郎和高阳公主您，就先请回吧，在下一一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请回？”李行廉轻笑一声，道：“我说秦国公，你少给老夫来这个里根儿愣。我李行廉也是从下面一步步升上来的，官场上什么手段我不懂？你这分明是要给老夫施展‘拖’字诀啊。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后天拖下个月，下个月再拖明年……”

“哪里，哪里。郭某人决无此意。”

“既然如此，那你给老夫一个准信儿，到底要查多久？”

郭业伸出了三根手指，道：“三个月！”

“太长。”

“一个月！”

“老夫等不了那么久。”

“十天！”

“还是不行。”

郭业道：“那以李侍郎之见，到底要查多久？”

李行廉也伸出了三根手指头，道：“这个数！”

“三天？您这实在是太强人所难了，小弟我是刚上任，手底下的人都人不全呢……”

“哼！”李行廉连连摆手，道：“老夫说的可不是三天！”

“您不会说的是三个时辰吧？”

“老夫说的是三刻钟！”

“三刻钟？我说李侍郎，您是太新任郭某人了，还是太高看长安府的衙役了？三刻钟查清此案，绝不可能！”

李行廉道：“三刻钟足矣。”

“那郭某人倒是要向李侍郎请教了！”

李行廉道：“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陛下强抢民女，乃是事实。你就给老夫写一道文书，盖上你长安令的大印。然后，我再拿着这个文书，管陛下要人。虽然你郭业不学无术，但是给你三刻钟写一道公文，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郭业道：“李侍郎，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敢情您根本就没打算让我查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干的。只是要我这个长安令出个公文，说此事就是陛下干的，给您做个证明。”

“对喽。我李行廉也不是不讲理的人，跟陛下打擂台的事情，我自己来，不让您秦国公为难。今天来您这里呢，只是让您给我出个公文，说确实确实是陛下把我那兄弟媳妇纳入了后宫，以免到时候陛下出言塞责。老夫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郭业眉毛一挑，道：“您这个要求的确是……过分了！”

“秦国公，您再说一遍？”

“李侍郎，您刚才没听错。我说的是，您这个要求的确过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个公文，我郭业是不会出的。”

“你……好，好，好！看来老夫看错了你。本以为你虽然不学无术，但是心中总会有那么一点良知。没想到，哼哼！算了，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秦国公，祝您公侯万代，老夫不打扰了。”

郭业赶紧把他拦住了，道：“不，不，不。李侍郎咱们还是把话说清楚的好。听您这意思，是不是想说，我不肯写这道公文，就是良心都被狗吃了？”

“你自己心里清楚！”

郭业微微一叹，道：“李侍郎，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让我出一道公文的主意，是高阳公主给您出的吧？”

“正是。”

“那高阳公主和郭某人不和，您也听说过吧？”

“有所耳闻。你的意思是……这是高阳公主给你下的一个套？”

“正是如此。高阳公主这是想要借着这个案子，把郭某人拖下水。很显然，您是被高阳公主利用了。”

“哼，那又如何？”李行廉对郭业的话，丝毫不以为然，道：“秦国公，咱们一码归一码。高阳公主或许真有利用这件事坑害您的心思。但是，出这个公文本来就是您份内之事，高阳公主的所为，只不过是顺水推舟罢了。您不肯出这个公文，是不肯为了此事得罪陛下，可别把什么事情都推到高阳公主身上。”

郭业摇了摇头，道：“李侍郎，说句不好听的，您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郭某人不想出这个公文，并非是畏惧陛下，而是因为……在下相信，此事绝非陛下所为！”

## 第1723章群情汹汹

郭业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李行廉闻言不由得一愣！旋即，他冷哼一声，吐出了四个字：“何以见得？”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郭业还真有点为难。他总不能告诉李行廉，李二陛下胯下那玩意儿最近不大管用，所以不可能强抢民女吧？

再者说了，就算他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李二陛下阳痿的事实公诸于众。那人家李行廉又要问了，你郭业是怎么知道这个秘密的？

然后郭业再把皇后娘娘供出来？那不是缺心眼吗？

他只得道：“陛下后宫之中，佳丽如云。皇后娘娘，更是天下第一的美人。那么多绝色佳人他不宠幸，偏偏去抢一个寡妇吗，这合理吗？”

“哼！家有娇妻美妾，却在外眠花宿柳的人多了，也不差陛下这一个。”

“陛下乃是天子……天子对吧……肯定是人品贵重，德行高深。一般人怎么能和陛下相提并论？”

李行廉冷笑道：“秦国公，我来问你，陛下是天子。那高祖皇帝，是不是天子？”

“当然是。”

“想当初，高祖皇帝以有道伐无道，起兵太原，攻入长安城。就在入城之后的第二天，高祖皇帝在街上看到一个美人，就把她纳入宫中。而这个美人，就是当时太子舍人辛处俭的老婆。秦国公，您说太上皇知道这个美人的真实身份之后，会怎么办？”

郭业一摊手，道：“还能怎么办？高祖皇帝总不可能为了一个女子就削发代首吧？在下估计，他老人家知道那个美人的身份之后，就把那个美人还给辛处俭了。”

“秦国公，您这可猜错了。高祖皇帝知道这件事后，很不高兴。”

“这不是废话吗？谁知道自己犯了这么大的错还能高兴得起来？然后呢？”

“然后他就把辛处俭的太子舍人给撤了，改成万年县的县令！”

“我……”郭业强忍着，没把那个“日”字说出口，道：“他非但没对辛处俭表示歉意，还把人家贬官了？”

“正是如此。关于这件事情，还请秦国公评论一下。”

“呃……高祖这是夺其妇贬其夫，做的的确不大妥当。”

“何止是不妥当？简直就是道德败坏！辛处俭经过此事之后，经常担心哪天高祖皇帝看自己不顺眼，下一道圣旨，砍了自己的脑袋。所以，他忧惧不已，没过几年就去世了。秦国公，您说高祖皇帝做的这件事情，算不算德行高深？”

“这……应该不算吧……”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常言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高祖皇帝能干出这种事情来，他的亲生儿子，当今的大唐天子，凭啥就不可能强抢民女？”

“我……”郭业被李行廉噎得说不出话来，只得道：“古人云，龙生九子，各不相同。兴许陛下的性子，和高祖皇帝不一样呢？”

“当今天子强纳弟媳，人尽皆知。秦国公你这样为陛下开脱，到底亏心不

亏啊！”

“我……”郭业再次无语，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思，扭头看向了高阳公主，道：“陛下可是您的亲生父亲，您就不说两句？”

高阳公主的小嘴一撇，道：“说两句？说什么呀？这天下都是我们李家的，父皇强抢个把民女又算得了什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秦国公，您就别为父皇遮掩了。父皇的为人，我是最了解了，这事肯定是他干的。您还是赶紧写公文吧。”

郭业心中暗骂，卧槽！高阳公主为了报仇，这是要坑爹啊。不惜败坏自己父亲的名誉，也要将我拖下水。

这可咋办？

郭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笑呵呵地问道：“岑侍郎，您经常陪王伴驾，对陛下最为了解了，您说，这事儿是不是陛下干的呢？”

在郭业的算计里，不管岑文本和自己有多大的仇，现在也得帮着李二陛下说话。这家伙除了文章写得好以外，唯一的长处也就是深通为官之道了。

今日之事，岑文本具体说了什么李二陛下不得而知，但是他有没有为李二陛下说话，却很可能被李二陛下知晓。岑文本深通为官之道，在这种场合，怎么敢说李二陛下的坏话？

事实上，岑文本此时，早已被李行廉的言语所说服。在他的心目中，这事儿就是李二陛下干的。

要是往常，岑文本为人谨慎，背后的确不敢说李二陛下的坏话。问题是现在，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就在屏风后面坐着呢。

他心中暗想，我要是绞尽脑汁，为陛下辩护。想出七八条理由，证明陛下不可能干这事儿。但这件事又确实是陛下干的。那听到陛下的耳朵里，会不会以为我是在讽刺他？

那我反其道而行之，直接赞同李行廉的看法，表现自己刚直不阿呢？还是不成。满朝文武，有一个魏征就够了。再多一个，陛下也受不了。

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表态。就算表态，也不能说陛下不可能强抢民女，而应该说陛下即便是真的强抢民女，那也是情有可原之事。

岑文本眼珠一转，说道：“此事关系重大，鄙人也不知谁是谁非。以在下之见，不如由秦国公当面向陛下询问？”

李行廉道：“要是向陛下询问有用的话，老夫又不是见不着陛下，哪用得着秦国公代劳？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怕陛下出言推脱，说不知道此事。老夫总不能要求搜查陛下的皇宫吧？所以，才要秦国公下一道公文，说明经过调查，吕艳娘确实是为陛下所得。老夫有了这道公文在手，就可以让陛下推脱不得。”

岑文本摇了摇头，道：“李侍郎此言差矣。依在下之见，假如这事儿确实是陛下干的，他就必然会承认。”

“为什么？”

“陛下强纳巢王妃一事，人尽致知，陛下也丝毫不加以遮掩。李侍郎您想想，是强纳巢王妃之事对陛下名声有碍，还是纳了您的弟媳一事，对陛下的名声不好？在下以为，陛下对这种小事，根本就不在乎，更不会出言推脱。”

李行廉点了点头，道：“你这么说也有道理……那我就不要秦国公的公文了，这就去入宫面圣。”

“不可！”李行廉和高阳公主异口同声地说道。

“有何不可？”

李行廉当然不能说陛下就在这儿呢，您不用入宫了。他只得道：“呃……陛下虽然不会出言推脱，但是您乃这个案子的苦主。就这么向陛下要人，难免会让陛下的脸上不好看。寻找失踪人口，乃是秦国公本分，这事儿还是他去向陛下提比较好。”

高阳公主也说道：“询问陛下这种小事，乃是查案的一部分，秦国公当然责无旁贷，您又何必越俎代庖呢？”

郭业道：“要说查案，郭某人当然责无旁贷。不过要说询问陛下嘛……”

他摇了摇头，道：“没有必要。在下坚持认为此事与陛下无关。李侍郎请回，一个月内，郭某人必定会给你一个公道。”

李行廉道：“此事就是陛下干的，让你询问一下陛下，不过是让陛下的面子上好看一点。秦国公，你不敢去询问陛下，就是一个谄媚侍君的小人！”

高阳公主面含讥讽之色，道：“哎呦，我说秦国公，您是国家大臣，可不是后宫的阉人……本宫身为陛下的女儿，都不掩父过了，您堂堂的秦国公，竟然这么胆小怕事……啧啧……还真是让人担心，您胯下那玩意儿，究竟还在不在。”

岑文本叹了一口气，道：“秦国公，不是我说你。你这风骨实在是……唉，岑某人羞于与你同朝为官！”

郭业怒道：“听你们这意思，是认定陛下强抢民女了？”

李行廉道：“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还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高阳公主道：“知父莫若女，此事必为父皇所为。”

岑文本道：“就算此事真是陛下所为，也不过是陛下的一件风流韵事罢了。秦国公，您问一问又有何妨？”

正在这时，屏风后面有人咳嗽一声，道：“你们……够了！”

## 第1724章李二陛下发飙了

紧接着，脚步声，从屏风后面转出两个人来，正是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

除了岑文本，其他人都吓傻了！

这尼玛是怎么回事？怎么长安府衙的大堂上，还能大变活人？大变活人也就罢了，怎么把大唐天子给变出来了？

“微臣岑文本，参加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有了他领头，众人这才回过魂来，跪倒在地，给李二陛下行礼。

要是往常，李二陛下就得说“平身赐座”，但是今天不一样，李二陛下的火大了！他冷哼一声，坐在了原来郭业的位置上。长孙皇后狠狠地瞪了高阳公主一眼，坐在了原来岑文本的位置上。

一时之间，大堂之内鸦雀无声！

众朝臣冷汗滴滴，等着李二陛下最后的发落。

众衙役勉强做出严肃状，其实心里边暗爽，想看看这场闹剧如何收场。但是天不从人愿，李二陛下道：“长安府的衙役退下！”

“喏！”

等衙役们心不甘情不愿地离去了，李二陛下站起身来，到了高阳公主的面前，咬着牙说道：“知女莫若父，嗯？强抢个把民女也没啥打不了的，嗯？不掩父过，嗯？高阳，你真是朕的好女儿！”

“父皇，您听我解释……”

“解释！你解释个屁呀！”李二陛下忍不住暴了一句粗口，道：“要听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为父亲耳所听，难道还能做得了假？”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叹了一口气，道：“朕之所以生你的气，不仅仅是因为你误会了朕。而是因为听你刚才所言，就知道你品行不端。要是有一天作出什么横行不法的事来，朕毫不奇怪！你起来吧……”

“谢父皇！”

“现在你就回你的公主府，抄写《贞观律》一百遍！不抄写完，不准出府！”

“父皇，《贞观律》那么多字，抄一遍就得十天半个月的。您让孩子抄一百遍……”

“嗯？”

“遵旨！”

面对怒气勃发的李二陛下，高阳公主不敢再啰嗦，眼含泪水，离开了大堂。

然后，李二陛下又来到了岑文本的面前，道：“岑侍郎！”

“微臣在！”

“朕还是头一次听说，强抢民女不是一件违法之事，而是一件风流韵事。岑侍郎，你的圣人书读得多，能不能给朕解释一下？”

“呃……这个……”没想到，千算万算，还是惹得李二陛下不快了，岑文本面色尴尬，道：“陛下……这……这都是误会啊！微臣还以为……”

李二陛下狞笑道：“还以为朕真的强抢民女了？是不是这个意思？高阳年

纪小不懂事，你岑文本一把年纪了，难道都是活到狗肚子里边去了！起来！给朕滚一边去！”

“是……是……”

中书侍郎，那也是国家的高级官员了。要是别人，李二陛下绝对会给他留些体面。比如郭业、尉迟恭、房玄龄、李靖等人，李二陛下就算再恼，也不会出言侮辱。

但是岑文本不同，这家伙除了文章写的好之外，唯一的优点就是善于逢迎李二陛下。比朝廷的弄臣也强不了多少。所以，李二陛下气急了，还真不把他当人看。

打发走了岑文本，李二陛下又来到了郭业的近前。

郭业自个儿就麻利地站了起来，道：“陛下，疾风知劲草，板荡显忠臣。关键时刻，还得看咱郭业郭子仪的。现场这么多人，也只有我郭业，从始至终，最为相信您的人品。您看……今天是不是赏我点啥？比如从礼部尚书换成兵部尚书什么的……”

李二陛下颇为玩味地看着郭业，道：“不错，今天的确是你的表现最好。不过……你能不能给朕解释一下，皇后是天下第一美人，这话是怎么来得？”

“这个……”郭业在李二陛下面前，可不能信口开河，说长孙皇后在自己的眼中是最美，那不是找死吗？

他顺口胡诌道：“陛下，此事众人皆知，您不知道？”

岑文本这回可逮着理了，说道：“胡说！什么众人皆知？我岑文本就从来没听说过！什么长孙皇后是天下第一美人？简直是无稽之谈！”

长孙皇后脸一沉，道：“哦？是吗？”

岑文本好悬没吓趴下，赶紧解释道：“微臣不是那个意思……微臣的意思是皇后娘娘当然是美人……不过这天下第一嘛……”

“你是说有人比本宫更漂亮？”

“这……这当然也不是……”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呃……”岑文本被长孙皇后堵得哑口无言。

李二陛下咳嗽一声，给岑文本解了围，道：“岑侍郎的意思是，观音婢你母仪天下，乃是天下最为尊贵之人，即便你真的是天下第一美人，我大唐子民，又怎么可能有胆量，来品评你的容貌？秦国公，你说是不是啊？”

郭业当然可以偷奸耍滑，说长孙皇后是美人，论身份又是天下第一的女人，所以称为天下第一美女一点也不过分。但是在李二陛下面前，耍这种小心眼毫无意义，不彻底打消李二陛下的疑虑，就是自己把这个谎圆得再好，也无济于事。

他说道：“微臣出身寒微，想当初微臣在乡间之时，乃是一个农夫。乡人粗鄙，闲聊之时，会说到谁乃是天下第一美人。大家争论来，争论去，最终公认皇后娘娘乃是天下第一美人。”

岑文本道：“秦国公，你这就更是胡说八道了。一帮子农夫，连皇后娘娘的面都没有，怎么可能……”见长孙皇后又面色不善，岑文本不敢往下说了。

郭业不慌不忙地解释道：“乡间老农，当然没见过皇后娘娘的面。但是他们知道，是陛下提三尺剑，扫平乱世，让大家过上了太平日子。又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让大家能够吃饱穿暖。所以，大家感念陛下的恩德，认为陛

下理所应当吃天下最美味的事物，宠幸天下最美的女人，玩赏天下最贵重的奇珍异宝……陛下下的皇后要不是天下第一美人，那谁还能称得上天下第一美人？”

然后，他跪倒在地，道：“微臣无状，年少无知之时参与了品评皇后之事，还望陛下治罪。”

“起来！”李二陛下满面春风，道：“天下之间，最贵重之物，乃是民心。而四民之中，朕最看重的，就是农人之心。就算他们有些许出格的言论，朕尽可以优容！至于郭爱卿你嘛……就跟今日这事功过相抵，不予追究。”

“谢陛下！”

要说郭业这话，远远算不上无懈可击。不过，这番话正好搔到了李二陛下的痒处，就算有些微不合理之处。也被李二陛下完全忽略了。

李二陛下得位不正，最渴望的，就是天下人的认可。为了这个，他才优容魏征的屡次犯言直谏，好塑造一个虚言纳谏的有道明君形象。为了这个，他才干出了贻笑千古的修改史书之事。现在听说了乡间老农对自己的衷心爱戴，早就美得找不着北了，哪还顾得上别的？

现在，地上还跪着的人，只有这个案子的苦主，中书侍郎李行廉和他的侄子李忠了。

李二陛下道：“李行廉！”

“微臣在？”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你说得好啊！”



## 第1725章揽活上身

李行廉额头上的冷汗滴滴滚下！

有其父必有其子，这话一出口，可就是骂了两个皇帝。一个是李二陛下，一个是已经去世的太上皇李渊。

这话要是跟郭业说，倒还没啥。就算郭业给李二陛下打了小报告，他还可以说郭业乃是虚言构陷。

就算郭业和岑文本同时把他举报了，只要他坚持不认。李二陛下也不能把他怎么着。说到底，李二陛下为了塑造有道明君的形象，一般不会因言罪人。就算李行廉真有说什么出格的话，能优容的他也就优容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李二陛下亲耳听到了。

李行廉骂了李二陛下，李二陛下忍了。那还可以解释成李二陛下胸怀宽广，虚心纳谏。但是李行廉骂高祖李渊的事情怎么办？听说别人骂自己的爸爸都无动于衷，别说是皇上了，就是普通老百姓，也得被人骂一句窝囊废！

现在这情况，李二陛下不治李行廉的罪，那就是不孝！从哪个角度来讲，李行廉今天也讨不了好去。

李行廉心思急转，道：“陛下明察，这都是秦国公郭业给微臣下的套啊。他故意把您请到了屏风后面，然后引诱微臣说您的坏话。这件事的罪魁祸首乃是秦国公郭业！”

李二陛下都被他气乐了，道：“秦国公郭业？你说他是他引诱你诋毁朕和先皇？”

“正是。”

“好，就算是秦国公故意出言引诱你诋毁朕和先皇，你怎么就受了他的引诱呢？要是有人引诱你叛国投敌，你又当如何？”

“这……”

李二陛下没等李行廉想起辩解之辞，又紧接着说道：“再者说了，秦国公姓郭名业字子仪。不是复兴诸葛，单名亮，还有个字叫孔明。他怎么能未卜先知，知道你今天要来敲鸣冤鼓，才特意把朕请来？”

“嗯……也许是郭业临时起意要陷害微臣，也未可知。”

“那你和郭业原来有过节？”

“往日无冤近日无仇。”

“既然郭业和你无冤无仇，为何要陷害你？”

“这……”

李二陛下长叹一声，道：“告诉你，李行廉，你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实上，今天秦国公根本就不知道朕在屏风后面。”

李行廉眉头一皱，道：“陛下，你这话说得可有点过了……秦国公乃是长安令，长安府衙之内的事情，岂能瞒得过他？”

郭业苦笑道：“实不相瞒，今日是郭某人初次来府衙视事。要说对府衙的了解，在下不比李侍郎您强多少。”

李二陛下道：“岑文本，你告诉李侍郎，是谁把朕引来长安府衙的？”

岑文本冲着李行廉摇了摇头，道：“是在下把陛下引来此地的。”

“你……”郭业和李行廉一起惊呼出声。

事到如今，李行廉当然不能说李二陛下今天的目的，是暗查郭业是否徇

私枉法，只得道：“李侍郎。刚才我不是说了吗，今天我来府衙，是为了舍弟的官司。秦国公铁面无私油盐不进，没奈何，我这才把陛下请了过来。”

“这么说，您是想让陛下在秦国公面前为令弟求情？”

“正是。”

“那我就不明白了，求情总得当面求吧？陛下躲在屏风后边，算怎么回事？”

“这个……其实是这么回事。舍弟的官司这还没判吗？在下把陛下请来，为的是以防万一。万一舍弟的官司输了，那就请陛下为舍弟求情。那万一舍弟的官司赢了呢？陛下也就不必出面了。”

“哼！就算你说得有理。为人君者，这么鬼鬼祟祟，成何体统？”

李二陛下道：“你先别管别人的是非。单单说你自己，出言诋毁先皇，该当何罪？”

事到如今，李行廉也索性是破罐子破摔了，道：“请问陛下，何谓诋毁先皇？”

“难道还用朕重复吗？你说先皇道德败坏，可是朕亲耳所听。难道你还想抵赖不成？”

李行廉正色道：“陛下所言，微臣不敢苟同。先皇贬人夫纳人妻之事，可不是微臣所捏造，而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实。这等行为，微臣说一句道德败坏，不知如何能称得上‘诋毁’二字？还望陛下教我。”

“这……就算称不上是出言诋毁先皇。但孔圣人都说要‘为尊者讳’，朕问你个对先皇不敬，你可心服口服？”

“微臣愿领不敬先皇之罪！”

不敬先皇，充其量也就是罚铜，难解李二陛下的心头之恨，他继续说道：“还有你说朕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又怎么解释？”

李行廉满脸无辜之色，道：“陛下，难道您非要微臣说您是高祖的不肖子孙才成？”

“你……好，这句话朕不跟你计较。但是你诬陷朕强抢民女之事，总是证据确凿吧？哼，不准秦国公调查，直接要求秦国公出公文，说是朕抢了你的兄弟媳妇。这你又要怎么解释？”

李行廉再次跪倒在地，道：“陛下，您可敢对天发誓，此事绝非您所为了？”

“有何不敢？苍天在上，后天为证。我李世民在此发下誓言：朕从来就没见过什么吕艳娘，更没把她纳入后宫。如违此誓，天厌之，地弃之。”

李二陛下把重誓发完，又冷冷地看向李行廉，道：“现在李侍郎又怎么说？”

皇上一般情况下说话，都叫金口玉言，更何况是对着天地发下的重誓呢？李行廉当时就信了。他脸色一变，再次叩首，道：“微臣愿领诬陷陛下之罪。”

李二陛下道：“郭爱卿，你说对李侍郎应该如何惩罚？”

这个问题郭业还真不好回答。凭心而论，无论是高阳公主还是岑文本，都对郭业没安着什么好心。但是李行廉不同，人家刚开始根本就没打算找郭业的麻烦，完全是被高阳公主挑唆至此，本身对郭业并无恶意。

再者说了，人家李行廉的兄弟媳妇不明不白地被抓走了，郭业身为长安

令，不仅不帮李行廉把人找回来，还要治人家的罪，这也太不厚道了一点。他沉吟了一下，说道：“微臣还要问李侍郎几句话。”

“准！”

“李侍郎，按说您的兄弟媳妇，都失踪了快一个月了。您早就应该报官啊。为何直到今日，才来长安府衙鸣冤告状？”

“唉，说来惭愧。我那兄弟媳妇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为了避免旁人的闲言碎语，老夫对她那边只是供养不缺。至于她那边具体的事情，是一概不问。也就是最近几天，才有一些闲言碎语传到了老夫的耳朵里。老夫这才找来忠儿询问，没想到竟然牵扯到了陛下……”

李二陛下怒道：“你还认为此事与朕有关？”

李行廉再次叩首，道：“现在微臣已经相信，此事确实与陛下无关。只是错已铸成，奈何？奈何？”

郭业也跪倒在地，道：“陛下，微臣想向您讨一个人情？”

“你是让朕饶恕李行廉？”

“正是。李侍郎不过是误信人言，并非诚心诬陷陛下。还望陛下明察。”

“哼，误信人言？他误信人言，就可以把屎盆子扣在朕的头上？那朕受的冤屈，又能向谁讨回公道？”

郭业道：“陛下，俗话说得好，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您贵为天子，怎么也得比宰相的度量好吧？这不过是一件小事，您大人有大量，还是不要和李侍郎一般见识了？”

李二陛下道：“要朕不追究李侍郎诬陷朕的事情也不难。但是您要答应朕的一个条件？”

“陛下有什么旨意，吩咐下来便是。”

“不！这只是朕的条件，而不是旨意。”

“那……陛下请讲！”

“限你三天之内，查清李行廉的兄弟媳妇被掳之迷！如果你三天之内，为朕洗脱了这个不白之冤，李侍郎诬陷朕的事情，朕就不追究了。但是假如三日之内，你没有查清此事。哼哼，李行廉该领什么罪，就领什么罪，朕让韦挺来判！”

“陛下……三天时间是不是太紧了一点……”

“朕知道三天时间太紧。所以说，这只是一个条件，而不是朕的旨意。答应不答应，郭爱卿可以自择！”

郭业一咬牙一狠心，道：“陛下，您这个条件，微臣答应了！”

## 第1726章郭业审案（1）

从李二陛下提的这个条件来看，他对于宽恕李行廉是毫无诚意的。三天之内破案，在古代来讲，简直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想想也不奇怪，刚才就数李行廉喷李二陛下喷得狠，什么“有其父必有其子”啦，什么“强纳弟媳”啦，一套一套的，把李二陛下说成了一个好色无度的昏君，李二陛下听了能不生气吗？要是往常，李二陛下为了保持虚言纳谏的形象，也只能忍了。

但是现在，李二陛下有了“为父报仇”的大义，焉肯把李行廉轻轻放过？之所以提这么个条件，完全是为了敷衍郭业。不管怎么说，这名心腹爱将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不过，对于郭业来讲，假如自己在三天之内，真的把案子破了。没说的，这算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即便是三天之内没有破案，自己也是问心无愧。

说到底，李行廉和郭业不仅没啥交情，甚至还在李二陛下出现后，企图攀诬郭业。郭业为他做到这个地步，已经够意思了。

把李行廉的事情暂且搁到一边，郭业问道：“陛下，您今天来……是要为岑文昭求情？”

李二陛下狠狠地瞪了岑文本一眼，道：“朕改主意了。此事你尽管秉公断案，朕绝不干涉！”

“遵旨！那您先请回宫？”

“不！朕就要在这里，看郭爱卿审案。你坐在那里……”

现在长安府衙的座次顺序为，李二陛下居中，长孙皇后和郭业分坐左右。

至于两大中书侍郎，连坐的位置都没有。站在皇后身边吧，没那个规矩。站在李二陛下身后吧，李二陛下看他们两人就烦，冷哼一声！这两个人也知趣，紧走几步，站在了郭业的身后。

这下郭业可牛逼大了，与皇后娘娘座次相等，两大中书侍郎身后侍立！

又把衙役们招上堂来，郭业一拍惊堂木，高声喝道：“带人犯！”

……

……

许元化此时的心情很郁闷。

昨天晚上，文四海把他们送入大牢的时候，因为不知郭业的倾向，所以也就没有对许元化刻意照顾。

许元化和岑文昭一行人，是被分别关押在了相邻的两间牢房之中。透过铁栅栏，双方可以互相看见，谈话更是毫无问题。

等狱卒一走，岑文昭又开始气焰嚣张，道：“许元化，你别以为有了一个小小的衙役撑腰，就能赖得掉咱们哥们的债务。”

“我……我没想赖账！一千贯钱我会还给你的。”

“那可不成，咱们白纸黑字写的清楚。你那老婆和妹子，已经是我岑文昭的人了。怎么也得陪我风流快活几天才成……”

有个无赖起哄道：“岑大哥吃肉，别忘了给咱们兄弟喝点汤。”

“那是自然。我岑文昭可不是吃独食的人，在场的有一位算一位，人人有

份！”

“你们白日做梦！”

“我们白日做梦？嘿嘿，许元化，我看你才是白日做梦。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你可知道，我岑文昭是什么人？”

“不就是个芝麻绿豆小的九品官，什么校书郎吗？”

“我这个校书郎的确不算什么，但是我哥哥可厉害！知道我哥哥是谁吗？”

“不知道。”

“我哥哥就是当今的中书侍郎岑文本！”

天子脚下的百姓，对于政治还是有一些基本的认识的。人们顿时惊呼连连，道：“您的哥哥是中书侍郎？”

“那岂不是三品官？跟宰相也差不了多少。”

“比长安令都高着好几级呢！”

“岑大哥，你们家还缺家丁吗？”

“真的假的？岑大哥，您背后有这么大的势力，怎么从来不显山不露水的？”

岑文昭得意洋洋，道：“众位哥哥兄弟，别误会。我以前之所以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是不想和大家生分了。我这个人啊，不愿意当官，就喜欢在市井当中厮混，就喜欢与众位交朋友……”

“岑大哥，好样的！”

“岑大哥，够义气！”

“岑大哥，从今往后，只要您一句话，我们为您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

接受了一翻吹捧之后，岑文昭又对许元化说道：“姓许的，有道是光棍不斗势力。听我一句良言相劝，这个官司咱们还是别打了。你回去之后，把你老婆和妹妹送到我的府上，我过几天再还给你，又不会少了一块肉？”

许元化强打精神，道：“你家里的权势再大，也不可能在长安城内一手遮天，这长安城是有王法的地方！我不怕你！”

“王法？王法还不是人定的，王法还不是要人执行？我大哥发下一句话来，那长安令安敢违命？”

许元化道：“那可不一定。我可是听说了，现如今的长安令，乃是秦国公郭业，论身份，只在中书侍郎之上，绝不在中书侍郎之下。您那位大哥的面子，人家还真未必卖。”

“我说你这个人简直太幼稚了！官官相护的道理你懂不懂？莫非郭业不卖我大哥的面子，非要卖一个小衙役的面子？真是岂有此理！”

“不是卖小衙役的面子，是卖道理的面子，是卖大唐律法的面子！”

“你……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咱们明天大堂上见分晓！”

“好，咱们走着瞧！”

尽管在气势上不落下风，但是许元化知道，这场官司自己输定了！人家岑家那么大的权势，又有确凿的证据，自己凭什么和人家斗？凭大唐律法？凭着所谓的道理？还是别开玩笑。说是可以这样说，自己要是真信了，那可就成了傻逼了！

但是，事到如今，自己还能怎么办？撤诉交人？那跟打输了官司有啥区别？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就算为了报答那个小衙役的恩情，自己也得死硬到底！

怀着无比悲壮的心情，许元化走上了大堂。

“威——武——”众衙役齐声喝喊！

无论是自以为必输官司的许元化，还是自认为有恃无恐的岑文昭一行人，都吓得跪倒在地，不敢抬头！官府的威严，在大堂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原告许元化，抬起头来！”

“是！”

许元化这才抬头观看，一眼就看到了正当中的李二陛下，再往两边看，一边是一个绝美的女子，另一边却是昨晚救了自己的小衙役！

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昨晚那个小衙役的身份不一般，乃是长安府衙之内的重要官员？如果是那样的话，自己这个官司还有得打！

郭业咳嗽一声，道：“许元化，你到底是因何状告岑文昭等人，还不从实讲来。”

“是！小人本是……”

许元化讲完了，郭业道：“你且退在一旁，岑文昭！你来说！”

岑文昭听着这个说话的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呢，猛一抬头，正好和郭业打了个对眼，道：“你……你是那个小衙役……”

“大胆！竟然对本官不敬，掌嘴二十！”

几个衙役一拥而上，那岑文昭拖下堂去，这就开始行刑！二十个大嘴巴子抽完，岑文昭的双颊高高肿起，鲜血顺着嘴角往下流！

岑文昭这可不干了，道：“你这是公报私仇！你知道我是谁吗？我的哥哥是岑文本！你惹不起！”

## 第1727章郭业审案（2）

郭业抓住岑文昭一句话不对，就给了他二十个嘴巴子。这事要是放在现代社会，就是妥妥的公报私仇。

但是在当时，这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了。不但李二陛下，就是岑文昭的亲哥哥岑文本也觉得此事理所当然。在这个时代，主审官的权力近乎无限大。让你抬头，你就抬头。没让你抬头，你就得老实在那低头跪着。一个不对，主审官挑理，打了你也是白打。

岑文昭敢和郭业呛声，从本质上也不是认为郭业不应该打自己。而是仗了岑文本的势，威胁眼前的这个小官。

郭业冷冷一笑，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别说是你了，哪怕是你的哥哥岑文本犯了法，本官也绝不轻饶。”

岑文昭听了这话，可算是明白了，要是落在这个小官手里，自己今天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他扯着嗓子喊道：“秦国公，您可看见了！您这手下的这个小官可是在给您招灾惹祸啊！我哥哥乃是中书侍郎岑文本。得罪了我，就相当于得罪了我哥哥。这个案子您还是亲自审吧，千万别交给那个小官。”

郭业道：“瞎了你的狗眼，本官就是秦国公郭业。”

岑文昭再次忍不住抬头观瞧，道：“啥？你是郭业，那中间坐着的是谁？”

“谁让你抬头的？拉下去，掌嘴四十！”

啪啪啪。四十嘴巴打完，岑文昭的后槽牙都被打松动了。回到大堂之上，岑文昭老老实实地跪倒在地，道：“参见秦国公！”

“这还差不多。”郭业满意地点了点头，道：“实话告诉你，中间坐着的，乃是当今的大唐天子，左边坐着的乃是皇后娘娘。您还不赶紧见礼！”

“您说他是陛……陛下？”

“正是。要不然还有谁能让我郭业坐在下首相陪？”

“臣岑文昭，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加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李二陛下没理他，对郭业道：“朕只是个看客，不用让人犯给朕行礼。这个案子还是你来审理，该怎么审就怎么审。不用顾及朕，更不用顾及岑侍郎。”

“遵旨！”郭业道：“岑文昭，你抬起头来。”

岑文昭都被大嘴巴子打怕了，道：“小人不敢抬头！”

“让你抬头你就抬头，少废话！你是不是又想讨打了？”

岑文昭这才抬起头来。

郭业冲着身后指了指，道：“岑文昭，你看这是何人？”

岑文本当然认识自己的亲哥哥，但是堂堂的中书侍郎，竟然在郭业的身后侍立，让他感到难以置信。岑问本道：“呃……看这个样子，好像是家兄。”

“什么好像啊，那就是你的哥哥岑文本！”郭业微微叹了一口气，道：“现在你该明白了吧，你这个案子虽然事情不大，但是影响可不小。不仅仅惊动了你的亲哥哥中书侍郎岑文本。还惊动了陛下和皇后娘娘。有这么多人在这场”

监督，本官绝不可能偏袒任何一方，一定会秉公断案。”

“是，小人明白了。”

“那好，许元化刚才的供词你听清楚了吧。”

“小人听清楚了。”

“你可有什么要辩解的地方？”

“启禀秦国公，许元化刚才所言全是无稽之谈。他说小人和他博戏了，可有人证？可有物证？人证物证什么都没有，单凭他红口白牙这么一说，就要控告小人有罪，小人不服！”

郭业点了点头，道：“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岑文昭又把那两张文契拿了出来，道：“这是许元化和小人签的文契，请大人过目。这件事的真相是，许元化先用美人计骗了小人的一千贯钱财。然后又恶人先告状，把小人告上了长安府。他这是想让小人人财两失。还望秦国公明察。”

有差役接过文契，递给了郭业。郭业略微看了两眼，就把那两张文契放下了，道：“本官不管这份文契，是经由赌博而起，还是经由诈骗而起。现在的问题是，许元化拿了你一千贯钱，又不想把老婆和妹妹交给你。这样吧，许元化偿还你一千贯钱，这两份文契就算作废，你以为如何？”

“这……小人以为不妥。有道是，沉舟可补，覆水难收。文契既然已经签了，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要是文契签了还能反悔，那签这张文契的意义何在？”

郭业阴阴地一笑，道：“这么说来，你是不愿意文契作废喽？”

“正是如此。”

“许元化，你的意思呢？”

“全凭秦国公做主！”

郭业点了点头，又对岑文本说道：“岑侍郎，尽管双方各执一词。但是事情的焦点，就在于这份文契是否要继续执行。您又怎么看？”

岑文本道：“圣人云，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在下以为，这份文契还是不宜作废。”

“那本官可就宣判了！”

“秦国公请！”

郭业道：“本官宣布，文契有效！”

这话一出口，岑文昭得意洋洋！

许元化面如土色！

不过郭业接下来的话，让他们的心情又翻了一个个儿。只听郭业继续说道：“岑文昭和许元化判流行两年，许元化之妻邢氏，应与许元化和离……”

岑文本道：“慢！秦国公，您这个宣判，到底是何道理？”

“道理？当然是根据《贞观律》喽？”

“《贞观律》？”

“不错，《贞观律》上写的清清楚楚，和买人妻及嫁之者，各徙二年，妾减二等，各离之，即夫自嫁者亦同。本官按律宣判，有何不妥？”

然后，郭业又满怀遗憾地说道：“本官也不想把这件事弄成这个样子。刚才我可是劝过令弟了，要他主动宣布文契无效。没奈何，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啊……啧啧啧……这真是时也！运也！命也！”



“买人妻也犯法？《贞观律》上果真有这一条？”

李二陛下道：“当然有这一条。本夫把自己的老婆嫁给别人，从本夫来讲，这是无耻之行。对于民风来讲，驱使女子失节，也实在是伤风化。所以，《贞观律》特意加上了这一条，以彰教化。”

有了李二陛下背书，郭业的判决就是板上钉钉了。

岑文昭这下也顾不上挨打了，扯着脖子喊道：“兄长救我！兄长救我啊！我不想受两年流刑啊！”

岑文本跪倒在地，道：“陛下开恩，开恩啊！”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朕早就说过，要秦国公秉公断案。现在你又要朕法外施恩，这是打算让朕出尔反尔吗？”

岑文本道：“陛下容禀。微臣父亲过世的时候，弟弟年纪还小。所以，家母对舍弟特别怜爱。别说两年了，就是舍弟离开两天，家母都会食不知味，睡不安寝。这一下子就判了他两年流刑，微臣恐怕家母会承受不住，发生什么不忍言之事。看在家母的面子上，还望陛下能够网开一面。”

岑文本一边说一边抽泣，看那样子还真是一个天下无双的大孝子。李二陛下也颇为感动，心中一软，道：“秦国公，你觉得……这事能不能通融一下？”

## 第1728章郭业审案（3）

不得不说，岑文本能当上中书侍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岑文本对于李二陛下的心思把握的很准。李二陛下这个人，本质上就是吃软不吃硬。岑文本这么一哭一求，又搬出了孝道这面大旗，竟然让李二陛下回心转意，开始为岑文昭求情了。

对于此事，郭业是乐见其成。或者说，他本来的目的，就不是完全按照《贞观律》断案。

完全按照《贞观律》，那最终的结果，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岑文昭固然要受两年流刑之苦，但是许元化的损失只会更大。《贞观律》只是不准典妻，又不是不准典妹。许元化不仅仅同样要受两年流刑之苦，而且他自己的妹妹，还要典给岑文昭为妾。

归根到底，在这件事上，许元化自己本身就不干净。郭业要是想帮他，就不能严格处理岑文昭。

所以说，郭业刚才的宣判，不过是在吓唬岑文昭罢了。现在有了李二陛下求情，郭业正好借坡下驴，道：“陛下有命，微臣安敢不从。不如这样，还是按照微臣刚才所言，那两张文契就算作废。另外，许元化再拿出一千贯钱财还给岑文昭。微臣这么断案，陛下以为如何？”

李二陛下一皱眉，道：“朕不管岑文昭是涉赌还是涉及诈骗，甚至只是为美色所迷，总而言之，他身为朝廷命官，行为不谨，有失朝廷体面。虽然看在岑侍郎的面子上，两年徒刑可免，但是略施薄惩总是要的。”

“您的意思是……”

“那一千贯钱许元化就不用还给岑文昭了。另外，朕早有耳闻，岑文昭喜欢在市井中厮混，结交一些浪荡子弟。既然如此，朕就成全他，免去他的弘文馆校书郎一职。从今以后，他无官一身轻，可以尽情享乐了！”

“遵旨！”

李二陛下金口玉言，这个案子就这么定了。许元化不仅毫无损失，还白赚了一千贯钱。岑文昭则正好相反，不仅钱没了，还被丢官罢职。

岑文本对于这个结果当然不满意。他不敢怨恨李二陛下，把全部的仇恨都转移到了郭业的身上，暗中发下重誓，要让郭业家破人亡。

郭业当然不知道岑文本的恶毒心思，他现在正发愁李行廉兄弟媳妇的案子呢。

郭业的前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务员，既不是警察，又不是侦探。哪怕是侦探小说，都没看过几本。想要在三天内破案，还真不容易。没办法，只能发动长安府内所有衙役，明察暗访，希望能有所发现。

第一天，众衙役毫无所获。

第二天，众衙役一无所得。

第三天一大早，郭业就来到了府衙之中，把众衙役都集合起来，高声道：“兄弟们，吕艳娘失踪一案，乃是本官上任以来，查的第一个案子。此案的关系如何重大，我就不再提了。总而言之，咱们今天必须破案！如果今天破不了案，在场的有一位算一位，包括我郭业，这个月的俸禄全部扣掉，再每人领五十大板。”

有衙役道：“假如能够破了案，秦国公可有奖赏？”

“那是自然。也不用破案，只要哪位兄弟能把吕艳娘找着了，官升三级，再赏公帑一千贯钱！”

这个赏格已经是非常丰厚了。

一千贯钱是什么概念？

空空儿和精儿两大绝顶高手一个月的工资总共才十贯钱。这一千贯钱，就能雇佣这两大绝顶高手八年之久！

许元化的老婆和妹妹，都是难得美人。签典卖文书的时候，不过作价一千贯钱。可以说，有了这一千贯钱，足以买两个绝色佳人。

这些衙役，每月的工资，还不到一贯钱。换言之，这一千贯钱，比他们一辈子的工资都多。

至于官升三级，对于这些衙役来说，更是有着绝大的诱惑！这些衙役，没有品级，只能算吏，不能算官。官升三级之后，就可以实现从吏到官的重大飞跃。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小丈夫不可一日无钱。只要把吕艳娘照着，就可以权钱两得。顿时众衙役欢声雷动，士气高昂。纷纷表示，今天就算是挖地三尺，也得把吕艳娘找出来。

郭业看军心可用，也非常高兴，道：“那大家就赶紧出发找人，郭某人在此恭候众位的佳音。”

正在这时，只听门外有人高声道：“秦国公，这个赏格是专门针对您手下的衙役呢，还是对所有人都有效？”

紧接着人影一闪，一个俊俏无比的美少年走了近来。

来人正是杨凤怡！

“凤……杨兄弟，你怎么来了？”郭业问道。

杨凤怡微微一笑，道：“听说秦国公为了吕艳娘的案子，食不知味，睡不安寝。在下特意为秦国公解忧而来。秦国公，您别忘了，除了长安府衙的这帮废物以外，您还有一支力量可以用，那就是我们不良人。您把这个差使交给我们吧，保证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

长安府的推官曹文昌眉头一皱，抱拳拱手，道：“敢问您就是新上任的不良人副统领杨二牛？”

“你这消息还真够灵通的。不错，正是某家。”

“杨统领，听您刚才这话里话外的意思，是看不起我们这些长安府的同僚？”

“不是杨某人看不起你们，是你们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没办法让人看得起。哼哼，一个小小的吕艳娘你们都找了两天了，还是一无所获。就这点能耐，还想让我杨二牛看得起，你们也太强人所难了。”

曹文昌冷笑一声，道：“杨统领，有道是看人挑担不吃力，自己挑担步步歇。长安城有人口百万，想从中找一个特定的女子出来，简直就和大海里捞针相仿。不错，我们是没在两天内把吕艳娘找出来。但是换了你们不良人，别说两天了，恐怕别说两个月、两年也没办法把人找到？”

“那可不见得！”杨凤怡好整以暇地说道：“事情上，这个案子我们已经有眉目了。”

郭业闻言，眼前一亮，道：“你们是有吕艳娘的线索了？”

“正是！”

“那她现在到底在哪？”

“您那个赏格……”

“任何人找到吕艳娘，都可以赏钱千贯，官升三级！本官说话算话。”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说完了，杨凤怡冲着门外高声道：“带进来！”

脚步声，几名大汉簇拥着一名面目清秀的女子走了进来。

杨凤怡指着那个女子，道：“这个女子就是吕艳娘，乃是我们不良人找着的。秦国公可不要食言。”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郭业大喜，道：“这次你们不良人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们还调查出了什么？到底是谁掳走了吕艳娘？”

杨凤怡摇了摇头，道：“这我们可不知道。”

“那你们是在何处把吕艳娘找到的？”

“就在大街上。”

“大……大街上？这到底怎么回事？”

## 第1729章文四海再立新功

杨凤怡道：“说来也巧。咱们不良人的几个弟兄在路上发现一个女子昏倒在地。把那个女子救醒之后，问她的身世来历。那个女子就说她叫吕艳娘，乃是中书侍郎李行廉的兄弟媳妇儿。兄弟们一想，您不就是正在忙吕艳娘的案子吗？这就拜托我把人给您送来了。”

日！

敢情不良人完全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

郭业听了这话，不由得目瞪口呆，道：“就这么简单？”

“对，就这么简单。发现吕艳娘的，总共是三个兄弟。稍后我给您列个名单出来，就等着您给他们官升三级了。”

郭业摆了摆手，道：“吕艳娘要是一个人找着的，没说的，就是赏钱千贯，连升三级。但是发现吕艳娘的乃是三个人。这样吧，一千贯钱由他们三个人平分。每人升一级。”

“秦国公，您怎么能说话不算话？咱们可是说好的……”

“当然要三个人平分了。要不然，你说是五万个人找到的，莫非本官就要陪五千万贯钱？国库里也没那么多钱啊！”

……

郭业好说歹说，才把杨凤怡打发走。再然后，就是升堂问案。

把吕艳娘找着，这个案子还不算完，关键是得弄清到底是何人把吕艳娘掳走的。把这些人绳之以法，才能洗清李二陛下的不白之冤。

但是吕艳娘的回答，却让郭业大失所望。

据吕艳娘所言，她被那几个太监骗到了一所大宅院里面。这个宅子的主人，是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人。紫衣人留宿了她几晚之后，喂她喝了一晚汤药。再然后，她就人事不知了。等她再次醒来之时，已经到了大街之上。

郭业听完了眉头一皱，道：“照这么说，你并不知道自己被拐到了什么所在？”

“小女子被掳走之时，坐的是一乘小轿，并不知轿外的情况。至于回来之时，更是人事不省。所以，那所大宅院到底在什么地方，小女子委实不知。”

郭业道：“那个紫衣人长什么模样你总记得吧？”

“当然记得。此人中等身材，看年纪大约在二三十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

郭业听完了吕艳娘的供述，大感头疼，道：“长安城内至少有几万男子和你描述的差相仿佛，你这么说对于查案毫无意义。我来问你，这个男子可与一般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方……”吕艳娘脸颊绯红，低下头去，道：“此人……那里……比较大……”

“我是问你此人的面目有何特异之处！”

吕艳娘微微摇头，道：“这个……确实没有。”

眼见从吕艳娘的嘴里问不到什么线索，郭业也只能先命人把她收入女监之中。

三天时间，这就过去了两天半了。留给郭业破案的时间，只剩下了半天。到底应该如何破案，郭业还是毫无头绪。

最终，郭业决定还是要集思广益。他对在场的衙役道：“诸位，虽然吕艳娘是被不良人找着了。但是这个案子还不算完。谁要是能帮助本官把这个案子破了，原来的赏格已然有效。能不能得钱千贯，官升三级，就要看诸位的本事了。”

众衙役面面相觑，都感到这件事情颇为棘手。

如果说找吕艳娘是海里寻针的话，那找这个掳走吕艳娘之人，就是海里寻鬼。吕艳娘到底长什么模样，大家都有个基本的印象。尽管在茫茫人海之中并不好找，但是运气来了，还是有找着的可能。

可是现在，什么线索都没有，就要大伙找掳走吕艳娘之人，那也太难了一点。此人身份不详，年龄不详，长相还不详。就算当面撞上了，大伙也不认识呀。这可怎么找？

一时之间，大堂之内鸦雀无声。

郭业冷笑道：“有道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诸位吃的就是抓差办案这碗饭，怎么事到临头，都哑巴了？你们对得起朝廷给的俸禄吗？”

正当这时，有人轻咳一声，道：“秦国公别着急，小老儿没变哑巴，我有话要说。”

说话之人，正是郭业新提拔的长安府判官文四海。

“文四海，你有办法找到掳走吕艳娘之人？”

文四海摇了摇头，道：“小老儿可没那个本事。事实上，小老儿认为，掳走吕艳娘之人，并不存在。”

“掳走吕艳娘之人并不存在？”郭业微微沉吟，道：“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说说你的看法。”

文四海道：“吕艳娘您也见到了，秦国公以为此女的姿色如何？”

“呃……只能称得上是清秀而已。算不上什么绝色佳人。”

“还是的呀。吕艳娘这种姿色，在平康巷里多了去了。那个紫衣人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就为了和姿色平庸的吕艳娘睡几晚，您说这合理吗？”

郭业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情人眼里出西施。也许那个紫衣人，单单就看上吕艳娘了呢？”

“那就更不可能了。您想啊，李家世代显宦，家风甚严。吕艳娘自从嫁入李家之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怎么可能有机会与贼人相识？”

文四海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所以，在下以为，所谓的紫衣人一事，纯属子虚乌有。这一切都是吕艳娘编造的谎言。”

“那她为什么要说谎呢？”

“当然是为了把之前的谎言圆起来。”

郭业道：“你的意思是……不仅仅吕艳娘在说谎，就是李忠也在说谎！”

“小老儿就是这个意思。据小老儿猜测，那吕艳娘年方二八春心萌动，那李忠也是少年慕色把持不住，说不定他们就做出什么丑事来。为了长相厮守，李忠这才暗中把吕艳娘藏匿。明面上，他又贼喊捉贼，声称吕燕娘被陛下纳入宫中。他算计的挺好，只要牵扯到了陛下，就没人敢认真追究。怎奈人算不如天算，他那个伯父就是不信邪，非要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后来咱们的衙役们追索的很急，吕燕娘眼看就要藏不住了，这才主动现身。想用一谎言，去圆另外一个谎言。”

郭业听完了这话，想了一会儿，摇了摇头，道：“不对，不对。文四海，

这说不通啊。就算李忠和他的继母做下了丑事，想要长相厮守。他们谨守秘密，偷偷来往也就罢了。完全不必制造吕艳娘被陛下纳入宫中的假象。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文四海道：“这个问题太好解释了。他们倒是想谨守秘密，偷偷来往呢？怕只怕，这个秘密已经瞒不了多久了！”

“你的意思是……”

“恐怕现在吕艳娘已经身怀有孕。吕艳娘再怎么小心谨慎，她怀孕产子的事情可瞒不了人。为了永绝后患，他们才出此下策。”

郭业点了点头，道：“文老头，你分析的很好，很有道理。也许事实的确是如此。不过，这都是你的猜测……无凭无据的，本官焉能根据你的猜测定案？”

## 第1730章祸水东引

文四海阴阴地一笑，道：“此事当然有证据。吕艳娘肚子里的孩子就是证据。您只要找几个大夫给这位吕艳娘把一把脉，那不就证据确凿了吗？”

“把脉验孕？这个到底准不准啊？”郭业想起后世网络上还有‘中医验孕’的争论，迟疑地问道。

“当然准了。要是连喜脉都号不准，那还做什么大夫？”

在这个问题上，郭业还是愿意相信文四海的。他说道：“即便有了这个证据，那也只能证明吕艳娘偷人，并不能说明吕艳娘的奸夫就是李忠。甚至严格较真的话，说她偷人和此案无关，也不是说不过去。”

文四海道：“这个问题就更简单了。咱们公门里有句话，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只要给她过上几堂，严刑拷问，不愁她不招供。”

郭业摇了摇头，道：“严刑逼供？不妥，不妥。吕燕娘可不是一般人，她乃是中书侍郎李行廉的兄弟媳妇儿，咱们怎么能对她用刑呢？”

“这有什么不妥的？吕艳娘偷人的事情，证据确凿。咱们要想知道奸夫之谁，就只能对她用刑。这事即便是中书侍郎李行廉知道了，也得说咱们做得对。”

“这……总而言之，你容本官考虑考虑。能不用刑还是不要用刑。”

事情发展到现在，郭业已经不想让这个案子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在郭业的道德观念里，这个吕艳娘也没什么大错。

算算年纪，在十四岁那年，吕艳娘就守了寡。再联想到李行谄病死的事实。说不定这个可怜的小女孩根本就是在李行谄病危的时候，被娶来冲喜的。两个人并无夫妻之实，只有夫妻之名。

随着少女渐渐长成，面对朝夕相处的唯一男子，春心萌动。一对少男少女偷吃禁果，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这事要是放在现代社会，无非就是上上花边小报，周围的熟人议论几天，就是连道德的指责都不会有。但是在古代社会，这可就破坏伦常的大事。一旦事发，就是两尸三命之局。

可以说，二人谎称吕燕娘被李二陛下抢入宫中，完全是被逼无奈的保命之举。

事到如今，郭业发愁的乃是如何两全其美。既把这个案子破了，帮李二陛下洗清不白之冤。又不让二人的奸情暴露。有了这份心思，他又怎么会同意对吕艳娘用刑？

但是，想要两全其美谈何容易？郭业左思右想不得要领。正在这时，有衙役来报，中书侍郎李行廉求见。

郭业答了一声“请”字，一会儿功夫，就在府衙的客厅之中，再次见到了李行廉叔侄。

两天过去，李行廉的脸色明显地憔悴了许多。他说道：“秦国公，三天时间过去了两天半，不知在下的案子，您查的怎么样了？”

郭业道：“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您想先听哪个？”

“老夫年纪大了，受不得刺激。你还是先说好消息吧。”

“好消息就是您的弟媳我们已经找着了，现在她就在府衙之内。”

“那可太好了！”李行廉高兴得脸上像开了一朵花似的，道：“把她找到，



这个案子就算破了！”

郭业摇了摇头，道：“这就是在下要和您说的坏消息了。尽管把吕艳娘找着了，但是这个案子现在还破不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掳走您弟媳之人，并不是陛下……”

紧接着，郭业就把吕艳娘招供的情况，对李行廉说了一遍。最后，他说道：“事到如今，本官也是一筹莫展。不知李侍郎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这……”李行廉的智商也不低，他沉吟了半晌，道：“秦国公，您觉得吕艳娘所言，到底是真是假？”

“李侍郎您是怀疑吕艳娘说谎？”

“正是如此。吕艳娘所言，说的全是死无对证之事。要么是贼人的手段太高，要么就是她在说谎。相较之下，本官宁愿相信后者。”

郭业道：“假如吕艳娘在说谎，您又当如何处理？或者说……您确定要揭穿此事的真相？”

李行廉的心中涌起了一股不详的预感，道：“秦国公，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郭业站起身来，来到了李忠的面前，道：“在下是什么意思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令侄是个什么意思。”

李忠吓得亡魂皆冒，道：“既然掳走我娘的并非是陛下，小人当然是希望能把那些贼人绳之以法……”

郭业没理他，又坐了回去，道：“李侍郎，请问您贵庚了？”

“不敢称贵，老夫今年四十有七。”

郭业点了点头，道：“四十七岁了，按说您这个年纪就应该儿孙满堂。不过在下听说，您老人家膝下乏人，不知可有此事？”

“多谢秦国公关心，本官确实并无子女。不过好在还有忠儿在，老夫即便无后，也称不上不孝。”

郭业道：“假如说……我是说假如，假如您这个唯一的侄子李忠犯了杀头的罪过，您老人家是要大义灭亲呢，还是要想办法要回护？”

“杀头的罪过？”李行廉脸色一变，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望秦国公明言！”

郭业道：“这事儿我不说，还是要令侄来说。李忠，事到如今，要想活命的话，你就老实交代吧。”

“秦国公您说什么，小人一句也听不懂……”李忠装傻充愣道。

“不懂？好说，好说。既然你不懂我的话，那我就点问你容易听懂的。比如说……吕艳娘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说道最后，郭业的语气已经是无比的阴寒。

李忠当时就吓趴下了，道：“小人错了，小人知道错了。饶命！秦国公饶命啊！”

话说到这个份上，李行廉岂能不知发生了什么？他当即抽出腰间的佩剑，剑尖直指李忠的咽喉，道：“小畜生！你竟然做出这种丑事，有辱我李家的门风！老夫今天就要你的命！”

话说得虽狠，但是要说真下手，李行廉还真舍不得！千顷地一根苗，这一剑刺下去，老李家就算彻底绝户啦！所以，大宝剑在李忠面前晃来晃去，就是前进不得。最终，李行廉颓然一叹，把宝剑扔落在了地上，

再然后，他飞起一脚，把李忠踹翻在地，道：“滚！别让老夫看见你！”

李忠爬起来就要逃走，郭业却把他拦住了，道：“李忠，别走啊！”

李行廉躬身一礼，道：“忠儿做下了这等错事，的确应该千刀万剐。不过，他毕竟是我们李家的唯一后人。秦国公，能不能看在老夫的薄面上，放忠儿一码。”

郭业道：“李侍郎，放李忠一码，也不是不行。不过，这个案子可如何收场？”

“呃……您就向陛下坦诚三日之内无法破案。我李行廉甘愿领诬告陛下之罪。”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李侍郎，您愿意领诬告陛下之罪，那是您的事儿。现在的问题是，我怎么办？您领了诬告之罪，这个案子可不算完。就算郭某人甘愿为了您自承无能，府衙之内还有其他的官员呢。保不齐就有人为了立功受赏而详查此案。您觉得这个案子经得起查吗？还是说您能收买府衙之内所有的官员？”

“这……”

“除了这个问题，还有吕燕娘肚子里的孩子呢！咱们这案子一天结不了案，吕艳娘就一天不能回家。等她这肚子渐渐大起来，本官就是想遮掩也遮掩不了啊！”

李行廉满面愁容，道：“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郭业道：“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我有一计，可以两全其美。既能把案子破了，又能把李忠和吕艳娘的事情隐瞒下来。”

“什么计策？”

“这个计策的名字就叫做祸水东引。”

## 第1731章大德寺

李行廉恭敬地说道：“祸水东引？这个计策到底如何施行，还望秦国公解惑。”

郭业道：“这个计策说穿了一钱不值。其实就是找个替死鬼，让他认了紫衣人的名头。咱们把替死鬼绳之以法，这个案子不就破了吗？”

李忠道：“这个办法好，就这么办了！”

李行廉怒道：“好什么好？据你所言，参与这场劫案的最少也有四五个人。仓促之间，哪能找那么多该死之人？难道为了救你，就要戕害几条无辜的性命？秦国公，多谢您的一片美意。不过这个办法太过恶毒，老夫不能答应。”

郭业抱拳拱手，道：“李侍郎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坚持本心，郭某人佩服。不过，您把我郭业看得也太小了。这么缺德的事情，您不肯干，难道我郭业就肯干了？”

李行廉眼前一亮，道：“这么说来，您心中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郭业苦笑道：“这个真没有。长安城内，天子脚下，乃是首善之地。这个替死鬼的人选还真不好找。在您来之前，在下正为这件事发愁。李侍郎，不知您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难！难！难！”李行廉俩连连摇头，道：“秦国公您还是别白费心思了，想在半日之内，找来那么多罪有应得之人，简直是……”

忽然，李行廉眼前一亮，道：“有了！四五个该死之人不好找，但是鬼神呢？咱们可以说，舍弟生前行善，阴德不浅，死后被封为长安府的城隍。他思念夫人，就把夫人接过去住了几天……这个案子根本就没什么罪犯，完全是一场误会！”

郭业道：“刚才吕艳娘招供，那奸夫可是一个她素不相识的紫衣人！她总不会连自己的亡夫都不认得吧？”

“这个……吕艳娘嫁过来时，舍弟已经病入膏肓，身材相貌都走样了。而且在她嫁过来三天之后，舍弟就撒手人寰。她不认识舍弟，也没啥奇怪的。”

“就算吕艳娘不认识令弟，那令弟总认得吕艳娘吧？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吐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呃……也许是天机不可泄露！”

郭业想了一会，摇了摇头，道：“不妥不妥。不说您这个解释本身就是漏洞百出。就算真能解释的天衣无缝，用鬼神之说来遮掩此事，陛下那一关就过不去。这个替死鬼必须是人，而且有做这个案子的动机和能力！”

李行廉脸色一暗，道：“老夫实在想不出，在半日之内如何才能找到这么多的该死之人。看来忠儿是在劫难逃了……也罢！这都是忠儿罪有应得，老夫也就不难为您了。秦国公，您是个好人，老夫承情了！这个案子您该怎么判，就怎么判！老夫绝无二话。”

李行廉认命了，李忠可不能认！他急的额头上冷汗直淌，道：“别！别！替死鬼能找着的，一定能找着的，你们容我想想……”

李行廉长叹一声，道：“老夫和秦国公，一个是大唐中书侍郎，一个是大唐礼部尚书。我们两个都解决不了的事，你一个白丁……算了，忠儿，事到如今，老夫也不多说什么了。这些日子，你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想喝什么

就喝点什么，等到了那边……”

“不，我能想到！我一定能想到！诶，有了！”李忠猛然间一拍大腿，道：“我想到了！”

“真的想到了？可不能拿无辜之人凑数！”李行廉叮嘱道。

郭业补充道：“不单单是罪有应得，还得有做这个案的动机和实力。这个案子要过陛下那关的，不能随便找人顶缸。”

“都有！都有！您二位就放心吧，这伙和尚绝对是罪有应得。”

“和尚？”郭业眉头一皱，道：“前些年陛下打压佛门甚严，也就是这两年才有所松动。那些和尚都是夹起尾巴做人，怎么可能犯下杀头的罪过？再者说了，即便真的有和尚犯了大罪，匆忙遮掩都来不及，怎么可能被你知悉。李忠，你可不要为了活命，就诬陷好人。”

“小人绝对不敢诬陷。”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快快讲来。”

“小人说的这伙和尚，就在永乐坊内，他们所居的寺庙，叫做大德寺。这所寺庙虽然没建立多久，却是声名远播。”

“哦？这所寺庙因何出名？”

“送子佛！长安城内，很多没有子嗣的女子，前往长寿坊的大德寺祈祷，十分灵验。只要去过几次，就能身怀有孕。”

郭业听了，就是心中一动，道：“你的意思是……送子佛送子是假，和尚送子才是真。这些和尚在佛门清静之地，奸辱女子，才让这些求子之人身怀有孕？”

“不愧是秦国公，一点就通。您说说，那些和尚欺负了那么多良家女子，岂不是罪有应得？而且，他们有了这个前科，设计掳走艳娘，就更是顺理成章之事。拿他们当替罪羊，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郭业大喜，道：“你可有证据？只要证据在手，你这个官司，包在本官的身上！”

“证据？这小人哪有呀？小人要是真有确凿的证据，早就报官了，岂能容得那帮和尚逍遥法外？”

李行廉道：“没有证据，怎么能说明那些和尚侮辱良家女子了？说不定真的是送子佛显灵呢？依老夫之见，你这分明是为了找替罪羊，胡乱攀诬好人！”

李忠连忙解释道：“侄儿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间接的证据还是有的。”

郭业大感兴趣，道：“说来听听。”

“就在三个月前，小人偶然间见一个书生在大德寺外哭泣。小人上前询问，才知道那个书生的妻子，到大德寺求子，一夜未归。他去大德寺庙要人，却被告知从未见过他家的娘子。那书生寻人不得，这才在大德寺外哭泣。小人猜想，会不会是那伙和尚见那书生妻子美貌，心生不轨，因奸不允，就把她暗中囚禁起来。”

李行廉道：“即便真有此事，那个书生为何不来府衙告状？”

郭业摇了摇头，道：“李侍郎，话不能那样说。这种事情，没凭没据的，哪个衙门都不会受理的。书生说他的妻子去大德寺了，谁能作证？再者说了，即便真的有人能够作证书生的妻子进了大德寺，也不能说就是大德寺内

的和尚所为。也许是她出了寺庙之后，又被歹人劫持了呢？大德寺的香客那么多，人家没留意他妻子的行踪，算什么罪过？”

李行廉紧皱眉头，道：“照你这么说，即便真有苦主都不能把大德寺怎么样，那咱们今天要干的事，说句不好听的，就是要栽赃陷害，岂不更是难上加难。”

郭业微微一笑，道：“君子可以欺之以方。大德寺的和尚把案子做的滴水不漏，那个书生的确拿他们没办法。但是我郭业可不是什么君子。这就点齐三班衙役，兵围大德寺。把这寺庙搜个底朝天，不愁找不到他们违法的证据！”

李行廉道：“秦国公为了老夫之事，做到这个地步。老夫真是感激不尽。不过，您想过没有，如果咱们猜错了，或者说您在大德寺内没有找到什么真凭实据，此事又该如何收场？”

## 第1732章佛门护法的正当权力

郭业道：“本官是不相信什么送子佛的，如果的确如令侄所言，那伙和尚肯定有问题。”

“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郭业满不在乎地一笑，道：“李侍郎，你可知道我郭业是什么人？”

“您不是秦国公吗？”

“还有呢？”

“礼部尚书兼领军卫府大将军、长安令以及不良人大统领。”

“还有呢？”

“还有？请恕小老儿孤陋寡闻，莫非您还有别的职司？”

“实不相瞒，我郭业还是佛门和道门的护法。在下身为佛门护法，有权对任何寺庙进行搜查，大德寺又怎能例外？所以说，咱们此次搜查大德寺，无论能不能搜到和尚们不法的证据，都对本官没有任何妨碍。”

“秦国公您简直是……无所不能，小老儿佩服之至。”

说到这里，忽然李行廉的脸上有些发红，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小老儿有个不情之请，不知秦国公能否答应。”

“李侍郎有话请讲！”

“呃……以前咱们俩虽然同殿为臣，可是来往得不多。不过经过今日之事，小老儿对您可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如果您不嫌弃的话，能否和小老儿结拜为兄弟！”

郭业一嘬牙花子，为难地说道：“这个……李侍郎，您的人品我郭业是佩服的，能与您结为兄弟，真是郭某人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不过你我二人，都是大唐的高官，搞这个结拜的江湖把戏……有些不合适吧。再者说了，咱们俩这个年纪，也实在是相差得太悬殊了一点……”

李行廉当然知道和郭业拜把子非常不合适，如果可以的话，他也不想和江湖人那样，求着和人拜把子。

但是，形势逼人强，现在李家会不会绝嗣，可全靠郭业了。他和郭业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不给郭业点好处，他心里能踏实吗？

但是应该给郭业什么好处呢？

郭业富可敌国位高权重，家中的娇妻美妾成群结队。李行廉自己一琢磨，自己还真没啥拿的出手的。

要是李忠犯了别的事儿，他就让李忠认郭业当干爹了。不过李忠犯得这事儿太下作了，和继母私通。李忠敢拜，郭业也不能收呀。继母你都能下的去手，你认了我当干爹，那你那些干娘们岂不无比的危险？

没办法，李行廉只能亲自出马了。

他脸色一沉，道：“有什么不合适的？秦国公，您可别敷衍老夫。现在朝野上下谁不知道，您和鄂国公尉迟敬德乃是结拜的兄弟。论身份，论年纪，老夫哪样也不次于尉迟恭，怎么您和他拜得，就和老夫拜不得？”

郭业苦笑道：“您别听鄂国公瞎说，他那是爱跟人开玩笑。我和他虽然兄弟相称，可从来没拜过把子。他也就是那么一说。”

“这样呀……那也成。兄弟相交贵在知心，咱们也不用炸鸡头烧黄纸，从今往后你我二人就以兄弟相称。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从今往后，有什

么为难之事，尽管找我李行廉。我李行廉要是皱一皱眉头，就……就死无葬身之地！”

郭业心说，这老家伙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了。这句话得反过来听，李行廉想说的是“我的事情，就是你的事情”。他是怕我不肯对李忠的事情尽心，在这敲砖钉脚呢。

不过，李行廉话说到这个份上，郭业也就不能不答应了。

从内心来讲，郭业并不讨厌李行廉。

皇上把自己兄弟的遗孀抢了，这事要是放在别人身上，恐怕会忍气吞声，当作此事从未发生。甚至有些寡廉鲜耻之徒，会将此事作为自己的进身之阶，到李二陛下那求取好处。李行廉则不然，他不仅仅没有故作不知，还径直去皇宫要人，这就说明李行廉很有胆魄，不畏强权。用一句现成的词儿来说，就是威武不能屈。

后来，查明此事是李忠所为，郭业说要找几个替罪羊来遮掩此案。李行廉则宁愿绝嗣，也不愿意牵连无辜。这就说明李行廉做人做事很有底线。

能和一个既有胆量又能谨守底线的大唐高官做朋友，郭业有什么不满意的？

他说道：“既然如此，那郭某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李行廉心头大定，道：“忠儿，还不赶快拜见郭叔叔！”

李忠也不傻，虽然郭业比自己也大不了几岁，但是只要能活命，别说叫叔叔了，叫爷爷也没问题呀！他跪倒在地，道：“侄儿拜见叔叔！”

郭业随手赏了他一块金锭，道：“这块金子就算我这当叔叔的给你的见面礼了。待会咱们就兵围大德寺，要是能搜查出那些和尚淫辱妇女的证据还好，要是查不出来……乖侄儿，你可别埋怨叔叔心狠！叔叔也只能帮你到这个地步了。”

……

郭业一声令下，几百名衙役当时就把大德寺围了个针扎不进，水泄不通。当时，天将过午，大德寺中香客众多，顿时引得一阵鸡飞狗跳。

郭业带着李行廉叔侄刚一入寺，就有一伙和尚迎面而来。

为首的和尚，大约五十来岁，身披宝蓝色的袈裟，中等身材，方面大耳，慈眉善目，看起来还真是一个有德的高僧。

那和尚高声道：“阿弥陀佛，你们究竟是什么人？竟然围我大德寺！这里是你们撒野的地方吗？此地女施主很多，甚么有不少女施主乃是朝廷命妇，惊扰了她们，你们担当得起吗？还不速速退去！”

郭业微微一笑，道：“大和尚，敢问您的法号如何称呼？”

“贫僧乃是这大德寺的主持，法名色空。”

“色空？好名字。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是不是我可以叫你色色和尚？”

“色色和尚？这位施主说笑了。我佛慈悲，传下经文无数，这句话可不能这么理解……”

郭业一摆手，道：“本官今日前来，可不是跟你讲佛理的。现在有人举报，你们这个大德寺内藏污纳垢，有不少违禁之事。现在要彻底搜查一番，大和尚你可要乖乖配合。”

色空和尚冷冷一笑，道：“如果没猜错的话，你们是长安府的衙役吧。老僧明白告诉你们，我们这个大德寺你们没权力搜！”

“笑话！你们这个大德寺建在长安府的地界上，自然就该归长安府管辖。我们怎么就搜不得？”

色空和尚白眼一翻，道：“那皇宫也在长安府的地界上，你们去搜搜试试？告诉你们，要搜我们大德寺不难，您去请陛下的旨意。要是没有陛下的旨意，想搜我们大德寺，嘿嘿！白日做梦！”

郭业知道，这色空和尚说这话，兴许还真不是吹牛。

想当初受天福和尚影响，李二陛下对佛教非常感兴趣，读了不少佛经。后来，虽然天福和尚事败了，但是玄奘大和尚又顶了上去。李二陛下对佛教的支持有增无减。为了修功德，李二陛下敕建了不少佛寺，兴许这个大德寺就是其中之一。

这些李二陛下敕建的寺庙，以皇家寺院自居。一般的地方官想要搜查，他们还真敢不给面子。

郭业也不想问这所寺庙到底是不是李二陛下敕建，要是色空和尚回答一个是字，他再强行搜查，那不是打李二陛下的脸吗？还不如故作不知呢！

他说道：“大和尚，还请稍安勿躁！我知道你们大德寺有后台，不怕官府！但是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乃是秦国公郭业郭子仪！还有个身份，就是佛门护法。搜查任何寺庙，都是我的正当权力。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把玄奘大师找来，咱们当面对质……”

色空和尚把手一摆，道：“不必了！秦国公是吧？我们知道您是佛门护法。”

“这么说来，你是允许我搜查大德寺了？”

“还是不行！”



## 第1733章王圭

郭业眉头一皱，道：“玄奘法师告诉我，佛门护法可以监察天下所有的寺庙。难道他说的不对？”

“秦国公，您别误会！佛门护法，可以监察天下寺庙，的确是不假。不过咱们这个大德寺，可是不在其列！换言之，我们这个大德寺不归您管。”

“那是为何？”

“因为我们大德寺……他根本就不是寺庙！”

郭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不……不是寺庙？这话又怎么讲？”

“您往回走两步，看看我们挂的匾！”

郭业回到庙门外，只见大德寺的匾额之上，写了两个大字——“大德”！

色空和尚解释道：“准确地说，这里应该叫大德庙，而不叫大德寺！”

“我呸！大德寺，和大德庙有啥区别？”

“这区别可大了。要说大德寺，里面就得是我们和尚说了算。但是大德庙么，事实上不由我等做主。”

“那是谁做主？”

“他老人家可能正在赶来……咦，来了！”

郭业顺着色空和尚的手指望去，只见一群仆役打扮之人簇拥着一个老者向自己这边远远走来。这位老者满头银发，脸上皱纹对垒，双目却是炯炯有神。

这个老者郭业还真认识，事实上，不仅郭业认识，李行廉也认识。二人一见这位老者，就赶紧迎上前去，躬身下拜，道：“参加王侍中！”

这位老者是谁？正是门下省的长官，门下省侍中王圭是也！

大唐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中书省、尚书省和门下省。尚书省的长官叫做尚书令。因为李二陛下做过尚书令，这个官职以后就空悬了。尚书省的长官，就成了尚书左仆射和尚书右仆射。中书省的长官叫做中书令，现在的中书令就是魏征魏玄成。门下省的长官呢，不叫门下令，而是叫门下侍中，由王圭担任。

可以说，王圭、房玄龄、李靖和魏征这四个人，组成了大唐现在的宰相班子。王圭算是大唐朝廷之内，为数不多的，位在郭业之上的人。不过，道理虽然是那么个道理，但是事实上，王圭很少上朝，也很少参与国家大事。

到底是为啥呢？这还得从门下省的职权开始。

三省各司其职，权力都不小。但是最容易招皇帝嫉恨的，就是门下省了，因为这个机构掌握了皇帝诏旨的封驳之权。也就是说，王圭对李二陛下的圣旨有着一票否决权。他觉得这道圣旨不合适，这份圣旨就算是无效。

尽管理智上觉得应该有这么个机构限制自己，但是感情上，即便是英明如李二陛下对于门下侍中也不怎么待见。所以，选择门下侍中之时，多选那些年老多病之人。这种人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家里边养病，很少出现在皇帝的面前，也就没机会给皇帝添堵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王圭马上就要七十岁了，而且体弱多病，身份又够高，做这个门下侍中正合适。

门下省的日常工作，实际上是由门下侍中的副手，门下侍郎来执行。到

了唐玄宗李隆基执政之时，门下省干脆就不设门下侍郎之职，只有门下侍郎。这和尚书省不再有人担任尚书令，只有尚书左右仆射简直有异曲同工之妙。

总而言之，王圭此人位高权也重，但是实际上他很少行使自己的权力，与郭业也没怎么打过交道。

王圭见了郭李二人也是一愣，道：“原来是李侍郎和秦国公，是哪阵香风把您二位吹到这来了？”

郭业道：“启禀王侍中，在下来这个大德寺却是为了查案而来！刚才听这位色空和尚说，大德寺乃是您老人家做主，不知是否属实？”

“呃……”王圭老脸一红，道：“的确如此。事实上，这里是大德庙，并非是大德寺！”

这是郭业第二次听到这个说法了，他问道：“往常寺和庙都是连在一起说的，大德寺和大德庙到底有什么区别，还望王侍郎为在下解惑！”

“唉，说来惭愧。其实这里乃是王某人的家庙。大德寺和大德庙的区别，就是寺庙和家庙的区别，我这么说，您总该明白了吧？”

“我……”郭业强忍着，才没把那个“日”字说出口。

穿越大唐这么多年，郭业当然知道家庙是什么。

寺庙和家庙那区别可太大了！

寺庙，那是和尚居住的建筑，里面供奉的是佛祖。

家庙，里面供奉的乃是家庙主人的列祖列宗。换成现代的词儿来说，就是祠堂。当然，在大唐，还没有祠堂这个说法，甚至普通人都不能有家庙，也只有五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立家庙。也就是到了明清时期，普通人才可以自己建家庙祭祀祖先。

郭业指了指四周的和尚们，又指了指远处的大雄宝殿，最终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王侍中，您老人家的祖宗，总不会是送子佛吧？”

“那当然不是！”王圭指着一处偏殿，道：“老夫列宗列宗的排位就在那，四时祭祀，从未不缺。”

“这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问题么……简单的说就是没钱！”

“没钱？”

“正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就得建立家庙。老夫很多年前就身居高位，按说早就该建家庙了。不过老夫家里人口不少，需要救济的穷亲戚又太多，还要维持大唐高官的体面，所以这家庙就一直没建。只是在家里弄了一件净室，挂上列祖列祖的画像，四时祭拜。”

“那你现在……这个大德庙的规模可不小，殿堂也多！”

“这件事情说起来，还是全靠了那帮御史。他们见老夫不建家庙，就弹劾老夫，说老夫不孝。陛下问我为啥不建家庙，我就说没钱。后来陛下就让户部出钱，在这里给老夫建了这个大大的家庙。”

“这么说来，整个大德庙，都是您的家庙？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

王圭长叹一声，道：“这事的关键，还是没钱。你看看这个大德庙，占地颇广，殿堂甚多。要想维持下来，每年的开支也不小。老夫无力承担，就想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什么办法？”

“老夫把这大德庙的大部分，租给了这些和尚。他们不光负责维持大德庙的建筑，还每年给老夫一笔钱！”

钱，又有钱！

郭业心说，咱们大唐官员的俸禄可不低，您老人家怎么就那么缺钱呀，竟然把家庙都租了出去！我看那帮御史参你没参错，你老人家的确是没把祖宗当回事。李二陛下拨款给您修家庙，除了给您添加一笔进项之外，毫无意义。

心里这么想，郭业嘴里边可不会说出来！王圭到底孝顺不孝顺，跟他有啥关系？现在当务之急，是搜查大德庙，找出那帮和尚淫辱妇女的证据！

他说道：“王侍中，根据本官调查，这些大德寺的和尚们可不是什么好和尚，他们做了不少违法之事，本官要搜查大德庙，还望您老通融一下。”

王圭听完了这话，眼中精光一闪，道：“你想搜查老夫的家庙？”

## 第1734章三搜大德庙（1）

能做到大唐宰相的，哪个是省油的灯？王圭面色肃然，郭业也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不过事到如今，难道还能缩回去不成？他咬了咬牙，道：“您可以这么理解。”

王圭点了点头，道：“那你可知此举意味着什么？”

郭业揣着明白当糊涂，道：“这些坏和尚把您的家庙弄得乌烟瘴气，小子派人搜查一番，就相当于为您洒扫家庙了。难道还能有别的意义？”

王圭嘿嘿冷笑道：“不愧是秦国公，口才便给，舌灿莲花。照你这么说，你大张旗鼓的搜查老夫的家庙，老夫还得感谢你了？”

“不敢！小子身为长安令，缉拿不法，正是小子的职责所在。找出这伙和尚作奸犯科的证据还您一个清清白白的家庙，乃是小子的份内之事，王侍中不必言谢。”

“好一个职责所在！好一个份内之事！”王圭怒极反笑，道：“秦国公，你这小嘴巴地还真能说啊！不过你说的再好，也改变不了你要惊扰我王圭先人的事实。算了，老夫也不跟你多说废话。我来问你，您口口声声说大德庙内的和尚作奸犯科，不知可有什么证据？”

“呃……只有一些口供。”

“那就是说没有物证了？”

“正是因为想要物证，小子才斗胆要搜查这大德庙。”

“这可就不好办了。秦国公，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您要是在大德庙里搜出点什么，没说的，那些和尚该领什么罪就领什么罪。就是老夫，也得吃点瓜落儿。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您要是什么都没搜着呢？知道的，说您是秉公办案。还有那不知道的，就得说您没把老夫放在眼里，没把老夫的先人放在眼里。这话可是好说不好听啊！”

郭业眉头一皱，道：“那您老人家的意思呢？”

“当然是你回去再仔细查一查，有了确凿的证据，再来搜查大德庙。”

郭业道：“王侍中，您这么说可就不对了。郭某人搞了这么大的阵仗，为的就是搜查和尚们作奸犯科的证据。我这已经是打草惊蛇了，现在假如听了您的话无功而返，这帮和尚肯定会把证据全部销毁。到时候郭某人再卷土重来，又有何意义？”

“那依秦国公看来，这大德寺您是搜不可了？”

“非搜不可！”

“好！”老王圭脸若寒霜，道：“那秦国公就请动手吧！待会要是什么都没搜着，你就跟老夫到陛下面前打官司去！老夫倒是想问一问陛下，我王圭位极人臣，怎么连祖宗的安宁都保不了？这大唐的天下，到底是姓李，还是姓郭？”

郭业躬身一礼，道：“老侍中，此间事了，小子必定亲自登门，负荆请罪！不过，现在么……得罪了！来人！”

“在！”

“给我搜！”

“喏！”

当即，众衙役呼啦啦往上闯，抹肩头拢二臂，就把色空和尚等人捆了个

结实确实。然后兵分数队，开始在大德寺内进行严密的搜查！

长安府的衙役们可远称不上什么军纪严明，此刻奉命搜查，虽然不敢惊扰女香客，但也把大德寺弄了个乱七八糟。佛祖金身，菩萨法相，被他们弄得东歪西倒，僧衣僧帽袈裟僧鞋更是被他们丢得到处都是。有那手脚不干净的，甚至偷偷藏起了若干金银珠宝。

王圭见状，也不阻拦，只是冷笑不语。

郭业倒是想管，但是他刚刚上任，连人都认不全，就是想严明军纪也无从着手。更何况现在正是用人之际，也就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事情发展到现在，郭业已经是骑虎难下。要么，衙役们查到和尚们淫辱妇女的证据，你好我好大家好，即便衙役们的所为有什么不妥之处，也可以一笔揭过。要么，衙役们找不着和尚们违法的证据，郭业不死也得扒层皮，那衙役们是否严守法纪也就无关紧要了。

“报！秦国公，什么也没查着！”

“报！卑职无能，一无所获。”

“报！大德寺东院之内似乎没有什么违禁之物！”

.....

随着衙役回报的越来越多，郭业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一直到最后一队衙役回报，也没查到什么真凭实据。唯一的违禁之物，就是两条五香狗腿。

王圭这回可逮着理了，道：“秦国公，莫非和尚们作奸犯科的证据，指的就是这两条狗腿？难道老夫的面子，老夫列祖列宗的面子，连两条狗腿都不如？”

色空和尚道：“王侍中，您可不能被郭业骗了！他哪为是两条狗腿呀，为的分明就您啊！他搜查您的家庙，就是打您的脸.....不.....不是打您的脸，是骑着您的脖子拉屎！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被一个小辈折辱，小僧都为您抱屈。您可不能轻饶了他！”

“老夫当然不能轻饶了他！”老王圭一伸手，就把郭业的袖子拉住了，道：“秦国公，走！咱们一起入宫面圣。”

李行廉连忙为郭业求情道：“王侍中慢来！今日之事，完全是秦国公误信人言，才酿此大错。在下可以保证，他绝无对您老人家不敬之意。事实上，临来之前，他完全不知道这是您老人家的家庙！您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还是不要和小辈一般见识了.....”

“误信人言？”

“正是！”

“那秦国公到底是误信了谁的话？此人姓字名谁，家乡何处，以何为业，年龄多大？”

“呃.....实不相瞒，就是小侄！忠儿，还不快来拜见你家王爷爷！”

李忠跪倒在地，道：“王爷爷在上，孙儿这厢有礼了。”

李行廉让李忠给王圭磕头，口称爷爷，这个姿态已经是放得相当低了。诚然，李忠今年十九岁，而王圭都七十了，叫他一声爷爷也不吃亏。但是别忘了，李行廉和王圭同殿为臣，又没啥亲戚关系，以前基本上是平辈论交。有了李忠这一嗓子，李行廉马上就矮了一辈。

不过，王圭却依旧不依不饶，他说道：“老夫本来还以为您和秦国公乃是偶遇。现在我算明白了，你们是一伙的！没说的，李侍郎，您也和老夫走一

趟吧！”

“别！王侍中，你听我解释啊……这事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你到陛下那解释去吧！”

老王圭一手扯着郭业的袖子，一手拉着李行廉的袍带，这就要往外走！郭业和李行廉还都不敢挣扎！为啥？王圭都七老八十了，他们稍微一使劲，老王圭跌倒在地，兴许就能死在这里。误害大唐宰相，这个责任谁能担当得起？

眼看着就要被带到庙外，李行廉一咬牙一狠心，道：“王侍中，今天这事儿，千错万错，都是我李行廉之错。您这口气要是出不去，尽管撒在我李行廉身上。要杀要剐，悉听尊便，我李行廉绝无二话。但是秦国公可是无辜的，他是被我逼着来的，您还是把他放了吧！”

“嘿嘿，李侍郎，别着急！都有，都有！现在你和秦国公是一条绳子上的蚂蚱，是跑不了你，也蹦不了他！今天你们两个，是一个也走不了！”

## 第1735章三搜大德庙（2）

郭业沉声道：“王侍中，还请自重。咱们都是朝廷的高官，您更是大唐的宰辅，这么拉拉扯扯，成什么样子？您把手松开，我与您走。”

王圭道：“李侍郎，您怎么说？”

“我也与您走。”

王圭这才放手，道：“二位请吧！”

“慢！”郭业道：“先别急，王侍中，郭某人还有几句话要说。”

“你讲！”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我要是就这么与您走了，在陛下那边，恐怕是讨不了什么好去。最起码长安令的职司是保不住了，其他的职司能不能保住，还得看陛下的心情。弄不好，我就得和勋国公张亮一样，干领一份俸禄，年纪轻轻就回家养老了。您说是不是？”

“哼哼！这还不是你自找的。现在想求饶？晚了！”

“王侍中，您误会了，郭某人不是想向您求饶。”

“那你是什么意思？”

“在下的意思是，我想输个心服口服。”

“心服口服？”

“准确的说呢，就是想再搜查一遍大德庙，看看这帮衙役有没有什么疏漏之处。要是还是什么都查不着，郭某人就彻底认栽，甘愿领罪！”

“再搜一次？”

郭业一躬到底，道：“这个不情之请，还望王侍中务必答应！”

王圭手捻银髯，道：“好，老夫今天就让你输个心服口服。你再搜查一遍吧……不过咱们丑话说说到前头，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这一次再搜不着，您可得跟老夫打这场御前官司。”

“如您所愿。”

“君子一言！”

“快马一鞭！”

郭业也是豁出去了，再次把众衙役召集起来，道：“诸位，今天要是找不着和尚们作奸犯科的证据，郭某人这个长安令肯定是当到头了。但是，我不好过，你们也别想好过！郭某人在摘乌纱帽之前，肯定先把诸位的这身衣服给扒了。以后我无官一身轻，你们也就都变成了平民百姓。相反地，要是谁把证据找着了，没说的，官升三级，赏钱……万贯！”

重赏严罚之下，众衙役们也是真卖了力气了。第二次搜查的搜的无比细致，简直就差掘地三尺了。

一直过了一个时辰，第二次搜查才算结束。但是最终的结果，却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秦国公，没有啊！”

“秦国公，不好意思，我们尽力了！”

“秦国公，您这情报到底准不准啊！”

“非是我等无能，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卑职估计，大德寺的和尚都是好和尚……”

……

事情发展到现在，郭业的心里也有点犯嘀咕了。他心中暗想，难道我真的猜错了？大德寺的和尚们真的没有作奸犯科？所谓送子佛灵验乃是确有其事，书生妻子失踪也纯属巧合？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郭业可算是栽了一个大跟头！

王圭笑吟吟地说道：“秦国公，事到如今，您还有何话说？”

“这个……我……”

李行廉满脸歉意，道：“兄弟，全是愚兄害了你！你放心，在陛下面前，愚兄一定尽力把此事全部扛下来！只是我这肩膀太小，恐怕你还是免不了受罚……对不住了！”

李忠脸色灰败，道：“李忠啊，李忠，你罪孽深重，早就该死了！为何错上加错，又牵连这么多无辜之人？郭叔叔，您的大恩大德，我李忠今生是没机会报答了，咱们来世再会！”

说完了，他一伸手，就把随身的佩剑抽出来了，往脖子上一横，这就要自刎！

郭业赶紧把他拉住了，道：“李忠，别冲动！”

“您别拦着我！就算我现在不死，也活不了几天了……”

“不，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肯定还有转机，你容我想想，容我想想……”

郭业来回踱步，额头上冷汗直冒。王圭这下也不着急了，好整以暇地说道：“秦国公你好好想，慢慢想，仔细想……老夫倒是很好奇，您能想出什么锦囊妙计，化解今日之难！”

过了一刻钟左右，郭业还是没想出什么好办法。他的眼珠子都红了，把带队的曹文昌叫了过来，道：“你们确定把大德庙都搜遍了？”

“都搜遍了。”

“没有遗漏？”

“一点都没遗漏！”

“你确定？”

“确定！”

“你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曹文昌苦笑道：“秦国公，你别问了。这事有多么严重，兄弟们都是心中有数。我可以保证，兄弟们绝对搜查的仔仔细细，没有任何疏漏之处！除了王侍中供奉先人的那间偏殿之外，大德庙内，亭台楼阁，一草一木，我们都搜遍了！”

郭业眼前一亮，道：“你再说一遍，哪没进去？”

“王侍中供奉先人的那间偏殿呀！”

“为什么不搜？”

“您是让我们查和尚们作奸犯科的证据，这里供奉着王侍中的先人，与和尚们没关系呀……”还有一句话曹文昌没说出来——大伙进去了，一没留神，把王圭祖先的塑像磕着碰着，这个责任谁担待得起？

郭业抱拳拱手，满脸都是谄媚的笑意，对王圭道：“王侍中，郭某人还有一个不清之请……”

“哼，你千万别告诉老夫，你想搜查老夫供奉先人的那间偏殿！”

“还望王侍中成全！”



“你白日做梦！”老王圭用手点指郭业，道：“秦国公，别的不说，你这么大人物总得说话算话吧，刚才咱们说得清楚。搜完了这一次，就不能再搜了！这话言犹在耳，怎么你反悔了？”

“呃……刚才不是没搜您那间偏殿吗？”

“那也不成！没搜是你们的事，和老夫无关。总而言之，老夫已经让你们搜了两次了，仁至义尽。还想搜第三次，没门！再者说了，你要查的是和尚们作奸犯科的证据，为啥要搜查老夫供奉先人牌位的偏殿？你这是查和尚，还是查老夫？”

郭业长叹一声，道：“王侍中，咱们俩之前有仇？”

“那倒是没有。”

“那你觉得我郭业可是疯癫之人？”

“笑话，大唐秦国公要是疯癫之人，这天下还能有几个正常人？”

“还是的呀，我和您老远日无怨近日无仇，您老人家的身份地位又远在我之上。我郭业不疯又不傻，为啥那么想不开，要和您做对呢？”

“这……”王圭摇了摇头，道：“你怎么想的，老夫怎么知道？也许是你胆大包天，就是想拿老夫立威呢？也许是你今日输的太惨，故意胡搅蛮缠呢？”

老王圭这话明显就不在理上，郭业沉声道：“王侍中，那我要是非搜不可呢？”

“老夫就手持宝剑，站在殿门之前，我看谁敢硬闯！”

七十岁的老头子耍流氓，郭业也招架不住！不过老王圭越是不准郭业搜查那间偏殿，郭业对那间偏殿就越有疑心。

郭业想了一下，说道：“王侍中，如果您同意郭某人进殿搜查。而我搜了那间偏殿还搜不出什么东西来，就愿意辞去一切官职，向你赔罪。小子郭业好歹也是大唐秦国公长安令礼部尚书领军卫府大将军，还有不良人大统领，得罪了您，就把这四个官职都丢了！小子落得如此下场，难道还不够您出气吗？”

“哼，朝廷官职岂能私相授受？你想辞官，陛下不准怎么办？你丁忧都能被陛下夺情，和老夫打这个赌又算得了什么？”

“呃……听您老这意思，此事是没有商量了？”

“当然是没……不，有商量！有商量！”王圭忽然眼前一亮，道：“老夫一生清廉，老了老了，也没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东西。您看这样行不行，你要是搜了老夫供奉先人牌位的偏殿，却一无所获，老夫也不要你主动辞官。你就把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送给老夫如何？”

## 第1736章三搜大德庙（3）

郭业听了王圭这话，满脸的不可思议之色，道：“王侍中，这个条件郭某人倒是可以答应。不过……您老人家不要郭某人丢官罢职，却要长乐坊的份子，这话要是传出去……恐怕对您老人家的名声有碍。”

王圭理直气壮地回答道：“老夫一不贪脏，二不受贿，三不枉法，怎么会对老夫的名声有碍？”

“呃……不管怎么说，郭某人此举，算是冒犯了您老人家的先人。您为了出口气，要郭某人丢官罢职，那谁也不能说您的不是。不过您向郭某人讨要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换句话说，就是讨要钱财……会不会让人以为您老人家为了钱财不要祖宗……”

王圭白眼一翻，道：“想当初老夫拿出不出钱财修家庙的时候，那帮御史也是这么说的……这种话老夫都听腻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呃……那那小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空口无凭，还请秦国公立字为证！”

“理应如此！”

取过文房四宝，郭业刷刷点点就给王圭写了一张字据。等到要把这张字据交到王圭手中的时候，郭业忽然间一激灵，又把手缩了回来，道：“王侍中，咱们这不算博戏吧？”

“哈哈！看来秦国公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别担心，这当然不算博戏。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只是你给老夫的赔礼，怎么能算博戏呢？秦国公过虑了，过虑了！你……拿来吧！”

老王圭说着话，一伸手就把那张字据抢了过来。也真难为王圭了，他都那么大年纪了，此举竟然快如闪电，让郭业反应不及！

王圭仔仔细细地把字据看了两遍，这才满意地点点头，把那张字据放在了怀里。然后他满面春风地说道：“秦国公，请吧！”

王圭这脸变得太快，还真让郭业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他心中暗想，签字据不会是王圭给我下的一个套吧？难道那间偏殿里面，真的什么都没有。老王圭不准我搜查，为的只是我长乐坊钱庄的份子？尼玛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不过事到如今，后悔是来不及了！郭业一咬牙，道：“来人！”

“属下在！”

“给我三搜大德庙！”

“喏！”

众衙役呼啦啦往上闯，老王圭双手一伸，就把他们给拦住了，道：“慢来！慢来！”

郭业道：“怎么？莫非您想反悔不成？”

王圭摇了摇头，道：“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价值何止千万贯？别说您搜查我王圭的家庙了，就是把我的祖……呃……总而言之，老夫是不会反悔的。”他本来想说把我王圭的祖坟刨了也没问题，不过这话说出来也太不孝了，连忙把这话咽了下去。

郭业问道：“既然您不是反悔，把为何又要阻止郭某人三搜大德庙？”

“老夫不是阻止您，而是阻止您的手下。我问一下，这次您只搜查那间偏

殿，大德庙其他的地方，您就不准备搜查了吧？”

“正是如此。”

王圭用手点指，道：“秦国公请看，那间偏殿并不大，用不着那么多人。老夫的意思是，此处就由老夫陪着您一起搜查，您那些手下就不用进去了。要不然人多手杂，里面少了什么东西，或者说损坏了老夫先祖的塑像，咱们双方的脸上都不好看。”

“如此也好。王大人您先请！”

“秦国公请！”

郭业步入偏殿之内，打眼一望，就是心里边一凉！只见整个偏殿以青石板铺地，非常的干净以及……空旷！这里除了三尊塑像和一张供案之外，竟然没什么其他的陈设，根本就不像藏东西的地方。

王圭神色肃然，道：“秦国公既然来的王某人的家庙之内，不可失了礼数。这就给王某人的先人上几柱香吧！”

“应该的，应该的！”

“这是王某人的祖父，讳僧辩，曾经官至南朝梁的太尉、尚书令……这是王某人的父亲，讳顼，曾官至北齐的乐陵太守……这是王某人的叔父，讳珣，曾担任过大隋的国子博士……”

郭业恭恭敬敬地给这三位上了香，然后道：“原来您家里边世代显宦，真是令人敬仰。不过，郭某人有一事不明，还要向您请教。”

“秦国公请讲。”

“呃……按照咱们大唐制度，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庙；五品以上，祠三庙。您官居二品，应当立四庙，也就是说可以祭祀四代先祖。您老人家为了省钱，只用一个偏殿祭祀祖先，这种行为郭某人不敢品评。但是为何只祭祀了父亲和祖父，而没有祭祀曾祖和高祖？”

王圭脸色一沉，道：“老夫这样做，自然有老夫的道理。不过此乃王某人的家事，就不劳秦国公费心了。您不是想搜查和尚们作奸犯科的证据吗？这就快搜吧！”

“呃……那好吧……”

郭业苦着脸，开始仔细地搜查，其实这里边的陈设太简单了，根本就没有有什么好看的。

塑像？好像没什么问题。

供桌？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其他的？其他的什么东西都没有呀！

郭业在空旷的偏殿内来回走动，心中异常的烦躁！

王圭道：“秦国公，别着急，您慢慢看，细细地看，好好地看。这可是你花了几千万贯钱，才得到的机会，可千万要珍惜！”

郭业羞得满面通红道：“好！好！多谢王侍中的体谅。”

登登登~~咚咚~登登登~~咚咚~

一时间偏殿之内，只剩下了郭业脚步声……

忽然，郭业脑中灵光一现，咦？不对！为何自己的脚步声，会出现两种声音？莫非偏殿的下面，有部分空的？

想到这里，他又走了几次，发现有“咚咚声”的地面，集中在了一块六尺见方的石板上。他嘿嘿一笑，道：“王侍中，这块石板有古怪！”

王圭苦笑一声，道：“想不到还是被秦国公发现了。的确，这下边的确有古怪。不过，这个古怪，可跟您想的古怪，完全是两码事。算了，事到如今，老夫要是不给您看，恐怕也是不行了。您找几个人，把那块石板掀起来吧。”

“何必找人？且看郭某人的手段！”

郭业弯下腰去，双膀一较力，叫了一声“起”！石板掀开，冷风阵阵，顿时，一个六尺见方的洞口，出现在了郭业的面前。很显然，这是一个地窖！

郭业道：“王侍中，这个地窖又是怎么回事？”

王圭毫不着慌，道：“秦国公，现在老夫说什么，您也不会相信。俗话说得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您还是自个儿下去看看吧！”

郭业先是命人点了一个火把，用绳子垂吊下去，见火把不熄。又把一只鸡送下去，过了一刻钟。那只鸡是也活蹦乱跳的。郭业这才放心，手持火把，下了地窖。

“呀！原来如此！”郭业见了洞内的物事，不由得惊呼出声！

## 第1737章山穷水尽疑无路

地窖之内，层层叠叠，光芒闪烁，简直能晃花了人的双眼！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不是金子，不是银子，更不是珠宝玉器，而是一件件的琉璃器皿！

老王圭也下了地窖，解释道：“秦国公，这些琉璃器物可不是老夫的，而是五大士族的。他们只是借了老夫的地窖一用。五大士族存放这些琉璃器物之时，千叮咛万嘱咐，让老夫千万不要把这个秘密泄漏出去，所以老夫才不想让您查看地窖。”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不过，琉璃器物涉及的秘密，怎么也价值不了一千万贯。老夫只要把您在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分一半给他们，想必他们也就不会追究老夫的泄密之罪了。哈哈！多谢秦国公的厚赐，虽然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得分一半给五大士族，但是剩下的一半，也很不少。老夫知足了！”

想当初，郭业临出使新罗之际，曾和五大士族的当家人，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

五大士族宣称已经掌握了便宜琉璃的制作办法，郭业则吹牛说自己可以制作玻璃，只要五大士族敢利用琉璃兴风作浪，他就把玻璃制作出来，让五大氏族血本无归。

郭业一阵嘴炮，逼得五大士族做出了不大规模制作琉璃的承诺。这事儿距离现在，都过去两年了。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如今郭业的玻璃制作毫无动静，五大氏族却已经蠢蠢欲动了。

他们偷偷制作了一批琉璃器物，运来长安城暗藏于大德寺内，准备见机行事。

所以说，老王圭不准郭业搜查偏殿，不是因为偏殿内有和尚们作奸犯科的证据，更不是不想惊动自己的祖先，而是想保守地窖内藏有琉璃器皿的秘密。

后来郭业执意要搜，老王圭这才让他立下了字据。有了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不仅可以向五大士族交待，王圭自己也可以大发一笔！

想清楚了这事的牵引后果，郭业心中苦不堪言，道：“说起来，郭某人还要多谢您老人家的宽宏大量。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虽然值不少钱，但是总没有郭某人的官位重要。您只要股份，而不要郭某人辞官，郭某人足感盛情。”

王圭道：“秦国公，您可别误会。不错，老夫是说过，不要您辞官。不过，那指的是，您搜查这间偏殿不用辞官。至于您无凭无据搜查大德庙的事情，老夫可没有原谅你，这场御前官司，你还得和老夫打！让不让你丢官罢职，还得看陛下的意思。”

“你……好吧……郭某人认栽，咱们这就入宫面圣。”

二人从地窖出来，李氏叔侄马上就迎了上去。

李行廉道：“秦国公，怎么样？和尚们作奸犯科的证据找着没有？”

郭业双手一摊，道：“不好意思，这个地窖里边，是有点奇奇怪怪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与和尚们可没关系。所以说……今天咱们这趟大德寺之行要无功而返！”

“那您的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

郭业苦笑道：“愿赌服输，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恐怕要归王侍中了……”

李行廉道：“李某人这就把家产全部出卖，弥补您的损失。当然了，李某人家里虽然累世为宦，薄有家资，但是我估摸着，也就能卖个几十万贯，比起您的损失来，远远不及。您可千万别嫌少……李某人只有那么大的能力了。”

郭业连连摆手，道：“不错，损失了长乐坊的钱庄的份子，我郭业的确能称的上是伤筋动骨。但是比起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即使没有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我的家产也在您的十倍以上。我怎么能要您的钱？”

“不！您一定要收下。此事尽皆由李某人所起，怎么能让您损失那么一大笔钱财，而我李行廉却安然无恙？再说了……”李行廉叹了一口气，道：“今日事了，忠儿肯定是难逃活命。老夫也这把年纪了，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

王圭听着二人的话，都感到有些迷糊，道：“你们说什么呢？怎么听你们这话的意思，在老夫这里搜不着什么，就得有人难逃活命，有那么严重吗？”

李行廉苦涩地说道：“事实上，此事的结果比您想象的更加严重，不仅仅忠儿有性命之忧，我李行廉也要吃一个大亏……”然后，李行廉就把事情的经过，对王圭讲了一遍。

当然，有些事情能对王圭实话实说，有些事情就要用春秋笔法了。

李行廉怀疑吕燕娘的失踪和李二陛下有关，一怒之下大闹长安府衙，结果被李二陛下抓了个正着。李二陛下盛怒之下，就要治李行廉的罪。后来多亏了郭业求情，这才有了三日之约。

这些事情表明李行廉不畏权贵，郭业以德报怨。都是好事，当然可以实话实说。

但是，李忠和继母私通，郭业和李行廉想要用大德寺的和尚当替罪羊……这些事情，见不得光，就不能说实话了。

在李行廉的嘴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吕燕娘先是离奇失踪，然后又被不良人在大街上救回来。郭业急审吕艳娘，得知那伙劫匪曾经说出了“大德寺”这三个字。所以李行廉叔侄这才和郭业一起，前来搜查大德寺。

最后，李行廉说道：“总而言之，今日之事，全是秦国公误信人言之过，还望老侍中念及事出有因，多多包涵，放我们二人一马。”

“果真如此？”

“千真万确！”

王圭冷哼一声，道：“李侍郎，你是不是觉得老夫年纪大了，记性也不好使了，甚至是……老糊涂了！”

“岂敢，岂敢！王侍中何出此言？”

“就在前不久，你已经说过一次，秦国公误信人言。老夫问你，他是误信了谁的言语，你说是你的侄儿李忠。怎么现在又成了你的兄弟媳妇了？”

李行廉心念急转，道：“呃……其实是这么回事……我那兄弟媳妇被惊吓过度，见到陌生人就无法出声。所以，秦国公的问话，都是由忠儿代问，而吕艳娘的回答，也是先告诉忠儿，再由忠儿转述秦国公。所以说，此事既可以说是忠儿告诉秦国公的，也可以说是吕艳娘告诉秦国公的。”

王圭砸吧了几下嘴，道：“虽然这个解释有些牵强，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

能。好吧，老夫就相信你一次。不过，老夫还有个问题，你来解释一下！”

李行廉这才顾得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道：“王侍中您问吧……李某人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有了三日之约，今天要是破不了案，陛下治你的诬告之罪，这个老夫可以理解。但是，三日之约和李忠有什么关系？在这个案子里，他完全是苦主呀！怎么看你们这架势，今天不能破案，他也有性命之忧？”

“这……其实这个问题，老夫也可以解释……”不愧是能当上中书侍郎的主，李行廉的脑瓜也真好使，道：“忠儿这孩子自幼丧母，少年丧父，他一直觉得自己命太硬，这才克死了双亲。现在，他的继母又出了这趟子事，老夫为了此事也获罪于陛下。这孩子把这一切都归结于自己的命不好，刑克亲人，所以才想要自尽！”

王圭点了点头，道：“这个解释……也够牵强的，好吧，老夫网开一面，就算你有理。”

“这么说来，您老人家是愿意放秦国公和在下一马了？”

“如果你所言属实的话，老夫放你们一马也未尝不可。不过，老夫不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

“那您的意思是……”

“现在你、秦国公和李忠都在这里，唯有吕艳娘还在长安府衙。请秦国公给老夫一个凭证，老夫派人把吕艳娘接来，再问一遍。如果她说得和你说的不一样，老夫就可以放你们一马。如果不一样的话……嘿嘿，那就对不住了！”

王圭那是大唐宰相，岂是那么容易蒙骗的？他一下子就抓到了关键所在，说谎不难，自圆其说也不难，难的是让别人帮着你圆谎！只要把吕艳娘带来，一切都将真相大白！

事到如今，再死鸭子嘴硬已经毫无意义！李行廉满面羞惭，道：“不必了！老侍中，我李行廉刚才的确对您说谎了……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秦国公你呢？”

“我？”郭业苦笑一声，道：“我还能怎么办？愿赌服输！王侍中，在下这就和您一起去皇宫，听候陛下的发落。”

“如此甚好。那咱们这就走吧……”

“慢！王侍中，临走之前，我还想向您的先人磕几个头，请他们饶恕郭某人的打扰之罪！”

“秦国公有心了，请！”

郭业撩衣服跪倒，再抬起头来之时，却已经是脸泛喜色！

## 第1738章柳暗花明又一村

郭业临行之前，给王圭的先人磕头，一方面是为了表达歉意，另一方面，在潜意识当中，他还没有死心！换言之，这是他的故意拖延之举！

没想到，天可怜见，在他跪拜之时，还真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只见最大的那尊塑像旁边的青石板上，竟然有轻微的划痕！这个痕迹并不明显，也只有跪拜之时，角度对了，才能勉强看出。

王圭的家庙乃是李二陛下下旨，户部出钱，不惜工本建造。所采用的青石板，全部经过了仔细的打磨，现在竟然出现了划痕，那就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可能，王圭的祖父有灵，站累了，也要活动活动筋骨。这些划痕是他自己弄的！

第二个可能，这尊塑像经常被搬动，搬动的多了，才有了这些痕迹！

郭业作为一名无神论者，当然只会相信第二个可能！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尊塑像代表了王圭的祖父，为啥会被频频移动呢？难道说，这尊塑像的底下，还有另外一个地窖？

郭业道：“王侍中，郭某人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王圭面色一沉，道：“老夫就知道，你不会这么轻易认输。说说吧，你又想整什么幺蛾子了？”

“在下斗胆，想把您把您祖父的塑像移动一下。”

老王圭恨声道：“我算是明白了，你小子这是输打赢要呀！怎么？输不起了？要拿老夫先祖的塑像撒气？我告诉你，白日做梦！”

“那哪能呢？王侍中，您听我说，您先祖的塑像旁边的青石板上，可是有不少划痕！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塑像经常被人搬动！”

“划痕？”王圭满腹狐疑，道：“待老夫一观……”

“王侍中您真是通情达理。”

郭业打算的挺好，老王圭再不孝，也不会置祖先雕像的异能于不顾，只要他发现了那些划痕，就会允许郭业一探究竟！

怎奈人算不如天算，这位王侍中是个老花眼！王圭看了半天，冷笑一声，道：“秦国公，不好意思，老夫并未发现什么划痕！这个塑像，您动不得！”

“呃……兴许是您年纪大了，眼神不大好使，要不让您的随从看看？”

王圭点了点头，道：“也好，王二福，你看一下。”

王二福那是王圭的手下，心里边就是偏帮向王圭。他草草得看了几眼，没发现什么划痕，就说道：“启禀侍中，小人也没看见什么划痕。”

郭业着急了，道：“王二福，你仔细看看！只要角度对了，那些划痕可是清清楚楚！王侍中年纪大了看不见还情有可原，你年纪轻轻的，怎么眼睛也不好使？”

王二福脖子一梗，白眼一翻，道：“我的眼睛好使着呢！问题是青石板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划痕，你让我上哪看去？”

王圭冷笑一声，道：“秦国公，恐怕不是王二福的眼睛不好使，而是您不甘心失败，气急之下，出现幻觉了吧！”

“那怎么可能？李侍郎，您看一下……”

更悲剧的事情发生了，李行廉今年也有四十七了，他的眼神也不大好



使！李行廉看了半天，面露难色，道：“秦国公，按说这话我不该说……不过……这确实没有呀……”

王圭得意地说道：“李侍郎可是和你一伙的，现在他都不站在您这一边了，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李侍郎是个老实人，凭良心说话，此处确实没有什么划痕。”

李行廉苦着脸道：“秦国公，算了！咱们今天是真的栽了。彻底认输，你的脸面还好看一些。您再这么……这么胡搅蛮缠得话，也太……”

郭业心中暗骂了一声“猪队友”，对王圭说道：“不管您能不能看见吧，总而言之，今天在下要搬动那尊雕像！您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你是想武力解决此事？”

“郭某人也不愿意如此，只是形势所逼，不得不这样做。”

王圭眼睛一瞪，道：“秦国公你知不知道这是在和谁说话？跟老夫玩横的，你玩得起吗？”

说着话，老王圭抽出宝剑，站在了塑像的跟前，道：“别看老夫是个文官。但是我的祖父，可是凭借战功才当上了太尉。他老人家想当初有梁朝第一高手之称。老夫家学渊源，手底下也有几分硬功夫。我看今天谁敢动手？”

当朝宰相，七十岁的老人家往那一站，谁敢动手？别管王圭的功夫吹嘘的咋样，把这老爷子伤了，谁担待得起？

郭业知道，现在那帮衙役们是指望不上了，事到如今，也只能自己亲自动手！他说道：“王侍中，得罪了！”然后走上前去，就要搬动雕像！

王圭老而弥坚，举起宝剑，向郭业的后心刺去！郭业有刀枪不入的异能护体，当然毫不在乎。他抱住雕像，两膀一较力，叫了一声“起”！

顿时，另一个黑乎乎洞口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见了这个洞口，郭业心头大定，道：“王侍中，这个地窖是怎么回事，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

老王圭也是大吃一惊，道：“不可能！这……这怎么可能？这里应该只有一个地窖呀，怎么会出现了第二个？”

郭业晒笑道：“什么不可能呀？事实俱在，您就是说一万遍不可能，这个地窖也不会消失！”

王圭这下也慌了神了，道：“秦国公，你可要相信老夫，这里为什么会有一个地窖，老夫确实不知道啊！”

李忠此时也是分外地高兴，道：“这里可是您的家庙，您说不知道，谁信呀？”

李行廉斥责道：“王老前辈岂是你能议论的？还不退下！”然后他又对王圭道：“您知道不知道，可以容后再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咱们先看看这个地窖下面有什么。”

“理应如此。”

还是跟上次一样，先放火把，后放鸡，最后郭业等人才垂吊而下！

这个地窖可比上一个地窖大得多了，整个地窖被分成了十来个房间。每个房间之内，都有两三名妙龄女子。

这些女子有的打扮的花枝招展，有些则是蓬头垢面，还有一些却是遍体鳞伤！

她们一见来人，反映各个不同。有的大声咒骂贼秃不得好死，有的吓得

躲在墙角瑟瑟发抖，还有一个妙龄少女却是迎上前来，道：“和尚哥哥，可想死奴家了……”

但是仔细一见郭业等人的装扮，却是大惊失色，道：“你们……你们是朝廷的人！”

郭业道：“本官乃是长安令，特来捉拿大德寺的妖僧！你是什么人？为何在大德寺的地窖之中？”

“你真是朝廷的官员？”

“千真万确！”

“好，好！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不过……可惜呀……你们来晚了……只要你们早来三天……”

那女子说着话，猛然往旁边跑去，郭业一愣神的功夫，她已经撞柱而亡！

郭业见此情景，气把牙齿呀咬的格格响，一伸手，就把王圭的脖领子给薅住了，道：“王侍中，你要负责！”

## 第1739章真相大白

其实郭业心里也明白，这些女子的遭遇，和王圭没多大关系。

老王圭位极人臣，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根本就不需要采用如此下作的手段。再说了，即便王圭真的心里变态，一定要玩个密室囚禁什么的。他都快七十了，也有心无力呀！

不过知道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现在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少女死在自己的面前，郭业已经丧失了理智。他一股邪火没处发，就发到了老王圭的身上！不管怎么说，这事发生在老王圭的家庙里面，起码失察的责任他是跑不了的。

王圭却比郭业镇定得多，道：“秦国公，你把手松开！现在当务之急，是查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里边有老夫多大的责任，老夫就承担多大的责任，绝不推诿！”

“哼哼，希望您言行如一！”

把这些女子都接出了地窖，郭业也顾不得回府衙了，就在大德寺内的大雄宝殿上，升堂问案！

“带人犯！”

“带人犯！”

.....

在衙役的吆喝声中，大德寺内的和尚们被押到了郭业的面前。

郭业脸色铁青，道：“偏殿下面的地窖到底是怎么回事？还不速速招来！”

众和尚面面相觑，心说您这是问谁话呢？您不说清楚问谁，我们哪敢随便答话呀！

和尚们不答，郭业冷笑一声，道：“好！你们不说话，那就是不想招供。来人，每个和尚先打四十大板！”

四十大板，可不是小数字，身体弱一点的，能够当场给打死。色空和尚忍不住了，道：“秦国公不用动刑，我们招供，我们招供呀！”

“招供？招供好！”郭业道：“既然招供，那四十大板就不用打了，每人二十大板！”

“怎么招供还打？”

“本官乐意！不打你们难消我的心头之恨！曹文昌，速速动手！”

“喏！”

几十个和尚在堂下被噼噼啪啪得打板子，王圭看不过去了，道：“齐国公，您往常就这么审案？”

郭业道：“王侍中您有意见？”

“老夫为官数十载，还没见过招供了还打板子的！您这么干可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

郭业讥讽道：“那您老人家为官数十年，可曾见过把家庙租给和尚的？可曾见过在自己家庙里面挖地窖的？可曾见过把掳来的女子放在家庙里的？”

“你.....”老王圭满面羞惭，转过脸去，不再多言。

二十板子打完了，自然又是一片哀鸿遍野。郭业这才说道：“色空和尚，现在你可以说说地窖的事情了。”

色空和尚道：“这个地窖，是小僧们奉命所挖。”

“奉了谁的命令？”

“自然是王侍中的命令！”

王圭怒道：“你胡说八道！老夫只是让你们挖了一个地窖好存放琉璃器皿。你们怎么挖了两个？关押女子的地窖，老夫根本就不知情。”

“这确实是一个地窖。不过中间被小僧们隔开，另有用途。要是没有您老势力的遮掩，小僧想挖这么大一个地窖还真不容易。”

郭业道：“那你所谓的用途，就是囚禁那些女子了？”

“正是。事到如今，小僧也不打算活了。您想知道什么尽管问。”

“大德寺送子佛甚为灵验，究竟是怎么回事？”

“俱都是小僧等人所为，送子的不是佛爷，而是和尚……”

色空和尚毫不隐瞒，把他们作案的经过详细道来。

最初的时候，这帮和尚租下了王圭的家庙，香火也并不怎么旺盛。和尚们也就是勉强混个温饱而已。

后来，偶然间，有一个和尚同一个女香客有染，让这个女香客身怀有孕。那个女香客成亲十年，从未有孕，为了避免事情败露，这才推说是大德寺的送子佛甚为灵验。此事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大德寺的香火就有了起色。

和尚们经过此事之后，就动起了歪脑筋！他们见那女香客有姿色不错的，就骗入禅房之中，用迷药迷倒，然后再成其好事。这帮和尚还真是优秀的种马，竟让不少女子身怀有孕。这样一来，大德寺送子佛的名声也就越发的响亮。

当然，迷药的质量不咋样，也有不灵的时候。要是中途那女香客醒来了，他们就把那女香客绑入地窖之中，再慢慢‘调’教。有的女子誓死不从，也有的女子见逃出无望，慢慢的也就认命了。

郭业听完了，道：“那有没有女子被你们害死？或者受辱以后自尽的？”

“有！”

“尸骨埋在何处？”

“就在寺内的东北角上。”

“有多少尸骨？”

“多少人小僧是记不清了，估计得有二三十个……”

王圭激灵灵打了个冷战，道：“你说多少？”

“二三十个！”

这不是战场厮杀，而是正儿八经的刑事案。涉及二三十条人命案子，就是称为贞观第一案都不为过。王圭知道，自己牵涉到这么一桩大案里边，恐怕自己的一世清名，就要付诸东流！

他说道：“你没记错吧？真有二十来人？”

郭业道：“王侍中，您不用再问了，我敢肯定，只多不少。您想想，罪犯只会把自己的罪行往小里说，哪有夸大自己罪行的道理？”

“说的也是！”王圭点了点头，道：“不过空口无凭，咱们还是挖一那些尸骨，看看有多少人命被害！”

“理应如此！”

人多好干活，工具也不缺，没费多长时间，那些尸骨就被挖了出来。最

后一清点，三十七具尸骨！也就是说，有三十七……不，是三十八个女子因为这帮和尚而死。

李行廉道：“死了的有三十八个，被囚禁的，有三十二个。这些是证据确凿的，至于那些吃了哑巴亏不敢声张，或者说根本就不知实际情况的，恐怕得几十倍于此，粗略计算，此事的受害者得在千人以上。”

郭业道：“这些女子当中，不光有普通百姓，还有不少官宦人家的妻妾。我就奇怪了，怎么没人声张呢？”

色空和尚道：“一来是小僧们的手段干净，二来也是借用了王侍中的名声。要是有人疑心，小僧就搬出王侍中的名头，他们也就不再找小僧的麻烦了。”

王圭大怒，道：“你们利用老夫的家庙藏污纳垢，还利用老夫的名声作奸犯科，简直是太卑鄙了，太无耻了！”

色空和尚，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您老人家也不是全然无辜。租您家庙这事儿，又不是我们找您的。是您贪图钱财，寻到了我们的头上。为了提高租金，您还说有了您的关照，官府定然不敢前来滋扰，有了麻烦尽管和您提。这些话您都忘记了？”

“老夫是说过这些话，可老夫没有让你们做出这等禽兽之事！”

“所以小僧也没把过错都推到您的头上，只是告诉您，小僧等人能做下这么大的案子，也有您的一份功劳！哈哈，临死之前，能把一届宰相拉下马，我色空和尚这辈子值了！”

郭业摆了摆手，让衙役们把一众和尚押了下去，然后说道：“王侍中，咱们现在就入宫面圣吧！”

## 第1740章收回成命

风水轮流传，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过今天，这风水转得也太快了一点。没用三十年，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就发生了惊人的逆转。

原来是王圭硬拉着郭业去见李二陛下，郭业尽量拖延时间。现在成了郭业要拉着王圭去面见李二陛下，王圭一脸的难色。

王圭明白，自己这次可算是栽了大跟头了！

自己的家庙可是皇上出钱修的。本来自己把家庙租给和尚这事儿就干的不地道，现在这伙和尚又作下了这么大的案子，这可怎么向皇帝交待？

不光是对皇帝那边不好交待，就是面对天下人，自己也没法交待。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出了这么档子事儿，人们就会问了，你王圭连自己的家庙都管不好，又怎么可能当好有封驳之权的门下侍中？

这个问题还好解决。自己都七十岁的人了，时日无多，大不了就辞官不做，关键是自己的名声。

原来自己可是出了名的清廉自首，刚直不阿。

很多人就是因为相信自己的人品，这才没有怀疑大德庙。

那么相反地，因为大德庙出了问题，人们怀疑自己的人品也是理所当然。

不光是对天下无法交待，就是对于自己的先人也没法交待。

自己为了钱财，把他们的应得的供奉一再缩减，已经是够不孝的了。现在竟然还利用他们做掩护，为那帮和尚作奸犯科提供帮助，简直就是禽兽不如！

虽然这是自己的无心之失，但是事情的结果就是如此，无可狡辩。

王圭道：“秦国公，王某人也有一个不情之请。”

“王侍中请说。”

“呃……大德寺内，出了这么大的刑事案子，王某人要说没有责任，那是说不过去的。去面见陛下，自请处分，也是我王圭应做之事。不过……此事能不能缓上个三五日的……”

“那是为何？”

“说出来不怕您笑话，王某人年纪大了，乍一得到这个消息，心情激荡之下，头晕目眩，难以自持。恐怕在面见陛下之时，有失礼仪。”

郭业道：“我明白了，您这是一激动，犯了病了！打算病好之后，再面见陛下，是不是这个意思？”

“呃……您可以这么理解。”

郭业微微一笑，道：“王侍中打算过几天再面见陛下，当然可以。您是咱们大唐的宰相，官位远在郭某人之上，郭某人怎敢限制您的行踪？”

“多谢秦国公的体谅。”

李行廉道：“有件事在下可要提醒您一下。您今天可以不去见陛下，不过秦国公可是一定要去见陛下的。您别误会，这里边可没有针对您的意思。关键还是那个三日之约。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秦国公是非去不可。”

郭业道：“大德寺一案，到底应该如何处理，也必须马上向陛下请示。这个案子不仅仅涉及了几十条人命，还有几千女子的名节，关系实在太大了，郭某人不敢做主，更不敢耽搁时间，必须马上报与陛下。”

这两个理由都非常强大，王圭无法驳斥。他心中暗想，既然无法阻止二人入宫，那也只能和二人一起去面见李二陛下了。能亲自向李二陛下解释此事，总比经别人转述的好。

他说道：“既然如此，那咱们就一同入宫面圣！”

郭业和李行廉当然不会煞风景的问，您刚才不是说犯病了吗，怎么又要和我们一起入宫？不管怎么说，人家王圭的年纪在那了，必要的脸面还是要给的。

“王侍中您先请！”郭业和李行廉异口同声地说道。

三搜大德庙，耽搁的时间不少。等郭业一行人来到皇宫大门外的時候，已经天将傍晚。

郭业远远看见董顺领着两个小太监，向宫外走来。董顺也看到了他们这三个人，连忙跪倒在地，道：“参见王侍中！参见秦国公！参见李侍郎！”

王圭道：“顺公公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谢王侍中。”

“看您这架势，是要向谁宣旨吧？既然您有要事在身，还请自便！”

董顺却并不离去，道：“杂家确实是要宣旨。不过宣旨的对象却是李侍郎。”

郭业和李行廉对视一眼，知道情况不妙。看来这是李二陛下以为三日之约的时间已过，派董顺来传旨惩治李行廉了。

郭业道：“顺公公，您要宣读的可是要对李侍郎贬官的旨意？”

“不止是贬官，还要……算了，您稍待，杂家当众宣旨，您不就全明白了吗？”

郭业道：“别！千万别宣旨！顺公公，在下求您点事。”

“什么事？”

“呃……您能不能当作没看见李侍郎……我等这就去见陛下，为李侍郎求情。”

董顺往四下里看了看，苦着脸道：“秦国公，您觉得我有那么大的胆子吗？”

皇宫门口，众目睽睽之下，让董顺徇私枉法，这也实在太难了一点。郭业想了想，道：“要不这样，您先别宣旨。跟我们几个一同去面见陛下。我有把握能让陛下收回成命。”

董顺为难地说道：“这样杂家可是担了偌大的干系。”

这种场合，郭业也不敢公然贿赂董顺，只得一躬到底，道：“顺公公，拜托了！”

郭业的身份如今可是今非昔比，董顺怎敢受他的大礼？赶紧跳了开去，道：“不必如此，不必如此！秦真是折杀杂家了。好吧，咱们这就一同去面见陛下。”

望北阁中。

李二陛下见四人联袂前来，也是一愣，不过马上就释然了。他问道：“王侍中此来，可是为了李侍郎求情？恐怕朕不能给你这个面子。有道是君无戏言，朕的圣旨已下，焉有更改之理？”

王圭本来已经被赐座了，听了李二陛下这话，马上又站起身来，再次跪倒在地，道：“陛下，您的确应该收回成命。不过微臣今日前来面见陛下，不

是为了李侍郎求情，而是为自己请罪而来！”

“请罪？”李二陛下疑惑地问道：“王侍中何罪之有？”

“请陛下治微臣的失察之罪……”

然后，王圭就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的经过向李二陛下讲述了一遍。当然了，大德寺的事情，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大德寺以外的事情。他就只能按照李行廉告诉他的版本进行讲述了！

李二陛下听完了，马上就是脸色大变！这倒不是吃惊于郭业破案的速度，更不是因为三日之约的失败，而是因为大德寺一案的影响太大了。

涉及几十条人命的刑事案，乃是他继位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案。而且这个大案，还是发生在天子脚下，首善之地的长安城。可以说，这个案子，是在李二陛下的眼皮子底下发生的！

青史斑斑，将来人们会如何评论此事？

会不会有人说，长安城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那些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更别提了，由此可见，贞观年间的治安非常不好，李世民乃是一个无能的君王。

会不会有人说，贞观天子为了登上皇位弑兄杀弟，结果连一个长安城都管不好，真是眼高手低，不知道自己该吃几晚干饭！

会不会有人说……

李二陛下越想越气，恨声道：“王圭，想当初朕让户部出钱给你修家庙，是为了让你祭祀祖先，可不是让你租给和尚谋利的！现在因为你贪图钱财，几十个女子死于非命！你说，你该当何罪！”



## 第1741章王圭辞官

王圭顿首道：“老臣乞骸骨！”

“你说啥？”

“铸成如此打错，老臣已经无颜立足于朝堂之上，更无颜再掌握封之权。唯有乞骸骨以谢天下。惟愿陛下念在老臣有些微功的份上，答应微臣一件事。”

“什么事？”

“呃……老臣之前也算薄有清名，还望陛下给老臣存些体面，把这个案子尽量秘密处理……”

李二陛下沉吟了一下，道：“秦国公，你怎么看？”

郭业道：“微臣赞同王侍中的意见。事实上，就算不为了王侍中，此案也应该秘密处理。”

“那是为何？”

“这个案子涉及了千余名女子的名节，甚至有不少人是官宦人家的妻妾。如果大张旗鼓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这话没必要说得太白，李二陛下瞬间就秒懂了。

这个案子虽然说受害者只有一两千人，但是去过大德寺的女子，可是有几万人。

此事传扬出去，这数万女子以后的人生，就都得被人指指点点。有那心眼小的，说不定就会以死证明清白。

这要是起了连锁反应，就是再死上几百人，也毫不奇怪。

这还不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是，大德庙可是以送子闻名于世！

去了大德寺以后怀孕的女子，也有成千上万。这里面有些是和尚的功劳，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乃是完全巧合之事。

但是，随着这个案子大白于天下，会有多少父母怀疑自己的孩子并非亲生？会酿成多少人伦惨剧？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好，那就依王侍中之言，此案由秦国公秘密处置。”

他想了一下，又有些不放心的叮嘱道：“朕的意思是，此事由秦国公你全权负责。此事不必经过刑部，更不必经过朕。朕这么说，你明白吗？”

郭业明白，李二陛下这是打算把这个案子彻底压下去，尽量弄得神不知鬼不觉，最好朝堂之上，知道此事的仅限于在场的几个人。

他说道：“还有三十二名女子要放归家中，知道此事的衙役也不少，人多嘴杂，想要完全保密……基本上……不可能。事实上能不能把这个案子压下去，微臣毫无把握，只能说是勉力一试。”

李二陛下一皱眉，道：“那就尽量保密，现在也只有尽人事安天命了。要是万一真的走漏了消息……唉……”

王圭看出了便宜，道：“那微臣辞官的事儿是不是缓一缓，要不然闹得动静太大，也不利于遮掩此事……”

“那倒不必。王爱卿上表之时可以不提此事，就以年老为由辞官。《尚书》有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老于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您马上就要七十岁了，此时辞官，谁也不会怀疑。”

“呃……遵旨！”王圭讨了个没趣，也只能叩头谢恩。

七十致仕那是古训，实际上在大唐年间，这个规定并不是被严格遵守的。

更何况，王圭有宰相之份，他的辞官，无论有多么充分的理由，李二陛下也得温言挽留，数次之后，才能允准。

可以说，今天李二陛下的表态，很不合规矩。

李二陛下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他的确对王圭非常不满，二来，也是为了给天下人一个交待。

虽然他下令保密，但是万一这个秘密还是泄漏出去了呢？出了这么大的刑事案子，总得有重量级的人负责。王圭乃是大唐的宰相。他要是在事情发酵之前就辞职了，正好堵住那些好事之人的嘴巴。

处理完了大德寺的案子，李二陛下又把目光投到了李行廉的身上，道：“李侍中，现在看来，您兄弟媳妇儿是被大德寺的和尚掳走的，与朕完全无关。想当初，你可是错怪了好人。”

李行廉跪倒在地，道：“微臣无状，还望陛下治罪！”

郭业道：“陛下，咱们可有三日之约。您乃是大唐天子，出口成宪，金口玉言……”

李二陛下一摆手，阻止了郭业继续往下说，道：“好了，好了，看在你的面子上，朕就宽恕了李侍郎诬陷朕的罪过。不过，他不敬高祖罪过，却不能轻轻揭过！李行廉，朕要对你罚俸一年，你可心服？”

“微臣心服口服！”

……

……

出了望北阁，王圭冷哼一声就扬长而去……

李行廉对郭业道：“王圭老家伙，咱们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他不感激也就罢了，竟然还对咱们如此无理，实在是太过分了！”

郭业道：“他的辞官，虽然是受了和尚们的牵连。不过要说和咱们完全无关，也说不过去。要不是咱们非要查抄大德寺，他现在还是德高望重的门下侍中呢！”

郭业顿了一下，轻轻叹了一口气，道：“说起来也挺可怜的。现在他的官没了，名声也说不定能不能保住。迁怒到咱们哥俩的身上，也没什么不可思议的。”

“难道咱们缉拿不法，还缉拿错了？”

“错倒是没错。不过对于王圭来讲，咱们俩对他是怨大于恩。他看咱们俩不爽，也是非常正常是事情。”

“我可没那么认为，我觉得王圭辞官，完全是他咎由自取！咱们查这个案子，是秉公办案，一点错误也没有。不仅没有错处，还帮他清理了家庙，还了他的先人一个安宁的环境……”

李行廉的声调越来越高，道：“事后，咱们在陛下面前，还帮他说了话。总的来说，咱们对他有恩无怨，王圭乃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郭业还没答言呢，有人说话了：“王侍中忘恩负义，可是你李侍郎也好不到哪去！”

二人回头一看，却原来是顺公公站在了自己的身后。

李行廉怒道：“顺公公，您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

董顺慢条斯理地答道：“您虽然称不上忘恩负义，但是单单说您忘恩，还是没问题的。”

“忘恩？”

“就是刚才那份圣旨啊！您想想，要不是杂家冒了天大的风险，没有立刻宣读圣旨。您想让陛下收回成命，哪有现在那么容易？可您对咱董顺呢？可是一句谢谢都没说”

“原来如此，此事还真是我李行廉的不对！顺公公您别急，稍待几日，李某人一定会有一份大礼相赠。”

董顺连连摆手，道：“不必！不必！刚才说那话，玩全是跟您开个玩笑，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实际上，杂家来找李侍郎，是陛下的意思。”

“顺公公可是要传旨？”

“呃……也不算是传旨。只是陛下让在下告诉李侍郎……这个……假如您那兄弟媳妇不幸身怀有孕，一定要设法隐瞒。要不然弄得满城风雨，大德庙的案子也好遮掩了。”

这才是真正的顺水人情呢，李行廉道：“理应如此。如果真有此事，在下就对外宣称那是我那侄儿在外面的私生子。”

“如此最好，李侍郎有心了，也不枉陛下放了您一马！杂家还要去给陛下回话，这就不奉陪了。”

“顺公公请便。”

董顺走后，李行廉对着郭业躬身一礼，道：“今日之事，多亏了秦国公。要不是您，我们老李家就得家破人亡！大恩不言谢，从今往后，李某人唯您的马首是瞻！”

郭业道：“李大哥实在是太客气了！这件事情能有如此好的结果，一方面是我郭业薄有微劳，另一方面也实在是邀天之幸，当然能最主要的，还是陛下宽宏大量。”

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继续说道：“好了，不多说了，这几天发生了那么多事，可是把我累坏了！咱们就此别过，改日再请李侍郎喝酒！”

郭业以为，有了李二陛下的首肯，大德寺一案，基本上就算定了！可谁能想到，事实上，这个案子引起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 第1742章三计连环

齐王府，密室之内，一场针对郭业的密谋正在酝酿。

参加这场密谋的除了勋国公张亮、齐王李佑、刑部尚书韦挺、国舅爷阴宏智、齐王府长史薛大鼎之外、五大士族的家主之外，还加了一个人，那就是中书侍郎岑文本。

岑文本道：“郭业那小子太不讲官场规矩了，为了一个普通的平民百姓，竟然与我这个堂堂的中书侍郎为敌。没说的，从今往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不把他搞得家破人亡，我岑文本誓不为人！”

韦挺满脸苦色，道：“在座的这些人，哪个不想置郭业于死地？不过想归想，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杀死郭业。唉，难呀，简直就是难如登天！”

韦挺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不说杀死郭业了，就是让郭业吃点小亏，我们都难以办到。”

岑文本一皱眉，道：“咱们这么多人，加在一起的势力远在郭业之上。我就不信了，难道还能奈何不了郭业？”

“哪有那么简单？说出来不怕您笑话，我们已经对郭业下了两次手了，结果呢？郭业不仅毫发无伤，而且还得了不少好处！”

“两次？”

张亮道：“第一次就是在郊迎大典上，不良人举报郭业私纳琵琶女。结果呢，张某人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仅仅没有把郭业搬倒，我还把不良人的差事给丢了！”

“这事我倒是亲身经历了，那第二次呢？”

“第二次您也亲身经历了。李行廉的兄弟媳妇被太监接走了，他为何不去找陛下的麻烦，反而去了长安府的府衙告状？”

“不是高阳公主的建议吗？”

“那高阳公主又怎么会那么巧，就拦在了李行廉去告状的路上呢？”

岑文本眼前一亮，道：“这都是勋国公您的安排？”

“正是如此。本来我想利用此事，让郭业在陛下的面前失宠。没想到啊，这个案子竟然真的不是陛下干的，而是大德庙的和尚们所为！”

韦挺接话道：“这下可好，郭业三日之内，就为陛下洗脱了不白之冤，这下子他在陛下心目中的地位愈发重了！”

岑文本安慰道：“照您二位这么说，郭业的确是不好对付。不过咱们也不用灰心，在和郭业的斗争中，咱们至少有一项长处，是郭业远远比不了的。只要把这项长处发挥好了，郭业早晚能被咱们搬倒！”

李佑闻言大喜，道：“咱们有什么长处，是郭业远远比不了的？”

岑文本道：“咱们这些人最大的长处就是……不管事！”

韦挺道：“岑侍郎，咱们有话说话。您这样故意出言讥讽我等，又是何意？”

李行廉道：“韦侍郎您别生气，听在下把话说完，我这可不是故意出言讥讽诸位，而是实话实说。咱们在座的这些人，五大士族的族长，并无官职在身，那就不用说了。”

他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到：“至于齐王千岁，虽然遥领了青州都督，但是实际上并未上任。”

张亮道：“老夫被陛下夺了不良人统领的职司，也没管什么事。可是您岑文本，官居中书侍郎，就不能说不管事了吧？”

岑文本道：“至于在下，虽然位高，但也就是代替陛下拟拟诏书。说不管事也是可以的。”

韦挺道：“那老夫呢？”

“您……您虽然是刑部尚书。但是谁不知道，您这个官当的自在，小事就交给下边处理，至于大案子，则完全是看陛下的意思。您老人家这为官之道，岑某人佩服之至！”

“算你说的有理。不过我等不管事，也就意味着我等权势不大。怎么也不能算优点吧？照你这么说，咱们长安城内的乞丐管事最少，他们就最厉害了？”

“在下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不过咱们和秦国公比起来，官位上并不弱于他，这个不管事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长处。不管事，就不会做错事。”

张亮道：“那郭业呢？”

“而秦国公，身兼那么多职司，又爱管事。管事，就有可能做错事。咱们抓住了机会，就参他一本。即便是一时没什么效果，参的多了，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郭业在陛下心目中的地位必然下降！”

张亮道：“岑侍郎这个办法好，我算是明白了，要想靠一件事就把郭业搬倒，简直是痴心妄想，对付他只能徐徐图之！不过……光等郭业犯错可不成，咱们得主动创造机会，让郭业犯错！”

李氏族长李泉说道：“搞这种阴谋诡计，就是勋国公的特长了。不知现在您可以腹案？”

“我有一个三计连环之策，管保让郭业名望扫地。”

“三计连环？但不知哪三计连环？”

“第一计，就是散步大德寺一案的真相……”

……

……

以张亮的潜势力，打听出来大德寺一案的真相，还真没有什么难度！没过几天，大德寺藏污纳垢，和尚送子的事情就传遍了长安城……

这个真相传播这么快，一方面是反郭业联盟这边，是真花了大力气。另一方面，也是这种香艳的案子，乃是老百姓最喜欢传播的。

以讹传之下，这个案子被越传越离谱，什么只要女子去过大德寺一次就会被和尚们“调”教成淫娃荡妇啦；什么大德寺的和尚们修炼邪术有瞪谁谁怀孕之能啦；什么大德寺的地下有一个庞大的地宫里面有数万女子啦……

种种说法，不一而足。

种种传闻之下，和尚们在长安城的日子又重新难过了。大德寺的和尚们不守规矩，那其他寺庙的和尚就一定会守清规戒律了？大德寺的和尚们淫辱良家妇女，谁能保证其他的和尚没有这个嗜好？

一时之间，在百姓的眼睛中，长安城内的各个寺庙，变成了一个的淫窟，避之唯恐不及。

甚至有百姓疑神疑鬼，跑来府衙报官的。郭业对此哭笑不得，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出榜安民，希望时间能冲淡一切。

和尚们受了无枉之灾，无非也就是过上几年苦日子，这些还在可以接受

的范围之内。

但是，大规模的死人，郭业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在短短的十天之内，就有几十名女子悬梁自尽，至于有孩子被父母活活打死的传闻，郭业也听说了几桩。

这些女子和孩子都是无辜之人，她们之所以死于非命，一方面要怪大德寺的淫僧，令一方面，就要怪此事的泄密之人！

换句话说，郭业自己在这里边也不是全然没有责任！

他有时候会扪心自问，当时如果自己再努力一些，谨慎一些，是否就能保守秘密？那些女人和孩子是否是因为自己的行事不慎死于非命？

除了此事之外，还有一件事让他非常不爽，那就马元举和自己的关系越来越淡了。

长安城内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当然要问责长安令。郭业刚刚上任就查办了此案，当然是有功无过。不过马元举可是当了好几年的长安令了，这事他岂能没有责任？

一时之间，御史台群情汹汹，纷纷弹劾马元举！最后还是李二陛下出面力保，马元举才险险过关。

尽管如此，本来官声甚好的马元举，声望一落千丈。

按照道理上这事儿不怪郭业，他秉公办案查办淫僧，严格来说，那是给马元举擦屁股。

不过道理虽然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人都是感情动物，马元举本来就和郭业有些心结，现在又出了这种事情，相当于是郭业把他的错处公告于天下，见到郭业就愈发的冷淡了！

这一日乃是休沐之日，郭业在家中一个人喝闷酒，忽然孙子善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道：“老师，大事不好！您的冤家对头来了！”

“冤家对头？我得罪的人多了，此人到底是谁？”

“就是老丞相王圭王叔玠！”

## 第1743章王圭刷下限

王圭是郭业的死对头，这件事在长安城已经传得人尽皆知。

不是和王圭有仇，郭业为何有那么大的胆子搜查王圭的家庙？

不是和王圭有仇，郭业为何不官官相护，把这个案子大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是报告给了大唐天子？

不是和王圭有仇，郭业为何在陛下要求保密的情况下抗旨不遵，把这个案子泄漏了出去？

当然仔细一思量，这些怀疑都有站不住脚的地方。尤其是第三条，更是完全子虚乌有之事。不过，在反郭业联盟的推动之下，这三条传言越传越广，绝大部分人都信以为真，孙子善也不例外。

郭业一听是王圭来了，心里也是暗叫了一声不好。这老爷子现在已经辞官不做，名声也已经臭了大街。他老人家不会是一时想不开，要找我拼命吧？

他说道：“你就说我不在府内，出城行猎去了，让他老人家改日再来！”

“是！”

过了一会儿，孙子善哭丧着脸就回来了，道：“老师，弟子无能，把差事办砸了！”

郭业道：“这么点小事你都干不好！你怎么跟王圭说的？”

“我就说您出城行猎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要是有什么事的话，可以让我转告。要是不方便告诉我的话，那就只能请他老人家先回去。您回来之后，一定登门拜访。”

“行啊，这话说得挺好的，比我想象的好得多。那怎么还把差事办砸了？王圭是怎么回答的？”

“他说他既然来了，没见到您的面就不回去了！”

“这老家伙这是耍无赖啊，行，他年老体弱，我就不信我还耗不过他了！你把他让进客厅，好吃好喝好招待。看他能怎么着。”

孙子善道：“我说了呀，我说您老人家要是非等不可，那就请入内奉茶。可是他呢……”

“怎么样？”

“他不仅不同意进来，还……还……还跪在了地上，说要是见不着您的面，就跪死于此！”

“我日！你怎么不早说！”郭业这可坐不住了，赶紧站起身来，整理衣冠，快步走向府外！

郭业一边走着，一边骂了无数声卧槽。一是骂孙子善不知道轻重缓急，绕了这么多圈子才说到了事情的关键之处。另一方面，也是骂老王圭太无赖！

尼玛你是疯了还是怎么的？怎么这么不自重身份？不说你曾官居宰相之职吧，单说你这么大岁数了，也不该干出这种事呀！简直太无赖了！

七十岁的退休老丞相耍无赖，郭业可挡不住！这件事要是传扬出去，外边指不定怎么编排自己呢！等他气喘吁吁的走到门外的时候，就见王圭直挺挺地跪在那里，一脸的谦恭之色。

郭业道：“王侍中，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这个孙子善简直太不像话了，

贪图红包，对您故意刁难，原来根本就没有跟我说您老人家的事儿。现在见纸包不住火了，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王圭扶起，继续说道：“我一定好好的责罚他。您老人家也是的，我郭业算什么东西呀，见不见有什么关系，值得您……值得您这样……”

王圭摆了摆手，道：“秦国公不必解释了，到底是孙子善的原因，还是您不想见老夫，咱们俩心照不宣。另外，也别叫我什么王侍中了，老夫已经辞官不做，现在就是一个平民百姓。”

“王侍中过谦了，只要您当过一天侍中，就能称得上王侍中！谁要是敢说三道四的，我郭业第一个不答应。”

“别，是老夫不乐意，与旁人无关。你高兴了呢，就叫我一声王老丈，不高兴了呢，叫我一声王老头也行！”

郭业满脸堆笑，道：“既然您不喜欢王侍中这个称呼，我就叫您王先生吧。王先生，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入内叙话！”

“头前带路！”

二人来到客厅之内，分宾主落座，孙子善献上了香茶。

郭业轻轻咳嗽一声，道：“王先生，您老人家今天一定要见到郭某人，不知所为何事？”

王圭微微一叹，道：“老夫这么死皮赖脸地一定要见到您，当然是有要事和您商量。不过在说这事之前，老夫想先解答秦国公的一个疑惑。”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疑惑？什么疑惑？”

“秦国公您还记不记得，想当初在大德庙，您问老夫，为何老夫家庙之内，只供奉了祖父、父亲和叔父，而没有供奉曾祖和高祖。当时老夫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把话题岔开了。”

“确有此事。”

“现在老夫可以告诉您了。这是因为老夫所在的家族，已经把我们这一支开革出族了！”

“开革出族？”

“正是。那时候还是大隋朝，当时老夫的叔叔王頔因为犯了法，被贬到岭南，当上了汉王府的谏议参军。隋炀帝无道，奸娘戏妹弑父夺权，汉王杨谅起兵反隋。我那叔父也加入了叛军之中……”

“那后来呢？”

“后来他兵败自杀。为了避免朝廷的追究，老夫的家族，就把我们这一支尽数开革出族。老夫也成为了朝廷的钦犯，躲入终南山中达十年之久。”

说到这里王圭叹了一口气，道：“我一个公子哥出身的人，能在终南山中活下来，还要多靠那里乡民的帮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后来老夫发迹之后，经常用自己的俸禄救济那些乡民。”

郭业道：“我明白了，您没钱修家庙，就是因为拿俸禄去报恩了。”

“正是。”

“那您后来把家庙出租给和尚，也是为了终南山的乡民？”

“那倒不是。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之前没钱修家庙，的确是因为老夫要拿俸禄来报恩。不过后来把家庙出租给和尚们，就完全是老夫的私心作祟了。”



王圭轻叹一声，继续说道：“老夫年龄渐长，自觉时日无多，就想给子孙后代留下点遗产，这才打起了家庙的主意。没想到，竟然酿成了大错。”

“原来如此！”郭业点了点头，道：“王老先生有恩必报，我郭业还是钦佩的。但不知您老人家和我说这些，与您今天要和郭某人商量的事情，有没有关系？”

“那当然有关系了。您可知道，老夫原来的家族是什么家族？”

“这个郭某人还真不知道。”

“给您提个醒，老夫是太原人。”

“太原……”郭业脸色一变，道：“难道说，您原来的家族就是五大氏族之一的太原王氏？”

“正是如此。本来，老夫这一支被开革出族，老夫早已对太原王氏心灰意冷，还曾经暗中发誓，以后要是出人头地了，太原王氏就算求老夫，老夫也不会重新认祖归宗。不过……唉！”

“怎么了？”

“现在老夫年纪大了，想法又有所改变！”

“改变？”

“现在想来，想当初族内要把老夫这一支开革出族，完全是无奈之举。而且就算不开革老夫这一支，老夫也依旧是一个钦犯，下场是一样的。所以，就在去年，老夫已经认祖归宗，重归太原王氏了。”

听到现在，郭业已经基本上猜出了王圭今日前来的目的，含混应道：“王老先生认祖归宗，实在是可喜可贺。”

王圭微微一笑，道：“既然秦国公也认为老夫应该认祖归宗，那今天这个忙您就非帮不可了！”

“什……什么忙？”

“就是您以赃物的名义扣留的那些琉璃器皿，那些都是五大氏族之物，和大德庙的和尚们毫不相干。看在老夫的面子上，还请您高抬贵手，把它们物归原主吧。”

## 第1744章王圭的绝招

要说郭业在大德寺一案中有什么明显的收获，那就是这一地窖的琉璃器皿了。

五大氏族就算是发明了廉价琉璃的制取方法，那所谓的廉价，也是相对而言的。

尽管不知道五大士族制取这些琉璃器皿的成本究竟是多少，但是郭业估计，总成本最少也要一百万贯钱，四五百万贯钱也很有可能，就是一千万贯钱也说不定。

这么一大笔钱财的损失，即便对于五大士族来讲，也算是伤筋动骨了。敌人损失，就是自己得利。

从这个角度来讲，郭业的收获还真不小。

而且，郭业扣下这批琉璃器皿的理由，也是非常充分的。

大德寺内总共有两个地窖，一个地窖内关押了三十二名女子，另一个地窖内，就是这些琉璃器皿了。

既然关押那些女子的地窖是和尚们挖的，那有什么理由不能怀疑另一个地窖也是和尚们挖的？

有什么理由不怀疑这些琉璃器皿也是赃物？

所以说，郭业查封这些琉璃器皿完全是合理合法，即便是在李二陛下面前，郭业也有话说。

更何况，李二陛下有旨，这个案子由郭业全权负责，不必经过刑部，也不必经过自己。

郭业干起这个假公济私的活来，就更加有恃无恐了。

大德寺一案郭业已经基本审完，这批琉璃器皿的归属郭业也有了安排。

他准备把这些琉璃器皿按照赃物处理，全部没入宫中，献给李二陛下。

消息传出去之后，顿时就是一阵鸡飞狗跳。

五大士族找了无数人前来关说，没想到最后，竟然说动了老王圭出马。

郭业一脸的难色，道：“您老人家要是吩咐别的事情，郭某人一定照办。不过这件事么……这可完全是公事。您老人家一生清廉自守，刚正不阿，不会这老了老了，还要教我这个当晚辈的徇私枉法吧？”

“清廉自首？刚正不阿？哈哈！哈哈！哈哈……”王圭大笑出声，笑到最后，简直直不起腰来。

郭业被吓了个不轻，小心翼翼地问道：“王老先生，您……您没事吧……”

“老夫没事，只是秦国公说的这个笑话实在是太好笑了！”

“笑……笑话？什么笑话？”

“你说老夫清廉自守，刚直不阿，这就是笑话！”

“这怎么能算笑话？”

“哼哼，你这话要是在一个月之前说，老夫就当是你对我老夫的赞美之词，但是现在，老夫就只能当一个笑话听！现在老夫的名声是什么？是要钱不要祖宗，是伪君子真小人！”

老王圭越说越气，道：“这些名声也就罢了，甚至有人说老夫好色无度和那帮和尚们同流合污……你再说老夫什么清廉自守，刚直不阿，不是笑话

是什么？”

“呃……那不过是一些无知百姓在以讹传讹罢了！您老人家的一世清名，岂会因为这么一点小事就烟消云散？晚辈相信，只要再过些日子，这股风潮下去，您的名声应给会好转的！”

“秦国公，你说这话自己信吗？”

“相……相信！当然相信了！”

王圭叹了一口气，道：“秦国公，你昧着良心来宽慰老夫，老夫足感盛情。不过老夫明白，那是不可能的！人生七十古来稀，老夫也活不了几天了，恐怕这个名号就是对老夫的盖棺定论！”

郭业还要安慰，王圭一摆手，道：“您别说话，听老夫把话说完。”

“晚辈洗耳恭听。”

“有时候老夫扪心自问，此事到底应该怪谁？怪秦国公？怪李侍郎？还是怪大德寺的和尚？最后，老夫发现，谁都不怪，最应该怪的就是老夫自己……是我贪念一起，才酿成了如此大祸！”

说到这里，王圭站起身来，躬身一礼，道：“认真说起来，秦国公对老夫有恩无仇！多谢！多谢！”

郭业赶紧还礼，道：“有恩倒是谈不上，王老先生不怪郭某人多事，郭某人就心满意足了！”

“那不知秦国公对王某人可有什么怨恨之心？”

“那哪能呢，咱们俩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就是在大德寺内和郭某人有了小小的误会，那也是您受了大德寺内和尚们的蒙蔽，并不是故意和郭某人为难。郭某人怎么可能怨恨您老人家？”

“既然您对我王圭没有什么怨恨之心，那就好办了。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在大德寺内，老夫可没对您说谎。那些琉璃器皿确确实实是五大士族交给老夫秘密储存的，和大德寺内的和尚们全然无关。”

“呃……这……”

“您把那些琉璃器皿物归原主，完全是秉公执法。而把那些琉璃器皿没入宫中，那才称得上是徇私枉法呢！”

郭业道：“老先生，在这里只有你我二人，我也实话实说。在下相信您老人家没对我说谎。不过……要想物归原主……”说到这里，郭业轻轻摇头，道：“郭某人恕难从命！”

“那是为何？”

“想当初，在板桥镇的时候……”郭业把自己和五大士族的恩怨和王圭说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现在您老人家明白了吧，郭某人和五大士族之间，非常不对付。这次查扣这批琉璃器皿的目的，就是公报私仇。说白了，此事乃是郭某人和五大士族之间的私人恩怨，你老人家还是不要搀和了。”

郭业略微停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当然，这番话出了我郭业的嘴，入了您老人家的耳。出了这个门，郭某人可不认了！”

王圭点了点头，道：“多谢秦国公坦诚相告，这一番前因后果，王某人还真不知道。不过……”

说到这里，王圭噗通一声，跪倒在地！

他说道：“秦国公，说实话，有二十年了，除了陛下和皇后娘娘，我王圭

可没再跪过什么活人！不仅如此，陛下的亲生女儿南平公主，因为嫁给了我儿子，她以公主至尊，还得向我下跪！”

说到这里王圭眼圈发红，道：“就在今天，老夫给您跪下了，还请您高抬贵手，把那些琉璃还给五大土族吧！”

郭业脸一沉，道：“这么说来，您老人家是一定要帮助五大土族与我郭业为难了？”

“当然不是！”王圭苦着脸说道：“老夫虽然认祖归宗了，但也不愿与插手您和五大土族之间的私人恩怨。不过您别忘了，那批琉璃器皿，可是五大土族交给老夫的。”

“老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就应该把这批琉璃器皿原物归赵。您把这些东西扣下了，五大土族可不管那个，只会向老夫索要。老夫还不了东西，岂不是失信于人？”

“所以，老夫才不得不出此下策。秦国公，您能不能看在我这张老脸的份上，把那些琉璃器皿发还？”

王圭跪这一跪，还真给了郭业巨大的压力。不说王圭原来的身份有多么贵重，就是一个普通的七十岁老人，跪在自己的面前，郭业也不能坦然受之。

不过，压力也仅仅是压力罢了，王圭和郭业一不沾亲二不带故，事关价值千万贯的琉璃的归属，这点压力还不足以让郭业改变决定。

郭业伸出双手，把王圭扶起，道：“王老先生，不好意思，请恕郭某人不能答应！咱们俩的确没什么仇恨，但是……”

王圭摆了摆手，道：“秦国公，不必再说了！老夫早该想到的……自己这张老脸不值钱……事到如今，老夫也没什么好办法了……告辞！”

……

把王圭送走，郭业不禁长出了一口气。他心中暗想，这样就把王圭打发走了，那真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他像是在门口那样，来个长跪不起，耍起了无赖，今天这事儿还真不好办。

不过很快，郭业就发现，自己完全想错了。

第二天一早，郭业还没起床呢，就听孙子善在门外大喊大叫，道：“老师，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

“何事惊慌？”

“王圭……他……”

“怎样？”

“他死了！”

## 第1745章深合朕意

准确的说，王圭是悬梁自尽。

就在昨天晚上，王圭先是召集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然后就搂着最宠爱的小妾，早早的安歇了。等那小妾半夜里醒来，却发现王圭已经吊死在了房梁上，床头还留着一封遗书。

在这封遗书里边，王圭详细说明了自己自尽的原因，那就是郭业公报私仇，扣留了属于五大士族的琉璃器皿。王圭无颜面对五大士族，惟有一死相谢！

王圭是死了，但是人家还有儿子。他有两个儿子，长子王崇基，幼子王敬直。王崇基也就罢了，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刑部郎中。

但是王敬直可不得了，他虽然官职也不高，却是李二陛下第三女南平公主的老公。换言之，他是李二陛下的女婿。

自己的老父被人逼死了，做儿子的岂能善罢甘休？当时，时间太晚，宫门早已落锁。于是，王敬直就和南平公主一起敲响了登闻鼓，把李二陛下从被窝里叫起来，要他给王圭这个老亲家主持公道。

李二陛下对他们二人温言抚慰，好不容易才把二人劝走。

登闻鼓一响，举朝瞩目！王圭被郭业逼死的消息，象长了翅膀一样，就迅速的传遍了长安城！

郭业听了孙子善的讲述，不由得暗叫了一声，完了！这下子麻烦大了！

麻子不是麻子，王圭这尼玛是坑人啊！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这封遗书一出，不用什么证据，我郭业就得承担公报私仇，逼死老丞相之罪！

可以预见，今天早朝之上，我就会被无数的言官御史攻讦！

国人讲究人死为大，恐怕就是我那些盟友，都不会帮我说话。到时候群情汹汹，难道我还能舌战群儒？虽然我的口才是不错，不过问题是……这事我确实不占理呀！

这可怎么办？

郭业想了半天，最后也只是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那就是施展拖字诀！郭业给李二陛下上了一道奏章，说自己身体不爽，不能上朝。

他不去上朝了，当然并不意味着此事的结束。早朝之上，以刑部尚书韦挺为首的反郭联盟，连同大量的不明真相的御史言官一起，对郭业发起了严厉的弹劾，甚至要求重查大德寺一案！

而李二陛下呢，和郭业心有灵犀，同样施展了拖字诀，以秦国公身体不爽无法当面对质为由，把此事暂时搁置。

随后的几天里，弹劾郭业的奏章如同雪片一样，飞入了宫中，但是全部被李二陛下留中不发。

当然拖得了一时，可拖不了一世。这次的弹劾浪潮可以说史无前例的巨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郭业是在劫难逃了。最好的结果，不过是象勋国公张亮一样，辞去所有官职，做一个富贵闲人。

这一日，郭业正在闷坐，忽然顺公公前来传旨，说李二陛下召见。

郭业明白，事到如今，装病也没什么用了。他整理衣冠，抖擞精神，跟着顺公公来到了熟悉的望北阁中。

“臣郭业，见过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来吧，赐座！”

“谢陛下！”

郭业刚刚坐下，就听李二陛下重重的叹了一口气，道：“郭业，您太另朕失望了！”

郭业吓得赶紧又跪下了，道：“微臣有负圣恩，还望陛下治罪！不过在您治罪之前，微臣还有几句话说……”

“你讲！”

“陛下可曾记得，想当初查办天福和尚一案的时候，微臣曾经跟您说过，这个案子的幕后黑手很可能是五大士族……”

接着，郭业就把自己和五大士族的恩恩怨怨说了一遍，最后他说道：“虽然现在微臣还没有五大士族谋反的确切证据，不过从种种的蛛丝马迹可以推断，五大士族图谋不轨，早已成了我大唐的心腹大患！”

郭业磕了一个头，继续说道：“微臣对付五大士族，尽管确实是有一点私心，不过更主要的，却是为了陛下的江山社稷着想！”

“哼，就算你说的有些道理，你公报私仇，对付五大士族的事情，朕可以暂时不追究。不过王圭之死，你又准备如何交待？”

人死为大，郭业也想不出什么辩解之言，只得跪倒在地，道：“微臣甘愿领罪！”

李二陛下没理他，站起身来，在大殿之内来回踱步。最终他停了下来，对身边的太监宫女道：“朕和秦国有要事相商，你们都下去吧！”

“是！”

屏退了左右，走到了郭业的近前，把郭业扶起，道：“干得好！”

“陛下，您说啥？”郭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李二陛下道：“朕的意思是……你先把王圭弄得身败名裂，又把他逼死，干得实在是太好了，深合朕意！”

郭业此时简直有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他说道：“陛下，您刚才不是还说微臣太让您失望了吗？”

“你让朕失望的，不是逼死了王圭。而是出了这事以后，竟然当起了缩头乌龟，让朕一个人承担百官的压力！”

郭业脸一红，解释道：“有些话只能单独跟您说，在朝堂上可没法说。到时候御史言官问起来，微臣还真是无言以对。这才想拖延一下时间，看能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化解此事，结果……结果……”

“结果到了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想起来？”

“正是。”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郭业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化解此事的办法多的是，朕稍微一想，就能想出好几个……”

郭业大喜，道：“陛下乃是天之骄子，睿智天生，微臣哪能比得上？到底是什么办法，还望陛下为微臣解惑。”

“这第一个办法，其实你已经想到了！那就是把那些琉璃器皿全部没入宫中。朕只要把那些价值千万贯的琉璃器皿收下了，咱们俩就成了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李二陛下得意地说道：“谁说要让朕治你的罪，就等于劝说朕放弃千万贯

的钱财。你说会有多少人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触朕的霉头？”

这个主意郭业当然想过，不过那前提是李二陛下肯收呀。而且就算李二陛下肯收，这个办法也不是全无破绽。郭业说道：“朝廷上忠直敢建谏的人还是很有几个的，比如说中书令魏征魏大人……”

李二陛下道：“魏征好说。朕就不信，他在天福和尚一案上是多么得干净。你手上一定有他的把柄吧？此时不用，更待何时？”

“这……好吧。不过就算百官不说话，还有南平公主呢？”

“那些琉璃器皿，朕会分出两成来转赐南平。哼哼，你以为南平和王圭的关系有多么好？事实上，她只是碍于王敬直的面子，不得不作出一些姿态罢了！”

“还有这事？”

“那是自然，知女莫若父。只要朕表明了力保你的态度，再转赐一些琉璃器皿给她，她也就不会再为难你了。也就是王氏兄弟不好对付，不过光是他们两个人，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郭业再次叩首，道：“多谢陛下的厚爱。不过，这件事如果就这样压下去，虽然微臣可以顺利过关。但是对您的名声可是大大有碍。不知这第二个办法是什么？”

## 第1746章客串洗地党

李二陛下没好气地说道：“第二个办法对朕的名声也好不好哪去。”

“那是什么？”

“就是你把高阳公主娶了！”

“不可！万万不可！”郭业本来是跪着的，听了李二陛下的话，马上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

李二陛下一皱眉，道：“高阳乃是朕最宠爱的女儿，人样子可长得也不错，除了性格差一点，哪点配不上你？”

郭业道：“微臣不是嫌弃高阳公主，实在是这事不合适，简直是太不合适了！”

“此言怎讲？”

“其一，微臣早已有了正妻，乃是柴秀秀。公主身份高贵，总不能嫁过来给臣做妾吧？”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这倒是个问题，不过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朕下一道旨意，柴秀秀和高阳都算是你的正妻，不分大小，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郭业目瞪口呆，道：“这不合规矩吧……”

“怎么不合规矩？古有娥皇女英，二女同嫁帝舜；今有高阳秀秀，共侍秦国公郭业！有先贤示例于前，你怕什么？”

郭业连连摇头，道：“那都是上古时候的事了，现在可没有啥两正妻的说法。再说了，即便是娥皇女英，也是有大有小。世人谁不知道娥皇为姐，女英为妹？”

“这个问题先放下，你刚才说了其一，那还有其二呢？”

“其二就是，微臣和高阳公主有仇！呃……有件事情不知当讲不当讲。”

“这里只有你我二人，但讲无妨。”

“陛下您还记不记得，想当初，高阳公主曾在金殿之上，力保一个名叫辩机的和尚？”

“朕倒是有些印象。”

“后来，那个辩机暴病死在了监狱之中。”

“那又如何？”

“事实上，呃……其实……您听了可千万别生气……高阳公主和那个辩机和尚，有些男女之情。后来因为辩机和尚之死，高阳公主对微臣恨之入骨。微臣要是娶了她，恐怕半夜里，就得被她砍了脑袋！”

李二陛下惊讶道：“有那么严重？不会吧！对于高阳，朕的确是疏于管教，不过要说她会杀你，朕却是不信……”

郭业叩首道：“总而言之，微臣和高阳公主有缘无份，恐怕要辜负陛下的美意了。”

李二陛下满脸遗憾地摇了摇头，道：“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就算了，朕的高阳又不是嫁出去。说实话，你娶了高阳，好处可是多得很！别的不说，就说这次，借助这场赐婚，表明了朕对您的态度，足以让帮御史言官闭嘴！”

“这第二个办法还不如第一个呢，陛下，还有没有第三个办法？”

“第三个办法么……”李二陛下老脸一红，道：“朕现在还没想出来。就是



这两个办法，你选一个吧。”

郭业道：“您要是让微臣选，微臣当然选第一个办法。不过还是那句话，这么做对陛下并不公平。准确的说，这两个办法，都是陛下牺牲自己的名声为微臣挡灾。微臣何德何能，值得陛下如此厚爱？”

李二陛下长叹一声，道：“名声？朕现在还有什么名声可言？郭爱卿请坐，朕慢慢和你说。”

“是！”

等郭业坐稳了，李二陛下才继续说道：“朕少年立志，要做一个远超尧舜的千古明君。可是天意弄人，虽然朕战功无数，可是，因为我排行第二，就不能登上太子之位。”

“那后来您不还是登基坐殿了吗？”

“那是因为朕发动了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为了此事，朕注定要留下千古骂名，还当什么千古明君？”

“呃……您继位之后，对内轻徭薄赋，使百姓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对外东征西讨，四夷宾服，还擒获了颉利可汗，以至于有众多胡人称呼您为‘天可汗’。有了如此功业在身，即便有些小小的道德瑕疵，但是瑕不掩瑜，您被称为成为‘千古明君’，毫不为过！”

李二陛下先是眼前一亮，随后又很快黯淡了下来，道：“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微臣深信不疑！”郭业说这话可没有昧着良心。到了后世，人们提起有为的皇帝，除了秦皇汉武就是唐宗宋祖了，而所谓的唐宗指的就是李二陛下！

李二陛下轻轻摇头，道：“你相信，朕却是不信！如果说弑兄杀弟是小小的道德瑕疵，那弑父怎么算？这就不能用小小的道德瑕疵来解释了吧？”

郭业赶紧道：“太上皇之死，和陛下无关。完全是……完全是五大士族所为！此事微臣清清楚楚，怎么可能会怀疑到陛下的身上？”

“你清楚是你清楚！但是其他人又没有负责查案，怎么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只知道，太上皇是横死！在重重包围下，能杀死太上皇的，朕的嫌疑最大。再加上朕有弑兄杀弟的前科，恐怕多数人都以为，朕做了弑父之事！”

认真说起来，李渊之死，也是郭业穿越引起的蝴蝶效应之一。

在历史上，李渊可是寿终正寝的。从某种角度上讲，是郭业坑了李二陛下。开创了大唐盛世的李二陛下，如果仅仅弑兄杀弟，还能称得上是千古明君。

但是加上弑父这一条，可就不一定了。

郭业道：“即便如此，那也只能说此事并无定论……微臣觉得，恐怕事情未必像陛下想的那么严重……归根到底，这些都是陛下的私德，在治国方面，陛下的功绩可是大书特书的。”

“治国？原来朕也自认为把大唐治理的不错，可大德寺一案又怎么解释？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一个长安城都没管好，朕又有何面目说整个大唐被治理得海晏河清？”

郭业心中暗想，在真实的历史里，到底有没有大德寺一案，还真说不清楚。

也许是自己穿越的蝴蝶效应；也许是确有此事，但是那些和尚一直逍遥

法外；也许贞观年间确有此案，不过史书上没有记载，甚至史书记载了，自己并没有看到……

不过现在，可不是想这个时候，现在的关键是开解李二陛下。

这还真难不倒郭业，论洗地的功夫，这年头，郭业敢认第二，就没有人能认第一。他说道：“陛下，您可以换一个角度考虑此事。”

“换一个角度？什么角度？”

“这个角度就是，也只有您慧眼识人，让我郭业当上了长安令，这才能查办大德寺一案！要是别的人当皇帝，恐怕此案就永远不会有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了。您称为千古明君，毫不为过！”

“还能这么解释？”

“那是自然，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您身为皇帝，当然不能说没有责任。但是后来破案，也不能说没有您的功劳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便是再英明的君主，也会有犯错的时候。……”

郭业稍微停顿了一下，无比诚恳地说道：“犯错并不可怕，关键是犯错之后能够及时纠正。而这正是成为千古名君的必备条件！这件事，正好说明您才是真正的千古明君啊！”

说完了这些话，郭业也有些作呕！他心中暗想，李二陛下啊，李二陛下，我可是把后世论坛得来的洗地功力，全用上了！您要是还不释怀，我也没办法了！

## 第1747章李二陛下黑化了

李二陛下的反应大出郭业的预料之外，他猛地一拍几案，道：“胡说八道！郭业你太让朕失望了！”

这话已经是郭业今天第二次听到了，他问道：“陛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哼哼，朕把你看做是国家的栋梁之材，推心置腹。而你却把自己看成一个佞幸小人，溜须拍马！你那是什麼歪理？照你这么说，出的案子越大，还说明朕越圣明了？”

李二陛下的声音越来越大，道：“朕早就想明白了，发生了这么多事以后，朕已经不可能有千古名君的称号了！朕乃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不需要你这套歪理邪说来安慰！”

这可怎么回答？再安慰李二陛下吧，还得被他当成是逢迎的小人。但是不安慰他，顺着他的话往下说……那不更是找死吗？

郭业只得再次跪倒在地，含混应道：“微臣……微臣死罪！”

李二陛下摆了摆手，道：“起来吧！”

“是！”

李二陛下轻叹一声，继续说道：“想当初，朕为了保持明君的形象，虚言纳谏，魏征的口水喷在朕的脸上，朕也忍了。现在想想，还真是恍如昨日……这些年，为了明君之名，朕真是牺牲了很多。”

郭业小心翼翼地说道：“那您接下来的打算呢？”

李二陛下瞪了郭业一眼，道：“你别胡思乱想，朕没有疯。即便是不再苦苦维持明君的形象，也不意味着朕是要做一个无道的昏君。只是说，有些事情，朕可以随心所欲，不用再顾忌后世的评价了。”

郭业这才顾得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道：“您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自污名声来保全微臣？”

“朕愿意花这么大的代价保全你，原因有四。一来，你处置大德寺一案，大部分还是出于公心。二来，也的确是因为朕对名声没有以前那么看重了。”

“那第三呢？”

“虽然朕不再想当千古明君了，但是还有个名号朕还想争一争！”

“什么名号？”

“天子！”

郭业疑惑地问道：“您现在不就是大唐天子吗？”

“这个名号，只是咱们大唐的人才认。至于其他地方……大多数是口服心不服，甚至口也不服。古语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说得虽好，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我李世民不才，倒想真的试一试！”

“您是说征服整个天下？”

“不错，朕要横扫周边一切藩国！什么新罗百济高句丽，哪个扶桑吐蕃薛延陀，还有什么南诏真腊铁勒……等等国家，都得纳入大唐版图之内。朕要让太阳之下，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大唐！”

李二陛下越说越兴奋，道：“如此的功业，又有哪个明君比得上？尧舜禹，还是秦皇汉武？他们的疆域可有朕的广大？他们的子民可有朕的众多？”

尽管心中对李二陛下这个计划不以为然，郭业还是附和道：“恭祝陛下千

秋万载，一统山河！”

李二陛下缓和了一下口气，道：“当然，朕知道，想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需要无数良臣猛将的支持。而你秦国公郭业，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朕是看中了你的能力，才为了保全你，不惜自污名声。”

郭业表态道：“多谢陛下的厚爱，微臣一定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李二陛下谈兴正浓，道：“你还想不想知道第四个原因？”

“还望陛下解惑。”

“第四个原因就是，朕深恨王圭，多谢你给朕出了一口恶气！”

“但不知王圭是如何得罪了陛下？”

“此事说来话长……想当初，朕发动玄武门之变后不久，天下有很多人不服朕，纷纷起兵造反。其中有一个，就是庐江王李瑒。李瑒兵败被杀，他的姬妾，依律被送入了宫中。其中一个姬妾深得朕的宠爱。”

说到这里，李二陛下的眼神飘渺起来，仿佛陷入了美好的回忆中。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那是一个非常柔弱可怜的女子，叫做辛浅容。后来朕才知道了她的身世。她本是一个商人之妾，后来庐江王李瑒看上了她的美貌，杀了她的丈夫，把她纳入了府中，这才为朕所得。”

“呃……您说了这么多，和王圭有什么关系？”

“你慢慢听啊。朕既然宠爱那个辛浅容，就常常带在身边。有一天，朕指着她，对王圭说道‘庐江王杀夫夺妻，朕把他灭了，实在是顺天应人之举！’，可是，你猜王圭是怎么回答朕的？”

“臣不知。”

“王圭问朕，庐江王的所为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朕当然说那是错误的。可是王圭微微一笑，说在朕的内心之中，应该是认为庐江王的所为是正确的。要不然，也不会去做和庐江王一样的事情了。”

“然后呢？”

“朕当时为了保持明君的形象，忍痛把那个女子送还亲族了！朕永远忘不了，浅容被送走时候的眼神，是理解？是埋怨？还是痛苦？朕也说不清楚。”

“就是为了此事，您深恨王圭？”

李二陛下脸一沉，道：“正是如此。郭爱卿，你对此事怎么看？”

郭业义愤填膺，道：“王圭此举太不是东西了！陛下您恨得对，恨得好！微臣深以为然。”

他迟疑道：“你心里真的是这么想的？”

“那是自然，陛下您想啊。庐江王李瑒杀夫夺妻，那是严重违反了大唐律法。而您把他的姬妾没入宫中，是依律而为，怎可混为一谈？王圭这分明是胡搅蛮缠。”

“可是……细论起来，朕这种行为，也可以称为杀夫夺妻。王圭所言，不是没有一点道理。”

“那怎么能一样？强盗杀人，其罪当诛。可是衙门的刽子手杀人，不仅没有罪，还有花红可拿。同样是杀人，一个是违律而为，一个是依法而为，结果完全不同。怎能混为一谈？”

“对呀！朕当时怎么没想到呢。”

郭业补充道：“微臣之所以说王圭不是东西，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条，陛下，你仔细想想，当时辛浅容留在您身边，其实已经是她最好的归宿

了。把她送归亲族，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李二陛下一点就通，道：“浅容本来就是被卖给了商人为妾，现在再把她送归亲族，结果也只会是被再卖一次。重新卖给商人作妾还好，要是卖给青楼……”

忽然，李二陛下把牙齿咬得咯咯直响，恨声道：“王圭，老匹夫！你死的太便宜了，朕真恨不得把你碎尸万段，再挫骨扬灰！”

郭业道：“陛下既然这么恨王圭，为何又把南平公主嫁给了王圭的小儿子，和他做起了儿女亲家？”

“朕和魏征也是儿女亲家，可那并不说明，朕就喜欢他。为了成为千古明君，朕做了许多违心之事。魏征、王圭都是喜欢犯言直谏之人，朕对他们不但不能生气，还得屡屡加以无上的荣宠。”

李二陛下的音调渐高，道：“不过朕以后不想忍了！从今以后，朕不要再听她们唠唠叨叨！朕要真正的一统天下，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郭业心中暗想，完了！

看来当不成千古明君，对李二陛下的影响的确很大。他彻底黑化了！

要是他以后真的做了什么无法无天之事，又有谁能阻止？

## 第1748章诡异的早朝

接下来几天发生的事情，把朝廷上下的官员，惊了个目瞪口呆。

首先，饱受攻讦的秦国公郭业，大摇大摆的出现在了早朝上。没等大伙开口呢，他就先一步说明了大德寺的案情。

在他的报告里，只字不谈王圭，更不谈若干被害的女子。

只说是大德寺的和尚们作奸犯科，掳掠了中书侍郎李行廉的兄弟媳妇儿吕艳娘。后来官府追索甚急，他们才不得不把吕艳娘扔在了大街上。

没想到的是，吕艳娘早已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了那伙和尚的真实身份。于是乎，郭业点齐衙役，兵围大德庙。

没想到的是，那伙和尚贼胆包天，见事情败露，竟然拒捕殴差，还差点伤害到了秦国公郭业。于是郭业一声令下，衙役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竟然把那些和尚，杀了一个干干净净。

元凶正犯皆已伏诛，郭业又下令穷搜大德庙，发现了赃物若干。

最后，郭业说道：“这批赃物价值千万贯，到底如何处置，还请陛下示下。”

这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了。大德寺一案，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就是街边的小贩，都对此案的真实情况知道了个八九不离十。郭业这样说，简直就是把大家当傻子耍。

人们刚要反驳，李二陛下先开口了，道：“是什么赃物，竟然价值千万贯？”

“启禀陛下，乃是一些琉璃制品，有琉璃碗、琉璃盘、琉璃花瓶、琉璃如意等等……”

“这样啊……琉璃器物十分贵重，若是收入府库之中，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样吧，就把这批琉璃器皿全部没入宫中，朕要用这些琉璃器皿来赏赐有功之臣。”

“遵旨！”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李侍郎的弟媳被掳一案，闹得满城风雨，还有人怀疑是朕做的。秦国公一出手，就查明了真相，为朕洗脱了不白之冤。不愧是朕的股肱之臣。”

“多谢陛下谬赞，微臣愧不敢当！”

“当得的！岑文本！”

“微臣在！”

“秦国公查办大德寺一案有功，赐钱十万贯。拟旨吧！”

“这……”岑文本恨郭业恨到了骨头里，哪愿意拟这种圣旨？

李二陛下脸一沉，道：“嗯？你想抗旨不遵？”

别看在反郭联盟的大会上，岑文本说得慷慨激昂。但是让他直面李二陛下的怒火，他可没那个胆子。

岑文本跪倒在地，道：“微臣不敢！微臣遵旨！”

事到如今，群臣已经完全明白了，李二陛下在大德寺一案上的态度。

要说李二陛下不知道大德寺庙一案的内情，全然被郭业蒙蔽了，那除非他早已经耳聋眼瞎！

不说想当初，以刑部尚书韦挺为首的一帮人，曾经在早朝上当庭弹劾过

郭业。

单说最近这些日子群臣们的奏折。这些奏折百分之八十谈的都是秦国公郭业在大德寺一案上公报私仇，结果逼死了老侍中王圭。

此案有到底有什么疑点，那些琉璃器皿到底从何而来，与大德寺的和尚有什么关联，都在这些奏折中被分析的一清二楚。

李二陛下明明知道此案另有蹊跷，却坦然把那批琉璃器皿收入了宫中。不仅如此，还赏给了郭业十万贯钱，这说明什么？

说明他完全不在乎王圭的死活，要力挺郭业！

一时之间，群臣噤若寒蝉，齐齐失声！

最后，还是韦挺一咬牙，一狠心，出班跪倒，道：“启奏陛下，大德寺一案，事涉几十条人命。这么大案子，就在长安府审决，似有不妥。微臣以为，此案应由刑部复查，再做定论。”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虽然此案是在长安府审决的，但是主审却是秦国公郭业，他的身份地位，只在你韦挺之上，不在你韦挺之下。朕以为在长安府审决，并无不妥！”

按说当皇帝的，作为一把手，一般不会赤膊上阵，直接表明态度。官场之上，善于揣摩上意之人大有人在。

李二陛下一个眼色，就会有无数人站出来，说明大德寺一案不必经过刑部的十大理由。

但是李二陛下却没那么做，而是直接出言回绝了韦挺！这就等于向文武百官传递了一个信号——郭业处理的大德寺一案，不容置疑！谁质疑郭业，就是反对朕！

积威之下，韦挺也不敢硬抗李二陛下，至于他的那些盟友，此时也是完全指望不上，无奈之下，他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魏征魏玄成。

他说道：“魏中书，前几天的奏折您也上了，秦国公您也弹劾了。到了现在，您就不想说两句？”

说？我说尼玛个逼呀！魏征心中暗暗骂道。

其实，魏征心里也清楚，自己以前之所以能犯言直谏成功，就在于天时地利人和这六个字。

所谓天时，就是李二陛下继位不久，人心不附。所以，对于臣子格外优容。现如今，李二陛下这个皇帝都当了十二年了，根基已固。天时已经渐渐不在自己这边。

所谓地利，就是自己乃是建成余党的领袖人物，李二陛下为了拉拢建成余党，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

如今因为韦挺的缘故，建成余党系都快变成齐王李佑系了，而自己却被排除在外。可以说，自己现在不属于任何派系。

因此，虽然自己现在官居中书令一职，论官位比以前高得多，但是朝中势力，却是大不如前、

所谓人和，要从两方面来说。

其一就是李二陛下需要一个善于纳谏的名头。所以，特别需要一个犯言直谏的人来配合。

自己的犯言直谏，说白了，还是另外一种迎合上意。现在，李二陛下摆明了要袒护郭业，这个人和的条件也不复存在。

其二，打铁需自身硬，自己这一辈子清廉自首，没什么把柄被人抓住。弹劾起别人来，当然理直气壮。

好死不死的是，在天福和尚一案上，自己一念之差，被郭业抓住了把柄。如今让自己随大流上表还行，让自己正面硬抗郭业，自己还真没那个胆子。

天时地利人和都没有了，自己还犯言直谏？那不是作死吗？

尽管心里边很不情愿，但是人在朝堂，身不由己。魏征以犯言直谏闻名天下，这种情况下他不说话，恐怕一世英名就会付诸东流。

魏征想了一下，道：“陛下，外面传言纷纷，说已故的侍中王圭与大德寺一案有关。而刚才秦国公所言，丝毫未提及王侍中，恐怕难令天下人心服口服。您看是不是……把此案发回重审？”

这番话毫无力度，魏征简直是在应付差事。在魏征的打算里，李二陛下无论允与不允，只要一搭腔，自己就退回去，无论如何都不会引火烧身。

没想到的是，李二陛下丝毫不给他面子，道：“魏征，你老糊涂了吗？”

魏征的脸上有些挂不住，道：“陛下……您此言怎讲？”

“此案的和尚们都死光了，重审，难道去阴曹地府中去审吗？”

“那还有王侍中的遗书……”

“遗书？遗书你看见啦？”

“那倒没有，不过都传言……”

“传言？朕只听说过御史可以风闻奏事，没听说过中书令要风闻奏事的！”

“呃……微臣鲁莽，微臣告退！”

魏征都被李二陛下一阵抢白斥退了，其他人又怎么敢作仗马之鸣？

但是，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郭业在朝堂之上颠倒黑白？就这么让老侍中王圭白死了？大伙还真觉得对不住自己的良心。

于是乎，朝堂之上，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

李二陛下见不是个事儿，冲着董顺一使眼色。顺公公扯着公鸭嗓子喊道：“有事启奏，无事退朝……”

还是没人吱声。

李二陛下往四下里看了一眼，沉声道：“散朝！”

“臣等恭送陛下。”

贞观十二年七月初九的早朝，在一阵诡异的气氛中结束了。大多数正直的朝臣，都感到这个早朝的结果无比的不可思议。他们没想到的是，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 第1749章诡异的人事安排

说到底，公道自在人心。

关于琉璃器皿的事情，郭业的确是有些不占理。单单是琉璃器皿也就罢了，关键的是，此事竟然逼死了老侍中王圭。

朝堂之中，要评正人君子的话。第一个就得说是魏征魏玄成。第二个，就得说是王圭王叔玠了。那是有名的清廉自守，刚直不阿。

这么好一个清官，竟然被人逼死了。谁不愤恨？

你郭业位高权重怎么样？你郭业受宠有怎么样？哪怕你真是陛下的私生子呢，也不能一手遮天吧？

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总得受点处罚吧？

哪怕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只罢免了你的长安令一职呢，看在陛下的面子上，我们也能捏着鼻子忍了。

结果呢，没有！完全没有！你不仅毫发无伤，还被赏了十万贯钱。

这还有天理吗？这还有王法吗？

是可忍孰不可忍！

众朝臣心里边愤恨，不敢找李二陛下的麻烦，于是乎一股邪火全发到了郭业身上。

明面上找郭业的麻烦他们是不敢，但是表明不合作乃至看不起的态度，还是毫无问题的。一时之间，郭业仿佛成了一陀臭狗屎，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不仅如此，在他们的宣扬下，郭业在民间的名声，也是臭了大街！转眼之间，郭业的名号已经能和商朝的费仲尤浑、秦朝的赵高以及汉朝的董卓相提并论。

秦国公府的家人出去之时，受了不少百姓的冷眼。买啥啥贵还不说，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做秦国公府的生意。

这股风潮起来之后，群臣就开始等着看郭业的笑话了。大伙这么一通排挤，你郭业只要有点羞耻之心，就该知道人心向背，主动辞官。

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郭业还没有主动请辞呢，一场空前的官场风暴袭来，令他们完全顾不上再排挤郭业了。

李二陛下已经开始了朝堂的大清洗。

首先，魏征上表，以年老体弱为由，乞骸骨。李二陛下略微挽留，也就准了。

朝廷上下谁不知道，魏征虽然快六十了，但是身体很好。这下子主动请辞，不用问，那是被逼的！被谁逼得？那还用问，李二陛下呗。

这还没完，紧接着吏部尚书孔颖达，也在李二陛下的暗示下，上了乞骸骨的奏折。

最后，李二陛下还下了一道圣旨，令吏部清理六十岁以上的四品以下官员。

空出来这么多位置，谁来代替他们呢？

郭业被从礼部尚书调到了吏部尚书的位置上，至于他的礼部尚书一职，则由中书侍郎岑文本接任。魏征的中书令一职，则暂时空置。李行廉以中书侍郎之名，暂时负责中书省的日常事务。

王圭的门下侍中一职，则被李二陛下旨取消了。从此以后，门下省由四个门下侍郎一同负责，

另外，空悬了几年的兵部尚书一职，也有了主人，那就是大老黑尉迟恭。

至于被清退的年老官员，则由吏部选派能员代替。

文武百官，见到这几份谕旨，又是一阵心寒。即便是作为此事最大受益者的郭业，也感到大大的不妥。

他当然知道，李二陛下此举的目的，是加强对朝堂的控制，然后，再推行他那个真正一统天下的计划。

但是这番人事调动，也太离谱了。

先说尉迟恭，大老黑打仗是有两下子，让他当个领兵大将毫无问题。但是他不识字啊，兵部要负责兵员的调动，粮草的配送，尉迟恭这个大老粗如何能干得了兵部尚书？

再说自己，根本就不是当吏部尚书的材料。吏部尚书，有天官之称。负责考核任免四品以下官员。换算到后世来说，那就是厅级以及以下的官员，可以一言而决！

这个官职太重要了，也太敏感了。不是德高望重之人，怎么可能坐稳这个位置？

这可不是不良人，派杨凤怡去武力威逼一下，就差不多了。这个位置上，需要的不是武力，而是威望！而自己呢，威望是没有，臭名倒是闻名于世！

自己当吏部尚书，怎么可能让下面的官员心服口服？还有，原来的吏部尚书乃是孔颖达，自己和孔老头的关系可不错。这次相当于自己抢了他的吏部尚书，以后见了，可怎么交代？

更严重的是，自己还要负责清退年老的官员，这个更是吃累不讨好的差使。那些上了年纪的官员，给自己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自己可怎么应付？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郭业见了这几份任命，看到的是李二陛下为了推行自己的一统天下的大计，用力过猛，官职所授非人。

朝堂之中的其他官员，却是从另一种角度理解这些调动。

死了的王圭，被罢斥了的魏征和孔颖达，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喜欢给李二陛下提意见。

李二陛下不管王圭的死活，勒令魏征和孔颖达退休，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想在朝堂之上再听到反对他的声音。换言之，李二陛下在一代昏君的道路上，开始渐行渐远……

尉迟恭当上兵部尚书，人们并不怎么反对。大老黑人缘不错，大家都知道他虽然虽然口无遮拦，但是没啥坏心眼。对于他的升官，人们都是乐见其成。

至于尉迟恭对兵部的影响……这个官职空悬几年，兵部都能正常运转。即便尉迟恭不识字，只要不管事，就不会对兵部有什么危害。

对于郭业当上吏部尚书，人们的心情就十分复杂了。

他们一方面是愤恨奸贼得势。另一反面，却是更加确认郭业就是李二陛下的私生子。李二陛下把他从礼部尚书调到吏部尚书的位置上，这是准备传位了！

本来，郭业已经掌握了长安城的兵权，现在又掌握了全国地方官的人事权！稍微经营几年，那就是个小皇上。李二陛下再想传位，就更加顺理成章了。

眼睁睁地看着郭业前途无量，官员们开始两极分化了。一部分的官员再也不敢疏远郭业，秦国公府门前每日里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但是还有一部分官员开始心灰意冷。当今天子，越来越昏庸无道。至于他的继任者，更是害死一代清官的罪魁祸首。可以预见，不久的朝堂之上，定然是奸佞当道，好人遭殃。

圣人云，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如今朝堂昏暗，自己这个官当得还有什么劲？不入归去！不入归去！

说起来，也是贞观年间政治清明，朝堂上充满理想色彩的官员还是很有。竟然真的有不少官员，主动上书请辞……

吏部尚书郭业哪敢批准这么多人辞官？急忙报给了李二陛下。最后李二陛下下了一道圣旨，从今往后，年六十以下着，严禁主动辞官！

李二陛下不准辞官，这帮人也不敢挂印还乡。于是乎，就纷纷称病不起，给李二陛下玩起了非暴力不合作。李二陛下所受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其实，无论是请辞的官员，还是投奔郭业的郭业，都只是朝廷官员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官员，则是沉默着，酝酿着……

现在，明眼都知道，目前大唐朝廷的气氛很不正常。恐怕要不了多久，就会再迎来一场大的变故，甚至有可能是……政变。

郭业当然也嗅到了其中的危险气息，加紧了对领军卫府衙门和长安府衙的控制。

但是他知道，这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治本，除非是让李二陛下彻底放弃那个计划。

但是，现在，又有谁能有那个能力来劝谏李二陛下呢？难道就不怕落得魏征的下场？

这一日郭业正在家中闷坐，孙子善来报，马元举求见。

客厅之内，还没等郭业说话呢，马元举已经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秦国公，救救陛下，救救大唐吧！我马周求您了！”

## 第1750章子仪不出，奈苍生何（1）

郭业被马元举的动作吓了一跳，赶忙把他扶了起来，道：“马兄，您这是干什么？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马元举连连摇头，道：“不，秦国公如果不答应的话，马某人情愿跪死于此！”

郭业一皱眉，道：“马兄，咱们相交这么多年了，我郭业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义之所在，我郭业什么是候退缩过？您如此作态，真是让郭某人心寒！”

“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您先得跟我说清楚是什么事儿呀。光说拯救陛下，拯救大唐，这个范围也太宽了一点儿。”

郭业说着话，微微用力，把马元举扶起，道：“马兄，咱们有话慢慢说。只要郭某人办得到的，必定全力以赴。”

马元举这才重新落座，道：“秦国公，关于如今的朝堂，您有何看法？”

对于马元举，郭业可不能揣着明白当糊涂，他长叹了一口气，道：“如今的朝堂，唉，郭某人也是深为忧心。”

“哦？您也忧心？”

“那是自然。陛下一心想着开疆拓土，这行事也实在是太操切了一些。说句忘恩负义的话，陛下很多官位，都授人不当，包括我这个吏部尚书。”

郭业自以为这个回答已经非常诚恳了，没想到马元举听了这话，却面露讥讽之色，拱了拱手，道：“原来秦国公是这么看待如今朝廷的，马某人还真是受教了。”

郭业道：“莫非郭某人说得有些什么不妥之处？还望马兄不吝赐教。”

“哼，您真的不是明知故问？”

泥人还有三分土性，郭业脸色一沉，道：“马元举，咱们俩的交情是不错，但是你也得差不多点。有句话说，总这么阴阳怪气的，我可要翻脸了！”

马元举道：“那咱们就挑明了说。陛下接连斥退了中书令魏征和吏部尚书孔颖达。秦国公，您觉得陛下这是想干什么？”

郭业反问道：“郭某人当然知道陛下为何如此行事，不知您又是怎么看的？”

“马某，不，也不单单是马某，朝廷之上，几乎所有的有识之士都认为，陛下是因为他们屡屡谏阻陛下，这才勒令他们致仕。换言之，陛下这是要阻塞言路啊……”

说到这里，马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道：“遍观史书，主动阻塞言路的君主有谁？往远了说有夏桀商纣以及周厉王，往近了说，那就是隋炀帝！”

郭业赶紧把马元举的话茬拦住了，道：“马兄慎言，你这比的可全是亡国之君！”

马元举摆了摆手，道：“我说这话，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今陛下的所为，完全是亡国之兆！”

说完了这话，马元举再一次跪倒在地，道：“如今能救我大唐的，能救陛下的，也只有您了！子仪不出，奈苍生何？”

郭业被马元举的这话雷了个外焦里嫩，道：“马兄，您这是不是把我看得

太高了一点？”

“不高，一点都不高。这不仅仅是我马元举的看法，也是朝堂之中众多有识之士的看法。”

郭业道：“马兄，咱们俩认识这么多年了，我以前怎么就没看出来，您还这么擅长大言欺人呢？”

“此言怎讲？”

“这不是明摆着吗？您说您自己的看法就说自己的看法，为何拿其他的人说事？马兄，说句让您不太高兴的话……”

郭业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晋王府长史。朝堂之中，比您官职高的，比您威望大的，都大有人在。您谁也代表不了，只能代表您自己！”

马周听了郭业这话，毫不着恼。他微微一笑，道：“秦国公，您还真是误会我了。马某今日来找你，可不是代表了我自己，而是代表了朝堂之上，至少一半的官员！”

郭业心里边掀起了惊涛骇浪，脸上却满不在乎，他说道：“吹……你接着吹……反正在咱们大唐，吹牛不上税！”

马元举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了一个叠得整整齐齐的绢帕，道：“秦国公请看！”

“这是何物？”

“您看了就明白了。”

郭业接过绢帕，打开来，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再仔细看，却是一个个官员的职务和名字。最令郭业心惊胆颤的是，这些名字的笔迹各不相同！

马周说道：“在这上面签字的官员，有一千多人。您可以把这个绢帕叫做千官书。马某人正是受了这些官员所托而来。”

郭业闻言，不由得吓得冷汗直淌！朝廷一半以上官员的意见，这意味着什么？哪怕是要改朝换代，也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他们怎么就串联起来了呢？丽竞门和不良人怎么就一点风声都没得到？如此势力，真的是可畏可怖！或者说……丽竞门和不良人内部，也有人参与了此事！

见郭业脸色大变，马周连忙解释道：“秦国公勿慌，我等绝无他意。只是想让您代我们这些人劝谏陛下。”

“只是如此？”郭业满腹狐疑，道：“朝堂之上半以上的官员，可比我郭业的分量重多了。你们不去劝谏陛下，却要我郭业代劳，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马元举苦笑道：“正是因为我们的分量太重，才不得不借助于您。”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您稍微一想，就能明白了。我们这些人的诉求，乃是让中书令魏征和吏部尚书孔颖达官复原职。我们要是就这么上书言事，您觉得陛下会如何看待此事？”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陛下会如何看待此事，我不知道。不过假如郭某人是陛下的话，恐怕睡觉都不踏实了。”

“就是这个道理！”马元举道：“对于这两位大人来讲，他们获得了这么多

官员的强烈支持，已经超出了人臣之分。对于我等来讲，此等行径，也跟逼宫差不了多少，非人臣应为。更何况……”

他轻叹了一口气，接着说道：“我们的目的是劝谏陛下广开言路，可不是要抢夺陛下任免官员的权力。我等上书言事，即便是陛下答应了我等的要求，也与我等的初衷背道而驰。”

“所以，你们就自己不上书，而是找到了郭某人的头上？”

“正是如此。说白了，我等写这个千官书的目的，与陛下无关。而是为了表达我等对秦国公的诚意！”

“诚意？什么诚意？”

马元举道：“我们的诚意有两条。第一条，您要是看我不顺眼，只要有这个绢帕在手，就可以按照结党营私的名义，照着名单抓人。换句话说，我等的身家性命，已经操在了秦国公的手中。”

“第二条呢？”

“第二条，这个千官书，是马某人取信于秦国公的凭证。马某人作出的承诺，就代表了这么多官员对您的共同承诺。”

“你们想做什么承诺？”

“只要您能劝谏陛下，继续广开言路，把这两位大人请回来官复原职。如果以后陛下有意传位给您的话，我等绝对不会拿您的身份说事！”

郭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你说啥？”

马元举一撇嘴，道：“我等承诺，只要您成功劝谏陛下。我等就承认您乃是陛下的私生子……换句话说，承认您和晋王、齐王一样，有着皇位的继承权！”

## 第1751章子仪不出，奈苍生何（2）

马元举的这一番话，让郭业彻底弄明白了这一帮人的思维逻辑。

他冷笑一声，道：“我明白了。你们觉得陛下赶走魏征和孔颖达，是为了阻塞言路。至于让我郭业当上吏部侍郎，就是为了给我继承皇位铺路。”

他越说越气，站了起来，道：“而你们之所以让我去劝谏陛下，不是视我为同道中人，而是看中了我为陛下私生子这个身份！我告诉你们，错了！你们完全猜错了。”

“猜……猜错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当然猜错了。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你们才能明白，我郭业乃是益州府陇西县东流乡人，我的父亲叫做郭老憨，我的母亲乃是郭柳氏，与陛下全然无关！”

马元举不慌不忙地说道：“你是说了好多遍了，但是这等大事，单说可不够，还得有确凿的证据。”

郭业怒道：“我的父母都有名有姓的，这个证据难道还不够确凿？倒是你们，凭啥说我是陛下的私生子？有什么确凿的证据？”

“我们当然有确凿的证据。其一，你受封为秦国公。”

“这个问题我已经解释过了，那是陛下为了让我留在长安城统领丽竞门，才给了我这么个封号。和私生子的事情完全无关。”

“其二，陛下有意封你为秦王。”

“马元举，你比我也大不了多少，怎么记性这么差呢。这个问题在两个月以前，我也跟你解释过了。”

“解释过是解释过，可是解释的理由太牵强了，并没有说服我。再说了，除了前面这两条之外，现在又有了第三条原因！”

郭业道：“你是说陛下让我当上了吏部尚书？”

“正是。吏部尚书何等重要，你郭业何德何能当此重任？除了你是陛下的私生子，我还真想不出来别的解释！”

“呃……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光这个问题，包括陛下逐走魏征和孔颖达两位大人的事情，我都有别的解释。”

“那你说！”

“呃……”

到了现在，郭业还真有点左右为难。

想当初，李二陛下是屏退了左右，推心置腹地跟自己说了那番话。现在为了自证清白，真的要把那番话告诉马元举？

泄露朋友的话，那叫道德有亏。至于泄露皇帝的话，有个专门的罪名叫做漏泄禁中语，轻则贬官出外，重则丢官罢职，甚至有可能身首异处！

但要是告诉代表了朝廷一半官员的马元举，这一场风波又该如何收场？

见郭业沉默不语，马元举轻笑一声，道：“郭业，你不是挺有急智的吗？怎么编不出来来了？”

“编？我编个屁啊！我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郭业强压怒火，缓和了一下口气，道：“马兄，陛下做这些事的真正原因，我可以告诉你。不过，这个原因出得我口，入得你耳，就不能对第三个

人说了。你能答应我吗？”

马元举正色道：“我马元举愿意对天发誓！”

“那倒不用，鬼神郭某人不信的。好吧，郭某人相信你了。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然后，郭业就把李二陛下心思的转变，以及大统一计划，对马元举说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现在你明白了吧。陛下之所以让中书令魏征和吏部尚书孔颖达辞官，不是因为他们经常给陛下上谏言。而是因为，陛下知道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支持这个计划。”

“那让你当上吏部尚书又是何意？”

“这……”郭业苦笑一声，道：“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现在只是有一个猜测。”

“什么猜测？”

“在下估计是陛下没有什么好的人选了，这才铤子里拔将军，让我出任吏部尚书。”

“哼，朝堂之上，地位比你高的人，威望比你大的人，可还有不少。秦国公此语，可有些牵强。”

“地位比我高的人是有，威望比我大的人也有。不过我郭业有一样东西他们可比不了。”

“什么东西？”

“听话！”

“听话？就是论善于逢迎陛下，你郭业也算不上什么顶尖人物。”

“单单论官位，单单论威望，单单论逢迎，我郭业都算不上顶尖人物，但是三者兼而有之，郭某人自认不落人后。”

马元举想了一下，摇了摇头，道：“不对，你说的不对！秦国公，这里只有你我二人，咱们说点掏心窝子的话。除了最近几日的事情之外，你觉得陛下可是一个有道的明君？”

“陛下当然是一个有道的明君。”

“那你凭良心说，觉得陛下的大一统计划，靠谱不靠谱？”

郭业道：“说实话，在下也觉得这个计划不怎么靠谱。那些藩国大部分都是地广人稀，民风彪悍。更关键的是风土人情和我大唐完全不同，陛下想要在有生之年。把他们全部纳入大唐的版图之中……”

说到这里，郭业轻轻摇头，道：“难！非常难！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弄不好的话，甚至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陛下的一世英名，说不定会因此付诸东流。”

马元举点了点头，道：“英雄所见略同，马某人也是这么想的。那现在问题就来了，陛下乃是有道的明君。你我都能看得出来的事情，陛下就看不出来？”

“这……也许陛下虽然看出来了，但是心存侥幸……陛下今年才四十多岁，要是真的老天开眼，让他活个八九十岁……用上四五十年的时光，兴许还真能实现……”

马元举笑了笑，道：“听您的语气，就知道您自己都不怎么相信这番话了。退一万步说，就算你说的真的有理，还有个问题你解释不了。”



“什么问题？”

“中书令魏征和吏部尚书孔颖达的被迫辞官！他们二人虽然爱给陛下上谏言。但是他们这二位的才能，可不单单是一个御史。陛下的大一统计划，需要大批的忠臣良将，为何把这二位排除在外？”

“这……”

“二位的人品，朝野共知。只要这个大一统计划施行，他们必定竭尽全力的拾遗补缺。难道陛下会担心，这二位会在大军出征之时，暗中下绊子不成？”

“这……”

郭业本来觉得已经看穿了李二陛下的所思所想，经过马元举这么一提醒，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所想有很多不周之处。

魏征和孔颖达能登上如此高位，可不光光是靠给李二陛下提意见得来的，那都是有着真本事，称为国之栋梁也不为过。大一统计划，正需要这样的人才。

只要李二陛下略施手段，足以让这二位为自己的大一统计划添砖加瓦。何必用到罢官这么激烈的手段？

郭业问道：“那你以为呢？”

马周摇了摇头，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陛下最近做出的决定，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再也不复之前的英明神武……”

“换了一个人一样？”郭业心中一动，据长孙皇后所言，李二陛下最近的身体不好，胯下那玩意儿越来越不中用。莫非李二陛下因此而心理变态了？

不会吧，就算是心理变态，也只会影响到性情，不该影响到智商啊！事实上，能影响到智商的只有……毒品！

郭业忽然间眼前一亮，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陛下之所以这样行事颠倒，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

“什么原因？”

“他中毒了！”

“中毒？那怎么可能？皇宫重地，重重守护，试毒的小太监都有好几个，陛下怎么可能会中毒？”

## 第1752章子仪不出，奈苍生何（3）

郭业道：“说实话，郭某人也并不敢肯定，陛下是否中毒。不过也只有这个理由，可以解释陛下为何不复之前的英明神武。”

“那毒从何处来？”

“马兄可还记得，几年前轰动一时的天福和尚谋反一案？”

“当然记得。因为这场大案，太上皇驾崩，曹王魏王和蜀王也死于非命。”

“记得就好。那你知不知道，当初天福和尚化名罗迦娑婆，因何取得了陛下的信任？”

“呃……听说是他治好了皇后娘娘的不治之症。”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陛下之所以如此信任天福和尚，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那就是天福和尚在炼制长生不老丹之前，就献给了陛下不少丹药。陛下服食了这些丹药之后，感觉非常灵验。”

马元举道：“你的意思是……这些丹药有毒？”

“正是。这些丹药都含有阿芙蓉，吃了之后，虽然短时间内能让人感觉身轻体健。不过实际上却是毒性不浅，对身体大大有害！”

“不对吧……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这事儿都过去好几年了。陛下的转变，可是从最近开始，这你又怎么解释？”

“根据在下猜测，尽管天福和尚谋反一案已经大白于天下。但是陛下实际上并未停止吃那些丹药。这日积月累的，量变引质变，毒素越积越深，最终引起陛下的脑瓜都不太好使了……”

“不会吧，陛下英明天纵，知道天福和尚不是好人。难道还会继续服食他给的丹药。再说了，这么多年了，即使天福和尚留下了一批丹药，也应该早就被陛下吃完了呀。”

“先说第一个问题。吃了那些丹药之后，短时间内只见其利未见其害，陛下未必会认为那些丹药有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即便陛下觉得那些丹药不妥，恐怕也已经难以割舍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郭业道：“阿芙蓉这种东西，非常容易上瘾。吃了之后，能让人飘飘欲仙。但是长期服食，偶然间停下，就会让人痛苦异常，不得不继续服用。”

“世上竟然有如此害人之物？”

“那是自然。元举兄如果不信的话，在下可以请一个人来作证。”

“什么人？”

“乃是我的随从，姓秦名英。江湖上人送外号吸血道人。您可知他以前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

“那我怎么知道？”

“不知道不要紧。等我把他叫来了，您自己问。”

马元举道：“那咱们一起去！”

郭业苦笑道：“马兄，咱俩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

“事关大唐社稷安稳，无论怎么小心也不为过。郭兄弟，对不住了。”

……

二人一起出门，吩咐孙子善去把秦英叫来。等秦英来了，把自己的外号到底如何得来的，又讲述了一遍。

他说道：“小人在发迹之前，乃是一个游方道士。遇到那富有人家，就引诱当家之人吃含有阿芙蓉的丹药。吃上瘾之后，这些丹药值多少钱，可就由不得他们了！”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在下以上瘾的丹药为诱饵，让那帮富户，不得不主动献出大笔钱财。此等行径，就如同吸人鲜血一般，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匪号。”

见马元举面色不善，郭业忙替他解释道：“后来秦英投靠了朝廷，已经完全改过自新了，还救过太子李承乾一命。”

马元举摆了摆手，道：“现在都火烧眉毛了，我怎么还会和秦英这种小人物计较？让他下去吧。”

等秦英走了，马元举继续说道：“我暂且相信阿芙蓉能让陛下欲罢不能。但是这么多年了，陛下又是从哪得来的那些药物？”

“呃……一个可能是想当初天福和尚的确给陛下炼制了不少丹药，时至今日陛下还没有吃完。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陛下令人分析原来丹药的成分，又另外炼制了一批。第三种可能……”

“是什么？”

“第三种可能，也是我最担心的。天福和尚一案，黑幕重重，直至今日也没有查清。在下恐怕那些幕后黑手贼心不死，又通过某种渠道，把丹药重新献给了陛下。”

“他们敢？”

“他们谋反的事情都做出来了，又有何不敢？”

“那他们就不怕陛下按图索骥，把他们一网成擒？”

“您有没有想过，此事虽然危险很大，但是利益同样很大。随着陛下的瘾头越来越大，到了最后，恐怕他们就能利用这些丹药要挟陛下。有了如此巨大的利益，些许危险，又算的了什么？”

马元举大吃了一惊，道：“事情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这可如何是好？”

郭业道：“马兄您先别着急。这只是郭某人的一个猜测，到底事情发展到了哪一步，咱们还并不清楚。”

“有这种苗头就不得了！秦国公，现在陛下的安危可就全寄托在了您的身上。您一定要马上入宫面圣，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拜托了！”

郭业迟疑道：“你让我去查陛下？马兄，我知道最近很多人看我不顺眼。但是以咱们俩的交情，您总不会也盼着我自己找死吧？”

马元举无奈地说道：“我当然知道此行非常危险。但是为了大唐江山，还请秦国公勉励一试！孔曰成仁，孟曰起义，舍生取义，就在今朝！秦国公，拜托了。”

郭业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完全不行！我可不干这事儿！成仁取义这种事儿，那个你们这帮正人君子干的活。我郭业可不掺和。”

说到这里，郭业冷笑一声，道：“别以为我不知道。在你们的心目中，我郭业就是称为大唐第一佞臣也不为过。怎么？现在大唐危险了，你们这帮忠

臣不舍身取义，倒叫我这个奸臣去送死？”

“这……主要是老侍中之死，大家认为你难辞其咎，陛下又一味的袒护与你，这才有了如此误会。不过，现在，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了，只要你能……”

“能怎么样？”

马元举仔细一琢磨，该郭业干的活还真不少。首先，郭业要想办法劝谏陛下广开言路，把魏征和孔颖达请回来。接着，还要郭业查明李二陛下性情大变的真相。最好是能把幕后黑手揪出来。

这两件事不仅仅是十分危险，更关系着社稷安稳。用“只要”二字来形容，还真是远远不够。

偏生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别人干都干不了，也只有交给郭业，才有一线成功的希望。

想不到前些日子人人喊打的奸佞之臣，到了现在，竟然成了拯救社稷安稳的关键人物。造化弄人，一至于斯！

那该怎么说服郭业呢？

马元举整理了一下思绪，字斟句酌得说道：“秦国公，您甘冒奇险，力挽狂澜，拯救社稷于危难之中，就是擎天保驾的大功臣。”

“那又如何？”

“我等正道中人，自然不会让功臣寒心，必定会宣扬您的功绩，为秦国公正名！”

“正名？怎么正名？难道你要把陛下的大一统计划泄漏出去？”

“那当然不是了。秦国公，这等小事，您不必担心。我马元举有把握，既不把咱们俩今日的谈话泄露出去，又让您成为大唐的第一忠臣！”

“我是第一忠臣？那因我而死的老侍中王圭呢？”

马元举神色一黯，道：“为了大唐江山，也只能对不住老侍中了！”

## 第1753章子仪不出，奈苍生何（4）

郭业道：“这个条件还真不错，我郭业答应了。”

“那就请秦国公尽快入宫面圣。”

“别急！在我入宫之前，咱们先把话说清楚。您，我是信得过的。不过其他人嘛……您又如何保证，他们不会过河拆桥？”

“这个千官书还不够？”

“不够，非常不够。他们之所以推选您来见郭某人，不是因为您的威望最高，而是因为您和我的交情最好。到时候他们过河拆桥，您根本就没有能力阻止。换言之，您的承诺毫无意义。”

“那以秦国公之见呢？”

“咱们先款后货！”

“此言何解？”

“你们先为我正名，郭某人再入宫面圣！”

马元举脸一沉，道：“您这个要求……是不是过分了一点？”

“过分！当然过分！你们尽可以不答应，咱们一拍两散。反正郭某人和新罗的善德女王关系不错。大不了等朝廷乱起来之后，郭某人就泛舟出海，避居新罗！”

“你……我马周真是看错了你！”

郭业冷笑道：“那倒是请马兄说清楚，在您的心目中，我郭业是什么形象？”

“这……”马元举叹了一口气，道：“以前，马某人一直以为秦国公虽然有种种不是，但是大节无亏，乃是大唐的栋梁之才。”

“果真如此？”

“这骗你干什么！”

“那最近，因为大德寺一案，郭某人的名声一落千丈，马兄可为郭某人说过话？”

马周脸一红，道：“这却是没有。不过，我是有苦衷的……”

“你的苦衷，我郭业明白。你身为晋王府的长史，因为那个传言，不对我落井下石就不错了，又怎么会帮我说话？”

“多谢秦国公的理解。”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虽然郭某人在您的心目中人品不错，但您为了晋王千岁，还是任由其他人污蔑过某人。现在郭某人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为自己扭转名声，您又有什么立场来阻止？”

“这怎么能混为一谈！”马周气愤地说道：“你刚才所为，完全是用大唐社稷安危来要挟大伙，摆明了就是不顾大局。这与马某人何干？”

郭业连连摇头，道：“不！不！不！马兄，您想错了，您要说公事，咱们就谈公事。你要是谈交情，咱们就谈交情。不能我说公事了，您又谈交情。我谈交情了，您又要谈公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马兄，咱们要是光谈交情。之前的事情，得算是你对不住我姓郭的。现在您没有立场逼郭某人让步。”

“那谈公事呢？”

“谈公事，就更好办了！郭某人的条件已经提出来了。您觉得这个条件可以答应，就答应下来。您要是觉得条件太苛刻，大可以不答应。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不必拿郭某人的品行说事。”

马元举总觉得郭业这番话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是让他反驳又无从下嘴。

他沉吟了一下，道：“可是，即便我等答应秦国公的条件。为您正名，需要的时间也不短。现在情况紧急，实在是耽搁不得。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既然耽搁不得，那就请马兄赶紧去安排吧！总而言之，我郭业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马元举咬着牙说道：“那你就怕我等先为您正名，然后等事成之后再反悔？”

郭业道：“在下相信，朝堂衮衮诸公之中，出尔反尔的小人并不多见！”

“那我就不明白了，刚才您还担心大家过河拆桥，怎么现在又觉得大家不会出尔反尔了？”

“这两件事看起来一样，实际上大不相同。郭某人既然已经成功劝谏了陛下，大家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那以后只要什么都不做，就可以过河拆桥！难道郭某人还能按照名单找人理论不成？”

“这……”

“相反地，大家要是先为郭某人正名，然后再反悔的话，要做的事情就太多了。郭某人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去做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事情。”

“秦国公好算计！不过，您觉不觉得，为了大唐社稷和我们这样讨价还价，太小肚鸡肠了一点？”

郭业正色道：“不是和你们讨价还价，而是和您讨价还价！”

“那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马兄回去报告的时候，可不能说这是郭某人的条件。而应该说这是您自己的主意！不能因此影响到我郭业的名誉！”

马元举都被气乐了，道：“你这不是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吗？”

“那却不然！不是郭某人做了婊子立牌坊，而是马兄非要给郭某人立牌坊，我如果不收，岂不是辜负了马兄的一片美意？！”

“此言何讲？”

“刚才您口口声声说能让郭某人能成为大唐第一忠臣。此话言犹在耳，您不会现在就想反悔吧？”

“你……”

“现在我郭业的一世清名，还有大唐的社稷安危，可就全在马兄的一念之间了。到底何去何从，还望马兄谨慎考虑。”

马元举张了张嘴，最终颓然道：“好吧，马某尽力而为，不过情况紧急，等舆论风潮一起，还请秦国公马上行动！”

“郭某理会得，多谢马兄。”

把马元举送走，郭业不禁长出了一口气。这可真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来群臣的排挤，还真让郭业有了辞官不做的想法。没想到，李二陛下的一套组合拳，竟然让自己绝处逢生了！

事实上，情况并不像郭业对马元举说得那么严重，他刚才所言，的确有

些危言耸听了。

天福和尚配制的丹药再牛，也不可能后世毒品那么利害。想用这种丹药控制李二陛下，简直是痴心妄想。

就算他们真的把那种丹药想办法进献给了李二陛下，所起的主要作用，无非就是慢慢损害李二陛下的健康。

李二陛下都吃了那么多年了，郭业早几天入宫，晚几天入宫，区别不大。

能利用这几天时间，逼着官员们为自己正名，那又何乐而不为？

唯一可惜的是，经过今日之事，自己和马元举之间的裂痕恐怕就越发大了。

马元举的本事的确不小，接下来的几天，舆论开始了惊天的反转！

首先，王圭之死有了新的解释。人生七十古来稀，王圭都这把年纪了，寿终正寝乃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怎么能牵连到秦国公的头上？

至于王圭的遗书，那就更好解释了。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王圭虽然人品不错，但是他的儿子就太不是东西了。

那份遗书，完全是王圭的小儿子王敬直伪造，想用此讹诈秦国公。怎奈秦国公秉公执法，丝毫不为所动！

大伙受了王敬直的蒙蔽，才把秦国公说成了大唐的第一佞臣。后来，多亏了晋王府长史马周，明察暗访，才令事情的真相大白于天下，秦国公真是受了委屈了！

然而就是这么委屈，秦国公还在兢兢业业的为大唐效力，实在是大唐的第一忠臣！

现在，陛下阻塞言路，大唐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需要秦国公这样的忠臣，不顾个人安危，犯言直谏，劝阻陛下收回成命。可以说，秦国公一身，现在已经干系到了天下的安危。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秦国公不出，奈天下何！

三日之后，郭业换了一身崭新的官袍，抖擞精神，直奔皇宫而来！

## 第1754章无常

“陛下有旨，宣吏部尚书兼领军卫府大将军，长安令、不良人大统领秦郡公郭业觐见！”

在小太监的引领之下，郭业又来到了熟悉的望北阁中，参拜道：“臣郭业见过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赐座！”李二陛下的声调低沉，听不出来什么情绪。

“谢陛下！”

坐在了小太监搬来的胡凳之上，郭业微微抬头。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几日不见，李二陛下似乎清减了不少，眼睛似乎也没有了以往那么有神。

还没等他开口呢，李二陛下轻轻咳嗽一声，道：“最近几日，郭爱卿的名声可是大大的好转，这还真是出乎朕的意料之外。你到底是用了什么手段？”

这个问题当然不能实话实说，郭业含混应道：“无非是威逼利诱四个字而已。”

李二陛下道：“威逼利诱？这么简单？那你再施展一次，把朕的名声也扭转过来。朕虽然不想当什么千古明君了，但是无道昏君的名号，也实在是好说不好听。”

郭业眼珠一转，道：“要想扭转陛下的名声，最重要的就是要对症下药。”

“对症下药？如何对症下药？”

“现如今陛下最为人诟病的，是罢了魏征和孔颖达两位大人。群臣都认为陛下此举是为了阻塞言路。陛下只要把这两位大人官复原职，您的名声自然就会好转。”

“休想！”李二陛下怒道：“朕宁可当一个无道的昏君，也绝不会放这两个老匹夫回朝。郭业，你今日前来，是为群臣做说客吗？”

“微臣不敢！”

“不敢？哼哼！秦国公不出，奈苍生何？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给朕解释解释！”

李二陛下亲掌丽竞门，这句话根本就不可能瞒得过他。对于李二陛下的质询，郭业早有预案。

他赶紧跪倒在地，道：“微臣对陛下的忠心，天日可鉴，日月可表！您可千万不能中了群臣的借刀杀人之计！”

李二陛下心中一动，道：“借刀杀人？”

郭业煞有介事地说道：“在微臣的威逼利诱之下，群臣不得不说微臣的好话。但是他们口服心不服，仍然欲要置微臣于死地。于是乎，就想借刀杀人！”

“你的意思是，他们要借朕的刀？”

“陛下才是天下之主，他们故意说，秦国公不出，奈苍生何。就是想要把微臣和陛下对立起来，让陛下厌弃微臣。陛下英明天纵，不会连这点都看不出吧？”

“朕当然能看得出来！”

李二陛下的脸上微微一红，道：“朕是不知道你能不能看破他们的计谋，



所以才想考考你。嗯，郭爱卿不愧是朕的股肱之臣，没有让朕失望。”

郭业听了李二陛下这话，心中暗想，自己刚才那番说辞，虽然有几分道理，但是细究起来，并不是毫无问题。

要是往常的李二陛下，肯定会将信将疑，然后再旁敲侧击，看自己有没有说谎。但是现在，李二陛下对自己的话竟然深信不疑！

这说明什么？说明李二陛下的头脑大不如前。看来自己之前的猜测，还真是八九不离十。今天依计行事的话，成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郭业转移话题，道：“陛下，微臣斗胆，想问您一句，您为何如此讨厌魏征和孔颖达？”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魏征和孔颖达乃是一丘之貉。他们一向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对于朕的开疆拓土之举不以为然。朕要施行一统天下的计划，怎么能把他们二人留在朝内？”

郭业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可笑群臣还以为陛下此举，是为了阻塞言路。真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

李二陛下傲然道：“朕的远大志向，岂是一般的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等过些日子，朕真正的一统天下，他们才会认识到自己的浅薄。”

郭业愁眉苦脸喟叹了一口气，道：“话虽如此，微臣还是为陛下抱屈。怕只怕……唉！”

说到这里，郭业忽然闭口不言！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你到底想说什么？这么吞吞吐吐地成什么样子？难道你也以为朕是要阻塞言路？”

“微臣不敢。不过，在微臣说这话之前，请陛下先恕微臣的不敬之罪！”

李二陛下冷笑道：“莫非你也想学魏征犯言直谏！”

“当然不是。微臣怎能学魏征那个沽名钓誉之徒？他抓住一点陛下的小错，就对陛下不依不饶的。明面上是为了陛下，实际上还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

“说得好！”李二陛下高兴地一拍几案，道：“郭爱卿这几句话，还真是说到朕的心坎里面去了！咱们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道：“那你究竟想说啥？”

郭业又是长叹一声，道：“启奏陛下，微臣昨天夜里做了一个梦……”

“一个梦？”

“不错。昨天晚上，微臣刚刚睡下，就见有两个人来到了微臣的床边。他们俱都宽袍大袖，一个穿黑衣服，一个穿白衣服。一个拿着脚镣，一个手持手铐……”

李二陛下心里一惊，道：“可是黑白无常？”

“微臣见不是好路数，就问了，你们究竟是哪路毛神，竟敢擅闯我的府邸？我乃是陛下亲封的秦国公，你们难道就不怕我请下陛下的一道旨意，褫夺了你们的神位吗？？”

“然后呢？”

“他们两个毫不害怕，说我们哥俩一个叫谢必安，一个叫范无咎。乃是阎王座下的鬼差，大唐天子的权势再大，也管不到我们哥俩的身上！”

李二陛下道：“朕说什么来着，果然是黑白无常！”

“微臣这时候也明白过来了，就问他们，莫非是我郭业阳寿已尽，你们来

拘我魂魄的？他们点了点头，说正是如此。微臣就问，你们是不是拘错人了？我郭业才二十多岁呀……”

“他们怎么说？”

“那个黑无常说，这就是命！白头老翁堂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这上哪说理去？你郭业就认命吧！然后，他拿出手铐，就把微臣给拷上了！”

李二陛下道：“所以，你昨晚梦到的就是无常索命？”

郭业苦笑道：“说实话，微臣也不知道昨晚是在做梦，还是却有其事。说是真的吧，微臣醒来之后还躺在床上。说是梦吧，微臣却记得清清楚楚，宛若亲历……”

李二陛下道：“说不定是鬼神托梦！哎呀，不好……你梦到无常索命，岂不是说你命不久矣？这可怎么办？要不要请玄奘法师来……”

“陛下别急，微臣这个梦还没给您说完呢！”

“那你继续说。”

“微臣当时可不知是梦，于是就奋力挣扎，怎奈那手铐越收越紧，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开。然后，黑白无常把微臣推推搡搡，离开了秦国公府，忽忽悠悠，就来到了一个大城之前……”

“是不是到了酆都城了？”

“陛下圣明。微臣只见那城楼之上写着两个大字——酆都！”

“然后你们就入城了？”

“那哪能呢。微臣当时就知道，不能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可就真的死了！不过要说打，微臣可打不过黑白无常。这可怎么办？后来，微臣灵机一动，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到底是什么好办法？”

## 第1755章钓鱼党

郭业道：“这个好办法就是行贿！微臣说，您二位只要把我郭业放归阳世，郭某人一定会给您二位多烧纸钱。”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这个办法恐怕不行。烧纸钱有用的话，那世上岂全是不死之人？”

“陛下圣明。那黑白无常说，阳世烧的纸钱，到了阴间毫无用处，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行贿不成，莫非你真的被他们带进了酆都城？”

“那却没有。微臣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忽然间从远处来了一队人马。那伙人马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领头之人，一男一女，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微臣一看，却是老熟人！”

“熟人？”

“那个男的叫做卓远，女的叫做砒霜，乃是微臣以前的部属。”

李二陛下道：“这两个人名朕都有些印象，可都是东厂之人？”

“正是，为了分裂西域诸国联盟，他们都死在了布达拉宫，也算是殁于王事。”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还都是忠臣义士。你们故人重逢，又发生了什么事？”

“微臣当时就大喊卓远和砒霜的名字。他们见了微臣，先是一愣。然后积极忙打马过来，和微臣相认。经过一番交谈，微臣才知道，他们死后，受了阎罗的赏识，成了鬼将。”

“再然后呢？”李二陛下迫不及待地问道。

“卓远偷偷问微臣是怎么死的，微臣说是被黑白无常拘禁而来。卓远就让微臣不必担心，他自有办法，让微臣安然无恙！”

“他能有什么办法？”

“他对黑白无常说，在阳世之时，我是他的恩主。如今故友重逢，应该为我接风洗尘。于是乎，他就把我们几个都接去路边的一座小店之中喝酒。”

郭业的整个梦，当然都完全是胡诌，完全是他根据后世《聊斋志异》中若干小故事改编而来。但是这拿到大唐年间，就成了大杀器了。

李二陛下如何听过如此精彩的故事？早已被深深的吸引住了，不停得催促道：“后来呢？快说，快说！”

“卓远的酒量不错，没用多长时间，就把黑白无常灌得酩酊大醉。再然后，他从白无常的口袋之中，拿出一本书来，给微臣看！”

“书？是什么书？”

“生死簿！微臣打开生死簿一看，上面写了微臣的姓名籍贯，生平做了什么事，以及人寿几何。微臣仔细一看，可不就是阳寿二十八吗？人家黑白无常还真没勾错……”

“那可怎么办？”

“微臣当时已经心灰意冷。卓远却让微臣放心，只见他用手对着生死簿轻轻一敷，您猜怎么着？”

郭业本来还想卖卖关子，见李二陛下下面色不善，也不敢拿乔了。

他继续说道：“只见微臣的寿数，竟然从二十八，变成八十八了！等了一

会儿，那黑白无常醒来了。卓远就说我那恩主平日里积德行善，按说不应早死，你们不会是抓错人了吧？”

“黑白无常怎么说？”

“他们当然不肯承认。后来卓远就和他们吵了起来。最后无奈之下，黑白无常拿出生死簿和卓远对质，结果证明微臣寿数八十八，无奈之下，他们就臣放了！”

李二陛下听完了，脸上阴晴不定，最后叹了一口气，道：“秦国公，你可是不够忠心！”

郭业大惊失色，道：“陛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能观一眼生死簿，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你怎么总看自己的，不看朕的？只知道改自己的寿数，却不把朕的寿数也改一改？”

郭业嘻嘻笑道：“陛下，您这可错怪我啦！当然，也怪我说得太快。”

“哦？你果真在生死簿上看到了朕的名字？”

“陛下您听我慢慢说。在卓远改了微臣的寿数之后，那黑白无常还没醒。当时微臣就想到了陛下，要把陛下的寿数也改一改。微臣就翻开生死簿，找呀找呀……”

“你到底找到了没有？”

“黑白无常要捉拿微臣，已经把微臣那一页做了标记。所以微臣才能那么容易找着自己。可是天下人口亿万，想找到陛下谈何容易？”

“看来你是没找着了？”

“那也不是！微臣翻着翻着，忽然看到一页上写着，皇帝，本为嫡次子，弑兄杀弟，登上皇位。开科举笼络天下英雄，出征吐蕃、吐谷浑、高昌、薛延陀、南诏、琉求、高句丽等国……”

说到这里，郭业忽然闭口不言。李二陛下急得抓耳挠腮，道：“后面呢？后面呢？”

郭业神色肃然，道：“行事操切，引得天下大乱，被权臣弑杀！国朝二世而亡！”

“啊？你说什么？”

“行事操切，引得天下大乱，被权臣弑杀！国朝二世而亡！”

李二陛下面目狰狞，道：“秦国公，你再说一遍？”

“行事操切，引得天下大乱，被权臣弑杀！国朝二世而亡！”

“郭业！你好大的胆子！”李二陛下怒道：“朕算是明白了，你前面说了那么多，尼玛全是幌子！你说这话的根本目的，是劝朕放弃一统天下的计划！”

李二陛下越说越气，道：“你劝谏朕就劝谏朕吧，竟然还用这么这么恶毒的话语诅咒朕，这真是……真是其心可诛！朕今天就要你的命！”

李二陛下抽出宝剑来，冲着郭业分心便刺。郭业连忙躲闪，道：“陛下，您且慢动手！您听我把话说完呀！”

“说什么？你还嫌气朕气的不够吗？”

“微臣这确确实实是做梦呀！而且，这些话，说得可不是您！”

“不是我那也不成！嗯……嗯？你说什么？不是我？那怎么可能？”

郭业苦笑道：“这些话和那个人的名字没在一页上，微臣往前一翻，正好找到了那个人的名字！”

李二陛下冷笑道：“编！你接着编！朕倒要看看，你怎么圆回来。”

“那上面写着两个字——杨广！”

“杨广？隋炀帝？”

“正是他！”

李二陛下当时就有点傻眼，仔细一琢磨，还真对得上！

杨广确实是嫡次子，弑兄杀弟的事儿他也干过，只不过自己是发动了玄武门之变，把建成和元吉给宰了。而杨广呢？却是矫诏杀了兄长杨勇，后来又杀了起兵反叛的弟弟杨谅。

至于说开科举和大肆征伐藩国的事情，杨广也全都干过。最后的结局，和郭业说得也一般无二。

这么说来，自己想要干的事情，杨广全都干了。而且下场，却是非常悲惨。自己再照着他的路走下去，岂不是……

见李二陛下沉吟不语，郭业心中暗喜。

事实上，对于如何劝谏李二陛下，郭业也的确花了一翻心思。

李二陛下人家都挑明了，要不计毁誉地推行大一统计划。自己要是正常劝谏，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

唯一的出路，就是剑走偏锋。他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这么个办法。

以做梦为比喻，假托鬼神乃是劝谏的常见手段。至于说拿李二陛下比隋炀帝，却是学自后世网络上的钓鱼党。

把李二陛下和隋炀帝的相同点提出来，让李二陛下以为说的是自己。最后再揭开谜底，这个人是隋炀帝。

这样一来，李二陛下就会拿自己和隋炀帝做对比，进而对自己的计划产生怀疑！

郭业道：“陛下……陛下……您还想往下听吗？”

“往下听，嗯，当然要往下听。然后呢？”

“然后微臣往后翻，终于找到了您的名字。不过……那上面的描述，竟然和杨广一般无二，唯有最后的结果却还没有写上。想来是事情还没发生，故而生死簿上不显。”

“那生死簿上有没有写朕的寿数？”

## 第1756章郭业说李二陛下（1）

历史上，李二陛下到底活了多大年纪，郭业还真知道。不是因为他历史学得好，而是这个年龄太好记了。

不多不少，李二陛下的寿命乃是半百之数——五十岁。

与此同时，隋炀帝杨广的年龄也非常好记，他的寿命仅仅比他少一年——四十九岁。

不得不说，李二陛下和隋炀帝，虽然一个是千古明君，一个是千古昏君。但是事实上，这二位的相似之处非常多。

对于他的年龄，郭业当然不会实话实说，但是，完全说假话也是不行的。

现在说了假话，哪天李二陛下命不久矣，想起今日之事，一怒之下要拉着他陪葬怎么办？

郭业灵机一动，道：“微臣见上面写的是九十九岁又半年。”

这可是有着双重解释，可以解释称九十九岁半；还可以解释成九十九岁的一半。即便讲来李二陛下拿他问罪，他也有话可说。

他当然没看穿郭业那点小心思，他重复道：“九十九岁又半年？”

“正是。当时微臣还想让卓远帮陛下改寿数，怎奈他说陛下乃是天子，寿数多少，三界瞩目。即便今日改了，也会被阎罗发现，所以……还望陛下恕罪！”

“无妨！无妨！”李二陛下满脸堆笑，道：“九十九岁又半年，还差半年就是一百岁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有几个能活到一百岁的？朕知足了！”

他高兴得来回踱步，道：“人们常说皇帝是万岁，但是哪有活过万岁的皇帝。遍观史书，活过半百的皇帝都不多。哎呀，没想到上天真对朕不薄！”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可是九十九岁半，如此说来，朕还可以当整整五十年皇帝！有了这么长时间，那大一统计划……大一统计划……”

郭业知道这是自己刚才的劝谏起效果了，李二陛下对于大一统计划能否成功，产生了怀疑。

他接话道：“大一统计划，就不必操之过急。陛下要是用短短十几年时间，就把所有藩国都消灭了。那剩下的几十年无事可做，也未免太无聊了。”

李二陛下明白这是郭业在给自己台阶下，道：“你的意思是……朕现在没必要行事太急，把大臣们都得罪了？”

“正是，陛下您高瞻远瞩、智深入海，群臣拍马都赶不上。不过，既然还有五十年时间，陛下又何必操之过急，不如等等他们，也算陛下全了君臣之谊。”

“那魏征和孔颖达？”

“他们都是聪明人。只要陛下决心已定，想来他们是不会给陛下拖后腿的。更何况，论能力，这二位在群臣之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就这么放归乡里，也实在是太可惜了一点。”

要是今天一开始，郭业就对李二陛下说这番话，他还真未必听得进去。

不过，先经过了一番拿李二陛下比隋炀帝的“恐吓”，又给了他这么一个大大的消息。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也算打一巴掌给个甜枣。

李二陛下的态度大为松动，他说道：“容朕三思。”

他又加了一把火道：“让魏征和孔颖达两位大人官复原职，一来，大唐多了两名良臣，对于您的大一统计划非常有利。二来，也有利于您名声的恢复。如此一举两得之事，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他沉吟了半晌，道：“话虽如此，但是如与此一来，岂不是朕出尔反尔，那朕的面子往哪个？”

“这个好办，微臣有一办法，既可以要不伤陛下的面子，又能让两位大人官复原职。”

“这种事情也可以两全其美？”李二陛下皱眉头，道：“把他们两个人招回来，就说明朕之前做错了。怎么可能不伤朕的面子？”

“呃……陛下完全可以把之前的错误，推到其他人的身上。”

“其他人？你的意思是……推说朕是受了其他人的蛊惑？这倒是个办法，就是不知这个人应该选谁……”

李二陛下忽然眼前一亮，道：“郭爱卿，就选你怎么样？从身份地位上来讲，这个黑锅你背正合适！”

这还引火烧身了，郭业大囡，赶紧道：“陛下不可！”

“嗯？你不愿意？你刚才不是说对朕的忠心，天日可鉴、日月可表吗？怎么背个黑锅都不愿意？”

郭业道：“不是不愿意，事实上，微臣有更好的人选！”

“更好的人选？那是谁？”

“天福和尚！”

他连连摆手，道：“天福和尚怎么行？他乃是朝廷钦犯，根本就见不着朕的面。怎么可能蛊惑朕？郭爱卿，你这个建议毫无道理。”

郭业道：“陛下，您听我把话说完。其实，无论说是谁蛊惑了您，都不太合适。因为假如陛下是受了别人的蛊惑，那不正好说明陛下的耳根子软，容易为人左右吗？这对您的名声还是不大好。”

“那你的意思是……”

“您可以说对外宣称，自己是中毒了！”

“中毒？”

“不错，您就说因为中了天福和尚的毒药，才一时糊涂，同意了这两位大人的辞官，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被暗中下毒，对陛下的名声丝毫无损。”

“可是宫禁森严，别人又怎么会相信朕中毒了？”

“刚才微臣不是说了吗？天福和尚呀！想当初，天福和尚给您炼制了不少丹药，那里面可是含有阿芙蓉。此物乃是慢性毒药，吃久了，就会让人头脑昏聩，行事颠倒！”

“这……别人能信吗？”

“怎么会不信呢？陛下，您还记不记得道士秦英？”

“朕当然记得，想当初他被天福和尚诬陷，让朕打发去九嶷山行宫。后来不是跟了你做护卫了吗？”

“就是这个人。想当初他蒙陛下赏识之前，在江湖上行走，主要就是靠阿芙蓉炼制的丹药骗钱。这些丹药有的药效强些，有的药效弱些。谁要是不信的话，可以让他们试试九九升仙丸！”

“九九升仙丸？”

“九九升仙丸的主要成分，就是从阿芙蓉中提取出来的。只要服用一个月，人就会与常人迥异。服用两个月，遍体生鳞，浑身奇痒。服用九九八十一日，就会一命呜呼！”

李二陛下脸色大变，道：“这九九升仙丸如此恶毒？”

“这还是体质上佳之人才能坚持九九八十一日。要是体质一般之人，根本活不到九九八十一日，只要一个多月，就会毒入肺腑，撒手人寰了！”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事实上，九九升仙丸的毒性，就是阿芙蓉的毒性。只不过阿芙蓉的毒性较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达到如此效果罢了。”

李二陛下迟疑道：“真的假的？朕吃那些丹药之时，只觉得身轻体健，没感觉什么毒性啊？”

“这就是阿芙蓉的阴损之处了。此物刚开始服用，人们只见其益，未见其害。但是时间久了，一日不食，就会精神萎靡，浑身难受。只有重新服用，才能感到身心愉悦。”

他偷眼看了看李二陛下的脸色，继续道：“不过，那都是给人的错觉罢了，实则此物对身体有害无益。陛下，您好好想想，是初见天福和尚的时候您身体好，还是长生大会时的身体好？”

“这……”李二陛下道：“当然是之前为好。朕原来还以为是年纪大了，精力大不如前，没想到竟然是那些丹药的作用。不行，那些丹药朕不能再吃了！”

“再吃？您的意思是……”

“唉，实不相瞒。如你所言，那丹药骤然一停，朕就说不出的难受。所以，长生大会之后，朕存了侥幸之心，依旧在服食那些丹药。”

“天福和尚竟然留下了那么多丹药？”

“那倒也不是。在那丹药没吃完之前，有个小太监发现了丹药的药方，朕又命人炼制了一些。”

郭业心中一动，道：“那个小太监是叫什么名字？”



## 第1757章郭业说李二陛下（2）

李二陛下道：“好像叫秦阳，朕因为他这个功绩，还升了他的职司，赏了他一百贯钱。”

“陛下，能否把这个小太监交给微臣？”

“你想干什么？”

“微臣怀疑，他和天福和尚是一伙的。想当初微臣负责彻查天福和尚一案，可从来没见过什么药方。那么多查案的老手，都没找到这个药方，怎么秦阳就能找到？”

“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这虽然不是思考问题，但是道理相同。也许只是秦阳的运气好呢？”

“是不是运气好，还要微臣审问了方知。”

李二陛下的脸色微微一沉，道：“宫里的事情，就不劳秦国公插手了，朕自有安排。”

感觉自己的语气太过生硬，李二陛下补充道：“宫里的太监，自有有司处置。把人交给你，于理不合。”

郭业道：“天福和尚一案，黑幕重重。太上皇都因此死于非命，焉知幕后之人没有把手伸到后宫之中？把秦阳交给别人审问，恐怕查不出什么来。您还是把他交给微臣吧！”

李二陛下颇为不以为然，道：“莫非朕的大唐只有你一个忠臣了？真是荒谬！秦国公勿复多言！”

郭业寸步不让，道：“大唐当然忠臣义士甚多。但是事关陛下的安危，无论如何小心都不为过。微臣还是觉得，秦阳由微臣审问最为恰当！”

“你……”李二稍微缓和了一下口气，道：“你说的那些道理朕都明白。不过把太监交给朝臣处置，这可不是什么兆头。此例一开，后患无穷。”

郭业想想也对，李二陛下活着的时候倒没什么。不过以后若是有了臣强主弱之局，权臣以此为例，就可以掌握所有太监的生死。稍一运作，就可以谋朝篡位了。

他沉吟了一下，道：“陛下，您看这样行不行。就在这望北阁中，由您来审问秦阳，微臣旁听。”

“你呀……你……”李二陛下苦笑连连，道：“看来你是王……那啥吃秤砣，铁了心了！好吧，就依你之见。”

然后，李二陛下高声道：“董顺！”

“奴婢在！”董顺答应一声，推门走了进来。

“你把秦阳找来，朕要问话！”

“秦阳？哪个秦阳？”

“朕常吃的丸药的药方，不是被一个叫秦阳的小太监找着的吗？就是那个秦阳。”

“那个秦阳呀……”董顺道：“陛下，他已经死了！”

李二陛下听了，就是心里一惊，道：“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他都死了很久了。想当初，他献药方有功，您赏了他一百贯钱。这家伙手里有钱，就喜欢和其他的小太监赌两把。后来因为赌博争执，他被一个小

太监推进了河里，淹死了！”

郭业道：“那推他进河的小太监呢？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

董顺摇了摇头，道：“这个奴婢就不清楚了……”

李二陛下道：“查，赶紧给朕查！”

“是，是，奴婢马上去查！”

董顺快步闪出望北阁，功夫不大，又折返了回来，道：“那个小太监也死了！”

“怎么死的？”

“那个小太监名叫蒋云，在害死秦阳之后不久，有一天突然七窍流血，过了没半个时辰就死了。有人说他是得了急病，有人说他是被秦阳的冤魂索命。”

如果说，秦阳找到了那个药方，可以用好运来解释。秦阳之死，可以用意外来解释。那么，现在失手害死蒋云蹊跷死亡，又怎么解释？

还是暴病？李二陛下再傻也不会相信的。

他咬着牙说道：“把和蒋云接触过的太监全部收监，交给秦国公发落！”

“陛下不可！”郭业赶紧阻拦道。

“有何不可？”

“蒋云接触过的太监有很多，全部收监的话，动静太大，难免引得大内人心惶惶。况且……此事都过去两年了，时过境迁，微臣并不认为，能查出什么来。”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解释道：“再者，从那幕后之人的手段来看，他极为擅长杀人灭口。恐怕也不会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

李二陛下听完了点了点头，道：“此言有理。不过，这件事可不算完。天福和尚一案，牵扯到很多朝臣，朕本来想息事宁人。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他们仍然贼心不死。郭爱卿！”

“微臣在！”

“朕命你继续调查天福和尚一案，到底谁是幕后黑手，务必给朕查个水落石出！”

“喏！”

旋即，李二陛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道：“看来天福和尚给朕的药果然有问题。要不是今天你的提醒，朕恐怕就……”

郭业道：“也是陛下洪福齐天。微臣也觉得有些奇怪，怎么说说着说着，就送到了阿芙蓉的毒性上。看来微臣那个梦，说陛下的寿数为九十九岁又半年，可能真有灵验。”

“朕洪福齐天，你郭业就是朕的福将，哈哈！”

忽然，李二陛下又想起一件事来，道：“那阿芙蓉如此恶毒，你说吃了那些丹药以后，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

“怎样？”

“会不会对男女之事造成一定影响？”

“应该会吧。陛下请想，此物能残害人的身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身体弱了，男女之事定然也会力不从心！”

“原来如此，朕原来还以为是……阿芙蓉真是害人不浅！”

郭业当然知道，李二陛下这番话，指的是阿芙蓉害他雄风不再。不过，

此时此刻，他还得装着没听懂。

郭业道：“陛下，您指的是罢免魏征和孔颖达两位大人之事？”

“呃……对，朕说的就是这事。不是朕找借口，朕忽然觉得，把这两个人赶出朝廷，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你说，朕之所以那么做，是不是真的受了阿芙蓉的影响？”

在郭业的想法里，李二陛下如此行事，其实是受了多番因素的影响。

这里面，有大德寺一案对他的打击，有因为胯下之物不管用引发的心理变态，另外还有的就是阿芙蓉的影响。

甚至不单单是阿芙蓉，天福和尚很可能在丹药之中添加了别的害人之物。

不过现在，他当然得顺着李二陛下的话说，道：“阿芙蓉本来就有惑人心智之效，微臣觉得，很有可能。另外……有件事微臣要提醒你一下。”

“什么事？”

“陛下吃天福和尚的丹药都好几年了，中毒颇深。要想一下子戒除，恐怕没那么容易。陛下千万要坚持住，不可半途而废。”

李二陛下一嘬牙花子，道：“朕现在要是一天不吃那些丹药，就会难受无比。郭爱卿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帮助朕戒除此物？”

郭业摇了摇头，道：“微臣问过秦英了，此物绝无解药，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戒除，换言之能够戒除此物的都是非常之人。”

“非常之人？”

“就是心志非常坚定之人。此等人物，可以说万里挑一，非常罕见。所以微臣才担心您。”

郭业说得这么难，反倒激起了李二陛下的争胜之心，道：“朕乃天下第一人，不比你那个万里挑一强的多？郭爱卿不必担心，朕一定能成功戒除阿芙蓉！”

“那微臣就提前祝贺陛下了！”

“借你吉言！对了……”

李二陛下忽然眉头一皱，道：“朕要是把孔颖达官复原职，你的吏部尚书可就没了。那可怎么办？总不成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还被朕贬官吧？”

## 第1758章意外之喜

郭业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要是以前这也好办，他早就对兵部尚书垂涎已久，这下正好讨要这个职司。

不过现在，兵部尚书名花有主，为尉迟恭所得。他再厚的脸皮，也不至于抢老哥哥的官职。

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道：“那不如微臣还干微臣的礼部尚书？”

“那岑文本继续做中书侍郎？朕这一番人事调动，不就白忙活了吗？”

“其他人的官职，自然是由陛下决定，非微臣所宜言！”

李二陛下颇为意兴阑珊，道：“看来也只能如此了。只是有些委屈郭爱卿了。”

郭业委屈吗？一点都不委屈。要不是这一场风波，王圭之死这一关他就过不去。

李二陛下力挺又怎么样？千夫所指，无疾而终。犯了众怒的人，是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想当初郭业都做好了辞官不做，回老家养老的准备了。

现在，郭业的官职虽然没怎么变化，但是王圭之死这一关算是彻底过了。不仅如此，名望还更进一步，成了力挽狂澜的大功臣。

对于这个结果，郭业非常满意。

当然，尽管心里边早已乐开了花，但是脸上却不能表现出来，嘴里更不能说出来。说出来了，怎么能要到额外的赏赐？

郭业正色道：“只要有补于天下，有益于陛下，微臣的个人荣辱无关紧要。陛下不要放在心上。”

“那可不行，赏罚分明，乃是为君的本分。这样吧，你发现丹药有毒，朕就算你一个救驾之功。加赐食实邑三百户！”

“谢陛下！”

李二陛下想了一下，又说道：“光是赏实邑似乎有些不够。这样吧……你那两个手下，卓远和……和……”

“砮霜！”

“对，砮霜！这两个人殁于王事，朕加封他们，一个为长安县男，一个为万年县男。”

大唐的长安城，以朱雀大街为界，以东为万年县，以西为长安县。这两个县合起来，就是长安城。

李二陛下把他们两个人封在了这里，实在是非常够意思了。

至于说男爵的地位有点低，实在是他们二人之前并未在朝廷为官。这个男爵，已经是理论上能授予他们的最高官职了。再给他们更高的官职，门下省那边就过不去。

如果说那三百户食邑对于郭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话，这个加封对于郭业来说，就是无比重要了。

卓远和砮霜之死，对于郭业来说，乃是心中永远的痛。想当初在逻些城，郭业因为二人之死，一怒之下竟然火烧了布达拉宫。

不过郭业能为这二人做的，也只有这么多了。现在李二陛下对他们死后加封，极尽哀荣，也算是帮郭业稍稍弥补了心中的缺憾。

他再次跪倒道：“多谢陛下。卓远和砮霜在天有灵，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先别着急，朕还没加封完呢。”

“啊？还能加封？”

“那是自然。加封他们万年县男和长安县男，那是为了酬他们在邈些城的战功。昨天晚上，他们给朕的股肱之臣加了六十年寿数，当然要继续加封。”

“可是……这做梦的事情也就是微臣和陛下私下里说说，怎么能以此为据进行封赏呢？朝廷百官能同意吗？再说了，封他们为男爵，已经是破格之赏，怎么能继续提拔？”

李二陛下胸有成竹，道：“朕这个加封，可用不着其他人的同意。”

“不用经过门下省？”

“完全不用。因为朕给他们的不是朝廷官职！”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陛下您越说我越糊涂了，不是朝廷官职，那是什么？”

“他们不是在阴间为鬼将吗？朕就封他们一个神职，把他们封为长安城的城隍！”

“可是长安城好像已经有城隍了。”

“朕知道，长安城的城隍是汉朝的纪信。想当初项羽在荥阳困住了刘邦，刘邦无路可走。就让纪信穿了汉王的衣服，出城投降，刘邦自己则趁乱逃走。后来刘邦脱困，纪信却被项羽所杀。”

“正是此人。”

“可是后来刘邦做了大汉皇帝，却没有对纪信进行封赏。纪信这个城隍，还百姓可怜他，自发给他建的庙。”

说到这里，李二陛下冷哼一声，道：“纪信虽为忠义之士，但刘邦都没有封赏他，朕又何必管他的荣辱？朕看就这么定了，就以……你看卓远和砮霜谁当城隍为好？”

“启奏陛下，卓远和砮霜乃是一对夫妻。卓远是丈夫，砮霜是妻子。”

“那就好办了，卓远是城隍爷，砮霜就是城隍奶奶，哈哈！”

郭业心中一动，道：“陛下，微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什么不情之请？”

“这个要求的确是有点过分。不过您都封了卓远和砮霜了，那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牵着，不如再多封赏一个人！”

“你想让朕封赏谁？”

“也是微臣的属下。他叫李珞珈，绰号傻虎。他们都是……他和卓远是结拜兄弟。不是死在邈些城，却是战死在吐蕃王陵前，也算是殁于王事。”

“嗯，既然是卓远的兄弟，不封赏的话，的确也说不过去。那就让李珞珈当个副城隍吧。”

“谢主隆恩。”

郭业明白，李二陛下之所以给了卓远和砮霜这么高的封赏，一方面的确是出于对自己的补偿心理。另一方面，却是因为自己那个梦里，他们的特殊身份。

在自己的描述里，卓远为阴间鬼将，有改生死簿的能力，想必在阴间权势不小。

李二陛下虽然还有五十年的寿命可以享受，但是终归难逃一死。那么现在结交这两个在阴间大有权势之人，就很有必要了。

封他们为长安府的城隍，李二陛下下一道诏旨就可以办到。真正可以算是惠而不费。

郭业对此结果，就更加满意了。卓远、砒霜和傻虎，都是为自己战死，今日有皇帝能为他们立庙，也算是一翻意外之喜。

又和李二陛下说了一会闲话，郭业就告辞出宫。还没走多远呢，就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

此人正是马周马元举。

几日不见，马元举可是憔悴了许多，看来这种先货后款的交易方式，还真是让他压力很大。

马元举一伸手就把郭业的袖子给拉住了，道：“结果如何？”

郭业微微一笑，道：“幸不辱命！”

“成了？是哪件事成了？魏征和孔颖达官复原职，还是查清了陛下是否中毒？”

“我办事，你放心。既然说了幸不辱命，那当然是这两件事都办成了！”

“都办成了？你怎么办到的？”

郭业当然不会告诉他实情，含混应道：“当然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陛下乃是有道的明君，岂有拒谏的道理？不过是中毒过深，偶尔迷糊罢了！”

“中毒，陛下果然中毒了？”

“是的，还真是被我猜中了。可惜的是，献上毒药药方之人，已经被被杀人灭口了。无法查知幕后黑手。”

“那可太好了！”

“嗯？你说什么？”

## 第1759章义薄云天有马周

马元举赶紧解释道：“不……我的意思是……陛下是因为中毒才倒行逆施，而不是本心如此，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原来我们都误会陛下了，现在想来还真是惭愧至极！”

说到最后，马元举的眼圈都有些发红，他抽泣了一下，继续说道：“没说的，从今以后，我马周一定对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赎今日之罪！”

郭业笑嘻嘻地说道：“那你们误会我呢？”

“误会你啥？”

“误会我是陛下的私生子，和我闹生分？现在陛下已经决定让两位大人和我都官复原职，你的第三条怀疑的理由已经不复存在。难道你现在还认为我是陛下的私生子？”

“这个嘛……”马元举躬身一礼，道：“郭兄弟，对不住了！我马周向你赔罪！不过……”

“怎样？”

“明人不做暗事。只要那个流言还在，只要愚兄还是晋王府的长史，愚兄就不得不对你抱有小小的警惕！还望郭兄弟见谅！”

郭业用手点指，道：“你呀你！酸腐！对了……”

忽然郭业脑海中一道念头闪过，道：“陛下前些日子的所为引起了百官不满，暗流涌动。你们的计划恐怕不只一条吧？”

马元举道：“现在已经是皆大欢喜。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有道是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秦国公又何必深究？”

郭业摆了摆手，道：“我不是说百官，而是说马兄你。让郭某人去劝谏陛下这个计划，是不是马兄极力促成？”

“呃……可以这么说。”

郭业对着马周施了一个大礼，道：“马兄高义！请受郭某人一拜！”

“使不得，使不得，秦国公快快请起！”

郭业诚恳地说道：“也是小弟愚钝，现在才想明白。郭某人虽然是适合劝谏陛下的人选，但也未必是唯一一个。要是没有马兄的力荐，这个人选还真不一定是我。”

“这件事上，马某虽有微功，但主要还是靠了你往日的口碑。秦国公两次出使三韩之地，单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把高句丽搅了个天翻地覆。单凭这份功绩，在劝谏陛下这件事上，舍您其谁？”

郭业苦笑道：“马兄不必过谦。当时在下就和过街的老鼠一般，人人喊打。以郭某当时的名声，让群臣同意此事，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更何况……”

说到这里，郭业压低了声音，道：“恐怕劝谏陛下的这个计划，在当时也不是你们的首选。要不是您，如今的长安城恐怕要杀个尸山血海了！我还要代长安城的百姓谢谢您。”

马元举连连摆手，道：“秦国公您这说得话太过了，何至于此？何至于此！”

见郭业还想再说，马元举赶紧道：“不说这个了，时候不早，要是你没有别的事，愚兄就暂且告退。”

郭业又是一礼，道：“总而言之，马兄今日之恩，郭某人必有厚报！”

马元举以手相搀，道：“不必！不必！你不埋怨我这做哥哥的为人死板，马某就心满意足了。咱们相交多年，马某人可是一直把你当小兄弟看的……”

他轻叹一声，继续说道：“虽然造化弄人，如今为兄不得不成为你某种意义上的敌人。但是愚兄还是希望贤弟你能够万事顺遂，无灾无难。”

……

……

第二天，李二陛下就兑现了他的承诺，连下两道圣旨。

在第一道圣旨里，李二陛下宣称身中剧毒，以至于前些日子行事昏聩。幸由秦国公发现了贼人的奸谋，这才让自己重新清醒。

魏征、孔颖达、岑文本和郭业理应官复原职。秦国公救驾有功，赏食邑三百户。

此道圣旨一下，连日来朝廷的抑郁之气，一扫而空，朝野上下一片欢腾。

不过第二道圣旨，就远没有第一道那么受群臣的欢迎了。

这道圣旨就是罢黜纪信的城隍之位。以后，长安城的城隍爷就是卓远，城隍奶奶就是砒霜，副城隍就是李珣。有司应当速速重修城隍庙，为这几位塑造金身。

卓远是谁？砒霜是谁？李珣又是哪个？大家都不清楚啊！这份圣旨还真是莫名其妙。人们面面相觑。议论纷纷！

郭业重新当了礼部尚书，还真是这件事的正管。于是咳嗽一声，把卓远、砒霜以及傻虎李珣的过往讲了一遍。

人们听完了，都颇为不以为然。

想想也是，这三人以前并无官职，所做的事情也谈不上挽救社稷危亡。就要凭着这点功劳，这三位竟然夺了纪信的城隍之位，不用问，其中必有猫腻！

当然，这个猫腻也是明摆着的。他们生前都是郭业的部属，这道圣旨又是在如此敏感的时刻发布，那不用问，定然是郭业撺掇李二陛下下了这道圣旨。

这还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了。

尽管暗自腹诽，但是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劝李二陛下收回成命。

毕竟只是小小的城隍之位，对朝政毫无影响，大家又何必在这种事上触陛下的霉头？

再说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秦国公刚刚立下了这么一场大功，就算只看秦国公的面子上，也不宜对此事多做纠缠。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城隍庙也被修葺一新，爆竹声中，长安城迎来了新的城隍。

可惜的是，长安城的百姓同那些官员一样，对这几位新任的城隍并不感冒。

城隍庙里的香火十分稀少，郭业对此深为忧心。

尽管在穿越之前，郭业是彻彻底底的无神论者。但是经历了穿越这么不科学的事情之后，郭业要是还对鬼神之论再无动于衷，那神经也太大了。

现在的郭业，可以称为是一个泛信者。对于什么都信一点，但都不深



信。

比如在卓远三人受封为城隍这件事上，要是李二陛下没有主动加封他们，郭业也不会主动去推动此事。

不过现在既然他们三人已经受封了，郭业还是十分希望他们的香火旺盛。万一这个城隍之位真的对他们有好处呢？

于是乎，郭业就命人把卓远等人的功绩，画在了城隍庙的墙壁上。还派遣人手，在茶堂酒肆人烟稠密之处，宣扬这几位的功业。

最后他还说动了玄奘法师，在对信众讲经之时，对长安城的新任城隍多加宣扬。玄奘法师碍于郭业的情面，也只能从命。

没想到的是，这一套组合拳下来，结果还是收效甚微。人们对于卓远的三人的义行的确钦佩，但也仅止于此了，不至于把他们当神来拜。

最后，无奈之下，郭业不得不使出了大招。这次他不再宣扬这几位杀敌报国为国献身了，而是把卓远三人神话了。

想当初，郭业为保中原佛门千年太平，曾提出了变文僧拯救佛门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还把后世的《西游记》拿了出来。

《西游记》里面，有一段唐王游地府的情节，因为涉及诽谤李二陛下，被他删去了。现在正好把这段故事拿出来，稍微改编一下，宣扬卓远三人的功绩。

在郭业新编的故事里，泾河龙王犯了天条，论罪当斩，监刑官就是魏征魏玄成。为了不被魏征所杀，他就求到了大唐天子的头上。

李二陛下满口答应，就拖着魏征下棋。可是一时疏忽，老龙还是死于非命。最后龙王的一缕冤魂，来到了皇宫之中索命。

正是为了给老龙报仇，李二陛下才罢黜了魏征。可是泾河龙王还是不依不饶，竟然把他的魂魄拉到了阴曹地府之中。

在酆都城，李二陛下被建成元吉带的鬼军围攻。幸好卓远三人赶到，不仅救了他的性命，还把那要报仇的龙鬼打得魂飞魄散。

最后，当然是皆大欢喜。李世民还阳，魏征官复原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卓远三人之功。三人有了如此擎天保驾之功，封个城隍爷岂不是理所当然？

这个故事内容光怪陆离，情节曲折，引人入胜。郭业相信，只要一拿出来，定然会大行于世，卓远三人的香火也就完全不成问题。

唯一可虑的，就是李二陛下的态度问题。为了取得他的谅解，郭业亲自入宫面圣。李二陛下听完了，却是哈哈大笑！

他说道：“这个故事编得好，比中毒之说好多了！中毒之说里面，魏征无故被贬，朕怎么也有些错处。而这个故事，则是魏征有错在先，朕不得不贬了他的官。好！可以照此宣扬！”

……

解决完了城隍庙之事，李二陛下中毒一案，就算告一段落。至于抓捕此案的幕后黑手，也只能徐徐图之了。

郭业仔细盘点此案对于朝局的影响，此案最大受益者，无疑就是自己了。

自己一下子从人人喊打佞臣，变为了力挽狂澜的大英雄，成功从王圭之死的舆论风潮中脱身。另外还附带着为死去的部属争取了死后哀荣。

第二个受益者，就是郭业的老哥哥尉迟恭了。他啥都没干，就白得了一个兵部尚书。

至于说第三个受益者，那就是李二陛下。要不是郭业发现了他身边的隐患，那些丹药继续吃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至于说此案的受害者，似乎还真没有！

当然，这只是郭业的个人看法。有个人就完全不同意他的意见。

齐王府的密室之中，有个人咬牙切齿地说道：“郭业，都是你坏了我的好事，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说这话的人，正是中书侍郎岑文本。

## 第1760章下战书

岑文本觉得，在李二陛下中毒一案上，自己吃的亏可是太大了！

虽然说中书侍郎和礼部尚书品级相同，但是实际上区别还是很明显的。

中书侍郎，那是清要之职，主要负责为皇帝草拟诏书。官职虽高，却没有什么实际权力。

而礼部尚书就不同了，那是六部尚书之一。负责朝廷中的礼仪、祭祀、宴餐、学校、科举和外事活动。论起权力来，比中书侍郎可大得太多了。

岑文本由中书侍郎转为礼部尚书，可以看做是一次小小的晋升。

现在由于郭业出家，除了尉迟恭之外，所有人都官复原职，岑文本的这次晋升当然也泡汤了。他对郭业的怨念能不深吗？

当然，凭良心讲，要不是李二陛下中毒，岑文本也做不了礼部尚书。总不能为了让他保住这个礼部尚书，让郭业不管李二陛下的死活吧？

但问题是……人家岑文本有良心吗？

张亮对他这番话也是颇为不以为然。

他说道：“岑侍郎，认真算起来，这件事上你又没啥损失，至于如此作态吗？”

“怎么不至于？礼部尚书本来已经是到了我嘴里的鸭子，被郭业这么一搅和，竟然飞了！这事搁谁身上谁受的了？总之，从今往后，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你就拉倒吧，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有什么用？在场之人谁不恨郭业？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对付此人。”

韦挺道：“常言说得好，事不过三。咱们密谋对付郭业足足有三次了，每次都功败垂成。以老夫看来，咱们是斗不过郭业了，算了吧！”

齐王李佑大声道：“算了？怎么能算了？不把郭业斗倒了。本王的皇位可怎么办？”

阴弘智道：“韦尚书不要灰心丧气，这次本来都要成功了，可惜忽然冒出了陛下中毒一案，咱们才功亏一篑。要是运气好的话，郭业现在已经回家吃老米去了。”

韦挺道：“唉，勋国公的三计连环都失败了，难道还能有更好的计策？”

李佑道：“三计连环？具体是哪三计连环？本王还以为这是第一计呢。”

韦挺解释道：“第一计，是把保密的大德寺一案，宣扬的人尽皆知。第二计，王圭主动登门求取琉璃器皿。第三计才是王圭自尽。三计连环，步步相扣，绝妙无比。这都能失败，只能说是天意了。”

李佑怒道：“莫非岳父大人认为是天意不让孤王做天下之主？”

“呃……老夫不是那个意思。老夫是说，郭业是有大气运之人，太难对付了。不如咱们换一个角度考虑此事。”

“换一个角度？”

“就是说，你就算要当皇帝，也未必一定要除去郭业。咱们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兴许能把他拉过来呢。”

张亮冷笑道：“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为了对付郭业，大家又何必效忠齐王？晋王李治才是嫡长子，大家效忠他岂不是更加名正言顺？韦尚书，您可不要错打了如意算盘。”

李泉道：“郭业一出手就拿了咱们价值几百万贯的琉璃器皿。夺人财路，犹如杀人父母。我们五大士族和郭业誓不两立。”

韦挺叹了一口气，道：“可是郭业咱们的确斗不过呀？”

“斗不过也要斗！再说了，现在的形式还没有那么绝望！”

“哦？莫非勋国公又想出了一个三计连环的计策？”

张亮摇了摇头，道：“要不是出了大德寺一案，要不是老王圭恰好是五大士族之人，哪能那么容易施展三计连环？这种情况有一次就算邀天之幸了，怎么可能有第二次机会？”

“没有绝妙计策就对付郭业，那也太莽撞了吧？”

张亮道：“原来咱们就是不够莽撞，只想取巧而胜，才总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次不能再重蹈覆辙了！”

“看来勋国公早已经胸有成竹了。”

.....

.....

听说陇西李氏的族长李泉和勋国公张亮联袂前来的消息，郭业也是一愣。他赶紧大开中门，把这两位贵客让进了客厅。

一阵寒暄之后，郭业轻咳一声，首先进入了正题。

他说道：“您二位都是贵人事忙，今日来到找郭某人，不知有何见教？”

张亮道：“张某人如今没有任何职司，仅仅保留了一个勋国公的头衔。至于李家主，更只是一届平民百姓，可不敢当贵人二字。不过我们老哥俩来找您，的确是有事和您商量。”

“勋公公有话请讲。”

“是这样的，在五大士族的琉璃工坊之中，张某人有一成股份。”

“莫非勋国公是为五大士族做说客而来？为的是大德寺内那价值千万贯的琉璃器皿？不好意思，晚了，那些琉璃器皿已经全部没入宫中了。”

“非也，非也。”张亮摇了摇头，道：“那些琉璃器皿乃是大德寺和尚的赃物，朝廷早有定论。张某人可不是为它们来的。”

“那您的意思是？”

李泉道：“还是让老夫来说吧。想当初在板桥镇，我们五大士族和您有了协议，暂不制作琉璃器皿。一切等您从新罗回来再说。现在您都回来几个月了，不知秦国公是怎么个章程？”

“这个.....”郭业心里咯噔一下子，心说那话来了！自己那个缓兵之计，经过两年时间，终于失效了！

他想了一下，道：“李家主不好意思，郭某人公务繁忙，还真忘了这茬了，不知您有什么章程没有。”

“琉璃器皿可是好东西，可惜一直价格昂贵，平民百姓无法享用。我们五大士族既然掌握了廉价琉璃的制作方法，当然不能把他束之高阁。所以，在下想和秦国公商量一下.....”

“你们准备大量出售廉价琉璃了？”

“那倒不是。如今我们并没有现成的货物，不过如果秦国公没有意见的话，以后我们可要大量生产了。”

郭业慢条斯理地答道：“那我如果说不同意呢？”

“那就请秦国公证明，您有能力制造出玻璃。如果您无法证明，我们五大

士族为了大唐子民都能用上琉璃器皿，就不得不得罪了。”

张亮补充道：“无论让百姓用上琉璃器皿还是玻璃器皿都是功德无量之事，秦国公要是既不拿出玻璃器皿，又不愿意让我们出卖琉璃器皿。那未免也太霸道了。”

郭业道：“听你们二位的架势，好像我郭业一定会阻挠二位生产琉璃器皿似的。嘿嘿，真是可笑。今天我郭业把话放在这儿，你们完全可以制造你们的琉璃器皿，郭某人绝不阻拦。”

“你说啥？”

“这还用说第二遍吗？郭某人可从来没说阻止你们制造琉璃器皿！”

“刚才你还说……”

“刚才郭某人只是随便问问，看你们二位拿不拿我郭业当朋友！没想到啊……啧啧……二位还真没把郭某人放在眼里。”

顾不得理郭业的调侃，李泉问道：“据本族的长老李乐咏所说，想当初在板桥镇上，您……”

“在板桥镇上，郭某人说得明白。你们要是用廉价琉璃的制取方法赚钱，郭某人绝不会与你们为难。但是要想廉价的琉璃器皿抢长乐坊的钱庄的生意，嘿嘿……”

郭业只是冷笑，接下来的话并没有说出去，不过威胁之意溢于言表。

张亮道：“如此说来，我们要只大量售卖琉璃制品，您不会把玻璃制造出来和我们抢生意？”

“正是。”

“那您就不怕，我们制造出来琉璃制品之后，对您长乐坊大钱庄的生意来个突然袭击？”

“嘿嘿，你们尽可以试试！”

张亮道：“好，秦国公态度，我们都明白了。”

“那不知你们何去何从呢？”

李泉和张亮对视一眼，道：“两年前，您就是用这番话吓住了我们五大士族，暂缓了琉璃生意。两年后，您还是这番说辞，莫非以为还能把我们吓住？”

张亮道：“从今天开始，我们会全力制作琉璃。至于大钱庄的生意，我们五大士族也会插上一脚。到时候鹿死谁手，大家各安天命吧。”

郭业的脸一沉，道：“原来二位今日前来，是给郭某人下战书来了！”

“正是！我们本来可以先偷偷制作大批琉璃，再对您的生意突然袭击。不过，后来想想还是算了，明人不做暗事。秦国公，我们五大士族这次要堂堂正正的和您一战！”

## 第1761章想瞌睡遇到了枕头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下完了战书，张亮和李泉就告辞离去，郭业也没有怎么挽留。

事实上，郭业现在已经心乱如麻。人家五大士族是切切实实的掌握着便宜琉璃的制作方法，而他所谓的玻璃制作方法，则纯属嘴炮。

玻璃似乎……可能……也许……是用沙子做的吧，至于其他的，好像要用到纯碱？可是在大唐年间，这个纯碱到底叫什么，甚至有没有卖这种东西的，自己都一无所知。

即便是有了沙子和纯碱，难道用火一烧，玻璃就成了？没那么简单吧？

要是玻璃这么简单就能制出来，五大士族何必花费巨额的金钱研究如何制作琉璃？

忽然，一个念头从郭业的脑海中划过，尼玛琉璃不会就是玻璃的另外一种叫法吧？或者说琉璃就是玻璃制取过程中的残次品？

这么说来，人家五大士族已经跑在半路上了，自己这边还特么没起步呢？换句话说，自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

几个月后，五大士族的琉璃制品就要大规模出货，然后他们再用琉璃制品为新的钱庄铺路，长乐坊大钱庄危矣！

要说钱财，郭业在家里的钱，早就够后子孙花上几百辈子了，他倒是不怎么在乎金钱上的损失。

要是旁人制作出了便宜琉璃，并且以此为根本，创立新钱庄和长乐坊大钱庄竞争，郭业也不会怎么在乎。

有可能的话，郭业甚至会帮他们一些小忙。身为穿越者，对于技术进步总是乐见其成的。至于自己的长乐坊大钱庄多赚一点，少赚一点，无非是一个数字罢了。

不过，制造出廉价琉璃的乃是五大士族，那就完全不同了。

郭业和五大士族经过几番冲突，仇深似海。被自己的仇人打败了，郭业的面子往哪搁？

更何况，作为一个穿越者本来该拿先进技术吊打古人的。怎么会被古人用先进技术反吊打了？那也太憋屈了。

最重要的是，郭业深知，五大士族的根本目的，可不是赚钱，而是要谋朝篡位。让他们的琉璃生意做下去，就相当于给他们的造反事业提供了巨额的现金流。

钱可通神。

这么多钱砸下去，他们还真有造反成功的可能！要是五大士族支持的人当上了皇帝，郭业恐怕就要家破人亡！

所以，于公于私，无论五大士族招惹不招惹长乐坊大钱庄，郭业都不会允许他们把琉璃生意做下去！原来的那番说辞，不过是缓兵之计。

现在缓兵之计已经失效，也就只能和五大士族正面硬抗了。

到底如何制作玻璃，郭业想了半天，还是没啥头绪，最后他决定找人商量一下。一人计短，两人计长，说不定就能想出什么好办法呢。

但是找谁商量呢？

唉，要是鱼暖暖在就好了，虽然在制作玻璃上她可能帮不上什么忙，但

是论经商她可是个奇才。有她在此，至少可以保证长乐坊大钱庄的生意不受太大的影响。

现在鱼暖暖远在扶馀国，不知她过得还好吗？

对了，鱼暖暖不在，梁二少和柴令文还在啊！长乐坊大钱庄可不是自己一个人的，这事也该让他们知道。

想到这里，郭业一招手，就把孙子善叫了过来，命他去把梁二少和柴令文找来。

孙子善这次办事还真麻利，不到一个时辰，就听脚步声，孙子善带着这二位来了！

郭业赶紧出门相迎，道：“二位一向可好，郭业有失远迎，万望……”

这“恕罪”两个字还没出口，郭业的声音嘎然而止！

他惊讶地问道：“两位……这……这到底出什么事了？你们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在郭业的印象中，梁二少一向是衣冠胜雪，一尘不染，干净得都有些过分了。

而柴令文呢，虽然没有梁二少那么夸张，但也是衣着考究，文质彬彬，任谁一看，都得赞一声，浊世翩翩佳公子！

但是现在，这二位风尘仆仆，衣服不怎么干净也就罢了。就是脸色也差了很多。要不是眼睛还是那么炯炯有神，郭业都要怀疑他们生病了。

柴令文听了郭业的话，却是口中啧啧有声，道：“哎呀，有道是，贵易交，富易妻，故人诚不我欺！”

郭业一皱眉，道：“令文，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郭业，几年前初建长乐坊大钱庄的时候，咱们三人的关系多么亲密无间。但是现在，你自己说说，咱们有多时间没见面了？”

“有……恐怕有两……两年了吧！”

“还是的呀，自从您当上秦国公，咱们可是有两年没见面了。您就是这么交朋友的？这还得说你是我的妹夫。要是没有这层亲戚关系，您什么时候想起我们来都不好说！”

梁二少也在一旁帮腔道：“柴兄，依小弟之见，要不是我和您交上了朋友，今天能不能进秦国公这个门还真不一定！说起来，今天我算是借了你的光了！”

“哼，与这等无情无义之人交朋友，有什么意思？谈不上什么借不借光的！”

被这两个人这么一通挤兑，郭业也有些面色尴尬，道：“二位误会了，我这可不是什么贵易交。在下光出使新罗都一年多，如何能与二位兄长见面？”

“那你出使回来之后呢？”

“唉，真是一言难尽。出使回来之后，在下被陛下封为长安令，接连破了三桩大案。其中最小的案子，都牵涉到了中书侍郎岑文本……”

然后，郭业就把三桩大案简短截说了一遍，最后他说道：“所以，这事真不赖我！实在是最近太忙了！”

“原来是这样啊！郭业你也真够不容易的，我们就马马虎虎地原谅你了！”

“多谢二位的体谅……不对！”

郭业猛然间回过味来，道：“我出使新罗以及长安城的三桩大案，你们会没听说？还有，虽然这两年我没找过你们，可你们也没找过我呀！怎么单单怪我一个人？”

柴令文摇头晃脑地说道：“你郭业步步高升，论地位远在我们兄弟之上，我们哥两个自惭形秽，没有您的相招，怎么敢主动拜见？”

“柴令文，你这话可太不讲理了！咱们怎么就地位相差巨大了？”

郭业道：“你爹，我那老岳父，可是霍国公，地位不在我之下。你的舅舅，就是大唐天子。换言之，你是陛下的亲外甥，咱们的地位怎么就天差地别了？”

“呃……妹夫你别生气！刚才我是跟你开个玩笑！”

“开玩笑？”

柴令文笑嘻嘻地说道：“事实上，这两年你想找我们哥两个也找不着。”

“哦？那是为何？”

梁二少道：“因为我们两个根本就不在长安城。您看我们哥俩这副样子，是因为我们今天刚刚回长安。这衣服都没换呢，就被你找来了！”

“你们去哪了？”

“泉州港！想当初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给暖暖妹子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计划，就啥都不管了！这个计划具体怎么实行，还不得靠我们哥俩操持？”

柴令文补充道：“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要有能够远航的大船。就为了这个，我们哥两个远赴泉州港，亲自监造大船。两年呀，整整两年，终于初见成效！”

郭业高兴地说道：“这么说，远洋海船已经造好了？”

“不仅造好了，我们还跑了一趟生意呢！要说这海上生意，还真是暴利！我们一船货物运出去，您猜怎么着，竟然换来了半船的奇珍异宝！”

郭业心中一动，道：“奇珍异宝？都有什么？”

“那可太多了，有金银，有玉器、有玛瑙、有宝石，有玻璃还有各种香料。”

“啥？你说……有玻璃？”郭业忍不住惊呼出声。



## 第1762章此路不通

柴令文道：“你没听说过玻璃吧？此物咱们大唐所无，乃是极西之地的特产。”

郭业强按心中的兴奋之情，道：“但不知你口中的玻璃，具体是什么样子？”

“其实和咱们大唐的琉璃差不多，只是比琉璃透明一些。”

郭业高兴得一拍大腿，道：“这还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真的有玻璃？快！快！拿给我看一下！”

柴令文见郭业如此猴急，大惑不解，道：“你秦国公府里的奇珍异宝也不少吧？玻璃虽然珍贵，但是比起其他珍宝也强不到哪去，为何如此着急？”

郭业苦笑道：“倒不是说这玻璃有多么珍贵。而是假如没有大批玻璃在手，咱们的长乐坊大钱庄，这一关还真不容易过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唉，此事说来话长。你先让人把玻璃取来，这个问题咱们慢慢说。”

“如此也好。”

柴令文写了一张纸条，让孙子善拿着这张纸条去霍国公府取玻璃，趁着这个空档，郭业就把自己和五大士族的恩怨，简单的说了一遍。

并且告诉他们，由于五大士族掌握了廉价琉璃的制取方法。这就使琉璃器皿的成本和售价出现了巨大的差距。

有了这个差距，他们就完全可以使以琉璃制品为抵押，解决他们新开钱庄的信誉问题。

然后五大士族再通过在他们的钱庄存钱，就可以买打折的琉璃器皿等方法，就能把大批的客户吸引过去。

最后，郭业说道：“有道是一招鲜，吃遍天。五大士族掌握了廉价琉璃的制取方法，以此为根基，无论做什么生意都会无往而不利！他们一心与咱们的长乐坊大钱庄为敌，还真不好对付。”

柴令文听完了，沉吟了一下，说道：“这些招数都是你的想象吧？五大士族诗书传家，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做生意的天赋啊？”

郭业苦笑道：“事实上，这就是五大士族对我的威胁之言。柴兄，你也太小觑了天下英雄。”

梁二少道：“照你这么说，咱们的长乐坊大钱庄还真危险了。”

郭业道：“没关系，你们不是从波斯把玻璃运回来了吗？能运回来一次，就能运回来两次。只要咱们手里有玻璃，五大士族就翻不起什么风浪来！”

柴令文脸现为难之色，道：“秦国公，这事儿吧，跟你想想的不太一样。”

“不一样？怎么不一样？”

“不用我说，等会那玻璃被送来了，你自己一看就明白了。”

过了没多久，孙子善拿着一个精美的木盒走了进来。柴令文接过木盒，递给了郭业，道：“秦国公请看！”

“哎呀，这个木盒还真精致，看来就算是在波斯，这个玻璃也价值不菲！”

郭业说着话，把那个木盒打开来！

“呀！怎么会这样？”看着这块远渡重洋而来的玻璃，郭业不由得惊呼出声！

之所以用块来形容，是因为这此物既不是碗，又不是碟，更不是如意什么的，而是一坨莫名其妙的物体。

说他是玻璃珠吧，也不怎么圆。说他不是玻璃珠吧，那又算是什么东西？

形状不好也就算了，最让郭业失望的是，这块玻璃的卖相也不咋样。如果不是柴令文告诉他这是块玻璃，郭业还真不敢相认。

柴令文道：“这当然是玻璃了！有什么奇怪的？你看是不是比咱们大唐的琉璃透明一些？”

“唉，论透明，我看比起咱们大唐的玻璃来，也就是五十步笑百步，都不怎么样。最关键的是，这么一坨玻璃，到底是干嘛用的呀？”

梁二少道：“这个我知道。你看此物通体发红，又是这么个形状，像什么？”

“红色的羊粪？”

“哪呀？你别瞎说，再仔细看看。”

“那就是红色的牛粪？”

“日！你就离不开大粪了是吧？别那玻璃不当宝贝呀。你仔细瞅瞅。这个东西像不像红宝石？”

“红……红宝石？你还别说，经你这么一提醒，还真有点像。”

“这就对喽。在波斯，把这种玻璃看成宝石一类的东西，就是用来装饰用的。”

郭业闻言，心里边哇□，怀着最后一丝希望，道：“好吧，装饰用就装饰用吧。就是不知道这块玻璃价值几何？”

“两百贯！”

郭业彻底没脾气了，道：“这么贵？虽然我不知道五大士族琉璃器皿的具体成本。不过我敢肯定，这么一大块琉璃制品，肯定到不了两百贯。看来比成本咱们是比不过五大士族了。”

他咬了咬牙，恶狠狠地说道：“算了，成本拼不过就拼不过吧。反正咱们现在的本钱比五大士族雄厚的多，只要玻璃在手。到时候以本伤人，和五大士族恶斗一场，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呃……这个恐怕还是不行。”柴令文尴尬地说道。

“莫非柴兄舍不得？”

“那倒不是。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事实上，在波斯根本就没法大量购置玻璃。”

“那是为何？”

“因为波斯根本就不产玻璃！玻璃原产于拂菻。”

“拂菻？拂菻在哪？”

“呃……从咱们大唐往西走，首先就是波斯，过了波斯就是大食，再过去大食就是拂菻了。”

这下郭业明白了，拂菻大概就是欧洲的一个大帝国，只是不知道和后世的英法等国是什么关系。

他说道：“难道就不能从拂菻直接购买玻璃？”

柴令文摇了摇头，道：“没有人知道如何走水路到拂菻。”

“走陆路呢？”

“还是不行。”

“为什么？”

“商路断绝。郭兄弟，你是不知道。现在的大食，牛逼大了，东侵波斯，西略拂菻。把这两大帝帝国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沿路之上，连年征战，哪个商人敢走啊！”

郭业如同泄了气的皮球一般，跌坐在椅子上，道：“这么说来，从波斯购进玻璃的计划，是完全指望不上了。看来，只有自己造玻璃这一条路了。”

梁二少道：“听你的意思，之前你还真见过玻璃？”

郭业不屑地说道：“我见过的玻璃，比你见过的铜钱还多。”

“在哪见的？”

此时郭业可没有忽悠他们两个人的心情，道：“这你就别管了。总而言之，我没有骗你们。”

“那对于制造玻璃，你有把握吗？”

“唉。我要是有把握，就不会把二位请来了。”

“那你刚才还说见过许多玻璃？”

郭业怒道：“你还见过许多美味佳肴呢？可会亲手做菜？见过和会做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忽然他想起一件事情来，缓和了一下口气，道：“对了，现在你们手里到了有多少玻璃？要是数量足够多的话，说不定能把五大土族吓得知难而他退，至不济也能拖延一点时间。”

柴令文道：“实不相瞒，仅此一块。不过，你别着急，我知道有一个人手里还有不少的玻璃。要是把他手里的玻璃全买过来，咱们至少可以撑一段时间。”

“此人是谁？”

## 第1763章邓启斌

“这个人是个外国人，有个汉名叫做邓启斌。实际上，我们手里的这块玻璃就是他卖给我们的。”

“那他现在远在波斯？可是几个月之后，五大士族的廉价琉璃制品就要造出来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不，实际上他现在就在长安。”

梁二少补充道：“在波斯的时候，这个邓启斌主动找到了我们，要坐我们的船来大唐。这块玻璃，作价两百贯，抵了此次的船资。”

郭业心中一动，道：“邓启斌既然有如此玻璃，想必是波斯的大富豪了，怎么会拿玻璃抵船资？他直接出钱不就行了？”

“这个……我们就不大清楚了。反正船上全是我们的人，他一个外国人，即便心怀鬼胎，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我看这块玻璃作价便宜，也就应允了。”

“一个人？连个随从都没有？还身怀重宝？这也太奇怪了！难道他就不怕你们黑吃黑？”

柴令文道：“这小子上船的时候，可没说实话。后来还是我们船上的伙计精明，发现了他的货物之中带了大量的琉璃器皿。”

梁二少道：“也是这小子运气，遇上了我们哥俩。咱们哥们富可敌国，还真看不上他那仨瓜俩枣的，要是遇上了旁人，没准他已经在海底喂鱼了。”

郭业道：“有道是富贵险中求，要是为了发大财，甘冒奇险我还能理解。但是这个邓启斌本身不缺钱，还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大唐，到底是图什么呢？”

不待柴令文和梁二少回答，郭业又继续说道：“有意思！不知二位能不联系上他，我要亲自见他一面。”

梁二少道：“这个好说，邓启斌现在就在我的家里。”

郭业奇道：“这个邓启斌的神经也太大了吧。在船上暴露了身家，还敢住在你家里？这不是勾引人犯罪吗？”

“因为他想走也走不了。由于水土不服，刚一上岸他就大病了一场，现在也只是勉强能下地。”

“原来如此，那咱们一起去见见这位邓洋人！”

.....

与郭业印象中的现代欧洲人不同，邓启斌一点也不高大，甚至有些过分的矮小。按照现代社会的度量衡，大概只有不到一米五。

此人五短身材，满脸的络腮胡子，红头发，蓝眼睛，身材威胖。如此形象，让郭业不由得暗暗称奇。

他心中暗想，邓启斌这幅样子，怎么跟奇幻小说中的矮人差不了多少？是他自己的样子长得古怪，还是欧洲人的祖先，的确就是这副德性？

梁二少道：“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远来的贵客，来自拂菻的邓启斌。而这位，就是我们大唐的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邓启斌熟练地一躬到底，用生硬的腔调道：“皮埃尔·坯平·夏尔，参见秦国公！您也可以称呼我的汉名邓启斌。”

郭业以手相搀，道：“启斌先生远来是客，又刚刚大病初愈，不必多礼，

快快请坐。”

“多谢秦国公！”

看着邓启斌熟练的动作，郭业暗忖，这个邓洋人还真不简单，不仅对汉语能听会说，一举一动，还都符合大唐的礼仪。

要是他之前并没有学过汉语和唐礼，短短几个月内，就达到这个程度。如此智力，就是拿到大唐，也算是顶尖人物了。此人不可小觑！

和一个洋人也没有什么好寒暄的，双方分宾主落座，郭业咳嗽一声，直奔正题：“邓先生，听说您有一批货物要出手，不知可有此事？”

“不瞒秦国公，在下确实有一些玻璃要出手。”

“哦？那些玻璃在何处？可否让郭某人一观。”

“如您所愿！”

郭业见了那些玻璃，老实说不太满意。玻璃的品相暂且不谈，就是数量也不是很多。

所有的玻璃制品，装在了一个大箱子之中。大概有二三十件。有大些的玻璃碗，玻璃花瓶，也有几个和柴令文之前展示的一样，像是红宝石的东西。

这些玻璃器皿，在单个人手里，倒是能称为一笔巨额的财富。但要是拿来打商战，就完全不够用了。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这些玻璃器皿，我郭某人全要了。您开个价吧。”

邓启斌伸出了一根手指，道：“多谢秦国公照顾小人的生意。我也不多要您的，这个数！”

郭业点了点头，道：“一万贯，倒是真不贵！”

“哦，No！No！No！”邓启斌连连摇头，道：“秦国公，您误会了！我说的十万贯，而不是一万贯！”

“你再说一遍！”

“十万贯铜钱，或者黄金万两，少一个铜钱我也不卖！”

柴令文冷笑一声，道：“邓启斌，你这可就不厚道了。做生意嘛，要讲究童叟无欺。原来你卖给我们的那块玻璃，可只作价了两百贯。怎么这么几件玻璃器皿，就要十万贯了？”

梁二少帮腔道：“你这些琉璃器皿，一万贯钱是少了点，不过顶天了也就价值两万贯。你也太狮子大开口了吧！”

邓启斌慢条斯理地答道，道：“二位不要着急，听在下给你们解释。”

“你说吧。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能把价值两万贯的东西，说成价值十万贯的！”

“我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其一，在下当时身无分文，只能拿那块玻璃来抵船资。为了感谢二位的通融，卖给二位那块玻璃的价格，只有实际价格的一半！”

“那顶天了，这些玻璃也不过是价值四万贯！”

“其二，刚才我说的价格，是这些玻璃在波斯的价格，远渡重洋来到了大唐，价格翻一倍，不过分吧？”

柴令文的声音渐小，道：“你这么说，也有点道理。不过那也才八万贯呀，你怎么要十万贯？”

“其三，现在波斯和拂菻的商路断绝。可以预见，在最近几年之内，根本就不可能有新的玻璃出现在市面上。物以稀为贵，再翻一倍岂不正常？”

“这……”

邓启斌道：“本来这些琉璃器皿，在下打算卖十六万贯钱的。不过，自从在下生病以来，多蒙二位的照顾。为了在下与二位的友谊，这才作价十万贯，相当于打了个六折，已经非常够意思了。”

他这一翻说辞下来，要是一般人还真被他给绕晕了，似乎十万贯钱，买他这些玻璃器皿，还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不过他面前这三位是什么人？

梁二少，长安城梁百万之子，家学渊源。

柴令文，霍国公柴绍之子，不爱做官爱经商，那是大唐的商业奇才。

至于郭业，那就更不得了了，来自后世的网络社会，经历了商家各种促销方式的轰炸。经过见过，岂会被邓启斌这种小手段所欺骗？

郭业道：“不错，不错，启斌先生还真能说的。不过任你舌灿莲花，左一个翻倍，又一个翻倍，这些玻璃器皿也不值那么多钱。十万贯太贵了！”

梁二少道：“你们外国有玻璃，我们大唐有琉璃。其实都差不多，不过是个看个稀罕罢了。这种东西，要是比琉璃贵个一两成，还可以接受。但是贵这么多倍，啧啧啧……”

他摇了摇头，道：“没人会买你的，您还是自个儿留着吧。”

邓启斌闻言，满不在乎地说道：“在下确实不了解琉璃器皿的行情，不过却了解各位的心情。如果我没料错的话，几位对在下的琉璃势在必得。”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到：“所以，即便是价钱翻了几倍，在下依旧认为，这个价钱非常公道。”

“这下你可猜错了！告诉你，你的这些琉璃器皿我们不买了！”

“那在下就把这些琉璃器皿留着，你们随时可以改变主意。”

邓启斌说得云淡风轻，似乎真的吃定了郭业等人。

柴令文眉头一皱，恶狠狠地说道：“邓启斌，我们大唐有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你以为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就要坐地起价。可要小心这钱，你有命拿，没命花！”

## 第1764章油盐不进

必须说明的是，柴令文可不是喜欢巧取豪夺之人。他经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仗着家里的势力为非作歹，一直都是按照商场的规矩办事。

不过今天，这个邓启斌实在是太气人了，由不得柴令文不发火。

要不是他延请名医，又派人精心照顾，这一场大病就能要了邓启斌的命。可以说，柴令文和梁二少就是邓启斌的救命恩人。

结果呢？邓洋人不知恩图报也就罢了，还趁人之危，坐地起价，要把那些玻璃器皿，用几倍的价格卖给他们！

小人！

恩将仇报！

这就是此时，邓启斌在柴令文眼中的印象，所以才说出了刚才的那番话。

邓启斌却继续恬不知耻地说道：“在下还听说过大唐有句话，叫做买卖不成仁义在。您嫌我出的价高，不买也就是了。又何必口出恶言？再说了，这里是长安，天可汗的都城。”

他略微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在下远在波斯，就听说了天可汗的名声。他英明睿智，执法公平而严厉。绝对不会允许贵族在他的都城之中为非作歹的。所以，我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郭业道：“长安城的治安，的确算是不错。不过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杀人越货之事每年也发生个那么三五件的。您把自己的安危，寄托在长安城的治安之上，嘿嘿……不怎么明智。”

柴令文道：“天可汗再厉害，大唐人口亿万，他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别人不说，就说你吧，难道你一个外国人暴病而亡，还能惊动得了天可汗？”

郭业补充道：“顶多惊动地方官，可巧了，鄙人就是长安城的地方官，长安令。”

柴令文和郭业扮白脸，梁二少则扮起了红脸。

他说道：“要不是我们，你早就病死了。那些琉璃器皿我们是一个子都不用花。难道我们救人还救错了不成？这样吧，我们也不少给你钱，两万贯怎么样？”

邓启斌的脸色阴晴不定，他最终还是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我还是那句话，十万贯钱，或者一万两黄金，少一个子都不成。”

“日！你还真是爱钱不要命啊！”柴令文忍不住暴了一句粗口。

“嘿嘿，恐怕不仅是要钱不要命，而且是要钱不要脸！他这完全是趁人之危。不仅仅是趁人之危，而且是趁救命恩人之危！太卑鄙了！太无耻了！”

邓启斌道：“随你们怎么说，总而言之，要么你们拿钱买我的东西，十万贯钱，钱货两讫。要么冒着激怒天可汗的危险，杀人夺财。那也只能怪我命不好。要想两万贯钱买我的货物，不可能！”

“你……”

这家伙油盐不进，郭业等人还真拿他没什么好办法。大家都是讲究人，出言威胁已经是他们道德的下限了，总不能真的杀人夺宝吧？

可是，就这么把十万贯钱给他？

钱财倒是小事，这三位无论是谁，拿出十万贯钱来眼睛都不眨一下的。

但是，王八好当气难受呀！明明最多价值两万贯的东西，非要拿出十万贯钱来买，大家还真丢不起这个人！

一时间，谁也不说话，现场的气氛无比的凝重。

最后，还是郭业微微一笑，打破了僵局，他说道：“起斌先生，听说你来自拂菻？”

“拂菻乃是你们大唐之人的叫法，我们一般自称为罗马人。”

罗马这个称呼，对于玩过《文明》这个游戏的郭业来说，可是太熟悉了。在唐朝，西罗马帝国早已灭亡。那不用问，所谓的拂菻，指的就是历史上的东罗马帝国，或者说叫拜占庭帝国。

他说道：“你们的首都，可是在君士坦丁堡？”

“正是。您怎么知道？”

“我不仅仅知道你们的首都在哪，还知道你们主要信奉东方人派正教会，可以简称为东正教！还知道你们那里和我们大唐不同，服色尚紫，一夫一妻，不准纳妾。”

郭业对东罗马帝国如此清楚，还真把邓启斌给镇住了。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邓洋人本来就心里有鬼，猛然遇到一个深知自己故乡内情之人，怎么可能害怕？

他强自镇定道：“秦国公学识渊博，在下佩服之至！关于在下的祖国，您还知道什么？”

郭业脸一沉，厉声道：“我还知道，你在说谎！这些玻璃器皿根本就不是你的东西。说！你到底是偷来的、抢来的、还是骗来的？”

他这话一出口，有如石破天惊，在场之人都是一愣！

邓启斌的脸色先是一变，随即恶人先告状，高声道：“好你个秦国公，莫非强买不成，就要诬良为盗，好趁机夺取宝物？”

“我当然不会诬良为盗。不过，我身为大唐秦国公，又是长安令，缉贼捕盗可是我的份内之事。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这些琉璃器皿真的是你的吗？”

“那还能有假？你口口声声说，这些玻璃器皿的来路有问题，可有什么证据？”

“证据我是没有，不过依据常理即可推断。刚才你也说过了，波斯和东罗马帝国商路断绝，怎么别人都没有玻璃，单单就你有？”

“您这么怀疑，也太不讲理了。怎么我手中有稀有的玻璃就得是投来抢来的，不能是我自己的？”

“你当然可以拥有别人没有的东西。不过，别人都没有这么贵重的琉璃器皿，单单你有。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家资豪富。我就奇怪了，这么富有的人，为何连两百贯钱的船资都拿不出来，要拿玻璃抵账？”

“呃……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邓启斌刚要解释，郭业摆了摆手，阻止了他往下说。

然后，郭业又说道：“就算钱财的问题你可以解释，那为何你上船不带任何一个从人？就算不带从人，同伴总得有吧？孤身一人，带着巨额的财富，登上了来历不明的商船。可是正常人所为？”

邓启斌道：“秦国公，您误会了！其实，您这些问题，我都可以解释。”

“哦？说来听听。”

“在下是从东罗马帝国到波斯经商的。后来不慎得罪了波斯的权贵，被那



人派人追杀。无奈之下，我才不得不拿了最贵重的东西，逃了出来。”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如今我回乡之路断绝，波斯呆不下去，大食又是我祖国的仇敌。您说说，我不去大唐还能去哪？”

郭业点了点头，道：“不错，说得合情合理，我还真挑不出你话里的毛病。不过，我觉得有一个理由，比你刚才所言，更加合情合理。”

“什么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这些琉璃器皿的来路并不光彩。你得到这些琉璃器皿之后，在波斯无处安身，这才不得已逃到了我们大唐的商船上。”

“这都是您的猜测！咱们双方各执一词，难道秦国公就依此对在下定罪？难道在天可汗的治下，法官就是凭猜测断案？”

郭业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我心知肚明。我也不和你做口舌之争。在我们大唐，你的行迹如此诡秘。我把你抓入府衙，严刑拷问，即便是天可汗得知，也不能说我做得不对。”

“你……”这下子邓启斌真的有些害怕了。

他说道：“秦国公，我可是听说了，您的家产至少有几千万贯。不用为了十万贯钱，就做得这么绝吧？”

## 第1765章以德服人

郭业道：“你放心，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刚才所言，只是告诉你一个可能性。我郭业一向是以德服人”

“以德服人好！以德服人好！”邓启斌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事实上，我们的确是想要你的这些玻璃器皿，但也不是非买不可。这点您可相信？”

“我信！我当然信了。”尽管说着相信，但是看邓启斌的表情，明显有些言不由衷。

郭业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拿出点真东西，想来你也不会服气。这样吧，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乃是一桩真正的宝物。您把这些玻璃器皿当成宝，但是在我大唐，其实也不算什么。待会我让您见识见识我们大唐真正的宝物。”

所谓真正的宝物，指的当然就是如意杯了。这个在现代社会，非常普通的玻璃杯，来到了大唐以后，用处还真不小。

它先是被天福和尚用来装神弄鬼，后来被郭业拿来忽悠五大土族。现在可好，又被用来震慑邓洋人。

功夫不大，孙子善就把如意杯取来了。

郭业把装着如意杯的木盒往桌子上一放，道：“启斌先生请看看，我们大唐的宝物，和您的这些玻璃器皿比起来如何？”

邓启斌道：“这还是您自己打开吧，在下毛手毛脚的，把您的宝物磕了碰了可咋办？”

“你可真够小心的，好吧。”

郭业把木盒打开，道：“启斌先生请看！”

如意杯重现天日，再次震惊全场！

柴令文和梁二少也没见过如意杯呀，饶是以这两个人的见多识广，也被震了个不轻。

柴令文道：“这是什么宝物，怎么如此晶莹剔透？”

梁二少道：“光晶莹剔透也就罢了，最关键的是不含一点杂质。郭业，你还有这种好东西，怎么不早拿出来？”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邓启斌自从如意杯一出现，马上眼睛都不眨了，死死顶住了如意杯，道：“这难道是上帝遗落凡间之物？太精致了！太完美了！”

紧接着就是一阵鸟语出来，郭业也听不懂。听他的语气，大概是赞美之词。

良久，邓启斌才从激动的情绪中慢慢平静下来，道：“秦国公，可否让在下拿起来看一下？”

柴令文讥讽道：“刚才你还不亲自打开木箱，怎么现在又想拿起来看了？难道现在就不怕磕了碰了，乃至摔了？”

邓启斌道：“此一时，彼一时，那怎么能一样？”

“那你倒是说说，怎么就不一样了？”

“呃……”

郭业道：“还是我替他解释吧。这个邓洋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刚才才是怕咱们借机讹他呢！”

邓启斌尴尬得一笑：“在下孤身一人，远渡重洋。不得不小心行事，还望诸位见谅！”

郭业道：“我说过了，本官最喜欢的就是以德服人。启斌先生请看。”

“多谢秦国公成全。”

邓启斌拿起如意杯，仔细端详，一边看，还一边赞叹不已。良久，他才把如意杯放下，道：“敢问秦国公，此物何名？”

“如意杯。”

“如意杯？好名字。那您知不知道这是人造之物，还是大自然的杰作，再由人工雕琢而成？”

“当然是人造之物了。”

“您确定吗？”

郭业傲然道：“非常确定。”

邓启斌的脸色微微一变，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如意杯也是玻璃制成？”

“的确如此。”

柴令文和梁叔宇都大吃了一惊，道：“什么？你说此物是玻璃？”

“千真万确。刚才我说过了，我见过的玻璃，比你们见过的铜钱还多。你们还不信，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这……秦国公，有件事情，鄙人想和您商量一下。”此时此刻，邓洋人的脸上好像盛开了一朵老菊花，语气也是无比的温柔。

被一个满脸略腮胡子的粗豪汉子如此恳求，郭业不由得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说道：“你到底想干啥？有话直说。”

“呃……是这样的。我看您也的确是喜欢我那些玻璃器皿。但是呢，咱们的价格又一直谈不拢。所以，在下有一个小小的提议。”

“什么提议？”

“这个提议就是，咱们交个朋友，这些琉璃器皿您全部拿走，在下分文不取。”

“你们西方有句谚语，叫做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不知我拿走这些玻璃器皿，要付出什么代价？”

“秦国公够聪明，在下的那一点小心思的确瞒不过您。”

“行了，少拍马屁，有话快说。”

“好，我这直说了。您看，您喜欢在下的玻璃器皿，而在下呢，又非常喜欢您的如意杯。这不是非常巧吗？所以……咱们换换吧？”

郭业冷笑道：“你的意思是……要拿你的这些琉璃器皿，换我的如意杯？”

“就是那个意思！”

柴令文当时就窜了，道：“我说邓启斌，你可是越来越得寸进尺了。你那些琉璃器皿，也就价值两万贯。退一万步说，按照你开的价，价值十万贯。但是你知道这个如意杯价值多少钱？”

“多少钱？”

“无价之宝！”

邓启斌连连摇头，道：“不，您这话可就错了。所有的宝物，都有他应有的价值，世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无价之宝。只看出不出得起价钱！”

“就算你说的有理。如意杯的价格你也出不起。你现在根本就没有其他的财产，光光这些琉璃器皿，就是再多上十倍、百倍，我们也不换！”

“在下却不这么看。不错，要说实际的价值，我这些琉璃器皿的价值的确远远抵不住您这个如意杯。但是我知道，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你们非得到我这些玻璃器皿不可，这就有了交换的可能。”

郭业道：“你这话好没道理。我们有了如意杯这等极品的玻璃器皿，还要你那些普通货色干什么？”

邓启斌笃定地说道：“因为，这个如意杯，乃是你们偶然间做成的，只有这么一件，不可重复。而在下却有几十件玻璃器皿。”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到：“虽然我不知道诸位为何要一定要大量的玻璃器皿，但是我可以肯定，这才是最接近事实的真相。而且，我现在改注意了。”

“改什么主意？”

“我这些玻璃器皿，只换不卖！您现在就是拿十万贯钱来，也休想我把这些琉璃器皿卖给您。”

“哎呦呵，你这家伙，还真以为这些玻璃器皿是奇货可居了。”郭业都被他气乐了，道：“我就让你开开眼，让你知道知道，自己的想法多么可笑。”

“难道您还有更多的如意杯？”

“那倒是没有。不过类似于你这种玻璃器皿的，可是有很多。”

“真的假的？”

“不信的话，请随我来！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天朝上国的宝物是何其多也！”

郭业给邓启斌看的，正是想当初，在大德寺内，五大士族暂存的琉璃器皿。

尽管后来李二陛下有旨，要把这些琉璃器皿全部没入宫中。不过幸好还没有起运，现在还在长安府的府库之中。

郭小哥身为长安令，带人进入府库就是极为方便的事情了。

平心而论，西方的玻璃器皿，的确比大唐的要透明一些，但大唐的琉璃器皿，在色彩和花纹上，也比西方的强出许多。

所以说，在这个年代，大唐的琉璃器皿和西方的玻璃器皿，只能说是难分高下。各擅胜长。

邓启斌乃是玻璃的行家，岂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见了府库之内，摆得密密麻麻的数千件琉璃器皿，再和自己那几十件玻璃器皿一比，顿时心丧若死。一时之间，竟然说不出话来。

郭业察言观色，得意的说道：“怎么样？启斌先生，见了这么多琉璃器皿，你可心服口服？”

## 第1766章好人有好报

邓启斌高举双手，哭丧着脸说道：“好吧，我服了，我那些玻璃器皿，既不要和您换如意杯，也不用您拿十万贯钱来买，两万贯钱您拿走。”

郭业费了半天劲，终于把邓启斌搞定了，也是长出了一口气。

他说道：“启斌先生，您要是觉得卖亏了的话，可以拿着这些琉璃器皿，去东市打听打听。不会有人能出比两万贯钱更高的价格。我们出两万贯钱，可一点都没占您的便宜。”

“唉，不用了。我都知道。在下久居波斯。很多波斯人来往于大唐和波斯之间，所以，在下对于这些玻璃器皿，到底价值多少钱，也是心里有数。”

“那您为何一张口就是十万贯？就算是漫天要价，这也太离谱了吧。”

邓启斌面露难色，道：“在下有难言之隐。”

他越是不说，郭业还越来越感兴趣了，道：“刚才已经和您说过了，我乃是长安城的行政长官——长安令。您要有什么为难之事，尽管说出来。能帮忙的我一定帮。”

“呃……正是您是地方官，这事我还真不好说。”

郭业眼珠一转，道：“我明白了，被我猜中了，这些玻璃器皿果然是来路不明！你的身份有问题！”

“您不会真的把我抓起来吧？”

“那怎么会呢？你从来没来过大唐，就算犯罪，也是在波斯犯的。我郭业吃饱了称的，管这些闲事？”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道：“你要是实在不想说就算了，咱们这就钱货两讫，以后大路朝边，各走一边。”

“秦国公，实在对不住了！”

交易完毕之后，梁二少就对邓启斌下了逐客令，对于这个忘恩负义，见钱眼开的小人，他是不想再多看一眼了。

邓启斌对此倒是没什么意见，当天就找了间客栈搬了出去。

有了这些玻璃器皿在手，郭业就开始想办法想如何利用它们，暂时震慑五大士族，尽可能的为自己延长时间。

对于那个神秘的邓洋人，则被他逐渐淡忘了。可是，郭业忘了人家，人家可没忘了他。半个月之后，邓启斌竟然主动登门造访。

这个卑鄙小人来干什么？

把邓洋人让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郭业道：“启斌先生，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咱们已经钱货两讫了。您今日前来，不知有何贵干？”

邓启斌往四下里看了一眼，鬼鬼祟祟地说道：“还请秦国公屏退左右。”

“哦？那是为何？”

“因为在下要和您谈一场大生意！”

郭业不屑地说说道：“你也知道，在下富可敌国。而你满打满算，不过是两万贯钱的身家，咱们俩能有什么生意可谈？真是可笑之至！”

邓启斌轻声吐出了两个字，道：“玻璃。”

“你还有玻璃器皿？”

“那倒是没有，不过，实不相瞒，在下可以制作出玻璃来！”

他这话一出口，有如在郭业的耳边响了一道炸雷相仿！

“你说啥？”

“我邓启斌不才，掌握了制作玻璃的技术！”

郭业赶紧把在一旁伺候的丫鬟仆役赶走，并严厉禁制他们谈论此事。然后问邓启斌道：“真的假的？您真的能制作玻璃？”

“那是自然。”

“不知何以为证？”

“我卖给您的那些玻璃器皿就是证物！”

“不对吧，您不是说那些玻璃来路不明吗？怎么又成了您自己制作的。”

“唉，此事还真是一言难进……”

原来，邓启斌还真是东罗马帝国之人，乃是一名制作玻璃的工匠。在这个时代，掌握这种技术的高端人才，几乎拥有了和贵族相同的社会地位。

所以说，他在祖国，过得还是想当滋润的。可惜，好景不长，在一次意外中，他不慎落到了大食人的手里。

怀着对祖国的忠诚，邓洋人严格保守了自己身为玻璃工匠的秘密，被以一个普通奴隶的身份，卖入了波斯的一个富豪之家。

随着波斯和东罗马帝国的商路断绝，邓启斌的心眼又活动了。他想，既然祖国的玻璃不能卖到这里，那自己在此地制作玻璃，就不能算是叛国了。

于是乎，他就向主人，坦诚了自己身为玻璃工匠的秘密，主动要求为主人制作玻璃。条件就是要求自由身，还有就是玻璃工厂里面的两成干股。

郭业听到这里，就把后面的事情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他说道：“结果你那个主人后来根本就没有兑现承诺？”

“您猜的不错。他把我当成一个源源不断产奶的母牛，却连草都不愿意给我吃，不仅两成干股没有下落，一直到最后，我还是一个奴隶。”

郭业道：“后来，你就卷了一批玻璃器皿，逃到了一艘大唐来的商船上？”

“正是如此。”

“这么说来，柴令文和梁二少救了你两次了？可惜你还是恩将仇报！”

“这个问题，您可误会我了。事实上，在下是想那个滴水之恩，什么什么来着？”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对，就是这个词儿。本来，我打算在大唐成家立业，垄断大唐的玻璃市场。用巨额的财富来回报他们。”

“那你还对那些玻璃器皿坐地起价？”

“呃……其实，在下那是有苦衷的。”邓启斌解释道：“要建一个玻璃工坊，最少也要十万贯钱。这些玻璃器皿的价值远远不够。在下正为这事儿发愁呢，正好遇到您非常想要那些琉璃器皿。”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也是在下一时糊涂，就想把这笔钱着落到您的头上。我寻思着，等我赚了钱，再把那十万贯钱还给您。可惜的是……”

郭业接话道：“可惜我让你见识到了众多的琉璃器皿，还有如意杯。彻底打消了你坐地起价的信心，所以你才只要两万贯钱，就把那批琉璃器皿卖给我了？”

“秦国公猜得分毫不差。”

郭业想了一下，摇了摇头，道：“不对，你说的还是有问题。”

“什么问题？”

“在我要买你的玻璃器皿时，你为何不实话实说，而是任由我们误会？十万贯钱资助你开玻璃工坊，我们三人之中任何一个都可以办到的。”

“我这实在是被坑怕了，我在波斯的那个合伙人，也就是我之前的主人，原来对我许诺的挺好，结果到最后，还不是翻脸不认人了？”

“那你为何现在又来求到了我的府上？”

“一来，没有十万贯钱，这个玻璃工坊就开不起来，在下想要一个玻璃工坊，就必须找一个人合伙。”

“那为何选择了我郭业？”

邓启斌道：“想当初在梁少爷的府上，你们三位虽然对我的不合理要求，十分不满，甚至出言威胁。但还是谨守底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没有动武。这就让在下意识到，你们三位都是好人。”

“知道我们是好人，想当初我问你有什么难言之隐，你什么不说？”

“那就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还怕那是你们那是故作仁慈，想放长线钓大鱼。后来我搬出了梁府，一直到过了半个月，都没人找我的麻烦，这才相信你们真的对我别无所求。”

郭业道：“看来这还真是好人有好报了！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邓启斌道：“只要您同意借给我十万贯钱开办玻璃工坊，五年之后，我愿意拿出一千万贯钱来还给您！”

郭业摇了摇头，道：“这个办法不好，我不能同意！”

“为什么？您是担心在下会赖账？”

“那倒不是，我乃大唐高官。只要你还在我大唐讨生活，就不可能赖掉郭某人的债务，这点信心我还有有的。”

邓洋人脸色一变，道：“事先声明，吃一堑长一智，在下绝不接受入股的协议。”

郭业微微一笑，道：“话别说得那么绝对！事实上这个入股的协议，您是接受也得接受，不接受也得接受！”

## 第1767章股份之争

说完了这句话，郭业微微一摆手，道：“你别误会，我这可不是要强逼着要入股玻璃工坊。”

“那您的意思是？”

“事实上，必须如此，您的玻璃工坊才能开下去。要不然，别说五年还我一千万贯了，恐怕要不了了一年，你那个玻璃工坊就得倒闭。我借给你的十万贯钱，也得打了水漂。”

“那是为何？天子脚下，首善之地，没有了您的入股，难道会有人来敲诈勒索？”

“你看，你又想歪了。我来问你，你制造玻璃器皿，可有十倍之利？”

“那哪能呢，一贯钱投下去，能有三倍的收益就不错了。”

“不行！完全不行！”郭业连连摇头，道：“原来我可是让你看了几千件我们大唐的琉璃器皿了。你说这些琉璃器皿能不能对你那些玻璃器皿，构成威胁？”

“当然会了，本质上他们就是一样东西，只是制作方法略有不同。不过，二者的售价相差无几，在下只取两倍的利，想必能让我的玻璃器皿大行于世。”

郭业苦笑道：“别说两倍的利了，再过些日子，恐怕你就是用成本价，都卖不出去。”

“此言当真？您说这话有何依据？”

“此事说来话长，你可知道，想当初我为何一定要购买你的玻璃器皿……”

然后，郭业就把五大士族已经掌握了廉价琉璃器皿的制作技术，并且打算利用这种技术为手段，广开钱庄，用来打击长乐坊大钱庄的事情说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现在你明白了吧，现在五大士族根本就不把琉璃器皿当作赚钱的工具，而是当成了打击我郭业的手段。要是有了竞争对手，他们为了打击我，甚至会把价格降到成本线之下。”

他稍微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而且，据我估计，他们的成本应该要比你低上不少。单单十万贯钱，你坚持不了多长时间的。你我现在是合则两利，分则两害。”

邓启斌眉头紧锁，道：“此言当真？”

“你要是不信任我，还会来找我合作吗？”

善财难舍，邓启斌还是不肯松口，道：“此事关系重大，要不要允许您入股，在下还要考虑一下。”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时间可不等人。这样吧，你要是实在有顾虑，我还有另外一个合作计划。”

“什么计划？”

“我先借给你十万贯钱，你把玻璃工坊开起来。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力生产玻璃器皿。到时候你无论生产多少，我都会以市面上的价格全部买入。您自负盈亏。”

邓启斌道：“那假如玻璃工坊持续亏损，在下经营不下去了呢？”



“到了那时候，我就会要求入股。不过到时候能给您保留多少股份，可就不好说了。两个方案，您人选其一吧。”

邓启斌想了一下，说道：“我选择第一个计划。但不知这股份如何分配？”

郭业道：“不用你出一分钱，我给您三成的干股。假如玻璃工坊每年赚的钱不到十万贯，或者说赔钱了，您就干领三万贯钱。相反地，要是玻璃工坊赚的钱超过十万贯了，您该领多少就领多少。”

这个条件，可以说是无比的优厚了，邓启斌于是就点头同意。

郭业大喜，道：“跟我合作，是您最明智的决定。我不光能够提供给您巨额的资金支持，还可以提供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你们要是懂如何制作琉璃，还用得着分给我三成干股？”

郭业微微一笑，道：“那个如意杯您已经见了。我想告诉您的是，这个如意杯实际上不是一件，而是成千上万件。”

“你越说我还越糊涂了。”

“呃……事情是这样的……”

很显然，要想彻底打败五大土族的这次进攻，就必须制造出成本远较琉璃器皿低的玻璃器皿。

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除了巨额的资金支持外，光靠邓启斌进行技术改进是不行的。郭业必须对他提供帮助。

虽然不能直接帮他改造工艺，但是基本的化学和物理知识郭业还是有的。别的不说，单单一个元素周期表，在这年头就属于大杀器了。

有了这些理论的指导，想必能让邓洋人少走很多弯路。郭业懂理论，邓启斌懂实践，二者的结合，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让他相信，自己所说的就是真理。

无奈之下，郭业不得不又抛出了太上老君传法的理论，告诉他一切都出于天授。

邓洋人听完了，不由得目瞪口呆，道：“你的意思是，你的这些学识，都是来自邪神？正是有了邪神的帮助你才取得了如今的成就？”

“什么邪神？太上老君乃我华下正神，当今皇帝的先祖。你再污蔑他老人家，就是天可汗也保不了你！”

在信仰的问题上，邓启斌毫不退让，道：“除上帝之外，皆为邪神。不过……”

他缓和了一下口气，道：“只要不是背叛祖国，为了金子，我愿意与邪神做交易！”

郭业可没心思纠正他的三观，道：“这么说，你都相信我说的真的了？”

邓洋人狡黠地一笑，道：“我这人最大的可利用之处，就是掌握了制作玻璃的技术。现在我都已经答应和您合伙开办玻璃工坊了，实在想不出您堂堂的公爵，有什么理由骗我。”

“算你聪明，那咱们就开始吧……”

然后，郭业就想到哪就讲到哪，把自己那些支离破碎的化学和物理知识倾囊相授。

虽然他自己觉得支离破碎，但是对于邓启斌来说，就是完整无比的理论

了，听完了不由喜得抓耳挠腮。

他说道：“公爵大人，您真是太伟大了！您信奉的邪神也太伟大了！有了这些知识，我有信心把玻璃的制作成本最少降低三成。我们发财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得要做实验了！咱们这就开始吧！”

“别急，本官公务繁忙，开办琉璃工坊的具体事情，恐怕还要你那两位救命恩人负责。”

“他们啊，我们之间有点小小的误会，您看是不是……”

“没关系，本官自会为你说项。”

把柴令文和梁叔宇找来，郭业把事情经过和他们说了一遍。然后又宣布，这个琉璃工坊并不是自己独吞。而准备是以长乐坊大钱庄的名义入股。

不仅柴梁二人，就是远在扶馀的鱼暖暖也有份。

最后他说道：“启斌先生是一朝怕蛇咬，十年怕井绳。虽然之前的所为有不妥之处，但总的来说还是情有可原。给小弟一个面子，还是不要和他计较了。”

柴令文道：“说起来邓洋人先是被卖做奴隶，又被自己的主人背叛，也真够可怜的。我们哥俩大人有大量，可以不和他一般见识。不过这个玻璃工坊……”

梁二少补充道：“这个玻璃工坊，太过贵重了。我们二人又帮不上什么忙，就凭白得了这么多股份，实在是受之有愧！”

郭业摇了摇头，道：“你们这么想就错了，玻璃坊的人手，场地，乃至原材料的采购，哪样能少得了二位的支持？怎么能说帮不上什么忙呢？这些股份是你们应得的。”

“可是……”

郭业脸一沉，道：“没什么可是的，咱们相交这么多年，我郭业的为人你们还不够了解吗？拿我当兄弟的话，就少说废话。”

柴令文和梁二少对视了一眼，齐声道：“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郭业笑道：“这就对了，那筹建玻璃工坊的事情，就拜托两位哥哥了。”

“慢！”柴令文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道：“依我之见，现在问题的关键，可不在于筹建玻璃工坊……”

## 第1768章花露水

“五大士族的琉璃器皿，在几个月之后，就要大量出货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些琉璃器皿更加重要？”郭业不解地问道。

柴令文道：“秦国公，想当初我听你说过的，这次是勋国公张亮和陇西李氏的族长李泉一起，来向您下战书，说要用廉价的琉璃器皿，攻击我们的长乐坊大钱庄。”

“对，确有此事。”

“您就不觉得奇怪吗？勋国公张亮，一直替陛下掌管不良人，习惯于在暗中算计别人。这次为何大张旗鼓，主动邀战？他悄悄地备下大批的琉璃器皿，到时候对咱们发动突然袭击，岂不是更好？”

“呃……我认为是五大士族，被我没收了大量廉价的琉璃器皿，一时怒急攻心，才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柴兄又怎么看？”

“愚兄却并不这么认为。将不因怒而兴兵，张亮要是连这个道理都不懂，陛下怎么可能把不良人交给他那么多年？再说了，这时间上也对不上啊！”

柴令文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他上门的时间，距离陛下下旨的时间，都过去一个多月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够他理智下来？”

郭业当然可以辩解，李二陛下下了没收琉璃器皿的旨意之后，又准了魏征和孔颖达的辞呈。一时间，郭业和李二陛下的名声都臭了大街。

张亮见此状况，肯定会高兴得在一边看笑话呢？又怎么可能怒极攻心？也就是后来，尘埃落定，眼见琉璃器皿也没了，郭业也顺利过关，他这才急了眼。

不过现在不是做口舌之争的时候，郭业也想听听柴令文的看法，道：“那您的意思是……”

“我认为，张亮这一招叫做打草惊蛇。”

“打草惊蛇，这话又怎么讲？”

“想当初，您用缓兵之计，拖了五大士族两年的时间，时至今日，那个缓兵之计的效果还在。张亮还是怕他制作出大量的琉璃器皿之后，您又拿出了更便宜、质量更好的玻璃器皿。”

郭业一听就明白了，道：“所以，他就故意对我下战书。然后再派人严密监视我，根据我的反映，再调整生产计划？不错，不错，你这个猜想，恐怕比我的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就是这个意思。要是您毫无动静，那没说的，他就会大量生产琉璃制品。相反，假如您马上开办了玻璃工坊，恐怕他就会缩回去了。”

梁二少道：“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咱们这个玻璃工坊，要不要保密。换言之，咱们是希望五大士族制作很多琉璃器皿和咱们竞争呢，还是希望他们知难而退！”

郭业道：“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这一次他们缩回去了，指不定又整出什么幺蛾子出来。咱们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狠狠地教训一下五大士族！不过……”

他叹了一口气，道：“可惜的是，咱们玻璃器皿的生产成本，比起五大士族来，还要高出不少。这下子一开战，可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要是能晚几个月，等咱们的成本降低一些，再开战就好了。”

柴令文摇了摇头，道：“秦国公，你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了。又要让五大士族不敢贸然和咱们商战，又要他们放心大胆的制作琉璃，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梁二少想了一下，道：“倒也不是完全不可能。这就和咱们买东西，要求物美价廉一样，关键是这个度如何把握。”

郭业道：“这个问题，大家都回去想想再做定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玻璃工坊建起来，而不被张亮的人发现。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咱们就立于不败之地。唯一的差别，就是能给敌人造成多大损失。”

柴令文道：“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可有把握？”

柴令文傲然道：“要是我这么点事情都办不好，还有什么面目拿你的股份？您就瞧好吧！”

“那就拜托柴兄了。”

.....

.....

事情发展到现在，建造玻璃工坊的事情就算是告一段落。至于能不能再拖延几个月的时间，对于郭业来讲，也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长乐坊大钱庄发展了这么多年，家底厚实，就算刚开始赔钱赚吆喝，也完全支持得住。

郭业的心情一放松，色心又起，来到了杨凤怡的小院之内。

自从回到大唐之后，一方面诸事繁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安抚原来家中的一妻二妾，攻略杨凤怡的进度已经完全停止。直到现在，二人也没有夫妻之实。

郭业一进小院之内，就听到了一阵银铃般的笑声传来。这个声音他太熟悉了，正是善花公主的声音。

郭小哥心里一翻个，暗暗想道，该不会是我没把杨凤怡攻略成功，她先把善花公主给攻略了吧。

推开门一看，两位佳人笑颜如花，神态亲密地坐在一起。

杨凤怡见了郭业也是一愣，道：“夫君大人，到底是什么风把您吹来了？也真难为您，还记得我。”

郭业嬉皮笑脸地说道：“记得，怎么会不记得？不过最近公务繁忙，才一直没来看你，这就向你赔罪了。”

“公务繁忙？可是善花妹妹那边可没见你少去！”

善花公主脸一红，道：“凤怡姐，您瞎说什么呢！”

“善花妹妹别生气，我是说咱们的夫君大人有偏有向，可不是有意针对你。”

郭业知道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法争论，转移话题道：“你们刚才在讨论什么，说得那么开心？”

杨凤怡横了他一眼，道：“我们姐妹，在谈论一些女孩子家的悄悄话，夫君大人你就别掺和了。”

善花公主见郭业被杨凤怡堵得说不出话来，心中不忍。

她说道：“也不是什么私密话题。刚才我们说到，现在都八月底了，怎么蚊子还这么猖狂？一不留神，就会把蚊子咬上好几个包。凤怡姐就取笑我

说，那是因为我太香了，连蚊子都想咬一口。”

“那你怎么回答？”

“我说，要是那样的话，凤怡姐更香，岂不会被蚊子给吃了？嘻嘻！”

这有什么好笑的？女人真是令男人难以理解的生物。

郭业勉强陪笑了两声，然后说道：“这就叫做秋后的蚊子猛如虎，没什么好办法，也只能多烧点艾草了！”

善花公主一皱眉，道：“人家闻不惯那个味道。在新罗的时候虽然也有蚊子，但是可没有长安的这么利害，忍一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在长安，这个秋天还真难过。”

“那就撒点花露水。”

“花露水？那是什么东西？”

郭业这才想到，在大唐年间，花露水还不存在。他解释道：“简单的说，就是用烈酒把鲜花中的精华萃取出来。香味浓烈，可以驱赶蚊虫。”

“听起来还真不错，那就试试吧。夫君，您口中的这个花露水，到底哪个铺子有卖的？”

“呃……此物产于极西之地，好像在大唐还真没地方在卖。”

杨凤怡一翻白眼，道：“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

善花公主对于郭业却比杨凤怡了解的多，她知道自己的这位夫君，有很多奇思妙想，都推说是极西之地而来，也不知到底是真是假。

她说道：“夫君，这个制作花露水的法子，您知道不知道？”

男人怎么能在女人面前说不行？郭业打肿脸充胖子，道：“只能说是略知一二。”

“那就请夫君把方子写下来，妾身试着做一下。”

郭业哪里记得花露水的配方？只得出言推脱道：“恐怕不行，单是烈酒一项，咱们现在的酒就达不到要求。”

善花公主道：“也不必做得和极西之地完全一样，差不多就行了。您还是把方子写下来吧。妾身左右也是无聊，没准真能做出来呢。”

“这个么……”

正在郭业不知如何回答之际，有个小丫鬟跑了进来，道：“秦国公，有客人求见！”

“什么客人？”

“她说……她说她是您还没过门的小妾……”

## 第1769章故人相见

小丫鬟这话一出口，屋内的气氛顿时凝重起来。

善花公主的眼圈一红，道：“夫君，你又在外面沾花惹草了？你还记不记得，想当初答应过善花什么？”

杨凤怡也是娇哼一声，道：“花心大萝卜！什么公务繁忙？我看是猎艳繁忙！善花妹妹，这次可不能轻饶了他”

郭业赶紧解释道：“善花妹妹，你要相信我，自从新罗回来之后，我可从来没招惹过什么外面的女人。”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您还死鸭子嘴硬，有意思吗？难道您想始乱终弃？”

“我怎么可能那样的人？不对，我压根就没乱，谈什么始乱终弃？！”

“那你怎么解释这两个自动上门的女人？”

“呃……也许……可能……大概是有人冒认官亲！对，冒认官亲。你们是不知不知道，现在的人啊……世风日下，道德不古……”

杨凤怡道：“您这个解释可不怎么高明。冒认官亲，那也得是冒认许久未曾谋面的亲戚。没听说过有冒认小妾的。你难道连自己的小妾都认不出？骗子有那么笨吗？”

“说得也是。要不我出去一下，看看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善花公主道：“不必出去了，您要是心里没鬼，就在这里见她。妾身倒是想看看，这位新妹妹，到底是怎样的倾国倾城。”

“那好吧……”郭业扭头吩咐道：“你把那个自称是我小妾的女人，带到这来。”

“是！”

不一会儿功夫，小丫鬟就把人带了进来。

出乎众人预料的是，来的人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明眸皓齿、光艳照人的美少女，另外一个却是妩媚而又干练的美少妇。

两个女子见了郭业，盈盈拜倒，异口同声地说道：“参见夫君！”

郭业见了她们，也有点傻眼。这两个女子，他当然认识。一个就是在历史上成为一代女皇的武媚娘。而另外一个，则是被岳青山硬塞过来的女侠席碧竹。

这两个女人都和自己有婚约在身。

想当初，郭业回益州查办天福和尚一案，阴差阳错之下收了二女为妾。因为担心以武媚娘的性子，会把自己弄的家宅不宁。

于是，郭业就以丁忧期间不能完婚为理由，把武媚娘打发回家，还定下了三年之约。

又因为武媚娘和家人不和。为了保护武媚娘，把女侠席碧竹排派到了她的身边。

时间过的真快，一恍惚，两年就过去了。郭业都把这件事逐渐淡忘了，没想到现在，两位佳人竟然找上门来。

他赶紧道：“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坐，快坐吧。”

杨凤怡和善花公主对视一眼，道：“夫君大人，妾身觉得，您是不是欠我们一个解释？这就是所谓的冒认官亲？”

郭业还没说话呢，武媚娘却福了一下身子，道：“这位姐姐就是杨凤怡吧，妹妹武媚娘这厢有礼了。”

杨凤怡赶紧闪了开去，道：“你叫武媚娘？你和秦国公是什么关系？”

“您又何必明知故问？媚娘和您一样，乃是秦国公的小妾。”

杨凤怡生硬地说道：“你们什么时候有的婚约，我怎么不知道？”

武媚娘微微一笑，道：“杨姐姐，说句也许您不爱听的话，做小妾呢，就要有着小妾的自知之明。夫君什么时候要纳妾，要纳谁为妾，最多也就是会和主母商量，做小妾可管不着。”

杨凤怡咬着牙说道：“夫君大人，您又怎么说？”

郭业装作没听懂杨凤怡话里的意思，道：“误会！都是误会！武媚娘乃是应国公武士彧的女儿，就在两年前……”

“我没问你那个！”杨凤怡可是真生气了，道：“你纳妾，我到底管不管得着？”

“管得着！当然管得着！怎么会管不着呢？媚娘还小，口无遮拦，你别和她一般见识。”

武媚娘还要再说，郭业狠狠地瞪了她一眼。一代女皇毕竟还没长成，不敢继续分辩，委委屈屈得站在那里，泫然欲泣。

郭业快刀斩乱麻，对领路的小丫鬟道：“你把这两个人带去客厅。”

“是！”

小丫鬟把武媚娘领走之后，郭业赔尽了小心，也没把善花公主和杨凤怡安抚好。无奈之下，郭业只得把武媚娘的身世讲了一遍。

平心而论，武媚娘的身世也真够可怜的。父母双亡，家中的哥哥对她也很不好。可以说，现如今，除了郭业之外，她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人了。

二女听完了感同身受，眼泪扑簌簌得往下掉，这才不计较她刚才的无理。

等好不容易搞定了杨凤怡和善花公主，郭业的额头上已经急出了一头的冷汗。

他心中暗想，初次见面就闹了这么一场风波，要是把武媚娘娶进来，这家里还不得闹翻了天啊？不行！千万不能真的把她娶了！

不过……两年不见，这小妮子长得越来越勾人了！国色天香、倾国倾城，用在她身上，不是一个形容词，而只是陈述了一个事实。

把如此佳人放弃了，是不是太可惜了一点？

要不，把她娶了，然后安置在别的地方，不让她进秦国公府？这是不是太一厢情愿了一点，武媚娘能同意吗？

怀着矛盾的心情，郭业来到了客厅之内。

武媚娘一见郭业，就扑了上来，抱着郭业哭了个稀里哗啦！

美人垂泪，我见犹怜！

郭业最见不得女人哭了，顿时心中的百炼钢尽数化为了绕指柔。

他安慰道：“别哭，别哭，有话好好说。刚才是我不好，不该对你发脾气。对不起了，我向你道歉！”

他不说这话还好，说完了这话，武媚娘哭得更厉害了。就连席碧竹都被她带地抽泣起来。

郭业见这不是个事儿，挥挥手把客厅里面伺候的人都赶出去。然后，他也不再劝，只是默默地替武媚娘擦去脸上的泪水。

良久，佳人才止住了悲声，道：“妾身刚才说的没错！是杨姐姐错了！她本来就不该干涉夫君的纳妾之事。”

武媚娘此语说得倒是没错，不过，这话要是出自别人之口还没什么，从她的口中说出来，郭业只觉得无比的怪异。

在历史上，这个奇女子做李二陛下小妾的时候，可是勾搭上了皇子李治。给李二陛下带了一顶大大的绿帽子。

在做李治小妾的时候，又亲手掐死了自己的女儿，嫁祸王皇后。

这两桩事情，有哪件是和小妾谨守本分沾边了？

这到底是她严以待人、宽以待己呢，还是说……她现在没有了后来的惨痛经历，三观尚属正常？

武媚娘见郭业发愣，道：“夫君，你说话呀！”

“阿……对……你说得很对。不过，这世上之事，其实不是道理对就行得通的。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又有句话说，家和万事兴……”

趁着武媚娘还未黑化，郭业赶紧灌输了一通后宫要和谐、同姐妹们要搞好关系的大道理。

不过效果嘛，真不咋样。

武媚娘刚开始还认真听，过了一会儿，上下眼皮就直打架。郭业见此状况，也就不再自找没趣了。

他轻轻咳嗽一声，道：“媚娘，你今天来找我，究竟有什么事？”



## 第1770章媚娘逼婚

郭业这话一出口，武媚娘就又是眼圈一红，道：“妾身还以为夫君不要我们了……”

“那怎么会呢？你们真是多虑了！”

席碧竹也麻着胆子，埋怨道：“想当初您说母丧期间不能娶亲，所以才让武妹妹回娘家，还说什么三年之后再成亲。结果呢？”

她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没到两年，您就从新罗纳了五个小妾，还和新罗的善德女王不清不白的。这让我们姐妹俩怎么想？”

“呃……我这可不是故意欺骗你们。母丧期间确实不能娶亲纳妾。不过呢，我此次出使新罗，可是奉了陛下的旨意，他让我设法取得新罗善德女王的好感……”

郭业的声音越来越低，到了后面，他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事实上，这事他还真不占理。

郭业此次出使新罗，没错，是奉旨泡妞。但是人家李二陛下让他泡的是新罗女王金德曼，和旁人可没有什么关系。

御史言官之所以没抓他的这个小辫子，首先是因为，他乃皇帝私生子的谣言太盛，大部分人都信以为真。和陛下谈郭业丁忧的事情，那不是给陛下添堵吗？

其次呢，是这事可大可小。丁忧纳妾的事情，郭业以前又不是没干过。现在郭业圣眷正隆，即便受了弹劾，也未必会有什么实际上的惩罚。

还有一点，就是郭业被李二陛下夺情起复了。到底能不能纳妾，还真是属于灰色地带。强辩的话，郭业也完全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这些理由，在武媚娘面前，都解释不通。

武媚娘见郭业那副尴尬的样子，也就不再难为他了，道：“过去的事情，就不再提了。事到如今，媚娘就问您一句话。现在您还愿意不愿意和媚娘共结连理？”

“愿意，当然愿意了。怎么会不愿意呢？”

“那好，就请您这几日内，到应国公府求亲吧！”

武媚娘这话一出口，就把郭业吓得一激灵，道：“求……求亲？”

“怎么？您不愿意？刚才您还说愿意娶媚娘呢，这话言犹在耳，怎么又要反悔了？”

郭业推脱道：“不是，我当然不是反悔，只是这件事也太突然了一点。这个求亲啊，乃是一件大事。虽然咱们不用三媒六证，但也不可草率，还得从长计议。”

武媚娘摇了摇头，道：“媚娘可不是催您，实在是这事已经等不及了。您要是再不去求亲，媚娘恐怕就要嫁给别人了。”

“别人？”郭业心中一动，道：“最近宫里有选秀女？”

武媚娘大惑不解，道：“选秀女？关选秀女什么事？”

“呃……是我猜错了，你继续往下说。是谁那么大的胆子，竟敢抢我郭业的禁脔！”

席碧竹道：“这事还是我来说吧。媚娘妹妹的那几个哥哥，实在是太不是东西了。我和媚娘妹妹回去之后，他们不仅不给我们一文钱，就是我们吃的

米粮，也要自己去买。”

郭业道：“这也不算什么，我不是给了你们一笔钱么？足够你们两个人舒舒服服地生活几年了，咱们不贪图他们那仨瓜俩枣的。”

席碧竹恨恨地道：“不给我们供养也就算了，顶多让人以为他们是吝啬之徒。没想到的是，他们还都是色中的恶鬼。不仅觊觎奴家，就连自己的妹妹也不放过……”

“啊？以你的身手不会吃什么亏吧？”

“夫君还知道关心人家？您放心，他们都被我打跑了。我们姐妹俩都为您……守身如玉。”

说到最后几个字，席碧竹媚眼如丝，直勾勾地盯着郭业。那样子，既像是期待着郭业的夸奖，又像是在挑逗着男人的情绪。

武媚娘在争宠上的天赋颇高，见席碧竹这副样子，轻哼一声，道：“不过，到了现在，即便有碧竹姐姐在，也不管用了。”

“怎么了？”

“媚娘今年已经十六岁了，早就过了应该嫁人的年纪。我那几位哥哥见占不到媚娘的便宜，就准备把媚娘给卖了。”

“卖了？不会吧？你可是应国公的亲生女儿，他们怎么可能有那么大的胆子？”

武媚娘道：“自从父亲大人去世之后，家里就是他们说了算，有什么不敢的？当然，要说卖也不准确，他们放出话去，谁给的聘礼高，就要把妾身嫁给谁。”

席碧竹道：“不仅如此，他们还说，要奴家做媚娘妹妹的陪嫁。娶一个千金小姐，送一个俏丫鬟。买一送一，如今长安城都嚷嚷动了。恐怕要不了几日，媚娘妹妹的亲事，就要尘埃落定。”

武媚娘幽幽一叹，道：“女子要讲究三从四德。如今媚娘的父亲早亡，长兄为父。他要把媚娘嫁出去，媚娘也没有理由抗命。”

武媚娘继续说道：“因为您当时说过，母丧期间不可纳妾，所以，妾身也不敢公开宣布和您的婚约，怕给您惹来麻烦。现在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不得已才主动来见您。”

席碧竹道：“所以，您还是赶紧去应国公府求亲吧！”

郭业此时还真是左右为难。

不去应国公府求亲吧，如此佳人，日后的一代女皇就要嫁给别人。对于这个结果，他还真不甘心。

去英国公府求婚吧，那他和武媚娘的亲事就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情了。以武媚娘现在的处境，恐怕几个月后，就要把她娶回家中。

对于能不能降服武媚娘，能不能保住家宅平安，郭业可是一点信心也没有。

兜兜转转，又回到了原来的老路上，能不能既娶了武媚娘，又不把她纳入府中呢？

郭业心思急转，忽然他的脑中灵光一现，有了！

他说道：“媚娘，我问你一个问题。”

“夫君请说。”

“你是愿意以国公之女的身份为委委屈屈的做一个小妾呢，还是做一个风

风光光的正妻？”

武媚娘可不吃他这一套，道：“妾身愿意做小妾！”

“呃……”这一句话就把郭业想好的说辞，堵得说不出来，只得道：“为什么？”

“这也不是明摆着吗？善花姐姐以公主至尊，还得给您做小妾，我武媚娘何德何能，要位居她之上？再说了，媚娘再自大，也不会认为有能力让您停妻另娶，所以……”

武媚娘叹了一口气，道：“所以，妾身要是选择做正妻，恐怕就会被您指给别人了。妾身要嫁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宁愿给您做妾，也不愿意做一个庸碌之人的正妻。”

郭业道：“你猜得对了一半，也错了一半。”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所说的正妻，还真的是我本人的正妻。不过呢，当然，你对外不能以秦国公夫人的名义行事。”

“您越说我还越糊涂了。”

“此事说来话长……”

郭业先是把自己和五大士族的恩怨，对武媚娘说了一遍。后来，又谈到了琉璃器皿与玻璃器皿之争。

整件事情错综复杂，郭业水都没喝一口，足足说了将近一个时辰。武媚娘对此，倒是听得津津有味。

不过听完了，她疑惑得问道：“夫君，您和妾身说这些，说明您对妾身十分信任，妾身自然是感激之至。不过……这和迎娶妾身有什么关系？”

郭业道：“因为，在我和五大士族的斗争之中，需要媚娘你起到关键的作用！”

## 第1771章香水女王

武媚娘现在可没有一代女皇的威风，疑惑地问道：“媚娘只是一个弱女子，这种事情也能帮上忙？”

“你当然能帮上忙了，实际上，这个差使还真非你莫属！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要想一个好办法，既让五大土族有所顾忌，又能放心大胆地制作琉璃器皿。”

“对，您不是说当时没想到什么好办法吗？”

“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郭业道：“事实上，现在我已经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到底是什么主意？”

“这个主意就是，我们制造另外一种新奇的，能大行于世的物品。有这个物品做幌子，就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解释道：“因为我们这个物品不是琉璃，所以，五大土族就不用担心我们会对他们的琉璃生意进行狙击。”

武媚娘接话道：“同时，因为我们有了和琉璃一样奇货可居的商品，就能让五大土族不敢贸然对我们的长乐坊大钱庄发动攻击。”

“媚娘冰雪聪明，说得完全正确。”

武媚娘眉头紧蹙，道：“可是，要在短时间内制作出符合要求的物品，实在太难了。”

“难度当然是有的。不过也不是完全不可能。事实上，我已经有了一定的思路了。”

“那是什么东西？”

“花露水！”

不待武媚娘提问，郭业又把什么是花露水，对武媚娘解释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花露水生意赚的钱财，未必会比琉璃生意少。有此物在手，足以应付五大土族了。”

“可是，现在中秋都过了很久了。等咱们的花露水制作出来，蚊虫早已经绝迹，还会有人购买吗？”

“这个问题么……”郭业想了一下，道：“没有关系，到时候咱们就不卖花露水，卖香水！”

“香水？”

“其实跟花露水差不多，只不过香水之中含的鲜花精华多一些。洒在美人身上，香味经久不散。”

武媚娘点了点头，道：“这个香水听起来，可比花露水的销路大得多。那媚娘在其中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你就替我负责香水的生意，从今以后，你就是咱们的大唐的香水女王了！哈哈！”

武媚娘却没有郭业想象中那么高兴，她的神色一暗，道：“这件事的代价，是不是媚娘就不能嫁入秦国公府了？”

郭业道：“你也知道，香水生意，主要做的就是女人的生意。所以，掌管这桩生意的最好是一个女子。我想来想去，认识的女子之中，也只有媚娘能担此重任了。”

他叹了口气，继续道：“不过，秦国公的小妾，抛头露面做生意，成何体统？所以，我的打算是，我打算以秦国手下的身份，和你成亲。然后，再把香水生意交给你管理。”

“这……能不能容妾身考虑一下。”

见武媚娘犹豫不决，郭业继续劝说道：“这个生意，恐怕能牵涉到数千万贯的钱财。我答应你，以后我们两个的孩子，可以完全继承这门生意。”

郭业这么一说，武媚娘还真动心了。别看秦国公家大业大，但是他老婆还多呢。现在家里的妻妾就有八个，再加上武媚娘和席碧竹就有十个了。

现在他还没三十岁，再过个十年二十年，说不定会有多少妻妾呢。妻妾多，相应的子女也就多。到时候家产一分，每个人也未必能分到多少。

如果能全额继承这份香水生意，那显然得到的钱财，就远比应得之份为多。足够对她的补偿了。

武媚娘点了点头，道：“此言当真？”

“我可以对天发誓。”

“那倒不用，夫君有这份心，媚娘就满足了。说实在的，要不是为了助您一臂之力，妾身宁愿嫁入秦国公府，为您素数调羹。”

“那就委屈媚娘了！”

说服了武媚娘，郭业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尽管香水的制作，还八字都还没一撇呢，但是郭业并不着急，说白了，这件事也是一个幌子，用来吊住武媚娘罢了。

能在短时间内制作出来当然是最好，制作不出来也没关系。几个月不行就一年，一年不成就几年，发明香水的难度可比制作玻璃低多了，总有成功的一天。

郭业家大业大，反正亏得起。

当然，总体上讲，郭业对武媚娘还是有着强烈的信心的。从迷信的角度来说，在大唐，武媚娘是有大气运之人，就应该无往而不利。

人家皇帝都能当，做一个香水女王还不是手到擒来？

席碧竹听完了他的对话，道：“夫君，那妾身我呢？”

“你？你先继续保护媚娘。等我和媚娘成亲之后，你愿意嫁入秦国公府我就纳你为妾，愿意和媚娘一样，做一门生意也行。”

席碧竹知道以自己的身份和姿色，不可能得到郭业多少的宠爱。对武媚娘的结果却是颇为羡慕，道：“您还有价值几千万贯的生意？”

日！

这妮子的胃口还真不小，一开口就是几千万贯。

不过想想也不怪人家，大家都是小妾。武媚娘有的，人家凭什么不能有？

郭业只得道：“具体给你什么生意我还没想好，不过我可以向你保证，这门生意不在一千万贯一下。”

“多谢夫君！”

武媚娘道：“那提亲的事儿……”

“我明天就乔装改扮，去应国公府提亲！不就是比钱财吗？在大唐，谁还能比我钱多？小事一桩，媚娘你尽管放心！”

郭业打算的挺好，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第二天，他刚要前往应国公府

提亲，席碧竹却给他送来了一个不太好消息和一张请帖。

现在提亲的条件又有所变化。拿到请帖之人，可以参加后天晚上在应国公府的一场宴会。她到底嫁给谁，就在宴会上决定。

郭业听完了，不由得骂了一声禽兽。武媚娘的哥哥们，简直是完全不要脸了，这是把自己的亲妹妹当场拍卖的节奏呀！

不过事实证明，他还是太甜了！

.....

.....

应国公府，餐厅。

五个人团团围坐，推杯换盏，开怀畅饮。

他们分别是，武媚娘的两个亲哥哥，武元庆和武元爽，两个堂哥武怀运和武惟良。另外，还有一个名叫胡巴亥的波斯商人。

胡巴亥此时已经喝得醉眼迷离，道：“我说几位，有那么麻烦吗？还搞什么宴会，直接把你妹妹嫁给我不就得了！”

武元庆苦笑道：“哪有那么简单？我们应国公府怎么说也是大唐豪门之一，把妹妹嫁给一个胡商，没有过得去的理由怎么成？”

武元爽道：“胡大哥您别担心，这就是走个过场，反正到时候您无论出了多少聘礼，我们都会还给您的。只要您别忘记了答应我们的事就行了。”

“你是说由我拔得头筹之后，再分给你们喝喝汤？”

“可不只喝汤那么简单。按照大唐律令，蕃商可以娶汉女，但是不可以把汉女带回国。您要是回国之后，我们这妹妹，您可得还给我们。”

“没问题！妻子如衣服，朋友如手足！武媚娘，我愿意与众位共享之！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胡巴亥打了个酒嗝，道：“你们几个还真奇怪，武媚娘的确长得倾国倾城，但那是你们的亲妹妹呀，你们也下得去手？反正要是我，是不会对自己的妹妹有兴趣的。”

武怀运道：“你这个胡人懂什么？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我们玩的就是这个调调。”

武惟良道：“可恨那个贱人身边的丫鬟太厉害了，让我们哥几个无法达成所愿。不过，入洞房她总不能跟着吧？只要有了第一次，难道还愁第二次，第三次？”

胡巴亥道：“说实话，那个丫鬟也真是别有一番风韵！到时候收服了武媚娘，想必她也逃不出咱们哥几个的手心！到时候一床两好，岂不是人生快事？哈哈！”

武元庆道：“你们也别高兴的太早，那个贱人今天可是向我要了一张请帖。说不定有人会在宴会上整出什么幺蛾子来。咱们可要早作准备。”

武元爽道：“大哥尽请放心，小弟早有安排，务必会让胡兄得胜！”

## 第1772章虎假虎威

时辰已到，郭业又请杨凤怡施展了易容妙手，变换了一副模样。然后就带了空空儿、精儿以及吸血道人秦英，安步当车，直奔应国公府。

吾家有女初长成，长在深闺人未识。那说的是杨玉环。武媚娘可不符合这个状况。

事实上，在武家兄弟的宣扬下，武媚娘早已经艳名远播好几年了，有长安第一美女之称。

在历史上，李二陛下就是听说了武媚娘“仪容举止美”，这才把她纳入后宫的。

当然，武媚娘的姿色，也确实对得起这个称号。

今天这场宴会，也不是什么秘密。武家兄弟大发请帖，要为妹妹招婿的消息，早已经传遍了长安。接到请帖之人，也是大有人在。

此时，应国公府门之前，早已是车水马龙，热闹之极。武元庆站在门口，迎接众位贵宾。

郭业一使眼色，秦英就手持请帖，递了过去。

武元庆接过请帖一看，就是脸色一变，这封请帖是他亲手交给武媚娘的，他怎么会看不出来？

他对着郭业抱拳拱手，道：“这位仁兄看着眼生，不知从何处得来了这封请帖？”

郭业道：“在下姓郭名大宝，至于这张请帖么……却是媚娘亲手所赠！大舅哥，请受小弟一拜！”

“别！别！”武元庆往旁边一跳，道：“姓郭的，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谁是你的大舅哥？”

郭业微微一笑，略微提高了声音，道：“实不相瞒，在下和媚娘两情相悦，已经私定了终身！您不是我的大舅哥，谁是我的大舅哥？”

武元庆咬着牙，道：“私定终身？”

“不错，我们虽无夫妻之名，却已经有了夫妻之实！”

郭业虽然有钱，那也不能乱花。要是武媚娘和家里的关系很好，他倒是不介意多给点聘礼。

但是呢？武媚娘的几个哥哥禽兽不如，郭业就不愿意出这个冤枉钱了。

尽管他和武媚娘现在清清爽爽的，但是这并不妨碍他睁眼说瞎话，败坏一下武媚娘的名声，好减轻一下待会竞价的压力。

反正最后他要娶武媚娘为妻，武媚娘的名声好坏也没啥意义了。

不过，出于郭业意料之外的是，武元庆的脑瓜也真好使，他当即就借机发作，道：“好小子，竟敢信口雌黄，污蔑我妹妹的清白。来人！”

当时就从门后边冲出来了十几个壮汉，道：“在！公爷有吩咐？”

“给我把他打出去！”

“是！”

壮汉们呼啦啦往上闯，没想到，他们答应的干脆，倒下的更干脆！这些人哪是三大高手的对手？眨眼之间，就全被打翻在地。

武元庆怒道：“郭大宝，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应国公府门前撒野！识相的，赶紧滚蛋！要不然我一张帖子，把长安府的衙役找来，今天晚上你就得

在大牢里过了！”

郭业一撇嘴，道：“长安府的衙役？他们可不敢找郭某人的麻烦。你可知我郭大宝是什么人？”

“郭大宝？无名之辈，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我不要紧，听说过我的大哥就行了！”

“你大哥是谁？”

“大唐秦国公、礼部尚书、领军卫府大将军、不良人大统领、长安令，郭业郭子仪！”

武元庆当然知道郭业的名号，当即就脸色一变，道：“没听说秦国公有个兄弟啊？”

“我们是结义兄弟，你管的着吗？”

“那你又以何为证？”

郭业一指身后这几个人，道：“看见没有，这几个都是我大哥的贴身护卫，他们就可以给我作证。”

秦英等人一起向武元庆行礼，道：“秦国公府一等侍卫秦英（空空儿）（精精儿）参见应国公。”

作为郭业的贴身护卫，这三个人在长安城还真有不少人认得！

当即人群中就有人窃窃私语：“还真是秦国公的贴身护卫！这三个人我都见过。”

“我也认得，看来这个郭大宝，在秦国公面前还真受宠啊！”

“唉，人生的际遇，还真没法说。你看这个郭大宝，其貌不扬，也看不出有啥过人的才能，怎么就能攀上秦国公的高枝呢？秦国公的手稍微松一松，就够他几辈子吃用不尽了！”

到了现在，武元庆也有点傻眼。

别看秦国公和应国公，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内里的区别可太大了。

郭业的秦国公，那是凭真本事，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挣来的。而应国公呢，则主要是靠武士彠和李渊的交情得来，水分很大。

到了武元庆这一辈，那就更水了，完全是袭爵而来。

至于两人现在的权势，更是天差地别。郭业官居二品，兼职多多，每个兼职都大有实权。而武元庆呢，现在才是个没啥实权的宗正少卿，官居五品。

所以，武元庆怎么敢惹郭业不痛快？

别说是郭业的结拜兄弟了，哪怕是郭业的护卫秦英，武元庆也不敢轻易得罪呀！

他赶紧把秦英等人扶起，然后又对郭业道：“原来您真是秦国公的结拜兄弟，真是失敬失敬！”

郭业道：“那在下和令妹的婚事，还望大舅哥行个方便！”

“呃……这个问题么……”武元庆为难得说道：“您看，我们这帖子都撒出去了，总不能告诉大家人选就内定了吧？我想即便是秦国公亲至，也不至于得罪那么多人吧？”

见郭业面色不善，武元庆赶紧补充道：“不过，在下一定为您提供方便，争取能让您抱得美人归。能和秦国公的兄弟成亲，也是我们应国公府的荣幸。”



“好吧，头前带路！我把话放在这里，不给我郭大宝面子，就是不给我大哥面子！我倒要看看，在长安城，谁有那么大的胆子！”

“您里面请！”

郭业在门口闹了这么一出，竞争对手，马上就少了一多半。

毕竟武媚娘假如不是处子之身，又心有所属，对大家的吸引力就降低了很多。

再者，现如今，谁不知道秦国公乃是陛下的私生子，长安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很有可能登上皇位？为了一个女子，得罪秦国公的结拜兄弟，值得吗？

郭业随着武元庆进了客厅，又等了不到一个时辰，宾客基本上就算来齐了。

武元庆招呼一声，把大家带到了一个院子之内。只见红毡铺地，黄缎围墙，珍馐佳肴早已摆好，气死风的打灯笼挂满了四周，把整个院落照得如同白昼一般。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武元庆站起身来，高声道：“诸位，大家都是接了我武家的请帖而来，想必也都知道今天这场宴会的目的。不错，就是为了给我妹妹找一个如意郎君。”

“不过呢，今天来的青年才俊也太多了，还真是让人挑花了眼。所以呢，我就要出一个题目考验一下大家对我妹妹的诚意！”

有好事之人道：“到底什么题目？”

武元庆微微一笑，道：“这个诚意呢，当然就是聘礼的多寡！”

## 第1773章价高者得（1）

此话一出口，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尽管大家事前都听到了一些风声，但是没想到，武元庆竟然如此不要脸，会把这个条件如此赤裸裸地说出来。

谁出的聘礼多，谁的诚意就足。换言之，不就是价高者得吗？

应国公府这究竟是嫁女还是卖女？

郭业脸一沉，高声道：“武元庆，这个题目不大合适吧？聘礼的多寡，怎么能和诚意联系在一起？你们这是在挑乘龙快婿，还是在挑买家？你们这样做，可对得起老应国公武士彠的在天之灵？”

“那按照您的意思……出什么题目才能看得出众位的诚意呢？比琴棋书画，还是诗词歌赋？抑或是写几篇策论”

“诚意乃是发自于心，岂能通过比赛看出来？”

“哎呦，您这可难为我了。不通过比赛，难道干看就能看出来？有道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我武元庆可没那个能耐。”

郭业怒道：“难道因为看不出诚意来，就要比钱财的多寡？你这是强词夺理！”

武元庆不慌不忙地说，道：“郭兄还请稍安勿躁，您慢慢听我说。”

然后他冲着四下里拱了拱手，道：“诸位，想必有许多人，和这位郭兄一样，对于武某人的这个题目不以为然，认为我武元庆掉进钱眼里去了，只认钱财不认人。但是，武某人自有武某人的道理！”

有人道：“到底是什么道理？快说！快说！”

“今天来的人，都是接了我们武家的请帖而来。换言之，大家都是我们武家看好之人，我妹妹嫁了任何一人，都不算是辱没了她。”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道：“而我们这个以聘礼的多寡，决定诚意多少，仅限于接了请帖的诸位君子，可不是随便一个阿猫阿狗，仗着钱多，就能把我妹妹领走的。”

武元庆补充道：“换句话说，今天能参加这场宴会的，人品都没问题。在此基础上，我们再看钱财。大家说，我们武家这么做，到底有没有道理？”

郭业冷笑道：“任你舌灿莲花，说到底，还不是钱多者为胜？”

武元庆道：“郭兄你这么说不讲道理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既能给我妹妹找个如意郎君，又能多得一笔钱财，如此两全其美之事，我们武家为何不做？”

武元庆也说：“难道只有把我妹妹嫁给一个舍不得出钱的人，才算合了您的心意？哦，我明白了，您是不是囊中羞涩，出不起钱呀？哼哼，没钱你装什么大瓣蒜！”

很显然，这番说辞，他们是早有准备。

此时此刻，武家兄弟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一唱一喝，还真把郭业说了个哑口无言。

最后，郭业只得道：“笑话，我乃是秦国公的结拜兄弟，怎么会没钱？只是单比钱财，显不出郭某人的手段。不过既然两位舅哥坚持，那就如你们所愿！”

武元庆又对其他人道：“其他人还有没有意见？”

大部分人都想，有意见也不能提呀，谁提不得被你说成是没钱硬充大瓣蒜呀！

当然，下面也有武氏兄弟早已安排好的人，纷纷高声道：“我没有意见！”

“这个办法好！”

“就这么办了！”

郭业也讥讽道：“应国公府开一代风气之先，今日之事，必成一段佳话！”

武元庆不欲节外生枝，装作听不懂郭业话外的意思，道：“多谢众位捧场，那咱们现在就开始吧。最低的聘礼是一万贯，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

当即就有人道：“我出两万贯！”

“三万贯！”

“三万五千贯！”

.....

叫价声此起彼伏，价码也是水涨船高。最后，一直到了十万贯，才没有人继续出价了。

平康巷里，一个小有名气的美娇娘，赎身银子都不到一千贯钱。武媚娘长得再漂亮，也不可能达到美娇娘百倍的身价。这十万贯钱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她国公嫡女身份的加成。

最后出价的，乃是一个年轻公子，郭业对他有些印象，此人姓孙名元白，乃是一个豪商之子。他们家也算是长乐坊钱庄的一个大客户了。

孙元白见没人竞价了，不禁有些得意忘形，四下里拱了拱手，道：“本来我还以为要出价到十五万贯左右呢，每想到大家这么给我们孙家面子，承认了！承让了！”

这话明着是谦虚，暗含的意思却是高傲无比——你们这帮穷逼，大爷还没出全力呢，你们就都给我跪了！没意思，实在是太没意思了！

今天来的人都非富即贵，不是出不起这个钱，只是认为武媚娘不值这么多钱罢了。见这小子如此嚣张，心中都愤恨不已。

不过，大家都是聪明人，知道这时候如果出言反驳，只会让孙元白更为得意。此时此刻，最好的办法，就是拿出更多的钱来，狠狠地打他的脸。

当然，自己出钱是舍不得的。

于是乎，一道道的目光，就都集中到了，传说中和武媚娘私定了终身的郭大宝身上。

一时间，郭业成了众望所归之人。

孙元白也看出来了大伙的意思，紧走几步，来到了郭业的近前。

他说道：“郭大宝，你不是说今天对武媚娘势在必得吗？怎么自从竞价开始，就一言不发。你小子，不会是连一万贯钱都拿不出来吧？还真是应了元爽大哥那句话，没钱硬充大瓣蒜！”

郭业不屑地看了他一眼，道：“你小子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虎。夜郎自大，不知汉土之广。十万贯钱，就想聘娶武媚娘，简直是白日做梦！”

“哎呦呵，癞蛤蟆打呵欠，你好大的口气。听你这话的意思，是能拿出比十万贯更多的钱财？”

“那是自然。刚才我不说话，那是等你们出完价了，我再一锤定音。”

“那现在我们都出完价了，你说说自己愿意出多少钱吧？”

“谁说的？我还没出价呢！”一个怪异的腔调响起。

众人循声望去，却见一个人站了起来。此人身材高大，隆鼻深目，满脸络腮的胡子，很显然，这是一名胡商。

这名胡人，在长安城也有些名气。当时就有人就说道：“胡巴亥，是胡巴亥，怎么把他请来了！”

“这个胡巴亥，最是好色不过。此人虽然正妻已死，但是家中小妾成群。不仅如此，还常在外眠花宿柳。把武媚娘嫁给他，那不是把她往火坑里推吗？”

“国公之女怎能嫁胡商？武氏兄弟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为何要给他发请帖？”

“这不是明摆着吗？见利忘义！这是要把自己的妹妹当摇钱树了！哼哼，刚才他们还说得天花乱坠、大义凛然，现在终于把狐狸尾巴给漏出来了！”

全场一片哗然！

武元庆双手下压，道：“诸位静一静！静一静！请听我解释一下！”

等人们声音减小，他继续说道：“给胡巴亥发这份请帖，可不是我们兄弟的主意。”

有人道：“那是谁的主意？”

“乃是先父！大家都知道，我们武家是做木材生意起家。做生意当然是有赚有赔，有一次做生意折了本，全靠胡巴亥大哥先人的帮忙，这才度过了难关。”

“因为胡家对我们武家有大恩。所以，家父临终之前，告诉我们兄弟，如果我妹妹要嫁人，可以把胡巴亥纳入考量范围之内。”

武元爽道：“所以说，让胡巴亥参加这场竞价，完全是因为先父的遗命。谁反对这件事，谁就是反对我们哥俩尽孝！”

人们听完了这话，心里边都暗骂了一声无耻之尤！

这么多年了，谁听说过武士彠和胡巴亥的先人有交情？这不是完全没影的事儿吗？

武家兄弟这完全是睁眼说瞎话呀！

不过腹诽归腹诽，可没人站出来拆穿武元庆的谎话。

武士彠已死，此事已经是死无对证之事。人家武元庆拉下脸来，拿自己的先人当挡箭牌，大家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见人们都不说话了，武元庆道：“好了，大家都没有意见。还请胡大哥出价！”

“二十万贯！”

## 第1774章价高者得（2）

“啥？你出多少钱？”孙元白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二十万贯！也就是您刚才出价的两倍！孙公子，您还加不加价？”

“我……”孙元白要了咬牙，道：“二十一万贯！”

“才加一万贯？真是小家子气！我翻一倍，四十万贯！”

“胡巴亥，你疯了！”孙元白怒道：“四十万贯钱，那是你半个身家了。为了一个女人，值得吗？”

胡巴亥道：“有钱难买爷高兴。我乐意你管的着吗？你要是舍得钱财，就继续出价，舍不得的话，就给你胡大爷闭嘴！”

“我……我……我出四十万零五千贯！”

“加五千贯，你也说得出口！我出五十万贯！”

胡巴亥这个数字一出口，孙元白彻底没脾气了。四十万贯钱，他倒是勉强可以拿出来。再多出十万贯，那就要卖房子卖地了。

他说道：“好吧！你赢了。不过能不能让我死个明白，你为什么舍得花那么大的代价娶武媚娘为妻？”

“你孙元白肯出四十万贯，付出的代价也不小。这又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孙家虽然家资豪富，但因为是商贾出身，并不受世人的尊重。娶了国公嫡女为妻，就能为我们家改善门楣。后世子孙走出门去，也光彩一些。”

胡巴亥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胡巴亥的理由，和您的一样，只不过钱财比您略多罢了。哈哈！”

孙元白败下阵来，大伙就像是吃了一颗苍蝇那么难受。这倒不是说他人缘好，人们都希望武媚娘能和他喜结连理。

而是因为，他失败了，就意味着长安城的第一美人，就得落在胡商的手里！

别看郭业身家几千万贯，就以为五十万贯不是什么大数字。事实上，他那完全是特例中的特例。

尽管郭业是大唐权势最大的几个高官之一，但要不是靠了长乐坊大钱庄，能有几百万贯的身家，就非常不错了。

事实上，在长安城里，身家超过百万贯的，两只手可能数不过来，但要是再加上两只脚，那就绝对有富余了。

至于在场之人……身家超过百万贯的，那是一个也没有。

孙元白算里面最有钱的了，他的全部身家也不过是八九十万贯左右。请注意这是全部身家，现钱可绝对没那么多。

刚才肯拿出四十万贯迎娶武媚娘，已经算是竭尽全力了。

他不行，别人就更不行了！

至于说郭大宝？

秦国公即便和他的关系再好，也不至于花五十万贯要给他买个老婆吧？

武媚娘即使是金子做的，也不过是千两黄金。五十万贯钱，也就是五万两黄金。相当于拿她体重五十倍的黄金做聘礼。

就算秦国公富可敌国，也不能这么乱花呀！郭大宝只是他的结拜兄弟，又不是他亲爹！

见人们低头不语，武元庆心中暗喜，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他咳嗽了一声，道：“大家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要是没有的话，媚娘可就要嫁给胡巴亥了！说实话，我也不愿意媚娘嫁给一个胡商，不过父命难违，奈何，奈何！”

正在这时，有人高声道：“五十万零一贯！”

众人循声望去，正是那个郭大宝！

他还真能拿出这笔钱？！

哗~~

小院内顿时如同开了锅一样，人声鼎沸！

有大声为郭大宝叫好的，有谈论郭大宝到底和秦国公有多铁的，甚至还有大骂胡巴亥自不量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

一时之间，郭大宝成了所有人心目中的大英雄。为大唐的老少爷们争光，就全靠他了！

武元庆一皱眉，道：“郭兄，您果真愿意出五十万零一贯做聘礼？”

“那是自然。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在下乃是秦国公的结义兄弟，又怎么可能言而无信？”

“呃……”武元庆想了一下，道：“刚才可能有件事情，我忘记说了。咱们这个竞价，可得当场交钱。您要是在许下了巨额钱财之后，再推脱钱不凑手，要慢慢筹措，我们兄弟可不答应。”

郭业点了点头，道：“当场交钱？没问题！我出门的时候，刚向我那兄长要了五十万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防身！精精儿！”

“在！”

“把钱票拿给他看！”

“是！”

武元庆接过钱票，不由得叫了一声侥幸！幸亏原来准备充分，不然就要阴沟里翻船了，他说道：“钱票倒是真的，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比您出价更高的。”

胡巴亥道：“有！当然有了！我出六十万贯！”

郭业嘿嘿一笑，道：“六十万零一贯！”

“六十五万贯！”

“六十五万零一贯！”

“七十万贯！”

“七十万零一贯！”

胡巴亥怒道：“姓郭的，你诚心和我姓胡的做对？怎么每次仅仅比我多一贯钱？”

郭业寸步不让，道：“没错，我就是要和你作对！怎么？你咬我呀！”

“好！好！好！那我出八十万贯！”

“八十万零一贯！”

“吹牛吧你！我这八十万贯，可是当场能拿出钱票的！”说着话，胡巴亥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了一叠钱票，交到了武元庆的手中，道：“元庆大哥，请看！”

这里面很多钱票都是武氏兄弟给他凑的，有什么好看的？

武元庆稍微一扫，就说道：“郭兄，不是我武元庆不帮你。而是人家胡巴

亥可是真能拿出八十万贯的钱票，你总不能让我说话不算话吧。”

“他能，我也能！”

“啥？你的意思是，你也能拿出八十万钱的钱票？”

“正是！”

“那怎么可能？您刚才不是说，您出门前向秦国公要了五十万贯钱防身吗，怎么现在又有了八十万贯？”

接下来，郭业的回答，却让武元庆郁闷地想吐血！

他说道：“大舅哥，您太心急了。我刚才那话还没说完呢。秦国公听了我的要求之后，说五十万贯怎么够？我再给你加五十万贯吧，别在外面丢了我的脸。所以……”

说到这里，郭业不好意思的一笑，道：“事实上，秦国公是给了我一百万贯钱！给您八十万贯，我这还有二十万贯的富余呢。空空儿！”

“在！”

“再拿三十万贯的钱票给元庆大哥！”

“是！”

空空儿拿出一叠钱票出来，数了数，留下了一小半，把一大半交给了武元庆，道：“应国公请看！”

武元庆接过钱票，翻了翻。然后对胡巴亥道：“胡大哥，您还加价不加价？”

事情发展到现在，在场之人都以为武媚娘归郭业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大家都在长安城做生意，知根知底的。胡巴亥全部身家，也不过是八十万贯左右。为了凑齐这八十万贯的钱票，恐怕已经把全部财产都抵押出去了。

他就是再想加价，也没钱可加呀！

没想到，事实总是那么出人意料。

胡巴亥和武元庆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他心中暗想，看来第一套方案已经完全失败了，事到如今，也只能采取第二套方案了。

然后，他高声道：“我出两百万贯！”

## 第1775章神物与俗物

如果说之前的八十万贯还在人们的想象之内的话，这两百万贯，可就有些考验大家的智商了——谁信谁二！

这可是两百万贯钱！把胡巴亥卖了都不值！

孙元白当即就说道：“你这胡商，少要胡吹大气！两百万贯钱财，你拿出来吗？别在这胡搅蛮缠了！”

胡巴亥也不着慌，道：“我现在当然拿不出来两百万贯钱，不过我有一个传家之宝，价值两百万贯。愿意以此为聘，迎娶武媚娘！”

孙元白冷笑道：“请恕孙某才疏学浅。我还真想不出，到底有什么传家之宝，能价值两百万贯！”

有人附和道：“那也不一定，也许人家胡巴亥祖上有德，拿了昊天上帝的印玺，西王母的发簪，道祖的仙丹，或者是佛祖的钵盂呢？”

哈哈～～

人们一阵哄堂大笑！

胡巴亥摇了摇头，道：“你们说得那些东西，我的确没有。不过我这个东西，却不次于你们刚才说的那几件东西！”

“啊？那是什么东西？”

“真神的眼泪！”

“真神的眼泪？”

“相传真神成道之时，遍观红尘，怜百姓疾苦，落下了九滴眼泪。先祖有幸得其一。事实上，此物乃无价之宝，两百万贯远远及不上它价值的万一。不过为了长安第一美人，我愿意割爱！”

“真神？那是什么神？我们怎么从未听说过？”

“呃……真身乃是我故乡信奉的唯一神祇，至高至上，至尊至贵！地位就如同佛祖和道祖在你们大唐一般。”

所谓真神的眼泪，当然是胡巴亥瞎编的来历。武元庆不欲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有道是言多必失，一会被人们听出破绽，下面的那场戏，可就不好演了。

他连忙道：“世间能有如此宝物，可否让我一观？”

“如您所愿！”

胡巴亥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个小盒子来，道：“应国公请看！”

武元庆接过盒子，打开来，顿时一阵光芒闪烁！

他手捧盒子，在四下里走了一圈，道：“大家请看！这就是真神的眼泪！如此晶莹通透，璀璨夺目，看起来，还真不是人间之物！咱们今日能得一见，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众人仔细观瞧，还真没见过这个东西。此物似石非石，在灯光的照耀下，烁烁放光。好似神秘的雷电被收束其中，又如同天上的星星坠落凡间。

要说它是真神的眼泪，也确实有那么点意思！

不过……虽然这个东西的确看起来不错，但它真的价值两百万贯？怎么感觉那么不靠谱呢？

然而，要说它不值两百万贯，大家又确实没有什么证据！关键是，这玩意儿大家都没见过呀！还不是在胡巴亥一说！



胡巴亥愿意作价两百万贯，武元庆要是能认了。那就得算它真的值两百万贯，谁也挑不出理来！

武元庆笑咪咪地说道：“胡大哥能拿出如此神物做聘礼，我武元庆实在是太满意了！这可是神的眼泪，比钱票这种俗物可好多了！钱票您拿回去，我们就要这个天神之泪了！”

然后他又对郭业道：“大宝兄，您可还能再加价，拿出比两百万贯更多的钱财？要是拿不出来的话，那不好意思……舍妹和您还是有缘无份！”

郭业冷笑道：“我当然能拿出更多的钱财！”

“哦？难不成您刚才讲的故事还有下文？秦国公觉得不保险，又给您加了一百万贯？”

郭业摆了摆手，道：“那怎么可能？不怕告诉你，秦国公只给了我一百万贯钱的钱票。”

“那可就不好办了。两百万贯钱，可真不好凑。我给您指条明路吧。”

“什么明路？”郭业问道。

“听说秦国公手里边有一件宝物，叫做如意杯，乃是太上老君之物。如果您能说服他把此物拿来，我也算您是两百万贯！”

“你想得美！如意杯乃是秦国公的心爱之物，别说作价两百万贯了，就是作价一千万贯都不行！”

“没有如意杯，但不知您如何再凑出两百万贯的钱财？”

郭业微微一笑，道：“山人自有妙计！”

然后他在精精儿的耳边说了几句话，精精儿点头道：“明白了，您就瞧好吧！”

紧接着，众人只觉得眼前一花，那个瘦小枯干的少年已经消失不见！

武元庆道：“大宝兄，您那位随从呢？”

郭业道：“这还用问吗？去给我取钱了！”

“取钱？这位的身手还真够快的！”

事到如今，武元庆也被眼前之人的财大气粗所震惊了。

他心中暗想，要是这个郭大宝，真的肯出两百万贯钱，那还是把武媚娘嫁给她算了。

虽然说自己 and 众位兄弟，都对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很感兴趣。但是再感兴趣也没有两百万贯钱重要呀！

再说了，这个郭大宝背靠秦国公，又有能力拿出这么一大笔钱财来，可见势力不小。得罪了他，恐怕是后患无穷……

算了，还是便宜了他吧！

精精儿那是偷儿的祖宗，办这种跑腿的事情正是他的强项。大约过了一刻钟，就再次回到了院子之内。

然后，他把一个小盒子交到了郭业的手中。

郭业手拿小盒子，递给了武元庆，道：“大舅哥请看！”

“这里面是啥？就算是装钱票，这个盒子也太小了啊！”

“您看看就知道了！”

“好吧。”

等武元庆把那个盒子打开，当时就傻眼了。只见里面装着五颗“天神之泪”！

趁着他呆住的功夫，郭业又把那个盒子拿了回来，交到了空空儿的手里，道：“你拿着这个东西，四下里转一圈。让大家看看我郭大宝的聘礼。”  
“喏！”

这一圈转下来，全场顿时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你武元庆不是认定一颗天神之泪价值两百万贯吗？那五颗天神之泪该价值多少？

一千万贯？

既然如此，胡巴亥想要娶武媚娘的话，就请再拿出四颗天神之泪，或者八百万贯钱吧！

不对！

刚才胡巴亥不是说天神之泪仅仅有九颗吗？现场郭大宝有五颗，胡巴亥有一颗，这就六颗了。他怎么可能再拿出四颗来？

换句话说，若要取胜的话，胡巴亥至少要再拿出三颗天神之泪，另外加上两百万贯钱！

胡巴亥能再凑出两百万贯钱吗？

完全不可能！

长安城第一美人必定会嫁给一个汉人！

胡人？一边凉快去吧！

哈哈！

哈哈！

良久，五颗天神之泪引来的议论之声才逐渐减小。

郭业得理不饶人，对武元庆道：“在下年幼之时，救过一个饿晕了的胡僧。他为了感激我，把这五颗天神之泪相赠。我一直不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直至今日，才知道此物的真正来历……”

他“啧啧”连声，道：“天神之泪，九得其五，我郭大宝何其幸也！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在我的眼中，天神之泪再珍贵，也没有媚娘珍贵！”

说着话，他双手把盒子捧起，交到了武元庆的手中，道：“这五颗天神之泪，就作价一千万贯，算是我给媚娘的聘礼，还望大舅哥务必收下。至于那八十万贯钱票么……”

郭业顺势就把自己那些钱票夺了回来，然后继续道：“此等俗物，哪有什么天神之泪贵重？还是不要拿来污了大舅哥的双眼了！”

## 第1776章再生变故

天神之泪是什么？其实就是钻石。

郭业一眼就看出来了。

既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那武元庆和胡巴亥之间的小把戏就瞒不过他了。

不用问，胡巴亥和武元庆之间肯定有勾结！要不然，即便是武元庆不认得此物的来历，也不至于答应作价两百万贯呀！

这玩意儿饥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也没啥特异的能力。可以说，除了作为装饰品之外，它一无是处！

既然如此，武元庆凭什么就认定此物的价值要远高于其他的珠宝？就凭胡巴亥讲的故事？

还是别开玩笑，武元庆要是就这点智商，早就被武媚娘玩死了！

虽然知道了他们之间的阴谋，但是郭业并不准备拆穿他们。

他心中暗想，武元庆呀，武元庆，八十万贯的钱票你不要，非要和我来这套小把戏，那就别怪我给你来个将计就计！不就是钻石吗？胡巴亥有，咱郭业也有！

原来，柴令文和梁二少远渡重洋，行商波斯，运回了半船的奇珍异宝。回来之后，他们特意挑选了一些新奇之物送给了郭业，这里面就有几十颗钻石。

郭业上辈子，对于钻石，实在是恨得牙根都痒痒！

钻石恒以永远，一颗就破产！实在是至理名言。为了一颗普通的钻戒，郭业可是一连吃了几个月的馒头咸菜。

所以，他对柴令文送来的这几十颗钻石，印象非常深刻。

当即就命令精儿回府取了五颗钻石，作为聘礼，交到了武元庆的手上。

武元庆此时拿着这五颗钻石，直想放声大哭一场！

五颗钻石才值多少钱？别说一千万贯了，就是能不能价值一千贯都不好好说！

如此少的聘礼，就把自己兄弟几人觊觎已久的美人换走了！

尼玛这叫什么事儿呀！

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见武元庆久久不语，郭业轻轻咳嗽一声，道：“大舅哥，这聘礼您收下了，在下和武媚娘的婚事也就算成了。您看挑个什么好日子，给我们两个完婚呀？”

“完婚？你想得美！”有一个人怒气冲冲地说道。

“原来是元爽大哥。怎么？难道您对我和媚娘的婚事，有不同意见？以聘礼的多少，决定媚娘的归属，可是你们武家自己定的规矩，难道现在想反悔不成？”

“我当然不是想反悔，不过……”武元爽冷哼一声道：“我们还有话没说呢！”

“没说完？”

“不错。刚才我们说，为了给媚娘选婿，我们要出题考一考大家。但是没

说只出一道题目。你现在不过是赢了第一题了，有什么好得意的？”

“那不知你们要出几道题目？”

武元爽伸出了三根手指，道：“我们实行三局两胜制，后面还有两道题目要比！”

郭业冷笑道：“如果第一局胡巴亥赢了，恐怕就没有什么三局两胜吧？”

“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们刚才只是因为心情太激动，少说了几句，并没有其他的意思。再说了……”

武元爽把袖子一甩，傲然道：“我妹妹乃是国公嫡女，光凭聘礼多，就要把她娶走，哪有那么好的事？郭大宝，你不觉得太小瞧我们应国公府了吗？”

郭业听了他这话，不由得暗骂了一声卧槽！

他心说，合着正话反话都让你们说了！刚才你们还论证了许久以聘礼决胜负的合理性呢，怎么现在又说聘礼的多寡不重要了！这也太不要脸了吧！

不过，尽管心里这么想，他可不会去和武元爽争辩什么。

因为那毫无意义。

形势比人强，按照封建礼法，武媚娘的出嫁，必须得到他们兄弟几个的同意！

而他刚才所言，尽管有强词夺理之处，但要说一点道理也没有，那也不尽然。自己若是和他强辩，也辩不出什么结果来。

他强压怒火，道：“现在您总说完了吧？除了三局两胜，还有没有别的条件？”

“当然没有！”

“那好，不知接下来又是两个什么题目？”

“接下来的两个题目，考的都是这个这里……”

武元爽指了指自己的脑袋，接着说道：“大家的人品，我们是通过亲自发帖来筛选。大家的诚意，是通过聘礼的多少来筛选。那接下来，就要看大家的脑瓜好使不好使，能不能配上媚娘。”

“郭某还有一事不明，倒要请教一二！”

“您请讲！”

“有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比聘礼，总能选出来一个最厉害的。但是您要是出其他的题目，若是两个人，三个人，甚至很多人同时答出，那又如何？”

“这个简单，先答出来的为胜！”

郭业摇了摇头，道：“此言不妥！”

“如何不妥？”

“若是两个人同时要求回答，您又怎么算？”

“呃……要不这样，若是同时要求回答，就由二人在一刻钟之内，把答案写在纸上。”

“若是同时答对呢？”

“那就都算胜利，继续比下一场！实在分不出上下高低，甚至可以再加一场比试。”

郭业点了点头，道：“如此甚好，那就请您出题吧！”

武元爽点了点头，一挥手，就有四个仆役，抬着一根圆木，走了过来。这根圆木被修整的光滑无比，上下都是一般粗细。

武元爽道：“大家看到这根圆木了吧，谁能分辨出这根圆木，哪边是树根，哪边是树梢，第二道题目就算他赢了！”

“我知道！”两个人异口同声地答道。

这两人，一个是郭业，一个就是胡巴亥。

武元爽微微一叹，命人取来了纸笔，让二人答题。

胡巴亥刷刷点点，须臾片刻，就把题目答完，交给了武元爽。而郭业呢？还在写呢！

胡巴亥说道：“在下觉得，您这个判定胜利的法子不怎么公平。”

“怎么不公平？”

“您看，这道题目是我先答出来的，而那个姓郭的呢，还没有答完。您要规定谁先交答案就算谁取胜，才算真正的公平合理。要不然，对我不公平！”

武元爽点头道：“此言有理！”

“有理你个大头鬼哦！”郭业愤然站起身来，把纸往武元爽手里一塞，道：“我之所以交答案慢了，是因为解决这个题目的法子太多！我写了两个！”

“两个？不可能！绝不可能！这么难的题目，乃是我……你怎么可能有两个答案！”胡巴亥大叫道。

郭业不屑地说道：“这种题目，在我们大唐，三岁的孩子都会做，有什么难的？你这个胡商没见过世面，真是少见多怪！”

“我来长安城都快二十年了！”

“那就是你人太笨！”

“你……”

武元爽道：“都别吵吵了，我先来看看你们的答案对不对！”

胡巴亥道：“我的正确肯定正确。而这个郭大宝要么全错了！要么只错了一个。”

郭业白眼一翻，道：“坐井观天，夜郎自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毋庸赘言，这个题目总共有两个解决的办法。

第一个办法，就是把圆木放入河中，浮在上面的一端为树梢，沉下去的一端为树根。

至于第二个办法，则是把圆木锯成几段。越到根部，年轮越深越明显。

第一个办法，胡巴亥和郭业都写了。

至于第二个办法，则只有郭业一个人写了。

武元爽把两个人的答案高声念了一遍，然后说道：“二位的第一个答案，都是正确的。至于大宝兄的第二个答案，武某人就不知到底正确与否。”

胡巴亥道：“他的第二个办法当然是错的，年轮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

## 第1777章大功告成

郭业道：“以无知为荣，你还真是个蠢物！今天我郭大宝就教你个乖，人有年纪，树有年轮。所谓年轮呢，就是树木生产一年后形成的一个层，其状如轮，故名年轮。”

“哼，还不是你张嘴一说，谁知道是真是假？”

“咱们切开来一看遍知！元庆兄，你自己总知道哪边是树根，哪边是树梢吧。”

“那是自然！”

武元庆命人把圆木锯开，果然见到了一圈圈的年轮，也的确是越到根部，年轮越深越明显。

郭业得意的说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胡巴亥你还有何话好说？”

“哼，这道题算你答对了！”

郭业又对武元爽道：“三局两胜，我郭大宝已经连胜两局，第三局已经没有什么比的必要了。事到如今，您总该同意我和媚娘的婚事了吧？”

武元爽倒是想反悔，但是上次还可以推说话没说完，这次又能找什么借口了？郭大宝早就对他的话敲砖钉脚了。

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话不算话，他可没那个胆子。

再者说了，这个郭大宝也不是什么善茬，背后站着秦国公郭业。他要是敢对郭大宝欺人太甚，郭业就敢对他欺人太甚！

可是……这事就这么算了？武元爽还真咽不下这口气。

他想了一下，嘿嘿一笑，道：“大宝兄弟，现在我还能说什么呢？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妹夫了！”

“多谢二舅哥成全。”

“不过呢……妹夫，想不想跟我打一个赌？”

“打赌，打什么赌？”

“我赌你答不出来第三题！”

郭业一听这话，就知道他没憋着什么好尿，道：“但不知赌注为何？”

“这个赌注一定很合妹夫你的心思。从今晚开始，你就和媚娘算是订婚了，但是什么时候成婚，还得由我们哥几个决定。所以呢，如果你赌赢了，今晚就能把媚娘领走。”

郭业道：“这也太草率了！你不会要我们私奔吧？”

“不草率！当然也不是叫你们私奔。”

武元爽满不在乎地说道：“不就是三媒六聘吗？人财物，我们这边是一应俱全，今天呢，又是黄道吉日。只要你赢了，咱们就迅速地把程序走完，动作快一点的话，您今晚就能和媚娘成其好事。”

郭业不动声色地答道：“那我要是输了呢！”

“至于输了，那不好意思了。这五颗真神之泪您还拿回去。从今以后，咱们两家各不相欠！”

郭业摇了摇头，道：“赌输了的代价太大，那我能不能选择不赌？”

“不赌？成！当然成了！我怎么能逼着别人赌博呢？不过呢，话又说回来了，您要是选择不赌。您和媚娘成亲的日子，可就不好说了！”

郭业道：“我就不信，你们敢拖媚娘一辈子！”

“那哪能呢？我们兄弟岂是那种不管妹妹死活之人？不过我们兄妹情深，拖上个三年五载的，想必就是秦国公知道了，也能理解吧？”

“你……”郭业咬了咬牙，道：“这个赌约是你提出来的，不知元庆大哥是否同意？”

武元庆道：“我们兄弟同心，元爽的话，就是我的话！”

“好！我赌！”

武元爽高兴地说道：“不愧是媚娘看上的人，就是痛快！那咱们就击掌为誓，永不反悔！”

啪啪啪～～

三击掌过后，武元爽说出了第三个题目。

郭业听完了，好悬没乐出声来！这个题目对他来讲，不但简单，而且简单，是特别特别的简单。

这个题目就是，古时候有一个国王命人用纯金打造了一个精美的皇冠，他怀疑工匠在皇冠里面掺了银子。但是皇冠的重量却和他交给工匠的黄金一样。

国王舍不得毁掉这个皇冠来检验它是否掺了假，于是就找了大贤亚里士多德来帮忙。最后，他成功解决了这个难题。

请问，亚里士多德用的具体办法是什么？

郭业道：“这个题目，真的是您出的？”

武元爽道：“当然是我出的！怎么？你有意见？”

“不对吧，我怎么觉得，这个题目是胡巴亥出的？哼哼，亚里士多德，你们连大贤的名字都不改一下，这是把我姓郭的当傻子耍吗？”

武元爽是死鸭子嘴硬，道：“我闲着没事，也学习一些西方的玩意儿，你管得着吗？废话少说，你到底能不能答出这个题目？再唧唧歪歪的，我可要算你输了！”

郭业道：“好吧，我不和你计较！主要是这个题目太简单了，胜之不武，胜之不武呀！”

然后，郭业就把如何利用浮力测物体密度的方法说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我说二舅哥，说来也巧，咱们俩的兴趣相同。对于西方的玩意儿，我也很精通！您这个题目，真是出到我的心坎里去了，承让承让！”

“你……”

郭业得理不饶人，道：“这个赌约，郭某人也算赢了。接下来的事情，就有劳两位舅哥了！”

然后，他又对众人道：“大家都别走啊，欢迎参加我郭大宝的婚礼！”

能和秦国公结拜兄弟攀上交情的事情谁想错过？人们纷纷答应。

刚才武元爽是以为必胜，才提出了那么一个赌约。实际上，一场婚礼哪有那么容易？

但现在他们要是还敢唧唧歪歪的，可就是犯了众怒了！

于是乎，苦逼的武士兄弟，一晚上没合眼，才把这场婚事忙活了个七七八八。就这，还得说在场宾客势力庞大，帮了不少忙，

至于郭业呢，则先趁机小憩了一会，然后再和众位宾朋开怀畅饮，整个婚礼，他反而成了最清闲的人。

在酒席宴上，郭业还趁机做起了广告。

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和秦国公结拜为兄弟，乃是因为自己给秦国公献上了一桩宝物，这个宝物就是香水。

此物乃是以百花精华淬炼而成，不仅可以令女子遍体生香，还有滋阴美颜，青春永驻之功效。

秦国公得到此种宝物之后，不敢自珍，准备大量生产香水，造福于世，并把这桩利国利民的大生意交给自己处理。

当然了，自己乃是一个男子，做涉及女子的生意不大合适。以后，这桩生意的主管，就是自己新娶的老婆——武媚娘了。还望大家鼎力支持。

郭业把香水吹得神乎其神，自然引起了众人强烈的兴趣。一时间，人们纷纷向他请教关于香水的各个问题。

到最后，一场婚宴，竟然被郭业办成了香水的发布会！

直到有小丫鬟前来催促，郭业这才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婚礼，该入洞房了！

哎呀，这可是自己和一代女皇的洞房，真是想想就让人期待不已！

洞房之内。

郭业轻轻将房门带上，还没等他掀盖头呢，武媚娘已经猛地一下，自己把盖头拉开了。

只见她柳眉倒竖，杏眼圆睁，脸色阴沉地仿佛能滴下水来。

郭业大惑不解，道：“娘子，这是谁惹你生气了？”

“当然是你！”

“我……我怎么了？”

“你作践奴家，宣扬奴家在和您成亲之前，就行了那苟且之事。”

“嗨！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这事儿呀！你真是小题大作了。你嫁的是我，又不是旁人。只要在我的眼中，你是谨守妇道之人，又何必在意别人的看法。”

“夫君此言差矣！”

武媚娘道：“您如果让奴家在家里相夫教子，奴家当然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但以后您可是要奴家负责香水的生意，如果奴家品行不端，那些大家闺秀、朝廷命妇，怎么愿意与奴家来往？”

“这样呀，还真是一个问题。”郭业想了一下，道：“有了！我有一个办法，可以挽回你的名声！”



## 第1778章大喜之日码字狂

“什么办法？”武媚娘眼前一亮。

郭业道：“这个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掌握舆论，变坏事为好事。同一件事情，从不同角度去看，得到的结论就会截然不同。我们要引导人们，得出我们希望她们得出的结论。”

武媚娘满脸的疑惑之色，道：“您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妾身怎么听不明白呢？”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话你总听说过吧？”

武媚娘点了点头，道：“嗯。”

“简单的说，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都变成仁者，只见仁不见智。”

见武媚娘还是一副不明觉厉的样子，郭业也不再装逼了，马上从理论过渡到了实践上面。

他说道：“就拿今天这事儿来说吧，你见到的是不守妇德。而我见到的，则是青年男女打破封建牢笼，追求美好爱情。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人们和我的看法相同。”

“夫君……”武媚娘怯怯地说道：“您前半句我听得懂，后半句还是不大明白！”

“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明白了，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西厢记》……”

《西厢记》最初的版本《莺莺传》大概出现在一百年后，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后来几经修改，最后终于成为流传千古的爱情名篇……

不过，这个故事虽然缠绵悱恻、引人入胜，但究其本质，不过是少女怀春，书生好色，最终在丫鬟红娘的帮助下成其好事的故事。

与现在的情况差相仿佛。

郭业大概说了半多时辰，直到口干舌燥，才堪堪把这个故事讲完，然后他说道：“媚娘，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

武媚娘此时已经是泪眼婆娑，道：“妾身听了很感动，莺莺有情，红娘有义，张生不负所托，这个故事流传开来，必定能千古传诵！”

“那就妥了！”郭业一拍大腿，道：“那你觉得，我要是把主角替换成郭大宝和武媚娘，效果如何？”

“这……”武媚娘眼前一亮，道：“若果真如此，那恐怕妾身会成为所有闺中少女的偶像，对做香水生意十分有利。不过……”

她秀眉微蹙，接着说道：“昨天晚上，闹了那么大的动静，咱们的事情恐怕就会传扬出去。而这个故事要想流传开来，恐怕费时不短。人们先入为主，故事的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

郭业道：“这你完全不必担心，我有办法，可以让这个故事一日之间，就传遍长安城。”

“什么办法？”

“你可听说过《大唐娱乐周刊》？”

“当然听说过了！”武媚娘眼前一亮，道：“妾身明白夫君的意思了，您是要把这个故事刊载在上面。”

“正是如此。”

“可是……妾身听说主持此事的尤姬姑娘们虽然出身青楼，但是出淤泥而

不事，并不阿谀权贵，她会按您的意思行事吗？”

郭业乃是《大唐娱乐周刊》幕后大老板的消息，虽然没有刻意保密，但是也没有特意宣扬，武媚娘不知道并不奇怪。

就如同现代社会，大家对芒果台的当家主持耳熟能详，但是芒果台的台长姓字名谁，就说不上来了。

郭业得意地说道：“尤姬出身青楼，还能对诸位权贵不假辞色，那当突然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因为她阿谀我一个人就够了！我才是真正掌管《大唐娱乐周刊》之人，而尤姬不过是我推到前台之人罢了。换句话说，我是东家，尤姬只是一个掌柜的。你说她能不能听我的？”

此时此刻，武媚娘看向郭业的眼睛里，已经充满了小星星，道：“妾身知道夫君厉害，没想到的是，夫君竟然这么厉害！能嫁给您，真是妾身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郭业哭笑不得，自己的身份有礼部尚书、秦国公、领军卫府大将军，不良人大统领，长安令。这些身份，哪个不比《大唐娱乐周刊》老板来得尊贵？

结果，只有这个身份，让武媚娘无比的崇拜。

看来，眼前的武媚娘，远不是日后的一代女皇，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女生罢了。

不过，随即，武媚娘的态度又是一变。

她眼珠一转，道：“尤姬姑娘想当初差一点就成了长安城的花魁，那人样子肯定是不错的，又是有名的才女。更关键的是，夫君还把《大唐娱乐周刊》交给她掌管，你们之间……”

郭业赶紧道：“我可以保证，我们之间清清白白的，绝对没有其他的关系。”

武媚娘小嘴一撇，道：“哼！鬼才信你！”

这年头说实话都没人信了！郭业大感无奈，只得道：“前几天你还说小妾要守小妾的本分呢，怎么转眼间就变卦了！”

武媚娘毫不脸红，道：“此一时彼一时也，想当初人家云英待嫁，现如今却已经是郭夫人了，想法当然不同。这叫过什么山唱什么歌。再说了……”

她的小手往郭业腰间一扭，道：“人家可不是嫁给秦国公郭业为妾，而是嫁了郭业的结拜兄弟郭大宝为妻，当然不用守小妾的本分！”

这个问题上就是郭业理亏了，只得转移话题道：“俗话说得好，春宵一刻值千金。在这大喜的日子，咱们还是别谈那么扫兴的话题了，不如早早安歇了吧……”

“春宵？现在都日上三竿了！”

“呃……这不是情况特殊吗？事不同而理同。乖，媚娘，坐到我身边来……”

武媚娘嫣然一笑，道：“咱们已然成亲，夫君又何必急于一时？在奴家伺候夫君安歇之前，有一件急务要夫君办了！”

“急务？今天还能有什么急务？”郭业大惑不解。

“媚娘的名声，可全靠夫君大人拯救了。您那个《西厢记》越早写出来，

对妾身的名声就越有利。所以……”

说到这里，武媚娘站起身来，来到了郭业身后，为他轻轻揉捏肩膀，道：“趁着现在有时间，夫君赶紧把《西厢记》写出来吧……”

“咱们大喜的日子，你让我写书？”

“妾身知道这事不怎么合理。但是为了媚娘，夫君您就辛苦一点吧。好不好嘛，好不好嘛……”

被武媚娘软语相求，郭业还真拉不下脸来拒绝，再者说了这可是自己造的孽，让自己来弥补，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之事。

于是，他点头道：“那就速取笔墨纸砚来！”

武媚娘高兴地轻啄了郭业的脸庞一下，道：“多谢夫君！”

红袖添香日写书，似乎也不是什么难熬之事。在武媚娘的殷勤伺候下，郭业越写越快，越写越入神，逐渐进入了忘我之境。

直到写完最后一个字，郭业才发现此时已经是夕阳西下，而武媚娘呢？则趴在一边的桌子上睡的正香，还有几滴水流了下来。

夕阳的余光照入房内，映衬着武媚娘那娇俏的脸庞，显得那么恬静、那么纯真、那么惹人爱怜。

郭业轻轻地把她抱起，放在床上，有拉过一床薄被给她盖好。武媚娘双眼微睁，道：“夫君，你……”

“我没事。你好好睡吧……昨晚你也是一夜没合眼，辛苦了。”郭业柔声道。

武媚娘再次沉沉睡去，郭业知道，今晚是别想洞房了。来日方长，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把《西厢记》的事情搞定。

于是乎，他把稿纸收起，直奔长乐坊，会尤姬去也……

## 第1779章我要给你生猴子

事实证明，郭业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尤姬现如今可是《大唐娱乐周刊》的主编，隐隐有长安第一才女之称，是无数闺中少女的偶像，更是无数才子的梦中情人。

如此身份，岂是名不见经传的郭大宝想见就见的？

接待郭业的小丫鬟眼睛都要翻到天上去，道：“你这种人奴家见得多了，不就是想要借着提交话本为名，趁机接近我们家姑娘吗？告诉你，趁早死了这条心！”

郭业道：“不是，这位小娘子，你误会了，我真的是……”

“什么蒸的煮的？别在这装可怜，本姑娘可不吃你这一套。你要是实在不死心，把话本留下！尤姬姑娘要是看了喜欢，兴许能见你一面！”

这事怎么能耽搁？郭业有心恢复了秦国公的真面目再来，又恐夜长梦多，只得从袖兜里掏出一块金子来，道：“这位姑娘，还请行个方便！”

小丫鬟把金子顺手接过，道：“好了，金子我也收了，你走吧！”

“走？”

“当然是走了！这都快定更天了，你以为尤姬姑娘能在这时候见你？”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尤姬姑娘？”

“不急，不急！本姑娘收了两千多人的金子呢，您慢慢排队。过上个三年五载地，兴许就能轮到您了！”

日！这个小丫鬟完全是糖衣吃下去，炮弹打回来的节奏！也不知道这是她自己的注意，还是经过了尤姬的授意。

形势比人强，这种情况下，发脾气可不成。

郭业眼珠一转，道：“这位姑娘，不见尤姬姑娘也成，你和我说话吧……”

小丫鬟赶紧退后几步，道：“登徒子！休想打本姑娘的主意。”

“小娘子别误会，我是想给您讲个故事……”

郭业把《西厢记》娓娓道来，功夫不大，小丫鬟就被这个故事吸引住了。

正讲到关键处，郭业的声音戛然而止！

小丫鬟还没说话呢，屏风后面却有人道：“后面怎么样了，快说快说！”

紧接着，从屏风后面闪出了一人，此人正是尤姬！

郭业抱拳拱手，道：“尤姬姑娘，几年不见，您还是风采依旧，实在是可喜可贺。”

尤姬大惑不解，道：“这位先生……请恕尤姬眼拙，我们认识吗？”

郭业微微一笑，道：“当然认识了。至于在下的真正身份，还请姑娘摒去左右，我和您单独说。”

“春香，你下去吧！”

小丫鬟道：“可是……”

“没关系，我相信能编出这么精彩故事的人，一定不是什么坏人。”

“那……好吧，小婢告退！”

等屋内只剩下了郭业和尤姬两个人。尤姬才问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郭业道：“怎么？几年不见，连为你赎身之人都认不出来了？”

尤姬道：“赎身之人？你……你是郭……秦国公，您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

“唉，此事说来话长……”然后，郭业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所以，我就只能求到了您的头上。请您务必把《西厢记》尽快刊发出去。”

“原来是这样啊……”尤姬听完了郭业的话，颇有些意兴阑珊，久久不语。

郭业问道：“怎么不说话了？此事莫非有什么不妥之处？”

“没……没什么。”尤姬拢了拢前额的秀发，道：“奴家还以为秦国公亲自到此，是为了什么呢，原来是这种小事，看来您对那个武媚娘是非常宠爱了？”

怎么感觉空气中荡漾着一股酸酸的气息？

郭业含糊道：“此事毕竟是我口无遮拦所引起的，现在尽力弥补，也是理所应当。”

“看来秦国公真是一个怜花惜玉之人……”尤姬轻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秦国公，妾身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尤姬姑娘有话请讲！”

“严格说来，武媚娘和您不过是认识了两三天，至于席碧竹……确定关系之前都没和您说过几句话，您为什么就把她们都收入房中了？”

“这……”

还能是什么原因？武媚娘那是历史上的一代女皇，如此身份，对于郭业有着致命的吸引力。至于席碧竹，则是岳青山硬塞过来的。

不过，这些理由，又怎么跟尤姬解释？

好在，尤姬没待郭业回答，又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要说她们姿容出色吧，尤姬不敢妄自菲薄，自认为不在任何人之下。要说她们和秦国公心心相印吧，不说这合不合理，还有谁比尤姬更懂您？怎么她们都被您收为妾侍，而妾身却……”

如果说尤姬之前的话，还只是让郭业感到淡淡的酸气，那这句话，已经相当于一坛陈年老醋了。

郭业岂不明白尤姬这话的意思？这是在质问自己呢！

事实上，郭业和尤姬之间，一直有一抹若有若无的情愫。只是一直没人挑破那层窗户纸。

后来郭业公务繁忙，又在各种阴差阳错之下，两人的关系，才逐渐淡了下来，没想到今天一见面，尤姬就挑明了这个话题。

郭业一时之间，也不知如何是好，现在再领一个回家去，那恐怕就真的要打翻了葡萄架！但是美人恩重，拒绝的话他又怎么说出口？

他期期艾艾得说道：“你……你这是说什么呢？你和她们不……不一样，有……有什么好比的？”

尤姬见了郭业这幅窘态，扑哧一乐，道：“那倒是请秦国公说说，妾身和她们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呃……这……”郭业张口结舌。

尤姬嫣然一笑，道：“秦国公莫慌，妾身不是武媚娘，不会对您逼婚的！”

“那就好……不……我是说那太可惜了！”郭业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道：“你究竟想干啥？”

“我想给你生猴子……”尤姬的脸红得仿佛滴出血来！

“什么猴子？”

“不……妾身是说……要给你生一个孩子！”

噗～～

郭业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这个要求可比逼婚震撼多了！

尤姬这个女文青，啥时候变成女权主义者了？要玩未婚生子的把戏？

“你？你？你说啥？”

早就说了两遍了，尤姬此时也豁出去了，道：“准确地说，是妾身想要一个孩子，还望秦国公配合一下！”

“为……为什么？”

尤姬道：“什么为什么？女人年纪大了，想要一个孩子，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你觉得这事儿算是正常？”

“怎么不正常？我想要一个孩子，又不想成亲，不行吗？”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倒也不是不行，不过，你这想法也实在是太超前了一点。再过两千年，我估计就没人说你的不是了。不过现在……”

尤姬叹了一口气，道：“说实话，尤姬也知道，自己的想法，不为世人所容。”

“那你还……”

尤姬坚定地说道：“不过，妾身相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此事！圣人云，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郭业苦笑道：“圣人要是知道你把他这句话用在这地方，恐怕要从坟墓里跳出来！好，你怎么想我不管，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孩子的想法？他一生下来，恐怕就要生活在世人的白眼之中。”

“这……”

郭业道：“如果你实在想要一个孩子的话，我可以纳你为妾。未婚生子这种想法，还是打消了吧。”

“我不要你的施舍！”

“这不是施舍！咱们俩相交多年，有情有义，就此成亲，有什么不好的？和施舍毫不相关。”

“然后呢？和你家里的十个八个小妾，共享一个男人？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尤姬站起身来，郑重地对郭业道：“这个孩子的确可能受到一些歧视，但我会全力保护他，事情未必会如同您想象中那般严重。再说了，这年头，人们互相看不起的多了。”

说到这里她冷然一笑，道：“有钱的看不起没钱的，做官的看不起经商的，个高的看不起个矮的，也不差婚生的看不起私生的这么一条。只要我把他培养成栋梁之材，又有谁敢看不起他！”

“你这是强词夺理！”

尤姬正色道：“妾身心意已决，您不必再劝了。如果您念及和尤姬往日的

情分，就请给尤姬一个孩子，如果您不愿意的话……”

“怎样？”

“妾身就去找别人！”

## 第1780章烧酒

接下来的日子里，随着《西厢记》在《大唐娱乐周刊》的连载，郭大宝和武媚娘的爱情故事开始广为人知。

在这个版本的《西厢记》里，郭大宝乃是一个穷书生，偶然间在寺庙上香的时候，遇上了武媚娘。

二人一见钟情，最后在席碧竹的帮助下，私定了终身。可惜的是，武媚娘的那几个哥哥嫌贫爱富，横加阻挠，不肯同意他们的亲事。

最后武媚娘以死相逼，武元庆才松口说，只有郭大宝高中状元，才能允许她们成婚。

可惜的是，在科举考试之中，郭大宝最终名落孙山。眼见亲事无望，他选择了悬梁自尽。可巧遇上了秦国公郭业微服私访，把他救了下来。

为了报答秦国公的救命之恩，郭大宝献上了祖传的香水秘方。秦国公大喜，与郭大宝一翻交谈，又是很对脾气，于是主动提出，二人结拜为异姓兄弟。

正在这时，武元庆已经广发请帖，要为武媚娘找一个巨富为夫。最终，郭大宝在秦国公的帮助下，拿出了价值千万贯的五颗众神之泪，抱得了美人归。

这个故事当然有很多禁不住推敲的地方，比如说武元庆之前根本就不认识郭大宝这个人。再比如说，长安城赶考的举子里，根本就没有郭大宝这个人。

但是，这些细节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

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只要故事好看就行了！至于事情的真相，谁在乎？

君不见，千载之后，《铡美案》脍炙人口，《水浒传》广为传播。

又有几个人知道，实际上，陈世美是个好官，并没有杀妻灭子之事。武大郎更是一个高个子，乃是阳谷县的县令，和潘金莲琴瑟和谐。

完全虚假的事情都能轰传天下，更何况郭业编的这个故事乃是九真一假？

随着此事越传越广，产生了三个效果。

头一个效果，自然是扭转了武媚娘的形象。

是谁自择佳婿，终成眷属？武媚娘！是谁忠贞不移，以死抗命？武媚娘！是谁的婚礼万众瞩目，嫁妆天下第一？武媚娘！

一时之间，她成了所有闺中少女心目中的偶像，所有人都希望收获和她一样的爱情。

第二个效果，就是武家兄弟的名声彻底臭了！在《西厢记》里，郭业把他们刻画地嫌贫爱富，恶毒无比。读者感同身受，自然对二人恨得牙根都痒痒。

对于达到这个效果，郭业却是毫无愧疚之情。首先，武氏兄弟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恶心之处，比自己写的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次，自己可算是救了他们一命。要不是自己横插一脚，改变了历史。等他们对武媚娘做出那些恶心事来，以后难免会遭到武媚娘惨烈的报复。

至于第三个效果，可以算是一个意外之喜。那就是人们对于神秘的香



水，越来越感兴趣了。

人们都想知道，能让穷小子郭大宝改变命运的香水，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有那参加过当天晚上宴会的，还主动找到了郭大宝的府邸，讨要香水。

于是乎，制作香水，似乎是势在必行了！

香水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哪有那么容易？花露水郭业倒是知道，里面需要金银花、麝香、薄荷什么的。

但是香水呢？郭业只知道是用鲜花汁液，加酒精萃取。但是用脚趾头一想就能明白，要是真的这么简单的话，后世的女人们怎么会拿几百上千元买那么一小瓶东西？

没奈何，既然牛皮已经吹出去了，也不能打退堂鼓，只能先试试看。

首先，酒精是不用指望了，能制作出高浓度的酒来就算不错。

这一步倒是进行得挺顺利，现代酿酒技术郭业不懂。但是土法蒸酒，郭业小时候可是见过。

唯一有点难度的是器具问题，这年头可没有蒸酒的专用物品——甑桶。

找来了几个工匠，把甑桶做出来之后，再经过几次实验，没费什么力气，郭业就尝到了穿越以来的第一口高度酒。

“哎呀，这酒可真给劲！”郭业被辣得呲牙咧嘴。

“夫君，这就是你酿的酒？怎么这么香？”武媚娘走了进来。

郭业还没答话呢，武媚娘已经把半碗高度酒一饮而尽，道：“好酒！好酒！”

“你没事吧？”郭业关切地问道。

“没事，妾身好得很！您酿的这酒真好喝，妾身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的酒！”武媚娘的小脸红扑扑地，煞是可爱。

郭业仔细观察，发现武媚娘确实不像喝醉了的样子，这才放下心来。他说道：“这酒的度数很高，我估计都要七十度了，不可多饮，知道吗？”

“什么叫度数很高？”

“呃……就是喝了很容易醉的意思。”

“知道了！夫君，妾身觉得，即便没做出什么香水来，光凭您这好酒，赚的钱财，也未必比香水生意小。”

郭业摇了摇头，道：“你别忘了，咱们制作香水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对抗五大士族的琉璃生意。制作高度酒可达不到这个效果。而且为了保住香水的秘密，高度酒也不能大规模的贩卖。”

“那可真可惜了！”武媚娘满脸的惋惜之情。

“没办法，很多时候不能两全其美。”

“对了，夫君，这些工匠怎么办？把他们放走了，咱们这酿酒的技术不就保不住了？我看不如……”武媚娘的眼光开始凶狠起来。

“别！千万别！”郭业劝说道：“制作甑桶又没啥难度，只要看了样子，随便找几个工匠就能做。难道以后所有的酒都你自己酿？总要找几个外人的。”

“那怎么保密？”

“也只能花钱把他们养起来，严禁他们与外人接触。不过，这也只能保密一时。时间久了，也太不人道了。更何况……”

郭业叹了口气，道：“人力有时而穷。没有什么秘密，可以一直保持下

去。我估计多则十来年，少则三五年内，咱们的竞争对手就会出现。媚娘你要做好准备！”

“准备？”

“简单的说，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树立品牌意识……”

郭业把后世的商业理论，能想起来的，都给武媚娘讲了一遍。

小美人听得美目之中异彩连连，道：“没想到做生意还有这么多大道理，太有意思了。夫君您放心吧，妾身一定把咱们的这份家业管好！”

“那媚娘就努力吧！”郭业鼓励道。

能把的一代女皇，忽悠成一代商场女强人，郭业心里也蛮有成就感的。心情愉悦之下，郭业继续他的香水大业！

“夫君……这……这就是您所说的香水？”武媚娘眉头紧蹙。

郭业小心翼翼地答道：“呃……是的……还过得去吧？”

“可是，一点都不香呀，一股怪味！勉强算做花露水吧，倒是能驱蚊虫，但是又有谁肯把这玩意儿往身上抹？”

“不好意思……那我再试试！”

事实证明，郭业果然没啥发明创造的天赋，香水再现工程接连失败。

最后，郭业都没啥信心了，对武媚娘说道：“算了，我看香水是做不出来了。要不咱们就卖酒吧！”

武媚娘道：“那怎么能行？好多人问妾身要香水呢？还有人说香水是咱们的定情信物。结果一瓶香水都拿不出来，怎么对那些人交待？再说了，您不还指望靠香水打败五大土族吗？”

“可问题是，我确实做不出香水来呀！”

武媚娘握了握小拳头，道：“我来试试！”

## 第1781章约法三章

武媚娘接过了制作香水的任务，郭业也乐得轻松。

事实上，把自己那点可怜的关于香水的记忆告诉她之后，在香水研制上，他并不认为自己对比武媚娘能占什么优势。

没准这小妮子真能给自己带来意外的惊喜呢！

趁着武媚娘醉心于研究香水的功夫，郭业回到了秦国公府。

刚一进后宅，就有一个小丫鬟跑了过来，道：“秦国公，夫人有请！”

随着小丫鬟到了花厅之内，郭业就发现自己犯了一个经验主义错误。本来以为小丫鬟口中的“夫人”指的是柴秀秀呢，结果，自己的妻妾们都到齐了！

柴秀秀居中而坐，贞娘、芷茹，善花公主、杨凤怡、孙小小、渊若霜和上川梅子分立左右。

每个人都俏脸含霜，面带煞气，要是再喊几声“威武”，那就跟府衙的大堂差不多了。

要是往常，一见到郭业，她们就得上前见礼。

但是今天，完全没有！

郭业心中暗想，情况不妙啊！自己这些妻妾，分为两派。本土派和三韩派。这两派本来水火不容，老死不相往来。今天怎么凑到一块去了？

能令生死仇敌握手言和，最大的可能，就是她们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而这个敌人，不会就是我把？

他尴尬地笑了一下，道：“诸位夫人这是要开会吗？今儿可凑得齐全。你们聊你们的。那什么，我忽然想起来，衙门里还有点紧急公务要处理……”

郭业转身要开溜，杨凤怡身形一闪，就把大门给堵住了，道：“夫君大人，别着急走呀！”

“唉，凤怡你是不知道，这个军情如火，实在是耽搁不得……”

啪~~

柴秀秀猛然一拍桌子，道：“不用找借口了！这么跟你说吧，哪怕是有人谋反，刀架到皇上的脖子上了，你今天也别想出门！”

杨凤怡耸了耸肩膀，道：“夫君大人，秀秀姐说的什么，您都听清楚了把？别让我为难！”

“好吧！”郭业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回转过来，道：“众位娘子，别总站着呀！你们这架势，怎么跟审犯人似的。”

柴秀秀道：“不是跟审犯人似的，今天我们姐妹几个，就是要审犯人！”

“啊？犯人在哪？”

“夫君大人又何必明知故问？这个犯人当然就是指您了！”

“我？我怎么成了犯人了？”

善花公主恨恨地道：“不是犯人，却比犯人更可恶！说，你这几天都干什么去了？”

柴秀秀冷笑道：“善花妹妹你太心软了，这么问话不是明摆着让他蒙混过关吗？夫君大人，我想说的是，您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往家里领人还不够，现在竟然还学会私置外室了！”

芷茹道：“偷偷摸摸私置外室也就罢了，竟然还这么明目张胆！接连几天

都夜不归宿，你把我们姐妹当什么人了？你还记得秦国公的府的门往哪边开吗？”

……

众佳人窝了一肚子火，一人一句，训起来没完，就连一向温婉的贞娘，都埋怨他对一双儿女关心的太少，被外面的狐媚子勾住了魂。

良久，等这些人都说累了，郭业才找到机会开口。

他说道：“众位都误会了，我在外面的女人可不是什么野女人。”

杨凤怡道：“我们知道，不就是武媚娘吗？前些日子，还上门逼婚来着。您要是实在喜欢，娶进家来呀。在外面改名换姓地私置外室算怎么回事？是不是怕委屈了人家？”

“那哪能呢？”郭业解释道：“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你们听我慢慢说……”

然后，郭业就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道：“我这几天夜不归宿，可不是在外面风流快活，而是研究怎么制作香水呢！”

柴秀秀道：“夫君大人，您这就让我们姐妹为难了。你口口声声说是制作香水，但是东西呢？您又说没做成，让我们怎么相信你？”

“要不我对天发誓？”

“我们可不是逼着夫君发毒誓的恶毒女人！”

“要不我带你们去武媚娘那里看看？”

“万一您说得是真的呢？我们去了，岂不妨碍了您对付五大士族的计划？我们可担不起这个责任！”

郭业双手一摊，道：“那我就没办法了，你们说到底该怎么办？”

柴秀秀就等他这句话了，道：“我们要和您约法三章！”

“约法三章？唉，看来这是要给我立规矩了。但不知是约法哪三章？”

柴秀秀道：“第一，从今往后，不准娶任何女人进门！”

善花公主道：“第二，从今以后，不准置任何外室！”

孙小小怯怯地说道：“第三，从今以后，不准以任何理由逛青楼！”

郭业苦笑道：“看来你们都商量好了。我能说不吗？”

“你敢！”众佳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郭业点了点头，正色道：“能娶诸位娘子为妻，已经是我郭业几世修来的福分，再有非分之想，那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了！我保证，从今往后，再也不招惹其他女人。你们的条件，我答应了！”

柴秀秀这才站起身来，领着诸女施礼道：“多谢夫君！”

逼着郭业答应了约法三章，众女的脸上也都讪讪的，一时之间不知说什么好。

最后，还是柴秀秀猛然想起一件事来，道：“夫君大人，听您刚才说话的意思，那制作香水的事情，就全交给媚娘妹妹了？”

“是的，反正我是研究不出来了，给她试试。其实做不出来也没啥关系，光这个风声散出去，咱们的计划就算成功了一半。五大士族想必现在已经心里边犯嘀咕了。”

柴秀秀道：“武媚娘做不出来香水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要是做出来了，那可就后患无穷了！”

“瞧你这话说的，难不成武媚娘研究出怎么制作香水，还成了她的不是了？”

“您想啊，您做不出来的东西，她做能做出来。以后这小妮子的尾巴岂不会撬到天上去？您岂不会夫纲不振？”

郭业摇了摇头，道：“凤怡的武功远在我之上，也没见她的尾巴撬到天上去呀？再说了，我这夫纲不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武媚娘和我们可不一样。她又没被您娶进家里来，从名义上来讲，只是您结拜兄弟的老婆。这要了有了歪心思……”

“我手下的独当一面的人多了。每个人都有比我强的地方，我担心这个，担心得过来吗？”

“你……”柴秀秀一跺脚，道：“总之，把研究香水的事情交给武媚娘，就是不妥！”

郭业仿佛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秀秀你别生气，到底有什么不妥，你说呀！”

杨凤怡扑哧一乐，道：“夫君大人，您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武媚娘自己研究出香水来，又自己掌管那么大的生意，明面上，还跟咱们家没啥关系。您说，她怎么会把秀秀姐放在眼里？”

郭业这才恍然大悟，柴秀秀不是怕自己夫纲不振，而是怕她大妇的地位不稳！

仔细一想，柴秀秀的这个担心也不无道理。其实，有些话，杨凤怡还没有说出来。

钱可通神！

假如是郭业研究出来的香水，柴秀秀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往香水工坊里面塞人。但假如是武媚娘自己研究出来的香水，她就可以顶住柴秀秀的要求。

到时候，香水工坊赚的钱财，可就完全是武媚娘一个人说了算。她掌握了这么大一笔钱财，运用得当的话，就是谋夺大妇的位子也不是不可能！

虽然自己肯定不会抛弃原配之妻，但是李治初纳武媚娘的时候，又何尝想过废王皇后？

栽赃，嫁祸，暗杀，诸般手段使出来，难道自己一定不会着道？

想到这里，郭业充满歉意地说道：“你说的也有道理。可是，我都答应武媚娘了，再反悔也不合适吧？再说了，这也没法反悔呀！告诉她的配方，还能让她忘了？”

杨凤怡道：“不能收回来，那就只能摊薄了。其实，若不是香水这种涉及几千万贯的生意，秀秀姐也不会计较。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再弄一桩几千万贯的生意，交给秀秀姐？”

郭业苦笑道：“你们以为我是财神变的？张嘴就是几千万贯！别说几千万贯，就是几百万贯的生意都找不到！香水生意，那是赚的女……”

忽然，郭业眼前一亮，道：“有了！我还真想到了一桩生意！”

## 第1782章我等不及了

“什么生意？”

郭业道：“和香水只有一字之差，香皂！这门生意做好了，利润当不在香水生意之下！”

“香皂？那又是什么？”

“香水和香皂的作用其实差不多。比如一个人身上很臭，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第一个办法，就是喷上香水，把臭味遮住。第二个办法，就是用香皂洗澡，把臭味洗去，只剩下香皂的香味。”

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当然，如果能先用香皂洗澡，再喷上香水，那就再好不过了。”

柴秀秀听完了，却有些失望，道：“身上脏了，洗澡不就行了，何必一定要用香皂？”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用香皂比不用香皂，效果可好得太多了？”

“哦？那夫君的意思，是我们姐妹平时很脏了？”

没想到在这里被抓住了小辫子，郭业只得道：“那当然不是了。你们本来就干净，无论用水还是用香皂，都是一样的，我说的是别人。”

“别人？比如那个让夫君夜不归宿的武媚娘？”

“呃……咱们能不能别谈这个话题了。”

“不说这个话题也行。但是您这个香皂，具体如何制作呢？别又是一知半解的，最后来个半途而废！”

郭业傲然道：“夫人请放心，香水我是没什么研究，不过香皂嘛，那肯定是手到擒来！”

香皂和香水的价格差着几百倍，那技术含量当然也是天差地别。

所谓香皂的原料，一个是碱，一个是油，另外还需要少量的盐。

盐自然是不用发愁。

油分为动物油脂和植物油脂。一般来讲，动物油脂做肥皂，植物油脂做香皂。这两样东西，在大唐都不是什么稀罕物。

至于碱，在现代社会用的是火碱。这玩意儿，在大唐还真没有。不过这也难不倒郭业，古代最常见的碱的来源，就是草木灰泡的水，也就是枧水。

事实上，枧水就是肥皂的前身，很多人用它来洗衣服。

枧水里面含有大量的碳酸钠，已经勉强可以用来做香皂了。嫌效果不好，还可以加入一些白灰，得到一些不怎么纯净的火碱。

三样原料凑齐，制取肥皂的工作，正式开始！

可以说，郭业在制作香皂的过程中一帆风顺，第三天头上，一块香喷喷地肥皂，已经摆在了柴秀秀的面前。

“夫人请看，这就是香皂！”

“这就是香皂？怎么还有一股桂花味？”

“当然是因为里面加了一些桂花的汁液。香水虽然没做成，但我还是有些意外的收获！废话不多说，现在就请夫人沐浴更衣，试验一下为夫的发明吧！”

“现在就洗澡？这还白天呢？”

“白天怎么了？为夫已经一刻都等不及了！”

“那……好吧！”

一个时辰以后！

柴秀秀疯了一样从房内跑了出来，道：“夫君，您说的这个香皂，还真好使！妾身从来没感觉自己这么干净过！你闻闻，妾身现在是不是浑身香喷喷的？”

郭业提鼻子一闻，道：“夫人身上果然很香！其实香皂不光这个用途，用来洗衣服也不错。咱们以后要推出多个系列，全面占领高低端市场……”

他还没说完呢，柴秀秀用手扯了扯他的袖子，糯声道：“夫君~~”

“怎么了？”

“奴家想要……”柴秀秀媚眼如丝，呼吸急促。

“现在就那啥？这还白天呢？”

“白天怎么了？为妻已经一刻都等不及了！”

“那……好吧！”

没想到这香皂还有“催”“情”的功效，此次柴秀秀分外痴缠，郭业竭尽全力，才没有败下阵来。完事之后，他已经是腿软脚软。

“唉，我说秀秀，不就是个香皂吗？至于吗？”郭业大惑不解。

柴秀秀无限慵懒地答道，道：“当然至于了。你要是新得了一样宝贝，不先得先玩赏一番？”

“可你新得了香皂，已经用过了呀！”

“这话您可是说错了。事实上，妾身不仅仅得到了一块香皂，还得到了一个全新的身体！妾身就是想看看，这么干净的身体，欢好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郭业嘻嘻笑道：“那到底有啥不一样？”

“不同之处就是……不告诉你！对了！”柴秀秀忽然面色一肃，道：“现在约法三章要变成约法四章了！”

“啊？你要加什么条件？”

“从今天开始，你不用香皂洗澡，就不准上床！”

……

从那天开始，香皂就开始风靡秦国公府。郭业的那些妻妾们用完了香皂，都性趣高涨，大有“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的感觉！

一连半个多月，郭业都努力报效。让他深刻体会到了，其实约法三章，才是对他最大的保护！

这妻妾多了，真的是顶不住呀！

等这股风潮下去，大家都习惯了香皂带来的效果。郭业才有心思，开始香皂工坊的建设。

……

齐王府里，一场小会正在召开。

李佑道：“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外面都说秦国公府里面有什么香水和香皂，你们觉得咱们还要不要继续按照原计划行事？”

陇西李氏的族长李泉道：“无论是香水还是香皂，那都是女人用的玩意儿。和我们的琉璃生意不搭界，咱们的琉璃制作，当然可以继续。”

博陵崔氏的家主崔少泽道：“现在的关键是，要不要用琉璃器皿，做咱们钱庄的开路石。咱们有琉璃，人家有香水和肥皂。到时候拼斗起来，鹿死谁

手还未可知呀！”

“什么鹿死谁手还未可知，要我说，就是毫无胜算！”阴弘智高声道。

张亮冷哼一声：“国舅爷，您这话就说得太过了吧？咱们怎么就毫无胜算了？”

“勋国公，自从丢了不良人大统领一职，您的耳目，可是越来越闭塞了！您没听说吗？香水这个东西可不得了，女人抹了之后，遍体生香，滋阴养颜，青春永驻！”

殷宏智压低了声音，道：“我还听说了，每日抹香水，连抹上九九八十一年，就能长生不老！咱们的琉璃器皿怎么能和香水比？”

张亮道：“那你有没有听说，男人抹了香水，可以夜御十女。和尚抹了香水，可以成佛作祖。道士抹了香水，可以飞升仙界，商人抹了香水，可以日进斗金……”

“啊？香水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我怎么没听说过？”

“你当然没听说过！因为这就是我现编的！”张亮恨声道：“传言？传言能信吗？郭业那么大的权势，想要什么传言没有？你信传言，就等于信郭业！就等于完全被他骗了。”

殷宏智不服气地说道：“不信传言信什么？难道单单信你就对了？跟郭业斗了那么多次，你哪次斗赢了？”

“你……”张亮强忍怒气，道：“当然也不是完全信我，咱们应该相信的，是自己的脑袋！只要好好想一想，就知道什么长生不老，什么青春永驻，完全是无稽之谈！而且……”

他阴阴地一笑，道：“我怀疑根本就没有什么香水，更没有什么肥皂，郭业这完全是缓兵之计！”



## 第1783章双喜临门

张亮继续解释道：“两年前，郭业就是用缓兵之计，逼着咱们放弃了生产琉璃的计划。现如今，他不过是故技重施罢了！”

殷宏智道：“单凭猜的可不成，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我当然有。你们好好想想，要是郭业真有制作玻璃的技术，为啥会在咱们下了战书之后，不把玻璃工坊开起来，而是弄什么香水香皂？以玻璃胜琉璃，堂堂正正地击败咱们，岂不美哉！”

“你这也只能说明郭业制不出玻璃。但是香水乃是郭大宝的祖传秘方，至于香皂，更是有不少郭府的下人都亲眼见过。这两样东西岂能做得了假？”

张亮道：“你信谣言已经够蠢了，怎么还信郭府下人的话？郭府的下人，拿了郭业的钱，当然郭业说什么是什么。他就是让下人说屎是香的，那些人也得说！”

他继续道：“香水？祖传秘方？此事要是真的话，这都过去一个多月了，怎么还不见香水问世？我看这分明是他虚张声势！”

他还说道：“再说香皂。据说用了此物之后，洗澡特别干净。我就奇怪了，难道咱们平时洗澡就洗不干净？咱们有胰子，有枣豆，又何必非要他用那个什么香皂？”

张亮侃侃而谈，把阴弘智驳了个哑口无言。

李佑点头道：“勋国公此言有理。首先，到底有没有香皂，非常可疑。再者说了，就算真有什么香皂，也肯定没那么神奇的功效。这还真有可能是郭业故布疑阵！”

张亮道：“郭业用了一次缓兵之计，还想用第二次，这还真是小觑了天下英雄！咱们这次要将计就计，让他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李泉问道：“到底如何将计就计！”

“第一，琉璃工坊继续增加人手，全力开工，我要在一个月之内，看到价值千万贯的琉璃器皿。第二，咱们的钱庄也加速筹建，一个月以后，正式开业！”

说到这里，张亮阴阴地一笑，道：“郭业以为靠故布疑阵，就能拖延几个月的时间，没想到正是如此，让咱们看透了他的虚实！”

李佑道：“你们说，郭业一个月后看到咱们的钱庄盛大开业，并且有琉璃器皿相赠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表情？”

岑文本道：“什么表情老夫不知道，但是什么心情倒是可以猜上一二。首先他会后悔与我们五大士族为敌，然后他会恨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再然后……”

“再然后他会是什么心情？”

“再然后他就什么心情都没有了。”

“没有了？”

“因为他已经被气死了，哈哈！”

张亮道：“虽然老夫与秦国公不对付，但毕竟是同僚一场。到时候我会去他灵前吊唁的。当然了，老夫一向是酒后无德。到时候说出什么不好听的话来，秦国公在天之灵，想必也不会和老夫计较。”

岑文本道：“勋国公你这就太不厚道了，秦国公死都死了，你还去骂人家。

我去了可是要帮忙的。”

“帮忙，帮什么忙？”

“秦国公的众多妻妾，俱都是青春年少。他这一死，那些女子春归寂寞了咋办？我去了一定会替他好好地安慰一下这些未亡人……”

刑部尚书韦挺见他们越说越不像话，轻轻咳嗽一声，道：“诸位，大家都是有身份的人，还请积些口德。再说了，这还八字没一撇呢，别高兴的太早了，小心乐极生悲。”

正在这时，有个侍卫，捧着一个精致的木盒走了进来，道：“启禀王爷，王妃派人给您送来了这个。”

“这是什么？”

“据说是香皂！”

“香……香皂？怎么可能？啊……不，我是说，她哪来的香皂？”

“据说是秦国公府往长安城四品以上的官员家里，每家都送两块。一个是桂花味的，一个是菊花味的。”

“你……”李佑咬了咬牙，道：“退下！”

“是！”

木盒安安静静地躺在桌子上，在场的众人却比木盒还安静。

刚才大伙还信誓旦旦地说，香皂纯属子虚乌有，现在成品都送到眼前了，这可怎么说？

良久，阴弘智才轻轻地咳嗽一声，道：“要不……咱们看看？”

张亮没好气地说道：“看就看吧，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香皂吗？我就不信，比胰子更好使！”

盒子打开，一块四四方方的橙色物事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提鼻子一闻，还有阵阵桂花的清香。

“这就是香皂？看起来也没啥了不起的？”张亮不屑地说道。

殷弘智道：“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比什么胰子呀，澡豆呀，卖相可是强多了！再说了，这玩意儿是用来沐浴的，又不是拿来玩赏的，要那么好看干什么？”

“哼，未必会有胰子好使！”

“我不跟您抬杠，咱们一试便知。”

命人打上一盆水来，齐王李佑捋起袖子，用香皂洗了一把手。然后，他把手放在鼻子底下一闻，脸色顿时无比的难看。

“王爷，怎么样？”张亮迫不及待地问道。

“本王不想说，你们自己试试吧！”

……

等大家都把手洗完了，现场再次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这下子，阴弘智都不敢说话了！

他知道，自己要是再说话，就得受了迁怒！

良久，张亮才叹了一口气，道：“好吧，我承认，这个叫香皂的玩意儿，好像是比胰子好使一点。”

岑文本道：“呃……香味也比胰子好一点！”

李泉道：“不得不说，似乎真的洗得干净了一点，但是差别不大！”

李佑冷笑道：“你们都活了几十岁的人了，怎么比本王的面皮还薄？承认

香皂远胜于胰子有那么难吗？连现实都不敢面对，还想着对付郭业？真是笑话！”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假如大家都是这个度量，我看咱们以后也不用见面了。孤王也任命了，以后就做个闲散王爷……至于你们，赶紧向郭业磕头求饶，兴许还能保全富贵！”

李佑这话真是阴损毒辣，把众人说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岑文本嗫嚅道：“我们也不是不敢面对现实，只是那个香皂虽然比胰子好，但也没到天差地别的地步。况且这般神奇之物，想必造价不菲……”

“别说了！”张亮高声打断了岑文本的话，道：“岑侍郎不必自欺欺人。咱们这些大老爷们都能感到胰子和香皂的明显差距，在女人的眼里，那还真就是天差地别！”

然后，他对着李佑躬身一礼，道：“齐王刚才所言，振聋发聩，亮受教了！我承认，原来我想错了，香皂比咱们日常用得胰子和澡豆强得多。此物日后必将大行于世！”

李泉问道：“咱们的钱庄计划，是不是要暂缓？”

“那倒是不用！”张亮摆了摆手，道：“香皂虽然确实算是一个利器，但远没有到一锤定音的地步。”

“那是为何？”

“此物虽好，但还是有替代品的，有香皂是最好，但没有香皂，也能用非常便宜的胰子和澡豆代替。”

“那咱们的琉璃器皿，也可以用瓷器替代呀？”

“不，没有人会真的拿着琉璃器皿吃饭。咱们的琉璃器皿，替代品应该是金银珠玉。这些东西的价钱比琉璃器皿还贵。所以说，香皂和琉璃完全不同。”

阴弘智又问道：“那要是郭业还制出了香水呢？那个东西总没有替代品吧？”

“不可能。郭业又不是神仙。能在短时间内把香皂制出来已经是邀天之幸了，又怎么可能制出香水？”

正在这时，还是原来那个侍卫走了进来，道：“启禀王爷，王妃又让人给您送来了一样东西。”

李佑紧皱眉头，道：“这次又是什么东西？”

“香水！”

## 第1784章香水的威力

张亮再也忍不住了，道：“尼玛郭业，麻子不叫麻子，他是坑人呀！既然要送香水和香皂，一块送来不就行了，怎么还分两次？这是诚心要气死老夫吗？”

齐王李佑道：“勋国公还请稍安勿躁。您来得隐秘，秦国公怎么知道您到了小王的府中？依小王之见，他这未必是要气您的！”

“那你说，他因何要分两次赠送？”

“呃……小王也不清楚。不过这事并不重要，咱们还是先看看香水吧……”

齐王李佑说得对，这事还真不是郭业故意为之。

事实上，郭业和张亮同时得到了香水制作成功的消息。

张亮应该怨恨的人是武媚娘。

其实，郭业距离成功制作最为简陋的香水，只有一步之遥。单用花瓣制作香水当然不行，必须想办法提取花瓣中的精油。

不得不说，一代女皇的智商，那还真是杠杠的。

武媚娘也意识到香水制作中的主要问题，是香味不足。于是乎，她触类旁通，利用郭业的蒸馏装置，巧妙的提取了鲜花的精油。

完成了最为关键的一步，以后就简单多了。在郭业制成香皂之后不久，世界上的第一瓶香水也诞生了。

但是，武媚娘并没有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郭业。

最近半个月以来，郭业因为一直被家中的娇妻美妾压榨，腿软脚软，哪还敢来找武媚娘？小丫头心里的那份幽怨那就别提了。

于是乎，她准备大干一场，让郭业对自己刮目相看。

所以，武媚娘就秘密制作了大量的香水。然后，打着秦国公的名义自己推广花露水。很不巧，她的香水推广计划，和郭业撞车了。

结果，就形成了同一户人家，同一天内，收到秦国公府两次赠礼的困境。

齐王李佑当然不知此事的前因后果，此时此刻，他正在打开一个精美的木盒。

木盒打开，就是一个非常小的瓷瓶。

张亮道：“这么小的瓶子，能装多少东西？郭业那家伙还真是够小气的。”

李佑苦笑道：“此物越小，咱们越应该担心。这可能是郭业小气，但还有可能是物以稀为贵。说不定以后，这香水就会价比黄金。”

“哼，那还要看此物到底值不值得人们追捧！”

李佑把香水瓶子打开，屋内顿时就荡漾起一股令人无比愉悦的香气。此香像是花香，却又远胜花香，暗香浮动，馥郁芬芳。

闻到此香，如同置身于百花园中众花环绕，又如同回到了多少年前，闻到了心上人那充满诱惑的体香。

“这香味……”李泉的脸上微微一黯，道：“王爷，李某不才，想求您一件事儿。”

“李家主有话请讲！”

“能否把这瓶香水赐予在下？唉，多少年了，又闻到了熟悉的味道。”

博陵崔氏的家主崔少泽当场就不干了，道：“你拉倒吧，咱们谁不知道谁呀？还几十年前？几十年前哪有香水？王爷，您别听到他的！这香水给我！我给家里的小妾用，想必别有一翻情调。”

“老夫说熟悉的味道，又没说味道是香水散发的。那是老夫第一个女人的香味。当年我才十四岁。我们的事被老爷子知道了，把她沉了塘，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闻到过这个香味！”

“编，你接着编！编故事谁不会？王爷，我也不说让您把香水赐给我了，我买，我买还不成吗？我出一百贯！”

李泉道：“比钱财你能比的过我？我出二百贯！”

“两百二十贯！”

“三百贯！”

“三百……五十贯！”

李泉一咬牙一跺脚，道：“五百贯！”

“好，你够狠，这瓶香水就是你的了。”

阴弘智道：“你们瞎吵吵什么？王爷说卖了吗？什么你的我的，那是王爷的！他说给谁就给谁，跟钱没关系！”

然后，他又对李佑道：“王爷，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老妻，也就是你的舅妈，自从女儿失踪之后一直愁眉不展。您还是把这瓶香水给我吧，我哄她开心，也算是您给舅妈尽孝了！”

李佑往四下里扫视了一眼，叹了一口气，道：“看来孤王是大位无望了，怎么身边全是利令智昏之人？你们仔细看看，那盒子里，还有个纸条呢！”

他把纸条拿气来，高声念道：“这是我的，谁也不准跟我抢！只准闻，不准用！”

纸条没有落款，但众人都明白，那必定是齐王妃亲手所书。

这下大家都没脾气了，一阵唉声叹气。

忽然，李泉眼前一亮，道：“郭业送香水，肯定不会只送了齐王府一家呀！你们等着，老夫去去就来……”

“我这肚子不得劲，我要上趟茅房！”

“我忽然想起来家里还有点事……”

众人站起身来就要往外走，张亮垫步拧腰，站到了门口，双手一伸，道：“干什么？你们想干什么？耍这套把戏骗谁呢？今天谁也不准走！”

李泉面色尴尬，道：“刚才我们是有点夸张，但大部分也是真情实感。这香水一出，想对付郭业就是千难万难。再在这待着，也没啥意思不是？”

阴宏智感到了巨大的智商差距，道：“你……你们……”

张亮叹了一口气，道：“五大士族的家主什么没见过？怎么会面对香水如此失态？不管有没有那张纸条，他们都会以这个理由开溜的。”

崔少泽道：“也谈不上欺骗，我们就这么走了，咱们的面子上都好看一些……把话说开了，无非是让大家尴尬罢了，于事何补？”

张亮道：“你们这么想就不对了。我承认，郭业有了香水，是立于不败之地，但那也并不意味着他一定能打败咱们呀！”

“您的意思是？”

“香水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比起咱们的琉璃来，还是有不少劣势的。第

一，它是百花精华制成，想必不耐久存。用来做抵押品，肯定是不大妥当。”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第二，郭业送礼只送了这么小一瓶，想必香水的价格十分昂贵。对那些存钱少的人说，毫无意义。而咱们的琉璃器皿就不同了，有贵的，还有便宜的，贫富皆宜。”

李泉道：“就算琉璃比香水占了些优势，但是，咱们的钱庄新开。远没有长乐坊大钱庄信誉好。到时候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张亮沉声道：“咱们之前定计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这次不要投机取巧，就是要和郭业硬抗！怎么仅仅一个胜负未知，就把众位家主吓住了？”

崔少泽道：“倒不是被吓住了。只是咱们优势不大的话，和长乐坊大钱庄竞相杀价，很显然就赚不到什么钱了，甚至有可能会亏本。下了那么大的本钱，却仅仅得到这么一点收益，不值当的。”

张亮冷哼一声，道：“你们光看到钱财的风险，就没有看到别的？钱庄开起来，咱们固然是赚不到多少钱，但是郭业呢？他的长乐坊大钱庄就好过了？敌人的损失，就是咱们得利！”

崔少泽道：“话虽如此，但是拿我们五大土族的钱和郭业对拼，而你们其他人却坐山观虎斗，不怎么合适吧？”

李泉道：“假如勋国公执意按照原计划行事，也不是不行，不过这章程就得改一改了。”

“怎么改？”

## 第1785章拼死一搏

李泉道：“钱庄的生意，不能光是我们五大士族出钱！您、齐王、韦尚书还有岑侍郎，人人有份！想对付郭业，光让我们五大士族冲锋陷阵可不成。”

“那不知我们几个人要出多少钱？”

“我们五大士族总共出五百贯钱，你们四位，每人拿一百万贯钱出来吧！”

张亮点点头，道：“此言合情合理，老夫同意了。”

拿出一百万贯来，李佑也是一阵肉疼，道：“唉，一百万贯，已经是本王全部的家底了。好，为了对付郭业，这钱本王出了！”

韦挺沉声道：“我韦家世代簪缨，一百万贯，也拿得出来。”

只有岑文本苦着脸道：“我可比不了你们，本官全部身家也不过是五十万贯左右！而且，这也不能全拿出来。堂堂的中书侍郎变卖家产，那也不像话呀。”

张亮道：“岑侍郎，您这么说可就不够意思了。哪次说起郭业来看，您不是咬牙切齿，赌咒发誓要让郭业家破人亡。怎么一到动真格的就缩回去了呢？”

“我不是缩回去，关键是真的没钱呀！您也不是不知道，这些年我一直做中书侍郎，负责给陛下起草诏旨，这差事能有什么油水？光靠那点俸禄，攒不下多少钱。”

李泉道：“那您实话实说，到底能拿出多少钱来？”

“二十万贯！”

李泉点了点头，道：“您看这样成不成，除了这二十万贯以外呢，您再以您的家产为抵押，从我这借三十万贯。”

张亮道：“那也才五十万贯，还差得远呢！”

“别急呀，另外呢，我再送五十万贯给岑侍郎！”

岑文本大喜道：“还有这好事？李家主真是慷慨，多谢，多谢！”

“别谢，别谢。我话还没说完呢。这五十万贯，只是在您的名下，本钱还是我的。到时候咱们赚钱了，这五十万贯钱该分多少红，还得给我李泉。”

“那要是亏了呢？”

“那就先亏您自己的本钱，亏完了您的五十万贯本钱，那没办法，就只能从老夫这五十万贯里扣了！”

岑文本苦笑道：“我听明白了，这五十万贯钱，其实还是您的，我就是应个名儿。您之所以这么做，无非是让大家承担的风险一致。你们亏多少钱，我就得亏多少钱。”

“岑侍郎够聪明，就是这个意思。但不知您意下如何？”

“我要是说不呢？”

“那钱庄的事儿就算黄了。对付郭业，可不能单单我们五大士族出力。”

岑文本想了一下，道：“好，为了对付郭业，我就拼这一把！”

张亮道：“那咱们就一言为定，这些日子，全力制造琉璃器皿，一个月之后，再放手一搏！”

.....

.....

郭业并不知道反郭联盟的这番谋划，当然，即便他知道了，也丝毫不会放在心上。甚至，还会有些乐见其成。

五大士族要是一直循规蹈矩的，郭业还真拿他们没办法。但是假如他们不甘寂寞，非要对郭业发动商战。

郭业手握香皂、香水、玻璃这三个大杀器，包管能让五大士族亏得一塌糊涂！

至于他自己呢，虽然玻璃会小亏一些，但完全可以从香皂和香水这两样利润巨大的生意上赚回来。

此时此刻的郭业，正沉浸在改变世界的喜悦中。

现如今的他 and 刚穿越之时的他，志向完全不同。

想当初，郭业的志向，说好听点，那就是事业和爱情。说实话，就是金钱和女人，如果能当个小官，那就更好了。

现在的郭业，论钱财，几千万贯的身家，十几辈子都花不完。论女人，家中的娇妻美妾个个都是绝色佳人，前些日子差点忙活不过来。论权势，大唐比他权势大的人，现如今不过是一掌之数。

都到了这个份上，郭业追求的就是改变世界，改变历史了。

历史他倒是改变了不少，至于改变世界，则从香皂和香水开始。

现如今长安城内，谁不知道这两样物事？

尽管这两样东西，都价格不菲。一小瓶香水，就得花上一个五品官一个月的俸禄，但还是受到了无数女人的追捧。

贵妇们把香水和香皂视为增加夫妻情趣的无上利器，千金小姐把它们当成了时尚的象征。

至于青楼女子们，用了它们以后，度夜之资马上翻倍！

事实上，追捧这两样东西的，不光有女人，还有男人。

男人们用香皂，当然是用来洗澡。

至于香水……他们给喝了！

这年头，都是低度酒，能有一二十度就算不错了。香水的主要成分是高度酒，填补了市场空白，还真对了不少人的口味。

也不知是谁发现了这个秘密，直把香水当成了佳酿，还把香水命名为“百花仙酒”。随着这个称号越传越广，香水可以喝，已经成为了不是秘密的秘密。

郭业听到了这个消息，还真是哭笑不得。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非常初级的香水，全部的原料都是可以入口之物，喝了应该对身体没啥坏处。

如果说“百花仙酒”的传说，还算有点道理，那其他的传说就有些无厘头了。

有传言说，抹了香水之后，没有子嗣的夫妻可以早生贵子！还有人说，香水集了百花之精华，长期服用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

更离谱的是，有人宣称喝了香水，可以包治百病！

这可不成，有了病不去看大夫，那不是害人性命吗？郭业赶紧辟谣。

不过辟谣的效果病不怎么好。

事情的关键在于，香皂和香水之所以有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传说，就是因为它们供不应求！



尽管郭业事先储备了大量的桂花和菊花，但现在可是冬天，只有用的，没有补充的。为了保证不断货，每日生产的香水和香皂必须限量。

再加上香水和香皂被人们开发出了那么多用途，怎么可能满足得了市场的需要？

距离产生美，人们对于见不到事物，自然充满了无比美好想象。

再加上后来确实买不到，更把郭业的辟谣看成了一场巨大的阴谋——秦国公故意说香水不好，是准备把香水全卖给高官贵戚，不卖给咱们这些平民百姓！

郭业对此还真是有口难辩。

除了以上的影响之外，这事还造成了一个郭业也不知是好是坏的影响。

这个影响就是萧廷与他的老婆和离了。

萧廷，乃是原来的尚书右仆射萧瑀的二儿子，更是郭业的冤家对头。当然，在萧瑀被李二陛下赶去岭南吃荔枝之后，他已经对郭业毫无惧威胁了。

萧廷的老婆是李二陛下的大女儿襄城公主。

李二陛下正是看在他尚主的份上，才没让他和老爹一起，发配岭南。

据说襄城公主非常贤惠。

别的公主即便出嫁了，也会住在朝廷建造的公主府里。而她却主动要求不建公主府，就住在夫家。

萧瑀被李二陛下罢官之后，萧廷心里不顺，对襄城公主动辄打骂。而她呢？却逆来顺受，从不去李二陛下面前告状。

现如今，她却主动与萧廷和离了。

这里面香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原来，襄城公主虽然美貌无比，但是有个和杨贵妃一样的小缺点——狐臭。为此她非常自卑看，养成了谨小慎微、逆来顺受的性格。李二陛下对她的遭遇一直恨其不幸，怒其不争。

后来，正是因为有了香水，让襄城公主重拾自信，毅然决然地与萧廷和离。

李二陛下知道她那个决定的当天，向郭业索要了十瓶香水，一饮而尽。并且亲提了“九天仙露”四个字，送给了郭业的香水作坊。

从那以后，香水又名九天仙露，名气越发大了！无数人翘首以盼，想知道这个改变了大唐公主命运的宝贝，到底多么神奇。

时光悠悠，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五大土族的钱庄开业了！

郭业站在长乐坊大钱庄的总部之前，看着眼前排成长队，等着领香水赠品的百姓，心中暗暗说道，五大土族，张亮，不作死就不会死，你们咋就不知道呢？

## 第1786章商战第一天

反郭业联盟新开的钱庄，叫做五德钱庄。

长安城总共一百一十坊，两个市。所以，五德钱庄总共开了一百一十一个分号。至于总部，就只和长乐坊大钱庄的总部隔了一条街，很有一些针锋相对的样子。

五德钱庄的东家里面，要说谁最关心这桩生意的成败，那就得说是岑文本了。

没办法，他的实力最弱。

和李泉签了那个合约之后，只要钱庄亏损两成，他投入的那些钱就算完了。继续亏损，他就得变卖家产，弥补李泉的损失。

假如亏损到了五成，那堂堂的中书侍郎就不名一文了。

“乡亲们快来看看呀，上好的琉璃盘，琉璃碗呀，不用您买，只要存钱就能拿回家呀。存一百贯钱得一个琉璃盘，您就是买都没有这么好的价啦！”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只要来我们五德大钱庄存钱超过一百贯，所有琉璃器皿五折！”

“开业大酬宾，存钱过十贯，免费赠送琉璃球一个！多存多送！”

伙计们敲锣打鼓，喊得嗓子都哑了，结果呢，来的客人却是聊斋无几！

岑文本像个急猴子一样，在五德大钱庄门前来回走动，不停地催促，“大声点！大声点，没吃饭是怎么着？”

“别光在咱们门口喊，其他街上也要去。最好到长乐坊大钱庄门口给我拉人！”

“都精神着点，怠慢了客人，我唯你们是问！”

正在这时，街边走来了一伙人，却原来是五大士族的家主、勋国公张亮，以及齐王立佑。

张亮老远就听见岑文本在那吵嚷不休了，皱眉道：“岑侍郎，还请自重身份，堂堂的中书侍郎，如同市井村夫一般叫嚷，成何体统！”

“我这不是着急吗？咱们这么大笔的钱财投进去，怎么就没啥客人呢？”

“您怎么那么糊涂呀，咱们这是钱庄，又不是酒肆，怎么可能整日里宾客盈门，那也太夸张了！现在客人少，很正常，完全正常。”

岑文本这才顾得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道：“在下没做过生意，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受教了！受教了！既然如此，咱们去店内叙话，边喝边聊。”

几个人刚要迈步往里走，有个伙计拦住了去路，道：“勋国公，小的有件事想跟您说。”

“你是何人？”

“小的就是这五德钱庄的伙计，名叫钱大开！”

张亮一皱眉，道：“你不是五大士族的人？”

“启禀勋国公，小的原来是长乐坊大钱庄的伙计，后来五德大钱庄用二十贯钱一个月，把小的挖了过来。”

“原来如此。那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

“呃……以前咱们这种情况算正常，但是现在，这种情况非常不正常！”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咱们的条件太优厚了，粗略算来，琉璃器皿算是打了个对折。这么便宜

的事情，往常就得被人踏破门槛子。但是今天，不温不火，有古怪！”

张亮道沉声：“这都是你的猜测，做不得准的，退下，休要乱我军心。”

钱大开不卑不亢地说道：“小的每个月拿你们五德大钱庄二十贯钱，可不能光拿钱不办事。我敢肯定，长乐坊大钱庄那边是出了反制措施，您最好还是去看一下！”

他这话刚说完，就有两个伙计垂头丧气地从街那边走来。

也真难为岑文本那么大岁数了，三步并作两步走，两步并作一步行，来到了那两个伙计的近前，道：“怎么回事？不是叫你们去长乐坊坊钱庄门口拉人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唉，您是不知道呀！长乐坊大钱庄的门前，被围了个人山人海，根本就挤不过去呀！”

“你们怎么那么笨呀，挤不过去，就在外面喊！我就不信了，咱们让了这么大的利，就没人动心。”

“您也太小瞧我们哥俩了，咱们就是吃这碗饭的，怎么可能不喊？但是没人理我们。”

“那是为何？”

“听说长乐坊大钱庄也有优惠活动，只要存十贯钱，就有一小瓶九天仙露送，大家都在等九天仙露呢！”

“这不可能，香水原来卖五十贯钱一瓶还供不应求。现在怎么可能存十贯钱就送一瓶？”

“这我们也打听了，此次的瓶子比原来的瓶子还小，不但瓶子小，还没装满。大概只相当于以前的一分量都不到。”

“那么点香水够干什么用的？”

“他们管这个叫香水小样，大概也就能用一次。”

“那也太抠门了吧？”

“这已经算是不错了。现在香水有价无市，说是五十贯钱一瓶，但你就是拿着一百贯钱也买不到。现在存十贯钱就能领一瓶，转手就能卖不少钱！比咱们的琉璃器皿划算多了！”

张亮道：“看来咱们还是低估了香水的威力。这玩意儿可比琉璃器皿的吸引力大多了。”

李佑道：“琉璃器皿拿钱就能买着，只是价格昂贵罢了。但香水却有钱都买不着，人们自然要先购买香水。更何况就算从得利的角度来讲，咱们今天让的利也远不及长乐坊大钱庄。”

岑文本着急道：“那怎么办？难道咱们就这么坐以待毙？”

张亮想了一下，道：“没关系，九天玉露本来就制作不易。即便每瓶装的只有之前的十分之一的量，这么多人需要的数量也很恐怖了。所以，我的意思是，等！”

“等？”

“对，等他的九天玉露用完了，人们自然会来买咱们的琉璃器皿！”

李佑挠了挠脑袋，道：“勋国公，此言不妥吧。本王虽然不懂做生意，但也知道，人们手中的钱财是有数的，要是人们把钱都存到了长乐坊大钱庄，咱们就是再有什么神妙的招数也不好使了。”

李泉也说：“九天仙露制作不易，那只是咱们的猜测。万一郭业留了一

手，实际上他能大规模地制作此物。咱们错过了这几天，可就一年都缓不过劲来。”

崔少泽道：“李家主这个看法还是太乐观了，咱们的五德钱庄是新开的，既没有名气，又没有信誉。开局不利，这块牌子就算砸了！”

张亮道：“那众位家主的意思呢？”

李泉说道：“咱们只能等一天的时间，如果明天郭业的香水还供应充足，咱们就只能想别的办法了！等，肯定是不行的。”

张亮点点头，道：“那就依李家主之言！”

第二天，几个人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挤进了五德钱庄。不是五德钱庄的生意太好，而是长乐坊大钱庄门口排的队，都到了他们这条街了！

李佑问道：“怎么外面挤了那么多人，难道说真如勋国公所言，长乐坊大钱庄的香水已经供应不足了？”

张亮苦笑道：“不好意思，这次我又猜错了。事实上，他们的香水一直供应正常。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是因为昨天很多人没有听说过此事，现在消息传扬出去，人们都来占便宜了！”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张亮叹了一口气，道：“张某一错再错，现在也不知如何是好。李家主您见多识广，不知可有办法？”

李泉道：“既然在稀缺性上比不过他们，咱们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降价！而且不能只降个一星半点的。咱们要让人们觉得，在五德钱庄存钱，比在长乐坊大钱庄存钱，划算得多！”

“那降多少？”

“原来是存一百贯钱可以领走一个琉璃碗，从现在开始，存一百贯钱，可以领走三个！”

岑文本听完了这话，眼前一黑，道：“李家主，使不得呀！”

## 第1787章定计

李泉这次的步子的确是迈得大了一点。

以最常见的琉璃碗和琉璃盘为例，按市价来说，大概是值两百贯钱。

五德钱庄开业大促销，存一百贯钱可以得一个琉璃盘，这个琉璃盘当然不是赠品，只能算是钱庄给予顾客的抵押品。顾客把那一百贯钱取走的同时，要把琉璃盘还回来。

从本质上来讲，这和所有的琉璃器皿五折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把现有的琉璃器皿价格降低到了原来的一半。

尽管让利幅度如此之大，但是五德钱庄的毛利润依旧十分丰厚。

这些琉璃器皿的成本实在是太低了，如果能以这个价格大量销售出去，用不了多久，岑文本就能赚个盆满钵满。

不过，因为和长乐坊大钱庄竞争的关系，李泉一发狠，继续把价格继续降低了三分之二，那结果就完全不同了。

五大士族的琉璃工坊，完全属于五大士族。五德钱庄却还有着韦挺、李佑、张亮以及岑文本的股份。这两者之间，财物当然是相互独立的。

为了打击郭业，他们约定，琉璃工坊以成本价向五德钱庄供应琉璃器皿。五德钱庄在得到这些琉璃器皿之后，自负盈亏。

现在，李泉规定，一百贯钱可以买三个琉璃碗。这已经是五德钱庄从琉璃工坊的拿货价了。

表面上看一进一出，五德钱庄并没有赔本。但是实际上五德钱庄还有伙计的开支、房子的租金等成本。

可以说，这个价格已经完全是在赔本赚吆喝了。

李泉一皱眉，道：“怎么？岑侍郎您不同意？”

“我当然不同意了！”岑文本大声道；“你们几位家大业大，可以亏得起。可是我岑文本为官清廉，根本就没有多少积蓄。照这样下去，我那二十万贯的本钱恐怕会血本无归！”

李泉道：“岑侍郎还请稍安勿躁。事情没有您想象的那么严重。伙计的工钱和房屋的租金，折合到每天的成本中，根本就没有多少钱，不会让您的本金伤筋动骨。”

张亮也劝说道：“岑侍郎，您拿出二十万贯钱来，到底是想要对付郭业，还是想要赚钱，可不要本末倒置。这么说吧，如果拿出五万贯钱来就能让郭业家破人亡，您干不干？”

一提到郭业，岑文本就有精神了，道：“只要能让您郭业家破人亡，别说五万贯，就是五十万贯，我也愿意！”

“还是的呀，李家主这番谋略，摊到您的头上，也不过是四五千贯的损失。您有啥承受不了的？”

“可你们这样做，能让郭业家破人亡吗？”

张亮叹了一口气，道：“当然不行。不过如果没啥意外的话，这一番降价足够让他伤筋动骨！咱们这可是硬生生把价格降低了三倍，郭业如果跟着咱们同时降价，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那他要是不跟呢？”

“那样的话，长乐坊大钱庄的客户全被咱们五德钱庄抢去，他的损失也不

会少。无论他如何选择，这个亏他算是吃定了！”

“那……好吧，就依二位所言！”

五德钱庄的新价格的牌子一挂出去，效果立竿见影，顿时就宾客盈门！

无它，五德大钱庄的琉璃器皿实在是太便宜了！相当于原来一百二十贯的东西，现在二十贯就可以买到！这么大的便宜谁肯不占？

现在的情况是完全反过来了，五德钱庄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而长乐坊大钱庄却是门可罗雀。甚至有不少人从长乐坊钱庄取钱，转存到五德钱庄去。

有了这么鲜明的对比，尽管知道现在每时每刻都在亏钱，岑文本还是大为满意。

他心中暗想，我岑文本为了争取客户，承受了四五千贯的损失。你郭业难道就好受得了？眼睁睁看着大量的客户被我们五德钱庄抢走，你一定会郁闷地想吐血吧？

嘿嘿，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迟早我会让你家破人亡！跟我岑文本做对，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

……

其实，事情和他想象的不大一样。

长乐坊大钱庄总部，郭业、柴令文和梁二少整治了一桌酒席，正在开怀畅饮。

岑文本以为会气急败坏的郭业，此时气定神闲，丝毫不见慌乱之色。

梁二少道：“秦国公，现在的客户可是都跑到五德钱庄那边去了，咱们到底该如何应对？”

郭业道：“梁兄不必着急，不就是降价吗？他降咱们也降。嘿嘿，我那些香水的成本，可是超出人们想象的低。要是打起价格战来，五大士族必输无疑。”

“那咱们现在就降价？”

郭业却摇了摇头，道：“降价的事情不必着急。具体应该什么时候降价，到底应该降多少，可是大有学问。”

“学问？”梁二少的眉头微蹙，道：“现在人家五大钱庄已经出招，难道现在不是降价的最好时机？”

“当然不是了。”

“为啥？”

“因为我也不知道应该降多少。要是咱们一下降的太多，把五大士族给吓住了，他们缩回去怎么办？”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蛇不死，反受其害，咱们这次一定要让五德大钱庄亏得把裤子都当了，可不能操之过急。”

“那也不能这样一直等下去吧？”

郭业微微一笑，道：“梁兄别着急，咱们降价的时机应该马上就要到了！”

正在这时，有个侍卫匆匆跑上前来，躬身行礼，道：“启禀秦国公，有消息了！”

“拿来我看！”

那侍卫从怀里珍而重之地拿出一个绢帕，绢帕打开，里面却是叠得四方方的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

郭业把纸打开，仔细看了一眼，微微一笑，道：“没意思，真没意思。这刚刚开始呢，五大士族就已经把底牌出尽。就这么把他们赢了，我还真是有点胜之不武的感觉。”

“秦国公，这究竟是什么消息。”

“此乃我在五德大钱庄内安排的眼线传来的！有道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了这个消息，五德大钱庄就死定了！”

柴令文道：“不会吧……为了这种事，你竟然往五德大钱庄内派密探？”

“谈不上什么密探，只是他们从咱们的长乐坊大钱庄挖人，被我计就计罢了。这个钱大开还真不错，没想到这么快就取得了他们的新任，获得了这么重要的消息。”

“那张纸上到底写的是啥？”

“这上面说，现在五大士族用来抵押的琉璃器皿，已经是成本价了！”

“那咱们只要把香水的价格再降低三倍，岂不就稳赢了？”

柴令文道：“打败却是不难，怕只怕他们败而不死。秦国公，你说这次应该降价多少？”

郭业想了一下，道：“我的意思是，价格还是降三倍。要不然很难对五德钱庄构成威胁。不过，放货的速度要缓一半！”

柴令文和梁二少都是聪明绝顶之人，一听就明白郭业做了什么打算，都对郭业竖起了大拇指！

柴令文摇头晃脑的说道：“兵法有云，能而示之以不能，用而示之以不用。秦国公此举，深得兵法之三昧！高，实在是高！”

梁二少也说道：“您还真是有做生意的天分，哪怕不在朝为官，也必成一代巨富。我姓梁的服了！”

郭业被这二位夸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道：“雕虫小技，不足挂齿。人家五大士族能不能上当，还不一定呢！二位谬赞了。咦？对了……”

他用手点指二人，道：“你们俩以前不这样呀，即便对我再佩服，也很难会宣之于口，说不定还会出言讥讽我呢。怎么今天一反常态？到底是有什么阴谋？”

柴令文道：“此一时彼一时也。您想当初是益州侯，现在却是秦国公。虽然我们二人不是趋炎附势之人，但也知道和您的巨大差距。对您表示恭敬也是应该的，那句话叫什么来着……”

他一拍脑袋，道：“对了！不服高人有罪！我们二人今天不过是承认现实罢了。”

梁二少也道：“光是会当官、会经商也就罢了，最关键的是，您还能发明出九天玉露和香皂这等神奇之物，这份才情，我姓梁只能说，服了！我彻底服了！以后唯您的马首是瞻！”

这两个人还夸起来没玩了，郭业没法接话，只得转移话题，道：“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计策实在是太简单了一点，五大士族不会上当？”

“会！肯定会！”柴令文和梁二少异口同声得答道。

## 第1788章上钩

长乐坊大钱庄的变动，当然瞒不过五德钱庄的众位股东。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李泉不由得哈哈大笑。

他说道：“郭业这小子计穷了！把价格降低到原来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他想和咱们正面硬抗。而出货速度变慢，那就只能说明他已经抗不住了！我们已经胜利在望！”

张亮道：“那咱们该怎么办？继续按现在的价格抛售琉璃器皿？”

岑文本此时兴奋的满脸通红，道：“勋国公此言差矣。咱们到底是要赚钱，还是要对付郭业，不可本末倒置。这可是您刚才对我说的话，怎么转眼就忘记了！”

他继续说道：“现在去咱们两家的客人差不多，只要咱们再加一把劲，长乐坊大钱庄就顶不住了！这个时候，正应该乘胜追击，怎么能放松？”

李泉道：“此言有理！咱们五德大钱庄新开，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名望。如果能打败长乐坊大钱庄，一举成名。就是损失上千万贯的钱财，也可以接受！”

张亮道：“二位也太小看郭业了。就算咱们猜得正确，现在郭业已经亏本了。但是比起家底来，咱们还不如人家秦国公呢。再这么降下去，恐怕最先坚持不住的是咱们！”

岑文本连连摇头，道：“您这话又说错了！我敢肯定，先坚持不住的，不是咱们，而一定是郭业！”

“哦？那是为何？勋国公有何高见？”

“高见谈不上，只不过是有点小小看法。”

岑文本手捻须髯，得意的说道：“不错，郭业的本钱是比咱们雄厚，但是您别忘了，长乐坊大钱庄可不是他一个人的。他只是占了一小部分股份罢了！”

“你的意思是，即便他愿意亏钱，其他股东也未必愿意？”

“然也。咱们愿意亏钱，那是因为咱们的目标就是打垮郭业。而长乐坊大钱庄的其他股东呢，想的却是赚钱，不可同日而语。所以说，继续拼下去，咱们的赢面很大！”

“那您说咱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当然是继续降价，把长乐坊大钱庄的客户全抢过来！”

张亮皱眉道：“此言不妥吧。即便其他的股东不肯亏钱，但咱们要是做得太过分，长乐坊大钱庄受的威胁太大，难道他们还能有别的选择？”

李泉道：“他们当然有别的选择，那就是避而不战。”

岑文本道：“正是如此。如果他们选择和咱们正面硬抗，就会损失大量的钱财。但是假如他们选择避而不战，那就会损失长远的信誉和少量的钱财。”

他嘿嘿一笑，继续说道：“大部分人鼠目寸光，只会看到眼前的利益，而看不到长远的威胁。或者说，即便看到了长远的威胁，也会故作不知。我敢肯定，他们会做第二个选择！”

张亮道：“常言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没想到这句话竟然应在了岑侍郎的身上！您昨天还对亏本不情不愿的，怎么今日竟然有这么大的反差？”

岑文本老脸一红，道：“勋国公您别再说了。其实刚才我就是以己度人。



换做我的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东，又和诸位没什么大仇，恐怕也会做第二个选择。这也没啥值得吹嘘的。”

李泉四下里扫视了一眼，道：“诸位意见呢？”

“我等唯李家庄马首是瞻！”其余四大家主道。

齐王李佑说道：“孤王赞同岑侍郎的意见，咱们就继续降价，大不了本王那一百万贯钱不要了！”

张亮迟疑道：“我总觉得，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咱们是不是再商量一下？这可是涉及上千万贯的钱财的生意，不可不慎呀！”

岑文本道：“勋国公，您这么说可就不厚道了。想当初，可是您出的主意，要正面硬抗郭业。怎么到了现在，又是您主动反悔了？这到底是何道理？”

李泉道：“莫非勋国公是被郭业吓破了胆了？”

张亮听了李泉的话，并不如何恼怒，道：“唉，你们说是就是吧！实不相瞒，张某人这几天一直心乱如麻！郭业此子，实在是不可小觑！”

“原来咱们几次三番的对付他，每次都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些失败也就算了。关键是这一次，咱们有琉璃，他竟然有了香水和香皂，足以和咱们分庭抗礼。”

他最后深吸了一口气，道：“老夫实在想不出，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事能难得倒他！就算是长乐坊大钱庄的其他股东都是鼠目寸光之人，难道郭业就不能想办法说服他们？”

岑文本冷笑道：“勋国公休要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郭业厉害，我承认。但他是人，不是神仙！人力有时而穷，有很多事情，他终究是办不到的！”

李泉也说道：“在下并不认为，郭业能说服长乐坊大钱庄的其他股东。有句话叫做利令智昏。涉及几百万贯钱财，别说郭业了，哪怕是如来佛祖亲至，口吐莲花，也未必能让人回信转意！”

张亮道：“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还是心里不大踏实……算了，事到如今，多想无益。这次张某人还是不发表意见了，一切由李家主决定吧！”

李泉正色道：“岑侍郎，李某人也觉得您刚才的建议非常有道理。不过，咱们的丑话得说到前头。”

“不知李家主有何赐教？”

“咱们的本金总共是九百万贯，如果这次的商战，损失了一百八十万贯，您那二十万贯本钱，可就全没了。如果损失四百五十万贯，您恐怕就会不名一文。这些，您都想清楚了？”

岑文本咬着牙说道：“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只要能打击到郭业，这钱我出了！”

“好！痛快！那咱们就依计行事，把琉璃器皿的价格，再降低一半。现在一百贯钱，可以换六个琉璃碗盏。”

百姓们都是非常现实的，这个消息一出，长乐坊大钱庄的门口又恢复了门可罗雀的情景！

不仅如此，也许是百姓们觉得这次的便宜实在是太大了。不仅仅人头涌动，还颇来了几个大客户。每个人存的钱，都在五十万贯以上。

这一天下来，五德大钱庄吸纳的储蓄金，已经达到了四百五十万贯！换

言之，若论钱财的话，实际上这时五德钱庄已经损失了一半的本金！

堂堂的中书侍郎岑文本，此时已经是不名一文了！

到了现在这个时候，岑文本的心情反而异常的平静。他对着李泉拱了拱手，道：“李家主但且放心，接下来几日，岑某人就变卖家产，偿还债务！”

李泉摇了摇头，道：“岑侍郎不必着急。只要一直有钱存进来，其实咱们就算把本金全部亏掉了也没啥。只要胜了这一局，说不定到了年底，咱们还能把亏掉的钱赚回来呢。”

“希望如此吧。这两天一直没睡好觉，今日一下子把家底都输光了，反而轻松。咱们就此别过，我今晚睡个好觉，明日可能要晚点来。”

“岑侍郎请自便，事到如今，谅郭业也翻不起什么风浪来！”

.....

第二日天将近午，岑文本才施施然来到了五德大钱庄。

一见到张亮，他就高兴地说道：“今日咱们的钱庄门前，可比昨天热闹多了，看来郭业果然是黔驴技穷了！”

“哪呀？”张亮苦笑道：“这些人是来取钱的！”

## 第1789章崩盘

“取钱？怎么可能是取钱？”岑文本大惑不解。

张亮道：“因为咱们现在卖出琉璃器皿的价格，是一百贯钱二十四个琉璃碗。”

“二十四个琉璃碗，你们疯啦？咱们之前可说好啦，我只认五十万贯钱的损失，超出来的，一分钱我都不会认！”

李泉摆了摆手，道：“这个您就不必担心了。事实上，根本就没人来兑换。”

“这么便宜怎么可能没人换？”

张亮道：“之所以没人换，还就是因为太便宜了。”

“勋国公您这话可就有点高深莫测了，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原来，今天早上一开始，长乐坊大钱庄就放出了新的告示，存十贯钱可以得到三瓶九天仙露，存一百贯钱可以得到十二个琉璃碗。

张亮等人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不由得暗暗奇怪，没听说过郭业建了琉璃工坊呀，他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的琉璃器皿？

命人存了一百贯钱，领了十二个琉璃器皿。张亮等人仔细一看，差点把鼻息都气歪了！

这些琉璃器皿，全是五德钱庄所出产！

这些人也都是聪明人，稍微一想就明白了，昨天的客户中，很可能就有长乐坊大钱庄派来的人。郭业是用五大士族的琉璃器皿，对付五德大钱庄。

事到如今，除了张亮之外，其他人都是脸微微一红。

唉，自己还真是小觑了天下英雄！谁说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东都是鼠目寸光来着？人家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大气魄！

这一手耍得简直太漂亮了！哪用的着造玻璃那么费事，直接从自己那边买来，然后再半价出售不就行了吗？

如此手段，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

不过佩服归佩服，现在的问题是，到底该如何应对长乐坊大钱庄的攻势？

张亮长叹一声，道：“这次咱们又失败了！依我之见，咱们不如把五德钱庄关掉，以后只靠琉璃器皿赚钱就行了，不要再招惹郭业了。”

李佑道：“那怎么行？咱们关了五德钱庄，那昨天亏掉的几百万贯不就白亏了吗？亏钱本王不心疼，但是亏了这么多钱，却对郭业造不成一点伤害，本王还真咽不下那口气！”

张良道：“那您说怎么办？怕只怕五德钱庄继续开下去，咱们只会亏得更多。”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反正郭业只要买下咱们的琉璃器皿，再用一半的价钱卖出去就行了。他最多也只会亏一半的钱。而咱们如果继续降价，损失的钱财可远远不只一半！正面硬拼咱们拼不过呀！”

李泉道：“勋国公此言差矣。谁规定了只能郭业买咱们的琉璃器皿，而咱们不能买他的？我这就派人，在他的长乐坊大钱庄购买大量的琉璃器皿！咱们还真是只亏一半的钱！”

“那岂不是又到了比拼钱财的地步？这咱们还是拼不过呀！”

李泉道：“那也不尽然。琉璃器皿只有咱们才能出产，只要咱们买的足够多，长乐坊大钱庄那边就会供应不上。最终咱们的赢面还是很大。”

李佑一拍大腿，道：“有道理！就这么办了！买长乐坊大钱庄的琉璃，既可以减少咱们的损失，又可以让他们供应不上，实在是一举两得之事！措施得当，说不定还能反败为胜呢！”

张亮道：“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是想一方面派咱们的人偷偷到郭业那边购买琉璃器皿。另外一方面，却又要识别出郭业的人，不让这些人购买咱们的琉璃器皿。”

“正是如此！”

“可是，这样就不单单要比拼财力，还要比拼潜势力，咱们拼的过郭业吗？”

李泉道：“现在只能说鹿死谁手，还未可知。郭业根基浅薄，在这场商战中，起的作用不大。但是柴令文和梁叔宇却是地头蛇，不好对付。不过，我们五大土族也不是吃素的！”

李佑道：“跟郭业拼了！咱们已经损失了几百万贯，怎么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郭业得意！五德钱庄就算要倒闭，咱们也要拖着长乐坊大钱庄陪葬！勋国公以为如何？”

“呃……我听大家的意见……”

计议已定，存一百贯钱，兑换二十四四个琉璃碗的公告，就在五德大钱庄门前挂了出去。

然后，李泉就准备安排人手从长乐坊大钱庄那边购买琉璃器皿了。

他的脑海中，已经定了数个方案，该派什么人，伪装成什么身份，到长乐坊大钱庄存多少钱，才不会引起郭业的怀疑。

而自己这边，又应该采取什么措施。避免郭业安排的人手来套购琉璃器皿。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想这些完全没用。

自从他挂出那块牌子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往五德大钱庄存钱了，仓库中那些琉璃器皿自然也无人问津。不仅如此，把昨天存的钱取出来的客人纷涌而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长乐坊大钱庄又继续降价了？

李泉派人前往长乐坊大钱庄查看，结果却让他大吃一惊——没有任何降价！

等他安排了一个伙计，到排队的人群中询问，才知道了此事的真相，那就是琉璃市场已经崩盘了。

到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愿意继续持有琉璃器皿！就是价钱再低，也没人想要。

想想也不奇怪，李泉等人完全是当局者迷。

如果说之前的降价，还让人们以为买了琉璃器皿就是占了大便宜的话，那今天的再次降价已经成了押到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到了现在，在人们的心目中，琉璃器皿已经没有了任何保值功能！

原来两百贯钱可以买一个琉璃碗，到了现在，竟然一百贯钱就可以买二十四四个！平均下来，五贯钱不到就可以买一个！

短短的三天之内，琉璃器皿的价格，已经不到原来的半成！谁知道以后还降不降价？

前两天买了琉璃器皿的人，可是亏大了！

至于只是存钱换琉璃器皿的人，心里面也犯合计了。虽然可以拿着琉璃碗把自己的本钱赎出来，但是看现在这架势，五德钱庄的行事不妙呀。

他们不会把自己存的钱都亏掉了吧？

不行！得赶紧把自己的本金取回来！

至于那些琉璃器皿，谁留着谁二。五德钱庄有那么多琉璃器皿。过几天说不定会降成什么样呢。

在这些“聪明人”的带动之下，五德大钱庄门前的人是越聚越多。

原来令他们趋之若鹜的琉璃器皿，此刻放佛烫手的山芋一般，一刻都不想留在手中！

.....

张亮双手一摊，道：“所以，现在咱们的五德钱庄门前，就是您看到的这幅景象了！事到如今，咱们的五德钱庄可以算是完全失败，今天就可以关门大吉了！”

岑文本目瞪口呆，道：“这么算起来，郭业根本就没有亏多少钱，就把咱们打得一败涂地？”

张亮苦笑道：“恐怕是那样。事实上，长乐坊根本就没有卖出多少琉璃器皿。认真算起来，他恐怕还赚了不少。毕竟那些琉璃器皿是咱们亏本卖给他的！”

“怎么会这样？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是不是什么地方搞错了？！”岑文本双手挥舞，状若癫狂。

李泉沉声道：“岑侍郎休要装疯卖傻，我告诉你，没用的。咱们的五德钱庄已经完了，您那三十万贯欠债必须尽快归还！”

## 第1790章天理循环

岑文本哈哈大笑，道：“还钱？好说，好说！不就是钱吗？钱是什么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什么舍不得的？你们五大士族这次的算盘打得好呀……”

说到这里，他用手点指李泉，道：“这次五德钱庄可是亏惨了，而你们五大士族的琉璃工坊却是毫发无伤。也是我岑文本瞎了眼，竟然与你们合作！”

李泉道：“岑侍郎何出此言？我们研究廉价琉璃器皿的制作技术，用了大量的钱财。现在谁都不愿意要琉璃器皿，我们那些钱岂不是打了水漂？”

崔少泽也道：“另外，我们的琉璃工坊之中，还有不少琉璃器皿。这部分损失，我们也要自行承担。更何况单单说五德钱庄，也是我们五大士族的股份最多，怎么算得上毫发无伤？”

岑文本被反驳得哑口无言，道：“那我究竟应该怪谁？”

李泉道：“当然是郭业。要不是他，咱们怎么可能亏那么多钱？”

“对，郭业，是郭业！我这就去找他算账！”岑文本这话一说完，就匆匆跑出屋子，扬长而去。

张亮道：“大家跟上去看一下，这家伙今天的表现特别怪异。”

李泉冷笑道：“有什么怪异的？依我看，他是不想还钱，在装疯卖傻。”

张亮摇了摇头，道：“我看不像，岑侍郎该不会是气疯了吧？”

李佑道：“反正在这待着也没啥意思，一起去看吧。”

有他带头，众人相随，在伙计的指引之下，他们很快就来到了长乐坊大钱庄的总部门前。

只见此时的岑文本，衣服之上，沾了不少尘土，额头之前还有一块血迹，鞋子更是跑丢了一只。

如此惨状，要是不仔细看的话，谁能认出这就是风度翩翩的岑侍郎？

岑文本此时正跳着脚地骂街，道：“郭业，你给老子出来！你把我害得一无所有，老子跟你没完。你有没有胆子跟老子当面把话说清楚？”

“郭业胆小如鼠，被本官的正气所慑，躲在龟壳之中不肯出来！真是可笑呀，可笑！”

“郭业你个卑鄙小人，老子诅咒你生孩子没屁眼！子子孙孙男为盗女为娼……”

岑文本的污言秽语层出不穷，说话更是颠三倒四，众人面面相觑，都感到情况不妙。

李泉紧皱眉头，道：“这话是怎么说的？他不会是真疯了吧？早知道我不管他要那三十万贯的债务了。光他这个中书侍郎的身份，三百万贯也值呀。唉，真是太失策了！”

李佑道：“事到如今，后悔有什么用？赶紧想想办法？”

“有什么办法？没听说过疯子还能治好的！咱们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装作不认识他！”

“你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那你说怎么办？”

“废话，我要是知道怎么办，还用的着问你吗？”

……

郭业听到门外的叫骂声时，还以为是五大士族又使出了什么阴谋诡计。但是等他看到门外的岑文本时，也是吓了一跳！

“岑侍郎，你……你怎么变成了这幅样子？”

“姓郭的，你装什么傻呀？岑某人能有今日，全是拜你所赐！”

郭业大惑不解，道：“岑侍郎，咱们俩要说有什么瓜葛，那也只是令弟岑文昭一案。就算在这个案子里，令弟也只是被罢官罢了。您不至于因为这点小事，就成了这个样子吧？”

“你特么的装什么蒜呀！我找你当然不是因为我弟弟的事儿，而是五德大钱庄，都是因为你，五德大钱庄要关门大吉了，我投在五德大钱庄的五十万贯钱血本无归！”

郭业这才明白怎么回事。

他挠了挠脑袋，诚恳地说道：“岑侍郎，说句实在话。五德钱庄我还以为是五大士族的买卖呢，根本就没想到这里面还有您的份子！这可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不住了！”

“你……你完全不知道这里面有我岑文本的分子？”

“正是！”

“哈哈，哈哈！原来我岑文本在你的眼中竟然是如此无足轻重！可笑，实在是太可笑了！”

说到这里，岑文本的头脑之中突然一阵清明。

自己是因为什么对郭业恨之入骨呢？

仅仅因为自己弟弟的那一桩案子，郭业没有给自己的面子！就因为这么一桩小事，他几次参与密谋，欲对郭业不利。

到了后来，竟然赤膊上阵，不仅自己投入了二十万贯钱财，还和李泉签了三十万贯的借款文书，把这些钱都投入了五德大钱庄。

钱财还是小事，事实上自己早已做好了损失这五十万贯的准备。只要能让郭业受到难忘的教训，自己愿意承受这个损失！

令自己难以接受的是，五十万贯血本无归，而郭业却是毫发无伤。

本以为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到了现在，自己才明白，这还不算是最惨。

最惨的是，自己处心积虑对付的郭业，完全不知道自己对他的恨意。他只是在无意之间，就让自己倾家荡产！

自己这算什么？一个小丑吗？

后悔！

好后悔呀！

一是后悔不该为了一点小事就和郭业为敌，二是后悔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竟然没看出郭业那么简单的阴谋，三是后悔……

没有第三了，刚想到这里，岑文本只感觉眼前一黑，跌倒在地！

一切都结束了……

堂堂的中书侍郎岑文本，怒急攻心，竟然气死在了长乐坊大钱庄的总部之前！

如果他在天有灵的话，一定会说一声，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就在一个多月以前，齐王府内，他曾经狠狠地诅咒过郭业被活活气死，到了现在，竟然全部应验在了自己的身上。

……

岑文本之死，并没有在朝廷中掀起什么波澜。在朝廷的公告之中，他是属于暴病而亡。

这一方面是因为朝堂上安稳没多久，大家都不愿意节外生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之前大家所营造的舆论环境。

大家才说了郭业是大唐第一忠臣没多久，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自己打自己的脸？

既然郭业是忠臣，那与郭业为敌的岑侍郎岂不成了奸臣？人死为大，这时候去说岑文本的坏话也太不厚道了。

所以说，人们对于此事，是说啥都不合适，暴病而亡这个死因十分符合大家的期待。

岑文本死的无声无息，活的人还要继续过下去。

齐王府内，张亮对众人道：“张某人现在已经心灰意冷！从今以后，你们开会不用再叫我了，琉璃工坊的干股，也请诸位家主收回去。”

“勋国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说得还不够明白吗？以后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双方再不相干！张某人老了，要回家颐养天年。”

“我看你是被郭业吓破了胆了！”

“您说得非常正确，我还就是被郭业吓住了！我承认我斗不过郭业，那又如何？”

“你……”

“李家主要是没有别的话，张某人就告辞了。”

说完这句话，拱了拱手，就自顾自得离开了。人们发现，他此时的脸上，竟然无比轻松！

岑文本死了，张亮退出了，反郭业联盟顿时势力大衰。

齐王李佑的面色顿时无比的难看，道：“李家主，这可怎么办？”

李泉沉声道：“千岁不必惊慌，岑文本只知舞文弄墨，张亮出身卑微，性格怯懦。都不是什么可以托付大事之人。少了他们，没什么可惜的。”

“可现在的问题是，咱们以后应该怎么办？还要不要与郭业为敌？”

“当然要！不把他搬倒了，您怎能顺利登上皇位？”

李佑怯怯地问道：“然则，计将安出？”

“呃……如何对付郭业，恐怕还要从长计议。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把琉璃器皿的价格抬起来。手里有钱，心中不慌。说实话，最近我们五大士族损失惨重……”

李泉刚说到这里，忽然有人来报：“李家主，大事不好！郭业又在抛售琉璃器皿了！”



## 第1791章反败为胜？

五德钱庄到底亏了多少钱，这还真不好说。

首先是伙计的工钱。因为它仅仅开业三天就倒闭了，所以损失并不大。粗略算起来，亏了还不到一万贯钱。

其次就是各个店铺的房租，这方面的损失大概有几万贯。

真正让五德大钱庄陷入巨额亏损的，是它从琉璃工坊里购得的各种琉璃器皿。

这些琉璃器皿买来的时候花了一千万贯，到了现在，就只值一百多万贯了。亏空了将近九百万贯。

不过，这只是账面上的损失。

稍微一想就能知道，琉璃器皿的价格终究不可能背离它的生产成本太久。而除了五大士族之外，琉璃器皿的生产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只要过一段时间，琉璃器皿的价格必然会恢复到应有的价位。到了那时候，五大士族把手里的这批琉璃器皿卖了，所得就会远超过一千万贯。

粗略算起来，这场商战五大士族并没有多少实际上的损失，只能算是没有达到原来的目的。

这就如同一个人买了只股票被套牢了，只要这只股票的业绩一直良好。对于他来说，股价低就不算什么大事，终有解套的一天。

事情的关键在于，这一段时间究竟有多长。

李泉的打算，就是想个办法尽量把这段时间缩短。

而郭业显然不会让他如愿，在琉璃器皿的价格刚见起色的时候，就有所动作了！

听到了这个消息，崔少泽就是脸色一变。

他说道：“李家主，这可麻烦了！郭业如此做，摆明了是不想让咱们好过。这样下去，咱们手里的货物，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脱手？”

李泉道：“你慌什么，郭业此举完全是逆势而为，难道还能把琉璃器皿的价格一直打压下去？”

“就是打压个一两年咱们也受不了呀！人们都是买涨不买跌，他手里至少还有价值两百万贯的货物。只要持续出货，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

李泉想了一下，道：“你说的也有道理，一两年的时间的确是太长了。不把这笔钱收回来，咱们的其他生意也要大受影响。”

“那您说现在该怎么办？”

李泉没接他的话茬，问报信之人道：“现在郭业出手琉璃器皿的价格是多少？”

“四贯钱一个琉璃碗！”

“什么？你说多少钱？”

“四贯钱！”

“哈哈！”李泉闻听此言，不由得大笑出声。

李佑往旁边错开几步，小心翼翼地说道：“李家主，你没事吧？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您可要想开一点。”

崔少泽也说道：“李大哥，琉璃器皿就算一钱不值，咱们五大士族也只能

算是伤筋动骨，远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您也别太着急。”

“你们说什么呢？我没疯！”李泉瞪了二人一眼，道：“你们是不是把我当成岑文本那个废物了？”

“那怎么可能？李家主误会了！我们只是，只是……”

还没等李佑想好怎么圆谎，李泉把手一摆，道：“齐王殿下不必解释，老夫都明白。多谢您的关心。事实上，老夫现在感觉很好。”

李佑还是有点不大相信，道：“那您刚才因何发笑？”

“我是笑那郭业不懂得过犹不及的道理！现在他把琉璃器皿的价格打压的那么低，老夫只要略施小计，就能让他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您究竟准备怎么办？”

“一个字——买！”

“买？”

“不错！咱们都知道，一个琉璃碗的生产成本，大概是三十贯钱。而现在郭业卖出的价格，却是四贯钱，这意味着什么？”

崔少泽道：“当然是意味着琉璃器皿的价格被郭业打压得非常低。”

“那还用你说？你得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另外一个角度？什么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咱们如果把郭业手中的琉璃器皿全部买下来，至少能有七倍的利！”

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闻听此言，在场众人都是喜笑颜开！

李佑道：“妙呀！郭业手中不过是有两百万贯左右的琉璃器皿，按照他现在的价格卖出去，也不过是三十万贯钱左右。咱们把这些货全买下来不就行了吗？”

崔少泽接话道：“此举实在是一举两得。一方面，郭业手里没货，自然就没有办法继续打压价格。另一方面，咱们用很低的价格收购了一批琉璃器皿，相当于赚了几百万贯钱。”

李泉道：“就是这个道理。与此同时，咱们还要把自己售卖琉璃器皿的店铺，全部关闭！让市面上再也没有新的琉璃器皿出现。如此双管齐下，我相信，用不了三个月，琉璃器皿的价格就会恢复正常。”

说到这里，他得意地笑道：“这次咱们也让郭业尝尝，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的滋味！”

李佑道：“这场商战，郭业大亏，咱们大赚。如此说来，咱们算是赢了？”

李泉叹了一口气，道：“那倒也不是。经郭业这么一搅合，咱们的五德钱庄倒闭了，这可不是几百万贯钱财就能补得过来的。”

“不见得吧？五德钱庄倒闭了，咱们再开一个六德钱庄、七德钱庄不就行了？花不了多少钱！”李佑不服气的说道。

崔少泽苦笑道：“这不是钱的事儿。一般情况下，新开的钱庄是没办法和长乐坊大钱庄正面竞争的。咱们这次之所以能对郭业构成威胁，是因为咱们有了琉璃器皿。”

见李佑的脸上还是充满了疑惑之色，崔少泽稍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解释。

他说道：“原来琉璃器皿价格稳定，人们可以接受它作为抵押物。但是经

过郭业这么一搅合，就算琉璃器皿的价格能够恢复原状，人们还是会心有余悸。已经不再是合适的抵押物了。”

李泉接话道：“所以，这场商战的结果就是，咱们失去了依靠琉璃器皿开一座大钱庄的机会，却多赚了几百万贯钱财。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亏了。”

李佑摇了摇头，道：“二位的意见，本王不敢苟同。咱们赚钱，郭业亏钱，怎么还能算咱们吃亏了？你们想想，如果这样的亏我们多吃几回，郭业会如何？”

崔少泽眼前一亮，道：“那他不得亏得把裤子都当了？”

“还是的呀！依本王看，这次咱们赚了几百贯钱，郭业亏了几百贯钱。当然是咱们赢了！”

李泉当然知道李佑这话并不怎么靠谱，像琉璃器皿这种绝活，五大土族可没有第二个了。这样的情况，可一而不可再。

不过，现在正是大家高兴的时候，李泉也不想继续泼冷水。经过一连串的失败，大家急需一场胜利振奋士气。

想到这里，他说道：“齐王殿下此言有理，刚才老夫贪心不足了！那咱们就依计行事，派人秘密到郭业那边大量收购琉璃器皿。”

李佑叮嘱道：“你派的那些人手可要谨慎行事，别被郭业发现了端倪。”

“齐王殿下尽请放心，要是连这点事都做不好，我们还称什么五大土族？还有什么脸面保着您登基坐殿？”

“那本王就静候佳音了。”

## 第1792章郭业技穷？

李泉的确没有吃牛，派人秘密购买琉璃器皿的计划执行的非常顺利。

第一天，购买了十万贯的货物。

第二天，又购买了十万贯的琉璃器皿。

第三天，十万贯钱又花了出去。

第四天，还是十万贯！

等等，好像有点不对！

不是说郭业手里边只有大约价值两百万贯的琉璃器皿吗？照现在这个行情，大概也就是能卖三十万贯左右。怎么都买了四十万贯了，郭业还有货物出售？

李泉眉头紧锁，道：“……这个问题，大家怎么看？”

崔少泽道：“会不会是咱们先前估算的有误，实际上，郭业手里的琉璃器皿，比咱们估计的多得多？”

“多也多不了多少！”李泉道：“咱们到底生产出来多少琉璃器皿，老夫心中有数。除了库房那些，外面也只有两百多万贯的货！”

“那可就奇怪了！莫非这些琉璃器皿都是郭业变出来的？我可是听说了，他得到过太上老君传法，很有些神异之处！”崔少泽愁眉苦脸地说道。

李佑摇了摇头，道：“太上老君乃是我们李氏先祖，就算传法也应该传给李氏子孙，传给一个姓郭的算怎么回事？完全是无稽之谈！”

“那现在的情况您又怎么解释？那些不应该存在的货物，到底从何而来？”

“呃……兴许是他为了打击咱们，从民间收购了一些呢？”

崔少泽摇了摇头，道：“不可能。实际上，咱们的廉价琉璃器皿，和民间原来的琉璃器皿还是有些区别的。我到库房看了，那些货物确实是咱们生产的。”

“总而言之，鬼神之说本王是不信的！此事肯定还有别的解释。”

“那您倒是解释呀！”

李佑还没说话呢，李泉却猛地一拍大腿，道：“老夫想明白了，这事还真有别的解释？”

“什么解释？”

李泉抱拳拱手，道：“还是多亏了齐王千岁的提醒，其实老夫只是比齐王多想了一步。那些琉璃器皿当然不可能来自民间，但是民间之外呢？”

“民间之外就是朝堂。可是官员家中也没有多少咱们的琉璃器皿呀！”

“老夫说的可不是朝堂，而是内库之中！”

“内库？”

“不错，你们别忘了。想当初在大德寺中，郭业可是扣下了咱们不少琉璃器皿，而这些货物现在已经全部没入宫中！你们说，他会不会从陛下那里，把那些货物全部买了下来？”

李佑眼前一亮，道：“很有可能！现在琉璃器皿的价格被郭业打压的很低，恐怕用不了多少钱，就能把那批货全部买下来。郭业此举，还真是妙呀！”

“妙个屁！”崔少泽话刚出口，就意识到自己失言了，赶紧施礼道：“微臣

无状，还望殿下恕罪！”

李佑没有在意他的失礼，道：“崔家主不必担心，孤王知道你对本王并没有任何轻慢之心。”

“多谢千岁！”

“但是你刚才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莫非本王所言，有什么不妥之处？”

“请恕崔某直言，郭业此举绝对算不上什么妙计。现在看来，他的确是占了便宜。但是等过些日子。琉璃器皿的价格再涨起来，他怎么向陛下交待？陛下的便宜岂是那么好占的？”

李泉摇了摇头，道：“郭业不会那么蠢的。依老夫看，他很可能是原价购买了那批琉璃器皿。”

“原价？那怎么可能？原价可两千万贯都不止了！”

李泉道：“郭业有长乐坊大钱庄，两千万贯有什么拿不出来的？”

“拿得出来也不能乱花呀！这可是两千万贯！”

“嘿嘿，这可不是乱花。他这样做，相当于拿两千万贯的钱财，买了陛下价值不到一百贯的东西。你说陛下会不会高兴？”

“您的意思是，郭业在向陛下行贿？”

“虽不中亦不远矣！”

“我的个乖乖……”崔少泽目瞪口呆，道：“拿出两千万贯来行贿，郭业还真是大手笔。怪不得他在陛下面前那么受宠呢，还真舍得下本钱！那咱们应该怎么办？”

李泉道：“咱们当然是要继续收购琉璃器皿。现在那些货物的行情不过是五十万贯，咱们再收购几天也就收完了！白捡的好处怎么能不要？”

“好，就依李家主所言。”

……

第二天一早，众人刚在齐王府凑齐，就有人送来了一个重磅消息：长乐坊大钱庄的琉璃碗价格，降到了三贯钱一个！

崔少泽紧皱眉头，道：“李家主，郭业手里根本就没有多少存货了。就算他想要维持琉璃器皿的低格，也不应该继续降价，您看是不是其中有诈？”

“你放心，根本就没有什么陷阱。这是郭业黔驴技穷的表现！”李泉自信地说道。

“黔驴技穷？”

“不错，咱们要是被郭业给出的价格吓住，才是中了他的计呢！依老夫之见，这是他存货不多了，就想狠狠地打压琉璃器皿的价格，吓阻人们购买。咱们可不能上这个当！”

说到这里，李泉轻蔑地一笑，道：“他这点雕虫小技，岂能瞒过老夫的双眼？我敢打赌，明天他就会孤注一掷，把价钱下降到两贯钱！”

“后天他会降到一贯钱？”

“很有可能！他手里的琉璃器皿毕竟数量有限，事到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市场彻底砸垮。让人们对于琉璃器皿彻底丧失信心。”

……

李泉这次的预测，猜中了开头，猜中了中间，却没有猜中结尾！

第二天，长乐坊大钱庄的琉璃碗降到了两贯钱！

第三天，又降到了一贯钱！

第四天……

按照李泉的猜想，此时郭业手里边应该没有什么存货了。

所以，第四天一早，李泉就亲自来到了长乐坊大钱庄之前，准备看郭业的笑话。

他一进入钱庄，就有一个伙计迎了上来，道：“这位老客，您是要存钱还是取钱？”

“哼，什么老客？我是头一次到你们长乐坊大钱庄！”

他这话就有些不讲理了，所谓“老客”只是一个尊称，事实上无论是新客还是老客，伙计都会称呼“老客”，就是为了让客人宾至如归，在店里没有拘束感。

伙计闻言，尽管心里边有些不痛快，但是脸上可不敢带出来，转移话题道：“那老爷子您今天来，到底是想……”

“告诉你，老夫今日来你们长乐坊大钱庄，既不存钱，也不取钱，而是要买琉璃器皿。”

“琉璃器皿？”伙计一嘬牙花子，脸现为难之色。

“怎么？没有？难道说你们店里的琉璃器皿全卖完了？”李泉声若洪钟。

“呃……我们的确是卖完了。”

“你再说一遍！”

“我们长乐坊大钱庄的确没有琉璃器皿出售了。”

“好！好！好！”李泉高呼了三声好字，又说道：“伙计，麻烦你个事儿……”

“什么事？”

“把你刚才那句话，再给我说十遍！”

伙计再好的涵养这时候也忍不住了，道：“老爷子，您这是想消遣小人？”

“消遣？我消遣你干什么？你有什么值得我消遣的？”李泉把嘴一撇，从袖兜中拿出一小块金子来，道：“这个你拿着！”

“您这是干什么？”

“老夫就是想听那句话。你给老夫说上十遍，这块金子就是你的了！”

伙计道：“老爷子，我明白了。您是和我们长乐坊大钱庄有仇。听说我们的琉璃器皿断货了，您老人家非常高兴。所以才拿出金子来，让小人多说几遍。”

“嗯，不错，小伙子挺聪明的。老夫就是那个意思。”

“那恐怕就要让您失望了！虽然我们没有了琉璃器皿，但是……”

“怎样？”

“我们有玻璃器皿！”

## 第1793章李泉吐血

“玻……玻玻……？”闻听此言，李泉有如大冬天的被人浇了一个透心凉，说话都不利索了。“玻”了半天，那个“璃”字硬是说不出口。

既然知道眼前的老人是心怀恶意而来，伙计接下来的话，可就不那么中听了。

他说道：“我说老爷子，您这么大年纪了，可得积点口德。什么波~波~波的，我们长乐坊大钱庄可是正经的商号，从来不做女色的生意！”

李泉这时候也顾不得计较伙计的讥讽了，他勉强按捺住震惊的心情，道：“你们真的有玻璃器皿？”

“那是自然。”

“能不能拿一件给老夫看看。”

“老爷子您稍等。”

伙计走到柜台后面，拿出了一个玻璃碗，放到案几之上，道：“老爷子您请上眼！”

李泉一见那个玻璃碗，不由得暗叹了一口气，好厉害的郭业！

这个玻璃碗晶莹剔透，美轮美奂，就算在见多识广的李泉眼中，也算一件难得的宝物！

俗话说得好，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如果这个玻璃碗和五大士族生产的琉璃碗做对比，被扔的肯定就是五大士族那个。

到了现在，李泉已经在暗暗琢磨，如果自己的琉璃工坊要生产出这种玻璃碗来，大概需要多少成本。

五百贯？肯定不行。

一千贯？还是不够。

五千贯？把握也不大。

那么一万贯呢？兴许……大概……能做出来吧？

如果郭业的生产成本也是如此高昂，那自己的琉璃工坊也不是没有机会！

想到这里，李泉问道：“伙计，你们这个玻璃碗的确不错。但不知要卖多少钱？”

“不多，九百九十八！”

“九百九十八？”李泉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对，不要五千！不要四千！您没听错，就是九九八！只要九九八你就能买到一个绝对超值的玻璃碗！九九八，无悔拿回家……同样的价格，我们比质量，同样的质量，我们比价格……”

李泉被伙计的一番话雷了个外焦里嫩，道：“行了，行了，别说了！你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伙计这才停下来，委屈地说道：“我也觉得这么自吹自擂有点过分，奈何这些话乃是我们家东主亲口定的广告语，我还非说不可。没办法，咱吃人家的饭，就得服人家管。”

“广告？”

“呃……就是广而告之的意思。”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您别看我刚才说的那番话不靠谱，但我们的玻

璃碗的确是不错，老爷子，您是不是往家里带上十个八个的？”

李泉道：“要说你们这个玻璃碗的确不错，别说卖九九八了，就是卖一万也不算贵。怎奈何，我囊中羞涩，买不起！”

“您别开玩笑，看您这穿着打扮，那肯定是家财万贯。怎么可能连十个八个的玻璃碗都买不起？”

李泉把脸一板，道：“老夫家里是有钱，但也不能乱花呀！你们一个玻璃碗就要九百九十八贯，十个就将近一万贯了。难道老夫要把万贯家财，都换成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玻璃碗不成？”

伙计眼睛瞪得大大的，满脸无辜之色，道：“老爷子您想哪去了？怎么可能是九百九十八贯钱一个玻璃碗？我是钱庄的伙计，又不是拦路的强人！”

“你刚才分明说的就是九百九十八！”

“对呀。小人说了九百九十八没错，但我那意思是九百九十八钱，可不是九百九十八贯！”

“什么？你……你再说一遍！”

“九百九十八钱，也就是不到一贯钱！”

“九百九十八钱？九百九十八钱？……”李泉脸色灰败，不停得喃喃自语。

就在刚才，听伙计说出九百九十八的时候，李泉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

不幸中的万幸，郭业虽然把玻璃器皿研究出来了，这个玻璃碗的样子，也确实比自己的琉璃器皿强得多。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太贵！

琉璃碗的成本才三十贯钱一个，只要能卖到五十贯钱以上就是厚利了。

而郭业的玻璃碗，价格却是这个数字的二十倍！

让一个平民百姓，咬咬牙拿出五十贯钱来买个传家宝还没问题。但是让他拿出一千贯来……他的全部家产有没有一千贯都得两说。

所以，郭业这些精致的玻璃碗，也只能卖给达官贵戚。而自己的那些琉璃器皿，则可以卖给普通人。

目标客户不同，双方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竞争关系。

自己花费上千万贯生产出来的那批货，还有回本的希望。

然而，就在李泉的心情刚刚开始好转的时候，伙计的这个消息，再次把他的好心情打入了九幽地狱之中！

九百九十八钱！不到一贯钱！这意味着什么，李泉再清楚不过了。

从今以后，他那耗资千万贯才研究出来的廉价琉璃器皿制作技术，就一文不值了！

从今以后，五德钱庄库房里的那些存货，恐怕就将永远是存货了！

最气人的是，前几天自己还花了将近百万贯回购了大量的琉璃器皿！郭业知道了，岂不会笑掉大牙？

想到这些日子来，自己的指挥若定，自己的胸有成竹，还有自己的雄心壮志，李泉的心口仿佛压着一块大石头那么难受！

怀着最后一分侥幸心理，李泉说道：“这么便宜？那我可要多买一点。”

“不知您老要多少？”

“我要……十万个！”

伙计一皱眉，道：“老爷子您要的是不是太多了一点？”

“开店的不怕大肚汉。我给钱就行了，你管我要多少？”



伙计苦着脸道：“问题是您要的也太多了，我们店里没那么多存货！”

“那一万个呢！”

“也拿不出来。”

李泉这才放下心来，道：“哼，你们连一万个玻璃碗都那拿不出来，还做什么生意？这就是长乐坊大钱庄的实力？真是让老夫大失所望！”

嘴里说着失望，李泉心里却早已乐开了花。只要长乐坊大钱庄的玻璃器皿供应不足，自己就没有完全失败。

郭业能卖，自己就能买。只要市面上没有足够多的货物，琉璃器皿的价格就一定会上升。

另外，玻璃器皿供应不足，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郭业在赔本赚吆喝！

这个玻璃碗的生产成本并不低，只是为了打压琉璃器皿的价格，才故意以这个价格出货。

对呀，这么精致的玻璃碗怎么可能只值一贯钱？一定是他在故意打压价格！

李泉越想越得意，大度地摆了摆手，道：“算了，你只是一个伙计，我也不难为你了！你们到底有多少玻璃碗，我全买了！”

“大概有一千个。”

“不就是一千贯吗？好说，好说。我这就让人送来。”

伙计道：“那玻璃盘子您要不要？”

“当然要，你们有多少？”

“也是一千个！每个一千贯钱。”

“我全要了。另外，你们店里还有多少其他的玻璃器皿，我全包圆了！”

“那敢情好！”伙计大喜，道：“您要是觉得数量不够的话，可以到我们长乐坊大钱庄的其他分号看看，全长安一百多家分号，就算凑不了十万个玻璃碗那也差不多！”

李泉的好心情再次被伙计的一句话破坏殆尽，道：“你是说全长安有十万个玻璃碗？”

“差不多这个数。还有玻璃盘，跟玻璃碗的数量也差不多。”

李泉恶狠狠地说道：“好！我买！我全买了！另外，我再向你打听一件事……”

“老爷子您说。”

“就是十万个玻璃碗，老夫也觉得不够。我要是还想买，你们要多长时间才能再次到货？”

“明天！”

“明天？”

“不错，明天就还有十万个玻璃碗到货。”

“啊……怎么会这样？你……我……哇……”

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好几次心情的大起大落，李泉再也忍不住了，只觉得喉头一甜，一口鲜血喷涌而出！

## 第1794章水晶宫

贞观年间的长安城，大约有不到一百万的人口。

就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玻璃碗和一个玻璃盘子，也不过是需要一百万个。

在听说了长乐坊大钱庄每天都能供应十万个之后，李泉就知道，自己彻底没机会了！

这个数字已经大大超过了长安城的消化能力。从今天开始，玻璃器皿就成了百姓家里的常见之物，再也不能与珠宝玉石并列了。

当然，自己还能花钱把这些玻璃器皿全买下来，人为制造缺货的假象。

但是那又能如何？

郭业完全可以任由自己购买几天，然后再突然限购，比如每个人限买一个。自己难道能每天派出十万个手下去购买琉璃器皿？

要是那个实力，自己还和郭业打什么商战？直接把李世民赶下皇位，自己登基坐殿，不就行了？

唉，看来这场商战，是以自己一败涂地，郭业全盘胜利而告终。

.....

.....

三个月后，齐王府内。

“李家主，不知今日召集我等前来，到底所为何事？”

“当然为的是咱们的琉璃工坊。”

崔少泽眉头一皱，道：“琉璃工坊？还提琉璃工坊做什么？咱们琉璃工坊的成本和玻璃工坊差着几十倍，根本就没办法竞争呀！”

李泉道：“崔老弟你这么想可就错了。老夫前些日子之所以要放弃琉璃工坊，可不是因为咱们竞争不过郭业。而是因为无利可图。”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一个玻璃碗一贯钱，长安城一年才能卖多少玻璃碗？几万个？还是十几万个？这么小的生意，老夫还真看不上眼。就是放弃了也毫不心疼。”

“那您现在为何又要旧话重提？”

“当然是因为这门生意现在又有了变化。”

众人面面相觑，道：“变化？有什么变化？没听说过呀？”

李泉道：“我给大家引荐一个人，你们就明白了。”

.....

长乐坊大钱庄的总部门前，人头涌涌，被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这不是因为钱庄有什么优惠活动，更不是因为有了什么不好的消息，人们前来挤兑。而是因为一张红底黑字的布告。

有个好事者高声念道：“本店因重新装修，暂时歇业一个月。各位主顾如果需要存钱取钱，请移步到其他分号办理。如果对您造成不便，敬请谅解。”

他的话音一落，人群就是一片哗然。

“怎么回事？这房子挺好的呀，怎么又要重新装修了？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难道说这是长乐坊大钱庄支撑不下去了，借故关门停业？哎呀，不好，我还存了十几贯钱呢！”一个矮胖子紧张地说道。

他旁边有个文生公子装扮的人，轻笑一声，道：“你就拉倒吧。人家不是说清楚了吗？需要存钱取钱，可以到其他分号办理。不就是多走几步路吗？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一个老者帮腔道：“这个书生说得对！长乐坊大钱庄的九天玉露生意多火爆，说是日进斗金都委屈了它。怎么可能倒闭？你这完全是杞人忧天。”

“既然如此，那你们说为啥好好的房子，他们非要装修？这不是糟蹋钱吗？”

“呃……那我就知道了。不过我觉得，人家长乐坊大钱庄的老板开得起这么大的买卖，肯定比咱们聪明，此举也许有什么深意。”

那个老者却眼珠一转，神秘秘地说道：“这事老夫还真知道！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别往外传。”

矮胖子又不傻，往四下里看了一眼，道：“这里这么多人，您让我保密？我说老丈，您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

“那是因为这里的风水不好！所以才要大动干戈！”

“风水不好？不会吧！现在长安城里什么买卖还能比长乐坊大钱庄赚钱？这要是风水不好，那什么才算好？”

“老夫这么说，自然有老夫的道理！玻璃碗以前是什么行情你知道不？”

“那我哪知道，反正是买不起。”

“告诉你，以前是两百贯一个！现在呢？不到一贯钱！你好好想想，玻璃碗几百年了都是两百贯钱一个，为啥长乐坊大钱庄一开卖就只值一贯钱了？”

“为啥？”

“风水不好呗！”

旁边又有人插话道：“什么风水呀？完全是无稽之谈！您光看见在玻璃碗上他们赚钱少了，那九天玉露大赚特赚您又怎么解释？”

“我……我是解释不了。你觉得老夫说得不对，那你来说说，为啥长乐坊大钱庄要对好好的房子进行装修？”老者气鼓鼓地说道。

“我当然知道了。你们听我说呀，这里面存的钱实在是太多了，引得鬼神所嫉。不少小鬼往外偷钱！人家这是要请道士布置阵法，拘拿偷钱的小鬼呢！”

“胡说八道！先不说有没有小鬼偷钱。就算真的有，那小鬼为啥不偷其他的分号？为啥不偷陛下的内库？”

……

众人吵吵嚷嚷，莫衷一是，谁也不能对这件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也就渐渐地散了。

但是人虽然散了，心可没散！

长乐坊大钱庄放在后世来说，相当于后世四大行的集合体。有几个人没往里面存钱？

它的总部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们怎么可能不关心？

于是乎，关于长乐坊大钱庄的种种传闻，迅速传遍了长安城内的大街小巷。

等到总部重新开业的时候。钱庄周围的几条街道上，已经被人群挤满了。人们都想看看，经过了一个月的装修，这里究竟变成了什么样！

这一个月以来，不是没有人想去看看装修的进度。但是郭业早有安排，整个总部已经被布幔围起，人们就是想看也看着不着。

今天，终于能一饱眼福了。

其时，已经是天将近午。

一阵噼噼啪啪地爆竹声过去，郭业、柴令文以及梁叔宇三人走到了钱庄门前。

柴令文抱拳拱手，道：“诸位乡亲父老，感谢大家对我们长乐坊大钱庄的关心。很多人好奇，我们好好的房子，为什么要装修？现在我可以告诉他了！那就是原来的房子不够好！”

人群一震骚动，“骚包”，“败家子”之声纷纷传来。

柴令文赶紧双手下压，道：“大家不必激动，我们可不是奢靡浪费之人。此次装修，既没有雕梁画栋，又没有装金饰玉。而是……”

他往四下里看了一眼，道：“请先容我卖个关子。大家一看遍知。不够今天来的人太多了，我们只能一次放进去五十人，每人停留不能超过一刻钟。现在，就请大家开眼！”

马上就有几个伙计上前，把遮挡得布幔撤了下来！

哗~~

人群顿时如同开了锅一样！

不用进去，单是远远看一眼，人们就都感觉今天算是没白来。

只见钱庄四下里，多开了无数的窗户。这还没什么，最关键的是，每个窗户上，糊的既不是纸，又不是纱，而是一块块地平板玻璃！

阳光照耀之下，有些玻璃反射着光芒，直把钱庄衬托得美轮美奂，真是有如琼楼玉宇、人间险境一般。

大唐的百姓何尝见过这个？顿时一片哗然！

不知有谁高声叫道：“水晶宫！这是水晶宫！秦国公把龙王爷的水晶宫搬到这来了！”

## 第1795章背叛

有了郭业的科学理论做指导，邓启斌的研究速度还真是一日千里。没用多长时间，玻璃的成本就开始以指数的形式降低。

最终每个玻璃碗的成本降低到了四百文左右！不仅价格低了，质量还远胜从前。

正是有了这个底气，郭业才用自己作坊生产的玻璃器皿，把李二陛下没入宫中的琉璃器皿换了出来。借机摆了李泉一道。

不仅如此，邓启斌还超额完成了任务，发明了平板的透明玻璃！

尽管无论“平板”还是“透明”，和后世的玻璃想比，都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黑科技了。

为了更好的推广平板玻璃，郭业才策划了这么一场推广活动。把长乐坊大钱庄的总部，打造成了样板工程。

不仅仅是在钱庄的四周用上了平板玻璃。钱庄之内的柜台，大部分也是由玻璃构成。

人们透过玻璃，就可以看到一瓶瓶的九仙雨露、香皂以及玻璃器皿。

可以想象，一个古人，猛然间来到了现代的大商场之后，会受到多大的震撼！

随着一波~波的人流的进出，外面的人群已经逐渐陷入了癫狂！

看景不如听景，经过到过里面的人一宣传，本来就远超时代的装修，在没有见过的人们心目中，更是无比美好，简直就是地上天国一般。

郭业见情绪酝酿地差不多了，冲着柴令文一使眼色。柴令文再次来到了人群面前。

他高声道：“诸位乡亲父老，刚才有人说我们把龙王爷的水晶宫搬来了。那当然是不对的。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有了平板玻璃！”

然后，他一伸手，从伙计手中接过了一块玻璃，道：“就是这个！只要您有了这个，就能和我们一样，拥有一个如同水晶宫似的屋子！”

有个穿绸裹缎的大胖子高声道：“这么好的东西，我买！但不知要多少钱？”

“这种平板玻璃和普通的玻璃器皿不同，制作艰难，价钱还是比较贵的！一尺见方的玻璃，一百贯钱！”

大胖子闻听此言，大喜道：“这么便宜？一个窗户，最多不过是一千贯钱。好说，好说。给我来一万贯钱的，咱也尝尝当龙王爷的滋味！”

有了大胖子带头，又有不少人发言要买。不到一个时辰，就卖出去了将近一百万贯的平板玻璃。

梁二少道：“秦国公，我算是服了！玻璃工坊的生意，简直比抢钱都快！我看用不了多久，咱们在玻璃生意上赚的钱，就要超过长乐坊大钱庄了！”

郭业道：“要不然我为啥给邓启斌三成干股，人家确实值这个价钱！”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前些日子为了打击五大士族，赚的钱不多，还真是亏待人家了。幸好平板玻璃能大赚特赚，也算是对他有个交待。”

柴令文道：“您这个交待可真不简单！我估计他一年的分红都要一千万贯了。这小子的命真好。”

“你别不服气，要是没有人家，咱们不但一分钱都赚不到，还得被五大士

族压着打。这就叫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

三人正在闲聊之时，忽然有一伙人分开人群，走到了他们近前。

郭业仔细一看，这几个人还都认识。

他们分别是齐王李佑、国舅爷阴弘智以及五大士族的家主，另外还有一个人，却是大出郭业的预料之外，此人正是平板玻璃的第一功臣——邓启斌。

他怎么和李佑搞一块去了？

尽管心里面纳闷，该有的礼仪还是要的！三人一起对李佑行礼，道：“参见齐王殿下！”

李佑的心情似乎非常不错，满脸堆笑，道：“快快请起！本王年少德薄，不敢当诸位如此大礼！”

一阵寒暄过后，郭业咳嗽一声，进入了正题，道：“齐王千岁身份尊贵，今日贵足踏贱地，不知有何见教？”

“秦国公过谦了，要是您这座水晶宫都算是贱地，那世间哪里还能称得上是宝地？本王是听说您这里有大动静，才专程来看一眼，没想到呀，大开眼界！不虚此行！恐怕就是父皇的皇宫都比不上！”

如果说他前面那些话还是有些善意，那最后一句，就是包藏祸心了。什么叫比李二陛下下的皇宫还好？这句话，有个现成的名词，就叫僭越！

柴令文轻哼一声，插话道：“齐王千岁和五大士族的家主走得可是很近呀。您如此年纪，就能亲贤臣，远小人，真是国家之幸！陛下知道了，肯定非常欢喜。”

柴令文这话，也不是字面上那么好听。齐王李佑又不是太子，有什么资格亲贤臣远小人？李二陛下给他安排什么人辅佐，他就得用什么人，哪有挑三拣四的余地？

再说了以大唐皇室和五大士族的微妙关系，这几个家主算什么贤人？李二陛下知道了此事，肯定对李佑没啥好看法。

李佑当然也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道：“柴兄误会了，在下和五位家主只是偶遇罢了，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来往！”

“这么说，您自己信吗？”论亲戚，李佑得管柴令文叫一声表哥，所以，他对这位齐王千岁，谈不上多么尊重，一点面子都不给。

李泉赶紧发言，化解了齐王的尴尬。

他转移话题道：“小公爷，刚才听您说一尺见方的玻璃，就要一百贯钱，这个价格可不低呀！”

“哦？莫给以李家主的身家，连这点钱都出不起？”

李泉摇了摇头，道：“李某人并非为了自己说话，而是为了这些百姓！老百姓存点钱可不容易，要是刚买了您的平板玻璃，不久之后就又降价，那岂不是亏大了？”

然后，不待柴令文说话，他转身对百姓们高声道：“前些日子，琉璃器皿的价格可是大起大落。最后竟然降低了两百倍！安知这平板玻璃会不会步琉璃器皿的后尘？大家买之前，可是要仔细考虑。”

柴令文冷笑道：“李家主您这是来砸场子了？”

“不敢！不敢！李某人此次前来，非但不是砸场子，而且有一桩生意要与

几位相商。”

“生意？咱们之间有什么生意可谈？”

“在下要谈的这桩生意就是平板玻璃！”

尽管心里早有预料，但是听李泉把这话说出来，柴令文还是一阵怒气上涌，道：“平板玻璃？五大土族也能制平板玻璃了？邓洋人，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要解释一下。”

邓起斌被柴令文盯得心里边发毛，往李泉身边靠了靠，道：“你们大唐有句话叫做，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我这样做，完全没错！”

郭业冷笑道：“你一个外国人，学我们汉人的话倒是挺快。那你听没听说过，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侍二夫？”

邓洋人耸了耸肩膀，道：“要是我忠心事主，现在就得在波斯当奴隶，哪有现在的风光？秦国公，您说的那句话，不灵！”

“你……好，咱们不争论你应不应该择主而事。现在我就问你一句话，我们哥几个哪点对不住你了？为什么要背叛我们？”

## 第1796章是非恩怨

背叛总有各种借口，忠诚却只有一个理由。

如果背叛者不是邓启斌，而是另外一个人。郭业不会如同一个怨妇一般，非要追问一个为什么。

你有你的选择，我有我的立场。既然选择了背叛，在郭业的字典里，就没有原谅二字。

但是邓启斌不同，还是那句话，人才难得。

短短几个月内，就把玻璃器皿的价格降低了几百倍。不仅如此，还领先世界上千年，发明了平板玻璃。这不是人才，什么是人才？

不，现如今的邓启斌已经不能用人才二字来形容了，必须称之为天才。而且是如同牛顿、爱因斯坦一样，不世出的天才！

只要他和郭业通力合作，那就很可能在几十年内，让各种近代科技出现在大唐社会！

这才是真正的改变历史！

所以说，邓洋人对于郭业的意义非常重要。如果有可能的话，他还是希望邓启斌能够回心转意的。

但是，邓启斌可不会理解郭业的苦心，他说道：“在下并不觉得有什么对不住你们的地方，相反地，却是你们这些人对不住我！”

“哦？何以见得？”

“把玻璃器皿的制造成本降低二百倍，秦国公，您觉得这种技术，应该价值多少钱？”

“呃……保守估计，怎么也要千万贯吧！”

邓启斌点了点头，道：“您说的这个价格非常合理。你们救了我邓启斌两次，我以价值千万贯的技术回报。另外还附赠了平板玻璃的制造技术，秦国公以为，这算不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一千万贯，平康巷有些名气的美娇娘可以买一万个。要说够不上救命之恩，那也太亏良心了。

郭业当然可以说，要是没有我教给你的那些知识，你也研究不出这么价值巨大的技术。

但是他也知道，这些知识教给邓启斌算是如虎添翼。但是教给别人，那就指不定达成什么效果了。最起码，拥有这些知识的郭业，就连最基本的玻璃都制造不出来。

总的来说，郭业和邓洋人，是合则两利的关系。

不欲在这个问题上他争竞，郭业点了点头，道：“好吧，你并不欠我们什么。但是，你说我们对不起你又是什么意思？”

邓启斌道：“咱们原先说好的，玻璃工坊的干股给我三成对吧？您自己说说，现在玻璃工坊一年能赚多少钱？这些钱和我的技术相配不相配？”

长安城一年能卖出二三十万个玻璃碗碟就非常不错了，一贯钱一个，总共才不过卖二三十万贯。利润大概占售价的一半，其中三分之二的利润，还要分给郭业等人。

仔细算起来，邓启斌这三成干股，一年不过是三四万贯的进项。

郭业之所以定这么低的价格，那当然是有原因的。一方面是他要借此打



击五大士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缺钱。能把玻璃器皿大面积推广，他就心满意足了。

但是很显然，在这点上他忽略了邓洋人的感受。人家远渡重洋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大唐的建设事业添砖加瓦的。眼瞅着能日进斗金的技术只换来了仨瓜俩枣的，能不着急吗？

所以说，人家邓启斌心怀不满，还是有些道理的。

郭业一躬到底，道：“邓先生，先前郭某人的所为，的确有些不妥，在这我向您赔罪了。不过，虽然玻璃器皿没赚钱，但是平板玻璃……”

他这话还没说完呢，李泉接话了，道：“所以，在平板玻璃上，邓先生就信不过秦国公了，才找到了老朽合作。”

郭业冷笑道：“李家主，咱们明人不说暗话。邓先生心思单纯，哪有那么多弯弯绕？到底是他找了您合作，还是您找的他？”

“秦国公果然是眼里不揉沙子。不错，的确是老夫派人秘密接触了邓先生。但是，那又怎么样？俗话说得好，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邓先生受了不公正的待遇，难道老夫就不能管一管闲事？”

郭业冷笑道：“原来李家主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我该不该称您一声李老侠？太原王氏出了一个王思榜王少侠，陇西李氏又出了一个李泉李老侠。五大士族大侠辈出，实在是可喜可贺！”

说李泉是大侠可不是什么好话。简单类比一下，这就跟夸奖一个人大表能做好黑社会头子差不多。

五大士族最重名声，李泉被这番话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的，他强忍怒气，道：“老夫不和你做口舌之争。咱们不谈别的，还是说说平板玻璃的事情吧？”

郭业傲然道：“少了张屠户，难道就要吃带毛的猪？即便是邓先生投靠了你，我的琉璃工坊里照样能生产平板玻璃。到时候大家各凭手段，有什么好商量的？”

“哦？是吗？有件事您可能不知道……就是生产平板玻璃的技术，其实邓先生又有了改进。”

郭业脸色微微一变，道：“改进？什么改进？”

邓启斌傲然道：“大的改动倒是没有，只不过是把平板玻璃的制作成本又降低了一半！当然，这个技术就不能交给您了，我准备用在李家主的工坊中。”

李泉道：“秦国公，您现在明白了吧。要是到了最后拼价格的地步，您这边可是完败！不过老夫的为人，最是厚道不过，不喜欢赶尽杀绝。所以，今日前来，想和您做一个约定。”

“什么约定？”

“这个约定就是，您把现在的价格降低两成。以后咱们双方就以此价格向外出售平板玻璃。不进行价格竞争，不知秦国公以为如何？”

乍听起来，李泉的这个要求，还真是合情合理。只要郭业和五大士族联手，就能把平板玻璃的市场垄断了。大家商定一个价格，舒舒服服的赚钱，不比打价格战强得多？

但是，郭业可不会答应他这个条件。

还是那句话，郭业不缺钱。他来钱的地方太多，而花钱的地方又太少。

现在他早的追求，早就不是赚钱了。

五大士族图谋不轨已久，郭业怎么可能为了些许钱财就和他们合作？到时候天福和尚谋反一案大白于天下，他怎么向李二陛下解释自己和五大士族的关系？

再者说了，五大士族和郭业早已经仇深似海，现在又挖走了邓洋人。要说他们有诚意与郭业和解，那除非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很显然，现在五大士族用的是缓兵之计。

郭业道：“不好意思，李家主，您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

“为什么不能答应？”

“因为你们没有和我合作的资格！”郭业轻蔑地说道：“我郭业是什么人？官拜礼部尚书、大唐秦国公，而你们呢，一群平头老百姓，和我合作，你们配吗？”

这话可太损了，把李泉等人贬得一钱不值。事实上，别说这几位家主了，就是普通的五大士族成员，都可以笑王侯慢公卿。

能和五大士族联姻，别说一般的高官贵戚了，就连李二陛下也是求之不得。也就是从后世穿越而来的郭业，才对他们所谓“清华门第”的名声不屑一顾。

李泉闻言，直气得浑身都哆嗦，道：“好！好！好！你可别忘了，在生产平板玻璃的成本上，我们五大士族占很大的优势！真的争竞起来，还是你吃亏！”

“李家主不必多言，如果想与郭某人放手一战，尽管放马过来！”

话不投机半句多，李泉拱了拱手，道：“既然如此，咱们就各凭手段吧！告辞！”

“且慢！”郭业赶紧他们给拦住了。

## 第1797章小挫

“秦国公又后悔了？”

“当然不是后悔。在下想和邓先生单独聊一聊，不知您可否行个方便。”

邓启斌连连摆手，道：“该说的我都和您说过了，在下并不认为，我们还有什么好谈的。用你们大唐的话来说，从今以后，咱们就是恩断义绝！”

郭业诚恳地说道：“真的不能给郭某人一个机会？无论李家主给了你什么好处，我都愿意出三倍的价格把您请回来。”

“这不单单是钱的问题。”邓洋人耸了耸肩膀，道：“比起您来，在下更相信李家主的信誉。秦国公，对不住了！”

邓启斌吃了秤砣铁了心，郭业也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得看着他和李泉等人扬长而去。

被他们这么一搅合，也就没什么人再来订购平板玻璃了。

刚才李泉的声音可不小，是人都知道，五大土族的生产成本比郭业的低得多，到时候平板玻璃肯定要降价。这个时候还下定金购买，那不是傻子吗？

于是乎人群逐渐散去，长乐坊大钱庄总部恢复了正常营业。

直到这时候，梁叔宇才把心中隐藏很久的话问了出来，道：“秦国公，五大土族的生产成本比咱们低一半。与他们达成协议，对双方都有利，您为何拒绝了？”

“我刚才不是都说清楚了吗？”

梁叔宇道：“你就别装了，要是他们都没有和你合作的资格，那普天之下就没人有资格了！这完全是推托之言。我也是琉璃工坊的股东，这事你得跟我说实话。”

郭业道：“事情很简单，因为这是五大土族的缓兵之计！你们别忘了，短短几个月内，咱们里里外外可是坑了他们两千多万贯钱了。五大土族从来就不以财雄著称，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你的意思是……他们没钱了？”

“五大土族势力庞大，要说完全没钱，那也不可能。不过现在，他们肯定是捉襟见肘，腾挪不开。和咱们打起价格战来，咱们固然是损失惨重，但他们自身也受不了。”

梁二少眼前一亮，道：“我明白了。如果咱们是一头大象，那现在他们不过是一只土狗。就算咱们放的血比他们多一倍，先支撑不住的也一定是他们！”

“就是这个道理。李泉现在最重要的是时间，他想借着平板玻璃的生意，把自己从一只土狗养成一只大肥猪。但是我却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趁他病，要他的命！”

顿了一下，他继续说道：“当然，这样做咱们的玻璃工坊就会损失惨重，两位兄长也算受了无妄之灾。这样吧，以后玻璃工坊所有的亏损都算到我一个人的头上。”

“不行！”柴令文和梁叔宇异口同声地说道。

“怎么不行？现在香水和香皂的生意非常好，日进斗金。只要拿出一部分利润来，完全可以弥补玻璃工坊的亏空。”

“你有钱是你的事儿，可是玻璃工坊却是咱们三个人的买卖，怎么能让你一个个亏钱？”

郭业道：“你们还是别和我争了。严格说来，我和五大士族的恩怨和你们没关系……”

好说歹说，郭业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让柴梁二人同意了自己的主意。

他之所以这样做，当然不是因为财大气粗，而是他深知，朋友之间的感情是要维系的。

要是是一直赚钱怎么都好说，一时的亏损，相信这两个朋友也能接受。

但是，与五大士族的商战指不定要亏多少钱，指不定要亏多久。拉着好朋友一起亏钱，时间长了，再好的交情也会有裂痕。

这也算是他吸取了邓启斌背叛的教训。

……

一个月之后，五大士族的平板玻璃工坊也开业了！他们的价位卡的很准，直接就是长乐坊大钱庄报价的一半。

这就接近于郭业的成本线了！

但是郭业毫不示弱，马上把价格调到了原有价格的五分之一！五大士族也只能跟进。

这个价格维持半年之久。

事实上，如此价位已经非常低廉了，装一扇玻璃窗，不过是两百贯钱，大多数家庭都负担得起。

而且这个和玻璃碗不同，无论富贵还是贫穷，人们都是一张嘴，需要不了多少玻璃碗。

但是玻璃窗呢，普通家庭财力有限，只能装上一两个。而那些富商贵族则恨不得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所有地方都装上玻璃窗。

无他，玻璃窗和纱窗、纸窗比起来，优势实在是太大了。

一时之间，家里有多少扇玻璃窗，竟然成为衡量一个人身家的标准。

在这种形势下，无论是五大士族的玻璃工坊还是长乐坊大钱庄，都是产销两旺。郭业见此状况，非常满意，唯一的遗憾就是亏钱！

平板玻璃卖多少钱，他亏损的数字就是这个数字两倍以上！

短短半年内，郭业就亏损了将近千万贯！要不是有香水和香皂工坊的利润支撑，他还真撑不住！

不过，大唐首富秦国公都感到压力巨大，那五大士族又是如何撑下来的呢？

就算不谈建造平板玻璃工坊的费用。光卖平板玻璃，他们现在也得亏损接近两百万贯了。

怎么看起来五大士族还是行有余力的样子？郭业大惑不解。他心里暗暗琢磨，莫非是自己有什么地方考虑不周？

正在这时，他派到五德钱庄的卧底钱大开，给他送来了一个消息解答了他的疑惑。

原来，邓启斌根本就没说实话。

他发明的新技术，不是平板玻璃的成本降低了一半，而是降低了四分之三。

事实上，这半年以来，五大士族不但没有亏一文钱，相反还赚了个盆满

钵满！

不仅如此，钱大开还告诉郭业，五大土族用赚来的钱又新建了几个玻璃工坊。相信用不了多久，五大土族的产量就可以翻两番！

听到这个消息，郭业恨不得抽自己两个大嘴巴！自己当初是有多傻，竟然相信了背叛者口中说出来的话！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现在五大土族又恢复了不少元气，再想打压下去，可就太难了，这可怎么办？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郭业把柴令文和梁二少找来，一起商量对策。

柴令文听完了，深吸了一口气，道：“对策我是想不出来，不过有个事情我得提醒你一下。这还只是个开始，更艰难的情况还在后头呢！”

“此言怎讲？”

“您别忘了，邓启斌可是研究玻璃的天才人物。如果他半年以前就把平板玻璃的成本降低了那么多，那么现在呢？五大土族的真正成本是多少？”

想到这个问题，郭业还真是一个头两个大。有了邓启斌在手，五大土族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他说道：“那咱们怎么办？难道就此认输？”

梁叔宇苦笑道：“恐怕也只能如此了。原来咱们是欺负五大土族资金不足。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恢复了元气。生产成本又远低于咱们，再这么冲突下去，恐怕最先支撑不住的是咱们。”

郭业连连摇头，道：“不行！我绝不会认输！一定有办法的，大家再好好想一下。”

柴令文苦笑道：“很显然，现在只有两个办法可以解决眼前的困局。第一个办法，就是咱们再找一个邓启斌一样的人物，也把平板玻璃工坊的成本降低！”

郭业连连摇头，道：“这个办法还用你说？能找到的话，我还发这个愁干啥？算了，你还是说说第二个办法吧。”

“第二个办法，就是继续降价！不过那样的话，光靠香水和香皂生意，可维持不了收支平衡。除非再找到另外一门赚大钱的生意。”

郭业苦笑道：“这个办法也不靠谱。我知道的那些基础知识，已经全告诉邓洋人了。他研究不出来的东西，我更……”

说到这里，他忽然眼前一亮，道：“有了！似乎还真有这么一门生意！”

## 第1798章魔镜魔镜告诉我

甘露殿，琴声悠悠，香烟袅袅。

长孙皇后身着锦衣华冠端坐于凤座之上，雍容典雅，华贵端庄。

任谁见了，都得赞一声，好一个母仪天下，仪态万方的皇后娘娘！

然而，他们永远都想象不到，在长孙皇后那恬静端庄的表情下，却隐藏着一颗自怜自伤的心。

自己和陛下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半个月？还是一个月？

时间久远地都记不清楚了。

他为什么不肯来见我？

之前还可以用身体不好，不愿意亲近女色来解释。

但是现在呢？自从戒除了那些丹药，听说他的身体已经大大好转。这几日，更是与几个浪蹄子夜夜笙歌。

难到自己真的老了，美貌大不如前？但是宫内的女人都是自己亲手挑选，就算自己的容颜不再，怎么也比那几个贱人强得多呀！

还是说陛下喜新厌旧，对自己厌烦了？

很有可能！

男人呀！就没一个好东西！还有那秦国公郭业，又有多长时间没来看我了？

呸呸呸！关秦国公什么事？别胡思乱想了！

你是大唐的皇后，可不能学那些不知廉耻的坏女人。

虽然秦国公长得不错，虽然他称赞过你是天下第一美女，虽然他那一脸坏笑很吸引人，虽然听说他天赋异禀把家中的众多妻妾都收拾得服服帖帖，但是……但是……

正在她胡思乱想之际，有个小太监跑了进来，道：“启禀皇后娘娘，秦国公求见！”

“快！快！有请秦国公！”话一出口，长孙皇后马上就意识到此言不妥，道：“本宫是说，秦国公乃是国家重臣，不可怠慢，务必以礼相待，知道吗？”

“是！”

功夫不大，在小太监的引领之下，郭业来到了甘露殿中。

“微臣见过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

“起来吧，赐座。”

“谢皇后娘娘。”

郭业还没坐稳呢，长孙皇后就开口说话了，道：“秦国公贵人事忙，今日怎么有空来看本宫了？”

这话听着就那么别扭！君不君，臣不臣，像是熟悉朋友之间的闲聊，又有着有一丝若有若无的……幽怨。

此言好没道理，郭业一个外臣，没有宣召，自己又没啥正事，总往皇后面前凑合算怎么回事？

他小心翼翼地答道：“在皇后娘娘的面前，微臣怎么敢称一个贵字？今日前来，是有一桩宝物要献给皇后娘娘。”

“宝物？是金银珠宝？还是名人的字画？”

“都不是。皇后娘娘富有四海，无论金银珠宝还是名人字画，在皇后娘娘面前，都算不上什么宝物。微臣岂敢用那些俗物污了皇后娘的双眼？”

“那你要献给本宫的是什？”

“乃是一面镜子。”

“镜子？”皇后娘娘闻言脸色一变，道：“郭业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想讽刺本宫么？”

郭业大惑不解，道：“微臣不敢！皇后娘娘何出此言？”

“哼！镜子算什么宝物？以铜为镜，无非是正衣冠！你送本宫镜子，是觉得本宫的穿着不当，还是仪容不雅？甚至是……想让本宫有自知之明？”

说到最后四个字，长孙皇后几乎咬碎了满口的银牙。这一刻，埋怨、委屈、气恼多般滋味，一起涌上了她的心头。

俏脸之上，阴沉的仿佛能低下水来。

郭业赶紧解释道：“皇后娘娘误会了，微臣绝对没有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含义，就是一个稀罕物……给皇后娘娘玩玩罢了……”郭业结结巴巴地解释道。

“胡说八道！镜子有什么稀罕的？难不成你的镜子是传说中的秦照骨镜？”

“那当然不是。不过微臣这个镜子的材质有些特殊，非铜非金非银，而是用玻璃制成！”

“玻璃？”长孙皇后秀眉微蹙，道：“玻璃本宫又不是没见过，都是晶莹透明之物，怎么能用来做镜子？”

“当然不仅仅是玻璃，微臣还加了一点别的东西。”

“别的东西又是什么东西？”

郭业面带难色，道：“微臣还指望这个秘密养家糊口呢，皇后娘娘您就别深问了。”

“哼！谁稀罕！”长孙皇后撇了撇嘴，道：“把那个什么玻璃镜子拿给本宫吧。我倒要看看，能让秦国公如此看重之物，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

“这面镜子现在并不在微臣身上，还请娘娘下一道圣旨，让几个太监，去宫外把此物取来。”

“镜子又不是什么违禁之物，难道有人胆敢阻止秦国公把此物带入宫中？”

郭业苦笑道：“那倒不是。关键是此物太大了，微臣也拿不了呀！”

……

等太监们把这一面镜子取来，长孙皇后才真正理解了郭业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整个镜子有一人来高，上面用黄绸包裹，两个太监合力，才把此物搬到了她的面前。

长孙皇后眉头微蹙，道：“这也太奢侈了。一面镜子，能照清楚脸也就可以了。弄这么大有什么用？玻璃可不便宜。本宫知道你富可敌国，但是……啊！”

郭业可没耐心听她的唠叨，在她说话的时候，已经把黄绸解开。

等看到了这面镜子的庐山真面目，长孙皇后不由得惊呼出声。这个穿衣

镜造成的效果实在是太震撼了！

皇宫之内不是没有这么大的铜镜，不过毫不清晰。所以，才有了长孙皇后前面的说法。在她的眼里，所谓巨大的镜子，无非是一种奢侈品，华而不实。和小镜子比，并没有什么优越之处。

但是眼前这个一人多高的玻璃镜，彻底扭转了她的观点。

整个镜子光亮无比，把她那凹凸有致的身材，娇艳的面庞，都照得纤毫毕现。就算明知镜内之人就是自己，长孙皇后还是被深深地震撼了！

原来我的容貌如此出众……身段如此婀娜……气质如此高雅！

如此佳人，有谁怜惜？

看着镜中人，长孙皇后的心思千回百转，久久不语。

郭业轻声道：“皇后娘娘，这块玻璃镜子可还能入得了您的法眼？”

“不错，很好！”长孙皇后这才回过神来，叹了一口气，道：“本宫虽然富有四海，但是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镜子！见了这个镜子，本宫简直觉得之前的几十年都白活了！”

“您这话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一面镜子而已。”

“不，本宫绝没有夸大其词。想想也真好笑，这么多年了，本宫还是第一次知道，自己真正长什么样。一个人连自己什么长相都不知道，算不算白活？”

“呃……您这么说，也有点道理。”

“有点道理？可不是有点道理那么简单。想当初你说本宫乃天下第一美女，我还以为你是夸大其词。但是现在看起来，虽不中亦不远矣！”

长孙皇后初见玻璃镜，竟然发出如此感慨，郭业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忍不住轻笑出声。

“你笑什么？难道是在笑本宫刚才所言不知天高地厚？”长孙皇后沉声说道。

“微臣不敢！”郭业的头上顿时冷汗涔涔！



## 第1799章绢帕传情

“那你因何发笑？”

郭业当然不能告诉皇后，他想起了《白雪公主》中，那个恶毒皇后的经典台词，“魔镜呀魔镜，谁是天下最漂亮的女人？”

他只得道：“微臣忽然想起了在极西之地的一个笑话。”

“什么笑话？”

“据说有一个农夫买了一面镜子回家。他老婆不知道镜子什么东西，仔细一看，不禁怒火中烧，道：‘告诉我，这里面的丑女是谁？！’，皇后娘娘，您说这个笑话好笑不好笑？”

长孙皇后笑了几声，忽然脸色一变，道：“你是在讽刺本宫丑如无盐？”

“当然不是。微臣的意思是，这种镜子在皇后这种天下第一美人手里，自然是稀世珍宝。但是在一些长得比较一般的女子手里，非但算不上什么宝物，恐怕还得算是一桩心病。”

“哼，这还差不多。对了！这个玻璃镜子如此之好，到底值多少钱？”

“十万贯！”

“这么贵？你献上了如刺宝物，那你说本宫该赏你点什么好呢？”

虽然人们嘴上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不过实际上，只要政治清明，皇室的财产，国家的财产以及臣民的财产还是分的很清楚的。

就算是尊贵如长孙皇后，也不能白白接受别人的献上的宝物。为了表示皇室的泱泱大度，基本上自己赏赐回去的东西，不能比此物价值要低。

对于郭业这种重臣来说，更是如此。

郭业微微一笑，道：“皇后娘娘不必赏赐微臣任何东西，只要您用了此物，就是对微臣最大的赏赐了。”

“莫非你以为本宫没钱？难道本宫还需要你的施舍？”

“皇后娘娘误会了，微臣刚才所言完全是发自肺腑！”

“那也不行！算了，待会本宫赏赐给你十万贯钱吧。”

郭业连连摆手，道：“不用，真的不用。微臣献上镜子，可不是贪图皇后娘娘的钱财，而是为了做一个广告！”

“广告？这是什么意思？”

“启禀娘娘，这个玻璃镜乃是微臣的玻璃工场所产。此物虽好，但是成本颇高，价格昂贵。如何快速把此物卖出去，就成了微臣的一块心病。”

长孙皇后冰雪聪明，瞬间就秒懂了，道：“所以，你就把主意打到了本宫的头上。有了本宫的带动，想必此物很快就会风靡长安城！这十万贯钱你很快就能赚回来了。”

“正是如此。”

听到了这个消息，长孙皇后不由得感到一阵失落，道：“本宫还以为此物你只献给本宫了呢。这么说来，其他后妃那边，你也都有赠送？”

“微臣有此打算。不过其他人的镜子，可没有您的这个如此高大。事实上，您这块镜子还真是独一无二。就算有一万贯钱，也买不到这样的镜子了。”

“哦？这又是什么原因？”

“生产一尺见方的玻璃，和生产如此巨大的整块玻璃，难度差别非常大。

微臣的玻璃工坊建成大半年了，这样的玻璃不过才有十来块。而且……”

他苦笑一声，道：“用玻璃做成玻璃镜，也非常容易失败。这十来块玻璃，总共只有一块做成了玻璃镜，其余的全部报废。至少在一年内，是不可能出现比您这块更好的镜子了。”

“原来如此，秦国公有心了。”

长孙皇后又重新高兴起来，道：“既然你是要利用本宫给你做什么广告，那本宫也就不和你客气了。不过，总要赏你点什么东西才好，要不然也太失礼了。这样吧……”

她眼珠一转，道：“本宫前些日子绣了一条绢帕，就赏给你吧。秋月！”

“奴婢在！”

“把本宫床边那个锦盒拿来，交给秦国公！”

“是！”

一条绢帕不值什么，皇后娘娘亲手所绣，更是足见荣宠，郭业也就不再推辞了。

在他心目中，不就是一条帕子吗？宫人为将士缝制衣服，激励士气，古已有之，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等他把这个锦盒带回家中，把锦盒打开，看到那条绢帕时候，才知道自己完全想错了。

这上面绣的竟然是鸳鸯戏水！

绢帕上绣着鸳鸯戏水十分常见，不过，作为皇后亲手所绣，并亲口所赠的物品，就非常罕见了！不，不能说罕见，应该说是绝无仅有。

严格来说，这种绢帕只有李二陛下才有资格使用。

郭业心中连叫了十几声“额的娘诨”，才战战兢兢地把那条绢帕在自己书房之内藏好。

然后，他暗暗告诫自己，这件事只能拦在肚子里，不能告诉任何人！

就让此事，成为自己和皇后娘娘的一个小秘密吧！

一想到和如此佳人有了共同的秘密，他的心中又有些痒痒的！连续告诫自己几声，不作死就不会死，心情才渐渐的平复下来。

……

实际上，郭业给长孙皇后的巨大玻璃镜，和现代社会的意义上的镜子还是颇有不同。

所谓的纤毫毕现，那不过是长孙皇后自己的看法，在郭业看来，这种镜子的清晰度也就是那么回事。

这些镜子的制作方法，实际上也并不复杂。

简单的说就是在玻璃表面上紧贴一张锡箔，然后再倒上水银。

因为水银能溶解锡，就变成了一层粘稠的银白色的液体。把这些液体晾干，一面玻璃镜就诞生了。

这就是所谓的锡汞齐制镜法。

在历史上，这种方法要在一千多年后，才由威尼斯商人发明出来，并且直接造成了此地的繁荣昌盛。

不过，对于后世穿越而来得郭业来说，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想当初郭业交给了邓启斌不少化学物理知识，还真的没教他锡汞齐制镜法。这倒不是郭业藏私，而是当时他还真没想起来。

从根本上讲，这也不算什么物理化学的基础知识，只能算是一桩趣闻。

后来，郭业被邓启斌摆了一道，没办法，要另开财源，偶然间才想起来。

.....

玻璃镜子本身就魅力非凡，再有了长孙皇后和众位嫔妃的现身说法，迅速风靡了长安城。

当然，由于此物价格十分昂贵，动辄就是几千贯钱，非达官贵戚、豪商贵贾不能用之。

随着镜子的热销，郭业手里有钱，继续开始了打压平板玻璃价格的计划。

但是到底如何定价，还真是一个大问题！

邓启斌实在是一个妖孽一般的人物，这么长时间了，谁知道他把成本降低到了多少？

最后郭业一咬牙，一狠心，把平板玻璃的价格降低了十倍，一尺见方的玻璃只卖两贯钱！

郭业生产一尺见方的玻璃，都要五十贯钱。以两贯钱卖出来，那跟白送也差不了多少。按照现在的出货量，相当于把香水、香皂和镜子的利润，全部填了进去。

事到如今，他也算是底牌尽出了。

郭业暗暗琢磨，半年，再坚持半年，如果五大士族半年之内不显颓势，那就说明邓启斌已经把平板玻璃的成本，降低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那没办法，技不如人，也只能暂时打压平板玻璃价格的计划了。

幸运的是，最坏的结果并没有出现！

降价之后不到一个月，他派去五德钱庄的钱大开就回来复命，道：“启禀秦国公，小人幸不辱命，特来交令！”

郭业大吃了一惊，道：“现在咱们和五大士族在平板玻璃市场上斗得难解难解，正是需要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你回来干什么？交令？交你个大头鬼呀！”

“秦国公还请稍安勿躁，其实小人并不是主动回来，而是被五大士族遣散的。”

“难道你暴露了？”

“当然不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五大士族已经遣散了玻璃工坊的所有伙计，这场商战咱们打赢了！”

“才一个月他们就坚持不住了？这怎么可能？”郭业惊讶地问道，“五大士族怎么如此不堪一击？他们不是有邓启斌吗？”

## 第1800章赏赐（1）

才一个月他们就坚持不住了？太匪夷所思了！

五大土族怎么如此不堪一击？

他们不是有邓启斌吗？

郭业一时间疑窦丛生，无法解开这谜团。

究其缘由，这时间还要从半年前说起……

那一夜，齐王府内。

觥筹交错，莺歌燕舞，好不热闹！

李佑手端酒杯来到了李泉的面前，道：“李家主算无遗策，郭业那厮果然中计了，实在是可喜可贺。小王敬您一杯！”

“王爷实在是太客气了，在您面前，李某人怎敢担一个‘敬’字？此事能成，还要多赖齐王殿下洪福齐天。来，咱们共饮此杯！”

把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李佑这才回归了本位。他挥了挥手，命令无关人等退下。一时之间，大厅之内，只剩下了他和五大土族的家主，以及国舅爷阴弘智。

然后，他轻咳一声，道：“李家主实在是过谦了。想当初为了对付郭业那厮，勋国公张亮不知想了多少奇谋妙计，哪次没有本王给他撑腰？结果呢？次次都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说到这里，他轻叹一声，道：“难道本王的洪福齐天庇佑不了张亮，单单只能庇佑您？这个道理说不通呀！所以说，小王并无尺寸之功。此事能成，全是您一个人的功劳！”

李泉道：“王爷此言差矣。就算是和运气无关，在这件事里，您自己的功劳也不小。”

“哦？何以见得？”

“昔日汉高祖曾言，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饩，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

他顿了一下，眉头一挑，道：“难道这就能说明，刘邦在楚汉之争中，寸功未立吗？”

李佑道：“那当然不是。汉高祖后面还有一句话，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故而能取天下。在孤王看来，能用人的高祖，比汉初三杰的功劳更大。”

“还是的呀，高祖用三杰而有天下，您用我李泉打败郭业。这两件事，事不同而理同。齐王殿下您知人善任，怎么能算没有尺寸之功？”

“这么说您是拿小王比汉高祖了？本王实在是愧不敢当！”李佑毕竟还是一个少年，闻听此言，高兴得脸颊泛红，连连摆手。

李泉继续吹捧道：“齐王千岁切不可妄自菲薄，在您这个年纪，汉高祖还吃了上顿没下顿，连老婆都娶不上呢。您却已经官居齐王，手下人才济济。以李某人看来，您比汉高祖可强多了。”

他这番话当然经不起推敲，细论起来，在十七八岁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混得比刘邦好。难道这些人都比刘邦强得多？

不过，千穿万穿马屁不穿。李佑听了这话，大感满意，道：“如果孤王是

汉高祖，那李爱卿就是我的张子房了，咱们共勉之！对了……”

他忽然眉头一皱，道：“虽然现在郭业已经中计，但是咱们还不能掉以轻心。此人狡如狐，狠如狼，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明白过来。咱们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办，还要早作绸缪。李家主您怎么看？”

李泉伸出了两根手指，道：“这次咱们之所以能算计郭业，主要有两个原因。以后如何办，还要从这两个原因下手。”

阴弘智见李泉如此受李佑的器重，心中颇为吃味，讥讽道：“头一个原因，当然是您李大家主智深入海，比为陛下执掌不良人多年的勋国公张亮强的多了！”

李泉微微一笑，道：“我们五大士族传承悠久，门第清华。李某人忝为陇西李氏的家主，不敢妄自菲薄，确实比那乡间老农出身的张亮，强的不是一点半点！”

阴弘智白眼一翻，道：“前一段的商战中，你们五大士族损失了千万贯的钱财！这件事张亮可是没插手，全是你李大家主的主意，这您又怎么解释？”

“老夫又没说这次能够成功，全是我的功劳。这不是还有第二个原因吗？”

“第二个原因就是洋人邓启斌了！您这只能算是因人成事！”

李佑见李泉面色不善，连忙打圆场道：“小王明白了，要想让郭业翻身不得，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李家主言听计从。至于邓洋人嘛……本王要重重有赏！李家主，您看赏他点什么好呢？”

李泉道：“不劳王爷赏赐，此事就由我李泉代办了！我这个赏赐，包管能让邓洋人心满意足，诸位交口称赞！”

阴弘智冷笑道：“李家主这话可说得太大了一点，难道您的赏赐能比王爷的还好？”

李泉道：“不敢说我的赏赐比王爷的好，只能说在下拿出来的东西，是最适合邓洋人的。他一定会非常满意，说不出来半个不字。”

“那阴某人就拭目以待了！”

……

功夫不大，邓启斌就带到了大厅之内。

“参见齐王殿下！参见国舅爷！参见诸位家主！”

“邓先生快快请起！”李佑笑吟吟地以手相搀，道：“这次能打败秦国公郭业，您可是居功至伟！不必如此多礼！”

邓启斌这才站起身来，道：“不知齐王殿下宣召邓某人，到底所为何事？”

李佑道：“多亏了邓先生，我们生产平板玻璃的成本，才会远低于秦国公郭业。现在他已然中计，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琉璃器皿，而这个价格却是让我们获利颇丰！长此以往……”

阴弘智接话道：“长此以往，必然是我们大赚特赚，而郭业却是大败亏输。这一切，全赖邓先生之功！为了酬谢您的功劳，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出来！”

邓启斌颇为警惕地说道：“咱们事先可是说好的，这个玻璃工坊中，有我的三成干股，你们可不能少了我的！”

“瞧您这话说得，少了谁的，也少不了您的呀！您放心，该给您的钱，一

文钱也不会少。齐王殿下意思是，除了您应得的，还有额外的赏赐。”阴弘智笑嘻嘻地说道。

李佑道：“本王就是这个意思。邓先生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只要能做得到的，小王绝不推辞。”

邓启斌双膝跪倒，道：“齐王殿下，您实在是太慷慨了！现在看来，邓某人弃郭业而选择您，实在是明智的决定！我永远是您最忠诚的仆人！”

“邓先生不必客气。现在您就可以提要求了，这里除了本王，还有五大士族的家主，在大唐还真没多少我们办不成的事。”

邓启斌想了一下，道：“在下有三个要求！”

在场之人听了这话，都是脸色微微一变！让邓洋人提要求，那默认的就是一个要求。他一下子就提出三个要求，这还真是有点人心不足蛇吞象了！

李佑强笑道：“那就请您先说说第一个要求吧！”

“在我们罗马，玻璃工匠的地位近乎贵族。而在大唐，匠人的地位虽然不算很低，但与贵族相比，却是天下地别。所以，在下想求齐王殿下给在下一个小小的爵位。”

“这……”邓启斌的第一个要求，就把李佑给难住了。现在大唐政治清明，没有过得去的理由，别说是齐王李佑了，就是李二陛下也没办法给人封爵位呀！

你邓启斌是皇亲国戚吗？为国立了什么功劳？退一万步说，哪怕你是献上什么宝物了呢？这都能说道说道。但是啥都没有，就要一个爵位，这也太不合规矩了吧？

李佑面带难色，道：“邓先生，不是本王不答应你，实在是此事本王力有不……”

他这话还没说完呢，阴弘智就插话道：“王爷何必为难？刚才李家主不是赏赐用不着千岁，全由他代办吗？”

李佑摇了摇头，道：“就算是爵位最低的男爵，那也相当于从五品上的官员了。李家主自己都无官无职，又怎么可能有什么好办法？这才是真正的强人所难呢！”

李泉却摇了摇头，道：“王爷且放宽心，邓洋人这个要求，老夫答应了！”

## 第1801章赏赐（2）

李佑闻言，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道：“李家主，您老人家还有这本事？孤王以前还真是小看了您了！但不知此事您准备如何解决？”

李泉捋了捋胡子，道：“山人自有妙计！到底如何解决，且容李某人先卖个关子。”

然后，他又转过头来，对邓启斌说道：“你的第一个要求，我李泉答应了！不知您的第二个要求是……”

“在下的第二个要求，更加简单！先前我与秦国公郭业商定的报酬，就是玻璃工坊的三成干股。而与齐王千岁合作，所得也不过是三成干股。这又如何与齐王慷慨的名声相匹配呢？”

他此言一出，现场的气氛顿时就冷了下来。

现在谁不知道，玻璃工坊就是个摇钱树。运气好的话，就是一成股份都能卖出去一千万贯。

一千万贯是什么概念？

不说别人，就说尊贵如齐王李佑，把家产全部变卖，也不过凑个两百万贯左右。

堂堂的中书侍郎岑文本，全部家产不过五十万贯！

再打个比方，大唐一年的赋税总额，也不过是四五十万贯。

换句话说，只要拥有了玻璃工坊一成的股份，基本上就能算得上是富可敌国！

现在，邓启斌在已有的三成干股的基础上，竟然又提出了股份上的要求，简直是太贪得无厌了。

李佑咬着牙说道：“不知再给你多少股份，才能配得上本王慷慨的名声？”

邓启斌伸出了一根小手指，道：“一成，只要再给鄙人一成干股，鄙人就是您永远忠诚的仆人。”

阴弘智道：“那我们要说不呢？那你就不是齐王永远忠诚的仆人了？”

“呃……也不能这么说。”邓启斌耸了耸肩，道：“不过，在下以为，我占玻璃工坊四成干股，非常恰当。如果齐王殿下不能答应的话，在下依旧会向齐王殿下献上自己的忠诚！”

尽管他说的还算客气，但是大家都听得出来，如果这第二个要求也不能满足，邓洋人的忠诚肯定就要大打折扣了。

要是旁人在大家面前说这番话，那大家就算不当场发作，日后也少不了给他小鞋穿。但是邓洋人不同，此人的存在，对于玻璃工坊至关重要，众人还真不敢得罪他！

李佑为难地说道：“增加股份一事关系重大，本王也难以一言而决！李家主，您又怎么看？”

“还能怎么看？”李泉满不在乎地答道：“不就是一成干股吗？以邓先生所作的贡献来看，完全值得上这一成干股！老夫认为，应该答应！”

“那怎么能成？”阴弘智道：“认真算起来，齐王千岁在玻璃工坊的股份都没有一成，而邓洋人就足足占了四成。这也太不合理了！”

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忽然间一拍脑袋，道：“我明白了，邓洋人是你李泉

一手招揽来的，现在又是你要我们答应他的不合理要求。说，你是不是和他互相勾结，想要摊薄齐王千岁的股份？”

李泉不屑地说道：“我们五大士族诗书传家，岂会做出此等背德之事？国舅爷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你们谋反的事都准备做了，还在乎背不背德？”

“这完全是两码事，岂可混为一谈？”

“总而言之，我觉得你和邓洋人之间，关系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么简单。邓洋人这个要求，不能答应！”

李佑以登上皇位为最高追求，对于钱财上的损失倒是不那么敏感，道：“其他人的意思呢？”

另外四个家主面面相觑，都觉得有些善财难舍，纷纷出言支持阴弘智的意见！

李泉叹了一口气，对邓启斌道：“就算是大家都不同意，我李泉也不能亏待了您。这样吧，我李泉愿意将陇西李氏手中的股份，无偿转让给您！虽然不到一成股份，但也差不了多少了。”

“多谢李家主的慷慨！”

“对了，你不是说有三个要求吗？这前两个要求都提了，不知第三个要求又是什么？”

“在下提的这第三个要求非常简单，绝不会令诸位为难！”

邓启斌摇头晃脑地说道：“你们大唐有句话，叫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

李佑哈哈大笑，道：“原来邓先生是为自己的终身大事着急！这却是本王的疏忽了。不过亡羊补牢，犹未晚也。本王这就送两名美女给邓先生暖床。”

邓启斌却摇了摇头，道：“齐王殿下您别忘了，刚才李家主已经同意给在下安排一个爵位。从今往后，我就是大唐贵族了。一般的女子，怎么能配得上我？”

“不一般，绝不一般！本王保证那两个女子，绝对是花容月貌，姿色不凡！”

“不，不，不……”邓洋人连连摆手，道：“我说的不一般，指的可不是容貌，而是身份地位。按照你们大唐的话说，我的妻子和我要门当户对！”

阴弘智冷笑道：“难道你还要娶官宦人家的小姐？”

“有何不可？”

“倒是没啥不可。”阴弘智面含讥讽之色，道：“这是你娶媳妇儿，当然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不过……话又说回来了，邓洋人你知不知道，在我们大唐成亲，最重要的还不是门当户对，而是……”

“什么？”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你能找得着愿意把女儿嫁给你的官宦人家，齐王千岁自然会为你做主。但是假如没有官宦人家愿意与你结亲，齐王千岁这么高的身份，总不能帮你去抢老婆吧？”

“不……不……不……国舅爷您误会了，在下刚才已经说过，决不会令诸位为难，我这个愿望自然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哦？莫非已经有人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了？”

“那倒是没有。不过此女虽然和在下并未谈婚论嫁，但是只要齐王千岁一



松口，这事肯定能成！”

“此女是谁？”

“韦三娘！”

“谁？”

“韦三娘！”

“我去你妈的！”阴弘智飞起一脚，就把邓启斌踹翻在地，道：“你特么的这是作死呀！齐王的身边人，你也敢惦记？”

韦三娘是谁？跟随齐王妃一起陪嫁过来的贴身侍女是也。

她有两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她是刑部尚书韦挺的族人。韦氏乃是官宦世家，韦三娘也勉强能称得上是官宦之女。

第二个身份，作为齐王妃的贴身丫鬟，按照潜规则来讲，她早晚会被齐王收入房中。这就相当于李佑的小妾了。

邓启斌提的这个要求，简直相当于对齐王说：“让你未来的小妾嫁给我好吗？”

李佑气得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道：“李家主，这个要求简直是太无理了。无论如何，本王都不能答应！”

李泉没理李佑，却把邓启斌搀了起来，道：“邓先生受惊了，国舅爷的脾气也实在是太爆了一点。”

“哼！大事没有，不过本人心情不好，会不会影响到玻璃工坊的产量，那可就不一定了。”

“邓先生您先别着急，我问你一件事，不知您为何非要娶韦三娘为妻？难道是一见钟情？”

“也不能这么说，只是在下接触过的女子中，就以这位韦三娘的身份最高，长得也漂亮，这才向齐王提了这个要求。现在她和齐王既无夫妻之名，又无夫妻之实。在下这个要求不……不过分吧？”

李泉道：“当然不过分。不仅不过分，而且非常委屈了您自个儿呢！”

“委屈？”

“那是自然。您好好想想，韦三娘要是货真价实的官宦之女，能给人当丫鬟吗？怎么能配得上您？”

“那李家主的意思是……”

“以邓先生的大才，当然也只有我们五大士族之女才配得上了。我李泉膝下有一女，年方二八，貌美无双。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愿意把她嫁给您为妻，不知您能否答应？”

邓启斌来大唐日久，当然知道五姓女是什么分量，道：“那当然好了。不过……邓某人这三个要求，都要应在您老人家的身上。您能不能告诉我，为啥要对我这么好呢？”

李泉微微一笑，道：“这件事情就涉及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你附耳过来，我悄悄地告诉你……”

等邓洋人走近了，李泉低声道：“我之所以答应这三个要求，是因为从来就没有打算遵守诺言……”

“啊～”

就在邓启斌一愣神的功夫，李泉不知从哪里抽出来的一支匕首，猛然间

插入了他的胸口。

血光迸现！

## 第1802章邓启斌的下场

“你……”邓启斌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浑身的力气如同潮水一般退去。眼前的人影，也渐渐模糊。

自己是要死了么？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感觉！

但是……为什么？

自己掌握了玻璃工坊的关键技术，这些人不是应该对自己言听计从，丝毫不敢违逆吗？

自己脑海中还有许多奇思妙想，可以为他们赚到数不清的钱财。看在这笔巨额钱财的份上，他们不是应该任由自己予取予求吗？

不正是因为他们，他们才打败了秦国公郭业吗？

自己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怎么转眼间就遭了杀身之祸？

这没道理呀！

自己提的要求可一点都不过分。

爵位、钱财、美女，这都是自己应得的！和自己做出的贡献比起来，这些要求简直就不值一提。

最令自己难以理解的是，杀死自己的，竟然是亲自策反了自己的李泉！这个自己最为信任的唐人。

难道说这才是李泉的真面目？原来他对自己的承诺都是彻彻底底的谎言？

但即便是欺骗自己，这时候也不该杀自己呀。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如果有朝一日大功告成，他们对自己下毒手，也还符合逻辑。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狡兔未死，飞鸟满林，秦国公郭业并没有伤筋动骨，只是略显颓势。这种情况下杀死自己，李泉究竟是怎么想的？

难道说自己背叛秦国公郭业，投靠齐王李佑，这一步棋是完全走错了？自己如今的下场，是唐人口中的天理循环，报应不爽？这是上帝对自己的恩将仇报的惩罚？

此时此刻，邓洋人心中有千言万语，却一个字都吐不出来。只能死死地盯住李泉，满眼的悔恨、疑惑还有一丝埋怨，盼着李泉给他一个解释。

但是，就连这最后一个愿望，他都没有实现。

“邓先生，李某人的这个赏赐怎么样？您不说话，我可就当您是非常满意了。咱们合作愉快，再会……无期了！”

李泉阴阴的笑着，手里的匕首搅动了几下，眼瞅着邓洋人眼中的神采逐渐黯淡下去，才飞起一脚，把死尸远远踹开。

噗~~

鲜血如泉涌，从邓洋人的胸口喷射而出！李泉飞身而退，淡蓝色的布袍上没有沾染上一丝一毫的痕迹。

然后，他从袖兜之中抽出一条绢帕，缓缓地把匕首上的血迹拭去。

雪白的绢帕，沾染上了道道嫣红的痕迹。李泉随手一抛，正好覆盖在了邓洋人的脸上。

“启禀王爷，李某人幸不辱命！”李泉躬身行礼。

说时迟，那时快。变起突然，李佑都被吓傻了。从赏赐到杀人，这节奏

变换的也太快了一点！

他哆哩哆嗦地说道：“何至于此！何至与此！李家主，您实在是太冲动了！邓启斌毕竟是一个化外蛮夷，虽然提的要求是过分了一些，但也罪不至死呀。”

他微微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李家主，你对本王的忠心，本王心知肚明。不过这手段……实在是太酷烈了一些！您还是太冲动了。”

国舅爷殷弘智就没有李佑那么好说话了、

他大怒道：“李泉，你想干什么？邓洋人死了，损失最大的，就是咱们！最为高兴的，就是郭业。你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亲者痛仇者快！说，你是不是背叛了王爷，准备转投郭业？”

李泉白眼一翻，道：“休得胡言！这话别说王爷会不会相信，就是您自己，扪心自问，到底相不相信？我们五大士族和郭业仇深似海，怎么可能和解？”

“我……”阴弘智一咬牙，道：“我信！你们这些世家大族，最喜欢的就是两头下注。谁知道你们和郭业暗中达成了什么协议？”

李佑脸一沉，道：“舅舅别乱说话！李家主此举，完全是因为主羞臣辱，主辱臣死。他这是在给本王出气呢！虽然行事鲁莽了一些，但是出心并不算错，不可太过苛责。”

李泉闻言，微微一笑，道：“不好意思，王爷，李某人之所以要杀死邓洋人，还真不是为了您的面子。”

见李佑面色不善，他赶紧补充道：“当然了，更不是因为鄙人对殿下有了二心。事实上，在邓洋人来之前，老夫就已经下定决心要除去此人。”

“哦？听您老这话的意思，杀死邓启斌，并非是您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那本王能不能问您一句，到底是为什么？”

“当然可以。老夫之所以要杀死邓洋人，原因有三。”

“本王愿闻其详。”

“其一，邓洋人毫无廉耻之心，品德恶劣。郭业等人对他有大恩，他都能毫不犹豫地背叛。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除去此人，乃是为世间除一祸害，老夫问心无愧！”

阴弘智啧啧连声，道：“说的倒是挺光明正大的，实际上还不是为了郭业出气？不错，邓启斌的品德是不咋样，但是你李家主难道就没做过什么亏心事？以道德杀人……嘿嘿……”

他轻笑一声，接着说道：“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您这番说辞，可过不了我阴弘智这一关！你还是快说说第二个理由吧。”

“邓洋人此人贪得无厌。郭业给了他玻璃工坊三成干股，都能被老夫凭借三寸不烂之舌，鼓动到咱们这一边来。焉知他不会为了更多的钱财，就背叛我们？背叛这种事，有一就有二，不可不防！”

“所以你就防患于未然，先把她宰了？这也太荒谬了吧。吃饭还可能噎死呢，难道咱们就不吃饭了？你要是娶了个窑姐为妾，为了防止她偷人，难道就先把她杀了？”

阴弘智说着话，把手一摆，道：“您这第二个理由，在我看来，依旧是强词夺理！”

李泉闻言丝毫不以为忤，道：“前两个理由您都不认可也没什么。事实

上，那两个理由都是幌子，给天下人一个交待罢了。真正让老夫下定决心的，是第三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又是什么？”

“那就是除去邓洋人，对咱们最为有利！国舅爷，您好好想一想，邓启斌死了，对咱们有什么坏处，又有什么好处？”

“坏处？坏处当然有很多！比如……比如……”阴弘智仔细一想，邓洋人的功劳的确不小，但要说他死了之后明显的坏处，似乎还真没多少。

最后，他只得道：“邓洋人的技术对于玻璃工坊至关重要！”

“国舅爷也太小瞧我们五大士族了。玻璃工坊内的伙计，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聪明伶俐之人。生产平板玻璃的技术，已经完全掌握。有没有邓启斌都一样。”

“可是……他还能继续研究，使玻璃的生产成本继续降低！他还能研究出别的新奇物品，让咱们大赚特赚！”

“这话倒是没错。不过……国舅爷您想过没有。邓洋人如此大才，是否就能一定为咱们所用？咱们养着他，焉知不是为他人做嫁衣？”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来问你，论钱财，咱们比之秦国公如何？”

“那当然是大大不如。”

“论权势呢？”

“呃……大概是半斤八两。”

“半斤八两？国舅爷您这还是往高里说了。秦国公郭业掌握了长安城的兵权，咱们的齐王千岁虽然身份尊贵，其实并没有什么实权。即便加上韦尚书和我们五大士族，咱们的权势也远不如郭业。”

阴弘智冷笑道：“所以你就打算另攀高枝？”

“当然不是。老夫的意思是，既然老夫能出其不意把邓启斌从秦国公哪里策反过来。那么郭业自然就可以把他重新策反回去。邓洋人的背叛，只是迟早的事情！”

他阴狠地一笑，道：“所以，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利用邓启斌给咱们赚钱，而是如何防止他转投秦国公郭业！而解决这件事的最好办法，就是杀了他！只有死人才不会背叛！”

李佑道：“可是邓洋人一死，恐怕咱们玻璃工坊的技术就会止步不前。这个问题，李家主又准备如何解决？”

## 第1803章关门大吉

“这个问题根本就用不着解决！王爷请想，邓洋人一死，还有谁能对玻璃加工的技术进行改进？以后咱们生产平板玻璃的技术，就是天下第一了，又何必再改进技术？”

他顿了一下，继续解释道：“咱们的目的是赚钱和打击郭业，可不是让平板玻璃的生产成本无限降低。只要咱们能保持技术优势，这个目的就已经达到，王爷切不可本末倒置。”

李佑点了点头，道：“孤王明白您的意思了。邓启斌活着，虽然能不断降低玻璃的生产成本，但与此同时，他还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很可能被郭业重新所用，对咱们反戈一击。”

“正是如此！只有邓洋人死了，郭业才会永远失去反败为胜的机会！李某人这个计策，可以称之为釜底抽薪！”

阴弘智不服气地说道：“没有张屠户，难道就要吃带毛的猪？我就不信，天下就他一个聪明人了。难道别人就不能对平板玻璃的生产技术进行改进？”

“看人的本事，老夫还是有一些的。像邓洋人这么聪明的人，天下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了！”李泉笃定地说道。

“你这完全是强词夺理！要是郭业找人把平板玻璃的生产成本压低的和咱们一样，没有了邓洋人在手，我看你怎么收场！”

“国舅爷但请放心，此事绝对不会发生！”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这……好吧，老夫承认世间确实没有什么绝对之事。”

李泉苦笑道：“不过，国舅爷您扪心自问。假如邓洋人活着的话，他背叛的可能性有多大？他死了之后，找到第二个邓洋人的可能性又有多大？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我不信您看不出来。”

阴弘智还要再说，李佑一摆手，道：“舅舅还是不必再争执了！李家主刚才所言，非常有道理。小王深以为然。”

然后，他又对李泉说道：“邓洋人已死，咱们下一步应该干什么，李家主可有什么打算？”

“下一步当然是乘胜追击！咱们把赚到的钱财全部拿来办平板玻璃的工坊！”

“这样是不是太冒险了一点？”

“不冒险不行啊！”李泉无奈地说道：“平板玻璃如果一直供不应求的话，价格必然就会上升。要是价格回复到了郭业的成本之上，咱们这次的谋划就算失败了一半。更何况……”

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别看现在平板玻璃卖的很好，但那因为此物前所未有的。等过上个两三年，富户都装上了平板玻璃。也就没这么大的销量了。从赚钱的角度来看，咱们也应该马上扩大生产。”

“那就依李家主所言！”

……

平心而论，李泉的这番谋划算是相当不错了。要是旁人，还真得着了他的道儿。事实上，郭业也确实上当受骗，损失惨重。

不过，作为后世穿越而来的郭业，所拥有的手段，又岂是李泉能够测度

的？

不错，郭业是找不着第二个如同邓启斌一样的天才，也没办法改进生产平板玻璃的技术。但是，他灵机一动，直接“发明”了玻璃镜子！

有了这个大杀器在手，打压起五大士族来毫无压力！

好死不死的是，半年来，五大士族没干别的，赚得的钱财都用来扩大生产了，新建了几十座生产平板玻璃的工坊。

可以说，此时他们穷的只剩下玻璃工坊了！

正当他们准备靠着这些工坊大赚特赚的时候，郭业再一次对平板玻璃进行了大幅度降价！

这下子可真是打到了五大士族的七寸上，没用一个月，他们的流动资金链就全部断裂，被迫把所有的平板玻璃工坊全部关门大吉！

当然，李泉不是没有想过，从郭业那边低价买进平板玻璃，然后再冒充自己的货物卖出去。用这个办法减少损失。

但是，一来郭业那边防范的严密。二来，他也真不敢这么干。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想当初的商战中，这招他可是对郭业用过一次，结果呢？被郭业将计就计，损失惨重。现在，五大士族已经亏得都要吐血了，他哪敢继续冒险？

李泉甚至暗暗猜想，这次会不会是郭业给自己下的一个套子？

他是不是已经把平板玻璃的生产成本降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然后再瞅准时机大降价？为的就是再坑自己一把？

五大士族可是再也经不起又一次失败了！

可以说，经此一役，李泉是彻底被郭业吓破了胆！想当初，他曾经信誓旦旦得地宣称郭业绝对不可能改进平板玻璃的制作技术。现如今，对于这个论断，他自己都不相信了。

.....

对于此事的前因后果，钱大开当然并不完全清楚。

不过事到如今，五大士族既然已经决定认输，关闭玻璃工坊了。那对于玻璃工坊的保密工作，自然也就放松了。

钱大开很容易就打探到了现在平板玻璃的生产成本。再稍一分析，就能明白五大士族现在的窘况了。

郭业听完，哈哈大笑，道：“这么说来，五大士族已经黔驴技穷了。他们并没有利用利用邓启斌研究出更先进的技术？”

“有没有更先进的技术，小人不敢妄言。不过这几十座琉璃工坊的技术确实与半年前完全一样。事实上，半年来，邓洋人就从来没在玻璃工坊内出现过。”

郭业一皱眉，道：“那你说五大士族这是捣的什么鬼？他们把邓启斌藏起来到底有何意义？”

“呃.....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邓洋人在秦国公这里可以一展所长，在五大士族那里却毫无建树。这只能说明五大士族不会用人。”

“你少拍马屁！”郭业道：“五大士族要是不能用人，也就研究不出廉价琉璃的生产技术了。此事定然有别的解释。”

“小人听说邓启斌来了咱们大唐以后，就不服水土，生了一场大病。您说，他会不会是旧病复发，甚至一命呜呼了呢？”

“这倒是有些可能。不过可能性依旧不大。”郭业一摆手，道：“算了，空想无益，不说这些了。此事你办的很好，稍后本官自有赏赐。退下吧！”

“是！”

……

几十座玻璃工坊，涉及几百万贯的钱财。他们的突然停工，总不可能是五大士族的苦肉计。

可以肯定的是，邓洋人现在肯定是出了状况，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至于具体是出了什么状况，就算一时搞不清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并不是现在的当务之急。

现如今，对于郭业最重要的，是把那几十座玻璃工坊买下来。

虽然说以郭业的财力，完全可以亏本把自己的玻璃工坊支撑下去。但是五大士族的玻璃工坊一倒，他的支撑已经毫无意义。

不是为了打击敌人，谁会做亏本赚吆喝的事情？

但是就此提价呢？还是不行！那些玻璃工坊只是停产，价格一起来，它们就可以死灰复燃。

必须趁着现在的大好局势，把这些工坊买下来，让五大士族彻底丧失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是，具体该如何做呢？

郭业亲自派人和李泉商量，要盘下所有的玻璃工坊？李泉就是穷疯了，也不能同意呀。

那找人冒充呢？还是不大好办。

这笔生意涉及了几百万贯的钱财。拥有这么多财富的人，必然是有跟脚的。五大士族稍一打探，就能探明虚实。

到底该怎么办？

郭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 第1804章同名同姓

贞观十三年，七月初八。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苗半枯焦。农夫心内如汤煮，王孙公子把扇摇。

李泉身为陇西李氏的家主，和农夫可沾不上边。真较起真来，勉强倒是可以算做王孙公子。

不过他此时的心情，和农夫也差不了多少，甚至犹有过之。农夫心内如汤煮，他的心内如油烹！

啪~~

一个茶杯被他远远掷出，摔了个粉碎！

“你是怎么干活的？这茶怎么这么烫？茶叶的味道也不对，怎么和以前的完全不一样！”李泉厉声咆哮。

小丫鬟战战兢兢地答道：“这就是您最喜欢的蒙顶茶。兴许是您老人家最近上火，感觉有所偏差……”

“你还敢犟嘴？去你妈的！”李泉飞起一脚，把小丫鬟踹翻在地。然后还不解气，怒道：“来人，把这贱婢拖下去，乱棍打死，然后再拖去乱葬岗喂狗！”

“是！”

“饶命！家主饶命呀……”

“聒噪！快点抬走！”

眼看着小丫鬟就要香消玉殒，一阵爽朗的笑声传来：“哎呦，李家主，怎么那么大的火气？如此佳人打死了，岂不是暴殄天物？给老夫个面子，还是把她放了吧！”

帘栊一挑，有个人走了进来，却是国舅爷阴弘智。

要说这位阴国舅，李泉以前还真没把他放在眼里。

按照官方的说法，他的官职是尚乘直长，正七品下。这个官职的品级也太低了，就是在齐王府中，也只能算是一个中层干部。根本就入不得五大土族的法眼。

阴弘智还有个特殊身份，那就是阴贵妃的亲弟弟，李二陛下的大舅哥，齐王李佑的亲舅舅。算是正儿八经的皇亲国戚。这个身份的的确不低。

但是他的能力……实在是不怎么样，人们对他只是表面上尊敬，心里边其实根本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对于心高气傲的李泉来说，更是如此。

不过，形势比人强。现如今，经过李泉的一番谋划，五大土族亏得都要当裤子了。

面对这位国舅爷，他自然也就硬气不起来了——人家阴弘智再无能，也没把齐王府的家底给折腾没了呀！从结果上来说，你李泉还比不上人家国舅爷呢！

李泉抱拳拱手，道：“原来是国舅爷前来，李某人失远迎，万望恕罪！”

“哪里，哪里，李家主太客气了。”阴弘智笑吟吟地答道。

双方分宾主落座。

阴弘智轻咳一声，道：“李家主，您老人家最近的火气可是越来越大了。

这个丫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可是被您收了房的。怎么因为一点小事就要了她的性命？这未免也太无情了。”

李泉低下头去，道：“让国舅爷见笑了，方才李某人的所作所为的确不妥，说实话，我这是迁怒于人了。”

“您还在生郭业那厮的气？听本国舅一句劝，您老还是看开点。有道是胜败乃事兵家常事……”

李泉苦笑一声，道：“胜败乃兵家常事，这话倒是不假。但是我光是败了，从来没胜过呀！”

“呃……说得也是。但即便那样，您也不必灰心丧气。想当初汉高祖对上项羽，次次皆北。唯有最后一次，乌江之战，在垓下逼得项王自刎。还有那越王勾践，卧薪尝胆……”

李泉摆了摆手，道：“国舅爷不必再说了。多谢您的良言相劝。事实上，现在最让我心焦的不是这次失败，而是此事的善后问题。”

“您指的是那几十座玻璃工坊？”

“正是。这些工坊价值几百万贯，如果能卖出去，就可以解我们五大土族的燃眉之急。可惜的是，谁都知道我们的玻璃工坊是个赔钱的买卖，一直就没人肯接手。这可如何是好？”

说到这里，他叹了一口气，道：“国舅爷，也许当初您是对的。如果邓洋人不死的话，现如今我们五大土族也不会落到如此田地。”

阴弘智摆了摆手，道：“事到如今，再说这个也没用了。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把玻璃工坊卖出去。然后再重整旗鼓，准备对付郭业。”

“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谁肯接手咱们的玻璃工坊？这摆明了就是个赔钱货呀！能拿出几百万贯钱财的人，哪个是傻子？”

“国舅爷您这么说可不对。难不成帮您解燃眉之急的人都是傻子？您要真这么想，老夫可不枉做小人了。”

闻听此言，阴弘智不由得眼前一亮，道：“如此说来，国舅爷您是帮我找到买家了？但不知这个傻子……不，这位贵人是谁？”

“此人姓郭名业字子仪！”

“你说啥？”

“郭业郭子仪！”

“你再说一遍！”

“再说十遍也是郭业，与咱们老对手大唐秦国公同名。”阴弘智好整以暇地答道。

“同名也不行！等等，同……同名？此人不是秦国公？”

“废话，秦国公郭业和咱们仇深似海，老夫怎么可能把他介绍给您？再说了，他就是真有个意思，直接找您就行了，又何必找我阴弘智？这不是脱了裤子放屁，多费一道手续吗？”

李泉满脸堆笑，道：“对，对，对！国舅爷此言有理。是我李泉莽撞了。但不知这位和秦国公郭业同名之人，到底是何来历，和您老人家又是怎么认识的。”

“此事说来话长……”

阴弘智口中的郭业是谁？当然就是后世穿越而来，在大唐搅风搅雨，现在受封秦国公的郭业郭小哥了。

当然，这个事实，阴弘智并不知道。

想当初，在板桥镇上，阴错阳差之下，阴弘智偶遇郭业，把他当成了一个海贼。郭业将计就计，从他那得知了五大士族想要暗中对付自己的阴谋。

后来，阴国舅还让郭业前往豆子冈，替自己救出被盗贼掳走的女儿。没成想，匪首孔从明和阴秀怜之间，完全是两情相悦。

最后，二人在郭业的蛊惑下一起私奔！留给阴宏智的，只是一封辞别之信。

尽管郭业这事儿办得不怎么圆满，但也算是差强人意。至少让阴弘智知道了自己的女儿实际上并没有受啥委屈。郭业这个海贼的身份，也在阴国舅这挂上号了。

现在，郭业打算收购李泉的琉璃工坊，就又打上了这个身份的主意。手拿信物，很容易就见到了阴弘智，然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李泉听完了，眉头一皱，道：“如此说来，咱们这位贵人，是个海贼？”

“海贼怎么了？英雄莫论出身！汉高祖年轻的时候是流氓，韩信发迹前饭都吃不上，陈平居家而盗其嫂。我说李家主，您都混到这个份上了，还是别顾忌买主是什么身份了！”

“不……国舅爷您误会了！”李泉道：“李某人的意思是……一个海贼，能拿出几百万贯的钱财，您觉得合理吗？再说了……”

他微微一叹，道：“就算他真有这么多的钱，拿来干什么不好，又何必买这肯定赔钱的玻璃工坊？我看这其中是不是有些蹊跷，不可不防呀！”

## 第1805章海贼头子郭业

阴弘智道：“李家主你未免太小心了！这个郭业虽然出身海贼，却心怀忠义，愿意向齐王千岁效忠。为我姓阴的办事，也一直尽心尽力，没什么值得怀疑的。”

“话虽如此，但这毕竟涉及了几百万贯钱财的生意，不可不慎重！如果不能解决李某人的这些疑问，那些玻璃工坊绝对不能出卖。”

“李家主呀，李家主，让我怎么说你好呢？该慎重的时候不慎重，不该慎重的时候，却瞎慎重。把这位贵人气走了，我看你那些赔钱的玻璃工坊卖给谁去！”

李泉赔笑道：“国舅爷您别生气呀，我们五大士族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还不是为了齐王千岁办事所至？您不看僧面看佛面，那怕是看在齐王千岁的份上，也要在这位贵人面前为李某人多美言几句。”

“我不是不帮你，实在是你这个态度。做一个怀疑，右一个慎重，好像我介绍人来买你的玻璃工坊是害你似的。这真是何苦来哉。算了……”

阴弘智把手一摆，继续说道：“俗话说得好，不做中不做保不做媒人三世好。这样吧，你们的事儿我也不掺和了。待会儿我把那个海贼头子找来，有什么事情你们自己商量。”

“如此也好。事成之后，少不了国舅爷您的好处。”

……

……

阴宏智派人传信去请海贼头子郭业，结果却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郭业，另外一个却是齐王李佑。

自从张亮退出反郭同盟，五大士族元气大伤，李佑深感势单力薄，距离继承皇位又远了一步。为了弥补这个损失，他加大了对江湖人物的招揽力度。

郭业这个海贼头子家资豪富，据说手下还有千余名的好手，由不得李佑不重视。对于郭业收购玻璃工坊的要求，更是满口子答应。

众人见面，自然又是一阵寒暄。分宾主落座之后，刚才逃脱了一命的小丫鬟献上了香茶。

阴弘智调笑道：“这位小娘子，你今天险些就要香消玉殒。可知谁是你真正的救命恩人？”

那个小丫鬟微微一福，道：“当然是国舅爷了，您的大恩大德，奴婢一辈子不敢或忘。”

阴宏智微微摇头，道：“你这话说对也不对。救了你一命的，表面上看是我阴某人。实际上却是另有其人。”

“那人是谁？”

“此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就是他……”阴弘智往郭业身上一指，道：“要是没有此人，你今天可就真的要没命了。还不快谢谢人家？”

“国舅爷您这么高的身份，可不能拿婢子开玩笑。我根本就不认识此人，怎么会是他救了我？”

阴弘智笑道：“这你就不懂了。阴某人之所以今日前来拜见李家主，乃是受人之托，而这个托付之人，就是此人！要是没有他，老夫怎能适逢其会救

了你的性命？”

“原来如此，看来您和这位先生，都是婢子的贵人！婢子给你们磕头了，祝二位公侯万代，永享荣华。”

小丫鬟跪下就要磕头，郭业连忙站起身来，侧了侧身子。

他说道：“你别听国舅爷胡说八道，这事根本就跟我没啥关系。不过你既然给我磕了头，我也不能让你白磕。这样吧，郭某人送你一个小玩意儿，小娘子万勿推辞。”

说着话，他从袖兜里拿出一个小小的锦盒来。把锦盒打开，一颗龙眼大的珍珠就显现出来。

有道是七分为珠，八分为宝。这颗珍珠比八分只多不少，可以算做一颗宝珠了，卖出去，怎么也要千八百贯钱。

“小娘子，收下吧！”

“这……这也太贵重了！奴婢不敢收！”小丫鬟看向宝珠的眼光充满了希冀，却又不肯接受。

李泉也说道：“一个贱婢而已，就是把她发卖了，也不值这个宝珠的价钱。郭先生，您这份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还是收回去吧。”

郭业把嘴一撇，道：“我姓郭的没读过什么书，祖上也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唯一可以自傲的，就是有两条。第一条，就是手底下有一千多个能为我卖命的弟兄！”

阴弘智凑趣道：“那第二条呢？”

“第二条，就是我家大业大，敢跟龙王爷比宝！一颗珠子算得了什么？李家主您要是看得起我郭业，就让这位小娘子收下这颗珠子。牙崩半个说不字，嘿嘿……”

“怎么样？”

“那就是你瞧不起我郭业！以后咱们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李泉乃是陇西李氏的族长，根本就见不惯郭业这幅江湖做派，闻言一皱眉，道：“郭先生，您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怎么不收您的贵重的礼物就是看不起您？这没有道理呀！”

“嘿嘿，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我郭业那千余弟兄又不能带到身边来显摆。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这数不清的钱财了，你不让我显摆，就是跟我过不去！”

日！

还能这么解释？

李泉顿时感到哭笑不得，道：“既然如此，那我就代春香谢谢郭先生了！”

“代什么代？我是给这位小娘子的，关你李泉什么事？”

“呃……”李泉被郭业顶得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得道：“春香，还不快谢谢郭先生！”

“婢子多谢郭先生的厚赐！”

“小娘子不用客气，我郭业别的没有，就是钱多！”

见郭业粗鄙无礼，李泉怕他见色起意，再提出什么让自己难堪的要求来，连忙挥了挥手，让小丫鬟退了下去。

然后，他才轻咳一声，问道：“郭先生，听说你对阴某人的玻璃工坊感兴

趣？”

“没兴趣！”

这是怎么回事？闻听此言，李泉满脸错愕之色，看向了阴弘智，道：“国舅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待阴弘智回答，郭业道：“是这么回事。本来呢，郭某人此次来长安，是为了投靠齐王千岁。指望在齐王麾下效力，博个封妻荫子，光耀门楣。根本就没想做什么生意。”

“不过郭某人来得不巧，现在齐王还真没什么地方用得着郭某人，我也就没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就是前几天，我从国舅爷那里，得知了李家主的窘况，这才想着要助李家主一臂之力。”

“所以说，我买你们的玻璃工坊，是为了解齐王千岁之忧。不能让你们这些疑心为齐王千岁效力的人没下场。实际上，对你们的玻璃工坊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兴趣。”

说着话，郭业翘起来二郎腿，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那个玻璃工坊就是一个赔钱的玩意儿。要不是看在齐王千岁的面子上，谁肯来当这个冤大头？”

郭业这番言论虽然尖酸刻薄，但是处处都在理上。直把偌大的李家主说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却还无法反驳！

最后，他只得道：“那李某人就多谢郭先生的高义了。但不知您准备出多少钱，要买李某人的这些玻璃工坊！”

郭业伸出了四根手指，道：“这个数！”

## 第1806章从今以后，请叫我郭大刀！

“四百万贯？这个价钱可太少了一点……”李泉微微皱眉，道：“咱不说赚钱，就是老夫兴建这些玻璃工坊的成本，也不只四百万贯了！郭先生，您这个价钱实在是太低了！”

“四百万贯？你想得美！”郭业把嘴一撇，道：“我刚才说的可不是四百万贯，而是四十万贯！”

“四……四十万贯？”

“没错，就是四十万贯，但不知李家主意下如何？”

“白日做梦！姓郭的，你这家伙是来消遣老夫的吧？四十万贯钱，只够买四座玻璃工坊的。老夫那些玻璃工坊，可是足足有五十六座！光建造的成本就是五百六十万贯！”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光有工坊还不行，你想继续生产平板玻璃，还得用我工坊中的人手。工坊中的伙计，都是我们五大士族的家奴仆。我还得把他们的卖身契交给你。”

他伸出手来，计算道：“五十六座工坊，至少有男仆两千人。每个人的身价按照两百贯计算，就是四十万贯。这些工坊你总共给老夫六百万贯，才算公平合理。”

郭业听完了，微微一晒，道：“任你说的舌灿莲华，我还是那句话，四十万贯，多一文钱我都不会买！”

“四十万贯，绝不可能！老夫宁愿把这些工坊烂在手里，也绝对不会卖给你！”

眼看着就要说僵了，李佑赶紧打圆场道：“二位还请稍安勿躁，咱们有话好好说。郭先生，您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低了一点，能不能再升一升？”

“不好意思，在下以为，这个价格非常公平合理，一文钱都不会多出！”

“可是……四十万贯和六百万贯相差也太多了。这相当于李家主卖给了你两千男仆，那五十六座玻璃工坊全是免费赠送。这也太不合理了吧。”

“郭某人既然出了这个价钱，自然有我的道理！”

“那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郭业站起身来，来到李泉的面前，道：“李家主，您这些工坊要是不卖给我郭业，卖给别人，大概能得多少钱？”

“多少钱我不知道，但是怎么也比四十万贯钱多！”

“多也多了多少！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那些男仆的确价值四十万贯。但是您那些玻璃工坊……嘿嘿，白送都没人要！李家主，你老人家扪心自问，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郭业这话倒也不假。玻璃工坊内的所有器物都是特制的，除了生产平板玻璃，别无他用。放在那里，还占地方。而生产平板玻璃呢，又明显是一桩赔本的买卖。

说是白送都没人要，一点都不过分。

李泉道：“就算你说的有理、老夫要是缺钱，自然可以把那两千男仆卖掉，得到四十万贯的钱财。嘿嘿，五大士族调教出来的家奴，大唐豪门必然趋之若鹜。又何必再搭上那五十六座玻璃工坊？”

“李家主，您这么想可就错了。你把那两千男仆卖掉之后，玻璃工坊可就

真的再也不能起死回生了。您守着毫无用处的玻璃工坊，又有何用？还不如作为搭头，送给郭某人，和我结一个善缘！”

“老夫宁愿把那些琉璃工坊一把火烧了，也不会便宜某些趁人之危的小人！”

“你……”郭业脸一沉，道：“这么说来，同样是得到四十万贯钱。您是宁愿卖给外人，也不愿意给我姓郭的了？”

“正是如此。”

郭业冷笑道：“原来齐王麾下都是此等人物，郭某人真是长见识了！你们败给秦国公还真是不冤！郭某人羞与此等人为伍，咱们后会无期了！”

说着话，他转身欲走。

见此状况，李佑心中连骂了几声我日！

他心中暗想，郭业呀，郭业，你这个海贼头子也太不讲道理了吧！人家李泉宁愿把玻璃工坊烂在手里也不卖给你，的确是有些不厚道。

但是你趁人之危，要人家把价值几百万钱财的玻璃工坊白白送你，可就不仅仅是不厚道了，简直就是道德有亏！

就这，你还有脸指责本王麾下之人的道德，还羞与为伍呢！本王有你这么个手下，都深以为耻！

不过，腹诽归腹诽。形势比人强，现在这个海贼头子的势力对他至关重要，李泉还是不得不把郭业给拦下来。

“郭壮士慢走！咱们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王爷，不是我不给您面子。实在是这李家主太扣了，跟他同殿为臣，郭某人还真丢不起这个人！”郭业恶人先告状。

“扣？我扣你麻痹呀！”李泉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然后，他深吸了几口气，道：“你郭业才是说大话使小钱呢！刚才还口口声声说什么要为王爷分忧，不能让我等没下场。结果呢，只肯出四十万贯钱！四十万贯？这话你也说的出口？”

郭业白眼一翻，道：“李家主，您这么想可就完全错了。我郭业可不是舍不得花钱的人。价值千贯的珠子，我眼都不眨一下，就赏给了您府内的小娘子。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李佑道：“既然郭壮士你豪爽大方，又是看在本王的面子上，为李家主解燃眉之急，那这个价钱……”

“也罢！”郭业一拍大腿，道：“看在王爷的面子上，我再加一万贯，总共四十一万贯，李家主你以为如何？”

“一下子就给老夫加了一万贯，郭先生，您可真大方呀。”李泉咬着牙说道。

“那是自然，郭某人一向就是这么对得起朋友。”

“我呸！姓郭的，正反话你听不懂吗？你给我听清楚了，老夫绝对不会把玻璃工坊卖给你。”

“哎呦呵，你不愿意卖，我还非买不可了！”

郭业重新落座，翘起了二郎腿，道：“李家主，话不要说的那么绝对。郭某人敢和您打赌，只要我再说几句话，您就会乖乖的把那些工坊卖给我，毫不迟疑！”

“你尽可以试试。”



郭业道：“五大士族家大业大，虽然如今一时钱财不凑手，但是只要缓上几年就能恢复元气。关于这一点，李家主是否承认？”

“那倒是不假，算你小子有些眼力。”闻听此言，李泉的语气趋于平和。

郭业继续道：“既然如此，实际上李家主现在最需要的其实并不是把这些玻璃工坊收回成本。而是得到一笔钱财，弥补流动资金的不足。鄙人以为四十万贯钱，足够了！”

听到这里，李泉的火又上来了，道：“我需要多少钱是一回事，但你要趁人之危，低价购买我的玻璃工坊又是另外一回事！”

“李家主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事实上，除了这四十万贯钱财意外，郭某人还可以给您一些其他的好处。”

“好处？什么好处？”

郭业道：“您现在一定对那秦国公郭业恨之入骨吧。我可以帮你们对付他！不仅如此，郭某人还能帮齐王殿下登上皇位。这些好处，难道还不价值几百万贯的钱财？”

“哼哼，你一个海贼头子，就算有些钱财和势力。但要说对付秦国公郭业，那简直是痴人说梦。至于说帮齐王殿下登基，更是无稽之谈！”

“我郭业当然没有如此能耐，但是我身后之人却行！”

“身后之人？”在场之人闻言，都是脸色大变！

李泉道：“你究竟是谁？代表了哪方势力？混入齐王麾下，到底意欲何为？说得清讲得明，还能留你一条命在。稍有含糊之处，嘿嘿，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郭业轻轻一笑，说出了一番话语。

李泉听完了大喜，道：“原来郭壮士你还有如此来历，既然如此，这些玻璃工坊，我就都卖给你了！”

## 第1807章李泉中计

郭业对李泉究竟说了些什么？

那自然是大吹法螺，告诉了他一个十分惊人的身份。

在他的叙述里，自己明面上是一个海贼头子，实际上却是现如今高句丽国主渊男建的人。

渊男建在很久以前，就有两支秘密的人马替他聚敛钱财。一支人马扮作人口贩子，替他贩卖冒牌的新罗婢。还有另外一支人马，就是这伙海贼了。

渊男建和大唐秦国公仇深似海，却一直无法报复。闻听自己的手下和大唐的国舅爷搭上了关系，自然是喜出望外。

当即，他就派遣这个海贼头子重返大唐，并命令郭业要尽可能的为齐王提供帮助，好让秦国公身败名裂。

最后，郭业说道：“所以说，在下实际上代表的就是高句丽的国主。您说我有能力帮你们对付秦国公？”

“此言当真？可有什么信物凭证？”

对于此事，郭业早有准备，从怀里掏出一封书信，道：“这是国主写给齐王殿下的一封书信，您一看便知。”

这封信倒是用汉文写的，上面还盖了高句丽国主的印玺。李佑扫了几眼，就看了个八九不离十。

不过，这就算凭证了？

李佑和渊男建又没打过交道，谁知道这封信是不是他亲笔所书。至于那个印章，就更不足为凭了。找颗白萝卜，要什么印章没有？

李佑迟疑道：“郭先生，您可还有别的信物？”

郭业双手一摊，道：“那还真没有。齐王殿下，我知道光凭这封书信，您不大相信郭某人的身份。不过，您好好想想，我到底拿出什么信物，才能打消您的疑虑呢？”

李佑想想也是，这年头什么伪造不了？除非双方早有约定的暗号，否则还真的难以查证真伪。

但是如此大事，难道就这么轻易相信他？

李佑道：“郭先生，小王有几个问题还没想明白，倒要向您请教。”

“齐王千岁有话请讲！”

“您真的是姓郭名业，与我们大唐的秦国公同名姓？”

“这却是不假。”郭业苦笑道：“王爷请想，我家国主对秦国公恨之入骨！如果在下用化名，何必起这么一个倒霉名字，惹国主不痛快？”

李佑点了点头，道：“说的也是。我再问你，你为何一开始不对本王表露身份。直至现在，才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盘托出？”

“呃……这个问题我也可以解释。”郭业道：“在下若是一开始就表明身份，即便有那封书信在，王爷能相信吗？”

阴弘智道：“难道你现在表明身份，我们就能对你深信不疑了？”

“那是自然。谁不都知道，这些玻璃工坊就是赔本的买卖。每开一天，都会亏损巨额的钱财。你们说假如我不是高句丽国主派来的人，怎么会做这种亏本的买卖？”

李泉闻言，眼前一亮，道：“听你这话的意思，买下这批玻璃工坊之后，

还会继续生产？”

“那是自然。”

“可是，如此一来，每个月亏损至少要一百万贯。即便你的身后站着高句丽的国主，能亏得起吗？”

“一个月一百万贯的亏损，我家国主当然是承受不起。不过，这些玻璃工坊，在李家主手里是亏损。但是在我的手中，却还是有赚头的！”

“那怎么可能？秦国公郭业不可能给你这个机会的！”

“怎么不可能？秦国公的手再长，难道还能伸到高句丽去？”

“高句丽？你不是在长安城销售？”

“当然不是。我可没有李家主那么傻，非要和秦国公来个硬碰硬。事实上，这些平板玻璃我不仅打算销往高句丽，还准备销往百济和扶桑。”

九言劝醒迷途仕，一语惊醒了梦中人！

郭业此言一出，李泉顿时如梦方醒，道：“对呀，我又何必在长安城内和秦国公争锋？世上他鞭长莫及的地方多着呢！原来我咋没想到呢？”

郭业冷笑道：“莫非李家主是不打算把玻璃工坊卖给在下了？”

李泉道：“咱们在商言商，您出的价钱实在是太低了。李某人自然不会做亏本的买卖。郭先生，对不住了。”

“李家主您可别忘了，我说的这些地方虽好，你们五大士族要想卖玻璃可卖不出去。这个钱，只有我能赚！我之所以说出来，就不怕您有样学样！”

李泉满不在乎的答道：“渊男建充其量能在高句丽称王称霸，难道还能管得了其他国家？”

“这您还真别跟我抬杠。大唐周边的藩国虽然很多，但是除了我们三国之外，只要你们五大士族能卖出平板玻璃的地方，秦国公郭业就能卖出去。我这么说，您承不承认？”

“呃……也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你们往其他国家卖平板玻璃，不是个什么好主意。这玩意儿分量很重，又非常容易碎。长途贩运根本就保密不了。让秦国公知道了，你们还是会血本无归。”

“那百济和扶桑呢？怎么只有你们高句丽能卖，我们五大士族就卖不了？”

郭业往四下里看了看，低声道：“因为我们三国已经暗中结盟，共抗秦国公！这两国肯定会给我家国主一个薄面。”

李佑冷笑道：“到底是共抗秦国公还是共抗大唐？”

“若是大唐不侵夺我们三国的疆土，那自然是共抗秦国公。如果大唐贪得无厌的话，我们三国也不得不联合起来，共抗强敌！”郭业正色道。

见屋内之人都面色不善，郭业又赶紧补充道：“其实，我们三国结盟，对于齐王可是一件大好事。取得了我们高句丽的支持，就等于是取得了三国的支持！这意味着什么，以齐王的聪明不难想象吧？”

三国结盟，实力非同小可。要说共抗大唐，确实可能力有不逮。但是要说扶齐王上位，那就太够用了。

而只要李佑能够上位，五大士族就能得到足够的回报，秦国公也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

至于这些玻璃工坊到底卖出去多少钱，那也还真的无关紧要了。

唯一值得顾虑的是，这家伙说的都是真的吗？所有的一切，可都只是他的一面之词。

李泉眼珠一转，道：“原来郭壮士你还有如此来历，既然如此，这些玻璃工坊，我就都卖给你了！”

“多谢李家主！”

“不过这价钱……”

“自然是四十一万贯了！”

“郭先生，你既然受了高句丽国主的命令，要全力帮助齐王千岁。那为何只肯出四十一万贯钱买我的玻璃工坊？难道渊国主所说的全力，仅仅就价值四十万一贯？”

“李家主别忘了，我们是全力帮助齐王，而不是你们五大士族。帮助你们暂时渡过难关已经够仁至义尽了！我们国主有钱，也不能乱花。再说了……”

郭业缓和了一下口气，继续说道：“再说了，长安城距离平壤有万里之遥。光是运费就不是小数字，实际上平板玻璃的利润没有那么多高，甚至有可能亏本。所以，实际上这些玻璃工坊还真价值有限。”

李泉道：“你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好吧，四十一万贯就四十一万贯。不过，李某人还有两个额外的要求，请郭先生务必答应。”

“您说来听听！”

“第一个要求，这些玻璃工坊卖给您之后，三年之内不得转卖！”

“第二个要求呢？”

“您必须要在三日之内，开始全力生产平板玻璃。并且在三个月内，不可停工！这两个要求都要写在买卖的文契之内，如果您违反了约定，李某人就要无偿收回玻璃工坊，不知郭先生能否答应？”

这两个要求，当然就是李泉对郭业身份的试探。

如果郭业的身份造假，那必然就有一个幕后黑手。玻璃工坊无法转卖，就杜绝了他借此获利的可能。

至于连续生产三个月的玻璃，如果不能销往高句丽的话，则足可以给他造成三百万贯以上的亏损。

郭业要是答应了这两个条件，那他的话就可以信个八九成了！之所以不能说信个十成，当然是因为——假如眼前之人，是秦国公派来的可怎么办？

不过李泉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性实在不大。一年以前，这个海贼头子就和阴弘智认识了，还帮阴国舅办了不少事。

当时齐王和秦国公可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要说他在那时候就开始未雨绸缪，未免也太妖孽了。

郭业多聪明呀，一听这两个条件，就对李泉的心思猜了个八九不离十。

他微微一笑，道：“李家主这两个条件，我答应了！咱们立契为证！”

## 第1808章欺行霸市

刷刷点点，笔走龙蛇，一分文契很快就写好了。等郭业和李泉都签好了名字，当真是皆大欢喜，双方都长出了一口气。

李泉高兴的是，总算得到了一笔流动资金，解了五大士族的燃眉之急。

至于说工坊卖的价钱低了，那又如何？取得了三国联盟的支持，齐王李佑上位的可能性陡增了好几成。

到时候新君即位，把秦国公郭业抄家灭族。别说几百万贯了，就是几千万贯，也是唾手可得。

郭业高兴的则是，这下子釜底抽薪，彻底的杜绝了五大士族反败为胜的可能性。与五大士族的商战，算是彻底结束了。

现在李泉要钱没钱，要人没人，要工坊没工坊，凭什么和自己斗？

唯一的美中不足的是，邓洋人现在还是下落不明。对于这个天才科学家，郭业还是希望能把他重新收归旗下的。

他问道：“李家主，听说你们的玻璃工坊能够建成，有一个外邦人居功至伟。不知此人现在何处？能否给郭某人引荐一下。”

李泉心情放松，脑筋也越发的灵光，道：“您连邓启斌的事情都知道，看来收购老夫的玻璃工坊，不是临时起意了？刚才那番粗豪的做派，恐怕也是您的伪装吧？”

郭业躬身一礼，道：“在下确实对玻璃工坊势在必得，不得不对您耍了一些小小的手段，还望李家主海涵。”

他这么大方的承认，李泉还真不好说什么了。

说到底，这个海贼头子效忠的是渊男建，只不过是为了对付秦国公，才和他走到了一起。心中有些自己的小算盘，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此时实在不宜追根究底，破坏双方的信任。

李泉只得故作大度地说道：“郭先生一心为渊国主办事，何错之有？老夫刚才不过是有感而发罢了，您千万不必放在心上。以后咱们双方还是要精诚合作。”

“多谢您的宽宏大量。那邓洋人的事儿……”

“唉，实不相瞒。此人虽有小才，但是品行恶劣，得寸进尺。老夫一怒之下，已经取了他的性命！”

“死了？”

“正是！”

“李家主，您没骗我吧？”

“哼，要是邓洋人还在世，老夫自有手段和秦国公周旋。又怎么会把那些玻璃工坊便宜卖给您呢？”

李佑也道：“此事乃是小王亲眼所见，绝对做不了假。”

尽管觉得李泉处死邓洋人的理由有些牵强，但是既然有齐王作保，郭业也就信了。说到底，邓起斌的本事再大，也不过是一个匠人，还不值得李佑为了他撒谎。

……

自从五十六座玻璃工坊改姓了郭，平板玻璃的价格，就开始打着跟头的往上涨。不到半个月，一尺见方的平板玻璃，就卖到了一百贯钱。

到了这时候，工坊内生产的玻璃自然就不用千里迢迢的运往高句丽了，直接在长安城发卖就可以大赚特赚。

粗略估计，这五十六座玻璃工坊，每个月赚的钱财达到了三百万贯！

这是什么概念？

一个月三百万贯，一天就是十万贯。换算成黄金，就是一万两。

说一个买卖赚钱，人们通常的形容词就是日进斗金。

这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一般的买卖，年进斗金，就能让主人做梦都笑醒了。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不仅成为了现实，甚至还犹有过之！万两黄金，用斗装的话，怎么也得两斗，甚至三斗才能装得下！

五十六座玻璃工坊，变成了五十六个下金蛋的母鸡！

此时此刻，李泉悔得场子都青了！他心中暗想，难道说想当初郭业已经坚持不住了，自己是倒在了黎明的前夕？如果自己当初能再坚持几天，是不是就可以反败为胜了？

当然，除了后悔之外，他还有一丝丝的疑心。

怎么平板玻璃的价格早不涨，晚不涨，偏偏自己一卖就涨？这也太巧了吧。

会不会是他和秦国公有所勾连？自己已然上当受骗？

为了解开心中的疑问，他派人去请海贼头子郭业。结果却是左请也不来，右请也不来。

无奈之下，他只能亲自出马。

从李佑那借了几十名侍卫，来到了玻璃店外。

“闪开，闪开！”

“齐王府办事，闲人退散！”

众侍卫没费什么力气，就把玻璃店门前排队的人群驱散。

玻璃店的伙计见情况不妙，飞报掌柜的。一会儿功夫，一个穿绸裹缎的年轻人就来到了李泉的面前。

“哎呦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李家主。钱某人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李泉一见来人，就是眉头一皱，道：“是你？钱大开？”

“不错，正是在下！现如今在下乃是这家玻璃店的掌柜，李家主，一月不见，别来无恙乎？”

“你背叛了老夫？”

“哎呦，您老人家可得口下留德。我就是一个小人物，谈什么背叛不背叛的。这么说吧，谁给的钱多，我就跟着谁干。想当初你们出的钱多，我就弃长乐坊大钱庄，投奔你们五德钱庄。现如今……”

他指了指玻璃店的大门，接着说道：“这家店给的钱多，我当然要为他们做事。跳槽之事，我钱大开问心无愧！”

“哼！你就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老夫与你无话可说。你把你们东家找来，老夫有话问他。”

“那您稍等，我们东家马上就到！”

……

功夫不大，一阵马挂銮铃声响。

李泉抬头望去，只见一队骑兵冲着自己这边飞奔而来，为首一人银盔银

甲皂罗袍，胯下黄鬃良驹，手中一杆虎头鍑金枪。正是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来到李泉的近前，郭业勒住了战马，枪尖一指，道：“大胆的刁民，竟然敢欺行霸市！左右，给我拿下！”

“喏！”

众骑兵跳下马来，就要抓人。齐王府的侍卫怎能眼睁睁的看着李泉被抓，当即弓上弦刀出鞘，和他们对峙起来。

李泉面色一沉，道：“哼哼，秦国公好大的官威，莫非你是想公报私仇？我李泉虽然没有一官半职在身，但是我们陇西李氏也不是好欺负的。”

郭业冷笑道：“很好，很好。李家主你也知道自己没有官职在身，还算有点自知之明！那我就奇怪了，你到底是借了谁的势，在长安城中欺行霸市？难道就不怕陛下的王法吗？”

他这左一句欺行霸市，右一句欺行霸市，可把李泉给气坏了！堂堂陇西李氏的家主，五大士族的第一人，怎么到了郭业的口中，竟然变成了地痞流氓一般的人物！

李泉强忍心中的怒气，道：“秦国公休要血口喷人！你哪只眼睛看到老夫欺行霸市了？”

“难道刚才驱散玻璃店门前的客人，不是李家主下的命令？此等行径，不是欺行霸市又是什么？”

“老夫和这家玻璃店的东家相熟，今天之所以这样做，是有事和他商量，与欺行霸市毫无关系！”

郭业不屑得说道：“所有闹事的地痞流氓都是这么说的。李家主，你这番托词，可不怎么高明。”

“秦国公如果不信的话，等待会这家玻璃店的东家来了，你一问便知。他不承认老夫欺行霸市，您总无话可说了吧？”

“你这话倒是有些道理，不过……”

说到这里，郭业轻轻一笑，道：“这家玻璃店的东家就是本官！李家主，您觉得，我会不会帮您说话？”

## 第1809章打板子

“你……怎么可能是你？这家玻璃店的东主，明明是……明明是……”说到最后，李泉已然是脸色大变。

“李家主您还真是贵人多忘事！就在半个多月以前，咱们刚刚签了一分文契。您把五十六座生产平板玻璃的工坊，全部卖给了我。为了销售这些玻璃，郭某人开一家玻璃店，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你……和老夫签约的可不是你，而是郭业郭子仪！”

“郭业就是我，我就是郭业。此事众人皆知！李家主，您不会是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连郭某人叫什么都不记得了吧？”

“秦国公休要虚言狡辩！和我签约之人，虽然与您同名同姓。但绝对不是您本人！”

郭业脸一沉，道：“李家主，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咱们白纸黑字签了文契，无论到哪去，都是郭某人占理！”

事到如今，李泉怎么会不明白，自己这次是彻彻底底地被郭业耍了？

那个海贼头子根本就和郭业一伙的。

什么渊男建的特使，哪个三国同盟，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全都是为了诱自己入彀的谎言！

他怒极反笑道：“好，好，好！秦国公果然高明，老夫认栽了！不过事到如今，能不能让我死个明白。与我签约之人，到底是谁？”

“当然是郭某人了，难道还能有别人？”郭业耸了耸肩膀，道：“文契上写的明白，三年之内，那些玻璃工坊不能转给别人。我可是一直严格遵守呢！”

“秦国公果然小心，到了现在，都不肯对老夫直言相告。”

李泉拱了拱手，继续说道：“算了，多说无益，秦国公，咱们后会有期。不过，我可告诉你，这事没完。终有一日，我会让你知道我们五大士族的厉害！”

“哼，说场面话谁不会说？问题是你们找了郭某人那么多次麻烦，可有一次占到了便宜？”

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李泉闻言，羞愤欲死，四下里寻么，真想找条地缝钻进去。

地缝当然是没有的，不过却被他看到了一人。见到此人，李泉不由得哈哈大笑。

“李家主因何发笑？”

“老夫笑你用人不当！钱大开这种人，见利忘义，已经背叛过你一次，你还把他收归旗下。不仅如此，还加以重用。郭业，尽管你胜了老夫多次，但在用人这一点上你不如老夫多矣！”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对了，还有那个邓启斌，背叛之后，你也是死且白脸地想要人家回心转意。秦国公，你用人如此糊涂，老夫可以断定，你的败亡之日不远了！”

郭业闻言丝毫不以为忤，他微微一笑，道：“李家主，你急于找回场子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不过，在说话之前，能不能过过脑子，你怎么就那么肯定，人家钱大开就是一个见义忘利的小人呢？”

“你的意思是……”



钱大开躬身一礼，道：“好叫李家主得知，钱某人去五德钱庄一事，完全是受了秦国公的指使。我那不是背叛，而是奉命行事。”

“一派胡言！刚才你明明说是为了钱财！”

钱大开摇了摇头，道：“唉，谎话说多了，再说真话都没人信了。李家主，请您看看这个……”

说着话，他把一个木牌交到了李泉的手中。

“什么？你……你竟然是不良人的探子？不可能，绝不可能！张亮怎么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那自然是因为在下乃是张亮卸任之后，才加入的不良人。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秦国公新任不良人大统领，往里面安插几个自己人，有什么奇怪的？”

郭业哈哈大笑，道：“李家主，以后你们要挖我的墙角。招子可得放亮点。要是再挖一个密谍回去，可就真的要贻笑大方了。”

“好，就算钱大开这件事，老夫猜错了。那还有洋人邓启斌呢？”

“邓启斌？您不是已经替我把他杀了吗？要不是我对他不计前嫌，意欲重新招揽。你又怎么会对他动了杀心？”

这最后一句话，郭业就有些吹牛逼了。事实上，想当初他的招揽是真心实意的，可从来没有想要利用这番招揽，让邓李二人心生嫌隙。

不过，在他“一贯正确”的招牌下，这番话李泉还真有些信了！

原来自己所作的一切，都在郭业的算计之中！在秦国公的眼中，自己算什么？跳梁小丑吗？

他满面羞惭之色，拱了拱手，连话都不说，领着那些侍卫就要离开。

郭业却拨转马头，拿枪一指，道：“慢！李家主，郭某人让你走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

“没什么。郭某人忝为领军卫府衙门大将军，今日要秉公执法。李泉，你今天欺行霸市，本官判你受笞刑十下，你可服气？”

笞刑十下，这个惩罚还真不算重。认真计较起来，郭业这个判罚还有些轻了。

但是，那得分对谁用！

对于一般的地痞流氓来说，郭业这叫做法外施恩。对于堂堂的陇西李氏家主李泉来说，那就是奇耻大辱了！

在现如今的潜规则中，五大士族的社会地位，绝不在皇亲贵戚之下。至于李泉，更是可以和一般的亲王分庭抗礼！

这等人物，因为一点小事，就被当街打板子，那还有天理吗？

李泉气得浑身发抖，道：“郭业，你敢打我？”

“有何不敢？”

“有道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老夫乃是陇西李氏的家主，身份高贵！你敢打我，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郭业轻晒一声，道：“刑不上大夫，乃是春秋战果时期的说法。到了后世，已经变为了八议之说。议亲、议贤、议故、议能、议功、议贵、议勤和议宾。郭某人才疏学浅，但不知李家主符合哪一条？”

“这……”李泉没词了。

潜规则终究是摆不上桌面的东西，现如今，李泉的公开身份只是一个毫

无官职在身的平民百姓。

郭业要是装傻充愣，他还真的无话可说！

“既然李家主说不上来，那郭某人就得罪了！左右，给我拿下！”

“喏！”

齐王府的侍卫还想阻拦，郭业把脸一沉，道：“领军卫府衙门办案，我看谁敢抗命！众位兄弟，你们难道要为了李泉，对抗朝廷吗？”

他这么一发狠，那些侍卫还真不敢动弹了！

说到底，这些侍卫可不是李佑的私兵，而是朝廷的经制之军。他们的任务是保护李佑，和李泉可没啥关系。

郭业乃是领军卫府大将军，负责长安城的治安。他要抓人，那代表的就是朝廷的王法。

让这些侍卫欺负欺负老百姓还可以，但是指望他们为了李泉对抗朝廷？还是别开玩笑！哪怕就是李佑亲自下令也不成呀！

既然齐王府的侍卫指望不上了，李泉也就没做无谓的反抗，被捆了个结实实！

形势比人强，李泉尽管心里边恨郭业恨的要死，但为了不受此奇耻大辱，他还只能对郭业苦苦哀求！

他说道：“秦国公，往日里老夫对您多有得罪之处，这里向您赔罪了！今日之事，能不能给老夫留些体面？稍后，李某人必有厚报！”

“李家主，现在才求饶？晚了！今日郭某人就是要让你声望扫地！来人，行刑！”

“喏！”

.....

陇西李氏的家主，被秦国公郭业当街打了板子！这条消息，如同长了翅膀一样，迅速传遍了长安城。

对于此事，民间众说纷纭。有人称赞秦国公此举是不畏权贵，敢于执法。有人骂郭业这是公报私仇。还有人说狗咬狗一嘴毛，两边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至于官场之上，则是陷入了一场诡异的安静之中！大家都知道，这事没完！受此大辱，五大士族焉能不报复？

恐怕用不了多久，朝堂之上就要掀起一阵腥风血雨！此时说错一句话，说不定就会是粉身碎骨之局！

至于郭业呢，则做好了迎接五大士族怒火的准备！事实上，打李泉的板子，可不是他临时起意，而是早有预谋。

这样一方面可以打击李泉的威望，另一方面，也算是他对五大士族主动下了一封战书。

趁他病，要他的命！

现如今，五大大族的势力前所未有的衰弱，正是对付他们最好的机会！此时不战，更待何时？

而羞辱李泉，正是逼迫五大士族应战的最好手段！

三日之后，长安府衙外，鸣冤鼓响。

有人一边敲鼓，一边高声喊道：“秦国公郭业采用欺诈的手段定立文契，不费一文钱就巧取豪夺了五十六座玻璃工坊，价值千万贯！此等行径，天人

共愤！青天大老爷，你可得给我做主呀！”

郭业在府衙之内，听了衙役的报告，就是心中一动。他知道，那话儿来了！

与五大土族的决战，正式开始！

## 第1810章堂下何人，因何状告本官？

长安府尹乃是秦国公郭业郭子仪。这事谁不知道？更别提一贯消息灵通的五大士族了。

可是现在，他们竟然要在长安府的大堂上状告秦国公，这或与虎谋皮有什么差别？

粗略看去，此等行为当真是愚不可及！

不过，作为与五大士族交手过多次的郭业，却不敢对此事掉以轻心。

虽然几次交手，都以他的胜利告终。但是郭业深知，这几次胜利，自己到底是有多么侥幸！

要不是自己来自千年之后，可以“发明”出种种器物，要不是自己运气够好，遇见了天才邓启斌。要不是种种阴差阳错……恐怕现在的失败者就是他。

五大士族绝对不容小觑。他们势力庞大，在朝廷之内盘根错节。几个家主更是老谋深算，比狐狸还狡猾！

今日之事，必有蹊跷！

打着十二分的精神，郭业一拍惊堂木，道：“升堂！”

威~~武~~

在衙役的吆喝声中，一个年轻人被带到了大堂之上。此人双膝跪倒，把状纸高举，道：“请青天大老爷为某家做主！”

郭业冷冷一笑，道：“青天大老爷？这我可不敢当！你可知本官到底姓字名谁？官居何职？”

“您是大唐秦国公、礼部尚书、秦国公、领军卫府大将军、不良人大统领、长安令郭业郭子仪！”

郭业点了点头，道：“很好，知道的很清楚。那你要状告的又是何人？”

“大唐秦国公……”年轻人再次把郭业的官职复述了一遍。

哈哈~~

他的话音刚落，马上就招来了一阵哄堂大笑！

长安府的衙役们也算是见多识广了，但是跑到府衙的大堂上状告长安府尹的还真没见过！

你就算真的跟秦国公有仇，也得往上告呀！就算你找不到能管的住秦国公的衙门，至少也别自投罗网呀！跑这里告状，你是脑子缺根弦还是怎么样？

唯有郭业面色肃然，道：“这么说来，你是要在本官的大堂上状告本官？”

“正是！”

“嘟！大胆！”郭业一拍惊堂木，怒道：“堂下何人，因何状告本官？”

年轻人不卑不亢地答道：“在下乃是陇西李氏家主族长李泉的嫡子，姓名延青。特来状告秦国公巧取豪夺我们五大士族玻璃工坊一事！状纸在此，大人一看便知。”

郭业微微示意，文四海把状纸接过，拿到了他的面前，道：“秦国公请看。”

这份状纸写的倒是四平八稳，平白无奇。无非是郭业用欺诈的手段，派

了一个和他全然无关之人，化名郭业，从李泉的手里用超低的价格，买下了玻璃工坊。

现在陇西李氏要求郭业退还工坊，并且承担欺诈之罪。

郭业眉头一皱，道：“李延青，你说本官欺诈你们五大士族，可有凭据？”

“有文契为凭！”

“笑话，那份文契上的名字乃是本官亲手所书，难道还能做得了假？不足为凭！”

李延青道：“此事绝不可能。家父记得明白，与他签订契约之人，和秦国公的相貌毫不相同。大人想要自证清白，敢不敢赐下墨宝，与文契上的文字进行比对？”

“有何不敢？”

郭业提起笔来，连写了几遍自己的名字，交到了文四海的手中，道：“拿给他看！”

“是！”

李延青接过那张纸，与文契上的签名比对了一翻，顿首道：“秦国公的字迹和文契上果然是一般无二！看来这份文契确实是您亲手所书，在下错怪您了。还望秦国公恕罪！”

“我……”闻听此言，郭业真有一拳打到空气上的感觉。

在他原来的预想里，今天这场审案，肯定要经过一翻唇枪舌剑。

尽管没有想明白五大士族为啥硬要往枪口上撞；但郭业深知，在谋夺那五十六座工坊的过程中，自己的所作所为，远称不上无懈可击。

最起码，这份文契是在齐王李佑的见证下签署的。

只要李佑力证当时和李泉签署文契的并非他本人，这个官司就有得打。

郭业已经做好了齐王李佑忽然现身长安府衙的准备。

出乎他意料的是，没费什么事，仅仅写了几个名字，李延青竟然就痛痛快快地认输了。

这是怎么回事？

如此容易就认输，那他今天这场告状又有何意义？这个年轻人究竟想干什么？

郭业百思不得其解，只得摆了摆手，道：“李公子只是受人蒙蔽，何罪之有？把误会解开了就好，如果你没其他的事情，就请退下吧。”

“呃……小人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望秦国公务必答应！”

“你还有什么要求？”

李延青苦笑一声，道：“其实今日来府衙状告秦国公，并非是出自小人的本意。”

“哦？难道是有人逼迫于你？”

“那倒也不是。实不相瞒，家父始终不愿意相信，当时和他签订文契乃是秦国公本人，一心认定是受了您的诓骗！现在他已经忧愤成疾，卧床不起。”

郭业冷笑道：“那你今日所为，可以称作是父报仇了？”

“小人不敢！在下今日之所以这么做，真正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把此事查个水落石出，解开父亲大人心中的一个疙瘩。”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所以，在下想请秦国公把这张墨宝赐给在下。

相信父亲大人见了这几个字，就明白自己的忧愤毫无道理，病体也会因此好转。还望秦国公成全在下一片的全孝之心。”

李延青这番话，郭业当然不会相信。

被自己连番打击，李泉病倒了倒是有可能。但要说他看了自己的签名，就会康复，那就纯属扯淡了。只要智商稍微正常的人，就不会被他骗倒。

这么说来……李延青今日前来的目的，是为了诓骗自己的签名？

不对，还是不对！

自己身兼多职，签名又不是什么秘密。以五大士族的手段，难道还弄不到几个签名？绝不可能！

好，我就满足你这个要求，看你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来！

想到这里，郭业点了点头，道：“李公子真是孝心可嘉。既然如此，这张纸就赐给你了！”

“多谢秦国公！”

“李公子可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么？”

“没有了！能得到您的墨宝，小人心愿已足，不敢再打搅秦国公，小人告退！”

李延青走了，就如他来的时候那么突然。挥了挥手，只带走了一张白纸。

郭业目送他远去，还是想不明白，他今天来的目的究竟为何。难道今日之事，只是李延青的突发奇想，并没有什么阴谋在内？

还是说……五大士族的阴谋已然发动，而自己却毫未察觉？

……

……

不过，这些疑问并没在郭业的脑海之中持续多长时间。当天下午，他就得到了事情的部分答案。

“《长安晚报》？这份报纸到底从何而来？”

孙子善道：“老师请看，这上面写的明白，《长安晚报》乃是大唐五大士族联手创办！”

“五大士族？他们这是准备动用舆论的力量了？这还真是他们的强项！”

孙子善道：“老师，五大士族乃是咱们的死对头。对于《长安晚报》，可不能掉以轻心。您看，它这第一份报纸，就刊登了关于您的事情呢！”

郭业打开报纸，一个大大的标题映入了他的眼帘——堂下何人，竟敢状告本官？

## 第1811章欲抑先扬，图穷匕见

看了这个标题，郭业就知道报纸上说的是今日之事了！

他冷哼一声，道：“哼，今天上午发生的事情，下午就见报了。排版、印刷那样不要时间，怎么可能那么快？不用问，上面肯定都是一些早就印刷好的污蔑之词！”

“呃……老师，您好是仔细看看吧。虽然弟子也觉得他们没安着什么好心，但是这上面所言，其实……也还算公允。”

郭业仔细一看内容，却发现果然如同孙子善所言，上面只写了五大士族的玻璃工坊被一个神秘人买走。后来证实，这个神秘人，正是秦国公郭业。

由于五大士族和秦国公一项不睦，所以他们认为这份文契是自己受了欺詐才签署的。为此，这件事的当事人李泉被气得一病不起。

李泉之子李延青，为了查明事情的真相，准备明日一早，就到长安府的大堂上，以民告官，状告秦国公郭业。

此举真是明知山有虎，却向虎山行！到底结果如何，还请诸位读者看明天的报纸。

看完了，郭业眉头一皱，道：“这份报纸的销量如何，你知道吗？”

“呃……粗略估计，当在五万份以上！”

“五万份？一派胡言！我的三份报纸加起来，都没有这个销量。《长安晚报》不过是一家新开的报纸，怎么可能卖那么多？”

“老师还请稍安勿躁，听弟子把话说完。咱们的报纸和这份《长安晚报》，可是有一个明显的不同。这才造成了销量的天差地别。”

“什么不同？”

“咱们的报纸是收钱的，而五大士族的报纸，却是免费赠送！不光是达官贵人家有专人送到府上，就是普通平民百姓。只要能证明自己识字，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份。”

“我日！”郭业忍不住暴了一句粗口，道：“他们为了对付我，还真的舍得下本钱啊！不用问，《长安晚报》的所图非小！明天他们肯定就会在报纸上对我胡说八道了！”

“那咱们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们有《长安晚报》，我有《长安晨报》，《长安周刊》《大唐娱乐周刊》三份报纸呢。无非是打笔墨官司罢了，郭某人怕他何来？”

“可是人家的销量比咱们大呀，要不……咱们也免费？”

郭业摆了摆手，道：“那倒不用。我的三份报纸加起来，也有三四万份的销量。和五万份的销量比起来，并没有本质的差距。”

他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写了几封书信，交到孙子善的手里。

然后说道：“你把这些信速速送去长乐坊报社。我要让事情的真相，明天在三份报纸上同时见报！”

“喏！”

对于五大士族的反攻，郭业绝对不敢掉以轻心，他做了两手准备。如果明天的报道不算特别离谱，他就动用三份报纸进行反击。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这场笔墨官司有得打。

什么时候把五大士族拖得没钱了，他自然就坐到了胜利者的位置上。

当然，如果五大士族自己作死，公然用完全虚假的消息对他污蔑，郭业也不介意教教他们做人——禁止这份报纸出版。

他身为大唐秦国公、礼部尚书、长安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有权力这么做。

不过，事实还真是有点出乎郭业的意料之外。

第二天，《长安晚报》上的报道依旧是中规中矩，并没有对他进行污蔑。让他的两手准备，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笑话。

在这份报纸的描述里，李延青不畏权贵，敲响了鸣冤鼓。秦国公丝毫没有架子，对他温言解释此事。

并且亲自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证清白。

李延青看了秦国公的墨宝，知道一切都是出于误会，双方握手言和。

郭业看完了这篇报道，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长安晚报》上的说法，和自己那三份报纸上的说法如出一辙？

五大士族费了半天力气，花了无数的钱财，就是为了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解释给长安城的百姓？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然而，真正不可思议的，还在后面呢！

接下来的几天里，《长安晚报》开始对郭业和五大士族的商战，进行了详细的描写。

执笔之人叫邓宽。

此人也真是有才。把这场商战，写的波澜壮阔，妙趣横生。令人读起来，废寝忘食，欲罢不能。

不仅如此，对于郭业，他还极尽吹捧之能事。

在他的笔下，秦国公郭业真可以称得上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略施小计，就能让五大士族疲于奔命。

几次将计就计，赚了李泉上千万贯的钱财。最后，还釜底抽薪，买下了五大士族的玻璃工坊，让他们彻底丧失了翻身的可能性！

如此大才，就是陶朱再生，端木复现，也是远远不及！

秦国公上马能治军，百战百胜，下马能治民，令百姓安康。出使藩邦，让新罗和天竺的女王投怀送报。如今在商业也展现了如此奇才，简直就是无所不能！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秦国公，我佩服你！

把这场商战的报道写完了，邓宽也成了长安城的知名人物，声望直追才女尤姬！

然后，他又趁热打铁，开始把自己编写的秦国公郭业的传记，每日在《长安晚报》上连载。

郭业从一个令人不齿的赘婿，短短几年之内，就当上了大唐秦国公，美妾如云，钱财如雨。这份经历，也真是足够励志，足够离奇。

就算到了现代社会，励志书、名人传记都是书店之内的畅销书，何况是在大唐？

一时之间，《长安晚报》受到了万民的追捧！一个月之内，它的销量……呃……也不能叫销量，应该叫印刷量，就超过了每日十万份！



彻底押倒了郭业的三分报纸，成为长安城的第一大报！上至达官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成了这份报纸的忠实拥趸。据说就是李二陛下的案头，也摆着一份！

对于这个结果，郭业还真是哭笑不得！

这个邓宽究竟是哪头的？自己没给他钱呀，怎么这么热心的为自己扬名？在这份传记里，对于自己过失一笔带去，对于自己的得意之事大书特书。

最难得的是，所有的情节都尽量符合现实，虽然有些话说得肉麻了一些，但是较起真来，还真难挑的出他的毛病！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个邓宽究竟是要闹哪样？

有时候郭业都暗暗怀疑，是不是自己哪天做好事，无意间救过邓宽的性命？或者是自己手下有些人为了讨好自己，塞给邓宽不少钱财，让他说自己的好话！

但是这说不通呀！

就算邓宽出于种种原因说自己的好话，可是这份报纸却是五大士族主办的，为了维持《长安晚报》，他们每天都要花费巨额的钱财。

以他们如今的财政状况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怎么可能容忍邓宽如此胡闹？

其中必有古怪！天上不会掉馅饼，很大可能就是陷阱！

这次郭业倒是没猜错。

就在一个月之后的《长安晚报》上，署名邓宽的人又写了一篇文章，震动了整个长安城！

这篇文章的题目上——恭请秦国公辞去一切公职！

与此同时，在朝堂之上，还有一个叫赵洪斌的御史，上了一分奏折，弹劾秦国公郭业。这份奏折的内容与报纸上完全一致。只是题目不同。

他这份奏折的题目是——论秦国公郭业的十大罪状！

## 第1812章十宗罪

郭业出身卑鄙，不宜为国家重臣。然其贪恋权位，不知退位让贤，其罪一也。

身为唐臣，私自结交外藩。纳女主，生嗣子，图谋不轨。其罪二也。

.....

借封秦国公之机，妖言惑众。令百官以为其为陛下私生之子，有伤陛下令名。其罪五也。

.....

作奇技淫巧之物，败坏民风世俗。其罪八也。

以国公之尊，行商贾之事。与民争利。其罪九也。

身为长安令，自执工商事于都城之内，难脱瓜田李下之嫌。其罪十也。

所为罪状十条，当然不是每条都那么站得住脚，很多条都有滥竽充数之嫌。

比如说第一条，出身低就不能当重臣？这事你敢当着大老黑尉迟恭的面说？包管把你打得连老妈都认不出来。

再说第八条，如果这个理由都能治朝廷重臣的罪，那李二陛下在后世的名声就能和夏桀商纣比肩了。

真正要命的，是第二条和第五条。

如果说郭业和善德女王的事，可以算奉旨泡妞的话，那他和天竺戒日女王拉迦室利的事情怎么解释？更何况他们还有了爱情的结晶。

过几年，拉迦室利退位，他们的儿子登基。郭业就会成为天竺的太上皇。有了这个退路，再谈对大唐的忠心，不是太可笑了吗？

第五条，那就更了不得了。郭业是李二陛下私生子的消息，一直都是官场之人私底下的传言。世间或真或假的传言多了，多这一条不多，少这一条不少。

但是经过《长安晚报》的刊载，以及御史的弹劾，这件事被摆到了桌面上，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李二陛下必须给天下人一个解释，这件事到底是真是假？

是真的话，李二陛下就道德有亏。是假的话，为了不让人误会，他就得对天下人表明疏远郭业的态度。

以上，是郭业对这份弹章的理解。

但是，作为刑名律例的专家，文四海却对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道：“秦国公，您现在的境况已经十分危险，还要早作打算！”

“多谢提醒。事实上，我已经想明白了。第二条罪状确有其事。第五条罪状，私生子一事虽然不是郭某人亲自宣扬，但我要是辩解的话，恐怕会越描越黑。”

说到这里，他苦笑一声，道：“虽然其他罪名无关紧要，但是他们只要咬死了这两条.....这次我就很难全身而退。”

文四海却摇了摇头，道：“秦国公，这次可不是很难全身而退那么简单。弄不好，您就得被削去一切职务。再严重点，还得被下狱问罪，就是掉脑袋都有可能。”

“不会吧？怎么可能那么严重？”

“还就是有那么严重。不错，以大人的圣眷来说。哪怕是第二条和第五条都坐实了，也远不到被削去一切职务的地步。不过，真正对您威胁最大的可不是这两条，而是第九条和第十条！”

“与民争利？不过是和道德有关，难道陛下会因此治郭某人的罪？”

“这可不仅仅是和道德有关。秦国公，您的所作所为，已经违反了大唐律令！”

“大唐律令不准官员经商？”

“正是。大唐律令中有这么一条，凡官人身及同居大功，伯叔、堂兄弟姊妹以上亲，自执工商，家专其业，皆不得入仕。换句话说，就是本人或者大功以上亲属从事商业，就不能再担任官职了！”

“这……这怎么可能？那些皇亲贵戚，达官贵人，有多少是靠朝廷的俸禄过活？大家都做生意，无非是有大有小罢了！要是严格按照此条执行，我看朝廷九成以上官员都得被开革了！”

“您这话说的倒是没错。这条律令自从制定出来之后，根本就没多少人遵守。不过要是有人较起真来，非要陛下按照大唐律令断案，您说陛下该怎么办？”

“不对呀！既然大家都这么干，那把这个盖子揭开，就是犯众怒的事。五大士族用这个理由对我进行弹劾，难道就不怕兔死狐悲，遭到所有朝廷官员的敌视？”

文四海却说道：“五大士族此举，被一些朝臣反感，很有可能。但要说遭到全体官员的敌视，就有些太过了。秦国公，您和其他人完全不同。”

“你是说我和五大士族有私仇？”

“那倒也不是。文某人的意思是，别人做生意，都是委托亲信之人打理，从来不会赤膊上阵。但是您就不同了……”

“该死！”听到这里，郭业就完全明白了。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想当初自己以同名同姓之人的身份，和李泉签了买卖五十六座玻璃工坊的协议。

当时，自己对这个计策还非常得意，认为是神来之笔。

没想到，到了现在，这件事竟然成了自己失败的导火索！

更别提，一个月之前，在长安府衙上，众目睽睽之下，自己亲口对李延青表示，这份文契是自己所签。还好死不死的，连写了几个名字给他！

这不是自己把证据送到敌人的手里吗？

还是太大意了。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想到这里，郭业叹了一口气，道：“看来这次是郭某人作茧自缚了。不过，要是以此为理由，要求郭某人致仕，虽然在大唐律法上没有问题。但是实际上，恐怕难令天下人心服口服。”

“秦国公，这次您又想错了。您注意到没有，所谓的第九条罪状和第十条罪状，可是分开的。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郭业躬身一礼，道：“倒要向文先生请教。”

“这说明，您犯的律法不是一条，而是两条！官员经商，不得入仕这是第一条。”

“那第二条呢？”

“严禁官员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经商！咱们大唐律法有规定，违反了这条，即便是买卖公平，也要笞五十。如果显失公平，就要按照贪赃枉法论处。”

还有这规定？

郭业闻言，心中不由得叫了一声佩服！制定大唐律法的长孙无忌等人，真乃人杰也。

这条规定有道理不？简直太有道理了。在职官员，在辖区内兼营商业，无私亦有私，无弊亦有弊。

你说你买卖公平，在商言商？谁信呀！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利用权势，巧取豪夺。

身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郭业，对这条简直太理解了。这不就是严禁领导干部以及配偶子女经商的规定吗？

没想到，这条律法，在千年之前的大唐，就已经诞生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佩服归佩服，理解归理解。这条规定虽好，但若是管到了自己的头上，那就令当别论了。

郭业心里边委屈！

自己和李泉的交易，虽然不是没有瑕疵，但要说利用职权巧取豪夺，那也太不靠谱了。事实上，在这件事上，自己非但没有利用职权，相反还隐瞒了身份。

因为这事，自己就要承担贪赃枉法之罪，也太冤了一点。

再说了，这个罪过，就算自己想承担，也承担不起呀！五十六座玻璃工坊，不谈其中的技术含量，光建造成本就是五百六十万贯！

而自己花了多少钱？细算起来，不过是一万贯。

按照贪污五百多万贯钱财来惩罚，自己就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郭业对着文四海躬身一礼，道：“此事到底应该如何了结，还望文先生教我！”

## 第1813章败局将定，世态炎凉

文四海连忙站起身来，道：“使不得，使不得！文某人怎敢当秦国公如此大礼！”

“当得的，当得的，能否为我郭业洗刷不白之冤，可就全靠您了！”

文四海苦笑道：“恐怕要让秦国公失望了，老夫对于此事，也无能为力。”

“不会吧。文先生不是自诩为长安府衙内刑名第一吗？不是说官断十条路吗？怎么可能对此束手无策？”

“唉，要是别的案子。别说十条路了，就是二十条路，老夫也能帮您找出来。不过，这个案子可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所谓的官断十条路。只能是说有十个断法，不违律令。但是要说服众的话，恐怕就仅仅有一条了。如今《长安晚报》一出，朝廷上下，军民人等，都眼睁睁地看着呢，根本就没有可操作的余地！”

说到这里，文思海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道：“老朽无能，不能为秦国公排忧解难，实在是惭愧！”

郭业摆了摆手，道：“文先生不必自责，要不是您，郭某人还看不出其中的危机呢。现在有了防备，就能早作绸缪。文先生今日所为，功劳不小。”

“多谢秦国公的体谅。虽然老夫不能为您出谋划策，但是吉人自有天相，老夫相信您终究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郭业强笑道：“借你吉言！”

.....

.....

连文四海这种老油条都没办法，郭业知道，这次自己真的麻烦大了。

原来《长安晚报》，对自己和五大士族商战的报道，对于自己生平的介绍。不是为了帮自己扬名，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今天给自己致命一击！

现在，长安城的百姓，文武百官，都对自己和五大士族商战的事情了解的一清二楚。

换句话说，自己现在已经罪证确凿。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自己根本就不是王子？

近百万双眼睛在盯着李二陛下，只看他如何处置自己。这种情况下，李二陛下就是再宠爱自己，也不可能再对自己维护了。

恐怕这次，真的是在劫难逃！

.....

事实证明，文四海并没有夸大其词，郭业的猜想也距离事实并不遥远。

到了第二天，《长安晚报》上，就对郭业应该被如何定罪，进行了详细的剖析。

它把大唐律例上，与此有关的法律条文全部刊出。最终的结论是，秦国公死有余辜，就算李二陛下法外施恩，也得夺去他的一切官职，遣回原籍，永不叙用。

百姓们看了这篇报道，大部分人是.....拍手称快！

这倒不是大家和郭业有仇，也不是郭业官声不好。

造成这种状况的真正原因就是——看着往日里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倒霉，实在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事情。

至于官场上，一股弹劾郭业的风潮，正在迅速的刮起。

弹劾郭业的人里面，有些人是受了五大士族所托，有些人是和郭业有仇，还有一部分人，则是趁火打劫。

秦国公郭业违法一事，证据确凿。痛打落水狗的事情谁不愿意做？稳赚不亏呀！

至于帮郭业说话的？也不是没有。比如说郭业的老哥哥尉迟恭，比如说卫国公李靖，比如说未来的宰相接班人马周马元举……等等。

不过，这些人再怎么帮着郭业说话，也改变不了他的困局。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

你郭业违法了，自己签名承认了，该怎么处罚，法令条文都定死了。最重要的是，这个案子的详情，已经众人皆知了。

这种情况下，想扭转舆论，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接下来的几天里，郭业的情况迅速恶化。

首先，顺公公偷偷来见他，宣布了李二陛下的口谕——命他主动辞去长安令一职。

对于长安令，郭业当然毫无留恋。要不是这个倒霉职位，自己今日何必如此狼狈？他马上就写了一份奏折，让顺公公转交给李二陛下。

在这份奏折里，郭业不仅请辞了长安令，还请辞了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

辞去这个职位，当然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领军卫府大将军负责长安城的治安。自己那些产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不把这个职位辞了，无论如何都是说不过去的。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辞去这两个职位，并没有让舆论平息。相反地，此举更加助长了那帮御史们的嚣张气焰！要求彻查秦国公的奏章，如同雪片一般飞入了皇宫大内。

这可怎么办？继续退让，怕那些御史言官更加得寸进尺。可是不继续辞官的话，此事又该如何收场？

郭业没发愁多久，就有人帮他做了决断。这个人正是李二陛下。

也不知张亮用了手段，趁着郭业焦头烂额之际，入宫见驾，重新获得了李二陛下的信任，命他官复原职。

这下，郭业真正的职司就只剩下礼部尚书了。再把这个职司辞去，他就只能以不到三十岁的“高龄”，回家养老了。

到了这时候，舆论的攻势总算消停了一些。那些打太平拳的人知道，再继续弹劾郭业，可就和秦国公结了死仇了。

这次把郭业斗倒了又能怎么样？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家郭业还年轻呢，足可以再等上个二三十年。

到时候自己的子孙后代，就要为今日之事付出惨重的代价。

至于被五大士族控制的人，以及郭业的仇人。他们暂时把拳头收回来，可不是为了放郭业一马，而是为了下一次打出去，更有力度！

正在这个敏感的时刻，李泉出现在了秦国公府中。

“呵呵，李家主屁股上的伤好的挺快的嘛，这么快就生龙活虎了。实在是可喜可贺之事！”郭业语含讥讽。

李泉道：“多谢秦国公的关心。当日在大街之上，您对在下的教诲，李某人终身不敢或忘。”

“呦呵，莫非李家主还想报复不成？”

“哪里，哪里。秦国公误会了。其实，李某人今日前来，可不是为了向秦国公宣战，而是为了化干戈为玉帛？”

“化干戈为玉帛？”郭业冷笑一声，道：“在下并不觉得，咱们之间还有和解的可能。”

李泉却摇了摇头，道：“秦国公此言差矣。不错，咱们以前是有不少的误会。但是，您好好想想，那么多次冲突里面，都是我们五大士族吃亏，您这边儿不仅毫发无损，还有不少进项啊！有什么放不下的？”

“我的职司现在只剩下了礼部尚书一职，还叫毫发无损？”

“秦国公圣眷正隆，只要过得了这一关，您的那些职司，陛下早晚会还给您。谈不上真正的损失。”

“就算你说的有理，但是你们五大士族，损失了那么多钱财，还有一位家主因我而死，难道就会善罢甘休？”

李泉正色道：“李某人向您保证，只要您答应一件事，咱们之前的恩怨就一笔勾销。不仅如此，我们五大士族，还会帮助您渡过眼前的难关。”

“极西之地有句谚语，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恐怕您这个条件，不是那么简单吧？”

“不，这个条件非常简单。和想当初在板桥镇上，李乐咏长老对您提的要求一样。”

“还请李家主再详细解说一遍。”

“以后在某些事上，只要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波直流，就能获得我们五大士族的友谊。这个条件，不过分吧？”

## 第1814章谈判破裂，削职为民

如何才能除去大唐秦国公郭业？

简单的说，有三个办法。

第一个办法，郭业以军功起家，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李二陛下派上战场。如果能在战阵之上把他杀了，那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不过，战场之上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先不说郭业出世以来，胜多败少。就是真的败了，他也未必不能逃出生天。

第二个办法，暗杀。这条随着郭业获得刀枪不入的异能，变得越来越不靠谱了。

最容易实现的，就是第三个办法了——借刀杀人，让李二陛下动手除了他。

郭业再牛逼，难道还能牛逼得过皇帝去？只要皇上对他起了杀心，郭业自然在劫难逃。

不过，这个办法看似简单，实行起来，也不大容易。

首先，李二陛下不好糊弄，其次，郭业圣眷正隆，甚至传言他是李二陛下下的私生子。挑拨离间这种招数，在他们之间很难奏效。

既然不能用离间计，对付郭业就只能另辟蹊径了——抓到他的错处，逼得皇帝不得不处置他。

这个办法，五大士族已经用过了两回。

头一回，手握郭业赌博的证据，逼着李二陛下惩治郭业。结果呢，韦挺揣摩上意，李二陛下执意偏袒，最后竟然被他混过去了。



第二回，借助王圭之死，诬陷郭业。此次却是老天帮了他的大忙，李二陛下性情大变，郭业救驾有功。与这件事比起来，王圭之死也就不算什么了。秦国公再次涉嫌过关。

李泉总结前两次失败的原因，第一次是准备不足，影响太小。第二次则是证据不足，运气不好。

现在卷土重来的第三次，已经把前两次的缺点完全补足。

证据不足？

现在我们不仅仅有郭业亲手所签的文契，还让他在众目睽睽之下，亲口承认。最后，还拿到了他亲手写的一张纸，让此事板上钉钉。

影响太小？

《长安晚报》一出，秦国公干的那点破事，上至达官贵戚，下至贩夫走卒，谁人不知，那个不晓？

不得不说，李泉这一次的行动，真是深得了稳准狠这三个字的真意，直接把郭业打得没脾气。

长安令、领军卫府大将军以及不良人大统领的职司，相继被褫夺。只剩下了一个礼部尚书的职司来撑场面。

在占据了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李泉来到了郭业的面前。要和他签订一个城下之盟。而条件，则是无比的优厚——只要许下一个虚无缥缈的承诺，就能化解眼前的危机。

似乎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郭业都应该答应。

不过，世事岂能尽如人意？

郭业微微一笑，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您这个条件，郭某人不能答应！”

“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再说十遍也是一样，郭某人和你们五大士族誓不两立。”

李泉冷笑道：“秦国公，你不会到了现在，还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吧？你信不信，只要咱们的谈判破裂，别说你之前的职司再也没办法找回来，就是礼部尚书一职，你也别想保住！”

郭业眉毛一挑，道：“郭某人本来就是出身赘婿，一无所有。别说是让我丢官罢职了，就是身败名裂，那又如何？几年之内，郭某人定能卷土重来！您这番恐吓，对别人好使，在郭某人面前，行不通！”

“这么说来，秦国公是死心塌地的要与我们五大士族为敌了？”

“完全正确！”

“既然如此，那咱们就各凭手段罢！告辞！”话不投机半句多，李泉转身就要离去。

“慢！李家主慢走！”郭业伸手一拦。

“怎么？莫非秦国公改变主意了？”

“当然不是了，不过李家主既然来郭某人府上，如果我不好好招待一番，岂不是失了礼数？所以，我想请您吃点东西！”

“吃什么东西？”

“竹笋炒肉！”

“竹笋炒肉？那有什么稀罕的？”

“我这个竹笋炒肉却有所不同！竹子乃南山之竹，千挑万选，才得到了这么一个！”

“那肉呢？”

“陇西李氏家主之肉！来人！”还没等李泉明白过怎么回事来呢，郭业大喝一声，几条彪形大汉闯入了大厅之内！

郭业道：“把李家主重责二十大板，然后给我剥光了裤子，扔出去！”

“喏！”

“郭业！竖子！你敢！”李泉又惊又怒。

郭业嘿嘿冷笑，道：“你是民，我是官。民对官出言不逊，重责二十大板，有何不可？”

“好！好！好！秦国公好手段！从今以后，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如您所愿！你死，我活！”

.....

如果说郭业第一次打李泉的板子，是早有预谋的话。那第二次打板子，就是毫无意义，纯属为了出心中一口恶气了。

换句话说，他现在已经破罐子破摔了。

败了，彻底败了！

本以为趁着五大士族最虚弱的时候，逼着他们向自己马上进攻，是一个稳赢不输之局。

没想到，人家李泉也真不是吃素的。这次的反攻，计划周密、实施得力。一出手，就把自己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唉，自己还真是小觑了天下的英雄！

单纯论起阴谋诡计来，自己比起这些古代精英，还差得远啊！

事到如今，要说郭业不后悔，那是假的。当然，他不是后悔与五大士族为敌，而是后悔行事鲁莽，没能早点看出五大士族的阴谋。

如果行事之前，早点跟文四海商量一下，事情的结果就会完全不同了。

不过，后悔归后悔，要说让他和五大士族握手言和，却是绝不可能。

很简单的道理，李泉干的可是谋反的买卖！在历史上，即便没有郭业的帮忙，李二陛下都能把五大士族压制的没脾气。

现在他们被郭业打击的元气大伤，又怎么可能成功？

和他们握手言和，简直就是饮鸩止渴。

.....

报复来的很快。

李泉走了没多久。董顺再次来到了秦国公的府内。

“奴婢参见秦国公。”

“顺公公请起。”郭业赶紧以手相搀，道：“您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天是不是又带来了陛下的旨意？”

“呃.....倒也不是陛下的旨意。陛下让老奴跟您商量一件事儿.....”

“什么事？”

“您能不能暂时辞去礼部尚书一职？”

“这个.....”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事到临头，郭业还是脸色一变，道：“此事就没有转圜的余地？”

“恐怕不能。陛下说了，他知道您委屈，不过您的案子，现在朝廷内外都有人盯着呢，他也不能太过偏袒。不过，请放心。只要过上个一年半载的，风声过去了。他定然想办法让您官复原职。”

“好吧，那我这就在写一份奏折，劳烦顺公公带回去。”

……

礼部尚书再没了，郭业就彻彻底底的变成了一个富贵闲人。

按说此事就到此为止了。难道真的为了这点小事，就把秦国公的爵位削去？

郭业犯了法是不假。不过，大唐律例上还清楚明白的写着八议呢！八议之中，哪条秦国公靠不上边？

即便是严格按照律法办事，秦国公受的惩处都已经够重了！

但是，事情的发展，再次出乎了人们的意料之外。三天之后，顺公公再次来宣旨。

这次的旨意很简单——从今天开始，秦国公郭业削职为民！

郭业听到了这个旨意，简直目瞪口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为什么？”

## 第1815章三揍李泉，否极泰来

董顺把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道：“不知道！咱家什么都不知道！宣旨已毕，咱家告辞了！”

郭业哪能容他这么走了，赶紧把他拦住。一使眼色，就有一个家仆捧着一个锦盒走了过来。

“这是十万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顺公公您传旨辛苦，拿去买杯茶喝。”

没想到，一向贪财的董顺，闻言脸色大变，跳开一步道：“姓郭的，你可别害我！这钱我不能要！”

“莫非顺公公是嫌钱少？没关系，到底需要多少钱，您说个数。二十万贯？三十万贯？五十万贯？还是……一百万贯？”

“这真不是钱的问题。”

郭业冷笑道：“不是钱的问题，难道是人的问题？莫非郭某人被削职为民后，就不配和您说话了？好，好，好。看来是我郭业没有自知之明了，顺公公请便！”

“哼，你知道就好！现如今你我的身份天差地别，和你多说一句话，都脏了我董顺的嘴！”

“你……”

“你什么你？怎么？不服气呀？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董顺轻蔑的一笑，一拳打到了郭业的胸口上，道：“我不但看不起你，我还打你了，又能怎么样？你咬我呀！”

郭业咬着牙道：“不敢！顺公公今日之恩，郭某人一日不敢或忘。来日必有后报！”

“那我等着你！就怕你没那个能耐！”

……

等董顺走了，郭业屏退左右，从怀里掏出了一个纸团。这才是顺公公那当胸一拳的真正成果。

把纸团打开，上面只写可六个字——书房秦立何在？

秦立？跟他有什么关系？

无非是给自己整理书房的一个小厮罢了。书房之中又没什么秘密……

等等，不对！

书房？秘密？

郭业激灵灵的打了一个冷战，赶紧跑到书房之内，把暗格打开，仔细瞧瞧。

这一看不要紧，直把他吓了个魂飞天外！

长孙皇后所赠的锦盒不见了！准确的说，长孙皇后亲手所绣的鸳鸯戏水的锦帕不见了！

事到如今，郭业已经没有心思再派人去找秦立了。连顺公公都知道了他的名字，不用问。此时秦立早已不在府中！

是他出卖了自己！造成自己失去秦国公爵位的幕后黑手就是他！

不，现在不是想爵位的时候。爵位算什么？弄不好，自己的脑袋就得搬家！

这可是与皇后私通呀，一经查实，李二陛下怎么可能忍得了？不要自己的小命，简直没有天理！

难道只能跑路了？

跑路，说的简单，做起来可没那么容易。自己一个人倒是好说，天下都可去得。但是自己家里的娇妻美妾咋办？小郭襄和郭小渣怎么办？

这拖家带口的，怎能逃得过万里追杀？

不对……冷静！冷静！事情还没到完全绝望的地步！

要说交情，自己和董顺的确是有一些。但这份交情，可远没到他可以为自己去死的地步。

如果真李二陛下真的下定决心要杀自己，那他就不可能冒着生命的危险，给自己传纸条。

既然他分文未收，愿意给自己传信，那就说明，在他的心目中，事情远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自己很可能会重新上位。

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

……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的过去，郭业的处境也越来越艰难。

首先，朱雀府的宅子被勒令腾退，他以平民百姓的身份，搬到了长乐坊居住。

紧接着，长乐坊报社的三份报纸也被勒令停办。

再然后，原来和他走的近的官员，遭到了无情的清洗。有的人被迫致仕，有的人被贬官出外，还有的人遭了牢狱之灾。很明显，这些人是受了他的牵连。

这就完了吗？远远没有！

这一日刚刚吃罢了早饭，孙子善跌跌撞撞的跑了进来，道：“老师，大事不好，李……李泉来了！”

“慌什么？李泉又不是没来过？还被我狠狠地收拾了一顿，有什么可怕的？”

孙子善苦笑道：“就是上次咱们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我才还怕呀。”

“此言怎讲？”

“原来您是秦国公礼部尚书，而李泉不过是一介平民百姓，所以您就是用以下犯上的名义打了他，他也只能吃个哑巴亏。但是现在……”

“现在又怎么样？”

“几天以前，他已经由齐王举荐，入朝为官。被任命为监察御史。您就不怕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现在他是官，咱们是民了！”

“哼，监察御史？不过是七品官。能奈我何？你把他叫来，看我如何对付他！”

与孙子善想象的不同，李泉见了郭业，却是满面带笑，道：“秦国公，一别数日，别来无恙乎？”

“现在的郭某人乃是一个平民百姓，秦国公三字再也休提。不知李大人今日前来，有何见教？”

“这个么……”李泉笑嘻嘻地说道：“在下今日前来，为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就是见秦国公一面。”

“我有什么好见的？咱们俩有这份交情？”

“在下想见您，可不是因为交情。而是想看看秦国公形容憔悴，无比落魄的样子！看您过的这么不好，我就放心了！哈哈，郭业呀，郭业，想不到你也有今天。”

“那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就是报仇！”

郭业白眼一翻，道：“你想派人打我？”

“难道秦国公还想心存侥幸？”

“你打不了我！”

“那怎么可能？如今你我官民易势，怎么可能打不了你？”

“你要打我，有人不答应！”

“谁？当然是我老婆。”郭业一努嘴，道：“老婆，出来吧……有人要欺负你的夫君！”

环佩叮当，柴秀秀盛装而出，叹了一口气，道：“李家主，莫非你要欺我郭府无人？”

“我……”一见柴秀秀的穿戴，李泉顿时如梦方醒。他明白，今天自己是讨不了好了！

没错，郭业是被削职为民了。但是柴秀秀的郡主身份，可不受影响！

论起身份地位来，平阳郡主绝不在秦国公之下！

一个小小的七品官，跑到人家郡主家里闹事。那不是寿星老吃砒霜——嫌自己命长了吗？

这么浅显的道理，怎么之前自己就没想到呢！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还是最近一帆风顺，得意忘形了？

他尴尬的一笑，道：“呃……原来是柴郡主！那什么……卑职家里还有点事，咱们来日再会！”

“走？哪有那么容易？你今日竟然对本郡主无礼，实在是胆大包天！来人，给我打！”

柴秀秀话音刚落，就上来了是一群婆子老妈。有拿着擀面杖的，有拿着锅铲子的，还有拿着通火钳的！

这帮人虽然手里拿着的武器五花八门，但是战斗力可不弱。没费什么劲，就把李泉打翻在地，胖揍一顿，然后把他扔出了府去。

李泉明白，这顿打自己算是白挨了。

自己现在有了官身，就是王公贵族打了自己都能说道说道。但是被郡主打了，还真没处说理去。

人家只要滴上几滴眼泪，这“无礼”的含义就能无限引申！谁会帮自己说话？自己又能如何辩解？只能吃个哑巴亏了！

想到这里，李泉心里边可憋屈透了！

他站在郭府门外破口大骂，道：“郭业小儿，站在女人后面，算什么英雄？今天这顿打我记下了！我就不信你永远当缩头乌龟不出府门，咱们有帐不怕算！今日之辱，我必十倍报之！”

“哦？是吗？恐怕您不会有那个机会了！”有个声音在他身后幽幽的响起。

“谁？”李泉转过身来，发现说话的是个穿太监服饰的人。

“你何人？”

“咱家长孙立言！”

“原来是长孙公公，您刚才那话的意思是……”

“陛下有旨，郭业复为秦国公！”

## 第1816章美人恩重

“……求全责备，非国家体恤功臣之意。着从即日起，郭业复为秦国公，并赐如意一对，美女一名。钦此！”

“谢主隆恩！”

接旨的仪式走完，郭府之内顿时一片欢腾！

秦国公府的家奴们，那政治敏感性是相当高的。听完这道圣旨，就知道自家的主子，这下又重新抖起来了！

当官最重要的是什么？品级？能力？还是学问？

不对，完全不对！

颡利可汗被俘之后可是被李二陛下封为了右卫大将军，官居一品。可他过的日子，又比囚犯好得了多少？

韩信能力强吧？没有萧何的推荐，还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至于说学问，那就更不靠谱了。孔子和孟子这两位圣人，学问高深吧？可他们的仕途又怎么样？都是周游列国而不得重用。

当官最重要的就是圣眷，是和陛下的情分！

天大地大，皇帝最大！

皇上觉得你这个人不错，哪怕你身份低微、能力低下，也能飞黄腾达。相反地，你要是招了皇帝的厌恶，哪怕是能力再大，功劳再多，最后也得落个没下场。

这才几天呀，自家主子的爵位就失而复得。这说明什么？说明秦国公圣眷正隆，用不了久，他的其他职司，也得被陛下还回来！

不过，作为当事人的郭业，可没有这帮家仆那么乐观。

事关李二陛下帽子的颜色，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就胜利过关？

就算他真的心胸宽广，不计较自己和皇后的事了，赠美人又是什么节奏？

被别人打了左脸，再把右脸伸过来？没听说大唐天子改信耶稣了呀？

其中必有蹊跷！

宣旨已毕，把长孙立言让进了客厅之内。

郭业一使眼色，伺候的丫鬟仆役们就都纷纷退出了出去，然后，他轻咳一声，直奔正题。

“在下的爵位失而复得，其中到底有何内情，还望长孙公公不吝赐教！”

“秦国公，你知不知道，你险些就要身首异处！就算皇后娘娘，也得后位不保？”

“您的意思是……”

“非要我挑明了说吗？鸳鸯绣帕！唉，你们两个，让老奴说你们什么好呢？怎么能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如此事来？还要不要命了？真是色胆包天！”

郭业心说，死太监，你说话可得差不多点。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我真把长孙皇后真怎么着了似的？天地良心，我俩可连手都没牵过。

不过，尽管心里边暗自腹诽，脸上他可不敢带出来，更不会出言反驳。长孙立言乃是皇后的绝对心腹，又不是李二陛下的耳目，和他解释这些有什么用？



郭业点了点头，道：“长孙公公教训的是。我向您保证，从今以后，郭某人一定洗心革面，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

“嗯？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郭业正色道：“从今以后，君是君，臣是臣。郭某人和皇后娘娘再无半点瓜葛！”

“你敢？”

“啊？”

“你若是和皇后娘娘恩断义绝，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得让你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怎么回事？这节奏不对呀！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长孙公公，您刚才还说，我们这是冒天下之大不韪，怎么现在……”

“我刚才说的明明是鸳鸯绣帕，关你和皇后娘娘的感情什么事？”

“啊？”

“啊什么啊？捉奸捉双，拿贼拿脏。要是没有那条鸳鸯绣帕，你们怎么会有今日之祸？你们错就错在不该赠送定情信物！只要把这个漏洞堵住了，自然是万事大吉！”

还能这么解释？

闻听此言，郭业顿时被雷了个外焦里嫩。

平心而论，他和长孙皇后之间，要说无情，那绝对是昧着良心。但要说有情，也不符合现实。准确的说，他们也就是有些暧昧，互生好感而已。

经过这么一番风波，郭业悔的肠子都青了，直想抽身而退。

没想到是，人家长孙皇后这边，非但丝毫没有悔过之意，而且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只是要求行事机密而已。

甚至可以说，现在两人的关系，已经更近了一步！

别忘了，长孙立言乃是长孙皇后的绝对心腹。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长孙无垢！

以前，郭业和长孙无垢的关系，只能说是心照不宣、若有若无。

但是现在，经过长孙立言的这番传话，他们之间的关系就算挑明了！

郭业头上冷汗涔涔，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接受了？不谈这么做十分对不住李二陛下，光说其中的危险程度，就绝对不亚于在刀尖上跳舞。稍一不慎，就是抄家灭族之局！

为了长孙无垢，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吗？要知道二人既没有肌肤之亲，也没有海誓山盟之意。在今天之前，甚至连情人关系都谈不上。

那不接受呢？最毒莫过妇人心。这么折了长孙皇后的面子，谁知道她会做出什么事情来？其中蕴育的危险，未必就比接受来得小。

再者说了，这种男女之事，人家女人都那么大的胆子，郭业作为一个男人，又怎么能说不行？

那含糊其辞，不主动不拒绝呢？还是不行！对面可不是遇到爱情就智商下降到负数的无知少女，而是名动天下的长孙无垢！

在她面前耍这种小手段，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见郭业久久不语，长孙立言道：“秦国公，您想啥呢？莫非觉得老奴说的这番话没有道理？”

“哪里，哪里，长孙公公误会了！郭某人刚才只是……呃……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太高兴了，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可惜现在身处嫌疑之地，不能马上入宫与无垢见面，实在是太遗憾了！”

“秦国公不必着急，这日子还长着呢。”

不欲在这个话题上多做纠缠，郭业转移话题道：“关于鸳鸯绣帕的事情，陛下到底知道多少？”

“这可就要从头说起了……”

秦立为何要出卖郭业？既不是他与郭业有仇，也不是他受了别人的收买，纯粹是吓的。

想当初郭业在短短半个月內，就丢了三个职司，直把秦国公府內弄得人心惶惶。

秦立胆子最小，他心中暗想，照这么下去，说不定什么时候，秦国公府就得被抄家了！

那自己这些下人们，会不会吃瓜落儿？

怎么办？跑吧！天下之大，到哪不能混口饭吃，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于是乎，秦立就在郭业的书房內仔细翻找，打算找些珍本来，凑足跑路的盘缠。

结果，误打误撞之下，他竟然发现了锦盒和鸳鸯绣帕！好死不死的是，锦盒上面还有字，坐实了盒子主人的身份！

皇后娘娘赐秦国公绣着鸳鸯戏水的绢帕，说明什么？只要是正常人，就都不会误解！

按说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小人物，他就应该把锦盒放回去，故作不知。但是秦立此时方寸已乱，哪有那个脑子？

他拿了盒子就跑出秦国公府，直奔皇宫。也不知他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竟然真的有太监把这份证据交到了李二陛下的手上！

结果，李二陛下二话没说，就下了两道旨意。第一道旨意，赐死秦立。第二道旨意，褫夺秦国公的爵位。

长孙立言道：“秦立也真是蠢透了，这件事不管是真是假，陛下都得当假的办。要不然他岂不成了古今第一绿帽皇帝？可以说，秦立把锦盒交上去，也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性命交出去了。”

郭业道：“虽然秦立死了，但是陛下肯定对皇后和我起了疑心，后来陛下为何又回心转意，复了我的爵位呢？”

## 第1817章半年之约

“这事就发生在皇宫之内，又岂能瞒得过皇后娘娘的眼线？后来她略施小计，就彻底消除了陛下的疑虑。”

“略施小计？这么证据确凿的案子，她略施小计就能解决？到底用了什么办法？”

“此事说穿了，其实一钱不值！锦盒之内，有鸳鸯绣帕是不假，但是锦盒上有字，鸳鸯绣帕上却没字。谁能证明，那个绣帕就是皇后娘娘的？”

他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只要想办法，让这个鸳鸯戏水的绣帕有一个明确的主人，那满天的云彩不就散了吗？”

“您是说找个替罪羊？”

“什么替罪羊？别说得那么难听。只要这个人不是皇后和后宫嫔妃，就算查出来了，也未必会受什么惩处。”

郭业明白，虽然按理来说，皇宫之内的女子，都算是李二陛下的女人。不过以他的胸怀，要是知道了朝中重臣和普通的宫女有些瓜葛，也还真未必会有多么生气，说不定还会成全他们，成就一段风流佳话。

等等……成全！

郭业如梦方醒，道：“我知道了，陛下今天所赐的那个美人，就是那个绢帕名义上的主人！”

“正是！秦立能偷您的东西，那皇后娘娘身边的侍女，就不能偷她的东西了吗？完全可以说，鸳鸯戏水的绢帕，正是那个侍女所绣，是她和您有情，才偷了那个盒子，把盒子和绣帕一并赠给了您。”

“听起来倒是不错，但是陛下能信吗？”

“陛下要是不信，又怎么会恢复您的爵位，并且把那个侍女赐给您了呢？”

“呃……说的也是。但不知皇后具体是如何做的？”

“这个简单，无非是安排一个场合，让陛下亲眼看见那个侍女在绣一个鸳鸯戏水的绢帕。陛下看到熟悉的绢帕，必然会问她是为何人所绣。这么一来二去的，皇后娘娘的明白之冤不就洗脱了吗？”

长孙立言说的轻描淡写，郭业却知道，没那么容易。

魔鬼隐藏于细节之中，要解除李二陛下心中的疑虑，整个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就不能有任何疏漏之处。

无论是安排他和侍女见面，还是侍女和他的对答，都必须安排的自然合理，天衣无缝。

长孙无垢能把事情办得如此漂亮，把千古一帝都忽悠瘸了，这份能力，实在是不可小觑！

他点了点头，道：“原来是这么回事，多谢长孙公公为我解惑。”

说着话，郭业从袖兜之中，掏出几张钱票来，道：“虽然您没说，但是郭某知道，为了这件事，您肯定是花了不少心思。这是一万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长孙立言这次倒是老实不客气的收了，道：“多谢秦国公的厚赐，那老奴就却之不恭了。”

按照道理说，这个时候长孙立言就应该起身告辞了。他不过是皇后和郭

业之间的传声筒，把话都说完了，赏赐也领了，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可是，长孙立言却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老神在在的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郭业又拿出一万贯的钱票来，道：“想必宫里边还有其他公公为此事出了力，劳烦长孙公公把这些钱票转交给他们，也算是郭某人的一片心意。”

长孙立言摆了摆手，道：“不用，不用。皇宫之内，自有皇后娘娘打发，不劳秦国公担心。”

然后，他喝了一口茶，正色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不知秦国公有什么计划？”

郭业闻言，心里一阵发紧，含混应道：“呃……不知长孙公公指的是哪个方面？”

“当然是您如何才能官复原职？本来您犯的事儿就并不大，只是天下瞩目，陛下才不得不夺了您的职司。按说过个两三年，等这股风头过了，您就能官复原职。不过，可惜呀……”

长孙立言叹了口气，继续说道：“现在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与宫女私通，这终究算是您对不住陛下。他把美人赐给您，心中对您就再无愧疚之情。这官复原职之事，恐怕就会遥遥无期了。”

郭业道：“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郭某人又怎么敢有其他奢望？两三年不成就五六年，甚至七八年。反正郭某人还年轻，等得起！”

“哼哼，你等得起，皇后娘娘可等不起！你没有任何职司在身，怎么能有正当的理由和皇后相见？她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韶华易逝，容颜易老，还能有几个五六年，七八年？”

“您的意思是，让郭某人想办法尽快官复原职？”

“不光是老奴的意思，还是无垢的意思。”

郭业苦笑道：“这事哪有那么简单？郭某人现在没有任何职司，连立功都没办法立。能否官复原职，全看陛下的心情。我这是有力也没办法使呀！”

“秦国公不必担忧，立功的机会，您还是有的。皇后娘娘已经给您想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这事就要应在五大士族的身上！您之所以被迫辞职，不就是因为您和五大士族做生意，违反了大唐律法吗？只要能证明您之所以签这个文契，不是为了做生意不就行了？”

“不是为了做生意？那是为了什么？”

“查案！五大士族意图谋反，秦国公为了查清此事，忍辱负重，行商贾之事，这才有了那份文契。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查明，秦国公不但无罪，反而有功！”

郭业道：“这倒是一个釜底抽薪的好办法，无论哪方面都交待得过去。在陛下那里，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一心为他的江山社稷着想，才不得不与五大士族虚与委蛇。”

长孙立言接话道：“在其他人那里，谁要是再拿我做生意的事情说事儿，就是为谋反之人鸣不平！事关谋反大案，我看谁敢沾边？”

“不过，五大士族的势力，在朝堂之内盘根错节。要想把他们搬到，一般的证据可不成，得有无可辩驳的铁证。不知长孙公公有什么线索没有？”

长孙立言摇了摇头，道：“这个老奴就无能为力了。皇后娘娘的势力在后宫之中无往而不利，但是在皇宫之外，就帮不上秦国公什么忙了。一切都要看秦国公的能耐了。”

“那郭某人尽力而为！”

“不仅仅是尽力而为……”长孙立言正色道：“请务必在半年之内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

“怎样？”

“恐怕就会让无垢失望！到时候有了什么严重的后果，秦国公悔之晚矣。”

“长孙公公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威胁郭某人？”

“秦国公您别生气。刚才那句话，乃是无垢亲口所言，老奴不过是代为传话罢了。具体是什么意思，还请您官复原职之后，入宫亲自去问她吧。”

……

……

把长孙立言送走，郭业一阵定定的出神。长孙皇后的转变实在太大了，简直有些不合情理。尤其是最后一句嘱咐，更是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促使她发生了这么大的转变？半年之约，她的真实目的又什么？

女人心，海底针！还真是让人猜不透！

不过，尽管不明白长孙皇后到底是什么意思，她嘱托的事情还是要办的。

五大士族谋反的铁证，必须要在半年之内拿到！

但是，究竟该从何处着手呢？

## 第1818章媚娘献策

在郭业的心目中，五大士族乃是天福和尚一案的主谋，这已经是一个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各种证据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说天福和尚的口供，比如说琵琶女乃是李泉的亲生女儿，比如说王思榜乃是太原王氏之人……

但是，这些都是间接的证据！

天福和尚是有口供，但那只有郭业一个人听到了，他本人可没有签字画押。谁能相信？

琵琶女的身世，同样的道理，单单郭业知道，孤证不立！

至于王思榜的问题，倒是可以做做文章。但是太原王氏早有准备，已经把他开革出族。单单靠这个小手段，也只能恶心恶心五大士族，并不能让他们伤筋动骨！

证据……确凿无疑的证据……

细想起来，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天福和尚，一个就是琵琶女。二者只要抓住了一个，就可以让五大士族再无辩解的余地。

但是这谈何容易？

天福和尚在长安城中抛头露面很多次了，犯了这么大的案子，当然是有多远跑多远。天下之大，想把他找着，真的如同大海捞针一般。

那琵琶女呢？就更难办了。先不说能不能抓到，就是抓着了又怎么办？以郭业和她的关系，难道郭业还能把她作为人证交出去？

到时候五大士族谋反罪无可赦，郭业给李二陛下戴绿帽，罪不容诛。这不是同归于尽的结局吗？

所以说，不是郭业不如长孙皇后聪明，想不到这个绝地反击的办法。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但是美人恩重，此事又实在拖延不得，必须在半年之内完成，这可如何是好？

郭业冥思苦想，还是不得要领！

一人计短，两人计长。那找人商量呢？

暗夜组建了西厂，这些年一直在查找天福和尚的下落，还不是毫无头绪？

至于斑鸠，一直缠绵病榻，也不是一个合适的献策之人。

长孙师？此人对李二陛下忠心耿耿，这个案子和琵琶女有关，郭业又怎么敢让他搀和？

至于孙子善……呃……这人还用说吗？

还有没有别人……别人……

有了！

郭业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男人没啥合适的，这不是还有女人吗这年头，论起阴谋诡计来，谁还能超过武则天？

虽然现在历史的进程已经改变，但是让她出出主意，应该还是能够胜任的吧。

“夫君，你可回来了，真想死奴家了……”一见郭业，武媚娘就如同乳燕

投林一般，扑入了他的怀中，紧紧抱住，再也不肯松开。

一股幽香沁人心脾，感受着那微微颤抖的娇躯，郭业心里是一阵得意，一阵愧疚！

得意的是，如此佳人，日后的一代女皇被自己收入了房中，这般艳福，实在是羡煞旁人。愧疚的是，自己的女人太多了，这些日子也真是冷落她了！

他把武媚娘打横抱起，道：“为夫也是十分想念媚娘，今天我可要好好疼疼你。”

说着话，就往卧房走去。

武媚娘哧哧笑道：“夫君慢来，这可是白天……”

“两情若是长久，又岂在朝朝暮暮？”

“啊？您说啥……”

“呃……我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什么，为夫马上就要让你享受到人生至乐！”

“把门关上……轻点……”

……

云消雨散。

武媚娘半裸着身子，倚在郭业的身边，伸出一根青葱玉指，在郭业的胸口上画着圈圈，道：“您刚才那个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是一句诗？”

“不是诗，而是一首曲子，曲名叫做《鹊桥仙》……”然后，郭业就把《鹊桥仙》完整的词句，吟哦了一遍。

武媚娘听完了，秀眉微蹙，道：“这首曲子，赞的是牛郎织女吧？”

“正是。”

“那最后那两句的意思，应该是只要二人心心相印，就不必在乎离别之痛。怎么到了您的嘴里，成了白昼宣淫的借口了呢？”

郭业老脸一红，道：“呃……我就是随口一说，娘子不必当真。”

“随口一说？这个曲子媚娘闻所未闻，可是夫君所作？但不知是送给哪位红颜知己的呢？”

日！

我就知道一代女皇没那么容易糊弄！

郭业道：“这个曲子并非是我所作，而是另有其人！”

“哦？是何人有此大才，能写出如此优雅的词句？”

“此人姓秦名观！”

“秦观？名不见经传。夫君，您不是在欺骗媚娘吧？”

“那哪能呢？为夫可以对天发誓！”

武媚娘颇为意兴阑珊地说道：“不必了！夫君说的是真的又如何，假的又如何？您家中娇妻美妾成群，难道会因为一首曲子改变？”

“媚娘你……吃醋了？”

“倒也不是吃醋。媚娘怕的是，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有朝一日，妾身老了，您还会记得自己有这么一个外室吗？”

“你才多大年纪，怎么担心起这个来了？真是杞人忧天！”

“就算妾身没老，以您的身份地位，难免不会遇到比媚娘更漂亮的女子，

到時候……”

郭业摇了摇头，正色道：“媚娘多虑了！郭某人不敢说不好色，但是绝不是喜新厌旧之人。更何况，我喜欢你可不单单是你的美貌，而是你这个人！”

“夫君您说这话，不是逗媚娘开心吧？要不是媚娘死缠烂打，恐怕还不能嫁给您呢？说您喜欢媚娘这个人……奴家可不敢相信！”

“媚娘不可太过妄自菲薄。以前，我之所以有所推拒，可不是看不上你。”

“那是因为什么？”

“那是因为媚娘你钟天地之灵秀，不仅有着闭月羞花沉鱼落雁的容貌，而且聪慧过人，天下其他的女子加起来，恐怕也及不上你的一半。说实话，郭某人还真担心有些配不上你。”

武媚娘被他夸得颇为不好意思，满面羞红，低下头去，嗫嚅道：“瞎说，人家哪有你说的那么好？”

“就是有那么好！要不然这个香水的产业，我为啥不交给别人，非要交给你？实在是其他人都不能胜任呀！”

“您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您说秦国公的小妾做生意，抛头露面，太不成体统，这才一定要我帮着您打理这份产业。”武媚娘嘟着嘴说道。

“呃……那只是原因只一，我刚才所言，才是最主要的原因！”果然是言多必失，郭业额头上不由得出了一头冷汗。

武媚娘妩媚一笑，道：“其实您不必解释。这些话即便是假的，奴家听了也很开心。”

“唉，看来媚娘还是不信任为夫！我再说一件事，你就明白为夫刚才所言，绝不是欺瞒之词了！”

“什么事？”

“现在为夫遇到了一桩难处，毫无办法！为夫想来想去，天下间能帮的上忙的，也只有媚娘了。所以今日才特来向贤妻请教！”

“此言当真？这件事您没找柴郡主商量？”

“那是自然。不仅是柴郡主，就是你的其他姐妹，对此事也全不知。这件事被她们知道了，不过是徒乱人心罢了，毫无益处。也只有你，才能为我出谋划策。”

“到底是什么事？”

“你还记得我和你所说的五大士族吧……”

于是，郭业就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又对武媚娘说了一遍。当然，事关长孙皇后的事情，他可一句话都没说。

武媚娘道：“这些事情，妾身也有所耳闻，每日焚香祷告，盼望夫君平安无事。后来您的爵位失而复得，妾身才放下心来。您的意思是……让我想办法帮您找到天福和尚？”

“也不一定要天福和尚，只要是五大士族谋反的确切证据就行！”

武媚娘想了一下，道：“天福和尚妾身是没办法，不过琵琶女，妾身倒是有个办法，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到底是什么办法？”

“与其四处突击，不如守株待兔！”

“守株待兔？什么意思？”



“嘻嘻，那就要看夫君大人的魅力够不够大了……”

## 第1819章有心栽花花不开

现如今，长安城最大的酒楼，那当然是郭业的海天盛宴大酒楼。但是要说最适合平民百姓的，却得说是清风楼。

清风楼出现的时间比海天盛宴大酒楼还晚，以便宜实惠著称，短短几年内，就以连锁店的形式，开遍了各个坊市。

这一日天将中午，清风楼长寿坊分号，又是早早的客满。人声鼎沸，好不热闹！

其中有一桌人的声音，格外的大、

“我说张哥，最近长安城里可有什么新鲜事，能不能给小弟说道说道！”

“新鲜事？好说。我给你说一个，崇仁坊的小寡妇偷人，致使一夜出了十二条人命的案子。”

“这事我早就听说过了，您能不能说点别的？”

“别的？那大慈恩寺铁树开花……”

“这事长安城内哪个不知，谁人不晓？诶，我说张哥，您不是一直号称包打听吗，怎么光知道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消息。这顿饭，我可请的冤枉！”

“好！我给你说个绝的，不过你可得给我保密！这事儿，事关国家的前途，社稷的安稳，全天下知道的不过是一掌之数！”

“吹牛吧你，就凭你张五白，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大的秘密？”

“你别不信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我姓张的虽然身份低微，但是谁让我赶上了呢！”

“那到底是什么事儿？给咱们哥们说道说道。”

他们说着保密，声音可不见小，话说到这里，清风楼内已经鸦雀无声，人人都想听听那个天大的秘密。

张五白微微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道：“你们知不知道，咱们大唐最有前途的高官，秦国公郭业……”

“嗨！我当你说什么呢？这事儿谁不知道呀？不就是他买了几间琉璃作坊，然后被小人给告发，丢官罢职了吗？这事儿人家《长安晚报》都登了，又何必您来多这嘴！”

“唉，你们几个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郭业被丢官罢职是不假，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以后的事？”

“您是说他被陛下恢复了爵位？这事《长安晚报》也说了。”

“当然不是这个。我是说，再以后的事儿。”

“再以后还有事儿……我就知道了。”

“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千万别往外传，秦国公郭业现在已经病入膏肓，用不了多久就要撒手人寰！”

“还有这事儿？不会吧，怎么可能？秦国公现在正当壮年，怎么可能得了重病呢？”

“这有什么稀奇的。霍去病十七岁为大将军，死的是什么时候？三国美周郎赤壁之战天下闻名，后来又是怎么死的？”

“您的意思是……”

“这不是明摆着吗？秦国公少年得志，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心里边能好受得了吗？长安城里哪个达官贵戚不做买卖，怎么单处罚他一个人？怒则伤

肝，气急攻心，这病不就来了吗？”

“您说的还真是有鼻子有眼的。不过，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别人不知道，单单就您知道？”

“这也是我赶上了，我有个远房的表妹，在秦国公府里做事，专门伺候秦国公的起居，这是她告诉我的！”

“真的假的？唉，这可真是天妒英才呀！”

“谁说不是呢。秦国公为咱们大唐立了那么多的功劳，怎么为了这么点小事，就丢官罢职进而撒手人寰了呢？这上哪说理去？真是时也，运也，命也！”

.....

.....

清风楼，其实就是郭业的产业，准确的说，清风楼的各个分号，都是西厂的秘密据点。

而张五白等人，其实就是西厂的番子。

刚才的这一幕，不断的在清风楼各分号上演，秦国公病重的消息，也在长安城内，渐渐流传开来。

当然，秦国公到底因何病重，传说当然是五花八门。有人说他是被气的，也有人说他是纵情声色，被掏空了身子，还有人说，他是战功太多，被冤魂索命.....

不管什么原因吧，三人成虎，秦国公重病消息，逐渐从传言，慢慢的变成了人们的共识，就算是哪天传来秦国公郭业不治身亡的消息，人们也会毫不奇怪。

从那以后，探访郭业的客人开始络绎不绝，就连李二陛下也派人慰问。郭业不胜其扰，全靠了杨凤怡的无双妙手，才顺利过关。

这一日，一个特殊的客人出现在了秦国公府门之外。

此人身罩黑袍，轻纱遮面，决口不提自己是什么身份，却是口口声声要面见秦国公。

孙子善得了郭业的授意，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位让进了一间静室之内。

郭业面色苍白如纸，躺在床上，用微弱的声音道：“这位兄台，你是何人？因何如此藏头露尾？”

那人见四下里无人，才把面纱扯了下来，颤声道：“夫君，想不到今生，咱们还有相见之日！”

尽管心里边有所准备，一见来人的面庞，郭业还是一阵心潮澎湃！

此人正是琵琶女，或者叫她李凝香。

武媚娘的计策生效了！眼前的佳人，还真的把自己放到了心上！

他腾的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了下来，道：“凝香，是你，你真的来了！”

“夫君，你身上有病，千万别激动.....”李凝香赶紧把郭业搀住，关切地说道。

郭业赶紧眉头一皱，作痛苦状，哎呦了两声，然后沉声道：“一别经年，你过得还好吗？”

李凝香凄然一笑，道：“夫君都病到了这个地步，还关心贱妾，凝香当真是无地自容。想当初，在豆子冈，我不辞而别，想必您一定是气坏了吧？”

“哪里，哪里。万恶淫为首，百善孝为先。你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母

亲的安危着想，我能够理解。咱们不说这个了，郭某人不久于人世，以后你打算怎么办？”

“我……能见夫君一面，凝香心愿已了。惟愿以后青灯古佛，度此残生。”

“李泉能答应吗？”

“不答应能怎么样？别忘了，我可是天子第一号的钦犯，真把我逼急了，自己去投案，那陇西李氏一门，以后就只能是一个传说了。”

“呃……不知你想过没有。陛下今年都四十了，人间帝王有几个长命的？万一再过几年他撒手人寰，五大士族又为新君夺嫡立下了大功。你手中那点把柄，还能要挟得了他们吗？”

李凝香道：“多谢夫君的关心。实在把凝香逼急了，到时候无非一死而已。”

“不用那么悲观，你死了，你的母亲怎么办？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五大士族谋反的证据。只要证据确凿，我在临死之前，一定能拉着他们陪葬。也算是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证据？”

“比如说什么书信往来，机密文件，或者他们暗藏兵甲的地方。当然，如果能把天福和尚找着，就再好不过了。”

李凝香摇了摇头，道：“夫君，您高看我了！其实凝香在李家的地位很低，只能根据命令做事。这些秘密，我可没知道的资格。”

“这样啊……”郭业难掩失望之色，道：“你好好想想，真的没有一点线索？”

李凝香无奈道：“真的没有。”

“好吧，你回去再好好想想，有什么蛛丝马迹，再来找我！不过最后好半年内，我这身子恐怕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

李凝香一问三不知，还真是让郭业大失所望。不过想想也不奇怪，五大士族干的可是掉脑袋的买卖，岂敢不小心谨慎？

看来只能另谋他法了。

正在他比懊丧之际，一个身穿黑衣头罩青纱之人，走进了屋内。

郭业顿时眼前一亮，道：“凝香，你回来了！是不是想起了点什么？”

“凝香？凝香是谁？”来人把轻纱一摘，露出了一张俏脸。

## 第1820章无心插柳柳成荫

这个人的面目郭业还真有点眼熟，只是一时之间想不起在哪见过，道：“你是何人？”

来人微微一叹，道：“秦国公真是贵人多忘事。妾身提醒您一下，李府之内，救命之恩！”

郭业一拍脑袋，道：“我想起来了！你是……你是……那个丫鬟！”

想当初，郭业乔装改扮，以海贼头子的身份，前往李府，要买李泉的玻璃工坊。

李泉心情不好，要处置一个丫鬟，却被阴宏智给拦下了。后来阴国舅为了活跃气氛，就笑谈那个丫鬟真正的救命恩人，实际上乃是郭业。

而现在出现在郭业面前的，正是险些被李泉处死的小丫鬟！

此时，只见她一撇嘴，道：“人家有名字，叫做春香。”

“哦，原来是春香小娘子，快快请坐。”

春香坐在郭业的床边，道：“秦国公，虽然您这脸色不怎么好看，但是听您说话，中气颇足。想必您这病并无大碍，只要过些时日，就会康复。”

“借您吉言。”

郭业不知春香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略微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春香小娘子你来探望在下，我郭业足感盛情。不过……怎么穿得如此……呢……怎么穿成了这般模样？莫非你是背着李家主来的？”

“秦国公您没料错。贱妾确实是偷偷来的。”

“原来如此。既然已经见了郭某人，还请您速速离去。郭某人和李家主有很多误会。要是让他知道了今日之事，恐怕对小娘子不利。”

“你……你赶我走？”

“这怎么能算赶您走呢？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是怕您来探望我的事情，被李家主知道，以至于多生事端。”

春香狡黠地一笑，道：“秦国公，你怕不怕李泉？”

“笑话，论身份，我乃大唐国公，而李泉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论钱财，我郭业富可敌国，五大士族就是加起来也不是我的对手。我会怕他？只不过是担心小娘子你的安危罢了。”

“您不怕李泉，那奴家也不怕！”

“那怎么能一样？”

“怎么不一样？难道说以秦国公的身份，还庇护不得小女子？”

“你的意思是……”

春香盈盈拜倒，道：“奴家意欲弃暗投明，还望秦国公收留！”

“这个……春香小娘子请起，能不能给郭某人一个理由，因何要背叛李泉？”

“奴家要说的是为了救命之恩，您信不信？”

“当然不信！你要是为了报恩，应该投靠的是阴国舅，而不是我郭业！”

“秦国公您说的没错。”春香点了点头，道：“事实上，奴家投靠您不是为了报恩，而是报仇。”

“报仇？你和李泉有何仇何恨？”

“杀夫之仇！奴家是有丈夫的人，李泉为了霸占奴家，把奴家的丈夫杀

了。大唐能帮助奴家对付李泉的，除了秦国公还能有谁？”

郭业沉吟道：“兹事体大，要我相信你，光是你的一面之词可不够。不知你还有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你是真心背叛李泉，而不是诓骗于我。”

“当然有！奴家也知道，要投靠人，得有自己的本钱。可惜奴家身无长物，这副人样子虽然不错，但是秦国公府内佳丽如云，也未必看得过眼。所以，奴家还为您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

“什么礼物？”

“天福和尚的下落。”

“你说什么？”

“准确的说，是天福和尚一家的下落。”

闻听此言，郭业心里边快活得如同开了两扇门一样，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强自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郭业问道：“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李泉的秘密事情瞒得过别人，可瞒不过奴家。”

“那天福和尚到底在哪？”

“离长安城不远，九嵎山！天福和尚同他的家眷都在那！”

“那岂不是陛下的行宫所在，他在那干什么？”

“当然不是行宫之中，而是在九嵎山附近的一个叫做极乐山庄的所在。李泉一心想着谋反，手里没有兵怎么行？所以，他买下了一个庄子，改名叫极乐山庄，招揽的江湖人物，大都安置在那里。”

“该死！长安城离着九嵎山如此之近。等到了关键时刻，他完全可以把那些贼人招进城内，作为一支奇兵，效法玄武门故事，再来一次兵变夺位！”

“不错，李泉打的就是那个主意。秦国公，奴家给您的这个消息，够不够做一个投名状？”

“够！简直太够了！不过……”

郭业忽然间眉头一皱，道：“春香小娘子，李泉要是发现你失踪了，会不会担心事机败露，而提前做好了准备？到时候天福和尚一跑，再想给您报仇，恐怕就要遥遥无期了。”

“秦国公您的意思是……”

“郭某人有个不情之请，你先回到他的身边，暂时忍耐几日，等我把天福和尚抓住了，您再离开李府。当然此事蕴含着绝大的风险，小娘子不答应的话，郭某人也毫无怨言。”

“为了报复李泉，妾身什么都愿意做。妾身这就回府，咱们后会有期！”

……

春香走了，郭业突然间发现，自己高兴的还是有些太早了。

要是往常，他身为长安令、领军卫府大将军，手里有兵，对付极乐山庄的群盗，当然不在话下。

但是现在，光凭秦国公的身份，可调不动大军。光靠手下那几十名亲兵，就想把那一伙贼人一网打尽，无疑是痴人说梦。

至于说靠自己的影响力，私自调动一些老部下……说实在的，他还真调不动。

按照大唐律法，私自调兵，就等同于谋反！

郭业要是真的谋反，富贵险中求，以往日的恩义，说不定还真有人愿意

跟着他搏一把。

但是这明显不是呀，只是围剿一些草寇。谁肯冒着抄家灭族的风险，跟他做这明显是吃累不讨好的事情？

当然，郭业还可以调动西厂的力量。但是这样一来，他的西厂不就又暴露了吗？

东厂解散了，又来了个西厂，李二陛下能饶得了他？

无奈之下，郭业趁着夜色，来到了尉迟恭的府上。

对于他的深夜来访，大老黑倒是毫不意外，笑嘻嘻地说道：“怎么？贤弟不打算再装病了？”

郭业苦笑道：“看来什么都瞒不过老哥哥，您是怎么知道的？”

“嘿嘿！我尉迟恭的兄弟，能被被活活气死？一听就是无稽之谈！你要是就那点心胸，也不会在长生大会上，和我一起冒天下之大不韪，抢夺陛下的长生不老丹了。快说，你为啥要装病，到底意欲何为？”

“呃……还是与五大士族有关。具体经过，牵涉到不少机密之事，不便向您透露，还望老哥哥见谅！现在小弟深夜来此，是有件事要求老哥哥帮忙！”

“什么事？只要我办得到的，绝无二话！”

“借兵！根据可靠的情报，天福和尚就五大士族藏在九嶷山附近的极乐山庄之内。我想向您借一支兵马，突袭极乐山庄，抓住天福和尚，彻底把五大士族搬倒？”

“但不知你这个情报有几成把握？”

“不敢欺瞒老哥哥，当在五成以上！”

“五成？不低了！我手上的亲兵和侍卫，划拉划拉，能有一百多号，就全交给贤弟了！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多谢老哥哥！”

……

郭业手里的亲兵卫队，再加上尉迟恭的手下，总共就有二百人。

这就很不少了。

别忘了，无论是郭业还是尉迟恭都是军中宿将，身边的亲兵，都是经过了严格挑选，各顶个的弓马娴熟，勇悍绝伦。

想当初，李二陛下仗以横行天下的玄甲铁骑总共也不过是一千来人。

换言之这就相当于五分之一玄甲铁骑的力量，对付一帮草寇还不是手到擒来？

为了保密，二百骑兵分批行动。第二天傍晚时分，已经来到了极乐山庄之外！

郭业一挥手臂，道：“动手，不可放跑了一人！”

“喏！”

## 第1821章如朕亲临

贞观十三年，十月初六，天晴。

对于李佑来说，今天可是一个大喜的日子，因为他要一次迎娶五位良媛。

什么是良媛？通俗的讲，就是亲王的侧妃。

李佑的这场婚事可不得了，简直轰动了整个长安城，比他迎娶齐王妃时候的动静都大！

为啥？

这五位良媛的身份太不寻常了，乃是五大士族的嫡女！

五大士族一向是眼高于顶，连皇族都看不上眼，嫡系子女往往只在内部通婚。能嫁给李佑一个，都算是给了他天大的面子，更何况是一下子给了五个！

最重要的是，嫁给李佑，不是做正妃，只是做一个小小的良媛！放在民间来讲，那就是给齐王当小妾！

这其中的含义可是太耐人寻味了！

首先，这说明五大士族放弃了部分骄傲，开始与皇室联姻。

其次，这说明他们十分看好李佑，对他开始全力投资。有了五大士族的支持，那李佑说不定真有机会坐上那个至尊的位置！

李二陛下对于此事，也十分苦恼。

五大士族这么摆明车马的支持李佑，对于日后的李治继位非常不利。但是他们摆出的这番与皇室联姻的姿态，又由不得李二陛下唱反调。

无它，五大士族的名声实在是太好了！就是李二陛下也不得不承认，能与五姓通婚，在某种意义上说，还是皇室高攀了。

不是说你手握刀把子，就是身份高贵了，要想得到世人的认可，还得有文化，有传统！还得看与你结亲的是什么人！

如果能与五大士族通婚，则可大大改善皇族的社会地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李二陛下有什么理由不答应？

所以，尽管心里感到不妥，他还是尽心竭力的成全此事。

不仅把婚事操办的漂漂亮亮的，临近傍晚十分，还亲自来到了齐王府内，准备为李佑主婚。

这个规格，实际上已经十分不合规矩了，充分表明了李二陛下对于这桩婚事的诚意。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场婚礼将顺利举行的时候，忽然一个小太监跑了进来，道：“启禀陛下，秦国公求见！”

听到了郭业来的消息，李泉心中不由得生出了一股不详的预感。

他说道：“传说秦国公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他要是赶巧正好死在齐王府内，婚事变丧事，恐怕于齐王殿下不利！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陛下，还请三思啊！”

尽管不大相信李泉的这番说辞，但是李二陛下也不愿意这场婚礼节外生枝，对那个小太监道：“你去告诉秦国公，安心在家养病。有什么事，写了折子上来，不必亲自面君！”

“是！”



小太监出去没多久，又跑了回来，道：“秦国公说了，他现在身体好得很，不需要养病。今日前来，是有要事必选当面禀明陛下，请陛下给他一个机会。”

李泉道：“陛下，秦国公和我们五大士族过节不小，恐怕今日来者不善！您说他会不会是想搞黄了这桩婚事？”

李二陛下眉头微皱，道：“秦国公年少气盛，还真有这个可能。别担心，朕不会让他如愿！今天他休想踏入齐王府一步！”

李泉道：“光下旨阻拦恐怕不成。秦国公的那副性子，您又不是不知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把他逼急了，待会儿硬闯怎么办？”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这众目睽睽之下，秦国公抗旨不尊，你到底是罚他还是不罚他？罚他吧，既有失您爱护功臣的本意，又破坏了齐王大婚的气氛。不罚他吧，又难以服众。”

“那依李爱卿的意思呢？”

“微臣的意思是，咱们给他来个釜底抽薪！您下一道旨意，夺了秦国公的爵位，过几天再把爵位还给他。这样，一来是给了秦国公一个不大不小教训，二来，也能让今天的婚礼不受打扰。”

李二陛下自从不再嗑药，智商早就恢复正常了。李泉这话一出口，他就知道这老小子没憋着什么好屁。

秦国公的爵位何等荣耀，怎么能说夺就夺，说还就还？那不成儿戏了吗？

今天郭业数次抗旨不尊，夺了他的爵位倒是说的过去。但是再想恢复他的爵位，如果没有什么重大的理由，怎么也要一两个月以后了。

这期间出点什么变故，郭业再想恢复爵位，可就遥遥无期了。

李泉这明显是在公报私仇！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对小太监道：“你传朕的口谕，告诉郭业，今日无论如何，朕不准他出现在齐王府，趁早死了这条心，去吧！”

“喏！”

小太监去的快，回来的更快，道：“秦国公说了，他今天一定要出现在齐王府，万望陛下务必通融！”

“就说朕不准！”

.....

.....

几次三番，小太监累的腿都发软了，道：“陛下，奴婢无能，要不您换一个人去劝劝.....”

李泉道：“秦国公恃宠而骄，还望陛下早下决断。”

郭业如此不知好歹，李二陛下也是真生气了，恨声道：“路都是自己走的，休怪朕无情！传朕的旨意，秦国公郭业狂悖无礼，即日起削职为民！”

“遵旨！”

无论是李泉还是李二陛下，都以为这个旨意一下，郭业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继续给这场婚礼捣乱了。

一个平民百姓，根本就不配面君，没人会给他通传。

至于硬闯，以平民的身份硬闯齐王府，那是绝对的死罪！想必郭业不会如此不智。

不过事情的结果，却是大出他们的预料之外。

没用多大功夫，就听外面一阵大哗！

有一人武艺高强，气焰嚣张，把一个个侍卫打倒，冲入了府内。

来人正是郭业！

李二陛下气得浑身都哆嗦，挥了挥手，让挡在自己身前的侍卫们退下，大怒道：“郭业，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眼中还有朕吗？”

李泉在一边煽风点火道：“陛下，御前行凶可是谋反之罪，你可不能轻饶了他！就算念及他往日的功劳，不诛九族吧，起码也得诛个三族五族的！”

郭业闻言毫不慌乱，先是给李二陛下施了一个大礼，然后道：“御前行凶？这个罪名郭某人可不敢当！”

“这么多人都亲眼所见，你还敢抵赖！”

“不错，我是打了那些侍卫了！不过，这可远远称不上是御前行凶。”

“哼，你现在无官无职，却肆意殴打陛下的侍卫，不是御前行凶又是什么？”

郭业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来，道：“就凭这个，我打他们就完全算不上是御前行凶。”

“这是什么？”

“圣旨！”

然后，他躬身跪倒，道：“陛下，微臣幸不辱命，特来缴旨！”

李二陛下有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圣旨？什么圣旨？朕怎么不记得了？”

“陛下，您忘记了？想当初您给了微臣一道圣旨，全力调查神僧罗迦娑婆一案，所到之处，如朕亲临，任何人不得阻拦。刚才您只是把我的爵位，这份圣旨还在！”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这些侍卫阻扰微臣办案，就是违抗圣旨。微臣之所以打他们，完全是依旨而行！陛下，您说微臣有罪无罪？”

“这个……”李二陛下苦笑道：“想不到还被你钻了这个空子。”

他大度的一摆手，道：“算了，朕不和你计较！你今日一定要见朕，到底所为何事？”

“正是罗迦娑婆一案！”

“怎么？这个案子你真的破了？”

“那是自然！”说着话，郭业伸手往远处一指，道：“陛下，您看那是谁？”

李二陛下定睛一看，不由得惊呼出声，道：“罗迦娑婆！真的是你！”

## 第1822章杀人灭口

李泉此时吓得魂儿都飞了，道：“陛下，吉时已到，您看是不是先把这场婚礼办了。其他的事情，容后再议。”

郭业冷笑道：“李家主别忙。既然罗迦娑婆一案已经水落石出，那这场婚礼也就没有再办下去的必要了！”

“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李家主不会把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忘了吧？太上皇完全是因为你李泉而死，齐王千岁又怎能再娶你们李氏之女？”

李二陛下浑身一震，道：“郭业，你说什么？”

“我说了什么不算，关键是天福和尚说了什么。他到底是受了何人指使，陛下一问便知。”

天福和尚面色惨淡，点了点头，道：“阿弥陀佛，贫僧乃是受了李泉的主使，前来长安城意图行刺陛下！据贫僧所知，太上皇之死也和他有关！”

李泉大声道：“陛下，这个妖僧所说，完全是一派胡言！微臣和郭业有仇，他就特意找了个妖僧来污蔑微臣，还望陛下明察！微臣冤枉啊……”

他说着话，就要往李二陛下身边凑合！

郭业当即就抢先一步，拦在了他的面前，同时大声道：“护驾！护驾！”

侍卫们把李二陛下团团围住，同时分出一部分人手持兵刃，向着李泉围拢过来！

李泉对着郭业狡黠地一笑，道：“秦国公，你上当了！”

“啊？”

就在人们一愣神的功夫，李泉已经飞身而退，正好来到天福和尚的近前。不知从哪里拿出来一支匕首，对着天福和尚分心便刺！

天福和尚被五花大绑，哪有反抗的余地？当即就被捅了几个血窟窿，鲜血汩汩而出。

哐当一声，死尸栽倒在地！

说时迟，那时快，眨眼间，李泉已经完成了一场精彩的刺杀。不过，他的表演也就到此为止了。

众侍卫各拉兵刃，哗啦啦往上闯，没一会儿，堂堂的陇西李氏家族的家主就被剁成了肉酱！

郭业叹道：“想不到李泉还有这么一身好功夫，还真是深藏不露。”

李二陛下的面色阴沉的仿佛能滴下水来，道：“李泉杀天福和尚，目的就是杀人灭口。秦国公，你说他这是在保护谁呢？”

郭业道：“五大士族同气连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他几家，都逃不了干系。”

“很好！传朕的旨意，把五大士族……不……朕的意思是，把崔少泽，郑青山，范阳卢金化和王自成，打入天牢！由刑部尚书韦挺彻查！”

郭业闻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也太雷声大雨点小了吧！

刚才听他那话的意思，简直就要把五大士族连根拔起了，怎么眨眼间就变成了只抓四个家主，还派韦挺彻查！

谁不知道，五大士族和齐王李佑过从甚密，而韦挺又是李佑的老丈人！派韦挺审四大家主，这不是摆明了要为他们开脱吗？

李二陛下下的葫芦里，究竟是卖的什么药？

郭业道：“陛下，天福和尚一案，一向是由微臣负责。关于四位家主的审判……”

“哼，你现在无关无职，圣旨也缴了，有什么资格审案？”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退下！朕自有考虑。”

……

……

郭业前脚回府，后脚李二陛下的旨意就到了。秦国公的爵位失而复得，时间之短算是刷新了大唐官复原职的记录。

另外，他礼部尚书、长安令以及领军卫府大将军的职司，也被李二陛下还回来了。至于不良人大统领一职，已经被张亮占了，只能改封他为丽竞门门主。

最后，还增了他四千户食邑。

细算起来，郭业办了这么一桩大案，明显的好处，除了这四千户食邑也没啥了，似乎略显寒酸。

不过，这也完全在郭业的预料之内。功高难赏，是他现在情况的真实写照。

论官职，无论是爵位还是职司，他都是升无可升。

论钱财，现如今大唐总户口，不过一千多万户。把这四千户加进去，而郭业的食邑已经超过一万户了。

换言之，他的工资已经相当于大唐国家收入的千分之一了，足见李二陛下的诚意。

接旨已毕，秦国公府内顿时一片欢腾。

郭业道：“顺公公别走，今日郭某人否极泰来，咱们可要一醉方休！”

董顺却摇了摇头，道：“您先别忙着庆祝，陛下有口谕，命您接旨之后，速速入宫见驾。”

……

望北阁中。

君臣见礼已毕，李二陛下一使眼色，伺候的宫女太监都退了出去。偌大的殿堂之中，就只剩下了君臣二人。

李二陛下道：“郭爱卿，知道朕急急忙忙的把你找来为的是什么呢？”

“可是为了天福和尚一案？”

“正是。天福和尚已死，很多事情就成了死无对证之事。朕来问你，在把他押往齐王府之前，你可对他进行过审讯？有没有他签字画押的口供？”

“启奏陛下，没有口供。因为齐王的婚礼就在眼前，晚来一步就会酿成大错。所以，微臣来不及审讯，就赶紧把天福和尚押到了您的面前。”

“那就好。”

“陛下，你说啥？”

“呃……朕的意思是，那实在就太可惜了。”

略微停顿了一下，李二陛下继续道：“郭爱卿，你说奇怪不奇怪，按说天福和尚谋反，罪证确凿，无论如何他都是死罪。为何不用动刑，他就把李泉给招出来了呢？”

郭业道：“此事毫不奇怪。因为微臣在极乐山庄抓到的，不仅仅有天福和尚本人，还有他的老婆和孩子。我答应他，只要如实招供，就保他的家人无恙！”

李二陛下闻言，当即就脸色微微一变，道：“什么？保他的家人无恙？你保得了吗？谋反之罪，可是诛九族！”

郭业跪倒在地，道：“天福和尚谋反，事实上是为五大士族所逼。罪无可赦，情有可原。还望陛下法外施恩！”

“法外施恩？天福和尚的家眷不追究，五大士族不能追究！那朕的父皇，朕的三位皇子，不就等于白死了吗？”

“五大士族不能追究？陛下……您没说错吧？”

李二陛下微微叹了一口气，道：“朕也不瞒你，事实上，朕的确有饶恕五大士族之意。”

“为什么？”

“就是因为谋反之罪要诛九族。五大士族和朝臣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朕要做实了他们的谋反之罪。人人在危，恐怕朕的皇位都坐不稳了。投鼠忌器之下，也只能放他们一马。”

“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您就不怕他们卷土重来，继续对您不利？”

李二陛下阴阴地一笑，道：“朕不会给他们这个机会！虽然不会定他们的谋反之罪，但是要狠狠地削弱他们，让他们再不能为害。”

郭业道：“这个……不太容易吧。其实，五大士族最重要的实力，就是名声好，世所景仰。这种实力，看不见摸不着，却又真实存在。您又如何削弱？”

“朕当然有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禁婚令！”

## 第1823章无垢有约

“禁婚令？什么意思？莫非是禁止五大士族的年轻人成亲？”

“那当然不是，朕怎么会下如此昏庸的旨意？禁婚令的意思是，从今天开始，五大士族内部严禁互相通婚。”

“这就能削弱五大士族的名声？”

“那是自然，他们之所以一直名声不堕，主要有两条，一条是‘尚礼法’，另外一条就是‘尚婚娅’。尚礼法虚无缥缈，唯有尚婚娅才是世所共见。朕的禁婚令，打击的就是‘尚婚娅’！”

见郭业还是满脸的茫然之色，李二陛下继续解释道：“五大士族内部通婚，主要有两个好处。其一，与世隔绝，血统纯正。其二，互相联姻，团结一致。”

“现在有了禁婚令，他们就必须和外部通婚。时间一长，五大士族就和其他的世家大族就没什么区别了，再也不能以血统骄人。也就谈不上什么名望了。”

“与此同时，他们内部的联系也会逐渐减弱，直至世间再无五大士族之名。”

郭业听完了，点了点头，道：“陛下的意思，微臣听明白了。不过禁婚令的效果，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缓不济急，有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办法？”

“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当然就是治他们的谋反之罪，直接对五大士族抄家灭族。这个办法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朕所不取。至于其他的办法，无非是打他们钱财的主意。不过……”

说到这里，李二陛下瞟了郭业一眼，道：“拜郭爱卿所赐，现在五大士族已经只剩下一个花架子了，根本就没有什么余财。”

“不会吧，为了买五大士族玻璃工坊，微臣还给了他们四十一万贯钱呢！”

“你给了他们四十一万贯钱是不假，不过为了和齐王的婚事，他们的花费可是超过了百万贯！为了筹这笔钱，他们还借了不少外债。恐怕用不了多长时间，他们就得典当家产了。”

“这么悲惨？”

“谁说不是呢。可以说，五大士族现在除了名声，已经一无所有。根本就用不着削弱。”

郭业顿时有种一拳打在空气上的感觉，道：“想不到五大士族已经败落到如此地步，亏得微臣还如临大敌似的！听您的意思，他们已经不足为虑？”

“正是，这也算是朕放他们一马的原因之一。”

“既然五大士族您都放过了，那天福和尚的家眷……”

“算了，朕给你这个面子。天福和尚自幼出家，从来没有娶妻生子，朕这么说，你明白吗？”

“谢陛下！对了……虽然不追究五大士族的谋反之罪，但是李泉总不能赦免吧？微臣想向陛下讨个差事，去捉拿李泉的家眷。”

“为什么？你家产那么多，难道还在乎抄家的那点进项？”

“呃……实不相瞒，微臣和李泉斗了那么久，早已是仇深似海。人死债不烂，所以微臣想……”

“你呀你……”李二陛下用手点指郭业道：“年轻气盛，意气用事！你现在什么身份？我大唐数得着的高官！竟然要做出报复仇人家眷的事情，朕都替你害臊。”

“反正他们也是按律当斩，微臣在他们临死之前，废物利用一下不行吗？还望陛下成全！”

“好吧，不过你也别做得太过火！否则御史弹劾起来，朕也护不住你！”

“谢陛下！”

郭业之所以讨这个差事，当然不是为了报复，而是为了李凝香。

由他负责抄李泉的家，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很容易就能把李凝香的名字，从卷宗上抹去。

到时候，所有的知情人全部人头落地，李凝香的身份，也就再也无人知晓。

解决完这件事情，郭业心中的一大块石头总算落了地，道：“陛下要是没有别的事情，微臣告退。”

“先别走，咱们君臣二人再说话！呃……前些日子，朕送给你的那个美人，秦国公可还满意？”

郭业赶紧跪倒在地，道：“微臣无状。陛下不但不治臣的罪，还以美人相赠，真是……微臣粉身碎骨，难报陛下恩情之万一！”

“你满意就好。朕岂能为了一个女子，就伤了功臣之心？不过……下不为例！”

郭业苦笑道：“微臣哪还敢有下次？”

“你……你……”李二陛下张了张嘴，欲言又止。

“陛下，您想说啥？”

“呃……也没什么。朕就是想问问，你把天福和尚找着了，他还有个同伙，也就是琵琶女……”

郭业眼珠一转，道：“请恕微臣无能，并未追查到琵琶女的下落。这些年来，琵琶女再也没有出现在世人面前，微臣想，她会不会……”

“怎样？”

“已经被杀人灭口了！”

“杀人灭口？”他眉头紧皱，道：“也不是没有可能。你继续查下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是！”

……

从望北阁出来，还没走多远呢，郭业就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

此人正是长孙立言。

“秦国公果然厉害！没用半年，短短两个月内就官复原职了，实在是可喜可贺！”

“是是……可喜可贺……那什么……郭某人还有皇命在身，不能久留。长孙公公，咱们来日再会。改天我请您喝酒……”

郭业转身就要开溜，长孙立言一伸手就把他拉住了，道：“秦国公别着急走呀，皇后娘娘有事找您商量，还请移步甘露殿。”

怕什么，来什么。

郭业直吓得魂飞天外，他往四下里看了看，沉声道：“现在？怎么可能？

长孙公公，你不要命啦！陛下就在望北阁，您要我去甘露殿？这不是作死，是找死呀！”

“秦国公不必担心，皇后娘娘自有安排！”

“自有安排也不行，这太危险了。前面那档子事过去没多久，我就单独去见无垢，陛下知道了，能没疑心吗？到时候无论是我还是她，都没好果子吃！”

长孙立言脸一沉，道：“废话少说，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

“那好，老奴这就回去，把您的意思禀告给皇后娘娘。告辞！”

郭业哪敢让他就这么走了，他回去传话，指不定会传成什么样呢？

到时候长孙皇后报复起来，郭业还是得吃不了兜着走！只得道：“长孙公公息怒！长孙公公息怒！我去还不成吗？”

“这还差不多！老奴头前带路，您在后面可得跟紧了。”

看起来还真是早有安排，郭业跟在长孙立言的后面，并没有遇到任何一个宫女太监。

功夫不大，就来到了甘露殿外。

“秦国公，请吧。老奴就不进去了。”

“呃……好吧……”

郭业把手按在殿门之上，直觉得那扇门有千钧之重。

如果说原来他还对长孙无垢有什么想法的话，那么现在，只剩下了深深的畏惧！

这还是以往那个贤良淑德的皇后娘娘吗？怎么背叛起李二陛下下来毫无压力，对自己如此步步紧逼？

难道说，原来自己是瞎了眼，这才是她的真面目？

还是说……一切都是圈套！

长孙立言会不会已经被李二陛下所控制，他告诉自己的一切都是谎言。自己推门进去，会不会看见李二陛下坐在宝座之上，对着自己嘿嘿冷笑？

就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感觉手一松。

吱扭扭～

门开了！



## 第1824章诉衷情

殿门大开，一张宜嗔宜喜的面孔出现在了郭业的眼前。

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国色天香……所有形容美人的佳句，用在这张脸上都还嫌不足。

如果说非要用一句话来此人的美貌，那就只能说——天下第一美人！

“参见皇后……”郭业下意识地就想行礼。

长孙无垢白了他一眼，道：“进来吧……”然后转过身来，施施然走进了甘露殿。

“是！”

不得不说，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此时此刻，郭业哪还有半分犹豫？紧随其后，步入殿中。

咣当～

殿门被长孙立言紧紧关上。

甘露殿内，只剩下了一对孤男寡女，一股暧昧的感觉，荡漾开来。

“皇后……”

长孙无垢俏脸一板，道：“你还叫我皇后？”

“无垢！”

“这还差不多。”

郭业凑上前去，抓住了美人的玉手，轻捏一把道：“无垢，你可想死我了……”

玉手头一次被除了丈夫之外的男人握住，尽管早有心理准备，长孙无垢的脸还是红到了脖子跟，道：“别，别这样，咱们先说说说话……”

冒着生命的危险，面对如此的佳人，只是说说话？那不是脑子进水了吗？

郭业得寸进尺的从背后把美人拦腰抱住，在她耳边轻声道：“话要说，事也要做……无垢，你真是太美了……”

久违的充满阳刚的气息传来，长孙无垢只感觉脑中空荡荡的，什么也想不起来，什么也不想思考，下意识得问道：“做……做什么……”

“当然是人生至乐之事……”

“至……至乐？”

“也可以叫做鱼水之欢，人伦大道……”说着话，郭业把佳人打横抱起，放到了床榻之上。

“等……等一下……”

郭业嘿嘿笑道：“等不了啦！无垢，你不就是盼着这一天么？怎么世界临头，反而打起了退堂鼓？别害羞，男欢女爱，人之常情。”

“别……本宫……我还有话……呜……”她还想推拒，嘴巴却被另外一张大嘴封住，胸前阵阵酥麻传来，令她意乱情迷。

眼见着局面就要一发而不可收拾！

忽然！

长孙无垢的脸色骤然一变，娇哼一声，一股鲜血顺着她的嘴角流出。

于此同时，也不知哪里生出了一股大力，把郭业从自己的身上推开。

“无垢，你怎么了？要不要紧？”

“别担心，我……我没事！”长孙无垢摇了摇头，道：“郭君别担心，刚才只是我自己咬破了舌尖……”

“啊？为什么？”

佳人横了他一眼，道：“你这个坏人，一见面就作践人家……不这样的话，无垢现在恐怕已经什么体面都没了！”

“体……体面？”郭业挠了挠脑袋，心说你装什么纯呀，这么着急败火的把我找来，不就是为了男女之间那点事儿吗？

长孙无垢解释道：“妾身确实愿与郭君共修燕好，不过不是现在……”

“那是什么时候？”

“等我把该说的话说完，自然任由郭君予取予求。”

“呃……无垢有话请讲。”

长孙无垢站起身来，走动了几步，缓缓说道：“秦国公，你觉不觉得，我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女人？”

“那哪能呢？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男欢女爱乃是人之常情！”

“男欢女爱，的确是人之常情。不过，和自己丈夫之外的人男欢女爱，恐怕就算不上什么人之常情了吧？”

“这……”饶是以郭业的伶牙俐齿，此时也是无言以对！

不论在大唐，还是在现代社会，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是为世人所不齿。

说句不好听的，奸夫淫妇四个字，用在他们的身上可一点都不冤枉。

硬要辩解的话，当然可以说什么“我的身体我做主”，“真爱无敌”之类的鬼话，但是这些话他自己都不信，又怎么能指望说服长孙皇后？

好在长孙无垢并没有令他为难，稍微停顿了一下，又自顾自的说了下去。

“贱妾不才，想当初曾做《女则》三十篇，撰写古时妇人善事，详论为人妻者应该如何相夫教子。为皇后者，应该如何辅佐君王。没想到，现在竟然做出了如此事情，真是令《女则》蒙羞。”

说到这里，她强笑了一声，道：“郭君，你可知道，我为什么明知有错，却还要继续错下去？”

“是不是陛下冷落了您？”

“这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承认，最近几年陛下是少来甘露殿。但是后宫之内的怨妇多了，怎么就我长孙无垢忍耐不住？难道我是一个天生放荡的女人？”

长孙无垢轻叹一声，继续说道：“最主要的原因，是郭君魅力太大，妾身不能自己。”

“多谢无垢的厚爱，郭某人还真是受宠若惊！”

“怎么？你不相信？”

“信！当然信了！”郭业的话，明显有些言不由衷。

“郭君不必哄我，妾身也觉得这个理由有些牵强。不过，事实正是如此。其实，就在赠那副鸳鸯绣帕的时候，我也没想真的和郭君发生点什么，那番举动，只不过是聊慰相思罢了。”

“那后来又是因何转变？”

“就在知道了事情败露的那一刻，妾身突然明白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你是说秦立告状的事？”

“正是。那时妾身心里边最先想到的，不是自身的安危，而是如何为郭君洗脱罪名。我甚至想，把一切都揽在自己的身上。宁愿自己受千刀万剐之苦，也不能让你受一点伤害。”

“无垢……你……你实在对郭某太好了！”

“尽管后来事情圆满解决，但是妾身始终记得当时的感觉！什么人间的礼法，皇后的荣耀，对于我来说，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郭君！只要能

和郭君在一起，我愿意放弃一切！”

长孙无垢来到郭业的近前，盯着他的眼睛，继续说道：“不管你信不信，刚才无垢所言，全部发自肺腑；但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尽管还想不明白，自己的魅力为何如此之大，但是经过长孙无垢的这一番解释，郭业还真的就信了！

爱情本来就是不可解释的东西，情人眼里出西施，这上哪说理去？再说了，人家长孙皇后有什么理由对自己说谎呢？对她有什么好处？

他说道：“不必赌咒发誓，我信你的话。无垢，能得你的垂青，郭某人真是不知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对了……”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桩事来，道：“原来长孙立言曾经代你传话，让我务必在半年之内官复原职。为何如此急切？”

“半年之约么……”长孙无垢凄然一笑，道：“如果半年之内，郭君不能入宫，咱们今生就再也不能相见！”

“什么意思？”

“无垢只剩下了半年的阳寿。半年之后，你我就要阴阳永隔。”

郭业先是脸色剧变，随即摇了摇头。

他说道：“胡说八道！你现在气色这么好，又无病无灾的，怎么可能只有半年的寿命？你听谁说的？我告诉你，不要乱听那些巫婆神汉的鬼话，天福和尚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妾身是听孙神医说的……”

“孙神医？哪个孙神医？”

“孙思邈！”

## 第1825章物归原主

“孙思邈？他……那……他说的也不能尽信！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万一他看错了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万一你运气不好，正好赶上他‘失’的时候呢？”

长孙无垢扑哧一笑，道：“郭君还真是会找理由讨妾身开心。不过，孙神医为我看病，岂能不尽心尽力？妾身相信，他的诊断绝对是既‘过’不了，也‘失’不了。”

“那可不一定。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孙神医说，妾身原来的气疾之病，只是表象。实际上，是我先天体弱，气血两亏，才有此病。”

“那又如何？你的气疾之病不已经是被天福和尚治好了吗？”

“气疾之病虽好，但是妾身还是气血两亏。此乃先天之病，无药可医。”

然后她叹了一口气，道：“说实话，要没有孙神医这个诊断。就是妾身再爱煞了郭君，也不会对你主动相邀。人之将死，真是什么都看开了。”

“这么说，我还要感谢孙神医的预言了？”

长孙无垢横了他一眼，没理他的调笑，一本正经的说道：“当时我就想，要是郭君不能完成半年之约，那就说明妾身与郭君无缘。相反地，要是你能完成半年之约，那我就……”

“怎样？”

“不怎么样，我的话已经说完了！”

“完了？怎么能完了？明明没说……对了，完了！”郭业忽然眼前一亮，道：“你的话说完了，接下来岂不是……任我予取予求？”

佳人眼波流转，轻声道：“嗯！”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郎有意，妾有情！

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力量，阻止郭小哥祸乱宫闱！

然而，但是……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忽然间只听得外面长孙立言大声道：“陛下驾到！”

额的娘诶！

郭业直吓得魂飞天外，面色发白，道：“怎么办？怎么办？”

长孙无垢却没他那么慌乱，伸手一指，道：“那边……那边……”

甘露殿当然不仅仅有一个大殿。郭业按照长孙无垢的指点来到一间厢房之内，却见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监对他招了招手。

换上了一身宦官的服饰，在老太监的引领之下，郭业顺顺利利的出了皇宫。

直到僻静无人之处，郭业才长出了一口气，掏出一叠钱票塞到了老太监的手中，道：“今日有劳公公了！但不知您如何称呼？些许钱财，不成敬意，还请务必收下。”

老太监微微一笑，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和嘴巴，摇了摇头，接过钱票，扬长而去。

郭业这才明白，这个太监既聋且哑，看来长孙皇后的安排还真够周全的。

今天虽然并没有和天下第一美人真个销魂，但是郭业对于今日之事并无遗憾。

说实话，对于要不要和长孙无垢发生点什么，他也非常矛盾。

在见到真人的时候，荷尔蒙素上升，小头指挥大头，郭业当然是情不自禁，必欲一亲芳泽而后快。

不过，他回来仔细一想，理智又重新占了上风。

长孙无垢漂亮是不假，但是她的身份太敏感了，乃是李二陛下的禁裔！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李二陛下对他都算是不错。就这么把人家的老婆给撬了，也太不厚道了！

还有一点就是，实际上，郭业对长孙皇后乃是有欲无情。如果长孙无垢也是抱着同样的想法，那倒好办了。春风一度，再无瓜葛。

但是，实际上，人家长孙无垢对他可是情深意重。最难消受美人恩，上床容易，善后却难。郭业还真是感到亚历山大。

.....

.....

光阴似箭，眨眼间就是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在这一个月里，郭业主要干了两件事。其一，就是抄了李泉的家，把琵琶女李凝香暗中隐匿了下来。

当然，李凝香的身份太敏感了，不能留在长安城。她拿着郭业的一封信，泛舟出海，直奔新罗去也。

第二件事，就是把天福和尚的家眷安顿好了。

想当初，为了让天福和尚按照自己的要求招供，郭业对他做了承诺，保全他的家眷。

虽然后来，李泉把天福和尚杀了，计划并没有顺利进行。但是郭业还是履行了承诺，给了天福和尚的家人一笔钱，让他们远走高飞。

没想到的是，郭业此次大发善心，竟然还得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回报。

天福和尚的女儿任千娇把一个金戒指交到了他的手中，道：“秦国公，我爹爹说，此物本来就是您的。您以德报怨，放了我们娘几个一条生路。我们无以为报，只能把此物物归原主。”

郭业接过了戒指，苦笑道：“看来，我还真是好心有好报了。”

想当初，据天福和尚所言，他在破庙之中，被雷击倒，总共得到了三件宝物，包治百病的手链、如意杯以及一个金戒指。

手链和如意杯都在他的手中，金戒指却被典当了出去，后来不知所踪。

现在看来，他还是没说实话，金戒指实际上也被他藏匿了起来。

要不是郭业宅心仁厚，恐怕还真的再难见到此物了。

不过，既然任千娇肯把此物归还，看来天福和尚也没有研究出什么名堂。

也许这个戒指如同如意杯一样，只是机缘巧合，才跨越了千年的时光，来到了大唐，本身确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三宝之中真正能称得上宝物的，只有那条神奇的手链。

等等.....手链.....

郭业忽然想到，这条手链在天福和尚的手中可是有生死人肉白骨之功。如果自己也能利用的话，岂不是能为长孙无垢续命？

想到这里，他赶紧问道：“任女侠，你有没有听令尊说过，他曾经有一条神奇无比的手链？”

“当然。听说那条手链不仅可以让人刀枪不入，还能包治百病。”

“那他有没有说过，如何才能让那条手链发挥功效？”

任千娇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这个小女子就知道了，也从未听家父提起过。”

郭业大失所望，只得道：“任女侠回去之后仔细想一想，有了任何线索，请速速回报与我。郭某人必有重谢。”

“是！”

.....

.....

贞观十三年，十一月十九。

早朝完毕，李二陛下又把诸位重臣召进了望北阁中。

这些重臣分别是尚书左仆射李靖，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中书令魏征、刑部尚书韦挺、吏部尚书孔颖达、户部尚书段志玄，礼部尚书郭业，兵部尚书尉迟恭，还有一位就是宗正寺卿兼工部尚书李道宗。

另外，不良人大统领张亮，也侧身其中。

“诸位爱卿，今天朕之所以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相商。咱们事先说明，无论讨论的结果如何，今日之事，概不准外泄，违者以谋反论处！”

众大臣面面相觑，都感到一阵莫名其妙。如今天下太平，四海无事，有什么事情，值得如此严肃对待？

魏征的脑瓜赚的快，道：“但不知陛下要讨论何事？若是立太子，微臣以为大可不必讨论。古有明训，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不关太子的事。朕今天要说的，乃是一桩军事！”

“军事？什么军事？”

“朕要御驾亲征，把高句丽一举荡平！”

“陛下不可呀！”

呼啦啦，群臣跪了一地，唯有两个人鹤立鸡群。

这两个人，一个是老黑尉迟恭，另外一个，则是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 第1826章东征之议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真见到这幅场面，李二陛下还一阵羞恼，他四下里扫视了一眼，冷哼道：“都起来吧……有句话说，动不动就跪，真当朕是无道昏君不成？”

群臣这才站起身来，张亮拍马屁道：“陛下多虑了。您虚怀若谷，从谏如流，就是比起古之尧舜来，也不遑多让。在微臣看来，您实乃千古第一明君！”

“嗯？虚怀若谷？从谏如流？”

李二陛下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听你这话的意思，朕什么都听你们的，就是一代名君，德比尧舜。要是不听你们的，就是无道昏君。那到底是朕当皇帝，还是你们当皇帝？”

张亮这才意识到自己拍马匹拍都马腿上了，敢情人家李二陛下跟本就没有听取大家的建议，放弃攻打高句丽的计划。

他结结巴巴地解释道：“微臣……微臣不是那个意思……从谏如流有从谏如流的好……但乾纲独断有时候也非常必要……不可一概而论……”

“那你说朕什么时候该乾纲独断，什么时候该从谏如流呢？”

“这……”张亮额头上冷汗涔涔，最后只得道：“微臣愚钝，委实不知。”

“哼，知道自己蠢笨，就不要胡言乱语！难道朕还需要你教为君之道？”

“多谢陛下教诲！”

训斥了张亮一翻，李二陛下心中的一股邪火也发散了不少。

然后，他对众人道：“到底为什么朕就不能御驾亲征高句丽，单单反对可不行，必须说出个子丑寅某来。魏爱卿，你先说。”

魏征道：“高句丽近年来非常恭顺，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请问陛下，您为何一定要征伐高句丽呢？”

“原来高句丽的国主姓高，现在的高句丽国主姓渊。篡国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魏征听了这话，颇为不以为然。

他说道：“想当初渊盖苏文杀死婴阳王，自立为大莫离支的时候，您没有发兵。荣留法王高建武泣血哀求复国的时候，您没有发兵。渊男建杀死宝藏王的消息传来，您还是没有发兵。”

他冷笑一声，继续道：“怎么到了现在，渊男建都登基两年了，国内人心安定，您倒是想起来要发兵了？陛下，您这个理由，恐怕难令天下人心服口服。”

“就算是第一个理由不充分，朕还有第二个理由。高句丽对我大唐早有不臣之心，修建千里长城，其志非小！”

“陛下，您这话就更不讲理了，千里长城，那是婴阳王在位的时候修的。渊男建继位以来，所谓的千里长城可没有扩展过一寸。难道渊男建要代婴阳王受过？”

“那……渊男建倒行逆施，弄得国内天怒人怨。高句丽子民亦是朕的子民，朕吊民伐罪不可以吗？”

“倒行逆施？天怒人怨？陛下，这是谁告诉您的？可有证据？微臣可是听说，渊男建这两年，一直是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绝无横征暴敛之事。”

李二陛下这话就是随口一说，哪有什么证据给他？顿时被他噎得说不出话来。

最后，他怒道：“高句丽本是汉四郡所在，朕既为天子，自当恢复汉时故地。又何须什么理由？”

“您这么说也不是不行，不过其中的后果，陛下想清楚没有？”说话的不是魏征，却是尚书右仆射房玄龄。

“后果？有什么后果？”

“陛下如果能把高句丽灭了，纳入我大唐版图之内，的确算是一件好事。不过……若是失败了呢？想当初隋炀帝百万大军征伐高句丽不成，才有了李氏天下。前车之鉴在前，陛下不可不慎呀！”

“隋炀帝乃是亡国之君，怎么能与朕相提并论？”

房玄龄寸步不让地说道：“原来初征高句丽的时候，杨广可是被称为‘圣人可汗’，名望未必在您之下！说句不好听的，焉知陛下不会步隋炀帝的后尘？”

“你……哼，朕不跟你一般见识！”

两名大臣都坚决反对，提出的理由都是不可辩驳，李二陛下也是一阵气馁，道：“段尚书，你怎么看？”

段志玄道：“微臣执掌户部，请从户部的角度，为陛下分析一翻。”

“你讲！”

“如今户部钱财充足，不用加税，也足以供应大军出征。所以说，你若出兵高句丽，绝对不会像隋炀帝那样，弄得民生凋敝，百姓不得不反。”

“你是赞同朕出兵？”

“那倒也不是。事实上，微臣坚决反对陛下出征高句丽！”

“哦？那是为何？”

段志玄微微一笑，道：“因为不划算！”

“不划算？”

“以陛下如今陛下的功业，比之秦皇汉武也差不多了多少，就算再多了灭高句丽这一条，也不过是锦上添花罢了。但是您一旦失败，就是一辈子的污点。风险高，好处小，岂不是不划算？”

李二陛下闻听此言，还真是心中一动，几乎要被他说服了，道：“其他人又怎么看？”

孔颖达道：“老子有云，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如今天下太平，四海无事，高句丽又一直侍奉恭谨。微臣想不出有什么用兵的必要。”

李道宗道：“兵凶战危，谁能敢言必胜？依微臣看，还是不打了吧。”

“韦爱卿你看呢？”

“微臣身处嫌疑之地，当然只能劝陛下放弃此次出征了。”

“嫌疑之地？”李二陛下一听就明白了，自己御驾亲征，那老家也得有人守呀。除了留下重臣以外，还得皇子监国。

现在他成年的儿子就是李佑一个人了。韦挺作为李佑的老丈人，要是劝他出征的话，那还真说不清楚了。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又对李靖道：“卫国公，你身为大唐军神，攻必取，战必胜。对于出征高句丽，有何看法？”

李靖道：“若是战场厮杀，别说一个高句丽了，就是高句丽、新罗还有百济捆一块，臣也不惧。不过怕只怕，人家高句丽坚壁清野，避而不战。渊男



建若是当起了缩头乌龟，微臣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李二陛下沉吟道：“这么说来，卫国公也不赞成朕出征高句丽？”

“启禀陛下，高句丽人善于守城，天下皆知。若是攻城，就得硬碰硬，毫无花巧。说实话，对于能否取胜，微臣并无把握。”

“鄂国公，刚才你并未下跪，这么说，你是赞同朕出征了？”

大老黑连连摆手，道：“陛下，您可别误会。我这两下子，您还不知道吗？斩将夺旗，那是不在话下。但要说出谋划策，您就别指望俺了。对于要不要打高句丽，俺毫无意见，惟陛下的马首是瞻。”

这跟没说一样呀，李二陛下的鼻子都差点气歪了，怀着最后一丝希望，他看向了秦国公郭业。

此人一向不会令自己失望，这一次是否依然如此？

“秦国公，你的看法呢！”

“微臣以为，陛下的决断非常正确。高句丽非打不可！”

## 第1827章舌战群儒

“郭业，我看错了你！你这个倭幸的小人！”

“秦国公，你可知，你这话一出，会有多少将士战死沙场，又会留下多少孤儿寡母？你就不怕死后下十八层地狱吗？”

“疾风知劲草，板荡见忠臣。郭业，你的狐狸尾巴忠于露出来了！大唐第一奸臣，非你莫属”

“乱我大唐者，必郭业也！我与你誓不两立！”

“臣请陛下斩郭业，以谢天下”

.....

郭业的话音刚落，望北阁内顿时如同开了锅一样。谩骂他的声音不绝于耳。

唯有李二陛下笑眯眯得看着他，投来了赞赏的目光。

等人们的情绪发泄的差不多了，李二陛下才双手下压，清咳一声，道：“别吵吵了！征伐高句丽的主意，是朕想出来的，秦国公只是赞同罢了。你们如此出言不逊，到底是在骂秦国公还是在朕？”

“臣等不敢！”群臣呼啦啦跪了一地。

“哼，不敢？把朕比隋炀帝的事都干得出来，你们还有什么不敢的？朕看是往日里对你们太过优容了，弄得你们一个个都忘记上下尊卑！待会传朕的旨意，刚才出言不逊之人，每人罚铜二十斤！”

然后，他又笑眯眯地对郭业道：“秦国公，刚才所有人都反对朕的计划，唯有你一个人赞同，说说你的理由。”

郭业道：“微臣的理由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一派胡言！”魏征道：“渊男建又没有称帝，谈什么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魏大人还请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我所谓的天无二日，指的可不是渊男建称帝的事情。”

“那是什么？”

郭业没回答他的话题，而是问道：“魏大人您学问渊博，能不能告诉在下，陛下为何被称为天子？”

“当然是陛下顺天应人，德配天地，所以应该被称为天子。”

“不见得吧，孔圣人道德高深，也顺天应人，怎么没人管他叫天子？”

“呃.....陛下受命于天，秉承天意统治天下，所以被称为天子。”

郭业一皱眉，道：“咱们这是商量军国大事，你别整那些虚头巴脑的。你说陛下受命于天，有什么证据？是有任命的文书，还是上天赐予的印信？”

“呃.....那当然没有了。”魏征气鼓鼓的说道：“秦国公你说，陛下为何被称为天子呢？”

“这个简单，《尚书》有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陛下之所以成为天子，不是来自虚无缥缈天意，而是来自民意！”

略微停顿了一下，郭业继续说道：“咱们大唐的子民最多，国力最强。谁不承认陛下是天子，咱们就领兵揍他丫的，看他敢不承认？这才是陛下为天子的真正原因。”

还能这么解释？

魏征本能的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反驳之词，只得道：“就算你说的对，那和高句丽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魏中书可知高句丽的实力如何？”

“倒要向秦国公请教。”

“高句丽东西两千里，南北一千里，户口过百万，带甲五十万。论起国力来，虽然远不如咱们大唐，可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

“那又如何？”

“还如何？现在各个藩国，能和咱们大唐有一拼之力的，就要数高句丽了。花无百日好，人无千日红。有朝一日，咱们大唐败落下去，那能称为天子的，恐怕就不是大唐之君，而得是高句丽之主了。”

见众人眼中还是一阵茫然之色，郭业只得继续解释。

他说道：“其他藩国不修文法，人口稀少，又身处贫瘠之地，长远来看，终将败落。唯有高句丽要人有人，要地有地，此时不除。到了后世，必将为中国大患。陛下此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房玄龄点了点头，道：“秦国公的意思，老夫明白了。如果把咱们大唐比作皇帝的话，那高句丽就是权臣。老皇帝在的时候还没事。如果老皇帝驾崩，新皇登基，那天下就说不定是谁的了。”

李道宗道：“早这么说不就得了吗？扯天子什么的，都把人绕晕了。总而言之，高句丽有能力对咱们大唐构成威胁，咱们就得把他灭喽！不能给后世子孙留下一个巨大的祸患。”

李二陛下道：“正是如此，如今开国的良臣猛将大部分还在，灭高句丽不在话下。等到人才凋零了，到时候还指不定谁欺负谁呢？所以说，现在就算花再大的代价，也要把高句丽灭国。”

在场之人，都有爵位。

如无意外的话，都是子孙后代与国同休。

现在郭业把高句丽的存在与否，和后世子孙能否安享富贵联系起来，他们的态度顿时出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段志玄道：“如此说来，征伐高句丽风险虽大，但是获利同样巨大。微臣以为，这场买卖干得过！”

韦挺道：“为了后世子孙，还请陛下提虎狼之师，为我大唐除此心腹后患。”

李靖道：“微臣不才，愿为先锋！”

就连刚才反对最激烈的魏征，此时也改为了赞同。

唯有吏部尚书孔颖达摇了摇头，道：“话虽如此，微臣还是不赞同出兵。高句丽无罪遭诛，于理不合。”

郭业苦笑着，道：“老先生何必那么迂腐？须知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只有永恒的友谊，只有永恒的利益？”

孔颖达虽为圣人之后，儒门宗师，但也不是食古不化之人。

与后世明清的腐儒不同，他早就知道，儒家所谓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到了现在已经非常不合时宜。但是如何改进，却还是毫无头绪。

闻听此言，直如醍醐灌顶，仿佛黑夜中看到了一盏明灯。

他躬身一礼，道：“此言乍听起来粗鄙，但是细想起来，也还真有些道

理，颖达受教了。不过，您所说得话，与圣人之言，似乎有所冲突，不知秦国公何以教我？”

“这……”郭业苦笑道：“孔尚书您这就难为了我了。郭某人不学无术，怎么敢对圣人之言说三道四。”

“哪里，哪里。秦国公过谦了，您不学是不假，但要说无术就太过分了。天下间，比您更有术之人，孔某人还从未见过！还望您不吝赐教！”

这还没完了！

郭业没想到随口一句后世烂大街的话，竟然惹来孔颖达这么大反应，真讲理论，他哪讲得过盛世鸿儒呀！

他赶紧转移话题，道：“既然您赞成这句话，那对于高句丽的事情，又怎么看？”

“准确的说，我对那句话也不是完全赞同，只是觉得不无道理罢了。唉，孔某人才疏学浅，现在也不知到底应该是赞同还是反对了。”

孔颖达保持中立，其他人表示赞同，征伐高句丽，就成了板上钉钉之事。

李二陛下高兴的拍了拍郭业的肩膀，道：“刚才郭爱卿之举，可以算是舌战群儒了。史书之上，你恐怕能与诸葛武侯相媲美！”

尉迟恭道：“秦国公不但能运筹帷幄之中，还能战场厮杀，斩将夺旗！诸葛亮能比得了吗？”

“那你说秦国公能比谁？”

尉迟恭挠了挠脑袋，道：“这俺就知道了。”

房玄龄道：“秦国公于文武两途都趋于极致，古往今来，还真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如此良才，却被陛下收为爪牙。真是国家之幸，陛下之幸。微臣为陛下贺！”

李二陛下听了哈哈大笑，道：“秦国公今日建言有功，赏赐如意一对，以资嘉奖。”

见郭业今日出了如此大的风头，张亮心里颇不是味，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道：“陛下，微臣以为在征伐高句丽之前，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

“你指的是……”

“严防后院起火！若是您领军在外，有藩国图谋不轨，攻打我大唐，该如何是好？”

“此言有理。勋国公既然有此提议，到底该采取什么措施，想必已经胸有成竹了？都说出来吧。”

“微臣以为，藩国虽多，但真正能对大唐构成威胁的，无非是吐蕃和薛延陀两国。吐蕃与长安城远隔万里，即便作乱，一时半会也不会对我大唐造成致命的威胁。唯一可虑的就是薛延陀。”

“那勋国公准备如何对付薛延陀呢？”

“陛下可遣一使臣，对薛延陀晓以利害，告诉他们如若作乱，我大军回转，他们定然死无葬身之地。薛延陀受了警告，自然不敢越雷池半步！”

李二陛下闻听此言，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这就是你的主意？勋国公，你是想立功想疯了吧？派出使者警告，薛延陀就不敢反叛？这怎么可能？三岁的孩子都不会相信！”

张亮摇了摇头，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诸葛亮摆空城计，就能吓得司马懿不敢进兵。但要是摆空计的是别人呢？恐怕就会成为千古笑柄。”

“你的意思是……”

“微臣的计策能不能成功，关键在于使者的人选。微臣举荐一人，出使薛延陀，包管能吓得薛延陀再不敢想‘反叛’二字。”

“你要举荐何人？”

“当然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文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 第1828章毒蝎

有一个古老的寓言，蝎子和天鹅是好朋友，说好了由天鹅抓着它，带它去南方。两只动物事先约好，蝎子不准咬天鹅，否则天鹅的腿一疼，爪一松，蝎子就得被摔成肉饼。

可是飞起来之后，过了没多久，蝎子还是忍不住咬了天鹅一口，自取灭亡。

没办法，那是它的本性。

张亮就是这只毒蝎。

他咬郭业，不为名，不为利，哪怕在理智上，都觉得不应该与郭业为敌，但它还是义无反顾的做了。

不咬，他就不浑身不舒服。

在场的都是大唐精英，张亮的这点小伎俩，谁也瞒不住。

尉迟恭当即就跳了起来，一伸手，就把他的脖领子给薅住了，道：“张亮，你一撅屁股，俺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你这哪是献计对付薛延陀呀，分明是献计对付秦国公！”

张亮满脸的无辜之色，道：“鄂国公何出此言？”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秦国公把薛延陀的可汗都宰了，可以说双方有不共戴天之仇。恐怕一到薛延陀境内，就得被抓起来，乱刃分尸，以祭奠拔灼可汗的亡灵！你这是让秦国公去送死呀！”

张亮道：“鄂国公，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下还有下情回禀！”

“下情，下情个屁呀！欺负俺大老黑没读过书是怎么的？我让你放屁！我让你胡说八道！我打死你！”

大老黑抡起醋钵大小的拳头，冲着张亮没头没脸的打来。

可叹勋国公张亮虽然是一代绝顶高手，当此状况，还真是毫无还手之力。

不是他打不过尉迟恭，战阵厮杀他是比尉迟恭差得远了。但是论起这种小巧之能，十个尉迟恭捆一块，也不是他的对手。

非不能也，实不敢也！

别看都是国公，那成色还真是不一样。

尉迟恭那是战阵之上真正的一刀一枪干出来的功劳，又一向以粗豪的外表示人。在李二陛下下面撒野惯了，从来就没受过什么惩处。

但是张亮就不同了，他一直在干一些隐私的事情，功劳不显。

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监督，李二陛下对他也不怎么放心，一直就对他严格要求。只要有一点小错误，就重重的罚他，从来没有给过什么好脸色。

所以，御前斗殴这种事，尉迟恭敢干，张亮可不敢接招。

没一会儿功夫，他就被大老黑达成了猪头。

直到这时候，李二陛下才咳嗽一声，道：“大胆！鄂国公你竟敢如此无理，还不快把勋国公放了？”

尉迟恭这才把张亮松开，道：“不是俺想打他，实在是勋国公的这个提议太气人了，不揍他不足以平民愤。”

“休得胡言，退下！”

“那……好吧……俺就吃点亏，不跟他计较了……”

“嗯？”

李二陛下脸一板，大老黑终于不敢吭声了。

见此情景，张亮就明白，这顿打，自己算是白挨了。李二陛下这是明显的拉偏架呀！

甚至可以说，尉迟恭做了他想做而不便做的事。自己这条提议，真的是惹恼了皇上了。

想想也不奇怪，秦国公风头一时无两，都被房玄龄说成大唐的祥瑞了。自己再找他的麻烦，那不是打皇上的脸吗？

但是……就这么缩回去？那不正好说明自己是做贼心虚吗？

罢！罢！罢！

一不做，二不休。

今天我就一条道走到黑，跟郭业杠到底了！

想到这里，张亮跪倒在地，道：“微臣推荐秦国公，完全是一片公心，还望陛下明察。”

“公心？你还有脸谈公心？”李二陛下冷笑一声，道：“但凡你有一点公心，就不会让朕的股肱之臣去送死了！”

张亮脖子一直，道：“陛下一向是广开言路，虚言纳谏。难道就不能容微臣把话说完？”

“你……好！你讲！”李二陛下阴沉地一笑，道：“不过要是讲完了，没有让朕发现你所谓的一片公心。有什么后果，你自己掂量。”

“微臣必定不会让陛下失望！”

张亮清了清嗓子，继续道：“薛延陀举倾国之兵，能有二十万左右，而且都是骑兵。陛下出征之际，他们若是大举入寇，运气好的话，甚至可能攻占长安城。这个陛下承认不承认？”

“哼，骑上马就是骑兵了？大部分是一些牧民而已，毫无训练。薛延陀真正的精锐，总共就不到五万。不过……要说他们有威胁长安的能力，朕也承认。你接着往下说。”

“陛下远征高丽，若是后院起火，难免军心涣散，功败垂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能否安抚住薛延陀，关系到了东征的成败，甚至是十数万将士的性命，这一条陛下承认不承认？”

“呃……倒也可以这么说。”

“兵凶战危，即便有重重保护，一旦战败，陛下自身安全恐怕也难以保证。微臣这么说，算不算危言耸听？”

“倒也不算。”

“那请问陛下，秦国公的性命，和十数万将士的性命，乃至陛下的安危比起来，又是何轻何重？”

“这……”张亮这些话句句都在理上，直把李二陛下问了个哑口无言。

虽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但是万军呢？十万军……甚至百万军呢？更何况，郭业再重要，能有自身的安危重要？

最终他只得道：“你所说的只是最坏的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以此为理由，恐怕难令天下人心服！”

“天子出征，必须把一切风险消灭在萌芽之中。”

房玄龄却摇了摇头，道：“虽说天子出征，必须小心谨慎，但也不能小心过头。要不然，最好的谋划，就是取消御驾亲征。勋国公此言，有些过分了。”

魏征道：“房相此言极是。请问勋国公，若是秦国公身死，难道咱们就要取消征讨高句丽，专门对付薛延陀不成？若是他们一意避战，恐怕穷陛下一生，也难灭薛延陀。”

张亮道：“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事实上，在下以为，秦国公出使薛延陀，未必会遇上什么危险。相反地，很大的可能，是顺利完成任务。”

然后，他轻笑了一声，道：“秦国公只要冒一点小小的风险，就能为我大唐立一大功，又何乐而不为呢？”

“怎么可能是小小的风险？要知道秦国公可是杀了拔灼可汗！”

“这事放在别人的身上，那当然是天大的风险。但是放在秦国公身上可不是。”

“勋国公何出此言？”

“别忘了，秦国公出使三韩的经历，高句丽四分五裂，百济苟延残喘。甚至当今高句丽国主渊男建的不能人事，也是拜他所赐。这等国仇家恨，难道就比可汗被杀来得小？结果呢？”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三国束手，秦国公安然无恙。有如此战绩在前，凭什么说秦国公此行会遇到天大的危险？在下以为，秦国公入薛延陀必将如履平地，化险为夷，扬我大唐国威。”

张亮这么一说，李二陛下还真是有些动心了，道：“秦国公，你以为呢？”



## 第1829章拉俩垫背的

出乎众人预料的是，郭业斩钉截铁得说道：“微臣愿往！”

“啥？你再说一遍！”

“微臣愿意出使薛延陀，为陛下分忧解难，为大唐再立新功！不过。在出使之前，微臣有几个要求，请陛下答应！”

“秦国公请讲！”

“第一，凭三寸不烂之舌，令四夷归心，微臣当然能做到，也会尽心竭力的完成。不过薛延陀一向是畏威而不怀德，能否说服他们，微臣并无把握。一旦事有不谐，还请陛下不要治微臣的无能之罪。”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勋国公这条计策，本来就不太靠谱。要不是秦国公出马，朕认为万一的可能性也没有。说句不好听的，这就是死马当活马医。这一条，朕答应你了！”

“第二，出使薛延陀，关系重大，微臣一个人孤掌难鸣。还想陛下给臣一个副手。”

“副手？你想找谁？朝中官员任你挑选，朕无不应允。”

“当然是勋国公张亮！”

“陛下，不能啊……秦国公这是在公报私仇，您千万不能答应。”闻听此言，张亮好悬没吓得拉裤子里。

不用问，跟郭业一块出使，他绝对是十死无生之局。

茫茫草原，贼匪出没，郭业为正，张亮为副，就算用脚后跟想，也能想出一百种办法，把他给阴死。

再说了，就算郭业真的宽宏大量，不跟他一般见识，那就安全了吗？

怎么可能？！

不谈薛延陀一怒之下，把使团全灭了。就算是人家畏惧大唐的势力，不敢杀郭业，那又如何？人家能咽下这口气吗？

“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且斩副使以立威！”这不是常见的吗？就这么被郭业连累死了，真是到哪说理去？

李二陛下也是一皱眉，道：“勋国公推荐你的确是有些私心，但是细想起来，这事也只有你才能办。但是你推荐勋国公为副又是何意？这公报私仇，也做得太明显了吧？”

“与勋国公一样，微臣这话虽然是有些私心，但是很大一部分也是出于公心。”

“那你仔细说说。”

“勋国公执掌不良人，军中密谍都属于他统领。薛延陀有不少不良人的密谍，如果他能随微臣一起出使，用起这些密谍来得心应手，岂不大大增加此行成功的可能性？”

“你就拉倒吧。不良人大统领你又不是没做过，我就不信有人敢不听你的命令？这个理由太扯了！”张亮怒道。

“县官不如现管！人走茶凉，谁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要不然你把不良人大统领的位子还给我？”

“那怎么可能？国家名器岂能私相授受？”

“不还官职就陪我出使！”

……

二人吵吵嚷嚷，直把李二陛下弄得一个头两个大，道：“其他爱卿怎么看？”

谁想掺和他们俩这种破事呀？很明显的这二位都是在公报私仇，都不是什么好鸟。

群臣纷纷闭口不言。

最后，还是韦挺看在以前的情分上，帮了张亮一把，道：“小小的薛延陀派出两个国公出使，于礼不合！还望陛下三思。”

“嗯，有道理……秦国公，你看……”

“陛下，事到如今，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和勋国公不对付，人所共知。这次出使薛延陀，风险很大。他要是暗中给我使小绊子，我可受不了，必须把他放在眼皮底下。”

郭业把话说到这份上，李二陛下也不得不慎重考虑，道：“勋国公，秦国公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要不你走一趟？”

张亮跪倒在地，头磕的梆梆直响，道：“秦国公这不是要我出使，这是要我的命啊……我为您鞍前马后，效力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您要开恩啊……”

郭业冷笑道：“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你张亮要真效忠陛下，就应该把生死置之度外！”

“忠臣？我张亮是不是忠臣，你说了不算，陛下说了才算。”

“勋国公此言差矣，你是不是忠臣，是天下人评判的，岂能由陛下一言而决？同样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出使薛延陀。我郭业敢去，你不敢去。我就是忠臣，你就不是忠臣！”

“你放屁！你是忠臣的话，给我解释解释清楚西厂是怎么回事？”

“西厂？”李二陛下一愣，道：“勋国公，西厂是什么？”

“启禀陛下，原来秦国公图谋不轨，弄了一个密谍机构，名曰东厂。后来被您发现了，被迫解散。然而他贼心不死，又弄了差不多的东西，叫做西厂。”

李二陛下面色一寒，道：“果有此事？”

“您问他！”

郭业心思电转，莫非西厂的秘密真的被张亮发现了？不能吧……他有确切的证据，就不会今天被逼急了才说出来，肯定早就在李二陛下面前到了小报告。

最大的可能，是得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而没有什么确切的证据！

这可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没想到这么一挤兑张亮，竟然暴露出来一个隐患！

想到这里，他哈哈大笑道：“我当是什么呢？不就是西厂么？不值一提，不值一提！”

李二陛下道：“不，秦国公，朕以为你还是解释清楚的好。”

“这太好解释了！不错，微臣承认，想当初是组建了一个东厂。不过，这西厂么，可是与微臣无关！”

张亮道：“你说无关就无关了？这西厂难道是凭空冒出来的不成？”

“那当然不是。事实上，西厂的来历我是知道的。想当初吐蕃的云容王后

作乱，有一个密谍机构就叫西厂。虽然云容已经葬身火海，但是西厂可没跟她一起死掉。想必又被吐蕃人收编了。”

李二陛下道：“这么说来……西厂是吐蕃的密谍？与你无关？”

“那是自然。名字有关，未必实质上就有关系。勋国公实在是太孟浪了。要不然，您问他有什么证据？我敢肯定，他一点都拿出来。”

“勋国公，果真如此？”

“呃……基本上差不多。”张亮苦着脸回答道。

实际上，现在他已经有些后悔了，不该一时冲动，没有什么证据的情况下，就揭穿此事，结果连郭业的一根汗毛都没伤着。

李二陛下想了一下，道：“西厂之事就不提了。至于勋国公出使薛延陀一事，也不大妥当。秦国公，朕和你打个商量，把勋国公远远调开，让他找不了你的麻烦。你可同意？”

“但不知把他调往哪里？”

“这个朕还真没想好，咱们容后再议。”

郭业眼珠一转，道：“微臣倒是有个提议。攻打高句丽需要水陆并进，不如把勋国公派去管理舟师。”

张亮道：“陛下不可！微臣连陆战都不会打，更别说水战了！大海茫茫，别说遇到敌人了，就是大风大浪，都可能让微臣葬身鱼腹。秦国公此语，还是让我去送死！”

李二陛下道：“水师打仗，无非是船多胜船少，大船胜小船，全凭实力取胜，没什么意外。咱们大唐水师远超高句丽，张爱卿不必害怕。”

“真的？微臣虽然读书少，也知道火烧赤壁的典故。”

张亮这么怕死，李二陛下也是颇为挠头，只得安慰道：“朕知道你不会打仗，自会派勇将助你，管保万无一失。”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人家秦国公都甘冒奇险，出使薛延陀了，你怎么连水师都不愿意去？危险？这么怕危险，不如回家带孩子去！”

然后，他正色道：“传朕的旨意，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总理水师，即日前往黄河营赴任！”

“遵旨！”

把张亮的问题解决了，李二陛下也是长松了一口气。其实，有些话，他也不好说出来。

郭业被张亮挤兑的出使薛延陀，肯定是心里不痛快。不给他小出一口气，这趟出使，难免会出工不出力。就是为了公平起见，张亮也必须担当一个相对危险的任务。

“秦国公，你的两条要求朕都满足了，总该满意了吧？”

郭业不好意思的笑了笑，道：“其实，微臣的要求总共有三条。”

“那第三条要求是……”

“臣请刑部尚书韦挺出外！”

## 第1830章复仇之旅，斑鸠请命

“韦挺？他怎么招惹你了？”

“韦尚书当然没有招惹我。不过，我听人说，韦尚书乃是前隋民部尚书韦冲之子。而韦冲曾经随隋炀帝出征高句丽，有经略高句丽的遗文在，韦尚书家学渊源……”

韦挺怒道：“那又怎么样？先父允文允武，当然可以跟随隋炀帝出征。可我是文官呀，手无缚鸡之力，派去有什么用？”

“那却不然。韦尚书，我又不是推荐您打仗。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您家学渊源，想必对沿途的山川地理非常熟悉。派去运粮，岂不是人尽其才？”

“你胡说八道！我对那的山川地理一点都不熟悉。陛下，你看得出来没有？秦国公这还是在公报私仇。就因为微臣刚才帮助国公说了一句好话，他就让我出外！”

李二陛下没理他，沉吟道：“既然如此，那就传朕的旨意……以刑部尚书韦挺为正使，以户部侍郎崔仁师为副使，自择属吏，运送军粮，河北诸州皆受节制，不得有误！”

“微臣……”韦挺没想到，他的话李二陛下一点都没听进去，刚想劝皇上收回成命，房玄龄一扯他的袖子，轻轻说了两个字——“齐王”！

韦挺激灵打了一个冷战，这才明白，李二陛下明着是派自己运粮，实际上是怕李佑监国的时候，和自己串通起来谋反。所以才找个借口把自己支出去。

他跪倒在地，道：“微臣遵旨！”

李二陛下又对郭业道：“三个条件朕已经全部应允，郭爱卿准备何时启程？”

“三日之内！”

“好！那朕就在此祝秦国公一帆风顺，马到成功！”

……

……

其实，郭业之所以答应出使薛延陀，还真不是被张亮给挤兑的。

他正有此意。

张亮推荐郭业出使，当然是没安着什么好心。但是这个提议本身也不算错。

历史上，李二陛下初征高句丽无功而返，除了安市城久攻不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薛延陀趁机入侵。

现在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的确需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但是薛延陀以骑兵为主，来去如风，到底应该如何解决？

派出大军决战？

人家要是避而不战呢？

茫茫草原，你连人都找不到，决战个屁呀！

再说了薛延陀骑兵可以赶着牛羊，不要后勤。大唐的军队可办不到。时间久了，粮道被袭扰，到了最后，谁消灭谁还不一定呢。

所以，战争那是下策中的下策。

当然，张亮提出派出一名使者，宣扬大唐国威，让薛延陀不敢发兵，这个主意也非常不靠谱。

不但郭业不认为自己的口才能好到那个地步，在场之人也都没有那个想法。

大家心照不宣，郭业此去，就是当搅屎棍去了！

如果能复制出使高句丽的奇迹，让薛延陀内部乱上个一两年，此行就算大功告成。

另外，郭业答应出使，还有一个比较私人的原因，那就是复仇！

傻虎之死，一直是郭业心中永远的痛。后来尽管把拔灼可汗杀了，但是在郭业的眼里，那不过是收回一点利息罢了。

几百条好兄弟的性命，单单一个拔灼可汗怎么能够？

不说把薛延陀灭族吧，至少也要薛延陀用几千条性命来还。

杀我兄弟，我必十倍报之！

至于说此行的危险，其实也没人们想想的那么大。

郭业是可恨，但是杀了他又能怎么样？不过是泄愤罢了。此事造成的后果，却是彻底与大唐撕破脸了。

若是为了财帛女子，与大唐为敌，大家当然毫无心里压力。但是为了一个死去的可汗，那就得琢磨琢磨了。

.....

此去薛延陀，不用带多少人手。带的人再多，还能有人家的骑兵多？

真动起手来，那只能是玩命的逃跑，人多了反而成了累赘。

所以，郭业此行，只准备带上四个人——空空儿、精精儿、秦英以及杨凤怡。

三大高手不但武功绝顶，偷鸡摸狗的小道，也是非常精通，此行正好用得上他们。至于杨凤怡，不仅武功天下第一，还擅长易容之术，更是不可或缺的人物。

郭业打算的挺好，不过临行之前，还有一个人主动请缨。

这个人就是斑鸠。

“李兄弟，你不在家好好养病，搀和这事儿干什么？”郭业无奈地说道。

斑鸠摇了摇头，道：“多谢番主的关心，不过我这病恐怕是好不了啦，养不养都差不多。”

“说什么丧气话？你年纪轻轻的，又有武艺在身，怎么可能好不了？别胡思乱想了。要是请的那些医生不管用，我可以替你找孙思邈神医找来，他正在长安城，一定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斑鸠苦笑道：“番主有所不知。其实，孙神医已经为某家看过病了。”

“那结果呢？”

“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孙神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事实上，我现在这副样子，能够行走如常，已经多亏了孙神医的精心医治。”

“那你既然身患重病，为何还要随我去薛延陀？难道不知其中的危险？稍一不慎，恐怕就.....”

“属下当然知道其中的风险。您放心，我虽然病了，但是绝不会成为您的累赘，万一事有不谐，您尽管把我抛下不管，斑鸠绝对毫无怨言。”

“你这是什么话？”郭业一皱眉，道：“就算你说的全是发自肺腑，我也不

准你去！好么，你倒是痛快了，一死了之。我岂不是要背上一辈子的良心债？这真是何苦来哉！”

斑鸠噗通一声跪倒在地，道：“番主，您就带我去吧，我求求您了！”

“你先起来说话！”

“不……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我日！”郭业脸一板，道：“好你个斑鸠，忘了入东厂立的誓言了吗？一切行动，必须听番主的指挥！现在你翅膀硬了，想违令了是不是？”

“属下不敢！”

“不敢就快点给我起来！”

“是！”

斑鸠先是委委屈屈地站起身来，然后又可怜巴巴地说道：“番主~”

这一声真是千回百转，让郭业掉了一地的鸡皮疙瘩，道：“咱有话说话，别拿腔拿调的。撒什么娇呀，我可没有龙阳之好！”

“不是……您误会了，属下也不好男风。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答应带我去薛延陀？”

郭业道：“我就纳闷了，薛延陀有什么好的，非要我带你去？莫非那里还有你的小情人？”

“情人当然没有，不过仇人却是不少。”斑鸠神色肃然道：“咱们东厂和薛延陀仇深似海，傻虎兄弟就死在了他们的手中。属下去薛延陀，就是为了他们报仇！”

“报仇之事自有我这个番主来做，怎么也轮不到你这个病人出马。”

为兄弟报仇这个理由都打动不了郭业，斑鸠还真是有些黔驴技穷之感。他深吸了一口气，道：“番主，你知不知道，榔头死了！”

“榔头？江胤璋？他是怎么死的？”闻听此言，郭业不由得大惊失色！

## 第1831章小福利

“番主不必担心，榔头兄弟没遭什么横事。他是病死的。”

“病死，那怎么可能？这年纪轻轻的……”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种事怎么能说得定？榔头兄弟得了痨病，缠绵病榻一年多，最后还是去世了。”

痨病就是肺结核，放在古代那还真是不治之症。郭业叹了一口气，道：“人生苦短，世事无常，愿榔头兄弟能够往生极乐。现在东厂五虎只剩下你一个人了，你可得好好的活下去。”

斑鸠道：“榔头死了，其实属下也活不了多久，听孙神医说，多则一年，少则半载，恐怕我也要一命归西。”

郭业忍不住骂道：“这个孙思邈，什么时候变成报死鸟了？说这个只能活半年，说那个只能活半载，整个一个乌鸦嘴，他就不能说点好听的？”

“啊？孙神医还说谁只能活半年了？”

“当然是……这你就别管了，你还是接着说你的事。”

“孙老先生既然有神医之名，那想必是不会断错。人之将死，属下想了很多。我这一辈子读书不成，也就是入了东厂，才做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让我就这么病死于床榻之上，我还真有点不甘心。”

“所以她才死乞白赖地求着我，要我带你去薛延陀？”

“正是。秦国公，属下对您太了解了，这次明着是出使，暗中肯定是打算祸乱薛延陀。又能建功立业，又能为死去的兄弟报仇，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可能错过？”

“可是你想没想过其中的风险？”

斑鸠再次跪倒在地，道：“好男儿战死沙场，马革裹尸还，幸也！还望秦国公成全！”

“好！那咱们就兄弟同心，把薛延陀搞个地覆天翻！”

……

……

冬天的草原，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

遍地的枯草，一望无垠。除此之外，别无他物。苍凉、空旷、肃杀，以及……乏味。

斑鸠叹道：“唉，咱们的运气真不好。走了一天，别说人烟了，连个小兽都没看见，这路赶得真让人昏昏欲睡。”

郭业道：“别瞌睡呀，有的是事情给你做。”

“除了赶路，还能干啥？”

“比如思想到了薛延陀之后，到底该如何行事。”

“啊？这不是您的任务？”

“关于薛延陀我是两眼一抹黑，能想出啥来？只能说是随机应变罢了。你不是强烈要求跟我一起出使吗？事先就没做功课？”

“我只知道薛延陀其实是铁勒部的一支，他们一般自称是铁勒人。自从拔灼可汗被咱们宰了之后，又立了拔灼的堂兄弟，一个叫咄摩支的人为可汗。”

郭业问道：“关于咄摩支你知道多少？”

“基本上可以说一无所知。只是听说此人继位以后，很快就坐稳了可汗之

位。然后招降纳叛，征讨不臣，吞并了不少小部落，让薛延陀迅速恢复了元气。”

郭业沉吟道：“如此说来，咄摩支可以算是一代英主了。这可就不好办了。”

“婴阳王还是英主呢，渊盖苏文也算是英主，结果还不是死在了您的手中？薛延陀虽然立国已久，却没有文法，人心不附。只要秦国公略施小计，定能把咄摩支手到擒来！”

郭业摇了摇头，道：“哎呀，你斑鸠这一场病，别的能耐没涨，拍马屁的功夫可是越见精深了。婴阳王的死跟我有关系？那是渊盖苏文干的。”

“呃……虽然没有直接关系，间接关系总是有的。”

“你还犟嘴？真是……”忽然，郭业一拍大腿，道：“有了！我有办法能灭薛延陀了！”

“什么办法？”

“强秦那么利害，却亡于赵高之手。你说我要是把你阉了，送给咄摩支当太监，蛊惑于他，是不是就能大功告成？”

尽管知道郭业是开玩笑，斑鸠还是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捂住了裤裆，道：“不要，千万不要，我……噢，秦国公，你看那是什么？”

“转移话题这招，对我是没用的……啊！”

郭业顺着斑鸠的眼睛望去，忽然间大惊失色！

只见远方的地皮线处，一支马队正在向自己这边冲来！尘土飞扬，马鸣嘶嘶，粗略看去，得有近千匹马！

郭业脸色一变，心说坏了，能拥有这么多马的人，那不是薛延陀的骑兵，就是马匪呀。

要是骑兵还好说，要是马匪……自己这不到十个人的队伍，碰上近千的马匪，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撤！咱们往东走！”

“是！”

一行人拨转码头往东走，没走多远，又见一大队人马远远而来！

郭业一咬牙，道：“往西走！”

结果呢？西边也不是什么善地，同样遇到了来历不明的马队。

斑鸠道：“这不是把咱们包围了吧？”

郭业眉头紧锁，道：“再往南边走走看，实在不行，也只能杀出一条血路了。凤怡，你照顾好斑鸠兄弟。”

杨凤怡点头道：“交给我了！”

众人往南走了没多久，果然见到了大军拦路。

郭业心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一咬牙一狠心，催马上前，高声喊道：“什么人？因何拦住我们的去路？”

一阵娇俏的声音传来，道：“谁拦住你的去路了？我说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我们出动了三千人马，就为了拦住你的去路？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郭业这才注意到，敢情领队之人，竟然是一个女子。仔细一看，她长得还挺不错的，唇红齿白，螭首蛾眉，算是美女一名，姿色不在孙小小之下。

他抱拳拱手，道：“原来是位小娘子。既然您不是为我们来的，还请让开



一条道路，放我们过去。”

“那可不成，我们好不容易结成了阵势，被你冲乱了怎么办？到时候神马跑了，你赔得起吗？”

“神马？那是什么？”

“那你就别管了！赶紧闪在一旁，待会抓住了神马，你爱上哪去，上哪去。这会别给姑奶奶我添乱！”

“那……好吧……”郭业不愿意节外生枝，招惹上这伙来历不明之人，一使眼色，众人跳下马来，远远躲开。

功夫不大，马声隆隆，其他三支马队都冲到了不远之处，郭业这时候也明白那个美女口中的神马是什么意思了。

只见一匹野马，被四支队伍围在了正中。

他定睛一看，不由得暗叹了一口气，好漂亮的一匹马，真不愧有神马之名！

只见此马身高将近一丈，毛赤如血，鬃毛长而密集，神骏异常。站在那里，如同一团火一样。

那美女跳下自己的战马，来到野马的近前，在手心吐了口唾沫，猛地跳起身来，向马背上的长鬃抓去。

野马丝毫不见慌乱，微微一晃，就让那个美女功亏一篑。

美女又试了几次，都无功而返，她冷笑一声，道：“赤兔马呀，赤兔马，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来人！”

她话音刚落，当即就有十几名壮汉，手持长枪，向着红马逼了过来！

这下别说“神马”了，“马神”也不好使，红马只得乖乖站定，不敢动弹分毫！

然后，那美女才得意的笑了一声，道：“赤兔马，姑奶奶早就告诉过你，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你就认命吧！”

她一抓野马的长鬃，翻身上马，然后道：“好了！且看姑奶奶驯马！”

那些手持长枪的壮汉，这才慢慢退了下去，给了野马腾挪的空间。

野马忽而前足直立，忽而后腿猛踢，忽而左右摇摆，直想把那美女从自己的背上颠下来，那美女仅仅抓住马鬃，竭力维持住身体的平衡。

一人一马，就这么较上劲了。

郭业道：“原来驯服野马是这么个训法，今天还真是大开眼界。”

杨凤怡嗤笑一声，道：“不懂就别瞎说，这个女人的作为，真是糟践了驯马二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驯马有两条规矩。第一必须由骑手得单独完成，其他任何人不得帮忙。第二得让野马自由驰骋，什么时候野马累了，跑不动了，这马才算驯的差不多了。你看这女人的所为符合这两条吗？”

“这又不是科举考试，要分毫不错。别管用什么办法，能把马驯服了不就得了吗？人家虽然取了巧，只要能成功就不能算错。”

“成功？那怎么可能？待会有她好受的！”忽然，杨凤怡展颜一笑，道：“夫君大人，这几天你表现的不错，我给你点小福利……”

“福利，什么福利？”

“你看……”

她话音刚落，那美女已经被摔下马来。

杨凤怡飞起一脚，正好踹在郭业的腰眼上，道：“这个福利就叫做——英雄救美！”

## 第1832章讹诈

杨凤怡的力道拿捏的很准，郭业正好落在那美女的身下，抱着她就势一滚，躲开了野马的践踏。

手持长枪的壮汉呼啦啦上闯，再次把野马逼住。

郭业这才起身来，得意地说道：“小娘子，你没事儿吧？没伤着吧？我也只是举手之劳，不必相谢。”

“那怎么能成呢？”那美女嫣然一笑，道：“救命之恩无疑为报，要不……奴家就以身相许吧。”

以身相许？

郭业暗暗琢磨，这个美女的确长得不错，但是家里边都给我约法三章了呀，再一个美女回去，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再说了，杨凤怡就在后面，她也不能答应啊！

但是就这么拒绝的话，会不会惹这个美女生气？她那三千骑兵可不是吃素的……

啪~

正在郭业胡思乱想之际，一个耳光把他彻底打醒了！

“你……你为什么打我？这不是恩将仇报吗？”郭业满脸委屈之色。

“呦呵，你还真想让姑奶奶以身相许了？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登徒子，你竟然敢趁机占姑奶奶的便宜，我打你一巴掌怎么了？不杀了你就算我宽宏大量！”

“胡说八道！我刚才是为了救你！”

“我求你救了吗？你怎么知道我躲不开？退一万步说，我就算真的躲不开，这不还有我带的那些手下吗？怎么用得着你出手？”

“这……”郭业挠了挠脑袋，心说人家说的不是没有道理，难道这次是被杨大美女坑了？

他只得躬身一礼，道：“不好意思，是小可孟浪了！这里向您赔罪了。”

“赔罪？好说，好说！”那美女一伸手，道：“拿钱吧！”

“拿钱？什么钱？”

“当然是赔罪的钱了。莫非你以为空口白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算是赔罪了？不拿出点真金白银来，怎么能表现出你的诚意？”

“呃……那好吧。”郭业从袖兜里拿出了一坨金锭，道：“这块金子大概能有二两重，就当给您的赔礼了。”

“二两？你给我二两？这是打发叫花子呢，还是以为姑奶奶没见过钱？”

郭业道：“姑娘光手下有这么多人，想必是出生于大富大贵之家。二两金子，您肯定是不放在眼中。不过呢，有道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这两两代表了在下的歉意，您还是收下吧！”

“少给我来那套哩眼儿棱。明白跟你说吧，二两金子，少了！”

“那您打算要多少呢？”

“姑奶奶我也不讹你，拿出千两黄金，或者十万贯钱！没有现钱的话，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也成！”

杨凤怡道：“我说这位小娘子，你可得差不多点。就算我们自作多情救错了人了，也不该让我们出十万贯钱呀！不就是抱了你一下吗？你就是金子做

的，也不值那么多钱！”

那美女把嘴一撇，道：“本姑娘虽然不是金子做的，但是比黄金可贵重多了。废话少说，你们给钱不给钱？不给钱的话，可就别怪姑奶奶我不客气了！”

这事发展到这样子，还真是大出郭业的预料之外。

杨凤怡穿女装，虽然称得上是倾国倾城，但也还在人们的接受范围之内。但是一旦换成男装，那可就不得了了！

面对女人简直是无往而不利，没有女子能在她面前保持不卑不亢的。

今天，杨凤怡就是女扮男装。

按照道理来说，那美女在她面前，必定会轻声细语，温柔无比，万事都好商量。

没想到的是，人家竟然丝毫不为所动。

这个节奏不对啊！

今日之事，定然不能善了！

郭业道：“这位小娘子，你是一定要我们十万贯钱了？”

“没错。”

“那我们要是给了钱，就放我们走人？”

“那是自然。不让你们走人，难道还给你们管饭不成？”

“好吧……”郭业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了几张钱票，拿出两张，交到那女子的手里，道：“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每张五万贯！您收好了！”

那美女接过钱票，仔细一瞧，道：“居然是真的！没想到呀，你们还真有钱！我还以为能有个两三万贯就算不错了。”

“既然您已经确认钱票是真的，还请让开道路，放我们过去。”

“还是不行！”那美女道：“我改主意了，你们得拿出一百万贯钱来，才能放你们过去！”

郭业怒火上撞，道：“你刚才亲口所说，只要拿十万贯就放我们过去，怎么能出尔反尔？”

“孔圣人还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呢，我就是一个小女子，出尔反尔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再说了，我这涨价，也不是丝毫没有道理。”

“道理？抱了你一下就要百万贯的钱财，这是什么道理？虽然我不知道你的身份，但我知道，就是大唐的公主，也不值这个价！”

那美女微微一笑，道：“不错，抱我一下，的确是用不了百万贯。但是，我还有别的损失呢？”

“别的损失？”

“所谓的损失，当然指的就是这匹神马了。本来我自己摔下来，还能自己爬上去，再训一会儿也就成了！可惜了，就是由于你的打搅，让我功亏一篑！”

郭业一听，就知道她这是在胡说八道。刚开始她驯马的时候都不能凭自己的力量骑上马背，现在被摔了个七荤八素的，就更不可能了。

但是，知道归知道，说出来，可就是自取其辱了！很明显的，这美女就没打算讲道理。

他眼珠一转，说道：“原来是这样，我们打扰了您驯马，而这匹马又是神马，所以你就要求我们再多赔九十万贯钱。嗯，有道理！”

“觉得有道理，就快点赔钱！要是没有一百万贯钱的话，就把身上所有的钱都交出来。姑奶奶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差不多就行了！”

郭业摇了摇头，道：“我们钱财虽多，但那是我们做生意的本钱，动用不得。”

那美女冷笑一声，道：“这位仁兄，钱财重要，还是性命重要，你不会连这个都拎不清吧？”

“小娘子还请稍安勿躁。虽然我们不愿意还钱，但还是愿意弥补我们的过失的。”

“弥补？怎么弥补？”

“我们帮您驯马！把这匹马训好了，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就凭你们？驯服神马？哈哈～真是让人可发一笑！你们知不知道，神马被抓之后，就会不吃不喝。为了不让它的健康受影响，我们只有半天的时间来驯马。半天之后，就必须把神马给放了。”

说到这里，她冷笑一声，道：“姑奶奶我都失败很多次了！你们这帮人一看就不是草原人，难道还能比我强？”

“有道是天外有人，人外有人。我大唐人物，岂是你一个番邦女子所能测度的？”

“好。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半天之内训不好神马，姑奶奶我要你的脑袋！”

郭业微微一笑道：“凤怡，上！让她见识见识咱们的厉害！”

## 第1833章郭小哥驯马记

“我上？”杨凤怡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道：“你没说错吧？真的要我上？”

“那是自然，凤怡你刚才把驯马说的头头是道。想必是一个驯马的高手。你不上谁上？”

“可是……我那都是纸上谈兵呀！”杨凤怡哭丧着脸道：“平壤哪有什么野马给我训？我都是道听途说来的。”

郭业一皱眉，道：“就算没训过野马，家马总训过吧？”

“呃……其实也没训过！你想，以我的身份地位，哪用得着我亲自驯马？”

郭业把求救的目光投向高手三人组以及斑鸠，道：“那你们呢？”

这四位纷纷摇头，表示无能为力。

他只好又对杨凤怡道：“想当初在不良人总部，凤怡你七步退三兽。是多么的威风，多么的霸气！老虎、熊罴、豹子都在你手里服服帖帖的，一匹野马想必更不在话下！”

“说得轻巧，野马又不是猛兽，怎么能一样？”

“事不同而理同！”

杨凤怡摇了摇头，道：“理也不同。您好好想想，要是马匹也像猛兽那么怕我，我现在还能安安稳稳的骑在马上吗？要知道，即便是豹子，见了我都会屁滚尿流的。”

“呃……这……那可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咱们大打出手，冲出重围。第二个办法，交一百万贯钱，咱们走人。”

郭业摇了摇头，道：“都不妥！强行突围，运气不好的话，能活着出去的，恐怕就只有你我二人。至于交出一百万贯钱，焉知她不会得寸进尺？更何况……”

他微微一叹，继续道：“你觉得能拿出一百贯钱来的人，天下能有几个？难道她就不怕咱事后们报复？恐怕咱们交出钱财之时，就是她要杀人灭口之际。”

“那您说怎么办？”

郭业想了一下，道：“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来上！我就不信了，刀枪不入再加上力大无穷，难道还治不了一匹野马？”

郭业和杨凤怡在一边嘀嘀咕咕的，声音并不大，那美女不知道他们在说啥，不耐烦的说道：“怎么？怕了？不敢驯马，就乖乖拿钱，磨磨蹭蹭的干什么？时间到了，我可要把神马给放走了！”

“别放，别放！驯马一事，包在郭某人的身上！”

“那就快动手吧。记住，你只有一个时辰不到的时间。另外，你要是被神马踩死了，姑奶奶我可不负责任。”

“没问题，不就是驯马吗？小事一桩，看我手到擒来！”

郭业来到野马的近前，先是围着它转了一圈，然后说道：“马儿呀，马儿，我劝你就认命吧！我可跟那个臭娘们不一样，她不敢伤你，我可没那么多顾忌，你别让我为难。”

那野马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希律律一声长嘶，一张马脸尽显嘲弄之色，

似乎在说——够胆你就来！

“好呀！你还敢看不起咱郭小哥，待会有你的苦头吃！”

郭业抖擞精神，屏气凝神，猛地一伸手，向野马的身上的长鬃抓去！野马故技重施，轻轻错步，让郭业的一爪落空。

再抓！

再闪！

再抓！

再闪！

……

一连几次，郭业终于体会到了那个美女的郁闷感觉，这哪是野马呀，分明是一个绝顶高手！

无论如何变换手法，无论速度多快，始终距离野马的鬃毛有一线之差。

很显然，野马不是不能更快，而是在戏弄他呢！

无奈之下，郭业来到了那美女的面前，道：“小娘子，我跟你商量一个事儿。”

“什么事？”

“借您的手下一用。”

那美女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你是想要让我的手下，把神马逼得动弹不得，然后再乘机上马。”

“在下就是那个意思，还望小娘子成全。”

“不借！”美女回答的斩钉截铁。

“不借？怎么能不借呢？我把马训好了，对您也有好处呀！”

“你要是连马都上不去，那说明驯马的本事绝对比我强不了多少。我又何必让赤兔马多受委屈？”

“你这话可说得太绝对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那美女一摆手，阻止了郭业继续往下说，道：“你还是不要白费唇舌了。总而言之，人我是不会借给你的！要么你自己想办法骑上马背，要么承认驯马失败，你自个儿选吧？”

“你……好！没有张屠户，难道就要吃带毛的猪？我自有办法！”

郭业气鼓鼓地来到高手三人组的面前，道：“你们拿着兵刃，把野马逼住了。”

秦英道：“这个法子恐怕不成。您看这匹马，简直都要成精了，咱们都是短兵器，人手又少，要说把它杀了还有可能，但要说围而不伤恐怕办不到。”

“这我当然知道。不过事到如今，难道还能有别的办法？咱们姑且一试吧。”

杨凤怡道：“夫君您这话可说错了，我还真有别的办法！”

“什么办法？”

杨大美人笑嘻嘻地转到了他的背后，道：“这个办法，就叫做——空中飞人！”

“空中飞人？”

郭业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已经被杨凤怡举了起来，向野马身上掷去！

手都抓不住，扔人就能砸重？

野马眼中的嘲弄之色更浓了，往旁边轻轻一闪，准备看这个不知好歹的

人如何捧个七荤八素！

可杨凤怡岂能让它如愿？

就在那野马刚刚站稳之际，一抖手，又扔出了两粒鸡蛋大小的鹅卵石！

野马一见不好，连忙往回撤步，这下正好中了杨大美人的圈套，郭业从天而降，正好砸到了马背上！

“我看你还往哪跑？”郭业当即抱住野马脖子就不肯松手了。

就算被成为神马，那也是马，而不是神。被人骑上了马背，它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是上窜下跳，试图把郭业颠下来。

郭业虽然骑术一般，但是力大无穷，后劲悠长，誓要把神马降服。野马天生神骏，心高气傲，不肯为人骑乘，一人一马就这么僵持下来……

那美女见刚开始见原来郭业动作笨拙，还哈哈大笑，对左右言道，此人用不了多久，就得被神马颠簸下来，践踏而死。

但是笑了一会儿，她的神色，就转为凝重了。

外行看门道，内行看热闹。

作为与神马打了几十次交道的人，她深知要在神马的背上坚持这么久，到底有多难。

更何况一见此人的动作，就知道此人的骑术粗浅无比。

举重若轻，举轻若重。

要把几十斤的铁枪如同绣花针一般玩耍，除了几十年的苦练之外，还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本身就有千斤之力！

驯马的道理亦同。

眼前之人不识马性，没有任何驯马的技巧，单凭一股蛮力，就能安坐马背，这得多大的力气？

至少在神马的两倍以上。如此神力实在是可畏可怖，简直非人了！

难道说，此人才是神马的天命之主？而自己原来做的一切，都是无功？

罢了。

既然如此，那就成全他吧！

只要能收服了神马，曲哲会上夺魁，自己的目的就算达到。至于说神马真正的主人是谁，又有什么要紧呢？

想到这里，那美女大声道：“英雄，你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郭业嘿嘿笑道：“咱一向是一次一夜，一夜一次，这才哪到哪呀？小娘子且放宽心，包你满意！”

那美女没理他的调笑，道：“看来英雄还行有余力，那我就放心了。”

然后，她对围困的众人道：“快点散开，让神马跑出去！”

那美女打算的挺好，把神马围起来训，是下策中的下策，不得已而为之。也不知道能否成功。

既然眼前之人力大无穷，能把神马控制住，那还用这个下策干啥？何不把包围圈撤去，让神马自由驰骋？等神马累了，驯马之事定然水到渠成。

但是郭业哪知道她的小心思？

他一见马队闪开了几条道路，就心中暗叫了一声不好！

这匹野马既然有神马之名，那速度定然是极快，杨凤怡他们的马定然跟不上。



这一跑出去，不就和他们分开了吗？

茫茫草原，人生地不熟，以后在哪会合？

更严重的是，自己既不认路，又没带干粮。

这要是跑出几十里地去，在大草原内迷了路，活活饿死都有可能。

不行，不能让野马跑出去！

想到这里，他用胳膊把野马的脖子死死抱住，身子却从马背上滑落了下来。

这个动作无比危险，一般人到了这个地步，要么赶紧撒手，要么就得被活活拖死。

在场之人不由得惊呼出声。

那美女也心中一阵懊恼，原来此人乃是个银样镗枪头！这么快就坚持不住了，枉自己还对他寄予了厚望。

看来今天的驯马，又要功亏一篑！

离曲折会还有不到十天，到时候自己真的能驯服神马吗？

难道唯一的曙光，就这么熄灭了？

就在所有人都不看好郭业的下场之际，奇迹出现了……

## 第1834章薛心莲

郭业之所以做这么危险的动作，那当然是有底气的，这个底气就是他的刀枪不入之能！

在奔驰的野马上滑下来，其实他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不仅如此，等他的脚一沾地，那野马可就倒了霉了。

力从地起！

郭业把双臂环抱，两膀一较力，大叫了一声：“别动！”

希律律～

野马长嘶一声，却是难动分毫！

郭业嘿嘿笑道：“马儿呀马儿，被咱郭小哥制住，不丢人……啊，不，是不丢马！咱们愿赌服输，既然你已经败了，就乖乖地一个坐骑吧！你的女主人家资豪富，必定会好好待你，以后你就享福去吧！”

那野马又是一声长嘶，奋力向前，马目之中尽显倔强之色！

“呦呵～你还不服？且看我的利害！”

郭业再次加力，两只胳膊越收越紧！

野马挣脱不得，只觉得呼吸不畅，窒息难耐。它明白，遇到了这个克星，自己今日恐怕是在劫难逃了！

滴答、滴答。

几滴马泪落顺着它的腮边滑落，落到了郭业的手上……

郭业抬头望去，不由得心中一颤。

倔强不屈、渴望自由、以死相抗，郭业从来没想到，自己能从一匹马的眼睛上看懂那么多东西。

然而，事实上，他就是懂了。

他终于明白，这匹野马，不，神马，是不可能被人所驯服的。没有什么东西，天生下来，就该与人为奴！

它天生就要在草原上自由地奔跑，直至……死亡……

不得不说，郭业被它的骄傲，深深的打动了。这一刻他看到的不是一匹野马，而是一个不屈的灵魂！

他伏在它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声：“朋友，保重！”

然后，郭业胳膊一松，佯作不支，跌倒在地！

神马一声长鸣，扬长而去！

……

郭业装腔作势，一瘸一拐的来到了那美女的面前，抱拳拱手道：“不好意思，郭某人有所托！”

“你……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姑奶奶真是看错人了！”那美女气急败坏的说道：“我又改主意了，今天你的钱也要，命也要！你就是拿出一百万贯钱来，我也要你的命！”

郭业冷笑道：“早这么说不就完了？何必拐弯抹角的？你一开始就打着杀人越货的主意吧？废话不多说，咱们手底下见真章！”

“哎呦呵～小虫子，反了你了，竟然敢在姑奶奶面前炸刺！别以为自己力气大，就天下无敌了。今天我就让知道，什么叫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来人，给我拿下！”

众侍卫呼啦啦往上闯，一场恶战马上就要爆发！

“且慢！”

正在这时，有一个低沉的男声传来。声音不大，却是无比的权威，众侍卫硬生生的拉住了马匹。

“贵叔你要为这小子求情？”那美女对身边的一个老者说道。

“呃……倒也不是求情。咱们先别说那个，你往那边看……”

“那边有什么？啊，神马？”

那美女顺着老者的手望去，只见自己朝思暮想的神马，又溜溜达达的转回来了！

这是什么节奏？

神马的动作似慢实快，没用多长时间站到了郭业的旁边。它伸出舌头，舔了舔他的手，神态十分亲热。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你回来干什么？是不放心我么？”

神马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然后轻叫一声，马头一低。

郭业先是茫然，随后大喜，道：“你是让我骑上去？”

神马听了，状极欢悦，打了个响鼻，连连点头。

郭业翻身上马，溜了几圈，纵横曲折，无不如意。

然后，他来到了那美女的近前，道：“小娘子，您看这神马可算是训好了？”

“当然算是训好了，恭喜英雄。”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但请您一言而决！您到底是与我们一战，还是信守诺言，牵了神马走人？”

那美女咯咯一笑，道：“我说这位英雄，你想什么呢？牵了神马走人？那怎么可能！神马非凡，终身只会认一位主人。你让我牵，我牵得了吗？它在你手里，无比乖巧。到了我手里，与野马何异？”

说到这里，她微微一顿，又继续道：“更何况，神马之性至高至傲，被主人抛弃了，恐怕会绝食而死，我要一匹死马干什么？吃马肉么？”

郭业摇了摇头，道：“小娘子，你想错了。实际上，我并不是他的主人。如果我没料错的话，它是把我当成了朋友。就算我离开了它，充其量它会生气几天，绝不会绝食而死的。”

“主人也好，朋友也罢。总而言之，你即便把神马交给了我，我也是毫无用处。”

郭业冷然道：“如此说来，小娘子是选择战争了？”

“那当然不是。其实，小女子有一个办法，可以让神马唯我所用，不过需要英雄略作配合。不知您能否答应？”

“什么办法？”

“这个办法很简单。只要英雄归顺于我，做我的马夫。那这匹神马，不就可以为我所用了吗？”

“做你的马夫？”郭业气极反笑，道：“你可知我是什么人？竟然要我做你的马夫？”

那美女不慌不忙地说道：“小女子当然知道，随手能拿出几十万贯钱财的人，不是什么简单人物。不过，那又如何？这里是薛延陀，你们大唐天子的手再长，也伸不到这里来！”

“薛延陀还不是要向大唐称臣？”

“不过就是随口一说，给你们大唐一个面子罢了。那李老二可能调动薛延陀的一兵一卒？我们汗位更迭，大唐天子可能插得上手？”

“好，就算大唐管不了薛延陀。难道小娘子你就代表了薛延陀了？”

“那是自然。自我介绍一下，小女子姓薛名心莲，被可汗封为明玉郡主。不客气的说，薛延陀的家，我能当一半！”

“哦？原来是明玉郡主，真是失敬失敬！”

郭业一听她的身份，就是心中大定。只要她不是马贼好办了。

别看她口中对大唐不屑一顾，但是真见了大唐的使者，必要的规矩总要讲的。

战争已经远离，被逼作马夫更是不可能。

想到这里，郭业躬身一礼，道：“好叫明玉郡主得知，在下姓郭名业字子仪。奉了大唐天子之命，出使薛延陀。”

“你叫什么？再说一遍？”

“郭业郭子仪？”

“你就是生擒了颉利可汗，杀死了云容王后和拔灼可汗，远征过天竺、出使过三韩，平定过白莲教的郭业郭子仪？被封为大唐秦国公、礼部尚书、丽竞门门主、长安令、领军卫府大将军的郭业郭子仪？”

“你知道还挺全的。不错，正是某家！”郭业得意地说道：“知道了我的身份，你还想让我做你的马夫吗？”

薛西怜仔细看了郭业几眼，忽然间翻身下马，盈盈拜倒，道：“果然是秦国公。夫君在上，贱妾薛心莲这厢有礼了！”

“啊？你说啥？”郭业闻听此言，好悬没从神马上摔下了，道：“咱们.....好像不认识吧？”

## 第1835章死缠烂打

薛心莲嫣然一笑，道：“说不认识也不大准确。夫君之前的确不认识妾身，但是妾身对夫君的大名可是早有耳闻。”

“等等……等等！咱们有话说话，你叫我秦国公、郭业，哪怕是郭子呢，都成，但是千万别叫我夫君。这都哪的事儿呀，我以前根本就没见过你。”

秦英在一旁轻咳一声，道：“秦国公您别伤了佳人之心，也许是原来家里给您订的娃娃亲呢？”

“放屁、放屁！我要是有娃娃亲，还能让我入赘呀？再说了，这可是明玉郡主，以原来我们家的身份，哪配的上人家？”

“那要不就是神佛指示，说你们有缘？”

“那就更不可能了。仙佛有灵，这种婚姻大事，怎么能只告诉女的不告诉男的？他们这活儿也干得太糙了吧？”

薛心莲道：“别猜了。妾身嫁与秦国公，跟父母之命无关，与仙佛更是毫无瓜葛，全是小女子一个人的主意。”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这就更不像话了。婚姻之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退一万步说，即便你真的不在乎世间礼节。总该明白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吧？您这剃头挑子一头热算怎么回事？”

薛心莲道：“不管怎么说，贱妾已经立志非君不嫁。在我的心目中，你就是我的夫君。”

郭业心中暗想个明玉郡主长得倒是不错，怎么脑瓜这么不灵光呢？他只得道：“好吧，你爱咋想咋想，我也管不着你。无论如何，我是不同意这门亲事的！”

“啊？难道您要始乱终弃？贱妾哪点做的不好，我改还不成吗？”

“你没什么做的不好，只是……呸呸呸！什么始乱终弃，胡说八道什么？根本就没乱……我压根就不认识你。你别胡说八道！”

“以前不认识，今天不就认识了吗？夫君，您先别忙着拒绝呀，再好好的考虑考虑。”

“不必考虑了，在下心意已决。”

“妾身可是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能文能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唱曲舞蹈样样都行，哪怕是床第之间……”

“怎么样？难道你经验丰富？”

“呸！您瞎想什么呢。奴家还是处子之身。妾身的意思是说，就是在床第之间也会竭力奉迎夫君，必然不会令您失望。”

“条件倒是不错，不过，我家中已有娇妻，只好对不住郡主了！”

“没关系，妾身早就听说过了。不就是柴秀秀郡主吗？这个简单，她是郡主，我也是郡主，她当姐姐，我当妹妹。我不和她争大房的位子。”

郭业哭丧着脸道：“我说明玉郡主，您身份尊贵，长得也不错。怎么非得认准我了？天下的未婚的俊彦多了，您找别人不成吗？”

“当然不成了！你们大唐不是有句话吗？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侍二夫。我虽为薛延陀女子，但也饱读圣人书，知道礼义廉耻二字。”

郭业心说，你要是知道礼义廉耻二字，也就不会非得哭着喊着要嫁给我

了。哪个懂廉耻的女子，会像你这么没羞没臊？

他深吸了一口气，无奈地说道：“小娘子，你是不是理解错了点什么。烈女不侍二夫，那指的是，嫁过去之后就不再找第二个丈夫了。再放宽了些呢，也得订了婚约以后。您的所为，和这句话不挨着。”

“怎么不挨着？妾身对天发誓，那不就是天地为证吗？有上天做主，难道妾身还能反悔不成？”

这还解释不清楚了，郭业一咬牙，一跺脚，道：“就算你的理由再多，我也不同意！你总不能逼着我娶你吧？真是莫名其妙！”

薛心莲毫不生气，道：“没关系，妾身会用一片真心感动您的。早晚会让您回心转意。”

郭业无奈地一拱手，转移话题道：“不说这个了。在下奉圣命，出使薛延陀。还请明玉郡主让开一条道路，放我们过去。”

“妾身也要回郁督军山，不如结伴而行？夫君不会连这个面子都不给妾身吧？”

“那……好吧！”

……

不得不说，这年代的游牧民族非常苦逼。薛延陀全部动员起来，控弦二十万，怎么也不算是一个小国了。

但他的最高首脑所在地，却连一个小城都没有。

所有军民人等，无论贵贱，都是生活在一个个的帐篷之内。

郁督军山脚下，一片错落有致的帐篷，构成了薛延陀的首府，全国大半的高官贵族，以及精锐的部队，都集中于此。

郭业随着薛心莲刚刚来到此地，就赶紧亮出了大唐使节的身份。

薛延陀的官方不敢怠慢，把他们领到了馆驿之内。直到此时，郭业才长出了一口气，放松了下来。

与薛心莲同行的这几天里，他真是度日如年，比打仗还累。

这女人简直太殷勤了，每天想尽办法的在他身边晃悠。赶路的时候和他并辔而行，吃饭的时候为他斟酒布菜，哪怕是要睡觉呢，还提前为他铺好了被褥，就差没直接要求侍寝了。

郭业对此女的行为，还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你说她是花痴吧，但是对别人咋不这样？

说她是对自己一见钟情吧，问题是之间没见的时候，人家就非自己不嫁了。

说她是为了报恩吧，原来大家根本就不认识呀！至于自己的上一辈？郭老憨那是老实巴交的农民，跟明玉公主这边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交集！

难道说自己身上有什么宝物，她必欲得之而后快？或者说她故意接近自己，就没安着什么好心，是意图行刺？还是说，她是受人指使，意图对自己使美人计？

既然想不想白，郭业也就只能以不变应万变。

对待薛心莲彬彬有礼，丝毫不敢逾矩。同时，也丝毫不敢给薛心莲逾矩的机会。

……

薛延陀的行政效率还是很高的。第二天一早，郭业刚刚吃罢了早饭，就

有馆驿的官员来报，伊特勿失可汗有请。

来到一个大帐之外，那个小官伸手一指，道：“秦国公，这就是我们可汗的大帐，请进去吧？”

郭业一皱眉，道：“嗯？你不跟我一块进去？”

“那哪能呢？卑职官微职小，怎配进可汗的大帐？我只能领您到这了。”

堂堂的大唐钦差，竟然没人带路？这也太不合规矩了吧！是薛延陀的礼法粗疏如斯，还是他们故意如此？

加着一百二十个小心，郭业步入了大帐之内。

外面寒风阵阵，帐内温暖如春。

只见一个满脸络腮胡子，高鼻深目的黑大汉，端坐正中，不怒自威。

几十名壮汉手持鬼头大刀，雁别翅排开，满脸的煞气。

这幅情景，让郭业顿时有种见山大王的感觉。他抱拳拱手道：“参见伊特勿失可汗！”

那黑大汉牛眼一翻，道：“你何人？”

“在下乃是大唐礼部尚书郭业郭子仪，奉了大唐天子之命，向可汗宣读国书而来。”

“郭业？可是杀了拔灼可汗的郭业？”

这事尽人皆知，怎么也抵赖不了，郭业直了直脖子，道：“不错，正是某家。拔灼可汗对抗天兵，致有杀身之祸！伊特勿失可汗，您可要引以为戒！”

“你好大的胆子！杀了我们的大汗也就算了，竟然还敢在我的面前耀武扬威。是欺我薛延陀无人吗？来人！”

“在！”

“给我把他乱刀分尸！”

## 第1836章狡猾的咄摩支

黑大汉张嘴就要杀人，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就得吓得腿肚子转筋。

胆子小的磕头求饶，胆子大一点的就会破口大骂，只求速死。但是无论胆子大还是胆子小，他们都会情绪失控，大异平常。

真正利刃加身而面不改色的，无一不是人中之雄。这种人，不是大奸大恶，就是大智大勇。

郭业也是面不改色。

不过，他之所以这么淡定，不是因为他不怕死。事实上，作为现代人的郭业，比起这个时代的人来说，可是惜命多了。

也不是因为他有刀枪不入之能。所谓刀枪不入只能保护他自己，真翻了脸了，他带来的几个人可就有了性命之忧。

更何况，刀枪不入不是不死之身。被大军围困起来，最终的结果，他也未必能逃得活命。

郭业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保持平静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觉得事情未必有那么严重。

听斑鸠的介绍，咄摩支可是一代英主。既然是英主，就不会意气用事，一言不合，就把自己宰了，除了激起大唐的仇恨，还有什么好处？

另外，要是咄摩支真那么恨自己的话，红玉郡主又怎么可能哭着喊着要嫁给自己？那不是给国主上眼药吗？她不想活啦？

很大的可能，他这番作为是吓唬自己。

想到这里，郭业微微一笑，道：“伊特勿失可汗，这里是您的地盘，杀了郭某人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其中的后果？”

“后果？不就是得罪大唐吗？我们薛延陀又不是没和大唐打过仗。你别拿着大唐来压我！当然……”

黑大汉缓和了一下口气，道：“上天有好生之德。你要是能跪地求饶，痛改前非，我也不是一定要杀你。”

“哼！我乃大唐钦差，岂能跪你小小的番邦之主？你白日做梦！”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了，上！”

黑大汉一挥手下，侍卫们手持鬼头大刀呼啦啦往上闯，郭业赤手空拳就和他们战在了一处！

这一打上，郭业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判断！

这些人心有顾忌，束手束脚，不但不敢往自己的要害上招呼，就是连自己的衣服都不敢沾边。

人影穿梭，刀光闪闪，看起来吓人，实际上自己却是毫无危险。

这还等什么？你们不敢伤人，我敢！不但敢伤人，我还敢杀人呢。

郭业得理不饶人，猛然间向着自己面前的侍卫扑了过去。

那侍卫本来持刀中宫直进，见郭业扑来，大惊失色，赶紧撒刀！就在这时，郭业已经欺到了他的身前。猛的一伸手，刁住了他的手腕，叫了一声，“撒手！”

那侍卫只觉得腕子被一个铁钳子夹住了似的，手一松，鬼头刀已经到了郭业的手中。

郭业持刀在手，杀心已生，一眨眼的功夫，就连刃数人！



那黑大汉大怒道：“你小子是给脸不要脸呀，小的们，给我动真格的，为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正在这时，忽听得外面有人高声叫道：“伊特勿失可汗到！”

紧接着，一队浑身黑甲的军士冲了进来，把作乱之人团团围住，死尸也被拖了下去。

等把血迹擦干，才有一个面目清癯的中年人走了进来，对着郭业面深施一礼，道：“您就是大唐天使秦国公吧？小王咄摩支这厢有礼了。”

郭业白眼一翻，道：“你就是人称伊特勿失可汗的薛延陀国主？姓咄名摩支？”

“呃……小王确实是薛延陀国主，也确实被立为伊特勿失可汗。不过，我可不是姓咄名摩支。我们铁勒和你们汉人的风俗不同，有名无姓。咄摩支就是小王的名字。”

郭业一摆手，道：“本官出了名的不学无术。不管你是姓咄名摩支，还是叫咄摩支。我来问你，既然你是咄摩支，那他何人？”

黑大汉道：“我乃伊特勿失可汗驾前大将仆骨是也！”

“仆骨？”郭业道：“伊特勿失可汗，仆骨身为您的大将，却冒充您，该当何罪？莫非这可汗之位，谁都可以坐坐吗？”

“秦国公你不要血口喷人！我哪句话承认我是可汗了？分明是你认错人了，跟我可没什么关系。”

郭业想了想，似乎还真是这么回事。仆骨从来都是自称为“我”，从来没说“本可汗”，“本王”什么的。

他冷笑一声，道：“不管怎么说，本官叫你可汗，你没否认总是事实吧？”

“可也没我承认呀！我仆骨有什么义务向你解释自己的身份？”

“好，你冒充可汗的事情我不追究，自有你们国主处置。但是你派人杀我这事又怎么说？”

“派人杀你又怎么了？你还杀了我们薛延陀的拔灼可汗呢，你先给我解释解释这个吧！”

郭业面色阴沉，道：“伊特勿失可汗，对于拔灼可汗一事，您又怎么说？”

咄摩支道：“仆骨休得对大唐天使无理，快快退下！”

“可是……”

“没有可是、再要聒噪，本王就治你的冒充本王治罪。速速退下！”

“是！”

把仆骨打发走了，咄摩支才笑吟吟地对郭业道：“秦国公，仆骨此人，就是个粗人，喜欢开一些没轻没重的玩笑。刚才所为，肯定有些不妥之处，但是本心不坏，您还是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

郭业心里明白，仆骨肯定是受了咄摩支的指使，给自己来这一出的，目的就是给自己一个下马威。

不论当时自己是跪地求饶还是破口大骂，到时候咄摩支正主一出现，自己就算落了下风。

没想到的是，自己毫不退让，连杀数人。让他们的计划全部落空。眼看着局面无法收拾，咄摩支这才出场。

不过知道归知道，咄摩支摆明了装傻充愣，他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道：“既然如此，我就给可汗一个面子。”

咄摩支又说道：“关于拔灼可汗一事，秦国公千万别放在心里去。国内也只有仆骨这种愣头青才想着向您报仇，大部分人包括本王，都对您毫无敌意。”

“此言当真？”

“那是自然。拔灼此人。刻薄寡恩，易怒多疑，人心不附。他在位之时，杀了我们薛延陀不少忠臣良将。从某种意义上讲，您把他杀了，是为我们薛延陀除了一害，我们感激您都来不及呢！”

“就算事实如此，不管怎么说，拔灼毕竟是你们薛延陀原来的可汗，您作为新任的大汗，不该为先王报仇吗？”

“要不是您杀了拔灼，本王怎么有机会登上王位？您是我咄摩罗的贵人呀！找您报仇，那不是恩将仇报吗？”

咄摩支顿了一下，又继续道：“秦国公但请放心，我薛延陀绝对不会因为拔灼可汗一事，敌视您，敌视大唐。大唐天子永远是我们薛延陀的天可汗，而您则是我们薛延陀的大贵人！”

郭业知道，咄摩支刚才番话，纯属扯淡！

就算拔灼再不是东西，那也是薛延陀的混蛋。自己把他宰了，就是打了薛延陀一个重重的耳光。咄摩支不恨他才怪。

之所以这么说，无非是暂时不愿意和大唐撕破脸，给双方一个台阶罢了。

不过，既然咄摩支愿意做出这个姿态，他也乐意配合，不管怎么说，有了咄摩支这几句话，以后薛延陀就不能再拿他杀死拔灼说事了。

郭业道：“那在下就多谢可汗的宽宏大量了。”

咄摩支问道：“秦国公为大唐钦差，不知带来了天可汗什么旨意？”

郭业道：“高句丽屡有不臣之像，陛下意欲出兵征讨。我们大唐和你们薛延陀的边境之上，会抽调一部分兵力。还请可汗约束部族，不得擅自越境。否则，要是引起了什么误会的话……”

说到这里，他神色一肃，道：“陛下回兵之际，就是你们薛延陀灭国之时！”

咄摩支眉头一皱，道：“这个……请恕小王难以从命！”

## 第1837章草原之争

郭业厉声道：“咄摩支，你敢抗旨不尊？”

“秦国公还请息怒，小王有下情回禀。”

“你讲！”

“天可汗的旨意，我薛延陀当然应该听从。不过，唉，陛下的这条旨意，我实在是做不到呀！”

“哦？那是为何？”

“我们薛延陀的部族倒是好约束。不过有些坏人名义上向大唐称臣，暗地里却心怀叵测，不把陛下的旨意当回事。若是他们冒充我们薛延陀之人，违抗了陛下的诏令，我们不就冤死了吗？”

“坏人？谁是坏人？你说清楚一点。”

“当然就是东突厥人。他们在漠南我们在漠北，离得非常近。他们要是冒充我们侵扰大唐，我们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

“到底是不是你们薛延陀干的，陛下自会分辨。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可汗这话，未免有些杞人忧天了。”

咄摩支连连摇头，道：“我这可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未雨绸缪。不把这件事解决好了，我们薛延陀不敢奉诏。”

“那可汗以为，此事应该如何解决呢？”

“大唐和我们薛延陀一起出兵，灭掉东突厥。从此漠南和漠北一统，全是我们薛延陀的了。再有袭扰大唐的事，肯定就是我们薛延陀干的，天可汗要罚我们，我等毫无怨言！”

“那我们大唐要是不答应呢？”

“那不好意思，我薛延陀虽然畏惧天可汗的威严，但更怕无罪遭诛。”

话说到这个地步，这场谈判就算是僵持起来了。

咄摩支口中的东突厥，和原来颉利可汗领导下的东突厥完全不是一回事。

旧的东突厥，早就被大唐灭了。而这个新的东突厥却是大唐扶植起来的傀儡。

想当初郭业擒颉利可汗，李靖率兵攻占东突厥，俘获无算，似乎东突厥的事情就这么解决了。

但是，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不谈一些像耗子一样躲起来的颉利可汗旧部，这片草原的处置就是一个大麻烦。

大军在草原上驻扎，这人吃马嚼的，得花费多少钱？时间短了还行，时间长了大唐的国库可受不了。

撤军倒是容易，善后却难。

大军一撤，最得利的就是薛延陀了。他们占领了这片草原，领土扩张了一倍，势必势力大增。

合着大唐这一通忙活，全是给薛延陀打工了？

那怎么能成！

最后，李二陛下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东突厥灭亡之后，抓了不少俘虏，大概有十来万人。这十来万人被唐军

俘虏过一次，吓破了胆，反抗的可能性很小。

于是乎，李二陛下就把他们重新放回了东突厥草原，填补草原上的势力真空。

这个新的东突厥国实力非常弱小，没有大唐的保护，早就被薛延陀灭了。所以对大唐忠心耿耿，算是李二陛下的一条好狗。

与此同时，他们也成了薛延陀的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之而后快。

无它，他们占据的草原太肥美了，而他们的实力又太弱了。犹如小儿持金于闹市，不灭他们简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现在咄摩支与郭业谈判的焦点，就在于东突厥。

咄摩支的意思就是，要想我们薛延陀不趁虚而入也成，你们大唐得取消对东突厥的支持，把那片草原交给我们。

而郭业呢？怎么可能答应他这个要求？！

把东突厥草原给了咄摩支，用不了二十年，他的势力就会超过原来的颉利可汗，成为大唐的心腹大患，

郭业沉声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们不就是想要东突厥草原吗？明确的告诉你，不可能！可汗若是一意孤行，惹恼了大唐天子，恐怕陛下先攻打的，就不是你们高句丽，而是你们薛延陀了。”

“秦国公您误会了，我们也不是非要东突厥草原不可，只是为了避免被栽赃陷害才提的这个要求。”

“不管可汗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总而言之，您这个要求，郭某人是不会答应的。若要东突厥草原，还请带兵来取！”

咄摩支闻听此言，脸色先是一变，随即又缓和了下来。

他干笑了两声，道：“秦国公不要那么严肃嘛，都吓到小王了！东突厥草原事小，伤了咱们两家的和气事大。这样吧，您先在郁督军山下转转，消消心中的火气。此事咱们过几天再议。”

谈判嘛，怎么也不可能一天就谈下来。郭业对此早有准备，道：“如此也好，就依可汗之言。”

咄摩支指着身边一人，道：“这是我们薛严陀的左相，姓薛名群。这两天就由他负责接待您，有什么要求尽管对他说。”

然后，他又对薛群道：“秦国公乃是大唐天使，身份尊贵，你必须尽心接待。但有一丝一毫不周之处，被本可汗知道了，必定重重的罚你！”

“可汗且放宽心，微臣定然让秦国公宾至如归！”

“那你就先带秦国公回馆驿休息吧。”

“是！”

……

与薛群回到了馆驿，郭业抱拳拱手，道：“说实话，郭某人赶了这么多天的路，也是真累了。这几天就在馆驿内休息，就不劳就薛相相陪了。”

“秦国公想休息，在下也不敢打扰。不过，薛某人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还请您务必答应。”

“薛相请讲。”

“就在今晚，薛某人要宴请几位尊贵的客人。他们每个人的地位都不在薛某人之下。所以，在下斗胆，想请秦国公赏光，参加这场宴会，也算是给薛某人撑撑场面。”

郭业闻言，心中一动。

自己刚才拒绝薛群相陪，是为了获取行动的自由，查探薛延陀内部不稳的因素，借力打力，祸乱薛延陀。

但是薛群的这场宴会，有那么多贵人参加。如果利用得当的话，岂不比盲目查探好得多？

想到这里，他说道：“承蒙薛相看得起，郭某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秦国公就先休息一下，临到傍晚，薛某人会派人来请。”

.....

薛群的这个宴会虽然规格高，但是请的人还真不多，准确的说，仅仅有四个人。

“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薛群指着一个瘦高的汉子，道：“这位是咱们薛延陀大将平罗西。他掌管可汗的宿卫，可以说咱们薛延陀的安危有一半就寄托在他的身上。”

薛群又指着一个满身儒雅之气的中年人道：“这位的身份更不得了，乃是东突厥的可汗，李思摩。”

“至于这位么，虽然名声不大，但是对我们今夜要谋划之事，非常重要，他就是我们的财神爷，郑一全！”

郭业一听他介绍的这几个人，就被深深的震撼到了。

平罗西也就罢了，李思摩可是东突厥的可汗，咄摩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人物。

这个人大摇大摆的出现在薛群的宴会上，意味着什么？

还有郑一全，此人就是化成了灰郭业都认得他！

他就是郭业的老丈人，郑菲菲的亲爹，为了立功升职，自动请缨来到草原的郑元郑德芳！

最后，薛群终于介绍到了郭业的头上，道：“这位就更不是外人了，乃是我的妹夫，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啥？妹夫？”郭业惊讶地问道：“薛相，这门亲戚，咱们是从哪论的？”

## 第1838章薛府夜宴

“哦，怪我、怪我！”薛群一拍脑袋，道：“忘了告诉您了，在下的妹妹乃是明玉郡主薛心莲。您是他的丈夫，那不就是我的妹夫了吗？”

平罗西抱拳拱手，道：“原来您就是明玉郡主的心上人秦国公呀，真是失敬失敬！”

李思摩道：“明玉郡主苦候数年，一朝夙愿得偿，实在是可喜可贺。秦国公，在下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就连郑元也说道：“不知秦国公和明玉郡主何日完婚，在下还要讨一杯喜酒喝，沾沾喜气。”

闻听此言，郭业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这几个人一唱一和的，似乎自己和明玉郡主的事情，已经板上钉钉了。这不是强买强卖吗？怎么就没人问问自己这个当事人的意见？

郭业强忍怒火，深吸了一口气，道：“大家是不是误会了什么？在下以前从未见过明玉郡主，至于婚姻之事更是无从谈起。事关郡主的名节，诸位还请慎言。”

“名节？”薛群苦笑一声，道：“只有秦国公娶了她，我妹妹才有名节可言。要不然，她恐怕就会成为草原上的笑柄。”

“这么严重？到底怎么回事？”

平罗西道：“秦国公有所不知，就在三年前，明玉郡主就当众宣布过，今生非您不嫁。”

“三年前？她还是一个小孩子吧？”

“呃……其实也不小了。当时她大概是十四岁，可以嫁人了。大家一开始还把她这话当成一个小女孩的妄想，可是后来，她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场合，说过很多次。大家也就都相信了。”

薛群道：“现在心莲发誓要嫁给您的事情，已经传遍了薛延陀。要是您真不答应的话，我妹妹恐怕就只能愤而自尽，来洗刷身上的耻辱了。还望秦国公成全！”

这么严重？郭业顿时有种被逼上梁山之感，期期艾艾地道：“不会吧……天下的年轻俊彦有的是，她咋非看上我了呢？这也太奇怪了！”

“年轻俊彦有的是，但是能生擒颉利可汗，杀死拔擢可汗的，可就您一个。我妹妹要嫁的乃是天下第一英雄，不嫁给您嫁给谁呢？”

“天下第一英雄？”郭业眼珠一转，一个祸水东引的主意涌上心头，道：“要说天下第一英雄，在下可称不上。真正能配得上这个称号的另有其人！”

“谁？”

“此人十八岁随父出征，十九岁独立领兵，破薛举，败宋金刚，灭窦建德，七年时间扫平天下，二十八岁登基为帝。比郭某人可强的多了。你说此人不是天下第一英雄，谁是天下第一英雄？”

“您说的是？”

“当今的大唐天子！实不相瞒，郭某人在宫中也有些门路，只要明玉郡主愿意的话，就可以把她送入后宫。嫔妃不敢想，封个贵人或者美人，绝无问题！”

“大唐天子？秦国公，您说的太好了，真是一言惊醒了梦中人。想当初，也是我妹妹年幼无知，竟然以为您才是天下第一英雄，错了，完全错了！”

郭业大喜，道：“知错就改善莫大焉，亡羊补牢犹未迟也！令妹入宫之事，在下一一定竭尽全力！”

薛群却摇了摇头，道：“那却不然。别的事可以知错就改，这件事可不成。不但不能知错就改，还得将错就错！”

“啊？那是为啥？”郭业大失所望。

“还是那句话，此事已经弄得尽人皆知，我妹妹要是再嫁他人，就会成为草原上的笑柄。再说了，就算我妹妹不在乎名声，此事传扬出去，对陛下，对秦国公您的名声都不大好吧？”

“这……”

“所以说，心莲生是你们郭家的人，死是你们郭家的鬼！此事不可更改！要么您娶了她，要么她自尽于此。！何去何从，您给句话吧？”

祸水东引之计被薛群轻松化解，郭业被挤兑的哑口无言。

他心中暗想，这还真是有其妹必有其兄，这兄妹俩都是死缠烂打不要脸。

这是赖定我了？

不行！

就算薛群说的全是大实话，此事并没有任何阴谋诡计，那也只能说明薛心莲的脑筋不大正常，我可不能娶这么一个疯女人回家！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直接拒绝的话，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让薛群下不来台，似乎也不大好……

有了！

郭业灵机一动，施展拖字诀，道：“此事关系重大，能不能让我考虑几天？”

薛群没接他的话茬，道：“秦国公，您可知道，我妹妹为何被封为明玉郡主？”

郭业根本就不想再和薛心莲扯上任何关系，道：“说句不大中听的话，在此次出使之前，郭某人从未听过明玉郡主之名。”

薛群似乎没听出他这话里的拒绝意味，道：“此事就说来话长。我们薛延陀部，其实是由薛部，和延陀部，两个部族合一而成！在下不才，现在忝为薛部族长，所以心莲才被封为明玉郡主。”

郭业“哦”了一声，不置可否。

薛群问道：“听了刚才那话，难道秦国公就没什么感想？”

“感想？什么感想？”

“薛！薛呀！秦国公您想想，汉人之中，有没有一个薛姓？其实所谓的薛部，就是汉人的薛姓之民，流落草原，自成一部。换句话说，无论我薛群还是心莲都是汉人呀！”

郭业当然不会信他的鬼话，就因为汉人中有姓薛的，薛部就是汉人的一支？

那汉人中还有姓严的姓度的呢，按照这个理论，延陀部岂不是汉人？这也太牵强附会了！

他淡淡地说道：“此事史无所载，全是薛相的猜想，恐怕不能作数。”

薛群道：“不光如此，我还有家谱为证！来人，把家谱给我取来！”

“是！”

功夫不大，有个仆役拿来了一个锦盒。

薛群把盒子打开，道：“秦国公请看，这就是薛某人的家谱！上面清清楚楚的记载着我们薛姓的来历！”

郭业看了看，上面的记载似乎还真是那么回事。不过……这纸张似乎也太新了一点。

他心中暗想，你薛群就算要作假，也做得专业一点还不好，起码把纸张做旧了再来骗人吧？

这样就想蒙混过关，简直是对我智商的侮辱。

想到这里，他轻笑一声，道：“薛相，您确定这就是您的家谱？”

“那是自然。”

“可是，既然是流传了几百年的家谱，纸张为何会如此之新？退一步说，就算您的家谱就是保存得好，您看，家谱上最早的记载，是在秦朝。在下如果没记错的话，秦朝用的可是小篆。”

薛群面露尴尬之色，道：“这个问题……其实我可以解释……他是这么回事……对了……原来的家谱已经破损不堪，这份家谱是不久之前抄录的，怪我之前没说清楚，让秦国公误会了。”

郭业知道他是在说谎，不过再穷根究底的话，那可就太不给薛群面子了。

他说道：“原来如此，看来是郭某人误会您了。不过，就算您和明玉公主都是汉人之后，那又如何？难道我还能因为您妹妹是汉人，就要娶她为妻？”

薛群一使眼色，屏退了丫鬟仆役，然后沉声道：“秦国公误会了。在下的意思是……我身为汉人之后，自然心向大唐，愿把整个薛延陀献给大唐天子！”



## 第1839章有人的地方，就有背叛

“献给大唐天子？你一个小小的左相，能做得了薛延陀的主？”

“现在当然不行。不过只要我薛群坐上了国主之位，这事还有什么难度？”

郭业道：“你想谋反？”

“谋反？秦国公这话也说得太难听了。本来薛延陀部就是我们薛部为首，只是后来被延陀部篡夺。薛某人的所为，不过是正本清源罢了！”

郭业往四下里看了看，但见在场之人都神色如常，就知道今日之事，是早有预谋了。

对于此事，他当然是乐见其成。他来的目的，就是祸乱薛延陀。薛群此举，正合他的本意。可以说，这是想瞌睡遇到了枕头。

当然，他绝对不会相信，所谓事成之后献薛延陀的鬼话，好好的一国之主不当，去给李二陛下当吉祥物，那除非是薛群的脑瓜里进了水了！

很显然，此人的目的，无非是先取得大唐的支持，然后再过河拆桥。

不过，那又如何？

叛乱一起，无论成败，薛延陀都会元气大伤。只要一两年内无力南侵，郭业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他说道：“你们薛延陀内部谁为可汗，一向是你们内部推举之后，再请我大唐天子确认。薛相有问鼎可汗之意，如果成功的话，郭某人愿意为您在大唐天子面前美言。”

薛举苦笑一声，道：“如果单单靠薛某人的力量就能坐稳国主之位，今晚也就不会把您骗来了。明白说吧，在这件事上，还请秦国公帮一个忙！”

“什么忙？”

“在下的计划是这样，几日之后，就是我们薛延陀的曲哲大会。”

“曲折会？”

“曲折会，翻译成汉文，就是马神会。我们薛延陀大部分的牧民以养马为生，对于马神尤其敬仰。所以，每年都要举办曲哲大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都会参加。”

“原来如此。难道您要在曲折会上做手脚？”

“曲折会总共举办两天，第一天比赛射箭，第二天，比赛赛马。到了第二天晚上，会有一个重大的庆祝活动，全民狂欢，饮酒作乐。在下准备就在那个时候动手！”

李思摩道：“到了那个时候，由平罗西将军调开咄摩支的近卫军，我率领五千东突厥骑兵，突然杀出。把延陀部的贵族一网打尽！从那以后，薛延陀部就以薛部为尊了。”

郭业疑惑的问道：“你们计划的挺好，这里面有我什么事？”

薛群解释道：“实不相瞒，鄙人在薛延陀国中的名声不怎么好。登上汗位之后，恐怕难以服众。到时候还请您暂矫大唐天子之诏，封我为薛延陀可汗，以安人心。”

郭业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其实郭某人的作用，就是锦上添花。即遍没有我，你们的计划也可以进行。”

“也不能这么说，没有秦国公，善后可就难了，不知要杀多少人，薛延陀

才能平静下来。”

郭业心说你杀的人越多越好。死的人越多，薛延陀实力下降的越多越利害，我们大唐就越高兴。

打定了过河拆桥的心思，他说道：“薛延陀子民亦是大唐天子的子民，为了千万条性命，想必陛下就是知道了矫诏之事，也不会怪罪。您的要求，郭某人答应了。”

“多谢秦国公！”

又说了几句闲话，郭业拱了拱手，道：“在下不胜酒力，先行告辞了。”

薛群道：“那我送送秦国公！”

郭业连连摆手，道：“不必，不必。我可信不过你，你把我送去明玉郡主那里，生米煮成了熟饭，我上哪说理去！”

郑元道：“要不郑某人去送吧，秦国公在唐朝有财神之名，在下仰慕得很，还有不少问题要向秦国公请教。”

薛群道：“郑兄你这个人，真算是钻钱眼里去了，这是希望秦国公给你的生意行个方便吧？”

“薛相慧眼如矩，还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的眼睛。”

……

……

馆驿之内。

郭业道：“郑……岳父大人，您这个差事办得不错呀，不仅和薛延陀的左相拉上了关系，就是谋反大案也牵涉其中。这事儿要是真办成了，我一定会在陛下面前为您请功。”

“多谢秦国公。”

“关于薛群此人，你到底知道多少？对于他谋反一事，你觉得能成功吗？”

郑元道：“薛群此人，上马管君，下马管民，虽为左相，如今的权势，仅在咄摩支之下。这场谋反，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据说咄摩支此人也是一代英主，怎么会如此信任此人，把军政大权都交到了他的手里？”

“对于您这个问题，郑某人能用四个字来回来——色令智昏。”

“色令智昏？莫非除了明玉郡主之外，薛群还有其他的姐妹？他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了咄摩支？”

“不，您误会了。我所说的色，指的就是薛群自己！”

“他自己？”郭业猛地一拍大腿，道：“你的意思是，这个薛群，是靠卖屁股上位的？”

“正是。此事在薛延陀国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要不然，他也不会说恐怕上位之后，难以服众了。东突厥以力为尊，让他们接受这么一个卖屁股的可汗，实在是太强人所难看了一点。”

郭业沉吟道：“原来我还打算在他谋反之后，翻脸不认人呢。看来，还真不能这么干。没有大唐的支持，恐怕他这个可汗之位做不了几天，就得被赶下来了。”

郑元道：“薛群上位定然人心不附，为了坐稳这个位置，他就必须交好大唐，从此咱们大唐再也不用担心薛延陀的侵扰。还请秦国公成全此事。”

郭眉头一皱，道：“光给他支持也不成。时日久了，成了气候，恐怕还是会和咱们大唐为难。这种小人，翻起来比翻书还快，不得不防！”

“那您的意思是？”

“必须给他埋下一些钉子，有了！”郭业忽然眼前一亮，道：“岳父大人，您是怎么和薛群搭上线的？”

“这事说穿了其实一钱不值，薛群此人，最是贪财不过。我这几年依托丽竞门，在薛延陀和大唐之间，做了一些买卖，也是稍有积蓄。拿银钱当敲门砖，很快就成了他的亲信。”

“总共花了多少钱？”

“粗略算起来，大概不到一百万贯吧！”

“行啊你，短短几年，就赚了一百万贯。你这赚钱的本事，可不在密探的本事之下。”

郑元苦笑道：“您别忘了，我这上半辈子，就是帮着渊海子阑打理草原上的生意，说起来这才是我的老本行。现在有了丽竞门的支持，还有我和您的特殊关系。赚不到一百万贯钱，才是我的耻辱呢。”

郭业点了点头，道：“说得也是。不过，你能把赚来的钱财，用在刺探情报上，还真是难能可贵了。”

“您这是哪的话，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能为秦国公出一把力，就算再多的钱财我也舍得花。”

再说下去就又要谈郑菲菲的问题了，郭业赶紧转移话题道：“既然你深得薛群的信任那就好办了，事成之后，他左相的位置空下来，不如就由岳父大人来做？”

“薛群能同意吗？”

“他又不知咱们之间的关系，到时候，咱们双方配合，你又大笔的撒钱，我就不信此事不成！”

如果能当上薛延陀的左相，那郑元的身份地位，就完全不同了。某种情况下，甚至可以和郭业分庭抗礼。

相应的郑菲菲的地位，自然也是水涨船高。

他大喜道：“多谢秦国公！郑某人定为您效死。”

.....

把郑元送走，郭业就准备就上床就寝了。正当这时，驿站的伙计来报，明玉郡主求见。

郭业道：“这个疯婆娘，指不定又想出什么幺蛾子了。不见！不见！”

“呦~夫君大人，原来您是这么看妾身的，真是太伤人的心了。枉我还对您一往情深呢.....”

帘栊一挑，薛心莲进来了！

## 第1840章夜会佳人

背后说人坏话，被抓了个现形，郭业也颇为不好意思，他挠了挠脑袋，道：“郡……郡主，你怎么来了？”

“疯婆娘？我要是不在外面听，还不知道夫君是这么看妾身呢！唉，郎心似铁，妾意如眠。莫非妾身就那么照您待见？”

说着话，佳人眼圈一红，眼泪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

美人垂泪惹人怜。

薛心莲这么一哭，还真把郭业弄了个手足无措。

仔细想想，刚才骂那句“疯婆娘”，的确有些不大合适。

人家明玉郡主除了逼婚以外，可没啥对不住自己的地方。就算是逼婚……一个大美女哭着喊着要嫁给自己，要说这是对不住自己，是不是太矫情了一点？

郭业道：“别哭，别哭。我刚才……呃……是太困了，一时糊涂。那句话绝对不是我的心里话！其实，在我的心目中，明玉郡主温柔可人，秀外慧中，绝对和……那三个字没关系！”

“此言当真？”

“千真万确！”

“那你娶了我吧……”

郭业无奈地说道：“我说郡主，你讲点道理好不好。你是不错，但是天下的好女人多了去了，难道我能都娶了？不怕你笑话，我家中的妻妾已经和我约法三章了，再也不准纳妾！”

“约法三章？还有这种事？”

郭业点了点头，把约法三章的内容说了一遍，然后道：“三个要求我都答应了，难道还能对自己的老婆言而无信不成？就是郡主你，恐怕也不会愿意嫁一个言而无信之人吧？”

“既然如此，那就算了！”

“啥？你说啥？”郭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既然秦国公确有难处，妾身也不愿意让您为难。妾身以后，再也不会逼您娶我了！”

幸福来得太快，郭业一时间精神都有点恍惚，随即又不好意思起来，道：“听说你要嫁给我一事，已经传遍了草原。要是你突然反悔，会不会……”

“没什么大不了的，实在不行，妾身就青灯古佛了此残生。”薛心莲满不在乎地说道。

“那怎么能行？你要是实在抹不开面子的话，我可以安排你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不必了。秦国公如果实在感到过意不去的话，能否答应妾身一个小小的要求？”

“郡主请讲，只要我能做得到的，绝不推辞。”

“妾身要求您的就是……能都把赤兔马借给我几天？”

“赤兔马？你说的是那匹神马？”

“正是，神马全身发红，来去如风，跟传说中的赤兔马差不多，所以妾身

就叫他赤兔马。”

郭业迟疑道：“你原来不是说赤兔马只有在我手里才有用，到了你的手里就与一匹野马无异了吗？”

“其实也不能一概而论。神马通灵，你和我在它面前表现的亲密一些，它给你面子，应该能允许我骑上两天。”

“真的假的？”郭业道：“如果那样的话，借给你骑两天，也不是不行。不过，能不能告诉我，你借赤兔马，到底是为什么？总不会是游玩吧？”

“那当然不是。秦国公曾听说过曲哲会？”

“就是马神会吧，倒是听令兄说起过。我明白了，听说曲哲会上要赛马，你是想利用赤兔马，在曲哲会上夺魁？”

“正是。”

郭业道：“你已经是郡主之尊了，进无可进。去曲哲会上看看热闹就行了，又何必参加比赛？就算赢了又能怎么样？你是缺钱，还是缺名望？”

薛心莲叹了口气，道：“妾身参加曲哲会，既不为名，也不为利，而是……”

“什么？”

“家兄已经跟您说了吧，曲哲会之后，他打算要做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郭业打开门，往四下里看了看，然后回来，低声道：“你是说谋反？”

“秦国公以为此事胜算如何？”

“呃……在下初来乍到，并不清楚。郡主您怎么看？”

“妾身以为，此事断难成功。”

“为什么这么说？”

“原因太多了，比如说咄摩支狡猾多疑，比如说平罗西未必调得动近卫军，比如说李思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过最重要的是……”

说到这里，薛心莲苦笑一声，道：“秦国公，您遍读史书，可曾见过有男宠做可汗的？”

要是一般人，还真被她给问住了，不过郭业还真知道那么一个。此人就是《天龙八部》里面慕容复的祖先——慕容冲。

这位仁兄本来是前燕的皇子。前燕被苻坚灭国之后，他就和姐姐一起，被苻坚纳入后宫之中。

后来凭借苻坚的宠爱，慕容冲渐掌大权。最后起兵反叛，自立为帝。也算是一代传奇人物。

郭业把慕容冲的典故信手拈来，薛心莲直觉得世界观都受到了剧烈的冲击，道：“秦国公，你不会骗妾身吧？史书之上真有这等人物？”

“那是自然。郡主不相信的话，查一下晋书就明白了！”

“秦国公，您不仅功业过人，还学识渊博。那些能嫁给您的女子，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可惜妾身命薄……”

怎么又转到这方面来了！郭业转移话题，道：“刚才的话，你还没说完呢？你到底为啥非要参加曲哲会，并且一定要夺魁？”

薛心莲道：“曲哲会乃是为讨马神欢心而立。第一天，比射箭，第二天，比骑马。两场比赛产生的两个魁首，被称为天玛弘。”

“你就是想当这个天玛弘？”

“正是。当上天玛弘之后，除了钱财和声望的要求以外，还有一项特殊的

权力。”

“什么权力？”

“可汗会赐下一个木牌。以后只要交回这块木牌，就可以要求可汗赦免一个人的死罪。”

郭业心中暗想，看来这块木牌的作用，和传说中的丹书铁券差不多。他说道：“我明白了，你是想在令兄谋反败亡之后，靠这块木牌保命？”

“不，您误会了。妾身的意思是，靠这块木牌，保住家兄的性命。至于我自己，死了也就死了。”

“你哥哥？那怎么可能？这可是谋反之罪！一块小小的木牌能管用？郡主，你不会这么幼稚吧？”

薛心莲道：“要是别人谋反，那块木牌的确没什么用处。不过我哥哥和咄摩支可汗的关系……非同一般，也许他一时心软，就答应了呢。”

郭业仔细想想，似乎还真有这个可能。草原上有不少兄弟谋反被抓了以后又放了的故事。这情人的关系，也未必比兄弟远呀。

他说道：“看来令兄还真有个好妹妹呀！好，我答应把赤兔马借给你了！另外，万一真的事有不谐，令兄不敢说，但是你的性命，我一定会想办法保住的。”

“秦国公你真好，妾身……”

郭业退后一步，道：“你要是再说什么逼婚的话，那赤兔马我可就不借给你了！”

薛心莲嫣然一笑，道：“秦国公别还怕，妾身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到底想干什么？”

“妾身是想，今生与秦国公有缘无分，不能结为夫妻，实在是遗憾之至。不知……不知能否……能否……”

她期期艾艾地说不齐全，郭业不耐烦地问道：“怎样？”

## 第1841章唇枪舌剑，受窘思贤妻

佳人轻咬薄唇，道：“与秦国公有一夕之欢。”

“你说啥？”

“妾身但求与秦国公一夕之欢，今夜过后，再无瓜葛！”

深更半夜，斗室之内，有一个美女娇娇怯怯，任君采撷，还不用你负责。

此情此情，要说郭业不动心那是假的。

不过，就这么要了薛心莲的清白之身，似乎也太禽兽了一点！

郭业强忍内心翻腾的欲望，吐出了两个字：“不行！”

薛心莲娇躯一震，眼圈泛红，道：“难道妾身就这么入不得秦国公的法眼？”

“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这样实在对郡主不公平。你以后总要嫁人的，要是被夫家发现你不是处子之身……”

“妾身当是什么呢，您是担心这个？”

“对呀！”

佳人咯咯一笑，道：“秦国公您这也太杞人忧天了。我们草原上的女子，可不讲究什么三贞九烈。您以为曲哲会上光骑马射箭吗？其实塞完之后，有那看对眼的青年男女，当场就钻了帐篷了。”

“不会吧？你原来还跟我说过烈女不侍二夫什么的……”

“既然妾身要嫁秦国公，自然要守你们汉人那边的规矩。不过我们草原上……”

她叹了一口气，继续道：“大部落吞并小部落，大国吞并小国，杀光男子，掳掠女子的事情多了。要是女子都坚守贞洁，恐怕如今草原上都没人了！”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薛心莲嫣然一笑，把外罩的罗裙褪去了半边，露出了贴身的小衣，勾了勾手，道：“秦国公，现在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了，还等什么呢？”

此情此情，郭业要是还能忍住，那就真是禽兽不如了！

他冲上前去，把眼前的美女抱在了怀里，热血沸腾，准备行禽兽之事。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冷哼之声，道：“郭业，你太令我失望了！”

“谁？”

郭业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破门而出。

只见一个佳人俏生生的站在窗前，面若寒霜。

“凤怡？”

“是我。夫君大人，妾身不是不讲理的人，您能不能解释一下，您和明玉郡主在房间之内，在做什么呢？”

“这个……”

“说不出来了？那就不是误会了。我……我恨你！”说到最后，她已经语带哭腔。

然后，转身就跑。

郭业追了几十步，却与杨凤怡的距离越来越远，最终无奈地叹息一声，

停在了当地。

.....

经过这么一场变故，薛心莲也觉得有些讪讪的，在郭业回来之后，就告辞离去。

接下来的几天里，杨凤怡就彻底失踪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光阴似箭，眨眼间，就到了曲哲会召开的日子。咄摩支特意邀请郭业作为贵宾，参加曲哲会。

这一日，郁督军山脚下，锣鼓声声，唢呐阵阵，好不热闹。

一座高高搭起的彩台之上，咄摩支手举酒杯来到了郭业的面前。

他说道：“秦国公，其实我们薛延陀的曲哲会，和你们汉人的过年差不多，乃是一年之内最为盛大的节日。您来自大邦之地，对这异域风情可还看得过眼？”

郭业道：“不错，不错。观这场曲哲会，见到您治下子民的风采，就知道可汗把薛延陀治理的非常兴旺，算是一个有道的明君。”

“这是您的心里话？不是纯粹是为了逗本王开心的吧？”

“刚才所言，的确是发自郭某人肺腑。”

“那秦国公知不知道，还有一些草原子民没有在本王的治下，饥寒交迫，衣食无着。”

“您指的是.....”

“当然是东突厥人。他们的可汗，乃是有名软蛋李思摩。此人无能至极，坐拥肥美的草原，却让自己的子民生活在冻饿之中。现在想来，东突厥的子民还真不是不幸！”

郭业冷笑一声，道：“东突厥过得不好？这我还真是孤陋寡闻了。不知可汗从何得知？”

“本王收留了不少从那里逃过来的牧民，秦国公不信的话，我可以把他们找来，和您当面对质。”

郭业心说你找几个人来说谎还不简单，难道我还能查证他们的身份？再说了就算李思摩的确不是东西，那也是我们大唐养的狗，关你屁事？

他摆了摆手，道：“不必了！东突厥可汗到底称职不称职，自有陛下决断。此事和我无关，也与可汗无关，咱们何必为此事争执？来，喝酒！喝酒！”

碰了一个不软不硬的钉子，咄摩支脸色微微一变。

他说道：“好，不谈李思摩，咱们说说曲哲会吧。曲哲会第一天比射箭，第二天赛马，合起来就是骑射之道。秦国公，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倒要向可汗请教！”

“这意味着我们薛延陀的先人把兵法融入了生活之中，即便在最盛大的节日，也不忘征战。而你们汉人，在过年的时候，却是尽情享乐。如此一比较，岂不是高下立判！”

郭业轻蔑的一笑，道：“听起来倒是有些道理，不过也就是听起来有道理罢了！你们薛延陀的大军又不是没和我们打过，结果如何？可汗不会是不知道吧？”

“好一张利口。”咄摩支深吸了一口气，道：“那不过是你们唐军以多欺少罢了，算不得英雄！”



郭业道：“以多欺少？不见得吧，在下听战报，同等兵力下，一般可是你们薛延陀吃亏。这点可汗承不承认？”

“呃……兵力虽然相同，但是我们薛延陀军中大部分乃是普通牧民，当然不能和你们唐军的精锐相比。真要是同等数量的精锐对精锐，必然是你们大唐完败！”

郭业一撇嘴，道：“同等数量的精锐对精锐，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战例！您拿这种死无对证之事当借口，真是让人可发一笑！”

“你……”接二连三被郭业挤兑的下来台，咄摩支脸上还真有点挂不住，道：“秦国公舌辩滔滔，小王佩服！就是不知您手上的功夫，是否也同样拿得出手？”

“可汗还真是健忘！想当初在大帐之内，您不是已经用几个侍卫的性命，验证了郭某人的身手了吗？”

“哼！那些人不过是普通的侍卫罢了，秦国公和他们比不是有失身份吗？真要比，您就和我们薛延陀的高手比！”

郭业还真不怵这个，一伸手，就把身上的大氅脱了下来，道：“郭某不才，倒是想领教一下薛延陀高手的利害！不过，我提醒您一句，刀枪无眼，要是一不小心把您手下所谓的高手打死了，您可别心疼！”

他这么有恃无恐，还真把咄摩支给吓住了。

咄摩支心中暗想，郭业身为大唐悍将，擒颉利可汗，杀拔灼可汗，想必手底下是有真功夫。要是真派上几名勇士上去，还真有可能被他打死了。

那样的话，不但白白损失了几条勇士的性命，还弱了我们薛延陀的威风，实在是不美。

但是连比都不敢比，那岂不对士气的打击更大！

怎么办？怎么办？

诶，有了！

咄摩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道：“秦国公，千万别冲动！您也讲话了，刀枪无眼。您身份尊贵，伤着我们薛延陀的人还好说。但是万一他们把您伤了，那可咋办，小王交待不起呀！”

郭业微微一笑，道：“可汗，您要是怕丢了面子就直说，何必找借口呢？”

“不，不，不，秦国公您误会了。小王不是怕我们薛延陀战败，而是怕伤着您！这样吧，不进行武比，咱们文比怎么样？”

“文比？莫非要比诗词歌赋？”

“当然不是。小王的意思是，今天不是曲哲大会的第一天吗？我们薛延陀人要比射箭。不如就由秦国公和比赛的前三名比试一翻！”

“这……”这个提议还真叫住郭业的弱点了，他的箭术实在是稀松平常，比一般的小兵强不到哪去。

见郭业沉吟不语，咄摩支得理不饶人，道：“怎么？秦国公不敢比？没关系！只要您承认你们大唐的精锐确实不如我们薛延陀，那这场比赛不比也罢！”

郭业心说要是我老婆在这里，我怕你这个？论箭术，谁玩得过她？

可问题是，佳人已经被气跑了呀，这可咋办？

## 第1842章不得不比

没有硬实力，那就只能嘴炮称雄了。

郭业道：“可汗此言差矣，即便郭某人真的箭术不如人。那也不过是术业有专攻罢了，并不能说明我们大唐的精锐就不如你们薛延陀。”

咄摩支轻蔑的一笑，道：“不愧是上邦人物，真能白话呀。事到如今，我就问您一句话，是不是不敢比箭？”

“不是不敢比，而是说这个战阵之上，需要考虑的方面太多了。就单单说个人的武勇，也不是……”

咄摩支一摆手，道：“是不是不敢比箭？”

“我……”

“是不是不敢比箭？”

……

无论郭业说什么，人家咄摩支就是这么一句话回过来，直把他挤兑的满面羞红。

最终郭业一咬牙一跺脚，道：“我敢比箭！”

“早说呀！绕这么大的圈子干啥？秦国公稍等，等到了下午，决出了前三名，就到了你一显身手的时候了！”

郭业道：“可汗您先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我虽然敢比箭，但是实际上还是不能和您手下的高手一决高下。”

“那是为何？”

“唉，说起来也真不凑巧，郭某人来得匆忙，没带自己随身的配弓。我没有趁手的家伙，怎么比赛？”

咄摩支冷笑道：“秦国公的意思，小王听明白了！”

“那就好！”

“你还是不敢比呀！”

“怎么能算不敢比呢。我是没趁手的家伙！”

“哼哼，趁手的家伙？也亏你想出这个理由来！神箭手换了一把弓就当不了神箭手了？没这个道理！”

郭业微微一笑，道：“可汗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郭某人所谓趁手的家伙，和普通的弓可是有很大的差别。不是简简单单的换一把那么简单。”

“什么意思？”

“这么说吧，郭某人的力气太大了，普通的弓根本就承受不住，一拉就断。您难道要用断弓比箭术？那不是强人所难吗？”

“哦，小王明白了，秦国公的意思是，我们薛延陀找不出来一张能承受您力道的弓。所以，这场箭术比赛只能作罢。”

“可汗您太英明了，一听就懂。”

“哼哼，秦国公，您也太小瞧我们薛延陀了。来人，去把龙舌弓取来！”

“是！”

功夫不大，就有侍卫把一个黑黝黝的弓交到了咄摩支的手中。

咄摩支以手抚弓，道：“此弓名为龙舌弓，相传弓弦乃是龙筋所作。三国的時候，吕布曾用它辕门射戟，传下了一段佳话。”

“真的假的？吕布的弓怎么会到了您的手里？”

“是有人献给本王。当然了，传言不可尽信，此弓的来历也许并没有那么神奇，不过它的确称得上是一把宝弓。在我薛延陀内，无人能够拉满。秦国公，您试试这个吧。”

咄摩支把龙舌弓交到了郭业的手里，继续道：“如果这把弓都承受不住您的力道，那没说的，弓箭比赛就此作罢。相反，要是您拉不断这把弓，嘿嘿……嘿嘿……咱们心照不宣！”

“好！那郭某人就姑且一试！”

郭业抖擞精神，左手握弓背，右手拉弓弦，双膀一较力，叫了一声“开”！

弓开如满月！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能把龙舌弓拉成这样，郭业已经用尽了全力。再想加紧破坏这把宝弓，已经是办不到了。

他讪讪的把弓放下，道：“呃……这把弓还真利害，郭某人确实拉不断。”

郭业觉得不满意，咄摩支觉得更不满意！

这把弓到底有多难拉，他实在是再清楚不过了，薛延陀国内力气最大的人，也不过能把此弓拉个七分满。就这，还累了个脸红脖子粗。

没想到，秦国公没费什么力气，就拉了个十分满！

大唐不愧是天朝上国，随便一个出使的秦国公，就胜过了薛延陀之内所有人，如此差距，还真是让人有些绝望。

不过，他转念又一想，又有些释然了。

刚才郭业左推右拦，不愿意比箭，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对自己的箭术根本就没有信心！

如此说来，秦国公也只是蛮力惊人罢了，既无速度，也无准头，这场箭术大赛，有得比！

想到这里，咄摩支道：“既然秦国公已经有了趁手的宝弓，又敢于比试。关于这场箭术比赛，总不会推脱了吧？”

郭业此时后悔得场子都青了，心说自己耍什么小聪明呀。当时坚持说车轱辘话不就完了吗？身为外交人员，说车轱辘话不表态那不是基本素质吗？

何必非找什么借口，说弓不好使？这下可好，人家把合适的弓找来了，这可怎么推脱？自己上去比赛，那不是丢人显眼吗？

无奈之下，他只得道：“那……好吧，郭某人就献丑了。不过事先声明，郭某人此场比赛无论胜负如何，都只能说明了我本人的箭术水平，与大唐国威无关。”

“嘿嘿，咱们先比了再说。”

……

……

未时刚过，曲哲大会第一天的比赛，已经决出了胜负。前三名分别是突骨、阿全柯和连八达。

三人来到台上，对着咄摩支大礼参拜。

咄摩支道：“今年的这场曲哲会，与往年不同，本汗不能现在就把赏赐给你们。”

“啊？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咄摩支指了指郭业道：“你们知道此人是谁？”

“小人不知。”

“他就是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秦国公看了你们三人的比赛，见猎心喜，想和你们比试箭术，本汗已经答应下来。我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能赢了秦国公，扬我薛延陀国威，今天的赏赐加三倍！”

突骨的胆子最小，道：“那要是输了呢？”

“输了的话，那就是给我们薛延陀丢人现眼！不仅今天什么赏赐都没有，本人还会被贬为奴隶！听明白了没有？”

“听明白了。”

.....

.....

这场比赛完全是按照曲哲会本来比赛的规矩来，没有什么花巧，就是在一百步之外，射中箭靶红心为胜。

若是两人都射中了红心，就继续射下一箭，直至分出胜负为止。

至于说都射不中红心.....那就哪凉快去哪待着去吧，二人都算失败。

首先和郭业比赛的是突骨，比赛的结果丝毫没有出乎他的预料之外。

突骨一箭正中红心。

而郭业自己呢？运气还不错，没有脱靶，不过距离红心，可就太远了一点。

咄摩支哈哈大笑，道：“不错，不错，突骨你扬我薛延陀的国威，本汗信守承诺，给你四倍的赏赐，下去领赏吧。”

第二场比赛，是阿全柯对郭业。

阿全柯眼珠一转，心中暗想，看了刚才的比赛就知道，秦国公的箭术稀松平常，这场比赛赢我是赢定了。

不过，看国主的意思，是要我们狠狠地挫败秦国公，扬我薛延陀的国威。

光射箭靶有什么意思？

如果我能别出心裁，让秦国公脸上无光，会不会能得到国主加倍的赏赐？

想到这里，他抱拳拱手，道：“秦国公，这第二场比赛，在下想换个比赛的办法，不知您能否答应？”

“什么办法？”

“咱们俩对射，您先拿弓箭射我，我再拿箭射您。您要是能射中某家，就算我输！要是我射伤了您，也算我输！”

郭业迟疑道：“那怎么才算你赢呢？”

“当然是既射到您身上，却让您毫发无伤了！”

这个提议，乍听起来，可以算是诚意十足了。郭业本来被咄摩支挤兑的不得不参加这场比赛，已经报了必输的决心。

没想到峰回路转，才有了赢的希望，他大喜过望道：“好！我答应你！”

## 第1843章凤怡来也

阿全柯在一百步之外站定，气定神闲地说道：“秦国公，请吧！”

“那你可要小心了。”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抽箭，拉弓，射！

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射偏了。

阿全柯站在那里纹丝没动，秦国公一箭无功！

其实这个结果也正常，本来以郭业的箭术，在百步之外，能否射中目标，也就在五五之间。

他自己觉得正常，别人可不觉得正常，当即全场哗然！

“秦国公的箭术真是太差了！还是大唐的国公呢，怎么连我都不如。也不知是怎么爬上那个位置上的。”

“怎么爬上去的？咱们薛延陀的左相是怎么爬上去的，他就是怎么爬上去的。卖屁股呗。”

“别瞎说！人家可是生擒了颉利可汗，杀了咱们薛延陀拔灼可汗的人物，肯定有真功夫！”

“什么真功夫呀？吹牛吧？谁知道他耍了什么阴谋诡计？要我说，汉人就会搞一些上不得台面的东西，论起真功夫来，可比咱们铁勒人差得远了。”

……

人声嘈杂，到处是一片赞扬薛延陀贬低大唐的声音，郭业又岂能听不见？

他心中一阵懊悔，又是一阵羞惭，强打精神，道：“阿全柯，该你了！”

“秦国公，您可要小心了！”

嗖！

一箭袭来。

啪！

一声脆响，郭业头顶乌纱帽的一根帽翅已然折断。

阿全柯得意洋洋地说道：“敢问秦国公，这场比赛，到底谁输谁赢？”

“当然是你输了！”有一人高声道。

阿全柯一扭头，却发现说话的正是薛延陀的可汗咄摩支。

“可汗何出此言？秦国公没有伤到小人，小人却把秦国公的帽翅射断，应该算我赢了呀！”

“哼，你还有脸狡辩！刚才本汗听得分明，你们事先有约定，秦国公但有损伤，就得算你输。而现在……”

他捡起帽翅，接着说道：“上面还有几根秦国公的头发在，怎么不算你输了？”

“头发也算？”

“那是自然。圣人有云，身体发肤授之父母，不可损伤。你把秦国公的头发弄断了几根，当然得算你输了！”

然后，咄摩支又笑嘻嘻地对郭业道：“秦国公这场比赛算您赢了，恭喜！恭喜！”

郭业此时心里的憋闷就甭提了，这个咄摩支实在是欺人太甚。

这场比赛那么多人看见了，谁输谁赢，公道自在人心，岂是几句话能够挽回的？

很显然，咄摩支这番表态，除了表明他自己度量好之外，毫无意义。

他这是面子里子全要，拿自己当衬托的小丑啊！

郭业强忍怒气，道：“不必了，这场比赛郭某人认输。我本来就箭术不精，此次比赛输的心服口服，让可汗见笑了。”

“哪里哪里，秦国公过谦了。要不这样，之所以有这番争执，也是事前约定的不清楚，不如此局就做平局论。不知秦国公意下如何？”

“全凭可汗做主！”

咄摩支清了清嗓子，道：“阿全柯，这场比赛乃是平局，按说就不该给你赏赐。不过难得本王心情好，下去领五倍的赏赐吧！”

赢了给四倍的赏赐，心情好却是五倍的赏赐，咄摩支的倾向已经昭然若揭了！就是要好好的羞辱郭业！

阿全柯大喜，跪倒在地，道：“谢可汗！”

然后，咄摩支又对郭业道：“秦国公，小王知道，这一负一平，您的脸上也不大好看。第三场比赛，还敢不敢应战？您要是怕了的话，就直说，小王一定给您这个面子。偷偷把比赛取消了。”

给个屁的面子呀，他这声音特意的提高了，在场之人听得清清楚楚。

郭业要是敢点头，人们就会知道，薛延陀的勇士已经吓得秦国公不敢应战了。

这也太难听了！

郭业心中默念了几句，宁可输阵，不可输人，道：“郭某虽然箭术不精，却愿意抛砖引玉，见识见识薛延陀勇士的高超箭术！”

“好，好，好！连八达，你来会会秦国公。”

“是！”

.....

.....

连八达长得瘦小枯干，心思却是最为恶毒，眼见着阿全柯得了的彩头，他的心思也活泛起来。

“秦国公，第三场比赛，某家也想换个比法！”

郭业连连摇头，道：“刚才您也看见了，郭某人的箭术实在是稀松平常，根本不足以和您相提评论。这场比赛，无非是博大家一笑罢了。不必玩那么多花样，咱们射射箭靶就行了。”

连八达咧嘴一笑，露出了几颗黄板牙，道：“就算是玩笑之事，也得势均力敌，大家也才看得过眼吧？您听我把话说完，我这个法子，谁输谁赢还真不一定。”

“嗯？你说来听听！”

“在下这个主意，其实和阿全柯的差不多，胜负的标准也完全相同。不过就是有了小小的改动。”

“什么改动？”

“您先射我三箭，我再射您三箭，秦国公，刚才您的箭术我也看了，虽然算不得高超，但也还交待得过去。总不会连射三箭，都射不中在下吧？”

“呃.....好吧，郭某人就姑且一试！”

郭业抖擞精神，第一支箭，射连八达的脑袋。

第二支箭，射连八达的胸口。

第三支箭，射连八达的小腹。

这下他取了个巧，事先没有说明，三箭是一箭一箭的慢慢射，还是可以三箭齐发。

所以，他的这三支箭根本就没什么间隔，一支接一支地射了出去，就算比不上渊盖苏文的连珠快箭，也差不多多少。

嗖~嗖~嗖！

其势如电！

“额的娘诶！”连八达大叫一声，用力向后仰倒，啪的一声，跌倒在地。

“哈哈~”为观之人一阵大笑。

站起身来，用手掸了掸身上的尘土，连八达咬着牙说道：“秦国公神射，某家受教了，这下该我了吧！”

这么取巧都没射中，只是让人家躲避的狼狈了一点，郭业也是一阵心灰意冷，道：“好，那接下来就由郭某人领教您的神技！”

连八打一伸手，从箭囊之中抽出了三支箭，搭在了弓弦之上！

他心中暗想，郭业呀，郭业，今天我就要踩着你的肩膀，名扬天下！

刚才阿全柯那家伙实在是太蠢了，这么好的机会，竟然白白错过！

你射他的帽翅干啥？对他的损害也太小了，根本就不足以引起轰动。

且看我一弓三箭的利害！

我不射别的地方，单单射秦国公的裤子，靠近大腿根的地方，把这个地方给他射破了，那他胯下那玩意儿，岂不要大白于天下？

到时候人们就要说了，在曲哲会上，有一个叫连八达的，一弓三箭，把秦国公吓得屁滚尿流，把裤子都脱了！

可汗见郭业出了这么一个大丑，想必也会重重的赏我！既能得美名，又能享重利，如此一举两得之事，真是想想，就让人心眼里都那么舒服舒坦。

秦国公，今天，你注定会成为我连八达的踏脚石。

想到这，他手一松，三箭射出！

秦国公郭业漏鸟于众人之前的场面，似乎马上就要出现在他的眼前。

可正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又是三支箭射了过来，把八连达的三箭全部击落！

“你们，你们，太欺负人了！”一个好听的声音响起。

## 第1844章为夫报仇

郭业眼前一亮，道：“凤怡！”

“你这家伙真没用，要不是我，你可就要出大丑了。唉，真是不让人省心。”一个牧羊女打扮的人越众而出。

“秦国公，此女是谁？”咄摩支问道。

“她呀，乃是郭某人的小妾，姓杨名凤怡。”

“啧啧~秦国公，您这口味也真奇怪。倾国倾城的美人明玉郡主您看不上，怎么单单看上了这么一个牧羊女了呢？这模样.....实在是.....呃.....有点猎奇！”

郭业摇了摇头，道：“可汗，这你可说错了，我这个小妾，不客气的说，比你们的明玉郡主，漂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呃.....情人眼里出西施，你觉得漂亮就漂亮吧，本王不和你争辩！”咄摩支故作大度的说道。

“可汗看来是不相信郭某人的话了，请让人端来一盆清水，您稍后再看。”

“哼，洗把脸就能变得好看了？”

虽然嘴中不屑，咄摩支还是依言照做。

杨凤怡从袖兜之中拿出一块香皂，洗了一把脸，把易容的痕迹除去，然后道：“可汗，凤怡的这副样子，可还看得过去？”

“你！”咄摩支大惊失色，道：“你到底是人还是妖怪？怎么能变脸？”

郭业脸一沉，道：“可汗还请慎言！刚才您见过的那副样子，乃是凤怡装扮过的，现在这副样子，才是她的真面目。此乃易容之术。”

“易容之术？真的假的？这.....这可真的是神乎其技！大唐的人才何其多也。”

他顿了一下，又接着道：“还有，您这小妾也太漂亮了吧，本王从来没见过如此标志的女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

杨凤怡的易容之术以及美貌，都给咄摩支极大的刺激，一时间滔滔不绝，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正在这时，八连达道：“尊敬的可汗，小人有话要说。”

“你要说什么？”

“小人正在和秦国公比赛呢，就被这位夫人给搅合了。您说这算是谁赢呢？还是再比一场？”

咄摩支道：“秦国公你说呢？”

郭业还没搭茬呢，杨凤怡插话了，道：“我来和他比！”

“你？”八连达不屑地一笑，道：“好男不和女逗，你想比，我还不配合呢！”

咄摩支见了杨凤怡三箭拦截之术，知道此女的箭术恐怕真的不低，道：“说好了和秦国公比试，怎么能换成夫人呢？于理不合！”

杨凤怡却摇了摇头，道：“如果凤怡没听错的话，您和我家夫君最初的争执，却是大唐和薛延陀的精锐，到底谁高谁低。关于这一点，可汗是否承认？”

“倒也可以这么说。”



“既然那样的话，可汗又何必介意谁来比赛？莫非夫君不擅长箭术，您就要和他比。小女子擅长箭术，您就不敢比了？那不是自欺欺人吗？此时传扬出去，恐怕有损大汗的威名。”

“小王不是那个意思，实在是……对了，这比试嘛，肯定有风险，你看刚才他们拿着弓箭，射来射去的，一不留神就得受伤。男人皮糙肉厚受点伤也就过去了，可您这细皮嫩肉的……”

八连达道：“还有一点，万一在下的弓箭，不小心射破了夫人的衣衫，让您春光外露的话，秦国公面前，在下实在不好交待！依在下之见，还是不要比了。”

杨凤怡微微一笑，道：“这些都不用担心，小女子愿和你们立下生死状，无论发生任何危险，都与你方无关！”

“这不妥吧？”

“没什么不妥的，不仅如此，我建议这场比赛的规矩要改一改。不要比什么射靶子，两个人互射也不好玩。”

“那你要比什么？”

“既然要比较两国的精锐，当然一切要从实战出发。小女子建议，你们这曲哲会的箭术前三名，骑上马，拿好弓。三个人对付小女子一人，谁活到最后，就算谁胜！”

咄摩支眼珠一转，道：“秦国公，您说呢？”

“我尊重凤怡的意见。当然了，可汗若是不敢，怕折了薛延陀勇士的性命，在下也会代您向凤怡说项。取消这场比赛。”

“你……”六月债，还得快。

没想到这么快就被郭业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咄摩支直气得嘴唇都哆嗦。

他咬着牙道：“好，你自己的小妾，自己不心疼。本王又何必怜香惜玉，比比！”

然后，他又对八连达三人道：“要是三个一起上，都打不过一个弱女子说的话，有什么后果，你们自己掂量！”

突骨道：“可汗放心，在下必不辱使命！”

阿全柯：“那女子的确有些门道，但是她再利害，也是人不是神。双拳难敌四手，可汗您就瞧好吧？”

阿全达道：“这是她自寻死路，可怪不得我们！待会就要秦国公尝到丧妻之痛！嘿嘿，有生死状在，他就是想报仇都没理由。这下要他哑巴吃黄连——有口说不出！”

……

……

没用多长时间，秦国公的小妾和曲哲大会前三名的消息，就在人群中传遍了，顿时一片哗然。

“秦国公这是气疯了吧？指望自己的小妾找回场子？那怎么可能？”

“唉！谁说不是呢？就算他那个小妾再利害，能胜过一人也就不错了，怎么可能胜得过三人？”

“要我说呀，她一人都胜不了！咱们薛延陀的勇士，那是两三岁就开始练箭，将近三十岁才能大成！这个娇滴滴的小娘子能有多大？绝对赢不了！”

“唉，眼睁睁地看着如此绝色的女子就要香消玉殒，真是让人可发一叹。”

“想不到仁兄你还够怜香惜玉的？何不上前英雄救美？”

“您别开玩笑！这可是曲哲大会箭术比赛的前三名，别说我了，就是马神来了恐怕也救不了，她死定了！”

.....

.....

赛场之上，寒风烈烈，红旗飘飘。

双方骑上战马，距离两百步站定，一场厮杀，马上就要展开。

不是三人死，就是美人亡！

咄摩支嘿嘿冷笑，道：“秦国公，您要是后悔还来得及。何必为了自己的面子，就害了佳人的性命。再说了，堂堂的国公爷，送自己的女人去死，也谈不上什么面子吧？”

“可汗不必多言，郭某人心意已决。您还是多关心关心您这三位勇士的生死吧？要不要我帮你向凤怡说项说项，手下留情？”

“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待会有你哭的！”

说完了这话，咄摩支手中的红旗一摇，高声道：“比赛开始。”

他话音刚落，双方都动了起来。

薛延陀三勇士早有预案，突骨射头，阿全柯射身，八连达射马，眨眼间，杨凤怡和她的坐骑就被笼罩在一阵箭雨之中！

骑马不同于步战，此时战马还没有跑起来，根本就没什么躲闪的能力，眼见着佳人就要在劫难逃！

忽然，白影一闪！

马上已经失去了杨凤怡的踪迹。

“啊？”就在三人一愣神的功夫，就见眼前含光闪闪，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咣当一声，三具死尸栽落马下！

杨凤冷笑道，道：“竟敢欺负凤怡的夫君，这就是下场！”

## 第1845章惊变

事情发生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围观之人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刚才发生的一切，实在是出乎了他们的想象之外。

好，我们承认，大唐乃是天朝上国，人杰地灵，英雄人物比我们薛延陀利害得多。

但是，就算差得再多，也不至于这么离谱吧？

一边是秦国公的小妾，一边是曲哲大会箭术比赛的前三名。女对男，一对三，即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不过是双方棋逢对手将遇良材，有一场精彩纷呈的龙争虎斗。

结果呢？

三下五除二，大家还没明白过怎么回事来呢，就全解决了！这根本就不像是一场公平的比赛，简直……简直就如同壮汉对婴儿的战斗！

碾压，彻彻底底的碾压！

这还有天理吗？

要知道，曲哲大会的前三名，代表了国内的箭术最高水平。尤其是魁首，受封为天玛弘，人人敬仰。

这些在大家心目中无比崇高的人物，就这么被人不费吃灰之力的灭了？

如果说曲哲大会的魁首是天玛弘，那把天玛弘轻松消灭的人，又是什么？

“曲哲，曲哲……她是曲哲！”有人高声道！

“对！曲哲再世！拜见曲哲！”

“曲哲大神，您忠诚的子民，给您磕头了！”

“请曲哲保佑我家六畜兴旺，家宅平安！”

一带十，十带百……呼啦啦，人们跪了一地，即便有那不怎么信的，见别人拜了，也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跪了下来。连锁反应之下，赛场外竟然再无战立之人！

杨凤怡虽然杀人不眨眼，但是面对这么多跪拜自己之人，却感到束手无策。她说道：“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别跪！别跪！我不杀你们。”

咄摩支面色铁青，道：“他们不是怕你，是把你当成曲哲了。”

“曲哲？”

“就是马神。他们这是把你当成了马神的现世化身了。”

“我？马神？那怎么可能？”

“哼，能一箭杀了天玛弘的人，不是马神又是什么？”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我真的不是……”

“本王当然知道，可是那些愚民不知道！”咄摩支的脸色无比的难看，道：“你还是出去说几句话，安抚一下他们吧，要不然今天可不好收场。”

“这……我不会啊……”

“随便说什么，转一圈就行了！其实百姓们也未必真在乎你说什么，他们只是想见见曲哲罢了！你要是不出去转转，他们还会以为本王对你怎么样了昵？”

“怎么会有人那么想？”

咄摩支一摆手，道：“此事说来话长，咱们容后再说。现在当务之急，还

是赶紧安抚一下百姓。”

“那好吧……”

杨凤怡充当了吉祥物，在外面转了一圈，直把这场曲哲大会送上了高潮。

当天晚上，有无数人喝高了，呼着曲哲的名字，醉卧在草原上。还有无数青少年少女打着“曲哲现世，今晚成亲，会得到曲哲赐福”的名号，得偿所愿……

也许是第一天的曲哲大会耗尽了人们的热情，第二天的赛马，就乏善可陈了。

薛心莲骑着赤兔马，非常容易的得到了天玛弘的称号。

……

曲哲会结束，接下来就是最为激动人心的全民狂欢了。

郭业受到了咄摩支的邀请，带着杨凤怡、斑鸠以及高手三人组，来到了王宫。

“参见伊特勿失可汗！”郭业带领众人躬身行礼。

“秦国公不必多礼，快快请坐。今晚乃是我们薛延陀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候，秦国公给本王面子的话，可一定要不醉不归！来，我敬您一杯！”

“不敢当一个‘敬’字，咱们满饮此杯。”

一杯酒饮罢，咄摩支忽然一拍脑袋，道：“不好意思，我这酒喝多了，都有点迷糊了，怎么能单单敬秦国公呢。这不是还有曲哲吗？真是死罪，死罪！”

然后，他对跟在身边伺候的侍女道：“把咱们薛延陀藏了二十年，用来祭天的好酒拿来，我要敬尊贵的曲哲一杯！”

“是！”

不一会儿功夫，那侍女就取来了两杯酒。这酒芳香四溢，一闻就知道是非常上等的美酒。

咄摩支把一杯酒交到杨凤怡的手里，一杯酒拿到手中，道：“曲哲，如今您在草原上的名号，可比我这个可汗大得多！按说我还得向您磕头呢。来来来，小王先干为敬。”

杨凤怡道：“千万别叫什么曲哲，小女子就是杨凤怡，和你们的马神毫无关系。”

“嗨！这种鬼神之事，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谁说得清楚呢？好了，不说这个了。今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喝酒，不谈其余！小王已经干了，您也快把它喝了吧。”

见杨凤怡把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咄摩支满意地点了点头，道：“小王还要招呼其他的客人，失陪一下。诸位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屋内的侍女讲！”

“王爷请自便。”

咄摩支走了没多久，薛心莲就走了过来，道：“多谢秦国公赠马，让小女子宿愿得偿。”

杨凤怡冷笑道：“郡主的愿望太多了。最好只是赠马，不要牵涉其余的东西。”

“凤怡姐姐。”

“别叫我姐姐，咱俩没有任何关系！”

“好吧……凤怡小娘子，其实您不必担心妾身能对您构成什么威胁，想当初在曲哲会上，天下人面前，秦国公可是亲口说，您比我漂亮的多了。”

杨凤怡的眉毛微微一挑，随即又作严肃状，道：“不用给我灌迷魂汤。明玉郡主，你要是真的对我家夫君没有不该有的意思，就不要往他身边凑合。这瓜田李下的，引人误会就不好了。”

薛心莲低下头去，道：“是！我听您的。不过，今晚，能否让我留在秦国公的身边？”

“嗯？你说什么？”

“不，您别误会，妾身的意思是，今晚这场宴会上，能否让我跟在秦国公的身边。”

“那是为何？”

薛心莲看向了郭业，可怜巴巴地说道：“我怕……”

郭业知道她担心的是薛群今夜谋反之事，心中一软，道：“凤怡，你就答应她吧！”

“我不！”

“凤怡听话，我向你保证此事另有隐情，绝非男女之事！”

“最好如此！”

几个人来到一个比较僻静的所在，郭业这才低声把薛群要谋反的事情，对杨凤怡说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今晚必有一场大变，明玉郡主害怕，实在是情有可原之事，你还是别和她计较了。”

杨凤怡道：“谁知道她是不是借故……”

说到这里，她忽然脸色一变，道：“恐怕就算在咱们身边，也保不得她的安全。”

“那怎么可能？不说咱们几个的功夫都不错，就是我大唐钦差身份，也能保证双方都不敢对咱们怎么样。现在薛延陀最安全的地方就是咱们这里。”

杨凤怡苦笑一声，道：“夫君大人，您太自信了。事实上，现在已经有人对咱们动手了。”

“为什么这么说？”

“我中毒了。”

## 第1846章脱逃

郭业脸色大变，道：“中……”

杨凤怡狠狠地掐了他一把，打断了他的话，道：“声音小一点，别让人听见。”

“不是……这可是中毒……”

“中毒一时半会死不了，但你这么一闹的话，可是逼着咄摩支立刻杀人了。”

“你中的毒是咄摩支下的？”

“刚才他给我敬的酒里面有毒。”

“那你还喝？”

“喝的时候我哪知道？也是现在才感觉到不对劲的。不过我的体质与常人不同，一般人现在应该还没感到不适。所以……我们大概还有一个时辰的时间。”

“一个时辰的时间？什么意思？”

“我估计那毒药会在一个到两个时辰以后发作，相应的，咄摩支也应该是打算在那个时候翻脸。到底该怎么办？夫君你拿个主意。”

她顿了一下，舔了舔嘴唇道：“对不起，妾身今天帮不上夫君的忙了，恐怕还夫君保护妾身。”

认识杨凤怡这么久了，郭业还是头一次看到她如此柔弱的一面，当即一股重重的责任感涌上了心头，道：“凤怡，别担心，今日之事就交给我了！绝对会让你受一点伤害。”

然后，他四下扫视了一眼，道：“刚才凤怡的话你们都听见了，现在的情况已经非常危急。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吧！”

斑鸠道：“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弄明白咄摩支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到底是要害凤怡小娘子，还是把说薛群谋反之事发发了，他要把咱们一网打尽。”

郭业道：“要说他单单害凤怡也有可能，毕竟凤怡被薛延陀的国人们视为马神的化身，我要是咄摩支，也肯定会起这个心思。至于说薛群……”

薛心莲神色一黯，道：“看来还是家兄害了你们。”

“为什么这么说？”

“家兄临来之前，告诉心莲，平罗西将军，可能不大可靠。若事有不谐，可以用天玛弘的身份保命。”

“日！”

郭业低声骂道：“你哥哥这活也办得太糙了，谋反这种事，怎么最关键的人都握不住？这不是要害死大伙吗？”

“对不起……”薛心莲泫然欲泣。

“算了，不关你的事。”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咱们要做最坏的打算。”

秦英道：“那就只能逃命了。在下和空空儿及精精儿，擅长潜踪蹑迹，趁着混乱偷跑出去应该不难。至于秦国公及夫人，还有斑鸠兄弟……”

斑鸠沉声道：“在下倒是死不足惜，反正也活不了多久了。关键是秦国公和夫人，现在我们已经肯定被密切监视了，别说逃出去了，就是走出这个大帐恐怕都不容易。”

郭业眼珠一转，道：“倒也未必有那么难，逃出大帐，我有个办法。问题是跑出去之后怎么办？几万薛延陀骑兵追出来，还是十死无生……有了！”

忽然，他眼前一亮，道：“李思摩！谁知道李思摩在哪？现在薛延陀不动手，恐怕就是等着东突厥的大军自投罗网。如果我们能提前给他们报信，五千人马，自保应该没问题！”

“我知道！”薛心莲道：“那些人就藏在东南方向，离此不到十里的一座山谷里面，此谷名为落凤谷。”

落凤谷……

郭业看了杨凤怡一眼，心说这个名字也太不吉利了。

杨凤怡会意，勉强笑了笑，道：“落凤谷的名字挺好的，咱们就去那吧……是落凤谷，又不是死凤谷，有什么好担心的？”

“好吧……就这么定了，咱们就去落凤谷。”然后，他说道：“大家听我的安排，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

……

郭业站起身来，晃晃悠悠地向帐外走去。还没走道帐门呢。就被两个壮汉拦住了去路。

“秦国公，请留步！”

“你们是谁？”

“在下名叫哲延塔，这是我兄弟哲乎思，都是可汗的近卫。”

“哲延塔，你因何拦住本官的去路？”

“请问您是要干什么去？”

“我干什么你管的着吗？让开！让开！”

“不好意思。可汗临行前有交待，要我们兄弟务必招待好秦国公，今晚一定要您不醉不归。现在您就这么走了，可汗知道了，非得宰了我们不可。您就当可怜可怜小的，再喝会吧！”

“嗨！我当是什么事呢，原来是这样。别担心，我不是要走。”

“那敢情好！”

“不过呢，我还得出去一趟。”

“那是为何？”

“我找你们可汗有点急事儿，现在没人知道他在哪，只能我自己去找了。”

“如此小事，怎敢劳动秦国公的大驾？您但且放心饮酒，找可汗的事儿，交给我就行了！”

“也好！”郭业转身就回。可没走几步，就被薛心莲揪住了耳朵，直疼得哇哇大叫：“哎呦，哎呦！你这是干啥？”

他这一叫可不得了，大帐之内所有人的目光都被吸引了过来！

大唐秦国公，明玉郡主，他们这是在干啥？前些日子还有人说妾有意郎无情，今日看来，传言不可尽信！这里面有事儿呀！

薛心莲面若寒霜，道：“你还有脸问我？让你去找可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要是错过了今日，我……我死给你看！”

“别生气，我之所以没去找可汗，是有人代我去了！看见没有，就是这位兄弟。他是可汗的侍卫，熟门熟路的，不比我强？”

“那也不成！他去找，你也得去找！哼，我看你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上。”

郭业无奈之下，又来到了哲延塔的近前，道：“这位兄弟，你也看见了，您这个主意，明玉郡主不同意呀！两个人找怎么也比一个人找的快，要不咱们俩一块去？”

“敢问秦国公，您为何这么着急要见可汗？”

“是这么回事。我和明玉郡主的事情你都听说了吧？明玉郡主非我不嫁，我这边呢……男人嘛，你懂的，怎么可能拒绝这么一个大美人？之所以这事一直没成，就是因为家有悍妻……”

他偷偷指了指杨凤怡，道：“她一直不同意啊！今天好不容易松了口，却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我和明玉郡主必须今晚就拜堂成亲。第二，可汗做证婚人。这不是难为人吗？”

“要是完不成这两个条件怎么样？”

“那她的承诺就算作废，我和明玉郡主今生算是有缘无份。”

哲延塔一嘬牙花子，道：“按说我们的确应该让您去找可汗，不过呢，万一您跟可汗走岔了，他回来见不到您，一怒之下，非要我们哥俩的脑袋咋办？”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要不这样，我们多派人手一起去找。您人生路不熟的，多您一个不多，少您一个不少。”

“你说的也有道理……”郭业道。

“有道理个屁呀！”薛心莲大怒道：“我看咱们的事情，你根本就没放在心上。好，你不去找，我去！”

薛心莲噤噤往外跑，哲延塔还想拦，却被她一个大耳瓜子打到了一边，道：“你也敢惹姑奶奶生气，活腻歪了吗？”

眼见佳人离去，郭业一跺脚，作势欲追，却被杨凤怡拉住了，道：“不准去追！”

“可是……”

杨凤怡眼睛一瞪，道：“好不容易把这个狐媚子难住，你追什么追呀？告诉你，这个家里面，有她没我，有我没她！你到底要我还是要她？”

“我……我要她！”郭业怒吼一声，往外奔出。

哲延塔伸手欲拦，郭业飞起一脚，把他踹翻在地，道：“为了明玉郡主，我连老婆都不要了，还在乎你的死活？”

“郭业，我要宰了你！”杨凤怡抽出宝剑，追了出去！

“保护秦国公！”

“夫人千万别冲动！”

斑鸠等人呼喊者，也跟了上去！

……

……

哲乎思把哲延塔扶了起来，道：“哥哥，这可咋办？可汗可是交待过，不准秦国公等人出帐门一步。”

“还能怎么办？他还交代过非到万不得已，不得用强呢！人家闹家务事，又不是针对咱们，我管得了吗？”

“那现在咱们怎么办？”



“追！带人跟上他们！只要还在王宫内，就不算咱们兄弟失职。”

二人出得帐外，拉过一个军士来，道：“看见秦国公了吗？”

“看见了！”

“往哪走了？”

“我看他们着急败火地骑上马走的，去哪了就知道了！”

“骑马走的？”

“对呀！”

闻听此言，哲延塔当即脸色大变，道：“不好啦！秦国公跑了！快追！快追呀！”

## 第1847章人之将死，其言也艳

郭业等人打马如飞，用了不到一刻钟，就赶到了落凤谷。表明了身份之后，没费什么劲，就见到了李思摩。

然而，他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

和李思摩没说几句话，落凤谷外已经传来了一阵人喊马嘶之声。

薛延陀的骑兵来得好快，正好把东突厥的五千骑兵都堵在了山谷之内。

谷口不大，此地倒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形。但是相应的，在大军围困之时，要想冲出去，也是难如登天！

郭业面色铁青，道：“可汗，怎么选了这么个地方驻扎？这不是让人瓮中捉鳖吗？”

李思摩苦笑道：“咱们这是要偷袭，又不是两军作战。附近能隐藏五千兵马的，也只能是这里了，哪有挑三拣四的余地？”

“可现在被人发现了，这里就是死地！”

“也不能这么说，落凤谷内有一座小山，名曰凤嘴山。咱们要是坚持不住了，还可以退守凤嘴山。”

郭业没好气地说道：“那有什么用？不过是多苟延残喘两天罢了，最终还是一个死。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投奔你了。自个儿逃命，也比困守于此强得多。”

李思摩脸色大惭，躬身一礼，道：“是小王屯兵之地没选好，连累秦国公了，还望秦国公恕罪！”

“呃……”闻听此言，郭业顿时满面通红！

他早就知道，李二陛下选李思摩做可汗，就是因为这个人性子软。没想到的是，这位的性子竟然软到这个地步。

自己刚才那话番纯属发泄，根本不占理。可人家李思摩，不仅不分辩，还为此致歉！

一股欺负老实人的不安感觉顿时涌上了他的心头。

郭业摆了摆手，道：“算了，不怪你！不说这个了，到底如何退敌，你到有什么想法没有？”

“全凭秦国公示下，小王无不遵从！”

“你……好吧。”知道这位李可汗根本就靠不住，郭业只得道：“那咱们就先出去会会咄摩支，看他怎么说。”

二人骑马来到山谷之外，只见薛延陀的大军把谷口堵得严严实实。对面的营地，灯火通明，一眼望不到尽头。

郭业大喝一声，道：“对面的人听真，告诉你家可汗，就说秦国公在郭业此，让他阵前叙话！”

没一会儿功夫，一阵马褂銮铃声响，咄摩支越众而出，道：“哈哈！秦国公，咱们说好了今夜不醉不归。你怎么跑来落凤坡了？莫非是嫌本王招待不周么？”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伊特勿失可汗，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今天郭某人认栽，能否看在大唐天子的面子上，放我们离去。郭某人必有厚报！”

“你想让我放你回大唐？”

“正是！”

“好说，好说。只要你拔剑自刎，我自然会把你的尸首厚官收敛运回大唐！”

“如此说来，可汗是非要置郭某人于死地了？你杀了郭某人，难道就不怕大唐天子一怒，兴起大军，破灭薛延陀？”

“你郭业伙同东突厥可汗李思摩，来到我薛延陀国内图谋不轨，意欲倾覆本王的王位。难道只准你做初一，就不准我作十五？”

然后他冷哼一声，继续说道：“我不仅要杀了你们，还要把你们两个的头颅砍掉，一起献给大唐天子。我要问问他，派秦国公来薛延陀的目的，到底什么？”

“好，就算郭某人行止有差，你对我动手，我无话可说。但是凤怡何辜，你竟然要对她下毒？”

“嗯？下毒？你都知道了？”咄摩支先是脸色微微一变，旋即大笑起来。

他说道：“本王还纳闷呢，到底是何处漏了马脚，竟然让你提前发现了本王的谋划，原来是那毒药出了问题。不错，毒药是我下的，那又如何？”

“如何？别忘了，她不仅是你我的小妾，还被你们薛延陀人视为马神的化身！”

咄摩支满不在乎地说道：“正是她被百姓视为曲哲，本王才要对她下手。铁勒人跪拜的活人，有我一个就够了，两个人实在是太多了。”

“那你就不怕百姓因此对你怨恨？”

“在我们铁勒人的传说中，曲哲的化身被国主暗害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百姓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不劳秦国公为本王担心。你还是担心担心自己吧！明日一早，我就命令大军进攻！换言之……”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渐高，道：“今天晚上，是你们这些人的最后一晚，明天就是你们的死期。秦国公，你还是多想想自己的后事吧！告辞！”

……

咄摩支摆明了油盐不进，东突厥大营之内，顿时一阵愁云惨淡。

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李思摩如此软蛋，他手下的士兵也好不到哪去。

刚才咄摩支赶尽杀绝的发言，不仅没有激起他们的决死之心，相反地却是个个垂头丧气，眼圈发红。有那胆小的，竟然痛哭之声。

士气如此低迷，这个仗还怎么打？

郭业对这五千大军完全丧失了信心，来到大帐之内，准备和杨凤怡商量突围之事。

可等他刚走到帐篷门口，就听得里面传来了阵阵哭声，道：“凤怡姐，你怎么样？你别吓我呀！”

郭业心中一颤，赶紧步入帐内，却见杨凤怡已经躺在床榻之上，双目紧闭。

薛心莲坐在一旁，不住的抽泣。

“凤怡……她……她……过世了？”郭业声音颤抖着问道。

“你才过世了呢！就不会盼着点好的？”榻上的佳人，缓缓睁开了双眼。

“凤怡姐，你没死？”薛心莲高兴地说道。

杨凤怡缓缓地摇了摇头，道：“郡主请出去，我要和夫君说几句悄悄话。”

“哦。”

薛心莲不情不愿的退出帐外，郭业坐在床边，握住了杨凤怡的手，道：“凤怡，你怎么样？”

杨凤怡苦笑一声，道：“很不好，恐怕这次要在劫难逃了。妾身还以为能和夫君白头到老呢，没想到竟然……”

她顿了一下，抿了抿嘴唇，道：“夫君，你还生不生我的气？”

“生气？生什么气？”

“就是前几天，凤怡不辞而别。现在想想，是凤怡的不对，当时实在是太任性了。那种情况下，还真怨不得夫君。”

“不，不怪你，都是我当时经不住诱惑。”

“其实……其实那天晚上，妾身不是故意要偷听的。当时，妾身晚上孤枕难眠，就……就想找夫君说说话，没想到正好看见了薛心莲勾引夫君，一时气愤不过才……夫君，对不起。”

郭业知道她所谓的“找夫君说说话”，可不仅是表面上的意思那么简单。

事实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两个人已经形成了非常奇怪的关系。

要说夫妻吧，还没进行最后一步。要说不是夫妻吧，其实双方经常会在夜深人静之时，做一些会让对方非常开心的事情。

其中的羞人之处，有些真正的夫妻也未必做的出来。

如果那样的话，佳人满怀春情而来，却见到自己的夫君抱住了另外一个女人，怒火中烧，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

郭业微微一叹，道：“别说什么对不起，更不要胡思乱想，好好养病，咱们的好日子还常着呢。”

“养病？恐怕……是养不好了。自己人知道自家事，凤怡觉得，也支撑不了多久了。此生得遇夫君，凤怡这一辈子值了！唯一可惜的是，咱们未能结为真正的夫妻。你要不要……”

“怎样？”

“就在这里，要了凤怡的身子，让妾身真正成为你的女人！”

## 第1848章薛心莲的身世

要说往日里，郭业当然是对杨凤怡垂涎已久。不过现在，却是没有任何“性致”。

他好色是不假，但又不是禽兽。眼见心爱之人不久于人世，哪还有那个心思？

郭业摇了摇头，道：“别说傻话了。我一定会把想办法把你治好，在你完全康复之后，再行鱼水之欢。不仅如此，我们还要生很多很多的孩子，男的像我，女的像你。咱们白头偕老，永不分离。”

“夫君，你说的真好，妾身也想那样。可是，现在咱们被大军围困，缺医少药的，夫君就是神仙，恐怕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凤怡，凤怡觉得还是……”

“不！一定有办法的，一定有办法的！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别急，我想想，我想想……”

“夫君，你慢慢想，妾身困了，要睡一觉……”

杨凤怡说是睡觉，可是不久之后，就陷入了昏迷之中，无论郭业如何呼喊，都没有任何回应。

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突围的计划就算夭折了。

本来就是九死一生的突围，再带上一个昏迷不醒之人，那可成真成了十死无生了。

至于说抛下杨凤怡独走？郭业怎么可能干得出来这种事？

第二日，咄摩支说到做到，开始攻打落凤谷。李思摩手下的软脚兵雄起了一把，依靠有利的地形，打退了咄摩支的数次进攻。

第三日，谷口终于被攻破，东突厥的人马不得不退守凤嘴山。

山顶之上，看着山脚下密密麻麻的大军，薛心莲心中不由得一阵发寒，道：“秦国公，我们都会死，对不对？”

郭业苦笑一声，道：“咄摩支铁了心要咱们的命，除非发生奇迹，恐怕所有人都在劫难逃。”

“传说中您有万夫不当之勇，也不能逃出生天？”

“若是只有我一个人，能不能逃，恐怕在五五之间。可是凤怡现在还昏迷不醒，我怎能弃她而去？自从她跟了我以来，一直是她保护我，现在也让我保护她一回！”

“你要和凤怡姐同生死？”

“正是。”

“凤怡姐有夫如此，真是令人艳羡。即便是死了，这辈子也算没白活。”

说到这里，薛心莲低下头去，道：“想想妾身，还不到十八岁，并无一个知心知意的如意郎君，却也要葬身于此，还真是不甘心。”

郭业怕她又要说逼婚之事，退后一步，道：“你有天玛弘的身份保命，可能还有一线生机。我就不同了，咄摩支可是亲口说，要砍下我的脑袋，送给大唐天子。”

薛心莲给了他一个白眼，揭穿了他那点小心思，道：“秦国公放心，心莲虽然是女子之身，却也知道为人要言而有信。绝不会再逼您娶我为妻。”

然后，她幽幽一叹，道：“秦国公，您可知道心莲的身世？”

“呃……却是不大清楚。”

“那心莲想把自己的身世对秦国公讲一下，不知您是否愿意听？”

“当谈，郭某人荣幸之至。”

薛心莲道：“妾身的父亲，并不是什么薛族之主，只不过是一个牧民罢了。他在妾身三岁那年就故去了，留下我和家兄二人相依为命。”

“家兄那年不过八岁，无以自立，只能带着我在部落之中乞讨为生。那段日子想起来，真是不堪回首。”

“不仅仅吃饱饭成了人生最大的奢望，就是人身的安全也很难保证。大人们还好，那些孩子们看我们兄妹无父无母，就变着花样的欺负我们。”

“哥哥为了保护我，每次都被打得鼻青脸肿的。为了让我安心，却告诉我一点都不疼。当时，妾身就许下了两个愿望。”

“第一要让欺负我们的人受尽折磨，死无葬身之地。第二，长大之后，一定要嫁给一个最厉害的人，保护我和哥哥再也不受人欺负。”

听到这里，郭业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道：“所以，你就想嫁给我？”

“你想得美！那时候您名声不显，草原上最有权势之人，乃是颉利可汗！您信不信，当时我经常的一个妄想就是，哪天颉利可汗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要娶我为妻。”

“后来呢？”

“后来颉利可汗被您生擒活拿，大唐郭业的名号才响彻了草原，妾身也是在那时才听到了您的名讳！再后来，杀死拔灼可汗之后，您的名号才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到了那时候，你就下定决心非我不嫁？”

“那也不是。当时妾身渐渐长大，也知道小时候的妄想十分可笑。欺负我们的孩子也未必是什么坏人，只是不懂事罢了。至于嫁给天下第一英雄，我看得上人家，人家还看不上我呢！”

“你为何又有了后来的毒誓？”

“后来，家兄为了荣华富贵，投到了咄摩支的帐下。凭借着……美色，逐渐获得了他的信任，步步高升，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妾身也被封为明玉郡主。可好景不长，咄摩支竟然……”

“怎样？”

“他不仅喜欢男色，还喜欢女色，荤素不忌。甚至向哥哥提出，要把妾身纳入后宫，让妾身和哥哥一起侍奉于他……这也太恶心了，妾身为了自保，不得不发了誓言，今生非您不嫁！”

“哈哈，原来郡主是拿郭某人当挡箭牌了。”

“是也不是。妾身仰慕您是真的，但也没那么死心眼。如果秦国公看得上妾身，我当然求之不得。要是看不上眼，妾身也不会强求。”

“呃……那就好！那就好！”郭业这才明白，薛心莲这一副花痴的样子，不是她天生脑残，而是为了应付咄摩支，不得不做做样子。

“秦国公……”

“恩？”

“妾身说了这么多，您就没有点什么想法？”

“想法？什么想法？”

“妾身的身世如此凄惨，又对您仰慕已久！现在命不久矣，却还是不知人

事，不是太可怜了么？”

“你想怎么样？”

薛心莲嫣然一笑，道：“还是那句话，不求天长地久，但求一夕之欢。在妾身临死之前，不知您能否满足我这个愿望？”

“这……”郭业挠了挠脑袋，道：“现在凤怡危在旦夕，你让我做这种事，是不是不大合适？”

“您真不愿意？”

“这个真不行！”

“好吧……”

薛心莲一咬牙，指着旁边的悬崖峭壁，道：“郎心似铁真似铁，看来咱们是今生有缘无份了！罢了！秦国公，咱们来世再见！”

“你干啥！”郭业一伸手就把她给拉住了，道：“你刚才不是还说不是那么死心眼吗？怎么转眼间就寻死觅活的？”

佳人凄然一笑，道：“秦国公放心，妾身跳崖不是因为您拒绝了我。”

“那是为何？”

“现在不死，难道等着薛延陀的大军上来，受他们的侮辱吗？到了那时候，才是真正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妾身本来想能和您有一夕之欢，再毫无遗憾的去死。既然您不答应，也只能如此。”

郭业道：“话虽如此，那也得等到真的势不可为的时候。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兴许真有什么奇迹出现，咱们能转危为安呢？”

“奇迹？您自己信吗？”

“我……我当然……信了！”郭业忽然眼前一亮，伸手一指，道：“你看！”

## 第1849章薛群为汗

薛心莲往山下望去，顿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只见延陀大军的营地之中，浓烟滚滚，烈焰沸腾，把天都映红了半边。

昔日的袍泽们拔刀相向，往日的战友们兵戎相见。刀剑飞舞，杀声震天，血肉四溅，直如一片修罗地狱！

“秦国公这是怎么回事？你安排的？”

郭业苦笑道：“郡主，你太高看我了。说实话，我也不知到是怎么回事。也许是炸营？？”

“炸营？”薛心莲摇了摇头，道：“妾身觉得不像。”

“不是炸营，那就只能是有人谋反了。”

“谋反？到底是谁谋反？”

“这我哪知道？总而言之，现在咄摩支有麻烦了！趁他的病，要他的命。机不可失不再来，郡主，郭某失陪了！”

郭业抖擞精神，调动东突厥的兵马，从凤嘴山上冲了下来。

后方大乱，薛延陀的军队兵无战心，在郭业的疯狂进攻下，很快就支撑不住，全军崩溃！

郭业得理不饶人，率领大军紧追不舍。

他正杀得兴起，却被迎面来的一队人马阻住了去路。

为首一人高声道：“咄摩支已经伏诛！该请秦国公念及上天有好生之德，放过薛延陀的子民吧！”

一见此人，郭业顿时脸色大变，道：“是你？薛群？”

“正是在下。”

“怎么回事？你不是事情败露，已经被咄摩支给……”说到这里，他忽然意识到，薛群事泄被杀，似乎是自己的脑补。事实上，他从未从任何人的口中听说过薛群的下落。

郭业连忙改口道：“咄摩支到底怎么死的？你又因何出现在此地？”

“秦国公容禀，听我慢慢说……”

在薛群的叙述里，当日他发觉平罗西不稳，当即就放弃了谋反的计划，躲藏起来。

后来，咄摩支不仅要灭掉东突厥的五千兵马，还一定要置大唐钦差于死地，这引起了薛延陀内部铁勒九姓的不满。

他们认为，这样会引起大唐天子震怒，给薛延陀带来不测之灾。

薛群发现了这个苗头，当即就暗中串联。终于在今日突然发动，杀死了咄摩支。

最后他说道：“现在薛延陀境内，已经是我们薛姓和铁勒九姓为尊，延陀部实力大降，只能苟延残喘。我薛群不才，愿领可汗之位，还望秦国公成全。”

郭业没接他的话茬，道：“铁勒九姓又是什么东西？本官怎么从未听说过？”

“薛延陀虽然是以我薛部和延陀部为名，但是国内，可不仅仅有我们这两个部族。所谓的铁勒九姓，就是国内其他小部族的合称。”

“他们的实力如何？”



“单独一个部族拿出来当然不及延陀部，但是联手来，却足以和延陀部分庭抗礼。再加上我们薛部，实力已经远超延陀部，所以今日才能这么顺利的解决咄摩支。”

郭业道：“那现在的情况是，薛延陀国内，以你薛部为尊。这可汗之位，岂不是非你莫属了？”

“还要靠秦国公的栽培！若是小人当上薛延陀的可汗，必定对大唐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不仅如此，秦国公这里，小人每年还有一份大礼相赠。”

郭业沉声道：“那我要是不答应你呢？”

“可汗之争有进无退！若是秦国公不愿意配合的话，我薛群也只能坚持到底。如果有一日薛某人败落身死，还望秦国公能够看在心莲对您一片痴心的份上，看顾一下她。”

说到最后，薛群已经是眼圈泛红。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哽咽道：“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就把她收入房中，为妾为婢都成。如果她实在入不得您的法眼，就帮她找个好人家……”

不得不说这家伙作为咄摩支的男宠，业务能力还是相当强的，郭业见了他这幅样子，都不由得心中一颤。

他把薛群扶了起来，道：“哈哈！刚才只是开个玩笑，你哭什么呀？”

“这么说您是同意小人做薛延陀的可汗了？”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日既然答应了你，今朝郭某人当然要信守承诺。你放心，我会在铁勒九姓面前，宣布支持你登上国主之位的。”

“多谢秦国公！”

“对了……”郭业忽然间眉头一皱，道：“我那个小妾被咄摩支下了毒，你快去找些高明的大夫来，不惜任何代价，一定要把她治好。”

“秦国公但请放心，为夫人解毒一事，包在薛某人的身上。若是不能让妇人好如初，小人这可汗之位也不要了！”

“你这么有把握？”

“那是自然。这事儿在下已经打听清楚了，咄摩支之所以给夫人下毒，就是怕她真的是曲哲的化身。为此，他还用上了传说中专门毒杀神灵的毒药。”

“专门毒杀神灵的毒药？这么厉害？那岂不是很难医治？”

“呃……也不是很厉害，只是很古老。这种毒药对付神灵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对付凡人还不如砒霜呢。咄摩支这次算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事实上，这种毒药不但药性不强，解药也很容易配置。”

“既然如此，就有劳薛……啊，不，就有劳可汗了！”

……

……

薛群配的解药很管用，一副药下去，没用多长时间，杨凤怡就悠悠醒转。到了晚上，就能下地。等到再过一天，杨凤怡就恢复如初了。

眼见佳人无恙，郭业心里边非常高兴，当即就信守承诺，在铁勒九姓的面前，承认了薛群的汗位。

不仅如此，杨凤怡还以曲哲化身的身份当众给薛群赐福，允许他世代统领草原。

郭业代表了当今最强的国家，杨凤怡代表了统治草原的神灵，有了这两方面的许诺和支持，薛群的汗位迅速稳固了起来。

然后，郭业又帮着郑元当上了薛延陀国的右相。

这件事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与郑元竞争这个官职的，是薛群的一个亲戚，叫做薛二民。

也不用找他什么错处，郭业当即就对郑元表示，我们大唐天子叫“世民”，您这个右相叫“二民”，这是什么意思？莫非他还想与天可汗称兄道弟的？

尽管这个说法有鸡蛋里挑骨头的嫌疑，但是此时的薛群哪敢找惹郭业的不痛快？当天晚上，这位“二民”兄，就荣登极乐了。

没了竞争对手，郑元自然就顺利上位。

诸事底定，郭业就准备回转大唐。不过临行之前，发生了两件事，让他有些不大痛快。

头一件事，就是薛心莲自从薛群登上汗位之后，就再也没有在他面前出现过。

那日在凤嘴山上一场长谈，郭业对薛心莲已经再无恶感。尽管没有打算和她发生点什么，但是被一个大美女倒追，郭业还是心里边暗爽的。

现在人家对他敬而远之，要说郭业心里面没有淡淡的失落，那是不可能的。

第二件事，就是关于斑鸠了。

“什么？你不打算和我一起回大唐？”郭业惊讶地问道。

## 第1850章监国之争

“正是如此，属下想留在此地。”

“为什么？有道是叶落归根，人……那啥还乡。现在薛延陀太平无事，你留在这里干什么？”

斑鸠摇了摇头，道：“若是薛延陀真的太平无事，属下当然想和您一起回转大唐。不过，卑职以为，薛延陀远称不上太平无事，属下在此，大有用武之地。”

“不会吧？”郭业挠了挠脑袋，道：“现如今薛群为汗，全靠我大唐的支持才能坐稳汗位。难道他还敢生什么歪心思不成？”

“秦国公您小瞧薛群了，属下以为此人心思阴毒、善于隐忍，迟早会成为我大唐的心头大患。”

“薛群乃是一个男宠，全靠卖屁股上位。能够当上可汗，已经是邀天之幸了。怎么可能对我当造成什么威胁？斑鸠你这真是杞人忧天。”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退一万步说，就算薛群真的有能力对我大唐构成威胁。依照薛延陀现在的情况，等理顺好了内部，怎么也会得在几年以后了。到时候……我自有办法应付！”

郭业本来想说到时候你早就死了，就算现在留在这里也没啥用处。不过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换了一个说法。

斑鸠无奈地说道：“讲道理我讲不过您，不过我总觉得薛群这家伙很危险。还请秦国公应允，让我留在薛延陀，替您监视他。”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斑鸠跪倒在地，道：“属下跟了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愿望了，还望您成全！我求求您了，番主！”

“呃，好吧……”

斑鸠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郭业也只能点头允。

……

……

郭业的这场薛延陀之行，可以说是非常顺利，来得快，回得快。总共花了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样的速度，还真是让习惯了他一出使就一两年的妻妾们有点不适应。

丝毫没有前几次那样的小别胜新婚之感，和他打过了招呼之后，就各各的去了，令郭业的心中倍感失落。

正在他心情郁闷之际，孙子善来报，有人求见。

郭业眼一瞪，道：“求见的那当然得是人了！难不成还是畜生？你就是这么当差的？怎么不问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就来禀报？”

孙子善满脸委屈之色，道：“不是弟子不想问清楚了再回，问题是人家不肯说呀！”

“那此人是男是女，作何装扮你总看得出来吧？”

“不好意思，也看不出来。这个人穿了一个黑袍子，脸上还包了块黑布，只说有重要的事要求见您，其他的就什么都不肯说了。”

“还有这种事？”

郭业眉头一皱，心说这位的打扮也太怪了吧！就算他的身份真的见不得人，托人给我带话，跟我秘密相见不就完了吗？

这副穿着打扮出现在我的府门之外，是人就知道这里面有事儿了。

这不是欲盖弥彰吗？

是此人的脑瓜真的缺根弦。还是说他的身份大有问题，有人借机陷害于我？

郭业沉吟了一下，道：“既然如此，你命人把中门打开，由我亲自把此人迎进府来！”

“大开……中门？老师，您认识此人？”

“此人是男是女长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何谈认识二字？”

“您不认识他就大开中门？说句不那么谦虚的话，当今世上，值得您大开中门迎接的人，总共也不会超过十个。何必给一个藏头露尾之人这么大的面子？”

“哼！你懂什么？这个人如此装扮，肯定早就落入了有心人的眼中。咱们把他放进府来，外面说不定会传成什么呢？还不如把他隆重的接进府内，表明咱们问心无愧！”

……

郭业打算的挺好，但是等这位神秘人进入府内，把包在脸上的黑布取下

的时候，他顿时后悔的肠子都青了！

“长孙公公，怎么是你？”

长孙立言微微一笑，道：“正是老奴！不错，不错，秦国公真给老奴面子，在下真是受宠若惊！”

现在后悔也晚了，郭业强笑了一下，道：“是无垢派你来的？”

“正是。”

“那她派你来的意思是……”

“皇后娘娘盼您回国都盼疯了！还请秦国公速速入宫！”

“那怎么可能？”郭业脸色大变，道：“今天出了这档子事儿，你我的行踪难道还能保密？我就这么入宫了，谁不知道是受了无垢的授意？”

长孙立言满不在乎地说道：“那又如何？”

“还如何？陛下知道了，我和无垢都得死！”

“不会吧，怎么可能那么严重？”

“我说长孙公公，您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这可是给陛下带绿帽子的事儿。他就是再胸怀宽广，能忍得了这个？”

“绿……绿帽子？”长孙立一拍脑袋，道：“秦国公您瞎想什么呢？莫非皇后娘娘就那么迫不及待？您把她当成什么人了！”

“啊？不是为那事儿？”郭业直羞了个满面通红，死鸭子嘴硬道：“即便不是为了那事儿，秦立的案子过去没多久，这瓜田李下的，我和无垢也是不见面的好。”

“唉呀，秦国公，您误会了！皇后娘娘的意思，不是叫您去见她，是叫您去见陛下！”

“陛下？见陛下干什么？”

“当然是为了那件大事了！”

郭业大惑不解，道：“大事？什么大事？”

“您真的不知道？老奴说的这件大事，就是监国之争。现在朝廷的官员们，为了这个事儿，都吵成一团了。”

郭业道：“我从薛延陀回来，这屁股还没坐热乎呢，您就来了。现如今朝廷之内的事儿，还真是两眼一抹黑。到底怎么回事？您给我说道说道。”

长孙立言道：“所谓监国之争，就是陛下亲征高句丽之后，朝廷之内，应该何人监国。”

“陛下成年的皇子，不过是李佑一人。难道不该是齐王监国？”

“那怎么能成？”闻听此言，长孙立言如同被踩住了尾巴的猫一样，跳了起来，道：“怎么能让齐王监国，分明应该让晋王监国！”

“可是晋王现在还没有成年……”

“就算没成年，虚岁十二，已经很不小了！晋王乃是陛下的嫡子，论身份，比齐王高多了。他不监国谁监国？”

郭业这才明白，所谓的监国之争，就是齐王李佑和晋王李治之争。

他说道：“晋王也好，齐王也好，到底何人监国，不过是一件小事，怎么能引起朝廷之内吵成一团？这只是监国之位，又不是封太子，难不成让晋王监一次国，他就能威胁到身为嫡子的晋王？”

“秦国公您想得实在是太简单了，事实上，这件事还真有可能影响谁来继承大统。”

见郭业满脸的怀疑之色，长孙立言继续解释道：“其一，监国之位非同小可，一般太子在时，就是太子监国。齐王坐上了这个位置，难免会给一些糊涂之人，不好的联想。”

郭业摆了摆手，道：“这些糊涂蛋影响不了谁能继位，不足为虑。”

“其二，皇后娘娘这个身子，恐怕真的命不久矣。她故去之后，万一陛下立阴贵妃为皇后。那晋王对比齐王的优势可就近乎没有了，再有了此次监国的故事，您说他们二人到底何人能被立为太子？”

“这……”

“还有最关键的第三条，兵凶战危，万一陛下真有不测之灾，那监国的齐王，岂不近水楼台先得月？有了这三条理由，秦国公，您说这监国之位能不争吗？”

“我明白了，皇后娘娘的意思是，让我进宫劝服陛下，让晋王监国。”

“正是如此。老奴穿这一身打扮，本来就没打算隐瞒身份，无非是不给人以皇后娘娘干政的口实罢了。既然您已明白了此事的前因后果，这就随我入宫面圣吧！”

“慢！”郭业一摆手，道：“我看此事，还得从长计议！”

## 第1851章略施小计

听长孙立言把三个理由这么一讲，郭业忽然意识到，自己还真的不能对监国之争掉以轻心。

第一个理由，可以不用理会。第三个理由，也不过是小概率事件。

关键是第二个理由。

长孙皇后一死，阴妃会不会被李二陛下扶上皇后之位？

这可太说不准了！

尽管历史上，长孙无垢死后，李二陛下并没有再立过皇后。但是现在历史已经改变，这件事还真不一定。

万一阴贵妃真的上位，那齐王李佑就可以算是李二陛下的嫡子了。

虽然按照封建礼法来说，那时候的李治还是比李佑要尊贵一些，但是也尊贵不了多少，双方已经没有了本质的差距。

再过几年，长孙皇后尸骨已寒，阴贵妃的枕头风一吹，再加上这次的监国故事，那谁当太子，可就真的不一定了。

如果齐王李佑真的登上皇位的话，那显而易见的，自己这个给他找了很多次不痛快的人，下场绝对好不到哪里去。就算不被抄家灭族，也得被勒令致仕！

所以，就算不看在长孙皇后的面子上，仅仅就是为了自己的前途着想，也必须支持李治监国。

但是，具体该如何说服李二陛下呢？

.....

.....

“从长计.....议？”长孙立言的脸色阴沉似水，道：“秦国公，老奴是否可以理解为，您现在不想入宫面圣？”

郭业微微一笑，道：“长孙公公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假如说.....我是说假如.....假如，郭某人今日入宫面圣，您觉得，能促成晋王监国吗？”

“秦国公乃是国之重臣，深受陛下宠信，即便不能促成陛下立刻下旨，想必也能让他慎重考虑此事。”

“我却不那么认为。”郭业摇了摇头，道：“咱们再打个比方。假如说不光是我，朝中所有重臣，一致要求晋王监国，您以为，陛下会同意此事吗？”

“那当然.....不能了。”长孙立言如梦初醒，一拍脑袋，道：“假如那样的话，恐怕晋王不但不能监国，相反还会有性命之忧。”

“还是的呀.....所以说，此事的关键，根本就不在于多少人支持此事，而在于陛下的想法！甚至可以说，哪个皇子支持的人越多，就越不可能监国！我今天入宫去劝说陛下，很大的可能是适得其反！”

“那秦国公的意思是.....咱们就什么都不做？”

“那也不成。什么都不做，那做监国的可能是齐王，也可能是晋王。这可与咱们的初衷不符。”

长孙立言一翻白眼，道：“这正话反话都让您说了，入宫面圣不成，什么都不做也不成，您到底准备怎么办呀？”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从长计议！此事可急不得。首先，咱们要做的，是先宣布皇后娘娘的病情.....”

接下来的几天，朝堂之上，风云突转。

长孙皇后病重，恐怕命不久矣的消息，传遍了长安城。

阴贵妃即将登上皇后之位，齐王李佑子凭母贵，马上要获得李二陛下嫡子身份的消息，也被有心人暗暗散布。

这两个消息一出，顿时令齐王李佑的声势大涨！

诸位皇子之中，年龄最长的是谁？李佑！

现在成年的皇子有谁？李佑！

陛下的嫡子又是谁？原来只有李治一人，现在还要加上一个齐王李佑！

三个条件集于一身，他不当太子，谁当太子？他不继承皇位，谁继承皇位？

既然李佑继承皇位已经近乎板上钉钉了，那这从场监国之争，自己不支持他支持谁？

不但要支持，而且还要大张旗鼓的支持！不如此，怎能获得从龙之功？不如此，怎能显出自己对未来天子的忠诚？

哪怕是那些对齐王李佑不怎么感冒，甚至心向李治之人，听到了这些消息，都有些犯嘀咕。自己就算不上表支持李佑监国，也不至于要和未来的天子唱反调吧？

万一遭了李佑的嫉恨，有朝一日被他报复了咋办？左右不过是帝王家事，为了这种事情被抄家灭族，值得吗？

算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了吧！大不了，咱两不相帮。

当然，长孙无垢多年为后，朝中总是有些实力的。很有一些人誓死效忠李治。这些人如果集体上表，倒是的确可以稍微挽回一下李治的颓势。

结果，却遭到了皇后的暗示，按兵不动。

如此一来，二人的声势更是天差地别。朝堂之上绝大部分官员支持齐王李佑，一小部分保持中立，另外，仅有大猫小猫三两只，支持晋王李治。

这些大猫小猫，有些是真心效忠晋王，还有一些，却是烧冷灶，赌一把，看看能否压中一个冷门，好让自己咸鱼翻身。

不管他们怎么想吧，其实真的是无足轻重——他们的品级实在是太低了！除了郭业的好朋友马周马元举之外，其他人连上朝资格都没有。

身为晋王府长史的马周，维护李治的利益当然是责无旁贷，眼见着李治越来越式微，他再也忍不住了。

早朝之上。

马周跪倒在地，道：“陛下既然决定远征高句丽，那监国一事，还请早作决断。晋王已经年满十二，德才兼备，稳重可靠，可当此大任！”

李二陛下看了他一眼，道：“晋王的确是不错，但是十二岁的是小了些。其他人怎么看？”

有一人高声道：“启奏陛下，万万不可让晋王监国！要说适合监国的，唯有一人！那就是齐王千岁。”

李二陛下定睛看去，原来说话的乃是齐王府的长史薛大鼎，道：“薛爱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薛大鼎道：“启奏陛下，微臣原来听到一个消息，皇后娘娘病体沉重，不知可有此事？”

“嗯，确有此事。不过，那又如何？难道因为观音婢病重，你们就要欺负

他她儿子吗！？”

“微臣不敢！”薛大鼎连连顿首，道：“陛下误会了，微臣的意思是，假若皇后娘娘万一在您远征高句丽的期间，突然发生不忍言之事……”

说到这里，他长叹一声，道：“那时候，以晋王小小的年纪，如何能镇得住朝堂？前方大战，后方生变，稍一不甚，恐怕我大唐就有灭国之危！还望陛下三思啊！”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薛爱卿此言有理！其他人还有没有意见？”

“微臣以为，齐王监国非常合适！”

“陛下唯一成年的皇子就是齐王，不选他选谁？”

“齐王德行深重，深孚众望，实乃监国的最好人选！”

“吾等誓死效忠齐王，为陛下守好大唐江山！”

……

一时间，朝堂之上群情涌动，仿佛李佑监国已经成了板上钉钉之事！

李二陛下微笑着扫视了一眼，双手下压，道“看来众位爱卿是支持齐王了，朕知道了。不过，朕的尚书和宰相们怎么都没说话？魏爱卿你说！”

魏征道：“监国之人，关系重大，晋王年幼，恐怕难当此重任！微臣推荐齐王。”

“孔尚书你呢？”

“单单说监国一事，就事论事的话，当然是齐王比较合适。”

“段爱卿，你呢？”

“微臣以为，魏大人和孔大人所言极是！”

“尉迟爱卿，你又怎么看？”

“陛下让谁监国谁就监国，您选谁。俺就支持谁！”

李二陛下把其他人问了一个遍，最后，他的目光才落在了郭业的身上，道：“现在所有人都发表了意见，貌似除了马周之外，都不反对齐王监国。秦国公，你以为呢？”



## 第1852章一起装傻

郭业道：“刚才几位尚书所言，的确是有些道理。年龄上齐王有优势，陛下远征，理应由他监国。不过……微臣还是以为，还是让晋王监国比较好！”

“哦？那是为何？”

“微臣选晋王不选齐王，有公私两个方面理由。”

“公私两方面？那你先说说公的方面吧！”

“晋王年纪虽小，但是秦甘罗十二岁被拜为丞相，三国周瑜十三岁为水军大都督。这二人小小年纪都能做出偌大的事业，晋王为陛下之嫡子，天资聪颖，凭什么说他不两位古人？”

“秦国公此言，简直是强词夺理！”薛大鼎怒道：“不错，周瑜和甘罗的确是确有其人，但是一千多年来，才出现了两个！你凭什么认为晋王能与他们相提并论？”

郭业冷笑道：“凭什么？就凭陛下乃是千古一帝，不让尧舜，远超秦皇汉武！他的儿子，那能耐能小得小吗？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晋王会不如周甘二人？”

“陛下是千古一帝？谁封的？哪个承认了？简直是无稽之谈！”

“哦？那薛大人的意思是……陛下称不上千古一帝？”

“陛下当然不算……”

话到嘴边，薛大鼎才意识到自己差点落入郭业挖好的坑里。偷眼望去，见李二陛下果然面色不善。

他连忙改口道：“就算陛下是千古一帝，那尧舜的儿子，也没听说过他们有什么早慧呀？不仅没有早慧，就算长大了，也不成才！要不然尧舜为何不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要禅让？”

“哦！我明白了！”郭业道：“薛大人的意思是，陛下就算称得上是千古一帝，那他的儿子也必然不争气，陛下必须行那禅让之事，才可以与尧舜比肩？”

“我哪有那个意思呀？你这是血口喷人！”

薛大鼎跪倒在地，道：“陛下，方才秦国公所言，您都听清楚了吧？他这简直是在胡搅蛮缠。朝廷大事，岂能如此儿戏？还望陛下治他一个信口雌黄之罪！”

李二陛下没理薛大鼎，又对郭业道：“秦国公，你先说了公的这一方面。那私的方面呢？”

“私的方面，乃是微臣与晋王有些不睦之事。他当监国，微臣心里面不痛快，当然要出言反对！”

这下薛大鼎可算是逮着理了，道：“陛下，您听明白了吧？他这就差明说是在公报私仇了！您要重重的罚他！狠狠地罚他！”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秦国公因私心而论国事，侍君不忠，其罪非小。罚锋一个月！”

“陛下，侍君不忠就罚一个月是不是太少了一点？”

“那再罚铜二十斤！”

“这也……”见李二陛下面色不善，薛大鼎不敢继续抓着郭业不放了。

他心中暗想，郭业乃是陛下的心腹爱将，当今正在用人之际，即便我舌

灿莲花，恐怕也很难让陛下给他什么实质性的惩罚。

算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暂且饶他这一遭，等齐王登基之后，再找他算账。现在的当务之急，还是齐王的监国之位。

想到这里，他说道：“陛下明鉴，现在除了秦国公和马周之外无人反对齐王监国。马周乃是晋王府长史，利益相关。秦国公的两条理由，都不值一驳！您看……是不是今天就把这监国的人选给定下来。”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监国一事，关系重大，朕还要仔细考虑一下。”

“可是……”

“薛爱卿勿复多言，稍后朕自有旨意下来。”

“旨意？”薛大鼎心中大喜，道：“对，对，对！监国这么重大的事，当然要陛下正式下旨，是微臣孟浪了！”

……

……

散朝之后，薛大鼎欢天喜地的回到齐王府内。果然，李二陛下的旨意随后就到了。

不过，这道旨意的内容却是令他大失所望。

“诏曰，齐王李佑溺情群小，尤好弋猎，深失朕望。着从即日起，免去其齐州都督一职，闭门思过一年，半步不得踏出府门一步！钦此！”

薛大鼎听完这道旨意，眼珠子都红了，当即就站起身来，薅住了董顺的脖领子，道：“怎么可能？陛下怎么可能下这种旨意？是不是你这个阉人蛊惑了陛下？”

董顺冷笑一声，道：“薛大人别忙，是不是我蛊惑了陛下暂且不提，您总得让我先把旨意宣完吧？”

“还……还有旨意？”

“那是自然。不过陛下这道旨意，可不是给齐王的，而是给您的！薛大鼎接旨！”

“微臣在！”

“诏曰，薛大鼎教导无方，致令齐王沉湎玩乐。着从即日起，免去其齐王府长史一职，转为沧州刺史。钦此！”

薛大鼎面色惨淡，道：“臣……遵旨！谢旨隆恩！”

董顺冷笑一声，道：“薛大人，怎么现在不说咱家蛊惑陛下了？啊？”

“呃……刚才是大鼎一时糊涂，还望顺公公见谅！”

薛大鼎又不傻，也就是乍听到齐王被勒令闭门思过的消息，惊怒相交，才一时冲动，找了董顺的麻烦。

后来冷风一吹，他也就明白了，董顺哪有能力搀和这么大的事儿？无论是令李佑闭门思过，还是让自己出外，肯定都是陛下的主意。

看来齐王失宠已成定局！

至于齐王为何失宠？一想到这个问题，薛大鼎恨不得给自己一个大嘴巴！

利令智昏呀，利令智昏。

怎么这么简单的问题，原来都没看出来？

所有人都推荐齐王，那这个国家到底是齐王做主，还是陛下做主？让一

个获得了全体朝臣拥戴的人监国，陛下还敢放心出征吗？

原来，自己费尽心思，所作的一切，都是适得其反。

自己才齐王失败最大的罪人！

.....

就在薛大鼎懊悔之际，秦国公府里边，却是一阵欢声笑语。

“哈哈，秦国公，您那两条理由，完全不堪一击。却让齐王一方的谋划全部落空。想必齐王现在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吧？”

郭业嘿嘿笑道：“大势已成，到底是什么理由并不重要。可笑那薛大鼎还认真驳斥，以为自己站到了理上，现在想来，真是让人可发一笑。”

长孙立言端起酒杯来，道：“秦国公略施小计，就让晋王获得了监国之职。老奴佩服，佩服！来我敬您一杯！”

郭业把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摆了摆手道：“郭某人不敢贪天之功，这事能成，除了我的谋划之外，还要感谢诸位大人的配合！”

“配合？谁配合您了？不是说除了马周和您以外，全不反对齐王监国吗？”

郭业摇了摇头，道：“长孙公公您这也忒小觑了天下英雄。朝堂之上的聪明人太多了，虽然大部分人利令智昏，被贪欲冲昏了头脑。但还是很有一些人，早就看出了郭某的谋划的。”

“都有谁？”

“那我就知道了。不过，我可以肯定，这种雕虫小技根本就不可能瞒得过房玄龄、魏征、李靖、孔颖达等几位大人！”

“他们这么配合您，是因为他们心向晋王还是给了您的面子？”

“呃.....恐怕兼而有之，也恐怕都不是。事实上，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样做，对他们最有利！”

“此言怎讲？”

“这不是明摆着吗？这些人都位极人臣了，谁还想掺和这种皇位之争？他们这么配合我，明面上是讨好了齐王，暗中却是为晋王效力！双方都不得罪，又何乐而不为呢？”

长孙立言道：“即便如此，让各位大人毫不犹豫地就暗中站到了晋王的这一边，也是您的谋划之功，秦国公不可过谦了！”

.....

.....

监国一定，远征高句丽的部队也已经选好，似乎此时就该大军起行了。

不过，有一件事，改变了李二陛下的计划。

这件事就是，渊男建派出了使者前来请罪。

按说，这也不算什么大事，拒不接受，把他们打发走也就完了。关键是使者的队伍之中，还有一个无比娇艳的女人。

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姜玉梅。

她就是渊男建献给李二陛下的谢罪之礼。

郭业一见此女，就暗暗叫了一声不好，面对如此风情的女子，李二陛下能把持得住吗？

## 第1853章姜以式

作为撬了李二陛下墙角的人，郭业对李二陛下的口味，其实是相当了解的。

冷落了天下第一美人长孙皇后，却在一帮姿色一般的女人堆里打滚，甚至对成为朝廷钦犯的琵琶女念念不忘。这说明什么？

说明李二陛下在女色方面，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或者说是一个趣味已经十分低级的女人！

这句话矛盾吗？一点都不矛盾。

在长孙皇后二十来年的熏陶下，李二陛下已经对女人的“颜值”不怎么在乎了，你再漂亮还能漂亮得过长孙无垢？

关键还在于那女子的气质。

当然，这个气质说的不是多么高贵，也不是多么温婉，更不是多么雅致，还是那句话，要论这些气质，谁比得过长孙皇后？

真正能让他动心的女子，用一个来自后世的词儿来说，就是“性感。”

用大唐现成的词儿来说，就是两个字——“风骚”，再多加两个字，就是“风骚入骨”！

想当初李凝香化名琵琶女，靠的就是这一招，迷倒了贞观天子。

有时候，郭业甚至想，什么时候冒着被人们视为“佞臣”的为风险，带着李二陛下逛一下青楼，以弥补自己内心之中对他的亏欠。

现在见了这个姜玉梅，郭业忽然觉得，逛青楼还不如把此女献上去。哪个青楼女子能有此女的风尘气？哪个女子能有此女那么烟视媚行？

就算单单论娇媚，恐怕就是新罗女王金德曼在这里，也得自愧不如。

此女坐在那里，似乎脑瓜顶上就写着几个大字——我想男人。

真不知渊男建是从哪找来了这么一个女子，不光长得倾国倾城，气质也摸准了李二陛下的脉门。

三韩之地，美女何其多也！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把此女献上去了，李二陛下满意了。那攻打高句丽的计划咋办？

不说李二陛下受了此女的诱惑，从此君王不早朝。单单从道义上就说过不去。

糖衣吃掉，炮弹打回去。郭业当然是做起来毫无压力，但是作为天下共主的贞观天子可干不出这种事儿。

要美人，就得放弃高句丽的江山。要高句丽的江山，就得把美人拒之门外。

虽然按照道理说，李二陛下应该爱江山不爱美人，但是以他那对琵琶女念念不忘的尿性，万一一时糊涂了呢？

这美人到底是献，还是不献？郭业一时间还真是左右为难。

“嘻嘻，秦国公您发什么呆呀？莫非奴家的脸上有花？”姜玉梅掩口笑道。

“啊……不。”

郭业这才回过神来，咳嗽一声，正色道：“本官是在想，我大唐天子乃是万民之主，身份尊贵。世间无论哪个女子能够有幸服侍陛下，都是不知几辈

子修来的福分。”

姜玉梅红唇轻启，用充满诱惑的嗓音道：“秦国公此言乃是正理，奴家也是这么觉得。妾身定会竭尽全力，报效陛下。”

稍微顿了一下，她又补充了一句，道：“一定会让陛下领会到世间至乐。”

饶是以郭业的阅女无数，听了最后一句，也不由得心中一荡。

他连忙摆了摆手，道：“不不不，你误会了……本官的意思是，不是什么女子都有资格得到陛下的宠幸的，除了长得不错以外，还要身家清白。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身家清白？听闻大唐皇宫之中，有很多罪臣之女，犯官之后。莫非这些人，还能称得上是身家清白？”

“此清白可不是彼清白，罪臣之女犯官之后再不堪，也是大家闺秀出身。就算父兄有罪，被没入宫中，但也不损他们的冰清玉洁，可不是凡俗女子可比。”

“比如说巢王妃？”

“呃……”郭业被姜玉梅一句话噎得说不出话来。所谓的巢王妃，就是被李二陛下强纳的弟媳，齐王李元吉的老婆。这位无论如何也同“冰清玉洁”沾不上边。

好在姜玉梅没让郭业尴尬多久。

她微微叹了一口气，继续道：“秦国公的意思，其实妾身早就听明白了。您是说，妾以为妾身的来历不清白？或者说，认为妾身已非完璧，不够资格侍奉大唐天子？”

郭业不动声色地答道：“玉梅小娘子果然善解人意。”

“那妾身如果告诉秦国公，其实我现在还是处子之身，您相信不相信？”

郭业挑了挑眉毛，吐出了两个字“呵呵”。

姜玉梅岂能听不明白这两句话里面的讽刺之意？

她深吸了一口气，道：“妾身可不是没有来历的人，更不是什么风尘女子。高句丽风流教的源花，原来乃是杨凤怡。如今已被您金屋藏娇了。可知她的继任者是谁？”

郭业一愣，道：“不会是小娘子你吧？”

“秦国公果然聪明，一猜就中了！”

“那怎么可能？风流教源花一职，关系何等重大。一向是由高句丽五部大人的嫡女来坐。五部之中，可没有一个姓姜的。”

“这就是秦国公有所不知了。现如今高句丽国内，五部之中，乙支氏和高氏已经被杀得差不多了，杨氏已经自立。单单剩下了渊氏和孙氏，还讲什么以前的规矩？”

“即便如此，那姜小娘子能坐上源花之位，想必也是出身了得吧。”

姜玉梅傲然道：“家祖姜以式。”

“姜以式？呃……真是久仰久仰……”尽管说着客套话，但郭业一脸那满脸的茫然之色，却出卖了他。

姜玉梅瞪大了眼睛，道：“你没听说过家祖？”

“在下出了名的不学无术，孤陋寡闻，还望姜小娘子见谅。姜以式，嗯，好名字，可是三国姜维之后？”

“哪呀，我们姜氏乃是齐国姜尚之后……算了，这也不怎么靠谱。”

姜玉梅摆了摆手，继续道：“其实，家祖闻名于三韩，与祖上的名号可没关系。想当初大隋攻高句丽。仅有两个人打了大胜仗。这两个人，一个是乙支文德。另外一个，就是家祖了。”

郭业心中一动，乙支文德在历史上大为有名，他是知道的。但是这个姜以式的名号，却从未听过。

他说道：“小娘子能否讲讲令祖的战绩。也让郭某人见识见识高句丽名将的风采。”

“想当初隋朝尽起水陆大军一起攻打我国。他老人家以五万人马，对付汉王杨谅的三十万军队，大获全胜。”

郭业一听这话，就知道姜玉梅在吹牛逼。

乙支文德据说对高句丽有存亡绝续之功，真实的战绩，不过是取得了一个所谓的萨水大捷，歼灭了四五万隋军。真正让隋军退兵的原因还是组织不力，军粮不足。

这个姜以式五万破三十万，竟然在历史上没留下什么名号，也太说不过去了。

很显然，要么是史书记载错了，要么是高句丽给自己的脸上贴金，远远夸大了此人的战绩。

尽管这么想，但郭业还是懒得驳斥姜玉梅的话，不管怎么说，这场战争大隋战败了，自己要是为大隋辩解的话，人家回一个“死鸭子嘴硬”就可以通杀一切了。

男人嘛，能动手的时候就别吵吵。

再过一段时间，远征高句丽。灭其国，虏其人，让姜以式这老家伙在李二陛下面前跳舞。

到了那时候，他以前到底是五万破三十万，还是五万破三百，谁在乎？

想到这里，郭业道：“想不到令祖还有如此功绩，真是令人佩服之至，就是不知他老人家现在还健在否？可还在高句丽军中担任什么职司？”

“多谢秦国公关心。家祖少年成名，今年不过是六十二岁，当然还在人世，不仅如此，还被国主封为水陆大都督，负责掌管全国兵马。”

“好！真是太好了！”郭业大喜道。

姜玉梅不解，道：“家祖身居高位，秦国公为何如此高兴？”

郭业道：“高句丽无大将，就算灭其国，也难称盖世之功。正是有令祖父在，郭某人从龙出征，才好建功立业，千古留名！”

## 第1854章截留贡女？

郭业这番话虽然说得彬彬有礼，但是其中的含义，姜玉梅怎么能听不出来？

她心中暗暗自责道，姜玉梅呀，姜玉梅，临行前祖父是怎么跟你说的？一切以那件大事为重，高句丽的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为了这件大事，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牺牲的，没有什么侮辱是不可以忍受的。

当时你指天誓地满口答应，可是结果呢？怎么就那么受不住激？

说自己身家清白不就完了，谈什么祖父的丰功伟绩？大唐和大隋，不过是中国不同的朝代罢了。你说祖父大败隋军三十万，这不是给秦国公添堵吗？

惹恼了这个杀神，那件大事岂不是要功败垂成？

真要是因此误了大事，你就是高句丽的千古罪人！

想到这里，姜玉梅当即低眉顺眼地说道：“秦国公说笑了。我高句丽国小民穷，如何能当大唐一击？至于祖父，更是年老体衰，好汉不提当年勇，如何敢于秦国公争锋？”

“哪里哪里，小娘子过谦了。”

郭业道：“令祖父五万破三十万，那是何等的威风？我大唐就算兴兵百万，你们高句丽只要动员二十万大军，就可以稳操胜券了！以高句丽现在的状况，不会是连二十万大军都凑不出来吧？”

“二十万军当然可以凑的出.....可是，账不是那么算的。家祖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又怎么样？又不是让他上阵打仗，只要运筹帷幄之中就可以了。您的祖先姜子牙七十岁还能拜相，辅佐武王伐商。令祖父今年才六十多岁，谁要是说他老，郭某人第一个不答应。”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高句丽国力强盛，又有令祖这样的名将坐镇，可谓是固若金汤。小娘子何必前来谢罪？我劝您一句，还是速速回国，找个好人家嫁了吧！”说完了，他站起身来，就要离去。

姜玉梅哪能就这么让郭业给走了？当即一伸手就把他的袖子给拉住了，道：“秦国公，慢走！”

“别这样！拉拉扯扯的成什么体统？姜小娘子还请自重！”

姜玉梅眼中雾气蒸腾，道：“秦国公，你.....你欺负人！”

听了这话，郭业赶紧往四下里看了看，见身后两个礼部的小官还在，这才放下心来。

还好，还好，有人证在。

要不然，所谓献给李二陛下的美女，就能算得上是皇上的准女人了。姜玉梅真要是胡说八道，乱谈什么“欺负”的话，那自己可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他脸色一沉，道：“姜小娘子，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郭某人对你一直以礼相待，谈何欺负二字？”

“我们高句丽不想打仗，愿意把他们自己最美丽的女人献给大唐天子，以此来消弭战争。你不但不愿意帮忙，还曲解人家的意思，不是欺负是什么？”

这事儿郭业确实就占理，他就是找个由头不让此女出现在李二陛下下面前罢了。

他当即一甩袖子，再次强词夺理道：“你先夸耀祖父五万破三十万的功绩，现在又说愿意献美人求和。这不是打一巴掌给一个甜枣吗？欺我大唐无人乎？来人，送客！”

当即就从门外走进了两个礼部的小官，道：“姜小娘子，请吧！”

事到如今，姜玉梅当然看出了郭业的真实心意。

她明白，讲道理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郭业刚才那番话漏洞百出，摆明了就是不想让自己见到大唐天子。

自己就是舌灿莲花，恐怕也难能如愿。

姜玉梅眼珠一转，道：“秦国公，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是不是看中了小女子的姿色，所以不愿意让奴家见到陛下。没关系，只要您能让陛下取消攻打高句丽的计划，小女子也可以委身于您！”

闻听此言，郭业好悬一口茶水没喷出来！他心中暗想，尼玛你这是故意的吧！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说我对你有意思，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

别说我没有那个心思了，就算真有那个心思，当着这么多人，我能承认吗？

这下子好了，无论我怎么说，都难以洗脱清白了！

姜玉梅，你够狠！

他强忍怒气，道：“哼！恬不知耻，水性杨花！如此不知道廉耻的女子，还想入宫侍奉陛下？本官要是答应了你，才真算是有亏职守！无论你怎么说，我就是一句话，绝对不准你见到陛下！”

“哼，秦国公你色欲熏心，想要截留贡女，如今圣天子在位，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一手遮天！”

望着姜玉梅远去的背影，郭业心中暗想，行呀，这小妞的脑筋转的够快，哀求不成，马上就倒打一耙！恐怕今天这事儿不算完，还是要早作准备。

……

……

这一日早朝。

李二陛下问道：“秦国公，高句丽遣使赔罪，你们礼部是如何处理的？要不是朕出面见一下？”

郭业道：“无论那使者说什么，咱们准备了这么久，总不能就此罢兵。所以，微臣以为，陛下并无见高句丽使者的必要，让微臣把他们打发走也就罢了。”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此言有理。要是高句丽使者厚颜卑词，哭哭啼啼的，朕还真不好一口回绝。那就有劳秦国公了。”

他的话音刚落，就听得有人轻笑了一声，此人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大殿内，却是分外的刺耳。

李二陛下当即就是脸一沉，道：“何人发笑？”

“微臣无状，还望陛下恕罪。”江夏王李道宗出班跪倒。

“江夏王，你因何发笑？朕刚才说的，莫非有什么不当之处？”



“微臣……唉，算了，还是不说了……说了您也不能相信，微臣还枉做小人。”

他越是不说，李二陛下反而越感兴趣了，道：“你不说，怎么知道朕相信不相信？江夏王，你年纪这么大了，难道连侍君唯忠的道理都不懂？”

“呃……其实也没什么，一件小事罢了！”李道宗道：“微臣笑的是，陛下对秦国公如此信任，却不知秦国公马上就要依仗陛下的信任，来大享艳福了。”

“哦？此言怎讲？”

“听闻高句丽使者为了向陛下赔罪，特意送了一名美女给陛下。秦国公此人，陛下是知道的，哪点都好，就是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李二陛下一皱眉，道：“秦国公有什么缺点？朕确实不知道。”

“陛下您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秦国公的缺点，那当然就是好色呀。您想想，他出使一趟高句丽，就带回了五六个小妾，这不是好色是什么？”

“那又如何？”

“秦国公好色，一见那个高句丽美女就走不动步了，必欲要一亲芳泽而后快。怎奈那美女一心为陛下守贞，誓死不从。于是乎，秦国公就威胁那女子，要是不让她满意，就别想见到陛下。”

说到这里，李道宗猥琐地一笑，道：“现在陛下既然把此事全权委托了秦国公，那他不就马上就要如愿以偿了吗？”

高句丽使者献美女的事，李二陛下是知道的，也没想着接受。但是不接受是一回事，被臣子截胡又是另外一回事。

他沉声道：“秦国公，可有此事？”

郭业对此早有准备，道：“启奏陛下，江夏王血口喷人。他对微臣的指责毫无实据。相反的，微臣倒是有他收了高句丽使团贿赂的证据在！”

李道宗大怒道：“郭业，你敢监视本王！”

## 第1855章廷争

“监视？”郭业嗤笑一声，道：“郭某人执掌丽竞门，监察百官，乃是陛下赋予的职责。身为礼部尚书，监察番邦使节，更是天经地义之事。江夏王你说，我如何监视不得你？”

“好，本王敢作敢当，我就是收受了高句丽的贿赂了！”李道宗白眼一翻，道：“本王虽然收了他们的贿赂，却没帮着渊男建说话。无损我大唐的利益，有何不可？”

“你污蔑我大唐重臣，难道就不算有损大唐的利益？”

“哼哼，污蔑？难道秦国公不是因为妄想截留贡女，才不准那高句丽美女面圣的？”

“当然不是。”

“本王却不这么认为。”

李道宗又对大唐天子道：“陛下，您可知道，高句丽准备献给您的美女是何人？”

李二陛下道：“左右不过是一番邦女子罢了，到底是谁，朕并不关心。”

“您这么想可就错了。”

“哦？朕何错之有？”

“陛下，您觉得秦国公是忠臣还是奸臣？”

“当然是忠臣了。”

“那您觉得秦国公对女色的眼光又如何？”

“呃……应该还不错吧。听说秦国公家中美妾甚多，个个都有倾国倾城之姿！”

“还是的呀。秦国公眼光高，又对您忠心耿耿。为何宁愿背叛您也要把那女子收归帐下，肯定是那女子国色天香，狐媚过人呀！陛下难道就不想见一见，这个能把秦国公迷惑得背叛君王的女子？”

郭业怒道：“江夏王你这不是转着圈说谎话吗？我告诉你，郭某人一切所为，都是出于公心！绝无截留贡女一事！”

李二陛下乃是千古名君，知道江夏王贪财，对于李道宗的话当然是不怎么相信。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说李道宗的话一点都没往他心里去，也不太符合现实。

事实上，话说到这，现在他已经对那个高句丽女子已经有点感兴趣了。

李二陛下道：“朕富有四海，后宫佳丽甚多。就算那女子再有姿色，难不成还能把朕后宫之中的女子都盖过去不成？见于不见，无关紧要。”

李道宗见天子的语气已经有所松动，道：“此女不仅姿色过人，而且身份不凡！陛下若是不见一见，恐怕真的成为今生憾事！”

“身份？她是什么身份？难不成和现如今高句丽的国主沾亲带故？”

“呃……那倒不是。不过，此女的身份，却是比渊男建的姐妹女儿，更为特殊。她乃是高句丽大将，姜以式的孙女。”

“姜以式？”李二陛下的脸上也有些茫然之色，道：“此人是谁？”

“想当初隋文帝时，婴阳王侵占隋境。文帝令汉王杨谅率水陆大军三十万反击高句丽。后来大军遇疾疫而还。此战与杨谅对阵的就是姜以式。在高句

丽的传说，此役是他五万破三十万。”

李二陛下冷哼一声，道：“胡吹大气！高句丽人擅守不擅攻，五万破三十万？也真亏他们吹得出来！”

“正是如此。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想当初大隋三十万大军，都不能让高句丽臣服。陛下还未出兵，就逼得姜以式不得不献出孙女保命，如此一来，是不是显得高下立判？”

李二陛下听了这话，尽管心里边受用，嘴上却不便应承下来，道：“你接着往下说。”

“微臣想，在咱们出兵之际，陛下见一见姜氏的孙女，让她跪下给您行礼！是不是能够大大的鼓舞士气？”

“这……”李二陛下还真有些心动了，犹豫道：“一个小女子给朕行礼，就能大大的长我军士气？这说不通吧。”

“怎么说不通？姜以式现如今统领高句丽全国的军队，却连自己的孙女都保不住，又怎能保住高句丽的国土？这个道理，不言自明。士卒们知道了，一定会士气大增。”

郭业摇了摇头，道：“陛下乃是大唐天子，难道要靠侮辱一个女子显威风？微臣以为不妥。”

李道宗说到：“谈什么侮辱？莫非秦国公给陛下下跪，就是侮辱了你？”

“那当然不是。”

“还是的呀，陛下召见高句丽的使节，按照正常礼仪即可。谈何侮辱二字？莫非秦国公真有私心，意欲对那女子趁火打劫？”

“我……”郭业怒道：“江夏王，高句丽给了你多少钱，值得让你为他们如此卖力讲话？”

李道宗伸出了两根手指，道：“告诉你也没什么，二十万贯！”

“二十万贯你就出卖我大唐？”

“放屁！我出卖大唐什么了！不就是让陛下见一见高句丽使节吗？你自己说说，对咱们大唐有什么坏处？”

“这……”郭业不让李二陛下见姜玉梅的原因，当然是因为此女太符合李二陛下的口味了，怕他一时间把持不住。

不过这话怎能在李二陛下面前说？说我怕您贪花好色，爱美人不爱江山？

那不是找死吗？

他只得道：“万一那使者在陛下面前哭哭啼啼的，让陛下下不了台怎么办？”

“这种雕虫小技，还能难得倒陛下？渊盖苏文弑君，渊男建弑父，这都是事实吧？有这两桩十恶不赦之事，难道掉几滴眼泪就能抹平？实在不行的话，咱们把荣留法王高建武叫上，看他们有何话说？”

李道宗说得头头是道，郭业一时间还真是难以正面反驳。

于是，他反问道：“江夏王请想，高句丽国小民穷。二十万贯可不是小数目。他们把这么多钱给您，难道仅仅是为了让陛下见此女一面？”

“我知道他们在图谋什么。”李道宗不屑地说道：“高句丽人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他们想拉什么屎。他们是想对陛下使美人计，让陛下放弃征伐高句丽的计划。”

“那你还助纣为虐？”

“什么叫助纣为虐？我这叫将计就计！难不成秦国公以为陛下是贪花好色之人，见了那女子，就跟你一样，魂魄为之夺？我敢肯定，陛下绝对不会上当！”

后面有一句话，李道宗没说出来，就是上当也没什么。天子要是真的被那高句丽女子迷了个神魂颠倒，无非是征高句丽之行作罢而已。

对我李道宗有什么坏处？相反地，陛下得此佳人，肯定会记得我的引荐之功！

如此稳赚不赔之事，焉能不做？

他略微顿了一下，得意洋洋地说道：“秦国公，你话都问完了。该我问你了，你执意不让陛下见那姜氏女，到底是何用意？让陛下见一见人，纳不纳全在陛下，有何不可？难道陛下就不如你郭业聪明？”

“那当然不是，不过……不过……”饶是以郭业的急智，此时也想不出如何应对。

毕竟，李二陛下接见高句丽使者，已是成例。若想破例，除了有十分强烈的意愿以外，还得有过硬的理由。

这两样他都不挨着，之前还能靠李二陛下的宠信蒙混过关。现在李道宗强烈反对，自己那套当然就不好使了。

良久，他才说道：“若讲道理，微臣确实说不过江夏王。不过，从微臣总有一种感觉，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陛下还是不见此女的好。”

“讲道理讲不过，又说什么感觉，秦国公，你这是死鸭子嘴硬。陛下，您尽管见那高句丽女子，产生的一切后果，微臣愿意负责！”

“负责！你拿什么负责？莫非你江夏王一人，能抵得过高句丽一国？呸！你也配！”

“那你是意思是说，陛下一定会为美色所惑，不让桀纣专美于前喽？”

眼见二人越说越不像话，李二陛下咳嗽一声，道：“别吵吵了，不就是一个高句丽女子吗？有什么了不得的？传旨，朕明日在两仪殿召见高句丽使者！”

## 第1856章越描越黑

下得殿来，尉迟恭轻轻一扯郭业的袖子，道：“那个高句丽的小娘们，真把你的魂儿勾走了？”

“老哥哥，你别听李道宗瞎说。兄弟我在此事上完全是为陛下照相，绝无私心！”

“真的假的？”

“要不要我给您发个誓？”

“那当然不用。”尉迟恭正色道：“我不管你对那小娘们有没有意思，总而言之，离她远一点。看来陛下已经对她动心了，你有几个胆子，敢跟陛下抢女人？”

郭业心说，我要是告诉你和长孙无垢那点事儿，还不得把你给吓死？他说道：“多谢老哥哥的提醒！不过，这事儿我总觉得……”

“你觉得个屁呀！有钱难买人高兴！你别忘了，想当初在长生大会上，咱们哥俩怎么豁出命去保驾的，结果呢，要不是阴差阳错，你的家眷就得被杀光了。”

他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咱们拿多少钱，干多少活。陛下让咱们砍谁就砍谁。但是给陛下逆耳忠言的，有魏征一个就够了，咱们不掺合！明天在两仪殿上，你别惹陛下不痛快。”

郭业眼珠一转，道：“老哥哥，听您这意思，也觉得高句丽使节不靠谱？”

尉迟恭嘿嘿一笑，道：“心照不宣，心照不宣。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何必每次要咱们哥们出头？现在可没机会给咱们安排家眷，那种危险，咱们冒一次，就算对得起陛下了。”

……

……

两仪殿内。

李二陛下还没到，朝中的重臣们已经在预先等候了。这些人分别是，房玄龄、李靖、魏征、孔颖达、李道宗、郭业、段志玄还有大老黑尉迟恭。

郭业昨天被尉迟恭说了一顿，不禁有些心灰意冷，打定了主意，不再掺和今日之事。

以色列人者，色衰而爱弛。就算那姜玉梅真的讨了李二陛下的欢心又怎么样？

长孙皇后都没法专宠，一个小小的姜玉梅就更别提了。大不了，等上个三五年的，再攻高句丽也不迟。自己还年轻，等得起！

何苦为这事，惹李二陛下不痛快？

所以，别人都在轻声交谈之际，他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权当看一场好戏。

李道宗平生以来，第一次在朝堂之上战胜了郭业，不禁有些得意忘形，道：“秦国公，昨夜可曾睡的安稳？是不是还在想那个高句丽的小娘子？”

郭业道：“江夏王说笑了，郭某人哪有那个心思。”

李道宗一撇嘴，道：“那个高句丽的小娘子，本王是见过的，真是我见尤怜，秦国公就是动了心，也是人之长情，你还是承认了吧？”

“这根本就是没影的事儿，我为什么要承认？”

“秦国公，你真是让本王看不起！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喜欢就是喜欢了，有什么不敢承认的？莫非是怕了陛下？”

李道宗一而再再而三的挑衅，可把郭业气坏了，他大怒道：“我日！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我就是喜欢姜玉梅，怎么着吧？难道陛下还能为了一个高句丽女子，治我的罪！真是莫名其妙！”

“秦国公说得对！”帘栊一挑，李二陛下和长孙皇后走了进来，道：“朕乃是有道明君，怎么可能因为一个女子罪重臣！知朕者，秦国公也！”

郭业等人赶紧跪了下来，山呼万岁。

平身赐座之后，魏征道：“陛下乃是天子，凡事应该光明正大。在背后听臣等的小话，实在是失体统。”

长孙皇后道：“魏爱卿错怪陛下了，是本宫一时好奇，想听听大家都在议论些什么，这才没让董顺唱名。您不会怪本宫带坏了陛下吧？”

长孙皇后名声甚好，还多次为魏征求情，现在她把事揽到了身上，魏征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只得道：“微臣不敢！”

房玄龄打了个哈哈，道：“两仪殿又不是什么私密所在，魏大人说什么‘背后偷听’，太过分了。再说了，咱们这些朝中重臣，光明正大，事无不可对人言，难道还怕陛下听到些什么不好的言语？”

他这话音刚落，“唰！”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郭业的身上。

房玄龄这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说错话了，赶紧补救道：“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也许有时候说的话，的确不怎么合适，但是陛下仁厚，肯定不会怪罪的。”

郭业此时，额头上已经是冷汗涔涔，他这道，刚才那句话一出口，已经得罪了两个人。

头一个是长孙无垢，听情人说喜欢另外一个女人，哪个女人能受得了？

另外一个就是李二陛下了，别看他现在毫无芥蒂，但是见到姜玉梅本人以后，那可真不一定。

想到这里，郭业赶紧跪倒在地，道：“陛下，微臣刚才那话都是一时戏言！其实我和姜玉梅毫无瓜葛，她也并非我喜欢的类型，您可千万别放在心上！”

“无妨，无妨。”李二陛下一摆手，道：“这无关紧要。郭爱卿乃是朝中重臣，要不是这次必须攻打高句丽，朕就是把此女赐给你又怎么样？美女与贤臣哪个重要，朕分得清！”

“陛下，我真的是……”

长孙皇后幽幽一叹，道：“百善孝为先，论迹不论心。万恶淫为首，论心不论迹。秦国公又没真的做什么，心里怎么想，嘴上怎么说，真的不重要。”

两位至尊都这么说，郭业若是还要强辩，也太不知好歹了。

他磕了一个头，道：“陛下，不管您信不信，臣与那个姜玉梅毫无瓜葛。不仅如此，臣以为此女乃是一个蛇蝎美人，劝您也不要和她有所瓜葛。”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秦国公的心意，朕懂了！若有机会，朕一定会成全于你！就算今日不成，等灭了高句丽此女也还是你的囊中之物，朕不会和你抢。”

这是懂了吗？简直是越描越黑。郭业一阵无语，站起身来，闪在一旁。

李二陛下一使眼色，道：“董顺，宣高句丽使者进来！”

“是！”

不一会儿功夫，有个身着高句丽服饰的官员进来，跪倒在地，道：“外臣萧意让，参见陛下！祝陛下龙体安康，江山永固！”

“请来吧。”

“谢陛下。”

“辽东郡王派你来，到底所为何事？”

“听闻陛下有意伐高句丽，鄙国国主自知无道，心中震怖！唯望陛下念及上天有好生之德，网开一面，暂息兵戈！除土地外，陛下但有所求，我国主无不应允。”

末了他又补充一句，道：“就是土地，若是不太过分的话，我国也可应允。”

这个姿态可以算是非常低了，简直是一副躺倒挨锤的样子，很有后世“我大清”的风采。

不过，高句丽能扮“我大清”，大唐却还是要讲究天朝上国面子的。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都这个态度了，还要灭人的国家，大家还真拉不下脸来。

最后，还是郭业搬起了黑脸，道：“我大唐不要你们一寸土地，只有一个要求。”

“但不知什么要求？”

## 第1857章蛇蝎美人

“你们把荣留王高建武迎回去，渊男建退位，仍为大莫离支，不知你们能否答应？”

“可以。”萧意让淡淡地说道。

“你说啥？”

“荣留法王本就是高句丽国主，上国若是想让他复位，并无不妥。外臣可以代国主答应。”

郭业阴阴地一笑，道：“高建武若是回国，可不是他一个人。必须有我大唐兵马的保护！”

“此乃题中应有之义。”

“我大唐若是要派遣十万大军保护高建武呢？”

“就是派遣百万大军亦可。”

话说到这个地步，郭业真的没词了，全部的要求人家都答应了，你还能怎么办？这可怎么翻脸？

但是就这么化干戈为玉帛？

仔细一想，高句丽人若是不真的心服，就是百万大军保护高建武回国，似乎也不怎么保险。

现当初百万大军保着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结果呢？惨败而回！

他把求救的目光投向了李二陛下，道：“陛下，您看……”

李二陛下也觉得事情的发展有点出乎自己的预料之外。

他说道：“渊男建弑父，天理难容。不过渊盖苏文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的弑君之罪，罪过更大。到底如何处置……”

萧意让赶紧打蛇随棍上，道：“陛下圣明，我家国主弑父，其实是被逼无奈之举。有句话叫做忠孝难两全。我家国主此举乃是大义灭亲，为先王报仇，非但无过，反而有功。”

李二陛下当然不会信这套鬼话，道：“此事关系重大，朕也一时难以决断。你先退下吧，过几日后，朕自有旨意下。”

“是！”萧意让磕了个头，道：“国主为了表现对天子的忠诚，特把我国内最美女献给陛下，还望陛下开恩收下。”

李二陛下对这个令郭业神魂颠倒的女子还真挺好奇，昨天又被李道宗钓足了胃口，不置可否地说道：“把那个女子带上来吧，朕看看。”

“谢陛下！”

功夫不大，姜玉梅酥胸半露，袅袅婷婷走进了两仪殿。

佳人盈盈拜倒，道：“臣妾参见大唐天子！”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郭业料得没错，李二陛下自从此女进了两仪殿，眼神就从未从这个女人身边错过。

她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那么迷人，把大唐天子的魂儿都勾了去。

此女就像是上天特意为他创造的一般，每一寸肌肤，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符合他的心意。

李二陛下强稳心神，道：“平……平身！赐座！”

咳咳～



董顺轻咳了一声，在李二陛下耳边轻声道：“陛下，那个高句丽使臣还跪着呢！”

从道理上来说，萧意让代表了高句丽国主，而姜玉梅不过是一个玩物罢了。让玩物坐下，使者跪着，实在是不合礼节。

李二陛下如梦方醒，道：“朕的意思是，萧卿家请坐！美人也坐下！”

“谢陛下！”

等二人坐定，大唐天子迫不及待地问道：“美人可是姓姜？”

“咯咯……”美人未语先笑，道：“想不到陛下都知道妾身的姓氏，奴家真是三生有幸！妾身姓姜，名叫玉梅！”

“玉梅。好名字，好名字！冰清玉洁，宛若梅花，人如其名，名如其人，好好！”

他那副样子，哪还有贞观天子的模样？简直就像是一个没见过美女的猪哥！

大唐立国不久，官场风气甚正。群臣面面相觑，除了李道宗以外，都是感到一阵腻歪。

不仅仅是担心李二陛下被美色所迷，摊上这么个皇上，大家都感到有些脸上无光。

子不言父过，臣不罪君失。大伙不敢找李二陛下的麻烦，都恶狠狠地盯向了李道宗。

李道宗对这副场景早有预料，冷哼一声，不做回应。

目光的确杀不死人，李靖拉了拉魏征的袖子，道：“魏大人，您得说句话，此女断不可留！”

魏征哪敢掺和这事儿，道：“后宫之事，全凭皇后做主，我等外臣，不便置喙吧。”

眼见魏征不肯动，其他人……那就更不肯动了。

在李二陛下兴头上泼冷水，事成之后没啥好处，事败之后，美人的枕头风一吹，谁知道自己会有什么下场？

再说了，此事要是有什么明显的恶果，大家劝了也就劝了。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嘛！为了大唐尽忠，为了青史留名，拼一把就拼一把。

但是，很显然，现在大家除了直觉姜玉梅不是什么好路数以外，又没有什么证据。

这种情况下劝谏李二陛下，那还真是受累不讨好。在场的都是人精，谁肯吃这种亏？

段志玄就在郭业旁边，道：“秦国公，这佳人入了陛下的眼睛恐怕就要拔不出来了！您就不想说几句话？”

“说话？我说个屁！”郭业道：“我还想多活几年呢，现在说话，那不是表明了要跟陛下抢女人吗？这事儿你们谁愿意管谁管，别牵扯到我！”

群臣在这边窃窃私语，李二陛下却完全无动于衷，此时此刻，他的眼中只有姜玉梅一人。

他说道：“玉梅小娘子远来是客，一路辛苦了。在长安城中可还过得惯？”

“臣妾喜欢长安城的天气，也喜欢长安的食物，比高句丽的平壤城好多了。就是不知有没有那个福分，长留在长安城。”

“哈哈！朕的长安城海纳百川，只要心向大唐。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可以长期居住，没有任何限制。玉梅小娘子尽管住，没有任何人能赶你走！”

“陛下……”姜玉梅腻声道：“臣妾不是那个意思。臣妾是想，能不能有幸……有幸……入宫服侍陛下……”

“这……当然……”李二陛下毕竟是千古一帝，就算是一时间色授魂与，灵台也保持了稍许清明。

他说道：“这当然要从长计议！呃……小娘子可先在馆驿中休息，此事容后再议。朕的后宫之中，主要是皇后做主！朕可不能越俎代庖。”

姜玉梅的脸色顿时就是一变，眼泪不住的啪踏啪踏往下跳，道：“陛下，您别说了，妾身都知道的……是不是秦国公在您面前说了妾身的坏话？”

人就是这么奇怪，在没见到美人之前，李二陛下对于郭业覬觐高句丽所献美女并不怎么在意。

但是等见到了美人的真面目，顿时一股无名怒火就涌上了心头——朕的女人，你也敢惦记？

如此女子，她必须属于朕！她只能属于朕！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秦国公对你的印象的确不怎么好。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想当初在礼部之内，秦国公意图对妾身无礼。臣妾一心想着陛下，誓死不从。他就警告臣妾，若是不从他，就休想见到陛下。”

“后来呢？”

“后来臣妾就拿出了二十万贯钱财，送给了江夏王。得江夏王美言，才得以见到陛下。没想到，还是晚了一步，秦国公已经对您说了臣妾的坏话。有道是先入为主，恐怕臣妾今生是没那个福分了！”

李二陛下牙关紧咬，沉声道：“秦国公，可有此事？”

## 第1858章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贼咬一口，入骨三分。

美人咬一口呢？入骨三寸！

郭业此时心中已经连骂了几声我日！

他心中暗想，李二陛下，咱不带这样的。昨天李道宗那么诬陷我，你都不相信。今天这个蛇蝎美人一说，你就信了！

难道说江夏王还有我秦国公，我们俩捆一块，现在还没有这个只见了一面的姜玉梅值得信任？

都说枕头风最厉害！这还没睡到一块去呢，您咋就开始神魂颠倒了呢？

他当即跪倒在地，道：“陛下，微臣敢对天发誓，绝无此事！在礼部之内，与姜小娘子见面之时，并非只有我们二人，还有其他官员在场！陛下不信的话，可以问他们。”

李道宗冷哼一声，道：“你当礼部尚书这么多年了，里面还能没几个亲信？他们说的话，不足为凭！”

“你……李道宗，你这个奸臣！”郭业道：“你怎么讨陛下欢心我不管，但是现在，高句丽派人来咱们大唐陷害忠良，你也跟着为虎作伥？陛下乃是千古英主，纵使被你迷惑一时，还能被你迷惑一世？”

李道宗也意识到刚才这话有些出圈了，但让他马上认错，还真拉不下那张脸来，道：“我刚才就是猜测一下而已，难道猜一下也有错吗？真是莫名其妙！”

李靖沉声道：“江夏王，您别忘了，昨日曾经说过，高句丽使节见陛下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你负责。不仅仅要对陛下负责，还要对天下人负责！”

“我……我……我也没说啥，你这么严肃干什么？”李道宗虽然资历老，但是品行不端。面对一身正气的大唐军神，还真有点亚历山大。

李二陛下却听出了李靖的弦外之音，所谓的“对天下人负责”云云，说的恐怕不仅仅是李道宗，而是指桑骂槐的提点自己。

理智上，他也知道要是为了美人，得罪忠臣良将，是要遭千古骂名的，这时候最好的表态，就是把美人赐给秦国公。

但是感情上，又怎么舍得？

李二陛下考虑了一下，忽然一笑，道：“哈哈，英雄爱美人，有什么错？秦国公即便真的办出那等事来，也是英雄本色！朕不怪你！”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当然，若是你不小心在什么地方开罪了小娘子，被她诬告了，那就更没错了！所以，此事无论有没有发生，秦国公都毫无过错，起来吧。”

“谢陛下！”

“按说，秦国公如此在意这位姜小娘子，朕就当成人之美。”

姜玉梅惊叫一声，道：“陛下……不可……”

这句话简直把李二陛下的魂儿都叫飞了，赶紧补充道：“不过呢，姜小娘子的归属，事关两国的和战，所以朕还不能这么做。”

郭业赶紧表态道：“微臣对姜小娘子绝对没有不该有的心思，望陛下明查！”

“那当然是更好了。朕的意思呢，是把姜小娘子先安顿在外面，至于如何

处置么……”

李道宗道：“微臣在仁义坊有个宅子，虽然不大，倒也清静，不如把姜小娘子安置在那里。”朱雀坊旁边就是仁义坊，离着皇宫很近，摆明了就是方便李二陛下偷情。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也好。”

房玄龄道：“江夏王，多余的话我不说了。若是在仁义坊内，姜小娘子出了一点差错，嘿嘿，别看你是在皇室中人，恐怕妻子儿女都难以保全！”

李道宗明白，房玄龄明着说的是姜玉梅，暗中指的却是李二陛下，道：“房相放心，在下愿用性命担保，肯定万无一失！宫里边啥样，我这就啥样。”

“如此甚好。”

姜玉梅听了这话，暗暗一咬牙，知道最好的机会已然错过。宫中的犯官之女多了，与天子有父兄之仇的也不在少数，自有一套严密的防范手段。

若是真被李道宗如此炮制，恐怕再想有什么作为，势必难如登天！

看来，今天还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了。

祖父认为真正能对高句丽构成威胁的，无非是两个人，一个人是大唐天子，另外一个就是秦国公郭业。

原来打算着借大唐天子之手除了秦国公，自己再舍身除去大唐天子。那高句丽就可保几十年的太平。

没想到，刚才做的太过刻意，竟然引起了唐臣的警觉！

罢了！

事到如今，只能退而求其次，只杀大唐天子一人！

想到这里，姜玉梅和萧意让对了下眼神，微微点了三下头，然后道：“陛下，臣妾别无所长，想向陛下与各位大人献舞一段，不知陛下能否应允？”

“献舞？”这个本是非常正常的要求，却令李二陛下感觉有些为难。

姜玉梅跳舞的话，让别人看了也就看了，但是……秦国公郭业！这个人早就觊觎自己的美人，被他看到了美人的身段，脑海中会不会亵渎她！

不行！

他就是想都不行！

“怎么？陛下不准？”姜玉梅见李二陛下不语，疑惑地问道。

李二陛下为难地看了看郭业，道：“秦国公，你觉得呢？”

郭业心中一动，虽然不知道李二陛下的龌龊心思，但也明白天子似乎不愿意自己在留在此地。

他说道：“臣对歌舞毫无兴趣，没什么看法对了，微臣忽然腹中疼痛，想要出恭，还望陛下允准。”

“好吧，董顺，带秦国公出去！”

出了两仪殿，顺公公笑嘻嘻地说道：“秦国公，您这是真出恭还是假出恭？”

“真的要怎么说？假的又怎么讲？”

“真出恭，奴婢就带您去。假出恭，咱们就外面待一会儿，过一刻钟再回去。”

郭业叹了口气，道：“连您都看出来陛下不待见我了？”

“嗨！这不是明摆着吗？只要不是瞎子，谁看不出来？不过您放心，陛下

胸中自有城府，不会意气用事。就算那个姜小娘子灌再多的迷魂汤，他也不会为了一女子降罪您这样的国家重臣。”

“但愿如此吧。”郭业叹了一口气，道：“渊男建几年没见，倒是长出息了。这一个女子能当百万雄兵，恐怕还真能让他安生几年。”

“那怎么可能？”董顺道：“您瞧着吧，陛下肯定既能把姜小娘子留下，又不耽误攻打高句丽。”

“这样不是有失天朝上国的颜面？”

“不会的。秦国公请想，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一姜小娘子在长安城出了什么意外，回不了高句丽。也不能怪陛下不是？”

“顺公公的意思是……”

“办法太多了，比如说走水啦，比如说遇到歹人抢劫啊，比如疾疫啦……总而言之，有一个貌似姜小娘子的尸首出现，高句丽难道还能不依不饶不成？”

“对呀！”郭业一拍大腿，道：“顺公公您真是一言惊醒了梦中人，我怎么没想到？渊男建这次，恐怕是要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对！”

他猛然一皱眉道：“此事事关高句丽的国运。顺公公你都能想到的主意，就算渊男建一时间想不到，他那些幕僚就想不到？恐怕这事儿没那么简单。”

“秦国公的意思是？”

“你说，姜玉梅今天，会不会效仿荆轲的故事，刺王杀驾！”

## 第1859章遗言？

李二陛下若是突然驾崩，会产生什么后果？

不谈对大唐的影响，单单说对个人的影响的话，此事最大的受益者，肯定就是秦国公郭业。

无它，皇宫之外，除了不良人郭业只能掌握一半以外，所有的军事力量，都归郭业掌管。

在没有遗诏的情况下，新皇要想登基，怎么也绕不开郭业这一关，一个拥立之功是怎么也跑不了的。

枪杆子里出政权，到了这种关键时刻，什么房玄龄、魏征、段志玄啦，哪怕是军神李靖大老黑尉迟恭，甚至把今天两仪殿内所有人捆一块，都及不上郭业的一根小指头。

甚至不客气的说，郭业若是有心，只要拥立的是李二陛下的儿子，让谁当皇帝，谁就能当皇帝。

今之秦国公，古之霍光、伊尹也。

至于最大的受害者呢，那就不好说了，不过顺公公肯定是其中之一。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其实，比这更严重的是，一朝天子一朝太监。

有三朝元老的，没听说过三朝太监！

李二陛下一死，他这个李二陛下最宠信的太监，肯定是风光不再。运气不好的话，恐怕就是得个善终也难。

董顺听了郭业这话，吓得当即变了脸色，道：“额的娘诶，还真有可能！”

他心思急转，当即就跪倒在地，道：“秦国公，奴婢一向是对您恭敬有加。一旦董顺落难，关键时刻还请秦国公帮着说句话。奴婢下辈子就算做牛做马也要报答您，我给您磕头了！”

郭业一摆手道：“瞎说什么呢，陛下还没怎么样呢，咱们快回去看看！”

“好，好，奴婢前面带路！”

二人急急忙忙往回赶，还没到两仪殿，就听到了尉迟恭的大嗓门“杀！杀！杀！”

董顺听到了就腿发软，道：“秦国公，刚才奴婢提到的事儿，您可别忘了。”

“忘不了，事情未必到了那个地步。咱们快走。”

可等他到了地方才发现，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李二陛下倒是安然无恙，但是长孙皇后胸口却插着一柄短剑，被天子半抱在的怀里。

姜玉梅倒在地上，被魏征、房玄龄，孔颖达和段志玄围住了。

尉迟恭、李靖和李道宗三人，口中呼喝连连，大战萧意让。这三位都是大唐名将，要论战阵厮杀，随便拿出一个来，十个萧意让也得白给。

但论这种小巧之能，还真比不过人家。三人联手，场面上竟然还是让姓萧的占了上风！

李二陛下见郭业来了，大喜道：“秦国公来得正好，快把这贼子拿下，朕要把他碎尸万段！”

眼见长孙无垢受伤，郭业的眼珠子都红了，当即大吼一声，加入了战团。

他虽然步战功夫也不咋样，但是仗着刀枪不入之能，不躲不闪，只攻不守，状若疯虎！

一人舍命，万夫莫敌！

郭业此时的所为，表面看去，还真是跟不要命了一般。当即就给了萧意让绝大的压力，没一会儿功夫，就被四人打翻在地！

郭业从魏征手里抢过一把宝剑来，就要结果了此人的性命，却被一个微弱的声音阻止，道：“慢！”

说话的正是长孙无垢。

李二陛下关切地道：“无垢，你受了重伤，别说话。董顺，快去传太医！”

顺公公刚跑了出去，外面就是一阵甲冑声响起，有人在殿外高声道：“微臣张晋勇救驾来迟，罪该万死！”

李二陛下也知道今天这事怪不得旁人，纯粹是自己作死，道：“进来吧！把这两个刺客打入天牢，严加拷问！”

“慢！陛下……臣妾有话说。”

大军一到，李二陛下的心神才渐渐放松，道：“无垢，你有什么话，等伤好了再说不成吗？有什么要求，朕无不应允。”

长孙无垢凄然一笑，道：“自家人知自家事，臣妾恐怕是要活不成了！有些话现在不说，以后也就没机会说了。”

李二陛下也知道恐怕事实真的如此，默默点了点头，道：“朕这几天就选个良辰吉日，立晋王为太子。”

“谢陛下。另外，臣妾还有其他几个要求！”

“无垢你说。”

“立了太子之后，臣妾想请秦国公为太子太傅。”

“没问题，朕准了！”

“另外……今天那个姜玉梅……”

李二陛下咬牙道：“刺王杀驾，害死皇后，此乃十恶不赦之罪！无垢放心，朕一定会把她凌迟处死，告慰你的在天……呃……为你出气。”

“不……臣妾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她让活着……”

“活着？为什么？”

“她一个弱女子与您远日无怨近日无仇，刺王杀驾，肯定是受了高句丽国主的主使，本身也够可怜的。上天有好生之德……”

这番说辞也还是没有说服力，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不是朕不答应你。只是这般罪过要是能饶恕，天下还有何不可饶恕之罪？”

“臣妾这个苦主都不怨她，难道就不能法外施恩？”

李二陛下一皱眉，道：“无垢你与这个女刺客以前认识？”

“当然不认识。”

“那你和她的先人……”

“更无瓜葛。”

“那你为何一定要保住此女的性命？”

长孙无垢秀眉微蹙，轻轻“哎呦”了一声，道：“陛下，臣妾今日是为你而死，难道最后一个小小的愿望，您都不能帮臣妾实现？”

“那倒不是。此女的死活其实无关紧要，不过……好吧！无垢，我答应

你。这就把她放了。”

“别……也别放！”长孙无垢找了招手，道：“秦国公，你过来……”

郭业上前，道：“皇后娘娘，不知有何吩咐？”

长孙无垢对李二陛下，道：“原来早朝的事，臣妾已经听说了。当日秦国公苦劝陛下，不要接见高句丽使节。是陛下不听良言相劝，铸成了今日之大错。现在朝臣们谁忠谁奸，陛下已然分明了吧？”

“秦国公确实是我大唐的忠臣。”

“今日捉拿刺客，秦国公奋不顾身，陛下也是亲眼看见？”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要论忠勇，我大唐恐怕真无出秦国公其右者。”

“那该如何赏赐于他？”

“这……”李二陛下下一寻思，郭业这家伙该真是升无可升了，道：“要不再给他加几百户食邑？”

“秦国公富可敌国。食邑又什么用？妾身的意思是……他不是喜欢那个女刺客吗？就把这个刺客赏赐给他！”

郭业赶紧撇清道：“皇后明鉴，微臣确实与姜玉梅毫无瓜葛！”

“本宫都要死的人了，你就不能让我安心的走？秦国公……你把这个女刺客领回去，让她代……好好地伺候你……”

长孙无垢那个“代”字说得含糊不清，但是郭业的耳朵里，真如同响了一个炸雷相仿！

他赶紧道：“微臣遵旨！”

长孙无垢听了这句话，长长出了一口气，以手抚上李二陛下的脸颊，道：“陛下，你这么抱着我，让臣妾想到了咱们刚刚成亲的时候，十三为君妇，结发为夫妻，从此恩爱两不疑……”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眼神逐渐暗淡了下去！

“无垢！无垢！”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伤心处。李二陛下的脸上当即两行热泪滚滚而落，嚎啕大哭。

良久，他才止住了悲声，恨声道：“江夏王！你干的好事！”

李道宗直吓得魂飞魄散，道：“陛下，微臣也是被那帮贼人骗了啊！陛下开恩，陛下开恩啊！”

房玄龄道：“臣弹劾江夏王收受贿赂，有辱国体！”

魏征道：“刺驾一案，江夏王恐怕逃不了干系，请陛下把他交付有司，严加审问！”

李靖道：“原来江夏王曾言，高句丽使节见陛下的一切不良后果，由他负责！臣请陛下督促他，信守诺言，为皇后娘娘的死负责！”

……

……

一时间，江夏王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

李道宗四下里乱看，想找一个为他说话之人，忽然他眼前一亮，道：“陛下，您看，皇后娘娘的手动了一下！”



## 第1860章有情？无情？

长孙皇后没死。

她只是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御医们赶到之后，很容易就判断出她并无性命之忧，让李二陛下的心情迅速好转了起来。

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贵。

经过这么一场虚惊，李二陛下重新燃起了对长孙无垢的热情。虽然她没死，但是所有的“遗言”都不折不扣的执行了。

李治当上了太子，郭业成为了太子太傅。

还有姜玉梅，尽管郭业反复申明自己对她毫无兴趣，还是被李二陛下强令，带回了秦国公府。

至于这场谋反大案，刑部尚书韦挺不在朝内，审问这个案子的重担，自然就又落在了身为长安令的郭业头上。

此案发生在两仪殿内，所有人的地位都不在郭业之下。这些人不可能任由他传唤，郭业想了一下，决定去找大老黑尉迟恭。

“老哥哥，按说进殿之前，肯定要搜身。刺在皇后身上的短剑，还有魏征大人手里的长剑，都是哪来的？”

“嘿嘿！都是陛下给的！”

“陛下给的？”

“那个高句丽的小娘们说要献舞，后来你就走了。可你知道她后来献的是什么舞？”

“难道是剑舞？”

“不错！就这样，陛下点头，一长一短两把宝剑，就到了那贱人的手里。”

尉迟恭顿了一下，继续道：“要说那小娘们舞的还真不赖，咱大老黑虽然是个不解风情的鲁男子，但是看得津津有味。谁想到正舞在精彩处，她把那短剑掷出，直奔陛下而去！”

“后来，皇后娘娘就为陛下挡了一剑？”

“正是。说来惭愧，皇后虽然不通武艺，却比咱们这些武将的反应都快。”

郭业沉吟道：“如此说来，她是早就看出了那个姜玉梅的意图，这才能在恰当的时机挺身而出。”

“不会吧，要是皇后娘娘早就知道那贼子不怀好意，为何不向陛下说明？就算怕陛下认为她起了妒忌之心，随使用什么东西挡一下不就行了？何必要用自己的身体去挡？”

郭业道：“不知老哥哥听说过没有，皇后阳寿将尽。恐怕今天就打定了主意，用自己的死亡，在陛下面前留个好印象，好为晋王……啊，不……太子殿下铺路。”

“也有这个可能！”尉迟恭忽然神色一变，道：“我说兄弟，不仅如此，皇后恐怕这番把你也算计了去，要你为太子殿下保驾护航。”

“老哥哥指的是我被封为太子太傅一事？”

“不仅仅是这个，还有那个高句丽的小娘们！皇后非要把她保下来，一来

是成全与你……”

郭业苦笑道：“唉，现在我真是浑身是嘴都说不清。其实对那个姜玉梅，根本就不感兴趣。”

“兄弟，你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皇后把此女给你的目的，恐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

尉迟恭下意识地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她希望你和陛下之间，不那么……那么……唉，怎么说呢，就是想在陛下心里留下一根刺，让你们君臣二人不那么信任。”

郭业当然懂大老黑这话是什么意思，李二陛下现在虽然对姜玉梅没什么兴趣了，但是等这件事的风头过去，谁知道会不会旧情复燃？

自己中意的女子在别人的胯下婉转承欢，李二陛下对郭业的印象能好得了吗？

但是，造成如此后果，真的是长孙无垢的本意？

郭业连连摇头，道：“您是说皇后她想害我？不可能！绝不可能！她又要我保护太子，又要离间我和陛下之间的关系？这两者也太矛盾了！”

“一点也不矛盾。陛下的脾气你还不知道？虽然是性情中人，但是不会凭个人的好恶，处理国家大事。就算真的讨厌你，也不会把你怎么样的，顶多会给你找点小麻烦罢了。”

“那对皇后有何好处？”

“当然让你亲近太子甚于亲近陛下！现在陛下春秋鼎盛，谁知道还能活多少年？要是真有个二三十年的，这么长时间里，谁知道他会不会改变主意？太子李承乾的殷鉴在前！”

听了尉迟恭这话，郭业忽然心中一动，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长孙皇后与自己暧昧已久，绢帕传情，后来又差点做出苟且之事。

到底是她对自己有情，还是在为了李治考虑？

近年来，李二陛下长期不亲近皇后，怎么就那么巧，单单在即将事成功之时，他就到了？

当时可没有别的声音，仅仅就是长孙立言的一声唱名！这活儿一般不是董顺干的吗？

难道所有的过往都是欺骗？长孙无垢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想？

不会吧，自己和无垢暧昧，可是在几年以前。如果那不是自己错觉的话，难道几年前她就能未卜先知？

还是说……二者兼而有之？

见郭业久久不语，尉迟恭嘿嘿一笑，道：“怎么？怕了？老哥哥教你一个乖，等皇后娘娘一驾崩，你就让那个小娘们来个暴病而亡！这样的话，漫天的云彩不就散了吗？”

“但是……陛下能信吗？会不会以为我暗中把她藏了起来？要不我把那姜玉梅直接献给陛下？”

“那就更不妥了！你看陛下那副样子，常年累月的枕头风下来，造成的后果，可比陛下的猜忌严重得多！”

郭业想想也是，道：“这事儿还真不好解决，我再考虑一下。不说这个

了，关于江夏王李道宗您怎么看？他会不会与高句丽人有所勾结？”

“那怎么可能？”尉迟恭道：“陛下死了，对他有什么好处？此事完全是他财迷心窍！”

“这我也知道。”郭业沉吟道：“江夏王屡次找我的麻烦，您觉得能不能借此事……”

“我劝你想都不要想！这么明显的事情，陛下能想不到？现在也就是在气头上，才把江夏王下狱。过几日气消了，肯定就把他给放出来。这家伙虽然人品不行，但是打仗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又和尉迟恭讨论了一些两仪殿内的细节，郭业也就告辞了。

回到府内，他一招手，就把孙子善叫了过来，道：“那个姜玉梅关在哪里？带我去看看！”

孙子善犹豫道：“您是问那个女刺客？这个……这个……能不能过几天再去看？现在恐怕不大方便。”

“为什么？”

“这……那女子一心求死，又身怀绝技。看守的仆妇们一没留神，竟然让她撞在了柱子上。虽然现在没死，但是额头上有了好大一个伤口。现在让她侍寝，恐怕会破坏了老师的兴致。”

“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哪有那个心思！”郭业道：“我是要审问刺客，可不是寻欢作乐！少废话，头前带路！”

“是！”

随着孙子善来到一个密室之内，只见姜玉梅被捆在了一张大床上。头上包了一块白布，遮住了半边脸，看来还真的是伤的不轻。

姜玉梅一见郭业，就是脸色一变，道：“恶贼！你休想辱我清！”

## 第1861章从容就义难

毫无疑问，姜玉梅是个难得的美人。

即便是只露了半边脸，也依旧那么艳丽逼人。再加上那副冷若冰霜的表情，产生了一种奇异的美感。

令人不由得想去对她，狠狠地蹂躏，狠狠地征服。

本来郭业确实对此女并没有什么“性趣”，不过见了这种场景，还是不由得心中一动。

娘的，不愧是被渊男建派来施展美人计的人，这小娘们还真勾人！

一股火热从郭业的小腹中涌起，他强咽了一口唾沫，拉了把胡凳在床边坐下。

强按着胸中的欲火，郭业道：“姜玉梅，别想那些有的没的。明白告诉你吧，我今日前来只为审案，对你的身体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哼，秦国公好色如命，见了漂亮的女人就挪不动步，必欲得之而后快，这事谁不知道？以我姜玉梅的姿色，难道你会不动心？哄鬼去吧！告诉你，把我绑起来也没用，姑奶奶誓死不从！”

“噗！”闻听此言，孙子善不由得笑出声来，道：“老师，弟子刚才说什么来着？您还不承认。别装了，您那点小心思，人家小娘子都看穿了！”

郭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这个案子事关重大，我要单独审问此女，就不用你伺候了，下去吧！”

“是！老师，您可得好好审，慢慢审，千万别累着。”

孙子善一走，屋内就只剩下了一对孤男寡女。

女的漂亮，四肢被绑在床上，毫无反抗之力。男的健壮，坐在床边，沉默不语。

一股淫靡暧昧的气氛荡漾开来。

良久，郭业才咳嗽一声，道：“你那都是道听途说之言。俗话说得好，眼见为虚，耳听为实。从咱俩一见面到现在，我都对你都是彬彬有礼，难道这还不能说明问题？”

“耳听为虚？你看上了善花公主，因为渊男建和她有情，就把渊男建阉了。你看上了杨凤怡，就不惜鼓动杨万春造反，生灵涂炭。这些难道不是事实？秦国公你乃男子汉大丈夫，做了为何不敢承认？”

还能这么解释？

没想到自己和善花公主以及杨凤怡之间有情有义的故事，到了姜玉梅的嘴里，竟然变成了一场不择手段的巧取豪夺。

这叫什么？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郭业索性破罐子破摔道：“好吧，就算我好色如命，就算我看上你了，那又咋样？现在我为刀俎，你为鱼肉，你还能反抗不成？”

“哼！这下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吧！我告诉你，痴心妄想！大不了我咬舌自尽！”

郭业还真不怕这个，事实上，对他来说，姜玉梅如果能咬舌自尽，那还真算是替自己清除了一个隐患。

至于姜玉梅的美色……和她可能引起的麻烦比起来，这点诱惑对于郭业还真不算什么。

他冷笑道：“你自己犯了什么事儿，你自己不清楚？那可是刺王杀驾的大案，就算你有几百个脑袋都不够砍的！事到如今，你难道还想活吗？早死早拉倒！”

然后，他背过身去，似乎不忍看到佳人咬舌的血腥场面。

他的态度如此强硬，姜玉梅反而不那么硬气了。

她说道：“秦国公，您就真舍得奴家去死？真是铁石心肠！罢了！奴家认输，明白说吧，我还想活。”

“你怎么又不想死了？”

姜玉梅微微叹了一口气，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临行之前，我确实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不过，自从死过一次以后，我又不想死了。”

“你是说撞了柱子那一次？”

“嗯。原来听人说，死过一次的人，会不怕死。现在想来，这话还真不靠谱。我死过一次以后，就不想死第二次了！秦国公，你……放过我好不好？奴家愿意为您做任何事！”

姜玉梅一会硬一会软，还真把郭业闹糊涂了，他说道：“你到底想怎样？”

“请秦国公放了我，我会报答您的。”

“怎么报答？”

佳人媚眼如丝，道：“当然是您想怎么报答，奴家就怎么报答！”

“比如说像对待陛下那样？”

“当然不是。您要是不放心的话，现在奴家就绑在这里，丝毫不能动弹，秦国公尽可先要了奴家的身子。”

“你刚才还说要咬舌自尽？”

姜玉梅苦笑一声，道：“你这坏人！真是不解风情。奴家若真是一心求死，什么时候咬舌自尽不成，非得等您来了才寻死觅活的？”

“那你是什么意思？”

“秦国公，您能不能先把奴家放开，我慢慢给您说！”

郭业略一沉吟，也就把绳子解开了。秦国公府戒备森严，总不怕她跑了。

姜玉梅活动了活动了绳子，然后才盈盈拜倒：“参见夫君！”

“别，别……”郭业赶紧后撤一步，道：“别套近乎！咱俩可没那种关系！”

“不是皇后娘娘把妾身赏给您了吗？难道不该称呼您夫君？我明白了……”

姜玉梅神色一黯，道：“看来您是看不上妾身了，不愿意把我收为小妾。从今往后，我只能做您的奴婢了。主人……我叫您主人好不好？主人……主人……您放了我吧，我会让您很舒服的。”

这几声主人叫的，真是千回百转，把郭业叫的别提多受用了。

要不是久经战阵，说不定他此时已经变身为狼，把佳人就地正法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你先坐下，我有话问你。记住，把那套诱惑男人的把戏收起来，再做戏的话，我也不知道你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只能全当假的听了。”

“是！主人有话尽管问，奴婢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姜玉梅低眉顺眼

地答道。

“这么说来你已经打定主意，为了保命，臣服于我？”

“是。只要您不杀奴婢，奴婢一定会让您享受的人间极乐。”

“那我今天刚进来的时候，为何那副拒之千里的样子？”

姜玉梅微微抬头，横了他一眼，道：“婢子那副样子，是不是别有一番风情？”

郭业恍然大悟，道：“你这是欲擒故纵，在勾引我？”

“奴婢这么一个大美人，被绑在床上，心中不甘，却任君予取予求。这种调调，你们男人不是最喜欢吗？”

“那你刚才还说要咬舌自尽？”

“主人真是够笨的！您把奴婢的嘴用破布堵上不就行了吗？这有什么难度？”

“呃……”郭业脑海中想想了一下那副画面。

邪恶！

简直是太邪恶了！

不过……也真够带感的！

强自按下脑中的旖旎，郭业道：“这些东西你都是从哪学的？全是姜以式教的？你真的是他的孙女？他怎么忍心自己的孙女做这种事？”

“妾身的身份没有作假。”

姜玉梅道：“实际上，就在一年以前，奴家还只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女孩。至于那些魅惑男人的手段，更是一点也不懂。”

“后来呢？”

“后来祖父告诉奴家，现在我们高句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稍一不慎，就得国破家亡。他问我，愿意不愿意为了高句丽的存亡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后你就答应了？”

“嗯。后来，他就把我送去了一个地方，那里有许多人，教我魅惑男人的本事。”

“只有你一个人受训？”

“不，总共有五个人。不过最后，他们还是选定了我执行这次任务。”

郭业道：“那你现在的所为，岂不是背叛了你的祖国和家族？若是有朝一日，我让你做一些有损高句丽或者姜氏利益的事情，你又当如何？”

## 第1862章先锋

“主人尽管下命令，奴婢无有不从。”姜玉梅叹了一口气，道：“在刺杀大唐天子之后，要不是有皇后娘娘求情，我就是个死人了。”

她顿了一下，继续道：“奴婢虽然从小锦衣玉食，受了国家的供养。但是为高句丽死了一次，什么债也应该算还清了。从今往后，我只为自己而活。主人，您……您能饶我不死吗？”

说着话，她把胸前的衣服用力一撕，露出了一大片雪白，道：“奴家别的没有，只有这个身子。奴家还是处子，又学会了无数取悦男人的手段，您只要一点头，我就是您的了。”

“这……”郭业还真是左右为难。

他喜欢姜玉梅不？废话，如此尤物，既是处子之身，又长得漂亮，更关键的是，还会玩很多男女之间其奇怪怪的游戏，哪个男人能不喜欢？

但是，话有说回来了，收了此女容易，善后却难。

不说在家里边，郭业早就和妻妾们约法三章，不准新人入门。单单说李二陛下那边就不好交代。

不错，人家李二陛下是不会因为此事，把他怎么样。

但是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下子在天子心里边埋下了一根刺。以后万一犯了什么错，就很难指望皇帝对他优容了。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万一李二陛下想把心中这根刺拔掉咋办？

别管姜玉梅算妾还是奴婢，总而言之不是妻。

这年头，妾和奴婢，跟一个物件也差不多。万一哪天李二陛下色心不死，要求郭业把此女献出来，他又应该如何应对？

不交？彻底与皇帝交恶。

交了？交出与自己有肌肤之亲的女人，身为现代人的郭业，还真干不出那种事来。

这可怎么办？

见郭业久久不语，姜玉梅这下可着急了。她往前跪爬几步，把郭业的袍子掀起，一伸手，已经抓住了他的不文之物！

“你……你想干什么？”

“主人别动，奴家会让您舒服的！”

“不可！你别乱来……停……别停……算了……到床上去……”

……

“唉，我都干了什么？”郭业坐在床边，以手扶额，显得无比懊恼。

“当然是干了奴家了，主人，你真厉害！奴家要伺候您一辈子。”姜玉梅张开玉臂，从身后把他紧紧抱住。

心中暗骂了自己无数声意志不坚，色令智昏以后，郭业微微叹了一口气，道：“事到如今，还能怎么样？你放心，你这条命我保了。”

“多谢主人！”

话虽如此，让姜玉梅为妾，那是万万不能的。不管是家里，还是李二陛下那边，都交代不过去。

最后，郭业灵机一动，给她安排了一个丽竞门的职司，打发出了长安城。让李二陛下眼不见为净。

当然，这个办法只是治标不治本。不过这已经是郭业能够想得出来的，最好的办法了。

至于以后，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

高句丽刺客一案，其实没有什么好审的。姜玉梅怕死，把高句丽的计划和盘托出，就是萧意让那边，也丝毫没有嘴硬，全部招供、

两边的供词一对照，就可以结案了。

郭业把卷宗整理好，在第二日的早朝上，就把审案的结果，当庭宣读。

李二陛下听完了，道：“高句丽如此无礼，竟敢派刺客刺杀君父！是可忍，孰不可忍，传朕的旨意。一个月以后，兵发辽东城，灭其国祚！”

房玄龄道：“此次征伐高句丽，陛下御驾亲征。那主帅当然就不用说了，但是此行的先锋为谁，还请陛下定夺。”

“高句丽不可小觑，想当初隋炀帝三次征伐，都未竟全功。所以，这个先锋，必须智勇双全，百战百胜，朕才能放心。卫国公，你来做这个先锋如何？”

“啥？我？”李靖赶紧出班跪倒，道：“陛下，微臣恐怕难当此重任。”

李二陛下的脸当时就沉了下来，道：“嗯？你不愿意为国效力？”

“微臣不敢！”李靖苦笑一声，道：“实在是微臣身患足疾，走路都勉强，恐怕会误了陛下的大事。”

“果真如此？”

“微臣不敢欺瞒陛下。”

“卫国公怎么不早说？今日下殿之后，朕就派太医为你好好看看！你可是朕的股肱之臣，身体的安康轻忽不得！”

李靖知道这是李二陛下不太信任自己，怕自己要滑头，想让太医看看自己的足疾到底是真是假。

不过自己这次的足疾可不是装的，他说道：“多谢陛下的关心，微臣求之不得！”

要说打仗，在人们的心目中，公认以李靖第一。但要说谁是第二，那就莫衷一是了。

尉迟恭当即就出班跪倒，道：“既然卫国公因足疾不能为先锋，这个先锋官，不如就让俺大老黑给来干！”

“嘿嘿，尉迟恭，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明白说吧，这个先锋官，你干不了！”

说话的，正是刚从天牢里放出来没多久的李道宗。

尽管出了那么大的纰漏，这家伙也没受什么严重的惩罚。他贪财的毛病大家也不是第一天知道了。李二陛下让他交了四十万贯钱，就让他官复原职了。

经过这么一场风波，这家伙的气焰不降反升，似乎天下没有什么事值得他畏惧了。

此时此刻，他白眼一翻，道：“鄂国公，您刚才没听陛下说吗？先锋官要智勇双全！你尉迟恭勇是勇了，这智嘛.....谁看见啦？谁看见啦？哈哈！”

尉迟恭怒道：“我有没有智，你说了不算，陛下说了才算！陛下，我就想当这个先锋官，您给不给我这个面子？”



李二陛下一皱眉，不愿意伤这名心腹爱将的心，道：“鄂国公当然可以称得上是智勇双全。不过……朕这一御驾亲征，长安城得有人守。遍观朝内，只有尉迟爱卿最为适合。”

“您让我留守长安城？这么说，先锋官俺是没法干了？”

“那是自然，除非尉迟爱卿会分身法，哈哈！”然后他又严肃地说道：“尉迟爱卿可不要小看留守一职，这个职位可比先锋官重要的多。稍一闪失，可是要动摇国本，不可轻忽。”

“那……好吧！”尉迟恭一晃大黑脑袋，道：“陛下让俺干啥，俺就干啥。不过，俺当不成先锋官了，您准备让谁当？”

李道宗一拔胸脯，道：“那还用问吗？智勇双全，百战百胜。遍观朝廷诸将，舍我其谁？这个先锋官，我当定了！陛下，您说是不是？”

李二陛下微微点头，道：“智勇双全之将，江夏王当然得算一个。既然卫国公不良于行，朕看……”

“我不同意！”尉迟恭道：“谁当先锋都行！就是江夏王不行！”

“那是为何？”

“他跟俺争先锋，结果他做先锋，俺却当了什么留守。这不是向天下人说明，俺大老黑不如江夏王吗？陛下，你可得给我做主。不能让俺这么没面子！”

李二陛下脸一沉，道：“这是军国大事，你鄂国公的面子还没那么大！勿复多言，退下！”

“慢！”大老黑眼珠一转，道：“就算不看俺的面子，也有人比江夏王更适合当这个先锋官！江夏王和此人比起来，那简直是连提鞋都不配！”

“此人是谁？”

“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 第1863章李道宗赢了？

先锋官这个差事，有人弃之如敝履，比如李靖。有人却视之如珍宝，比如李道宗。

关键在于，二人的追求不同。

李靖此人，典型的能力大，野心小。他的足疾是真，但是不愿意搀和这事儿，也是真。

给皇上当先锋官当好了，难道还能给他加官进爵？

尚书右仆射，那是宰相之尊，再往上升，除非是李二陛下脱龙袍让位。

至于爵位，国公已经很不错了。再进一步，倒是能加封卫王，但是异姓王在历史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还不如国公稳当呢。

那不谈加官进爵，谈名声谈金钱呢？

的确，这个先锋官当好了，无论是名望，还是金钱，那还真是唾手可得。

虽然说此战是李二陛下御驾亲征，但是皇帝难道还能和臣子争功？

只要此战赢了，头功肯定就是先锋的。

一举灭了隋炀帝百万大军三次都灭不了的国家，这得是多大名望？

青史留名，万古流芳，只在等闲！

至于钱财，那就更别提了。

这可是古代的封建军队，又不是后世的解放军。杀俘可能有点顾及，奸淫也上不大上得台面。不过要说掳掠，那简直就是半合法的行为。

高句丽盛产什么？除了牛黄人参海豹皮之外，最出名的就是黄金了。

别管此战是胜是败，哪怕只是取了几个小城呢，也足够让先锋官吃个满嘴流油。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两样东西，在李靖的眼中，还真不算什么。

论名望，李靖已有大唐军神之称，此次征伐高句丽成功，不过是锦上添花，然而一旦失败，却是要一世英名付诸东流，性价比太低。

论钱财，李靖天性淡泊，对金钱根本就不怎么在乎。

当然，他不在乎，有人在乎，这个人就是江夏王李道宗。

此次的姜玉梅刺驾一案，不仅仅让他把原来那二十万钱吐了出来，还倒贴了二十万贯。

这真是让爱财如命的李道宗真是比割肉还疼，有了这么个大捞特捞的机会焉能错过？

挡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李道宗此时的眼珠子都红了，道：“鄂国公，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我给秦国公连提鞋都不配？”

“哦，对不住！”尉迟恭一晃大黑脑袋，道：“刚才俺一时情急，那话的确是不怎么妥当！”

“这还差不多。”

“您江夏王是要是用点心，给秦国公提鞋还是没问题的。”

“尉迟恭，你欺人太甚！”

李道宗怒道：“想当初我随着太上皇起兵反隋屡立战功，郭业当时在哪？大唐建立之后，又是我随着陛下讨伐不臣，才有了这太平盛世。那时候郭业又在哪？”

尉迟恭白眼一翻，道：“咱这是比能耐，又不是比功劳。你啰嗦了那么多，我问你一句，玄武门之变时，你在哪？要比功劳，咱大老黑可不怕你，为啥不让俺当这个先锋官？”

“哼，就算不说功劳，单论打仗，我李道宗经过的战阵也比秦国公多得多！我都打了二十年的仗了，那郭业统领大军才几年？”

“当兵当了二十年的老卒多了去了，多你一个李道宗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你……你这简直是强词夺理，胡搅蛮缠！我不跟你吵，咱们让陛下下来决断。”

然后他跪倒在地，道：“微臣愿为先锋，还望陛下允准！”

李二陛下道：“这先锋官一职，除了卫国公以外，最为适合的，也就是江夏王和秦国公了。到底何人为先锋，朕一时间还难以决断，秦国公，你怎么说？”

“微臣当然愿意为先锋，为陛下扫平高句丽。”

“那你觉得自己当先锋比江夏王更合适？”

“那是自然。”

“把你的理由说来给朕听听。”

“其一，微臣两次出使三韩，对于高句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可比江夏王熟悉的多。其二，微臣的家资比江夏王丰厚的多。”

“这关家资什么事？莫非你想贿赂朕？”

“那当然不是。微臣家资豪富，就不会贪财，纵兵掳掠之事就不会发生。我大唐天兵军纪良好，高句丽人的反抗也会少，有利于陛下收拢高句丽的人心。”

李二陛下闻言点了点头，道：“有道理。江夏王手下的军纪，实在是……还有第三条理由吗？”

“当然有。第三条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那就是，江夏王此人，打仗的能耐是有。但是比起我郭业来，可还是差上不少。陛下选先锋，当然要选贤任能。郭某人当仁不让！”

李二陛下一皱眉，道：“你怎么就那么肯定，江夏王在战阵之上，不如你郭业？”

“呃……微臣与江夏王认识这么多年了，他有多大本事，臣早就知道的一清二楚。微臣敢打包票，您要是选了他为先锋，定然会师老无功！”

郭业如此说话，表面上看，当然是强词夺理。但是实际上，他这么说，还是有根据的，这个根据就是后世的记载。

在历史上，李二陛下初征高句丽失利，最大的原因，就是在安市城下受阻。而安市城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道宗无能。

当时，唐军堆土为山，马上就要破城了，就因为李道宗部署上的疏忽，功亏一篑。

现在虽然历史已经改变，安市一战成名的杨万春更是到汉城去了。但是谁知道江夏王会不会因为一个别的疏忽，让唐军重蹈覆辙？

好吧，就算江夏王真的小心谨慎，此行没什么疏忽。那郭业刚才那句话，会被人拿来打脸吗？

还是不可能。

高句丽那可是硬扛了隋炀帝百万大军三次，在历史上，后来又硬扛了李二陛下两次的国度！

要灭其国，哪有那么简单？

后来大唐能灭高句丽，是多种因素构成的，可不单单是军事之功。

高句丽人最擅守城。此次出征，百分之九十的可能，会顿兵于某座坚城之下，最后被迫退兵。

至于此战到底算是赢还是输，这个课题，到了千年以后，就能养活不少的历史学家。

所以说，刚才郭业不过是说了一句正确的废话，只不过把被迫退兵的责任，先推到了李道宗的身上。

当然，李二陛下可不知道郭业心里那些弯弯绕，他怒道：“大胆！朕还没出兵呢，你就诅咒此次师老无功，到底是何居心？”

“陛下息怒，微臣此言，只是就事论事，绝无诅咒我大唐之意。那李道宗的确是本事不咋样，他当先锋官，肯定……”

“胡说！江夏王有什么本事，朕还不知道？他打仗的本事，绝不在你郭业之下。秦国公，你这第三条理由，根本就不成立。”

李道宗大喜，道：“知我者陛下也。秦国公不光是第三条理由不成立，第二条理由更是胡说八道！”

“哦？那是为何？”

“咱们把话敞开了说。不错，我手下的军纪是不怎么样，但那是因为我贪财吗？”

喇！

他的话音刚落，群臣的目光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那目光中的含义不言而喻——你江夏王不贪财，谁信啊！

“呃……好吧！”李道宗挠了挠脑袋，道：“我的确是喜欢些黄白之物。但那不是我纵容手下的真正原因。”

郭业道：“你纵兵劫掠还有理了不成？”

“我还就是有理。无论攻城还是野战，那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拿命去拼。打胜了之后，咱们当官的可以加官进爵，可是小兵呢？有几个能升官的？大伙拼死拼活的，为的又是啥？”

孔颖达道：“军士有功，朝廷自有赏赐。就算战死，地方官府也有抚恤。”

“那才多少钱？陛下，您是知兵的，应该明白，要想让士卒拼命，不让大家发财可不成！像秦国公那样，严肃军纪！民心是有了，但是军心可就失了！士兵不卖力，您凭什么开疆拓土？”

李二陛下当然知道李道宗此言有理，但是作为皇帝，他可不能对这话表示赞成。

他只得道：“劫掠一事，还是少一些的好。高句丽子民，亦是朕的子民。”

李道宗眼珠一转，又道：“若是秦国公为先锋，虽然劫掠一事可能少一些。但是另一桩事情，却比劫掠一事更为严重，恐怕更能激起高句丽人的反抗！”

“你指的是……”

“秦国公好色，尤其是好三韩之地的美色。如若下面的人为了讨好他，搜刮高句丽的美女。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后果不堪设想！”

李二陛下闻言，不由得心中一动。

他倒是不在乎郭业手下的大军抢美女。事实上，李道宗手下军纪败坏，侮辱妇女的破事儿也不少。

真正影响他心情的是，想起了被郭业领回去的姜玉梅。

本来李二陛下对李道宗和郭业谁当先锋，无可无不可，没什么个人意见。

但是一想起这件事来，心中不由得对郭业恶感大增，道：“既然如此，那传朕的旨意，以江夏王为先锋，领兵两万，兵发辽东城！”

李道宗听到自己当上了先锋，还没来得及高兴呢，就马上被后面两句话惊得说不出话来，道：“两……两万？陛下，我没听错吧？”

## 第1864章玄甲军

征高句丽需要多少人？这个不好说。反正隋炀帝是出动了百万大军三次还没打下来。

当然，战争是一门复杂的艺术，也不是说人越多越好。历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并不少见。

也许隋炀帝就是因为派的军队太多，指挥不灵，所以失败了呢？

李二陛下这次出征，派的人少一点，也在李道宗的理解范围之内。但是，人少也不能少得这么离谱呀？

两万……两万够干什么用的？

要知道，边境之上的辽东城，里面就有五万大军。这两万大军去了，是讨伐人家，还是给人送菜的？

李二陛下当然懂李道宗的心思，他解释道：“江夏王别着急，总共征讨高句丽的大军，当然不仅仅是你这两万人。”

“就算陛下另有大军，微臣的先锋军仅仅有两万，是不是少了一点？”

“朕的中军有四万人，加上你的先锋营两万，这就是六万大军。另外，还有勋国公张亮的四万水军。此次出征高句丽的十万大军，你一个人就统带了两成，不算少了。”

“十万大军？”李道宗听到这个确切的数字，更是大为失望，道：“陛下，您不会不知道高句丽有多少军队吧？”

“朕当然知道。高句丽常备兵马，大概是二十万左右。全力动员起来，五十万大军总是有的。”

“还是的呀，就算咱们唐军英勇善战，但是十万对五十万大军，兵力也太悬殊了吧？”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江夏王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炀帝三次征高句丽无功而返，除了一些偶然因素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粮。江夏王熟读史书，这点总知道吧？”

“臣知道。”

“知道就好。若是朕也出动百万大军，国库虽能支用，但是粮食可不会自己长腿，跑到前方将士的营地去。若是因粮于敌，又怕激起民变，得不偿失。”

李道宗贪财是不假，但可不是草包，要不然也不会被李二陛下如此看重。

他点了点头，道：“微臣明白了，陛下是总结了隋炀帝失败的教训，才谨慎行事，仅仅派出了十万军队，不让后勤压力过大。不过……”

“没什么不过的。这十万大军，全是我大唐的精锐部队，朕的玄甲军也全部出动。不说个个以一当十吧，以一当五毫无问题。高句丽兵多，但全是乌合之众，不堪一击。”

听闻李二陛下的玄甲军也出动了，李道宗当即放下心来。

这支玄甲兵，总人数不过五千人左右，却是李二陛下赖以夺取天下的真正本钱。

每战到了关键时刻，李世民就会亲自带领这支铁骑出击，攻必取，战必胜，摧枯拉朽，一锤定音。

甚至不客气的说，此军的冲锋一开始，就宣告了战争的胜利。

他大喜道：“如果玄甲军能够出动，扫平高句丽当然不在话下。陛下，微臣还有个不情之请。”

“江夏王请说。”

“原来玄家军都是陛下亲自带领冲锋。如今您贵为天子，肯定不能再亲自上阵。能不能……能不能……”

“你是想朕把五千玄甲军交给你指挥？”

“陛下圣明。”

“好吧。”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两军交战，士气第一，首战至关重要。朕把玄甲军交给你，你一定要给朕打个开门红！”

“微臣有了玄家军，再不能旗开得胜，那还当什么江夏王，不如回家抱孩子去！陛下放心，微臣必定不负所托。您稳坐中军帐，这高句丽微臣就帮您取了！”

“哼，那可未必！”郭业高声道：“陛下，臣有话说。”

“秦国公若是再要谈什么师老无功的话，就不必再开口了。”

“呃……陛下，微臣想说的是。即便江夏王有了玄甲军，两万大军，恐怕也很难给高句丽构成什么威胁！”

李二陛下脸若寒霜，道：“秦国公何出此言？莫非朕赖以取天下的玄甲骑兵，还入不得秦国公的法眼？”

“微臣不敢。”郭业跪倒在地，道：“微臣当然不敢小瞧玄甲军。不过，咱们攻打高句丽可不仅仅是野战，甚至可以说，会不会发生野战都不一定。”

“你的意思是……高句丽会守城？”

“正是。高句丽擅守不擅攻，他们若是根本就不与我军野战，直接龟缩入城可咋办？玄甲军全是骑兵，用来攻城的话，恐怕是以己之短功敌之长。”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对李道宗道：“江夏王，你说。”

李道宗轻咳了一声，道：“秦国公，您这就太孤陋寡闻了。陛下的玄甲兵可不单单是骑兵，就算攻城的能力，也远在其他部队之上。想当初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攻城拔寨，玄甲军也多次建功。”

这事儿郭业还真不知道，道：“果真如此？”

“我骗你干什么？玄甲军中士卒精锐，最擅长用冲竿攻城。关键时刻，真如神兵天降一般。高句丽的城池坚固，挡得住隋炀帝的百万大军，可挡不住玄甲军，秦国公，您就等着看玄甲军建功吧！”

李道宗这话，郭业当然不信。玄甲军要是真那么好用，李二陛下也不会两次征讨高句丽不成了。

但是让他反驳的话，他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总不能拿出后世的历史记载说事儿吧。

他只得道：“想当初隋炀帝伐高句丽的时候，身边未必没有什么善于攻城的部队。陛下把一切希望放在玄甲军的身上，恐怕不大妥当。”

“那以秦国公之见，此战应该如何打呢？”李二陛下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阴沉，明显可以看出，是在强按着心中的怒火。

也难怪，此次出征是他一手谋划。现在被郭业左一个“师老无功”，右一个“不大妥当”，那心情能好得了才怪。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微臣心中有几个浅见。其一，即便是十万精

锐，征伐高句丽也太少了。微臣建议最少再加十万。”

李二陛下摆手，道：“沿途粮草，就是按照十万大军准备的。人数不可更改！”

“好吧，就算大军的人数不可更改。臣还有一个建议。”

“你说。”

“请陛下不要御驾亲征。陛下亲征，势必以陛下的安危为重，大量兵力用来保护陛下，让攻城的兵力更加不足。陛下何不稳坐长安城，另外派一大将征讨。”

李道宗冷笑道：“那名大将，不会就是你秦国公吧？”

“如果陛下有意的话，郭某人自当领命。”

“做你的美梦去吧！哦，你当主帅，让我李道宗当先锋，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

李二陛下也道：“这条朕也不准！不客气地说，大唐能扫平天下，朕有一半的功劳。难不成这次出征高句丽，朕还能成了将士们的累赘？”

郭业无奈的说道：“微臣的这两条建议您都不准，那第三条，您可一定得准了。”

“你先说来听听。”

“把江夏王撤了，以微臣为先锋！”

“不准！朕刚刚封江夏王为先锋，君无戏言，岂可出尔反尔？”

“可是高句丽城坚，江夏王为先锋……”

“啪！”

李二陛下一拍御案，把郭业的声音打断，高声道“退朝！”



## 第1865章攻城利器

秦国公栽了一个大跟头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长安城。

对此，郭业的仇敌们当然是兴奋异常，欢呼雀跃，就差没放爆竹庆祝了。至于他的朋友们……好吧，其实也没怎么替他难过。

秦国公府内。

尉迟恭手举一杯酒，道：“我说兄弟，别不痛快，有什么呀？不就是没当上这个先锋官吗？想当初咱们谋划的时候，我就不赞成你争这个先锋官。现在陛下不用你，那正好，咱乐得清闲。”

郭业苦笑道：“大哥，别说了。这场高句丽之战，兄弟我还真想参加。要不然也不会拜托老哥哥在朝堂上帮我说话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最后这个先锋还是被江夏王得了去。”

“我就不明白了，当上这个先锋官对你有啥好处？青史留名？还是得一笔外财？建功立业，以后有的是机会。至于钱财，你还缺那仨瓜俩枣的？”

“话不是那样说，兄弟我此次一定要争这个先锋官，实在是因为，并不看好陛下此次出征。要是没了我，最后的结果肯定是顿兵于某座坚城之下，被迫撤军。运气不好的话，就是大败而归都有可能。”

尉迟恭白眼一翻，道：“兄弟，照你这么说，难道咱们大唐离了你就玩不转了？除了你，就没人能打败高句丽？真是笑话！别人不说，就说跟你争先锋李道宗，俺就觉得用兵绝不在你之下。”

“老哥哥您还别不信，我干的了的活，他还真干不了！比如……攻城！”

“笑话，李道宗领兵将近二十年，还不会攻城？倒是你，没打过多少大战，攻城的本事，俺可不看好。”

“此攻城非彼攻城也！老哥哥不信的话，明天我带您去一个地方，您就全明白了。”

“我倒要看看你能耍什么花样！”

……

……

当天晚上，尉迟恭就没离开秦国公府。翌日清晨，二人一起出长安城三十里，来到一座颇为清幽山庄之内。

郭业介绍道：“这个庄子名为绿柳山庄。方圆五里之内，全是郭某人的产业。山庄里面无论发生了什么，外面的人都会全然不知。兄弟不少秘密，都在这座山庄里面。”

尉迟恭眼珠一转，道：“你找我来，是看你的九仙雨露作坊？这跟攻城有什么关系？”

“老哥哥您误会了，这个地方的秘密可跟九仙玉露无关。明白说吧，这里面有一样神奇之物，专门对付高句丽的城池。”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老哥哥别着急，稍后你就明白了。”

然后，郭业一招手，把一个白发老叟叫了过来，道：“余管事，让鄂国公见识见识咱们的新玩意儿！”

“是，秦国公您稍等。”

余管事转身离去，功夫不大，就又回来了，手里拿着一个砖头大小的木

盒子，道：“东西就在这木盒子里面，要看这东西效果的话，还请二位国公移步！”

郭业和尉迟恭随着余管事来到了一片空旷之地，只见一道矮墙孤零零地矗立在当中。

郭业道：“老哥哥，您上前去看看，这座矮墙结实不结实。”

尉迟恭满腹狐疑地来到矮墙之前，踮了几脚，见那矮墙纹丝不动，道：“还行吧！挺结实的。”

“那就好，您走远一点，兄弟给您看一场好戏！”

尉迟恭在矮墙五十步之外站定，只见余管事把刚才那块砖头大小的木盒埋在了矮墙之下，问道：“你这是弄什么玄虚？”

“老哥哥稍等，马上您就能看见了。现在，您先把耳朵堵上。”

“堵耳朵？为啥要堵耳朵？”

“这玩意儿声音太大……”

“笑话！俺尉迟恭乃是大唐第一猛将，还怕声音大？我就是不堵耳朵，倒要听听，到底是多大的声音！”

郭业无奈，冲着余管事使了一个眼色。余管事会意，火石一打，把引线点燃了，然后远远地跑了开去。

咚～轰隆～

一声巨响，漫天烟雾，大地震颤，矮墙崩塌！

“老哥哥，你看此物如何？”郭业得意地问道。

“……”没人答应。

郭业扭头看去，却见尉迟恭的一张黑脸都有些发白了，额头上冷汗直冒，嘴唇直哆嗦，就是说不出话来。

看样子，还真是吓得不轻。

“老哥哥，您咋样？余管事，快拿杯水来！”

“别！”尉迟恭这才回过神来，道：“别……别拿水，给俺喝几口酒。”

“那……好吧！”

尉迟恭几口酒下去，这才稳住了心神。

他说道：“额的娘诶，我说兄弟，你这是不学武艺，改学道法了？这就是传说中的五雷正法吧？真他娘的厉害！俺从来没听过这么大的声音，更没见过这么厉害的道术！”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道：“俺承认你厉害，大唐第一猛将之名也可以让你。不过你这个五雷正法的威力，杀人是够了。但用来攻城的话，似乎威力不足。”

“什么道法呀？”郭业道：“余管事，把那东西给老哥哥看看。”

“喏！”

余管事又拿来一个砖头大的木盒，把木盒打开，里面却是一颗颗如同米粒大小的，黑乎乎的事物。

尉迟恭用手拿起几粒来，就要往嘴里放，道：“这是什么东西？仙丹？”

郭业赶紧把他给拦住了，道：“吃不得，吃不得。这玩意儿不是吃的。此物名为颗粒火药，专门用来炸城墙的。刚才炸塌矮墙全是靠了此物之功。”

尉迟恭迟疑道：“真的不是五雷正法？”

“那当然不是了。您刚才不是看见了吗？把此物埋在矮墙之下，把此物点

着了，城墙就会坍塌。”

尉迟恭眼前一亮，道：“这么一小盒颗粒火药，就可以把一道矮墙炸塌。那十盒，百盒呢？只要此物管够，恐怕多厚的城墙也挡不住！

有此物在手，高句丽那些城池岂不是跟纸糊的一般？”

郭业道：“呃……其实也没那么好。首先得有机会埋在城墙底下，其次，颗粒火药太多，威力也有极限，并不是什么城墙都能炸塌。最后，如果城内早有准备。就算炸塌了城墙，也未必有机会破城。”

“不管怎么说，此物一出，攻城可比以前简单多了。我说兄弟，你这可是为咱们大唐立了一个大功！”

“大功吗？”郭业摇了摇头，道：“这还真不一定，说不定郭某人会因此成为千古罪人。”

“这话又怎么讲？”

“如今我大唐开国不久，兵力强盛，攻多守少，此物自然对咱们有利。但是几十年后，天下承平日久，武备松弛，只能用坚城自保。此物流传出去，对咱们的后世子孙可不是什么好事。”

“说得也是。那兄弟你的意思是……把此物销毁？不让它留存于世？”

“那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此物必须严格保密。在征高句丽的时候，当杀手锏用。待扫平高句丽之后，再把此物封存。”

尉迟恭闻听此言，眉头一皱，道：“这个不妥吧。这种东西你不用也就罢了。一旦使用，难道还能瞒得过陛下的耳目？这种军国利器，岂是你想封存就封存的？”

## 第1866章最后一面

对于如何攻取高句丽，郭业还真是提前做了不少功课。其中，最关键的一个，就是颗粒火药。

自从余管事领着雷老虎手下研发霹雳弹的队伍，投奔了郭业，他就不缺火药。

起先，他是想用火药炸开城墙。但是经过多次实验，郭业发现此物的威力严重不足。就算火药的量足够大，也很难对坚固城墙构成威胁。

后来，郭业灵机一动，才想起了一个名字“颗粒火药。”

这个在技术上还真没什么难度，无非就是用水，把火药弄湿，做成饼状。阴干之后打碎，过筛子，然后再在大木桶里搅碎，磨去棱角。

经过这么简单的几步，颗粒火药就诞生了。

然而，正是因为步骤简单，郭业才担心，这种技术实在是太容易外传了。

只要有心人收买一个工匠，就很容易得到颗粒火药的秘密。此物大规模流传开去，对天下是好是坏还真说不清楚。

但是，不用此物的话，此次出征高句丽可咋办？

别看李道宗说得那么乐观，似乎玄甲军一出，高句丽的城池就指日可破。

其实，哪有那么容易？

经过隋炀帝三征高句丽的洗礼，高句丽人的守城之术，早已登峰造极。到了最后，说不得，还只能是拿人命去填。到时候，指不定多少好汉子要血洒疆场，留下多少孤儿寡母。

所以，郭业才十分想要得到这个先锋官的职位。战事不顺之时，就拿颗粒火药作弊，并且尽可能隐瞒此物的存在。

但是，现在经尉迟恭这么一提醒，郭业又觉得自己的计划不怎么靠谱了，道：“老哥哥你觉得，这事瞒不住？”

“当然瞒不住了。兄弟你是不是打了几场胜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论军中的威望，你能比得过陛下？谁会替你保住这么大的秘密？再说了……”

尉迟恭冷笑一声，继续道：“别的事情陛下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么大的事情，你还能指望含糊过去？陛下要是就这么点本事，那还能扫平得了天下？”

“我如果推说是祖传秘方……”

“你觉得呢？”

“好吧，算我没说。”

郭业想了一下，道：“既然如此，我现在就把颗粒火药的秘方献上去怎么样？”

“那怎么能行？你就是献上了秘方，陛下能赏你什么？几户食邑？你缺那点钱吗？”

“我倒不是担心赏赐的问题，关键是此举，不知能挽救多少人的性命。”

“你就拉倒吧！”尉迟恭白眼一翻，道：“出秘方的是你，立功的李道宗，咱们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兄弟，你听我的，什么时候李道宗攻城攻不动了，你再请令攻城。”

“可是这样，不知有多少人要白白战死，这些人死的是不是太冤枉吗？”

尉迟恭摇了摇头，道：“那可真不一定。首先，这次总共才十万人，还都是我大唐的精锐。不可能搞什么蚁附登城的把戏，攻不下来就是攻不下来，死不了太多人。

其次，你也说了，此物有诸多限制，并不能包打一切。要是在什么无名小城用了，让敌人有了防备，反而不美。初次使用，当然要用在最难攻克的城池上！”

“老哥哥的意思是，把此物当成一个秘密武器？”

“正是。”

“那……好吧，谨遵老哥哥的教诲。”

尽管表面上被尉迟恭说服了，但是他的内心之中还是有些不安。

郭业明白，自己之所以同意大老黑的话，是不愿意让和自己争先锋的李道宗得意。

至于“秘密武器”云云，不过是欺骗自己的良心罢了。李道宗是打老了仗的人，难道还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最恰当的时机？

……

……

李道宗当上了先锋官，没有耽搁，当即就带领五千玄甲军，连夜前往幽州。

事实上，他那两万先锋军，早就已经在幽州集结好了，单等他这个主管上任。

至于李二陛下下的中军，现在还不能出发，因为长孙皇后的病重，眼看着就要不久于人世。

这一日，早朝完毕，郭业正要回家，却被董顺拦住了去路，道：“秦国公，陛下在甘露殿等您，请随奴婢走吧。”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他这个做了亏心事的人，听到这个消息，还真是吓得不能。

郭业心中暗想，甘露殿？那不是皇后的地盘吗？在那召见我干什么？不会是那事发了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长孙无垢，你可别什么都抖落出来！

来到甘露殿内，却见李二陛下下面色阴沉似水，坐在大殿的正中。长孙皇后在一旁相陪。

“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郭业跪倒行礼。

“平身，赐座。”

郭业小心翼翼地坐在了在一把宫女搬来的胡凳上，等着李二陛下发话。

迎接他的，却是长时间的沉默。

“呃……陛下，今日宣微臣前来，不知所为何事？”

李二陛下道：“不是朕找你，是观音婢找你。有什么事，你和观音婢说吧。朕出去了。”

说完了话，他施施然走出了殿外，直把郭业吓得脸色发白，额头上冷汗涔涔。

有心阻止李二陛下吧，又担心此地无银三百两，越描越黑。

但是不阻止吧，当着皇帝的面，和皇后单独谈话，这以后解释的清楚吗？

长孙无垢见了郭业那紧张的样子，不由得“扑哧”一笑，道：“怎么？郭君，你怕了？”

“怕！我当然怕！”郭业压低了声音，道：“你到底想干什么？非得让我郭家和你们长孙家都被抄家灭族吗？”

“郭君你别着急，妾身也不想这样的。实在是近日以来，陛下又一直陪在妾身的身边。想要不着痕迹的约见你，根本就不可能。”

“那也不能……”

“怎么？郭君难道就不想见妾身最后一面？据孙神医说，妾身也就这几天的事了。”

“不会吧……我看你气色还好。孙神医会不会断错了？”

“那怎么可能。事实上，这几天妾身每日里只能清醒一两个时辰，其余时间都是昏迷不醒。哪一天妾身睡下去，再没醒过来，这一辈子也就算过去了。临死以前，就想见郭君一面，不行吗？”

“这……行！当然行！”郭业还真怕她再做出什么疯狂的举动出来，道：“不好意思，是我错怪你了。”

“没关系，妾身都要死了，还在乎这个干什么。郭君今日一见，即成永别。你就……你就……不想干点什么？”

郭业道：“现在？这不合适吧……”

“哼！你想哪去了？妾身就是不顾自己的死活，也得为郭君着想不是？”

“那你想干啥？”

“郭君把眼睛闭上！”

“好吧。”

郭业紧闭双眼，旋即就感到一阵香风扑至，随即额头上微微一热！

他赶紧睁开双眼，却和长孙无垢来了个四目相对。

“你……”

长孙无垢轻抚他的脸庞，眼泛泪光，道：“今生无缘，来生相会，郭君保重！”

一阵缠绵。

……

郭业刚刚出了甘露殿，就被顺公公带到了望北阁。李二陛下的第一句话，就让他差点魂飞魄散。

“刚才，观音婢究竟和你说了什么？”

## 第1867章聪明的李二陛下

大唐颇有胡风，礼教并不像后世那般森严。皇后单独召见外臣，只要有正当的理由，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明明皇帝在场，却把皇帝赶出去，非要和臣子说悄悄话，这事可就不好解释了。

如果说刚才在甘露殿内，郭业还色授魂与、无法正常思考的话。那跟着顺公公从甘露殿走到望北阁这短短的是几步路内，他心中已经千回百转，想了无数条理由。

不过，很显然，这些理由，他自己都觉得不怎么靠谱，更别提说服李二陛下了。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活马医。

郭业额头上冷汗涔涔，道：“皇后娘娘召见微臣，也没什么大事……是让微臣替她干一点私事。”

“私事？什么私事？”

“就是……皇后娘娘有个哥哥，叫做长孙安业。此人因为牵扯到谋反案中，被陛下发配嵩州。如今皇后自感年寿不永，就拜托微臣日后对长孙安业多加照顾。”

李二陛下眉毛一挑，沉声道：“秦国公，你在说谎。”

“微臣所言句句属实，还望陛下明查。”

“句句属实？那我来问你，无垢想要长孙安业过得好一点，怎么不向朕求情，却偏偏求到了你的头上？难道说在她的心目中，你比朕更加亲近？”

“呃……也许皇后娘娘是觉得不应以私情害国法。陛下，您也知道，皇后一向是贤良淑德、善解人意，被公认为一代贤后……”

“住口！”李二陛下顺手从御案上拿起一块镇纸，冲着郭业扔了过去。

镇纸扔得不是很准，或者说太准了，贴着郭业的鼻尖飞了过去，并没有伤到人。

这下郭业不敢再胡说八道了，跪倒在地，道：“陛下息怒，臣死罪！”

“算了，你不敢说实话，也是人之常情。”

李二陛下挥了挥手，伺候的宫女太监都退了出去。偌大的望北阁内，此时就剩下了君臣二人。

然后，他站起身来，在殿内踱了几步，沉声道：“朕前些日子，赐给了你一个美人。你可知是为什么？”

“微臣罪该万死！是微臣在入宫之时，行为不谨，与皇后娘娘身边的一名宫女有了情谊。多亏了陛下宽宏大量，不仅没治臣的罪，还把那名宫女赐下。陛下的大恩大德，臣没齿难忘。”

“那朕是如何得知你和那名宫女有情呢，你知不知道？”

“微臣不知。”

“你府里有一个奴才，姓秦名立。当时，他手拿一个鸳鸯绣帕，控告你和皇后私通。后来朕才发现，那个绣帕的主人并非无垢，而是一个宫女。所以，朕就把那个宫女赐给你了。”

“多谢陛下为微臣洗刷了清白之冤。”

“别忙着谢朕。虽然这个案子已经算是解决了，但是说实话，朕的心里还

是有个疙瘩，对此事将信将疑。一直到有了今日之事——无垢竟然非得要和你单独相处……”

闻听此言，郭业吓得脸的绿了，本来这事儿就有瓜田李下之嫌，现在又被李二陛下想起了前情往事，自己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呀！

更关键的是，李二陛下的猜疑还就是事实！

这可咋办？

认罪？绝对死罪！

求饶？哪个男人能忍得了这种事？

抵死不认？有用吗？

正在他自必死之际，一个声音把瞬间把他从地狱拉近了天堂！

只听得李二陛下继续道：“可以断定，秦立所言，纯属诬告！”

“啊？”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和无垢若是真有什么私情，岂敢如此大胆，当着朕的面幽会？今日之事，可以说解开了朕心里的一个大疙瘩。”

还能这么解释？

郭业大喜，道：“陛下，您真的是太圣明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陛下也！”

“少拍马屁！知道朕圣明，你刚才为何敢欺瞒朕？哼，什么长孙安业？观音婢都要死了，难道这点小事朕都不答应？法理不外乎人情，这件事就是拿到魏征面前，他也不会说三道四。”

李二陛下顿了一下，又继续道：“无垢找你，肯定是有其他的事儿！你竟然拿这么荒诞的理由来糊弄朕，莫非以为朕是个昏君？”

“微臣不敢！”

“既然不敢……”李二陛下紧走几步，回到了御座之上，道：“那就把无垢见你的真正原因，说出来吧！”

“这……”郭业更没辙了，长孙安业这个理由就是众多不靠谱的理由中最靠谱的一个了。这个理由李二陛下都不相信，他从哪找一个更靠谱的？

见他久久不语，李二陛下道：“这个时候你还替她隐瞒？无垢的心思，朕又岂能不知？说吧，她找你，是不是为了太子？”

“太子？”

“这时候了，你还给朕装什么糊涂。你们俩之间要对朕保密的事，除了太子还能有什么？她是不是告诉你，只有扶保太子登基，才能保你的富贵荣华？而朕，已经对你有所不满！”

直到此时，郭业的心情才放松下来，他明白，今天这关算是过了。李二陛下真是太有才了。

竟然给他想出了一个毫无破绽的理由！

母爱如山，一个伟大的母亲自知必死，当然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孩子。

长孙皇后活着的唯一孩子，就是李治。

李治既然已经做了太子，那接下来最应该关注的，无疑就是如何顺利继位了。

而李治能否顺利继位的关键，除了李二陛下，那就得算是掌握着长安大半兵权的郭业。



她把李二陛下支走，要和郭业谈论此事，简直是太合情合理了。

郭业跪倒在地，道：“陛下圣明，猜的一点也没错。不过微臣有下情回禀。”

“朕不要听什么下情，就问你一句话，你答应她了？”

“是。微臣想陛下有阳寿九十九岁，到时候太子能否健在都不一定。而皇后娘娘现在已经……”

李二陛下一摆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道：“不必解释。你既然答应了无垢，就要信守诺言。秦国公，朕现在就可以对你许诺，我有生之年，绝对不会动你领军卫府大将军和长安令的职司。”

“陛下……”

然后，李二陛下走到了郭业的近前，把他扶了起来，正色道：“朕若是有朝一日，动了废太子的心思，你尽可以兵谏，扶保太子登基。朕不怪你！”

这是正话还是反话？郭业的脸色唰地一下就变了，赶紧道：“微臣不敢。”

“不！你一定得敢，要不要朕现在就给你写一道圣旨？”

不待郭业答言，李二陛下提起笔来，刷刷点点就写了一道圣旨，交到郭业的手里。

他说道：“有了这道圣旨，以后就是再有什么玄武门之变之类的事情，也没人会骂你是乱臣贼子了。而治儿，也不会留下千古骂名，这下你总该放心了吧？”

放心？放心个屁呀！李二陛下的这番举动太过疯狂，郭业都被吓傻了。

“陛下，您这……您这是乱命！”

“怎么？很难理解？”李二陛下问道。

“不仅是很难理解，简直就是理解不了。陛下，您写的这个圣旨，简直就是让我奉旨谋反。臣绝不会奉诏。”

“这绝不是什麼乱命，而是朕的真正心思！你坐好了，听朕慢慢和你说……”

## 第1868章李二陛下的心思

“观音婢小时候过得不太好。她父母双亡，长兄长孙安业又不是个东西，把她和无忌赶回了舅舅高士廉家。虽然舅舅待他们不错，但是寄人篱下的日子，总归不是那么如意。一直到她嫁给了朕。”

“朕娶观音婢那年，朕十六岁，她十三岁。当时她的身量还没长成，小小的，柔柔的。最喜欢的事情，就是躺在朕的怀里，和朕说悄悄话。”

“那是朕这辈子过得最顺心的一段日子了，现在想来，还真是恍如昨日。”

“可惜，这段日子还是太短了。没过多久，朕的生身之母不幸离世，无垢的舅舅高士廉也被贬外放。这两件事一起来到，真让年纪尚小的朕和无垢感到，此时此刻，唯有彼此，才是最后的依靠。”

“我们相互慰藉，彼此鼓励，才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那时候，朕就暗自下了决心，一定要尽到丈夫的责任——让观音婢幸福，不让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可惜，后来朕并没有做到。倒是观音婢，给了朕不少帮助。”

“朕出征在外，父皇对朕多有疑虑，是她多方奔走，为朕开脱。玄武门之变，生死一线，又是她为朕勉励将士。要不是她的激励，那场政变能否成功，朕还真不敢肯定。”

“可朕当了皇帝之后，又是如何回报她的呢？刚开始还对她不错，可时间久了，就感到厌烦。对她安排的侍寝之事，颇为不满。一直到有了琵琶女，更是半年多不入后宫。”

“也许是感到了朕的心意，天福和尚一案后，她没有再安排人给朕侍寝，任由朕胡天胡地。直到前些日子，她替朕挡了一剑！”

李二陛下娓娓道来，说到这里，不由得眼圈泛红。

他哽咽道：“十三为君妇，结发为夫妻，从此恩爱两不疑。说得好，说得好呀！她这一辈子都是为朕而活。是朕呢？却负了她！眼看着她一天天衰弱下去，朕……朕真恨不得……”

郭业听着这话语气不对，赶紧道：“陛下，您可千万要以江山社稷为重！”

“你放心，天下未平，朕还不会轻生。”

李二陛下稳了稳心神，长出了一口气，道：“这番话朕早就想对人说了。不过皇帝嘛，又称孤家，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又能对谁说？也就是郭爱卿你，是朕和无垢最信赖的臣子，朕才对你说。”

“多谢陛下的厚爱。”

“你要对得起朕对你的这份厚爱！朕知道，人是会变的。也许时间久了，对无垢的感情会逐渐淡忘，也许朕会起了立其他人为太子的心思。这时候，就需要郭爱卿你来纠正朕！朕不能再一次对不住无垢！”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陛下，您说的话，微臣倒是明白了。不过呢……”

“怎样？你还是不愿意接旨？”

“陛下请想，您要是起了立其他人为太子的心思，岂不是先一步解了微臣的兵权？或者说，哪天把微臣叫进宫里来，乱刀砍死。明摆着，这份圣旨微

臣根本就执行不了呀！”

“呃……说得也是……”李二陛下也意识到，自己拟的这份圣旨不怎么靠谱，皇帝相对臣子的优势实在太大了，真要反悔的话，郭业根本就不可能凭借一份圣旨制约他。

他问道：“秦国公你一向是鬼主意甚多，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我？”说到限制皇权，郭业所知道的，无非就是后世的皿煮议会什么的，不过这话刚到嘴边，他又咽了下去。

李二陛下别看现在这副窝囊样，那不过是受了失去爱妻的打击，一时失控罢了。

本质上，他还是那个弑兄杀弟的一代雄主，现在把皿煮议会提出来，有一天应了景，恐怕自己就要项上人头不保！

想到这里，郭业苦笑道：“陛下乃是天子，至高无上。如果微臣有能力限制陛下了，那不成了乱臣贼子了吗？根本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办法。”

“要不朕再些一道诏书，宣布传位给太子……不行，也不妥当……诶，有了！”李二陛下眼珠一转，刷刷点点又写了一道圣旨。

郭业接过来一看，好悬没吓晕过去。

只见上面的大意是，朕受了奸臣劫持，难以自主。特发密诏给郭业，让他号召天下兵马，清君侧！

到了此刻，郭业都怀疑自己与长孙皇后的事是不是发了，李二陛下准备用这道圣旨要他的命。

他跪倒在地，道：“陛下，微臣跟您鞍前马后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您可不能这么害微臣！您这两道圣旨，都是要臣造您的反呀！”

“你不愿意为朕去死？”

“陛下，您这么说可就不讲理了。微臣是愿意为您去死，可也不是这么个死法。死有轻于鸿毛，也有重于泰山。为您这点事儿死，恐怕比鸿毛也重不了多少。明白说吧，臣还真不乐意。”

李二陛下沉声道：“那朕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觉得无垢的嘱托，比鸿毛也轻不了多少？”

“唉，陛下，您跟我抠字眼干啥。这么说吧，微臣愿意帮太子躲过各种明枪暗箭，也愿意帮太子讨您的欢心，更愿意教导太子当个好皇帝，但是为了他和您对抗，我可不干！打死也不干！”

“你……”李二陛下深吸一口气，道：“秦国公，朕之所以要非要你制约朕，除了朕和无垢的感情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什么原因？”

“朕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和朕一样，留下千古骂名。世人只知道朕弑兄杀弟，丧尽人伦，哪里知道朕有不得已的苦衷。”

郭业道：“建成元吉首先意欲谋害陛下，您为了自保，不得已才反击。此事人尽皆知，陛下不要太过挂怀。”

“不单单是如此，此事先皇也有不少责任。想当初，隋末天下大乱，天下英雄辈出。朕劝父皇起兵，扫平天下。父皇亲口对朕言道，若是能入长安，就立朕为太子。结果，最后立的却是建成。”

这事郭业还真不知道，道：“那的确是高祖的不对。”

“哼，如果单单是一次也就罢了。立了太子再废掉，也不是不行，何况是

一个随口的承诺？可是你知道吗，他整整骗了朕三次！”

“三次？”

“不错，第二次就在我大唐立国之后不久，当时刘武周大举南下，长安城破就在旦夕之间。朕受命引军出征，临行前，父皇答应只要取得胜利，他就立朕为太子，可惜他又食言了。”

“呃……第三次呢？”

“第三次就是朕引军在外的时候，太子建成意欲谋反，发动仁智宫事变。他命令朕回来护驾，并且许诺给朕太子之位，可是，事成之后，他又反悔了！”

郭业暗忖，如果说李渊的承诺，第一次还能用一时冲动、口无遮拦解释的话，第二次和第三次卸磨杀驴的意味也太浓了。

他说道：“那玄武门的憾事，高祖的确要负不少责任。”

李二陛下点头道：“所以，朕不愿意成为父皇那样的人，又担心自己把持不住，还望秦国公帮我，不让太子留下骂名。所有罪孽由朕一人承担！”

“这……”郭业一嘬牙花子，道：“微臣还是不敢领命！”

## 第1869章郭业的新差事

“为什么？”

“因为微臣的肩膀太小，扛不起这么重的责任。”郭业苦着脸说道：“不管您怎么说，这是与陛下您为敌，微臣不敢！”

“朕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是要抗旨不尊？”

“接了这份圣旨，日后就得与陛下为敌，难免一死。不接这份圣旨，就是抗旨不尊，还是得身首异处。您这不是难为人吗？算了，您要是实在气不顺的话，现在就把微臣砍了吧！”

“朕砍你干什么？”李二陛下眼珠一转，道：“罢了，你不接旨，有人接。朕又何必在一颗树上吊死？此事朕找别人办。”

郭业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道：“您想把这道圣旨给谁？”

“这你就别管了。朕做什么事情，难道还要向你交待清楚不成。总而言之，你好好的扶保太子就行了，朕绝对不会动你的兵权。另外……”

李二陛下顿了一下，又继续道：“关于那个姜玉梅，你别以为朕会如何如何。既然是观音婢的意思，朕不会节外生枝的，你尽管把她收入房中。”

这话还真不好回答，郭业只得点头道：“是。”

李二陛下又道：“对了，朕没准你的先锋官之职，你会有什么想法吧？”

“那当然没有。其实朝臣中用兵在微臣之上的大有人在，就算当不上这个先锋也没什么。只是江夏王的本事，微臣不太服气罢了，但也绝对谈不上对陛下有怨言。”

“那就好。其实，即便江夏王如你所言，真的能力不行也无关大局。朕此次御驾亲征，准备以英国公李绩为行军大总管。江夏王你不服气，对于英国公你总没话说了吧？”

李绩就是传说中的徐茂公，当真称得上是用兵如神。

郭业道：“当然，英国公有破灭吐蕃之功。让他为帅，即便江夏王能力欠缺一些，也应无大碍。臣无异议。微臣就在长安城内，默祷陛下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

“长安城内？那可不成！”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这此征伐高句丽，还少不得秦国公出马。”

“陛下要微臣随您一起出征？让微臣干个行军副总管啥的？事先声明，您让我当副先锋可不成，我和江夏王不对付。”

“不是让你随朕出征。说实话，现如今我大唐良将如云。秦国公你虽然用兵不错，但是在众多名将之中，你也仅仅能称得上不错罢了。秦琼、程知节、苏定方哪个都不在你之下。并不是缺了你就行。”

这话虽是实话，听起来可不那么入耳，郭业讪笑道：“那是，那是。”

李二陛下又道：“但是，你有一桩本事，却是朝中的文臣武将，加在一块都比不上。这次朕还正好用到了你这桩本事。”

“陛下……您指的是？”

“当然是你的合纵连横之术！天竺女王能够自愿臣服我大唐，除了卫国公的大军以外，还有秦国公你的劝说之功。更别提你两次出使三韩，一次出使薛延陀，每次取得的成果都远远超过了朕的期望。”

“这次陛下还想让微臣出使高句丽？”郭业一皱眉，道：“虽说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但是谁知道渊男建那孙子会不会狗急跳墙？陛下，这个……不妥吧？”

“哪里，哪里，不是出使高句丽。朕已经和高句丽开兵见仗了，你乃是朕的股肱之臣，朕怎放心让你轻身犯险？”

“那陛下的意思是……”

“朕准备让你出使契丹。”

“契丹？这年头就有契丹？”郭业一惊，此话不由得脱口而出。

他当然听说过契丹的名字，这就是历史上“辽”的前身。唐朝灭亡之后，契丹趁势而起，建立大辽。

后来又由于石敬瑭献上了燕云十六州，让大辽越发壮大，足以与宋朝分庭抗礼。好吧，这话是给宋朝贴金了。事实上，契丹是一直压着大宋朝打。

郭业一直以为，契丹的兴起，最早也是唐末的事情了。没想到，在初唐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成了气候，竟然入了李二陛下的法眼。

当然，他马上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道：“呃……微臣的意思是，契丹还能对咱们大唐构成威胁？”

“威胁倒也谈不上，总归是个麻烦。”然后，李二陛下高声道：“董顺，把朕的《天下全舆图》取来。”

“遵旨。”

功夫不大，董顺就抱着一张地图走了进来。

李二陛下把地图展开，道：“你看，契丹就在这里，与咱们大唐和高句丽都有接壤。当然，现在他们还没有建国，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称为契丹八部。契丹先是臣服东突厥，后来又向我大唐称臣。”

郭业看地图上，契丹的地盘还真不小，道：“现在他们的实力如何？”

“也还算不错。总共人口大概是二十万，能动员出四万骑兵。”

郭业知道这所谓的四万骑兵，也不过是四万牧民，真实战力，肯定比大唐的四万精兵差很多，道：“单单四万骑兵，也值得陛下如此重视？”

“不，不单单是四万骑兵。你看地图，契丹的上边，还有一个奚。奚的实力和契丹差不多，他们两家国力贫弱，一向是共同进退。所以总共可以动员出八万骑兵。”

“他们既然已经向咱们大唐称臣，陛下让微臣出使的用意是……”

“勋国公传来不良人的消息，高句丽的使者已经到了契丹。契丹与奚已经有了联合高句丽对付我大唐之意。”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继续道：“朕亲率十万大军，与高句丽的二十万大军争锋，还要攻城。此战，说实话，不是那么好打。如果万一契丹与奚出兵，断了朕的后路，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所以，陛下的意思是，让微臣劝说契丹不要和高句丽同流合污？”

“正是。如果能说动他们出征，与朕一起攻伐高句丽那自然是最好。如果说服不了，也没什么，只要他们两不相帮就行。”

“微臣明白了。”郭业想了一下，道：“微臣觉得，契丹和奚实力弱小，现在还称不上我大唐的心腹大患。若是吞并了高句丽一部分实力，那可就不好说了。所以，最好还是让他们按兵不动。”

李二陛下一摆手，道：“这事就全交给你了，出不出兵都行，总而言之——

句话，在破灭高句丽之前，把他们稳住。”

“遵旨！”

“只要把这件事办好了，朕就算你大功一件。将来论功行赏，绝不在江夏王之下。”

“多谢陛下。不过……若是微臣已经安排安抚好了两国，而您还没打下高句丽来，能否恩准让臣前往军前效力？”

李二陛下脸一沉，道：“说来说去，你还不看好朕的本次出征？”

“当然不是，微臣不服谁，也不敢不服英国公呀！微臣是想，这嘴皮子上的立的功劳，总不如战场上真刀真枪来得实在。还请陛下成全。”

李二陛下这才面色霁，道：“好吧，朕答应你。不过你主要的任务还是劝服契丹和奚，至于军前效力一事，可来可不来。不可因为贪功，耽误了大事。”

……

从李二陛下这里出来，回到秦国公府内。

郭业不由得心事重重。他甚至暗暗怀疑，自己前两次把高句丽搅了个天翻地覆，到底是对是错。

历史上，渊男建和渊男生、和渊男产内斗不止，才让唐军有了可乘之机。

由于有了自己的介入，渊男产和渊男生已死，渊男建大权在握，毫无掣肘。竟然表现出了比历史上更强的能力。

刺杀李二陛下，联络契丹。这两样成功了任何一样，都足以改变高句丽的国运。

唉，早知道就不把他放回去了，这可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另外，还有契丹，也真是让人头疼。

以后这个民族，就会成为汉族的大敌，现在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扼杀在萌芽之中呢？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忽然孙子善来报，太子驾到！

郭业一惊，这孩子还不过十二岁，他来找自己有什么事？就算自己和他现在是同盟关系，这么大摇大摆的拜访，也不大妥当吧？

这熊孩子，可别给自己出什么幺蛾子！

## 第1870章讨喜的太子爷

天无二日，国无二君。

其实，这话也不怎么准确，至少在现在的大唐，大概有两个半人，可称为君。

这两个人，一个指的就是李二陛下，另外一个，当然就是长孙皇后。皇帝和皇后乃是敌体，实际上并无高下之分。

另外，所谓的半个，当然指的就是太子李治。

太子乃是半君。

别管他年纪多小，与郭业也有君臣之别。

郭业不敢怠慢，赶紧大开中门，把李治迎入了客厅。

李治高坐正位。

郭业大礼参拜，道：“参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万岁。”

李治赶紧站起来，把郭业搀起，道：“不敢当，不敢当。孤王年少德薄，而秦国公却是父皇的股肱之臣。怎敢当您如此大礼？再说了，您乃太子太傅，也就是我的老师，焉有老师拜徒弟的道理？”

然后，他也双膝跪倒，道：“李治拜见老师！”

这小家伙还真有礼貌，郭业心中对他好感大增，也把他搀了起来，道：“不敢当，不敢当。你我只有君臣之分，郭某人不敢当太子如此大礼。”

李治沉吟道：“既然如此，以后弟子与您相见。先由我向您行礼，然后您再答礼。入座之时，您先坐，弟子再坐。总而言之，您和弟子相见，您的地位要略高于弟子。不知太傅以为如何？”

郭业当然愿意如此，跪李二陛下也就罢了，让他跪一个小毛孩子，还真有点不大情愿。不过嘴里，可不能一口答应。他含混应道：“这……不大妥当吧。”

“没什么不妥的，这也显出孤王我的尊师重道之意，还望老师成全。”然后，李治又羞赧的一笑，道：“这也是父皇的意思。”

郭业暗忖，说到底，李治还真是一个老实孩子，没什么城府，一下子就把底牌全暴露了。

他点头道：“既然是陛下之命，那咱们定当遵从。”

“那就请您以后，直呼本王之名，叫李治，治儿都可以。弟子以后称呼秦国公为老师。”

“那好吧，治儿。”

“弟子在，还请老师上座，咱们换下位置。”

扑哧~~

见二人如此对答，孙子善不由得笑出声来！

郭业脸一沉，道：“子善，你笑什么！”

孙子善道：“弟子是没想到，自己将来还会有一个小师弟。而这个师弟，竟然是当今太子。那我岂不成了太子的师兄了？真是幸何如之！”

李治赶紧站起身来，道：“原来是师兄在此，请受师弟一拜！”

孙子善哪敢受太子的礼，赶紧闪开半步，道：“不敢！不敢！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哪敢真和太子称兄道弟的？”

“哪里，哪里。既然咱俩同为老师的弟子，就有同门之谊。论年纪，论入



师门的时间，您都在我之上！我给您行礼，实在是理所应当。”

“那我当得你的大礼？”

“当得的！”

李治恭恭敬敬给孙子山鞠了一个躬，孙子善还礼。

郭业在一边冷眼旁观，觉得李治这孩子还真不赖，一点架子都没有。如果说刚才对自己彬彬有礼，是出于李二陛下的授意。那与孙子善的对答，可就完全出于本心了。

眼见者二人见礼已毕，郭业怕孙子善再说出什么不妥的话来，便咳嗽一声，道：“子善，这里没你什么事了，你退下吧。”

“是。”

孙子善走了，郭业又道：“治儿，你今日前来，可是有什么事要找为师？”

“呃……弟子今日前来，一来是和老师见个面，准备了一份薄礼，献给老师。二来……二来……”

郭业知道，这个二来，才是李智前来的真正目的，道：“跟老师还兜什么圈子，有话直说。”

“二来，弟子想向老师借上一笔钱。”

“不会吧？你还缺钱？”郭业一皱眉，道：“你三岁就被封为晋王，俸禄不少，又没什么花销。都攒了这么多年了。前些日子被封为太子，俸禄就更多了。怎么还向我借钱。”

“弟子这么多年积攒下来的钱是不少，不过要干的那一桩大事，需要花的钱更多。而干这件大事，向父皇要钱又怎么不合适，想来想去，也只能求到了老师的头上。”

“你还差多少钱？”

“五十万贯！”

“啥？五……五十万贯？”郭业大惊。

五十万贯，对于他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但是从绝对数量上来讲，那可是一笔巨款。

长安城全部身家能超过这个数字的人，不会超过两百个。

他说道：“我说治儿，这笔钱，为师当然是拿得出来。但是，你可得把你准备用这笔钱干什么给我说清楚。你要是玩物丧志，或者蓄养私兵，我可能把这钱给你。”

“老师，弟子保证这钱是花在正道上，既不会用来吃喝玩乐，也不会用于蓄养私兵。不过关于这笔钱财的真正用途，您能不能不问？”

“当然不行！”郭业把脸一板，道：“这钱无论我出不出，你都得把你准备干的那件事说清楚。但有一丝隐瞒，我就治你一个忤逆师长之罪。”

“那好吧，弟子可以把这件事告诉您。但是您能不能先别告诉父皇？”

郭业越听越不对劲，道：“那就要看你说的到底是什么事情了。”

李治道：“弟子总共能拿出一百五十万贯钱来，再加上您这五十万，总共就是两百万贯钱。我想用这两百万贯，在长安盖一座大大的寺庙。”

“盖庙？”

“正是，弟子已经想好了，这座寺庙要用最好的工匠，最好的木料，然后再用珠玉、丹青、赭垩、金翠作为配饰。建成之后，重楼复殿，仿若西方极

东世界。总共要有院落十余座，房屋两千间……”

李治说得兴致勃勃，郭业却越听越恼火，沉声道：“别说了！”

怎奈太子爷说得正开心，根本就没听见他的话，继续道：“寺里还要有一座高塔，足足高二十丈，可称咱们大唐第一高塔。这塔能修这么高可不容易，必须得……”

郭业再也忍不住了，猛地一拍桌子，道：“别说了！不准你花两百万贯建什么劳什子寺庙。”

“为什么？”

“还有为什么。”郭业气急败坏地说道：“僧尼不事生产，与国家何益？你身为太子，不限制僧尼也就罢了，竟然还花这么多民脂民膏，建什么寺庙。老师我决不允许！”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你就是说出大天来，这个寺庙也不准你建！”

李治长这么大，哪受过这么严厉的训斥？顿时眼圈泛红，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他哽咽道：“可是，难道我为娘亲祈福也不行吗？兴建寺庙虽然对国家没益处，但是对娘亲有好处不就行了。”

“对娘亲有好处也不……”郭业一愣，道：“什么？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人死了，要去西天极乐世界。现在人们传说，娘亲快要死了。我建了这么大一个寺庙，功德无量。娘亲到了西天，佛祖一定会保佑她的。这也不行吗？”

“你的意思是……这座寺庙是为皇后娘娘所建？”

“是的。我从小锦衣玉食，也没孝顺过娘亲什么。眼见娘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差，自己却做不了什么，只能拿出全部的积蓄，为娘亲祈福。老师，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郭业听了孩子抽泣中说出的真挚话语，也不由得眼圈发红，道：“建！当然要建！谁不让建，老师就跟谁急！治儿，你告诉老师，这座寺庙你准备叫什么名？”

“大慈恩寺！以此名纪念娘亲对治儿的生养恩情。”

“等等！”郭业把手一摆，道：“太子殿下，您不会不知道，咱们长安已经有一座大慈恩寺了吧？”

## 第1871章辽以释废

“弟子当然知道，这座寺庙占地也不小。而且还是从西方取经回来的玄奘法师驻地。”

“既然知道，你又为何还取这么一个名字？”

“弟子觉得这个名字好，当然就拿来用了，让原来那个寺庙改名不就行了。”

“这也行？”郭业一皱眉，道：“你以太子的身份，勒令那间寺庙改名，也不是不行。不过那样的话，难免以势压人之嫌。得罪了佛子，恐怕对给皇后祈福有碍。”

李治摇了摇头，道：“不会，绝对不会。弟子把大慈恩寺建得美轮美奂，总不能空着。当然要邀请佛子入驻。原来大慈恩寺的和尚们尽管搬过来。”

他微微一笑，继续道：“他们平白得一个寺庙，付出的代价，却只是把原来的寺庙改个名字，老师您说，他们有什么不乐意的？”

郭业恍然大悟，挠了挠脑袋，道：“还真是老师想错了。这种好买卖，那些和尚们听说了，简直要乐疯了，岂有不愿意的道理？治儿，你想得还真是周全。”

然后，他又吩咐孙子善取来了一叠的钱票，道：“这是一百万贯，你拿去用吧。不够了还来拿，不算你借的，算是老师孝敬皇后娘娘的。”

李治接过钱票，道：“不，这钱弟子一定要还。大慈恩寺乃是弟子为了母亲尽孝心所建，当然要用自己的钱。用您的钱，恐怕……”

“说得也是。”郭业闻言丝毫不以为忤，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我也不客气了。这钱你拿走，什么时候手头宽裕了，再还回来。”

“多谢老师！”

.....

.....

把李治送走，郭业继续想如何对付契丹的问题。貌似无论中外，在工业革命以前，对付这种草原民族，就没什么好办法。

等等.....不对，似乎还是有些成功的例子的。比如元朝控制西藏，清朝控制蒙古。

元朝是利用了喇嘛教，最终把西藏纳入了中国的版图之内。清朝控制蒙古，主要有两条政策，一个是减丁，另外一个也是推广喇嘛教。

所谓减丁政策，其实效果不怎么好，金朝也对蒙古实行了减丁，结果也没有阻止成吉思汗的崛起。

那么归根结底，靠的还是喇嘛教。

所谓喇嘛教者，藏传佛教是也。

想到这里，郭业不由得眼前一亮，没有喇嘛教，那用佛教代替行不行？

对了，历史学上好像就有这么一个观点，叫做辽以释废，金以儒亡。

自己的打算，岂不是暗合历史？只是人为的把这个进程加快罢了。

有搞头！

说干就干，他当即就派人去把玄奘和尚请了过来。

“参见护法！”玄奘双手合十，对郭业行礼。

“行了，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少搞那套虚头巴脑的。”郭业摆了摆手，

道：“这个佛门护法，咱们都知道是咋回事。就别再提了，你还是叫我郭兄弟吧？”

“那好，郭兄弟，今日把小僧找来，不知有何见教？”

“大和尚，恭喜恭喜，我今日把你找来，可是有两件大喜事要告诉你。”

“喜事？但不知喜从何来？”

“头一件喜事，乃是你们那个寺庙要改名了。”

“改名？”

“不错，太子为了给皇后娘娘祈福，准备花两百万贯钱，盖一座有两千多件房屋的大庙，命名为大慈恩寺。你们原来那个庙岂不是要改名？”

玄奘大喜道：“阿弥陀佛，太子向佛，实乃沙门之幸！就算要贫僧的寺庙改名，贫僧也无不满。喜事，的确是一件喜事。”

玄奘不愧是名扬千古的真佛子，眼光就是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太子建寺庙重大的政治意义。

这对于佛教的好处太大了，至于原来的大慈恩寺改名，和这件事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郭业笑咪咪地说道：“不仅仅如此，这座寺庙最终还归原来的大慈恩寺管理。你们相当于白得了一个价值两百万贯钱的寺庙。怎么样？高兴不高兴？”

玄奘顿时兴奋得脸都有些发红，道：“这简直太好了！贫僧一定把新的大慈恩寺管好，让我沙门在长安发扬光大！呃……郭兄弟，能不能向太子殿下引荐一下贫僧，我也好当面致谢。”

“好说，好说。这个不急。”

郭业顿了一下，又说道：“大和尚，你不要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以我看来，你们佛门在长安城即便有太子支持，恐怕也发展不了多少。要想真正的发扬光大，可不能只盯着长安一隅。”

“秦国公的意思是……”

“真正能让你们佛门发扬光大的地方，恐怕要应在北方。”

“北方？那不是草原吗？”

“正是草原。”

郭业叹了口气，道：“说句你不爱听的，佛门最基本的主张就是今生受苦侍佛，来生享福。这个在太平富裕之地也就那样，真正想发展起来，还得在那刀兵四起、黎民困苦的地方。”

玄奘点了点头，道：“秦国公虽然不通佛法，但是您这个结论，贫僧还是认可的。越是困苦之地，越显得佛法宝贵。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万事开头难……”

说到这里，他苦笑一声，道：“越是困苦之地，越是民风彪悍。刚开始要打开局面，还需要护法金刚。而现如今，我佛门势力大衰，恐怕暂时难以开疆拓土。”

“大和尚，你这么说，可就不厚道了。”郭业伸手一指自己的鼻子，道：“我是谁？佛门护法！这种事，你找我呀！当了你们这么多年佛门护法了，怎么不派给我任务呀！”

玄奘迟疑道：“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您真的把这个佛门护法当一回事？明明您刚才还……”

“刚才？我刚才的意思是，不要把对护法的尊重放在口头上，而是要放在

心里！可不是说我对护法一职，有什么不好的看法！你明不明白？”

“那……好吧。就算是真的，您准备怎么办？”

郭业道：“这就是要和你说的第二件喜事了。我刚得了陛下的旨意，要出使契丹。大和尚你跟我走一趟吧。有了我这个大唐钦差的庇佑，你传教初期谁敢阻拦？”

玄奘那是有道高僧，听了这话，眼珠一转，道：“郭兄弟，如果贫僧没猜错的话。这次的契丹之行，您是为了大唐朝廷着想，可不是为我沙门。相反地，是我沙门帮了您一个大忙！”

“嗨！这事你分那么清楚干啥？佛门传契丹，与我大唐，是保了边境安宁。与你们佛门，是有了一个万世不拔的基业。此事合则两利，分则两败。大和尚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说的有理。那贫僧就在长安城，选五十名高僧，与贫僧一起前往契丹，广传佛法。”

……

贞观十四年，二月初一。

铛铛铛~~

响亮的钟声，打破了深夜的宁静，传遍了长安城。这钟声从皇宫之内响起，然后各个寺庙道观之中就钟声不断，响个不停。

郭业猛然间被钟声惊醒，随后就泪流满面。

他明白，这是国丧！

长孙皇后薨了！

那个倾国倾城的人儿，自己再也见不到了！

## 第1872章凤怡有喜

对于长孙皇后，郭业一直感到琢磨不透。

尤其是在听了尉迟恭的那番分析之后，郭业有时候甚至会怀疑，自己究竟有没有走入过她的内心？

长孙无垢所为的一切，是不是都是为了李治的将来铺路，给自己占些便宜，好让自己以后坚决站在太子这一边？

然而，回想几次单独相处的点点滴滴，又让他觉得。长孙无垢不像是在作伪。

她的一颦一笑，她的每一个眼色，都蕴含着对自己的情意。

如果这都是演戏的话，假亦真时真亦假，和真的又有什么区别呢？

最后，郭业觉得，也许人就是这么复杂。

长孙无垢一方面真的爱着自己，另一方面也确实希望自己能够效忠太子李治。

毕竟，这是对双方都有好处的事。

至于长孙无垢对李二陛下，也未必无情。她直到最后，也没有背叛李二陛下，与自己真个销魂，甚至还为李二挡了一剑。

不管怎么说，这个天下人心目中的完全女人，这个李治心中的完美娘亲，这个李二陛下心中的完美妻子，这个自己的秘密情人，现在走了……

真的希望她能往生极乐，一路走好！

“人间的礼法，皇后的荣耀，对于我来说，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郭君！”

“只要能 and 郭君在一起，我愿意放弃一切！”

“今生无缘，来生再会，郭君保重！”

长孙无垢一句句表白在他的耳边不断回响，她的音容笑貌在他的脑海中不断浮现，郭业一时间不由的痴了……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

……

死的人死了，活的人还得继续活。

大唐的战争机器隆隆运转，李二陛下的征东大计已经蓄势待发。而郭业也开始了出使契丹的准备工作。

这次出使，以宣抚为主，丝绸布帛，药材铜钱，锣鼓旗帜等装了二十辆大车。

这些东西看着虽多，不过也就是价值四五万贯。

对于大唐当然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契丹那些穷逼来讲，也算得上一笔惊人的财富了。

当然，蛮夷畏威而不怀德。除了恩以外，还要有威，而且威更加重要。

李二陛下特地给郭业五百精骑。在这些人中，郭业见到了不少老，面孔，都是跟他出使过高句丽的。

想当初他曾经仗着这些人两百破五千，大闹平壤城。这下有了五百人，即便谈不拢了，要和契丹玩命。单靠着这五百精锐部队，他也有信心全身而退。

当然，除了兵以外，还要有将。郭业又把主意打到了天下第一高手，自己的小妾——杨凤怡身上。有她在，需要动武的地方，绝对不会让人失望。

可惜的是，等他找到杨凤怡，把来意一说。杨凤怡却连连摇头，道：“不行，这次妾身可不能跟你一块去。”

“为什么？”

“因为有人不准我这些日子太过操劳。”

“谁？”

杨凤怡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肚子，道：“反正姓郭，就是不知道是男是女。”

郭业大喜，道：“这么说，你有啦？什么时候的事情？”

“嗯！”佳人点了点头，脸泛红晕，道：“也没有多久，大概也就是三个月。”

“这么说，那岂不是咱们第一次就……真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你说谁厉害？是你自己？还是说妾身？”

“呃……都有，都有！当然主要是你！”

想当初，杨凤怡身中剧毒，自必死，要求和郭业圆房。郭业又不是禽兽，当时自然没有答应。

不过，等佳人病好之后，在草原之上，郭业就迫不及待地要求美人信守诺言，半推半就之下，终于大功告成。

没想到的是，那一次就直接造人成功。

这可真是上哪说理去，郭业都穿越十来年了，娇妻美妾甚多，但是子孙一直不怎么昌盛。

柴秀秀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郭小渣。贞娘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起名郭襄。对了，还有天竺的戒日女王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除此之外，就一无所出了。别人还好说，跟他的时间还不长，又聚少离多。

可是芷茹都和他成亲十年了，还是没有所出。其中的那份幽怨，就别提了，脾气愈发不好。郭业也没什么好办法，除了安排她看郎中以外，也只能尽量多陪陪她。

对了，还有远走大陈的宇文倩，她和郭业有一夕之欢。也不知道，能否复制杨凤怡的奇迹。

杨大美人身怀有孕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秦国公府。

顿时，全府中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她的身上。

没办法，秦国公的子孙太过稀薄。这么多年了，府内能再次传出婴儿的哭声，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一时间，杨凤怡享受到了超规格的关心和待遇。每日里前呼后拥，俨然成了重点保护对象。

至于郭业，则越发的不受重视。他此次出使，柴秀秀都把心思放在了杨凤怡的身上，竟然没时间给他打点行囊。最后还是贞娘，替他准备好了一切。

杨凤怡指望不上，那长孙师呢？

还是不行。

李二陛下御驾亲征，长孙师成了侍卫统领，负责皇帝的安全，自然没工

夫和他一起北上。

无奈何，他此次出使，根本就没带上什么出类拔萃的大将，能拿得出手的，也只有高手三人组——空空儿、精精儿和秦英。

另外，这五百骑兵的头领，姓陈名三福，也有一身俊功夫。只是比杨凤怡和长孙师之流，有不小的差距。

当然，郭业本身力道无穷，枪法高明，还有刀枪不入之能，也算是无敌猛将一名。

人选定好，就该启程了，不过又有一个人主动请缨，这个人就是废物点心，郭业的便宜徒弟，孙子善。

“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出的主意还都是馊主意。你跟着来干什么？”郭业皱眉道。

孙子善道：“老师也不要把弟子说的太多不堪，弟子虽然没什么能耐，但是骑马还是没问题的，不会成为大军的累赘。最主要的是，弟子会服侍人，可以照顾老师的起居。”

“我不用你照顾。再说了这次出使契丹，谈的好了，自然是皆大欢喜。若是谈的不好，可是要兵戎相见。你难道就不怕？”

“怕倒是怕！可是弟子要想立功，不随着老师冒险怎么成。现在我都是太子爷的师兄了，要是还这点出息。也给太子丢脸不是？”

郭业闻言扑哧一乐，道：“敢情你是被太子师兄的身份刺激的？”

“呃……也不全是，您别忘了，想当初弟子跟随您的时候，说是要让我媳妇儿，当上诰命夫人，人前显贵。从高句丽回来，托您的福，让她做了八品诰命。这品级也太低了一点，弟子还想让她升一升。”

郭业点了点头，道：“好吧，咱们师徒一场。也没什么能教你的，这次就带你走一遭。”

“多谢老师！”

贞观十四年，三月初六，天晴。

郭业的队伍，会和玄奘和尚带着的五十名和尚，从长安东门出，直奔契丹去也。

同年三月二十五，李二陛下带五千精骑，出长安奔洛阳，会和大军，取道幽州，前往辽东。

与高句丽的大战，一触即发！



## 第1873章李二征东

贞观十四年五月初九，六万唐军集于幽州。

李二陛下发布诏书，宣布对高句丽的讨伐正式开始，并列举了此战必胜的五大理由。

其一，以大击小。其二，以顺讨逆。其三，以治乘乱。其四，以逸待劳，其五，以悦当怨。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俺们大唐拳头大，这次又是站在理上，渊男建你就洗好了屁股，准备投降吧。

诏书一下，大军立即开拔，直扑辽东。

首先挡在唐军面前的，是从婴阳王时代就开始修建的千里长城。高句丽的大军早有准备，依城固守。

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唐军若是和高句丽的军队硬碰硬，这仗还真不好打。

当然，这绝对难不倒以智计闻名的牛鼻子徐茂公，啊，不，应该叫英国公李绩。

他先是派人在怀远附近虚张声势，吸引了大部分高句丽的主力，然后派江夏王李道宗带几千精锐突袭柳城。攻占柳城后继续前进，破通定城渡辽水，直抵新城。

新城守军不战而降，李道宗得理不饶人，继续前进，攻取建安城，并且大败高句丽五千援军。

不得不说，李绩多智，李道宗勇猛，二人配合的相得益彰，也算是这个时代的一对黄金组合。

一对组合拳下来，就令高句丽苦心孤诣，辛辛苦苦十几年，花费无数钱财修建的千里长城完全失效。

唐军初战告捷。

然后，在李绩的谋划下，李道宗又出奇兵，攻占了高句丽的军事重镇盖牟城，俘敌两万，得粮十余万石。

这场战斗胜利的意义非常重大。不谈盖牟城城池坚固，唐军攻占此城，就算在辽东站稳了脚跟。也不说俘敌两万的重要政治军事意义。

单单这十几万石粮食，就不得了。

一个人一年大概要吃七石粮食，李二陛下这次统带的陆军总共才六万。换言之，即便不依靠后勤，这批粮食也够唐军吃上个两三个月的。

后勤压力大大减轻，李二陛下担心的重蹈隋炀帝覆辙，几乎已经成为了不可能。

略作休整之后，李道宗又带着玄甲军五千，来到了辽东城下。当此之时，高句丽四万步骑混合的援军也到了。

不愧是李二陛下赖以扫平天下的王牌部队，双方一场野战，江夏王五千破四万，自身仅仅伤亡不到两百。

至此，辽东城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在唐军的铁蹄下瑟瑟发抖。

大唐天子闻讯大喜，当即带领主力部队渡过辽水。

不过，就在这一切顺利的当口，却发生了一件当时看来是小事，但在后世看来非常重大的事情。

李二陛下办了一件非常二的事。他命人把辽水上的桥梁全部毁掉，表明背水一战的决心，宣布此行不胜不归。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这是在效仿西楚霸王破釜沉舟的故事。

但问题是人家项羽是没办法了才玩这一手。八千子弟兵，对四十万秦军，打不赢就是个死。破釜沉舟与否，只是早死两天和晚死两天的区别罢了。

但是唐军本来就是强势一方，也玩这套悲情是要闹哪样？

贞观十四年六月初七。

大唐主力会师辽东城下，六万大军把辽东城彻底包围。李二陛下在城西马首山扎营。

帅帐之内。

李二陛下端坐当中，行军大总管英国公李绩坐在左首相陪。

张士贵、张俭、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姜德本、曲智盛、吴黑闼、马文举、张君义等诸将分站左右。

李道宗一身戎装，对着李二陛下大礼参拜，“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二陛下双手把他扶起，道：“江夏王免礼，快快请坐。朕可不敢轻慢了你这个大功臣。”

“谢陛下。”

李道宗刚一坐稳，就轻咳一声，得意的说道：“微臣一月之间，就破了五座坚城，俘敌两万，败敌近十万。现在更是兵临辽东城下，陛下可还满意？”

“满意，当然满意了。江夏王你这个先锋做得好，比朕想象中还要好！不仅没费什么劲就打到了辽东城下。更重要的，还是缴获了十几万石的粮食，解了朕的一块心病。”

“那陛下以为，如果是秦国公郭业做这个先锋官，能取得比我更大的战果吗？”

李二陛下缓缓摇头，道：“基本上不可能。江夏王此次进兵，已经可以称得上是尽善尽美。就算古之孙吴再世，白起复生，也不会有你做的好了。”

“哪里，哪里，陛下谬赞了。孙吴、白起，臣可比不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当然，比起秦国公来，微臣还是有那么一点优势的。想当初陛下舍秦国公而用微臣为先锋官，实在是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

行军总管张君义在一旁拍马屁道：“俗话说得好，姜还是老的辣。江夏王初次阵前立功的时候，那秦国公恐怕还在穿开裆裤呢！怎么能和您比？”

吴黑闼也道：“江夏王疆场厮杀二十余载，这用兵还真是越见老辣。秦国公不过是一个毛孩子，您和他比，岂不是自降身份？不用比，不用比！就是十个秦国公也比不过您一根手指头！”

……

李道宗新立了如此大功，众将又大部分是他的手下，更重要的是，郭业不在此地。

于是乎，一片谀词如潮，把李道宗捧到了九天之上。什么孙武吴起白起，哪个卧龙凤雏，更别提什么韩信乐毅，都得在江夏王面前甘拜下风。

一时间，他简直成了大唐的祥瑞，在世的兵圣。这种人才，天上没有，地上只有一个。没有了他，李二陛下恐怕就要江山不牢，社稷不稳。

至于郭业呢，则被人们贬到了九幽之下，简直是给江夏王提鞋都不配。要不是碍于皇帝在场，恐怕就要说他是欺世盗名，侥幸倖进了。

李二陛下当然知道他们这番话有些过分，不过现在正当用人之际，士气可鼓不可泄。也只能任由他们在一边吹捧。

最后，还是李绩看不惯李道宗这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待人们的声音渐小，转移了话题。

他说道：“想当初，隋炀帝征高句丽，每次均止步于辽东城下。现在对咱们的考验刚刚开始，不可掉以轻心。”

李道宗把手一摆，道：“卫国公不必担心。辽东城难得住隋炀帝，可难不住我！只要给我半个月的时问，定当攻下此城！”

李绩脸一沉，道：“江夏王可知，军中无戏言！”

“当然知道。”李道宗白眼一翻，道：“要不要我给你立个半月破城的军令状？”

“好，就得江夏王这句话了！来人，取执笔来！”

“慢！”李二陛下赶紧把这事拦住了，道：“半个月时间太短了，就是三个月破辽东城，朕也心满意足。这个军令状不立也罢！”

李绩摇了摇头，道：“时间拖得太久，到了冬天，恐怕难以用兵。此次出兵要灭高句丽，在辽东城耽搁的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两个月。”

“这话也有道理。既然如此，不如把军令状限期两个月？”

李道宗胸脯一拔，道：“臣说半个月就是半个月！不用宽限时间！”

李二陛下一皱眉，道：“江夏王须知骄兵必败，不可太过张狂！这样吧，朕做主了，限你一个月内破辽东城！一个内城破，城内财物朕分毫不取，全赐给有功将士。”

李绩道：“那要是江夏王一个月内破不了城呢？”

“江夏王提头来见！”

李道宗当即跪倒在地，道：“遵旨！请陛下看我的手段，如何在半月内，攻克隋炀帝百万大军都打不下来的辽东城！”

## 第1874章变起仓促，薛礼建功

辽东城，对于李二陛下的意义非常重大。

要想当千古一帝，要超过秦皇汉武，光靠说的可不成，你得有现成的文治武功摆在那。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文治其实不怎么好比，真正容易比较的还是武功。人家办不到的事，你办到了，这就说明你比他们强。

相反地，人家办得到的事，你办不到。那不好意思，你就是不如人家。

辽东城就是一个类似的标的物。

隋炀帝百万大军打了三次，硬是没打下来。李二陛下要是打下来了，那没说的，就胜过了隋炀帝。

但要是也打不下来，得了，那就堕落到和这个亡国之君一个档次了。

所以说，别看李道宗立下了一月破城军令状。实际上，最关心此事的不是他，而是李二陛下。

攻克辽东城，首先要做的，就是清理城外的防御工事，简单的说就是“负土填堑。”

也就是说，背着土，把高句丽人挖的大坑给填了。有这些大坑在，不利于唐军的进攻。

第二天一早，李二陛下就来到了城下，见军士们忙忙碌碌。他当即就跳下马来，与士卒同甘共苦，一起背土。

这可不得了了，皇帝都开始干活了，谁敢怠慢？

于是乎，士气高涨，上至皇帝，下至小卒，一起努力，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填好了，原定于五天时间填好的沟堑。

再然后，李道宗就命令人们建造了巨大的抛石机。这个抛石机的体积大，能耐也大。可以把三百斤的石头，抛出一里开外。

尽管高句丽人也想了不少办法拦截飞石，最终还是徒劳无功。

二十多个抛石车昼夜不惜的发射，仅仅用了五天，就把城墙上所有的建筑一扫而空。

当然，与此同时，那些抛石机此时也因为长时间的磨损，寿终正寝。

直到此时，李道宗才下令攻城。

当即，李绩、张俭引军攻城南，李道宗、张士贵引军攻城东。李二陛下引天子亲军攻城南，执失思力、契苾何力、阿史那弥射引军攻城北。

四面八方，同时进攻。攻城车、云梯、冲竿、火弩能用的全用上了。

只一天时间，辽东城就摇摇欲坠。唐军甚至短时间内控制了一段城墙，要不是辽东城城主孙代音，率领亲卫拼死反击，这城就破了。

当天晚上，唐营之中，一阵欢声笑语。

李道宗得意的说道：“陛下，像今天这种进攻，明天、后天各进行一次，微臣有五成的把握可以破城。”

“才五成？是不是太少了一点？”

“您别着急呀。咱们这次只是普通军队的进攻，玄甲军还没动呢。要是后天还不能破城，就派玄甲军出马。到了那时候，辽东城是强弩之末，玄甲军却是生力军。这破城的把握不就是十成了吗？”

“如此甚好。如果真的在半个月之内破城，江夏王定当名垂青史，就是朕也与有荣焉。哈哈！”

“哪里，哪里。这可是陛下御驾亲征，千载之后，史书之上，记载攻下辽东城的必然是陛下的名字。微臣的名字能被略微提一下，我就心满意足了。”

“哈哈，咱们君臣一心，不分彼此。一同开创这太平盛世。来来来，咱们满饮此杯！”

“谢陛下！”

第二天一早，李二陛下就被一阵丝竹声音惊醒。他赶紧派人把李道宗招来，道：“城中似乎有所异动，到底是怎么回事？速速派人打探。”

李道宗道：“微臣已经在楼橹之上瞭望过了，只见城中有人穿的花花绿绿的似乎在游行。”

“游行？”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他们这是在整什么幺蛾子？今日攻城，务必小心谨慎。不要给敌人可乘之机。”

“遵旨！”

饱餐战饭之后，唐军继续攻城，不过为了预防高句丽人的诡计，唐军这次攻城的规模小心了很多。

直到天将傍晚，也没有破城。

不过，等李二陛下知道了高句丽人真正的“阴谋”之后，鼻子都差点气歪了！

他怒道：“果真如此？”

李绩道：“据俘虏所言，确实就是这样。城中有一座朱蒙祠，孙代音告诉城中军民，只要用美女取悦朱蒙，辽东城就可保完好。今天早上，他们是在祭神呢！”

“可恨！”李二陛下猛地一拍御案，道：“朕竟然被这小小的伎俩欺骗了，真是奇耻大辱！”

李绩道：“陛下息怒，其实这是一件好事。”

“好事？”

“您要这么想，咱们不过是损失了一天时间，而辽东城呢？孙代音竟然已经弄到了求神拜佛的地步，说明他真的是黔驴技穷了。咱们破城，指日可待！”

“说得有理。”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那明日就继续进攻！”

第三天尽管没有破城，但是李二陛下的心情依然不错。

他说道：“孙代音还真是有两下子，竟然又挺了一天。看来这玄甲军，还真是非出动不可了。”

李绩道：“玄甲军一出，谁与争锋？明天的这时候，恐怕微臣就要和陛下在城内喝酒了。”

李道宗凑趣道：“孙代音姓孙，陛下姓李。他遇到了陛下，就如同《西游记》的变文里，孙猴子遇见了道祖。任他千变万化，也难逃金刚镯一击！”

“说得好！”李二陛下道：“辽东城基本上已经算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这次的军令状，江夏王算是顺利完成。朕说话算话，这座城，朕赏你了！”

“多谢陛下。”

正在君臣说说笑笑，其乐融融之际，忽然间有个小校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道：“启奏陛下，大……大事不好！”

“何事惊慌？”

“我军北面二十里，有高句丽大军扎营。粗略计算，大概有六七万之众！”

李道宗道：“不就是六万人吗？有什么好怕的？待明日，我引玄甲军破之！”

正在这时，又有军士来报，西面二十里，也有高句丽的大军来到，还是六七万之众。

李道宗还是毫不慌乱，道：“有意思！有点意思！十二万大军不声不响的运动到了咱们的眼皮子底下，还真是有点能耐。不过，也就是有点能耐罢了……”

李二陛下皱眉头，道：“江夏王何出此言？”

“我若是高句丽的大帅，可不会在北面和西面扎营，而是要在东面和南面扎营。南面扎营，可以截断我军自有的粮道，东面扎营，可以截断我军和盖牟城的联系。双管齐下，我军危矣。”

他话音刚落，又有一名探马来报，道：“启禀陛下，大事不好。我军东面和南面各有六七万高句丽的大军，扎下大营！”

这下人们的脸色都变了，很显然，唐军被包围了！

辽东城内五万，四面又各是六七万，这加起来就是三十多万！总共六万唐军，要迎战三十多万高句丽军。以一敌五，能赢吗？

更关键的是，现在粮道已断！

李二陛下道：“嘿嘿，看来咱们这下，还真是中了高句丽人的诡计。他们的大帅不是有点能耐，而是能耐不小。到底如何应对，大家说说吧。”

李绩道：“事到如今，不过是有两个办法。其一，先灭辽东城，再倚靠坚城，与城外的近三十万大军周旋，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那其二呢？”

“先灭援军，再战辽东城！”

李二陛下道：“这两条，其实都不怎么容易。江夏王，你说选哪条？”

“只要派出玄甲军，辽东城必破。此城必然有大量积储，咱们取了其中的粮草，即便粮道被断。也能坚持三个月到半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微臣选择第二条。”

“好吧，就依江夏王所言。”

攻城第四日，玄甲军终于出动！

他们不负众望的登上了辽东城的城墙，不过今天，城内的抵抗也比前三天激烈了许多。

在守军的拼死反击下，他们三次占领城墙，又被三次打了回来！短短半天之内，就伤亡了一千玄甲军。

李二陛下见次状况，心里面都在滴血，也只能咬牙坚持！

正当战斗的难分难解之际，忽然间，四面八方马声隆隆。外面的高句丽大军，合围了！

顿兵坚城之下，又被优势的兵力进攻。唐军只能转攻为守，撤了下来。

城头之上，来不及撤下的部队，全被砍下了脑袋，高挂旗杆！大将契苾何力也在其列。

孙代音在城头上哈哈大笑，道：“唐军听真，我辽东城内，不是五万大

军，而是十万！你们根本就不可能攻下来。换言之，你们中计了！这次我们高句丽要全歼你们这六万军队，活捉李世民！”

“你们中计了！”

“活捉李世民！”

“杀尽长安城，渊国主当皇帝！”

“姜大帅威武，算无遗策！”

“三韩君临天下，唐军大败亏输！”

城头之上，高句丽的军队齐声呐喊，响彻云霄！

唐营之内，一片愁云惨淡。

李二陛下道：“第二条计划已然失败，看来高句丽真是早有预谋！咱们前些日子，还说什么半个月破城，想想起来，实在是可笑。”

李道宗闻言，脸上挂不住了，道：“就算攻不下辽东城也没什么。论野战，我唐军远胜高句丽。还请陛下给我一支将令，明日大破敌营！”

李绩沉吟道：“怕就怕人家根本就不给咱们野战的机会！”

李二陛下道：“不管怎么说，总要试一试。江夏王，朕在这里先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我军安危，可就在于此一举！拜托了！”

“陛下且放宽心，且看俺李道宗的手段！”

次日三更造饭，四更整饬，五更起兵。李道宗率领五千骑兵，直扑南方的敌军大营。

还真让李绩猜着了，人家深沟高垒，并不与战！

无奈之下，李道宗只能下令进攻。

李二陛下站在楼橹观战，只看了一刻钟，就大叫一声“不好，江夏中计了！赶紧鸣金收兵！”

铛铛~~

铜锣声响起，大军开始回撤，不过此时已经晚了！

高句丽军颇有章法，放过大部分部队，直把两千骑兵围在了正中。不慌不忙，细嚼慢咽，不到一个时辰，那支部队就只剩下了一千左右。

更关键的是，李道宗就在其中！

这下李二陛下的眼珠子都红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唐军中能比得上江夏王善战的，不过是一掌之数，不容有失！

更别提现在处于逆境，先锋官一死，对于大军的士气影响太大。说不定直接就造成此次东征失败！

他当即命令李绩道：“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把江夏王救回来。”

“喏！”

当即行军总管张俭、大将吴黑闥，勇将马文举，各引精骑五千，轮番冲营！

头一次李道宗冲营，是高句丽人有意放进来。这次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他们依靠深沟高垒，节节抵抗！并且抓住机会，趁势反击！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不仅三支部队都被赶了回来，还吃了不小的亏！

当次之时，李道宗的部队，只剩下了五百不到，危在旦夕！

李二陛下一咬牙，骑上逍遥马，手举马槊，高声道：“玄甲军，随朕出征！”

“陛下不可！”李绩当即跪倒在马前，道：“这次高句丽的主帅用兵老辣，

大营之内陷阱无数！您要是轻身犯显，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大唐危矣！”

“哼，朕不出马？难道要派你去？论起沙场冲锋，你不仅比不上朕，连江夏王都不如！唉，悔不该此次东征没带上鄂国公！速速让开！”

“您就是把臣杀了，我也不能让！大唐可以少了江夏王，可不能少了陛下！”李绩拉住逍遥马的缰绳，不肯松手。

“你……”李二陛下再糊涂，总不能把此次行军的大总管给宰了，只得高声喊道：“众将听真，无论是谁，能把江夏王救出来，赏万金，封万户侯！”

他连呼三声，还是无人答应！

李道宗、张俭、吴黑闼，都是沙场老将，马文举更是大唐勇将的代表人物，可以说，他们几个人就代表了大唐战场厮杀的最高水平！

他们不行，别人就更白给了！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这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那待会可要真的玩命！

正在这时，高句丽大军之中，冲出了一队人马，大旗之上，大写了一个“姜”字。

为首一人，乃是一员须发皆白的老将。他高声道：“有请大唐天子阵前答话！”

李二陛下催马上前，道：“朕就是大唐天子李世民，你何人？”

“吾乃是高句丽三军统帅姜以式！”

“姜以式？”李二陛下冷笑一声，道：“就是你，把孙女送到大唐来刺杀朕！可惜呀，朕吉人自有天相，你们高句丽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你那孙女，现在正给我们大唐的秦国公暖被窝呢！哈哈！”

“陛下还请口下留德。小国寡民，为了自保，当然要无所不用其极。别说区区贞操了，就是性命又何足惜？本帅对于此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姜玉梅，那是我们高句丽人的骄傲！”

“好一个高句丽人的骄傲！如此厚颜无耻的爷爷，朕还是第一次见到。莫非你们高句丽人都是这般无耻？”

姜以式把手一摆，道：“我不与您做口舌之争，现在贵国的江夏王已被困死。陛下可有办法解救出来？”

“有办法又如何？没有办法又如何？”

“有办法解救，您以力取胜，老朽当然无可奈何。要是救不出来……”

“如何？”

姜以式高声道：“也不怎么样，只是说明，你们唐军也不过如此，并没有什么勇将！这场大战，必输无疑！”

“你是在激朕？诱骗朕派军攻打你的大营？”

“陛下果然聪明，您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不知唐军有没有能力将计就计？”

随后，他一使眼色，旁边的亲军把令旗一挥！

高句丽的营地之中，数千人齐声高喊，道：“唐军可敢攻营？唐军可敢攻营？”

李二陛下面色阴沉似水，李绩道：“陛下不可！兵法有云，将不可因怒而兴兵！”

“这朕岂能不知？不过任由他们喊下去，我军士气必然大跌！这可是阳



谋，让朕攻也不是！不攻也不是！”

随后，他高声道：“主羞臣辱，主辱臣死。我大唐人才济济，真的没人能替朕分忧？你们伸手摸摸，胯下那玩意儿还在不在？咱们今天，还真被高句丽人叫住阵了吗？”

他话音刚落，就有人答道：“某家愿往！”

唰！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到了此人的身上。

只见此人白盔白甲白罩袍，胯下白龙驹，腰跨双弓，手持亮银枪，一看就是那么干净利落，气宇不凡！

李二陛下愣了一愣，这个人他还真不认识，道：“你何人？”

“我乃是玄甲军中的校尉，薛礼薛仁贵！”

“胡说，玄甲军尽皆黑甲，你穿一身白算怎么回事？”

薛仁贵不慌不忙地说道：“战阵之上，大家都穿一样的。这么多人，陛下怎能注意到我薛礼？某家这般装束，就是要引起陛下的注意，扬名天下就在今朝！”

“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校尉，真有把握，把江夏王救出来？”

“别看微臣的职位低，但是本事可不小。另外，微臣的来历，也并不那么简单，和陛下的两位重臣颇有渊源！”

“重臣？哪两位重臣？”

“现在说了他们的名字，反倒显着我薛礼成名，是借了他们的势。待我立功归来，再向陛下解说分明。”

“好！有志气！但不知你准备带多少兵马为江夏王解围？”

“微臣手下两百人足以！”

“是不是太少了一点。”

“呵呵……”薛仁贵微微一笑，傲然道：“人少才显我的本事！”

李二陛下正色道：“那就一切都拜托薛爱卿了。如若成功，朕定当不吝封赏！”

“多谢陛下！”

薛仁贵当即抖擞精神，带着手下的两百玄甲军冲营而去！

好薛礼，不光口气大，这身本事也对得起他的口气！

两百人以薛仁贵为锋，远了用箭射，近了拿枪捅，如同刀切奶油一般，冲破敌阵。

不到一刻钟，就与李道宗会师！

“江夏王，随我来！”

“好！”

二人兵合一处，就往回冲。

姜以式哪能那么容易就让他们跑了？当即，派出几支精锐部队拦截。

然而，今日的主角注定了乃是薛礼薛仁贵！

又是一刻钟过去，他已经跪倒在了陛下的马前，道：“微臣此次出征，斩旗两面，夺槊三条，杀伤敌军不计其数，救出江夏王李道宗。幸不辱命！”

李二陛下大喜，道：“好好好，古有赵子龙，今有薛仁贵！我大唐英雄辈出，朕无忧矣！”

然后又对姜以式道：“姜大帅以为如何？”

## 第1875章快去西方，请秦国公郭业

姜以式的脸色当然不大好看，道：“不愧是天朝上国，果然是人才济济，比我们这小国寡民的高句丽强多了。”

李二陛下笑咪咪地说道：“知道差距，不知老将军作何打算？观老将军用兵的手段，着实不凡。如能归顺大唐，朕定当不吝公侯之位！”

“陛下别急，老夫话还没说完呢。不错，你们大唐的人才多，就拿这次的领军征伐我们高句丽的大将来说……”

姜以式顿了一下，继续道：“英国公足智多谋，江夏王杀法骁勇，张俭、吴黑闼、马文举等人也是一时之雄，刚刚崭露头角的薛仁贵更是有万夫不当之勇。但是……”

“怎样？”

姜以式傲然道：“这些人都没用！你们大唐这么多人才，也敌不过老夫一人！”

“老将军这口气太大了吧？”

“不大，一点也不大。陛下不信的话，尽管试试。您乃天子，又带领了这么多英雄豪杰，可能打败老夫的三十万大军？退一步说，不要求你们打败老夫的大军，你们这六万人马可能全身而退？”

“哼哼，三十万大军，在朕的眼睛里，不过如同土鸡瓦狗一般，旦夕可破！”

姜以式微微一笑，道：“陛下说这话自己信吗？事实上，老夫十分怀疑，你们这六万大军，能够重回大唐的能有几人？您这位大唐天子，会不会由老夫陪着，到平壤城中作客！”

李二陛下当然知道所谓的“平壤城作客”云云，就是暗示自己被抓了俘虏，带到平壤。

他眼珠一转，道：“老将军想陪朕入平壤城？这……不大妥当吧。您虽然是弃暗投明，归顺我大唐。但是转眼间就对旧主下手，岂不被世人耻笑？”

李绩瞧出了便宜，应和道：“我大唐天子胸怀宽广，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老将军不必急于表现自己的忠诚。”

李道宗也道：“当然了，老将军要是实在想表达自己的忠诚，我们也不能拦着。带陛下入平壤城大可不必，把这三十万大军卖给我们就行了！”

几个人一唱一和，故意曲解，直把老将姜以式气了个浑身发抖。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好，好，好！诸位辩才无碍，老夫认输。但不知你们手底下的功夫，是否也能如此？老夫的大营就在此地，陛下若想南归，光凭嘴皮上的功夫可不成！”

“不劳老将军费心，朕必会在一个月内，攻破您的大营！”

“若是您办不到呢？”

“那朕就会对天立誓，在我有生之年，唐军绝不踏入辽东半步！”

……

……

尽管被四面包围，但是小将薛仁贵马踏连营，救出江夏王。也算打了个胜仗，唐军的士气并不如何低落。

中军帐中，更是一片欢声笑语。

“末将薛礼参见吾皇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薛爱卿免礼，平身，赐座。”

“这……”薛仁贵人骄傲是不假，但他又不傻。现在大帐里面坐着的，那都是大唐的悍将。他一个小小的校尉，怎么敢跟这帮人平起平坐？

他说道：“陛下和诸位将军面前，哪有末将的座位？我还是站着吧。”

李道宗一皱眉，道：“让你坐下你就坐下，别那么婆婆妈妈的！莫非本王的救命恩人，还当不得一个座位？”

李绩道：“江夏王，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一个座位算什么？你没听明白，这是小伙子在要官呢，还不赶紧帮他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

“说的也是！我这还真是有点老糊涂了。”

李道宗站起身来，跪倒在地，道：“启奏陛下，今有玄甲军校尉薛礼大破敌军，不仅仅是救了小王一命。还大涨了我军的威风，灭了高句丽的士气。小王不才，替他讨个封赏。”

薛礼知道自己今天露脸了，升官一事指日可待，但是没想到李道宗当着自己的面就提了出来。

他当时就老脸一红，道：“陛下，我刚才那话不是要官，江夏王误会了，实在是……”

李二陛下一摆手，道：“薛爱卿不必多言，治国者，首在得人。欲要得人，就必须赏罚分明。即便江夏王不提，朕也要重重的赏你。薛礼听封。”

薛仁贵跪倒在地，道：“末将在！”

“朕封你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都尉。并赐宝马两匹，绢四十匹，奴婢十名，钱万贯。”

“谢陛下！”

李绩小心翼翼地道：“陛下，您是不是还忘了一个封赏？”

“什么封赏？”

“爵位呀！原来您可答应了，只要能救出江夏王，就可以得万金，封万户侯。钱您给了，这万户侯……”

李二陛下也十分为难，原来以为出战的，怎么也得是一员大将，赏一个侯爵也没什么。没想到，立功的竟然是一个小小的校尉！

他说道：“薛爱卿原来是正七品上的致果校尉，朕把他提拔为从五品下的果毅都尉，已经是越级提拔了。这侯爵，可是相当于三品官……提拔太速，恐怕军心不服呀！”

李道宗道：“谁不服，谁就去姜以式的大营走一遭！要是能全身而退，也给他个万户侯！若是不敢出战，还在背后说嚼舌头，不用陛下发话，微臣就把他的脑袋拧下来。”

李绩道：“当此非常之时，必须行非常之事。士气可鼓不可泄，还望陛下三思。”

李二陛下眼珠一转，道：“两位爱卿说得好。朕要让全体士卒看看，不论出身，谁能立下殊功，朕就不吝殊赏！从正七品上到从三品，连跳十三级的薛仁贵就是榜样，薛礼再次听封！”

“末将在！”

“朕封你为绛州侯，食邑万户，食实邑……两百户！”

“谢主隆恩！”

李二陛下又道：“把薛爱卿连升十三级的消息，通告全体将士！并且每人赐肉半斤，酒二两，为薛将军贺！”

圣旨一下，顿时唐营之中一片欢腾，高呼万岁，士气大涨！小兵们没那么多心思，没人感觉薛礼升迁太速有什么不对的。

别人干得了的，咱干不了，那就得服气！不服高人有罪！

相反地，不少人看出了李二陛下有功必赏的决心。纷纷暗自琢磨，一定要奋勇杀敌，以薛仁贵为榜样，也博个高官厚禄，封妻荫子！

至于那些高级军官，当然心里不怎么痛快。

不错，立了奇功，应该封赏，我们都同意。但是也不能太离谱呀！你连升三级我们也不说什么，但问题是，你升了十三级！

一个小小的校尉，打了一场胜仗，就和沙场厮杀几十年的老将平起平坐了，这真是上哪说理去？

真论起功劳来，你薛仁贵不就是救了一个江夏王吗？这些悍将大多数可是有屠城灭国的功劳。你那点功劳和人家比，能拿得出手吗？

但是，尽管心里面暗自腹诽，他们可不敢表露出来。

因为他们知道，李二陛下如此行事，不是因为他赏罚不明，而是形势所然！

唐军现在非常危险，稍一不慎，就是全军覆没之局！

李二陛下这是借着重赏薛仁贵，鼓舞全军的士气！

换言之，薛礼能得这个彩头，只有两成是他的本事，还有八成是走了狗屎运，立功立对了时候。

这个时候反对薛礼的封赏，就是和皇帝过不去！就是和全军过不去。

所以，只能捏着鼻子认了。

……

……

薛仁贵的封赏完毕，他就成了大唐的一名高级军官，有权参加这场军事会议了。李二陛下再让他坐下，他就答应一声，坐在了诸将的末尾。

李二陛下往四下里扫视了一眼，道：“现如今，我唐军六万，包围了高句丽的大军十万。外面，又被将近三十万大军包围，腹背受敌，可以说形势危如累卵。不知诸位何以教朕？”

李道宗一皱眉，道：“姜以式这家伙，还真不可小觑。营中陷阱甚多，咱们要把他的大营打垮，恐怕没那么容易。”

李绩道：“若是不计代价，冲破他的大营还是有把握的，真正难的是如何善后。咱们若要回军，势必会被高句丽人衔尾追杀，而辽水之上，现在已经没有了桥梁。能逃回去的，恐怕百不存一。”

李二陛下老脸一红，道：“此乃朕的过错。不过，现在说这个也没用了。事到如今，咱们只能胜，不能败！败了，所有人都要死无葬身之地。”

张君义道：“那就只能等敌军露出破绽了。不是我说陛下的不是，您当初一时冲动，和姜以式定下了一月之约，时间太短了。”

李绩道：“话不是那样说。陛下之所以定下一月之约，是因为咱们大营内只有一个月的粮食了。若是一个月内不能破敌，咱们就算输了。”

“一个月？”李道宗一嘬牙花子，道：“那就只能请援兵了。”

李绩道：“看军报上说，勋国公已经攻占了卑沙城，距离此地不过是五天

的路程。不如让他来援救咱们。”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勋国公的军队，虽然有四万，但那是水军。能派出来陆战的，也不过是三万人。这三万人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李道宗道：“三万人运用得当，与咱们里应外合。能办成的事情也不少。问题是，领兵的是勋国公，实在是不让人放心啊。这家伙，打仗就没赢过。”

张君义道：“江夏王说这话太过了。那卑沙城不是让勋国公打下来了  
吗？”

“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时，咱们唐军立足未稳，城内的高句丽军突然杀出。你知道勋国公是如何应对的？”

李道宗冷笑一声，继续道：“他都被吓傻了，动都不敢动一下。结果士兵以为他镇定自若，军心大定。在副总管张金树的带领下，拼死出击，才反败为胜。难道咱们能指望他每次都有这么好的运气？”

李二陛下道：“张亮的四万军队，看来是指望不上了。他绝不是姜以式的对手。别到时候他们救援咱们不成，反把自己折进去。”

李绩苦笑，道：“若是没有援军，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老臣也没什么好办法了。不知其他人……”

他的目光扫到一个人的脸上，这个人就会低下头去。显而易见的，谁都没有退敌之策。

一阵冷场。

中军帐中安静极了，静得仿佛掉根针都听得见。

良久，才有一个声音弱弱的说道：“我……末将有个主意！”

人们循着声音望去，原来说话的，乃是新立了功的薛礼薛仁贵。

张君义怒道：“你侥幸立功得居高位，别头脑发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要说疆场厮杀，你可能还有点发言权。但是这种军略问题，哪有你说话的余地？别忘了，在昨天，你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校尉！”

薛仁贵脸涨得通红，道：“你别瞧不起人，我……我以前的官职是不高，但也别把我看成是一勇之夫。军略上面，我懂得还真不少。”

李二陛下眼前一亮，道：“对了，昨日听你说，你与朕的两位重臣颇有渊源。现在你已经受封绛州侯，总该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了吧？”

“启禀陛下，头一个与微臣颇有渊源的重臣，就是有大唐战神之称的卫国公李靖！”

“哦？他是你什么人？”

“他就是末将的老师，微臣的这身本事，都是卫国公教的！”

张君义的脸色顿时颇为尴尬，道：“原来是卫国公的高足，真是失敬失敬！在下刚才孟浪了，望绛州侯见谅。”

李二陛下也道：“既然是卫国公的徒弟，当然有资格谈军略问题上。薛爱卿请讲，到底如何才能解咱们目前的困局？”

“那就要说到第二位与我颇有渊源的重臣了，此人姓郭名业字子仪，爵封秦国公。”

“秦国公和你有什么关系？”

“他对末将有知遇之恩。就是他把末将带入了军中，积功而至刀盾营的校尉。后来，白莲教灭，没仗打了，他就把微臣调回长安城，补入了玄甲军中。”

“原来如此。不过你提秦国公和咱们解围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了。陛下您别忘了，秦国公正在出使契丹。他要是能凭三寸不烂之舌，鼓动契丹和奚联合出兵。八万骑兵，再加上勋国公的三万大军，那就是十一万的军队。”

李二陛下大喜，双手轻拍，道：“妙呀。秦国公的本事朕是知道的，他有十一万大军在手，与朕里应外合。嘿嘿，姜以式的三十万军队，必败无疑！”

李道宗听说薛礼和郭业有关，满肚子的不痛快，道“这个主意虽好，但是咱们已经被包围了，又有谁能把陛下的旨意带给秦国公？姜以式的大营，可不好闯！”

“这……”

薛仁贵跪倒在地，道：“某家愿往！”

李二陛下站起身来，把他双手相搀，道：“好！绛州侯的本事，朕是信得过的。我大唐六万将士的性命，就拜托给你了。今日厮杀了一天，绛州侯就早早休息。明日晚间，再引军突围！”

薛礼脖子一梗，高声道：“军情紧急，岂有微臣休息的时间？我今夜就启程，陛下您就稳坐中军帐，等我的好消息吧！”

“好！拿酒来！”

有小太监抱来一坛酒，李二陛下亲手把酒倒入了一个大碗中，双手捧给薛仁贵道：“朕敬你一碗！祝绛州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谢陛下！”

薛仁贵喝完了辞行酒，就离开了中军帐。

过了一个时辰左右，众人就听到对面的敌营之中，传来了阵阵喊杀之声。

李二陛下当即命唐军擂鼓呐喊，做出突围之势，牵制高句丽大军。

又是半个时辰过去，李绩走入中军帐，道：“微臣在楼橹眺望，大概绛州侯已然突围出去了。”

“好！”李二陛下道：“绛州侯已然建功，接下来，就要看秦国公的手段了……郭业，你可别让朕失望！”

## 第1876章林中怪事

郭业的队伍走的不快，甚至可以说有点慢。

拖累这支队伍的，不是孙子善，他现在骑马毫无问题。

更不是那五十名和尚，这些和尚是从几千个和尚中选出来的精英，不仅佛法精深，还多少有点武艺傍身。骑马赶路毫无问题。

真正拖累他们的，是二十辆大车。

当然，这二十辆大车，可不是装满了药材布帛的，用来宣抚契丹的那些车辆。

事实上，此行总共有四十辆大车。

除了朝廷给使节团配备的那些车以外，郭业还有二十辆车的私货。

五辆大车中，装了颗粒火药。另外十五辆，则装了经过改良霹雳弹。

他准备一安抚完契丹，就马上带着这两样攻城利器前往辽东助战。

可是火药这玩意儿运输起来着实麻烦，怕雨怕潮，还经不起颠簸。所以，一直到了四月中旬，他们才抵达了营州。

出了营州再往北走，就算进入了契丹境内。

契丹的地盘很大，东临高丽，西接奚国，南至营州，北至室韦。按照面积来说，大概有一个省那么大。

如此广大的地界上，总共才有二十万左右的人口，那是绝对的地广人稀。

赶了整整一天路，见不到一个人影，乃是常见的事。

这一日天将傍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无奈之下，郭业等人也只能扎下帐篷，准备过夜。

等把一切都弄好了，晚饭也吃了，天还没有黑下来。

孙子善道：“老师，跟您告个假，弟子想出去转转。”

“草原上有什么好转的？还不都是一个样？”

“不，您瞧见没有，前面不远，有一片树林。弟子想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果子吃。真有好的，也拿几个回来孝敬老师。”

“果子？”郭业叹了一口气，道：“我的乖徒儿，你还真是什么都不懂。现在还不到五月，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成熟的果子。又酸又涩的青果子，你吃吗？”

“呃……就算没有果子，看看景致也是好的。您不是常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吗？咱也看看，这边有什么新奇的树木。”

“新奇的树木真可能有……不过还有一样东西，也可能有，你肯定不想见到。”

“啥？”

“老虎！我可告诉你，这地方很可能有老虎出没。你可得小心一点。”

闻听此言，孙子善也有点害怕，道：“还请老师拨给我几个军士护卫。”

没把孙子善吓倒，郭业还真是颇为意外，道：“看来你还是非去不可了。那……”

空空儿道：“别麻烦那些当兵的了，不如就由我和他一起过去。真有了老虎，咱也当一回打虎英雄。”

“好吧，那你们快去快回。”





还有一些，已经风干了。至少死了一年以上。

玄奘准备把这些尸首放下来，让他们入土为安，却被郭业给拦住了，道：“且慢！这些尸体可不能动！”

“为何？”

“其一，他们是四肢被绑在树上，说明他们之所以在这里，不是自缢，而是人为。其二，不知大和尚你发现没有，粗略看来。干尸的数量只有几十个。大部分的尸体却是新死不久。这说明什么？”

玄奘挠了挠自己的秃头，道：“郭兄弟的意思是……”

“咱也不是件作，判断的不准。不过大致上可以看得出来，大部分人的死期，应该都是在近一个月以内。而且不是一块死的，基本上每天都有。”

“那又如何？”

“大和尚你以慈悲为怀，难道就不想查下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咱们保持住现场，暗中躲藏起来，等明天再看到底是谁挂了这些尸体，一切不就都水落石出了吗？”

“阿弥陀佛，还是郭兄弟想的周到，就这么办吧。”

第二日一早，郭业就和玄奘一起，带着一百名军士在林内埋伏。

功夫不负有人，到了天将近午的时候，就听到短笛声声，哭声阵阵，一群人俱着白衣，抬着十来具尸体，向这边走来。

郭业一挥手，道：“拿下！”

## 第1877章鬼面疮

白衣人的应对，大大出乎了郭业的预料之外。在他的想象里，这伙人见到一群人手持腰刀把自己包围的时候，所作的应对，无非有两种可能。

第一，拿出兵刃，负隅顽抗。

第二，恐惧不已，束手待毙。

然而，实际上，他们既没有反抗，也不惊惧，而是发出了欢悦的叫喊声，甚至是手舞足蹈。

密林之中，遍挂死尸，还有一帮白衣人在跳着莫名的舞蹈，这副场景简直是要多诡异有多诡异！

有个军士心里边发毛，刀背向外，冲着一个人砍去，道：“别动！给我站好了！”

没想到此人见到刀就更高兴了，不仅一点都不躲闪，相反的还把脖子一伸，口中喃喃有声，似乎唯恐那军士的刀砍不准，一刀砍不死自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业本来就没命令杀人，那军士也只是想吓唬一下，这下子连吓唬都不敢了，道：“秦……秦国公……这可咋办？”

郭业也是一皱眉，这帮白衣人无论男女尽皆髡发，很显然，他们都是契丹人，也不知能不能听懂汉话。

他高声道：“尔等听真，我乃是大唐钦差，秦国公郭业郭子仪，奉大唐天子之命，出使契丹。你们之中，有会说汉话的没有？我有话要问。”

他话音刚落，这帮人就都安静了下来。

有个壮汉越众而出，道：“俺知道你们是唐人，从穿着打扮就能看出来。至于汉话，我们这些人能听会说。”

“那就好办了。我来问你，你们抬着十几具尸体，来这里干什么？”

“这不是明摆着的吗？”那壮汉伸手一指，道：“把他们都挂上去呗。”

“挂上去？”郭业往四周的树上指了指，道：“如此说来，这些尸体都是你们挂上去的？”

“没错。”

“那这些人也都是你们杀的了？”

“杀？放屁！”那壮汉把牛眼一瞪，道：“这些人都是我的族人，我保护他们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杀他们？你个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别胡说八道！”

“不是你杀的，那是谁杀的？我看这些死尸都是正当壮年，总不会全是病死的吧？”

“他们当然不是病死的，是被魔鬼杀死的！”

此言一出，周围的唐军无不惊骇异常！

本来他们就觉得今天这事有点邪乎，现在听这壮汉亲口证实，对鬼神之说就越发相信了。

要说疆场厮杀，大家都无所畏惧，哪怕前面是尸山血海呢，也会从容应对，皱一下眉头就不算英雄好汉。

但问题是，现在的敌人可是魔鬼！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杀人无无形！

大伙的一身绝学，在鬼怪面前都毫无用武之地。只有鬼怪杀人，自己却

不能对鬼怪有丝毫反击，唯有等死而已。

这种死法也太憋屈了，焉能不怕？

喇！

军士们的目光都投到了玄奘和尚的身上！

玄奘高颂佛号，道：“阿弥陀佛，这位施主，你说他们都是被魔鬼杀害的，可有什么凭证？”

“凭证？要凭证还不简单？”大汉把一具尸体的袖子扒开，道：“大师请看！这是不是魔鬼所为？”

玄奘和尚只看了一眼，直吓了个亡魂皆冒，高声道：“闪开！大家快闪开！郭兄弟，快走，快走！离他们越远越好。”

说完了，他转身就跑！

郭业一伸手就把玄奘的脖领子给薅住了，道：“大和尚，你这是干什么？难道你这个有道高僧，还怕什么魔鬼不成？”

玄奘道：“魔鬼我倒是不怕，不过这玩意儿，我还真怕！咱们快走吧，走晚了，恐怕所有人都性命不保！”

“我还真不信邪了！”

郭业来到那具尸首的近前，仔细观瞧，只见那尸体的胳膊上有十几个疤痕。每个疤痕大概都是硬币大小，呈圆形，中间凹陷，貌似肚脐。

他心中一动，道：“这是‘痘疮’？或者叫‘天花’？”

那大汉一摇脑袋，道：“什么痘疮、天花的，俺没听说过，只知道这叫鬼面疮。”

“鬼面疮？”

“不错，谁被魔鬼附身了，身上就会有这种标记。得了鬼面疮的人，会生一场重病，死者十之八九。即便侥幸不死，也会身上遍布疤痕，成为在世间游荡的恶鬼，被世人唾弃！”

玄奘和尚把郭业拉到一边，在他耳边低声道：“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帮蛮夷大概是见那疤痕像鬼怪的脸，才如此命名。实际上，这就是天花，无药可治！别管他，咱们快走。”

郭业微微摇了摇头，道：“现在跑，恐怕晚了。”

“晚了？”

“不错，刚开始可是有不少兄弟和这帮人有身体接触，焉知他们没有被传染上？”

“兄弟们有没有传染，咱们回头再说。现在的问题是，这帮人肯定有问题，咱们还是先离开此地为宜。”

“那可不行！天花这玩意儿传染性极强。既然疫情已经发生，就未必只有眼前这几人。难道咱们见一次就逃一次？每次都能恰好逃掉？”

“那郭兄弟你的意思是……”

“事到如今，也只能想办法，让大伙获得对抗天花的能力。”

玄奘苦笑了一声，道：“郭兄弟，你也太异想天开了。这可是天花，天下数得着的绝症，就是神医孙思邈都束手无策！要想让人获得对抗天花的能力，除非让如来佛祖显圣！”

郭业道：“话别说得那么绝对，让如来佛祖的能耐我的确没有，不过对付天花，我可是手到擒来。”

玄奘正色道：“郭兄弟……不，秦国公，此言当真？”

“我骗你干什么？大和尚你好好想想，咱们俩相交这么多年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大话？”

“那倒没有。不过这事也太匪夷所思了一点。从古至今，不知多少人死于此病。你若是真能研究出克制天花的办法，如此功德，恐怕就是佛祖也要自愧不如。”

“功德不功德的，我倒是不在乎。只要兄弟们都安然无恙，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具体要什么药材？呃……不是我要觊觎你的秘方，实在是此事关系到天下苍生，秦国公可千万不要藏私。”

郭业道：“告诉你也没什么，此物不用任何药材。”

“那用什么？”

“大和尚别着急，待会你就明白了。现在还请闪在一旁，由我和这个壮汉，单独交涉。”

二人在一边嘀嘀咕咕，那壮汉见他们行为诡异，不乐意了。

他高声道：“你们到底准备把俺们如何？是杀是剮，说出来吧。大爷我还真不怕这个。”

郭业挥了挥手，让军士们就把包围撤去。然后他又对着挂在树上的尸体仔细观瞧，发现果然不少尸体的面部上都有天花的疤痕。

看来壮汉没有说谎，这些人并非横死，而是得了天花而亡。

郭业躬身一礼，道：“这位壮士，不好意思，是郭某人错怪你们了，我向您赔罪！”

那壮汉豪爽地把手一摆，道：“没关系，我都要死的人了，还跟你计较这个干啥？你要是真觉得过意不去……”

“怎样？”

那壮汉把脖子一伸，道：“你拿刀朝这砍！”

## 第1878章草原明珠

“砍……砍你？”

“没错，您受受累，掏大点劲，争取一刀就把俺的脑袋砍下来，别让俺受活罪。”

郭业叹了口气，道：“这位壮士，你的族人死了，你也别太伤心。俗话说得好，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一定要追随他们于地下？”

那壮汉无奈地说道：“追随族人？您误会了。我又不傻，能活着谁想死呀？这不是没办法了吗？实不相瞒，俺这个部落，现在也就您眼前这些人了，我是怕死的时候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才出此下策。”

“这么说来，你是怕得了鬼面疮？”

“正是。原来被魔鬼附体，还有一成的可能不死。但是这次的魔鬼着实厉害，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挺过来，恐怕我们要被鬼面疮灭族了。您就当积德行善，帮我们收尸吧。”

“原来是这样。”郭业点了点头，道：“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这样吧，你先别着急死，我先问你几个问题。”

“您请问。”

“能不能告诉郭某人您的贵姓高名？”

“俺叫耶律阿信！”

“原来是耶律壮士。我来问你，这些人既然是你死于天花的族人，为何你要把他们的尸体挂在树上？”

“您问这个呀，告诉你也没什么。俺们契丹的丧葬习俗与你们汉人不同。你们讲究入土为安，而俺们讲究……”

郭业迟疑道：“挂树为安？”

“那也不是。我们也讲究入土为安，不过那得是人死了三年之后。在人刚死的时候，是要把尸首挂在林间，这叫风葬。三年之后，那他们火化了，再把骨灰埋掉。”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不过，您肯定没有那个时间给我们风葬。杀了我们，您把我们烧了埋了，我等就感激不尽了。”

郭业苦笑道：“这还真是一处不到一处迷，十处不到九不知。郭某受教了！”

“您还有别的问题没有？没有别的问题，您就赶紧动手吧。”

“你总着急死干什么？我再问你，你的部落有牛没有？”

“牛？那当然有了……”耶律阿信挠了挠脑袋，道：“我明白了，你们想要报酬，没问题。我们的部落不光有牛，还有两千匹马，上万只羊，都送给你们了！”

郭业摆了摆手，道：“我可不是贪财之人。有牛就好办了，我告诉你，遇到我算你们的幸运。你们不用死了！”

“不用死？”

“对，我有抵御这个……魔鬼的办法。当然了，你们如果现在就已经得了鬼面疮，那就没办法了。如果还没得，用我这个法子，肯定有效。”

“到底是什么法子？”

“那你们就别管了，总而言之，山人自有妙计。只要把你们的牛都牵过来，我保你们无恙！”

出乎郭业预料的是，耶律阿信听了他的话，没有任何喜色。

他眼珠一转，道：“俺不信！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这是要借着治病的理由，打俺妹子的主意吧。我告诉你，白日做梦！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休想骗俺！”

这可真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郭业道：“什么乱七八糟的。我和你们这些人素昧平生，怎么可能打你妹子的主意？”

“哼哼，素昧平生？那你们怎么会出现在了这片密林之中？”

“这完全是碰巧啊！”

“碰巧？这也太巧了吧！草原那么大，你们哪去不得，怎么偏偏就和我们碰上了？我看你们分明是早有预谋！”

“你那妹子有那么好，值得我如此处心积虑？”

“那是自然。谁不知道，俺的妹子有草原明珠之称。多少勇士为了见她一眼，不惜任何代价。你这家伙这次也算是别出心裁了，竟然说什么能治鬼面疮！”

他白眼一翻，继续道：“但是，我告诉你，没用！这个借口太烂了，人难道还能对付得了魔鬼？简直是太可笑了！”

郭业傲然道：“耶律壮士，你可知我是何人？”

“你不就是大唐秦国公郭业吗？俺听过你的名号。你是赘婿出身，凭着战场上的功劳。短短几年内就当上了大唐的秦国公，算是一条好汉。没想到啊……”

“怎样？”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你怎么就想出了这么一个馊主意，说这么一个不靠谱的理由来探听俺妹妹的下落！真是让人看不起。”

耶律阿信这话，还真是让郭业对他刮目相看。

打个比方，你问一个现代的中国人，知不知道美国国防部长的履历。恐怕有九成以上的人答不出来。

这还是在资讯发达的现代社会。

这年头的契丹不仅没有网络，连报纸都没有，甚至识汉字的人，都百中无一。

耶律阿信不仅通汉语，还听说过自己，这可是十分不容易的事。

他说道：“耶律壮士，您误会了！在下可没有骗您，第一我从未听说过令妹的名号。第二今日之事，纯属巧合。第三，鬼面疮，在下真的能治。”

“哼，你就是说出大天来，俺也不信！”

郭业无奈道：“你们反正已经走投无路了，让我试一下，又能怎么样？不是有那句话吗？死马当活马医。”

“哈哈，现在你露出马脚了吧？说什么死马当活马医，分明就是没有把握。只是探听我妹子下落的借口！”

这还解释不清楚了。

郭业怒道：“你可要想好了，当今世上，只有我能克制这个鬼面疮。不让我治的话，你们可就真的是要灭族了！”

“鬼面疮无药可医，谁不知道？你少拿这吓唬俺！俺不怕！我说你到底帮

不帮忙？帮忙的话，就把俺们都砍了，再把我们烧掉入土为安。不帮忙的话，你们就赶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郭业道：“算了，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我不管你们了。把你们部落的牛都赶过来，我们就干活。”

“早说这不就完了吗？牛的事情好说，马也没问题。不过这些牲口都在此地三十里开外，数量太多，不太好赶。要不是你们跟我们走一趟？”

“那好吧，头前带路。”

三十里地，快马疾行，用不了半个时辰。到了地方。那大汉伸手一指，道：“这些马牛羊都归你们了，秦国公，你们动手吧！”

“我……”无冤无仇，就要结果他人的性命，郭业还真下不手。

他长叹一声，道：“你们就真的不再考虑考虑？我可确实有对付天花的办法！”

“少说废话，快点动手！”

玄奘实在看不下去了，道：“阿弥陀佛，这位施主，蝼蚁尚且偷生，你又何必着急去死？不如就让秦国公试上一试？”

“不用试，我知道你们的套路。无非是用这个借口来套俺妹妹的下落，别浪费时间了。俺不会告诉你的。咱们两不耽误，快点松手吧！”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就算你不信秦国公的话，让他试一下又能怎么样？大不了你就是一死。秦国公问你草原明珠的下落，你不回答不就行了吗？”

“那可不成！俺都要死了，还欠别人的人情？没意思！”

玄奘和郭业对视了一眼，道：“我玄奘活了这么大岁数，还真没见过这么死脑筋的人！怎么办？咱们总不能真杀了他吧？”

郭业还没说话呢，耶律阿信闻言，不由得眼前一亮，道：“什么？你是玄奘大师？哪个玄奘？可是西天取经的玄奘大师？”

“正是贫僧。”

“那可太好了！”耶律阿信跪倒在地，道：“我佛慈悲，您可千万要救弟子一命啊！”

## 第1879章书迷

耶律阿信说着话，跪爬向前，看那架势，就要抱玄奘的大腿。

玄奘哪敢让他抱上？谁知道这家伙有没有感染天花？

他赶紧退后几步道：“这位施主，咱们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的。你刚才说什么？要我救你的命？”

耶律阿信恭敬无比地答道：“是的。当今世上，能治鬼面疮的，不过是四个人。其他三个远在天边，只有您一个人近在眼前。还请佛爷救在下一救。”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这可奇怪了。我还一直以为，能克制鬼面疮的只有我一个人呢。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四个人？另外两个人是谁？”

“你？”耶律阿信把嘴一瞥，道：“当今世上能治疗鬼面疮的这四个人，可不包括你！还是那句话，你一个凡夫俗子怎么能对付得了来自地府的恶鬼？”

“呃……好吧，我是凡夫俗子。”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那你说的四个奇人异士都有谁？”

耶律阿信道：“我说的可不是奇人异士，而是在世的仙佛。”

“仙……佛？”

“不错，头一位，那就是眼前的玄奘大师，被我佛如来封为旃檀功德佛。第二位，姓孙名悟空，被我佛如来封为斗战胜佛。第三位，法号八戒，随玄奘大师西天取经有功，被封为净坛使者……”

郭业“扑哧”一乐，道：“那第四位，是不是姓沙，法号悟净，被封为金身罗汉了？”

“没错。本来还是有第五个的，乃是西海龙王三太子转世，入了佛门，法号辩机，不过被你非害死了。”

郭业强忍笑意，道：“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您这么说的根据是……变文《西游记》？”

“对呀，你也听过《西游记》的变文？”

郭业道：“听过，不仅听过，而且对《西游记》的变文倒背如流。”

“真的假的？那咱们以后可要多加交流。我耶律阿信没别的爱好，就爱听变文。什么《佛本是道》、《西游记》都听过好多遍。虽然和您比不了，称不上倒背如流，但也……”

这家伙说起变文来，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简直和以前的形象判若两人。

接连说了一刻钟，才停了下来，道：“秦国公，既然咱们俩都喜欢变文，那就是有缘。能否在佛爷的面前，为在下美言几句。常言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郭业道：“大和尚，你看这事儿……”

玄奘赶紧把郭业拉到一边去了，道：“郭兄弟，这可咋办？你编的那个变文，他真信了。”

“那怕啥，咱们推广《西游记》变文的目的，本来就是让人相信佛法广大。他真信了岂不是更好？”

“但问题是，贫僧确实没有法力呀。你那变文里也吹得太没边了，什么旃檀功德佛，我什么时候成佛做祖了？人家让我治病，我不会呀！”

“那没关系，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克制天花，我有办法。当然了，法力



嘛，我也没有。为了把这事说得圆满了，有些地方难免与正宗的佛理不合，大和尚你可别拆穿我。”

玄奘微微摇头，道：“你这个《西游记》有多少与佛理相合的？贫僧还不是同意了？只要能广大佛法，用上些微手段并无不可。一万个信徒之中，能出现一个真佛子，贫僧就心满意足了。”

郭业暗中寻思，看来玄奘没有那么食古不化，这就好办了。

他来到耶律阿信的近前，咳嗽一声道：“刚才我已经和玄奘发誓商量过了。”

“但不知佛爷是如何打算的？”

“不好意思，他救不了你。”

“啊？为什么？”

“因为他根本就没那个能力！玄奘大师乃是旃檀功德佛的化身不假，但是你说谁说旃檀功德佛的化身就一定会驱鬼的？”

“这……佛爷还能不会驱鬼？”

“那是自然。你想啊，官军能打山贼土匪那是不假，但是你让诸葛亮自己去冲锋陷阵，那不是扯淡吗？你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理？”

耶律阿信眼中的神采迅速黯淡了下去，道：“我早就该想到的……废物点心成了佛也是废物点心，要是斗战胜佛在就好了，唉，看来我这一族此次真的是在劫难逃。”

玄奘听了这话，脸色是无比的难道，道：“你说谁是废物点心？”

“当然是你了！尼玛我听《西游记》的时候，就觉得你这家伙不咋样，每次都是帮倒忙，尤其是三打白骨精的时候，不识妖精真面目，还给猴哥念紧箍咒！简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耶律阿信如此前恭而后倨，可把玄奘气了个不轻，心说这都是秦国公那厮编排的，干我屁事？

他怒道：“你再口出不逊，你们部落的鬼面疮，我可就不管了！”

“你管，你管得了吗？”耶律阿信针锋相对。

郭业扯了扯他的袖子，道：“我劝你还是对玄奘大师尊重一些的好。”

“为啥？一个连鬼都驱不了的佛爷要来何用？”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你别忘了，那玄奘大师再差那也是佛的化身呀。他虽然不会驱鬼，但是他的朋友呢？还是那个比方，诸葛亮打不过盗贼，他派赵子龙去不就行了？”

“您的意思是……斗战胜佛也在此地？”

“当然没有了。西行的四人之中，只有玄奘大师在此。不过，谁告诉你在世的仙佛，只有玄奘师徒？”

“还有别的人？都有谁？”

“那可太多了，但要说离此地不远的，能帮得上忙的，那还真的只有一个。”

“此人在哪？”

郭业伸手往远处一指，道：“你往远处看……”

“没有！”

“再往近处瞧。”

“近处……你说的不会就是你吧……”

郭业胸脯一拔，道：“那是自然！你刚才都瞧见了，我和玄奘大师称兄弟的，那是为啥？我们一个大唐国公，一个普通和尚，按说应该不怎么认识，怎么会那么有交情？”

“您的意思是……你们都是佛爷？”

“对头。告诉你个秘密，你可别给别人说……我乃是药师王佛的化身！”

“你就拉倒吧，我早就听人说了，你这家伙确实有些神异之处，不过那是有太上老君传法。太上老君是道家的，药师王佛可是佛家的！”

“呃……”没想到这家伙对自己还真挺了解的，郭业略微沉吟了一下，道：“《佛本是道》的变文你听过没有？”

“当然听过了。”

“那不就行了。老子化胡为佛，乃是释迦牟尼的老师。他再收一个药师王菩萨为弟子有什么不行的？这叫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牵着。”

见耶律阿信一脸茫然的样子，郭业一摆手，继续道：“这里面的事儿太复杂你不懂，我们神仙之间的事儿，岂是一两部变文能说得清楚的？总而言之，我就是药师王菩萨的化身，错不了。”

耶律阿信挠了挠脑袋，道：“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空口白牙，就这么让我相信你就是佛爷的化身，总感觉有点不大对头……”

“你这么想也没错，我不怪你。常言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是不是药师王菩萨的化身，光说不成，还要露一手给你看看。”

“您要表演法术？”

## 第1880章护法三十六

“那当然不行！《西游记》里不是解释了吗？化身本身，法力非常低微，比常人也强不了多少。我露这一手，当然不是表演法术，而是不用法术，就能克制鬼面疮！”

“你真的能克制鬼面疮？”

“那是自然。刚才咱们一见面，我不就说了吗？”

郭业叹了一口气，继续道：“见面即是有缘。本来我想在不暴露身份的情况下，救治你们部族。没想到，你把我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没办法，也只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了。”

耶律阿信满腹狐疑，道：“你真的不想打听我妹妹的下落？”

郭业眼睛一瞪，道：“算了，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既然你不相信我，我又何必自讨苦吃？玄奘大师，咱们走！”

人就是这样，只有失去了，才感觉到可贵。眼见郭业一行人转身就走，毫不拖泥带水。

耶律阿信赶紧把他们拦住了，跪倒在地，道：“药师王佛慢走啊！弟子知错了，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我给您磕头了。”

郭业也不是真的要走，就这么走了，牛痘疫苗他从哪找？稳住契丹的计划如何进行？这都还需要眼前之人配合呢？

他说道：“善哉、善哉！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既然如此，你头前带路，把感染了鬼面疮的牛都给我找出来吧？”

“啥？牛？佛爷，您没搞错吧？的确是有不少牛也感染了鬼面疮，但是……弟子觉得，还是人比较重要吧？”

郭业微微一笑，道：“你懂什么？把牛的眼泪涂在人眼上，可以见鬼。这说明什么？牛可以通阴阳，要想对付来自地狱中的魔鬼，还必须通过牛这一关。”

“真的假的？”

“你要是不信的话，我现在就走，你们自生自灭吧。”

“不……弟子不是怀疑您。我的意思是……牛的眼泪涂在眼睛上，真的可以见鬼？”

“你可以试试，记住关键——心诚则灵！”

……

……

郭业所谓的克制天花的办法，当然指的就是种痘了。这个实行起来，一点都不复杂。无非是在患者的胳膊上弄一个十字创口，然后再把牛痘的浆液抹上去。

种痘技术真可以称得上是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然而就是这么简单的窗户纸，困扰了先民几千年，造成数以亿计的人死亡。

要不是郭业穿越而来，中国会在几百年后的大宋年间，才有人发明了人痘免疫法，至于大规模推广那就要在一千多年以后了。

也是受到了中国人痘的启发，又过了一百多年，西方的一个英国人才发明了牛痘免疫法。

后世无知，多以为所谓预防天花的办法，是西人所创。其实大谬不

然，他们只不过是青出于蓝罢了。

真正克制天花的老底子，还是产生于中国。

言归正传，郭业虽然给所有人都种上了“痘”，实际上，对这种技术的扩散还是有所保留。

他要求所有被接种之人，被种痘之时，务必把眼睛蒙上，真正掌握这种技术的，只有他自己的二十名贴身护卫。包括玄奘大师，对其中的细节都不甚了。

当然，这不是他想要借着此项技术谋利。到了他这个身家地位，钱财的多寡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

也不是因为契丹会成为后世的大敌，所以他才不想泄漏这项划时代的技术。

只要这片大草原还在，即便没有契丹，也会有别的草原民族填补空当。趁着中原大乱之机，大举南下。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还不如由深受佛法熏陶的契丹来干这事儿呢。以残暴而论，契丹在与中华为敌的民族中，可以算是最低的一个了。

再说了，技术的扩散，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历史上人痘推广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玩意儿毒性太猛，有不低的死亡率。

但是牛痘可没有这个问题，这种技术又安全又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只要在汉地大规模推广，传入契丹简直是一定的。

郭业又何必枉做小人？

真正让他如此做的原因是，他觉得现在的时机并不合适。

如今，高句丽的使节已入契丹，谁知道契丹的高层是怎么想的？他们若是有唇亡齿寒之忧，准备帮助高句丽呢？

郭业可不会光把希望放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上，而天花疫病的流行，就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耶律阿信的部落天花流行，那其他部落呢？如果也是如此，那就好办了。他连话都不用说，契丹就出不了兵。

就算其他部落安然无恙，那不是还能散步谣言吗？有了天花的例症在前，契丹怎么敢在此时聚集起大军？

所以，郭业必须要给耶律阿信剩下的族人种痘，不如此，就不能在契丹的内部有足够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他还不能把种痘技术散步出去。要不然，可就是给契丹解了后顾之忧了。

当然，对耶律阿信的族人可不能那么解释，他还是推脱到了佛法上。

在郭业的解释里，世间人的生老病死，皆有定数。逆天改命，也只有佛祖释迦牟尼才能轻易办到。

对于他这个药师王佛来说，就要花费巨额的代价了。能救治他们这仅剩的三十六人，已是极限。再要贪心不足，恐怕就要天人五衰，轮回转世去也。

耶律阿信听完了非常感动，跪倒在地，道：“多谢佛爷消耗自己的福德，为在下的部族逆天改命。如此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愿举族皈依佛门！”

郭业吓了一跳，道：“你们全要出家为僧？”

“正是。我们这三十六人，男的愿为和尚，女的渊为尼姑，侍奉佛祖。”

“这……”郭业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收复的心腹当和尚。他冲着玄奘使了一个眼色，道：“玄奘大师，你看……”

玄奘道：“耶律施主请起，不好意思，你们这个要求，贫僧不能答应。”

“啊？为啥？难道是因为俺刚才说了您的坏话？我给您道歉，还不成吗？”

“那当然不是，贫僧可没那么小肚鸡肠。”玄奘道：“佛门广大，人人皆有佛性，也皆可成佛，这话是不假。但若入庙为僧，也不是什么人都收。”

“啊？不是什么人当和尚都行？”

“那是自然。我来问你，《金刚经》你能颂得几卷？《法华经》可曾读通？《大乘入楞伽经》能否背全？”

“呃……这个……实不相瞒，您说的那些经文，我是一个都没听过。《西游记》倒是能说上几段，这个不算？”

玄奘苦笑道：“当然不算。施主心向佛门，贫僧十分欣慰。但要说出家为僧，似乎还差了不少。”

耶律阿信满脸失望之色，道：“这么说来，我等无福，还侍候不了佛祖了？”

郭业摇了摇头，道：“你这话可说错了。不错，你们是当不了和尚，不过这侍候不了佛祖可是两回事。你们看，我这个药师王佛的化身，也没有出家，难道就不能侍候佛祖了？”

“您的意思是……”

“我佛门若想在契丹发扬光大，除了靠慈悲佛法以外，还需金刚怒目、雷霆手段！尔等深受佛恩，得以逆天改命。可愿为佛门护法，为佛门扫平一切敌人？”

“佛门护法？”

“不错！佛门的敌人，即是尔等之敌！待到契丹成为佛国之时，诸位功德当远在一般僧人之上！西方极乐世界中，必有你们一席之地！”

扑通通～

三十六人跪倒在地，道：“我等愿为佛门护法！”

“好！”郭业以手相搀，道：“从今以后，你们就是契丹佛国三十六护法！”

## 第1881章献妹

契丹的耶律阿信听《西游记》变文听入了迷，变得神神叨叨的，当然很容易被郭业忽悠了。

至于部众的其他人为啥也这么容易信郭业，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耶律阿信乃是他们的首领。

但是，这只是一个非常次要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还是，天花疫病太恐怖了，而郭业的种痘之术也太神奇了。

他们这个部落，在最近的一个月里，每日都有新的人得鬼面疮，每日都有人去世。

把死去的亲人挂在树上，都成了例行公事。

眼睁睁的看着亲人得病，眼睁睁的看着他们一个个离世，这种魔鬼逐渐临近，在劫难逃的绝望感觉，谁不怕？

而经过郭业的施救，到了第二天早上，竟然就再也没有新人再得鬼面疮。

又过了几日，族中就再没有死过一人，简直是立竿见影！

可以说，郭业就是不托言鬼神，直接把病毒免疫的原理，掰开了，碾碎了，给他们说清楚了，这些人也不可能相信。都得把这番话当作推脱直言，直把他当作仙佛降世。

一个简单的类比，谁能没有个头疼脑热的，谁能没受过小伤，但是请了巫医吃了药，第二天就见好？

做梦去吧。

这种小病都这么难治，何况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天花？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还真就是这么容易！

大唐秦国公略施小计，以牛为饵，沟通阴阳，竟然真的第二天就完全起效！

说他不是药师王佛的化身，谁信？

所以说，大伙的皈依佛门，绝对是诚心正意。

郭业当然不能同意他们的要求。

首先，这伙人是他要用在契丹内部兴风作浪的，都出家了，效果可要大打折扣！

其次，人家这个部落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只剩下了三十六个青壮年，都去出家了，没有后代。那不是相当于被灭族了吗。

这也太缺德了！

于是乎，他只能以佛门护法的名义，打消他们这个想法。

众人跪倒答应，按说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怎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有人出幺蛾子了。

此人正是耶律阿信。

他说道：“药师王佛爷……”

郭业赶紧纠正道：“现在我乃是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你叫我秦国公或者郭护法都行，别叫……那个……我的本名。”

“那好，秦国公，在下有一事不明，还望您不吝赐教。”

“你说。”

“是这样，在下听人说，您家中娇妻美妾甚多，其中甚至有艳绝三韩的善花公主。您乃是药师王佛的化身，却亲近女色，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

“这个么……”郭业强词夺理道：“你懂什么呀？戒色的目的，是让真心向佛的和尚们不为外物干扰，努力精进。我已经成佛，当然不用守这些清规戒律。”

“那玄奘大师也是佛爷的化身，他也不用守清规戒律？”

“当然不是，他现在身份是和尚，到哪山唱哪的歌，为了不让人误会我们佛门乃是藏污纳垢之地，当然得遵守戒律。但是我的身份乃是大唐国公，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这么说来，娶妻纳妾对于您的修行果然无碍？”

郭业眼睛一瞪，道：“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在怀疑我说谎？还是在怀疑我的身份？”

“弟子不敢！我的意思是……既然您可以娶妻纳妾……弟子想为您介绍一场好姻缘，聊表我对您救治我们部族的谢意。”

“好姻缘？”

“不错，明说了吧，此人指的就是在下的妹妹。要论美丽，她认了第二，草原上就没人敢认第一！嫁给您，绝对是郎才女貌，天作之合！”

说实话，郭业对这个所谓的“草原明珠”还真没啥兴趣。不说约法三章之事，单单说这个契丹第一美女的成色，他就大感怀疑。

新罗盛产美女，善花公主乃是其中的翘楚，漂亮得惨绝人寰，那简直是一定的。

但是要说契丹……此地的美女可没什么名声。相反地，就以郭业目前所见到的契丹女子来说，甚至可以说此地的美女远在水准之下。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契丹的人口太少了。全族男女老少加一起，也不过是二十万人。这种人口基数的第一美女，充其量也就是后世的某某乡第一美女级别，能有什么含金量？

所以，他摆了摆手，道：“耶律壮士的好意，郭某人心领了。至于这婚姻之事么……郭某人现在皇命在身，不敢谈及儿女私情，还是算了吧。”

“这么说……您不乐意？”

“呃……也不是不乐意，只是时间紧急，你看光是在你们部落就待了个七八天，耽误了不少时间……”

耶律阿信眼珠一转，道：“我说秦国公，您是佛爷的化身，可不能说谎。您是觉得我妹妹再漂亮也就那么回事，配不上您吧？我告诉您，您这么想可就完全错了！”

不待郭业答言，他又继续道：“您可知为何我妹妹不在我们的部落之中？”

“郭某不知。”

“那就要从我们部落的来历说起了……”

原来，耶律阿信的部落有六七百人，乃是契丹八部之中芬间部的一个分支部族。

此部落的老族长，也就是耶律阿信的父亲非常仰慕汉人的文化，还专门请了一个会说变文的和尚，来部落中教部民说汉话，识汉字。

这个变文僧来自长安城，因为犯了寺规被勒令还俗。可他除了当和尚，

啥也不会。

长安城是待不下去了，无奈之下，远走营州。最后被心慕汉制的老酋长延揽至此。

也正是因为如此，耶律阿信才能和郭业沟通顺畅，甚至知道郭业的过往。

不过，他也就是喜欢听变文，汉语说的好而已。真正学汉文学得好的，还得说是他的妹妹。

此女不仅长得倾国倾城，更是因为熟读诗书，有一股书卷气在身。在粗鄙无文的契丹族人中，简直有如鹤立鸡群一般。

契丹第一美女的称号，很快就落到了她的头上。

当然，随着艳名而来的，同时还有无数的狂蜂烂蝶。契丹未婚的贵人们，都想把她纳入自己的毡帐之中。就是那些已婚的位高权重之人，也想把她纳为小妾。

这些人的势力庞大，以耶律阿信所在部落的实力，怎能招架得住？

无奈之下，只能把她送到了个秘密的地方，藏了起来。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场致命的瘟疫，才没有牵连上她。

不过，把人藏起来，这个做法可把那些贵人给得罪了，整日里想方设法查找他们部族的不是，想要借机逼问出此女的下落。

为了避免麻烦，耶律阿信的部族只得远走他乡，离群索居，不再与芬间部直接联系。

破屋更糟连夜雨，就在他们脱离芬间部之后不久，就被地狱中的魔鬼盯上了，不断有人感染鬼面疮而亡。

多亏遇到了郭业，才让他们避免了被灭族的命运。

最后，耶律阿信说道：“秦国公，我们部族落到今天这个境地，一方面是因为鬼面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妹妹的美貌。您说能令整个契丹疯狂、让我们险些灭族的女子，那容貌能简单得了吗？”

郭业望着耶律阿信的大黑脸，心说看你这样子，你妹妹能好看得到哪去？真是笑话。依我看，这完全是你们契丹人没见过什么世面，坐井观天。

不过，尽管心里边这么想，他可不会这么说出来，伤了耶律阿信的自尊心。

出于礼貌，郭业违心地说道：“如此想来，令妹的容貌，那肯定是国色天香，不同凡响。但不知她叫什么名字？”

“小妹名叫萧丹！”

噗～

郭业一口茶水喷出，道：“难道令妹和你乃是同母异父？”



## 第1882章皿煮的契丹

“秦国公您可得口下留德，我们怎么可能是同母异父？小妹和俺绝对是同一个爹同一个娘！”

郭业疑惑地问道：“既然是同父同母，那为何你们二人姓氏完全不同，一个姓耶律，一个姓萧？”

“呃……您问这个呀，其实我们契丹人和你们汉人的风俗不同，我们有名无姓。至于我和萧丹有姓，那是受了你们汉人的影响。我是以汉高祖的姓氏为姓，在我们契丹语中，耶律的意思就是刘。”

“那令妹姓萧也是契丹语？”

“也不是，她就是取了汉代第一功臣萧何的姓氏，没有翻译成契丹语。”

“原来如此，郭某受教了。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刚才你说令妹有许多追求者，才造成你们部族如此困窘。女孩子总要嫁人的，那你们给她找一个人嫁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那可不成。”耶律阿信道：“我妹妹只有一个人，嫁给谁是好？嫁给一个人，不就把其他人都得罪了吗？效果还是一样的。”

“具体人选，我当然不知道。不过在你妹妹的追求者中，就没有能为你们部落遮风挡雨的？把她嫁给那个人不就行了吗？”

郭业顿了一下，又继续道：“难道说令妹已经有了心上人，对那个人看不上眼？”

“我妹妹当然没有什么心上人，我们之所以没把她嫁出去，是因为……有能力能为我们部落遮风挡雨的人，根本就不存在！”

“不……不存在？难道说你们契丹八部没有首领？还是说他并不在你妹妹的追求者之列？”

“首领是有，他也想娶我妹妹。但是……唉，我们契丹的首领和你们大唐完全不同。你们大唐天子，代天行事，权威无限。但是我们契丹的首领，可没有那么大的权力。”

“连庇护一个小部落的能力都没有？”

“那还真没有。世人皆知我们契丹八部乃是部落联盟，但是您知不知道我们的联盟长是产生的？”

“难道不是父逝子袭，世袭罔替？”

“还真不是。事实上，我们这个联盟长是选出来的……”

“选举？”郭业一脸地难以置信，那副表情，如同见到了拿着机关枪的原始人，道：“这么先进？”

“先进？秦国公，我别损我们了。我们这要是能算的上是先进，那你们大唐算什么？事实上，遍观诸国，也就是我们的制度最落后了。联盟长根本就没啥权力，族内事权不统一，难与各国争锋。”

“好吧，咱们先不谈你们的制度是否先进，能不能跟我说说，你们的联盟长到底是咋选出来的？”

“当然可以……”

原来，契丹是由所谓的契丹八部结盟而成。这八部分别是达稽、纥便、独活、芬间、突便、芮奚、坠斤、伏部。

八部有强有弱，最为强大的，便是纥便部，而耶律阿信所属的芬间部，

则实力最为弱小。

八部的首领被称为“大人”。

至于联盟长的产生，则是由八部大人投票解决，若是票数相同，就要问卜于天。

郭业听到这里，不由得心中一动，道：“怎么问卜于天？”

“我契丹族内有大巫师，通灵神异，可与上苍沟通。若是联盟长的问题悬而不决，则由他建立祭坛，沟通鬼神，取得上天的旨意。”

郭业暗暗寻思，问卜于天，实质上就是问卜于巫。看来大联盟长的选举，大巫师也有发言权。契丹国内，萨满教的实力不小呀，简直都可以称为国教了。

要让佛教大兴于此地，还真没那么容易。玄奘法师身上的担子，真的不轻啊！

他又问道：“那何人可做联盟长的候选人？比如说耶律兄弟你行不行？”

“我当然不行了。”耶律阿信摇了摇头，道：“联盟长虽然是由选举产生，但是够资格做联盟长的，就只有纥便部中的贵人。八部大人，只能决定由纥便部中哪位大人做联盟长，却不能选别部中人。”

“这……”郭业听完了一阵无语，最后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这可真是太先进了！”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简直与后世的差额选举，有异曲同工之妙。

耶律阿信一翻白眼，道：“您这么关注大联盟长干啥？这个位置其实没啥权力。他只能代表我们八部处理对外事宜，统帅八部进行征战，以及协调各部之间的关系。”

郭业道：“光你说的这三条权力，已经很不小了！”

“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所谓的对外事宜，具体做决定的，还是八部联盟会议，他只是受命执行罢了，本身决定不了什么大事。”

“那统领八部征战，这个权力总不算小了吧？”

“当然不能算小。不过，还有人和他分权呢，我们契丹有专门负责兵马的职位，叫做蕃长。具体怎么打，得听蕃长的。所谓联盟长，还是没啥权力。”

“那……协调各部之间的关系？”

“对头，所谓的大联盟长，真正的权力就在于此。不过八部相对独立。这个权力，实际上也不是很大。”

说到这里，耶律阿信诡异的一笑，道：“虽然联盟长没什么权力，但是责任可不小。无论是对外作战失败，还是有什么天灾人祸，都得算在他的身上，动不动就得被逼得引咎辞职。”

“那一般被选为联盟长，能做多久？”

“即便是毫无过错，按照制度，也是三年一换。如果遇到什么倒霉事，几个月一换也是有的。”

郭业道：“联盟长实力衰微。那八部之中，实力最为强大的岂不就是各部大人？你把令妹嫁给某部的大人不就行了？”

“您怎么那么糊涂啊，有道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实际上，我们各部的酋长，也是类似的情况产生。所谓的酋长，权力同样受到很大的限制，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各部的贵人手中。”

“我明白了。要说契丹中最有实权的，其实到了你这个地步就已经算是顶

尖了。再往上去，就要靠选举产生，并没有太多的实权。总而言之，没有任何贵人可以违逆众多贵族的意志。”

“就是这个道理。”耶律阿信叹了一口气道：“所以说，我妹妹无论嫁给谁，我们部族都承担不了此事引发的后果。不过，他嫁给您就不一样了！”

“我？”

“对呀，您乃是大唐秦国公，威风八面，连突厥的颉利可汗都被您生擒活拿。整个契丹，一提起您来，谁敢不服？我妹妹如果嫁给您，对付我们部族，就是与您为敌，谁敢有那么大的胆子？”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我在你们部族之中，果真有那么大的名号？”

“那是自然。原来我们契丹臣事东突厥，东突厥被大唐灭掉之后，才得以独立。很简单的道理，我们打不过东突厥，东突厥又打不过您，谁敢冒犯您的虎威？”

“这……”

耶律阿信跪倒在地，道：“秦国公您取了我妹妹，一方面是为我们部族解决了一个大麻烦。另一方面，又得了我们契丹第一美人。此乃两全其美，一举两得之事，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 第1883章木叶山的大巫师

不得不说，人到了一定的身份地位，那金钱美女还真是接踵而来，应接不暇。

天地良心，郭业此次出使契丹，绝对没有什么猎艳的心思。救治耶律阿信等人，也全然是为了国家大计。

但是，尽管如此，到了契丹没多久，就有人要向他献上契丹第一美女。

而这个献美之人，竟然还就是美人的亲哥哥。

更关键的是，要他收美的理由还非常充分，似乎他不收，就对不起人家的一片好心，就让自己这帮新收服的手下有灭族之难。

仔细想来，还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郭业把耶律阿信扶了起来，道：“之前你听了我的名号，不是连萧丹的下落都不肯说出来吗？怎么到了现在，又求着我把她纳为小妾？这转变也太快了吧”

耶律阿信晃了晃大黑脑袋，道：“此一时彼一时也。”

“此言怎讲？”

“当初我们都是要死的人了，哪有心思和能力判断您所言到底是真是假？万一您是骗我们的呢？现在我们蒙您救治性命无忧，已经相信了您的身份，自然又令当别论了。”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你的意思是，我救了你们，就说明我是大唐秦国公？这……这也不挨着呀！”

“能克制天花，那是多大的本事。此等人物，又岂会冒充他人？”

“呃……说得也是，那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是贪慕富贵、献妹求荣之人？”

“要是献给旁人，那我确实还有点担心。但要是您……论身份论地位论钱财论功业，哪怕是论长相呢，您哪样配不上阿丹？”

“那可是做妾……”

“废话，要是做正妻，她也配不上您啊！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给好汉子牵马坠蹬，不给赖汉子当祖宗。这嫁人呀，道理是一样的。宁可给英雄为妾，也不能给庸人为妻。”

郭业叹了口气，道：“嫁人的事儿可与其他的事情不同，不可一概而论。你这完全是歪理！”

“怎么能是歪理呢？我妹妹再漂亮再金贵，难道还能胜得过新罗的善花公主？人家善花公主都甘愿为妾，她又有啥委屈的？”

“这……善花公主和令妹的情况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

“算了，我跟你这浑人扯不清楚！”郭业摆了摆手，道：“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这些歪理，你妹妹承认吗？”

“她……”耶律阿信挠了挠脑袋，道：“我这都是为她好，她能不同意？要是秦国公您这样的人都看不上，她还能看上谁？”

“那可不一定。有句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也许她就以为有人比我好上千倍万倍呢，这种事情，怎么能说得清楚？”

郭业站起身来，拍了拍耶律阿信的肩膀，道：“强扭的瓜不甜，我看这事就算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另外，你们既然已经当上了佛门护法，自然就在我的保护范围之内，看在我的面子上，无论把令妹嫁给谁，都不会有人敢找你的麻烦。你的担心，完全是杞人忧天。”

说着话，他转身欲走，耶律阿信赶紧把他拦住了，道：“慢！秦国公，要知道我妹妹的心意也不难，我把你带去问问不就行了？她就在距离此次不远的木叶山上。”

郭业脸一沉，道：“我来契丹，是有重大使命在身。为了你们的天花疫病耽搁了七日，已是大罪。又岂能为了一个女子，再次拖延时间？莫非你以为我乃是见色忘义之人？”

“耽搁不了多长时间。来回三天左右就行了。”

“三天也不行！”

耶律阿信来年上神色一黯，道：“好吧，看来是我妹妹福薄，与秦国公您无缘了！唉，想当初把她送到大巫师那的时候，我还跟她说，用不了多久，就给她找一个……”

郭业心中一动，道：“你刚才说什么？大巫师？她和你妹妹有什么关系？”

“秦国公您别误会，大巫师今年都七十多岁了，在我们契丹德高望重，绝对和阿丹没什么私情。”

“不……我的意思是，令妹不是在木叶山吗？怎么又到了大巫师的身边？”

“木叶山乃是我们契丹的祖陵所在，大巫师沟通阴阳，当然得在此常驻，这有什么奇怪的？”

郭业点了点头，道：“这么说来，是大巫师庇护了令妹？”

“正是，您想想，要在契丹找一个各部贵人的势力都到不了的地方，可不只有大巫师那里吗？先父和大巫师关系不错，眼见形势危急，就把阿丹托他照顾。”

郭业道：“既然大巫师在木叶山上，那我还是去一趟吧。本官此次受皇命出使宣抚契丹，而大巫师又是契丹的重要人物，还是见一下的好。”

“秦国公您还真是……”耶律阿信的眼中意味深长。

“怎么？”

“呃……没什么，没什么……见大巫师好，见大巫师好，在下举双手赞成！”

“我怎么听你这话里有话？”

“没有！绝对没有！我怎么可能话里有话呢。先前所说，都是我的肺腑之言！”

郭业眼珠一转，道：“你是不是觉得，我此行，见大巫师只是个幌子，而真实目的，却是为了令妹。换言之，我郭业这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

“瞧您说得，这怎么能叫是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呢？这也太难听了。最多也就是公私兼顾，两不耽误！”

“你还是以为我是为了令妹？”

耶律阿信道：“你们唐人就是脸皮薄，少年慕色，人之常情。这有什么呀？您又何必遮遮掩掩的？”

“我……我确实没那个意思……”

“好好好，您没那个意思，全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行了吧？”

“你……算了，我不和你一般见识！头前带路，和我一起前往木叶山！”  
“得令！”

……

……

事实上，郭业这次还真没说谎。

经过耶律阿信的一番介绍，他发现，真正能决定契丹国策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九个人。

他们分别是，八部大人和大巫师。

而其中，大巫师的势力才是最大的。别忘了联盟长和各部大人要经过选举，三年一换。而大巫师却是世袭罔替。

更别说，他还有着传达上天旨意的权力，在部民之中威望甚高。

可以认为，契丹的政治权力，大巫师就掌握了三成。此次出使契丹的任务，要想顺利完成，无论如何也要过他这一关。

耶律阿信这次还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郭业命令唐军在原地待命，他自己则带了高手三人组、孙子善与耶律阿信等三十六护法一起，快马加鞭，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就来到了木叶山脚下。

其时已经天将傍晚，为了表示尊重，他们先在山脚下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才徒步上山。

此山虽然在草原上鹤立鸡群，但其实并不如何高大。走了半个时辰，就来到了山顶。

耶律阿信介绍道：“我们契丹与你们汉人风俗不同，以车帐为家，逐水草而居，并不建筑城池与房屋定居某地。这木叶山上的祖庙，就是我们契丹唯一的建筑了，秦国公可还看得过眼？”

对于见惯了恢宏宫殿的郭业来说，木叶山的祖庙当然没啥好看的。不过他深知，要在契丹这种不开化的地方，兴建这么一片建筑，到底有多难。

更不用说，契丹人本身不仅人口少，而且除了牲口之外，就没有什么特产。能建这么一片神庙，不知要全民节衣缩食多少年。

他点了点头，道：“不错，不错，即便是营州的官衙，也远远没有此地富丽堂皇！真是大大出乎了郭某人的意料之外！见此神庙，方知大巫师之尊也！”

耶律阿信没有听出郭业的弦外之音，道：“那是，那是。大巫师是我们契丹最尊贵的人！您先等着，我这就去叫门！”

“慢！还是咱们俩一起去吧，也好表达本公对大巫师的尊重之意。”

二人来到庙门之前，轻轻拍门。

“有人吗？有人吗？”

吱扭扭～

门开了，一个契丹少年探出头来，道：“阿信师兄？是你？”

“不错，是我！快去里面通禀一声，我要求见大巫师！”

“那好，您稍等！”

功夫不大，那少年又回来了，道：“大巫师说了，他不想见您！要您速速离开此地，不可耽搁！”

## 第1884章老狐狸耍太极

“啊？不想见我？到底是为啥？”

那少年摇了摇头，道：“他老人家没说，只是一听到了您的名字，就下了这道法旨，还严令我不要和您有所接触。您还是快走吧。”

耶律阿信面色尴尬，道：“秦国公，您看……”

郭业道：“这位小哥请了，敢问您贵姓高名？”

“您叫我阿保金就行了。”

“那好，阿保金。劳烦您通禀一声，就说我也要求见大巫师。”

“你何人？”

“我乃是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奉天子之命，出使契丹。听闻大巫师在契丹德高望重，特来拜访。”

“啥？你就是秦国公郭业？可是那个活捉了颉利可汗的郭业？”

“不错，正是在下！”

“不会吧……就你这模样，细皮嫩肉、文质彬彬的，能是大唐秦国公？我可听说了，人家大唐秦国公身高十丈，赤发虬髯，胳膊上跑马，拳头上能站人，只手摘星辰，双足定山河……”

郭业一摆手，道：“行了、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说的那还是人吗？实不相瞒，我确实就是大唐秦国公。”

耶律阿信帮腔道：“阿保金兄弟，秦国公的身份，有我阿信作保，绝对错了。您受累，赶紧再去通禀一次吧？”

“你……你认识他？”

“那是自然！”耶律阿信把胸脯一拔，道：“实不相瞒，我已经答应把阿丹许配给他。用不了多久，秦国公就是我的小舅子，而我就是天下第一英雄的大舅哥啦！”

阿保金闻言，脸色顿时一变，道：“啥？你把阿丹姐姐许配给了秦国公？那怎么能行？”

“怎么不行？我爹爹已然过世，长兄为父，阿丹的婚事自然有我做主。谁有资格反对？”

“话虽这么说，但是……但是……算了，这事儿我也管不了。秦国公是，您稍等，我去去就回！”

功夫不大，神庙就中门大开。六十四名少男少女，分作两队，站立两侧。

左侧为少男，尽皆穿黑；右侧为少女，尽皆穿白，

男的英俊，女的漂亮。再配上整齐划一的服装，让人见了，还真有赏心悦目之感。

这个大巫师的架子还真不小！

鼓乐声声，一个须发皆白的契丹老者越众而出，道：“秦国公在哪里？哪位是大唐秦国公？”

耶律阿信深感与有荣焉，伸手一指，道：“这就是我妹夫，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大巫师躬身一礼，道：“秦国公在上，小老儿哲思乌有礼了。不知贵客到来，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不敢当，不敢当！”郭业赶紧以手相搀，道：“大巫师您实在太客气了！”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秦国公里边请！”

“正要叨扰。”

耶律阿信等人也欲跟上，却被大巫师拦住了，他说道：“秦国公可以进去，你们不行！赶紧走！赶紧走！”

郭业的脸微微一沉，道：“听闻大巫师与耶律兄弟颇有渊源，为何不准他们入庙？”

“唉，此事一言难尽。秦国公您还是别问了，快随小老儿入庙吧。”

“那可不成！他们是郭某人带来的，您不让他们进去，必须给我一个正当的理由。要不然，我就当您是看不起郭某人，不给我面子了！”

“这……好吧，实话实说。小老儿忝为契丹大巫师，有沟通阴阳之能，发现耶律阿信等人，尽皆被魔鬼盯上了，不日即有性命之忧。”

说到这里，他微微叹了一口气，道：“说来惭愧，小老儿法力浅薄，并无把握驱逐恶鬼，也只能让他们自生自灭。若是把他们放进庙来，恐怕魔鬼又会害别人！”

耶律阿信道：“大巫师，您真是太神了！不错，我们部族的确是被魔鬼盯上了，不少人得了鬼面疮。几百口人的部落，现在仅仅剩下了三十六人！真是惨呀！”

“那你还不赶紧离开此地，待会把魔鬼勾来了，再害其他人怎么办？”

“大巫师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那魔鬼，已经被秦国公用大法力赶跑了，再也不能害人！”

哲思乌的脸一沉道：“别胡说八道了！秦国公是人，又不是神仙，怎么可能对付得了魔鬼！”

“怎么不是神仙？秦国公乃是药……”

郭业赶紧用脚轻轻踢了耶律阿信一下，临上山之前，他已经交代过了，绝对不能提自己药师王佛的身份。

一个宣称是药师王佛化身的人，跑到萨满教的神庙里来，这不是砸场子的吗？

虽然要想佛教大兴，早晚要和萨满教对上。但是，现在的主要目的还是稳住契丹，还是不要暴露真实目的为好。

等到大唐平定了高句丽，腾出手来，以大军压阵，再掀起宗教大战也不迟。

现在由玄奘和尚在契丹留下佛门的种子即可，自己就不必搀和了。

他赶紧道：“药……药物大家！实不相瞒，郭某人知道一个偏方，可以克制鬼面疮，使用一次，就能终身不得此病。可能此药，对于驱鬼也有帮助！”

“哦？果真如此？”

郭业道：“以在下的名望，总不至于连这点信誉都没有吧？说句不好听的，我就是真要说谎，那也得是牵扯到军国大事。怎么可能浪费自己信誉在这种小事之上？”

“说得也是，是小老儿想错了。”哲思乌的眼中精光一闪，道：“我契丹深受鬼面疮之害，秦国公能否把那秘方告知小老儿？”

郭业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在下得到那个秘方之时，曾经被迫立誓



不得外传！”

“那可就太可惜了！”

虽然说着可惜，但他的脸上没有任何不愉之色，道：“既然如此，小老儿也不勉强。秦国公里面请。阿信贤侄也里面请！”

哲思乌引领着郭业来到一座大殿之内，双方分宾主落座。

一阵寒暄之后，他又问道：“您贵人事忙，今日贵足踏贱地，不知到有何见教？”

耶律阿信道：“他呀，是打着拜望您的幌子，来看阿丹来了！俺妹子是契丹第一美人，就连威名赫赫的秦国公也动心了！”

郭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道：“耶律兄弟，别胡说八道，我和令妹并无瓜葛！”

然后他又道：“郭某此次是奉大唐天子之命，出使契丹。听闻大巫师您在契丹德高望重，特来拜望。”

“原来如此。”哲思乌手捻银髯，道：“秦国公您这是错听了人言啊，我不过是一个看守祖陵的糟老头罢了，远称不上德高望重，对契丹的国政更是没有什么影响。”

“您老人家过谦了……”

郭业还要再说，大巫师把手一摆，道：“秦国公不必多言，您要是想游览木叶山，小老儿乐意奉陪。要见契丹第一美女，我也愿意行个方便。至于说国家大事，您可是找错人了。”

这老头一开口，就把话说死了，直把郭业憋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好，不谈国家大事。单单说您自己，对大唐和高句丽有何看法？”

“老朽的看法，就是没有看法！”哲思乌道：“秦国公，您还是别白费唇舌在我一个老头子身上了。对了，你不是想见我们契丹第一美女吗？阿保金，领秦国公去见萧丹吧。”

“遵命！”

阿保金上前来，道：“秦国公，请吧！”

“我……好吧，头前带路！”

郭业暗暗咬了咬牙，心说，这个老狐狸，还真不好对付。看来此次契丹之行，要想完成任务，没那么容易！

## 第1885章背后言

哲思乌对郭业的态度，外热内冷。

大礼相迎，表明了热情的态度。实际上的谈话，却是拒人以千里之外。

甚至可以说，他的反唐之意昭然若揭。

事情是明摆着的，大唐强而高句丽弱，又是大唐秦国公当面发问。哪怕是出于客气呢，按说大巫师也得扬唐而贬高句丽。

但是，他的回答却是四平八稳、不偏不倚。

郭业明白，这老家伙是暗中倾向高句丽，只是不愿意给自己口实罢了。看来，高句丽对契丹的渗透，比自己想象中要严重的多，竟然已经把大巫师都拉到了他们这一边。

.....

.....

老狐狸连谈都不愿意谈，郭业对他还真有种老鼠拉木锨，无从下嘴的感觉。

无奈之下，他也只能找个借口住下，再徐徐图之。而这个借口，还真是让他哭笑不得——追求契丹第一美女。

郭业和耶律阿信随着阿保金穿房绕屋，没多久，就在一座颇为清幽小院之前站定。

阿保金伸手一指，道：“阿丹姐姐就在里面！二位请吧。”

耶律阿信和他颇为熟稔，道：“一块进去坐坐吧。”

阿保金神色有些尴尬，道：“我就不进去了。呃.....”

他稍微顿了一下，轻声道：“阿信哥哥，待会要是遇到什么出乎您预料的事儿，可千万别生气，也别着急，万事有大巫师做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话我只能说到这了，您自个儿想去吧。那啥，我还有点别的事儿，咱们回头见！”

阿保金匆匆离开，二人面面相觑，都感到这里面有事儿。

耶律阿信脸涨得通红，道：“要是俺妹子真的做出什么不知廉耻的事来，不用您动手，我自己就砍了她！”

郭业心说萧丹又不是我啥人，是否守身如玉干我屁事。

他摇了摇头，道：“先不要冲动。我不是说了吗，有我的庇佑，令妹愿意嫁给谁都可以。就算真的有什么事，也无伤大雅，何必要打要杀的。”

“那咱们偷偷进去？”

“这.....不妥吧.....以我的身份听墙根.....”

“俺是她的亲哥哥，长兄为父。俺都同意了，就没啥不妥的！您这是和俺一起来捉奸来了！”

郭业见他越说越不像话，只得快刀斩乱麻，道：“好吧，那我听你的。”

二人蹑手蹑脚地来到小院之内，就听得一个粗豪的男声传来：“阿丹妹子请看，这是我派人去营州，给你搜罗来的汉人书卷。这本书，竟然要五贯钱，说是绝世孤本。”

一个娇柔无比的女声传来，道：“窟哥真是有心了。其实，您没必要对小女子这么好的，我.....我真是不知如何报答您才好。”

“报答？这个好说！汉人的变文僧不是常说一句话吗，小女子无以为报，唯有以身相许？只要你嫁给我，就是金山阴山我都给你搬来，何况是区区几本书？”

萧丹的声音转寒，道：“窟哥，你这是在调戏我？”

“不，你别误会。我对你丝毫没有不恭敬的意思，只是想和你共结连理罢了。你喜欢汉人的书，那里边不是说了吗？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有什么错？”

那女子幽幽一叹，道：“您是没有什么错，但是小女子福薄，恐怕不是您的良配。我要是嫁给您了，那我的部族……”

“如果你嫁给我，不会影响到你的部族呢？”

“那怎么可能？”

“这你先别管，我是问如果……”

“即便不会影响到我的部族，也会影响到你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您要是娶了我，岂不会成为众矢之的？还是说，你打算与我有一夕之欢后，就拱手让人？”

“那怎么可能呢？我发誓，会保护你不受一丝伤害，绝不会让其他人染指于你！”

萧丹苦笑一声，道：“即便你有那个心恐怕也没有那个能力。”

“不错，我现在的确是没有保护你的能力。但是，你等着，再过个一年半载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别说一年半载，就是十年八年又怎么样？在咱们契丹，没有任何人可以违逆众人的意思。”

窟哥道：“这你就不懂了，世易时移，哪有万年不变的制度？就是咱们这个大贺氏联盟，也不过是几十年罢了。我向你保证，一年之内，我一定会成为契丹最尊贵的人。”

“你是说要成为联盟长？”

“当然不是联盟长。我刚才不是说了吗？要改变制度！阿丹你想想，大唐天子的女人，谁敢打主意？不说大唐，就说与咱们接壤的高句丽，谁敢打国主女人的主意？”

“你的意思？”

“%#……&¥……”

萧丹惊呼道：“什么？你要做可汗？”

“嘘！小点声音，别让人听见！”

“不是……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咱们契丹大事，一向是八部共商，骤然改变制度，能行吗？”

“怎么不行？咱们契丹有子民二十万，控弦四万，这等实力足以立国了。想当初，薛延陀初立，还没咱们契丹实力强呢，现在已经称霸草原了。”

“即便如此，你又怎么肯定自己能当上可汗？要知道，现在你只是蕃长。”

“那你就别管了，山人自有妙计。”

萧丹很没诚意地轻笑一声，道：“那我就祝窟哥你梦想成真了，等你真当上了咱们契丹的可汗，再来找我吧。”

“你不信我的话？觉得我是在吹牛？”

“也算不上吹牛了，毕竟还有人跟我说过，要南下大唐，自己当皇帝，让我做皇后的呢。窟哥你这个志向，比起别人来，算不上离谱，好好努力吧。”

说到这里，美人轻轻打了个哈欠，道：“说了这么久的话，我也累了，想要休息一下。要不，有什么事，咱们改日再谈？”

“你……”窟哥着急道：“我这真不是说大话，而是有切实可行的计划！”

萧丹敷衍的“哦”了一声，就没下文了。

这可把窟哥急了个抓耳挠腮，道：“你怎么就不信我呢？好吧，那我就把计划说给你听听，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

“您要是担心小女子泄密的话。最好什么都不对我说。”

“别，我信你！不信任阿丹你，我还信任谁呢？刚才是一时情急，说错了话了，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其实，计划是这样的……”

窟哥顿了一下，又继续道：“你知不知道，现在如今高句丽和大唐正在鏖兵辽东，杀了个尸山血海。”

“那关咱们契丹什么事？”

“当然有关了。若是此次咱们和高句丽联手，把辽东的唐军全歼，甚至把大唐天子生擒活拿。然后再挥兵南下，与高句丽平分大唐的疆土，那咱们契丹岂不会实力大增？”

说到这里，他的声音渐高，道：“我现在是蕃长，负责整个契丹的兵马的调动。到了那时候，有了攻破大唐的功劳，获得可汗的地位岂不是顺理成章，易如反掌？”

萧丹冷冷地说道：“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计划要是失败了会怎么样？当初的颉利可汗，何等英雄？只因为得罪了大唐天子，到头来还不是身死国灭？”

“不，不会失败的！我乃是天命之子，咱们契丹注定要在我的手里发扬光大，这是天意，绝对不会错。阿丹，嫁给我吧，我会让你成为契丹最尊贵的女人！”

“别这样……你……放手……”

听声音，似乎窟哥已经对萧丹开始动手动脚了，耶律阿信哪里忍得住？

他高声道：“就凭你想娶我妹妹？窟哥，我看你小子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阿丹别怕，哥哥救你来了！”

## 第1886章摊牌

耶律阿信飞起一脚夺门而入，郭业紧随其后！

屋内的情形比他们想象中要好一点，窟哥只是把萧丹的手紧紧握住，并无其他不轨之事。

眼见二人进来，他赶紧把美人的手松开了，道：“阿信……是你！”

“是我！窟哥，你竟敢对阿丹做出如此事情，我岂能容你？”说着话，抡起醋钵大的拳头，就冲着窟哥砸来。

在郭业的眼中，其实窟哥和耶律阿信的样子长得差不多，都是面色发黑，身材高大健壮，两个人扭打在一起，真如同两个黑熊打架相仿。

不过，尽管打的热闹，但是郭业看得出来，这二人下手都有分寸，并没有往要害上招呼，最多是互相打个鼻青脸肿的罢了。

眼见着二人都没有什么危险，郭业也懒得去劝，笑吟吟地站在一边，看着他们打架。

萧丹对郭业倒是颇感兴趣，问道：“你是什么人，怎么会和我哥哥在一起？”

“我乃是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不知你可曾听说过我的名号？”

佳人眼中异彩连连，惊呼道：“大唐秦国公郭业？就是您活捉了颉利可汗？”

郭业无奈地说道：“怎么每个人都问这一句？其实我干的大事多了去了，可不光是活捉颉利可汗这一条。”

萧丹调皮地一歪脑袋，道：“比如说还娶了艳绝三韩的善花公主？”

“呃……这算什么大事？”郭业老脸一红，道：“你就没听说过其他的？”

“好了，不和您开玩笑。秦国公孤军征天竺，奇兵入吐蕃，威震高句丽，这些事小女子都听说过。不过您之所以在我们契丹人中声名远播，还是因为活捉了颉利可汗，直接造成东突厥灭亡。”

“可是因为你们契丹曾经臣服于东突厥？”

“正是。要不是您，我们契丹每年还得向突厥每年进贡一万匹马，八百头牛，还有……”

“什么？”

佳人俏脸一红，道：“二十名美女。”

郭业道：“如此说来，要不是我，你这个契丹第一美女，就得被送往突厥了？那我还真是功劳不小！”

“也不是没有那个可能。”萧丹盈盈下拜，道：“多谢秦国公为我们契丹除此大敌，也让小女子避免了与人为奴的命运！”

“呃……我就是随口一说，你怎么就当真了？快快请起。”

与萧丹一席话，还真是让郭业如沐春风，令他对此女的好感大增。

他说道：“在下有一事不明，不知当问不当问。”

“秦国公有话但讲无妨。”

“你有契丹第一美女之称，想来是长得不错的。为何戴上面纱，把那绝美的容颜遮掩起来？那不是太暴殄天物了吗？”

萧丹叹了一口气，道：“秦国公岂不闻红颜祸水之说？就是因为这张脸，我自幼生长的部族不得不远走他乡，契丹内部也多有争斗。为了避免不必要

的麻烦，小女子也只能出此下策。”

“那你总不能遮一辈子吧？”郭业笑道：“是不是哪个男子把你的面纱取下，你就要嫁给谁？”

“也可以这么说。小女子曾经暗中发誓，以后自己的面容，只给夫君看。”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挑选如意郎君的标准是啥？”

“那当然是……”

过了这么久，耶律阿信和窟哥已经打累了，气喘吁吁地怒目而视，却是没有再动手。

窟哥耳听着郭业和自己的心上人谈笑风生，颇为吃味，道：“阿丹只能嫁给我，绝不会嫁给别人！”

耶律阿信怒道：“我是他哥哥，我让阿丹嫁给谁就嫁给谁！你算是什么东西，能决定阿丹的终身大事？真是牛不知角弯，马不知脸长！”

窟哥眼珠一转，道：“刚才我和阿丹的谈话，你们听到了多少？”

郭业道：“那我们听到的可太多了。比如有个人大言不惭地想要做契丹的可汗，还想迎娶契丹第一美女。人家美女不答应就想用强。唉，没品！简直太没品了！”

窟哥心里一沉，本来这是一个极少人参与阴谋，应该严格保密，可惜今天被美人一激，自己竟然全盘托出。

唉，实在是太大意了！

不过，万幸的是，自己并没有透露行动的细节，事情还有可挽回的余地。

他说道：“既然听到了，那我也就不和你假惺惺地客气了。不错，我就是要看你们大唐不顺眼，我就是要与你们大唐为敌，你能把我怎么样？”

郭业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别怕，我不会拿你怎么样的。天下间看我大唐不顺眼要与大唐为敌之人太多了，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大象岂会在乎多少蚂蚁对他不满？小兄弟你心里怎么想的，实在无关紧要。但是假如你一时冲动，真的鼓动契丹攻打大唐，到时候天兵一至，玉石俱焚，你就是契丹的千古罪人！”

窟哥冷笑道：“休要胡吹大气！你们大唐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继承了大隋的衣钵吗？想当初隋炀帝百万大军，都在高句丽折戟沉沙，你们这次十万军队征高句丽又能如何？”

“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郭特摆了摆手，道：“算了，和你这个浑人解释不清楚。你要是不服气的话，尽管提兵来战！”

然后，他一拍脑袋，道：“哦，不好意思，我差点忘了。你现在不过是契丹的蕃长，并无决定出兵与否的权力，这还真是强人所难了！”

窟哥被他说得哑口无言，直气的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道：“你……你……”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你……你给我滚出去！此地乃是我契丹祖陵所在，你一个外人有什么站在此地？快滚！快滚！迟了半步，我就要在八部联盟大会上，控告你不敬我契丹先祖的罪过！”

郭业扑哧一乐，道：“你这是理屈词穷，恼羞成怒之下准备赶人了？不

过……不好意思，还是不行。我乃是大巫师亲口允准留在此地。难道你认为他老人家的决定不妥？”

“真的假的？”

耶律阿信道：“当然是真的，不仅仅大巫师允准了秦国公在此地盘桓几日。而且秦国公也算不上什么外人！”

“此言怎讲？”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我和秦国公一见如故，十分投缘。已经决定把阿丹嫁给他！从今天开始，他就是阿丹的夫君，俺的妹夫！换言之，也就是咱们契丹的女婿！”

闻听此言，窟哥直如同寒冬腊月被浇了一个透心凉，好半天都说不出话来。

良久，他才吐出来四个字，“此言当真？”

“千真万确！”耶律阿信得意的说道：“在秦国公回国之前，就把这场婚事给办了，少得要请你喝杯喜酒，到时候可一定要赏脸哦！”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同意！”

耶律阿信脸一沉，道：“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你和阿丹有一文钱的关系吗？”

“我……我虽然没有资格，但是阿丹有资格！只要她不同意，你就别想把她嫁给郭业！”

然后，他跪倒在地，膝爬几步来到萧丹的近前，道：“秦国公有什么好？哪有我对你的半分真心实意？阿丹，你快告诉你哥哥，只愿意嫁给我，绝不愿意嫁给什么劳什子秦国公！”

## 第1887章这个对手有点弱

这可不是在后世，西学东渐，男人下跪求婚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在大唐年间，讲究的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可轻易拜人？更别提跪拜的乃是一个女子了！

不得不说，窟哥虽然外表粗豪，但是在追女孩子上，还真是有一套。深得“潘驴邓小闲”中的一个“小”字，关键时刻，还真拉的下脸来。

就在这大庭广众之下，竟然真的跪了！

萧丹见他这副样子，赶紧跳开几步，道：“别这样！窟哥，你快起来！”

“不……你要是不答应，我愿意长跪于此！”

佳人手足苏措，囁道：“我……我……”

耶律阿信冷笑道：“你这家伙，是想要无赖了？双膝一软，就能娶了契丹第一美女？哪有那么便宜的事！阿丹，别理他，我倒要看看他能坚持多长时间。”

“这……不妥吧……”

“没什么不妥的！难道谁跪得久，你就要嫁给谁？真是岂有此理！”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另外，你别忘了，在我没来之前，他是如何对你无礼的。现在对你低声下气的，不过是被逼无奈罢了，你可别被他骗了！”

窟哥深吸了一口气，道：“阿信哥哥，我承认，刚才的事情是我的不对。但是我对阿丹的心，可是从未变过！倒是那个秦国公郭业，连阿丹的脸都没见过，怎能相信他对阿丹的诚意？”

耶律阿信把嘴一撇，道：“心？心有个屁用？这玩意儿看不见摸不着，如何衡量？退一万步说，你现在的确是真心实意，但谁能保证，过几年你不会变心？最关键的，还是其他东西！”

“什么东西？”

“那可太多了，比如说功业，人家秦国公活捉了颉利可汗，你又打过什么胜仗，活捉过什么英雄人物？”

“这……”

“再比如说权势，大唐秦国公和契丹的蕃长，谁的权势大，你自己说说！”

“我……”

“还可以谈谈钱财，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要想娶我妹妹，家里没钱可不成！我听说秦国公有几千万贯的身家，但是你呢？一万贯钱有没有？你拿什么和人家比？”

窟哥一咬牙，道：“不错，论权势、功业和钱财我都比不过郭业，但是那又如何？难道说，你嫁妹，不在乎自己妹妹的心意，只在乎对方是否富贵？这不是嫌贫爱富、羡慕虚荣吗？”

耶律阿信道：“好，比完了这些身外之物，咱们再比比其他的。”

“比什么？”

“长相呀！您看看人家秦国公，这模样长得，唇红齿白，玉树临风，多么地英俊，多么地帅气！我妹妹往他旁边一站，谁见了都得说一句，好一对璧人！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你再看看你……”

“我？我咋的了？”



“你豹头环眼，铁面虬髯，三分不象人，七分好像鬼！我妹妹和你站在一起，是人得说……”

“什么？”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他们肯定会问我，到底是收了你多少钱财，才忍心把妹妹推入了火坑！”

其实，窟哥虽然长得的确比较一般，但也没有耶律阿信说得那么离谱，闻听此言，直气得浑身发抖，道：“长得好看有个屁用！能当饭吃吗？”

耶律阿信好整以暇地说道：“能当饭吃的那是钱财，这你也比不过呀！”

“这……总而言之，我有比他强的地方！”

“那我倒是十分好奇，你哪点比得过秦国公？”

窟哥眼珠乱转，左思右想，忽然眼前一亮，道：“我……我力气比他大！你瞅瞅他那个样子，文质彬彬，弱不经风，能有多大的力气？这男人呀，其他都是虚的，只有力气才是根本！”

“力气？我也不说你这话有多么强词夺理了。别忘了，人家秦国公可是勇冠三军，有生擒颉利可汗之功！那力气，能小得了吗？”

窟哥道：“哼哼，不过是传闻罢了。唐人狡诈贪鄙，谁知道是不是他麾下的士兵所为，被他夺了功劳？”

然后，他转过头来，对郭业道：“秦国公，你敢不敢跟我比力气？”

郭业虽然对萧丹不怎么感兴趣，但是事关窟哥，而窟哥又关系到契丹反唐的大阴谋，就容不得他退缩了，总不能被他的叫住阵来。

他微微一笑，道：“还真被你猜着了，不错，抓颉利可汗的，不单单是我一人，还有我一个兄弟叫做赵九丑。世人只知我的名号，我那兄弟却名声不彰！”

“我说什么来着，你这家伙就是个欺世盗名之辈！你夺了手下的功劳当上了秦国公，那个赵九丑又如何了，是沉沦下僚，还是被你害死了？”

郭业伸出两根手指，道：“您这话有两处错误。其一，抓颉利可汗的功劳，并没有让我升官发财，我当上秦国公，是立了其他的功劳。其二，我那兄弟赵九丑。他的境遇可是出乎你的想象！”

“总不能此人也受封国公了吧？”

“那倒没有，不过，后来此人随我远征天竺，就在那里落地生根。现在被天竺女王封为镇国大将军，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论起权势来，可不在我这个秦国公之下！”

耶律阿信道：“额的娘诶！天竺？就是灵山脚下的天竺？听说那地方民风淳朴，富的流油，寺庙都是用金砖铺地，赵九丑在那地方当镇国大将军，可算是享福了！”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我说妹夫，你可不能厚此薄彼！你的兄弟都被你提拔成那样了，我这个大舅子怎么也不能比他差吧？”

郭业敷衍道：“好说，好说。”

窟哥也被这个消息震得不轻，貌似人家的兄弟，现在就比自己强得多！虽然自己也是契丹的蕃长，但是契丹总人口才二十万，如何能与天竺相比？

他死鸭子嘴硬道：“哼！谁知道是真是假？废话不多说，有种你和我比比力气？”

“比力气？好说好说。但不知，你赢了如何，输了又如何？”

“我赢了，你就不准娶阿丹！”

“可以！但是你输了呢？”

“我就对阿丹再不纠缠！”

“那咱们一言为定！”

啪啪啪，二人三击掌，这事儿就算定了！

郭业知道契丹重然诺，也不担心他会反悔，道：“那咱们到底要怎么比？”

“这我还没想清楚，你说吧……”

郭业往四下里一寻么，但见庭院之内，青草葱葱，还真没有啥合适的物事。

他灵机一动，一个坏主意涌上了心头，把一颗青草拔了下来，道：“咱们就用这颗青草作比！”

“青草怎么比？”

“以把这颗青草扔出墙外者为胜！”

窟哥拿起青草，直感觉浑不受力，知道这事没那么简单。不过转念一想，自己扔不远，难道郭业就能扔远了？总而言之，还是力气大的为胜！

于是，他说道：“既然如此，那我先扔！”

“您请！”

毫无意外，尽管窟哥使足了吃奶的力气，青草也没扔出多远，更别提飞出墙外了！

他把那草交到了郭业的手中，道：“该你了！”

然后，接下来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

只见郭业弯腰，捡起一块小石头，然后用青草在石头上挽了一个蝴蝶结。

嗖～

石头和青草都消失地无影无踪！

“咯咯咯～”一阵银铃般地笑声传来，却是萧丹忍俊不已，笑的前仰后合。

窟哥目瞪口呆，欲哭无泪，喃喃道：“这……这样也行？”

## 第1888章爱江山更爱美人

说句良心话，和郭业比力气，完全是窟哥的无奈之举。

他自己也明白，别看郭业的看起来文质彬彬、弱不经风，但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说不定人家手底下有真功夫。就是在比赛中赢了自己，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本来么，一个偏远部族的蕃长和大唐的秦国公比武，根本就没啥可比性。输了正常，赢了才会惊世骇俗、广为传唱。

但是，尽管知道这场比赛很可能会输，窟哥还是义无反顾地赌了！因为他知道，比别的自己更不行！也就是比这个，也还有点胜利的希望。

不过，最终的现实，却让他感到了这个世界对他满满的恶意！

他不是没想过会输，但是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输掉。郭业这算什么，逗傻小子么？

而自己呢？怎么就那么糊涂！被这么幼稚的伎俩所欺骗了。

同样是人，真的有这么大的差距？

事到如今，窟哥连指责郭业取巧的心思都没有了。这场比赛也输的太丢人、太窝囊了！任何辩解，都只会让自己更丢人！

他叹了一口气，道：“好吧，我认输。我承认，无论哪方面，我都比不过您！”

郭业道：“愿赌服输。那你从今往后，就不要纠缠萧丹了。”

“呃……”窟哥额头上冷汗涔涔，咬了咬牙，道：“秦国公，在下想和您做个交易。”

“交易？我和你有什么交易可谈？”

窟哥正色道：“那可不一定。秦国公，请问您此次受大唐天子之命，出使契丹，到底是为的是是什么？”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郭某此来，当然是招抚你们了。你们放心，我大唐和东突厥不同。只要你们诚心就抚，不仅不会压榨你们勒索贡品，还会有不少好处赐下。”

窟哥轻笑一声，道：“果真如此？不见得吧。依我看来，您来我们契丹的目的，是为了辽东那一场大战。天子是想让我们契丹加入你们大唐一边共伐高句丽，最不济也要两不相帮！您说是也不是？”

郭业沉声道：“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就和您没有什么交易可谈。如果万一被我言中了，那咱们就有的谈了。”

“你想谈什么？”

“刚才您也听见了，本来我是打算推动契丹与高句丽一起抗唐。”

郭业点了点头，道：“如果你有心的话，尽可以试试！看看契丹的命运，是不是会比东突厥好一点。”

“不，您别误会，听我把话说完。想当初隋炀帝百万大军征伐高句丽，大败而归。现如今的大唐天子却仅仅派出了十万军队，咱不说一定会输，但就算是赢，恐怕也没那么容易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在下的意思是，如果我真的成功推动契丹抗唐，就算到了最后，我们契

丹被灭族，那大唐肯定也不会那么好受。如果您承认这一点，咱们这场交易就有得谈了！”

“你接着往下说。”

窟哥郑重地说道：“只要您宣布刚才的赌约不作数，我就答应您不再推动契丹与高句丽联手抗唐。换句话说，您放弃阿丹，而我则放弃成为契丹可汗的机会。这个交易您能否答应？”

他的话音一落，在场之人都是脸色一变！

耶律阿信道：“想不到你小子对阿丹用情如此之深！看来，我刚才揍你，手下得还真有点重！”

萧丹眼中也是眼泛泪花。

不爱江山爱美人，在世人的眼中肯定愚不可及，但是在美人的心目中呢？

如果有一个男人愿意拿江山来换自己，无论她是否喜欢这个男人，都会深受感动。

她说道：“你这又是何必？我乃是一个不祥之人，根本就不值得你这么 做。”

窟哥一往深情地说道：“我说过了，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没有了你，世间的一切都对我毫无意义！我再问一次，阿丹，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我……”

眼见佳人的口气有所松动，郭业此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首先，他本来就对萧丹没啥兴趣，其次，窟哥刚才的提议，也真的很有利。

蕃长这个官，基本上就相当于契丹的兵马大元帅了，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现在既然已经确定大巫师倾向高句丽，那接下来拉拢其他大人物，就非常重要了。而窟哥显然就在这些大人物之列。

放弃一个根本就没放在心上，事实上也没啥关系的美女，就能转变契丹一个重要人物的立场，理智上讲，的确是非常划算。

不过……在感情上，怎么就这么心有不甘呢？

通过献女而取得利益，郭业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经典形象——《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

自己的行径跟陈家洛献香香公主，是不是有点相似之处？简直是太耻辱了！

再说了，窟哥空口白牙的承诺，到底有多少可信度？他要是反悔怎么办？

不过，郭业的为难并没有持续多久。

只听得屋外有人轻轻咳嗽一声，道：“说什么呢，嫁来嫁去的？”紧接着，帘栊一挑，有一个人走入了屋内。来人正是大巫师哲思巫！

“拜见大巫师！”除了郭业，屋内的其让人都跪倒在地。

“起来吧，坐！坐！”哲思乌面色和蔼，道：“萧丹贤侄女已经决定要嫁给秦国公了？”

窟哥道：“不，阿丹是想要嫁给我！”

“嫁给你？可是她亲口答应？”

“还没，不过也差不多了，她刚要答应，您就进来了。”

“这么说她还没有答应？”

“呃……正是！”

“那就好办了！”哲思乌长长松了一口气，道：“我还以为来晚了呢，天可怜见，还真是天佑我契丹。”

郭业本能地就感觉这里边有事儿，他轻笑一声，道：“大巫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萧丹小娘子的婚事，还关系到契丹的国运了？”

“还正是如此！”阿思乌道：“您知道，我契丹总共与四国接壤，分别是大唐、高句丽、奚国和室韦。室韦国力贫弱，暂且不提。其余三国，哪个的实力都不在我契丹之下，需要小心应付。”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就在刚才，老夫得到消息，有奚族的王子苏支，前来求娶我契丹第一美女。若是阿丹答应了秦国公或者窟哥，岂不是恶了奚族？”

郭业眉头一皱，道：“王子？什么时候奚族建国了？”

“呃……也谈不上建国，现如今奚族还是分为五部，不过现在五部以阿舍部为尊，阿舍部的酋长就自称奚王。他的儿子，我们就称为王子。本质上和我们契丹一样，还是一个部落联盟。”

“原来如此！”郭业点了点头，道“听您刚才这话的意思，不怕得罪我郭业，也不怕得罪你们契丹的蕃长，单单怕得罪一个奚族的王子，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呢？不知大巫师何以教我？”

## 第1889章六家分唐

哲思乌摆了摆手，道：“秦国公，您别误会。我们不是怕的得罪奚族王子，而是不愿意！”

“怕和不愿意有何分别？”

“那分别可太大了！实不相瞒，虽然我契丹和奚族对外一向是共同进退，但是内部也时有纷争。有时候为了一片草场，也是大战连连死伤无数！为了消弭纷争，我们就想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两国互相通婚，最终合为一国！现在奚族王子求娶我契丹第一美女，就是第一步！所以，老夫不愿意在这件事一开始，就折了奚族王子的面子。”

郭业道：“两国合一这么重大的事情，总不会是仓促而定吧？怎么刚才在大殿之内，耶律阿信谈及萧丹婚事的时候，您没有提及？而到了现在，才匆匆告知？”

哲思乌不慌不忙地解释道：“两国通婚的事情，确实是早就谈妥之事，但是要求娶阿丹，却是奚族王子刚刚提出。”

尽管大巫师说得头头是道，但是郭业却对他这番话不怎么相信。

首先，两国合一这种事说的轻巧，实际上哪有那么容易。光是以后哪国的后代做国主，就能杀得人头滚滚。

其次，这老家伙出现的时机也太凑巧了！

怎么就在萧丹要答应窟哥，换言之，窟哥与自己的交易就要生效的时候，他就正好出现了？

再联想到他本来的立场，很有可能，是这老家伙，和自己一样，先前是故意偷听，直到关键时刻，才突然现身！他的目的，就是不让窟哥改变立场。

另外，哲思乌和窟哥的关系，也很令人怀疑！

萧丹被他的父亲送来木叶山，这是十分秘密的事情。即便以大巫师之尊，想来也不愿意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应该对此事严格保密。

那么，窟哥是怎么找到萧丹的？

即便他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神庙里安插了眼线。但没有大巫师的允准，他敢硬闯？

毫无疑问，窟哥来这里见萧丹，是经过哲思乌同意的，换言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哲思乌已经为了窟哥，出卖了萧丹！

这二人的关系如此紧密，他又怎么可能就这么把窟哥的心上人献给奚族王子？

而窟哥都已经爱江山不爱美人了，听到这个消息，又为何不马上暴跳如雷？

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哼哼，既然你们耍这种阴谋诡计，那说不得，对于这个契丹第一美人，我还非争不可了！

电光火石之间，郭业已经想清楚了前因后果，他微微一笑，道：“大巫师言之有理，郭某人受教了。不过，此等婚姻大事，单单您决定恐怕不妥吧？要不要问问当事人的意见？”

哲思乌沉声道：“阿丹，你怎么说？”

积威之下，萧丹盈盈拜倒，道：“我听您老人家的！”

“好好！真是个好孩子。我告诉你，听老夫的错不了。那奚族王子，年少英俊，又是奚王的独子，嫁给他绝对不算辱没了你！恐怕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当上奚王妃了。”

郭业却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大巫师您没听明白。我口中这个所谓的当事人，指的可不是萧丹，而是我郭业！”

“你？跟你有什么关系？”

“原来耶律兄弟已经答应了，把他的妹妹许配给我。有道是长兄为父，这场婚事就算是这么定了。您再把萧丹许配给旁人，那不是打我郭业的脸么？”

说到这里，他冷冷一笑，道：“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您可要想好这件事的后果！”

哲思乌面露为难之色，道：“看来是小老儿一时思虑不周，得罪秦国公了。唉……这事还真不好办！奚族王子那边，我们不想得罪，但您乃大唐钦差，小老儿也应该努力奉承……”

他叹了口气，继续道：“此事实是难以两全。能不能容小老儿考虑几日再做答复？”

“当然可以，大巫师请便！”

……

……

当日晚上，大巫师的卧房之内。

窟哥双膝跪倒，道：“我错了，我不该一时冲动，儿女情长，把咱们的大事和盘托出。更不该为了美人，放弃以前的雄心壮志，您惩罚我吧！”

“还有呢？”

“还有？”窟哥满脸茫然之色，道：“弟子不知，还望大巫师赐教。”

“你最不该的，是和秦国公郭业打赌！他的力气就是称不上天下第一，也差不了多少；你和他比力气，那不是班门弄斧吗？就是找死，也不是这么个死法！”

“此言当真？可是他和弟子比试的时候，明明是靠耍诈取胜。要说我及不上秦国公我承认，但是力气……”

“哼！那是你太蠢了，根本就不值得人家露出真本事！”

“这……不是我不相信您，但是您说秦国公的力气天下第一，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世人都说他有生擒颉利可汗之功，但要说他的力气，可没有什么传闻。”

“这话一点也不夸张，乃是老夫从大唐一名高官的口中得知，绝对是真的！”

“您在大唐内部还有密谍，还当上了大唐高官？”

哲思巫摇了摇头，道：“他可不是我的密谍，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

窟哥又磕了个头，道：“大巫师，弟子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可是日后要做咱们契丹可汗的人，在老夫面前，不必太过拘束！有话尽管说。”

“说实话，弟子今日一时冲动，做出了放弃联高句丽攻唐的承诺，有一个原因，的确是为了阿丹。不过，还有一个原因，却是弟子觉得，咱们此次成

功的希望的确不大！”

“此言怎讲？”

“弟子不敢妄自菲薄。我以为，在咱们契丹人中，比我能耐大的，不能说没有，但也不过是三五人罢了，他们或老或病，难与弟子争锋。所以，这才在您的鼓励下，有了登上可汗之位的雄心。但是……”

“怎样？”

“弟子今日和秦国公一见，就被他略施小计，弄得大败亏输。不得不承认，秦国公的大才，我契丹不仅无人能及，而且还差距不小！”

说到这里，他深深叹了一口气，道：“大唐随随便便派出一个秦国公，就有如此能耐！咱们契丹与大唐为敌，真能讨得了好去吗？”

哲思乌摇了摇头，道：“老夫告诉你，你这完全是杞人忧天。首先，你和郭业那厮的差距没那么大，只是唐人狡诈，而咱们契丹民风淳朴，你一时不适应，才着了道的道。其次……”

“怎样？”

“秦国公在大唐，也算是难得的人才，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了。要不然怎么是他活捉了颉利可汗而不是旁人？”

“即便如此，以大唐之大，人才之广。就算是再多几个略次于秦国公的，咱们也受不了呀！东突厥的殷鉴在前，不可不慎！”

哲思乌傲然道：“哼，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士气。大唐人才众多，但是咱们契丹也不是单独行事！”

“弟子知道还要加上高句丽，不过就算咱们两方合力，恐怕也……”

“不，今天老夫给托个底，要对付唐军的，不是两方，而是六方！”

“六方？这么多？都有谁？”

“除了咱们和高句丽以外，还有奚族。我今天跟郭业说，奚族王子苏支到来，可不是推脱之言，而是确有其事。两国合一的事情，也不完全是子虚乌有之事。”

窟哥脸色一变，道：“那您说的他要娶阿丹的事儿？”

“呃……”哲思乌咽了口吐沫，道：“确实也有，不过你别着急，这事儿还没说死。漫天要价，落地还钱么，总不能他们奚族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是互相合作，又不是咱们契丹求他们！”

窟哥这才脸色稍微好了一点，道：“其实奚族的实力还不如咱们契丹呢，就算有他们加入，胜算也增加不大。他们要是价太高，我看这事就算了。但不知其他三方又是何人？”

“还有就是我刚才说过的，大唐的一个高官。有他在唐军内部掣肘，起到的作用绝对不亚于一国之军。”

“那还有剩下的两方呢？”

“你附耳过来……”

“是！”

等窟哥听到了另外两方的名字，不禁心头大定，道：“这下我可放心了。此乃六家分唐之势，咱们契丹的大兴之日到了！”



## 第1890章郑希良

接下来的日子里，郭业等人就在木叶山住下了。

不过，哲思乌人老城精，那太极打得着实不错。只要郭业一开口谈国家大事，就被他了转移话题。

直把郭业恨得牙根都痒痒。

眼见事情毫无进展，郭业总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又过了几天，便起身告辞。

哲思乌也不是很留，略微客气了几句，就点头允了。

至于说萧丹到底应该归于何人，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只是推说要长计议。对于耶律阿信提出自己要带妹子离开的要求，则是坚决不准。

大巫师在整个契丹代天行事，威望甚高，无论是耶律阿信还是萧丹都不敢违拗他的意思。

人家本主都不敢抗争，郭业一个外人，就是有力也使不上，只能是徒呼奈何。

.....

.....

贞观十四年，四月二十八，郭业等人抵达纥便部。

所谓的契丹八部联盟，也称大贺氏联盟。而纥便部中的贵族，就是大贺氏。联盟中和蕃长无论如何选举，最终都得是大贺氏中人。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里就是契丹的王庭所在。

与哲思乌一样，表面上，纥便部对郭业十分礼貌周到，但要说到具体事情就顾左右而言他。

一直到第三天头上，才有人通知他说，八部联盟会议有请。

“大唐钦差，礼部尚书兼秦国公郭业到！”

“臣等恭迎天使！”

呼啦啦，一众契丹贵人拜服于地！

与高句丽、新罗和百济不同，那三国的国君都被封为郡王，论起来地位都在郭业之上。

但是契丹人的联盟长，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只是被封了一个“都督”的武散官虚衔，还不如郭业这个秦国公呢。

只要没有和大唐撕破脸，见了郭业就得跪拜如仪！至于契丹的其他贵族，那就更不用提了。

郭业微微一点头，道：“起来吧。”

“谢天使！”

随着诸人来到一个巨大的毡帐之内，分宾主落座。

坐在主位的一个中年男子轻轻咳嗽一声，道：“秦国公对我们契丹八部之人不太熟悉吧，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摩会，是现如今契丹的联盟长，同时也是纥便部大人。”

“原来您就是摩会联盟长，失敬失敬！”

“我再给您介绍一下其他人，这位就是达稽部大人于勾折，这位是独活部大人马日活，这位是.....”

他把八部的酋长都介绍了一遍，又指着一个人道：“这是我们契丹的蕃

长……”

郭业微笑道：“此人您就不用介绍了。窟哥，咱们好久不见了！”

窟哥略显尴尬地一抱拳，道：“当日在木叶山上走得匆忙，没有向秦国公辞行，实在是失礼了。”

“好说，好说。”郭业看了看窟哥，又看了看摩会，道：“二位长得如此想像，可是兄弟？”

“差不多是吧。”

郭业大惑不解，道：“是就是，非就非，这种事情也能算是差不多？”

摩会解释道：“在下和窟哥确实是一母所生，不过父亲却不是同一人。”

“那就是同母异父的兄弟！”

“呃……也不能这么说，事实上，我们的父亲……乃是父子！所以，我俩是不是兄弟，这事还真不好说。”

郭业脸色一变，道：“啥？”

“我们契丹和你们大唐的风俗有所区别。父亲过世之后，儿子可以娶除了嫡母之外的，父亲的小妾。家母先嫁其父，再嫁其子，有了我们兄弟二人。”

闻听此言，郭业被雷了个不轻，不过转念又一想，抛开伦理道德不言，这两场婚姻又没啥血缘关系，似乎也无不妥？不管怎么说，也比新罗王室的混乱关系好多了。

眼见摩会和窟哥并无尴尬之色，他也只得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赶紧转移话题，他指着一个大唐书生打扮的老者道：“看这位老人家的穿着打扮，不像是契丹人，倒像是我们唐人。”

窟哥道：“秦国公您误会了，这位可不是你们大唐人，而是高句丽人！”

“高句丽人？”

那老者微微一笑，道：“在下确实祖籍中原，不过早已归顺高句丽。如今奉了我家国主之命，出使契丹！”

郭业脸色微微一变，道：“原来是渊男建的使者，您老人家这么大岁数了，不在家里颐养天年，却车马劳顿，远行契丹。难道高句丽是没人了，就派不出一个腿脚好点的？”

老者微微叹了口气，道：“还真被您说着了，拜秦国公所赐，现如今我高句丽人才凋零。我这把老骨头再不出马，确实是无人可派！”

他的姿态放的如此之低，倒是真有点出乎郭业的预料之外，道：“那不知老人家尊姓高名，在高句丽官居何职？”

“老夫姓郑双名希良！至于官职么，不好意思，还真是没有。不过，我可以保证，老夫的每一句话，都足以代表国主的意思。”

“郑希良……”郭业总觉得似乎在哪听过这个名字，但一时之间却想不起来。

摩会道：“郑老在高句丽的平原王在位之时，就以剑术闻名于三韩，在我们契丹也有不小的名望。秦国公不必怀疑他的身份，更不必怀疑他的承诺。”

郭业一听剑术二字，心中一动，道：“冒昧地问一下，您老人家可是新罗金庾信的授业恩师？”

“正是！得了老夫的衣钵的也就是新罗金庾信了。”

郭业恭敬地说道：“在下和新罗皇室颇有渊源，那咱们还真不是外人。”

郑希良把手一摆，道：“话不能那么说，事实上，老夫已经和金庾信割袍

断义，再无瓜葛！”

“啊？为什么？庾信大哥宅心仁厚，总不会是欺师灭祖之人吧？”

“也不全怪他！想当初老夫教他绝世剑术，就没安着什么好心，实指望他以伽罗王室之后的身份，倒反新罗，为我高句丽除一大患。”

说到这里，郑希良微微叹气道：“没想到的是，他剑术学了，身世也知道了，对新罗却还是忠心耿耿。老夫不仅没在新罗埋下一颗钉子，还为它培养出了一个绝世将才！不和庾信绝交，又能如何？”

郭业强忍笑意道：“老先生几十年前，就为高句丽布局，实在是忠心可嘉。就算事有不谐，也是天意，不必太过自责。”

“哼，你我是敌非友。高句丽有今日之祸，全是因你而起！不用你来假惺惺地安慰老夫！”

“是敌非友？不见得吧？”郭业微微一笑，道：“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您最先效忠的，应该是高句丽的平原王吧？”

“正是。平原王对老夫有救命之恩，老夫曾经发誓，要对高句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平原王生子婴阳王，而婴阳王又是被渊盖苏文所害。现如今，高句丽的国主，乃是渊盖苏文的儿子渊男建。这些事实，您老人家是否承认？”

“老夫当然承认！”

“那就好办了。高氏一脉对您有恩，现在高句丽的国主却是渊氏一脉。按理说，您就应该高氏报仇。而我们大唐，收留高建武，又远征高句丽。与您目标相同。老人家，咱们才是一头儿的呀！”

## 第1891章唇枪舌剑

郑希良这个名字，郭业早就从金庾信的口中听说过。只是没想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师徒那么简单。

对于此人，如果可能的话，郭业还真不愿意与之为敌。

一来，他是金庾信的老师。别管郑希良怎么看这个徒弟，金庾信谈起他来，可是充满了敬仰之情。到时候，把这老家伙伤了，再见到那位新罗国仙，可怎么交待？

二来，郑希良此人，还真不好对付。

在金庾信的口中，郑希良的功夫都高的没边了，简直和陆地神仙相仿。就算他这番说辞有些夸大，打个对折来看，如此武艺也实在是可畏可怖。即便是赶不上青云子，也差不了多少。

要不是郭业有刀枪不入之能，还真怕这老头一时兴起，效仿古之班超，哪天晚上，暴起发难，把自己给宰了。

对于这个随时有着掀桌子能力的家伙，能不招惹，还是不要招惹的为好。

所以，他才低声下气，好言相劝。

不过，人家郑希良还真不吃他那一套，他说道：“秦国公此言差矣。我来问你，你是效忠太子建成，还是效忠李世民的？”

“当然是效忠当今的大唐天子了。”

“那如果有一日李世民龙驭宾天，你是效忠李世民的后人，还是建成的后人？”

“当然是当今大唐天子的后人。”

“那不就得了，老夫效忠渊男建国主，并无任何理亏之处。”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老人家说这话，我咋听不明白呢？无论陛下的后人，还是建成的后人，那都是李唐皇室中人。可是渊男建和平原王却并非一姓！”

“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事实上，渊盖苏文也就是婴阳王的亲儿子。只是后来，婴阳王执意传给位给高建武。他为了王位，不得已才弑杀了自己的父亲。换言之，渊男建本就是高氏子孙。”

关于渊盖苏文身世的弯弯绕，郭业还真不清楚，事实上，这事的真相，现在除了渊太祚以外就没人知道。

渊男建登上王位，根基不稳，人心不附。为了保住渊氏江山，渊太祚不得已，抛出了这条半真半假的消息。

反正渊盖苏文已死，他的名声好不好无关紧要。只要能证明渊男建是高氏子孙，有资格做高句丽的国主就行了。

郭业问道：“此言当真？”

“虽然并没有确实证据，但是根据各种蛛丝马迹来看，事实正是如此。要不然也无法解释，婴阳王为何会把整个平壤城的兵权都交给他执掌。”

“这种大事，岂不需要切实的证据？光光蛛丝马迹就行？”

郑希良摇了摇头，道：“宫帷密事，怎么可能有什么切实的证据？不管你信不信，反正老夫是信了！”

“就算您说的是真的……”郭业微微叹了口气，道：“那渊盖苏文弑父又弑

君，您又为何扶保他的后人？”

“渊盖苏文的品行关老夫什么事？对我有恩的乃是平原王，只要他的血脉坐在高句丽的王位上，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至于王室内部的纷争，老夫不掺合，也不想搀和。”

郑希良的逻辑还真能自洽，郭业无奈道：“好吧，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不说这个了。但不知您此次出使契丹，到底所谓何事？”

“秦国公又何必明知故问？您为了什么来的，我就是为了什么来的。现在咱们两国鏖兵辽东，出使契丹，还能是为的别的事情？”

话说到这，双方已经没有任何转圜的余地。

郭业冷冷一笑，道：“好，郑老先生果然爽快！那咱们就各凭手段吧。”

常言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郭业对于契丹的内部情况两眼一抹黑，各部贵人又是避而不谈，他就是有千般妙计也施展不出。

到时候郑希良在大巫师的配合下，与契丹达成什么秘密协议，他真是哭都没地方哭。

事到如今，也只能快刀斩乱麻了。

于是，他对众人说道：“武德五年，有贵国联盟长咄罗赴长安朝觐，献名马、貂皮，从此契丹成为我大唐承认的蕃国之一。”

“贞观三年，又有摩会联盟长朝唐，得赠鼓纛，宣誓效忠大唐天子。现如今，我大唐征伐高句丽，契丹理应派兵助战。不知诸位以为如何？”

郑希良道：“诸位，我高句丽和你们契丹一样，也是大唐的藩国。不一样的是，我们比你们对大唐更为恭谨。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可是结果呢？”

“大唐觊觎我高句丽的土地，悍然发兵，侵我疆土，掠我子民。如若有朝一日我高句丽国灭，恐怕下一步遭殃的，就是你们契丹了！到底听该如何应对，诸位可要仔细思量。”

郭业冷笑道：“你们高句丽对我大唐恭谨？那派遣姜玉梅，刺杀我大唐天子一事怎么说？”

“你们大唐有意兴兵在前，我高句丽派遣刺客在后，顺序如何，秦国公可不要搞错！想当初燕太子派遣荆轲刺秦王，难道不是因为大秦暴虐燕国忍无可忍？”

郭业道：“我大唐廷议征伐高句丽是在去年十一月。而你们高句丽的刺客来到，就是在去年十二月。大唐和高句丽远隔万里，刺客一月即至，难道他会飞？分明是你们早就对我大唐有不臣之心！”

“秦国公此言差矣。有道是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高句丽对你们大唐有防范之心，早就做好了安排，又有什么奇怪的？”

“那你就是承认你们高句丽侍君不忠了？”

“圣人云，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如果这就算侍君不忠的话，那我们高句丽愿领此罪！”

郑希良不仅剑术高深，而且辩才无碍，一番话说出来，还真把郭业驳了个哑口无言。

说到底，这次征伐高句丽，大唐还真是不占理。

李二陛下征东的真正理由是，高句丽有能力倾覆大唐，此时不取，恐为

后世大患！这话可以在朝廷内部说，但却不能公之于众！

真正能说出口的理由，那只能是渊男建无道，大唐吊民伐罪。可现在，人家渊男建说自己是高氏子孙，似乎这条理由也站不住脚。

于是乎，郭业也只能抓住姜玉梅行刺这一点做文章。没想到，人家郑老头对答如流，没有丝毫破绽。

讲道理讲不通，还要说服契丹心向大唐，这可咋办？

郭业眼珠一转，转移了话题，道：“诸位，刚才高句丽使者说，我大唐灭掉高句丽后就会灭掉契丹，其实这个担心大可不必。”

“契丹和高句丽大不相同。刚才郑老先生说我大唐是为了高句丽的土地，发动战争。就算事实真的如此，那我们也只要高句丽的土地，而不想要契丹的土地。”

“高句丽的土地可以拿来耕种，养活几百万的子民。但是契丹的土地，我们又拿来何用？此地土地贫瘠，只能用来养马。而我唐人，却并不擅长于此。就算是你们把这些土地献上，大唐也拿来没用啊！”

“诸位如果不信的话，可以想想东突厥。想当初东突厥对我大唐屡屡亲扰，最终为我大唐所灭。可他们的土地呢？最终还是被我们还给了东突厥的子民。”

“为什么？除了我大唐天子仁厚之外，就是那块土地，实在是对大唐没有丝毫用处。既然东突厥的土地我们都看不上眼，又怎么可能看得上契丹的土地？你们不会以为，自己的草原，比东突厥的草原更加肥美吧？”

事实胜于雄辩！

有了东突厥作例子，这番话的说服力就非常强了。在场的契丹贵人们顿时纷纷点头，对郭业的发言表示赞同。

郭业趁热打铁，又继续道：“现在我大唐和高句丽已然开战，之前谁是谁非，已经并不重要。现在诸位要考虑的，就是到底要帮哪边。”

“大唐强而高句丽弱。契丹若助高句丽攻唐，胜负犹未可知！一旦失败，恐怕就步了东突厥的后尘！”

“相反地，若是助唐攻高句丽，胜利简直是指日可待！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我大唐失利，高句丽想必也会元气大伤。难道还有能力对你们报复不成？到底帮哪边比较好，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

## 第1892章奚族王子苏支

摩会道：“秦国有话请讲，在下洗耳恭听。”

“兵凶战危，谁也不敢言必胜！契丹无论助唐还是助高句丽，都有失利之忧。一旦失败，契丹会不会灭族暂且两说，但肯定会元气大伤，这您承认不承认？”

“此是正理，我当然承认。”

“那就好办了。郭某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契丹只见其利，未见其害！不知联盟长想不想听？”

摩会眼前一亮，道：“哦？还有这等办法？还望秦国公不吝赐教。”

“在下的办法就是，契丹按兵不动。”

窟哥讥讽道：“按兵不动？那不是两边都得罪了吗？你这主意完全是一个馊主意！”

“那却不然。若是契丹两不相帮，我大唐就算你们站在了我们这一边。待战事尘埃落定，自然对你们有财物赐下。”

“若是你们失败了呢？”

“即便失败，高句丽也无力对你们征讨。至于我们大唐，总不会有亡国之忧，给你们的赏赐也少不了。”

摩会颇为意动，道：“此言当真？”

窟哥道：“大哥，您别听他胡说八道！他这是想先稳住咱们，等唐军腾出手来，再找咱们秋后算账。”

郭业冷笑道：“我大唐顶着毁诺的名声，出动大军，只为出一口恶气？”

“呃……”窟哥也觉得自己刚才的话有些不可靠，死鸭子嘴硬道：“总而言之，您们汉人诡诈，我信不过你们的承诺！”

摩会却摇了摇头，道：“贤弟此言有些强词夺理了。我倒是觉得，唐人一定会信守诺言。”

“大哥，唐人诡计多端，你不要被他骗了！”

魔会脸一沉，道：“窟哥，你今天的话太多了。莫非咱们契丹就你一个聪明人，我这个联盟长就是蠢物一个？”

“小弟不敢！”

“不敢？是不敢这么想？还是不敢这么说？”

“当然是不敢这么想。”

“哼！既然不敢这么想，就给我乖乖坐下。为兄如何决断，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

然后，他正色道：“我宣布，我们纥便部的主张是支持大唐！”

自此，契丹联盟会议的结果已出，四比四。

平局！

对于这个结果，郭业当然是非常满意。

本来么，就是他的初衷。一开始要求契丹出兵，不过是打着漫天要价，落地还钱的主意罢了。

也幸好如此，他最后把要求降低，才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令摩会毫不犹豫地做了决定。

四对四，好得很，非常好！

只要不能形成决议，契丹就只能按兵不动。换言之，此次出使契丹的任务，就算大功告成！

等等……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似乎是漏算了什么东西的样子……到底是少算了什么呢？

正在这时，一声唱名，把郭业从沉思中惊醒！

“大巫师哲思乌，奚族王子苏支到！”脚步声，一老一少步入了毡帐。

老的须发皆白，精神矍铄，正是哲思乌。

年轻的虽然身量不高，但面如冠玉，目似点漆，发如泼墨，任谁见了，都得赞一声，好一个浊世翩翩美少年！看来这就是奚族王子苏支了。

“参见大巫师！”一众契丹贵族跪了一地。

大巫师双手虚托，道：“快快请起！”

见礼已毕，摩舍赶紧把主位让出，道：“大巫师请坐！”

哲思乌也不客气，稳稳地坐下，又往旁边一指，道：“奚族王子远来是客，就坐在老夫的身边吧。”

“是！”

郭业见此状况，暗叫了一声不好！

他知道大巫师在契丹的威望颇高，但是没想到，竟然高到了这个地步！哲思乌一出场，就控制了局势，似乎但有所言，契丹贵族就无不听从。

现在投票是四对四平局，万一有的部族受他的影响，改变了立场，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郭业眉头一皱，道：“大巫师，想当初在木叶山上，您老人家说不掺合国家大事。现如今却参加八部联盟会议，这恐怕不大妥当吧。知道的说您是心系契丹前途，不知道的恐怕就得说您是食言而肥。”

哲思乌微微一笑，道：“莫非秦国公以为，老夫是想改变八部联盟会议的决策？”

“难道不是？”

“那当然不是了。神庙不干政，乃是祖制，老夫岂会违反？”

“那您今日前来……”

“却是为了萧丹那丫头的婚事而来！现有奚族王子苏支，求娶我契丹第一美女。老夫是来做媒的。”

郭业摇了摇头，道：“这不过是一件私事罢了，何必要拿在八部联盟会议上来说？”

“那却不然，这是私事，也是公事。如今奚族老王，已经病入膏肓，恐怕不久于人事。而王子苏支乃是他的独子，不日即可继承王位！”

“那又如何？”

“秦国公可曾记得，老夫和您提出过，奚族和契丹要两国合一？”

“当然。但即便如此，恐怕这件事的分量，也不需要八部共商吧？”

“一般情况下，您说的没错。不过，今天这事还真有点例外！”

“什么例外？”

哲思乌道微微一笑，道：“苏支王子，这事儿还是您自己来说吧。”

美少年脸色微红，道：“只要贵国愿意把阿丹姐姐嫁给我，我就愿意承诺，两国合一之后，不争夺国主之位！”

“啥？你再说一遍？”



哲思乌替苏支解释道：“两国合一，最难的问题，就是哪国的人为国主。现如今，王子代表奚族承诺，放弃争夺国主的权力。而代价，就是我们契丹的第一美女。”

郭业大感蹊跷，道：“苏支王子，您这个决定，奚族人能同意吗？”

“应该不会反对吧。”苏支道：“我们奚族也不是一点权力也不要。两国合一，国主是契丹人。但是王后，必须是奚人。说到底，真正受影响的，乃是我自己，与他人无关。”

“即便如此。您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仅仅为了迎娶一个素未谋面的美女，这……这……”

接下来的话，郭业没说出来，不过那暗含的意思，大家都听出来了——你丫是脑子有病吧！

苏支却摇了摇头，道：“您怎么知道我没见过阿丹姐姐？”

“难道不是？”

“当然不是。秦国公可知在下的身世？”

“却是郭某人孤陋寡闻了。”

“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所谓的奚族王子苏支，却不是纯种的奚族人。他的父亲是奚族老王，而母亲却是一个契丹的牧羊少女。

想当初，奚族老王前来契丹会盟，偶然间与那牧羊少女有了一夜风流。

少女身怀有孕，生子苏支。

后来，老王一直无子，偶然间知道了这个便宜儿子的存在。这才派人搜寻。

不过奚族有人却不愿意看到苏支继承王位。于是暗中派出杀手追杀。

结果，苏支的母亲被刺客杀死，苏支也受了不轻的伤。偶然间被少女萧丹所救。

后来，老王的人赶到，没有透露苏支的真实身份，就此离去。

而在苏支的心目中，这个美丽善良的大姐姐，在他的心目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发誓要娶她为妻。

郭业听完了，迟疑道：“这个故事倒是挺感人。不过，我还有个疑问，苏支王子，您今年多大了？”

“十六岁，怎么了？”

“那您是什么时候被迎回奚族？”

“十年之前。”

“据我所知，萧丹今年也不过是十八岁。您在六岁的时候，就对一个八岁的小姑娘动了真情？这……合理吗？”

## 第1893章讨价还价

美少年白眼一翻，道：“本王子少年老成，天赋异禀，你管得着吗？”  
不得不说，苏支实在是长得太好看了。如此浅嗔薄怒，实在是风情万种！

郭业见了他这副样子，都不由得心中一荡！心中暗念道，怪不得世上有人好男风呢，要是都长成奚族王子这样子，我都想试试了！

不对！不能胡思乱想，可不能被给掰弯了！

强自稳了稳心神，郭业道：“好吧，就算是如您所说，您与萧丹患难与共，情根深种，甚至愿意拿江山来换美人。如此至情至性，实在是令人钦佩。不过，可惜呀……”

“可惜什么？”

“可惜您来晚了一步，她已经被兄长耶律阿信做主，许配给了郭某人为妻。您现在是要求娶郭某人的媳妇儿，与契丹人可不搭界。而我，对您的江山也不感兴趣。总而言之，您与萧丹是有缘无份了。”

郭业当然不是改变主意，突然又对所谓的契丹第一美女感兴趣了。实在是形势使然，不得不如此！

契丹和奚族合二为一，实力突飞猛进，那岂不成了大唐又一个心腹大患？

为了大唐社稷，别说萧丹是个大美人了，哪怕是丑如无盐，堪比凤姐，他也得跟苏支争一争！

苏支顿时俏脸寒霜，道：“大巫师，还有此事？之前您怎么没和我说？”

“这个么……”哲思乌面色尴尬，道：“苏支王子，您别误会。这事吧……其实另有隐情！”

“什么隐情？”

“秦国公略通岐黄之术，偶然间救了耶律阿信的性命。那家伙头脑一热，就把自己的妹妹许了出去。”

郭业知道他这番话不尽不实的，不过也懒得揭穿，他说道：“不管怎么说，我和萧丹的婚事，经过耶律阿信的首肯，就算是定了，至于是什么原因的，那并不重要。”

苏支冷笑道：“大巫师，您早知此事，还把我叫到这里来，难道是想戏耍于我？”

“那当然不是。王子还请稍安勿躁，听老夫把话说完。”

“您说。”

“其实呢，是这么回事。一般情况下，有了耶律阿信做主，萧丹的婚事就算定了，即便老夫也不能置喙！不过，今天这事有点特殊。”

“特殊？怎么特殊了？”

“萧丹要是嫁给我们契丹人，无论是嫁给谁，老夫都不会干涉。但是很不巧，秦国公乃是一个汉人，那老夫就有权力，否决掉这场婚事。”

郭业道：“我是汉人，那苏丹王子还是奚人呢！”

“苏支王子父为奚族，母为契丹。要说他是我们契丹人也无不可。”

郭业冷笑道：“大巫师，我怎么觉得，您这话有些强词夺理呢？以母族的血统为准，郭某人走遍天下，不仅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过。难道说你们契丹

有这个风俗？”

哲思乌面露为难之色，道：“秦国公，不如咱们做一个交易。”

“什么交易？”

“您暂时放弃掉这桩婚事，再与苏支王子公平竞争。无论何人获胜，都会得到老夫的祝福。”

郭业还没说话呢，窟哥可不干了，道：“我不同意！阿丹乃是咱们契丹的第一美女，只能嫁给契丹人！凭什么给两个外人公平竞争？大伙说是不是？”

两国合一这种事，看似苏支的牺牲不小。其实对于绝大部分契丹贵胄来讲，还真没啥好处。

毫无疑问，国主只能有一个人做。而有资格竞争这个位置的，不过是三五人。

但美女就不同了，基本上，只要是个男人，就觉得自己有希望！

“让两个外人争夺阿丹，咱们契丹爷们却只能在一边看着，是不是不是有点不大合适？”

“靠女人合并奚族，恐怕算不上什么光彩的事儿。我看此事得从长计议。”

“对，契丹的女人，绝不能嫁给外族的男人！”

……

毡帐之内乱哄哄的，大部分人都不赞同大巫师的提议。

哲思乌似乎并没有预料到眼前的这副场面，脸色微微一变，道：“王子殿下，不好意思，看来是老夫考虑不周了。”

苏支道：“嗯？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场竞争中，恐怕还要加上众多契丹贵胄！”

“你说什么？我甘愿放弃王位，得来的就只是您一个可以和这么多人公平竞争的承诺？大巫师，您扪心自问，这合适吗？”

“的确有些不大合适，不如咱们改一下协议！”

“怎么改？”

哲思乌道：“您不必放弃王位，两国合一的事情，也可以暂缓。老夫唯一的要求就是，无路您是否抱得美人归。在这场高句丽和大唐的战争中，你们奚族和我们契丹共同进退！”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本来奚族与我们契丹就是共同进退，这次不过是依照前例，对您来说，也谈不上什么牺牲。这个要求，不算过分吧？”

“只是如此，就同意我竞争阿丹？”

“除此之外，还有点小小的要求。”

“什么要求？”

“此次出征，非同小可。只许胜，不许败，所以必须统一指挥。老夫想请我族的窟哥为临时的大元帅。”

苏支点了点头，道：“窟哥知兵之名，我也早有耳闻。按说也并无不妥，但如果他不能一视同仁，关键时刻让我们奚族送死，我们有权抗命。”

“那是自然。”

“好，这个条件本王子答应了。”

“那就请苏支王子下令，集结大军，来我们纥便部附近待命，待到我契丹做出决定，就引军出征。”

郭业轻咳一声，道：“您老人家可是说好了不干政的！”

“秦国公您误会了，老夫只是不干涉八部联盟会议的决议，可不是不为我们契丹拉拢盟友。”

哲思乌摆明了不要脸，郭业也没啥好办法，道：“好吧，就算您说的有理。但是有件事您可能不知道，现如今八部联盟会议的结果是四票对四票，没有作出任何决议。”

“果真如此？”

摩会点了点头道：“正是。不过您老别着急，一般这种情况下，就应该以我们纥便部的意思为尊。”

“那你们纥便部的意思是……”

“帮助大唐攻伐高句丽！”

“这样呀……”哲思乌摇了摇头，道：“不妥不妥！此次出征关系重大，四比四平，恐怕难以服众。照老夫看，还是祭天吧。看看天意如何，再决定行止！”

郭业赶紧道：“大巫师，这难道不算是干政？”

“秦国公别误会，老夫只不过是向上天问个吉凶罢了。具体如何决定，还是要看八部联盟会议。”

郭业怒道：“您这简直是强词夺理！”

摩会也道：“神庙一向不干涉俗务，在下以为，还是不破例的好。”

“不就是打仗么？这是我们这些粗人的事儿，就不劳大巫师插手了。”

“祖制不可违，大巫师还请三思啊！”

……

其余七部大人，虽然对哲思乌很尊重，但是本能地也反对神庙侵夺自己的权力，纷纷出言表示反对。

大巫师双手一摊，道：“你们以为我想管？还不是你们的联盟会议达不成一致意见吗？四票对四票，让部民知道了会怎么想？”

摩会道：“要不然一个月之后，我们再投一次票？”

“若还是四票对四票呢？”

摩会一咬牙，道：“真要是到了那个地步，再由大巫师您祭天！不过在下相信，应该不至于此。”

哲思乌诡异地一笑，道：“可以，反正奚族的兵马开过来，也要一个月左右。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不过大家都散了吧。”

“慢！”苏支站起身来，道：“有件事大巫师还没交代清楚呢。”

“什么事？”

“到底如何竞争契丹第一美女，您还有说呢！”

## 第1894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哲思乌道：“咱们草原男儿，要比的无非是勇武二字。当然了，刀枪无眼，总不能真的让你们捉对厮杀。到时候无论是伤了王子殿下，还是伤了秦国公，我们都吃罪不起。”

“那究竟比什么？”

“赛马！”

“赛马？怎么比？”

“以五里为限，先到者为胜。不知王子殿下以为如何？”

苏支眼珠一转，道：“比赛的事情，我是没有意见。不过听闻大巫师把阿丹姐姐禁足了，这事恐怕不大妥当吧？”

哲思乌道：“谈不上禁足，只是萧丹艳名远播，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老夫才让她避居神庙。”

“那现在咱们已经商定赛马夺佳人，有了您和联盟大会的背书，恐怕也没人敢乱来了，禁足的条件已经不复存在。您不如把她放出来，也免得让人无端猜疑。”

“这……好吧，就依王子所言。您还有没有别的要求？”

“没有了。”

“那秦国公呢？”

“我？我也没有意见。但不知这场比试在什么时候进行？”

哲思乌道：“一个月之后。”

郭业一咧嘴，道：“大巫师还真是煞费苦心呀！”

“秦国公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大巫师的提议挺好。”

“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呵呵，事到如今，难道我还能说个不字？”

……

……

郭业当然知道，哲思乌安排的赛马夺佳人的比试其中有鬼。

比赛是在一个月之后进行，换言之，赛马夺美之后，就是八部联盟会议的再一次投票。

如果他把契丹第一美人夺走了，那八部的男人们对他的印象能好得了吗？

现在投票的结果是四比四平，换言之，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就有可能改变力量的对比。

他怎么敢冒这个险？最佳的应对，就是拱手认输。

此乃哲思乌的阳谋，他不得不吃这个暗亏。

当然，对于这个小小中招，郭业也没啥不开心的。本来他就对萧丹兴趣不大，刚才之所以出言相争，不过是因为萧丹的归属关系到两国合一之事。

现在苏支和哲思乌的协议已然改变，那对于这个所谓的契丹第一美女，他就没什么兴趣了。

现在的关键，还是一个半月之后，再次开始的八部联盟会议。

想到这里，郭业派孙子善把耶律阿信叫了过来。

“秦国公，您找我何事？”

“不错！坐下吧。”

“是！”耶律阿信忐忑不安的坐下，道：“实在不好意思，本来我已经答应把阿丹嫁给您了，可是大巫师他……”

郭业摆了摆手，道：“别担心，我找你来不是问这个事。令妹无论嫁给何人，我都会诚心祝福，绝无半分怨恨之意。”

“这是您的心里话？”

“我骗你干什么？一开始就是你乱点鸳鸯谱，我什么时候说过已经对她动心了？”

耶律阿信晃了晃大黑脑袋，道：“这就是您不厚道了。想当初在木叶山神庙的时候，您还和窟哥比力气夺美人呢！只不过后来被大巫师搅黄了。”

郭业老脸一红，道：“那件事另有原因，不是你表面上看到的那样。”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郭业脸一沉，道：“总而言之，我确实没对萧丹动心，这件事不必再提！”

耶律阿信不敢再犟嘴，道：“好吧，您说什么我就信什么。那您今天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

郭业站起身，来回踱了几步，道：“阿信，你到底是信佛法，还是信大巫师？”

“这……”耶律阿信的目光有些闪烁，道：“弟子……弟子……都信！”

“那可不成！你信佛的话，死后就会魂归西方世界。若是信仰大巫师，恐怕就会魂归祖陵。而要是都信的话，嘿嘿……”

“怎样？”

“就会变成孤魂野鬼！何去何从，你自个儿掂量吧。”

对于神佛之事，耶律阿信对郭业可不敢有丝毫怀疑，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弟子受教了。从今以后，弟子一定专心向佛，与大巫师彻底决裂！”

“如此甚好，你回去之后，把这番道理给三十六护法讲清楚。”

“是！”

郭业这才放下心来，道：“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你给我办两件事。”

“您说。”

“其一，安排三十六护法，在契丹各处宣讲《西游记》。”

“弘扬佛法，弟子当然是责无旁贷。不过，您之前不是交代过，暂时不要宣讲佛法，和大巫师起冲突吗？怎么现在……”

“此一时彼一时也，原来我还想拉拢他。不过现在看来，他是铁了心站在高句丽那边，与咱们为敌了。既然如此，咱们何必跟他客气？这就宣讲《西游记》，掘他的根基！”

耶律阿信迟疑道：“即便如此，一个月的时间也是太短。恐怕起到的效果不大。”

“别着急，这只是明的一手，掩人耳目罢了！咱们这次要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暗渡陈仓？怎么度？”

“这就是我交代你要做的第二件事了。”郭业道：“你们名面上宣讲西游记，暗中要散步谣言……呃……也不算谣言，只算是说出部分事实罢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你就说，魔鬼已经盯上了契丹。先前你们部落将近灭族就是明证。不过，这事还没完，不久之后，魔鬼就会卷土重来。”

耶律阿信脸色一变，道：“秦国公，是不是您看出来点什么？”

“你害怕什么？有了我的施法，你们终生都不会再得鬼面疮了！就算真有魔鬼，也找不到你的头上。”

“那您接着往下说。”

“你告诉人们，魔鬼没有眼睛，只能靠着气味寻人。所以，如果人们聚集起来，就会一个个被魔鬼杀死。但若是散步开来，大部分人就可以活命。”

耶律阿信心思电转，道：“我明白了，您暗含的意思是，现在契丹不宜集结兵力！”

“你没有猜错。”郭业点了点头道：“实不相瞒，我此次出使的目的，就是让契丹跳出两国的纷争之外。阿信，你愿意不愿意帮我？”

耶律阿信跪倒在地，道：“我们这些人的命都是您救的，愿为秦国公效死！”

“我不要你们的命，只要你们的忠心。只要你们听我的命令行事，活着的时候，我保你们荣华富贵，死后还可去往西天极乐世界！”

“秦国公！您真是对俺太好了！俺……俺真是……”

郭业摆了摆手，道：“兄弟相交，贵在知心，那些肉麻的话就不用说了。我有些乏了，你要是没别的事，就下去吧。”

“呃……您还别说，俺还真有点其他的事。俺妹子……”

“行了！别提你妹子了！她无论嫁给谁，都不影响咱们之间的关系。”

“不，您误会了。俺的意思是说，阿丹托我给您带句话。”

在苏支的要求下，哲思乌已经把萧丹放了。她自然也就回到了耶律阿信的身边，这事郭业倒是知道。

他问道：“哦？萧丹想让你给我传什么话？”

“她今天晚上，想和您单独相见！”

## 第1895章三人行

郭业眉头一皱，道：“晚上？这孤男寡女的……传言出去，恐怕对令妹的名声有碍。”

“无碍的，无碍的，俺们契丹的女人不讲究那个！”

郭业心说，就算她不在乎，我还在乎呢！万一传出点我和萧丹的绯闻来，然后她再嫁给别人。哪天应了景，被人宣扬我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头顶上绿油油的，那多窝囊呀！

他摇了摇头，道：“不行！她是契丹人，我却是汉人，要守汉人的礼。你回去告诉令妹，就说我公务繁忙，不能与她相见。”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此事到此为止。你还有别的事吗？”

“呃……没有了！属下告退！”

郭业本以为此事就这么过去了，没想到，树欲静而风不止。

当天晚上，吃罢了晚饭，他正准备休息，却听得孙子善来报，奚族王子苏支求见。

对于此人，郭业可不敢怠慢，赶紧整理好衣冠，把苏支迎入了毡帐之内。

一阵寒暄过后，郭业轻咳一声，道：“王子殿下深夜前来，不知到底所为何事？”

苏支道：“听说阿丹姐姐已经到了您的营地之内，能不能把她招来，与在下一见。”

郭业心里一阵腻歪，敢情人家深夜前来，不是为了和自己商讨什么国家大事，而完全是为了美人！

不过他转念又一想，萧丹和苏支本来就相识，要再续前缘，似乎也无可厚非。

唯一不大合适的地方，就是拿找自己当了幌子罢了！难道自己连这点度量也没有？

于是，他也就点头允了。

简短截说，萧丹来到，三人见礼已毕。

郭业站起身来，道：“二位慢慢谈，郭某还有点事，就不奉陪了。”

苏支却道：“慢！秦国公别走，咱们三人一起说说话。”

“咱们……仨？”郭业摆了摆手，道：“你们二人卿卿我我，我搀和个啥？”

萧丹微微摇头，道：“秦国公您别想歪了，我们二人可不是要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只不过是叙叙离别之情罢了。”

郭业忍不住调笑道：“只是离别之情，而不是男女之情？”

苏支脸一红，道：“真的与男女之情无关。”

“即便不谈男女之情，你们二人也算是老熟人了，我却与你们萍水相逢，咱们仨有啥好聊的？还是算了吧。”

“不嘛……不嘛……一起聊聊嘛……”

说着话，苏支和萧丹一左一右，拉住了郭业的手，不断地摇晃。

萧丹虽然轻纱遮面，但是眸子清澈，身姿婀娜，声音轻柔，尤其是那双



柔黄，更是嫩滑无比！

此时肌肤相亲，令郭业不由得心中一荡。

还有苏支，虽然是个男孩子，但此刻脸颊绯红，艳若好女，烛光之下，分外诱人。

郭业见了，口干舌燥，简直怀疑自己的性取向有问题！

二人一同撒娇，郭业哪里招架得住，道：“好了，好了，听你们的，咱们仨人一起聊天。”

苏支道：“光聊天似乎寡淡了些，秦国公能否招待一顿酒菜？”

“当然可以，看来是郭某人疏忽了。来人，酒宴摆下！”

功夫不大，几样小菜，一壶好酒就被孙子善端了上来。

郭业举起酒杯，道：“咱们三人来自三个国家，今日能够同桌饮酒，也算是有缘，来来来，请满饮此杯！”

一杯酒下肚之后，就是一阵冷场。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三个人聊天，总感觉有点怪怪的。你们说咱们谈点什么？”

萧丹道：“那就请秦国公谈谈如何活捉了颉利可汗！”

苏支道：“我倒是想听听您是如何追求到了新罗的善花公主？听说此女艳绝三韩，您觉得比我……我丹姐如何？”

郭业道：“萧丹青纱遮面，那我从何比较？不过，她既然有契丹第一美女之称，应该是和拙荆各擅胜场吧。”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你们真想听我和善花公主的故事？”

二人头点得如同小鸡啄米。

“好吧……此事说来话长……”

美人注目之下，郭业文思如泉涌，把自己和善花公主之间的故事娓娓道来。直讲得既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又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把苏支和萧丹听得一愣一愣的。

直到郭业讲完了，二人还意犹未尽，问东问西。

萧丹道：“这么说来，您和善花公主，是先斩后奏。待生米铸成了熟饭，她才不得不从您？”

郭业道：“你这话怎么那么难听呢？什么叫不得不从？我那是用爱去感化了她，让她心甘情愿投入了我的怀抱。充其量，我们这叫先结婚，后恋爱。”

“哼，善花公主怎么想的，我们哪知道。还不在您一说？”

“你到底有没有良心？我给你讲了那么多事情？你怎么啥都不记得，单单就记住了我先斩后奏的事情？”

“因为这事儿您干的挺没品的呀！”

“什么叫没品？我告诉你，过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现在我和善花公主情投意合，结为夫妻。就算刚开始的手段有些许瑕疵，也无伤大雅。”

苏支道：“秦国公，您是本来就喜欢善花公主，才在那件事之后，尽力补救，让此事有了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但是，假如，假如……”

“怎样？”

“假如易地而处。善花公主喜欢您，而您不小心中了椿药，她给您来了个先斩后奏，那结果又会如何？”

“那就更好办了！我告诉你，男追女层山，女追男隔层纱。真要是那样的

话，我们还是会有情人终成眷属！结果不会有任何改变？”

“您就不生气？”

“有那么一个绝色美女投怀送抱，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怎么会生气？”

“那我就放心了。”

“你说啥？”

“呃……我是说，那我就没什么要问的了。您再给我讲讲活捉颉利可汗的故事吧。”

等郭业再把生擒颉利的故事讲完之后，已经是三更天了。他打了个哈欠，道：“天色已晚，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咦？不对，说好的三个人聊天，怎么似乎都是我在说呀！”

萧丹道：“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只是一个女子，而苏支王子也不过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都没什么过往，有什么好聊的，当然只能听您说了。”

“似乎也有点道理。”郭业此时已经是头脑昏昏，道：“不说这个了。这么晚了，苏支王子，您是自己回去，还是今晚就在我这小住一晚？”

苏支颇为妩媚地一笑，道：“可是要与您抵足而眠？”

“如此甚……当然不是！”郭业强自按捺住自己对这个美少年的绮思，道：“我让人带您去休息。”

“那就多谢秦国公了。”

苏支随着孙子善离去，屋内就只剩下了郭业和萧丹二人！

他说道：“萧丹小娘子也回去休息吧，咱们明天见。”

“我不！”

“不？”

佳人眼波流转，道：“刚才您说，因为我青纱遮面，不知道我和善花公主谁更漂亮。那我现在我青纱揭下来，您来评判一下怎么样？”

“啥？”郭业昏昏欲睡的脑筋骤然清醒，心中暗想，这小娘皮不会今晚打定主意要投怀送抱吧？

我到底是应该从呢？还是应该从呢？

## 第1896章美人恩

英雄难过美人关。何况郭业根本就算不得什么英雄，不过是后世穿越而来的一个普通人罢了。

尽管多次告诫自己不可再招惹情债，但如今三月不知肉味，再有之前苏支的一翻挑逗，那心思还真有点活泛了。

他说道：“你原来不是说，以后只在自己夫婿前露出阵容吗？现在接下面纱，恐怕有些不……不……不妥吧。”

萧丹横了她一眼，道：“非要奴家说出来吗？您就是我认定的夫君。”

夫君这两个字，如同一盆冷水，冲着郭业兜头而下。顿时让他的心里凉了半截！

他意识到，眼前这个女子可不是那么容易招惹的！你睡了人家，就要对人家负责！

一个月之后，就要赛马夺美。为了大唐江山社稷，自己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与自己有了肌肤相亲的女子嫁给别人？

但如果自己不全力以赴，又怎对得住眼前的佳人？

最难消受美人恩！

郭业下意识地退后半步，道：“阿丹别这么说，一见钟情这种事，我是不信的。咱们之间，其实也没啥过往，怎么可能有什么情义？其实我觉得窟哥就不错，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种好男人去哪找？”

他越说越流利，继续道：“还有那奚族王子苏支，面若好女，温文尔雅。郭某跟他比起来，真是自惭形秽！更重要的是他与你曾经患难与共！你就是认定了夫君，也应该是他呀。”

萧丹没理郭业那些碎碎念，道：“秦国公，刚才您曾提到了神仙风流会上，善花公主一舞夺魁。那她的舞蹈，定然是不同凡响吧？”

“那是自然。善花的舞蹈，就算称不上天下第一，能与她相提并论的，世间也不会超过一掌之数。”

萧丹站起身来，道：“哦？是吗？那就请您看看小女子的舞技，是否在那一掌之内？”

“您有契丹第一美女之称，那舞技定然是不错的。郭某可要大饱眼福了，小娘子请！”

随即，佳人翩翩起舞。

郭业先是看的漫不经心，不过马上就是眼前一亮，接下来就是全神贯注了。

漫不经心，是因为郭业本身就没啥舞蹈细胞，要不是绝世舞姿，他还真的欣赏不了。再说了，佳人青纱遮面，这个吸引力就又降了一筹。

所以，一开始他就没报啥希望，只是美人要献舞，他总不能拦着。刚才所谓的大饱眼福云云，不过是口头客气罢了。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了。虽然看不到佳人的脸，但是，那舞姿的优美，已经完全弥补了这个不足。

想当初在神仙风流会上，善花公主的舞姿柔美，犹如仙女临世。杨凤怡神乎其技，英武若神。郭业以为，世间舞技的尽头，就到此为止了！

今日一见萧丹献舞，他才知道自己还是坐井观天了。不是说萧丹的舞蹈

就一定超过善花公主，而是说，她也达到了另外一种极致！

这个极致就是魅惑！

如果说善花公主是仙，杨凤怡是神，那萧丹就是妖！

尽管她的每个动作都没有半分淫邪之意，但是连成一块，却令人心猿意马，蠢蠢欲动。

婀娜的身段，轻点的柔荑，跳动的小脚……全身上下，似乎每一处都在挑动着男人心中最为深沉的欲望。

裙摆翻飞，舞步变幻，佳人舞到酣处，忽然间往前一错步，来到了郭业近前！

霎时间，二人四目相对，呼吸相闻……

面纱轻轻落地，萧丹吐气出声，道：“秦国公，我美吗？”

此时此刻，郭业只感觉身边的一切都逐渐淡去。

毡帐几案烛火，那是什么？虫鸣蛙叫，充耳不闻。就是国家大事诸国纷争，似乎也不再重要。

当此之时，占据他脑海的只有那张如花的娇颜，郭业重重地咽了一口吐沫，道：“美！你简直太美了！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萧丹俏脸微红，低下头去，道：“既然如此，那您娶我为妻如何？”

“那当然……那当然……”谨守着灵台的一阵清明，郭业艰难地吐出来两个字，道：“不行！”

“不行？怎么不行？”

话已出口，郭业也就放松了许多，他叹了口气道：“老实说，你的美貌，你的舞技，都出乎了我的预料之外。世间的任何人能够娶你，都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萧丹把头微微一歪，道：“接下来，您是不是还要说个但是？”

“呃……好吧，但是，郭某人还真不能娶你。”

“为什么？”

“那理由可太多了，比如说，我曾经给家中的妻妾约法三章，再也不迎娶新人进门。比如说，郭某人只能娶你为妾，怕委屈了你……不过，我也不矫情，事实上这些理由都不是真正的原因。”

“那真正的原因是……”

“你知道，一个月之后，八部联盟会议，就要再次召开。如果我抱得了美人归，那契丹的男人们对我的印象能好的了吗？”

萧丹道：“您是怕八部联盟会议，会支持高句丽？”

“不错，那无论对大唐，对契丹，都不是什么好事。这个决议可能造成数十万人无辜枉死。所以，郭某人不敢冒这个险，还望小娘子见谅。”

萧丹微微一笑，道：“多谢秦国公直言相告，本来我还以为，您会为了面子，胡乱扯个理由，敷衍我呢！”

“你不生气？”

“既然不能娶我是您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妾身的原因，我为什么要生气？”

郭业道：“看来还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对了……现在已经快四更天了，你还是赶紧回去吧。要不然你在我的帐篷内过了一夜，传扬出

去，恐怕对你的清誉有碍。”

“秦国公别急，我再跟您说几句话就走。”

“小娘子有话请讲。”

萧丹道：“我问您一件事，如果，我是说如果，一个月后赛马夺美，您一不小心赢了，那可怎么办？您会娶我吗？”

“那怎么可能？”

“我听哥哥说，您的胯下宝马，与古之赤兔同名，神骏异常。怎么就不可能取胜？”

郭业一咬牙，道：“这么说吧，就算真能赢，郭某人也会故意输掉。”

“如果您想输也没输掉呢？”

郭业一皱眉，道：“这个假设也太无稽了！”

“您就当满足一个小女孩的好奇心吧，说说看。”

“好吧，如果我真的赢了。那也只能说明天意如此，我愿意娶你。”

“好！有您这句话，我就知足了！”萧丹俏皮地一笑，道：“您能不能把眼睛闭上，临别之前，我要送给您一个礼物。”

“礼物，什么礼物？”

“保密！您快闭上眼，这个礼物睁着眼睛可就不灵了。”

“好吧……”郭业紧闭双眼，道：“好了没有？”

随即，他就感到一股处子的幽香传来，唇边微微一热，似乎碰触到了什么无比柔软的东西。

郭业猛然睁眼，萧丹如同受惊的小鹿一般跳了开去，道：“太晚了，我要告辞了，秦国公再见！”

说着话，她逃也似地跑出了帐篷。

郭业微微一叹，苦笑了一声，道：“你这又是何苦？”

“秦国公好艳福，真是羡煞旁人，恭喜恭喜！”

“啊？谁？”郭业机灵灵打了个冷颤，顺着声音望去，只见床榻之上，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端坐了一个人！

## 第1897章他乡遇故知

“是你？”

“是我！”

“你怎么会在这？”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你不该在这！”

“可我偏偏在这！”

郭业猛地一拍桌子，道：“行了！老子没工夫给你打机锋！大和尚，你可知罪！”

那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道：“贫僧知罪！贫僧真的知罪！但是贫僧也是有苦衷的。”

来人是谁？正是郭业派去的渊男建身边卧底的法琳和尚。

想当初，金城之战，郭业把渊男建抓住了。感到这家伙就是留在自己的身边也没啥用处，还不如让他回去与渊男生、渊男产内斗呢。

于是，郭业就让法琳和尚化名信诚，把渊男建救出来，并且留在他身边做卧底。

后来法琳和尚替渊男建立了不少功劳，受封国师，风头一时无两。

然后，郭业就再也得不到法琳的消息了。没想到，今日竟然在契丹的毡帐内重逢。

郭业怒道：“苦衷？你有什么苦衷？姜玉梅刺杀陛下，你那边一点消息都没传来！高句丽的使者出使契丹，你还是一点屁都没放！我看你是被荣华富贵迷了眼，一心效忠渊男建了吧！”

“那哪能呢？”法琳委屈地说道：“贫僧要是为了荣华富贵，早就考进士去了，还当什么和尚呀？就是给您效力，也是为了弘扬佛法，而不是贪图一个月那几贯钱。”

“那你怎么解释之前的失职之事？”

“不是贫僧不想为大唐办事，实在是被困住了手脚，办不到呀。”

“你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眼佛，还能有谁困住你的手脚？”

“那个人您也见过了，就是郑希良。”他叹了一口气道：“实不相瞒，此次出使契丹，他是正使，我是副使。”

郭业道：“你不是都当上国师了吗？怎么还位在郑希良之下？”

“因为那老不死的比我厉害呗。您是不知，郑希良的名头在高句丽那可是太响亮了，他一露面，渊男建就以师礼待之，对他言听计从。”

“我听说渊男建把兵权都交给了一个叫姜以式的人，他和郑希良比起来……”

“姜以式的名头也不小，只是因为不是高句丽五部中人，所以之前并不得重用。这次是在郑希良的力挺下，才得以执掌全国兵马。”

“原来如此。”郭业点了点头，又问道：“你刚才说郑希良困住了你的手脚，是什么意思？”

“他一直在渊男建的耳边说贫僧的坏话，让贫僧不受重用。又削减了贫僧的从人，现在贫僧虽有个国师的名头，却权势全无。根本就无法为您办事。”

郭业一皱眉，道：“他是怀疑你的身份了？”

“应该不是吧。他真要怀疑贫僧，直接把我宰了不就行了。反正以他的地位，也没人敢说他的不是。贫僧觉得，他可能是把我当成奸佞小人了。”

“那也不好办。此人不除，恐怕你在高句丽就无法建功。”郭业沉吟道：“你说他的武功究竟有多高？”

“反正收拾贫僧是没啥难度。”

“你被他收拾过？”

“呃……是。刚开始贫僧还不服，不过被他揍了几次就不敢造次了。没办法，功夫差得太多。”

郭业道：“那你觉得此人的武功，比之青云子如何？”

“恐怕是在伯仲之间。”

“跟我想的差不多，可恨这次没把凤怡带在身边。且容那老小子多活几日。”

郭业顿了一下，又继续问道：“此次出使，你们有什么底牌没有？”

法琳苦着脸道：“郑希良让贫僧为副使，就是为了不让我趁他不在国内的时候，重新获得渊男建的信任。就是真有什么底牌，我也……对了……”

他忽然灵机一动，道：“我们在木叶山上停留了不短的时间，然后才来到了纥便部。他应该和大巫师的关系不错。”

“大巫师偏向高句丽，这事瞎子都能看见，还用你说？”郭业冷哼一声，道：“你先回去吧，监视着郑希良的一举一动。若有什么异常，再来禀报。”

“是！”

同一天晚上，另一座毡帐之内。

哲思乌神色郑重，沉声道：“窟哥，老夫要跟你商量一个事情。”

“大巫师有事尽管吩咐！”

“那好，一个月后，赛马夺美，你能不能输掉？”

窟哥神色大变，道：“输……输掉？那阿丹她……”

“当然要嫁给奚族王子苏支！”哲思乌道：“大唐的秦国公是个聪明人，在八部联盟会议之前，绝对不敢做刺激咱们契丹人的事情，他也一定会认输的。”

“不是……弟子的意思是，为什么非要把阿丹嫁给苏支？一切不都是在咱们计划之中吗？”

“的确是都在计划中。不过，老夫仔细琢磨，咱们的计划还真是有些一厢情愿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咱们契丹这次南下，若是成功了还好。但是一旦失败，恐怕就会步了东突厥的后尘。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这我都知道，但这和阿丹要嫁给苏支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这就要求咱们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尽善尽美。比如说奚族的出兵，单单凭奚族王子的一个承诺，也太不保险了。咱们必须让奚族人心甘情愿的为我所用。”

“所以您就要把阿丹嫁给他？”

“正是。咱们原来的计划是先用萧丹把他钓过来，再用言语把他将住。最后奚族是出了兵，苏支也没得到人。这个算盘打得也太精了，最后人家能咽下那口气吗？老夫深表怀疑。”

哲思乌顿了一下，继续道：“苏支对萧丹用情至深，如果咱们给了他这个甜头。到时候他对你心怀愧疚，一定会令奚族的兵马严守你的将令。咱们的胜算至少能够提高一成！”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苏支的人你也见了，那模样长相，比你强了可不止一筹。萧丹嫁给他，绝对不算辱没了她！你不是喜欢萧丹吗？难道就不希望她嫁一个如意郎君？”

窟哥想了一下，还是连连摇头，道：“不行！您就是说出大天来，我也不能把阿丹让出去！没有了她，别说让我做契丹的可汗了，就是让我大唐的皇帝也不干！”

“你……你简直是愚不可及！只要契丹大兴，你想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萧丹不过是契丹第一美女，那还有高句丽第一美女，大唐第一美女呢！为了一个萧丹，把这么多美女放弃了，值得吗？”

“俺觉得值！就是其他的女人加一块，也及不上阿丹的一根手指头！”

哲思乌直气得浑身发抖，道：“我当初真是猪油蒙了心，怎么就选了你当契丹的可汗？人家大唐天子弑兄杀弟，你竟然来连一个女人都舍不得！如此儿女情长，可是做大事的模样？”

窟哥也不争辩，跪倒在地，道：“大巫师您消消气，别气坏了身子。要不……您我打一顿？”

“我……我打你有什么用？”哲思乌无奈道：“我要的是部落兴旺，我要的是契丹立国，我要的是你君临天下，你明不明白？”

“弟子明白！为了实现契丹大兴，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除了阿丹！”

“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

“还望大巫师成全！”

可汗的候选人，可不是大白菜，这个不行了，就换另外一个。窟哥不听劝告，一意孤行，哲思乌也没有什么好办法。

他摆了摆手，道：“好吧，我也管不了你了。到时候赛马夺美，就看你和苏支到底谁的骑术更强吧。”

“大巫师放心，这场比赛我一定能赢。”

……

“老师，不好了！您快看看去吧！”这一日天光刚刚放亮，郭业还没起床，孙子善就在毡帐之外大喊大叫。



## 第1898章画蛇添足

“何事惊慌？”

“您的赤兔马……它……它……”

“怎样？”

“它快死了！”

“啊？怎么会这样？快带我去看！”郭业赶紧披好了衣服，来到马圈。

只见果然，赤兔马已经卧倒在地，双目无神，毛色暗淡，奄奄一息。眼见郭业来了，它作势欲起，最终还是倒了下去。

赤兔马极通人性，郭业简直把它当成了半个朋友，眼见它如此模样，简直是心如刀绞。

他沉声问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负责喂马的侍卫道：“我也不知道，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今天早上一起来，就发现它上吐下泻，再过了一会，就变成这模样了。”

“上吐下泻？你昨晚给它吃了什么？”

“跟平时一样啊，都是契丹人送来的草料。”

郭业心中一动，道：“难道是草料有问题？快叫兽医来看看。”

“咱们的人没兽医，已经派人去契丹人那里找了。”

“唉，那兽医怎么还不来？你看赤兔马的眼睛都闭上了，恐怕坚持不了多久了。”

正在这时，郭业忽然听到身后一阵马褂銮铃声响。他扭头观瞧，只见二三十骑风驰电掣一般飞奔而至。

为首一人，正是窟哥！

“你来干什么？”

“当然是为救秦国公的宝马而来。”窟哥来到赤兔马近前，口中啧啧有声，道：“好马！好马！久闻秦国公有一匹宝马良驹名为赤兔，日行一千，夜走八百。今日一见，果然不凡。”

郭业道：“可惜现在不知吃坏了什么东西，竟然上吐下泻。不知窟哥能否推荐几个兽医给我。”

“兽医？不用不用。我就是最好的兽医。”窟哥又围着赤兔马转了几圈，双手一摊，道：“没治了！”

“没……没治了？”

“不错。我看出来了，你这匹宝马是吃了肠枯草。”

“肠枯草？那是什么？”

“就是一种毒草。无论人畜，吃了就得肠穿肚烂而死，无药可救。唉，真是可惜了这一匹好马！”

他嘴里说着可惜，但是脸上的表情，哪有半分惋惜之色，分明是幸灾乐祸！

郭业怒道：“赤兔马吃的草料分明是你们契丹供给的，毫无疑问，这肠枯草也少不了你们的责任。”

“我知道，我知道。秦国公还请稍安勿躁。这件事呢，我承认是我们契丹的责任。这样吧，害死了您一匹好马，我赔您十匹怎么样？”

“不行！你们要负责把我的赤兔马治好！”

“这您可就强人所难了，有道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再大的本事，也没有起死回生之能啊。要是您实在气不顺的话，我赔您一百匹马总行了吧？”

“你……”

“我怎么了？您总不能因为自己的马死了，就要杀人吧？难道大唐的马，比我们契丹的人还金贵？”

“那当然不是，不过……不过……”

窟哥对答如流，还真把郭业问了个哑口无言！

他本能地就感觉到这里边有蹊跷，但是没有证据，还真拿此人毫无办法。

眼见郭业无言以对，窟哥哈哈大笑道：“您不说话，我就当您同意了。您稍等，一百匹好马随后就到，告辞！”

他刚要上马，忽听得有人高声喝喊，道：“窟哥哪里走？够胆子的，就给我站住！”

旋即，一百多奚族骑兵冲到了他的近前！这队骑兵的为首之人正是奚族王子苏支！

他跳下马来，抡起鞭子就冲着窟哥抽去，道：“我让你毒杀我的马！我让你害死小白！”

别看苏支长得柔弱，那手底下的功夫还真不赖，窟哥左躲右闪，结果一鞭子都没躲过去，直被抽了个鲜血淋漓！

他手下倒是想救他，但是被苏支带来的人手围住了，根本就动弹不得。

最后还是郭业看不过眼，道：“苏支王子，别再打了！真把他打死了，对契丹可不好交代。”

苏支恨恨地把鞭子一丢，道：“您放心，都是皮外伤。他死不了！”

窟哥呲牙咧嘴地说道：“你凭什么打我？难道是想跟我们契丹开战？”

“凭什么打你？你自己知道！我来问你，我的宝马是怎么死的？”

“那我哪知道？”

“你特么的是敢做不敢认是吧？哼，就这点胆子还追求萧丹姐姐呢？我都替你害臊！”

一提萧丹，窟哥的脸上可挂不住了，道：“怎么不敢承认？怎么不敢承认？我告诉你，不错，你的马就是我毒死的。不仅如此，秦国公的赤兔马也是我毒死的。怎么样？你咬我呀？”

“你……”

“我？我怎么了？难道还能让我给你们的马偿命？普天之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我不跟你废话，待会我派人给你送去一百匹健马。这事就算完了！”

“卑鄙！无耻！下流！”

“如果骂人能让你舒服一点的话，你尽管骂！总而言之，你们二人的宝马被我药死了，此次赛马夺美，我是赢定了。只要能娶了阿丹，承担点骂名不算什么。”

郭业此时此刻真想把这小子宰了，但是理智告诉他，这事还真不能这么干。首先，为马杀人，他自己就不占理。其次，一时冲动，此次出使契丹的计划就算完全失败。

赤兔马再重要，能有数十万百姓的性命重要？

算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且容他多活几日！等这件事过去了，再偷偷

为赤兔马报仇！

想到这里，郭业苦笑一声，道：“窟哥呀，窟哥。你今日之举，还真是画蛇添足。本来这场比赛都没想赢，你有何必多害一条性命？我那赤兔死的还真实冤枉。”

“哼！我知道你可能没有争胜之心。但是阿丹对我太重要了，不容有丝毫闪失！”

说到这，窟哥轻拍赤兔马的脸，道：“听着，就是我投毒害死你的！但是，这事可不赖我，都怪你跟错了主人！下辈子认主，招子可得放亮一点。”他话音刚落，赤兔马忽然睁开双眼，也不知哪来的力气，张嘴就向他咬去。

窟哥一没留神，胳膊竟然上被扯下了一块皮肉！

他怒道：“畜生！你找死！”

郭业赶紧把窟哥往旁边一推，道：“你敢动我的宝马试试！”

“不是……它咬人……”

“咬人？你还杀马呢！难道只准你毒杀人家，还不准人家报复了？我告诉你，休想动我的宝马一根汗毛！”

窟哥眼珠乱转，知道讨不到便宜，恨声道：“好好好，我不跟死马一般见识。秦国公，咱们后会有期！”

说完了，飞身上马，扬长而去！

郭业心情也颇为郁闷，道：“苏支王子，说句话不怕您笑话，这匹马简直和我是兄弟一般。没想到今日竟然惨死于此……”

苏支却打断了他的话，道：“惨死？这不是没死吗？”

“没死也差不了多少，听说肠枯草无药可救……”

“那也不尽然！我们奚族自有治疗肠枯草的办法。”苏支绕着赤兔马转了几圈，道：“我看这匹马还有救！”

## 第1899章阴差阳错之赛马夺美（1）

“还有救？”郭业大喜过望，把苏支的手紧紧握住，道：“王子殿下，您真  
有办法救赤兔马？”

苏支俏脸微红，道：“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一般的马吃了肠枯草早就死了，你这匹马现在还活着，兴许中毒不深。现在抢救应该能救得过来！”

“那就拜托苏支王子了！如果能把赤兔救活，郭某人必有重谢！”

“好说，好说。那个……秦国公……”

“怎么了？”

“您能不能先把我的手放开？我有点疼……”

郭业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一直仅仅握住了这个美少年的小手，他赶紧松开手，道：“不好意思，郭某一时情急，失礼了失礼了！”

“没关系！”苏支满面红霞，轻声道：“我不是不愿意让您握手，只是现在需要救马，要不您等会再握？”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别扭呢！

郭业直感到自己和苏支之间的气氛非常怪异……或者说……暧昧！

赶紧把满脑子怪诞的想法赶走，他说道：“那您就快动手吧！”

“好，好，我这就去。”

不得不说，人家苏支王子还真没吹牛，经过一番整治，赤兔马竟然真的开始好转。

到了当天晚上，竟然已经重新站了起来。

郭业喜出望外道：“多谢苏支王子妙手回春。以后您但有所求，郭某人无不应允！”

苏支颇为俏皮地歪了歪脑袋，道：“真的假的？我可是听人说轻诺必寡信！”

“当然是真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那咱们可说好了。没准过几天，我还真有事求您呢！”

郭业心中一动，道：“如果事关国家大事，郭某可不能徇私！我指的可是私事！”

“当然是私事，而且是非常私人的私事。”

“那样的话，郭某人定当信守诺言！”

“这我就放心了。”

郭业看了看赤兔马，问道：“那我的宝马，现在算是没事了？”

“哪有那么简单。马只要有点精神，就不愿意卧着。实际上，他现在的身体还非常虚弱。三日之后，也只能慢跑！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窟哥的目的已经算是达成了。”

“那没关系，反正我也没想赢。”

“这是什么话。您到时候一定要全力争胜，气死窟哥这个卑鄙无耻的家伙！”

郭业道：“不对呀，你不是喜欢萧丹吗？怎么反倒劝我争胜。我赢了，你怎么办？”

“反正是肉烂在锅里。”

“你说啥？”

“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赢不了的话，您赢了总比窟哥赢了的好！那家伙心术不正，不是丹姐姐的良配。”

“你呀你，汉语学得不好。这不叫肉烂在锅里，叫做退而求其次！”

“对对！退而求其次，我说错了。”

郭业叹了口气，道：“多谢王子殿下下的美意。不过这场比赛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赢。要不然契丹与高句丽一起反唐，我就成了大唐的千古罪人了！”

“那就没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两全其美？呵呵，除非奇迹发生。”

苏支的大眼睛一眨，道：“奇迹一定会出现的！”

.....

.....

三日之后，天晴无风，正是赛马的好天气。

草原上彩旗飘飘，人山人海，直把一片长方形的空地围了个针扎不进，水泼不通。

如果仔细看的话，人们还可以发现一件怪事，那就是围观之人，男多女少。

呃.....其实也没啥好奇怪的，就在昨天，奚族的四万大军已至。这帮家伙闲着没事，都来看热闹了。直接改变了观战之人的男女比例。

大巫师哲思乌当仁不让，主持大赛。

他说道：“我再重申一遍，比赛的规矩只有一条，谁的马撞到了彩带，这场比赛就算谁胜。而胜利的奖品，就是我们契丹的第一美人——萧丹！谁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我！”

“哦？秦国有何议？”

“异议倒是没有，不过，原来不是说所有契丹男子都可参赛吗？怎么现在比赛的契丹男子只有窟哥一人？”

哲思乌一摊手，道：“别人不愿意比赛，老夫总不能强拉人吧？只有窟哥报名，那就只有他一人参赛喽。”

郭笑冷笑道：“别人是不愿意报名，还是不敢报名？”

窟哥把嘴一撇，道：“不愿报名和不敢报名有啥区别？总而言之，是契丹的爷们给我面子，把机会让出来了。”

苏支紧咬银牙，道：“卑鄙无耻的家伙！”

“你骂吧，骂出大天来，这次比赛也是我窟哥稳赢！”他指了指自己的黑马道：“看见没有？这匹马名为乌云盖雪，乃是去年我们契丹赛马节上的头名，这场比赛我赢定了！”

“哼！那可不一定。”

“怎么不一定？郭业那厮的赤兔虽然被你救活了，但是如今必定气血两亏，难以发挥全力。至于你自己.....嘿嘿，你的小白不是已经被毒死了吗？”

苏支却微微一笑，道：“谁告诉你我只有一匹宝马良驹的？”

“啊？”

“实不相瞒，我有两匹宝马，一名大白，一名小白！你的人只把我的小白毒死了，大白却还是安然无恙！”他拍了拍自己身边的白马，道：“你仔细看看，这匹马可不在小白之下！”

“那怎么可能？我怎么不知道你还有另外一匹宝马？”

“哼！我们奚人的事情还能全让你知道？算了……我今天让你死个明白……”

苏支顿了一下，又继续道：“我来契丹，为的就是迎娶阿丹姐姐。我自己有了一匹好马，阿丹姐姐的马要是稍微次一些，怎能与我并驾齐驱？这个大白却是为阿丹姐姐准备的，没想到今日派上了用场。”

窟哥恨声道：“好！算我奇差一招！不过乌云盖雪可以算我们契丹最好的马了，今日鹿死谁手。还未可知！”

“那咱们就各凭手段罢。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卑鄙小人不使盘外招，到底有几斤几两！大巫师，请宣布比赛开始吧。”

哲思乌微微点头，道：“好，大家都准备好！”

然后，他把手中的小旗高举，再重重的落下，道：“开始！”

嗖～

霎时间，一黑一白两匹马如同离弦之箭一般冲出！

至于郭业的赤兔马则小步快跑，远远落后。郭业在赤兔的耳边轻声说：“我说兄弟，别着急，慢慢跑！今天这场比赛就算是输了，咱也不丢人！谁让你的病还没好呢！”

说实话，现在这个局面，郭业还是比较满意的。

尽管决定并不争胜，但是，堂堂的大唐钦差输了比赛，总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现在有了借口，再输的话，就是非战之罪，脸上可就好看了。

他心情放松，举目远眺，要看看这场比赛到底谁输谁赢！

五里路，快马奔驰，那用不了几分钟。当此之时，乌云盖雪和大白已经并驾齐驱，距离终点不足半里。

“唵！唵！唵！窟哥快跑！”

“风！风！大风！苏支小王子必胜！”

“窟哥别丢了咱们契丹爷们的脸！”

“王子殿下抱得美人归！”

……

呐喊助威的声音此起彼伏，整个比赛已经白热化！

眼看就要到终点了，两匹宝马还是不差分毫。到底鹿死谁手，牵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就在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之际，忽然间，变故突生！

## 第1900章阴差阳错之赛马夺美（2）

苏支忽然间拨转马头，冲着窟哥狠狠地撞去，道：“你给我在这吧！”

窟哥眼明手快，暗叫了一声不好，赶紧飞身而起，跳离了马背。

扑通～

一阵沉闷的声音响起，两匹马同时跌倒。

这次冲撞可是太狠了，乌云盖雪当即双目紧闭，口吐白沫，眼见是不活了。

至于说小白，虽然没死，但也受伤不轻，倒在地上，不住悲鸣。

窟哥怒道：“苏支，你想干什么？”

苏支当然也早就跳下马背，他冷笑道：“不干什么！大白想为小白报仇，我总不能拦着吧？人难道还能不如畜生忠义？”

“你这是搅乱比赛！”

苏支好整以暇地说道：“不好意思，这事你说了可不算！我怎么没听大巫师说，这场比赛不准撞马呢？”

“那还用说吗？咱们的马一死一伤，都跑不到终点，这场比赛还有什么意义？”

“当然有意义了！”苏支伸手一指道：“那不是还有一匹马是好的吗？”

“你……你是故意的！”

“哼，我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得到！”

窟哥嘿嘿冷笑，道：“那可不见得，我敢肯定，郭业那厮根本就不敢赢！咱们三人没有一个胜利者。最终的结果，还是得再比一次！”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契丹的百万匹马任我挑选，而你呢？可能再找出一匹宝马？这场比赛我赢定了！”

“即便是那样，我们奚族大军已到！十几万匹马还是有的。到时候鹿死谁手，那可说不好！况且……你怎么知道秦国公一定会认输？别忘了，三天前某人还毒杀人家的赤兔马呢！”

“哼！那只不过是我加了一道保险罢了。你若不信，等秦国公来了，看他敢不敢冲撞彩带！”

当此之时，郭业的赤兔马已经溜溜达达走到了二人的近前，于此同时，距离终点，也不过是一丈之遥！

吁～

郭业赶紧勒住了缰绳，跳下马来，道：“二位，怎么回事？”

窟哥沉声道：“郭业，响鼓不用重锤。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识相的话，你就别让你的马碰彩带一下，要不然八部联盟会议……哼哼，你自己清楚！”

尽管自己早就做好了决定，但是被窟哥这么明目张胆地威胁，郭业的脸上还真有点挂不住，道：“这么说，你是吃定我了？”

“嘿嘿，我还就是吃定你了！秦国公，你是个聪明人，应当知道取胜的后果，现在，就骑着你那匹破马滚蛋吧！”

然后，他又手指赤兔马道：“哼，赤兔马呀，赤兔马。你算是跟错了主人！先是被人下毒，弄得半死不活的。现在马上就要取胜了，还被主人逼得非输不可！”

窟哥在那耀武扬威，苏支却已经小心翼翼地来到了赤兔马的身后，抽出

一把匕首，就冲着马屁股刺去！

突然，一支大手伸出，把苏支的小手轻轻握住，道：“别动！”

苏支急了，道：“秦国公，你放手！”

郭业轻轻摇头，道：“我不能放！”

苏支的眼圈泛红，道：“您别忘了，就在三天前，您答应过我，但有所求，无不应允！”

“不好意思，我原来说的清楚，只能答应你私事，公事可不在齐列！”

“赛马夺美，这是私事！”

郭业微微摇头，道：“王子殿下的美意我心领了，不过，这的确是公事！”

苏支见讲道理行不通，奋力挣扎，可他的力气怎是郭业的对手？直如蚍蜉撼树一般，不能动摇分毫。

窟哥大笑道：“我怎么说来着？郭业那厮就是个胆小鬼。这场比赛我赢定了！哈哈，哈哈……”

正在他得意忘形之时，忽然间变故突生！

希律律～

赤兔马暴叫一声，冲着窟哥撞去！

窟哥闪身躲过，道：“畜生！上次你咬了我，我宽宏大量把你放过！这次你还想撒野，我岂能容你？郭业，你可看清楚了，这事是你的马先挑衅于我……郭业，郭业，你怎么了？”

郭业此时的脸色已经是无比难看，道：“窟哥，你现在还有心情跟赤兔马计较？你看那彩带……”

“彩带？彩带怎么了？啊……”

原来，窟哥一闪身，赤兔马继续往前冲，已经把彩带撞落。

换言之，这场比赛已经算是郭业赢了！

契丹第一美女已归大唐秦国公。

“不！这不是真的！”窟哥眦眦欲裂，道：“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苏支冷笑道：“要不是你画蛇添足去毒杀秦国公的宝马。赤兔怎会对你恨之入骨？要不是它对你恨之入骨，又怎么会冲撞你？要是不冲撞你，又怎么会撞断彩带？这就叫做……”

“什么？”

“天理循环，报应不爽！”

“不，我不相信！对了，还有大巫师，他会给我做主的！”

窟哥状如疯虎一般，闯到了哲思乌的近前，道：“事到如今，您得说句话呀！我不能失去阿丹，不能失去阿丹啊……”

说到最后，他已经语带哭腔。

哲思乌眉头紧皱，道：“说话？我说什么话？愿赌服输，难道还能让老夫食言而肥？我看这事就算了吧，天涯何处无芳草，我一定给你找个比萧丹更漂亮的！”

“不！我不要！我只要阿丹！我只要阿丹！对了……”窟哥忽然眼前一亮，道：“郭业作弊！这场比赛不算，还要再比一次。”

“秦国公怎么作弊了？酷哥你要自重身份，不可信口雌黄！”

“我当然不是信口雌黄！所有的赛马比赛，都得是人骑在马上才能比。可



是今天，最后那马是自己冲断了彩带，当时郭业并不在马背上！”

苏支道：“你这话完全是强词夺理。比赛之前，大巫师是怎么说的？”

他微微弯腰，咳嗽一声，学着哲思乌的腔调道：“我再重申一遍，比赛的规矩只有一条，谁的马撞到了彩带，这场比赛就算谁胜。”

窟哥道：“你才是强词夺理，人骑着马比赛，这是明摆着的事情，不言自明！”

苏支摆了摆手，道：“这事我跟你扯不清楚，大巫师，您老人家怎么说？”

窟哥也道：“大巫师，您可得给我做主！”

哲思乌看了看苏支，又看了看窟哥，道：“老夫以为……奚族王子所言有理！从今天开始，萧丹就是秦国公的人了。”

窟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大巫师，您……您再说一遍？”

“唉，痴儿！”哲思乌长叹一声，道：“萧丹就是你的魔障！你以后全程远大，绝对不能陷入儿女情长之中。老夫这么决定，也是为了你好！”

“为了我好？为了我好？”窟哥手指着自己的鼻子，道：“大巫师，您说的笑话简直太可笑了！太可笑了！哈哈！哈哈！”

笑着笑着，他已经是眼泛泪光！

猛然间，窟哥站起身来，拨开人群，夺路狂奔。

摩会起身要追，却被哲思乌拦住了，道：“不用追，这关还得他自己过！现在，咱们先办正事儿吧。”

“正事？什么正事？难不成咱们还帮着秦国公操办婚礼？”

“那当然不是，老夫说的正事是……八部联盟会议！”

## 第1901章第二次投票

这次八部联盟会议的规模比较小。

一座普通的毡帐之内，哲思乌坐上首位，苏支坐下首位。八部大人分坐两旁。

郭业和郑希良则可怜巴巴的并排坐在门口。

要是往常，无论大唐还是高句丽，那都是契丹必须仰视的大国。他们出使契丹，必然会被让到首位。

可是现在，形势逼人强，谁叫他们都有求于人呢？只能委委屈屈地等着人家宣布结果。

当此之时，图穷匕见，哲思乌也摘下了绝不干政的面具，沉声道：“该说的话上次都已经说的差不多了，今天就不必浪费时间了。老夫宣布，投票开始！”

首先发言的是坠斤部大人温力破，他说道：“在下以为，还是助唐为好。”

哲思乌道：“如果老夫没记错的话，上次你们坠斤部是要帮助高句丽，现在因何改变了立场？”

“因为若要帮助高句丽就要发动大军出征，而若是帮助大唐，咱们按兵不动就行了！”

“不对吧，上次两国的条件就是这个。你们可是选了支持高句丽。”

“此一时彼一时也。”温力破压低了声音，道：“大巫师，您听说了那件事没有？”

“什么事？大点声音！鬼鬼祟祟的成何体统！”

“就是那件事呗……”温力破道：“我听人说，地狱中的恶鬼又出来了，不少人感染了鬼面疮。”

哲思乌的脸微微一沉，道：“一派胡言，老夫怎么没听说过？”

“大家都那么说。他们说魔鬼无眼，全靠气味寻人。谁要是得了鬼面疮，那他附近的人也很可能被魔鬼盯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各部分开，百十人一股，即便被魔鬼盯上，也不会殃及太多人。”

芬问部大人立太和也说道：“大巫师您还别不信！阿信那个部落，原来有近千人，现在呢？只剩下三十六个了，都是被魔鬼害的。”

哲思乌眼睛一瞪，道：“地狱中的魔鬼是有，但是说什么魔鬼无眼有鼻，就纯属胡说八道！只有诚信敬天才能得到庇佑，其余的方法都是无稽之谈！”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老夫可以保证，地狱中的魔鬼，现在并未出现。你听的那些纯属谣言！”

“是！”

“那你们坠斤部可要改变主张？”

温力破微微摇头，道：“算了，不改了。原来我就觉得，助唐和助高句丽差不多，勉强选了高句丽。现在既然话已出口，就不改了。我们坠斤部选择帮助大唐。”

“你……好吧，那其他部怎么说？”

达稽部大人于勾折道：“我部的意见保持不变，还是助唐。不管怎么说，

我们契丹也是大唐的藩部。要是大唐打了败仗咱们反叛还情有可原。现在人家势头正旺，咱们就要造反，那也太反复无常了。”

突便部大人快摩兴摇了摇头，道：“我们突便部这次却要改个主意，我们支持高句丽！”

哲思乌眼前一亮，道：“好！很好！说说你的理由。”

“俺就是看秦国公那厮不顺眼。哦，咱们契丹的第一美女给了他，咱们契丹的男人还给他卖命。哪有那好事？总不能让他得意了去！他想要咱们干什么，咱们就要反着来！”

摩会道：“国家大事，岂能儿戏，你这个理由也太不靠谱了。要么，你改个理由，要么你重新选边。”

“老夫倒不这么看！”哲思乌摇了摇头，道：“八部投票决定征伐之事，乃是祖制。至于投票的理由靠谱不靠谱，联盟长无权干涉。”

“好吧。”摩会忍气吞声，道：“其他几部的看法呢？”

.....

功夫不大，除了纥便部之外，另外七部已经投票完毕。

最终的结果是，达稽、坠斤、突便三部支持大唐，芮奚、芬问、伏部、独活部支持高句丽！

三比四！

大巫师笑咪咪地说道：“摩会！你到底是支持大唐呢？还是支持高句丽？你若支持高句丽，咱们契丹就出兵营州。你若支持大唐，还是四比四平。那就只能由老夫祭天了！”

摩会额头上冷汗涔涔，他站起身来，到了郭业的面前，躬身一礼，道：“秦国公，对不住了！出于本心，大唐天子对我恩重如山，我自然应忠于大唐。不过.....”

“怎样？”

“事到如今，您也看出来了。无论我如何选，也难以改变大局！为了我契丹的祖制，说不得，我也只能昧一次良心了！”

然后，他回到座位上，道：“我宣布，我们纥便部支持高句丽！”

到了现在，郭业也深感无力，他站起身来，道：“好吧，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既然贵国已经做出了决定，我也就不再多说了。郭某出使的任务失败，这就回转大唐。咱们战阵之上见高低吧！”

“回转大唐，你想得美！”郑希良猛然间抽出了腰中的宝剑，冲着郭业分心便刺，道：“你还是给我下地狱去吧！”

剑光一闪，郭业想躲，已经来不及了，顿时被刺了个正着！他只觉得一胸前一股巨力传来，登登登倒退了几步跌倒在地。

郭业当时就是脸色发白，不是他受了内伤，而是吓得！

郑希良这老家伙也太神了，不仅剑法通玄，力气也在自己之上。看来今天自己这条小命还真有点玄！

正在这时，摩会紧跑几步，站到了郑希良和郭业的中间，道：“郑老爷子，您这是想干什么？”

“干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吗？老夫要他的命！”

“不行不行！绝对不行！”魔会的头摇的跟拨浪鼓一样，道：“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您这么干不合规矩！”

“莫非事到如今，你们契丹还想着首鼠两端？”

“那当然不是。不过……”

“不是就好。”郑希良叹了口气，道：“要是别的使者，放回去也没什么，但是郭业不行！”

“为什么？”

“原因有三。其一，他与老夫有仇。想当初我高句丽何等强盛，就是被这小子整了个七零八落。逼得我这把老骨头年近百岁，还得出山为国效力！此仇焉能不报？”

摩会一撇嘴，道：“您要报仇，尽管在战阵之上去报。现在趁着人家落单，算什么英雄好汉？”

“你别着急，我这还有第二个原因呢。”

“您说。”

“大唐强，而契丹弱。咱们要想打胜仗，必须出其不意。把他放回去，让唐朝有了准备，再想取胜，得多死多少契丹的勇士？”

“这……”

“其三，郭业这家伙太厉害了，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把他放回去，嘿嘿，你们能不能把营州打下来都得两说，还谈什么皇图霸业？”

“这……难道咱们非杀他不可？要不……咱们把他囚禁起来吧。”

哲思乌道：“打蛇不死反受其害！既然已经撕破脸了，还是斩尽杀绝的好。要不然，他越狱而逃怎么办？事关我契丹的前途，不可心存妇人之仁。魔会，你赶紧闪在一旁，别挡着郑老先生办事。”

“好吧。”摩会满面羞惭，道：“秦国公一路走好，我会给烧纸钱的。”

“我呸！”郭业怒道：“谁要死了？想杀我郭业，没那么容易！”

郑希良哈哈大笑，道：“别人杀你兴许不容易，但是老夫要杀你，如屠一犬尔！嘿嘿，你拿命来吧！”

眼见着郭业就有性命之忧，忽然间有人高声道：“住手！谁敢伤秦国公一根手指头，我就要他的命！”

## 第1902章危机暂解

众人循着声音望去，但见一个美少年俏脸寒霜，拔剑而立！

此人正是奚族王子苏支！

哲思乌疑惑地问道：“苏支王子，您这是什么意思？”

“哼，什么意思？谁想伤害秦国公，就得过我苏支这一关！”

郑希良抱拳拱手，道：“郭业不死，就会与萧丹成亲。而您却是仰慕佳人已久。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与您有夺妻之恨。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您不恨他就算了，怎么还要保护他？”

“哼！你懂什么！”苏支道：“我可没有你们那么狭隘。我来问你，现在丹姐姐算不算嫁给秦国公了？”

“呃……应该算吧。”

“那不就得行了！”苏支道：“萧丹是我的干姐姐，那秦国公郭业就是我的姐夫，你们当着我的面，要杀我的姐夫。我要是不管，那还算是个人吗？”

哲思乌摇了摇头，道：“王子殿下，您这么想可错了。”

“怎么错了？”

“老夫问您，究竟想不想娶我们契丹第一美女？”

“那当然想了。”

“还是的呀！等秦国公郭业一死，那萧丹就又成了自由身了。老夫做主，把她许配于你！您现在保护秦国公，那不是给自己添堵吗？”

苏支面含讥讽，道：“大巫师的意思是让我杀夫夺妇？”

“什么叫杀夫夺妇？杀人的事儿，由郑老先生动手！娶美的事儿，是您当人不让。这两件事不挨着，您睁一只闭一只眼，契丹第一美女就是您的了！”

苏支摇了摇头，道：“大巫师的美意，我心领了。不过……我还是不能同意！”

“为啥？”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今日之事必然会传到丹姐姐的耳朵里。她要是知道我眼睁睁得看着姐夫被杀，又会如何看待于我？”

哲思乌无奈道：“那萧丹和秦国公没见过几次面，根本就没啥情义。相反地，与您却是患难与共。您这个担心，也太杞人忧天了！”

“是不是杞人忧天，大巫师说了不算吧。”

“老夫说了不算，那是谁说了算？”

“当然是丹姐姐说了算！”

对于萧丹，哲思乌还是有信心的，道：“那就把她找来，咱们当面把事情说清楚。”

“如此甚好！”

哲思乌吩咐下去，过了不到一个时辰，佳人就翩翩而至。

萧丹盈盈下拜，道：“参见大巫师！”

“贤侄女请起！”然后，他往苏支身边一指，道：“坐，坐在这里吧，挨着王子殿下。”

“是！”

萧丹坐定之后，柔声道：“但不知大巫师宣召丹儿前来，到底所为何事？”

“呃……事情是这样的……首先通知你一件事，就在刚刚不久，我八部联盟会议已经做出了决议，这次要与高句丽联盟，共同对付大唐。”

“是。”

“贤侄女，你知道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吗？”

萧丹摇了摇头，道：“国家大事，哪有小女子插嘴的余地？”

“啊……不……老夫的意思是，你明不明白，这对你有什么影响？”

“我？”

“对！你也知道，刚才赛马夺美，大唐秦国公取胜。换言之，你就是他的人！而现如今，我契丹与大唐是敌非友。马上就要连番大战，杀个尸山血海。你这夹在中间……”

“总是小女子命苦。”

“不，老夫是看着你长大的，怎么能让你受委屈？为了你，老夫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两全其美？”萧丹疑惑地问道：“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

哲思乌笑咪咪地说道：“老夫这个办法就是，让高句丽使者把郭业那厮杀了，你自己再改嫁苏支王子！奚族与咱们契丹共同进退，贤侄女就不用为难了！”

萧丹瞪大了双眼，道：“您要杀秦国公？”

“不是我要杀，是高句丽使者要杀。咱们契丹充其量就承担一个保护不利之罪。就算在道义上，也没啥交代不过去的。”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你和奚族王子有患难之交，他对你又情深意重，你们二人才是天生的一对。那秦国公郭业，不过是上天对你们的磨砺罢了，好在现在云开雾散……”

萧丹猛地站起身来，道：“大巫师，您别再说下去了！”

“这么说，您是同意了？”

“您要杀我的夫君，我怎么可能同意？”萧丹沉声道：“小女子虽然年纪不大，读书不多，但也知道从一而终的道理。您老人家若要杀秦国公，我不敢阻拦，只能追随夫君于地下！”

“我看你是读汉人的书读傻了！”哲思乌怒道：“咱们契丹婚姻，讲究的是姐妹相继、兄终弟及、后母为妻，可不是什么从一而终！”

萧丹摇了摇头，道：“此乃胡俗，丹儿不敢从命！”

“你……你觉得自己是什么东西？别以为自己看了几本汉人的书，就是汉人了。你也是胡人，凭什么看不起胡俗？”

佳人白眼一翻，道：“丹儿虽为胡人，却对这等逆反伦常的胡俗深以为耻，不行吗？”

“你……”一向对自己言听计从的萧丹，忽然如同吃了呛药似的，寸步不让，令哲思乌大感意外。

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良久，他才沉声道：“若是老夫以契丹大巫师的身份，命令你嫁给奚族王子，你待如何？”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小女子死都不怕了，难不成大巫师以为自己的身份比皇帝还高？”

“你……不用你寻死，我先打死你！”

大巫师作势欲打，奚族王子宝剑一横，道：“哲思乌，你若是对丹姐姐无理。我苏支认得你，我这把宝剑可认不得你！”

苏支一发火，大巫师还真不敢造次。

不是说他的剑术绝伦，苏支的剑术再厉害，难道还能有郑希良厉害？

关键是，他的身后，站着奚族的四万大军。

有了这个依靠，别说他拿着宝剑了，就是拿根青草，那都得有万夫不当之勇。

哲思乌叹了口气，道：“阿丹，我是看出来了，你是仗了奚族王子的势，不把老夫放在眼里了？”

“话别说的难听。只要您不杀丹儿的夫君，我还是挺尊敬您的。”

“嗨！”哲思乌一跺脚，道：“老夫还真是作茧自缚！当初就应该听窟哥的，判比赛无效。”

苏支道：“现在后悔已经晚了，咱们还是谈谈如何善后吧。”

哲思乌深吸了一口气，道：“王子殿下，您原来的承诺，还作不作数？”

“什么承诺？”

“与我们契丹共进退，两族大军合一，以窟哥为师。”

“当然算数了，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那好，给您个面子，我们可以不杀郭业，但要把他囚禁起来。待到战事平定，再放他归唐。”

苏支连连摇头，道：“不行不行！完全不行！我苏支的姐夫，怎么能被你们关起来？”

“王子殿下，你不要得寸进尺！”

苏支微微一笑，道：“我看不如这样，就把秦国公带到我们奚族的大营中，本王可以保证他不会逃回大唐。”

“保证？你拿什么保证？要是被他跑了呢？”

“当然是拿我的信誉做保证，难道大巫师信不过我？”

“我……”哲思乌当然信不过苏支，但这话怎么能说出口？他说道：“不是信不过殿下，不过……”

“没什么不过的。两国联军这么大的事情我都答应了。你们连我这点要求都推三阻四的，可见毫无诚意。”

苏支把嘴一撇，道：“实在不行，我看咱们也不用合作了。以后契丹与奚族，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别！别！老夫答应你还不行吗？郭业您尽管带走！”

“这还差不多。”

“那出兵的事……”

“七天之后，拔营启程！”

## 第1903章拜堂

“七天？无论我们契丹还是你们奚族，大军早已集结完毕，只等一声命令，就可出兵。为何要多等七日？”

“你们怎么那么糊涂啊！这是为了丹姐！”

“萧丹？”

“对呀，她和秦国公今日就要完婚。新婚燕尔如胶似漆，正是享受生活的时候，怎堪车马劳顿？本来我想留给他们一个月时间的，不过你们肯定等不及。七天已经是最少的时间了。”

哲思乌瞪大了双眼，道：“你要帮着他们完婚？还就在今日？”

“是呀，丹姐姐正当妙龄，我怎忍心让她年华虚度？这个婚呀，是结的越早越好！择日不如撞日，我看今天就不错。”

“王子殿下，您还真是……真是……”

“怎样？”

哲思乌心说，着急让自己心爱的女子嫁给别人，你丫是脑子有病吧！你到底是把萧丹当成梦中情人，还是当祖宗了？

不过这个有病的人手底下有四万大军，他还真不敢把腹诽的话说出来，只得道：“这个……这个……胸襟博大呀，老夫佩服！”

似乎没听懂大巫师的弦外之音，苏支微微一笑，道：“承蒙夸奖，好说，好说！”

“呃……那咱们就这么定了。七日之后，契丹与奚族联军一起，兵发营州！”

“没问题！”

……

……

当日傍晚。

奚族大营之内，彩旗飘飘、张灯结彩，到处洋溢着欢声笑语。一场婚礼正在举行。

青庐之内。

郭业身着吉服，强打精神，站在一处标明天地二字的牌位之前。一会儿功夫，萧丹与苏支一起，联袂而至！

但见二人虽然服饰各异，但俱着红妆，巧言情兮，直如一对姊妹……

啊，不，姐弟花相仿！

苏支道：“秦国公，咱们商量一下这拜堂的礼仪。”

“礼仪还用商量？”

“那当然了，您是汉人，丹姐姐是契丹人。两族民风各异，婚礼的习俗不尽相同，不商量怎么成？”

郭业现在哪有心情操心这事，他说道：“但凭王子殿下做主！”

“在下的意思是，基本上就按照你们汉人的风俗办，只是有些小小的改动。”

“但不知是什么改动？”

“你们汉人，就是讲究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是这么个仪式吧？”



郭业心说哪有那么简单，不过他也懒得争辩，道：“差不多就是如此。”

“天地的牌位，我已经备好了。二位的高堂都不在人世，我也写好了牌位，放在供桌上了。”

“王子殿下想得还真周全。”

“别急，我话还没说完呢。”苏支顿了一下，继续道：“其实……您这算是纳妾吧？”

“呃……对，委屈萧丹小娘子了。”

“也谈不上委屈。不过，您家中娇妻美妾众多，再多纳一个恐怕也觉得没什么。但是丹姐姐却只有你一个男人，这个拜堂对她至关重要，不可草率了！”

郭业道：“但不知您这个不可草率的意思是……”

“是这么回事，您看见我这身衣服没有？和丹姐姐一样的颜色！只不过我是男装，她是女装。待会呀，我和丹姐姐一起和您拜堂！”

“啊？你说啥？”

“镇定！镇定！大丈夫应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您这么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

“不是……你这个提议也太匪夷所思了！我和萧丹成亲，关你什么事？”

“秦国公，您这么说也太没良心了吧？”

苏支白眼一翻，继续道：“要不是我，能有你和丹姐姐的这场好姻缘？要不是我，您现在说不定都身首异处了，能在这和丹姐姐成亲？这新人还没娶过房呢，您就要把我这个媒人丢过墙？”

郭业道：“对不起，刚才那话是我用词不当。我的意思是，这可是我和萧丹成亲……”

“对呀！怎么了？”

“那怎么也得是我们俩拜堂吧？您这插一杠子，算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说了吗？这场婚礼不能草率！一起拜堂，当然是说，我也嫁到您家了。”

“啊……你？嫁？”

苏支脸一红，道：“我的意思是说……我这么一拜堂，说明以后你们之间出了什么问题，比如你欺负她啦，我就有资格管了！相当于我就是你们家的一分子了！”

“可是……就是您不参与拜堂，也有资格管呀！”

“那怎么能一样？我和丹姐姐没啥血缘关系，到时候您不承认咋办？有了这个拜堂仪式就不一样了。”

郭业挠了挠脑袋，直感觉这个奚族王子的脑筋有点不正常！

不过他转念又一想，为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别人举办婚礼这种不正常的事苏支都干出来了，现在再干点不正常的事情，似乎……也挺正常？

他说道：“王子殿下，恕我直言。东起扶桑，西到欧罗巴。北临室韦，南至天竺。远谈上古三代，后说当今盛世。在任何朝代，任何地方，都没有两男一女拜堂的。您这么干，实在不合规矩。”

苏支眼圈泛红，道：“好吧，我说实话。当今世上，我最喜欢的人，就是萧丹姐姐了。就这么把她嫁给你，我还真有点不甘心。您就让我过过瘾，和她拜次堂又怎么了？”

郭业这才恍然大悟，道：“这么说来，是你想和萧丹拜堂？”

“嗯，但是丹姐姐不会同意的。所以，我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出了三个人拜堂的主意，还望秦国公成全。”

要是别人这么说，就得被郭业一脚踢开，让他有多远滚多远！尼玛觊觎我老婆你还有理了？

但是，苏支不同。

不是因为他促成了郭业与萧丹成婚，从本心上来讲，他宁愿没有这桩婚事，而换得突便部支持大唐。

也不是因为苏支对他有救命之恩。只听人说救命之恩粉身以报，没有人说救命之恩献妻以报的！

事情的关键是，郭业对苏支很有好感！

也许是因为他俊美无俦，也许是因为他善解人意，也许是因为他纯真温柔。说不上什么具体的原因，反正郭业就觉得，这个美少年对自己充满善意，绝对不会伤害自己。

眼见着苏支泫然欲泣的模样，他心中竟然升起了一阵莫名的心疼，道：“好好好，我答应你了，咱们三人一起拜堂！”

王子殿下马上展颜一笑，道：“多谢秦国公，你真好！”

旋即，婚礼正式开始。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仪式走完，郭业与萧丹手挽着手，往洞房走去，却见萧丹也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

“王子殿下，请留步！”

“啊？怎么了？”

“拜堂咱们三个人一起拜是没什么问题，不过这洞房么，郭某人可就没那么大方了。您还是请回吧。”

苏支俏脸微红，道：“不好意思，我一时糊涂，失礼了！那秦国公您请，咱们待会见。”

“待……待会见？”

## 第1904章助兴游戏

苏支摆了摆手，道：“又说错话了。我的意思是，明天见！对了，今晚丹姐姐初承恩泽，您今晚可得悠着点！”

“这事不用你操心！”

.....

.....

洞房之内，红烛高烧。

郭业轻轻把萧丹的面纱接下，道：“你那绝美的容颜，被青纱遮挡，实在太暴殄天物了，以后还是不要带了吧。”

“妾身听夫君的。”

“呃.....”接下来，郭业就不知说什么好了！本来二人就只有数面之缘，和陌生人也差不了多少，能有啥共同语言？

要是一般情况下，为了美人开心，郭业还可能会搜肠刮肚地没话找话。不过今日他因为契丹反唐一事头大如斗，哪还想得出什么合适的话题？

萧丹轻轻握住了他的手，道：“夫君是有心事？”

“没.....没有！”

“其实夫君不说，妾身也知道。”佳人微微低下头去，道：“您是不是不想与妾身成亲？”

“那怎么可能？你如此美貌，除非我是瞎子.....不，不光是瞎子，还得同时是聋子和傻子，才不愿意娶你呢！”

“呸！油嘴滑舌，你要是瞎子聋子和傻子，人家还不愿意嫁给你呢！”

郭业嘻嘻笑道：“其实我就是又傻又聋又瞎，你现在后悔，晚了！从今天开始，你生是我郭家的人，死是郭家的鬼！”

“妾身倒是不后悔。恐怕真正后悔的，是夫君您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和妾身成亲，突便部反水改变了立场。您心中难道没有怪我是红颜祸水？”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郭业道：“要怪也是怪窟哥。若不是他毒死我的赤兔马，怎么会有今日之事？”

见萧丹面色有些不善，他赶紧补充道：“当然了，我本身也是喜欢你的，能够娶你，真不知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从某种意义上讲，窟哥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

“那您还心事重重？”

“我只是因为出使任务失败，有些不开心罢了，绝对没有怪你之意。”

郭业也觉得自己这番话难讨佳人欢心，洞房花烛夜还不高兴，无论怎么解释，似乎也说明美人的吸引力不足。

他赶紧转移话题道：“不说这个了，说说你吧。”

“说我？说什么？”

“说你.....比如说，为什么想嫁给我？”郭业道：“说实话，咱们根本就没见过几次面，可是你给我的感觉，却是非我不嫁。郭某人虽然不敢妄自菲薄，似乎也没那么大的魅力。”

萧丹道：“妾身想嫁给您原因有三。其一，虽然之前没见过您的人，但是

您的事迹已经听了好多遍了。不怕告诉您，少女怀春之时，我心中的对象就是您。”

“这么说，我还是你的梦中情人？那还真是……荣幸之至！其二呢？”

“其二，就是您长得不错，说句不怕您笑话的话，小女子选夫婿，还真是有点以貌取人。比如窟哥，长得像狗熊一般。对我再真心有什么用？人家可不想跟一个丑男过一辈子。”

“你这话可不对，要论长相，我比苏支王子可差多了！他长得好看，又对你情深意重，你怎么不选他，反而选择了我？”

“这个么，且容我卖给关子，明天再告诉您。”

“好吧，第二条暂且不说，其三呢？”

萧丹道：“第三条比前两条都重要，不过现在仍然不是告诉您的合适时机。”

郭业有点不耐烦了，道：“你都嫁给我了，怎么还左一个秘密，右一个秘密的？”

萧丹站起身来，搂住他的脖子，道：“夫君别生气，妾身真的是有不得已的苦衷。您放心，等时机一到，马上就告诉您。”

“那什么时候算时机到了？”

“关于苏支王子的秘密，明天就告诉您。那第三条呢？”

“七日之后！”

“七日之后？那岂不是契丹和奚族一起出兵的日子？”一想起这事，郭业又是一阵心乱如麻，脸色也不大好看起来。

萧丹眼珠一转，道：“为了补偿您，我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吧。”

“什么好消息？”

“其实，七日之后，契丹的兵绝对出不了！”

郭业眼前一亮，道：“你再说一遍？”

“再说十遍也是那样。您这次出使的任务虽然明面上失败了，但是实际上，已经距离成功不远！”

“到底怎么回事？快给我说道说道。”

“您真的想知道？”

“那是自然。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

萧丹正色道：“咱们可说清楚，原来您任务失败，可不能怪到我的头上，这您承认吧？”

“那是自然。我刚才不都说过了吗，都怪窟哥。”

“还有，此次反败为胜，您可是没出一分力气，这您也得承认。”

“嗯，这也是事实！”

“那您可知是谁促成了契丹回心转意？”

“谁？”

萧丹伸出青葱玉指，一指自己的鼻子，道：“正是妾身。”

“你？”

“对！一切都是出自妾身的谋划！”

“那具体细节是怎么样的？”

萧丹朱唇轻启，吐出了两个字，“秘密！”

郭业简直都没脾气了，道：“这你也保密？”

“当然，我给您办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您都没感谢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此事的细节？”

郭业松了一口气，道：“早说呀，你立了这么大的功劳，当然要好好感谢你。你想要什么，尽管说出来，为夫绝不推辞。”

萧丹俏脸微红，趴在郭业的耳边，轻声道：“今晚是妾身的第一次，我要你好好怜惜我。”

“这也算感谢？”郭业道：“娘子放心，这事我最拿手了。没问题，为夫一定会很温柔地让你尝到人生至乐。”

听闻事情有了转机，郭业心情放松，色心又起，望着眼前如花的娇颜，不禁食指大动，道：“现在天色已晚，咱们不如就早早安歇了吧。”

萧丹却眉头一皱，道：“就这么安歇？”

“不然还能怎样？要不……咱们先喝杯交杯酒？”

“妾身说的不是那个，您刚才不是答应妾身要好好怜惜吗？”

“对呀，有什么问题？”

“就这么上床，那和普通的夫妻有啥区别？敢情您刚才是敷衍我来着？”

郭业大惑不解，道：“这种事可不都是那样？你是想……”

“妾身想，咱们玩点助兴的游戏！”

“游戏？什么游戏？”

“今晚妾身把您绑在床上，蒙上眼睛，然后再让妾身好好伺候您。”

郭业眼中充满怀疑之色，心说这丫头真是处子？怎么这么会玩？

萧丹察言观色，道：“您别瞎想！妾身可从没有别的男人，只是看过些春宫画罢了。我要求这么做，好处有两个。其一，别有情趣。其二……”

“怎样？”

佳人媚眼如丝，娇声道：“由妾身掌握轻重缓急，就不怕夫君一时兴起，不管不顾地用力挞伐了。”

“哦，你是怕这个呀！好，没问题，今晚随便娘子怎么安排，为夫一定竭力配合。”

“多谢夫君，那您就快请吧。”

“去哪？”

“当然是床上了。”

等郭业来到床边的时候，不由得吓了个不轻！只见此床不是木制，不是石制，而是铁制。

不仅如此，在床的四角，还各有一条粗如儿臂的锁链！

这还没完，郭业还见到了床上摆着若干条皮带！

他指着这一堆物事道：“我说娘子，您的口味也太重了吧？”

## 第1905章超级变变变

萧丹的脸微微一红，道：“瞎说什么呢？这不是没有什么合适的床，拿刑床代替的吗？本来这床是用来拷问犯人的，可不是干那事的。”

“咱差不多就行了，至于搞成这样？”

“哼！您遍历花丛，当然不在乎了。妾身可是第一次，郑重一点不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了。只是感觉有点怪怪的……好吧，随你！那咱们这就开始？”

“您先把衣服脱了，再躺到床上去！”

“好吧。”

……

……

一刻钟之后，青账之内传出了阵阵浅吟低唱！又足足过了一刻钟，那声音才渐渐平息。

“娘子，好了吧。快把我放下来。”

“那怎么能行？夫君还没尽兴呢。”

“可是你……”

“没事，妾身休息一会儿，咱们再来！”

“不用了吧，这是你第一次，待会再来，那受得了吗？咱们来日方长。”

“你别看不起人！且看我的厉害！”

……

“啊，真的又来了……好像有点不对，刚才不是已经做过一次了吗？怎么还这么堵？你是不是受伤了？”

“嗯！嗯！”

“娘子，你可得悠着点，身体要紧！”

“嗯！嗯！”

“哎呦，轻点！”

“嗯嗯！”

……

云雨收歇。

“现在总该把我放下来了吧？”

“急什么？夫君不会不行了吧！”

“那哪能呢？我人送外号玉面小白龙，一夜十次郎！这算什么，对我来说不过是小儿科罢了。我是怕你吃不消。”

“嘻嘻，吹牛！听说你们中原有句话，只有累坏的牛，没有耕坏的田！夫君大人，你接招吧！”

“啊？这么快又来？”

……

好吧，郭业的确吹牛了，没到十次，就败下阵来！经过这么一番折腾，他虽然身体没动，但也累得不轻。不待佳人解开锁链，就这么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

郭业睁眼醒来，略微活动了一下手脚，发现铁链已然打开。把眼睛睁

开，只见萧丹正在俏脸晕红，美眸闭合，犹如海棠春睡一般娇憨诱人。

咦？不对！

左侧是萧丹，怎么感觉右侧还感觉到阵阵温暖滑腻！

郭业一扭头，正好与一张俏脸来了个四目相对！

“啊！”郭业忍不住惊呼出声，道：“苏……苏支……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怎么能在这？怎么？你要了人家的身子，现在不认账了？”苏支毫无愧色，理直气壮地反驳道。

“我？我要了你的身子？那怎么可能！”郭业怒道：“我只爱女色，不好男风！分明是串通萧丹，占我的便宜！”

“谁是男的？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男的了？”

苏支长身而起，把那无限美好的娇躯展露无遗，道：“你仔细看看，这里……这里……我怎么可能男的？”

郭业一阵目眩神迷，咽了口唾沫，道：“你真是女的？”

“你昨晚要了人家的身子，今早又全看光了，还问人家是男是女，到底有没有良心？”

“呃……”郭业的脸微微一红，道：“我不是那个意思，但问题是……原来我不可能看错了呀！”

所谓女扮男装，把男人骗过，在许多故事中是经典的桥段。比如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比如说《女驸马》，比如说《木兰从军》。

其实，哪有那么容易？

郭业一直认为，要达成这个效果只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那女的长得实在是像男的，比如春哥。

第二种可能，周围的男的都看出来了，但就是不说！至于为啥不说，废话！你要是那个男的，有机会合理地占便宜，你会说？

第三种可能，就是气场强大，翩然若仙，令人不敢生出任何亵渎之心，比如杨凤怡。

但是，可但是，但可是，很显然，苏支并不在这三个可能之内。他的确是面若好女，但是论气质，也只是纯真可爱！

郭业之前也不是没怀疑过他女扮男装，但是他很快就打消了这个怀疑，其一，此人胸前平平！其二，他有喉结！

有这两条，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女的！

不过现在，郭业再看，苏支那里虽然称不上波澜壮阔，但也能称得上是初具规模。

至于喉结……

郭业比划了一下，道：“你这里……怎么……”

“您说这个呀……”苏支道：“这乃是父王为我重金求得的一个秘法！要不是这个，我这王子的位置怎么能坐得这么稳当？”

“那你去除给我看！”

“现在不成，那玩意儿每次弄好都得个把时辰。咱们待会就得出门了。您要是实在想看的话，今晚再说吧。我不会骗你的。”

郭业知道，这年头总没有人妖的技术，苏支所言应该不假，道：“这到底怎么回事？你一直是女扮男装？”

“正是！”苏支叹了口气，道：“为了父王，也为了我自己，我只能保持着

这份伪装。”

“那你之前告诉我的身世……”

“只能说是半真半假。”

“哪样是真？那样是假？”

“您做好了，听我慢慢给您说……”

原来，奚族老王一直无子，王位难免不稳。

于是乎，他就伪称自己有一个私生子，派人去接。而他的政敌则派人灭掉这个潜在的敌人。

双方一场大战，苏支侥幸得脱，为萧丹所救。萧丹当然知道苏支的真实性别。

后来，苏支回到奚族，二人还一直暗中书信相通。

萧丹被众人觊觎，被迫隐居木叶山，而整个部落则被迫迁徙，形势非常危急！

不得已，她写了一封书信，求助自己的手帕交——苏支！当时正赶上了哲思乌与奚族商量两族合一的事情。

于是乎，苏支就顺水推舟，声明自己对契丹第一美女有意，带队前来。

郭业听到这里，打断了苏支的话，道：“等等，按照你这么说。似乎完全没有必要提出，放弃两族合一后的王位，只求契丹第一美女。”

苏支点了点头，道：“夫君果然聪明，事实上，这个要求，既不是大巫师提出来的，也不是我想出来的。”

“那是……”

“萧丹姐姐提出来的！”

“啊？为啥？”

萧丹嫣然一笑，道：“要不是奚族王子提出这个要求，夫君怎么会和他竞争呢？”

郭业沉声道：“你的意思是，这个要求的唯一目的，就是让我不得不参与对你的争夺。换言之，到了那时候，你就决定非我不嫁了？”

“夫君说的一点也没错。本来妾身的目的，只是让苏支把我迎回奚族，从此以后，孤独终老。不过见了您之后，我又改变主意了。”

“郭某人真是何德何能……”

“不，您担得起！”萧丹道：“事实上，您对妾身非常重要。至于原因么，七日……不，六日之后，自见分晓！”

“好吧，我不问你这个。”郭业道：“苏支，你总不会和阿丹一样，要对我保很多秘密吧。”

“嘻嘻，那就要看夫君想问什么了？”

“咱们俩相处的日子，还不如萧丹呢！你是出于什么原因要献身于我？可千万别告诉我，是一见钟情！”

“这个原因当然不是什么秘密。”苏支嫣然一笑，道：“其实，是这么回事……”



## 第1906章谜团渐解

苏支正色道：“我想要一个孩子。”

“孩子？”

“对。我的真实身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和我生孩子的男人，最好不是奚族人。此人必须长得不错，我看得过眼。至于其他方面，则是越优秀越好。夫君，您不觉得，自己挺合适吗？”

郭业苦笑道：“敢情你是拿我当种马了！”

“行了！”萧丹横了他一眼道：“别得了便宜还卖乖，有这么一个娇滴滴的大美女献身于你，你们以后的孩子就是奚族之王。好事都让你占了，还有啥不满意的？”

“奚族之王有什么好的？不说生活条件未必及得上长安城的一户普通人家。单单说你们草原上的战乱环境，他能不能寿终正寝都很难说。”

苏支道：“我知道这个要求可能有些过分。不过前些天您可是答应我的，以后但有所求，无不应允。这总不能算是公事了吧？”

“这……”郭业恍然大悟，道：“你们……你们早有预谋……还有，那天夜间三人聊天……”

苏支道：“我们手头可没有椿药，不过用铁床绑上，道理应该差不多吧。您说过，不介意的。还说什么……”

萧丹接话道：“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最终的结果，肯定是有情人终成眷属。”

郭业心中一动，道：“我想起来了！当初阿丹你还问我，如果一不小心赢了，愿不愿意娶你。难道赛马比赛的事情也是你们安排的？”

苏支道：“这怎么说呢？也算也不算吧。我们的计划，的确是我跟窟哥同归于尽，让你独占鳌头。不过可惜了，被你自己破坏了。后来的结果，完全是赤兔马的功劳。”

郭业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看来窟哥之败，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了。对了，从这件事来看，阿丹你的算计，也不算是毫无破绽，那六日之后……”

萧丹道：“夫君放心，管保万无一失。接下来的六天里，您就放松心情，努力帮苏支妹妹完成心愿吧！”

“什么心愿？”

“当然是造人喽！”

苏支俏脸微红，道：“别光拿我说事，还有你呢。”

萧丹白眼一翻，道：“这方面，我可没你那么厉害，昨天晚上的主力是你！我才两次，你呢，足足四次！”

“你要死啦！这种事为什么要告诉他！”

……

……

青庐之内，度过了六天荒淫无道的日子之后，郭业忐忑不安的等待着命运的宣判。

“怎么样？计划可还顺利？”

苏支道：“您就放心吧，现在已然成功，您要是不信的话，快出去看看吧！”

“我现在能出去？”

“当然了，从今天开始，您就能在草原上横着走了。”

“到底怎么回事？”

郭业快步出了青庐，骑上一匹马，来到营地的栅栏处，定睛观瞧。

日！怎么会这样？

只见营地之外，密密麻麻地跪了一片人，粗略算去，得有五六万之众！

更关键的是，人人光头！

是《西游记》有这么大的威力？还是说玄奘和尚发威了？抑或是……萧丹的神秘计划所致？

郭业大惑不解。

他吩咐道：“把栅栏打开，我出去看看。”

“喏！”

郭业刚一露面，可了不得了，有人高声道：“出来了！出来了！佛爷出来了！”

“参见药师王佛！”

“药师王佛大慈大悲，至仁至圣！”

“弟子们有眼无珠，竟然要置您于死地，实在是罪过！您大人有大量，别跟我们一般见识！”

“我等已然皈依，药师王佛不能见死不救啊！”

郭业满面含笑，道：“好说！好说！”

既然已经和哲思乌决裂，他这个胡诌的名号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来到一个年老的光头面前，他说道：“老人家您都这么大岁数了，快快请起！”

“怎敢担佛爷一个‘请’字？真是折煞老朽了！”

“有几句话，我想问你一下！”

“您尽管问，小老儿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家伙的嘴还真有点碎，郭业一皱眉，感觉自己是不是挑错人了。

他问道：“请问您如何称呼？”

“您叫我老都金就行了。”

“那好，老都金，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小老儿乃是伏部的一名长老，手下有几百号人马。”

“我来问你，你是从何得知，我是药师王佛化身的？”

“大家都那么说。不过最初，好像是从您身边的人传出来的。他们自称是佛门的三十六护法。”

这倒是跟郭业猜想的差不多，他又问道：“那你又是为何加入佛门？”

“佛法无边，普渡众生！弟子有幸得闻佛门无上妙法，自当皈依。”

“那其他人也是如此？”

“呃……想来都差不多！”

郭业当然知道他没说实话，佛门所谓的无上妙法，可不是什么真实法力，而是经文！

听和尚念经能听出这么多真实信徒？哄鬼去吧！

他冷笑道：“老都金，你知道我是谁？”

“药师王菩萨的在世化身。”

“知道就好。那欺瞒佛祖的下场是什么，你又知道不知道？”

“佛祖大慈大悲，难道还会惩罚弟子？”

“惩罚说不上，但你以后要是有什么事求到了佛祖头上，嘿嘿……”

“怎样？”

“一概不允！”

老都金脸色大变，道：“弟子……弟子委实不知呀。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就原谅小老儿这一次吧。”

“原谅？可以。但你得跟我说实话，到底为什么这么多人皈依了佛门？”

“其实是这么回事！地狱中的魔鬼出来了，凡是被他盯上的，都得了鬼面疮。”

郭业冷哼一声，道：“你还是没说实话！这个消息一个多月以前就有人到处散布了。但是那时候可没有多少人改信佛门。”

“佛爷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之前都是一些传言，但是除了极其各别的部落，都没有实证。所以呢，大家都将信将疑。但是现在，很多人得了鬼面疮，大家能不急吗？”

“你说啥？”

“总共有近千人得了鬼面疮，直弄得人心惶惶，深恐哪天自己也被魔鬼盯上。正在这时候，您身边的三十六护法宣称，您乃是药师王佛，有独门秘法可以克制鬼面疮。”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他们还说，要克制鬼面疮，您花的代价极大，因此仅仅少数人能够得救。所以，不少人就和小老儿一样，皈依了佛门。”

郭业沉声道：“你们是觉得，身为佛子，肯定与佛祖更为亲近，所以会优先得到救治？”

“正是如此！弟子不是之前对您故意欺瞒，只是怕说出了真相，被您认为不诚心敬佛，丧失被救治的机会。”

“不对……还是不对……”郭业摇了摇头，道：“即便如此，这皈依的人也太多了一点。魔鬼又鼻无眼，大家避开这一千人不就行了？”

“问题是没法避呀！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亲戚朋友得了鬼面疮，大家难道还能真的把他们都抛到荒郊野外自生自灭？”

“你说什么？”

“所有的部落都有人得鬼面疮，避无可避！”

郭业心中暗想，天花是传染病，按说只可能是传染临近的人。自然传播怎么可能分布得那么均匀？

难道说是……人为？

他当即脸色大变，翻身上马，冲入了大营。

一步入青庐之内，郭业就怒声道：“萧丹，你给我出来！”

## 第1907章真相大白

萧丹当即就迎了出来，道：“夫君可是看到妾身谋划的成果了？怎么样？大功告成了吧！现在这种情况，契丹怎么可能发兵攻唐？您准备怎么奖励人家？”

郭业面色阴沉似水，道：“我来问你，鬼面疮的事情可是跟你有关？”

“那是自然。您不知道吧？我让哥哥他们，偷偷把以前得了鬼面疮族人用过的衣服，毯子等东西到处散布。才有了这么大的成果。”

“你干的好事！”郭业抡起巴掌，就要往萧丹的脸上扇去。不过，望着那如花的娇颜，他还真下不去手，最终改扇为抚，道：“你……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散布天花病毒，让契丹无法出兵，这么简单的主意，郭业怎么可能想不出来？

但是，这么干实在是太缺德了，他还真下不去手。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竟然被自己的枕边人给代劳了。

萧丹道：“夫君，你生气了？”

“生气！我当然生气了！”郭业道：“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秀外慧中，心地善良的女孩子。没想到，我完全错了！原来你是一个是非不分，心如蛇蝎的女人！”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你知不知道，鬼面疮的传播，很难控制。它杀的很可能全是无辜之人！可能是白头老翁，可能是三岁顽童，也可能是妙龄少女，面对这些人，你就下得去手？”

萧丹眼圈泛红，泪珠滚滚而下，带着哭腔道：“他们无辜？我部落那些人就不无辜了？我那老父亲死了，与我的玩得好的姐妹们死了，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也死了！这些人难道就是该死之人？”

“那怎么能一样？你那部落之人得鬼面疮是天灾，而现在这一千多人却是人祸！”

萧丹大吼道：“你怎么知道，我部落的鬼面疮不是人为？”

“啥？”郭业心神剧震，道：“你的意思是……”

“是大巫师哲思乌干的。”苏支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萧丹的旁边，替她轻声作答。

“你说的都是真的？”

“哼！”萧丹背过身去，道：“我是个心如毒蝎的女人，你能信我的话？还是把我打死算了。”

郭业面色尴尬，道：“不好意思，之前你又没说。我哪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

苏支一跺脚，道：“你还说！看把丹姐姐气成什么样了！”

郭业这才意识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解释，而是道歉。

他说道：“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是个混球！你要是不解恨的话，骂我几句。要不……打我两下？”

他抓起萧丹的小手，就往自己的脸上招呼，道：“让你不相信自己的娘子！让你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让你口无遮拦！”

“行了，行了！”萧丹叹了口气，道：“其实你说的也没错，这些人无辜枉

死，这是妾身之过。要说我心地不好，我也承认。只是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不这样的话，我就根本没办法给族人报仇。”

郭业道：“你散布鬼面疮的真正目的，是杀了哲思乌？”

“正是！”

“这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好好说说。”

“一切，都要从我被送到神庙说起……”

想当初，萧丹艳名远播，给自己和部落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不得已，他的父亲耶律果，就把她送入了神庙，请大巫师代为照顾。

可是上山之后不久，耶律果就得了鬼面疮，辞别人事。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当时萧丹尽管心中悲痛，却也不疑有他。直到有一天，哲思乌身边的童子阿保金，把真相对她倾囊相告。

原来，窟哥看上了萧丹，却无法解决她部落面对的危机，于是就求到了大巫师的身上。

人家哲思乌的办法也很简单，解决不了部落的危机，把部落解决了不就行了？

于是乎，就让阿保金把得了鬼面疮之人用过的毯子，放入了耶律果的房间之内，没多久，老人家就染病而亡。

这还没完，他还派阿保金潜入萧丹的部落之内，散布天花病人用过的物品，欲把她的整个部落，完全毁灭。

郭业道：“你又是如何确定阿保金所言是真……算了，不用说了，我明白了，这事就是真的！”

他忽然想起来，想当初，初次与耶律阿信上山的时候，阿保金第一次通禀，老家伙就避而不见！

当时哲思乌对此事的解释是，耶律阿信被魔鬼盯上了，恐怕会祸害到旁人。

当时郭业认为既然是大巫师，那肯定是有神异之处。就算真的看出点什么来，也完全不足为怪。

想在想来，当初还真真是被欺骗了。

那分明是老家伙怕自己被传染上，才说的推脱之言！

萧丹道：“我不知道您是如何判断的，但是当时，阿保金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暗中偷听他和大巫师的谈话。哲思乌亲口承认，总做不了假。”

郭业道：“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为什么他没染上鬼面疮？”

“他给妾身详细解释了人为什么会得鬼面疮，这完全是人互相传染而来，与鬼神无关。他还告诉我，人只要得过一次鬼面疮之后，就再也不会得了。而他，就是小时候就生过鬼面疮而侥幸未死。”

郭业点了点头，道：“这个阿保金虽然害死了不少人，但那都是被哲思乌逼的，他本质上还算是个好人。”

“好人？”萧丹轻笑一声，道：“他算什么好人了？他之所以跟妾身说这个，真正的目的，是劝我跟他私奔！哈哈，真的好笑，我能嫁给他？”

“那后来呢？”

“虽然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但我一个弱女子能拿至高无上的大巫师有什么办法？后来的事情，您基本都知道了，我暗中联络苏支，想避居奚族。后来，您的到来，才给了我报仇的希望！”

“我？为什么是我？”

“因为您有克制鬼面疮的方法。妾身可不会相信什么药师王佛的鬼话，克制鬼面疮，实际上您丝毫不用付出任何代价，对不对？”

被人揭穿了谎言，郭业的脸上也有些讪讪的，道：“你猜对了，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就好办了。我让哥哥他们到处散布鬼面疮，弄得草原上人心惶惶。而大巫师却对这致命的疾病束手无策。这个时候您来了，一举把鬼面疮克制住。”

她顿了一下，继续道：“到了那时候，整个契丹就会变为佛国，您就是草原上至高无上的药师王佛。而哲思乌是谁？谁在乎？您随口下一道命令，就会有人把哲思乌的脑袋献上！”

郭业点了点头，道：“你想的倒是挺好，不过……不好意思，我恐怕不能让你如愿！克制鬼面疮的方法，我现在还真不想交出来！”

萧丹脸色大变，道：“为什么？难道因为我们契丹人曾经要攻打大唐，您怀恨在心？”

郭业苦笑道：“那怎么可能？这点度量我还是有的。”

“那您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

## 第1908章又一个真相

“因为你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郭业道：“克制鬼面疮的办法其实非常简单，如同一层窗户纸一样，一点就透！但是，我把这个办法公布之后的后果，却未必如你想的那样。”

苏支道：“不可能吧。我和姐姐讨论过很多次了。只要您把克制鬼面疮的办法交出来，势必会人人敬仰，风头一时无两！药师王佛的名号，响彻草原！”

郭业摇了摇头，道：“或许是吧。不过只要哲思乌还在，一切就未必如咱们所愿。对于草原来讲，我不过是个突然而来的外人，而哲思乌却积威已久。”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真的把人们都救治好了，那老贼散布几条谣言，很可能就把我的功劳据为己有。”

萧丹道：“哪有那么容易？”

“还真就是那么容易，现在染病之人还并不多，人们只是心里恐慌罢了。等到危机消失之后，好了伤疤忘了疼，忘恩负义实在是人之常情！到时候八部联盟会议的决议继续执行，我上哪说理去？”

苏支迟疑道：“夫君，恕我直言。您把草原人也想得也太坏了。事情的发展，很可能和您想像的并不相同。”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也可能是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是我并不敢冒险，现在好不容易让契丹无力南下，如果我献出了克制鬼面疮的办法，而契丹又故态蒙苏，我岂不成了大唐的千古罪人？”

“可是，妾身的报仇之事，就这么算了？”

“阿丹，你既然嫁给了我，就把为岳父大人报仇的责任交给我吧。对付哲思乌可不仅仅这么一个办法，等我腾出手来，足够想出几十中办法把他玩死。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且容他多活几年。”

萧丹道：“好吧，我听夫君的。不过，您可得抓紧点时间，那老贼都七十多岁了，要是哪天他寿终正寝，妾身可得伤心一辈子。”

“不会的！”郭业眼珠一转，道：“运气好的话，也许你很快就能见到他身败名裂。比你原来的办法，见效还快！”

.....

.....

接下来的几天，郭业依旧留在了奚族的营地之内，对于帐外的疫情充耳不闻。

不是他心太狠，实在是人肯定要分个远近亲疏。冲动一时的后果，很可能是几十万汉人的性命。

几千契丹人的性命，几十万汉人的性命，到底孰轻孰重？

哲学家可能为此打破头，但是在郭业的心目中，这个问题的答案一目了然！

七日之后，青庐迎来了一个客人。

“窟哥，多日不见，你还好吧？”郭业笑吟吟地问道。

“托秦国公的福，总算是没死。”

“不知您今日前来，到底所为何事？”

窟哥道：“当然是为了鬼面疮而来。听闻秦国公有克制鬼面疮的方法，在下受了八部联盟的委托，邀请您参加下一次的八部联盟会议。”

“这么说，你们是准备在八部联盟会议上，逼我把克制鬼面疮的办法献出来？”

“不是逼，是求！您有什么条件，都可以向八部联盟提出来。咱们万事都好商量。”

郭业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我不想去！”

“为什么？”

“哼！你还有脸问为什么？想当初在八部联盟会议上，要不是苏支王子相救，恐怕郭某人已经身首异处了！现在你还指望我会自投罗网？我有那么蠢吗？”

“误会，全是误会呀！想当初全是郑希两那厮的挑唆，我们才铸成了大错。现在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已经把那家伙赶走了，绝不会再发生当日之事！还请秦国公务必给我们一个机会。”

“这样啊，看来你们这次还真是很有诚意。”

“那您是答应了？”

郭业没接他的话茬，站起身来，道：“先别谈这个，窟哥，其实有件事情，憋在郭某人的心目中，实在是不吐不快！”

“您有话请讲！”

“是这么回事，窟哥，你知不知道，想当初赛马夺美，你因何输掉了比赛？”

窟哥露出了苦涩的笑容，道：“秦国公是想看某家的笑话？那当然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我这么说，您可还满意？”

“不是我满意不满意，而是你满意不满意！”郭业道：“其实，你之所以会失败，除了表面上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你完全意想不到的原因。”

“秦国公有话尽管直说。”

郭业道：“这个原因就是……大巫师！想当初你毒死了苏支王子的宝马小白。可他三天之后，他就牵出了一头大白，神骏丝毫不在小白之下。你不觉得奇怪吗？”

“苏支不是说，那是给萧丹准备的坐骑吗？”

“那是骗你的。事实上，是你最尊敬的大巫师，亲手把这匹宝马，交给了苏支王子！他希望这场比赛，不是你赢，而是王子殿下赢。”

窟哥当即脸色大变，他强自镇定道：“你是想挑拨我和大巫师之间的关系？”

“随你怎么想。我不过是告诉你一个事实罢了。唉，可怜啊！要不是大巫师暗中帮了苏支一把，当日比赛，他就没机会和你马匹相撞，获胜的也自然是你。说不定，现在你就和心上人双宿双飞了！”

“你……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我没有。就算我现在把苏支叫来亲口告诉你，想来你也不会相信。我建议你自己去查一查，这世上的宝马良驹总不会凭空冒出来，总是有迹可循的。”

“这……我回去就查。”

“那就祝您一切顺利了！对了，八部联盟会议的邀请，我接了。咱们三天



之后见。”

“多谢秦国公成全，某家告退！”

等窟哥的脚步声逐渐消失，屏风后面转出一个人来，正是苏支。

他说道：“窟哥这家伙，几天不见，变化真大，完全没有了之前的嚣张跋扈。”

“那是自然，这就叫做女人把男人教成熟。失去挚爱的打击，对他影响太大了。”

“哦？那我和您相处这么久了，有没有把您教成熟？”

“我？”郭业笑道：“我都熟透了，你呀，是把我越教越年轻！”

苏支忽闪忽闪地眨着大眼睛，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那青春的肉体，让我放佛年轻了好几岁，一夜十次郎再现于世！怎么样？昨晚我的表现如何？”

“讨厌！你这家伙越来越不正经了！对了……”苏支忽然神色一肃，道：“虽然您告诉他的都是事实，但是三天时间他真能查出真相？再说了，就算真的查出真相，他就一定会对哲思乌不利？”

郭业道：“这不过是一招闲棋罢了！可能用得上，也可能用不上。尽人事，安天命。咱们真正的杀手锏，可不在这个地方。”

“那在哪里？我的人可借给你不少，总不能对我还保密吧？”

“天机不可泄漏。三天之后的八部联盟会议，一切自见分晓！到时候你就完全明白了！”

## 第1909章秦国公驾到

六月天孩儿面，说变就变。方才还是晴空万里，转眼间就是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倾盆暴雨直泄而下。

毡帐之内。

独活部大人马日活焦急地道：“你说这贼老天下什么雨呀，下雨就下雨吧，还尼玛还下这么大，这不是给人添堵吗？你们说下这么大的雨，秦国公还能来不？”

坠斤部大人温力破道：“要是我我就不来！你说咱们上次办的那叫什么事儿呀，两国交兵还不斩来使呢。咱们倒好，这还没打仗呢，就想把人家给咋嚓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也就是人家药师王佛以慈悲为本，最后还是答应来了，但是心里面肯定是不咋乐意。现在下大雨，挺好，正好有借口不来了。”

突便部大人快摩兴道：“温力破你说什么风凉话，那秦国公不来，咱们的部民咋办？”

“咋办呀？嘿嘿，凉拌！”

“你这家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你们部落得鬼面疮的人不多，尤其是贵人中，更是一个也没有。你当然不着急了，可我们部落就不一样了，光得鬼面疮的贵人就有二三十个。”

温力破冷笑道：“这就叫做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契丹八部同气连枝，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你明白不明白！我们突便部倒霉了，你们坠斤部能好得了？在这诅咒我们干什么？”

“这我当然明白了。不过有人不明白呀。”

“谁？”

“当然是药师王佛他老人家。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俺们坠斤部弃暗投明，就能得到他老人家的神力加持。而你们突便部呢，弃明投暗。那没办法，只有死路一条了！”

“你……”

“我什么我呀？你对我发脾气有什么用？这事我又管不了，你真正要求的，那是药师王佛他老人家。”

快摩兴苦着脸道：“问题是这事儿也不赖我呀。”

“不赖你赖谁？不是你，因为对药师王佛他老人家娶了契丹第一美女看不过眼，才改变了立场？我说你这家伙也真够可以的，这么不靠谱的理由也想得出来？”

“我……我……”

“你什么你呀？人家药师王佛能看得上咱们契丹第一美女，那是咱们的福分。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能心怀嫉妒？再说了……”

说到这，温力破轻哼一声，说，道：“就是嫉妒，也轮不着你呀！不说势力，不说能力，单单说你那模样，就是咱们契丹的男人死绝了，也轮不着你娶萧丹！”

快摩兴摆了摆手，道：“行啦，快别说了。我知道错了，但问题是，我也是有什么苦衷的。”

“切！”温力破白眼一翻，道：“您这话可真够新鲜的。这嫉妒还能有苦衷？莫非是你被妖魔勾了魂？还是被鬼怪迷了窍？”

快摩兴道：“虽然不是妖魔鬼怪，但也差不了多少。”

“你说啥？”

“大巫师！是大巫师让我干的！”话已出口，温力破也就豁出去了，道：“就在上个月，咱们八部联盟会议之后不久，大巫师就找到我，让我改变立场。”

“大巫师……大巫师……”事关哲思乌，温力破也不敢出言不逊，他只得道：“大巫师说了又怎么样？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

“那怎么能不听？”

“大巫师不得干政乃是祖制，这是乱命你懂不懂？”

摩会沉声道：“咱们契丹谁不知道，突便部大人快摩兴人丑心灵。这么简单的道理他会不懂？恐怕是有什么把柄，被大巫师抓到了吧？”

“那哪能呢？大巫师是对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被他老人家说服了。”

魔会轻笑一声，道：“你是不想说实话？好说，好说。我也不逼问你，到时候你到佛爷面前解释去吧！你能骗得了我，能骗得了部民，难道还能骗得了佛爷？”

“我……我……”

哲思乌的脸比天色还更加阴沉，从这帮人的对话里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已经对自己敬意大减。

刚才马日活竟敢在他面前骂贼老天，这在之前怎么可能发生？大巫师就是代天行事，这不是跟骂他差不多吗？

还有现在，魔会明着是对快摩兴不依不饶的，暗中的意思，却是针对自己！

他沉声道：“别吵吵了，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芬问部大人立太和轻哼一声道：“我等没读过什么书，不会说话。大巫师您老人家学识渊博，说点有意义的事儿呗。”

“呃……我？这个……这个……”老头子此刻也是心乱如麻，最终道：“我看那秦国公今天是不会来了！”

“哦？为啥？”

摩会道：“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把秦国公得罪了，又下着大雨。有了这两个理由，人家肯定不能来。这就是一句正确的废话，大巫师是没话找话呢。”

很不幸，哲思乌的心思还真被魔会说中了。但是以他的尊严，怎么能忍受这种风凉话？

他怒道：“我的理由才不是那两个呢！你们这帮人粗鄙无文，怎么能知道秦国公不来的真正原因？”

芮奚部大人水全乞乃是哲思乌的忠实拥护者，眼见刚才人们对大巫师毫无敬意，他感同身受，义愤填膺。

现在大巫师马上要表明高人一筹的见识，狠狠教训这帮无知之人，水全乞的心里就别提多痛快了。

他说道：“还是大巫师高瞻远瞩，见微知著，一下子就看到了事情的关键之处！您快点把秦国公不来的理由说出来吧，让这帮人知道知道，只有您才

是咱们契丹的第一智者。”

哲思乌被水全乞这么一捧，还真的骑虎难下了，他期期艾艾地说道：“这个……这个……关于郭业那厮为什么不来。其实是这么回事，是……是……”

“到底是什么？”

“是因为……他不敢来！对，就是他不敢来。”

水全乞搭腔道：“他为什么不敢来呢？您老人家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

哲思乌狠狠地瞪了这个猪队友一眼，心说你丫催什么催呀，我这不得现编吗？哪有那么快就想出理由？

“呃……关于秦国公为什么不敢来么……是这么回事！他……他……对了，他根本就克制不了鬼面疮！”

话说到这里，哲思乌脑中忽然灵光一现，他越说越流利，道：“你们好好想想，鬼面疮这玩意儿，从古至今，有谁能克制住？凭什么别人不行，单单就他行？”

芬问部大人立太和道：“别人？嘿嘿，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受尽万众敬仰诸部供奉的别人不行。但是不代表人家药师王佛就不行。”

哲思乌当作没听明白他的指桑骂槐，道：“你这话不对。好，就算他真是什么药师王佛的化身。药师王佛再大，可有佛祖释迦牟尼大？为什么佛祖所居的天竺都没办法克制鬼面疮？”

“这……”立太和被驳了个哑口无言。

达稽部大人于勾折沉声道：“不管秦国公是不是药师王佛，但是阿信部落的三十六人用了他的法子，就克制了鬼面疮，这总是不争的事实吧？”

“这你就不懂了。”哲思乌道：“所谓鬼怕恶人，不是任何人被鬼盯上，都会得鬼面疮。有的人它就奈何不了。而耶律部剩下的那些人，就是这种人。换言之，郭业那厮，完全是贪天之功！”

水全乞给他捧场道：“大巫师英明！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说的就是郭业这种人。”

摩会道：“不对，还是不对。要是秦国公真的不敢来，他又为何当初答应咱们来？直接拒绝不就行了！”

水全乞冷笑道：“这事不是明摆着的吗？佛祖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那郭业要冒充药师王佛的化身，怎么能直接拒绝？那不是露馅了吗？”

“那他答应了又办不到，岂不更为丢脸？”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他答应了之后，再找个借口不来不就行了？其实，就是今天没有这场雨，他也会找别的借口，比如从马上掉下来摔断了腿，比如跑肚拉稀，就是说马上风也不是不行啊！”

“果真如此？”

哲思乌手捻银髯，道：“当然如此！老夫料定，今天秦国公必不敢来！”

正在这时，有人跌跌撞撞地抛入毡帐，道：“启禀大巫师，启禀各部大人，大唐秦国公到了！”

哎呦～

一撮胡子被哲思乌扯下，直疼得他呲牙咧嘴，苦不堪言！

## 第1910章第三次投票

大雨滂沱，豆子般的雨点像是断了线的珍珠一样不断落下，打在树身上哗哗作响，打在人身上也隐隐生疼。

这种鬼天气，就是最低贱的奴隶，也会被主人允许躲在毡帐之内避雨。然而，此时此刻，一众契丹的贵人们，既不敢打伞，也不敢身披任何雨具，就这么直挺挺地跪在大帐外泥泞的草地上，大气都不敢出。

忽然！

一阵马褂銮铃声响，二十余骑飞奔而至。

为首一人，年岁不大，头戴斗笠，身披大红水波纹羽纱雨衣，胯下赤兔马，脚蹬牛皮官靴，正是大唐钦差，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他左边一人，唇红齿白，目如点漆，乃是奚族王子苏支。

右边一人，倾国倾城，国色天香，却是契丹第一美女萧丹。

“恭迎大唐天使！”以哲思乌为首，契丹贵人们跪伏于地，连头都不敢抬。

吁～

郭业勒住缰绳，翻身下马，哈哈大笑，道：“请起，请起！众位实在是太客气了，这么大的雨，在帐内等候不就行了？何必都到帐外淋雨？”

摩会道：“上下有差，尊卑有别，罪人岂敢如此不知礼数？秦国公说笑了。”

“罪人？呵呵，这两个字用得妙！”

“吾等已然知罪，还望秦国公大人有大量，不要与我等一般见识。”

“那就要看你们的诚意了。”

“您会看到的。呃……此处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有话还是到里面说吧。”

“也好，头前带路”

“是！”

毡帐之内。

这次郭业的待遇和上次可就显著不同了，他被恭恭敬敬地迎到了主位。

苏支的位置与原来一样，就在主位的左边。

萧丹妻凭夫贵，坐在了主位的右边。

至于大巫师哲思乌，则悄悄地躲在了一个角落，心里只盼着别人都注意不到自己。

他之所以这样，一是今天实在是丢人丢大了，颜面扫地。

二是，此次八部联盟会议，摆明了就是认罪和求人。这两件事无论哪样，都不是什么好差事。待会还指不定怎么被郭业羞辱呢。自己能不出面当然是最好。

其实，在邀请郭业来之前，大伙已经商量好了。

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肯定是用处不大。至于说，平时拆庙，关键时刻求佛，那就更别提了。佛爷能不落脚下石，那就能称得上是大慈大悲、宅心仁厚。

所以，这次大家伙要想让佛爷帮忙，就不能走寻常路。姿态要够低，诚意要十足。

眼见哲思乌装起了缩头乌龟，摩会只得站起身来主持大局。

他说道：“诸位，秦国公此次出使咱们契丹的目的，大家都知道吧？如今大唐和高句丽麀兵辽东，正是需要契丹出力的时候。不过呢，之前因为郑希良的蛊惑，前些日子咱们做了一个不大好的决定。”

他顿了一下，又说道：“但是，郑希良的花言巧语，只能迷惑咱们一时，不能迷惑咱们一世！现在，大家已经认出了他的真面目，此前的决议当然作废。现在，重新开始投票。”

说完了，摩会偷偷瞄了郭业一眼。

眼见秦国公面含微笑，他不禁心头大定，继续道：“我既是联盟长，又是纥便部大人，第一票我来投。我魔会十年前曾有幸出使大唐，天子非常赏脸，亲自在两仪殿设宴，还对我温言慰藉。”

说到这里，摩会眼圈泛红，道：“想我魔会空活四十余载，何曾有过如此荣耀？大唐天子对我有如此大恩，我要是不支持大唐，那还算个人吗？我宣布，纥便部支持大唐！”

啪啪啪～

摩会的话音刚落，一阵响亮的脆响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人们循声望去，只见突便部大人快摩兴正对着自己的脸左右开弓，他也真下得去手，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脸就红肿高起，嘴角上也有了道道血迹。

摩会道：“快摩兴，你这是干什么？你疯啦？怎么自己打自己？”

“呵呵，我没疯，我好的很，甚至可以说我活了这半辈子，还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快摩兴站起身来，噗通一声跪倒在地，膝爬几步来到了郭业的近前，头一低，就往郭业的胯下拱去！

郭业吓了一跳，抬脚就把他踹了出去，道：“你想干啥？我可告诉你，我不好男风。你离我远点。”

快摩兴满脸委屈，道：“您不好男风，我也不好！再说了，就算您真好那一口，我也得找几个美少年给您送去，总不能亲自上阵呀。”

“那你往我身前凑合什么？”

“我是要舔您的鞋子。”

“你还有这种奇怪的嗜好？简直太变态了！”

“那当然没有了。”

“那你为何……”

“因为我要对您表达崇高的敬意！啊，伟大的药师王佛，您是至高的，您是至慈的，您是至善的，您是至圣的！弟子能有幸舔到您的鞋子，那真是无上的荣幸。”

还真没想到，快摩兴这家伙这么不要脸，听了他这番话，郭业真是浑身都起鸡皮疙瘩。

他赶紧转移话题，道：“别说这个了，还是先谈谈你刚才为啥要扇自己耳光。”

“那不是我打的，那是弟子替您打的。当初弟子被猪油蒙了心，被魔鬼迷住了魂，竟然对您充满了嫉妒。做出了反唐的投票，难道不该打？”

郭业道：“这是你的心里话？”

“当然。弟子嫉妒您，犹如燕雀嫉妒鸿鹄，乌鸦嫉妒凤凰，老鼠嫉妒苍

龙，乞丐嫉妒皇上。简直太傻了，太蠢了，也太不应该了！该打，实在是该打！”

“……”郭业都不知到怎么接话了。

快摩兴继续道：“说来也还真奇怪，弟子自从替您打了那几巴掌之后，这腰也不酸了，腿也不疼了，走路也有劲了，就连这老花眼，都有转好的趋势。谁也别拦着我，我再多打几下！”

“行了！行了！”郭业摆了摆手，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清楚。别整那些幺蛾子了。快点说出你们突便部的投票决定吧。都快中午了，别耽误我吃饭。”

“谨遵法旨！”快摩兴站起身来，高声道：“我们突便部支持大唐。”

摩会道：“好，很好。其他部的意见呢？”

温力破道：“我们坠斤部上一次就弃暗投明，这次当然还要忠于大唐。”

于勾折道：“我们达稽部的倾向一直非常明确，咱们身为大唐藩国，效忠大唐乃是分内之事。”

立太和道：“秦国公娶了萧丹，那就是我们芬问部的女婿了。都是自己人，不帮着他帮谁？我宣布，芬问部愿意助唐灭高。”

马日活道：“没啥说的，我们独活部也支持大唐。”

紧接着，伏部大人也表态，同意大家的意见。

至此，契丹八部已经有七部投票，清一色的对大唐表示支持，唯有芮奚部大人没有吭声。

摩会沉声道：“水全乞，你们部落的意见呢？”

## 第1911章暴露了？

“我……我……”水全乞道：“八部联盟会议，达到五票就可以形成决议。现在已经有七票了，我们芮奚部的意见已经无关紧要。还是不用投了吧。”

魔会道：“那怎么能行？这次投票不光是给咱们八部看的，还是给大唐秦国公看得，不仅仅要让他知道决议，还要让他看到咱们各部的态度。每个部落都必须表态。”

“那……好吧……我们芮奚部也支持大唐。”

魔会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道：“秦国公，您看到了吧。我们契丹八部已经一致决定帮助大唐灭亡高句丽。”

郭业道：“众位能做出如此明智的决定，我很高兴。”

“现在我契丹大军已经集结完毕，单等您一声命令，就可以拔营启程。”

“不错，联盟长安排的很好。”

八部大人互相对视了一眼，摩会抖擞精神，他正色道：“不过呢，大军启程之前，有个小小的问题需要解决。”

“什么问题？”

“就在前几天，我们整个契丹都被魔鬼给盯上了，不少人得了鬼面疮。”

“这样啊……”郭业装傻充愣道：“我还真不知道。”

“那您现在知道了，您看看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呢？”

“什么怎么办？”

“现在草原上都传说，魔鬼有鼻无眼，只能对得了鬼面疮之人附近的人下手。如果大军一直集结，那不是给魔鬼送菜吗？所以说，不解决鬼面疮，实在是无法出兵啊！”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个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摩会大喜，道：“秦国公您真是大慈大悲，至仁至圣，快点把那个法子告诉我们吧。”

“其实这个法子说穿了一钱不值，你们好好想想肯定能想到。要不……你们再想几天？”

“哎呦，我的佛爷，您还是别开玩笑。我们草原人都想了几千年了，这个法子都没想出来，怎么可能几天就有突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您还是快告诉我们吧。”

“好吧，那我就说了。这个法子很简单，你们百十人一股分散开，魔鬼找不到人，自然也就无法害人了。”

日！

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魔会强笑道：“这是个笨法子。虽能减少我们契丹的损失。但这不就耽误我们出兵了吗？大唐天子知道了怪罪下来，我等实在是承担不起啊。”

“没关系，联盟长不必担忧。”郭业道：“我早就说过了，只要你们按兵不动，就算支持我们大唐了。大唐天子绝对不会怪罪。”

说完了，他伸了一个懒腰，道：“眼见天近中午，八部联盟会议也算开完了，咱们还是去吃饭吧。其他的事，以后再谈，以后再谈。”

摩会怎么能就这么让他走了，赶紧拦住道：“秦国公慢走！关于鬼面疮的



事情，还请您务必大发慈悲。”

郭业双手一摊，道：“我倒是想大发慈悲，但问题是真的没办法呀。”

“那怎么可能？您身边的佛门三十六护法，亲口说……”

“好吧，既然你们问到这了，我就跟你们说实话。”

郭业叹了口气，继续道：“所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人呀，该什么时候死，那都是有定数的。我强行克制鬼面疮，就是逆天改命，代价极大。”

摩会跪倒在地，道：“还望药师王佛施展大法力，救救草原上的子民。”

“不是我不救，实在是能救耶律阿信等三十六人乃是我力量的极限，再多救人，力有不逮呀。”

……

魔会接着又多次软语请求，郭业摇头只是不允。

虽然哲思乌的人品不咋样，但是对契丹还是忠诚的。他见此状况，知道自己不出马是不行了。

当即也顾不得面皮，来到了郭业的近前，噗通一声跪倒在地，道：“秦国公在上，小老儿哲思乌有礼了。”

这个姿态已经是非常低了，不说大巫师的身份在契丹至高无上，单单说他这个岁数，哪怕见了皇帝也可以坐而论道。

此时给郭业行此大礼，实在是诚意十足。

郭业赶紧站起来，侧过了身子，道：“小子郭业何德何能，怎么敢当您如此大礼，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哲思乌并不站起来，道：“秦国公，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您到底怎么样才能同意，把克制鬼面疮的法子说出来？哪怕是要老头子的命，只要您提出来，我都能答应。”

郭业苦笑道：“不是我不愿意说，委实是不能说呀，那是要遭天谴，形神俱灭的。”

“这是您的心里话？”

“当然。”

“不是敷衍我哲思乌的？”

“绝对不是。”

“您可敢对天发誓？”

发誓对郭业还真没啥难度，他说道：“郭某刚才所言，但有半句假话，苍天尽管降雷把我劈死！”

哲思乌冷笑道：“好好好！既然您油盐不进，小老儿也只好无礼了。”

“你想跟我动手？”

“那当然不是，老朽手无缚鸡之力，也打不过您呀。实话告诉您吧，郑希良还没走。如果您果真见死不救，没办法，反正是一个死。我们还不如转投高句丽，与大唐同归于尽！”

郭业道：“你们尽管试试。恐怕你们的四万大军，还没到营州，就得被鬼面疮折磨的全军覆没。”

“试试就试试！既然你秦国公不仁，我们契丹又何必有义？到时候，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哪怕是一个也杀不着，也总好过在这憋屈地等死。”

郭业道：“您怎么这么死心眼呢？草原这么大，只要把人马分散开，幸运的话，就是死几千人。最不利的情况，也不过是死四五万人。又不是有灭族

之忧。至于这么玩命吗？”

哲思乌冷然道：“话说到这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这次的鬼面疮，无论规模，还是时机，都来得蹊跷。我怀疑，地狱中的魔鬼，就是被你勾来的。哪怕我们散开，也难逃灭族之忧。”

“我？”郭业一指自己的鼻子，道：“你这个笑话，还真好笑。我乃药师王菩萨的化身，怎么可能与地狱中的魔鬼勾结？简直是无稽之谈。”

“行了！行了！收起你那套装神弄鬼的把戏吧，少给老夫来这套。”

然后，哲思乌站起身来，道：“众位请想，这么多年来，咱们草原上不是没有人得过鬼面疮。但是，从来都是仅仅在一部流行，哪有所有部落同时得鬼面疮的时候？”

人们面面相觑，纷纷点头。

哲思乌继续道：“还有，这次的鬼面疮怎么早不流行，晚不流行，偏偏在咱们准备南下的时候流行？大家不觉得奇怪吗？所以，老夫怀疑，这场鬼面疮，不仅仅是天灾，而且是人祸。”

啪啪啪~

郭业轻轻拍手，道：“好！大巫师分析的好，简直是鞭辟入里，直指本质。不错，我承认，这场鬼面疮之祸的确是与人有关。不过……”

“怎样？”

郭业伸手一指，道：“引发这场大祸的，可不是我，而是你！契丹的大巫师——哲思乌。”

## 第1912章九真一假，凭空污蔑

“我？”哲思乌冷笑道：“你血口喷人也讲点道理好不好？我乃契丹的大巫师，为何要害自己的族人？倒是你郭业，只要鬼面疮一流行，此次出使契丹的任务就算完成。嫌疑最大的人是你！”

郭业一翻白眼，道：“你有证据吗？”

“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凭借常理即可推断。既然鬼面疮流行得利最大的是你。那么很可能，你就是促成了此事。”

“推断？凭借推断就可定罪？”

哲思乌缓和了一下口气，道：“老夫不是要定您的罪。只要您能把克制鬼面疮的法子交出来，到底这是天灾还是人祸都不重要，没人会追究。”

“不仅如此，我们契丹还会为大唐出兵高句丽。让您漂漂亮亮地完成出使的任务。这样岂不你好我好，两全其美？”

郭业道：“大巫师别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您老没有证据是吧，不好意思，我有！”

“你有证据？”

“当然。”

“什么证据？”

“人证物证俱有。”

“老夫绝不相信！”

“呵呵，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请您稍等片刻。”

郭业来到毡帐的门口，一招手，道：“过来吧。”

“是！”

功夫不大，一个少年郎就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郭业微微一笑，道：“大巫师，您可识得此人？”

“当然认识了，他是伺候老夫起居的阿保金。”

“我明白了，是你收买了他，想要让他污蔑老夫！”

“污蔑？是不是污蔑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得契丹的爷们说了才算。阿保金说完了，大家觉得没有道理，那就是我污蔑了你。但若是大家觉得有理，没办法，那就只能说明您老人家德行有亏。”

“哼，老夫身正不怕影子斜！”

“希望待会真相大白的时候，您还能这么说。”

然后，他对阿保金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跟随大巫师的？”

“启禀秦国公，小人六岁的时候，就被他带到了木叶山上。到现在已经有十年了。”

“好，我再问你。你在大巫师身边，主要干什么活？”

“先前只是替他铺床叠被端酒斟茶什么的，最近几年，也被他派到山下办事。”

“办什么事？”

“主要就是关于鬼面疮的事。一般情况下，哪个地方爆发了鬼面疮，他就让我去哪。”

“到了地方，让你干什么？”

“就是把那些得了鬼面疮的人，带到木叶山上。当然了，绝大部分人到不

了木叶山就死了。只要少数人，才能活着到木叶山。”

郭业对哲思乌道：“大巫师，刚才阿保金说的可有错漏之处？”

“没有。得了鬼面疮，即便是侥幸不死，也会面目全非，被人们视为恶鬼临世，受尽欺凌。总归是契丹族人，我把他们带到山上，有何不妥？”

其实，大巫师对于鬼面疮的了解，已经非常透彻了。他让阿保金把人带离部落，目的就是防止传染。至于保护毁容的人不受欺凌，那只是附带的工作。

当然，这事他没法公诸于众。

要不然人们就会问了，您为什么不早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讲明，而一直推到魔鬼身上？

为什么？

当然是为了保证大巫师一脉的崇高地位。要是手里没点干货，光凭嘴炮，怎么能震慑住一帮骄兵悍将。

鬼面疮，是他保持权威的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

他希望哪个部落发达，会在那个部落疫情一起，就派人把得病的人带走。这样鬼面疮就不会对部落造成什么严重的影响。

他希望哪个部落衰败，就会拖延时间，甚至是见死不救。

这是保持权威的一种正常手段。

不过遇到郭业，他这个正常手段，就成了催命符。

郭业点了点头，道：“大巫师稍安勿躁，我继续问阿保金。”

“你尽管问。”

“阿保金，我来问你，大巫师因何要把那么多得了鬼面疮的人带到木叶山？”

“他是要炼制长生不死药。”

“一派胡言！”哲思乌怒道：“现在木叶山上，那些得了鬼面疮而未死的人大有人在，怎么可能是拿他们炼药？”

阿保金道：“但是有些人却不幸离世了。”

“废话，生老病死，人之常情。难不成上了木叶山就永远不死了？”

“哼，您别以为我不知道。您炼制的长生不死药，需要得了鬼面疮之人的最后一口气为引子，这才是您让我把他们带到木叶山的唯一原因。”

“你血口喷人！”哲思乌怒道：“如果我真的用什么最后一口气做药引子，那还用你过一道手干什么？我不会自己去找？”

“为了掩人耳目呗。与死人产生关系，总是对您的名声不好。”

哲思乌气的肝儿颤，道：“我……你真是气死我了！好，就算你说的那个长生不死药是真的，但是这次鬼面疮流行，怎么跟老夫我有关系了？”

阿保金道：“那是因为 you 年岁越来越大，长生不死药需要的数量越来越多，单靠自然引发的鬼面疮已经远远不够，贪心一起，就利用这次大军集结的机会，把魔鬼引来。”

“好！好！好！好孩子！”哲思乌怒极反笑，道：“还真是回答得毫无破绽，这番话都是秦国公教你说的吧？”

阿保金摇头道：“这都是您亲口告诉我的，和秦国公无关。”

“哼！老夫不跟你争辩，你不配。”

哲思乌深吸了一口起，对郭业道：“秦国公好手段。不过，我乃是契丹大

巫师，代天行事。而阿保金却只是木叶山神庙的一个杂役，身份低微。难道你以为，光凭几句花言巧语就能把我搬倒？”

郭业道：“不光有人证，还有物证。阿保金，拿出来吧。”

“是！”

阿保金拿出一个油纸包来，把包打开，里面有几张黄纸。

郭业拿起一张道：“大巫师你可认得此物？”

“哼，不过是我用来祭天的符纸而已，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不见得吧，这些符纸的作用，是你用来勾引地狱中魔鬼的！”

“你血口喷人！”

郭业没理他，把符纸交到了摩会的手里，道：“联盟长请看，这上面画的像不像一张鬼脸。”

“还真是有点像。”

“其他人也都看看。”

其实，符纸这玩意儿，就是要故作高深，让人们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但是什么都不像，也就是什么都像。郭业说他像鬼脸，别人也就越发觉得像鬼面了。

鬼嘛，谁也没见过，那当然是奇形怪状，难以形容的。与符纸还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最后，符纸又回到了郭业的手中。

然后，他猛地一拍几案道：“哲思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何说。”

“我……我……你这是污蔑！是陷害！大家要相信我，绝对没有什么长生不死药，这些符纸也只是普通的符纸。摩会，你倒是说句话啊！”

“我？这种鬼神之事，你们一个是药师王佛，一个是大巫师，我一个凡人哪插得进嘴。”

“马日活，你说！”

“不好意思，俺刚才走神了，你们说啥都没听见。”

“温力破，你为人正直，总得说句公道话吧。”

“我觉得吧，这事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即便是真的，难道大家还能把您老人家怎么样？追究起来，毫无意义。”

“你……你太让老夫失望了。”

哲思乌又往其他人脸上望去，每个人都地低下头去，不敢与他对视。

最终，大巫师长叹一声，道：“老夫今日认栽。秦国公，你这么处心积虑的对付我，是想要老夫的命吧，好，我就如你所愿。惟愿老夫死后，你能把克制鬼面疮的办法交出来。”

沧凉凉～

他抽出宝剑架在脖子上，就要自刎！

## 第1913章窟哥皈依

“不要！”有人大叫一声，冲到了哲思乌的近前，把宝剑夺在手中。

“好，好孩子。”哲思乌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道：“老夫为契丹操心了一辈子，没想到，只有一个人懂老夫。窟哥，你很好！”

“不，大巫师，您错了！”

“我错了？”

“对，我不是因为相信您才夺了您的宝剑。”

“那也没关系。”哲思乌勉强一笑，道：“只要你不希望老夫去死，就说明这些年我没白疼你。你比那些白眼狼强多了。”

“不，您又错了。我不是不想您死，只是不想您自杀。我要.....亲手杀了你.....”

说着话，窟哥手中宝剑往前一捅，道：“你去死吧！”

变起突然！

大巫师地位崇高，他自杀大家可以不拦着。但是被人谋杀，那可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即众人各拉兵刃，把窟哥团团围住。似乎一言不合，就要把他乱刃分尸。

此时哲思乌还没死，他强打精神，道：“别，别难为窟哥。谁动了他一根手指头，就是让老夫死后也不得安宁。”

窟哥恨声道：“老家伙，我不用你假惺惺地可怜。”

“呵呵.....我都要死了，作假有什么用？”此刻哲思乌的眼神无比的安详，道：“能不能让老夫死个明白，为什么要杀我？”

“哼，你还敢问我为什么？赛马会上，苏支的大白，根本就不是奚族的马。这匹宝马原来的主人是你。要不是你，我怎么会失去阿丹？”

“原来是这个.....呵呵，还真是天理循环，报应不爽！窟哥，相信我，我这是为了你好。原来我是赞成你娶阿丹的。只是后来，我发现，你陷得太深了。这个女人已经主宰了你的人生.....”

他咳嗽了一声，继续道：“你是要干大事的人，怎么能终日沉浸在儿女情长之中？你不该被一个女人束缚住的，你的征途是整个天下！”

窟哥冷然道：“哼，打着为我好的名义，把我的女人送给别人？这就是你的逻辑？哄鬼去吧！”

哲思乌道：“我说一件事，你就明白我的真心了。其实.....我是你爹！”

“啥？”

“别.....别大喊大叫的，老夫现在怕吵，很怕吵。”

“你刚才说了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就是你的生身之父。其实，你仔细想想就能明白，我为什么对你那么好？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到底是怎么回事？”

哲思乌道：“这事说来也没什么复杂的。二十多年前，老夫前往乞便部，一时糊涂，跟你母亲有了一段过往。”

“后来她的男人死了，老夫本来想把她带回木叶山。可恨咱们契丹，竟然有妻继母的习俗。如果她丈夫的大儿子愿意娶她，她就不能嫁给旁人。”

窟哥道：“你说的都是真的？”

“你自己查查自己的生日，与你母亲成亲的日期不就行了。顺便说一下。我与你母亲交往的时候，他的丈夫重病在身，已经不能人事。”

“这么说……”窟哥脸色大变，道：“我竟然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

“我不怪你！都是我自己造的孽。呵呵，天理循环。原来我不信，现在已经信了。如果西天能有佛国，我不知道能不能……我看到了，那光，那云，那宫殿……”

接下来的话，他没有说出来，脖子一歪，死了。

窟哥状若疯狂，道：“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天理循环，报应不爽！哈哈，哈哈哈！”

说着话，他就向郭业冲了过去。

“你别乱来！哲思乌是你要杀的，你们之间的关系他不说，谁能知道？跟我可没什么关系。”郭业紧张的说道。

他倒不是怕打不过窟哥，委实是这事还真有点理亏。没错，哲思乌是死有余辜，但是窟哥却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挑拨人家把自己的父亲杀了，虽然说 he 事先不知道这层关系，但要说毫无责任，也说不过去。

窟哥来到郭业的近前，猛然间双膝跪倒，道：“药师王佛，您就把我给收了吧。”

“啊？”

“弟子罪孽深重，无以自救。愿意皈依佛门，求佛祖救弟子出苦海。”

郭业额头上冷汗涔涔，深深感到了巨大的道德压力，道：“这个……这个……我是药师王佛的化身没错，但今世不是为了渡人而来，你找错人了。要不这样，我介绍一个上师给你。”

“谁？”

“玄奘大师，他乃是旃檀功德佛的化身，让他给你好好说道。照我的意思，你也不一定要出家……”

郭业话还没说完呢，窟哥一叩首，道：“多谢佛爷指点迷津！”然后站起身来，登登登就往外跑。

“你去哪？”

“找玄奘大师！”

窟哥走了，哲思乌死了，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毡帐之内的人都有些意兴阑珊。

就是作为这件事始作俑者的郭业，心里也不怎么舒服。

他拱了拱手，道：“我看今天就到这吧。至于克制鬼面疮的事情，你们别催，我回去好好想想，有什么办法既可以逆天改命，又不受天谴。”

“恭送秦国公！”

……

……

骑马离开了契丹大军的营地，郭业与萧丹、苏支一起，并辔而行。

苏支道：“不错啊，你竟然能说服阿保金背叛哲思乌，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这有什么难的。当初阿丹不是说过吗，阿保金曾经把真相和盘托出，目

的就是让她和他一起私奔。我对症下药不就行了。”

“不会吧，你难道答应他和阿丹姐姐……”

“那怎么可能！我来问你，阿保金为什么要和阿丹私奔？”

“阿丹姐姐好看呗，契丹第一美女，当然是魅惑众生了。”

“还是的呀，阿保金本质是喜欢美女，又不是非要萧丹不可。只是他接触萧丹比较方便罢了。我花钱给他安排了一个美女，胸大屁股大。略施小计，就把他迷得神魂颠倒了。总而言之，五贯钱的事儿。”

萧丹的情绪有些低沉，道：“没想到，契丹至高无上的大巫师，竟然因为五贯钱就死于非命，还真是造化弄人。夫君……”

“嗯？”

“为什么我大仇得报，一点都不开心呢？”

郭业吐了口气，道：“可能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吧，这可不仅仅是五贯钱的事儿。比如窟哥，咱们就挺对不住人家的。仔细想想，他也没什么错，不过是对你用情太深了。”

苏支道：“是呀，先是最心爱的女子被人抢走，然后杀了自己的亲生父亲，这孩子也真倒霉的。丹姐姐，要不，你找机会安慰安慰他，别让他去当和尚。”

“再说吧。”萧丹微微摇头，道：“现在见了他，也不知说什么好。”

郭业道：“我让玄奘好好劝劝他，最好还是不要出家。窟哥本质上应该算是个好人，不应有此下场。”

……

……

三人缓缓而行，忽然听到了阵阵孩子的哭声，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座毡帐孤零零地树立在旷野中。

“怎么回事？咱们过去看看。”



## 第1914章仁贵到来

三人跳下马来，快步走到毡帐之外。郭业高声道：“有人吗？有人吗？”

“……”孩子的哭声嘎然而止，寂静无声。

“要是没人，我们可要进来了！”

“别！你别进来，你会死的。”一个稚嫩的声音答道。

“小孩子家家的话说八道什么？你家的大人呢？”

“没了，爹爹死了，娘也死了。”

“啊？”郭业心中一惊，一挑门帘，进了毡帐，苏支和萧丹紧随其后。

但见毡帐内没什么陈设，看来这家的境况算不上好。床榻之上，躺着一个女子。两个容貌相似的小女孩站在床边，脸上还挂着泪痕。

见到三人进来，她们显然都有点害怕，一边拼命的往后躲，一边道：“别过来，你们别过来！”

这两人直生得粉琢玉砌，煞是可爱，令人一见就心生怜惜。

郭业柔声道：“别怕，别怕，叔叔不是坏人，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

“那你也别过来，你会死的。”

“为什么说我会死？”

“因为我们家被魔鬼盯上了，爷爷、奶奶、爹爹、娘亲，都死了。你要是过来，也会被魔鬼盯上的。”

“可是鬼面疮？”说着话，郭业紧走几步来到了床前。只见果然，那女子的脸上生了不少天花。再一摸她的鼻子，气息皆无。

他叹了口气，道：“这一家人算是被鬼面疮给毁了。”

萧丹的脸色骤然一变，半跪下身子，道：“小妹妹，你们叫什么名字？”

喜欢美丽的事物，是人的本能。

两个小女孩倒是不怕萧丹，争相说道：“我叫阿斯。”

“我叫阿英。姐姐，你真漂亮。”

“阿斯，你们家为什么不和部落里其他人在一起？”

阿斯脆生生地答道：“一个人得了鬼面疮，他周围的人就会被盯上。自从爷爷发病之后，我们家就被部落赶了出来。只能单独立帐。”

萧丹道：“他们的心也太狠了。”

阿英道：“这也不怪他们。爷爷说了，谁遇到这种事，就算是谁倒霉。咱们不能赖着不走害人。”

“好，就算你家大人得病了，但是你们两个总没发病吧？怎么不收留你们？”

“他们说我们俩也可能被魔鬼盯上了，只是还没发病。漂亮姐姐，你也快走吧，别管我们了。我们不想看到你死。”

“傻孩子！”萧丹眼泛泪光，道：“我走了，你们俩这么小，恐怕会饿死。”

“没事，家里还有马肉和奶酪。”阿英道：“你别看我小，其实我很会做饭的。连娘都夸我的饭做得香呢。”

随即她低下头去，道：“可惜娘已经死了，再也不能吃我做的饭了。”

苏支道：“可是马肉和奶酪总会吃完，接下来你们准备怎么办？”

阿英的目光有些黯淡，道：“娘说，马肉和奶酪足够我们吃到她来接我们

上天国的时候。可是我知道，人只有死了才能去天国。也许到了那时候，我们已经死了吧。”

阿斯道：“虽然我很想娘，但是真的不想死。漂亮姐姐，斯斯害怕……”

萧丹一伸手就把两个小女孩搂在怀里，道：“你们不会死的，不会死的。姐姐会保护你们。”

“可是，你不怕魔鬼？”

“不怕！别说魔鬼了，就是漫天的神佛，若想伤害你们，也得踏过我的尸体。你们跟我走吧，以后我把你们当亲女儿一般看待。”

“那我们要叫你娘？”

“不，我不配。你就叫我丹姐姐吧。”

……

……

按照契丹的风俗，把两个小女孩的娘亲树葬。然后，一行五人回到了奚族大营。

郭业不敢怠慢，赶紧找牛痘，给两个小女孩接种。

好在这玩意儿起效很快，接种之后第二天就可以产生抗体。天花就算在潜伏期，对她们也无能为力了。

回到青庐之内，萧丹的脸色无比的难看，道：“这一家，算是我害的。阿斯和阿英的父母，也应该算是我杀的。”

郭业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才好，只得道：“严格来说，我也有责任。咱们俩都算是凶手。”

“夫君……”

“嗯？”

“我是不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

“当然不是，出了那样的事，你已经做的很不错了。这件事只能说是天意弄人。”

“夫君，你一定要救救他们。”

“那还用你说？我已经帮她们弄好了。”

“不……妾身的意思是说，救救契丹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萧丹语带哭腔道：“原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没错，但是见到阿斯和阿英，我觉得自己坏透了！要不是遇到我们，她俩就算没得鬼面疮也会被饿死吧？也许当初我真的错了。”

“好吧，反正哲思乌已死，等过两天，我就公布克制天花的办法。”

“过两天？不！不能！今天，今天你就要公布。一想到每时每刻，都有人因为我造的孽而死，我就喘不过气来。你快去呀，现在，马上，立刻……”

“这不好吧……我上午才说了无能为力，现在你就让我改口。这你让我怎么说呀？”

沧凉凉～

萧丹抽出宝剑来，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道：“你要是不去，我就死给你看！”

“你疯了！”

佳人含着泪摇头，道：“我现在还没疯，但是你不说的话，那可还真说不定了。夫君，对不起……对不起……我控制不了自己……你就答应我吧！”

“我……”

正在这时，孙子善跑了进来，见了这副状况不禁吓了一跳，道：“师娘，有话好好说，您这是干啥？”

萧丹赶紧把宝剑放下，道：“没……没什么……”

郭业脸一沉，道：“你怎么做事的？到了门口也不招呼一声，这么大人了，懂不懂礼貌？”

孙子善道：“这不是军情紧急耽搁不得吗？弟子一时情急，就忘了打招呼了。”

“军情？现在这几百人，有个屁的军情！”

“不是咱们。”孙子善伸手一指门外，道：“老师，您看看是谁来了。”

“啊？仁贵？怎么是你？”

薛仁贵紧跑几步来到郭业的近前，大礼参拜道：“绛州侯参见秦国公！”

“啥？绛州侯？”郭业吓了一跳，道：“谁是绛州侯？”

“不才，正是小弟。”

“你？那怎么可能？难道说你把渊难建抓住了？那也不行呀。想当初我生擒了颉利可汗都没被封侯。你到底立了什么泼天的大功了？”

薛仁贵苦笑道，道：“还抓人家渊难建呢，咱们的大唐天子都快被人给抓住了。”

郭业脸色大变，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薛仁贵就把李二陛下征东的过程简要的跟郭业说了一遍。最后他说道：“现在是我们六万大军，围住了辽东城的十万大军。而高句丽的将近三十万大军，又把我们反包围了。”

郭业苦笑道：“六万围十万？有这么围困的吗？恐怕是人家高句丽故意卖了个破绽给咱们。现如今陛下是腹背受敌，危如累卵！”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我来的时候，大军只有一个月的粮食了，从大唐调援兵肯定来不及。只能把主意打到您的头上。”

“我？”

“请您务必征调契丹和奚族的八万大军，火速前往高句丽救驾！去晚了一步，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火速征调八万大军？”

“对。”

“我日！”郭业猛地一跺脚，道：“我这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下子可麻烦了！”

## 第1915章地上佛国

事关重大，以薛仁贵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也不由得闻言色变，道：“秦国公，怎么了？”

“唉，好叫绛州侯得知，现如今契丹正在闹一场瘟疫，而且已经殃及军中。”

“这……这可真的难办了……”瘟疫的厉害薛仁贵当然知道，心里顿时凉了个半截。

怀着万一的希望，他问道：“但不知是什么病？如果容易治疗的话……”

“是痘疮！”

这下子薛仁贵彻底绝望了，道：“完了！这下彻底完了！痘疮无药可治。难道是天不佑我大唐……噢，不对……刚才你说聪明反被聪明误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场大疫还和你有关？”

郭业道：“实不相瞒，克制痘疮我还真有办法。”

“啥？”

“是这么回事……”

然后，郭业就把自己出使契丹以来经历的事情，对薛仁贵说了一遍。

当然，能说的他说，比如三次契丹联盟会议。不能说的他不谈，比如这场大疫是萧丹引发的，比如说苏支是女儿身。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这此出使契丹以来发生的事还真不少，郭业足足讲了半个时辰，才把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薛仁贵听完了，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道：“服了！秦国公，我算是服了您了！您上马能治军，下马能治民，这也就罢了。说句不客气的话，薛某人自忖身处相同的位置，未必就比您差。不过……”

“怎样？”

“您那一身杂学，还真是让人难以望其项背。造玻璃、制香皂，哪样不是日进斗金造福万民。现如今，您竟然还想出了克制痘疮的法子，这还真是能人能人所不能。呃……”

他忽然眉头一皱，继续道：“有件事，不知当问不当问。”

“绛州侯有话请讲。”

“就是……种痘的法子，你到底是怎么想出来的呢？”

“这个……”薛仁贵此言一出，郭业突然发觉自己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呀，种痘之法是怎么想出来的？

这可不是像玻璃和香水那样，虽然看着挺好，实际上并不关什么军国大事。简单地说，这些东西只能锦上添花，不能雪中送炭。有它的确很好。但是没它，也那么回事。

这可是种痘，是可以活人无数的东西！谁发明了这个克制天花的完美法子，被是被称为万家生佛也毫不为过。

怎么这么好的东西，你郭业早不想出来，晚不想出来，怎么偏偏在出使契丹的时候想出来了？你到底是拿谁的俸禄？你到底是忠于大唐，还是忠于契丹？

那推说是药师王佛或者说太上老君传法呢？还是不行。

药师王佛的说法，骗骗契丹人还成。但要是大唐，在世成神那可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政治问题。

子不语怪力鬼神，自己说自己是什么药师王佛的化身，那还不得被那帮士林清流派喷死！

至于说太上老君传法，私底下说说还成，绝对不能成为官方的理由。

别忘了，人家太上老君可是被李唐皇室认了祖宗。自家的祖宗不给皇帝托梦，咋给你一个姓郭的托梦了呢？

是皇帝失德？还是你比皇帝更得太上喜欢？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太上老君今天能给你传法，明天是不是就能给你传旨了呢？后天，是不是你就能代替他老人家传旨了呢？大后天，你传旨让李二陛下托龙袍让位可咋办？

所以说，这个解释，既不能牵扯到鬼神，也不能让事情的发生，是在他出使契丹以前。

郭业心思电转，道：“其实是这么回事。想当初阿信的部落，因为痘疮只剩下了三十六人，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想啊，痘疮流行了一个月，他们又不知道避疫的道理。事情的结果，按说只有两个，其一，所有人都死了。其二，所有人都感染了，但是有些人病而未死。但实际上，这些人完全没感染天花。”

他的这个推断当然不怎么靠谱，但是只要能骗到普通人就行了。

日后，即便有人指出其中的谬误。郭业大可脑袋一拍，道：“您说的太对了，当时我咋就没想到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当时我要是像您那么聪明，是不是就发现不了克制痘疮的法子了？”

这番回答，足足能把所有的质疑者气死。

好在薛仁贵并不是对痘疮深有研究的大夫，没能发现郭业话语中的不尽不实之处。

他闻言眼前一亮，道：“您的意思是……”

“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本身就能克制天花病毒。后来我仔细研究发现，这些人与那些已死之人的最大区别就是，他们经常与部落中的青牛接触。”

“然后您就因为这个发明了牛痘？这……这也太神了！圣人见微以知萌，见端以知末。您的所为，跟圣人也差不了多少了吧！”

郭业苦笑道：“什么圣人呀？我要真是圣人，知道陛下有今日之难，就该早几天把种痘的法子公之于众。现在可好，到了这个火烧眉毛的时候，契丹竟然不能即使出兵。”

薛仁贵道：“这也不怪您。您要是能预见到陛下今日之难，那就不是圣人而是妖孽了。”

郭业一摆手，道：“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尽快把种痘的法子公之于众。”

“您估计从现在开始种痘，多长时间可以出兵？”

郭业一皱眉，道：“这可不好说，三五天，十来天，都有可能，关键在于契丹人的效率，以及能不能找到足够的痘牛。”

“绝对不能超过十天！我来的时候孤身一人，快马加鞭花了七天时间。种

痘再用十天。大军前往高句丽，即便全是骑兵，怎么也要十天时间。而我们唐军的粮草，只能支撑一个月了。”

“唉，这有什么法子呢？只能是尽人事安天命了！”

.....

.....

郭业出了青庐，飞身上马，还没等他出奚族营地呢，就见有几十骑飞奔而至。

为首几人他都认识，正是契丹的八部大人。

“参见秦国公！”众人大礼参拜。

“免礼，免礼，众位请起。”郭业以手相搀，道：“众位这么兴师动众的，到底所为何事？”

摩会恭谨地说道：“启禀秦国公，我等今日前来，是有件事要和您禀报一下。”

“联盟长请说。”

“在您走后，我们八部联盟会议又做出了一项决议，和您有点关系。”

“哦？说来听听。”

“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国教由萨满教改为佛教。所有部落，都要供奉药师王佛，所有子民必须会背诵《般若波罗蜜心经》一段。人人皆为佛子，十年之内，契丹要建成一个地上佛国。”

“善哉！善哉！”郭业就坡下驴道：“汝等诚心向佛，我佛定然会赐福你等。”

“那关于鬼面疮的事.....”

“这个啊，简单。”

摩会听了这个‘简单’二字，好悬没吓趴下，道：“您不是又让我们分成百十人一股逃命吧。”

“那当然不是。尔等心念一起，如来佛祖已然知晓，传下法旨，要我把克制鬼面疮的法子传下。至于所谓的天道反噬，全由佛祖他老人家一人承担！”

“佛祖慈悲！弟子等无以为报，唯有诚心敬佛，以报他老人家恩情的万一。”

郭业微微一笑，道：“所以，真正救你们的，不是药师王佛，而是如来佛祖他老人家。部落中的佛像，还是要以供奉如来佛祖为主。”

“谨遵法旨！”

再然后，郭业就把克制天花的法子传下。

总的来说，契丹的效率比郭业想象中要好一点。第六天头上，四万大军已经全部种痘。预计第二天，就可以整军出发。

但是，就在这时候，又出幺蛾子了。

法琳和尚再次神秘地出现在了郭业的卧房之内，道：“秦国公，大事不好，郑希良那老家伙疯了！”

## 第1916章法琳告密，郭业定计

“发疯？发疯好呀！”听到这个消息，郭业顿时喜笑颜开，道：“郑希良的功夫太高，我正愁怎么对付他呢。没想到他竟然自己魔怔了，真是天助我也！”

“哎呦喂，我的秦国公，您这话可理解错啦。我的意思是，郑希良不要命了，他要刺杀于您！”

“啥？”

“他要效仿汉朝班超故事，今天晚上秘密潜入大营。结果了您的性命，逼得契丹不得不转投高句丽，对抗大唐！”

“日！这老家伙也太不要脸了吧。”郭业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啊？不要脸？”

“对呀，人家班超那是普通人，书生投笔从戎。他杀匈奴使者，靠的是勇气和智谋。可郑希良呢，那可是神仙一样的人物，再耍这手岂不是很不不要脸？”

“这个……”法琳和尚挠了挠脑袋，道：“反正贫僧是没感觉出啥区别来。难不成只准武功低微的人刺杀，武功高深的人就不能动手？那再练武功还有啥用？”

“那当然不是。不过……”郭业微微一愣，忽然感觉自己的怒骂的确是没什么道理。所谓兵者诡道也，最大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拿这个指责人家郑老头，实在是站不住脚。

但问题是自己为啥那么生气呢？

郭业紧皱眉头，忽然间躬身一礼，道：“大和尚，郭某受教了。不是人家是郑希良无礼，是我自己害怕了，这才如此失态。”

“不敢当，不敢当。”

法琳和尚赶紧侧了侧身子，安慰道：“秦国公，其实您大可不必如此担心。不错，那郑西良的武功的确是惊世骇俗，但是他再厉害，也不过是血肉之躯。还能是几万大军大对手？”

郭业苦笑了一声，道：“其实，我现在和郑希良现在是麻杆打狼两头怕。我怕他的绝世武功，他怕我的几万大军。呃……其实也不用几万大军。摆开了阵势，就算我这五百侍卫也能把他耗死。”

法琳和尚点了点头，道：“要不老僧怎么会说他疯了呢？以他的功夫，只要不自己找死，没人能杀了他。但要是非得对大军挑衅，那可就不好说了。”

郭业叹了口气，道：“问题是，这老家伙无牵无挂，而我却身负国家重任，跟他拼这个五五之数，实在不值啊。”

其实，公允的说，郭业有刀枪不入之能，再加上大军保护。即便是真遇上了郑希良的暗杀，最终的结果。郭业胜利的可能在九成九以上。

但是，还有零点一成呢？

轮到自己身上，这零点一成的风险已经非常大了。

郑希良算什么？名气再大，功夫再高，说白了也不过是一个高句丽的武林高手。和他赌命，对于大唐的高级干部来说，也太不值了。

郭业想了一下，道：“大和尚，你能不能想办法给这老贼下个毒啥的？”

“恐怕要让秦国公失望了。贫僧又不傻啥好人，与郑希良斗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没用过此法？关键是不灵啊。这老家伙比狐狸都机灵，每次都被他识破了。”

“那……暗杀呢？”

“俺都暗杀他七八次了。背后下刀子，毒弩伺候，众人齐上。除了没调动大批军队，所有的法子都试过了。结果……”

“怎样？”

“无一成功。这还不算呢，每次失败以后，他都把俺吊起来，狠狠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抽一顿。就是因为被他抽的多了，贫僧在高句丽才毫无尊严，受人鄙弃。”

郭业之前曾经听法琳说过，他被郑希良收拾过好几次。只是没想到被收拾的这么惨。

听这意思，简直有股闻者伤心见者落泪的感觉。

法琳和尚可不是什么善茬，那可是佛门公认的护法，多少财雄势厚的寺庙不敢违逆；江湖上公认的大魔头，人送绰号一眼佛。

就是说他有止小儿夜啼的名声也不为过。

结果，这么厉害的人物，面对郑希良，竟然被收拾得毫无脾气。看来他不仅仅是武功远远不及郑老头，就是在智谋上也有巨大的差距。

郭业叹了口气，道：“这么说来，这个郑希良还真不好对付了。”

“反正贫僧是拿他毫无办法，您就别指望我对他耍什么阴谋诡计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这次面对早有准备的您，其实除了强攻以外也没什么办法。”

“不对吧……”郭业摇了摇头，道：“你都能几次三番无声无息地进入我的卧室，凭啥郑希良就不行？”

“秦国公您真是太高看我了。我也就是瞒过普通军士，别说您身边的三大高手了，就是那些精锐侍卫，我也瞒不过。”

“那你咋进来的？”

“孙子善放我进来的。”

“噗！”郭业一口茶水好悬没喷出来，道：“我还以为是你自己的本事呢。”

“那怎么可能？贫僧就是再大的本事，也不可能无声无息地接近重兵保护的您啊！”

郭业想想也是，自己有刀枪不入之倒是不怕。但是其他人呢？要是法琳和尚一个级数的高手随便能进他的卧房之内，那已经就算可以随时取他们的性命了。

那朝廷还养百万大军干啥？直接养一大群武功高手不就得了。反正敌国来战，就暗杀他们的主帅。

不过……这个道理用在郑希良身上，到底行不行？这可是如同青云子一样绝世高人。

郭业问道：“大和尚，你觉得以郑希良的功夫，偷偷潜入的话，要到我身边多远才会被发觉？”

“这就看您的准备的程度了。要是像今天这种戒备，大概能潜入到青庐附近。要是再森严一点，就是进不了大营都有可能。”

郭业摇了摇头，道：“恐怕再森严也森严不了多少。别忘了，奚族四万大



军主要是普通牧民，没受过什么训练。在这个问题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说到这里，他苦笑一声，道：“四万大军真正的精锐也就几千人。就算全让他们保护我，还要分成几班人。再说了……精锐部队整天干这活，无法休息。到了高句丽，还怎么对付人家那几十万大军？”

“那您的意思是……”

郭业咬了咬牙，道：“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当前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计就计，设下陷阱把他反杀了！否则的话，后患无穷！”

“陷阱？对郑希良好使吗？”

郭业一摊手，道：“那也只能尽人事安天命了。”

……

……

陷阱的问题，不用郭业动脑筋。

不管怎么说，他身边这五百骑兵，乃是出身于李二陛下的御林军，安全保卫工作，那是他们的老本行。

他把骑兵统领陈三福找来，把这个问题一说。陈三福顿时把胸脯拍得震天响，道：“秦国公您就放心吧，万事有我安排。只要姓郑的那厮敢来，担保叫他有来无回！”

郭业道：“陈将军，不要太过自信。此人武功极高，不能以常理度之。”

“哈哈，他武功再高，难道就不是人了？是人我等就有办法。您别忘了，我等曾经受命保护陛下。如果这点事都办不好，那陛下还能睡个安稳觉么？”

郭业点了点头，道：“说的也是。那就有劳陈将军了。”

当天晚上，青庐的保卫工作，完全由大唐精锐负责。

郭业稳坐其中，萧丹陪侍左右，众侍卫外松内紧，设下陷阱无数，埋伏在四周。

这正是挖下深坑等虎豹，洒下香饵钓金鳌。

## 第1917章郑希良的游击战

当！当！当！当！

一阵响亮的锣声传来，陈三福步入青庐之内，躬身行礼，道：“秦国公，这都五更天了。再过半个时辰，天就要亮了，您那个消息到底准不准啊，郑希良能来吗？”

“这可是我安排在他身边的密谍传来的消息，怎么会不准？陈将军，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我告诉你，拂晓时分，正是人最松懈的时候，我要是郑希良也会在这个时候下手。”

“还有这个道理？卑职受教了！”

半个时辰之后，东方泛起了鱼肚白。又过了半个时辰，红日薄发，天光大亮。

陈三福道：“秦国公，您看……”

“呃……”郭业脸色尴尬，道：“可能真的是本官情报有误，看来那郑老贼是不会……”

正在这时，有人在青庐外高声喝喊，道：“大事不好，快带我去见秦国公！”

郭业紧走几步，来到门口，道：“本官在此，你何人？”

“启禀秦国公，我乃是芬问部长老阿撒里。”

“阿撒里，你找本官何事？”

“您快去看看吧，我家大人，他……他……”

“怎么样？”

“死了！”

“怎么死的？”

“为人所害。”

“是谁害死了他？”

“好像就是那个高句丽使者郑希良！”

“啊？”郭业顿时脸色大变，道：“快带我去看！”

快马加鞭，没用一刻钟，已经到了芬问部大军的营地之内。此时，其余各部大人也都到了，脸色都不大好看。

他们七嘴八舌的向郭业报告了此事的详细经过。

原来，就在昨天晚上，芬问部大人立太和以及大帐内的四名侍卫和两个小妾，全部被郑希良无声无息地杀死了。

不仅如此，他还留了一封信示威。

郭业拿过信一看，还不错，人家郑希良真对得起自己，这封信写的还真的很文雅的。

秦国公在上：小老儿昨夜踏月而至，本欲与秦国公倾心一谈。奈何您身边戒备森严，老朽不得其门而入。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芬问部一行。

幸芬问部大人立太和，雅量高致，以颈中鲜血为寿，才令小老儿不虚此行，满意而归。

今日晚间，小老儿定当复至。

……

郭业看完了沉吟良久，道：“大家怎么看？”

摩会满面愁容，道：“我等方寸已乱，恐怕今天是不能出兵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立太和就这么死了，咱们要是不为他报仇的确说不过去。”

“不仅如此。”摩会道：“大伙为了报答您的救命之恩，出征高句丽，就算是战死，那也无怨无悔。可是我等留在草原上的家人何辜？”

“家人，关家人什么事？”

“当然有关了。那封信您也看了，真是杀气腾腾。郑希良打不了您的主意，就杀了立太和。那要是连我们都找不着，会不会拿草原上的老弱撒气？”

“还真有可能！这老家伙已经不要脸了，就是一个恐怖分子。”

“所以，我等已然决定。必须要把这老匹夫抓住以后，才能和您一起出兵高句丽。这是我等失信了，还望秦国公见谅！”

要是郑希良对别的国家玩这一手，肯定行不通。就是人们不反抗，伸长脖子给他杀，他一个人又能杀多少人？

只要领军人物意志坚决，他就阻挡不了大军的步伐。

但是契丹不同。说到底，契丹就不是一个国家，而只是一个部落联盟，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权力中心。

他这么一威胁，大家还真打起了小算盘，都怕立太和的命运落到自己以及家人的头上。不把这个威胁解决掉，是不肯出兵了。

此时此刻，郑希良还真是起到了一人能当百万兵的效果。

既然是有求于人，郭业还真不能勉强，道：“那今晚大家都警醒一点，他要是再来，可不能再让他跑了。”

“秦国公放心，上次是他有心算无心。这次他要是还能全身而退，我等不用您说，自己就去抹脖子了，这也太丢人了。”

郭业叹了口气道：“话不要说得那么满，这事儿我还真不咋乐观。”

“那您就拭目以待吧，他要么不来，来了就走不了！”

.....

当天晚上，全军上下，依旧是严加戒备，只等郑希良前来送死。结果，人家又不傻，当然没来。

第二天，郭业这边还能严守纪律，不过契丹八部那边就不可避免地松懈了。

结果，被郑希良突入营地，伤了十几条人命，伏部大人也深受重伤。不仅如此，这次他还留下了两封信。

一封给郭业以及契丹诸部大人，一封却是给奚族王子苏支。

给郭业的信毫无新意，无非就是赤裸裸的威胁。

至于给苏支的信，却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他告诉苏支，你们奚国与高句丽并不接壤，与我们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何苦来趟这滩浑水？

不如早日撤回本国，暂且坐山观虎斗。

我国若是失败了，我也不反对你们落井下石，反正到了那时候，多你们奚族不多，少你们奚族不少。

若是我们高句丽胜了，你们奚族就可以大举南下，壮大势力。

如此两全其美，您又何乐而不为呢？

您要是听我的良言相劝，就算我欠您一个人情，日后可以让老夫帮我给

您办一件事。但若是不听我的话，立太和就是您的前车之鉴。

奚族老王仅有您这么一个儿子。您若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大好的江山，就得落在他人的手中。您就是立下再大功业又有什么用？还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苏支看完了这封信，对郭业道：“郑希良这老家伙还真是个人才。要不是我和您关系特殊，兴许真被说动了。”

郭业道：“他可以动契丹人，对你最多也不过是威胁罢了。真把你杀了，奚族老王还在，他这可就是给高句丽树立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生死仇敌。他不会那么干的。”

“那也不见得！”帘栊一挑，薛仁贵走了进来，道：“要是苏支王子一意孤行，影响了这场大战的胜败。说不得郑希良也只能饮鸩止渴了。”

他不打招呼就进来了，郭业的脸色微微一变，道：“仁贵，你怎么来了？”

“秦国公，我是不能不来啊，今天可是第九天了，明天就是第十天。要是明天再不能出兵，我大唐危矣！”

郭业一咧嘴，道：“可是郑希良不除，那帮契丹人就不肯出兵啊。光凭四万奚族兵，恐怕不是给大军解围，而是给人家高句丽送菜去了。”

“那您说说怎么办？”

“只能前往纥便部看看能不能说服他们了。”

说曹操曹操就到，没等郭业派人去请，剩下的几位大人已经联袂而至。

摩会耷拉着脑袋，道：“秦国公，这样不行啊。那个郑希良太厉害了，再这么杀下去，我等可受不了。要不咱们按照之前的约定，我等按兵不动行不行？这样也能对郑希良有个交代。”

郭业心里一凉，讥讽道：“堂堂的契丹八部，就被一个高句丽人给杀怕了？实在是可笑！”

快摩兴道：“不是我等贪生怕死，草原男儿，战死沙场，谁怕谁就不是带把的。但就这么坐在家里等着挨宰，实在是让人憋屈得慌。这死得也太不值了。”

于勾连沉声道：“不怕您笑话，我等实在是拿这个郑希良无能为力。您要是不能把姓郑的解决了，恐怕我等只能食言，不能派兵出征高句丽。”

孙子善实在看不下去了，道：“老师没给你们克制鬼面疮的法子之前，你们千肯万肯，无有不应。但是现在，遇到了一点小小的困难，你们就推三阻四的。这简直是过河拆桥！”

快摩兴道：“您这么说就不对了，真正救我们契丹的乃是如来佛祖，这可是秦国公亲口所说。我们就是承情也是承他老人家的情。”

郭业被他这话憋得险些喘不过气来。

想当初他之所以推到如来佛祖身上，一来是为了自圆其说，要不然没法解释之前为何不肯把这么简单的法子说出来。

二来，契丹要是真的全民以自己为尊，在李二陛下那里还真不好交代。

天竺女王给他生了儿子，新罗女王对他有情，现在可好，契丹又被他收复了。这么大的势力，就算不能和大唐分庭抗礼，也差不了多少。李二陛下有这样的臣子，岂不是亚历山大？

没想到的是，这个谎言有利有弊，现在竟然被快魔兴这孙子抓住了把

柄！

他的脸上阴沉似水，道：“听您这话的意思是说，我这个药师王佛还不被你们契丹人放在眼里了！”

“那当然不是了。”快摩兴笑嘻嘻地说道：“那哪能呢？药师王佛法力无边，我等恭敬还来不及呢，怎么会不放在眼中。不过……话又说会来了，那个……那个……”

“怎么了？”

“您老人家这么大的本事，对付一个小小的郑希良，应该没问题吧？”

“你懂什么？那郑希良乃是上古剑仙转世，法力无边，本事不在本佛之下。”

“这么说……您对付不了人家？”

“我……”郭业忽然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行不行，打了才能知道！我这就休书一封，与他邀战于木叶山之巅，其他人不得参与！”

“秦国公，不可啊！”

## 第1918章自信与自负

包括说风凉话的快摩兴在内，所有的人都跪了一地。

说到底，大家之所以不想出兵，那是怕了郑希良的斩首战术。本身对郭业可没啥坏心思。

本来么，按兵不动，就是郭业一直要求的。大家伙又能保命，又能报恩，岂不是两全齐美的事？

他们哪知道，现在大唐的形势，已经威如累卵！缺了他们这几万兵马，还就玩不转了。

当然，这事郭业还真不敢告诉他们，世上之事从来都是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把实情告诉契丹人，其中可能引起的变数他可承担不起。

郭业道：“诸位快快请起，怎么？大家莫非是怕郑希良把我杀了？”

摩会小心翼翼地答道：“秦国公，您虽然是药师王菩萨的化身。但这副身体却是个凡人，跟郑希良单打独斗，我等还真是……那个……不大看好。”

快摩兴道：“您久处中原，是没怎么听过他的名号。但是在高句丽和我们契丹，他的名声可太大了。此人年轻的时候就打遍天下无对手，到了老了……”

摩会道接话道：“本来我等以为，他现在已经再不复当年勇。没想到他老而弥坚，更上层楼。这家伙真是厉害得不像人，我等的意思是您想个办法把他用计擒来，可不是让您去送……那个啥。”

于勾折道：“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秦国公还请三思。”

快摩兴抽了自己一个嘴巴，道：“我刚才那话都是顺嘴胡咧咧的，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要是您因为我那张嘴，真有个三长两短的。部民的唾沫星子就能把我给淹死。你可千万别去！”

郭业微微一笑，道：“诸位不用担心，郭某人可不打无把握之仗！”

摩会眼前一亮，道：“您是说要暗藏伏兵？”

“那怎么可能？郑希良是头老狐狸了，那种小手段焉能骗得过他？”

“那到底是什么办法？”

郭业嘿嘿一笑道：“山人自有妙计！”

“秦国公，不可过于自负啊，郑希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我这可不是自负，而是自信！”

……

……

把这帮人送走，青庐内只剩下了郭业、萧丹和苏支三人。

“夫君；你真的要和郑希良决斗？”萧丹眼泪汪汪地问道。

郭业点了点头，道：“事到如今，难道还能有别的办法？今晚我不但要和他决斗，而且必须杀了他！要不然，我就是大唐的千古罪人。”

“那好吧。妾身知道是劝不住您的。但是万一您真的有个三长两短，妾身必将追随您于地下。”

“你这又是何苦？”

“反正妾身罪孽深重，已经了无生趣，夫君是支撑我活下来的唯一希望。你要是去了，我活着还没什么意思？”

郭业苦笑道：“没你说的那么严重，此行我就虽然没有十分把握，但八九

分把握总是有的。”

苏支道：“夫君……”

“啊？你不会也要寻死觅活的吧？”

“那当然不会了。你存在是意义，就是我未出世的孩子的爹。现在孩子都不知道有没有，我才不会那么傻呢。”

“说的也是。那你想说什么？”

佳人嫣然一笑，道：“你可千万别死，要不然，我这么漂亮的小娘子就得改嫁，还得替别人生娃。你可舍得？”

郭业咽了口吐沫，道：“那当然是舍不得了。此行就算为了你，也务必把郑希良那狗日的彻底干死！奶奶的，敢威胁我老婆，他真是活腻歪了！”

他这番话说得粗俗无比，佳人听了却心中一暖，主动献上一吻，道：“夫君，我等着你回来！”

……

……

奚族大营二十里外的一座普普通通的毡帐内。

法琳和尚恭恭敬敬地把一封信交到了郑希良的手中，道：“郑老爷子，你看看这个。”

“哦？这是什么？”

“这是大唐秦国公给您的一封信。”

老头子当即眼中精光一闪，沉声道：“大和尚，你出卖了我？”

法琳苦着脸道：“这么多年，我早就让您老收拾得没脾气了，那我哪敢啊？再说了，您两三个时辰就换一个地方，我就算出卖您，也没机会啊。”

“哼，你最好不要给老夫耍什么花样！别忘了，你的荣华富贵，都是国主赐予的。叛高句丽归唐，大唐能给你的，怎能及得上国主给你的万一？”

“是是是。您老人家教训的是。”

“那这封信到底是怎么来得？快快从实招来。”

“这个啊，您不是让我暗探奚族大营吗？我发现就在大营周围，贴了很多告示。每个告示的内容都一样。”

“那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呢？”

法琳和尚道：“那告示的名字就是，大唐秦国公给郑希良的一封信。我就把上面的内容抄下来了。换句话说，这封信的字是我写的，不过那内容却是告示上面的。”

郑希良这才脸上神色稍霁，道：“原来如此，大和尚有心了，看来还真是老夫错怪你了。对了，这上面写的是什么呢？”

“呃……主要是郭业那厮今晚约您于木叶山之巅决斗。还说什么您不敢去的话，就是胆小如鼠，就是缩头乌龟。就是个小人、怂货、懦夫，就是个窝囊废！骂人的话好多好多呢，您自个儿看吧。”

郑希良把那封信大略看了一遍，道：“信诚和尚？”

“小僧在。”

“你刚才说那些骂老夫的话，说得挺开心的呀！难得有机会骂老夫一顿还不用受惩罚，想必心里面暗爽吧。我说你这事办得怎么这么用心呢，原来是有这个私心。”

“呃……小僧不敢！”

郑希良摆了摆手，道：“不必解释，老夫只相信自己的判断。”

法琳和尚小心翼翼地说道：“那您到底是去还是不去？”

“大和尚你说呢？”

“要是贫僧，那当然是不敢去了。秦国公手握重兵，谁知道其中有没有什么阴谋诡计？那去了不是找死吗？但是您老人家艺高人胆大，到底如何抉择，小僧还真是猜不出来。”

郑希良道：“你光看到了其中的风险，没看到其中的机遇。不错，郭业是有可能埋伏兵马。但他真耍这种花招，怎能瞒得住我的眼睛？到时候我不露面不就行了吗？相反地，万一他真没耍啥花招呢？”

法琳和尚挠了挠脑袋，道：“没耍花招？那不能吧。他才多大年纪，武功再高，能有您老人家厉害？那不是决斗，而是送死了。”

“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现在他是被逼到绝地了。国内已经传来消息，大唐天子被我高句丽四十万大军困于辽东城下，灭亡就在旦夕之间，他现在再调不动契丹的大军，就没法对大唐朝廷交待。”

“还有这个缘故？”

“不仅如此，老夫给奚族王子的那封信，也堪称有礼有节，我就不信苏支王子看了不动心。奚族一撤，光契丹的四万人马有什么用？所以，他不得不快刀斩乱麻，展现大唐的实力，以安奚族之心。”

“但是，就算他再不得已，打不过您那还不是白塔？”

“不，他也不是毫无胜算。”郑希良道：“咱们在大唐的盟友传来消息，此人不仅力大无穷，还有刀枪不如之能。跟老夫生死相搏的话……”

“怎样？”

“在他的眼里估计是五五之数吧。”

“那您老人家岂不有危险了？”

“那哪能呢。老夫说的明白，在他的眼里是五五之数，但在老夫的眼里，实际上他的胜算，却连一成都到不了！他太过自信了，以为老夫的功夫也就那样。殊不知，想当初在联盟大会上，我还留着手呢。”

“过度的自信就是自负，如此说来，郭业岂不是白白送死？”

“正是！大和尚，今晚你哪都不用去，就给毡帐内。老夫我把酒烫好！待我斩杀了郭业，与你痛饮几杯。”

“老爷子您可是要效仿古之关圣人，要来个温酒斩华雄？”

“不错，正是如此。”

“那我就祝您，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接下来的一句话，他没有说出来，而是在心里默念。

“嘿嘿，你郑希良光知道指责人家郭业过于自信，却不想想自己，是不是过于自负了？恐怕今晚，你就是关羽再世，也行不得温酒斩华雄的故事，而是不得不走了麦城！”



## 第1919章决战木叶山之巔

木叶山上有高台。

此台于高出地面三丈，方圆三十丈，平滑无比。契丹人以为神异，大巫师历次祭天，全在于此。

今天晚上，皓月当空，凉风习习。

有一人容貌俊雅，身着一袭白衣，端坐于高台之上。在他身前，还有七弦琴一把。若是能抚琴而歌，那就是一派正宗的高人隐士形象。

然而，他既未抚琴，也未高歌。非不愿也吗，实不能也。简单的来说，呃……他不会！

此人正是从后世穿越到大唐的郭业郭小哥！

这次与大唐绝世高手相约决战于木叶山之巔，是一场十分难得的经历，他本来想装装逼的。

奈何身临其境才发现，抚琴乃是技术活，绝对不是胡乱弹奏两下就能成音，也只得作罢。

忽然，高台上人影一闪，郑希良到了！老头子见此状况，不由得哑然失笑，道：“秦国公这是要耍空城计吗？”

他这话是有典故的，传说三国之时，街亭失守，司马懿的大军逼近西城，诸葛亮困守孤城无病无将，不得已在城楼抚琴而歌，结果吓跑了司马懿，留下了千古美谈。

认真说起来，还真跟郭业今天的所为，有些相似之处。

没想到自己的装逼行为，被误会成了什么“空城计”，郭业冷笑道：“莫非郑老先生以为我郭业就那么不堪一击？”

“那倒也不是，老朽还没有那么妄自尊大。不过我想不明白的是，您既然不是空城计，摆这么一把琴干什么？”

“俗！您简直是太俗了！”郭业道：“您看这天上，月朗星稀；您看这四周，万籁俱寂；您看这高台，鬼斧神工！此情此景，光想着打打杀杀的干什么？难道不该抚琴高歌一曲？”

“呃……照您这么说，也有点道理，那您就抚奏高歌吧。放心，在您弹奏之时，小老儿绝对不会偷袭。”

郭业摆了摆手，道：“被你这么一打搅，什么兴致都没了。”

“那咱们现在就开始？”

“别！”郭业微微一笑，道：“时间还长着呢？莫非你还拍我跑了不成？咱们先说说话吧，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待会说不定谁生谁死呢，何不倾心一谈。”

郑希良微微点头，道：“也好。但不知秦国公想说些什么？”

“就说说您老人家吧。一身转战三千里，一人能当百万师。以您一己之力，压制的契丹诸部不敢动弹。真是让郭某人佩服之至。”

郑希良闻言，那眼睛都乐得眯成一条缝了。

不错，他是在三韩之地和契丹都有很高的名望。但是，那得分跟谁比，跟大唐秦国公比起来，就算十分公允地说，那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所谓国家栋梁材，无非是文可安邦，武可定国。

比文的，诚然郭业有个不学无术的名号，但是郑希良就更不怎么样了。

不管怎么说，郭业手底下有富可敌国的长乐坊大钱庄，还亲自发明了香水和玻璃，至少一个有经济之能的名号跑不掉。另外还有在长安令任上连破三案，治世之能也算是小露了一手。

但郑希良呢？啥成就都没有，没做过官，身家也不咋丰厚。

比武的，他的武功比郭业强得多。然而，那有什么卵用？

这么说吧，二人单打独斗，郑希良胜率在九成以上。各带五十名骑兵对拼，那胜负就在五五之数。各带五百名骑兵，形势颠倒，郭业的胜率提高到了九成。

至于说各带五千名骑兵对决，郑希良就绝无幸理。

所以说，无论从哪种意义上来讲，郭业都比郑希良强的多。他夸奖郑老头一句，抵得上别人夸奖郑老头一万句。

郑希良谦虚道：“不敢这么说。也就是契丹诸部各自为政，部民又不懂兵法，难以护卫首领周全，这才给了小老儿可乘之机。”

说到这里，他叹息一声，道：“不说别人。单单说您，在您的营帐附近，有几百人护卫，老朽就不敢靠近半步。说到底，这次谋划能成，也是邀天之幸。”

郭业道：“即便如此，那也很不简单了。我有两句话送给郑老先生”

“秦国公有话请说。”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这话不错。老夫今日此举，以前没有人能办到过。正是前不见古人。以后，也不会有契丹这么弱的布置，即便武功比小老儿高强，也难以复现今日的奇迹。说是后不见来者也不为过。不过……”

“怎样？”

“您这貌似是一首诗呀，怎么只有前两句，没有后两句。”

这其实是唐朝陈子昂的《念幽州台歌》，郭业只取了前两句，来给郑希良灌一灌迷魂汤。再说后两句“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泣下”，可就不应景了。

他略改动了一下道：“后两句也有。观希良之青衫，独怆然而泣下！”

郑希良的文学造诣，也就是那么回事，并没有听出这个句子的不协调之处，道：“怆然而泣下？怎么听着似乎有悲凉之意。”

“那当然悲凉了。”郭业道：“您这么一身绝世好武功，又建了这么大的功业，以一人之力，抵挡住契丹四万大军。结果呢？却惨死在这木叶山之巔，尸骨无存，岂能不悲？”

郑希良闻听此言，并不生气，微微一笑道：“秦国公是诅咒郑某人了吗？”

“不是诅咒，而是说一个事实罢了。”

“事实？哼哼，那我倒是奇怪了，您到底有什么胜算？论真实武技，您只能说算是一员普通的勇将。至于您力大无穷，跟老夫比起来，也稍有不如。”

“哼，我郭业自有我的办法。”

郑希良眉毛一挑，道：“您的依仗，是自己的刀枪不入之能吧？”

郭业闻言脸色微微一变，道：“你怎么知道的？”

“既然你都要死了，老夫就让你做个明白鬼，你们大唐内部有人与我们高句丽两人暗通款曲。你的能耐，已经被他们全然告知。这次老夫管保你有来无回！”

“郭某人这个秘密，哪怕是我的妻妾，也不是尽人皆知。您虽然说得含糊，但是我已经猜出那些人是谁了。”

“是谁？”

“可是我们大唐的五大士族？”

“不错，您猜对了。秦国公果然聪明。但是，可惜啊，您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此言怎讲？”

“您怎么会同意和我木叶山上单打独斗了呢？这不是糊涂一时吗？”

郭业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郭某人自有我的办法。”

“但是你的刀枪不入之能，根本就不放在老夫的眼中。杀人何必一定要用刀枪？”

“郭某人的仗恃可不仅仅是这一样。”

“哼，你就死鸭子嘴硬吧。老夫已经在四周查探了一番，方圆三十里内，并无大队人马聚集。至于你在高台之上，布置一些小小的机关，老夫也并不放在眼中。”

“哦？您看出来我在高台上布置了机关。”

“废话，你抚琴也就罢了。在高台上布置那些木桶干什么？这点瞎子都能看出来。只不过，再厉害的机关，也不放在老夫的眼中。这世上能对付得了老夫的机关，根本就不存在！”

“好好好，老先生真是艺高人胆大。”郭业从袖子里，拿出两根长条状的东西来，道：“郑老先生，请！”

“这是何物？”

“此物产于极西之地，叫做雪茄。用火点燃，可吸食其中的烟雾。吸一根提神醒脑，吸两根文思敏捷，吸三根快活似神仙。”

郑希良连连摇头道：“你是想让老夫中毒？这个计策也使得太糙了一点吧？老夫绝对不会上当！”

“唉，看来郭某人的一片好心，还真被你当成了驴肝肺！那我只能独享此物了。”

郭业当然没有什么雪茄，不过是用白纸包了一些干树叶而已。拿出此物的目的，当然也不是吸食，而是找了一个借口，拿出火折子。

眼见郑希良并不阻拦，他心中大喜，暗想道：这事儿，成了！

随即，火折子一打！

滋滋滋～

引线点燃，那跳动的火焰，像花朵，又像是……死神的笑颜！

## 第1920章神仙打架

木叶山本身并不高，只不过周围并无高山，鹤立鸡群，才被契丹人认为始祖山。

就在郭业与郑希良谈天说地之际，木叶山不远五里之外的毡帐之内，有六双眼睛正一眨不眨地盯着山顶。

这六个人分别是：纥便部大人摩会、突便部大人快摩兴、坠斤部大人温力破、芮奚部大人水全乞、达稽部于勾折、独活部大人马日活。

“这啥也看不出来呀……”水全乞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道：“你们说秦国公把咱们叫到这来，到底是啥意思？”

摩会沉声道：“秦国公不是说的很清楚吗？要让咱们在这里观战。”

“观战？这乌漆抹黑的，能看见啥？再说了，就算现在青天白日的，咱们离着这么远，难道还能看到他们二人交战的样子？”

温力破冷哼一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是不相信秦国公？”

“不是不相信，只是这事儿吧，怎么琢磨怎么不大靠谱。”

“怎么不靠谱了？你别忘了，人家秦国公那是药师王佛的化身，郑希良呢，也是上古剑仙转世。这两个人对战，那就是仙佛之争，能和凡人对战一样吗？”

马日活道：“温力破你这话说得有道理。那《西游记》里面可是说了，神仙打架，腾云驾雾高来高去自不必讲。关键是每个人都会现出法身来，那法身可不得了，金灿灿、放光芒，身高万丈……”

水全乞道：“你听他吹牛吧。身高万丈？那岂不是比木叶山还高几十倍？秦国公真有那本事，还用得着出使契丹？他一个人不就把高句丽灭了？”

“呃……这倒也是。那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是知道了，肯定早就说出来了。这不是问你们吗？”

于勾折道：“秦国公此举必有深意，咱们在这等着，最迟明天就有结果了。现在着急什么？”

水全乞眼珠一转，道：“明天？恐怕那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此言怎讲？”

“秦国公是药师王佛的化身也好，不是也罢。总而言之，他现在还是肉体凡胎。能是郑希良的对手？大家有没有想过，他这次失败的后果？”

“后果？能有什么后果？”

“郑希良那可不是什么善茬，一会儿把秦国公宰了之后。发现咱们这么孤零零的一个小毡帐有点诡异，再进来一看，把咱们哥几个给发现了。会不会一怒之下，把咱们都宰了？”

“那怎么可能？”摩会道：“郑希良杀了不少人是不假，但他又不是杀人的狂魔，他杀人那是有目的的。杀立太和为的是阻止咱们出兵高句丽。既然秦国公已死，杀咱们为的又是什么？”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如果秦国公死了，那咱们就只能投高句丽了，也就是和郑希良是一头的了，怎么可能对咱们不利？”

水全乞挠了挠脑袋，道：“您这话倒也有些道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既然无论谁输谁赢，咱们都没任何危险。秦国公为啥不让咱们上山顶观看决战，而是让在咱们离这么远？”

“这我哪知道？”

水全乞猛然一拍脑袋，道：“我想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秦国公郭业那厮好狠的心！”

“哦？到底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秦国公自认为此战自己凶多吉少，所以让咱们先在这立账。郑希良诡计多端，上木叶山之前，肯定会仔细探查有无伏兵。然后，他有很大的可能，会发现咱们！”

“那又如何？”

“哎呦喂，还如何？这事儿不是明摆着的吗？胜负未分之际，咱们与郑希良是敌非友。他一见咱们，肯定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那结果……”

“怎样？”

“当然是一剑一个，管杀不管埋！”

他的话音一落，众人都是心中一惊，再看向四周，微风拂过，虫鸣蛙叫，直感到危机四伏。仿佛郑希良会从哪个角落中突然冲出，结果了大家的性命！

良久，摩会才咽了口唾沫，道：“你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想那秦国公郭业乃是药师王佛的化身，最是慈悲不过，怎么可能这样害咱们？”

“这就是您不懂了，有道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秦国公郭业自知此战胜算不大，那自然得为之后的事情打算。若是郑希良把咱们哥几个一勺烩了，那就与咱们契丹结下了血海深仇。”

摩会紧皱眉头，道：“如果那样的话，契丹就不可能帮助高句丽，当然，也不可能助唐，最大的可能是两不相帮。”

“对，在下就是这个意思。”

温力破一撇嘴，道：“你就拉倒吧。照你这么说，秦国公就不该和郑希良邀战。那样的话，咱们契丹还是两不相帮，秦国公郭业也不会有生命的危险。”

水全乞道：“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秦国公是不得不战。”

“那是为何？”

“我听人说，现在唐军与高句丽麀兵辽东，大唐天子的六万人马，被几十万大军围困，危在旦夕，急需咱们这六万大军救急。而咱们又被郑希良逼迫得难以动身。郭业无奈之下，才行此险着。”

摩会先是紧皱眉头，旋即猛地一伸手，就把水全乞的脖领子给薅住了，道：“听人说？你是听谁说的？是不是郑希良？你是不是和他暗通款曲？”

被他这么一提醒，众人恍然大悟，马日活道：“好呀，原来你就是咱们契丹人中的内奸！我说立太和怎么那么容易就被刺杀了呢？是不是你通风报信？”

水全乞先是脸色一变，旋即放松了下来，道：“竟然被你们猜出来了。好吧，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不错，我和郑希良是有联络，这个消息，也的确是他告诉我的。但要立太和之死，确实与我无关！”

“真的无关？”

“我敢对天发誓！苍天在上，若我水全乞与立太和之死有关，就让我不得好死，子子孙孙永为奴隶！”

契丹人重誓，摩会这才神色稍霁，松开了手，道：“即便如此，你瞒着大伙与郑希良有所来往，还构陷秦国公，总是你的不对。”

“联盟长这话在下不敢苟同。我对郭业的所为可不是构陷，而是合理的负担。”

话已经挑明，水全乞全无心理负担，他说道：“要不是我和高句丽人秘密联系，咱们怎么知道郭业的狼子野心？郑希良又怎么会放咱们一马？”

于勾折道：“这么说，你还是大家的救命恩人了？”

水全乞傲然道：“可以这么说。”

“我却不那么认为。”于勾折道：“你所说过的一切，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认为秦国公胜算很小，甚至可以说必败无疑。但是，万一人家很轻松的获胜了呢？”

“那怎么可能？”水全乞道：“咱们不说那些神神叨叨的东西。比武就说比武，天下人的武功，谁能比得过郑老爷子？这次，他死定了！他老人家托我给诸位带个话……”

“什么话？”

“郑老说，当初杀立太和等人，也是迫不得已。若是大家重投高句丽，他愿意向诸位道歉，并且赔钱两万贯。若是大家还冥顽不灵，那不好意思，他老人家心肠软，奈何手中剑却是渴饮鲜血！”

摩会冷声道：“看来无论你还是郑希良，今晚都是稳操胜券了！”

“那是自然。郭业让咱们离着这么远观战，就说明他心虚了！他自己都不看好自己，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

轰隆～

忽然间，一声隆隆巨响打断了水全乞的话。

众人循着声音望去，只见木叶山上，光芒连闪，响声如雷。

这一刻，仿佛天上的雷公电母降临了凡间，又好像天神灭世的怒火在涤荡大地，更像是众神征战，凡间受了鱼池之殃！

马日活张大了嘴巴叹道：“我了个乖乖，这还真是神仙打架！秦国公乃药师王佛，诚不我欺也！水全乞，你竟然敢搀和进这事，有胆子！老子真是服了你了！”

水全乞此时哪还顾得着马日活的冷嘲热讽？

他跪倒在地，冲着木叶山上方向，把头磕得如同鸡啐碎米，道：“佛爷呀，佛爷，弟子错了！弟子真的错了！”

## 第1921章勒石为记，永不立汗

如果说之前大家还对郭业药师王佛的身份有所怀疑的话。那么现在，大家伙已经是十成十地相信了。

不是神佛，怎么可能搞出那么大的响动？那光芒、那声音、除了神佛难道还能有别的解释？

所以，等郭业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契丹六部大人，包括和郑希良暗通款曲的水全乞，已经成为了他忠实的信徒。

“药师王佛在上，弟子有礼了。”众人跪倒在地，恭谨至极。

“不必多礼，众位请起。”

其他人都站起身形，唯独水全乞继续跪伏于地，道：“弟子有罪，不敢起身。”

“你何罪之有？”

“想当初弟子在大巫师的引荐下，曾与郑希良密谈。他许了弟子契丹可汗的前程，让我忠心为高句丽效力。所以，我对您心怀不满，一直搞些小动作。幸好您法力无边，才没有铸成大错。”

郭业还没说话呢，其他人可忍不住了——尼玛怎么还有这个缘故？刚才你怎么不说？

契丹各部的自主权极大，水全乞和郑希良私下里有来往，严格来说，那也是他本人的权力。只是没有通知大家，有些不厚道而已。

但是借助高句丽的势力，压服诸部，自立为汗。无论怎么说，都算是勾结外贼欺负自家人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时间，群情激奋，纷纷怒骂。

“水全乞，你竟然打着称汗的心思，置咱们契丹的祖制于何地？”

“勾结外人对付自己人，水全乞我算是看错你了！从今天开始，老子再也不认你这个兄弟！”

“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到底是什么德行，就你这模样，还想当可汗？真是让人可发一笑！”

“我说你这人是野心太大，能耐太小。就算勾结外人，也得勾结大唐啊！勾结高句丽算怎么回事？就你这脑子还想当可汗？我看当芮奚部大人都不合格！”

.....

郭业见他们越说越不像话，这都要牵连到自己身上了，赶紧双手下压。

他说道：“别吵吵了。水全乞既然已经主动认罪，那就说明是诚心悔过。再不依不饶的，可就有失厚道了。再说了，事到如今，再骂他有什么用？现在的关键是，要亡羊补牢。”

摩会道：“亡羊补牢？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水全乞为什么会有这个心思？还不是因为契丹可汗的位置太过诱人。谁不想做到这个契丹可汗的位子？大伙凭良心说，谁没对契丹可汗的位置动过心？”

“这.....”

郭业叹了口气，道：“所以说，契丹可汗的位置才是祸乱之源。即便今日

水全乞不勾结外人，难保日后其他人不会动不该有的心思。到时候刀兵四起，生灵涂炭，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那您的意思是……”

“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就是契丹永不立可汗！这样大家没的抢了，岂不是一劳永逸？”

郭业往四下里扫视了一眼，继续道：“今晚这日子就不错，大家随我上一趟木叶山，对天发誓，勒石为记。从今往后，再有敢言立契丹可汗者，即为各部的共同敌人，大家共击之！”

众人面面相觑。

尽管大家内心深处，都隐隐觉得这似乎不是啥好事。但是八部联盟乃是契丹祖制，严格来说，秦国公只不过是重申一遍而已，最多是加了一条各部共击的严令罢了，有什么理由反对？

眼见众人不语，郭业接着忽悠，道：“其实，你们契丹的八部联盟制，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制度。若是有朝一日改为可汗制，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先进？秦国公，您老人家不是在说反话吧？”

“那当然不是。大家请想，立了可汗之后，若是一个贤明之人为汗，自然是很好。但若是其人暴戾、愚蠢、贪婪，岂不是给契丹带来灭顶之灾？而一应大事，各部共商，则可完全避免这个问题。”

摩会疑惑地问道：“那大唐有天子，高句丽有国主，难道他们的制度，还不如我们契丹？”

“话不能这么说。国情不同，制度就不应相同。无论高句丽还是大唐，都是大国，人口众多。这人一多，就必须加强中枢的权威。而你们契丹只有二十万人，则完全没有这个担忧。”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我送你们一句话，八部联盟会议，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但一定是最不坏的制度。”

“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一定是最不坏的制度？”众人喃喃自语，都感到这句话奥妙无穷，不明觉厉！

眼见人们颇为意动，郭业趁热打铁，继续道：“契丹乃是当世最优秀的民族之一，你们勤劳勇敢，富有智慧。只要按部就班的发展，就足以发扬广大。何必冒着巨大的风险，弄一个可汗出来？”

“这……好吧。”水全乞最先表态，跪倒在地，道：“谨遵法旨！我代表芮奚部宣布，凡我部中人永远不争可汗之位，也不允许任何人在契丹称汗！”

有了他带头，马日活、快摩兴、温力破，于勾折，纷纷表示们支持郭业的决定。

本来么，可汗只有一人。谁最有资格争这个位置？还不是纥便部中人？

至于其他部人，要是没有特殊的机缘，根本就不可能坐上这个位置。既然自己没份，又何必为了此事恶了药师王佛？

眼见八部已有五部同意，摩会自知此事就算闹上八部联盟会议，自己也占不到啥便宜。于是乎，也就点头允了。

郭业大喜，他心中暗想，我先把佛家引入契丹，再推广八部联盟这个伪血煮制度，到时候看你们怎么对中原造成威胁。

此次出使契丹，算是大功告成！



想到这里，他亲手把诸人搀扶起来，道：“好，那事不宜迟。现在就请随我上山吧。”

来到木叶山的高台之上，众人不由得阵阵咂舌。但见原来平滑无比的高台，已经变得坑坑洼洼，空气中还弥漫着阵阵硫磺的气息。

是何等伟力，能把坚硬无比的石头弄成这样？要说这不是神佛之力，大家又怎么会相信？

众人又是一阵跪倒磕头，高诵药师王佛的大名。

郭业见此状况微微一皱眉。

原来他让这些入远处观战，的确是打着装神弄鬼的心思。但是现在，他脑中灵光一现，忽然发觉这是个馊主意。

装神弄鬼不是不行，但是很容易被人揭穿的装神弄鬼，那可就不好玩了。弄不好，自己之前在契丹的权威，就得前功尽弃。

事实上，他是用整整两大车的霹雳弹，炸死了郑希良。马上契丹人就要随自己出征，这个秘密可保持不了多久。

想到这里，他轻轻咳嗽一声，道：“众位见到这副景象，可不是什么神力而为。我说过很多次了，神佛化身本身跟常人差不了多少，可没有这么大的力量。”

摩会疑惑地问道：“不是法力，难道是您用兵器刀砍斧剁？那巨大的声音，和耀眼的亮光，又怎么解释？”

“当然不是刀砍斧剁。我用的东西，命曰霹雳弹。此物内含火药，一经引燃，就会产生剧烈的爆炸。威力无穷，血肉之躯难以抵挡，我就是靠这个取胜的。”

“霹雳弹？世上还有这么神奇的物事？”

“当然有了。你们要是不信的话，明天我拿几个给你们看看。”

快摩兴眼珠一转，道：“不对吧，就算郑希良之死，完全是霹雳弹之功。但是据您所言，霹雳弹乃是死物，不分敌我。为何他死无全尸，而您却安然无恙呢？”

## 第1922章佛子与佛母

“这个么……”郭业神秘地一笑，道：“这是个天大秘密，你们能为我保密吗？”

众人齐刷刷地跪倒，道：“药师王佛有命，焉敢不从？”

“好！此事出得我口，入得你等之耳。若是泄漏出去，尔等就是药师王佛的敌人，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你们自己掂量。”

“弟子不敢！”

“好，那我就说了。我身为药师王佛的化身，那当然不可能什么神异之处也没有。其中有一项能力，就是刀枪不入。”

“刀枪不入？”

“尔等不信的话，尽可以试试！”

“弟子怎敢？”

“不用怕，不见真佛法，恐怕难以坚定尔等的向佛之心。这是我允许你们做的，不算是对你不敬。”

于勾折抽出腰刀来，道：“那弟子就放肆了。”

郭业撩开袍子，露出肚皮，道：“你尽管来。”

于勾折提刀在手，往郭业的肚子上轻轻一滑，但觉软绵绵的浑不受力。这下他心中大定，再试探着拿刀尖往前一捅，还是不能伤到秦国公分毫。

郭业微微一笑道：“于勾折，你是没吃饭还是怎么着？这到底是砍人，还是要给我瘙痒？”

“既然您这么说，弟子可要尽全力了！”说完了，于勾折双手持刀，吐气开声，道：“杀！”

刷~

刀光一闪，冲着郭业的肚皮砍去。

结果，郭业毫发无伤，纹丝没动。而于勾折却是被震的双臂有些发麻，感到自己这一刀，如同看到了巨石上一般。

他再次拜伏于地，道：“药师王佛神技，弟子服了！”

郭业四下里扫视了一眼，道：“还有谁想试试？”

这种见证神异的机会，有人带头，谁不想试试？于是乎，纷纷摩拳擦掌道：“我！我！”

郭业哈哈大笑，道：“别着急，挨个来。注意，别把我这身新衣服给搞坏了。临来之前，我特意多准备了一套衣服。再把这身衣服毁了，我可就没法见人了。”

接下来，众人各拉兵刃，都亲自试验了一番，结果，充分证明了郭业所言非虚。

这下子众人顿时谀词如潮。

“秦国公威武！”

“药师王佛法力无边！”

“哎呀，您有这身本事，足可制服郑希良那老贼了！还用什麼霹雳弹？简直是太看得起他了。”

“我等一定诚心听您老人家的话，帮助大唐，灭亡高句丽！”

……

郭业趁热打铁，赶紧要求大家马上勒石立誓。

此时众人对他敬若神明，当然是言听计从，发誓道：从今往后，但有称契丹可汗者，即为各部的共同敌人，必须马上出兵征讨。此人一日不除，各部一日不收兵。

把这件事搞完，郭业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当即和大家一起下山，快马加鞭，直奔五十里外的营地。

那里，还有两个泪眼婆娑的佳人在等着他。

虽然仅仅分离了几个时辰，但在两位佳人看来，却是如同过了几年之久，一左一右抱住了他的双臂，哭哭泣泣地诉说着离别之情。

过了许久，二女的声音渐低，郭业才轻轻咳嗽一声，道：“别哭了，事情都过去了，我这不是好好地吗？现在咱们还是赶紧商量一下，以后该怎么办。”

“以后？什么以后？”

“我明日就要领军出征高句丽了，你们两个可怎么办？”

苏支道：“我当然还是女扮男装随您出征了，要不是我，你能指挥得动奚族的那帮骄兵悍将？”

“那萧丹你呢？也女扮男装？”

“我可没苏支妹妹那番本事。在军营之中收留女子，即便你是秦国公，被人较起真来，也难以脱身吧。所以，高句丽我就不去了，还是留在契丹吧。”

“也好。”郭业点了点头，道：“等到高句丽战事一了，我就派人来接你。”

萧丹却微微摇了摇头，道：“妾身不想跟你回大唐。”

“你是怕我家中的那些妻妾对你不好？”

“那怎么会呢？论长相论身世，妾身再金贵，难道还能有新罗的善花公主金贵？人家不怕受委屈，就我怕委屈？”

“那你的意思是……”

萧丹神色一黯，道：“妾身为了给家人报仇，让几千契丹人横死，留下了不知多少的孤儿寡母。一想起这件事来，妾身就寝室难安。在这种情况下，我又怎么能心安理得的去长安城享福？”

“这件事也不能全怪你，哲思乌有错，另外我也有……”

萧丹微微摇头，道：“您听我把话说完。妾身想留在草原上，照顾那些因为鬼面疮事情，产生的孤儿们，以稍微罪孽。”

郭业一皱眉，道：“这当然是好事，但是你想过其中的困难没有。阿斯和阿英，你一人之力可以照顾好。但是再多上几十人，甚至几百人呢，你又怎么可能照顾得过来？”

“这就要靠夫君的虎威了。”

“我？”

“不错，您是药师王佛的化身。我嫁给了您，又算什么？”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按说佛教是禁止婚娶的，你这个问题还真把我问住了。”

“嘻嘻，夫君，您所谓的药师王佛化身，是骗人的吧？既然都是佛爷了，怎么对佛教的教义如此生疏？”

“此言怎讲？”

“释迦牟尼出家前，可是有老婆孩子的。他的老婆叫做耶输陀罗，后来皈依佛门，得证阿罗汉果位。他的儿子罗睺罗，也皈依佛门，依旧证得阿罗汉果位，在佛门十大弟子中，密行第一。”

郭业迟疑道：“这又说明什么？”

“很简单的道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呗。如来佛祖的老婆孩子皆可成道。我身为您这个药师王佛化身的老婆，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契丹人已经不少人称呼我为佛母了。”

“佛……母？”

“对呀，我必然会生一个小佛爷出来，不是佛母是什么？”萧丹道：“如果没什么意外的话，咱们俩的孩子，会取代哲思乌，成为契丹人精神上的领袖。”

“不成！绝对不成！”郭业摇头道：“我儿子怎么能出家呢？”

萧丹道：“也不一定要出家。您自己都没出家，还不是被尊为药师王佛？他是您的儿子，天生慧根，即便不出家，也没什么。依旧会被契丹百姓尊为在世之佛。”

郭业苦笑道：“我刚刚让六部大人立誓，以后永不立汗。现在看来，这件事岂不是私心重重？在他们看来，我真正目的是想让自己的儿子统治契丹吧？”

苏支轻轻一拍手，道：“咱俩的孩子，以后是奚族之王。而您和丹姐姐的孩子，又事实上统领契丹。这么说来，二三十年后，您就是契丹和奚族的太上皇了？”

“呃……恐怕还就是这样。”

郭业又想到了天竺的戒日女王，以及新罗还没吃到嘴里的金胜曼，暗暗合计道，怎么莫名其妙地，我的后代就要成为四个国家的君王了？

若是再多来几国，那以后各国之间的战争，岂不真的成了兄弟阋墙？

不行！不能再胡思乱想了！难道我以后还能夺了李二陛下的江山不成？简直太荒谬了。

郭业用力晃了晃脑袋，道：“不说这个话题了。阿丹，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如今你在契丹，妻以夫荣，地位尊贵，会有许多人自发地帮助你照顾那些孤儿。”

“妾身就是这个意思。有了我的号召，契丹各部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照顾这几百孤儿，应该不成问题。要是我不在这里，可就不好说了。”

“也有道理。不过……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咱们新婚不久，难道就要永久分开？”

“嘻嘻，是不是永久分开，就要看妾身在夫君心中的地位如何了。您如果想妾身的话，随时可以来找我。但您要是被其他的姐妹迷花了眼，那可就怪不得妾身了。”

郭业叹了口气道：“话虽如此，以后总是聚少离多。契丹与长安远隔几千里，见一面谈何容易？”

苏支撇着嘴道：“你个没良心的，听你这话的意思，以后还不想来看我们两姐妹了？”

“那哪能呢？只是路途遥远，总是不大方便。”

“我不管，从今往后两年……啊，不，一年，你必须来我们这里过一个

月。”

郭业苦笑道：“官身不自由，能不能有那个时间，还真不一定。”

佳人一跺脚，道：“哼！你真是气死我了。说两句假话哄哄我，你会死吗？”

萧丹替郭业解围道：“好了，不说这个了。马上快要天亮了，时间紧急，苏支你先出去，我和夫君办点要紧的事。”

郭业疑惑道：“什么要紧的事？”

佳人冲着他嫣然一笑，道：“当然是造个小佛爷了！”

## 第1923章秘密

留下玄奘和尚等人继续在契丹弘扬佛法，郭业带着五百大唐精骑，四万契丹大军，四万奚族大军，一人三马，直奔高句丽去也。

虽然是急行军，但是郭业的脑子可不敢闲着。时间不等人，他要赶紧想出一个给李二陛下解围的办法。

说实话，这活还真不好干。

他手下有八万大军，加上张亮抽调出来的三万唐军，再加上李二陛下的六万大军，也不过是十七万人。

而高句丽总共是多少人马呢？辽东城内十万，城外将近三十万，总共差不多是四十万。

十七万VS四十万。

在人数上，唐军可不占什么优势。

当然，战争不光是人数的比拼。从战力上来讲，唐军可比高句丽的大军精锐得多。总的来说，双方大概是半斤对八两，唐军还略占上风。

但是别忘了，人家高句丽人早已扎下大营，单等唐军进攻。说白了，高句丽人这是仗着人数的优势耍无赖。

唐军要是敢进攻，人家就凭借深沟高垒抵抗。那样的话，怎么说也是防守方占便宜。

唐军要是防守呢？粮道已断，根本就耗不起。

所以，即便是郭业带着援军及时赶到，也能未必就能反败为胜，顶多是把李二陛下的六万大军救出来罢了。就这，还未必一定能够成功。

事到如今，貌似唯一的办法，就是引诱高句丽人出营野战，凭借唐军的优势战力，在野战中击溃敌人。但是姜以式乃是高句丽的名将，就那么容易上当？

强攻不可，诱敌出战又没什么把握，这可咋办？

这一日晚间，大军扎下营寨，郭业命孙子善把把薛仁贵叫了过来，道：“按照这个速度，大概还有三天时间，咱们的大军就能到达辽东城。关于如何为陛下解围，不知你又什么好办法没有。”

“难！难！难！虽然当时我是从姜以式的大营突围而出。但是公允地讲。这老儿的大营修得毫无破绽，我单人独骑突围还可，要想让大军破营……”

说到这里，他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陛下的玄甲军还有些希望，但是您手下的契丹和奚族大军，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让他们打顺风仗还行，但要说苦战攻坚，他们简直毫无用处。”

郭业点了点头，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一个小小的郑希良，就挡住了四万大军，这件事说出去，简直能笑掉人的大牙。契丹和奚族的大军，只能吃肉，不能啃骨头。”

薛仁贵叹了一口气，道：“所以，此战的主力，还得是咱们唐军。九万破四十万，硬碰硬的话，恐怕真的占不着什么便宜。”

“英雄所见略同。对于高句丽大营，咱们只能智取，不能强攻！”

“然则，计将安出？”

“我倒是想了一个计策。不过这个计策要想成功，必须要时间。一个月内解围肯定是办不到了。最少要延长七天时间。”

“这……再多加七天，陛下倒不一定坚持不下去。但问题是，七日之后，一定能解围？”

郭业双手一摊，道：“兵凶战危，焉有必胜之计？我只能说，有八成把握。到时候实在不行，也只能强行突围了。不过那样的话，也就宣告了咱们大唐此次征东完全失败。”

“八成？那也不低了。”薛仁贵大喜，道：“到底是什么办法？”

郭业微微摇头，道：“不好意思，这个计策还真不能告诉你。”

“这……”薛仁贵的脸上先是微微变色，旋即又恢复了正常，道：“是薛某孟浪了，这种军国大事，我的确没有资格知道。”

郭业赶紧道：“薛兄弟，你别多想。这事不是你没有资格知道，而是不应该知道。”

“您这话的意思是……”

郭业站起身来，来回踱了几步，道：“我今天把你找来，是想交给你一项任务。”

“秦国公有话尽管吩咐。”

“你赶紧脱离大军，单人独骑前往辽东城。再闯一趟高句丽的大营，替我向陛下传一个消息。”

“但不知是什么消息？”

“就是我才向你说的，大军解围的时间，要再拖延七日。准确地说，是八月初五的晚上三更天，请陛下的六万大军四面出击，与我里应外合，大破高句丽这三十万大军。”

薛仁贵一皱眉，道：“再闯一次辽东城的大营，卑职万死不辞。但是您让我传的这个消息……”

“这个消息怎么了？”

“请恕在下直言，这个消息好像不太靠谱。要破坚固的大营，从兵法上来说，一般要求集中兵力攻击一点，您怎么要陛下四面出击？兵力一分散，我唐军处处居于劣势。这大营还能破得了吗？”

郭业道：“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姜以式的大营，这都扎下去一个月了。大营连绵几十里，营房坚固。咱们就算攻其一点，打破几个营寨又有什么用？难道陛下的玄甲军就干不了这活？”

“您的计划是……一举把他这三十万大军击溃？”

“不错，我正有此意。这次不动则已，一动就要灭掉他这城外的三十万大军。”

“您想得倒是挺好。但问题的关键是，您那条所谓的计策，能不能成功。这计策是什么，您不告诉没关系，总得告诉陛下吧。要不然，凭什么要求陛下冒那么大的风险配合您的行动？”

郭业苦笑道：“这就是整件事的碍难之处了。这个计策，不光是不能告诉你，也不能告诉陛下。准确的说，陛下手里的六万大军，我谁也不能告诉。”

“那是为何？”

“因为我担心陛下的身边有高句丽的奸细！”

“那怎么可能？”薛仁贵满脸的不可置信之色，道：“陛下身边之人都已经富贵至极，渊男建能拿出什么条件来收买他们？除非他愿意把自己的国主之位让出来。”

“我也觉得这事不可能，然而这就是事实。”

“您有何证据？”

“证据我是没有。不过就在前几天，我在木叶山上，与郑希良决战之时，他自忖胜券在握，曾经向我提到，大唐内部有人与高句丽相勾结。”

“那贼人到底是谁？”

“这他没说，当时我猜是五大士族。不过后来我仔细一想，五大士族现在远离朝堂，与高句丽勾结，就算我大唐兵败陛下身死，对他们又有何好处？这个高官应该是另有其人。”

“所以，您就不希望我把这条计策告诉陛下。以免被那个奸细知道了，通知高句丽人。”

“正是。这条计策，根本就见不得光，一旦泄漏，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我必须尽可能的保密，即便是陛下，也不能告诉。”

“那您总不会连我也不相信吧？”

“你？”郭业微微一笑，道：“我虽然信你，但是到了陛下的大营之内，那么多高官的逼迫之下，你觉得自己是知道这个秘密好呢？还是不知道好呢？”

薛仁贵挠了挠脑袋，道：“那当然是我一概不知好了。原来您还是为我着想。不过……”

“怎样？”

“您这么左瞒右瞒的，我倒无所谓。但是陛下那边，不知这条计策的内情，能同意您的计划吗？万一陛下不同意……”

郭业目视远方，道：“说实话，我也没有把握。这条计策能否成功，就要看陛下对我的信任了……”



## 第1924章法琳和尚入敌营

高句丽大营，中军帐。

姜以式面沉似水，道：“昨天晚上，又是那个薛仁贵闯营。此人视咱们的大军如无物，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弄得人心惶惶。大家有什么办法没有？”

有一个叫孙大中的将领微微躬身，道：“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薛仁贵那厮武艺高强，弓马娴熟，又专门冲着咱们大营的薄弱之处下手，想把他拦住，还真不容易。”

他微微顿了一下，又继续道：“只要唐军的大队人马攻不破咱们的大营，即便是薛仁贵来去自如也没啥关系，咱们无非是丢点面子罢了。现在的关键是，他这一来一回的，肯定是请援兵去了，不可不防。”

姜以式手捻银髯，道：“不错，孙将军说的很好。几十万大军交战，单凭个人的勇武能成什么事？大家回去之后，要把这个道理跟手下的军士讲清楚。不能因为这一件小事，就令咱们大军士气不振。”

“还有援兵的事……”

“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唐军要想给他们的皇帝解围，必须先要集结大军。人来少了，就是给咱们送菜。人来多了，光是集结人马、筹备粮草，怎么三五个月的，老夫可不信李世民能坚持那么长时间。”

孙大中道：“那还有勋国公张亮的大军，他们要是里应外合的话，也是个麻烦。”

“他？”

姜以式把嘴一撇，道：“你还没看出来他是什么成色？这么多天来，只敢在离着咱们大军二十里外扎营，不敢发一兵一卒前来邀战。就这点胆子，还想对咱们的大军构成威胁？简直是笑话。”

“即便是张亮不足惧，那还有契丹和奚族的兵马呢？这两国可都先后向大唐称臣。要是薛仁贵把他们的大兵请来的话……”

“契丹和奚族的大军？他们不来便罢。即便是来了，那也不会帮助我们大唐，而是帮助我们高句丽。”

“此言怎讲？”

“事到如今，告诉你们也没什么。咱们高句丽的郑希良大师，早就奉了国主之命，出使契丹。郑老爷子那是什么人，大家不会不清楚吧。他老人家出面，焉有失手的道理？”

姜以式的话音一落，大帐之内的气氛顿时松快起来，每个人都喜笑颜开。

“原来郑老先生已经出马，那就万无一失了。”

“郑大师那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出使契丹还真是大材小用了。”

“他老人家亲自出手，我高句丽无忧矣！”

“郑老爷子和姜大师，可称咱们高句丽的双璧。这次两位一同出手，大唐天子绝无幸理！”

“你们说咱们把大唐天子抓住了，国主得给多少赏赐？”

“日！瞧你这点出息。光想着赏赐干什么？真抓了李世民，千载之后，史书之上，也得有咱们的名字。青史留名，不比些许财物强得多？”

……

中军帐内乱成一团，姜以式也丝毫不以为意，直到过了将近一刻钟，人们的声音渐低，他才轻轻咳嗽一声，道：“实话跟你们说吧，咱们的援兵，可不仅仅是契丹这一路。”

“还有其他援兵？”

“那是自然，估计用不了半个月，就有其他援兵到来。到时候咱们兵合一处，实力大增，大唐天子必无幸理！”

“但不知您这路援兵指的是……”

他刚要作答，忽然间有一个小校来报，道：“启禀大帅，国师信诚求见！”

姜以式眉头一皱，道：“信诚和尚？他来干什么？”

不管怎么说，法琳和尚在高句丽地位崇高，基本的尊重还是要给的。

姜以式赶紧带领诸将，出营迎接。

但见信诚和尚，带着一百左右的骑兵，还有几辆大车，静静地在营外站定。

他带领诸将大礼参拜，道：“拜见国师。”

“诸位将军快快请起，贫僧乃是方外之人，不必多礼。”

“谢国师。”姜以式站起身来，道：“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国师快快入营。”

“也好。”

到了中军帐，分宾主落座。

姜以式问道：“国师，您不是和郑老先生一起出使契丹了吗？怎么会出现在此地？难道说契丹的大军已经离此不远？那郑大师又在何处？”

“此事还真是一言难尽。”法琳和尚叹了口气，继续道：“先说郑希良吧，此人已经为国捐躯。”

姜以式当即脸上大变，道：“啥？你再说一遍？”

“再说十遍也是那样。郑希良死了，尸骨无存！”

“死……死了？”姜以式当即站起身来，一伸手就把法琳和尚的脖领子给薅住了，道：“是不是你害死了他老人家？我要把你碎尸万段，为他老人家报仇。”

“姜大帅，您这是什么话？我和郑希良同殿为臣，为什么要害死他？您休要血口喷人！”

“哼，你多次想要暗害郑老先生，在高句丽谁人不知哪个不晓？也就是他老人家一直宽宏大量，没和你计较罢了。没想到，这次竟然被你得手了。”

法琳和尚微微一笑，道：“姜大帅，你这么想可猜错了。不错，我和郑希良以前是不对付，也有过几次争斗。但那又如何？现在是我们高句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难道贫僧就那么不识大体？”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说道：“再说了，以郑老的能耐。十个我也赶不上啊，就算我真想害他，也付诸了行动。难道就能伤得了他老人家一根汗毛？我可没那个信心。”

“那你说他是被谁害死的？”

“郭业！”

“谁？”

“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

他的话音一落，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人的名，树的影。要说高句丽最害怕的人，不是大唐天子李世民，也不是有大唐军神李靖，而是有战神之称的秦国公郭业！

李世民扫平天下，李靖战绩辉煌，但那都是和别人打的，高句丽人并没有切肤之痛。

郭业可就不同了，他在平壤城二百破五千，在汉城五万破二十万，后来在金城，更是凭借几千野人，就打败了高句丽和百济的几十万联军。

简单类比一下，自己这边的三四十万人马，还真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这次大唐天子征东，没带上此人，大家心里还暗暗高兴，以为是天佑高句丽。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出现在了契丹！

良久，姜以式才说道：“此言当真？”

“我骗你干什么？郭业到了契丹，三言两语，就说动了他们，要帮助大唐，灭绝咱们高句丽。郑老先生无奈之下，只能甘冒奇险，刺杀各部贵人，阻止契丹出兵。”

“然后呢？”

“然后郭业就约郑希良决战于木叶山之巔。一场大战之下，郑希良落败身死。老僧独木难支，也只能逃回高句丽。”

“胡说八道！”姜以式怒道：“郭业有战神之称，那是说他用兵如神。至于他本身的武功，却没有什么出奇之处。郑老先生剑术通玄，怎么会打不过他？”

“木叶山上只有他们两个人在场，郭业不说，我哪知道？你要是不信的话，过上两天。契丹的军队就要开来了，你看他们是帮助咱们还是帮助大唐。”

“这……”

“还有，我说姓姜的，你对老和尚我最好是客气一点。你能坐到今天这个位置，全靠的是郑希良的力荐。他这一死……嘿嘿，说句不怎么恰当的话，国主能否再信任你，可就全在贫僧的一句话。”

姜以式先是脸色微微一变，旋即就赶紧把抓着法琳和尚的手放开。

他躬身一礼，道：“刚才是在下听闻郑大师仙逝的消息，一时情急，冒犯了大师。还望您大人有大量，恕罪则个。”

“好说，好说。”法琳和尚道：“只要你伺候贫僧伺候的好，冒犯什么的，我可以不追究。”

“伺候？但不知如何伺候？”姜以式强压怒火，心说大和尚你可得差不多点，我这堂堂的三军统帅，难道还真要给你铺床叠被？

法琳和尚把手伸出，微微晃动道：“这还不简单，折现呗！”

## 第1925章连环计（1）

“折……折现？啥意思？”

“我说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折现就是给钱呗，装什么糊涂啊！”法琳和尚气鼓鼓地说道。

“大师是想要钱？好说好说。不知一百贯钱够不够？”

一百贯钱听着不多，其实也很不少了。别看郭业做生意都是十几万贯，几十万贯的进出，但他那是特例。天下有几个人能富可敌国？

事实上，大唐六品官一年的俸禄也不过是这个数。至于高句丽的官员，那更苦逼了。如果不贪污受贿的话，一个四品官一年的俸禄也不过如此。

所以说，姜以式给出的这个数字虽然不算多，但也绝对算是拿得出手。

怎料法琳和尚眼一瞪，不屑地说道：“姜以式，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么？”

“大师若是嫌钱少，那两百贯钱如何？”

“两百贯？两百贯？两百贯？”大和尚连续重复了三次，不满之情，溢于言表。

姜以式一咬牙，道：“四百贯！在下愿意向国师奉上四百贯钱，不求您在国主面前为姜某美言，但若是见到姜某治军的某些疏失之处，还望国师帮某家遮掩一下。”

这番话说的客气，不过暗含的意思大家都听得明白。我姜以式拿四百贯钱堵住你的嘴。不求你说我的好话，只要你别在国主面前进胡说八道就成。

法琳和尚的眼睛一眯缝，道：“姜大帅，你这是让我对你贪赃枉法的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姜以式听了这话，好悬一口心头血没喷出来。怎么说说着说着，自己竟然成了贪赃枉法之人了？

不欲节外生枝，他强自按捺住内心的悲愤之情，点了点头道：“正是，还望大师高抬贵手。”

“好说，好说。贫僧最好说话了，不过您这个钱给的可是太少了一点。算了，我就直说吧，要想你平安无事，最少得给贫僧这个数！”

说着话，法琳和尚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国师，您是要一千贯？这也太多了一点吧，能不能高高手，再减减。”

法琳和尚勃然变色，道：“姜以式，我看你是当了几天水陆大都督，都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我来问你，你现在还知不知道，这高句丽到底是姓渊还是姓姜？”

“大师说笑了，高句丽现在的国主当然是姓渊。”

“知道国主姓渊，那还敢如此慢待本国师？国主对我信诚是何等的信任！一千贯你就想打发我？这钱还是你自己留着给买棺材去吧！”

“国师息怒，国师息怒啊！这样吧，我先给您安排一个营帐休息。待会儿就派人把一万贯钱送过去。”

“一万贯钱？”

“啊。”

“但是贫僧要的，可是十万贯！”

“啥？”

“十万贯钱，或者黄金万两，这下你总该听清楚了吧。”

“十……十万贯，这个在下委实是拿不出啊。您高高手，减一点吧。”

“那贫僧不管，十万贯你交给贫僧，我就对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十万贯钱你拿不出来，哼哼……你自己掂量。”

“大师，大师……”姜以式满脸苦色，道：“不是在下推脱，十万贯钱，实在是力所不及。”

法琳和尚道：“我跟你没那么多的废话，就是十万贯，给与不给，您给个准话吧。”

“我……我……”姜以式有心妥协，却是拿不出那么多钱。但是不给吧，他还真没那么大的胆子。直把老头子急了个抓耳挠腮，面红耳赤。

正在这时，一个清脆的声音道：“就是不给，你能怎么样？妖僧，旁人怕你，小太爷可不怕你。”

法琳和尚循着声音望去，发声的却是姜以式身后的一员小将。他问道：“你是何人？”

姜以式道：“他是在下的孙儿姜玉阁。小孙年幼无知，出言无状，还望国师大人有大量，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老夫在这儿代他帮您赔罪了。”

“不与他一般见识？好说，好说。折现吧。”

“怎么又要折现？”

“废话，不出钱怎么能表达出对我的歉意？空嘴白牙就想把这事了了？你想得美！老僧也不多要你的，他骂我这事儿，你拿五万贯钱出来吧。”

“那岂不是要十五万贯？”

“姜大帅好算术。不错，就是要十五万贯。”

“十万贯钱我都拿不出来，何况是十五万贯？”

“你少给我在这哭穷！”法琳和尚把嘴一撇，道：“高句丽全国的兵马都归你来掌管。不说别处，就是这辽东城下，就是四十万大军，这人吃马嚼的，一天得多少钱？”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你的手指头稍微动一动，就能往家里划拉一两百万贯。我要你十五万贯算多吗？多乎哉，不多也！姜老头，为人不要吃独食，要不然吃太多了，恐怕会被撑死！”

“大和尚，你休要血口喷人！”姜玉阁听到这里，再也忍不住了，他猛然间抽出腰间的佩剑，架到了老和尚的脖子上，道：“我爷爷清廉了一辈子，又怎么可能贪污枉法？”

“玉阁，你这是干什么？快把宝剑放下！”姜以式焦急得说道。

“我不放！爷爷，您别过来，听我把话说完。您要是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结果了这个妖僧的性命！”

“别！你别乱来。爷爷绝不乱动。”

法琳和尚倒是毫不害怕，郑希良他是打不过，但是其他人可不放在眼中，他微微一笑，道：“姜小将军有话尽管说。”

“现在叫小将军求饶，晚了！”姜玉阁道：“我爷爷那是何等的英雄人物，年轻的时候，就五万破三十万，对高句丽有存亡绝续之功。”

“现在，又被国主封为水陆大都督，掌管全国兵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尊荣无比。这还不算，想当初两军阵前，就是大唐天子也对我爷爷赞许有加，不吝公侯之位。”

“就是此等英雄人物，面对你这个不学无术的大和尚，却是大礼参拜。这也就罢了。最关键的是，你还强行向他索取巨额贿赂！”

“他老人家这么低三下四的对你苦苦哀求，到底为的是什？还不是为了咱们高句丽能够抵抗大唐的侵略？如今高句丽人才凋零，他不做大帅，还有谁能做？”

“而且，别说十五万贯了，就是五万贯，我们姜家也拿不出来。我爷爷一向是两袖清风，公私分明，不该我们家的，一分一毫都不会拿回家。十五万贯钱，你这哪是索贿呀，简直是要抄我的家！”

“打仗你不行，陷害忠良你倒是有一手。商纣的时候有费仲尤浑，秦朝的时候有赵高，汉朝的时候有十常侍，咱们高句丽要说奸臣，就得说是你了。”

“小太爷我今天抽出宝剑来，就没打算着善了。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

“众位在场的叔叔大爷们听真，我杀这个和尚，没有受任何人的指使，所有的罪责都由我一人承担！妖僧，你给我纳命来！”

说着话，他手腕子一使劲，就要结果法琳和尚的性命。

但是……怎么这么不对劲？

姜玉阁只感觉宝剑难以挪动分毫，定睛看去，却是大和尚伸出两根手指，把他的宝剑牢牢夹住！

“你……”

“我？我什么我？臭小子，你给我过来吧！”法琳和尚稍微以使劲，姜玉阁再也站立不住，猛地身子往前一扑。

大和尚顺势把他往怀里一带，宝剑一横，阴阴地说道：“姜大帅，你还想不想要你这好孙儿的性命？”

## 第1926章连环计（2）

姜以式人老成精，早就不在乎面子了。刚才虽然对法琳和尚低三下四的，但那不过是为了早点把这大和尚打发走罢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并没有丝毫慌乱。

但是现在可不一样了，姜家人丁稀薄。儿子早就先他而去，留下一子一女。女儿就是姜玉梅，为国捐躯，刺杀李二陛下，无论成败，都绝无幸理。

至于那一子就是姜玉阁了，这可是姜家的独苗，他这一死，姜家可就绝了后了！

姜以式顿时方寸大乱，道：“要，当然要了。国师开恩，国师开恩啊！”

“好说，好说。”

姜以式就怕听到这个“好说”二字，道：“您的意思是……还想折现？”

“不错，正是如此。”

“但不知您老人家要多少钱？”

“他刚才骂了贫僧一句，我要五万贯。这都要杀贫僧了，怎么也得要五十万贯！”

“五十万贯？那总数岂不是要六十五万贯？”

“就是这个数。”

姜以式一嚙牙花子，道：“大师，您要这个数，那除非是我把大军这个月的饷银全部给您。我敢给，您真敢要么？”

法琳也觉得自己要的太多了一点，略微缓和了一下口气，道：“那你能拿出多少钱来？”

“小老儿挪用一下，大概能凑出十万贯。”

姜玉阁大叫道：“爷爷，孙儿死不足惜，您千万别向这个和尚屈服！您挪用了十万贯钱不要紧，咱们家拿什么还啊？”

“孽障，你给我闭嘴！你是想气死老夫不成？你再多说一句话，老夫就在你面前拔剑自刎。”

被他这么一吓，姜玉阁也不敢吭声了。

姜以式又对法琳和尚道：“十万贯是老朽能拿出的最大数字了，再多了，就得克扣大军的军饷。”

“好吧。大战在即，我总不能让你真的克扣军饷。”

“这么说，您是同意了？”

“哪有那么便宜？你先给我二十万贯钱吧。”

“问题是我拿不出那么钱啊。”

“你拿不出，别人拿得出。在场的这么多人，凑一凑，难道凑不出十万贯？”

“这……”可怜的姜老头上位没多久，一直从严治军，什么时候求过手下办事？

现在形势比人强，被逼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对着中军帐内的大伙躬身行礼，道：“小孙今日闯下滔天大祸，幸得国师宽宏，愿意让他拿钱抵罪，还差十万贯钱，还望众位帮衬一二。”

“……”中军帐内一片安静。

姜以式清廉是不假，但是在场的其他人，哪个不是擅长喝兵血的主？拿

出十万贯钱来，当然是毫无难度。

但问题的关键是……这钱借出去容易，要拿回来，势必是难如登天。大家又不是钱多的没处花，何必给他填这个窟窿？

孙大中轻轻咳嗽一声，道：“大帅，有句话，在下不知当讲不当讲。”

“孙将军有话尽管说。”

“是这样的。您向大家借十万贯钱，当然可以。但是不是得给大家立个字据啥的？”

姜以式叹了口气，道：“理应如此。”

“那好，小将没多有少，可以借给您一万贯钱。”

“多谢孙将军了。”

有了孙大中带头，更关键的是有了字据，大家再无迟疑，纷纷表示愿意慷慨解囊。

大伙明白，这个字据可不单单是借据那么简单。有了这个把柄在手，日后即便有些事犯到了姜老儿的手里，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几千贯钱花的，简直是太值了。

姜以式刷刷点点，笔走龙蛇，不一会儿功夫，就又筹措到了十万贯钱。

他说道：“信诚大师，二十万贯钱今天晚上就能交到您的手里。小老儿的孙儿……”

法琳和尚微微一笑，道：“你想我现在把他放了？”

“正是。”

“不忙不忙，放他之前，有件事儿还得请您老办一下。”

“国师有事尽管吩咐。”

“你刚才不是写了借条吗？反正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牵着，您再写四十五万贯钱的给我就行了。”

“你……”姜以式深吸了一口气，咬着牙说道，道：“好……我写。”

法琳和尚说话算数，借条到手，马上就把人放了。

姜玉阁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委委屈屈地再次站到了姜以式的身后，不敢吭声。

法琳和尚微微一笑，道：“姜大帅，是不是觉得给贫僧这笔钱冤枉得慌？”

姜以式苦笑一声，道：“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只要国师满意就好。”

“您误会了。表面上，这笔钱是交到了贫僧的手里，际上用这笔钱的，却是另有其人。”

“到底是谁？”

“那当然就是国主了。想当初贫僧答应国主炼制丹药治疗他的暗疾。可惜的是，被郑希良一搅合，国主就不再拨钱给贫僧了。炼制丹药一事，也就遥遥无期。”

“您是准备拿钱给国主治病？”

“正是。唉，这又拖延了几年时间，也不知还能不能治好。”

事关渊男建小鸡鸡的问题，别管是真是假，姜以式都不敢怠慢，道：“原来还有这个原因。是姜某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笔钱若是能交给国主，老朽当然毫无怨言。”



“姜大帅能够体谅，当然是最好。你这就给贫僧准备一间静室吧，事不宜迟，贫僧这就要给国主炼丹。”

“谨遵法旨。”

法琳和尚这么一阵折腾之后，高句丽军的士气顿时大跌。姜以式以水陆大都督之尊，都难免妖僧之辱，被逼献上巨额贿赂。朝廷如此昏暗，还值得大家保卫吗？

至于说渊男建的暗疾？尼玛你还好意思提！一个太监当上了国主，简直是高句丽的奇耻大辱。这还真是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法琳和尚眼见形势大好，赶紧按照郭业的交代，开始了计划的第二步。

“爷爷，爷爷，不好了！那个妖僧又开始整幺蛾子了！”

姜以式一皱眉，道：“别一口一个妖僧的，得叫人家国师。要不然被他听见了，又要咱们给他折现咋办？”

“没事，反正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已经欠了他四十五贯了，就是再多四百巫师万贯又如何？反正咱们是还不起。”

“那也不能谨言慎行。这种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能不招惹还是尽量不要招惹。我来问你，国师他怎么了？”

“他本身倒是没什么事，整天躲在帐篷里不出来。但是他那些手下可太坏了，到处散步一些谣言，弄得咱们军心不稳。”

“谣言？什么谣言？”

“他们说，大唐已经和契丹、奚族联盟，不日即有四十万两国联军前来给唐军解围。那契丹人也就算了，关键是奚族人，乃是化外蛮夷。最喜欢吃人心肝，和他们对阵，入土为安都是一种奢望。”

姜以式怒道：“一派胡言！这番话里面，除了契丹和奚族已经降唐以外，就没有一句话是对的。”

“您说得倒是不假。但是咱们这几十万大军，大部分只是强征来的农民，又几个人有分辨的能力？大部分人已经信以为真。”

“可恶！信诚和尚竟敢让人乱我军心。”

“这还不止呢。那些人还到处宣扬郑希良的死讯，以及大唐秦国公郭业的功业。什么两百破五千，五万破二十万，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宛若亲历。”

“就这些？”

“还有，他们还宣扬那秦国公郭业是什么药师王佛的化身，与他为敌，就是与佛爷为敌。今生必定遭报应横死，就是死后也得被打入十八层地狱。”

“卧槽！”姜以式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道：“这些人究竟哪头的？再这么传下去，咱们高句丽危矣！不行，不能再让这些胡说八道了。你快点法琳和尚找来，我要亲自和谈谈。”

“您和他谈，他要是不听呢？”

姜以式沉声道：“那说不得，也只能让他在大营之中，来个暴病而亡了……”

## 第1927章连环计（3）

功夫不大，法琳和尚就步入了中军帐内，道：“姜大帅，贫僧正忙着给国主炼药呢，您找到我到底有什么事？”

“是这么一回事……”姜以式把谣言一事简单说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大师，请务必约束您的手下，不要再胡言乱语了。要不然大军士气低落，很可能就会打败仗。咱们高句丽一败，您的荣华富贵也就完了！”

法琳听完了站起身来，躬身一礼道：“多谢姜大帅的及时提醒。我看这帮兔崽子们是被郭业吓破胆了，才做出如此混账的事。我一定狠狠地教训他们，类似的事情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

姜以式没想到这次信诚和尚这么好说话，不由得大喜过望，道：“多谢大师。”

“不过……”

“怎样？”

“就算我不再让他们胡说八道了，但是此事的影响已经造成。还是不可避免地造成我军士气降低，您说这可咋办？”

“那还能怎么办？也只能让诸将尽量消除影响了。”

“您那个法子只能说是聊胜于无。贫僧倒是有一计，不仅能大范围的消除谣言的影响，还能让我军士气大振。”

“哦？国师高才，竟然还有这么好的法子！但不知具体的措施是……”

“咱们几十万大军把唐军四面包围，贫僧就在东南西北四面，立下四处高台。”

“高台？”

“也不用多高，有三丈高就行。贫僧在高台上做法，一来是祈求佛祖保佑咱们高句丽旗开得胜，二来是诅咒唐军大败亏输。只要连续做法七七四十九日，必有奇效！”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姜大帅，您说军士们听了这个消息，会不会大为振奋，士气陡然上涨？”

姜以式心说你这个法子有用才算见了鬼了！谣言能传那么广，是因为都有一点事实的依据。

但是你信诚和尚，在咱们高句丽就是佞幸小人的代名词，能够上位，全是靠帮助国主暗杀兄弟。

专门做这种缺德的事儿，谁会相信你是什么有道高僧？你的祈福和诅咒有个屁用！

尽管暗自腹诽，姜以式可不敢把实话说出来。不管怎么说，身为国师，为国家祈福，那是人家的本职工作。你姜以式还能拦着不成？

再说了，这件事虽然没啥明显的好处，但是也没什么坏处。找点事儿给老和尚干干，也省得他无事生非。

姜以式道：“好，国师的此计甚好。您道德高深，法力无边，这一做法，定然能让我军大获全胜！军士们知道了，也一定会士气大增。老夫这就代表三军将士们谢谢您了。”

“姜大帅不必客气，此乃贫僧的分内之事。”

姜以式一答应，法琳和尚马上就召集人手，四座高台同时动工。并且宣称，高台就代表了高句丽的国运。高台在，高句丽就在。若想高句丽灭亡，除非是高台崩塌。

修得结结实实的高台又怎么会崩塌？人们都觉得这是大和尚在用另一种方式，给大家鼓劲。

虽然大家并不怎么相信这个说法，但是也乐于到处宣扬。兵凶战危，大唐岂是那么好相与的？能增加一点信心算一点。

法琳和尚则心中暗想，到了现在，秦国公交代给自己的任务，已经算是完成了九成。

事实上，无论是敲诈勒索姜以式，还是放出谣言，那都不是重点。这些手段的真正目的，可不是降低高句丽大军的士气，而是故布疑阵，搅得姜以式心中大乱。

此行真正的杀手锏，还是这四座高台。只要把这四座高台利用好了，就胜过百万雄兵。

一切的一切，就将在八月初五的晚上揭晓。

……

……

派出了薛仁贵和法琳和尚之后，郭业的大军缓缓而行，足足走了六天时间，才与张亮的大军会师于辽东城下。

虽然圣旨上说这几万唐军全权由郭业指挥。但是他不敢托大，还是主动前去拜望。

不管怎么说，张亮担任这支大军的统帅都有一年多了，必要的尊重还是要给的。

另外，二人爵位相同，张亮年长。即便是他主动拜望，也不算丢人。

虽然二人之前有不少矛盾，但是张亮还是很热情的把郭业迎入了大营之内。

双方分宾主落座，一阵寒暄之后。

郭业拿出了圣旨，道：“这是陛下派绛州侯薛仁贵将军传的旨意，勋国公要不要看一下。”

张亮眉头一皱，道：“绛州侯薛仁贵？没听说此人呀。”

“呃，他乃是卫国公李靖的徒弟。因为救援江夏王李道宗有功，被陛下连升十三级，封为绛州侯。”

“还有此事？不可能吧。别说他救援江夏王了，哪怕是有救驾之功，也不能连升十三级吧？”

“这……国难思良将，陛下被困于此，提拔他也许是起个千金买马骨的意思。”

张亮摇了摇头，道：“总归是有些让人难以置信。你把薛仁贵找来，老夫要当面问问他。”

“这可不巧，陛下对救兵望眼欲穿。我已经让他回去复命了。”

“这样啊……算了，既然秦国公既然愿意作保，老夫也就不多事了。”

“那这份圣旨……”

“但不知上面写的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要我火速征发契丹和奚族的兵马，与您这三万大军

兵合一处，速速为陛下解围。”

“即便没有这道旨意，难道张某人就坐视陛下危难不成？这份圣旨不看也罢。”

“呃……圣旨上还说，要郭某人节制您这三万人马。”

“你是要夺老夫的兵权？”

“虽然不大好听，但是您也可以这么理解。此乃陛下的旨意，郭某人也是奉旨行事。”

张亮一皱眉，道：“这可就不好办了。说实话，在下不会带兵，世人共知。您要是愿意接手这几万大军，我是求之不得。不过……”

“怎样？”

“军国大事，岂能私相授受？”

郭业气急，道：“圣旨在此，怎能算是私相授受？”

“哼，薛仁贵此人来得蹊跷。谁知道这份圣旨是真是假。”

“那你自己看呀！”

“若是这道圣旨乃是高句丽人伪造，我又怎么能分辨得出来？”

郭业冷笑道：“我算是听明白了，勋国公你这是打算抗旨不尊！我告诉你，这几万大军，可不是你的私兵，而是陛下的兵马。即便你想整什么幺蛾子，也万难得逞。”

“不，秦国公，您误会了。”张亮连连摆手，道：“张某人不是抗旨不尊，只是想要谨慎一些罢了。薛仁贵的升官太过离奇，现在又不在此地。单凭一个死物，就让我交出大军，实在是……”

“我不跟你废话。圣旨在此，你到底是遵旨还是要抗命？”

“我……这样吧，秦国公，我跟您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

“此事实有些蹊跷，但是圣旨在此，我也不能抗命。不如这样，咱们两军配合作战，您说的有道理，我就听您的将令。”

郭业冷笑道：“那我要是说的没道理呢？”

## 第1928章夺军

“若是老夫觉得你的将令乃是乱命，那也简单，就请秦国公换一个行动方案。”

“若是换一个行动方案，您还是觉得是乱命呢？”

“咱们俩就继续商量，一天不行就两天，两天不行就三天。总能商量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行动方案。”

“一天不行就两天，两天不行就三天？”郭业冷笑道：“那要是你张亮一直不同意，岂不是要一直拖下去？陛下大营内的粮草可撑不了多久。”

“那秦国公的意思是……”

“没啥说的，一切遵旨而行。你张亮愿意听我的将令也好，不愿意听我的将令也罢。我不和你计较，等给陛下解了围，自然有人跟你算账。但你这手下三万大军，必须要归我指挥。”

“若是老夫不同意呢？”

“陛下的旨意，何须你勋国公同意？你以为你是门下侍中么？”

“你……”

“我怎么了？你抗旨还有理了不成？勋国公，你这就把诸将招来，本公要当场宣读陛下的旨意。我倒是要看看，有几个人能有您这么大的胆子，竟敢抗旨不尊！”

说完了，郭业的手就按到腰间的剑柄上，张亮若是还是推脱，那就只能说明此人怀疑圣旨是假，意图坑死李二陛下是真。

换言之，他这是想谋反！

到时候，说不得，也就只能杀出中军帐再作计较了。

没想到，张亮并没有任何推脱，道：“也好，那就依秦国公所言。来人，擂鼓聚将！”

咚咚咚～

三通鼓声过后，大军的主要将领，已经齐聚中军帐。他们分别是，常何、左难、冉仁德、刘英行、张文干、庞孝泰、程名振、张金树。

等这些人都到了，郭业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张亮即便是想要谋反，也没办法策反这几个人。

公允地说，这些人都不是啥好人。往轻里说，他们是桀骜不驯，再严重的一点说，那就是脑后生反骨。

想当初杨广无道，群雄并起。这些人从尸山血海中杀出，背主另投、降而复叛，甚至是自立为王，都成了家常便饭。

现在之所以身在唐营，不是因为他们多么忠于大唐，而是被李二陛下给打服了，不得不投降。

他们哪个人的能力都不在张亮之下，只不过是没张亮那么得皇帝的信任罢了。

要不是有李二陛下的旨意，他们哪是张亮可以驾驭的？

要说他们单个人谋反，郭业相信。但要说把他们拧成一股绳，合力做某件事。除了当今天子，任何人没有那个能力。

见礼已毕。

张亮轻咳一声，道：“诸位，现有秦国公郭业拿了一道陛下的旨意，要向

大家宣读。据他所说，这份旨意呢，本来是应该由绛州侯薛仁贵来宣读的，不过此人现在已经回去复命。”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薛仁贵其人本总管不仅没见过，听都没听过。他被封为绛州侯的过程又太匪夷所思了一点。所以，对这份圣旨，我也无法确认真伪，不知该不该执行……”

还没等他说完呢，郭业把那份圣旨拿出来，也不废话，高声道：“诸将接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啦啦，人们跪了一地。

“诏曰：朕被困辽东城下……着秦国公郭业速征调契丹、奚族等部兵马前来勤王……平壤道所有兵马听其节制……钦此。”

“臣等遵旨！”

无惊无险，诸将齐声领命。

张亮怒道：“你们就不怀疑这道旨意是假的吗？万一秦国公郭业已经投了高句丽，给大家传一道假圣旨怎么办？”

常何一翻白眼，道：“勋国公，这话您自己信吗？秦国公好好的大唐国公不当，去投高句丽？莫非那渊男建还能脱龙袍让位不成？”

张文干也附和道：“秦国公富可敌国。在长安城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想喝什么就能喝什么，想玩什么就能玩什么。这等日子，别说国主了，就是给个皇……总而言之，只要他不是傻了，就不会叛唐！”

张亮道：“就算你们说的有理。但是那薛仁贵来得蹊跷，万一他是高句丽的细作，秦国公也被他骗了呢。”

程名振道：“即便是薛仁贵是细作，我们也认了。这道旨意的意思，不就是把你的兵权转交给秦国公吗？又能对咱们大唐构成什么危害？”

常何幽幽地道：“秦国公郭业统领咱们这三万大军，怎么也比您强得多吧？”

张金树道：“就是，就是。不怕告诉你，老子我忍你很久了，冲锋陷阵你不敢，排兵布阵你不会，你说你凭啥当这个平壤道行军总管？这道旨意，正和我们的心思。”

“好，好，好！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们都愿意相信这份来路不明的圣旨，我也拦不住你们。咱们走着瞧，有你们后悔的时候！”

说完了，张亮一跺脚，站起身来，快步走出了中军帐。

“呸！什么玩意儿！”庞孝泰望着张亮的背影，狠狠地吐了口唾沫。

刘英行道：“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他也说得出口！咱们跟着他一道抗旨，才是真的找死呢！他跟陛下有交情，我们几个的小肩膀可扛不住这么大的事儿。”

常何沉声道：“你们觉不觉得勋国公的表现有点怪？”

郭业道：“的确是有点怪。勋国公只是不会打仗，可算不得什么庸才。他要是一心不交出兵权，还真有点难办。可现在看来，他的态度并不是很坚决，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常何道：“不仅如此，他还说什么我们早晚会后悔。可是我等遵旨行事，即便是打了败仗，那跟交接兵权也没关系呀。难道跟着秦国公打败仗，跟着他就打胜仗了？真是岂有此理。”

张金树冷笑一声，道：“我知道他的鬼心思。这些日子以来，咱们这三万

兵马，一直固守营盘，从未出战过一次。不打仗，自然不会打败仗。不比跟着秦国公打生打死强得多？”

郭业摇了摇头，道：“恐怕这事没那么简单……”

说实话，张亮这些莫名其妙的话，令他想起了郑希良所说的与高句丽勾结的大唐官员。

若是张亮有意帮助高句丽，那就可以解释他为何不愿意交出兵权。

但问题是，郭业没理由投降高句丽，张亮同样也没有理由。

再说了，这种谋反之事，要么不做，要么做绝。以他的见识，怎么可能这点道理都不懂？为何既不愿意交出兵权，抵抗也不很坚决？

难道说……他是要做个样子给别人看？

能让张亮不得不敷衍的人，这朝堂上可就没几个人了。此人到底是谁，简直是呼之欲出……

正在这时，忽然间一个声音打断了郭业的思考：“秦国公，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到底该如何给陛下解围，您发句话呀！”

“给陛下解围，不急，不急。”郭业微微一笑，道：“现在大家只管稳守营盘，厉兵秣马。等到了恰当的时机，咱们再一举破贼！”

“但不知什么时候才是恰当的时机。”

“那就是……”

“报~”

郭业的话还没说完，忽然有个小校跑了进来，道：“启禀众位将军，有高句丽的一支兵马，在大营外邀战！”

## 第1929章地动山摇

高句丽中军帐。

姜玉阁跪倒在地，道：“爷爷，孙儿打了败仗，给您丢人了，给咱们高句丽丢人了。您杀了我吧。”

姜以式摆了摆手道：“我杀你干什么？爷爷没生气，你起来吧。”

“可是，孙儿违抗军令擅自出战，损兵折将。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咱们高句丽的士气，您不杀我又何以服众？”

“擅自出战？哼哼，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姜以式道：“孙将军，你告诉他。”

孙大中笑嘻嘻地说道：“我的好贤侄，你领了五千马队出战这事儿，不仅大帅知道，我们这些高级将领也都知道。要不是我们的默许，您又怎么能调动得了五千大军？”

“你们……默许？”

姜以式道：“正是如此。契丹和奚族的八万大军已到，再加上张亮的三万兵马，这就是十一万大军。他们迟早会与咱们一战。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搞清楚他们的实力如何非常重要。”

孙大中接话道：“不过大唐那边领兵的可是秦国公郭业，不怕您笑话，咱们这些人没胆子主动跟他动手。也就是您战意高昂，不待大帅下令，就领兵出战，实在是勇气可嘉。佩服佩服！”

“可是……我是打了败仗……”

“打败仗算什么？有道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贤侄你这次的任务完成的挺好，连打三仗，虽然次次皆败，但也试探出了唐军的真实实力。”

姜玉阁苦笑道：“任务？我只是不服气秦国公偌大的名号，想跟他碰碰罢了。这次能跟唐军、契丹和奚族兵马都交了手，恐怕是郭业想看看他们的真实战力。”

姜以式道：“玉阁你能看出这一点，今天的亏就算没白吃。老夫心中甚慰。”

孙大中道：“小将军你亲自与这三支兵马都交了手，想必感触颇深。说说对他们的看法吧。”

姜玉阁沉吟了一下，道：“要说战力，还是唐军最高。这次出战的唐军骑兵是由张金树带领，虽然只是两千人，但全局都是压着咱们打。现在想来，他们还是留了手了。”

“留手？”

“不错。要不是他们留手，恐怕我这五千兵马，就直接被击溃了。根本就没有机会跟契丹和奚族的兵马交手。”

“那两国的骑兵战力如何？”

“他们虽然个人战力很强，但是受的训练不足，武器盔甲也不齐全。总体来看，和咱们的实力是半斤八两。不过，若是唐军把他们武装起来，再加以训练，咱们高句丽就要处于下风了。”

孙大中道：“契丹人也就罢了，我看这次奚族的兵马，打的还是挺有章法的。”

“是的。奚族领兵出战的是他们的王子苏支，此人用兵比契丹人老辣的



多。要不是他，我这次也不会败的如此之惨。不过要说整体素质，我认为两族的实力还是差不多。”

姜以式道：“吃一堑长一智。玉阁你经过这件事，总算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了吧？”

“孙儿晓得了，以后再也不敢妄自尊大，目中无人。”

姜玉阁叹了口气，又继续道：“不过这十一万大军如此强大，咱们又该如何应付？要知道，我带去的五千骑兵，已经是咱们高句丽的精锐了。”

“一个字——守！”姜以式道：“如今包围圈内的唐军粮道已断，坚持不了多久。”

“那唐军要是里应外合，准备突围怎么办？将近二十万大军猛攻一点，咱们能守得住吗？”

姜以式微微一笑，道：“不用坚持多长时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咱们还有其他的援军。只要援军一到，到时候蚁多咬死象，即便是加上这十一万大军，唐军还是必输无疑！”

.....

.....

八月初五，深夜。

李二陛下の中军帐内，灯火通明。

李道宗咽了口唾沫，道：“这都快三更天了，怎么还没动静呢。陛下，您说秦国公到底打的是啥主意？”

“朕也不知道。不过，我相信秦国公。他既然定了这个时间，必然有他的道理。”

“臣虽然和秦国公不大对付，但这等大事上还是愿意相信他的。只是，我要提醒您一下，今天要是再不突围，以后恐怕就没有机会了。”

饶是以智计闻名于天下，此时李绩也是愁眉不展。

他说道：“江夏王说的极是。咱们已经坚持了一个月零七天，不仅粮食见底，大牲口也吃的差不多了。也就是玄甲军的坐骑还没有动。若是再不突围，或者说此次突围失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李二陛下道：“英国公，你觉得郭业会采取什么计策帮朕解围？”

“说实话，微臣还真的猜不出来。姜以式不贪功，只是紧守营盘。咱们进攻他就防守，咱们撤退，他不管咱们是真败还是假败，绝不追赶。真是让人无从下手。”

李道宗道：“那岂不是只剩下了强攻一途？”

“反正在我看来，用计是没什么可能了。这就像是诸葛亮遇见了司马懿，任是诸葛亮智计百出，司马懿按兵不动，他也只能徒呼奈何。”

李二陛下紧皱眉头，道：“英国公，你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秦国公没预计到姜以式这么难缠？换言之，他的计策已然失败？”

“这.....很有可能。想当初秦国公派绛州侯来的时候，他可是还在路上，并没有和姜以式交手。世上又怎么可能有万全之计？即便秦国公的计策失败，微臣也毫不奇怪。”

李道宗一跺脚，道：“这可完了！早知道这样，咱们还不如早点突围，至少那时候战马还有很多，能够突围的兄弟也多一点。误国者，郭业也！”

李二陛下叹了口气，道：“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再说了，就算秦国公

的谋划失败，也不能说他误国。要不然咱们这六万人马被包围了，朕的责任又怎么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的。秦国公能带来八万援军，已经是非常难得了。即便是这次用计有所疏失，也是功大于过。要不然咱们即便能够突围成功，又有几人能够顺利逃回大唐？”

“陛下真是宽宏大量。”李道宗顿了一下，又说道：“咱们要不要把计划变一下？”

“变一下？怎么变？”

“把所有兵力都向着一个方向突围。秦国公那个四面突围的计划，实在有些不靠谱。”

“这……”

薛仁贵赶紧道：“陛下不可啊！事到如今，所有关于秦国公计划失败的说法，都只是一个猜测。万一猜错了呢？咱们岂不是丧失了一次反败为胜的绝佳机会？”

李绩道：“话不是那么说。反败为胜诚然重要，但是陛下的安危更重要。老夫虽然不知道秦国公的计划是什么，但是他成功的可能性实在不大。为求稳妥，咱们还是采纳江夏王的意见为好。”

两大重臣意见一致，李二陛下也颇为意动，道：“既然大家都这么说，那就……”

“陛下！”薛仁贵跪倒在地，道：“临行之前，秦国公有言。这个计划能否成功，陛下的信任至关重要。您可要三思啊！不要使忠良寒心……”

李绩道：“你这是什么话？难道就秦国公是忠良，老夫和江夏王就是奸佞不成？”

“末将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不过，若是咱们只一面突围，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和高句丽打成平局。相反，要是大胆一试，那可就是一战击溃高句丽主力。这个机会实在难得。”

“一战击溃高句丽主力”这句话，打动了李二陛下，他说道：“好！那朕就赌一把。”

李绩道：“军国大事，应该慎重无比，又岂能轻言‘赌’字？”

李二陛下轻叹一声，道：“刚才绛州侯的话还没说明白。若是依爱卿之计，朕此次征东就得无功而返。这和隋炀帝一征高句丽何其相似？朕可真丢不起那个人。”

李绩冷笑道：“但若是此次突围失败，陛下恐怕还不如隋炀帝呢！”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要不这样，四面的兵力不必平均分配。南面三万人，东西北这三面各一万人。”

李绩心中暗想，即便那三面的突围失败，也能吸引敌人的注意，有利于主力突围。陛下的这个决定，倒也算得上两全齐美。

于是点头道：“那就依陛下所言。”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是三更天。

李二陛下出了营寨，但见前面的高句丽大营还是静悄悄地毫无动静。他不由得心里一凉，道：“看来秦国公的计划果然……”

轰隆～

忽然，强光一闪，响声震天，地动山摇！

这情景，仿若天上的琼楼玉宇突然崩塌，又恰似地下有一个巨人破土而出，更像是天上的神灵君临大地。

这还没完！

紧接着，东面、西面和南面，又是三声巨响！三道强光！

大地在震颤，高句丽的士兵在无助的嘶喊，受了惊的战马在营地中乱串……

李道宗喃喃道：“我了个乖乖的！这是秦国公干的？他到底是神仙还是妖怪？”

李二陛可不管那个，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把手中剑往前一挥，道：“玄甲骑，随朕出击！”

“喏！”

## 第1930章兵败如山倒

“天坠流星，高台毁了！”

“高句丽气运已尽，败了！咱们败了！”

“渊盖苏文弑君，渊男建弑父，苍天震怒了！”

“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快跑吧，再不跑就被奚族人吃了！”

“完了！彻底完了！我不想死啊！”

“救命！救命啊！”

姜以式从梦中被巨大的爆炸声惊醒，起身披衣出了营帐，但见营地之内一阵大乱，火光冲天。

受惊的战马到处乱窜。士兵们如同无头苍蝇一般大喊大叫。甚至有人为了抢夺少数没有受惊的马匹，开始自相残杀。

这一刻，恐惧占满了人们的心灵，这一刻，人们的理智已经完全丧失，这一刻，军纪已经荡然无存！

与此同时，前营和后营马声隆隆，杀声阵阵，很显然唐军开始趁火打劫！而高句丽的军士，则开始了自发的、被动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微弱的抵抗。

姜以式高声道：“来人！来人！”

“在！”十几名亲兵齐声答应。

“你们分头前往各营，命令各营将领弹压士兵，就地抵抗！”

“……”没人答应。

“嗯？你们想抗命不成。”

有一人越众而出，道：“大帅，非是我等抗命，实在是您这个命令根本就执行不了。现在大营内一片混乱，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我们去哪找各营主将？”

“就是，就是。咱们败了，您就承认了吧，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趁着现在贼人还没杀过来，咱们快走。”

“我等死不足惜，您老人家却是身系国家安危，不可深处险地。”

“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大帅，您就下命令吧。”

……

众人七嘴八舌，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意思，败局已定，您老也别想着什么反败为胜了，还是逃命要紧。

姜以式直气得胡须乱颤，还没等他发作呢，有十几骑飞奔而至，为首一人，正是孙大中。

“参见姜大帅！”

“快快请起。大中，你浑身浴血，想必是杀了不少唐军，前方战事如何，还能不能顶住？”

“这……”孙大中低下头去，道：“卑职不知。”

“不知道？”

“卑职见大营内一片混乱，就赶紧带了亲兵，前来保护大帅！”

姜以式牙关紧咬，道：“那你身上的血，都是自己人的？”

“大帅息怒。乱兵太多，不肯让路。甚至还有人要抢夺卑职的战马，卑职

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姜以式深知这家伙所谓的保护自己是假，借机逃命才是真。他一跺脚：“你……你……”

正在这时，又有几十骑赶来，有一员小将道：“爷爷，不好了！咱们败了，快走！稍晚一步，您就得成了唐军的俘虏。”

“孽障！你给我下来！”

姜玉阁翻身下马，道：“爷爷可是没有合适的马匹？孙儿这还有几匹。”

孙大中是孙氏的重要人物，姜以式不敢不给面子。但是对自己的孙儿就没有那么客气了，怒道：“来人，给我拿下！”

“爷爷，你为什么拿我？”

“为什么？就擅离职守也就罢了，竟然还胡言乱语，乱我军心！不拿你拿谁？”

“不是孙儿擅离职守，而是后营已破，孙儿见事不可为，不得不撤了下来。”

“啊？”

“郭业以程名振为先锋，已经攻破了后营。”

“一派胡言！后营坚固无比，怎么可能这么快就被攻破？”

姜玉阁苦笑一声，道：“咱们的营地修的是挺好，但问题是没人守呀。”

“没人守？那是为何？”

“您还不知道吧，那妖僧信诚所建的四座高台，几乎同时崩塌！当时光芒万丈，宛若闪电。同时又有巨响如雷，大地震颤。大家都说是唐军召唤了流星，灭我高句丽。”

“胡说八道，什么召唤流星？我看一切都是唐人的诡计。”

姜玉阁道：“那到底是什么诡计，才能顷刻间一举毁灭四座高台？而且那强光，那巨响，又岂是人力所能为？”

“虽然老夫不知道为何如此，但我敢肯定的是，这是那位大唐秦国公在装神弄鬼。”

“哎呦，我的爷爷诶，别管是秦国公装神弄鬼，还是他真的召唤了流星。总而言之，现在是兵无战心，将无斗志。这仗根本就没法打，咱们快点跑吧。”

“你这孽障，我看是前日一战，你被唐军吓破胆了！老夫不走，只要坚持过了今晚……啊！”

他刚说到这，忽然感觉后脑勺被重重一击，随后什么也不知道了……

孙大中把一根木棒远远扔出，道：“小将军，不好意思，为了大帅的性命，在下是不得不如此。”

“我怎么会怪孙将军。事不宜迟，咱们快保着老爷子冲出去！”

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姜以式想要誓死抵抗，没几个人听说。但是他已经逃跑的消息，却迅速传开了。

“姜大帅跑了！姜大帅跑了！”

“他老人家都跑了，咱们还待在这干什么？跑吧！”

“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谁也指望不上了，就只能指望咱自个儿的这两条腿了！”

霎时间，人人奋勇——逃命，个个争相——抢马，全军溃败，四散本

逃！

被唐军杀死的，被自己人杀死的，自相践踏而死的，乃至被火烧死的，不计其数。

等姜以式再幽幽醒转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

他睁开眼来，却见自己还是在一个帐篷之内，里面陈设俱全。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昨晚的一切都是一场噩梦？

可是这噩梦，也太真实了吧？而且后脑勺似乎也在隐隐作痛！

“来人！”

“在！”有一个亲兵跑了进来，道：“大帅，您醒啦？”

“我来问你，咱们这是在哪？”

“宿阳冈。”

“宿阳冈？”老头子眉头一皱，道：“这里离辽东城有八十里，难道说……咱们真的败了？”

那亲兵苦着脸道：“是，咱们的确败了。当时您不肯走，是孙大中将把您打晕了，才把您带离了危险之地。”

“孙大中误我！”姜以式猛地一拍几案，忽然间感到一阵头晕目眩。他强打精神道：“玉阁也跑出来了吧？”

“小将军安然无恙。”

“你把他叫过来。”

“喏。”

一会儿功夫，姜玉阁步入了帐内，跪倒在地，道：“参见大帅！”

“起来吧。”

“是！”

姜玉阁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说道：“昨夜孙将军也是为了您的安危着想，一时从权……”

姜以式摆了摆手，道：“事到如今，还说这些干什么？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我来问你，现在咱们还有多少人？”

“呃……大概收拢了有五万人。估计到晚上，能收拢到八万！”

“八万？八万？想不到老夫二十八万大军，到了现在，只剩下了八万！”

“爷爷，您千万别着急，这不是您的错，都是把妖僧之过！要不是他敲诈勒索您，也不会军心浮动。要不是他散布谣言，也不会人心惶惶。”

姜以式沉声道：“你是要老夫推卸责任？”

“当然不是推卸责任，只是就事论事罢了。”

“哼，此次兵败，不能说信诚大师一点责任也没有。但是要说他真有多大的责任，那也是无稽之谈。这件事的主要责任，还是在老夫！论打仗，我及不上那个大唐秦国公。”

“爷爷您何出此言？”

“前天一场大败，令军士们对唐军心生畏惧。本来这也没什么，最关键的是，那四座高台顷刻间崩塌，直接把军中将士们吓破了胆。这才是咱们兵败的直接原因。”

“您还是认为那是秦国公郭业的手笔？”

“虽不中亦不远矣。”

姜玉阁吞吞吐吐地说道：“爷爷，有句话孙儿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讲无妨。”

“您要是给陛下上奏折，千万别这么写。现在郑大师已死，您再把责任都抗在自己身上，元帅的位置能不能坐稳咱们暂且不说，恐怕我姜氏也难道灭顶之灾。”

老头子眉毛一挑，道：“你怕了？”

“为了高句丽，孙儿不怕死，只是不愿意这么毫无意义的去死。”

“你放心，老夫不会让你死的。”

“这么说您答应了？”

“哼，老夫可不是争功诿过之人！该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不过……”姜以式狡黠地一笑，道：“谁告诉你，咱们这次就一定败了？”

“一下子就损失了二十万大军，辽东城内的十万大军，也危在旦夕，这还不算败？”

“那可不一定。咱们损失的二十万大军，真正战死的估计不会超过五万。大部分人是逃跑了不肯回来，或者被唐军俘虏了。至于辽东城内的十万人，以大唐天子的秉性，总不会屠城吧？”

姜玉阁挠了挠脑袋，道：“即便死人不多，您也是损失了这么多士兵呀？”

“那算什么？只要接下来咱们反败为胜，反正肉烂在锅里，这些人不就又回来了吗？”

“爷爷，您没事儿吧？咱们高句丽的倾国之兵都被打败了，您还想着反败为胜？”

“想当初隋炀帝的大军都打到平壤了，咱们还不是反败为胜了？这才哪到哪呀。”

“您真有把握？”

“你就放心吧。这次跟大唐作战的，可不只咱们高句丽一家。别看他打了这么大的胜仗，此次大唐天子依旧是在劫难逃……”

## 第1931章论功行赏

唐营，中军帐。

李二陛下意气风发，眉开眼笑，道：“传朕的旨意，全军将士，每人赏酒三碗，肉一斤，庆祝此次大捷。另外，各部把有功将士的名字报上来，朕另有封赏。”

“谢陛下！”

李二陛下往四下里环视了一眼，又说道：“众爱卿可知，此次作战的第一功臣是谁？”

众人齐声道：“秦国公郭业！”

大唐天子摇了摇头，道：“秦国公虽然功劳很大，但是可算不上此战的第一功臣。”

.....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这次的功劳郭业认第二，还有谁敢认第一？是陛下被困了这么久，脑筋有些不好使了？还是他有意打压秦国公？

李二陛下继续道：“此战的首功，乃是两个人。其一，为契丹八部联盟长摩会。其二，为奚族王子苏支。要不是二位深明大义，联合出兵。秦国公恐怕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陛下圣明！”

说别人，那大家肯定不同意。但是要说这两个外国人，那就无所谓了。人家自带干粮为大唐打生打死的，功劳适当夸大一点，也算不了什么。

李二陛下站起身来，走到摩会的近前，道：“你们契丹立了如此大功，不知想要什么赏赐？”

“我们打仗也没出什么力，全赖秦国公虎威，才有次大胜。不敢当陛下的赏赐。”

“你这话可说错了。秦国公的功劳是秦国公的，你们的功劳是你们自己的，不可混为一谈。朕稍后对他自有赏赐，现在要说的是你们契丹本身。”

摩会眼珠一转，道：“我契丹本是化外蛮夷，不通教化。今日见识了秦国公的虎威，陛下的无敌雄兵，才知大唐之强。现在愿意举族内附，还望陛下允准。”

李二陛下笑着用手点指，道：“摩会呀，摩会，朕看你是畏威.....呃，总而言之，你的心思是好的，朕心甚慰！好，朕就同意你们的要求。”

他本来想说畏威而不怀德，但是这总归不是什么好词儿，连忙改口。

“谢陛下！”魔会跪倒行礼。

“那朕就以契丹属地为松漠都督府。而你摩会就是松漠都督府的第一任大都督。”

“遵旨！”

“另外.....据朕所知，你们契丹所谓的八部联盟，又称大贺氏联盟。你是姓大贺氏？”

“那倒也不是。我们契丹人有名无姓，微臣这个部落的贵人都称大贺氏中人。所谓大贺氏，意思就是最强大的部落。”

“原来如此。既然是朕的子民，没有姓氏总归不大好。这样吧，朕给你们所有的大贺氏中人，统一赐姓李氏。至于其他部民，可以任取汉姓。”



“多谢陛下赐姓。那微臣以后就叫李摩会了。”

“你与朕同姓，可要为朕守好这片疆土，治理好松漠都督府的子民。”

“微臣定当不负陛下所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好！好！”

然后，李二陛下又来到苏支的近前，道：“苏支王子，你们奚族又想要什么赏赐？”

苏支年纪还小，此时不免有些手足无措，偷眼看下郭业，嘴里嗫嚅道：“我……我……我也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你再好好想想。只要是合理要求，朕无不允准。即便是和摩会的要求一样，也是可以的。”

“我……我听秦国公的。”

喇~

郭业顿时出了一身冷汗，道：“王子殿下慎言！郭某人何德何能，让您对我言听计从？”

李二陛下的脸色先是微微一变，随即释然，道：“是奚族老王不在，王子殿下做不了主吧。可不要推到秦国公的头上。”

苏支这才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赶紧补救道：“那我们奚族也请求内附。”

本来苏支身为王子，根本就没有请求内附的资格，不过李二陛下可不管那个。这可是开疆拓土之功，他怎么能拒绝？

当即大喜道：“好！那朕就以你们奚族所在地为饶乐都督府，王子殿下为首任饶乐都督。依契丹例，赐姓李氏。”

苏支道：“我和摩会可不大一样，他只是契丹联盟长，没啥实权，我这王子可是实打实的大权在握。我们俩的官职怎么能一样？”

摩会面色尴尬，道：“你别不知足了。都督就是奚族最大的官，难不成你还想到大唐朝廷任职？”

李二陛下不欲节外生枝，道：“苏支王子不满意，那朕就再加封你一个楼烦县公之职。”

“这还差不多，谢陛下。”

苏支一跪，这名分就算是定下来了。

今天，大唐一下子就置了两个羁縻州，论面积比高句丽还大。

群臣纷纷跪倒在地，道：“陛下德行高深，广泽天下，引得奚族和契丹来投。臣等为陛下贺！”

李二陛下哈哈大笑道：“今天真是三喜临门。一喜为大败高句丽，二喜为契丹内附，三喜为奚族内附。这说明什么？说明咱们大唐是前所未有的强盛！朕与众卿共勉之！”

群臣又是一片谀词如潮。

郭业随口说着吉祥话，心中却是一阵腻歪。奚族还好，关键是契丹。

自己好不容易让契丹八部对天盟誓，永不称汗。为的就是让契丹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核心。

这下可好，李二陛下的一句话，几乎就让自己的努力毁为一旦。摩会这个松漠都督可不是选举而来，只要不下旨剥夺，就能一直当下去。

换言之，他以后就是大唐承认的契丹领袖。这和可汗也就差不了多少。

当然了，李二陛下此举，也不是一点便宜都没占着。

虽然松漠都督府只是个羁縻州，但也算得上是大唐领土。以后，朝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一些契丹的内部事务。这么一进一出的，到底是赔是赚还真不好说。

等人们的声音慢慢降低，李二陛下又宣布了对契丹和奚族所有参战将士的奖赏。除了刚才说的酒肉以外，另外又赏了绢二匹，钱一贯。

这个数字对于唐军来说不算什么，但是对于他们这两国可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

做个简单的对比。几百年后，契丹与大宋定下了澶渊之盟。按照这个条约，每年宋朝和给契丹的财物是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

这就能让契丹心满意足，与大宋保持了几十年的和平。

而现在大唐给契丹和奚族的赏赐是绢十六万匹，钱八万贯。与澶渊之盟的岁赐差相仿佛。

别忘了，以后的契丹乃是人口近千万的大国。而现在不过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小部落。

如此赏赐，不可谓不厚。

魔会和苏支再次跪倒谢恩。

然后，李二陛下又来到了郭业的近前，道：“郭爱卿的功劳人所共见，但不知你想要什么赏赐？”

郭业跪倒在地，道：“微臣不要任何赏赐，只要陛下重重惩处一个人。”

“你要朕重处谁？”

“勋国公张亮！”

## 第1932章郭业的漫漫升级路

大战完毕之后，李二陛下就迫不及待地论功行赏。

关于此战，他只知道是秦国公郭业说动了契丹和奚族出兵，不知用什么办法，弄得高句丽营中大乱，最后双方里应外合，大破了高句丽的三十万大军。至于其中的细节，却是不大清楚。

现在听到郭业要弹劾张亮，李二陛下不由得眉头一皱，以为郭业恃功而骄，想要公报私仇。

他说道：“今日乃是我大唐三喜临门的大好日子，朕只赏功，不论罪。有什么话以后再说，不要坏了大家的兴致。”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朕就在此地，无论勋国公有多么大的罪过，哪怕他是高句丽的奸细呢，早一天处置，晚一天处置，又能有多大的区别？”

“陛下圣明。”

“好了，不说这些扫兴的话题了。”李二陛下站起身来，正色道：“秦国公郭业听封。”

郭业赶紧跪倒在地，道：“微臣在。”

李二陛下道：“郭爱卿此次出使，说动契丹与奚族出兵八万，其功一也；大破高句丽，救朕和六万大军于辽东城下，其功二也；扬我国威，使契丹和奚族内附大唐，其功三也。”

“有如此三功，朕决定给你三个赏赐。其一，封郭爱卿的长子为陇西郡公，加封食邑三千户，食实邑三百户。”

“谢主隆恩！”

“其二，加封平阳郡主柴秀秀为平阳公主，赐平阳县为其汤沐邑。”

郭业听到这里，赶紧道：“陛下，不可呀！按照我大唐律例，只有天子之女，才能称为公主。太子之女，才能被封为郡主。您加封拙荆为平阳郡主已是破例，再加封为公主，那就实在是太过恩宠了！”

“无妨，无妨。这个封赏用在别人身上当然不妥，但若用在郭爱卿的正妻身上，并不任何不妥之处。”

“那是为何？”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秀秀要是做不了公主，那朕又怎么加封新罗的善花公主呢？”

“您的意思是……”

“虽然善花公主是你的小妾，但是总归是一国公主。朕若是不加以封赏，岂不是冷了新罗之心？天下藩国又会如何看待朕这个天可汗？”

“呃……这话倒也有理。但不知陛下准备如何封赏善花？”

“这就是朕给你的第三个赏赐了，朕要加封善花公主为乐浪郡主。柴秀秀原来是平阳郡主，若是和善花公主的封爵一样，那不就没有高下之分了吗？所以，必须她做个公主。”

“多谢陛下！”

“别着急谢，朕的封赏还没完呢。另外，朕还要封杨凤怡为汉城县主，康芷茹为成国夫人。”

李二陛下顿了一下，又补充道：“光封善花公主，未免太厚此薄彼，引得

爱卿你的后宅失和，这再加封其他两个，就不那么显眼了。对这个安排，秦国公可还满意？”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陛下肯破例加封微臣的小妾，我当然是非常高兴。不过……”

“怎样？”

“有道是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微臣美妾众多，本来大家都没有封号，倒也平安无事。但是您只加封了三个，而加封这三人品级又完全不一样，臣这后宅……那不就更失和了吗？”

“哈哈！原来郭爱卿是担心后宅不稳。没关系，朕给你出一个主意，可以完美地解决这个问题。”

“但不知是什么主意？”

“你现在府里边是有八个小妾吧，除了善花公主、杨凤怡以及康康芷茹以外，还有贞娘、渊若霜、孙小小、上川梅子，以及朕所赐的美人夏小荷。”

“正是。”

“那就简单了。像是今天这样的功劳，再立上四个。朕就可以加封渊若霜为国夫人，其余四人为五品诰命夫人。”

“五品诰命夫人？您咋越封越低了？”

“不低了。善化公主乃是新罗公主，杨凤怡是汉城城主的女儿，康芷茹乃是我大唐高官之女，这三个人身份高贵，本不当为妾，所以即便朕破格提拔，朝堂上也能交待得过去。但是，剩下几人……”

李二陛下叹了口气，继续道：“除了渊若霜算是高句丽王室中人外，其他几个人身份太低。若是也授予国夫人之职，恐怕朕就得被朝臣的吐沫星子给淹死。”

郭业道：“如果陛下实在为难的话，不如都不封？其实就是仅仅前两个赏赐，微臣已经心满意足了。”

“那怎么能行？朝廷行事，最重要的就是要赏罚分明。秦国公立了三大功劳，怎么能只有两个赏赐？”

郭业苦着脸道：“可是微臣的小妾本来地位平等，被您这一弄，虽然封了爵位，但也分出三六九等来了……”

“你别着急，朕还没说完呢。”李二陛下道：“朕刚才不是说完美解决吗？怎么可能留下这么大的隐患？”

“那您继续说。”

“你再立四个这个大的功劳，就可以给四个小妾加封。那再立上四十个大功呢？你放心，从今往后，你每立一个大功，朕就允许给你的一个小妾提一级。再立上几十个大功，她们的地位不就平等了吗？”

话说到这，郭业才明白李二陛下的真正意思。

什么善花公主不封会令新罗寒心，什么只封一人太过突兀，那都是李二陛下的借口。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功高震主”了。

现在自己不到三十岁，就官至礼部尚书，爵封秦国公，实在是升无可升。

与此同时，朝廷上像自己这么年轻的高官，独此一家别无分号。显而易见的，以后自己立大功的机会还多着呢、

那以后自己再立了大功，该如何封赏？

加食邑？这对于别人来讲是难得的实惠，但是对于富可敌国的自己来讲，还真算是鸡肋一枚。

更重要的是，朝廷家也没余粮呀。今儿几百户，明儿上千户，这可是永久减少的赋税人口，李二陛下封起来也真是肉疼。就是为了后世子孙计，也不能总这么玩。

当然，其实这也不算不得什么难题。如果是别的帝王，有一万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升无可升，唯赐一死。

比如给个地位尊崇却毫无实权的官职把自己养起来，不给自己立功的机会。

比如随便找点小错，降了自己的官职。等自己立了功劳再升回去。

比如说……

但是对于千古一帝的李二陛下来讲，这些手段却是不屑为之。于是乎，想出了这么一个不合规矩的办法。

大丈夫建功立业，不就是为了搏个封妻荫子吗？虽然柴秀秀和郭小渣可升的余地很小。但是小妾，勉强算是沾妻子的边吧？

每次立了大功，就把自己的一个小妾升一级。要想让她们最后平起平坐，自己就得立上近百个大功。这么多的功劳，没有个二十三年，那可能吗？

至于说二三十年之后……那就更简单了，李二陛下想升自己的官，就给自己升官。不想升自己的官，再赐给自己几个美人为妾不就行了？

还真是进可攻退可守。

不过……

郭业道：“陛下有赐，臣不敢辞。只是提醒您一下，封赏臣的小妾与善花公主有关，这一次朝臣们可能不会说什么。但是以后，有人要以此为例……”

“以后又怎么着？以后谁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朕也可以允许其他人封赏自己的小妾。问题是，他们有那么大本事吗？”

李绩笑眯眯地说道：“其他人立许多大功是可能的，不过舍得用功劳给自己的小妾请封却是绝不可能。自己的子孙都照顾不来呢，怎么又顾得上小妾？”

郭业苦笑道：“照您这么说，还是要怪我儿子少，只能用小妾顶数。陛下不得已才出此下策？”

“虽不中亦不远矣，秦国公可要多多努力了，哈哈！”

……

……

当天晚上，唐军欢庆胜利，开怀畅饮，好不热闹。郭业心里边高兴，也喝得微醺。

说实话，李二陛下这番封赏，还真是解决了他一大隐患。李二陛下再是千古明君，那也不是圣人。

自己功高震主一次两次他能不在意，但是这么三震、四震、五震……这么震下去，总有一天会受不了的。

再说了，即便他老人真的认为自己绝对能控制局面，但每次一见自己，就好像见了永远还不完钱的债主，那滋味能好受得了吗？

不过，有了这么一翻封赏的约定，那就完全另当别论了。自己和李二陛下钱货两情，谁也不欠谁的，自此君臣相得。

正在他迷迷糊糊之际，一个人轻轻扯了扯他的袖子，道：“秦国公醒醒，秦国公醒醒！”

“谁？”

“我，董顺啊！”

“啊？顺公公？”郭业瞬间酒就醒了大半，道：“可是有陛下的旨意？”

“正是。陛下有旨，要您速速觐见。”

“我这就来。”

“别急。”董顺压低了声音。道：“刚才张亮在陛下面前可是给您上了不少眼药，到底如何应对，您可得先想好了。”

## 第1933章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中军帐内。

李二陛下端坐正中，面色阴沉似水。

勋国公张亮光着膀子，后背上绑了两根荆条，直挺挺地跪在李二陛下近前。仔细看去，还能从他的老脸上，看到斑斑泪痕。

“臣郭业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国公免礼，赐座。”

“谢陛下！”

郭业坐下之后，斜瞥了张亮一眼，道：“勋国公，如果抗旨不尊的罪名，负荆请罪就能遮掩过去的话，那还要《贞观律》何用？”

张亮哽咽道：“秦国公误会了。张某一时糊涂酿成了大错，差点置陛下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此罪孽，又岂敢奢求陛下法外施恩？”

“哼，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不求陛下法外施恩，又为何搞这套把戏？”

“那是张某人怕陛下气坏了身子，才先让陛下打两下出出气。至于某家的抗旨不尊之罪，该给某家什么惩罚就是什么惩罚，我绝无怨言。”

郭业还要出言讥讽，李二陛下咳嗽一声，道：“勋国公抗旨不尊的确是罪无可赦，但是听他讲来，还是有几分苦衷的。秦国公不如仔细听听。”

“谨遵陛下之命。”郭业气鼓鼓地说道。

张亮叹了一口气，道：“想当初在下抗旨不尊，有三个原因。其一，薛仁贵的升迁过程太过匪夷所思，所以让我不得不怀疑，他所传圣旨的真假。”

郭业道：“这就是你的苦衷？想当初你可是看都没看，就直接推说难辨圣旨的真假。此等行径，不是怀疑薛仁贵就能解释通的吧？”

“呃……这只是原因之一。在下抗旨不尊，还有第二个原因。”

“你讲。”

“根据秦国公所言，在下算了一下路程。您带的兵马，比应到时间，推迟了三天。这点您承认不承认？”

“那是因为我要给细作发挥的时间，所以才缓缓而行。”

张亮苦笑道：“但是张某人见识短浅，又怎能识得秦国公的妙计？”

“此计根本就见不得光，为了绝对保密，不光没有告诉你，连陛下也没告诉。勋国公莫非认为郭某此举不妥？”

“在下不敢。不过那样的话，张某人不知究竟，胡思乱想，怀疑秦国公有些不可告人的心思，是不是情有可原？”

“我能有什么告人的心思？”

“要论兵权，在咱们大唐，除了陛下，也就是您了。若是您有意把陛下的性命断送与此，然后再扶保太子殿下登基，挟天子以令诸侯。十几年后，这天下倒是姓郭还是姓李？”

“你这是血口喷人！”

张亮站起身来，躬身一礼，道：“事实证明，在下的确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里，我向您赔罪了！”

“你……”郭业被他堵得一口鲜血好悬没喷出来。

李二陛下见郭业气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赶紧打圆场道：“勋国公不是还有第三个原因吗？说来听听。”

“众所周知，微臣和秦国公一直不和。所以，一听到陛下的这道圣旨，就心中暗生抵触，不愿意屈居其下。原来的五分怀疑就变成了十分，才行了如此不智之事。总而言之，还是我的心胸太过狭窄了。”

李二陛下微微一叹，道：“秦国公，勋国公的这番话你都听清楚了吧？”

“听清楚了。”

“那就好。勋国公抗旨的真正原因，归根到底只能算是他一时糊涂。但要说他对朕不忠，就有些过分了。要追究此事的罪责，朕的错误还大一些。”

“这关您什么事？”

“当然和朕有关了。要不是朕让薛仁贵连升十三级，就不会令勋国公产生疑心。勋国公本来就和你有隙，朕派他和你共事，这道圣旨也欠缺稳妥。”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陛下，您把责任都揽到自己的身上，微臣无话可说。”

李二陛下也知道自己的话有些强词夺理了，但是不这样又能怎么办？

抗旨不尊，那可是灭门之罪。

张亮跟了他这么多年了，情分颇深。违抗圣旨，又大部分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着想，他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忠心的老臣子去死吧？

见一时间说服不了郭业，李二陛下转移话题道：“契丹和奚族的联军此次居功至伟。以后该如何使用，不知秦国公有什么章程？”

郭业硬梆梆地答道：“微臣不敢说。”

“不敢说？”李二陛下也有些动火了，道：“难道你把朕当成了商纣王周厉王？”

“微臣不敢。陛下虽不是商纣王，勋国公却是费仲尤浑！恐怕无论微臣怎么回答，就得被他说是心怀叵测，图谋不轨。”

“那怎么可能？”

郭业道：“当然可能了。现在联军和我大唐兵马人数差相仿佛。微臣若是说应该重用两族联军，勋国公就会说微臣深得二族之心，这个建议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图谋不轨。”

李二陛下闻言脸色微微一变，这还真被郭业说中了，刚才勋国公的确说过类似的话。

据张亮所言，郭业在契丹装神弄鬼，自称药师王佛的化身。二族都对他敬若神明，俨然是他的私兵一般。

如果自己问秦国公对二族联军应该如何使用，他必定会要求重用，好让二族联军狠狠的在高句丽劫掠一番，大发战争财。

没想到，张亮的这番话竟然被秦国公猜中了。难道勋国公刚才所言，的确是有意陷害？

李二陛下道：“那要是你回答不应重用二族联军呢？”

“那也简单。勋国公就会说，微臣把二族联军视为自己的力量，不忍心让他们猛攻坚城有所伤亡。总而言之一句话，微臣无论如何回答。勋国公都会说微臣有私心。”

李二陛下狠狠地瞪了张亮一眼，道：“勋国公，你觉得秦国公所言有理吗？”

张亮满脸通红，道：“微臣……微臣……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李二陛下轻叹一声，道：“秦国公你不必多心，朕绝不会疑你。这件事你



心里边到底是怎么想的，尽管说出来。”

“微臣以为，还是马上让二族联军回国的。”

“为什么？”

“原因有三。其一，此次大战，高句丽倾国之兵已经被打败，我国已经不需要联军相助。其二，联军经过战争的磨砺，恐怕会实力更上一层楼。这对我大唐算不上什么好事。”

“其三呢？”

“其三，若用联军打硬仗，他们会怀疑陛下派他们送死。只用他们打占便宜的仗，会让他们以为我大唐软弱可欺。左右为难，还是把他们早早送走为好。”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其实，朕与秦国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要说最根本的原因，却不是你所说的这三条。”

“陛下的意思是……”

“猛然间多了八万骑兵，又是一人三马。这人吃马嚼的，咱们的后勤可供应不上。要不然朕当初直接派三十万大军入辽东不就行了，又何必借助两族之力？”

“陛下圣明。”

“别给朕带高帽了。朕要是真的圣明，也就不会被困辽东城下了。”

郭业道：“陛下您要这么想，要不是您被困辽东城，咱们大唐也就没有机会一战解决高句丽的主力。您这算是天命所归，错有错招。”

“照你这么说，朕此次被困辽东城下还算是天意了？”

不待郭业答话，李二陛下摆了摆手，道：“你是朕的股肱之臣，不用挖空心思的讨好朕，以后这些拍马屁的话少说。”

“遵旨！”

感觉到自己刚才的语气有些生硬，李二陛下缓和了一下口气，道：“不说这个了，咱们说正事。你此次到底是用什么办法，搞的高句丽军中大乱？”

## 第1934章截胡

郭业道：“还请陛下摒弃左右。”

“好吧，董顺你先出去。”

“喏。”

顺公公出了大帐，李二陛下道：“现在秦国公总可以说了吧？”

“还请陛下屏退左右。”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你的意思是……要朕把勋国公赶出去？”

“正是。”

“不必。朕相信勋国公的忠诚。”

也不知是被李二陛下感动了，还是逢场作戏，张亮热泪盈眶，道：“陛下……”

郭业却毫不客气，道：“陛下相信勋国公，我却信不过他。”

“那是为何？”

“此事说来话长……”然后，郭业就十分简短地把自己出使契丹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他说道：“郑希良当时胜券在握，把臣当成了一个将死之人，他所说的话应该不假。”

“你怀疑勋国公就是那个与高句丽勾结的高官？”

“正是。”

张亮再也忍不住了，道：“秦国公你休要公报私仇，编造一个已死之人的话，来诬陷某家。”

李二陛下却摇了摇头道：“你们二人都是朕的心腹之人，朕相信你，同样也相信秦国公。郑希良当时应该的确说过那些话，秦国公并不是无中生有。不过……”

“怎样？”

“朕相信那个所谓与高句丽勾结的高官，应该并不是勋国公。”

“陛下您真是太英明了。”

郭业却道：“您不要被张亮这厮骗了，刚才他所说的抗旨三大原因，实在是太过牵强。真正原因是，他和高句丽勾结，想要置您于死地！”

“……”李二陛下沉默不语，若有所思。

张亮道：“秦国公血口喷人，老臣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事到如今，唯有一死，以证清白。”

说着话，他站起身来，往四下里寻么，貌似真想自尽。

李二陛下一伸手，把腰间的宝剑摘下来，递了过去，道：“勋国公，你可是找这个？”

“我……我……”张亮接过剑来，左手拿住剑鞘，右手握住剑柄，按雁翅，退绷簧，呛啷啷宝剑出鞘！

然后，他把剑往脖子上一横，道：“老臣去也，陛下您可要保重！”

李二陛下也不搭茬，笑眯眯地看着他。

张亮只觉得手里的宝剑比一座小山还重，道：“老臣去也！”

“去也！”

“去也！”

连喊三声，那宝剑还是纹丝没动。

最终，他把宝剑一扔，跪倒在地，哭喊道：“陛下，您可要相信老臣啊，我确实没有和高句丽勾结，老臣冤枉！老臣冤枉呀！”

“行了，你可是国家重臣，哭哭泣泣成什么样子？起来吧。”

“这么说，您是相信我了？”

“朕从来就没有怀疑过你。”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秦国公，你可看出什么来了？”

“恕臣愚钝，还真的啥都没看出来。”

“唉，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事儿不是明摆的吗？勋国公的勇气，那着实是欠缺。他就这么点胆子，又怎么敢牵扯到谋反大案里边？”

“不是他，又能是谁？”

“谁？”李二陛下咬着牙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朕所料不错的话，应该是他了……”

一言惊醒了梦中人！

郭业闻听此言，脑海中不由得闪过了一个人名——李佑！

所谓高官与高句丽勾结，那必须得有明确的好处。高句丽国小民穷，能给大唐的高官多大的好处？

从这点来看，任何高官都没有叛变的可能。

但是，此事却真真正正的发生了，那就只能说明，这个人拿到的好处。并不是来自高句丽，而是……大唐！

要说李二陛下兵败身死，最可能的受益者，其一，是自己和李治。其二，就是这位齐王李佑了。

现在，自己已经用大破高句丽军证明了清白，那剩下的嫌疑人也就只剩下了一个，齐王李佑！

李二陛下一死，那就得新君登基。李治虽然已经当上了太子，却是年纪太小。值此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操作得当的话，李佑效仿玄武门故事，未必没有成功的可能！

李二陛下所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指的就是这位齐王殿下不仅要杀弟，而且在杀弟之前还要勾结高句丽弑父！

尽管想清了此事的前因后果，郭业还得装糊涂。现在把这事挑明了，自己该怎么表明立场？

劝李二陛下把自己的儿子宰了？那是人办的事儿吗？

劝李二陛下姑息养奸？以后出了问题咋办？

郭业赶紧转移话题道：“陛下还想知道微臣是如何让高句丽营中大乱的？”

“你不提这茬朕还忘了，快说快说。”

“呃，微臣说之前，还请陛下一道旨意，此事的真相，勋国公不得像任何人说出。”

李二陛下道：“好，朕不让你为难。勋国公，多余的话朕也就不说了，秦国公今日说出口的话，你胆敢泄漏半个字出去。朕就治你一个二罪归一！”

“是！”

郭业这才说道：“想当初微臣出使三韩时，曾经在渊男建身边安排了一个暗子，此人原名法琳，化名信诚。现在他已经成了高句丽的国师。”

“就是他弄得高句丽营中大乱？”

“也可以这么说。微臣让他在姜以式的大营中，立起了四座高台。宣称此高台代表了高句丽的国运。当天晚上，高台突然崩塌，高句丽人自然惊恐万状，四散奔逃。”

张亮道：“秦国公，您这番话可是有点避实就虚。那高台为何霎那间崩塌，当时巨大的亮光和响声又是怎么回事？”

李二陛下道：“当时还大地震颤，又是怎么回事？”

郭业道：“之所以能造成如此效果，是因为微臣用了一样东西。此物名为火药。”

“火药？朕以前可没听说过这个名字。”

“此物用火点燃，就会发生剧烈的爆炸。亮光和巨大的响声，乃至巨大的震动，皆是源于此。信诚和尚的从人，尽是咱们唐军所扮，当天晚上三更，他们点燃火药，顷刻间就炸毁了四座高台。”

“还有此等军国利器？”李二陛下大喜道：“此物可容易制成？秦国公可有方子？”

“制作火药的方子和材料都非常简单，陛下如果想要的话，微臣可以献上。不过……”

“有什么不过的？献上此物的配方，朕算你一个大功。马上就封渊若霜为任国夫人。”

郭业苦笑道：“微臣可不是讨功，我的意思是……”

他话还没说完呢，张亮打断道：“您现在手上还有没有火药？”

“为了炸毁那四座高台，我用去了一半火药。还留下一半，莫非勋国公想看下实物？”

“非也！非也！可不是看看实物那么简单……”

说到这里，张亮对着李二陛下磕了一个响头，道：“老臣抗旨不尊，闯下了弥天大祸。幸得陛下胸怀宽广，饶恕了微臣。但是微臣自己心里边实在是过意不去……”

李二陛下一皱眉，道：“别兜圈子了，你到底想说啥？”

“微臣想戴罪立功！”

“戴罪立功？怎么戴罪立功？”

“现在虽然高句丽军队的主力已灭，但是辽东城内还有十万大军。微臣愿为陛下攻下此城！”

“你？勋国公，不是朕看不起你。但是自动跟随朕以来，你可从来没在战场上打赢过。而辽东城又是隋炀帝的百万大军都啃不下来的坚城……”

“陛下别看不起人呀，只要您答应张某人一件小事，三日之内，微臣保管为您把此城取了！”

“什么事？”

“请您把秦国公剩下的那一半火药，划拨给微臣！”

郭业忍不住骂道：“张亮呀，张亮，你这哪是戴罪立功呀，分明是想抢我的功劳！”

## 第1935章信誉破产

“秦国公这话我不爱听。”张亮把脸一板，道：“您献上火药的配方立了大功是不假，但是陛下封赏您的小妾，已经足够酬功。总不能以后只要用到火药，都算是您的功劳吧？”

“这……”

郭业还真没词了。不得不承认，人家张亮说的确实有道理。就算以后世的观点来看，他相当于拥有火药的专利。不过这个专利呢，却已经通过封赏渊若霜的方式，卖给李二陛下了。

以后人家李二陛下怎么用火药，给谁用火药，都与他无关。

若是他要求只要用到火药的地方，就必须自己亲自出马，那也太无理了。再说了，以后用火药的地方多了，他也忙不过来啊。

但是，就这样给把立功的机会给了张亮？

还真是不甘心！

郭业灵机一动计上心来，道：“启禀陛下，关于火药，微臣还有一点拙见，不知当讲不当讲。”

李二陛下大胜之余，又新得了一个军国利器，心怀大畅。他说道：“有什么话秦国公尽管说。”

“勋国公和陛下慧眼如炬，都看到了此物乃是攻城利器。但是您二位有没有想过，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

“弊端？火药有什么弊端？”

“现在我大唐君贤臣能，兵锋一时无两，对诸国采取攻势，有了这样一件攻城利器，诚然算是一件幸事。但是，居安思危，若是后世子孙不肖，以后被迫采取守势了呢？”

张亮道：“你这是什么话？我大唐乃天朝上国，各方面都远超四周藩国。不攻打他们就算不错了，又怎么会被迫防守？”

“话不能那样说。”李二陛下摆了摆手，道：“月有阴晴圆缺，此乃天地至理。我大唐盛极而衰，恐怕也难以避免。秦国公，你继续往下说。”

郭业道：“如若火药大行于世，到了那时候，此物就会成为后世子孙的噩梦。所以，微臣以为，陛下应该把火药当成咱们大唐的一个底牌。”

“底牌？什么是底牌？”

“呃……在极西之地有一种叫做扑克的东西，类似于咱们大唐的叶子戏。所谓底牌，就是扑克中先是遮盖起来，最后亮出来以决定胜负的牌。”

李二陛下点头道：“你的意思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动用火药，要让火药成为咱们大唐的撒手锏？”

“正是。”

张亮道：“就算秦国公说的有理。但是老臣看来，还是应该在辽东城用火药。换句话说，现在就是万不得已的时候。”

“此言怎讲？”

“高句丽人太不要脸了，一个辽东城内，就驻守了十万大军。咱们唐军得伤亡多少人才能攻下此城？若是在此城伤亡太大，陛下这次东征就算不败而败了。”

郭业微微一笑，道：“兵法有云，外无必救之兵，则内无必守之城。现在

高句丽的倾国的援兵已经被打败，辽东城内就算有十万大军又怎么样？早晚也是城破人亡之局。”

“早晚？哼哼，您知不知道，再过几个月，辽东就会大雪纷飞，冰寒彻骨，大军根本无法在野外驻扎。到时候别说破城了，咱们自保都困难。”

“这……”郭业道：“即便如此，除了强攻以外，还有一个办法，可以破辽东城。”

“什么办法？”

“招降！咱们一战灭掉了高句丽三十万大军，辽东城内守军想必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人心惶惶。若是派遣一个能言善辩之士，入了辽东城，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守军偷袭，岂不是更好？”

张亮还没说话呢，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不可！绝对不可招降高句丽人！”

“啊？为啥？”

“因为高句丽人根本就不可信，即便是答应投降，也会随时反悔。他们能把假投降当成家常便饭，朕可不想步隋炀帝的后尘。”

李二陛下说这话，还真是一点都没夸大。

想当初隋炀帝第一次征高句丽，为了表现上国气度，曾经下了一道圣旨，“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

这下好了，可被高句丽人逮着空子了。

隋朝百万大军到了辽东城下，眼看就要破城了。人家高句丽人打白旗，要投降。

好吧，皇上有旨，人家投降就得“即宜抚纳”啊，于是大军退后，等待投降。

结果，这世上，除了真投降还有假投降。高句丽人整顿好了兵马，修好了城墙，又反悔了。

没办法，继续打呗。

眼看着，辽东城又要被攻破，高句丽人继续举白旗。隋军继续退兵，高句丽人继续说话不算数……

简短截说，招式不怕老，好用就行。高句丽这招足足耍了三次，拖延了几个月的时间。直到最后天寒地冻，隋军无奈退兵。

你以为隋炀帝这就吸取教训了？没有，完全没有！

话说隋炀帝第三次征伐高句丽，当时隋军固然实力大不如前，但是高句丽已经被隋军蹂躏了两次，也是困顿疲惫。

当时，大隋上将来护儿大败高句丽于毕奢城，然后挥军南下，进逼平壤。

婴阳王无奈，遣使请降。

结果，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隋炀帝又信了高句丽人的鬼话，遣使召回来护儿。

来护儿可不傻，他对使者说，咱们打高句丽打了三回，好不容易把高句丽打得疲惫不堪，野无青草。这么好的机会，怎能错过？等几天，我进兵把婴阳王抓了再退兵不成吗？

使者作为隋炀帝的心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宣称若是抗旨不尊，所有参战的将校都将人头落地。

来护儿无奈班师。

等他一退兵，婴阳王就又抖起来了。把先前说出去的话全然否认，继续对抗大隋。

青史斑斑，隋炀帝就这样，以一个被骗了四次的二傻子形象，被记载在史书之上。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李二陛下怎么敢玩什么受降的把戏？不用多，只要被骗一次，人们就得把他当成隋炀帝第二！

郭业无奈道：“就算您不愿意受降，先强攻几日辽东城总行了吧？现在城内士气低落，万一能一鼓而下呢？何必一定要用火药？”

张亮道：“辽东城乃是高句丽数得着的坚城，此城不用火药更待何时？秦国公是怕某家用你的火药立功吧？”

郭业道：“你这还是以小人之人度君子之腹！”

李二陛下摆了摆手，道：“别吵吵了。你们二人的话都有些道理，到底如何决断，朕还没有考虑清楚。不如明日朕召集众将，商议之后，再做定夺。”

“遵旨。”

第二日刚刚吃罢早饭，郭业就听到了一阵鼓声响亮。他知道这是李二陛下在擂鼓聚将，不敢怠慢，快步赶往中军帐。

三通鼓罢，诸将已经到齐。

李二陛下往四下里扫视了一圈，最后落在了郭业的脸上，道：“秦国公，你可知今日朕为何召集众将？”

“可是为了攻破辽东城一事？”

“辽东城已是朕的囊中之物，却是不急。今日招大家来，是为了招待一个你的老熟人，或者说是……情敌。”

郭业道：“陛下说笑了。我哪有什么情敌？”

“你别不承认啊。这个人是你的情敌，可是天下皆知。”

“天下皆知？此人是……”

“百济武王扶余璋！”

## 第1936章金旂铠

郭业撬了扶余璋的墙角，娶了善花公主。论起来，百济武王还真是他的情敌，人家李二陛下没说错。

他不欲在这个问题上纠缠，道：“扶余璋和微臣那点事儿，都是陈芝麻烂谷子了，不值一提。但不知他今日前来，所为何事？”

“朕也是刚得到消息，详细情况却不大清楚。不过此人亲自前来，想必是心怀善意。要不然他以国主之尊，何必亲身犯险，派个使者到这来不就行了吗？”

“陛下不要被他骗了。想当初隋炀帝征高句丽，百济多次助战，国王觐见隋炀帝也是常有的事。可他们哪次不是明里帮助大隋，暗里帮助高句丽？”

张亮道：“此一时彼一时也。隋炀帝那是无道昏君，当然难以令百济心服口服。咱们大唐天子可是有道明君，自然会万邦来朝。秦国公不要因为与武王不睦，就出言污蔑人家。”

“你……”张亮的话当然不值一驳，但是他左一句大唐天子，右一句有道明君，郭业反驳的话，还真是难以出口。

好在李二陛下这个“有道明君”的称号货真价实，马上就化解了郭业的难题。

他说道：“勋国公此言差矣。百济一向是畏威而不怀德，朕可不相信扶余璋是因为朕的德行，而诚心归顺大唐。不过要说他此次前来，诚意颇足，朕还是相信的。”

他顿了一下，解释道：“朕一战灭了高句丽的倾国之兵，我大唐如此兵威，百济岂能不惧？想必是百济武王被吓破了胆了，不得不对朕示好。”

李绩道：“不对吧。咱们前天晚上刚刚灭了高句丽的三十万大军，百济武王今天早上就到了。若说他是被此战吓怕了胆，这时间也对不上呀。”

李二陛下道：“这个问题也很容易解释。想必百济武王早就到了辽东城附近，想要首鼠两端。我大唐胜，百济则助唐。高句丽胜，则帮助高句丽。现在尘埃已定，他当然要帮助我大唐了。”

郭业道：“陛下说的有理。不过微臣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百济劣迹斑斑，咱们对扶余璋还是多做提防为好。”

李二陛下道：“这个朕心中自有分寸。”

……

又过了一刻钟左右，有一个小校跑进了中军帐，道：“百济武王扶余璋求见陛下！”

“快快有请！”

功夫不大，扶余璋就出现在了中军帐内。

“扶余璋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带方郡王免礼，平身，赐座”

“谢陛下。”

扶余璋刚一坐定，郭业就轻笑一声，道：“带方郡王来的时间真是巧呀。”

“秦国公此言怎讲？”

“您要是早来两天，陛下被高句丽的大军重重围困，您想见都见不着



呢。”

扶余璋道：“这可不是巧。事实上，在下早就听说陛下龙困浅滩，被高句丽重重包围。小王当时就心急如焚，赶紧调动大军，来给陛下解围。没想到陛下洪福齐天，一举就打败了高句丽的倾国之兵。”

“那您的大军在哪？”

“说来惭愧，我百济国力贫弱。仓促之间，小王只来得及调了两万水军。他们就在离此九十里外扎营，随时听候陛下的差遣。”

“两万大军？”郭业冷笑一声，道：“就是不知这两万人，原来是准备帮助高句丽，还是我大唐？”

“当然是帮助大唐了。”

扶余璋深吸了一口气，道：“秦国公，小王以前是和你有些误会。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就不必公报私仇，污蔑小王了吧。”

“哼，是不是污蔑，你心中有数。”

扶余璋满脸委屈地望向李二陛下，道：“陛下，小王对大唐一片诚心，却被秦国公百般污蔑。您可得给小王做主啊！”

李二陛下沉声道：“所谓诚心，就是态度不明的两万大军？隋炀帝的前车之鉴在前，朕可不会重蹈他的覆辙。”

“不光是两万大军，我百济还有别的东西表明诚意。”

“什么东西？”

“金旒铠一副，献与陛下。山五文铠一万副，献与陛下的大军。”

“金旒铠？山五文铠？”

“小王集结了全国的能工巧匠，造纯金铠甲一副，命名为金旒铠。另外又精造了万副铁甲外表漆以黄金，命名为山五文铠。”

郭业道：“您千万别告诉我，这些铠甲在百济国内。过个两三年，才能运到长安城。”

“那哪能呢？这些铠甲我已经带来了，陛下随时可以接收。”

“果真如此？”李二陛下眼前一亮，道：“金旒铠且不必说，先取一副山五文铠来。”

“遵旨！”

百济的铠甲，名扬于天下，只是从不外卖，世人深以为憾。

以前，百济对大唐是口服心不服。虽然每次给大唐进贡的物品里面也包含盔甲，但是那些盔甲的质量实在还是比较一般。有时候甚至拿不知从哪里来的破烂铠甲凑数。

不过这次的山五文铠可跟以前不一样。它通体金黄，制作精良。就是大唐的明光铠，与它比起来，也得甘拜下风。

李道宗见了这副铠甲，简直是爱不释手，道：“好铠甲！真是好铠甲！陛下，微臣想求您一件事。”

“什么事？”

“念在微臣有一点薄功的份上，能否赐一副山五文铠给微臣？”

李二陛下道：“当然可以。山五文铠有一万副呢，怎么也少不了你一份。”

“谢陛下！”

扶余璋道：“陛下还想不想看看金旒铠？”

“本来朕并不喜欢过于奢侈的铠甲。不过百济的山五文铠都如此精良，朕还真的对金旌铠有些动心了。快快拿来给朕看看。”

“遵旨。”

等金旌铠拿来了，中军帐内，顿时鸦雀无声！

为啥？

在场之人，都不差钱，哪怕有什么绝世珍宝放在他们的面前，都不会动心。

但是宝铠不同。身为武人，所谓的立身之本，就是胯下的战马，掌中的兵刃，以及身上的铠甲。

一身宝铠，对于他们的意义，可是胜过了任何珍宝！

见到这副铠甲，众将就如同色狼见到了脱光光的绝色美女，老饕看见了整盘的稀世佳肴！

谁不想要？

要不是都知道这是扶余璋献给李二陛下下的礼物，恐怕就要动手抢了。现在不敢抢，也就只能尽力的多看两眼，过过干瘾。

良久，李二陛下才轻咳一声，道：“大家这是怎么了？都喜欢这副金旌铠？没关系，诸位为国劳苦功高，朕又岂能吝啬一副铠甲？不过金旌铠只有一副，到底给谁……”

他话还没说完呢，李道宗一个箭步冲上去，把金旌铠拿到了手中，道：“多谢陛下厚赐，这副铠甲就是我的了！”

李绩一伸手，就把金旌铠的另一头抓住了，道：“你就拉倒吧，论年纪，论官职，论威望，这副铠甲哪能轮得到你？快快松手！这副金旌铠是老夫的。”

“二位别吵，这是官大官小的事儿吗？真论官职，那不得陛下穿？依我看啊，这副铠甲得给最需要的人，比如俺老程！俺的武功低微，就靠这副宝铠护身了。”程名阵不敢去抢，扯着嗓子喊道。

“姓程的你也忒不要脸了，为了得到宝铠竟然说自己武艺低微。你武艺低微，那我的武艺岂不是连娘们都打不过？陛下，宝铠可不能给这种厚颜无耻之人，还是赐给我吧！”张君义道。

……

眼见众将吵吵成一团，李二陛下赶紧双手下压，道：“静一静，静一静。都是我大唐重臣，吵吵嚷嚷的，成什么样子。”

李道宗道：“那这副铠甲您到底要给谁？”

“这……朕还要仔细想一想。”

扶余璋道：“小王有一言，不知当讲不当讲。”

“带方郡王有话请说。”

“这副铠甲，不如功高者得。谁立的功劳大，这副铠甲就是谁的。”

李二陛下苦笑道：“要说功劳，在场的哪个不是劳苦功高？怎么可能找出一个功劳最大的人来。”

扶余璋道：“那就不比过去的功劳，单说现在。”

“现在？”

“现在您虽然击败了高句丽的三十万大军，但是辽东城还未攻下。不如规定，谁能攻破辽东城，这副铠甲就赐给谁。”

## 第1937章一日破城

“带方郡王这个主意好！”李道宗闻听此言，直乐得眉开眼笑，道：“功劳多者得宝铠，实在是公平合理。”

然后，他跪倒在地，道：“陛下，这攻破辽东城的差事，您就交给我吧。三日内，微臣定能把此城攻下。”

“三日破城？哎呦喂，我的江夏王，您还真有脸说。”

虢国公张士贵乃是玄甲军统领，深得李二陛下信任。虽然官职略低，却敢于和江夏王李道宗争执。

他把嘴一撇，道：“一个多月以前，您就宣称要半个月破城。结果呢，到了现在，辽东城还是安然无恙！现在您还说什么三日破城，我都替您臊得慌！”

李道宗道：“我之所以食言，那是因为高句丽的大军四面包围，咱们唐军不能全力攻城，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这话您还真说的出口！我姓张的虽然读书不多，但是也知道，男子汉大丈夫，吐口唾沫，那就得是个钉！更何况是落在白纸黑字上的东西。”

“你是指军令状？”

“不错，不错。难得江夏王还记得有军令状这回事。我问您，这军令状上哪句话说，如果高句丽有伏兵，您的半月破城之约就不作数了？”

“这……”

“没词了吧。江夏王，如果我是您，大军一解围，就羞愧得抹脖子自尽了。还用等到今天？”

“你……”

“我怎么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哦，我明白了，感情您老是贪生怕死，不想自尽啊。没关系，好生恶死乃是人之常情，就是蝼蚁也尚且偷生，何况是一个大活人呢？但是……”

“怎样？”

“这话又说回来了。您怕死就找个犄角旮旯一忍，让大家眼不见为净呀。同僚一场，大伙难道还能把你逼死？可您恬不知耻的跳出来，当没有军令状这回事，就太交代不过去了吧。”

张士贵这嘴也真够损的，直把李道宗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那份军令状该不该执行，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咱们请陛下圣裁！”

“哦，说不过我，想起来找陛下撑腰了？”张士贵面带讥讽之色，道：“就算陛下碍于情面，帮你说几句话，那又如何？难道这样就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再说了……”

他咽了口唾沫，继续道：“你半个月破城也好，三日破城也罢。无非就是仗恃玄甲军。可我张士贵才是玄甲军的正式统领，陛下为啥不派我破城，非得用你？”

“哼哼，说一千道一万，你还不是看上我那副宝铠了？”

“是又怎么样？江夏王，别人怕你，我张士贵可不怕你。这个破辽东城的差事，我和你争定了。”

李道宗冷笑道：“好，争就争。我来问你，同样是用玄甲军破城，你准备用几天？”

“几天？那个……你用三天，我也用三天。”

“那我要是说两天呢？”

“两天……两天？”张士贵一咬牙，道：“两天就两天，我和你拼了！”

“拼了？呵呵，恐怕你拼不起！”李道宗道：“辽东城城防坚固，里面又有十万雄兵。虽然现在的士气可能有些低落。但是要说两天破城，嘿嘿……不是我看不起你，你还真办不到！”

“我办不到。那你能办到？要论用兵，江夏王，你未必在我张士贵之上。”

“你还别不服气。”李道宗道：“明白跟你说吧，两天那还是我谦虚着讲！要是我加把劲，一天我就能破辽东城。”

张士贵闻听此言，都懒得反驳了，白眼一翻，道：“吹……吹……牛皮在天上飞……”

“怎么？你不信？”

“你说呢？”

“你还别不信。就是一日破城，我李道宗敢立下军令状！”

李二陛下可不能任由李道宗这么胡言乱语，道：“江夏王，慎言！前一个军令状，那是情况特殊，朕可以优容。但是这一次，那上面怎么写，咱们就得怎么办。你还要不要脑袋了？”

“无妨无妨，陛下尽管命人取纸笔来，不就是一日破城吗？这个军令状我立了。如果一日破不了辽东城，某愿意提头来见陛下！”

李二陛下摇头道：“一日破城？简直是无稽之谈。江夏王，不要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

“小王是认真的。”

“认真也不行，朕总不能看着自己的心腹爱将白白送死。”

“多谢陛下的爱护。不过您想没想过，我李道宗可是狂妄自大之人？您什么时候见过我打无把握之仗了？”

“这……”

“其实，是某家给辽东城准备了一样好东西。有此物在手，破辽东城就在旦夕之间！”

“什么好东西？”

“楼车。”

“楼车？那算什么好东西？”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之前攻打辽东城，咱们又不是没用过楼车。还不是毫无作用。”

李道宗说道：“微臣的这个楼车，可和一般的楼车不同。此车不光是能够射箭，上面还有一个云梯，可以把军士们送到城墙之上。”

“那怎么可能？能把军士送上城头，这楼车得多高大？朕又不是瞎子，若是有这么大的楼车在军中，朕怎么可能看不到？”

“因为微臣不仅仅对楼车加装了云梯，还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

“什么改动？”

“所有部件化整为零，分别运送。一个时辰之内，就可以重新搭建起来。”

“还有这事？”李二陛下脸色微微一变，道：“江夏王可真是有心了，难怪朕对你的楼车一无所知。”

“呃……启禀陛下，微臣之所以苦心研究把楼车化整为零的法子，可不是为了欺瞒您，而是为了一举攻克辽东城。”

“此言怎讲？”

李道宗款款而谈，道：“隋炀帝第二次攻打辽东城时，主要用了两样攻城利器。其一，就是用土包堆成的鱼梁道，其二，就是八轮楼车。”

“有了鱼梁道大军就可以很容易攻上城墙，有了八轮楼车的弓箭，就可以对城楼上的敌军进行压制。按说在这两样攻城利器下，辽东城撑不了几天。”

“但是高句丽的守将很聪明，当即就用木栅栏和沙包将城墙分隔成了无数小段。即使隋军攻上城墙，也很难扩大战果。最终还是功亏一篑。”

“微臣吸取了这个教训，暗中命人研制了这种楼车。实际上它就是鱼梁道和传统楼车的结合体。”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朕明白了，你的化整为零。就是为了突然袭击，不让高句丽人提前发现咱们有这种攻城利器，而有所准备。”

“正是！微臣准备了三十辆八轮楼车，每辆车能装二十甲士。换句话说，可以一次把六百玄甲军送到城墙上。到时候一鼓作气，定能破城。”

张士贵听完了，脸色无比的难看，他拱了拱手，道：“江夏王，没想到你为了攻破辽东城，花了这个多心思。俺老张服了，不和你争了！嘿嘿，一日破辽东城，你可要名垂青史了！而我自己……”

“怎样？”

“恐怕被当成一个有眼不识泰山的小人，被记载在史书之上。”

李道宗得意洋洋，道：“青史什么的，本王倒是没想那么长远。只要能为陛下解忧，我就心满意足了。”

张士贵躬身一礼，道：“呃……江夏王，卑职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不知您能否答应？”

“说来听听。”

“攻城之时，能否让卑职率兵登城。那样的话，史书上卑职的名声，也好听一些。”

李道宗眉头紧皱，道：“不是我不给您这个面子。但您乃是我大唐国公，又把这年纪了，还亲冒矢石夺取城池，这……不大合规矩吧。”

“还望江夏王成全！”

“这我可做不了主，要不咱们问下李二陛下？”

无论李道宗还是张士贵，那都是用兵的行家。他们都认为有了这种楼车可以一日破城，这事基本上就算成了。

李二陛下道：“既然虢国公强烈要求，朕就准其所请。今天晚上，咱们就秘密的把楼车搭好。明日天一亮，江夏王就指挥玄甲军登城。至于朕嘛，要给所有参战的将士擂鼓助威。”

扶余璋跪倒在地，道：“那能不能给小王一个机会，与陛下一起为江夏王助阵。也好让小王见识一下，大唐虎贲的威风。”

“那当然可以。不仅是你，窟哥和苏支王子也可与朕一起观战。且看我大唐将士如何用六百壮士，一日破辽东城！”

## 第1938章天意

第二日，天刚蒙蒙亮。

三十辆巨大的楼车，一字排开，来到了辽东城下。这些楼车全部比平常的楼车大了数倍，也高了很多。事实上，不用云梯，就可以直接登城。

不过，尽管这些楼车如此好用，张士贵却没有半分高兴。

因为他看见人家高句丽人，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已经用沙包和栅栏把城墙隔成了无数小段。

李道宗打人家一个措手不及的计划，完全失败！

张士贵心中暗忖，计划失败，这可怎么办？难道就这么退回去，再商量其他的攻城办法？

不行！绝对不行！

现在后面观战的不仅有李二陛下和一众高官，还有百济武王和奚族王子。在这么多人面前不战而退，咱还真丢不起这个人！

再说了，楼车怎么也比一般的云梯好使，即便高句丽人有所准备，狭路相逢勇者胜，今日也未必没有机会。

想到这里，他把手中的令旗一挥，道：“儿郎们，随老夫攻城！”

“喏！”

吱扭扭～

冒着箭雨，楼车离着城墙越来越近……

十丈……

五丈……

三丈……

一丈……

撞上了！

就是现在！

张士贵飞起一脚，把橧楼的门踢开，手持巨盾，冲了出去。

没想到，此时迎接他的，已经不是密集的箭矢，而是成桶的菜油！

城墙附近的高句丽军士，人人怀里抱着一桶菜油，不要命地向楼车上泼来，丝毫不顾唐军的兵刃临身。

“不好，他们是想利用菜油火烧楼车！”一个念头在张士贵的脑海中划过。

不过，现在意识到这个已经晚了。

一支支火箭从远处的城墙上飞出，把三十座楼车完全点燃，成为了三十把巨大的火炬。

六百玄甲军已成孤军，有进无退！

张士贵高声喝喊，“为陛下尽忠的时候到了。众将士，随老夫杀贼！”

“喏！”

六百玄甲军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如同砍瓜切菜一般，短短一刻钟内，就把这道栅栏内的几百高句丽士兵斩杀殆尽。

然后，他们有一鼓作气，连破了两道栅栏，斩敌千余名。

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

狡猾的高句丽人一方面集中强弓硬弩，倚靠栅栏阻住了唐军的攻势，另

一方面，倾倒了几百桶菜油到城墙上！

“虢国公，不好！这地上全是菜油，兄弟们脚下根本就站不稳呀！您快想想办法。”一名士兵叫道。

张士贵苦笑道：“站不稳？哪有那么简单！恐怕这里，就是你我为葬身之地。”

他话音刚落，高句丽人射出来的箭，已经变成了火箭。整个城墙，烈焰沸腾。

这还不算，他们还不断地掷出菜油桶，给这熊熊的烈火火上浇油。

玄甲军再厉害，那也是血肉之躯，怎能抵挡得住这无情的烈火？

绝望之下，不少人开始朝着高句丽人发起自杀式的攻击！

还有人心慌意乱之下，跳下了城墙，直摔了个粉身碎骨。

见此状况，张士贵哈哈大笑道：“好，好，好！人言大将应该战死沙场，不应老死于床榻之上。没想到老夫竟然真的如此幸运，死在了辽东战场。苍天，你待我不薄！”

说完了，他抽出腰间的佩剑，自刎而亡。

李二陛下率领众人，在城下把这副场面看得清清楚楚。眼见张士贵身死，直痛的心如刀绞！

他高声道：“辽东城主孙代音，可敢与朕阵前答话！”

“有何不敢？”孙代音现身城头，道：“陛下，事到如今，你我还有何话说？”

“朕来问你，为何你早有准备，布置好了菜油桶和栅栏？是你未卜先知，早就料到朕有楼车攻城，还是有人给你通风报信？”

“您问这个呀，实不相瞒，既不是某家未卜先知，也不是有人给我通风报信。我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就是两个字——谨慎！”

“谨慎？”

“不错。陛下您一战灭了我高句丽的倾国之兵，我还真被您吓着了。所以，宁可做无用功，也要守的滴水不漏。明白告诉您吧，不仅各段城墙已经被我隔断，就是城门口也被我用沙石堵死了。”

李二陛下冷笑道：“堵死了城门，你就不可能有任何反击的行动，那不成了缩头乌龟了吗？”

“您说我是缩头乌龟，那我就是缩头乌龟。招式不怕猥琐，好用就行。”

“你……”

“我怎么了？我就是要一门心思，死守辽东城，只守不攻。告诉您，辽东城里的粮食，足够十万大军吃上半年，我不怕跟您耗着。待到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我看您怎么办。”

“这么说，你是吃定朕不能快速破城了？”

“那是自然。想当初辽东城内五万大军就能硬抗隋炀帝的百万大军。我这十万大军，还抵挡不了您这不到二十万人马？简直是笑话！”

“哼，咱们走着瞧！”

“陛下有任何手段，尽管使出来，我孙代音随时恭候。”

……

……

李二陛下率领众人怒气冲冲的回了大营，沉声道：“三十辆楼车已毁，看

来这份一日破城的军令状，是完成不了了。江夏王，你还有什么话说？”

“我……老臣死罪！愿以自己的项上人头，祭奠虢国公。”

“陛下，不可啊！”群臣呼啦啦跪了一地，为江夏王求情。

李二陛下深吸了一口气，道：“都起来吧，朕还没那么糊涂。总不能真的把江夏王给斩了！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江夏王，你两次立下军令状，都未完成。朕现在免了你的先锋之职，你可心服？”

“微臣心服口服。”

“那好，这个先锋官的职位，就空出来了。诸位，你们谁能给朕把辽东城打下来，不仅可以得到宝铠，还可以得到先锋官的职位。”

“陛下，您这个命令这不妥吧。”一个声音幽幽地响起。

人们循着声音望去，原来说话的乃是百济武王扶余璋。

李二陛下面色阴沉似水，道：“有何不妥？”

“今天这场大战，小王真是大开眼界。平心而论，无论江夏王还是虢国公，此战都毫无失误。甚至可以说是尽善尽美。但是即便这样还是失败了，小王以为，他们的战败非战之罪。”

“哦？那你以为他们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是天意！阴差阳错之下，江夏王的计策才全然落空。这不是天意是什么？看来是天不灭高句丽。陛下您即便开出再高的赏格，恐怕也只会让众位国公爷白白送死。”

“带方郡王，您这可纯属胡说八道了。”张亮冷哼一声，道：

“陛下乃是天子，天子者，天之子也。他老人家既然是上天的儿子，上天又怎么会保佑他的敌人？”

“可现在的事实是……”

没等扶余璋把话说完，张亮就打断他的话道：“事实就是，今日一战只是小挫。待到明日，辽东城必破。”

“明日？您不是说笑话吧？但不知明日何人领兵？”

“就是某家！”

扶余璋道：“不会吧，您真的也要一日破城？”

“正是！”

“江夏王是仗恃了三十座楼车，但不知勋国公仗恃了什么？”

张亮微微一笑，道：“我仗恃的就是陛下的洪福齐天。”

然后，他跪倒在地，道：“陛下，请允许某家明日攻城，为虢国公报仇雪恨！”

李二陛下一拍几案，道：“好！勋国公今日稍作准备，明天一早，就让带方郡王见识见识，咱们唐军真正的威风！”



## 第1939章白州忠烈

第二日。

大队的唐军冒着矢石冲到辽东城下，又潮水一般退回来，还留下了几十具尸体。

扶余璋轻笑一声，道：“勋国公，您这两下子，恐怕还不如虢国公呢。别说一日破城了，就是给您一年时间也破不了呀！”

张亮闻听此言也不着恼，道：“带方郡王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

“好戏？什么好戏？莫非勋国公你还有后招？”

张亮冲着眼前的城墙一指，道：“你看！”

“看什么……”

轰轰轰～

一阵巨响，打断了扶余璋的话。

这声音似雷霆，却比雷霆还要响亮；像狮吼，却比狮吼还要威风；像海啸，却比海啸还要气势恢宏！

人们循着声音望去，只见一大团浓烟冲天而起，把城墙全部遮掩。

大地在震颤，烟雾在蒸腾！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上天在保佑大唐，派来了天神助阵？

此时此刻，飞鸟不敢鸣叫，虫豸不敢做声，就连久经沙场的战马，都吓得呆立不动。

忽然！

咚咚咚～

鼓声隆隆，大破了战场的宁静。

张亮手中令旗一挥，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带领着五百人的马队涌出大阵，呼喝着向前冲去。

“杀！杀！杀！为虢国公报仇！”

“为陛下效死，攻破辽东城！”

“功名但在马上取，大丈夫建功立业就在今朝！”

薛仁贵一战连升十三级的事迹在鼓励着他们，陛下就在后面注视他们，冥冥中天意在保佑着他们！这一刻他们心潮澎湃，这一刻他们战意汹涌！

直到了烟雾之内，由于能见度很低，人们才不得不放慢了速度。

临行前，庞孝泰已经得了郭业面授机宜。他知道，火药声势虽大，却不是万能的。今日能否破城，还是要看火药炸出的豁口到底能有多大。

如果炸垮了一整段城墙，当然是最好。但若是只炸了一小段豁口，能否一战攻破辽东城，就在两可之间。至于说完全没有炸垮城墙，那就只能赶紧后撤。

丑媳妇终究要见公婆，城墙终于映入了庞孝泰的眼帘。此时规则的城墙，如同被天狗咬了口一般，出现了一个四五丈的豁口。

准确地说，这也不叫豁口。

即便把剩余的火药全部用上，也无法把辽东城十几步厚的城墙崩飞。城墙、石基以及夯土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废墟一样的土山。

很显然，战马是上不去了。

庞孝泰跳下马来，大喊道：“下马！下马！拿好兵器，随老夫入辽东

城。”

“喏！”

五百马队变成了步兵，奋力往小山上爬去，很快就发现浓烟之中人头攒动——高句丽人已经上来了！

“冲上去，后退者斩！后退者斩！”庞孝泰大喊着，带着三个儿子迎了上去！

唐军拼命往小山上挤，高句丽人则拼命把唐军赶下小山。豁口只有四五丈宽，很快两军就猬集在了一起。

此时此刻，什么精妙的招式都排不上用场。眼看着敌人一刀看来，一枪刺来，都毫无躲闪的空地，只能凭着血肉之躯硬挡。能否活下来，完全靠虚无缥缈的运气。

“啊……呀……”

“我的妈呀……”

“娘诶……”

“我不想死……”

血肉横飞，惨叫声此起彼伏。

“爹！救我……救……我……”

庞孝泰眼见自己的小儿子被一个高句丽的士兵捅死，直急得眼珠子都红了。

“杀！杀！杀！杀光高句丽人！”老头子把钢刀舞动得如同一团旋风，带着剩下的两个儿子奋力向前！

终于，在连续砍倒了十几名高句丽的军士之后，他们的眼前豁然开朗。

“辽东城已破，大家跟老夫冲呀！”

“城破了！城破了！咱们赢了！”

“高句丽败了！高句丽败了！”

呐喊声中，唐军士气大振，终于把这股高句丽人打散，冲入城内……

半个时辰以后。

一个盔甲不整，浑身血迹的小校跪在了李二陛下面前，道：“陛下，臣等无能，没能攻克辽东城。”

李二陛下的脸上阴沉的仿佛能滴下水来，道：“你叫什么名字？官居何职？”

“末将名叫庞子贤，乃是庞孝泰将军帐下的一员副将。”

“庞子贤，朕来问你，左骁卫将军现在何处？”

“他老人家已经为国捐躯，战死于辽东城。”

“好！好！”李二陛下怒极反笑，道：“庞老将军作为主将阵亡了，你这个副将倒是安然无恙！不错，不错，跑得挺快的呀。朕可要好好的赏赐于你。来人！”

“在！”

“给朕把这个贪生怕死的家伙推出辕门斩首，祭奠左骁卫将军的在天之灵！”

“是！”

众侍卫呼啦啦往上闯，庞子贤大叫道：“慢！陛下，您听末将把话说完！”

“好，你讲。”

“陛下，这次庞将军带领的五百人马，全是我们白州的子弟兵。庞将军仅有的三个儿子全在其内。就是小将，也是他五服之内的一个侄子。”

李二陛下沉声道：“你若是想仗着与左骁卫将军的亲戚关系，要求朕从轻发落，可是错打了算盘。”

“陛下您误会了，末将之所以这样说，是让您知道，今天战死之人，全是我们白州的好汉子。”

“朕知道了，你继续往下说。”

“火药炸开城墙之后，庞老将军带着我们杀入辽东城内。本想着一举破城，没想到又是一道稍矮的城墙出现在我们面前。”

说到这里，庞子贤语带哭声，道：“一声梆子响之后，那道矮墙之上射下箭雨，当时我们这五百多人就报销了一百多号。紧接着就是伏兵四出，把我们团团围住。”

“那你又是怎么跑出来的？”

“庞将军见事不可为，带着兄弟们往回撤。最后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不对吧，真正逃回来的，可就你一个。”

“陛下您听我把话说完。就要冲到豁口处的时候，庞将军清点了一下人数，发现只剩下了二十来人。换言之，四百七十多人，包括他自己的三个儿子，已经战死于此。老将军当即就吐了一口鲜血。”

“然后呢？”

“老将军说死了这么多人，无颜回去见白州父老。未攻破辽东城，也无颜面对陛下。不如战死于此，与众位白州子弟共赴黄泉。所以，他就带着兄弟们又冲了回去。”

“嘿嘿，说一千道一万，还是你贪生怕死，才苟活至今！”

“不，当时末将也想追随老将军，却被他拦住了。他说自己有几句遗言要告诉陛下。”

“你之所以苟且偷生就是为了庞将军传信？他要你转告朕的话，到底是什么？”

庞子贤学着庞孝泰的声音道：“武德六年，微臣一时糊涂，起兵叛唐，兵败之后，幸得陛下说情，才保全性命。现在，老臣就把这条命还给您！陛下保重，老臣去也！”

“啊……”李二陛下听完了，心中一痛，大叫道：“老将军……你不当死啊……不当死！”

庞子贤却道：“陛下不必悲痛。好男儿战死沙场，幸事也！殁于王事，乐事也！为中国开疆拓土，伟事也！三事集于一事，老将军死而无憾。”

“话虽如此，但是……”

“没有但是，末将所言就是正理！不信，您看……”

说着话，也不知他从哪摸出来一把匕首，冲着自己的心窝扎下，道：“末将不愿意老将军专美于前，这就追随他于地下！老叔，我来了！咱白州的爷们，没有孬种！”

咣当～

庞子贤的尸首栽倒在地。

“通杀朕也！”李二陛下只觉眼前一阵模糊，好悬没晕死过去，咬着牙

道：“不破辽东城，朕绝不退兵！有哪位爱卿，能为朕分忧？”

## 第1940章毛遂自荐

“有哪位爱卿，能为朕分忧？”

“.....”

“有哪位爱卿，能为朕分忧？”

“.....”

“有哪位爱卿，能为朕分忧？”

“.....”

李二陛下连问三声，无人应答。如果说之前大家还对破辽东城信心满满的话，那么现在，大部分人已经有些绝望了。

不愧是隋炀帝百万大军都攻打不下来的城池，真难啃呀！甚至可以说，到了现在，大家已经绝望了。

高大的楼车，威力巨大的火药，哪样不是破城的神兵利器？

虢国公张士贵，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哪位不是杀法骁勇的猛将？

六百玄甲军，五百白州子弟兵，那个不是唐军的精锐？

这么多有利条件结合在一起，结果非但辽东城没有破，还损失了两员上将。

这可咋办？

如果是别的城池，大家还可以用两个笨办法破城。其一，拿人命填，蚁附登城。其二，长期围困，待城中粮尽。

但是这两个办法，完全无法用到辽东城。

契丹和奚族绝不可能为唐军强功坚城，真正能排得上用场的，不过是九万唐军。

而城中的守军是多少呢？十万！

真拿人命硬拼，唐军可占不着什么便宜。

至于待城中粮尽，那就更不靠谱了。在时间上，不是高句丽人耗不过唐人，而是唐人耗不过高句丽人、

过上三四个月，天寒地冻，唐军就必须退兵。而辽东城内的粮食，却足够吃上半年。

眼见众人都不说话，李二陛下的脸上可有点挂不住，道：“江夏王，你可愿意为朕分忧？从现在开始，给你一个月的时间行不行？”

“这个.....这个.....”

“怎么？不行？”

“也不是不行，不过一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一点。三个月怎么样？”

“三个月你就能为朕破辽东城？有几分把握？”

“五五之数吧。”

“五五之数？”李二陛下眉头微皱，道：“但不知江夏王准备用什么办法破城？”

“辽东城守军虽多，但是已经被我军的野战能力吓破胆了，只敢死守，不敢反击。依微臣之见，不如留下两万大军监视城内守军。陛下率领主力绕过辽东城。”

“绕路？”

“不错，陛下绕路之后，拔下安市、乌骨、建安等城，渡鸭绿江，直趋平

壤，活捉渊男建。平壤既破，高句丽就算亡国了。辽东城没有了效忠的主子，自然可以不战而降！”

“陛下，不可呀！”没等李二陛下回答，扶余璋就急急忙忙地阻止。

“嗯？有何不可？朕倒是觉得江夏王的计划有些道理。”

“这个……这个……江夏王的献计的确有理，但是呢……但是……”

“怎样？”

扶余璋心思电转，道：“呃……这个计策别人可以用，但是陛下不可。”

“那是为何？”

“您想呀，您可是大唐天子，天下共主。一身系天下之安危，怎能轻易犯险？虽然孙代音说他不敢出城，但是兵不厌诈，这谁能说得准？万一他在您主力撤退以后，出城迎战怎么办？”

“这……”

“辽东城内可是十万大军，您的唐军虽然精锐，但是以一敌五，恐怕不一定能胜吧？一旦失败，陛下的后路可就被切断了，您难道还想被再围一次？”

英国公李绩道：“带方郡王此言有理，天子亲征，应该以稳为主。陛下不可轻身犯险。”

对于这个计划，其实李道宗也没什么把握，见英国公都出言反对了，便说道：“是小王考虑不周了。”

李二陛下道：“除了这个计划，江夏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破辽东城？”

“这个……”李道宗摇了摇头，道：“容臣再想想。”

扶余璋道：“小王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带方郡王有话请说。”

“依小王看来，这辽东城恐怕是打不下来了。天意如此，不可强求。”

张亮怒道：“你又扯什么鬼天意！两军交战，凭借的是将士用命，甲坚兵利，与虚无缥缈的天意可靠不上边。”

“那却不然。勋国公请想，要不是天意，江夏王的楼车为何不能建功？要不是天意，借助了火药的威风，庞孝泰将军又为何兵败身死？”

“那都是因为孙代音太过谨慎！”

“表面上看是如此，不过上天行事，必定假手于人。孙代音如此过分的谨慎，焉知不是出于上天的启示？”

“这……”

扶余璋又对李二陛下道：“现在看来，上天是不欲灭高句丽，才令陛下在辽东城下连连受挫。您要是执迷不悟，放弃辽东城，再攻打别的城池，恐怕上天震怒，悔之晚矣！”

“哼，那你认为，朕现在就该马上退兵？”

“依小王之见，陛下现如今有三策可应付当前的局面。”

“哪三策？”

“上策是现在就撤兵，孙代音必然不敢追赶，陛下可以全身而退。中策就是，顿兵辽东城下，强攻此城，看看有没有机会破城。”

“那下策呢？”

“下策就是诚心向天祈祷，看上苍能否回心转意。”

“我……”李二陛下一个“日”字好悬没说出口，他强压怒火，道：“带方郡王先退下。”

“是。”

李二陛下又对众人道：“其他爱卿怎么看？”

摩会道：“俺觉得带方郡王说的有道理。什么楼车，什么火药，俺以前别说见过了，听都没听说过。可是这些神兵利器，用在辽东城上，全然不好使。您说，是不是真的跟老天爷有关？”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我可是听说了，人家高句丽人的祖先乃是檀君，而檀君却是天神熊桓和熊女所生。辽东城能得上苍保佑，那还真不一定。”

张亮道：“照你这么说，我们大唐天子还是上天的亲儿子呢。上天怎么也比一个小小的天神尊贵的多吧？”

“我觉得吧，这县官不如现管。兴许辽东，整好就是熊桓的势力范围。”

李二陛下道：“休得胡言，辽东本来就是汉人的故土，被高句丽无故侵占，和熊桓可扯不上关系。”

“哦，我就是这么一说，听不听在您。不过依在下看来，您想把辽东城打下来，这事恐怕有点悬。”

“那可不一定。”李二陛下心里头憋闷，目光又落到了苏支的脸上，道：“苏支王子，你觉得朕能否攻下辽东城？”

“这……”苏支眼珠一转，道：“我年纪还小，这事可看不大明白。”

李二陛下的意向如此明显，苏支还推说不知，那暗含的意思，也就很明显了——他也不看好唐军。

“哼，朕就不信了，辽东城挡得住隋炀帝，难道还能挡得住朕？”

李二陛下往四下里扫视了一圈。扫到哪个人的脸上，哪个人就把头低下去，最后，他的目光落到了郭业的脸上。

“秦国公，你从没令朕失望过。我来问你，你是否有办法，为朕取了这辽东城？”

望着李二陛下殷切的目光，郭业牙一咬心一横，道：“微臣有办法！”

“什么办法？”

“原来微臣已经和您说过了，派遣一个能言善辩之士，进入辽东城，劝降十万大军！”

张亮冷笑道：“光凭一张嘴，就说服高句丽的十万大军？恐怕苏秦张仪联袂而至才行。咱们军中可没有这等人才。”

“怎么没有？我举荐一人，足可当此重任！”

“你要举荐谁？”

“不才，就是某家！”

“啊？秦国公你要毛遂自荐？”

“不错。”郭业跪倒在地，道：“启奏陛下，微臣愿意出使辽东城，为陛下劝降十万大军。”

## 第1941章好人缘

李二陛下毫不犹豫地說道：“不准。”

“为什么？难道陛下还担心高句丽人言而无信？”

“那倒不是。想当初高句丽人向隋炀帝假投降，是为了获得休整的时间。现在咱们根本就无力攻克辽东城，他们自然就用不着使这招了。”

“那您为何不准微臣入城劝降？”

“因为你是大唐国公，朕的股肱之臣。若是入城之后，有了闪失又怎么办？”

李二陛下一字一顿地说道：“朕宁可不要辽东城，也不愿郭爱卿有一点闪失。”

郭业明白，李二陛下说这话，不是为了收自己之心。

两次攻打辽东城，一次折了虢国公张士贵，一次折了左骁卫将军庞孝泰。这二位死得，怎么自己这个秦国公就死不得？

别说攻城危险就比劝降小。两次攻城，哪次不是全军覆灭？这还不能说明问题？

也别说自己的官大，人家张士贵也是国公的爵位，除了统领玄甲骑以外，还统领着羽林万骑，比自己的官小不了多少。

更何况这二位刚刚为国捐躯尸骨未寒，而自己却活蹦乱跳的。

无论从哪个方面上来讲，李二陛下即便是心里真是这么想的，也不应该当着众将说出来。

但即便如此，他还是说了，说得那么情真意切，说得那么义无反顾。那只能说明，在李二陛下的心目中，自己的地位真的无比重要，听说自己要轻身犯险，有些口不择言了。

郭业深受感动，低下头去，缓缓地说道：“多谢陛下的厚爱。不过微臣以为，此去辽东城，未必就会有什么危险。”

“哼，休说什么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不斩来使，那是因为斩了使者也于大局无补。真若是使者无比重要，那斩了也就斩了。”

李二陛下顿了一下，继续道：“郭爱卿没听说过‘捉刀人’的典故吗？以魏武帝的胸襟尚且要追杀匈奴使者。那辽东城主孙代音总不会比曹操还能容人吧？”

郭业道：“陛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孙代音虽然胸襟不如魏武，但是有一样东西，魏武帝却比不了。而正是这样东西，让他必不敢加害微臣。”

“什么东西？”

“私心。”

“私心？”

郭业道：“正是。想当初微臣奉命出使高句丽，在辽东城与孙代音打过交道。我说两件事，您就明白他有多自私了。”

“你说。”

“当时，微臣与辽东城主高鑫德联手，想要除掉副城主渊海子霸。而孙代音就是渊海子霸的心腹爱将。孙代音收受巨额贿赂之后，把旧主出卖，才让微臣得偿所愿。”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照这么说，你手里还算有孙代音一个把柄



了。”

郭业道：“又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单凭这个把柄恐怕无法对孙代音构成什么威胁。微臣说这件事，只是想告诉陛下，孙代音这个人高句丽恐怕没什么忠心，他真正忠诚的只有自己。”

“你刚才说有两件事，那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就是在杀了渊海子霸之后，孙代音与渊盖苏文暗通款曲。最终，他不仅把自己身上的嫌疑洗干净了，还连升几级，当上了辽东城主。而高鑫德却丢了城主之位，被迫返京。”

李二陛下沉吟道：“先叛渊海子霸，又叛高鑫德。这个孙代音还真是一切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对任何人都没有忠诚。”

“微臣之所以要出使辽东城，正是看中了他这一点。他现在已经辽东城主，即便把微臣杀了，渊男建又能给他什么好处？总不能把国主之位让给他吧？而与此同时，他却是把咱们大唐得罪最狠了。”

李二陛下道：“不错，兵凶战危，谁敢言必胜？更何况现在是我大唐强而高句丽弱，以孙代音的为人，想必会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愿意对郭爱卿下死手。但是……”

“怎样？”

“你想过没有？虽然孙代音杀你的可能性很小，但若是他把你抓起来不放人怎么办？”

郭业一咬牙，道：“这种可能性是有，但若是连这点险都不敢冒，微臣还有什么脸面追随陛下平定辽东？为了胜利，陛下都能带领玄甲军冲锋，微臣的性命再金贵，难道还能比陛下您金贵？”

“这……”李二陛下模模糊糊感觉郭业的话有些强词夺理，一时间却不知如何反驳。

李绩轻声道：“有道是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如今我军顿兵辽东城下，如果有办法破城，就应迅速行动。若是没有办法破城，就必须赶快退兵。到底是进是退，陛下还要早做打算。”

“这……”李二陛下再次犹豫了。

他宁可不要辽东城，也不愿意郭业轻身犯险。但现在李绩把话挑明了，您不要辽东城可以，但与此同时，就意味着此次东征失败，这个后果您可要仔细掂量。

初征高句丽失败意味着什么？李二陛下再清楚不过了。

其一，短时期内，他自己肯定会名望大跌。若是以后不能雪今日之耻，史书之上，人们对自己的评价，那就得跟隋炀帝比肩。

今日承认失败，以后一定能够雪耻？那可真不一定。

在打败了高句丽倾国之兵的前提下还不能破辽东城。卷土重来之后的形势恐怕还不如今天呢。

其二，恐怕周边藩国不稳。

想当初隋炀帝自以为必胜，征讨高句丽的时候，邀请了各国使节观战。结果大败亏输，弄得各藩国也人心浮动，大隋再也不能号令天下。

这次自己一时糊涂，又蹈了隋炀帝的覆辙——竟然邀请扶余璋和苏支以及摩会观战。

他们眼见大唐对辽东城无可奈何，会不会生了不臣之心？

光是动动心眼还没什么，关键是这些人手里还有兵！

契丹和奚族有兵八万，扶余璋据说是带了两万水军，但是实际上到底有多少？

自己这边颓势一显，万一高句丽秘密联系他们怎么办？

蛮夷一向是畏威而不怀德，万一他们起了坏心思，叛唐投高句丽，趁着自己退兵之时，衔尾追杀……

万一上天不佑，自己有个三长两短的，京城之内又有齐王李佑这个小兔崽子捣乱……

恐怕大唐得落得大隋一样的下场——二世而亡！

想到这里，李二陛下不由得出了一声冷汗。

不行！太危险了！

现在自己绝对不能承担东征不利的后果。就算万不得已一定要承认东征失败，也必须等到辽东城破，把契丹和奚族的大军打发走之后。

如此看来，郭业进城劝降，简直是势在必行之举。

但是，之前话说得太满了，该如何改口呢？

正在这时，张亮眼珠一转道：“陛下，微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

“秦国公乃国之栋梁，您对他爱护也是理所应当。不过今日执意不准他入城劝降，恐怕就有些不大妥当了。”

见李二陛下面色不愉，张亮赶紧解释道：“外面有传言秦国公乃是陛下流落在民间的私生子。您对他过分爱护，小民无知，恐怕会胡思乱想。这不但对您，就是对秦国公也不是什么好事。”

郭业跪倒在地，道：“为了证明陛下的清白，微臣愿入辽东城！”

“这……好吧。”李二陛下道：“既然秦国公执意要去，朕也就不阻拦了。不过入城之后，你可要多加小心。若事有不谐，朕许准你与贼虚与委蛇，以保有用之身。”

“遵旨。”

“若是你你有个三长两短的话，朕必灭渊氏与孙氏全族祭你的在天之灵！”

郭业苦笑道：“陛下多心了，事情应该没那么严重。”

“不，凡事有备无患。朕这就下一道圣旨，把这个条件写明。有了这道圣旨，想必孙代音对你会多几分顾及。”

摩业道：“秦国公与我契丹有大恩。今日您冒险入城。我契丹的兵威虽然远不如大唐，但也愿意为您的安全出一分力。在下代表契丹给孙代音修书一封，敢伤秦国公者，即是我契丹不共戴天的敌人。”

苏支道：“本王子也愿意给孙代音修书一封。伤秦国公一根汗毛，如伤我苏支一臂。伤了秦国公一臂，如伤我苏支一命。伤了秦国公的性命，如灭我奚族之国。”

眼见二人都表态了，李二陛下心中大喜，斜眼撇向扶余璋，道：“带方郡王，你又怎么说？”

## 第1942章劝降

事到如今，扶余璋能怎么办？即便是心有不甘，也得说说场面话。他一咬牙，道：“小王也愿意写信，力保秦国公。”

“好！带方郡王有心了，取纸笔来。”

不一会儿功夫，董顺取来了文房四宝。

李二陛下、苏支、摩会以及扶余璋，刷刷点点笔走龙蛇，一会功夫信就写好了。

郭业把四封信往怀疑一揣，道：“事不宜迟，我这就入城劝降。”

众人齐声道：“祝秦国公马到成功！”

.....

郭业来到辽东城外一箭之地站定，高声道：“城上的人听真，我乃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请你们孙城主当面说话。”

人的名树的影，不客气地说，什么军神李靖，哪个算无遗策李茂公，哪怕是大唐天子李二陛下，在高句丽也没有郭业的名头大。

是骡子是马，那得牵出来遛遛。

平壤城两百破五千，汉城五万破二十万，汉城两千破二十万！三场干净利落的胜利，成就了郭业在高句丽的不败战神之名。

守城的兵丁不敢怠慢，赶紧回去通报。功夫不大，孙代音就出现在了城墙上。

他手扶垛口，道：“对面可是秦国公郭业？不知今日前来，有何赐教？”

郭业道：“不是郭某人要找你，而是我大唐天子要找你。郭某人奉了大唐天子的旨意，有些话要对孙将军说。”

“秦国公有话请讲。”

郭业往四下里一笔划，道：“就在这里说？难道这就是你们高句丽人的待客之道？”

“不在这里说，难不成我还把你请到城主府里来？我敢请，你敢来吗？”

“有何不敢？”

“你再说一遍！”

“郭某愿意孤身入城，向你宣召大唐天子的旨意。”

“你真的敢来？不怕某家对你不利？”

“我倒是不怕，就是不知道孙将军有没有那个胆子，让我入城？”

“辽东城内有我高句丽十万大军，你秦国公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我会怕你？简直是来笑话！”

“那咱们就入城详谈。”

“好胆！来人，放一个吊篮下去，把秦国公接上来。”

“是！”

.....

时隔六年，再入辽东城，还真是让郭业有了一股物是人非之感。以前的辽东城虽然算是一座军事重镇，但是一般的平民百姓也不少，城内各种买卖铺户也算兴旺。

但是现在，入目所及，却全是高句丽的官兵，一个百姓也没有。至于所有买卖铺户，则全部关门歇业。

郭业道：“孙城主，恕我直言，您这辽东城可是治理的不咋样呀。城内的百姓都去哪了？”

“哼，还不全是拜你们大唐所赐！”孙代音沉声道：“辽东城内能驻上十万大军就算顶天了。为了安置这些兵马，那些百姓也只能赶出城去。”

“呵呵，赶人的可是你们高句丽人，与我们大唐无关。”

“秦国公你这就是强词夺理了，要不是你们大唐天子无故兴兵犯我疆土，我辽东城又何必把百姓都赶出城去？”

郭业微微一笑，道：“此城原来名叫襄平城，乃是我汉家故土。东晋六年才被你们高句丽侵占，改名辽东城。我来问你，想当初你们高句丽人攻占襄平城的时候，城主可尽迁城中百姓？”

“那当然没有。不过那是因为你们中国强而我们高句丽弱。中国失了此城无关大局，我高句丽失了此城，恐怕鸭绿江以北，就会尽皆不保。所以，我高句丽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郭业听完了也不争辩，躬身一礼，道：“百姓受苦是因为大唐强而高句丽弱。原来如此，郭某人受教了。”

“你……”同样的话，从自己嘴里边说出来，和从敌人最里边说出来，那意义可是大不相同。

孙代音深吸了一口气，道：“秦国公此来，不是为了羞辱我高句丽的吧？”

“哪里，哪里，孙城主误会了。郭某人奉命宣旨，只针对孙城主一人，与高句丽毫不相干。”

“莫非秦国公此来，为的是劝降孙城主？”一个声音阴阴地说道。

郭业扭头一看，说话之人乃是孙代音身后的一员老将。他问道：“你何人？”

“不才温沙门，忝为辽东城长史。”

“哼，我和孙城主说话，哪有你一个小小的长史说话的余地？”

温沙门把嘴一撇，道：“我有没有说话的资格，你说了不算，得孙城主说了才算数。孙代音，你说老夫有没有资格说话？”

孙代音苦笑道：“好叫秦国公得知，温老将军不仅是辽东城丈史，还是在下的岳父大人。”

“这……”郭业躬身一礼，道：“看来是郭某人有眼不识泰山了。想当初我与孙城主一直以兄弟相称，这么说来，您还是我的长辈。温老伯，小子方才出言无状，在这里给您赔罪了。”

“我可受不起你秦国公的大礼！”温沙门冷哼一声，道：“少给老夫套近乎，我告诉你，想让我们辽东城不战而降，没门！”

郭业还要再说，此时已经到了城主府门外。孙代音道：“此处并非讲话之所。秦国公有什么话，咱们进了府内再谈。”

“如此也好。”

入得城主府内，分宾主落座。

郭业道：“孙城主，现在离咱们上次见面，已经有六年了吧？现在想起来，还真是恍如昨日。”

孙代音还没说话呢，温沙门高声道：“别整那些没用的，你就说你是干什么来得吧，是不是想劝降我家姑爷？”

“这……”郭业道：“孙将军，在下有几句话，要单独和您谈谈。”

“不必了，对于岳父大人，孙某人绝对信得过。”

“那好吧。”郭业道：“实不相瞒，郭某人还真是来劝降您的。刚才您也说了，我大唐强而高句丽弱。您背弃高句丽，归降我大唐才是明智之举！”

“秦国公说这话我不爱听。你们大唐有句话，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嫁二夫。我孙家世受国恩，又怎么可能叛国投敌？”

郭业面含讥讽之色，道：“世受国恩？但不知你们孙家受的是高家之恩，还是渊家之恩？”

“这……好吧。即便不谈忠义，孙某人乃是辽东城主，有守土之责。有道是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邻。我总不能连狗都不如，不战而降吧？”

“您这话就更没道理了。辽东城内的百姓都被你们赶走了，城内驻的都是军队，但不知孙将军所守护的又是何人？恐怕仅仅是渊男建的江山社稷吧？”

“就算我是守的渊氏江山，那又如何？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吃了渊男建几年俸禄。就算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总可以了吧？”

“可以，当然可以。但问题是，您守得住吗？两三年的俸禄，就值得您以命相报？”

孙代音道：“秦国公这话就没道理了。想当初隋炀帝百万大军都打不下辽东城，你们大唐天子这不到二十万大军就能攻破？孙某人守辽东城，恐怕算不得冒着生命的危险。”

“隋炀帝不能攻破辽东城，是因为你们诈降！”

“但与此同时，那时候辽东城也没有十万人马防守呀。想当我们辽东城内仅有一万守军，四万百姓。就硬抗了隋炀帝百万大军三个多月。如此手段，可不是用诈降二字就能概括的。”

孙代音对答如流，郭业知道不知道不出杀手锏是不行了。

他说道：“孙城主，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真的守住了辽东城，渊男建会给你什么嘉奖？”

“什么嘉奖？”

“三样东西。”

“哪三样？”

“白綾三尺，鸩酒一杯，匕首一把！”

## 第1943章出于预料

“莫非你以为孙某人守得住辽东城，就是功高震主了？简直是笑话！”

“守辽东城倒也谈不上功高震主。”郭业道：“不过，我实在想不明白，渊男建有什么理由不杀你。”

“此言怎讲？”

“原来的高句丽实际是五部联盟。最近几年这么一折腾，高氏和乙支氏已经被杀的查不多了，杨氏已经在汉城自立。现如今高句丽所谓的五大部族只剩下了你们孙氏和渊氏。”

说到这里，郭业忽然闭口不言。

孙代音沉声道：“那又如何？”

“还如何？我说孙代音，你是真不懂还是假不懂？”郭业道：“只要除去了你们孙氏，渊氏就能独霸高句丽，说一不二了。如此大好的机会，渊男建岂能错过？”

“哼，危言耸听！渊男建又不是第一天就登上王位，怎么早不杀我晚不杀我，偏偏在我立下大功之后杀我？”

“这就更容易解释了。以前不杀你，是因为渊男建刚刚登上王位，人心不附，他不想节外生枝。现在可就不一样了，想当初婴阳王为什么能够压服五部说一不二？还不是因为他打退了大隋的进攻？”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现在渊男建打退唐军，岂不是向高句丽人证明，自己就是婴阳王第二？到了那时候，他的声势一时无两，不灭孙氏，难道还给留着你们给他掣肘吗？”

孙代音道：“秦国公为了挑拨我和国主的关系，真是花了不少心思。不过……”

“怎样？”

“恐怕要让您失望了。事实上，孙氏和渊氏现在非常和睦。我孙代音绝不会受您挑拨。”

“和睦？这种表象能够相信？孙城主不会那么幼稚吧？”

“可不仅仅是表象。渊国主无后，人所共知。但是您知不知道，以后高句丽的王位要传给谁？”

“总不会传给你孙代音吧？”

“那当然不可能。不过，他收了一个义子名叫渊令诚，此人已经被立为世子。而这个渊令诚的母亲，就是我孙代音的妹妹。换言之，我孙代音再过上几年就是高句丽的国舅爷了。”

郭业冷笑道：“渊男建这点伎俩就把你稳住了？难道孙城主看不出来这是渊男建的缓兵之计？”

孙代音摆了摆手，道：“秦国公不必多费唇舌。某家和渊国主之间的关系，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更不是您三言两语能够动摇的。”

“可是……”

温沙门道：“没啥可是的。我高句丽立国七百余年，早已非一家一姓之国，而是高句丽人共同的国家。国内朝代更替，大家还可以置身事外。但若有外敌入侵，我等必然拼死一搏。”

他冷笑了一声继续道：“你们大唐若有实力，尽管派兵来攻。若是没有实

力，就请马上退兵。秦国公想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不战而屈人之兵恐怕是错了算盘。咱们高句丽的好男儿宁折不弯！”

郭业脸色微微一变，道：“孙城主，这也是您的意思？”

“不错，岳父大人的话，就代表了孙某人的话。秦国公，咱们之前有交情，今天您孤身入城劝降，想必也是一番好意。我姓孙的足感盛情。但我绝不会背叛国主，背叛高句丽。”

说着话，他站起身来，道：“今日天色已晚，您也不必急于回去，还请在校内歇息一晚。待到明日一早，某家再送您出城。秦国公，请吧。”

郭业还没说话呢，温沙门道：“天色晚了？这日头还老高着呢！女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孙代音微微一笑，道：“岳父大人，现在咱们辽东城兵精粮足，守住城池毫无问题。所以，完全没必要把秦国公怎么样。真的把他扣住了，反而显得咱们心虚，难免令城中军心不稳。”

“老夫英雄一世，自然不屑用那些下作手段。不过现在你既然不想把他留下，把他送回去不就行了，又何必多留一晚？”

“咱们辽东城岂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就这么让他安然无恙地回去，小婿还真是心有不甘。”

孙代音轻笑一声，继续道：“秦国公可是大唐天子的心腹爱将，更有传言，他乃是大唐天子的私生子。如果咱们把他留上一晚，让大唐天子着急，也算稍出心中一口恶气了。”

“你呀你……”温沙门道：“老夫就是看不上你这股小家子气！两国相争，耍这种小手段有什么用？”

“嘻嘻，此事虽然没什么大的好处，总没什么坏处吧？岳父大人，您说是不是？”

“好吧，你是城主，老夫只是一个小小的长史。这事当然是你说了算。老头子我也就不讨人嫌了。”

“多谢岳父大人的体谅。”

事已至此，郭业能有什么办法？他也只能冷笑一声，道：“那郭某人倒要感谢孙城主的不杀之恩了？”

“好说，好说。来人，快带秦国公下去休息。”

……

馆驿之内。

没有点烛，月色清冷，郭业独坐窗前，默默无语。

虽然并没有性命之忧，但是今天这场劝降，貌似是失败了。孙代音意志坚定，似乎完全不为自己的言辞所动。

自己到底是哪里算错了呢？

今日所见的那个孙代音，还是六年前的哪个墙头草吗？抛开对国家忠诚不谈，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讲，他也应该弃高句丽选大唐呀？

一个未来国舅的身份就能把他收买？他这脑袋是被驴踢了吧！别说高句丽的国舅了，就是大唐的正派国舅爷，一个长孙无忌，现在已经靠边站了。一个长孙安业，还在边疆吃苦呢。

这里的门道他还能看不清？

或者说……他真的如温沙门所言，不忠于渊氏，却支持高句丽？

这还真说不定啊。

就像是南明的著名大奸臣马士英，贪污腐化，弄权渎职，陷害忠良，什么坏事没干过？等到清兵到来的时候，还不是不屈不挠奋起抗争，最后被剥皮实草？

而与此同时，被成为“君子”的钱谦益呢？却是以“水太凉”之言闻名于后世。

莫非这个孙代音就是高句丽版的“钱谦益”？虽然私德不佳，却是大节无亏。

如果是那样的话，李二陛下这次征东，恐怕就真的要无功而返了。而自己这个劝降之人，也会脸上无光。

唉，自己还真是小觑了天下英雄！

笃笃笃~

正在郭业胡思乱想之际，忽然，传来了阵阵的敲门声。

“谁？”

“秦国公可在屋内吗？”一个细声细气的声音传来，道：“奴家奉了孙城主之命，特来给您送一桌酒菜。”

“酒菜？算了，我不饿。多谢孙城主的美意，你请回吧。”

“那.....我们这晚上寒冷，奴家去给您取床被子来。”

“那也不必。”

“呃.....秦国公晚上可寂寞？要不要奴家侍寝？”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郭业怒道：“孙代音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想借着这种小手段羞辱于我？”

“呦，瞧您这话说的，真是把孙将军的一片好心当了驴肝肺。孙将军这是怕您心事重重孤枕难眠，才派出奴家前来伺候，哪有您想的那么不堪？”

“呃.....不必了。郭某人没哪个心思。”

“别呀，古人云，食色性也。秦国公正当壮年，岂会不好女色？哦，我明白了，您是怕奴家的蒲柳之姿，不堪入目吧！没关系，您瞧瞧就知道了，包您满意。”

“不用.....”

他话还没说完呢，就听得一阵房门一声轻响。有一个白衣女子左手踢着食盒，右手举着一盏灯，步入了屋内。

那女子把食盒和灯放下，对着郭业嫣然一笑，道：“秦国公，我美吗？”

郭业忍不住惊呼道：“啊.....原来是你！”



## 第1944章前倨后恭

来人是谁？非是旁人，正是白天见过的辽东城主孙代音。

现在的孙代音，哪还是一副年少有为的将军形象？只见他穿着一身女装，面上敷粉，腮边填红，眼角眉梢用画笔细细勾勒，胸前鼓鼓囊囊颇具规模，俨然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妇！

“你……你到底是男是女？”

孙代音的声音恢复正常，道：“我当然是男的了，咱们认识这么多年了，您还不清楚？”

“是男的，怎么作如此装扮？”郭业跳开一步，道：“想不到你还有这种爱好？噫，真是太恶心了！不对……你喜欢作女人装扮也就罢了，为何跑到我面前炫耀？”

“秦国公理解某家的苦心就好！”

“我明白了！”郭业道：“你就是个小受！快走开，老子可不好那一口。”

“小……小兽，什么意思？”

“就是男的和男的里面，那个……太恶心了，我说不出口！总而言之，咱们道不同不相为谋，您还是快走吧。”

孙代音苦笑道：“哪呀？秦国公您误会了，孙某人绝对不好男风，更没有什么古怪的爱好。”

“那你为何如此装扮？”

“避人耳目而已！”

“不会吧，以您城主的身份，在辽东城内，还需要避人耳目？”

“唉，秦国公有所不知，在这辽东城内，我孙代音的心腹只有五千，根本就不可能随心所欲所欲为。”

“那您今日要见我到底所为何事？”

孙代音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当然是为了投诚而来！”

“啥？你要投降？”

“嘘～小声点，别让人听见。”

“不是，前白天不是还对答如流，不肯投降吗？怎么这么快就改变了主意？”

“嗨！那都是些场面话，当着温沙门的面不得不说而已，做不得数！做不得数！”

“此言当真？”

“千真万确，我敢拿孙某人全家老小的性命发誓。”

“这……”

幸福来得太快，郭业简直都相信是真的，他问道：“那你原来还说要报答渊男建给你的俸禄？”

“这话您也信？我孙代音是什么人，您能不知道吗？渊海子霸对我怎么样？那是言听计从。我还不是转身就把他给卖了？渊男建这点小恩小惠就能让我死心塌地？那怎么可能！”

“还有，你说辽东城固若金汤，我们唐军不能攻克？”

“我那纯属自吹自擂！别的不说，就说你们唐军的那个宝物吧？岂是辽东城墙能够抵挡？”

“宝物？”

“就是昨天，你们不知用了什么法宝，一下子就令四五丈长的城墙崩塌。您要是再多用几回？辽东城还能保得住吗？”

郭业小心翼翼地說道：“您有没有想过，万一这个法宝，只能用一次怎么办？还有，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那个法宝的厉害，想必会有所准备。我们再在城下耍什么花活，你们岂能没什么准备？”

“那又如何？”孙代音叹了口气，道：“即便这次攻不下辽东城，那不是还有下次吗？”

“下次？”

“正是。你们大唐天子聪明啊，这次只动用了十万大军。即便打败了，也不会大伤元气。明年再卷土重来就行了。”

“辽东城城防坚固，您要是一心死守，即便有下次，乃至下下次，也未必攻克啊！”

“就算你们攻克不了辽东城，高句丽也受不了。”

“此言怎讲？”

“粮食！我高句丽虽然穷兵黩武，但是原来的常备军只有二十万。这次为了迎战唐军，竟然把大军扩充到了五十万以上，您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没人种地？”

“正是。你们没有把握攻下辽东城，难道我们就一定有把握能守住此城？要保住国土安全，必须保持住几十万大军。两三年下来，我高句丽就要闹饥荒了。”

孙代音顿了一下，继续道：“我说两三年，还得建立在你们大唐天子仁德，不会破坏我高句丽的粮田的基础上。要是太子一发狠，派兵焚烧庄稼，恐怕我高句丽明年就要闹饥荒了。”

郭业想想也是，点了点头，道：“那还有渊男建立您妹妹的儿子为世子的事儿呢？”

“这是他的缓兵之计，我咋能上那个当？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更何况是一个外甥？”

“呃……您还真是说的头头是道。最后一个问题。”郭业正色道：“你孙代音生于高句丽长于高句丽，难道对于故国一点感情都没有？”

“说实话，那是真没有。”说到这里，孙代音的脸色也有些尴尬。

“孙城主这个想法……也真还有些奇特？”

“随您怎么想。如您所言，此战获胜之日，恐怕就是我孙氏灭族之时，我愿意效忠高句丽，但是高句丽能保护我吗？但是大唐就不同了，天子被称为‘天可汗’又岂非无因？定能保我孙氏长盛不衰。”

“那倒也是。东突厥被我灭国之后，陛下还许之复国。颉利可汗在长安城的生活过的也不错，更别提您这个献城起义的了。郭某可以担保……”

孙代音把手一摆，道：“我不用您担保。在下相信大唐天子不会亏待我孙氏。”

“好吧，但不知孙将军准备如何献城？孙将军可有计划？”

“我要是有计划，还用得着找您吗？”

孙代音苦着脸道：“刚才我都说了，城内只有五千人，是我的绝对心腹。至于其他人，让他们守城他们倒是遵我的将令，但是要说投降，我那老岳父

那关就过不去。”

“听你这意思，辽东城内除了你的心腹，都效忠渊男建？”

“那怎么可能？虽然大部分人都心向高句丽，但是这忠心既不能当饭吃，也不能当钱花。自己死了，家里的老婆孩子可咋办？所以，大家都是倾向高句丽，但绝大多数人，没有为渊男建效死的心思。”

“这样啊……那倒也好办。你派人把守住四门，然后把四门打开，放我们唐军入城。到时候你再振臂一呼，这辽东城不就易手了吗？”

“秦国公，您真是太聪明了！好，咱就这么办。明日一早，您就出城，明天晚上咱们就里应外合，取了辽东城。”

郭业忽然感到有什么不对的样子，这个主意有什么难想的？以孙代音的头脑，连这个主意都想不出？

他激灵零打了一个冷战，道：“不行！这样不行。万一你们若是诈降，我大唐的兵马岂不是被你们瓮中捉鳖？”

孙代音双手一摊，道：“我就是担心唐军不信任我，才特意来请秦国公出个主意。您看这事儿……”

“这可难了。有道是受降如临敌，若是你能控制全城的兵马，我就可以让你把兵马开到城外受降，但是现在……”

郭业忽然眼前一亮，道：“不如明日我军攻城之时，你们的军士都左臂缠上一块红布以为内应，攻击高句丽人制造混乱。”

“恐怕那也不成。”孙代音苦着脸道：“让这些兄弟们跟随我一起投降还成，但要让他们对着昔日的同僚下手，大部分人恐怕还真下不去手。”

“左也不成，右也不成。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什么办法？”

“不用唐军配合，就凭着这五千兵马，发动兵变，取了辽东城！”

## 第1945章立威

孙代音苦着脸道：“五千破十万？秦国公，在下知道您能征善战，但是我手下的那帮兄弟，手底下实在是稀松平常，恐怕难堪驱使。”

“这又不用硬拼，你乃是辽东城主，占着大义。只要略施小计，把城中的高级将领都抓起来不就行了？有道是人无头不行，鸟无头不飞。没了这么多大将，城内的军士再多又有何作为？”

“您的意思是……给他们来场鸿门宴？”

郭业道：“虽不中亦不远矣。也不用兄弟们下手杀多少人，只要把大部分人扣住即可。孙城主的五千兵马，应该就能掌控全城了吧？”

“这……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要达到您的目的，岂不要抓几百号人？小将恐怕是力有不逮，还要秦国公帮忙。”

“郭某人当然是责无旁贷。”

“另外，有什么办法，能让大唐天子那边知道我已经反正？到时候也好配合？”

“你附耳过来，咱们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不仅仅能令唐军得到消息，还能让咱们的计划更加顺利。”

孙代音听完了大喜，道：“好，咱们就这么定了！”

……

……

当天晚上，辽东城就开始了密集的换防，一直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才算宣告结束。

此时，城主府外，已经聚集了不少高句丽的将领，找孙代音讨要说法。

不得不说，渊男建在人事安排上，确实有一手。孙代音稍有异动，大伙就忍不住了。

孙代音对这个场面倒是早有预料，传令道：“擂鼓聚将！”

鼓声一响，人群顿时不再聒噪，大家快步走入城主府内。在议事厅内，按照职级站好。

鼓声三通响过，孙代音面沉似水，道：“点名！”

“喏！”

功夫不大，人头已经点清。三百二十员战将，总共有十人未到。

这十人中，有七人是在城头驻防，本就不应前来。至于其他三人，一人姓渊名俱寿，乃是高句丽军中一员参将。

还有一人，姓孙，名安仁，算是孙代音的一个族兄。手下统领着一营兵马。

还有一个人，却是孙代音的老岳父温沙门。

孙代音眉头紧皱，怒道：“法曹，三通鼓不至，该当何罪？”

“这……应该是当……当斩吧。”

“什么叫应该当斩？你身为法曹，连军中律法都不清楚？”

“卑职当然知道，不过……这法理不外人情……”

“哼哼，在本将军这里只有法理，没有人情！”

他的话音刚落，有一个黑胖的军官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跪倒在地道：“城主，您这聚将也忒早了一点吧，末将昨晚喝了点小酒，睡过头了，还

望城主恕罪则个。”

“哼，渊俱寿，你倒是会找理由，怎么别人不贪睡，就你贪睡？”

“好吧，那就算我的错，你又待如何？”渊俱寿一翻白眼，道：“那大唐的左骁卫将军庞孝泰可是被某家亲手所斩。有如此大功，难道还抵不过这点小小的罪过？”

孙代音摇了摇头，道：“本将军从严治军，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可从来没有什么功过相抵一说。来人！”

“在！”

“把渊俱寿拖下去，斩首示众！”

几名亲卫上前来，抹肩头拢二臂，就给渊俱首来了个五花大绑。

渊俱首大怒道：“孙代音，你敢斩我？老子不服！”

“你有什么不服的？”

“我就不信了，大几百号人，难道就我一个人迟到的？怎么偏偏斩我一个人？”

“不错，不单单是你一个人，还有孙安仁和我的岳父温沙门。不过他们现在还没来，他们若是来了，嘿嘿，也难逃一刀之苦！”

“你疯了？自己的族人和岳父也杀？”

“军中无父子，何况丈婿？”

正当这时，有一员中年将领跑入了帐内，跪倒在地道：“末将来迟，还望城主责罚！”

渊俱首这下可逮着理了：“嘿嘿，孙代音，你舍得杀我，可舍得杀孙安仁？有种的，把我们两个一起宰了？”

“有何不敢？来人，把这二人推出去，斩首示众！”

“大帅，不可呀！”众将呼啦啦跪了一地。

渊俱首整天咋咋呼呼的，本来人缘就不咋好，斩了也就斩了。但是孙安仁不同，他公正廉洁，团结同僚，忠君爱国，杀法骁勇，乃是一员非常完美的将领，在高句丽军中有口皆碑。

把他杀了，又有何人不可杀？

孙代音怒道：“你们这是干什么？想要威胁本城主吗？”

“末将不敢，只是孙安仁将军一直是我高句丽军人的楷模，今日迟到，想必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还望大帅法外开恩，饶他一命。”

孙安仁低头道：“大帅，末将有下情回禀。”

“你说。”

“末将非是有意怠慢城主的军令，实在是今日前来的路上，被一伙蒙面人拦住了去路。等末将带着人杀散了他们，已经耽搁了将近半个时辰。”

“哦，原来如此。”孙代音点了点头，道：“法曹，这种情况，军中该当何罪？”

“呃……”法曹苦笑道：“凡是失期，不管什么原因，都是斩首之罪。不过城主有权法外开恩。”

“法外开恩？那可不成。孙安仁乃是本将的族兄，我要是法外开恩，就得有人说我徇私舞弊了。如今大敌当前，本将军可不想引起这个误会。”

说着话，他拿起一支令箭往下一抛，道：“杀！”

“喏！”

众亲兵不敢怠慢，当即就把两个人拖出了帐外，功夫不大，就有两个血淋淋的人头端了上来。

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两员大将一死，众将都是吓得遍体发凉，额头上冷汗涔涔。不知道今天孙代音是吃了什么枪药了，竟然辣手杀人，连自己的族兄也不放过。

就是本来想给孙代音找茬的人，此时心中也暗暗在打退堂鼓，准备先暂避风头。

议事厅内的气氛顿时无比凝重。

良久，孙安音才正色道：“诸位，可知为何孙某人今日要严格执法？”

“未将不知。”

“因为本将军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这个决定关系着咱们辽东城，乃至诸位的生死存亡。”

有人麻着胆子道：“但不知城主做了什么决定？”

“马上大伙就明白了！来人，带上来！”

“是！”

不一会儿功夫，就有一个人被五花大绑推入了议事厅。孙代音道：“众位可知此人是谁？”

“大唐秦国公！”

“郭业呀！”

“大唐战神？”

“怎么把他捆上了？”

“不知道呀。”

……

人们议论纷纷。

孙代音双手下压，道：“没错，此人就是大唐秦国公。现如今我高句丽的倾国之兵已经被打败，虽然辽东城内有粮草，可外面却没有救兵。有道是外无必守之兵，则内无必守之城。咱们辽东城危矣。”

他叹了一口气，继续道：“本城主世受国恩，愿与辽东城共存亡。为了坚定心志，我决定斩杀大唐使者，自绝后路！为了能把辽东城守好，所以本城主才铁面无情，严格执行军法。”

说着话，他又抄起了一起令箭，道：“来人，把大唐秦国公也给本帅斩了！”

“城主，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

## 第1946章站队

兵凶战危，谁敢言必胜？现在的唐军和高句丽军，其实是麻杆打狼两头怕。

李二陛下固然是觉得攻破辽东城没什么把握。但是辽东城内的诸将，其实对守住城池也没什么把握。

虽然大伙都愿意保家卫国，但是大部分将领可没到了为国牺牲的境界。

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是。其实事情的关键不在于读书与否，而在乎社会地位不同。有钱有女人，当了人上人，谁愿意轻言就死？

大唐天子宣称是以有道伐无道，那就得要点脸皮。破城之后，就算不禁抢掠，怎么也不能胡乱杀人吧？对于高句丽贵族，总得有优待吧？

但是杀了秦国公那可就不同了。被唐军逮着了理，人家屠城可咋办？

你孙代音为国效死就效死吧，可别拉着大伙一块上路。

辽东城副城主叫做渊瑟马雄，他上前一步，道：“城主，不可啊。有道是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您这么干可不合规矩。”

“我命都不要了，还在乎狗屁的规矩？”

“那还是不妥。”海瑟马雄道：“您就算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大伙想想。就算是咱们万众一心，辽东城能守得住吗？”

“怎么守不住？”

“嗨，都到了这时候了，您还装什么糊涂啊。秦国公郭业，在咱们高句丽被称为大唐战神，但是在大唐，那也顶多算是一普通的重臣，比他厉害的大有人在。”

“那又如何？”

“一个秦国公就把咱们高句丽折腾的天翻地覆，那比他厉害的人呢？不说别人，单说此次领兵的统帅，大唐天子李世民。人家十六岁领兵，十年就扫平诸侯，一统天下。”

有人接话道：“还有江夏王李道宗，有万夫不当之勇。英国公李绩，智算无双。哪个人的本事都不在郭业之下。这些人全在唐军之中，三人联手，咱们顶得住吗？”

孙代音眉毛一挑，道：“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士气。前两天，咱们不是胜了两场吗？”

“哎呦喂，您才守了两天就志得意满了？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不说那高大的楼车了，就说那天咱们的城墙是怎么垮塌的，现在都没整明白。您就不怕唐人故技重施？”

“哼，这么说，你是认为咱们即便万众一心，也守不住辽东城了？”

“倒也不能那么说，只能说守住的希望不大。既然如此，还请您给大伙留条后路，不要杀秦国公。”

孙代音恶狠狠地说道：“就算辽东城守不住，本将军也愿与城池共存亡！怎么我死得，你们就死不得？”

“不是末将贪生怕死，实在是有些伤亡本可以避免，不想做无谓的牺牲。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借口！懦夫！胆小如鼠！孬种！”孙代音连骂几声，道：“本城主心意已

决，勿复多言！来人！”

“不可呀！”渊瑟马雄赶紧把他手持令箭的手拽住了，道：“城主，还请三思！”

“三思？哼哼，我看是你想抗命不尊！”

渊瑟马雄怒道：“怎么？难道你连我也想杀？孙代音，你一意孤行，到时候铸成了大错，恐怕悔之晚矣！”

“就是不知道是我后悔，还是你后悔。莫非你姓渊的说的就是真理？我说的就是满口胡言？”孙代音道：“大家伙觉得我们俩谁说的有道理？支持我的站右边，支持副城主的站左边。”

渊瑟马雄道：“站队就站队，谁怕谁？兄弟们，都站到右边去，让孙城主知道知道军心所向。”

一正一副城主别了苗头，人们面面相觑，开始站队。

事关自己的身家性命，众将不敢怠慢，大部分人站到了右边，有二十来人站到了右边，还有三十来人不知道怎么选，站到了中间。

渊瑟马雄得意洋洋地说道：“看出来了吧？到底大伙支持谁？”

孙代音咬着牙道：“哼，鹿死谁手，还未可知。来人！”

呼啦啦进来了上百号刀斧手，道：“城主，有何吩咐？”

孙代音道：“我再问大伙一次，是支持我，还是支持渊副城主？”

渊瑟马雄道：“孙代音，耍什么横呀，难道你还能把反对你的人都杀了？借你八个胆子也不敢啊。”

“那你别管。”孙代音环视了一周，道：“我再问最后一次，有没有人改变主意？”

人群纹丝没动。

孙代音道：“好，有种！给我杀！”

“卧槽，你真敢？大伙跟他……”渊瑟马雄话刚出口，就发现不对了。那百十刀斧手冲着二十名支持孙代音的将领就杀了过去。

以一百对二十，以有兵刃对没有兵刃，这场大战毫无悬念，不到一刻钟，就宣告了结束。

虽然众人都是见惯了尸山血海之人，但是那死的大都是小兵。现在眼见着这么多同僚惨死，还真是吓得不轻。

渊瑟马雄都有点吓傻了，道：“这是怎么回事？孙城主，你……你疯了？”

“我好得很！没有疯。”孙代音站起身来，紧走几步来到郭业的身前，给他揭开了绑缚，道：“实话跟大伙说吧，我准备把辽东城献给大唐。谁赞成，谁反对？”

渊瑟马雄这才如梦方醒，道：“你……你这是早有预谋？”

“不错，我杀孙安仁和渊俱首，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二人最聪明，也对高句丽最忠诚，恐怕节外生枝。另一方面，也是让你们相信，我的确有杀秦国公之意。”

“那他们迟到之事？”

“无论渊俱首醉酒，还是孙安仁被拦，都是我让人安排的。他们二人非死不可！”

“好！好！孙城主真是算无遗策，把愿意与辽东城共存亡的人都杀了，我



们这些软骨头，即便心有不甘，恐怕也只能随波逐流了。”

孙代音缓和了一下口气，道：“大家伙在哪不是拿俸禄混饭吃？大唐的俸禄比高句丽还高一些，大家又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我高句丽建国七百余年，大家不战而降，是不死有些……那啥？”

“建国七百年又怎么了？跟你们有啥关系？你们再厉害能厉害得过百济武王扶余璋？能厉害得过契丹和奚族的统领？他们都愿意臣服我大唐，你们有啥不情愿的？”

郭业一伸手从怀里拿出了三封书信，继续道：“大家不信的话，可以看看这几封信。”

三百多人，不可能每个人都看。几个有威望的人传递了一下，众人就面若死灰。

渊瑟马雄面色惨淡道：“新罗早就大唐的盟友。如此说来，我高句丽接壤诸国，都是我们的敌人。我国这次恐怕真的在劫难逃了。”

孙代音道：“国虽难保，但咱们的日子可还得继续过下去。诸公可愿意随我弃暗投明？”

郭业道：“我可以代大唐天子答应，凡愿意与孙城主一道献城者，所有人的俸禄加倍！”

本公司要倒闭了，一个大公司又伸来了橄榄枝，这种情况下怎么选？那不是明摆着的吗？

大部分人都跪下道：“我等愿降！”

还有少数几个人站立不动，孙代音一使眼色，众军士一拥而上，把他们砍作了肉泥。

眼见着大功告成，郭业不由得哈哈大笑，道：“孙城主，怎么样？这事没那么难办吧？”

孙代音眉头微皱，道：“我这心里咋还不怎么踏实呢……”

正在这时，有个人跌跌撞撞地跑进来，道：“报！启禀孙家主，大事不好，咱们的府邸，被人给围了！”

## 第1947章时间就是生命

孙代音一跺脚，道：“我就知道这老匹夫没那么容易对付！”

“孙城主指的是？”

“就是我那岳父大人温沙门。我派了人手在他的必经之路上埋伏，准备暗杀于他，可能是被他发觉了。”

郭业沉吟道：“总归是亲戚，和他谈谈怎么样？即便他再不讲情面，看在自己女儿的份上，也得有所通融吧？”

“恐怕没那么容易，这老家伙就是一根筋，要是能劝得过来，我还能痛下杀手？”

“呃……说得倒也是。”想到孙代音不仁不义在先，郭业也没啥好说的，只得道：“那咱们就死马当活马医吧，能拖延时间也是好的。”

“也只能如此了。”

孙代音冲着众将一拱手，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我这府里边总共有五百人。能不能抗住我那岳父的进攻，还真没什么把握。”

人群顿时一阵骚动。

孙代音停顿了一下，继续道：“对于大伙呢，我也不咋信任。为了避免你们反水，我这就留下一百兄弟看守。人手是不咋够，所以治乱世需用重典……谁若是乱动，格杀勿论！大家可不要自误。”

渊瑟马雄苦笑道：“那哪能呢？大家刚才都表态了，就算出尔反尔，也不能那么快吧？”

“哼，希望如此。”

孙代音与郭业一起，登上了城主府的门楼，高声道：“岳父大人可在军中？还请上前答话！”

果不其然，功夫不大，温老头就出现了。他手捻银髯，道：“我的好女婿，你真是待老夫不薄呀。觉得老夫过得苦，要送老夫上西天。不错，够孝顺！”

孙代音苦笑一声，道：“老岳丈，我固然是没对您安着什么好心，您老人家对我，也早就有所防范吧？要不然怎么那么容易就躲过暗杀，又这么快集合了人马？咱们翁婿俩是彼此彼此。”

“不错！秦国公一来，老夫就觉得不是什么好路数。对于你，我也还真不大放心。你小子，能耐是有，但是对高句丽的忠心，实在值得怀疑。”

“那咱们俩就算扯平了。事到如今，不知岳丈准备怎么办？”

“那就要看好女婿你准备干什么了？”

“我？”孙代音正色道：“实不相瞒，我准备弃暗投明，转投大唐。”

温沙门冷笑道：“那老夫也就只能大义灭亲。率军平叛了。”

“平叛？哼哼，但不知岳父大人能调动多少兵马？”

“不多不多，老夫所部两千兵马已经全部带来了。”

“两千人就破我的城主府？”

温沙门微微一笑，道：“不少啦。你的兵绝大部分人在城墙上吧？他们在城墙上遍插唐旗，一方面是给城外送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震慑城中的大军。这就是你的小心思吧？”

“不错，正是。”

“那你府邸里还有多少人？老夫只要把你抓住或者杀死，你那些爪牙就会不战自溃。”

“您就不怕唐军先到？”

“怕！老夫当然怕。所以，刚才这不是找器械了吗？嘿嘿，你以为老夫为什么跟你这么多废话？人算虎，虎亦算人。你想拖延时间，老夫也想。”

“你……”

“怎么样？现在想突围？晚了！来人，把咱们的家伙推上来！”

“喏！”

功夫不大，有三架攻城车，两架抛石机，已经被拉到了阵前。

温沙门道：“我看你一个小小的城主府能坚持多久？咱们高句丽言而无信的次数太多啦！即便是城墙遍插唐旗，也得被唐军当成奸计。就算我破了你的城主府，恐怕大唐天子还决定不了是否进兵呢。”

“照您老人家的意思，我是在劫难逃了？”

“嘿嘿，虽不中亦不远矣。我的好女婿，你就认命吧！来人，给我上！杀孙代音者，赏千金，连升三级！”

……

……

李二陛下昨晚睡的很不好，他做了一个梦，梦见建成元吉二人面目狰狞，浑身血污，站在他不远处，张牙舞爪地大叫道：“还我命来，还我命来！”

他赶紧拔剑乱舞，道：“别过来，别过来！圣天子有百灵护佑，你们前来作祟，就不怕魂飞魄散吗？”

“嘿嘿，圣天子？你算什么圣天子！”建成道：“你是个无道的昏君！哪有什么百灵护佑？今天就是你的毙命之时！”

“不！你错了，朕不是无道昏君，朕是千古明君。朕的贞观盛世，斗米只有五钱。哪朝哪代有这么低的米价？恐怕只有文景之治才能和朕相媲美吧。”

“那杨广即位之初，米价也比你这高不了多少。结果呢？三征高句丽，最后身死国灭。你这是在步他的后尘！”

“不，朕和杨广不一样。他打不来高句丽，朕打得下来。不用三征，朕一次就能攻下来。”

“吹牛吧你。你看看这是谁？”

紧接着，张士贵和庞孝泰出现在了李二陛下的面前，二鬼道：“臣死得好惨呀……”

建成道：“攻城两天就折了两员大将，还想破高句丽，做梦去吧。”

“不，朕还有秦国公郭业，他已经入城劝降了。辽东城必下！”

“郭业？战场都打不下来的东西，就想凭口舌争过来？老二呀老二，你不会这么幼稚吧？”

“那秦国公郭业可不同旁人，他从来没令朕失望过。”

“哦？是吗？”建成往旁边一指，道：“你再看看这是谁？”

“啊？”李二陛下定睛一看，只见一个无头鬼出现在了的面前，此鬼右手提刀，左手却拿着一个头颅。

那头颅七窍流血，赫然就是郭业的模样！

“陛下，臣有福所托，已经被高句丽人砍头了……”

“不……”李二陛下心如刀绞，猛然惊醒，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鄂国公在哪？胡国公在哪？玄奘法师大师又在哪里？护驾！快来护驾！”他高声叫道。

董顺跑了进来，道：“陛下，您怎么了？鄂国公和胡国公都在长安城呢，玄奘法师还在契丹。”

“哦……”李二陛下揉了揉眼睛，这才稳住了心神，道：“没事，朕是被魇着了，一时糊涂。别担心，现在没事了。”

“您要不要喝口水？”

“不用。”

“那奴婢告退，您继续歇息吧。”

“别！”李二陛下道：“现在几更了？”

“三更天。”

“三更？董顺，你别走，陪朕说说话。”

“是。”

李二陛下长出了一口气，道：“秦国公入了城可就没回来，你觉得他会不会出什么以外呀？”

“秦国公吉人自有天相，应该不会有什么以外吧？”

“唉，希望如此。可是朕刚才做了一个梦……”

等李二陛下把这个梦讲完了，董顺吓得小脸煞白，上下牙直打架，道：“陛下，您这……这是……日……日有……所……所……”

“行啦，别说了。瞧你这点出息，你是想说朕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董顺拼命点头，道：“是！是！”

“但是朕怎么觉得是秦国公在给我托梦呢？”

“啊！您……别吓我……奴婢胆小……”

“滚！没用的东西！”

“是。”

“回来，朕特么的也有点害怕，跟朕再坐一会儿。”

……

好不容易，主仆二人挨到了天蒙蒙亮，李二陛下吃过早饭之后，就开始擂鼓聚将。

功夫不大，众将齐聚。

李二陛下咳嗽一声，道：“昨日朕偶得一梦……众位爱卿是觉得朕胡思乱想呢，还是秦国公早已横死，有意托梦于朕？”

李绩道：“启奏陛下，微臣可以断定那不是秦国公托梦。”

“此言怎讲？”

“陛下您想呀，秦国公对您是忠心耿耿，就算真的横死要托梦与您，也不能这么吓唬您吧？”

张亮却道：“那也未必，秦国公刚死乃是新鬼。肯定法力不够，能托梦就不错了，哪还顾得着挑三拣四？”

李二陛下道：“其他爱卿的意见呢？”

众将都是大老粗出身，还不如李绩和张亮呢，能有什么意见？无非是胡说八道一番，听得李二陛下暗暗皱眉。

唯有摩会道：“秦国公必定安然无恙，陛下是关心则乱了。”

“哦？此言怎讲？”

“秦国公乃是药师王佛的化身，即便身死，也该魂归极乐，陛下梦到秦国公，也该是梦到药师王佛，跟什么无头鬼可不相干。”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朕的秦国公怎么和药师王佛扯上了关系？”

“此事说来话长……”

等摩会讲完了，李二陛下和群臣都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大家直觉上都觉得郭业是在说谎，忽悠这帮野蛮人。但是治好了痘疮这个千古绝症，又怎么解释？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这……这个……容朕仔细思量。”

正当这时，有一个小校进来道：“启奏陛下，辽东城……辽东城……”

“怎样？”

“城头上已经遍插了咱们大唐的旗帜！”

“啊？这是怎么回事？众爱卿，快随朕上前观瞧！”

“喏！”

众人出了中军帐，功夫不大，就来到了城外一箭之地。

李二陛下一使眼色，薛仁贵出阵，高声道：“尔等为何遍插我大唐的旗帜？莫非是想要归降吗？”

有一名小校道：“我等是孙代音将军的私兵，现如今孙将军已经决定投降大唐。你们赶快上来接应吧，城中大部分官兵不愿归降，我们人少，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李二陛下大喜，正要说话，李绩一拽他的马缰绳，道：“陛下，受降如临敌，可要千万小心！”

“这……”

薛仁贵也是深通兵法之人，道：“尔等既然投降，那秦国公在哪里？快叫他出来，与我讲话。”

“秦国公正在城主府内控制大局，不能与诸位前来相见。”

“那你们孙城主呢？”

“也在城内。”

李二陛下眉头紧皱，道：“你们觉得他们投降是真是假？”

李绩微微摇头，道：“恐怕不是真的。”

## 第1948章我早就知道

似乎早有预料，李二陛下面色先是微微一暗，旋即就恢复了正常，轻声道：“此言怎讲？”

“其一，城墙上遍插唐旗，为何不见喊杀之声？其二，秦国公和孙代音都不露面，尽管给出了理由，但这也太巧合了，不足深信。其三，陛下夜有所梦。”

“怎么跟朕做还梦有关系？”

“微臣之前一直以为陛下昨夜之梦，乃是心怀秦国公的安危所致。不过现在看来，应该是秦国公的在天之灵知道了高句丽人意欲诈降的阴谋，怕您有所闪失才，托梦示警。”

张亮道：“是呀，高句丽人诡计多端，他们的拿手绝活就是诈降，不可轻信！”

李二陛下此时已经信了九分，道：“那咱们该怎么办？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难道秦国公就白死了吗？”

“秦国公当然不能白死，不过……有道是将不因怒而兴兵，陛下不可冲动。现在看来，咱们也只能暂且记下这笔血债。等想出了攻克辽东城的办法，再做计较。”

李绩点了点头道：“老臣附议，高句丽人敢诈降，那肯定就是做了完全的准备。咱们若是一时冲动，恐怕不仅仅不能为秦国公报仇，还得白白折损许多将士。”

李二陛下咬了咬牙，道：“好！给朕收兵回营！”

“慢！我说陛下，你们唐人的胆子也太小了吧？连试试都不敢？”一个清脆的声音道。

人们循着声音望去，说话之人正是奚族王子苏支！

契丹和奚族现在虽然受了大唐册封，不过严格来说，那只是属于羁縻。虽然比对藩国的控制力强了一些，但也强不了多少。

李二陛下对于苏支还是颇为客气的，耐心解释道：“这不是胆小不胆小的问题，只是朕不想让将士们做无谓的牺牲。”

苏支白眼一翻，道：“怕死就是怕死，还美言说什么无谓的牺牲，你们大唐人真会说话！就是不知这口舌上的本事，能否用到战场上。”

他这话一出口，就如同捅了一个马蜂窝。主羞臣辱，主辱臣死，当面骂皇上，是可忍孰不可忍！

“大胆！”

“不得无理！”

“以下犯上！”

“小子你再胡说八道，老子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小白脸，陛下第一次打仗的时候你还没断奶呢。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

……

众将纷纷怒斥。

李二陛下倒是颇为宽容，道：“住口！苏支王子没读过什么书，不知礼数也是有的，不可太过苛责。再说了，他也是为了秦国公的安危着急，本心还

是好的，朕不怪他。”

苏支却毫不领情，挑衅似地冷哼一声道：“我不跟你们做口舌之争。就问你们一句话，万一秦国公还活着呢？万一城墙上的人说的都是真的呢？万一因为你们的耽搁，把秦国公害死了呢？”

“这……”李二陛下下一咬牙，道：“你所说的这种可能性不是没有。不过……”

“怎样？”

“秦国公是朕的股肱之臣不假，但其他将士也是朕的子民。朕不能让他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去打仗。”

苏支怒道：“我就不明白了，即便没有这回事，你们不是也要攻城吗？现在试着攻一下城又怎么了？”

张亮捻着胡子，道：“那可不同。我军攻城，主动权在我。敌人诱我攻城，主动权在敌。此时，绝对不能被敌人牵着鼻子走！敌人希望我们做的，我们绝对不能去做。”

“为什么？”

张亮一字一顿，满怀自信地答道：“因为敌人希望我们这么做！”

这一刹那的勋国公仿佛一下子孙武复生，白起再世，司马穰苴诸葛亮同时附体，显得那么智珠在握、算无遗策。

就连李二陛下都微微点头，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想不到勋国公现在还深通兵法了。”

“哪里，哪里，谈不上精通。只是微臣最近研读兵书，偶有所得罢了。”

苏支见激将法都没什么作用，也真着急了，道：“好，你们大唐不出兵，我们奚族出兵！你们唐人怕陷阱，我们奚族不怕！”

“你想干什么？”

“我们奚族要单独出兵，攻下辽东城。”说着话，苏支拨马就走，扬长而去。

摩会也是脸色微变，道：“陛下，秦国公对我契丹有大恩。就算真是陷阱，我们也要闯一闯。就算死上几千人，也算是我们稍报了他老人家的恩情。”

“慢！别冲动……”

“微臣去也！”没等李二陛下说完，这位也催马离去。

眼见着苏支和摩会都不尊号令，李二陛下的脸上当然不大好看，道：“哼，塞外蛮夷，果然不通教化。殊不知朕是为了他们好，不愿意让他们白白送死，真是把朕的好心当了驴肝肺。”

张亮眼珠一转，道：“请恕微臣直言，这二位似乎对秦国公，比对您还要尊重！如此本末倒置，恐非国家之福。”

“嗯？说这些干什么？莫非朕还会吃一个死人的醋？”

“呃……那倒是不会。微臣的意思是，这二族并非诚心归顺我大唐，若是有所折损……也说不定是一件好事。”

“好事？”

“他们不听陛下的劝告，一意孤行，结果大败亏输，岂不显得陛下英明神武？”

李二陛下的脸微微一沉，道：“休得胡言，这二族的兵马，也是朕的子

民。子民有错，要善加教化，哪有盼着自己的子民送死的道理？你当朕是桀纣之君吗？”

“微臣不敢！陛下乃是一代圣君，德行高深。微臣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张亮这番话说的倒是挺客气的，但是从他的脸上，可看不出半分认输的意思。

李二陛下知道这小子本来就心胸不大，也懒得跟他计较，叹了口气道：“你还是盼着点好的吧，万一秦国公真的还健在在世，城头之上的军兵，也真的要投降呢？”

“那绝不……”

正在这时，他们的背后传来了一阵人喊马嘶之声，打断了张亮的话。

扭头观看，只见五千人左右的奚族和契丹的联军，带着攻城的云梯、楼车等物，已经赶来。

苏支和摩会顶盔贯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李二陛下赶紧把他们拦住了，道：“即便要攻城，派遣一上将即可，何须二位亲自出马？”

苏支道：“陛下视微臣此行九死一生，微臣却以为是万无一失的绝佳立功机会。您不必再劝了，且看小王为您轻取辽东城！”

摩会也嘿嘿一笑，道：“俺相信秦国公没那么容易死！您就瞧好吧。”

说完了，他把手中宝剑一擎，道：“勇士们，随我冲啊！”

“杀呀～”

尽管说的轻松，但是二人皆知受降如临敌的道理，无比谨慎，没有走城门，而是摆开了攻城的架势。

张亮道：“陛下，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随他们去吧。”

李二陛下也只得道：“好吧，但愿咱们猜的是错的。”

过了一会儿之后，李绩眼前一亮，道：“陛下您看，他们已经冲到了城下了。城上之人未放一箭，兴许这事儿真有门！”

张亮道：“我早就知道会如此，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高句丽人想让咱们上当，不下点本儿怎么行？”

“他们又登上城墙了。”

“我早就知道会如此，你忘记张士贵将军是怎么死的吗？这叫引蛇出洞，关门大狗。”

“貌似城墙上的栅栏都被拆除了。他们还把城头上的高句丽人绑起来了。”

“我早就知道会如此，高句丽人这次所图甚大，当然不会在乎一段城墙的得失。”

“他们占领城门，并且攻进城了。”

“我早就知道……”

啪～

李二陛下抡圆了胳膊，就给了张亮一嘴巴，道：“你知道个屁呀！朕怎么就一时糊涂，听了你的话？险些坏了朕的大事。”

“我……”

李二陛下没继续理他，扭过头去高声道：“众将军！”



“有！”

“发动各部人马，快快入城，解救秦国公！”

“是！”

## 第1949章烽火入塞

也算温沙门倒霉，他只算到了高句丽人信誉败坏，城楼上的军队不可能这么快取得唐军的信任。

但是没想到，出了一个女扮男装，对郭业一往情深的奚族王子苏支。

她哪管什么高句丽人的信誉问题？只要知道心上人在城内，并且有性命之忧就够了！

为了爱人，哪怕拉着千千万万的人陪葬又如何？

于是乎，错有错着，奚族和契丹的兵马很容易就登城受降，接管了城防。

紧接着，就是李二陛下派兵入城。

此时的辽东城内，领兵大将尽皆被孙代音拘束在城主府内，根本就组织不起什么抵抗。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

可以说唐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来到了城主府外。

眼见着背后出现了唐军，温沙门的手下顿时心神大乱，不知哪个发了一声喊——“跑吧”，顿时四散奔逃！

霎时间，除了两名亲卫以外，温沙门的身边，已经没有任何人。

老头子欲哭无泪，道：“完了！辽东城破了！温沙门呀，温沙门，你守土有责，事到如今，还有何面目苟活于世？死了吧！死了吧！”

说着话，他抽出宝剑就要自刎。

孙代音赶紧道：“慢！老爷子，有话好商量，别着急寻死啊。”

“哼，猫哭耗子假慈悲，不是你早就盼着这一天吗？”

“话可不能那么说，此一时彼一时也。”孙代音道：“之前暗杀您，是因为您老太厉害了，让您活着走进城主府，我还真的没把握控制局势。但是现在城池已经易手，您即便活着也改变不了大局。”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怎么说我也是您的女婿，有半子之劳。但凡有一点办法，也是希望您老能够寿终正寝的。”

“多谢啦！你如果真有良心，以后就对小女好一点。国家大事，与女子无关。至于老夫……呵呵，可不想受唐人的羞辱。”

郭业道：“老将军不必担心，陛下对降将一向宽厚，绝不会有人敢羞辱于您。再说了，孙将军有献城之功，您老作为他的岳父，说不定还能加官进爵呢，怎么有人不开眼找您的麻烦？”

“即便如此，老夫也不想苟活。”

“那是为何？”

“我高句丽立国七百余年，辽东城一失，竟然没有一个高官战死，岂不令人耻笑？秦国公，多谢您的好意了。如果您真的有心……”

“怎样？”

“还请您让人在史书上记上一笔，辽东城破，有老将温沙门殉城！”

说完了，老头子当场自刎而亡！

他两名亲卫也不悲伤，道：“黄泉路上，我等再护老将军一程！”然后，也自尽于此。

郭业见了，久久不语，心中默念道：“高句丽忠臣义士何其多也，要亡其国，恐怕没那么容易。”

……

……

“陛下吊民伐罪，救万民于水火之中。罪臣孙代音不明天时，不知仁义，抗拒天兵，多有杀伤，实在是罪孽深重，还望陛下治罪！”

此刻的孙代音一袭白衣，手捧辽东城城主的大印，高高举起，神态恭谨至极。

做戏得做全套，尽管大家心知肚明，孙代音此番献城有功必获重赏，但实际上他还真得做出一副负荆请罪的样子来。

李二陛下伸出双手把他搀起，道：“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此乃公仇，非为私怨。今日孙爱卿弃暗投明，前仇自当一笔勾销。另外，你献城有功，朕重重有赏！”

“罪臣不敢居功。若是您愿意原谅，还请允准微臣退居林下，了此残生。”

“这是什么话？孙爱卿你正当盛年，不去建功立业，却甘隐临泉。莫非以为朕是无道昏君吗？”

“罪臣不敢，只是……”

“没什么可是的，你若是认为朕还算是一个有道明君，就继续给朕效力。从今天开始，辽东城改名辽州。而孙爱卿，就是第一任的辽州刺史。待朕回军之时，另有封赏！”

“多谢陛下！微臣一定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别嫌李二陛下这个封赏敷衍，事实上，孙代音听到这个任命之后，简直是欣喜若狂。

身为降将，最担心的是不是新主子的信任？现在李二陛下继续让他在辽州任职，岂不是意味着把后路都交给他了？有了李二陛下的信任，孙家的飞黄腾达的日子还远吗？

安抚好了孙代音，李二陛下接过辽东城城主的大印，高高举起。

他颇为兴奋地说道：“众位爱卿，辽东城本为中国故地，两百年前，中国势微，被高句丽侵占。隋炀帝为复故土，百万大军打了三次没打下来。但是今天……”

李二陛下深吸了一口气，道：“朕，大唐天子李世民，带着众位将士，把这座城收回来了！这场功业，是朕的，也是众位爱卿的。咱们君臣共勉，一起开创大唐盛世！”

“万岁！万岁！万万岁！”众将士齐声喝喊，声震云霄。

良久，人们的声音才逐渐降低。李道宗上前一步，道：“陛下，您是不是还忘了一件事？”

“什么事？你是说封赏众位将士？”

“那却不急。微臣的意思是，陛下旗开得胜，收复辽东城。这么大好的消息，得快点告诉太子殿下和后方的臣民呀。”

“朕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李二陛下下一拍脑袋，道：“来人，给朕点火！”

“喏！”

当然，他这个点火的命令，不是要火烧辽东城。而是点燃烽火。

想当初出征之际，李二陛下与太子有约，三十里建立一个烽火台，从长安城一直修到了辽东附近。只要辽东城破，就点燃烽火，把这件事通报天

下。

这样做明面的理由，当然是太子年幼监国，若是有人散布前方战况的谣言，恐怕会引起民心不稳，适时传递胜利的消息，有助于朝廷安定。

不过，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李二陛下希望自己的功业，能够早点被天下人知道。

你们不是说朕弑兄杀弟得位不正吗？那又如何？

论文治，朕的贞观年间斗米四钱，乃是数得着的盛世。论武功，朕收复汉家故土，重现中国辉煌！

这样的好皇帝，你们上哪找？有什么不满意的？

李二陛下见烽火台上当即浓烟滚滚烈焰飞腾，不由得哈哈大笑，道：“不出三日，这个好消息就能被太子以及留守群臣知晓。他们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不知会有多高兴呢！”

.....

.....

“啥？父皇已破辽东城？”李佑问道。

阴弘智道：“没错，烽火入塞，这个消息普天之下人尽皆知。”

李佑一拍大腿，道：“好！太好了！”

“殿下，您没事吧？这有什么好的？陛下出征顺利，太子的地位就愈发稳固。您离着大位岂不越来越远？”

“你懂什么？这就叫做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他这仗打得越顺利，离着死期也就越来越近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李佑强自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道：“这事你就别管了。总而言之，不日即有大变！嘿嘿，烽火入塞，能入得了一次，就入得了第二次。你给我把手下的江湖人物打点好了，不日即有大用。”

“殿下，恕我直言，陛下发动玄武门之变的人数虽然不多，但那都是百战精锐。咱们收拢的人物，可是差了一点，恐怕难堪驱使。”

“不必担心。”李佑微微一笑，道：“咱们的人手弱，但是咱们的敌人更弱。更关键的是.....”

“什么？”

“大势在我！”

## 第1950章先锋郭业

玄菟月初明，澄辉照辽碣。  
映云光渐隐，隔树花如缀。  
魄满桂枝圆，轮亏镜彩缺。  
临城却影散，带晕重围结。  
驻跸俯丸都，伫观妖氛灭。

这首《辽东望月》，充分表明了李二陛下夺取此城的兴奋心情。人逢喜事精神爽，这次破城的赏赐，也是格外丰厚。

可怜渊男建为抵御唐军准备的丰厚财物，都成了李二陛下对大军的人情。

首先，契丹和奚族的大军，得到了大笔的粮食和布帛。

这两族大军虽然屡立大功，但是也真不听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成为一枚定时炸弹。

李二陛下赏赐完他们之后，就让他们回转故土。对此，苏支和摩会对此倒是没啥不满意的。

他们和唐军不同。

唐军此次出动了十万兵马，这虽然算是一宗重要的军事力量，但是即便全部折损，对大唐来说，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伤筋动骨。

他们这八万大军就不同了，可以算是二族的倾国之兵。一旦有所闪失，恐怕契丹和奚族的名字，就得消失在草原上。

兵凶战危，虽然赢了两场，谁知道以后能否继续获胜？此时名利皆得，正是见好就收的大好时机。

然后，就是对俘虏的处置问题。

将近十万俘虏，到底该如何处置？杀了吧，还真下不去手。

放了吧，他们继续投靠高句丽咋办？

关起来，那得派多少人看守？

在这个问题上，李二陛下展现了千古明君的高超政治手段。

他把三百来人的降将都封赏了高官厚禄，命他们随军而行。至于说普通当兵的，则每个人给了两袋粮食，全部放走。

这一场大战之后，高句丽缺粮那简直是一定的。

唐军放粮，高句丽的军队征粮。那民心所向，还用问吗？

尽管这么一通放粮，几乎把辽东城的存粮消耗完毕，但是从政治上讲，还是非常划算的。既解决了俘虏问题，又得了高句丽的民心。

至于说有些冥顽不灵之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想效忠高句丽？

一来，他们都是普通小兵，即便投靠旧主起到的作用不大。二来，也是最关键的，这种人太少了。

人心都是肉长的，饶命之恩，再加上赐予粮食，这种情况下还要与唐军为敌？那可不是一般的白眼狼能够做到的。

无数人赌咒发誓，表示一定要做大唐的顺民，与故国高句丽彻底决裂。

甚至还有一帮人主动请愿，要求加入唐军，反戈一击。

现在，郭业就受命安抚一群过分热情的俘虏。他们乃是加尸人。加尸人是高句丽的一个小部族，世代居住在加尸城。

这次有七百多加尸人被渊男建征招来守辽东城，没怎么打仗，就被唐军俘虏了。

闻听了李二陛下下的宽待俘虏政策后，他们十分感动，哭着喊着要加入唐军，赶都赶不走。

这帮加尸人的统领叫吴何赛。他跪倒在地，道：“秦国公，我等是诚心为大唐天子效力，您就把我们收了吧。无论是冲锋陷阵，还是攻城守垒，我们加尸人都绝不含糊！”

郭业道：“你们这是何苦呢？打仗有什么好？难道你们就不怕死吗？回家过安稳日子多好。”

“怕，我等也是血肉之躯，爹生娘养的，哪能不怕死呢？但是我们不能就这么走了。”

“为啥？”

“按照我族的规矩，被人俘虏了，那就是人家的奴隶。运气好的话，还能混个温饱。运气不好，就得劳作致死。”

“那陛下把你们放了，岂不是更好？”

“大唐天子把我们俘虏之后，不但不以为奴，还把我们放了，赐予粮食，对我们简直是天高地厚之恩。我等寸恩未报，就这么拍拍屁股一走，那还算个人吗？”

“你们是想报恩？”

“正是。”

郭业叹了口气，道：“那你们有没有想过加尸城内的家人？你等若是投奔了唐军。渊男建的心眼可不大，会不会把你们的家人给……”

吴何赛神色一黯，道：“这种时候，也顾不得家人了。”

“这话是怎么说的？”郭业道：“你们加入唐军，却累得家人惨死。陛下要是收了你们，岂不有伤他的仁君之名？你等难道想把自己的大恩人，置于不仁不义之地？”

“不……我等绝没那个意思。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以我唐军的实力，你们这些人连锦上添花也算不上。不收你们，无伤大雅。收了你们不仅陛下名声不好，你们的家人也得惨死。双方都不得利，这又是何苦来哉？”

“可是……”

“没啥可是的。”郭业缓和了一下口气，道：“你们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回转加尸城。待到我唐军压境之时，鼓动族人弃暗投明。这才是你们最容易发挥力量的地方。”

吴何赛眼前一亮，道：“多谢秦国公的教诲！我等这就回去劝说族人。您就瞧好吧。”

郭业之所以给吴何赛出这个主意，其实完全是托词。在大唐与高句丽的战争中，一个小部族的倾向，实在无关紧要。他之所以这么说，完全是为了把这帮加尸人哄走。

没想到的是，这一招闲棋，在不久的将来还真的发挥了绝大的作用。

……

……

赏赐来赏赐去，终于赏到了郭业的头上。

李二陛下道：“咱们有言在先，谁破辽东城，就可以得到金旒铠和先锋官之职。郭爱卿甘冒奇险，说服孙代音献城，朕当然要兑现承诺。”

“慢！”李道宗跪倒在地，道：“陛下，微臣有话说。”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江夏王，事到如今，莫非你还不服气？”

“不是不服气，只是为了大唐的江山社稷着想，微臣以为，宝铠可以赐给秦国公。但要说先锋一职么，陛下还要仔细斟酌。”

“此言怎讲？”

“您别忘了，秦国是凭借三寸不烂之舌，劝降了辽东城主，才取了辽东城，此计可一而不可再。高句丽人最擅守城，若是攻打别的城池可怎么办？”

郭业怒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打呗！”

“那却不然。攻城可不能硬拼，该如何调动人手，如何组织攻城器械，乃是一门大学问。您以前的对手，都不怎么擅长守城，您还可以随心所欲。但是面对高句丽的坚固城池，您那两下子恐怕不顶用。”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但是我李道宗就不同了，跟着陛下东征西讨，打下过多少坚城？就是高句丽的城池，也打下来好几座。陛下用我为先锋，才是老实持重之举。”

李二陛下听了也颇为意动，毕竟除了辽东城人家李道宗还真没失手过。他说道：“秦国公，你觉得呢？”

郭业道：“陛下，江夏王所言，完全是无稽之谈。微臣的确没有攻下高句丽城池的战绩，但那不是我无能，而是没有机会。只要您让我为先锋，无论何等坚城都不再话下。”

李道宗把嘴一撇，道：“说得轻巧，你可知道，一次攻城失败，就是成百上千条人命。可容不得你慢慢试错！”

郭业微微一笑，道：“江夏王，您若是服气的话，咱们不如打个赌如何？”

“打赌？”李道宗这可逮着理了，道：“陛下，秦国公在您的面前意欲博戏，可不能轻饶了他！”

## 第1951章秦国公真会玩（1）

郭业道：“江夏王，别高兴得太早。《贞观律》我可是研究过了，不是所有的赌博行为都算犯法。比如说为了鼓励军中的勇武之风，射箭博戏就不在其列。”

“那又怎么样？难不成你还要和本王比射箭？”

“当然不是比射箭。不过事不同而理同，为了唐军的胜利，咱们赌攻城怎么样？”

“攻城？攻城怎么赌？”

“江夏王，咱们明人不说暗话。这次您当先锋，连破数城，给自个儿捞了不少钱吧？”

唐军的抢掠，几乎是半合法的行为，不过当着皇上的面提出来，李道宗还是感到颇为不好意思，道：“其实……其实也没多少。”

“没多少？您说话得凭良心，据我估计，这批财物的价值，得在两百万贯左右。江夏王，您争这先锋之职，恐怕就是为了巨额的钱财吧？”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

“那就简单了。接下来，咱们就应该攻取建安城，我和您打个赌，从兵临城下算起，我三日可破建安城。如果我赌输了的话，那这先锋之职，就让您了。”

“你若是赢了呢？”

“您这两百万贯财物，就是我的了！怎样？口口声声看不起咱郭业的攻城之术，你可敢跟我打这个赌？”

“这……”

李二陛下对这个赌博颇感兴趣，道：“江夏王，你总不会只是嘴硬，其实心里边对秦国公的攻城术十分忌惮吧？”

“那怎么可能？我只是觉得，这可是先锋之职，微臣和秦国公私相授受，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再说了，这也不合规矩呀。”

“怎么不合规矩？规矩还不是人定的。这样吧，朕愿意见证你们二人的赌约，郭业赢了，你拿价值两百万贯的财物出来。你赢了，朕就把先锋之职还给你。谁要耍赖，就是不给朕面子。”

“那……”话说到这个份上，李道宗也只能点头应允，道：“就依陛下所言。”

郭业道：“还请立字为据。”

“理当如此。”

李二陛下当即亲笔写了一份赌约，并且盖上了自己的玉玺，道：“二位请签名吧。”

……

……

五日之后，唐军已至建安城下。

郭业把薛仁贵叫到了跟前，道：“绛州侯，攻打建安城的任务，我可就交给你了。别让我失望，事成之后，两百万贯的钱财，我分你一半。”

“打仗我是不怕，您乐意分我钱也挺好。不过……”薛仁贵苦着脸道：“三日破城，这也太难了一点。在下可没什么信心。”



“不必担心，我给你准备了一样好东西，有此物在，破城易如反掌。”

“什么东西？”

“霹雳弹。”

“霹雳弹？那玩意儿不是埋在地下的吗？”薛仁贵奇道。

郭业道：“什么埋在地下？想当初在虔州城，咱们是守城的一方，所以才把霹雳弹埋在城外。但是现在攻守易势，当然就不用如此了。实话告诉你吧，此物用来攻城可比用来守城好使多啦。”

“即便如此，霹雳弹的威力，似乎也并不大，真的能三日破城？”

“这次的霹雳弹可与前次不同，乃是用了特殊的火药，威力奇大。三日破城我还是多说了呢，说不定一日就城破了。”

“如果您所言无误的话，我岂不是马上就要成为百万富翁？”

“正是如此！”

.....

.....

第二天一早，中军帐内。

郭业手拿着文书，得意洋洋，道：“陛下，微臣幸不辱命，建安城已破！这两百万贯钱财，您可得为我做主。”

李二陛下道：“江夏王，愿赌服输，你待会儿就把那些钱财交给秦国公吧。”

“这.....”两百万贯钱财，那岂不是要了李道宗的老命？他哭丧着脸道：“就不能通融一下？”

“嗯？这个赌约朕可是中人，江夏王莫非是不想给朕面子？”

“微臣不敢，只是.....只是.....”

李道宗心思电转，急中生智道：“好吧，愿赌服输，这两百万贯钱财，就算是秦国公的了。不过.....”

“怎样？”

“微臣还有一个提议，望陛下允准。”

“你说。”

“微臣想和秦国公再打一次赌，若是秦国公赢了，不仅这些财物是秦国公的，另外微臣还要再拿价值两百万贯钱财的家产给秦国公。”

“那秦国公要是输了呢？”

“前次的赌约就算作废，这两百万贯的钱财还是微臣的。”

郭业道：“不知你要和我打什么赌？”

“前面就是安市城了，此城依山而建，城小而兵多。不知秦国公能否三日破城？”

“您的意思是，要和我赌三日破安市城？”

“正是。”

李二陛下道：“根据军中细作打探来的消息，此城极为易守难攻。别说三日了，恐怕就是十日，乃至一个月都难以攻克。江夏王不要强人所难。”

“这怎么能算强人所难呢？秦国公那是一般人吗？他是咱们大唐的先锋官。别人办不到，他怎么能办不到？他若是办不到的话，何不退位让贤？”

郭业冷笑道：“江夏王不必激将。你这是逼着我答应赌约，想翻本是吧？嘿嘿，我偏不让你如愿。启奏陛下，安市城我三日破不了，不过给我一个月

时间的话，此城必破。”

李二陛下点头道：“一个月也可以，朕准了。至于另外一份赌约，既然秦国公不同意，朕也不能强人所难，就此作罢。江夏王，那两百万贯的财物，待会还是要给秦国公。”

李道宗可急眼了，道：“一个月就一个月。微臣就是要和秦国公打赌，一个月破安市城，这总可以了吧？”

“秦国公，你觉得呢？”

“江夏王愿意送钱，微臣岂有不收之理？还是老规矩，请陛下做个中人，咱们以一个月为限，微臣必取安市城。”

“好，取文房四宝来，朕马上给你们立约。”

.....

.....

安市城，郭业可是太了解了。在历史上，李二陛下第一次东征失败，很大程度的原因，就是这个城池太难攻打。

它是一座山城，地势十分险要，城墙之下，几乎都是绝壁，什么投石车呀，楼车呀，攻城车呀，根本就没地方放！就是占地最小的云梯，能够安稳架设的地方都不多。

貌似唯一的办法，还是老规矩，蚁附登城。但是别忘了，这座城池不是用城砖建的，而是一座石城！城墙光滑无比，就是攀爬都十分困难。

最后逼不得已，唐军想了一个笨办法，堆土为山。最后等土山跟城墙差不多高的时候，就可以如履平地一般攻城。

这个计划也还算不错，不过执行的时候，出了一点小差错。就在土山要堆好的时候，忽然坍塌。好死不死的是，这时候唐军守将傅伏爱又擅离职守。

安市城守将杨万春把握战机，派出了几百人的敢死队，占领了土山。

到了这时候，隆冬将至。显然，此时唐军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再建造一个土山，只能退兵。

这就是历史上的安市城之战。

这次郭业攻城，因为时间足够，只要“故技重施”就可以了。

现如今一代名将杨万春已经被他忽悠到汉城去了，形势可比当初好了很多。

只要堆土山的时候小心谨慎，保证工程质量。再派遣精兵强将驻守此山，不给高句丽人可乘之机。攻破此城，简直是十拿九稳之事。

事实也没让郭业失望。

就在第二十三天的头上，安市城破！

李道宗尽管千不甘万不愿，最后还是在李二陛下的逼迫下，把那两百万贯的财物送至郭业的营中，另外还给了他一张两百万贯的欠条。

郭业看着李道宗的痛苦模样，不由得露出了狐狸一般的笑容，道：“江夏王，别那么灰心丧气呀。钱财乃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放屁！放屁！”李道宗怒道：“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少给我说风凉话。这是你赢了，你要是输了呢？能那么豁达？”

“嗨！什么输输赢赢的。常言说得好，有赌不为输，这次输了，下次赢回来不就行了吗？”

“下……下次？”

“对，就是下次。您敢不敢再跟我打一次赌？”

## 第1952章秦国公真会玩（2）

“还赌？”李道宗忍不住退后一步，道：“你想要什么花样？”

郭业满脸委屈地答道：“江夏王，您说话别那么难听啊。咱们小赌怡情，笑谈间连克高句丽数城，千载之后，史书之上也是一段佳话。什么叫耍花样呀？”

“小赌怡情，你也说得出口！四百万贯，四百万贯呀！老夫总共的家产也不过八百万贯钱。这也算是小赌？”

“家产八百万贯？不包括这批高句丽的财物吧？如此说来，您现在还有六百万贯的家财？”

“正是。你问这个干什么？”李道宗下意识地捂住了自己的袖兜。

郭业道：“当然是给您翻本的机会喽。您看，高句丽城池虽多，但是咱们连克辽东、建安、安市三城之后，鸭绿江以北，真正难打的城池，就只剩下了两个——乌骨城和国内城。”

“乌骨城虽然算是雄城，但是也不过是和建安城差不多。莫非你想和我赌国内城？”

“非也，非也，咱就是想和您赌乌骨城。”

“你当我是傻子么？建安城你攻了一天就攻下来了，现在我跟你赌乌骨城，岂不是必输无疑？”

“话可不能这么说。”郭业道：“想当初我一日下安市城，是因为用了霹雳弹。这次我和您赌的就是，不用霹雳弹三日攻破建安城。”

李道宗沉吟道：“火药你已经用完了，堆土为山时间又不够，再不用霹雳弹。莫非你想劝降此城的城主？”

“呃……事实上，乌骨城的城主是谁我都不知道。我可以向您保证，绝不会是劝降。”

“火药、霹雳弹和劝降都不用，怎么可能三日克乌骨城？”

“那就是郭某人的秘密了。但不知江夏王敢不敢赌？”

“这……”李道宗犹豫了，他实在想不出郭业能用什么办法三日破城。但是郭业过往的战绩，又向他表明，这事还真有可能。

见李道宗沉吟不语，郭业道：“要是江夏王不敢赌，那就算了。这两百万贯财物，我就却之不恭了。来人！”

“在！”

“得了这么大的彩头，我也不能吃独食。拿出五十万贯财物来，给参与攻城的兄弟分下去。”

“是！”

“慢！”那兵丁扭头要走，李道宗赶紧把他给拦住了，道：“别忙，别忙。这钱还指不定是谁的呢，分什么分呀？”

郭业道：“哦？莫非江夏王是想跟我赌了？”

李道宗一咬牙，道：“不错，我跟你赌了！就赌……就赌……两百万贯的！我要是赢了，这些财物可得还给我。”

“那可不成，您现在还有两百万贯钱的欠条在我手上。就算您赢了，那也只能取回那张欠条。要不，咱们赌四百万贯钱的？”

“哼，条件就是这么个条件，你爱赌不赌，不赌拉倒。”李道宗有恃无恐

地说道：“秦国公，别以为老夫看不出来，你是胜券在握，所以才提出了这个赌约。老夫这次输的可能起码在八成以上。”

“那您还跟我赌？”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有赌不为输。即便计划的再好，世事又岂能尽如人意？老夫赌的就是，你这次要棋差一招。”

郭业道：“既然如此，咱们还请陛下做主。”

“理应如此。”

二人联袂找到李二陛下，把来意一说。

贞观天子闻言，不由得眉头一皱。

他说道：“你们这是把朕的中军帐当城宝局子了？赌上一两次也就罢了，怎么还赌起来没完了？千载之后，史书之上，会怎么看朕？怎么看朕的大唐朝廷？”

郭业闻听此言，心说坏了，我怎么没想到这一点呢？赌一次两次，可以算是名臣逸事，千古佳话。但要是一直赌下去，可就成了滥赌鬼了。

比如说乾隆在大明湖畔偶遇夏雨荷，那啥之后，生了紫薇格格。这算是风流佳话。

但若是他老人家每天都出宫，对民间美女那啥，生了无数私生女。那就只能算是荒淫无道的昏君了。

他说道：“既然陛下不准那就算了，反正我也没啥信心，微臣告退。”

李道宗一听这个“没啥信心”，那心里面的火苗可越烧越旺。他跪倒在地，眼圈一红哽咽着说道：“陛下，请听老臣一言。”

“江夏王有话请讲。”

“微臣跟随陛下出征高句丽，披坚执锐，亲冒矢石，阵前厮杀，这些事都不用说了。单说我这么大岁数，以郡王之尊，风餐露宿，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图的是啥？”

郭业接话道：“江夏王图的当然是上报君恩，下安黎庶。”

“放屁！”

“嗯？”

李道宗这才注意到自己说错话了，道：“啊……不……我当然是想报答陛下了。但是除此之外，还有自己的一点点私心，就是挣非养老钱。那两百万贯钱财，可是我的命根子呀！”

李二陛下都被他气乐了，道：“你的意思是……朕不准你们的赌约，就是要了你的老命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万一你要是再输了可咋办？你还活不活了？”

李道宗一咬牙，道：“俗话说得好，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我就不信了，他还能连赢三回。”

“那可说不准，万一他真赢了呢？”

“那老臣就彻底服了秦国公，再也不敢谈赌字。”

李二陛下无奈地说道：“好吧，咱们就下不为例。”

“多谢陛下！”

第三次赌约的文书签好，郭业道：“六日之后，大军可到乌骨城。微臣斗胆，恳请陛下和江夏王观战，为我军助威。”

“好，就依秦国公所言。其实朕也很好奇，你是靠什么三日破乌骨城。”

.....

.....

乌骨城下。

李道宗目瞪口呆，道：“秦国公，您就是靠这个攻城？您怎么能靠这个攻城？”

“我怎么就不能靠这个攻城？”

“这明明是我的！我的八轮楼车！”

郭业道：“这话怎么说的？想当初在辽东城，您的八轮楼车已经全部损毁了。这写八轮楼车，都是我好不容易让营中的巧匠做出来的。”

“那也是老夫花了绝大的心力才发明出来的。”

“对呀，我也没想抹杀您的功劳。城破之后，我会为您请功的。”

李道宗郁闷得想吐血，道：“本王已经位极人臣，请功有个屁用？！关键是钱，我的两百万贯钱呀！哎呦，这可要了我的命了.....”

李二陛下也是哭笑不得，道：“如此说来，秦国公你是早就准备用八轮楼车了？”

“陛下英明。”

“那你原来在朕的面前，可是说没什么信心，那又是何道理？”

李道宗眼前一亮，跳着脚道：“对！是何道理？秦国公，你这是明摆着欺君呀！陛下，您可不能轻饶了他，赶紧判哪个赌约无效。”

郭业振振有词，道：“陛下，您误会了。微臣所说没啥信心，不是指对八轮楼车没信心，而是对工匠仿制八轮楼车的能力没啥信心。不过今日看来，还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还能这么解释？”

“莫非陛下认为有什么不妥之处？”

李二陛下仔细一想，道：“你倒也能自圆其说。”

“那赌约的事儿.....”

李二陛下无奈道：“江夏王，该怎么做，不用朕再教给你了吧？”

“好，不就是欠条么，微臣这就写！”

.....

攻克了乌骨城之后，唐军势如破竹，连克数十座城池，最后终于把国内城团团围住。

此城对高句丽的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高句丽有三京之说，他们分别是中都平壤，北都国内城，南都汉城。

现如今汉城已经被杨万春割据，若是国内城再有什么闪失，那高句丽就是三京变一京，亡国再即了。

其次，这座城池的历史可不得了。他原来就是高句丽的都城，也就是两百年前，高句丽人才移都平壤。

换句话说，这里就是高句丽人的老家。有如延安之与新中国，东北之与满清，蒙古之与大元。一旦失去，对他们心理上的打击是非常致命的。

既然此城如此重要，当然城防也异常坚固。甚至可以说，远超辽东城。

对于此城，即便郭业也没什么好办法。把城围定，试着攻了几次之后，就把矛盾上交，请李二陛下做主。

中军帐内。

李道宗笑咪咪地说道：“秦国公，怎么遇到国内城就不中用了？您不是破城很有一套吗？您那三日破城的劲头上哪去了？古人说的欺软怕硬，指的就是您这种人吧？”

## 第1953章轻取国内城

郭业冷笑道：“对，我是破不了国内城，我承认。但是，那又怎么样？你是不服气我当这个先锋？好说，好说。我这先锋就让给你。你有能力，你去攻打。”

“我……”李道宗也没什么好办法攻下国内城，只得道：“哼，争功于己诿过于人，天下恐怕无人能出秦国公之右了。”

郭业道：“我倒是不明白了。您说我争功于己还好说，毕竟是我夺了您的先锋之职。这个诿过于人可怎么讲？”

“国内城如此坚固，谁去攻打不得损兵折将？你这不是诿过于人是什么？”

李二陛下赶紧道：“江夏王还请慎言！国内城是不大好打，但要说谁攻城谁倒霉，那就太过分了。我大唐人才济济，难道就没人能为朕取国内城？”

李道宗说道：“若是时间充裕，怎么可能有打不下来的城池？问题是，咱们没有多长时间了。一个月攻不破国内城就必须退兵。这么短的时间内破城，就必须猛攻。不知为此要阵亡多少将士。”

李二陛下也知道这个道理，道：“朕原来还笑隋炀帝不会用兵，百万大军攻三次都攻不下高句丽。今日易地而处，才发现不是杨广无能，而是高句丽人的确擅长守城。”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这次要不是秦国公屡出奇谋，咱们恐怕就得止步辽东城了。不过现如今高句丽的大城，只剩下了平壤城和国内城。如此大好的时机怎能错过？实在不行，也只能用人命堆了。”

李道宗眼珠一转，道：“其实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

“哦？江夏王有什么主意？”

“小王的主意……呃……其实不大合规矩，有违陛下的禁令。”

“嗨，都到了这时候了，还管什么禁令不禁令的？快说快说。”

“微臣的这个主意，就是和秦国公再赌一次。若是他不能一个月破辽东城，就请他把赚了微臣的六百万贯钱还回来。”

郭业怒道：“你这是公报私仇，谁想和你赌了？”

“秦国公还请稍安勿躁，我跟陛下说话，您插什么嘴？”

“废话，事关我的六百万贯钱财，我难道不能说话？”

李二陛下此时也是病急乱投医，道：“江夏王，你仔细说说，为什么有了这场博戏，秦国公就能取国内城了？”

“陛下没听说过请将不如激将吗？别人可能拿国内城没办法，但是秦国公可不是一般人。您这么一逼他，说不定他就真想出什么办法来了。”

李二陛下道：“秦国公，你看……”

“不行！绝对不行！微臣是真没办法。”

李道宗说道：“秦国公，您可想好了。我欠您的，可是有四百万贯钱的欠条。如果你今天不能让陛下满意的话，那这两张欠条，可就没人帮着您讨要了。”

“我宁可不要那四百万钱财！”

“这可是您说的……”李道宗大喜，道：“那咱们就这么定了。”

郭业道：“陛下，那场赌约您可是中人。江夏王想赖账，您就不说句



话？”

“这个……秦国公，你也知道，江夏王乃是朕的亲戚。他要是真的不肯还钱，朕总不能为了你抄他的家吧？当然了……”

李二陛下缓和了一下口气，继续道：“如果你为朕解了这次国内城之忧，那朕说不得也只能大义灭亲了。”

郭业苦笑道：“您真想让江夏王和微臣打这个赌？”

“这次算朕对不起你。”

李二陛下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郭业还能怎么办？他只得道：“就算我和江夏王打赌，他也没那么多钱呀？现如今江夏王的家产，可只剩下四百万贯了。”

李道宗说道：“那我就用我的郡王俸禄慢慢还！”

“郡王俸禄？那也不是不行。但您准备每月还多少钱呢？”

“这……你想我还多少？”

“不管您有多少俸禄，我每个月就给您留一百贯钱。剩下的我全拿走，如何？”

“这……”一百贯钱虽然不少，但是李道宗家中人口甚多。如果真的如此，那他还能养得起几个人？别说奴婢了，恐怕小妾都得饿跑几个！

眼见李道宗犹豫，郭业就坡下驴，道：“如果江夏王不愿意的话，那这件事就算作罢。”

“那可不成。”李道宗一咬牙，道：“好吧，就这么定了。咱们就用六百万贯的钱财打赌。”

李二陛下这次倒是颇为积极，道：“朕这就写文书。”

……

……

赌约到手，郭业心中那份郁闷就别提了。这算什么？鞭打快牛？还是自己前几次战绩太辉煌了，让李二陛下对自己升起了无穷的信心？

钱财的损失倒是小事，问题是王八好当气难受呀！难道就这么让李道宗得意了去？

郭业把薛仁贵找来，道：“……事情就是这样了，不知绛州侯有什么好办法？”

“您都不成，那就更别提我了！”

“你也没办法？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薛仁贵！”

“瞧您说的，我的名声再大，那能有您大？”

“呃……算了，这句话就当我说。 ”郭业冥思苦想，道：“你说国内城这么坚固的城池，是不是就真的没啥取巧的地方？”

薛仁贵正色道：“秦国公，我觉得您还是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误入歧途了。”

“此言怎讲？”

“虽然说兵不厌诈，但并不是每次打仗都要用诡计取胜。更多的时候还是要靠堂堂之阵正正之师。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是也。您总想着出奇制胜，恐怕……恐怕有些走火入魔了。”

郭业闻言一愣，旋即站起身来，躬身一礼道：“绛州侯说得好，郭某人受教了。那你的意思是，这次攻城要硬攻？”

“也不全然是硬攻，咱们首先要试着四面围攻，搞清楚此城哪里的防御强一些，哪里防御弱一些，有什么弱点，再对症下药。当然，要是城中主将守得好，那也只能硬攻了。”

“好！那就依绛州侯所言，我向陛下请四万兵马，明天先试着进攻一天。”

.....

.....

第二天早晨，李二陛下端坐在中军帐中，面色阴沉似水，久久不语。

李道宗低声道：“陛下是担心战况？”

“唉，秦国公为了攻城，调动了四万大军。今日一战下来，不知有多少死伤。我大唐又会增加多少孤儿寡母。”

“有道是慈不掌兵，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李二陛下苦笑道：“话虽如此，朕也早有心里准备。不过事到临头，还是.....唉，有些不忍。”

“陛下仁德。”

“江夏王，你说这次，秦国公就真的不能继续创造奇迹了吗？朕昨日逼他立那个赌约，是不是过分了一点？”

“呃.....陛下，您要这么想。即便没有那个赌约，要想破城，还不是要派大军强攻？”

“那这场赌约岂不是仅有你江夏王得利？”

“那也不尽然。秦国公这个人我是了解的，最为顾惜士卒的生命，由他控制局面，总比其他人要少死一些。”

“哦？”李二陛下眉毛一挑，道：“这么说来，江夏王对秦国公的攻城之术还是颇为佩服了？”

李道宗苦笑道：“不服不行。秦国公连取几十座城池，发明了新式火药和霹雳弹这等攻城利器。微臣要是还说服不了，那不成了死鸭子嘴硬吗？”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唉，可惜就是此等人物，拿国内城也没什么好办法。看来只有尽人事听天命了。”

正当这时，有一个小校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道：“报！陛下，国内城破了！”

## 第1954章胜利就在眼前

“啥？你再说一遍？”

“国内城的东门已被攻破，有一千弟兄冲进去啦！秦国公派小将来给您报喜。”

“此言当真？”

“在您面前未将哪敢撒谎？此事千真万确，但有半句虚言，您砍了我的脑袋去。”

“好！好一个秦国公！好一个从没让朕的失望的秦国公！”

李二陛下高兴地一拍几案，道：“这番秦国公可是为朕立了大功了！对了……江夏王此番也立功不小。秦国公就是你推荐的。请将不如激将，说得好，说得好呀！朕要重重赏赐于你！”

李道宗苦着脸说道：“那您能赏多少？”

“黄金千……啊，不，万，黄金万两，怎么样？”

出一个主意就能得赏黄金万两，这个赏赐已经是非常丰厚了。但是对于李道宗来说，万两黄金，才不过是价值十万贯。跟他损失的六百万贯钱财相比，完全不成比例。

但是，那又如何？

总不能让李二陛下替他出这六百万贯钱吧？就算他老人家真的有这个意思，李道宗也不敢要呀！拿国库的钱填赌债，那不得被士林清流派喷死？

貌似到了现在，能保住六百万贯钱财的唯一可能，就是秦国公实际上并没有攻破国内城。

李道宗眼珠一转，道：“陛下，您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这事儿呀，还真不一定。”

“此言怎讲？”

“您还记得辽东城吗？想当初庞孝泰将军用火药炸开了一段城墙，然后冲了进去。结果，最后不仅没破城，庞将军还战死于城内。前车之鉴在前，陛下不可不查呀。”

“这……有道理。速传朕的口谕，要秦国公务必小心，遣一上将进城即可，不可亲临险地。”

“是！”

那名小校领旨刚要出去，另外一名小校又飞奔而至，道：“报！我军大获全胜，国内城四门全被攻克。秦国公已经入城指挥巷战了。”

“四门全被攻克？”李二陛下也是知兵之人，道：“朕还从没听说过诈败败成这个样子的。江夏王，你说是不是国内城真的不堪一击？”

“不可能！绝不可能！前几天咱们又不是没打过国内城，根本就啃不下来，怎么今天就如此不堪一击了？变化如此之快，我看其中必然有诈！”

“有诈？”

“不错。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看来他们为了杀死秦国公，是下了血本了。这下子，秦国公恐怕是在劫难逃！”

“啊？那可怎么办？”

“咱们现在即便做什么，恐怕也晚了。”李道宗叹了口气，道：“城内的消息传到这里，怎么也得半个时辰。秦国公若是真的中计，恐怕现在已经……”

他话还没说完呢，又有小校来报：“除了城主府，秦国公已把残敌肃清！”

“一派胡言！”李道宗大怒道：“国内城怎么也得有几万守军吧？别说几万人了，就是几万头猪给秦国公去抓。他能在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内抓完？”

李二陛下也觉得有点不靠谱，道：“不到一刻钟的时间就肃清残敌，的确是太夸张一点。秦国公为何发出如此战报？虚报战功可以理解，但是虚报马上就可以查实的战功，秦国公总不会如此不智吧？”

“这……老臣也不知道。”

李道宗的话音刚落，第三拨报信的使者又至，道：“启禀万岁，国内城已被秦国公全部拿下，特派小将前来，迎您入城！”

“啊？这么快？好，朕这就出发。”

李二陛下刚刚站起身来，就被李道宗拦住了，道：“慢！陛下，不可莽撞，谨防其中有诈呀！”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朕去看看不就行了？”

“那……那也不成！”李道宗心思电转，脑洞大开道：“万一秦国公与高句丽人勾结，要谋害您的性命呢！”

李二陛下都被他气乐了，道：“胡说八道！秦国公和高句丽人勾结？亏你能想得出来。少说废话，随朕摆驾国内城！”

“好吧……微臣遵旨。”

一个时辰之后，李二陛下已经端坐在城主府中，喜笑颜开地接受众将的恭贺。

李道宗的脸上，却阴沉地仿佛能滴下水来。他说道：“秦国公，我就不明白了，您为何能这么快就攻克国内城？莫非城中有您早就安排好的内应？”

“当然没有什么奸细。”郭业苦笑道：“实话告诉您吧，此次攻城，我完全用的是堂堂之阵，正正之师。只是派人四面围攻，国内城就一鼓而下了。”

“郭业，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咱们都是知兵之人，你这番话就哄鬼去吧！”

“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不信的话，你可以问绛州侯，我派他主持了此次攻城。”

薛仁贵就没胆子顶撞李道宗了，他说道：“启禀江夏王，实际上此次城破的原因，关键在于高句丽人，跟咱们怎么攻城倒是关系不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江夏王以为，这国内城的守军到底有多少人？”

“这我哪知道？两万到二十万都有可能。”

“说出来都没人信，实际上此城真正的守军，不过是两千人罢了。咱们前两次试探着攻城，他们还能凭借精兵顶住。这下子四面围攻，城内守军过少的情况就暴露了。未将没费什么劲就轻取了国内城。”

“两千人？这怎么可能？渊男建是疯了还是傻了？三京之一的国内城，只派了两千人防守？那不是笑话吗？”

薛仁贵双手一摊，道：“这还真不是笑话，根据俘虏的口供，此城原来有兵四万。就在前不久，被渊男建抽走了三万精兵，守平壤去了。”

“那还剩的一万呢？”

“跑了！”薛仁贵道：“咱们的大军势如破竹，秦国公又声威显赫。守城的

兵丁眼见守城无望，在咱们到来之前，就纷纷逃亡。而此城的守将，又是个糊涂蛋，根本就不加以阻止。”

“所以最后只剩下了两千人？”

“正是。剩下的这两千人倒是悍不畏死，诚心实意的为高句丽效忠。但是他们的人数太少了，最终还是被我军斩杀殆尽。”

“就……就是这样？”李道宗只觉得胸口有些发疼，道：“照你这么说，只要发动一次总攻，无论是谁，都能把国内城取了？”

“不错，江夏王果然聪明。”

李道宗的脸上无比地难看，道：“这……这还有天理吗？渊男建怕死调兵回平壤也就算了，怎么国内城的城主也那么糊涂？他就不知道拦一拦逃兵？”

李绩却道：“我却以为，此事未必是国内城守将糊涂。要是我处在他那个位置上，说不定会做跟他同样的决定。”

“那是为何？”

“国内城大部分人都被吓破了胆了，把他们强留下来，很可能在守城的时候帮倒忙。相反，若是只留下敢战之士，说不定还能多守两天呢。”

“哼，到了最后，还不是被咱们唐军一股而下？”

“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了！”李绩道：“窥一斑而知全豹，从国内城的情况来看，高句丽人已经兵无战心，无论守将是贤是愚，城池是否坚固，都改变不了大局。”

李二陛下眼前一亮，道：“两军交战，攻心为上。既然如此，那岂不是说明，我军必胜，灭亡高句丽指日可待？”

众将一齐拱手，高声道：“臣等为陛下贺，为大唐贺！”

## 第1955章佳人已逝，情债难还

城主府内喜气洋洋，但唯独两个人的脸色不大好看，与周围的气氛格格不入。

其一，便是江夏王李道宗，他输了个倾家荡产，那能高兴得了吗？

其二，就是百济武王扶余璋了。他脸色有些发白，跪倒在地，道：“陛下，小……小王有本启奏。”

李二陛下早就注意到他这副模样了，心中暗暗冷笑一声，道：“带方郡王有话请讲。”

“渊男建弑君弑父，人神共愤。幸得陛下替天行道，出兵讨伐。我百济不才，也愿附骥尾。现如今有水军两万已经集结完毕，只待陛下一声令下，就可出兵讨贼。”

“水军两万？”李二陛下眉毛一挑，道：“如果朕没记错的话，你那两万人，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吗？”

“呃……微臣的水军，并不擅长陆战，所以才一直没有与您合兵一处。攻下国内城之后，大军就该横渡鸭绿江了，势必得跟高句丽发生水战，这正是我百济水军大显身手的好机会。”

“哦？是吗？多谢带方郡王的好意。”李二陛下道：“不过，我大唐有水军四万，足以战胜高句丽的水军您那两万水军就不必触动了。”

扶余璋道：“那怎么能行？小王的水军虽然比不得您的大军能征惯战，但是对于陛下的忠心可是一般无二，还请陛下给他们一个机会，不要冷了忠臣之心。”

张亮冷笑一声，道：“忠心一般无二？那号令呢？你那两万水军，到底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到时候号令不一，进退失据，恐怕还不如没有呢！”

“当然是听勋国公的。”扶余璋道：“这两万人勋国公可以任意驱使，完全听您的号令。”

“真的假的？”

“小王可以把这支水军的兵符令箭完全交给您。但有不服将令者，勋国公尽管军法处置。我百济绝无二话。”

李二陛下道：“既然如此，那就如带方郡王所愿。两军会师鸭绿江，百济所有将士划归勋国公指挥。”

扶余璋大喜，道：“多谢陛下。那微臣这就去安排？”

“准。”

等扶余璋走了，张亮道：“陛下，高句丽水军孱弱，咱们大唐的水军足以应付。百济的两万水军，连锦上添花都算不上，您又何必答应扶余璋？”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你说百济非要他们的水军参战，到底是什么用意？”

“当然是对咱们大唐示好了。”

“这么说，也对也不对。他这一方面是示好，另外一方面，也是试探朕对百济的心思。如今高句丽亡国在即，那咱们唐军下一步会怎么办？是回国休整，还是继续南下攻打百济？”

张亮道：“如此说来，扶余璋的小心思还真不少。但他既然对咱们大唐有戒备，前些日子又为何赠送宝铠？”

“赠送宝铠和臣服大唐可是两回事。”李二陛下道：“他先送宝铠，是被咱们的军威所震。这次送兵，同样是被咱们的军威所震。至于说诚心臣服大唐，哼哼……”

“怎样？”

李二陛下轻叹一声，道：“在扶余璋的心里，恐怕从来没有过这个想法。要不然那两万水军，他早就该送来了。擅长不擅长水战，该怎么用，朕难道不懂吗？”

“那咱们怎么办？”

“当然是先灭高句丽再图百济。他扶余璋伪装的再好，也难骗过朕的眼睛，现在不过是和他在虚与委蛇罢了。过几年，朕把百济灭了，全部贵族迁至大唐内地，到了那时候再谈让百济臣服吧。”

……

……

三日之后，大军已至鸭绿江畔。大唐水军四万，百济水军两万，总共有六万水军，战船上千，遮天蔽日。

至于说高句丽人的水军，估计不过是一万左右。至于战船，更是与联军没法比。

无论大唐还是百济，都是水军大国。至于高句丽，则从来不以水军闻名。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若是打起来，高句丽的水军，简直是给联军送菜，绝无幸理。

所以，当天晚上，唐军上下非常轻松。准备第二日一早，就发动进攻，彻底摧毁高句丽的水军，然后兵围平壤，彻底解决高句丽。

唯有郭业，直觉上却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这就把高句丽灭了？也太容易了吧！

这还是历史上那个隋炀帝三征，李二陛下两征，最后李治又派兵打了好几次的高句丽吗？

他们就没有什么后招？若是真有后招，又是在哪里呢？

假投降？还是绝地反击？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孙子善走进了他的大帐，伸手一指，道：“老师，您看看是谁来了！”

“谁？”

郭业定睛一看，不由得一愣。来人非是旁人，却是他的便宜老丈人，郑元郑德芳。

想当初，郭业出使薛延陀，十分顺利的为大唐解了后顾之忧，并且把郑元推上了薛延陀右相的位置。

按说他现在应该在那里享受荣华富贵呀，怎么独身一人，跑到这里来了？

此时的郑元形容憔悴，衣衫褴褛，哪还有原来风度翩翩美男子的形象？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郭业大惑不解，道：“岳父大人，您为何落到了如此田地？”

郑元长叹一声，道：“唉，别说我了！你还是担心担心自个儿吧。”

“我自己？”

“准确的说，是你在长安城的家人。薛延陀反了，不日即将起兵攻唐，长安城能不能保住都得两说！”

“啊？果真如此？到底怎么回事？”

“就在三个月以前，薛群略施小计，诱杀了突厥可汗李思摩，然后兼并了他的部众。有了这个开疆拓土之功，他在薛延陀内部威望大增，就暗地里准备起兵攻打大唐。”

“那你派一个人来通知我不就行了，何必亲身而至？就不怕薛群怀疑你？”

“嗨！还谈什么怀疑不怀疑呀，为了得到这个消息，不知死了多少人，我的身份也瞒不住了。”

他顿了一下，忽然正色道：“秦国公，您可得节哀。”

郭业的脸色唰得一变，道：“谁死了？莫不是斑鸠？”

“斑鸠的确是死了，为了掩护我逃走，他带着几十名弟兄拦截追兵，必无幸理。不过，我说的人不是他。斑鸠兄弟死的虽惨，但他本身已经是病入膏肓，即便为国捐躯，也不算吃亏。”

“除了斑鸠和你，在薛延陀我就没有什么熟人了呀？”

“不会吧，我提醒您一下，在那里，您还有个红颜自己……”

“你是说薛心莲？”

“正是。薛群早就对大唐存着不轨之心，因为薛心莲和您的关系，登上汗位之后，就把她软禁起来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

自从薛群为汗，薛心莲就对郭业一直避而不见。当时郭业还以为是人家美女身份地位与以前不同，对自己不怎么感兴趣了。没想到，却原来是佳人身不由己。

他继续问道：“那薛心莲到底是怎么死的？”

“薛群意欲攻唐，薛心莲苦劝不听。最后她无奈之下，和丽竞门取得了联系，把这个消息透露了出去。被薛群知道之后，就把她给杀了。”

“啊……”闻听此言，郭业只觉地头一晕，眼前阵阵模糊！

薛心莲死了！她是为什么死的？明面上是因为给大唐通风报信，实际上呢？还不是为了自己？

薛群做的再不对，那也是她的亲哥哥。而大唐呢？对她有什么恩惠？她为什么会背叛自己的哥哥，向大唐示好？

答案有且仅有一个，她是为了自己！

想不到，那个外表坚强内心柔弱的女孩子，对自己用情如此之深。而自己，又是怎么对她的呢？

郭业呀，郭业，你真是该死！欠薛心莲的情债，这一辈子也还不清！

见郭业久久不语，郑元赶紧道：“秦国公，你清醒一下。现在可不是儿女情长的时候。您得赶紧把这件事告诉陛下，班师回朝。完了一步，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对，对，理应如此。岳父大人，您跟我来。”

二人联袂来见李二陛下，把这事一说，李二陛下也感到事态严重，道：“擂鼓聚将！”



## 第1956章急转直下

“陛下不可！”郭业赶紧把李二陛下拦住了，道：“深夜擂鼓，恐怕会弄得人心惶惶，还是派人悄悄把诸将招来为好。”

“准，董顺，速速派人去传旨。”

“是！”

不大功夫，除了勋国公张亮、冉仁德、刘英行以外，诸将就均已到齐了。

现在的唐军共分为两处，六万陆军驻守于此，另外四万水军已经上船，正在与高句丽的水军对峙。张亮等人现如今全部坐镇水军，却是无法及时通知。

现在这个时间聚将，大家都知道是出大事了，都面色严肃、神态恭谨地静待李二陛下发话。

李二陛下往四下里扫视了一圈，指了指郑元，道：“此人乃是丽竞门派往薛延陀的细作，由他把情况跟大家说说吧。”

.....

听郑元把话说完，诸将皆是沉默不语。不是他们不想说，而是这件事太大了，不得不慎重。

薛延陀反叛，长安城内做主之人，却是还未成年的李治，实在让人无法放心。

万一薛延陀运气好，真的攻破了长安城，那大伙的家眷可怎么办？大唐天子的声威可怎么办？长安城的百万黎庶又怎么办？

但是，大家真的放心不下老家，就此退兵呢？那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高句丽似乎是指日可下，就这么退兵的话，无异于为山九仞功亏一篑。谁能甘心？

再说了，不谈这次东征大家出了多少力，花了多少钱粮。单单说再来一次会得到什么结果，想想都会让人感到头疼。

明面上看，这次出征高句丽一切顺利。但是大伙都是知兵之人。都知道此战能打成这样，到底是多么侥幸！

要不是有了契丹和奚族的联军，恐怕现在唐军已经全军覆灭了！要不是郭业发明了火药，要不是霹雳弹，要不是有了李道宗的八轮楼车，现今的唐军恐怕已经顿兵于坚城之下。

那么，再来一次会如何呢？

事到如今，大家对火药、霹雳弹以及八轮楼车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认识。

不错，这些东西的确是攻城利器。但是，也谈不上只要一出手，任何城池都不在话下。

这次能建立奇功，主要是因为这些攻城利器是第一次出现在高句丽人的面前，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这次大军撤退之后，已经占领的那些城池肯定要被高句丽人重新夺回来。

以后再要攻打，高句丽人有了防备，可就没有这次这么便宜的事了。

所以说，此时就没有什么万全之策。放弃继续进攻，就意味着错失良

机。放弃回援，就意味着要冒着长安城被攻破的风险。

良久，李绩才轻咳一声，道：“陛下，不是老臣多疑。只是此事事关重大，郑元的话，到底可信吗？”

郭业道：“郑元曾是大隋的右卫将军，后来被高句丽俘虏，在辽东城做了二十多年奴隶。几年前，被郭某人解救，加入了丽竞门。从他的经历上来看，绝无可能是高句丽人的探子。更重要的是……”

“怎样？”

“他唯一的女儿，是郭某人的小妾。”

“如此说来，郑元对咱们大唐的忠心无可质疑了？”

“郭某人可以用性命担保。”

“这样的话……”李绩想了一下，道：“陛下，微臣以为，此时不宜回军。”

“此言怎讲？”

“陛下此次出征，抽调的将士兵不多，各处关隘的守军大体完整，微臣不认为薛延陀有能力打到长安。再说了，就算真的不幸，薛延陀兵临城下……”

说到这里，他轻笑一声，道：“长安城内武有卫国公李靖，文有尚书仆射房玄龄。要钱有钱，要兵有兵，要粮有粮。恐怕陛下需要担心的，不是长安城破，而是能否全歼薛延陀的骑兵。”

李二陛下眉头微皱，道：“勋国公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长安城内如果万众一心，当然不惧小小的薛延陀。但是……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颍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在场的都是粗人，不大知道李二陛下拽的一句话文什么意思。但李绩却是听明白了，他的脸色微微一变，道：“陛下可有证据？”

“确切的证据是没有，但是从种种蛛丝马迹来看，虽不中亦不远矣。”

李绩想了一下，正色道：“微臣还是坚持原来的意见。即便那位真有那个心思。难道英国公和鄂国公就是吃素的？”

李二陛下迟疑道：“他们的能力当然不错，但是面对那个人，恐怕会束手束脚……。”

“就算这二位不行，那还有太子呢。”

“太子？他……行吗？”

“陛下也太小瞧太子了，不说别人，单说他那个长史马周，就有宰相之才。有他一人在，那人就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依英国公的意思，咱们没有必要回军？”

“正是如此。”

李二陛下又问道：“其他爱卿的意见呢？”

有了人挑头，其他人就没那么多顾忌了。有的人建议马上撤兵，有的人建议一鼓作气把高句丽打下来再说。

双方的理由也都非常充分。

的确，薛延陀攻破长安城的可能性是小，而大军攻破高句丽用不了多长时间。

貌似英国公所言非常有道理。

但问题是，这二者的效果可大不一样。灭掉高句丽，对大唐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即便此次出征武无功而返，顶天了说，也不过是李二陛下声望受

损。

一战打到鸭绿江，攻破国内城。吹牛一点，就能说是大获全胜。谦虚一点，说成无功而返也成。怎么也谈不上大败亏输。

但是，相反地，长安城那边失败了。不谈声望和钱财的损失，李二陛下后宫可咋办？

难道让一代明君戴上无数顶绿帽子？

退一万步说，就算李二陛下不介意绿云压顶，那城里还有各位亲王呢？这帮人都会被薛延陀一勺烩了，李二陛下可就算是绝了后了。

他这个年纪，能否再生出儿子来，那可真不好说。偏偏玄武门之变后，建成元吉的后代都被杀得差不多了。那以后大唐的江山社稷由何人继承？

稍一不慎，那可就真的改朝换代了。

众人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唯有郭头紧锁，不发一言。

李二陛下道：“秦国公，你的意思呢？”

“启禀陛下，微臣以为，还是现在回军的好。”

“哦？为什么？”

“这个……具体的原因，微臣也说不上来。不过，我总觉得，这事儿没那么简单，恐怕薛延陀之反，背后还有高句丽人的影子。”

“高句丽人？他们都要亡国了，就算与薛延陀勾结，又有何用？”

“有道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高句丽还没亡国呢。怕只怕……”

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忽然中军帐外一阵吵吵嚷嚷，道：“快带我去见陛下，快带我去见陛下……”

李二陛下脸色一沉，道：“何人在外喧哗？带上来！”

功夫不大，一个浑身血迹，蓬头垢面之人，就被带了上来。此人一入得帐来，就嚎啕大哭，道：“陛下，完了！全完了呀！”

“什么乱七八糟的，朕还没死呢！”李二陛下揉了揉眼睛，道：“你究竟是谁？”

那人把额前的头发拨开，道：“陛下，是我，是我呀！您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勋国公张亮！你怎么来了？”李二陛下激灵灵打了个冷战，道：“你怎么被搞成了这个样子？朕的四万大军怎么样了？”

“您的四万大军已经完了！”

“啊？”

“四万水军全军覆灭，冉仁德、刘英行二位将军战死，只有微臣带着几十名亲卫跑了出来。陛下快走！咱们这次东征完全失败了！”

## 第1957章何人断后？

“到底怎么回事？莫非是高句丽的水军偷袭？那也不能呀。就算是偷袭，一万水军就打得你们六万大军全军覆灭？”

“哪呀，不是一万对六万，而是八万对四万！百济的两万水军，表面上对微臣言听计从，暗地里，却早已同高句丽人勾搭上。他们利用与我军共同驻扎的机会，纵火烧船，把我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啊？”李二陛下的头“嗡”地一声，恨声道：“这么说来，朕岂不是成了三国中的曹操，被扶余璋这个老黄忠骗了？”

李绩道：“扶余璋反水，也不过是三万对四万。即便兵败，也不至于全军覆灭吧？”

“不是三万对四万，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是八万对四万！”

“还有五万敌军是从哪来的？莫非是新罗也反了？不可能！就算是新罗反了，他们也凑不出来五万水军。”

“不是新罗，是扶桑！”张亮哭丧着脸道：“他们高喊着扶桑百万大军来援，据我估计，总共大概有五万水军参战，另外还有多少陆军就不清楚了。”

李二陛下叹了口气道：“四万水军全军覆没，看来这次东征算是完全失败了。咱们还是商量商量到底该如何……”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猛然间一拍脑袋，道：“英国公，咱们大营之中，还有几日的存粮？运送粮草的车队，有几天没来了？”

“存量大概还能支撑十日。咱们的粮草是按说应该是三日送来一批，不过因为近日下雨，山洪爆发，到昨天已经是第四天没有补充粮草了……哎呀，不好！”

说到这里，李绩的脸色顿时一变，道：“您是说刑部尚书韦挺有问题！”

“不错。”李二陛下的脸色无比难看，道：“朕虽然早就知道那个不孝子有问题，但是没想到，他竟然跟高句丽人勾结到了一块！这次还真是大意了。如果朕没料错的话，以后再也没有什么粮食运到了。”

“应该……应该……不于此吧。”

“哼，但愿是朕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咱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

李绩道：“不错，计狠莫过绝粮。韦尚书一旦背叛，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咱们必须早做准备。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快撤军。越快越好。”

李二陛下道：“朕倒是想尽快撤兵，但是你看看，百济、高句丽和扶桑，他们三国已经联合，事先咱们一点风声都没听到。难道你以为，他们的目标仅仅是摧毁我大唐的水军？”

“陛下的是，他们准备把咱们这几万人，全部葬送于此？”

“朕怀疑，一切都在他们的计划之中。薛延陀举兵欲反，说不定就是和高句丽人有关。甚至包括咱们轻取国内城，也是高句丽故意卖了一个破绽。对于如何围追堵截，恐怕他们也早就做好了准备。”

“那现在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选一员大将断后？”

“是呀。这个人可不好找。此人不仅仅要勇猛过人，还要善于用兵，为大军撤退赢得时间。最重要的，还是……”李二陛下轻叹了一口气，道：“要有为国捐躯之心。”

张亮眼珠一转，道：“微臣举荐一人，可当此众任。”

“谁？”

“秦国公郭业郭子仪！他官职够高，足以独领一军。至于说勇猛过人，善于用兵，那更是不在话下。这次东征，所有功劳都是他立的，不派他断后派谁？”

“这……”李二陛下眉头紧皱，按照道理来说，秦国公郭业的确是最适合的人选。

但是，他还真舍不得。

这个断后之人，可以说是九死一生。如果让非要他选的话，他宁可选择其他人，哪怕是选英国公李绩呢，他也不愿意选郭业。

不是说他心目中郭业就比李绩厉害，问题的关键是，郭业年轻啊。

李绩都要五十了，谁知道还能活多久，但是郭业还不到三十岁，再为他再效力二三十年毫无问题。

就这么牺牲了，也实在是太可惜了。

但是，尽管心里边这么想，李二陛下可不会就这么蠢的说出来，那也太伤人心了。

他冷笑一声，道：“勋国公，你先是抗旨不尊，朕没治你的罪。现在你又丢了朕的四万水军，朕还是没治你的罪。怎么？恃宠而骄了？现在咱们都落到这步田，你还想着要公报私仇？”

“陛下，微臣哪敢干这种事儿呀！”张亮道：“实在是秦国公乃是最合适的人选，所谓外举不避亲，内举不避仇是也。而且，秦国公断后，还有一桩其他人望尘莫及的好处！”

“什么好处？”

“可以让秦国公自证清白，也让陛下以及天下人尽去疑心。”

“你这是什么话？朕怀疑秦国公什么了？”

“不是陛下要怀疑什么，而是秦国公的行迹实在可疑。”张亮道：“陛下您想，咱们的大军为何会转眼间就落到了全军覆灭之局？”

“当然是三国联手，还有朕那个不孝子也推波助澜。”

“不，这只是表面的现象。究其实质，还要怪到秦国公的头上！”

李二陛下都被张亮气乐了，道：“一派胡言！莫非你以为，朕是一个争功诿过之人？此次大军东征，由朕掌总，即便失败，也是朕的责任，怎么能怪到秦国公的头上？”

“那却不然。微臣说这是秦国公的责任，不是没根据的，原因有三。”

“你讲。”

“其一，想当初秦国公奉命出使薛延陀，目的就是不让薛延陀在咱们大军出发后捣乱。秦国公也声称完成了任务，陛下才掉以轻心。结果呢，事实证明，他完全被人家给骗了！”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指望一个人靠三寸不烂之舌，就改变一个大国的战和方略，这个想法本身就不靠谱。秦国公一行，本来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即便失败，也怪不到他的头上。你再说说其二吧。”

“第二点原因和第三点原因，其实道理差不多。三军若是断粮，首先要怪的就是刑部尚书韦挺。这次水军全军覆没，虽然主要是因为三国联手，但是微臣指挥不利，也是原因之一。”

“这跟秦国公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了。陛下您有没有想过，无论是韦尚书负责押运粮草，还是微臣负责水军，这都是谁出的主意？平心而论，我们二人真的适合这两个职司吗？”

“这……”李二陛下没词了。

张亮得理不饶人，道：“所以说，这次兵败，秦国公难辞其咎。甚至很有可能，秦国公就是与高句丽或者齐王有勾结，所以才促成了这两个任命。”

李绩怒道：“胡说八道！高句丽能给秦国公什么，值得他去背叛大唐？至于齐王那边……秦国公都已经是太子太傅了，他只要按部就班地效忠太子就好，何必去捧齐王的臭脚？”

“呃……秦国公最是好色，也许是有人许了他什么绝世美女呢？”

李二陛下一摆手，道：“不必说了，朕相信秦国公。要说他推荐你们二人的职司有些私心，朕倒是相信。但是要说他背叛朕，那绝不可能。”

张亮气鼓鼓地说道：“就算他对陛下忠心耿耿，但他举荐人不当，对东征失败有责任，这总没跑吧？”

“这……说得也是。”

“既然如此，陛下何不让他戴罪立功？”

李二陛下还没回答呢，郭业出班跪倒，道：“微臣愿意为大军断后，望陛下允准！”

## 第1958章誓师

郭业主动提出要断后，可不是被张亮激的，实在是他感觉，这次东征失败，自己的责任的确不小。

除了张亮所说的，出使薛延陀被骗，以及荐人不当以外。还有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自己估错了渊男建！

自己初识此人，就把他打成了残废。从那时候开始，在自己内心深处，就看不起此人。认为他根本就没什能耐。

所以，才有了促成渊男建弑父之举。

没想到的是，此人比历史上的渊盖苏文更难对付！派姜玉梅行刺，遣使者联络契丹，以及现在的促成三国联手。哪个不是神来之笔？

自己简直是去了一条饿狼，却迎来了一只猛虎！

历史上的李二陛下东征，虽然无功而返，但也主要是马匹财帛的损失，出征的将士们可伤亡不大。

因为自己的失误，水军四万全军覆灭，六万陆军也不知能否逃出生天。

害死了这么多人，自己难道就不应该负责？

断后就断后吧，要是别人断后，可能真的是九死一生。但是自己有赤兔马，有刀枪不入之能。还真未必有什么危险。

想到这里，郭业才主动请缨。

李二陛下却不知他心里的那些弯弯绕，道：“这真是……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勋国公所言的那些失误，只能算是阴差阳错，你不必放在心上。”

郭业摇了摇头，道：“微臣心意已决，还望陛下允准。”

李绩道：“要说适合断后的人选，秦国公还真是当仁不让。如果让别人断后，微臣还真有点不大放心。”

“呃……容朕三思。”

郭业道：“高句丽人道路精熟，即便有人拦截，恐怕也难以阻住全部的追兵。而微臣在高句丽薄有名声，若是由微臣领兵，可能他们会全力对付微臣，为大军赢得时间。”

李二陛下沉吟了半晌，道：“好吧，就依秦国公所言。不过，你记住，若是事不可为，一定要留待有用之身，不可轻言就死。朕会拿出足够的诚意，与高句丽交换。万一，万一……”

“怎样？”

“万一实在不行，朕许你投降渊男建。”

郭业苦笑道：“陛下，微臣与渊男建的仇恨无可调和。若是他把我抓住了，恐怕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还谈什么交换和投降？不过您放心，渊男建想抓我，特没那么容易！微臣还想着回长安领赏呢。”

说到这里，他又扭过头去，对李道宗说道：“江夏王，别忘记了，一千万贯钱，你得给我准备好了。等在下回去之后，可要您兑现的。”

眼见着郭业接过九死一生的任务，李道宗心中也有些不忍。说到底，他和郭业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效忠大唐，对付高句丽上还是一致的。

他说道：“不必担心，老夫赢得起输得起。只要你能回到长安，一千万贯钱，必定双手奉上。”

李二陛下道：“秦国公放心，只要一回到长安，朕就帮你追帐。要是

你……真的不幸，那一千万贯钱，也会给你的家人。”

“多谢陛下。”郭业躬身一礼，道：“但不知陛下给朕多少兵马阻敌？”

“呃……五千人马如何？”

郭业摇了摇头，道：“太多了！”

“多？”

“不错。要说拦截追兵，五千人和两千人其实差别不大。但要说跑路，五千人 and 两千人的差别可就太大了，微臣还想着把弟兄们都带回长安呢。”

李二陛下想想也是，无论留下多少人，也无法阻止高句丽绕路。甚至在唐军的归路上，有没有伏兵不好说。

人家甚至可以留下一部分人监视郭业的兵马，另外一部分人继续追击。

要想拦得万无一失，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郭业拦截敌人的思路，无非就是以自己为饵，让敌军专心对付自己，而放弃拦截主力部队。那样的话，兵力太多，还真可能成了累赘。

这个计划可能成功吗？

还真有可能！不谈郭业在三韩之地的名望，光是私人恩怨，就有很大的胜算！

是郭业，把渊男建弄得不能人事；是郭业，与扶余璋有夺妻之恨。有抓住郭业的大好的机会，他们岂能错过？

他说道：“好吧，那朕就留下两千精兵给你。你可一定要给朕活着回来。”

“借陛下吉言。”

事不宜迟，既然已经做了决定，那就得赶快行动。天刚刚放亮，李二陛下就开始选兵。

已经成亲者不要，家中独子者不要，长子不要，嫡子不要。长子和嫡子有可能继承家族产业，恐怕会惜命。已经成亲的和家中独子，乃是家中的顶梁柱，为了家人，也难免心有旁骛。

把这些人挑出来，剩下的就是无牵无挂，能够死战的军士了。

一个时辰以后，两千精兵就挑选完毕。

然后，大军就开始拔营启程。现如今营中的粮食只够吃十天左右，实在是耽搁不得。

功夫不大，偌大的营地之中，就只剩下了两千人。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一股被抛弃的情绪，还是在人群中荡漾开来。

郭业走到众人的面前，高声道：“众位可认识我是谁么？”

“参见秦国公！”

“好，大家认识郭某人就好办了。从今天开始，你们就要与我祸福与共了。现在请大家说说，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少年得志，平步青云！”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活捉了颉利可汗！”

“富可敌国！”

“贪花好色！”

最后一句话说出来，人群中顿时传来一阵哄笑，郭业却是丝毫不以为忤。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道：“很好！大家说的很好。我来总结一下吧。我郭



业呢，现在主要是四个特点。官位高，名声大，钱多，美人多。大家说，我总结的对不对啊？”

“对！”

“嗯，那请大家想一下。如果咱们异地而处，你们坐到了我郭业这个位置上，那么还能不能视死如归？”

这下子，两千军士就说什么的都有了。有的把胸脯拍的啪啪响，扬言头掉了不过是个碗大的疤痢，十八年前又是一条好汉的。也有的人说，恐怕会被富贵消磨了志气。

郭业待人们的声音渐低，才双手下压，道：“下面，我说说自己的想法。我现在绝对不是视死如归。荣华富贵，娇妻美妾，该有的我都有了，有了这么好的家境，我怎么舍得去死？”

“那有人要问了，既然你怕死，为何又被留下来断后，是不是有人陷害于你？我告诉你们，没有！完全没有！留下来断后，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那我为啥既怕死，又要留下来断后呢？”

说到这里，他四下里扫视了一圈，高声道：“那是因为，我有信心，这个断后的任务风险不大。”

“怎么？是不是有人以为我在吹牛？呵呵，那你们就是有所不知了。高句丽的国主渊男建，被我亲手打成了太监；百济武王扶余璋，被我老婆都抢走了。”

“这两个手下败将，能对我构成什么威胁？所以说，此次断后，危险实在不大。而好处呢，却是陛下给我加官进爵封妻荫子。这么一本万利的买卖，我凭啥不做？”

他把道理掰开了揉碎了，这么一宣讲，人们的心中顿时信心大增。少年得志，位高权重，富可敌国，美妾如云。这些条件凑齐了，简直是给个皇帝都不换呀！

这么好的条件，却甘愿和自己一切执行必死的任务。要么这个人是圣人，要么也只能说明，这个任务看似凶险，实在是危险性不大了。

眼见人们的眼光开始发亮，郭业趁热打铁，道：“当然了，我也不能吃独食。回去之后，陛下肯定给我很多封赏，那么大伙呢？是不是就白受累一场了呢？不是，当然不是。”

“到时候，陛下给你们赏赐我不管。另外，每个人我私人再给一千贯钱！若是有残疾的给一千五百贯，真的阵亡了，给家人的抚恤是两千贯！”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闻听此言，人们的心气那就更高了，齐声道：“愿为秦国公效死！”

郭业点了点头，道：“好！军心可用。咱们这次就放手一搏，让渊男建见识见识，大唐男儿的威风！两千阻敌数十万，咱们大伙要扬名天下了！”

## 第1959章空城计

丸都城位于丸都山上，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又正好扼守交通要道，实在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大军誓师之后，此城就升起了郭业的大旗。

高句丽人当然也明白兵贵神速的道理，第二天就把此城三面包围。

之所以不围三面而不是围四面，不是因为他们要围三阙一。几十万大军，难道还怕敌人困兽犹斗不成？

主要是因为此城依山而建，另一面完全是悬崖峭壁，无法围困。

“我正在城楼观风景，猛听得城下乱纷纷～”

郭业五音不全的《空城计》在城楼响起，却未免有明珠暗投之嫌。这年头虽然有《空城计》的传说，却没有京剧，高句丽根本就不知他唱的到底是什么。

忽然间，敌军的大营之内冲出一哨人马，来到城门一箭之地以外站定。为首的有两个人，都是郭业的老熟人。正是百济武王扶余璋和高句丽的国主渊男建。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扶余璋冷笑道：“郭业呀郭业，你也有今天。这次我看你往哪逃？我把你抓住之后，一定要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再拿你的脑袋当夜壶！”

郭业微微一笑，道：“带方郡王，至于吗？我不就是抢了你的老婆吗？那有什么呀！大丈夫何患无妻？何必为了一个女子，与我大唐为难？你就不怕陛下腾出手来，把你们百济也顺手灭了吗？”

“别那么自以为是了。我的老婆乃是沙宅王后，可不是善花公主那个贱蹄子！我要抓你，可不是为了情事，而是因为你乃是我百济的心腹大患，杀伤了无数我百济的子民。”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这就是您自以为是了。我也没说善花公主呀，我说的就是沙宅王后。”

“你说什么？”

“想当初您在金城被我抓住了，后来又放了。明面上的原因，是百济用了几座城池把您换回去了。但是实际上的原因，大伙心照不宣！”

“你……你胡说八道！”

郭业高声道：“是不是胡说八道，咱们双方心知肚明，我也不和你做口舌之争。只要你以后能对沙宅王后好一点，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话简直是欲盖弥彰，越描越黑了，直把扶余璋气得浑身发抖，他把手一挥，道：“来人，给我攻城！先登者，赏黄金万两！抓住郭业者，赏黄金两万两，官升三级！”

而郭业却是不慌不忙，对身后的高手三人组道：“给本公开城门，欢迎百济武王到来！”

“喏！”

吱扭扭～

三座城门完全洞开，城墙上无兵无卒。整个丸都城仿佛不设防一般，欢迎着百济大军的到来。

“慢！”渊男建赶紧把扶余璋拦住了，道：“扶余兄，冷静一下。现在这个

丸都城，可不能这么打呀！”

扶余璋直气得额头上青筋暴跳，道：“我说渊男建，你到底怎么回事？莫非是被郭业吓破了胆了么？还是说，你下面缺了一个重要的东西，从此再也没有男人的勇气了？”

渊男建道：“武王陛下还请稍安勿躁。我渊男建的确胯下少了点东西，这我承认。不过，要说男人的勇气，您还真的未必比得过我。”

“我怎么就比不过你了？”

“我敢承认唐军野战远比咱们两国厉害，你敢吗？”

“切，有何不敢？”

“我敢承认自己在用兵上比不过秦国公郭业，你敢吗？”

“有何不敢？”

“我敢承认自己下面少了点东西，你敢吗？”

“有何不……”扶余璋顿时明白过劲来，道：“我当然不会承认了！是你被郭业那厮给废了，又不是我！”

“哦，您也明白被废的是我不是您，那就好办了。”渊男建道：“无论郭业祸害了您多少个老婆，他总归没把您废了吧？要说对他的仇恨，我比您只高不低，这点您承认不？”

“呃……应该算是吧。”

“什么叫应该呀，绝对是！”渊男建恶狠狠地说：“我现在身为高句丽的国主，却连女人都无法享用。每日只能用美食自娱，这种滋味，你能体会得到吗？”

看到渊男建那副咬牙切齿的样子，扶余璋的心头忽然一阵莫名的轻松，对郭业的恨意似乎也消减了不少。

毕竟再怎么绿云压顶，自己现在男人的功能还在，比眼前这位太监国主可强得多了。

他说道：“呃……虽然我体会不到，但是我可以承认您应该比我更恨郭业。”

“那请您想一下，我既然比您更恨郭业，为何要阻止您攻城呢？”

“这……”

“因为我比你更加明白郭业的可怕之处！”渊男建道：“您想唐军远比我军善于野战，郭业又用兵如神，为何不正面对付我们，而不得不守城，这不是其中有诈？”

“有什么诈呀，渊国主，您实在是多虑了。”扶余璋道：“那郭业再会用兵，能两千破我们几十万大军，想想也不可能！”

“怎么不可能？想当初在金城之下，他也是两千破了咱们两国联手二十万大军！”

“那怎么能一样呢？金城那是他装神弄鬼罢了，可一而不可再。另外，他也不是两千破几十万。城内还有很多新罗守军呢！”

渊男建冷笑道：“我却没看出什么区别！郭业装神弄鬼又不是一次两次了，什么叫可一不可再？唐军若是隐藏起一定的兵力，你又一定能找得出来？”

这话还真没法反驳，扶余璋道：“那您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咱们不能被郭业那厮骗了！虽然不知道他想要什么阴谋诡

计，但是咱们只要不按照他的步骤走就行了！他想让咱们进攻，咱们偏不进攻！就这么围死他。”

“国主，在下以为此举不妥。”渊男建身边一个人低声道。

他扭过头去一看，却原来是他新提拔起来的一个将领。此人是靺鞨人，叫做大仲象。之所以提拔他，不是因为他勇猛过人，而是此人的名字起得好，留在身边是个好兆头。

他问道：“大仲象，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启禀国主，您有没有觉得秦国公的这副做派有些熟悉？”

“熟悉？”

“对呀，传说中诸葛亮被司马懿所逼，坐困西城。不得不在城楼上焚香操琴，高声昂曲。最终利用昔日的威名，吓跑了司马懿。此计被称为空城计。”

渊男建沉吟道：“你是说郭业在跟我耍空城计？”

“正是。秦国公郭业怎么了？他再用兵如神，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恐怕也只能用空城计这一招来拦截咱们了。所以，现在的情况，不是郭业希望咱们进攻，而是希望咱们不进攻。”

“你是说咱们不进攻，反而是中了郭业的奸计？”

“正是。”

“不会吧……”渊男建摇了摇头，道：“郭业那厮诡计多端，岂能这么容易就被你看破？说不定他是故意摆了空城计样子，引诱咱们上钩呢？”

“是不是空城计，咱们试试不就行了！国主，不用您的大军。我大仲象有几千族人，只要进攻一次，就能试出他的斤两来。即便有所伤亡，也是我靺鞨人一力承担。”

别人家的孩子死不完，靺鞨人一向是桀骜不驯，听调不听宣，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他们上前送死，渊男建还真是无可无不可。

他点了点头，道：“那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您就瞧好吧，我大仲象扬名立万就在今朝！”

## 第1960章烈火焚城

丸都城虽然险要，但是郭业也没打算死守，事实上，他不打算死守任何城池。

高句丽和百济的倾国之兵，最少最少也得有二十万。可以打的牌实在是太多了。

别管他是两千还是一万守城，人家都可以派出一部分人监视。另一部分人则去分兵追击李二陛下，两不耽误。

别说什么担心后路被断，在高句丽境内，处处都是高句丽人的后路。人家是内线作战，根本就不担心这个。

他现在要赌的就是，渊男建和扶余璋为求万全，专心围堵自己，放弃李二陛下。

当然，从战略上来讲，抓李二陛下最为划算。但问题是，大唐天子要是抛下大军，一心逃命，想抓他实在是非常困难的。

想当初汉王杨谅三十万大军渡海而来，几乎全军覆灭。隋炀帝百万大军一征高句丽，大军也是十不存一。如此大败，可曾伤到过杨谅或者隋炀帝的半根汗毛？

而郭业就不同了，为了吸引敌军，他就得不断地暴露目标，还不敢跑远，抓捕他的难度简直是天壤之别。

至于说还有大唐的五万多军队，那些人就算全部被歼灭又怎么样？

对大唐充其量就是伤筋动骨，两三年就缓过来了，影响不了大局。说白了，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五万大军，还真未必有郭业重要。

再加上他与渊男建和扶余璋的深仇大恨，这两位会怎么选，那简直是毫无疑问。

当然，郭业也没打算用空城计御敌。空城计这玩意儿，并非史实，而是小说家言，听听乐就行了，谁信谁傻逼。

历史上虽然也有类似空城计的变种，但那要么是有援军，要么暂时退敌之后，就赶紧跑路。

他这两方面都不具备，怎么可能使空城计？

眼见着几千无盔无甲的靺鞨人呼呼呵呵的往前闯，郭业扭头就走。

别看大仲象信心满满，但是面对有大唐战神之称的郭业，他要说不怕，那纯属吹牛。

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走入了城内，但见街上空无一人。这本来就是一座军事要塞，没有百姓毫无奇怪。但是军人呢？

就算郭业要使空城计，也不至于城内只有四个人吧？他不是有两千人马吗？都到哪去了？

是不是在城中某处埋伏，准备突然杀出给自己以致命一击？

霎时间，在大仲象的眼睛里，丸都城仿佛变成了一个狰狞怪兽，正在择人而噬。

他咬了咬牙，道：“五百人一队，给我搜！但有遇到唐军，不可浪战，速速发声示警！”

“喏！”

靺鞨人分作八队，就在丸都城内搜索起来。要是全部散开搜城，确定有

没有唐军埋伏，那是花不了多长时间。但要只分成八队，搜完全城，那可就费了大力气了。

过了将近一个时辰，他才确认，城内果然并无大队人马埋伏。

大仲象强自按捺住心头的狂喜，催马来渊男建的近前，道：“启禀国主，郭业那厮果然用的是空城计，城中兵未有任何抵抗。”

扶余璋眼前一亮，道：“如此说来，郭业那厮岂不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待我军瓮中捉鳖了？”

“正是。为策万全，还请两位国主速派大军入城，逐房搜索郭业！”

“好！”扶余璋一使眼色，就有大将阶伯带着五千精锐入城。渊男建也不吝啬，同样派了五千近卫军。

这一下子，小小的丸都城内就挤进了一万五千的大军。

扶余璋道：“哈哈，看来郭业那厮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真当你我是傻子，摆什么空城计。这下可好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待会儿就要成为阶下囚了。您说，咱们该怎么炮制此人？”

渊男建却被他那句“傻子”，给噎得不轻。刚才貌似就是自己这个“傻子”，中了郭业的计策，不仅自己不敢进攻，还拦着扶余璋攻城。

他干笑一声，道：“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郭业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以他的见识，难道还不知道未虑胜先虑败的道理？”

扶余璋冷笑一声，道：“恐怕是他过于自信了。几次三番以少胜多，让他彻底小觑了我三韩之地的英雄。”

“不对吧……”渊男建眼珠一转，道：“即便他那个所谓的空城计成功又怎样？骗得了咱们一时，还能骗得了咱们一世？如果没有反败为胜之策，他岂不是注定被我们俘虏？这可不像是郭业的手笔。”

扶余璋紧皱眉头，道：“说得也是。但是他在城内无兵无勇，到底又如何反败为胜呢？我明白了！”

他猛然间一拍大腿，道：“那个悬崖虽然一般人无法下去，但是郭业身怀绝技，可不是一般人。快……”

他扭头对自己身边的一个小将道：“传孤王的旨意，告诉阶伯和大仲象两位将军，速速查探悬崖那一边。别让郭业趁乱跑了！”

“是！”

眼望着那员小将飞奔而去，扶余璋道：“不是渊国主提醒，险些酿成大错。看来郭业技止于此，咱们别在这傻站着了，速速入城吧。”

“不忙，不忙。”渊男建道：“你说郭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就为了在众目睽睽之下逃跑？这也太不值当得了吧。我恐怕……”

扶余璋打断他的话道：“渊国主，你也太小心了。任他有千般妙计，那也得有人才能施展。问题是现在，城里没兵呀。他充其量就能得个全身而退，至于说反败为胜……”

轰轰轰～

忽然，一阵阵剧烈的爆炸声把他的话说断，人们循着声音望去，只见此时此刻，丸都城内已经是浓烟滚滚，火光冲天！

丸都城的城墙虽然是石制，但是城内的建筑却大都是木制，此时大火一起，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无法收拾。

被炸死的士兵虽然不多，但是被烧死的人可就海了去了。最后一清点，

一万五千人的士兵，全须全羽的仅仅有一千多人。挂了彩的有两三千号。

还有一万多人，已经是死于非命。

那些靺鞨人还好说，但是后来派去的一万人可全是两国的精锐部队。就这么折损了，真是想想就令人痛彻心扉。

好在，不幸中的万幸，无论阶伯还是大仲象都是安然无恙。他们听了扶余璋的命令，都去悬崖边找郭业的踪迹了，却是因此逃过了一劫。

大仲象跪倒在地，道：“微臣无能，错判了局势，累得国主损兵折将，还望国主责罚。”

渊男建双手相搀，道：“起来吧。那郭业有大唐战神之称，先父何等英雄，都屡次败于他手。你被他算计了，简直再正常不过了，何罪之有？孤王要治你的罪，那置先父于何地？”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你能看出郭业的计策类似空城计，其实也算不错了，只可惜奇差一招。不必因此次兵败而一蹶不振，咱们高句丽与大唐的战斗还长着呢，有机会给你建功立业。”

“多谢国主！”大仲象磕了一个响头，道：“但不知下一步，国主有何打算？”

渊男建微微一笑，道：“孤王早就想好了，咱们就给郭业来个一力降十会。高句丽和百济的三十万大军，全部散开，把守关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我要让他插翅难逃！”

## 第1961章岂可过城而不入？

渊男建打算的挺好，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布置的漏洞所在。第二天晚上，有一个重磅消息袭来，把他砸了个头晕目眩。

昨天晚上，郭业带领两千精锐突袭水师。夺船而去，已至鸭绿江南岸！

“唉，孤王真是糊涂！”他猛然间一拍几案，道：“光想着在他北上的必经之地布防，没想到他竟然弃北取南。这是他效仿上次大闹平壤城的故智，我怎么就没想到呢？真是该死！”

大仲象眼珠一转，道：“国主息怒，您不必太过自责。情况也许未必有您想象的那么严重？”

“此言怎讲？鸭绿江以南，根本就没有多少兵力，而且现在调兵去，显然已经来不及了。郭业那厮都是骑兵，一人三马，咱们根本就追不上呀！”

“不，一定能追上，他也必须被咱们追上。”大仲象笃定地说道：“国主，您是一心一意的要抓捕郭业报仇雪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郭业的目的是啥？”

“不是为唐军断后吗？”

“还是的呀！他断后怎么断到咱们的后面去了？若是咱们眼见追捕他无望，直接冲着大唐天子掩杀过去会如何？若是李世民有所闪失，恐怕他就是能逃得活命，也得被大唐朝廷秋后问斩吧？”

渊男建眼前一亮，道：“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不错，不错，就是这个道理。按照默契来说，我不去追大唐天子，他就得给我追上他的机会。他根本就不敢跑太快！”

“正是。所以说，咱们还有机会。只要快速调动大军，沿途布防，他根本就跑不了，也不敢跑。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那你说，郭业会往哪里去呢？”

“呃……他手上仅有两千人，也无法带攻城器械。所以，微臣以为他必定会冲着一些无兵无勇的小城下手。制造声势，吸引您的注意。”

渊男建一皱眉，道：“小城也太多了一点，咱们的兵力分散得太开，恐怕会给郭业各个击破的机会。”

“实在不行，也只能守住各个关隘。待判断出了他的大致位置后，再四面合围。”

“这还差不多。”渊男建道：“姜以式那老家伙打了败仗以后，心灰意冷也就罢了，还把责任都推到了国师的身上，真是岂有此理。我看他是恃宠而骄了。这件事可不能交给他去办。”

大仲象的心中一阵狂喜，脸色却不露声色，道：“国主的意思是……”

“百济和高句丽的三十万大军，我全交给你指挥，务必给我把郭业给抓住。”

“多谢国主，臣定当不负国主所望。”

渊男建沉声道：“这个官职暂时就叫联军都督吧。虽有实权，却也只能调动两国大军的驻防之地，而且要有两国元帅的副署才能生效。你真正能如臂指使的，只有我拨给你的一万近卫军。明白吗？”

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别说大仲象了，就是渊男建也不能随意调动百济的兵马呀。



他跪倒在地，道：“微臣明白。另外微臣还可以征召一些族人，凑够两万大军。只要两国三十万大军严守关隘，保管把郭业献于国主的驾前。”

“希望如此吧。”

.....

由于鸭绿江以南的防务非常空虚，郭业这两千人马还真是如入了无人之境。

大城落锁，小城闭寨。沿路之上的普通庄子，眼见他们势大，还不得不送出酒肉劳军。

三日之后，两千骑兵，已经来到了平壤城外二十里的一座小山之中。

急行军了三天，当然是人困马乏，此地有山有水有青草。最关键的是没有什么人烟，真是一个理想的休整之地。

郭业的两千骑兵，总共分为四队，每队各由一个校尉统领。这四个校尉分别叫做徐振杰、张美髯、龙千守，戴子贺。

军士们开始休息，四个校尉可休息不得，联袂前来，向郭业讨教方略。

“秦国公，下一步咱们去哪？”

郭业道：“去哪？咱们来高句丽是干什么了？最终目的不就是攻破平壤城，俘虏渊男建吗？现在虽然计划赶不上变化，东征失败，俘虏渊男建不可能。但是平壤城就离着咱们不远，岂能错过？”

“啥？”四个人的眼睛瞪得比牛还大，道：“平壤城？就凭咱们这两千骑兵？”

“怎么？不相信？”

徐振杰的年纪较大，四大校尉隐隐以此人为首。

他沉声道：“秦国公您有什么方略俺不懂，不过这可是平壤城，高句丽的国都。就算防御再松懈，恐怕也不是咱们能拿得下来的吧？”

“那可不一定。现如今高句丽的大军都被抽调一空，我估计城内的守军不到五千人。众位乃是六万大军中挑选出来的精锐，两千对五千，难道还没有信心？”

“野战的话我们当然不在话下，不过那可是攻城。”

郭业微微一笑，道：“谁告诉你们要攻城了？”

“不用攻城？”

“那是自然。真要攻城的话，别说就咱们这两千人了，就是两万人也没用。但要是运气好的话，咱们这两千人偷偷入城，还真未必那么难。”

“怎么入城？”

郭业没理他，对孙子善道：“子善，你觉得咱们该如何入城？”

“弟子不知。”

“你好好想一想，这地方是不是有点眼熟。”

“眼.....眼熟？”

“对，你仔细看看。”

“哎呦喂，弟子记得了，想当初咱们大闹平壤城逃出密道的出口，就在附近！不过，吃一堑长一智，渊男建那边就能没有防备？”

“那当然不可能。”郭业道：“我查看过了，出口这边倒是没什么异状。但是入口那边，肯定会被严防死守。”

“那咱们该怎么利用这条密道？”

“很简单……”郭业捏了捏拳头，道：“把入口的守卫兵丁都杀了不就行了吗？”

“那不还得入城吗？”

“当然。众位今天就好好休息，我带着秦英、空空儿和精儿乔装打扮入城，伺机把看守入口的兵丁全部干掉。然后再接你们秘密入城。”

徐振杰道：“秦国公，请恕某家直言。您这个计划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

“此言怎讲？”

“先不说您根本就不知道守卫的兵丁到底是多少人，你们四人能否对付得了。退一步说，就算您武艺超群，真的能马到成功。但问题是，杀了那么多人，能保密得了吗？”

他叹了口气，继续道：“说句您不爱听的，高句丽人要是就这点出息，咱们还何必出动十万大军？派一些人来平壤城捣乱不就行了？把那些高官全杀了，高句丽也就完了。”

郭业哈哈大笑道：“徐校尉，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动手的可并不只是我们这四个人，有句话叫做朝中无人莫造反，你听过没有？”

“您的意思是……平壤城内，有咱们的内应？”

“不仅仅是内应，还是高官呢。有了他配合，取平壤真的有如探囊取物尔！渊男建，我要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 第1962章集闲馆

郭业等人做一主三仆装扮，大摇大摆地进了平壤城，没有受任何阻拦。

需要说明的是，这四人之中的“主”，并不是郭业，而是有“吸血道人”之称的恶道秦英。

至于郭业，不仅要扮作奴仆，还要把脸涂黑。

没办法，郭业再此城中露过面，认识他的人太多了。易容高手杨凤怡不在他的身边，再不低调一些，被人认出来，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轻车熟路，没费什么劲，众人已经到了原来的荣留王府前。

与他们想象的不同，这里并没有成为什么军事重地。却被建成了一个类似馆驿的所在，穿儒衫的人进进出出，好不热闹。

抬头看去，还有一个黑底金字的巨匾高悬——集贤馆。

郭业一使颜色，秦英紧走几步上前，对着看门的伙计拱了拱手，道：“这位小哥请了。”

“好说，好说。这位老爷子，您有什么事？”

“是这样的，鄙人乃是来自百济的客商。今日初至贵宝地，想要找一个客栈落脚。您这个地方，既象是做买卖的客栈，又好似朝廷的馆驿，但不知到底是什么所在？”

那伙计往头上一指，道：“看见上面的字没有——集贤馆。我们这呀，乃是朝廷的馆驿。”

“哦，原来如此，是在下冒昧了。”秦英一脸的失望之色，没话找话道：“那这些穿着儒衫之人，都是朝廷的官员？”

“那当然不是了。其实呢，是这么回事。咱们当今国主自从登基以来，那是求贤若渴……”

说到这里，他忽然闭口不言。秦英会意，随手就是一个金豆子递了过去，道：“这点钱给您买包茶叶喝喝。”

那个伙计道：“为了求贤，国主他老人家主要有两项举措。其一，就是效仿大唐，广开科举。”

“等等。”秦英道：“你们高句丽和我们百济，不都是通过风流教取士的吗？怎么能开科举？朝中的贵人们能答应？”

“嗨，什么贵人呀？高句丽原来有五大部族，现在杀的杀，走的走，只剩下了渊氏和孙氏。渊氏那是国姓，自然不愁当官的门路，只剩下了孙氏，独木难支，他敢炸刺？再说了……”

那伙计压低了声音，道：“什么风流教呀，最近两任源花，分别是杨凤怡和姜玉梅。这二位都成了人家大唐郭业的禁脔。最新的源花，还没选出来呢。我看呀，这风流教也到了散伙的时候了。”

“原来如此。那国主的第二条求贤之举又是什么呢？”

“那当然就是咱们这个集贤馆了。自认有一点文采，但又没通过科举之人，就可以来咱们集贤馆碰碰运气。”

“碰运气？”

“进了咱们集贤馆，不仅吃住免费，还能参加朝廷的选官。当然，高官是不要想了。但是八九品的小官，还是很有机会的。”

秦英博学多才，一听就知道所谓的“集闲馆”到底是什么意思了。无它，

收买人心是也。

渊男建得位不正，虽然靠着大杀特杀暂时稳住了地位。但是总靠高压维持统治总不是个事儿，这才开了科举。

目的和李二陛下一样，“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凡是通过科举得官的人，就会从他的反对者，变成他的天然拥趸。极大地巩固他的统治。

但是，这还是不大保险。总有那么些人，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本事不大，根本就过不了科举这一关，却又自认为有经天纬地之才。朝廷不用他，就是奸臣当道，国主昏庸，必须坚决推倒。

这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就有了集闲馆兜底。

当然了，你要是连集闲馆都入不了，就那点能耐，即便造反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也就不值得渊男建笼络了。

自认为对集闲馆有了非常详尽的了解，秦英拱了拱手，道：“多谢赐教！”

他这就要转身离去，却被那伙计拉住了袖子，道：“这位客官，别走啊。”

秦英的脸色微微一变，道：“怎么？你们集闲馆还有抓查办案的职能？”

“那怎么会呢？”伙计的笑容无比灿烂，道：“我们就算真的抓差办案，也不能抓到您这种正经商人的头上呀。”

“那你的意思是？”

“其实呢，是这么回事。”那伙计往门内一指，道：“您不是想住客栈吗？就住咱们这集闲馆不就成了？”

秦英犹豫地说道：“我？我是百济来的商人，怎么够资格进这个集闲馆？再说了，就算我是高句丽人，进来也得考试吧？总不能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白吃白喝？”

“当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但您是随便什么人吗？”

“我？我就是有俩糟钱……”

“有钱就成，有钱就成。”那伙计满脸堆笑，道：“在我们哥们眼里，那有钱就是有才，就有资格进这个集贤馆。”

他咽了口唾沫，伸出手来，道：“一天五百文怎么样？”

能够花不到一贯钱，就接近密道入口，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但这个价钱对于普通商人来讲，实在有些高了。

秦英退后一步，道：“五百文？这么贵？”

“不贵，不贵。又不是您一个人，你们四个人都算上，总共是五百文。每个人都是单独的客房，特别干净。咱们集贤馆的饭菜，又是出了名的可口。比住同等档次客栈可划算多了。”

“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一个伙计，就能做得了集贤馆的主？这不是徇私舞弊吗？”

“这么干的确是不大合规矩。但是您完全不必担心”那伙计往头上一指，道：“这钱也不是我们拿，还得孝敬上边。有大人物罩着，绝对安全。”

“那……好吧。”秦英从袖兜内拿出一小块金锭来，道：“这是黄金五两。我们主仆准备住十天，大概要用五贯钱，也就是黄金五钱。你们先找钱吧。”

那伙计见了金子，眼珠子都绿了，一把伸手就把那金子夺过去，道：“不用找，不用找。一天五贯钱，五两金子整好。”

“不是说好了五百文一天吗？怎么变成了五贯钱？你们是想讹人还是明抢？”

那伙计满脸堆笑，道：“不是讹人，更不是明抢。我刚才说得那五百文，是集闲馆的一般待遇。但是咱还有顶级待遇呢。有一些大儒，不屑参加科举，又没来得及授官，就在咱们这享受顶级待遇。”

“顶级待遇有什么？”

“住的是上房，吃的是山珍海味，随时可以传膳。每人还有两位千娇百媚的丫鬟伺候。可以在里面任意走动，与任何人交流学问……当然了，这条您用不上。但是光那两个丫鬟，就是物有所值了。”

秦英却对“任意走动”动了心，道：“此言当真，那丫鬟真的千娇百媚？”

伙计满脸猥琐的笑意，道：“不光是千娇百媚，还予取予求呢。”

“此言当真？”

“千真万确。”

“这五贯钱一天，也是指的我们四个人？”

“那是自然。”

“也好，不就是五贯钱吗？咱们爷们出了。”

“您真是太英明了，里边请，里边请。”

一行四人到进了集闲馆，发现那伙计没有吹牛。这所谓的顶级待遇着实不凡，上房之内的布置，竟然不下于王侯之家。伺候的丫鬟虽然算不上国色天香，但也能称得上是风情万种。

但是，大家可不是来这里享受的。安顿好之后，他们就走入了集贤馆的大厅之中。

这里到了饭点，就是食堂。没到饭点的时候，有茶水供应，不少闲着没事的儒生在此高谈阔论。

现在虽然没到午饭时间，但郭业等人乃是顶级待遇，把牌子一亮，吩咐伙计摆上了一桌上好的酒菜。

郭业举起酒杯，刚要说话，忽然听得背后有一个声音传来，道：“渊至和好大的胆子，这个钱也敢赚？今儿可让我抓了个正着！别说是他了，就是你们这几个占朝廷便宜的王八蛋也别想好过！”

郭业想看看是谁在说话，他刚一扭头，就被人把脖领子给抓住了，道：“说得就是你。小子，你跑不了！”

## 第1963章孙状元

整个集闲馆是由原来的荣留王府改建而来，有不少面积颇大房间。这间被选作食堂的客厅，更是其中的佼佼者。足以同时容纳四五百号人同时就餐。

此时虽然没到饭点，但里面也足有两百多人。

本来郭业这桌人点餐就够引人注目了，再加上这一出，顿时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过来。

郭业偷眼望去，还好，还好，这个人他真不认识，那被识破的可能性就不大了。他问道：“你何人？”

“我？”那人一指自己的鼻子，道：“瞎了你的狗眼，竟然连我都不认识！”

“请恕在下眼拙。”

“你真的不认识？”

“确实不认识。”

“那我告诉你，让你长长见识。我就是咱们高句丽去年的新科状元。蒙国主看中，受封五品监察御史之职。”

状元？别说高句丽的状元了，就是大唐的状元，现在也不被郭业放在眼里啊。

他眼中的不屑之色一闪而过，没想到，那位的感觉还真敏锐，道：“怎么？你还不服气？你敢对状元不敬，就是对读书人不敬，更是对国主不敬，小子，我看您这是活腻歪了吧！”

郭业暗暗连骂了几个“呸”字，他心中暗想，你到底是文状元还是武状元啊？怎么满嘴的污言秽语？也不嫌给高句丽丢人！

“呃……”他心思电转，微微一笑，道：“不是不服气，实在是您刚才自我介绍的时候，是不是忘了点什么？”

“忘了点么？我才高八斗，有过目不忘之能，怎么会忘东西？简直是无稽之谈！”

“是吗？”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您刚才说了许多，又是什么状元，又是什么监察御史的，我怎么就没听您说起，您的尊姓高名呢？”

哈哈~

一阵哄堂大笑。

有道是文人相轻，更有词儿叫红眼病。在场都是读书人，大部分还是落第之人，对于所谓的状元，那当然是看不过眼。

眼见状元吃瘪，心里能不痛快吗？

再说了，这个状元的错误也真是好笑。光记得介绍自己的状元名号和官职了，却忘记报自己的姓名。

这往小里说，就是得意的不知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往大里说，那就是被富贵迷花了眼，心中没有祖宗！

状元爷直气得浑身发抖，道：“告诉你，我姓孙名双林。”

“哦，原来是孙状元。”郭业微微一笑，道：“但不知您抓住我，到底所为何事？”

“他就是没事找事！”一个洪亮的声音传来。

话音刚落，就有一个矮胖子带着四个伴当分开人群，来到了郭业的近前。

“鄙人渊至和，忝为集闲馆郎中知事。这位先生，在下招待不周，让一条狗打扰了您的雅兴，实在是罪过！”矮胖子躬身一礼。

孙双林怒道：“你说谁是狗？”

渊至和冷笑道：“冲着集贤馆的客人汪汪叫的就是狗！而且不是什么好狗，好狗知道对谁摇尾巴，对谁狂吠。只有疯狗，才会到处撒野。”

“你……你竟然敢侮辱朝廷命官？”

“哎呦，您可误会我了。我刚才说的是狗，可不是人。什么时候狗也能当朝廷命官了？还是说……您自个儿对号入座了？那可太不应该了，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您也比狗强得多呀，不可妄自菲薄！”

这位的嘴也是忒损了，又引得人们一阵大笑。直把孙双林气得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好，我不和你做口舌之争。现在你跟我走，咱们去莫离支府里打官司去！”

“打官司？咱们俩有什么官司好打？”

“当然是你以权谋私，占朝廷的便宜。”孙双林用手点指郭业等人，道：“你看看他们，拿的是什么牌子，享受的是什么待遇？这些人也配？”

渊至和当然早就了解了此事的前因后果了，强自嘴硬道：“怎么？不行吗？有道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凭啥说人家就没有大才？就不能享受咱们集贤馆的顶级待遇？”

孙双林道：“我不和你争论这些人是不是贤才。单单问你一句话，你认识他们吗？知道他们姓名字谁吗？连人都不认识，你凭什么说他们有大才？”

“这……”

秦英赶紧站起来，道：“好叫这位孙状元得知，在下姓秦名英。这三位呢，分别叫秦业，秦空和秦青。”

“你插什么嘴？我问的是他！”

这时候渊至和已经想好了对策，道：“好吧，我以前的确是不知这几位的名号。不过呢，这也不是什么大事。”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就在刚才，伙计偶然间招呼到这几位，没用多长就被他们的大才所折服。所以，就先给了他们顶级待遇，才飞报于我。手续上的确有些问题，但也不是了不得的大事。”

“嘿嘿，恐怕折服伙计的，不是这几位的才学，而是黄澄澄的金子吧。”孙双林面色一肃，道：“明白告诉你吧，伙计和那秦英的交易，乃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这次你可抵赖不得！”

如果说围观之人和孙双林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那和渊至和就是敌我矛盾了。

卖集贤馆的名额敛财，让贩夫走卒混入自己这些读书人中，蹭吃国家福利。多一个商人进来，那就意味着少一个读书人进来。那不是相当于从读书人的碗里抢饭吃吗？

这还没什么，反正大家已经上岸了。更严重的是，进了集闲馆就有资格选官了。以渊至和的尿性，他既然敢卖集贤馆的名额，又怎么可能不卖选官的名额？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乎，人们议论纷纷，吵吵嚷嚷，风头一转又开始支持孙双林了。

“渊至和，你以权谋私，被孙大人逮了个正着，还有何说？”

“朝廷的集贤馆变成了你家的集财馆，姓渊的，你死有余辜！”

“为国锄奸，就在今朝。大家和孙大人一起去！”

“渊至和不死，朝廷不宁！”

“我看这次唐军入侵，就是他招来的！”

.....

眼见着人们越说越不像话，渊至和明白，这是自己犯了众怒了。

他马上换上了一副和善的笑容，道：“孙大人，有话好好说。大家同僚一场，何必非必闹到大莫离支的面前？您有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渊某人能办到的，盖无不允。”

“好说，好说。”孙双林微微一笑，道：“我的条件就是你自己引咎辞职！”

“就不能换个其他的条件？”

“不好意思，孙某人话一出口，就不可更改！”

渊至和冷笑道：“孙大人，你这是要诚心跟我渊至和做对？”

“不是我要和你做对，是你自己要和国家做对。”

“哼哼，走就走，我还怕了你不成？我倒要看看，莫离支是向着本家，还是向着你这个外人。”

渊至和可以豁出去，秦英可不能豁出去。就这么被带走了，那还怎么完成任务？

再说了自己的身份就是顺嘴胡诌，根本就经不得查。到了莫离支府里，那还能有个好？

大唐秦国公乔装打扮如平壤，结果却阴差阳错自投罗网了？

这也太可笑了。

他赶紧道：“慢！我有话说。”

孙双林眉毛一挑，道：“你？你想说什么？”

“刚才您说了，我和那伙计的交易，您都看见了。可有其他的人证？可有物证？人证物证都没有，光凭您一张嘴，就让渊大人和您走一趟，是不是太儿戏了一点？”

“物证当然是没有。不过人证么.....”孙双林冷笑道：“你们就是人证。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才学，那总做不了假。”

要说才学，秦英可不怵这个。那可是能把李二陛下忽悠瘸了的主。在人文荟萃的大唐，他旁门左道的学问当然考不上进士。但在高句丽，就足以鹤立鸡群了。

他说道：“那就更不用去莫离支府了。您尽管出题，看看我秦英当不当得大贤之名。”

“考你？”孙双林迟疑了。

眼前之人，虽然自称商贾出身，但是一身儒雅之气，器宇不凡。既然敢向自己叫板，说不定还真有些实力。若是自己没考住他，今天可是丢了大人了。

他眼珠一转，落到了郭业的身上，道：“我不考你，我考他！”



## 第1964章花样咏柳

“考他？”

“不错。别忘了，你们是拿了四块牌子，说明四人皆为大贤。也许你秦英的确有些才学，能够蒙混过关。但我就不信了，他一个奴仆也有大才？有什么大贤会甘心与人为奴？”

郭业硬着头皮道：“但不知您准备如何出题？”

“嗯，这也简单。我的题目只有一个，你给我做一首诗吧。做的差不离，我就算那渊至和没有以权谋私。”

“那这诗可有名目？”

“当然有了。”孙双林往窗外望去，但见绿柳荫荫，顿时有了主意。

他说道：“想当初大唐秦国公郭业《咏柳》一出，风靡平壤城。城内遍植柳树，蔚然成风。现在就请你……秦业，也做一首《咏柳》诗来吧。”

渊至和赶紧道：“不行，换个题目。有了秦国公的珠玉在前，即便是好诗也得被当成平淡之作。”

“是好诗还是平淡之作，自有公论。”孙双林得意的一笑，对着四周拱了拱手，道：“这首诗好不好，我说了不算，你渊至和说了也不算。得大家说了才算！诸位说是不是啊？”

“孙大人此言有理！”

“对，是骡子是马牵出来遛遛。”

“身为大贤，难道一首像样的《咏柳》诗都做不出来吗？”

郭业倒是不害怕，他眼珠一转，道：“若是我做出来《咏柳》，写得也还能让入大家之眼。那孙大人是不是就要认输，承认我等几人都是大贤？”

孙双林却比他想象的要聪明一点，道：“就算你做出来的，也只能说明你当得大贤之名，但是代表不了其他人。不过……”

“怎样？”

“不要说我不给渊大人面子。你要是能连作四首水准之上的《咏柳》诗，那我就可以网开一面，承认你们都是大贤。”

渊至和怒道：“一首好诗都十分难得，何况是连做四首？这还不如让四个人作诗呢。”

郭业却点了点头，道：“四首《咏柳》吗？这却也不难。”

为何不难？因为郭小哥是真会……抄袭！

让他背诵唐诗三百首，他当然是背不上来。但单单一个《咏柳》，他还真的下过研究。

想当初上大学的时候，他为了赚点零花钱，曾经做过家教。第一次备课就是讲解贺知章的《咏柳》。

为了来个开门红，他曾经找了好几首古代咏柳的诗，准备进行比较赏析。

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他一开口，就被人家家长堵回去了，道：“老师，咱们就讲那些考试能用上的成不？”

结果，整整一晚上的辛苦算是白费。

没想到，歪打正着，苍天不负有心人，这个屠龙之技，今天竟然派上了用场。

什么叫技多不压身？这下子郭业算是彻底明白了。

他清了清嗓子，道：“依依袅袅复青春，勾引春风无限情。白雪花繁空扑地，绿丝条弱不胜莺。”

此诗乃是著名诗人白居易所作，虽然这首诗比起贺知章之作来稍逊一些，但用来震慑高句丽人却是足够了。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在场的都是读书人，哪能不了解这首诗的高妙之处？

大家可以不服孙双林，但不能不服这首诗。

孙双林虽然是状元，但把他比作一颗巨树，那大家就是一颗小树苗。

虽然差距很大，但也不是没有追赶上的希望。

但是眼前的秦英呢，那就是天上的白云。你长得再高，能够得着云彩？

孙双林的脸色顿时无比的难看，他拍了拍手，道：“好诗！好诗！但不知还有吗？”

“有，当然有了！”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这是宋朝曾巩的咏柳诗，但是用在这里，就有些挑衅的意味了。在场之人都听得出来，这是暗讽孙双林竟然跟自己叫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孙双林恨声道：“秦兄的确文才不错，当得大贤之名。但不知我给您加点难度，您敢不敢接？”

“哦？您不妨说来听听。”

“咏柳的题目太大，下面我要把这个题目加一个字——咏柳絮。”

“咏柳絮？这也不难！”郭业闭上眼睛，状若思考。然后忽然起身，道：“池上无风有落晖，杨花晴后自飞飞。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穹不得归。”

“这也难不住你？”

“那是自然。还有最后一首了，且听再下道来。”

“慢！”孙双林眉头一皱：“您前面的三首诗做的的确不错，不过……美中不足呀。”

“什么美中不足？”

“很显然，这三首诗是写春天。而现在呢，却是夏天。我不敢说此诗是您抄袭，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并不是您临场而做。”

“那又如何？”

“倒也不是想把您怎么样，但是最后一首诗，您就不能再咏春柳了。总能旧作充数，可显不出您的大才。”

渊至和道：“姓孙的，你不要欺人太甚。”

“我哪是欺人太甚了，应该叫网开一面才对。要不然，四个人都做咏柳诗，恐怕真正下不来台的是您吧。”

郭业道：“二位不必争执，不就是再来一首《咏柳》吗？且看我再来咏一首夏日之柳！”

“不不不……”孙双林连连摇头，道：“万一夏柳您也有旧作呢？最后一首诗，我打算把题目细化一下。”

“您请说。”

“我不要您在一首诗里面以歌咏夏日之柳，而是要您歌咏秋日之流，不仅如此，里面还带着春日之柳。”

郭业沉声道：“你这是诚心难为人了？”

“您可是一个顶四个的大贤，这种小小的题目，怎么算难为吧？”

“那得容我想一想。”

“您尽管想，但不能超过一刻钟，我这就开始计时了。”

“计时？不必！我有了！”

“啊？有了？”

“对，你给我听好了：曾逐东风拂舞筵，乐游春苑断肠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斜阳又带蝉！”

这首诗乃是唐朝李商隐所作，抒发了诗人少年得志，老来沉沦失意的感慨。

但是放到这里，人们望着郭业那黝黑的面庞，却不由得细细思量，眼前之人究竟是有何故事？他为何才华横溢，却又被迫与人为奴？

连带着，对孙双林更加厌恶起来。人家已经够可怜了，你还想尽办法地难为他？

于是乎，大厅之内掌声如雷。

“好呀，这首诗做的太好了，比某些欺世盗名之人不知强了多少倍！”

“这才是真正的状元之才！”

“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您要是早来一年，那上一届的状元就非您莫属了！”

眼见事不可为，孙双林猛地一跺脚，道：“好！今天我认输了，咱们走着瞧。”

说完了，他扭头就走。

渊至和却是乐得眉开眼笑，道：“想不到先生有如此大才，能来咱们集闲馆，真是让此地蓬荜生辉，我姓渊的也与有荣焉。”

郭业却不想跟他扯上的关系，冷冷地道：“在下拿钱住店，公平交易，只是不想热麻烦，才不得不出头。”

“那是，那是。”渊至和丝毫不以为忤，道：“既然您不想与我这等俗人论交，那某家就先失陪了。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伙计，某家告退。”

这么好说话？望着渊至和的背影，郭业眉头紧皱，对空儿低声道：“快去请法琳和尚。”

## 第1965章小人报仇，从早到晚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郭业等人不仅对渊至和不假辞色，就是对于刚才给他们鼓掌叫好之人也没什么好脸。

这些读书人都是心高气傲之人，碰了几个软钉子，也就不再自找没趣了。

待人们不再相邀，主仆四人匆匆把饭吃完，就准备回房去等法琳和尚。

就在他们刚刚站起身来的时候，帘栊一挑。一员全身贯甲的小将带着几个伴当走了进来。

身后还跟着一人，用手指着郭业道：“他们！就是他们！”

此人正是刚刚离开不久的高句丽状元孙双林。

那小将来到了秦英的近前，躬身一礼，道：“小将姜玉阁，这厢有礼了。”

“原来是姜将军。”秦英赶紧回礼，道：“但不知姜将军找在下到底所为何事？”

姜玉阁道：“听闻集贤馆内来了几个大贤，遇高人不能交臂而失之。在下今日前来，一来是拜望诸位。二来么，也是想确认一下诸位的身位。”

秦英心里面咯噔一下子，强自镇定道：“查身份？好说，好说。但不知这是您的意思，还是您身后这位状元爷的意思。”

“呃……是我们二人共同的意思。”

秦英恶狠狠地对孙双林道：“好你个姓孙的，斗诗失败之后，又说动姜将军找我们的麻烦。你这不仅仅是公报私仇，而且还出尔反尔！”

“话可不能这么说。斗诗我是败了，但那只能说明那个叫秦业的确实是一个大贤。但是并不说明，你们的身份没有问题。这是两码事，不可混为一谈。”

姜玉阁道：“还请这位大贤见谅。现如今有大唐秦国公郭业带着两千残兵渡江而来，谁也说不准他们究竟到了什么地方。要是万一混入了平壤城，那可真是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小将必须谨慎从事。”

秦英深吸了一口气，道：“好吧，我实话实说。我等乃是百济来的客商，分别叫做秦英、秦业和秦青，跟什么大唐秦国公全然无关。”

“那可有什么身份凭证？比如说……路引？”

“路引么……被小偷偷走了！”

“丢了？那怎么可能？”孙双林道：“我亲眼见过你拿了一块金子给伙计。那小偷是瞎了眼了，不偷金子偷路引？”

秦英白眼一翻，道：“以你这种脑子，能考上状元也真不容易。不错，我是拿了金子出来。但是谁告诉你，这金子是我从百济带来的？”

“那这金子是从哪来的？”

“是我给的！”一个十分洪亮的声音传来。

话音刚落，法琳和尚走了进来，双手合十道：“秦兄受惊了，老僧来迟一步，万望恕罪。”

秦英这才心里边一颗石头落了地，道：“哪里，哪里，您来得正巧。我们几位的身份，你跟这位姜将军解释一下吧。”

法琳和尚对付姜玉阁却是手拿把攥的，他冷冷一笑道：“姜少帅，您这是又想找贫僧的麻烦了？”

“信诚大师，您这是哪里来的话？”姜玉阁无比委屈德德说道：“小将负责平壤的城防，乃是国主的命令。难道遇到可疑之人，就不当问吗？”

“当问倒是当问。”法琳和尚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平壤那么多人，您怎么不问别人，非要问贫僧的朋友？”

“你们认识？”

“嘿嘿，您又何必明知故问。秦国公郭业渡海而来，所以务必小心谨慎。姜少帅，您这个借口真是找的好呀！”

这个理由蒙老百姓还成，但瞒不过知兵之人。两千人攻平壤？用脚丫子想都知道不可能。郭业只要不是活腻歪了，就没有道理来自投罗网。

他的手下呢？那就更不可能了！既然不打算打平壤，来这干什么？侦查敌情用得着入平壤城？

自从郑希良一死，姜家被法琳和尚都不知道收拾了多少次了。如今的姜以式，早就没了之前一言不和就动刀的勇气。

他明白，无论从哪方面来讲，自己都比老和尚差得多。稍一不慎，不仅自己讨不了好处去，还得给家族招灾。

姜以式一指孙双林道：“国师容禀，这事不赖我。是他……是他让我来帮个忙，找这几个人的麻烦。”

孙双林当然明白这下自己是踢到铁板了，赶紧跪倒在地，道：“我……我不知这些人是大师的朋友呀。”

法琳狞笑道：“莫非不是贫僧的朋友，就可以公报私仇了？我怎么不知道，咱们高句丽还有这个法度？”

“那当然没有了。只是……只是……”孙双林低下头去，低声道：“只是这件事太匪夷所思了一点。”

“嗯？你还不服气？”法琳叹了一口气，道：“贫僧一个出家人，也治不了你的罪。孙施主，你好自为之吧。”

郭业亲自入平壤城，那是冒着多大的风险？法琳和尚为他解围后，本来就不想多外生枝。

但是就这么把孙双林轻轻放过，又不合他往日的作风，恐怕更加惹人怀疑。所以才说了两句狠话之后，就含糊其辞，准备把这事给揭过去。

但是，人无伤虎意，虎有害人心。

法琳和尚睚眦必报的凶名在外，孙双林岂能不知？大和尚虽然没有穷究他的责任，但似乎他的心里就更害怕了。

孙双林心中暗想，这妖僧打得是什么主意？怎么既不打也不骂，更不提到底对我如何处置？

是了，他虽为国师，却没有处置官员的权力。以往之所以能让那么多官员倒霉，无一不是靠国主的宠信。换言之，没有了国主，他就如同一只没了牙的老虎。

我明白了，他是想暂时把我稳住，等国主回师，再和我秋后算账。

他到底会如何处置我呢？

罚俸？哪有那么便宜！

丢官罢职？似乎也不符合他的脾气秉性。

难道要给我定个斩立决之罪？很有可能。

自己死也就算了，怕只怕这妖僧胸中一口恶气难出，还是不肯罢手，非

要祸及家人。男的送进宫去当太监，女的送入教坊司，这妖僧不是干不出来啊！

孙双林越想越害怕，怕的极致那就是无所畏惧了。

他抬起头来，再也不复之前的唯唯诺诺，道：“国师在上，我有下情回禀。”

“你说。”

“在下找姜将军前来，可不是为了公报私仇，更不是为了找您朋友的麻烦。而是认为这些人的行迹的确可疑。”

法琳和尚脸一沉，道：“有什么可疑的？这四个人乃是贫僧的朋友，江湖上有个花名，叫做秦家四剑。文可安邦，武可定国，也只有你这种书呆子才不知道他们的名号。”

法琳和尚受封国师，具体的职司就是高句丽的道观寺院以及江湖中事。有了他背书，说你是秦家四剑你就是秦家四剑，说你是秦家四鬼你就是秦家四鬼。

他说的话，就是权威认证。别人还真难以反驳。

事到如今，孙双林也豁出去了，道：“在下不管所谓的秦家四剑到底是真是假。但是有件事可做不了假，希望您能解释一二。”

“你说。”

“秦家四剑那么大的本事，为啥会被小偷把路引偷去了呢？”

“这你就不懂了。秦家四剑的本事大，贫僧说过偷他们路引之人的本事小吗？那个偷儿的盗术天下独步，就连官府的印玺都偷过哩。”

“还有这事？”孙双林挠了挠脑袋，道：“这个问题就算他们过关。那么，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孙大人请讲。”

“他们是您的朋友，身上的金子也是您给的。说明您很看重这些人。那他们为何不住在您家，而跑来集闲馆了呢？”

## 第1966章郭小哥的寻龙术（1）

这就是事先没对口供的坏处了。是呀，为啥郭业等人好端端的国师府不住，非要跑来集贤馆呢？

来集贤馆也就罢了，还可以解释成法琳和尚成为国荐才。但问题是……郭业身上为什么没带着他的推荐信？

一时间，法琳和尚还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正在这时，有人帮他解围了。

“莫离支大人到！”楼梯处脚步声声，有一群人走了进来。

为首一人头发皆白，精神矍铄，正是现如今高句丽表面上的莫离支，实际上的太上皇，渊男建的亲爷爷——渊太祚。

想当初郭业为了救杨万春，曾经易容夜入莫离支府，和渊太祚有过一面之缘。

当然，他认识人家，人家可不认识他。

“参见莫离支！”呼啦啦人群跪了一地。

“免礼，免礼，众位大贤速速平身。”

渊太祚往四下里看了看，最终走到了郭业的近前。他躬身一礼，道：“您就是那个连作四首《咏柳》诗的大贤秦业吧？”

“您怎么认得我？”

渊太祚一指身后的渊至和道：“是他告诉老夫，集贤馆内新来了一位黑脸的大贤。”

郭业摸着自己的脸苦笑道：“原来是这个缘故。秦某相貌丑陋，让您见笑了。”

“话可不能那么说。”

渊太祚道：“您的相貌的确有些一般，但要说丑陋那就谈不上。不客气的说，就算说脸黑，您在集贤馆里也算不上最黑的。老夫之所以一眼就能认出您来，一是因为您的脸黑，另外一方面却是……”

“什么？”

“老夫阅人无数，一看就知道您身份不凡。”

这到不是渊太祚的托词，所谓居移气养移体，郭业久居高位，沙发果断，身上的气质当然与一般人不同。

孙双林看出了便宜，赶紧道：“对，他有如此大才，又身份不凡，怎么可能与人为奴？这不合道理呀！莫离支，您仔细查查，他的身份一定有问题。”

法琳和尚却眼睛一瞪，道：“有什么问题，老僧可以为他们的身份做担保，绝对清白。”

渊太祚却摇了摇头，道：“信诚大师，恕我直言。您自己的身份就不怎么清白，又怎么能证明得了别人的清白？”

“我……这……”面对渊太祚，法琳和尚可就没啥脾气了。

他所有的权势都是渊男建给的，如今渊男建出征在外，那平壤城内就是渊太祚最大。这老头子找他的麻烦，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眼见法琳和尚脸色微变，渊太祚微微一笑，道：“大师别慌，您的身份虽然有问题，但是对高句丽的忠心却是没问题的。有道是英雄莫论出身，即便你真是什么盗匪，老夫也尽可包容。”

然后，他又对郭业等四人说道：“还有你们几位，肯定也是有来历之人。但既然主动到了集贤馆，那就是心向我们高句丽，想求个富贵。没问题，我高句丽唯才是举，不会穷究你们的过去。”

渊至和拍马匹道：“莫离支英明，陈平居家而盗其嫂，韩信不能自食。世人不齿，刘邦用之而有天下。您今日的这番处置，有高祖遗风。”

渊太祚笑骂道：“别胡说八道了，把我比汉高祖，我那孙儿还能睡得着觉？”

这话他敢说，渊至和却不敢接了，唯唯诺诺道：“是，是。”

孙双林却道：“莫离支之言，在下不敢苟同。汉高祖是不计较陈平的过去，可不是不知道陈平的过去。这其中的差别，您不会不明白吧？”

渊太祚道：“欲先取之必先予之。想要别人推心置腹，那自己就要先表现出足够的诚意。老夫相信，只要假以时日，这几位大贤会把自己的来历相告。”

“即便如此，您可以暂时不穷究他们的过往，但是忠心与否总要过问的吧？他们投奔集贤馆，就说明真心投靠高句丽？这也太儿戏了一点。”

渊太祚笑眯眯地问道：“那他们不是投靠高句丽，为的又是什么呢？”

“兴许……兴许他们是敌国的细作。”

“倒是有细作这么一说。那我问你，你乃是新科状元，那四首《咏柳》你可做得出来？”

孙双林苦笑道：“下官别说四首了，就是一首也做不出来。”

“那我再问你，朝廷如果下一道旨意，让你去新罗做细作，你到底去不去？”

“那怎么可能？我可是新科状元！”

“还是的呀，就你这点才学，都不屑于做细作。以这位秦业的大才，又有哪个国家能驱使他做细作？再说了，即便他愿意做，他的主君又舍得吗？”

“这……”

“不必再说了。”渊太祚道：“孙双林，你冲撞了这位大贤的事儿，老夫可以做个中人，说和一下。至于其他的，你就别指望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孙双林还能怎么样？能够全身而退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也只能点头应允。

渊太祚又道：“此处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换个地方吧。”

秦英道：“谨遵莫离支之命。”

姜玉阁却想开溜，道：“小将还有其他的事，先请告退。”

“那倒是不必。”渊太祚道：“你也是咱们高句丽的新贵，整好和这几位多亲多近，一起来吧。”

孙双林道：“那我呢？”

“你？监察御史公务繁忙，老夫也就不多留了。”

……

……

在渊至和的引领下，众人来到了一个布置地颇为优雅的房间之内。

重新分宾主落座。

渊太祚叹了一口气，道：“现如今我高句丽内忧外患，几乎到了亡国的边缘。不知诸位何以教我？”



这就是要考察郭业等人的才干了，光会做诗还不成，你还得有治国的方略。

空空儿和精儿只能说是识字，秦英虽然有些才学，但要说治国之术，那也是一窍不通。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到了郭业的身上。

郭业眼珠一转，忽然一个绝妙的主意涌上了心头。他说道：“莫离支是想问我等如何治理国家？”

“正是。”

“不好意思，我不会。”

“不……不会？秦先生不可过谦。”

“不是过谦，而是真不会。您让我吟诗作赋，郭某人自认为不落人后。但要说治理国家么……”

郭业把双手一摊，道：“我是真没学过。”

看他说得诚恳，渊太祚先是有些失望，不过旋即又释然了。

仔细想想也不奇怪，一个身份都不敢表露之人，那肯定是没有做过什么高官。你指望他生而知之，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那要求实在是过高了一点。

他又问其他人道：“其他三位高人呢？”

“呃……我等也不知到底如何治国。”

渊太祚还没表示出来什么，渊至和脸上却有些挂不住了，道：“就算升斗小民，也可议论朝中执政得失。你们随便说说，不必拘束。就算说错了什么，莫离支也不会怪罪。”

郭业摇了摇头，道：“不是拘束。我等志不在此，委实没有什么治国方略。”

渊太祚道：“那除了诗词，您就没有其他的研究？”

“那当然也不是。”郭业一指法琳和尚，道：“刚才这位大师也说了，我等之才文可安邦武，可定国。”

“那我就不明白了。您不懂任何治国之术，又到底如何文可安邦呢？”

郭业诡秘的一笑，低声道：“寻龙术！”

## 第1967章郭小哥的寻龙术（2）

“寻龙术？那是什么？”

“通俗的讲，就是堪舆之学。”

这句话渊太祚却是听懂了，道：“您的意思是给死人找墓地？”

“也可以这么理解。不过秦某人的寻龙术却比所谓的堪舆之学要更胜一筹。”

“此言怎讲？”

“所谓寻龙术，就是寻找龙脉所在。然后再利用种种手段，让龙脉为人所用。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先祖的坟墓迁入龙脉之内，后世子孙有可能因此称帝。”

渊太祚的眼睛眨呀眨，不知道自己今天是不是出门没看黄历撞了邪了。怎么到聚英楼访大大贤，竟然访了一个神棍出来？

他说道：“真的有所谓的寻龙术？那大伙还上阵厮杀争天下干什么，都去寻龙脉不就得了？”

“话不是那么说，欲要成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单单龙脉这一条，只能起不到两成的作用。所以我刚才说‘可能’成就帝王。却不是一定能成功。”

“两成？那也很不低了。这么说来，寻龙术还真有点用？”

“何止是有点用，那用处可太大了。能成事就能坏事。很多造反之人，就是因为祖先埋了个好地方，无意中点中了龙脉，才刺激地他们不甘居人下。咱们只要把龙脉点破，他们就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要不然，即便把他们镇压下去。那龙脉还在，朝廷依旧是不宁。”

渊太祚将信将疑，道：“那您在高句丽境内，可曾见过龙脉？”

郭业道：“还真有。若是有人葬入了此地，他的后人就会运势冲天，而与他后人做对之人却会无比的倒霉。此消彼长，很可能会成为高句丽之主。”

这种事情对于渊太祚来说，当然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了，道：“此言当真？但不知那条龙脉在哪？”

“就在集贤馆！”

“这里？”

“不错。要是把渊氏之人葬在此地，你们渊氏就会国祚绵长。相反地，要是被其他人先下葬，恐怕……国祚堪忧啊！”

郭业本来的打算是：借着龙脉之说，让渊太祚同意自己掌控集贤馆，然后再伺机取得密道的控制权。

不过，渊太祚听了这话可就想多了。

他猛然间一拍几案，道：“原来如此，我儿糊涂啊！秦大师，多亏了您了，要不然老夫至今还被蒙在鼓里，不知到底犯了什么错，才让我渊家得了如此报应！”

说道最后，渊太祚眼圈泛红，眼泪扑簌簌地顺着脸颊滑过。

郭业小心翼翼地问道：“莫离支，您的意思是？”

“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渊太祚抽泣了一声，继续道：“其实这事各地都有传闻，只是我们渊家抵死不认罢了。”

“您究竟想说啥？”

“世间有传闻，我那男建孙儿把自己的亲生父亲活活淹死了，您听说过没有？”

“倒是听说过，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的，那是真的！还有渊男产、渊男生这两个孙儿，也是被渊男建杀的。”

“他做出了如此忤逆之事，您还准他当国主？”

“不允许又能怎么样？”渊太祚叹了口气，道：“渊氏就他这么一个直系后人，国主之位不传给他还能传给谁？”

郭业点了点头，道：“说得也是。李世民弑兄杀弟，也做稳了皇帝之位。可能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天家无私情吧。莫离支也不必太过伤心。”

“他渊男建能比得了大唐天子？人家再怎么弑兄杀弟，也没有把自己的老父杀了吧？”

“这……”

“再说了，就算杀了老父亲，自个儿有本钱，能够传宗接代也成。李世民可是儿女成群，渊男建有什么？”

渊太祚又是一阵哽咽，继续道：“可怜我渊氏刚刚征服高句丽不久，就要绝后了！老夫一直强颜欢笑，多少次梦中醒来，都是暗自哭泣。你说我们渊家怎么这么倒霉呀？”

法琳和尚道：“您也别太过伤心，小僧正在炼制回春丹，只要再上个三五年就可以练成了。国主未必就不能传宗接代。”

“三五年？你早就说三五年，怎么炼了好几年了还是三五年？”

“这您可不能怪我。”法琳和尚道：“都是那郑希良从中作梗，不给我足够的经费收购天材地宝，才一直没有什么进展。”

渊太祚道：“表面上是郑希良的错，其实还另有原因。”

郭业道：“该不会和龙脉有关吧？”

“还就是和龙脉有关。不仅仅是这件事，老夫怀疑，大唐天子东征，也和龙脉有关。”

渊太祚如此脑洞大开，还真把郭业雷了个外焦里嫩，道：“您这么说，有根据吗？”

“当然有根据了。你们说，若是大唐天子灭了我高句丽，会不会直接设郡县管理？”

“这在下可就说不准了。”

“老夫以为，为了稳妥起见。他很可能并不会设什么郡县，而是扶植傀儡，以高建武为高句丽名义上的国王。等时机成熟，再改土归流。换言之，李世民征东成功之日，就是高氏复国之时。”

郭业道：“那您的意思是，这个集贤馆下面的龙脉里，埋着高氏中人。渊氏的这些不顺，都是龙脉引起的。”

“当然。”

“不对吧……”郭业摇了摇头，道：“这里以前可是荣留郡王府，后来才被改成了集贤馆。那高氏再傻，也没有道理把阴宅和阳宅放在一起吧？至于说以后，往集贤馆里埋死人，也太没道理了。”

“秦贤士，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埋葬高氏之人，是在高建武逃走之后，

而集贤馆落成之前的事。”

“但不知这里面埋的人到底是谁？”

“高鑫德！”

听了这个名字，郭业不由得心头一震，脑海中浮现出了那个贪财无比，最后又舍身取义的白胖子形象。

想当初他大闹平壤城之后，曾经打探过高鑫德的消息。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今天，才算是得到了准确的消息。

尽管心里面掀起了滔天巨浪，表面上郭业却是不动声色。

他说道：“高鑫德是谁？”

“呃……也是高氏族人，曾经做过辽东城的城主。想当初，高建武逃出平壤城，就是此人断后。最后被我儿渊盖苏文抓住了。我儿好心劝降，他却伺机刺杀。”

“然后令郎就把高鑫德杀了，埋在此地？”

“这里原来有一个密道，能够通到城外。高建武就是通过密道逃走的。后来为了安全，我儿就把密道给填了。顺便把那高鑫德千刀万剐剁成碎块，也填到了里面。”

渊太祚顿了一下，继续道：“看来一切的一切，都是高鑫德在作祟。秦先生，您说现在咱们该怎么办？是不是把他的尸骨都取出来，再挫骨扬灰？”

郭业道：“那样的话可就不大好办了。谁知道里面有没有老鼠，把高鑫德的骨头叨得到处都是。再说了，都这么久了，他的魂魄已经与地气结合。即便是把尸骨都取出来了，恐怕也无济于事。”

“那您说怎么办？”

“那只能动个大工程了。先把密道掘开，再把所有的尸骨尽量找全。最后再由我这位师兄……”他一指秦英道：“由他做法，把高鑫德的魂魄与龙脉分开。”

渊太祚不疑有他，道：“就这么办了。”

姜玉阁却摇了摇头，道：“不可呀。现在正是非常时期，把密道掘开，万一整好被郭业的大军利用，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 第1968章十分顺利

所谓疑心生暗鬼，渊太祚何等的英雄，最后还是被郭业给忽悠瘸了。

从根本上来讲，真正忽悠他的，并不是郭业，而是他自己。

没办法，他受的刺激太大了。

苦心孤诣几十年，最后终于让渊氏登顶，执掌高句丽。结果高兴没多久，就形势急转直下。

先是汉城独立，渊盖苏文发兵征讨却大败亏输。损兵折将不说，还被郭业敲去了巨额的钱财。

想翻本吧，和百济联合，强攻新罗。马上就要大功告成之际，又是郭业忽然杀出，结果历史重现又是损兵折将。

光是打败仗也没什么，关键是后来的骨肉相残。

渊男建这个死太监，先是弑父，紧接着又弑兄杀弟。要不是自己拦着，就连渊净土也不想放过。

到了最后，不得已，自己捏着鼻子，承认了他的国主之位。

渊男建登上国主之位没多久，又有大唐天子东征。这次虽然算是打赢了，但也不过是一场惨胜。不说大军出动的费用，单说没人种粮食，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这样的胜利多来几次，高句丽就真要亡国了。高句丽一灭，那渊氏还能继续存在吗？

渊太祚多少次午夜梦回，都在想到底是因为什么，如此短的时间内，渊氏就落到了如此田地？

是秦国公郭业太过厉害？是自己的儿子太过大意？还是渊男建太过狠毒？甚至说……是天意如此？

可能太多了，每个可能都象是对的，似乎又不完全对。

现在，听了郭业的一席话，他可算是逮着理了，或者说他找到了他愿意相信的道理。

不是大唐秦国公太厉害不可战胜。即便有郭业在，这次不也把唐人打败了吗？

也不是子孙不肖。想当初渊男建也是个好孩子。

更不是天意如此。如果天意不钟渊氏，那为何让自己的几十年谋划成功？

一切的罪魁祸首都是可恶的风水，是高鑫德埋错了地方了！

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切都会变好的。

信诚和尚会把回春丹练好。自己的孙儿吃了之后会重新变城男人，给渊氏传承香火。大唐失败了一次，以后就不会再打高高句丽的主意。渊氏的江山可以万万年。

对，事实就是这样，的确是这样，也必须是这样。

这一刻，渊太祚变成了寻龙术的忠实捍卫者，谁要是在他面前质疑寻龙术，那跟指着他的鼻子大骂没啥两样。

姜玉阁虽然没质疑寻龙术，但质疑大师的手段，那也跟质疑寻龙术差不多了。

渊太祚怒道：“什么非常时期？那秦国公的胆子再大，难道还敢打平壤城

的主意？”

“世传秦国公用兵如神，万一被他抓住这个机会，从密道入城了呢？”

郭业道：“那也不大可能。咱们第一天挖掘密道，第二天就填好可。郭业如果能抓住机会的话，那除非是未卜先知，提前做好准备。”

渊太祚道：“即便他真的未卜先知那也不怕。密道不宽，一次才能出来几个人。他要是真的那么不智，就是给咱们送菜的。”

“可是……”

“没啥可是的。咱们当天晚上，严防死守不就行了。城内有四千五百士兵，你调三千来守株待兔。即便郭业真的未卜先知，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那城墙上不就空虚至极了吗？”

“你傻呀。郭业那两千人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再分兵了。他要么从地道进攻，要么从城墙进攻。发现了敌情，临时调动都来得急。其实，这都是咱们求个心安，郭业总归是个人，怎么可能未卜先知？”

姜玉阁想了一下，道：“莫离支高见，咱们就这么办了。只是这集闲馆中人可怎么办？”

“朝廷出钱，给他们找客栈住下。等咱们的工程完毕了，再让他们回来。”

“是！”

法琳和尚道：“贫僧有几十名弟子，佛法高深，不知能否派上用场。”

“和尚本来就擅于超度亡灵，能有这么多大师到场，我那师兄做起法来，肯定是事半功半。不过……”

“怎样？”

“若是一般俗人在场，那就不好了。还请姜少帅的军士，都在集贤馆外驻扎。万一真的又什么事情，我们再示警。您以为如何？”

“这……”姜玉阁有些犹豫了。

渊太祚却道：“老夫认为没问题，即便从密道里冲出几个人来，难道该能一下子把人都杀了？没那个道理！”

姜玉阁道：“那好吧，就依秦贤士所言。”

渊太祚道：“那事不宜迟，咱们今天就开始动手吧。事成之后，老夫对各位大贤一定重重有赏。高官厚禄，娇妻美妾，应有尽有。”

“多谢莫离支。”

……

……

当天晚上，月明星稀。

三更天刚过，一个个黑乎乎的影子从密道中走了出来。他们正是郭业留在城外的精兵。

可惜密道中马匹难行，尽管空空儿早就跑去报信。直到现在，先头部队才赶到此地。

又过了两刻钟左右，两千人马全部走出了密道。

郭业吩咐道：“先坐下休息一个时辰，拂晓时分，咱们就偷袭敌军，一举攻占平壤城。”

“喏。”

……

……

与此同时，高句丽的军营内。

三千五百军士枕戈待旦？那怎么可能！

真正的精兵都被渊男建抽调走了，平壤城内剩下的虽然称不上是老弱病残，但用“娇生惯养”来形容还是没错的。

在此国难当头之际，不用随大军出征，而有机会在国都之内享福。不用问，那都是有“门路”之人。这三千五百人中，不是官员子弟之人，可以说是百中无一。

从某种意义上讲，姜玉阁能留在平壤城，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不管有着多么崇高的理想，现实都会教他好改的做人。

上次兵败之后，姜以式倒是光棍，把责任完全扛起，丝毫没提国师信诚和尚的失误。

但没想到，信诚和尚也忒不是东西了。不仅不感恩，还拼命地向渊男建进谗言，说姜家的坏话。

老头子没想到世上竟然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把争功诿过都玩到了这个境界。就是泥人也有土性呀，他一改之前对国师的态度，开始对法琳和尚发动弹劾。

什么贪污索贿陷害忠良啦，哪个居心叵测来路不明啦，能用的都给老和尚用上。

但是最终的结果呢，是符合历史的客观规律的——忠臣一般干不过奸臣。

最终，姜以式的官职名称虽然没什么变化，但是实权却大为缩水。

姜以式不是什么圣人，当即就有了点小心思。

他心中暗想，兵凶战危的，尽管计划的挺好，谁知道会不会再次战败？得了，咱老头子为国捐躯就行了，至于我孙子那还是不要冒那么大的风险了。

于是乎，姜于阁被留在了平壤负责城防。

一群少爷兵，领头的又是一个少爷，那军纪能好得了吗？尽管姜玉阁三令五申，到了现在，大多数的士兵已经呼呼大睡。就是那些负责站岗放哨的士兵，也睡眼惺忪。

“兄弟，醒醒。有情况！”一个士兵推了推同伴。

“什么……什么情况？”

“你看那边，好像有人从集贤馆里出来了！”

“那怎么可能？你眼花了吧？”

“不是。你看，他们过来了。不好，是唐军，是敌人！敌袭，秦国公郭业真的来了！”

“敌袭！敌袭！秦国公郭业到了，那个杀人的魔王来了！”

高句丽的大军乱作一团。

## 第1969章利益最大化

“唐军来了！”

“郭业来了！”

“敌袭！敌袭！”

如果说之前的三种喊声还算正常的话，那么紧接着的一种喊声，就让郭业忍俊不住了。

“跑啊，快跑吧。”

“败了，咱们败了！”

根本就没有开始交战，喊跑的声音就响个不停。没办法，人的名，树的影，大唐秦国公郭业的名号真是太响亮了。

不谈在别处的战绩，就说在平壤城内，几年前，他就实现了一场两百破五千的大胜。

别管那场胜利多么侥幸，不可否认的是，那场胜利的对手，是渊盖苏文手下的精锐部队。

而现在呢，郭业手中的兵力增加了十倍，与他交战的对手又是一帮乌合之众，那胜利的结果还有悬念吗？

当然，这是那些少爷兵的想法，实际上肯定不能这么简单换算。

但是，打仗打的就是“士气”二字。有了士气，绵羊能变成猛虎。没了士气，猛虎也是绵羊。

既然大家被郭业的名号吓破了胆子，那不合理的想象，就会变成现实。

于是乎，清醒的士兵四散奔逃。还在睡梦之中的军士，迷迷糊糊就做了俘虏。

小将姜玉阁倒是想奋力抵抗，但是他只有十几名亲兵，又怎能阻挡得了大势？

于是乎一咬牙，抢过马来，直奔东门。

他前脚刚至，几百唐军随后杀到。姜玉阁召集人手，发现城门的守军早已逃散了大半，最后不得已带着一百多人发动反击。

结果，可怜的姜玉阁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最后被徐振杰生擒活拿。

不得不说，渊太祚把主力集中于集贤馆外，是一招臭棋。这三千五百人一败，城内就再也没有地方能给郭业的大军构成威胁。

当然，这也不怪他。渊太祚怎么能想到，跟他高谈阔论“龙脉”事宜的神棍，就是大唐秦国公呢？

天光刚刚放亮，整个平壤城就已经易主。渊太祚也成了唐军的俘虏。

郭业道：“莫离支，没想到吧。挖掘龙脉，竟然真把唐军给挖出来了！”

“你……你就是那个秦业？”

“然也。”

渊太祚面色惨淡，道：“既然如此，老夫落到你的手里，也无话可说。郭业，你真是胆大包天，竟然敢轻身犯险，跑到平壤城里转悠。但有一个人把你认出来，今天你我二人可就要易地而处了。”

“说得好！事实正是如此。”郭业点了点头，道：“现在我为平壤城之主，但不知您老何以教我？”

“我没听错吧？你向我问主意？”



“您没听错。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我向您问主意，有什么不妥的吗？”

“那你就不怕老夫坑你一把？”

“是不是坑，郭某人自会分辨。”

渊太祚闭上眼睛想了一下，道：“既然你愿意听，那老夫就说了。你现在最适合做的，就是弃城而走。”

“说说您的理由。”

“平壤城攻破，消息不可能瞒得住。你每停留一刻钟，就多了一份危险。到时候几十万大军四面合围，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听起来倒是有理，不过……虽然留下来有危险，但是我只停留一天，多捞点好处总可以吧？”

“好处？最大的好处，你已经得到了！”

渊太祚道：“其一，你吸引了我高句丽和百济的几十万大军，为李世民逃命赢得了时间。其二，攻破平壤，这是多大的功业？恐怕大唐天子日思夜想的就是这回事儿吧，回朝之后定然重重有赏。”

“那还有没有其三呢？”

“当然有了。有了老夫这个战利品，李世民就可以完全掩盖东征失败之事。作为捉住老夫的你，又是奇功一件。”

郭业微微一笑，道：“其实您说的我都想过了。不过呢，人生苦不知足，既得陇复忘蜀，我还想得到点其他的好处。”

“其他的好处？”

“比如说有什么办法，榨干高句丽的国力？”

渊太祚冷笑道：“那个办法可太多了。不过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火烧平壤城。不知秦国公敢不敢？”

“我为何不敢？”

“从大唐朝廷来讲，你烧了平壤城，不知有多少高句丽的百姓随之陪葬，那可就和高句丽的百姓结了死仇。等你们再次入侵，高句丽人势必拼死抵抗。即便能灭了我渊氏，也难以统治这片大地。”

郭业道：“莫离支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

“不错，除了朝廷，你还要从自身考虑。你这样做虽然对我高句丽不利，但在那些正人君子的眼中，就是两个字——不仁。回国之后，势必受百官弹劾。你又何必做这种受累不讨好的事呢？”

郭业砸吧了一下嘴，道：“你说得确有道理。不过，郭某人却想出了一个办法，既火烧平壤城，又没有这些这些弊端。”

“怎么可能有这种办法？你把别人的家都烧了，人家能不恨你？”

“我给钱呀！”

“给……给钱？”

“不错，渊男建还是挺能捞钱的。国库里那么多钱，我又拿不走，不如分给百姓。”

“那也不够弥补他们的损失。”

“这我当然明白，不过那又如何？我们可是占领军，不但不抢钱还发钱，已经非常不错了，他们要是再挑三拣四，也太不知足了。”

郭业一声令下，准备焚城的消息，就已经通知了下去。

平壤的百姓可倒了霉了，纷纷扶老携幼往城外逃命。至于骂郭业的，其

实还真不多。

这年头又没什么国际公约，焚不焚城，那全靠主将的良心。事实上，唐军一进程，就有人猜他们会这么干了。

比想象中的要好，唐军放火之前，还通知一下，允许众人带着金银细软逃命，已经非常够仁义了。

等大伙出城以后，没想到更大的惊喜就在眼前。

铜钱、布帛乃至药材堆成了几座小山。这都是渊男建府库里面的东西，郭业慷他人之慨，把这些东西全部分给了百姓。

至于唐军自己则只留下了四十万两的黄金。两千骑兵，每人二百两。实在不能再带多了，再多了就影响战斗力了。

看了这一副山大王替天行道的光景，渊太祚道：“秦国公，你好狠的心。”

“此言怎讲？”

“你把府库所有的东西都分了，唯独没有粮食。”

“粮食？给钱就成了，没钱可以买呀。”

“但是高句丽的粮食乃是定数。你把城内的粮食都烧了，势必会抬高粮价。虽然这些被赶出城的百姓可以买粮，但那些非平壤的百姓可就要遭殃了。”

郭业道：“莫离支果然聪明。我虽然烧了平壤百姓的家，但是给了他们钱财弥补，不会饿死人。他们对我的怨恨不会不深。至于其他地方饿死人，又只会怪平壤百姓抬高了粮价。”

“不愧是大唐秦国公，你还是真够毒的。”渊太祚咬着牙道：“人可欺，天心不可欺。你若死后，必坠十八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

郭业耸了耸肩，道：“发狠话有用，那还要警察干啥？”

.....

.....

高句丽大营，中军帐。

渊男建端坐正中，直感到眉毛乱跳，心神不宁。忽然一个小校跌跌撞撞地跑了进来，道：“报！启禀国主，大事不好！”

“何事惊慌？”

“秦国公郭业突袭平壤，烈火焚城，整个城池已经成了一片白地。”

“啊？果真如此？”

“小人不敢撒谎。”

紧接着，又是几路探马来报。渊男建知道，平壤被焚之事已成定局！

呼啦~

渊男建把几案上的东西全部推到地上，恨声道：“快叫大仲象前来见我！”

## 第1970章玩脱了？

“国主，微臣有罪，您责罚我吧。就是把我千刀万剐，微臣也毫无怨言。”大仲象双膝跪倒，以头触地。

“唉！我责罚你有什么用？”

到了现在渊男建的气也消了一点了，仔细一想，还真不能怪人家大仲象。

谁能想到，郭业凭借两千人敢打平壤城的主意？打主意就打主意吧，这件事千难万险，竟然还真被让办成了！

这可真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之外。

不是大仲象无能，而是郭业太狡猾了。

他渊男建叹了一口气，道：“孤王不怪你。其实，我对你这些天的表现还是满意的。只是你这个司马懿，遇到了郭业这个诸葛亮，处处棋差一着，真是让人徒呼奈何。”

大仲象沉声道：“国主如果还是愿意相信微臣，我一定会戴罪立功，把郭业那厮捉来见您。”

“哦？到了现在，你还有信心对付郭业？”

“微臣有信心！”大仲象道：“如今几十万大军已经调派完毕，所有关隘都有重兵把守。郭业再厉害，也不能次次用计取胜吧？只要打几个硬仗，他这两千人也就剩不了多少人了。”

渊男建道：“你这还是我那个一力降十会之计。说实话，现在孤王都没什么信心了，真想把这个瘟神快点送走。”

“国主，您千万别放弃希望。现在还没到事不可为的地步。郭业为了焚城，在平壤多留了一天。这一天，就决定了他的生死。嘿嘿，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

……

……

郭业的队伍离了平壤城，那士气是高昂到了极点。对于军人来讲，有什么比攻破敌人的国都更加荣耀？对于士兵来讲，有什么东西比黄澄澄的金子更让人动心？

本以为要执行一个必死的任务，没想到，在大唐秦国公的领导下，非但整支队伍没什么伤亡，还既得名又得利。

回去后的重赏和加官进爵暂且不说，单单说这笔钱就不得了！

二百两黄金，或者说两千贯钱，就算在长安城都算是一笔巨款了，能买三个平康巷里有些名气的美娇娘。

另外，别忘了，这些军士实际上可不是长安的兵。大部分是河南道的人。这两百两黄金送回老家，那就更值钱了！

就算回去之后解甲归田，也能舒舒服服地过一辈子。

在一阵欢声笑语中，大军一路前行，直奔汉城去也！

不过，走了没两天，大家就高兴不起来了。关隘之上的高句丽大军，真不好啃呀。

无论郭业如何诱敌，人家就是两个字——死守。任你千般妙计，守军有一定之规。

一个小关口打下下来，就得死上十几个人。那十个小关口呢？百个小关口呢？遇到大关口呢？遇到大城呢？

等死伤了一百多号，郭业算是明白过味来了。自己的计划已经被识破，此路不通！再走下去，恐怕会被大军合围了。

这可咋办？

没奈何，高句丽境内处处皆敌，郭业也只能寻找敌人的薄弱之处突击。

不料，这又是一个错误！

大仲象真是个人才，小心调动兵马，调整各个关口的人数，逐渐把郭业往包围圈里引。

终于这一日，郭业的一千多人，被大仲象的两万大军团团围住。人家也不贪功，只是安营扎寨。你不进攻，双方就和平共处。你若进攻，就是强弓硬弩，深沟高垒伺候。

更重要的是，这两万人可不是乌合之众，而是高句丽的精锐部队。

高句丽的大军可以不急，郭业这边却不能不着急。粮食好办，带上干粮还能坚持个三五天。

最关键的是，大仲象忒损了，给郭业预备的这个地方，所谓的水源只有一口小泉。

汨汨清泉，看着挺美，但也仅仅是看着挺美。实际上它的流速很慢，仅够两百来人饮用。

而郭业这支队伍，不仅有将近两千人，还有五千匹马！仅有的一点清水，到底给谁喝？

这还不如没水呢！

要不是郭业威望素著，仅凭争水，就能引起一场火并。

徐振杰走到郭业的近前，道：“秦国公，这样下去可不成。咱们得想办法突围！”

郭业苦笑道：“你觉得突围的话，咱们得死多少人？”

“本来大家就抱着必死的决心留下的，没想到临死之前，还有攻破平壤城的荣耀。反正俺老徐觉得，这辈子算是值了！”

“别死呀死的，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那个高句丽的大将是叫大仲象是吧，我和他谈谈。”

……

……

郭业催马向前，在敌营一箭之地以外站定，高声道：“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在此，有请大仲象将军阵前叙话。”

功夫不大，一个靺鞨将军带着一哨人马冲出了大营，道：“鄙人就是大仲象，不知秦国公找在下来，到底所为何事？”

郭业点了点头，道：“说实话，我姓郭的不是没打过败仗。不过象今天败的这么惨还是第一次。大仲象将军，事到如今，我只能对您说声佩服！”

“哪里，哪里。秦国公，您对自己的要求也太高了，或者说您也太看不起人了。”

“此言怎讲？”

大仲象冷冷一笑，道：“您两千兵马，对付我们三十……不，算上各地的守军，是三十五万大军。输了才算正常吧？难不成您非要再演一场两千破三

十万的把戏才满意？真是小觑了天下英雄！”

“不管怎么说，赢就是赢，输就是输。大仲象将军，咱们俩还是谈谈该如何善后吧？”

“这我可答应不了你。现在您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无条件投降。至于说其他的，您就别多想啦。”

“真的没得商量？”

“那是自然。与私，您把渊国主弄得身体残疾。与公，您火烧了平壤。这两件事做得这么绝，莫非您还指望国主会对您网开一面？”

郭业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事实上，郭某人的手上也不是没有筹码。比如说……渊太祚老爷子的性命。”

“你是想拿渊老爷子的性命来威胁我？”

“谈不上威胁。只是咱们各取所需罢了，你让开一条道路，我就放渊老爷子走人。”

大仲象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这个条件我不能答应。”

“莫非渊男建连自己亲爷爷的生死也不顾？”

“这我可没说。”

“那是为何？”

“无可奉告！”

“好吧，既然如此，咱们就各凭手段吧。”

“如您所愿。”

大仲象不说理由，那就相当于默认了。以他的身份，这么快就做出了决定，不用问，那是渊男建的主意。

谈判这个计划，算是完全失败。

郭业先是来到姜玉阁的近前，抽出腰刀，把他身上的绳子划断了，道：“你走吧！”

“你肯放我走？”

“当然。”郭业叹了一口气，道：“说起来我还是你姐夫呢，又怎么忍心让你跟着我白白送死？”

“呸！谁认你是我的姐夫。你侮辱了我姐姐，我真恨不得吃你的肉，喝你的血！”

“随你怎么想，我郭业做事但求问心无愧。”郭业道：“我说你到底走不走？不走的话，一会和我一起突围。刀枪无眼，我可护不住你。”

“走，当然走了，不过你别指望我会感激你。”

郭业白眼一翻，道：“你的感激有屁用，快滚吧！”

把姜玉阁放走，他又来到了渊太祚的面前，道：“马上就要突围了，您老有什么话想说？”

## 第1971章昔日因今日果

渊太祚道：“我？秦国公总不会想把老夫也放走吧？”

“那怎么可能？”郭业道：“我倒只是想放了您，但问题是您那宝贝孙儿不想要您啊。”

“到了这时候你还想着挑拨离间？别白费力气啦。不错，有些事情，男建孙儿做的的确不地道。但是今日之事，还真对老夫的胃口。”

郭业冷笑道：“那岂不是说我比渊男建的爷爷还重要？”

“您想在老夫面前逞口舌之利？随便，我洗耳恭听。”

郭业也觉得占点口头上的便宜挺没品的，道：“好了，不说这个了。待会突围，您可得老实一点。万一有什么小动作，或者说我觉得没把握把您带出去，那可就要提前请您上路了。”

渊太祚微微闭上了眼睛，道：“理应如此，秦国公不必多言。”

.....

.....

郭业一声令下，一千七百三十六名军士集结完毕。

他躬身一礼，道：“就在半个月以前，我还答应你们，要让大多数人平平安安的回转大唐。不过现在看来，我还是高估了自己。对不起，郭某人食言了。”

“现在咱们已经被四面包围。如果运气好的话，能逃出一半人。要是运气不好，那就是全军覆灭之局。我郭业无能，对不起大家！”

他话音刚落，徐振杰就高声道：“秦国公说得哪里话来？您领着三个兄弟，坑了高句丽的一万精锐。带着我们这两千人，打下了平壤城。这都算无能的话，那世上还有谁能称得上是名将？”

张美髯道：“不错，我军今日之败非战之罪。人力优势而穷，您不必太过自责。”

龙千守乃是一个黑大个子，瓮声瓮气地说道：“两千对三十五万打输了，没人会怪您！咱们兄弟虽然不愿意妄自菲薄，但也不能个以一当百呀？”

有人道：“以一当百那还得输，就是以一当两百才可能打个平手！渊男建小儿，靠人数取胜，算什么英雄？”

“那不就得，咱们此战虽败犹荣！”

“对，虽败犹荣！”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痢，十八年后又是有一条好汗，有什么呀？”

“有秦国公领着我们冲阵，即便是死了也值了！”

.....

一时间人们群情激奋，士气重新高昂了起来。

有着国公爷带领，以两千人的队伍，硬撼几十万的大军，仔细想想，还真充满了男儿的豪情！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现在这种情况，大家都看得出来，不拼命也不行了。烧了平壤城那就是和高句丽有了解不开的深仇大恨，就算投降或者被俘虏了，也难逃活命！

事到如今，唯有拼死一搏！

郭业点了点头，道：“好，那就请诸位随我来！”

郭业一马当先冲入敌营，诸位将士紧随其后。刀枪不入的异能还真好用，没费什么力气，就连破了三座营垒！

可再往前走，郭业就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苦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前面竟然被高句丽人挖了一道深坑。

坑并不是很深，也不是很宽。但是很显然，骑着马是过不去的。

事到如今，唯有两条路。

其一，下马填坑。其二，下马步战。

若是下马填坑，先不说要冒着高句丽人的箭雨作业，势必会伤亡惨重。单说时间就耽误不起，等大仲象调动好兵力，前面破的三道营垒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若是下马步战呢？虽然可能一时得利，但是你两条腿能跑得过四条腿？一旦放弃马匹，全军覆没的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两权相害取其轻，郭业只得命令士兵开始填坑。

军士的惨叫声不绝于耳，郭业手持钢刀来到了渊太祚的近前，道：“莫离支，不好意思。本来我想带您去长安享福的，奈何您那孙儿留客甚急。只能现在请您上路了！”

“慢！秦国公别急！”

“这可由不得您。”

“不是，您往那边看，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

“啊？”郭业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但见远处尘土飞扬。摘耳细听，还能听到杀声阵阵！

“这是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你们的援军来了呗。”

“怎么可能？现在高句丽境内，就我们这一伙唐军了。”

“那我就知道了。总而言之，看起来还有转机。秦国公，该如何决断，您可要好自为之。”

“呵呵，您老也不想死是吧？”

“废话，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男建孙儿能把我豁出去，我老头子自己却还没活够。我能理解他的作为，却并不意味着不想活命。”

“那您就盼着我吉人自有天相吧！”

援兵来得好快，二人说着话，喊杀之声已经越来越近。与此同时，对面射来的箭雨也越来越稀疏。受此影响，唐军填坑的速度，同样越来越快。

眼见着坑已填好，郭业跳上赤兔马，带领众人向着喊杀之处冲了过去。

两面夹击，高句丽的军队顿时大溃。

双方胜利会师！

郭业高声道：“你们是什么人？因何与高句丽的大军做对？”

那边有人答到：“对面可是大唐秦国公的队伍？”

“不错，我就是郭业。”

“那就没错了，我们打高句丽人，就是为了投靠大唐。这一仗就是我等的投名状！”

“你们究竟是谁？”

“是我！是我呀！秦国公，您不认识我了？”一个面像凶恶的大汉飞奔而至。

“是你？吴何赛？”

“不错！正是某家。听说您被困于此，我带着族人救您来了。这下子我们的所作所为，总能称得上雪中送炭了吧？”

“称得上，当然称得上。多谢，多谢。要不是你们，我郭业恐怕就要被获遭擒了。”

“您承认就好。”吴何赛道：“一会大仲象调了援兵过来，我们可顶不住。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咱们快走。”

“去哪？”

“当然是加尸城。”

想当初郭业劝降了孙代音，唐军大破辽东城，俘虏了许多人。李二陛下为了收买人心，不仅把那些不重要的人全部释放，还送了不少粮食。

其中就包括吴何赛带领的七百加尸人。他们感念李二陛下的恩德，非要加入唐军，最后却被郭业给劝回来了。

没想到，昔日因结下了今日果，就是靠着这些加尸人郭业才渡过了今日之劫。

在吴何赛的带领下一路狂奔，一个时辰之后，一坐依山傍海的城池出现在了郭业的面前。

“这就是加尸城？”

“不错，您可还看得过眼？”

“城是不错。不过被高句丽的大军可咋办？人家几十万大军一围，咱们可就成了瓮中之鳖了！”

“那您完全不必担心，山人自有妙计。”

……

众人入城之后不久，大仲象带着大军就杀过来了。好在加尸人善于守城，一场血战之后，高句丽人暂时退却。

然后，吴何赛就向郭业解释了此事的前因后果。

原来大仲象的大军围困郭业，可瞒不过作为地头蛇的加尸人。为报大恩，吴何赛当即尽起族中勇士——大概两千人，赶来救援。

说来也是郭业的幸运，大仲象营地的后面没做任何防御措施。

这也并不奇怪。谁能想到，在高句丽国内，竟然还有郭业的援军。高句丽的大军当即就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后来唐军及时赶到，才有了这场辉煌的胜利。

郭业道：“现在您总该告诉我到底如何突围了吧？”

吴何赛嘿嘿一乐，道：“咱们这座加尸城依山傍海，碍于地形，大仲象只能三面围困。咱们走另一面不就行了吗？”

“可另一面却是悬崖峭壁！”

“再过了悬崖峭壁呢？”

“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应该是大海吧？”

“这不就结了！今天晚上，咱们就顺着悬崖垂下去，然后扬帆出海。让大仲象那孙子拿着一座空城自己玩去吧！”

“可我们有一千多人，你们这也有两千多号。这么多人，有足够的船吗？”

“当然没有问题。秦国公，您到了我们加尸城就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



方？”

## 第1972章扬帆出海，地覆天翻

“奇怪的地方？”郭业道：“看倒是看见了。怎么加尸城内只有一些青壮年的汉子，既没有老弱，也没有妇人孩子。是不是她们在别处安置？”

“他们已经在船上了。”

“难道你们早有准备？不对，还是不对……”郭业微微摇头，道：“就算你们提前把妇孺老弱送走，那船总不能现变出来吧？”

“船当然不是现变的。实不相瞒，我们已经准备很久了，即便没有这回事，我们也要扬帆出海，投奔大唐。”

“啊？为啥？这个加尸城建的如此宏伟，你们就舍得这片基业？”

吴何赛叹了一口气，道：“舍不得又能怎么样？高句丽人就沒把我们加尸人当人看，征兵征粮，从来都是从重征收。”

“说起来，你们这是官逼民反了？”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以前我们是无路可去，就算忍不了也得忍。实在不行，也只能是卖儿卖女，甚至把自己都卖为奴隶。但是自从见识了大唐天子的仁德，我等就决定了，弃高句丽投奔大唐！”

郭业心说，你们的想法还是太简单了。李二陛下虽然为人不错，但也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好。

在辽东城施仁政，那是因为他缴获了一大批粮食。发财而立品，要不然，哪有给俘虏发粮食的好事？

至于说唐军的军纪，也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抢劫几乎是半公开的秘密。要不是孙代音献城，恐怕就会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如狼似虎。

当然，尽管是这么想的，郭业可不会说出来。

不管怎么说，加尸人投唐。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们都算是一件好事。

对于远来投奔的异族，李二陛下还是非常慷慨的。粮食、农具甚至牛马都有赐下。加尸人到了大唐，怎么也比在高句丽强得多。

就让这个美丽的误会永远保持下去吧。

众人依计而行，当天晚上，几千战士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悬崖捶下，坐着一百多搜船，扬帆出海，直奔大唐去也！

……

……

渊男建脸色发青，道：“什么？郭业跑了？”

大仲象跪伏于地，道：“都是微臣无能。就在前天晚上，郭业带着不到两千军士和一万左右的加尸人，上了大船，已经逃之夭夭了。微臣只得到了空城一座。”

“啊？他跑了？他怎么能跑了？咱们废了这么大的力气，竟然全无所不得！”

“呃……也不算是全无所不得，他们的马匹都留了下来。总共五千多匹马。其中一匹颇为神骏，乃是郭业的坐骑。”

“放屁！放屁！马哪有人重要？我是让你抓马了吗？”

“还望国主责罚。”

“你真是太让孤王失望了。上次郭业只带着几个人跑了还情有可原。但这次可是一万两千人！一万两千人在两万人的眼皮子逃走了，你要怎么解释？

你让孤王怎么对高句丽的国民解释？”

大仲象当然可以说加尸人早有预谋，把老弱妇孺全转移走了，实际上是三千多人偷偷逃走。

还可以解释，时间紧急来不及调水军，才给了郭业可乘之机。甚至可以说，加尸人里通外国，才是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

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扛起来，道：“千错万错都是微臣之错，请国主斩大仲象以谢天下。”

“你……唉！”渊男建长叹一声，道：“你可知为了捉住郭业，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微臣知道，您为了郭业，放弃了追捕大唐天子以及五万唐军。”

“可不仅仅是如此。这次唐军能够退兵，实际上不仅仅是三国之力。还有薛延陀以及大唐内部高官的配合。薛延陀也就罢了，关键是大唐内部之人。他们的要求，就是让孤王把李世民留在辽东。”

“但您还是选择了郭业？”

“是的。先不说能不能把大唐天子抓住，即便真的捉住了李世民，对于大唐内想要谋朝篡位之人来说当然是好事。对于薛延陀，也是个不错的选择。但对于咱们高句丽来讲，那可就不好说了。”

大仲象点头道：“对，汉人根本就没什信义。说不定那位登基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打着迎回太上皇的口号，再组织一波军队，攻打咱们高句丽。”

“一方面是不可测的风险，一方面是生死大仇，孤王选择了后者。但是现在，我有些后悔了。这次真是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不仅没捉住郭业，还把咱们大唐内部的盟友给得罪了。”

“难到他们还敢报复不成？”

“那当然不会了。不过，大唐天子不死，几年之后说不定会再次东征。郭业还在，咱们却没有了这些盟友的支持，真不知到底该如何应付？”

“都是微臣无能。”

“算了。”渊男建摆了摆手，道：“即便易地而处，我也未必能有你做的更好。看来郭业那厮真是咱们高句丽的克星。我高句丽命当如此，不可强求。”

“国主……事到如今，我啥也不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大仲象愿与高句丽共存亡！”

……

……

接下来的日子里，渊男建不得不投入到了平壤城的建设中。

虽然城内的建筑都被烧毁了，但是城墙还在，放弃了实在可惜。

更关键的是，此城乃是交通枢纽，各地的财赋、粮食非常容易运到，是一个十分适合做都城的地方。

城内的百姓是暂时顾不上了，渊男建在城内建了一座非常简易的王宫和几座兵营。

有国君，有军队，有城墙，总算把都城的架子撑起来了。

不是渊男建舍不得继续投入，实在是囊中羞涩。

没办法，李二陛下东征，对高句丽国内破坏太大了。

就算不谈唐军的破坏，几十万大军人吃马嚼的每天要多少钱？更别提高句丽还要负责扶桑和百济的后勤，那帮人更不会为渊男建省钱。

结果一场胜仗打下来，高句丽已经到了财政破产的边缘。住在比普通百姓强不了多少的房间之内，渊男建对郭业的恨如泉涌……

一个月后。

大仲象欢天喜地的跑入王宫，大喊大叫道：“恭喜国主，贺喜国主，大喜，大喜呀！”

“胡说八道什么？”渊男建指着四周，道：“就这副样子，我渊男建都快穷得当裤子了，哪还会有什么喜事？”

大仲象颇为神秘的一笑，道：“您还别不服气。这件事我要是说出来，您肯定得乐疯了。”

“那除非是你找到了治理我残疾的神丹妙药。”

“呃……那当然没有。不过，我说的这件事，比您枯木逢春，也小不了多少。”

“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事？”

“就是咱们高句丽的大仇人秦国公郭业，他……他死了！”

“死了？怎么可能？是谁杀了他？”

“没人杀他。前些日子，郭业不是和一万加尸人扬帆出海了吗？结果，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遇到了飓风。最终，有三成的船只倾覆，其中就包括郭业的大船。”

“你的意思是……”

“恐怕郭业已经葬身鱼腹了！”

## 第1973章晋位秦王

长安城。

李二陛下端坐金銮殿，面沉似水。

他说道：“咱们断后的人马已经回来了。两千兵马，总共回来了一千五百。不仅如此，还俘虏了高句丽国主渊男建的爷爷渊太祚。对于立下如此大功的秦国公郭业该如何封赏，大家议一议吧。”

“……”群臣一阵沉默。

不是大家不给李二陛下面子，也不是大家对郭业有什么看法，关键是……这正主貌似是去给龙王爷当女婿了，还谈什么封赏？陛下您管天管地管空气，难道还管得了死人？

良久，魏征才出班跪倒，道：“陛下，您是伤心过度语无伦次了吧？”

“嗯？”

“您应该问的是，该如何给秦国公死后哀荣。”

“放……你胡说什么？谁说秦国公死了，谁说秦国公死了？秦国公的尸体你见着了？”

“那倒是没见着。不过听回来的人讲，秦国公的座船倾覆，想必是已经……那个……魂归极乐。”

“我说魏征魏玄成，你怎么就不盼着点好的呢？船翻了就一定会死？没这个规矩！秦国公吉人自有天相，肯定能够遇难成祥逢凶化吉。”

魏征肃然道：“微臣当然希望秦国公能够健在在世，不过世事岂能尽如人意？”

李二陛下一摆手，“算了，朕现在不想谈秦国公的生死。今天咱们就议一件事，那就是该如何对秦国公赏功？”

“秦国公此次东征履立奇功，最后还奋不顾身地领兵断后。微臣以为，如何封赏都不为过。陛下乾纲独断即可。”

“那好，朕要加封秦国公为秦王。”

“啥？”

“秦国公攻伐高句丽有功，晋封秦王。”

“陛下，不可呀……”

“有何不可？”

魏征道：“秦王乃是亲王爵位，恐非人臣所宜。”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魏爱卿，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你还说什么如何封赏都为过，怎么现在又扯什么‘非人臣所宜’？你都是做宰相的人了，怎么能出尔反尔？”

“这可不是微臣出尔反尔，只是……”

魏征的话还没说完呢，又有一个人出班跪倒，道：“微臣认为，陛下的封赏非常公道，秦国公理应晋封秦王。”

“你这小……”魏征的话刚说了半截，又被他吞回去了。因为他发现，刚才进言之人，非是旁人，正是尚书右仆射房玄龄。

对于别人，哪怕是李二陛下，魏征都可以不假辞色。但是对房玄龄，他可就不敢无理了。

魏征明白，房玄龄轻易不说话，但是一说话，那就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老成谋国之言。自己要是不加思索地反驳，那很可能的结果就是自取其辱。

就在魏征一愣神的功夫，群臣已经纷纷表态。

“臣李道宗附议！”

“臣李靖复议！”

“臣孔颖达复议！”

“臣附议！”

“臣附议！”

.....

人们纷纷支持房玄龄，魏征倒是成了绝对的少数派。

他一咬牙，道：“微臣愚钝，与朝廷诸公的意见相违，还是以为此事不妥。”

整个朝廷都认可的事情，别说魏征了，就是皇上反对也没什么卵用呀。李二陛下道：“朕意已决，魏爱卿退下。”

“是！”

“那事情就这么定了，秦国公晋封秦王。散朝后，就有明旨下发。”

房玄龄道：“关于秦国公，啊，不，秦王，微臣还有本启奏。”

“你讲。”

“秦王功勋卓著，就是封个王爷也没啥。但是他身上的其他职司，是不是要换一换？”

“那是为何？”

“微臣不敢说秦王已然不测，但他很长时间内不能履职却是事实。这些职司都关系重大，陛下还请早做安排。”

李二陛下眉头微皱，道：“你可有合适的人选？”

“长安令，臣举荐太子府长史马周马元举。”

“准！”

“礼部尚书，臣举荐中书侍郎许敬宗。”

“准！”

“领军卫府大将军一职，还请陛下乾纲独断。”

“英国公李绩不再担任兵部左侍郎一职，改任领军卫府大将军。”

“还有丽竞门.....”

“以长孙师为丽竞门之主。”

“陛下圣明。”

.....

.....

下朝之后，魏征拉了拉房玄龄的袖子，道：“今日您为何同意陛下封郭业为秦王，这不合规矩呀。”

“什么合不合规矩的，你跟个死人计较什么？”房玄龄道：“世间都传言，郭业是陛下的私生子。他现在死都死了，陛下为了寄托哀思，给他的死后哀荣出格一点也没什么。”

“陛下不是认为他没死吗？”

“那是他死鸭子嘴硬。你没看我刚才要求分解秦国公的职司，陛下都同意了吗？这说明什么？说明陛下心里面，早就不报啥希望了。”

魏征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不谈郭业是不是陛下的私生子，以他的

功业来说，就是封个亲王也不为过。不过……”

“怎样？”

“想当初郭业在吐蕃兵败，大家都以为他死了。可是没想到，后来他竟然又活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他这次又活着回来了可咋办？”

魏征叹了口气，继续道：“我对秦国公的个人倒是没什么意见，加官进爵荣华富贵那都是应该的。不过，大唐朝廷要是出一个异姓的秦王，您让大伙如何自处？”

“那怎么可能？”房玄龄道：“上次兵败，那是人祸。这次巨浪翻船，可是天灾。我问明白了，此船是在大海上倾覆的，最近的岸边，都有好几百里地。郭业绝无幸理！”

“那样我就放心了。”

……

……

与此同时，望北阁中，李二陛下正在喃喃自语。

“郭业呀，郭业，朕一直把你当作股肱之臣，还准备让你帮朕开疆拓土呢，你怎么就身遭不测了呢？难道说，想当初你对朕说的改寿数之事，都是在欺骗朕？”

“不会的，不会的。你能活八十八岁，朕能活九十九岁，这是不会错的。你一定没死对不对？你一定会转危为安对不对？”

“记得上次，朕以为你死了，就封了你个平阳郡公的爵位。结果呢，旨意下了没多久，你就给朕活蹦乱跳得赶回来了。”

“这次是你又想升官了，于是故技重施对不对？好，依你，依你，朕都依你！朕已经下旨，封你为秦王啦。这可是秦王，说出去比太子还要威风。这下你总该满意了吧？”

“秦国公，你快回来吧，朕可想死你了！”

说到最后，李二陛下已经泪流满面。

笃笃笃～

一阵敲门声传来，李二陛下赶紧擦了擦眼睛，道：“进来！”

吱扭扭～

门开了，一个宫装丽人走了进来，道：“臣妾参见陛下。”

“阴妃，你怎么来了？”

“臣妾听说陛下回来之后，就一个人躲在房里，不见任何人。怕您出什么事情，所以……”

“爱妃有心了，朕没事。”

“没事？”阴妃微微一笑，道：“陛下，如果妾身没看错的话，您的眼圈可是有些泛红。莫非之前您哭过？”

“这……”

“长孙姐姐都走了那么长时间了，您还如此挂念她，真是情深意重。不过话又说来了，有道是人死不能复生……”

李二陛下赶紧把她下面的话打断了，道：“胡说八道什么呢？朕不是在想观音婢。”

“那您是想……”

“一个男人。”

## 第1974章各方反应，郭业的下落

啪～

金德曼手中的酒杯落地，道：“郭业已死？”

金庾信道：“应该是真的，郭业被大仲象围在了加尸城，不得已之下，只能坐着加尸人的船只连夜逃走。结果运气不好，船队在海上遇到了飓风，秦国公不幸遇难。”

“是我害死了他。”金德曼喃喃地说道。

“此乃天灾，关您什么事？”

“是天灾也是人祸。想当初大唐攻伐高句丽，曾经要求新罗信守盟约，共同出兵。结果咱们却是出工不出力。要不是如此，恐怕高句丽都已经亡国了。秦国公又何必犯险渡海？”

“原来咱们不是已经商量好了吗？大唐如果灭掉了高句丽和百济，接下来恐怕就会对新罗不利。所以，最好是大唐和高句丽拼个两败俱伤，咱们新罗渔翁得利。至于郭业之死，可不是咱们的本意。”

金德曼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想当初秦国公可是给新罗解了亡国之危，如今咱们却……总而言之，是咱们对不起郭业，还有我那个可怜的妹妹。”

金庾信叹了口气道：“人死不能复生，现在说对不起什么的，也没什么用了。”

“不，有用！”金德曼咬着牙，道：“我要给郭业报仇！”

金庾信苦笑道：“报仇？怎么报？难道咱们还能找海神爷的麻烦？”

“当然不是找海神的麻烦。”金德曼道：“秦国公之死的罪魁祸首，还是高句丽人。要不是他们逼迫甚急，郭业也就不会坐加尸人的船了。不坐加尸人的船，也就不会葬身大海。”

“您要征高句丽？不行！不行！”金庾信的脑袋摇得和拨浪鼓一样，道：“那可不成。这件事我决不同意。”

“急什么？我又不是要和高句丽决战，只能零敲碎打而已。”

“什么意思？”

“经过这么一场大战，高句丽虽胜犹败，想必会实力大跌。咱们这就不断派兵袭扰，让他不能及时恢复元气。”

“这……也好。不知大唐下一次东征是什么时候，现在不断给高句丽放血，对咱们新罗来说，也不是一件坏事。”

金德曼抿了抿嘴唇，道：“那就有劳国仙大人领兵出征了。”

“敢不从命！”

……

……

水口城。

郭业葬身鱼腹的消息传来，顿时全城一片哭声。

议事厅内，有要求发兵为秦国公报仇的，有要求全城缟素为秦国公披麻戴孝的，甚至还有要求派船打捞秦国公遗体的……吵吵嚷嚷，乱成了一团。

“别喊了，别喊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你们这些主意都不靠谱！”城主刀严朗眉头紧皱，厉声喝道。



“……”人群顿时安静下来。

副城主卯少宏道：“大哥，秦国公对咱们卯金刀三姓有救命之恩。现在他不幸葬身大海，咱们若是不有所表示，那还算是个人吗？”

“我说不表示了吗？问题是，看看你们出的那些馊主意，哪条靠谱了？”

他说道：“什么全城缟素披麻戴孝？胡说八道！秦国公被鱼吃了，谁看见啦？”

卯少宏道：“虽然没看见秦国公葬身鱼腹，但他的座船倾覆，却是无数人亲眼所见。”

“那又如何？秦国公那么大的本事，就一定会淹死？谁告诉你秦国公不会游泳的？谁告诉你，他就没有可能被人救起来？你们现在给他披麻戴孝，那不是咒他死吗？真是太荒唐了。”

“呃……那咱们去出事的地方，捞……捞人，这总没错吧？”

“虽然算不上错，但也用处不大。秦国公要是没死，现在肯定被人救了。他要是真的……那个不大走运，这么长的时间，也不知会被冲到哪去了。派船过去，没什么实际意义。”

“出兵给秦国公报仇？”

“那就更不靠谱了！我知道你们想找高句丽的麻烦，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咱们水口城的实力，可惹不起高句丽。真把渊男建惹火了，咱们水口城也就完了！”

卯少宏恨声道：“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难道就这么算了？咱们水口城的爷们也太窝囊了吧。”

刀严朗道：“话不能那么说，秦国公对咱们有大恩。现在他落到这个田地，我们肯定要帮他报仇。但是这个报仇，可不是你们想象中那样，打打杀杀的非咱们水口城所长。”

“您的意思是……”

“发扬咱们钱多的优势，给渊男建找麻烦！”

“您是说雇刺客暗杀？”

“那当然不是了，我还没那么下作。我来问你，现如今高句丽最大的危机是什么？”

“呃……恐怕是粮食不足。所谓大兵之后必有大灾是也。”

“正是这个道理。咱们就用钱财，给这个大灾再加上一把火。从明天开始，你就带着族人扮作商人进入高句丽境内，高价收购粮食。等到了明年春天，就有渊男建受的了。”

卯少宏闻言眉飞色舞，道：“得令！大哥，您真是高！”

……

……

与此同时，汉城、契丹两国也得到了郭业已然不幸的消息，纷纷开始出兵讨伐渊男建。

当然，大家都知道高句丽的坚城不好对付，所以只是不断派出骑兵袭扰，火烧粮田。

这下子还真是打到渊男建的七寸上了，眼见着明年春天的一场大饥荒就在眼前，渊男建真是坐卧不安。

他甚至有一个想法——幸亏当初没把郭业抓住处死，要不然那些国家的

报复岂不要厉害上十倍？高句丽人能顶得住吗？

.....

.....

郭业出事，搅动了东亚风云。他作为当事人，却是一无所知。

当日大雨滂沱，狂风怒卷。加尸人船只的质量实在不咋样，最终害得他坐船倾覆。尽管郭业有刀枪不入的异能护身，但对于大水却没有什么抵抗力。

呛了几口海水之后，郭业就晕了过去。等他再次幽幽醒转的时候，直感觉全身上下都没有力气，连坐都坐不起来。

勉强抬起手来，入目的却是粗布做成的衣服。

郭业暗暗琢磨，我有刀枪不入的异能在身，怎么会浑身无力？这身衣服也很明显不是我原来的穿戴之物！

这是怎么回事？莫非又一次穿越了？

吱扭扭～

咣当～

一个开门关门的声音传来，紧接着就是脚步声。很快地，一个喜笑颜开的面庞，映入了郭业的眼帘。

喇！

二人四目相对。

“啊？你醒了？”一个少妇惊喜地叫道。

郭业点了点头，道：“是的，您……我……”

“哦，你还不知道吧？是奴家救了你，当时你被海水冲上岸来，奴家见你还有口气，就把你背入了家中。”

“原来如此，多谢小娘子的救命之恩。”郭业挣扎着要站起来行礼，却是浑身无力。

那少妇嫣然一笑，赶紧把他扶住了，道：“别动，你刚醒了身子还弱，现在最重要的是将养身体。至于奴家的救命之恩，有你报答的时候。”

郭业心下稍安，又问道：“我究竟昏迷了多久？”

“哎呦，那时间可不短了，粗略算来，大概有三个月左右。”

“这么久？”

少妇媚眼如丝，道：“是呀，这三个月奴家喂你吃的，给你擦洗身子，可是累得不轻。幸亏天可怜见，你终于醒了。”

“多谢小娘子。”

话说到这里，郭业心下稍安。这么说来，自己浑身无力，应该是长期卧床所致。身上的粗布衣衫，肯定也是被她换的。

再次穿越的可能性不大。

为了确认心中的猜测，他小心翼翼地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道：“呃……这里是哪？”

## 第1975章空空岛

“这里呀，叫做空空岛。”

“空空岛？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往大了点说，比如说……呃，空空岛属于哪个国家？国主又是姓字名谁？”

“国家？”那少妇摇了摇头，道：“那奴家就知道了。不过国主的名号，倒是听人说起过。”

“叫什么？”

“国主好像是姓张。”

“张？”郭业暗暗寻思，高句丽的国主姓渊，百济的国主姓扶余，新罗国主姓金。

这都挨不上呀，难道说这里是一个自己没听过名号的小国，还是自己又穿越了一次？

郭业又问了几个其他的问题，那个少妇都尽心回答。可惜的是，此女虽然长得颇有姿色，但是见识就非常短浅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问三不知。

见郭业满脸的失望之色，那少妇也颇为不好意思，道：“不怕您笑话，奴家就是在这个空空岛上长大，既没过什么书，也没出过远门。要不……岛上来了货郎，奴家再帮您问问。”

“好吧。”说完了这话，郭业忽然感到一阵疲累，缓缓闭上了眼睛。

少妇的青葱手指一下子就点到了他的额头上，道：“你个没良心的！”

“啊？怎么了？”

“人家救了你，好心好意地照顾了你三个多月。你醒来以后问东问西的，就不知道问问人家的名字？”

“呃……不是郭某没良心，实在是贸然问小娘子的芳名似乎于理不合……”

这话倒也不完全是推脱之言，在古代，女子的名讳除了父兄丈夫以外，一般是不告诉外人的。所谓的问名，有一个特殊的含义，就是求婚。

除非是女子主动告诉，一般情况下，直接问女子的名讳，是非常不礼貌的行为。

当然，也不是全然不能打听。一般会问“不知小娘子如何称呼”，得到的多是“张十三娘”之类的答案。张是姓氏，十三娘就是在族中的排名了。

佳人秀眉微蹙，道：“什么于理不合？哪来的那么多臭规矩？告诉你，人家姓秦，名小霞。您叫我秦四娘也成。”

“原来是秦小娘子。”

“问完我了，也该谈谈你自己了。这位大哥，你叫啥呀？”

“我？”并不能判断自己现在的处境，郭业留了个心眼，道：“我叫郭大宝。”

“那你因何落入大海？”

“这个么……其实我是跑船的伙计，在海上遇到了大风，船翻了。幸得小娘子搭救，才幸免遇难。”

“你？伙计？”秦小霞眉毛一挑，道：“鬼才相信！船上的伙计风吹日晒又有海风吹，怎么可能有你那么细皮嫩肉的？”

“那你觉得我是谁？”

佳人的眼睛眨呀眨，道：“你一看就是没过苦的，却又不愿意暴露自己真实的身份。我猜……你是一个落难的王孙公子，对不对？”

“呃……差不多吧。”

秦小霞露出了一副得意的表情，道：“我果然没猜错。”

……

……

接下来的几天，郭业就安心在空空岛上安心养病。很显然，秦小霞的境况也不大好，穿的是布衣荆裙，吃的是粗茶淡饭。唯一的肉食，就是各种鱼了。

郭业本来就没什么大病，不过是长期不运动引起的肌肉萎缩而已，三天过后，就能下床。又过了七八天，也就恢复得七七八八了。

只是不知外面的具体情况，在养好身体以前，没有出门而已。

这一日天光刚刚放亮，郭业就被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惊醒了。

“秦小霞出来！秦小霞出来！”

“把野男人交出来！”

“伤风败俗，伤风败俗呀！”

“克父克夫，天煞孤星的命，你又想害人吗？”

……

不知道是出了什么事，郭业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偷偷往外面观瞧。只见小院的外面站着黑压压一群人，男女老少都有，正在大声吆喝。

不得不说，这帮人虽然嘴上骂得凶，其实还挺文明的。

秦家所谓的院子不过是用篱笆扎成。院门也是用篱笆做的。只要他们有心，完全可以把篱笆踹开，破门而入。但他们完全没有这样做，只是在外面的破口大骂。

而且他们的脸上，也没有多少愤恨之色，相反地不少人的脸上暗含笑意。

吱扭扭～

房门打开，秦小霞出现在了院内。

“吵吵什么呀？吵吵什么呀？”佳人俏脸含霜，把篱笆门打开，道：“我一不偷二不抢，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有一个面象有些凶恶的汉子走上前来，冷笑道：“不错，你是没偷东西，但问题是你偷人呀！”

“唉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张三哥呀！”佳人轻蔑得瞥了他一眼，道：“既想跟奴家好，又舍不得家中的老婆，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奴家不从，你就给奴家编排各种谣言，污蔑奴家！哼，我看不起你。”

“你……你血口喷人！”那汉子怒道：“你克死了老父，克死了兄长，又克死了丈夫。我还想多活几年呢，鬼才会想和你好！”

“哦？是吗？那整天在奴家房门前转悠的是谁？”

那汉子偏过头去，道：“我怎么知道？反正……反正不是我。”

“哼，是不是你，你自己心里清楚。”

那汉子脸上涨的通红，道：“老爷子，您给我说句话。”

有一个老者走上前来，叹了口气道：“秦四娘，我不管你和张三郎的恩怨，但是我们空空岛一百多口子的名头，可不能被你们败坏了。”

“老人家，您可得口下留德，我什么时候败坏空空岛的名头了？”

“寡妇养野汉子，这名头能好得了？”老者道：“你要是想再嫁，也没人拦着。但是在家养野男人，我们可不能答应。”

“什……什么野男人？”秦小霞的神色有些慌乱，道：“都是没有的事儿，您别听张三哥乱说。”

“真的没有？”

“没……没有。”

“那你敢不敢让我们进去搜一搜！”

“这……”

那个张三哥道：“我都亲眼看见了，你还抵赖什么？事到如今，要么让我们进去搜，要么让那个野汉子自己滚出来。”

“我……我……”

郭业知道他们所谓的野男人指的就是自己了，当即推门走了出去。

他微微拱手，道：“众位乡亲请了。在下郭大宝，行船之时不甚落水，幸得这位秦小娘子搭救，才算是捡了一条活命。说起来，秦四娘乃是在下的救命恩人，至于说苟且之事却是没有的。”

那个张三哥不屑地说道：“哼，孤男寡女共处一室，你能忍得住？哄鬼去吧！”

那老者道：“我不管你是怎么来的，也不管你是从哪来的。但是到了空空岛上，就得守我们空空岛的规矩。从今天开始，你就从秦四娘那搬出来吧。”

对于这事，郭业倒是无可无不可。他本来就不可能长期留在此地，总要想办法回家的。

当即就点了点头，道：“也……”

正在这时，秦小霞一伸手就把他的袖子拉住了，道：“不，谁也别想赶他走！他就在我这。”

“那怎么能行？”

“怎么不行？”佳人抿了抿嘴唇，道：“我要嫁给他。”

## 第1976章一致对外

若是两个人独处，那郭业肯定就会婉言谢绝了秦四娘的美意。但是现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他还真的张不开这个嘴。

不管怎么说，人家也是他的救命恩人。在这么多人的面前，把佳人拒绝了，那也太不给人家面子了。

遇到性子烈的，说不定就能当场自尽。

所以，他既不敢挣脱，也不出言答应，只是含糊其辞道：“呃……这是我和秦四娘两个人的事，就不劳老人家操心了。”

“哈哈！”张三哥这可是逮着理了，道：“我说你们有事吧，我说你们有事儿吧！老爷子，他们都承认了，您看现在该怎么办？”

老者道：“外乡人，老夫最后再问你一句，你走不走？”

郭业看了看秦四娘，微微摇头，道：“不好意思，恐怕暂时我还真走不了。”

“哼，你不仁，就别怪我等不义了。”老者一挥手，道：“上！把这小子打一顿，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礼义廉耻。”

“是！”

“别！”秦四娘双手一伸，如同老母鸡一般，把郭业护在了身后，道：“你们凭什么打他？”

“就凭他不守我们空空岛的规矩！”

“规矩？我要嫁给他，又是碍了哪条规矩？”

老者道：“你嫁给他是没碍什么规矩，但是婚前行那苟且之事却是坏了规矩。你放心，我们打不坏他，只是给他个教训罢了。”

“那我现在让他走成不成？”

老者道：“当然……”

张三哥打断了老者的话，道：“当然不行！现在后悔，晚了！来人，给我打！”

老者为难地说道：“人家都知错了，咱们是不是可以网开一面？”

张三哥冷笑道：“您可别忘了，这个空空岛，到底是靠我，还是靠这个外乡人。”

“那……好吧……”老者一使眼色，几个壮汉齐往上闯，就要殴打郭业。

出乎郭业意外的是，这几个人的功夫还真不赖，并不是庄稼把式。尤其是那个张三哥，更能算得上是一个高手。

虽然远比不上空空儿和精精儿等人，但在这种穷乡僻壤已经算是非常了不起了。

当然，再好的功夫，在郭业不讲道理的蛮力和刀枪不入之体面前，也完全不够看。

没用多长时间，几个人就被他打翻在地。就这，还是郭业留了手的结果。

郭业拍了拍手道：“怎么样？还有谁不服？”

张三哥恨声道：“这小子不好对付，咱们一起上！”

那老者却道：“既然打输了就算啦，咱们走。”

“那怎么能行？这小子的功夫虽好，但咱们可是有一百多号人，难道还怕

他一个？他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

老者道：“全岛人一起上的确可能把他打倒。但是为啥呢？人家又没犯什么十恶不赦之罪。为了这点小事，让咱们空空岛折损了人手，那也太不值了。”

他又对秦四娘道：“你这丫头攀上高枝了，老夫算是管不了你啦。你好自为之吧。”

然后，他转过身去，挥了挥手，道：“散了吧，散了吧。”

这老头的威望还真挺高，一声令下，没多大功夫，人们就走得干干净净。

张三哥尽管心有不平，但是别人都走了，他自己又不敢和郭业放对，也只能放了几句狠话，转身离去。

打了这么一场无味的架，郭业颇为意兴阑珊。凭良心讲，这伙人包括张三哥在内，都谈不上是什么坏人。把人家打趴下了，真是胜之不武。

随着秦四娘走入了屋内，他叹了一口气，道：“那个张三哥对你有意？”

“嗯！”秦四娘点了点头，随后又迅速地摇了摇头，道：“大宝，你别误会，奴家和那个张三哥没什么关系。一直是他在纠缠人家。”

“呃……我不是那个意思。”郭业道：“刚才你对那些人说的话，都是真的？”

秦四娘低下头去，轻轻“嗯”了一声。

“这个……不好意思，恐怕郭某要辜负秦小娘子的美意了。”

“难道你嫌弃我是残花败柳？”

“那当然不是。”郭业道：“实不相瞒，我家中早有妻室儿女。让自己的救命恩人为妾，我可做不出来。再说了，你也不愿意呀。”

佳人扬起头来，道：“谁说我不愿意？”

“刚才不是你对那个张三哥说……”

“他是他，你是你，那可不是一回事。”

“怎么不是一回事？”

秦四娘微微一笑，道：“你比他长得好看！奴家刚才跟他说的话，其实都是借口，关键是他太丑了。另外……”

“怎样？”

“恐怕奴家真的愿意做他的小妾，他也不敢娶回家。”

“为啥？”

“奴家的命不好呗。刚才你也听人说了，我克夫克兄克丈夫，谁敢娶我？他也只是想跟我有一夕之欢罢了。奴家虽然守了寡，却也不是随便的女人。”

“呃……原来如此。”郭业道：“这些年你一定过的很辛苦吧？”

“也还行。你也看见了，虽然吃穿都比较一般，但也还是吃得饱穿得暖。其实岛上的人对我还算不错，要不是大家帮衬，我一个寡妇，也很难过成这样。”

“那他们今天那样骂你，你不生气？”

“那也不是他们自愿的，不过是给张三哥面子罢了。再说了，被他们骂几句，也掉不了一块肉。”

“又是那个张三哥。他是你们这里的恶霸？”

“倒也不是，张三哥虽然为人霸道了一点，平时也不怎么欺负人。”

“不会吧？他今天这样，还不叫欺负人？”

秦四娘得意地一笑，道：“那是因为你出现在我家，把他惹急了。对别人，他可不会这样。”

“如此说来，张三哥在这里很有威望？”

“主要是咱们空空岛上的人受了他的保护，大家都承他的情。”

“保护？难道你们这个空空岛还有敌人？”

“常常有扶桑的海盗来骚扰。那些扶桑人可坏了，要不是张三哥，我们空空岛不知被洗劫了多少次了。”

“扶桑？”终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郭业心中一震，道：“这里离扶桑到底有多远？”

秦四娘摇了摇头，道：“那奴家就不知道了。”

接下来，郭业就不知说什么好了。又待了一会儿，他轻轻咳嗽一声，道：“我出去转转。”

“等等。”秦四娘把他的手握住了，道：“咱们俩的事儿……你给我个准话。”

“这……”

郭业实在是不愿多惹情债，但人家女人家都摆明了甘愿为妾了，他再不答应，总得有过硬的理由吧？

因为没有爱情，所以我不能娶你。这在古代根本就交代不下去呀。

救命之恩，人家提了这个小小的要求，那过分吗？要是个丑女，还可能有人站在郭业这边。

问题是，这个秦四娘还是个千娇百媚的大美人！

正在他不知如何回答之际，忽然门外有人高声道：“郭大宝，快出来！快出来！”

“谁？”

“是我，张安然。”

秦四娘低声道：“是张三哥。”

郭业走出门去，道：“怎么？你还是不服气，要和我再打一架？”

“嗨！打什么架呀？你快跟我走！”

“怎么了？”

“还能怎么了？扶桑人来了！这次来得可是一条大船，不知上面有多少倭寇。要是顶不住，咱们这空空岛上的一百多号，可就全完了！”

说着话，他把一根精铁铸成的狼牙棒递到了郭业的手中，道：“走，找扶桑人玩命去！”

郭业直感觉手里微微一沉，粗略估计都有四五十斤了，他说道：“给我用这个？”

“嘿嘿，咱们今天刚交过手。我觉得，你这家伙力气奇大，用这个正合适。”

“好！对付扶桑人，郭某义不容辞。”

“等等！”秦四娘拉住他，踮起脚来冲着郭业的脸颊轻轻一吻，道：“你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等着你娶我。”

郭业含混应道：“放心吧，能杀我郭大宝的人，还没出世呢。”

……



.....

郭业随着张安然来到海边，发现沙滩上已经有三十多个男人集结完毕。看来这就是空空岛上全部的武装力量了。

凭着打出来了来的威望，郭业倒是颇为受人尊敬，每个人都冲着他点头微笑。

张安然指着远方一前一后驶来的两条船解释道：“前面那条小船是咱们的，后面那条大船是扶桑的。”

“是扶桑人在追着那条小船在打？”

“不错。看来咱们空空岛是受了池鱼之殃了。我告诉你，待会可千万别留手，倭寇不是人，都是一帮畜生。”

.....

二人说着话，那两艘船已经越来越近。

郭业眼尖，看见一个身着戎装的女子，站立在小船的船头上。此女不仅有倾国倾城之姿，还有一种特别的空灵圣洁的气质。

郭业心里一惊——怎么是她？

## 第1977章小鬼子的伎俩

此女是谁？

正是郭业在长乐坊大钱庄的合伙人，卫国公李靖的义女，虬髯客和红拂女的亲生女儿，鱼暖暖是也！

鱼暖暖？

扶桑？

空空岛的国主姓张？

忽然，一道闪电从郭业的脑海中划过。他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再次穿越，这里是扶余国。

说时迟，那时快，小船很快就冲滩搁浅。鱼暖暖带着十几名侍卫跳下船来，高声道：“快！快！准备作战！”

张安然只是认得那船是扶余国之物，却并不认识鱼暖暖，道：“你何人？有什么资格指挥我们？”

“大胆！这位是咱们扶余国的公主殿下鱼暖暖！”

“参见公主。”人们顿时跪了一地，唯有郭业鹤立鸡群。

鱼暖暖这才注意到郭业，不由得一愣，随即擦了擦眼睛，喃喃道：“像……简直是太像了……”

“什么像呀，本来就是！”郭业苦笑一声，道：“暖暖公主，别来无恙乎？”

鱼暖暖眼前一亮，道：“真的是你？平阳郡公？你怎么会在这？”

郭业已经不当平阳郡公好多年了，现在重听这个名号，还真是别有一翻滋味涌上心头。

不过，现在可不是感慨的时候。

眼见着那艘大船也快到了，他赶紧道：“不错，正是某家。暖暖，你先找地方躲一下。有什么话，咱们打退了扶桑人再说。”

“就凭这几个人？岛上其他人呢？”

张安然道：“能打仗的都在这了，剩下的都是老弱妇孺。”

鱼暖暖神色一黯，道：“完了！是我害了你们！”

“什么意思？”

“那艘大船上的倭寇足有四五百号，咱们这些人还不够人家填牙缝呢。他们要的是我，要不……你们先躲起来？”

张安然双手一摊，道：“整个空空岛就这么一点大，在岛的这头放屁，另外一头就能闻到。躲？躲得了吗？事到如今，也唯有死战！”

“死战！”

“死战！”

人们高声叫喊着。

大家都明白，自己的身后，就是老婆孩子。到了现在，已经无路可退！

郭业往四下里看了看，整个空空岛还真是无险可守。

就算用计，这些岛民虽然有些功夫，但总体来说，还是一群乌合之众。根本就无法如臂指使。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也只得给道：“待会倭寇一下船，大家就随我冲锋。狭路相逢勇者胜，咱们未必就没有机会。”

鱼暖暖给大家鼓劲道：“这位是鼎鼎大名的大唐秦国公，用兵如神。有他带头，这些倭寇不过是土鸡瓦狗一般，不堪一击。”

可惜的是，大唐郭业的名号虽然在三韩之地很有威慑力，但是到了扶馀国就不行了。这些岛民消息闭塞，根本就没听过郭业的名号。

再加上鱼暖暖刚刚还说大势已去，现在又说此战必胜，如此前后矛盾，实在没啥说服力。

张安然摇了摇头，道：“公主您往后退一退吧，打仗是我们男人的事。”

“别小看了我鱼暖暖，论功夫，你还未必比得过我呢？”

“哦？是吗？那咱们战场上见真章！”

……

……

功夫不大，大船已经靠近了沙滩。一艘小船被从大船上放下，二三十名扶桑武士坐着小船冲上了沙滩。

小船刚一停稳，郭业喊了一声“杀！”，就手持狼牙棒冲了上去，鱼暖暖则带着十几名侍卫紧随其后。

至于以张安然为首的空空岛民兵，则晚了一步。等他们冲到近前的时候，战斗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总共二十三个扶桑鬼子，被郭业砸死了八个。至于剩下的十五个，也不全然是鱼暖暖和他手下的功劳。

关键是，剩下的人都被郭业给吓傻了，被鱼暖暖等人捡了个便宜。

怎么回事？

郭业仗着刀枪不入之能，对于任何攻击都不闪不避。至于他对别人的攻击，则由于他力大无穷，根本就难以招架。

你打他一下，完全不起作用。他打你一下，就命丧黄泉。这个仗可怎么打？

小船之上，士兵都猬集在一起，连躲闪都没有余地。短短几秒内，就被郭业连毙数人。

剩下的人胆魄为之夺，战斗的结果自然也就毫无悬念。

原来大船上的倭寇还在高声叫骂，经过这么一场惨败，顿时安静了下来。

过了一会儿功夫，有一个人扶桑人走上了船头，高声道：“在下乃是扶桑大将苏我连子，不知对面是哪位英雄？”

郭业道：“我姓郭名大宝，乃是扶馀国治下普通一子民而已，谈不上什么英雄。”

“郭大宝？没听说过呀。”苏我连子挠了挠脑袋，道：“今日的一切，都是一个误会，咱们能不能谈一谈？”

“我们扶馀国与你们扶桑连年征战，仇深似海，有什么好谈的？”

“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苏我连子道：“事实上，现在咱们两国正在讲和。”

“讲和？”

“没错。我国天皇仁慈无比，不忍心生灵涂炭。所以，就有意让草壁皇太子迎娶贵国的小公主鱼暖暖。这样，双方的皇室合为一体，两国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

郭业看了鱼暖暖一眼，低声道：“此言当真？”

“呱呱呱！”佳人连啐三声，道：“扶桑人的话你也信？几年没见，平阳郡公您可越活越回去了。”

郭业闹了个大红脸，高声对苏我连子道：“别胡说八道了，我家公主根本就不承认有这回事。”

“郭英雄，您怎么这么糊涂呢？婚姻大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小儿女反对又有什么用？”

“哼，儿女反对是作用不大。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总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可有什么凭据？”

“在下来得匆忙，倒是没代什么凭据。不过……”

“怎样？”

“聘礼我却是带了，只要你愿意把公主交给我们。我等愿意拿出白银千两为聘。这聘礼么，就请您代交给扶馀国主。”

郭业冷笑道：“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是想用千两白银来收买我？”

“呵呵，咱们心照不宣。你在空空岛上打鱼一辈子，又能赚多少钱？今天只要高一高手，这些钱可就都是你的了。”

“哼，说得轻巧，你得偿所愿了。扶馀国国主难道就不会对我事后报复？”

“这就更简单了。唐人有句话叫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您如果有意的话，尽可以到扶桑来任职。多了不敢说，以您的身手，做一个年俸五百石的将军绰绰有余。”

“哦？果真如此？你小子还真是舍得下本钱啊？”

“我扶桑一向重视英雄，唯才是举，这也不算什么。郭英雄要不要考虑一下？”

“不必考虑了。”

“那您是答应了？”

“哪呀，想要我们扶馀国的公主，还请自己来取！指望郭某人乖乖把公主献出，简直是白日做梦！”

苏我连子冷哼一声道：“郭英雄何必那么固执？不谈千两白银和高官厚禄，您总得为自己想想不是？您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我们船上，还有四百扶桑勇士，莫非你真要螳臂当车吗？”

“嘿嘿，四百扶桑勇士又怎么样？我们这里有四十多名汉家儿郎！”

“你四十人能打得过我们四百人？”

郭业轻蔑地一笑，道：“你要是觉得胜券在握的话，又何必多跟郭某人多费唇舌？”

他把狼牙棒一举，道：“威逼利诱都试过了，小鬼子，这下你该黔驴技穷了吧。来来来，咱们手底下见真章！”

## 第1978章妾之将死，其意如绵（1）

苏我连子恨声道：“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看来不给你点厉害尝尝，你小子是不知天高地厚。”

“来人！”

“嗨！”

“全部下小船，有能斩得郭大宝者，官升三级！”

“谢大人！”

要说苏我连子的眼光还真是毒辣，一下子就看到了事情的关键之处。你郭大宝不就是想着半渡而击吗？

好，我承认你勇猛无比，但你总不会分身法吧？能拦得住一条船，还能拦得住十条船？

等多数人上了岸，耗也能把你给耗死。

但是，事实证明他还是低估郭业了。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在冷兵器时代，勇将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

郭业有着刀枪不入和力大无穷这两样天赋，就是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勇将……之一。

如果在大规模的战场上，还可以说个人的武勇起的作用不大。但这种四十对四百的小规模战斗，简直是最适合勇将发挥作用的场合。

郭业带着四十多勇士，如同虎入狼群一般，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两艘小船上的六十个扶桑鬼子，全部斩杀。

大船上的苏我连子见不是个事，赶紧改变策略。

他扯着嗓子喊道：“别管这个郭大宝了，都去给我找岛上的老弱妇孺！见一个杀一个，他要是不投降，就把岛上的人杀完为止。我就不信，这岛上就没有他在乎的人。”

郭业的肺都要气炸了，道：“你……你卑鄙无耻！”

“嘿嘿，承蒙夸奖。被郭英雄如此痛骂，真是鄙人今生最大的荣幸。”

“你……”

“我怎么了？两国交兵，当然应该无所不用其极。郭英雄，你要是能把公主交出来，以前的事，我们可以既往不咎。要不然，您可要拿自己亲人的命来换公主的命了，那值得吗？”

“这……”郭业犹豫了。

他在岛上倒是没什么亲人，只有一个救命恩人秦四娘。

当然，主动把鱼暖爔交给扶桑人，他是绝计不肯的。但是让自己的救命恩人身处险地，又非他所愿。

张安然低声道：“郭小哥，别听他胡说八道，绝不能把公主交出去！”

“这我当然知道，但咱们的家人……”

“那也没办法，只能尽人事听天命。您是没跟扶桑人打过交道，他们可不是东西了，卑鄙无耻，毫无信义，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咱们的短处真被他们拿捏住了，就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你以为把公主交出去就没事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咱们交了公主，他就会要求咱们交兵器。交了兵器，就会要求交头人。再交了头人，咱们就是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了。”

郭业惊奇地道：“行呀，想不到你还有这番见识。”

张安然苦笑道：“见识？那都是用血教出来的！吃的亏多了，自然就懂了。”

“那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杀！”

说着话，他提起刀来，就冲着扶桑人杀了过去。郭业没办法，也只能跟上。

说白了，这帮扶桑人今日的作为就是恐怖主义。对付恐怖主义，直到现代社会也没啥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杀！”

“杀！”

“杀！”

双方都杀红了眼了，鲜血四溅，惨叫之声不绝于耳。

苏我连子见了这副惨状，不由得暗暗佩服自己的先见之明。幸亏自己下的命令是让士兵追杀老弱妇孺。要是直接两军对垒，恐怕现在已经全军崩溃了。

不过……为何那个郭大宝现在都不肯投降呢？

难道说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他的亲人？还是说……他被扶余国的公主迷住了魂？

哎呀，不好！

我怎么漏算了这一条！

有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说不定郭大宝真的为美色所迷，再也不肯管亲人的死活了。

那可咋办？

很明显，岛上这四百来人根本就不是郭大宝的对手。若是真被他杀完了……不，不用杀完，以那帮人的尿性，恐怕过不了多久就坚持不住了。到时候郭大宝腾出手来，自己还能活命吗？

不好！这里危险，快走！

想到这里，他赶紧道：“快，快开船！”

一个水手道：“大人三思啊，咱们的人还在岛上，要是把船开走了，他们可就死定了。”

苏我连子冷哼一声，道：“要不然呢？你下去把他们接应上来，咱们再走？”

“嗨！”

“卧槽！真下去了？咱们扶桑还有这种傻逼？”苏我连子望着那个水手下去的背影挠了挠脑袋，道：“开船！开船！”

这下没人敢唱反调了，很显然，谁唱反调谁就得下去接应袍泽，那跟找死有啥两样？

很快地，扶桑的大船扬帆而去。

岛上的扶桑武士本来就被杀得胆寒，这下子更是傻眼了，纷纷放下武器，磕头求饶。

郭业顾不得清点战场，赶紧往秦四娘的家里跑。

其实，他心里有愧。

从良心上讲，扶桑人自处追杀老弱妇孺的时候，他就应该来这里保护自己的救命恩人。

但是，他真不能那么干。

别看这四五十人在他的带领下杀扶桑人如同喝凉水一般容易，实际上，哪有那么简单？

苏我连子带领的这些扶桑人，可不是乌合之众，论平均水平，比郭业的手下那是强得多。

要是他敢脱离大部队，那帮人肯定会大败亏输。

所以，他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带着手下人冲杀。至于秦四娘那边就顾不上了。

“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郭业默念着推开了房门，但见秦四娘换了一身新衣服，稳稳地坐在胡床上。

等等……换衣服？

郭业忽然感觉到有什么不对，道：“你是不是受伤了？”

“不愧是王孙公子出身，您还真是心细如发。”秦四娘勉强一笑，道：“本来还想瞒着您的，现在看来，也没啥必要了。”

“你哪里受伤了，让我看看。”

“还是不必看了。不是奴家不想给您看，而是那个伤口不大好看，您能明白奴家的意思吗？”

“明……明白。”

秦四娘把眼睛闭上，道：“大宝，抱着我。奴家……奴家，现在没有力气。”

郭业把佳人揽在怀里，道：“你没事吧？要不要去看大夫？”

“没用的……这里最好的大夫就是奴家自己。我这个伤……是没人能治的好的，我恐怕活不了多久啦……”

“那咱们去其他岛上看！”

“别……”秦四娘努力摆了摆手，道：“别动，你越动，奴家死的越快。临死之前，奴家还想跟你说几句话。”

“你说。”

“还是那个问题，你还没给人家准话呢。”

事到如今，郭业还能说什么？他点了点头，道：“没问题，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妻子。”

“那……那可真好。”秦四娘脸上泛起了阵阵潮红，道：“其实，我之前都是骗你的……”

## 第1979章妾之将死，其意如绵（2）

“骗……骗我？”郭业好悬没把佳人推开，道：“你骗我什么？”

“就是之前，妾身告诉你的话，没有几句是真的。”秦四娘微微低下头去，道：“妾身知道这里是扶余国，也不是从小就出生在这里。事实上，我来这里也没几年。”

“你为什么要骗我？”

“因为……妾身想嫁给你呀！”

秦四娘苦笑道：“妾身原本是大唐眉州人，因为家父得罪了昏官，被官府通缉。无奈何远走他乡，最终流落至此。来这里不久，家父就把妾身嫁给了一个渔民。”

“然后呢？”

“没过两年，家父就得了一场重病，撒手人寰。至于妾身的夫君，出海打渔遇到了大风，淹死了。”

“那你对我有意，是因为我和你夫君的境遇差不多？”

“当然不是，这个纯属巧合。说实话，他是个好人，但妾身其实并不喜欢他。妾身在闺中的时候，一直想嫁个知书达理的少年郎，结果家中横遭变故，最终不得不嫁了一个大字不识的渔民。”

“那你有因何非要嫁给我？一见钟情？”

“是也不是。你长的人样子好看，妾身当然喜欢了。另外，妾身照顾您那么久，每日里朝夕相处，自然也是大有好感。”

“就这？”

“还有，奴家从您当时的穿着来看，知道您的身份不大一般，怎么也读过几年书吧。所以，在您没醒来之前，就决定要嫁给你了。”

郭业道：“那你为何要骗我？”

“妾身乃是残花败柳之身，怕您不乐意。所以，在您刚醒来的时候，就故意隐瞒此地的真实情况，好让您暂时以为回家无望，产生在此成家的打算。然后妾身再……趁虚而入……”

说到这里，秦四娘抓住郭业的手道：“夫君……您不会因此责怪妾身吧？”

“不会，当然不会。”

佳人长松了一口气，眼神渐渐迷离。

她说道：“其实，您就是责怪也没关系。反正……反正您也来不及写休书了。夫君，你的怀里真温暖，抱着你真好……我，我累了，想睡一会儿。”

“别！你千万别睡觉！睡着了就醒不了了！”郭业道：“你知道我是谁吗？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你家夫君的真实身份？”

“想，当然想了。”

“我是大唐礼部尚书、秦国公、领军卫府大将军、长安令，郭业郭子仪。我屡立战功，封妻荫子，所有的小妾最低也是个四品诰命夫人。你现在就是大唐的命妇了。”

说这些话，可不是郭业在炫耀官威，而是古代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对于女子来说，自己的丈夫能够当官，乃是无上的荣耀。告诉她这些，只是希望这个可怜的女子，能够了无遗憾地一路走好。



秦四娘的眼中异彩一闪，抬起手来，摸着郭业的脸庞，道：“想不到妾身嫁的是此等人物，这……这可比一般的王孙公子强得多。上天对我不薄。好，真好，这可……真好……”

说着话，佳人的手无力地垂下，眼神也黯淡了下去。

“小霞！小霞！”这下子无论郭业再如何呼喊，佳人也无法应声了。

……

……

“四品诰命夫人郭门秦氏之墓。”

石碑耸立，火盆之中，锡箔纸钱慢慢燃烧。一股白烟缓缓升起，又随风飘逝。

郭业蹲在石碑之前，一边扒拉着锡箔纸钱，一边念念有词，道：“小霞，你就安心地去吧。我发誓，一定会给你报仇的。苏我连子还有眉州的贪官，他们一个也跑不了。”

“行了，行了，至于吗？好象你们的感情有多深厚似的。”一个熟悉的女声从他的身后传来。

“谁？”郭业扭头，却见鱼暖暖正俏生生地站在自己的身后。

“是你？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呗。”鱼暖暖撇了撇嘴，道：“秦国公你可真好色，流落到小岛上，还勾搭上一个俏寡妇。”

“别瞎说，我们之间的真挚感情，岂是你能够理解的？”

“瞎说？”鱼暖暖白眼一翻，道：“别装啦，你们俩那天在屋内的对话。我可是全听见了。”

“那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只是感觉你们俩真够恶心的。就拿这个秦小霞来说吧，见你长得人模狗样的，又衣着不错，就不择手段地攀高枝了。而你这个傻瓜，却被人家感动地稀里哗啦的。”

“话可不能那样说。”对于这件事，郭业倒是看得开，道：“喜欢一个人，首先得从某个方面开始吧？或者才学或者相貌甚至钱财，这都不重要。”

“那什么重要？”

“最重要的是，确定喜欢以后，要努力争取。”

“包括不择手段？”

“呃……小霞这个只是善意的谎言，我又没损失什么，无伤大雅，还谈不上不择手段。”

“谬论！那万一努力争取以后，发现不合适呢？”

“那就再分开呗。不试试怎么知道不合适？”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道：“你不能因为人家一开始是因为钱财的喜欢，就认定就是完全为了钱。也不能因为一开始是受了美色的引诱，就认定完全为了美色。只要有感觉，就可以努力争取。”

“哼，说得好听。这都是你为了那个秦小霞编的歪理吧？看来你对她还真是情深意重啊。”

郭业道：“是又怎么样？你管得着吗？”

“哼，别自欺欺人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就是见那个秦小霞有几分姿色，就色授魂与了？其实，你们俩是一个好色，一个贪财！立碑，你

立个大头鬼呀，虚伪！恶心！我再也不睬你了！”

郭业大惑不解，道：“我说你今天怎么了？吃了枪药了？我没得罪你呀。”

“没……没什么，我是被你那番无耻的言论气的。”

“怎么无耻了？”郭业道：“爱情这种东西，谁说得准呢？很多东西，其实只是一个引子罢了。说实话，我原来对秦小霞并不怎么感兴趣，也没有娶她为妻的意思。”

“那你后来是为了报恩？”

“报恩只是一部分。后来她躺在我的怀里，柔柔弱弱的倾吐他的心事，我就突然喜欢上她了。就算听说她骗了我，我也丝毫不感到生气，相反还非常怜惜……”

鱼暖暖捂住了耳朵，到：“我不听，我不听，和尚念经！”

“好，好，好！不听就算了，你不想听，我还不想说呢。我对你推心置腹，你却这个样子，真是太令人寒心了。”

“推心置腹？你还有脸提推心置腹？”鱼暖暖道：“你看看你讲得都是些什么歪理？受了某方面的吸引，就可以努力追求，这话你自己信吗？”

“呃……我当然信了。”

“那我来问你，我鱼暖暖长得怎么样？”

“倾国倾城，国色天香。”

“我的才学如何？”

“相当不错。”

“咱俩的交情如何？”

“那还用问吗？你我一起创立了长乐坊大钱庄，这份交情一般人可比不了。”

“我说咱们俩曾经患难与共过，不过分吧？”

“也不算过分。想当初你我一起斗江夏王李道宗，现在又一同杀退了扶桑人。”

“那我就要问了，我鱼暖暖这么一个多才多艺的绝代佳人，又跟你相处了那么久，甚至患难与共过。你拍着良心说，就没对我动过心？”

“这……”

“你不是说动心之后，就要努力争取吗？现在，你的实际行动呢？”

## 第1980章大江庆一

“怎么能这么说呢？”郭业道：“首先，你是卫国公的义女，扶馀国的小公主，我却是早有妻室。总不能让你委屈当小妾吧？就算能说服你，那风尘三侠也不能同意呀。”

鱼暖暖道：“你继续说。”

“还有，你又不是不知道，什么柴令文呀，梁二少呀，那都是对你情根深种。他们都是我的好哥们，这个……这个……朋友妻不戏，虽然你还算不得朋友妻，但也差不了多少。”

“还有吗？”

“还有你乃是扶馀国唯一的继承人，我又不可能放弃大唐的地位。这个矛盾根本就无法调和。”

“说完了吗？”

郭业低眉顺眼地答道：“说完了！”

鱼暖暖深吸了一口气，道：“但是你说了这么多，哪条跟动心之后，就要努力争取有关？”

“这……”

“哼！虚伪！”鱼暖暖道：“你别以为我这么问，是想嫁给你。本姑娘就是想证明，你那个理论跟本就站不住脚，明白吗？”

“明……明白！”

“明白你个大头鬼哦！”鱼暖暖一跺脚，扬长而去！

望着佳人远去的背影，郭业摇了摇头，低声道：“唉，真是最难消受美人恩呀。”

“秦国公……秦国公……”正在这时，有个人冲着郭业的方向跑了过来。

“张三哥，您找我？”

“在您面前我可不敢称三哥，您叫我的大名张安然就成。”

“那好，张安然，你找我有啥事？”

“就是那些扶桑俘虏该如何处置？”

“咱们不是都商量好了吗？罪孽深重的凌迟吃死，罪孽小的砍脑袋。”

“是商量好的。不过有个扶桑鬼子大声喊冤。说什么‘杀俘不祥’，大唐乃天朝上国，应该以慈悲为本，不宜草菅人命。”

“大唐？”郭业眉头微皱，道：“你告诉他我的真实身份了？”

“呃……告诉了。其实我们这些空空岛上的人原来也是中国子民，您这么大的人物来到岛上，我们也是与有荣焉。忍不住就说了。”

“算了，说了也就说了。你告诉他，我们不杀俘，是不杀战场上的俘虏。至于他这种残杀妇孺的玩意儿，不仅称不上俘虏，连人都算不上。还是早死早超生的好。”

张安然道：“这个道理我们都懂，也跟他说了。可那个扶桑人说，他不仅没有屠杀过老弱妇孺，连咱们扶馀国的士兵也没伤着一个。他是无辜的，应当得到宽恕。”

“还有这种人？带我去看看。”

“是。”

……

……

出现在郭业面前的这个扶桑武士，看年纪也就二十来岁，双目有神，面带忠厚之色。

最关键的是，此人身量颇高——当然，这是对扶桑人说的。要是在大唐，那也只能算是中等身材。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长相非常不“扶桑”的扶桑人。

郭业道：“你就是那个大江庆一？”

“正是小人。”

“看你这模样，不太象是扶桑人呀。该不会是认贼做父的汉人吧？”

“那当然不是了。只有扶桑人冒充汉人的事情，哪有汉人冒充扶桑人的道理？”

听了这话郭业倒是颇为受用，虽然心里面没怎么当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可真不一定。

他说道：“话虽如此，但是你这个长相实在是……”

“启禀秦国公，小人的家族，经常与百济通婚，所以严格来讲，我既不是纯种的扶桑人，也不是纯种的汉人。”

“原来如此。”郭业点了点头，道：“我听人说，你对我要杀你这件事不大满意？”

“瞧您说的。”大江庆一苦着脸道：“这种事怎么可能有人满意？”

“那可就不大好办了，所有扶桑俘虏全部处死，可是我定下来的规矩，不好反悔呀。你说你从来没有杀过老弱妇孺，可有什么证据？”

“有，当然有了。小人乃是水手，根本就不是士兵，当然不可能残杀妇孺老孺。您不信的话，可以问问其他俘虏。”

“水手？水手怎么下船被俘虏了？”

“是这么回事。当时下面激战正酣，苏我连子就想开船逃跑。小人劝了一句，他就让我下船接应袍泽。结果，小人刚一下去，他就把船开走了。”

“这么说来，你是被苏我连子给坑了？”

“正是。”

“不对，还是不对。”郭业道：“你既然下来了，那肯定会和我军交手。就算没杀人，伤人也免不了吧？不要以为没人指认，你就可以蒙混过关。”

“小人确实既没有杀人，也没有伤人。不是我不想，实在是没那个能力。您要不信的话，尽可以审问其他的扶桑人，小人平时杀鱼都不敢，何况是伤人杀人呢？”

郭业道：“好吧，暂且相信你一次。不过我就奇怪了，既然你这么没用，又为何下来接应别人？”

大江庆一道傲然道：“圣人云，义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算你答得圆满。”郭业道：“不过，可惜了，我还是想杀了你。”

“为啥？杀俘不祥啊！”

“但问题是，不杀你，难道我还送你回扶桑？”

“不用您送，把小人留在扶余国就行。”

“你确定？我在的时候还好说，等我走了，说不定有些人就会迁怒于你，到时候恐怕你会后悔今日的选择。有句话叫做生不如死，你听说过没有？”

“这……”大江庆一眼珠一转，跪倒在地道：“我听说有些人被俘之后，会

成为战胜者的奴隶。秦国公您仁慈无比，就收在下为奴吧。”

张安然怒道：“收你为奴？你想得美！俗话说得好，宰相门前七品官。秦国公要收奴才，不用吆喝，那街上就能排除二里地去。凭啥非得收你一个低贱的扶桑人？”

郭业也说道：“你这家伙，要胆子没胆子，要能耐没能耐，我收了你有啥用呢？算了，你还是挨上一刀吧。别害怕，说不定下辈子你能转生成唐人呢，可就算是因祸得福了。”

大江庆一额头上冷汗涔涔，道：“别，别，有用处！有用处！我绝对有用处。”

“到底有什么用处？”

“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大江庆一正色道：“其实……我是一个王子。”

“王……王子？”郭业怒道：“我看你是为了活命开始胡说八道了，来人，给我把他推出去砍了！”

“别砍！别砍！秦国公，您冤枉我了，我真的是王子呀。”

“你是什么王子？”

“就是扶桑的王子呀，准确地说，是私生子。我的父亲，就是舒明天皇，我的母亲乃是一个普通的扶桑民间女子。虽然我的身份在扶桑不被承认，但按照大唐的礼法来说，我确实是王子！”

“哼，就算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不被承认的王子不还是没用吗？”

大江庆一苦着脸道：“秦国公，你这是招一个奴才，又不是找女婿。用得着要求那么严格吗？有天皇的子孙为您牵马坠蹬，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事情，还计较其他的干啥？”

“说得也是。”郭业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我就答……”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猛地一拍几案道：“大江庆一，你在撒谎！”

“撒谎？”

“不错。刚才你还说自己是扶桑和百济的混血，现在怎么又成了什么舒明天皇的私生子了？”

## 第1981章见父母（1）

“这我也可以解释的。”大江庆一道：“事实上扶桑皇室和百济皇室，就是在不断通婚。换言之，天皇承认百济皇室乃是扶桑皇室的一支。”

还有这回事？

郭业从后世穿越过来，曾听过不少天皇的“奇闻异事”。这其中就有，日本皇室不断近亲结婚，造成后代基因不良，历代天皇身体很差，其寿不永，子嗣也不兴旺。

所以他一直认为，在大唐也是如此。没想到的是，在这个年代，扶桑皇室还和百济皇室不断通婚，这还是挺开明的嘛、

那后世的传说是怎么来的呢？

等等……不对。

郭业想起来了，想当初在水口城，刀严朗曾经对自己说过。百济皇室，有扶桑血统，很多百济的国主是在扶桑长大。甚至很可能，某一任的百济国主被暗中替换成了扶桑人，

这么说来，还真是扯不清楚了。也不知是扶桑和百济两国皇室互相通婚。还是百济被算计了，实际上所谓的百济皇室就是扶桑皇室的一支。

算了，不想这个了，这两国皇室的关系还真是错综复杂，剪不断理还乱，到了现在都有些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味道了。

郭业道：“好吧，这个问题也算你过关。不过你毕竟是王子，我姓郭的还没那么奢侈，用一个王子来牵马坠蹬。你就跟在我身边当一个贴身侍卫吧。”

奴婢和侍卫听起来差不多，实际上却是有天壤之别。

大江庆一无比感动，他跪倒在地，道：“想当初汉光武帝毫不设防地进入新投降之人的营地中，才有了推心置腹这个典故。今日秦国公让某家当贴身侍卫，真是有光武遗风，在下愿意为您效死！”

郭业道：“看看，你也不是完全没用嘛，起码各种典故还真是张口就来，说明我这个决定还是英明的。好好跟我混吧，总比你在扶桑当天皇的私生子强得多。”

“是！”

实际上，大江庆一是误会了。郭业之所以把他留在身边当贴身侍卫，跟所谓的“推心置腹”，可是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咱郭小哥有刀枪不入之能，难道还怕他一个废物行刺不成？

郭业这么做的真正原因，是他觉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大江庆一再不济，那也是舒明天皇的私生子。不说他血统高贵吧，起码说比一般人的见闻可强多了。

说不定就有什么秘闻，是一般的细作无法得知，而对于大江庆一来说却是了如指掌的。

此人用得好了，很有可能，一人可抵十万兵。这可比驱使王子的虚荣来得实惠多了。

当然了，也有可能此人就是天生的废物点心，烂泥糊不上墙。那也没什么，就当投资失败了。反正自己也没下多少本金。

……

……

解决了大江庆一之事，郭业就去向鱼暖暖请辞。他这么长时间没有音信，家里不知有多着急呢，还是快点回去的好。

没想到鱼暖暖听完了，那俏脸唰地一下，就晴转多云再转阴。

郭业怕她再转成小雨甚至暴雨，赶紧道：“这个……在下这么做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不对，简直是太不对了。”鱼暖暖这才发泄出来，道：“我恨死你了！郭业你这人简直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是个卑鄙无耻的小人。”

这个帽子扣得可有点大，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鱼暖暖那是先骂了再说，哪会想到什么意思。到了现在，还得现编词儿。

她说道：“我骂你当然是有道理了。首先说吧……这个，这个，对了，你有一支队伍就在我们扶馀国，首领叫做米吉，你还记得不记得？”

“是有这么回事。”

“还是的呀，人家为你出生入死。现在你都到了扶馀国了，就不去看望一下他们。对下属如此冷漠，算不算不仁？”

“暖暖这话倒也不算错，是郭某人疏忽了。那不义又作何解释？”

“那就更明显了，王伯当和塔吉娜算是你的朋友吧？”

郭业苦笑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我没去看他们就是不义。”

“你知道就好，咱们再谈谈不忠。”

“您请说。”

“我们扶馀国虽然是小国，但也是天下诸国之一。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可是大唐礼部尚书，有管理各藩国之责。怎么到了这里，不递个国书什么的？是不是有亏礼部尚书的职司？算不算不忠？”

鱼暖暖这话就有些强词夺理了，不过郭业也懒得计较，他说道：“好吧，这算是不忠。那不孝又是怎么回事？”

“不孝？这也好解释。你摸着良心说，我对你怎么样？我的义父对你又是怎么样？”

郭业含混应道：“暖暖你对我那当然是没说的。至于卫国公，把我当子侄看待，一直对我照顾有加。”

“那不就结了。”鱼暖暖道：“我的父王和母后，就离此地不远。他们既是义父的结义兄妹，又是我鱼暖暖的亲生父母。我来问你，他们算不算你的长辈？”

“算，当然算了。”

“那你到了扶馀国不去拜望他们，算不是不孝敬长辈？”

“嗯，有道理。郭某人理应去拜望这两位长辈。”

鱼暖暖转怒为喜，道：“这还差不多，算你还有点良心。”

……

……

三日之后，郭业一行人已经来到了一座大岛之上。

鱼暖暖介绍道：“此岛被命名为张家岛，乃是我们扶馀国的首都。秦国公觉得这此岛还看得过眼？”

“好，好，此岛风光秀丽，景色旖旎，真是一处神仙所在。”

“还有呢？”

“我看此地人烟兴旺，张国主真是治国有方。”

鱼暖暖颇为自豪地说道：“这个岛上有百姓一万户，驻军五千，是我们扶馀国最大，也是最繁华的岛屿。”

“但不知你们扶馀国现如今总共有多少兵力？”

“各岛驻军，杂七杂八的加起来有三万人。”

“三万兵力，就硬抗百济、新罗、高句丽和扶桑这么多年，也真不容易。”

“各国来攻打，主要是攻几个大岛，我们占了防守之利，其实也没那么难。最讨厌的就是扶桑，总是派人去一些小岛上抢掠，我们的军力难以兼顾，很多时候只能靠岛民自卫。”

“比如说空空岛？”

“是的。这个岛上只有几十户人家，大部分时候是等不到什么援军的。当然了，因为此岛没什么油水，一般也不会有大股的敌人。”

郭业叹了一口气，道：“你们扶馀国的百姓真不容易，为了生存，不得不随时准备战斗。很多时候，能否活下来要靠运气。就像这次空空岛，老弱妇孺一下子死了八成。”

鱼暖暖低下头去，道：“是我害了他们。”

“那是扶桑人的错，你不必太过自责。”

.....

.....

二人边走边聊，很快就来到了王宫。

望着眼前这一处小宅子，要不是上面有着“扶馀王府”的牌匾，郭业简直怀疑走错了地方，道：“令尊的王府也太简陋了吧？”

“我们家就几口人，父王、母后、我以及几个丫鬟老仆，根本就用不了多大的地方。要不是有一个议事大厅，这王府的规模还要小上一半呢。好了，不说了.....”

鱼暖暖来到王府的大门前，轻轻叩门，道：“快门，快开门！我回来啦。”



## 第1982章见父母（2）

吱扭扭～

门开了，一个老仆探出头来，见是鱼暖暖，顿时笑得无比灿烂，道：“原来是公主殿下回来了，快进来吧。”

“忠叔别急，我这还有一位客人呢。”

“客人？”老仆这才注意到与鱼暖暖并肩站在一起的郭业，颇为玩味地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道：“倒也能称得上是郎才女貌。小伙子，你是干什么的？”

“这是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鱼暖暖道：“忠叔，父王和母后在家吗？”

“都在，都在。”

“那您进去通禀一声吧。”

“好，没问题。”

功夫不大，老仆就转回来了。不过这次，他的表情就不是那么好看了，不冷不热地答道：“秦国公，国主请您进去。”

郭业和鱼暖暖对视了一眼，都觉得情况不大对头。

虬髯客虽然成名已早，又是一国之主。但是郭业也不含糊呀，论功业，论权势，都只在张仲坚之上，而绝不在他之下。

就算不谈这些，只谈人情，郭业是客，张仲坚是主。客人来了，主人总该迎一下吧。

鱼暖暖可以胡扯乱扯张仲坚是郭业的长辈，但是张仲坚要是也这么认为，也太不识礼数了。

举个例子，现在若是郭业拜见李靖，堂堂的卫国公也得开中门相迎。莫非虬髯客比李靖金贵得多？

当然，虬髯客的这种做派也只是让郭业轻微不爽，看在鱼暖暖的面子上，他总不会发作出来。

二人在老仆的引领之下，来到了一个客厅内，但见一男一女端坐正中。

男的大约五十多岁，满脸虬髯，面相丑陋，一对眸子烁烁放光。看来这就是鼎鼎大名的扶馀国主，风尘三侠中的老大虬髯客张仲坚了。

女的仿若三十许人，看面貌依稀与鱼暖暖有八九分相似，端的称得上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不用问，这就是红拂女张初尘。

看了两人的真实相貌，郭业不由得暗叫了一声好险，幸亏鱼暖暖的容貌几乎全部继承自她娘。不用多，只要继承虬髯客长相的三分，那可就真的没法见人了。

还有，李靖这个倒霉催的，面对虬髯客这种对手，都在争夺红拂女的斗争中失败了，也太逊了吧。别扯什么为了事业，都是男人，谁不知道谁呀。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鱼暖暖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道：“快！叫人。”

“哦……”郭业这才躬身施礼，道：“小子郭业，参见扶馀国主，参见王后娘娘。”

虬髯客和红拂女这才站起身来，回了一礼。

张仲坚声若洪钟，道：“今日贵客盈门，我扶馀国真是蓬荜生辉。秦国公快快请坐。”

“谢国主。”

双方分宾主落座，有老仆献上茶来。

虬髯客和红拂女只是上下打量郭业，却是不发一言。

郭业觉得自己如同被展览的货物一般，分外的不自在。他心中暗想，这二位都什么毛病呀，也太不懂待客之道了吧？

无奈之下，他轻咳一声道：“郭某落难至此，孑然一身。也没有带什么礼物给二位，万望恕罪。”

“落难至此？”张仲坚眼前一亮道：“落难至此好……啊，不，我的意思是说，是不是你在朝中得罪了小人，被李世民抄家灭族了，所以才特来投奔暖暖？没关系，到了这你就算到了家了……”

鱼暖暖赶紧打断他的话道：“爹，您别说了，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事情是这样的……”

等听鱼暖暖把事情讲完了，张仲坚砸吧了一下嘴，道：“这样呀，如此说来，你还是要回大唐？”

“那是自然。拜望了国主以及几位古人之后，郭某人就要回去了。”

“那怎么能行？”

“怎么不行？”

张仲坚没词了，看了看鱼暖暖，又看了看郭业，转移话题道：“秦国公，您可是我们扶余国的贵客，一定要多盘桓几日，让某家尽地主之谊才好。”

“按说国主盛情相邀，郭某人就应该答应。只是这次实在不巧，座船倾覆，恐怕所有人都以为我死定了。消失的太久，恐怕会引发许多不可测度之事。这次实在不行，下次有暇，郭某再来聆听教诲。”

“那好吧。不过王伯当夫妇和吉米等人都不在张家岛，现在送信去，最快后天他们才能赶来。秦国公可否在此地暂留三日？”

“三天当然没问题，这就叨扰张国主了。”

……

……

当天晚上，红拂女亲自下厨，张仲坚摆了一桌家宴，招待郭业。这场家宴规模虽小，规格却是挺高。

除了郭业和虬髯客一家以外，就是扶余国的两位丞相。左相主军，此人叫做许丰年。右相主民，姓李名宜昌。

几个人一坐，扶余国的大小事务就可以一言而决。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虬髯客带着几分酒意问道：“秦国公，我张仲坚有一件事百思不得其解，您能不能帮我参详一下。”

“国主有话请讲。”

“想当初扶余国初立，征战不断。为了安全，老夫不得不把暖暖交给李靖抚养，后来她长大成人之后，才回到了我的身边。说起来，是我这个为人父母的对不起孩子。”

鱼暖暖嗔怪道：“爹，您瞎说什么呢，女儿又没怪过您。”

“哼，我宁可你怪我。”张仲坚摆了摆手，道：“你别插嘴，听我把话说完。”

“哦。”

张仲坚继续道：“暖暖回到老夫的身边之后，我当然也是非常欢喜。她不仅给老夫带来了天伦之乐，还帮了我不少大忙。上马帮着我打退外敌，下马帮着解决钱财问题，把个扶馀国整治地好生兴旺。”

“这是您的福气。”

“嘿嘿，福气？老夫刚开始也是那么想的，可是后来却意识到不对劲了。”

说到这里，虬髯客直盯住郭业的眼睛，道：“俗话说的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暖暖一个姑娘家，都二十六七岁了，就是不肯嫁人。不知秦国公何以教我？”

郭业的面色尴尬，道：“也许是暖暖公主的眼光比较高，一般的凡夫俗子配不上他。”

虬髯客冷笑一声，道：“哦？是吗？那么秦国公以为，该是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暖暖？”

“这要问暖暖公主，郭某人就知道了。”

“那我换个问题，秦国公有没有什么青年才俊介绍给暖暖，也算了了我张仲坚的一番心愿。”

郭业道：“有两位青年才俊一直对暖暖公主念念不忘。”

“说来听听。”

“其中一位，就是长安城首富梁百万的二公子梁叔宇，此人相貌英俊，文采风流，更难得的是对暖暖公主情深意重。听他那意思，是非暖暖公主不娶。”

虬髯客点了点头，道：“梁叔宇这孩子我也见过，算是暖暖的良配。奈何暖暖不同意呀，他说人家有些娘娘腔。”

“那咱们再说第二位。”

“如果老夫没猜错的话，第二位你是不是想说霍国公柴绍的公子柴令文。”

“您都知道了？”

“老夫不仅知道你想说柴令文，还知道此人早有妻室！秦国公，真够可以的啊。把有妻室之人介绍给老夫做女婿，还真是对得起老夫！对得起暖暖！”

“我……我……”

虬髯客得理不饶人，道：“反正你都要介绍有妻室的人了，怎么还不介绍点好的？比如说你秦国公郭业，是不是也可以毛遂自荐？”

郭业顿首，道：“小子出言无状，万望恕罪。”

虬髯客没理他，端起酒壶来，嘴对嘴一饮而尽。然后，他沉声道：“告诉你郭小子，老夫的女儿不是没人要。就在明天，扶桑的草壁皇太子，就要来提亲了。”

## 第1983章被定亲了

“啥？”郭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您再说一遍。”

“再说十遍也是那样。就在昨天，有扶桑的使者来到，向老夫递交了一份国书，说是为了两国的和平着想，想让他们国家的草壁皇太子迎娶暖暖。”

扶馀国左相许丰年道：“好叫秦国公得知，此事千真万确。国主办这场家宴，主要为的就是此事。”

右相李宜昌道：“暖暖公主的婚事，事关咱们扶馀国的国运，不可不慎重。”

“爹，您可不能答应他！”鱼暖暖道：“就在三天前，趁着女儿落单的时候，扶桑国派了一个叫做苏我连子的大将来追杀我。要不是秦国公，我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郭业沉声道：“那个苏我连子的目的，恐怕不是追杀暖暖，而且是她掳走。”

虬髯客冷笑道：“看来扶桑人是先兵后礼，必欲得暖暖而后快了。”

“请恕在下直言。”郭业道：“扶桑人真正的目的，恐怕不是暖暖公主，而是扶馀国。掳走暖暖公主，是为了扶馀国。向暖暖提亲，他们的目的，恐怕还是扶馀国。”

“你的意思是……”

“他们准备把扶馀国灭国，或者说是让扶馀国并入扶桑。”

虬髯客道：“那就是扶桑自不量力了！这么多年，我们和扶桑打了多少次仗？哪次他们占着便宜了？”

“不，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不可混为一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郭业道：“以前扶馀国独战四国，虽然看起来惊险无比，实际上似危实安。”

“此言怎讲？”

“这四个国家，任何一国想独吞扶馀，都会遭到其他国家的掣肘。而要平分扶馀国，又难以达成信任。所以，他们的目的仅仅是打打秋风，削弱您的国家，并不是真的想灭国。”

“那这次呢？”

“这次就完全不同了。就在几个月以前，高句丽、百济和扶桑联手，用计火烧战船，我们大唐水师已经全军覆灭。现在的海上，已经是联军水师的天下，您说他们为什么还要留着扶馀国？”

饶是英雄如虬髯客，听到这个消息也是脸色微微一变，道：“你的意思是，三国水军共同攻打我国？”

“呃……那也不一定。也许通过内部交换，允许扶桑独占扶馀国。但这次扶桑没后顾之忧那是肯定的。”

郭业分析得鞭辟入里，由不得虬髯客不信。他问道：“那咱们应该如何应付？”

“还能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现在就请下令全国动员，恐怕大战为期不远了。”

“那暖暖的婚事……”

“见机行事，我倒要看看那个草壁皇太子到底如何出牌。”

.....

.....

第二天上午，草壁皇太子的大船到了张家岛。

对于草壁，虬髯客的礼数就颇为周到了。净水泼街，黄土垫道，亲自带着文武百官出城相迎。

郭业见了这副盛况，颇为吃味。他对鱼暖暖道：“昨天我到你家可没这副排场。”

“那怎么能一样，他是敌人，你是自己人。”

“对敌人周到，对自己人冷淡，还有这个道理？”

“当然有这个道理。对敌人周到，是为了找到敌人的弱点打败他。”

“那对自己人冷淡呢？”

鱼暖暖掐了他一下，道：“那是因为有好东西要给你，你得了里子，就别计较面子了。”

“里子，我得到什么里子了？”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

.....

当天中午，王宫议事厅内，虬髯客大排筵宴，招待草壁皇太子一行人。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草壁打了个酒嗝道：“国主，我的来意您早就知道了。到底答应不答应，您给个准话吧。”

虬髯客道：“你的意思是我把暖暖许配于你？”

草壁道：“其实这件事对咱们两家都有好处，我乃是扶桑皇太子。暖暖嫁给我，她就是皇太子妃。日后，我们的孩子，您的外孙，就是扶桑之主。统治扶桑和扶余国。”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我扶桑的领土可比你们扶余国大多啦。严格来说，还是你们扶余国占了便宜。”

虬髯客喝了一口酒，砸吧了一下嘴，道：“好，很好。草壁皇太子的建议很好，老夫都有些动心了。不过.....可惜了，您来迟了一步。”

“此言怎讲？”

“我那小女，已经许了人家，只能辜负您的美意了。”

“许了人家？那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暖暖过了年都要二十七啦，这么大的年纪，难道不该许人家？”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事我从来没听说过呀。”

“那不怪您，此事就发生在几天以前。我们扶余国还没来得及公告天下呢。”

“怎么会那么巧？你不会是为了拒绝本太子，随便找个阿猫阿狗，就把暖暖公主嫁了吧？”

“当然不会了，不客气地说，此人的名望，可比草壁皇太子您大得多了。”

“那他究竟是谁？”

虬髯客人群中一指，道：“就是他！”

呼啦～

人群一分，郭小哥被众人强势围观了。

郭业心中一惊，没想到虬髯客竟然给自己搞了个突然袭击。不过昨晚说好了见机行事，人家这么办，似乎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当即冲着草壁躬身一礼，道：“太子殿下，别来无恙乎？”

“你……你是秦国公郭业？”

“不错，正是某家。”

草壁的上下牙直打架，道：“你不是要死了嘛？怎么又出现在此？你究竟到底是人是鬼？”

“光天化日，众目睽睽，我要说我是鬼，您能信吗？”

“说的也是。”草壁这才逐渐放下心来，道：“这么说来，座船倾覆之后，你是被人救了，流落到了扶馀国？”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还因祸得福，和扶馀国的鱼暖暖公主定了亲？”

“呃……是。”

虬髯客道：“草壁皇太子，您听明白了吧。小女要嫁的人乃是鼎鼎大名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何不相逢未嫁时，您来晚了。”

“没关系，没关系。不就是定亲吗？”草壁王子给自己打气道：“别说定亲了，就是成亲了我也不在乎。张国主，只要您愿意改变主意，我可以既往不咎。”

“什么乱七八糟的？”虬髯客怒道：“你不在乎，我在乎！这个主意，根本就无可更改。”

草壁王子道：“你怎么就那么死心眼呢？你又没有儿子，这扶馀国最后还不是要交给外人。为啥不交给我，非要交给那个秦国公呢？”

虬髯客都被他气乐了，道：“那我为啥就非要交给你，不交给秦国公呢？你比他长得好看？你比他有钱？你比他名望大？也不撒泡尿照照，你哪点比得过人家？”

草壁王子道：“起码有一样东西，他是比不过我！”

“什么东西？”

“聘礼！”说完了他一招手，就有扶桑人抬着一个个箱子走入了议事厅。

他说道：“我草壁愿意拿出黄金十万两，珍珠十斛，锦缎万匹，迎娶鱼暖暖公主。”

这些东西的分量太足了，一个个装满珍奇之物的箱子堆在一起，如同一座小山。

要不是议事厅足够大，简直都盛不下。

草壁王子指着这座小山道：“这些聘礼足以表达我草壁的诚意。您老人家要是不答应把暖暖公主嫁给我的话，那就是不给我草壁面子，不给扶桑面子！这件事有什么后果，您自己掂量。”

## 第1984章还是要打

扑哧～

郭业轻笑一声，指着那些箱子道：“草壁王子，您的这些诚意，可真够足的。凭良心讲，暖暖公主值不了这么多钱。您的意思是用这些东西买下扶余国吧？”

“是又怎么样？张国主拿了这批财物，足以颐养天年。他年纪这么大了，又没有子嗣，还霸着扶余国的国主之位干什么？”

草壁顿了一下，继续道：“秦国公，现在的情况是，我拿得出钱来给张国主养老，而您却拿不出来。所以，您但凡有一点自知之明，就应该知难而退。”

“这就是您的不对了。草壁王子，你这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呀！”

“此言怎讲？”

“别看您是扶桑的皇太子，但是和我郭业比起钱财来，那是完全不够看。”

“我知道秦国公有钱。但问题是，现在你能拿的出来吗？您翻船落海，能活着已是万幸，难道还能带着什么财物？”

郭业不慌不忙地说道：“我的确是没有带什么财物。不过没关系，谁告诉你一定是实物才能代表财富呢？取纸笔来！”

“怎么？你想写欠条？真新鲜，我还是头一次见欠条能当聘礼的？”

“当然不是欠条了。”

“那是什么东西？”

“待会您就明白了。”

笔墨纸砚摆下，郭业刷刷点点笔走龙蛇，就写了一份文契，交到了草壁的手里，道：“您看看这份文契有什么疏漏之处？”

“这是转让文书？”

“不错，我和暖暖都是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东。现在我转出一成的股份给暖暖，您觉得比不比得过您这堆财物呢？”

“这……”草壁眼珠一转，道：“嗨！我都被你绕晕了。这是求亲，又不是买老婆。咱们要比的是诚意，比什么钱财的多寡？真是太不应该了！”

“您要比诚意？”

“正是。我带着这么多东西渡海而来，不比你那轻飘飘的一张白纸诚意足？”

郭业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

“对，就是这个道理。”

“那也没关系。郭某再写一张纸，就足以证明我的诚意比您还足。”

“左右不过是一张纸，怎么能比得过我渡海千里的辛劳？”

“我写完您就明白了，保管您心服口服。”

功夫不大，郭业又把一张文契写好。

草壁伸手欲接，郭业却把文契一甩，道：“这份就不用给您看了，我要当众宣读，才能表达我的诚意。”

“哼，你读吧，我看你能读出什么花样来。”

郭业把那张纸举起，高声朗诵。

“承诺书：现有大唐秦国公郭业郭子仪郑重承诺，与扶余国公主鱼暖暖成亲之后，所生男子姓张，所生女子姓郭。男子承嗣张氏，女子为郭氏女。空口无凭，立此约为证。若有反悔，人神共弃。”

哗~掌声如雷。

“好！秦国公高义！”

“秦国公的牺牲太大了，真是有情有义。”

“这下咱们扶余国的国祚算是稳了！”

.....

虬髯客此时也是颇为激动，劈手就把那份文契抢了过去，道：“好女婿，太好了！我这就给你磕头。”

“啥？”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赶紧给我磕头。咱们这事就算定下来了，永不反悔。”

“慢！”草壁道：“我怎么觉得，这事有点不靠谱呢？不会是你们故意做局来骗我吧？郭业，你可是堂堂的大唐国公，就这么把亲生儿子过继给外姓人，不怕丢人吗？”

其实，草壁的这话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不是不能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别人，问题的关键在于过继给谁。若是过继给同宗，那没啥说得，人们都得称赞你品德高尚。

但是过继给外姓人，那说法可就难听了。这种行为跟卖儿子也差不了多少。

过继给岳父家呢？亲属关系，名声是不是好一点？当然不是。相反地，那名声就更差了。

因为这种行为，跟赘婿有异曲同工之妙。赘婿是什么概念？社会地位跟乞丐和奴婢同列。

当然，作为现代人的郭业是不在乎这个，他说道：“反正我子嗣众多，不在乎这一个俩的。至于说其他人的耻笑？嘿嘿.....”

“怎样？”

“这是郭某人的事情，就不劳您费心了。”

“你.....你这是强词夺理！”草壁道：“我就不信了，你就真的肯把儿子过继？”

然后，他又对虬髯客道：“张国主，您别被郭业的花言巧语给骗了。我敢打赌，你要是真把暖暖公主嫁了他，最终肯定会一无所得。大唐秦国公要是不讲理，您仅凭一纸文书就能约束得了他？”

张仲坚道：“我凭一执文书当然约束不了秦国公。但是，连文书都没有，我就约束得了你吗？”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刚才说什么你和暖暖的儿子就是下一任天皇，哄鬼去吧！谁不知道你们扶桑皇室最重血统。父母中任何一方不是皇室中人，所生子嗣就不算皇室中人。他连皇室都算不上，还能当天皇？”

啪啪~

草壁轻轻鼓掌，道：“张国主果然聪明，一下子就看穿了在下的谎言。”

虬髯客道：“如此说来，你是准备放弃娶暖暖了？”



“当然不是。相反，我对暖暖公主是势在必得。”草壁道：“现在，咱们既不谈聘礼，也不谈诚意。单单说说利益，你就必须得把鱼暖暖嫁给我。”

“利益？什么利益？”

“就是你们扶馀国的利益。明白告诉你吧，我们扶桑五万大军，已经集结完毕，随时可以对你们发动攻击。要是不把鱼暖暖嫁给我，你们扶馀国就等着亡国吧。”

“若是把暖暖给了你，我们扶馀国又和亡国有何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至少能让您体面的下台。扶馀国的百姓也少了刀兵之灾。张国主，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得为治下的百姓着想呀！毋庸讳言，我们扶桑勇士的军纪可是不大好。”

“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只是诚心的劝告。到时候刀兵一起，扶馀国的百姓可算是倒了大霉了。”

虬髯客冷笑一声，道：“五万水军？听着威风。但是战阵之事，谁敢言必胜？到时候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再说了，即便真的事不可为，我等大可以投奔大唐，又何必给你们扶桑人为奴？”

“大唐你就别指望了。一场大火，把他们的水师烧了个干干净净。即便你们归顺大唐，他们短时间内也派不出援兵。”

“即便大唐指望不上，也不过一死而已。我们扶馀国上至老夫，下至百姓，就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草壁叹了口气道：“俗话说得好，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别总死呀死的。这样吧，我有一个提议，不知岛主想不想听。”

“什么提议？”

“咱们约定一片海域，大战一场。你们赢了，我们扶桑自然无力再攻打扶馀国。我们赢了，那不好意思，就请把暖暖公主嫁给我，咱们两国合一。”

“你们扶桑有五万大军，我们只有两万，老夫傻了才和你硬拼！”

“您如果您不答应这个条件的话，高句丽、百济和扶桑的水军，就会把扶馀国彻底封锁。你们连粮食都不能自给自足，这下子既不能打渔，又不能贸易，困也能把你们困死了。”

“哦？是吗？如果说这个办法有用的话，你为什么现在不使？”

“这个办法耗时太长，我可不想等那么久。不过若是国主执意不从的话，我也只能出此下策了。”

“好吧。”虬髯客一咬牙，道：“我答应你了！咱们就在张家岛以北二十里的海域上做过一场。”

“但不知您准备何时开战？”

“十日之后，正当午时。”

## 第1985章战前准备，故技重施

第二天一早，郭业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打开门一看，正是白衣神箭王伯当。在他身边，还站着笑颜如花的塔吉娜。

“王前辈，是你？”

“不错，是我。郭小子，几年未见，你可一点没显老。”

“那也比不上您，看您的气色，可真是越活越年轻了。”

郭业这话可不是恭维之言，而是在诉说着一个事实！

遥想当年，初见此人，他已经由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白衣神箭变成了一个积年老匪。虽然在土匪这个行当里，也算闯出了名头，但与传闻相比，简直让人无限唏嘘！

再到后来，一代传奇人物，竟然中了美人计，闯下了弥天大祸。要不是自己，他恐怕现在已经身首异处了。

大唐是待不下去了，最后王伯当和塔吉娜不得不远渡重洋，前往扶余国。直到现在，自己还记得当初他那不情不愿的眼神。

可现如今的王伯当，哪还有一丝以往的颓废模样？只见他红光满面，充满了自信和朝气，站在那里，就如同一把利剑出鞘，扫荡世间一切罪恶。

这才是传闻中的白衣神箭！

王伯当哈哈大笑，道：“郭小子，你还别说，这几年我还真是越来越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感觉。”

郭业道：“看来这都是塔吉娜的功劳了？王前辈您这算是枯木逢春，老牛吃嫩草呀。”

塔吉娜“呸”了一声，道：“别瞎说，他这么得意，可跟我关系不大。”

王伯当道：“哪里，哪里，贤妻过谦了。要不是你，又怎么会有嘉儿。要不是有嘉儿，我如今又怎么会浑身上下充满了干劲？”

“嘉儿？”郭业张大了嘴，道：“不会吧，您有了塔吉娜还不够，又勾搭上了什么嘉儿！塔吉娜你也真是的，还帮他牵线搭桥！王前辈，不是我说你，这事你可干的不大地道。”

王伯当道：“你瞎想什么呢？嘉儿是男的，男的！”

“男的那就更不行了！王前辈，你可得洁身自好，要不然恐怕一世英名就会毁于一旦。”

塔吉娜笑得花枝乱颤，道：“秦国公您误会了，嘉儿才四岁。”

“四岁就更不……等等，四岁。莫非……”

王伯当自豪地拍了拍胸脯，道：“儿子！我的！”

“原来是您儿子啊！我还以为……以为……那真是不好意思了。”

说着话，郭业从袖兜中摸出一块金元宝递了过去，道：“这就算我给令郎的……”

他本想想说压岁钱的，不过忽然感到不大对劲，按照辈份来说，这个王嘉儿可是他的平辈。

最后，他只得道：“传言金子可以辟邪，就让这块金元宝保佑令郎平安长大吧。”

王伯当老实不客气地接了过去，道：“金子可以辟邪倒是没错，但别人都是用金项圈、金手镯什么的，您用金元宝还真是别致。不过，秦国公你是我

的大恩人，长者赐不敢辞，我还是收了。”

“这是什么话？您是我的长辈，我可不敢当您的长者。”

王伯当没理他的话，道：“我们大老远来看你，咱们就在这说话？”

“呃……倒是我失礼了，里边请，里边请。”

到了屋内，分宾主落座。

郭业还没说话呢，王伯当和塔吉娜忽然又站了起来。

二人对视了一眼，走到他的近前，双膝跪倒，磕了一个响头，齐声道：“多谢秦国公对我们的大恩大德。”

这个动作直把郭业吓了个亡魂皆冒，当即就跳了起来，道：“王前辈，您这是干什么？是想咒我死么？”

王伯当夫妇站起身，道：“秦国公别着急，这个头您绝对当得起。”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当然就是字面上的意思。”王伯当说道：“我姓王的为人，一向是恩怨分明。秦国公你对我夫妇的大恩大德，我们夫妻二人无以为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表示感谢了。”

“我说王前辈，你至于吗？我救你们那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当时你可没玩这一出。怎么到了现在，反而开始下跪了？男儿膝下有黄金，这可不像是您的为人。”

王伯当道：“那是因为我当时虽然对你感激，但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您的所为是对我多大的恩惠。直到这几年，我才明白过来。不客气地说，你就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郭业闻言不由得鸡皮疙瘩掉了一地。

他说道：“您这几年在扶馀国是专门学拍马屁了吧？重生父母？你也真说得出口！你敢说，我不敢听！至于吗？我不就是救了你们一次吗？不就是你们现在有了一个孩子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王伯当道：“不仅仅是这样，我最感激你的，是你把我送来了扶馀国。”

“扶馀国又怎么了？”

“在这里，我找到了活着的意义。”

“您这话可越来越高深了。”

“这么说吧，想当初跟随密公打天下的时候，我王伯当意气风发不可一世。后来，密公投降大唐，我的心就死了一半。密公身死，就又死了一半。”

郭业道：“那岂不是全死了？”

“对，就是心丧若死。后来活着的王伯当，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直到后来，遇到了塔吉娜，我的心才活了一点点……”

塔吉娜忍不住扭了他一把，道：“才一点点？你个没良心的，这话也说得出口。”

“贤妻息怒，贤妻息怒！”王伯当道：“你的作用，可是起死回生。好比把一个已死之人救活，哪怕只是让他重新喘口气，也非常了不起了。”

“这还差不多。”

王伯当继续道：“后来，就是秦国公把咱们送来扶馀国。在这里，跟扶桑人打，跟百济人打，跟新罗人打，跟高句丽人打，几乎无日不战。王某人的心就活了一大半。”

郭业道：“不对吧，王前辈你当盗匪的时候，仗也没少打。”

“那怎么能一样？以前打仗，别管号称杀富济贫还是替天行道，其实我心里明白，都是为自己，顶多是为了自己的兄弟们能够活下去。而在这里，我却是为了百姓而战。”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换言之，以前战斗我的目的都是杀人。而现在却是活人。这种感觉，比在密公麾下还好！”

郭业道：“恭喜王前辈大彻大悟，重获新生。”

“现在想来，当初真的有点傻。为何一定要有效忠一人呢？只要能够保家卫国不负此生不就行了？我王伯当真是空活了半辈子。要不是秦国公你把我送到此地，我也不会悟到昨日之非。”

“这个主要还是王前辈你自己心怀仁念，郭某起到的作用，只不过是穿针引线罢了。”

怕王伯当又没口子的感谢，郭业转移话题，道：“关于十日之后的海战，不知王前辈有何高见？”

王伯当道：“若只是两万对五万，我们扶馀国未必没有胜算。”

“此言怎讲？”

“这些年我们和扶桑人打了不少仗，深知他们的底细。真论起来，两国水军的战力大概是半斤八两。”

“那你还说怎们有胜算？战力差不多，人数却差了一倍以上！”

“你听我把话说完呀。拜秦国公所赐，这几年扶馀国有钱，更新了不少装备。所以，虽然两军战力差不多，但是咱们的装备要好上许多。无论船只还是弓箭、刀具，都是我军占优。”

“装备的优势能弥补巨大的人数差异？”

“那当然弥补不了，不过我军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优势，那就是输不起。此战，扶桑输了，只不过是暂时放弃攻打扶馀国。而咱们输了，就成了亡国奴。无论自己还是家人，都会被扶桑奴役。”

“可以类比成背水一战？”

“正是。所以，某家认为此战的胜负，应该是五五之数。不过……其实我还有另外一种担心。”

“担心什么？”

“以扶桑人的尿性，他们肯老老实实的做过一场，不整什么幺蛾子吗？这事恐怕没那么简单。”

“你是说他们会趁机偷袭？”

“也可能是偷袭，也可能是战场上有什么秘密武器，甚至有可能他们在出征人数上搞鬼，咱们对付的扶桑海军，不是五万，而是八万，甚至十万！”

“那可就不好办了，如果对每种可能都做好准备，就必须摊薄兵力，胜算更低。更关键的是，要是扶桑人出动了十万海军，咱们简直绝无胜理！”

王伯当道：“此事千难万难，一切就都拜托秦国公了！”

“拜托我？”郭业指了指自己的鼻子，道：“这事不是该张仲坚操心吗？我顶多是帮忙罢了。”

“他？他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其实，王某临来之前，就受了国主的托付。这场大战，一切都交由秦国公指挥。”

“我？不行！绝对不行！”郭业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一样，道：“我根本就不懂打海战，让我指挥，那不是外行指挥内行吗？本来应该输的肯定会输，

本来能赢的还是会输。”

“行啊，秦国公，没想到你的脑筋还是挺清醒的。”

“怎么？刚才你是骗我的？”

“倒也不是骗您。其实国主的意思是，这场大战还请秦国公为扶馀国仔细谋划，至于具体作战，当然是他老人家当仁不让。不过他怕您少年得志，心高气傲，一定要亲自指挥，才让我试探一下。”

“这个张仲坚……还真是面粗心细呀。”郭业摇了摇头，道：“他不亲自前来，而是让你传话，打的是进可攻退可守的主意吧？我要是允了，你就说是开玩笑的。我要是坚决反对，你才告诉我真相。”

“呃……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让秦国公见笑了。”

“好吧，你回去告诉张仲坚，咱们就这么办。郭某人会尽心筹划的。等我想好了主意再去见他。只是以后对郭某人就不要再耍这种心机了。”

……

……

王伯当走了没多久，米吉就来了。

“参见秦国公！”

“快快请起。”郭业双手相搀，道：“这几年你们在扶馀国受苦了。”

米吉的眼圈当时就有点犯红，道：“其实在这里属下过得还好，称不上受苦。只是……只是……”

“怎么？是不是想家了？”

“要说不想家那是假的。秦国公，您就把我等调回大唐吧。”

米吉这个精神状态，可是和王伯当差远了。

郭业问道：“扶馀国的人对你们不好？供养有所缺乏？真要是那样的话，我可饶不了他们！”

“那倒是没有，扶馀国的百姓对我们挺好的，吃穿住用也不比大唐稍差。再说了，就算再差，难道还能有在深山里训练那三年差？”

“那你们怎么这么想回大唐？”

“主要是兄弟们在这里，起到的作用不大。扶馀国名义上说是七十二岛，实际上大大小小的加起来总共有一百四十八个。各岛之见，只能通过船只相通。”

“那又怎么样？”

“您也知道，我们这支队伍练的都是陆战的本事，顶多再练练游泳什么的。而扶馀国主要的战斗就是海战，我等实在帮不上什么忙。”

“那敌人登陆呢？”

“登陆规模也不大，而且敌人的目的一般都是抢一把就走。我等起到的作用比一般士兵强不了多少。兄弟们都觉得，待在这儿有些屈才了。”

郭业道：“看来还是我原来考虑不周了。”

米吉道：“不仅如此，兄弟们还有另外一个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您不想要我们了。”

“你们怎么会这样想？”

“听说您把东厂都解散了，兄弟们虽然不敢妄自菲薄，但也有些自知之明。我们这些人的作用是绝对比不上东厂的。”

“别胡思乱想，我解散东厂是另有原因。至于你们……既然不想留在扶馀国，此战过后就跟我一起回大唐吧。”

“多谢秦国公。”

“对了，这几年我对你们没怎么上心，训练没落下吧？”

“您放心，不仅一点都没落下。我还因地制宜，想了许多新科目。”

“哦？你还想新科目了？比如呢？”

“比如学扶桑话，比如霹雳弹的各种用法……”

“等等，霹雳弹？”郭业沉声道：“你们哪来的霹雳弹？”

“秦国公息怒，想当初我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与余管事打过交道，他送了我们一些霹雳弹。”

“胡说！你们都在扶馀国待了好几年了，有多少霹雳弹能这么消耗？”

米吉道：“这玩意儿其实不复杂。兄弟们在岛上待着无聊，拆了不少霹雳弹，慢慢研究，现在已经能够自己制作了？”

“果真如此？”

“小人不敢撒谎。”

郭业高兴地一拍大腿，道：“有了霹雳弹，这场大海战，咱们可就有了一个撒手锏了。”

“霹雳弹是有用，不过威力不大。您说它能当撒手锏，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

“呵呵，你们原来的霹雳弹当然威力不大，不过现在……只要做一点小小的改动，就可以威力翻倍！”

“什么改动？”

“颗粒火药。”

## 第1986章谁家将士勇？

一个现代人穿越唐朝，哪种发明最快，最简单？

玻璃？花露水？还是钢铁？

不对，这些都不对。

比如说郭业，制作玻璃他就毫无头绪，最后不得不依靠邓洋人。花露水呢？没有武媚娘那就得前功尽弃。大炼钢铁，好吧……他是一窍不通，炼钢的那点知识已经全还给老师了。

事实上，唯一让他感到毫无难度的就是火药了。即便没有遇到风雷堂，他自己也完全可以发明火药。

不就是一硝二硫三木炭吗？一斤硝，二两硫，三两木炭，这三种东西一混，最原始的火药就诞生了。当然了，由于材料的纯度问题，不可能完全照抄这个比例。

但总的来说，肯定是和这个比例相差不远，多试几次就出来了。

发明了火药还不算，更进一步，就是颗粒火药。颗粒火药最初的发明就是一个偶然——士兵们偶然间发现，被淋湿的火药再晾干以后比原来的火药好用得多。

所以，只要再稍微细化一下步骤，就能让原本的火药威力大增。

现在，米吉已经掌握了霹雳弹的制作方法，再把颗粒火药搞出来，那想当初在高句丽攻城拔寨的利器就会重现扶馀国。

当然了，由于时间紧急，装了颗粒火药的霹雳弹肯定不能大量制作，指望这玩意儿扭转战局定乾坤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有和没有就是两样。

未料胜先料败。老实说，郭业对此战的结果的确不大看好。

海上作战和陆战不同，陆战的许多奇谋妙计，到了海上就完全施展不开。大船胜小船，船多胜船少，船快胜船慢，才是水战的一般规律。

虽然说兵凶战威，谁也不敢言必胜。但很明显的，海战比陆战的意外可少多了。

万一真的事有不谐，扶馀国兵败。郭业可不会老老实实信守承诺，组织扶馀国的百姓退往大唐就成了首选。

到时候在断后的船队中装备这些霹雳弹，肯定会给扶桑人一个惊喜。

“颗粒火药？那是什么？”米吉问道。

“此乃军国利器，往小里说，可以令霹雳弹威力大增。往大里说，事关我大唐的国运。”

郭业把颗粒火药的制作方法写好，交到了米吉的手中。正色道：“这个方子，除了你和手下那帮兄弟外，任何人不得泄露。”

“是！”

打发走了米吉，郭业就开始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准备。颗粒火药的霹雳弹只能做保底，要想扭转战局，却要在别的方面下功夫。

郭业当即提起笔来，刷刷点点，连写了几封书信。

望着墨迹未干的纸张，他用嘴一吹，喃喃道：“无论陆战和海战，归根到底打得就是人心。此战能否获胜，关键就在于这几封信上了。”

……

……

烈日当空，海风习习。

扶桑海军，一千五百余艘船，摆开了阵势。

扶馀国两万海军二百余艘战船，也已经严阵以待。

一座五层楼船，乃是扶馀国的旗舰。郭业和虬髯客登上顶楼，整个战场可以一览无余。

虬髯客叹了一口气，道：“初战不利，上风头被扶桑的海军抢了。论起操船之术来，倭国还是更胜一筹。看来，今天这场仗，还是真不好打。”

郭业却不懂这些水战的要点，道：“您看扶桑海军的人数有没有造假？是不是五万人左右？”

“说来也真是奇怪，扶桑人这次倒是没有耍诈。我估计，这次扶桑海军连士兵再水手，也就是五万人左右。”

“那这场仗还有得打。咱们的船可比他们的船高大得多了。就说这旗舰吧，咱们扶馀国是五层楼船，上面还有投石机一部。而倭国，却是一艘楼船也没有。”

“呃……话不是那样说。”虬髯客苦笑道：“在海战来说，一般当然是大船占便宜。不过楼船么……”

“怎样？”

“不是倭国造不出来，实在是这玩意儿用处不大。”

“此言怎讲？”

“好叫秦国公得知，一般海战无非就是三种攻击手段，远了用箭射，近了用船冲撞，再然后就是跳船进行接舷战。这其中，冲撞起到的作用最小，其实主要还是射箭和接舷战。”

郭业道：“那我就不明白了，无论射箭和是接舷战，主要都是人数的比拼。这楼船上装的人最多，不是优势很大吗？”

“是的，优势是不小，但是缺点更大。”

“您的意思是说，楼船的转向不灵活？”

“那只是一个非常小的缺点，最严重的是，楼船非常不抗风浪。就算没人打，一股大风过来都可能倾覆。也就是今天苍天开眼，没什么风，老夫才敢把此船开出来。”

郭业道：“原来如此，怪不得咱们的大军之中仅有这么一艘楼船，而倭国海军一艘也没有。这么说来，此船是华而不实了？”

“倒也不能那么说。如果风不大，还是很好用的。起码有了此船做旗舰，主帅就非常安全了。但是不能把胜负寄托在此船上。”

“那胜负的关键是？”

“三个方面，船上的弓弩，其他船只的大小与速度，还有也是最关键的，壮士的勇武。”

……

……

与此同时，扶桑海军这边，也谈到了这个问题。

此次决战，扶桑海军的统帅乃是草壁皇太子。他的手下有水师大将木暮尘八郎，小林正雄、井上平夫以及右大臣苏我连子。

虽然苏我连子对郭业自称为扶桑大将，实际上他是一个文官。而且在扶



桑地位很高，右大臣基本就相当于大唐的尚书右仆射了。

无论试图绑架鱼暖暖，还是要草壁向鱼暖暖提亲，都是出自此人的谋划。

虽然这两样都没有成功，最终还是要靠武力决战。但是此人的阴损可见一斑。

当然了，作为日本人一贯的尿性，他手下四百人被扶馀国四十人斩杀殆尽这件事，他回去了可提。只是说遇到了敌人优势兵力反击，功亏一篑。

此刻的苏我连子也是眉头紧皱，道：“海战比拼的无非是弓弩、船只和军士的勇武。咱们人数虽多，但是这三个方面，比起扶馀国来，还是很有差距。今天这场仗，可不好打。”

“苏我连子你休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木慕尘八郎冷哼一声道：“这几年扶馀国有钱，船只和弓弩是比咱们厉害一些。但要说勇武么，汉人怎么能比得上我扶桑儿郎？”

“木慕将军不可太过小觑敌人，汉人里面的英雄好汉，恐怕不在我扶桑勇士之下。”

“哼，您是上次打了败仗，被吓破了胆了吧？我告诉您，他们也只是欺负欺负您这种文官，真遇到了我木慕尘八郎那就如同土鸡瓦狗一般。”

苏我连子还没说话呢，草壁王子大叫了一声“好”，道：“那这次的初战就交给木慕将军了，由您试试扶馀国大军的成色！”

“嘿嘿，怕只怕我这一冲阵，扶馀国就全军大溃。佯攻变成了真功，其他同僚就是想立功也没机会了。”

草壁道：“如果那样的话，扶馀国上的财帛女子，卿可任取之！”

“谢殿下！”

说完了，木慕尘八郎快步下了旗舰，点了五十条船，三千将士。呼哨一声，冲着扶馀国的大阵冲来！

一边冲，他还一边喊，道：“扶馀国的窝囊废们听真，吾乃扶桑大将木慕尘八郎。今天就要三千破两万，你们谁敢迎战？谁敢迎战呀？”

虬髯客面沉似水，往四下里看了一眼，道：“第一阵，谁愿意为本王破敌？”

有一员白袍将军越众而出，道：“某家愿往！”

## 第1987章善战者无赫赫之功

扶馀国的大阵分开一个口子，二十条战船鱼贯而出！

为首一艘船上，有一雄姿英发的白衣将军，昂立船头。此人正是白衣神箭王伯当！

木慕尘八郎兴奋地血灌瞳仁，手持钢刀，对着摇橹的士兵呼喝连连，道：“快！快！快！我已经等不及了，今天我要大开杀戒！大开杀戒呀！”

忽然，他听到一个声音传来：“对面的扶桑鬼子听好了，杀死你的乃是昔日瓦岗山上的英雄，今朝扶馀国的大将，王伯当！”

“啥？王……王伯当？”他往前看去，但见对面船上的将军已经持弓在手，对准了自己。

木慕尘八郎冷笑道：“嘿嘿，小白脸我告诉你，弓箭不是这么玩的，现在拉弓，早啦！待会儿没了力气，被爷爷砍死可别叫冤枉。”

“哦？是吗？”王伯当微微一笑，叫了一声：“杀！”

弓开如满月，箭发似流星！

其势如电！

木慕尘八郎暗叫了一声不好，心中暗想，这王伯当到底用的是几石弓，怎么这箭如此之快？势头如此之猛？真要被此箭射上了，我这条小命就得玩完。

我躲！我闪！

他虽然心思转得快，但是身体的动作却跟不上，只来得急把头微微一偏，那箭已经到了眼前！

扑哧～

一支雕翎箭从木慕尘八郎的左眼斜斜射入，又从后脑勺露出了半个箭尖！

“啊～”

木慕尘八郎大叫一声，栽落船头，眼见是不活了。

接下来的战斗，就毫无悬念。

扶桑的船队想要逃跑，但是海上的船队，掉头哪有那么容易。很快就被扶馀国的军队追上。

远了用箭射，近了就跳船打接舷战。

这时候就见识到扶馀国船大的好处了。每艘船上的军士远比扶桑人多，一打接舷战，那就是站着绝大的优势。

再加上现在我军士气正旺，敌军士气低落，没用多久，就把十搜船上的扶桑士兵斩杀殆尽！

扶馀国初战获胜，斩敌一千，杀死敌国大将木慕尘八郎，俘获战船十条！

草壁王子见了这副场景，没有伤心，没有难过，唯有一股哭笑不得的愤恨之情涌上了心头。

他说道：“尼玛这叫怎么回事呀？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敢情木慕尘八郎的厉害是全在嘴上了！出战之前牛皮吹得震天响，结果一个照面，就被人射死了。还连累了本太子的几千大军。真是死有余辜！”

苏我连子苦笑道：“殿下息怒，其实木慕将军的武勇还是不错的，他之所

以这么快失败，关键还是在于对面的将军太厉害了！殿下，您可知那个人是谁？”

“听他报了名号，叫什么……王……王伯当？”

“正是此人。那您可知他的过往？”

“那我哪知道？”

“不知道没关系，我告诉您。想当初隋末天下大乱，义军蜂拥而起。以瓦岗山最为势大。而这个王伯当就是瓦岗山的五虎将之一，勇冠三军，人送绰号白衣神箭。”

“那他怎么不在大唐带着，跑来扶余国了？”

“后来李唐得势，坐了江山。王伯当的旧主李密降而复叛，被斩杀于熊耳山。王伯当也不知所踪。不知为何，他竟然流落于扶余国。”

草壁道：“这么说来，王伯当也算是中国的顶尖人物了。木暮尘八郎败给他也算是情有可原？”

“正是。”

“可是船上的其他人是怎么回事？怎么士兵的战力比我扶桑强那么多？”

“这您可想错了，其实士卒的武勇都差不多。关键是人家船大，船上的人也多。我估计表面上咱们是三十艘船对二十艘船，其实是三千对六千，焉有不败之理？”

“原来是这样呀！”草壁点头道：“那还有得打，论兵力，我军比扶余国可得多得多！”

“正是如此。我军虽有小挫，但是无关大局。此战的关键，还是在于咱们之前的计划，能否顺利实施！”

“好，那咱们就依计行事！嘿嘿，扶余国再怎么善战，也不过是两万人，我看他如何敌得过八万大军。”

然后，扶余璋高声喊道：“小林正雄听令！”

“嗨！”

“本太子命你带四万兵马，与扶余国的主力，全面决战！”

“得令！”

当即，扶桑大军全面压上，一场决战就要进行。

在楼船之上，虬髯客见了扶桑大军气势汹汹而来，不由得高叫了一声“好！来得好！”

郭业大惑不解，道：“国主您因何如此高兴？”

虬髯客道：“因为此战咱们赢定了！郭小子，你知道孤王最害怕的是什么？”

“呃……在下不知。”

“孤王最害怕的，就是扶桑人每次只派小股敌人冲阵。那样的话，就算每次都打赢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因为敌军比我们多，最后鹿死谁手，还真不一定。”

“那这次全军压上呢？”

“那他们就必输无疑。”

“此言怎讲？”

“小股作战，无非就是凭借个人勇武。但要是大军决战，那就要看将领的指挥能力了。论指挥大军，我张仲坚要是连扶桑人都比不过，当年又怎么能

有信心一统天下？”

“这么说来，扶桑大将的指挥能力很弱？”

“不但弱，而且弱，那是特别的弱！扶桑人一向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秦国公，您可上眼了，且看老夫如何破贼！”

说完了，虬髯客连下将令，调动大军。

在他的号令下，扶馀国的本阵马上就一分为二，让开了一条通道。扶桑人不知是计，以为是碰到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即全军突入，意图把敌军完全分割。

这下子正中虬髯客的下怀，两支船队中间不动，两端合拢。微微变阵，就把这四万扶桑海军包围了。

到了这时候，才正是扶馀国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最佳时机。

前面已经说过了，扶馀国的船远比扶桑高大坚固。无论是撞船还是防守进攻，都是大占上风。

此时四面合围，他们也不打接舷战，只是一方面用箭雨射住阵脚，另一方面用船只冲撞。

这下子扶桑的海军可倒了霉了，七八百条船被挤压在了一个非常小的区域内，船挨着船，船挤着船，根本就回旋不得。

郭业见了这副场景，不由得竖起了大拇哥，道：“服了，我算是彻底服了！有道是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古人诚不我欺。张国主略施小计，一个变阵就奠定了胜局，真是让人钦佩之至。”

虬髯客连连摆手，道：“哪里，哪里，这也就是欺负扶桑人不懂兵法，要是对上大唐的水军，这招就完全不顶用了。胜之不武，胜之不武！”

“那咱们接下来该怎么办？是不是开始进攻？”

“到了这个地步，哪还用得着牺牲儿郎们的性命？想当初诸葛亮借东风，火烧赤壁。今朝咱们大海之上，就效仿古人，来个火烧扶桑！”

郭业凑趣道：“诸葛亮先施连环计，又用苦肉计，最后借东风，才火烧了曹操的水军。您老人家可比他可强多了，什么都不用，简单变换阵形，再放一把火就成。”

“那是，咱们已经把他们四面包围，无论刮什么风，在上风头放火就行。扶桑人的船虽然没有铁锁相连，但是全部挨在一起，被我军包围。无法四面逃窜，待会我一声令下，火箭四射，他们就死定了！”

“那事不宜迟，就请国主下令吧。”

“那好，众将……”

呜呜呜～

虬髯客刚要下令，忽然间猛听得远处号角声声！

人们循着声音望去，但见远处白帆点点，一支巨大的船队，正在向自己这边驶来！

王伯当眼尖，猛然间一跺脚，恨声道：“原来是百济这个王八犊子。不用问，他们就是百济人安排的伏兵！这可咋办？”

虬髯客看了郭业一眼，道：“秦国公，你以为呢？”

## 第1988章郭业的底牌

在陆战中设伏，是一种非常常见，也非常容易实施的手段。但是在海战中伏击敌人就非常困难了。

尤其是古代。

大海之上，根本就没有什么东西遮掩，想要伏击的话唯有一条路可选——算好时间，突然从某个方向驶来，与敌人在预设的地点相遇。

但问题是，古代既没有卫星，又没有精密的计时仪器，这种恰到好处的伏击要想实现的话，实在是太难了。

不过难归难，还真有实现的可能，比如今天。

很显然，百济和扶桑早有联系，先是扶桑五万海军在前面诱敌，然后百济海军突然杀至，准备把扶余国这两万海军彻底坑掉。

还是那句话，海战比陆战的悬念可小多了。如果说以前，虬髯客还可以凭借优秀的指挥能力弥补双方差距的话，那么现在，加上这突如其来的百济海军，他已经无力回天了。

现在的情况如同想当初李二陛下被困辽东城一样，短短时间内，就风云突变。围困敌人，变成了两面受敌被敌人腹背夹击。

不幸中的万幸，现在敌人的合围还没有形成。

貌似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赶紧全军撤出战斗，逃之夭夭。但是那样做的后果，也很不容乐观。

人家扶桑海军早就占了上风头，你想逃就能逃得了吗？

郭业估计，最好的结果，也得损失一半船只和部队。运气稍微差一点，那还是得全军覆灭。

怎么都是死，要不要奋起一搏？如果自己那几封信能起作用的话，要想获胜，貌似也不是没有机会。

想到这里，郭业道：“在下以为，现在不能退！”

“哦？那是为何？”

“其实百济和扶桑勾结，咱们也不是没有预料过。另外，也不用骂扶桑和百济卑鄙，咱们也没安着什么好心。前些日子，我不是写信联系新罗海军了嘛？”

“还有这事？”瞬间，旗舰上的众将眼睛都亮了起来。

左相许丰年一皱眉，道：“这事我怎么知道？”

虬髯客道：“老许别生气，不是故意要瞒着你，事实上此事除了郭小子和本王以外，没有任何人知道。”

右相李宜昌道：“古人云，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此事关系重大，国主要保密也是老成谋国之举，许大人不要往心里去。”

王伯当道：“瞒着我们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新罗的援军在哪？”

郭业苦笑道：“新罗倒是答应帮忙，不过事情太仓促了。他们又要集结军队，又要筹集粮草，能否及时赶来，谁也不说准。”

“那您还让咱们坐以待毙？”

“不坐以待毙，那你以为咱们还能逃得了吗？再说了，我手里的底牌，可不仅仅是新罗援军这一手。”

“哦？听您的意思，还有另外的援军？”

“倒也不是援军，具体是什么，我现在就不能说了。说实话，能不能奏效，我也没有把握，不过总是一分希望。”

许丰年跪倒在地，道：“启禀国主，秦国公的意见，在下不敢苟同。新罗援军不一定能及时赶来，至于他所谓的另外一手底牌，也语焉不详，恐怕希望不大。为了稳妥起见，在下以为，还是撤兵为好！”

虬髯客眉头紧锁，道：“秦国公，老夫的本钱，可差不多全在这了。你到底有多少把握？”

郭业伸出了五根手指，道：“五五之数！到底如何决断，还请国主自思自量，郭某人不敢置喙。不过……”

“怎样？”

“我要提醒您一下，就算咱们能逃出去，到了张家岛上，面对扶桑和百济的将近十万联军，又有多少胜算？”

“这……”虬髯客一咬牙，道：“好！五五之数，我赌了！”

许丰年道：“国主还请三思啊！”

“许兄弟不必多言！老夫算是想明白了，事到如今，赌一把还有胜利的希望。不赌的话，那就只能被人用钝刀子割肉，慢慢流血而死了。”

然后，他手持将令，道：“王伯当！”

“末将在！”

“孤王命你带本部兵马，在西北方向上放火，给我烧他娘的！”

“遵命！”

王伯当快步下了旗舰，没一会儿功夫，西北方向上，扶余国的士兵，就点燃了用油布包裹好的火箭。

“放！”

一声令下，万箭齐发，几十艘扶桑军舰被点燃，股股浓烟腾起！

……

……

百济旗舰上。

此次远征军的统帅沙宅乞贤见到远处浓烟滚滚，不由得脸色大变，道：“大师，您看！您快看哪！”

沙宅乞贤口中的大师，正是长安城的野道士，百济的国师，孙子善的便宜老丈人，郭业派往百济的密谍，戒色和尚是也！

郭业发出的几封信中，就有给他的一封，严令他务必查清此次扶桑有没有和百济勾结，一起出兵。

如果没有的话，那当然是最好。如果确有此事，就要全力破坏两国的关系，促成百济退出战斗。

自己的女儿乃是郭业徒弟的老婆，为了女儿的幸福，就算是这个任务千难万险，戒色和尚也只能拼老命了。

最终，苍天不负有心人，还真被他打探出来。

百济和扶桑联合出兵之事还真有。至于领兵之人，就是百济武王的小舅子，沙宅王后的亲弟弟沙宅乞贤！

听到这个消息的后，戒色和尚不由得连念了几声阿弥陀佛。

说白了，他在百济不过是一个弄臣，很难影响国家大计。要是领兵的是

旁人，他还真没啥办法，但是这位沙宅国舅不同。

此人乃是世家纨绔出身，根本就毫不知兵。也就是沙宅王后见此行必胜，才怂恿扶余璋，让自己的弟弟去刷战绩。

另外，此人还有一个特点，让戒色和尚非常满意。这个特点就是，沙宅乞贤非常迷信，真的相信自己这个国师是有法力在身。

不知兵又脑瓜不大好使，正好忽悠。

所以，戒色和尚马上就接近于他，说服国舅爷出征时一定要把自己带上，好让自己为大军祈福。

对于这个要求，沙宅乞贤当然是没口子的答应。

不过，出海以后，戒色和尚的所作所为就和祈福搭不上边了。他把沙宅乞贤神秘地拉到一边，说自己已经得到了佛祖的暗示，此战必败，要想活命，就必须赶紧退兵。

沙宅国舅只是无能，又不是真傻，当然不会完全相信。只是将信将疑，准备见机行事。

戒色和尚呢，也知道此事急不得，只能是不断地旁敲侧击。

见黑云飘过，就说是霉运罩顶。见白云行来，就说白色不吉！哪怕是看到飞来一排海鸟，都说是叫声凄厉，有不祥之兆！

几天的海路走下来，直把沙宅乞贤吓得小心肝乱颤。此时见到远处浓烟滚滚，顿时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戒色和尚这下子可逮着理了，道：“我说什么来着，凶！大凶呀！此战必败无疑。”

“可是……现在貌似是扶余国把扶桑的大军包围，还并没有攻打，只是烧了一小部分船只。咱们上去，里应外合，是不是还有机会？”

“国舅爷您怎么这么糊涂啊！扶余国为什么不赶紧灭了扶桑的大军？这就要诱咱们上钩。您要是心有不甘，真的上前参战，那才真的是悔之晚矣！”

“您的意思是说，扶余国不灭掉扶桑海军是故意的？”

“正是如此。”

“但是……”沙宅乞贤道：“这毕竟是只是咱们的猜测，要是就此退兵，那扶桑的大军可就真完了。到时候扶桑人告上一个刁状。我那姐夫怪罪下来，那可如何是好？”

“这个简单，您别实话实说。”

“那要怎么讲？”

“您就说看到那扶桑海军已经被烧得差不多了，救之无益不就得了？”

“我姐夫能信吗？”

“怎么不信？扶桑人再亲近，能有你姐姐亲近？”

“说得也是。不过……”

“没有不过。国舅爷您想，此次扶桑海军全没，百济却是全身而退。扶桑人固然可以说是您贻误了战机，但咱们还能说是见机不对保存实力呢。这种笔墨官司打起来，恐怕就是扶桑天皇都得头疼。”

“如此说来，咱们退兵是理所应当？”

“那是自然。”

“我姐夫不会怪罪？”

“当然不会。”

“扶桑人只能吃这个哑巴亏？”

“定然如此！”

“好！”沙宅乞贤一拍大腿，道：“全军返航！”



## 第1989章扶桑死士

扶桑草壁皇太子，高坐在旗舰上，对于整个战况一览无遗。

眼见着远处援军已至，他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道：“还好，还好。扶馀国国主虽然用兵如神，坑了咱们一遭。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咱们还有后招。”

苏我连子道：“张仲坚虽然善于用兵，但那只是小聪明。您暗中调动百济的援军才是大智慧。”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哼哼，什么虬髯客张仲坚，号称要与大唐天子李世民争天下的人物，今日一见，也不过如此。咱们扶桑人怎么可能守信与他公平交战呢？这他都相信，纯属脑子有病。”

草壁道：“话也不能这么说。此人用兵还是不错的，算是一个将才。但论把握全局的本事，比起本太子来，还是略逊一筹。”

“嘿嘿，可怜的张仲坚，还以为咱们要跟他正大光明的决战，迫使扶馀国降服呢。哪知道咱们真正的目的，是要全歼他的主力。岛上的财帛女子，不用他献上，咱们自己来取！”

草壁脸上露出了癡邪的笑容，道：“扶馀国灭，本皇太子别的都不放在心上，但是那个公主鱼暖暖，可一定要收入房中。”

“您也见着那小妞啦？此女真是……”苏我连子咽了口唾沫，道：“真是天生尤物一个。不仅长得好看，而且气质不凡，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对！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不可亵玩？本太子就是要大大地亵玩！啧啧，不行，一想到她在我的胯下婉转承欢的模样，我还真有点受不了。”

苏我连子眼珠一转，道：“说到亵玩，微臣有一个浅见，还望太子殿下参详。”

“你说！”

“您在房中无论如何蹂躏此女，让她丧失尊严，恐怕也算不得真正的亵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众人围观！或者，与众人一起享用此女，让她由高贵的小公主，变成人尽可夫的下贱女人！”

草壁用手点指苏我连子，道：“哼，你这老小子给本太子出这个主意，是想分一杯羹吧？”

“我……我……”

“我什么呀？喜欢就说出来，有什么了不起？”草壁的神色由阴转晴，道：“虽然你有私心，但是这个主意真不赖，本太子喜欢。把她抓住了以后，咱们就开个无遮大会……”

二人正说得眉飞色舞，突然井上平夫道：“殿下，您看……远处是……”

“是什么？那不是咱们的援军，百济海军么？”

“是百济海军倒是没错，但他们怎么开始往回走了？”

“往……往回走？那怎么可能？”

“在下也觉得不大可能。问题是，事实就在眼前呀……”

人们说着话，百济海军已经把风帆转向，走得比来得时候还快，白帆片片逐渐变成白帆点点，越来越远……

“这……这是怎么回事？”草壁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道：“百济海军怎么走了？怎么能走？是他们不顾念与我扶桑的情谊？还是被扶馀国施展了

迷魂术？”

苏我连子的脸上当然也不大好看，道：“殿下，别管是什么原因了，现在我军败局已定。咱们快走！走得晚了，就不是咱们褻玩人家的公主，而是人家褻玩您这个皇太子了。”

草壁不慌不忙地说道：“鱼暖暖褻玩于我？这也不是不能商量……”

“哪呀，人家是派几十个壮汉，日夜轮流上！哎哟喂，我说太子爷，您是真的不懂还是假不懂？咱们败了，落到扶馀国的手里，那还能有个好？”

草壁道：“右大臣不要惊慌，刚才本太子只是开一个玩笑。以如今的状况看，我看即便没有百济，咱们扶桑的实力也还是占优，何必一定要跑？”

苏我连子还要再劝，但见草壁那老神在在的表情，又改变了主意。

他心中暗想，兵败逃跑，可是一门大学问。到时候哪个打头，哪个断后，势必吵吵成一团。再说了，即便我被分配到队伍前列，那能不能跑得了，也在两可之间。

罢了，罢了。死道友不死贫道，事到如今，草壁皇太子，咱也只有对不住您了！

想到这里，他说道：“既然如此，还请殿下给老臣三千大军，我要为受困的勇士们解围！”

“这还差不多，准了！”草壁叮嘱道：“我告诉你，现在扶馀国以少围多，队形稀疏。待会儿你这三千人五十艘船，别管其他人，直接攻打张仲坚的旗舰，可收奇效。”

“得令！”

苏我连子下去，点了五十条船，好好荡荡地脱离了扶桑本队！又浩浩荡荡地冲向了扶馀国的大军。

可是，没走到半路，就出了么蛾子了。

草壁王子只见那支队伍忽然间一转向，把风帆鼓起，扬长而去！

到了现在，草壁就是傻子都能看出来，人家苏我连子见事不妙，拐了自己一支部队逃跑了！

井上平夫道：“殿下，这可咋办？”

草壁恨声道：“可恶！这个苏我连子，仗着父皇的宠信，竟然敢临阵脱逃！”

“您还是先别管右大臣了，事到如今，咱们该怎么办？要不要撤？”

“为什么要撤？本太子还没有输呢！哼哼，苏我连子算计着我此次必败，就算我逃回去了，也不过是和他打笔墨官司。可他没想到的是，这场仗我赢定了！”

“……”井上平夫不知怎么接话好。明眼人一看，都知道此次扶桑海军必败无疑，也不知这位太子爷是哪来的信心。

草壁道：“怎么？你不相信？嘿嘿，百济援军虽然靠不住。但是本太子还有其他的援军呢！”

“难道是高句丽人？”

“当然不是，他们乃是本王子的私兵！不信，你往那边瞧……”

井上平夫往远处看去，但见果然，远处有一支小小的船队向自己这边驶来。

他问道：“可是，他们的规模也太小了吧？”

“不错，他们人数不多，全员总共有一千人。船只五十条。”

“光凭一千人就能改变战局？”

“那是自然。这些人不是一般人，而是……死士！”

二人说着话，那支船队越来越近，井上平夫道：“那船上堆得老高，都是些什么东西？”

草壁阴阴地一笑，道：“柴薪、硫磺、干草和松脂！”

“您是要纵火烧敌人的战船？”

“正是。”

井上平夫叹了口气，道：“这个主意可不成！三国之战火烧赤壁，那是因为曹操把所有船只锁在了一起，无法躲闪。另外长江上大规模的船队行动也不大方便，但是现在，这些条件都没有呀！”

“你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草壁道：“赤壁之战之所以限有那么多限制条件，是因为火船无人操控，只能顺流而下。咱们这些船却不同，船上的水手就没想回来，不管他们如何躲闪，直接找敌人撞，焉能不成功？”

井上平夫眼前一亮，道：“您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是发动自杀式的攻击？”

“完全正确。有道是一夫舍命，万夫莫敌。本太子有一千不惜舍命的私兵，我看谁能拦得住我为大军解围！”

然后，草壁一挥手，旗舰上红旗连摆。功夫不大，那些火船上已经烈焰飞腾！

五十艘火船，如同离弦之箭相仿，向着虬髯客的旗舰冲去！

唰！

旗舰上所有将士都往虬髯客的脸上看去，齐声道：“国主，这可如何是好？”

## 第1990章霹雳弹再立新功

楼船作为旗舰，就是这点不好，机动性太差了。面对气势汹汹逼近的火船，根本就不可能躲得开。

如今摆在虬髯客眼前的，无非就是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派遣其他船只护驾，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弃船而逃。

当然了，第一个选择无非是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变种。旗舰可能安然无恙，那派去堵截的船，可就要被烧毁了。以现在的薄弱防线来讲，这种仓促的调度很可能会出现致命的漏洞。

第二个选择呢，这边就算被打开了一个豁口，扶桑人肯定会趁机突围。

虬髯客眉头一皱，再次看向了郭业，道：“秦国公，您怎么看？”

郭业眼珠一转，道：“国主尽管弃船，这个豁口交给在下便是，保管扶桑逃不出一兵一卒。”

左相许丰年道：“你？你又不是三头六臂的神仙，面对这种场面，又有什么好办法？”

右相李宜昌道：“秦国公还请慎言。海上作战可不比陆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种事。”

就连王伯当也道：“秦国公，我虽然佩服您，但是这件事儿吧，实非人力所能及。”

郭业微微一笑，道：“那你们别管，山人自有妙计！”然后，他对虬髯客道：“国主，你信不信我？”

虬髯客哈哈大笑，道：“扶余国早晚是你的，我不信你还能信谁？好了，这里交给你了，咱们下船。”

许丰年道：“事关此战的成败，国主还请三思！”

虬髯客摇了摇头，道：“有什么成败？扶桑大军已经被烧了一半了。即便逃出去一部分，那也是必输无疑。咱们无非是赢多赢少而已。既然如此，何不让秦国公一试？”

.....

.....

虬髯客与众将下了旗舰，自有其他的船只接应。至于郭业，他一招手把吉米叫了过来，道：“兄弟们都准备好了吗？”

“都准备好了，四条战船，每艘船上三十名水手，二十名咱们的兄弟，还有两千颗改了配方的霹雳弹。不过，咱们不是打赢了吗？这些准备还有什么用？”

“打输了有打输了的用法，打赢了有打赢了的用法。你们这次的任务变了。”

“变了？”

“从防止敌人追上来，变成防止敌人逃出来！现在的任务，就是赌死这个缺口，不让一艘敌船跑掉！”

“得令！”

郭业交代完不久，扶桑的火船就杀到了。

当然，五十艘船不可能全冲着这一艘旗舰招呼，还有一些船，向着旗舰周围的护卫舰发动了自杀攻击。

扶馀国的将士们也不恋战，船一着火，很快就弃船逃命。

还没有被烧死的扶桑死士们，很快就占领了一部分扶馀国的船只。又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些燃火的船挪走，开辟出了一条不太宽的生命之路。

然而，就在所有幸存的扶桑人以为能够逃出生天之际，现实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郭业带着四条大船，已经出现在了距离豁口不远的地方！

小林正雄还没死，他大声喊着：“他们只有四条船，拦不住咱们的！扶桑勇士们，给我冲！”

“冲呀，杀呀！”

“死战！死战！”

“猪突！猪突！”

扶桑人大声呼喝着，冲了出来。

按照道理来说，有了这么一条生命之路，给了扶桑人闪转腾挪的空间，就不可能再对扶桑人进行歼灭性的打击了。

还是那句话，这个年代的海上作战，无非就是远了用箭射，近了撞船打接舷战。

这两种作战模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效率不高。哪怕敌人全不反抗，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令敌人重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小林正雄的判断的确没错。但是，可但是，扶桑人命不好，今天遇到了郭业的特种大队。

米吉此时兴奋地眼睛发红，道：“咱们在扶馀国几年没打过大仗了。今天，立功的机会终于来了！兄弟们，给我轰呀！”

顿时，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特种大队的战术也很简单，只要有扶桑的船只赶来，人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仗着全身重甲，顶着箭雨冲上去，然后就是一顿霹雳弹伺候。

打完了之后，也不管战果如何，马上扑上另外一条船。就这样，四条船来往穿梭，把所有敢于冲出来的扶桑木船，都变成了大号的火炬。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战果？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年头的船全部木制，扶桑人造船的本事又太差，结果所有的战船完全不防火。

被霹雳弹这么一通招呼，那还有得了好？顿时浓烟滚滚，烈焰飞腾！

扶桑人没有想到，他们尽管逃出了包围圈，还是免不了变成烤乳猪的命运。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左右，扶桑人这才明白，面对装备了霹雳弹的战船不能硬拼，最好的应对办法，就是远远躲开用弓箭射击。

然而，现在明白已经晚了。此时的虬髯客已经调度完毕，再次把扶桑船队包围，他们的覆灭就在旦夕之间。

扶桑旗舰上，草壁王子面若死灰，道：“败了？咱们败了？扶馀国用的是什么武器，怎么那么厉害？”

井上平夫道：“先别管人家用的是什么武器了。现在这个情况，您要是没有后招，那咱们是必败无疑了。”

“事到如今，我哪还有什么后招？快走！快走！走得晚了，咱们一个也活不了。”

草壁皇太子一声令下，仅存的七千扶桑海军，如蒙大赦。以平生最快的速度扬起风帆，远遁而去！

好在此时扶馀国的兵马正忙着围剿残敌，没有余力进行拦截。扶桑人很顺利的跑出四十多里地去。

直到这时，草壁才稳住了心神。

望了望缩小七八成的团队，他不由得悲从中来，道：“想不到我五万大军，到了现在竟然只剩下了七千。”

井上平夫安慰道：“殿下，大唐有句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大军损失了不少，但是您总算是逃得来了。到时候回到扶桑，您重整兵马，再雪今日之耻辱也就是了。”

“你是说我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

“那当然了，想当初越王勾践都被吴王夫差打得亡国了，结果他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终灭了吴国。您的条件，不比越王勾践强得多？”

“说得也是。”草壁点了点头，道：“越王勾践能做到的事，没道理本太子做不到！”

然后他狞笑了一声，道：“虬髯客、鱼暖暖，你们等着，这事没完！今日之耻，本太子一定会十倍百倍的回报。我要把你们扶馀国的男人全部阉割，所有女人都卖做军妓！”

井上平夫拱了拱手，道：“恭贺殿下重燃斗志！您能这么想就对了，本来么，扶馀国灭了咱们四万大军有什么用？咱们扶桑人多了，很快就可以卷土重来。只要没把殿下您抓住，此战就不算真正获胜。”

出乎井上平夫的预料之外，这次草壁却没有附和他的话，而是慢慢地吐出了三个字：“乌鸦嘴！”

“殿下，您说啥？”

草壁往远方一指，道：“你往那边看……”

## 第1991章逼婚

发生在张家岛以北二十里海域上的这场大战，是扶馀国两万海军迎战扶桑人五万大军。

结果一场大战下来，却是四万扶桑海军灰飞烟灭，扶馀国的损失微乎其微。

这种结果，真是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要知道开战之前，即便是虬髯客自己，对于战争的结果都不怎么看好。只是被草壁皇太子逼迫，两权相害取其轻，不得不应战罢了。

现在完胜的消息传出，全国上下顿时一片欢腾，张家岛更是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王宫议事厅中，大排筵宴，上至王室，下至七品小官，不拘礼数，开怀畅饮，共庆此次胜利。

酒至酣处，虬髯客忽然站起身来，双手下压，高声道：“大家静一静，且听孤王一言！”

待人们逐渐安静下来，他继续道：“今日这场大战能够胜利，大家说谁算是第一功臣？”

“当然是国主运筹帷幄，指挥得当！”

“王伯当将军首战得胜，大涨我军士气！”

“秦国公堵截扶桑船只，居功至伟！”

……

……

人们纷纷发言，莫衷一是。

等人们都说得差不多了，虬髯客才道：“大家提的人不少，不过真正说对的，却仅仅有很少一部分人。孤王以为，此战的首功，非秦国公莫属！”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那有人就要不服气了，说秦国公不过是阻截了一下扶桑人的败兵，论功劳是有，但算成第一功臣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

“你们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其二。其实此战的关键，既不是老夫用兵把扶桑大军包围，也不是秦国公拦截败兵，而是迫使百济大军返航。而这，完全是秦国公的功劳！”

“要不是秦国公用计废掉了百济大军，老夫即便用兵如神，面对敌军的优势兵力，也无力回天。到了那时候，恐怕坐在这里大肆庆功的就是扶桑人了！而孤王和诸位，则已经沦为了阶下囚。”

“所以，大家认为我把秦国公评为此战第一功有错没错？”

虬髯客在扶馀国中威信甚高，他说的话，根本就没有人怀疑是否属实。于是乎，众文武纷纷表示，秦国公为此战第一功理所应当。就是把他称为扶馀国存亡绝续的大功臣，也毫不过分。

等人们表态表得差不多了，虬髯客满意地点了点头，又道：“既然大家都认为秦国公立下了殊功，那咱们扶馀国该如何感谢于他呢？无论钱财，还是官位，人家都不缺呀！”

“这……”

“嘿嘿，你们想不出来吧？老夫已经想好了！秦国公，请站起来！”

郭业依言起身，道：“国主有何吩咐？”

“吩咐不敢当，是好事！”

虬髯客高声道：“为了感谢你的大功，老夫决定，把小女暖暖许配于你，今晚就拜堂成亲！你们的孩子就是扶馀国之主。不知秦国公意下如何？”

唰！

话音一落，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在了郭业的身上。

大部分人不明内情，都觉得此事毫无悬念。秦国公不是早就和公主定亲了吗？现在不过是重申一遍罢了。

不过另外几个深知内情的人，可就不那么淡定了。

说白了，虬髯客此举乃是搞了一个突然袭击。先前又是定亲、又是立约，那都是假的。不过是在草壁皇太子面前演的一出戏。事实上，郭业可从来没有答应过这场婚事。

虽然对一般人来讲，能娶鱼暖暖这样一个白富美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这件事落到了郭业的头上，那还真不一定。

不谈他本身就娇妻美妾甚多，迎娶佳人会引发后宅不稳。光是娶鱼暖暖之后可能引发的后遗症，就足以令他退避三舍了。

郭业的好哥们柴令文和梁二少，苦追佳人多年，花费的钱财和心血，那可是没数了。现在他横刀夺爱，该如何对好哥们交代？

当然了，如今郭业的身份地位与以往大不相同。就是不交代，这二位也不能拿他怎么样。

但问题是，还有李二陛下呢！

扶馀国和大唐的关系可不怎么样。他成了扶馀国的女婿，儿子还要成为扶馀国的国主，那李二陛下会不会怀疑他对大唐的忠诚？

好吧，就算大唐天子无比的英明睿智，把此事轻轻揭过。那还有文官御史呢。朝廷之中，还有郭业的敌人呢。

他们就肯善罢甘休？

总而言之，这件事一传出去，郭业闹个灰头灰脸那简直是一定的。为了鱼暖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值得吗？

饶是虬髯客英雄一世，此刻也把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心中暗想，郭小子要是不同意可咋办？为了女儿的名节，是不是就把他废在此地？

但人家为扶馀国立了这么大的功劳，自己转眼间就恩将仇报，是不是太不地道了一点？

鱼暖暖也是芳心大乱，她心中暗暗念道，姓郭的，你要是念着咱们往日的情谊，就不准提半个不字、要不然，要不然……我就死给你看！

好在，他们的担心并没有持续多久。

郭业的脸色先是微微一变，旋即一躬到底，道：“固所愿者，不敢请耳，多谢岳父大人！”

“好！好！好！”

虬髯客大喜过望，道：“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来人，快带秦国公换衣服。许兄弟，你负责招待宾客；李老哥，你做这场婚事的司仪。暖暖就别在那傻站着了，赶紧回闺房准备吧。”

然后，他又对众人道：“今天我扶馀国双喜临门，大家不醉不归！”

众人齐声道：“恭喜国主，恭喜公主，恭喜秦国公！”

全场一片欢腾！



正在这时，忽然有一个小校跑了进来，道：“启禀国主，外面来了一支船队，说是新罗的援军，请求登岸。”

“他们怎么现在才来？”许丰年眉头一皱，道：“咱们都打完了，他们还来干什么？”

虬髯客摆了摆手，道：“话不能那么说，新罗出兵仓促，能现在赶来已经算是不错了。你别光想到咱们现在是大胜。万一败了呢，恐怕这支新罗援军，就成了咱们翻盘的唯一指望。”

“哼，怕只怕咱们败了，这支新罗援军也就不会出现了！”

“哎，许兄弟你这人真是……算了，不说了，不管怎么说，新罗人也是远方来的客人，大家快随本王出迎！”

“遵旨！”

命小校先行一步报信，虬髯客率领文武百官浩浩荡荡地出城相迎。

等到了码头上，见新罗的大军已然登岸了。

为首一人，看模样似乎是三十来岁，丰神俊朗，充满了成熟男人的魅力。

虬髯客紧跑几步上前，道：“对面可是新罗来的贵客？小王张仲坚迎接来迟，万望赎罪！”

“不敢当，不敢当！在下金庾信，奉我家国主之命，特来援助贵国。没想到紧赶慢赶，还是晚来了一步。幸好天佑扶馀，没有铸成大错。还望国主原谅则个！”

“哪里，哪里，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呃……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还请诸位与老夫一起入城吧。”

“慢！”金庾信把手一伸，道：“在入城之前，在下还有一样礼物，要献给国主。”

“礼物？不必了吧，您是来帮我扶馀国的，老夫理应以礼相谢，怎么能反过来要您的礼物？”

“呵呵，其他的礼物您可以不收。但是这样礼物，您却是非收不可。”

“那是为何？”

“因为这件礼物，既非金银珠宝，又非绫罗绸缎。而是对扶馀国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人？什么人？”

“您看看就知道了。”然后，金庾信冲着后面一挥手，到：“带上来！”

“喏！”

功夫不大，就有一个年轻人被带到了众人的面前。

但见此人面如冠玉，剑眉星目，人样子长得还真不赖。更难得的是，即便是成了阶下囚，也难掩身上久居高位的气质。

虬髯客见了此人，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道：“草壁皇太子，是你！”

## 第1992章草壁伏诛

草壁皇太子苦笑着躬身一礼，道：“不错，正是某家。见过张国主。”

虬髯客心思电转，瞬间就明白了此事的前因后果，道：“这小子是被你们俘虏了？”

金庾信点了点头，道：“金某人虽然来晚了，但也不算是一无所获。在路上正好遇到了扶桑的败军。没费什么劲就把他们打了个全军覆没，把草壁皇太子抓住了。”

尽管他说得轻描淡写，虬髯客却知道此事没那么简单。

虽然草壁只剩下了七千海军，两百来条船。但若是一心逃跑的话，即便是扶馀国海军全部出击，也未必能够成功。

如此看来，新罗派来的援军，还真是非常有实力。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此次新罗援军的诚意颇足，不是为了应付郭业，随意派了些老弱残兵来凑数。

虬髯客深施一礼，道：“金将军辛苦了！众位将士辛苦了。来，来，来，快快入城，我扶馀国要好好地感谢诸位！”

“张国主不必多礼。只要您不埋怨我等来迟一步，在下就心满意足了。”

“那哪能呢？您要是没有迟到，怎么能逮住草壁皇太子这条大鱼？这就叫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哈哈！”

在虬髯客的引领下，新罗几十名高级军官还有草壁皇太子一起入了城，然后又来到了王府议事厅中。

命人把残席撤下，新的酒菜摆上来，众人继续开怀痛饮。

人们的心情都不错，唯有草壁皇太子没有什么喝酒的心思。找到一个空档，他小心翼翼地问道：“毋庸讳言，我草壁已是贵国的俘虏，但不知张国主准备如何发落在下？”

虬髯客道：“要是前几天你问老夫这个问题。我还真难以回答。杀了你，恐怕扶桑报复。老夫倒不是怕打仗，但是扶馀国子民何辜，又要被卷入战争之中。一场大战下来，不知要增添多少孤儿寡母。”

“那您把我放了？”

“要是这么容易就把你放了，岂不是说明我怕了你们扶桑？再说了，别看你小子现在低眉顺眼的，回去之后，指不定憋着什么坏主意报复呢。老夫的宽宏大量，又有什么意义？徒增人笑罢了。”

草壁赶紧跪倒在地，磕了一个响头，道：“张国主主要是愿意放我回去，在下绝对不敢提报复。不仅如此，还愿意拿出黄金十万……啊，不，二十万两，感谢国主的不杀之恩。”

“得了吧！”虬髯客冷笑道：“想当初越王勾践对吴王夫差的承诺，可比你的好多了。人家不仅有奇珍异宝送上，还附赠绝世美女西施一个！结果呢，该灭吴国的时候可是一点也没客气。”

草壁深吸了一口气，道：“那您说，如何才能相信在下的诚意呢？”

“嘿嘿，实话跟你说吧，其实老夫相信不相信你并不重要。”

“您的意思是？”

“要不要放你，别问我，你得问他……”虬髯客伸手一指郭业，道：“他的儿子，以后就是扶馀国的国主。这扶馀国的未来，还得他来操心。”

然后，他又对郭业道：“贤婿，这草壁皇太子是杀是放，可就在你的一念之间了。”

郭业也不矫情，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自己马上就要回大唐了，怎么也不会和虬髯客争夺扶馀国的大权。可以肯定，虬髯客的这个要求是诚心实意，而不是有意试探。

他先是对着虬髯客拱了拱手，道：“遵命！”

又对着草壁微微一笑，道：“皇太子殿下，先别谈您自己。这次你们扶桑的远征军中，有个叫苏我连子的人，您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了。此人乃是我扶桑的右大臣，跟随本太子一起出征。”

“那苏我连子现在何处？是被烧死了，还是和您一起被俘？”

“哪呀，他跑了！您还记不记得，在大战中，有一支扶桑船队临阵脱逃，这支船队就是苏我连子带领的！”

“哦，原来如此。那就好办了。”郭业笑咪咪地说道：“草壁皇太子，您起来吧，不用跪着了。另外呢，您看这席面，酒是好酒，菜是好菜。您可一定要吃好喝好。”

“这么说，您是愿意放我回去了？”

“你想得美！回去？这辈子您就别想回扶桑了！”

“那您还劝我吃好吃好喝好？”

郭业云淡风轻地说道：“不管咱们有多大的恩怨，在杀您之前，总得管您一顿饱饭不是？”

“你要杀我？”草壁一脸地不可置信。

别看他之前表现地那么怂，其实不过是演戏，给胜利者一个面子罢了。其实内心之中，并不如何害怕。

按照这个年代的道德来说，无论扶桑与扶馀国有多么大的仇恨，真的把他这个级别的人抓住了，就算不放回去，留一条小命还是没问题的。运气稍好，就是个人的生活质量都不受影响。

比如说颉利可汗，突厥和大唐打了多少年的仗了。结果李二陛下把他抓住以后，并没有千刀万剐，而是被高官厚禄地养了起来。论起生活水平来，甚至比当突厥可汗的时候还要好。

草壁万万没想到，郭业竟然这么不讲规矩，真的想要了自己的小命！

他说道：“秦国公，你可知道杀死本太子的后果是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不就是扶桑那个所谓的天皇会震怒吗？那又如何？他难道还敢报复？以扶桑的国力，损失了这么多船只和士兵以后，想要恢复过来，没有三五年是不可能的。至于三五年之后……”

“怎样？”

“等不到他报复扶馀国，郭某人就要领兵登陆扶桑！”郭业阴阴地说道：“你们扶桑此次联合高句丽灭了我大唐四万水师，难道以为这事就这么算了么？嘿嘿，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草壁道：“就算要杀我，也得大唐天子下旨。你私杀敌国太子，与谋反无异，皇上可饶不了你！言官御史也饶不了你。”

“郭某的安危，就不劳您操心了。草壁皇太子，您就安心地上路吧”

说完了这话，郭业大叫一声，道：“米吉！”

“在！”

“把草壁拖出去，砍了！”

“是！”

草壁这下可真慌了神了，道：“秦国公，别杀我！我可以用黄金赎身，我可以献上美女，我扶桑以后愿意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就是改土归流，也不是不可以商量呀……”

“聒噪！”米吉一个手刀下去，就把他砸晕了。然后，象拖死狗一样，把草壁拖出了殿外。抽出腰刀来，就要行刑！

“慢！刀下留人！”许丰年赶紧道：“秦国公，今天可是您大喜的日子，见了血光恐怕不好吧？杀草壁的事儿，是不是改日再说？”

“嘿嘿。不杀草壁，何以祭奠我扶馀国战死的将士？至于说我的婚礼……以敌人的鲜血为贺，不亦快哉？动手！”

“是！”

米吉手起刀落，可怜一代人杰草壁王子，就此身首异处！

……

……

洞房花烛夜，灯下观美人，郭业是越看越爱，不由得满心欢喜。不过眼前的佳人，脸色却不那么好看。

“娘子，你是不是有心事？”郭业问道。

“心事谈不上，只不过对某人有些意见罢了。”

“你对谁有意见？”

“当然是你！”

## 第1993章辞美归唐

“我？我没得罪你呀！”郭业挠了挠脑袋，道：“今天岳父大人一提那件事，我当即就允了。这还不够给你面子？”

“这件事你的表现还算不错。不过，我说的可不是这事。”

“那你指的是？”

“无论你今天杀草壁，还是准备来日伐扶桑，目的都不是那么单纯。”鱼暖暖娇哼一声，道：“你是不是为了秦四娘？”

“你怎么知道？”

“你先是问了苏我连子的下落，然后才决定把草壁斩首。这还不能说明问题？你为大唐报仇是假，追杀苏我连子才是真吧？”

郭业道：“我去扶桑，追杀苏我连子给秦四娘报仇，那当然是目的之一。不过主要目的，还是为扶余国永除后患。无论草壁是生是死，只要扶桑不灭，他们始终是要报复的。”

“这我当然知道。”鱼暖暖轻轻叹了一口气，道：“不过一想到你对秦四娘那么好，人家心里就不舒服。”

“她死都死了，你这是吃的哪门子干醋？再说了，我家中的妻妾多了，你吃醋吃得过来吗？”

鱼暖暖脸色一黯，道：“说得也是。你就是一个多情种子，我又不是不知道。不过事到临头，还是有些难以接受。”

郭业见缝插针，道：“既然如此，你又为何处心积虑得要嫁给我？”

这个问题，在他心里已经存了很久了，直到现在才问出了口。

鱼暖暖对自己有情，郭业是早就知道的。

想当初鱼暖暖回长安，变卖长乐坊大钱庄股份的时候，就曾经问过自己，愿不愿意抛弃一切，跟她远走扶余国。当时自己婉言谢绝了。

后来，在空空岛重逢，自己就感觉鱼暖暖的情绪很不对头，那股子幽怨之气，隔着老远都能感觉出来。

至于前不久，虬髯客对草壁说自己已经和鱼暖暖定亲，那暗含的意思，自己又岂能不知？

所以，今天虬髯客逼婚的时候，自己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不答应能怎么办？难道真的要看着这个对自己有情有义的女子下不来台？

但是，鱼暖暖以公主之尊，为何薄命怜卿甘作妾，自己却一直不明白。

鱼暖暖脸色微红，道：“怎么？你不乐意？”

“不是不乐意，实在是太乐意了。不过你给予我的太多，而我能给你的实在太少了。”

“是吗？我可不那么想。事实上，当今世上，堪称我良配的，恐怕还真的非你莫属。”

“你这么说，我还真是有点受宠若惊。我真的有那么好吗？”

鱼暖暖道：“不是你有那么好，而是你最为合适。”

“那柴令文和梁二少？”

“他们？”佳人把嘴一撇，道：“别看他们表面上殷勤至极。实际上，我想要的，他们绝对不肯给我。”

“比如……”

“比如入赘。以我现在的身份，要招夫婿，那肯定得入赘。要不然，父王的百年基业，又该交给何人？你觉得他们肯为了我入赘吗？”

“那当然不能。不过，我似乎也没有……”

“虽然你不曾答应入赘，但是你同意我们的孩子继承张氏的香火，那和入赘也就差不多了。”

“原来如……不对，还是不对。”郭业摇了摇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在我上张家岛之前，岳父大人就存了这个心思。当时我可没宣布要让咱们的孩子姓张。”

“虽然你没宣布，但是我感觉你会同意的。事实也没让我失望，人家还没要求，你就主动提出来了。”

“感觉？”

“就算是女人的直觉吧。其实为了我的婚事，家父家母可是操碎了心，愿意入赘的我都看不上。我看上的，又不可能入赘。就在前不久，我才想了这么一个好办法。”

郭业苦笑道：“你的办法就是，不求入赘，只求孩子跟你姓？”

“是的。咱们这也算英雄……啊，不，夫妻所见略同了。其实这个条件，一般人也不会答应。唯有你，我还觉得有一线希望。也就把这事对父母提了出来。”

郭业道：“怪不得初次见面，他们对我的态度不怎么好呢。敢情是把我当成了上门的毛脚女婿。那当然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了。”

“嘻嘻，说来也真是巧了，人家把这事提出来没多久，你就来了，也难怪他们二位误会。”

“最后一个问题。”郭业道：“给我做妾，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是被父母所逼，还是……”

鱼暖暖轻咬红唇，道：“没有人能逼我嫁给不喜欢的人，要不然，人家也不至于蹉跎到二十六了。另外……谁说要给你做妾了？你想得美！”

“不是做妾？”

“当然不是了。咱们成亲以后，我会留在扶馀国做我的公主，并不会跟你一起回大唐。在我的眼里，你是我扶馀国的驸马，可不是什么大唐的秦国公。”

鱼暖暖这话就有些掩耳盗铃了，不过郭业也不揭破，道：“这样可是苦了你了。”

“我却不觉得有什么苦。这么多年来，我一个人还不是过来了？没有男人，难道女人就活不下去？再说了，咱们只是聚少离多，又不是生死离别，比那些有情人难成眷属的，可强多了。”

“话虽如此，可是……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鱼暖暖娇媚地一笑，道：“还是别说那些扫兴的话了。有道是春宵一刻值千金，夫君，你还等什么呢？”

……

……

尽管已经与鱼暖暖成亲，但是郭业不可能再在扶馀国度个蜜月什么的。为了这场大海战，已经耽误了半个月。再耽误久了，恐怕家里和朝廷上出了什么变故。

人走茶凉，时间真的可以冲淡一切。

当然了，他可以派人送信。不过，大唐官员见的不到真人，光凭一封信，恐怕起到的作用不大。

所以，也就是在十日之后，他就提出告辞。鱼暖暖理解她的心情，也就允了，只是要他来年再到扶馀国团聚。

就这样，郭业在虬髯客和红拂女不满的目光中，带着米吉一行人，扬帆出海，直奔大唐去也。

这次出海倒是风平浪静，没费什么劲，郭业等人就到了莱州港。

莱州港也叫虎头崖军港，乃是一座军事重镇。守港的将军姓张名文干，乃是郭业的老熟人。

想当初此人就在张亮的水军中效力，后来郭业夺了张亮的兵权，曾经短时间地做过他的顶头上司。

从某种意义上讲，郭业领兵断后，可以算做他的救命恩人了。

所以，听闻了郭业的消息，可把张文干激动坏了。

他当即也顾不得换官服，气喘喘嘘嘘地跑到港口，高声叫道：“秦国公在哪里，秦国公在哪里？”

郭业把手一挥，道：“老张，我在这呢！”

“秦国公，真的是你！你还活着？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我就说么，您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淹死了呢？现在终于真相大白了。谣言，那都是谣言，哈哈！”

张文紧跑几步向前，跪倒在地，道：“参见秦王！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免……啥？你叫我秦王？”

“当然得叫您秦王了。刚才叫您秦国公，那是我一时激动，说顺了嘴了。实际上，本来就该叫您秦王！”

“这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您还不知道吧。陛下已经下了明旨，因为您伐高句丽有功，特加封您为秦王！”

郭业闻听此言，脸色唰地一变，喃喃道：“这下可麻烦大了……”

## 第1994章自此赛神仙

异姓封王会有什么下场，史书上可是写的清清楚楚。张文干闻听此言，也是心有戚戚焉。他安慰道：“这事儿是有点麻烦，不过，您和旁人不同。别人那是真异姓，你这可是……啊？”

郭业苦笑道：“你别听外面乱传，我就是姓郭。这个秦王也是货真价实的异姓王。”

“呃……”张文干不好接话了，再说那就得说李二陛下的不是了。他只得道：“兴许是陛下有什么深意。”

“但愿如此吧。”郭业颇有些意兴阑珊，道：“关于我，还有什么消息？”

“其他的消息也不怎么好，因为您生死未卜，而您的那些职司又特别重要，总空置着不是个事儿。所以……所以……”

“别吞吞吐吐的，我挺的住。”

张文干道：“所以，这些职司都被陛下交给其他人了。”

郭业道：“你的意思是，我除了秦王的爵位的之外，其他的一应职司全无？”

“正是如此。”

出乎张文干的意料之外，郭业听了这个消息，非但没怎么愤怒，反而长舒了一口气，道：“还好，还好。”

“秦国公您没事吧？这官都没了，您怎么还叫好呢？”

“张老兄你怎么这么糊涂呢？我手握长安的兵权，再受封秦王，那就算真的坐到火山口上了。即便陛下不疑有他，那些言官御史能饶得了我？现在我只有一个秦王的空头爵位，想来能让大家安心不少。”

张文干道：“说得也是。不过，您年纪轻轻地就做一个富贵闲人，是不是有点……”

“有什么呀？”郭业来到张文干的一个亲兵面前，道：“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

“俺叫李大壮，今年二十五。”

“二十五岁，比我还小六岁。”郭业点了点头，继续道：“李大壮，我问你一件事儿。”

“您尽管问。”

“咱们打个比方。假如说，今天张将军给你下个命令，让你立即退伍……”

“啊？那怎么能行？小人犯啥错了，就让我退伍……”

“别急，我这话还没说呢。不白让你退伍，朝廷还有补偿呢。”

“补偿？什么补偿？”

“你退伍之后，啥都不用干，朝廷每年就给你一万贯的俸禄，一百顷田，还不用缴税。另外，除了陛下以外，所有的人，上至亲王宰相，下至平民百姓，见了你都得恭恭敬敬。这个补偿你满意不满意？”

“满意，俺简直太满意了！就是做梦，俺都梦不到这种好事。不过……”李大壮挠了挠脑袋，道：“可惜了，这只是个比方。咱没那么大的福分。”

“说得好！”郭业一伸手，从袖兜中掏出了一块两三两重的金锭，交到李



大壮的手里，道：“不让你白高兴一场，这个赏你了！”

“多谢秦王千岁！”

然后，郭业又对张文干道：“这下你明白了吧，郭某人对陛下这个安排非常满意。”

“真的假的？秦国公，咱们都是自己人，您用不着做戏。张大壮只是一个普通的亲兵，能有如此待遇，那当然是谢天谢地了。而您却是大唐国公，岂可混为一谈？”

“你不信？这样吧，我给你讲个笑话听听。”

“笑话？”

郭业侃侃而谈，道：“话说有个人乃是九世的善人，他死了之后，来到了阎王爷的面前。阎王就说了，你的功德很大，此次轮回，无论想转生成什么人皆可如愿。但不知你准备转生成什么人呢？”

“那人想了一下说道，我要家财万贯，粮田千顷。少年得志，金榜题名。建功立业，位极人臣。儿孙满堂，妻妾成群。”

“张老哥，你猜阎王爷是怎么回答他的？”

张文干摇了摇头，道：“这我可不知道。”

“阎王闻听此言，一伸手就把那个九世善人的脖领子给抓住了，说道，哪里有这等好去处？你来当阎王，我替你投胎！”

“啊……哈哈哈。”张文干笑得前仰后合。

“可笑吧？”郭业道：“您仔细想想，郭某人现在的境遇，比那九世善人的愿望还有过之而不及。这种境遇，可是阎王爷都羡慕不已。郭某人要是再不满足，那也太不知好歹了！”

张文干道：“秦王千岁高见！仔细想来，您有今日的成就，还真是羡煞旁人。说句不大恰当的话，哪怕是陛下的日子都没您滋润。您心满意足，真是理所当然”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好了，不说这个了，今晚末将就大排筵宴，一来庆祝您大难不死，二来也是为您接风洗尘。秦王千岁可一定要赏光！”

“正要叨扰。”

……

……

别看郭业说得头头是道，可要说他心里边对李二陛下这个安排非常满意，那就纯属扯淡了。

但是不这么说，他还能咋办？只要露出一丝情绪，那就得落个“心怀怨望”四个字的评语，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历史上宋太祖命曹彬征南唐，说好了回来之后升人家当枢密使。结果到时候又不算数了，改成赏二十万钱。

二十万钱听着是不少，实际上也不过是两百贯钱罢了。灭国之功，和两百贯钱比，孰轻孰重，是个傻子都能分辨出来。

结果曹彬怎么说得——何必一定要当使相呢，好官也不过是多得钱。

其实，曹彬至于那么眼皮子浅吗？不过面对不要脸的赵匡胤，他能说什么？他又敢说什么？

现在，至少人家李二陛下是给了郭业破格的提拔。他能不表现得高兴吗？他敢不表示满意吗？

别看张文干对郭业无比热络，但他真正效忠的，那肯定是李二陛下。今天郭业和他说了什么，张文干转过身去，必定一字不差地上报。

所以，郭业不但要表现的高兴，还要把高兴的理由想好了，让大家都觉得像那么回事。

当天晚上，郭业抖擞精神，兴致高昂，杯到酒干，放声高歌，直喝了个酩酊大醉。

第二天，又有莱州府的官员来请，郭业来者不拒。

第三天，地方士绅设宴相迎，秦王欣然赴约。

第四天，临近州府有头有脸的人也来了，郭小哥再次大醉。

第五天.....

第六天.....

一直到了第七天头上，郭业才辞别了众人，慢慢悠悠地回转长安。

为啥是慢慢悠悠，而不是归心似箭？实在是此事完全不必着急。就在郭业出现的当天晚上，张文干已经八百里加急，把他大难不死的消息飞报朝廷。

朝廷知道了，他的家人肯定也就知道了。既然该知道的都知道了，那他早几天回去，晚几天回去，实在是无关紧要。

当然，这只是个次要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总得给大家留下足够的反应时间。

权力再小，再有名无实，那也是个异姓王。以后该如何面对，无论对于朝廷还是李二陛下来说，都得仔细思量。

太近了，恐怕引火烧身。太远了，又与朝廷法度不符。

他回去慢一点，整好给大家留下考虑的时间。

所以，郭业也不着急，一路行来游山玩水，探访古迹，好不惬意。

人一松懈下来，就容易出事。

这一日天将傍晚，米吉催马来到郭业的近前，道：“秦王千岁，咱们好像走得太快了，错过了宿头。现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您看咋办？”

“哦，那也没什么。大伙身上不是有干粮吗？随便找个地方将就一晚就是了。”

“兄弟们倒是没什么，关键是您.....”

“我怎么了？大家吃得苦，我自然也吃得。前面不是有座破庙吗，今晚咱们就在那忍一宿也就得了。”

“也只能如此了。”

小庙不大，上百号人当然不可能全部住下。幸好庙的后面不远有座小树林，林内还有清泉一股。

大部分人马就在林内宿营，郭业则和米吉一起，带着几个侍卫，走进了破庙。

“你们.....别过来！”一个声音大叫道。

## 第1995章喊破喉咙

人们循着声音看去，却原来是一大一小两个乞丐躲在了墙角。大些的乞丐斜倚在墙角，有气无力。小的拿着一把木棍，拉了个架势，绷着小脸，跃跃欲试。

郭业见状不由得“扑哧”一乐，道：“这可真是奇怪，你们见了贵人不主动讨钱也就罢了，怎么还把我们往外赶？难道你们身上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觊觎的？真是笑话。”

“那你别管。总之这里是我们的地盘。这里不欢迎你们。”

米吉指着庙中的关圣塑像道：“什么叫你们的地盘？难不成你还是这个关帝庙的庙祝？再说了，就算你真是庙祝，哪有不准善信进庙的道理？”

“我当然不是庙祝。不过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此庙无主，我们是先来的，当然就算是我们的了。你们要是想找地方休息，还请高升一步，到别处去吧。这里不欢迎你们。”

“小子，跟我来这套？老子不讲理的时候，你还没断奶呢！”米吉眼睛一瞪，把腰刀抽出来，就要动手。

那小乞丐也不害怕，以棍为枪，冲着米吉的胸口便点了过去。

米吉那可是尸山血海滚出来的主，小乞丐那两小子当然白给。没费什么劲，三五个照面之后，他就找了空档，把小乞丐的踹翻在地。

用刀抵住小乞丐的面门，米吉冷然道：“小子，别动！”

“英雄，还请住手！”一个女声响起。

“女的？”米吉眉头一皱。这两个乞丐都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原来只能看出是一大一些。却没想到，那个大些的乞丐竟然是个女子。

他问道：“你想干啥？”

那女乞丐微微一福，道：“这位大哥，舍弟年纪幼小，不知礼数，冲撞了您。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他一般见识。小女子代他向您赔罪了。”

这女子虽然看不清面貌，但是声音清脆悦耳，米吉心中的火气顿时消下去了不少。

他说道：“好说，好说。我也不是要和他为难，只是我等错过了宿头，要找一个安身之所。此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唯有这个破庙合适，才与令弟起了冲突。只要他不无理取闹，我也懒得理他。”

咳咳～

那女乞丐似乎是有病在身，接连咳嗽了两声，又继续道：“关帝庙无主，当然谁都可以住。不过舍弟刚才无理，其实是原因的。”

“什么原因？”

“妾身乃是女子，虽然沦落至此，却也知道礼义廉耻二字。与你们这些须眉男儿共处一室，实在是不大妥当。还请贵人体谅一下。”

“这……”米吉心说就你那副邋遢样子，鬼才想非礼你呢！我们之中要是真有人对你有什么想法，那才是你八辈子积了大德。

至于说名声，乞丐的名声就比妓女好？那还真不一定。

一个年轻女子做了乞丐，要说她是多么忠贞节烈，能有人信吗？你跟我们能讲道理，真到了乞丐窝里，那帮恶丐会和你讲道理？

不过这话也就是心里想想，嘴上说出来可就太没品了。他看向郭业

道：“东家，您看这事……”

郭业对那女乞丐道：“共处一室当然不妥。不过此庙并非只有这一间房子。你们住大殿，我们哥几个住后面的房舍行不行？出门在外，还请小娘子行个方便。”

“不行！绝对不行！谁知道你们是什么来路？晚上欲行不轨怎么办？”小乞丐嚷嚷道。

米吉怒道：“我们不嫌弃你们也就罢了，你还嫌弃我们？你们两个乞丐，有什么值得我们惦记的？”

女乞丐颇为勉强地说道：“好吧，贵客请自便。”

“叨扰了。”

小庙年久失修，后面的房舍中自然也是破败不堪，灰尘满地。米吉带着几个人拾掇了半个时辰，才清理一间屋子。

他还要继续收拾，郭业阻拦道：“别忙活了，清理出一间屋子就行了。咱们几个今天就睡这。”

“呃……也好。”米吉压低了声音，道：“秦王千岁，我总觉得这两个乞丐有古怪，恐怕不是什么好路数。咱们睡一块，也好提防些。”

郭业道：“他们应该是有些来历，不过与咱们无关。晚上警醒些也就是了。”

“喏。”

然后就是准备晚饭。

米吉用陶罐取了清水，把水烧开，再把肉干放进去，功夫不大，肉香扑鼻。

取了随身带的胡饼，用火烤热，再就着肉汤。众人饱餐了一顿。

等吃饱喝足了，见肉汤还有得剩，郭业道：“既是相逢就是有缘。把肉汤给那两个乞丐送去，再给他们几个饼子。”

“是！”

米吉拿了胡饼和陶罐来到大殿，道：“我家主人慈悲，这是给你们们的。”

那小乞丐看了一眼，咽了口吐沫，又坚定地摇了摇头，道：“哼！居心叵测，我们不要！”

“哎呦呵，你一个乞丐还讲什么骨气？”

“谁说我没乞丐了？谁说我是乞丐了？我只是穿的差一点罢了。你别狗眼看人低！”

“好好好，你不是乞丐，算我多管闲事。”米吉气呼呼地把东西拿了回来，道：“人家不要。咱们的一片好心，被当成驴肝肺了。”

郭业苦笑道：“不要就算了。睡觉，睡觉！”

屋子里早就铺好了甘草，众人和衣而卧。留下一人值守，人们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大约快到三更天的时候，郭业被米吉推醒了。

“怎么回事？”

“嘘！有声音，外面有人来了。”

郭业摘耳细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由远而近。

吱扭扭～

庙门打开，有个沙哑的声音高叫了一声，道：“哈哈，可把你们找着了！”

怎么样？现在跑不动了吧？”

那个小乞丐的声音传来，道：“你想干什么？告诉你，我……我可不是好惹的。进入汉地以来，我访名师，寻高友，现在的能耐可大了去了。要不然一不留神把你伤了，那可就不好了。”

“你就拉倒吧！”那人冷哼一声，道：“没听说过访明师能访成乞丐的。你就别胡说八道了。难不成我们这么多人，还能被你一个小孩子给骗了。”

“你……你们究竟想干啥？”

“嘿嘿，小公子你又何必明知故问。我们哥们想要的，无非是那样东西罢了。你们只要把东西交出来，我们拔腿就走，绝不纠缠。”

“你白日做梦！为了那东西，你们害死了我爹娘，我们就是死也不会交给你们的。”

“话可不能那样说。正因为你的父母因此而死，你才正应该把那东西交出来呢。”

“什……什么意思？”

“这不是明摆着吗？现在雷家只剩下了你们姐弟二人。你们要是执意不交东西，待会儿动手，我们哥几个一时不慎把你们宰了，你们雷家可要真的绝后了。”

“那又如何？我雷家宁可被灭门，也不会放弃祖先的荣耀。小爷爷头可断血可流，那样东西却是交不得！”

“小兔崽子，嘴够硬的呀。就是不知道待会儿被我们炮制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嘴硬？上，抓活的。”

“别，我们交！”那个女乞丐道。

小乞丐悲愤地说说，道：“姐姐，不能交啊！”

女乞丐苦笑一声，道：“小庙就这么大，就算不交，人家就不能自己找着了？何必再白白搭上你的性命？”

“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的。我才是圣女，这事儿我说了算。”然后，她又对那个汉子道：“我告诉你们东西在哪，你们可要说话算话，放我们姐弟离去。”

“杨大帅只对那东西感兴趣，只要你们把它交出来，自然可以来去自由。”

“那好……它就在关帝圣像的后面，你们去取吧。”

“这还差不多。”

又过了一会儿，有人道：“找着了！”

那个沙哑的声音道：“不错，很好，就是它！”

女乞丐道：“东西我们已经交出来了，蓝总管，现在就请你们离开吧。”

“不忙！不忙！”

“你们说话不算话？”

那个沙哑的声音嘿嘿一笑，道：“走们肯定是要走的。不过，这大晚上的，您就这么让我们离开，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你的意思是？”

“今晚我们就住这了，明天白天再走。”

“那……好吧……你们在那边休息，我们在这边，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哪有那好事？我说圣女大人，你也就别揣着明白当糊涂了。我们哥几个

怎么想的，你会不知道？”

“你们究竟想干啥？”

“非要我姓蓝的明说吗？您的美貌在咱们族内哪个不知哪个不晓？更难得的是，还是处子之身。现在您肯定是回不去了，这第一次又何必便宜了外人？”

有人道：“是极，是极，圣女大人，咱们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

“您还是从了得好。要是不从，待会儿动了手，您弟弟可不一定能保住性命。这又真是何苦来哉？”

.....

.....

那女乞丐道：“你们不要欺人太甚！这里可是汉地，有王法的地方。你们再这样.....再这样.....我可喊人了！”

“你喊吧，这荒郊野外的，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女乞丐高喊道：“救命.....救命啊.....”

有人邪笑道：“圣女这嗓子真好，希望待会和我们哥们乐呵的时候，还有这么好的嗓子。”

那声音沙哑的汉子道：“事到如今，你就别盼着人来了！除非关帝爷能够显灵，要不然的话，嘿嘿.....你是在劫难逃！”

“哦？是吗？我可不这么看。”郭业带着众人，推门而出。

## 第1996章清水出芙蓉

郭业出来一看，大殿之内的人还真不少。除了有原来的两个乞丐以外，还有十几条壮汉，再加上自己这边几个人，几乎要把大殿挤满了。

这伙壮汉的为首之人，光头没带着帽子，面色黝黑，神态凶悍。见出来了一群不速之客，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道：“你们是什么人？”

米吉道：“瞎了你的狗眼，我们乃是……”

“我等乃是过路之人。”郭业不愿意把自己的真实身份暴露，赶紧道。

“路过之人？那你们就少管闲事，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那可不成！”郭业摇了摇头，道：“常言说得好，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你们抢劫也就罢了，现在竟然还要非礼小娘子，我可不能视而不见。”

“小子，你真想与咱们为难？”

郭业叹了口气，道：“你们想要的东西已经拿到了，又何必再得寸进尺？只要你们乖乖离去，我也不想多事。怎么样？朋友，给我个面子，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吧。”

他这话说得气势不足，倒是让那个黑脸汉子误会了。

郭业之所以既不愿意暴露身份，又想息事宁人，实在是他被封了异姓王，现在正处在风口浪尖上，不愿意节外生枝。

而那个黑脸汉子呢，却以为他是见自己这边势大，怕了自己。

黑脸人狞笑一声，道：“小白脸，管闲事之前，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模样。咱们爷们的闲事，也是你能管的？识相的话，哪凉快去哪待着去，要不然的话，哥哥我一生气，可要给你放放血。”

郭业脸色微微一沉，道：“你这是不给我面子了？招子放亮一点，我们你可惹不起。”

黑脸人上下打量了他们几眼，道：“几位的穿着打扮不俗，看样子也是一身好功夫，想必不是一般人。不过呢，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么一句话，叫做光棍不吃眼前亏。”

“此言怎讲？”

“这荒郊野地的，你再大的势力也用不上呀！现如今，你们只有五个人，我们却有十五个。待会动起手来，你们马上就得吃眼前亏。我的心再狠点，把你们种在这里，你们又能如何？”

“种在这？什么意思？”

“就是把你们活埋。”

米吉可忍不住了，道：“你是吃定了我们了？”

“就是吃定你们了。怎么样？不服气的话，尽管试试。”

“试试？嘿嘿，你这家伙，不就是想人多欺负人少吗？但是哪边人多哪边人少，你可是没搞清楚。”

“啊？”

“啊什么啊？小子，你今天可是踢到铁板了！”然后，米吉大叫一声，道：“来人！”

咣当～

他的话音刚落，庙门就被踹开了。几十名黑衣人列好队伍，在外面站

定，手持强弓硬弩，齐声道：“在！”

米吉为微微一笑，道：“怎么样？你确定要试试？”

黑脸汉子也是识货之人，看人家的这副架势，就知道自己这帮人就是反抗也是白搭。

他当即就变了脸色，道：“这……这话是怎么说的？误会！全是误会呀！众位兄弟，你们的手可得拿稳了，这手一松，可就是一条人命。”

然后他面对着郭业跪下，咚咚咚连磕了几个响头，又扇了自己几个嘴巴，道：“这位英雄，小的刚才是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我一般见识。我这给您磕头了，您饶了我吧。”

其他人见领头的都这样了，也纷纷跪倒，请求饶恕。

郭业不想把事闹大，见这些人已经服软了，也就不为己甚，道：“哼，欺软怕硬！滚吧！”

“多谢！多谢！”

这些汉子爬起来就想走，那个女乞丐却道：“你们就这样走了？也太不识礼数了吧？”

“你还想怎么样？被太过分。”

“你放心，一点也不过分。只是，我虽然不想占你们的便宜，但有样东西不属于你们，还请物归原主吧。”

“东西？什么东西？”

郭业脸色微微一沉，道：“嗯？你们还想要滑头？”

黑脸人万般无奈地从怀中一物，交到了那女子的手中，道：“给！”

“这还差不多。”

黑脸汉子咬了咬牙，对郭业道：“朋友，没说的，今天我等认栽。但是您能不能赐下个名号来，回去之后，我也能对我家主人有个交代。”

“名号？莫非你还想报复不成？”

“不敢。只是上支下派，要是我等就这么糊里糊涂地回去，恐怕还是难逃一死。您就当是大发慈悲，给我等一条生路。”

“这样啊，也行！”郭业眼珠一转，道：“你记好了，我姓郭，名小宝。人送绰号玉面小白龙。”

“玉面小白龙郭小宝，好，在下记住了！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那汉子带着众人离去，郭业打了个哈欠，道：“这是干什么？大晚上的，竟然闹了这么一出！睡觉！睡觉，大家都散了吧。”

“喏！”

特种部队的人令行禁止，呼吸间，就消失无踪。郭业和米吉几个人，也想回屋休息。

那女乞丐却是眼中异彩连连，跪倒在地道：“慢！恩公在上，请受奴家一拜！”

小乞丐也同时跪下，道：“多谢恩公！”

郭业道：“起来吧。举手之劳，何足挂齿。你们也早点休息。”

女乞丐站起身来，道：“恩公，您想必已经看出来，奴家不是普通的乞丐。不……奴家根本就不是乞丐，而是……”

郭业摆了摆手，打断了她的话，道：“咱们萍水相逢，你不认识我，我也



不认识你。现在你有难，我帮了你一把。这事儿就是这么简单。至于你有什么来历，我完全不敢兴趣。”

他越推说不感兴趣，那女乞丐反而越来越来劲了，她又是微微一福，道：“既然恩公不愿意听，那贱妾也就不说了。只是，妾身还有一事相求，还请您务必答应。”

“什么事？”

“俗话说得好，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今天虽然您把奴家给救了，但是那伙人岂肯善罢甘休？等您走了，说不得还会找奴家的麻烦。”

郭业眉头微皱，道：“那你想怎么办？”

“还请恩公护送奴家一程。等到危险解除了，奴家再自谋生路。”

“这么说来，你还是赖上我了？”郭业摇了摇头，道：“不成，不成！这个要求，我不能答应。”

“为什么？”

“不为什么，只是懒得多管闲事。这天下可怜人多了，我能救得过来？遇到眼前之人有人受难，顺手一救，也就是了。至于你想让我做你的长期保镖，可是打错了算盘。再者说了……”

郭业冷冷一笑，继续道：“恕我直言，小娘子你，恐怕也算不得什么善类。”

“这您可想错了，奴家是好人。之所以扮作乞丐，完全是被逼如此。”

“你不必解释，我也不想听。小娘子，还请早点休息。明日一早，咱们就分道扬镳了。”

“别……”那女乞丐咬了咬牙，道：“您，您稍等一下。”

说完了，她从身边的瓦罐里取出一点水来，在小乞丐的帮助下，把脸仔细洗了几遍，又拢了拢头发，道：“恩公，您看奴家姿色如何？”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郭业喃喃道。

## 第1997章赖上了

这个女乞丐把脸洗干净之后，还真是颇有几分姿色。虽然比不上善花公主杨凤怡等人间绝色，但也算得上是十分难得的美人了。

饶是郭业阅人无数，初见此女，也不由得一阵失神。

女乞丐对自己有如此魅力，也是颇为满意。她轻咬红唇，道：“奴家姓雷，叫做雷书瑶。”

郭业轻轻点头，道：“雷书瑶，好名字！名字美，人也美，不错，不错。”

“多谢恩公夸奖。那奴家求您的事儿……”

“求我的事儿？你是说让我护送你一程？”

“正是。”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郭业坚定地说道：“不成。”

雷书瑶道：“不让您白送。”

“给钱也不成。”

“当然不是给钱。奴家的意思是……您若是愿意保护我们姐弟的安全，奴家无以为报，甘愿以身相许。”

“以身相许？”郭业摇了摇头，道：“小娘子的确有倾国之姿，不过，在下的家中娇妻美妾甚多，恐怕要辜负您的美意了。”

雷书瑶却没想到郭业回答得这么坚定，道：“您就一点都不动心？”

郭业没理她，打了个哈欠，道：“我累了……小娘子，在下要失陪了。”

他转身欲走，雷书瑶可急了眼了。

她从腰间拿出了一把匕首，横在脖子上，道：“奴家现在已经走投无路，如果您不愿意收留的话，早晚会被那帮人抓住，受尽凌辱。既然如此，还不如就死在今日，保个清白之身！”

郭业可不相信她会这么轻易就死，白眼一翻，道：“小娘子请便。”

然后，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去。

咣当～

米吉把房门掩上，低声问道：“您就不怕那小娘子想不开，真的出了什么意外？”

郭业轻笑了一声，道：“能出什么意外？这个雷书瑶可不是那么简单，用不着咱们担心。”

“即便再不简单，也不过是一个女子，真被逼得走投无路，说不定会做出什么傻事来。”

“我却不那么认为。”郭业道：“你听他们刚才说的话没有，无论这个女子，还是那帮追捕他的人，可都不是汉人。再听他们的姓氏，雷……蓝……你想到了什么？”

“您是说，他们乃是西南的僚人？”

“正是。僚人远在西南，距离咱们这里，可是有着几千里地。一个绝色佳人带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孩子，走这么远，能没有点过人之处吗？”

“话虽如此。但是那些壮汉就更不简单了，这个小娘子被他们逼到了绝境，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正常吗？我觉得完全不正常。”郭业道：“现如今我不敢说大唐没有贪官

污吏，但是总体上政治还算清明。她们要是受了致命的威胁，为何不报官？”

“呃……兴许有些贪官污吏正好被她们赶上了呢？”

“那这几千里地，几十座州府，全是贪官污吏？不可能吧。”

“您的意思是？”

“那些壮汉固然不是什么好人，但要说雷书瑶全然无辜，恐怕也不是那么回事。很简单，她也怕见官！所以，咱们路遇不平，帮她一把也就是了。继续陷下去，给她当枪使，可就十分不智了。”

“秦王高见。”

第二天一早，郭业等人吃罢了早饭，继续起行。可没走多久，就发现后面跟上了两匹马。

马上端坐两人，一大一小，一女一男。女的娇艳如花，男的粉琢玉砌。

郭业定睛一看，这女子正是昨晚与她纠缠的雷书瑶，至于那个男子，不用问，就是那个小乞丐了。

此时二人不但洗干净了脸，整理好了头发，还都换了一身新衣服。那衣服俱是上等的料子，时新的式样。鲜衣怒马，好似一对富家姐弟在出游。

郭业走的并不快，没一会儿功夫，姐弟二人就与他并驾齐驱。雷书瑶在马上微微拱手，道：“恩公请了。”

“好说，好说。”郭业还了个礼，随口问道：“小娘子这是往哪里去。”

“往去处而去。”

郭业心说你这是要跟老子打机锋还是怎么的？老子可没那兴致。当即干笑一声道：“那就祝小娘子一路顺风了。”

然后，他一夹马腹，叫了一声“驾”，便往前奔去。

米吉等人紧随其后。

狂奔了大约一个时辰，马身上热汗直流，郭业才一勒缰绳，放慢了速度，自言自语道：“终于甩脱那小娘们了！”

“恩公，您是在说我吗？小娘们？这个名头实在不好听！人家还是黄花大闺女呢。”

“啊？”郭业扭头看去，紧跟在自己身后的，正是雷书瑶姐弟。

至于米吉那小子，正在远处冲着自己挤眉弄眼呢。

他颇为尴尬地一笑，道：“这……这个……当然不是说你了。我是说别人……对，就是别人……呃……咱们不说这个了。你怎么跟过来了？”

“瞧您这话说的，这里可是官道，您可以走，难道我们姐弟就不能走了？您也太霸道了吧？”

“好吧，算你有道理。”郭业拿她这番说辞也没什么好办法，只得转过头来，专心赶路。

雷书瑶千方百计地逗他说话，郭业只是不理。时间久了，佳人也就不再自讨没趣，只是默默地跟在后面。

郭业疾行，她便狂奔。郭业缓行，她也慢走。

天将近午，众人终于来到了一座小城面前。抬头望去，城上有三个大字——零泉县。

郭业道：“雷小娘子，到了零泉县，咱们就该分道扬镳了吧。”

佳人微微一撇嘴，满腹委屈地说道：“莫非小女子的蒲柳之姿，就这么入不得您的法眼？您就这么想赶我走？”

郭业正色道：“咱们明人不说暗话，小娘子无非想拿我当个挡箭牌罢了。虽然不大高兴，郭某人也还能够理解。但现在已到了安全之地，您要是继续纠缠，可就有点不知进退了。”

“您生气了？”雷书瑶眼珠一转，道：“好，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讨人嫌了，咱们就此别过。”

说完了，她催马入城。

郭业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对米吉道：“昨晚咱们都没休息好，今天就不继续赶路了。进城之后，先吃顿好的，再找个客栈好好休息一下。”

“多谢秦王！”

“等等，别叫我秦王。”郭业道：“谁知道昨晚那伙人有没有贼心不死，继续盯着咱们。还是小心一些的好。”

“那我叫您啥？”

“呃……你吩咐下去，这几天我就是玉面小白龙郭小宝，我是你们的少东家，你们都是我的护卫。咱们都是习武之人，这次出行，为的就是游山玩水。至于有人问你咱们的家乡……”

“怎样？”

“你就说咱们乃是幽州人氏。嘿嘿，那帮僚人想报复的话，就去幽州找咱们的麻烦吧。”

“可咱们的口音根本就不像呀……”

“那有什么？咱们现在说的是官话，你难道不会说几句幽州话，糊弄糊弄他们？是这种小地方的人能分辨出来，还是那些僚人能分辨得出来？”

“说的也是，就如您所言！”

众人入了城，随便找个人一问，就知道此城最大的酒楼，叫做悦来酒楼。

最大的客栈，叫做悦来客栈。简单地说，门脸是酒楼，酒楼后面就是客栈，这两个买卖就是一个东家。

找到了悦来客栈，自有伙计迎了上来，问道：“几位贵客，你们是要吃饭，还是要住店？”

米吉道：“我们是先吃饭，再住店。你们这悦来客栈，可招待得了我们这将近一百号人？”

“那当然没问题了。你们把牲口交给我们的人就行了，贵客里边请。”

众人随着伙计上了二楼。但见此处空空荡荡，唯有一桌上，坐着一对姐弟。

那个姐姐站起身来，微微一福，道：“恩公，这可真是巧啊！”

## 第1998章酒楼摆阔

巧！巧你麻痹呀！一万头草泥马在郭业的心头呼啸而过！

雷书瑶绝对是故意的。

现在正是饭点，这么大的酒楼，二楼上怎么可能只有他们姐弟二人？唯一的解释就是，他们已经把二楼全包下来了，不准其他人上来。

既然如此，那伙计又为何把自己这帮人引到二楼？惟一的解释就是，她早就对伙计交代过了，见了自己这帮人就请上来。

至于说雷书瑶为何知道自己一定会来此地，那就更好解释了。零泉县不大，能同时招待这么多人的，非悦来酒楼莫属。她完全可以在这守株待兔。

郭业的脸当即就耷拉下来了，道：“雷小娘子，你确认这是凑巧，而不是有意为之？”

雷书瑶道：“恩公这话就有些强词夺理了。莫非您能上酒楼吃饭，我们姐弟就该饿着？悦来客栈是此地最好的酒楼，只有您能来，我们姐弟就不配来了？”

“好吧……”郭业也不说什么二楼肯定被你包下来的话，那伙计得了钱，难道自己能问出什么来？

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道：“退一万步说，这次悦来酒楼重逢，乃是凑巧。那我问你，待会你要去哪？该不会又要凑巧和我顺路吧？”

佳人嫣然一笑，道：“秘密！”

“秘……秘密？”

“我们姐弟二人被人追杀，恩公又不愿意继续施以援手，奴家又怎么敢随意把行踪泄露出去？行踪当然要保密了。”

“这么说来，你是打算一直跟着我们了？”

“奴家可没这么说，不过世上巧合的事情太说了，再和您重逢几次，也非常正常。”

“你……”事到如今，郭业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人不要来脸天下无敌。雷书瑶就像狗皮膏药一般，把他赖上了。他能怎么办？

为了这点小事落荒而逃？那也太没面子了。

把这姐弟俩打一顿？那也太没品了。

唯一可行的思路，是恶心一下这两姐弟，让他们知难而退。

比如，说自己好男风，不要姐姐，光要弟弟。再比如，说要把她卖到青楼妓馆里面去。

但问题是，这个主意完全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万一郭业的身份暴露，经有心人把今日之事一传播，那他的名声可就臭了大街了。

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郭业虽然称不上什么君子，但是他的身份地位在那，面对雷书瑶这种“文明型的无赖”，还真是无计可施。

他冷笑道：“看来郭某人昨晚救人还真是救错了。这世道还真是好人没好报。”

“您这话可不对，什么叫好人没好报？只是奴家一直没机会报恩罢了。”雷书瑶道：“比如今天，为了报您的大恩，这顿饭奴家请了，就是不知

道恩公能否赏光？”

“我难道还缺……”郭业心中一动，忽然改口道：“那敢情好，只是郭某人富贵已久，一般的菜可吃不惯。就是不知今天这顿饭，是你早就准备好了，还是让我来点菜？”

“如果恩公有意的话，当然可以自己点菜。”

“那无论我点什么菜，都是小娘子付账？”

“当然。”

“妥了”，郭业一招手，把伙计叫过来，道：“小二，你们这悦来酒楼里面，最上等的席面多少钱一桌？”

“小店最上等的席面，那就得算是‘富贵双全’，每桌五贯钱。”

郭业眼睛一瞪，道：“五贯钱？”

伙计道：“客官别急，五贯钱的确是不便宜，但我们的席面可是物有所值。当然了，您想节俭一点也成。三贯钱，一贯钱，甚至五百钱，都能给您整治一桌又好看又好吃的席面，包你满意。”

“什么嫌贵？”郭业一撇嘴，道：“我是嫌太便宜了。”

“五贯钱一桌您还嫌便宜？”

“那是自然。五贯钱能吃到什么好东西？怎能对得上我郭小宝的身份？伙计，能不能给我整出来十贯钱一桌的席面？”

“十贯钱？也不是做不出来……只是……”

“能做出来就好。”郭业看向雷书瑶道：“怎么样？十贯钱一桌的席面，小娘子舍不得不舍得？”

“就是您要奴家的人，奴家都舍得。何况是钱呢？不就是十贯钱吗？没问题。”

“那好。”郭业毫不客气，道：“既然如此，伙计，十贯钱的席面，给我开十桌！”

“那就是一百贯钱？”

“没错。”郭业一指雷书瑶，道：“待会找她结账！”

雷书瑶微微点头，道：“那顿饭我请。”

“好嘞！那贵客您稍等，饭菜马上就来。”

说是稍等，时间可真不短。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十桌上等的酒席才算摆好。

郭业的心思当然不在吃上。

他手举酒杯，对雷书瑶道：“俗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昨晚郭某人对雷小娘子就算称不上救命之恩，那也差不了多少。光这一顿饭就想报恩，似乎还稍嫌不足。”

雷书瑶道：“奴家都要以身相许了，可惜您眼光太高，看不上。”

郭业摇了摇头，道：“以身相许太麻烦，郭某人无福消受。不过，请我吃饭这个主意还不错。但是仅此一次可不成。以后，咱们每次见面，你就请我吃饭吧。”

“您的意思是……每顿饭都要今天这种档次？”

“雷小娘子聪慧过人，一猜就中。当然了，如果您实在囊中羞涩，供养不起。那以后见了郭某人退避三舍就好。我总不能追着要求你报恩不是？我还没那么厚的面皮。”

雷书瑶微微一笑，道：“您是想通过钱财，让奴家知难而退？”

“你可以这么理解。一百贯钱一顿饭，一天就是三百贯。一个月一万贯。就是普通的王侯之家，都难以支应。某家建议，你我还是日后不再相见的好。”

“那您可小瞧奴家了。”佳人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了几张钱票，道：“多了没有，此乃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五万贯！足够请您吃上三五哥月的。不知恩公可还满意？”

“你……”郭业原来以为，此女乃是僚人出身，即便有钱，也多不到哪去。没想到，人家随手就拍出来五万贯。

这算什么？没叫住人家的板，反被人家将军了！貌似从今天开始，人家只要管饭，自己就没有理由赶人了！

万般无奈，郭业也只能化悲愤为食欲，道：“既然如此，那郭某人可就不客气了。来，兄弟们，尽管吃，尽管喝，不够了还叫！”

“喏！”

众人当即吆五喝六，开怀畅饮。

不是大家没良心，实在是这事的确不大。就算真的被雷书瑶算计了一把又如何？

说白了，以郭业的身份，这世上能难得住他的事情，不能说没有。但是绝对不包括庇佑雷书瑶这件事。

此事充其量是给他带来些不必要的麻烦罢了，至于说能引起什么更加严重的后果，也完全谈不上。众人吃喝起来，完全没有心理负担。

正在人们喝得酒酣耳热之际，忽然间，一阵脚步声响。二三十个手持戒尺和锁链的衙役，冲了进来。

为首一人，身材瘦小，目露凶光，他往四下里扫视了一眼，就盯到了雷书瑶的身上，高声叫道：“雷书瑶，你的案子犯了，跟我们走一趟吧！”

## 第1999章亮明身份

雷书瑶一愣，道：“你是何人？”

“我？我乃咱们县的班头，复姓公孙，单名一个术字。”

“原来是公孙捕头，咱们素昧平生，但不知您为何能叫出小女子的名字？”

说着话，一小锭金子已经被她托在手中递了过去，又继续道：“小女子与幼弟，皆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您说我们犯案了，真是无稽之谈。是不是其中有什么误会？”

“你想贿赂我？”

“不敢，只是请您买杯茶水喝。”

“小娘子，挺懂规矩的嘛。要是你犯了一般的案子，今天我还真能网开一面。不过这次……”公孙术摇了摇头，道：“上头下了严令，你就别指望能全身而退了。”

“但不知奴家到底是犯了什么罪过？”

“到了大堂上，自然会让你知道。来人，给我拿下！”

“是！”

不得不说，现在大唐朝廷的威严还真是深入人心。雷书瑶姐弟，面对郭业这帮强人可以想尽办法占便宜。但对上了代表朝廷的衙役，却是丝毫不敢反抗。

众衙役如狼似虎往上闯，没费什么力气，就把这对姐弟捆了个结结实实。

把差事办完了，公孙术却不着急离开，他又来到了郭业的近前，道：“你们这帮人，也跟我走一趟吧？”

“我？”郭业一愣，雷书瑶的底子不大干净，即便她真的衙役抓了，那说不定是罪有应得。他还真没打算多管闲事。

但是自己这些人可就不同了，那身世是清白得不能再清白了。他微微皱眉，道：“你凭什么抓我？”

“就凭你和雷书瑶是一伙的，我不抓你抓谁？”

“这样啊……”郭业解释道：“您误会了，其实我和她只是认识而已，并没有深交。她犯了什么案子，我是一点都不清楚。”

“哦？是吗？没什么深交，就请你吃十贯钱的席面？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

“这个……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我偶然间救过她的性命，这是她想报恩，才请我们这么贵的席面。”

“你早说有救命之恩不就完了吗？”

“这么说，我们是没事了？”

“哪呀。”公孙术嘿嘿一笑，道：“这就说明，你真的牵扯到那件案子里了。小子，跟我走一趟吧！”

米吉道：“那我们要是不肯跟你走呢？”

“那可由不得你们。”公孙术一指窗外，道：“你往外面看，我劝你们还是不要做无谓的抵抗。”

“啊？”米吉打开窗户往外看去，但见这做酒楼已经被百十名衙役重重包



围。

他冷笑道：“就凭这一百来号软脚虾，你就想留下我们？”

“你们身手不错，我是知道的。但是，那又如何？现在突围，真的把朝廷的衙役打伤了，你们就不怕府兵的追捕？另外我再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

公孙术顿了一下，得意地说道：“你们的马匹已经被牵走了。光凭自己的两条腿，难道能跑得赢四条腿？”

米吉道：“准备的够周全的！但是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怎么不知道？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大侠，玉面小白龙郭小宝嘛。”公孙术把脸一板，道：“告诉你，别拿江湖上那一套东西吓唬人。什么武林大豪，在本官面前，跟平民百姓一样！”

郭业听了这话，不由得心中一动。自己杜撰的这个名号，有谁知道？

貌似到了现在，也就是自己的手下，还有雷氏姐弟，以及昨晚被赶走的那帮人了。

这个公孙术是从哪知道的？

自己的手下没机会说，雷氏姐弟不认识他，那告诉他的，只能是那帮来历不明的壮汉！

丫丫个呸的，看来公孙术要找自己的麻烦，不是什么秉公办案，而是受了那帮人的请托呀。

亏自己原来还自夸朝廷政治清明，没想到，转眼间就被人打脸！

郭业心中暗念道，本来我不想节外生枝，但是你们主动挑衅。那说不得，也只能让你们知道天高地厚了。我倒要看看，小小的零泉县，会腐败到何种地步！

想到这里，他满脸堆笑，道：“公孙班头，咱可不敢在您老面前耍威风。不就是要我们去衙门里打官司吗？我等乃是安善的良民，当然要尽力配合。只是这个刑具……”

“刑具？要不要上刑具，那就要看你的心诚不诚了。”

“心诚！绝对心诚！”郭业从袖兜里面一伸手，拿出了一张钱票，道：“这是一百贯的长乐坊大钱庄钱票，您看……”

公孙术劈手就夺了过去，道：“这还差不多。不用带刑具了，这就跟我走吧。”

“多谢！多谢！”

也不知是自己这边的钱票有了效果，还是另一头使了大力，一到衙们，县令就升堂问案。

“带人犯！”

“威~~武！”

在衙役的吆喝声中，郭业等人被带到了二堂。

这个案子的重点不在于郭业而在于雷氏姐弟，县令一拍惊堂木，高声道：“雷书瑶，你可知罪！”

“民女不知。”

“不知道？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

“委实不知。”

“哼哼，雷小娘子，我劝你还是从实招了的好。现在招了，还可免受皮肉

之苦。招得晚了，哪怕我不打你，把你往女牢里一送，你的后半辈子就算是毁了。”

雷书瑶的脸微微变色，道：“不是奴家不想招供，实在是不知道招什么好。要不……您提醒奴家一下？”

“好，那我就提醒你一下。你跟我们零泉县的大善人薛众是什么关系？”

“薛众？奴家不认识呀！”

“你还敢狡辩！”

县令怒道：“你乃是薛众薛大善人，花五贯钱，买来的孤女！他老人家把你买来后，那是当成亲生女儿在养，要什么给什么，可你又是怎么报答的？竟然偷了他的宝物，与奸夫一起潜逃！”

雷书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冤枉！冤枉呀！奴家根本就不认识什么薛大善人！青天大老爷，您是不是抓错人了？”

“抓错人？那怎么可能？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姓雷名书瑶，今年二十岁？你的弟弟，名叫雷书衡，今年十三岁，对也不对？”

“对倒是对，可是……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我不光知道你们的姐弟的姓名来历，还能找着你们偷来的赃物呢。来人，给我搜！”

有个凶狠的婆子上前来，在雷书瑶的身上乱摸，很快，就搜出来一方小印。

那县令一见此物，顿时眼中异彩连连，道：“哈哈！这不就是薛大善人的家传之宝吗？铁证如山，你还有何说？”

雷书瑶再傻，这会也明白过来了，什么薛大善人，哪个买来的孤女，全是托词。事实的真相，就是这个县令，已经被自己的仇人收买了。

她怒道：“此乃我僚人的圣物，竹王印，根本就不是什么薛大善人的传家之宝！狗官，你分明是吃了别人的贿赂，陷害我们姐弟二人！”

“大胆！你竟然敢咆哮公堂，对本官出言不逊。来人！”

“有！”

“给我把她掌嘴二十！”

“是！”

郭业这时候可看不下去了，他眉头一皱，道：“慢！”

“怎么？郭小宝你有什么话说？莫非是不忍心自己的姘头受苦，准备招供了么？没问题，有你的口供也是一样。说罢。”

“姘头？什么姘头？”

“你就别装傻了，你和雷书瑶勾搭成奸，合谋盗窃薛大善人的宝物证据确凿，想抵赖可抵赖不了。当然了，雷书瑶乃是主谋，你只是个从犯。若是表明了足够的悔意……本官也未必不能网开一面。”

郭业冷笑道：“你是想索贿？”

“什么索贿？说的那么难听。姓郭的，看来你还是不明白自己的处境呀，来人，给我把此人拉下去，重责二十大板！”

郭业道：“且慢！我说县尊，问案的时候，打人是您的权力。不过……打人之前，您是不是先把来人的姓名搞清楚为好？”

“你不是叫郭小宝吗？”

“郭小宝那只是我的小名，我还有个大名呢！”

“大名？什么大名？”

“秦王郭业！”

## 第2000章秦王？不好使！

县令的脸色骤变，道：“你……你……说什么！”

“吾乃大唐秦王郭业郭子仪！”

“你……你有什么凭据？”

米吉从怀里掏出了一张文书，递到了他的面前，道：“瞎了你的狗眼，给我看仔细了。”

郭业坐船倾覆，落入大海，当然没有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印信。不过，他在莱州港遇到了张文干，身份问题也就不成问题了。

别小瞧了这位张文干，此人虽然名声不显，论级别也算是大唐数得着的高官了。

在郭业临行之前。张文干出了一份公文，证明了他的身份，要求沿途的馆驿以礼接待。

郭业本身有钱，又嫌朝廷的馆驿人多眼杂，这份文书基本上就是备而不用。没想到，竟然在今天派上了用场。

其实，在郭业报上名号的时候，县令已经信了七八成了。秦王郭业大难不死，从莱州港登陆的消息早已轰传天下，他岂能不知？算算路程，这几日正好应该到了零泉县。

待见到了这个公文，对于郭业的身份就更是信了个十足十。

不过相信归相信，今日之事又该如何收场？

他心中暗想，倒霉！真特么的倒霉！本来以为挺简单的一件小事，怎么把路过的秦王给牵扯进来了？

最关键的是，刚才一时不慎，这活干的忒糙了一点，就算瞎子也能看得出来，我有着枉法的心思？

这可咋办？难道就这样认栽？

不成！绝对不成！就这么认输的话，最少也得丢官罢职。我好不容易凭借贿赂才得了这么一个零泉县令的职位，本钱还没收回来呢，怎能轻言放弃？

秦王？秦王怎么了？朝堂上现在谁不知道秦王地位尴尬？他没有任何其他的职司，只是地位尊崇罢了，真较起真来，他既非吏部官员，又非巡茶御史，可管不到我。

再说了，我虽然问案的手段太过粗暴，但是薛大善人伪造的证据可称天衣无缝！

如果我硬抗的话，别说是有名无权的秦王了，哪怕是之前权倾天下的秦国公，也拿我无可奈何吧？

仔细想想，我的赢面还真不小！而且，我赢了之后，可不是保住官职那么简单。

以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硬抗秦王，而且战而胜之！那我的名声岂不是马上就要轰传天下？

不畏权贵零泉县，刚直不阿叶慕风！好，实在是太好了！说不定我还能借着这个名号，飞黄腾达呢！

败了，不过是丢官罢职；胜了就可以一飞冲天。

这个买卖干得过！

想到这里，那县令紧走几步来到了郭业的面前，大礼参拜道：“下官零泉县县令叶慕风，参见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郭业面色阴沉似水，道：“起来吧。”

“谢千岁。”

叶慕风站起身来，吩咐人给郭业搬来了一张胡凳，然后也不归坐，就在郭业的身旁站定。

他弯下腰来，小心翼翼地說道：“秦王千岁，刚才这个案子，本官一时不察，险些铸成大错，您大人有大量，万望原谅则个。”

郭业怒道：“一时不察？叶慕风，休要避重就轻，我看你分明是贪赃枉法！”

“秦王千岁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叶慕风满脸委屈之色，道：“我承认，刚才断案之时，把您当成了那雷书瑶的奸夫，的确是我的过错。但是，那只是下官能力不足，可扯不上什么贪赃枉法。”

郭业冷笑道：“我的事暂且不提。那竹王印分明是雷书瑶之物，你没细看，就说是什麼薛大善人的。这不是徇私枉法是什麼？”

“您别听那姓雷的胡说。这哪是竹王印呀，分明是薛众大人的祖传之宝，名曰三节竹印。下官与薛大善人熟识，他曾把此物拿给本官玩赏。所以，我不需细看便知真伪，这可跟徇私枉法不搭界。”

“果真如此？你把那个铜印拿给本王。”

“是。”

郭业拿过来一看，上面并没有写任何字号，只是光秃秃地画了一根三节的竹子，要说名字的话，叫“三节竹印”似乎比“竹王印”更加合适。

他微微皱眉，道：“雷小娘子，你说这是竹王印，叶县令却叫它三节竹印。本王也不知孰是孰非。你可知此物的来历？”

雷书瑶眼中异彩连连，道：“您果真是秦王千岁？”

“当然。不过，你不要认为与本王有些渊源，我就会徇私枉法关照于你。我问你什麼，你如实回答就好，本王一定会秉公断案。”

“只要秦王能够一碗水端平，小女子就心满意足了。这竹王印的来历倒也简单，此乃僚人始祖竹王的大印。我雷家世代守护，传至今日已有千年。”

“既然是竹王的大印，为何上面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根三节的竹子？”

“传闻竹王的母亲在河中洗澡，偶然间一根三节巨竹到了她的两腿之间。她听到竹子里有婴儿的哭声，就把巨竹带回了家中剖开，得到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竹王。”

“所以，竹王就以三节竹为祖，刻了这竹王印。”

“正是。”

郭业又对叶慕风道：“叶县令，你说此印乃是三节竹印，可知它的来历？”

“三节竹印的来历我当然知道，薛大善人有一代先祖最爱画竹，某日画了一副三节竹的画，非常满意，就以此画为基，刻了这方铜印，传至今日，也有一千多年了。”

从内心来讲，郭业当然是相信雷书瑶的话，但是人家叶慕风的话，也不是全无理。他只得道：“空口无凭，你们二人可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的话？”

雷书瑶摇了摇头，道：“您到眉州、邛州、雅州等地，问任何一个僚人，他们皆可证明奴家此言非虚。但现在要奴家拿出证据，奴家却是拿不出来。”

“叶县令你呢？”

“本县当然没有问题，知道此物乃是叶大善人家传之宝的人多了去了，您要证据，我可以随时找出十七八个人证来。怎么样？要不要下官现在去找人？”

“呃……这却是不忙！”郭业道：“先不说这方铜印的事儿，咱们还是谈谈雷书瑶吧。”

叶慕风笃定地说道：“雷书瑶乃是薛大善人买的婢女，同样证据确凿。”

“这也有凭证？”

“那是自然。”叶慕风从几案上拿了一张文契出来，道：“秦国公请看，此乃当时买卖奴婢签的文契。”

郭业仔细观瞧，这份文契写的倒是颇为正规，事由，买卖双方，保人，见证人应有尽有。

唯有摁手印的地方有些模糊不清，不过以那年头的技术水平来说，这只能算是有些瑕疵，要凭借这个理由把整个文契推翻，就有些牵强了。

叶慕风道：“这上面的保人以及见证人尽皆见在，秦王千岁有疑虑的话，随时可以招来县衙作证。”

“这……这倒也不必。”人家叶慕风敢说，那肯定是有底气的，郭业当然不会自找没趣。

叶慕风微微一笑，道：“既然您没有什么疑虑的话，那是不是就说明，此案本官乃是秉公断案，并无任何徇私枉法之举？”

“呃……暂时确无证据证明叶县令徇私枉法。”

“既然如此，还请秦国公在一旁做好，且看本官如何断案！”

说完了这句话，叶慕风回到主位，把惊堂木一拍，嘿嘿冷笑道：“雷书瑶，我看今天还有谁能护得住你！事到如今，你还是从实招来。要是不老实的话，可就难免要受皮肉之苦。”

雷书瑶看向郭业道：“秦王千岁，奴家真的是冤枉的，真的不认识什么薛大善人呀！”

事到如今，郭业也没什么好办法，他无奈地说道：“可是人家证据确凿，你却毫无凭证，你让本王如何为你说话？”

“这……”雷书瑶一咬牙，道：“奴家愿意与那薛大善人当面对质！”

## 第2001章原来是你

对于雷书瑶的这个要求，郭业却是不怎么看好。如果叶慕风所言为真，人家薛众当然不怕对质。

要是叶慕风真的与薛大善人勾结，以当前的证据来看，人家准备的确实周全。即便对质的话又能如何？

当然了，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雷书瑶挨打，那也不是他的风格！说句比较粗鲁的话，叶慕风明着打的是雷书瑶的屁股，暗中打得却是他秦王的脸面！

他沉声道：“叶县令。”

“下官在。”

“此案虽然看起来证据确凿，不过本王总觉得不大对劲。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建议。”

“秦王千岁有话请讲。”

“此案不如暂时搁置，过上个十天半个月的，把证据弄得扎实些，再行审问。”

“秦王千岁，您确认想那么干？”叶慕风道：“您久居高位，不知下面的情弊。这女牢之内，腌臢无比，只要往女牢里面一送，此女的名节可就全就毁了！”

“那不如把她暂且交给本王……”

叶慕风把脸一板，道：“这却是与规矩不合，本官不敢徇私枉法！”

“你……”郭业被顶了个烧鸡大窝脖，冷然道：“如果我命令你呢？”

“我劝您还是不要下这个命令为好。”

“为何？”

叶慕风面带讥讽之色，道：“因为您根本就没这个权力。别说是您了，哪怕是太子殿下，也不能直接干预本官审案。”

“好！好！好！算你狠！”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不谈律法，咱们谈谈人情。给我一个面子，暂时让我把此女带走。本王以后定有厚报。”

“不好意思，您的面子没有想象中那么有用。”叶慕风傲然道：“本官秉公执法，谁的面子都不给。”

“好一个铁面无私叶县令！”

“承蒙夸奖。”

叶慕风对答如流，一点面子都不给，郭业还真没啥好办法了。要是在别的地方，他还可以使些盘外招。但是，在大唐内地，他就没辙了。

当然，最关键的是，雷书瑶是一个女子，是一个有着倾城之色的女子。

要是男的，那还好说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叶慕风胆子再大，总不敢在他的关注下，把人杀了。

只要人不死，郭业腾出手来，总是可以翻盘的。开玩笑，亲王还对付不了县令，那大伙辛辛苦苦往上爬还有什么意义？

但雷书瑶乃是一绝色女子，这事就不好办了。只要今天不能把人带走。就算郭业输了。

牢房之内，潜规则太多。一入女牢，雷书瑶就会生不如死，受尽凌辱。以后再给她申冤，又有什么意义？

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

郭业一时间无计可施，唯有施展拖字诀，他说道：“好，本王不求叶县令寻私，只望您秉公审案。现在的情况是，雷书瑶要求与薛众当面对质，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不过分，当然是不过分！”叶慕风道：“不过……对质完成之后，本官就要宣布此案的结果，还望您自重身份，不要……胡搅……啊，横加阻拦为好。”

“如果你公平断案，本王当然无话可说。”

“好，张三德！”

“属下在！”

“你带着几名捕快，去请薛大善人。”

“是！”

“慢！”郭业阻拦道：“薛县令，为了避嫌，只派张三德这几个人不好吧？”

“您的意思是……”

“米吉，你带着几个兄弟，跟他们一块去。若是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以给贼人通风报信治罪，格杀勿论！”

“喏！”

叶慕风道：“秦王，你这是摆明了不信任本官？”

“哪里，哪里。我只是以防万一罢了。”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您不信任我就请明说，何必要遮遮掩掩？实话跟您说吧，您不信任我，我又何尝不担心您呢？我有一个提议，不知秦国公敢不敢答应。”

“什么提议？”

“咱们待会儿审案，不在这里了。”

“那在哪里？”

“就在正堂上，邀请本县仕绅与百姓旁听。让天下人看看，到底是本官收了薛大善人的贿赂，还是您这位秦王千岁为美色所迷！”

“这……”听了叶慕风这话，郭业还真有点含糊。关键是，雷书瑶的真实身份，他确实不知道！

虽然看起来叶慕风是在徇私枉法，但是万一自己判断错了呢？就算没判断错，雷书瑶当面对质，赢面也不大呀！

见郭业犹豫，叶慕风得理不饶人，道：“怎么？秦王是怕了？”

“怕？我怎么会怕？”郭业死鸭子嘴硬道：“我是觉得那薛众既然有大善人之称，恐怕平日做了许多收买人心之事。本县仕绅与百姓难免有偏有向……”

“这个理由，能说服您自己吗？”

叶慕风得意地说道：“秦王千岁，您不愿意当众出丑也行，还请就此离去，不再插手这个案子。那样的话，本官还可以网开一面。如若不然，休怪叶某人不给您面子，一定要当众审案了！”

“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只是说明一个事实罢了！”

堂堂秦王总不能被一个小小的县令叫住阵，郭业看向雷书瑶道：“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说不认识薛大善人，到底是真是假？”



佳人正色道：“但有半句虚言，奴家愿意以死谢罪！”

“好。我相信你。”郭业道：“正堂审案就正堂审案，本王奉陪到底！”

话赶话说到这，可以说正中叶慕风的下怀。要么不做，要么做绝。既然已经和秦王撕破脸了，就免不了事后遭到报复。最好的应对，就是今天把事闹大，闹得天下皆知。

那样的话，一来，秦王爱惜羽毛，或许会投鼠忌器。二来，自己丝毫不给秦王面子，刚直不阿，名满天下。说不定会收到某些权贵，甚至是陛下的赏识。

汉有强项令，唐有叶慕风！史书上会不会这么记载呢？叶慕风越想越高兴，脸上不由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至于郭业呢，此刻心中就充满了苦涩。待会雷书瑶与薛大善人的对质，他可是完全不看好！唯一取胜的希望，就是自己能不能发现薛众的破绽了。

可是，人家是有备而来，自己却是仓促应战，能不能成功，自己毫无把握！

难道说，自己的一世英明，就要丧在这小小的零泉县？若是自己真的错了也就罢了，关键是很可能是被贪官玩弄于鼓掌之间，这如何能忍？

不管郭业如何纠结，时间还是一分一秒地过去。终于，有人来报，薛大善人已经到了班房，县内仕绅也已经请到，至于普通的百姓，也在衙门外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

叶慕风站起身来，道：“秦王千岁，请吧！”

“走就走，谁怕谁？”

二人一起来到正堂，叶慕风乃是此案的主审，坐了主位。郭业虽然是秦王，也只能在侧位相陪。

至于下面的官差，左边是零泉县的衙役，右边却是郭业带来的特种部队。

还有请来零泉县的仕绅，坐在了众衙役的身后。

待人们都各就各位了，叶慕风一拍惊堂木，道：“升堂！带人贩，请薛大善人”

“威武！”

房门大开，雷氏姐弟和一个中年男人被带到了大堂。

不用问，这个中年人就是叶慕风所言的薛大善人了。不过，此人虽是原告，行为却异常低调。走路的时候低头看路。站在那里，依旧不肯把头抬起。

郭业越看此人的动作，越觉得可疑，忍不住道：“薛众，你抬起头来！”

“是！”

唰~

四目相对！

二人忍不住惊呼出声，异口同声道：“怎么是你？”

## 第2002章燕雀与鸿鹄

叶慕风察言观色，发现如今的情况很不对头。他轻咳一声，道：“薛大善人，您认识秦王千岁？”

薛众满脸苦笑，道：“认识，怎么能不认识呢？说起来，我们还差点做了亲戚呢。”

叶慕风的官职虽然是贿赂得来，但他本身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地，此人极为聪明，一点就透。

薛大善人说差点做了亲戚，那这里所谓的亲戚，自然指的就是姻亲了。其他的亲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可没有差点一说。

电光火石之间，叶县令就脑补了一系列的恩怨情仇。

郭业未发迹之时，只是一个穷小子。阴差阳错之下，与这薛大善人的妹妹相恋。最后被薛众棒打鸳鸯。

可薛大善人忘了那句话，宁欺白头翁，莫欺少年穷。郭业一怒之下，做了赘婿。依仗妻家的势力，在县城内谋了一个衙役的差事。从那以后，他时来运转平步青云，没用多少年，就坐上了秦王之位。

至于薛大善人呢，听说了郭业发迹的消息之后，怕遭到报复，就把妹妹雪藏起来，一直不让她出嫁，直至今日。

想清了这件事前因后果，叶慕风就更加害怕了。不错，这两家是有过节，但是，事情的关键无非是在一个女人身上。

如果郭业对薛众的妹妹余情未了呢？

只要二人再次相见，干柴烈火……就算他恨极了薛大善人，能把自己的大舅哥怎么样？

最终，人家这二位还是得合好呀！

他们合好了，自己可咋办？无论雷书瑶，还是竹王印，所有的证据都是伪造！郭业能饶得了薛众，还能饶得了自己？

到时候真相大白，恐怕丢官罢职都是轻的，弄不好，自己就得被流配三千里！

想到这里，他也顾不得被人察觉自己和薛众有瓜葛了，道：“薛大善人，还请借一步讲话。”

薛众要摇了摇头，道：“不必，完全没有必要，有什么话，咱们就在这说吧。”

“可是当着这么多人……”

“没关系，到了现在这个地步，当着多少人都无关紧要了。”

“好吧……”叶慕风可怜巴巴地说道：“薛大善人，事到如今，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只是劝您一句话。”

“什么话？”

“举头三尺有神明，做人要厚道。我所作的一切可都是为了您，您可不能做出卖朋友的事情。”

薛众道：“你是说雷书瑶的身世？还有三节竹印的来历？”

“是的。”

扑哧~薛众哑然失笑。

叶慕风被笑得心里边发毛，道“薛大善人，您没事吧？”

“没事！我好得很。”

“那您因何发笑？”

“我笑的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我笑的是，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鸱雏竟未休！”

“你……你怎么骂人？”

“是不是骂你并不重要。”薛众道：“待会你要是知道了事情真相，恐怕也不想追究我骂不骂你了。”

“真相？什么真相？”

“实话跟你说吧，什么雷书瑶、竹王印，都不重要，一点都不重要。不管你是秉公执法也好，是徇私舞弊也罢，对你的命运不会有任何影响。”

叶慕风挠了挠脑袋，道：“怎么你越说，我反而越糊涂了呢！”

“这么说吧，你以为今日之后，最坏的结果会怎么样？”

叶慕风小心翼翼地答道：“得罪了秦王，就算我徇私舞弊的罪过坐实了，按照大唐律法，最严重也不过是流放而已，总不会是死罪吧？”

“嘿嘿，死罪？你想得美！用不了多久，你就得被诛灭九族！”

“怎么会那么严重？！”

“就是有那么严重。”薛众叹了一口气，道：“说来说去，还是我连累了你！你可知道，我的真正身份是什么？”

“你不是薛众薛大善人？”

“实不相瞒，本人姓薛，名群，字众！众只是我的字，薛群才是我的真名实姓。”

“薛群？”叶慕风迟疑道：“难道你是朝廷的钦犯？”

郭业道：“可不是钦犯那么简单，薛群的真实身份是薛延陀人。他以男宠之身，弑君自立，成了薛延陀的可汗。后来，又趁着陛下东征之际，吞了东突厥。然后又南下伐唐，差点坐了天下之主！”

薛延陀？可汗？东征？东突厥？天下之主？

一个个名号出了郭业之口，直把叶慕风砸了个晕头转向！人家薛大善人说得没错呀，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鸱雏竟未休！

自己整天想的是啥？是怎么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好尽快把本钱收回来？

今天好不容易雄起一把，硬抗秦国公，也不过是为了逃脱罪责。

见了郭业和薛大善人认识，还以为有什么儿女情长之事。没想到，人家谈论的都是军国大事！

这二位，都是以江山为盘，苍生为棋的主。自己跟人家比，不就是燕雀和鸿鹄，老鼠和凤凰吗？

牵扯到这么大的局面里，雷书瑶的案子算啥？只要秦王证明自己与薛群沾边，那就全完了。

想到这里，他如同寒冬腊月被人浇了个透心凉，哪还敢有半分与秦王争锋的心思？

叶慕风跪倒在地，道：“秦王千岁，您要相信我，您一定要相信我，我跟薛群真的没什么的。我是官，他是民，完全没有深交呀！”

“你是说，自己被蒙蔽了？”

“的确如此。”

“你起来吧。”

“您相信我了吗？”

郭业微微一笑，道：“我只是秦王，并无断案之责。相信不相信你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朝廷相信不相信你。”

“朝廷？朝廷能相信我吗？”

“这我可说不准。不过，现在有这么多人证，我相信，无论朝中哪位大人来审，也不能颠倒黑白吧？”

“人……人证？”

叶慕风这才想起来，自己为了钳制郭业，把零泉县的仕绅全找来了，大堂外的百姓也有不少。

此时此刻，他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什么叫作茧自缚？什么叫自己挖坑自己跳？自己今天的所作所为就是典范！

如此多的证人，可以证明自己和那薛群眉来眼去的。别说秦王有意报复了，哪怕来人真的偏向自己，自己也是在劫难逃！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好吧，要说我贪赃枉法，意图陷害雷书瑶，夺取竹王印。这我都承认。但我绝对没有半分勾结薛延陀可汗的心思，还望秦王千岁明鉴。”

郭业冷笑道：“这话你还是留着和审案的官员说吧。来人！”

“在！”

“把薛群和叶慕风给我拿下！”

“喏！”

郭业这么做当然不大合规矩。但是现在谁敢和他较真呀？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零泉县的捕快们哪还不知道马上就要大祸临头了？

叶慕风与薛延陀人勾结，这么大的案子，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扛得起来？肯定得有同党呀！

那自己这帮人，是不是最有嫌疑？是不是都要甄别甄别？

与叶县令划清界线，还可能全身而退。但凡有一点含糊的地方，那就得身首异处。

现在为秦王办事，捉拿薛群和叶慕风，岂不是划清界线的最佳时机？

当即，也不用米吉等人动手，众捕快一拥而上，把薛叶二人捆了个结实。不光如此，他们还自告奋勇，要带路去把二人抄家灭族。

郭业挥了挥手，让米吉带队去抓人，又把叶慕风打入大牢之中待朝廷发落。

至于薛群，则被他带到了二堂，单独审问。

## 第2003章狡兔三窟，真相大白

二堂之内，郭业屏退了左右，屋内只能下了他和薛群两个人。

薛群一看这架势，就知道他想干啥了，道：“秦王，你想知道什么？在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我现在最想知道，您这位堂堂的薛延陀可汗，怎么会跑到零泉县当了什么薛大善人呢？”

“这没什么，无非是狡兔三窟而已。”薛群轻叹一声，道：“我弑君自立，设计吞并东突厥，南下与大唐争锋，哪次不是在刀尖上跳舞？怎么可能不给自己留条后路？”

“所以，你就在零泉县安排了一个薛大善人的身份，置办了这么一份家业，准备失败之后，隐姓埋名做一个富家翁？”

“不错，正是。”

郭业微微摇头，道：“不对吧……你若是想隐姓埋名，那就得低调行事。为何又要没事找事，牵扯到雷书瑶的案子里？”

“原因很简单，一个字，就是钱！”

“钱？原来整个薛延陀都是你的，你还会缺钱？”

“原来是原来，现在是现在。”薛群苦笑道：“我算计了别人一辈子，背叛了无数次。最终还是被别人背叛了。”

“此言怎讲？”

“本来我安排的薛大善人这个身份，那就是一个土财主。平时不露面，只是在桑梓间，做一些修桥补路，救济穷困之人的事。可谁想到，所托非人。”

“到底怎么回事？”

“我常年不在此地，那个庄子就交给一个心腹打理。可是他明面上照我的吩咐做事，暗中却与江湖人勾结。打着薛大善人的旗号，利用我给他的势力，坐地分赃，成了一个窝主。”

“这跟雷书瑶的案子有何关系？”

“那当然有关系了。我原本与雷书瑶无冤无仇。只是因为这个窝主的身份，被一伙人委托，拿了人家的钱财，才不得不牵扯到这个案子里面。”

“不对……还是不对……”郭业道：“你的心腹是你的心腹，你是你，不可混为一谈。他做窝主，你不一定要继续做窝主呀？”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关键还是在于钱。我那个心腹，可不是背着我做窝主那么简单。听到我兵败的消息之后，他就把庄内的钱财全部卷走了。为了生存，即便冒险，我也只能继续当窝主了。”

“原来如此。”郭业点了点头，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已经知道了，再无疑问。薛群，你就安心的上路吧！”

说着话，他从腰间摸出来一把匕首，道：“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我替你动手？”

“你……”薛群瞪大了眼睛，道：“你想杀我？你敢杀我？”

郭业道：“按照道理说，应该把你押赴长安城。有了颉利可汗的前车之鉴，你肯定是不死。最终的结果，很可能是被陛下赏一个官职养起来。除了没有自由以外，下半辈子还是能安然度过的。”

“既然知道，你又为何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你就不怕大唐天子震怒，治你

的罪？”

“我当然怕陛下震怒，但我更怕你寿终正寝！”郭业恶狠狠地说道：“薛群，你想过没有，要不是那么多阴差阳错，你怎么会自投罗网，被我捉住？”

“你的意思是……”

“一切的一切，都是薛心莲的在天之灵在引导！她是要我给她报仇！”

闻听此言，薛群反而不害怕了，他苦笑一声，道：“你是想给心莲报仇？”

“正是。”

“那你知道她是怎么死的？”

“当然是被你杀的。”

“这您就错了。事实上，她是自尽的。”

“你说什么？自尽？”郭业道：“薛群，你以为我会被你轻易骗倒？你说自尽就是自尽了，可有什么凭据？”

“证据我当然是没有了，但是您想想，我与心莲乃是亲兄妹，这世上我最亲近的人就是她了。就算她犯了再大的错，我又怎么可能忍心要她的性命？”

“那可不一定，不说别人，就是当今的大唐天子还不是弑兄杀弟……”

“他那是为何皇位，我与心莲可没有什么皇位可争。事实上，要不是我太过信任她，她根本就不可能对我造成任何威胁。既然如此，我又为何一定要杀他？”

“呃……”郭业还真被问住了，想了一下，道：“那她为何要自尽？”

“心莲自尽，是因为她在我二人之间，感到难以自处。给你通风报信，就是背叛了我。不给你报信，又恐怕你身死异国。所以，传了那个消息之后，她就悬梁自尽了。”

“那为何外面又是传言你杀了她？”

“这个传言是我放出来的。”

“你放出来的？为什么？”

薛群道：“您也知道，我以前的名声不怎么好。再出了这档子事，恐怕军心不稳。放出这个大义灭亲的消息，有利于我收薛延陀之心。不过，事实上，心莲的确是自尽的。”

“果真如此？”

薛群双手一摊，道：“您要是不信的话，我也没办法。现在你为刀俎，我为鱼肉。您尽管动手！”

“你……好吧……我信你。”

事到如今，郭业还能怎么办？按照常理推断，薛群所言的可信度极高。

薛心莲和薛群从小相依为命，兄妹情深，为了这件事，薛群一怒之下就杀了亲生妹妹？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只是可能性非常小。

郭业总不能因为这个非常小的可能，就要薛群的命吧？如果他所言为真，郭业杀了他，又怎么对得起薛心莲对自己的一片痴情？

……

……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薛群要做个富家翁，以前的那些骄兵悍将都没带着，即便抄家，也抄不出什么来。

至于说零泉县令叶慕风，就更是倒霉蛋一个，不劳郭业操心。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委托薛群的那伙人，也就是围攻雷书瑶的那帮壮汉，见机得早，逃了个无影无踪。

既然已经亮明了身份，郭业就不能装糊涂了，当即把雷书瑶找来，问道：“你到底是什么来历？”

“启禀秦王千岁，小女子乃是竹王庙的圣女。”

“竹王庙的圣女？”

“我们僚人以竹王为祖先，建了许多竹王庙来祭祀。其中最大的一个竹王庙，由我雷家世代祭祀。男的为圣子，女的为圣女。男的娶亲，女的招赘，所生子女，皆以雷为姓氏。”

“你们雷家只进不出，想必人丁一定很兴旺吧？”

“那却不然。我雷家之所以有这项规定，就是雷氏子嗣一向单薄。即便如此，到了这一代，也只剩下了我们姐弟二人。”

“那追杀你们的人又是什么人？”

“他们是杨盛派来的。”

“杨盛又是谁？”

“杨盛的部族，其实是汉人的一支，因为战乱，流落到西洱河畔。后来，这个部族与我们僚人逐渐通婚，几百年后，也就难分彼此了。到了杨盛这一代，这个部族非常兴旺，就想统一所有的僚人部落。”

郭业道：“所以，他就想要夺取你的竹王印？”

“此印乃是竹王亲制，代表了僚人的王权。杨盛想要凭借此印，证明自己乃是天命所归。他先是利诱，后是威逼，最后变成了强夺。家父家母，都死在了他的手里。无奈之下，我与弟弟远走大唐。”

郭业问道：“照你这么说，道理全在你这一边。那我就奇怪了……到了大唐的地界上，你为何不报官，而要东躲西藏？”

## 第2004章雷书瑶的底牌

雷书瑶不敢惊动官府的理由也很简单，因为杨盛本来就是官府的人。

大唐对于僚人的政策，与后世的某些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普通人，不征税不征徭役。对于那些部落首领，则给以高官厚禄。比如说杨盛，就有一个龙虎将军的头衔。

严格来讲，在大唐的体系里，杨盛是官，雷书瑶是民。

人家的公文早就写好了：僚人有女雷书瑶者，违逆人伦，弑杀父母，畏罪潜逃。特派龙虎将军座下蓝正川等人将其追捕归案，请沿途官府务必予以协助。

有这份公文在手，雷书瑶自然不敢向官府求助。

郭业听到了这里，赶紧把雷书瑶的话打断了，道：“蓝正川既然有文书在手，为何不亮明身份捉拿你，而是求助于薛群栽赃陷害？”

“那是因为，如果可以的话，杨盛也不愿意朝廷得知此事。孰是孰非暂且不管，朝廷总不会希望有人能把所有的僚人部落统一。求助朝廷，后果如何，很难预料。”

郭业道：“我明白了，你们是麻杆打狼两头怕。你怕杨盛拿出公文，杨盛也怕大唐朝廷知道此事之后，节外生枝。”

“是的。所以，每到一地，蓝正川都是收买当地的江湖人追捕我们，尽量不惊动官府。那份公文只能作为最后的杀手锏，备而不用。”

“这么讲还说过去。现在你们姐弟落到了我的手上，对于其他官员，蓝正川还可以把那份公文拿出来赌一把，但是对上我郭业，这份公文就完全不管用了。”

“秦王所言即是。如果是一般官员，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思，还可能把我们姐弟交出来。但以您的身份地位，自然不怕多事。”

说完了这句话，雷书瑶忽然重新跪倒在地，道：“事情的经过您已经知道了，现在奴家求您为我雷家报这血海深仇。只要您答应了，我……我会答应您的一切要求。”

郭业苦笑道：“你先起来。”

“您要是不答应的话，奴家就不起来。”

“呃……那你就跪着吧。”郭业神色一正，道：“莫非你以为，我堂堂的秦王，会受你的胁迫？”

“奴家不敢。”

“不敢就起来说话，少给本王耍这种小心眼。”

雷书瑶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问道：“那奴家求您的事儿……”

郭业叹了口气，道：“难，难！这件事很不好办。”

“不会吧，您可是秦王……”

“秦王又怎么样？别说是我了，恐怕就是陛下，也不会轻言为你报仇。”

“为什么？”

郭业道：“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对于你们僚人，朝廷说白了就是羁縻，只要不闹事就可以了。所有的内部事宜，都是你们自己处理。就算真的出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朝廷也轻易不会插手。”

雷书瑶眼前一亮，道：“轻易不会插手？那还是可能插手了？”



“插手也不是不行，不过，那得是大规模的纷争。至于你家这点事，才牵扯两条人命。朝廷肯定不会插手。”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道：“这样吧，你们姐弟流落江湖总不是个事。我修书一封给杨盛，让他看在我的面子上，不要与你们姐弟为难。至于你父母之事，我就爱莫能助了。”

雷书瑶想了一下，缓缓摇头，道：“不行，就算杨盛明面上碍于您的面子不敢对付我们姐弟，暗中下手他还不该？报一个暴病身亡，难道您还会为我们报仇不成？”

郭业眉头一皱，道：“那你说怎么办？”

“还是请秦国公为奴家报仇。实不相瞒，我父母虽然被杨盛所害，但我们雷家，在僚人之中，还是很有一些潜势力。虽然比不过杨盛，但也不可小视。如果秦王愿意的话，这些势力都可以为您所用。”

“僚人内潜藏的势力？既然潜藏起来，那肯定是见不得光了？”郭业微微摇头，道：“既然雷家已灭，这些潜势力有多少还能为你所用？恐怕谁也说不清楚。”

“除了这些势力以外，我们雷家还有藏起来的钱财，大概有一百万贯。如果秦国公……”

郭业摆了摆手，道：“钱对我根本就不是问题，这个话题再也休提。”

雷书瑶一咬牙，道：“除了钱财和势力，我们雷家还擅长蛊毒之术，在僚人之中，名望很大。如果秦国公能为雷氏报仇，书瑶愿把此术献上。”

听了这话，郭业不由得心中一动。

倒不是说他对所谓的蛊毒之术多么忌惮。事实上，他觉得此事纯属子虚乌有。道理很简单，大唐朝廷的大军里面，可没有什么专门克制蛊术的人。蛊术要真的那么厉害，僚人又何必臣服大唐？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不相信，僚人和普通的大唐官兵信不就行了？自己有了雷书瑶在手，双方的士气我涨彼落，谁输谁赢那还用问吗？

另外，大唐之所以羁縻僚人，不仅不纳税服役，还有财物赐下，并不是犯贱，而是改土归流要花的代价太大。

这地方山高林密，瘴疫横行，久而久之，就有了蛊术的传说。蛊术虽假，瘴疫却是真的。唐军在此气候不服，非战斗减员非常严重。出动大军，很大程度上不是和僚人打，而是和大自然战斗。

现在有了雷书瑶的“破解蛊术”，把瘴疫的影响降到最低，唐军的胜算就更大了。

还有，雷家的残余势力虽然不知道剩下多少，但总归是聊胜于无，有了这些熟悉内情的向导，对唐军又是一大利好。

最后，人心苦不知足。杨盛还是一个部落首领的时候，想着一统僚人。那一统僚人之后呢，会不会惦记大唐的花花江山？

从这几个方面都算下来，帮雷书瑶报仇，似乎对于大唐来说，利大于弊？

郭业想了一下，道：“要帮你报仇，那就得把杨盛所部剿灭，影响太大。即便是朝廷有意，也要徐徐图之。短则两三年，长则五六年，不知你能否等得起？”

雷书瑶道：“事到如今，除了朝廷，奴家又能指望谁呢？只要秦王愿意帮

忙，奴家就心满意足了。”

“那好，你就暂且跟在我的身边。杨盛再狂妄，总不敢打我身边人的主意。待到时机合适，我自然会说动朝廷，发兵西南。这么安排，你同意吗？”

“全凭秦王千岁做主。”

.....

.....

诸事已毕，郭业命人打了一个囚车，把薛群装上，又带上了雷书瑶姐弟，浩浩荡荡直奔长安去也。

带着囚车，就不好再游山玩水了，郭业等人行进的队伍陡然加。贞观十五年四月十二，这支队伍就抵达了长乐坡。

郭业举目望去，但见旌旗招展，号带飘扬。两万大军，盔明甲亮，分作五队，整齐肃立。

队伍的前面，则是两列官员的队伍，大概能有四五百号。

最令郭业吃惊的是，为首一人，四十多岁，鹰钩鼻子，双目如狼，头戴紫金冕冠，身穿金黄色的龙袍，身材高大，不怒自威。

此人正是李二陛下。

郭业心里一凉，暗念道，陛下呀，陛下，您这是把我架在火上烤呀！

## 第2005章烈火烹油

郭业此次东征立的功劳大不大？公平地说，还是非常大的。不说大部分高句丽城池都是他打下来的。单说最后带着两千人阻敌，那就可以说是救了包括李二陛下在内的数万唐军的性命。

更别提郭业断后屡破敌军，火烧平壤城，甚至把渊男建的亲爷爷渊太祚给捉回长安城了。

再加上这次他活捉了薛延陀的可汗，说他立下了盖世之功也不为过。

但是，立下了这么大的功劳，就值得皇帝郊迎？

那还真不一定。

要知道，现如今大唐威加四海，无论高句丽和薛延陀，和大唐比起来，都不能算是同等档次的对手。

把他们打败了，功劳是很大，但要说值得天子郊迎……恐怕大部分人不会这么认为。

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唐起兵之初，曾经臣事突厥，李二陛下登基之后，还不得不和东突厥有了渭水之盟。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大国，郭业生擒颉利可汗之后，天子郊迎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非但没有郊迎，相反地，还拿私自纳妾这点小罪，给功过相抵了。

虽然这跟郭业当时身份地位不高有关，但从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来，让天子郊迎，是多么地不容易。

上次天子郊迎郭业出使归来，一方面是李二陛下强烈要求，另一方面则是张亮等人推波助澜。

那今天又是什么原因呢？到底有没有什么陷阱？也没人通风报信呀！

事实上，不光是没人告诉郭业此事的内幕，就是天子郊迎的消息，他事前都完全不知道。

朝廷给他的通报，只是尚书仆射李靖代天子迎接，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没想到，到了最后，李靖竟然换成了李二陛下！

郭业紧跑几步，来到李二陛下的面前，跪倒在地，道：“臣郭业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爱卿劳苦功高，快快请起！”李二陛下以手相搀，又继续道：“朕封你为秦王的消息，你已经知道了吧？”

“臣已经知晓，多谢陛下。”

“那好，董顺。”

顺公公道：“奴婢在。”

“赶紧把秦王的冠冕带过来，让秦王换上。”

“遵旨。”

董顺一招手，几个小太监端着漆盘走了过来。郭业一看，从帽子到官靴还是一应俱全。

他迟疑道：“陛下，就在这换？”

李二陛下伸手一指，道：“看见远处的那个帐篷没有，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到那里去更衣吧。”

“是。”

郭业当即换好了秦王的冠冕，再次来到了众人的面前，李二陛下挽住他的手，面对几百高官与士兵，道：“开始吧。”

董顺公鸭般的嗓子响起，道：“行礼，见过陛下与秦王。”

“臣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呼啦啦，众人跪了一地。

霎那间，偌大的长乐坡上，两万余人匍匐在地，唯有两个人站着。这两个人，一个是李二陛下，另外一个就是郭业。

此时此刻，郭业的脸也红了，额头上青筋直冒，手心里也见了汗了！

下面跪的都是什么人？

除了一般的军士和高官以外，还有尚书左仆射李靖，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中书令魏征、刑部尚书韦挺……等等。

就在不久以前，自己还和他们平起平坐，怎么到了现在，他们竟然跪到了自己的面前？

这是什么节奏？

郭业虽然不愿意妄自菲薄，但也知道，自己和这些人比起来，功劳不能说一定比他们小，但要说远远超过，那是算不上的。

自己何德何能，位居这帮人之上？

他想要跳开一步，同样跪倒，却被李二陛下紧紧拉住，动弹不得。

李二陛下轻声道：“郭爱卿，你怎么了？别光看着呀，怎么也得让大家起来呀？”

“好……好……请起。”郭业结结巴巴地说道。

李二陛下微微一笑，道：“诸位爱卿平身！”

“谢陛下！”

人们这才站起身来。

然后，又是一段冗长的郊迎程序。想当初郭业代表李二陛下郊迎过戒日女王，后来又被天子亲自郊迎过，对于其中的道道当然是非常清楚的。

没想到的是，就在仪式即将走完的时候，李二陛下又出幺蛾子了。

“来来来，郭爱卿随朕共乘一车！”

“啥？”郭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陛下，这不合适吧？”

“怎么不合适？想当初姜子牙遇周文王，人家文王礼贤下士，亲自为之推车八百步，才有了大周八百年的江山。朕虽然比不得先贤，跟爱卿同乘一车不行吗？”

“周文王给姜子牙推车那是传说……”

“嗯？”李二陛下脸色一朕，道：“莫非秦王恃功而骄，想要抗旨不尊？”

“微臣不敢。”

“不敢就好，给朕坐好了。”

“呃……好吧。”

见李二陛下脸色不善，郭业也只能领命。不过心里边，那可是打上鼓了。

无他，吓的！

如果说之前与李二陛下一起接受群臣叩拜，还可以含糊其辞的话，那共乘一车又怎么解释？

这不是明摆着要和皇上平起平坐吗？

这简直太不合规矩了！就算群臣惧怕皇帝的权势不敢劝谏，难道李二陛下这个千古一帝也不懂？

他既然懂了，又为何如此做？

难道他不明白，这不是让自己享受无上的荣耀，而是要害自己？哪天应了景，今日之事，就是自己意欲谋反的证据！

“起驾！”车声隆隆，大队人马开始前进。

李二陛下这才轻咳一声，道：“郭爱卿。”

“臣在。”

“看你这个样子，是不高兴朕这个安排？”

郭业咬了咬牙，道：“是的。不知陛下因何给陛下微臣如此殊荣？这些荣耀都非人臣所宜。微臣得之，恐怕抄家灭族之祸就在眼前。”

李二陛下摆了摆手，道：“过了过了！你想得太多了，这是不是好事暂且休提，但绝对到不了抄家灭族的地步。朕还有五十多年好活，难道还护不住朕的心腹爱将？”

“即便如此，您也没必要给微臣这么大的荣耀吧？”

“唉，说起来还是朕对不住你。”李二陛下叹了口气，道：“想当初，你落入大海，生死未卜。朕竟然对你的之前的话，不信任起来了，以至于铸成了大错。”

“不信任？”郭业挠了挠脑袋，道：“什么不信任？”

“就是你之前跟朕说过，曾经改动了生死簿，把自己的寿数改成了八十八岁。”

这句话本来就是郭业忽悠李二陛下的，他自己都快忘了，难为李二陛下还记得那么清楚。他的脸微微一红，道：“啊，是呀，是有这么回事，然后呢？”

“然后，当你不幸落入大海中后，朕竟然对你这话产生了怀疑。”

“怀疑就怀疑吧，跟微臣目前的这些非分的荣耀，又有何关系？”

“那简直太有关系了。大海茫茫，人力岂能胜天？郭爱卿遇难，朕虽贵为天子，却丝毫帮不上忙。冥思苦想，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

“可是向上天祷告？”

“祷告有用的话，观音婢也就不会撒手人寰了。朕想的办法是冲喜！”

“冲……冲喜？”

“对呀。想当初，你兵败之后生死未卜，朕封了你一个平阳郡公，结果刚封完你就活蹦乱跳得回来了。这次，朕就赌一把大的，封你一个秦王。这样，你就算不能马上回来，至少也能逃脱性命吧？”

“敢情微臣这个秦王是这么来的。”郭业道：“陛下您真是有些病急乱投医了，不过您对微臣的这份恩德，微臣没齿难忘！”

李二陛下轻叹一声，道：“你别急着谢朕，直到你平安无事的消息传来，朕才知道自己做了一件天大的错事！”

## 第2006章言之不预

李二陛下顿了一下，又继续道：“想当初，朕曾经答应过你，不会动你的兵权。可是这次……为了换取群臣支持你坐上秦王之位，已经把你的兵权夺了个干干净净。”

郭业对此当然是不满意，可事到如今，他又能说什么？只得道：“不管怎么说，微臣能回来，就是万幸。至于兵权，没了也就没了，微臣绝无怨言。”

“唉，最关键的是，不仅仅是兵权！”李二陛下道：“你可知这次朕为何要给你这么大的荣耀？”

“为何？”

“就在昨日，早朝之上，以房玄龄为首，群臣一起进谏，异姓封王，从来没什么好下场。为了保全功臣，以后秦王不应再参与朝政。朝堂之上，众口一词，就是朕也无回天，最后不得不答应了他们。”

郭业听到这里算是全明白了，道：“所以，微臣是用后半生换了这片刻的荣耀？”

“你也可以这么想。”李二陛下一咬牙，道：“当时朕一赌气，就提出要求众人叩拜秦王，感谢你的不世之功，结果他们竟然答应了！”

郭业无奈地说道：“如此也好，那微臣就提前致仕，做一个富贵贤人好了。”

“呃……郭爱卿不必心灰意冷。你先在家休息几年，等这股风头过去，朕再启用你？”

“那微臣的这个身份？”

“这个身份怎么了？异姓王的身份的确敏感，但也不是完全没有解决的办法。再过上个三五年的，朕找你个错处，重新把你降成秦国公不就行了吗？”

“那您不如现在就抓微臣的错处？”

“那可不成。一来，这么升升降降的，朝廷的脸面何在？二来，就算你马上被降为国公，短时间内朝臣们也不会允许你掌握权力。那又是何苦来哉？”

郭业苦笑道：“看来臣只能做几年闲散王爷了。”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道：“微臣还有一事不明，想要请教陛下。”

“你说。”

“微臣在迎接的队伍中见到了刑部尚书韦挺，这又是何故？”

“这件事可就不好说了。咱们撤退之前，韦挺的粮食的确没有供应上，耽搁了时间。不过，事后朕派人一查，都是事出有因。要说他包藏祸心，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即便朕心里边怀疑，又能奈他何？”

“就算不惩罚他，把他调离刑部尚书之位总可以吧？”

“调到哪去？群臣的眼光都是雪亮的，要是调的位置不如刑部尚书，肯定会说朕对齐王有了猜疑，反而对朝中局势不利。”

郭业道：“对了，还有齐王。当时，他就没在长安搞什么小动作？”

“唉，说来也是他的造化。薛延陀造反，京中人心惶惶，房玄龄请了太子的旨意，当即派了五百御林军保护齐王。他就是有什么鬼主意，也无法施展。”

“这……这只能说是国家之幸了。”

李二陛下道：“事后朕又想了下，天有不测风云，朕现在唯一的成年的儿子就是齐王了。万一太子有什么不测，这江山还是得给他。所以，有些事情，还真是不宜深究。”

不知李二陛下受了什么刺激，弑兄杀弟的他竟然心软了。疏不间亲，郭业总不能劝父亲对亲儿子动手吧？他只得道：“陛下仁德，想必齐王就算有反意，最终也会幡然悔悟。”

“希望如此吧。好了，不说他了，从明天开始，你就不能再参与朝政了，还有什么未了之事，现在就提出来吧。朕尽力为你安排。”

郭业想了一下，道：“主要有两件事，其一，此次东征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咱们漏算了扶桑。微臣想请陛下吸取教训，先灭扶桑和百济，然后再对高句丽动兵。”

李二陛下意味深长地一笑，道：“你这个要求就有点假公济私了。是不是为了卫国公的义女鱼暖暖？你在扶馀国那点事，朕可是打探了个清清楚楚。”

“这怎么能算假公济私呢？”郭业惫懒地说道：“充其量算是公私两便。灭掉扶桑对大唐和扶馀国都是好事。”

李二陛下道：“说得也是，好吧，朕答应你。大唐的水师几乎全灭，重建起来，怎么也要三五年的时间。到了那时候，你已经被起复了，就以你为帅，替朕灭掉扶桑。”

“多谢陛下。”

“第二件事又是什么？”

“第二件事僚人有关……”郭业简短截说，把雷书瑶的事情说了一遍。

李二陛下听完了眉头一皱，道：“兹事体大，朕不能轻易答应你。还是要与重臣相商。”

“理应如此。”

“这样吧，今天回宫之后，朕当即着急重臣，商议此事，你也参加。”

“遵旨！”

李二陛下说话算话，到了城内，吩咐其他人等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一千重臣则被他招进了望北阁。

这些重臣有，尚书左仆射李靖，尚书右仆射房玄龄，中书令魏征、刑部尚书韦挺、吏部尚书孔颖达、户部尚书段志玄，兵部尚书尉迟恭宗正寺卿兼工部尚书李道宗，以及新鲜出炉的礼部尚书许敬宗。

另外，就是地位尊崇又毫无实权的秦王郭业了。

先是由郭业把雷书瑶的事情又复述了一遍，李二陛下道：“僚人一直叛服不定，现在又出了个杨盛，野心勃勃，不是个省油的灯，来日恐怕为中国大患。不知众爱卿何以教我？”

房玄龄道：“微臣以为，一动不如一静。现如今僚人所聚集的眉邛雅三州，正在为我大唐水师造船。此事关系到再次征东的成败与否，此时不宜节外生枝。”

郭业道：“我大唐三百州，一千五百县，为何单单选了这三州造船？”

房玄龄道：“我大唐虽然州府甚多，但是要造征高句丽的大船，就离不开长江和大海，这么算起来，合适的州府就只剩下二三十个了。”

李二陛下道：“选这三州造船，是朕的主意。为了征高句丽，其他的州府承担了不少徭役和军费。唯独这三州没有受到波及。所以，此次朕就决定让

这三州造船。”

“原来是这样。不过微臣以为，既然这三州负责造船，那更加不容有失，若是杨盛一反，这些船不就白造了吗？”

“诶！秦国公太杞人忧天了。”

李道宗说道：“杨盛有没有统一僚人的心思我不知道，但是即便他真有个心思，等他真把僚人统一了，怎么也得过上几年。到了那时候，即便杨盛作乱又能如何？我们大唐还怕了他？”

这次就连尉迟敬德也不站在郭业这一边，他说道：“僚人一向是叛服不定，有没有杨盛都一样。不过，僚人的战斗力一向不怎么样，他们真敢作乱，派兵剿灭了就是，不用急于一时。”

魏征咳嗽了两声，道：“秦王只是听了雷书瑶的一面之词，谁知道那女子所言是真是假？就是她刻意诬陷杨盛也未可知。光凭这么一点证据就要对僚人动手，恐怕道理不在咱们这一边。”

郭业道：“难道咱们就眼睁睁地看着杨盛为非作歹？”

李二陛下苦笑道：“这个……僚人跟朝廷的关系你又不是不知道……”

韦挺道：“秦国公这么着急为雷书瑶办事，是不是她许了您什么？”

李道宗道：“还能许什么？秦王好色，天下闻名。肯定是雷书瑶把女儿家的身子许了他呗？秦王，依我之见，您可得差不多点，国家大事和儿女私情，还是分开为好。”

……

人们众口一词，不但不支持郭业的要求，还夹杂着冷嘲热讽。

虽然这些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不过郭业隐隐感觉到，这些人是不希望自己继续插手朝政，即便自己今天说的是其他的事情，也会被他们否决。

郭业一时间颇有些心灰意冷，他说道：“既然大家都不同意，那我也不强求。日后杨盛起兵，弄得三州糜烂，可不要怪郭某人言之不预！”



## 第2007章十堂会审

郭业这么说，当然是有点根据的。他隐隐记得，历史上，在李二陛下征伐高句丽失败以后，由于命令造船，在四川曾经发生过规模不小的农民起义。

虽然现在历史已经被他改得面目全非，但是四川的官场，可没多大的改变。起义这种事情，一向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几年内会不会如爆发农民起义，那还真不好说。

四川糜烂，杨盛这种野心家岂不会抓住这个大好机会，乘势而起？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还真够大唐喝一壶的。

所以，听到了朝廷在三州造船这个消息，他就更加坚定了要找杨盛麻烦的心思。

不过，由于他的身份敏感，反而起了反作用。无论他怎么说，总是有人唱反调。

最终，他气呼呼地说出了“勿谓言之不预也”。

李道宗闻听此言，把嘴一撇，道：“秦王你这是说的哪里话来？莫非你还想诅咒咱们大唐三州糜烂不成？”

“哼，不是诅咒，只是未雨绸缪罢了。”

魏征道：“秦国公你也太高看僚人了，魏某人虽然不知兵，但也知道僚人的战力极差，不过是凭借高山密林对抗官兵。要是真的反叛，旦夕可灭，怎么可能糜烂三州？”

“话可不能那样说……”

“秦王，算了。”李二陛下打断道：“既然朝臣都不支持此事，依朕看，此事就暂且作罢。等朕征完了高句丽，腾出手来，再把僚人改土归流。充其量，僚人只是疥癣之疾罢了，不值得大家伤了和气。”

“遵旨。”

话说到这个份上，郭业也没什么好办法，又说了一会别的事情，就告辞离开了望北阁。

不过，他此时的心情倒是并不怎么坏。相反地，一阵难得的轻松之意涌上了心头！

就算真的四川糜烂又怎么样？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自己不在其位不在其政，还是由他去吧。

从今天开始，自己就算是放了大假了，朝廷的事自有衮衮诸公操心，咱不管了。

这些年反复出使，东征西讨，与老婆孩子聚少离多，对他们多有亏欠，该对他们好好补偿了，就在家好好享受一下天伦之乐吧。

实在无聊的话，还可以东至扶馀国会鱼暖暖，北至契丹见萧丹和苏支，时间允许还以南至天竺，见见老情人拉迦室利。

仔细算算，这一趟跑下来，一两年还真不一定够。

咦，好像有什么不对的样子！

郭业忽然意识到，以后自己的后代，会统治天竺、契丹和奚族，再加上新罗的金胜曼和自己有约，而高句丽、百济和扶桑又早就被纳入了务必要消灭的名单中。

这么算起来，大唐周边的国家，岂不是大部分已经算是自己后代的领土了？自己再努力一把，会不会成为比成吉思汗还要牛逼的男人？

正在他胡思乱想之际，秦王府已经到了。

不过这次，门前并没有任何爆竹声，迎接的家奴院公更是踪迹不见。

孤零零，冷清清，老管家一个人站在门口，分外凄凉。

郭业心里一动，跳下马来，道：“老管家，您这是怎么了？家里边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孙子善又是去哪了？”

老管家草草施了一个礼，道：“嗨！我说秦王千岁，您就别担心别人了，大家都好着呢。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吧。”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孙子善那家伙走了狗屎运了，您老人家生死未卜。孙子善作为您的亲传弟子，在陛下的眼中地位就非同小可了。陛下赏了他一个五品的宁远将军之职，就在领军卫府衙门任职，每日点卯不敢懈怠。”

领军卫府衙门的权虽重，本身的职级却不高，孙子善的五品官，在里边已经算数得着的人物了，郭业还真替自己这个弟子高兴，道：“孙子善暂且不管，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也都没啥事，关键是您……”

“我？我怎么了？”

“这还用老奴明说吗？您办的那点事，的确是有些……那个过分。您还是自求多福吧？”

“你这老货怎么说话只说一半呢？到底是怎么回事？”

接下来，老管家却不肯再说了，把大门打开，道：“秦国公，请吧！”

让老管家安排米吉等人的住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郭业来到了后宅。

没想到，家里面的丫鬟见到他之后，都是远远行礼，然后就赶紧跑开，简直是如避蛇蝎。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业紧走几步，把一个丫鬟逮了个正着，道：“你跑什么呀？”

“秦王千岁，饶命，饶命呀！”

“放心，我不吃人。”郭业无奈地说道：“我来问你，为什么大家见了我，都是转身就跑？”

“不是我们想跑，是夫人说了，谁给您好脸色，就决饶不了她。”

“夫人？哪个夫人？”

“所有……所有的夫人？”

“还有这事？”郭业疑惑道：“大夫人在哪？”

“夫人们都在花厅等……等着您呢！”

看来这是来者不善呀，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了郭业的心头。待到了花厅之内，果然，人家都准备好了。

但见柴秀秀居中，杨凤怡、善花公主、孙小小、上川妹子、渊若霜居左。芷茹、贞娘居右。另外，右边还有两个人，却是武媚娘和席碧竹。

左五右四中间一，正好十个人，郭业的妻妾算是来齐了。每个人都正襟危坐，俏脸寒霜。看这架势，人家要来个十堂会审。

郭业当即就有些含糊，道：“那什么，虽然我这次出去的时间不短，也不

用这么隆重的迎接吧？都是自己人，不必多礼。对了，凤仪抱着的，就是我那未曾见过的孩子？到底是男是女？来，给我抱抱。”

说着话，他嬉皮笑脸地就要往前凑合，不过杨凤怡眉毛一挑，就把他给吓住了。

杨凤怡道：“夫君大人，妾身以为，在把话说清楚之前，您还是站在原地为好。”

“那也成！也成！”郭业道：“这个地方就挺好，我就站在这了，但不知你们要和为夫要说什么话？”

柴秀秀轻哼一声，道：“圣人云，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夫君，您的所作所为对得起圣人的教诲吗？”

郭业小心翼翼地答道：“夫人指的是约法三章？”

“就是这个。咱们事先可是说好的，以后不准迎娶任何女子进门。您可倒好，出去一趟，就又拐回来一个！这让我们姐妹怎么说你呢？”

一向以温婉著称的贞娘也道：“夫君，你这次实在是太过分了。您知不知道，你出事的消息传来，姐妹们是有多伤心。大家每日里以泪洗面，可结果倒好，您老人家敢情是去沾花惹草了。”

“唉呀，误会，纯属误会！”郭业道：“我带回来的那对姐弟，可跟我没有一分一毫的关系……事情是这样的……”

于是乎，郭业就简单地把雷氏姐弟的来历说了一遍，当然了，雷书瑶提出要以身相许这件事，他是打死都不会说。

没想到的是，众女听完了，尽是一副不信的表情，柴秀秀道：“别编了，就你那见到美女就走不动路的性子，怎么可能对雷书瑶不动心？我们可不信。”

“你怎么能不信呢？为夫现在早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了。冤枉，我简直是比窦娥还冤！”

“窦娥是谁？”

“呃……那不重要，总而言之，我对那雷书瑶绝无半分情意。”

“果真如此？”

“千真万确。”

“好吧，既然这样，那妾身就相信您一次。不过，您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贤妻请讲。”

“雷氏姐弟不能住在咱们秦王府，你要是真觉得他们对国家有用，就在外面给他们租房子吧。”

“没问题，明天我就安排人去办。这下你总该相信为夫了吧？”

柴秀秀点了点头，道：“雷书瑶的事，就暂且相信你了。不过……鱼暖暖的事情，你又怎么解释？”

## 第2008章人走茶凉

“鱼暖暖……鱼暖暖……”

饶是郭业智计百出，此时也是无言以对。无论如何狡辩，事实上，鱼暖暖就是当了自己的外室。这件事正好是违反了约法三章中的第二条——今后不准置任何外室。

柴秀秀眉毛一挑，道：“怎么？没话说了？”

“这个……这个……”郭业苦笑道：“此事的确是我的不是，要打要罚，为此毫无怨言。”

“那好，您可站稳了，姐妹们给我打！”

柴秀秀一声令下，众佳人捋胳膊挽袖子，一拥而上。

郭业把眼睛闭上，就准备挨揍。要知道，他这些妻妾，可不全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尤其是杨凤怡，收拾他就跟玩似的。即便自己有刀枪不入之能，待会这顿打也不是那么好受的。

但是，出乎他预料的是，雨点一般的拳头并没有到来。等他再睁开眼的时候，看到的却是挂满泪珠十副娇颜。

柴秀秀轻抚着他的面庞，道：“你这个坏人，真以为我们舍得打你？”

善花公主抽泣道：“听说你出事以后，姐妹们都不想活了。现在你平安无事，别说娶了个鱼暖暖了，就是瞎了瘸了，只要能活着回来，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杨凤怡道：“姐妹们，咱们不是说好要给他个教训吗？怎么这么容易就把他轻轻放过？”

柴秀秀叹了口气，道：“不然还能怎么样？反正我是下不去手。你想打就自己动手吧，我绝不拦着。”

杨凤怡死鸭子嘴硬道：“我当然下得去手了，只是……只是……在孩子面前打他爹，是不是不大合适？”

“孩子？我抱抱！”郭业赶紧趁机转移话题，把杨凤怡怀里的婴儿接了过来。

那婴儿虽然没有见过郭业，但是父子天性岂是等闲？小家伙也不害怕，伸出手来往郭业的脸上摸去，似乎对他的胡须非常好奇，口中咿咿呀呀个不停。

郭业心中顿时被一股柔情填满，道：“好孩子，真乖，眼睛真大，像他妈妈！”

柴秀秀道：“是个男孩，夫君，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郭业道：“大名倒是不急，先给他起个小名吧。该起个什么名字好呢……”

扑哧～

正在这时，小家伙忽然眉头一皱，放了个响屁，紧跟着有一股臭味传来！

“拉屎了！拉屎了！”小家伙的娘亲们顿时一阵手忙脚乱。

自己的孩子臭味，自己当然不嫌弃，郭业笑道：“好小子，拉个屎都这么惊天动地，有前途！对了……你的小名有了，能放这么臭的屁，以后我就叫你小臭臭了！”

……

有了小臭臭这么一番折腾，花厅之内的气氛骤然一变，既不复之前的剑拔弩张，又没有刚才的悲悲切切，一股无比温馨的气氛荡漾开来。

郭业看气氛好，当即赌咒发誓，以后再也不招惹任何其他的女子，至于鱼暖暖之事则完全是例外中的例外。

柴秀秀等女当然不怎么相信，不过此时也只能姑妄听之。

嫁给这么个花心大萝卜，打又舍不得，骂又不合适，要不然还能怎么办？只能寄希望他经过这一遭，以后能收敛一点了。

又说了一会子闲话，柴秀秀忽然面色一肃，道：“夫君，在您出事的这段日子里，妾身妄自做了一些决定。您知道了，可千万别生气。”

“咱们夫妻一体，你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我怎么会生气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快说。”

“就是长乐坊大钱庄的份子……”

“怎样？”

“妾身拿出一半来，卖给了太子殿下。”

郭业当即神色微微一变，不过马上就缓和了下来，道：“我当是什么呢，不就是些许股份吗？但不知你卖了多少钱？”

“二十万贯！”

“啥？二……二十万贯？”郭业微微咬了咬牙，道：“太子也真是舍得出钱呀！长乐坊大钱庄每年的分红都远远超过二十万贯了，他这吃相也太难看了。”

“不是您想的那样……”

柴秀秀还要解释，正在这时，有一个小丫鬟跑了进来，道：“启禀秦王千岁，太子府长史马周求见！”

“他？”郭业刚听了太子巧取豪夺之事，就听说马周来了，火当时就上来了，站起身来，道：“说曹操曹操到，让他到客厅叙话。”

柴秀秀赶紧把郭业拉住了，道：“马先生可是好人……”

“娘子不必多言，为夫自有分寸。”

……

短短一年没见，马周又瘦了不少。见他这副样子，郭业心里的那股火当时就下去了许多，他拱了拱手，淡淡道：“马兄来了。”

马周赶紧躬身一礼，道：“参见秦王。”

郭业道：“不必多礼了，马兄请坐。”

“谢秦王。”

当即分宾主落座，郭业道：“郭某人刚到家中，马兄就前来探望，这份情谊郭某人记下了。多谢，多谢。”

“呃……愚兄此来，可不光光是探望你那么简单。”说着话，马周从怀里掏出一张文契来，道：“现在此物也该物归原主了。”

“这是何物？”

“长乐坊大钱庄股份的契约。”

郭业故作惊讶道：“此物怎么到了你的手里？”

“弟妹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吧，此事说来话长。”

“那郭某人倒要洗耳恭听了。”

“想当初你的坐船倾覆，生死未卜。朝廷中大部分的人认为你已经死

了。”

郭业冷笑道：“这里面包括不包括太子？”

“实不相瞒，太子也认为你恐怕凶多吉少。”

“所以，他就夺了我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嘿嘿，好太子，真是德行深厚，仁义无双呀。恐怕你马周马元举，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也不小吧？”

马周闻听此言也不生气，只是微微叹了一口气道：“我就知道你误会，所以你一回来，就赶紧上门解释。事实上，太子买了这些份子，不是利欲熏心，而是保护你的产业。”

“哦？那倒要请才高八斗的马兄好好解释了。”

“这些份子太值钱了，如果你还活着，当然没有人敢覬觐。但是你死了，光凭秦王这个名号，可挡不住有人的覬觐。所以，你落水的消息传来，长乐坊大钱庄就麻烦不断。”

“不会吧，虽然我死了，但还有梁百万，还有我的岳父霍国公柴绍。”

“要是般的产业，他们当然能扛得起来。不过，这可是长乐坊大钱庄，富可敌国。只要撕下一块肉来，就几辈子吃用不尽了。梁百万不过是一个富商而已，在有权势的人眼中真不算什么。”

“还有我那岳父呢？”

“他？他早已不问朝政多年，无非是地位尊崇罢了。有名无权，还是不行。”

郭业面含讥讽之色，道：“好！说得好！我死之后，保不住自己的产业。唯有交出一半给太子殿下，才可能平安过关。太子勉为其难得收下，真是太仁义了。诶，我就奇怪了……”

“怎样？”

“按说我和太子有师徒之分，他发一句要保护我产业不就完了？为何一定要吞掉一半才肯出手呢？马兄，您说他多么大公无私，是不是……嘿嘿，说句不好听的，做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呢？”

## 第2009章豁然开朗

马周道：“秦王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太子现在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光凭一句话，可保不住您这份产业。”

郭业脸色骤变，道：“此言怎讲？”

“怎么说呢，实际上，现在陛下已经不太信任太子……”

“此言当真？”

“您现在虽然没有任何职司，但是在长安的旧部甚多，打听点消息毫无困难，我又何必在这个问题上扯谎？”

“那到底是为什么？”郭业眉头一皱，道：“当时陛下从辽东撤兵，曾经怀疑过齐王与高句丽勾结。按说，他应该更信重太子呀，怎么反而对太子起了疑心。”

马周苦笑道：“此事坏就坏在陛下不得不从辽东撤兵上。”

“你的意思是，陛下怀疑与高句丽勾结的是太子？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太子无非是一个孩子罢了，怎么会牵连到这么大的事情里面？”

“倒不是那样说，关键是这次咱们败得太惨了。水师全军覆没不说，陆军被高句丽在各地的残余部队追杀，损失了将近两万人。至于战马和辎重，则近乎全部丢弃。”

郭业道：“十万大军出战，最后只剩下了四万丢盔弃甲的残兵败将，不管怎么说，也算是一场败仗了。”

“谁说不是呢？陛下回军之后，就谣言四起。有人说咱们大唐在辽东战死了近百万人，有人说恐怕大唐要步大隋的后尘二世而亡。有人说陛下因为此事被气病了，恐怕不久于人世……”

郭业摆了摆手打断马周，道：“你跟我说这些，和太子又有何关系？”

“秦王别急，听我把话说完呀。有道是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这些谣言很快就传遍了神州大地。好死不死的是，太子殿下坐镇长安，打了一个大胜仗，把薛延陀的大军打了个全军覆没。”

郭业道：“不对吧，这仗不是卫国公李靖打的吗？太子殿下下一个娃娃，不过是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罢了。”

“仗当然是卫国公打的。不过，百姓无知，哪能想那么多。他们只知道，陛下御驾亲征，被人家给揍回来了。太子坐镇长安，却打了个大胜仗。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那又如何？”

“还如何？这可不得了了！这两条谣言一出，有些利欲熏心之辈可就坐不住了。齐州有个叫段志冲的百姓，上书言事，请皇上把政事全部托付给皇太子。”

“还有这事？”郭业道：“太子这下子可麻烦大了。”

“段志冲名面上说是还政太子，暗含的意思，那不就是让陛下脱龙袍让位吗？一个平民百姓上书言事，他到底是自己利欲熏心，还是受了有心人的挑唆？陛下心里能不犯合计吗？”

“那这事是怎么处理的？”

“太子当即痛哭流涕，指天誓日绝无染指皇位之意。群臣则纷纷上言请诛段志冲。”

“陛下呢？”

“陛下说段志冲身为一个匹夫就想参与皇位的更替。若是朕有罪，就说明他直言敢谏。若是朕没有罪过，就说明他不过是一个狂生罢了。朕难道连这点度量都没有？最后，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郭业深知，此事说是不了了之，但是那根刺已经在李二陛下的心里埋下了。

怪不得他今天和自己共乘一车的时候，说了袒护齐王的话呢。

原来，如今在李二陛下的心目中，这两个儿子都不是什么好鸟！每个人都觊觎着皇位，无非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如今有资格继承他皇位的，就是这么俩货。立嫡，那就得立李治。立长，那就得立李佑。他再不情愿，最后也得在这二位上选择。

所以，最终他只能在这两个人中间取个平衡，不愿意让任何一家独大。

现在看来，李二陛下对韦挺轻轻放过，也就非常容易理解了——把韦挺调开了，李佑拿什么跟太子斗？

郭业又想到，李二陛下今天给自己殊荣，恐怕也不仅仅是和群臣斗气那么简单。

他是深感自己的帝位不稳之余，向天下人宣布：征高句丽之役，朕没有败。不仅没有败，还打了个大胜仗。不信的话，请看秦王郭业的功绩！

火烧平壤城，生擒渊太祚！把敌人的国都烧了，把敌人国君的亲爷爷抓回来了，有这样的败仗吗？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另外，太子大胜薛延陀，胜得也不是那么完美。最后还得靠秦王郭业捉住薛群，此战才算完美收关。

而朕如此宠信秦王，说明什么？说明秦王是朕的人，他的功劳，都有朕的一份！这大唐没有朕掌舵还真不行，无论是太子还是齐王，都嫩着呢！

想明白了此事的前因后果，郭业对李治的处境有了清醒地认识，道：“如此看来，太子殿下的处境的确不怎么好。”

“可不是吗？说白了，太子尊贵，完全是因为将来能继承皇位。至于现在，却是没什么实权。他即便是发话保护您的产业，面对这么大的利益，眼瞅着陛下对太子越来越不信任，谁肯听呀。”

郭业道：“所以，他就花钱买了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那样的话，人们再找长乐坊大钱庄的麻烦，就是直接打太子的脸。不管怎么说，太子还是有继承皇位的希望的，没人敢做的太过分。”

“就是这个道理。您也别嫌太子拿出来的钱少，为了修大慈恩寺，太子的家底都被掏空了。这二十万贯，可是好不容易凑出来的呢。如今太子殿下就是想赏点什么，都周转不开。”

说着话，马周又把手里的契约递了过来，道：“这个您收好了。另外，那二十万贯钱，您也得赶紧还回来……”

郭业摇了摇头，道：“算了，算了。既然太子买这些股份的确是为了我好。我郭业又岂是忘恩负义之人？这样吧，钱我也不退了，这份文契，你也拿回去。”

“你的意思是……”

“二十万贯换我一半的股份，交易已经完成，岂有反悔的道理？从今以



后，长乐坊大钱庄就有了四位股东了。我，太子殿下，柴令文和梁二少。”

“这是您的真心话？您一点都不生气？”

“当然是我的心里话了。莫非你以为，以太子的地位，还能胁迫我不成？放心，这些股份是我自愿捐献的。至于太子缺钱，自可到长乐坊大钱庄去，以股份为抵押，借出一笔钱来。”

“那……那多余的话我也不说，就代太子谢谢您了。”

马周明白，这些股份的转让得到郭业的认可，对太子李治来讲，到底有多大的利益！

这可不光光是钱财那么简单！当然了，钱也非常重要，有了这些股份在手，就有了稳定的现金流。太子无论是结交官员，还是打赏手下，都毫不费力。

更重要的是，这些股份的转让，代表了郭业对太子的支持！别看郭业以前有个太子太傅的身份，那是陛下封的，可不代表他自己的意愿。直到现在，他才算正式表明了态度。

虽然说现在郭业只有一个秦王的名号，并无任何职司。但是马周明白，郭业可是简在帝心的主，早晚能官复原职。

退一万步说，郭业无法官复原职了，他在陛下面前总说得上话吧？关键时刻的一句话，就可能决定了太子的命运。

更别提，秦国公郭业的亲朋故旧甚多，他的投效，很可能带动很多人投效太子。

强自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马周问道：“太子殿下现在的情况您也知道了，不说危如累卵吧，也差不了多少。秦王一向足智多谋，不知能否为太子解如今的困局？”

## 第2010章郭业献计，站队成功

郭业颇为玩味地笑道：“怎么？现在不担心我是陛下的私生子了？”

马周道：“陛下封你为秦王，并让群臣叩拜。这在无知百姓的眼里，可能是更加坚定了那个猜想。不过，在明眼人看来，经此以事，即便你是陛下的私生子，也不可能登上皇位了。”

“哦？那是为何？”

“无它，过犹不及尔。如果你真是陛下的私生子，陛下也有心让你继位，那就该徐徐图之，而不是骤然封为秦王。”

“为什么？”

“您又何必明知故问？秦王，嘿嘿，秦王，有此封号，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人放大了看。不做事吧，说你无功。做事吧，稍微有点错处就会被揪出来，无限放大，等不到继位，那名声就臭了大街了。”

“哦！原来如此！”郭业点了点头，道：“马兄，我怎么觉得，你评价秦王这个封号，跟评论太子差不多呢？照你那么说，陛下想让谁继承皇位，还不能封他当太子了？”

“那怎么能一样？你若是私生子，在陛下已有嗣子的情况下，要想继位，就得立功，就得养望。可是太子就不一样了，他的身份毫无问题，完全不用立功，只要不犯错就能继承皇位了。”

郭业微微一笑，道：“马兄，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又何必问我？”

“您的意思是……”

“陛下乃是英主，不仅一统天下还想扫平四夷，为后世子孙永绝后患。他需要的继承者跟本就不需要表现多高的才能，只要有中人之姿能够萧规曹随就行了。相反地，太子殿下要是表现地太过英武……”

“怎样？”

“那恐怕陛下就要睡不着觉了。最近陛下一方面打压太子，另一方面又支持齐王，这个趋势，马兄难道看不出来吗？”

“太子的窘境，我还以为都是段志冲进谏惹的祸。听您这么说，就是没有段志冲的事，陛下也会……”

“若无此事，陛下就不会表现地那么明显。但在他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之前，肯定不会让太子的威望太高的。所以，现在太子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明白了吧？”

“您是说韬光养晦？”

“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太子殿下要稳定位置不需要展现才能，陛下也不愿意他展现才能。他现在只要努力做好一个好儿子就行了，至于笼络臣子，培养部下，太子现在完全没必要做，也不能做。”

马周微微皱眉道：“其实您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有想过。不过，陛下曾经对近臣说起，太子性格懦弱，恐怕继位之后为群臣所欺，希望他之后能有所改进。”

郭业冷笑道：“叶公好龙而已！太子没有威胁之前，他自然希望太子英明神武。不过，等太子真得了群臣之心，陛下的心思也就变了。”

“然而，就算事实真的象您说的那样。太子可以不培养势力，齐王难道就肯放手？齐王要是效法玄武门故事，太子今日所为，岂不是坐以待毙？更何

况……”

“什么？”

“长孙皇后去世之后，陛下最宠爱的妃子，就是齐王殿下下的生身之母阴贵妃了。万一她要是扶了正，太子殿下光凭血脉能压得过齐王？不见得吧。”

历史上长孙皇后死后，李二陛下到底有没有立他人为后？郭业记不清了。不过李治最后当上了皇帝是毫无疑问的。

只是，这个理由可不能用来说服马周。

郭业想了一下，道：“陛下以玄武门之变起家，焉能不防着他的儿子也玩这一招？即便太子想坐建成，陛下也不会想当高祖吧？太上皇哪有当皇帝来得自在？”

“那阴贵妃呢？”

“至于阴贵妃，陛下只是宠爱而已，未必就会扶正。就算扶正，也未必会对太子造成影响。”

郭业微微一笑，继续道：“再说了，阴贵妃都那么大了，陛下再喜欢又能喜欢到哪去？实在不行的话，太子殿下给他进献几个绝色美女，也是一片孝心不是？”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郭业道：“这可是做皇帝，人间最尊贵的位置，哪有什么完全之策？至少在我看来，太子殿下韬光养晦可比搞些小动作明智多了。至于听不听，就看太子殿下了。”

马周一咬牙，道：“既然话说到这了，您就给我个准话。若是哪天陛下龙驭宾天的话……”

没等他说完，郭业就斩钉截铁地说道：“本王定当尽一切力量扶保太子殿下登基！”

“若是……若有矫诏立齐王呢？”

郭业一伸手，把腰间的宝剑抽出来，道：“那得问郭某人这把宝剑答应不答应了！”

……

……

太子府内。

李治的眼中异彩连连，道：“秦王真的是这么说的？”

“千真万确。”

“那就妥了！”李治道：“有了秦王的支持，本王的皇位就是十拿九稳了。咱们就听他老人家的，不置势力，以纯孝侍父王。父王给什么，我就要什么。父王不给，我绝不主动拿。”

“可是……”马周迟疑道：“殿下是不是太信任秦王了？他虽然被陛下封了秦王，但是现在却没有任何职司。万一不能官复原职……咱们不能把宝都押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吧。”

李治神色一肃，道：“马先生，我可以信任你吗？”

“愿为太子殿下效死！”

“好！那本王就给你看一样好东西。”

七扭八转，李治把马周带到了一间密室之内，拿出一份黄绫子的圣旨，道：“马先生请看！”

马周看完了，不由得大喜过望，道：“这下可好了，不仅秦王官复原职毫无问题，就是您的争位之事，也稳操胜算了。”

.....

.....

郭业却不知道李治还有那么一个秘密武器，他之所以那么斩钉截铁地答应，无非为的是提前抱上李治的大粗腿罢了。

要知道，按照历史来看，李二陛下没几年好活了。他的继任者李治可是当了三十多年的皇帝。把这条大粗腿抱好了，那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至于说历史改变了可咋办？

无论怎么说，效忠根正苗红的太子总没错吧？只要继任的不是齐王，郭业的日子总不会差到哪里去。李二陛下也没把建成余党斩尽杀绝呀！

万一真是齐王继位呢？那也没办法。吃饭还可能噎死呢，难不成还不吃饭了？总想着万全之策，这日子也别过了。

总而言之，投靠太子风险小利润高，是郭业现在最明智的选择。

接下来的日子里，郭业过得就非常爽了。晚上与娇妻美妾共效于飞，白天则与子女们享天伦之乐，有时候逗弄郭小臭，有时候教导郭小渣与郭襄读书。

对了，现在不能叫郭小渣了，得叫他的大名郭守敬。这个名字也是郭业起的。他深知，自己也就是中人之姿，要是没有多出一千多年的见识，在大唐就得是一个普通的赘婿。

下一代继承了这副身体的基因，无论是学文还是习武，肯定也不会有啥大出息。

郭小渣如果能继承自己得自现代社会的知识，象历史名人郭守敬一样，做一个大科学家，自己就心满意足了。

就这样，五个月内，郭业足不出户，就是有人来拜访，非特别亲近之人也避而不见，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宅男”。

怎奈，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又出事了。

这一日，郭业正在家中闲坐，忽然老管家跑了进来，神秘神秘地道：“小舅子来啦！”

“您老怎么骂人呢？”

“什么骂人呀？真是您小舅子，就是您那个外室雷书瑶的弟弟.....”

“你是说雷书衡？那可不是我小舅子，别胡说八道！”

“您不用解释，我都懂！”老管家意味深长地说道：“您到底见不见？”

“见，当然要见了。头前带路！”

功夫不大，郭业来到了客厅之中。

雷书衡一见郭业，就跪倒在地，道：“秦王千岁，快去救人！我姐姐被人抓走啦！”

## 第2011章人财两得？

“被抓走？”郭业眉头一皱，道：“你先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雷书衡道：“今天我和姐姐闲着没事去东市逛街。可谁想，遇到了一个浮浪子弟。他一见我姐姐，就惊为天人，追着不放。我姐姐哪能看得上她，当即就婉言拒绝了。可他竟然……竟然……”

“天子脚下，首善之地，他难道还敢强抢民女不成？”

“在东市是没敢，不过等到了人少的地方。那个浮浪子弟又出现了，这次他不是孤身一人，而是带着二三十个家丁，俱都是孔武有力之人。”

“然后呢？”

“他手里拿着一个锦盒，故意往我姐姐身上撞。然后，那个锦盒就落在了地上。把锦盒打开，里面是一个琉璃碗，已经碎成了两半。”

“卧槽！”郭业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道：“他这是要碰瓷！”

“什么是碰瓷？”

“呃……那不重要，你接着往下说。”

“他非说那个琉璃碗是我姐姐撞坏的，让我们赔钱。”

郭业道：“现在琉璃大跌价，一个琉璃碗一贯钱都不到，赔他就是。难道你们这点小钱都拿不出来？”

“哪呀，人家可不是要一贯钱，而是要一千贯！”

“所以，你就和他冲突起来了？”

“没有，我们想光棍不吃眼前亏，不就是一千贯吗？给他就是。我们姐弟有您老做靠山，还怕找不回场子？我们要让他怎么拿去的，再怎么送回来。”

郭业点了点头，道：“这个办法好，你们在长安人生地不熟的，若是吃了眼前亏，就是事后为你们报仇又有什么用？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

“当时我姐姐身上正好有一张一千贯钱的钱票，就拿给他了。可是……”

“怎样？”

“那家伙当即就变卦了，说不是要一千贯，而是一万贯。一万贯就一万贯吧，这对我们姐弟也不算什么。我就说我们身上没带着那么多钱，让他跟我们一块去取。”

“他答应了没有？”

“没有！那小子眼前一亮，说那样太麻烦了，不如先把我姐姐抓去抵账。我什么时候拿钱来赎，再把我姐姐放了。紧接着，他一声令下，众家丁一起上，就把姐姐抓走了。”

郭业道：“这小子明摆着是不讲理呀。他是看上你姐姐了，千方百计要弄到手。”

“我也明白过来了，所以，也没回去拿钱，赶紧跑来给您报信。秦王千岁，您得给我姐姐做主呀！”

“那他说没说 he 叫什么名字，家住何处？”

“说了，他说 he 叫许昂，乃是礼部尚书许敬宗之子。”

“礼部尚书啊……”

郭业微微皱眉。倒不是怕了许敬宗，不过自己的礼部尚书之职，被许敬

宗给顶了。

这要是和他冲突起来，瓜田李下的，会不会被人说自己度量狭小，故意找人家的麻烦？

郭业想了一下，道：“这种小事，就不用我亲自出面了。我这就修书一封给许敬宗，让他赶紧放人。我相信，郭某人这点面子还是有的。”

“那我就谢谢您了。”

刷刷点点，笔走龙蛇，功夫不大，一封信就写好了。郭业把秦英找来，命他和雷书衡一起，前往礼部尚书府要人。

按说这是一件小事，别说许敬宗了，就是皇亲国戚，也不能在长安强抢民女呀。许敬宗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得马上放人。不仅如此，识相的话，他还得登门谢罪。

可没成想，一个多时辰之后，秦英和雷书衡垂头丧气地回来了，道：“秦王千岁，您这封信不好使呀！”

“怎么？难道他不肯放人？”

秦英道：“刚开始那许敬宗对我们倒是挺客气的，待我们讲明了来意并把您的书信呈上之后，他表示并不知情，马上就派人去查，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他马上就会放人。”

“然后呢？”

“后来，他就离开了。可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就换了一副嘴脸。他说一切都是误会，他儿子许昂与雷书瑶一见钟情情投意合，马上就要择日完婚了，至于强抢民女一事，纯属子虚乌有。”

郭业眼一瞪，沉声道：“此言当真？”

“千真万确。”

“我日！”郭业怒道：“老虎不发威，他当我是病猫呀！我只是暂时退隐几年，他许敬宗就不把我放在眼里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来人，点齐兵马，跟我一起去礼部尚书府要人！”

本来是自己占理的事儿，却被被许敬宗折了这么大的面子，郭业的脸上实在是挂不住了。

## 第2012章话不投机

许敬宗嘴里说得不客气，礼数却是非常周到的，或者说是太周到了。

礼部尚书府中门大开，许敬宗带着自己的几个儿子迎出了两条街去。远远看见郭业的队伍过来，当即大礼参拜，道：“许敬宗恭迎秦王。不知秦王前来，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郭业见到许敬宗这副样子，不由得有点傻眼。

这是什么节奏？

就算是迎接皇帝，也不是这么一个迎接法吧？你许敬宗就算有心出迎，到了大门外也就是了，何必迎出来两条街？这个哪国的礼节？

再说了，我来来给你找茬的，又不是前来拜访的。根本就没有派人通知你，他倒是迎接个什么劲呀！

不管怎么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人家都这么客气了，郭业总不能当即就命令手下进府抢人。

事到如今，他也只能是以手相搀，道：“许尚书请起，说起来倒是郭某人来得鲁莽了。”

“秦王实在是太客气了。呃……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秦王入内奉茶。”

“正要叨扰。”

郭业被迎入了客厅之内，他带来的侍卫则在门外侍立。这就是身为秦王的好处了，要是以前的秦国公，怎么也不可能在礼部尚书府内反客为主。

双方分宾主落座，自有俏丫鬟献上了香茶。

许敬宗轻咳一声，道：“秦王您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不知今日前来，有何见教。”

郭业道：“许尚书又有何必明知故问？我刚才不是派人来过了吗？怎奈您老人家因为不给他们面子。无奈之下，郭某人只能亲自走一趟了。”

“您指的是雷书瑶？”

“正是。”

“我当是什么事呢，误会，完全是误会呀！”许敬宗道：“可能是那个叫秦英的没给您解释清楚，其实是这么回事。犬子和雷小娘子一见钟情，已经定下了婚约……”

啪！

郭业猛地一拍几案，打断他的话道：“许尚书，你是把我当傻子吗？是不是一见钟情暂且不谈，哪能这么快就定婚的？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难道光凭你一张嘴，就算是定亲了？你糊弄鬼呢！”

“呃……秦王千岁还请稍安勿躁。”许敬宗不紧不慢地说道：“我承认此事是仓促了一点，不过，此事的确事出有因。”

“什么原因？”

“实不相瞒，犬子确实是对雷小娘子一见钟情，不过雷小娘子呢，刚开始却是没看上犬子。”

“那就是令郎强抢民女喽？”

“当然不是了。事情的真相是，雷小娘子见了老夫，马上就回心转意了。”

郭业冷笑道：“为什么？难不成最适合你许敬宗的职业，不是大唐礼部尚书，而是媒婆？”

“哪里，哪里，秦王说笑了。事实上，雷小娘子愿意嫁给小儿，不是因为犬子多么优秀，而是因为老夫的官位。”

“官位？这跟官位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了。”许敬宗微微一笑，道：“老夫乃是礼部尚书，这礼部尚书职责里面，就有管理藩属这一项。认真算起来，杨盛的顶头上司，可就算是老夫了。”

郭业眉头一皱，道：“你是说，她想让你帮她报仇？”

许敬宗道：“虽不中亦不远矣。秦王，您也别怪人家雷小娘子。上次您在望北阁内提议讨伐杨盛，不是被大家给否了吗？人家眼看着投奔您报仇无望，再转投他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吧？”

郭业心中一动，还真有这个可能！

雷书瑶可不是一个省油的灯，算计了自己好几次。即便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还玩了一出不答应我就不起来的把戏。

更重要的是，她对朝廷内部的运作完全不熟悉。被许敬宗一忽悠，很有可能以为自己完全失势，靠不住了。

想当初，雷书瑶为了报仇，对一个看似颇有势力却并不知道真实身份的自己，都肯以身相许。

现在，靠山已倒，面对大唐礼部尚书的公子，那还有什么犹豫的？真算起来，如果能做正妻的话，那还得是雷书瑶高攀了。

当然了，话有说回来了，可能也只是可能而已。万一人家雷书瑶正盼着自己搭救呢？

再说了，自己气势汹汹地来找许敬宗的麻烦，转眼间就被人顶回去了，也太没面子了。

郭业想了一下，道：“许尚书，就算您说的全是真的，我郭业这个空头王爷没什么用处……”

许敬宗赶紧打断道：“秦王您别误会，老夫绝没那个意思。是书瑶她头发长见识短……”

“不管是雷书瑶以为，还是你以为，总而言之，就算她真的想嫁给令郎。这婚姻大事，总不能如此草率的决定吧？”

“您的意思是……”

“雷书瑶的父母已经被杨盛害死，婚姻大事中的父母之命算是没有了，但是，她也不是没有任何亲人。她弟弟还在呢！总不能她成亲，连亲弟弟的意见都不征求一下吧？”

许敬宗冷笑道：“秦王千岁，原来传说中您对雷小娘子有意，老夫还不相信。现在看来，似乎还真有这回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征求她弟弟的意见？若是她弟弟不同意，难道这场婚姻就此作罢？没有这个道理！”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好，就算不用征求她弟弟的意见。你让雷书瑶出来，亲口对她弟弟把这事讲清楚，这个要求不过分吧？雷书衡哭着求本王为他做主，我总不能听了你的一面之词就一走了之。”



“这……”许敬宗想了一下，道：“不好意思，还是不行。”

“为什么？”

“我许家门风严谨，最忌女子抛头露面。雷小娘子既然与犬子有了婚约，那就不能再与外男接触。”

“胡说八道！”郭业怒道：“再门风严谨，也不能连亲弟弟都不让见吧？更何况，她还没和你儿子成亲呢，按规矩，她还是雷家的人。许尚书这话，也太强词夺理了。”

“那您别管，我许家的规矩就是这样。雷书瑶既然想做许家的儿媳，就得守我许家的规矩。”许敬宗的眼睛一眯缝，道：“秦王千岁，您要是没有别的事，就请回吧。”

许敬宗要是大大方方地让雷书瑶出来，郭业还真没什么好办法。但是现在，他推三阻四的，反而说明心里有鬼了。

郭业胆气一壮，沉声道：“那本王若是执意要让雷书瑶出来呢？”

“哼，我许敬宗虽然官职不高，但也不可轻辱。您要是如此倒行逆施，说不得，我也只能和您斗一斗了！我就不信，这长安成，还没有说理的地方了！”

“哎呦呵，你还倒打一耙了！好，我不和你废话，今天这雷书瑶，我还非见不可了！”

“来人！”

“有！”

“给我把雷书瑶搜出来！”

“喏！”

“慢！”许敬宗阴笑道：“秦王千岁，我劝您一句，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跟我玩硬的，你可讨不了好。”然后，他高声道：“儿郎们，出来吧！”

## 第2013章纷至沓来（1）

郭业从秦国公礼部尚书领军卫府大将军，到现在光秃秃的一个“秦王”，虽然看似只提升了一级，实际上，他的身份地位，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

别的不说，连官场上的玩法都不一样了。

要是以前，他和朝中某位大臣产生了矛盾，那可以利用的手段太对了，比如弹劾，比如以势压人，比如公报私仇等等。但是这些手段再多，也不包括派手下用武力解决。

比如说魏征弹劾了他，他还能带人把魏老头打一顿？要是那样的话，朝廷岂不乱套了？

但是现在，他现在解决矛盾的最好办法，就真的是武力解决！

郭业没有没有任何职司，下什么公文，人家完全可以不理。就算向李二陛下上奏折，都能被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说法给顶回来。

但是，他用武力解决呢？那就没问题了。你不服，老子揍你丫的！

怎么？你要向陛下告状？我还告你以下犯上呢！

还是那个例子。比如说现在郭业和魏征有矛盾了，郭业把魏老头打了一顿。结果会如何？不会如何，最多是各打五十大板。

为啥？人家郭业现在没有任何职司，和你魏征冲突，那就与朝政无关，只能算是私人恩怨。

既然是私人恩怨，就算郭业不占理，魏征你以下犯上也跑不了吧？双方都有错误，那就各打五十大板吧。

当然了，一些恶性的刑事案件，比如说当街杀人，比如说强抢民女，不在其列。不过，一般情况下还是没问题的。

比如今天，许敬宗固然可以扯雷书瑶自愿，可以扯许家的家风。但是郭业呢，被说有雷书衡指证可，就是没有，直接开打也不是不行。

郭业打算得挺好，可惜漏算了一步。自己的八十特种兵固然不含糊，但是许府的家丁那也是吃素的。不仅身材壮硕孔武有力，手里边还拿着兵刃。

许敬宗一声令下，四面的房门大开，两百来号家丁，就把郭业的手下包围了。

这下可好，自己没有武力解决别人。相反地，自己都要被人武力解决了。

许敬宗一个文官，手下怎么有这么多的好手？真实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郭业这下子可为难了，不说八十打两百打不打得赢，真的打赢了又怎么样？能武力解决，可不代表能够杀人。长安城内，天子脚下，万一死上个三五五个的，那麻烦可就大了。

郭业冷笑一声道：“许尚书，没想到啊，您的府内，竟然还藏着这么一队精兵。陛下知道了，一定非常欢喜。”

“秦王千岁，休要血口喷人，这些可不是什么精兵，只是家丁，家丁而已！”

“家丁？这话你哄鬼去吧！这些人一看就是习武之人，在军中都得算难得的高手，竟然给你当家丁？”

郭业这么说是有点底气的。他是秦王，可以拥有合法的私兵。比如当初李二陛下，在当秦王的时候就有天策府诸将。

米吉等人再精锐，只要人数不多，就没人能找郭业的麻烦。但是许敬宗就不一样了，天子脚下，首善之地，许敬宗养这么多武林高手算什么？是不是图谋不轨？

许敬宗微微一笑，道：“这些人的来历非常清白。想当初陛下勒令勋国公张亮的五百义子解散。但是这些人并无什么谋生的手段，无奈之下，他求到了老夫的头上。我就他们做了许府的家丁。”

“如此说来，这些人都是勋国公的义子？”

“不错。”

“那……那……”

许敬宗眼珠一转，叹了一口气道：“那秦书瑶的确是长得不错，但是您也家中娇妻美妾甚多呀。何必为了一个女人和老夫伤了和气？还请您今天让一步，改日老夫再携犬子登门赔罪。”

这就是给郭业一个台阶下了，郭业心中千回百转，难以决定。

又不是两军厮杀，还可以拼一把。一般来说，只要是势均力敌，这种情况下，就打不起来。

但就这么灰溜溜地退走？那也太没面子了？

轰隆！咣当！

正在郭业沉吟之际，忽然间远处传来了一阵巨响！

紧接着，杀声阵阵，脚步声，一队队全副武装的甲士冲了过来。

虽然细算起来，这些甲士人并不多，也就一两百多人。但他们尽皆披着重甲。手持长枪，可就不是那些许敬宗那些无甲的家丁所能对抗得了了。

这些甲士的首领并没有穿甲，他看年纪也就三十左右，人样子也还算不错，只是怎么看怎么别扭，似乎比起一般人，少了那么一股精气神，但要说他生病了吧，也还不像！

许敬宗大怒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带人攻打我的礼部尚书府？难道是想造反吗？”

“造反却是不敢，我找你纯属私人恩怨！”

“私人恩怨？我又不认识你，跟你有什么私人恩怨？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我的身份那可不得了，我的父亲乃是大唐吏部主事孙思！而我本人，则是领军卫府的宁远将军！”

“哼，一个六品官和一个五品官，有什么了不起？再说，我也不认识你们父子俩呀！”

“别着急，我还没说完呢。我的师兄，乃是当今太子！”

“什么乱七八糟的？太子还有师弟？没听说过！”

“当然有了。我乃是秦王郭业的亲传弟子，而他老人家又被封为太子太傅。我和太子不就是师兄弟了吗？”

然后，此人恭谨地对郭业大礼参拜，道：“不知老师危难，弟子来迟一步，万望恕罪！”

郭业当然认识了此人了，这是自己的便宜徒弟孙子善呀，他微微一笑，道：“起来吧！别整天胡说八道，我有什么危难。为师今日前来，是给许大人讲理了。”

然后，他又对许敬宗道：“好叫许尚书得知，这是我那不成材的徒弟，姓

孙名子善！”

许敬宗冷笑一声，道：“孙子善，你一个小小的五品将军，就私调朝廷的兵马，该当何罪？”

“许尚书，这您可冤枉我了。”孙子善惫懒地说道：“这哪是什么私调朝廷兵马？告诉您，这些人我可调不来，他们并不是我的手下。”

“那他们是谁？”

“这些人都是秦王在领军卫府衙门的故旧。今天秦王招摇过市，要找您的麻烦。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我们领军卫府衙门了。大家跟了秦王这么久，怎么也有感情不是？就让我打头，来帮秦王打架了。”

孙子善小小的五品官，私自调兵，那真是有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不过郭业找一百多人帮着打架，那就无伤大雅了。

许道宗闻听此言，也有点含糊，道：“秦王，您究竟想怎么样？”

“我的要求很简单，你把秦书瑶请出来，再和她当面对质。如果她是真心实意嫁给令郎，我郭业扭头就走。相反地，她要是不乐意的话，那我就要把人带走。”

许道宗一咬牙，道：“如果我说不呢？”

“那讲不了说不起，来人！给我打！”

有了这么一堆铁皮罐头，郭业胆气大壮，一声令下，就要和许道宗火拼。

“别！别！不要打，不要打！”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粗豪的声音从院外传来。紧接着，脚步声声，一个黑铁塔一般的汉子分开人群，来到了郭许二人的近前。

此人是谁？正是郭业的结拜兄弟，官封兵部尚书爵封鄂国公的尉迟恭尉迟敬德！

以他的身份，当然是足够给郭业和许敬宗调解了。

尉迟恭看了看郭业，又看了看许敬宗，道：“我说二位，你们这是干什么呢？好家伙，四五百人挤在一个打院子里，我差点就挤不进来了，知道的是你们要打架，不知道的还以为要造反呢！”

郭业道：“尉迟大哥，这可不赖我……”

然后，他就原原本本的，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件事他办得理直气壮，说得毫无添油加醋之处。

尉迟恭听完了，问道：“许尚书，秦王所言，可有虚假之处？”

“那倒是没有。”

“这就妥了！”大老黑来到郭业的近前，低声道：“我说兄弟，你对那雷书瑶真没意思？”

“当然没有。雷书瑶虽然也算绝色，但是比起我家中的妻妾来，就非常一般了。我能看得上她？今日之事，纯属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男女私情无关。”

“那就行了！咱也别管谁是谁非，今天就给老哥哥一个面子，后退一步，别管这事了。当然了，为了这事，咱们少不得要敲许老头一笔竹杠。说吧，要钱还是要什么，都包在老哥哥我的身上。”

郭业脸色微微一变，道：“不会吧……老哥哥，咱俩可是结拜兄弟，你怎么帮着外人说话呢？”

不过，他现在没有任何职司在身，能够动用的资源实在有限，要想奈何礼部尚书，也只能靠秦王府的亲兵。

当即，他带了秦英、空空儿、精精儿，以及米吉的八十特种兵，浩浩荡荡，招摇过市，冲着许府杀来。

于此同时，礼部尚书府内。

许敬宗眉头紧锁，道：“儿呀，这次为了你，为父可是要跟秦王对上。”

许昂道：“父亲大人，怕什么？不就是个空头王爷吗？咱们敬他，他就是秦王。不尊敬他，不过是一个匹夫尔。”

“说得也是。”许敬宗点了点头，道：“咱们大唐和汉时不同，名为亲王，但要是没有任何兼职的话，也就是干拿一份俸禄，论权势，连一个七品小官都比不上。不过……”

“怎样？”

“这郭业可不是一般的空头王爷，他深受陛下信任，我敢打赌，此人早晚是要起复的，要是就这么得罪了他……”

“父亲大人，咱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您还犹豫什么？那雷小娘子可不是一般人，不仅仅有倾国倾城之貌，还有富可敌国之财！”

“她说的那些钱财真能做得准？”

“做得准，绝对做得准！我当时讹她一万贯钱，她是眼睛都不眨一下。后来，她更是提出，要拿二十万贯钱赎身。照我估计呀，她的私房钱，不会少于一百万贯。”

“为了一百万贯，得罪秦王，这个买卖做得过？”

“我说父亲大人，都这时候了，您还装什么清高呀！这可是一百万贯，我就不信您老人家舍得放过？到时候，您要钱，我要人，咱们父子俩，就算是人财两得了。”

许敬宗咬了咬牙，道：“好，好一个人财两得！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父今天也算是豁出去了，就与那郭业斗上一斗。”

正当这时，一个小厮跌跌撞撞地跑进来，道：“祸事了，祸事了！”

“何事惊慌？”

“那秦王郭业，带着一百来号人，个顶个的身高健壮，盔明甲亮，冲着咱们尚书府来了，还指名道姓的说，要找您的麻烦。”

“怕什么？他有亲卫，我有家丁！真要是撕破了脸，还指不定谁揍谁呢。儿呀……”

许昂道：“在！”

“你把咱们的家丁都着召集了，真要动了手，绝不留情。”

“是！”

然后，他又对那小厮道：“传令下去，大开中门，本尚书要亲迎秦王！”

## 第2014章纷至沓来（2）

尉迟恭也颇为不好意思，道：“不是帮着外人，问题是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和那个雷书瑶又没啥关系……”

“手心手背都是肉？您和许敬宗也拜了把子？”

“那哪能呢？我尉迟恭大字不识一箩筐，人家许尚书是读书人，才高八斗。我们俩拜把子干啥？”

“那你们的关系是……”

“实不相瞒，我们俩有亲戚关系，他和我儿子尉迟宝琳是亲家。许尚书的小儿子许景，和我孙女定亲了，只是还没成亲。仔细算起来，你还是许尚书的长辈。”

许敬宗都快五十了，郭业哪敢做他的长辈？一时间，他的脸色无比地难看，道：“原来如此。”

尉迟恭赶紧解释道：“不是说我们是亲戚俺就偏向他，实在是这件事对他非常重要，而对于你来说就无关紧要了。怎么样？能不能给老哥哥我一个面子？”

说实在的，在郭业的心目中，雷书瑶并不算什么好人。

她虽然长得漂亮，但是心性就非常不堪了，利用起男人来，真是吃人不带吐骨头的。

郭业对她有救命之恩，她却恩将仇报。

杨盛再不堪，那也是一方势力的首领。假如郭业不是秦王，而是武林大豪玉面小白龙郭小宝，在零泉县，不死也得被扒层皮。

这个后果，以雷书瑶的头脑，事先不可能没想过。但即便知道这个后果，她还是那么做了。

可见此女非常自私。

当然，话又说回来了，郭业承诺帮她报仇，也不是完全无私，更多的是看重她在僚人中的影响。

说白了，两个人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情谊。

就算不管这件事，让雷书瑶嫁入许府，郭业也没什么实质上的损失。稍微阿Q一点，他甚至可以想象，许昂取了雷书瑶以后，会被这个会玩蛊的女魔头，折磨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但是，没有实际上的损失，声誉上的损失还是有的。

刚开始来的时候，郭业闹得动静太大，秦王找礼部尚书的麻烦，这个消息恐怕要传遍长安城了。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脸上却不大好看。

尉迟恭对自己可不错，到底要不要给他这个面子？或者说，如果不给他这个面子，会不会把大老黑得罪了？

“这……”郭业沉吟不语。

尉迟恭道：“老弟可还有什么为难之处？”

“倒也不是为难。只是有点羞刀难入鞘。这样吧，尉迟大哥，我也不强行抢人。您就让雷书瑶出来露个面，把话讲清楚。只要证明她不是被胁迫的，我郭业扭头就走。”

“要是被胁迫的呢？”

“那……”郭业一咬牙，道：“小弟就要得罪了。强抢民女这种事，我不知

道还好。真在我眼前发生，让我装不知道。不好意思，小弟做不到。”

“好！”尉迟恭丝毫不以为忤，道：“就这么办了。要是许家真的那么没品，我大老黑也没脸帮他们说话了。”

然后，尉迟恭对许敬宗道：“许尚书，我和秦王的话你都听清楚了？这就把那个姓雷的小娘子请出来吧？”

“这个……”

“嗯？”大老黑眼一瞪，道：“你果真是强抢民女？”

“呃，那也算不上。”

许敬宗这时候真有些为难。

许昂刚开始纠缠雷书瑶，的确是见色起意。不过后来，雷氏姐弟毫不犹豫地拿出了一千贯钱财，又表示可以回家再拿出一万贯的钱的时候，许昂的目的可就不仅仅是美色了。

要说许家，那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许敬宗爱财，许昂呢，就是贪财又好色。现在有财色兼收的机会，他哪还忍得住？

当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雷书瑶抢回家。

后来秦英带着雷书衡前来要人，许敬宗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捅了马蜂窝了，当即来后宅找许昂算账。

不过，当他听说此女事关一百万贯钱财的归属的时候，又改变了主意。

他一方面想了一些说辞，让许昂去劝服雷书瑶。另一方面，则是严词拒绝了郭业的要求，让秦英打道回府。

不过，后来许昂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却并不怎么好。雷书瑶既没答应，也没反对，只是说要考虑一下。

所以，郭业刚才要求见人的时候，许敬宗执意不肯，甚至扯出什么门风严谨之类的鬼话。不过，现在加上大老黑尉迟恭的压力，许敬宗就真的扛不住了。

他在郭业面前可以胡说八道，在尉迟恭面前可不敢胡扯。如果说郭业敢强行抢人的话，这大老黑发起火来，可真敢揍他！

许敬宗只得道：“好吧，就依鄂国公所言。儿呀，你去把雷小娘子叫来，与秦王千岁当面对质。”

“遵命！”

功夫不大，雷书瑶就被许昂带到了众人的面前。

雷书衡赶紧跑上前去，道：“姐姐，我帮你把秦王千岁叫来了，你有没有受委屈？那家伙有没有欺负你？”

雷书瑶摇了摇头，道：“没事，姐姐很好。”

然后，她对着郭业盈盈下拜道：“参见秦王。”

“免礼。”郭业道：“听书衡说，你被礼部尚书府的人抢去了，孤王这是来接你回家的。现在没事了，你这就跟我回家吧？”

许昂道：“娘子，这其中的利害关系，我已经对你讲明白了。你如果跟秦王走了，恐怕永远无法报父母的大仇。而嫁了我，报仇雪恨等闲事尔。何去何从，你可要仔细掂量。”

尉迟恭则道：“女娃娃，别害怕。总而言之一句话，你愿意留在许府就留在许府，愿意留在秦府就留在秦府。万事有俺给你做主，没有任何人能强制你。”

“请问您是……”

“俺乃大唐兵部尚书鄂国公尉迟恭是也！”

“原来是尉迟老将军，书瑶这厢有礼了。”

“起来，起来，不必多礼。说起来，你要嫁了许昂，论辈份，还得管我叫一声爷爷呢。”

许敬宗道：“雷书瑶，现在因为你，我许家和秦王有了争执，现在有鄂国公做中人，把此事做个了断。你心里怎么想的，尽管说出来。”

“我……我……”

唰！

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了雷书瑶，静待她做出决定。

雷书瑶此时也是心中千回百转，往四下里扫视了一眼，最终一咬牙，跪倒在郭业的面前。

她说道：“秦王千岁，您对奴家有救命之恩，小女子没齿难忘。不过，父母之仇，比小女子的性命更加重要。为了她们，我也只能辜负您的一片情谊了。您的大恩大德，容我来世再报！”

郭业心里这个气呀，你要攀高枝就攀高枝就攀高枝，没事扯我干什么？还辜负我对你的情谊，我对你有个鬼的情谊哦！分明是你死缠烂打，我坚决不要好不好？

你知不知道，你这番话传出去，会对我的名声造成什么影响？你是恩将仇报上瘾了？都到了这时候了，你还想靠着踩我自抬身价？

雷书瑶呀雷书瑶！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

许家要了你的身子，拿了你的钱财，却不办事。到了那时候，你不要怪我郭业对你看看顾不周，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想到这里，他说道：“既然如此，郭某人还真是枉做小人了……”

正在他要认输的关键时刻，忽然间，门外又有一个公鸭嗓子般的声音响起，道：“太子殿下到……”



## 第2015章纷至沓来（3）

许敬宗的府邸再排场，一个院子里摆了四五百号人马之后，怎么也容不下太子的全副仪仗了。

他与郭业对视一眼，都知道今天这场架算是打不起来了。当即对视了一眼，把手下遣走。然后和尉迟恭一起，带上孙子善、雷书瑶、许昂等人，去迎接太子李治。

李治远远见了郭业，当即就是躬身一礼，道：“老师在上，弟子李治，这厢有礼了。”

郭业来到近前，还礼道：“太子殿下不必多礼，快快请起。”

李治站起身来，尉迟恭和许敬宗这才带领众人，大礼参拜道：“参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

“免礼，平身。”

“谢千岁。”

众人站起身来，把太子引入客厅之中，李治又微微躬身，道：“老师请坐。”

“也好。”

当即，郭业先坐，李治后坐。这二人坐了主位，尉迟恭则和许敬宗侧座相陪。

至于说孙子善、雷书瑶、马周以及李治带来的马周等人，那就只有站立的份了。

看来这副场景，雷书瑶真是悔得场子都青了！她再不懂朝廷的规矩，也知道太子是什么身份地位。

她心中暗想，不是说秦王郭业已经失势了吗？怎么太子还对他恭恭敬敬的？不要说什么太子逢场作戏，到底是真情还是假意，我姓雷的难道还看得出来？

难道说许昂之前说的话是在骗我？秦王并未失势，只是暂时蛰伏？

哎呀，这可麻烦了！我聪明一世，怎么被长安城中的纨绔子弟给骗了？这可如何是好？

刚才我可是对着尉迟恭表了态了，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吗？

许敬宗可不知雷书瑶的小心思。不过，他本能地感觉到太子对郭业如此尊敬，对他不利。

当即，他轻咳一声道：“太子殿下，微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许尚书有话，请讲当面。”

“您是太子，乃半君之分。秦王的身分再尊贵，也是臣子。岂有君见臣要先行礼的道理？”

“那却不然。”李治摇了摇头，道：“秦王乃是父皇亲封的太子太傅。换言之，就是本王的老师，弟子见老师，哪能不先行礼？”

“诶，太子此言差矣……”

许敬宗还要长篇大论，李治微微一笑，道：“好叫礼部尚书得知，小王拜见太子太傅的礼节，乃是父皇亲定。”

一记绝杀！

许敬宗哪敢找李二陛下的麻烦，当即改口道：“既然是陛下的意思，微臣

当然不敢妄言。尊师重道，好！好！好！只是……”

“怎样？”

“如果微臣没记错的话，秦王已经被剥夺了太子太傅一职。现在您还对他如此恭敬，就不大合适了吧？”

“怎么不合适？虽然秦王现在已经不是太子太傅，但是许尚书不闻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乎？就算本太子是君，不可按照一般民间礼仪。一日为师，终身为师，这总应该做得到吧？”

“诶，太子此言差矣……”

许敬宗能上位，靠的既不是战功，又不是抚民，而是学问高深，典籍精熟。他心思一动，就能想出来几十条理由来反驳李治的话。

不过，李治一句话就把他赌了回去，道：“这也是父皇的意思。”

再次绝杀！许敬宗赶紧把将要出口的话重新咽到了肚子里。

他说道：“呃……当然，当然。陛下的安排，那当然没问题，理应如此，理应如此。”

不敢再谈论太子和郭业之间的礼仪，他转移话题道：“太子殿下，您今日贵足踏贱地，不知所为何事？”

“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听人禀报说，秦王和许尚书你起来冲突。二位都是国之栋梁，你们不和，恐非国家之福。小王不才，想做个中人，说和一下。”

“原来如此。”许敬宗道：“殿下，您来晚了！事实上，就在您来之前，在下已经和秦王千岁重归于好了。”

“哦？到底是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许敬宗就把事情的经过，按照自己的版本，讲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道：“在下和秦王千岁所争，不过是一个叫雷书瑶的女子。现在那女子已经表态，我们俩的争端已经不存在了。”

李治闻听此言也有点傻眼。说白了，他今日前来的目的，那就是来拉偏架。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人家郭业答应效忠，以后就对你死心塌地啦？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就是一男一女成亲，还有合离一说呢。

要想维持二人的关系，光一方付出可不成，太子李治也必须表现一定的诚意。

比如金钱，比如美女，比如权势，无论什么，也比空口白话强得多。

现在的问题就是，郭业人家金钱美女不缺，爵位已经封顶。至于官位么……现在倒是没有，但是这事儿李治也帮不上忙呀！

直到前不久，他听说郭业和许敬宗起了冲突，才眼前一亮，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对郭业示好的机会。

谁想到，还是晚来了一步！

他看向郭业道：“秦国公，果真如此？”

郭业此时已是心灰意冷，道：“细节上有些出入，不过大体上没错。现在我和……”

“陛下驾到！”董顺的声音在门外想起。

这还让不让人好好说话了？几人对视一眼，整理衣冠，再次出门相迎。

君臣见礼已毕。

李二陛下下面沉似水，道：“许敬宗，你可知罪！”

“呃……微臣不知。”

“哼，你的儿子许昂强抢民女，证据确凿。而你则少不了一个御下不严，纵子行凶之罪！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说？”

“唉呀，陛下，老臣冤枉呀……”

许老头抖擞精神，当即又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李二陛下听完了，却没有问郭业，而是转向了雷书瑶，道：“雷小娘子，刚才许尚书所言，到底是真是假？”

李治听了李二陛下的问话，不由得暗暗挑起了大拇指，心中暗想，姜还是老的辣！

同样是拉偏架，你瞅瞅我父亲的问话，问得多有水平！首先，他先声夺人，表明了立场。

然后，不问秦王，问雷书瑶。秦王自重身份，不能当着众人的面说瞎话。雷书瑶一个蛮女，可就不用讲什么信义了。

天大地大，皇帝最大。那女子只要不傻，就该明白父皇站在哪边，更应该明白应该如何回答。

果然，雷书瑶并没有让他失望，这丫头早就想反悔了。她当即道：“呃……其实，小女子并没有宣布要嫁入许家。”

“嘿嘿！”尉迟恭冷笑一声，道：“陛下，这女子说谎！俺刚才亲耳所闻，她承认报父仇，只能辜负秦王。怎么现在又矢口否认了？”

然后，他又对郭业道：“兄弟，别怪老哥哥不帮你的说话。实在是此女并非你的良配，还是让她去祸害……”

说到这里，大老黑忽然意识道这么说很不合适，改口道：“总而言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自个琢磨去吧。反正我是为了你好。”

郭业点了点头，道：“多谢老哥哥，我都明白。”

然后，他又对李二陛下道：“陛下，刚才雷小娘子的确已经表态，愿意嫁给许昂。”

当初李二陛下听说了这件事的时候，简直是肺都要气炸了。怎么一没留神，郭业的地位竟然降到了这个地步？六大尚书里面最弱势的许敬宗都敢找他的麻烦？

俗话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就算郭业对雷书瑶没啥意思，那总是他把此女带来长安的。无论什么理由，你许家当街强行带走雷书瑶，就是不给秦王面子！

说不得，也只有朕帮秦王做主了！

可是事情发展到现在，李二陛下真是有心杀敌无力回天。人家本主都放弃了，他还能怎么办？

李二陛下当即如同吃了一颗苍蝇那么难受，极不情愿地说道：“既然如此，那雷书瑶就嫁给许昂为妻……”

“我不同意！”一个凄厉的女声想起。

“谁？”

众人四下观瞧，没有旁人呀！这是……闹鬼了？

## 第2016章疯狂的虞氏

眶当～

忽然间，客厅的墙壁上暗门开了，紧接着，一个中年美妇走了出来。

此女面容姣好，虽是徐娘半老，却也风韵犹存。出来之后，她也不看李二陛下，冲着许昂就劈头盖脸地打了过来！

一边打还一边嚷着：“你个小没良心的？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海誓山盟，赌咒发誓，你都忘了吗？怎么现在就被那个狐媚子勾了魂去？我……我跟你拼了！咱们俩今天同归于尽！”

“哎呦，娘诶，我的母亲大人诶，别打！别打！”许昂赶紧左躲右闪。

李二陛下面色阴沉，道：“这是怎么回事？许尚书，这个女子是何事？”

许敬宗满脸冒汗，即便以他的急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知如何解释，只得实话实说道：“此女乃老夫的续弦。”

“续弦？”

“微臣先娶妻裴氏，后来老妻亡故，就又娶了虞氏为妻。这个女子就是虞氏！”

郭业察言观色，冷笑道：“老尚书，这个虞氏恐怕不仅仅是你的续弦那么简单吧？”

“你就是秦王？”现在虞氏也不打许昂了，双手叉着腰，气喘吁吁地对郭业道。

“呃……正是，许夫人有话请讲？”

“哼哼，老娘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不就是对许家恨之入骨吗？不就是想让许家家破人亡吗？不就是想让许敬宗被抄家灭族吗？没关系，奴家帮你。”

郭业赶紧打断道：“这个真没有！我和许尚书虽然有矛盾，但也绝对到不了那个地步，什么家破人亡，抄家灭族，过了！实在是太过了！郭某人敢对天发誓，绝对没有那个心思。”

“哼哼！你没有，我有！”虞氏道：“反正我也不想活了，这就要带着许家一起死！”

许昂闻听此言，直吓得亡魂皆冒，赶紧跪倒在地，道：“娘诶，母亲大人啊，千错万错，全是孩儿的错。我发誓，绝不娶那雷书瑶了！您就饶了孩儿这一遭吧，有些话可不能乱说呀。”

虞氏紧咬银牙，道：“现在后悔，晚了！你骗了老娘不是一次两次了，哪次你兑现过？我再也不信你了。哼哼，你叫我什么？叫娘？叫母亲大人？怎么昨天晚上还叫我小婷婷？”

“别……别说了……”

“不，我要说！不就是死吗？怕什么？我是你娘吗？哪有把娘压在身子底下的继子？哪有陪着二十来岁的儿子睡觉的后娘？”

她这话一出口，人们都往许敬宗的头上看去，似乎那里会出现什么异像——比如绿云罩顶什么的。

事实上，许敬宗的头上当然毫无异样，不过他那脸上可就精彩了。青一阵白一阵，无师自通了川剧的变脸绝技。

他用手点指虞氏，咬牙切齿地说道：“你……你竟然跟那逆子私通，伤风

败俗，伤风败俗啊！老夫要杀了你！”

他想要动手，却被郭业拦住了，道：“许尚书，莫非你想御前行凶？”

“当然不是。”

许敬宗退后两步，跪倒在李二陛下面前，道：“这贱人竟然与逆子做出了苟且之事。老臣实在忍无可忍，才失了礼数，还望陛下恕罪。”

李二陛下心里一阵腻歪，自己选的礼部尚书家里边出了这种龌龊事，记载在史书上。自己的脸上也不光彩呀。

他说道：“好吧，朕不怪你。不过，即便是此事为真，那虞氏也罪不至死。许尚书不可莽撞行事，要不然朕也护不得你。”

许敬宗道：“是。”

然后李二陛下又对虞氏道：“虞氏，你是否与许昂私通，自有有司问罪。现在，你先退下吧。”

虞氏也不跪拜，轻蔑地一笑，道：“陛下，奴家的话还没说完呢，难道您还想为许老贼遮掩不成？”

“嗯？还想说什么？”

“启奏陛下，奴家的丑事可不只这一桩呢！”虞氏娇媚地一笑，不过那眼中的疯狂之意，却谁也看得出来。

她是眼中有一团火，这团火要烧光这一切，包括自己！

李二陛下微微皱眉，道：“朕总领四海，一天不知有多少军国大事要处理，只要不是天大的冤情，一般的案子，朕可不管。”

“哦？是吗？那要是事关礼部尚书呢？”

“礼部尚书怎么了？虞氏，别怪朕不提醒你，你若要告许尚书，那就是以下告上！没有确切证据的话，就算是诬告！诬告反坐，你明不明白？”

“奴家当然明白。不过，我这个证据却是确凿的不能再确凿了。”

“你是人证？”

“奴家既是人证，又可以算是物证。”

“什么意思？”

“嘿嘿……”虞氏轻笑一声，道：“奴家的本姓并不是虞。”

“那你姓……”

虞氏轻轻摇头，道：“奴家从小就被卖入裴家，从来不知自己应该姓什么。不过自从记事以来，一直跟着主人姓裴！”

“那你后来为何又改姓虞？”

“后来，奴家作为陪嫁丫鬟，和裴氏一起嫁入了许家。换言之，奴家原来乃是许家的婢女。可是那许老贼，贪念奴家的美色，竟然在夫人死后，强行霸占了奴家。”

李二陛下一听就明白了，道：“你的意思是，许敬宗以妾为妻？”

“正是。那老贼为了掩人耳目就让奴家改姓虞。以良家女的身份，把奴家娶为正室。”

“如果你所言为真，那许尚书的确是犯了以妾为妻之罪。不过……”

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朕就奇怪了，你为何要告发他？这毕竟是他为了你而犯法，做正室岂不比做小妾好得多？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好什么呀？他都那么大了年纪了，奴家可不想嫁给他！”

郭业道：“你是想嫁给许昂？”

“正是，奴家黄花闺女的身子，就给可许昂。他也答应要把我收入房中。可是后来，全是那个老贼坏了事，他不但强要了我的身子，还要我嫁给他。”

这尼玛可真够乱的！郭业无奈地说道：“你既然心向许昂，为何今天把此事拆穿？”

“因为他骗了我！多少次，他说今生只爱我一人。多少次他保证，一定会想办法把老贼害死，再与奴家双宿双飞。可是他从来都是口上说说。平日里沾花惹草也就罢了，不杀老贼我也可以等，可是……”

说到这里，虞氏的音调陡高，道：“他今天竟然要成亲了，娶的还是一个僚女，把原来与我的海誓山盟都弃之不顾。骗子，许昂就是一个大骗子！许敬宗也不是什么好货！我要让许家家破人亡！”

“许家倒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哼哼，好处？我都不想活了，还要什么好处？许昂，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说着话，她紧跑几步，毅然决然地往柱子上撞去，直砸了一个万朵桃花开！

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一时间，众人相顾无言。

不管怎么说，虞氏也是朝廷的三品诰命夫人，她死了总要有个说法，别人可以装哑巴，李二陛下作为一把手却不能不表态。

良久，他才轻咳一声，道：“许昂与虞氏私通证据确凿，如今真相大白，虞氏羞愤自尽。其人已死，就不再追究了。许昂就交与刑部议罪。至于许尚书么……”

尉迟恭赶紧道：“陛下，微臣有话说！”

## 第2017章恶客登门

“鄂国公有话请讲。”

“呃……许昂和虞氏的事儿应该不假，不过许尚书是不是以妾为妻，只是虞氏的一面之词。她如今又已身死，死无对证。要治罪的话，是不是要慎重一些？”

很多人以为在古代，正室死了，小妾就能上位。事实上，基本不可能。古代小妾上位，可比现代社会的小三上位要难得多。

从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王朝周开始，不能以妾为妻，就被以法律的形式定下来了。从那以后，周汉隋唐元明清，历朝历代的律法中，都对此有所规定。

比如在《唐议疏律》中，就明文规定“诸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三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

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妾为妻的，要判处三年流刑，以婢为妾的，要判处一年半的流刑。这还没完，受完了罪还不说，最后还要“各还正之”，也就是说该是小妾，受完了刑法，那还是小妾。

所以说，许敬宗这点破事儿，真按照律法判，即便算上“八议”，许敬宗也得被一撸到底，回家吃自己去。

尉迟恭总不能看着亲戚真的万劫不复，这才站出来为许老头说了一句话。

当然了，他是可以为许敬宗求情，但是听不听就在李二陛下下了。

李二陛下若是不想把此事轻轻放过，只要说交与有司审问就行了。

不错，虞氏是死无对证。但是，裴氏的陪嫁丫鬟又不是只有她一个。只要把这个案子交到有司手里，想要查清根本就没什么难度。

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李二陛下是否想放许敬宗一马。

那至高无上的大唐天子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如尉迟恭所愿，他还真的不想穷究此事。

无它，太龌龊了！

要是虞氏所言为真——事实上大家全信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那这件事要是传出去，对朝廷对天子的影响都太坏了。

如果说，虞氏和许昂私通的事，可以用大丈夫难保妻贤子孝来搪塞的话，那礼部尚书逼奸儿子的女人又怎么解释？

这可是礼部尚书，按理说，就得德行高深，为天下楷模。要不然，何以朝廷执掌天下之“礼”？

许敬宗这种毫无道德的小人，竟然坐上了这个位置。到底是谁的责任？

朝有奸臣居高位，那这个君……要说无比英明，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

所以，李二陛下也愿意帮着许敬宗遮掩。

于是，他说道：“许爱卿闺门不肃，治家无方，罚俸半年。至于以妾为妻一案么……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就不予追究了。”

许敬宗赶紧跪倒在地，道：“多谢陛下！”

李二陛下站起身来，道：“那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他又往四下里扫视了一眼，道：“今日之事，还望众卿家分得清轻重，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乱说。”

“遵旨！”

.....

.....

许家的事情，在郭业看来，这已经是法外开恩了。完全可以说，许敬宗是捡了个大便宜。要不然，他们家虽然不至于抄家灭族，但从此沉沦却是肯定的。

但是，社会上的舆论可不那么看。有了李二陛下的叮嘱，在场之人，谁也不会把内情泄露出去。人们看不情此事的门道，只能看看热闹——事情的表象了。

事情的表象是什么？

许昂色胆包天，竟然抢了秦王千岁的女人？那还得了？先是惊动了郭业的开山大弟子孙子善，又惹恼了郭业的结拜大哥鄂国公尉迟恭。后来，当今太子都给秦王撑腰。

然而，这还不算完，最后，此事竟然激动了陛下。

最后的结果呢？雷书瑶被救了回去，许昂责被流放岭南，不仅如此，许昂的娘亲，也就是许敬宗的老婆还撞柱而死！

这说明什么？说明秦王千岁并未失势，人家现在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谁碰谁死。

至于说许昂和他继母乱伦？谁信呢！

许家可不是一般的人家，许敬宗的父亲许善心是大隋的礼部侍郎。许敬宗本人，又是大唐的礼部尚书。

父子两代尽皆是礼部高官，家风严谨，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情？以这一定是秦王栽赃陷害！

甚至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事情的真相道：“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许昂与雷书瑶情投意合，却遭到了秦王的阻挠，无奈之下，雷小娘子才私奔入许府。”

“结果，秦王怒火中烧，带人强行前去府内要人。秦王的势力多大呀，不仅仅请动了鄂国公和太子，最后把陛下都招来了。非要治许昂的强抢民女之罪。”

“许夫人虽然是个继母，却贤惠无比，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受此不白之冤，于是撞柱而死。为了遮掩此事，才传出了什么乱伦之事。其实，这纯属扯淡。”

“唉，这个世道呀.....有钱有势就有理，没钱没势就算强如许尚书，也得被人打落了牙齿和血吞呀！”

在某些有心人的推动下，这个谣言越穿越广。许敬宗的名声不降反增。至于郭业呢，则在人们心中印象大坏。

当然，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至少大家都明白了，秦王虽然没有任何职司，最近也闭门谢客，但那权势可比以前当秦国公的时候大多了。

不信的话，请看许敬宗，秦王千岁就算不占着理，收拾他也跟玩似的。收拾朝廷尚书都手拿把攥的，那收拾其他人还用问吗？

郭业对这些谣言当然也清楚，不过，他也懒得辟谣。

现在他算是想明白了。到了这个位置，不用太谨小慎微。名声差点不是什么坏事，反而能让朝廷放心。甚至有可能的话，还得想办法自污。



所以，郭业就继续在秦王府内享受宅男生活，任由谣言扩散。

不过，他没想到的，恶名也是名，这下子，他又被有心人惦记上了。

这一日，秦王家中来了两个恶客。

要是以前，郭业对他们二人的到来，还是非常欢迎的。不过自从这次回国，就非常不愿意意见他们了。一见他们，就跟见了债主似的！

为啥？他心中有愧呀！

此二人，一个人是霍国公柴令文的大公子柴令文，一个就是梁百万的二公子梁叔宇。

这二位是郭业的好兄弟，同时也是鱼暖暖的狂热追求者。他们苦追鱼暖暖多年而不得，郭业却是一直表态对此女不感兴趣。

结果呢，现在他竟然把佳人收为外室了。食言而肥，他又该如何对这二人解释呢？

不过，此次见面，却没有郭业想象中的剑拔弩张。二人一见郭业，就很恭敬地行礼道：“参见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两位大哥快快请起。”郭业以手相搀，道：“都是自家人，不必多礼。以后见了，不必大礼参拜。”

柴令文道：“那可不能，上下尊卑，礼不可废。”

“诶，柴兄此言差矣。咱们三人可与一般人不同。大家初相识时，郭某比你们的身份可不是差的一点半点，但是你们可曾看不起我郭业？现在身份逆转，我要是让你们拜我，那还算是个人吗？”

“可是……”

郭业板起脸来，道：“没什么可是的。你们要是还当我是兄弟，就把那些繁文缛节都给扔了！”

梁叔宇冷笑一声，道：“兄弟？嘿嘿，兄弟？朋友妻，不可戏。兄弟妻呢？秦王千岁，您真的当我们是兄弟吗？”

“这……”郭业知道，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

他正色道：“暖暖的事，算我对不起你们，不过，事到如今，我怎么解释也得被人看作是得了便宜还卖乖。现在我只能说，只要有可能，我会尽量弥补你们。二位但有所求，郭某只要能做到，无不答应。”

二人眼前一亮，齐声道：“好，这可是你说的！”

郭业心中升起一股不详的预感，道：“你们二位今日前来，是有备而来吧？说吧，到底找我有什么事？”

梁二少道：“还真有一件事，我们二人力有不逮。说不得，得着落到你的头上。”

## 第2018章才女徐惠

郭业道：“这件事肯定是非常不好办了？”

梁叔宇腆着脸道：“这件事对我们哥俩来说，那肯定是难如登天。但是落在您手里，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好办，简直太好办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梁叔宇道：“你可听说过咱们长安城的第一才女是谁？”

“不是尤姬吗？”

“那都是老黄历了。尤姬都三十多了，不说徐娘半老吧，也差不了多少。年轻人怎么可能会认为他是第一才女？”

“这才女还和年龄有关？”

柴令文点了点头，道：“秦王，你咋揣着明白当糊涂呢？不光和年龄有关，还和容貌有关呢！要不然人们评啥才女，直接评才人不就行了？那大家还评什么呀，不如直接选孔颖达老尚书。”

“呃……好吧。我就知道你们的心思没那么单纯，你接着往下说。现在长安城内第一才女是谁？”

柴令文道：“此女姓徐名惠。那学问，高，实在是太高了。公平地说，尤姬比起人家来，那真是提鞋都不配。”

“徐惠？”

这人在郭业的心目中还真有点印象。李二陛下富有四海，他的后宫里面，名列后妃传的，只有两个人。

其一，就是大名鼎鼎的长孙无垢。至于另外一个，就是这位才女徐惠了。

长孙皇后那是皇后之尊，理所当然应该立传。

而徐惠呢，在李二陛下活着的时候，才不过是一个充容。充容为九嫔之一，连妃都算不上。直到她死后，才被唐高宗李治追封为贤妃。

由此可见，在后宫之中，徐惠虽然说有一定的地位，但绝不算是顶尖。

这种身份地位，却能在史书上与长孙皇后比肩，那只能说明，人家的“才”，那真是很不一般。

郭业沉吟不语，柴令文却误会他的意思了，道：“你别不信呀。徐惠人家那是真有才。在八岁那年，她的父亲让她试着拟《离骚》做诗，您猜怎么着？”

“怎样？”

“徐惠当即就吟诵道：仰幽岩而流盼，抚桂枝以凝想。将千龄兮此遇，荃何为兮独往！听听，您听听，八岁，这可是八岁呀。要是我，别说八岁了，八十岁也写不出这样的佳句。”

梁叔宇补充道：“那徐小娘子不仅仅是有文采，人家还长得漂亮！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天姿国色，这些好词儿全用上，也难形容他的万一。”

柴令文咽了口吐沫，道：“最关键的是，人家的年纪正当时呀。过了年才十六，花儿一般的年纪。岁数小，才华高，长得好，她不是第一才女谁是第一才女？”

梁叔宇眯着眼睛道：“能与此女相提并论的人物，大唐是没有了。如果非

要类比的的话，那只能说是汉时的才女班昭。若能娶如此佳人为妻，我这辈子就算是值了，死而无憾呀！”

“就是，就是。徐惠就是我心目中的女神，梦中的情人。但能得佳人倾心，我姓柴的有何不可舍？”

郭业小心翼翼地道：“那鱼暖暖？”

“鱼暖暖算什么？”柴令文随口说道。

随后，他马上感到这么说不合适，赶紧补充道：“当然，我不是说暖暖妹子不好，不过，她不是嫁给你了吗？我还惦记她干什么？朋友妻不可戏，这我还不不懂？”

“哎呀，你就别找借口了。”梁二少摇头晃脑地说道：“郭兄弟，咱们实话实说，我们哥俩以前，确实是对暖暖妹子有意思。不过这几年……”

“怎样？”

“说实话，暖暖妹子这年纪也实在是大了一点，现在她都快三十啦！更何况整天在岛上风吹日晒的，皮肤也差了一点。所以，所以……反正也不怕你告诉她，总而言之，我们兄弟早就移情徐小娘子了。”

“嗯，对！”有了梁二少起头，柴令文的胆子也大了起来，道：“明白告诉你，不光是我们，现在长安城内，有哪个男人不想徐惠？依我看，别说现在了，就是暖暖妹子年轻的时候，都和人家没法比。”

尽管这二位贬低了自己的老婆，但不管怎么说这事能圆满解决，郭业也是满心欢喜。

他说道：“好吧，就算那徐惠比暖暖强得多。但是跟我又有啥关系？”

“有关系，当然有关系了。”柴令文道：“既然你把暖暖妹子抢了，就得负责，拿徐惠抵债。这就叫什么……对了，嗯，滴水之恩需涌泉相报！”

郭业都被他逗乐了，道：“什么乱七八糟的！这跟滴水之恩有个屁的关系？再说了，那徐惠和我又不认识，我凭啥把人家给你们？难道我还能帮着你们强抢民女？”

“那敢情好。”

“嗯？”

“呃……我的意思是，那当然不是了。”梁叔宇道：“您就是把那徐惠抢来，我们哥俩也没法分呀。”

“那你们究竟想干啥？”

“我们想要一个机会，公平的机会。谁能取的佳人的放心，这女子就归谁了。没有得手之人，也绝不妒忌。”

郭业疑惑地说道：“你们都商量好了，还找我干啥？”

柴令文道：“问题就是现在，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公平地机会，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求到您的头上来了。”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梁二少道：“是这么回事，随着徐惠年纪渐长，那求亲之人可算是踢破门槛子了。徐惠的老爹徐孝德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自己生了一个好女儿。”

“那忧的呢？”

“徐孝德犹的是，要何等英雄人物，才能配得上自己的女儿？要是胡乱嫁个纨绔子弟，那可就真可惜了自己女儿的这番文才。”

“然后呢？”

“最后，他想出来了一个好办法，一个月后，就在咱们长安城内的芙蓉园中以文会友。谁能在文会上崭露头角，入了徐小娘子的法眼，就可以登门求亲。”

“芙蓉园？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园子已经被陛下赐予太子了。”

“没错。不过太子仁德，宣布每月的初一和十五这两天日，开放全园，任由百姓游览。”

“那这个芙蓉园的文会，就是在十月十五？”

柴令文苦笑道：“是十五就好了。问题是徐孝德这老家伙求了太子殿下的恩典，把芙蓉园文会定在了十月十八。”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十月十八就十月十八吧。我倒是奇怪了，说了这么半天，我还是帮不上什么忙呀？要论文才，我还不如你们两位呢。”

柴令文道：“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没让您帮我们追徐美人，我们还怕您借机来个近水楼台先得月呢。请您帮忙的是另外一件事。”

“什么事？”

“就是芙蓉园文会的这个日子，十月十八。那一天，太子爷是把芙蓉园借给了徐孝德，却没有借给长安城的百姓。所以，这园子，可不是什么人都能进的。”

郭业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那得有请帖，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柴令文恶狠狠地说道：“什么题中应有之义呀？纯属胡搞！”

梁叔宇附和道：“就是，就是。徐小娘子一时糊涂，你也跟着糊涂了吗？”

“这关我什么事？”郭业苦笑道：“莫非您二位是没得到请帖？不会吧，要说青年才俊，在长安城内，您二位也算数得着的人物呀？”

柴令文点了点头，道：“你这还像句人话。不过，徐小娘子不知怎么回事，立了两条规矩，就把我们哥俩拒之门外了。”

“什么规矩？”

柴令文道：“家中已娶妻者不给请帖。”

梁二少道：“虽未娶妻，但家中已有妾婢者不给请帖。”

郭业双手一摊，道：“所以，你们二位就被没请帖了？人家这要求挺合理的呀，我可帮不上什么忙。”

“怎么能帮不上忙呢？”柴令文微微一笑，道：“徐孝德再厉害，能有许敬宗厉害？许敬宗贵为尚书，和您对上了，都保不住自己的老婆，难道徐孝德就能保住自己的女儿了？”

“您的意思是……”

“还请秦王修书一封，向徐家强索两张请帖，谅他也不敢不给！”

## 第2019章疯狂的请帖

郭业苦笑道：“你们二位还真不客气。这是逼着我郭某人仗势欺人？这事儿咱可不占理呀。”

“别说的那么难听，我们又不是仗着您的势力，非要把那徐小娘子娶回家来，只是要求一个公平的机会罢了。到时候，她看得上我们，那自然是皆大欢喜。就算是看不上我们，我们也不怨您。”

“话虽如此，总而言之，这是一件强人所难的事儿。”

柴令文脸一沉，道：“我说郭业，你说话到底算不算话？刚才还说但有所求无不应允呢？怎么这点小事儿，你就推三阻四的？莫非你对那徐惠也有意思？”

“没有，绝对没有。我连那徐惠的面儿都见过，怎么可能对他有意思呢？算了……”郭业摆了摆手，道：“你们也别胡思乱想，我写还不行吗？不过，咱们丑话可得说到前头。”

“您有话请讲。”

郭业正色道：“这封信我可以写，但是此信的效果是什么，我可不敢保证。人家徐家给我这个面子还好，要是不给我这个面子，我总不能真的去仗势欺人。”

“那关系，只要您写就成。”

“好吧……那我今天为了二位，就做一件亏心事了。这件事以后，咱们谁也不能再拿暖暖的事情说事。”

“那是自然。”

当即，郭业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笔走龙蛇，就写了一封书信，然后把秦英找来，交到了他的手里。

郭业仔细叮嘱道：“你去工部将作监丞徐孝德徐大人的府上，把这封信交给他。注意，一定要态度和蔼，不可仗着我的势力慢待人家。他要是有什么东西给你带回来，你就收着。若是人家勃然大怒……”

“怎样？”

“你就给我忍着。谨记八字真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秦英多聪明呀，那可是老江湖了，一听……就误会了。事实上，郭业这么吩咐，是怕徐孝德见了自己的这封信之后大发雷霆。

而秦英呢？刚才郭业和柴梁二人的谈话他可没听着，光听着郭业的吩咐了。

工部工部将作监丞是什么官？秦英太清楚了。

这个官职是六品官。

不过官场之上，以清贵为上，以实务为下。而这个将作监丞是管什么的？掌管宫室建筑以及后宫嫔妃的服装器皿珠宝首饰什么的。

要说这个官职有油水那是真的，但要说有什么值得尊重的，那就非常未必了。

不客气地说，六品京官的官职里面，这个职位算是含金量最低的一个了。

既然徐孝德的官职如此不堪，那尊贵的秦王为何要如此严肃地交代自己呢？

为什么？人家生了个好女儿呗。

不用问，在家安分了半年之后，秦王的老毛病又犯了。这是要拿那徐孝德当老丈人的节奏呀！那这封信写的，当然就是求亲的话了。秦王把此事交给自己，那是多大的信任呀！

想到这里，秦英赶紧跪倒在地，道：“秦王千岁，我听明白了，您就瞧好吧。秦某人一定待徐老爷子比亲爹还尊重，您就瞧好吧。”

.....

.....

不到京城不知道官小，许孝德的六品官，那在长安真是算不得什么。他的宅子，不但非常局促，而且并不是什么繁华地段。

不过，等秦英到了的时候，却见整个徐府门前，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虽不算繁华，但也还挺热闹。

他刚要往里边走，就被一个人拦住了，道：“老哥，要请帖不？”

“什么请帖？不要，不要，我是来办事的。”

“您就拉倒吧，装什么装呀？和徐家有关系的人，我都心里有数，根本就没有您这么一号。”

“那又如何？”

“不是说如何，我的意思是，您的这种行为非常正当。怎么了？不就是想看看长安第一才女吗？有啥不好意思的？当然了，您这年纪是大了点，但人老心不老也不是啥坏事。”

“你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有啥不明白的？您老就是揣着明白当糊涂！来这的生人，还能有什么目的？不就是想参加芙蓉园文会，又没有请帖，才来这碰碰运气么？”

秦英可不是郭业这个宅男，芙蓉园文会的消息，他早就听别人说过了。

闻听此言，他疑惑地问道：“这么说来，你有请帖？”

“那是自然。”那人压低了声音，道：“实不相瞒，在徐府门前，现在就两种人，一种是买请帖的，一种是卖请帖的。而我，就是卖请帖的。”

秦英微微一愣，道：“这请帖还能卖？”

“当然。徐小娘子的条件太苛刻啦，多少人有钱又势的主欲求一张请帖而不可得。与此同时，又有多少拿了请帖的主觉得获胜无望，同时呢，又囊中羞涩。两方面一凑，不就有买有卖了吗？”

秦英道：“那这些人拿了请帖，又不是本人。先不说能不能蒙混进去，就是进去了也没啥用呀？”

“怎么没用？以您这把年纪，就算真的文彩盖世，那也不可能入的了人家徐小娘子的法眼。花点钱，凑凑热闹饱饱眼福也就是了。难不成您还真的想抱得美人归呀？”

“你真有请帖？”

“那是自然。每张请帖二十贯钱，童叟无欺，您想来几张？”

秦英点了点头，道：“二十贯钱的确不贵。不过，咱还真不需要！告诉你，别人家要请帖需要买。但是我要请帖，根本就不用花一个银子。”

“那是为何？”

“你知道我是谁？”

那人摇了摇头，道：“不知道。但看您这穿着打扮，可不像是一般人。”

“嘿嘿，不怕告诉你。你给我听好了，我就是咱们大唐唯一的异姓王秦王郭业郭子仪……”

“啥？您就是秦王万岁？不会吧，我听说秦王的千岁的岁数可不大！”

“别急，我还没说完呢！我是秦王千岁的贴身侍卫，姓秦名英。今天是来给徐老爷子送一封信的。”

“真的假的？您真是秦王的侍卫，不是来碰运气的？这样……那……那我就不打搅了。”那人说着话，转身就跑。

秦英乃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吸血道人，哪能让他跑了？当即往前一错步，一伸手，就把那位的脖领子给抓住了，道：“小子！你还想跑？！”

“别！别！我说老爷子，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您别动手呀。”

“嘿嘿，谁和讲仁义？要讲，我也是和徐老爷子讲。今天秦王差得匆忙，我也没给徐老爷子带什么礼物，就拿你做个见面礼吧。”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把徐小娘子的请帖随意买卖，破坏她的芙蓉园文会，该当何罪？我把你交给徐老爷子，给他发落！”

“不要呀，在下有下情回禀。”

“什么下情？”

“假的，假的，全是假的！我那些请帖全是假的，就是想骗俩钱花花。”

秦英眼睛一瞪，道：“我这么大年纪了，还能被你这点小伎俩给骗了？有什么话，你还是对徐老爷子解释去吧！”

说完了，他薅着那人的脖领子，走上前来敲响大门。

他一边敲门，一边喊道：“有人在吗？有人在吗？秦王驾前侍卫秦英，前来投书！”

## 第2020章误会（1）

宰相门前七品官，论起郭业的身份地位来，现在比宰相可是高出了不少。

作为他贴身侍卫的秦英，水涨船高，那出去之后，也算是一个人物了。更何况，他还带着郭业的亲笔书信，是奉命而来。

徐孝德不敢怠慢，马上大开中门，把他迎到了客厅之中。

双方分宾主落座。

一阵寒暄之后，徐孝德才轻咳一声，道：“秦老弟，您抓来的这个人，到底所犯何罪？怎么不送入有司，反而带到老夫的府上？”

“嗨，您还不知道呢？是这么回事……”

听秦英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徐孝德苦笑一声，道：“您误会了，那小子说的是实话。”

“实……实话？”

“不错。秦老弟请想，这芙蓉园文会明着说的是以文会友，实际上就是比文招亲。老夫发请帖，怎么可能发给一切穷酸之人？难不成我还想着把小女嫁给一个穷鬼？”

“呃……那倒也是。如此说来，拿请帖换二十贯钱的事，是绝不可能发生了？”

“那是自然，收请帖的人不说个个家资豪富吧，但是家产在万贯以下的，绝对没有。为了二十贯钱就把请帖卖了，没人能丢得起那个人。所以说但凡有卖请帖的，必是骗子无疑。”

秦英一皱眉，道：“不会吧，那小子可是说，门前大部分人是买卖请帖的。难不成这些人都是骗子？”

徐孝德苦着脸道：“还真就全是。唉，老夫正发愁呢，这么多人买了假请帖，真不知此事该如何收场。”

“您老知道他们是骗子，为何不去阻止？”

“您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呀！我一个小小的六品官，无权无势的，怎么能上前阻止？是派人驱散？还是报官？驱散的话，我没人手。要说报官，我也没啥凭据。”

“那派人在外面喊几嗓子？或者写个东西贴外面？”

“喊了，没人信呀！他们说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白了，真来这碰运气的，那脑瓜都不怎么好使。二十贯钱就买一张请帖？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

“好吧，不说这个了。”秦英也出不了什么好主意，他把那封信递了过来，道：“这是秦王给您老的一封信。”

徐孝德接过信来，打开信皮，掏出信瓢，粗略地一扫，不由得脸色大变，道：“呃……说出来不怕您笑话，秦王说的这事，老夫可做不了主，我得和小女商量一下。”

秦英又想左了，他点了点头，道：“应该的，应该的，这件事当然要问过徐小娘子。我明白这种事光您老同意还不行，小娘子的意见也非常重要，强扭的瓜不甜。没关系，您尽管去问，在下就在这等着。”

“那您稍待，老夫这就失陪了。”



.....

徐孝德来到后宅见女，一边把那封信递了过去，一边叹道：“祸事！祸事呀！唉，原本想着给你找个如意夫君，可谁成想，竟然把这位招来了。”

徐惠接书信，先看落款，不由得奇道：“秦王千岁？”

“可不就是他！要是旁人，我还能去求求太子爷。不管怎么说，我也当过几天太子府右卫长史。太子总能帮我遮掩一番。但这可是秦王！太子总不会为了我得罪秦王吧？这可如何是好？”

徐惠却并不如何惊慌，道：“爹爹别着急，不就是秦王吗？即便他真看上了女儿，那也不是什么坏事。听说此人今年不过是三十岁出头，长得也是一表人才，女儿嫁他也不算上委屈。”

“那可不成！”徐孝德眼睛一瞪，道：“我这么好一个女儿，要文采有文采，要长相有长相，怎么能给人做妾？”

“给一般人做妾当然不成，不过秦王千岁可与一般人不同。他出身赘婿，单凭一己之力，做下了偌大的功业，实在是一个大大的英雄。俗话说的好，宁给好汉牵马坠蹬，不给赖汉子当祖宗。”

“那也不成！”徐孝德斩钉截铁地说道：“天下的英雄多了去了，你又何必非嫁给一个有妇之夫？别说是秦王了，哪怕是当今天子，我也不能让你与人为妾。”

“瞧您说的，要是陛下真要我入宫，您还能拦得住？”

“我.....我当然拦不住了。”徐孝德微微叹了一口气，道：“不过，总而言之，但凡有一点可能，我是不会让你做妾侍的。”

“好好好，女儿知道爹爹最疼我了，我听您的。那我就看看，秦王这封信上写的到底是什么？”

话说到这，徐惠才仔细看信。

说实话，也不怪人家老徐误会，郭业这封信的确是写的模糊。当然了，这也不怪郭业，他这事办的有些不地道，当然也就不愿意写的太过直白。

这封信总的意思就是，听说长安第一美女徐惠要在芙蓉园举办一个文会，他郭业听说了这件事，当然是心向往之。但是呢，后来听人说，得有请柬才能入内。

自己与老徐没什么交情，当然没收到什么请帖了。所以，就厚着脸皮，写一封信，请求徐孝德给几张空白的请帖。到时候，他要带几个人去赴会。希望老徐给这个面子。

徐惠看完了，微微有些失望，道：“爹爹，你是不是误会了，人家秦王千岁可没说看上女儿了呀？兴许人家只是好奇，只是想过来看看呢？”

“哼，好奇？这话你信吗？依老夫看，他不过是自重身份，不肯明言罢了。到时候，他亮明了身份，谁敢与他相争？礼部尚书许敬宗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呀！”

徐惠道：“那也没关系。咱们的芙蓉园文会，可没说谁得了第一我就嫁给他。”

“话虽如此，但是咱们这小门小户的如何与秦王争执？他要真的独占鳌头，就算逮着理了，咱们真能抗得过去？”

“爹爹也不必太过悲观，要不然您再去探探那秦英的口气。真的事不可

为，咱们再商量。”

“如此也好。但是这请帖的事，我该怎么答复他？”

徐惠眼珠一转，道：“原来咱们发请帖的那个法子，看来的确是考虑不周了。即便没有秦王这事儿，外面那么多卖假请帖的，咱们也得想办法整治一番。”

“怎么整治？”

“芙蓉园文会的规矩要改一下，当天有请帖的当然可以入内，但是没有请帖或者请帖是假的，只要交一百贯钱就可以进来了。”

“那不是进来很多……不合适的人？”

徐惠苦笑道：“那也没办法。要不然这些买了假请帖的人，能善罢甘休？再说了，咱们先前那种办法，现在想来的确有些太得罪人了。您一个六品官，事情过后，真扛得住吗？”

“那……好吧，就依你所言。”徐孝德站起身来，道：“这规矩一改，几份空白请帖就无关紧要了，我给他就是。”

说这话，他就要往外走，徐惠赶紧叮嘱道：“您还要问清楚，那秦王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父明白！”

徐孝德当即抖擞精神，来到了客厅。

他先把一叠请帖递了过去，道：“秦王交代的事情，小老儿这就算办妥了。不过，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秦老弟。”

## 第2021章误会（2）

秦英接过请帖，心中暗忖，芙蓉园文会的请帖那么难得到，徐孝德一下就给了我十几张，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这是秦王千岁书信里面要的？不会吧，秦王不向徐孝德求亲，而是要请帖，这不是买椟还珠吗？

哦，我明白了，这是徐老头是在讲条件呀！你想娶我女儿，光凭一封信可不成，必须在芙蓉园文会上有所表现。随便一封信就把我女儿要走，没那么容易。

对了，肯定是这样！

想到这里，秦英微微一笑，道：“徐老先生有话请讲。”

徐孝德想了一下，字斟句酌地说道：“您临来之前，秦王千岁对您有什么交代没有？”

秦英笑嘻嘻地说道：“那当然有了。实不相瞒，秦王对我交代了八字真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然了，您老人家的涵养比秦王千岁的想象要强很多，这八字真言我也没用上。”

徐老头听了这话，当即感到胸中一闷，猜中了！自己猜的没错，郭业那厮，果然是没安着什么好心。

他为什么吩咐秦英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就是因为他和老夫心照不宣。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暗示老夫的宝贝女儿做他的妾侍。

这跟直接羞辱老夫有什么两样？所以，他才对秦英说什么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强自闻了闻心神，徐孝德沉声道：“那秦王千岁对小女是势在必得了？”

“秦王千岁对徐小娘子，那可是喜欢得紧哪。”

秦英霎时间化身媒婆，赶紧为郭业说好话，道：“要说他茶饭不思，那肯定是有些过了。不过为了徐小娘子，秦王可是很有几没睡好觉了。”

“果真如此？”

“我骗您干什么？告诉您，徐小娘子嫁入我们秦王府，绝对会受宠。以后，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吃的用的使的戴的，那都得是人间极品。她算是享了福啦！”

秦英顿了一下，又继续道：“另外，秦王那是什么人？富可敌国！聘礼一定丰厚得很，您老虽然不贪财。但是有这么一个好女婿，后半辈子也好过很多不是？真是羡煞旁人呀。恭喜！恭喜！”

“呃……好，好。”话说到这个份上，徐孝得心中最后的一份侥幸已经消散无踪。

他颇为意兴阑珊地说道：“您肯定是急着回去给秦王千岁复命吧？老夫也就不留您了。”

“那在下就告辞了。”

……

……

秦英回来，把十几封请帖交出，就退了下去。

柴令文眼前一亮，道：“一下子就要到了这么多空白的请帖，秦王的名号就是好使！”

郭业叹了口气，道：“什么名号呀？恶名！唉，我说徐老头的胆子也太小了一点，怎么这么容易就范？”

梁叔宇道：“别管什么名了，能办成就是好事。那这十几封请帖我就全拿走了。省得你心痒痒了，也去参加什么芙蓉园文会，盖过我们哥俩的风头。”

“瞧你说的，我是那样的人么？”

柴令文和梁叔宇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地问道：“是！”

.....

.....

把柴令文和梁叔宇送走，在郭业的心目中，此事就算告一段落了。这件事他纯属帮忙。即便不谈约法三章，他对才女徐惠也丝毫不敢兴趣。

论容貌，你再漂亮能漂亮得过善花公主？至于说才女，郭业最怕才女了。

善花公主那算不上什么才女，充其量只能算是文青女。她看书多，有过目不忘之能是不假，你要让她吟诗作赋，悲春伤秋，可就差一点。

郭业也乐得如此。要不然娶个老婆，回到家里最感兴趣的事情就是拽文，拽得不好还得被佳人鄙视，那日子过得还有什么劲？

想到了徐惠，郭业思维忽然又发散到了武媚娘的身上。这两个人在历史上都算是李二陛下的后宫之一。后世的很多传说之中，武媚娘还和徐惠斗了个不亦乐乎，也不知是真是假。

不过，从结果上看，人家徐惠的成就，可比武媚娘强多了。徐惠被封为充容，位列九嫔之一。而武媚娘最后不过是一个才人。

当然了，她后来攀上了李治这个高枝飞黄腾达，就不在讨论其列了。不谈先嫁父又嫁子这关系有点乱，人家徐惠那时候早就香魂渺渺了。

郭业心里边胡思乱想，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武媚娘的小院之内。

想当初，他落入大海，生死不明。各处产业都受到了冲击。刚开始，受冲击最厉害的，不是长乐坊大钱庄，而是武媚娘掌管的香水工坊。

其他产业，要么是他的独有，要么合伙之人都是有权有势之人。可这个香水工坊，名义上却是郭业与郭大宝武媚娘合办。

没有了秦国公关照，郭大宝武媚娘算什么东西？顿时，无数黑手伸向了日进斗金香水工坊，逼着武媚娘卖出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

饶是以一代女王之智，此时此刻也无能化解。最终，无奈之下，武媚娘只能公开了自己和郭业的关系。根本就没有什么郭大宝，自己就是原来的秦国公，现在秦王的小妾。

以秦王的名号，虽然保不住长乐坊大钱庄，但是保住香水工坊还是没问题的。

消息一出，他的这份产业算是转危为安。

但与此同时，武媚娘的真实身份也算是暴露了，不得不和席碧竹一起，搬入了秦王府。

半年前十堂会审，武媚娘和席碧之所以身在其列，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香水工坊已经给别人打理，武媚娘只是幕后遥控，无疑是清闲了很多。

眼见郭业到来，她赶紧起身相迎，道：“夫君，您来了。”

“我来了。”郭业坐了下来，见到武媚娘的身边有一副未完工的刺绣，不由得微微一愣，道：“媚娘，你还对这个感兴趣？”

“不是感兴趣，只是闲着也没什么事，打发时间罢了。”武媚娘叹了口气，继续道：“妾身原来一直羡慕那些嫁进来的姐妹，自怜自艾自己无名无份。不过现在嫁进来了，又有些后悔了。”

“为什么？”

“想当初手底下几百人受我的驱使，虽然累了点，妾身感觉全身都是干劲。现在，每日里没有什么事，只是在亲王府内赏花刺绣，实在是憋闷了许多。仔细想来，还是管理香水工坊那段日子最为自在。”

说到这里，武媚娘忽然自失地一笑，道：“夫君，妾身这么说，是不是有些太不知足了？”

“呃……你这样想也没什么错，总待在家里，的确有些气闷。”郭业说道。

要说当今世上最了解武媚娘的，那就得说是郭业了。哪怕是武媚娘自己，在某些方面，都不如他。

武媚娘此生最大的兴趣，在于权势。让她在家里相夫教子赏花刺绣，的确是与其性子不合。

不过封建礼法如此，郭业也没啥好办法。

他想了一下，安慰道：“如果你在家里闷了，可以和姐妹们出去走走。”

“还是算了吧，和她们几个一起出去没啥意思。”武媚娘道：“家里边夫人和贞娘芷茹是一伙，那些外邦人是一伙。我跟哪边太近了都不好。”

郭业自是知道，娶得老婆多了，要想后宫完全和谐是不可能的，也只能道：“那你自己和席碧竹一起出去？”

“那也没什么意思。”武媚娘转移话题道：“好了，不说这个了，夫君，最近长安城有什么新鲜事没有？你跟妾身说说。”

“我？我也是好些日子没出去……诶，你别说，还真有……”于是，郭业就把徐惠的事情说了一遍。

武媚娘听完了眼珠一转，道：“有了！这个芙蓉园文会是挺有意思的，不如夫君带妾身一起去转转？”

## 第2022章历史的会面

郭业道：“那怎么能行？”

“怎么不行？”武媚娘振振有词，道：“我又不是总要您单独陪人家。就这么一次都不可以吗？”

“可以是可以。不过……我的意思是……本来我娶了鱼暖暖就让柴梁二位心怀不满。再掺合进芙蓉园文会，那不是彻底把他们二位给得罪了吗？这事实是在做不得呀！”

武媚娘摇了摇头，道：“妾身倒不那么觉得。您要是单独赴会，不管有没有那个心思，都得被他们二位误会。但问题是，现在是我与您一块去，哪有带着自己的小妾去沾花惹草的？”

郭业想了一下，摇了摇头，道：“不行，还是不妥。”

“为什么？”

“咱们俩没请帖呀。徐老头给的请帖是不少，但全被柴令文和梁叔宇拿走了。我总不能把送出去的东西再要回来吧？”

“不用管他们二人要，您管徐孝德要。”

“他？”

“对呀，徐孝德十几张请帖都给了，难道还在乎多给两张？您再要两张不就行了？”

郭业为难道：“这……不妥吧。”

“没什么不妥的。这次也不用您写信，只要把秦英派去，两张请帖定然手到擒来。”

“那人家要是不乐意给……”

“此事就此作罢，奴家也就不难为您了。”

“好吧……为了你，我也只能再不讲理一次。”

一切都在武媚娘的预料之内，徐孝德虽然感觉有些奇怪，但还是又给了两张请帖。这下郭业没啥说的了，只能答应了武媚娘的要求，和她一起去参加芙蓉园文会。

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柴梁二人误会，他还特意把此事告知了他们。听说有武媚娘随行，这二位倒是没表示什么不满。

梁二少甚至表示道：“芙蓉园文会，是以文会友。郭兄弟你论文才还不如我们哥俩呢。原来不让你去，是为了以防万一。但你即便真的去了，恐怕更大的可能，是要自取其辱。”

郭业道：“你放心，我就是看看热闹，绝对不会参加什么比文招亲。”

……

……

十月十八，天晴，无风。

虽然气温有些低，但还算是一个出行的好天气。芙蓉园内，游人如织，好不热闹。

当然了，这里面所谓的游人，都是要参加芙蓉园文会的。有请帖的拿请帖，没有请帖的，交一百贯钱就能入内。

一百贯钱，说少不少。秦英一个月才拿十贯钱的工钱，这门票钱就够他干十个月的，怎么能算少？

由此可见，一般的平民百姓，是绝对掏不起这个门票钱的。今天能进这园子的，肯定个顶个的非富即贵。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一百贯钱，说多那也真不算多，起码郭业是这么认为的。

他恨恨地说道：“敢情两张请帖只是值两百贯钱。早知道这样，我就自己掏这个钱了，何必拉下脸来去欺负徐老头？”

武媚娘道：“算了，事情都过去了，您还计较什么？好不容易和您单独出来，今天咱们可要好好地游玩一番。”

“好，我听你的。你说去哪，咱们就去哪。我这个秦王，今天唯爱妻之马首是瞻。”

“呸！油嘴滑舌。告诉你，临来之前，姐妹们可对我交代了，看看热闹可以，比赛不行。您可别让我难办。”

“那哪能呢！什么徐惠？在我眼中连媚娘的半根手指头都比不上。我能看得上她？”

“嘻嘻，虽然奴家知道您这话是在撒谎，不过还是听起来很开心。”

.....

.....

“秦王千岁！秦王千岁！”

二人说说笑笑往前走，忽然被一个声音喊住了。郭业回头一看，此人认识，乃是李治身边的一个小太监，名叫秦忠。

“原来是忠公公，你找我有什么事？”

秦忠跑了个上气不接下气，连喘了几口粗气，道：“您来芙蓉园，怎么也不通知一声，让太子殿下有个准备？”

郭业脸一沉，道：“如此说来，倒是郭某人的不是了。”

啪~

秦忠赶紧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子，道：“瞧我这张嘴真不会说话。我的意思是，芙蓉园乃是太子的产业，您来了，太子殿下不去迎接，那也太失礼了。”

郭业摆了摆手，道：“我就是想游玩一番，并无他意。所以，虽没有刻意隐藏行踪，但也没有大张旗鼓。太子殿下不知道我来了，没来迎接，不是他的错。”

“可太子不那么想。”秦忠道：“他听说您来了，非常着急，心急火燎地派我们这些人找您。天可怜见，终于被我找着了。怎么样？您是在这等太子殿下，还是跟我一起去见他？”

“那当然是我拜见太子殿下。”

在秦忠的引领之下，郭业来到了一座凉亭之中，但见里面坐着的不仅仅有李治，还有一个面目十分清秀的小太监。

二人对坐倾谈，笑意盈盈，好像聊得非常开心。

“参见太子殿下！”郭业一躬身，她身后的武媚娘也跟着微微一福。

李治这才注意到郭业来了，赶紧起身行礼道：“拜见老师。不知老师前来，弟子有失远迎，万望恕罪.....咦.....”

说到这里，李治忽然注意到了郭业身后的武媚娘，他问道：“这位是.....”

郭业心里面一动，忽然感到今天自己的所为有些不智——不该让武媚娘

和李治见面的。

历史上，李治宁可冒着千古骂名，也要把武媚娘收入后宫之中。除了武媚娘的手段高超以外，李治本身好这一口，那也是难以辩驳的事实。

据传闻，李二陛下还健在的时候，这二位就已经暗通款曲了。李治连他老爸都不顾忌，难道还会顾忌自己这个名义上的老师？

尤其是现在，李治现在情窦初开，武媚娘则被自己开发得娇艳欲滴，这小子会不会目眩神迷难以自拔？

万一他中二起来，发生什么不该发生的事，可就麻烦大了。该想个什么办法，防范于未然呢？

“老师，您怎么了？老师？”见郭业沉吟不语，李治催促道。

郭业这才回去神来，道：“哦，没什么。你是问她呀，此乃英国公武士曩的长女，我的小妾，叫做武媚娘。”

李治赶紧又是一礼，道：“拜见师母。”

武媚娘赶紧跳开一步道：“奴家可不敢当太子殿下的大礼，快快请起。”

武媚娘这个师母的称呼非常勉强。因为郭业的关系，李治叫柴秀秀师母那是理所应当。但是对于郭业的那些小妾该不该叫师母，就非常值得商榷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李治的这个举动十分轻佻。郭业的脸色一变，淡淡地说道：“太子殿下太客气了。”

当即分宾主落座，李治在东，郭业在西。武媚娘坐在了郭业旁边，而刚才那个清秀的小太监，则坐在了李治的旁边。

等于是一边俩人，相向而坐。

郭业见那个小太监毫不客气地坐在李治的旁边，不由得微微皱眉。

他心中暗想，李治这家伙又喜欢武媚娘，身边还又有个如此受宠的小太监。额的娘诶，这孩子不会是个双向插头吧？



## 第2023章唇枪舌剑

不管怎么说，李治可以算是郭业后半辈子的长期饭票，能帮一把还是要帮一把的。

他轻咳一声道：“太子殿下，有句话不知郭某人当讲不当讲。”

“老师有话请讲当面，弟子洗耳恭听。”

“你现在乃是太子，半君之分，说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也毫不为过。不过，越是这样，越应该谨言慎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老师这话可是意有所指？”

郭业字斟句酌地说，道：“我听到一则传闻，不知是真是假。我姑妄说之，你姑妄听之。不管此事真假如何，其中的道理总是不错的。”

“老师请说。”

“想当初咱们大唐的太子不是你，而是你一母同胞的大哥李承乾。他后来之所以被废，除了他神智昏聩，倒行逆施以外，还有另外一桩原因。”

“什么原因？”

郭业盯着李治，一字一顿地说道：“李承乾好男风，陛下深为不满！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还望太子深以为戒。”

李治闻听此言，先是一愣，随即就明白过来，用手指着那个异常俊美的小太监道：“您指的是他？”

“不错，正是。”

“这您可误会我了。”李治道：“弟子可从来不好什么男风，我和他是清清白白的。”

郭业冷哼一声，道：“清白？这话您自己信吗？要不是仗着您的宠爱，一个小太监怎敢与您平起平坐？”

“哦，您说这事呀。”李治苦笑一声，对那小太监道：“还是你和秦王解释吧。”

那个小太监微微一笑，道：“好叫秦王得知，我只是穿了这一身衣裳好玩，却不是真的太监。”

“好玩？你到底是何人？”

“那您就别管了，总而言之，我可以保证，我不是什么小太监。”

李治道：“这个问题，小王可以打保票。”

郭业道：“那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秦王请容我卖个关子，稍后再告诉您。”

此人对答如流，不卑不亢，郭业还真不敢轻视他了。长安城内的尊贵之人太多了，保不齐哪位王孙贵胄就有扮小太监的怪癖，自己也管不着人家呀。

他只得道：“那我又该对你如何称呼？”

“呃……你就叫我小庄子吧。”

“哦，小庄子。”郭业点了点头，道：“但不知你今日前来这芙蓉园，是为了找太子，还是……”

“嘿嘿，秦王又何必明知故问？太子有什么好见的？我为的当然是那场文会。或者说，是为了咱们长安城的第一美女徐惠！”

说到这里，小庄子促狭地一笑，道：“秦王千岁，今天美女到底要归属何人，我可要和您斗一斗了。”

郭业摇了摇头，道：“要抱得美人归您去和别人争。我可对徐惠没什么兴趣。”

小庄子道：“秦王千岁，您这么说可就口不应心了。莫非是因为身边跟着这位小娘子，您怕佳人醋海生波，所以不肯说实话？”

说着话，他站起身来，靠近武媚娘，道：“不错，不错。长得真是不错。冰肌玉骨，我见犹怜。不过……”

“怎样？”

小庄子咳嗽一声，道：“依我看来，这位小娘子比起徐惠来，还是差上那么一点。”

武媚娘听了这话，那脸上当即就变了颜色，道：“什么叫差了一点？你说说，我到底比徐惠差到哪了？”

小庄子不慌不忙地说道：“论容貌，您和徐惠倒也难分高下。但比起其他的来，您就不如人家了。”

“其他的？什么其他的？”

“比如说文才，徐惠被称为长安第一才女，你武媚娘呢？嘿嘿……也是被称为第一财女。不过此财不是文才的才，而是财富的财。满身铜臭，如何能与徐惠比肩？”

武媚娘轻笑一声，道：“好一张利口！但不知那徐惠给了你什么好处，你这么卖力地帮她说话？该不会是她已经和你做了苟且之事吧？哼哼，什么第一才女？我看是第一淫女才对！”

“放屁！放屁！”小庄子怒道：“徐惠要真的从了我，我又何必在秦王面前夸他？那不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你这个贱女人到底长不长脑子呀？”

武媚娘白眼一翻，道：“谁知道你怎么想的？我就奇怪了，刚才你还说要和我夫君争美人呢，怎么转眼间又变成劝我家对美人下手了？依我看，你就是个贱骨头，喜欢把自己的女人送给别人。”

“你简直是血口喷人！”

……

言语交锋，你来我往，武媚娘攻城略地，直把小庄子打了个溃不成军。到了最后，这家伙眼眶泛红，都快被气哭了。

她把求救的目光看向李治，道：“殿下，我的为人您是最了解的。武媚娘如此污蔑我的清誉，您可得给我做主。”

“这个么……”李治看了看武媚娘，又看了看小庄子，为难地说道：“小王怎敢说师娘的不是？再说了……再说了……这事也是你先挑衅的，咱也不占理呀。”

眼见着李治指望不上，小庄子又把希望落在了郭业的身上，道：“秦王千岁……”

郭业赶紧道：“我这人一向是帮亲不帮理，现在严守中立，已经算是对你对你最大的支持了。再说了，好男不跟女斗，你和媚娘较什么真呀？”

小庄子眼珠一转，道：“实话告诉您，我和徐惠虽然没有暧昧关系。但是，我们家和徐家的关系的确不错，我要是帮着您在徐惠的面前美言几句，您获胜的希望还是相当大的。”

郭业道：“我说了多少次了，对那个徐惠，我是完全不感兴趣！”

“哼！虚伪！”小庄子道：“武媚娘除了长的不错之外，除了有什么好的？值得你那么维护？依我看，她给人家徐惠提鞋子都不配。你现在不帮着我说话，待会见了徐惠再后悔可就晚了。”

郭业摇了摇头，道：“徐惠在媚娘面前能够骄人的，也只是文才。不过文才在我的眼中，不能说一文不值吧，但也差不了多少。”

“粗鄙！我真是看错你了。”小庄子满脸地失望之色，道：“本以为秦王是个天下的英雄，但是听了您这番话，才知什么叫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你凭什么这么说？”

“就凭你刚才那番话。文才在您眼中竟然如此不堪？真是不学无术！我跟你讲话，真是……真是……对牛弹琴了。你就是一个打打杀杀的莽夫！”

郭业道：“小庄子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要说世间的才能，首推文武二道。武咱就不说了，光说文。处理政事刑名诉讼之文，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很显然，你所谓的文才不是这些吧。”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徐惠所长者，说白了，不过是诗词歌赋而已。关于诗词歌赋，我好有一比。”

“比作什么？”

“好比人的眉毛。”

“眉毛？什么意思？”

“眉毛长得好看，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眉毛难看，乃至完全没有眉毛，人又会怎么样？不怎么样，不过是难看一些而已，既不会死人，又不会引起人的身体健康。”

小庄子闻听此言，并没有生气，反而若有所思。

他问道：“照您这么说，文才还真的没什么用了。但朝廷科举取士，可是进士科为上。而进士科，主要考的是诗词歌赋。这您又怎么解释？难不成朝廷诸公都没您一个人聪明？”

## 第2024章不欢而散

郭业笑了一下，道：“小庄子你这话就有失偏颇了。咱们大唐的科举考试中，进士科最贵是不假，但进士科可不单单要考诗词歌赋。进士科主要考经学和时务策，诗赋不过是加试罢了。”

小庄子不服气地说道：“我这当然知道，但是能不能中进士，最后还是要看诗赋写得好不好，这您总得承认吧？”

郭业道：“那是因为考经学和时务策大家难分高下，所以，最后才用诗赋做加试。说白了，诗赋做得好，说明此人聪颖过人。但是要说诗赋本身有多重要，那可未必。”

“强词夺理！”小庄子道：“千载以后，谁还记得那些帝王将相？谁还在乎当年百姓过得如何？唯有诗词歌赋才能千古流传！这才是朝廷进士科加试诗赋的本意。”

郭业摇了摇头，道：“能流传千古的可不仅仅是诗词歌赋。比如说燧人氏钻木取火，比如说有巢氏构木为巢，比如说神农尝百草，这些不是已经流传千古了？”

“那些人都是上古圣王，怎么能一样？”

“好了，不说他们，说说离着咱们比较近的，蔡伦造纸，刘安发明豆腐……”

小庄子这下可逮着理了，道：“笑死了，刘安发明豆腐都被你拿出来讲。你找人问问，有几个知道豆腐是刘安发明的，恐怕很多举子的不知道吧。这也叫流传千古？”

“那是现在像你一样愚昧的人太多。”郭业道：“我敢保证，千载之后，那些发明出新东西的人才会被人们深深记住。至于诗词歌赋……”

说到这里，他微微摇头，道：“跟各行各业一样，除了几个顶尖的人物，就没多少人知道了。”

小庄子白眼一翻，道：“呦，说不过我，就扯什么千年以后的事情？莫非您不光武艺超群，还能掐会算？”

“呃……就算不扯千年以后，单说现在。”

郭业道：“诗词歌赋就算能流传千古，那又如何？除了让朝廷脸上有些光彩以外，没什么意义。咱们去乡间找老农问一问，去东市找商人伙计问一问。他们关心的是诗词歌赋的好坏吗？”

“那些人粗鄙……”

“粗鄙？哼哼，没有农人种粮食，你吃什么？没有人采桑养蚕，你穿什么？没有商人辛苦贩卖，你坐在家里，这些东西就自己长腿跑到你家里来了？”

“我……我也不是那个意思。”小庄子也觉得自己刚才那番话有些过分，期期艾艾地说道：“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陛下都说过，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陛下都不敢小瞧民众，你就比陛下还聪明？”

“那当然不是了。”

郭业得理不饶人，继续道：“告诉你，只有能让百姓过上好日子的学问，才是真学问。诗词歌赋，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只能算是小道，登不上什么

大雅之堂。”

“你……你……”小庄子被他一阵抢白，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回答，眼泪都要流下来了。

李治赶紧打圆场道：“小庄子年幼无知，您别和她一般见识。”

小庄子怒道：“你也帮着他说话？虽然我说不过他，但是也知道，诗词歌赋绝对不像他说的那么没用。”

郭业道：“不是没用，我不是说了吗？那就象人的眉毛，虽然重要，但是比他重要的事情太多啦。”

小庄子一撇嘴，道：“哼，我明白了。你自己凭借战功身登高位，又靠着发明玻璃和香皂等物富甲天下，而偏偏又对诗词歌赋一窍不通，所以，就故意用贬低诗赋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你这家伙还诛心了！”郭业道：“好了，我不和你争，你不是觉得诗词歌赋重要吗？人家徐惠就擅长这个。你去娶她就行了？我绝对不和您争！”

“哼哼，口不应心。”小庄子忽然间好像想明白了什么似的，再也不复之间的狼狈模样，道：“你明明是想娶徐惠想得要死，却装成不屑一顾的样子。骗谁呢？有种，一直到最后，你都不招惹人家。”

郭业一揽武媚娘，道：“有媚娘在身边，徐惠算什么？你太高估徐惠的魅力了。嘿嘿，我还真就对那徐惠看不上眼！”

小庄子冷笑道：“希望见了徐惠的真容，您还真能那么说。秦王千岁，我提醒您一句，现在收回那句话，还来得及。”

“笑话，我为什么要收回？”

“你会后悔的。咱们走着瞧！”话不投机半句多，小庄子站起身来，也不顾忌李治，转身就走！

郭业摇了摇头，道：“也不知是哪家的王孙公子，这孩子也太没礼貌了！”

李治急得一跺脚，道：“老师，您还不快去追？现在道歉还来得及！”

“道歉？我又没做错什么，为什么要跟她道歉？”

李治叹了口气，道：“老师，您可知道她是谁？”

“是谁？”

武媚娘轻笑一声，道：“此人就是徐惠吧。”

李治点了点头，道：“正是。徐惠的父亲想当初曾在王府之内任职，我和她小时候就认识，算是年少之时的一个好朋友。所以她在我面前，也一直没大没小的。”

郭业先是一愣，随即就是恍然大悟，他是先入为主，先想到李治好男风，李治否认之后，他就直接想到这是一个年轻公子了。

仔细想来，从容貌、举止、言谈上看，这分明是一个雌儿呀！

他挠了挠脑袋，道：“我在徐惠面前，说了贬低她的话，的确不妥。但是，这也是她隐瞒身份在先。双方都有错，凭什么我要先道歉？”

李治道：“嗨！老师您真糊涂，这种事情，能抱得美人归，就是对的。把佳人气走了，就是错的。”

郭业微微一愣，道：“你说啥？我？抱得美归？”

“到了这时候，您就别装啦！”李治道：“人家徐惠都跟我说了，您仰慕她已久，非要把她娶回家不可呢！”

“谣言，纯属谣言！”

“怎么能是谣言呢？人家有证据。前几天，您是不是派秦英给她家送了一封信？”

“对呀。可我写信的目的，是要几封请帖。”

“得了吧！您明着是要请帖，暗地里却是求亲，这种伎俩能瞒得过谁？今天徐惠之所以扮作小太监，就是想和您见见面，看看您的为人怎么样，值不值得托付终身！”

武媚娘促狭地一笑，道：“这么说来，今天不成了夫君和那徐惠相亲了？”

“谁说不是呢？我本来想老师出马，肯定是手到擒来，彻底掳获佳人的芳心。没想到，他竟然把人家给气跑了！”

武媚娘道：“哎呦呦，说起来今天这事我也有责任。妾身真是死罪。竟然误了夫君的好事！媚娘知错了，夫君，您能不能饶了我这一遭？”

她虽然说的可怜，但是眼中的戏谑之意一览无遗！

郭业怒道：“什么乱七八糟的？太子殿下不知其中的内情，你还不知道吗？写那封信，都是柴令文和梁叔宇的主意，我可是被迫的。”

然后，他又把事情经过，简要的对李治说了一遍。

没想到，李治听完了，却是丝毫不信，道：“得了吧，人家徐惠认定了这事，可不光光有这封信，还有你的侍卫秦英的证言。他亲口告诉徐老爷子，你有意迎娶徐惠！”

武媚娘听了，不由得凤眼一挑，道：“夫君，果有此事？”

## 第2025章女儿心

“那怎么可能？”郭业道：“殿下，您好好想想，我连见都见过那个徐惠，怎么可能就这样迫不及待得提亲？”

“那有什么，盲婚哑嫁的事多了。您虽然没见过她，但是徐惠名声在外，您听了之后，颇为动心，一时冲动就派人上门提亲，也并不奇怪。”

郭业苦笑道：“要不你派人去我府里把秦英找来，我和他当面对质？”

“我又不是审犯人，这又是何必？”李治见郭业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由得将信将疑，他问道：“这么说来，全是秦英搞的鬼？”

“倒也不是说他搞鬼，谅秦英也没那个胆子。我估计是秦英理解错了，好心办坏事。”

“那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凉拌！”郭业微微一笑，道：“此事最坏的后果，不过是让徐惠认为我对她有意。待会我只管看热闹，不参与比赛，这误会不就消除了么？”

“呃……说得也是。只是我觉得，徐惠乃是难得的佳人，老师不娶她，实在有点可惜。”

郭业摇了摇头，道：“这叫什么话？天下的好女人多了，我难道还能全部纳入府中？我还没那么”

武媚娘道：“夫君娇妻美妾甚多，自然对那徐惠兴趣不大。倒是太子您，据说和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何不把她立为太子妃呢？难道还有人敢和太子抢女人？”

“我？”李治苦笑道：“莫非师母以为，我的婚姻能自己做主？”

武媚娘道：“即便不立为太子妃，立一个侧妃总没问题吧？”

李治道：“跟您说实话……正是因为两小无猜，我们才不大可能。说白了，我对徐惠爱怜或有之，但是男女之情，却是半点也无。”

郭业闻言不由得扑哧一乐，道：“太熟了，不好下手！”

.....

.....

徐惠今天的心情可谓是大起大落。

本来，她对给郭业为妾并不怎么排斥。每个女孩都有一个英雄梦，要说如今大唐的英雄人物，还真非秦王莫属。

郭业修书，虽然有仗势欺人之嫌，但在徐惠这个小女孩看来，那是因为自己太过迷人，秦王不得已才出此下策。所以，她的心中并无多少反感。

甚至在她的小心思里面，还有一丝丝的窃喜。

当然了，尽管如此，也并不是说她非郭业不嫁了，只是觉得嫁给秦王也很不坏。

所以，今日一早，她就求见太子。想让李治撮合自己和郭业先见上一面。如果郭业符合自己心中的英雄形象，那今日比赛，自己就不妨给他行个方便，漏个把题目什么的。

徐惠名满长安，却没有哪个高官贵戚逼婚，那自然是跟太子的庇佑有关。李治虽然年纪比她稍小几个月，但一直把她当妹妹看的。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当然是没口子的答应。

不过，当徐惠满心欢喜地会见自己的未来夫婿之时，却发现事实与自己想象大不相同。

首先，郭业身边的美人，姿色丝毫不在自己之下。不仅如此，还当着自己的面与郭业神态亲昵。一股淡淡的酸味，不由得涌上了她的心头。

所以，这场会见一开始，徐惠心里边就有些不太痛快。

后来，听了郭业把文才的作用贬得一钱不值，心中那把火就更大了。

之所以没当场发作，无非是因为心中那份肯定——你郭业嘴里再不留情，还不是乖乖地向徐家求亲？可见，你心中所想和嘴里所说并不一样。

你是为了讨好身边那位美女吧？好了，我大人有大量，原谅你一次。

可惜的是，徐惠的忍让，并没有带来郭业良好的回应。当郭业公开宣布看不上她的时候，她再也忍不了了，唯一一走了之。

“死郭业，臭郭业，我恨死你了！”

“你不是看不上我吗？哼，我还看不上你呢！”

“你有什么好的？花心大萝卜，家中那么多妻妾，我就是嫁一头猪也不会嫁给你的。”

“长安城里那么多青年才俊，我一定会嫁个比你更厉害的，气死你！”

徐惠一边走，一边恨恨地碎碎念。

“说得好，我支持你！”一个声音在她的背后幽幽响起。

“啊？”小姑娘被吓了个亡魂皆冒，忍不住惊呼出声。

她回头望去，才发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的身后竟然跟了一群人。为首一人，是个丰神俊朗的青年。

徐惠问道：“你何人？”

那青年躬身一礼，道：“不才齐王李佑，徐小娘子，小王这厢有礼了。”

“不敢当。”徐惠赶紧错开一步，微微一福，道：“原来是齐王千岁。您怎么认得我？”

“徐小娘子乃是长安第一才女，您的画像被好事之徒卖得到处都是。小王认得您有什么奇怪？”

“可我这身装束……”

李佑诚恳地说道：“小王对小娘子日思夜想，别说您换身装束了，就是化成灰我都认得！”

“别……别这么说……”徐惠的脸上微微泛红，道：“您不是娶了刑部尚书韦挺的女儿吗？怎么又来招惹我？”

李佑道：“我娶她只不过是父皇之命，不得不从，可从来没有真情。倒是小娘子你，自从见了你的画像之后，我是茶不思饭不想，坐卧不宁……”

哪个女人不爱虚荣？李佑不仅身份高贵，人样子长得又着实不错，这样大胆的表白，徐惠还真有点招架不住。她问道：“所以，殿下是来参加芙蓉园文会了？”

“正是，待会还请小娘子看我的文才，能否入得了您的法眼。”

顿了一下，他又继续道：“我不是故意偷听。只是刚才无意中听到，您和秦王有些不对付！”

徐惠道：“呃……也没什么。只是刚才，秦王千岁在谈论我的时候，颇为不屑。小女子一时气急，有些口不择言了。”

“原来如此。那不如小王帮您出一口气？”



“出气？你能帮我出什么气？”

“郭业既然来了，那就肯定是对小娘子有意思。他待会肯定要参加文会，俗话说得好，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里边可操作的东西太多了。”

“您的意思是……”

“无论他写出了多少绝妙好辞，您都把他贬得一文不值。而在下的文章，就请您多多夸奖几句。小王和那郭业一向不对付，他受了这种不公平地待遇，岂不会郁闷得要死？”

徐惠眼珠一转，道：“齐王您这个主意，可真是一举三得呀。其一，给奴家出了气。其二，给自己出了气。其三，这么一来，您很有可能在文会上独占鳌头。”

“都被小娘子看出来了。”李佑道：“当今天下，找比秦王更厉害的人，还真不好找，小王勉强勉强算是一个。但不知小娘子对在下的这个提议，意下如何？”

徐惠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您这个要求，小女子不能答应！”

“为什么？”

徐惠冷笑一声，道：“我虽然恨郭业，但也不至于耍这么下作的手段。再说了，虽然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但那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奴家恐怕齐王您的文采和秦王差得太多，连累了奴家的名声！”

这话就是相当不客气了，李佑闻言，简直是肺都要气炸了。不过，他所图者大，很快克制住了情绪，道：“看来小娘子是不相信小王的本事了，没关系，在文会上，本王一定会让您刮目相看。”

“那小女子就拭目以待了。”徐惠微微一福，道：“奴家还要去换身衣服，暂且告退！”

“小娘子请自便。”

眼见着徐惠渐行渐远，李佑不由得恨恨道：“臭婊子，你以为你是谁？装什么清高呀，简直是给脸不要脸！待会那件事成了，你们徐家就会万劫不复！到时候我倒要看看，你是怎样跪下来求我！”

## 第2026章曲水流觞

阴弘智上前一步，低声道：“殿下何必为这点小事生气？等那件事成了，无论郭业还是徐惠，谁能逃得出您的手掌心？”

“这我当然知道，只是这徐惠太不识抬举了，实在是可恨！”

说到这里，李佑忽然微微皱眉，他问道：“您说咱们的谋划能成吗？若是不成，这小娘子很可能就归了旁人了。归了别人还则罢了，要是归了郭业，本王实在是忍不得！”

“您放心，为了表明您确实是为了佳人而来，我请了好几个诗词大家来帮忙。即便那事不成，您的赢面也颇大。到时候，您尽管在文会上表现就是。至于那件大事成不成，只能看天意了。”

李佑稳了稳心神，道：“但愿天意在我！”

.....

.....

“死郭业，臭郭业，都是你，这下你可把我害惨了！”徐惠一边梳洗打扮，一边恨恨地把这句话念了无数遍。

说不清，到不明，自己怎么就把齐王给得罪了呢？

难道仅仅因为他的手段卑鄙？他手段卑鄙，也是为了对付郭业呀，关自己什么事？即便看不惯。婉言谢绝不就行了，为何话中带刺，得罪于他？

难到是怕弄巧成拙？这也不对。秦王郭业乃是赘婿出身，想来是没读过什么书的。而齐王天生贵胄，肯定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论起来，还是齐王的赢面大一些，不大可能出现什么弄巧成拙的局面。

这两个原因都不对，究竟是为为什么呢？

仔细想来，无非是听说齐王要对付郭业时，自己心中那股无从由来的一股怒气。好像是.....自己很不喜欢别人对郭业不利。

哎呀，要死了，郭业是我的仇人，我护着他干什么？当时真是鬼迷心窍了！

现在该怎么办？得罪了齐王，太子能护得住我吗？待会在文会上，万一齐王独占鳌头，我又该如何是好？

愁呀！

都怪那个郭业，先撩拨人家的心思，又弃而不顾，弄得人间心烦意乱，才酿此大祸。

这叫什么？始乱终弃？呃.....好象用词不当，那该叫什么呢？

怎么我都想不起来合适的词儿呢？以往的聪明劲都去哪了？肯定都被郭业气走了！

臭郭业，姑奶奶真有个三场两短的，我.....我就跟你没完！

.....

不管徐惠怎么在心中咒骂郭业，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

很快，就到了文会要开始的时间，徐惠望着玻璃镜中自己的妆容，满意地点了点头。

她自言自语地说道：“如此佳人，谁堪匹配？郭业，你错过了我，肯定要抱憾终生。希望你小子识相，能够回心转意。”

说完了这句话，她抖擞精神，轻迈莲步，出了闺房，吩咐一声：“走

吧！”

“喏！”

一行人浩浩荡荡直奔曲江亭去也。

徐惠把文会的地点设在芙蓉园，那当然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就在于曲江亭。

大唐承隋制以科举去士，科举里面最为尊贵的就是进士科了。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由此可见，考中进士科到底有多难。

那考上之后，当然得大肆庆祝了。传统的庆祝活动，无非就是杏园探花、曲江流饮、雁塔题名这三项。

而所谓的曲江流饮，就发生在芙蓉园的曲江亭内。

曲江亭的地面挖有弯曲的凹槽，曲江水在凹槽中流淌。到时候新科进士们散坐亭中，把一个酒杯放在木盘上，木盘随波逐流，停在了哪位新科进士面前，哪位就要饮酒一杯。

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曲江宴。

今天这场文会的规则，其实和曲江宴基本差不离，充满了风雅之趣。所有参与曲江文会之人，仿效新科进士，等木盘来到了自己的近前，就依照题目赋诗一首，当众朗读。

若做不出诗来，则需饮酒一杯。

当然了，曲江亭虽然不小，但要容纳所有人，还是远远不够的。

大部分得在外驻足观看，得真正够身份够地位的人，才有资格入内。

郭业当然够资格入亭，只是他并不想引起柴梁二人的误会，索性就带着武媚娘站在了外面的人群之中。

眼见着徐惠远远走来，郭业不由得心中一动！人配衣服马配鞍，换上女装的徐惠，果然不凡！

她不象善花公主那样如仙子临尘，不似杨凤怡那般英姿飒爽，论起娇媚来，更是不如武媚娘远甚。但是，她身上自有一股特殊的书卷气，足以与这些美人争奇斗艳。

难怪她被人们公认为长安第一才女呢？就这长相，这气质，即便文才一般，那也得被人们吹捧起来呀！

唉，也不知何人有幸，能娶到如此佳人！

正在郭业胡思乱想之际。武媚娘轻轻一拽他的衣服，道：“夫君还等什么？道歉呀！”

“哦，好好好！”郭业走上前去，微微躬身，道：“徐小娘子，刚才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郭某人一时糊涂言语无状，唐突了佳人，万望恕罪。”

徐惠听了这话，直感觉刚才一切的委屈，都有了回报。她心里一酸，眼泪好悬没流出来，道：“怎么？秦王是见了奴家的真面目，有些后悔了？”

郭业之所以道歉，是因为刚才在李治的面前说的那番话，跟当面骂人差不多，的确有些失礼。跟见了徐惠的女装模样后悔，可是毫不相关。

不过，当着这么多人，他总不能真的让佳人下不来台，只得含糊应道：“先前是郭某人有眼无珠了。”

“好吧。既然秦王诚心道歉，妾身又岂能抓着不放？以前的事情就算过去了，现在就请您入曲江亭，参加文会吧。”

“这……”

徐惠眉毛一挑，道：“怎么？难道您刚才是在敷衍人家？实际上还是认为妾身的蒲柳之姿，不堪入目？”

“那当然不是了！只是……只是……好吧，那郭某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郭业还能怎么办？只能引了武媚娘一起，近了曲江亭，在柴令文梁二少的身边坐下。

他低声道：“不好意思，形势所迫，不得不来。二位放心，过一会儿，我光喝酒，不做诗。”

柴令文看了武媚娘一眼，轻笑一声道：“我相信你。”

郭业今天的所为，可是太特立独行了，芙蓉园文会虽然名为文会，暗含的意思可是比文招亲。

大家都明白，要想好事终成，关键在于能否入得佳人的法眼，至于名次，到不一定要第一，差不多就行了。

要不然，孔颖达房玄龄这帮老家伙来参加，谁堪匹敌？难道人家徐惠就要嫁给他们？

所以，不管实际上有没有妻妾吧，但凡进入厅内的，可没有带着女伴的。唯独郭业，竟然带了武媚娘到场！大家都看得出来，郭业如此行事，不管文会的输赢，他已经与佳人无缘了。

徐惠恨恨得瞪了郭业一眼，心中那股火又上来了，又暗暗地把他骂了千万遍之后，才宣布道：“芙蓉园文会，现在开始！第一个题目，春日。”

## 第2027章祸水东引，郭业受挫

曲江亭内，才子佳人共聚一堂，流水潺潺，觥筹交错，吟哦之声不绝于耳。好一派人文荟萃，盛世风光！

不过，在这份风光里面，也有两个人与气氛不大协调。

其一，就是秦王郭业。他阴差阳错，才坐在这曲江亭内。所以，根本就不想有任何表现，但凡木盘来到他的近前，无非是举杯痛饮而已，并没有任何诗作。

其二，就是长安第一才女徐惠了。以前她倒是很喜欢这种诗词唱和的场合，不过今天每听到一首新诗，就想到了郭业那番关于“眉毛”的论断，顿时大为扫兴。

当然，不管怎么说，徐惠的兴趣在此。若是只有郭业败兴，她也只是兴致不高而已，不至于愁眉不展。

更关键的地方在于，今天李佑的表现太显眼了。他的每一首诗都出类拔萃，傲世群伦，把其他人打得溃不成军，眼看着这场芙蓉园的文会的魁首就非他莫属了。

在徐惠的心目中，谁都可以得魁首，唯独李佑不行！还是那句话，她徐家小门小户的，难道还能和齐王讲理不成？

若是一般人得了第一，她若是看不上眼，可以推说芙蓉团文会只是以文会友，并不牵涉其他。

但是对于李佑，她能那么讲？人家可不会管什么明规则潜规则，只要得了第一，就算是逮着理了。人家直接就派人提亲，徐孝德难道还敢拒绝？

那么，要是真的嫁给李佑呢？她还真不愿意。

李佑早就成亲多年，嫁给他无非就是侧妃而已。换言之，就是妾。

当然了，在徐惠的心目中，做妾也不是不行。但对象是李佑，她就绝不乐意了。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与郭业比起来，李佑简直给人家提鞋都不配。

郭业的秦王，那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而李佑的齐王，则完全是因为他是李二陛下的亲儿子。

至于文才，郭业一语不发，看来的确是不擅长诗词歌赋。那李佑现在大才四方就说明他文才很高？那还真不一定

环李佑而坐的几个人，举止诡异。要说他们没有帮李佑作弊，那也太小瞧徐惠的智商了。

另外，还有刚才徐惠与二人的接触。

郭业虽然把她气得不轻，但后来不是道歉了吗？再说了，仔细想来，诗词歌赋无用论，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至于李佑，给人的感觉就非常不好了。他打着为徐惠出气的幌子，但实际上却全是为了自身。

最让徐惠恼火的是，他这个法子，事成之后，李佑美人也得了，气也出了。但一旦事败，却要徐惠一人完全承受。这简直是把长安第一才女当傻子耍！

如此不堪的人物，怎能托付终身？

徐惠心中暗想，不行，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一定要扭转李佑大出风头的局面，必须找一个人把李佑的风头彻底打压下去。

但是在场之人，谁能堪此重任呢？

尽管理性上绝得不大妥当，但是最终，徐惠的目光还是投到了郭业的身上。

徐惠轻启朱唇，道：“秦王千岁，此次芙蓉园文会，大家都在吟诗作赋，而您却一语不发。如此作为，恐怕是不大妥当吧？”

郭业客气地说道：“郭某乃是个粗人，没读过什么书，您让我战场厮杀那当然绝无二话，但是要说吟诗作赋，那可就太难为我了。我之所以光饮酒不做诗，不过是藏拙罢了，并无他意。”

“哦？是吗？秦王千岁您这么说，可是让妾身有些看不起呢。”

郭业的脸上微变，沉声道：“若是徐小娘子看不起粗鄙无文之人，郭某人也无话好说。”

“您误会了，妾身可不敢嘲笑粗鄙无文之人。远的来说，汉高祖出身无赖，能有什么文学之才？近的来讲，鄂国公尉迟敬德字都不识几个，却能在玄武门力挽狂澜。妾身安敢瞧不起这二位？”

“那徐小娘子的意思是……”

“妾身瞧不起您的是，敢做不敢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徐惠的声音渐高：“您不做诗的真正原因是，您看不起我们这些吟诗作赋吧？”

她站起身来，往四下里扫视了一圈，道：“众位还不知道吧，就在前不久，妾身有幸和秦王千岁坐而论道，他曾经言道，诗词之道，不过小道尔，难登大雅之堂。”

徐惠这话一出口，可算是捅了马蜂窝了。

什么话在什么场合说，那效果是截然不同。

打个不大恰当的比方，孩子满月，众人纷纷送上美好的祝福。若是有人不开眼，说句大实话“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死”，那此人被当场打死一点都不算冤枉。

现如今，大家正兴高采烈的吟诗作赋，并且畅想着凭借文才抱得美人归的美好生活，忽然有人说吟诗作赋上不得台面，是可忍孰不可忍？

秦王是不好惹，但是大伙也不含糊呀。他能奈何得了许敬宗，难道还能奈何得了咱们这么多人？

“文学之道，博大精深，秦王此语太偏颇了。”

“诗词乃是小道？笑话，这都算小道，那世间恐怕没有什么大道可言了。”

“世人皆说秦王不学有术，今日一见，大谬不然。依我看，应该叫不学无术才对！”

“哼哼，怪不得秦王刚才不敢直说呢？他是怕暴露自己的浅薄！”

“无知，无耻，无聊！此等人物身居高位，恐非国家之福！”

“怪不得陛下夺了秦王的职司呢，他根本就不够格呀！”

……

一时间群情涌动，把郭业贬了个一无是处。此等情况下，无论是柴令文

还是梁叔宇都不敢帮着郭业说话，即便是太子李治都向他投来了爱莫能助的眼光。

齐王李佑觉得这是一个打击郭业威信的大好机会，当即站起身来，来到郭业的近前，道：“秦王，刚才徐小娘子所言可是真的？总不会是她污蔑您吧？”

郭业此时也是骑虎难下，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

徐惠倒是没有撒谎，但是这句话还有很多前言后语，单独拿出来断章取义，当然有些刺耳了。不过这时候多加解释，那也只能说明自己心虚。

当即，他一狠心、一咬牙，道：“不错，这话是我说的，又怎么样？”

“不怎么样。”李佑微微一笑，故作大度地说道：“秦王您没读书什么书，不懂文学的奥妙，又不是什么错处。”

然后，他又对众人道：“诸位，要说咱们这位秦王，在战场上那是没得说的。生擒颉利可汗、活拿薛延陀的薛群可汗、烧死云容皇后，桩桩件件，都是天大的功劳。不过呢……”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在文的方面，他就实在是差了点，说是一勇之夫也毫不为过。所以，说出一些没见识的话来，也非常情有可原。大家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小王就在这，代秦王给大家陪罪了。”

“既然齐王出面，我等就不和秦王计较了。”

“不管怎么说，秦王也是有功之臣，我等当然能够包涵。”

“齐王代人受过，真乃贤王也！秦王但凡有齐王的一半见识，也不会在刚才说出那么无知的话。”

“世传齐王与秦王不和，今日一见，才明白传闻大谬不然。即便他们真的不和，那也肯定是秦王小肚鸡肠。”

……

……

一道道声音，传入功业的耳朵里。直把他气的肝儿颤。

李佑说得这番话，明着是为自己开脱，实际上就是拐着弯的骂人呀！骂完了不说，还得让自己感激！

这小子真够阴的！

嘿嘿，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

俺郭业，就要让你见识见识，即便你占了天时地利人和，有些人你也是惹不起的！

当即他抖擞精神，站起身来，冷笑一声，道：“不错，郭某人就是说了诗词歌赋乃是小道。谁若不服，尽管来辩！”

## 第2028章金山银山

闻听此言，李佑不由得心花怒放。他心中暗想，郭业这厮，算是自己跳到坑里来了！

好，我就和你斗一斗。

这样，一方面能为那件大事拖延时间。另一方面，能彻底打掉郭业的威风。

在场的这么多人，都是我潜在的支持者。就算你郭业舌灿莲花，今天也得败在我的面前。

当即，他阴阴地一笑，道：“看来秦王今天是想舌战群儒了。”

郭业也是豁出去了，朗声答道：“儒生之中有经天纬地之才的甚多，郭某人可不敢说什么舌战群儒。不过，在场之人……嘿嘿……无非会些诗词歌赋的小道，郭某人来者不惧！”

“郭业，你太狂妄了！”

“原来我以为你仅仅是无知，没想到你除了无知还自大！自大加一点就是臭，臭不可闻，臭不可闻！”

“现场诸位哪个不是饱学之士？你还想把我们全部驳倒，简直是自不量力！”

“诗词歌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就算你巧言善辩，又岂能颠倒黑白？秦王千岁，我劝您一句，还是收回刚才的话，以免贻笑大方。”

……

人群又是一阵大哗。

一直到人们都说得差不多了，李佑才把双手下压，道：“诸位，诸位，请听小王一言。”

“齐王千岁有话请讲。”人群这才逐渐安静下来。

李佑道：“秦王刚才的话的确有些过分。不仅大伙忍不了，就是本王心中，也颇有微词。所以，小王不才，想代大伙问秦王几个问题，不知大家能否答应。”

以齐王的身份，大家岂有不同意见之理？于是乎，纷纷表示赞同。

这下李佑的提问就代表了众人的意思了。

一下子得到这么多高官贵戚的拥戴，李佑也是空前的满足。

他清了清嗓子，道：“诗词歌赋的作用到底有多大，真辩论起来，恐怕三天三夜也难分胜负。所以小王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现在我只想问秦王一句话，您说诗词歌赋算小道，那什么才算大道呢？”

郭业道：“这个问题倒也简单。哪样学问能让普天之下的百姓过上好日子，什么就叫大道。”

“您这说法也太笼统了，能不能详细说说。”

“当然可以了。比如说兵法武艺，陛下靠着它扫平天下，令百姓脱离了战乱之苦。兵法，就算是大道之一。比如说，有人学了圣人的学问，牧守一方，让百姓安居乐业，这也算是大道之一。”

李佑道：“兵法和圣人之学，当然算是大道了，但是其他的就都是小道？您这话有些太过偏颇了吧？”

“这话我可没说。事实上，我还没说完呢，大道太多了，可不只这两



样……”

“还有什么算大道？”

“比如说格物之术以及算术之学，比如说种田的学问，比如说天文地理，比如说岐黄之术……太多了，哪样都算大道，哪种都比诗词歌赋的学问有用得多！”

李佑冷笑道：“格物之术以及算数之学，也能算大道？”

“当谈可以。上古之时，即便是以圣王之尊，也得构木为巢茹毛饮血。现如今大家却能住在宫殿之中，吃各种珍馐美味。这难道不是格物之道的功劳？”

“种田之道随便一个农夫都能做，能算大道？”

“那是自然。你可别小瞧了种田之道。现在大唐地广人稀，种田之道的作用还不显。等再过上百年，人口滋生，人多地少。到了那时候，如果有人能让田地的产量增加一成，都能算万家生佛了。”

“岐黄……算了，岐黄能救人活命，我就不说了。但天文……好吧，天人感应我也不讲。那地理之道，总不能算大道了吧？”

李佑这下可算逮着理了，道：“地理之道不是说没用。但要说它是大道，是不是勉强了一点？”

“一点都不勉强。实不相瞒，在郭某看来，这可是天大的学问。殿下请想，若是有人知道一个地方，黄金有几千万两，白银几亿两。您敢说他不掌握的不是大道？”

“呃……那当然算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若是真有这样一个人，那不仅仅可以说他掌握了大道。哪怕说他法力无边，都毫无问题。但问题是……”

“怎样？”

“这样的人有吗？您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得容易。怎么可能有人有那么大的能耐？再说了，就算真的有这个人，几千万两黄金，几亿两白银，世上就真有这种地方？”

郭业微微一笑，道：“实不相瞒，世上还真有此人，绝非虚构。至于所谓黄金白银的数量，也毫无夸大，甚至我还少说了一些呢。”

“那此人究竟是谁？”

郭业微微一笑，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不才，正是在下。”

“你……你……你不是在吹牛吧？”

“殿下请想，我郭业以前是什么人？赘婿而已。可以说身无长物。现如今的我，却是富可敌国。别的本事大家可以怀疑，我赚钱的本事，大家还能怀疑？”

“不是，我不是怀疑您赚钱的本事。关键在于，知道金山银山的位置，这跟做生意赚钱是两回事吧？”

“怎么是两回事？根本就是一回事！郭某人之所以这么能赚钱，就是因为有仙人传法。他再传我个金山阴山的位置，有啥奇怪的？再说了……”

郭业用手指着自己道：“我姓郭的爵封秦王，位极人臣。难不成还能为了辩论胜利，就在众人面前说谎？我的面子如此不值钱？”

“这……”

郭业说得言之凿凿，李佑还真有些信了。

到了现在，他几乎要忘了初始的目的，只记得“几千万两黄金，几亿两白

银了”。

这是多大的数字？大唐国库一年的收入，也不过是四五千万贯而已。而这两座宝山，就能抵得上整个朝廷二十年的全部收入！

若是皇帝的位置能卖的话，恐怕也不值这么多钱！

李佑眼珠一转，道：“总而言之，空口无凭。您能不能告诉我，这两座宝山究竟在哪？”

唰！

他的话音以落，顿时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郭业的身上。

曲江亭内，鸦雀无声。

郭业微微一笑道：“当然可以。其实，就是告诉诸位也没什么。那个地方就在……扶桑！”

“扶桑？”

“不错，那个地方有一个巨大的金矿和一个巨大的银矿。全是露天矿产，十分容易开采。千万两黄金，亿两白银，只多不少。”

“不对吧，扶桑和咱们大唐并非没有来往。我可没听说过此地盛产金银。”

郭业微微一笑，道：“大家都知道那还叫什么学问呢？实不相瞒，当今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个金山银山的具体所在。”

“那两座宝山，究竟在扶桑的什么地方？”

“就在……”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柴令文和梁二少突然起身，一左一右郭业给抱住了。

柴令文一伸手，就把郭业的嘴堵住了，道：“这个秘密可是要留给我外甥的，怎么能随便讲给外人听？”

梁叔宇点点头，道：“对。这种学问，那就得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你们想捡这个现成的便宜，没门！”

## 第2029章钱比理大

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人们忽然发现，这句论断其实是错误的。

在众人欲要杀死人的目光中，柴令文和梁叔宇这二位脸不红心不跳，岿然不动，一点也没有要无疾而终的模样。

郭业却不能任由柴令文这么捂着嘴，他连连摇头，示意二人把他松开。

柴令文道：“你想说话？”

“嗯嗯！”郭业赶紧点头。

“松开可以，但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你可得心里有数。”

“嗯嗯！”

二人这才把他松开。

郭业连吸了几口新鲜空气，道：“我说二位兄长，其实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两座宝山的位置，我可不能敝帚自珍。”

“为啥？”

“道理很简单，这么大的一笔财富，光凭我郭业的力量可吃不下下来。”

梁叔宇道：“你吃不下来，不是还有我们哥俩吗？咱们这么好的交情，我们不帮你谁帮你？”

“有了你们俩也不行。为了得到这两座宝山，就得和扶桑开兵见仗。打完了之后，还要派遣成千上万人前去开矿。而且这矿不是一年两年能够挖完的，得持续一百年，甚至两百年。”

郭业叹了口气，继续道：“这么长的周期，这么大的事业，又岂是咱们三家能够全部吞下的？”

“那您的意思是……”

“得集合大家的力量！”郭业往四下里扫视了一眼，道：“咱们三人还要找些亲朋故旧，一起做这笔大生意。”

李治看出了便宜，道：“弟子不才，不知能否掺一股？”

“当然可以。”郭业点了点头，道：“怎么说咱们俩也有师徒之分。你想参股，我怎么可能把你拒之门外？”

有了李治打头，这下子人们的心思顿时活泛起来了。

“秦王千岁，咱们俩同殿为臣，能否照顾一下？”

“虽然在下和您没打过什么交道，但我李四成一直仰慕秦王的为人。不知能否有幸，和您交个朋友？”

“秦王，我的侄子曾经保着您出使过高句丽，咱们是自己人！”

“柴令文，柴令文，我是程至仁呀，咱们可是光着屁股一起长大的交情，这种好事可不能忘了我！”

“梁二少，可还记得我梁思温？咱们可是一起逛过青楼呀！这关系还不够铁？去扶桑找宝山的事，忘了谁也别忘了我！”

……

一时间，群情涌动，都在卖力得推销着自己。唯有齐王李佑，脸上青一阵白一阵的。

他和郭业之间暗战多次，早已结下了解不开的冤仇。就算现在突然有一方愿意和解，另外一方能不能相信都是一个问题。

死马当活马医吧，李佑干笑了一笑，道：“秦王……”

“怎么？”

“这两座宝山的生意，本王能否分一杯羹？”

郭业看了李治一眼，坚定地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在下实在没想到想掺合这桩生意的有这么多人。够了，完全够了，就不劳齐王殿下受累了。”

“你……”尽管早有心理准备，被这么直白地拒绝，李佑还是气得不轻，他说道：“好！不参与就不参与，谁知到道你刚才有没有胡吹大气？本王还不稀罕呢！”

“如此最好。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李佑摆了摆手，强撑着面子道：“好了，不说这个了。什么金山银山的，俗！忒俗！咱们还是先谈谈诗词歌赋吧。”

“诗词歌赋？谁要和你谈诗词歌赋了？”

“你刚才不是说，诗词歌赋乃是小道，不服来辩吗？怎么转眼又忘了？”

郭业瞪大了无辜的双眼，耸了耸肩道：“可问题是，现在胜负已分了呀？”

李佑怒道：“秦王休要信口雌黄，胜负已分？我怎么不知道？”

郭业没理他，招了招手，把那个和梁二少一起宿过娼的梁思温叫了过来，道：“我来问你，诗词歌赋是不是小道？是不是不值一提？”

“那当然了！”梁思温道：“原来我还以为诗词歌赋也算大道之一呢，不过，今天听秦王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姓梁的茅厕茅塞顿开。现在我算是明白了，诗词歌赋算什么呀？小道，绝对的小道。”

“好，说得很好。寻找扶桑宝山，算你一份！”

然后，郭业又把想和自己交朋友的李四成叫了过来，道：“李老兄，本王想问您一个问题。”

“您尽管问，在下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请问您对诗词歌赋有什么想法？”

“诗词歌赋，寒不能衣，饥不能食。学得好了，既不能安邦，又不能定国，无非是无病呻吟而已，难登大雅之堂。说句粗鄙的话，那就是狗肉上不了席面。”

“过了。”郭业道：“诗词歌赋不像你想得那么没用，李老兄这话有些过分了。不过呢……这寻找宝山一事，还真缺人手。勉为其难，我也勉强算你一份吧。”

“多谢秦王！以后我姓李的一定唯您马首是瞻。您让我往左，我绝不敢往右。您让我打狗，我绝不敢撵鸡！”

“行了，行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快快退下。”

“是！”

把李四成打发走了，郭业微微一笑，道：“齐王千岁，需不需要我再找其他人问问看？”

“你……你这是用两座宝山的份子来收买他们，根本就不作数！”

郭业双手一摊，道：“齐王，这就是您不讲理了。难道说大家顺着你说就是众望所归。顺着我说，就是被收买？您也太霸道了吧！是非自有公论，这话您到底听过没有？”

李佑道：“任你舌灿莲花，本王也不会改变自己的观点。有什么了不起？

不就是走了狗屎运知道宝山的所在吗？难不成你把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就是所有人都掌握了地理大道？”

郭业道：“那当然不是了。知道扶桑有两座金山，只能说有了一点地理知识，得知道全天下所有金山银山铜山铁山的位置，才算是通了地理之道。据我所知，现在有这么大学问的人，只有我一个。”

李佑这次可不会顺着郭业的话往下问了。

两座宝山，就已经让在场之人全部叛变。郭业要是再抖搂出什么铜山铁山的消息来，那大家伙还不得把他当成在世的神明呀？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好，本王承认，我说不过你。秦王今天的舌战群儒……啊，不，应该叫钱战群儒，算是大获全胜，恭喜！恭喜！不过呢……”

“怎样？”

“今天乃是芙蓉园文会，咱们辩论诗词歌赋是不是小道与主题不符。秦王还请安坐，且听我们继续谈论诗词歌赋。”

然后，他又对徐惠道：“徐小娘子，下一个题目是什么，还请说出来吧？”

徐惠却摇了摇头，道：“听了秦王一席话，妾身才知以往的见识是多么浅薄。我忽然觉得，诗词歌赋也没多么重要，咱们还是散了吧。”

“散……散了？这怎么能行？”李佑怒道：“徐小娘子，我们这么多人给你面子参加芙蓉园文会，岂能说散就散？你这么不给我等面子，那以后再有什么事情，可就不要怪大家不给你面子了。”

这话语带威胁，徐惠还真有点顶不住，她问道：“你究竟想怎么样？”

“即便要散，也不能散的不明不白，徐小娘子起码应该明确指出来，这场文会，到底是谁独占鳌头？”

徐惠眼珠一转，道：“当然是秦王千岁！”

## 第2030章逼人墙角

李佑道：“徐小娘子，你没搞错吧？秦王没有任何诗作，怎么就得了头名？难道说，你这个长安第一才女，实际上最喜欢的却是那些铜臭之物？我真是看错了你！”

徐惠摇了摇头，道：“殿下您误会了，小女子之所以这样说，当然不是因为两座宝山。事实上，我徐家小门小户的，就算想参与这桩大买卖，也没那么大本钱。”

李佑冷笑道：“徐家是不算什么，但是长安第一才女可就了不得了。若是小娘子豁出去了，什么事办不成？”

这话当中的恶意，徐惠岂能听不出来？她的脸色当时就变了，道：“齐王千岁还请自重身份，不要信口开河，污人清白。”

“自重，嘿嘿，自重！”李佑白眼一翻，道：“我倒是能自重，奈何某些人却不会自重！有人名为才女，却是见了钱就什么都忘了。颠倒黑白且不说，恐怕连自己女儿身都会赔进去！”

啧啧啧～

李佑连续砸吧了几下嘴，继续道：“秦王好色，才女好财，你们俩这真是郎财女貌。恭喜！恭喜！不过，可惜了……听说秦王家里已经有了十房妻妾，这十一妾的名头可不怎么好听。”

徐惠正色道：“齐王殿下，您输了不认而口出恶言。这对您的名声可不大好。如果您愿意道歉的话，刚才那些话，我就当没听到。”

“我道歉？凭什么我道歉？你徐惠颠倒黑白还有理了？”

李佑怒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哪怕秦王只做了一首诗，你愿意偏帮他，我也就认了。但他从一开始到现在，没有任何一首作品。凭什么说他就是第一？”

徐惠道：“妾身这么说，当然是有道理的。咱们是芙蓉园文会，又不是芙蓉园诗词歌赋大会。秦王刚才之论，发人深省。虽非诗作，但也能说明秦王的文才之高，妾身评他个第一，有何不可？”

“强词夺理！连诗作都没有，就谈什么文才，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却不然。就连您也承认，地理之道乃是大道，诗词歌赋乃是小道。大道胜小道。岂不是理所当然？”

说到这里，徐惠微微一笑，道：“齐王殿下如若不服气的话，不妨问问旁人？看是不是公论如此？”

李佑这个气呀，他心中暗想，什么旁人？旁人都被郭业收买了，能问出个鬼哦！他大怒道：“什么地理大道？我看分明是金钱大道！地理大道也能算文才？”

徐惠白眼一翻，道：“当然算了。不算文才，难道还能算武才？”

“你……好一张利口！”

虽然明知道徐惠所言全是歪理，但是李佑却处处被动。事情的关键在于，这些观众全是人家那边的。看在两座宝山的份上，谁敢不帮着郭业说话？

只要徐惠有一分道理，他们就能帮着说成十分！徐惠只要来一句付诸公议，就能让他的一切努力化为乌有。

这可咋办？难道当场认输？

那可不成！

先不说认输之后自己脸上无光。关键在于，只要自己一认输，这场芙蓉园文会就算散了。与此同时，那件大事也就宣告失败，这如何能忍？

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好吧，秦王在地理一道造诣颇深，说他有文才我承认。但是，他这么高深的文才要说不会作诗，总说不过去吧？不如就让他赋诗一首，与本王分个高下。”

徐惠看向郭业道：“秦王千岁，您看……”

郭业既然不想着泡妞，自然就对所谓文会第一不感兴趣了。再说了，抄诗他会，做诗他不会呀。这要是答应下来，徐惠一会出个冷门题目，他不得抓瞎？

于是，郭业摇了摇头，道：“郭某人不擅长于此，我看还是算了。”

李佑道：“秦王地理之道那么精深，诗词歌赋一窍不通，这总说不过去吧？”

“哼！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这么说可不对。”李佑道：“如果说秦王擅长地理之道，而诗词歌赋的本事比较一般，那大家都可以理解。但要说完全不会诗词歌赋就很令人怀疑了。”

他冷笑一声，继续道：“无论什么学问，那也得读书识字才能办到。有了这个基础，可能写不好诗做不好赋。但绝对不可能，不会吟诗作赋！徐小娘子，你说是不是这个理？”

“这……”

李佑得理不饶人，继续道：“若说秦王不会吟诗作赋，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他连读书识字都非常勉强。换言之，所谓精通地理之道，恐怕并非事实，那两座宝山是否真实存在也非常令人怀疑。”

说到这里，他往四下里拱了拱手，继续道：“众位，所谓参与寻找海外宝山的计划，那是要掏出真金白银来的。可不是没有任何风险。”

“风险？”

“比如说海上风浪，比如说船上疾疫，这些还不都在秦王一张嘴？到时候血本无归，恐怕你们哭都来不及！至于到底是根本就没有宝山，还是时运不济，到了最后恐怕没人能说得清。”

“有……有道理呀。”人们面面相觑，都露出了狐疑之色。

李佑继续道：“不错，秦王是擅长赚钱。但是这桩买卖，很可能是他一人独赚，而其他人都亏！嘿嘿，赚钱，赚客人的钱是赚钱，吞合伙人的钱就不是赚钱了？”

他这话音一落，顿时人群中一阵骚动。人们纷纷窃窃私语，交换意见。

最后，梁二少的青楼亲密战友梁思温站了出来，道：“秦王千岁，那两座宝山的事……真的靠谱？”

“当然靠谱了。”

“这个……不是我们不相信您。只是这仙人传法，实在是太玄乎了一点。您也说了，仙人传您的是地理之道，而不仅仅是两座宝山的地点。所以……做一首诗，您应该没问题吧？”

郭业道：“听你这意思，是怀疑我了？”

“不是我怀疑您，只是……这事风险不小……您看是不是勉为其难地做一首诗，也坚定一下大伙的信心。”

郭业冷哼一声，道：“不错，此事风险不小，但是同样的利益极大。若是有不愿意冒险之人，郭某也不愿强求。你要明白，是你们求着我，而不是相反。”

李佑见郭业不肯做诗，越发感觉逮着理了，道：“大家瞧瞧，什么叫色厉内荏？秦王刚才的表现就是！他要是真有能力，做一首诗只不过举手之劳，来为何不肯顺水推舟？这其中大有蹊跷呀！”

“对呀，对呀……”

人心愈发地动摇了。当然了，这两座宝山涉及的利益太大，人们不可能因此与郭业翻脸，只是看他的目光中，充满了怀疑之色。

李佑好不容易把观众拉成了两不相帮，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对徐惠道：“怎样？我说的有没有道理？秦王恐怕只是个欺世盗名之徒，您认定他为文才第一，难以服众呀？”

然后，他又来到了郭业的面前，道：“秦王千岁，不好意思，我李佑就要跟您较这个真了！我就要在天下人面前，揭穿您的真面目。什么地理之道？狗屁！我看明明是骗人之道！”

郭业还没怎样呢，武媚娘先忍不住了，道：“我家夫君刻意低调，还真是让人们忘了一些往事呢。齐王千岁，你如此咄咄逼人，恐怕要自取其辱！”



## 第2031章可记当年郭劝酒？

李佑一皱眉，道：“你是郭业的女人？”

“不错，妾身乃是应国公武士彠的女儿，秦王的第十房小妾武媚娘。”

“哼，身为国公之女，却自甘堕落与人为妾。本王都替应国公羞得慌！”

武媚娘闻言也不恼怒，反而淡淡地道：“宁做英雄妾，不为庸人妻。岂知英雄少，终身不能嫁。能够嫁给夫君这样的大英雄，媚娘心愿已足，并不感到半分委屈。即便家父泉下有知，也会为我高兴。”

李佑冷笑道：“郭业一个欺世盗名之辈，算什么英雄？”

“欺世盗名？您指的是夫君不会做诗吧。齐王千岁，您这么想可是完全错了。事实上，夫君大人不仅会做诗，还且每首诗都能流传千古。您刚才做的那些诗，跟我家夫君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

“吹牛吧。谁不知道秦王乃是赘婿出身，他还能有什么诗才？”

“非是吹牛。我家夫君可是有个花名叫做郭劝酒，您有没有听过？”

“郭劝酒？本王从未听过！”

武媚娘道：“此事发生在十年前，殿下当时年纪还小，没听过也并不奇怪。想当初，长安城内，举办了一个集贤诗会。夫君做了一首《将进酒》，就得了这个名号。”

“啥？《将进酒》是秦王做的？”

“当然了。事实上，想当初秦王可不仅仅做了这么一首诗，而是做了无数首。每一首都是能流传千古的佳句。”

李佑疑惑地问道：“往日读《将进酒》时，我的确没有注意到此诗的作者是秦王，还以为同名同姓之人呢。徐小娘子的年纪比我还小，不知道也并不奇怪。但是现场还有这么多年纪大一些的人……”

柴令文道：“我们当然知道了，但我就是不说！”

“为啥？”

梁叔宇轻笑一声，道：“这事不是明摆着的吗？我们哥俩到这是干啥来了？还不是为了徐小娘子！要是把秦王捧起来了，我们俩还有希望吗？”

柴令文接话道：“所以说，秦王不肯做诗，那就是让你捡了个大便宜。结果你却不依不饶的挑事，这下可惹了大麻烦。恐怕徐小娘子听了这事，那魂儿都得被秦王勾去。”

其实，柴梁二人和郭业接触多了，心中早就隐隐觉得，郭业所谓的斗酒诗百篇很有蹊跷。实际上，他的文才非常一般。

不过现在，既然武媚娘已经提出来了，这二人总不能给自己的好兄弟拆台。再说了，人家武媚娘说的都是事实，就是想拆台也不是那么好拆的，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李佑眉头一皱，道：“好吧，就算你们对徐小娘子有意。在场这么多人，总有没啥希望的吧？刚才群情涌动，他们怎么不指出来？”

“你傻呀！两座金山是不是人人有份，还不一定呢。知道内情的人巴不得有人退出，怎么可能主动提出来？”

武媚娘叹了一口气，道：“也就是妾身，既不想着美人，又不想着宝山，才看不过夫君受气，把此事挑明了。这下子，恐怕要便宜某人了。”

徐惠知道武媚娘指的是自己，脸上微微一红，道：“人们原来说我乃长安

第一才女，小女子还居之不疑。结果，我竟然连《将进酒》乃秦王所做都不知道，看来这第一才女的封号，我实在受之有愧。”

.....

.....

把事情都挑明了，大伙对郭业的观感又是一变！

徐惠此时看郭业，怎么看怎么顺眼，甚至产生了此生非君不嫁的念头。

原来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呢？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对郭业所言的两座宝山再无怀疑！此时看郭业，就如同在看一个金娃娃。

至于李佑呢？那可就精彩了。

这时候那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的，如同开了染料铺。

他心中暗想：原来，郭业刚才的表现，是扮猪吃虎！原来，刚才自己表现，就如同一个小丑一般！

羞耻，简直太羞耻了！

这件事流传开去，恐怕今日之后，齐王李佑就要和夜郎自大，井底之蛙是一个意思了。

恐怕自己就会成为千古笑谈！

而这一切，都是拜秦王郭业所赐！

不行，报复！我一定要报复！我一定要让郭业万劫不复，一定要让他的子孙后代男为奴女为娼！

还有那个武媚娘和徐惠，她们也别想好过。我要把她们纳入府中，肆意玩弄。等我玩腻了之后，再把她们卖入最下等的妓院之中，千人骑万人跨。

而想要做到这一切也不难，只要我能登上皇位就行了。而登上皇位的关键就在于今天！

只要这场文会没有散场，我就有机会。而我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拖住。

哼哼，你们尽管嘲笑我自不量力吧！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最后事情的发展，会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我李佑一定会成为最后的赢家。

想到这里，他抖擞精神，上前一步，道：“哦？是吗？想不到秦王还有此等文才，真是失敬失敬！”

郭业淡淡地回道：“好说，好说。”

李佑又道：“不过呢，虽然您做出了《将进酒》。李某人不才，还想和您斗上一斗！”

“你还想和我斗？”

“那当然了。秦王在十年前斗酒诗百篇，现如今，却不肯做任何一首诗。实在不能不令人怀疑呀。”

“怀疑什么？”

“怀疑您江郎才尽！明白说了吧，我李佑就想占这个便宜，趁您年老，在芙蓉园文会上把您战胜，扬名天下！”

武媚娘道：“齐王千岁，您不觉得今日之举，好像螳臂当车吗？”

“是不是螳臂当车，还要比了才知道。秦王，你敢不敢迎战？”

“这……”郭业也是左右为难。

应战的话，如果题目对了，当然万事大吉。但万一是个生僻的题目呢？自己岂不要出乖露丑！

那不应战行不行？不应战，就意味着自己江郎才尽，反正自己不靠文才的名声吃饭，这也没什么。

关键在于，让武媚娘在这么多人的面前丢了面子，是不是不大合适？

正在他为难之际，武媚娘已经替他做了决定，道：“笑话，这有什么不敢的？但不知如何出题？”

李佑道：“我也不占秦王的便宜，就请徐小娘子出题吧。”

“好，一言为定！”

徐惠往四下里看了看，道：“一时间，妾身还真想不出什么好题目来。这样吧，咱们是在芙蓉园论文，不如就以芙蓉为题，二位做诗一首。”

李佑道：“这有何难？取执笔来！”

功夫不大，就有人拿来了文房四宝。这个题目，他却是不需要作弊。芙蓉园内以芙蓉为题，简直太正常了。他来之之前，就有所准备。

当即，李佑笔走龙蛇刷刷点点，写了一首诗，交到徐惠的手中道：“还请徐小娘子念来。”

徐惠轻启朱唇，道：“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芙蓉生在曲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

“好诗！好诗！简直太好了！”

“文字优美，合辙押韵，此诗极工，齐王的文采可见一斑！”

“古有曹子建七步成诗，今天齐王千岁提笔成文，不让前贤专美于前，实乃我大唐幸事呀！”

“这场曲江会有齐王此诗，必将名扬千古！”

……

一方面是这首诗的确不错，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曲江亭内很有几个李佑的“托”。所以，一时间谀词如潮。

李佑得意洋洋，道：“秦王，啊，不，是郭劝酒，该您了！”

郭业此时的鼻尖可是见了汗了，为啥？肚子里没货呀！

别看咏柳的诗他能一下子背个十首八首的，但是咏芙蓉的诗他可是一首都不会！

这可咋办？

为了拖延时间，郭业也只得叫了一声，道：“取纸笔来！”

## 第2032章打油诗

文房四宝现在就是现成的，李佑当即把身子一侧，道：“秦王，请！”

笔是好笔，产于宣城。笔毛讲究，笔杆轻盈。然而，就是这么一支比鸿毛沉不了的多少的宣笔，在郭业的手中却如同有千钧之重。

究竟……该写啥呢？

眼见郭业迟迟不写，人群再次骚动起来。

“秦王怎么还不写呢，莫非还没想好？还是说，秦王被齐王的前作吓住了不敢动笔？”

“嗨！你懂什么？秦王这叫做一鸣则已一鸣惊人。等着吧，待会儿他一动笔，就会石破天惊，定能写出一个千古名篇。今日咱们有幸参与这场芙蓉园文会，真是与有荣焉。”

“哦？照您这么说，秦王还能取胜？”

“那是自然。这么说吧，秦王写的诗要是不如齐王，你把我这双招子给挖了去！”

“别胡说了，我要您的眼睛干什么？您要是真想打赌，咱们赌一万贯钱。”

“一万贯钱算什么？有种你就赌两座宝山的份子。我赢了，无论你得了多少股份，都得全部白送给我。”

“哦！我明白了，您这么袒护秦王，还是因为那两座宝山呀。奸诈，实在太奸诈了。”

“废话少说，你到底赌不赌？”

“赌！为啥不赌？我看呀，今天秦王能否做出绝世佳句来还真有点悬！甚至……那两座宝山是否存在，也未可知。”

……

……

人们的话，纷纷传入了郭业的耳中。这些话无论是表现了对他的支持，还是表达了对他的反对，都给了他巨大的压力。

写得出来，人前显圣傲里夺尊。写不出来，秦王郭业恐怕就会成为人们的笑柄！

怎么办？怎么办？

郭业只觉得此时脑袋里面乱糟糟的，一筹莫展！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忽然间有一个公鸭嗓子般的声音响起：“陛下驾到，阴贵妃娘娘驾到。”

“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阴贵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人们赶紧跪下，给李二陛下和阴贵妃见礼。至于比赛的事情，只能是告一段落。

“免礼，平身！”李二陛下春光满面，道：“朕是听说这芙蓉园内有个文会，就来凑凑热闹，众位爱卿不必拘礼。”

他大步走入曲江亭内，自然而然地坐了主位，阴贵妃在侧坐相陪。至于其他人，则只能垂手侍立了。

李二陛下微微皱眉，道：“都站着成什么样子？朕刚才不是说了吗？朕今天是来与民同乐的，不用摆那些规矩，坐下，快坐下。”

“遵旨！”人们这才三三两两的坐下。

李二陛下又道：“这文会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李治道：“还是请这场文会的主人徐小娘子，给您讲解一下吧。”

徐惠微微一福，道：“妾身徐惠，拜见陛下。”

不得不说，徐惠的美貌非常惊人，就算是李二陛下见了，也不由得一阵失神，道：“朕从你的身上，看到了观音婢的影子。”

“陛下谬赞了，妾身安敢与皇后娘娘相提并论？”

“不是相提并论，你们两个在气质上的确有些相像。只是观音婢的富贵气多些，你的书卷气多些。”

阴贵妃轻声道：“陛下时常思念长孙姐姐，寝食难安。不如就把徐妹妹接入后宫，聊慰相思之苦。”

“这个么……”李二陛下倒是颇为意动，不过他不好表现得太过急色，道：“再说吧，今日只谈文会，不及其他。徐惠，这文会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启禀陛下，现在文会已经进行到了最后一步，由齐王和秦王斗诗。”

“斗诗？什么题目？结果如何？”

“以芙蓉为题，齐王已有佳作，秦王却还没来得及写，胜负未分。”

“齐王写的是何？”

徐惠又把李佑的那首诗作拿来，道：“陛下请看。”

“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李二陛下念了一遍，道：“写的还行。不过……李佑！”

“儿臣在！”

“怎么听这首诗里，充满了怀才不遇的郁结之气？朕哪里亏待你了？嗯？”

“儿臣没有任何怨望之意，冤枉呀！”

“冤枉？哼哼，芙蓉生在曲江上，不向东风怨未开。这个怨字何解？是生不逢时？还是怀才不遇？做朕的儿子还委屈你了？官封齐王你还不满？难道你还想做皇帝不成？”

李佑这下可真是受了无妄之灾了。不错，这首诗暗含的意思的确是怀才不遇，可是，它根本就不是李佑本人写的。

李佑有一个枪手叫高瞻，此人诗写的极好。当时李佑让人们写咏芙蓉的诗，高瞻就借机抒发怀才不遇希望贵人赏识的意思。

奈何这位齐王殿下的文学素质实在是差了一点，并没有听出此诗的弦外之音，只是感觉这首诗写的不错。今天拿到题目，就把这首诗借花献佛了。

现在被李二陛下这么一问，李佑也明白过来了。他只得道：“呃……儿臣不是那个意思。儿臣是为了写好诗词，强写愁怨，其实本意并非如此。”

阴贵妃赶紧给自己的儿子打圆场道：“佑儿才多大，又是蜜罐里长大的，能有什么仇什么怨？也就是为了写诗强说愁罢了，模仿古人而已，别无他意。”

李二陛下的神色这才逐渐和缓下来，道：“希望如此吧。佑儿，诗可不是这么写的，为父也写一首芙蓉，你好好学一下。”

“多谢父皇。”

李二陛下当即提起笔来，写下一首五言诗：结伴戏方塘，携手上雕航。船移分细浪，风散动浮香。游莺无定曲，惊凫有乱行。莲稀钏声断，水广棹

歌长。栖乌还密树，泛流归建章。

平心而论，李二陛下这首诗和李佑的那首比起来，可是差的远了。

首先，人家李佑的是《咏芙蓉》，而李二陛下的这首诗，充其量算是《采芙蓉》，连题目都不大对。

其次，很明显，李二陛下这诗是写春夏之交的芙蓉。换言之，此诗很可能是一个旧作。

最后，从本身的文学性来讲，李二陛下这首诗也远远落了下乘。

不过，尽管有这三不如，《采芙蓉》还是稳压《咏芙蓉》一头。

事情的关键就在于这两首诗的作者。一个是当今天子李二陛下，另外一个齐王李佑。让在场之人品评这两首诗的高下，那结果还用问吗？

一时间，人们马屁如潮，把这首诗吹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千古绝伦，天下第一。

虽然知道人们可能有夸大的部分，但是李二陛下还是听得非常高兴，道：“秦王，你也作诗一首，与朕比较一番。”

郭业多鸡贼呀，当即跪倒在地，念了一首打油诗道：“芙蓉院内风光好，我与齐王把诗斗。眼前有景道不得，陛下写诗在前头。”

哈哈~人们哄堂大笑。

在陛下面前认输，那不丢人！没人以为郭业是文才不行，故意拿打油诗凑数。只以为他是为了拍李二陛下的马屁，不得不为。

拍皇上的马屁，那还叫拍马屁吗？当然不算了。那要是算，大伙刚才的行为算啥？

李二陛下听了这首打油诗，也不由得扑哧一乐，道：“滑头！”

然后，他又对徐惠道：“接下来，该是什么？”

徐惠道：“接下来就没有了，这是芙蓉园文会的最后一题。既然秦王弃权，齐王所作又远不如您，那这文会第一，就是陛下了。”

“这样呀……”李二陛下看了阴贵妃一眼，道：“我听人说，谁得了文会第一，你就要嫁给谁，不知是真是假？”

## 第2033章刺杀

李二陛下话音一落，现场顿时鸦雀无声。

大家谁都明白，皇上看似随口一问，实际上的意思，却不容置疑。看来，这长安第一美女，就要被纳入后宫之内了。

徐惠此时就如同寒冬腊月被人兜头泼了一身冷水，浑身上下一阵恶寒。为什么？为什么？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红颜薄命？自己刚才还在憧憬着嫁入秦王府的美好生活，怎么眨眼间就要变成皇帝的女人？

不愿意！我当然不愿意！

但是……陛下已经开口，我能拒绝吗？我敢拒绝吗？抗旨不尊，徐氏一门那还能有个好？

再说了，就算我徐惠不孝，冒着家人被杀的风险宁死不从，那又有何意义？那个冤家可从来没答应我什么。甚至就在前不久，他还把我贬得一钱不值！

我这么死了，他会伤心吗？

“我……我……”徐惠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李二陛下眉毛一挑，道：“怎么？很难回答？是不是看朕老了，又想反悔了？”

“那当然不是了，只是……只是……”

“陛下，人家徐小娘子是脸皮薄，不好意思承认罢了。”一个声音在李二陛下的耳边幽幽响起。

“嗯？”李二陛下下一扭头，却与一个太监打了个对眼！他问道：“你是谁？”

“奴婢是太子殿下的贴身太监，名叫秦忠。”

“秦钟？这种场合，哪有你说话的地方？还不退下！”

“不好意思，奴婢不能退！不仅不能退，为了太子殿下的知遇之恩，我还得进……”

陡然间，寒光一闪！

秦钟也不知从哪里拿出一把匕首，冲着李二陛下分心便刺！

“好贼子！”阴贵妃当即一闪身形，护在了天子的身前，素手轻扬，冲着秦忠的手腕抓去。

说时迟那时快，众人一愣神的功夫，阴贵妃已经和刺客交上手了。

“刺客，抓刺客！”

有她挡了这么一下，众侍卫一拥而上，没费什么力气，很快就把秦钟抓了起来。

李二陛下直气得满脸铁青，道：“说！谁是你的幕后主使？”

秦钟轻轻一笑，道：“嘿嘿，你猜……”

“不说实话？待会到了刑部大牢，朕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嘴硬。”

“陛下，您别吓我！我秦钟这细皮嫩肉地，可熬不住刑部的大刑。不过……我死给您看不就行了？您的能耐再大，总不能逼着死人说话吧？”

说完了，秦钟把牙一咬，脑袋耷拉了下去！

有个侍卫上前，摸了摸他的鼻息，道：“没气了，可能是嘴里含了砒

霜。”

李二陛下冷笑道：“好！好！好！原来还是一个死士，真是忠肝义胆！死士常有，太监做死士却不常有。众位爱卿，你们说，这幕后主使究竟是谁呢？”

李佑道：“儿臣以为，起码徐氏父女逃不了干系。这场芙蓉园文会，就是他们家组织的。”

“说得有理，徐孝德全家下狱！”

郭业赶紧道：“陛下，这不妥吧？女子进了监狱之中，不管有罪没罪，都算是完了。微臣觉得，这事应该与徐家关系不大。不如网开一面，先只关押徐家的男丁。待日后查明徐家证据确凿，再缉拿女眷。”

李佑冷笑道：“秦王还真是怜花惜玉！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案子？刺王杀驾，这是谋反之罪！岂容有妇人之仁？还是说……你跟这个案子也有关呢？”

郭业跪倒在地，道：“还望陛下法外开恩。”

“这……”李二陛下想了一下，道：“也好，就依郭爱卿之见。徐氏男丁全部打入天牢，至于女眷么……着长安府严密监视，不容有误。”

李佑道：“除了审问徐家男丁以外，儿臣以为，此事的突破口，恐怕要应在这个刺客的身上。他是从哪来的，与什么人接触过，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李二陛下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道：“你是让朕把太子也下了大狱？”

李佑一咬牙，道：“父皇身系天下，无论如何保护也不为过。如何儿臣以为，为了父皇的安危，太子即便委屈一下也无不可。”

“嘿嘿，齐王直谏，太子下狱！我大唐天家还真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呀！”

李佑当然听出了天子话中的讽刺之意，不过到了现在，已经容不得他退缩了。

他只得按照原来的计划道：“秦忠谋反，太子身上的嫌疑总是洗不去的。假如不查清楚的话，到时候天下人议论纷纷，恐怕对太子更为不利。”

“哦？这么说你还是为了太子好了？”

李佑磕了一个响头道：“儿臣此心可昭日月！请父皇彻查此案，还太子一个清白。”

“清白？哼哼，这天下恐怕没一个人是清白的。”李二陛下微微叹了一口气，道：“秦王郭业！”

“微臣在！”

“这个案子，朕就交给你了。到底拿谁不拿谁，怎么审怎么问，朕完全不管，只听你的审案的结果。”

“父皇不可呀！”李佑赶紧阻止。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有何不可？”

“秦王与太子有师徒之分，让他审案，难免有瓜田李下之嫌。所谓，儿臣以为，还是请秦王避嫌得好。”

李二陛下摆了摆手，道：“不必，朕相信秦王不会徇私枉法。另外，此事涉及太子，朕若是不管，除了秦王还有谁有资格审？”

“呃……如果您实在为难的话，不如先夺了晋王的太子之位，那样够资格审问的人就多了，儿臣觉得江夏王李道宗就不错，刑部尚书韦挺亦可。”

“那若是查明此事与太子无关呢？”



“与太子无关当然是最好，到时候父皇让晋王复位也就是了。”

太子还能随便升来降去？李二陛下好悬没被李佑给气乐了，他张了张嘴，最终无奈地道：“齐王言语狂悖，无人臣体。着从今日起闭门思过三个月！来人，送齐王回府！”

闻听此言李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道：“父皇，明明是太子牵扯到行刺案里面，为什么关我啊？”

李二陛下懒得跟他说话，沉声道：“还愣着干什么？送齐王回府！”

“是！”

众侍卫呼啦啦往上闯，抹肩头拢二臂，把李佑捆了个结结实实。然后，四个人把李佑一抬，扬长而去！

“父皇，想当初薛延陀犯边，太子就把派兵把我的齐王府围了。今天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太子故技重施，他就能做皇帝了呀！这事很可能就是他干的……”

“若是您连谋反大案都轻轻接过，恐怕太子更加变本加厉，到时候玄武门之变故事，也并不是不可能发生……”

“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儿臣冤枉呀！”

李佑的声音渐渐远去，直把李世民气了个面色铁青。

阴贵妃道：“佑儿他也是……”

“闭嘴！哼，你真是给朕生了个好儿子！”李二陛下长身而起，道：“起驾回宫！”

李治跪倒在地，道：“儿臣身处嫌疑之地，不敢多言。还请父皇治罪。”

“你……你也闭门思过三个月，有什么话跟秦王去说吧！”李二陛下道：“对了，郭业……”

“臣在。”

“你随朕来！”

“遵旨。”

## 第2034章扶桑矿产股份有限公司

望北阁中。

李二陛下屏退了左右，现在只有君臣二人。

郭业道：“陛下可是要对秦忠刺驾一案有什么交代？”

李二苦笑一声，道：“交代是要交代的，不过，不是要你把这个案子查清，而是要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这个案子拖下去。”

“您的意思是……”

“想当初朕与太子元吉相斗，什么手段没用过？佑儿耍这一出，真是有些班门弄斧了。”

“啥？您是说……这个案子是齐王做的，其实与太子无关？”

李二陛下闭上了双眼，道：“栽赃陷害，很正常的夺嫡手段，只是佑儿这手段也太糙了一点，真是让朕失望呀……”

虽然他说得轻描淡写，但是眼角已经隐泛着泪花，继续道：“想不到当日之事竟然复现于今朝，报应！报应呀！”

郭业也不知道怎么劝，只得道：“也许是齐王年幼无知。”

“哼，朕这个年纪都能帮着父皇扫平天下了，用年龄可解释不过去。行了，秦王不必给朕宽心了，朕明白此事都是上天给朕的报应！”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你瞧着吧，这事还只是一个开始。除了太子和齐王以外，朕还有六个儿子。等再过几年，他们长大了，就是八龙夺嫡，这个朝廷可就热闹喽……”

郭业实在不好接话，只得转移话题道：“微臣愚昧，陛下是如何看出此事乃是齐王所为？要知道，那个秦忠可是太子身边的人。”

“有三个理由。其一，秦忠是先出声再刺杀，与常理不符。他若是真想刺死朕，又何必先和朕说话，引起朕的警觉。可见，秦钟的目的，根本就不是杀死朕，而是给太子栽赃。”

郭业点了点头道：“陛下龙御归天，太子继位理所当然，齐王捞不到任何好处。只有刺杀不成，太子被拉下水，这个结果对齐王最为有利。”

李二陛下道：“其二，事发突然，怎么别人都没反应过来，阴贵妃却能挡在朕的面前？是她比朕的侍卫反应还快？还是因为她早有准备？”

“呃……陛下这个理由似乎有些牵强，当时毕竟是阴贵妃离您最近。”

“别急，朕还有第三个理由。今日去参加芙蓉园文会，并非是朕的意思，而是阴贵妃极力要求。这也是巧合？凑巧？一次可能是凑巧，两次就是必然！”

郭业道：“如此说来，齐王果然参与其中，陛下就不打算治齐王的罪？”

“怎么治罪？查出来之后，齐王就是一个死罪！虎毒尚且不食子，朕难道连老虎都不如？只要他没有对朕下手，朕就可以优容他。唉，朕现在才明白父皇看我们兄弟相斗时的心情。”

“既然您连齐王都可以轻轻放过，那徐家明显是受了池鱼之殃，是不是……”

李二陛下眼中寒光一闪，道：“你处处维护徐家，是不是对那个徐惠有意思？”

郭业赶紧跪倒在地，道：“微臣不敢！”

“不敢？朕是问你有没有，你说不敢是什么意思？是不敢跟朕抢女人？”

“既不敢，也丝毫没有那个意思。只是微臣觉得徐家实在太冤了一点，才出言为他们求情。”

李二陛下道：“冤枉……那也没办法。太子动不得，齐王朕又不想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朕一个人也不抓总说不过去吧？把他们家的女眷放过，朕已经够仁慈了。”

再为徐家求情就得引火烧身了，郭业只得道：“那陛下的意思是……徐家就这么关到天荒地老？”

“除非你能找一个更合适的替罪羊把此事遮掩下去。要不然，也只能算徐家倒霉。”

……

……

李二陛下面授机宜，要把此事拖下去。郭业明白，其他人可不明白呀！

谋反这种事，一向是有杀错勿放过。现在郭业对除了李二陛下以外的所有人，包括太子和齐王都有着合法的伤害权，这权势简直大的没边了。

再加上在芙蓉园文会上，他把扶桑岛上有金银二山的消息透露了出去。

于是，在朝廷之内，秦王的行情马上看涨，甚至超越了他之前身兼数职的时候，真正达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一时间，秦王府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人们或者为了权或者为了钱，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渴求秦王一见。

郭业见到这副景象，心中不由得浮出了八个大字——烈火烹油，鲜花似锦！

这可不是什么好词，极盛之后，必然是大衰！这么多人来，都是支持自己？那可不见得。

官场上有句话说得好，谁来了我不记得，谁没来我可记得清清楚楚。

眼见大伙都来，即便有人不想来，也不得不来！

尤其是那些低级官员，金山没份，自己又不能帮着人家升官，最后，还不得不付出不菲的礼物，那心里能不怨恨吗？

他们表面上笑意盈盈，心里边还指不定怎么骂自己的祖宗十八代呢。

现在自己得势，自然不用考虑他们的心情。但是人无千日红，花无百日好。万一哪天自己失势了，就别怪人家落井下石。

想当初自己坐船倾覆，长乐坊大钱庄的股份被迫专卖就是前车之鉴。

这可咋办？

郭业灵机一动，记上心来。

当即，他在长安城买了一处大宅子，一分为二。一处挂上了一个牌子：扶桑矿产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

另外一处，则挂上了另外一个牌子：大唐股份交易市场。

秦王的一举一动都引人注目，这两个牌子一立，顿时吸引了有心人的主意。

首先，就是柴令文和梁叔宇找上门来，道：“秦王，你立这两个牌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郭业道：“扶桑宝山这么大的买卖，谁不想捞一杯羹？可总不能人人平分

吧？总得有人多，有人少，甚至有人得不到。”

“这不是废话吗？人总得有个远近亲疏，您不照顾自己人，难道还偏帮外人不成？”

“话不是那样说。咱们几个是自己人，那是没问题的。但是其他人呢？哪个是真心实意跟咱们走，哪个是笑里藏刀，甚至是齐王李佑的白手套，你能搞得清？”

“那……那当然是搞不清了。”

“还是的呀。另外，还有一些人，虽然跟咱们没啥交情，但是能量巨大。他们不一定能帮着咱们成事，但是坏事却绰绰有余。若是没给足够的股份，他们心怀不满呢？”

柴令文恶狠狠地说道：“谁怕谁？不服的话，那咱们就斗一斗！”

郭业道：“怕咱们倒是不怕，但是何必呢？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

“所以，就有了您那个是什么……扶桑矿产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

“正是！这个股份有限公司作价一千万贯，我准备先内部认购。咱们三人再加上太子殿下，平分五成一的股份。”

“另外四成九呢？”

“公开发卖！”

梁叔宇微微皱眉，道：“这不妥吧？要知道，剩下的四成九，总共不过是价值四百九十万贯！咱们长安的富豪人家太多了，几个人一分就没了，还是不能让大家满意。”

郭业道：“这个好办，剩下的四百九十万贯，一贯一股。咱们卖股份之前，先排号。总共有多少人排队，就有多少人分个四百九十万股。长安城总不能有四百九十万吧？”

“您这还是平分。那些有势力的人，仅仅得了这么点股份能够同意？”

郭业道：“不是还有大唐股份交易市场吗？这个买卖收益大，利益同样巨大。难免有得了股份的不看好本公司的前途，也难免有些人糟了什么天灾人祸手头紧……”

“您是说这些人可以在市场里卖掉股份？”

“对，他们可以卖，那些豪强大户就可以买。只要开的价高，总能收到满意的股份数量。当然了，假如他们既不愿意出钱，又想得到足够的股份，那就是他们理亏，怪不得咱们。”

梁叔宇想了一下，道：“你这个法子的确不错。不过，我觉得你还漏算了一点。”

“漏算了什么？”

“朝廷！”

## 第2035章君臣问对，大航海的开端（1）

梁叔宇解释道：“要想得到扶桑的矿产，那势必得和扶桑开兵见仗，少了朝廷的水军怎么能成？另外，开矿之时，要移民百姓，要派人护卫，还得需要朝廷的支持。”

柴令文道：“最关键的是，这么大的利益，朝廷要是不分上一份，总会有人说三道四。比如士林清流派，本钱不多，在这上面得不到多少利益，难免会鸡蛋里面挑骨头。”

郭业一拍脑袋，道：“还真是我疏忽了！开矿总得死人，航海也会死人，这也太容易被抓小辫子了。另外，打败扶桑之后，那块矿产归属谁，也很值得商榷。总不能咱们成立了公司，这矿就是咱们的。”

柴令文道：“给朝廷股份势在必行，你们说总共该给朝廷多少股呢？”

“怎么也得三成。朝廷不用出本钱，只要坐地收钱就可以。另外的七成股份，咱们还是作价一千万贯，按照原来的协议分配。”

柴令文道：“朝廷入干股当然没问题，我担心的是，有股份就必然有话语权。朝廷那些龌龊官的德性，我可太清楚了。”

梁叔宇道：“是呀，要论做生意，九成九的官员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在这里边一搅合，能不亏钱就算不错了，怎么可能赚钱？”

郭业道：“那就不让他们搅合。咱们成立一个叫做董事会的机构，负责公司的重大事务。朝廷的官员可以列席旁听，但是没有表决的权力，不得插手具体事务，只等着分钱就行了。”

“朝廷能同意吗？”

“现在以我的面子让朝廷同意应无问题，至于几十年后，股份倒了那么多次手，肯定大部分握在了当时最有势力的人手中。想必他们也不愿意朝廷指手画脚。这些势力联合起来，想必朝廷也会忌惮吧。”

“好，就这么办了。疏通官府的事，就交给秦王了。”

.....

.....

郭业再次入宫，把这事一说，李二陛下不由得大喜过望，道：“扶桑真的有几千万两黄金，几亿两白银？”

“只多不少。”

“好！简直太好了！嘿嘿，想当初扶桑勾结百济灭我四万大军，这下子正好给了朕讨伐扶桑的口实。到时候，朕灭扶桑取了金银矿，多了不敢说，起码能延我大唐的国祚二十年，郭爱卿你居功至伟！”

“多谢陛下夸奖。”

“不过.....”李二陛下微微皱眉，道：“这两座矿山，你要分一份朕当然没意见，不过其他人.....无功于国，凭什么也要分上一份？一千万贯，朕从国库里挤一挤，总能拿得出来。”

郭业就知道李二陛下会这样想，对这个问题，他早有预案，道：“启禀陛下，微臣之所以用成立股份公司这个法子，实际上是为了朝廷好。”

“什么意思？”

“如今陛下在位，朝廷政治清明，官员也是廉洁自律得多。若是宝山归朝廷所有，当然没问题。但若是后世子孙不肖，朝政黑暗，那些当官的岂不会

上下其手？”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到时候，恐怕那两座宝山不但不能赚钱，还得需要朝廷贴补。相反，把七成的利益分出去。那些人可不会任由朝廷的贪官折腾，朝廷只要安心收钱就行了。”

李二陛下颇为玩味地说道：“照你这么说，朝廷只要一成的股份，那些人岂不是更为卖力地为朕守护宝山？”

郭业苦笑道：“陛下您这么讲，微臣就无话可说了。总而言之，微臣以为，朝廷的股份应该在一半以下，而且不应参与矿山的实际经营。”

“呵呵，刚才只是跟郭爱卿开个玩笑，你不必往心里去。”

李二陛下正色道：“你这个建议听起来倒是有些道理，不过我大唐境内所有的矿山全是官办。郭爱卿这个主意可与常例不符。纵然朕答应了，朝臣们恐怕也不会轻易同意。”

郭业道：“咱们实话实说，那些矿山虽是官办，实际上朝廷获得的利益，恐怕还不到三成。更多的收益，还是被地方豪强拿去了。而且，他们拿了这么大的收益之后，还不纳税！”

“这些朕当然知道。只是，你准备如何说服朝臣？”

“朝臣的理由，无非是其一，万余青壮聚集，若是有心人挑动容易引发民变，其二，矿山涉及地脉，不可不慎。其三，商人逐利，会贪污朝廷应得之钱。”

“那你又如何解决这些质疑？”

“万余矿工乃是孤悬海外，四处皆敌，若无母国补给，恐怕自保都成问题。他们又如何敢反叛？再说了，即便反叛，最坏的情况，不过是我大唐置之不理，又有什么危害？”

“那地脉？”

“陛下您别忘了，那两座矿山是在扶桑。即便是坏了地脉，也是坏扶桑的地脉，和我大唐何干？再说了，把扶桑的地脉坏了，让它永远不为中国祸患，岂不正合了我大唐的心意？”

“关于商人贪污？”

郭业冷笑一声，道：“官员贪污，未必就比商人贪得客气了。微臣的意思，就是要双方制衡。官员盯着商人，商人盯着官员，谁也别太过分。”

“那万一双方沆瀣一气呢？”

“这也简单。商人手持股份换不了，朝廷的官员却无这个问题。到时候分批轮换官员，让他们始终不能铁板一块就行了。说到底，要想完全避免贪污是不可能的，这个法子应该能把贪污降到最低。”

李二陛下眼前一亮，道：“那内地的矿山，是否也能如此办理？”

“那倒是不必。其一，动静太大，恐怕会遭到太多的反弹。治大国如烹小鲜，不可操之过急。其二，国内这些矿山还真不算什么。海外的宝山多了去了，扶桑的金山和银山只是沧海一粟罢了。”

“真的假的？难道四海之内，不是中国最贵？”

郭业摇了摇头，道：“现如今说我大唐国民最富，当然毫无问题。但要说中国最贵，就看怎么讲了。中国人勤劳勇敢智慧仁义，可称最贵。至于说地大物博，就有些自吹自擂了。”

“此言怎讲？”

“论各色矿产，论土地肥沃，中国都算不得什么。”郭业说得兴起，道：“陛下，请取纸笔来，微臣为您演示一翻。”

李二陛下闻听此言，也顾不得招呼旁人，自己就取了一套笔墨纸砚，道：“郭爱卿，我给你磨墨！”

“这如何使得？”

“文王能为姜子牙拉车，朕为何不能替郭爱卿磨墨？就算记载在史书之上也是一段佳话。唉，可惜观音婢已逝，要不然她来磨墨，朕为郭爱卿扇风，整好可以让人做一幅画来，表明朕的礼贤下士之意。”

“既然陛下如此说，那微臣就僭越了。”

郭业提起笔来，画了一副地图，道：“陛下请看，这就是我大唐，这是扶桑，这是新罗百济高句丽，这里是吐蕃，这里是天竺。而这里，就是欧罗巴诸国。”

李二陛下指着南北美洲的方向道：“那这里呢？”

郭业吐出来四个大字：“无主之地！”

## 第2036章君臣问对，大航海的开端（2）

“无主之地？”李二陛下大失所望，道：“这里是瀚海沙漠，还是池沼盐碱之地？”

郭业摇了摇头，道：“都不是。此处土地肥沃，远胜中国。矿产丰富，更是远在大唐之上。若说世上真有天选之国，那恐怕并非指的是我大唐，而是此地！我们可以把这块大陆称为美洲。”

李二陛下闻听此言，那眼珠子都绿了，道：“这么好的地方，能是无主之地？”

“呃……也不是全然无主。上面还是有一些野人的。他们刀耕火种茹毛饮血，只有部落并无国家。”

“野人？野人算人么？呃……不对……”李二陛下忽然意识到，自己这句话在意识形态上很不正确。

他改口道：“四海之内，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野人竟然不来朝贡，实在罪大恶极。朕一定要出兵讨伐，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下正朔！”

郭业苦笑道：“人家就是想来，也来不了呀！陛下请看，咱们大唐和美洲还隔着万里波涛。别说是野人了，就是咱们唐人想去那个地方，都很不容易。”

闻听此言，李二陛下那亢奋的心情才逐渐冷静下来，道：“对呀，想当初仅仅是高句丽到大唐，郭爱卿就座船倾覆，险些丧命。这么远的地方，要想顺利到达，风险太大。”

郭业道：“风险大，同样利益巨大。那上面的金银矿产，比扶桑都多。就算不谈金银，单说土地，陛下就能轻轻放过？您别忘了，天赐不取，反受其咎呀！”

“郭爱卿的意思是……”

“此地现在还是无主之地，若是大唐不取，再过上几百年，那就指不定是谁的了。谁占了此地，谁就有了王霸之基。最终会成为中国的祸患。”

“那此地是非取不可？”

“非取不可！”

“可是……”李二陛下想了一下，道：“即便朕下定了决心，若想占这么大的地方，最少最少，也得百万人以上。此地和大唐隔得太远，若是有人心怀不轨，自立为王怎么办？”

郭业道：“这种可能性的确有。所以，为了防止有人自立为王，不如直接封王！”

“直接封王？”

“对，比如齐王李佑，比如其他王子。除了太子之外，您的其他儿子，乃是宗室子弟，皆可封王。朝廷支持他们兵马武器，船只钱粮，让他们在此地建国。”

李二陛下神色一变，道：“这个王可是与我大唐的亲王不同。”

“不错，严格地说。这是周制，或者说是封建之制。所有王爷，既有军权，又有政权，可以传之子孙。”

“有周制，就有春秋战国，他们打起了怎么办？”



郭业双手一摊，道：“那也没办法。周有八百年的江山，陛下还不满足？另外，就算群雄逐鹿，最后也是肉烂在锅里。总之还是陛下的子孙当皇帝。”

“兹事体大，容朕三思。”

郭业继续劝道：“周秦汉晋隋，岂有千年不灭之国？若是有朝一日，天命改变，陛下的后世子孙恐怕……有不忍言之事。如果在海外有一番基业，也能为陛下留下一份血脉。”

“这……”

“若是逃往海外之人，能够卧薪尝胆，再出雄主，李氏子孙再次君临中国，也未可知。这不比死守中国之地强得多？”

李二陛下道：“你说的朕都明白，不过……虽有此利，但在这个过程中，不知朕有多少子孙要死于非命。”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陛下的仁德，能庇护得了几代人？让他们有机会为国立功，才是真正的爱护后人。另外，陛下担心的骨肉相残之事，也可迎刃而解。战死沙场总比骨肉相残要好吧？”

郭业最后这句话，倒是打动了李二陛下，他喃喃地道：“若是朕当初知道海外有如此丰饶的土地，恐怕也就不会有玄武门之事了。”

“那您是答应了？”

“呃……”李二陛下看了看地图，叹了一口气，道：“终归是太远，有没有近一点的地方？待我大唐积累了足够的航海的经验，再派宗室子弟远渡重洋。”

“当然有了。陛下您看这里，可称南洋群岛，同样是无主之地。不过，此地太过安逸了。”

“太过安逸也是错？”

“当然是错。这种地方，天气炎热，不需要穿衣服。盛产食物，不需要种粮食。除了小心瘴疫之外，就不用担心任何东西。在此地待久了，很容易就会失去进取之心。”

李二陛下当然不觉得这是什么坏事，道：“此地离我大唐比那个美洲可近多了，又如此养人，真是天赐我李氏。很好，就是这里了！对了，此地矿产如何？”

郭业道：“虽然不如扶桑和美洲盛产金银，但有数座铜矿。若是占有了此地，我大唐以后就不用钱帛通用。日常经营，只用铜钱就可以了。”

李二陛下兴奋地说道：“有了南洋群岛的铜，再有了扶桑的金银。我大唐的日常交易，就可以完全不用布帛，这可方便多了。只此一项，朕就功绩就足以流传千古，郭爱卿你就朕的诸葛亮呀。”

他顿了一下，又摇了摇头，道：“不，诸葛亮都不如你远甚，非要形容的话，管仲还差相仿佛。咱们君臣相得，君不疑臣，臣不疑君，共同开创这大唐盛世。”

“愿为陛下效死！”

“对了……”李二陛下又拿起那副地图来，道：“这里还有一块大陆？也是无主之地？”

“是的，微臣称此地为非洲。”

“非洲比起美洲如何？”

“大大不如，此地太过炎热，很多地方不适合居住。上面的人肤色黝黑，

也不甚勤劳。当然了，此地也远算不上贫瘠，如果行有余力的话，也可殖民于此。”

“非洲、美洲、南洋群岛……”李二陛下道：“这些地方都比我大唐大得多，若想全部占领，得需要多少人？我大唐支撑得起吗？再说了故土难离，现在我大唐又国泰民安，谁愿意远渡重洋？”

郭业道：“咱们这一代人肯定不成，现在只能用金银相诱。不过，可以让后世子孙持续做下去。但有天灾，尽可尽迁灾民于海外。这样，一来可以避免民变，二来也为海外之地补充了人口。”

李二陛下道：“还有死囚，可以不必处死尽迁海外，也显示朕的仁德之意。”

郭业接话道：“王朝更替，从表面上看，是君王失德。不过本质上还是人多地少。百姓无隔宿之粮。但有天灾人祸，为了活命就不得不反。有了这个迁移海外之策，大唐的国祚很可能超过周朝。”

“好，很好！朕得郭爱卿，胜过得百万雄兵也。你再把这副地图画精细一点，朕要细细赏玩。”

“遵旨。”

郭业当即凭着记忆，画了一份不太精确的世界地图，然后对李二陛下道：“微臣已经竭尽全力了，不过上面的谬误肯定不少。到时候还是要派人仔细核实才好。”

“这已经很不错了。”李二陛下珍而重之的把地图收好，又叮嘱道：“这份地图的重要性，如何形容也不为过。响鼓不用重锤，该如何保密，就不用朕叮嘱了吧。”

“微臣明白。”

“那朕就放心了。”

李二陛下站起身来，不经意地说道：“朕听闻你是得了太上老君传法，才有如此治世之能。原来朕是不信的，不过今日看来，还真是八九不离十。郭爱卿，你说呢？”

## 第2037章功高难赏，赐予佳人

李二陛下这个问题可不好回答。

大唐皇室以太上老君为先祖，人家李耳就算要传法，为何不传大唐皇帝而传给郭业？

再说了，今天朝廷承认了老君传法，那后天郭业说老君传旨，大家是信还是不信？

信了老君传旨，再过几天，郭业宣称老君让自己当皇帝，朝廷又该如何应对？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危险消灭于萌芽之中。哪个活人敢说太上传法，先把他的脑袋砍了。

郭业相信，只要他敢承认，李二陛下就敢翻脸再大的治世之能又如何？若是威胁到了皇位，李二陛下连亲兄弟都杀，难道还吝惜一个秦王？

他赶紧跪倒在地，道：“陛下容禀，传言有谬。微臣少年时，的确梦中有仙人传法，不过此人却并非老君。”

“那个仙人到底是谁？”

“呃……微臣不知，那仙人并未交代身份来历。”

“既然你不知那仙人到底姓名字谁，为何又有老君传法之说？”

郭业尴尬地说道：“当时微臣年幼无知，以为天大地大老君自大。说起仙人的来历，就忍不住牵强附会。实际上，到底那仙人是谁，微臣并不知情。”

“具体怎么回事？你跟朕说说。”

“呃……说起来真是玄之又玄。当时微臣病重，只觉得晃晃悠悠，来到了一座宫殿里面。那里有一个白胡子老道，他对我言道：借你之手，兴我大唐。”

“然后呢？”

“然后，他往微臣额头上一点，臣就醒过来了。”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从那以后微臣就如同开了窍一般，许多知识无师自通。说不明白从何而来，也说不明白脑袋到底里有多少仙家知识。似乎浩如烟海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只有在特定的时刻才会突然领悟。”

李二陛下道：“比如种痘之术？比如今日的世界地图？”

“正是。说来也怪，微臣的长子次女出生，我却没想到什么种痘之术。到了契丹发现鬼面疮肆虐，才突然记起此事。”

这番话就比较有说服力了，哪有知道秘方，不用在自己儿子身上的？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如此说来，没有芙蓉园文会，你也不会想起世界地图了？”

“确实如此。若不是徐惠把微臣私底下的话公之于众，大家伙群起而攻，微臣还想不到扶桑的两座宝山以及世界地图。”

李二陛下轻笑道：“这么说来，徐惠还是立了大功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的。”

“既然如此，朕就得酬功。”

“您是要赦免徐氏之罪？”

“那可不成！”李二陛下道：“徐惠立功，徐氏有罪，不可混为一谈。不

如，朕把她赐给你怎么样？”

“我？陛下，您不是……”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你是说朕也看上徐惠了？那有什么问题？郭爱卿乃是朕之管仲，朕又岂会吝啬一个女人？你今日献图有功，朕愿意割爱。”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您这到底是酬徐惠之功，还是酬微臣之功？”

“都有，都有。咱们君臣相得，朕有话直说。徐惠对你脉脉含情，朕早就看出来了。至于你，朕就不信，你对这长安第一美女不动心！”

“这……”郭业想了一下，还是摇了摇头，道：“不怕您笑话，微臣已经和家中的妻妾约法三章了……”

待郭业把约法三章的事情直言相告，李二陛下不由得哑然失笑，道：“还有这种事？郭爱卿，你呀你……真是夫纲不振。”

“所以，还请陛下收回成命。”

“算了。”李二陛下摆了摆手，道：“反正徐惠是朕赐给你的，要不要是你的事，你随时可以反悔。”

郭业明白，李二陛下真正的意思是对自己酬功。献上世界地图，这个功劳如何夸大都不为过，那该如何赏赐呢？

自己的爵位已经是秦王了，升无可升，简单地封妻荫子实在有些小家子气。于是乎，李二陛下只能赐予美人。

记住，这个美人不是普通的美人，而是李二陛下希望纳入后宫之人。

上位者解衣推食，自有士卒甘心效命。皇上把心爱的女人都让出去了，你郭业该不该粉身以报？

李二陛下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功高难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收自己之心。

人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自己再坚决推辞，那可就太不懂为臣之道了。难道自己非得把公告难赏，变成功高不赏吗？

他只得跪倒在地，道：“谢主隆恩！要不，微臣就试着说服一下家人？”

李二陛下道：“那就随便你了。若是柴郡主不同意，你尽可推到朕的身上。房玄龄的老婆为了抗旨可以吃醋，朕相信柴郡主贤良淑德，当不至于此。”

“别……”郭业高举双手，道：“这事您别插手，微臣自己解决。”

“那也随你，不过红颜易逝，郭爱卿可不要让佳人等太久。等你们的儿子出生，朕另有赏赐。”

……

……

李二陛下的这个赏功，顿时成了郭业幸福的烦恼。想要遵旨，又恐怕家中妻妾伤心。不遵旨吧，又怕惹得天子不快。长者赐，不敢辞。这可不是一句套话。

不过，很快地，就有人帮他解决了这份烦恼。呃……也不能说解决，只是暂时不用再为这个问题操心了。

贞观十五年，十一月初十，一代名臣魏征魏玄成去世。朝廷的工作重心理所当然地转到了给魏征治丧的事情中。

谥号文贞，荫及子孙，百官哀悼，李二陛下当着文武百官失声痛哭，极尽哀荣。

在这种节骨眼上，李二陛下总不能逼着郭业纳小星，那也太破坏气氛了。

把丧事办完了再一拖，那就是过年了。衙门放假，尽享天伦之乐，一切事宜，等节后再说。

那过完春节呢，又有一位名臣去世。此人就是户部尚书段志玄。他虽然在历史上的名气没那么大，但在这个时代，也算是顶级大佬之一。朝廷上下顿时又是一阵忙活。

魏征原来官居中书令，没有了中书令，还有中书侍郎，这个倒是不急。不过户部尚书这个职位太重要了，不可一日或缺。

按说这个职位应该由郭业来干，不过他现在若是做了这个位置，必然会被朝臣群起而攻。

李二陛下想了一下，还是让江夏王李道宗当了户部尚书。从工部尚书到户部尚书，他也算小小的升级了一下。

虽然李道宗乃是公认的贪财，不过，其人的敛财之能也是著称于世。要不然也不会有长乐坊赌坊了。李二陛下的这个任命也不能说错。

至于李道宗原来的工部尚书一职，则由将作大匠阎立德接任。阎立德是一个技术型官僚，擅长画画与建筑，做工部尚书倒是人尽其才。

当然，这跟郭业没关系。朝廷纷扰，他整好偷得浮生半日闲，躲避李二陛下的逼婚。

不过，他想躲，人家徐惠却不想躲。

这一日，有人来报，徐惠求见。

没奈何，郭业只能把她请入了客厅之中，道：“徐小娘子，你找我何事？”

几个月不见，佳人清减了许多，闻听郭业问话，不由得未语泪先流，道：“奴家是来问秦忠谋反一案的进展。”

郭业苦笑道：“没有任何进展。这个案子毫无头绪，本王束手无策。”

“那妾身的父亲和弟弟……”

“这个小娘子倒是不必担心，我对刑部的狱卒早有交代，不许委屈了你的父兄。他们吃的好，喝的好，只是没有自由罢了。”

这话郭业敢说，徐惠却不敢信，她低下头去，低声道：“秦王，您就别宽慰奴家了。刑部大牢是什么地方，我早就听说了，到了那里面，还能有个好？”

郭业无奈地说道：“你若是实在不信，我可以安排你们父女相见。”

“不必了。”徐惠低下头去，道：“妾身有个不情之请，不知秦王能否答应。”

“什么不情之请？”

“您娶了我吧！”

## 第2038章冲冠一怒为红颜

噗~

郭业闻言，不由得一口茶水喷了出来，道：“为……为啥？”

徐惠委屈地说道：“怎么？妾身的蒲柳之姿果然入不得秦王的法眼？”

“那当然不是。只是你这个要求也太突然了……”

“妾身实在是想了好久。”徐惠道：“家父和兄弟深陷谋反大案中，这种时候，谁敢和奴家沾边？现如今，小女子只有两个人可以嫁。”

“哪两个人？”

“一个是陛下，另外一个就是您了。”

“那为何是我而不是陛下？你要知道，我娶了你，就是和陛下抢女人。”

徐惠苦涩地说道：“所以，这就是不情之请了。若是秦王怕麻烦，奴家也只能自请入宫。相信以我的姿色，总不至于被拒之门外。不过，如果可以选的话，妾身还是希望能够得侍秦王。”

情场上战胜了李二陛下，郭业不由得有些小得意。不过转念又一想，自己比李二陛下年轻了十几岁，实在有点胜之不武。

他问道：“你就不能等一段时间，等这个案子查个水落石出，还了令尊一个清白，到时候，你就有大把的选择了。你一个清白的女儿家，又何必与人为妾？”

闻听此言，徐惠的眼泪又掉下来了，道：“你就那么不情不愿？”

“那倒也不是……”郭业解释道：“只是郭某人实在不愿意趁人之危。”

徐惠低下头去，轻声道：“即便有其他选择，妾身也愿意家给您。”

郭业迟疑道：“你真的不是为了父兄不受委屈，才委身于我？”

“妾身实话实说，当然有这方面的原因。妾身入了秦王府，看在您的面子上，狱卒总不至于过分难为父亲和哥哥。但这不是主要的原因。”

郭业想了一下，还是决定施展拖字诀，道：“现在我若是娶了你，无私亦有私。不如等此案查清楚之后，某家再迎娶于你。当然，若是期间你改变了主意，郭某人也绝不纠缠。”

“这……”徐惠眼珠一转，道：“那也行。不过，在此之前，您是不是先给个定情信物什么的。”

怕郭业误会，她又赶紧解释道：“不是妾身急着出嫁。只是现如今徐府之内，只有我和妹妹二人，若没有一个强力的靠山，真撑不下去了。”

郭业脸色微变，道：“你是说……有人欺负你？”

徐惠的眼泪又掉下来了，道：“天地间多的是落井下石之辈，妾身撑得好辛苦。”

“这……”人家把话说到这个份上，郭业还能怎么办？他从腰间解下一个玉佩，道：“此乃我贴身之物，就赠与小娘子了。不过，有话咱们得说到前头……”

“您想说什么？”

“这只能算是信物，上面有我的名讳。若是有人为难你，你可以把玉佩给他看，无论你有什么说法，我都会承认。只是，此物不能算定情之物，徐小娘子你现在仍是自由之身。”

“郭君，您真是一个至诚君子。妾身没有看错人！”

“那……”郭业有心赶人，又觉得不大合适。可是待在这吧，现在二人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气氛实在有些尴尬，不知说什么好。

徐惠冰雪聪明，会意道：“那我就先告辞了，妾身等着您来迎娶的那一天。”

“我送送你。”

郭业刚要起身，忽然有人来报，道：“秦王千岁，有刑部的紧急公文。”

“刑部公文？”郭业眉头一皱，自己现在和刑部的唯一联系，也就是秦忠刺驾一案了，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他赶紧道：“拿来我看！”

“是！”

郭业把公文打开，看了几眼，猛地一拍几案道：“欺人太甚！韦挺，我日~你亲娘哩！”

徐惠赶紧安慰道：“郭君别生气，有话好好说。”

“我不是生气，只是实在是……没法对你交代呀！”郭业直羞得满脸通红，道：“这下子郭某人是被人打脸了，没想到，我郭业的面子这么不顶用。”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徐小娘子，你可要节哀顺变。”

“节……哀……顺便？”徐惠只觉得脑袋“嗡”地一响，眼前金星乱晃！

刑部？节哀？

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徐惠哪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她强打精神道：“可是家父……”

“不仅仅是令尊，还是令弟，他们都……去世了！”

“他们是怎么死的？”

郭业叹了口气，吐出了两个字，道：“痍毙！”

所为痍毙，就是一个统称，无论是饿死、冻死还是病死，甚至是本身衰老而死，都可以这么称呼。总而言之，只要犯人死了，而监狱本身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就可以报个痍毙。

不过，今日之事，用痍毙来解释，恐怕会侮辱所有人的智商。李二陛下那句话说得好，一次就是巧合，两次就是必然。

死一个，可以用偶然解释。两个人一起死，这也能说是偶然？

其中必有蹊跷。

郭业一直以为，自己这个秦王很有面子。即便与韦挺不和，在这种小事上，他总不会阴奉阳违。要不人们怎么说官官相护呢，就是这个道理。

没想到的是，人家韦挺真干的出来！你敢让我照顾他们，我就敢把人弄死！

所以，才有了他破口大骂的那一幕。

徐惠如此聪明，当然也想明白了此事的前因后果。多日来她吃不好，睡不好，精神压力极其巨大。这件事顿时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我好恨……”她只觉得眼前一黑，就晕了过去。

“哎呦，她怎么晕了？真可怜！”帘栊一挑，一群人挤了进来。

郭业定睛一看，十全十美，一个不少，自己秦王府的妻妾，都在这了。

“你们偷听？”

柴秀秀脸一红，道：“什么叫偷听？说得那么难听。我们是怕夫君把持不

住，帮你把把关。”

“哦。那我刚才的表现还可以吧？”

“可以什么呀？人家小姑娘都这么可怜了，你还推三阻四的，算不算男人？我听了都替您丢人。”

“不是……那不是有约法三章？”

“你傻呀，三章是死的，人是活的。圣人还得有经有权呢，你比圣人还厉害？”

“这么说，你们同意了？”

柴秀秀眼睛一横，道：“便宜你了。唉，徐小娘子真可怜，这下子家里就剩下姐妹二人了吧。两个孤女如花似玉，又牵扯到谋反的案子中，要是没有你的庇护，那还能有得了好？我就当做善事了。”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我总觉得有些趁人之危。”

“行了，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小丫头救过来。”

徐惠根本就没有病，只是一时间悲愤交集，才晕了过去。杨凤怡手持银针，略施手段，她就悠悠醒转。

眼见面前一双双如花的娇艳，她喃喃道：“我这是死了？这里是仙界？姐妹们都是仙女吧？”

柴秀秀扑哧一乐，道：“姐姐你是叫对了，仙女却是叫错了。这里是秦王府，也就你日后的家。”

“家？”徐惠猛然间想起前事，不由得悲从中来，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众女一阵苦劝，却是于事无补，没办法又把郭业找来。

这种劝人的活，郭业更不擅长了。他急得团团乱转，最后一咬牙道：“别哭了！你想不想报仇？”

“报仇？”

“对，咱们俩这就去刑部，给它搅个地覆天翻！”



## 第2039章人心鬼蜮

韦挺此时心里边，早把李佑骂了个十七八百遍！他当然知道，徐孝德父子当然不是正常死亡，是被李佑派人害死的。

当然了，韦挺这种官场老油条肯定不会做这种事。实际上，事先他毫不知情。

也就是人死了之后，刑部侍郎崔仁师才把这事告诉他。

韦挺听了当时就窜了，道：“胡闹！太胡闹了！徐孝德死了又有什么用？对齐王有什么好处？这不是授人以柄吗？”

崔仁师微微一笑，道：“没有明显的好处，也没有明显的害处呀。齐王只不过想出口恶气罢了。”

“人家徐孝德又没得罪他？”

“对，他是没得罪齐王，但是他女儿可是把齐王得罪狠了。这次齐王受了如此大的委屈，不发泄一下怎么成？徐孝德不过是一个六品官罢了，死了也就死了，没人会较真的。”

“怎么可能没人较真？你别忘了，现在可是秦王主管此案。那郭业专门派人传信，要老夫善待徐孝德父子。你们把他们杀了，秦王能善罢甘休？”

崔仁师胸有成竹地说道：“哼哼，那郭业要是忍气吞声还则罢了，若是他不甘心的话，就是自寻死路！”

“此言怎讲？”

“韦尚书您别忘了，陛下可是对徐小娘子有意。徐孝德死了，郭业非给他报仇，为的是是什么？是不是讨徐惠欢心？哼哼，跟陛下看上同一个女人，他能落得了好？”

韦挺皱眉道：“陛下乃是一代明君，岂会因为一个女子加罪于国家栋梁？这事不靠谱吧。”

“就算不加罪，也会在心中埋下一颗刺，怎么会说也是对咱们有利。再说了，我想秦王也不会如此不智。只要我们略微提点几句，他应该就会罢手了。”

“希望如此吧。”韦挺叹了口气道：“老夫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恐怕事情的发展，不会象你想的那样。”

崔仁师嘿嘿一笑道：“不简单又怎么样？我的布置同样不简单。在下已经为郭业准备好了，有阴谋，有阳谋。刚才告诉您的只是阳谋罢了。他要是安分，我就让他见识见识我崔某人的手段！”

.....

.....

说是两个人去，总不能真的只有两个人。秦王，那是国家的亲王，必要的排场还是要讲的。

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郭业是去砸场子的，人带少了怎么行？

当即，郭业与徐惠共乘一车，带了秦英、空空儿和精精儿，以及米吉为首的八十特种兵，浩浩荡荡直奔刑部而来。

韦挺听到消息，不敢怠慢，赶紧出衙相迎，躬身一礼，道：“参见秦王！”

“免礼！”郭业面沉似水，道：“韦尚书知道我是为了什么来的吧？”

“呃……可是为了两位朝廷钦犯殒毙之事。”

“不错，韦尚书您可要给我个交代。”

韦挺勉强一笑道：“不知秦王要的这个交代，是为私，还是为公？”

“为私怎么讲？为公又怎么说？”

“为私的话好办，这事确实是韦某人对不住您，有负所托。该如何补偿，只要您划下道来，韦某人无不应允。”

“人死不能复生，你补偿有个屁用？”郭业恨恨地道：“那我要是为公呢？”

“为公，那就对不起了，咱们只能公事公办。刑部大牢可不是客栈，更不是太医院。大牢里的环境能多么好？死人简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秦王千岁你别无理取闹。”

咯嘣嘣～

郭业把牙咬得直响，道：“我无理取闹？韦尚书，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这两个钦犯你敢说死得毫无蹊跷？”

韦挺此时也只能死扛到底了，双手一摊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就是有这么巧，人证物品俱在，齐王想凭空入人以罪，恐怕没那么容易。”

“好，好一个凭空入人以罪！我就不信找不着证据了。升堂，本王要亲审此案。”

“您请便。”

……

……

“威武～”

在衙役的喝喊声中，徐孝德父子殒毙一案正式开审。直到现在郭业才明白，事实上，徐惠是有两个弟弟，一个叫徐齐聃，一个叫徐齐庄。

这次不是两条人命，而是三条。

郭业坐在当中，韦挺在居左，侧坐相陪。至于右边，则坐了才女徐惠。徐惠坐在这里当然不合规矩，不过秦王正在气头上，谁敢触他的霉头？

当即，郭业一拍惊堂木，道：“带人犯！”

哗啦啦～

脚镣声响，两个狱卒被带了上来。

“小人林大枫参见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小人蔡国红拜见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郭业语气森然，道：“林大枫蔡国红，你们是看管徐氏父子的狱卒？”

“正是。”

“你们是如何执法犯法，害死徐氏父子？收了多少贿赂？背后又是何人主使，还不从实讲来？说老实话，万事好商量。如若执迷不悟，嘿嘿，恐怕你们难免皮肉之苦！”

“冤枉，冤枉呀！”

“何冤之有？”

林大枫道：“我说秦王千岁，您是不知道呀。咱们这刑部大牢可不是什么好地方，阴暗潮湿，瘴疫流行，甚至还有传言说冤鬼索命。死亡个把人，简直是再正常不过了，可与我等无关。”

蔡国红接话道：“就是，就是。他们三人老的老，小的小，住在这种鬼地

方还能有的了好？那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才不正常。”

“哦？果真如此？”

“不敢欺瞒秦王千岁。您要是不信的话，我等敢对天发誓，但有半句虚言，就让我们不得好死！”

“哼哼，赌咒发誓有用的话，还要我等朝廷官员干什么？”

郭业冷笑一声，也不和他们争辩，从签桶里拿出一根签子，丢了下去，道：“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来人，把他们二人拉下去，重责二十大板！”

然后，他又恶狠狠地叮嘱道：“本官也做过衙役，知道打板子的规矩。谁要是顾念同僚之情，不肯卖力气，就是与本官做对！有什么下场，你们可自己考虑清楚了！给我着实打！”

“是！”

众衙役不敢怠慢，当即把他们拉下去，卖力地打了起来。躺下顿时传来了阵阵哭爹喊娘之声。

忽然，二人的惨叫戛然而止，有人慌慌张张地跑上堂来，道：“秦王千岁，大事不好。”

“怎么了？”

“林大枫蔡国红两人受刑不过……被打死了！”

“啊？”郭业脸色一变，道：“胡说八道，二十大板就打死人，难不成你们刑部的狱卒是泥捏的？”

“可是，人的确是死了，您不信的话，自己看看。”

“啊哈！”忽然一个刑部官员快步闯上堂来，道：“郭业，你草菅人命，好大的胆子！根据我大唐律例，因私情判罚打死人者，斩立决、这场官司，你就给我打了吧！来来来，快随我一起入宫面圣。”

“你是何人？”

“鄙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刑部侍郎崔仁师是也！”

## 第2040章伪君子

“刑部侍郎？”郭业眉头一皱，道：“那也算是咱们大唐的高官了，我为什么不认得你？”

韦挺解释道：“崔侍郎虽然一直在咱们刑部挂名，不过这些年他一直被借调去修《周书》。既不上朝，又不来刑部办公，秦王不认识他毫不奇怪。”

“哦？崔侍郎还能修史？看来是个博学多才之人了。”

崔仁书把嘴一撇，道：“秦王暗含的意思是，崔某人是书呆子，不擅长刑名之事？那您可想错了。在咱们大唐，论起刑名之术，我认了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您若是不信的话，可以问问韦尚书。”

韦挺道：“想当初有青州人谋反，官府抓了很多。大理寺少卿孙伏伽主张全部处死，唯有崔侍郎不以为然。他把所有犯人去除刑具，给以饮食详加审问，最后只定了十几个人的罪，其余人等全部释放。”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后来，陛下派人重新审讯这十余人，没有一个喊冤枉的。从那以后，崔侍郎就简在帝心，步步高升了。”

郭业冷笑道：“想不到崔侍郎还是一个仁恕之人。那您判案是宁纵勿枉了？就是不知释放的那些人里面，有没有真正的谋逆之人？”

“当然没有。”崔仁师傲然道。

“崔某人所有断案，从未冤枉一个好人，也从未放过一个坏人。秦王如果不信的话，尽管派人去查。但凡有一件冤案，您把我这对招子摘了去。”

这老家伙说得理直气壮言之凿凿，郭业一时间竟然气为之夺，他心中暗想，莫非这位崔侍郎，真像神探狄仁杰一般刚直不阿断案如神？

与这种人做对，我岂不成了电影小说里常见的反派人物？

也罢！

大丈夫能屈能伸，如果他真是此等人物，那定然能把此案的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为了能让徐氏父子沉冤得雪，我暂时伏低做小又有何妨？

想到这里，郭业满脸堆笑，站起身来拱了拱手，道：“在下不知崔侍郎的威名，刚才多有得罪，万望见谅。”

“哼！我能原谅你，大唐律法却不能原谅你。你与那徐惠不清不白，为泄私愤，把无辜的狱卒活活打死。依律当斩！”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崔侍郎，您这可冤枉我了。审案用刑天经地义。我只是下令打了二十大板，这在哪里都不算过分。他们受刑不过，只能算是他们倒霉，与我何干？”

“那却不然。”崔仁师道。

“若是出于公心，别说打二十了，就是打二百，都不算罪过。相反，若是私心作祟，哪怕只打十下，也得反坐！二十板子把人打死，的确不常见。不过……”

“怎样？”

“既然把人打死了，您就得抵偿兑命。嘿嘿，他们的命不好，秦王您自己的命，也不怎么好！”

郭业强忍怒气，道：“好吧，就算我要抵偿兑命，总得陛下亲自下旨吧？待会我就陪您入宫面圣，是杀是刚，自有陛下发落。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求

您一件事。”

“什么事？”

“徐氏父子三人死的蹊跷，还请崔侍郎帮着我查个水落石出。”

“哦，您是说这事呀……”崔仁师眉毛一挑，道：“事实上，在您来之前，我已经把这个案子查清楚了。”

“真的假的？凶手到底是谁？”

崔仁师摇了摇头，道：“没有凶手！”

“没……没有凶手？那怎么可能？”

崔仁师不慌不忙地说道：“死者体表无伤，用银针试毒并未变色。新死之时肤色红润，不像冻馁。可见，既非自杀又非他杀。”

“那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那可就说不好听了，可能是得了急病，也可能是冤鬼索命，甚至可能是天谴。多行不义必自毙，秦王又何必深究？”

“你撒谎！”

徐惠悲愤地说道：“我徐家诗书传家，清白继世。家父为官清廉，惜老怜贫，做的善事数不胜数。怎么可能遭天谴？什么多行不义必自毙？我看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崔仁师毫不退让，斥责道：“清白，哼哼，清白。什么清白的人家，会卷到谋反的案子里？你的意思是陛下错了吗？”

“陛下……陛下当然没错。只……只是……家父确实冤枉呀！”徐惠嚎啕大哭。

崔仁师叹了口气，道：“女娃娃别哭。好吧，老夫承认刚才的话重了点。兴许令尊之死乃疾疫所至，与天意无关。人总不能不得病吧？”

“我父亲得病，难道我那两个弟弟也得病？他们还是孩子呀……”

“白头老翁堂前站，三岁顽童然黄泉，这上哪说理去？世事无常，人生如戏呀！听老夫一句话，别纠缠这事了。回家好好过日子去吧。”

郭业怎么听怎么觉得不对劲。

这崔仁师一会唱红脸一会唱白脸，一哄一吓唬，这可不像是神探狄仁杰，而像是吃了原告吃被告的贪官污吏呀。

哦，李二陛下让关起来，这人就是有罪的。那还要刑部干啥？你崔仁师都做到刑部侍郎了，这个道理都不懂？

他轻咳一声，道：“崔侍郎……”

“秦王千岁有话请讲。”

“这个案子您确定没有任何蹊跷之处？”

“老夫在刑部摸爬滚打的半辈子，怎么可能连这点把握都没有？”

崔仁师稍微和缓了一下口气，又继续道：“我明白您的意思，您是不是想求老夫网开一面？”

“老侍郎您别误会……”

崔仁师微微一笑，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道：“得了吧，误会什么呀。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您的心思我懂！”

“您懂？”

“我当然懂。说实话，老夫也不是食古不化之人，这些狱卒平日里缺德事做的太多了，全部打死可能有冤枉的，隔着一个打死一个绝对有漏网的。您

就是为了出气打死两个，那也只能算是替天行道。”

说到这里，他凑近了郭业，低声道：“我要是不依不饶的要求您抵偿兑命，似乎也有些不近人情！您乃国家栋梁之材，要是为了这点小事掉了脑袋，也忒不值当的了。”

“您的意思是……”

“老夫刚才那是吓唬您呢！您吸取这个教训就行了，咱们下不为例。秦王千岁，说到这里，老夫得倚老卖老了，您以后这脾气得改一改，老年人戒之在贪，少年人戒之在色呀。”

闻听此言，郭业的鼻息都差点被这老头气歪了，他这打一巴掌再给一个甜枣的手段玩的挺顺溜的呀。

欺负徐惠年幼无知也就罢了，怎么还敢欺负到了我的头上！

你到底是哪来的信心，能忽悠得了我齐王郭子仪？

郭业眉头一挑，正色道：“崔侍郎，您真的误会了。郭某人的意思是，您恐怕是老糊涂了！我就不信了，没人暗害，父子三人能够同日毙命！”

“那秦王的意思是……”

“开棺验尸！我要彻查此案！”

“那您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呢？”

“查不出来？”郭业把牙一咬，道：“我跟你到御前打官司去，那两个狱卒的人命案子，我接了！”

“好，看来您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来人，把徐氏父子的棺材抬过来！”

## 第2041章开棺验尸

一大两小，三个棺材在刑部大堂中放稳。

崔仁师冷笑道：“秦王千岁，现在您后悔还来得及！”

“笑话，我怎么可能后悔？”

“您就不问问徐小娘子的意见？无故打扰逝去之人的安宁，这可是不孝之罪！”

徐惠正色道：“万事有秦王做主，妾身没有任何意见。”

“好好好！您二位还真是夫唱妇随呀！陛下知道了，一定非常欢喜。”

李二陛下把徐惠赐给郭业，只是在二人君臣奏对的时候随口一说，并无明旨发下。

崔仁师以为拿住了郭业的小辫子，刚才这句话暗含威胁。不过听到郭业的耳朵里，却毫无意义。

郭业道：“废话少说，开馆开棺！”

吱呀呀～

三座棺材同时打开。

徐惠冲上前去，但见父兄的面貌栩栩如生，那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了。

郭业安慰道：“惠儿别哭了，令尊等人见了你这副模样，恐怕在天之灵也难以安稳。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要节哀顺便。”

徐惠几乎咬碎了银牙，道：“还请夫君为我的家人报仇！”

“那是肯定的，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郭业一招手，把刑部的一个仵作叫了过来，道：“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姓王，双名必成。”

“王必成，好名字。我来问你，来这三个尸首，你可验过？”

“启禀秦王千岁，这三个尸首乃是崔侍郎亲手所验，小人并未插手。”

郭业一伸手，从袖兜中掏出一张钱票来，道：“这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一万贯。徐氏父子的尸首，麻烦你再查验一遍。若是查出什么蹊跷之处，这张钱票就是你的了。”

“谢秦王的赏。”

“别着急，我话还没说呢。你若是查出来了，除了这张钱票以外，我还欠您一个人情。以后遇到什么为难召窄的事情，尽管来找我。能帮的我一定帮。”

“那敢情好。”

“但是……”郭业面色一肃，道：“若是你什么都没查出来，那不好意思，钱也没有，人情也没有。我这么说，你能听明白吗？”

“小人明白。”

“好，你快去查！”

“遵命。”

人刚死不久，再加上现在天寒地冻，所以并无任何异味。这种尸体最好验了，王必成不用做任何准备，就一边翻看尸体，一边高声念道：“死者面白有须，双目圆睁，面露痛苦之像……”

自有其他人帮忙记录。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三个尸体才算验完。

郭业问道：“可有什么蹊跷之处？”

王必成为难地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小人有负所托。蹊跷之处不能说没有，这三人临死之前，都好像遭受了极大的痛苦。不过，那也可能是得病所至。算不得什么证据。”

崔仁师插话道：“废话！他要是好好的能死吗？不是高僧大德，谁死前能好受得了？这算什么蹊跷之处？”

“说的也是。其他的小人就看不出什么来了，兴许此人的确是得病死的。”

崔仁师得意洋洋，道：“怎么样？秦王千岁，您现在是不是想跟我走一趟望北阁？”

“这……”

“算了，算了，老夫跟你开玩笑呢。”老头子微微一笑，无比大度地说道：“我这把年纪了，早就过了争强斗狠的岁数了，怎么可能跟一个年轻人置气？您只要跟老夫道个歉，我可以既往不咎。”

“我……”

崔仁师又对徐惠道：“徐小娘子，你都听明白了没有？没人害你的父兄，都是时也运也命也！你若是真的孝顺，就把他们的尸首领回去，风光大葬。不要再打扰他们的在天之灵了。”

徐惠看向郭业道：“夫君，您怎么看？”

“我觉得吧……此事定有蹊跷！”郭业道：“明白说吧，崔侍郎，你越是劝我放弃，我越觉得这里面有问题。甚至很可能……你就是凶手！”

崔仁师的脸上当时就变了颜色，道：“你瞎说什么呢？真是把老头子的一片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查呀，你尽管查，我看你能查出什么花样来？”

“那就让你见识见识郭某人我的手段！”

郭业抖擞精神，把刑部所有的仵作召集起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我也就不再多言。现在我宣布，无论是谁，只要能帮着我破案的，赏钱十万贯！”

十万贯可不是小数字，换算成黄金就是一万两。用黄金铸成美人，可以铸十个。

就算刑部仵作的油水丰厚，一辈子也攒不下十万贯钱哪。众仵作当即面面相觑，蠢蠢欲动。

崔仁师冷哼一声，道：“干什么？干什么？虽然仵作是贱役，但大家伙心里面可得有点数。不能为了钱就昧了良心呀。到时候老天怪罪下来，恐怕有钱挣没命花！”

郭业意识到不能再任由这老头胡说八道下去了，他打断道：“众位不必有任何顾虑。你们要想清楚，到底是他这个刑部侍郎大，还是我这个秦王大！”

崔仁师针锋相对道：“不错，大家伙是要想清楚，是秦王大，还是国法大。”

“你……”

“我怎么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我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

“对，对，您老讲得对。”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我越发肯定你崔侍郎



有问题了。”

“嘿嘿，年轻人，不要太过偏执。须知我大唐律法森严，光凭感觉可是定不了人的罪的，人证物证口供缺一不可。”

斗嘴皮子郭业还真有点斗不过这个老油条，他只得快刀斩乱麻，命令那些仵作道：“还等着什么？赶紧验尸！十万两黄金，可是相当于一百多个美娇娘了，还不值得你们拼命？”

众仵作答应一声，开始验尸，刑部大堂之内，顿时人声嘈杂起来。

不过，验尸的结果，还是外甥打灯笼——照旧！

仵作们众口一词，不知道人是怎么死的，总而言之，不是他杀！

郭业额头上的冷汗也下来了，他心中暗想，难道说有人能把所有的仵作全部收买？不可能吧……我大唐的刑部能这么黑暗？

难道说，我真的错了？

徐惠也有些不知所措，道：“夫君，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也许，也许咱们真的错了，都是我徐家的命不好……”

刑部尚书韦挺走上前来，道：“秦王千岁，现在您总该死心了吧？呃……不管怎么说，徐氏父子之死我有责任，您今天冲动一点也可以理解。这样吧……”

他一指崔仁师，继续道：“就由老夫做个中人，你向崔侍郎陪个不是，这事就算过去了。您别不好意思，虽然您官位高，但人家岁数大呀，你给老前辈低个头，不丢人！”

徐惠听了颇为意动，道：“夫君你看……要是你实在抹不开面子的话，就由妾身代您前往。”

韦挺道：“那也成，崔侍郎最好说话了，由徐小娘子代为道歉应该也没问题。秦王您看……”

郭业沉吟了半晌，道：“不，我还有机会！”

“啥？还有机会？咱们刑部的仵作都是家传的手艺。您就算再聪明，能在验尸方面胜过他们？秦王千岁，别死鸭子嘴硬啦。须知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郭业微微一笑，道：“我说的还有机会，指的可不是自己。”

“那您的意思是……”

郭业高声道：“空空儿！”

“在！”

“你速去长安府衙，把文四海给我背过来，不得有误！”

“得令！”

空空儿乃是贼祖宗，那脚程真是快极了，一刻钟之后，文四海已经带到。

郭业道：“文四海，今天把你找来，是为了让你验尸……”

“啥？验尸？”文四海挠了挠脑袋，道：“我不会呀！”

## 第2042章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郭业当时就急了眼了，道：“你说什么？你不会验尸？原来你是怎么对我说的？长安府衙里面，刑名律法，你认了第二，就没人敢认第一。怎么现在又不会了？”

文四海一呲牙花子，道：“刑名律例第一倒是不假，但问题是，仵作乃是贱役。小人从来没亲自动过手呀！”

郭业脸色铁青，恨声道：“我……我要你何用？”

见郭业面色不善，文四海不禁有些麻爪，他赶紧补救道：“秦王千岁您别急，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吗？仵作的活，我也能凑合着干。”

“凑合的仵作可不成。”郭业摇了摇头，道：“这么多经验丰富的仵作都验不出问题来，你一个半桶水能有什么用？”

文四海眼珠一转，道：“您是说所有仵作都验不出来？”

“对。”

“而您觉得肯定有问题？”

“正是。”

“妥了！您把这事交给我吧。”文四海胸有成竹地说道：“除非是确实没有问题，否则我定能帮您查个水落石出！”

“此言怎样？”

“道理很简单。如果确实有问题，而刑部的仵作却验不出来。那就只能说明，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关于这些小吏的人心，老朽我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郭业大喜过望，道：“如果你真能帮我破了这个案子，本王定有重赏！”

“什么赏不赏的，能为秦王效力，文某人心愿意足。好了，事不宜迟，您先给我交代一下此事的前因后果吧，咱文老头这就开始干活。”

“是这么回事……”

郭业把事情经过详细解说了一遍，然后问道：“文老先生，您可听出来其中有什么蹊跷之处？”

文四海闭目想了一下，道：“蹊跷之处？那简直是太多了。听您一席话，关于徐氏父子怎么死的，我心中已经能猜了个八九不离十。不过，若是直接验尸，可显不出我文某人的手段！”

“不用验尸？”

“当然不用，验尸那是糙活，文某人不屑为之。秦王千岁您暂且安坐片刻，马上就可水落石出。”

“好！我这八十多名手下全归你调用。文老先生，拜托了。”

文四海抖擞精神，高声道：“刚才是哪几位兄弟给林大枫和蔡国红动刑？”

这事可抵赖不了，当即有几个衙役出班跪倒，道：“是我们哥几个。”

“几位兄弟，说起来咱们都是同行。我文四海的名号，你们都听过吧。”

有人道：“都是在长安吃公门饭的，您老的名声我等当然听过。”

“听过就好。”文四海点了点头，道：“众位应该明白，衙门口的腌臢事可瞒不过我。二十板子把人打死了，该用什么手段，你我也都清楚。”

说着话，他走到了众人的面前，道：“刑部的仵作听谁的，我不知道。但

是长安府衙的件作，可是听老夫的。你们当中有人犯了杀人之罪，站出来吧。别撕破了脸，大家都不好做人。”

当即，就有两个衙役向前挪了两步，道：“文老爷，秦王千岁，您二位可要法外开恩哪！我们都是被逼的！”

郭业见到这副光景，好悬没气乐了。

这可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

这伙人敢当着自己这个秦王的面搞鬼，但是在文四海的面前，一点花活也不敢耍。

郭业当即一拍惊堂木，道：“大胆！你们竟敢当着本王的面草菅人命，实在是罪恶滔天。到底是受了何人的指使，还不如实讲来！”

那两个衙役一指崔仁师道：“就是崔侍郎！秦王千岁，县官不如现管，上指下派，我等是不得不为呀。这杀人之事，我们只能算是个从犯，您要找人抵偿兑命，就找崔侍郎吧。”

崔仁师怒道：“一派胡言！本侍郎饱读圣贤书，岂会指使你们草菅人命，简直是笑话。你们是受了何人的驱使，来污蔑本官？”

一个衙役道：“我说崔侍郎，事到如今您还推卸责任？这可不大地道。分明是您给了我们二十贯钱，让我等害死那两个狱卒。到了现在，您怎么不认账呢？”

另外一个衙役道：“就是就是。那二十贯钱我纹丝没动，就在床底下呢！秦王派人取来，一看便知。”

崔仁师冷哼一声，道：“钱上又没有记号，怎么能证明是老夫给你们 的？”

“这……好呀，崔老贼，你敢抵死不认！……”

一时间污言秽语接踵而至，把崔仁师骂了个狗血淋头。

不过，崔仁师丝毫不为所动。他淡淡地道：“骂吧骂吧，你们反正都是要死的人了，老夫不和死人计较。”

文四海冷笑一声，道：“崔侍郎，你以为这样你就能顺利过关了？”

“老夫不懂你在说什么。”

文四海面露讥讽之色，道：“那两个衙役的确是不大聪明，没有留下你什么把柄。另外，杀害徐氏父子的两个狱卒，也被你灭口了。看起来，你这个案子的确是做的天衣无缝，不愧是老刑名。”

“文四海，你是不是还想说个但是……”

“不错，就是但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可惜呀，你对下层的狱卒，还是不够了解，他们可比一般的衙役聪明多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文四海道：“什么意思？我想崔侍郎你应该比我清楚，你让他们办脏活。他们是不是要你写一张纸条？”

“你想套我的话？”

“谈不上套您的话，咱们都是老刑名了，水贼过河甬使狗刨。我猜，您已经把那两张纸条骗回来了，而且用火烧掉了。现在您觉得万无一失？”

“……”崔仁师只是冷笑，不再接话。

文四海继续道：“嘿嘿，殊不知，你拿回来的，肯定是赝品。如果老夫没料错的话，真迹如今就在这二人的家中。”

郭业迟疑道：“真的假的？两个狱卒能有这么厉害？”

文四海苦笑道：“也不是因为他们厉害，实在是这种事情狱卒干得太多啦，都成了固定流程了。您老千万别问我那个擅长做赝品文字之人的名字，我还要在这个行当里混呢。”

郭业道：“快快快，秦英和空空儿各带二十名兄弟去那两个狱卒的家里查找证据。”

“喏！”

这次倒是没什么波折，大约又过了一个时辰，二人前来复命，崔仁师的纸条，已经找着啦。

郭业道：“崔侍郎，您还有何话说？”

崔仁师脸色惨白，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事到如今，我还能说什么。不错，徐氏父子是我指使人害死的。”

“你为何要害死他们？”

“私人恩怨而已。”

郭业眉头一皱，道：“你以为这话你能骗的了？我劝您还是老实交代，以免遭皮肉之苦。”

“秦王千岁，我提醒您一下，我现在还是刑部侍郎，要想对我用刑，必须请陛下的旨意。而请陛下旨意的时候，就一定会提到徐小娘子，其中的后果……您可要想清楚了。”

“后果？什么后果？”郭业一拍脑袋，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你的龌龊心思了。不过，实不相瞒，陛下已经给我和徐小娘子赐婚了。”

“此言当真？”

“我马上要去请旨了，骗你干什么？”

崔仁师面色灰败，道：“那我只能祝秦王一路顺风了。”

“你不会是打算趁我请旨的时候，找机会自杀吧？”

“那就无可奉告了。”

“你……哼，落到我的手里，你还想轻易就死？来人，先把他们捆起来，嘴也给我堵上。待我请了陛下的旨意，再慢慢炮制他。”

“慢！”徐惠道：“奴家还想问崔侍郎一件事。”

## 第2043章耽误事了

崔仁师道：“你想问你的父兄是怎么死的？”

徐惠强忍悲痛，用颤抖的声音道：“还望崔侍郎直言相告。”

崔仁师叹了一口气，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徐小娘子，这个问题的答案，您还是不知道为好。”

“为什么？”

“那位文老兄肯定最清楚此事了。”

文四海道：“徐小娘子，崔老头临死之前，总算说了一句人话。这事呀，您知道了一定会后悔的。其实，怎么可能有件作验不出来的伤？他们不是验不出来，是不敢验出来。”

郭业道：“我开出了十万贯的赏格都没人应征，难道刑部件作的油水有那么丰厚？”

“那当然没有了。不过，事情的关键在于有命拿没命花。您手里有钱收买他们，崔仁师却握有他们贪赃枉法的证据。秦王您想想，一个件作几十年干下来，就没干过一件亏心事？那怎么可能！”

徐惠道：“可是，我还是想知他们三人……”

文四海无奈道：“若要人死而皮肤无伤，无非就是那么几种手段。稍微有点经验的件作一验就明。老朽不敢说，恐怕污了小娘子的清耳。”

郭业似懂非懂，也不愿深究了，道：“惠儿，算了。如果被世人知道他们是含辱而死，恐怕也有伤岳父的令名……”

徐惠又是一阵哭泣，心中隐隐觉得，再问下去，就是一个绝大的错误，只得满怀委屈地说道：“夫君，我……我现在只有你了！你可一定要对我好……”

“那是自然，我不会让你受委屈的。呃……天色已晚，要不你先回府去处理丧事。我这就入宫面圣，好揪出幕后的主使之人。”

“我听夫君的。”

当即，刑部拨了几个衙役，抬着棺材，把徐氏父子送归本宅。至于郭业，则打马扬鞭，直奔皇宫。

其时，已是夕阳西下。

李二陛下道：“马上宫门就要落锁了，郭爱卿有什么话赶紧说吧。”

郭业把事情的经过简短说了一遍，最后说道：“所以，微臣是来请旨要对刑部侍郎崔仁师动刑。”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郭爱卿，你糊涂啊。动什么刑？这事不是秃头上的狮子，明摆着吗？”

“陛下您的意思是……”

“能指使动崔仁师，又对徐氏恨之入骨的，除了我那个不孝子还能有谁？”

“您是说齐王殿下？可是此事明显对他没什么好处呀？”

“无非是泄愤而已！”李二陛下恨声道：“这孩子真不争气，连坏事都干的不是地方！”

“您确定是他？”

“错不了，知子莫若父，此事肯定是他所为。要不然，你以为朕为何立治

儿为太子？因为佑儿根本就是烂泥糊不上墙！”

郭业道：“不见得吧。别的不谈，想当初陛下的大军在高句丽，生死一线……如果不谈道德的话，这招还是挺毒辣的。”

“那是因为别人在利用他！这个主意，肯定不是他自己想的，他也笼络不到那样的人才。”李二陛下微微一叹，道：“和治儿斗，没有朕暗中为他遮掩，他早就死了八百回了。”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足够交浅言深了，郭业转移话题道：“那您准备如何此事？”

“唉，还能怎么办？朕总不能为了这点破事而就把亲生儿子宰了吧？”

“那崔仁师……”

李二陛下长身而起，来回踱了几步，道：“郭爱卿，其实崔仁师是个好人。不过这次，他是被荣华富贵迷了双眼，晚节不保。”

“好人？您是指的他详审青州谋反案，释放了很多无辜之人？”

“不只是这件事。有一个案子，兄长谋反，其弟连坐。众人都说谋反者夷三族自古皆然，理应处死。唯独崔仁师拘役力争，说周礼有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朕最后听了他的意见，赦免了那个弟弟。”

“那也是陛下仁德。”

“还有一件事，有校书郎王玄度为《尚书》做注，要求朝廷以此注为准，废除其他注解。也是崔仁师慷慨陈词，加以驳斥，令朝廷没有酿成大错。有此三事，崔侍郎称得上国之诤臣了。”

郭业道：“陛下的意思……不会是宽恕崔仁师吧？”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唉，崔仁师跟了朕一辈子，总不能让他落个没下场，朕准备让他告老还乡。”

“可这毕竟是一条人命……”

“三条人命怎么了？死了两个狱卒为他们抵偿兑命还不够？再说了……郭爱卿，你那所谓的纸条是假的吧？这个证据可不大充分。”

郭业一愣，随即苦笑道：“陛下慧眼如炬，崔侍郎是关心则乱了。怎么可能那种人，能把任何人的笔迹临摹得本人都认不出来。”

李二陛下道：“事情的真相是，临来之前，空空儿已经和文四海定计，而郭业你则是临场发挥随机应变。”

“陛下英明。”郭业道：“要不是崔侍郎主动承认，还真不好给他定罪。”

李二陛下道：“那就是只有崔爱卿的口供了？给朕一个面子，还是放他一条生路吧。”

郭业心里如同吃了一颗苍蝇难么难受，不过大唐就是这种人治社会。很显然，在皇上的眼里，崔仁师和徐氏父子是没办法画等号的。

人家李二陛下是给自己面子，才跟自己商量。自己要是不依不饶的，那也太不知进退了。

他只得道：“好吧，那微臣告退。”

……

……

郭业出了望北阁，发现此时已经是月上中天，繁星点点。其时宫门已经落锁，再想出宫已经来不及了。

当然，不是说郭业就能宿在内宫之中，没那个规矩。

不过，所谓宫门落锁不能出宫，指的并不是内宫，而是整个皇宫，自有外臣休息的地方。

在一个小太监的引领之下，他被安排在了一个雅室之内。

那小太监解释道：“这间屋子是陛下特意安排的，屋内陈设都是上上之选，明天不用早朝，秦王可以在此睡个好觉。”

.....

.....

这一觉睡的还真是好，郭业再次醒来的时候，发现已经过了第二天午时了。

他咳嗽一声，那个小太监马上就出现了，道：“秦王您醒了？昨夜睡的可好？”

“还好。只是郭某一时贪睡，竟然误了时辰。”

“那不怪您，咱们这间雅室的熏香是特制的，最助安眠。您现在是不是感到神清气爽，好像脱胎换骨一般？”

郭业的身体很好，本来就是在巅峰状态，当然没那么大的感触，只得敷衍道：“嗯，果然不错。”

“那奴婢伺候您洗手净面。”

“不必了！”郭业猛然间一拍脑袋，道：“我忘了一件大事，这下可坏了，不行，我得赶紧走！”

他忘了啥？徐惠家里的丧事。

徐家遭此横祸，家仆早已散尽，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弱质女流。更关键的是这两个女流的年岁还不大，一个不到十六，一个八岁多一点。

这场丧事到底有多难办可想而知。

郭业本打算把事情办完了，就回来帮她们处理丧事，两不耽误。没想到，被迫在皇宫留了一夜零半天，这可是耽误了大事了。

他急急忙忙地出了宫门，只见秦英等人正在外面等得望眼欲穿呢。

秦英道：“秦王，您入宫这么久，家里不知出了什么事，可是着急坏了。”

“唉，别说了。快走，快走。”

“去哪？”

“永宁坊徐府！”

## 第2044章谁堪为汝夫？

永宁坊。

几个衙役放下棺材后，就回去复命了。徐惠望着三个棺材，又是一阵悲从中来。

不过这时候她可不能哭，在八岁的妹妹在，她这个不到十六岁的姐姐就是家里的顶梁珠，不能乱了方寸。

棺材在此总不能隐瞒，于是她对徐婉道：“父亲和两个哥哥都去世了，现在徐家就只剩下了我们姐妹二人。”

小丫头现在还不能准确地理解“去世”两个字的含义，不过她很明显感到父兄不在是一件很不好的事，她眼圈一红，道：“是不是爹爹和哥哥回不来了？婉儿要爹爹！婉儿要哥哥！”

“婉儿别哭，没有爹爹和哥哥，你还有姐姐，还有姐夫。我们不会让你受委屈的。”

“婉儿知道，姐姐是你。但是姐夫是谁？”

“你的姐夫，是一个大大的英雄，他姓郭名业字子仪，爵封秦王。他会保护你们的。”

“姐夫很厉害？比爹爹还厉害？”

“那当然了，明天他就会来保护我们了。不过，现在你要乖乖的。咱们要先把家里的丧事办起来。到时候你不乖，姐夫可是会生气的。”

“嗯，婉儿听话，婉儿一定乖乖的。”

徐家败落，不过短时间内钱还是不缺的。徐惠心里有了主心骨，此时花起钱来并无顾忌。

当即央了街坊邻居帮忙买香烛纸钱等物，又写帖子给徐氏的亲朋好友报丧，忙忙活活将近午夜，事情才算办的差不多了。

不过，第二天的场面就非常不好看了。除了前来帮忙的街坊邻居，以及蹭吃蹭喝的闲汉婆子之外，徐家的亲朋故旧来的非常少。

徐氏本为江南望族，大隋灭南朝，整个徐氏被尽数内迁。徐孝德一家被迁于同州冯翊县。

徐孝德的父亲在他十岁那年就去世了，尝尽人情冷暖，与家族中人的关系逐渐恶化。

后来入朝为官，与族人的联系就更少了。

所以，来吊唁的族人不过是大猫小猫两三只。而且很明显地，是非常不得志之人。很可能只是为了混碗饭吃。

至于混的还算不错的族人也不是没有。不过来了之后打个照面，转身就走，态度极其冷淡。

那徐孝德的官场同僚以及好朋友呢？一个也没来。

要知道徐孝德虽死，这场官司可不算完。此时徐家霉气冲天，谁想触这个霉头？

从清晨到日上三竿，再到天将近午，徐惠的心是越来越凉。眼见着徐家败落如斯，人群也开始逐渐骚动起来。

“啧啧啧，瞧瞧，这话怎么说的，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这可不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怎么有三十年？依我看呀，这叫六月



债还得快！你看徐家前些日子有多风光！好么，太子门下行走，长安第一才女，天下好事都叫他们一家占了。现在傻眼了吧？”

“徐老头看着不错呀，怎么就牵扯到谋反的案子里呢？”

“嗨！你懂什么，这就叫做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别看徐孝德表面上办了一些好事，其实背地里干了多少龌龊事，谁知道呢？”

“说的也是。只是可怜了两个小娘子了，她们可怎么活哦？”

“怎么不能活？徐惠怎么说也是顶尖的美人，那徐婉也算个美人坯子。把大腿一张，难道还活不下去？”

“老兄，你这话可有些过了，当不至于此。”

“一点都不过分。你以为她现在还是天下第一才女？狗屁！现在她就是朝廷钦犯之女，连清白人家都嫁不得！依我看呀，要么就嫁一个娶不上老婆无赖子弟，要么就得……到能赚钱的地方去。”

“老兄你说的有道理呀。唉，红颜薄命，可惜，可惜呀！”

“你就拉倒吧，我怎么看不出你有什么怜惜之情？你那嘴角翘什么？是心里边暗爽，还是想照顾这对姐妹的生意？”

“咱们心照不宣，心照不宣！”

……

人们嘀嘀咕咕，一句句污言秽语如同一把把锋利的匕首插入了徐惠的心中，她的心在滴血。

她想站起身来，对人们大声宣布，你们别痴心妄想了！我徐惠绝对落不到那种地步，我要嫁的夫君，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但是，现在她不敢。

因为她那要终身倚靠的人儿一直没有出现，如果现在宣布了，等出了什么变故，那她恐怕要遭受更大的羞辱。

她心中暗暗说道，夫君，你怎么还不来？我等你等得好辛苦。是不是昨日面圣出了什么变故？你被陛下逼得不得不食言？

“工部员外郎徐有良携夫人徐张氏到！”正在她胡思乱想之际，有人高声唱名。

徐有良算是徐氏族人之，与徐孝德没出五服，论辈份徐惠得叫他一声叔叔。

虽然工部员外郎只是个六品官，不过在前来祭奠的这群人中已经算得上是鹤立鸡群了。

人都有虚荣心，红白喜事这种事情，当然是希望来的人越有身份越好。

徐惠当即精神一振，起身相迎。

徐氏夫妇如礼祭奠完毕之后，并没有和其他人一样匆匆离去。而是对徐惠姐妹嘘寒问暖。

一阵寒暄之后，夫妇二人对视了一眼，徐有良道：“贤侄女，你婶子有些贴心话要对你们说。你们找个地方聊聊吧，灵堂里面有我替你们招呼着。”

“那……新娘请。”

当即把徐张氏让到了一间静室之内，徐惠道：“新娘但且安坐，侄女去给您泡茶。”

“不必麻烦了。”徐张氏未语先笑，道：“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气。有几句活，我说完了就走。”

“但不知婶娘有何吩咐？”

徐张氏没有正面回答，口中啧啧有声，道：“我那徐大哥真是生了一对好女儿呀。瞧瞧这模样，这身段，恐怕整个长安都没人能比得上。尤其是才学还好，真是天仙一般的人物。”

“侄女哪里有那么好？婶娘谬赞了。”

“唉，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徐张氏的眼圈有点泛红，道：“这么好的孩子，竟然糟了此等飞来横祸。你们两个弱质女流，接下来的日子，可怎么过哦！”

“这个问题婶娘不必担心，我们……”

“行了，在婶娘面前就不用硬撑着了。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不帮你们帮谁呢？实际上，我帮你们想了一个好的出路。”

“出路？”

“惠儿你年纪不小，也该嫁人了。婶娘给你找了一个好人家。他是工部郎中王先楚……”

“工部郎中王先楚？”

“啊，不，我还没说完呢。是王先楚的小舅子钱五德。这个钱五德虽然个子不高腿脚不好，年纪也大了点。不过，人家一点也不嫌弃你，要立你为正室呢。你说这种好事，你上哪找？”

徐惠的脸色当时就变了，道：“原来在婶娘的眼里，我就只配嫁给一个瘸了腿的老光棍？”

“哎呦，话可不能这么说。贤侄女呀，你要知道今时不同往日。你现在这个身份……”

说到这里，徐张氏脸一板，道：“能嫁给瘸了腿的老光棍就算不错了，你还想嫁给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叔叔和工部郎中王大人关系好，这种好事还轮不到你呢！”

“哼，恐怕叔叔想的是用侄女来讨好王郎中，换他的富贵前程吗？”

“你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呢？”

徐张氏的声音渐高，道：“你爹参与到谋反案子里，连累得我们家还不够？好不容易搭上王郎中的线，你就不能替你那死鬼爹稍恕罪过？我告诉你，这王郎中可不是一般人，人家可是齐王面前的红人！”

徐惠不屑地说道：“什么王郎中忙郎中的。婶娘，明白告诉您吧，我已经定亲了，我那个夫君不但比什么瘸了腿的老光棍强得多，就是王郎中自己，给我夫君提鞋都不配！”

“你夫君究竟是？”

徐婉突然抢过话头，道：“我知道，我知道！就是秦王郭业，他会保护我们姐妹的。”

## 第2045章秦王到

“秦王郭业？啊～哈哈！”

徐张氏先是神色一变，随即笑的前仰后合，道：“你说秦王郭业？小娘子啊，你是听谁这么胡说八道的？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是哄着你玩的！”

“可是……这是姐姐告诉我的，姐姐不会骗我的。”徐婉不服气地说道。

徐惠点了点头，道：“好叫娘娘知晓，侄女的夫君的确是秦王郭业。虽然我只算是第十一坊的小妾，但也算不错的归宿了。”

徐张氏轻蔑地说道：“我说贤侄女呀，你这孩子发什么癔症呢？若说原来你还是长安第一才女的时候，那还有点可能。但是现在，人家能看得上你？”

她略微缓和了一下口气，继续道：“贤侄女，你就别做白日梦了。看来，你对自己现在的身份还没足够的了解。哪怕是你愿意做妾，但凡有一点身份的人，都不会让你入门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父兄牵扯到了谋反大案！谁要是娶了你，都得担心吃瓜落儿。但凡有一点身家的人，谁会为了一个女子，冒这么大的风险？也只有那些无牵无挂之人，才不在乎你的身世。”

徐惠摇了摇头，道：“那却不然。这事对别人是天大的祸事，不到了秦王那里，也就不算什么了。”

“那怎么可能？越是这种大人物，越爱惜羽毛。再说了，贤侄女你别忘了，在芙蓉园文会上，你可是入了陛下的法眼。难道秦王会冒着得罪陛下的风险收了你？”

徐惠的脸上当即就变了颜色，这话真的说到了她的痛处！不错，郭业是曾经在崔仁师面前表示，李二陛下已经把自己赐给他了。但谁知道此言是真是假？

万一秦王为了忽悠崔仁师，随口乱编的呢？

再加上郭业现在还没出现，她的心里就没底了。

她只得硬撑道：“娘娘的消息还是够灵通的！不过，您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事实上，侄女我已经和秦王定亲了。不信的话，您看……”

说着话，她从袖兜之中，把郭业送的玉佩拿了出来。此时她也顾不得郭业的叮嘱了，道：“这是秦王千岁给我的定情信物，上面还写着他的名字呢。”

徐张氏接过来仔细观瞧，道：“这块玉佩倒是好东西……不过……”

她忽然变颜变色地说道：“你是不是给那秦王占了便宜了？我的傻侄女呀，你真是太傻了！”

“娘娘，您瞎说什么呢？我现在和秦王清清白白的。”

“我瞎说？你要不是被他占了便宜，他怎么会给你这么好的玉佩？”

“我刚才不是说定情信物吗？”

“定情信物？我呸！我呸呸呸！你哄鬼去吧。如果这要真是定情信物。那秦王但凡有点良心，就不该然你们姐妹两人独撑这场丧事。就算他自己不来，派一些手下过来，一点都不过分吧？”

徐张氏把嘴一撇，继续道：“这种事我见的多啦，痴情女子负心汉，不外如是。你想着这是定情信物，人家男方那里，觉得这是度夜之资！你是被骗

啦！”

“对了！你都不清白了，也不知道人家还要不要，这下可麻烦了！王郎中要是一生气，我们家有良升迁的事不就黄了吗？你怎么那么糊涂呢！”她一边讲着一边急得在屋里来回踱步。

徐婉争辩道：“姐姐才不傻呢！姐夫今天一定会来的。”

“来来来，来个屁呀！你个小贱~货胡说八道什么……诶，有了！”

她忽然眼前一亮，道：“你不清白了，婉儿清白呀。虽然年纪小了点，总也聊胜于无。这样吧，你们姐妹收拾收拾，今晚就跟我过去！”

徐惠直气得浑身发抖，道“徐张氏，我敬你一声，叫你一声婶娘。不敬你的话，你算什么东西？家父尸骨未寒，你就如此作态，算什么长辈？你简直禽兽不如！”

“哎呦喂，小娘子脾气够大的呀！但是这脾气大可不能当饭吃。”

徐张氏冷哼一声，道：“明说了吧，要你的不是那个什么老光棍，他只是个幌子罢了。实际上却是王郎中，甚至很可能是齐王！你这细胳膊，还能扭得过大腿？”

“天子脚下，首善之地，难不成他还敢强抢民女？”

“我说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你这个情况，还能有什么好归宿不成？嫁过去之后，虽然名声不好听，但是吃穿用度哪样少得了你的？你有什么不满意的？”

徐惠道：“不必多言。这些话您敢说，我不敢听。怕只怕污了我的耳朵！”

“你……还反了你了！”徐张氏冷笑道：“你是从也得从，不从也得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现在你父亲死了，我家有德就能做这个主。等丧事办完，就把你捆了送过去。”

“你想得美！你们家和我们家都快出五服了，凭什么给我做主？”

“凭什么？凭的就是势力！我倒是要看看，谁会为朝廷钦犯出头？谁会为了这事惹了齐王殿下？”

徐婉虽然听不甚明白，也知道这位婶娘在欺负姐姐，道：“坏人！你是坏人！等我姐夫来了，我让他打你。”

“你姐夫？嘿嘿，你说的是秦王，他算是来不了啦……小娘子，我看你是要换一个姐夫喽！”

笃笃笃~

正当这时，忽然传来了一阵轻轻的敲门声，有人高声道：“贤侄女是在里面吗？徐有良求见！”

徐张氏大声道：“是在这里，跟这个小贱人那么客气干什么？快进来。”

帘栊一挑，徐有良进来了。

徐张氏马上恶人先告状，道：“我说当家的，你到底管不管？我好心好意，给她们指点明路，她们不领情也就罢了，还对我污言秽语，这两个小贱人也太没教养了！”

徐优良摆了摆手，道：“别说了。”

“不，我要说。她们就是小姐身子丫鬟命，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还想着嫁秦王呢？哪有那好事？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闭嘴！”

“闭什么闭？我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代她们的父母好好地管教管教她们。”

徐张氏见丈夫来了，有恃无恐，捋胳膊挽袖子就要动手。

啪~

徐有良再也忍不住了，抡圆了巴掌，就给了徐张氏一个嘴巴子，道：“反了你了，竟然敢对贤侄女动手？”

徐张氏满脸的不可思议之色，道：“你……你敢打我？你个没良心的，你敢打我！”

“我打你那是为了你好！贤侄女是你能动得的？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你今天动了人家一根手指头，不光是你，恐怕咱们全家日后都没有好日子过！我这个工部员外郎也算是当到头了！”

然后，他低声下气地对徐惠道：“贤侄女，你叔叔没啥本事，娶了这么一个败家娘们。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和她一般见识。叔叔代她给你陪不是了。”

徐张氏瞪大了双眼，道：“当家的，你怎么了？咱们在家不是说的好好的……”

“说什么说！”徐有良赶紧阻止道：“秦王千岁来了！咱们这贤侄女算是攀上高枝啦！”

## 第2046章徐府定计，白昼星现

“啥？秦王来了？真的假的？”

“此乃我亲眼所见，那还能假的了？”

然后，徐有良又对徐惠道：“贤侄女，你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梳洗打扮一下，随我去见秦王千岁。”

此时徐惠的心里面如同开了两扇门似的，别提多敞亮了，就连徐张氏那可憎的面容，在她的眼中似乎也柔和了许多。

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道：“那……我先去洗把脸。”

趁着他梳洗的功夫，徐张氏在她身后就唠叨开了。

“贤侄女呀，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长安城第一才女，那岂是谁都能做的？”

“今日您能有这么好的归宿，你那父母的在天之灵一定会为你高兴的。我们这些亲戚也是与有荣焉。”

“那秦王还了得？论权势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论家财，恐怕皇帝老儿比他也得逊色三分！贤侄女你嫁了他可是享了福了，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坐的是八抬大轿，戴的是奇珍异宝。”

“不过呢，话有说回来了。你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穷亲戚呀。你那叔叔在长安混了这么多年，不过是工部员外郎，也太寒颤了。还有你那个没用的哥哥，现在也没个功名……”

“如果有机会的话，您给秦王吹吃风，三五句话的事儿，你婶子我一辈子记着你的大恩大德！”

……

徐张氏唠叨个不停，徐惠只是不理。

她略微梳洗了一下，站起身形，淡淡地回道：“知道了，再说吧。”然后施施然，领着徐婉一起去见郭业。

徐张氏望着她远去的背影，脸色不由得充满了羡慕嫉妒之色，张了张嘴，最终还是不知说什么好。

徐有良道：“行了！刚才你把人家得罪苦啦。人家又不傻，哪能这么快就回心转意？”

“你埋怨我干什么？该怎么办不是咱们在家商量好的吗？谁知道这小丫头竟然真的搭上了秦王的路子。早知道如此，我又何必枉做小人？秦王可比齐王好多了。”

“唉，现在说什么也晚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咱们之前办的事是挺没良心的，现在只能尽力补救。”

“怎么补救？”

“当然是以心换心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徐家现在没什么亲人，咱们以后好好待人家，迟早她会回心转意的。秦王拔根汗毛都比咱们的腰粗，只要功夫到了，咱们家总能飞黄腾达。”

“也只能如此了。我这就赶紧去帮忙，力争把徐家的这场丧事办得风风光光的，徐惠看了定然心里欢喜。”

徐张氏打算的是挺好，但是到了现在，操办丧事还能轮得上她？

秦王驾临徐府给徐孝德吊唁，并且承认和徐惠婚约。这个消息不脛而

走，迅速传遍了长安城！

这则消息，至少说明了两点。其一，徐家算是从谋反的案子脱身了，要不然秦王不可能前来吊唁。其二，徐惠苦尽甘来，今后贵不可言。

事实上，徐惠就算是入宫，都不会这么被人看好。皇宫之内的女人太多了，谁知道她能不能受宠？就算真的受宠了，还有后宫不得干政呢？她又能为自己出几分力？

但是做了郭业的小妾可就不同了，秦王怜花惜玉天下闻名，徐惠受宠简直是一定的。枕头风一吹，什么事办不成？

这世上只有后宫不得干政一说，可从来没听过宅不得干政！

世上跟红顶白的人太多了，霎时间，徐府的门前车水马龙，拥挤不堪。

什么叫徐孝德的同僚，哪个是徐孝德的朋友，同窗同乡同年，该来的都来了！至于徐氏族人，那更是蜂拥而至。已经吊唁过又告辞离去的，此时也厚着脸皮重新到来。

甚至很有一些只是和徐孝德有一面之缘，谈不上什么交情的人，也来到灵堂嚎啕大哭，诉说与徐家有多么深厚的情谊。

丧礼需要的东西，招待人们需要的陪客、吃食，此时哪还用得着徐惠操心？自有人帮她办的妥妥当当，漂漂亮亮。

每个人见了她，既要表现的足够悲痛，还要花尽心思说上些奉承话，也真够难为他们的。

徐惠知道这一切都是拜郭业所赐，看向他的眼光中，更是充满了柔情蜜意。

徐婉儿盯着郭业瞅了半天，道：“你就是我姐夫？”

徐惠赶紧介绍道：“夫君，这就是我妹妹，单名一个婉字。”

“好可爱的小姑娘！”郭业把她抱了起来，道：“不错，我就是你姐夫，怎么样？满意不满意？”

“不满意，你来的太晚了。我们都等了好几个时辰了。”徐婉儿道。

郭业赶紧把事情经过解释了一遍，道：“不是我故意拖延，实在是各种阴差阳错，险些误了大事，还望娘子原谅。”

徐惠道：“夫君能来已是万幸。妾身怎么会怪你呢？你看这满院子的宾朋，明着是为家父，其实是为了夫君。不过，虽然明知道是假的，妾身看了还是很开心。谢谢您给了家父死后哀荣。”

郭业摆了摆手，道：“都是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客气的话。另外……”

他一咬牙，道：“有件事我挺对不住你的。”

“什么事？”

“恐怕我不能为岳父报仇了。陛下觉得崔仁师有大功于国，不忍心让他落个没下场。所以，会派人劝他告老还乡。换句话说，不会因这个案子治他的罪。”

徐惠想了一下，幽幽一叹道：“这个案子的幕后主使是齐王？”

“呃……”郭业点了点头，道：“正是，惠儿你真聪明。我知道这事对你们徐家非常不公平，只是……”

“您别说了，我都知道。”

徐惠道：“想要齐王给我的父兄抵偿兑命，妾身还没那么幼稚。只能怪家父命不好，或者说……是我拖累了他们，要是没有芙蓉园文会，也就不会发

生这种事了。”

郭业安慰道：“惠儿不必太过自责，这事本来就是齐王的错，你不必强扯到自己的身上。另外……你想要报仇，也未必没有机会。”

“莫非夫君打算帮我报仇？”徐惠想了一下，还是微微摇头，道：“还是算了。怎么说齐王也是陛下的亲儿子，弄不好了，还得把您搭进去。我失去了父亲和兄弟，再也不能失去你了。”

“没那么严重。齐王倒行逆施，越来越疯狂了。他就如同扑火的飞蛾，即便我们不管，他也会自己送命。”

“您指的是……”

“三五年内，齐王必反，到时候，我会创造机会，让你亲手报仇。”

“那他要是不反呢？”

“嘿嘿，没有机会，就给他创造机会。他就是大唐的一颗定时炸弹，早炸了早好，能够受控制的爆炸最好。”

“什么叫定时炸弹？”

“呃……这不重要。总而言之，我答应你，一定会给你机会，手刃此僚。”

……

……

有了郭业的参与，徐孝德的丧事办的非常成功——如果不介意最后葬礼阶段的一个小插曲的话。

当时，徐氏父子的棺木放下，还未覆土。忽然有人道：“看，那是什么？”

人们顺着他的手往天上看去，不由得大惊失色！



## 第2047章公司开业

“太白昼现，大凶之兆呀！”

所谓的太白昼现，指的就是太白星在白天出现。太白星就是金星，或者叫启明星。

既然是启明星，按照道理说，就应该在黎明闪亮，预示着太阳即将出现。然而要是和太阳一起升起，那就是不务正业了。

天反时为妖，地反物为怪。

古时候人们认为，太白星这么不守规矩，就预示着灾祸来临。

同时，又因为太阳代表着君王，太白星与金星同时升起，好像“天有二日”。所以，往往认为这是预兆着不利于君王。

于是乎，人们看向郭业的目光意外深长起来。

当然，也不仅仅是郭业。这个预兆一出，无论太子、齐王乃至丞相，都惴惴不安，夹着尾巴做人。

可是说来也怪，老天爷真不给面子。本来大家低调做人，把这件事糊弄过去也就算了。奈何太白昼现出现的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个月内出现了五次！

当即长安之内，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这些谣言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李二陛下要倒大霉了。

贞观之治，老百姓的日子过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尤其是在经历了二三十年前的战乱之后，人们越发珍惜眼前的生活。

现在说带给他们好日子李二陛下要出事了，人们一方面是不舍，另一方面是害怕，害怕未来不确定的生活。

有人去道观寺庙中为李二陛下祈福，这还是题中应有之义，朝廷可以坐视不理。

不过有些人开始囤积粮食以及生活用品，带动市面上物价上涨，这个问题朝廷就不能无视了。

那该怎么办呢？

无论太子、秦王还是齐王，都是除了一个名号以外，没有任何职司，想抓他们的把柄都抓不到手。

于是乎，大家就把目光投到了宰相的身上。尚书仆射房玄龄成了那个倒霉蛋，被迫引咎辞职。

李二陛下为了安定人心，稍微挽留一下也就准了。

当然，这种异常的天文现象不可能总是持续，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又过了几个月，房玄龄官复原职。

表面上看，似乎朝局没有任何变化，不过这件事引发的影响，却非常深远，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大唐的国运。

.....

.....

并不是说办完徐孝德的丧事，郭业和徐惠就能成亲了。按照礼制，徐惠还得守孝三年。

安排了人手护卫，郭业就又回转长安。

此时太白昼现不利君王的谣言正在发酵，郭业也只能继续当他的宅男。

忽忽悠悠，又是几个月过去。

今天，郭业必须出门。

因为经过长时间的准备，以及大报小报的宣传，扶桑矿股份有限公司就要开业了。他这个最大的股东，也是最关键的人物不出现可不行。

郭业当即带了秦英、空空儿和精儿一起，参加公司的开业典礼。比他想象中要少，实际上来购买股份的人并没有几万，甚至几十万。粗略估计一下，也就是两三千人。

想想也不奇怪，乍一听到这个消息，人们当然心情激动。但真要拿真金白银换一张薄薄的纸片，人们就要仔细思量了。

郭业走到临时搭起的彩台之上，开始致辞。

“诸位贤达，谢谢大家的捧场。这个扶桑矿股份有限公司是干什么的，想必大家已经很清楚了。不错，就是要联合大家的力量，把扶桑的金山和银山给挖回大唐来。”

“如果这两座矿山正常运行的话，一年最少能开采出五十万两以上的黄金，三百万两以上的白银。就算开采矿产雇佣人手花去的成本有一半，每股每年都至少可以得三百文钱。”

“一贯钱一年得三百文钱，三年就回本。有人问这两座矿产能采多少年？多了不敢说，至少五十年！甚至很可能要一百年两百年。”

“还有人问了，要是两座宝山采完了怎么办？咱们这叫扶桑矿股份有限公司，可不是两座宝山公司。扶桑上的宝山多了去了，可不只这两座。粗略估计，光银矿就能产银七亿两以上。”

“买了这个股份，就相当于后世子孙几百年内衣食无忧。大家买田地一年才能得多少利？这可比买田划算多了。更重要的是，田里的收成有旱有涝，这开矿却是旱涝保收！”

“有人说这么好的买卖，你姓郭的怎么不独吞，而是要分出利益来大伙和朝廷。分就分吧，怎么还卖的这么便宜？”

“那当然是因为，我郭业一个人吃不下这么大的买卖！钱我是不缺，别说一千万贯了，就是一亿贯我都凑得出来。但是，开这个矿，可不是光凭钱多就能开得起的。”

“既然要开矿，就要人手。组织一万多人背井离乡去扶桑开矿，郭某人实在力有不逮。另外，那矿也并非全然无主，少不了还要和扶桑开兵见仗，兵凶战危，谁敢言必胜？”

“最后，还有一条风险大家要注意。扶桑与大唐之间隔着重重大海，海上有多少风险，大家可要心里有数。”

“总而言之，去扶桑开矿收益巨大。但是同时，也有很大的风险。大家要不要买我的股份，还要仔细考虑。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当然了，谁买了股份，咱们就算是一条船上的人了。不光要出钱，有力的还要出力。只有把矿开起来，才能得到收益。要不然前期的投资，就算打了水漂了。”

“另外，还有咱们这个大唐股份交易市场。所有买了股份的人，都可以在这个市场进行买卖。价格当然是随行就市。如果有人能够买够了十万股，就可以进入公司的董事会。”

“这个董事会是干什么的？就是负责公司的重大决策。若董事会内有了分

歧，大家就投票解决。注意，不是一人一票，而是一股份一票。”

“好了，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扶桑矿产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

如果说报纸上的宣传是让大家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话，那郭业今天的亲口保证，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秦王这么高的身份总不会说谎，人家那么丰厚的身家也不至于要骗这几百万贯的钱财。

看来，扶桑宝山的事是真的，那收益也是真的！

于是乎，除了少部分人，被郭业一吓，心里面犯嘀咕，放弃购买资格以外。大部分人都热情高涨，踊跃购买。

买完了之后，人们就涌入了另一边的大唐股份交易市场，开始收买别人手中的股份。

奈何买的人多，卖的人少，那股价是打着跟头的往上涨。半天之内，就达到了一股三贯钱。

这意味着什么？大家早上花了一贯钱的东西，到了中午就变成了三贯钱！啥都没干，转手出去，就是两倍的利润。

本来排了号放弃购买的人，此时无不顿足捶胸！

卖的早了的人，悔得场子都青了！

下手的早，收买了别人股份的人，个顶个的喜笑颜开！

柴令文见到这副景象，不由得感慨道：“股票的魅力一至于斯，简直都让人疯魔了。”

郭业道：“这才哪到哪呀，有涨就有跌。今天无非是赚多赚少而已就这副模样。等到了股份跌价的时候，恐怕自尽的人都有。”

梁二少倒抽了一口冷气，道：“还真有这个可能！到了那时候，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咱们这个公司也难逃干系。”

郭业道：“所以，我们让朝廷入上三成干股是非常妥当的。要不然群情汹汹，咱们这个公司也就开不下去了。”

柴令文一拍大腿道：“我明白了，咱们这个大唐股份交易市场，就是变相的赌博呀！怪不得我怎么感觉这么别扭呢。”

“呃……其实和赌博还是有区别的，用的好了就是集众人之力办大事。弄的不好，就真的变相赌博了。所以，若是股价太低的时候，咱们还要回购一部分。”

……

……

说实话，对于现在把股票这头怪兽放出来，郭业有点后悔。他相信，以中国人的聪明，不久以后，就会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股份公司出现。

到时候有人被股票害的家破人亡简直是一定的。而这些人的死，说跟自己全然无关也说不过去。

郭业的心中颇为烦闷，出了公司，就对身边的高手三人组道：“我一个人转转，你们先回去吧。”

“是！”

他一个人溜溜达达，漫步目的地瞎逛，也不知道走到了哪里，渐渐觉得有些口渴。

往四下里看了看，周围虽然有些买卖铺户，但似乎并无什么茶馆酒肆。

正在这时，有个瘦小枯干的汉子走了过来，道：“这位老客，您找什么？”

“哦，没什么。我找地方喝口水。”

“那您跟我来吧。到我们的买卖来，有免费的茶水供应。您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你们是什么买卖？”

“您去看看就知道了，绝对让您不虚此行。”

郭业感觉这不是什么好路数，道：“不是……我出来的匆忙，身上没带什么钱……恐怕没办法照顾你们的生意。”

“那也没关系，咱们交个朋友。买不买随您，您不是要喝水吗，就当找个地方歇歇脚喝喝茶。”

“那……好吧。”郭业也是真渴了，他自己一身好功夫也不担心遇到什么危险，于是道：“头前带路！”

## 第2048章非常意外，无妄之灾

郭业随着瘦小的汉子七扭八拐，来带了一个小巷子里面。还往前走，却是一个小门。

郭业眉头一皱，道：“我说兄弟，你们这不是什么正经买卖吧？哪有买卖开在这四下无人之处的？”

“你还真猜着了。”那汉子此时胆子也大了起来，道：“是有点干系国法，不过不是什么大罪。”

郭业当即就站住了，道：“你想干什么？”

“不是，老客您别害怕。我们既不是那打家劫舍的强盗，也不是绑票的悍匪。咱们这地方呀，是个欢乐窝，您来了就不想走。我们绝不可能有什么强迫之事，您进去看看就明白了。”

郭业冷笑道：“若是你真打什么鬼主意，那可算踢到铁板上了。我今天正有些不痛快呢，说不得要拿你撒撒气。”

“您放心，小的还想多活几年呢。”

啪啪啪~

那汉子一边拍门一边高声道：“有人没有，开门开门！有客人来啦。”

吱扭扭~

门开了一条缝，伸出一颗脑袋来，道：“是徐三呀，客人在哪？”

“我旁边的这位就是。您看这穿着打扮，可是位贵客！快开门。”

“好嘞，贵客您请。”

郭业抖擞精神，走入了院内。却发现此处还真是别有洞天，小门破败不堪，里面却是雕梁画栋，极为豪华。

哦！原来如此！

郭业明白了，看来那个小门是这所宅院的后门，在别的地方应该还有座大门。

徐三上前解释道：“咱们这个买卖三进三出。您可以随便瞧随便看，想喝茶吃点心尽管招呼伙计，完全免费。至于照顾不照顾我们生意，随您的意。一回生二回熟，大家交个朋友。”

他这么说，郭业还真有些好奇了。这年头就是去青楼吃东西也得给钱呀，这是什么生意？附带的服务这么周到！他们赚得回来吗？

徐三继续带着他往前走，来到一个大厅之前，道：“您请进，小的这就失陪了，有什么事情尽管招呼别的伙计。”

郭业走进来一看，但见这个厅还真不小，里面或三五人，或十余人围坐成一团，周边还有伙计伺候。

品茗清谈，风雅无比。

可等他走近了一看，险些鼻子都气歪了，哪呀，这伙人是在博戏！摆在这些人脸前的，不是赌博用具，就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

看来，这是一个隐秘的高档博戏窝点。

怪不得茶水点心免费呢，这里来的人非富即贵，光是抽头就够这里的主人吃个满嘴流油了。

郭业心中暗想，此地不可久留。若是这个窝点被朝廷发觉，派衙役来抓人。我这个秦王可就算是丢了大人了。

当即，他脸色微变，扭头就走。

不过，没走几步，就被一个伙计拦了下来，道：“这位老客您去哪？”

“呃……没什么，在下忽然想起来，家里还有点急事，我得赶紧回家办事。”

“急事？哼，你说这话，是口不应心吧。”那伙计的脸色一变，道：“说！你是官府派来的探子，还是想报官？”

“不是，都不是。”

郭业不欲节外生枝。与这伙人扯上关系，不管有理没理都得惹一身骚。他忍气吞声道：“说实话，我身上没带着钱。想玩也玩不了，干看着还闹心。”

“这样呀……那也没关系。”伙计眼珠一转，道：“没钱，我们可以借给您。”

“借给我？”

“不错。只要您留下您的姓名和住处，我就可以做主借给您一百贯钱。”

郭业当然不肯留下姓名，至于留下假姓名那就更没品了。他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我这人有个毛病，就是不愿意跟人借钱。您的好意我心领了，咱们就此别过。”

那伙计岂能让他这么轻易就走了，一伸手就把他的袖子抓住了，道：“老客慢走！”

郭业的脸一沉，道：“怎么？你们这聚友赌坊还兼职绑票的生意？”

“哪里，您说笑了。”那伙计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您非要走，我也不拦着。不过，在您走之前，还请把姓名和住址留下，证明您不是官府的探子。”

“那我要是不留呢？”

“您要这么不给面子，就是我们聚友赌坊的敌人。今天想出这个门，可就难了。”

“哼，我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郭业微微用力，把伙计甩开，大步流星往外走去。那伙计扯着脖子喊道：“他是官府的探子，抓住他！抓住他！”

当即院子中就出现了十几名壮汉，每个人都光着膀子，手持利刃，面相凶恶，一看就不是什么善类。

郭业本来今天就心情郁闷，一让再让那伙计还不依不饶的，他心里的火也就上来了。当即二话不说，冲上前去，就与那些壮汉战在了一处。

战场猛将郭子仪对战赌坊打手，战斗结果还用问吗？

没费什么劲，打手们就全被打翻在地。这还是郭业留了手了，要不然就得当场打死三五五个的。

把人打完了，他的心情也好很多。拍了拍手，高声道：“谁还不服？”

“小子，在这来撒野，我看你真是活腻歪了！”当即，又从旁边的角门内走出一伙人来。

为首有两个人，看年岁都不大，绝超不过二十岁。

一个人肤色黝黑，手长脚长，满面虬髯，手里踢着一根齐眉棍。至于另外一位，却身形瘦弱，面色有些不正常的发白，手里有一把折扇轻摇。

郭业冷笑道：“怎么？你们也想跟我动动手？一起上吧，我还没打痛快呢！”

那皮肤黝黑的少年看着被打翻在地的手下，觉得打架实在胜算不大。

他说道：“朋友，我不知道你是受了谁的唆使，来我们这砸场子的。但是，有句话我要告诉你，你被人骗了。我们这个聚友赌坊，可不是你一个一勇之夫能惹得起的。”

那个脸色苍白的少年道：“当然了，我们也不是不讲理的人。你若是现在肯低头认错，给我们哥俩磕上几个响头。我们一高兴，没准就能饶了你。”

郭业道：“少特么的废话，手底下见真章！”

“哼，真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那黑脸少年道：“你知不知道我们哥俩到底是谁？”

“你们是……”

“我姓李，双名元剑。我的父亲，乃是陛下的心腹爱将，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李君羨。”

他又一指那个白脸少年，道：“我不算什么，这位老弟可不得了。他姓薛名可意，他的父亲，乃是右武卫大将军武安郡公薛万彻。他的母亲，乃是陛下的亲妹妹丹阳公主。”

“没想到二位的身份竟然如此尊贵，真是失敬失敬！”

薛可意得意洋洋，道：“怎么样？怕了吧？你再高的武功，能斗得过权势？赶紧磕头！赶紧磕头！”

郭业这时候也不能动手了，无论是李君羨还是薛万彻，都是大唐猛将。说粗鲁点，打狗还得看主人呢！

把人家的儿子打了，当父亲的能善罢甘休？为了这点小事得罪国家重臣，那也太不智了。

他当即微微一笑，道：“二位的身份不简单，不过，郭某人的身份更不简单。你们可知道，我是何人？”

“你是……”

“秦王郭业！”

“啥？你就是秦王郭业？”

“秦王就在长安，那还能做得了假？”

“唉呀，这可完了！”薛可意闻听此言，手捂着胸口缓缓栽倒！

“兄弟你怎么了？”

李元剑赶紧把他抱起来，把手放在鼻子上一摸。

没有呼吸！他心中暗想，哎呦，这下可麻烦大了，薛可意被吓死了！

## 第2049章被诬陷了

开聚友赌坊，是李元剑的主意。

不过光凭他自己可办不到。长安城的达官贵人多如牛毛，一个武连县公还真不算什么。

最终他找到了薛万彻和丹阳公主的独子薛可意合伙。可以说，这个赌坊能开起来，主要是薛可意的功劳。

每个月大把的钱财拿回家去，薛家对此当然是乐见其成，与李家结成了通家之好。

不过很显然，随着薛可意的死亡，两家很快就要从通家之好变为生死大仇了。

薛可意是被吓死的。

郭业只是报了个名号，就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让人家担这个责任，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再说了，那可是秦王，就算天大的案子陛下都会帮他遮掩。别说这次他明显占理了，就是不占理陛下也得想办法给他找出理来。

不能怪郭业，那该怪谁呢？

薛万彻和丹阳公主就这么一个儿子，爱若珍宝。总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吧？

当然就得怪在李元剑的身上。

他们不会考虑是自己儿子的心理素质太差，更不会想是自家儿子的身体不好，千错万错，都是李元剑的错！

要不是李元剑勾着开这个聚友赌坊，薛可意怎么会犯了朝廷的王法。不做好亏心事，不怕鬼敲门。他又怎么会被郭业吓死？

再说得诛心一点：一起开赌坊，我儿子死了，你却安然无恙，这说得过去吗？我薛家绝后了，你李家凭什么不绝后？

所以，李家会遭到薛家最严酷的报复，那简直是一定的！而且，可以预见的是，李家绝对顶不住这场报复，弄不好就会家破人亡！

李元剑心思电转，很快就想清楚了此事蕴含的危机。

他暗忖道，这事一出，我李家就算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想要扭转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祸水东引，让薛万彻去恨另外一个人，让那个人去承担武安郡公的怒火。

这个人最好的人选就是——秦王郭业！

想到这里，他忽然跳起来，扯着脖子喊道：“你别走！打死我我也不让你走。你把薛可意打死了，这事咱们没完！”

“啥？我打死的？”郭业当时就脑袋一蒙，道：“开什么玩笑，我可没动过他一根手指头。”

“就是你打死的，这么多人都看见了，你休想抵赖！”

然后，他又恶狠狠地对众人道：“咱们和秦王一言不和，当场动手。秦王那是战场的猛将，我等如何抵挡得了？他一拳打薛兄弟的太阳穴上，把他打死了！你们都看见了吧？”

“看见了！看见了！就是秦王打死的。”

“依我看呀，这是误杀。秦王未必想下死手，只是可怜薛公子弱不经风，



如何受得了秦王的手段？真是时也运也命也。”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秦王千岁，这场官司你就跟我们打了吧！”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我们可不怕你！”

众人纷纷附和，眨眼间，郭业就成了杀人犯。

大家伙没法不附和，薛万彻的脾气可不好。薛可意死了，这些在场的帮闲能说没责任？李元剑怕薛万彻报复，这帮人更怕！

唯有把罪魁祸首说成秦王，大家才可能得逃活命！

不是我们护卫不周，是敌人太强大了。人家连突厥和薛延陀的可汗都能生擒活拿，我们这两下子纯属白给呀。您有种去找郭业的麻烦，别欺负我们这些废物。

这伙人的心思并不难猜，郭业很快就想明白了。

不过，明白可是明白，如何解决他却没有什么好办法。在场之人众口一词，这年头又没啥高科技手段，怎么证明薛可意是被吓死，而不是被自己打死呢？

李元剑当然不会给他考虑的时间，道：“秦王千岁，打我们肯定是打不过你。现在您要么把我们全部打死，要么就束手就缚和我们打御前官司。何去何从，您自己选一条吧？”

然后，他又吩咐身后的一个帮闲道：“还愣着干什么，赶紧去武安郡公的府上报丧呀！这事是咱们能担得起的？”

眼望着那个帮闲远去，郭业明白，自己这次可是麻烦大了。李元剑甚至李君羨都不算什么，但薛万彻和丹阳公主可不好惹！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李元剑，你可要想清楚了。你现在的所为，可是诬陷大唐亲王杀人。按照大唐律令，诬告反坐。本来薛可意的死只是一个意外。被你这么一折腾，咱们俩可就必须死一个。”

“您威胁我？”李元剑不慌不忙地说道：“如今圣天子在位，总不至于会错杀了好人。我相信，最后死的那个人一定是你！”

“嘿嘿，看来你小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也罢！我还怕了你不成，走，咱们这就入宫面圣！”

.....

.....

按照道理说，一般官员犯案，是有司上报朝廷，李二陛下先下旨免了该官员的官职，然后再指定衙门审问。

所以说，在李二陛下没下旨之前，郭业其实是来去自由的，他要回家并不违朝廷律法。

至于李元剑.....郭业连高句丽人的重围都闯了几次，还在乎这几个帮闲？

不过真一动上手了，倒显着他心虚了。

另外，最关键的是，薛可意可是皇帝的亲外甥，他的死影响不小。要想脱罪非常麻烦，郭业也愿意给李二陛下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

.....

.....

帮闲们当然是没有入宫的资格的，在顺公公的引领之下，郭业和李元剑

一起，进了望北阁。

君臣行礼如仪。

李二陛下今天的心情还算不错，他说道：“郭爱卿，咱们君臣可是有日子没见了。即便没有职司，你也可以入宫来看看朕嘛。”

“陛下日理万机，微臣没事不敢打扰陛下。”

“那你今日面君，也是有事了？”李二陛下看了李元剑一眼，道：“你就是武连县公的儿子李元剑？”

“正是。”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哦，朕明白了。秦王今天是想为国荐才吧？唉，想不到秦王也有被人托人情的一天，武连县公给了你不少好处吧？”

“陛下，您误会了……”

“误会什么误会？你们的心思朕都懂。这样吧，也难得你张一次嘴，李元剑就先补一个七品的监门校尉吧。”

跟着郭业露个面就能混个七品官，要不是有着薛万彻的威胁，李元剑真想好好地抱住这根大粗腿。

不过已经到了这一步，他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当即，李元剑跪倒在地，道：“启奏陛下，微臣此来并非求官。”

“那你是……”

“微臣是为告御状而来。”

“你想状告何人？”

“就是秦王郭业。他打死了微臣的好友薛可意，证据确凿！还望陛下秉公执法，将秦王明正典刑，为薛兄弟报仇！”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薛可意？哪个薛可意？”

“非是旁人，就是武安郡公薛万彻和丹阳公主的独生子，您的亲外甥薛可意！”

“啊？”李二陛下脸色大变，道：“郭爱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 第2050章友尽

“微臣完全是遭了无妄之灾……”

郭业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陛下请想，微臣和那薛可意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何苦要害他的性命？”

李元剑道：“你虽然没想害他的性命，却是失手误杀了他！”

“你这么说也没有道理。”郭业道：“我只要亮明了身份，你们难道还敢拦我不成？我有什么必要和薛可意动手？”

“但你的确没有亮明身份！我有十几个手下被你打伤就是明证！”

郭业怒道：“你休要颠倒黑白，我打赏你那十几手下在先，你们二人出来在后！”

“对呀，我们出来之后，你打得收不住手，就连我们一起打了。”

“哪有？分明是你们出来之后，咱们就互通了身份，然后李元剑就被吓死了！”

李元剑白眼一翻道：“秦王休要信口雌黄，在场之人那么多，随便找一个人问文不就清楚了？”

“那些人都是你的人，当然全向着你说话，不足为证！”

李元剑双手一摊，道：“现场的确全是我的人。不过，事实如此，我有什么办法？难道我还能变出别的人证来？再说了，陛下明察秋毫，总不会被蒙蔽吧，还能冤枉了你？”

李二陛下此时的脑子里可和“明察秋毫”丝毫不着边，他也难以分清谁是谁非。

郭业的确没有必要害薛可意的性命，但误伤呢？秦王年轻气盛，受不得委屈，还真有这个可能。

他说道：“李元剑，你和薛可意私开赌坊，想必涉及的钱财也很多。按照律例，恐怕就是斩首都有可能。这个你可知晓？”

“微臣明白，但能为好友报仇，微臣死而无憾！”

“不……朕不是那个意思。”李二陛下缓缓地说道：“你毕竟是武连县公的独子，朕不愿意让李君羡白发人送黑发人。所以……也不是不能法外施恩……朕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李元剑当然明白李二陛下的暗含心思：他这是想贿赂自己，让自己做出有利于郭业的供述。

不过李二陛下再可怕，能有薛万彻可怕？

赌坊的案子，远没有李二陛下说的那般严重，这里面可操作的余地太大了，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流放三千里罢了。

君子可欺之以方。说白了，得罪了李二陛下也算不了什么大事。

但是得罪了薛万彻就不同了。这家伙脾气暴躁心思狭小，和他有了私人恩怨，自己真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李元剑道：“现在微臣只想为好友报仇，至于自身的安危，已经无暇考虑。”

“你……真是冥顽不灵！”李二陛下大怒道：“难道非要因为一件小事，让我大唐损失一员重臣吗？”

“人命关天，微臣不明白这如何算得上是小事？”

李元剑也不愿意太过得罪李二陛下，他缓和了一下口气，继续道：“当然了，如若陛下实在不愿意失一员大将，自可法外施恩，免了秦王的死罪。那样的话，微臣也无话可说。但微臣绝不会改口。”

“哼，说的容易！”李二陛下叹了一口气，道：“一旦定了罪，能不能赦免可就由不得朕了……”

正在这时，董顺前来禀报道：“陛下，武安郡公薛万彻、丹阳公主、武连县公李君羡、右卫将军房遗爱、高阳公主求见。”

辩机被郭业斩了，高阳公主总不至于终身不嫁，与历史的轨迹一样，他嫁给了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

说来也怪，薛万彻脾气古怪，跟谁都合不来。唯独和房遗爱看对了眼，两个人成了忘年交。

李二陛下听说他们来了，就知道今日之事不能善了。不过，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很显然，这件事靠拖是拖不过去的，必须有个了结。

他也只能道：“宣他们进来！”

登登登～

脚步声响起，五个人走入了望北阁。

丹阳公主一眼就看见胡凳上的郭业了。她当即也顾不得对李二陛下行礼，就冲了过来，对着郭业又抓又挠，道：“你个杀千刀的，还我儿命来！老娘跟你拼了！”

郭业总不能跟她一般见识，只得一边躲闪一边道：“公主节哀，公主节哀！令郎之死，虽然不能说和我毫无关系，但也绝对不是你想的那样。他是被吓死的。”

“胡说！我那孩儿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被吓死？不就是开赌坊吗？以我家的势力这事算个屁呀，能让他吓死？”

“呃……”郭业也觉得自己的这个说法讲不通，只得道：“也许是令郎身有暗疾！”

“暗疾！你才有暗疾呢！你全家都有暗疾！姓郭的，我告诉你，少给我在这胡说八道，这次你死定了。我要你给我苦命的那孩儿抵偿兑命！”

李二陛下赶紧道：“妹妹，妹妹，还请稍安勿躁。待把事情查清楚了再说。”

“查什么查？青天白日、众目睽睽，还能冤枉了他不成？说，你是不是想替那姓郭的遮掩？哎呦，我的哥哥，你可真是没良心，你对得起我吗？”

丹阳公主哭诉道：“我怎么这么命苦！玄武门之变后，薛万彻隐匿山中，你把他请出来。为了笼络大将，又把我嫁给他为妻！”

薛万彻瓮声瓮气地说道：“怎么？嫁给我还委屈你了？”

“我当然委屈！你就是个银样镗枪头，中看不中用。刚开始我以为你是朝廷猛将，肯定在那方面也很厉害。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薛万彻赶紧阻止道：“你提这个干啥？”

“我就要提！你每次草草了事也就罢了，子嗣还不繁盛。要不是嫁给你，我至于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吗？今日之祸，皇兄、你还有秦王，你们三个都有责任！”

还有这种八卦？郭业原本郁闷的心情顿时减轻了许多，看薛万彻的眼神

也意味深长起来。

他心中暗想：怪不得薛万彻脾气古怪呢，这是生理变态引发的心理变态呀！

那他跟房遗爱交好，是不是同病相怜？历史上高阳公主出轨，有没有这方面的因素？

不行，打住，打住！不能再这么想了，这也太恶意揣测自己的好兄弟了。

薛万彻的脸此时比猪肝还红，不过这种事总是越描越黑的，他只得转移话题道：“陛下您看到了吧，丹阳痛失独子，已经语无伦次了，您可得给我一个公道。”

李二陛下叹了口气，道：“那你说，朕该如何给你一个公道呢？”

“很简单，杀人偿命欠债花钱！”

“可是，就算秦王真的过失伤人性命，也罪不至死呀！”

李君羨上前一步道：“启奏陛下，微臣以为，秦国公当杀！”

“为何？”

“陛下还记得几个月之前的太白昼现否？此乃上天对陛下示警。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太子、齐王、秦王乃至丞相都有嫌疑。万一是应在秦王身上……”

“那万一不是应在秦王身上呢？”

“陛下一身系天下安危，宁杀错勿放过！有了今日之事，总不能说秦王无辜吧？杀秦王，既可上应天象，又可安武安郡公和丹阳公主之心，可谓是一举两得。”

这话可真够毒的，我不跟你争辩有没有这事儿，直接说你威胁皇帝的安全，天象示警！有道理，你去跟老天爷说去！

李二陛下听了先是微微意动，不过很快就把那个想法驱逐出了脑海。他沉声道：“秦王忠心耿耿，应该不是上天预警之人，朕信得过他！”

高阳公主道：“父皇，您可别被他骗了。您想想，多少跟了您多年的老臣子，现在不过是郡公国公之位。而郭业，却当上了咱们大唐唯一的异姓王。难道他真的比所有人都厉害？”

“这……”

“别人不说，就说英国公李绩和卫国公李靖吧。您扪心自问。秦王能胜过他们几分？为何他们的爵位会远低于秦王？依女儿看，分明是那郭业善于伪装，讨了您的欢心！”

三人成虎，李二陛下的心也有些活动了，道：“遗爱，朕听说你和秦王不错，你怎么看？”

“我？”

要说郭业以前的确是和房遗爱关系不错。不过后来，二人的身份地位越来越远，这交情也就渐渐地冷淡了下来。

倒不是说郭业势利眼，也不是说房遗爱品行高洁不愿意趋炎附势，实在是二人每日接触的事情不同，考虑的问题大不一样。久而久之，双方都逐渐感到难以沟通。勉强坐在一起也没话聊，不如不见。

事实上，不光是房遗爱，杜荷、程怀义、长孙羽默、尉迟宝庆等人皆是如此。

尤其是尉迟宝庆，自总从郭业和尉迟恭拜了把子，就再也没在郭业面前露面了。

说实话，要不是柴令文和梁二少与郭业有共同的事业，他们也得和郭业渐行渐远。

现在，房遗爱面临着今生最重要的抉择。

他看了看郭业，又看了看薛万彻和高阳公主，最后一咬牙，一狠心，道：“郭业外现忠厚实则奸诈，小婿以为，当杀！”

咔嚓～

郭业仿佛冥冥中听到了一声脆响。他明白，自己和房遗爱从今天开始，算是友尽了。

## 第2051章垂死挣扎

郭业人人皆言可杀，这下算是把李二陛下逼到了墙角。不过，他毕竟是一代明君，灵台之中自有一份清明在。

他想了一下，坚定地说道：“朕不会因为虚无缥缈的天意，就诛杀大臣！至于说这个案子么……”

丹阳公主哭诉道：“皇兄，可意是你的亲外甥，他还得喊你一声舅舅！你一定要为他报仇呀……”

“朕知道。”李二陛下眉头紧皱，道：“不过，按照律法来说，秦王的确罪不至死。朕只听说过恩自上出。可从来没听说过皇帝要给犯人加刑的。这样吧……郭业！”

“微臣在！”

“薛可意总不能白死，朕命你赔偿给薛家一百万贯钱。”

“臣遵旨！”

薛万彻怒道：“我薛家人的性命，岂是用钱能买到的？陛下，家兄薛万均已经为国捐躯，并无子嗣。我薛万彻又只有这么一个独子。可意一死，我们薛家就算是绝后了！这能用区区钱财补偿？”

“薛爱卿别急，朕有话还没说完呢。当然不是赔钱了事，朕还要把秦王交付有司，该什么罪就是什么罪。不过，你可要有心理准备，毕竟只是失手伤人，可意又有错在先。朕估计，最多不过是流刑三年。”

眼见着李二陛下都认定郭业杀人了，李元剑大喜，道：“陛下圣明！”

其他人虽然心里不大满意，但知道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也只得跟着道：“陛下圣明。”

唯有郭业磕了个头，道：“启禀陛下，微臣有不同意见。”

“嗯？”

“微臣确实没那薛可意，他的确是被吓死的。这并非微臣的推脱之言，而是实情。还望陛下明查。”

“嗯？果真如此？”

“微臣做事一向是敢作敢当，是臣做的，臣一定承认。”

“那你有什么证据？”

“人证我是没有。不过，我有物证！”

“什么物证？”

“就是薛可意的尸体！微臣听说，有没有被外力殴打，可以通过验伤看出来。您可以找一个仵作来验尸。若是能证明薛可意身体无伤，应该就能微臣的清白了吧？”

“这……”对于验尸，李二陛下还真不大清楚，道：“真能验出来？你怎么不早说？”

郭业苦笑道：“微臣一时情急，直到现在才想起此事。”

“好！董顺，传朕的旨意，把薛可意的尸体带过来，另外，把刑部最好的仵作给朕找来。”

“奴婢遵旨。”

董顺不敢怠慢，急急忙忙地出去传旨。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仵作和尸体就带到了。

郭业一看刑部的仵作，就是一阵腻歪。此人他认识，正是想当初第一个给徐孝德验伤的仵作，名叫王必成。

上次自己可是被他摆了一道，不知道这次他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文四海上次有没有把这些仵作震慑住呢？

李二陛下当然不知王必成和郭业之间的恩怨，先问了他的名字，又说道：“朕来问你，一个人若是被殴打致死，和一个人是被吓死的，能不能通过验尸验出来？”

“启奏陛下，能！被人殴打，如果不是外伤致死，那肯定就是受了内伤。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微臣略施手段，就能分辨得清清楚楚。”

“如何分辨？”

“先把尸体用温水冲洗干净，然后用醋蘸着纸盖满尸体的全身。接着，给死人穿好衣服，再浇一遍醋。最后，再用草席盖上一个时辰。这个时候，若有内伤就会在皮肤上显现。”

“原来如此。那好，现在有一个尸体，你给朕查验查验。到底是被吓死的，还是外伤致死。”

“遵旨！”

王必成当即按照他所说的办法，开始验尸。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一个时辰之后真相大白。薛可意确实没有任何外伤。

李二陛下大喜过望，道：“好，很好。王必成，你还了秦王一个清白，救了朕一个股肱之臣。朕要重重赏赐于你。来人，传朕的旨意，赐王必成锦缎百匹，钱十万。”

“慢！”李元剑可不能就这么认输，他垂死挣扎道：“陛下，微臣有话要说。”

“你想说什么？”

“微臣有几个问题，要问问这个王仵作。”

“准！”

“王必成，你说这具尸体是不是外力致死，可我明明看见秦王是一拳打在了薛兄弟的太阳穴上，这你怎么解释？”

王必成面含讥讽之色，道：“这还有什么解释？要么是您眼花了？要么是您在撒谎？小人做仵作乃是家传的手艺，这都能看错，也就没脸吃这碗饭了。”

“你……好！好一张利口！”李元剑深吸了一口气，道：“我再问你，为何经过这么一番整治，就能看出那尸体到底有伤无伤？”

“醋的作用在于活血化瘀。若有内伤，临近皮肤定有血管破裂。用了醋之后，血液流淌，就能使受伤的部位变色。”

“那为何又要用草席覆盖，使尸体不见天日？”

“这……这小人就不知其所以然了。不过，古老相传，皆是如此。”

“那就是没有道理喽……”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把柄，李元剑的声调变得高亢起来，道：“陛下，微臣以为，仵作不能自圆其说，这个验尸的结果，不算数！”

王必成不服气地说道：“我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已，怎么会影响到验尸的结果。您要是不信的话，咱们做个实验不就行了？”



“怎么试？难不成为了这事还杀个人？”

“那当然不用。咱们可以找两只羊。一只用钝器隔着东西打死，另外一只砍下脑袋。到时候同样用这个法子验羊的尸体。”

李二陛下也愿意把这个案子做成铁案，当即道：“这个法子好！牵两只羊来，咱们马上验看。”

皇宫之内还少得了活羊？当即就按照王必成的法子炮制了两只。

一个时辰之后，李二陛下道：“李元剑，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诬告国家亲王，险些让朕痛失一臂，你该当何罪？”

李元剑咬了咬牙，道：“陛下，微臣确实没有撒谎！”

“证据确凿，你还敢抵赖？”

“启禀陛下，虽然验尸的结果是如此，但是薛兄弟是伤在头部，与其他地方不同。有的人脑袋坚硬无比，有的人脑袋极为脆弱。万一秦王当时留手，用的力气不大，没有令血管破裂呢？”

“没有血管破裂，当然说明薛可意不是因此而死。”

“但那并不能说明秦王没有和薛可意的头部接触。或许是薛兄弟脑中本有暗疾，被秦王这一拳引发了。总而言之，秦王的确打了薛可意一拳，您若是不信我，可以问问其他人。”

丹阳公主当然不愿意接受自己儿子是被吓死的结论，这也太丢人了。她当即道：“不错，很有可能！陛下，这事还是跟秦王有关，不能轻饶了他。就算不用流放三千里，也得把他的官夺了！”

郭业轻蔑的一笑，道：“夺我的官？你想得美！陛下，微臣又想到了一个证明微臣清白的法子。”

## 第2052章真的死了

郭业想到的这个法子，跟李元剑强调的谎言有关。

他一直说薛可意是伤在太阳穴上，不过在郭业的印象里，薛可意是捂着胸口倒下的。

当时，郭业与二人相对而站。他们两个有什么动作表情，郭业都看得清清楚楚。

反而是李元剑，因为一直盯着郭业，对身边同伴的动作并不了解。他只是听到了倒地之声，才扭头观瞧，捏造了一个打在太阳穴上的谎言。

郭业不断回忆这副场景，不禁想到，这丫的不会是因为心脏病死的吧。

嗯，有道理！不就是开赌坊吗？这事放在别人身上，是了不起的大案。不过放在薛可意的身上。那还真就算不了什么了。

即便审判的官员铁面无私完全按照律法办事，《贞观律》里还有议贵一说呢。丹阳公主再在李二陛下面前哭诉一番，他受不了多少委屈。

看他面色苍白，很可能心脏不大好。

薛可意应该是听了我的名号，心脏出问题而死。

说吓死也不是不行，不过准确的说，还得说是心脏病突发比较恰当。我的出现，顶多算是个诱因。

“哦？郭爱卿，你又想到什么证明你清白的法子了？”

“启禀陛下，但凡吓死者，心脏必有异状。如果丹阳公主不依不饶的话，微臣请剖开死者的尸体，检验心脏进行验证。”

“那绝对不行！”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不管怎么说，可意都是朕的亲外甥。他死都死了，朕怎能让人伤害他的尸体。此话再也休提！”

“如若陛下不愿意，那就请下旨，说明薛可意是吓死的，与臣完全无关。”

“啊哈！我算是明白了。”丹阳公主道：“你是故意说出这个天理不容的法子，想为自己脱罪是不是？吓死之人心脏必有异状，谁说的？见于何典？”

然后她又问王必成道：“王忤作，你们这个行当里，可有这个说法？”

“启禀公主，小人才疏学浅，却是没有听说过。”

“你都没听过，那别人就得更没听过了。可见这个法子根本就是子虚乌有！你秦王再厉害，总不会在验尸这方面比忤作还厉害吧？”

郭业道：“我还就是比忤作厉害！”

“凭什么？”

“凭的就是仙人传法！”

“哈哈，笑死了。理屈词穷，就说什么仙人传法。我还说我有佛祖托梦，证明你就是杀人凶手呢。”

李二陛下却沉声道：“丹阳不可妄言，仙人传法的事情是真的。”

“皇兄，你也帮着他？”

“不是帮着他，是朕帮理不帮亲。依朕看，秦王应该是冤枉的，可意之死，应该与他无关。”

“我不信！我不信！”丹阳公主一狠心一咬牙，道：“好！剖尸就剖尸。我倒要看看，我儿究竟是怎么死的。”

李二陛下道：“妹妹你别冲动。这可是剖尸，可意在天有灵，能安稳得了

吗？再说了，这等大事，你是不是和万彻兄商量一下。”

薛万彻道：“人死万事休，我倒是不在乎这个。如果剖尸能查明可意的死因，那就剖吧。不过……秦王千岁，你说被吓死之人心脏必有异状。到底是什么异状？”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总之与常人不同。”

李元剑道：“那不是跟没说一样，谁知道常人的心脏是什么样？”

薛万彻恶狠狠地说道：“想知道常人的心脏如何倒也简单，杀个人看看不就行了？”

“那怎么能行？那不成了草菅人命了？”

“如何算得上草菅人命？我就不信，偌大的长安府，就找不到几个死囚？”

李二陛下摇了摇头，道：“还是不行！朕要是真的做了这种事，千载之后史书之上，那就真的成了桀纣之君了。”

薛万彻道：“微臣都愿意剖自己儿子的尸体了，您就不能舍弃一点点名声？我薛家为大唐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最后却落了个绝后的下场，陛下就不能法外开恩？”

“这……”

丹阳公主也说道：“这毕竟是为了查明真相，与桀纣的杀人为乐可不同。再说了，经过此事，世间就多了一个验证人是否被吓死的法门，可称功德无量，对您的名声未必就是坏事。”

李二陛下想了一下，来到了李元剑的近前，道：“刚才我们说的话，你都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那就好。朕再问你最后一次，薛可意是怎么死的？你先别着急回答，想好了再说。若你现在承认诬告，朕法外开恩，你私开赌坊和诬陷秦王二罪归一，朕只判你流刑三千里，五年。”

“若是臣不承认诬告呢？”

“那朕不但要剖开可意的尸体，还要提前杀死五名死囚。虽然每个死囚只是早死一两个月，但是生与死可是界线分明。所有罪孽都由你来承担。一旦证明你是诬告，朕要你的命！”

“微臣句句属实，绝非诬告。”

李二陛下冷冷一笑，道：“武连县公，你要不要劝劝你的好儿子？”

李君羨道：“微臣是武将，从不信怪力乱神！什么仙人传法？分明是秦王给自己脸上贴金。”

“那你是不想劝你儿子了？”

“微臣相信犬子不会撒谎。”

“秦王你呢？要不要收回原来说的话？若是剖尸看不出什么异常，说不得，朕也只能对你从重惩罚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朕未必不如古人。”

“微臣坚信自己的判断。”

“好！既然你们双方各不想让，朕也只能做一次无道昏君。薛延陀人入我中国，烧杀淫掠犯下累累罪行。有几个俘虏经过百姓指证，罪大恶极，已经被判了死刑。就用他们的尸体来验证吧。”

当即，董顺领了旨意前往刑部要人。幸亏此时魏征已死，崔仁师被迫告

老还乡，要不然这事还真不好办。从某种意义上讲，李二陛下想杀一个人，还没一个狱卒方便。

这事几乎百分百会被记载在史书上，到底是褒是贬，也只能自有后人评说了。

不必赘言，五名死囚先是被斩首，然后就由王必成剖尸。

尽管跟尸体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这种剖尸的活，王必成还是真没干过，直吐了个稀里哗啦。

不过，他的精神倒是颇为亢奋。如若这次成功验尸，他也算在仵作界里面扬名立万了。

半个时辰之后，他大声叫道：“找着了！原来是这样，秦王真乃神人也！”

薛万彻、李二陛下、郭业、李君羨，这些人都是杀人无数的主，当然不在乎这种小场面，只是觉得有些恶心而已。他们闻言当即凑了过来，道：“到底怎么会事？”

王必成道：“诸位请看，这就是薛公子的心脏。这里面夹杂了很多玫瑰色的血斑，而另外五人的心脏里面却没有这种现象。小人以为，可能是薛公子受了惊吓，心脏跳得大异寻常，造成了这种血斑。”

“我不服！”李元剑大声道：“刚才杀的都是薛延陀人，也许他们的心脏与咱们汉人长的不一样呢？不足为凭！”

“我去你~妈的！”薛万彻一脚把他踹了老远，道：“怎么？听你这意思，还想让我们再杀你几个汉人的死囚？杀了汉人的死囚，你是不是还要杀少年的死囚？你小子有完没完呀？”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哼，我儿子死后不得安宁，被剖尸于此，全是你害的。今天我要你的命！”

郭业赶紧把他拦住了，道：“武安郡公，休得御前行凶。你还要不要命了？”

“别劝我，你也不是啥好人。我儿子今日之祸，也有你的一份责任。”

这人的脾气真不好，郭业只得退后几步道：“陛下，您看……”

李二陛下道：“武连县公你怎么说？”

“我？”李君羨虎目落泪，道：“微臣无话可说。”

不是他不想给自己儿子求情，实在是他明白，求了情也没用。薛家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不报复怎么可能？

现在负隅顽抗，说不定自己都得搭进去。

他心中暗暗说道，孩儿，不要怪为父心狠，我还要留下有用之身。黄泉路上你走慢一点，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把郭业送下去陪你了！

## 第2053章丢图

事实上，不杀李元剑，不仅仅是薛家交代不过去，就是李二陛下那边都交代不过去。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肯定会记入史书。李二陛下为了自己的名声着想，也得秉公执法。薛可意被死后剖尸，五名死囚被提前处死，总得有个交代吧？

至于郭业呢，对此倒是无可无不可。李元剑虽然恶心，但从本质上来讲，此事过后根本就不可能对他构成什么威胁。

杀了他，反而会给自己结下一个强敌。

没错，李君羨就是强敌。别看这家伙官位不是很高，但绝对是李二陛下的心腹。

何以见得？现如今玄武门的守将就是此人。想当初李世民凭借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位，从那以后，这座宫门就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

不是天子十分信任的人，怎么可能得到这个职位。

当然了，郭业此时也不会傻乎乎地帮李元剑求情。李元剑死定了，自己那样做，除了示弱之外，没有任何意义。李君羨总不会因为自己求过情，就跟自己冰释前嫌。

说起来，这件事还真没有什么赢家。李君羨和薛万彻都死了儿子，郭业树了两个强敌。

对了，还有房遗爱。出了宫门，他紧走几步来到郭业的近前，道：“对不起，我……我不能对不起好朋友。”

郭业苦笑道：“原来咱们俩早就不是朋友了。你没啥对不起我的，除了通知我这个消息晚了一点。”

这话说得有些文艺了，房遗爱想了一下，才明白此语暗中的讽刺之意——我当你是朋友的时候，你没当我是朋友。

他幽幽一叹，道：“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不知你信不信，临来之前，我还准备给你求情的。”

“信又怎么样，不信又怎么样？”

“你信的话，我告诉你一个消息。”房遗爱道：“李君羨已经暗中投靠了齐王，准备对你不利。”

“怎么不利？”

“我只知道是讖纬之言，具体就不大清楚了。”

“讖纬之言？”郭业眉头一皱，道：“这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因为……唉，高阳也和他们搅在了一起。”房遗爱道：“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不该给你通风报信。郭小哥……今后咱们就两清了，谁也不欠谁！”

“人生若只如初见……”望着房遗爱远去的背影，郭业喃喃自语道。

……

……

说实话，房遗爱透露的这个消息，实在用处不大。讖纬之言，这个范围也太大了，根本就没办法有针对性的防备。

不过，大略的防备还是要的，郭业把秦英叫来，命他去城外的蟠龙观去

找李淳风。

所谓讖纬之言，换算成现代词语就是政治预言，或者叫政治谣言。郭业准备一有不利于自己的谣言出来，就让李淳风用革命的谣言对抗反革命的谣言。

玄奘法师远走契丹，袁天罡不知所踪，现在最权威的宗教人士就是李淳风了。

大约过了不到半个时辰，秦英就回来了，道：“小人幸不辱命，李道长我给您带来了。”

“啥？这么快？秦英你啥时候学会了缩地成寸的功夫？还是说李淳风这小杂毛未卜先知，提前自己死过来了？”

“师叔还请口下留德！”李淳风苦笑道：“您再说死呀死的，说不准我可就真的死了。”

“什么意思？”

“我之所以这么快赶来，既不是秦英会了仙家法术，也不是我李谋人未卜先知。而是……我向您求救来了。师侄我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来咱们俩不是合写了一个《推背图》吗？”

“对。”

“丢了！”

“啥？丢了？”

“就是丢了，在重重防卫之下，《推背图》不翼而飞！这本书是我亲手写的，绝对抵赖不了。有人若是公之于众，你师侄这个脑袋就得搬家。”

“至于吗？”

“当然至于了，您别忘了，开头几句话，就有关于最近天象的预言——太白昼现女主昌，唐三世代之武王。您说，这要是传出去，陛下找到了我的头上，我该怎么回答？”

“呃……就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回答呗。”

“既然这件事应验了，那后面的话我又怎么解释？全部解释给陛下听？要是不灵验的话，我就是妖言惑众，当杀！灵验的话……您懂得。”

郭业当然明白，太灵验了，那还是非杀不可。他挠了挠脑袋，道：“那你准备怎么办？”

“我要是有办法，还求您干啥？总而言之，您得给我出个主意，让我避过这一劫。要是出的主意不灵……”

“怎样？”

“那没办法，我就告诉陛下实情。咱们叔侄俩，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蹦不了也跑不了。”

“我日！你个小杂毛真狗缺德的。”

“得了吧，别人都是死道友不死贫道。师侄都要和您同生共死了，够厚道的啦。”

郭业无奈道：“问题是这本来就是你的错，怎么怪在我的头上？算了……”他摆了摆手，道：“说这个都没用，《推背图》到底落在何人手上，你有啥线索没有？”

“线索？也不是没有。贼人偷了《推背图》以后，留了几个字：道家领

袖，不过如此。”

郭业道：“这么说来，那个贼人就是一个和尚了？”

“呃……不一定。除了佛家以外，还有许多外道。人家敢留这几个字，恐怕就不怕咱们能根据这几个字猜出点什么来。”

“那也未必，看来我还得去你们蟠龙观看看了。”

“不用。”李淳风从袖兜中拿出一张纸来，道：“我带来了拓本，您看这个就八九不离十了。”

郭业接过来仔细观瞧，还真看不出什么来。他想了一下，道：“《推背图》到底是什么时候丢的？”

“说不好，三天前到十天前都有可能。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这玩意虽然重要，但我们也不能每天检查吧？”

“这样呀……”郭业忽然灵机一动，想起了房遗爱所说的讖纬之言。于是，他就把自己与李君羨父子的恩怨说了一遍。

李淳风听完了，道：“您的意思是，这两件事有关？”

“很有可能。《推背图》如果落入民间，完全不会对你构成什么威胁，不必考虑。若想入了陛下的法眼，就必须有高官献上。这种讖纬之言很容易就引火烧身，没有利害关系的人谁会干？”

李淳风道：“您说的倒也有几分道理。不过，还是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不管谁献上去，也是陛下召我问对。我该怎么回答呢？”

“容我三思。”郭业站起身来，来回踱步。

他心中暗想，历史上《推背图》出现，好像是李二陛下亲自推动的，貌似也没拿李淳风怎么样。

不过，这奉旨推算和自发推算肯定不一样。奉旨推算，怎么也怪不到人家李淳风的身上。自发推算，就有些其心可诛了。

更重要的是，历史上的《推背图》只算大事，做出了预言，却没有实际的检验。到底准不准，也没人知道。等后来发现真的很灵的时候，朝廷才开始禁毁。

历史上《推背图》的命运，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启发呢？

郭业眼前一亮，道：“有了！咱们就来个以假乱真！”

## 第2054章穿凿附会

“对！以假乱真。”郭业道：“《推背图》虽然是你亲手所书，你总没有写上李淳风著这四个字吧？”

“那当然没有了，作死也不是这个作法。再说了，这推背图明明是咱们俩合写的，我就是写也得写成李淳风郭业著呀。”

“那就行了！陛下问起来，你就推说，这是道门宝典。具体何人所做，已经不可考。”

“那人家能信吗？”

“你再写一本《推背图》，用古纸陈墨来写，把它做旧。只当这个是原本，你被偷的那个是手抄本。你千万别告诉我，《推背图》上的内容你都记不清了。”

“总共才一千来字，我当然记得清。不过……”李淳风挠了挠脑袋，道：“这是不是太牵强了一点。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刚好就从本朝开始呢？”

郭业道：“那你就再写另外一本，叫做……《梅花图》，主要写从汉至唐的六十件大事，就说这和《推背图》本为一体。应该是同一人所作。只是上部和下部的名字不一样。”

“还是有点牵强，不过总算不那么突兀了。世界上巧合的事多了，总不差这么一样。”

郭业又道：“只要不是你著的，就一切都好说。陛下要是让你解，你就按照字面上的意思解释就行了。准了，是前人道行高深。不准，是你能力不足。能力不足，总不是罪过吧？”

“好，就这么办！”

……

……

出乎郭业预料的是，事实上《推背图》既不是齐王李佑献上，也不是李佑派系的官员献上。

忽如一夜春风来，各种粗糙印刷的《推背图》散落于长安城的大街小巷。另外，这个做盗版的人还挺客气，直接写上了李淳风著四个大字，让郭业的绸缪几乎落空了一半。

这事到底是什么人干的？郭业发动丽竞门和不良人的关系去查，却是一无所获。

不过，没有线索就是最大的线索了。不动用官府的力量，还有这种潜势力，恐怕非五大士族莫属。换言之，这就是李佑派人干的。

紧接着，不出意外的，针对郭业的谣言开始出现。

太白昼现女主昌，唐三世代之武王！这句预言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说，唐三世代之武王。

一个代字，说明了乃是朝代更替，大唐三世而亡。

武王，那那还用解释吗？肯定是秦王呗。秦国尚武，这事谁不知道呀？

什么？你说不一定是秦王，也许是有人造反自号武王？

那怎么可能？如今大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怎么会发生农民起义？

如果发生朝代更替，那就只有一个可能——效法王莽代汉的故事。



秦王郭业乃是大唐唯一的异姓王，不是他是谁？

至于太白昼现女主昌这句话，就更好解释了。太白昼现是什么不必解释，女主呢，那肯定说的不是女子为王。女人难道能当皇帝？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这话不能从字面上解，暗含的意思是应该是面若女子的人为王。谁面若女子？秦王郭业呗。你仔细想想，郭业的脸是不是白白嫩嫩，比女子的皮肤都好！

还有最关键的是，你们别忘了，太白昼现的那一天。正好是秦王的岳父徐孝德下葬的那一天。

上天为什么偏偏选在那一天示警？完全是因为陛下处理此事不公，引得秦王心生反意。这就叫做天人感应！

好家伙，不得不说齐王李佑的幕僚班子还是很给力的，牵强附会的有鼻子有眼的，由不得人们不信！

郭业忽然发现，自己原来的打算似乎很难奏效。人家的一切是从民间发起，李淳风总不能赤膊上阵吧？

至于说自己也发动民间的力量？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

现在自己的一举一动肯定被盯得死死的，若是被人抓住了把柄，那就弄巧成拙了。

似乎唯一的指望就是李二陛下身在宫中，不知道这事了，但是，那可能吗？既然有了李佑的参与，此事必定能上达天听。

这可咋办？

主动向李二陛下解释？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

不解释？那不是任由谣言发酵吗？谣言止于智者，看问题是愚者太多，智者太少。老百姓就是乐于信谣传谣！等到大部分人相信了此事。那假的也就变成真的了。

郭业冥思苦想，还是没什么好办法，直急的抓耳挠腮，虽然没到一夜白头的地步，不过也差不多了。

好在，李二陛下是一代明君。并没有让他担忧多久，很快就宣他和李淳风觐见。

是死是活就看这一遭了，郭业此时的心情竟然莫名得一松。

不过，他一进望北阁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妙。端坐正中的，并非只有李二陛下一人，齐王李佑的生身之母阴贵妃也随侍在侧。

“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阴贵妃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平身，赐坐。”

“谢陛下。”

坐在了小太监搬来的胡凳上，郭业问道：“不知陛下把微臣召来，到底所为何事？”

“呃……其实也没什么事。只是想起来秦王曾经仙人传法。所以，有些事情要请教一下郭爱卿。”

“陛下有话请说。”

李二陛下从几案上拿起一本书来，道：“李淳风！”

“微臣在。”

“这本《推背图》可是你所作？听说此书最近已经大行于世……前知五百年，后晓五百载。想不到我大唐竟有如此人物，真是可喜可贺！”

“微臣惶恐！”李淳风再次跪倒在地，道：“陛下能否把那本书给微臣一观。”

“当然可以。董顺，拿给国师看。”

“是。”

李淳风接过书来，略微一瞧，就知道此书正是自己被偷的《推背图》。

李二陛下问道：“怎么样？此书可是你写的？”

“启禀陛下，此书确实是微臣亲手书写，却不是微臣所著。”

“什么意思？”

“有上古先贤，根据周易八卦，推算千年变革，写下了两本书。其一，为《梅花图》。其二，为《推背图》。这两本书乃我道门至高秘典。您见的，是微臣的手抄本。”

“哦？果真如此？”

“微臣不敢欺瞒陛下。您若是不信，可派人去蟠龙观中。这两本书的原本尚在。只是有些破旧了。”

这种事很容易就验证真假，李二陛下相信李淳风不会为此事欺君，他的脸微微泛红，道：“这样呀……朕倒是有些错怪国师了。”

李淳风得理不讨人，道：“这本书半个多月以前就离奇失踪。不知陛下是从何得来？”

阴贵妃插话道：“此事待会自会让国师知道。在此之前，陛下还有几句话要问你呢。”

李二陛下道：“对，朕是还有件事想请教国师。”

“不敢当请教二字，陛下有话请说。”

“《推背图》上写着，太白昼现女主昌，唐三世代之武王。你看这两句话该如何解释？”

“微臣才疏学浅，只能试着解释。可能有不对的地方，还请陛下多多包涵。”

“你尽管说。朕不会因言罪人”

“太白昼现就是金星与日同辉，大凶之兆。唐三世代之，说得乃是朝代更替之事。至于女主和武王，指的当然就是那个代唐而立的开国之君了。”

李二陛下肃然道：“那女子和武王应该应在何人身上？”

“微臣以为，所谓女主者，当然得是个女人。至于武王么，应该是他的名字中带个武字。”

“女子？武字？”李二陛下面含讥讽之色，道：“郭爱卿，你说呢？”

## 第2055章道信

“我？”郭业道：“陛下您问我可是问错人了，微臣只是得了仙人传法，又不是自己成仙得道了。关于这种预测未来的事，我是一窍不通。”

阴贵妃道：“那也没关系，天意莫测，未必精研此道的人才能说准。那样的话，群雄逐鹿之时又何必拼个你死我活，找个算命先生算一下不就行了？秦王千岁您福缘深厚，很可能说得比国师还准呢。”

“这样呀……那微臣就姑且一试。”郭业考虑了一下，道：“微臣以为，此人恐怕指的是阴贵妃。”

阴贵妃的脸色微变，道：“秦王说笑了。妾身乃女子之身，怎么可能当皇帝？”

郭业双手一摊，道：“微臣也认为不可能。不过从这两句话来讲，说您还是非常恰当的。”

李二陛下道：“此言怎讲？”

“陛下请想，女主昌那肯定就得是个女的，阴贵妃非常符合。武王，那就更符合了，阴贵妃功夫了得。想当初在芙蓉园文会上，要不是她保护，陛下恐怕就要被那刺客得手了。这岂不是应了一个武字？”

阴贵妃道：“秦王千岁的这个理由太牵强了，照您这么说，天下会武艺的女子岂不是都有嫌疑？”

“贵妃娘娘别着急，微臣的话还没说完呢。除了这两条理由以外，还有更重要的第三条。”

“第三条是什么？”

“就是您乃陛下的贵妃，齐王殿下的生身之母。万一太子登基，贵妃娘娘您不大服气，发动政变……这天下不就改姓阴了吗？”

“怎么可能？人心附李，哪有那么容易？”

“要不然就是太子坏事，齐王登基。您以太后之尊，布局几十年，最后临朝称制。”

“郭业，休要血口喷人！本宫和你何仇何怨，你竟然非要置本宫于死地不可？”

郭业充满委屈地说道：“不是微臣故意与娘娘做对，是您非要微臣说的。”

李淳风道：“启奏陛下，这种预测之言，要说有用也有用。要说没用，其实也没什么大用，不可深信。”

“此言怎讲？”

“陛下您想想，历朝历代，哪朝没有得道的高人？可是这些高人阻止得了朝代的更替吗？”

“这……”

“虽然从后往前看，似乎《推背图》说的很准。但在当时，恐怕没人能猜中。”

李二陛下一皱眉，道：“你的意思是，天意如此，不可更改。”

“古语有云，王者不死。陛下请想，您想当初是不是一直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在此人就位之前，恐怕是杀错了人。要么即便是推算出来，也杀之不死。而且，小道还有另外一桩担忧……”

“什么忧虑？”

“微臣也小有道行，默默推算此事恐怕是应在三十年后。现如今天象示警，说明那人已经成人。三十年后，其人已老，说不定还有些菩萨心肠。陛下的子孙即便失国，也未必不能保全血脉。”

“你的意思是……”

“若是陛下现在真的把那人找出来杀了。上天很可能会让他投胎转世。三十年后，此人正当盛年，又心怀前世之怨。唉，恐怕陛下的血脉都难以保全。两权相害取其轻，陛下还是不要再追究此事了。”

“这……”说实话，李二陛下还真被李淳风的这番言语给吓住了，道：“国师此言有理。”

“哼！有什么道理？君不闻天命无常乎？”

帘栊一挑，从侧门那里出来了两个人。一个是武连县公李君羨，另外一个郭业却不认识。

郭业道：“你何人？”

“阿弥陀佛，施主叫我道信即可。”

郭业眉头一皱，道：“你是个和尚？”

“那倒不是。吾虽然佛法精深，却并未受戒。您可以称我为居士。”

“道信居士？”

“然也。”

“不知居士可戒酒肉？”

“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

“可戒色？”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郭业冷笑，道：“酒色肉全然不戒，恐怕您的法力也是稀松平常。”

“哪里，施主着相了。不敢妄自菲薄，若论法力，天下贫僧称第二，天下就没人能敢称第一。”

郭业白眼一翻，道：“我还说我仙法第一呢！反正就是吹牛呗，谁不会呀？”

李君羨赶紧道：“秦王还请慎言，道信大师真的法力高深。”

“何以见得？”

“大师虽然用些酒肉，不过是游戏人间罢了。实际上，人家的道行都已经到了辟谷之境，不需任何食物，但饮清水即可。想当初我曾经亲眼见过，道信大师半个月不食。”

郭业当然不会信他这种鬼话，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大师辟谷的时候，是穿着衣服吧？”

“废话，大师是辟谷，又不是疯了，为何不穿衣服？”

“那我就大概知道大师究竟是怎么回事了。所谓辟谷，不过是暗中藏了一些肉干偷吃而已。随便找个人都能做到。”

李君羨怒道：“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得了吧，什么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少给我来这套。这种骗吃骗喝的人，我见多啦。他要是真的有种，那就脱光了，关在我指定的地方。到了那时候，半个月不死，我就承认他有辟谷之能。”

李二陛下插话道：“秦王不要太过自信，道信大师还是真有力法在身的。

国师的《推背图》就是他用五鬼搬运来的。”

道信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雕虫小技不足挂齿。”

李二陛下不欲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转移话题道：“道信大师，你刚才说天命无常，到底是什么意思？”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只要君子用命，天命自然可以改。”

李淳风道：“等等！道信大师，这《周易》可是我们道家的东西，您不是佛家居士吗？”

道信白眼一翻，道：“我博采众家之常不行吗？天道无常的道理，佛道两家都有论述。《周易》这句话传播颇广，我借用一番有何不可？”

“呃……那当然可以。你接着往下说。”

“因为天命无常，所以贫僧认为小道士你刚才所言全是屁话！若是上天一定要大唐三世而亡，为何又要示警？由此可见，这事是有商量的。陛下要是缩了卵子，真的听之任之，那大唐就真的亡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相反地，若是陛下在上天示警之后，把那乱国贼子杀了，灾难自然就会平息。这才是上天示警的本意。”

道信这话简直太对李二陛下的胃口了，谁想自己的花花江山被人篡夺？他说道：“好！此言有理！那就请道信大师为朕推算一下，这个乱臣贼子究竟为谁？”

“吾早已推算过了。那个人就是……秦王郭业！”

“又是秦王郭业？”李二陛下站起身来，面色铁青，道：“说说你的理由！”

“陛下又何必明知故问？关于那两句谶语，民间都研究透了，的确是指向秦王。另外，吾还有一个特别的理由。”

“什么理由？”

“秦王乃是当世勇将，身体非常好。再活个三五十年，毫无问题。他现在受封秦王，就算不刻意扶植羽翼，按部就班，二十年后的朝廷也全是他提拔的人了。您龙御归天之后，新君又如何能制？”

说到这里，道信噗通一声跪倒在地，道：“请陛下诛秦王永绝后患！”

郭业高声道：“陛下，微臣有话说。”

“你讲！”

“您还记得长生大会上的罗迦娑婆吗？”

## 第2056章先废道信

“罗迦娑婆？”李二陛下心里一惊，道：“你是说……道信大师是骗子？”

“罗迦娑婆殷鉴在前，还请陛下引以为戒。”

李君羡冷笑道：“秦王，现在是说你的问题，休要转移话题！哦，我明白了，你是因为道信大师弹劾于你，就公报私仇！”

郭业摇了摇头，道：“武连县公此言差矣，道信若是骗子，那他所做的一切就是别有用心。他弹劾于我，陛下当然不能轻信。”

李二陛下沉声道：“秦王你说道信是骗子有何凭据？”

“就凭他装神弄鬼，胡诌什么辟谷和五鬼搬运之术！辟谷耗时太长，暂且不谈。咱们先说说这五鬼搬运之术。既然他能把国师的《推背图》搬运走，那请他搬运搬运这个！”

说着话，郭业一伸手，从袖兜中掏出一张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来，接着道：“道信大师，你看见没有？这张钱票，价值一千贯。你要是能搬运走，它就是你的了！”

“阿弥陀佛。”道信双手合十，摇了摇头，道：“不好意思，贫僧办不到。”

“我就知道你办不到，你要有那本事，天下何处不可去得？何必给武连县公做帮闲？”

“哪里，哪里。秦王，您误会了。贫僧虽然搬动不了钱票，但这说明不了我的五鬼搬运术没用。”

“此言怎讲？”

“五鬼搬运听着简单，其实耗费法力十分巨大，不可经常施展。上次施法距离现在不到一个月，贫僧的法力还未恢复。当然搬不走您的钱票。”

“但不知大师要多久才能恢复过来呢？”

“短则一年，长则两三年。”

郭业道：“陛下，您听见了吧。这道信和罗迦娑婆何其相似？都是用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拖延时间吊人胃口。上次是长生不老丹，这次就是五鬼搬运术。”

李二陛下道：“道信，你有没有什么立竿见影的手段，让秦王信服？”

“当然有。”

“什么手段？”

“还是五鬼搬运之术，不过。这次与上次不同，微臣如今法力不够，只能挪一些非常轻巧的东西。”

“什么东西？”

“绣花针。”

李二陛下当即吩咐董顺道：“快取一颗绣花针来。”

“遵旨。”

功夫不大，道具取来。郭业一伸手，就把绣花针那在了手中，道：“好了，道信大师吗，您可以施展绝技了。只要你能把我手里的绣花针移走，我当场自裁！”

道信面色尴尬，道：“这个……这个……还是不行。其实，绣花针还是太大。”

“那你想换什么？”

“倒不是要换什么，只是拿在您的手里还是不成。”

“那你要怎么办？”

“请再取一盆清水来。”

这个条件倒是非常容易达成，道信从郭业的手里接过绣花针。开始围着这盆清水念念有词。

等情绪酝酿的差不多了，他忽然高声道：“水鬼，敕令！托住！”

然后，他把绣花针缓缓置于水上。说来也怪，那绣花针竟然浮于水面，并不沉底。

道信得意的说道：“秦王千岁，您看到了吧。绣花针乃是铁制，应该遇水即沉。但是现在为何不沉呢？那就是水鬼的功劳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用五鬼搬运绣花针，法力有所不及。但是，借助水的部分浮力把绣花针托起来，还是办得到的。”

“秦王果然天资聪颖，就是这个道理。”

郭业诡秘地一笑，道：“道信大师，其实你这个手段不咋样，我郭业曾得了仙人传法，水中浮针我也会。”

“你也会？”

“那是自然。”然后郭业对董顺道：“顺公公，麻烦您再取一盆水和一根绣花阵来。”

李二陛下道：“去吧。朕也想看看秦王的仙家手段。”

道具再次摆好。

郭业道：“道信大师。咱们先明后不争，我这盆水里面，没有您的水鬼吧？”

“没有。”

“没有就好。”郭业用手拿起自己的绣花针，既不掐诀也不念咒，慢慢地往水面上放去。

结果，他的绣花针也没有沉底。

郭业道：“怎么样？道信大师，我这个仙家手段可还看得过眼？”

道信的脸色变的无比的难看，吱吱唔唔地说道：“呃……还算不错。”

李二陛下抚掌赞叹道：“好，好。善战者无赫赫之功。郭爱卿不用任何咒语，就能让绣花针在水中浮起。看起来比道信大师来还更胜一筹。”

郭业摆了摆手，道：“陛下谬赞了。事实上，任何人都可以让绣花针在水盆的水面上浮起。陛下不信的话，尽可以一试。”

“朕也能？”

“那是自然。”

李二陛下童心大起，当即命董顺又取了一盆水和一根绣花针，把绣花针一抛，当即，此针沉于水底。

郭业赶紧道：“陛下莫急，此事的关键在于速度。放的越慢越好。”

“那朕再试试。”

这事实没啥技术含量，有了郭业的提点，第二次就圆满成功了。

李二陛下惊奇地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郭业道：“简单地说，就是在水盆里的水，表面是有张力的。就是这张力托住绣花针不下沉。”

“什么叫张力？”

“呃……您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有一层膜，把所有的水包住了。陛下请仔细看，在盆里的水其实不是平的，而是中间高，四周低。这就是张力的作用。”

李二陛下道：“朕明白了。你让朕轻轻地把针放下去，就是怕针把那层膜弄破。”

“就是这个道理。”

郭业跪倒在地，道：“启禀陛下，世间有仙家之法，而无仙家之术。所有在您面前宣称有在世神通者，皆是骗子，居心叵测。请陛下尽诛之。”

“有仙家之法，而无仙家之术？”

“正是。陛下请想，您贵为天子，尚且无神通法力在身，凭啥别人就有？难道上天不喜欢自己的亲儿子，而喜欢其他人？这没道理呀！”

其实郭业这番话很没道理，李二陛下不如人的地方太多了。比武绝对打不过尉迟恭，论文肯定比不过孔颖达。但那并不妨碍他成为天下最尊贵的人。

不过，这话倒是很合李二陛下的胃口——朕没有的，你们也别想有！他心中虽然隐隐感觉有些不对，但也懒得仔细思量。

他说道：“此言有理！如此看来，道信就是欺君之人了。来人，给朕拿下！”

李二陛下话音一落，郭业就不进反退，挡在了他的身前。与此同时，殿外冲进来几个甲士，冲着道信围拢过来。

道信冷笑一声，道：“好，我今天认栽了，咱们后会有期。”

然后，他的身体仿若泥鳅相仿，三晃两晃冲出了人群！

郭业叹道：“这家伙偷鸡摸狗的本事真不赖，怪不得能偷走国师的《推背图》呢。”

李二陛下狞笑道：“他再大的本事也跑不了！朕的皇宫岂能让他来去自如？”

郭业想想也是，要是真有人有那么大的本事，李二陛下又何必发动玄武门之变？派几个刺客不就行了？

没用多长时间，道信已经被侍卫们抬了回来。此时的他，衣服也破了，脸也肿了，身上还插了几枝箭，眼见就是出气多进气少。

长孙师跪倒在地，道：“微臣惭愧，这小子太滑溜了，为了把他拿下，兄弟们不得不下了重手。陛下您要是有话就赶紧问，晚了就来不及了！”

“问他干什么？一个被利用的小人物而已！拉下去，斩首示众。”

“遵旨！”

长孙师领命而去，李二陛下来到了李君羨的近前，道：“武连县公，这个道信究竟是怎么回事？你给朕解释一下吧。”



## 第2057章再诛李君羨

李君羨跪倒在地，道：“好吧，微臣承认，道信确实是我请来构陷秦王的，陛下要杀要剐，微臣绝无二话。不过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为臣有一言献与陛下，请陛下仔细思量。”

“你讲！”

“道信所谓的神通法力虽为假，但他说的话都是真。那两句谶纬之言指的确实是秦王。还请陛下早作决断。”

李二陛下冷笑道：“都到了这时候了，你还想鼓动朕杀郭业？难道你以为朕是傻子，看不出你是想借朕之手报杀子之仇？”

“陛下这么想，也忒小看我李君羨了。某家跟随您二十年，南征北讨，东挡西杀。多少次单骑冲阵，血染征袍，生死早已置之度外。陛下，你来看……”

说着话，李君羨把衣服扯开，露出了健壮的身躯，但见上面有数道的疮疤，巨大狰狞。至于细小的疤痕，更是数不胜数。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要不是他运气好，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李君羨道：“陛下，这些伤疤还不能证明我的忠诚？”

“这……”李二陛下是念旧情的人，崔仁师都能轻轻放过。何况真给他卖过命的李君羨？

他叹了一口气，道：“君羨，你起来吧。朕……不杀你。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你也将近六十的人了。明日上一道表，乞骸骨吧。”

“不，微臣不是向您求饶！”李君羨神色刚毅，道：“微臣愿与秦王同死，还望陛下成全。”

他愿意，郭业可不愿意！

郭业心中暗想，看来这位五连县公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要和我同归于尽了。

哼哼，既然是生死大敌，那讲不了说不起，我也只能把你送下去了。不就是构陷吗？不就是谶纬之言吗？谁不会呀？

你知不知道，历史上因为这两条谶纬之言死的，不是我，而是你！

想到这里，郭业上前一步道：“陛下，微臣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武连县公。问明白了，您就知道他到底是真的忠心，还是内藏不可告人的秘密了。”

李君羨脖子一梗，道：“你尽管问，我姓李的事无不可对人言。”

李二陛下道：“好，朕准了。”

郭业咳嗽了一声，道：“武连县公，你姓什么？”

“李。”

“叫什么？”

“君羨。”

“祖籍哪里？”

“洺州武安人。”

“你的封地是？”

“武连县。”

郭业越问越快：“你的官职？”

李君羨不假思索地答道：“左武卫将军。”

“你的职司是？”

“宿卫玄武门。”

“你有没有小名？”

“有。”

“叫什么？”

“五娘子。”

李君羡眉头一皱，不满地说道：“郭业，你问这个干什么？我的小名关你什么事？”

郭业微微一笑，道：“这些事情可不是小事。”

然后，他又对李二陛下道：“关于这位祖籍武安爵封武连官封武卫镇守玄武门的五娘子，陛下您有什么想法没有？”

郭业这话都快说成绕口令了，谁听不出来异常？原来，李君羡除了大名以外，处处离不开“武”呀。尤其是他的小名“五娘子”，更是，“女主”“武王”二者俱全！

李二陛下眼前一亮，道：“哈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你构陷秦王是要报杀子之仇呢，没想到却是为了断朕一臂，好为你谋朝篡位做准备。”

“陛下，臣冤枉。我儿子都死了，就算当皇帝有什么用？”

郭业道：“那可说不准，万一你还有私生子啥的呢。即便没有私生子，您这个岁数也未必生不出来呀。”

“呃……也许是纯属巧合，对，纯属巧合。刚才国师说的好，王者不死。岂是那么就推算出来的？我这么明显带着武字，只是一个巧合罢了。”

郭业冷哼一声，道：“的确有这个可能。不过，陛下一身系天下安危，宁杀错勿放过！”

这话好像在哪听过似的？李君羡忽然想到，这是想当初自己在李二陛下面前的构陷郭业的时候说的！这还真是六月债，还得快！

他脸色惨白，道：“我现在才知道秦王当初辩无可辩的滋味。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李二陛下深吸了一口气，道：“放心，既然你反迹未露，朕不会因箴言杀你。”

李君羡大喜道：“我还能活？”

“那怎么可能？只是不牵连家人而已。”然后，李二陛下对董顺道：“传朕的旨意，五连县公李君羡勾结妖人道教，构陷秦王，证据确凿。即刻抓捕，交刑部议处。”

“遵旨！”

董顺当即命人抓了李君羡，送往刑部而来。

韦挺一见这幅场景，就知道计划又失败了。

听董顺把李二陛下的旨意宣读完，他站起身来，把一锭金子递了过去，道：“按大唐律例，诬告可是反坐之罪。那李君羡对国有功。陛下的意思是……”

“有功？哼，他那点功劳算个什么！”董顺吐了口唾沫，道：“就算他把陛下救上个十次八次的，这次也非死不可……”

然后，他把望北阁内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道：“这件事虽然不能写

在诏书上，但是事实什么情况，大家还是应该知道的。韦尚书也把这事对外传一传……杀了李君羨，讖纬的事儿就算了了。”

“韦某人明白了。”

把董顺送走，韦挺来找李君羨，道：“对不起，这次我帮不了你了。”

“某家知道。”到了现在，李君羨也冷静了下来。

他说道：“说实话，我受了齐王的笼络，从某种意义上就算背叛了陛下。某家被陛下所杀，也算不得冤枉。另外，人生五十而不夭，我再过几天就是五十整寿。这辈子也算是值啦。”

“你能这么想最好。你放心，虽然我帮不了什么大忙，但刑部总是我的地盘，你在这保管受不了委屈。您想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尽管言语。哪怕是要美娇娘呢，我也想办法给你送来。”

李君羨苦笑道：“我现在哪有那个心思？临死之前，我有些话想托您带给齐王。”

“你是说让齐王想办法为你父子报仇？”

“报仇肯定是要报的，不过不是现在。我觉得吧，齐王的策略错了，他不该总跟郭业斗。先不说每次都大败亏输，就算赢了能怎么样？难道郭业死了，他就能登上皇位了？”

“郭业是太子的一大助力，我们这叫做先剪其羽翼……”

“问题是你剪得了吗？”李君羨道：“我以为，最好的办法，是把郭业和太子、陛下分离开，不让他发挥作用即可。”

“你的意思是……”

“想办法把他调离长安。齐王找准时机，发动政变。只要齐王登上皇位，郭业就是有通天之能也无可奈何了。到了那时候，还不是要他圆他就圆，要他扁他就扁。”

韦挺眼前一亮，道：“有道理。想当初公子扶苏在外，胡亥在内。始皇一崩，扶苏以太子之尊，也得被矫诏杀死。郭业再厉害，他也不是太子吧？”

李君羨拱了拱手，道：“如此，李某人就把身后事拜托韦尚书和齐王了！”

## 第2058章心灰意冷，剑南生变

李君羨虽然现在还没死，但是也没啥活命的可能了。去一大敌，郭业也算了了一桩心事。

今日晚间，他睡在柴秀秀的房中。由于精神亢奋，郭业远较旁日龙精虎猛，直把佳人折腾了个腿软脚软。

好不容易把郭业打发地尽了兴，柴秀秀拢了拢额前的乱发，道：“哎呦，我说夫君，您这是又看上哪个小姑娘了，欲求不满，才把力气都用在了我的身上？”

“瞎说什么呢？我一直都这么威猛好不好？”

“切！都老夫老妻了，吹什么牛呀？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

“呃……好吧。”毕竟在这个问题上，柴秀秀比较有发言权，他只得实话实说道：“今天我是高兴，跟小姑娘什么的全然无关。”

“到底有什么事那么高兴？”

“告诉你，你夫君我这阵子可牛逼大了！”于是，郭业把自己与李君羨父子的恩怨讲述了一遍。

最后，他得意的说道：“哼，咱郭业不惹事也不怕事。李家敢惹我，就让他家破人亡！”

出乎郭业预料之外的是，柴秀秀并没有附和他的话，而是紧缩眉头，道：“妾身可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值得得意的地方。”

“怎么了？”

“您想想，这才几天，您都在鬼门关上走了好几回了。要不是你运气好，脑筋转得快，恐怕咱们家就要和李君羨家易地而处。这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人无百日好花无千日红，你能一直这么好运气？”

郭业不服气地说道：“这也不赖我呀。天地良心，我就是想讨口水喝，引发了这么多事都是各种阴差阳错。”

“我也没说怪你。”

柴秀秀叹了口气，道：“按说这些日子你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除非有要事，绝不出门。简直比大家闺秀还规矩，妾身实在不能再苛责了。可是，为什么日子总过得这么险呢？”

“也许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吧。”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不过主要还是你跟太子走的太近了，挡了别人的路。即便你什么都不做，别人都会找你的麻烦。”

“你是想让我离他远一点？”

“是的。你看我爹霍国公，他既不参与什么国家大事，又不管皇室纷争，那日子过得多安稳。夫君，现在你要钱有钱，要爵位有爵位，够了，真的够了。这个家不需要您再拼命了。”

郭业微微摇头，道：“我与岳父不同。他是陛下的亲戚，我却是凭借功劳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凭功劳怎么了？卫国公不是凭功劳？人家都当上尚书仆射了，还不是整天称病不上朝？还有你那个忘年交兵部尚书尉迟恭，我听说这些日子忙着在家炼仙丹呢？你见他是结交太子还是结交齐王了？”

“这……”郭业被柴秀秀一阵抢白堵得说不出话来。

人家柴秀秀说的有道理呀，自己到底图啥呢？就算要抱李治的大腿，也不至于表现得太过亲密吧？这不等于明摆着告诉人们要对付太子先冲着我来吗？

那听柴秀秀的话从今天开始养老？还真是不甘心啊！

扶桑未灭，海运未开，这都是关系到中华国运的事情，自己就真的撒手不管了？

再说了，现在撇清和太子的关系，是不是太晚了一点？别人也不会信啊！

另外自己可是答应了长孙无垢要扶保太子登基的，那岂不是要食言？

还有对徐惠的承诺，是不是也得实现？

想到这里，他说道：“贤妻你这话说晚了，现在为夫就算退，也不可能真的退下来。无它，我牵扯的事情太多了。你看最近我表现的这么低调，还不是有些事找上门？”

“不能退的话，就走！”

“走？去哪？”

“去哪都可以，不在京城就行。”

“我可不想去吃软饭。”

“没让你去新罗，你乐意我还乐意呢。我可不想看善花公主的脸色行事。咱们就在大唐，只要出了长安就行。”

柴秀秀顿了一下，继续道：“第一，你对别人构不成威胁了，人家也就懒得理你。其二，到了地方上，你上面没有陛下，谁能奈何得了你？”

郭业摇了摇头，道：“有一利必有一弊。远离权力中心，一旦发生什么大事，咱们就丝毫施加不了影响。中枢对我有了统一的意见，我岂不是要束手就缚？”

“那就建立实力。无论谁在中枢，都对咱们有所忌惮。”

郭业苦笑道：“想法挺好，实现起来可就难了。你是要我变成军阀呀。如今天下承平，那有这种机会？”

“那咱们就在大唐外打下一片基业！”

柴秀秀的眼睛越来越亮，道：“到时候你为国王我为王后，咱们的后世子孙再也不受这窝囊气了。什么呀？贵为秦王还活得提心吊胆的。咱不伺候了！”

“你想得美！”

郭业道：“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哪有什么真正的王道乐土？就算真有那种地方，凭啥咱就当国王王后，别人就给咱当臣子？不但人家当臣子，人家的子孙还要给咱们的子孙当臣子？哪有那好事！”

“呃……”柴秀秀也是一时无语，道：“那你说该怎么办？”

郭业叹了口气，道：“你以为当国王就那么好当的？就是当今天子也过得未必多舒心。我告诉你，真到了那时候恐怕远没有你想的那么好。起码别的地方享受就远不如长安。”

柴秀秀的眼圈有些发红，道：“吃苦我不怕，就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

“行了，别哭。现在还没那么严重。”

郭业沉吟道：“你的思路还是对的，我这个异姓王总在长安晃悠是有些碍眼……不过出外的话，没兵权可不成，现在我已经退不得了。”

还有一句话郭业没说出来，自己领大军在外，对李治也是一个保护。进可清君侧，退可保富贵。至于扶桑和大航海之事，也可插上一脚。可谓进可攻退可守。

柴秀秀横了他一眼，道：“那还不是跟我说的一样？”

“不一样，大不一样，有兵权和军阀是两码事，这个朝廷还可以容忍。”

“那万一事不可为……”

“那也只能拉一票人马在大唐外建国了。”郭业道：“过几年就好了，到时候封建南海，咱们顺大势而为就行。至于最近这几年，到底怎么抓兵权还得从长计议。”

……

……

光有了那心思不成，还得有那机会。兵权这玩意儿最敏感不过了，欲速则不达。郭业等啊等，等了几个月之后，这机会终于来了。

贞观十七年，正月二十七。

董顺匆匆忙忙前来宣旨，要郭业速速入宫。

他到了望北阁内，发现人来的还真齐全。

除了李二陛下之外，这里还有尚书左仆射李靖，尚书右仆射房玄龄，刑部尚书韦挺、吏部尚书孔颖达、户部尚书李道宗，兵部尚书尉迟恭，工部尚书阎立本，礼部尚书许敬宗。

另外，勋国公张亮也敬陪末座。

每个人都面色难看，愁眉不展，好像别人欠他多少钱没还似的。郭业明白，这是出了大事了。

君臣见礼已毕，李二陛下道：“郭爱卿，有件事情诸位爱卿争论不休，难以决断。所以，朕把你请来，给大家参谋参谋。”

“到底出了什么事？”

李二陛下道：“尉迟爱卿，你是兵部尚书，你给秦王说一下。”

尉迟恭道：“雅州、邛州、眉州皆有百姓反，三州仅保有州城，僚人参与作乱，剑南道其他诸州也多有不稳。稍一不慎，就是整个剑南道糜烂。天府之国危矣！”

郭业道：“僚人作乱的统帅可是杨盛？”

李二陛下苦笑道：“正是此人。他已经统一了僚人部落，得兵五万，声势浩大。要不是僚人器械不足，恐怕州城都不可保。唉，真是悔不该不听郭爱卿之言。”

郭业苦笑道：“僚人五万，再加上三州反叛的百姓，怎么也能凑出十万大军。这下可真是麻烦了。朝廷准备如何平叛？”

韦挺道：“大家正为这事吵个不休呢。秦王千岁，按说这事您有责任。”

“我……”郭业强忍着“日”字没说出口，道：“韦尚书，你讲点道理好不好？我虽然也算是益州人，但是这么多年了，剑南道的事情我可从来没插过手。这事怎么能赖到我的头上？”

## 第2059章议伐僚

韦挺道：“秦王别着急，我一解释您就清楚了。毋庸讳言，三州叛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官逼民反。”

“那就更不关我的事了。”

“可问题是，官吏一直是那些官吏，为何他们早不反，晚不反。偏偏现在反了呢？”

“那你说为啥？”

“根本原因在于加税。想当初我大唐水军在高句丽兵败，船只尽没。于是，陛下有旨令这三州造船。可是此三州的百姓却耐不得造船的辛苦。”

“那也不至于要造反吧？”

“当然不至于。造船造了不到一半，三州的百姓受不了，于是他们就上书朝廷，请求允许他们出钱让潭州人代为造船。换句话说，就是出钱不出力。”

郭业道：“如果三州百姓真是耐不得辛苦，这个办法也算不错。难道朝廷没有允准？”

“谁造不是造呀？朝廷当然允准了。可就是因此，才酿成了大祸！”

“什么大祸？”

“三州的百姓没钱！雇人造船的这部分钱一直凑不齐。地方官府为了不被朝廷责罚，难免就催的急了点。不少百姓被逼得卖儿鬻女卖田卖地，生活无着，被迫造反。”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这话没道理呀，当初要交钱的是他们。最后交不出钱被迫造反的，还是他们。他们没钱装什么大瓣蒜呀？”

韦挺道：“这就说到关键之处了，根本原因就在于你！要不是你给陛下许下了四海之地，许下了金山银山，陛下怎么会把造船的数目提高到了原来的三倍？百姓又为什么会为了这三倍的赋税而造反？”

郭业心说这关我屁事，是你们自己逮着一只羊死薅的。

三州的百姓不堪重负，把这些赋税分摊到九州之地不就行了？咱们大唐有三百多州呢，这算大多的事儿？怎么就弄到官逼民反了？简直是一把好牌打成屎！

咦？不对呀！郭业忽然意识到，韦挺的解释有很大的问题：就算李二陛下一时糊涂，地方官的胆子不至于这么小吧？地方哭穷，那不是地方官的工作内容之一吗，这都不敢？

于是，他就把这个疑问提了出来。

韦挺听完了，面色有些尴尬，道：“这个……这个……三州的吏治的确是有些问题。他们之所以不上表反对，为的还是本人的利益。无他，方便上下其手而已。需要的钱越多，他们弄钱的余地越大。”

“但是百姓确实不负重负，他们就不担心有人造反？”

“那就是利令智昏了。当然，地方官也确实不是完全不顾及民生。他们见百姓确实无力支撑，于是，就把主意又打到了僚人的头上。一般百姓应该要出多少钱，僚人只要出一半的钱就可以了。”

郭业无奈地说道：“所以不但一般百姓反了，连僚人也反了？唉，这些僚人真是无法无天。只是被收半税就起兵反叛，也太不知朝廷的威严了。”

李二陛下道：“话也不是那样说。僚人一向不交税不服徭役，突然征税肯

定会引起反弹。再说了，僚人也没钱呀。他们比一般的百姓可穷多了，即使是一半的税收也难以承受。”

房玄龄道：“秦王以为朝廷不想对僚人征税吗？突厥那么强大都被我大唐灭了，何况区区僚人？最关键还是得不偿失。要想彻底征服僚人花费巨大，真的征税又征不出什么钱来，得不偿失。”

李二陛下冷笑道：“没想道的是，朝廷下不了这个决心，地方官倒是替朕下了。鹭鸶腿上劈精肉，蚊子腹内剜脂油，真亏他们下得去手！”

郭业道：“既然已经确定了是官逼民反，那就好办了。无非是严惩贪官，安抚百姓罢了。”

孔颖达拱了拱手，道：“秦王高见，在下也是这么认为。奈何朝廷诸公，却有不同看法。”

“谁有不同看法？”

房玄龄苦笑道：“主要是在下。”

“为什么？”

“三州叛乱虽然总的来说是朝廷的错。但杨盛野心勃勃，一直想一统僚人部落也是事实。即便没有此事，他也会起兵反唐，只是没有这么大声势罢了。所以。光招抚恐怕不行。”

孔颖达道：“那又如何，只要陛下下了《罪己诏》，再宣称所有参与反叛的军民一概赦免，叛军大部定然散去。剩下的少部分叛乱分子，定难当朝廷大军一击。”

房玄龄冷笑道：“然后呢？”

“然后，什么然后？”

“三州糜烂，数州被波及。即便这场叛乱镇压下去，也是近几十万人生活无着，赈济的钱粮你来筹措呀？”

“那当然是朝廷供给。”

“问题这是蜀中，道路难行。剑南道为什么铁钱泛滥，还不是铜运不进去吗？铜都不好运，何况需要的赈济粮饷？”

孔颖达怒道：“那总不能把被叛乱波及的百姓全杀了吧？房丞相，你这是要鼓动陛下行桀纣之事？”

“孔尚书你扣什么帽子呀？我说全部杀光了马？在下之所以说那番话，是想告诉大家，蜀中一乱，平叛非常不容易。当然，该花的钱还是得花。不过，这钱一定得用好了，永绝后患！”

郭业一皱眉，道：“官逼民反，这种事也能永绝后患？真要达到了这个目的，我大唐恐怕就真能永世长存了。但问题是……可能吗？”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永绝官逼民反这个后患，而是绝了僚人反叛的后患。朝廷对僚人一直优容，就是因为改土归流花费巨大。这次反正要花大钱，不如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僚人一起解决。”

李道宗说道：“房相这话我赞成。僚人穷，税收可以减免，但是一文不交算怎么回事？如此一来反而显得陛下厚僚人薄汉人，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恐非国家之福。”

孔颖达冷哼一声，没理李道宗，反而对房玄龄道：“古人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江夏王是个武将罢了，你房仆射也不懂这个道理？”

房玄龄寸步不让地说道：“孔尚书太迂腐了。这个说法，也就是三皇五帝



的时候还能凑合凑合。哪怕是到了商周之时，就已经完全不顶用了。商汤周武哪个不是凭征伐取天下？”

“那是因为治乱世要用重典，可如今是太平盛世。僚人就不是陛下的子民？说什么永绝后患，哼，你打算杀多少人？”

“陛下认僚人是他的子民，可人家僚人未必承认！”

“子非僚人，你怎么知道僚人是怎么想的？”

房玄龄正色道：“武德二年，集州僚人反。武德三年，开州僚人起兵陷通、信二州。贞观七年，东西玉洞僚人反；贞观十二年，巫、筠、明、巴、洋、集、壁八州僚人又叛！贞观十四年罗、窦诸州叛。”

他顿了一下，嘲讽道：“僚人总共才多少人？我大唐立国又才几年，他们都发动叛乱多少次了？这次可以说朝廷有些责任，那前几次呢？”

然后，他跪倒在地道：“如今我大唐君贤臣明，府库丰盈，将士勇猛。可即便如此，僚人都时常叛乱。一旦我大唐衰落，恐怕他们更加难制。为后世子孙计，请陛下下旨，彻底平定僚人，改土归流。”

孔颖达也跪倒在地，道：“僚人虽时常叛乱，但不过都是疥癣之疾。陛下若是听了房仆射的主意，恐怕会逼得僚人皆反，后果难料。另外也有伤陛下的仁爱之名。还望陛下三思！”

李二陛下没理他们俩，对郭业道：“你瞧瞧，为了这事，二位爱卿都吵了半天了，难分高下。所以，朕才命人把你请了来。对于此事你怎么看？”

## 第2060章众望所归

“我？”郭业道：“如果我没有料错的话，恐怕大部分人都会支持房仆射吧？微臣亦是如此。”

李二陛下道：“呃……你还真想错了。比如说江夏王，别看他刚才出言支持房爱卿，不过要说现在大举对剑南道用兵，他就又要开始反对了。”

“为啥？”

李道宗双手一摊，道：“简单的说，就是户部没钱！”

“那怎么可能？谁不知道我大唐府库充盈……”

“你说的那是总和，我说的是局部！别的地方是有钱，问题是不好运输呀。为了平定这场叛乱，咱们至少得出动十万大军吧。人吃马嚼战，战中的赏赐，哪样不得花钱？你给抗进蜀中去呀？”

郭业迟疑道：“蜀地不是一向富庶吗？还要靠外面的钱粮？”

“话不是那样说。”房玄龄解释道：“蜀地虽然没经过什么战乱，比其他的地方要富庶一些。但是我大唐扫平天下，多赖蜀地的人力物力。等大唐一统天下，蜀地积累的钱粮也消耗地差不多了。”

“可是咱们大唐都太平十几年了，这还不够？”

“蜀地太平将近二十年，的确可以说恢复了几分元气。但是要说承担十几万大军的供养，单凭当地的力量还是远远不够。稍一不慎，恐怕就会引起更大的叛乱。”

说到这里，李道宗一摊手，道：“所以说，房仆射要一劳永逸地解决僚人，我双手赞成。但是要说出钱……户部的确是没办法。”

郭业道：“不对吧，想当初蜀地的钱粮能运出来，现如今就运不进去？这是什么道理？”

“那当然不一样。当初天下大乱，有口吃的就算不错，无论是征发百姓运粮，还是给将士们赏赐都花不了多少钱。简单地说，就是钱粮比人贵。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当然了，以我大唐的力量，这笔钱硬是要凑也不是凑不出来。但如果为此阻了征伐高句丽的大计，未免有些不划算。不管怎么说，高句丽的威胁总比僚人大得多吧？”

郭业知道，还有些话李道宗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好说出来——高句丽算是敌国，官兵可以抢掠弥补赏赐的不足。但僚人乃是大唐子民，抢劫他们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再说了，高句丽盛产金银，僚人却是一帮穷光蛋。即便是允许抢劫，恐怕也榨不出什么油水来。

综合算下来，在蜀地用兵十万，几乎相当于对高句丽用兵三十万了，对大唐的确算是伤筋动骨。

更重要的是，僚人打不过了往山里一躲，玩起了游击战。如果以改土归流为目标的话，这场仗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也难怪李道宗虽然乐意改土归流，却并不赞同出动大军。

这就如同在现代社会，幻想屠日灭美大家都挺乐意。但是如果真要投票要不要动真格的，恐怕大部分人都得怂了。无他，花的代价太大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事情的关键还是在钱粮二字。”

李二陛下道：“在钱粮，更在人。如果有人能用蜀地的钱粮和兵力，就把僚人改土归流，那就没问题了。秦王，你说呢？”

喇！

所有人的目光都往郭业脸上看去。

郭业微微一愣，瞬间就秒懂了，道：“陛下，您把我找来，不会是打算把这活交给我吧？”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朕还真有这个意思。说实话，这不光是朕的意思，也是众位爱卿的意思。”

韦挺道：“三州因您的建议而乱，又因为您的出征而平。所谓有始有终是也！秦王千岁，此事非您不可！”

李靖道：“平定三州之乱不难，选一上将即可。难的是平乱之后的改土归流。非文武全才之人不能胜任。当今朝廷，非秦王莫属了。”

李道宗也道：“本来这活该我干的，奈何大家都不同意。说是怕我对蜀地敲骨吸髓，激起更大的民变。没办法，也只能把这个好差事交给你了。”

郭业苦笑道：“对于江夏王当然是好事，不过对于郭某人来说，到底是福是祸可就不一定了。你们这是让我巧妇为无米炊呀。”

孔颖达道：“如果一定要按照房仆射的提议行事，我也赞同秦王千岁为帅。”

“那是为何？”

“因为您有点石成金之能。如果别人去了，为了平定叛乱肯定是加强聚敛。而您，却还有希望别开财源。秦王，你赚钱的法子恐怕比打仗的法子还多吧？不敲诈百姓而补充军资就全靠您了。”

郭业无奈地说道：“我要是真有赚钱的法子，不早就用出来了，还用等到现在？”

张亮插话道：“即便不能生财，您也比别人强。不管怎么说，蜀中也是您的老家。即便是为了乡亲们，您也不会过分聚敛吧？”

郭业眉头一皱，往四下里看了一圈，道：“那我到剑南道平叛，是大家所有人的意思？”

李二陛下道：“所有爱卿都认为，如果有一个人能兼顾两方面意见的话，那还就非郭爱卿莫属了。当然了，你要是不乐意……”

“不乐意也得乐意！”尉迟恭高声道：“平定蜀地，怎么也得一位重臣吧。你瞅瞅，在场的众人，哪个不比秦王大十岁以上。这种爬山的活，他好意思让我们这帮老头子干？”

李二陛下劝道：“其实，也不光是爬山。要破僚人，必须要经过一些瘴疫之地。你年轻身体好，还可能顶得住。其他人年老，那危险可就太大了。”

许敬宗冷笑一声，道：“秦王年纪还轻，不会已经熄了建功立业之心吧？还是说……您觉得留在长安城比去蜀中起到的作用更大？”

阎立本是个老实人，正色道：“大唐唯一的异姓王，您在长安，不知有多少人盯着您。为了避免被人猜忌，在下以为，您还是在蜀地待上几年为好。”

这话说的就有些诛心了，不过却是正理。

郭业眉毛一挑，道：“好吧，我明白了。大伙有的人是为我好，有的却是看我待在长安不顺眼。不管大家怎么想的吧，都是想让我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李二陛下道：“朕却是盼着你给我把僚人改土归流。但不知秦王可愿意？”

郭业道：“听人劝吃饱饭，事到如今，我还能说什么呢？启禀陛下，微臣愿意。不过……”

“怎样？”

“这活还真不好干。仅靠蜀中的力量平定叛乱，也不是不行，但您得给我军政的全权。”

“你要剑南道的全权？”李二陛下眉头微皱，道：“那就相当于裂地封王了，与国法不合。郭爱卿，我不是疑你，只是这样做的话，绝非保全功臣之道。”

“没有全权，请恕微臣不能从命！”

“郭爱卿别急，朕还没说完呢。此战既有军事，又有民事。仔细想来，还是民事为重。所以，朕可以给你民事上的全权。至于军事么，朕只能给你一半的权力。”

“蜀中之军一分为二？”

“不错，临近叛乱诸州的十三州兵力随你调动。至于之外的，你就要同一位老将军商量。”

“但不知那位老将军是谁？”

“梁建方！”

## 第2061章另一项任务

“梁建方？”这个人名郭业还真没听过，他迟疑道：“那若是我们俩意见不一怎么办？本来凭借剑南道平定三州叛乱就有些吃力，您倒好，直接又把七成的兵力分了出去。这活可真没法干了！”

李二陛下道：“话不能这么说。剑南道四十三州，十三州虽然只占三成。但是为了防备叛军，蜀中的大部分军队都已经调进这十三州内。所以，你统帅的兵力，实际上是整个蜀中的七成。”

“这么说，您是让我主管蜀地全部的民政还有七成的兵力？”

“不错。梁建方的兵马主要是驻防剑门关等关隘，防备你打了败仗后局面不可收拾。所以，一般情况下，你们二人不会发生意见不和的情况。”

郭业听到这里，才算明白李二陛下的真实意思。梁建方的兵力，不是配合自己，而是防备自己！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蜀中通往外界的道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隘太多了。

如果有人占了蜀地为王，只要智商正常，中原王朝就对他无可奈何。

所以，这个地方的军政大权，李二陛下无论如何不可能完全交给自己，再信任都不行。

派梁建方把手关隘，是一个阳谋。

这么少的兵力，也只能用来把守关隘。自己若是没有反心，当然用不着这些兵。若是有了反心，朝廷平叛的大军就会从这些关隘长驱直入。

换言之，这个梁建方表面上防的是叛军，实际上防备的却是自己。如果自己不同意的话，倒是显着自己别有用心了。

于是，郭业跪倒在地，道：“微臣遵旨！”

“好，很好！郭爱卿你可是给朕解决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李二陛下高兴地说道：“如果你愿意去剑南道，那大家就没什么争执了，可称皆大欢喜！”

.....

又说了会其他的话题，这场小会就算宣告结束，群臣告退。不过，郭业却被李二陛下留了下来。

“此去剑南道，郭爱卿可有什么想法没有？”

郭业道：“仓促之间，微臣没有什么想法。只有实地考察之后，才能见机行事。”

“你没想法不要紧，临行之前，朕还有几件事要交代你。”

“陛下请讲。”

“朕这次派你去蜀中，一方面是因为那里出了大事，另一方面，也是让你避避风头。所以平叛的事情，你不要急，慢慢做。只要局面不恶化，朝廷就不会催你。”

郭业道：“微臣明白。无论蜀人还是僚人，皆不善战。所以，十万之众，听起来厉害，其实也没什么。此行还是民事大于军事。”

李二陛下站起身来，道：“除了蜀中的僚人之外，朕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去做。此事关系重大，做好了之后，朕重重有赏！”

“什么事？”

“你此次剑南道，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取洱海，通天竺！”

“取洱海通天竺？”

李二陛下解释道：“从长安到天竺，一般是取道敦煌越葱岭，这条路很不好走。其实还有一条古道通天竺，那就是取道西洱海经由安南交趾等国到达天竺。”

郭业问道：“这条路现在不通？”

“对，近几十年来，西洱海地区被白蛮所占，道路不靖，这条商道已经没人敢走了。僚人和白蛮之间，战和不定已有数几百，可谓世仇。实际上僚人入蜀，就是白蛮所迫。”

“您的意思是……”

“你平定僚人之后，一鼓作气，把白蛮也给朕平定了！”

郭业苦笑一声，道：“您老人家也真不客气。平僚人灭白蛮，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这都得慢工细活，我这一走，恐怕十年都回不了长安了。”

“那却不然，两三年后，水师齐备，你带兵攻取扶桑。爱卿得胜回来之时，朕怎么也得再郊迎你一次吧？所以说，用不了十年，五年之内，你必定得回长安一次。”

“不是吧……陛下，咱可得差不多点。大唐的良臣猛将那么多，这活总不能让我一个人干了吧？”

“这就叫做能者多劳。扶桑的金山银山只有你知道在哪，朕不派你去派谁去？还是说……你愿意把那几座宝山的地点公之于众？”

郭业无奈地说道：“呃……好吧，那还是微臣自己去吧。”

“这还差不多。”李二陛下叹了口气，解释道：“郭爱卿，你不要觉得朕让你出外形同流放，实在是你这个秦王太扎眼了。朕把你派出去，也是保全功臣之道。”

“陛下不必解释，微臣都懂。上次要不是有个李君羡顶缸，微臣恐怕就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所以，出外的事，乃微臣所愿，不敢请尔。绝不会因此心怀怨望。”

……

……

回到家中，郭业赶紧把这件事对自己的妻妾讲明。

柴秀秀听完了颇为高兴，道：“这可真是想瞌睡碰上了枕头，走也！走也！咱们全家一起去洱海。听说那里乃是彩云之南，风景秀丽。真是一个建立基业的好地方！”

郭业道：“恐怕不行，别人都走得，就是你走不了。”

“为啥？”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我统率重兵在外，你在长安起一个人质的作用。要是咱们全家都走了，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朝廷，我有二心了吗？”

“那可咋办？”

“我这次去蜀中，你们一个人也别跟着。等过上个两三年，我真把势力经营地固若金汤了。再秘密把凤怡贞娘他们接过去。”

柴秀秀道：“那我呢？”

郭业为难地说道：“你若想跟来，那就只能假死了。你这么大一个郡主，总不能秘密失踪吧？”

“假死？”柴秀秀有些犹豫了，道：“必须如此？”

“不假死也行。等过上几年，封建四海，咱也要上一块土地当土霸王去，那时候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得走了。”

“这么说，你不打算在洱海建国？”

“如果能选的话，还是海外建国为好。你别看那个地方偏僻，实际上却是一个四战之地。在此地建国，恐怕不是什么好主意。”

所谓洱海地区，其实指的是云南。

郭业明白，如果没有自己介入历史，这里会先有南诏，后有大理。最后为蒙古所灭，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几乎每两百年就会朝换代一次。虽然国祚不算短，但也绝不算长。

在这里建国，只是无奈的选择，如果可能，他还是希望能带领一部分人去美洲开拓。后世子孙不管能不能为王，起码这里的人口压力要小很多。丰衣足食是毫无问题的。

另外，这也算是给汉人开辟了生存空间，可称功德无量。

不过这些理由却是没必要对柴秀秀说清楚了。

柴秀秀道：“既然你一心往海外建国，那我就自己一个人在长安坚守几年吧，假死就不必了。不过，你确定一个人去剑南道，就不用一个人陪着？比如说凤怡妹妹？”

杨凤怡道：“他想要我去我都不去。孩子还在还小，可经不得长途奔波。”

郭业道：“不用，不用。我这两年主要是在军中，把女眷带进去军营算怎么回事？”

“哼哼，说的好像你真能忍住似的。”柴秀秀冷笑道：“这两年您可得给悠着点，不要给我们加几个姐妹才好。”

“那当然不会。”

“希望您言而有信。”

郭业答应的挺好，不过没等几天，他就发现，自己有食言而肥的趋势。就在临行之前，雷书瑶前来拜访。

佳人眼波流转，道：“秦王千岁，去剑南道之前，别忘了带上奴家我呀！”

## 第2062章雷书瑶献策

郭业冷笑道：“你？我不觉得带你去有什么必要。不错，你雷家是在僚人中有些声望，只是……你这个人我可信不过。”

雷书瑶泫然欲泣，道：“秦王千岁，您怎么能这么说呢？小女子之前是有些地方做的不对，但我那不是为父报仇，不得已而为之吗？您大人有大量，何必与小女子一般见识？”

“行了，行了，少给我来这一套。”

郭业不耐烦地摆摆手，道：“我是没必要和你一般见识，但是更没必要把一条毒蛇放在身边。我就算是傻子，被你接连坑了几次也该长点记性了吧？”

雷书瑶正色道：“奴家知道，有了先前的事情，我已经很难再得到您的信任。不过，奴家想说的是，您现在要做的事，无外乎就是打败杨盛扫平叛军，而这也正是奴家想要的。”

“那又如何？”

“起码说明，奴家没有必要背叛您。”

郭业缓缓地摇了摇头，道：“我可不那么认为。雷书瑶……”

“妾身在！”

“你对僚人改土归流，有什么想法？”

“改土归流？”雷书瑶睁大了眼睛，疑惑地问道：“这跟奴家有什么关系？”

“怎么能没关系？你既然是僚人的圣女，那他们到底是内部自治还是改土归流，当然就和你有关。”

雷书瑶轻笑一声，道：“这就是秦王您想当然了。要是奴家和僚人的关系真那么大，家父又怎么会遭了杨盛的毒手？而奴家和幼弟又为何被人千里追杀？”

“你的意思是……”

“僚人是不是改土归流，影响的是那些部落酋长的利益，与竹王庙的关系不大。换言之，竹王庙的主要实力来自于僚人的信仰，而非其他。”

郭业道：“这么说，竹王庙的真正作用是僚人的精神领袖？”

“精神……领袖？”雷书瑶思索了一下，道：“秦王高见，正是如此。我们雷家成也精神领袖，败也精神领袖。因为只是精神领袖，所以崛起的过程波澜不惊。”

她略微顿了一下，继续道：“也正是因为只是精神领袖，所以实际上实力相当有限。杨盛铁了心对付竹王庙，不光我们雷家无力自保，就是其他人也不愿意为我们出头。”

“原来如此，与我之前想象的还是有点偏差。既然如此……”郭业一字一顿地说道：“如果我要求竹王庙支持改土归流呢？”

雷书瑶眼前一亮，盈盈拜倒，道：“敢不从命！”

“很好。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郭业终究是舍不得这么一个绝好的内应，敲打一番也就罢了。他说道：“三日后，咱们一起出发。”

“多谢秦王千岁。”雷书瑶道：“另外，关于如何平定僚人之乱，奴家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



“平定僚人的关键，不在于僚，而在于汉！”

“此言怎讲？”

“僚人之所以起兵，一方面是扬盛野心勃勃。不过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汉人的贪官污吏压迫太过，僚人不得不反。”

郭业冷笑道：“这话我不爱听。你们僚人连赋税都不缴纳，还谈什么压迫太过？莫非朝廷倒找僚人钱你们才满意？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那就是秦王有所不知了。不错，按照朝廷法令，我们僚人的确不必缴纳赋税。不过事实上，各种常例钱还是要交的。只是这笔钱到不了朝廷的府库中罢了。”

“此言当真？”

“奴家不敢欺瞒秦王。单凭三州之地，哪凑得出五万僚人兵马？其实这些人大部分是从其他州府来的。而您要想平定僚人之乱，最好的办法，其实是釜底抽薪，不让其他州府的僚人为扬盛提供兵源。”

郭业道：“你是让我澄清吏治，断了僚人叛唐的念头？”

“正是。”

“不是说扬盛已经统一僚人部落了吗？你这个建议是不是晚了一点？”

“一统僚人部落？”雷书瑶轻笑一声，道：“哪有那么简单？你们大唐都办不到的事情杨盛就能办到？那怎么可能！再说了，如果那么容易就办到，杨盛又何必逼着我们雷家献竹王印？”

郭业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现在杨盛只是获得了各部口头上的拥戴，相当于各部的总盟主。但事实上，他对各部并没有直接的管辖权。”

“就是这样。”

雷书瑶眨了眨那美丽大眼睛，道：“所以说，杨盛的五万大军并没有那么可怕。只要您用对了法子，也许不用一兵一卒，就能让他的大军灰飞烟灭。”

说着话，她还用手比划了一下，努力做出了“灰飞烟灭”的样子。

有人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是最迷人，其实认真工作的女人也别有一番风情。

看着雷书瑶认真献计献策的模样，郭业不由得一阵失神。

“秦王千岁，您怎么了？莫非奴家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雷书瑶问道。

“没……没什么……我在想些事情。对了，刚才咱们说到哪了……”

“奴家说杨盛的五万大军并不可怕，只要您听了我的建议……”

“不用听你的建议，他那五万大军也不放在我的眼里。”为了掩盖之前的尴尬，郭业的语气有些生硬。

雷书瑶针锋相对：“但若是牵连到改土归流，总是死人越少越好。不是吗？”

“好吧……我被你说服了。”郭业道：“那你觉得咱们该从何着手呢？或者说，哪个州府的官吏吃相最难看？”

“茂州！”

“茂州？”

“不错。虽然三州叛乱并无茂州，但那不过是因为恰好这三州有汉人百姓叛乱。实际上，对僚人最狠地，却并不是这三州，而是茂州。茂州都督张信为人最为残暴，僚人怨声载道。”

郭业明白，茂州只能算是一个羁縻州，并无刺史一职。茂州都督总领军政大权，算是当地的一个土皇帝。

他说道：“那咱们就先把这个张信绳之以法。”

雷书瑶对这个“咱们”的说法颇为满意，她脸泛喜色道：“秦王高见！不过，这个张信在茂州一手遮天，想查找他违法的证据可不容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对如何查找这些证据，雷小娘子已经有了些想法？”

“秦王不如隐瞒身份，微服私访。如果是您亲眼所见，张信总是抵赖不得。”

“微服私访？这不大合适吧……”

“您是怕了？”

“怕？我当然不怕！高句丽的平壤城我都敢闯一闯，怎么会怕一个偏僻的茂州？”

“那您为什么不愿意去？”

郭业叹了口气，道：“你别光听那些民间传说，什么大人物微服私访，为百姓申冤。什么孤女上京告状，蒙得大人物垂青，沉冤得雪啦。实际上，这种情况少之又少。”

“为什么？”

“因为不合官场规矩！我这么大人物，耍这种手段，也太掉价了。被人知道了，岂不是笑掉了大牙？”

“那怎么会呢？”

雷书瑶眼珠一转，道：“您若是想改土归流，起码得知道僚人的所思所想吧。微服私访，整好可以实现这个目的。若是张信不开眼，整好犯到您的手上，也不能怪您吧？”

“可是……”

“哎呀，没什么可是的。退一万步说，有人讥笑您又怎么样？您都当上秦王了，还在乎什么名声？您名声再好，还能当皇帝成？”

“呃……说得也对！”郭业迟疑道：“那咱俩就微服私访下茂州？”

“您真是太英明了！”

雷书瑶猛然站起来，对着郭业的脸颊轻轻一吻。

“你……”

“奖励一下！”

## 第2063章客栈巧遇

被美人亲了一口，如果非要说自己有多么不情不愿的，那也太矫情了。

郭业摸了摸自己的脸颊，道：“本官帮你并不是贪图你的美色，雷小娘子无需如此！”

“瞧您说的，好象奴家完全是为了您的权势才亲您的。在您的眼中，奴家就那么不堪吗？”

“难道不是？”

“当然不是了。秦王千岁，您不觉得自己长得挺英俊吗？”

“这个……”

“好了，不说这个了。”雷书瑶嫣然一笑，道：“那咱们就三日之后见。记得，别带太多随从哦。奴家告退！”

“雷小娘子请！”

……

……

此次平叛，只是调动剑南道十三州的兵马，不用调动蜀地外面的大军。所以，郭业此次上任，本来就应该轻车简从。

当然了，再轻车简从，以秦王之尊，必要的排场还是要的。

于是，他命令米吉带着八十特种兵，打着自己的仪仗，慢慢上路掩人耳目。

而自己则带着秦英、空空儿和精精儿，会和了女扮男装的雷书瑶，快马加鞭，直奔蜀中去也。

至于雷书瑶的弟弟雷书衡，则被留在了长安城。

另外，顺便说一句，上次的大海难中，郭业侥幸未死，而法琳和尚却不幸遇难。要不然，他带出来的就应该是高手四人组了。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郭业原来对雷书瑶的印象一直不大好，但是这次，一行总共才五个人，行动坐卧几乎都在一块。与雷书瑶朝夕相处，郭业对她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观。

这小妮子性格开朗，爱说爱笑。

这种性情，如果是个男子，就是可交之人。如果是个漂亮女人，那就更是男人梦想中的红颜知己了。恍惚间，郭业都忘了她连续背叛自己几次的事实了。

眼见郭业对雷书瑶的态度渐好，秦英等人察言观色，对此女的态度也逐渐缓和。

旅途中，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

这一日，天色将晚，众人来到了一座叫做杨家桥的小镇之中。

秦英道：“东家，再往前走，恐怕就没有什么镇甸了。要不今天，咱们就在这杨家桥歇息一晚？”

“如此也好。”

小镇不大，唯一的一家客栈名叫迎宾楼。前面是一个两层的酒楼，后面是两进的客栈。

郭业等人把牲口交给伙计，先去酒楼吃饭。

二楼之上，客人并不多。郭业等人要了一桌好菜，开始吃喝起来。

“嗯？”

郭业忽然发现空空儿很不对劲，只见他的眼睛，一直往旁边另一桌人的身上瞧。

这桌人是一个书生带着一个书童，要了两个素菜一壶酒，也不说话，静静地吃喝。

看不出什么异常。

郭业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道：“空空儿，你看什么呢？”

“没……没看什么……”

郭业压低了声音，道：“没看什么，你往人家书生公子的脸上看啥？莫非你有龙阳之好？我可告诉你，本官可没那么开明。你真有那种嗜好，我可容不得你。”

“哪呀，您想哪去了？我是觉得这俩人有些奇怪……嗯，奇怪，真是太奇怪了！”

“怎么奇怪？”雷书瑶看了几眼，微微摇头，道：“不是女扮男装！”

“那当然不是了。我的意思是……这二位的身上，根本就没带钱！看样子他们又不是本地人。待会儿拿什么结账？”

“切！人家带没带钱，你能看出来？你的眼睛能透视？”

“这您就小瞧我了。别的不说，这可是咱看家的本事。一个人有没有带钱，带了多少，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个八九不离十。”

“我不信，人家带着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你能看得出来？”

“这就是您抬杠了。我说的当然是金子银子和铜钱。出门在外，不认钱票的地方多了去了。总不能一点现钱都不带吧？”

郭业对这个“贼祖宗”的专业能力还是相当信赖的，道：“兴许人家是存在柜上了。咱们别多管闲事，总盯着人家太不礼貌了，吃饭吃饭！”

……

……

空空儿的疑问并没有持续多久，过了一会儿功夫，这二位就吃完了。

那个文生公子道：“伙计，这顿饭多少钱？”

“承惠二十文！”

“二十文，那还真不贵！小四，给钱！”

“唉。”那书童答应一声，就把手往袖兜里面伸去。可是马上，他的脸色就是一变，道：“这个……这个……公子，我还没饱呢，咱们是不是再叫一个菜？”

“你呀你……个子不大，吃的还真不少！伙计，再上盘茭白，添一碗米饭！”

“那当然没问题。不过……”

“怎样？”

伙计的眉毛一挑，道：“您二位是不是把之前的那二十文钱先付了？”

“你……你小子狗眼看人低！二十文钱，我们还掏不出来？”

“我也希望您能掏出来。”伙计把手一伸，坚定地重复了一遍：“承惠二十文。”

“什么态度？”年轻公子怒道：“这盘菜我们不要了。小四，给钱，咱们走

人！”

“可是……”那个书童脸一垮，道：“咱们没钱呀！”

“你说啥？”

“小的无能，咱们的钱，兴许是被偷儿摸去了。”

“真的假的？”

“都到这地步了，我骗您干啥？”

那文生公子的脸当时就红了，他站起身来，抱拳拱手，道：“小二哥……”

“怎么？”

“这个……这个……刚才您也听见了，我们的钱财丢了。恐怕这顿饭钱……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得了吧！”那伙计把嘴一撇，道：“你这种人我见的多了，不就想吃白食吗？找那么多理由干什么？我告诉你，没门！吃饭交钱，天经地义，你们别想赖账。”

“那要不……”那书生一指书童，道：“让他给你们干一天活，抵了这顿饭钱？”

“你想得美！我们店小，请不起人。”

“可我们确实没钱呀。”

“没钱没关系，你们不是骑着一头驴来的吗？把那驴卖了不就有钱了？”

“那可不成！没有脚力，我们怎么上路？”

“不能卖驴？那也成。”伙计伸手一指，道：“你这身衣服料子还算不错。把它脱下来抵饭钱吧？少穿件衣服，不耽误你什么吧？”

“这……少了衣服，当然不是不行。只是没有外衫上路，太有辱斯文了，怎么说我也是有身份的人。这样吧，我跟您商量一件事，咱们这钱先欠着。过两天，我就让人把钱给您送来！”

“切！你出门在外，就这一身衣服？谁信啊！”

“不是我们就这一身衣服，实在是我们前不久刚被偷了一次，随身的包袱丢了。谁想到，祸不单行，今天又被偷了。”

“那我不管！”

那伙计冷笑道：“就算你说的是真的，谁知道你姓字名谁？到时候你跑了，我们管谁要账去？告诉你，今天你要么交钱，要么脱衣服！”

“你……你……”一文钱难倒英雄汉，那文生公子被羞得满面通红，说不出话来。

郭业看不过眼，咳嗽一声，招了招手把伙计叫了过来。

“客官，您有何吩咐？”

“吩咐谈不上。小二，刚才那桌人是没钱付账？”

“可不是吗？唉，我可真倒霉，怎么碰上了这么俩……”

“行了，行了，别说了。不就是二十文钱吗？多大点事儿。这钱我替这位公子出了。你把他们的钱记在我们的账上。”

“您出？”

“当然。怎么？你也想让我们先结账？”

“那哪能呢？您跟他们一看就不一样。您是富贵逼人，他们一看就像是……”

郭业怕伙计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打断道：“退下吧。别打搅我们吃饭。”

“那您慢用。”

伙计走了，那文生公子走上前来，微微拱手，道：“在下李义府，这厢有礼了！”

“啥？”郭业脸色骤变，道：“你叫李义府？”

## 第2064章大唐第一佞臣

文生公子被郭业的表情吓了一跳，道：“不错，在下是叫这么名字。有什么不对的吗？”

不对，当然不对了。大唐将近三百年的江山，根据后世总结，是出了十三位大奸臣。

而这十三个人里面，有八个人是生活在唐朝末年。此时朝廷腐败不堪，出来几个著名奸臣并不奇怪。

奇怪的是那五个生活在太平盛世的奸臣。此时的朝政大体清明，能以奸臣的名号名垂青史，那“奸佞”的能力可见一斑。

这五个人里面，李义府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可以算是最杰出的一个。

他有个外号，叫“笑中有刀”，与李林甫的“口蜜腹剑”，可称双壁，难分轩轻，在这五个人里面并列第一。

这二位，不光做事毫无底线，更重要的是能力非常强。为相期间，既犯下了滔天的罪孽，又把国家整治的井井有条。

宁可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

饶是郭业此时爵封“秦王”，又刚刚帮了这个奸臣一个大忙，此时心中也不由得一阵恶寒。

他赶紧站起身来，拱了拱手，道：“没有什么不对的。只是在下略通测字之术，闻听您的名字，有些感触罢了。”

“莫非是在下的名字起的不好？”

“那哪能呢？好！简直是太好了。贵不可言，贵不可言啊。多了不敢说，至少您这辈子混一个宰相之职毫无问题。不过……”

“怎样？”

“根据我的推断，您现在这个岁数，应该已经有了官身了吧。怎么还如此拮据？”

伙计就在近前，闻言满脸的不可置信，道：“就他？还官身？别开玩笑。”

李义府微微一叹，道：“事到如今，我不说出真实身份反倒是对不起朋友了。小四，拿给他看！”

那书童把胸脯一拔，道：“瞎了你的狗眼！我家公子可不是一般人，他现在乃是七品县令。只是还没赴任罢了！”

“呦呦呦，还七品县令呢？七品县令怎么不住驿站，反而来我们这小店赊账来了？我可告诉你，虽然说吹牛不上税。但是冒充官员，那可是杀头之罪！”

“你还不信？”那书童从怀里一伸手，掏出来一份文书，道：“你看看，这是啥？这上面可盖着吏部的大印呢，那还能做得了假？”

“那个……”伙计接过来，顿时脸色大变，道：“小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您……您老人家大人有大量，千万别和小人一般见识……”

“去吧！”李义府大度地挥了挥手，道：“不知者不怪。”

“谢谢，谢谢您。”

伙计连滚带爬地离去，李义府这才转过身来，道：“我能坐在这里吗？”

“当然可以。”

李义府坐下来，道：“不知能否请教您的贵姓高名？”

“您客气了。免贵，我姓郭名叫小宝。至于这位呢，乃是我的结义兄弟，名叫雷……”

雷书瑶接话道：“我叫雷书衡。”

至于秦英空空儿等人，乃是做仆从装束，就没必要介绍了。

李义府不疑有他，点了点头道：“原来是郭兄弟和雷兄弟。”

郭业不想和他扯上关系，对于这种小人，还是敬而远之为好。

于是他打了个哈哈，道：“您是七品命官，我们却只是普通商人，不敢和李官人称兄道弟。”

“哪里，哪里。在下也是出身寒门，比二位的身份高不到哪去。”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现如今您可是朝廷命官，那自然不同。”

“朝廷命官？”李义府苦笑一声，道：“冢中枯骨而已！我姓李的恐怕也没多少日子好活了。还谈什么命官不命官的？”

郭业道：“不必妄自菲薄，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您至少有宰相之分，这好日子还长着哩。”

“宰相？这您可算错了。你们可知道，我这是要去哪赴任？”

“那当然知道了。”

“我是去剑南道茂州石泉县赴任。”

雷书瑶却不知这位大奸臣的光辉事迹，闻听此言，她脱口而出道：“这么巧？我们也是去茂州！那这一路上不是可以与您同行？您是石泉县的县太爷，到时候可得多多关照我们哦！”

“啥？你们也去茂州？去那里干什么？”

“呃……贩卖药材。”郭业解释道：“我们是贩卖药材的商人，听说茂州的麝香闻名于天下。我们想贩卖一些，到长安来卖。”

“唉！你们真是……听我一句，这茂州实在是去不得呀！”

“怎么去不得？”

“你们还不知道吗？现如今剑南道雅、邛、眉三州皆反，而茂州紧挨着这三州，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波及。你们这哪是去茂州收药材呀？分明是去送死！”

出乎李义府预料的是，眼前这几位没有丝毫惊慌之色。尤其是那位郭小哥，更是满脸淡然，道：“没关系，富贵险中求。三州叛乱，麝香定然价格飞涨，我们兄弟就更应该去了。”

“可是那里危险……”

“茂州危险，我们这些人更不是吃素的。”郭业充满自信的说道。事到如今，他也不能和李义府分道扬镳了，没有一个正常的商人会拒绝与县太爷同行的。

李义府肯坐下来和郭业等人交谈，一方面是因为所谓的“一饭之恩”。但更重要的，还是对郭业所谓的预言有些妄想。

他刚才说的那番话，也是半真半假，颇有些套话的意思。

郭业的话音一落，他就作恍然大悟状，道：“看来郭兄弟等人不是一般人，李某人还真是有些枉做小人了。”

“哪里，哪里，不管怎么说，您也是一片好心。呃……还是刚才那个问题，您老人家这么高的身份，怎么不住驿站？”



李义府苦笑道：“李某人现在麻烦在身，这驿站实在住不得！”

“什么麻烦？”

“唉，此事说来话长。您几位可知我这个县令之职是从何而来？”

“难道不是科举？”

“唉，说来惭愧。李某人虽然参加了几次科举，可是连举人都没考中，又怎么可能有官做？”

“那您是……”

“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李义府的父亲，乃是剑南道永泰县的一名衙役，偶然的一个机会，他救了一个人的性命，这个人叫做李大亮。

当时李大亮混的不咋样，就说李大哥您对我这么好，我也没啥能报答您的。这样吧，您不是刚生了一个儿子吗？我以后若是生了女儿，一定给你儿子当老婆。

李义府的父亲笑骂道，得了吧，你连老婆都没有，还说什么生女儿呢！真是口惠而实不至。

李大亮说，您别不信啊，我说到做到。

这事就这么过去了，李义府家也没当真。

但是后来呢，李义府长大了，也确实没娶老婆。

当然，不是他要等着李大亮生女儿，而是因为改朝换代，他们家败落了，高不成低不就，一直没啥合适的。

眼见着就要三十岁了，李义府还没有成亲。他老爹这下子可坐不住了。

赶巧了，正在这时，李家收了李大亮的一封信，说自从咱们分别以后，我参军了，也是天可怜见，经过这么多年的厮杀，我官封左卫大将军爵封武阳县公，现在到了我报恩的时候了。

那什么，我那贤侄有没有娶亲呢？如果没有成亲的话，赶紧到长安来与我的小儿完婚吧。

这可真是天下掉馅饼的大好事，李义府不敢怠慢，赶紧雇了一头驴，紧赶慢赶来到了长安城。

说到了这里，李义府面露痛苦之色，道：“没想到这就给我引来了杀身之祸！”

## 第2065章结拜

“怎么？难道是那李大亮反悔了不成？”

“那倒没有，我那岳父大人品行高洁，他要是想要反悔，也就用不着千辛万苦找着我们，再写那封信。”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键是我那岳母。”李义府叹了口气，道：“说实话，这也不怪人家。我那个未婚妻今年不到十五岁，出落的如花似玉。而我呢，二十大几，三十不到，一事无成，确实配不上人家。”

“然后呢？”

“胳膊拧不过大腿，她当然不能明着反对，只是说同姓不婚。此事违反大唐律法，断不可行。”

郭业道：“你们虽是同姓，却并不同宗，令岳母这话有些强词夺理了。”

“岳父大人也是这么说的。不过岳母又说了，即便如此，她的女儿也不能嫁给一个庸碌之人。我若想得偿所愿也不难，不过首先需要建功立业。”

郭业点了点头，道：“所以，李大亮就推荐你当了石泉县的县令？他对你也算不错了。即便打仗，你这个当官的也未必有多危险。相反地，此地靠近叛乱地区，正适合你大展身手。”

“这我当然知道，此去茂州虽然风险大，但是收益同样很大。功名但在马上取，岳父能，我当然也能！”

“这么说，你不是怕去茂州有生命危险？”

“去茂州的风险我当然怕，只是我最怕的还不是这个。我那岳母后来还是觉得不保险，竟然派人追杀我。这就是我们主仆不敢住驿站的主要原因。”

“那你们刚才不愿意暴露身份也是因为这个了？”

“正是。事实上，我们主仆之前的行李被偷，应该也与这件事有关。”李义府苦笑道：“现在我是真没办法了，报官肯定是不行，这么拖下去也有性命之忧。”

说到这里，李义府躬身一礼，道：“李某人的情况我已直言相告，不知郭兄何以教我？”

在大唐年间，李义府除了“笑中有刀”这个称号外，还有一个花名，那就是“李猫”。

猫者，柔能害物也。看起来毫无危险，柔弱可怜。其实，人家和老虎是 본가, 心思之毒，世所罕匹。

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和雷书瑶是一类人。只不过，雷书瑶只能算是小乌，而李义府就算大乌了。

如果郭业不是大唐秦王，而只是他口中所说的身怀绝技的药材商人，退一万步说，不是什么正经商人，而是江湖大豪。见了李义府的这番举动，势必得深受感动，愿意为之效力。

无他，人家李义府是官，而他们是民。

官与民之间，地位可称是天壤之别。他如此折节下交，足以称得上是“礼贤下士”了。那被作为“士”对待的人，又怎么能不“士为知己者死”呢？

郭业当然看出了李义府的小心思，不过他也懒得戳破。人算虎，虎亦算人。

李义府打算靠他对付杀手，而他呢？此时也有了利用眼前之人的心思。

茂州都督张信，乃是大贪官一名。靠自己慢慢查访证据，那也太慢了。不过，有了李义府就完全不同。

论政治斗争，名不见经传的张信能斗得过天下第一佞臣的李义府？还是别开玩笑。

这已经不是杀鸡用牛刀了，非要形容的话，恐怕就得说是高射炮打蚊子。

现在唯一需要郭业做的是，要让他们二人斗起来，而不是同流合污。

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道：“这有何难？攀个大说，我叫您一声李兄，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李兄，既然您愿意与我等称兄道弟，那我姓郭的也不矫情了。这么说吧，您身上不是没盘缠了吗？此去剑南道的一应花销，都包在我们的身上。”

“那些刺客？”

“此事就更用不着您操心了。别说那些前来追杀之人，就是到了茂州石泉县，敌军大举来袭。有我们五人在，也包您安然无恙！运气好的话，就是保着您斩将夺旗也不是不可能。”

李义府眼前一亮，道：“此言当真？”

“男子汉大丈夫，一个唾沫是个钉，概无反悔之理！”

“既然如此……”李义府迟疑道：“李某人有个不情之请，不知您能否答应？”

“李兄有话请讲！”

“我与郭兄弟和雷兄弟一见如故，如果你们能看得起我李某人的话，不如咱们仨结为异姓兄弟，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这……”郭业有些迟疑。

双方都心知肚明，此时说什么兄弟之情纯属扯淡。

之所以结拜，不过是以利相合。

一伙商人能和七品县令结拜，那当然是求之不得。

但是秦王和一个小小的县令结拜就太掉身价了，以后自己的身份暴露，那脸上也不太好看。

不过考虑到此人乃是大唐奸臣之首，也不是不行。别的不说，至少从能力上来讲，与他结拜绝不会辱没了自己。

另外还有一条，要是拒绝了，会不会被这个小人以为自己看不起他，从此怀恨在心？

那就答应了李义府？

话又说回来了，与这么一个玩意儿结拜，千载之后，史书之上，会不会对自己的名声有碍？他以后搞出点狗屁倒灶的事情来，自己要不要帮他擦屁股？

“怎么？您不愿意？”正在郭业胡思乱想之际，李义府打断了他的思绪。

“呃……不是……当然不是。郭某乃是粗人，承蒙李兄看得起，那当然是求之不得。只是……只是……”

“怎样？”

“敢问李兄是何年生人？”

“隋朝大业十年。”

“那就是了。”郭业道：“那您可知郭某人是何年生人？”

“倒要请教。”

“郭某人生于大业七年。在下只是看着脸嫩，其实已经年过三旬。如果您非要结拜的话，恐怕要郭某为兄，您为弟。以您的身份，实在有些委屈了。”郭业笑吟吟地说道。

兄弟结拜，谁为兄谁为弟，在现代社会看来，当然是无关紧要。不过在封建社会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有道是长兄为父，当哥哥的对弟弟的权力太大了。一旦结拜，李义府不说对郭业言听计从吧，起码在一般的事情上，就得听这位大哥的意见。

原本李义府是打着收几个免费打手的主意，闻听此言不由得也有些傻眼。

但是到了现在，他已经骑虎难下了。

答应吧，实在是与初衷不符。把刚说出去的话收回来，不用问，那肯定得把眼前的这几位“异人”给得罪了，以后自己就要独立面对追杀，能不能成功到达茂州都不好说。

命都没了，那些身份地位还有什么用？

最终他一咬牙一狠心，跪倒在地，道：“大哥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郭业赶紧以手相搀，道：“贤弟请起，从今以后。你我兄弟二人祸福与共！”

当即，就在这个鸡毛小店之内。郭业和李义府、雷书瑶三人举行了结拜的仪式。

等仪式走完，重新要了一桌酒菜，双方重新落座。

李义府轻咳一声道：“郭大哥，既然咱们已经结义，现在您总该告诉我您的真实身份了吧？”

## 第2066章预料之外

郭业现在当然不会告诉他自己的真实身份，微微一笑，道：“非是郭某人隐瞒，只是有些事情，我觉得您不知道比知道要好。”

“这……”李义府当然早就知道郭业等人的身份有问题——若是没问题，他还不想结拜呢。安分守法的商人能帮他对付杀手？

闻听此言，他先是假装微微一愣，随即道：“莫非大哥是有案子在身上？若是事情不大的话……”

郭业道：“我身上有没有案子，不牢贤弟操心。总而言之一句话，与我结拜。我倒了什么霉，绝不会牵连到你的身上。你有什么为难召窄的事情，尽管找我解决。如果我解决不了的话……”

秦英接话道：“那其他人就更解决不了了。您和我家主人结拜，可是沾了大便宜了，百利而无一害。”

其他人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本来李义府还想探一下这几个人的底，不过他们这副表情，还真让这位大唐第一奸臣迟疑了。

李义府心中暗想，就算是他们吹牛，打个对折再对折，那实力也相当可观了。

有如此大的实力，身份却见不得光，那牵扯的事情，肯定不是我这一个县令能插手的。现在深究他们的身份，是不是有些不智？

再说了，我是为了利用他们对付杀手才结拜的，又不是真的想和这帮粗人同生共死。利用完了，还是杀掉为好，管那么多干什么？

想到这里，他站起身来，躬身一礼，道：“那就是大哥觉得我这个当弟弟的没什么用了。这样吧，李某不敢妄自菲薄，我相信终有一天，愚弟能帮上大哥的忙。到了那时候，大哥尽管开口。”

郭业正色道：“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的。”

……

……

从那以后，李义府主仆就加入了郭业等人的队伍，一行七人，直奔茂州。

有了这位七品县令做掩护，郭业等人就可以住驿站了。李义府对此提出过反对意见，不过反对无效。

郭业道：“只有千日做贼，哪有千日防贼的。早把那些杀手解决，咱们早点安心。要不然我一个看顾不周，你真被那些杀手宰了，这上哪说理去？”

“可是那些杀手真的很厉害，咱们满打满算才七个人，我们主仆又手无缚鸡之力。万一……”

“在我的面前，没有万一。贤弟且放宽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唉，希望如此吧。”

说来也怪，有了郭业等人的加入，那些似乎无所不能的杀手竟然销声匿迹了。

一直到蜀地之前，众人没有收到任何骚扰。

不过，该来的总会来的。

这一日，众人正在前行，空空儿凑上前来，低声道：“秦王千岁，咱们被

盯上了。”

“是那些杀手？”

“不太确定。可能是杀手，也可能是普通的山贼草寇。毕竟咱们一路行来出手阔绰，也实在引人注意。”

“怎么？你怕了？”

“倒不是怕，只是这来来去去的，已经有三伙人了。光露面的就将近二十人，真动起手来，至少十倍于此。我们几人倒是不怕，不过到这位李县令无自保之能，恐怕……”

“那也没关系，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空空儿当即领命而去，李义府见他翻山越岭的背影，不有得心里一颤，道：“大哥，那话儿来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也许是，也许不是。总而言之，有备无患。”

事到如今，怕也没用了，李义府只得道：“那一切就都拜托大哥了。”

“料也无妨。”

又过了两天，前面一座大山拦路。此山乃是岷山脉的一个支脉，叫做懒龙山。

两山夹一沟，一条小路从中间穿过，地势险要。

李义府见这副景象，腿肚子就有点转筋，道：“大哥，咱们是不是绕路？此山不善呀？”

“嘿嘿，要的就是这个此山不善。你和那帮杀手总要有个了结，官道上他们不敢，也只能在这了。”

到了现在，李义府都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走了眼，郭大宝这伙人实际上是和那些刺客是一伙的了。

不过，此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空有满腹智谋无法施展。也只得答应。

不出人们的预料，又往前走了两三里路，一阵锣声响亮，从两边的山上冲下一伙人来，估摸着能有四五百号。

这些人服色不一，手中的兵刃不同。唯一的共通之处，就是个顶个的面象凶恶，不似善类。

为首的有三个人。

头一位是个黑胖子，满面虬髯，手持一杆钢枪，不用化妆，就能在戏台上演张飞。

第二位身穿一袭儒衫，手拿白纸扇，看穿着打扮倒是个斯文人，不过满脸的淫邪之气，一下子把他的真实面目暴露了。

第三位，身量不高，瘦小枯干，手里却拿着一把硕大无朋的大锤。如果那锤不是假的话，此人就真的是天生神力。

李义府一见来人，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轻声道：“这些人不是刺客，我岳母能耐再大，也指使不动这么多人。兴许只是求财……”

郭业冷笑道：“求财？这地方也算不上什么交通要道。不是为了给他们创造机会，我也不会走这里。四五百人要吃要喝，光靠着打劫客商，恐怕他们饿都要饿死了。兴许是那几个刺客买通了这些人。”

“绝不可能。”

李义府道：“您不知道，我那岳父为官清廉，岳母自然没有多少私房钱。

那些杀手不过是请动的岳父旧部罢了，真要出钱，她可出不起。”

“这就有点奇怪了。”郭业沉吟道：“情况有些不妙，不过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精精儿，你上前问话。”

“是！”

精精儿乃是郭业的贴身侍卫，在长安也有些名声。不过很显然，他那个圈子和李义府的圈子相隔太远，倒也不必改名。

他当即走上前来，抱拳拱手道：“几位大哥辛苦，辛苦，辛苦！在下不知几位大哥在此开山立柜，没有事先拜望，万望恕罪。呃……不知您几位如何称呼？”

“格老子的，还挺懂规矩的。”黑大汉把嘴一撇，道：“我叫李元魁，这位拿白纸扇的姓张，单名一个云字。这位小兄弟……”

他一指那位小个子，道：“名叫钱霸。”

“原来是李寨主，张寨主和钱寨主，失敬失敬。”

说着话，精精儿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一张钱票来，道：“这是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一百贯，钱虽不多，乃是鄙人的一片心意。几位寨主爷别嫌少，还请收下。”

别嫌一百贯钱少，事实上，这对于中等人家来讲，几乎就相当于全部的家产了。

当然，不是精精儿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只是在这里，一百贯钱解决不了问题的话，同样一千贯钱更解决不了。

李元奎见精精儿这么好说话，脸色微微一变，对身边的张云道：“张兄弟，你看今天这事儿……要不，咱们换一拨人？”

张云摇了摇头，把一把折扇一抖，呼扇了两下，对精精儿道：“兄弟挺敞亮呀，莫非也是江湖中人？按说你这么守规矩，我们就该放你们过去。不过……今儿不凑巧。我们下山来，不是为了求财……”

精精儿额头上一股冷汗流下，道：“那也不是为了劫色吧？我们哥几个可都是男人。”

张云往精精儿的身后扫了两眼，道：“男色也是色，要是往常，在下说不定还真对您身后这几位感兴趣了。不过今天，我们却是既不劫财，也不劫色。”

“那您是想……”

“嘿嘿，为了山中的大事，我等要找几个人祭旗。算你们几个倒霉，正好赶上了！怎么样，你们是准备束手就缚呢？还是想负隅顽抗，受些皮肉之苦？”

精精儿的脸一沉，道：“那就是没有商量了？”

“有商量，当然有商量！”

咣铛铛~

那个矮个子钱霸把手中的双锤对撞，高声道：“要是能赢得了俺手中这对兵刃，就放你们过去！若是赢不了，嘿嘿，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几个的祭日！”

## 第2067章两颗毒丸

锤声清亮，看来不是空心的了。

精精儿先是心中一紧，旋即斗志昂扬，他高声道：“此言当真？你可敢与我单打独斗？”

“有何不敢？”

“那如果我赢了……”

“没说的，我放你们过去！”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

“好！”精精儿眉毛一挑，把外袍脱掉，晃了晃手中的宝剑，道：“来吧，我让你一招！”

“小子，你找死！接锤吧！”钱霸抡起大锤搂头便砸。

精精儿不敢怠慢，抖擞精神，与他战在了一处。

无论精精儿还是钱霸，都是貌不惊人，瘦小枯干，远远望去，还以为两兄弟呢。不过，这两人的手段可是天差地别。

精精儿乃是偷儿的祖宗，身法灵活多变，以快取胜。

而钱霸却是天生神力，刚猛无匹。看那架势，最适合他的职业，并不应该是山贼草寇，而是沙场猛将。

他把两柄大捶抡开了，挂定风声嗡嗡作响，当真有万夫不当之勇。

说实话，若是战阵之上，带领兵丁硬碰硬地厮杀，精精儿还真干不过他。不过，现在比的是单打独斗的小巧之能，那就另当别论了。

十几个照面，钱霸大占上风。

二十几个照面，双方势均力敌，有来有往。

三十几个照面之后，精精儿卖了个破绽，飞起一脚把钱霸踹翻在地。

“承让！承让！”

钱霸倒也光棍，爬起身来，道：“行！能把我打败了，算是一条好汉。我说话算话，你们走吧。”

“多谢钱寨主了！”

“钱寨主够爷们，真敞亮！”

……

郭业等人不欲节外生枝，说了几句客气话就前就走。只是没走几步，就被人拦住了去路。

“众位慢走！”张云高声道。

别人还没说话呢，钱霸先不乐意了，他脖子一梗，恶狠狠地瞪了张云一眼，道：“怎么？我说话还不好使了？”

“当然不是。”

“那我刚才说的话你没听清楚？”

张云道：“当然也不是。二哥还请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我不是不给您面子，而是要给您挣面子。”

“什……什么意思？”

“有道是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您是我二哥，被人一脚踹了个大马趴。这要是不找回来，不仅您脸上无光，兄弟我的面子上也过不去呀。所



以，我想给您报仇雪恨！”

“报仇？”

钱霸最好面子，当然想着报仇。之所以干净利落地认输，不过是为了避免被人说成输不起罢了。闻听此言不禁有些意动，迟疑道：“话虽如此，但我之前可是答应人家了……”

“刚才你和他们打赌，说的是输了就放他们过去，这话是不假。但问题是，您那番话，只代表了您自个，可代表不了我和李大哥。”

“呃……要说刚才我们谈的条件，是有些不清不白的地方。不过，我都打不过人家，你和李大哥恐怕就更白给了。”

“那您别管，山人自有妙计。”

钱霸报仇心切，也只能昧了良心道：“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这事我不管了。”

“您就看着吧。”

张云轻摇折扇，来到了郭业等人的面前，道：“刚才的话，你们都听清楚了？”

郭业用手指着精儿道：“你也想跟他比划比划？”

“那当然不是了。实不相瞒，兄弟我的打架的本事，稀松平常。跟这位仁兄相比可差得远了。”

“那你想怎么样？”

“本人不才，有个小小的花名叫做‘毒诸葛’，平生最得意的事，就是能把毒药当饭吃。所以，我想和诸位比一比。”

说着话，张云从袖兜里掏出一个小瓷瓶来，把瓶子打开，倒出来三粒丸药。

他继续道：“你们瞧好了，这是三颗毒药。普通人吃了之后，一刻钟内必定肠穿肚烂而死。”

“你想让我们吃？”

“准确地说，是我吃一颗，你们吃两颗。除了那个小书童以外，你们还有五个人。只要任意两人把这两颗毒丸吃了。我这一关就算你们过了。”

“凭什么你只吃一颗，我们要吃两颗？”

“其一，我们人多，你们人少，这个赌约当然要偏向我方。其二，我可以吃一颗毒丸而毫发无伤。你们虽然被要求吃两颗，但只要吃下去就算你们过关。细究起来，还是很公平的。”

郭业眼珠一转，瞬间就明白了张云此举的险恶用心。

他冷笑一声，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看我们的穿着打扮就知道，我们是三主三仆。把那个书童除外，这两颗丸药就应该给那两个护卫。”

“他们若是肯吃，中毒而死，就不能再保护我了。他们要是不肯吃，那就是不忠，必然与我心生嫌隙。无论他们肯不肯吃，这两个护卫我是指望不上了。”

“两权相害取其轻，按照道理说，我就该按着您的步子走。先废了这两个手下，再希望你能大发慈悲信守诺言。张寨主，你的如意算盘打的挺响呀！”

张云得意地一笑，随便拿了一颗药丸放在口中，道：“你明白就好。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已经吃了一颗，您请吧！”

郭业接过药丸看了看，道：“不过，要让您失望了。其实，除了反抗和逼

着手下吃毒药以外，我还有第三个选择。”

“什么选择？”

“这药……不用给别人，我自己吃！”

“啥？你自己吃？”张云一脸的不可置信。

“当然！您瞧好了。”

说着话，郭业把两颗药丸放入口中，嚼了两下，颇为意犹未尽地说道：“嗯，不错，味道真不错。张寨主，药我已经吃了，该放我们过去了吧？”

张云目瞪口呆，囁道：“怎……怎么可能？你……你不怕我的毒药？”

“那是自然。世上有舍己为主的义仆。可没有舍己为仆的义主。我当然是因为不怕你的毒丸，才一口吃了两粒。”

事到如今，张云当然知道自己惹了一伙硬茬子。这伙人不仅护卫的武功了得，就是主人也很不简单。要想把他们强行留下，恐怕就得付出巨大的代价！

不好惹！绝对不好惹！

按照他往常的秉性，此时就该暂时与对方握手言和。

不过今时不同往日，此次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他已经骑虎难下了。

张云一咬牙一狠心，又从瓷瓶中倒出一颗丸药来，道：“刚才说的是一人一颗，这位朋友，您一个人吃两颗可不算数。这里还有一颗，不知你们之中的谁来吃呢？”

郭业自从有了神奇的手链，既刀枪不入又百毒不侵，当然不惧所谓的毒药。别人可没有这么天赋异禀，这一颗能给谁吃？

如果没人能吃这颗丸药，郭业当然不会强逼着秦英和精儿吃毒药，只能是强行突围。

不过这伙人里面李义府和他的书童手无缚鸡之力，雷书瑶那两下子也是稀松平常，这下子损伤恐怕就在所难免了。

空空儿怎么还没回来？

正在郭业愁眉不展之际，忽然有个无比美好的声音想起，道：“这颗毒药，还是我来吃吧。”

## 第2068章援兵

说话的正是女扮男装的雷书瑶。

她把那颗毒丸接过来，放在鼻子上一闻，轻笑一声道：“看来我猜的没错。张寨主，这药可不便宜，谢了！”

然后，就毫不犹豫地把那颗丸药吞下！

张云道：“你认识此物？”

雷书瑶微微一笑，道：“张寨主，这玩意儿您是从僚人手中买来的吧？而且那僚人还告诉你，此乃僚人的圣药，非常难得。”

“呃……不错，正是。”

“这种逼人吃毒药的事情，是您第一次干？”

“也对。”

“别人卖给你多少钱，我不清楚。不过，一粒百毒丸最低要十贯钱，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那就没错了。”

雷书瑶道：“这药丸名为百毒丹，传说中是采集百种毒虫，百种毒草，精心炼制而成。先服解药，再服毒药，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若是只服毒药，一时三刻就会肠穿肚烂而死，无药可救！”

“那你事先服了解药？”

“没有。”

“没……没有？你不怕死？”

雷书瑶白眼一翻，道：“我当然怕死了。不过，此药无毒，我又何必吃什么解药？”

“你刚才不是说……”

“我刚才说的那是百毒丸的传说。然而实际上，此物没有任何毒性，不管吃不吃解药都不会中毒。”

“不可能！绝不可能！僚人制毒之术天下无双，他们怎么可能用全无半点毒性的百毒丸来骗人？没必要呀。”

“怎么不可能？”

雷书瑶苦笑一声，道：“其实，所谓的僚人制毒之术天下无双，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谎言。僚人真有那么大的本事，又怎么会被汉人逼到了山林之中？”

“到底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骗钱呗。汉人被山中的瘴疫吓破了胆，说僚人擅长用毒。而僚人就借坡下驴，利用这个谣言骗取钱财。”

“不对。”张云道：“这个骗局并不高明，就算有人上当。那这么多年了，就没有一个人来揭穿？”

雷书瑶解释道：“人们买百毒丸，是为了延年益寿，所谓‘毒药’只不过是噱头罢了。真要下毒的话，此物既昂贵又难以掩饰，谁会用这个。既然无人把此物用作毒药，当然也就没人拆穿。”

她轻笑一声，继续道：“至于说利用百毒丸宣扬的那些特性，吹牛说自己能把毒药当饭吃，那就是张寨主的首创了。”

骗人的把戏被拆穿，张云直羞得满面通红。

他恶狠狠地说道：“小兄弟真是见多识广，佩服佩服！只是这百毒丸虽然名声很大，见过之人却少之又少。知晓其中秘密的人，想必就更是屈指可数。你到底是什么人？”

“见过的人少，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多了就不值钱了。我到底是什么人，也不劳张寨主费心。总而言之，现在第二轮赌约我方已经获胜，张寨主你还有何话说？”

张云冷笑道：“你别高兴的太早，过了我这一关不算什么，你们要想平安无事，还要李大哥那一关。”

李元魁赶紧插话道：“论武艺我比不得钱兄弟，论智计我又比不得你。跟人家比，那不是稳输吗？张兄弟，你要想出气的话，咱们还得从长计议。”

张云道：“用不着什么从长计议。李大哥别着急，咱们既不和他们比武术也不和他们比智计。”

“那比什么？”

“比排兵布阵，战场厮杀！这您总不会说不擅长吧？”

“擅长倒是擅长，问题是他们没兵呀！总不能我借兵给他们吧？”

“当然不用。反正咱们就是靠这四五百兄弟，他们是六个人也好，六百人也好，哪怕是六千人也好，都跟咱们没关系。总而言之，把您打赢了，他们就能过关。要是打不赢，那就得任咱们处置。”

郭业怒道：“说到底，姓张的，你这是耍无赖呀！最终还不是想靠多取胜。那刚才还比什么比，直接打不就行了？”

张云无耻地说道：“现在大山之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我就是耍无赖，就是要以多为胜，怎么样？现在形势比人强，你咬我呀！”

郭业眺目远方，忽然脸现笑容，道：“恐怕就算是比人多，你也占不了什么上风。”

“此言怎讲？”

“你有喽啰，我姓郭的也有援兵！”郭业用手往他身后一指，道：“你看，那不是……来了！”

张云冷哼一声，道：“你是想骗我回头，然后暴起发难？少来这一套！别做无谓的反抗了，你们还是赶紧束手就擒，也少受些皮肉之苦。”

“不是……兄弟……你看……还真有……”李元魁道。

郭业的话张云可以不信，但是李元魁的话那就不能不信了，他扭头望去，只见远方确实有一群人正在赶来。

张云一方面派了几个人前去查探，另一方面却强自镇定道：“就算真有人来又怎么样？有道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些人能为了你们，与我们这么多人火拼？白日做梦！”

郭业微微一笑，道：“那可不见得，这年头还是好人多呀！没准他们就是一群路见不平的好心人。”

“你做梦去吧。”

……

说着话，那伙人已经渐行渐近，与张云派出去的人有了接触。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没费什么力气，那几个喽啰就被拿下了。

张云也是知兵之人，一看这架势，就知道这伙子人绝对不好惹。

这下他也顾不得郭业等人了，赶紧迎上前去，抱拳拱手道：“朋友，不要误会！咱们有话好好说，何必动手伤了和气？张某人这厢有礼了。”

有个年轻人越众而出，还了一礼道：“刚才那伙捣乱的，是你的手下？”

“不错，他们都是跟我混饭吃的。呃……这些人都是粗人不会说话，刚才可能是言语不周冒犯了诸位。在下代他们向您赔礼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好说，好说。”那个年轻人颇为客气的说道：“我这人就是心胸宽大，脾气好。既然您这么说了，我肯定给您这个面子。”

“多谢，多谢！”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年轻人叹了一口气道：“虽然我的脾气好，奈何做不了主呀。实不相瞒，您别看我穿的光鲜亮丽，实际上，却是给人当奴才的。要想放人，还得取得我家主人的同意。”

“你家主人？那赶紧把他请出来吧。”

“请倒是不用，你们已经见过面了。”

“见过面了？”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张云的心头，道：“你家主人是……”

那个青年伸手一指，道：“就是他！”

然后，他紧走几步来到了郭业的面前，跪倒在地，道：“拜见主人！小人来迟一步，让您受惊了，万望恕罪！”

这个青年正是空空儿。

两天前，郭业为了以策万全，命他去搬请救兵。当然了，为了隐瞒身份，请的人不是官兵，而是漕帮的人手。

只是蜀道难行山路崎岖，直到现在，他才带了人和郭业等人会面。

郭业以手相搀，勉励了几句，就令空空儿退在了一旁。然后，他微微一笑，对张云道：“怎么样？现在咱们要不要比比排兵布阵？看看是我的援兵厉害，还是你手下的喽啰威风？”

## 第2069章义军

张云这时候哪还敢比什么排兵布阵？

不错，从人数上来讲，双方是半斤八两。但无论从身材，从气势，乃至从兵刃上来看，双方都明显不是一个档次上的。

他干笑一声，道：“误会，都是误会！早知道您有这种手段，我哪敢拦住您的道路？不用比，不用比了。不光不用比，我还要送给您一场大富贵！”

郭业冷笑道：“你们不过是一伙山贼草寇而已，还说什么大富贵？哦，我明白了，你是怕我报复，才说谎话蒙骗我吧？你以为我姓郭的就那么好骗？”

“没骗您，绝对没骗您。”

张云满脸都是谦卑的笑意，跟之前的无耻嘴脸判若两人。他说道：“您先别着急，容我把话说完。听完了之后，您要是觉得我说的不靠谱，不用您动手，我自己就引颈就戮。您看怎么样？”

“那你说吧。”

“说实话，我都派人盯了诸位好几天了，对你们的身份也有一定的了解。你们之中除了石泉县的县太爷和他的书童之外，其他几位的身上都见不得光。我说的对也不对？”

郭业冷哼一声，道：“那又如何？”

“不是，您别误会，我的意思不是说抓住了您的把柄。而是说，您有这么大的势力，却屈尊降贵拍一个县令的马屁，冤！实在是太冤了！难道您就不想封侯拜相，开府一方？”

郭业道：“你可越说越没谱了，封侯拜相谁不想，问题是没机会呀？难不成你们这帮草寇还有门路？”

“您别抬杠，在下还真有门路！”

“笑话，有了这种好事，你们自己不去，还能把这大好机会留给我？”

张云微微一笑，道：“实不相瞒，我们这些人正是要走这条门路。只是临行前想做一桩买卖，整好被您给赶上了。相逢即是有缘，这条门路我们也愿意和您分享。”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到底是什么门路？”

张云一咬牙，斩钉截铁地吐出了两个字，道：“造反！”

“造反？”郭业轻笑一声，道：“我没听错吧，就凭你们这四五百人，无盔无甲就想造反？别说朝廷了，就是我姓郭的也能把你们给剿了。”

“那却不然。”张云道：“三十年前，天下大乱。多少英雄占山为王。最终，有多少人是被朝廷剿灭的，又有多少人投靠大唐博了个封妻荫子？您难道就没听说过瓦岗山群雄的故事？”

“那怎么能一样？当年是隋炀帝无道，三征辽东，百姓苦不堪言，这才有了朝代兴替之事。如今却是圣天子在位，朝政清明，造反有什么前途？”

“得了吧！有啥不一样的？隋炀帝征辽东弄得天下大乱。当天子李世民也征高句丽了，那不也弄得三州皆反么？”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隋炀帝无道，弄得大隋二世而亡。咱们这位大唐天子弑兄杀弟，又是什么好人了？依我看呀，这大唐的江山要完！”

郭业心中一动，道：“你究竟是什么人？”

“在下不才，姓张名云，外号‘毒诸葛’，乃是义军大帅卢天佑驾前的军

师，特来邀请各路江湖豪杰前往眉州共商大事。不知您意下如何？”

说完了，张云面带微笑，把折扇轻摇，还真有点卧龙出山的架势。

郭业上下打量了他几眼，道：“义军？什么义军？这卢天佑又是什么人？”

“我说的义军，当然就是雅、邛、眉三州的反唐义军，现在卢大帅已经一统三州义军，用不了多久，就要攻城略地，做下好大一番事业了。”

“哦？是吗？”

郭业轻蔑地说道：“三州叛乱我倒是听说了。不过我听说这义军已经起事好几个月了，却还没有把三州的州城打下来。这也太废物了吧？看来您口中的这位卢大帅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非也，非也。”张云连连摇头，道：“不是义军没有能力攻下这三座州城，而是时机未到，不想攻下这三城。不能和不想，可是有天壤之别。”

“不想？为何不想？”

张云道：“这就是在下给卢大帅出的主意了。不攻破三座州城，朝廷就会以为义军不过是疥癣之疾，不会马上派大军来剿灭。这样的话，义军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积聚实力。”

郭业道：“高筑墙，缓称王？”

“高筑墙缓称王？”张云猛地一拍大腿，道：“就是这个道理！我说这位兄弟，你这几句话总结的真不错。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出来，您的才能比我也差不了多少，不去投奔义军真是屈了您这身材料！”

郭业听这话就感觉非常别扭，什么叫比你差不了多少，那意思是说我不如你？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

张云察言观色，轻笑一声，道：“怎么？觉得我这么说有些自夸？”

“不敢。”

“是不敢还是不想？”

“呃……”

“别不服气。我来问你，义军不攻破三座府城，除了争取时间之外，还有什么好处？”

“还有好处？这个在下却是想不出来了。”

“想不出来不要紧，我告诉你。不打破州府，义军和僚人还能和平共处。而打下了这三座州府，为了这些府城的归属，两军必有一战。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大唐朝廷？”

郭业迟疑道：“就算您说的有道理。但是三座府城不能永远不取吧？到时候义军和僚人不是还得打吗？早打晚打有什么区别？”

“不不不。此一时彼一时。再过几个月，义军实力大增，远超僚人。就可以把僚人纳入义军之中，又何必打仗？”

郭业摇了摇头，道：“张军师，您也太异想天开了。我听说僚人杨盛已经一统僚人部落，也是一代枭雄。凭什么你就认为义军扩充实力比僚人快？”

“我这可不是异想天开。僚人的男女老幼加起来才几十万人，杨盛就算再穷兵黩武，又能招多少兵马？”

“你们义军靠的还不是三州百姓？”

“不，除了三州百姓之外，我们义军最主要的，是靠江湖上的各路豪杰。不管是谁，能带一百人来投，卢大帅就封一个五品的游击将军。带五百人来

投，就能得封四品忠武将军。”

“那要是一千人呢？”

“简单！三品忠武将军。”

“按说这价码还真不低，我都有些动心了。”郭业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你所说的封侯拜将的门路，指的就是投靠义军吧？”

“正是。”

“那这位李寨主和钱寨主，他们是义军的兵马，还是想投靠义军？”

李元魁道：“实不相瞒，我和钱霸占了这座懒龙山，手底下聚拢了四五百弟兄，原来和义军并无瓜葛。是这位张军师自己找来，与我们哥俩拜了把子，又说服我等投靠义军。”

“原来如此。”郭业微微皱眉，道：“在下有一事不明，倒要请教。”

“您问吧。”

“你们这么多人占山为王，到底是以何为生呢？不能总靠打劫过往的商旅吧？”

李元魁道：“那当然不是了。我们要是真那么大胆，官兵早把我们给剿灭了。再说了，打劫多了，商旅不来了，我们还不是要饿死？事实上，在今天之前，我们从未打劫过商旅。”

钱霸接话道：“我们这几百人的生活，主要是靠山上的铜矿。是张军师说，我们没犯过什么案子，恐怕投靠义军之后三心二意。所以，想请大家立一个投名状，下山来劫杀一个官员。”

郭业看了李元府一眼，道：“看来我还是受了无妄之灾了。”

张云咳嗽一声，道：“说了这么多，还未请教您的贵姓高名？”

“我？姓郭名小宝，人送绰号玉面小白龙。”

“那您的来历是……”

在张云介绍自己乃是义军军师的时候，郭业就起了打入敌人内部的心思。不过，这个身份的来历还真不好编。

他如果只带了几个人，还能信口胡诌一个身份。但是手下有这么多四川口音的好汉，就不好胡编乱造了。

能有这么大的势力，总不能是无名之辈。到时候人家随便一查，就能轻易揭穿。

他微微一笑，道：“在下的身份就有些尴尬了，还是不提的好。我只能告诉你我原本并不姓郭，而且与大唐朝廷有着血海深仇。”

张云摇了摇头，道：“大家都是反唐之人，难道还有什么忌讳不成？”

“当然有忌讳。”郭业微微叹了一口气，道：“恐怕我说出身份之后，会有不少人打算拿我的脑袋去换取功名富贵。不客气地说，在下的脑袋，可比你们那位卢大帅的脑袋值钱多了。”

他说的云山雾罩，张云还真被唬住了。他心中暗想，莫非这位还是朝廷的钦犯不成？是大隋皇室的后人，还是建成元吉的余党？

很有可能！

要不是此等身份，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拉出这么多精锐？真要是那样的话，人家不说自己的真实身份还真是情有可原了。

“这可难办了。”张云沉吟道：“您的担心我也可以理解，不过您要是不说明身份的话，投靠义军势必会被人说三刀道四……有了！”



他忽然眼前一亮，道：“这个李义府乃是朝廷命官，您只要亲手杀了他，就足以说明与大唐不可两立。那您的真实身份如何，也无关紧要了。郭将军，请动手吧！”

## 第2070章九九会盟

李义府当即就跪下了，抱着郭业的大腿涕泗滂沱，道：“大哥，您可不能这么办呀。咱们可是一个头磕到了地上，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

“行了行了，起来吧。”郭业道：“我姓郭的可不是拿好兄弟的命去换功名富贵的人。”

“多谢大哥，多谢大哥。”

张云道：“你不愿意杀这位李县令，那义军那边……我可就帮您说不上话了。”

郭业傲然道：“我刚才只是说对义军的封赏有点兴趣，可没说一定要投靠义军。以我的身份，奉那姓卢的为主已经够委屈了，他还敢提条件？”

“不是提条件，只是君不密则失其国臣不密则失其身……”

“那我不管。”

郭业道：“他若是觉得我来历诡秘，尽可以不收。我投靠僚人的杨盛，或者自己做出一番事业，也不是不行。有道是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张军师，我投靠义军的意愿可没您想象的那么高。”

郭业满不在乎，张云反而对他手下的势力势在必得了。

要知道，如今天下太平。除了三州之地外，总的来说，称百姓安居乐业，那可是一点都不过分。

这种情况下，能有多少人落草为寇？

即便是有些人由于种种原因，占山为王，那也成不了多大的气候。另外，他们本身，也不是想与朝廷为敌。

比如懒龙山上的李元魁和钱霸，实际上并不作案，他们占山为王的目的是，贪图的是铜矿之利，象恶霸甚于山贼。

而这，已经是张云找到的最大一伙势力了。为了让他们加入义军之中，张云又是结拜又是带着他们劫杀朝廷命官，可谓是绞尽脑汁。

郭业手下这帮人，乃是漕帮的精锐，用金山银海喂出来的杀人怪物。就算与李二陛下下的玄甲军比起来，也只是稍逊而已。

张云见此雄兵，焉能不动心？

再加上郭业这副爱搭不理的样子，证明了他对义军兴趣不大。这就说明，他是奸细的可能性，简直无限小。

此时正是义军用人之际，张云岂能轻轻放过？

他心中暗想，郭小宝与李义府萍水相逢，拜把子只是各取所需而已，能有什么交情？

他之所以不肯就范，恐怕事情的关键还是在于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这句话。换言之，他觉得以卢元帅为主，有些心不甘情不愿！

也罢！

你不愿意屈居人下，义军又何曾需要你这种心高气傲之人？我们真正需要的乃是你手中的势力。至于你个人到底投靠不偷靠义军又有什么关系？

想到这里，张云微微一笑，道：“郭将军，您这话我不爱听。有道是力分则弱，本来朝廷的力量就比咱们反唐的力量大得多。咱们要是再不精诚团结，难免被朝廷各个击破。”

郭业耸了耸肩，道：“不是我不想和义军联合，奈何你们的卢大帅不信任我呀？”

“那我还有一个建议，不知郭将军想不行听？”

“你说。”

“就在今年的九月初九，眉州南安县城。卢元帅要和僚人统领杨盛会盟，共商反唐大业。郭将军如果有意，也可带兵参加。您不必加入义军，只是作为盟友如何？”

郭业的眼中精光一闪，道：“会盟？那是不是还得选出什么盟主？”

“那是自然。有道是蛇无头不行，人无头而不动。家有百口，主持一人。反唐的各路英雄要想配合默契，选出一个盟主来非常必要。”

“那参与会盟的除了我，就是卢大帅还有杨盛了？”

“当然不是。事实上，我联络了不少三山五岳的好汉，粗略估计，不愿意屈居人下之人，得有十好几位。大家都会参加。”

郭业又问道：“那这个盟主又会如何选举？总不能一人一票吧？”

“具体选举的规则，当然是到时候再商议了。不过，说句您不爱听的，形势比人强，无论怎么选，这盟主不是卢大帅，就得说是僚人的杨盛了。有道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到时候还请您支持卢大帅。”

“原来如此。”郭业道：“我明白了，你们卢大帅的目的，是想先取得这个盟主之位，再对各部兵马徐徐图之。这如意算盘，打的还真不错。”

张云道：“话可不能这么说。秦末，无论是汉高祖还是楚霸王，都是以义帝为盟主。汉末，十八路诸侯讨董卓，以袁绍为盟主。隋末，义军以李密为盟主。最终坐了江山的可不是这些盟主。”

“既然如此，卢元帅又为何对这个盟主势在必得？”

张云眼珠乱转，道：“郭将军误会了，我刚才所言只是想说明，就算得了盟主之位，最后也未必能够登基坐殿。不过，不管怎么说，能当上盟主总是一件好事，如果有机会，又有谁不想当呢？”

郭业直觉上此事没那么简单，不过，他想的不过是打入敌人内部而已。再穷根究底，弄得双方都下不来台，反而不美。

他点了点头，道：“好吧，算你说的通。这九月初九的会盟，郭某人定当参加。就是不知带的人数，可有什么限制？”

“不知郭将军有多少实力？”

“多了不敢说，一千好手总是有的。”

“一千人？好，就一千人。我给您写个公文，盖上杨某人的大印。到时候，您可以带一千兵马进入义军的地盘，参加会盟。”

郭业大喜，一千人说多不说，说少也真不少。运用得当的话，说不定能把这些反唐势力的首领一勺烩了。那样的话，剑南道之乱自此平矣！

他说道：“那就有劳张军师了。”

“都是自家人，不必客气。”

张云当即刷刷点点写了一份文书，盖上随身的大印，交给了郭业。

然后，他又道：“郭将军，既然您已经决意反唐，那这个大唐县令总没用了吧？不如今天就杀了他祭旗。”

“怎么能没用呢？”郭业道：“有道是破门的县令，灭门的府尹。县令的权力太大了。只要把他利用好了，石泉县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张云微微摇头“石泉县可不是普通的内地县城，此地民风彪悍，要想全取此地，恐怕没您想象的那么容易。”

郭业淡然一笑，道：“那就不劳张军师费心了。”

“好，算我多嘴。”郭小宝不听话，张云也不以为意，道：“总而言之，您别忘了九月初九的会盟就成。”

“忘不了！”郭业拱了拱手，道：“话不多说，我们还要着急赶路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那咱们就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慢！”众人刚要往前走，却被钱霸拦住了去路。

郭业的脸微微一沉，道：“怎么？钱寨主你还不服气？”

“那哪能呢？”钱霸道：“我不是不服气，而是太服气了。”

“那你为何不让开道路？”

钱霸和李元奎对视了一眼，忽然间跪倒在地，道：“那卢大帅有什么本事我们不知道。但是您有什么本事，我们可是见着了。所以……”

“怎样？”

“如果非要投靠一方的话，我们宁愿选择您，还请郭将军务必答应！”

## 第2071章义军的底牌

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张云对懒龙山上的四五百号人马垂涎三尺，但是到了郭业这里，就对他们就弃之如弊履了。

还是那句话，三州叛乱，主要问题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民事。无论有没有这四五百山贼，郭业都有信心把义军全部剿灭。不客气地说，他们连锦上添花都算不上。

现在把他们收下，不但无益，反而与卢天佑交恶，影响了打入义军内部的计划。

他婉言谢绝道：“二位本来要投靠卢大帅的，现在转投我，难免伤了两家的和气，这不好吧？”

李元奎道：“我们和那个卢大帅一没见过面，二没有宣誓效忠过。有什么不好的？”

钱霸道：“李大哥说得好，我们想投靠义军，人家还不想收呢。非要我们交什么劳什子投名状。现在投名状也没有了，整好一拍两散。”

郭业一皱眉，道：“呃……即便如此，卢天佑已经有了三州之地，麾下数万兵马。而我的身份却是见不得光，手下也不过一千多人。你们又何必舍他而就我？”

钱霸道：“郭将军您这么说就不厚道了。谁不知道呀，卢大帅有几万兵马是不假，但那不过是乌合之众。不是我们哥俩看不起他，他能不能拉出象您手下这样的五百精锐，都不好说。”

钱霸接话道：“另外，我们哥俩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是看人的本事还有一些的。你们这伙人各个都是人中龙凤，就是随便一个护卫都比我厉害得多。而卢大帅那边，哼哼……”

“怎样？”

“这么说吧，我不是说张军师不好，他有学问有手段，比我们哥俩强得多。但是跟你们几位一比，那就差的远了。卢大帅以他为军师，可见手下的确没什么人才。这就叫做观树叶落下……怎么来着？”

郭业道：“你是说见微知著。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对，就是这句话。郭将军，您真有学问。比那个毒诸葛可强得太多了。你看我一说这句话，您就反应过来了，他却还迷糊着呢。”

张云闻听此言，肺都要气炸了。他心中想，谁特么的不知道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话话呀，能显出狗屁的学问？

看来你小子是铁了心要投靠姓郭的，绞尽脑汁地要拍马屁呀。

人各有志，你攀高枝不要紧，拍马屁也可以理解，可凭什么要捎带上贬低我？这也太不厚道了！

他冷笑一声，道：“二位就这么看不上我们义军？好好好，强扭的瓜不甜，咱们就此分道扬镳。到时候义军成了事，你们可别后悔！”

钱霸哼了一声，道：“不后悔！义军能够成事，那郭将军就更能成事了！别忘了当初隋末天下大乱，瓦岗山的声势最为浩大，最后得天下的却是大唐。”

“那可不一样。”事到如今，张云可是真急了，口不择言道：“你们真以为

义军就这点实力？不怕告诉你们，义军真正的杀手锏我还没告诉你们呢？”

郭业心中一动，道：“到底是什么杀手锏？”

“呃……好吧……”张云一咬牙一狠心，道：“郭将军有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叫做朝中无人莫造反？”

“你的意思是，朝中之人有义军的内应？”

“也谈不上什么内应，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正好义军和朝中的某位大人物，有个共同的敌人，所以做了一个交易。”

“什么交易？”

“只要我们帮他一个忙，这剑南道就归义军了。”

郭业心里面掀起了惊涛骇浪，脸上却没表现出来。

他哂笑道：“吹吧，反正吹牛不上税。剑南道能这么简单的说给就给？能有这种权力的，除非是大唐天子本人。他有敌人，自己就处置了，还用得着你们？”

张云道：“与义军做交易的，虽然不是大唐天子本人，但也相去不远。至于这个交易如何实现，若是您不愿意坦诚身份加入义军，在下就不能告诉您了。”

“好，我不问朝中的那位大人物是谁。这个交易的内容你能不能跟我说下？”

“这个问题的答案倒是可以告诉您，不过不是现在。在九九重阳会上，卢大帅会把这个问题的答案公之于众。”

钱霸道：“这也不能说，那也遮遮掩掩的，谁知道有没有这回事？该不会是你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胡编乱造的吧？”

张云轻蔑地一笑，道：“我只能告诉你这么多了，信不信由你。你总不会以为，我会把义军最重大的秘密，坦诚相告给连义军都不愿意加入的人吧？如果我就这点城府，还当什么义军的军师？”

“这……似乎也有道理。”

李元魁和钱霸对视了一眼，都有些犹豫。虽然看起来这个姓郭的更像是一代明主，但奈何人家卢大帅朝中有人呀。到底谁更有前途，这还真说不好。

郭业本就不愿意多这么一群累赘，见他们这副模样，便说道：“郭某人有个建议，不知二位想不想听。”

“郭将军有话请讲。”

“如果二位犹豫不决，不如等到九九重阳会上再做决定。到了那时候，各部会盟。二位见识了天下英雄，再选明主，不比现在仓促决定强得多？”

“呃……如此也好。”李元魁道：“张军师，能不能也给我等一个手令，参与九月初九的会盟？”

事到如今，张云能怎么样？不管怎么说，这四五百精装的汉子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不能让他们加入义军吧，也不能把他们往外推呀，于是也就得允了。

……

……

现在才是四月光景，离着九月初九还远着呢，当务之急，还是去茂州微服私访。所以，此间事了，郭业就把漕帮部众打发走了，还是一行五人与李

义府主仆一起上路。

这时候李义府真是悔得肠子都青了！

他心中暗想，原来以为这伙人不过是什么犯了案的强盗，以我的智谋再加上县令的权势总能压得住。没想到，他们竟然是朝廷的钦犯，打着谋反的主意。

这也就罢了，关键是他们还真有着庞大的势力！

石泉县所有的衙役加起来有没有一百人都说不好。我怎么可能利用不到一百的衙役对付上千的悍匪？

唉，当时我怎么猪油蒙了心，想着结拜这一招呢？这下可麻烦了，我说自己和贼人不是一伙的，也没人信呀！

他们一旦事，我岂不是要被满门抄斩？这还不如被杀手杀掉呢！

.....

见李义府愁眉不展，郭业当然知道他心中所想，道：“怎么？李兄弟是担心我们连累了你？”

“不是，我只是.....只是.....呃.....担心朝廷势大，大哥若要举事的话，恐怕.....恐怕.....那个.....”

“不必吞吞吐吐的。实话告诉你，不管你是担心吃挂落儿也好，还是担心我的安危也罢，都是杞人忧天。”

“此言怎讲？”

郭业微微一笑，道：“谁告诉你我跟张云讲的都是真的了？我的身份是有些尴尬，但绝不是你想的那样。”

“可是在懒龙山，你完全可以把那些贼人一网成擒，没必要撒谎呀？”

“嘿嘿，抓一伙小小的山贼有多大的功劳？李兄弟，你一个小小的县令，想配上县公之女，光凭这么小的功劳不够吧？”

李义府眼前一亮，道：“那您的意思是.....”

“我这个大哥可不能让你白认。我要借助这场误会，把三州叛乱给平了。到时候，少不得要给贤弟记一大功。有了这场泼天的功劳，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说不定连县公之女都看不上眼哩.....”

“此言当真？”

空空儿把嘴一撇，道：“你除了一个县令的名头，还有什么能拿的出手的东西？值得我家主人骗你吗？”

“呃.....说的也是。”李义府先是一喜，旋即又满脸愁容，道：“大哥高义，小弟铭感五内。只是光凭一千多人，就想平定三州叛乱，是不是太危险了一点？这能成吗？”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贤弟不必担心，你只要做好你的零泉县令就行。”

“既然如此，就有劳大哥了。”

虽然对郭业所言还很有一些怀疑，不过形势比人强，事到如今，李义府也只能强迫自己相信。

快马加鞭，一路无话，众人很快就来到了零泉县。

县丞带领众衙役至县境迎接，神态恭谨。县令的交接工作也一切如常，不必赘言。

一切安顿好之后，郭业就带着雷书瑶以及高手三人组，扮作商人打扮，

在县城闲逛。

出乎郭业等人预料的是，此地虽然算得上是大唐的边境，汉僚杂居，民风彪悍。但市面上却是颇为繁华，甚至比内地的县城还犹有过之。

郭业微微皱眉道：“雷小娘子，你该不会是茂州都督张信有什么私人恩怨吧？这也能叫横征暴敛？”

说实话，雷书瑶虽为僚人的圣女，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对于茂州张信的残暴只是有所耳闻而已。

听了郭业的诘问，也不由得有些傻眼，道：“呃……这个……我与张信素昧平生，当然没有什么私人恩怨了。至于说横征暴敛么……诶，您看那边！”



## 第2072章统购统销

郭业顺着雷书瑶的手指望去，却见前方一片大乱。

两个人在前面跑，后面一群人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高声喝喊道：“抓住他们！抓住他们！别人他们跑了！”

前面跑的两个入乃是一男一女，看岁数都不大，男的大概十七八岁，女的不过十四五岁。

从装束上看他们都是僚人，后面追的却是十几个汉人。

忽然，那个僚人少女踉跄一步，跌倒在地。旋即就被追上来的汉人围了起来。这下子那个僚人少年也不敢跑了，停下来道：“放了我妹妹，此事与他无关，你们要抓就抓我好了。”

僚人少女尖声道：“哥哥快跑，他们会打死你的！”

那少年只是摇头。

一个三十多岁男子越众而出，他紧喘了几口气，道：“好小子，跑的还挺快的？你跑呀，你倒是跑呀你！”

“不敢，不敢……”那少年陪笑道：“张总管，此事确实是小人的不对。您要杀要剐冲着我来，我妹妹还是孩子，此事与她无关。您大慈大悲，把她给放了吧。”

“那好……我们张家是讲道理的，你要是束手就缚，我也不难为她。”张总管一使眼色，当即有两个伴当冲上前去，把那少年捆了起来。

“现在您总该放了我妹妹了吧？”

“放了她？”张总管眉毛一挑，上下打量了少女几眼，微微一笑道：“小娘子长得挺俊俏的。她是你亲妹妹，还是情~妹妹呀？”

“当然是亲妹子。”

“那你家里有什么人？”

那少年叹了一口气道：“还有一个老娘。要不是老娘重病，没有钱买药，我们也不敢做出这种事来。”

张总管颇为悲天悯人地叹了一口气，道：“那可就不好办了。你坏了规矩，恐怕难逃一死。你妹妹和可怜的老娘可怎么活？真让心里怪不落忍的。”

“要不您把我放了？”

“呸！你想得美！我的意思是，不如就由你写一份文书，把令妹卖入我们张府为婢。这样的话，你老娘能得到一笔钱养老，令妹也算有个归宿，岂不是两全其美？”

“你……张总管，你刚才可是答应放了我妹妹的。别说话不算数！”

“小子你怎么说话呢？我要是说话不算数，直接抢人不就完了，何必要立什么文书？又何必给你娘养老钱？你小子别不识好歹！”

“那……那也不成！我妹妹是好人家的女儿，才不给人当奴婢呢。再说了，张府是什么地方，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妹妹进去了，那能好得了吗？你家大公子张伯平乃是花中的魔鬼……”

张总管打断他的话，道：“卧槽，还敢编排我家大公子！我看你是活腻歪了。来人，给我打！”

当即上来四五个伴当，把那少年摁到地上就是一顿胖揍。这些人的拳脚没轻没重的，功夫不大，那少年就被打晕了过去。

僚人少女先是哭泣，后是哀求，最终只得道：“别打了！别打了！我愿意入张府为婢！”

“这还差不多……早说呀。”张总管挥了挥手，示意众人停下，又说道：“那待会你写个文书，就算是自卖自身了。”

“嗯。”

“别哭丧着脸呀，有啥不情愿的？到了府里边，把少爷伺候好了，保管你吃香的喝辣的。少爷一高兴，没准还能抬举你当个小妾呢！”

“那你能饶了我哥哥吗？”

张总管颇为意味深长地说道：“那就要看你入府之后的表现了。”

这就是典型的欺男霸女了，不过围观的人虽多，却都是敢怒不敢言。看来这位所谓的“张总管”，还真的在零泉县颇有势力。

眼见着这对少男少女就要被带走，郭业走上前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道：“众位慢走，我有话说。”

张总管一愣，道：“你是谁？干什么的？”

“在下姓郭名小宝，乃是来贵县采买麝香的商人。”

“商人？商人好呀，欢迎欢迎！我们张家最欢迎商人了。不管你来零泉县采买什么货物，都算是我们零泉张家的客人。你拦住我有什么事？”

郭业躬身一礼，道：“呃……在下初来乍到，有一件事不大明白，想向您请教一二。”

“你问吧。”

“是这样的。刚才听你们讲话，说什么坏了规矩。不知咱们茂州的规矩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

“哦，你问这个呀，告诉你也没什么。在茂州，所有人不能私下里做买卖。小到针头线脑，大到珠宝玉石，都得到指定的铺子里交易。”

郭业道：“比如说，我想买麝香，不能在山民的手里买，只能去县里的药铺买。而山民想卖，也必须卖给药铺。我们不能直接交易？”

“对，就是这个意思。说起来，这也是我家主人实行的仁政。”

“这还是仁政？”

“那是自然。您想呀，山民淳朴，难保不被奸商所骗，多生事端。商人呢，从单个山民手中收货，又太过麻烦。经过铺子过这么一道手，岂不是把这两个弊端都解决了？”

郭业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铺子就是张家开的吧？”

“不错，就是张家开的，那又怎么样？虽说我们张家得了一份利，但你们商家也没亏呀？你没看零泉县的世面上有多么繁华吗？商人要是吃了亏，又怎么肯再来？”

“呃……说得也是。”郭业被驳了个哑口无言，又感到哪里有什么不对，道：“既然张家的规矩那么好，这对少男少女又何必以身犯险？”

“他们呀，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为了多卖几个钱，就私下与商家进行交易。他们也不想想，没有我们张家的统合，哪有这么多商人来买他们的货物？真是一对白眼狼，猪狗不如的东西！”

“那您准备如何处置他们？”

“刚才你不是都听着了吗？女的卖入张府为婢，至于男的，就要看我家公子的心情了。”

“贵公子要是心情不好呢？”

“那没说的，当场打死！”

“心情好呢？”

“让他在张府为奴，效力个二三十年，这事马马虎虎就过去了。”

郭业眉头紧皱，道：“就算他们做的不对，这也不过是一件小事，就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小事？私下里买卖货物可不是什么小事，那是坏了我张家规矩的大事，死不足惜！”

郭业冷笑道：“那我就不明白了，得罪了张家比犯了国家的王法还严重？莫非这零泉县是该姓张的？”

张总管傲然道：“虽不中亦不远矣！”

“不对吧……当今的大唐天子不是姓李？”

“我日！你小子想抬杠是不是？”

“不是抬杠，只是说出一个事实罢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张家想一手遮天，实在是不自量力。听我一句良言相劝，赶紧把这两个人给放了。”

“我要是不放呢？”

“那可就不好办了。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说不得，我就要管管这档子闲事。不仅你们几个要吃点苦头，就是张家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

张总管怒道：“哎呦！今天我还真碰上不怕死的了。一个小小的商人，也敢挑衅我们张家威严？看来不给你点厉害瞧瞧，你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来人，给他长长见识！”

“喏！”

十几个人呼啦啦网上闯，就要往郭业的身上招呼。

这伙人一向是在零泉县欺压良善，今天可算是糟了报应了。不用郭业动手，秦英、空空儿和精精儿三下五初二，就把这帮狗奴才打翻在地。

唯余张总管站在那里，双手乱挥！看那模样，好像即将被强暴的无辜少女似的。

他喊道：“你们……你们想干什么？别过来！别过来！我告诉你们，你们可别乱来，我上面有人！”

郭业微微一笑，道：“不好意思，我上面也有人！”

## 第2073章我爹是张信

郭业一声令下，高手三人组把这些人给捆了个结结实实。

张总管还想语出威胁，空空儿一伸手，把袜子脱下来，塞进了他的嘴里！

呜呜呜～

这下子世界终于清静了。

此时那个少年已经醒了，拉着妹妹跪倒在地，磕了几个响头道：“小人周正成，多谢恩公的大恩大德！”

“起来吧，举手之劳而已，不必客气。”

周正成站起身来，道：“大恩不言谢，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恩公，您快走！走的晚了，恐怕命都得搭在这里！”

“什么意思？你是说张家人？不必担心，我这几个手下，那都是武艺精熟之辈，一般的匪人还不被他们放在眼里。”

周正成苦笑道：“张家可不是什么匪人，在茂州，张家就是天。您的手下再厉害，就是浑身是铁又能捻几根钉？听我一句劝，光棍不斗势力，您还是赶紧逃命去吧。”

郭业的脖子一梗，道：“张家的势力再大，能有官府大？”

“什么官府呀？人家张家的老太爷就是茂州都督张信。他们家就代表了官府！”

“那有如何？小伙子，不必害怕。咱们石泉县新来的县太爷那是出了名的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一定会给咱们做主的。”

“啊？”周正成满脸的不可置信，道：“我说恩公，您也是走南闯北的买卖人，不会这么幼稚吧？为民做主的清官，那是变文里才有。这世上有的，只是官官相护的贪官污吏！”

“小伙子，你这话也说的也太悲观了！这样吧……我也不难为你，你要是实在害怕，就赶紧带着妹妹远走高飞。我自个儿跟张家打这场官司！”

然后，他又对空空儿道：“带着他们，咱们一起去县衙，告他们一个强买强卖！我就不信，这石泉县还没王法了？”

“喏！”

空空儿连踹起脚，赶着这帮豪奴就往前走

眼见着事情已经不可挽回，周正成一咬牙一跺脚，道：“好吧，我的命是您救的，还给您也没什么。不管是刀山火海，我都陪您走一遭！”

郭业道：“没那么严重，我包你平安无事。”

说着话，他从袖兜里拿出一锭金子来，交给那个僚人少女，道：“你一个姑娘家家的，就不用跟着去了。你家里不是还有老娘卧病在床吗？拿着这些钱买药去吧。”

那少女也不推辞，她眼泛泪光，磕了一个头道：“多谢恩公！大哥保重！”

然后飞奔离去。

看那架势，是把这钱当成安家费了。她哪知道，郭业只是不想让她担惊受怕而已。

这事也解释不清楚，郭业苦笑一声，也只能由她去了。

当即，一行人浩浩荡荡直奔县衙去也。

别看那些围观之人对张家人的恶行敢怒不敢言，但是看热闹的胆子还是有。

眼见着一个外乡人要捋张家人的虎须，都感到十分新奇，吵吵嚷嚷地跟在队伍的后面，议论纷纷。

“哎呦，还别说，这个老客的胆子还真大！你说他是出生牛犊不怕虎呢，还是读书读傻了？”

“谁知道呢？总而言之，我看这小子要倒霉！”

“就是，就是，别说他了。哪怕是县太爷，面对张家人那腰杆子都硬不起来。他想靠着官府给他做主，简直是痴心妄想！”

“唉，可惜了，要说这个老客也是个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是好人没好报咯！待会还不一定怎么被官府炮制呢。”

“我算是看明白了，这年头就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好人就得遭殃，没脑子的好人那更得遭殃！”

.....

周正成听了这些议论，那心里更没底了，道：“恩公，您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强龙还难压地头蛇呢。你一介商人，就算是怕了张家也不丢人。”

郭业淡然道：“看来你还是对我没什么信心啊。你要明白，现在不是我和张家斗。而是国法和张家斗。张家再厉害，能斗得过国法？这场官司咱们赢定了！”

“这.....”周正成无奈地说道：“讲道理我是说不过您。不过我把话放在这，这场官司您是输定了，说不定还会惹来杀身之祸。”

“这话我不爱听。”郭业眉头微皱，道：“那万一这场官司我要是赢了，你怎么办？”

“您要是赢了.....”

“对，你能如何？”

周正成道：“瞧您说的，我家徒四壁，难不成我还能输给您点什么？再说了，您对我有救命之恩，我真有什么好东西，早给您了。还用得着打赌吗？”

“不不不。我不是要你的东西。”郭业道：“要是这场官司我赢了，你得替我办一件事就行。”

“什么事？”

“你回去就在僚人的内部宣扬，说大唐的官员，大部分还是清廉的，不存在什么官官相护之事。大家有了冤屈，尽管来衙门告状。自有大唐清官给他们做主。”

“这.....”周正成苦着脸说道：“说我倒是能说，但是效果我可不敢保证。大伙被官府欺压了这么多年，也不能相信呀。除非.....除非.....”

“怎样？”

“朝廷把最残暴的茂州都督张信明正典刑！但问题是，您做得到吗？”

“哈哈！”郭业仰天长笑，道：“那也不是不可能！年轻人，要相信奇迹！”

.....

说着话，众人已经来到了衙门外。郭业一使眼色，周正成心领神会，就把鸣冤鼓敲起来了！

咚咚咚～

鼓声隆隆，响彻云霄！

“冤枉！冤枉啊～”

李义府在县衙内闻听鼓响，又听得喊冤声声，就是精神一振！

这可是他当官以来的第一个案子！

他当即传下令去，升堂问案！

威武～

在衙役的呐喊声中，郭业等人走上了大堂。

李义府一看这架势就有点傻眼。自己还没下命令呢，怎么被告都被捆起来了？为何外面有那么多的人在看热闹？更关键的是，我那个便宜大哥怎么也搀和进来了？

这是让我第一个案子就徇私枉法的节奏？

但不管怎么惊讶，该走的程序也得走。他一拍惊堂木，道：“究竟是何人敲了鸣冤鼓？”

周正成跪倒在地，道：“是小人敲了鸣冤鼓。”

“那把你的状纸给呈上来。”

“这……启禀大人，小人来的匆忙，并无状纸。”

“大胆！没有状纸你喊什么冤？临来之前你写一份状纸的时间都没有，我看你分明是藐视本官……”

咳咳～

郭业一声咳嗽，李义府马上就改了语气，道：“当然了，本官为政一向以宽仁为本。念你乃僚人粗鄙，不识礼物，本官就不和你计较这些琐事了。你到底有何冤枉，还不速速讲来！”

周正成那也是一个机灵人，见了这幅场景，哪还不知道这里面有事儿？

他心中暗想，怪不得恩公要来县衙告状呢？看来他和这个县令的关系不简单啊！有道是县官不如现管，今天这场官司还真有门！

只是张信势力太大，那县令说不定也惧怕于他。我告状还是不要提张信为好，还是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张总管身上！

想到这里，他说道：“小人名叫周正成，我要告的是张福。他垄断了石泉县的所有贸易，人们无论买卖任何东西，都必须经过他的铺子，不得私下交易。如若不从，就会被活活打死。”

“果有此事？”

“小人敢以性命担保。就在今天，小人卖给客商一匹蓝夹纈，被他发现了，就要把小人活活打死。要不是恩公搭救，说不定现在小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你的恩公是谁？”

周正成一指郭业，道：“就是他！”

“那张福又是谁？”

周正成又是一指，道：“就是嘴里塞着袜子的那个！”

“把袜子拿出来，让他说话！”

“是！”

袜子被取了出来，周福先是哇哇一阵大吐，然后恶狠狠地说道：“县令，你还等什么？还不赶紧把这帮刁民给我抓起来，判他们一个斩立决！”

李义府脸一沉，道：“本官如何问案。不用你教。我来问你，你就是周福？”

“不错，正是。”

“那刚才周正成所言，你有什么要辩解的地方？”

张福把嘴一撇，道：“我没什么好说的，他说的都是真的。不过，那又如何？你难道还敢定我的罪不成？”

“有何不敢？”

“我告诉你，石泉县令，识相的话就赶紧把我放了，再把这伙刁民抓起来，要不然，我家老爷一生气，你可得吃不了兜着走！”

“你家老爷是谁？”

张福还没说话呢，门外有人高声道：“那就是我爹！”

紧接着，看热闹的人群一分，走出五个人来。看穿着就知道，乃是一个公子带着四个伴当。

这个公子模样的人，看年纪大概二十四五岁，脚步轻浮，脸色发白，眼袋浮肿，一看就是酒色过度。

衙役好像认识此人，也不敢阻拦，任由他施施然走到了大堂上。

李义府眉头一皱，道：“你何人？你爹又是谁？”

“我爹是张信！”

## 第2074章要公文，我现写一份

李义府既然做了零泉县的县令，对于剑南道的官场，那当然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他脑筋一转，就明白了张信是谁。

此人正是自己的顶头上司，茂州都督。

要是一般的县令，还真顶不住这位张都督。茂州与其他地方不同，汉僚杂居，军政一体。张信总领全局，跟一个土皇帝相仿。

下面县令干的好坏，全在他一句话。他要是给一个下下等的评语，这县令的仕途基本上就算完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李义府还真不怕他。

首先，他上面有人。李大亮深得李二陛下信任，爵封武阳县公。可比名不见经传的张信厉害多了。

真硬碰硬起来，谁胜谁败那还真不好说。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李义府新认了一个大哥。这个人神神秘秘的，不肯透露真实身份。

他若是起兵反唐，那李义府准得受牵连满门抄斩。和这事比起来，与张信关系的好坏，那都不叫事。

他若是帮助李义府一举荡平三州叛乱呢？大唐最重军功，李义府必将青云直上。到时候谁仰谁的鼻息，那还真不一定。

所以，尽管知道了这位年青公子的真实身份，李义府也并不如何慌乱。

他微微一笑，道：“哦，原来是张公子。失敬失敬，看座！”

年青公子大马金刀地往那一坐，道：“算你识相。以后不用叫我张公子了，多生分呀。您称我的字伯平就行。”

“好，伯平兄，不知您今日前来，到底所谓何事？”

“李县令又何必明知故问？我听说有个不开眼的客商，把我家的管事给打了，就过来看看。怎么样？您把这个案子审清楚了没有？”

“这个……基本上差不多了。”

“那好，赶紧把这帮刁民抓起来吧。我的人这就带走了，咱们回头见。”

张伯平自说自话，站起来就想带人走。李义府赶紧阻拦道：“且慢！”

“怎么？还有什么事？哦，我明白了。”

张伯平一伸手，从袖兜中拿出一叠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来，道：“本来我想下了堂私下给您的。但既然您这么心急，现在给也一样。您这就收着吧。”

众目睽睽，在大堂上行贿，这也太有创意了。李义府直气的浑身都哆嗦，道：“你……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李县令别不好意思呀。俗话说得好，千里为官只为财，谁不知道谁呀？再说了，这钱您也不是白拿，石泉县内我们张家还有些小生意，请您多多关照。”

李义府正色道：“若是符合大唐律法的生意，李某人定当关照。不过若是不和大唐律法，那就不好说了。另外，这些钱票，还请您收回去。”

张伯平先是脸色微变，旋即又是展颜一笑，道：“我明白了，您是不好意思在这收礼呀。没关系，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一帮愚夫愚妇，根本就不值得咱们爷们顾忌。来来来，给你你就拿着！”



他旁若无人的起身，拿着银票就要往李义府的公案前凑合。

李义府忍不可忍，一拍惊堂木，道：“大胆！你竟敢当堂贿赂本官！目无王法，这还了得？来人！把他给我拿下！”

这帮衙役哪敢捉拿都督家的大公子呀？但是县令的话，又不能不听。于是乎，两个班头走过来，道：“张公子，别让我们哥们为难。”

张伯平重重地哼了一声，道：“装什么清高呀！不要就不要，有什么了不起？咱们走！”

李义府冷笑道：“伯平兄，您是可以走。不过，您府上的管事可得留下，这个案子还没完呢。”

“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只是贵管事强买强卖，又涉嫌殴杀人命，需要本县调查清楚了才能走。”

“你小子是摆明了不给我面子？”张伯平大怒道：“我爹是张信，你明不明白？”

“本官当然知道。不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是一个小小的都督府管事？莫非他比王子还金贵？”

“你你……好！好一张利口！”话说到这，张伯平竟然出奇地冷静下来，道：“您审案，本公子能不能旁听？”

“当然可以，平民百姓都可以旁听，何况是张公子？”

“那你就审吧，我倒要看看，你怎么给张福治罪！你若是敢徇私枉法，我绝不容你！”

“哪里哪里，张公子多心了。”

然后，张伯平一拍惊堂木，道：“张福，你可知罪？”

张管事满不在乎地说道：“小人不知！”

“不知？你刚才明明承认，周正龙所言句句属实，怎么又不肯认罪了？难道你想戏耍本官不成？”

“我承认了？”张福冷笑道：“谁听见了？青天大老爷，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您要是不信的话，可以问问当堂的衙役还有门外的百姓。他们有谁听见我承认了？”

“我……”李义府明白，大家畏惧张府的权势，即便自己问了，那也是自取其辱。

他眼珠一转，道：“好，就算你没有承认。那现在有人告你强买强卖，殴伤人命。你有何话说？”

张福胸有成竹地说道：“要说这强买强卖的事却是有的，当街打人那也不假。不过，我可没想着打死他，只是想吓唬吓唬他而已。”

李义府大喜，道：“此言当真？你可敢画供？”

“有何不敢？”

“好！来人，给他画供！”

等张福画好了供，李义府心里面的一块大石头才算是落了地，他说道：“伯平兄，这可是贵属下亲手所画的供状。我既没有动刑，也没有诱供！”

“嗯，我看见了。”张伯平眉毛一挑，道：“那又如何？莫非你以为靠这份供状，就能治他的罪？”

“有何不可？依照贞观律令，强买强卖……”

“呵呵呵……李县令，这就是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茂州乃是羁縻州，风土人情与汉地不同。律法自然也不能强求一致。”

“您的意思是……”

“家父已经上书朝廷，为了避免汉僚冲突，茂州所有交易，必须通过茂州商行进行。这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承认。您可以说这是强买强卖，但不能说是违抗朝廷律法。”

“真的假的？”

“如果您要是不信的话，尽管问问县里的主簿阴兴思。有历年的公文在，这可做不了假。”

“这……”到底有没有公文，一查便知。想必在这个问题上，张伯平总不会说假话。

饶是以李义府的急智，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一筹莫展。怀着万一的希望，他向郭业投出了求救的目光。

郭业却是微微一笑，抱拳拱手道：“启禀县令，这份公文是有的。不过……现在已经作废了！”

张伯平狠狠地瞪了郭业一眼，道：“你何人？”

“李县令的结义兄弟，普普通通的一个小商人而已！”

“哦？小商人？你一个小商人知道什么朝廷公文？真是胡说八道！”

“您别抬杠，这份公文还真有！就在县太爷的二堂，您若是不信的话，我就就拿给您看看！”

张伯平咬着牙说道：“我还不信了！有这么一份公文，我爹爹不知道，我不知道，李县令更不知道，偏偏你一个小商人知道！今天我还真较了这个真了，你要是能拿出公文还则罢了……”

“我要是拿不出来呢？”

“那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

郭业微微一笑，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张公子，您别吓我。这样吧，您稍待片刻，我这就给您去取公文。”

“我等你！”

要公文还不简单？张信在茂州什么地位，郭业在剑南道就是什么地位。没有公文，完全可以现写！

他出了大堂，来到自己的房间内。当即刷刷点点写了一份公文，又盖上钦差的关防。

然后，大摇大摆地回到了大堂。

张伯平道：“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还以为你小子跑了呢！怎么样？公文拿来了没有？要是没有的话，我可饶不了你！”

“张公子别忙，好饭不怕晚！您看，这是什么？”

张伯平接过来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道：“你……你真有公文……”

李义府哈哈大笑道：“事到如今，伯平兄，您还有什么话说！”

此时的张伯平方寸已乱，哪还能说出什么话来，良久才冒出来一句，道：“我爹是张信！”

“知道您是张都督的大公子，这话都在我的耳朵里磨出茧子来了。您到底想说啥？”

“哼！李县令，你别忘了，我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你的仕途！此案到底如何处置，你可要好自为之！咱们走！”

说完了，他带着四个伴当转身就走。

张福扯着嗓子大叫道：“大公子，我都是张家为做事，您可不能不管我！救命！救命啊！”

张伯平好像没听到似的，充耳不闻，走的越发快了！

李义府一拍惊堂木道：“张伯平暂行收监。待查清他所有罪行之后再依律处置，退堂！”

眼见着零泉县最大的恶霸被真被收拾了，看热闹的老百姓顿时欢声雷动，感谢青天大老爷之声不绝于耳。

李义府也是满脸笑意，似乎颇为自得。

只是回到二堂之后，他的脸当即就沉了下来，抓住郭业的手道：“大哥，您可是害苦了我了！现在可咋办呦？”

## 第2075章挑明身份

郭业一愣，道：“贤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怎么就害苦了你了？”

“那还用问吗？这份公文肯定是假的。要说您也是真够厉害的，这么快就伪造好了一份公文。只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人家张伯平回去仔细一琢磨，肯定能明白过来。”

“假的？谁告诉你这公文是假的？”

“难不成还能是真的？我对到任之前的公文，是有些不大了解。但是到任之后的公文，我不说倒背如流吧，那也能称得上是了如指掌。我可以肯定，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份公文。”

“呃……那就不能是新到的公文，你还没来得及看？”

“如果是新到的公文，那就只能是今天在我升堂之后才送到的。您当时也在大堂上，又是如何得知？难道您有未卜先知之能？”

郭业微微一笑道：“不是我有未卜先知之能，而是这份公文就是我现在写的。”

“那还不是造假？”

“当然不是了。李义府，李兄弟，你可想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您不是说自己的身份有些尴尬……”

郭业摇了摇头，道：“那是以前。现在我的身份已经没必要对你保密了。实话告诉你，我就是大唐秦王，陛下亲封的剑南道大总管，郭业郭子仪！”

“啊？”李义府退后一步道：“那怎么可能？您就是秦王郭业？可我听说，秦王现在是在成都。”

“在成都的，那只是我的仪仗，掩人耳目而已。你要是不信的话……”

说着话，他把自己的印信拿了出来，道：“你看看这个。”

有道是私凭文书官凭印。官印这玩意儿不是说不能造假，只是难度极大。很简单的道理，你不是体制中人，哪能知道真正的印信该长什么样？

既然是体制中人，冒着巨大的风险干这种事，肯定是所图者大。用来骗一个小小的县令，那也太浪费了。

看了印信，李义府已经对郭业的身份信了八九成。他问道：“既然您想隐藏身份，现在又为何把实情告诉我？”

郭业伸出了两根手指头，道：“其一，我微服私访的目的，就是查清茂州都督是否对僚人横征暴敛。现在既然已然查明，我再隐瞒身份也就没有什么必要了。”

“不对吧，您不是还想打入义军……啊，不，是叛军的内部？”

“这只是临时起意。当然了，按照道理说，为了安全起见，我是应该继续瞒着你。不过，现在我又改变了主意。”

“那是为何？”

“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二’了。你今天的表现很好，即便是觉得这份公文是假的，还是毅然站在了我这一边。所以，我认为没必要对你保密，你总不会给叛军通风报信吧？”

“那当……当然不能……不能了。”

江湖匪人忽然变成了秦王千岁，此时李义府的心里面乱糟糟的，都有些语无伦次了。

忽然，他退后一步，大礼参拜道：“参见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郭业赶紧用手相搀，道：“快快请起！咱们乃是结义的兄弟，就不用讲这些俗礼了。”

“那怎么能成？”李义府道：“以前我是有眼不识泰山。现在知道了您的真实身份，再厚着脸皮叫大哥，那也太不知进退了。结义之事，秦王千岁再也休提。”

郭业摇了摇头，道：“你这话我不爱听。兄弟相交贵在知心，与身份何干？”

“那……承蒙大哥不弃，小弟我可就高攀了。”

郭业正色道：“也谈不上什么高攀，贤弟不可妄自菲薄。以我的眼光看，你乃是人中之杰，将来的成就未必在我之下。只是……”

“怎样？”

“我有一句话想送给你，希望你在志得意满之际，时时想起。”

“什么话？”

“得饶人处且饶人，凡事不可做绝！”

李义府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县令，哪能想到日后权倾朝野的威风？

郭业此言虽是告诫，但那暗含的意思，分明是说，到了那时候，他肯定是有已经有了“不饶人”和“做绝”的权力。

承蒙郭业如此看重，李义府顿时兴奋得满脸通红，道：“受教了。大哥此言小弟一定铭记在心，须臾不敢或忘。”

郭业不欲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转移话题道：“现在就有一件事要仰仗贤弟的大才，关于茂州都督张信一事你怎么看？”

“大哥这是考校我了？”李义府道：“这个好办。恐怕不日之后，张信就会弹劾我伪造公文。您可以把他宣去成都对质，再伺机拿下。”

郭业微微叹了一口气，道：“把他拿下是简单，但要说定罪可就难了。毕竟是朝廷有公文在先，强买强卖的罪名可安不到他的头上。僚人受了盘剥，他最多有一个失察之罪。”

“您不是出了一份公文吗？”

“我可以出一份公文把之前的公文作废，却不能依此治他的罪。或者说……这份公文用来对付张福是足够了，但要说对付张信还是稍嫌不足。”

“还有张福殴伤人命？”

“张福是张福，张信是张信。张福身上的人命官司，想攀扯到张信的身上也不容易。”

李义府一咬牙，显露出了奸臣本色，道：“要不然，咱们就给他罗织一些罪名，或者直接栽赃？他一个小小的茂州都督，还能逃得出您的手心？”

“呃……那也不必。现在还没到那个地步。贤弟你再想想有什么正大光明的法子。”

李义府站起身来，来回踱了两步，道：“有了！恐怕此事还是要着落到茂州商行上！”

“你是说查茂州商行的违法之处？”郭业道：“即便查出来了，恐怕也很难牵扯到张信的身上。这还不如张福的人命官司呢。”

李义府道：“那要是茂州商行给张信送钱呢？”

“送钱？茂州商行本就是张信的产业，给他送钱有什么问题？”

“那怎么可能？”李义府道：“即便是朝廷下文，给了茂州商行专卖之权。这个商行本身也只能是官办，不可能是张信私人的产业。张信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没办法化公为私。”

“此言当真？”

“咱们找一下那份公文，一看便知。我就不信了，张信有那么大的面子，让朝廷给他私人的产业以专卖之权。”

那份公文很快就找到了，二人仔细研读，都是心中欢喜。郭业道：“贤弟果然猜的不错，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大哥放心，小弟必不会让您失望。张信对茂州商行如此热心，甚至把管家都派出来杀人。要说他没从商行拿钱，那怎么可能？”

李义府答应的信心十足，不过现实很快给了他当头一棒。

等他派人去查抄茂州商行账本的时候，所有属于茂州商行的铺子已经关门歇业，老板伙计逃之夭夭，回茂州府城了。

这下可麻烦了，先不谈能不能找到张信的罪证，光是此事的善后，就够李义府喝一壶的。

要知道，进过张伯平的整治，所有零泉县的买卖全部属于茂州商行。

这一下子全部关门，就相当于全县的商人罢市。给城里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就是采买货物的商人，也怨声载道。

李义府刚刚树立的青天大老爷形象，轰然坍塌。

正在他焦头烂额之际，有人来报，茂州都督张信来了。

李义府听到这个消息就是一愣，张信怎么来了？按照道理说，他现在不是该着急弹劾我吗？

## 第2076章坑爹

张信好好的茂州府城不待，非要来石泉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此事就说来话长了。

时间回到三天之前。

张伯平没有李义府想的那么聪明，或者说他太聪明了。一眼就看出那份公文是真的。

所以，出了县衙，张伯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茂州商行的铺子关门歇业，老板伙计带着金银细软以及账本撤回茂州。

“完了完了！父亲大人，您算是完了！这可怎么办哟？”一进都督府，张伯平就大喊大叫。

张信本来今天的心情就不大好，闻听此言，那就更郁闷了。他恶狠狠地说道：“我还没死呢，嚎什么丧呀！”

张伯平嘟囔道：“虽然没死，恐怕也离死不远了。”

“你小子怎么说话呢？！”张信飞起一脚，就冲着张伯平踹去。

张伯平赶紧闪身躲过，赔礼道：“不是，儿子是太激动了，口不择言。还望父亲大人恕罪！”

“口不择言就咒自己的父亲去死？”

“我不是咒您，只是现如今我张家大祸临头，说不定您老人家还真有杀身之祸。”

“到底怎么回事？”

“事情是这样的……”

张伯平把事情经过对张伯平讲述了一遍，最后说道：“父亲您想，这份公文是事关茂州全局，秦王不给您，而是给了石泉县令，这岂不是天大的祸事？”

“此言怎讲？”

“这说明，他已经不信任您了！他已经发现了咱们父子利用茂州商行敛财的秘密，所以就给石泉县下了这样一份公文。明着是要废止之前的公文，暗含的意思，却是查找咱们父子的罪状！”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可惜，虽然那个石泉县令颇有城府，但是他的结义兄弟却沉不住气，把那份公文提前暴露，让儿子看出了端倪。”

张信眼睛一瞪，道：“这就是你的推断？”

“对呀！”

“一派胡言！错了，你完全错了。”

“儿子错在哪里？”

张信道：“我来问你，你可知那个石泉县令的结义兄弟是谁？”

“不过是一个小商人而已。”

“小商人？放屁！他是朝廷的钦犯。不用问，这份公文是假的，乃是此人伪造。我的傻孩子，你是被人骗了呀！”

“这……这怎么可能？父亲大人，您又没见过那个人，怎么知道他是朝廷的钦犯？”

张信叹了口气，道：“是你十三叔张云告诉我的。”

“十三叔？他……他不是从贼了吗？”

“放屁！”张信恶狠狠地说道：“你十三叔参加的那是义军！义军，你懂不懂？什么叫从贼呀，说的那么难听。告诉你，以后这种话绝不可再说。”

“可是您之前不是说……”

“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张信摸了摸下巴，悠然一叹道：“现在谁是贼，谁是官，那还真不一定呢。”

张伯平道：“您的意思是说，卢天佑那家伙还真能成事？”

“我看差不多。现在情况已经产生了变化，虽然他算不上什么真命天子，但是割据蜀中总是没问题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此事关系重大，具体怎么回事我就先不告诉你了。总而言之一句话，卢天佑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为了我张家的荣华富贵，为父已经决意起兵反唐！”

张伯平对大唐当然没有什么忠诚之心，道：“万事凭父亲大人做主。但不知咱们何时起事？”

“唉，为父正为此事发愁呢！本来整个茂州都在我父子的掌握之中，要想起事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只是现在……”

“父亲大人可是担心石泉县令？”

“不是他，一个县令无兵无勇，能成什么事？为父担心的是他那个结义兄弟！玉面小白龙。郭小宝！”

“此人叫郭小宝？”

“正是！他乃是朝廷的钦犯，手下有一千多好手，非常精锐。恐怕咱们茂州所有的兵马加到一块，都不是人家的对手。我们若要起事，他的态度就至关重要了。”

张伯平道：“不会吧，他也是反唐，咱们也是反唐，咱们要起事，他还能拦着不成？”

“怎么会？同行是冤家。汉高祖和楚霸王还一道反秦呢？最后还不是兵戎相见？”

“那怎么能一样？刘邦和项羽反目可是在灭秦之后。”

“问题是，楚霸王和汉高祖都是眼光长远之辈。这个郭小宝可就不一定了。我来问你，你觉得他来石泉县的目的是什么？”

“孩儿不知。”

“往小了说，他是看上了石泉县，意图控制县令，以此为基地，起兵反唐。往大里说，那就是看上了整个茂州。一块肉，来了两条狼，那能不打起来吗？”

“这……那咱们不起事了，投靠朝廷。让秦王派大军，把郭小宝给剿了。”

“不行！朝廷的大军必败无疑。咱们投靠秦王，那不是找死吗？”

张伯平摇了摇头，道：“父亲大人，话可不能这样说。就算秦王必败，在他败亡之前，咱们弃暗投明不就成了？郭小宝与义军非亲非故，难道还能有人帮他报仇？”

“这……还是不妥！”张信道：“郭小宝死不足惜，但是他手下那一千好手，义军却是志在必得。”

张伯平想了一下，道：“既然不能打，那就只能和了。”



“和？”

“对！咱们可以和那姓郭的谈一谈，茂州这么大，未必就容不下咱们双方。咱们不想和他打，他手下的本钱不过是一千多人，难道就舍得和咱们硬拼？”

张信道：“这话倒也不错。我若不把这事跟他挑明了，他以为我们是官军，非打不可。挑明了的话，双方也未必不能一谈。现在大家先忍一忍，起事之后再各凭手段攻城略地。只是……”

“怎样？”

“此事关系重大，派人传话，他肯定是不信的。要想达成协议，势必得双方见一面。他要是带着兵马来茂州府城，为父肯定不能同意。但要是让他孤身来此，想必他也不肯。”

“他不来，咱们可以去！”

“你……什么意思？”

张伯平道：“欲成大事，不冒点风险怎么成？想当初汉高祖硬着头皮参加了鸿门宴，才有了大汉四百年的江山。父亲大人您……”

“卧槽！”张信忍不住爆了句粗口，道：“小畜生，我可是你亲爹！我送上门去，郭小宝把我杀了可咋办？你小子是不是早就盼着我死？”

“那当然不是了。”张伯平道：“父亲大人放心，其实没那么严重。您去赴会，这茂州城里不是还有我吗？他要是敢对您不利，咱们就把他卖给秦王。”

“那有屁用，我还不是死了？”

“不会。郭小宝是想造反，又不是想找死。只要您把这个布置给他讲明了，他总不会想与咱们同归于尽。现在是麻杆打狼两头怕。实际上，您此去只能是有惊无险。”

张信沉吟道：“你这话也有些道理……”

“这么说，您同意了？”

张信一拍大腿，道：“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为了咱们张家，为父就拼这一回！”

“那孩儿就祝爹爹一路顺风！”

当即，张信把茂州的一切事务交给张伯平打理。自己轻车简从，只带了二十多人，直奔茂州而来！

## 第2077章自投罗网

李义府当然不知道此事的前因后果，当即率领众人到县境相迎。

一路无话，把这位张都督让进了县衙的客厅之中。

双方分宾主落座。

李义府轻咳一声道：“不知张都督今日大驾光临，到底所为何事？”

“还请李县令摒去左右，老夫有几句话，想和您单独谈谈。”

“好吧。”李义府挥了挥手，道：“你们暂且退下！”

等候的丫鬟仆役都撤走了，张信忽然间就变了脸色，他猛地一拍几案，道：“李义府，你好大的胆子！”

“张都督何出此言？”

“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手中那份公文乃是伪造。私制公文到底是什么罪过，李县令身为朝廷命官，不会不知道吧？”

要是李义府不知道郭业的真实身份，被张信当面问起来，肯定得慌了手脚。

不过现在，张信无论说什么都不会让他慌乱了。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万事有秦王担当，他怕什么？

李义府装傻充愣道：“公文？什么公文？”

“当然是废除茂州商行专卖特权的公文！”

“那份公文可不是伪造。”李义府淡然道：“您要是不信的话，我可以把那份公文拿来，请您当面验看。”

他这么满不在乎的态度，越发坚定了张信的判断——此子已经受了郭小宝的蛊惑，准备反叛朝廷了，当然用不着在乎自己这个顶头上司的态度。

张信冷笑一声，道：“不必看了。你既然敢伪造公文，想必有信心能够以假乱真。不过，李县令别忘了那句话，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就算你做的再象，秦王千岁不承认，那就是假的！”

李义府白眼一翻，道：“若是张都督固执己见，那也没关系，下官奉陪到底。就请行文秦王千岁问上一问。看他老人家承认不承认有这份公文。”

“哼，恐怕在秦王千岁的回文到来之前……”张信盯着李义府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道：“你已经起兵叛唐了吧？”

这话可是大大出乎了李义府的预料之外，他一愣神，道：“谋反？笑话，我乃是朝廷命官，我的岳父乃是朝廷的武阳县公。我为什么要谋反？”

“因为你不仅有个高官岳父，还有个好兄弟，玉面小白龙郭小宝！此人的真实身份，就不用老夫点明了吧？”

李义府越听越糊涂了，道：“郭小宝的真实身份？这您也知道？这……这跟谋反搭什么界？”

“得了吧！别装了！”张信道：“郭小宝乃是朝廷钦犯，手下有一千多亡命之徒。意欲以石泉县为基，起兵反唐。这事可瞒不过我。”

李义府听了这话就是心中一动，沉声道：“张都督又是如何得知此事的？”

张信嘿嘿一笑，道：“李县令不必着急，也不必对老夫心生杀意。事实上，咱们都是一路人。”

“一路人？什么意思？”

“当今大唐天子无道，弑兄杀弟，强纳弟媳，逼死老父。后来又兵败于高句丽，横征暴敛弄得三州皆反！老夫不才，愿意兴义师，为天下人除此独夫民贼！”

李义府闻听此言，不由得心中一阵狂喜！

他暗忖道，怪不得张信知道郭小宝是朝廷钦犯呢，原来他早就与叛军暗通款曲。这还用找什么罪证呀？人家都自己承认了。

尽管心里面掀起了惊涛骇浪，但是李义府的脸上却不动声色，他说道：“既然如此，那张都督今日前来的真正目的是……”

“老夫此来，明着是为了李县令，暗中却是为的这位郭小宝。现在大家都知根知底了，能不能把他请来，与老夫一会，咱们共商大事。”

“呃……如此也好。还请张都督稍待片刻，李某人去去就来。”

当即，李义府出了客厅，把刚才的谈话内容对郭业详说了一遍。

郭业道：“难怪张云劝我不要来石泉县，原来茂州都督张信是他们的人。”

“那您到底是见见他，还是派人直接拿下？”

“见，为什么不见？现在套出他的话来，可比用刑容易多了。”

随着李义府来到了大厅之内，郭业见一老者精神矍铄，大马金刀地坐在那里，知道这就是茂州都督张信了。

双方见礼已毕。

郭业道：“刚才我已经听李县令说了，想不到您以茂州都督之尊，还决然起兵反唐，实在是难能可贵。不知招郭某人前来，有何指教？”

“指教倒不敢当，只是有件事情，想和您商量一下。”

“张都督有话请讲。”

张信道：“郭将军是准备在石泉县起事吧？”

“倒是有这个想法。”

“那问题就来了，老夫也想在茂州起事。茂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两军要是有了误会，那可就不好了，所以我想和郭将军事先商量一下两军的防区。”

“这样啊……”郭业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道：“张都督和义军关系匪浅？”

“实不相瞒。义军军师张云，乃是老夫的族弟。”

“关于义军，郭某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张都督。”

“你问吧。能说的老夫肯定会告诉你。不能说的，你问了也是白问。”

“除了您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州府的官员和义军有关？呃……我倒不是有意刺探义军的机密，只是为了避免误伤而已。”

张信道：“告诉你也没什么。据老夫所知，州府一级的官员，除了老夫以外是没有了。至于下层的小吏，那就是数不胜数。不过这些人即便是误伤了，也应无大碍。”

这倒是在郭业的预料之内。

毕竟抛开张云所言的那个“撒手锏”不提的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义军实在没什么前途。朝廷官员这点见识还是有的。

至于下层的小吏，恐怕更多的是首鼠两端。

他又问道：“关于义军首领卢天佑，您又知道多少？”

张信道：“此人的家族在眉州经营多年，势力不小。卢天佑本身乃是卢家的家主。官府横征暴敛，逼反了百姓，至少有三成的罪过，应该算到他们家身上。”

“这么说，这个卢天佑不算是好人了？”

“好人？他要是好人，那这世上也就没有恶人了。不过此人掩饰地好，对外以卢大善人自居，修桥补路的事情也做过不少。这次三州皆反，他摇身一变，竟然成了义军的统帅。”

郭业不动声色地说道：“既然此人如此不堪，那您老又何不想办法取而代之？”

“取代不了，我劝郭老弟你也不要起那份心思。人家上面有人。要不是靠那位贵人，无论是卢天佑还是咱们俩，要想谋反都是死路一条。”

“哦？那位贵人又是何人？”

“他是……这个问题乃是义军的最高机密，老夫就不能告诉你了。对了，老夫都告诉你那么多，我那个问题你还没回答呢？”

“您是说双方划定防区的事……”

“正是。”

郭业微微一笑，道：“不好意思，这我可不能答应。”

“为什么？”

“您也说了，茂州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我又何必分您一杯羹？”

“你是铁了心要与老夫为敌？”

“现在我为刀俎，您为鱼肉，可谈不上什么为敌不为敌的。我只是饿了，要把您手中的势力吞下而已。来人，把张都督给我拿下！”

“喏！”

郭业一声令下，精精儿和空空儿齐往上闯，把张信抹肩头拢二臂，捆了个结实实。

张信也不反抗，冷笑道：“老夫既然敢来，就不怕你黑吃黑。我若是明天没有消息传回去，犬子就会向秦王告发你。到时候你凭借一千多人，如何对抗朝廷的大军？”

“哦？是吗？除了这个，不知张将军还有什么手段？”

“没有了，不过光是这条，就能让你的一番心血付诸东流。”

张信缓和了一下语气，继续道：“年轻人，不要太过贪心。你若是想把整个茂州都吞下去，恐怕会被撑死。听我一句良言相劝，退一步，与我平分茂州得了。”

郭业摇了摇头，道：“您这条后手对我没用！恐怕这次，您老是在劫难逃了。”

张信大惊失色，道：“为什么？那怎么可能？”

“想知道吗？告诉你也没什么，不过……你得拿一条秘密来换。”

“什么秘密？”

“关照义军的大人物，到底是谁？”

## 第2078章卢天佑的如意算盘

张信迟疑道：“我告诉你，你就能放了我？”

“那当然不是了。等价交换而已，你告诉我那个大人物是谁，我就告诉你为何你的后手全然无用。”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道：“老实说，无论这位大人物是谁，都对我没什么意义，不过是满足一下好奇心而已。如果您想借着这个秘密谈什么条件，可是错打了如意算盘。”

张信冷笑道：“那我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你，所换的也不过是满足我的好奇心？”

“当然了。要不然怎么能算等价交换呢？”

“哼，老夫的好奇心还没那么强。”张信闭上了眼睛，道：“要杀要剐随便吧，休想从我这得到义军的最高机密。”

“那也随你。”郭业满不在乎地说道：“空空儿！”

“在！”

“送张都督上路！利索点，别让他老人家临死之前还受什么委屈。”

“喏！”

空空儿把手一伸，道：“张都督，请吧！麻烦我动手，那您的脸上可不大好看。您放心，在下我杀人无数，包管把活给您办的漂漂亮亮的。”

要说张信对义军有多么忠心，那就纯属扯淡了。刚才的硬挺不过是漫天要价而已，没想到人家这位郭小宝连落地还钱都不肯，直接拒绝交易了。

他脸色大变，道：“你……你真要杀我？”

郭业晒然一笑，道：“多新鲜啊，现在张都督你对我已经毫无用处。不杀你，难道还留着吃顿晚饭？那多浪费粮食呀！”

“有用处，有用处……”张信赶紧跪倒在地，满脸都是谦恭地笑意，道：“老夫绝对有用处，还望郭将军大发慈悲，饶了我这条狗命罢。”

“哦？那你说说，你到底有什么用处？”

“老夫可以献上家财百万贯，资助郭将军起兵。”

郭业颇为惊奇地说道：“哦？你一个茂州都督，能敛财百万贯？那也真够不容易的。”

“这么说您是同意了？”

“当然不是。我占了茂州以后，你的家产全是我的，又何必要你献上？”

张信苦着脸道：“好吧，这条不算。老夫还可以修书一封给犬子，暂时把他稳住。”

郭业摇了摇头，道：“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向秦王告密根本就奈何不了我，这条也不算。”

“那……老夫在茂州的亲朋故旧甚多。若是老夫向您投降，可以带动许多人向您效忠。”

郭业还是摇头，道：“听起来倒是不错。不过，你在茂州可是一个地头蛇，我要是把你留着，这些人是为我所用，还是阴谋叛乱？那可说不好。为了安全起见，张都督您还是死了的好。”

“您可以用老夫的家人为质。”

“那有什么用？刘邦可曾在乎过家人妻子的死活？”

“这……”

“老将军还有什么想说的？没有的话，我就只能送您上路了！”

“别别别，我还有别的用处！”

“那你快说。”

“这个……这个……”张信心思电转，道：“老夫对义军和剑南道官场都非常熟悉，知道很多秘闻。您把我留下，很多事情就可以事半功倍。”

郭业微微意动，缓缓地说道：“那就要看这些消息够不够买你的命了。”

“绝对够！绝对够！”

“说吧……”

张信道：“老夫可不能就这么告诉您，我说完了，您过河拆桥可咋办？”

郭业摆了摆手，道：“你不愿意说就算了，来人，送张都督上路。”

“别，我说，我说还不成吗？”

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饶是张信智计百出，但是遇到郭业这种动不动就要命的手段也无计可施。

只得老老实实地说了义军和四川官场的一些秘闻。

郭业听完了不置可否，随口问道：“卢天佑是靠上了朝廷的哪个大人物？”

“这……”

“嗯？你不愿意说？来人……”

“我说！”千古艰难唯一死，张信还能怎么办？只能是一五一十地把情况讲明。

原来，卢天佑参加起义也是被逼无奈。想当初三州叛乱，虽然声势浩大，但义军之中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核心领袖，可称一盘散沙。

整好卢家在眉州威望素著，义军就把主意打到了他的头上，强迫他统领义军，做了义军的大元帅。

听到这里，郭业一皱眉，道：“大元帅还能强迫人当？”

“怎么不能？”

张信道：“等到朝廷的大军杀到，别人可以说是被裹挟而来，卢天佑说是被逼无奈，朝廷能信？最终还不是难逃一死？为了活命，他就得好好的当这个大元帅，为义军谋一条出路。”

“有道理。那后来呢？”

“本来卢天佑当这个元帅心不甘情不愿，不过后来，他接待了一个人，就完全改变了主意。”

“这个人是谁？”

“此人乃是齐王的使者，姓阴叫阴弘智。他对卢天佑许诺了，只要能够杀死秦王郭业，就能促使朝廷招安义军。”

听了这话，郭业就信了个八九分。不过，他还是有些疑问，道：“不对吧，你本来就是茂州都督，起事之后即便被招安了，难不成还能给你加官进爵？你这不是白忙活了吗？”

“这事没那么简单。秦王是什么人？身经百战，立下战功无数。生擒颉利可汗，火烧布达拉宫，在高句丽能止小儿夜啼。而义军呢？一群乌合之众而已。”

张信顿了一下，继续道：“这么明显地力量对比，您说，齐王凭什么会认

为，他的借刀杀人之计能够成功？”

“你的意思是……”

“他得制造机会让义军杀死秦王。秦王重兵在握，您想想，又是怎样的机会，能够杀死秦王呢？”

郭业心里一惊，道：“让秦王兵败于义军！”

“对头。所以，义军必然有个绝好的机会，杀死秦王，大败唐军。到了那时候，谁还想着招安呀？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给李家卖命，哪有关起门来当皇帝来得自在？”

郭业道：“我明白了，人算虎虎亦算人。齐王想着借刀杀人，你们同样想着借齐王的刀，把朝廷的大军给灭了！”

“正是如此。剑南道四周关卡重重，诚乃王霸之基也！只要打败了朝廷大军，再派上重兵把守关隘，卢天佑就可以自立为蜀王。我张家也能捞个开国元勋当当。”

“那齐王又是准备如何坑掉朝廷的大军呢？”

“这……”张信摇了摇头，道：“此事只有卢天佑知晓，连我那个族弟都不知道，老夫就更知道了。”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张信苦笑道：“老夫都说了那么多了，再隐瞒这么点秘密，又有何意义？”

“说的也是。”郭业点了点头，道：“既然你这么实诚，我也不亏待你。刚才不是说等价交换吗？现在我就信守诺言，告诉你为何我不怕张伯平向秦王告状。”

“为啥？”

郭业嘿然一笑，道：“因为秦王就是我，我就是秦王！张信，张都督，您说，我会不会放了你呢？”

## 第2079章郭李美名扬，周正成报恩

张信谋反，证据确凿。郭业命人把他押入了石泉县的大牢之中，严加看管。

不过，为了避免打草惊蛇，现在却不能对外公布他的真正罪状。

最终，这件事对外的解释就是，张信为了家中仆人张福的案子，亲至石泉县，对李义府施压。

怎奈这位李县令刚直不阿不畏权贵。竟然当即就把他扣下，并且向秦王千岁弹劾他强买强卖，纵容家人行凶。

秦王千岁英明无比，得知此事之后，马上派出了两拨人马。一拨前往石泉县，一拨前往茂州府城，要查清事情的经过。

张信贪赃枉法的证据，那简直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岂能经得住查？

没过几天，他的亲信党羽包括其子张伯平在内，就被一网打尽。

李义府立了如此大功，被秦王提拔为茂州都督。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从县令到都督的华丽转身。

这个解释一出，无论郭业还是李义府，都在茂州声望大增。

李义府不畏权贵，秦王明察秋毫，都是一等一的好官，清官呀！更关键的是，好官得好报，贪官当恶报，简直太符合广人民群众的美学了！

无论僚汉，尽皆奔走相告，欢庆此事！

然后，茂州商行重新开业，只是没有了专卖之权。一方面城内百姓的生活恢复原状，另一方面对僚人的盘剥骤然减轻了不少，世面愈加繁荣，老百姓就更高兴了。

尤其是僚人，猛然间发现，自己今年的收入可能有几倍的增幅，投靠杨盛造反的心思，顿时烟消云散。

说实话，无论是僚人还是汉人，本质都是向往和平的。能稳稳当当赚钱养活一家老小，谁想冒着生命的危险造反呀？

一时间茂州大治。

郭业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讲，张信干得还真不赖。他虽然拿了不该拿的钱，但是对于本职工作——对于茂州僚人进行“教化”，做的还是很到位的。

这些僚人在他的组织下，捕麝取香，种植生麻、花椒，采集牙硝，建立了一整条的外销型经济产业链。

如果正常买卖的话，得利甚厚，收入甚至比陆地上的汉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要是张信不靠着茂州商行敛财，而是公平买卖的话，他至少能被称为一个能吏，而且是那种能够记入史书的能吏。可惜走错了一步，弄得身族灭。

有了他打下的好底子，不用郭业和李义府费什么力气，就能让山上的僚人过上好日子。

当然了，僚人不会把这份功劳记在张信的身上，只会对郭李二人感恩戴德，甚至有人给他们立了长生牌位。

但是，有一个人对这种情况不大满意。

这一日，郭业正在县衙中闲坐，忽然有人来报，三个僚人求见，其中一人叫做周正成。



郭业当然记得，想当初自己微服私访，那个被张管事打晕，后来跟着自己一起来县衙告状之人，就是叫周正成。

案子审完，他就回去了，现在又来找自己干什么？难不成自己救了一个攀龙附凤之辈？

答了一声请字，在客厅内郭业见到了周正成兄妹，另外还有一个年纪稍老的僚人妇人。

“拜见恩公！”一见郭业，三人就一起跪下来行礼。

“起来吧，不必多礼。呃……请问这位是？”

三人站起身，周正成介绍道：“她是小人的娘亲，多亏了您的那锭金子，我娘才转危为安。”

那妇人道：“我们这一家人的性命，说起来都是恩公所救。今天我们一起来，就是为了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说完了，三人又是一阵磕头。

郭业好容易才把他们劝住，道：“此事这对于郭某人来讲，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当不得诸位如此大礼。”

他不欲再在这个话题上纠缠，道：“除了这个，今天你们来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周正成一伸手，从袖兜中取出了一锭金子，道：“先前承蒙您的一锭金子助我们周家渡过了难关。今天我们是还钱来了。”

“难得你又这份心。”

郭业道：“古人云贫者不受嗟来之食。这锭金子虽然谈不上什么嗟来之食，但总归不是你亲手挣的，想必是花着不那么安心。小伙子你有古君子之风呀！好，那我就收下了。”

这还没完，周正成又打开随身的包袱，道：“这是一匹蓝夹缬，乃是小人亲手所制。虽然不值什么钱。但是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还请恩公不要嫌弃。”

所谓蓝夹缬，就是指经过特殊的工艺，给普通的布料染上蓝色的花纹。说的简单，不过在大唐年间就非常珍贵了。此乃茂州的特产，一般只是作为贡品出现，民间非常稀少。

郭业一愣，连连摆手道：“好家伙，蓝夹缬一匹在长安城都能卖十贯钱了，还是有价无市。此物太过贵重，我可不能收。”

周正成道：“十贯钱那是在长安，在咱们石泉县却不值那么多，也就是三贯钱左右。”

“那也很不少了。你一个普通的山民，三贯钱得攒多久？我又不缺钱，何必占你这个便宜？”

周正成微微摇头，道：“您这可小瞧我了，其实，三贯钱对于我来讲，还真不叫什么大钱。”

空空儿今日当值，此时正好站在郭业的身后，闻听此言，不由得扑哧一乐。

“您笑什么？”周正成问道。

空空儿道：“我笑的是你胡吹大气，打肿脸充胖子。三贯钱还不是小数目？你要是真那么有钱，怎么会弄得老娘有病没钱买药？”

周正成道：“我这话可不是吹牛。您想想，这才两个来月，我就把恩公的

金子给还上了。这是一般的山民能做到的？我要是没点发财的手段，能行吗？”

“那你发财的手段是……”

“就是制作蓝夹缬的技术。我买一匹白布不过是一贯钱。这匹布被我制成了蓝夹缬之后却能卖三贯钱，您说这是多大的利？”

“有这么厚的利？那你之前……”

“之前是因为茂州商行把蓝夹缬的价格定成了一贯两百文。”

“一匹布赚两百文？”

“当然不是。除去染料的费用，我一匹布只能赚二十文钱。终日劳作，却只得将将温饱。老娘一病，我就束手无策了。现在此物可以自由买卖，我可以借此发财。”

郭业笑道：“没看出来，想当初我还是救了一个潜在的富豪。既然如此，那我就收下了。唉，要说这玩意儿也真难得。即便我以秦……那个，总而言之，谢谢了。”

“恩公不必客气，除了这匹蓝夹缬之外。另外，我还有一份大礼献上！”

“还有？”

“不错！”

说着话，周正成珍而重之地从袖兜内拿出一个布包，把布包打开，里面却是几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

“恩公请看！”

“这是什么？”

周正成说道：“蓝夹缬之所以如此稀少，就是因为只有我周家嫡系子孙才懂得制作。在下愿意把此项技术，献给恩公！”

## 第2080章夹缬工坊，以工代赈

郭业大吃一惊，道：“使不得，这可使不得！这是你们周氏赖以生存的技术，我可不能要。”

周正成苦笑道：“这个技术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说他重要吧，我们周氏都是靠这个吃饭。说不重要吧，在您来之前，我们家族过得也未必比别人好。”

“但是现在独占此项技术，你们周氏就能发大财了。”

“但是这一切都是拜您所赐！”周正成颇为诚恳地说道：“世人都说我们僚人能过上好日子，乃是秦王和李县令的功劳，只有我们周氏知道，在这里面，您的功劳才是最大的。”

郭业还真不好接话了，只得道：“所以你就想把这项技术交付我？这也不挨着呀。”

“怎么不挨着？恩公，您还记不记得，想当初在去县衙的路上，您和我打赌，若是县令能够秉公执法，我就要对周围的人宣扬朝廷大部分的官员是清廉的，僚人如果受了委屈尽可以去报官。”

“呃……倒是有那么回事，这不是路上无聊吗？我就是随口一说。”

“您随口一说，我可是认真办了。事实上，我不仅仅照您说的做了，还把当日之事，对家族的族老原原本本的讲明了。大家听完了，都为您鸣不平呀！”

郭业有如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道：“我受什么委屈了？用得着你们为我鸣不平？”

周正成赞叹道：“恩公真是高风亮节，施恩不望报，行善不欲人知。只是，我劝您一句，有时候太高尚了也不太好。”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您想，在搬倒张信这件事里面。有三个人出力最大，一个是您，还有两个人是李县令和秦王。现在事情解决，李县令升官了。秦王虽然是升无可升，但他获得了好名声，还有不少人给他立了长生牌位。”

郭业不解地问道：“那又如何？”

“还如何？！您呢？您自己呢？在这件事里面，您又得到什么好处了？同样是为我们僚人办事的，您就不感到委屈吗？不觉得老百姓忘恩负义吗？”

“我……我当然不这么觉得。”郭业当然不能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只得道：“我但求无愧于心而已，当日帮你可不是为了取得什么好处。”

“迂腐！”

“啊？”

周正成缓和了一下语气，道：“我不是有意要贬低您，实在是您这种想法要不得。您没听说过‘子贡赎人’这个典故吗？”

“呃……听倒是听说过。不过我觉得这事，和‘子贡赎人’的典故还不大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不都是做了好事不求回报吗？恩公，我们周家都商量好了，不能让您白费那么大的力气，这项技术就是我们给您的好处！”

“这个好处，还真是……”郭业一阵苦笑，道：“太大了，我不能……”

话说到这，郭业忽然一阵心中一动，改口道：“这份礼物真是太好了，我

非常喜欢。只是……”

“怎样？”

“你们的技术我不能白要。这样吧，咱们合伙建立一家商号，以后……”

周正成的脸色刷地就变了，道：“不……不行……不能建商号！”

“怎么？你信不过我？觉得不能和我一起合伙做生意？”

“当然不是。”

“那就是族中长老不信任我？”

“也不是。”

“那是……”

周正成叹了一口气，道：“您别猜了，我说实话，刚才我撒谎了。其实，蓝夹缬的利润虽大，但是工序繁杂，做起来也没那么容易。小人之所以能这么快还钱，大部分都是族里凑的。”

郭业会意道：“我明白了，你是怕我不肯收你的礼物，才故意撒谎说赚钱容易。”

“是的。不过，虽然蓝夹缬赚钱的速度没我说的那么夸张，但也算得上是非常丰厚。我之所以拒绝您建立商行，不是不信任您，实在是我们周家凑不出那么钱来。”

“没关系。不用你们出钱。”郭业道：“我自己出钱五十万贯，官府出钱四十万贯，建立一个商行。至于你们周家，只要出这个制作蓝夹缬的技术就可以了。我给你们一成股份。”

周正成心里一惊，道：“那不是相当于白给我们周家十万贯？这……这也太多了。我周家全族才一百多人，把我们卖了也值这么多。”

“这点钱还真不多。”郭业道：“咱们这个商行，以后不会只局限在茂州，而且要往眉州、雅州等地发展。要建几十座，乃至上百座工坊，全力生产蓝夹缬，十万贯而已，很快就会赚回来了。”

周正成想了一下，道：“您建这么多工坊，人多口杂的，蓝夹缬的技术恐怕保密不了多久。”

“保密？不需要保密。”郭业摇了摇头，道：“工坊一开，无论是采购原料，还是卖出货物。都比单门独户强得多。即便有人窃取了技术，又如何竞争得过工坊？”

“可那利润……”

郭业淡然一笑，道：“产量大了，利润自然会降低。不过制作蓝夹缬的染料却是蜀地独有。相对于全国来说，还是供应不足。低也低不到哪去，咱们薄利多销。”

还有句话郭业没说出来，那就是其实他并不在乎这些工坊的利润。

郭业之所以要了周正成的技术，不是被他那番话说服了，而是为了僚人。

要想把僚人顺利的改土归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僚人富裕起来。简单地说，就是把他们从光脚的，换成穿鞋的。

衣食足而知礼仪，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两句话一正一反，揭示了一个真理——是不是良民，主要还得看经济基础。

茂州的僚人经过张信的整治，都有了生财之道。以后改土归流，想必没什么难度。

那其他州府呢？

特别是参与叛乱的雅、邛、眉三州，生产破坏极大，平定叛乱之后，三州百姓又何以为生？

现在，有了制作蓝夹缬的技术就好办了。建立工坊，以工代赈。想必能吸收不少生活无着的百姓。

尤其是僚人，蓝夹缬需要的染料主要就是山上的蓝草。他们种植采集蓝草就可以致富。

等他们习惯了这种生活，即便有心人鼓动他们谋反，也就没那么容易了。以后改土归流，想必也会事半功倍。

所以说，郭业开这些工坊的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即便是亏本了也不算什么。

至于周氏呢？也不算吃亏。

虽然他们把这个独门技术公布了出去，但因为有工坊的股份，在工坊里面谋一些职司也是没问题的。周氏总共才一百多人，除去老幼，几十人安排起来毫无压力。

在工坊里面管事，怎么也比辛苦做蓝夹缬的来得轻松吧？这可以算得上是双赢。

周正成虽然没想郭业那么多，但他只是担心恩人吃亏而已。见郭业信心满满，也就不再相劝，点头允了。

事不宜迟，蓝夹缬工坊的准备工作马上开始，郭业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李义府。

身为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奸臣，用来做这种小事简直是牛刀杀鸡了。不到一个月，第一家蓝夹缬工坊正式开业了。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有了大批的供货，蓝夹缬的价格不降反升。道理很简单，这玩意儿以前产量太小，即便是几倍的利润，也赚不到什么钱。商人们买也可不买也可，没有人会专门贩卖此物。

但产量一多，就使靠着贩卖蓝夹缬致富成为了可能，于是乎商人们竞相购买，反而暂时推高了价格。

工坊的利润极为丰厚，周家得到了第一笔分红，心中欢喜感念恩公自不待言。

工坊里面的伙计，也获得了高额的工资。

一时间，去官办的工坊里面做工，成了人人羡慕的好工作。李大县令，啊，不，应该叫李大都督了，除了清官的名号之外，还多了一个点头成金的名声。

他不失时机的宣布，以后不仅要建蓝夹缬的工坊，还要建红夹缬、黄夹缬、绿夹缬的工坊。

虽然只是画饼，但是百姓眼见着这日子越来越好，也足以充饥了。

府库丰足，百姓安居乐业，短短几个月内，茂州仿佛变成了世外桃源，与相邻的叛乱三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原来是茂州的僚人往三州跑，投靠杨盛。现在情况反过来了，是三州的僚人乃至汉人往茂州跑，其中甚至有义军的逃兵。

无论是义军的元帅卢天佑还是僚人的统领杨盛，都看出了此事蕴含的危机。

不过，现在他们却顾不得管此事了，因为还有更加燃眉之急的事等着他们去解决。

这件事就是九月初九的重阳会盟。

## 第2081章一场赌博引发的风波

为了避免泄密，郭业此次参加重阳会盟，还是没有动用官府的兵马。他从漕帮要了一千精锐，带着秦英、空空儿、精精儿直奔眉州去也。

需要说明的是，雷书瑶也跟着来了。不过，她此次既没有女扮男装，也没有更名换姓。直接打的旗号，就是了竹王庙祭祀僚人圣女雷书瑶。

另外，她还从茂州的僚人之中征召了一百名勇毅健壮之辈作为随从。

所以，从名义上来讲，这是两拨人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只是恰巧走到了一起而已。

郭业带的人是多了一点，不过他身怀张云开具的文书，一路之上也还算顺利。

至于雷书瑶，那就更别提了。她虽然没有张信开具的文书，但是僚人圣女的名号就是最好的通行证。

别忘了，这可是在义军的地盘上。有机会能给杨盛添堵，卢天佑岂能放过？

一路无话，众人顺顺利利的到了眉州的南安县。

南安县城本身并不大，一下子涌进了这么多人，肯定是住不开的。所以，实际上各路兵马还是被安排在县城外扎营。只有首领一级的人物，才被允许住进城内。

比如郭业，仅被允许带二十人进城。至于雷书瑶则比较优待，可以带五十人。

尽管有了种种限制，进入城中的豪客也很不少了。现在才九月初四，离会盟之日还有好几天呢。众人百无聊赖，兜里又有钱，南安县内的服务业开始畸形繁荣起来。

青楼楚馆，赌坊酒肆，都十分的兴旺。

郭业等人的身份有鬼，却是不敢胡闹，在郭业的严令下闭门不出，倒也显得规矩森严，令人不敢小觑。

只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尽管一再小心，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咣咣咣～

郭业所居的小院外，传来了一阵砸门声。秦英推开门一看，这位还真认识，乃是懒龙山的大寨主李元魁。

“李大寨主，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秦英问道。

“嗨，什么香风呀？臭风！啊，不，是赌风！算了，和你说不清楚，我大哥在不在？”

“大哥？谁是你大哥？”

“这还用问吗？当然是玉面小白龙郭小宝，郭大哥！”

“你是问我家人主人？当然在。您稍等，我给您通禀一声。”

“多谢，多谢！”

……

……

客厅之内。

“大哥，您可得给我做主呀！”李元魁一见郭业，就跪倒在地，抱着他的

大腿哇哇痛哭！

郭业赶紧把他扶了起来，道：“李寨主快快请起，不必行此大礼。呃……你刚才叫我大哥，这究竟是从哪论的？”

“您忘了？想当初在懒龙山下，我和钱霸兄弟都认了您当大哥！”

郭业迟疑道：“不对吧……想当初你们是想认我为主，我可没答应，更没提什么拜大哥的事儿。”

“话可不能那么说。”李元魁晃了晃大黑脑袋，道：“想当初您虽然没答应，但也没拒绝呀。只是帮我们出了一个主意，在重阳会盟上，再找个明主投靠。”

“呃……你这个说法倒也不算错。”

“那不就结了？不用等到九月初九，我们哥俩已经决定了，就是认您为主。以后您就是我们俩的大哥。您让我们往东，我们绝对不敢往西。您让我们打狗，我们绝对不敢撵鸡！”

郭业一皱眉，道：“这又是何苦呢？你们哥俩就不再考虑考虑？”

“考虑什么呀？您才到了石泉县几个月呀，您就把整个茂州变成了自己的地盘。有这份功绩在，足以证明您的能力了。”

“就因为这个？”

李元魁道：“不光光是这个，更关键的是，您还把茂州整治的百姓富足，府库丰盈，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您这样的人不算明主，那什么样的人算是明主？”

“茂州大治，其实都是我那贤弟李义府之功。”

李元魁坚定地说道：“李义府的功劳那就是您的功劳。刘邦本事不大，却能驱使韩信、萧何和张亮，遂有了汉家天下。那大汉的江山，能说不是汉高祖打下来的吗？”

李元魁对答如流，郭业却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纠缠，他转移话题道：“你刚才说要我为你做主，又是什么意思？”

“其实是这么回事，我们哥俩一心想早日见到大哥，拜在您的麾下。所以，就来得早了些。”

“然后呢？”

“当时您还没来，我和钱兄弟没什么事做，就去玩了几把。”

“博戏？”

“对，就是博戏。前几天我们哥俩的运气还不错，不过今天上午就不行了，和我们对赌的是一个小姐。听说是僚人大统领扬盛的妹妹，叫做杨青青。”

郭业微微一叹，道：“你们哥俩输钱了？”

“不仅仅是输钱那么简单。您也知道，钱霸兄弟最好面子，怎么能容忍输给一个小女子？钱输光了之后，他发了狠，就要和人家赌命。”

“结果也输了？”

“对。现在钱霸兄弟就被扣押在宝利来赌坊。人家杨青青说了，要么钱兄弟把命留下，那么拿一百万贯钱来。就等三天，过了时辰，就要把钱兄弟开膛破肚，零散着卖了。”

“所以你就求到了我的头上？”

李元魁陪笑道：“大哥您想，杨青青明知道我们哥俩是您的兄弟，还这么



不给面子。这说明是看不起我们，实际上却是打得是您的脸呀，这如何能忍？还请大哥为我们做主。”

“嘿嘿嘿……”郭业一阵冷笑，道：“李元奎！”

“小弟在！”

“你小子真够不老实的。我说怎么你这么着急跑来认大哥呢？还说什么我堪比汉高祖！却原来是遇到过不去的槛了，不得不求到我的头上。我来问你，你是不是已经求过卢天佑了？”

“那个……”

“讲！”

“刚开始小弟不想麻烦大哥，是去求卢天佑了。不过那孙子太吝啬了，别说一百万贯，十万贯都不肯出，让我自己想办法。呸！我要是有办法，还用得着去求他？”

郭业道：“好呀！你去求卢天佑人家不管，没办法了，你才求到我的头上！这就是你认大哥的诚意？”

“我……”李元魁噗通一声跪倒在地。

他说道：“好吧，我说实话，钱兄弟被扣，小弟的确是向卢大帅求援。不过那不是因为看不起您，而是觉得杨大帅起兵那么久，应该比您富裕。另外……”

“什么？”

“杨盛想做盟主，总得做个样子。我们兄弟受了僚人的欺负，他不担当起来，还有什么脸面竞选盟主？至于您，咱们又没啥交情，骤然求到您的头上，恐怕您老不会轻易答应。”

郭业微微一笑，道：“但你千算万算，还是没料到人家卢天佑真的拒绝了？”

“呃……是的。”

“你呀，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郭业道：“事实上，从扬盛的角度上来讲，他本来就该拒绝。”

“为什么？”

郭业道：“他若是想要帮你，无非是两条路，要么拿出一百万贯钱，要么与杨盛谈判。不是我看不起他，到了现在，别说一百万贯了，五十万贯钱他都不一定拿的出来。”

“不会吧，卢大帅现在可是占有三州之地……”

“那又如何？这三州本身都是穷州，又经过义军一番破坏，能坚持到现在就不错了。哪能有多少结余？更何况，义军之中派系林立，卢天佑不能一言九鼎。他能临时动用的钱财就更有限了。”

“他跟杨盛去交涉呢？”

“那就更不靠谱了。本来二人就在争夺盟主一职，现在交涉就得服软，威望还是要损失不少。”

李元魁心中一动，道：“这么说来，卢大帅不管帮不帮我，都会吃亏了？”

郭业道：“正是。他不帮你，吃的亏还小一些。卢天佑是两权相害取其轻。我怀疑，宝利来赌坊的事，不是巧合，而是杨盛有意为之。”

李元魁苦着脸道：“卢天佑是帮不上我的忙了，那您……”

“我？恐怕你来求助于我，也是在卢天佑，或者说他的军师张云的预料之中。甚至……”

话说到这里，郭业眼中精光一闪，道：“你说实话，是不是张云叫你来求我的。”

“我……好吧，我承认，这是张云的主意。”

“那就没错了。我若是帮你解决了此事，卢天佑也不能说没有功劳。到时候我就是冲锋陷阵的韩信，卢天佑就成了善于将将的刘邦了，与他的声名丝毫无损。”

“那您要是失败了呢？”

“那也没关系，一方面，反正结果已经不能再坏了，让你找我不过是死马当活马医。另一方面，我或者与杨盛交恶，或者与你交恶，这都是卢天佑喜闻乐见的。”

李元魁挠了挠脑袋，道：“你们这些人肚子里的弯弯绕太多了，我这才明白，刚才跟您耍心眼，实在是鲁班门前掉大斧，关公面前耍大刀，太自不量力了。”

“你明白就好。”

“那照您这么分析，您无论去不去，都算是落到了张云的圈套之中。您……”

说到这里，他面色黯然，道：“您也不会帮钱兄弟吧？唉，我们兄弟自不量力卷入这种风波之中，造此横祸，也算是咎由自取。”

郭业却摇了摇头，道：“这你可想错了，李贤弟！”

一声“贤弟”叫得李元魁精神一振，他抱拳拱手道：“小弟在！”

“头前带路，这档子闲事，我管了！”

## 第2082章杨青青

张云指使李元魁前来求救当然没安着什么好心，不过，郭业却是有着自己的考量。

自己要想达到目的，光参加一个重阳会盟显然是不够的。

参加这场会盟的人多了，到时候人家把自己当外围，啃骨头让自己去，等吃肉了却丢到一边。这次冒着巨大的危险进入眉州又有何意义？

光打入敌人内部还不成，还要成为敌人的核心，能够参与重大决策。

而要想迅速地进入叛军的核心，提高声望就是最简单的办法。那怎么增加声望呢？把钱霸救出来。

说实话，一百万贯钱，真算是一笔巨款了。三天内拿出这么多钱来，无论杨盛还是卢天佑都办不到，更别提小小的李元魁了。

很显然，杨青青根本就没打算让李元魁还钱，她喊一个天价的目的是，就是将卢天佑一军。

这个目的除了李元魁当局者迷以外，其他人想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不知多少人正在暗中盯着双方的一举一动，判断双方实力的强弱。

郭业如果能把这个问题顺利解决，那就说明，他有资格与杨卢二人分庭抗礼。与此同时，他在这场会盟之中占据有利的位置，也就理所应当了。

至于被人当成韩信……韩信怎么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就是不如刘邦而已，参与汉国机密总是没问题吧？

李元魁当然不知道郭业肚子里的弯弯绕。

他深受感动，磕了一个响头道：“郭大哥您真是义薄云天。明知自己要吃亏，还要救钱兄弟。没啥说的，从今往后，我姓李的这一百多斤就交给您了，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郭业颇为意味深长地一笑，道：“希望你能记住自己这句话。头前带路！”

“是！”

一行人浩浩荡荡的直奔宝利来赌坊而来。李元魁一边走着，一边对郭业讲明了这个赌坊的来历。

原来，宝利来赌坊就是杨盛的产业。

僚人在此城势力颇大，想当初义军攻打此城，城内的僚人做了内应。胜利之后，双方就共管此城。

重阳会盟在此召开，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南安县城不大，李元魁刚交代完，众人已经到了宝利来赌坊。其时，天将傍晚，赌坊之中正是热闹的时候，吆五喝六之声不绝于耳。

不过，李元魁一进来，全场顿时鸦雀无声。

有一个赌坊的伙计迎上前来，满脸堆笑道：“李大爷这是把银子凑好了？厉害，实在是厉害！要说咱们这个南安县城里边能一下子凑出一百万贯钱的，实在是非您老人家莫属！”

“你就拉倒吧！”李元魁道：“少给老子来这一套，我和你没啥说的，让杨青青过来见我！”

“那您稍待，我们家郡主马上就到。”

功夫不大，一个俏丽的僚人少女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她一出场，顿时就吸引了全场男人的目光，有不少男子甚至不争气地暗暗咽了几个唾沫。

不怪他们定力不足，实在是此女太迷人了。她不光长得不错，而且皮肤白皙，嫩滑无比，似乎吹弹可破。

配上满身的珠玉饰品，不但丝毫不让人感觉庸俗，反而更象是一个漂亮的银娃娃，分外让人感到怜惜。

唯一可惜的是，由于年纪尚小，她的胸前之物似乎不够雄伟。不过，这也不算什么缺点。在某些特殊爱好的人眼中，此女更能称得上是人间极品。

僚人少女轻启朱唇，道：“李元奎，你这是做好打算了？是要你兄弟的命，还是给我一百万贯钱？”

李元魁把脖子一梗，道：“当然是要我兄弟的命了！”

“那你的钱呢？”

“钱我是没有！不过……”

“怎样？”

李元魁往旁边一闪，指着郭业道：“这是我大哥，玉面小白龙郭小宝。今天这事，由我大哥做主。”

“哎哟哟，李元奎，你都多大岁数了，怎么认这么年纪小的一个人当大哥？你到底知不知羞呀？羞羞脸！羞羞脸！”说着话，那僚人少女伸出玉手往自己的脸上一刮，显着无比的俏皮可爱。

李元魁满不在乎地一晃大黑脑袋，道：“这有什么？孔圣人还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呢，认老师都行，认个大哥那就更不成问题了。你个女娃娃真是少见多怪！”

“歪理！认老师那是向人学知识，你认大哥又算怎么回事？”

“我……”

“算了！”那僚人少女摆了摆手，打算了李元魁的话。她说道：“不必解释。你自甘堕落，谁也管不着，我也不和你吵，总而言之，有人给钱就成。本郡主见钱放人，童叟无欺。”

说着话，她上前一步，仔细打量了郭业几眼，道：“你就是那个冤大头？长得还挺好看的，可惜是个银样镗枪头，中看不中用。被人一句‘大哥’，就哄得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郭业忍不住调笑道：“什么叫中看不中用？小娘子，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中不中用，你不试试怎么知道？”

哈哈～～

全场哄堂大笑！

有人高声道：“对，不试试怎么能知道？小娘子不可血口喷人？”

还有人道：“试他不如试我，包小娘子满意！”

……

这个僚人少女自然是杨青青了，她打理这个宝利来赌坊已久，荤话听得太多了。众人暗含的意思，岂能听不出来？

杨青青直气得满面寒霜，把手一伸，道：“废话少说，拿钱吧！”

郭业从怀里一伸手，拿出一叠钱票来，道：“长乐坊大钱庄的钱票，不知能不能作数？”

“钱票也不是不行，就是不知是真是假。”

郭业道：“每张一万贯，这里总共就是一百万贯。小娘子可随意取一张，当面验看。”

“好！”

杨青青随手从中间抽了一张，看了两眼，露出了惊讶之色：“竟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郭业傲然道：“我姓郭的别的没有，就是有钱！”

杨青青眼珠一转，道：“好，你把剩下的钱票都给我，就可以领钱霸走了。”

说着话，她伸手就冲着郭业手中的钱票抓去。

“慢！”

“怎么？你舍不得？”

郭业道：“那当然不是。不过，钱票可不能就这么给你了，我要先看到人。”

“这有何难？来人，把那个矧子给我带过来。”

“喏！”

功夫不大，钱霸就被带了过来，郭业仔细一看，他虽然被捆了个结结实实，但是精神还好，不像是受了什么酷刑的样子，顿时放下心来。

杨青青道：“怎么样？咱们一手交钱，一手交人？”

郭业当然不会做这个赔本买卖，十个钱霸捆一块，那也不值一百万贯钱。他要是真用一百万贯钱解决钱霸的麻烦，那就不是战无不胜的韩信，而是愚不可及的冤大头了。

他微微一笑，道：“慢！我这一百万贯钱，可不是用来赎人的？”

佳人眉头微蹙，道：“你是拿本郡主逗乐子？”

“更不是。小娘子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

“你讲！”

郭业道：“善财难舍，就这么把一百万贯钱交给您，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我是想……咱们有赌不为输，有这一百万贯本钱在手，我想和小娘子再赌一次。”

“再赌一次？”

“不错，我若赢了，就请小娘子无条件地放了钱霸。”

“那你要是输了呢？”

“这一百万贯钱我双手奉上，不仅如此，钱霸我也不要了。”

杨青青眼前一亮，道：“好，我开的是赌坊，怎么能把上门的生意往外赶？就是不知道您想和我赌什么？”

## 第2083章男人统一战线

郭业虽然是穿越者，但要论起赌博来可没什么优势。他当然不是要和杨青青比赌场的玩意儿。

事实上，到底要赌什么，在临来之前，他早有预案。

郭业微微一笑，道：“小娘子，我赌你……”

杨青青一愣，道：“赌我？赌我什么？”

“赌你虽然长得不错，但是养尊处优，身体灵活性不足。要说银样镗枪头，中看不中用，恐怕用在你的身上十分合适。”

杨青青一愣，随即大怒道：“胡说八道！我可是习武不辍，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就算在大军之中，也能称得上是难得的好手。怎么可能灵活性不足？”

郭业把嘴一撇，道：“吹！吹牛吧！反正吹牛不上税！”

“你不信？要不我打一趟拳给你看？”

“打拳算什么？你真想证明的话，咱们就打赌，我赌你绝对舔不到自己的手肘！”

“你说什么？”

郭业又重复了一遍，道：“咱们的赌约就是，你自己的舌头，绝对舔不到自己的手肘。不知小娘子敢不敢赌？”

杨青青还没说话呢，有个赌客去哈哈笑道：“佩服！佩服！郭小宝你为了美人一掷百万贯，实在是令人佩服之至。就是周幽王宠褒姒，殷纣王宠妲己，也不过……”

忽然意识到自己比的都不是什么好鸟，他赶紧改口道：“总而言之，兄弟我对您是佩服之至！”

有人问道：“这位大哥，您说什么？我咋听不明白呢？”

“嗨！这有什么听不明白的，用舌头舔手肘有什么难度？郭小宝这次算是输定啦！”

“不会吧，明知要输他还赌，那不是傻的吗？钱霸不救了？那一百万贯钱也不要了？”

“傻什么？你想想，那可是杨青青！她轻启朱唇，抬起皓腕，拱起玉肘，伸出香舌，这么一舔！这幅情景该有多么销魂，多么迷人！你就不想看？”

“想看是想看，可是钱霸……”

“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谁动我的衣服，我砍他的手足！”

“好吧，就算钱霸不放在那姓郭的身上。那一百万贯钱他总不能不上心吧？”

“一百万贯钱算什么？那周幽王为了美人，可是连天下都抛了！”

“您说这个郭小宝是昏君一般的人物？”

“瞎说什么？瞎说什么？那叫情圣！情圣！情圣的境界你不懂！”

……

尽管大家伙心里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不过，看热闹的不嫌事大。谁输谁赢，跟大家有一文钱关系吗？关键是能不能看美人当众舔手肘！

杨青青可是在场所有人的梦中情人，有机会看她这么充满性暗示的動作，如此大好的机会岂能错过？

“杨小娘子，答应他！不就是舔手肘吗？又不会少一块肉！”

“别上那个郭小子的当！我怀疑他是被李元魁说得碍不过情面，又善财难舍，才故意给你出这个难题！你不答应，才是正中了他的下怀！”

“杨小娘子，今日一场豪赌，您的名声想必会与古之奇女子比肩。天赐良机可不能错过！”

“就是，就是，名声和钱财两得，杨小娘子可不要自误！”

.....

.....

杨青青当然觉得郭业的要求有些猫腻，不过，她可不认为自己做不到。

舌头到手肘能有多少距离？稍微一比划，就知道毫无难度，怎么可能做不到呢？

她心中暗忖道，这个姓郭的要打这个必输的赌约，到底是为了什么？

是想向我哥哥投诚？是看中了我的美色？还是.....以为我害羞，吃定了我不敢答应这个赌约？

虽然这场赌约我是赢定了，但是这一百万贯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钱到了一定的数字，那代表的真正意义，已经不仅仅是钱了。

能轻易拿出一百万贯钱来的人，岂是等闲？

虽说我哥哥手握大军，但这世上他惹不起的人太多了。说不定这个郭小宝就是其中之一。我拿了钱，最终他如果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要求可咋办？

她心中千回百转，围观的客人们可不等人。人们纷纷起哄，最终千言万语汇成了一句话。

“答应他！”

“答应他！”

“答应他！”

呐喊声声此起彼伏，知道的是要求开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要要求答应求婚呢。

杨青青最终一咬牙，一狠心，道：“好！赌就赌！不过，你可得说话算话，我赢了，真把这一百贯钱给我，别无其他的条件？”

“那是自然。”

“你可敢和我立书为证？”

“有何不敢？”

“好！来人，取笔墨纸砚来。”

赌场之中，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功夫不大，文契就已经写好了。一式两份，二人都按上了手印。这下子这个赌约可就板上钉钉了。

郭业道：“小娘子，请吧.....”

“哼，来就来，谁怕谁？我们僚人家的女子可没你们汉人那么多讲究，露个胳膊有啥大不了的？”

说着话，她已经把外衫除去，露出了洁白的双臂。在两个金镯子的衬托下，那对胳膊更显得晶莹如玉，美不胜收。

饶是以郭业的阅女无数，见到这双美臂，也不由得阵阵失神。美！简直太美了！真的很想让人去舔一口。

至于其他人，那就更不堪了。

吧唧，吧唧~~~

吞咽口水的声音不绝于耳。

杨青青小脸微红，狠狠地瞪了郭业一眼，道：“哼，你可看仔细了。一百万贯买我脱衣服，不仔细看可是亏大了。”

郭业道：“小娘子请，这一百万贯还指不定是谁的呢！”

“哼！不见棺材不掉泪！”

杨青青把胳膊一弯，伸出丁香小舌，就往自己的胳膊肘舔去。

不过，可惜了。不管她如何努力，离胳膊肘总是差那么一点。似乎再努力就可以舔到，但是这一点点距离，却成了咫尺天涯。

如果说美人舔手肘充满诱惑，那么美人舔手肘舔不到，小香舌摇来摆去，那就更诱惑了。

不少齷齪男人的脑瓜中，都出现了一些限制级的镜头。

唯恐佳人放弃，人们纷纷给她鼓励。

“用力，用力，马上就好了。”

“再加把劲就好了，对，就这样，再加把劲！”

“是不是衣服太对影响了小娘子的发挥？要不你再脱一件，留下个肚兜就行了！”

“嗯，有道理！杨小娘子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

杨青青岂能不明白他们的齷齪心思？现在是又急又气，眼圈都有些泛红。

最后，她也不再做这些无用功了，抬起头来，把外衫重新穿好，不服气地说道：“好吧，我输了。不过，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我舔不到自己手肘？你在我身边安插了奸细？”

郭业微微摇头，道：“当然没有。我之所以敢打这个赌，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办到此事。小娘子你也不例外。”

“这.....这怎么可能？你凭什么这么有信心？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郭业微微一笑，道：“为了钱霸兄弟，难道我连万一的风险都不敢冒？”

“说得好！郭小宝真讲义气！”

“钱霸有这么个好大哥，真算是攀上高枝了！”

“杨小娘子人虽美，脑瓜却是转的慢了一点。这下子不仅白脱了衣服，还得把钱霸放了。难道说女子的胸部果真与智慧有关？”

人们议论纷纷，也不知他们是真的心中如此所想，还是卢天佑派来煽风点火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最后这句话真是太伤人了，直把杨青青气的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她没办法找那些说风凉话之人的麻烦，却迁怒到了郭业的身上。

杨青青点了点头，道：“好，小白龙你果然心思机敏，小女子佩服，这局我输的不冤。按说，愿赌服输，我现在就应该把钱霸放了。不过.....”

“怎样？难道你想反悔？别忘了咱们可有文书为证！这种情况下你说了不算，恐怕令兄都丢不起那个人。”

“我当然不是要反悔。只是，小女子也想翻本，所以我要和您再赌一次。”



“再赌？”郭业连连摇头，道：“我可不赌了！钱霸已经救回来了，我又不缺钱，郭某并不觉得，咱们还有什么再赌的必要。”

“那可不一定。我这个赌注，可是您十分想要的。”

“你赌什么？”

“我赌我自己！”佳人轻咬朱唇，道：“只要你赢了，奴家就是你的人了，为妾为婢，自您所愿。郭将军，难道您就不动心？”

## 第2084章表功

只要打赌赢了，就能把如此佳人带回家去恣意爱怜？这等诱惑，谁能抵挡？

尽管自己觉得获胜的希望不大，尽管有家中的约法三章，尽管知道以此女的身份麻烦很大，但是郭业心中还是一阵天人交战。

正在这时，李元魁忍不住发话了。

如果说经过懒龙山一会，他对郭业的忠诚是六十分的话，那郭业答应他救钱霸的时候，已经涨到了八十分。至于现在……一百分！

不光是因为郭业略施小计，就把钱霸给救了。更主要的是，人家真能拿出钱来！

一百万贯，眼睛眨都不眨就拿了出来，这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事吗？

好吧，杨盛和卢天佑努力，一百万贯钱也不是凑不出来。但是，他们舍得拿这笔钱赌钱霸的命？

那怎么可能？

自家人知道自家事，不值！根本就不值呀！把钱霸和李元魁，以及懒龙山这四五百口人加一块给卖了，也不值一百万贯钱。

唯一的解释，就是郭小宝真对自己好。自己哥俩这对草包被人当成了金镶玉！

人以国土待我，我必以国土报之！

想到这里，他说道：“小娘子，你是真想嫁给我大哥，还是心里不服想要翻本？”

“当然是想要翻本了。”

“那我劝你不要赌，免得误人误己。”李元魁正色道：“我大哥那是什么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上知五百年，下知五百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您跟他赌必输无疑。”

“哦？是吗？”杨青青小嘴一撇，道：“既然你认为郭小宝必胜，你为何要劝我不赌？这说不通呀。”

李元魁傲然道：“怎么说不通？我大哥是何等人物，一般的女子怎能配得上他？你虽然长得还行，但是心思不纯，恐怕不是我大哥的良配，我当然要阻止。”

“你……胡说八道！我还配不上他？”杨青青此时此刻真是气的肝儿颤，道：“除开你刚才为他的吹嘘之言，除了刚才他耍了点小聪明，他又有什么丰功伟绩了？”

李元魁胸脯一拔，道：“现在城外边就有大哥手下的一千精锐。谁不服我大哥，尽管去看看。无论杨盛还是卢天佑，谁能拉出这么多悍卒？”

杨青青不服气地说道：“他那一千人再厉害，也敌不过我大哥的几万大军吧？有什么了不起的。”

“这您可就完全错了。”李元魁道：“我大哥不是拉不起多少人，而是时机未到，不愿意起事罢了。只要一起事，数万大军唾手可得！”

“哼，吹牛！”

“这可不是吹牛。小娘子您还不知道吧，茂州已经成了我大哥的囊中之物。现在杨盛和卢天佑平分三州之地，论起实力来，未必比我大哥强不了多

少？”

杨青青一愣，道：“茂州怎么能算你大哥的地盘？此地原来被张信控制的死死的，我们僚人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后来听说他事败，此地换了新的都督，那人叫做李义府。”

“嘿嘿，你以为李义府治政如何？”

“听说倒是不错。他自从上任以来，颇有手段，把茂州整治地好生兴旺。我听哥哥说，如果有朝一日生擒此人，他愿意投降的话，可以让他当我们僚人的宰相。但李义府跟郭小宝有什么关系？”

“小娘子你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李元魁得意地说道：“李义府就是我大哥的结义兄弟。驱走张信，茂州大治，明面上是李义府之功，实际上却全是我大哥筹划。”

李元魁对茂州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大略，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为郭业吹嘘。只是他自己都没想到，自己所吹嘘的，虽不中亦相差不远。

杨青青听了这话，不由得对郭业刮目相看。人嘛，对于打败了自己的人，总愿意高看一眼。若是敌人不够强大，那自己又算是什么？

她对郭业道：“郭公子，您兄弟说的话都是真的？”

“呃……倒也没什么夸张之处。”

“那我倒是小瞧您了。不过……”

“怎样？”

“既然你如此英雄，那我和您打赌，无论输赢都不能算是吃亏了。所以……这个赌约还请您务必答应。”

“这……”

“还跟上次一样，赌什么由您决定，你看如何？”

表面上看，这个条件是非常优厚了。郭业很想答应，但是急切之间，哪能想到什么合适的题目？只得忍痛谢绝道：“不好意思，郭某人不能答应。”

“为什么？难道你真的以为配不上你？我的家世，我的容貌，我的陪嫁，我的年龄，哪点差了？”

“这……”

“怎么？没话说了？”

“呃……不是没话说，也不是说小娘子配不上我。只是……对了，在下已有娇妻，在下只能辜负小娘子的美意了。”

杨青青轻笑一声，道：“哦？是吗？真的家有娇妻？刚才您怎么不说？您这番谎话可不够高明。”

“哪里，哪里。在下真的是家有娇妻。只是刚才拙嘴笨腮，没来得及说出口。”

“拙嘴笨腮？哎呦呦，您这可越说越离谱了。您要是拙嘴笨腮，那天下恐怕就没能说会道的人了。”

杨青青顿了一下，继续道：“好吧，退一万步说，您刚才所言都是实话。我也没想当您的正妻呀，做个小妾还不行？”

“不是不行，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您就直说了吧，是不是对接下来的赌局没什么信心？如果您愿意自承不敢与我赌赛，小女子也不强求。”

如果郭业的目的仅仅是救钱霸，那就算是当场认怂也没什么。奈何他今

天来主要目的却是增长声望，就这么被小丫头叫住阵，今天的所为可就功亏一篑了。

但是这就答应小姑娘开赌？那怎么能行？赌输了还不是一样的结果？

在场的观众见他犹豫，那可是肺都要气炸了。好小子，这么便宜的事，你还不情不愿的，这也太矫情了。

“什么玉面小百龙呀？胆子太小，我看应该叫白面小白蛇才对！”

“兄台，您这个蛇字用得好。恐怕这小子中看不中用，胯下那玩意儿跟蛇一样，软绵绵地没啥力道，这才不敢答应。”

“郭小宝，人家大姑娘家提出的条件这么优厚，你还不答应，还算个男人吗？是你的身体有暗疾？还是不爱女色，好男风？”

“众位，你们这么猜测我看还是太抬举他了！依我看呀，这件事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那个郭小宝根本就实力不行，他只是凭借小聪明，侥幸赢了一次而已！刚才李元魁所言，都是胡吹大气！”

.....

.....

人们纷纷站在了自己这一边，杨青青更得意了。她眉毛一挑，道：“怎么样？小白龙，你敢不敢跟我再赌一次？不敢赌的话，那就别怪大家胡思乱想了。”

“我.....”

“你当然不能和她赌！”正在这时，郭业身后一个清丽的声音响起。

## 第2085章扰动女儿心

杨青青一愣，道：“是你！”

“不错，是我！”雷书瑶走上前来，轻轻挎住了郭业的胳膊。

她说道：“夫君，您要是和她打这个赌，奴家可不依。我看杨青青明着是想打赌，暗中却是想借此机会嫁入郭家。咱们这个家，有她没我，有我没她！”

郭业打蛇随棍上道：“好好，我听你的。”

然后，他又对杨青青道：“小娘子，对不住了。在下家中这位母老虎，我可惹不起。为了家中的安宁，在下恐怕不能和您继续赌下去了。”

如果是其他女子，郭业这番话说出来，人们恐怕会觉得他是妻管严，没有男子概气概。

不过，郭小宝的老婆是雷书瑶，那就另当别论了。

无它，关键是此女长得太漂亮了，与杨青青难分上下。她们俩虽然容貌不同，各有各的好看，但是气质却惊人的一致，都是那么清丽脱俗。

硬要比个高低地话，只能说雷书瑶年纪大一些，多了些妩媚。杨青青年纪小一些，还有些青涩。

至于到底说哪个更好？那就只能说是看各人的口味了。

不过，即便是再挑剔的人看来，都得说二女都是人间绝色。能得其一，已经是不知几辈子修来的福分。若是贪心不足，想要二美齐收的话，恐怕上天都不能容他！

如果上天决定把他烧死，大家都会主动添柴火。

撇开容貌不谈，谈身份呢？二女还是半斤八两。

没错，在场之人大部分认识雷书瑶。僚人圣女本来就是公众人物。再加上她如此美貌，人们想不认识都难。

杨盛自立为王，杨青青受封为郡主。但人家雷书瑶也不含糊呀。竹王庙的祭祀僚人圣女，这两个身份可不次于郡主。

简单类比一下的话，可以比作大唐公主和五大氏族的嫡女，若问人们更愿意和哪个结亲，那还真不一定。

更何况，杨青青的权势财富大部分来自兄长，雷书瑶却是归于自身，根基完全不同。

别的不说，竹王庙几百年来积攒下来的财富，就令人垂涎三尺，杨青青又能动用多少钱财？

甚至有人怀疑，这个郭小宝如此轻易能拿出一百万贯钱来，很大可能是雷书瑶的私房钱。

所以，大家分外理解这位郭小宝的难处，甚至恨不得以身代之。

当然了，杨青青当局者迷，她的想法却与大家不大一样。

要说她对郭业有多少情意，那就纯属扯淡了，顶多算是听了郭小宝的丰功伟绩，对他不排斥而已。

强拉着郭业再赌一把，主要还是咽不下那口气，想借机回本。

不过，雷书瑶的出现，杨青青倒是真起了争夺眼前男人的心思。从某种意义上讲，雷书瑶起到了“托”的作用。

古往今来，有人抢的东西，无论本身怎么样，都会被人当作宝。包括贰

零壹壹年中国的食盐，包括十七世纪荷兰的郁金香，自然也包括如今的郭小宝。

见雷书瑶与郭小宝神态亲密，杨青青不由得心中一酸。她冷笑一声，道：“雷书瑶！你乃是僚人圣女，却嫁给汉人，还要不要脸？”

“哎呦，杨青青，这话别人可以说，你却不能说。”

“为什么？”

“那还用问吗？我的竹王庙都被你们雷家给平了，我还算不算圣女都得两说。退一步说，我还算僚人圣女。你以郡主之尊想能嫁汉人，我怎么就不能嫁了？”

“那怎么能一样？你可是代表了僚人……”

“怎么不一样？你这个郡主就不是僚人的脸面了？”雷书瑶针锋相对。

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讨不到便宜，杨青青转移话题，道：“我……我比你年轻！你配不上他！”

“我胸比你大！”雷书瑶一击必杀。

“我比你白！”

“我胸比你大！”

“我哥哥势力庞大，可以帮他！”

“我胸比你大！”

杨青青直气得肝儿颤道：“臭不要脸的，你就不能不提胸的事？”

“好，不提胸！我乃是夫君明媒正娶，三姑六聘，八抬大轿抬进门的原配夫人。你想嫁进来，就得经过我的同意！”

“你……”

“我怎么了？”雷书瑶得意洋洋，道：“告诉你，不仅我嫁给了郭小宝，而且不准你嫁给郭小宝。你想嫁给她，下辈子吧！我家郭小宝，就是这么听我的话。”

说着话，雷书瑶往郭业的脸颊上一啄，道：“夫君，咱们走吧！今天你表现得不错，晚上奴家可要好好犒劳犒劳你。”

“呃……好！好！”

郭业顺势报了抱拳，道：“不好意思，拙荆就是这个脾气，刚才说的若有不周之处，我代她向您道歉了。不过话糙理不糙，这场赌约也只能作罢。”

他顿了一下，又小心翼翼地说道：“那个……钱霸我能带走吗？”

“滚！”

“多谢小娘子了，告辞！”

……

……

“死郭小宝，臭郭小宝，我恨死你了！”闺房之内，杨青青大喊大叫，状若疯狂。

咚咚咚～

一阵敲门声把她从自己的世界中惊醒，道：“谁？”

“是我！”

“大哥？”

杨青青赶紧擦了擦眼睛，打开门，把杨盛让让进了屋内。她微微一福，道：“您今天是为了钱霸那件事吧？妹子我无能，把人给赌丢了，让您的计划

功亏一篑。您……您责罚我吧。”

“哪里哪里，没那么严重。”

杨盛微微摇了摇头，继续道：“钱霸之事，只是我走的一步闲棋罢了，无论胜败，都无关大局。我怎么会为了这点小事来责罚我的好妹妹呢？”

“那您今天是来……”

杨盛道：“呃……你对郭小宝这个人怎么看？”

一提郭小宝，佳人就气得要死，恶狠狠地说道：“我恨死这家伙了。”

杨盛颇为意味深长得一笑，道：“怎么？就因为打赌输给了人家？”

“那当然不是了，我的心眼还没那么小。”杨青青道：“最关键的是，我都愿意拿自己做赌注了，他都不愿意和我赌！”

“那又如何？”

“还如何？外面那些人您又不是不知道。无风都能搅起三尺浪，更别提这有些由头的事情了。不用去打听，我就知道外面会怎么编排我。”

“哦？他们会说什么？”

杨青青恨恨地说道：“肯定会说，我一眼看见郭小宝，就被迷得走不动路了。先是故意输了一局示好，后来要再赌一局，把自己故意输出去。可是人家郭小宝看不上我，跟本就不上当。”

她顿了一下，继续道：“我呢，就死皮赖脸地非逼着人家去赌。后来，郭小宝的老婆就来了，演了一场二女争夫的把戏，结果，我还是没争过！什么郡主呀，就是一个没人要的丑女人！”

说到这里，杨青青的眼圈都红了，抽泣起来。

不过，她发现杨盛没有如往常一样去安慰她，而是低下头去，肩膀乱颤，动作怪异。

“大哥，你……你在笑！”

哈哈～

杨盛终于笑出声来，道：“妹子你还真是深知人心，没错，外面的确是这么传的。”

“那你还笑？我被人编排成那样，你很高兴吗？”

“那倒不是。我笑的可不是这个，而是妹妹你一向眼高于顶不畏人言，今天这么生气，实在是出乎了愚兄的意料之外。”

“你……你这是幸灾乐祸！有你这么当大哥的吗？”

“好吧，幸灾乐祸算我不对。”杨盛正色道：“不过，今天这事没那么严重，青青你的反应也太激烈了。你仔细想想，其实人们这么编排你，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啥？这还算好事？”

## 第2086章误会了

杨盛道：“是不是好事的关键在于，我的好妹妹对那个郭小宝，是不是真  
有想法？换言之，你是不是想嫁给他？”

杨青青的脸一红，道：“谁愿意嫁给他？我……我才不愿意呢！”

“不愿意？那看来愚兄是猜错了。”杨盛站起来身来，道：“我还有点事，  
这就不陪你了……”

“别！大哥别走！”

杨盛笑眯眯地说道：“你还有别的事？”

“我……我……那个郭小宝我是不讨厌啦，但也没到非他不嫁的程度。再  
说了，我愿意有什么用，人家已经家有娇妻了。难不成我还真的给他做小  
妾？”

她顿了一下，继续道：“哼，有什么了不起？天下的好男人多了，我非要  
嫁给他去受雷书瑶的窝囊气？”

杨盛微微一笑，道：“不用想那么多。只要你对郭小宝有意，今天这事就  
算是好事。”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盛道：“男人嘛，哪有不好色的？以你的姿色，郭小宝怎么可能不动  
心，现在拒绝只是时机不对而已。如今舆论风潮已起，把他和你扯到了一  
块，终有一日你会和他得成眷属。”

“那还有雷书瑶呢？”

“她？”杨盛微微摇头，道：“她今天所言，都是假的。”

“假的？”

“至少我可以肯定，郭小宝这样的英雄人物，是不可能娶她为正妻的。”

“那可太好了！”

随即意识到自己这样也太不矜持了，杨青青赶紧补充道：“呃……我是  
说……能让雷书瑶吃瘪，那可是太好了。只是……您这么说有依据吗？”

“当然有依据了。”

杨盛道：“其实雷书瑶的行踪，基本是在我的掌握之中。她逃到中原之  
后，不知怎么竟然搭上了秦王的路子，我的人不敢下手，才让她得逃活命，  
竹王印自然也就没得到。”

“既然雷书瑶搭上了秦王的路子，为什么不借助秦王为她报仇，反而勾搭上了  
郭小宝？”

“这个问题我也是才想明白。”杨盛道：“你知不知道，想当初秦王就是自  
称玉面小白龙郭小宝的？”

“呀~”杨青青忍不住惊呼出声，道：“您的意思是会说……郭小宝是秦王  
郭业？”

杨盛摇了摇头，道：“这我也想过。唉，可惜见过郭业的那几个人在咱们  
起事的过程中战死了，要不然就可以确定他是否秦王了。不过我估计，郭小  
宝是秦王的可能性不大！”

“为什么？”

“有道是千金之子坐不垂堂，郭业贵为秦王，可比千金之子尊贵多了。他  
会冒着这么大的危险来到反贼遍地的南安县？”



“万一那秦王就是艺高人胆大呢？”

“好，秦王可以不怕死，他能做下这么大的功业，总不能没脑子吧？那些人战死，咱们知道，郭业可不知道。他为何不换一个名号？只要有一个活着的人指认，他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

事实上，杨盛还真是高估了郭业了。常言说得好，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郭业只是一个普通的现代人呢？

要不是有了穿越事件，他不过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螺丝钉罢了，有些失误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无论是起这个玉面小白龙郭小宝的名号，还是经过懒龙山一行受张云相邀决定打入叛军内部，这些事情都是临时起意，怎么可能想得那么周详？

想当初遇到杨盛的手下报了这个名字的事，早就被他忘到九霄云外了。

当然了，这也不能说明他对此行的危险没有清醒的认识，只不过他与杨盛的认识不大一致罢了。

杨盛觉得，我这几万大军，郭小宝要真是秦王那就死定了。

郭业却觉得危险不大，不说他自己的刀枪不入之能，单单说手下这一千精锐，即便是打不过，逃命总是没问题的。

平壤城他都走了几个来回，这伙农民起义军能比高句丽的官军还厉害？那怎么可能！

最坏的后果，不过是事有不谐，前功尽弃罢了。实在不行，调动大军，以力平之，最后的胜利还是他的。

所以，要说他此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就远谈不上。最后出现这个致命漏洞，那也是在预料之外，情理之中。

不幸中的万幸，杨盛虽然对他的身份有了怀疑，却没想到以秦王的英明，竟然出了如此昏招，最后又想歪了去。

杨青青道：“既然不是秦王，那您觉得这个郭小宝又是何人呢？”

杨盛道：“既然起了这个名字，那就肯定与秦王有关。很可能，郭小宝只是此人的化名。”

“您说他是官府的人？”

“那倒不是！他不光不是官府的人，还得和官府有仇！”

“此言怎讲？”

“这事还得看雷书瑶。妹妹你想，秦王是什么身份？雷书瑶是什么身份？人家凭啥肯庇护她？”

杨青青的脸一红，道：“我明白了，她这个臭不要脸的勾搭上秦王了。”

“那是肯定的。秦王也是男人，见了雷书瑶焉能不动心？郎有心，妾有意，怎有不成其好事的道理？”

“那郭小宝……”

“雷书瑶自称是郭小宝的老婆，并且与他动作暧昧。你说，秦王能准许自己的女人做这种事吗？”

“那当然不准了。”

“还是的呀，所以，我敢肯定郭小宝和秦王并不是一路人。据我猜测，郭小宝是想利用雷书瑶，得到秦王的一些军事布置，或者影响秦王做一些决策。”

杨青青秀眉微蹙，道：“就算您说的有理。但雷书瑶呢？她来南安县也不

是毫无危险，跟郭小宝亲密，更是有触怒秦王的风险。她到底是图什么呢？”

“女人嘛，难免为情所惑。郎心如铁，妾意绵绵，简直太正常了。也许是郭小宝使了什么手段，掳获了她的芳心。就是妹妹你，不也是对他一见倾心吗？”

杨青青一对跺脚，道：“郭小宝要是真是那种欺骗女人心的人，我就不喜欢他了！这种吃软饭的男人，有多远滚多远。”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测。”杨盛道：“其实，这事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您说。”

“还有以另一种可能，那就是雷书瑶主动勾引他的。毕竟秦王妻妾甚多，雷书瑶就算得宠，想必也是春闺寂寞。”

“不对吧，雷书瑶就算寂寞，找谁不行，为啥偏偏要找郭小宝？他的身份……”

杨盛道：“找其他人，别人也得有那么大的胆子给秦王戴绿帽子呀！另外，这郭小宝手底下很有些实力。万一秦王兵败，不能为雷书瑶报仇，郭小宝就是她的另外一个希望了。这叫两头下注。”

杨青青恨声道：“一定是这样，雷书瑶这个贱女人，一向与咱们杨家不对付。他不仅勾引了秦王郭业，还与郭小宝有了那种关系。可怜的小宝为了大业，不得不对他虚与委蛇，忍辱负重。”

杨盛对自己妹妹的这个判断当然不以为然，以雷书瑶的姿色，郭小宝有啥不乐意的？可怜个屁！他要算是可怜，天底下九成以上的男人都得上吊！

不过，现在可不是和自己妹妹吵架的时候，他转移话题道：“不过这么一来，咱们这次会盟可就麻烦大了！”

## 第2087章会盟开始

杨青青道：“为什么？您是说雷书瑶会说动郭小宝与您为难？”

“那简直是一定的。她偷情就偷情吧，为什么要冒着被秦王发现的风险在此与郭小宝出双入对，肯定是所图者大！”

杨盛顿了一下，继续道：“除了卢天佑之外，郭小宝在汉人中实力最大，雷书瑶又是僚人圣女。他们两个联起手来，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要想当盟主，恐怕希望不大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

杨盛望了自己妹妹一眼，斩钉截铁地说道：“此事恐怕要着落在妹妹你的头上，你去拆散他们！”

“我？不行！不行！”杨青青连连摆手，道：“您要拉下脸去追求那个郭小宝？美不死他！我可不干！最多，最多，他追求我的时候，我不拒绝也就是了。”

杨盛道：“要说郭小宝还是很有实力的，更难得的是，他说不定就是什么王孙贵胄之后。这种男人可都是抢手货，你要是矜持的话，说不定就便宜哪个狐媚子了。”

“那也不行。他再好我也不会厚着脸皮去追求他。哥哥，你把自己的妹妹当什么人了？”

“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纱。这事没你想的那么难，只要主动找他一两次，这事说不定就成了。”

.....

.....

杨盛又劝了很久，杨青青只是不应。对于自己的妹妹又不能用强，最终杨盛只得退而求其次。

他叹了一口气道：“好，你不去主动追求他。没事找他谈谈天说说地不难为你吧？这样一来是增加了你们之间的感情，二来也有离间雷书瑶和他关系的作用。可谓一举两得。”

“那.....雷书瑶给我难堪怎么办？”

“不会的。据我所知，二人并不住在一起，他们分作两处宅院。”

杨青青眼前一亮，道：“既然是夫妻还不住一块？看来他们之间的关系果然没那么简单。”

“那找郭小宝聊天的事儿.....”

“没问题。不过，你别指望我会勾引他！”

接下来的几天里，杨青青每天都往郭业的小院跑，郭业呢，对这位青春无敌美少女也很有好感，现在闲着没事，也乐得和她聊天。

当然了，事关自己的身世等敏感问题是不能谈的。郭业只是和她谈一些风花雪月，天文地理，风土人情。

郭业一个现代人，对比一个蛮荒之地的僚人少女来说，那知识简直是太丰富了，也太有趣了。

他一通神侃，就把佳人说得满眼都是小星星，对他投来了仰慕的目光。

如果说之前喜欢郭业有斗气的因素在，那现在杨青青是真的被这个迷一般的男子吸引了。

每天早上来，晚上走，还混一顿午饭，简直跟上班似的。

杨青青乃是名人，她在赌场吃瘪又是这阵子的大新闻，她的一举一动，当然都落在了大家的眼中。

于是乎，关于她与郭小宝之间的谣言，就开始在南安县城内散布开来。说什么的都有，有说郭小宝英雄难过美人关，最终和杨青青成其好事的。

也有人说杨青青自甘下贱，每日主动前去勾引人家。只是郭小宝家有悍妻，不敢答应的。

甚至有人说，现在可热闹了，每天小院内都会上演一场二女争夫的把戏。无论是雷书瑶还是杨青青，都宣称有我没她有我没我，郭小宝陷入了幸福的烦恼之中。

不过，不管怎么说吧，总而言之，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郭小宝和杨青青之间不清不白的，肯定有事！

.....

.....

光阴似箭，四五天功夫更是一眨眼就过去了，马上就到了九月初九。

今天，正是各路会盟的日子。

为了这次会盟，南安县城特意拆了不少房子，清出了一块大约五亩的空地，搭起了彩棚。在正中央，又建了一个三丈高，五丈见方的高台。

参与会盟的各路英雄坐在台下的彩棚之中，至于台上，则仅仅站了一个人。

此人看年岁大约是四十来岁，眉宇俊朗，三缕长髯，一袭青衫，充满了儒雅的气息，令人一见就心生好感。

这人大家都认识，正是义军的大元帅卢天佑。

卢天佑先是清了清嗓子，然后抱拳拱手道：“感谢诸位英雄这么给老夫面子，参加这场会盟。那咱们这场会盟的目的是什么呢？不错，就是选一个盟主出来共同反唐。”

“大唐天子弑兄杀弟逼死老父，人所共知。这也就是了，毕竟是他李家的家事，咱们老百姓也管不着。”

“可是，他干不该万不该，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征伐高句丽，最后大败亏输，为了报仇，他只能对百姓横征暴敛。这咱们可就忍不了了。”

“他先是命令咱们这三州造船，可谁想到，这船造了一半了，又不要了，改成拿钱。出尔反尔，这是皇帝办的事吗？”

“好吧，拿钱就拿钱吧。咱们这三州的百姓最老实了，但凡有一口饭吃，就不会造反。可是，就是这一口饭，他都不肯给咱们留下！就在交钱之后不久，朝廷又要收钱，而且征的赋税是原来的两倍！”

“老百姓哪有那么多钱呀？为了缴清朝的赋税，有人让自己的老婆妹子去卖身，有人典当房屋出卖土地，有人卖儿鬻女。但还是不够啊！不够怎么办？乡吏催逼，活活打死！”

“更有那僚人兄弟，世居山林，养活自己都难，根本就没什么余钱。就这，那帮贪官污吏也不放过，要他们交汉人一半的赋税。没钱上交，也是难逃一死！”

“这叫什么？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无论僚汉，咱们这场起事，都是被

官府逼的！咱们没有任何错处！错的是官府，是大唐天子！”

说到这里，他的声调渐渐高昂起来，道：“咱们不是乱臣贼子，我们的所为是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

台下之人感同身受，齐声高喊起来，声震云霄！

良久，人们的声音才渐渐低落。

卢天佑双手下压，继续道：“虽说大家起事了，杀官造反了。但是别忘了，朝廷的军力可是咱们的几十倍，甚至百倍！待到朝廷大军的杀到，大家又如何抵挡？”

“到时候，不仅大家丢了性命，就是妻子儿女也不能保全。”

“我卢天佑不才，受大家看重，当了这个大元帅，一想到这事，都是夜不能寐。最终，我想了一个解决之道。”

“那就是这场九九会盟。别管朝廷的实力多么强大，被派来打咱们的兵马总是有限。咱们若是联合起来，也未必不能打胜。”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若是不能团结起来，那就只能被朝廷的大军个个击破。所以，我们要选一个盟主出来，节制各部，共抗唐军。”

台下有人问道：“那到底怎样选盟主呢？”

“这位兄台问得好，我的意思是投票解决。我统计了，在场总共是三十九位首领，如果谁能得二十票，这个盟主就是谁的了。不知大家有何意见？”

“我反对！”杨盛高声道。

## 第2088章方案之争

“哦？僚王千岁有话请上台来讲！”

杨盛走上了高台，冷哼一声道：“这次会盟，你们汉人有三十八票，我们僚人只有我一票。选来选去，肯定是我没份！我当然有意见！”

卢天佑道：“呃……其实这个问题在下已经想过了。咱们这次会盟，总共有正二副三个盟主。不论谁当盟主，您都可以当副盟主。这您总该满意了吧？”

杨盛略摇了摇头道：“还是不大满意。”

卢天佑苦笑道：“这可就难办了。不管怎么选，您总不能期望一群汉人会选一个僚人当盟主吧？”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杨盛沉声道：“能当上副盟主我就心满意足了。只是这个选出盟主的办法，卢大帅，您这个规矩太不合理，我不赞同。”

“此言怎讲？”

“我手下有几万大军。而您所谓的各路英雄呢？有的手下只有一两百人，多的也不过上千人。大家实力不同，却都是一票，这合理吗？”

“那您的意思是……”

“按照兵力分。谁手下有多少人，大家都心中有数。手下有一百人的就是一百票。手下有一万人的，就是一万票。最终谁得的票多，谁就能当盟主，得票第二和第三的，就当副盟主。”

“这……”卢天佑一阵迟疑。要是按照杨盛的法子，这次会盟可就脱出了他的控制了。

要知道，杨盛的兵力是五万，卢天佑的兵力呢？不过是四万。再加上各路英雄，加起来，不过是五万两千多人。

当然了，战争不是简单的数人头，真要平地上作战，汉人的战斗力可远超僚人。这也是卢天佑有信心让杨盛甘当副盟主的原因。

不过，若是按照杨盛的要求来。别人不说，就说那个玉面小白龙郭业，他手下就有一千人。

此人跟杨盛的妹妹杨青青不清不白的。说不定就会投这个便宜大舅哥一千票。

这就势均力敌了。

再有一两个人被杨盛暗中收买，九九会盟的盟主就得姓杨。

他想了一下，道：“您这个办法还是不妥。兵力可不等于实力，有的人手下都是精兵，有的人手下却是一帮乌合之众，光数人头，也不大合理。”

“那你说怎么办？”

杨盛道：“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完全公平的法子。再说了，即便有办法真按实力来，对那些人数少的头领，也算不得什么公平。”

“此言怎讲？”

“道理很简单，宁为鸡首，不为牛后。人家实力小的首领，这么不受重视，何必来受这份闲气？大家今日前来的目的是共襄盛举，可不是按照实力，实力大的当主子，实力小的当奴才。”

“这……”

“还有，实力小的首领，未必见识就不高明。为何就比实力强的首领投票

权力差那么多？”

“呃……”

“所以，在下以为还是按照原来的方案为好。”趁着杨盛一愣神的功夫，卢天佑又高声对下面道：“兄弟们，我说的对不对？”

无关对错，谁会嫌自己投票的权力小？人们纷纷高声对他表示支持。

“对！卢大帅太对了！”

“不分实力，一个头领一票！”

“不能让人多的一方一言九鼎，要不然还会盟干什么？直接数人头不就得了？”

……

……

卢天佑趁热打铁，道：“僚王千岁您看看，这就是民意。您总不会违逆了大家的意思吧？”

杨盛冷笑一声道：“我明白了，你是不是已经收买了大部分人，按照上个方案已经稳操胜券了？那还会盟什么？你们关起门来自己玩吧！我们僚人不掺合。”

卢天佑的脸一沉，道：“僚王千岁您这话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莫非一切按照您的安排来，才能证明杨某人毫无私心？我看您提的那数人头方案，才最是自私！谁不知道您手下的人最多？”

杨盛把嘴一撇，道：“要想证明自己没私心也很简单。来来来，卢元帅，您可敢和我一同宣布，无论选举的规矩如何，都退出这次的盟主之争。只投票，绝不参选盟主！”

卢天佑哪愿意和他同归于尽？干笑了一声，道：“圣人云，当仁不让。僚王千岁这话，可就有些孩子气了。好吧，我承认您是毫无私心，这个话题再也休提。”

“那到底如何选盟主？”

卢天佑眼珠一转，道：“既然现在达不成统一意见，不如就暂时搁置，大家再考虑考虑。在此之前，有意当盟主之人，可以上台来讲一讲，选自己当盟主到底有何好处，也让投票的各位首领心里有数。”

“那你卢天佑先讲？”

“卢某人当仁不让！”

“好，那我就在下面洗耳恭听了。”

……

……

杨盛下去，卢天佑高声道：“卢某人不才，希望大家能选我当盟主。当然了，不是说我卢天佑就是个官迷，实在是我觉得这个位子，也只有我才能做得好。”

“原因有三。其一，不是我自夸，大家都是知兵之人，应该明白我手里边的兵马实力最强。”

“其二，卢某人在本地颇有些名声，惜老怜贫，修桥补路，最是厚道不过。大家不用担心我当上盟主之后，就会拿你们当炮灰。”

“其三，这就是最关键的。卢某人掌握了能够打败官军的办法。也只有在我的带领下，义军才能打败唐军。”

“有了这三条理由，我不当盟主谁当盟主？”

台下的杨盛不满地说道：“卢天佑休要胡吹大气！兵凶战危，谁敢言必胜？你要是真有办法，就把那个办法说出来，让大家看看靠不靠谱？”

“这……不好意思，我不能说。古语有云，君不密则失其国，臣不密则失其身。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可能公开宣讲？谁知道下面有没有官府的探子？大家都是明白人，应该会理解我的苦衷。”

杨盛道：“你不说出来，我们又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在吹牛？等到你当上盟主了，又兑现不了怎么办？难道非要等兵败之后，大家才能追究你的责任？”

“我可以发誓。”

“哼哼，发誓！想当初那些赃官赌咒发誓还少吗？有个屁用！”

“那你说怎么才能相信？”

“除非你能拿出证据，否则我绝不会相信！”杨盛道：“卢元帅你说完了没有。说完了，我可要上台和大家念叨念叨了。”

卢天佑深吸了一口气，道：“僚王千岁请！”

杨盛走上台来，报了抱拳，道：“刚才卢大帅讲的那些道理，我觉得一点都不靠谱。要说盟主，还是选我杨盛来得好。”

“刚才卢天佑说什么他手下实力最强，就应该当盟主。狗屁！先不说我杨盛这几万大军就不服。就算退一万步说，果真如此，那实力强就该当盟主了？”

“汉朝末年，十八路诸侯讨董。最后选了袁绍当盟主，结果功亏一篑。要是让实力弱一些的曹操或者刘备当盟主呢？说不定早就成功了！”

“至于说什么卢天佑的名声好，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我也不多说，卢家的产业是怎么来的，大家都心里有数。说实话，这年头别说积德行善了，哪怕心慈手软一点恐怕万贯家财都得被人搬空了。”

“最后，他说有什么必胜之策那就更可笑了，无论大家信不信，我反正是不信。”

“那有人要问了，你光说卢天佑的缺点。那我们选你有啥好处呢？”

“告诉你们，这好处可大啦。其一，大家别管我品性如何，我姓杨的总不能拿实力弱小的兄弟当炮灰。因为我是僚人，你们是汉人，哪怕稍微不公平一点，都会被强烈反弹。”

“我若想坐稳这个位子，甚至得稍微偏向一点汉人。而卢天佑就不一样了，完全可以拉一部分，打一部分，彻底侵吞众位的实力。”

“其二，未料胜先料败。大家先别管打胜了如何，万一打败了呢？你们跟着卢天佑，不过是死路一条。”

“但是跟我杨盛混可就不一样了。大家跟我往大山里一躲，朝廷大军又能奈我何？”

“我的理由不多，就这么两条。可条条都这么实在，不玩那些虚头巴脑的。到底选何人为盟主，大家仔细掂量吧！”

要说杨盛的口才真不错，句句在理，人群听完了，不由得一阵阵骚动。

卢天佑见不是事，在台下高声道：“选什么选？到底怎么选，这章程还没定下来呢！”

杨盛微微一笑，道：“有个新的方案，不知卢大帅想不想听？”

“什么方案？”



## 第2089章谁为盟主

杨盛微微一笑，道：“我退一步。各位首领投票的权力相同，可以。谁得的票最多，谁就当盟主，那也行。但是，不能每人投一票，而是要投两票。”

“两……两票？那是为何？”

“这次会盟，你卢大帅是发起人。选举的规矩，最后也是你定的。谁知道这其中有没有什么猫腻？把规矩稍微改一下，也让人放心一些。”

“那要是如果有两个人并列第一呢？”

“这个简单，那就重选一次。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就三次。总能选出一个合适的盟主。”

“要是是一直相持不下怎么办？”

杨盛眉毛一挑，道：“您是想说你我二人相持不下吧？嘿嘿，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自愿认输，这个盟主给你卢大帅坐！”

“此言当真？”

“当着这么多人，我杨盛亲口承认，那还做得了假？我们僚人讲究言出无悔。若是我在这场场合都说了不算，恐怕僚王的位置都坐不稳了。”

卢天佑心中暗想，这三十九个首领里面。被自己收买的，就有十九人了，加上自己是二十票。若是一人一票当然是稳操胜券。

奈何人家杨盛不跟呀！

没有了僚人的加入，自己这个盟主当得还有什么意思？

就为了几千人，自己花这么大的力气举办九九会盟，那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那要是答应了杨盛的要求，改成一人两票呢？自己还是优势很大，只是不如之前而已。

赌不赌？

这场赌局的结果，八成是自己赢，可以得偿所愿。还有两成是自己输。

不过，那也没什么。反正自己还有最后的底牌，到时候底牌一掀，也不是没有翻本的可能。

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道：“那咱们就击掌为誓，永不反悔！”

“慢来，慢来！”杨盛摇了摇头，道：“卢大帅太心急了。这么大的事情。光咱俩击掌为誓可不成，还得取得大家的同意。”

卢天佑的脸微微一红，道：“倒是卢某人莽撞了。诸位有何意见？”

其他人能有什么意见？

十八路诸侯讨董，里面有曹操，有刘备，最终却是袁绍当了盟主。

为啥？

不是因为这两位人杰能力不足，实在是手中实力不够。你要兵没兵要钱没钱，当盟主谁听呀？

人家那些实力强的人随便玩点手段，就能把这位实力不足的盟主给玩死了。

既然众人都知道自己绝对当不成盟主，一切不过是杨盛和卢天佑斗法，那当然无论何种方案都是无可无不可了。

众人纷纷表示同意，这个章程就算通过。卢天佑还不放心，又让人们当场签字画押。

诸事已毕，卢天佑道：“那咱们现在就开始投票！”

“慢来！慢来！”杨盛微微一笑，道：“我还有点其他的事儿。”

卢天佑都要被气疯了，道：“你还想干什么？”

“除了你我竞争盟主之外，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一个人！”

“谁？”

“他就是玉面小白龙郭小宝。”

郭业本是看热闹得心态，闻言大吃了一惊，道：“我？”

杨盛点了点头，胸有成竹地说道：“其实杨某人以为，这个盟主，无论我还是卢大帅坐都不合适，唯有郭兄弟坐，才能把咱们的反唐大业发扬光大。”

“为啥？”

卢天佑冷笑道：“当然是因为你睡了杨盛的妹子，成了人家的便宜妹夫。他不向着你向着谁？”

“话可不能这么说。”杨盛道：“严格说起来，我和这位郭兄弟是敌非友。我之所以推荐他，完全是出于一片公心。”

“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杨盛叹了口气，道：“没错，我妹妹和郭小宝是有些瓜葛。但是，大家别忘了，他的正牌夫人可是圣女雷书瑶。雷家和我们杨家是什么关系，有心人一打听就知道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是我把郭小宝的岳父岳母都害死了，我们两个其实有不共戴天之仇。现在他虽然没表露出对我杨家的敌意，但谁知道他心里面怎么想的？出于私心，我就不该推荐他！”

有人问道：“那这个郭小宝到底是何德何能，要让僚王千岁冒着被报复的风险推荐他呢？”

杨盛道：“还是因为雷书瑶，她乃是乃是僚人圣女，总不会撺掇自己的夫君坑害僚人吧？所以，从私来讲，我们有仇。从公来讲，他却值得我信任。”

“你们汉人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王深以为然。无论我还是卢天佑当盟主，到时候大家互相猜忌，这个盟约有不如无。”

“但是，有唐军的威胁在，大家又必须要团结在一起。如果非要选一个盟主的话，我觉得郭小宝最为合适。”

“他本身是汉人，妻子却是僚人。应该能对双方一视同仁。”

“另外，他当盟主，对诸位也不是没有好处。大家谁不担心自己的势力被盟主给吃掉？但是郭小宝本身的实力就不强，恐怕即便有那个歪心思，也没那个力量。”

杨盛这一番长篇大论下来，有理有据，说的人人点头。

更何况，就在几天前，郭业在宝利来赌坊亮相，给人们的印象也十分深刻。

有了李元魁的介绍，大家对他的丰功伟绩已经非常了解了。临场略施小计，就化解了杨盛和卢天佑的斗法，也令人非常佩服。

有人说那是雕虫小技，但问题是，怎么这个雕虫小技大伙都想不出来，就是郭小宝想出来呢？还是人家有本事。

卢天佑眼见事情又朝着不受自己控制的方向走去，赶紧道：“这都是僚王您的一厢情愿，不知人家郭小宝乐意不乐意呢。这盟主之位，可不是人人都能做的。”

郭业拱了拱手，道：“那就不劳卢大帅费心了，郭某人对这个盟主之位确实很有兴趣！”

“好！”卢天佑意识到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他一咬牙道：“既然如此，那咱们就投票吧！我选我自己，还有……白虎山的大寨主花斑豹董奇。”

董奇知道自己就是个陪太子读书的角色，闻言也不如何激动，拱了拱手，道：“谢了，那我就选卢大帅，和……和……我自己！”

当即有人在高台上挂了一块木板，上面贴上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董奇和卢天佑的名字，在他们名字的下面各画了两道。

李元魁站起身来，道：“这个选举好玩，我们懒龙山是选玉面小白龙郭小宝，以及我自己！”

有了他们三人的珠玉在前，人们还能不知道怎么选？于是乎人们纷纷投自己一票，还有自己心怡的对象一票。

用不了多久，那张白纸上就写满了名字。

除了众多的一票众之外，卢天佑得了十九票，郭小宝得了十九票，势均力敌。

卢天佑心里这个恨呀，看来除了自己收买的人，就没有一个看好自己的，这帮人都是眼瞎了吗？不给兵强马壮的自己投票，却投给了名不见经传的郭小宝？

不过……这也没关系。还有一个人没有投票，那个人却是自己的人！

这场投票自己还是赢定了！

他对着一个叫朱景龙人微微一笑，道：“朱头领，就剩下您了。不知您准备选谁？”

“我？我投我自己……”

“还有呢？”

“郭小宝！”

## 第2090章前因后果，歪打正着

卢天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什么！？你再说一遍。”

“在下选玉面小白龙郭小宝。”

事到如今，卢天佑怎么会不明白自己已经被出卖了，他冷笑一声，道：“朱景龙，你要想清楚这次投票的后果。”

杨盛把嘴一撇，道：“卢大帅，您这是怎么说话呢？难不成因为因为人家没选你，您就要打击报复吗？”

“那当然不是了。”卢天佑深吸了一口气，道：“本帅当然没有那么霸道。只是在此之前，朱统领已经多次向本帅表示，愿意选我为盟主。为何突然变卦了？难道说他之前所言，都是欺骗本帅？”

其实朱景龙为何倒戈，双方都是心知肚明。

杨盛当然明白，这个人就是自己安排的卧底。当然了，今天出现这种郭小宝当盟主的局面，还真是有些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在他原本的谋划里，自己肯定是当不成盟主的。一帮汉人怎么可能选一个僚人当盟主？

至于卢天佑说给他当副盟主，那简直是理所当然。僚王要是副盟主都当不上，这场会盟也就毫无意义了。

说白了，明着看参加会盟的有几十股子势力，实际上却是杨盛与卢天佑的会盟。

搞这么多花样出来，无非是要分个谁主谁次而已。卢天佑这么热心，当然是因为他为“主”的可能性非常大。

至于杨盛呢，虽然很大可能在头上多了一尊太上皇。但是为了共抗唐军，他还是不得不来。

俗话说得好，唇亡齿寒。义军一灭，光凭僚人自己恐怕也是独木难支。

所以，尽管明知道这次会盟自己比较吃亏，他还是硬着头皮来了。

不过，一正二副两个盟主的规矩，却让他看到了一丝曙光。

如果自己只当一个副盟主，当然很憋屈了。但是，要是另外一个副盟主偏向自己呢？

盟主做一个决策，若是两个副盟主全部反对，那也就没什么效力了。

当然，他策反一个朱景龙已经很不容易了，再把他推上副盟主之位，實在是力有未逮。

但是郭小宝就不一样了，严格来说，他不属于任何一方，却与自己有些渊源。最关键的是，他自身比较有实力，很容易就扶起来了。

所以，杨盛灵机一动，提出了每人投两票的主意，准备把郭小宝送上副盟主之位。

没想到，郭小宝太给力了，在他的卧底的帮助下，竟然一步登天，当上了盟主。

这可真是意外之喜。既完成了会盟，又没有屈居于卢天佑之下，比原来的打算要好得多。

至于卢天佑呢？此时当然是气的肺都要炸了。他当然不大清楚此事的前因后果。不过，朱景龙已经投靠了他人却是肯定的。

就是不知道策反朱景龙的人是杨盛还是郭小宝了。但不管是谁，这两个

人现在他都惹不起。

杨盛手握重兵，他奈何不了。郭小宝呢，新鲜热辣的正盟主，惹了他，反而显得自己气量不足。

卢天佑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将背叛说成是私人恩怨，把气撒在朱景龙上了。

朱景龙却并不慌乱，他微微拱手道：“杨大帅对不住了，不错，原来我是答应选您当盟主，但那时候可没有郭小宝呀。我要是知道他老人家参加比赛，绝对不会选您。”

这话也太伤人了，卢天佑大怒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是说我比郭小宝差得远吗？好你个朱景龙，欺瞒我也就罢了。竟然还故意贬低我，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杨盛赶紧拉偏架道：“卢元帅您这话是怎么说的？怎么能说人家是故意贬低您呢？现在郭小宝是正盟主，咱们俩是副盟主。朱统领说郭小宝比您强，有什么不可以的？”

“哼，之前是之前，现在是现在。在他投票之前，郭小宝可不是盟主。而且据我所知，他和郭小宝也素昧平生，他凭什么这么说？”

朱景龙道：“那当然是有原因的。朱某人虽然没见过郭小宝，却听过他的名声。短短几个月，郭盟主就弄得茂州大治。您卢大帅都占了三州快一年了，到底民生如何呢？”

“呃……这……”

民生如何？那当然是不怎么样，简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三州本来就穷，经过贪官过了一道手，再经过僚人叛乱农民起义这么一祸祸，那能好的了吗？

说实话，能让义军坚持到现在不崩溃，卢天佑已经贴了不少老本了。

至于百姓的生活……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现在那还不如贪官污吏横行的时候呢。

当然，三州治理的不咋样，绝对不是卢天佑一个人的错，甚至都不能怪在他的头上，那是各种因素凑成的。

但是这个问题一解释，岂不是弱了气势？再说了，你解释清楚了，在场的这帮大老粗听得懂吗？

卢天佑眼珠一转，冷笑道：“嘿嘿，好一副伶牙俐齿。这还没怎么着呢，就郭盟主、郭盟主得叫上了。告诉你，这个盟主之位，郭小宝能不能坐稳。那还真不一定呢。”

杨盛脸一沉，道：“卢大帅，您这是什么话？莫非您刚才说的话，以及签的文契，都不作数了不成？”

“非也，非也。”卢天佑摇了摇头，道：“我不是说不承认郭小宝的盟主之位，而是说他坐不稳盟主之位，不可混为一谈。”

“此言怎讲？”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咱们会盟为的是什么？打败唐军呀。你们可知道现在是谁在统领唐军？”

“好像是秦王郭业。”

“还是的呀，那郭业可不得了。他短短几年，就从小衙役，坐到了位极人臣秦王。最关键的是，这么大的功业，不是靠溜须拍马得来的，而是真

刀真枪地拼杀来的。”

卢天佑越说越激动，道：“生擒颉利可汗，烧死云容皇后和拔灼可汗，火烧平壤城，活捉渊太祚，巧拿薛群。桩桩件件，哪件不是泼天的大功？这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事儿吗？”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您把秦王说得那么神乎其神，这不是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士气吗？您究竟想说啥？”

卢天佑冷笑道：“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咱们要对付的不光是朝廷的大军，还有郭业这个绝世杀神。正面对抗，可以说是毫无胜算。你郭小宝当上了这个盟主，有把握带领大家战胜秦王吗？”

郭业反问道：“哦？难不成卢大帅当了盟主就有这个把握？”

“那是自然。我原来不是说过吗？战胜秦王，我有办法！”

杨盛道：“卢大帅，这就是你不厚道了。即便是真有办法，难道你当不上盟主，就不把这个办法说出来吗？刚才你说人多口杂怕有朝廷奸细，但私下告诉郭盟主总没问题吧？”

卢天佑双手一摊，道：“这个办法说穿了，其实一钱不值。是大唐朝廷的某人与我姓卢的有协议，可以把秦王出卖给我。但现在盟主是郭小宝了，人家又不认识他，不肯合作怎么办？”

“这样啊……不必担心。”杨盛挥了挥手，道：“诸位头领，现在咱们要讨论的事关系重大，你们听可以，但是你们手下的兄弟……还是散了吧。”

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点头应允。功夫不大，偌大的会盟场地之中，只剩下了几十人。

杨盛这才说道：“卢大帅您刚才所言的意思是……如果您能当上盟主，唐军内部就有叛徒可以为我军所用？”

“呃……也可以这么讲！”

“那就妥了，事实上，郭小宝当上盟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啊，为啥？”人们齐声发问，包括郭业这个当事人。

## 第2091章这个盟主有点绿

杨盛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诸位是不知道呀，其实郭盟主对这个问题早有安排。”

“什么安排？”

杨盛为难地看向郭业道：“现在这个情况，不说也不成了。到底是您说还是我说？”

郭业哪知道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含混应道：“你说吧。”

“那……那我就说啦。”杨盛颇为沉痛地说道：“其实是这么回事，咱们盟主，那是与大唐朝廷有着血海的深仇，一直矢志反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甘愿付出一切代价。”

卢天佑不耐烦地说道：“你卖什么关子呀？到底是怎么回事？”

“呃……是这么回事。那秦王郭业不好对付，郭盟主早就知道了，为此他也早就未雨绸缪，想了一个绝妙的对付秦王的办法。”

“我日！你就不能痛快点，到底是什么办法？”

杨盛顿足捶胸道：“这……这个办法还真不好说。太高尚了，太难得了，也太惨烈了！”

“卧槽！你……”

见众人一副忍不住要动手的架势，杨盛赶紧道：“好，我说，我说还不成吗？郭盟主的娇妻雷书瑶你们都见过吧，那是我们僚人的圣女，大家说，此女长得怎么样？”

“呃……倾国倾城，国色天香，倒是难得的佳人。但这跟对付秦王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简直太有关系了。咱们郭盟主一咬牙，一狠心，就把自己的老婆，也就是雷书瑶，给秦王睡了！”

“啥？睡……睡了？”

“对呀，要说咱们郭盟主那真是忍辱负重，能人所不能。他为了大业，把自己的老婆都献了出去。伟大，简直太伟大了！”

李元魁道：“等等……”

杨盛没理他，继续道：“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大家想想，有了郭夫人在秦王身边，他有什么部署咱们能不知道？这咱们不就百战百胜了吗？”

“等等……”

“还有，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通过郭夫人吹吹枕头风，影响秦王的决策。咱们要想打胜仗，还有什么困难？”

李元魁再也忍不住了，捋胳膊挽袖子，大怒道：“卧槽！你还有完没完？你敢这么编排我大哥，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别打！别打！”杨盛道：“我这可不是编排盟主，而是确有其事。你别以为这是盟主丢面子的事。舍生取义，厦深仁，你到底懂不懂？”

“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我当然懂，但没听说过献妻取义的！”

“呃……那就是你有所不知了。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杨盛缓缓道：“话说楚庄王有一次大宴群臣，让最宠爱的妃子许姬敬酒。一阵风吹过，灯熄了。有一个大臣趁机就去摸许姬的手。许姬慌乱中扯下了

那人的帽缨，并偷偷向楚庄王告状。”

听到这里，李元魁忍不住道：“那个人岂不是死定了？”

“当然没有。楚庄王知道这件事后，就说今天大家要尽欢而散，头上的帽缨太碍事了，还是都扯下来吧。等人们都遵旨之后，楚庄王才命人掌灯。”

“啊？那人岂不是逍遥法外了？后来呢？”

“当时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后来，楚国与晋国交战，一员大将身先士卒，奋力冲杀，鼓舞了士气，最终使楚军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而这员大将，就是想当初调戏许姬之人。”

李元魁挠了挠脑袋，道：“你是说俺大哥的所为与楚庄王有些相像？”

“正是。”

“但俺咋觉得有点不对劲呢……”

“有什么不对劲的？不都是为了大业牺牲自己的女人吗？事不同而理同。”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别管你们理解不理解郭盟主的高义，反正本王是深受感动。我敬佩他是条汉子，这才不反对青青和他来往。”

“呃……这……”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李元魁还能说什么？

你说人家这么宣扬没安着好心？但人家可是把亲妹子都献上了。这还不能说明问题？起码这件事在人家的心理面，那是高尚的，正面的。

怀着万一的希望，他看向郭业道：“大哥，僚王说的话，不知是真是假？”

“呃……这……”就在杨盛说话的时候，郭业已经忽然想起了自己之前的漏洞！

这个玉面小白龙郭小宝的名号，可是在杨盛的手下面前暴露过！那雷书瑶和秦王有关，杨盛当然是早就一清二楚了。

就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有没有暴露。

那现在自己无疑是多说多错，杨盛说什么，也只能先认了。

想到这里，郭业苦着脸道：“不错，僚王千岁所言都是真的。唉，郭某无能，累得书瑶受辱！惭愧，惭愧之至！”

“啊……大哥您真是……真是……”杨盛编排是一回事，郭业亲口承认又是另外一回事。李元魁只觉得自己的三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

至于其他人呢？虽然没有象他那样受到巨大冲击，不过还是受的刺激不轻。

为了胜利，献上自己的老婆给敌人玩弄，这……这……这到底算是好事还是坏事？

说是好事，老婆你都保不住，有什么面目称英雄？

说是坏事，这不还有妻子如衣服，朋友如手足那句话吗？似乎也不是不可以理解。

勾践不是还向夫差献西施吗？要是西施是他的老婆，你说他献不献？那多半还是要献的。

大汉明着说是和匈奴和亲，实质还不是献女求和？献女儿又比献老婆高尚到哪去了？



当然了，无论怎么说，有两件事是肯定的。

其一，有了雷书瑶这个金牌卧底，义军胜算很大。其二，这位刚上任的郭盟主，为了此事牺牲不小——尤其是在杨盛把这件事挑明的情况。不少人都向郭业投去了同情的目光。

甚至有些心里阴暗的人想，怪不得咱当不上盟主呢，不是咱实力不足，更不是咱人缘不好，而是舍不得老婆呀！

就连卢天佑此时看郭业的眼光也柔和了许多，人家付出了这么多，抢了自己的盟主之位，似乎也情有可原？

换个角度来想，其实郭业当盟主，对自己来说，也不是最坏——总比杨盛当盟主来得好吧？

到了这个地步，再纠缠下去反而显得自己不厚道了。

想到这里，他说道：“服了！郭盟主这份心性，我卢天佑服了！没啥说的，您做这个盟主之位，我没有任何意见。”

杨盛道：“那咱们就一起参拜新任盟主，歃血为盟？”

“理应如此。”

当即命人端上酒来，大家割破了中指，歃血为盟，誓死反唐。

然后又请郭业做了主位，在杨盛和卢天佑的带领下，人们一齐跪倒在地，齐声道：“参见盟主！”

郭业坐在那里，顿时感觉无比的荒谬！

这些人拜的是自己，求的是却是自己带领他们打败秦王。换言之，就是要求郭业领导大家杀死郭业！

最荒谬的是，这么荒谬的事情能够发生，却是因为自己戴上了一顶莫名其妙的绿帽子！

以后外面会不会有人暗中称呼郭小宝是绿帽盟主？这可好说不好听呀。

“盟主！盟主！”

正在郭业胡思乱想之际，卢天佑上前一步道：“盟主，您想什么呢？”

“啊……我在想……在想该如何对付郭业？”

“那您就别发愁了。有了……郭夫……那个雷书瑶做内应，再加上我的渠道，打败郭业简直易如反掌。”

郭业心中一动，道：“此言怎讲？”

## 第2092章制定消灭计划（1）

“这个……”卢天佑往四下里看了看，道：“此事关系重大，咱们还是私下里说。”

“如此也好。”

当日晚间，在一间静室之内，卢天佑、杨盛以及郭业三人团坐，开了一个小会。

卢天佑道：“其实我这个法子和盟主的法子甚是相同。秦王来了剑南道之后，一直按兵不动。不用说，他是在整合内部。等内部整合好了，必定发动对咱们的致命一击！”

“那你的办法呢？”

“在朝廷的大军之中有咱们的人。我已经和那边商量好了，只要郭业的大军出动。咱们这边就能得到他的进军路线。”

郭业听到这里微微摇头，道：“只有个行军路线有什么用？在剑南道，秦王就是天，他随时可以改变行军路线。再说了，即便你们真的打了他一个伏击，以义军的战斗力，谁输谁赢，那还真不一定呢。”

卢天佑道：“当然没那么简单。人家不仅会告诉咱们行军路线，还会告诉咱们秦王的中军所在。原来我还担心他们的情报不准，现在有了雷书瑶做内应，互相印证，这个担心也不复存在。”

郭业轻蔑地笑道：“知道中军的所在也用处不大。秦王的亲兵你们总渗透不进去吧？到时候还不是要硬碰硬？”

“您别着急呀，听我把话说完。不仅刚才的那些，那边的人还会在军中散步谣言，宣称朝廷大军已败！双管齐下，这场大战咱们赢定了！”

郭业暗暗忖道，这个方案真够歹毒的。军中谣言四起，中军危急。自己猝不及防，肯定肯定要吃一个大亏。

不过，尽管心里面翻起了滔天巨浪，他的脸上却没有表露出来。

郭业道：“卢大帅，你们这个方案就有些书生气了。淝水之战，可不仅仅是有几个人散步谣言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原因是苻坚内部不稳，给了敌军可乘之机。现在朝廷内部岂有不稳之相？”

卢天佑严格来说，只是一个地主豪强而已，算不得什么知兵之人，被郭业这么一说顿时慌了神，道：“您是说这个方案不妥？可是那边说……”

“那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依我看，人家根本就没对你说实话。”

“此言怎讲？”

郭业眼珠一转，道：“据我猜测，他告诉你中军所在是真，引发军中混乱也是真。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可就未必如你所愿了。”

“您的意思是……”

“你们久攻中军不下，和你们合作的人会派自己的私兵出击……”

“那不是一样吗？”

“怎么能一样？他会把秦王和你们都一勺烩了，然后把罪责都推到义军身上。到时候那帮人把义军一剿，独享大功，你的脑袋就是人家升官的垫脚石。”

卢天佑脸色骇然，道“果真如此？”

本来郭业是想要忽悠卢天佑的，不过他越说越觉得自己所言有道理。

他说道：“人家无非是想借你们的名义而已。至于秦王是否真的是你们杀的，那就无关紧要了。更何况……”

“怎样？”

“杀了你们之后，不仅可以掩盖事情的真相，还可以加官进爵。两全其美，毫无后患，他们为什么不？”

卢天佑不服气地说道：“你们知道跟我做交易的人是谁吗？此人叫殷弘智，乃是齐王李治的亲舅舅，代表了齐王！齐王那是有帝王之志的人，能说话不算数？”

杨盛针锋相对地说道：“当今天子还弑兄杀弟呢，难道这不比食言而肥没品得多？那也没妨碍他当皇帝呀！”

郭业也道：“卢元帅你也太幼稚了。说句不好听的，人家是官，咱们是贼。什么时候官要对贼讲信誉了？”

“那……那……”

郭业叹了口气，道：“卢大帅，您就别找借口啦。总而言之，这次您是上了大当。朝廷之人绝不可信，此事咱们还得从长计议。要想办法只吃鱼饵不上钩。”

杨盛道：“这就需要杨盟主告诉我们这场协议的细节了，除了那个国舅爷阴宏智以外，直接负责此事的人是谁？换言之四川官场之中，又是谁受了齐王的指使做了内应？”

“这……”

“嗯？”郭业脸一沉，道：“卢大帅，歃血为盟可不是说着好玩的。咱们现在可是在一条船上，您要是再藏着掖着，可就太不够意思了。”

“好吧……我说！”卢天佑一咬牙道：“是老将梁建方。此人驻剑南道多年，军中门生故吏甚多。他投靠了齐王，秦王的一举一动，就都在咱们的掌握之中了。”

郭业先是脸色微微一变，旋即猛地一拍几案，道：“我说什么来着？果然有诈！”

“啊？郭盟主何出此言？”

“梁建方可不是一般人，其人不但矫勇异常，而且对大唐忠心耿耿。他可能帮助齐王杀死秦王，但绝对不会帮助咱们打败唐军。前者只是朝廷的内部倾轧，后者却关系到了他的一声清誉。”

卢天佑此时已经基本被郭业说服了。

说白了之前他不过是利令智昏而已。总想着自己算计齐王一把，全有剑南道之地。

却没想到李佑再不堪，他以齐王之尊，手底下总是聚拢了一拨人才的，岂是区区一个偏僻州府的土财主所能算计得了的？到了最后肯定会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现在被郭业把其中的道理掰开了碾碎了这么一说，卢天佑的神志顿时恢复了清明。

他站起身来，躬身一礼，道：“多谢盟主！要不是您明察秋毫，天佑险些酿成大错！”

“呃……卢元帅也不可太过自责。”

郭业眼珠一转道：“要面对秦王的大军，正面相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要想

胜利，不行险，不用智计怎么行？卢大帅您原来的谋划也不算错。只是有些欠缺周密了。”

“那您的意思是……”

“咱们要想办法，将计就计，把梁建方和秦王一起坑了。彻底葬送剑南道的大军。”

卢天佑道：“然则计将安出？这二位都是人中之杰，要想让他们上当可不容易。先前我就是小瞧了齐王，险些酿成大错。您可别太过大意，重蹈了我的覆辙。”

“当然不会。”郭业道：“其实这事也没你想的那么难。再聪明的人也会办傻事，利令智昏而已。只要抓住了他们的弱点，就不愁他们不上钩。咱们来分析一下，秦王此次领兵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消灭僚汉义军。”

郭业摇了摇头，道：“不对。光是打败咱们，根本用不着郭业，说句你们不爱听的，哪怕是梁建方出马，收拾咱们也毫无难度。”

“那您觉得秦王的目的是……”

“秦王不仅要消灭咱们，还要尽量一战而平，减少军费的消耗。另外，他恐怕还打着僚人改土归流的主意。”

杨盛沉声道：“这其中难道有什么可以利用之处？”

“当然有了！”郭业眉毛一挑，道：“咱们主动投降不就行了！”

## 第2093章制定消灭计划（2）

“啥？投降？”尽管大家都是有城府的人，郭业这句话还是把二人惊了个目瞪口呆。

卢天佑怒道：“郭小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是被那秦王郭业吓破胆了吗？”

杨盛也眉头紧蹙，沉声道：“盟主，你这句话是认真的？你究竟是什么人，混入义军内部又是打得什么主意？这个问题你要解释不清楚，今天就别想走出这个门了。”

郭业赶紧解释道：“不是真投降，而是假投降。秦王想着用最小的伤亡平定叛乱，想着僚人改土归流。那就是对咱们有所求，我等若是提出投降，他必定应允。”

“然后呢？”

“然后咱们就可以提要求了，比如为了表示诚意，要求他带少量的随从前来受降。只要进了咱们的大营，还不是要他圆他就圆要他扁他就扁？”

“那他能同意吗？”

“怎么不会同意？”郭业道：“这种大人物太过自信，最喜欢兵行险招了。比如汉光武帝刘秀，敢宿卧在新降的叛军之中，尽收其心。这才有了推心置腹的典故。”

“可郭业是郭业，刘秀是刘秀，那能一样吗？”

“怎么不一样？秦王这个人我太了解了，他多次出使三韩之地，哪次不是险之又险？甚至有了两百破五千大闹平壤城之举。出使吐蕃，又火烧了布达拉宫。桩桩件件，哪件比这件的危险小？”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有道是富贵险中求。郭业从一个小小的赘婿到今天的位极人臣，要是不敢冒险那怎么可能？说不定敢于冒险就是他的成功之道。”

杨盛一拍几案，道：“这个计策好！常言说得好，善泳者溺。秦王行险惯了，咱们要叫他成也行败也行险！”

卢天佑却迟疑道：“不妥吧……先不说这个计策能不能成功。即便真的成功了，把郭业也杀了。那不是只是让齐王得意？咱们的目的是打败唐军，光杀一个秦王有什么用？”

郭业道：“这个计策当然没那么简单。咱们不仅仅要杀秦王，还要杀梁建方，甚至于把剑南道的唐军都杀个干净！我刚才说的只是其中一环而已。”

“您详细说说……”

“说完了秦王，咱们再说这个梁建方。他现在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杀死秦王，其二是灭了咱们义军。而第一个目的是优于第二个目的的。换言之，秦王才是他的心腹大患，我等不过是疥癣之疾而已。”

“然后呢？”

“咱们要利用的就是这一条。卢大帅，今天散会之后，你就跟阴国舅把话挑明了说。”

卢天佑问道：“说什么？”

“就说咱们已经看穿了他的阴谋——是想把咱们和秦王一起灭了。”

“那他要是矢口否认呢？”

“否认也没关系，别忘了，现在是他有事求咱们。可不是咱们有事求他。你就跟他说，不管是不是有这个阴谋，原来的方案作废。要想利用咱们，就得按照咱们的法子办。”

“那咱们的法子是……”

郭业伸出了两根手指，道：“其一，梁建方必须说服秦王答应咱们的条件。其二，这场受降大会，他必须参加。”

“没了？即便是把梁建方也诓进来，咱们也未必能打败唐军呀？”

“当然还有。我这条计策的核心之处，就是受降大会。待到秦王大兵压境，咱们就提出投降，并且要求举办一个受降大会。到时候，唐军高级将领必须全部参加。”

“然后呢？”

郭业狞笑道：“唐军的高层将领全部到场，而会场的保卫工作全部由我方负责。到时候咱们一翻脸，把唐军的大将斩杀殆尽，再领兵进攻。没有人指挥，唐军一盘散沙，岂不会大败？”

杨盛和卢天佑对视了一眼，道：“您打算的倒是挺好。但是不是太过理想化了一点？郭业愿意行险倒是可能答应。但是梁建方呢？您不是说他最重名声吗？能答应咱们这个条件？”

“那就要看齐王对梁建方的影响力了。咱们挑明了说，要靠这个受降大会大败唐军。梁建方若是同意了，咱们就按照计划行事。他要是不同意……”

“怎样？”

郭业双手一摊，道：“当然是就此作罢，另寻他途，还能怎么样？”

杨盛道：“也只能如此了。不过，还有一件事您考虑过没有。秦王虽然爱行险，但也不是鲁莽之人。在赴会之前，肯定有所安排。”

“那又如何？他有安排，咱们也不是没内应。秦王到底有什么打算，雷书瑶自会告诉我等，咱们见招拆招罢了。”

“梁建方有什么阴谋诡计怎么办？”

“他？他要是敢耍什么花活，咱们就在受降大会上砍了他的脑袋！”

……

……

三人又商量了一会，没有发现这个谋划有什么漏洞，当即就依计行事。

首先，就是由卢天佑去与阴宏智去交涉。

这位国舅爷倒是标准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也不知他用了什么手段，竟然逼得梁建方不顾一世英明，应允了此事。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成都城里的秦王千岁调兵遣将，开始对三州之地大兵压境。

义军与僚人的大军合兵一处，那也有十万之众。当即兵来将往，很是打了几仗。

当然了，战斗的结果基本是毫无悬念的。硬碰硬的话，联军远不是朝廷兵马的对手。几乎每次都是大败亏输，偶有一两次胜利，也是人多取胜，而且胜果不大。

开战之前，大家不是不知道自己与朝廷的兵马有差距，只是没想到差距竟然这么大。

几场仗打下来，僚汉联军的士气就开始低落。

屋漏偏逢连夜雨，义军的内部还出了内鬼。这个内鬼就是他们的一正二副三个盟主。

要想骗过敌人，先得骗倒自己。要不然，领导说咱们要和官军谈判投降了，手下想不通要咋变怎么办？

这个舆论工作首先得做好。

于是乎三位盟主的亲信就在军中开始散步谣言，什么官兵人人都以一当十不可战胜呀，秦王是天杀星转世与他做对死路一条呀，当今天下太平造反没前途呀……等等，不一而足。

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那就是义军必败无疑。

这下子联军的士气更是一落千丈，反映到战场上，就是该输的仗打输了，该小胜的仗打平了，该大胜的仗也没什么战果。

战场的局面和谣言互相促进，使士兵们意识到，这下子真是没活路了。

有人开始逃亡，有人开始主动向官军投诚。

眼见装逼马上就要装成傻逼了，三位盟主也赶紧收手，向朝廷提出了招安的要求，这下子联军才稳定了下来。

可等朝廷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联军又开始出幺蛾子了。说怕秦王反悔，要公开进行两军会盟。

另外，为了避免有些朝廷的高级将领对秦王的决定阴奉阳违，要求所有千人将以外的人全部参与盟誓。

不仅如此，还要求会盟的保卫工作，全部由义军承担。

如果这些要求全部答应，联军才会投降。要是不答应的话，联军就要逃入大山之中，和官兵打游击，不死不休！

没过多久，那边传来消息，秦王已经答应了义军的要求。不过人家也有一个附加要求，那就是联军千人将以上的人也必须参加会盟。

这倒是题中应有之义，联军一方也就允了。

另外，由于双方的高层尽皆在此，为了给己方助威。双方的大军开始会在盟之地不远处云集。

三阳冈，一场决定三州命运的受降大会就要在此召开。双方都是稳操胜券，但究竟会鹿死谁手呢？

## 第2094章见不得光

梁建方最近有点烦。

他一向自傲于自己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刀一枪打下来了这泼天的富贵。这可比那些溜须拍马，曲意逢迎，贿赂上官的人强多了。

可是，自从阴宏智找到了他的门上，梁建方发现自己再也骄傲不起来了。

人家要求的，是让他想办法杀死秦王郭业！

郭业是什么人，梁建方可是太清楚了。说是朝廷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也毫不为过。

杀死他，就是杀害国家栋梁！如果要类比得话，那就是商朝的费仲尤浑，秦朝指鹿为马的赵高，汉朝的十常侍！这可比那些蝇营狗苟的官员还要齷齪许多！

要是别人敢这么要求，他肯定是拔出腰刀，就要那个人的命，连送交有司都不用。

但是，说这个话的阴弘智，阴弘智背后站着的，是齐王李佑。这就要另当别论了。

梁建芳心中暗想，虽然现在的太子是晋王李治，但是当今天子春秋鼎盛，这日子还长着呢！

十几年前，太子是李建成，现在呢？他不仅死了，名声还臭了大街。几年前太子是李承乾，现在呢？他坟头上的树都长得老高了。

日后晋王能不能登基坐殿，那还真不一定！

万一是齐王继位呢？

自己今天违逆了人家的意思，人家能不报复？好，自己重视名声甚于生命，不在乎这个。那不还有子孙后代吗？也能不在乎？

更关键的是，自己即便真的硬顶，就能留下什么好名声吗？那还真不一定！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到时候齐王扣几个屎盆子到自己的头上，又有谁会为自己说话？自己又能到哪说理去？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梁建方怂了，婉言谢绝了阴弘智的要求，并且发誓对此事永不外泄。

然而，这事哪有那么简单。阴国舅对付起自己人来，真是阴险毒辣。

他先是找了梁建方的一个旧部下，栽赃陷害投入了大狱，展示力量。然后又派了一帮江湖人，把梁建芳在老家的独子给绑了。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梁建方没办法，只能给阴宏智出了那个利用义军的主意。

他想的挺好，一箭双雕，牺牲秦王，把义军的首脑和精锐都给坑了。不说功过相抵吧，起码将功折罪，这罪孽也就没那么深重了。

可惜的是，天不从人愿，义军之中也有高人，识破了他的计谋。

不仅如此，人家还将计就计，提出了另外一番计划。梁建芳一听就知道大事不好。

这个计划如果能够成功，不仅秦王性命不保，恐怕整个剑南道都非朝廷所有了，而自己也要做了阶下囚。



他出言反对，阴弘智却淡淡地反问道：“能确定杀死秦王吗？”

“呃……大概是八九不离十。可是……”

“没啥可是的。只要能杀死秦王，即便把剑南道暂时交给他们又如何？朝廷能征惯战的大将那么多，早晚能打回来。至于你……”

“怎样？”

“如果能活着回来，齐王不会忘记你的功劳。”

“那我要是死了……”

“齐王会好好照顾你的家人。记住，为了杀死秦王，齐王殿下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事到如今，梁建方能怎么办？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他厚着脸皮，来到成都府，要求觐见。得到的回复却是，秦王身体不爽，不能接见。

梁建方又提出要一起参加受降大会，这个要求秦王倒是准了。

十一月初十，无风，艳阳高照。

梁建方与秦王的车队一起，来到了三阳冈之前。直到现在，他都没见过秦王的真容。只是得到命令，作为先导与义军接触。

以他的资历，按说郭业没资格这么使唤人家。不过，郭业的本尊不在，不给梁建方找点事做，又怕他看出端倪，也只能如此安排。至于梁建方自己，心里有鬼，也不敢多作计较。

远远的见一个黑大个率领一支队伍在路边相迎，梁建方赶紧催马上前，抱拳拱手道：“敢问您是哪路英雄，贵姓高名？”

“俺叫李元魁，乃是我们盟主郭小宝的结义兄弟。特来迎接秦王千岁！秦王千岁在哪里，快带我一见。”

“呃……这个恐怕不行。秦王千岁得了一场重病，见不得风。”

“嗯？这是什么话？”李元魁把脸一沉，道：“秦王参加受降，却连脸都不肯露。这是看不起我等？还是其中有诈？”

梁建方也觉得这事不大好解释，不过在外人面前，总得维护秦王的颜面。

他冷笑一声，道：“在这个问题上，秦王用不着撒谎。别说他真的病了，即便没病，以他老人家的身份，又岂是你想见就见的？你们盟主来了还差不多。对了……”

梁建方忽然灵机一动，反问道：“你们联军迎接秦王千岁的车驾，怎么派了你来？为何不是盟主郭小宝亲至？退一步说，就算他有什么事不方便，也该派那两个副盟主来吧？”

郭小宝当然不能露面，大唐高级军官里面认识郭业的人多了，一露面就得露馅。

他也不愿意让两个副盟主前来。这两个人都是人精，一会看出点端倪怎么办？

唯有李元魁傻精傻精的，派出来正合适。就算万一他发现点什么情况，回来也会第一时间汇报，尽可以遮掩下去。

李元魁当然不知道这事的前因后果，闻言也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道：“这个……这个……上支下派，俺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过我可以肯定，三位盟主对秦王绝无不恭之意！”

“哦？你也知道自己是上支下派做不了主呀？”梁建方轻蔑地一笑，道：“知道自己的身份，让你迎接就好好迎接，还管七管八的干啥？”

“我……”

“怎么？你还不服气？你们盟主不肯相迎，还怪我们秦王不肯接见，这是何道理？到底是谁无理？”

“这……”

“没话说了吧。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赶紧头前带路！惹恼了秦王，你担待得起吗？”

想起临行前大哥的嘱托，李元魁强忍怒气，抱拳拱手道：“喏！”

双方都在对方的军中有细作，这些高层将领其实很难造假。所以，无论唐军还是联军，都信守了诺言，所有千人将以上的人尽皆参会。

两军的将领，再加上义军安排的一千护卫，总共就是一千五百多人了，把个小小的三阳冈挤了个满满当当。

眼见天将近午，秦王郭业和义军统领郭小宝，还是迟迟不露面。

尽管是冬天，在大太阳底下空站了这么长时间，人们还是一阵阵的不耐烦。

唯有义军大元帅联军的副盟主卢天佑与梁建方，丝毫不见着急之色。

二人从天文谈到地理，从天下大事谈到个人爱好，从古代的英雄人物谈到当今的各路豪杰，好像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般，相谈甚欢。

不过这都是表面现象，他们心里边想的却是各不相同。

卢天佑心中暗想，怎么郭小宝还没准备好呀？这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我肚子里都快没词了！

梁建方却是想，莫非秦王真的病到了那个地步？如果他真的病死于此，到让我不用那么良心不安了。好，那我就多撑一会儿，争取撑到秦王病亡。

那么，郭业现在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 第2095章露馅了

郭业正在排兵布阵。

待会要用自己手下的一千人抓捕二百多名义军高层，这事没那么简单，必须仔细谋划。

他不是担心自己手下的战斗力，一千对两百，胜利是肯定的。

也不是担心跑了一两个。即便真有人跑了，独木难支，也无关大局。

他现在最担心的是死人。别看之前打了那么多仗，但死的都是普通士兵和低级军官，他们死了也就死了，不会影响唐军和联军的关系。

但现在一死就是高层将领，那就完全不同了。别忘了，他的目的不是简单的打败义军，而是一劳永逸改土归流。

这些人哪个都代表了一部分势力，尤其是僚人将领，很可能一个人就控制了好几个寨子。

他们宁死不降，可以先关着好言相劝。他们跑了还可以招降，但是死了可就麻烦大了。

如果他们的部众矢志报仇，往大山里一躲，没事出来打打游击。再想完全平定，不知要花费多少人力物力。

说白了，这就是内战与外战的不同。能少杀人就少杀人，见了血当时是痛快了，引发的伤口却是很难愈合。

好不容易把事情都安排好了，郭业刚要从帐篷里面出去，有人来报，僚王求见。

“参见盟主！”杨盛抱拳拱手。

“僚王千岁不必客气。”郭业还了一个礼，道：“您找我是有事儿？”

杨盛点了点头，道：“的确是有事儿。我刚刚得到消息，秦王那边恐怕不大对头。”

郭业心中一震，强自镇定道：“能有什么事儿？书瑶那边可从来没传来什么异常的消息，您是不是太过杞人忧天了。”

“既然没什么异常，那秦王为何不露面？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自从他到了成都，就一直没有直接接见过官员。所有的命令都是通过他身边一个叫米吉的将领传达。”

“哦，你问这个呀，这个问题好解释。秦王他病了，大夫嘱托不能见风，要不是咱们假投降，现在他还不肯出来呢。说不定这场受降仪式，就能要了他的命！他这也算为大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不能吧……”杨盛道：“秦王要真是病到了那种程度，梁建方又何必和咱们做这个交易？他直接等秦王死不就行了吗？”

“这个……这个……也许是他觉得秦王病得没那么严重呢！总而言之，僚王您不必担心，有书瑶做内应，秦王那边绝对不会出什么幺蛾子。”

杨盛咽了口唾沫，为难地说道：“盟主……有的时候呢？也别太过自信。女人心海底针，谁知道她是怎么想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您说雷书瑶会不会把咱们出卖了？不可不防呀！您仔细想想，要说您对雷书瑶有什么恩义，是不是那个……有点不大靠谱？”

郭业摇了摇头，道：“不必担心，对雷书瑶我有把握。”

“郭盟主，此事关系重大，可是丝毫闪失不得。万一雷书瑶把您出卖了，现在来的秦王是假的。真身却是处于大军之中。咱们的计划可就……”

“万一也没有，我和雷书瑶的情意，可比你想象的深得多。”

杨盛听了不由得心中一阵做呕，你们一对奸夫淫妇，说什么情深意重，也太无耻了吧。别的不说，真有那么深的情意，你会容忍自己的女人陪别人睡觉？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我还是不大放心。盟主，您到底和雷书瑶是什么关系？”

郭业心里一紧，道：“当然是夫妻了，有什么问题？”

“得了吧！这话您也就是骗骗旁人可骗不倒我。想当初我派人追杀雷书瑶，在她勾搭上了秦王郭业之前，她的身边可从来没有出现您这么一个人。说起来，秦王是先来，您才是后到。”

话说到这个地步，郭业可不敢胡乱回答了，一个说的不对，自己的真实身份就得被识破了。

他含混应道：“你到底想说什么？是想要羞辱我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女人嘛，一般来说，对自己的第一个男人印象最深，也最忠诚。当然了，您魅力无穷，应该能够令当别论。但是雷书瑶也不是省油的灯，还是防一手为好。”

“好吧，我知道了。”郭业敷衍道：“现在大唐的高级军官已至，即便那个秦王是假的，又能如何？咱们的目的是打败唐军，又不是一定要杀死秦王。放心，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呃……您说的也对。现在这种情况对我方极为有利。除非……”

杨盛本想说的是，除非颠倒过来，四周的兵马都是唐军，胜败才可能逆转！

但是话到嘴边，他又咽了下去。

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件事不可能发生，而是忽然意识到，这件事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换句话说，眼前之人有可能就是秦王郭业！

郭小宝的来历非常神秘，原来杨盛觉得不可能是郭业原因有二。其一，深入义军内部风险太大。其二，自己的手下有人认识他，郭业应该不会如此不智。

但是现在想来，郭业连这种苛刻的受降大会都敢答应，未必就没有混入义军内部的胆子。

至于第二条理由，的确非常有道理。但万一是他百密一疏呢？

如果郭小宝真是秦王，那很多事情就有另外一种解释了。

比如说他这个名字的来历，比如说他和雷书瑶的关系，比如说秦王一直不肯露面的原因，以及为何这么苛刻的受降仪式秦王都能答应。

还是那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他真是秦王，自己这帮人岂不成了瓮中之鳖？

什么王图霸业？能保住一条命就算不错了。

不行，太危险了！这件事可马虎不得，为了确保安全，还得最后试探一下！

郭业当然不知道他的心中所想，随口问道：“除非什么？”

“哦，没什么……对了，盟主，我忽然想到了一个验证秦王是不是替身的办法。”

“什么办法？”

杨盛道：“我有几个手下，见过秦王的真容。待会我把他们找来，您带他们去见秦王。秦王可以不见别人，总不能不见您吧？”

闻听此言，郭业的心中不由得一阵慌乱，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道：“不必了。咱们马上就要收网，秦王是真是假已经无关紧要。即便是要认人，也完全可以在图穷匕见之后再认，现在不宜节外生枝。”

有心算无心，尽管郭业眼中的慌乱之色出现的很短，还是被杨盛的眼光捕捉道了。

他不动声色地说道：“也行，一切就依盟主所言。杨某人告退了。”

杨盛出了郭业的帐篷，才顾得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他现在有五成的把握，郭小宝就是秦王！

五成虽说不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成的风险都不能冒。猜错了，冤枉了郭小宝，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但要是猜对了，现在还不跑，那可就是死无葬身之地。

杨盛不敢打草惊蛇，谁也没告诉，回到自己的帐篷内换了一身衣衫，扮作一名传令兵，打马扬鞭，匆匆忙忙离开了三阳冈。

等郭业得到消息的时候，此人已经去的远了。派人去追恐怕于事无补！

跑了杨盛计划就算是泄露了，郭业不敢怠慢，当机立断道：“亡羊补牢，犹未晚也。事不宜迟，咱们马上发动！”

## 第2096章此子是谁？

从杨盛失踪，到确定他已经逃跑，这是需要时间调查的。所以，尽管郭业决意发动，实际上还是比预定的时间晚了些。

此时，三阳冈上的二人都有了精疲力竭之感。梁建方是个武将，本来口才就非常一般。卢天佑乃是偏僻州府的豪强，见识也不广。能支撑到现在，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最后，是卢天佑先败下阵来，他低声道：“好了，别装了，你们那个秦王到底怎么回事？怎么还不出现？梁老将军，要是耽误了齐王的大事，你可吃罪不起。”

梁建方冷哼一声，道：“我只是个小小的右卫将军，有什么资格管秦王的事？你们的要求我都按照做了，即便被秦王跑了，那罪责也不在老夫的身上。”

卢天佑把脸一板，道：“老将军您这话跟我说没用，得齐王殿下相信才有用。抓不着秦王，齐王能把我们义军怎么样？但是您老人家就不同了……响鼓不用重锤，您老自个儿琢磨吧。”

“你……”默念了无数遍“我忍”，梁建方深吸了一口气，道：“你就究竟想怎么样？”

“您回去看看，秦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但是人家愿不愿意见我，那我可打不了包票。”

梁建方无奈，忍气吞声去找秦王郭业，可他没走几步，就被挡住了回来：“梁老将军留步，受降仪式马上就要开始，您还是不要到处走动得好。”

“好吧。”

梁建方走了回来，双手一摊，道：“这可不是老夫不去，而是你们的人不让我去。”

“这样呀……看来是盟主早就准备好了。那算了，关于秦王咱们就不操心了。不知这次大会之后，梁老将军有什么打算？”

梁建方白眼一翻，道：“打算？我能有什么打算？难不成你们还能放了老夫？”

“那当然不能了。不过……除了被俘以外，您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投降！”

“哼，老夫岂能降贼？”

“什么贼不贼的，说的多难听呀？有道是成者王侯败者寇，这次是我们义军大胜，而你们唐军大败。整个剑南道很快就是我们义军的了，到时候我们就是官，唐军才是贼。”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再说了，就算我们是贼、你梁老将军陷害忠良，那就是奸臣。名声上还不如我们呢？您投靠我们，那顶多算是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可算不得什么委屈？”

“你……”这话都近乎羞辱了，只把老头子气得胡须乱颤，道：“卢大帅，还请积点口德！”

“嘿嘿，口德？难听的话我还没说出来呢！梁建方，你要明白自己的处境！马上你就要成阶下囚了，还是收起你那副三品将军的做派吧。敢说我们是贼，你老小子也太不知好歹了。”

梁建方本来屈从李佑的安排，就心里很不情愿。现在被卢天佑这一通三番五次地挤兑，那真是肺都气炸了。

一时间热血上头，他也顾不得齐王李佑的威胁了，脖子一梗，就要发作。

正在这时，忽然间有人高声喝喊道：“秦王到！郭盟主到！”

唐军的高级军官跪倒在地，齐声道：“参见秦王殿下！秦王千岁千千岁！”

义军这边的高官也行礼如仪，道：“参见盟主大人！郭盟主福如海阔，寿与天齐。”

双方的高层将领尽皆跪地低头，向自己的统帅表达崇高的敬意。

咚咚咚~

伴随着一阵阵沉重的脚步声，有人走上了高台，沉声道：“免礼，平身！”

“谢盟主！”

“谢秦王！”

众人起身，往高台上望去。

这么一看，所有人都不由得大吃一惊！

怎么台上只有一个人？

但见此人看年纪也就二十多岁，相貌英俊，眼睛有神。顶盔挂甲，外面罩了一身白袍。雄姿英发，好一个英俊的青年将军！

但问题是……他是谁？是秦王郭业？还是联军的盟主郭小宝？如果说他是郭业，那郭小宝去哪了？如果说他是郭小宝，那秦王郭业又在哪里？

联军这边的人相对淡定一些。他们都见过郭小宝本人，以为站在台上的是自己的盟主，而非秦王郭业。只要郭小宝还在，那情况就基本还在掌握之中。

唐军这边可就有些慌乱了。有的人认识郭业，知道台上的乃是秦王。但联军盟主郭小宝去哪了？

要知道，把会场的保卫交给联军，本身就意味着绝大的风险。万一联军出点什么幺蛾子，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至于没见过郭业的唐军将领，稍微一打听，也就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

梁建方的额头上不由得冷汗涔涔，他心中暗想，不用问，联军的统帅郭小宝不露面，那就是调兵遣将去了。

也许在过一刻钟，不，用不了一刻钟，也许眨眼间联军就会发动，把在场的唐军将领一网打尽！自己也会做了阶下囚。

怎么办？就任由事情这么发展下去？

卢天佑现在就如此咄咄逼人，等自己真落到了他的手里，那还能有得了好？只要不肯投降，受到的屈辱说不定就是刚才的十倍百倍！自己能忍得了吗？

那要是投降呢？恐怕不仅自己没什么好下场，就是自己的后代也会受人唾弃。到时候自己没了利用价值，齐王怎么会信守诺言？

不能投降，不想受辱，但自己的儿子可怎么办？

好后悔呀，当时怎么就答应了齐王的要求，把自己逼到了这个田地？

罢了！罢了！

孩儿呀，事到如今，就算爹爹对不住你了！黄泉路上，咱们父子同行！想到这里，梁建方大喊一声，道：“秦王快走，其中有诈！”

哗～

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唐军将领们顿时一阵大哗！

联军这边倒是早有准备，人们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往后退了几步，与唐军隔开了一定的距离。

卢天佑道：“梁建方，你现在反水不嫌太晚了吗？之前不答应我们的条件，还可以做一个忠诚孝子。现在投靠联军，下场也未必不好。你这样首鼠两端，可谓是做了最差的选择。”

梁建方话一出口，也就没了反悔的余地，他长叹一声，道：“你这话说对了一半。不错，老夫的确是一错再错。但这次选择，老夫坚信是正确的。”

“此言怎讲？你先叛朝廷后叛联军，天下之大已经没有了你的容身之地。还谈什么正确的选择？”

“的确，阳世上的确没了我的容身之地。但是老夫还可以去死！”梁建方道：“我活了这么大岁数，算是活够了！临死之前如果能稍赎罪孽，也算是值啦！卢天佑，我宁死也不会受你的折辱！”

然后，他又对着郭业抱拳拱手道：“秦王千岁，如果您能逃出生天的话，看在老夫迷途知返的份上，还望您能够看顾一下老夫的家人！您快走，我来阻挡追兵。”

哈哈～

卢天佑大笑道：“梁建方，你老糊涂啦！这可不是秦王，而是我们联军的盟主郭小宝！”

“什么？”梁建方没见过郭业，自己也不大确定，他问身边的一员小将道：“你看清楚了没有，那到底是不是秦王千岁？”

卢天佑道：“你问他干什么？现在那人就在你的面前，你直接问本人不就行了？”

“好！”梁建方指着郭业道：“你究竟姓字名谁？”

郭业微微一笑，道：“在下姓郭，有个小名叫小宝！”

“啊……”

“不过呢……除了这个小名以为，我还有个大名！”

“你的大名是……”

“郭业！”说完了，他大马金刀地往摆好地胡床上一坐，道：“郭业就是郭小宝，郭小宝就是郭业。我既是秦王，又是联军盟主，现在大家重新见礼吧！”



## 第2097章受降

此时此刻，三阳冈上的众将，那脸上真是有如万花筒一般，什么表情都有。

惊讶者有之，狂喜者有之，迷茫者有之，仇恨者也有之。

梁建芳苦笑一声，道：“看来梁某人是枉做了小人了，一切都在秦王千岁的掌握之中，无论我如何抉择，都不会影响今天的结果。服了！我彻底服了！参见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有他带头，唐军再次行礼，声震云霄。

义军这边呢？大部分人都被眼前的变化惊傻了，一时之间不知如何是好。

李元魁道：“大哥……啊，不，秦王……郭业，你到底想把我们怎么样？”

郭业道：“贤弟不必担心。虽然我没有真名示人，但你们盟主也叫了，头也磕了，那我就得为你们负责。比如你和钱霸，一直叫我大哥，朝廷这边有个六品果毅都尉的官职，不知二位贤弟可愿屈就？”

别嫌弃六品的果毅都尉低，在历史上薛仁贵在高句丽屡立奇功，李二陛下也不过封了他一个果毅都尉。

这在中等州府的府兵之中，已经是折冲府的副职了。

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二位没干什么，只是因为阴差阳错认了郭业当大哥，就从黑社会头子变成了小军区的副司令，相当于一步登天了。

“愿意，当然愿意了！多谢大哥，多谢大哥！”二人齐齐跪倒，喜不自胜。

封赏李元魁和钱霸，起到了千金买马骨的效果。要知道，在场的义军高级将领，在一年前还都是泥腿子呢。要不是这样，卢天佑又怎么可能被人们推举成大元帅。

现在李元魁都当了果毅都尉了，大伙虽然不如他们和秦王亲密，但是混个一官半职总是没问题吧？

哪怕是个乡间小吏呢？不比以前的日子强得多？

更关键的是，四周这些士兵，那可都是郭业手下的人。自己要是负隅顽抗，很可能就是人头落地。

一边是当官，一边是命丧黄泉，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人们纷纷跪倒在地，道：“参见秦王千岁！我等罪孽深重，杀官造反，对抗王师，还望秦王千岁治罪！”

郭业摇了摇头，道：“原来三州的官员，横征暴敛，逼得三州皆反。罪不在你等，这是本官和朝廷的共识。现在我代表朝廷宣布，对众位的罪过既往不咎。”

“多谢秦王！”

郭业继续道：“不仅是不治你们的罪，现在三州的官员扫荡一空。朝廷临时调派官员，也是捉襟见肘。有一些职位，还是要众位与朝廷分忧。”

“多谢秦王！”

有了秦王的亲口承诺，众人都是喜上眉梢。

卢天佑明白，从现在开始，人心已经被郭业给夺过去了，他的王图霸业

就成了一场空。

跟着郭业混能升官发财，跟着他卢天佑抗到底呢？

先不说眼前的危险。就是侥幸冲出去又能如何？能打赢唐军吗？

好吧，退一万步说，上天保佑，真的打赢了。但是刀枪无眼，谁又敢肯定自己能活到最后？

就算幸运之极，活到最后了，那又怎么样？还不是升官发财封妻荫子？

费了那么大的劲，九死一生，最后的结果跟现在有啥区别？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现在的结果也不算特别坏。别人能投降，我就不能投降了？

做不成蜀王，当一个州府的长官总没问题吧？有了此等成就，也算对得起祖宗了。

想到这里，他向前膝爬半步道：“秦王千岁，您真是青天大老爷！不仅理解我们这些小民的艰难，还宽恕了我等的罪过。只是我卢天佑实在是罪大恶极，恐怕朝廷那边……”

“卢元帅不必担心。虽然按照道理来说，您是义军的大元帅罪无可赦。但本官却以为，你除了过以外，还有一项大功。”

卢天佑满脸的不可置信，道：“我还有大功？”

“当然了。你当上义军元帅之后，下令不对三座州府进攻。此令一出，不知少了多少杀伤，活了多少百姓。本官以为，光是这一条，您就足够将功折罪还有富余了。”

“这……小人还真是惭愧。”

“没什么惭愧的，有功就该赏。不知卢元帅是想当文官呢？还是想做武将？”

“文官怎么说？武将又怎么讲？”

“您要当武将，那就是果毅都尉。当文官，那就是某个中等府的长史。当然了，由于您的身份特殊，肯定不能在这三州任职，得作为流官调往他处。不知卢大帅可还满意？”

严格来说，这个条件就不是很优厚了，甚至比卢天佑预想的官职要低一些。不过，这也表明了郭业既往不咎的诚意。

他要是真的封一个某州都督的官职，卢天佑刚开始可能很满意，但是回去一琢磨，恐怕就得琢磨出事儿来。

卢天佑想了一下，道：“我们卢家一直是耕读传家。在下当这个义军元帅，说实话，乃是被赶鸭子上架，不得已而为之。所以，我还是想当文官。”

还有句话他没说出来，那就是选择当文官，也就等于是放弃了军权，表明了对朝廷的归附之心。

郭业道：“那就依你所言，本王不日就表奏你一个六品文官。”

“多谢秦王。”

封赏了卢天佑，义军这边就算彻底安稳下来了。李元魁和钱霸到底是不是郭业的托，那可不好说。但卢天佑怎么也可能事先与郭业勾连。

有句话叫只抓首恶，胁从不问。现在首恶都封了官，那胁从就更不用提了。每个人都是心头大定。

安抚好了义军，郭业又到了僚人这边，道：“众位是何打算？降还是不降？”

有个大汉越众而出，道：“俺们僚人誓死不降，要杀要剐，随你的便！”

“这……这又是何必呢？”郭业苦笑道：“你们原来就是大唐子民，被贪官污吏逼得造反。现在本王既往不咎，宽恕了你们的罪过。投降了我难道还有什么坏处不成？”

“哼！俺信不过你们汉人！”

“你信不过我，总该信任你们僚人的圣女吧？”郭业一伸手，把雷书瑶招了过来，道：“你跟他们说说吧。”

雷书瑶展颜一笑，对着那个大汉道：“你叫什么名字？”

“俺叫林双保，乃是僚王驾前的左卫大将军，手下有两千弟兄。”

雷书瑶道：“林双保，你信不信我？”

“您……这个……好吧，本来俺是信的。可是你跟汉人的秦王不清不白的，这个这个……”

雷书瑶强忍怒气，道：“好吧，就算我可能为了秦王说谎。你总该相信茂州的同族吧。茂州的僚人现在过得是什么日子，你可曾听人说过？”

“倒是听说过，自从那个李义府上任以来，咱们僚人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家中瓮里有米，兜里有余钱，真是以前做梦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知道就好。告诉你，这一切主要还是秦王的功劳。如果大家能够投降，三州的僚人就都能过上跟茂州一样好日子。你愿不愿意？”

林双保挠了挠脑袋，道：“要说愿意那当然愿意了。不过咱们这三州，真能过上茂州百姓一样的日子？”

郭业道：“茂州的底子好，要想完全一样，那当然不可能。不过，我敢保证，两年，最多三年。大家的日子就能赶上茂州。”

“你凭什么保证？赶不上茂州，你能给大家发钱？”

“当然不是。不过，虽然不能发钱，我可以建工坊呀。现在茂州百姓最羡慕的，就是能够进入夹纆工坊做工的人。你们若能投降了我，我就在三州之地建几十座工坊！”

林双保不服气地道：“就算几十座工坊也用不了一万人，那其他人怎么办？”

“工坊不仅需要人做事，还需要各种原料。比如说其他人可以纺织，把布匹卖给工坊。可以上山割蓝草，把蓝草卖给工坊。甚至可以开饭铺，给工坊的人做饭。桩桩件件，哪件不需要人？”

“那……那……敢情好！可是……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见林双保犹豫了，雷书瑶趁热打铁，她高声道：“我雷氏祭祀竹王多年，在咱们僚人之中，也是颇有名声。现在书瑶以列祖列宗的清誉为誓，秦王刚才所言句句属实！”

不得不说，雷家的招牌，在僚人之中还是有些影响的。当即就有不少僚人将领，跃跃欲试，准备跪下参拜。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观望。

忽然，人群中有人高声喊道：“大家别听他胡说八道！秦王要是真心对僚人好，那咱们的僚王怎么不见了？”

“对！对！僚王在哪，是不是被这对奸夫淫妇给害了！”

“他能害僚王，就能害我们。现在说好话，不过是想先稳住我们，大家不能上这个当呀！”

“拼了，咱们跟他们拼了！十八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

人群一阵骚动，周围的士兵们也紧张起来。弓上弦刀出鞘，准备郭业一声令下，就要拿人。

眼见事情朝着不可控制的方向发展，郭业赶紧高声道：“诸位，诸位，请听某家一言！”

## 第2098章大乱平

好不容易人群逐渐安静下来，郭业道：“杨盛绝对没死，要说你们这位僚王也真是人中之杰，他提前发现了我的真实身份，已经逃走了。”

“你有什么凭证？”

“凭证我是没有，不过这事也用不着什么凭证。大家要是不信我的话，现在可以不必决定到底要不要投降。过几天自然有杨盛的消息传来。”

有人问道：“你肯把我们放了？”

“那当然不能了。不过，我可以允许诸位的部众前来探望。你们不信我，总得相信自己的部众吧？就算他们之中有人被我收买了，我也不可能收买那么多人。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林双保冷笑一声，道：“说来说去，我们只要不投降，你就不会放过我们，是不是这个意思？”

雷书瑶怒道：“现在是打仗，打仗你懂不懂？你们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就是秦王要了你的命，那都是理所应当。现在好言相劝，已经是法外施恩了，林双保你不要得寸进尺！”

“呃……”林双保也知道自己的话不占理，他挠了挠脑袋，嘟囔道：“俺不怕死！”

“不怕死和找死可是两回事！”雷书瑶道：“你要是真想死，也没人拦着你……”

说着话，她把自己腰间的佩剑解下来，交到了林双保的手里，道：“你要是真想死，就抹了脖子吧！要是现在还不想死，就给我老实待着。等杨盛的消息传来，再决定投降不投降。”

“那好吧……您是圣女，俺听您的。”

身份不同，说出话的效果也就完全不一样。

郭业要是这么不客气的说话，那就是火上浇油，僚人将领们肯定宁死不屈。

但是雷书瑶就不一样了，她不光本身就是僚人，而且还是僚人圣女，颇有威望。

这么一通发飙，就真的把场子镇住了。

就是刚才在人群中煽风点火之人，也不敢直面这位僚人圣女的怒火。

当即，郭业命令军卒把这些僚人高层带走软禁起来。然后带领大军，前去接收叛军。

情况比他预想的要好得多，首先义军这边就是毫无阻力。经过前些阵子谣言的熏陶，人们都认为不招安就只有死路一条。

至于说盟主是秦王郭业，那就更没问题了。总是要招安的，被熟人招安总比被生人招安来得好。秦王跟大家在一起混了这么久，肯定更能理解大家造反的苦衷。

甚至有人把郭业此次深入义军，想象成了变文中钦差的微服私访，感动地热泪盈眶。

不少人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早就看出来盟主很可能是朝廷的人，但就是不说，为的就是保护钦差的安全。

上层用官位笼络，下层恐吓加安抚，义军的这五万大军很快就平静了下

来。

那僚人这边呢？也比想象中好了很多。

原来，僚人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

杨盛孤身回来，宣称盟主实际上是秦王郭业，他已经把众位头领给害了。自己好不容易才逃出来。

但是没有了那些高官，他这个僚王说话也就不好使了。甚至有人怀疑，杨盛是在说谎，他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坑了他们的首领，想要独吞各部的兵马。

想当初杨盛破灭竹王庙的事情，大家还历历在目。他的信誉，还真是不咋样。

杨盛好说歹说，也没人肯信。时间紧急，最终他只带走了五千本部兵马。

郭业在雷书瑶的陪同下，来到了僚人的大营之中。没有丝毫隐瞒，把事情的经过都对大家讲明了。

愿意投降，以后就能跟着秦王吃香的喝辣的。不愿意投降，就请回去追随杨盛，与朝廷的兵马一战。

失去了高层，这些人能有什么主意？他们本就胸无大志，再想到关于茂州僚人的那些传言，大部分人表示愿意归降。

也有少部分人表示要见首领，郭业也毫不阻拦。

最终的结果，只有两三千人誓死不降。其他人表示，要听首领的意见。

郭业也不逼迫，除了把那些高层软禁之外，对普通的老人则是任其行动，来去自由。

又过了几天，杨盛的消息传来了。

这次他没有逃入大山之中，而是带上能掌握的全部兵马以及部众，大概三万多人，渡过西洱河，到了白蛮的地盘。

郭业为了平定此次叛乱，甘冒奇险，深入叛军之中。但本身的杀戮并不多，尤其是僚人高官，可以说是一个未死，称得上是仁至义尽了，算是表达了充分的诚意。

事实俱在，人心都是肉长的，僚人岂能不感动？再加上他有一双点石成金的手，以及僚人女婿这个特殊的身份。等杨盛无恙的消息传来之后，被软禁的首领们纷纷表示对秦王效忠。

当然了，这里面也有些阴奉阳违的。不过，他们已经不能影响大局。

以前官军对付僚人感到头疼，无非是因为他们打不过了就往山里边一躲，开始游击战。官兵不熟悉山路再加上水土不服，往往吃了大亏。

现在，大部分人诚心正意地接受郭业的领导，那就完全不同了。大家都知根知底的，以前对付官军的那一套，用在同族的身上可不好使。

郭业只要出一定的赏钱，就能用僚人雇佣军把叛军给灭了。

所以，至少在郭业活着的时候，已经没人再敢发起叛乱。

除了杨盛本部之外，僚人的这次叛乱就算是平定了。

然后就是论功行赏。头一功当然是郭业的。不过他本来就升无可升，可以暂时放在一旁。

至于第二功，那就得算雷书瑶了。

“书瑶，这次真是太感谢你了。要不是你，平定僚人叛乱，没那么容

易。”郭业诚恳地说道。

雷书瑶的脸上却没有什么高兴之色，淡淡地说道：“但不知秦王千岁准备如何感谢我呢？这次人家可不只是出力，连女儿家清白的名声都赔进去了。”

“这……书瑶你有什么要求，尽可以提出来，只要我能办得到的，无不答应。”

“真的如此？”雷书瑶叹了口气，道：“可惜人家想要的，你永远都不可能给我……”

“你究竟想要什么？”

雷书瑶闭上了双眼，一滴滴泪珠顺着脸庞划过，道：“报仇！我想要杨盛全族的性命。你能给我吗？”

“我……”

这个要求郭业当然给不了，要杀杨盛，不知会有多少僚人陪葬。杀戮一起，好不容易平定下来的僚人叛乱说不定就前功尽弃了。

他支支吾吾地说道：“这……这事恐怕得从长计议。你能不能换点别的？比如钱财？比如官职？另外我还可以再给你建几个竹王庙……”

“不必了。”雷书瑶摇了摇头，道：“好了，不难为你了。到底想要什么，我再想想。一定不会便宜了你。”

“那你慢慢想，不着急……”

“对了，秦王千岁。”雷书瑶忽然俏皮地一笑，道：“如果我的要求是嫁入秦王府，你答不答应？”

“这……”

## 第2099章杨盛的条件

就在郭业稍一犹豫的当口，雷书瑶已经长身而起，道：“跟您开个玩笑，您怎么还当真了？傻样儿！人家才不想嫁给你儿女共侍一夫呢！想娶我，没那么容易！”

说完了，她转身就走！

望着佳人远去的背影，郭业一阵无言。良久，他才嘟囔了一句：“这个雷书瑶，太善变了！真不知她那句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

.....

.....

杨盛没有投降，这场平叛总是不够完美。但若说杀过西洱河吧，郭业还真是有许多顾忌。

首先，和杨盛开兵见仗，即便是胜了，也增加了朝廷和僚人之间的血债。到底划不划算还真不好说。

其次，过了西洱河，这里就是白蛮的地盘了，严格来说，并不是大唐的疆土。

所谓白蛮，以爨氏为首，部落林立，并不是一个国家，也并没有向大唐天子称臣。

郭业临来之前，李二陛下还交给他一个任务，那就是取洱海通天竺，暗中有把白蛮之地纳入大唐版图之中的意思。

要是般的大唐将领，那没说的，打就是了。什么时候打服了什么时候算完。

不过，郭业仔细一考虑，这件事还真不能这么干。白蛮实力如何暂且不谈，就算把他们打败了又能如何？

人家可以跑呀！

开疆拓土倒是开疆拓土了，土地上没有百姓咋办？移民？没有几十年能出成果吗？

再说了，这次得主要任务是取洱海通天竺，其次才是灭白蛮。说白了，主要为的是大唐与天竺之间商道的畅通。

把白蛮逼急了，人家远遁而去，专门骚扰你的商道。几千里的商路，郭业派出多少兵马也守不过来呀！

郭业觉得对付白蛮最好的办法，还是经济文化为主，军事为辅助。想办法把他们纳入大唐的经济文化圈里来，再徐徐图之。

古人云，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在杨盛跑到了白蛮的地盘上，郭业带兵打过去，难免与白蛮的军队产生摩擦。一旦见了血，以后再想合好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派兵直接攻打杨盛，是为下下策。

既然不能打，那就只能招降了。郭业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自己的结义兄弟李义府。

奸臣嘛，总是能言善辩，善于揣测人心。派他去劝降，正好是专业对口。

李义府倒是不含糊，虽然知道此行有些危险，还是慨然应允了。七日之



后，李义府顺利返回。

“恭喜大哥贺喜大哥！”李义府满脸笑意，看来这次的任务的确完成的不错。

郭业道：“怎么？那杨盛答应投降了？贤弟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敌酋，当记一大功。愚兄一定会为你向朝廷请功。”

李义府摆了摆手，道：“不必了。这次能攻成功说服杨盛，我的功劳倒是没多少，主要靠的还是大哥的虎威。”

“贤弟你这话我可不爱听。该是谁的功劳就是谁的功劳，莫非我还会嫉妒你的大功不成？”

李义府苦笑道：“这可不是我谦虚，而是事实如此。”

“此言怎讲？”

“我到了杨盛的营寨之后，他非常热情和客气，一切接待的礼仪都按照最高规格。不仅如此，等我提出您招降的意思之后，他更是满口子的答应。小弟准备了满肚子话，竟没来得及说出口。”

郭业闻言一愣，道：“如此说来，那杨盛是早就打算投降了？这可就奇怪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他跑什么呀，想当初直接投降不就行了？”

“呃……您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人家杨盛投降，也不是毫无条件的。”

“怎么？他想要官？”

“不是要官。”

“那就是要钱？”

“也不是。明白说了吧，他想要人。”

郭业神色一变，道：“他想要什么人？难不成他想让我把雷书瑶交给他？不行！绝对不行！我可干不出这种背信弃义的事儿。”

李义府道：“当然不是了。他即便真的提了这个要求，我也会严词拒绝。事实上，他想要的是……您！”

“我？他要我干什么？”

“他想要您答应与杨青青的婚事！只要您答应纳杨青青为妾，杨盛就愿意举族来降。大哥，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这……”

要说人家杨盛的这个要求还真不过分。郭业和雷书瑶不清不白的。而杨家和雷家又有着血海深仇。就这么投降过来，那心里能不犯嘀咕吗？

郭业纳了杨青青，就等于是给杨氏一个保证，绝对不会因为雷书瑶的缘故，对杨氏进行报复。

简直是太合理的要求了。

至于郭业呢？娶一个青春无敌美少女，有啥不乐意的？

从表面上看，这个提议真是双赢的结局，对双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先不谈郭业家中的约法三章，这件事情对雷书瑶可怎么交代？

对了……雷书瑶！

郭业忽然发觉门口处人影一闪，紧接着脚步声，佳人已经跑远了。

不用问，刚才自己与李义府的谈话已经被雷书瑶听见了！顾不得李义府，怀着无比愧疚的心情，郭业追了出去。

“书瑶，别跑！你等等我！”

一直到了自己的小院之中，雷书瑶才停住了脚步，道：“秦王找小女子有什么事吗？”

“这个……这个……刚才李义府说的，你都听见了？”

“听见了。”

“那你有什么想法？”

“想法？”雷书瑶的轻笑一声，道：“我的想法的是很多，但是有什么用？如果我强烈要求，你能回绝杨盛的要求？”

“我……我……”

“算了，别说了，人家不想看到你为难的样子。”说到这里，雷书瑶的嘴角处，忽然流出了一缕鲜血。

郭业赶紧上前一步，扶住了她的肩膀，道：“书瑶，你怎么了？”

雷书瑶顺势搂住了郭业的脖子，道：“我吃了僚人的绝门毒药归仙散，马上就要死了。”

“我马上带你去找大夫！”

“不用了，此毒无药可医。”雷书瑶凄然一笑，道：“汉人盛传僚人善毒，其实僚人真正秘传的毒药只有这么一个。我吃了它而死，也算对得起我圣女的身份。”

“你怎么这么傻？”

“呵呵……我雷书瑶精明了一世，说我傻的人您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说到这里，雷书瑶又吐了一小口血，她小心地用娟帕把嘴角的血迹擦去，满不在乎道：“这药不仅无色无味，适合暗中下毒。还有一桩好处就是能让人死的毫无痛苦，非常适合自杀。”

郭业直感到一阵恶寒，道：“此毒真的无药可救？”

“那是自然，恐怕用不了一刻钟，书瑶就要辞别人世。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秦王千岁，临时之前，书瑶想对您说几句心里话，您能相信吗？”

“当然，我当然能信！”

## 第2100章佳人逝

“书瑶喜欢你，你既是令我动心的第一个男人，也是最后一个。”

不管雷书瑶说的是真是假，郭业对她可没什么情义。

事实上，除了公事之外，郭业根本就不想跟雷书瑶有什么瓜葛。至于雷书瑶对自己有什么情义，他更是完全没感觉到。

这个女子除了长得不错以外，简直处处不讨郭业的喜欢，比如恩将仇报，比如趋炎附势，比如谎话连篇……等等。

说白了，在郭业的观念之中，二人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雷书瑶现在都要死了，他总不能表现得无动于衷，那也太没良心了。

不管怎么说，从现在的恩怨来看，是雷书瑶帮了他的大忙。而雷书瑶报仇的要求，他却是无法答应。

换言之，他欠人家的。

郭业道：“能得雷小娘子的垂青，郭某人真是荣幸之至。”

“别……别说那些客套话，我是问你信不信？”

“呃……我信！”郭业昧着良心说道。

雷书瑶失望地摇了摇头，道：“能看得出来，你不信。”

“呃……这个……”

“不用为难……”雷书瑶伸手，摸了摸郭业的脸颊，道：“这不怪你，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要不是我一见面我就想利用你，要不是我曾经背叛你，你怎么会不喜欢我？”

说到这里，两行清泪顺着她的腮边滑下，道：“可是，我也是有苦衷的。父母被杀，仇人却有着滔天的权势和力量。为了报仇，我一个弱女子能怎么办？”

郭业叹了口气，道：“我知道，这不怪你。怪只怪……”

接下来的话郭业说不出来了，怪谁呢？当然要怪杨盛！是他把雷书瑶的父母害死了。

如果自己充满正义感的话，就应该帮雷书瑶报仇。哪怕不从正义感的角度出发，杨盛也是犯了国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一个小小的僚人头领？还是该斩了杨盛为雷书瑶报仇

但是，尽管这个道理是如此清晰，自己却还是无能为力。

僚人和朝廷之间的隔阂太深了，郭业宣称杨盛杀了人所以要治他的罪，谁信？会不会引发僚人对朝廷的不满？

还有，杨盛可不是一般人，手底下那是有军队的。真要杀杨盛，就得先过他手中军队这一关。军队里面的人，都有父母，有兄弟姐妹，有朋友。

真要杀起来，最开始的是非对错哪有那么重要？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僚汉双方结下了解不开的冤仇。

为了“大局”计，自己对杨盛还真是无能为力。

想到这里，一股无力感涌上了郭业的心头，他说道：“对不起，我……”

“不用说对不起。”雷书瑶捂住了郭业的嘴，道：“我知道你的难处，也不想让你为难。我曾经想过，怎样才能让你帮我报仇，最后的结论却是，只有大唐和僚人撕破了脸，杀个尸山血海。”

她顿了一下，继续道：“自从你决定招降僚人，书瑶就知道报仇无望了。此事不能怪你偏袒杨盛，不能怪我不尽力为父报仇。怪只怪这个可恶的世道，怪只怪书瑶无能，我雷家的势力太弱。”

“所以你就决定自尽？”

“不完全是。虽然不能为父报仇，但我还是舍不得去死，因为……我活着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希望有朝一日，你能喜欢上我。所以，尽管知道报仇无望，我还是尽心尽力地帮你平叛。直到今天……”

“你是说杨青青？”

“正是。为了大局为了朝廷，你一定会娶她的，对吧？杨青青长得漂亮又对你充满了崇敬。更难得的，是她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好哥哥，我凭什么和她争？自从听到这个消息开始，我就觉得生无可恋了。”

说到这里，雷书瑶的眼神逐渐黯淡下去，她轻轻地说道：“死了好，死了好，书瑶活得好累，不想再这么累下去了。死亡就是唯一的解脱。”

郭业心里一酸，虎目垂泪，道：“你……你这辈子受了不少委屈……”

“哭……哭什么？”雷书瑶忽然展颜一笑道：“被我骗到了吧？哈哈！我刚才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假的！假的！骗你的。呵呵……你真的……好傻！”

“你……”郭业刚要发作，却发现怀中佳人已经闭上了双眼。再伸手往她的鼻孔下一摸，却发现已经没有了呼吸。

雷书瑶死了，带着种种谜团死了。

郭业也不知道她最后说的那句话是真心话，还是她为了不让自己太过伤心说了最后一次谎？甚至说……她是以死亡逼着自己为她的父母报仇？

郭业猜不透，想不明白，只感觉心中阵阵烦闷，却又无处发泄。

……

……

“什么？您要我回绝杨盛的要求？”李义府一脸地不可置信。

郭业淡淡地说道：“有何不可？雷书瑶已死，杨家总不会担心我为雷家报仇了吧？那这场婚姻还有何意义？”

“可是……这事对您只有好处没害处呀？只是多了一个美貌的小妾而已。您又是何乐而不为？”

“那你就别管了。”

“可杨盛问起来我该怎么回答？”

“你就说我家有悍妻，不敢纳妾！”

李义府苦着脸道：“您说这话谁信呀？谁不知道秦王最为好色，府里边集中了各国佳丽。”

“呃……那你就说……就说……”一时之间，郭业还真是找不出来什么借口。

李义府察言观色道：“大哥，您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郭业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我想暗中杀了杨盛！先杀哥哥，再娶妹妹，这种没品的事我还真干不出来。只能谢绝这门婚事了。”

出乎郭业预料的是，李义府闻听此言，丝毫不感到惊奇，他说道：“杀杨盛？理应如此。小弟觉得，人人皆可赦免。唯独这个杨盛可留不得。”

“哦？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因为此人野心太大，不是屈居人下的主。您现在赦免了他，早晚他还会

起兵作乱。咱们这叫先下手为强。”

“这是什么歪理？照你这么说我连卢天佑都得杀了？”

“不不，卢天佑和他不同。卢天佑那个大元帅是被人逼着当的。杨盛的僚王却是他自立的。不可同日而语。说白了，卢天佑本身胸无大志，只是乘势而起而已，杨盛却是一代枭雄，不可不除。”

郭业道：“你说的倒也有些道理。那这事我就交给你了。这场婚事要回绝，劝降的事也要成功。”

“得令！”

李义府领命，再次去见杨盛。他先是通报了雷书瑶的死讯，然后说道：“不好意思，关于令妹的婚事，恐怕只能作罢了。”

“为什么？”

“唉，也怪我当时没打听清楚。咱们大唐的国师李淳风曾经给秦王算了一卦，说他三十岁以后，就能再纳妾了。否则，不是秦王死，就是那个小妾亡。”

“还有这种事？这也太奇怪了。”

“谁说不是呢，秦王刚开始也不大相信。这不前些日子，还把你们僚人的圣女雷书瑶收入房中了吗？可是没过几天，这个雷书瑶就暴病而亡了。就是这么邪乎，由不得人不信呀！”

“这可不好办了。”杨盛紧皱眉头。

“怎么不好办？”

“我已经把秦王和青青的婚事公告天下了。现在反悔，让青青可怎么做入？”

## 第2101章走投无路的杨盛

“公告天下？”李义府一愣，道：“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呃……虽说是公告天下，但实际上却只是告诉了僚人和白蛮，您没听说过并不奇怪。”

“这可就怪您了。秦王那边还没答应呢，你怎么就宣扬出去了？”

杨盛叹了一口气，道：“不是我着急，实在是此事耽搁不得。”

“到底怎么回事？”

“此事说来话长。想当初我带着族人逃难至此。为了取得白蛮的庇护，便带着妹妹一起，去求见爨氏的族长。没想到，遇到了族长的儿子董茂实……”

“等等……”李义府打断道：“爨氏族长的儿子不是应该姓爨吗？怎么姓董？”

“这就是您有所不知了。所谓爨氏，指的是发源于爨地的一个部族。至于部落里人们的姓氏，却并不是姓爨。简单来说，是有董李杨赵四大姓，还有一些小姓。”

“怎么都是汉姓？”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爨氏本来就是汉人，后来五胡乱华之际才避居于此。当然了，经过这么多年和当地的部族通婚，他们早已不是纯种的汉人，也不以汉人自居了。”

“原来如此，李某人受教了。”李义府点了点头，道：“您接着往下说，这个董茂实又是怎么回事？”

“董茂实一见青青就惊为天人，想要娶她为妻。可是青青却看不上他，坚决不同意。后来那董茂实一怒之下，就把青青给强掳了去。为了不使青青受辱，我就吓唬他，说青青已经跟秦王定亲了。”

李义府眼珠一转，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此事发生在我来招降之前吧？”

“呃……正是。事实上，此事不仅发生在您临来之前，而且发生在我们见到爨氏族长之前。本来我们是寻求庇护的，可是发生了这等意外，寻求庇护的话不能说了，我就宣称是为秦王前趋。”

“为秦王前趋？你冒充秦王对白蛮宣战了？”

“那当然不是，不过也差不多。我说秦王派我前来，是来问爨氏愿意不愿意奉大唐为主？如果愿意，那就一切好说。如果不愿意，恐怕就要兵戎相见。”

李义府瞪大了双眼，道：“您真是好大的胆子，竟敢假传秦王的命令！”

杨盛白眼一翻，道：“那时候咱们是敌非友，我有什么不敢的？再说了，当初情况紧急，我不扯秦王的虎皮就得吃眼前亏，有什么不敢的？”

“说的也是……呃……不对！”

李义府忽然摇了摇头，道：“僚王千岁，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您本来就是寻求庇护的，那董茂实又愿意与令妹结为秦晋之好。这您有什么不乐意的？”

“我倒是乐意，青青不乐意，我又有什么办法？”

“哼，汉朝拿公主来和亲的时候，可问过她们愿不愿意？难不成杨青青比公主还金贵？”

“我舍不得青青还不成吗？汉人是汉人，僚人是僚人。本王可没你们汉人

皇帝那么不顾念亲情。”

李义府眉毛一挑，道：“您要是这么说，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这样吧，我也不多管闲事。您愿意投降呢，就带着部众回转大唐。不愿意投降，还请给我一个准话。”

说着话，他站起身来，道：“到底何去何从，僚王千岁请讲吧，我还着急给秦王复命呢。”

“别别别……我说！我说还不成吗？”李义府赶紧拉住了他，道：“其实是这么回事……”

原来，白蛮和僚人乃是世仇，双方互相攻伐几百年了。最终的结果，是白蛮大胜，僚人大败。失败的僚人部众翻过大山，逃入蜀地，这就是历史上的僚人入蜀。

现在白蛮占的土地，原来就是僚人的。所以实际上僚人和白蛮的关系，有点类似于现在社会的阿拉伯和以色列。

他们之间的隔阂，可比僚人和汉人的隔阂深得多。

这次杨盛在汉人这边吃了大亏，跑去僚人这边寻求庇护，本来就很靠谱。

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与爨氏族长的次子董茂成有些来往。董茂成也是个野心家，引了杨盛为外援准备夺取族长之位。两人早就暗通款曲。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董茂成野心挺大，但是运气不好，年纪轻轻地得了一场重病，死了。

死就死吧，问题是死的太不是时候了。正好是杨盛退兵至白蛮境内的时候，他就死了。

这下子杨盛可是方寸大乱。郭业再凶残，那也是文明人，是有底线的。但是白蛮就不同了，双方乃是世仇，都杀红了眼了。一个不对，他带来的这三万多人，恐怕无人能够幸免于难。

但现在自己来都来了，想走就没那么容易了。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这才带着杨青青求见爨氏的族长。

听到这里，李义府心中一动，道：“既然知道这场谈判非常艰难，您为何要带青青姑娘去？哦，我明白了，敢情用杨青青和亲，本来就是你的主意！”

“唉，原本我确实那个意思。刚开始对董茂实提出青青乃是秦王的小妾，不过是漫天要价。如果以后谈得好了，这场婚事我也不是不能答应。”

“那青青小娘子同意吗？”

杨盛苦笑一声道：“事涉几万族人的性命，她还能怎么办？别说董茂实了，就是嫁猪嫁狗，她也不敢不答应。这种事情，谈什么愿意不愿意，不是太过奢侈了吗？”

李义府冷笑道：“可惜，你们就是送女~上门，人家白蛮还是没拿正眼瞧你们。谈判破裂了？”

“是的。爨氏族长叫董思疆，他要把我带来的这三万多人全部贬为白蛮的奴隶。这个要求我怎么能答应？”

“然后呢？”

“然后，我就急中生智，声称我是欺骗了秦王，说要为他征讨白蛮，才被允许带着部众来到了这里。如果白蛮要是欺人太甚的话，那没办法，我就只有假戏真做，真的降唐了。”

李义府道：“这个谎言恐怕骗不了多久？白蛮的消息再闭塞，这么大的消息总瞒不住他们。”

“正是如此。所以，即便您不来劝降，我也要派人和秦王联络了。”

“那你之前为什么说谎？”

“这还用问吗？主动归降和被迫归降可是两码事。虽然我没提什么条件但是看在我主动投降的份上，秦王总不会亏待我吧？不过，要是秦王知道了我的真实情况，那投降之后的待遇可就不好说了。”

李义府心中暗想，这你可猜错了。无论是你主动还是被迫投降，结果并无任何不同。你无论如何都是难逃一死，至于你的部众，倒是能过上好日子。

他微微一笑，意味深长地说道：“这就是僚人千岁您不厚道了，简直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事实上，不管您是因为什么原因投降，秦王千岁都会以礼相待。”

“那是，那是。小王知错了。”

“知错就好，但不知你今后准备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杨盛无奈地说道：“火烧眉毛，先顾眼前吧。现在的情况是，青青被白蛮囚禁了。我这三万多部众，也都在人家的监视之中，全靠秦王千岁的搭救。”

“你和白蛮怎么谈的？”

“他们表示要秦王亲至，与白蛮歃血为盟。只有这样，才肯放过青青和我的部族。如果秦王不肯的话，就请提兵来战。”



## 第2102章许敬宗献计

“秦王千岁，这个要求您可不能答应呀！”一群人跪了一地，纷纷劝阻。

郭业眉毛一挑，沉声道：“你们是担心我的安危？”

李义府道：“此行实在是太危险了。谁知道那个杨盛所言是真是假？万一他是和白蛮勾结，想诓骗您过去呢？”

郭业轻轻摇头，道：“这个可能性不大。即便他谋划成功，也不过是杀我一人，朝廷能征惯战的将领甚多。再来一个他又如何应付？”

“那却不然。杀了您，就能让僚汉之间再无信任，已经平定下来的僚人也会降而复叛。有了这些人的支持，杨盛的僚王就名副其实了。到时候僚人往山里边一躲，朝廷大军又有什么办法？”

“倒也有些道理。”郭业沉吟道：“不过，这只是你的猜测。万一杨盛所言都是真的呢？岂不是失去了招抚他们的大好时机？”

“那有什么？您之所以要招抚杨盛，不过是不想染上僚人的血而已。现在是白蛮要拿僚人开刀，关您什么事？僚人气不过，可以去打白蛮呀。要我说，让白蛮灭了杨盛正好，免得脏了您的手。”

“不不不，这你可想错了。”郭业道：“僚人也是我大唐子民，我怎么能忍心看他们当白蛮的奴隶？”

李义府颇为不以为然，道：“您这也太迂……那个妇人之仁了。”

郭业摇了摇头，道：“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条原因让不得不去。”

“什么原因？”

“此次奉旨平叛，临行之前陛下交给了我一项任务，那就是取洱海通天竺平白蛮。要想完成这项任务，最好的办法就是与白蛮歃血为盟。现在机会已经到了眼前，我岂能错过？”

“这……”李义府也是功名之心非常强的人，听说事关李二陛下，也就没那么坚持了。

他想了一下，道：“那您前去会盟，能有几分把握？”

郭业苦笑道：“对于白蛮我可是两眼一抹黑，现在可以说一成把握也没有，只有去了随机应变而已。不过，虽然把握不大，同样地，危险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大。”

“此言怎讲？”

“我此去会盟，带上一千精锐。就算他们真有什么歪心思，打不过，跑总能跑回来的。”

李义府摇了摇头，道：“您还是太过自信了。我听说过，您曾经靠着少数精锐杀出重围得逃大难，甚至很多时候还能反败为胜，弄得敌人灰头灰脸。不过这次和以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有何不同？”

“您以前能那么得意，是因为地处平原，交通方便。但现在这地方呢？山高林密，道路难行。不熟悉路径，您根本就连走都走不出来，还谈什么逃命？”

“照您这么说我还是去不得了？”

李义府道：“既然陛下有命，为国岂敢惜身？小弟以为，您还是去的好，不过不能这么去。临行之前，您可以做三个准备。”

“哪三个准备？”

李义府问道：“小弟在长安城曾经听人说过，您有法子克制痘疮？”

“有这么回事，其法名为种痘。说穿了一文不值，就是用痘牛身上的……”

李义府摆了摆手，道：“您不用对我细讲，有这个法子就行。现在种痘的技术连剑南道都没传到，更别提白蛮之地了。咱们可以派一些人前往白蛮之地推广种痘的技术。”

“你是说宣扬我的仁德？”

“呃……不完全是。小弟两次去见杨盛，在路途上和白蛮有些接触，对他们的风土人情有些了解。白蛮人信仰的神灵很多，但是最为信仰的是一个叫做大黑天的神祇。”

“大黑天？这个神祇是管什么的？有何来历？”

“话说有一日天帝听了耳报神的诬告，觉得民间罪恶深重，所以就派出了掌管瘟疫的大黑天神，并且赐给了他一瓶毒药，只要撒下去后，人间就会遍布瘟疫，无人能够幸免。”

“后来呢？”

“后来大黑天来到人间，见人间父慈子孝夫唱妇随，跟耳报神所言完全不同。他不忍百姓遭难，又不敢违抗天帝的命令，于是自己就把那瓶毒药吃了，全身发黑而死。白蛮人感其恩德，世代祭祀。”

郭业迟疑道：“这个大黑天神难道有什么可利用之处？”

“当然有了。咱们完全可以让派出去种痘的人宣称，您就是大黑天神的转世。能克制千百年来困扰百姓的瘟疫，您不是神祇又是什么？而且大黑天本来就是瘟疫之神，也算不上牵强附会。”

“这倒是个思路，让我在白蛮之中有些声望，就算是逃命，也多了几分便利。不过……”

“怎样？”

郭业道：“这也就是聊胜于无而已。杨盛把竹王庙都平了，也没见僚人离心离德。想靠这个影响爨氏的决断，恐怕还是稍嫌不足。”

“您别着急，这才是我第一个法子。我还有第二个法子呢。”

“第二个法子又是什么？”

“白蛮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族林立，爨氏不过是实力最大的一个部落罢了。如果能让爨氏的首领之位不稳，想必他们就不敢造次了。”

“但是如何造成他们的地位不稳呢？”

“用钱，准确的说是用铜。白蛮部族中，最为尊崇的物事就是铜鼓。哪个部落的铜鼓越大，数量越多，就越受尊崇。爨氏之所以被尊为白蛮之首，主要是他们部落中的铜鼓最多。”

郭业道：“你的意思是让我赐给其他部落铜鼓？”

“是的。不但要送，而且要多送，要让爨氏感到威胁。”

听到这里，李元魁冷哼一声道：“李都督，您这个法子也太异想天开了。送铜鼓就能平定白蛮？这么简单的法子怎么别人都想不出来？难道天下就您一个聪明人？”

“这……莫非李某人考虑的有些不周之处？”

“简直是太不周了。白蛮的铜鼓，要求整个鼓全是青铜所制，少则上百

斤，多则近千斤。一个好的铜鼓，能值几千头牛。你从哪找那么多铜？”

“这不过是钱的问题罢了。就算一个铜鼓用上千斤铜，也不到一千贯钱。这点钱官府都拿不出来？”

“钱当然是能拿出来了，但是咱们剑南道的铜与白蛮的铜不一样，一看便知。用咱们的铜制成铜鼓，人家白蛮根本不认。当然了，总有些白蛮的铜流入剑南道，但要说铸造铜鼓，恐怕就完全不够了。”

郭业知道，所谓两地的铜不一样，多半是因为铜矿不同，其中含有的杂质不一样。

他说道：“我明白了，事实上，白蛮各部要比拼的实际上是各部制作铜鼓的能力，而不是铜鼓本身。咱们外人很难插手。”

“正是如此。”

“那就好办了。”

“好……好办？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郭业道：“李兄弟的这个法子不成，但是略微改变一下就可以了。咱们不送给其他部落钱，而是要教给他们提高铜矿产量的技术。要论冶炼之术，难道白蛮还比得过咱们汉人？”

## 第2103章董茂实不服气

李元魁苦笑道：“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要说冶炼铜的技术，咱们汉人还真未必比得上人家。”

郭业轻描淡写地说道：“这样啊……那也没关系。我去跟那些工匠研究研究，看看有没有办法对冶铜的法子进行改进。”

“啥？您研究研究就能改进冶铜的技术？”李元魁一脸地不可置信，道：“冶铜之术可是个大学问。您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有点……”

“怎么？觉得我不知天高地厚？”

“不敢那么说，但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即便您真的聪明绝顶能改进冶铜的技术，怎么也得研究个三年五载的吧？这也赶不上趟呀。”

“用不着那么长时间，少则三五日，多则半个月我就应该能研究出来了。”

“少则三五日多则半个月？您这可说的越说越没谱了。这么短的时间内能改进冶铜技术，那除非是神仙。”

郭业道：“你猜对了，我这正是仙人授法！”

……

……

三日之后，李元魁目瞪口呆。就是一向心高气傲地李义府，望向郭业的目光之中，都充满了崇敬之色。

秦王真的是能者能人所不能呀！不光是上马治军下马治民，不光是会做买卖富可敌国，而且还特么的会炼铜！最关键的是，只用了三天时间就完成了技术突破。

治国安邦做生意和炼铜，这都不挨着呀。你说人家这脑袋瓜是咋长的，怎么什么都会呀？这世上还有什么事能难得住他的？

有这样的人当大哥，自己真是不知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只要坚定地跟着他老人家走，这辈子的功夫富贵就唾手可得了。

……

……

杨盛最近的日子很不好过。

先是妹子被掳走，紧接着纛氏发来了最后通牒。好容易拉大旗做虎皮把他们震慑住吧，人家又要求与秦王会盟。

会盟就会盟，秦王也答应了。按说该一帆风顺了吧，秦王那边又出幺蛾子了。

也不知是怎么回事。他今天推脱公务繁忙，后天推脱偶感风寒，再过几天，又说是道路难行。

总而言之，秦王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杨盛甚至怀疑郭业是不是有意借白蛮的手灭了自己。

他都怀疑，就更别提白蛮了。

纛氏几次派遣使者前来斥责，说怀疑杨盛弄虚作假，欺骗了他们。如果再过几天秦王还未到来的话，就要把杨盛的所有部众贬为奴隶。

还有不少纛氏族人看出了便宜，频频前来打秋风。

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杨盛不但不敢翻脸，还得小心的伺候着。这日

子过得别提有多憋屈了。

“僚王千岁，僚王千岁！”今天一大早，就有人把杨盛叫醒了。

“嗯？什么事？要是没有好消息，你就先别说，让我再睡一会儿。”

“呃……虽然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您还是起来得好。此事实是在耽搁不得。”

“怎么回事？”

“董茂实来了，要您前去迎接呢。”

“什么！他怎么又来了？不是昨天才来过的吗？”

“这……”

“算了！算了！跟你说有什么用？”杨盛赶紧起身，道：“快安排人手，随我去迎接这位太子爷。”

“是！”

一出寨门，杨盛就见到董茂实带着几个伴当站在不远的树下。他紧走几步上前行礼道：“参见大公子！不知大公子前来，在下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嘎嘎嘎~僚王不必客气，我又不是外人。”

董茂实的嗓子也不知道是怎么生的，发出声音来跟刀刮瓦片相仿，真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每次和他说话，对于杨盛来说都是巨大的折磨。

强忍着内心的不适，杨盛道：“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董公子入内奉茶。”

“不必了。我找你是有点事，把事说完了就走。”

杨盛一愣，他心中暗想，这孙子哪次来不是颐指气使要这要那，怎么今天转了性了，连寨门都不肯进去？事出反常即为妖，看来今天这关不好过呀。

他恭谨地说道：“大公子有话尽管吩咐。”

“嘎嘎……谈不上什么吩咐，我找你是好事。您看看这是什么……”说着话，董茂实把一封红彤彤的物事递了过来。

“这是……请帖？”

“不错，在下要在三日之后与令妹成亲。这是特地给您这位大舅哥的请帖。”

“你说什么？成亲？那怎么行？别忘了，我妹妹已经是许配了秦王千岁。你要是和她成亲，那秦王能绕得了你？”

“得了吧！少拿秦王来吓我！你那套把戏，我早就看穿了。”董茂实不屑地说道：“要是她真跟秦王有关，秦王能放心自己的女人在我的手里边几个月？”

“那是秦王谅你们也不敢把她怎么着。”

董茂实不屑地说道：“那我就奇怪了。秦王这么自信，怎么不敢来会盟呢？”

“不是不敢，那是有各种意外！天有不测风云，这种事谁能说得准？”

“拉倒吧！别胡说八道了。我爹说了，现在这种情况，只有两种可能。其一，是你在说谎。”

“我当然不会说谎了。”

“那就是第二种可能了——秦王胆小如鼠，就算我要上他的老婆，他也不

敢来。无论怎么解释，秦王你是指望不上啦。没了这个大靠山，你就等着做我的大舅哥吧！”

杨盛强忍怒气，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你就不怕秦王真是只是意外耽搁了一下时间？把他的小妾睡了，你们白蛮能担当得起？”

董茂实脖子一梗，道：“就算有那个万一又如何？你觉得秦王郭业天下无敌，但在我的眼里，他屁都不算。要是他真的不开眼，派兵来战，就让他见识见识我董茂实的厉害。”

“董公子，饭可以乱吃，话却不能乱说。人家秦王千岁的能耐可不是吹出来的，而是有实际的战绩证明。”

“什么战绩？”

杨盛道：“那战绩太多啦。什么生擒颉利可汗，火烧布达拉宫，大破白莲教，这些咱们先不讲。单说在高句丽，他就打了三次经典战例。两百破五千，五万破二十万，两千破二十万！”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这些战例，就是跟那些古之名将比也毫不逊色。大公子你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例和人家比？”

“卧槽！你是看不起我？”

董茂实大怒道：“郭业算什么东西？欺世盗名之徒而已！这么说吧，郭业以前之所以打那么多胜仗，不是他实力强，是他的对手太弱。他那是没碰见我。”

“遇见了您又怎么样呢？”一个声音在董茂实的声音响起。

“谁？”

董茂实回头望去，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但见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的身后已经整整齐齐地占了三列队伍，粗略算去，大概是一千人左右。

为首一人乃是一员青年将军，白盔白甲罩白袍，相貌英俊，双目炯炯有神，看着就那么干净利落，英姿焕发。

这可太不寻常了。

董茂实心中暗想，一个人悄悄地站在自己身后，非常容易。十个人悄悄地站在自己后面，就很有难度了。一百个人悄悄地站在自己后面，基本不可能！

至于说一千人？恐怕非得鬼神才行，人类根本就办不到。那眼前这帮人……

想到这里，董茂实的脊梁沟里都冒凉气，他哆哆嗦嗦得问道：“你……你到底是人是鬼？”

“这是什么话？我当然是人了。青天白日的，怎么可能有鬼？”

“那你究竟是谁？”

“呵呵，咱们俩虽然以前没见过面，却神交已久。我就是你嘴里那个欺世盗名的郭业郭子仪！”

## 第2104章先吓后蒙

郭业报了真名实姓，更是把董茂实吓了个不轻。

他虽然长得难看，声音难听，贪财好色，脾气不好，为人自负……等等，有很多缺点，但还是凭借一个十分突出的优点坐稳了世子之位。

这个优点就是知兵，称白蛮第一名将毫不为过。

董茂实暗暗忖道，如果眼前之人真是郭业，他身后的士兵也并非鬼神的话。那就说明，这支军队的素质，已经远超了我的想象之外。

我要想把这支队伍正面消灭，那得需要多少人？

两千人？根本不可能。

五千人？不太保险。

一万人？这还差不多。但问题是秦王乃当世名将，人家见情况不妙，会跟我硬碰硬吗？

如果这支军队避实就虚，跟我玩起游击战怎么办？恐怕就是十万大军都讨不了好去。

更关键的是，白蛮的所有部落全部出兵，也凑不出十万人呀！

这岂不是说郭业单凭这一千人就可以在白蛮之地自由纵横？

怪不得杨盛说起秦王来，好象找了多大的靠山似的。别管郭业用兵的本事如何，光从这些士兵来看，就知道他的大腿实在是够粗。

两百破五千，五万破二十万，我以前还以为那都是唐军的吹嘘之言，或者是对手太弱。现在来看，恐怕还是我小觑了天下英雄。

这等人物，就算是当不成朋友，也没必要当敌人呀。我还是不要招惹他为好。

想到这里，他抱拳拱手，道：“嘎嘎~秦王千岁，小可在刚才所言，那都是吹牛而已，做不得数，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呃……您究竟是从什么时候来的？”

郭业到了可有一阵子了。

此次会盟的主要目的就是威慑白蛮。所以，虽然他带的人不多，却个个都是精锐。他从蜀地的十万大军中，选出了九百二十人，再加上米吉的八十特种兵，正好是一千人。

这支部队的斥候，当然就是那些特种兵。两个斥候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杨盛的附近，偷听了他和董茂实的谈话，报与郭业。

郭业灵机一动，就想到了这个示威的法子。

不过，尽管是百里挑一，这支队伍实际上还是没有董茂实想象中那么厉害。

尽管人们服色一致，但站在前面的乃是米吉的特种兵，后面才是郭业挑选的精锐部队。

董茂实粗略一看，就以前面人的素质衡量全军了，实际上是对整支队伍的素质有所高估。

当然了，郭业却不会告诉他此事的前因后果，轻描淡写地说道：“呃……也没多久……”

“那就好……”

“就是在您宣称要上我的小妾的时候才到的。”

董茂实心里一惊，道：“哎呀，误会！全是误会！我这人就是嘴欠，喜欢占些口头的便宜。但那都是有贼心没贼胆，痛快痛快嘴，当不得真的。”

杨盛轻笑一声，道：“董公子您说这话，自己信吗？”

“我？我当然信了！”

“好，就算您自己相信。这张大红的喜帖又怎么解释？这也是口头上的便宜？董公子，敢做不敢当可算不上英雄好汉。”

“你……”

“我怎么了？”杨盛下意识地往郭业身边一躲，道：“你不用跟我解释，有什么话对秦王万岁说吧。”

然后他又对郭业道：“我说妹夫，有道是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不共戴天。他对青青心怀不轨，还准备成亲。这跟夺妻之恨也差不了多少，可不能轻饶了他！”

郭业心说我啥时候跟杨青青定亲了？你挑拨离间不要做的那么明显好不好？

他狠狠地瞪了杨盛一眼，含混应道：“呃，有些账我是要和董公子算一下。”

董茂实被杨盛挤兑的没办法，他脖子一梗，道：“好吧，我承认，我是对杨青青没存着什么好心思。秦王，你能把我怎么样？外面有人传你是大黑天神转世，你能把我咒死？”

“董公子放心，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郭业忽然颇为暧昧地一笑，道：“我咒你干什么？不用我诅咒，你很快就会得到应有的报应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还能什么意思？恐怕用不了多久，您胯下那玩意儿就不管用了。这还不算报应？”

“胡说八道！”是可忍孰不可忍，男人怎么能承认在这方面不行？董茂实大怒道：“我龙精虎猛，好着呢！我夜御十女，金枪不倒！怎么可能不行！笑话！简直太可笑了。”

郭业不慌不忙地说道：“即便你现在真的死金枪不倒，那也不过是强弩之末了。呃……这样吧，趁着现在还能享受，你就多享受几次。反正下半辈子您是没办法享受男女之乐了。”

要知道，郭业可不是一般人，那是大唐的秦王，现在的剑南道大总管，响当当的大人物。眼前的这一千精锐，更证明了他实力非凡。此等人物岂能随便撒谎？

他这一番话，还真把董茂实给吓了个将信将疑，道：“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你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呀？你凭什么这么讲？有……有什么证据？”

“当然凭的是我医术惊人。痘疮我都能想出法子来克制。看出你患有肾虚之症那就更是手拿把攥的了。”

“那我怎么毫无感觉？”

“要说毫无感觉，那也不尽然。董公子，您最近是不是有时候半夜醒来睡不着觉？”

“呃……有倒是有，倒是很少。”

“有时候起床太急，头晕目眩？”

“似乎……有过一次？”



“还有更关键的，你最近小解完，是不是要打一个哆嗦？这就是肾虚之兆呀！”

“啊，还真有！”小解和肾的关系到底有多紧密，董茂实岂能不知？他这下子可真被吓住了，道：“那……那可怎么办？”

郭业摇了摇头，道：“此乃先天不足。无药可救，无药可救。除非……除非……”

“怎样？”

“唉，不说也罢。”

“还望秦王千岁不吝赐教。”

“除非你从此不近女色，禁欲十年，庶几可得幸免。”

“啥？十年不近女色？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郭业双手一摊，道：“我就知道您接受不了，所以刚才不愿意说。言尽于此，您好自为之吧。”

董茂实心中一阵烦乱，大手一挥，道：“不说这个了。秦王千岁，您是来与我们白蛮会盟的？”

“不错。”

“那好，这事我能做主。三日之后，咱们就在青塘寨会盟。僚王知道那个地方，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

说完了，他转身就走。

“慢！”郭业双手一伸，把他拦住了。

董茂实眼一瞪，道：“怎么？秦王千岁想动手？您可要考虑清楚了。现在是在谁的地盘。”

“哪里，哪里。董公子误会了。”郭业道：“我不是想动手。而是咱们初次见面，有一份小礼物，想送给董公子。”

“什么礼物？”

郭业一伸手，有人递过来一张美轮美奂地宝弓，道：“就是此弓，还请董公子笑纳。”

“好弓！多谢秦王了。这是在下的佩刀，也还算锋利，就送给秦王了。”

“这刀还真不错，我就却之不恭了。”

“那咱们就此别过？”

“三日后再见。”

……

……

等董双成去得远了，杨盛才问道：“秦王千岁，您还懂岐黄之术？”

## 第2105章拉弓放箭的引申含义

郭业摇了摇头，道：“我哪懂什么岐黄之术？刚才所言都是骗他的。”

“啊？那您怎么知道他半夜失眠，起床眩晕，还有……还有……”

“还有小便之后打哆嗦？”

“正是。”

郭业促狭地一笑，道：“僚王千岁，你是不是也有这些个毛病？”

杨盛低下头去，道：“实不相瞒，还真有。”

“哈哈！僚王不必不好意思，这些症状，一般人都有。”

“不对吧，以前我小便的时候……”

“以前天气暖和。现在这几天却是倒春寒，非常寒冷。所以，几乎所有人小便之后都会打哆嗦。这可与肾虚无关。”

杨盛道：“我明白了，您今天的做法，跟想当初和青青打赌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如此。”

“您说他不能近女色也是假的？”

“那可不一定。”郭业轻笑一声，道：“他的心理素质要是不好，说不定就真的不能近女色了。”

……

……

“啊？怎么会这样？”

当天晚上，董茂实颓唐地坐在椅子上，自言自语。

没错，他真的“不行”了。尽管口头上表示不信，但郭业的话可是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就在刚才，他把一个小妾找来，想用实际证明郭业所言纯属胡说八道，却忽然发现那玩意儿再也难以昂首挺立了。

简单的说，他这叫做心理性阳痿，越担心自己不行越不行，最后真的不行了。

当然了，董茂实可没这些医学知识，他心中暗忖道，难道我年纪轻轻，就再也无法享受到男女之间的乐趣？

好后悔呀，当初要是听了秦王的话就好了，不就是十年吗？忍一忍也就过去了。

现在可怎么办？

秦王呀，秦王，你是大黑天神转世，痘疮都能克制，治肾虚不会就这么一个法子吧？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

想着想着，他的目光落到了郭业所赠的宝弓之上。

董茂实祷告道：“上苍！天帝！大黑天神！以及路过的漫天神佛！希望你们能保佑我胯下那玩意儿日后能如同这宝弓一样，想射多少箭就射多少箭，想射多久就射多久。”

念完了，他从箭匣中抽出一支箭来，搭在宝弓上，左手拉弓背，右手拉弓弦，叫了一声“开！”

然后……没有什么然后。董茂实连半圆都没拉开，就再也拉不动了。

那支箭无力得下垂，似乎蕴含着某种特殊的含义，这下子董茂实可傻眼了……

当然了，这件事并不是郭业有意的那排，他还没那么神。

事实上，郭业送这张宝弓的确是没安着什么好心，但他要暗示的是……白蛮人不行。

三日之后，青塘寨。

锣鼓喧天，彩旗飘飘，大唐与白蛮的会盟在此举行。

“秦王千岁，你看我族健儿可还雄壮否？”纓氏族长董思疆笑咪咪地问道。

“的确是个个孔武有力。”

“您观他们手中的兵器可还锋利否？”

“虽然不能称神兵利器，但也算得上难得的好兵器了。”

“他们身上的甲冑，能不能称得上坚固？”

“可以这么说。”

“传言你们大唐天子说过，吾能以一抵十，无他，甲坚兵利耳。不知可有此事？”

“有这么回事。”

“那就行了。”董思疆道：“吾有数万这等甲坚兵利的好儿郎，又为何要屈居大唐天子之下？会盟可以，但要我纓氏认大唐为主。那还是算了吧。”

郭业眉毛一挑，道：“看来您老人家是对白蛮的军力颇为自信了。董公子，您呢？”

“我？”董茂实现在哪还顾得上这个，从昨晚到现在，他都在想着自己阳痿的事儿呢，道：“我……我是无所谓了。都成！都成！”

“那我昨晚送您的宝弓可还满意？”

“不满意！一点也不满意。”董茂实道：“你这是什么破弓呀？中看不中用，根本就拉不开。”

“不会吧……”郭业故作惊讶道：“此弓乃是本王的心爱之物，为了表达对您的敬意，才特意相送，怎么可能拉不开？”

“我骗你干什么？不信你拉给我看看。”

“如此也好。”

郭业接过宝弓，抽出弓箭。微微用力，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一箭正中远处的靶心，道：“这弓不是挺好使的吗？”

“这……我再试试！”

董茂实又试了一遍，结果，依旧拉不开！

他红着脸道：“久闻秦王天生神力，今日一见果然不凡。看来我是与这张宝弓是有缘无份了。”

郭业脸一沉道：“您是说我送您宝弓的心意不诚了？”

“呃……您也可以这么理解。一张不能用的弓，我拿来有什么用？”

“实话告诉您，这张弓可不是只有我能拉开，一般人都能拉开。您拉不开，只能说明您的肾实在是……”

董茂实赶紧打断道：“别扯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在军中也算难得的好手，我都拉不开，其他人就更别提了。”

“哦？果真如此？”郭业道：“那可太奇怪了。我们唐军之中却是随便找一

个人就能拉开此弓。”

“那怎么可能？”

“您要是不信的话，我带来的人您随便指认，看看有谁拉不开此弓。”

“指就指，我还不信这个邪了！”董茂实随便找了一个唐军道：“你把此弓拉来看看。”

“是！”

那唐军强忍笑意，用力把宝弓拉了一个满圆，道：“董公子可还满意？”

“这个……这个……没看出来，你小子的力气真够大的。”

“哪里哪里，您谬赞了。小人的力气在军中非常一般。”

“哼，太过谦虚可就是骄傲。我再试试别人。”

紧接着，他又找了几个唐军，结果却是果如郭业所言，人人都能拉开此弓。

董茂实又找了几个天生神力的白蛮士兵相试，却是拉之不开。

他纳闷地说道：“这特么的还真邪了门了，莫非此弓能够认人，只有汉人才能拉得开？”

董思疆叹了口气，道：“傻孩子，别丢人了。不用问，这些人都是秦王选出来的精兵。”

“精兵也解释不过去。秦王带来的可是有一千人。个个都比咱们最厉害的勇士都力气大？那咱们还有什么资格和大唐分庭抗礼？”

“呃……这……”董思疆也有点傻眼，心说两军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咩？

两军的差距当然没那么大。

必须承认，在这个时代，从北往南，士兵的战斗力的越来越低的。

中原王朝之所以不能把南方的土地全部打下来，主要还是水土不服和疫病的原因。

大唐的士兵素质远超白蛮，那是肯定的。郭业选出的精兵可以吊打白蛮的精锐，这也能够成立。

但要说白蛮中最厉害的士兵也不如郭业这一千人中最弱的士兵，那就是胡说八道了。

主要问题还是在这把弓上，此弓乃是李义府召集能工巧匠制成。要想拉满，用力的方向与一般弓有些微不同。

郭业手下的人，都经过了长时间的练习，才掌握了拉开这种弓的技巧。

这就是李义府向郭业献计的时候，所提的第三个法子。此弓造的如此精巧，就是专门用来向白蛮炫耀武力的。

董思疆虽然也觉得奇怪，却想不出此事的前因后果。

他对郭业道：“好吧，老夫承认。你们唐军的实力是强于我方。不过您这一千人是精挑细选的。我们白蛮却有十万之众……”

郭业道：“十万之众？听起来倒是很多，但是，若不能团结一致，恐怕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白蛮当然能够团结一致。”

“哦？是吗？”郭业微微一笑，道：“如果其他部族的铜鼓超过了你们爨氏。爨氏会不会痛痛快快地让位呢？”

## 第2106章白蛮臣服

董思疆高声道：“我们爨氏为白蛮之主已有数百年，不惧任何挑战。任何部落都不可能造出比我们更多更大的铜鼓。”

郭业点了点头，道：“我知道您老人家为何这么有底气，白蛮之地最好的富矿都被你们爨氏给占了。真要比拼造铜鼓，别人造一个，你们就能造两个，当然不惧怕挑战了。”

“您明白就好。”

“但是……董族长，有件事情您可能不知道。”

“什么事？”

“这世上炼铜的法子可不只一种，咱们平时炼铜的法子，我称之为火法炼铜。还有一种炼铜法，叫做湿法炼铜。”

“湿法炼铜？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不要紧，算不得您孤陋寡闻。因为这个法子我也是刚发明不久。”

董思疆心中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道：“莫非这个湿法炼铜的法子是您发明的？”

“董族长果然聪明，一猜就中。不错，正是郭某人发明了湿法炼铜。”

“那您这个湿法炼铜，比火法炼铜又好在哪里呢？”

郭业道：“要说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不过所用的矿藏不同，制铜的成本更为低廉而已。”

这可一下子就打到了爨氏的死穴上。爨氏再霸道，也只能是霸占所有的富矿。再占更多的矿藏就力有不逮了。

如果郭业所言为真，他又肯把这项技术教给那些小部族的话，爨氏在白蛮中的领导地位就不那么稳当了。

董思疆道：“秦王此言当真？”

“笑话，我郭业乃是大唐亲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怎么可能撒谎？您要是不信的话，我现在就可以让您验看。”

“那就有劳秦王千岁了。”

什么叫火法炼铜呢？简单来讲，就是先把铜矿石打碎，再用木材煅烧，得到粗铜。

至于湿法炼铜，那就更简单了。中学化学都学过，用铁可以把硫酸铜溶液中的铜置换出来。

所谓硫酸铜溶液，在大自然中的存在形式就是胆水。大自然中有很多胆水泉，郭业的湿法炼铜变废为宝，把这些胆水泉变成了富矿。

郭业宣称改进炼铜的技术，用的就是这个法子。

当然，严格来说，这也谈不上什么改进。火法炼铜和湿法炼铜各有短长，本身并无优劣之分。

只是有的地方适合火法炼铜有的地方适合湿法炼铜罢了。

郭业是有备而来，在一个密闭的帐篷之内，十分顺利地演示了湿法炼铜的技术，然后道：“董族长以为如何？”

董思疆道：“这似乎比火法炼铜也高明不到哪去，不过是把冶铜的原料从铜矿石变成胆水罢了。”

董茂实道：“速度也不快，杂质比火法炼铜多。依我看，还不原来的法子。”

郭业也不争辩，道：“看来郭某人还真是枉做小人了。我这就把湿法炼铜的技术公之于天下，人人都可以学。”

“别！别！”

董思疆赔笑道：“虽然此法算不得多么高明，但也算是独辟蹊径。令铜矿的开源多了一个渠道。更关键的是，此法的成本比火法炼铜低很多，对我们白蛮的影响很大，还是不要泄露为好。”

郭业道：“老族长承认就好。原来人们冶铜主要是铜矿，现在依靠的却是胆水。这原料一变动，你们爨氏的优势可就不大了。好，我答应你们，暂时把这个法子保密。”

“暂时保密？”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难道还能永久保密不成？”

董茂实道：“永久保密当然不可能。但被迫泄密和主动泄密可是两回事。”

“你担心我会主动把这项技术泄漏出去？”

“不管是谁泄漏出去的，我们爨氏恐怕都要算到您的头上。”

郭业耸了耸肩膀，道：“然后呢？”

“然后……然后……”

董茂实一愣，仔细想想，自己还真没啥能威胁郭业的地方。相反地，自己求人家的地方倒是不少。

比如自己的暗疾，比如湿法炼铜的保密问题，比如白蛮的安危……

不错，就是白蛮的安危。没见到唐军之前，董茂实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甚至想主动向大唐挑衅，证明自己的军事能力。

但见到了唐军的精锐部队，又被郭业的宝弓震撼之后，他这个想法已经烟消云散了。不仅如此，他还多次想到，如果唐军在郭业的带领下打过来可怎么办？自己有什么法子抵挡？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毫无胜算，只能逃命！

可是这一逃，爨氏的声望必然大跌，再加上丢了不少富铜矿，恐怕爨氏就再也不能在白蛮中一言九鼎了。

在郭业的反问之下，董茂实一阵无语，最后只得蛮横地说道：“我就不信你没求我们爨氏的地方。要不然你吃跑了撑的来和我们会盟？”

郭业道：“我来和你们会盟当然是有原因的。其一，僚人乃我大唐子民，流落于此，我有责任把他们带回去。其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有责任促使你们朝拜我大唐天子。”

董思疆缓缓地说道：“无论僚人还是杨青青您都可以带走，不仅如此，为了祝你们百年好合，我爨氏还有一份大礼相赠。至于大唐天子，老夫也愿意代表白蛮称臣，并献上我们部族最大的铜鼓。”

郭业道：“很好，难得老族长如此深明大义。我可以代表大唐天子与你们盟誓，把白蛮之地作为爨氏的封地，世代镇守与此。另外，还有湿法练铜的法子和一千匹蓝夹纈赐下。”

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郭某人可以发誓，绝不把湿法练铜的技术教给白蛮的其他部族。”

“秦王千岁真是善解人意，多谢！多谢！”

如果说之前董思疆对臣服大唐是被郭业所迫，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话，听了这个条件，就感到有些值回票价了。

自己付出的是什么呢？一个名义，不痛不痒。部族最大的铜鼓，价值两百多贯钱。

而得到了什么呢？湿发炼铜的技术，使一千匹蓝夹纈暂时摆脱了被颠覆的危机。一千匹蓝夹纈，价值五千贯钱。

一分付出，二十分回报。

天下还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吗？自己之前怎么没转过这个弯来呢？

见董思疆眉开眼笑，郭业趁热打铁道：“有句话叫做未雨绸缪。湿法炼铜的技术早晚会别人所知，不知您老有什么打算？”

“唉，花无千日好，人无百日红。曩氏兴起已经几百年了，焉有长盛不衰之理？如果湿法炼铜真有一天广为传播，我曩氏也唯有顺天应人，退位让贤。”

郭业摇了摇头，道：“老族长这个想法太过悲观了。我倒有一个法子，多了不敢说，至少可以保曩氏百年富贵，不知您想不想听？”

董茂实眼前一亮，道：“想听，当然想听了。傻子才不想听呢？快说！快说！”

董思疆人老精马老滑，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道：“不知我曩氏为此要付出什么代价？”

## 第2107章善后

郭业道：“白蛮的确要付出些代价，不过这个代价却未必要纛氏来出。”

“您这话是那么意思？”

“这就是我此次会盟的第三个目的了。大唐有意恢复从西洱河到天竺的古商道，你们纛氏要确保从白蛮境内商道的通畅。”

“商道？”董思疆微微皱眉，道：“这事可不大好办。您也知道，我纛氏虽为白蛮之主，实际上对各部的控制力却非常薄弱。让他们眼睁睁地子女财帛书经过而不动手，实在是强人所难了一点。”

郭业冷笑一声，道：“难吗？我看一点也不难。谁敢动手，就打他丫的，男女老幼尽皆贬为奴隶。杀一儆百，我看谁还敢犯戒？钱财再好，也得有命花不是？”

“这……这实在是太霸道了吧？恐怕会激起诸部反弹。我纛氏即便浑身是铁，又能打几根钉？”

“当然不能一味霸道，还得恩威并施。你们白蛮可以在这条商道上设卡收税。得到的税收再分给诸部。当然了，纛氏为白蛮之主，分六成的税额应该不过分。其他的部族分四成，也有些汤水喝。”

董茂实道：“能收多少钱？”

“只要商道一通，路上淌的就是金山银海。就算是值百抽一，每年也有几十万贯钱。”

“真有这么有钱？”

“这我还是少说了呢。不过你们要记住，不可过贪，如果税额过高，或者是关卡太多，弄的没有商人敢来，你们可就赚不到那么多钱。”

董思疆道：“这个道理老夫当然懂。”

“那不知老族长意下如何？”

“秦王的这个法子的确不错，商道一通。我纛氏掌握了税收的分配权。这可比掌握铜矿好多了，说能保百年富贵真是一点也不夸张。”

“您同意了？”

“也还有些犹豫。这件事情的初期不知要杀多少人。都是白蛮人，老夫还真有些于心不忍。”

“老族长您这就有些妇人之仁了。难道您就想要白蛮之地永远这么部落林立下去？借助此事，树立纛氏的威望，岂不是一举两得？说不定哪天茂实兄弟还能当然国主呢。”

董茂实一拍大腿，道：“好！就这么办了。既然尊我纛氏为主，就应该服从我们纛氏的命令。如果谁敢阴奉阳违，就要问问我手中的钢刀答应不答应。”

董思疆却没他那么乐观，正色道：“你们大唐真的愿意看到白蛮成为一个真正的王国？”

“那是自然。”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确保这条商道的畅通。一个稳定的白蛮，比一个分裂的白蛮对我大唐更为有利。而且……”

“怎样？”



“说句不好听的，即便你们白蛮真的建国，也不能对我大唐构成什么威胁。为表诚意，若是有人不服你们爨氏的话，我大唐甚至可以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刚才这话可不是郭业忽悠，他是真心实意的希望白蛮立国。

历史上，商道并没有通，白蛮也未立国。他们被大唐划分成了若干羁縻州，实行有名无实的统治。

后来南诏崛起，白蛮部落林立，一盘散沙，最终为南诏所吞并。

从那以后，南诏与大唐战和不定，成为大唐的心腹大患。

如果爨氏能够立国，南有南诏，北有大唐，腹背受敌。不但不会对大唐构成什么威胁，还会成为大唐的屏障。

董思疆当然不知郭业的所思所想，只以为他是太过自信，道：“天赐不取反受其咎，既然上国同意，我爨氏也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那我就在此先祝贺老族长国主有望。”

“哪里，哪里，这事没那么容易。我这辈子恐怕是没希望了，茂实还有些可能。”

董茂实喜不自胜，道：“这一切都是秦王所赐，多谢秦王了。呃……说到帮助，在兵力上我爨氏问题不大，只要还是要借借秦王的名头。”

“我的名头？”

“传言您乃大黑天神的转世。我们可以把这个通商路的计划，当作大黑天神的意旨下达。不是我们爨氏坏了规矩，实在是大神的意旨难违。”

郭业道：“这岂不是好人你们做，黑锅我来背？”

“呃……表面上看是这样，不过从长时间上看，对您也不是没有好处。”

“什么好处？”

“从今天开始，您大黑天神转世的身份就算做实了。论起地位来，还在我们爨氏之上。另外，虽然刚开始您会受到些怨恨，但等大家都享受到了商路的好处，您的声望就会在白蛮之地一时无两。”

郭业挠了脑袋，道：“你还真说服我了，好吧，就这么办。”

“另外，另外……”

“怎么？董公子还有要求？”

“这个……这个……”忽然，董茂实跪倒在地，道：“小人昨晚一时冲动近了女色，还望大黑天神救我呀！”

既然任务目标都已完成，郭业也就没必要再忽悠这位太子爷了。

他说道：“董公子放心，现在咱们都是自己人了，你的忙我岂有不帮之理？”

“这么说，我的病有治了？”

“那是自然。”郭业一伸手，从袖兜拿出一个精致的玉盒来，把盒子打开，是一个蓝色小药丸，异香扑鼻。

当然了，这可不是伟哥，而是用一些补药制成的丸药。

治不好任何病，但也吃不死人。唯一比天桥大力丸有良心的是造价真的比较昂贵，除此之外也就没什么优点了。

郭业道：“自从三日之前一别，郭某人对董公子的病情就十分忧心。特意炼制了此药。”

董双实一把就抢了过来，道：“吃了此药就能好？”

“当然不是那么简单。吃下去之后，还得禁欲三日，每日睡眠不得少于四个时辰。三日之后方可行男女之事。”

“三天当然没问题了，多谢秦王！”

一切谈妥，在众人的见证之下，郭业代表大唐天子和白蛮在高台上会盟。

诸事已毕，董茂实信守诺言，把杨青青送了过来。

郭业会和了杨盛，带着三万僚人部众重返大唐。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经过了在白蛮之地的九死一生，大部分人都觉得，就算有贪官污吏，还是大唐治下为好。

尤其是现在，剑南道大总管秦王郭业，不仅不要钱，还把自己从万恶的白蛮手中救下来。回国之后，还有赈济。山上的荒草也能卖钱。那就更好了。

如果族里的小公主能够嫁给秦王，让秦王做了僚人的女婿，那就是好上加好了。

杨青青也深以为然，没事就往郭业的府邸跑。以名声已毁的理由，逼着郭业负责，令郭业十分尴尬。

好在她的行动没持续多久，杨盛暴病而亡了。

亲哥哥死了，族内乱成一团。杨青青顾不得找郭业的麻烦，每日里忙得脚不沾地。

最后在郭业的帮助下，她勉强稳住局面的时候，已经过了将近一年。

在这一年里，由于梁建方内心有愧，整个剑南道已经成了郭业的囊中之物。在曩氏的努力下，从西洱河到天竺的道路也已畅通。有试水的商队走了一个来回，获利颇丰。

一切顺利，郭业的心情也无比顺畅。

他甚至暗中计划，再过个一年半载的，自己就顺着这条商道去一趟天竺，见一下拉迦室利和那个素未谋面的便宜儿子。

但是，他的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打断了。

杨青青把族里的事情料理完，又开始了女追男的日常，这一日终于把郭业给堵住了。

“秦王，你别走！”

“我……唉，青青姑娘，你这是何苦？我不是说过吗？那李淳风道长说过，我三十岁之后，就不能再纳妾了。”

“哼，今天我来找你，可不是为了这事。”

“那你想干啥？”

杨青青盯着郭业的眼睛，道：“我哥哥是不是你害死的？”

## 第2108章长安惊变媚娘危

这件事郭业当然打死都不能承认。

他咽了口吐沫道：“青青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怎么会害死令兄呢？有什么动机？真是无稽之谈。”

“是吗？可是经过我的调查，我大哥并非是病死的，而是中毒而亡。”

郭业装傻充愣道：“中毒？谁下的毒？”

杨青青没理他，缓缓道：“我大哥中的毒药，乃是僚人的秘药归仙丸。能做这种药的人屈指可数。原来大哥之死，我怀疑是我们僚人内部倾轧，所以就秘密派人调查那些人。”

“你查到什么？”

“什么都没查出来。”

“什么都没查出来你怀疑我干啥？”

“就是什么都没查出来才有问题。除了那些人以外，能炼制此药的还有雷书瑶。他是死在了你的府里。您会不会有些她的存药呢？”

“你这简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告诉你，什么归仙散，我跟本听都没听过。”

“既然我大哥不是你杀的，你为什么不愿意娶我？我哪点配不上你了？”

郭业苦笑道：“我不是说过好多次了吗？是咱们大唐国师……”

“我不听！我不听！”杨青青捂住了自己的耳朵，道：“这些都是借口。”

“这真不是什么借口。”郭业无奈道：“到底要怎样你才会相信？要不我把李淳风找来？”

“就算是找来，他也是和你一伙的，做不得数。除非……”

“怎样？”

“除非你发个毒誓。”

“那当然没问题。苍天在上，厚土在下，我郭业愿意在此立誓，刚才所言句句为真。如若不然，我愿意……”

刚说到这，杨青青就打断了郭业的话，道：“你这家伙最擅长满口胡柴了，这种誓言不算。”

“那你要我怎么发誓？”

“用你儿子的名义发誓。”

“我……”郭业不信什么鬼神之事，无论对自己发什么誓都毫无心理压力。

但要是让他以子女发誓，他就有些犹豫了。万一是真的呢？怎么能拿儿子冒险？

杨青青秀眉微蹙，道：“怎么？不敢发誓了？难道说你心中果然有鬼？”

“不是有鬼，只是这事儿吧……”

咚咚咚～

正在郭业为难之际，忽然传来了一阵敲门声，他赶紧高声道：“进来吧！”

一个小厮推门而入，道：“启禀秦王千岁，长安来人了。”

“可是有家书到？”

“那小人就知道了。来人自称是您的大弟子，叫做孙子善。”

“孙子善？他怎么来了？”闻听此言，郭业不由得心里一惊。孙子善现在可是正儿八经的朝廷命官，要是单单送信的话，可用不着此人。

甚至可以说，没有要命的事情，孙子善根本不可能来此。

他脸色一变，赶紧道：“快快有请！”

郭业转身欲走，杨青青一伸手就把他拉住了，道：“慢来！不把这事说清楚，你不准走。”

“青青小娘子，赶紧放手！今天我真是有十万火急的事情！”

见郭业脸色严肃，杨青青再也不敢小性子了，道：“那……那我跟你去。你别想耍什么花样。”

“随便你吧。”

……

……

客厅之内，有一人来回踱步，焦躁不安。往他的脸上看去，但见此人小脸瘦黄，两腮深陷，好像是大病初愈的相仿，此人正是郭业的开山大弟子孙子善。

郭业一见他这副模样，就知道真出事了。

他赶紧道：“子善，你怎么了？”

“拜见老师！”孙子善躬身行礼。

“不必多礼，起来吧。”

“谢老师。呃……这位是……”

郭业也不知道怎么介绍杨青青，含混地解释道：“她是……咱们府里的贵客。”

孙子善露出一副“我懂”的眼神，又恭敬地给杨青青见礼。

好不容易见礼已毕，郭业迫不及待地问道：“是谁派你来的？是不是咱们家出了什么事儿？”

孙子善点了点头，道：“这次真是闭门家中做，祸从天上来。几位夫人也是没办法了，才让我向您来求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算一个月之前，袁天罡回到了长安城。他发出预言，说现在有朝代更替之相。”

“这关咱们家什么事？陛下也这么大岁数了，就算得个什么急病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不是，老师您没听清楚，这老家伙说的不是皇帝更替，而是朝代更替。换言之，这天下马上就要不姓李啦。”

郭业疑惑地问道：“不会吧。退一万步说，就算他真的推算出来点什么，又怎么敢说出来？他就不怕朝廷治他一个妖言惑众之罪？”

“那我就知道了。只是似乎也没人找他的麻烦。”

“好吧，你接着往下说。他有没有说朝代更替以后，这天下该姓什么？”

“说啦，姓武。这整好和那句谶言对应，太白昼现女主昌，唐三世代之武王！”

郭业心中掀起了惊涛骇浪，脸上却不动声色，道：“我当是什么呢，这个案子不是已经了结了吗？预言里说的是李君羡，他已经被陛下诛灭九族了。”

孙子善道：“可是袁天罡说这事并不是应在李君羡的身上。人们之前都猜

错了。”

“那他说这个预言指的是谁？”

“就是您的九夫人，我九师娘，武媚娘！”

“卧槽！”尽管早已有了心理准备，郭业还是忍不住爆了句粗口，道：“我和袁天罡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他为什么要诬赖我？这老小子也太不是东西了吧。”

孙子善苦笑道：“您就别提这个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了，正是因为这个，人们才相信分外相信他。要不然武媚娘娇滴滴的一个小娘子，现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肯相信她能当皇帝？”

郭业沉声道：“那后来呢？”

“后来这个消息就越传越激烈，咱们秦王府就门可罗雀了。”

“所以你就来找我？”

“那当然不是了。这种光景，咱们家都经历过好多次了。光是这样，诸位师娘也还挺得住。可是就在前些日子，有一支兵马把咱们的府邸给围了，其他人倒是进出自由，唯独九师娘不准出去。”

“这支队伍是哪里的兵马，可有陛下的旨意？”

孙子善摇了摇头，道：“弟子使尽浑身的解数，还是打探不出来。不过，他们围了好几天了，都没人干涉。应该是陛下的意思吧。”

“这可真是奇怪了。陛下有旨，他们奉旨办事，光明正大。为什么不肯说明白？”

“这……弟子不知。”

郭业也没指望孙子善能分析出什么来，道：“朝中有些大臣与我交好，比如鄂国公尉迟恭，卫国公李靖……你有没有找他们帮忙？”

“弟子当然找了，不过他们都表示事涉谋反，爱莫能助。”

“那太子呢？”

“一样。他们都说这事太难办了，只有把您请回去，才可能让秦王府化险为夷。弟子这才骑上快马，八百里加急来给您送信。”

郭业越听越感觉奇怪，似乎一年多不见，所有人与自己的交情都烟消云散了。

难道果然是人在人情在，人走茶就凉？

但问题是自己还没死呀，手握重兵，大权在握，位极人臣。他们怎么就丝毫不肯帮忙？

尤其是太子李治，他这么做，就不怕追随的人寒心吗？

要不然……是孙子善撒谎？算了，那怎么可能。这家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谁敢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

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真的要返回长安城？

“老师……老师……您在想什么呢？”见郭业久久不语，孙子善问道。

“哦，没什么。”郭业叹了口气，道：“子善，你知不知道，没有陛下的旨意，我若是私自返京那就是谋反之罪。现在的长安城对于我来说，无异于龙潭虎穴！”

## 第2109章鲜衣怒马入长安

杨青青急了眼了，道：“要不……你就别回去？”

“那怎么能行？我的家小都在那里，我不回去万一出了事怎么办？”

郭业一呲牙花子，继续道：“长安这帮人也真是的，就算不肯帮忙，想办法让陛下旨召我进京问对也好呀！现在可麻烦大了。”

杨青青道：“要我说，还是那个袁天罡最不是东西，竟然污蔑一个女子当皇帝，简直太不靠谱了。他到底是谁？怎么人们就那么信他？”

“他就是大唐国师李淳风的授业恩师。”

“这对师徒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杨青青恨恨地道：“一个说你三十岁之后不能纳妾，一个说你府中的小妾要颠覆大唐江山。他们俩怎么专门跟你过不去呀！”

“呃……青青你别不信，这两位都是道行高深之辈，算的还是很准的。”

“他说你的小妾要造反你都信？”

郭业坚定地说道：“说实话，我信！不过，即便媚娘真的宿命中要造反，我也要尽力保护她。”

杨青青满脸不可置信地看向郭业，道：“你不用发誓了，这下我算是明白了，你真的是被那个道士忽悠傻了。”

“青青还请慎言，这两位国师可都是神仙一般的人物，诋毁他们会损了你的福报。”

“哼！什么神仙，我看是妖道才对！”杨青青道：“你不会真的去送死吧？”

郭业叹了口气，道：“此行虽然蕴含着巨大的危险，但也没送死那么严重。我是犯了死罪，但杀不杀还得看陛下的意思。他一高兴，说不定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那陛下要是真的杀你呢？”

“退一万步说，即便陛下真的要杀我，我也不是愚忠之人，未必就逃不出来。”

情郎要去救家人，杨青青也没啥理由拦着，只得道：“那……那……我等你回来。”

“借你吉言。”

“哼！你都要……走了，怎么说话还那么生分呀。你就不能说点温柔点的话？”

“说什么？”

“哼！不解风情的家伙！”杨青青一跺脚，从腰间拿出了一样物事，道：“这是给你的。”

“这是什么？”

“我绣的一个香囊……”

郭业伸手去接，道：“多谢小娘子了。”

“你别动，我帮你带上。”说着话，杨青青踮起脚尖，往郭业的脖子上挂去。

郭业怕她够不着，微微低头。

二人四目相对，呼吸相闻。杨青青忽然举起勇气，往前一啄！

郭业是躲也不是，不躲也不是，呆在了那里。

佳人也是满脸羞红，道：“这个香囊里有妾身的几根头发。带着它，就如同妾身在你身边。”

“这……”

美人恩重，郭业又岂是无情？但是因为杨盛之事，他知道二人之间绝不可能。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如何回应才好。

“傻样儿……”杨青青以为他害羞，轻笑一声道：“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呆头鹅，人家走啦！你可一定要安安全全地回来娶我。”

然后，佳人转身，步履轻盈地逃走了。

孙子善不由得竖起了大拇哥，道：“恩师，您老人家硬是要得，又给我找了一个这么美貌的师娘。您魅力无穷也就算了，咋运气还这么好呢？这种美人天上少有地上难寻，您是怎么找着的呢？”

“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烦着呢。”郭业轻叹一声道：“情债难偿，这下可不好办了。”

“老师，您也太矫情了吧。有什么不好办的？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牵着。您娶回家不就成了。”

“你懂什么，这事没那么简单。”

“怎么就不简单了？我说老师，咱做人可要厚道，您这香囊也收了，嘴也亲了，还想不认账，我这做徒弟的都要鄙视您。您可不能干这始乱终弃的事儿。”

“我压根就没乱。”

“乱了心也是乱。”

“我说你小子从哪学的这一套一套的？闭嘴！我的事你少掺和。”

“那好吧……您是老师，我听您的。但是长安城的事可咋办？”

郭业想了一下，道：“回去肯定是要回去的，不过得容我先安排一下。”

回长安的事儿还真不好安排。郭业仔细一想，如果自己坐镇剑南道，倒是能对蜀中的大军如臂指使。

不过要是想留下一个代理，在缓急之间肯为了自己造反，那就一个人也没有了。

呃……硬要找还是能找得到的，那就是杨青青。不过问题是她不能服众呀。给了她兵权跟没给一样。

没有合适的人选，那换一个思路，谁有资格代替自己的位置呢？

无疑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茂州都督李义府，还有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老将梁建方。

李义府太狡猾，即便他答应了，自己也不敢信任。梁建芳呢？能不能答应都得两说。

郭业思来想去，难以抉择，最终决定还是先和他们两个谈下。

头一个召见的是李义府。

等郭业把事情经过原原本本地讲明了，李义府道：“大哥想让我帮您做什么呢？”

“这个……现在长安城迷雾重重，为兄此去凶多吉少。我想让你替我把军队掌握住，如果有奸人害我，想必也会有所顾及。万一陛下真的下旨要杀我……贤弟你……好自为之。”

李义府听完了，摇了摇头，道：“大哥，这件事我不能答应您。”

“呃……也好。人各有志，我也不勉强。”

郭业知道这事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别说李义府的本性不怎么样了，就算真的是义薄云天，那也得容人家做一个忠臣孝子呀。太平盛世，人家小日子过的好好的不愿意造反，那有什么错？

他说道：“如果你能对刚才咱俩的谈话保密，就算全了咱们兄弟之间的情谊了。你走吧。”

“哪呀，大哥，您可误会我了。”李义府道：“小弟的这条命都是您救的，您现在有难，小弟怎能弃您不顾？大不了我把这条命还给您就是了，有什么了不起的？就这，我还赚了不少好日子呢。”

“但你刚才分明是说……”

“小弟的意思是……留守这活我干不了。虽然最近一年托您的福，小弟在军中有些威望，但是那远远不够。到时候我就算想起兵，也拉不出多少人来。所以……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帮您。”

“什么角度？”

“我想跟您一起回长安。在揣摩人心一途上，我自认为还是有些长处。听您的意思，长安城内不日将有大变，小弟应该能帮得上您的忙。”

郭业点了点头，道：“此言有理。那你回去收拾收拾，三日内咱们就动身。”

“等等……大哥您准备怎么回去？”

“当然是悄悄地回去，尽量隐瞒身份。”

李义府微微摇头，道：“小弟以为不妥。长安城内的聪明人太多了，现在又是非常时期，人们就更警觉了。您以为您能瞒得住谁？”

“这……”

“您藏头露尾的，被人发现了倒显得理亏，依小弟的意思，您最好还是不要乔装打扮。”

“我就这么正大光明地回去？”

“对，不仅要正大光明，还要大张旗鼓，让所有人都明白您回来了。”

“那我可就等于是自己承认了谋反之罪。”

“嗨！难道您乔装改扮回去，就不能定您的罪了？哪有那么便宜的事？谋反不谋反的，关键还是看陛下的态度。您正大光明的回去，反而显得心中无愧。”

“有道理，这次我就拼一把，咱们鲜衣怒马入长安！我倒要看看，谁敢跳出来与我做对！”



## 第2110章飞扬跋扈

贞观十九年，三月十七，天晴。

阳春三月，牡丹花开，正是长安百姓们踏青郊游的好日子。明德门外的官道上，人群来来往往，热闹非凡。

忽然，远处传来了一阵马褂銮铃声响，人们纷纷避让。紧接着，一队骑兵出现在了人们的眼帘。

为首一人，白盔白甲罩白袍胯下白龙驹，相貌英俊，双目有神，正是秦王郭业郭子仪。

在他身后是三个人，左边一位，是个黑大汉。他不光是人长得黑，还穿了一身黑盔黑甲，胯下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真如同一个会动的黑铁塔相仿。

右边一位，长的瘦小枯干，金盔金甲黄骠马，最引人注意的，就是得胜钩上挂的一双硕大无朋的金锤。整个给人的感觉，可以用四个字来容，那就是沐猴而冠。

中间一位，乃是帅哥一枚，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如悬胆，齿白唇红。他并未顶盔掳甲，而是穿了一身四品大员的文官官袍。真称得上是天之骄子，年少有为。

他们正是郭业的三个结义兄弟，李元魁、钱霸和李义府。

在这三个人的身后，则是齐刷刷地三列队伍，盔甲鲜明，气势不凡。若是知兵之人见到了，肯定得大赞一声好精锐的士兵！

这正是包括米吉在内的八十一名特种兵。

特种兵后面，又松松垮垮跟了四个人，分别是孙子善、秦英、空空儿和精精儿。

长安城百姓的眼光，那跟后世出租车司机也差不了多少，见这支队伍如此雄壮，就知道为首之人不凡了。

“哥哥，这是哪个达官贵人出行呀，真够威风的。”

“怎么？你想说彼可取而代之，还是大丈夫当如是？”

“你就别挖坑给我跳了，别以为我听不出来。告诉你，我既不是项羽，也不是刘邦，咱就是看看热闹。我说这位贵人你到底认识不认识呀。”

“当然认识了，他就是秦王郭业郭子仪。咱们大唐唯一的异姓王。”

“秦王郭业？他不是被打发去剑南道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人家能不回来吗？家里出事儿了。”

“什么事？”

“唉，我说兄弟你真是孤陋寡闻。最近传的沸沸扬扬的，秦王的第九房小妾要当皇帝了。”

“听倒是听说了，但这也太扯了，谁会相信？”

“你信不信没啥关系，关键是陛下信呀。现在秦王府已经被大军包围了，我看迟早要出事儿。”

“那您的意思实说，秦王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对头，依我看，这长安的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了！”

……

……

人们议论纷纷，与此同时，秦王抵京的消息，就如同长着翅膀一样，传遍了长安城。

听到了这个消息，有人欢喜有人忧，不少高官显贵派出了精锐人手，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郭业虽然骑着马，走的可不快，他有意给人们留下反应的时间。一行人缓缓而行，在城门口处就被人拦住了。

一员将领走上前来，道：“来人可是秦王千岁？”

“不错，正是。”

“您请止步，不能再往前走了。”

郭业眼一瞪，道：“你是何人？”

“在下乃明德门的监门将军，姓蔡叫蔡雨田。”

“蔡雨田？没听说过，我当领军卫府大将军的时候，可没有你这么一号。”

“呃……在下是去年才从边军中提拔至此，秦王不认识我并不奇怪。”

郭业点了点头，道：“好，面对我不卑不亢，对答如流。是个人物。你下去吧，别耽误我回家。”

“慢！”蔡雨田脖子一梗，道：“请秦王千岁恕罪，小人不能放您过去。”

“嗯？你一个小小的监门将军敢拦我？”

“不是小人要拦您！是国法要拦您！”蔡雨田道：“按照大唐律令，大将出城十里后，非诏不得返京。违者以谋反论处。这您不会不知道吧？”

郭业狞笑道：“你想治我的罪？”

“末将不敢！不过职责所在，这个明德们，我是不可能放您进去的。”

“那我要是非进去呢？”

“除非要了末将的命！”

“好！好一个尽忠职守的蔡雨田，我成全你。”

蔡雨田心中大喜，硬挡了秦王，从今天开始，自己就要一步登天名扬天下了。他说道：“多谢秦王！还请您移步他处！”

郭业道：“哪呀，你想错了。我是想成全你杀身成仁的愿望。来人，满足满足他！”

“好的，大哥，您就交给我吧。”李元魁催马上前，一竖手中的丈八蛇矛，道：“小子，你找死！”

蔡雨田单打独斗的本事，实在是稀松平常！他赌的就是自己代表了朝廷，郭业不敢造次。

没想到，这位根本就不按理出牌，直接就下命令杀人！

这可咋办？

他扯着脖子喊道：“秦王郭业反啦！要冲城门啦！兄弟们，跟我上呀！”

然后抽出腰刀，冲着李元魁就冲了过去！可是，他刚跑几步他就发现不对劲了，怎么只有自己冲，其他人呢？

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李元魁的长矛如同毒蛇出洞相仿，已经来到了他的眼前！

啊~我命休矣！

蔡雨田噗通一声摔倒在地，直把李元魁吓了个不轻。他虽然长得粗豪，但是傻精傻精的，很有些小聪明。

虽然郭业让他杀人，但他明白，这种情况不可能真的杀人，郭业的意思无非是让他吓唬吓唬那小子罢了。

所以李元魁下手极其有分寸，实际上手中兵器并没有挨着蔡雨田半分寒毛。

但这小子怎么就倒地了？难道是自己不知不觉间武功大进，练成了传说中的枪芒？

他赶紧跳下马来，去探蔡雨田的鼻吸，还好呼吸还在。李元魁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打开随身的水壶，含了一口凉水喷了过去。

蔡雨田悠悠醒转，道：“我……我还活着吗？”

“放心，你死不了。”李元魁冷哼一声，道：“我说你小子的胆子也太小了吧？怎么还没怎么样呢，就吓晕了过去。”

“放屁！我才没被吓晕！”

“那你刚才……”

“刚才？刚才……刚才那是……气晕，对气晕了过去！”

蔡雨田终于找着说辞了，他站起身来，对守门的唐军大骂道：“你们怎么不跟我一起冲锋？难道说国家给你们的是俸禄，是喂狗了吗？就算是狗还知道有人来了叫两声呢，你们连狗都不如。气死我了！”

有人道：“我说蔡头，您可得口下留德。什么狗呀狗的，说的那么难听。明白说吧，秦王千岁可是我们的老上司了，我们怎么敢对他老人家的人的兵戎相向？”

“哼，老上司又怎么样？别忘了你们吃的是国家的俸禄！现在秦王都要谋反了，你们还不拦着？”

“谋反？是不是谋反您说了可不算。反正我们是不相信，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秦王千岁带着不到一百人谋反。他老人家的脑子又没进水。”

最后这句话就有些一语双关了，直把蔡雨田气的满面通红。他说道：“好好好！就算不是谋反，你们职责所在，也应该拦住他吧？”

“您就拉倒吧，说什么职责所在？上次武安郡公强闯城门您怎么不拦？现在秦王千岁闯城门您就铁面无私了，是秦王大还是武安郡公大？”

“我……”一时间蔡雨田不知如何回答是好。说白了，他是认为郭业身处嫌隙之地不敢造次，才大着胆子拦人，本身就是有私心。无欲则刚，这有欲了，到了关键时刻也就硬不起来了。

与蔡雨田对答如流的人郭业认识，乃是他的一个旧部。见此人把蔡雨田驳倒了，他满意的点了点头，道：“蔡将军，你还有何话说？”

“我……我……”

“没话说了，说明你理亏。那本王治你的罪，也就不算冤枉你。元奎！”

“小弟在！”

“把他给我吊在城门楼上，打二十马鞭！”

“喏！”

说实话，蔡雨田并无大过，甚至严格按照大唐律法来看，是一点过错也没有。郭业抽人家鞭子就实在有些过分了。

郭业不是不明白这个道理，但他还是下了这个命令！

他就是要嚣张地宣布，我郭业回长安啦！不管对错，哪个不开眼的敢惹我，蔡雨田就是下场。

至于我真正的敌人.....咱们这次不死不休！龙有逆鳞，怒必杀之！武媚娘就是我的逆鳞！

不怕死的，尽管来！

## 第211章浑人对浑人

在蔡雨田的哀嚎之中，郭业进了城，带领队伍直奔朱雀坊的秦王府而去。

可他没走多远，就被一支兵马拦住了去路。粗略估计一下，得有两百来号。

为首的有三个人，一个男人二个女人。分别是武安郡公薛万彻，他的老婆丹阳公主，以及高阳公主。

郭业和薛万彻夫妇有着半真半假的杀子之仇，与高阳公主有着杀情夫之仇。这三个人带着家丁拦住了去路，肯定是来意不善。

见了他们，郭业忽然发觉自己这个秦王的名号不光是招惹麻烦，实际上还是有些好处的。

比如现在，面对两位公主，要是自己不当秦王，就得先行礼。未战就先落了气势。

但有了这个名号就完全不同了，可以等着他们过来行礼。

高阳公主微微一福，道：“参见秦王！”

郭业还了一礼，语气生硬地说道：“公主殿下找我有什么事？”

“您板着脸干什么？放心，本公主今天可不是来给您找麻烦的。我找你是有一件好事要和您商量。”

“好事？你找我还能有什么好事？”

“哎呦，您这话可有点太伤人了，我怎么就不能找您有好事呢？明白说吧，今天我是想做个中人，给您和武安郡公讲和。”

“讲和？”

“其实仔细想起来，你们两家也没啥解不开的仇恨。武安郡公夫妇都是明白人，他们知道薛公子的死虽然说是和您有关，但是关系不大。”

难道自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郭业心中暗暗惊奇。他说到：“如果能够讲和，郭某人当然是求之不得，多谢高阳公主了。”

“您别着急相谢，我话还没说完呢。讲和可是讲和，但是武安郡王有些条件，不知您能否答应？”

“条件？武安郡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只要我能办到的，绝不推辞。”

高阳公主轻笑一声，道：“好！够爽快！您放心，这个条件根本不难，您肯定能办到。”

“那就请您把条件说出来吧。是要钱，还是要什么别的东西？”

“杀子之仇用钱解决当然是不可能的。武安郡公的意思是……您放弃反抗，让他痛快地打一顿，这事就这么算了。”

“打？打一顿？”

郭业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心中暗想，这薛万彻没吃错药吧？怎么会提出这么幼稚的要求？

王八好当气难受。我堂堂的大唐秦王，怎么可能容忍被你在大街大街上一通胖揍？这我的面子该往哪搁？

不过他转念又一想，这么幼稚的主意，没准还真是薛万彻出的。

历史上此人受了李二陛下的命令征伐高句丽，大胜而归。结果回来之后，他手下的官员，无论文武，全部上疏弹劾他恃才傲物，盛气凌人。

一名将军能逼得手下所有人都以下犯上，那也很不容易。从这件事上可见他的情商之低。

当然了，尽管知道这小子的性格非常怪异，郭业可没迁就他的意思。

他说道：“士可杀不可辱，这个条件郭某人不能答应。”

高阳公主眉毛一挑，道：“您还是想清楚了再回答为好，真不答应？”

“绝不答应。”

“您这又是何苦呢？唉，秦王千岁，看来您还是没有弄明白自己的处境啊。”

“我现在是什么处境？”

“现如今有袁天罡老神仙亲自推算，覆灭我大唐的灾星就是出于您的府内。您说，她是仗了谁的势才能颠覆大唐呢？夫妻一体，您总逃不脱干系吧？”

“哼，袁天罡怎么推算的我不知道，算的准不准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清者自清，陛下一定会给我一个公道。”

“公道？要是真有什么公道也就不会有兵围秦王府的事情了。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现在肯定有人在暗中谋划对付您。您要是不和武安郡公妥协的话，可就要两面受敌了。”

“那又如何？”

高阳公主道：“您只要忍一时之气，就可以去一强敌，这个买卖可太划算了，您又何必拒绝呢？”

“公主勿复多言，这个一时之气我可忍不得。”

“就算您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自己的家人考虑考虑吧。郭小臭才两岁多，郭小渣的年纪稍微大一点也不过是一个孩子，还有郭襄更是我见犹怜的美人坯子，你就忍心看他们身首异处？”

郭业紧咬牙关，道：“高阳，你威胁我？”

“不是威胁，只是点明一个事实罢了。另外您家中那十位娇妻美妾，一旦您事败，恐怕就会成为别人的玩物。有这么多值得珍惜的家人，您舍得吗？”

“我当谈舍不得。但我更加明白，我郭府的安危不是靠躺倒挨锤得来的。”

“既然您这么说，那我就无话好说了。”高阳公主退后一步道：“武阳郡公，这姓郭的油盐不进，我是说服不了他。只能看您的了。”

薛万彻大嘴一咧，道：“我就说劝降这种事不靠谱，你偏不听。现在知道我的先见之明了吧？我和秦王之间的恩怨，就得用拳头说话。”

说着话，他把长大的衣服除掉，走上前来道：“郭业，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今天这顿打，你是跑不了了！现在给你两条路选，你是单挑，还是群殴！”

“单挑怎么讲？群殴又怎么说？”

“单挑是你和我单打独斗。群殴就是你……”

话说到这，薛万彻忽然神色剧变，往旁边一跳，道：“卧槽！好胆！”

却原来是钱霸手持硕大的金锤冲着他砸来，道：“敢惹俺大哥，你找死！”

原来，临行前郭业已经交代过，此去长安，无疑是龙潭虎穴。弄不好了，咱们就得杀官造反。你们谁要是胆小想过自己的小日子，我绝不会怪

罪，咱们还和好散。

钱霸最重面子，疑心生暗鬼，总觉得郭业暗中指的那个胆小之人就是自己，当即把胸脯拍的啪啪响，表示自己绝对不含糊。

后来，在明德门前，李元魁抢先出手，迎来了郭业赞许的目光。钱霸的心里就更犯嘀咕了。

现在薛万彻跟郭业叫阵，钱霸一见机会来了，怕别人抢了自己的功劳，就赶紧出手。

这下子形同偷袭，可把薛万彻害苦了。他是万万没想到，自己浑，有人比自己还浑。

偷袭就偷袭吧，怎么还动了兵器？万一死伤了该如何善后？

钱霸可不管那个，一锤紧似一锤，一锤快似一锤！大锤是重兵器，根本就不用打在要害上，粘上一点就得半残。

薛万彻那是大唐数得着的名将，功夫当然不错。不过，他擅长的乃是战阵冲杀，可不是象空空儿和精精儿那样的小巧之能。这下子空手对大锤，实在是太吃亏了。

三五个照面之后，他就顶不住了，眼看着就要性命不保，再浑的人也得认怂。他赶紧道：“别打了别打了，我投降！我投降！”

“这还差不多！”钱霸用大锤把薛万彻逼住了，道：“大哥，您看今天这事儿咋办？”

郭业也被刚才发生的事儿吓了个不轻，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道：“我先想想……我先想想……”

“嗨！您想什么呀？照旧不就得了！”

钱霸早就羡慕刚才李元魁的威风了，问郭业一下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也不管郭业是如何回答，把薛万彻吊在路边的树上就是二十鞭子，抽的痛快淋漓。

一边抽还一边喊着“小子，你给我记着，抽你的是人钱霸！你家钱爷爷！”

郭业一阵无语，但打都打了，他还能怎么办？难不成少抽两鞭子，薛万彻就会感激自己不成？

他只得别过脸去，眼不见心不烦。

这一扭头整好看见两位公主向自己这边望来，他微微一笑道：“您二位看今天这事儿可咋办？”

妈呀～

尖利的女声响彻云霄！

## 第2112章一拳打在了空气上

两位公主之所以如此失态，就是因为“今天这事儿可咋办”，这句话的杀伤力太强大了。

就在刚才，钱霸问完这句话后，把薛万彻给吊在树上抽了一阵鞭子。

现在郭业又问这句话，是不是要故技重施？

薛万彻一个大男人皮糙肉厚混不吝，被揍了也就揍了。但是两位公主身娇肉贵，也来这么一次，别说身体受得了受不了，起码脸上是没法做人了。

当然，这是他们多心了。

首先，郭业绝对没那个意思，他再大的胆子，也不敢鞭打李二陛下的妹妹和女儿呀。

其次，他就是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能力。别忘了，这三位不是自己来的，还带着两百家丁呢。

只是刚才变化太快，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呢，薛万彻已经变成了阶下囚。现在这些家丁早已把两位公主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郭业拿什么突破？

高阳公主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失态了，她清了清嗓子，道：“你先把武安郡公给放了。”

“那可不行。”郭业摇了摇头，道：“现在这个情况，我放了他，他就得找我玩命。”

“那你说怎么办？”

“您把那些家丁先带走吧，稍后我会派人把武安郡公送回去。”

“我警告你，你可别胡来。”

郭业苦笑道：“我就是再大的胆子也不敢把咱们大唐的郡公怎么样啊。”

高阳公主一指被抽地鲜血淋漓的薛万彻，道：“这还不算‘怎么样’？”

“呃……这是意外！意外！总而言之，郭某人一定会信守诺言。”

“哼，你可要好自为之。”

两位公主带着人离去，郭业命人把薛万彻捆了，然后在路边的大车店里雇了一辆马车，把他塞了进去。

“子善！”

“弟子在！”

“你骑马快不快？”

“老师您看出来啦？我最近的骑术可是突飞猛进！”

“那就好，你牵着自己的马，赶着这辆大车，送回武安郡公府。记住，到了府门，骑上马就跑，可别留下来要赏钱。”

孙子善一阵傻眼，道：“这活您让我干？”

“对呀，你不是骑术好吗？能者多劳，这个差事正适合你干。赶紧走吧。”

孙子善好悬没给自己一个大嘴巴，心说我的嘴咋这么欠呢？吹啥牛逼呀，这下可好，马上就要到老虎的嘴边溜一圈了。

师命难违，郭业已经下了命令，孙子善也只能就范，赶着大车往武安郡公府邸走去。

至于郭业则带领众人继续前行。



他心中暗想，这才到长安，就被拦了两回了。待会儿要遇见的乃是包围我府邸的兵马，这才是最难应付的。我可要打起精神，随机应变。

可是，事实却出乎了他的预料之外。

“参见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一员小将十分恭谨地跪倒在地。

“你是何人？”

“末将姓李名良臣。奉命前来保护秦王的家眷。现在您回来了，小人的任务已经完成，特来告退。”

“李良臣？李家的良臣，真是好名字。用这个名字去考科举。没准能中个状元呢。”

李良臣当然理解不了郭业这句话中暗含的幽默，道：“可惜小人是个武将，也没多读过几本书，这辈子都没法参加科举了。”

“那可真是可惜了……可惜了……”郭业道：“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可惜了？比如……我回来得太早？”

这句话李良臣倒是听明白了，他苦笑一声道：“秦王千岁，您真的是误会了。小人刚才所言句句为真，我的确是来保护您的家眷的。”

“哦？是吗？”见他的神色不死作为，郭业微微一愣，道：“那你是谁派来的？”

“这可一句话说不清楚。这样吧，您先回去和家人见面，好好休息。明天一早，我就带您去见指使我的人。”

“那我现在进去你不拦着？”

“当然。我们马上全部撤走，一个不留。不仅是您，秦王府里面所有的人来去自由，包括您那个九夫人武媚娘。”

说着话，他招了招手，果然，秦王府四周所有的士兵排成整齐的队伍，渐行渐远。

李良臣道：“这下您总该相信了吧？明日巳时，小人来接您，咱们不见不散。”

……

……

李良臣的表现还真是让郭业如同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吧，现在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先安抚家人。

后宅花厅。

十位佳人并排而坐，笑颜如花。

郭业一进门，就被这个阵势震了个不轻，道：“你们能不能别总搞这副十堂会审的架势？我胆子小，经不起吓。”

柴秀秀轻哼一声，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你要是问心无愧，还怕我们十堂会审？”

贞娘拉了一下柴秀秀的袖子道：“姐姐您别说了，夫君这次的表现可真不错。将将两年了，都没给我们带回一个新姐妹，值得表扬。”

柴秀秀却道：“你别被他骗了，虽然他没带人回家，谁知道外面有没有？比如什么鱼暖暖啦，比如什么迦室利拉……那可说不准。”

郭业赶紧道：“冤枉！这两年为夫可是一直守身如玉不近女色。足足两年的积蓄，贤妻如果不信的话，今晚尽可一试。”

“呸！”柴秀秀脸一红，道：“说什么浑话？好像人家真能试出来似

的.....”

善花公主离得郭业最近，猛然间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她忽然站起身来，道：“柴姐姐别被他带歪了话题，哼，这两年他绝对没那么老实。”

“善花，别人不相信我也就罢了，你怎么也.....”

善花公主一伸手，从郭业的怀里取出一个香囊，道：“我怎么了？我以前就是太单纯才屡次被你欺骗。夫君大人，您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香囊是哪来的？”

“我.....这.....唉，此事说来话长.....”

郭业简短截说，把他和雷书瑶以及杨青青的恩怨解说了一遍，道：“我和杨青青可是清白的，而且注定了这辈子是有缘无份，你们还是别吃那些干醋了。”

儿女听完了，没有任何欣慰之色，相反地，她们的眼圈有些泛红。

柴秀秀道：“杨青青真够可怜的，还不到二十岁，就只剩下了孤身一人。喜欢上一个男人还和自己有杀兄之仇，真是造化弄人。她这后半辈子可怎么过呀。”

“唉，我也没什么好办法，只有让时间抚平一切了。好了，不提她了，说说你们吧。这些日子可是受苦了。”

柴秀秀道：“也谈不上什么受苦，吃穿日用都不缺。就是心里面不落稳。夫君，您是不是哪得罪袁老头了？他怎么整了这么一个屎盆子往您的头上扣？”

“没有啊，我和他关系挺好的。”

“那他怎么说那句谶言应在媚娘的身上，这都哪跟哪的事儿呀。”

武媚娘道：“如果有必要，媚娘可以自尽，不给家里招灾惹祸。”

郭业赶紧劝道：“别傻了。不管那句谶言是真是假，总而言之，既然能传出来，那就是冲着我来，与你无关。”

柴秀秀道：“不知是真是假？听您这话的意思，好像还真相信媚娘有女主之命似的。”

郭业道：“放心，她就算真有女主之命，也应不大唐身上。等过几年咱们迁居新大陆，你们谁想做女皇，都可以提出来。我给你们弄几个王国玩玩。”

## 第2113章卧槽！这可是经典桥段！

在家休息了一晚，郭业真是神清气爽。第二天吃罢了早饭，就有人来报，李良臣求见。

“秦王千岁，咱们走吧。”

“去哪？”

“当然是带您去见一些人，就是他们指使我围了您的府邸。”

“我是问你具体位置。”

“现在可不能说，您去了便知。您放心，我们绝对没有任何恶意。”

“我堂堂亲王，跟你一个莫名其妙的人去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这合适吗？”

李良臣从腰间掏出来一样物事，道：“在下可谈不上什么莫名其妙的人，您看看这是什么。”

郭业接过来一看，却是一张纸条，上面有三个大字——跟着他。

这是马周的笔迹。

笔迹不是不可以伪造，但得分伪造谁的。这就跟化妆一样，你把美女化成丑女容易，把丑女化成美女就非常难了。要想把丑女画的跟美女一样——那就得整容。

马周的书法水平极高，要想伪造十分困难，应该不是假的。再说可郭业艺高人胆大，也不在乎这个。

“是马周派你来的？”郭业问道。

“不止是他，还有好多人呢？您跟我来吧。”

“也好，头前带路。”

出了秦王府，郭业被李良臣带上了一座马车。这个马车七扭八转，足足走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停了下来。

郭业下车，却发现自己到了一处十分清幽的大院子之中。

“秦王千岁，请吧。”李良臣指着一个小门说道。

“哼，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马周是在搞什么鬼。”

说着话，他用力一推！

吱呀～

门开了，屋内的景象不由得让郭业大吃一惊！

为啥？这里面的人也太多了。

原来虽然他屡次听到李良臣说“好多人”，却以为最多十来个。没想到，这里最少有一百人。

大部分他都认识。

这里有鄂国公尉迟敬德，太子李治，卫国公李靖，英国公李绩，卢国公程知节，吏部尚书孔颖达，尚书右仆射房玄龄，江夏王李道宗，太子府长史马周……

除了这些大佬以外，还有许多朝廷中高层的官员。他们的官职虽然算不上顶级，但都是有实权的，能量实在不小。

另外，还有两个人最为吸引郭业的注意。这两个人都是一身道装，仙风道骨。

“袁天罡李淳风，你们也在！”郭业咬着牙说道。

“多年未见，小师弟别来无恙否？”

“拜见师叔！”

二人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非常热情地和郭业见礼！

郭业可不惯着他们，一伸手就把袁天罡的脖领子给薅住了，道：“牛鼻子，你做的好事！”

“别打！别打！”李治赶紧把郭业的袖子拉住了，道：“老师您别生气，这事可不怪袁道长！”

“不怪他怪谁？”

袁天罡叹了口气，道：“如果你实在要怪，就怪这里所有人吧。这都是他们出的主意，老夫就是个执行者而已。再说了，这次乃是老夫的违心之言，我也是受害者呀。”

“所有人？”郭业往四下里看了一眼，心里已经下了八九分。

自己乃是朝廷的亲王，尊贵至极，要说围了自己的府邸而不引起强烈的反弹，除了李二陛下亲自下旨之外，貌似也只有这些人办到。

他们加起来可就相当于大半个朝廷，说句不好听的，这些人达成了一致，换个皇帝也跟玩儿似的。

他无奈地说道：“不会吧……我的人缘有这么差？”

李治道：“这您可说错了。不是您的人缘太差，而是人缘太好，深孚众望。大家才不得已出此下策的。”

“到底怎么回事？”

“简单的讲，就是有件事情大家束手无策，非要您来解决。但您身在剑南道，非圣旨不得返京。而我们呢，又请不到圣旨。所以，不得已之下，我们就做了这么一个局，把您请回来。”

“卧槽！”郭业忍不住爆了句粗口，道：“你们这麻子不叫麻子，是叫坑人呀！我这样回来，可是冒了杀头的罪过。”

“我们知道，但问题是……问题是……”

“怎样？你千万别告诉我，在你们的眼里，这事比我的性命还重要得多。”

“这……”李治低下头去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孔颖达却不管那个，道：“你猜的没错，我们的确觉得您的安危不如那件事重要。这件事能让我大唐的江山不牢社稷不稳，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你说，你的性命比这些都重要？”

郭业挠了挠脑袋，道：“我不和您争。到底是怎么回事？”

孔颖达往四下里看了看，道：“陛下被妖女迷惑了神智。”

“我……我日！”郭业也顾不得敬老尊贤了，道：“孔尚书，您老人家也尊重一下先祖好不好！”

“这关我先祖什么事？”

“子不语怪力鬼神！妖女，您老人家真说得出口！你咋不说是狐狸精呢？这世上有能迷惑人心的妖女吗？退一万步说，就算真有，那圣天子还有百灵护佑呢，怎么会着了道？难不成陛下是殷纣王？”

“秦王千岁您别生气，听我把话说完。原本我也觉得妖女的解释不靠谱，但除了这个就没别的解释了呀。”

“那可未必。您详细说说。”

尉迟恭道：“还是俺来说罢。话说就在半年以前，陛下去九嶷山行宫游玩，兴之所至，前去打猎。因为追一只小鹿，与护卫们失散了。他追过一个山坳之后，忽然发现一个小水潭……”

郭业道：“难不成小水潭里有一个美女在洗澡？”

“你怎么知道？”

“还真有呀。”郭业直感到一阵无语，这可是广大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桥断了。古有牛郎偷看织女洗澡，今有李逍遥偶遇赵灵儿沐浴。

没想到，李二陛下也享受到了主角的待遇。

他说道：“只要是男人谁没幻想过这种好事？尉迟大哥您这么主动介绍此事，是不是觉得说起来很过瘾？”

“呃……还真是那么回事。”

“那您接着往下说，然后呢？”

“然后可就不得了了，陛下一见那美女就惊为天人，郎有情妾有意，就在水潭里面与那美女成其好事。”

“大哥，我觉得您把嘴角的哈喇子擦一擦再说比较好。”

尉迟恭随手一抹，道：“我接着说，陛下和美女在水潭边的石头上，就是这个姿势……”

咳咳～

孔颖达咳嗽一声，道：“这种事情还是不要说细节了。”

“可我就爱讲这一段。”

“问题是你看见啦？这都是你胡编乱造的呀。你要是再说，我就弹劾你一个诽谤君父之罪。”

“我说孔尚书您就是死心眼，这有什么呀。”

孔颖达一瞪眼，道：“嗯？”

“好吧，我不说。”尉迟恭对着郭业一挤眼，道：“今天晚上，你到我家去，咱们兄弟俩一起喝酒。我给你详细解说，包你过瘾！”

没想到自己这位结义大哥还有讲黄段子的癖好，郭业无奈地说道：“您要是真喜欢这些，我给您找些经典的。比您自己胡思乱想强多了。现在咱们还是说正事儿，陛下临幸运了那个美人之后呢？”

“之后陛下食髓知味，就想着每天都来这么一次。”

“他把那个美女纳入后宫了？”

“当然没有。要是纳入后宫之中，也就没有后来那么多事了。他想把人家接入宫去，那美女却是不肯。”

“为什么不肯？”

“她说自己出身粗鄙，过不惯宫中生活，不愿意离开家乡。陛下没办法，也只好同意了。于是，就派人在九嶷山新修了一座宫殿叫做九连殿给那个美人居住。”

“这不是挺好的吗？”

“好什么呀，从那以后，陛下就三天两头往九嶷山跑。本来这也没什么，可是后来，他对那美人越来越迷恋，竟然赖在九连殿不走了。”

郭业道：“这也算不得什么吧。陛下哪年不在九嶷山行宫避暑个一两个月的。你们就当 he 避暑不就得了。”

“那可不一样。陛下虽然避暑，但还是处理公务呀。可自从到了九连殿，

他连公务都不管了。”

“啊？不会吧？”郭业道：“陛下可是一代明君，怎么可能这点定力都没有？就是商纣王也总不至于全然不理朝政吧？那个美人到底有多美呀？”

## 第2114章亏本买卖，三个计划

尉迟恭道：“要说漂亮也漂亮不到哪去，起码比起已故的长孙皇后大大不如。”

“那可太奇怪了。”郭业道：“虽然说萝卜咸菜各有所爱，但也不能太离谱呀。陛下的爱好有些古怪可以理解，但为了这个古怪的爱好抛弃朝政，就让人难以琢磨了。”

孔颖达道：“要不怎么说是妖女呢，这事根本就没有别的办法解释……诶，不对，也许还有另外一桩解释。”

“什么解释？”

“或者说世上有一种奇药，男人吃了就会性情大变，对下药的女子死心踏地。相传僚人就有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齐王您久居剑南道，听没听说过？”

“没有！绝对没有！”

郭业道：“孔尚书您不去写变文简直是太委屈了这身材料。世上真有这种东西的话，还要咱们这些名臣良将干啥？一个女人拿着几例丸药就能当女皇了。”

“那你说是是什么原因？既不是妖女又不是奇药，难道还有别的解释？”

“这个……”郭业当然也解释不清楚，道：“你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找我回来的？”

李治道：“陛下现在根本就不见外臣，连旨意都不下达。长此以往可怎么好？大家束手无策，最后想到你鬼主意最多，才把你召来的。”

“你们怎么能这样？”郭业不满地说道：“就算要我想办法，用得着兵围我的秦王府吗？派个人去问不就行了？”

房玄龄道：“现在您已经到了，事情的经过我等也跟您讲明了。现在我来问您……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

“这……”郭业道：“我一时半会没想出来。”

“那给您多长时间能想出来呢？三天？十天？还是半个月？”

郭业苦笑道：“这根本就不是时间能解决的事儿。”

“那什么能解决呢？”

郭业双手一摊，道：“这我可说不好，咱们只能仔细调查这件诡异事情的真相，随机应变。到了最后用什么法子解决……”

说到这里，他狠狠地瞪了袁天罡一眼道：“我又不是能掐会算的老神仙，说不清楚。”

房玄龄意味深长地一笑，道：“您这不是挺明白的吗？光让您在剑南道闭门造车有什么用？要想解决问题，还是得把您请来。”

“我……”郭业还真的被说服了，不知如何反驳是好。

房玄龄继续道：“再说了，你这次回来，我们也给您找了个正当的理由呀，老婆孩子都要被杀了再不回来那还是个男人吗？陛下日后清醒过来，也不会怪您的。”

李治道：“咱们大唐可不讲那些愚忠愚孝。易牙把自己的儿子给齐桓公吃了，难道就算什么难得的忠臣了？一个人如果连妻儿都不顾，又怎么可能忠于君王？”

郭业不服气地说道：“话虽如此，但是人嘴两张皮，反正都是理。谁知道

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你们没听过余桃啖君的典故吗？”

房玄龄一摊手，道：“好吧，老夫承认这件事对你的影响的确不大好。但事已至此，你又能如何？”

“我……我是不能怎么样。”郭业无奈地说道：“房相，您这浓眉大眼的也耍流氓？”

房玄龄虽然不知道耍流氓是什么意思，但是也大约知道这不是什么好话，道：“我不是不讲道理，但是国事至此，总要有人做出牺牲的。您受了委屈，但是老夫私调兵马，罪过不是比您还大？”

“呃……说的也是。”

“所以，秦王千岁还是不要再计较前事了。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陛下赶紧清醒过来。您立下了如此大功，将功折罪，想必陛下也就不会计较前事了。”

郭业心中暗想，我本来小日子过的好好的。现在可好，非逼着我先犯罪再将功补过，这叫什么事儿呀。

当然了，尽管是心里这么想着，他可不会真的说出来，说出来那就太政治不正确了。

郭业转移话题道：“在我来之前，不知诸位想了什么办法没有？”

房玄龄道：“办法倒是想了很多，但都不大妥当。”

“都有什么办法？”

“其一，就是火烧九连殿。陛下就是再宠爱那个美人，也得怕死吧？大火一起，陛下就不得不走出九连殿了。到时候大家想办法把陛下和那个美人隔开。”

“隔开有什么用？事后陛下不是还会找她，你们拦得住？”

尉迟恭一阵冷笑，道：“到时候陛下再想找那个小娘们恐怕就得去地下了。我们会为这位美人修一座好坟的。”

郭业当然明白这样做会有些后遗症，尤其是直接动手的人，就算查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日后免不得要被李二陛下穿小鞋。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们私自调兵的事都干出来了，想必也不会在乎这个。

郭业问道“这个法子不是挺好的吗？”

尉迟恭道：“成功实行当然很好，但是万一失败了呢？有道是水火无情，万一把陛下烧死了，大家岂不是变成了弑君之人？这个法子风险太大，房相不同意。”

房玄龄道：“我们还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直接带兵把陛下请出来。这样陛下的安危倒是保证了，领头之人的安危可就没法保证了。”

“那不如叫太子……”

李治连连摇头，道：“我可不干。这件事传出去，知道的是我劝谏，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逼宫呢。父皇的皇位就是逼宫得来的，我也逼宫，后世子孙有样学样，我大唐的国祚也就长不了了。”

郭业听了这话深以为然，道：“那派别人……”

李治道：“一般人领这个头，事成之后也就只能以死谢天下了。除非……除非……”

“什么？”



“除非您领这个头。父皇最宠爱的臣子就是您，应该能够得到赦免。如果您愿意的话，治儿就代天下苍生……”

“别别！我不愿意，我坚决不愿意！”郭业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道：“太子殿下，您真是能把我豁出去呀……看来我是白疼你了，你就不顾念一下师徒之情？”

李治苦笑道：“我知道这事比较难办，也没打算让您为难。这不是您问到这了，我随口一说吗？再说了……您刚才不是还推荐我吗？”

“那怎么能一样？我推荐你是……”

话说到这，郭业忽然停住了。

他原来以为，兵谏以后，李治继位就可以了，这对他算是好事。

现在他忽然意识到，事实未必如此。不仅仅是这个先例对日后的影响不好，关键是这个计划很可能失败。

李二陛下登基为帝十九年了，积威甚重。

别看现在大伙众志成城，真的和他老人家照了面，不知有多少人要反水。李治面临的风险未必就比自己小。

郭业道：“好吧，我之前是考虑不周了，第二个计划再也休提。还有没有第三个计划？”

“把您请回来主持大局就是第三个计划。”

“那就是没有了？”郭业想了一下，问道：“陛下除了不理朝政之外，做没做什么……呃，不大恰当的事情？”

房玄龄道：“那倒是没有。但我估计这种情况持续不了多久了。天下从此多事矣。”

“您凭什么这么说？”

“因为……那个美人……是假的！”

## 第2115章李治长大了

“假……假的？”

“不错，那美女自称叫做郭玉兰，家住在九嶷山西南柳树沟的西梁上。但是老夫派人查探了一番，此女的来历纯属胡编乱造。”

郭业道：“您的意思是说……此女是某些人手中的棋子，她接近陛下完全是别有用心，就像之前的神僧罗迦娑婆一样？”

“正是如此。”

郭业微微摇头，道：“不大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

“罗迦娑婆是以长生为饵。只要是人，谁不想长生？陛下这个心思并不难猜。但是陛下会对什么样的美女着迷……就算再消息灵通的人也只能知道个大概，机会只有一次，除了他自己谁能把握那么准。”

房玄龄道：“你这话也有些道理，不过那人也许只是姑且一试，这种事虽然成功的可能性不大，但即便失败了也没多大的危险。”

“好，就算这是他姑且一试。但他既然想图谋陛下，那肯定势力非小。怎么给那女人安排身份还破绽百出？”

房玄龄道：“那可不是破绽百出，而是几乎滴水不漏了。九嶷山西南柳树沟的西梁上的确有户人家，这户人家里也的确住了一个女子叫做郭玉兰。这两个郭玉兰的容貌还真有几分相似。”

“那你是怎么得知此郭玉兰非彼郭玉兰的？”

“因为老夫派去的人很不简单，他通过种种蛛丝马迹发现郭玉兰的房子里发生过凶案。又经过千辛万苦，把真郭玉兰的尸首找到了。”

郭业想了一下，道：“既然如此，那这件事的幕后主使不是呼之欲出了吗？”

“谁？”

“齐王！”

“为什么说是他？”

“房相请想，其一，郭玉兰是假的，她被人精心送到了陛下身边。图谋陛下能够得利的，这世上能有几人？其二，策划这场阴谋的人非常熟悉陛下对女人的口味。舍阴贵妃其谁？”

房玄龄眼前一亮，道：“对……对呀！我怎么没想到？秦王此言有理，看来这事果然是齐王干的！”

李治微微叹了口气，道：“知道又有什么用？他干这种狗屁倒灶的事儿又不是一次两次了。现在即便咱们亲口告诉父皇，说不定父皇还会夸他孝心可嘉呢。”

尉迟恭道：“能告诉就不错了，问题是现在咱们根本就见不着陛下的面。说句不好听的，哪天他老人家龙驭宾天了，咱们都未必能及时得到消息。”

房玄龄微微摇头，道：“不，知道这个消息对咱们的好处还是很大的，起码咱们就能推断出他们以后会怎么办。首先，他们肯定会想办法让阴贵妃坐上皇后之位。”

“然后呢？”

“然后，就是废了晋王殿下的太子之位，让齐王当太子。”

李治道：“太子之位惹来了这么多麻烦，如果齐王想当太子，孤王即便让他又何妨？”

房玄龄冷笑道：“你以为这就完了吗？齐王当上太子之后，他们就可以进行最后一步了。”

“还有最后一步？”

“当然。那就是派假的郭玉兰行刺陛下！陛下一死，齐王登基。至于太子殿下您……想想建成元吉是什么下场吧！”

李治闻言吓得小脸煞白，道：“何至与此！何至与此！”

郭业道：“事实就是这么残酷，太子之争有进无退。您也读书不少。遍观史书，可有能善终的废太子？”

“老师说的是。”李治躬身一礼，道：“治儿受教了。”

望着李治无比诚恳的脸庞，郭业一阵恍惚，心中暗想，这孩子长大了呀。

皇位之争的残酷，李治岂么可能不知道？

刚才这一番表现，他真是既当了婊子又立了牌坊。以后即便是对李佑下了什么狠手，也有今日之事背书。

可怜我和房老头，明知是演戏，也得拿起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千载之后，史书之上，说不定我俩就成了李治黑化的罪魁祸首。

谁让人家是太子呢？该演戏的时候，咱这做臣子的就必须得捧着。

算了，不多想了，其实也没什么，就当是对长孙无垢的补偿吧，我欠她的。

见郭业阵阵失神，李佑呼唤道：“老师，您怎么了？”

“哦，没……没什么。我在想齐王的计划如果发动，咱们又该如何应对？”

房玄龄沉声道：“真到了图穷匕见之时，说不得，也只有实行第二套方案了。先死谏，再兵谏！”

说着话，他轻击了两下手掌。有人拿来了一份文书，以及文房四宝。

“秦王千岁，请吧。”

“这是什么？”

“这份文书有个名目，叫做忠臣义士谱。在场的诸位都签名了，就差秦王您了。”

郭业明白，这就相当于投名状了。签了，就是自己人。不签，自己恐怕这个门都出不去。

想想也不奇怪，大家虽然是为了李二陛下好，为了大唐江山好。但较真来，商量的事情跟谋反也差不了多少。

如果有人告密，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有了这份所谓的忠臣义士谱，对大家都有个约束。

他甚至有些阴暗地想，这些“忠臣义士”把自己逼回长安城，恐怕不是想让自己主持大局——即便自己回来了现在主持大局的也是房玄龄，而是怕万一朝中有变，自己起兵勤王。

当然，尽管心里这么想，他也不会表现出来，当即也不矫情，刷刷点点，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

直到这时，人们才长出了一口气。

众人又商量了一会，也没商量出什么子丑寅某来。

最后房玄龄道：“大家回去再想一想，尽量不要弄到最后一步。若有什么好的主意，可以告知老夫或者秦王。今天就散了吧。”

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还是那个熟悉的味道。郭业坐在李良臣的马车

内，七扭八转走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回到了秦王府。

一入府门，老管家就赶紧迎了上来，道：“秦王，大事不好！公子爷出事了！”

“啊？”郭业大惊失色，道：“谁出事了？是小臭臭还是小渣？”

“呃……都不是。是孙子善孙少爷。”

“我……”郭业刚要发作，转念又一想，师徒如父子，人家老管家叫自己的大弟子公子爷的也不错，道：“他怎么了？”

“孙府刚传来消息，说是受的伤不轻。具体怎么样小老儿就知道了。”

昨天钱霸打了薛万彻，郭业要找人把薛万彻送回去。这个差事听着吓人，其实仔细想起来也没多大的危险。所以，郭业就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孙子善，主要是锻炼锻炼他的胆子。

后来孙子善并没有回来复命。郭业只以为他是回家了，也没放在心上。没想到竟然出事了。

孙府。

孙思大开中门，带领全家一起，恭迎秦王郭业。

“参见秦王殿下，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孙主事快快请起。”郭业以手相搀，道：“说起来真是惭愧，郭某一时考虑不周，让子善遭此横祸。孙主事，对不住了！”

孙思微微摇头，道：“哪里哪里，秦王千岁不必自责。咱们实话实说，子善自从拜了您为师可是长进多啦。若是受点小小的挫折就怪您，老夫那还是个人吗？”

……

二人说着话，已经到了里屋，但见孙子善唯余两只眼睛和鼻孔露出，身上都被包成木乃伊了，一个丽人坐在床边轻声啜泣。

这不能用“小小的挫折”来形容。

见了这副场景，郭业不由得怒火上撞，道：“子善，是谁打的你？”

## 第2116章冯鬼

孙子善有气无力地说道：“是薛万彻。”

郭业一阵无语，无奈地说道：“我不是让你放下人就赶紧骑马跑吗？你这都能被他抓着？”

“老师，这可不赖我，都怪那个钱霸。也不知他是怎么捋的，还没到武安郡公府呢，薛万彻就挣脱开来。弟子那两下子哪是人家的对手？当即就变成他赶车我坐车了。”

“然后呢？”

“回到他的武安郡公府，薛万彻就把我吊起来，抽了不知道对少鞭子。弟子是被疼晕过去，又疼醒过来。疼醒过来，又疼晕过去。直到薛万彻打累了，才把我放下来。”

薛万彻是大唐出类拔萃的勇将，力大无穷，体力悠长。真到打累了的程度，那得打多少下？得打的有多狠？

怪不得孙子善被包成这副模样呢，能活着就算不错了。

郭业道：“子善你真是受苦了。不过，不幸中的万幸，他没下死手，打完了就把你放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先安心养伤……”

“哪呀？什么叫把我放了？哎呦，老师您是不知道呀，人家说了，之所以不整死我，是因为要慢慢炮制。今天打完了，明天再打，什么时候玩腻了，什么时候打死。”

郭业大吃了一惊，道：“还有这事？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弟子是被人救了。”

“救你的人是谁？”

孙思道：“这个人自称叫冯鬼，长得奇丑无比。他现在就在在下的府中安顿。”

“长得丑不怕，把他带来见我。”

“是。”

等冯鬼到来之后，郭业发现此人虽然长得很丑，但似乎并不是天生如此。

他问道：“你这是……被烫伤的？”

“是，小人这副模样，都是被开水和滚油所烫伤。”

“是何人如此恶毒？”

“我自己。”

“你……你自己？为什么？”

“因为小人有着血海深仇！为了怕仇人认出小人的真面目，不得不如此行事。”

郭业一皱眉，道：“我不敢说朝廷没有贪官污吏，但是现如今长安令马周马大人，那是难得的清官、好官。你被逼成这样，为何不去官府告他？”

冯鬼苦笑一声，道：“马周马大人？他虽然是个好官，但是恐怕小人这个官司他不敢管。与其自投罗网，还不如想办法自救。”

“你的仇人究竟是谁？”

“乃是当今天子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

郭业疑惑地问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也就是一个普通百姓吧？”

“您猜的没错，小人是一个锁匠。”

“你一个锁匠怎么会和高阳公主有仇？你们俩这完全不搭界呀。她到底怎么你了？”

冯鬼咬着牙说道：“夺妻之恨！”

“我……我日！”郭业忍不住爆了句粗口，道：“你和高阳公主有夺妻之恨？你知不知道人家高阳公主是女的！女的！”

“小人当然知道。但问题是，她确实把小人的妻子抢走了，不仅如此，她还把小人囚禁起来。”

“还有这事？”郭业心中暗想，莫非是自己杀了高阳公主的情郎辩机和尚。她受的刺激太大，不爱男人改爱女人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自己还是罪孽深重呀！

他问道：“那后来呢？”

“我是个小人物，他们看管的并不严密。后来小人就找了个机会逃出来。但是我的妻子还在高阳公主的手中，为了救回妻子，小人就自毁容貌，进了武安郡公府当一个洗净桶的小厮。”

郭业道：“等等……你想救在高阳公主府的老婆，怎么到了武安郡公的府上？这也太奇怪了吧。”

“小人虽然自毁容貌，但高阳公主府上认识我的人太多，我怕被人认出来。而武安郡公与高阳公主的驸马房遗爱交好，两家人时常走动。小人想看看有没有机会把我老婆救出来。”

郭业叹了口气道：“你这也真够不容易的。那你救子善的目的就是想让我给你报仇？”

冯鬼摇了摇头，道：“小人这个身份，谈何报仇二字。再说了，高阳公主虽然抢了小人的老婆，但我也谈不上多么吃亏。小人只是想求秦王千岁帮我说几句话，让高阳公主放了小人的妻子。”

郭业道：“按说你救了子善，我就该答应你这个要求。不过……实不相瞒，我恐怕真的帮不了你。”

“为什么！？您可是秦王千岁！天下还能有能难住您的事儿？”

“当然有了。比如这事我就办不了。你还不知道吧，我和高阳公主之间仇深似海。我不提你老婆的事还好，真要是提了这事，你老婆不知要吃多少苦头。”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道：“更何况，即便我真的把你老婆救出来，她也未必愿意继续跟你呀。”

“不可能，我老婆绝不是嫌贫爱富之人。高阳公主是女人，那就更不可能了。”

郭业道：“恕我直言。您这毁容救妻的法子，实在不靠谱。既然能让高阳公主拉下面子来抢，您的妻子肯定是有几分姿色。而您现在变成了这副尊容……”

冯鬼坚定地说道：“不可能！我俩情投意合，海誓山盟，无论我变成什么样子，她都会喜欢我的。”

郭业也不争执，道：“好吧，随你怎么想。但问题是我现在对你确实爱莫能助。求高阳公主肯定是不行，直接派人去抢，我还真没那么大的胆子。要不，我给你一笔钱，你再娶个好的。一万贯钱够不够？”

“一万贯钱，买十个美娇娘都够了，秦王千岁您真够大方的。但是小人只想要回我原来的妻子。我们俩曾经发过誓，无论遇到什么事，今生今世永不分离。”

“我……”郭业道：“兄台你这份执着我是佩服的。但郭某人实在爱莫能助呀。”

冯鬼想了一下，道：“武安郡公府我是回不去了。小人有个不情之请，不知秦王千岁能否答应。”

“你想要什么？”

“高阳公主的消息小人在民间实在很难探清。所以，我想跟在秦王千岁身边。如果有朝一日得到有助于救回妻子的消息，小人自会离去。”

闻听此言，郭业甚至都有些怀疑他是薛万彻派来的奸细作了，道：“这不妥当吧。首先，我有些隐秘之事不能让你知晓。其次，我这本来就没什么关于高阳公主的消息。”

冯鬼跪下磕了一个响头，道：“小人实在是没办法了，只能死马当活马医。要是您这都得不到高阳公主的消息，小人一介平民还长这么丑，那就更没办法了。还望秦王千岁成全！”

说完了，他把头磕得梆梆作响，鲜血淋漓。

郭业看了心中不忍，他暗忖道，不管怎么说，冯鬼也救了孙子善一命，算是我郭业的恩人。即便他真是细作，安排人防着也就是了。他这副尊荣如此容易辨认，难道还防不住？

另外，帮他把老婆救出来，似乎也不是毫无办法。高阳公主和我有仇是不假，但是房遗爱和我可没仇！

虽然他上次说了恩断义绝的话，但这种事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难道他会拒绝？他会希望高阳公主只要女人不要他？

想到这里，郭业道：“起来吧，我答应你了。不过咱们可得说好，你从今天开始，就算是我的贴身护卫。但并等于说我去什么地方你都能跟着，这你明白吗？”

“小人明白。”

安抚好了冯鬼，又和孙子善父子说了两居话，郭业也就告辞了。

回到家中，洗了一把脸，郭业又开始考虑李二陛下的事。想了很久，还是没找不到什么突破口，不由得心中烦躁。

忽然，一个人影出现在了脑海之中，郭业猛地一拍脑袋，自言自语道：“对呀，我怎么这么蠢！要说这种政争的阴谋诡计，谁比得过第一奸臣李义府？”

## 第2117章史上最隆重的求亲计划

“恭喜大哥，贺喜大哥！”一见面，李义府就唱了个肥诺。

郭业奇怪地问道：“我能有什么喜事？”

“您一回来就把家中的危机解除了，这还不值得恭喜？”

郭业摇了摇头，道：“此事另有内情，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危机，当然也就谈不上解除了。对了……仔细想来，我倒是应该恭喜你。”

“恭喜我？”

“现在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又是我郭业的结义兄弟。怎么也能配得上武阳县公之女了吧？这还不是喜事？怎么样？昨天有没有去岳父的府上显摆？我什么时候能喝上你的喜酒？”

“您说什么呀！昨天进城之后我就一直住在您的府上，压根就没出去！”

郭业竖起了大拇指，道：“好！能沉得住气，有前途。对，就该这样，先吊他们两天，让他们知道咱爷们不是非娶他家的女儿不可。”

李义府苦笑道：“您又想左了。我之所以没去，可不是要吊着人家。”

“不会吧……你真的觉得县公的女儿已经配不上你了？”

“那当然不是。事实上，我很想与李家娘子成亲，但问题是现在时机不对。您不是交代过吗？这次咱们回来很可能要造反，我又何苦连累岳父一家？”

闻听此言，郭业都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处处为别人着想，能为大哥两肋插刀，李义府的思想也太高了吧？难道说自己这位结义兄弟并非是历史上的李义府，而只是同名同姓之人？

按下郭业的心思不表，先说李义府。

他说道：“大哥，您刚才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危机，这话是什么意思？”

“嗯，是这么回事……”

郭业把事情经过简要的对李义府说了一遍，然后道：“原来以为是我家的危机，现在变成了整个大唐的危机了。反正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以后你就不用担惊受怕了。”

李义府道：“大哥您这话兄弟我无法苟同。高个子？在咱们大唐还有谁比您的个子高？天真要是塌了，第一个就得砸您！”

“呃……”郭业一转念，道：“你说的还真对。恐怕李佑登基的第一道圣旨，就是把我抄家灭族。”

李义府一摊手，道：“那我肯定就得跟着吃瓜罗儿！咱们俩就真的同年同月同日死了。”

“照你这么说，短时间内你确实是没法去提亲了？”

“那倒不是。”李义府道：“事实上，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想马上去提亲。”

“怎么？你想爽一把再死？不对吧……刚才你明明说不想牵连岳父家的。”

“此一时彼一时也。原来是您一个人对抗朝廷，失败是肯定的，我充其量是陪着您送死，全兄弟之义。但现在是大半个朝廷对抗齐王，这谁输谁赢还用问吗？”

郭业道：“你就这么确定咱们能赢？别忘了，现在陛下还在人家手里



呢。”

“那有什么？说陛下在李佑的掌握中，不如说是在我岳父的掌握中。”

“此言怎讲？”

“我岳父乃是右卫大将军。陛下的宿卫工作，他有一半的责任。你们想见陛下千难万难，我岳父却是非常容易。不客气地说，谁想造反，都得过我岳父之一关。”

郭业眼前一亮，道：“对呀！陛下不召见任何人，把守门的买通不就行了？要说房玄龄也真是的，他这么大的丞相，怎么就想不到这一招？”

李义府摆了摆手，道：“您这可错怪房相了，恐怕不是他没找，而是找了没用。很简单的道理，我义父要是那么容易被人说动，陛下敢让他负责宿卫吗？”

“说的也是。”

“您是不知道，我那岳父最死板不过了。每次负责宿卫的时候，无论多晚，无论多长时间，都是甲冑齐全，连坐都不肯坐。陛下曾亲口夸赞道‘至公宿直，我便通夜安卧’。岳父大人每以此言自傲。”

郭业道：“要这么说来，陛下还真是知人善任。令岳做这个右卫将军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李义府道：“但是现在，我岳父的固执却险些害了陛下的江山社稷。所以，我想马上去求亲。成亲之后，一个女婿半个儿，或许能说服他。咱们也不求他把那妖女怎么样，只要能放您去见陛下就行了。”

郭业道：“只要能见到陛下，我肯定能劝陛下与群臣见面。我就不信了，那妖女还真能影响陛下的神志？”

“所以我明天就去提亲。”

“不忙！”郭业道：“磨刀不误砍柴工。既然此事如此重要，咱们就要仔细准备，务求一击必中，不容有丝毫闪失。”

“我都准备好了。珠宝玉石，绫罗绸缎，应有尽有。”

郭业意味深长地看了李义府一眼，道：“这两年你在茂州捞了不少呀。以后这种事少干，被人抓住了小辫子，我都不好帮你说话。这样吧，我每年给你一万贯钱，应该足够你花用了。”

“不是，大哥您又误会了。兄弟我是那种人吗？”

“呃……”郭业心说我印象中你就是那种人，嘴里却说道：“这些钱真不是你贪污受贿而来的？”

“当然不是了。茂州之地遍地黄金。小弟何须那种下作手段？我不过是入股了几家买卖，就不用为吃穿用度发愁了。”

郭业冷笑道：“入股了几家买卖，你哪来的本钱？路上的饭钱还是我替你掏的呢。”

“是我岳家加给的。”

“那怎么可能？你岳母不是要杀你吗？”

“但我自从有了个爵封秦王的结义大哥，她就不想杀我了。不仅如此，还给了我不少钱，让我一心为您效力。”

“她怎么知道的？你告诉的？”

“那当然不是了，您要保密身份，借给我个胆子也不敢随口乱说呀。是那些杀手认出来的。”

郭业想起来了，原来李义府曾经说过，那些杀手其实是李大亮的旧部，碍于面子才接了这趟差事。他们的本职应该是大唐将士。自己多次统领大军，有人能认出自己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怪不得李义府口口声声说有杀手追杀，自己却连一个影子都没看见呢。

他说道：“原来如此，看来是我错怪你了。在这，我向你道歉了。”

“不用，不用。大哥您这是哪的话？您劝小弟不要贪污受贿，难道还错了不成？”

郭业转移话题道：“好了，不说这个了。现在接着谈谈你提亲的问题。虽然你准备好了，我还要让它好上加好。”

“没必要吧……我准备的已经足够了。岳父可不是贪财之人。”

“不贪财未必就不贪名。咱们把这场求亲弄得盛大无比，你岳父也脸上有光不是？我不是要帮你加多少彩礼，而是把声势造出来。比如多请几个有分量的媒人……”

李义府眼前一亮，道：“我明白了，您这个主意好！让全城的人都知道岳父已经站在了咱们这一边。他不管怎么撇清都没用了。以后我求他帮忙的时候，他也不敢扮清高。”

“呃……好吧！你果然是那个名扬天下的李义府。”

“名扬天下的李义府？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你就等着做天下最风光的新郎官吧！”

## 第2118章当头一棒

郭业联络群臣，准备给李义府一个最盛大的求婚仪式。这准备工作还没做完呢，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传来，三日之后，在九嶷山九连殿，李二陛下要重新开始早朝了。

这就好比是正想晚上请美女看什么电影的时候，美女忽然打电话来说我已经开好房了。

天大地大，李二陛下最大。求亲的准备工作马上歇菜。群臣互相联络，准备在早朝上对郭妖女进行致命一击。

不过，很快他们就发现，自己太幼稚了。

金殿之上，李二陛下沉似水，只吐出了一个字，道：“念。”

董顺手捧诏书，抑扬顿挫地念道：“昭曰，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后宫不能无主……有阴妃者，貌和德嘉，生皇子佑，有司奏阴妃宜奉宗庙，为天下母……”

“陛下，不可，不可呀！”群臣跪了一地。

“有何不可？”

“这……”

是呀，有何不可？还真难以回答。

自从长孙皇后死后，阴妃要当皇后的风声传了不知多少次，人们的耳朵里都要磨出茧子来了。

为何会有这么多小道消息？关键是人家的素质过硬。

其一，论地位，李二陛下的后宫之中，除了皇后之外，就是四位贵妃了。阴贵妃就是其中之一，距离皇后之位只有一步之遥。现在皇后之位空缺，难道人家就没资格进步进步？

其二，阴贵妃的肚皮争气，生下了皇子李佑。现在李二陛下成年的皇子无非就是太子李治和齐王李佑。太子的母亲长孙皇后已逝。阴妃有诞下齐王之功，比起其他妃子来，可以说占尽了优势。

其三，也是最关键的，阴贵妃深受李二陛下宠爱。

这三个原因一出，后宫女子谁与争锋？所以人家阴妃为后，那是理所当然，众望所归。

现在李二陛下顺天应人得下了圣旨，当然没什么不妥了。

大家齐齐跪下反对，当然是因为想当初房玄龄的预言：第一步，阴妃为后；第二步废太子，立李佑为太子；第三步，刺杀李二陛下，李佑登基。

但这种无凭无据的话，怎么可能在金殿上讲出来？到了现在，人们分外怀念已经故去的大喷子魏征魏玄成。

见无人能答，房玄龄只能赤膊上阵了。

他说道：“陛下，您这么做不合朝廷法度呀。立皇后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得盖上中书、尚书、门下三省的大印，以及有当值大臣的签名。现在光是盖了您的大印，阴妃就封皇后了？这也太草率了。”

“那没关系。今天诸位爱卿都在，把印盖上不就行了。”

“还是不妥。各部大印都在长安城中，并不在九嶷山。要不……”房玄龄小心翼翼地说道：“封后之事，咱们容后再议。”

“这还议什么呀？既然诸位爱卿均无异议，你们回长安之后，帮朕把大印

盖上就行了。退……”

房玄龄赶紧道：“陛下不可呀！臣还有话说。”

“你还想说什么话？”

“阴妃不可为后！”

“为什么？”

“因为……因为……她出身不好！”

李二陛下冷哼一声道：“出身算什么？她出身不好，朕抬举她不就行了？难道朕没有给人富贵的权力？”

房玄龄寸步不让，道：“陛下可以给人富贵，但是对于阴妃来说，贵妃之位已经到顶了。再封皇后之位实不妥当。”

“为什么？”

房玄龄侃侃而谈：“想当初我大唐太原起兵反隋，阴妃的父亲阴世师为隋将，将陛下在长安的家人全部斩杀，这其中就包括高祖的幼子，也就是陛下的亲弟弟李智云。”

“当年李智云年方一十四岁，死的实在是太可惜了。”

“后来我唐军攻克长安，杀了阴世师阖府上下八十七口，唯独留下了阴妃和幼子阴弘智。高祖后来把阴妃赏给了您。”

“换言之，阴贵妃的父亲杀了您的亲弟弟，您的父亲杀了阴贵妃的父母。这种情况，按我大唐律法就该以‘不义’的理由判令和离。”

“陛下为天子可以例外。但是封阴妃为贵妃已经是天恩浩荡了。再封为皇后实在是于理不合。还望陛下收回成命。”

房玄龄的话音一落，李二陛下还没说话呢，有一个人先忍不住了。

他高声道：“房相此言大大的不妥。在下以为，陛下封阴妃为后，并无不当之处。”

所话的正是礼部尚书许敬宗。

李二陛下高兴地说道：“许尚书乃是礼部尚书，这件事最有发言权了。你给房仆射好好解释一下。”

“微臣遵旨。”

许敬宗撇了撇嘴，来到了房玄龄的面前，道：“房相，您刚才的话看似有理，其实大谬不然。”

“此言怎讲？”

“我大唐初立之时，后妃制度与前朝不同。除了长孙皇后以外的所有女子，全是没入宫中的犯官家属。阴妃这种情况听着吓人，其实其他嫔妃也都差不多，没什么大不了的。”

房玄龄摇了摇头，道：“这我当然知道。但是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现在天下一统四海升平，哪有那么多犯官之女？选拔宫女的制度自然要与过去不同。”

“咱们讨论的是立后，不是选拔宫女！”

“立后也是一样。既然其他贵妃并不适合为后，陛下可以从民间女子之中选一贤良淑德身家清白者为后。”

“那怎么能行？阴贵妃可是为陛下生了齐王李佑！从民间选的女子有什么大功？”

房玄龄白眼一翻，道：“不就是生孩子吗？谁不会呀？陛下现在春秋鼎

盛，选上百十个女子进宫。过上两三年，保准多一群皇子。到时候，从那些诞下皇子的女子中选一人立为皇后即可。”

“你这是教陛下沉溺于女色！”

“笑话，你这么说的话陛下现在就没沉溺于女色一样。”

房玄龄人家这个宰相真不是白当的，与许敬宗一顿唇枪舌剑，非常容易地就大占上风。

要知道，许敬宗可不是一般人。人家能做到这个位置，不靠功劳，全靠嘴皮子。

房玄龄能战而胜之，老实说几乎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包括许敬宗。

在最强的一项上大败亏输，许敬宗可恼羞成怒了，他破口大骂道：“房玄龄，你个老不死的。陛下死了老婆，想找一个续弦。这关你什么事儿？你为何左推右拦的？”

“哦，我明白了。你老小子是自己胯下那玩意儿不中用了，嫉妒陛下龙精虎猛呀。不中用你回家吃药去呀，在金殿上发什么疯？”

“你个臭不要脸的老帮子，给我死去吧！早死早超生！在金殿上我就能闻到你的尸臭味了，你还强吊着这口气干什么？准备变僵尸呀？”

许敬宗说出口的话，不讲道理，没有逻辑，全是恶意揣测和谩骂。房玄龄可就招架不住了。

别说他是宰相之才了，玉皇大帝也没用。许敬宗自甘堕落为一摊臭狗屎，谁敢再踩到他的头上？

房玄龄直气的肝儿颤，道：“陛下，许敬宗满口污言秽语。微臣弹劾他君前失仪。”

李二陛下道：“那立阴贵妃为皇后的事儿……”

“微臣坚决反对。”

“这样呀……房爱卿，刚才许敬宗说的话虽然粗鲁了一点，但是话糙理不糙呀。”

“微臣只闻谩骂之声，并没有听到任何道理。”

“怎么能没有呢？比如刚才，人家说你身上有尸臭味儿，朕就觉得非常有道理。”

“陛下，你……”

“我怎么了？你年纪太大了还不让人说呀？要我说，您老人家早就该乞骸骨了，现在还恋栈不去，徒增人笑尔！”

房玄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道：“我乞骸骨？”

“准了！从明天开始，你就不是尚书右仆射了。当然，你作为老臣，该有的恩赏都不会少。许敬宗！”

“微臣在！”

“房玄龄致仕的事就由你们礼部负责，必须给朕办的漂漂亮亮的。”

“遵旨！”

“尚书右仆射的职位空出来了，你把这件事办好了，这个位置就给你坐。”

“这……谢陛下！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从刚当上尚书到被封为丞相，一般要几年？运气好的十来年，运气不好

的，那就是终身无望。

许敬宗呢？三年！仅仅是三年！

最关键的还不是时间，而是理由！办好了房玄龄的退休工作就能升官？

尼玛这也叫功劳？

李二陛下这是红果果得向大家表明，支持立阴贵妃为后就能升官发财。

否则，即便是房玄龄，也给朕滚回家吃老米去！

这也太威风了！

这也太霸道了！

这也太……昏庸无道了！

这也太……能与桀纣比肩了！

群臣面面相觑，都是脸色大变——难道李二陛下被妖女迷惑了神神志的传言都是真的？

见把人们都震慑住了，李二陛下满意得点点头，缓缓说道：“朕要立阴妃为后，谁赞成？谁反对？”

## 第2119章组团去求亲（1）

谁敢反对呀？谁反对就得回家吃老米。不说舍不得舍不得俸禄和权势吧，这种牺牲简直毫无意义。

于是乎，全场一阵鸦雀无声。

李二陛下道：“既然无人反对，那这事就算定了。阴贵妃从现在开始就是皇后。”

然后，他轻拍了两下手掌，有一佳人袅袅婷婷地从角门出走了出来。

“参见陛下！”

“爱妃请起，赐坐！”

董顺命小太监搬来一张胡床，放到了李二陛下的旁边。二人并排而坐。

李二陛下道：“这就是阴贵妃，大家赶紧见礼吧。”

“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好了，礼成！退朝！”

郭业赶紧跪倒道：“微臣请求单独问对。”

“秦王郭业？”

“臣在。”

“你想单独问对？”

“是。”

“不准！”李二陛下斩钉截铁地说道。

“为什么？”

“哼，朕做什么难道还需要向你解释？”

说完了，李二陛下绕过郭业，急匆匆往前走去。郭业站起身来就想追赶，却被董顺拦住了。

“秦王千岁，还请留步！”

“顺公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必须怎么……这样呀？”

董顺苦笑道：“陛下变了，您别看我站在陛下身前很风光，实际这些日子，咱算是失宠啦。”

“我就是想跟陛下单独聊聊，您就不能安排安排？”

“安排不了。不仅如此，陛下今天特意嘱托我拦着您。您别让我为难。”

事到如今，郭业有什么好办法？只有快快地回府。

早朝解决不了问题，看来只有把希望放在李大亮的身上了，史上最大的求婚计划，再次启动。

贞观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武阳县府门前的大街上。

这条街从来没有这么冷清过，也从来没这么热闹过，更没这么古怪过。

说它冷清，是因为大街的两头被重兵把守，街上的住户被严禁出门。整条大街除了一支排列整齐的队伍外，再无其他人。

说它热闹，是因为这条大街上从来没有聚集过这么多高官。正是公爵遍地走，侯爵不如狗，唯有亲王才能抖一抖。

这种情况，按说只会在正旦的时候出现于大明宫太极殿，谁能想到今日竟然出现在一条普普通通的大街上。

说它奇怪，是因为这么多达官显贵聚在一起，竟然鸦雀无声，简直比上朝的时候还老实。更奇怪的是，这支队伍的领头之人，竟然是一名青年官

员。

但见他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鼻如悬胆齿白唇红，头戴乌纱帽翅冲天。身穿绯袍蜀锦团花官袍威风凛凛。

但他再英俊再威风，也只是个四品官呀，凭什么站在如此多的高官显贵面前？更关键的是，其他人还都没意见！

终于，这支队伍动了。

哒哒哒～

一行人直奔武阳县府门前，由那青年开始叩门。

门开了，一个衣着光鲜的管家模样老者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他满脸喜色，道：“姑爷，您来啦！两年没见，您可想死老奴啦。俊！您可是真俊呀！我家小娘子和您真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福伯别这么说，武阳县公还没答应呢。我现在可不敢以姑爷自居。”

“嗨！这还不是早晚的事吗？有啥不敢的？”

那青年往后使了一个眼色，道：“劳烦福伯通禀一声，就说茂州都督李义府，太子李治，秦王郭业，故尚书右仆射房玄龄，江夏王李道宗，鄂国公尉迟恭，卢国功程知节，卫国公李绩……”

福伯赶紧打断道：“姑爷您别说了，老奴年纪大了，脑子不好使，也记不住那么多。”

“刚才这些人记住了吧？就说我们这些人要求见武阳县公！”

“好好好！”

福伯眉开眼笑地说道：“咱们武阳县公府还没这么威风过呢，全是托了姑爷您的福！您等着，我马上去通禀！”

噤噤噤～

老管家甩开老胳膊老腿，奋力向前！

功夫不大，武阳县公府中门大开。

一个精神矍铄的老者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他躬身一礼道：“不知众位贵客光临，有失远迎，万望恕罪！小老儿李大亮这厢有礼了。”

众人纷纷回礼，李大亮又道：“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众位贵客入内奉茶。”

人们随着李大亮进了府武阳县公府，然后步入客厅。正在这个时候，出问题了。

总共是四十九位高官，这间客厅可盛不下这么多人。

勉勉强强挤进去了二十人，还有二十九个站在门外呢。

李大亮满脸的尴尬之色，道：“对不住，实在对不住了！请大家移步……我让犬子招待……”

“不必，不必……”人们纷纷拒绝。

“我们就乐意站着，站着舒服。”

“这儿多凉快呀，在这站着挺好。”

“武阳县公您进去吧，别管我们！”

李大亮道：“这不合规矩呀……我就是再不知礼数也不能……”

“那您别管。有钱难买我乐意。我们就喜欢站在别人客厅的门口听人聊天。”



“就是就是！这么干可有意思了，还望武阳县公成全！”

“您要是非让我们到别处去，那就是觉得我们官微职小，不配听您高谈阔论。”

“本官最近学佛明白了站就是坐坐就是站的道理，武阳县公您是想让我们坐着呢，还是站着呢？”

.....

“这.....”李大亮被挤兑地没办法，只得道：“那好吧，诸位爱好还真奇特，那李某人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多谢武阳县公！”

许多年后，老管家福伯还在怀念当初的风光。

尽管牙齿都掉光了，他还是一遍一遍地重复道：“什么叫风光？那不在于花多少钱办仪仗，也不在于请多少人做场面，关键是来者的身份。”

“想当初，我家小娘子初长成，李义府那小子来提亲。你知道是什么场面吗？亲王才能捞着茶水喝，国公才能坐胡床，郡公只能坐胡凳。至于县公和以下的那就得在门外站着。”

“就这待遇，那帮人还高兴的不得了。你们想想，整个长安城整个大唐，这样的人家能找得出来第二家吗？恐怕皇帝嫁女都没咱们家风光哩。你们是没赶上好时候呀！”

.....

当然，李大亮作为武阳县公，可没老管家这么见识浅薄，他明白，礼下余人必有所求，这么大的场面，又这么客气，这帮人恐怕是所图非小。

这伙人多半都比自己地位高，就是地位低的实力也比自己的实力强，要真是一个应对不慎。嘿嘿，人家刚才对自己又多客气，过后就对自己有多么凶残！

待人们都坐定了，一阵寒暄之后，他轻咳一声道：“众位贵客今日前来，不知有何见教！”

太子李治往四下里看了一眼，道：“大家介意我先说吗？”

“不介意，当然不介意了。”

“太子殿下有话请讲！”

“您先说，我们再说。”

李治清了清嗓子，道：“我今天是来向您求亲.....啊，不，是代人向您家的小娘子求亲的。”

“但不知太子殿下是代谁求亲呢？”

“我不说他的名姓，先给您介绍一下他的来历。此人出身贫寒却非常上进，得贵人举荐，当上了一个小小的县令。他在任上兢兢业业，屡立大功，最终得以升迁，官居四品。您说他配不配得上.....”

李治的话刚说到这就被人打断了，尉迟恭高声道：“太子殿下，您这话我不爱听！”

## 第2120章组团去求亲（2）

“哦？本太子此言莫非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不对！简直太不对了。俗话说得好，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求亲就求亲吧，提什么官位呀？俗！实在是忒俗！更关键的是，您说的那个人根本就配不上李家小娘子？”

李治装傻充愣道：“那怎么可能？我说的人要是配不上李家小娘子，那就没人能配得上了。”

“当然有人，比如……”说到这里，尉迟恭态度非常谦卑地对李大亮道：“实不相瞒，我也是代人向您家小娘子求亲的。”

“您代表的人是……”

“跟太子一样，不说名姓，我先说说这个人。此人貌似潘安，才比宋玉。实在是难得的青年才俊。当然了，最重要的是对您家小娘子一往情深非她不娶……实不相瞒，现在他都还是童子之身哩。”

“咳咳咳~”房玄龄咳嗽连声。

“房相您怎么啦？”众人关切地问道。

房玄龄叹了口气道：“嗨！叫什么房相呀！老夫我已经被罢官啦。现在就是无官无职的糟老头子一个。你们看得起我，就叫我的字玄龄。看不起我呢，就叫我房老头，老不死的都行。”

“那哪能呢？哪怕您只当过一天的尚书右仆射，就能当得起丞相的这个称呼。”

“何必呢？一个虚名罢了。”

“不是虚名，我们都是诚心诚意地尊重您！您说一句话，比我们说一百句都管用。”

“果真如此？”

“怎么？您老人家不信？要不要我们大伙给您发个毒誓？”

“不用发毒誓，我马上就能验证。”

然后，房玄龄也对着李大亮一笑，道：“武阳县公，其实老夫今天来的目的，和太子以及鄂国公一样，是想做个冰人。”

“您也要代人来求亲？”

“不错，正是。李老弟呀，我跟你说，太子殿下太年轻，只知道功名。鄂国公呢，没读过多少书，太过粗鲁。你别听他说什么情义，其实什么貌若潘安呀，童男子呀，暗含的意思就是美色。”

“那您的意思是……”

“这选女婿，看现在的功名没用。日子还长着呢！现在得意，日后未必得意！至于美色那就更是无稽之谈了，世上谁嫌男儿丑？这选女婿最关键的是……”

“什么？”

“前途！看这个人的前途。”

李治道：“房相，您这个说法也太虚无缥缈了。一个人有没有前途，谁能看得出来？”

“怎么看不出来？想当初曹孟德还是个纨绔子弟的时候，许劭就评价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来果真如此。”

“但许劭是汉朝时候的人，他已经死了。”

“许劭死了，老夫可还活着。实不相瞒，老夫最会看人前途了。我推荐给武阳县公的这个人，那前途简直是太好了！老夫敢打包票，此人有宰相之分。”

李道宗眉毛一挑，道：“房相，虽然我很尊重您，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觉得有个地方，您说的不对。”

“哪里不对？”

“您能不能看出来一个人的前途，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选女婿不能光看前途。有句话叫做悔教夫婿觅封侯，您听没听过？”

“那你说要看啥？”

“当然是钱了！这世道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钱才是真的。有了钱什么买不到？要嫁就嫁有钱人！”

然后，李道宗把头扭向李大亮道：“我推荐的这个小伙子，虽然家里是穷了一点。但他颇有陶朱之能，短短两年，就积累下了偌大的家私。您的女儿嫁给他绝对不亏！”

“你们说的都不对！”李绩道：“什么官位？什么美色？什么前途？又说什么财富？这些东西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要我说，一个人最重要的还是他本身的才华。”

他清了清嗓子，念诵道：“镂月成歌扇，裁云作舞衣。自怜回雪影，好取洛川归。听听，听听，这诗写的多好，嫁人就得嫁这样的！”

.....

.....

人们纷纷发言，有说择偶要重才学，有的说要长得好，有的说要有钱，有的说要有才.....等等，不一而足。

刚开始人们还心平气和，但是时间久了，谁也说服不了谁，这火气可就上来了。

首先声音渐高，接着有些人的嘴里就开始不干不净了，最后尉迟恭和李绩这二位捋胳膊挽袖子就要动手.....

“别打！别打！请听某家一言。”

郭业赶紧把他们拦住了。

他说道：“我说二位，至于么，有钱的未必就没有才，现在官位高，那很大可能前途也好。这有什么争的呀？依我看，大家到底是替谁提亲，把那个人的名字说出来，让武阳县公自己选。”

尉迟恭气哼哼地说道：“好，那我说了，此人姓李名义府，小伙子长得可帅了，现在就在门外站着呢。”

李绩道：“这么巧？我看好的小伙子也是李义府！那咱们还打什么打呀？简直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李治猛地一拍自己的脑袋，道：“小王说的也是李义府，真没想到咱们仨说的是一个人！这叫什么？英雄所见略同！”

.....

有了他们三个人带头，人们纷纷跟表示，自己提的人也是李义府。

最后，郭业站起身来，道：“武阳县公，李义府那是我的结义兄弟。此人有文才有钱财有前途有地位有相貌，更重要的是对您家的千金有情有义！这

样的女婿简直太难得了！”

然后，他抱拳拱手，道：“您就同意了他和令千金的婚事吧！”

“您就同意了他和令千金的婚事吧！”

.....

所有人，无论屋内的还是屋外的，都对着李大亮高声请求，声震云霄。

李大亮赶紧站起身来，双手下压，道：“诸位贵客请坐，请听某家一言。”

待人们安静下来，他才继续说道：“首先，我谢谢大家这么给我面子。只要不是傻子，都看得出来，大家今天是来给我李家捧场来了。”

“大家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还让李义府站在最前面，要说事先没商量好，那怎么可能？”

“至于后来说李义府的好话，那更是早有准备。为了给我面子，大家都演得都挺卖力气的。”

“尤其是鄂国公，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这句话您可说不出来，想必背词背的挺辛苦吧。”

“最后不顾身份地大吵大闹，也是难得的牺牲。李某人深受感动，谢谢！谢谢！”

“现在的情况是，一个太子，一个亲王，一个郡王，十几个国公，几十个显爵，这么多人，都要给小女和李义府做媒！这是多大的荣耀？我李大亮当然知道。”

“按说，我现在就该痛痛快快地答应大家，把小女许配给李义府。但是呢.....”李大亮深深地鞠了一个躬，道：“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我不能答应！”

哗~

全场一阵哗然！

李治的脸当时就沉下来了，道：“武阳县公，我能问一句为什么吗？难不成李义府还配不上令千金？”

## 第2121章张步昌

“那当然不是了。”李大亮道：“老夫之所以不能答应，是因为就在前天，小女已经和别人定亲了！一女岂可二嫁？”

安静，无比的安静，致命的安静。

这一刻，武阳郡公府客厅内外，气氛无比的凝重。李家小娘子定亲了？还就在前天？

这是巧合还是阴谋？

如果是巧合的话，这也太巧了吧？

如果是阴谋，李大亮的参与程度如何？到底是谁给了他这么大的胆子敢一下子得罪这么多高官显贵？难道李大亮这个浓眉大眼的，真的投靠了齐王一边，准备帮着他们谋害陛下啦？

一股被背叛的郁闷之情，在每个人的胸口荡漾。

最终，还是李义府打破了尴尬。

“不好意思，请让一让……”

他走进客厅，来到了李大亮的面前，抱拳拱手道：“武阳郡公，事到如今，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您能不能告诉我，准备把令女许配何人？”

“可以告诉你。此人就在我的府上作客，我把他叫过来，让你看一看，也好让你死了这条心。”

他顿了一下，又补充道：“这次算我对不起你。不过，大丈夫何患无妻？你的条件如此之好，肯定能定能找到比小女更适合的女子。福伯！”

“老奴在！”

“你去把张公子请来。”

“张公子？哪个张公子？”

“就是在咱们家后院那个张步昌张公子。”

“啥？是他？”福伯瞪大了眼睛，满脸的难以置信之色，道：“您是说要把咱家小娘子嫁给他？老爷，您……您没……哪里不舒服吧？”老管家本来想说你没病吧，强忍着换了一个比较婉转的词儿。

“放心，我好得很！”李大亮道：“让你去叫你就去叫，少说废话！”

“我……我不！”

“你敢抗命？”

福伯把脖子一梗，道：“抗命就抗命！您就算把老奴杀了，我也不去叫！老爷，小娘子可是您的亲生女儿，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呀！”

“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叫往火坑里推？我这是为了她好！”

“老爷，俺见识浅，很多事情不知是对是错。但今天这事儿，您真的办错了呀！还请您收回成命！”老管家跪倒在地，把头磕得梆梆作响，鲜血淋漓。

李大亮闭上了眼睛，道：“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李贵！”

“在！”

“派人把老管家带走！另外你……去把张步昌公子请来！态度要和蔼，懂吗？”

“这……”

“嗯？”李大亮神色肃然，道：“你也想抗命？”

“不敢，小人遵命！”

然后，那个张贵的一使眼色，上来两个健仆，架起老管家来往外就走。

老管家破口大骂，道：“张贵！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人！咱们家就得毁在你的手里！苍天无眼，苍天无眼呀！”

很多年后，诉说今日抗命的壮举，成了老管家第二喜欢说的故事。随着时间地流逝，故事的版本不断更新，他越来越英明神武义正词严，最后成了挽救李家前途的大英雄。

功夫不大，李贵就带着一名头上簪花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但见此人脸色呈不正常的苍白，眼神闪烁不定，鼻塌唇薄，步履轻浮。

人们一见，就纷纷摇头。这种人要么是作奸犯科的无赖，要么是兜里没什么钱还狂瞟滥赌的破落户。

总而言之，这不是什么好人。别说是给县公当女婿了，哪怕是当邻居，一般老百姓都不乐意。

不过这位可没有被人厌恶的自觉，他一边走一边嚷嚷：“哎呦呦，李老头，怎么？把事情都考虑清楚了吗？我的条件并不高，甚至对你来说轻而易举，你有啥舍不得的呢？”

张亮还没说话呢，李义府紧走几步迎上前去，道：“敢问您就是张步昌张公子吧？”

“不错，正是本公子。你何人？”

“我？我是武阳县公的一个亲戚。”

“亲戚？那咱们可要多亲多近，我马上就要和武阳县公家结亲了，以后咱们就是拐着弯的亲戚。”

李义府故作惊讶道：“你要和李家结亲？这是怎么回事？”

“还能怎么回事？李老头没跟你说吗？我张步昌的老婆死了都两三年了，想娶了他家小娘子当续弦。”

“哦！原来如此，那武阳县公答应了您没有呢？”

“还没有！他说要考虑考虑，不过我估摸着问题不大。”

“看来您是非常有自信了？但不知您是从哪来的那么强的信心？”

张步昌微微一笑，道：“我当然有信心了！至于信心从何而来，您不妨猜上一猜。”

饶是以李义府的宰相之才，这个问题还真难住他了。

他上下打量着这位张步昌，努力从他的身上找出一些优点，结果还是没找着！最终只得道：“也许……也许是您给的聘礼多？”

“聘礼？”这句话可算是踩着张步昌的尾巴了，他气的一蹦三丈高，道：“聘礼？我肯娶他的女儿，就是给了他李大亮天大的面子了，还敢要聘礼？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

“没有聘礼？”

“当然没有聘礼！告诉你，不仅没有聘礼，我还要足够的陪嫁。总数不能少于十万贯钱！另外，我还要一所长安城内两进的宅子，五个陪嫁的丫鬟。丫鬟不能太丑，起码得面目清秀。”

李义府只觉得自己的三观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道：“不给聘礼只要嫁妆，我问一下，您这是娶妻还是入赘？”

“怎么说话？怎么说话呢？我张步昌也是七尺高的汉子，怎么可能是入赘，当然是娶妻。过了门以后，李家小娘子就得改叫张李氏，我们的孩子得

姓张。”

“呃……既然是娶妻。那我再问您，您娶的到底是张府的哪位小娘子呀？”

“什……什么意思？难不成李家还有好多小娘子？好个李大亮，他竟然敢藏私！原来他还告诉我只有这么一个叫李娇娇的呢！”

李义府目瞪口呆，道：“换句话说，就是你说要娶李家唯一的小娘子，而且不光不给聘礼还要不菲嫁妆！你……你究竟是凭啥呀？”

“凭啥？凭的当然就是我的人！年轻人，告诉你，这成亲啥都不重要，关键是人好！你看看我英俊潇洒玉树临风，李老头不把女儿嫁给我嫁给谁？可惜呀……”

“可惜什么？”

“可惜李老头他太吝啬了，一直舍不得那么多钱财。要不然我早就成其好事了，何必现在每晚还独守空房？”

然后，他又对李大亮道：“我说李老头，你考虑清楚没有？有句话叫做春宵一刻值千金，这么多天了，你浪费了我多少黄金了，你知不知道？”

“我当然考虑清楚了，我……”

啪！

正在这时，尉迟敬德猛地一拍几案道：“李大亮，这事你得给我解释清楚！解释清楚了还则罢了，解释不清楚，我……我特么的就烧了你这个武阳县公府？”

“但不知您要我解释什么？”

“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何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么一个玩意儿……你瞅瞅，你瞅瞅！”

说着话，尉迟恭把李义府往前一拉，和张步昌并排而站。

他怒道：“一个英俊一个猥琐，一个高官一个平民，一个有礼一个无礼，一个有才一个无才！只要不是瞎了眼就该知道怎么选。告诉我，你的眼睛了么？”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还有，刚才你分明说你家小娘子前天已经定亲，现在人家亲口所言，并没有定亲。这你又怎么解释？你……你是想玩我尉迟恭吗？你是想戏耍这么多高官显贵？”

李大亮淡淡地说道：“鄂国公还请稍安勿躁，这个问题老夫当然可以解释……”

## 第2122章丈母娘驾到

“哼，那我就洗耳恭听！”

李大亮缓缓道：“我李大亮是什么人，大家也都有个耳闻。我不贪财，不好色，两袖清风，洁身自好。平生最不愿意做的，就是欠人家东西。”

“可是呢，人力有时而穷。很多时候，我还是不得不欠债，而且是欠难以偿还的人情债！”

“想当初隋末天下大乱，我为了混口饭吃，投靠了隋军。承蒙庞玉将军看重，在他兵营里面任兵曹。”

“大业十三年，庞玉将军与瓦岗军李密一场大战，不幸兵败。我李大亮也做了俘虏。”

“当时，看押我的是被一个叫张弼的将军。上面传来命令，要张将军把他手中的俘虏全部斩首。当时，和我一同被处斩的有一百多人。”

“张将军看我面善，就留着我没杀。其余所有人都被就地斩杀。后来，我与张将军一席长谈，彼此引为至交。我就留在他的幕下。”

“大家说说，如此活命的大恩，我能不好好的报答吗？”

尉迟恭道：“那是应该好好报答！滴水之恩需涌泉相报，更何况是活命之恩呢？但这跟张步昌有什么关系？莫非……”

“对，您没猜错，张步昌就是张弼的独子。”

郭业道：“报恩的形式有很多种。未必一定要把女儿嫁给恩人的儿子吧？”

“这我当然知道。您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后来，我归顺了大唐，承蒙陛下看重，步步高升。最后官封左卫大将军爵封武阳县公。也算是功成名就了。就准备寻访恩人开始报恩。”

“您找着张弼了？”

“是的。找他没什么难度。他就在咱们大唐任职将作丞。官职不高，俸禄菲薄。我想报答他，可他一直避不见。后来，有一天我在路上把他堵着了。”

“然后呢？”

“我对他说，您的活命大恩，我张大亮无以为报。这样吧，我愿意把全部的家产赠给您，还请您万勿推却。”

“张弼没有接受？”

“他不仅严词拒绝了我，还对我说，以后再对他这种话，就是看不起他，所以我也就不敢提了。但是不能报恩，我这心就一直不踏实，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尉迟恭呸了一声，道：“你的报恩法子，就是把女儿嫁给这么一个破烂玩意儿？张步昌？什么破名字呀，谐音不就是长不长吗？那么短，你女儿嫁过去了不是要守活寡？”

“你说什么呢？”张步昌也是有眼色的人，他敢欺负李大亮，但面对尉迟恭就不敢造次了。但现在人家这么指名道姓地骂他，他要是再不敢还嘴也太没面子了，于是就颇为委婉地顶了一句。

“我说你阳痿！怎么？你不服气？”尉迟恭牛眼一瞪，跃跃欲试，准备他一犟嘴就给他一顿胖揍。

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了张步昌的心头，他赶紧道：“我……服气！当然服



气了！我不是阳痿谁是阳痿？您说的太对了。”

“呃……”没想到这孙子如此懂事，尉迟恭真有种一拳打空的感觉。

他只得对李大亮道：“武阳县公，您看他都承认了，我看这场婚事就算了吧。”

“当然不能这么算了。”

李大亮脸一沉，道：“鄂国公，别人怕你，我李大亮可不怕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吓唬他怎么能作数？步昌别怕他，万事有我给你做主，我看他敢动你一根手指头！”

郭业打圆场道：“好，武阳县公，咱们不动武，咱们讲道理。张步昌公子什么德行，你我都心里有数。您就忍心让自己的女儿往火坑里跳？”

“嗨！老夫原本也没想这么报恩，只是打算把所有的家产都送给他。可是，他自从见到小女之后一直魂牵梦绕，并向老夫提亲。我也不好拒绝。”

“但您也没答应，不是吗？别忘了李义府的老爹对您同样有救命之恩，而且你已经把闺女许给人家了。怎么说也得有个先来后到吧？靠着得罪一个救命恩人去报答另一个救命恩人，这您可不占理。”

尉迟恭也道：“还有，原来你舍不得你家闺女嫁张步昌，怎么我们来了你就舍得了？是不是针对我们？”

“别开玩笑，我李大亮既不痴也不傻，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针对诸位呀！但是你们硬要说有关系，那也确实有关系。”

“什么关系？”

李大亮道：“刚才你们把李义府夸的天上少有地下难寻，这么好的人物，娶一个美貌贤惠的女子没什么困难吧？”

“当然没困难。”

“那你们再看，这位张步昌张公子，能不能娶一个美貌贤惠的女子做续弦？”

尉迟恭道：“那怎么可能？别说美貌贤惠的女子了？就是个普通女子，既不美貌也不贤惠，人家也看不上他！他娶一头母猪当续弦还差不多。”

“还是的呀。对于李家来说，我把女儿嫁过去顶多算是锦上添花，但对于张家来说那就是雪中送炭了。你说我应该怎么选？”

“这……”

李大亮振振有词，还真把尉迟恭驳了个哑口无言。

郭业想了一下，道：“您这话听着倒是有些道理，报恩也是美德。但是……您这么做，有没有考虑过小娘子？”

“她？”李大亮脸上的黯然失色一闪即逝，咬着牙道：“婚姻之事，讲究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什么时候要考虑本人的意见……”

“李大亮，你个老不死的，你个失心疯的，你个老糊涂的，你个臭不要脸的！今天这事儿，老娘我跟你没完！”

话刚说到这里，忽然间一阵响彻云霄的叫骂之声传来。紧跟着脚步声，在老管家福伯的引领之下，一名老妇人走进了客厅。

李义府见机得快，赶紧跪倒道：“拜见……老夫人。”

那老妇人仔细打量着李义府，道：“两年不见，小伙子越长越帅了呀。不错，是我女儿的良配。今天完了事儿不准走，在家里多住几天，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好好补补身子。”

“多谢老夫人。”

“嗯？到了现在还叫我老夫人？”

“那我该叫……”

“叫岳母大人！”

李义府心里乐开了花，脸上却面带为难之色，道：“可是武阳县公他……”

“他？你管他干什么？告诉你，这个家是我做主！”

李义府才不管这话合不合规矩呢。那老妇人的话音刚落，他就打蛇随棍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跪倒在地，道：“岳母大人在上，请受小婿一拜！”

“好，好，好女婿，快快请起。”

李大亮道：“夫人，你就别添乱了。此事不能这么办，娇娇还是得嫁给……”

李夫人一拍几案，道：“就得嫁给李义府！人家跪都跪了你还想反悔不成？”

李大亮怒道：“咱们家到底是谁做主？”

“废话，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当然是我做主了。怎么？你不服气？”

“我……”

“嗯？”

“我……”

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李大亮敢于直面大唐数得着的浑人尉迟恭，但对自己的老婆就硬气不起来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道：“咱们家的事儿当然是夫人做主了，但你之前不是反对把女儿嫁给他吗？还派了人……要不是老夫及时发现，让他们手下留情……”

李夫人一翻白眼，道：“你把话说明白，何必吞吞吐吐的？不错，我就是派人杀李义府了，我承认。孩子，你有没有怨恨我？”

“不怨恨，绝对不怨恨！”李义府笑道：“想当初是小婿自己不争气，岳母大人派人追杀我，也是一片爱女之心，我怎么会怨恨您呢！”

“说得好！”

李夫人道：“我两年前要杀你，是因为你配不上我的女儿。现在对你好，是因为你现在配得上她了。不是我变了，真正变的是你！是你自己争气，你让我刮目相看了。”

然后，他又走到了张步昌的面前，道：“听明白了没有？如果女婿没让我满意，老娘可是要下手杀人的。你现在还要娶我的女儿吗？”

## 第2123章三个条件

李大亮赶紧道：“夫人你别吓他，这事跟他无关，都是老夫的主意。”

李夫人道：“你的主意？那你现在就快给我改了这个主意！我的女儿除了李义府，谁都不嫁。”

“这……”李大亮眼珠一转，道：“夫人，咱们得讲道理。女儿虽说你是生的，但把她养这么大总有我的一份功劳。总不能你说嫁给谁就嫁给谁，老夫一点意见都不能有吧？”

李夫人道：“你可以有意见，但是得有道理。你瞅瞅李义府，再瞧瞧这个张步昌，就是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矜持！夫人，你要矜持呀！”

“矜持？什么意思？”

李大亮道：“夫人，咱家的女儿是你含辛茹苦养大的，这么多年容易吗？天暖了怕她热着。天冷了怕她冻着。她不吃东西你着急，怕她饿着。她吃多了你又着急，怕她撑着。至于得了病，那就更是……”

说到这里，他哽咽道：“我是既心疼她受苦，又是心疼你的辛苦……好不容易把她养大了，她出落得如花似玉。咱们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但是，这还没怎么着呢，就要把她嫁出去了……”

李大亮这番话说得声情并茂，李夫人听了也颇为感动。

她说道：“大亮你别说了，我听着心里酸酸的。我是四十岁上才有了她，称得上是老蚌怀珠，其中的辛苦比你想象中还要多得多，能不疼她吗？但是女儿大了，总是要嫁人的。”

“嫁人是嫁人，但咱们不能就说非谁不嫁，凭什么呀？难道咱们的女儿就嫁不出去吗？无论是谁，想娶咱们的女儿都得难为他！让他知道娶咱们的女儿不容易。”

“为难？怎么为难？”

李大亮微微一笑，道：“当然是聘礼了。拿不出合适的聘礼，就别想娶咱们的女儿。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

李夫人缓缓道：“要聘礼也不算过分。”

李大亮高兴地说道：“那咱们就这么定了，李义府拿得出合适的聘礼，就是我李家的乘龙快婿。要是拿不出来……那没办法，就得听老夫的，把女儿嫁给张步昌张公子。”

李夫人的心思晶莹剔透，当然明白丈夫是打算用聘礼难为李义府，但这件事对自己的女儿也有好处。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人们总不会珍惜。

她点了点头，道：“就依夫君所言。”

李大亮看向李义府道：“我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吧？想娶我的女儿，得按我的要求拿出聘礼来。”

李义府背后站着这么多人，那腰杆子多硬呀，道：“要什么聘礼岳父请讲当面，小婿无不答应。”

“好！那我可就说了。呃……你也知道，我既不贪财又不好色，所以，那些黄白之物就不用了。但是呢，为了表明你重视我女儿，这个聘礼还得足够贵重，非常不容易得到……有了！”

李义府道：“您到底想要什么？”

“主要的是三样东西。其一，天上的月亮一颗星八十八颗，用这个替代黄金珠玉。其二，我要龙肝凤髓，替代珍馐美味；其三……”

李义府冷笑道：“其三是什么？”

“第三样东西我不说，你自己准备。但是拿出来之后，得让我确定女儿嫁了你之后，不会受丝毫委屈。”

“岳父这三个条件简直是……”

“怎么？太难？那没办法，你不愿意可以不娶呀！老夫的女儿不愁嫁！这样吧，咱们买卖不成仁义在，从今往后，你还是我的好贤侄，至于这亲事么……”

郭业赶紧打断道：“慢！武阳县公别着急，您提了条件，我们大伙可没说，您别这么快就认定我们就完不成好不好。告诉您，绝无问题。这三样聘礼，我家兄弟肯定给您凑齐！”

“此言当真？”

“我郭业的信誉您还不信？”

“但不知什么时候你们能把聘礼送过来？”

“这……我得跟我家兄弟商量一下。”

郭业把李义府叫到了一边，道：“你的父亲，也就是我的老干爹，现在是在哪？”

“您是想让他来找张亮讨人情？”

“那你别管，就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就行了。”

“实不相瞒，因为咱们这次可能要杀官造反，我怕家父受株连。就让他迁居到长安附近，隐姓埋名，出家当了和尚。”

“长安附近？和尚？”

李义府道：“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来，他是出家人，不容易暴露。二来，如果我侥幸没死，还可以逃到他老人家身边，有个退路。”

郭业不由得竖起了大拇指，道：“好小子！做事真是滴水不露！不愧是李义府！那把他接到长安最快多长时间？”

“骑快马的话，现在出发，傍晚就能打一个来回。”

“妥了！这三样聘礼就算齐活！”

郭业带着李义府又回到了李大亮的面前，道：“事不宜迟，聘礼明天我们就送到。”

“若是送不到呢？”

“我等绝不纠缠！也绝不因此事怨恨武阳县公。”

“好，那咱们击掌为誓！”

当即，李大亮和郭业、李治、尉迟恭、李道宗、房玄龄以及李绩分别击掌，把这事就定下来了。

张步昌弱弱地问道：“那我可咋办？”

李大亮道：“那就要看这三样聘礼他们能不能拿出来了！拿出来了，那我也帮不了你。若是拿不出来，娇娇就还是你的。”

张步昌大喜道：“只要您老人家不放水，就绝无问题。天上的星星和月亮，龙肝凤髓，世上哪有此物？还有最关键的第三条，您说行就行，您说不行就不行。我不是稳赢了吗？”

“那你就今晚好好休息，明天观看一场好戏。顺便再把你和娇娇的婚事定

了。”

“谢岳父大人，小婿告退！”

等人们都散了，李夫人一伸手，就李大亮的耳朵就揪住了，道：“你这老不死的不要脸的坏心眼子！都提的是什么破条件呀？我可告诉你，我的女儿绝不嫁给那个张步昌。”

李大亮苦笑道：“你没猜错，我就是故意的，我宁可咱们的女儿嫁给张步昌，也不会让她嫁给李义府。”

“我说你吃错药了吧？怎么一直犯混呢？李义府哪点不好了，你对他那么有成见。”

“李义府这孩子那没啥说的，哪点都好。但是有一点美中不足呀……”

“哪点不足？”

“他和秦王以及太子走的太近了。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是打的什么主意。咱们的女儿虽然是不错，但怎么也不是天仙吧？值得他们搞这个大的排场逼老夫就范？”

“那你的意思是……”

“他们看中的是老夫的身份左卫大将军。现如今朝廷风起云涌，很不正常。陛下他……的确行事有些昏庸。他们肯定想通过老夫劝谏陛下。”

“这不是好事吗？”

“哼。好事？”李大亮摇了摇头，道：“如果我是做别的职司，说不定还会加入他们。但我现在是左卫大将军。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陛下让我护卫他，我就得尽忠职守，不能有丝毫逾越。”

“你真是迂腐！”

“没有这分迂腐，老夫也做不到今天这个位置。如何为人，老夫不用你教。更何况这种事主要是防微杜渐，他们这次让我帮个小忙，以后呢？会不会让我帮个半大不小的忙？”

“这……”

“一步步地陷下去，老夫就会成为太子的人，再也拔不出来啦。他们要是最后让我帮助太子行刺陛下，你说我做还是不做？”

“不至于吧？”

“哼，想当初玄武门之变前，高祖皇帝也是这么想的。”李大亮道：“所以，为了避免卷入这滩泥潭，也只能委屈娇娇了……”

李夫人想了一下，道：“我觉得投靠太子也没什么不好！那尉迟恭当初就是一门心思为当今天子做事，现在不也过得挺好？”

李大亮缓缓摇头，道：“他能做到的事，我做不到！我是我，他是他，不可同日而语。”

“那我不管！”李夫人发狠道：“无论什么理由，我的女儿不会嫁给一个无赖。你信不信我派人去杀了那个张步昌？”

李大亮一皱眉，道：“你整天别打呀，杀呀的，你以为我乐意呀，这不是没办法吗。”

李夫人深吸了一口气，道：“好，我不和你吵。事到如今我就问你一句话，明天人家真把聘礼拿出来，你又怎么样？”

“那怎么可能？他们要是真能办到，那不成了神仙了？还用得着我帮忙？”

“那你别管，万一呢？”

“万一……那就是天意如此，我也只能答应了。”

## 第2124章纯爷们李宗训

第二天一早，武阳县公的门前锣鼓喧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

四十九位高官显贵，再加上一个李义府父子，带着各色礼物，再次前来拜访。

瞅瞅，吹奏的是侯爵，担担子的县公，提箱子的是国公，就连太子和秦王都提了两包点心。

别说给县公提亲了，就是李二陛下嫁公主……咱们再往上说，就是已经登基的皇帝正式迎娶皇后，都不能有这么大的排场。

不是说他支使不动这些人，而是这么干很不合适。有个现成的词儿形容，这就叫折辱大臣。

除了“我大清”把臣子当奴才外，一般朝代里，皇帝对于国家重臣都是非常尊重的，连名字都不能随便叫，何况是让他们干这种杂役的活？

但是现在，武阳县公嫁女，不……也不是嫁女，只是行聘，就让这帮人心甘情愿地干了如此掉身份的事。

这种场面一方面说明他们是真的很给李大亮面子，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说明齐王给大伙的压力非常大。

叩叩叩～

还是李义府前去叫门。

执拗～

门一开，迎出来的却是张步昌。

“你们还敢来呀！”

李义府对他可不会客气，眼睛一瞪，道：“这里又不是龙潭虎穴，我为什么不敢来？福伯呢？”

“他？老帮子被气了个不轻，生病了，起不来了。”

“那你就进去通禀一声吧，就说我们送聘礼来了。”

“拉倒吧！月亮呢？我咋没看着？”

“月亮是你想看就看的？我们有没有月亮关你什么事？”

张步昌把嘴一撇，道：“你们要是没有月亮，那小娘子就是我的。你向我老婆求亲，能不关我的事儿吗？”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我说李义府，你到底要不要脸呀？人家李老头提那个条件，都不能算是婉拒了，那得算是明拒。你但凡有点眼色就得多远滚多远，怎么今天又来了？也太不要脸了吧。”

“哼，岳父那是试我对小娘子的诚意，才不是拒绝我呢！嫌货才是买货人，你懂不懂？”

“你就死鸭子嘴硬吧。可惜呀，这话骗得了自己，可骗不了旁人。你知不知道，我现在不去帮你通禀是为了你好，等会儿一翻两瞪眼，你可就再也无法自欺欺人啦。不过，那时候你也不必太难过……”

“啊？”

“因为紧接着就是我和小娘子定亲。那才是你真正要难过的时候！哈……”

啪～

他话刚说到这里，猛然间就发现眼前人影一晃，然后就是脸上火辣辣地

疼。

用手一摸，嘴角上鲜血流淌。

“你……你打我！”

打他的乃是一个老者，但见此人脑袋光光，精神矍铄，手脚长大。

那老者冷哼了一声，道：“不错，就是老夫打的你，你想怎么着吧。不服咱就再练练！”

然后他又对李义府道：“为父教育你多少次了，能动手就尽量别吵吵，你咋就是不听呢？不服就干！怕啥？我看你是读书都读傻了！”

“是，父亲大人教育的是。”

张步昌大怒道：“我现在可是替李老头守门，俗话说得好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你们打了我，就是不给李老头面子！这场亲事就算黄了！你怕不怕？”

“哎呦哟，照这么说，我打了李大亮的狗，我儿子的婚事就算完了？”

“当然！但是呢我也不是不讲道理，你要是肯跪下来给我磕上八九百个响头，再拿十万贯钱来补偿。我心里一高兴，没准就……”

啪！

啪！

他话刚说到这，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三四个嘴巴子，直被打得脑袋发晕，皮肤高肿，脸上鲜血淋漓。

“你……你……”

“我怎么了？我就不信他李大亮敢因为这点小事跟我翻脸！”然后他高声道：“李大亮，李大亮，你给我出来！快来迎接大哥！我李宗训来啦！”

功夫不大，就听得脚步声响，李大亮大开中门，出来迎接。

一见李宗训，他就赶紧跪倒在地，道：“小弟拜见大哥！这么多年没见，大哥还是那么精神，实在是可喜可贺！”

“哼，这么多年了你还是那么会说话，也算是一喜。不过，可惜呀……”

“怎么了？”

“就是做人越来越回去了！”

“大哥，我……”

“不必解释！我最烦解释！我来问你，刚才我把这小子给打了，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绝对没意见。大哥，此处并非讲话之所，还请入府一叙。”

众人一齐往里走，又来到了熟悉的客厅。

这次也不用李大亮招呼了，人们有坐着的，有站着的，秩序井然。唯有张步昌捂着脸，不知站在哪好。

张亮道叹了口气，道：“你就站在我身后吧。”

“是。”

落座已毕，还没等仆役献茶呢，李宗训就忍不住道：“大亮，听说你小子越来越出息啦。”

李大亮直觉上就觉得这不是什么好话，小心翼翼的说道：“大哥何出此言？”

“俗话说，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你哥哥我修炼了这么多年，顶多也就是到了不要命的地步，你小子倒好，已经不要脸了。这不是越来越出息了吗？行！比哥哥我强！”



张亮直羞得满面通红，嗫嚅道：“大哥……你……你给小弟留点面子，这么多人看着呢。”

“面子？面子这玩意儿是别人给的，脸可全是自己丢的！你不办出那见不得人的事来，谁能落了你的面子？嗯？”

张亮道：“您指的是义府的婚事……”

“你还有脸提？想当初的事咱们不谈了，我不是施恩望报的人。可是后来，是你小子主动给我来的信，说要和我结为秦晋之好。我这么说，没冤枉你吧？”

“没冤枉。”

“那我派李义府来找你，就称不上攀龙附凤了。对不对？”

“对。”

“但我儿子来了之后，这婚事咋没影了呢？我的好兄弟，你能不能给我好好解释解释？”

“这……”

“你这不单单是说话不算话，白纸黑字写的东西都不认账了，我骂你一句不要脸，过分吗？”

“不……不过分。”

“应不应该？”

“应该。”

李宗训一跷二郎腿，道：“那就妥了，这事你打算给怎么我一个交代？”

李大亮一咬牙，再次跪倒在地，连磕了三个响头。

然后他说道：“大哥，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您打我也好，骂我也好，我都认了。但是兄弟我实在是难言之隐，所以……聘礼之事，断难更改！还望大哥您见谅。”

“好好好！有风骨，有志气！”李宗训道：“贤弟果然深得不要脸之道的真髓，大哥我是甘拜下风。那没啥说的，我家儿子还真看上你家姑娘了，咱们不谈交情，只谈聘礼。”

李大亮站起身来，道：“现在就看？”

“当然。”

“那就请拿出第一样聘礼，天上的月亮还有八十八颗星星吧。”

郭业一使眼色，尉迟恭搬来一个大箱子。

咣当～

箱子落地，震的大地都有点晃动，可见真够沉的。

郭业把箱子打开，道：“星星和月亮都在这了，您请上眼吧……”

## 第2125章聘礼过关（1）

箱子里当然不可能真的有月亮和星星，别说郭业是穿越者了，他就是修真者也办不到。

李大亮仔细观瞧，只见里面是二十八个黄金做城的月亮，大小不一，有新月有望月有残月有弦月等等。

不仅如此，每个月亮上还刻了嫦娥、吴刚、桂树和玉兔，栩栩如生。

他弯下腰去，用手一掂量，轻的三四斤，重的有五六斤。

光这二十个月亮，就得一千两黄金以上。这就是“千金为聘”的意思了，拿来做聘礼绝对能拿得出手。

这还没什么，除了月亮以外，还有八十八颗亮晶晶的小东西。此物似石非石，在阳光的照耀下烁烁放光。好似神秘的雷电被收束其中，又如同天上的星星坠落凡间。

李大亮皱眉，道：“这就是天上的月亮和八十八颗星星？”

“不错，正是。”

“不对吧，这月亮分明是黄金做的。”

郭业微微一笑，道：“您怎么知道天上的月亮就不是黄金做的呢？”

“我……”

这一个反问还真把李大亮问住了。

月亮高高挂在天上，当然是谁都见过。但是到了地上究竟是什么样子？那又有谁见过？还不是郭业说什么是什么。

你敢要，人家郭业就敢忽悠，你要敢说不是，拿出证据来吧！

不过，郭业也真算是厚道了，拿了黄金来凑数。他就是拿黄纸冒充，李大亮都挑不出理来。

李大亮想了一下，道：“好，就算这真是天上的月亮。那今夜晚上天上是不是就没月亮了？”

“那怎么可能？”郭业继续忽悠，道：“天帝造了好几套月亮呢，我这是买了人家一套，人家另外还有备用的。”

李大亮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比如初一吧，一到晚上，天帝就拿一个新月往天上一挂。到了白天再收起来。这月亮跟咱们的灯笼差不多。”

“武阳县公果然聪明！就是这个道理！”

“行！您还真是解释的滴水不漏！不管真的假的吧，老夫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月亮就算您过关。但这星星……”

郭业道：“星星的解释和月亮不同。此物名为钻石，相传乃天上的星星坠落凡间所化。欧罗巴有人把此物称为‘众神之泪’。”

他这话还算中规中矩，不过接下来就到了吹牛逼时间了。郭业顿了一下，继续道：“此物乃我大唐所无，世所稀少，非常昂贵。我的小妾武媚娘您听说过吧？”

“倒是听说过，据说她是应国公之女。”

“应国公早亡，想当初我去求亲的时候，做主的是媚娘的两个哥哥，当时他们提出谁的聘礼高谁就能娶武媚娘。有个胡商用一颗钻石作价两百万贯力压群雄。最后我拿出了五颗钻石作价一千万贯。”

李大亮闻言大吃一惊，道：“那这八十八颗钻石岂不是价值一亿多贯钱？咱们大唐国库才一年收入四五千万贯，这也太多了，小女……小女……”

他本想说自己的女儿不值那么多钱，但话到嘴边又赶紧咽了下去。

李大亮当然知道郭业这话里有虚头。钻石如今只有郭业有，有价无市，这个价格当然做不得准。

但是，毕竟发生在应国公府上的事做不得假。这个价格也算是个重要的参考。八十八颗钻石，价值将近两亿贯钱。打个对折再对折，那也是两千万贯。还是富可敌国。

人家为了自己的女儿真是花了血本。

虽然说自己不会收，但是说出去名声也好听呀。

别人家的闺女，有千金为聘，那就很不得了了。但是我家女儿，那是两亿贯钱，也就是两千万两黄金为聘。是你们的两万倍！

这是多大的荣耀？

更关键的是，这还有个名目，叫做一颗月亮八十八颗星星！

绝后算不算不知道，绝对称得上是空前，说不定今日之事会当作一场佳话传唱。

想到这里，李大亮兴奋得满面通红。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郭业也算摸准了他的脉搏。这位武阳县公不贪财不好色，但是绝对好名！

到了现在，谁敢说这不是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李大亮就得跟谁急！

他说道：“好，第一项聘礼算你们过关。现在请把第二项聘礼拿出来吧。”

郭业道：“那就是龙肝凤髓了。此物就比较麻烦了。”

“怎么？没有？那可就不好办了，咱们说好的是三项聘礼……”

郭业连连摇头，道：“我不是说没有，只是咱们得现场做。”

“现场做？”

“不错，您请上眼了。”

啪啪两声响，又是两个箱子打开，却是一条蟒蛇和一只锦鸡。

这次是卢国功程知节操刀。

他斩鸡取髓，杀蟒娶肝，把现场弄得血刺呼啦的。

李大亮看了暗暗皱眉道：“秦王千岁，您这可过分了。刚才那个月亮和星星还能勉强自圆其说，但这是龙肝凤髓吗？分明是蛇肝鸡髓呀。”

郭业道：“武阳县公还请稍安勿躁，这还没做完呢。不错，现在是蛇肝鸡髓，但做完了就是龙肝凤髓了。”

“这玩意还能做？秦王千岁，您这是当着我的面弄虚作假。”

郭业道：“那当然不是了，我这个做法可是有来历的。您听没听说过，真龙是不能随便撒尿的。若过水撒尿，鱼吃了能成龙。过山撒尿，百草能变灵芝人参。”

李大亮道：“这话好像真的在哪听过……对了，是在《西游记》的变文里边。但问题是您也没有龙尿呀。”

郭业一指太子李治道：“咱们大唐天子又称真龙天子，也就是说天子即是真龙。太子是他的嫡子，也算真龙没问题吧？”

“没……那当然没问题。”

李大亮敢不承认吗？哦，爸爸是真龙，儿子不是真龙。那暗含的意思岂不是说太子是杂种？

找死也不是这个找法呀！

郭业继续道：“现在就请太子殿下把蛇肝变成龙肝。”

扑哧～

李大亮身后的张步昌实在忍不住了，轻笑一声。

郭业脸一沉，道：“你笑什么？”

张步昌道：“按照您的道理把蛇肝变成龙肝，那岂不是说让太子在众目睽睽下往蛇肝上撒尿？这也太不成体统了！还有，龙肝是当作珍馐美味送给李老头的，这岂不是说让他喝太子的尿？哈哈！”

郭业冷哼一声道：“这你可真猜错了。太子身份贵重，岂可做如此不成体统的事？再说了，用龙尿怎能表达对武阳县公的尊重？我另有他法。”

“那您的意思是……”

“龙血！血可尿贵重多了，正合适。”

郭业的话音一落，李治就拿出一把小刀来，往手腕上轻轻一滑，顿时滴滴鲜血流下，流到了蛇肝上。

功夫不大，那伤口就凝固了，不再流血。

李治就重新又划了第二道伤口。

等他划到第三个伤口的时候，才强描淡些地说道：“武阳县公。”

“在！”

“现在我的血够了没有？这蛇肝有没有变成龙肝呢？”

## 第2126章聘礼过关（2）

李大亮刚才都被吓傻了。

李治刚才的行为算什么？真真正正绝对正宗的耍流氓。

后世天津卫有流氓吃挂钱，就是在赌场饭店的门前一躺，任由伙计往他的身上招呼。不仅不能还手，连哼都不能哼一声。

哼出来了，你就是个软蛋，打了百打。

打了半天都不吭声，老板出来说“够意思了”。这顿打就算值回票价。以后这个买卖开一天，他就能拿一天的钱。

说白了，这就是对自己狠。用自己的痛苦换取别人的畏惧。

李治今天的做法，与天津卫的流氓有异曲同工之妙。你李大亮要是敢不承认这是龙肝，我就一刀一刀的割下去，看你怕不怕？

李大亮当然害怕了，闻听此言赶紧道：“够了！绝对够了！这就是龙肝，谁说这不是龙肝我就和他拼命！”

李治这才住手，旁边有个面目清秀的官员赶紧过来，把他的胳膊包扎好。

李大亮稳了稳心神，道：“在下承认这是龙肝，但是凤髓呢？您可不能再损伤自己的身体了。”

李治道：“放心，不是我割，是她割！”

“她？”

刚才给李治包扎胳膊的那个青年官员把乌纱一摘，满头的青丝垂下。

却原来是个女子！

李治介绍道：“她是本王的妻子，李王氏。”

李大亮赶紧跪倒在地，道：“参见太子妃！不知您大驾光临，在下真是失了礼数。”

“武阳县公不必客气，快快请起。”

“谢太子妃。”

郭业咳嗽一声，道：“真龙的尿能使鱼化龙，但没有记载能让鸟化为凤，我估计是不能的。但是按照道理说，真凤应该没问题吧？咱们就按照老规矩，请太子妃把鸡髓变成凤髓。”

“使不得！使不得呀！太子妃万金之体岂容损伤？”

李王氏淡淡地说道：“其实也没那么金贵。若无众位忠臣良将，我们皇家又何以立足？武阳县公乃是国之栋梁，想吃口凤髓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本宫应该满足。”

“不，您千万别割！”李大亮赶紧道：“我不想要凤髓了，一点都不想要了。不……我说错了，这就是凤髓，货真价实的凤髓。真的不能再真了，不用您的血了。”

李王氏展颜一笑，道：“什么叫货真价实呀？这东西又不能卖！”

“那是在下说错话了。总而言之，您千万不要损伤凤体。”

“那可不成。”李王氏摇了摇头，道：“鸡髓就是鸡髓，凤髓就是凤髓。本宫可不能弄虚作假。”

说白了，双方都心知肚明。求亲是假，求盟为真。李义府何德何能，让这么多高官显贵为他的婚事奔波劳苦？

大家实际上要的是李大亮彻底倒向太子。

所以，即便李大亮承认了那是凤髓，太子妃也得割。就是要他接受承担不了的人情，彻底打开他的心防！

当即太子妃露出一截雪白的胳膊，李治拿刀轻轻一划，几滴鲜血落下。

李大亮赶紧道：“好了！好了！可以了！”

事到如今，他发现自己麻烦大了。太子和太子妃的血，那是白流的吗？

如果今天求亲成功还则罢了，要是失败的话，自己就和太子有了解不开的冤仇！

这真是何苦来哉！

想到这里，李大亮不由得一阵意兴索然，道：“那还有第三项聘礼，你们带来没有？”

郭业道：“当然是早就准备好了，不过不能现在拿出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比较特殊，只会在小娘子的面前出现。”

李大亮真被郭业神出鬼没的手段弄得心惊胆战，道：“你不会又拿出什么血淋淋的东西吧？”

“那怎么可能？您家的小娘子以后就是我的弟妹，我爱护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吓唬她？”

“那……好吧……”李大亮只得道：“李贵，去把娇娇请来。”

“是！”

时间不长，环佩叮当，一个娇俏的丽人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李义府叫了一声：“娇娇！”

李娇娇微微一福，道：“义府大哥，这几天真是委屈你了。奴家带父亲向您赔不是了。”

“哪里哪里，算不得委屈。这只是岳父大人对我的考验罢了。要是这么点要求都实现不了，我还有什么面目娶你？那啥，别光站着了，坐呀，你快坐呀。”

李娇娇扑哧一笑，道：“义府大哥，这里是我家，怎么倒是您招呼我了。”

“我……见到你太高兴了！真是失礼失礼！”

眼见两人神态亲密、语含暧昧，张步昌颇为吃味，道：“别说废话了，现在小娘子已经来了，你们赶紧把第三样聘礼拿出来吧。”

李宗训站起身来，道：“这第三项聘礼，就是老夫！”

“啥？”李大亮目瞪口呆，道：“您怎么能当聘礼？再说了，就算您真的当聘礼，这也不合格呀。”

李宗训道：“你别着急，我这个聘礼可不是送给你当下人，而是另有用处。”

“什么用处？”

“第三项聘礼的要求是，向你证明，女儿进了我们家不会受委屈。”

“对。”

“那天下最不会在婆家受委屈的人是谁？”

李宗训想了一下，道：“恐怕得算朝廷的公主。”

“这不就行了，老夫对她以公主之礼待之。”

然后，李宗训来到了李娇娇的面前，侃侃而谈。

“为了怕公主受委屈，朝廷曾经规定，公主嫁入夫家之后，辈份要升一辈。换言之，也就是说管自己的公爹叫哥哥。因为是平辈，所以就不用跪拜了。”

“后来，老丞相王圭的儿子娶了公主，他觉得这项制度不大合理，就让公主与普通人一样拜见公婆。陛下深以为然。从那以后，公主嫁人就不升辈份了。算起来这件事离现在还不到十年。”

“如今你嫁给我儿，我就是你的公爹。我怎么对待你呢？原来按照制度公主是升一辈，现在我让你升两辈，比我还高一辈。按照辈份你就是我的姑姑。”

说到这里，他忽然跪倒在地，道：“姑姑在上，侄儿李宗训给您磕头了。”

啊～

李娇娇尖叫着跳开，又惊又急，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道：“怎么会这样？我……这我可没法活了！”

李宗训站起身来，来到了李大亮的面前，道：“我是该叫您爷爷呢，还是叫您兄弟？”

“当然是……”

李宗训一摆手，道：“你自己拿主意吧。总而言之，这聘礼我已经拿出来了，不知您可否满意？”

“我……”李大亮真没想到李宗训能耍这一招。

他太懂自己这位大哥了，那是纯爷们真汉子，能动手就尽量不吵吵的主。

刚才对儿媳妇下跪，口称姑姑，绝不能用耍无赖来解释！

李宗训那是红脸的汉子，别说主动下跪，哪怕用刀逼在他的脖子上，他宁死也不会受此奇耻大辱。

现在，他不仅如此反常的做了，而且毫无羞愧之色。那就说明，他觉得自己拜的并不是自己的儿媳妇，而是大义，甚至可以说是大唐的江山社稷！

自己嘴里但凡要吐出半个“不”字，从今往后，恐怕就得跟这位大哥成了生死仇敌。

但要是自己点头呢？那从今往后，就得投入太子一方了。恐怕一世英名就得付诸东流。

这可咋办？

## 第2127章懿旨到

对于一般人来讲，这个选择其实完全没有任何难度。

投靠太子有啥不好的？不管怎么说太子也是最有可能继承皇位的人。现在从龙以后少不得几十年的富贵。

但是李大亮不同。

此人不贪财不好色，唯一喜欢的就是名。

荣誉即吾命！

他是那种宁可不要性命，也不愿意让自己名誉受损的人。

李二陛下就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让他当的左卫将军。他自己努力报恩，也有这个方面的原因。

现在，李大亮就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

坚持“尽忠职守”的名声，就要面临着“背友”的骂名！不“背友”，又得失去“尽忠职守”的名声。

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忽然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响！他抬头望去，只见远远走来了两个老人。

一个是他的老妻，至于另外一个人则是他的救命恩人张弼。

李大亮赶紧迎上前去，躬身施礼道：“张大哥，您怎么来了。”

张弼道：“是弟妹把我找来的。唉，你做了这么大的决定，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你险些酿成大错呀。”

“大哥何出此言！”

“你还瞒着我？你是不是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我那个不肖的儿子？人家李义府来提亲，你为了我儿，故意刁难于他。还提出了什么三份古怪聘礼的要求。有没有这回事？”

李大亮苦笑道：“张大哥，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你回答有或者没有不就行了？”

“好吧，确有此事。不过……”

“没有什么不过！”张弼摇了摇头，道：“贤弟，你这件事做的是大错特错！报恩可不是你这么个报法。”

“我……”

“你别说话，先听我说完。”张弼道：“你这个人哪样都好，就是求名之心太甚。比如你要报答我吧，一张嘴就要把全部的家产相赠。你说我能同意吗？同意了之后，你的老婆孩子咋办？”

李大亮道：“我还有俸禄。”

“你的俸禄也不多吧？把所有家产都给了我，我那弟媳和贤侄女岂不是好一阵子要吃糠咽菜？退一步说，不说你的家人，单说老哥哥我。救人一命就要人家的全部家产，这名声不是彻底臭了吗？”

“这……看来是小弟考虑不周了，我向您赔罪。”

“不是要你赔罪，而是要你知过能改。还有今天这事儿，我自己的儿子我看不清楚吗？干啥啥不行，吃啥啥没够，贪财好色，还特么的好赌！老夫为什么那么拮据？都是被这小子给害的！”

张步昌道：“爹，有您这么说儿子的吗？我就没有优点？”

“你最大的优点就是有眼色，只敢欺负老实人，我还罩得住，没给我闯下



过弥天大祸！但这有个屁用呀？你说你这么大人了，还整天给我惹麻烦，我要你有什么用？有时候，我真恨不得……”

李大亮赶紧道：“老哥哥息怒！息怒！其实贤侄还有优点的。”

“比如呢？”

“比如……比如……”李大亮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来，转移话题道：“您是想劝我不要把我女儿嫁给他吧？”

“当然！我那贤侄女可不能往火坑里跳。咱们这么说吧，你前脚定亲，我后脚就带他去衙门，告他一个忤逆之罪！你真的想让我杀死自己的儿子么？”

张弼把话说到这个份上，李大亮还能怎么办？只得道：“那好吧，从今往后令郎和小女的婚事再也休提。”

“这还差不多。”

张步昌正式出局，郭业趁热打铁道：“武阳县公，现在您只有一个选择了。您的女儿不嫁给李义府又嫁给谁呢？”

“我……我再考虑考虑……”

李夫人再也忍不住了，道：“你考虑个屁呀，人家三项聘礼都带来了，你还唧唧歪歪的……”

“老爷，夫人，出大事了！”正在家这时，家仆李贵跑了过来，道：“有懿旨到！”

“懿旨？什么懿旨？”

“就是皇后娘娘的懿旨。”

李大亮紧皱眉头，道：“我们家和皇后娘娘素无来往，她有什么懿旨给我？”

“不知道呀，传旨的太监已经到了门前了，您赶紧去迎接吧。”

“好吧。”李大亮抱拳拱手，道：“众位，李某人要失陪了”

郭业的心中本能地就涌起不详的预感，道：“那不如大家一起接旨吧。”

“可那懿旨是下给我的……”

“没关系，你就当我们不存在就行了。皇后娘娘下的又不是秘旨，我们在场也没什么。”

“说得也是，那大家一起去。”

众人一起往外走，一会功夫就见到了那个传旨的太监。其人身量不高，声音不低，抑扬顿挫地把懿旨念完，然后道：“武阳郡公接旨吧。”

李大亮听完了就傻眼了，这份圣旨的意思很简单，赐婚李娇娇，让她和张步昌成亲。

这可咋整？

他犹豫道：“臣……臣……”

“不准接旨！”李夫人站起身来，怒喝道：“皇后娘娘凭啥管我们家的事。我自己的女儿我说嫁给谁就嫁给谁！”

李娇娇幽幽抽泣道：“为了我的终身大事，惹出了这么多麻烦。莫非我就是个不祥之人？那还真不如死了算了。”

李义府赶紧安慰道：“娇娇千万别想不开，万事有我。”

唯有张步昌哈哈大笑道：“这就叫做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不，应该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哈哈，从今往后，娇娇小娘子就是我的啦。”

郭业等人则是面面相觑，心中暗叫了一声不好。很显然，这是阴皇后出手，破坏他们和李大亮之间的关系。

但是，知道是知道，又该如何解决呢？

皇后有没有权力干涉别人的婚事？严格来讲当然是没有了。皇后和皇帝乃是敌体，皇后的地盘是后宫，后宫之外的所有地方都是皇帝的管辖范围。为官员的子女赐婚，按说应该是皇帝的权力。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赐婚是好事，所以要求没那么严格，皇后赐婚的事也不少见。

李大亮如果要接旨不是交代不过去——“这又不是我不愿意女儿嫁给李义府，是皇后下旨了。你们要是不服气，去找阴皇后的麻烦呀”。

李大亮要是抗旨呢？

强抗皇后上位以来第一份懿旨，是不是太不给皇后面子了？

再说了，这又不是皇后随便找一个阿猫阿狗让你女儿嫁，这是你自己的人选之一，你抗旨就有点太过分了吧？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大家都看得出来，李大亮很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李义府。这才是真的要命。

李大亮到底顶不顶得住皇后的压力？

当此之时，现场有哭的，有闹的，有默默无语的，还有哈哈大笑的，真是乱成了一团。

那个传旨的太监顿时就不乐意了，道：“武阳郡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不成你真想抗旨？”

李大亮还没说话呢，有人高声道：“不是他想抗旨，而是没办法奉旨。”

那个太监一愣，道：“你何人？”

“不才将作丞张弼。”

“哼，一个小小的将作丞，有何资格在此说话？”

“您这懿旨里面提到了张步昌？”

“有这么个人。”

“我是他爹！”

“呃……好吧。刚才你说李大亮无法奉诏，到底是什么意思？”

张弼道：“因为我的儿子已经死了。李娇娇总不能和一个死人成亲吧？”

## 第2128章中计

“爹，你胡说什么呢？我这不好好的吗？”

张弼缓缓摇头，道：“不……你已经死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是为不忠；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不亡是为不孝！孩儿，你到底孝不孝？”

“我孝……”

“那你现在给我去死！”

“我不孝……”

“好呀，你竟敢忤逆老父，我岂能容你！”说这话，张弼猛地间抽出了腰间宝剑，对张步昌分心便刺！

张弼虽然官小，但在瓦岗山的时候也是一员大将，功夫着实了得。他这个儿子就不同了，完全是一废物。

所以这一刺的结果毫无悬念。

张步昌被刺了个透心凉，鲜血汨汨流出，眼见是不活了。

张弼一脚把死尸踢开，喃喃道：“我刚刚说过，你和李娇娇若是定亲，我就会结果了你的性命。你咋就没当回事呢？”

那太监何曾见过如此血腥的场面，当即被吓了个面如土色，道：“你……你……你杀人了。”

张弼把宝剑擦了擦，无比平静地说道：“准确地说，是我杀了自己的儿子。”

“虎毒尚且不食子，你比老虎还毒！”

“哼，你一个阉人懂什么？随你怎么想。”

这句话可算触了太监的逆鳞了，他大怒道：“我再见识短浅也知道杀人者死！来人，把他抓起来。”

张弼冷哼一声道：“不用你们动手，老夫自己会走。”

那太监还不依不饶地命令手下抓人，李治咳嗽一声道：“大胆！谁给你们权力抓捕国家大臣？”

“太子殿下……他杀人了！”

“杀人应由有司处理。关你们什么事？”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你们走吧！这个人由本太子处理。”

“遵命。”

太子乃是储君，一个太监哪敢跟他炸刺？当即快快地离去了。

张弼跪下道：“多谢太子殿下。”

“起来吧，我也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待会你自己去长安府衙吧。不过你这是父子，官府应该不会把你怎么样，顶多是这官当不成了。”

“不劳太子殿下挂心，除一逆子，全我兄弟之请，这个买卖干得过！”

……

张弼自去投案，众人不由得一阵唏嘘。

郭业作为一个现代人，当然接受不了这种父子相残的事。

不错，张步昌是可恶，但他绝对罪不至死。

张弼这么干简直……简直……是一个神经病，太不正常了！

不过，他转念又一想，出现这种结果似乎也并不奇怪。

别忘了那句话，人以类聚物以群分。李大亮和张弼以及李宗训乃是结义兄弟。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好名。

李宗训为了名，能动手就尽量别吵吵。

李大亮为了名，可以忍心把心爱的女儿推入火坑。

这位张弼呢？刚才教训李大亮的时候头头是道，其实他才是最爱名之人。为了自己的名声，甚至可以杀死自己的亲生子。说不定他到了大牢里面还洋洋自得呢。

想到这里，郭业不由得心中一阵郁闷，恨乌及乌，连看李大亮也越发地不顺眼起来，语气生硬地说道：“武阳县公，你看今日之事该如何收场？张家的惨事总不能说您完全无关吧？”

李大亮似乎没注意到他的态度，叹了口气道：“想不到因为我的一念之差酿此惨事，老夫深感自责。现在我已经无颜嫁女了。义府和小女的婚事咱们容后再议。”

“我……”闻听此言，郭业一口鲜血好悬没喷出来，这家伙找着机会就往外脱身，真是滑不溜手。

郭业想反驳，却又忽然发现难以出口。人家的活命恩人家里出了大事，再逼着人家办喜事，似乎的确有些节奏不对。

最终他无奈地说道：“好吧，武阳郡公你可要好自为之。”

……

……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人们的心里都不大好受。离开了武阳郡公就各自回家了。

却说李治夫妇刚至太子府门前，就见老熟人董顺在门口踱来踱去。

对于这位李二陛下跟前的大红人，李治丝毫不敢怠慢。

他说道：“顺公公，这是哪阵香风把您吹来了？在外面干什么，快点里边请。”

“哎呦，太子殿下您可回来了。咱们快走，老奴都等您多时了。”

“怎么回事？难道是父皇有旨？”

“您猜的没错。陛下命您速速去九嶷山九连殿见驾。”

李治顺手就把一块金子递了过去，道：“可知父皇找我有什么事？父皇他最近心情如何？”

董顺接过了金子，道：“太子殿下，实不相瞒，陛下的心情我不知道，至于他找您什么事我就更知道了。”

“你……”

董顺叹了口气，道：“太子殿下您别生气，听我把话说完。现在奴婢也就是在外面风光。实际上在九连殿里根本就靠近不了陛下。连陛下的口谕都是别人传达的。要不……这钱我还给您。”

“不必了。这钱赏你了。顺公公你虽然现在失势了，但本王相信终有一日你会东山再起。”

“借您吉言。太子殿下真是仁厚。您要是……要是皇帝就好了。”

李治的眼睛一瞪，道：“嗯？你说什么？”

“没，没什么。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天色不早了，咱们赶紧出发吧。争取在傍晚之前赶到九嶷山。”

“依卿所言！”

李治当即骑上了一匹快马，也没带随从，与顺公公一起，直奔九峻山而来。

进了九连殿，当即有个白白胖胖的青年太监迎了上来，道：“拜见太子殿下。”

“请问这位公公是……”

“哦，奴婢姓牛名玉，陛下派我来接您。”然后，他又对董顺道：“这里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

“是。”

李治见了这副场景，心中暗想，看来董顺真的是失势了，以前哪有太监敢跟他如此说话？莫非这个牛玉就是崛起的新贵？我得和他打好关系。

他说道：“原来是牛公公，您可看着眼生。不知在父皇身边做何职司？”

“不过是端茶送水而已。”

“能为父皇端茶送水已经很了不起了，牛公公真称得上是年少有为。”

“哪里，太子谬赞了。”

……

牛玉表现的不冷不热，李治旁敲侧击了几句自觉没趣，也就不再多问了。

七扭八转，二人来到了一个偏殿之内。

牛玉道：“太子殿下但请安坐片刻，奴婢这就去向陛下通禀。”

“有劳公公了。”

牛玉走了，偏殿内只剩下了李治一人。

不知为什么，李二陛下是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

从花灯初上，等到定更天。从定更天，又等到将近二更。这下李治实在是坐不住了。

他高声道：“来人！”

“……”没人应声。

这是怎么回事？李治直觉上就感觉有问题，长身而起，推开门一看，四周黑漆漆的，唯有不远处一个房间内有灯光闪烁。

哒哒哒～

李治轻轻敲门，道：“有人吗？”

门开了，一个宜嗔宜喜的娇俏面容出现在李治的面前。

“参见太子殿下。”

此女李治认识，正是把李二陛下迷得神魂颠倒的女人——郭玉兰。

他本能地就赶到不对，道：“不好意思，小王走错路了。告辞！”

他转身欲走，却被郭玉兰把手拉住了，道：“太子殿下别走呀，您是不是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奴家也是呢。不如咱们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不必了。男女授受不亲，小娘子还请放手。”

“男女瘦瘦不亲？可是奴家身上比较丰腴呢，岂不是就可以亲了？”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别不信奴家呀，不信您摸摸！”说着话，郭玉兰抓住李治的手就往前拽。

李治奋力挣脱，奈何他的力气还真没郭玉兰大，一步步地被拖入屋内。

咣当~

二人一起倒在床上，四目相对，呼吸相闻。面对这张如花娇颜，李治不由得一阵失神。

“李治，你做的好事！”有人高声喝喊道。

“啊？谁？”

李治心里一惊，扭头观瞧，但见一个异常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

郭玉兰马上哭得梨花带雨，道：“陛下，太子他……他欺负我！您可得给我做主呀！”

## 第2129章画供

当此之时，李治在上，衣衫不整；美人在下，半裸酥胸；李二陛下站在门外，吹胡子瞪眼声色俱厉。

任谁看见这副场景，那都得说是儿子乱伦，老父捉奸。

李治当然知道自己是被陷害了，当即迅速爬起来，跪倒在李二陛下的面前，大叫道：“父皇，儿臣冤枉！冤枉呀！”

“冤枉？到了这时候，你还敢叫冤枉？难道当朕是瞎的吗？”

“父皇，事实并不是您想象中那样。”

“哦？是吗？”李二陛下面色阴沉，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冷冷地说道：“难不成是玉兰勾引你？”

李治硬着头皮道：“不管您信不信，事实就是如此。”

李二陛下点了点头，道：“那好吧，朕暂且相信你一次。”

这么容易就蒙混过关？尽管不大相信，李治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道：“多谢父皇！”

“那么……就算是郭玉兰勾引了你……为父再问一个问题……”李二陛下轻描淡写地说道：“你俩通奸多久了？”

“就在刚刚……啊，不，儿臣的意思是并没有通奸之事。虽然郭玉兰勾引我，但儿臣不但没有答应，相反地，还奋力抵抗……”

“别说了！”李二陛下猛地一拍几案，道：“事到如今你还敢抵赖！奋力抵抗？这话你都说得出口？我来问你，怎么这抵抗着就抵抗到床上去了？嗯？”

“是她强拉着我，儿臣挣脱不开。”

“我呸！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郭玉兰娇滴滴地一个弱女子，你却是一个大男人，你会挣脱不开？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

“我……”李治郁闷地想吐血，这还真不好解释。除非郭玉兰愿意配合，二人重来一次。要不然谁会相信这种事？

他只得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些女子的力气特别大也不无可能。”

“那你是想告诉朕，你自己貌比潘安才比宋玉。而郭玉兰呢？则是一个力大无穷的奇女子。听说你来了，她就不顾一切地把你劫持进屋里，想要成其好事？”

这话怎么听怎么别扭！

太子李治长得也就那样，充其量不过是说有点小帅而已。当然，有了身份的加成，要说他吸引美女投怀送抱也并无不妥。

但那得分吸引谁，至于说能吸引李二陛下的宠妃？他自己都不信！

李二陛下现在虽说岁数不小，但细究起来，也不算很大。四十多岁，不到五十，正当壮年，身体很棒，龙精虎猛。更何况，李世民算得上半个开国帝王，本身就有一股过人的魅力。

就算抛开身份不谈，李世民和李治并排站一块，一个女子会选谁都不一定！

郭玉兰怎么可能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勾搭他？勾搭也就算了，还玩强暴？玩强暴也就算了，他还抵抗不了！

只要脑筋正常的人就不会相信！

李治知道，现在自己面临着今生最大的危机。

他额头上冷汗涔涔，心思电转道：“启禀父皇，并不完全是这样！儿臣猜测，郭玉兰如此行事，是有人幕后指使！今日之事乃是一个阴谋，为的就是陷害儿臣！”

“哦？连陷害都扯上了？”李二陛下长叹了一口气，道：“治儿呀……”

“儿臣在！”

“为父告诉你，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在屋里说话，窗外有人听。你在屋外说话，旁边的草丛里有人听。你以为自己的举动就没人看见，事情的真相任你信口雌黄？”

说到这里，李二陛下的声音渐高，道：“你以为朕为何能及时赶到！”

“父皇的意思是……”

“马三宝！”

一个太监在外面答道：“奴婢在！”

“进来说话。”

“是。”

马三宝同样是李二陛下身边的新贵，李治从未见过。他进来之后，跪倒在地，道：“陛下有何吩咐？”

“不忙。”李二陛下摆了摆手，对李治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少年好色慕少艾也是人之常情。为父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刚才所言是否有意欺君？郭玉兰勾引你，是否事实？”

李治一咬牙，道：“儿臣敢对天发誓，完全属实！”

“别着急，可能是朕有话没说清楚。”李二陛下道：“你若是承认了此事，朕可以从轻发落。但若是冥顽不灵负隅顽抗，那就是自绝于朕，自绝于天下！我这么说，你能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儿臣明白，但儿臣确实是冤枉的。”

“好！有胆色！”李二陛下站起身来，道：“其实要想验证你说的是真是假，非常容易。你说郭玉兰勾引了你，郭玉兰说你欺负她，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谁在说谎。”

“什么事？”

“这件事就是：到底是郭玉兰从三阳殿里把你劫持至此，还是你主动找来的！马三宝，告诉朕，你看到了什么？”

“奴婢看到殿下从三阳殿出来，直奔郭娘娘的房间，并轻轻敲门。当时奴婢怕出了丑事，就赶紧去找陛下！幸好陛下及时赶到，救了郭娘娘。要是晚来一步，后果不堪设想……”

闻听此言，李治心中被暗骂了无数声‘我日’！你个马三宝简直是不该在的时候都在，该在的时候却全不在！

我在三阳殿里喊“来人”的时候，你究竟死哪去了？我出来溜溜弯，又关你屁事？

这也就罢了，最关键的是，到了能证明我清白的关键时刻，你特么的去找父皇了？等到别人要证明我不清白的时候，你特么的又来充当证人了！

这到底是你特别逗逼，还是说……你根本就是郭玉兰一伙的？

尽管把马三宝恨得压根都痒痒，但是李治明白，现在可不是找这个死太监麻烦的时候，当务之急还是要过李二陛下这一关。



他赶紧解释道：“这我可以解释。今天是一个叫牛玉的太监，把儿臣带到了三阳殿。他说您一会就到，但儿臣一直等了两个时辰，您都没有来。”

“那是朕忽觉身体不爽，睡了一觉。怎么？不行吗？难不成朕怠慢了你，你作为报复，就要调戏朕的女人？嗯？”

“儿臣不敢！儿臣是想说，当时我百无聊赖，就想四下里走动一番，结果附近只有此处有亮光。换言之，我到郭玉兰的房间里来，纯属巧合，之前并不知道此处乃是她的寝宫。”

“纯属巧合？好一个纯属巧合！治儿，朕再教你一个乖，不要轻易撒谎，因为你说了个谎言之后，就不得不用无数的谎言来圆，最终很难不被人识破，比如说今天……”

“今天？”李治赶紧磕了一个头道：“儿臣所言句句属实，还望父王明查！”

“朕是要明查，不过明查的结果可能跟你想象的不大一样。太子！”

不称名字不叫昵称，而单称“太子”，这就是公事公办的意思了。李治正色道：“儿臣在。”

“你原来说郭玉兰阴谋陷害你。现在却声称你去她的寝殿都是巧合，这难道不矛盾吗？要是阴谋，她为什么不主动去找你？要是阴谋，你不主动去找她，这阴谋又该如何发动？”

“这……”李治不由得一阵语塞。

父皇问的有道理呀，自己要是不主动去郭玉兰的寝宫，那一切就都不会发生。

难不成这个阴谋要想成功，必须得守株待兔？

自己在九连殿待到二更天本来就纯属意外，至于主动前往郭玉兰的寝宫那就更意外了。

这个阴谋要是全靠这种巧合，那也太不靠谱了。

但要不是巧合，岂不是做实了自己主动调戏郭玉兰？自家人知道自家事，自己的确是被冤枉的呀！

这可该怎么回答呢？

见李治久久不语，李二陛下继续道：“事到如今，只有两种可能解释此事。”

“哪两个解释？”

“其一，你刚才是在谎言。其二，朕配合郭玉兰在陷害你。是朕故意把你宣来又故意不露面。你忍耐不住出来的时候，唯有一处亮灯，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去玉兰那里。太子，你倾向于哪种解释呢？”

李治欲哭无泪，自己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指责父皇呀！

首先，父皇根本就没这个动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喜欢齐王胜过喜欢自己，更别提主动下场对自己栽赃陷害了。这也太不合逻辑了，没有人会相信。

其次，就算自己真的怀疑自己的父亲，难道就敢说出来？话一出口，这就是忤逆之罪！

别说是太子了，哪怕是一个平民百姓敢干这种事，被老父当场打死都是合乎律法的！

“儿臣……儿臣……”李治没办法，只能是嚎啕大哭道：“我承认，儿臣刚

才的猜测可能有错，还请父皇治罪。但儿臣确实是冤枉的呀……”

“到了现在你还嘴硬？”李二陛下紧皱眉头，道：“这样吧，朕也不强迫你承认，是非自有公论。牛玉！”

“奴婢在。”

“给太子画供。”

“是。”

牛玉拿过来几张供纸来到了李治的面前，道：“太子爷，您看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李治不敢掉以轻心，仔细观瞧，发现并未造假，道：“没什么不对的。”

“那就请签上您的大名。”

“好吧。”

俗话说得好，宁落在屎上，不落在纸上。李治当然知道，这一画供就后患无穷。但事到如今，不画供也不行了，当即爽快地签上了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牛玉又道：“还请太子殿下按下自己的手印。”

这就有些过分了，李治眼睛一瞪，道：“你……”

牛玉坚定地道：“您别让我们这做奴婢的为难，请！”

李治偷眼往李二陛下的脸上看去，但见他闭目不语，知道这就是李二陛下的意思了，无奈之下，又把十指的手印都按上了。

诸事完毕，李二陛下才道：“牛玉，带太子去休息！”

“是！”

当天晚上，李治倒是没受什么委屈，安排的寝殿也完全符合他的身份。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可能睡得着觉？

第二天起床之后，直感觉昏昏沉沉的。

草草吃罢了早饭，牛玉走了过来，伸手往门外一指，道：“太子殿下，请吧……”

“去哪？”

“陛下召集群臣议事，就差您了。”

“都有哪些人？”

“总共一千多人呢。基本上京城五品以上的官儿都来了。”

李治闻言心里咯噔一下子，知道父皇这是恨极了自己。要知道，这里是九嶷山，而群臣大部分是在长安。

这一千多人现在就全到了？那岂不是说父皇等不及了，连夜下了圣旨？

果不其然，李治到了之后，李二陛下清了清嗓子，开口说话了。

“就在昨夜晚间，朕的九连殿里发生了一个案子。朕才疏德薄，谁是谁非一直审不清楚。所以，希望众位爱卿给朕参谋参谋！董顺！”

“奴婢在！”

“把那份供状给众位爱卿念念！”

## 第2130章李二陛下大杀特杀

今天来的人实在太多了，简直比一般的早朝都多。因此议事的地方，并不是在九连殿，而是在九嶷山的行宫之中。

尽管如此，行宫内也没有能容纳下这么多人的大殿，很有一部分人不得不站在了殿外。

所以，事实上，无论是李二陛下说话还是董顺宣读太子的供状，大部分人是听不见的。

但没关系，在董顺宣读的时候，又有几个小太监在坐着和他同样的工作。

所有人都在第一时间，听到了这件惊天大事。

而且，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李治确实干了这种缺德事儿。这份供状详细记录了李二陛下和李治的对答。顺着供状的思路走，没人会认为李治是冤枉的。

待太监们宣读完毕，李二陛下道：“太子就在此地，如果有人怀疑这份供状的真伪，或者认为太子是被迫画供，可以出言相问，朕绝不阻拦。”

李治赶紧道：“儿臣承认这份供状并无不妥。但儿臣坚持认为自己是被冤枉的。至于郭玉兰为何要勾引并陷害儿臣，儿臣委实不知。”

“朕没问你。”李二陛下道：“众位爱卿的意见呢？”

许敬宗一步登天，现在已经是尚书右仆射了，闻听此言赶紧出班跪倒。

他说道：“启奏陛下，微臣以为，有了这份口供太子之罪就算是做实了。太子为储君，理应德行高深，为天下道德之楷模。如今却做出了如此违逆人伦之事，理应严惩。”

“说得好！许爱卿暂且退下。朕虽然认为你说的有道理，但古语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朕还想听听其他人的意见。”

其他人？其他人能有啥意见？

现在这事儿不是秃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就算是站在太子一边的郭业，都对这事儿将信将疑。不谈这份供状，关键是李治有“前科”呀。

在历史上，李二陛下临死前，他就和当时身为“昭仪”之职的武媚娘暗通款曲了。尽管现在李二陛下现在并无垂死之相，但这种男女之事谁说得清？

荷尔蒙发威，男人精虫上脑，做出些蠢事简直再正常不过了。

当然了，尽管大家都没啥意见，除了齐王一系的大猫小猫三两只以外，出言附和许敬宗的人也并不太多。

原因有二。

其一，太子有半君之分。为尊者讳乃是圣人教诲。

若为了劝谏太子还可以畅所欲言。但今天是要给太子安上违逆人伦的名声，那就不能随便说话了。从封建道德上讲，大家不仅不能落井下石，还要帮他遮掩。

其二，现在附和许敬宗好处太小，风险很大。

许敬宗那是没办法。他能一步登天当上尚书右仆射，全靠了揣摩上意。现在刚提拔上来，怎敢不紧跟着陛下的指挥棒走？

但是其他人就不一样了。现在附和许敬宗一句陛下就会赏功？怎么可能

那么简单？上次许敬宗得意那是因为他硬抗了房玄龄，又赶上陛下立阴妃为后的心太切。

至于这次，打太子这个落水狗有什么功劳？

再说了，太子犯了错，那也是太子。别说他只是未遂了，就是真的得手了又怎么样？难道李二陛下还真的因为这事废太子？

到时候太子记恨起来，给自己找双小鞋穿咋办？有朝一日他登基之后报复，又该在办？

不过，这些因为第二个理由沉默不言的人，很快就发现自己完全错了。

待没有人继续发言了，李二陛下道：“好，既然大家都认为太子有罪，那朕就宣布对他的惩罚。太子违逆人伦，罪无可赦。从今日起，贬为庶民，圈禁至死。”

哗～

一石激起了千层浪，全场哗然！

这个处罚实在是太重了，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之外！再联想这半年来李二陛下的异常，人们议论纷纷，隐讳地表示——李二陛下真的是被迷惑神志了。

这其中以尉迟恭为最，他的嗓门大，说得又尖刻，很快就吸引了李二陛下目光。

“鄂国公！”

“在！”

“你对朕有意见？莫非刚才朕对太子的处罚有什么不妥之处？”

尉迟恭脖子一梗，道：“何止是不妥？简直就是完全错误！”

“哦？为什么？”

“俺大老黑心直口快，有啥说啥。首先，俺觉得这事儿太子根本就是冤枉的。”

“你有什么凭据？”

“没什么凭据，就两个字——感觉！”

李二陛下眉头一皱，道：“感觉？你能感觉太子冤枉，朕还能感觉太子失德呢。没有凭据就不要乱说，退下。”

“等等，陛下还请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微臣虽然没有凭据，但这感觉却不是平空而来。陛下请想，太子殿下平日为人如何？就算称不上德行高深吧，也能算得上循规蹈矩。而那位郭玉兰呢？”

尉迟恭顿了一下，继续道：“她自从认识了您以后，就把您迷惑得神魂颠倒，把朝政都荒废了。此女祸国殃民，恐怕也只有古之妲己褒姒才能与她相媲美了。”

李二陛下怒道：“你是在讽刺朕是周幽王商纣王？”

“微臣不敢。不过臣想，祸国殃民的美女未必在其他朝代就没有，只是皇帝贤德，才没让此辈女子有机可乘。所以……”

说着话，尉迟恭忽然连磕了三个响头，道：“老实说，俺也不敢说太子一定无罪。但请陛下治太子罪的同时……斩郭玉兰以谢天下！”

嚶嚶嚶～

正在这时，忽然大殿的屏风后面，穿来了阵阵美人哭泣的声音。紧接着，人影一闪，一个绝色佳人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她对着李二陛下盈盈拜倒，道：“妾身本是村姑，形容丑陋言语粗俗，本不堪侍奉天子。后来承蒙陛下错爱有了一夕之欢。您让我搬入后宫，妾身自惭形秽，不敢从命，这才一直住在九连殿。没想到……”

说到这里，她接连抽泣了两声，继续道：“可是，就算这样，妾身还是不得安稳。先是有太子诬陷，又有鄂国公指责。太子是储君，鄂国公是忠臣，他们会说错了吗？想必错的是妾身了。”

李二陛下赶紧安慰道：“朕相信你，你没有错。”

佳人凄然一笑，道：“您相信我有什么用？陛下一人，可挡得住天下悠悠之口？说不得日后妾身要被骂做妲己之流。罢了！陛下保重，妾身要和您永绝了！”

说着话，她转身就往旁边的柱子撞去！

当然了，没有撞着，太监牛玉紧紧把她抱住，道：“娘娘，您可不能轻生。您要是不活了，陛下可怎么办？”

见了这副光景，李二陛下勃然大怒道：“好你个尉迟恭，竟敢污蔑朕的爱妃，害得她险些丧命。我岂能容你？李大亮！”

“微臣在！”

“把他押下去，送入刑部大牢！”

“遵旨！”

尉迟恭如此下场，起到了杀鸡儆猴的效果，这下子谁都不敢吭声了。

刚才的话从别人的口里说出来，可能有些过分，但尉迟恭不同。他深受李二陛下宠爱，平时又以粗人自居，说话一直就是这个调调。结果，不仅从未被惩罚，还被当作了直臣的代表。

没想到今天，风格完全一样，待遇却完全不同。这说明啥？说明郭玉兰就是李二陛下的逆鳞，谁碰谁死——包括太子！

李二陛下又往四下里扫视了一圈，道：“关于对太子的惩处，谁还有意见？”

“……”一阵沉默。

“怎么都不说话呀？是全没意见？还是不敢直言？英国公你说！”

李绩心说这关我什么事呀，他含混答道：“微臣愚钝，想不清此事的是非曲直，不敢妄言。”

“愚钝？”李二陛下冷笑了一声，道：“既然知道自己愚钝，你有何面目站于朝堂之上？又有何面目拿朕的俸禄？退下，明日交一个乞骸骨的折子上来吧。”

李二陛下今天先废太子，再囚尉迟恭，到了现在，竟然把严守中立的尉迟恭都勒令退休了。一时间，威风赫赫，把群臣吓得纷纷出言表示废太子理所当然，没啥不妥当的。

可是，李二陛下似乎还是不大满意，道：“秦王郭业，你一直没说话，到底是赞同还是反对呢？”

## 第2131章退还是进？（1）

李二陛下这话一出口，好像起到了扭转物理定律的效果。

刚才宣读太子供状的时候还得几个太监一起念。现在呢，李二陛下只是随口问一句，语调并不严厉，声音也不高昂，结果无论殿内殿外，都是一片寂然。

人们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全场鸦雀无声，似乎针落可闻。

能造成这种效果，无它，气氛传染而已。

能听清楚的，都害怕了，面色肃然。即便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也被这种诡异的气氛所震慑，噤若寒蝉。

对于李二陛下的问话，郭业会怎么回答？

如果他说陛下您做得对，那当然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那可能吗？

郭业做过太子太傅，天然就是和太子一条船上的人，本身又与齐王不和。太子若是被废，他可以说是前途尽毁。哪天齐王登基，他被抄家灭族都又有可能。

早死晚死都是死，他为什么不拼死一搏？

李二陛下可以几句话就废掉房玄龄，能够下令关押尉迟恭，就是勒令李绩退休也没费什么力气。

但对上郭业就绝不轻松了。

郭业是什么人？他虽然现在除了一个空头爵位之外并无任何职司，但别忘了他之前的身份。

礼部尚书、长安令、领军卫府大将军、丽竞门之主和不良人大统领。

礼部尚书也就算了，关键是其他职司。这些职司都是事关兵权，而且是长安城内的兵权。

可以说除了李二陛下的亲卫之外，郭业做过长安城内所有兵马的上司。

这么多年了，要说郭业没有往里面安插私人，谁信？

退一步说，即便说郭业真的纯洁如白莲花，没有安插一个亲信，那又怎么样？

郭业兜里有钱，不贪污不受贿，公正廉明。对于官兵来说，只有施恩，绝无怨恨。现在他无辜遭贬，为他鸣不平的人绝对不少。

对付这种人，从理论上讲，只有徐徐图之。先诛除其党羽，剪其虎威，再对本人定罪。现在直接霸王硬上弓，太危险了，很可能会引发一场大乱。

当然了，即便发生暴乱，最后的胜利者肯定是李二陛下。但在这过程中要死多少人就说不清了。在场之人与他们的家人能否安然无恙，那就更说不清楚了！

不仅如此，这些相对来说还只是“远忧”，现在还有“近虑”呢！

郭业乃是大唐有名的猛将，如果暴起发难怎么办？

虽然可能性不大，但万一他真的成功地杀死李二陛下，拥立太子继位可咋办？

大家又该如何站队？

事关所有人的身家性命，大家怎么可能放松？

此时最为紧张的就是李大亮了，他的身子有些发硬，舌头有些发硬，两只眼睛眨都不眨地看向郭业。

忽然，郭业动了。

他上前一步，李大亮也往李二陛下身边凑合。

他躬身，李大亮握紧了腰间的宝剑。

他下跪，李大亮两眼发直！

郭业沉声道：“雷霆雨露俱是天恩，陛下所作的决定并无不妥之处。”

李大亮当即就有点傻眼，郭业怂了！他竟然怂了！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不应该是郭业突然出手，自己挡在陛下面前，护驾身死，搏一个千古忠义之名吗？

这没有道理呀！

难不成这个名扬天下的秦王千岁竟然是个软蛋？

李二陛下似乎也对郭业的这个回答有些意外，道：“你支持朕废掉太子。”

“正是。”

“那又该是何人继任太子呢？”

“此乃太子家事，陛下可以乾纲独断。”

“郭业你抬起头来。”

“是。”

李二陛下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道：“如果朕要立齐王为太子呢？”

“臣谨奉诏。”

“好，秦王所言，甚合朕意。那这事就这么定了，三日之后举行大典，立齐王为太子。”

这样也行？

抓着个话头就要立齐王为太子，似乎李二陛下也太迫不及待一点。

人们面面相觑，纷纷觉得自己原来的推断不大靠谱。难道太子真的是被陛下陷害的？

然而，没等他们把这件事考虑清楚，李二陛下的第二个旨意又到了。

他说道：“李绩马上就要告老还乡，领军卫府打将军一职不能空悬，就由薛万彻将军接任。秦王，你以为如何？”

一个羊也是赶着，俩羊也是牵着，郭业道：“臣无异议。”

“那其他爱卿的意见呢？”

群臣齐声道：“臣等附议。”

李二陛下又道：“至于尉迟恭的兵部尚书一职，就由勋国公张亮接任。”

这下郭业也不等他发问了，和群臣一起道：“陛下圣明！”

……

……

散朝之后，郭业充分地感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就好象自己染上了瘟疫一边，群臣一见自己，就都远远躲开。似乎但凡和自己说一句话，就得要被传染上，全家死绝。

当然了，他决心已定，对群臣的态度并不关心，所以并无多少郁闷之情。

回到家中，他把十位妻妾召集起来，把今天的事情一说，然后道：“计划

赶上变化，看来咱们是没法海外建国了。大家收拾收拾自己自己的心爱之物，准备和我一起去新罗吧。”

柴秀秀当然不愿意避居新罗，道：“事情真有那么严重？咱们之前经历了多少事？还不都是化险为夷了？这次就一点机会都没有？”

郭业苦笑道：“当然没机会了。这次和以往不同，以前是别人陷害我，查明了实情之后，陛下还是站在我这一边的。可这次却是陛下对我动了杀心。”

“你是说今天……”

“不错，当时我但凡一个回答不对，陛下就会命殿前武士把我拿下。甚至可以说，他是故意问那个问题，希望我负隅顽抗。”

“那他就不怕引起朝局动荡？”

郭业叹了口气，道：“也许他认为如果能把除掉，即便是付出朝局动荡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陛下怎么能这样对你？你为大唐立了多少功劳？又有什么地方对不住他的？”

郭业双手一摊，道：“你这个问题我估计房玄龄也想问。他立的功劳也不少，还不是被赶回家吃老米了？唉，陛下现在性情大变，已经不能用常理测度了。”

“陛下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改变？”

“这我哪知道？有人说是妖女郭玉兰迷惑了陛下的神志，原来我还不信。但是现在，我不信也得信了，除了这个原因之外，还真没别的解释。”

柴秀秀道：“那咱们就只有避居新罗了？”

“你想去天竺也行，那里我还有一片基业。你也别不愿意，我当初为了这两国立了不少功劳，咱们去寻求庇护，也没啥不硬气的。”

“我不！你是挺硬气的，我呢？天竺有拉迦室利，新罗有……”柴秀秀心虚地看了善花公主一眼，道：“有金德曼。我才不去受她们的气！”

“怎么会受气呢？人家是一代女王，这点度量还没有？肯定会对你以礼相待。再说了，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不想受气，难道要留在这里受死？”

柴秀秀眼珠一转，道：“好吧，就算你说的有理，但是太子可咋办？你可以走，他可走不了，到时候肯定不能善终。”

“太子……”郭业眉头紧皱，道：“我现在是自身都难保，还能顾得上他？这可是他亲爹要他的命，我有啥办法？”

“您这么说可就不厚道了，可曾对得住长孙皇后对您的一片深情？人家为了儿子，可是什么都给你了。”

如同在耳边响了一个炸雷相仿，柴秀秀这话可把郭业吓了个魂飞天外，道：“你……你咋知道的？”

“哼，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郭业都要急眼了，道：“此事实关系重大，你到底听谁说的？”

柴秀秀轻叹一声，道：“这么说你是承认了？其实，我也知道的不多。”

“不多也不行，你到底是如何得知？”

“你清醒的时候可以管住自己的嘴，但做梦的时候呢？虽然说的只是一些只言片语，但也足够我推测出事情的真相了。”

“这么说来……只有你知道了？还好，还好。对了……你没告诉别人吧？”



柴秀秀白眼一翻，道：“你以为我傻呀？要不是情况紧急，我准备把这件事烂在肚子里的。我说夫君，您可真够胆大包天的，陛下女人你也敢碰？人家要对付你真的不冤。”

“瞎说什么呀？陛下要对付我可不是因为这事。他要立齐王为太子，这是在为齐王扫平障碍。”

“即便如此，你就不管太子的死活了？对长孙无垢的承诺也不作数了？”

郭业心头一阵烦闷，道：“我当然想说话算数，但人力有时而穷，这不是办不到吗？”

“哼，人力有时而穷这话是不错。但还有一句话叫做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你连试都不肯试，拔腿就走，似乎也不大妥当吧？”

“我……”郭业沉吟道：“你说的也有些道理。那我再想一下，有没有办法死中求活……”

“那您可得好好想，就算要出外，咱们也得独立建国，去寄人篱下算怎么回事？”

……

……

计划赶不上变化，郭业还没想多久呢，忽然有人来报：“将作丞张弼求见。”

郭业闻听此言不由得暗暗纳闷，这位不是去长安府衙投案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放出来了？

## 第2132章退还是进？（2）

秦王府客厅。

郭业道：“您的案子这么快就结了？现在长安府衙的办案效率挺高的呀。我当长安令的时候可没这效率。”

张弼摇了摇头，道：“在下没去长安府投案，我去的是刑部。另外，您猜错了，我的案子连审都没审，何谈结案二字？”

“那你怎么出来了？”

“这案子本来就不大，刑部里面又有我不少好朋友。所以，我基本上是来去自由，只要过堂的时候露面就行了。”

“这……”郭业一阵无语，最终只得道：“想不到刑部的管理如此松懈。”

张弼傲然道：“这您又想错了。主要是张某人重义守诺的名声在外，才能有如此待遇。其他人即便和狱卒的关系再好也没用。”

“好吧，看来我还是小看张兄了。”不欲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郭业转移话题道：“呃……不知您今日来找我，到底所为何事呢？”

“我是代人来给您传句话。”

“谁？”

“鄂国公尉迟恭。”

“哦？我那老哥哥想对我说什么？”

张弼微微一笑，道：“齐王千岁您别着急。虽然说鄂国公让我给您传的只有一句话，但事情的前因后果我得对您交代清楚。”

“张兄有话请讲，郭某人洗耳恭听。”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在下交游广阔，在刑部里面很有几个好朋友。其中有两个就是大牢里的狱卒，一个叫刘正业一个叫袁天华。他们遇到了一件性命攸关的事情，想让我帮着参谋参谋。”

“什么事？”

“刑部尚书韦挺把他们哥俩找了去，要他们在三日之后，把鄂国公弄一个暴病而亡。这可是天大的事儿，说不定他们会被韦挺杀人灭口。”

郭业心里一凉，道：“你怎么回答的？”

“我当然是坚决反对了。我告诉他们，这可是谋害国家栋梁，太损阴德了。会不会被灭口我不敢说，但死后肯定是要下十八层地狱，说不定还会累及子孙。”

“若不杀鄂国公，他们对韦挺又该如何交代？”

“这个问题他们也问过我了。我出的主意就是请教鄂国公。鄂国公听完了，让我给您带句话。”

“什么话？”

张弼眼睛放光，道：“此事定是陛下指使韦挺所为。陛下疯了，反了他丫的！”

“此言当真？”

“在下愿以性命担保！如果秦王不信的话，可以命人把我看管起来。若有一日证明我所言为假，您可以取了我的性命，张某人绝无怨言。”

郭业摇了摇头，道：“你的命值不了那么多。这么大的事你担当不起。”

张弼脸上涨得满面通红，道：“看来是张某人多事了。既然如此，告

辞！”

说完了，他转身就走。

“慢！”郭业赶紧把他给拦住了，道：“张兄慢走，听我把话说完。兹事体大，单凭您的信誉就要让我相信，实在有些强人所难。除非……”

“怎样？”

“您把我带进刑部大牢，让我和老哥哥当面谈！”

“那可不成！”张弼连连摇头，道：“秦王千岁，也不知您是太看不起我还是太看得起我了，我可没那个本事。”

“你不是说鄂国公让你传话吗？他们能带你进去，就不能带我？我略微装扮一下，谁知道我是秦王郭业？”

张弼苦笑了一声，道：“好吧，刚才的话我是有点吹牛。事实上，鄂国公的话是两位狱卒转达的，我根本就没见过鄂国公本人。”

郭业眉头紧皱，道：“这可就难办了……张兄，事到如今，我也只能委屈委屈您了，还请在我的府中待上两日。”

“那倒是题中应有之义，谨遵秦王之命！”

……

……

事实上，郭业对张弼的话已经信了个七八成。

现在时间站在李二陛下和齐王这一边，既然自己认怂了，他们没必要弄这么个阴谋诱惑自己谋反。

之所以把张弼关起来，实际上不是要他拿性命担保，而是怕他口风不紧把这件事泄露出去。

刚才逼着他安排自己和尉迟恭相会，也不过是有枣没枣打三杆子。他能带自己去更好，即便带不了也没什么。

不过这种心思就没必要对张弼挑明了。

……

……

郭业刚吩咐空空儿和精儿把张弼安顿好，又有一位客人来到，此人正是前尚书右仆射房玄龄。

“唉，国事如此，不知秦王有何打算？”

郭业无奈地说道：“齐王为太子我还能有得了好？也只能远走高飞了。”

房玄龄道：“秦王为我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你能甘心？”

“不甘心又怎么办？”郭业道：“您还想着兵谏？原来陛下一直不露面，大家还可能跟您一起麻着胆子干这事儿。现在陛下已经正常理事了，谁还敢干这种事？”

房玄龄道：“那也不尽然。秦王千岁，有件事您可能想错了。大伙之所以之前有兵谏的意思，既不是怕国事败坏，也不是怕太子之位不保。”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陛下不理事。我大唐还有几位宰相在，还有众位重臣良将在，再败坏又能败坏到哪去？太子换人，就更无关大家的事了。都是陛下子孙，晋王和齐王又有多大的差别呢？”

“那可不一样，齐王他做事不择手段，心思狠毒……”

“私德算什么罪过？当今天子也还弑兄杀弟呢。”

“那您的意思是……”

房玄龄道：“大家是忠于陛下，郭玉兰的来历诡异，大家都怕陛下被这妖女给害了！”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现在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先立阴皇后，后废晋王，改立齐王为太子。一切都在咱们预料之中。你说下一步，该不该是郭玉兰行刺陛下了呢？”

郭业道：“你分析的倒是有些道理，但还是没用呀！到时候陛下登高一呼，你说会有多少人反水？其实，别说登高一呼了，哪怕现在你找他们议事，恐怕大多数人都会犹豫了。”

房玄龄道：“关于这个事情，我倒是有法子解决。”

“什么法子？”

“这……且容我卖个关子。现在房某人解决不了的，其实是此事的善后问题。原来大家都以为只要把陛下和郭玉兰分开，他就会恢复神智，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郭业道：“正是。谁都看得出来，现在陛下的神智非常正常。看来，郭玉兰并不是靠什么诡异的手段，而是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真把陛下说服了立齐王为太子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大家兵谏之后该如何收场呢？大家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救陛下。立太子李治为新帝，让陛下当太上皇，大部分人都不会同意。”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但是不把陛下废了，他报复起来，大家难道要引颈就戮？秦王千岁，只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我就有把握说服那些签了忠臣义士谱的人同意兵谏。”

郭业为难地说道：“投鼠忌器，这可难办了。郭某人又不是神仙，能有什么办法……”

话说到这里，他忽然心中一动，道：“有了！我还真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郭业兴奋地说道：“距我大唐两万里，有一块大陆名曰美洲。美洲的面积是我大唐的三倍，耕地更是在十倍以上。土地肥沃，矿产丰富，水草肥美，乃是真正的天选之国。”

房玄龄迟疑道：“您的意思是……”

“兵谏之后，大家可以让陛下仍然为皇帝，却不掌实权，以太子总理国家大事。然后大伙集中朝廷的力量，开发美洲。十年之后，归政陛下，参与兵谏的所有大臣以及太子都去美洲建国。”

房玄龄想了一下，道：“先不说美洲之事是不是子虚乌有，即便真的吧。十年之后，太子权势日隆，就舍得去位？你这也想得太异想天开了。”

郭业眼珠一转，道：“如果大家信不过太子，不如就让郭某人总理朝政？”

“哈哈！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房玄龄冷笑道：“大伙连太子都信不过，难道就信得过你？恐怕十年之后这大唐就改姓郭了吧？”

郭业闻言毫不生气，道：“那这个位置由房相来做怎么样？”

“我？说实话，老夫也信不过自己……皇位的诱惑，可以令父子反目，兄

弟相残。这个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那如果让我、太子和您共同执政呢？”

“也还是不大妥当。太子的优势太大了，很可能到了最后还是太子登基，你我却死无葬身之地！”

“把太子排除在外，你我共同执政呢？”

房玄龄苦笑道：“十年前倒还可以。但现在老夫年纪大了，可没信心和你斗上十年。”

郭业微微一笑，图穷匕见，道：“那就把所有参与兵谏的朝臣都算上！这么多人总能阻止我的野心了吧？”

## 第2133章等死，死国可乎？

“所有人都参与执政？”房玄龄紧皱眉头，道：“那意见不一致怎么办？你说东我说西，吵吵嚷嚷，到底该听谁的？”

郭业道：“当然是投票解决。一人一票，童叟无欺。”

房玄龄想了一下，连连摇头，道：“不行！还是不行！常言道，谋不可决于众人。这么多人商量，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不温不火，什么事都干不成。更何况……”

“怎样？”

“人天生就有贤与不肖，怎么能要求老夫和那些四五品的官员票数相同？他们处理国家大事，能有老夫经验丰富？他们十个人捆一块，能有老夫明断？”

郭业道：“这些问题您都不用担心。”

“为什么？”

“您所担心的所有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此理政影响到国家大局怎么办？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现如今我大唐威临四夷，天下太平，为政岂不正是要不温不火吗？”

“这……”

“还有最关键的，咱们的目的是什么？争取时间好海外建国呀。就算处理国事不当又怎么样？就算百官离心离德又怎么样？难不成您还想这个衙门千秋万载的存在下去？”

房玄龄眼前一亮，道：“对呀，这个衙门不过是暂理国政而已，早晚要归政于陛下。要的就是拖沓，要的就是不得人心。老夫刚才真的想左了。”

“那关于郭某提的这个方案……”

“老夫完全赞同。”

……

……

当天晚上，郭业又被李良臣带到了那个熟悉的大宅院内。一百多“忠臣义士”也全部到来。

老规矩，还是房玄龄主持会议。

此时的房老头满脸苦色，在他的面前摆了一尺白绫，一把短剑还有一杯酒。

这一看就是自杀的标准套装，不用问，那杯酒肯定就是毒酒了。

人们见了这副场景，都面面相觑，大惑不解。

孔颖达咳嗽一声，道：“房相，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您摆这三样东西，准备给谁用上？莫非……我们中间出了叛徒？”

“嗨！什么叛徒呀！”房玄龄道：“实不相瞒，这些东西都是给我自个儿准备的。待会，我有几句话要跟大家交待。交待完之后……我就从这三样东西里面选一样，给自己用了！”

“房相，您这是何必呢？不错，楚国被灭，屈原投了汨罗江，成为千古佳话。现在然说陛下的行为有些不大妥当，但咱们大唐怎么离亡国还远着呢？就算您效法屈原，恐怕也得不到什么美名。”

房玄龄叹了口气，道：“事到如今，我哪还顾得上什么美名呀，只要不留

下千古骂名就心满意足了。实话跟您说吧，我要自尽，基本上与陛下无关。”

孔颖达更奇怪了，道：“那到底和什么有关？”

“唉，怪我！都怪我呀！老夫一时疏忽，竟然铸成了大错。”

郭业道：“古人云，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即便您犯了大错，大家伙这么多人，群策群力，帮您补救不就行了吗？您又何必自尽呢？”

“补不了！补不了啊！”房玄龄把头摇得和拨浪鼓一样，道：“不仅补不了，而且这件事会把你们连累得抄家灭族。”

“不至于吧？”

“当然至于。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原来，房玄龄有一个叫李四强的年轻仆人。这个李四强很有眼色，办事能力颇强，是房老头的心腹。

就在昨天，房玄龄偶然间发现李四强与自己的小妾有染。这可把老头子给气坏了，当即命人狠狠地把他打了一顿。

说起来李四强也是个狠人，被打了之后图谋报复，竟然把忠臣义士谱给偷走了。

说到这里，房玄龄满脸黯然失色，道：“不用问，他是把忠臣义士谱交给齐王了。等到齐王登基之后，在坐的有一位算一位，恐怕都没什么好下场。老夫错信匪人，实在是罪孽深重，唯有一死以谢……”

说着话，他拿起短剑，就往自己的脖子上招呼！

“房相不可！”郭业赶紧把他拦住了，道：“您千万别寻短见，现在还不到那个时候。”

“那照秦王的意思，老夫要等到什么时候？难道非要等官兵来拿人我再自尽吗？来不及怎么办？老夫宁死也不受小吏之辱！”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郭业道：“不错，这份忠臣义士谱是流出去了，但事情是不是就无可挽回了呢？不见得吧！”

“挽回？再过两天，齐王就要被策立为太子了，怎么挽回？”

郭业没理房玄龄，而是往四下里扫视一圈，道：“诸位，上一次聚会的时候，房相说的话大家还记得吧？齐王的阴谋，大概要分三步。其一，立阴妃为后。其二，废太子，立齐王。其三行刺陛下。”

“现在，第一步已经完成。第二步也完成得差不多了。恐怕立齐王为太子之后不久，就是让郭玉兰行刺陛下。难道大家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陛下横死吗？”

房玄龄道：“但是现在陛下已经重新理政，即便大家真的兵谏也胜算不大呀。”

“为国岂可惜身？忠臣不怕死，怕死不忠臣。死算什么？为了陛下的安危，难道大家伙就不该拼一把？再说了，即便不拼，等齐王登基，难道大家就能讨得了好去？”

二人一唱一和，就把这件事的利弊讲明了。

兵谏，可能失败，抄家灭族。不兵谏，齐王上位之后秋后算账，还是要抄家灭族。

这两样该怎么选，就是傻子都知道呀。

更何况，兵谏是有大义的——为了拯救李二陛下。而不兵谏，那就只能

窝窝囊囊地被人以结党营私的名义处死了。

于是乎，人们纷纷表示，要继续原来的计划，实行兵谏。

当然，还有一些老成持重之人闭口不言。

孔颖达想了一下，道：“秦王千岁，在下有个问题要问您。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好了，老夫绝不同意兵谏。”

“孔尚书有话请讲。”

“兵谏如果失败了那当然是万事休提。但万一成功了呢？您准备如何对待陛下？如果让陛下退位为太上皇，那孔某人绝不答应。我宁可一死，也不愿留下一个乱臣贼子的名声。”

郭业和房玄龄对视一眼，露出了会心的笑容。他们知道，从现在开始，这次会议算是落入二人的掌握之中了。

当即郭业就把海外建国以及议会制度，详细地解说了一遍。

最后他说道：“圣人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大家无法被陛下原谅，避居海外也是符合圣人教诲的。不知孔尚书以为如何？”

“这……”孔颖达想了一下，道：“《史记》中曾记载，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三年后，帝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还政于帝。帝太甲归位后十分贤德，诸侯归心。秦王欲行伊尹之故事乎？”

“呃……差不多吧。不过我有点胆小，陛下归政之后，我可不敢留在大唐，只能是在海外建国。从这方面讲，我可比伊尹差得远了。”

孔颖达点头道：“如此甚善！秦王欲效仿先贤，老夫不才，愿附骥尾。”

最古板正直地孔颖达都为兵谏的事找理论依据了，其他人那就更没意见了。

于是乎，发动兵谏就成了在场所有人的共识。

当然了，这还不算完。兵谏可不是想发动就能发动的，以前大家有这个把握，是因为有两个人在关键位置上。

其一，为尉迟恭，他是兵部尚书。其二，为李绩，他掌管着领军卫府衙门。

有了他们，再加上其他人在军中的影响力，发动兵谏十拿九稳，没什么难度。

但是现在，李绩被勒令退休，尉迟恭更惨，被下了刑部大牢了。这种情况下再发动兵谏，不计算李二陛下露面的因素，成功的可能性不过是五成。

李二陛下真的要是登高一呼的话，那成功的可能性就更低了。往高了算，不过两成。往低了算，恐怕一成都不到。

所以，到底应该如何兵谏，大伙还真是一筹莫展。

这里面最知兵的人就得说是卫国公李靖了，他紧皱眉头道：“出动大军厮杀，实乃下下策。不仅胜算太小，即便胜了，长安也得被打成白地。实在可惜。”

郭业道：“那您的意思是……”

“有没有办法行玄武门故事？”

郭业摇了摇头，道：“玄武门之变，陛下杀了建成元吉之后，高祖就只能传位给他了。但是这次，大家把齐王李佑杀了也没用呀。陛下那么多皇子，传谁不成？除非……”

“怎样？”



“除非把陛下也一勺烩了，但这个主意大家肯定不会赞同。”

李靖道：“杀齐王没用，更不能杀陛下。那么……把陛下囚禁起来如何？”

“您这不是废话吗？大家要是有办法把陛下囚禁起来，又何必要兵谏……咦，不对……”

话说到这，郭业忽然心中一动，道：“我有办法了。”

“什么办法？”

“这事恐怕还得着落在李大亮的身上……”

## 第2134章张弼立功了？

房玄龄道：“如果李大亮能站在咱们这边，那当然是万事大吉。但那家伙油盐不进，滑不溜手。上次大家伙废了那么大的力气都没成功。您这次……”

郭业微微一叹道：“还是把握不大。不过说服李大亮总比和陛下兵戎相见来得容易吧？”

“呃……说得也是。但不知秦王准备如何说服他呢？”

“我还没想好。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一方面，大家发挥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力，把队伍抓牢了。另一方面，我去劝说李大亮。如果能成当然是最好。如果不成……那咱们就发动大军，拼死一搏！”

“也只能如此了。”

……

……

该如何劝服李大亮？郭业还真没什么思路。于是，他把最熟悉李大亮的几个人找来，共同商议。

这几人分别是李义府、李宗训以及张弼。

等郭业把情况对大家讲明了，李宗训首先发言。

他说道：“这有何难？我出个主意，保管那李大亮乖乖地投靠到咱们这一边。”

郭业大喜，道：“什么法子？快说快说！”

“这个法子很简单。前几天我去提亲的时候已经看出来了，无论是李大亮的老婆还是那个李娇娇，都同意这场婚事。反对的唯有李大亮一人而已。”

郭业道：“您说的这些，大家伙都看出来了。您提这个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义府！”

“在。”

“你今天就想办法把李娇娇小娘子给约出来，用甜言蜜语也好，霸王硬上弓也罢。总而言之，把小娘子变成小妇人，生米煮成熟饭。然后咱们就跟李大亮摊牌，看他敢不答应这门婚事！”

李义府闻听此言不由得满脸苦笑，道：“父亲大人，恕我直言，您这个主意就是个馊主意。”

“瞎说！怎么会是馊主意？他的女儿都是你的人了，难道还不准你们成亲？天下哪有这样狠心的父亲？”

郭业道：“李大亮就是如此狠心。您仔细想想，想当初他宁可把李娇娇嫁给一个废物也不肯嫁给令郎，现在又怎么肯为了这点小事就改变主意？”

李义府也道：“您别说了，现在就是李大亮答应这场婚事也没啥用。说句不好听的，现在咱们是在谋反。这种事别说是亲家了，就是父子兄弟的关系都不一定靠谱。”

李宗训不服气地说道：“父子兄弟都不靠谱了，那你说什么靠谱？”

“当然是共同的信念。要么让他认为咱们胜算很大，现在拒绝很可能将来遭到报复。要么，就要让他认为咱们拥有大义。但问题是……这两样咱们都不靠呀。难！要想说服他实在是太难了。”

张弼却摇了摇头，道：“真的很难？未必吧！大家不必担心，这事交给俺老张就成了！”

“你？”

“不错，就是我。待会儿我亲至他的府上，凭借我的三寸不烂之舌，肯定能把他说服。”

郭业一皱眉，道：“张兄真有把握？您到底是凭什么有这么大的信心？”

“凭的当然就是我对他的大恩。”

“不对吧……李宗训老爷子对李大亮有救命之恩，到头来他还不是丝毫不给面子？”

“我是我，李兄是李兄，不可混为一谈。”张弼道：“我实话实说，李兄您听了别生气。李大亮是官，您是民，身份就不对等。他说话不算话，未必就会坏了多少名声。”

张弼顿了一下，继续道：“我就不同了。我这个将作丞，虽然官微职小，但总是个官呀。他不顾我的活命之恩，这性质可就严重了。人们的口诛笔伐他未必承担得起。”

郭业道：“别说未必了，就是八九分把握都不成，咱们现在要的是百分之百成功。”

“秦王千岁别急，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您别忘了，除了活命大恩以外，为了他，我可是把自己的儿子都宰了。步昌这孩子一死，我老张家算是绝户了。您说说我的牺牲够不够大？”

“够大。”

“有道是滴水之恩须涌泉相报。您说我付出了这么多，那李大亮如果还不对我言听计从的，他还算是个人吗？他就不怕留下千古骂名？”

“这……”

要是旁人说出这话来，郭业肯定会嗤之以鼻。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未必吧。

升米恩斗米仇，你对李大亮这么大的恩情。人家是有可能尽全力地报恩，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恩将仇报！

但是，这话是张弼说出来的，郭业还真不敢妄下结论。

无论张弼还是李大亮都是好名成狂的人，这种人的思维回路本就与常人不同。

他们是同类人，也许更能明白彼此内心的想法？郭业还真琢磨不透张弼所言到底靠不靠谱。

他只得道：“既然如此，那就有劳张兄了。是您自己去，还是咱们俩一块去？”

“我自个儿去就成了。有您在场，我们俩有些话还真不好说。”

“好吧，那郭某人就祝张兄马到成功！”

……

……

事到如今，也顾不得张弼泄密的问题了。郭业当即宣布张弼来去自由，任由他离开了秦王府。

好在这次他没赌错，大约过了不到两个时辰，张弼和李大亮就联袂而至。

不过这二人的装束实在是怪异了一点，他们俱都穿着一身女装，涂脂抹粉，令人作呕。

郭业大惑不解，道：“二位这是唱的哪一出呀？”

张弼道：“现在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李兄弟呢。为了保密，不得已，我们二人扮作老妇，混在一群仆妇中溜了出来。”

“张兄想的还真是周到。不过……事实上你们不必如此小心，要是连遮蔽这点消息的能力都没有，我和众位忠臣义士也就没必要发动兵谏了。”

李大亮道：“看来我们二人还是小瞧了秦王千岁，实在是……”

郭业摆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道：“不说这个了，李将军您今日前来，是决定……”

李大亮赶紧跪倒在地，颇为诚恳地说道：“承蒙张兄晓以大义，在下深感昨日之非。从今天开始，我张大亮唯秦王千岁的马首是瞻，哪怕是赴汤蹈火也万死不辞。”

“哦？是吗？”郭业道：“我想要你做的，虽然不是赴汤蹈火，但比赴汤蹈火还犹有过之。你到底考虑清楚了没有？”

李大亮磕了一个响头，坚定地说道：“在下愿意帮助齐王千岁清君侧，匡扶社稷。”

“但是你之前还推三阻四的，现在又突然深明大义了。本王该不该相信你呢？”

“这……”李大亮一咬牙，道：“苍天在上，厚土在下。我李大亮愿意对天发誓，刚才所言，句句发自肺腑。但有半句虚言，就让我呕血而死。”

这句誓言就比较有诚意了。

一般人发誓，不是“天打五雷轰”这种很难实现的誓言，就是“不得好死”这种比较宽泛的誓言。真说到这种“呕血而死”这种非常具体的就少之又少了。

比如郭业，根本就不相信发誓有什么用，一般情况下随口发誓毫无压力。

但当杨青青让他拿自己儿子发誓的时候，他就犹豫了。一方面，他是太爱自己的儿子，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誓言太具体了。具体的让他都有点害怕。

郭业点了点头道：“如此誓言，倒也足见李将军的诚意。但我总觉得还不够……”

李大亮道：“我还愿意把娇娇和老妻送到您的府上为质。”

话说到这个份上，郭业还能怎么办？

他又没有类似“三尸脑神丹”“豹胎易筋丸”之类的奇药，就算让他随便提条件，也只能如此了。

郭业思索了良久，也只能长叹一声，道：“那天下的安危，就拜托在李将军的身上了。毫不夸张地说，您的一转念，就关系着我大唐的兴衰存亡。您要好自为之。”

“秦王千岁且放宽心，李某人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

……

明天就是立齐王为太子的日子了。

李二陛下也不知怎么想的，这么重大的典礼不是在长安，而是安排在九嶷山行宫之内。

不过，天大地大，皇帝最大。他既然有旨，人们也只能遵从。为了不耽误吉时，今天晚上，群臣就齐聚九嶷山。房舍不够，山脚下密密麻麻地搭满了帐篷。

一个帐篷内，郭业正在做着最后的动员。

他说道：“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明日之事，就是九死一生。如果有人想要退出，郭某人概不阻拦。怎么样？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快说出来吧。”

人们齐声道：“您待我等恩重如山，愿为秦王千岁效死！”

“好！那咱们就……”

话说到这，郭业忽然心中一动。眼前之人有李义府、李宗训、李元魁、钱霸、空空儿、精精儿、秦英，以及……冯鬼。

他怎么混进来了？

郭业道：“冯鬼，郭某人对你并无恩义。严格来说，还是我欠你的，此事与你无关，你就不用去了吧？”

“不！”冯鬼脖子一梗，道：“太子登基大典有那么多人，说不定高阳公主就会出现，万一她带着小人的妻子出席呢？还望秦王千岁成全！”

“可你知不知道其中蕴含的危险？”

“小人当然知道，不过我有个预感，如果错过了这次，恐怕今生今世就再也不能与她相见！为了她，我不怕死！”

## 第2135章忠肝义胆秦二爷

忠臣义士谱丢了，这是房玄龄的谎言。他的目的就是为了逼着大伙参与兵谏。

这事郭业当然知道。

所以说，今日之事，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

虽然李二陛下对他不错，但大家都是成年人了，总要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

你李世民自己要作死，郭业出言相劝也就算是仁至义尽了。指望人家豁出性命去劝谏，实在有点强人所难。

换言之，房玄龄是大忠臣，对皇帝无限忠诚可以理解。但郭业可不是愚忠愚孝之人。

但是，尽管如此，郭业还是义无反顾地来了。

一是为老哥哥尉迟恭，他不参与兵谏，老哥哥就要被害死在刑部大牢之中。二是为长孙无垢，他不来，长孙唯一的儿子李治，就要不得善终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冯鬼和郭业冒死参与今天这场政变的原因是一样的——为了一个女人。

郭业点了点头，道：“既然如此，那就如你所愿。不过咱们丑话先说到前头，等会真动上手了，我的人可照顾不到你。你本身又没学过什么武艺，刀枪无眼……”

冯鬼道：“秦王千岁您不必说了，即便身死，那也怪不到您的头上，只能算是我命不好。”

“好！那咱们明日就一同去行宫，看看咱们的命够不够硬！”

……

……

第二天一早，郭业一行九人，直奔行宫去也。

整个立齐王为太子的仪式倒是没什么波折。其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防卫严密，并不是兵谏的大好时机。

说白了，李大亮负责李二陛下的保卫工作是不假。但那些御林军可不是他的私兵。能为了他背叛李二陛下的人乃是极少数。在这个时候他可不敢造次。

兵谏的最佳时机，还得是在仪式完成之后的大宴群臣。

此时护卫的兵马大都已经回营，正是李二陛下身边的防御最松懈的时候，李大亮忽然下手，如果能把皇帝控制住了，这场兵谏就算是大功告成。

不得不说，郭业爵封秦王，在政变这方面还是很有优势的。带着秦英钱霸等一千闲杂人等参加宴会，一般人可办不到。

不过，他们刚到大殿的门口，就被人拦住了。

“秦王还请留步！”

郭业定睛一看，拦路的却原来是新鲜出炉的尚书右仆射许敬宗。他拱了拱手，道：“许相找我有事？”

许敬宗春风得意红光满面，道：“要说事呢，其实也没什么事。在下不过是有几句话要劝劝您。”

“许仆射有话请讲当面。”

“今天是什么日子，陛下这场赐宴又是从何而来，您知不知道？”

“您这不是废话吗？今天当然是立齐王为太子的大好日子，陛下赐宴也是这个原因。”

“您知道就好。”许敬宗点了点头，道：“这么好的日子，你掺和干啥？齐王跟您啥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您见了齐王为太子，心里能好受吗？齐王见了您，那心里能痛快得了吗？”

说到这里，许敬宗伸出右手，像赶苍蝇一样，在郭业的面前摆了两下，道：“您呀，最好是哪凉快上哪待着去，别打扰了太子他老人家的兴致。”

这个动作无比轻佻，真把郭业气了个不轻，他大怒道：“许仆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莫非是想羞辱郭某人吗？难道说，我堂堂秦王连参加陛下赐宴的资格都没有了？”

“羞辱？”许敬宗冷笑一声，道：“我羞辱你又怎么了？郭业，我劝你认清一下自己的处境。”

“哦？郭某人现在的处境如何？”

“那我就指点指点你。”许敬宗把嘴一撇，道：“不错，从表面上看，你现在是咱们大唐唯一的异姓王，地位尊崇。但是，实际上呢，您不过是冢中枯骨而已。”

“许仆射这话有些危言耸听了吧？”

“不不不，一点都不危言耸听。我说这话你还别不信，想当初你得意之时得罪了两个大人物。其一，就是齐王千岁，他现在已经贵为太子，等陛下百年之后，那就是皇帝。”

“其二呢？”

“其二当然就是我许敬宗了。我现在官封尚书右仆射，位极人臣。在立齐王为太子一事上，又立功非小。等到齐王登基，我就是做个独相都不是不可能。”

郭业冷笑道：“许仆射，你有些得意忘形了！”

“得意忘形？我可没忘！真正忘形的人是你！”许敬宗一指郭业道：“你得罪了未来的皇帝和丞相，那还有得了好？现在不乖乖地给我当孙子，准备日后抄家灭族吗？”

“您是在恐吓我？”

“你可以当作恐吓，不过在我看来却是良言相劝。听我的，这场宴会你就别参加啦，省得给太子添堵。”

许敬宗顿了一下，有继续道：“今天你回去后呢，也别闲着，把自己的产业整理整理。什么长乐坊大钱庄呀，玻璃工坊呀，香水香皂作坊呀……等等，都给我登记造册。”

“然后呢？”

“然后你就一式两份，一份献给太子，一份献给老夫。太子一高兴，没准就不计较你之前的无理了。当然了，帝心难测，他也有可能不会原谅你。这时候就需要老夫出马了。”

“你会帮着我说话？”

许敬宗捋了捋胸前的几缕墨髻，道：“帮你美言几句也不是不行，不过光凭你的那一半产业可不成。那只能是让老夫和你冰释前嫌罢了。”

“但不知许仆射还想要什么？”

许敬宗眼珠一转，道：“听说秦王千岁有几个的小妾，国色天香，着实不凡。她们现在的年纪是大了一点，但是老夫不嫌弃呀。咱也尝尝那新罗善花公主的滋味！”

“老帮子，敢辱我大嫂，我看你是活腻歪了！”

郭业还没说话呢，钱霸先忍不住了，他上前一步，抡起巴掌冲着许敬宗的脸上就扇了过去！

啪～

许敬宗猝不及防，当即就被打了个晕头转向，脸颊高肿！另外他还感觉嘴里似乎多了什么东西，往外一吐，却是一颗门牙！

“好呀，你竟敢殴打大唐的宰相！如此妄为，天上地下没人能救得了你了！来人！”

“在！”几个甲士齐声答应。

“把他给我拿下，乱棍打死！”

有个甲士偷眼看了下郭业，道：“许相，人命关天，您这个命令不合规矩吧？要不……我们哥们打他一顿就算完了。您禀明陛下以后，请了圣旨，咱们再……”

“不必了。你们尽管按照我的命令去做，出了事我兜着！”

“这……”

“嗯？”许敬宗脸一沉，道：“你们敢抗命？”

“那当然不是了，只是秦王……”

“秦王？他自身都难保，还能管到他？”

许敬宗上下打量了钱霸几眼，心里边越发厌恶，继续道：“你们瞅瞅，他身形瘦小，面目可憎。就这么个玩意儿，是不是人还不一定呢，我看就是个猴子！杀个猴子有什么犹豫的？”

钱霸生平最怕被人看不起，最厌恶的就是别人拿自己的身材和相貌取笑他了。

闻听此言，他气得一蹦三尺高，大怒道：“老帮子，你敢骂你家钱爷爷？！我要你的命！”

说完了，他如同下山的猛虎一般，冲着许敬宗就飞扑而去！

那些甲士岂会让他如愿？当即各拉兵刃，与他战在了一处。

如果钱霸身上有甲，手中有锤，这几个人当然不是他的对手。但他现在手无寸铁，那就令当别论了。

没过多长时间，钱霸身上就多了几个口子，眼见就要被生擒活拿。

许敬宗哈哈大笑，道：“我改主意了。把你抓住以后，我不会让他们把你乱棍打死，那样太便宜你了。我要把你的皮剥了，再粘上一身猴皮，让你作为一个真正的猴子活下去！”

郭业现在也真是左右为难。

跟上去动手吧，别管救不救得了钱霸，今天这场兵谏的计划就算是玩完了。事后不知有多少人会受到今日之事的牵连，被抄家灭族。

不救钱霸吧，还真是于心不忍。许敬宗其人心思狠毒，说剥皮那是真剥皮。钱霸自从投靠了自己，可一直是忠心耿耿。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如此下场？

这可咋办？



“住手！”

正在郭业左右为难之际，忽然一个声音传来。

声音不大，却异常沉稳，有着一股特殊的安定人心的魅力。

人们循声望去，却见一个黄面大汉从殿内走了出来。这个人大家都认识，正是忠义无双的胡国公秦琼秦叔宝。

要说“大唐军神”是谁，毫无疑问，那得说是卫国公李靖。至于说“大唐战神”是谁，那可就有些分歧了。

在三韩之地，人们会说是秦王郭业。但在大唐地界上，人们公认的“大唐战神”还得说是胡国公秦琼。

人家不仅是大唐猛将，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更关键的是人品好，为世人所重。

忠义无双、义薄云天这两个词儿似乎就是为他准备的。

可以说，三国有关羽，大唐有秦琼。自汉至唐，将近一千年，中华大地上要说忠义，这二位就是代表性的人物。

秦琼一出，震慑全场，当即所有人都不打了，静待胡国公发言。

“好了，都散了吧。”秦琼摆了摆手。

“喏！”秦琼的话就是这么好使，那些甲士转身就走。

许敬宗这下子可不干了，道：“为……为啥？那个丑鬼可是打了我！难道能这么算了？侮辱宰相是什么罪过？您不会不知道吧？”

秦二爷冷笑道：“侮辱宰相是什么罪过，我当然清楚。不过我更清楚的却是侮辱亲王是什么罪过。许仆射，您说这两个的罪过到底哪个更大呢？”

## 第2136章再次指鹿为马

侮辱宰相和侮辱亲王都算大罪。至于哪个的罪过大一些呢？不太好说。

不谈细节，单说亲王和宰相的区别。在大唐，亲王的地位要比宰相稍微高那么一点点。空对空的话，似乎确实侮辱亲王的罪过大。

但在具体执行中，关键得看宰相和亲王具体指的是谁。另外，这个犯人本身的身份，对于罪名的判断也很重要。

钱霸算什么东西？他侮辱宰相当然是罪无可赦，应该千刀万剐。但是许敬宗作为尚书右仆射侮辱亲王呢，那就有很多说法了。

还有，钱霸动了手，许敬宗却只是动动嘴皮子。哪怕这事是发生在现代社会，也得说是钱霸的罪过大。

所以，无论古今，具体到今日之事上，一般人都得说是钱霸的罪过大，许敬宗的罪过小。

要是别人问这话，许敬宗能有无数种法子为自己开脱，并把对方驳得哑口无言。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现在问话的乃是秦琼，那就得另当别论。

你跟人家讲身份地位，没用！

讲动手与语言攻击的区别，没用！

人家不认这个！

人家不接受你的任何解释，就是要你正面回答。

别看许敬宗敢对郭业不敬，但面对秦琼，他还真有点发怵。

首先，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大唐，秦琼就是道德的化身。

他的话就是真理。

谁与他意见相反，谁就是佞臣，就是小人！

许敬宗虽然内心深处也觉得自己的人品不咋的，但也不能拿着这个屎盆子往自己的头上扣呀。

其次，真打御前官司来，如果秦琼站在了郭业这一边做证人，他还真没什么把握。

当即，许敬宗干笑了一声，道：“呃……在下多饮了几杯酒，刚才发生了什么事都记不清了。难不成还有人敢侮辱亲王？”

秦琼皮笑肉不笑地说道：“那您记不记得有人侮辱宰相呢？”

“啊？还有这事？”许敬宗挠了挠脑袋，道：“我怎么全无印象？您是开玩笑的吧？”

秦琼淡淡地道：“没有是最好。话不多说，陛下就快到了，咱们一起进去吧。”

“胡国公请！”

“许仆射请！”

.....

.....

进了大殿，郭业找了个位置和秦琼坐在一起。至于钱霸等人，则在角落中安坐。

郭业拱了拱手，道：“多谢胡国公了，要不是您仗义出手，今日之事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秦琼摇了摇头，道：“秦王言重了。就算您硬把人救下来，又能有什么严重的后果？顶多这场赐宴不参加了，难不成陛下还真会因为这点小事治你的罪？”

“这……”

秦琼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难道说这场宴会对您非常重要？”

“当……当然重要了。”郭业结结巴巴地说道：“今天这场宴会的意义非常，乃是庆祝齐王殿下为太子……”

“得了吧！现在还瞒着我！”秦琼道：“你们是不是准备在这个宴会上干一场大事？”

郭业坚定地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您在说什么。”

“秦王千岁的口风够紧呀。但是光口风紧可没用，关键还得行动谨慎。这几天你们秘密联络军中的旧部，这么大动静，能瞒得住我吗？能瞒得住勋国公张亮吗？”

一百多名“忠臣义士”联络旧部，动作非小。郭业虽然已经发动自己在丽竞门和不良人之中的力量尽力遮掩，但具体有没有纰漏他也不敢保证。

不知秦琼是在诈自己还是确实知道了些什么，郭业只得死鸭子嘴硬道：“根本就没这种事，胡国公您误会了。”

“秦王你这么说也太令某家寒心了，难道我秦琼就这么让人信不过？说实话，这事能瞒得住张亮，还要多靠我的遮掩。事实上，我跟你们是站一边的。今晚咱们就清君侧，兵谏陛下！”

“这……”

其实郭业也非常纳闷。在忠臣义士谱上签名的有一百多人，几乎有名有号的天策府诸将都包括了，却唯独没有秦琼之名。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是房玄龄疏忽了，还是觉得秦琼太忠义了，有些不好掌控？

尽管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秦琼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郭业再死不承认也没什么意义。他说道：“呃……您一向身体不好，也许是大家怕您累着……”

“嗨，累着怕什么？这种事怎能少得了我秦琼秦叔宝！待会有什么事情，您尽管吩咐就是了。我秦琼唯您的马首是瞻，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那就有劳胡国公了。”

……

……

“陛下驾到！”

在董顺的唱名声中，李二陛下挽着两位丽人走进了大殿，齐王李佑紧随其后。

左边的丽人乃是阴皇后。至于右边的丽人，则是没有任何封号却得宠无比的郭娘娘。

“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参见太子殿下千岁千岁千千岁！”群臣纷纷跪倒。

“免礼平身，众位爱卿请坐！”

尽管话说得客气，但李二陛下的脸上却阴沉似水，似乎兴致不高。

待人们重新落座，他略说了几句话后就站起身来，道：“朕乏了，要回去休息一下，众位爱卿请自便。”

说着话，他站起身来就要离去！

郭业哪能容李二陛下就这么走了？他与四周的“忠臣义士”们对视了一眼，点了点头。

“陛下请留步！”郭业双手一伸，拦住了李二陛下的去路。

“秦王？你有什么事？”

郭业微微一笑，道：“陛下，在下有件事情一直想不明白，想向您请教一二。”

李二陛下眉头微皱，道：“今天朕乏了，有什么事你写个折子上来，朕明日再答复。”

“那可不成！”郭业道：“这事拖不到明天，您还是今天回答为好。”

李二陛下深吸了一口气，似乎在强忍怒火。他说道：“到底是什么事？”

郭业道：“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郭业想问，其他人也想问。您最近这相貌，变化挺大的呀。变得……都不像是以前的陛下了。这个问题您能不能解释一二？”

“那怎么可能？”李二陛下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脸，紧张地说道：“皇后，朕这张脸果有不受之处？”

阴贵妃狠狠地瞪了郭业一眼，道：“秦王休要无理取闹！陛下的相貌有变化，我这个枕边人怎么不知道？”

郭业冷笑道：“您是枕边人？不见得吧。我怎么听说这半年来，陛下的枕边人乃是这位郭玉兰小娘子。”

郭玉兰道：“我也可以作证陛下的相貌没任何变化。”

郭业道：“你作证？我连你都信不过，你的证言又有何意义？”

然后，郭业对群臣高声道：“大家仔细看看，陛下的相貌是不是与以前相差甚远。他的肤色比以前黑了，鼻子没以前挺了，似乎嘴唇比以前也薄了一些，最关键的是眼神和以前大不相同……”

“对呀，对呀，秦王此言有理！”

“陛下好象的确是变了容颜。”

“这到底怎么回事？”

按照封建礼仪，做臣子的根本就不应该直面皇帝。

人们为什么会称呼皇帝为“陛下”呢，那意思就是您太尊贵了，我不敢与您当面谈，只敢让您宫殿的台阶上的近侍代传。

连交谈都得通过另外一个人，那直接眼对眼就更失礼了。这种行为，往小里说是无状，往大里说那就得算是以下犯上。

所以，尽管大家都上过朝，但一般情况下，是没人敢盯着皇帝细看的。大部分人只是对皇帝的相貌有个大概印象。真正有机会看清李二陛下相貌的，不过是少数重臣。

现在郭业这么一说，再经过一百多“忠臣义士”的附和、在“疑邻偷斧”的心思下，绝大部分人都觉得皇帝的相貌确实有问题。

眼见场面似乎要失去控制，李二陛下大怒道：“秦王，你对朕立齐王为太子不满，朕是知道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诽谤朕呀！朕的相貌怎么可能有问题？难不成，难不成……”

郭业接话道：“不错，我就是怀疑你并非陛下！”

一石激起千沧浪！

郭业的话音刚落，全场顿时一片哗然！

## 第2137章巧舌如簧

“怎么回事？陛下是别人假扮的？真的假的？”

“那可不好说。这事虽然可能性不大，但这个指控也太严重了。说错了，那就是抄家灭族之罪。秦王没点把握，他敢说这话？”

“这个陛下是假的？那真正的陛下在哪里？是被他们囚禁起来了？还是被他们害了？”

“谁知道呢？总而言之，我看今天晚上，咱们大唐朝廷将迎来一场大变！眼前的陛下和秦王，恐怕只有一个人能活着离开这间大殿！至于其他人……更是要自求多福，不要轻易站队！”

“反了！反了！郭业你反了！”阴皇后尖叫道：“陛下怎么可能是别人假扮的？你这简直是信口雌黄！是胡言乱语！是假公济私！是灭绝人性！是丧心病狂！是丧尽天良……”

她好像是被气疯了，把无数个代表贬义成语，也不管合适不合适，一股脑地用在了郭业的身上……

李二陛下拍了拍阴皇后的肩膀，示意她冷静一下，然后沉声道：“郭业，你可知刚才那番话的后果？”

郭业坚定地说道：“我当然知道。如果你真是陛下，我就犯了谋逆之罪，千刀万剐抄家灭族皆有可能。但若你真是别人假扮的，那我就是咱们大唐擎天保驾的大功臣！”

李二陛下扭头对阴皇后道：“皇后，你说朕的相貌与以前想比是否有所不同？”

“完全没有。”

“那太子呢？”

李佑恭谨地说道：“父皇就是父皇，绝不是任何人假冒，儿臣可以作证。”

“高阳，你是朕的女儿，朕到底长什么样子，你总该知道吧？”

高阳公主也道：“父皇的相貌并无任何改变，秦王绝对是无理取闹。”

……

然后，李二陛下又问了自己的妹夫薛万彻，以及特务头子张亮，刑部尚书韦挺，他们纷纷表示眼前之人绝对是大唐天子，真的不能再真了。

李二陛下这才重新来到了郭业的面前，道：“郭业，朕的妻子儿女妹夫以及近臣，都可以作证朕就是本人。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说？”

郭业还没说话呢，秦琼豁然起身，道：“但是秦某人却可以作证，你绝非陛下！”

“你……”对于秦琼的反水，李二陛下似乎非常意外，他说道：“你……你投靠了郭业想趁机谋反？”

秦琼傲然道：“您这话说出去，恐怕天下人没人会相信！我秦琼会谋反，笑话！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哼，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虽然你之前的名声很好，但谁知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万一你是一个大奸若忠之人呢？”

李靖道：“天下人信不过胡国公，总该信得过老夫吧？我也觉得你并非陛下！”

“你……”李二陛下把嘴一撇，道：“你的名声还不如胡国公呢！”

“不错，我李靖的名声是不如胡国公。但您别忘了，我今年都要七十啦，时日无多。我都这么大岁数了，又和太子素无仇怨，为何要谋反？这对我没有半分好处呀。”

李二陛下道：“也许你是为了子孙后代考虑。”

李道宗道：“那您再解释解释我为何要反？我的儿子可以继承我的王位，升无可升。参与谋反对我有什么好处？”

“这……”

眼见李二陛下无法作答，孔颖达趁热打铁，也同样起身道：“老夫愿意以先祖的名义发誓，眼前之人绝不是陛下！”

……

有了他们四个人带头，一百多“忠臣义士”纷纷发言，对李二的陛下的真实身份进行质疑。

有道是三人成虎，更何况是一百多人呢？不少人都暗暗相信眼前之人的身份有问题了。

就连李二陛下自己似乎都没啥信心了，命人拿了一面镜子过来，仔细端详。

张亮见不是事，赶紧高声道：“诸位、诸位！静一下，静一下，请听某家一言！”

待人们逐渐安静下来，他才继续道：“有人说陛下的相貌变化很大，很抱歉，某家还真没看出来。当然，我不是说大家说错了，也许有人就是观察入微，的确发现了什么不妥。不过……”

“怎样？”

“陛下相貌即便有些小的变化，那也很合理。这半年来，陛下主要做了些什么大家都清楚。这个旦旦而伐……总会影响身体健康的嘛，不能因此就说他并非陛下本人。”

郭业点了点头，道：“勋国公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是说陛下脸上的轮廓未变，只是凭借细小的变化，就认定他是别人所扮，实在是太武断了一点。”

“不错，我就是那个意思。”

“那您就太小瞧了我郭业了。这么大的事情，我当然还有别的证据。”

张亮心里一惊，道“别的证据？你有什么证据？”

郭业道：“其实呢，有些事情大家心知肚明。这半年来陛下性情大变，群臣说什么的都有。有说陛下是被妖女迷惑了心智，有说陛下被人下了奇怪的药物……”

“但是这些说法都太牵强了。任何人掌握了迷惑人心智的法子或者药物，夺取天下对他来说就是易如反掌。这皇位哪能轮得着当今天子？”

“所以说，陛下性情大变的原因只有一个——”郭业指着李二陛下道：“他根本就不是陛下！既然人不同，那性情当然就完全不同。众位想想，这个解释是不是合情合理？”

郭业的话音一落，人们又纷纷窃窃私语起来。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

“咱们这个身份哪敢往那方面想？也就是秦王地位尊崇，思路开阔，才想到了事情的真相。”

“看来陛下果真有问题，原来那么英明神武的陛下忽然变成现在这样，不用换人解释还能用什么解释？”

.....

如果说之前人们对眼前之人的身份是心里怀疑的话，那现在他们已经宣之于口了！

这些人可不在“忠臣义士谱”之内！换言之，大部分人已经被郭业忽悠瘸了！

李二陛下深吸了一口气，道：“好吧，朕承认，自从有了玉兰之后，行事是与以往不同。但那又怎么样？谁的性格是一成不变？光凭这一点就想质疑朕的身份，远远不够！”

郭业微微一笑，道：“当然不只是这一点。事实上，微臣已经调查过了，九嶷山西南柳树沟的西梁上虽然确实有一个叫做郭玉兰的女子，但那可怜的女子已经死了！陛下身边的这位总不是鬼魂吧？”

说到这里，他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假郭玉兰，道：“你到底是什么人？假冒他人有何目的？”

美人的脸色唰地一变，道：“我.....我听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我就是郭玉兰，郭玉兰就是我！这还能有假？”

“哦？是吗？柳树沟见过郭玉兰真容的百姓不少，你可敢与他们当面对质！”

“我.....我.....”

明皇后赶紧道：“哼！谁知道你是不是收买了一些贪财的百姓来诬陷郭妹妹？这场对质毫无意义。”

“皇后娘娘此言差矣。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把他们叫上来对质，到底是凭空诬陷，还是确有其事。自有诸位贤达来判断，怎么能说毫无意义呢？莫非我一个小小的郭业还能只手遮天不成？”

“那.....那也不成！”

明皇后想了一下，道：“就算证明郭玉兰是假的，那又如何？还是毫无意义！她并无封号，就算是假的又怎么样？难道因为陛下宠幸了她，陛下自己就变成假的了？”

郭业道：“如果郭玉兰的身份是假的，那影响可就太大了。她为何要冒充别人？她接近陛下有何目的？后来得陛下宠幸之后，暗中有没有对陛下做什么手脚？”

明皇后的目光有些闪烁，道：“郭玉兰不过是一个弱女子，陛下身边防卫森严，她能做什么手脚？”

“那可不一定。”

郭业道：“要是在皇宫之内，制度森严，她当然玩不了什么花样。但是皇宫之外的九嶷山可就不一样了。”

“大家请想，自从陛下迷上了这个郭玉兰，可就一直没回过长安城。包括重立太子这么大的事，都是在九嶷山行宫举行，这不奇怪吗？难道长安城的皇宫对于他来说，变成了龙潭虎穴？”

“大家再想，陛下可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不理朝政，一直到最近才重新处理政事。在这半年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认为陛下是被换人了，就一切就都可以解释了。这段时间，就是那



个贼子揣摩和练习陛下一举一动的的时间。等他认为自己足以以假乱真了，才重新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还有，大家想想近日发生的事情。太子被废到底有没有蹊跷？如果用假陛下故意陷害来解释的话，那就毫无问题了。”

“鄂国公尉迟恭被关入刑部大牢、尚书仆射房玄龄、英国公李绩被迫乞骸骨，这些忠良遭难，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解释？”

郭业越说越快，越说思路越清晰，到了最后，他甚至自己都隐隐觉得，李二陛下被人替换，似乎是确有其事。

等他说完了，全场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秦王说得对，他绝不是万岁！”

“你到底是谁？你把陛下怎么样了？”

“这事哪是一般人能干的？恐怕阴皇后和太子也牵涉其中。”

“好贼子，你竟敢冒充陛下，实在是罪无可赦。难道就不怕抄家灭族吗？”

.....

.....

人们齐往上涌，就要兴师问罪！

李二陛下和阴贵妃对视一眼，知道光说讲道理还真说不过郭业了，当即高声道：“好呀！朕算是明白了，你们早就和郭业勾搭到一块，想要趁机谋反！李大亮！”

“微臣在！”

“调集兵马，今日所有质疑朕的人，全部杀无赦！”

## 第2138章喋血金殿，夫妻重逢

郭业心里一紧，看了李大亮一眼，道：“武阳县公，现在大唐社稷的安危现在可就系于您一身了。到底何去何从，您可要仔细思量。”

“不用考虑了。”李大亮把手一摆，道：“我当然是……”

“如何？”

“站在陛下的一边！”李大亮傲然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我不站在陛下这边，难道还能站在你们这帮乱臣贼子的这边？真是笑话！”

李二陛下高兴地说道：“好！武阳县公说得好！他们就是一帮乱臣贼子，想要拥护晋王李治谋夺朕的皇位！你如此深明大义，朕要重重赏你！呃……就暂封你为武阳郡公吧！待平乱之后，朕还有重赏！”

“谢陛下！”

李大亮精神抖擞，招了招手，高声道：“来人！”

“在！”殿门之外一声答应，紧接着脚步隆隆，进了一队队的甲士，手执利刃，四下里散开，把众朝臣包围。

只待他一声令下，就要血染金殿！

人们一见这副场景，就是心里一凉，这个李大亮准备的真够充分的呀。殿内的大伙可都没啥兵器。一会真的动手，有机会冲出殿外的，恐怕屈指可数。

有人偷眼往门外一瞅，心里就不是凉那么简单了。简直是完全绝望！

但见院子当中，一队队甲士，弓上弦刀出鞘，列队而战。谁要是真冲出去了，就是不变成刺猬，也得被乱刃分尸。这种死法，还不如在殿内吃一刀呢，起码少受些罪。

郭业只觉得头脑发炸，冷汗从额头上滚滚而下，恨声道：“李大亮，你和张弼一起欺骗了我！”

李大亮冷笑道：“这您可错怪张弼了，他没骗您。事实上，是我把您和您一起骗了。”

听说张弼没有背叛，郭业的心里略微好受了一些，道：“你别忘了，你的老婆和女儿还在我的掌握之中！我若是遭了不测，他们也别想活！”

“那又如何？为了陛下，我李大亮早已把妻子的生死置之度外！”

“你好狠的心！难道就不怕天下人唾骂吗？”

李大亮眼一瞪，道：“唾骂？那怎么可能？为国不恤妻子，乃是美德。人们称赞我都来不及呢，又怎么会唾骂？别人不说，单说您身后的这位秦二爷，想当初为了归唐，他不也抛妻弃子了吗？”

到了现在，郭业发现自己又被现代观念骗了，李大亮以妻女为质，似乎对他并没有多大的制约作用。

郭业眼珠一转，道：“原来如此，看来您背叛我是早有预谋了？”

李大亮道：“我效忠陛下，理所应当，谈何背叛二字？”

“哦？效忠陛下？”郭业轻笑一声，道：“那我就奇怪了，您这么忠心，怎么不早早地告发我们。非等到事情千钧一发之际，才选边站位？莫非是嫌弃提前告发的功劳太小？”

李二陛下深知现在得先稳住李大亮，道：“武阳郡公之前不告诉朕，当然是因为自己官微职小，即便说了，也只是打草惊蛇。郭业，你想用这个挑拨

朕和李爱卿之间的关系，可是错打了如意算盘。”

李大亮重重地磕了一个响头，道：“多谢陛下体谅！其实微臣没告诉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微臣的两个结义兄长也参与其中。他们都救过微臣的性命。如果我告发，我这两个救命恩人就死定了。”

说着话，他挤出了两滴鳄鱼的眼泪，继续道：“所以，秦王说我在这件事上怀有私心，也不是完全错误。如果今日平叛成功，微臣不想要任何赏赐。希望能用我的功劳，换取他们的活命。”

李二陛下一皱眉，搞不清李大亮这话是真心还是假意，只得道：“看在武阳郡公的面子上，朕可以赦免他们。但是用你的功劳抵罪就不用了，该封赏的朕还是要封赏。”

“陛下对微臣真是……恩重如山。微臣敢不效死？”

说着话，他站起身来，道：“宗训大哥，听到没有？陛下已经赦免了你，快站到我身边来吧？待会动起手来，刀枪无眼，把您伤着可就不好了。”

“好，真难为你还能想到我这个当哥哥的。”李宗训大踏步地越众而出，道：“兄弟，多谢你了，想当初我没白救你的命。”

“自家兄弟，何必言谢？”

“呃……”李宗训面露为难之色，道：“贤弟你附耳过来，为兄和你商量点事……”

“您是说义府贤侄？”李大亮摇了摇头，道：“陛下宽恕您和张大哥，已经是法外施恩。您可别得寸进尺。”

“不是，此事与义府无关，甚至与陛下无关，只与你有关。这是咱们俩的事儿。”

“那好吧！”李大亮前进一步，身子微微一侧，道：“大哥您找我啥事？”

“是好事……今天你可是……立功了……”

李宗训的声音越来越低，李大亮为了听清楚，离得他也就越来越近，眼见着二人的嘴唇和耳朵都要碰到一块去了。

啊！

忽然一声惨叫声振屋瓦！

人们定睛看去，却原来是李宗训已经把李大亮的耳朵咬了下来。不仅仅如此，还暴起发难，冲着李大亮的眼睛插去！

当谈，在重重护卫之下，李宗训的这个图谋没有得逞！众甲士手起刀落，眨眼间就把李宗训乱刃分尸了。

李大亮似乎被惊吓地不轻，对着一滩烂肉大怒道：“你怎么这么傻呢！我这个法子既对陛下尽了忠，又对你们哥俩有了义，可谓是两全其美！你还想杀我！简直是狼心狗肺！”

郭业冷笑道：“李大亮，你这么说可完全错了。你如此行事，只是对你自己有利！至于对别人，则完全是伤害！”

“此言怎讲？”

“比如李宗训吧，人家要是不救你，现在儿子是茂州都督，他本人能当老太爷颐养天年。救了你之后，儿子就要死于非命，自己晚景凄凉。这就是你对他的义气？”

“这……”

郭业得理不饶人，继续道：“还有张弼。不救你，他就能安安稳稳地做将

作丞，虽然官不大，但微薄的俸禄也足够养家糊口。救了你之后，却仅以身免，官是当不成了。这你又怎么解释？”

“我……”李大亮一咬牙一狠心，道：“好！反正我已经杀了自己的结义大哥，这个义字我不要了！但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陛下。舍忠取义，名声也不算差吧？”

郭业摇了摇头，道：“忠你也算不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眼前的陛下是人假扮的，真正的陛下却不知在哪受苦。你受了这个假陛下的驱使，残杀忠良，可谈不上什么忠！你是一个不忠不义之人！”

“胡说八道！”李大亮怒道：“陛下的身份绝无问题，一切都是你为了谋反找的借口！”

郭业白眼一翻，道：“你说借口就是借口了？恐怕有朝一日真相大白，你李大亮就会成为我大唐的千古罪人。”

“有朝一日？嘿嘿，秦王！郭业！恐怕你是看不到了！因为……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来人！给我把他们乱刃分尸！”

“喏！”

众甲士齐往上闯，眼看着就要血染金殿。

见此状况，郭业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苦也！今天这场兵谏算是完全失败了。恐怕除了我，无人能逃出九嶷山？

但是即便我逃出去又能如何？我的家眷还在长安城，李二陛下一道圣旨下来，我的那些妻妾，还有二子一女，不知能逃出来几个？

我穿越以来，一直顺风顺水，难道今天就要栽一个大跟头？我今年都三十多了，还有没有机会东山再起？

“慢！”正在郭业愁肠百转之际，忽然他身后一人高声喝道：“我有话说！”

李大亮眉头一皱，道：“丑鬼，你是何人？”

“在下姓冯，单名一个贵字！”

“冯贵？没听说过？你现在想讨饶？晚了！来人，先把这小子宰了，再杀别人！”

“喏！”一个甲士狞笑了一声，慢慢地向冯贵走了过来。

但正在这时，又出么蛾子了。

“别！别动手！”一个清丽的声音响起。

李大亮扭头一看，但见说话之人正是李二陛下的宠姬郭玉兰。

李大亮当然不敢得罪李二陛下的枕边人，只得道：“郭娘娘，您有何吩咐？”

“你把那个冯贵带到我这边来。”

“是。”

甲士们让开一条道路，冯贵紧走几步来到了郭玉兰的面前，道：“小莲，是你！真的是你！天可怜见，我终于把你找着了。想不到临死之前，咱们夫妻还能再次相见。我真是死而无憾！”

郭玉兰抚摸着冯鬼的脸道：“是我！阿贵，你……你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他们答应过我，要好好待你的。早知道这样，我就……我就……”

事到如今，是个人都看出来不对了。怎么李二陛下身边娇滴滴的小娘子，竟然和一个丑鬼是老熟人？而且这个丑鬼还身着官员的服饰？

她之前自报的身份不是村姑吗？

难不成郭玉兰的身份果然有问题？那些包围众官员的甲士，看向李二陛下下的目光也开始狐疑起来。

李大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 第2139章真相大白？

郭玉兰颇为幸福地一笑，搂着冯鬼的脖子道：“他是我夫君！”

“杀了他们！快杀了他们！”高阳公主指着郭玉兰夫妇尖叫道。

李大亮此时心里雪亮，自己这次恐怕真是选错了边。但事到如今，还能怎么办？

再次反水，连能不能将功折罪都不好说。事到如今，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他牙一咬心一横，对郭玉兰高声道：“贱婢，你竟敢背叛陛下，与一个丑人私通！是可忍孰不可忍？来人，给我把这对狗男女碎尸万段！”

“喏！”

众甲士齐往上闯，就要结果冯鬼夫妇的性命。

但郭业岂能让他们如愿？当即猛往前冲，凭借刀枪不入之能，不顾利刃加身，拦在了这二人的面前。

直到这时，郭业才长出了一口气，高声道：“长孙师，现在谁是谁非你还看不出来吗？还不赶紧给我死过来！”

“来了，来了！”门外的长孙师带着几个侍卫跑入了大殿，冲着郭业躬身行礼，道：“参见秦王！”

“免礼！赶紧给我把李大亮这帮人拦了！”

“喏！”

李二陛下眼一瞪，道：“长孙师，你也反我！”

长孙师冷笑道：“如果您真是陛下，长孙某当然要竭尽忠诚。但您若是人假冒的，那我不仅要反你，还要杀你呢。”

“哼，你凭什么说朕是假冒的？是觉得朕相貌可疑？还是郭业刚才所言的那些疑点？”

长孙师道：“那些虽然是疑点，但也只是疑点罢了，并非确凿的证据。我原本还打算按照武阳县公的命令行事。但是现在……”

“怎样？”

“你身边的这位郭玉兰明显身世大有隐情，这就不能怪我多想了。”

李二陛下冷哼一声道：“郭玉兰的身份有假，就能证明朕是假的？”

“当然不能。但是我以为，如果能让她把话说清楚，就能证明你是真是假了！这点要求不过分吧？”

“这……”一时间，李二陛下竟然哑口无言。

长孙师得理不饶人，又继续问李大亮道：“武阳县公，您说呢？”

李大亮此时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原本的方案是，他在大殿内外全安插上自己的亲信之人。等郭业指鹿为马的时候，他站在“忠臣义士”这一边，把李二陛下拿下。

可李大亮决定反水的时候，大大增加大殿内外的人手，为的是能够干净利落地把所有参与作乱的大臣一网成擒，进而在皇帝面前留下深刻的印象。

可如此安排，他的亲信之人当然就完全不够用了，无奈之下，李大亮调了一些与他只有公谊并无私交的人。

按说这也没多大的问题，这些人虽然只效忠皇帝本人，但是李大亮有皇帝的旨意，指挥他们与亲信并无区别。

然而到了现在，问题大了！

眼前之人有很大可能并非李二陛下本人，似乎指鹿为马的不是郭业，而是他李大亮！

那些原来只听皇帝命令的人，忽然转向，站到了郭业的这一边！整个局面已经完全脱离了他的掌控。

他只得道：“就怕那妖女信口雌黄，污蔑陛下。”

长孙师不屑得说道：“是不是信口雌黄，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是非自有公断。莫非武阳县公连听一听的胆子都没有了吗？”

“呃……好吧。那在下就姑且一听。”

冯鬼道：“还是我先说吧。她不叫什么郭玉兰，而是叫郭小莲。我是长安城仁寿坊的一个锁匠，名叫冯贵。郭小莲就是我名门正娶的妻子。”

“有一日，我与妻子去大慈恩寺上香，遇到了高阳公主。她把我们的夫妇强掳了去。从那以后，我和小莲就分开了。”

“我找了个机会逃走之后，自毁相貌，化名冯鬼。先入武安郡公府，又入秦王府，就是为了能与小莲再见上一面。天可怜见，我今天终于如愿以偿了。”

等他说完了，郭小莲补充道：“入了公主府之后，高阳公主教了我很多东西，有魅惑男人的手段，也有琴棋书画以及武艺。等我学有所成，她就以夫君的安危威胁我，要我去勾引陛下。”

“太子李治被废，也是高阳公主设局，我亲自下场。至于陛下行事与之前判若两人……”

长孙师听得不耐烦，道：“说这些是什么？你就告诉我，眼见之人，到底是不是陛下？”

郭小莲道：“当然不是！他不过是高阳公主偶然间找到的一个与陛下相像之人罢了！”

高阳公主怒道：“你这贱婢，休要胡言乱语。天下怎么可能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人！”

郭小莲摇了摇头，道：“那我就知道了。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想当初在公主府里边，我可是见到了他很多次。您可千万别告诉我，陛下有那么多朝政不处理，没事就去您的府里闲逛。”

李二陛下道：“空口无凭，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罢了。再者说了，即便你所言为真，你怎么又能肯定在公主府见到的人就是我？万一我们俩就是相像，你认错人了呢？”

郭小莲镇定地道：“我不会认错的。因为……我知道真正的陛下在哪。”

“啥？”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真正的陛下现在在哪，我十分清楚！”

李二陛下惊怒道：“那怎么可能？我们做那事的时候，明明是瞒着你的！”

“你在说什么！”高阳公主的声音都变了。

郭小莲微微一笑，道：“露馅了吧？我确实不知道真正的陛下在哪，但你承认自己知道不就行了？”

假李二陛下这才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双腿一软，就坐到了地上，喃喃道：“完了！全完了！”

李大亮赶紧抽出宝剑来，往此人的脖子上一挂，疾言厉色地说道：“好贼子！你竟然敢假扮陛下！我与你势不两立，真恨不得生食尔肉！”

然后他又满脸笑容地看向郭业，道：“秦王千岁，还是您明察秋毫，一举就洞察了高阳公主等人的阴谋！佩服佩服！我李大亮有眼无珠，愚忠愚孝，险些错怪了好人，万望恕罪！”

大局已定，郭业总算是放下心来，颇为玩味地说道：“我该叫您武阳县公呢？还是武阳郡公呢？”

李大亮面色尴尬，道：“当然是武阳县公，这个贼子封的武阳郡公怎么能算数？”

说完了，见郭业的面色还不是很好，李大亮又赶紧补充道：“在下犯下如此大错，已无言再居武阳县公之职，要不……降成武阳县侯也行……武阳县伯也不是不可以商量呀！”

李义府越众而出，从把身上的官服脱下，给自己的父亲尸身盖上。

然后，他对李大亮道：“武阳县侯？武阳县男？嘿嘿……你的算盘打的挺响呀！这话你别对秦王说，你对我爹说！你对你的救命恩人说！”

李大亮满脸都是谦卑，道：“好贤侄……啊，不，是贤婿，我承认，令尊之死确实与我有关。但是冤家宜解不宜结，难道咱们两家非弄个你死我活吗？”

“哼，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话可不能那么说。是我得罪了你，老夫的女儿可没得罪你，这你得承认吧？她对你情深意重，你就忍心对她弃之不顾？你杀了我，又有何面目面对娇娇？”

“这……”要是一般的大唐男子，恐怕就得回一句“发生了这种事，我也只能与娇娇恩断义绝！”

但是李义府与常人不同，他的心思灵活，并不觉得因为此事就辜负小娘子的情意是一个多么正确的选择，一时间还真有些犹豫不决。

郭业作为现代人，当然更不能棒打鸳鸯了，当即转移话题道：“现在先不谈你的事情，当务之急还是把真正的陛下救出来。如果你在这事上出了力，也未尝不能将功补过。”

“您就看某家的表现吧。”

李大亮把宝剑往前一伸，道：“小子，赶紧老实交代！慢了一步，我就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

假李二陛下丝毫没有反抗，道：“好……我说，我说。”

高阳公主大叫道：“你说了也别想活命！这可是谋逆之罪。不仅仅自己要千刀万剐，还要被诛九族。说与不说都是一样的。”

假的李二陛下苦笑道：“这我当然知道。但我即便不说，就能有什么好下场了？”

“起码能让他们不那么得意！”

“难不成我为你办事，你就会让我得意了？”假李二陛下道：“高阳公主，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即便今日之事不败露，我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吧？我现在老实交待，还少受些皮肉之苦。为什么不说？”

郭小莲听了大惊，道：“你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已经被下毒了，恐怕挨不到明天早上。事实上，不仅是



我，就是小娘子你也没有几个时辰好活。”

“果真如此？”

假李二陛下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骗你干什么？不信的话……算了，你不信就不信吧……反正我的话用不了多久就会应验。”

李大亮着急了，道：“别说废话了，你赶紧交代陛下在哪？”

假李二陛下轻叹道：“就在书房的密道中！快去吧，恐怕去得晚了，李世民就会被牛玉那厮害了。”

## 第2140章李二之死

在场之人，以郭业的地位最高。群臣当即在他的带领下，赶往李二陛下在九连殿的书房。

为了防止意外，无论文武，都拿了一把武器在手，就是钱霸都想办法找了一把大锤。

好在李大亮这次为了把群臣一网成擒，保卫工作做得非常严密。至今殿内发生了什么事，外面都无人知晓。

一路之上，只要遇到太监阻拦，郭业就一使眼色，让钱霸出马。钱霸也不废话，手起锤落，把他们砸成了肉饼，也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个叫牛玉的太监。

一直到了书房外。

秦琼紧走几步，来到了众人的面前。他伸手一拦，道：“诸公且慢！”

郭业道：“胡国公，您这是何意？”

秦琼道：“现在大家都知道了，陛下就在里面，生死未知。万一陛下已经身遭不测，那自然就万事休提。但若是陛下依然健在呢？”

郭业大惑不解，道：“当然是把陛下救出来呀，这有什么问题？”

“救当然是要救。但大家都身怀利刃，万一有人欲行刺陛下怎办？”

说着话，秦琼斜眼看向阴皇后和李佑，道：“要说谋害陛下的只有高阳公主，大家相信吗？”

“当然不信。”

“就是的呀。这么多人，谁知有没有高阳公主的同党？您说进入书坊的人，是不是得仔细挑选？”

“胡国公所言即是！”郭业点了点头，对众人道：“就由在下和胡国公以及孔尚书三人一起进入书房，众位以为如何？”

郭业在营救李二陛下的事情上出了很大的力，自然不可能是高阳公主一伙的。秦琼忠义无双，孔颖达圣人之后为人刚直，大家都信得过。

人们齐声道：“理应如此。”

三人进了书房之内，没费什么劲就在床塌下找到了一个密室。密室不大，仅够安放一张小床。

可怜的李二陛下就被五花大绑地绑在了床上，嘴里还被塞了一条抹布。

三人赶紧把他解救了下来，跪倒行礼道：“参见陛下！臣等救驾来迟，万望恕罪！”

“众卿快快请起！”李二陛下的精神状态似乎还行，赶紧以手相搀道：“要不是你们，朕如何能重见天日？三位爱卿不但没罪，而且有功，朕要重重得赏你们！秦王郭业！”

“在！”

“朕要赏你，赏你……”

话说到这，李二陛下忽然一阵语塞，郭业还真是升无可升了，这救驾之功该如何封赏呢？

郭业见状，赶紧转移话题道：“前来救驾的可并非只有我们三人。还请陛下出去和大家见见面，以安群臣之心。至于封赏的事情，微臣并不着急。”

“如此也好。”

一行四人来到了书房之外，郭业和孔颖达重新回到了群臣的队列中，和群臣一起山呼万岁。唯独秦琼，好像不放心李二陛下安危似的，在他身后按剑而立。

君臣见礼已毕。

李二陛下道：“众位卿家，朕有今日之难，完全是一时沉迷女色才酿成了大错。稍后，朕会下一个罪己诏痛陈昨日之非。至于众位卿家的救驾之功么，还请秦王上一个条陈上来，朕定当不吝封赏。”

郭业道：“封赏的事先不急。到底是谁把您囚禁起来的？还请陛下下下。不把这些乱臣贼子抓住，微臣实在心中难安。”

“囚禁朕的是高阳公主，还有……啊！”

话说到这，李二陛下大叫出声，紧接着人们发现他的胸前有一个宝剑的剑尖露了出来，鲜血汨汨流出！

李二陛下双目紧闭，显然是不活了。

秦琼飞起一脚，把他的尸体踢倒在地，道：“陛下，您先走一步，秦某人随后就到！”

人们都被眼前的异状惊呆了，足足过了几个呼吸，才各拉兵刃，把秦琼包围了起来！

秦琼道：“大家且慢动手！秦某人还有几句话要交代，我说完了，自然会自尽以谢天下，不会令大家为难。”

郭业道：“胡国公，您投靠了高阳公主？这可不像是您的为人。难道说……你有什么难言之隐？”

秦琼摇了摇头，道：“我秦琼行得正坐得端，事无不可对人言，并没什么难言之隐。”

“那……”郭业道：“您都这么大岁数了，不会是枯木逢春，被情所惑吧？”

“那当然更不是了。秦王千岁还请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段话可能有点长。但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还请众位仔细听。听完了之后，大家再认真思量我办的这事到底对不对。”

郭业心说你都弑君了，在大唐这就是十恶不赦之罪。哪怕到了现代社会，你这都得算是谋杀。怎么可能有什么正当理由？歪理还差不多！

不过，尽管心里这么想的，他可不会这么说出来。秦琼除了“忠义无双”这个名号外，还有一个称号，就是“万人敌”！

在后世的评书《隋唐演义》中，秦琼的武功只能算是不错而已。但在真实的历史上，这位就是被称为“大唐第一猛将”也不为过。

跟随李二陛下打天下的过程中，秦琼最常做的事就是“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句话可不是夸张，而确实是事实。如果把大唐比作黑帮的话，那秦琼就是李二陛下的“红花双棍”！

他用兵上不见得是最强，但要说斩将夺旗战场上硬拼，那就是绝对的第一了。鄂国公尉迟恭比起他来都是要稍逊一筹。

秦琼要是拼死反抗的话，郭业自己是没问题，但其他人可就不好了。

在场都是国家重臣，真死上几十个，也实在是损失太大了一点。如果能和平解决当然是最好。

郭业道：“胡公公有话请讲，我等洗耳恭听。”

秦琼当即侃侃而谈：“在下少年从军，先投张须陁，后投裴仁基。裴仁基投降了瓦岗山，我的主公又变成了李密。后来李密兵败，我就投了王世充。”

“可以说，自从秦某从军以来，一直是随波逐流，到底以谁为主，都并非秦某人的本意，而是形势使然。”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我在王世充手下当龙骧大将军的时候。这时我忽然发现王世充虽然对我不错，但距离我心中的明主相差甚远，于是乎，我与程知节一起，临阵投唐！”

“大家注意，我投的是唐，可不是秦王李世民。换言之，我秦琼自愿效忠的君主是当时的皇帝李渊。我在天策府中效力，完全是出于皇帝的命令，而并非是效忠秦王。”

听到这里，郭业总算是明白了，道：“您的意思是，与当时的秦王李世民只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并非内心效忠。甚至可以说……你是把他当成了同僚？”

“正是这个意思。”秦琼叹了一口气，道：“后来秦王与太子斗得越来越厉害，最后发生了玄武门之变。”

郭业道：“您不赞成？可是我听说您是参加了此事呀。”

秦琼连连摇头，道：“事实上，秦某人并没有参加，不仅没参加，我还坚决反对。秦王见不是事，就命尉迟恭暗中下手把握打晕了，关押起来。”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后来秦王登基做了皇帝，可能是想借助我的名号证明他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在公告天下的时候，就把我算了进来。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可以查一查档案……”

“查什么？”

秦琼道：“查一下玄武门之变后诸将的封赏。当时鄂国公尉迟恭得到的封邑是一千三百户，就是侯君集张公瑾等人得到的封邑也有一千户，独独我秦琼得到的封邑只有七百户。”

郭业道：“你因此怨恨陛下，才有了今日之事？”

“并不完全是。陛下弑兄杀弟与我何干？唯独他逼迫当时的皇帝李渊为太上皇，令我心中不满。但也仅仅是不满罢了，不管怎么说，他是太上皇唯一的儿子，没有太上皇的命令，我什么都不会做。”

郭业道：“然后呢？”

“因为在玄武门之变表现不佳，我就彻底失去了陛下的信任。自己人知道自家事，从那以后，秦某就一直以养病为由，基本上不再参与朝政了。可我不能忍的是……”

“什么？”

“陛下竟然把太上皇害死了！从那天开始，我就决定要他的命，以祭奠太上皇的在天之灵，今天终于等到机会了。”

郭业赶紧道：“您这是说的什么话？太上皇是神僧罗迦娑婆害死的，与陛下无关！”

秦琼冷哼一声，道：“那只是陛下的说法罢了。我调查清楚了，太上皇并非毒发身亡，而是尸首异处！”

想当初，五大士族为了灭口，杀了太上皇李渊。李二陛下为了避免天下人的无端猜疑，让人们统一口径为毒发身亡。

没想到在秦琼眼里，这就成了欲盖弥彰的证据。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

郭业听到这里，还真有哭笑不得之感。不过，事到如今，再解释清楚也没啥意义了。更关键的是，自己就是肯说，也没什么证据，秦琼也不能信呀。

他只得道：“呃……我只能说，事实可能跟您想象的不大一样。但事道如今，说啥也没用了。您还有什么未尽之言吗？”

“没有了，我杀李世民，虽然为的是给高祖报仇。但总是弑君之罪，罪无可恕。没啥说的，我把这条命赔给他也就是了！”

说完了，秦琼当即拔剑自刎！

大部分人可不知道当时李渊之死的内情，胡国公秦琼之死，引得群臣阵阵唏嘘。

哈哈～

忽然，一阵狂笑把大家从追思秦琼的氛围中惊醒过来！

人们定睛一看，笑的却是武阳县公李大亮。

他指着李佑，高声道：“诸位，陛下已然龙驭宾天。国不可一日无主，太子为先帝所立，理应继位！大家赶紧行礼吧！”

## 第2141章九连殿？又一个玄武门？

郭业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李大亮，满脸的不可置信之色。

他说道：“武阳县公，你说什么呢？现在真相大白，太子李治是被冤枉的，根本就没有什么调戏郭玉兰之事。至于李佑，他乃是假陛下所立，根本就做不得准。这些都您不清楚？”

李大亮微微一笑，道：“秦王千岁，你以为我疯了是吧？但事实上，我现在好得很，甚至可以说从未这么好过。不错，晋王李治是被冤枉的，但那又如何？被废就是被废，想要复立，除非有陛下的旨意。”

郭业怒道：“你这是强词夺理，现在陛下已经龙驭宾天了，又怎么可能重新立李治为太子？”

李大亮双手一摊，道：“那就没办法了。没有陛下的旨意，他现在就不是太子，理所当然地不能继承皇位！”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好，就算你说的有几分道理。但齐王李佑也算不得太子吧？凭什么要大家拥立他为新君？”

“齐王乃是被陛下册封为太子，有诏书在，如何做不得准？”

“可那个陛下明明是假的！他现在还在……还在……”刚才一通忙活，郭业还真忘记那个假李二陛下去哪了，只得大而化之地说道：“还在九连殿活得好好的呢！”

“哦？是吗？”李大亮装傻充愣道：“那就好办了，咱们找他当场对质，看看是他立了齐王为太子，还是真正的陛下立了齐王为太子？”

郭业怒道：“这不是明摆着吗？还用对质？”

李大亮不慌不忙地说道：“事关江山社稷，在下以为无论如何小心都不为过。秦王千岁，您说呢？”

“哼，对质就对质，我就不信了，事到如今，那个假陛下还敢抵死不招？”

郭业的猜测当然没错，假李二确实不会抵死不招。但问题是……等众人回过头来找到假李二和郭小莲的时候，发现二人均已口吐鲜血而亡，冯鬼正抱着郭小莲的尸身放声大哭呢。

到了现在，郭业才明白李大亮的图谋。

李大亮的心腹不少，刚才肯定是有人给他通风报信了。

郭业点了点头，冷笑道：“我明白了，你这打的是死无对证的主意。”

“秦王莫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其实，对这二人的死，我李大亮也深感痛心。这下子有些事情就永远都搞不清了，比如……这贼子到底是什么时候替换了陛下？在立太子之前还是在立太子之后？”

郭业郁闷地想吐血，道：“你……你……”

李大亮猛然间一拍脑袋，道：“不好意思！刚才我想错了！知道这事的，除了郭小莲和假陛下外，还有高阳公主呀。咱们问问她不就行了？”

高阳公主自从事发之后一直面无人色，闻听此言顿时有如枯木逢春。

她对着群臣微微一福，道：“本宫自知罪恶滔天，现在追悔莫及。众位有什么要问的尽管问，本宫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以稍赎前罪。”

李大亮道：“那请问公主，假陛下到底是何时替换了真陛下呢？”

“就是刚才。父皇册立万太子之后，太监牛玉等人就把他囚禁起来，换成

了假父皇。”

“原来如此。”李大亮对群臣道：“这下大家都听清楚了吧，齐王的太子之位乃真陛下所立，理应继位。”

郭业道：“高阳公主意图谋害陛下，证据确凿，她的话怎么能做得准？你们俩沆瀣一气，一唱一和，想把我们当傻子吗？你们以为这样就能颠倒黑白？”

李大亮道：“现在唯一的证人就是高阳公主。如果秦王不信她的话，请提出证据来。如果只是心里怀疑，却没有过硬的证据，恐怕难以令天下人心服。”

高阳公主道：“本宫愿意对天发誓，刚才所言句句属实！但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

在场的都是人精，当然不会被这二位如此简单的伎俩所欺骗。这事是明摆着的，李二陛下性情大变已久，假陛下替换真皇帝，那肯定是发生在几个月以前。

但现在唯一的证人就是高阳公主，让大家拿出她说谎的证据还真拿不出来。

对于一般证人，人们还能威逼利诱，迫使她说实话。但高阳公主不管怎么说都是李二陛下的亲闺女，未来皇帝的亲姐姐。

不错，陛下是死了，但那是秦琼杀的。严格来说，和她真的关系不大。

至于囚禁陛下……要说重罪的确是重罪，但话又说回来了，谁知道新皇帝是怎么想的？万一人家出于血缘的关系，就不再追究此事了呢？

所以，一般的手段人们还真使不出来。

既不认同李大亮的歪理，又无法出言反驳，现场一阵沉默。

良久，孔颖达轻咳一声，道：“武阳县公，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真的假不了，事情的真相不是凭强词夺理就可以改变的。你不要错打了如意算盘。”

李大亮眼珠一转，道：“您老人家也认为高阳公主的话为假？”

“那是自然。”

“好，那我给孔尚书一个面子。大家各退半步如何？”

“半步？怎么是半步？”

李大亮道：“我不再坚持立齐王的一定是真陛下。但也请大家不要坚持认为是假陛下立了齐王为太子。这个问题，咱们暂时搁置。”

孔颖达大惑不解，道：“这个问题搁置了，那到底让何人登基为帝？”

“晋王李治曾经当过太子，不久前被废。齐王李佑被立为太子，大家却不知立他之人是不是真正的陛下。那咱们可以认为在名分上双方势均力敌，到底让谁登基可以从别的方面考虑。”

郭业道：“别的方面？晋王李治乃是长孙皇后所生，陛下的嫡子，正应继位！”

“那却不然。”李大亮摇了摇头，道：“晋王李佑的生身之母也被封为皇后，按说他也是陛下的嫡子。虽然成色上可能略逊于晋王，但您别忘了，他的年纪可比晋王大，长幼有序，理应晋王继位！”

“可阴皇后到底是不是真陛下所立都不一定呢？”

李大亮道：“那这个问题咱们也算平手，可以再考虑别的方面。”

“还有什么方面？”

“当然是诸位大人自己了。”李大亮没理郭业，却走到了孔颖达的面前，道：“孔尚书，今天在立齐王为太子的大典上，您给齐王行礼了吧？”

“呃……那当然是行礼了。”

“行礼之后，是不是就算承认了太子的地位？承认了齐王乃是半君？”

“呃……算……算吧？”

“您是孔圣人的三十二世孙，最是知礼不过。这认了君主，还有反悔得道理么？”

“这……”

李大亮舌辩滔滔，还真把孔颖达说了个哑口无言！为啥？关键是在封建社会来说，这个道理极正！

俗话说得好，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更二夫。旧的主公死了，改投新主公，那谁也没办法，总不能让大伙都陪葬吧？但是旧主公还好好的你就改投他人，那就很不合适了。

所谓太子，又称储君，或者说是半君。

不管是什么原因，群臣在大典上给李佑这么一跪，双方就有了君臣之分。

再想反悔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举个例子，在历史上，宋仁宗去世，赵曙为新帝。在山呼万岁之前，名臣韩琦先嘱咐身后的大臣们，我跪了你们再跪，我不跪你们都别跪。

为啥？万一宝座上坐的不是赵曙本人呢？大家要是跪错了，不是全完了吗？

所以，他要先命人把坐在御座上那人额前的头发拨开，露出真容。等确认了是赵曙本人，这才下跪。

大庭广众之下，去拨皇帝的头发，这多不礼貌？但那也没办法，此事太重要了，就算对新皇帝无礼，也只能这么干。

虽然说“半君”和“君”并不完全一样，但现在李二陛下已经死了，所谓的“半君”自然和“君”也就相差不大了。

见孔颖达久久不语，李大亮趁热打铁，继续道：“另外，大伙想想，晋王对大伙有何恩义？立齐王为帝有什么不好的？大家何必死抱着晋王不放？”

李佑看出了便宜，赶紧道：“苍天在上后土在下，本王在此立誓，我若为帝，原来与孤王有仇怨者，既往不咎。不仅如此，群臣尽皆官升一级！如违此誓，天诛地灭！”

若是李治在这，当然不怕这个，大家争相出价呗，你升一级，我就能升两级。但问题是，李治现在还被关着呢，他不开口，其他人若是代替他许诺，那效果可就大打折扣了。

李佑的话音一落，不少人看他的目光开始热切起来。

还是那句话，都是陛下的儿子，差不多的情况，立谁不是立呀？

至于说李佑的人品不好？

李二陛下弑兄杀弟逼老父让位，最后李渊还死的不明不白的，论起私德来，他又比李佑强到哪去了？

这也并不妨碍他当个好皇帝呀！

左右是帝王家事，咱们硬顶着干啥？还是官升一级落袋为安吧！



于是乎，人们开始窃窃私语，讨论李佑继承皇位的可能性。

眼睁睁地看着局势开始逆转，郭业知道不能再等下去了。

他高声道：“诸位，不要被李大亮所欺骗！虽然没有证据，但大家心里都明白，陛下被囚，恐怕和阴皇后和齐王逃不脱关系。现在陛下尸骨未寒，难道大家就要把害他的人推上皇位吗？”

说到这里，他猛然间抽出了腰间的宝剑，往地上划了一条线，道：“事到如今，咱啥也不说了。以此线为界拥护齐王为帝者，往左边站。拥护晋王为帝者，请站右边。”

这就是逼大伙站队了。

人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可容不得含糊。

保持中立也不是不行，但你得有保持中立的资格。比如说李靖，比如已死的秦琼，那是国家栋梁，无论谁登基，都用得着他们，自然可以中立。

但大部分人就没那么重要了，现在中立，新君登基之后，肯定得被赶回家吃老米。遇到暴虐的君主，说不定还得被罗织罪名抄家灭族。跟选错了边的结果差不多。

于是乎，郭业的话音一落，群臣就乱成了一团。最终一清点，支持两位王爷的人数是半斤八两，一半对一半！

当然了，支持太子的重臣还是要多一些，齐王这边有名有号的大臣不过是薛万彻、张亮、韦挺、许敬宗等聊聊数人。

对于这个结果，李大亮是喜出望外——在取得大臣的支持上，双方没有质的差别，后面剩下也只有武力解决了。

他手持宝剑指着支持李治的人群道：“众将士，听我的命令，杀光这帮乱臣贼子！谁出的力多，齐王定当不吝封赏！封妻荫子就在眼前，大家随我冲！”

长孙师也高声道：“晋王才是真命天子，大家杀李大亮迎晋王，兄弟们随我博这份拥立之功！”

负责九连殿守卫的甲士们也分为了两派，一派以李大亮为首，一派以长孙师为尊。

双方剑拔弩张，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诸位且慢动手！我有话说！”

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忽然有人高声叫喊。

人们循声望去，说话的却原来是太子府的长史马周。

李大亮道：“马元举，事关皇位的归属，你不会以为凭借口舌之利就能解决吧？”

马周胸有成竹地说道：“口舌不利当然不行，但是……遗诏呢？”

## 第2142章大局已定

李大亮心里一惊，道：“遗……遗诏？不可能！绝不可能！我眼睁睁地看着陛下龙驭宾天，根本就没什么遗诏留下。”

马周白眼一翻，道：“陛下临终之时当然没遗诏，但那之前呢？比如一年以前，两年以前，甚至三年五年以前呢？你时时刻刻都盯着陛下了？怎么能确定陛下没遗诏？”

“还是不可能。”李大亮连连摇头，道：“陛下的身体一向很好，现在又是春秋鼎盛，不会考虑身后之事。”

马周不屑地一笑，道：“陛下英明天纵，行事岂是你李大亮所能测度的？实不相瞒，就在五年以前，陛下已经立了一份遗诏！”

“诏书上写的什么？”

“当然是立太子李治为新帝。”

他说得如此笃定，李大亮心里边已经信了个七八成，道：“就算真有那份遗诏又如何？上面说的是以太子为新君。但问题是现在李治已经不是太子了，那份遗诏当然做不得准。”

马周微微一笑道：“您又想错了。事实上，那份遗诏上写得清清楚楚，陛下驾崩后。不管他驾崩的原因是什么，也不管太子李治在那时候是何等身份。就算是太子起兵弑父，这皇位也得传给李治！”

李大亮不服气地说道：“这不是太阿倒持吗？怎么可能有这种遗诏？”

“怎么不能？齐桓公年轻的时候何等英武？到了晚年却宠信佞臣，弄得自己活活饿死，为世人所讥。陛下为了避免重蹈齐桓公的覆辙，立这么一份遗诏，不是合情合理吗？”

怀着万一的希望，李大亮又问道：“空口无凭？这份遗诏到底在哪？”

马周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了一份诏书，道：“就是此物。自从太子被废，这份遗诏我须臾不敢离身。没想到今天终于派上了用场！”

李大亮道把手一伸，道：“拿来我看！”

“那可不能。”马周把手缩了回去，道：“我信不过您，这份诏书还是先给别人看的好。大家都看完了，您再看也不迟。”

当即，马周走到了支持齐王李佑的那群人中，把诏书给了一个四品官道：“张主事请看。”

那人接过来看了几眼，就知道遗诏确实为真，道：“想不到陛下如此高瞻远瞩，竟然预料到了今日之事。既然有这份诏书，那没什么说的，我张文德谨奉诏！”

说完了，他把诏书双手捧起还给马周。

然后，紧跑几步，来到了支持李治的队伍中。

马周又把诏书给其他人看，所有看过之人，都承认诏书为真，并且效仿张文德，改换了立场。

直到这时，郭业才长出了一口气。

他知道这场血战是打不起来了。

说到底，现在大唐政治清明，群臣愿意按照规矩办事。没有遗诏，晋王和齐王的条件差不多，那只能是开打了。但若是李二陛下有遗诏，大家就愿意奉诏。

不错，晋王确实对大家无恩。但齐王呢？还不是一样？

不占理的情况下，谁愿意为齐王出生入死？

所以，事情的关键就在于遗诏的真假。

这份诏书当然是真的。

郭业想起来了，在长孙皇后死后，唐军东征高句丽以前，自己与李二陛下曾经有一场长谈。

在这场谈话里面，李二陛下表示，为了不辜负长孙皇后的情义，一定要确保李治继承皇位。

为此，他做了两个决定：第一，不动自己的兵权。第二。给自己一道秘旨——允许自己在必要的时候起兵清君侧，拥李治为帝。

自己当然不肯接这份要命的秘旨，当时就婉拒了。（参见前文《李二陛下的心思》章）。

没想到，大唐天子并没有死心，把一份类似的秘旨给了太子府的长史马周。

想必是李二陛下知道马周与自己交好，必要的时候，马周可以把这份秘旨交给自己，让自己力挽狂澜。

不过后来的情况还是发生了变化，阴差阳错之下，自己被解除了在长安的兵权，这份圣旨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圣旨再有用，也敌不过李二陛下亲自出面呀！

所以，即便太子被废，马周也没把这份秘旨拿出来，只是贴身收藏。

直到李二陛下龙驭宾天，马周才把秘旨拿出来，起到了一举定乾坤的作用。

这还真有点人算不如天算的意思。

想到这里，郭业怀着怜悯的目光看向了李大亮。

他说道：“武阳县公，您一生好名。为了名望，可以拿出全部的财产。为了名望，不惜抛妻弃子。可想没想到，最后会落得一个不忠不义之名吧？事到如今，您有什么想说的没有？”

“我……”

到了现在，李大亮当然明白自己输定了。大臣们都投靠了过去，光手里这些兵有什么用？

即便自己火拼赢了，大臣们不会跑吗？人家跑回长安城，随随便便就能召集一支大军讨伐自己，自己拿什么抵挡？

再说了，有遗诏在，自己这边到底会有多少人会反水？一半？八成？还是九成？

打这场必输之战，即便自己的那些亲信也未必靠得住呀！

完了！全完了！真是悔不当初！

我当时怎么就猪油蒙了心，一定要站在秦王的对立面，要把忠直的朝臣们一网打尽呢？

这也就罢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能及时改正，李义府乃是秦王的义弟，有他做女婿，我未必就没有翻身的那一天。

可干不该万不该，我不该在改正之后，再次反水，意图谋一个拥立之功！

晋王李治登基之后，谁都可以原谅。哪怕是齐王李治，念在兄弟之情

上，他也未必不能从轻发错。但唯独我李大亮，数次背叛，上窜下跳，他能饶得了我？

好吧，死就死吧，我不怕死。

但死后的名声呢？不忠——违逆陛下的遗诏；不义——害死救命恩人；不仁——致妻女的安危于不顾！

我就是个反复无常的不忠不仁不义之人！

我一声生追求名望，难道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恨，我好恨呀！

悔，我好悔呀！

李大亮越想越憋屈，越想越郁闷，猛然间觉脑袋一蒙，嗓子眼发甜，眼前金星乱晃！

哇！

一口鲜血从他的嘴里喷了出来！

这口血只是个开始，紧接着，他就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直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临死之前，他想起了自己当日的誓言——但有半句虚言，就让我呕血而死。

.....

.....

李大亮一死，皇位归属就再无悬念。

此时遗诏还在传递，有十几个人还没传到，包括薛万彻、张亮、韦挺和许敬宗等几位大佬。

不是他们不想看，而是马周怕他们狗急跳墙撕毁遗诏，一定要他们最后看。

郭业高声道：“不必传了。几位都是朝中重臣，若是看过遗诏才转换立场，难免在新君的心里留下一根刺。我给你们个机会，现在就主动投到这边来。”

许敬宗喜笑颜开，道：“我.....”

钱霸想起此人曾在殿门口辱骂过自己，还要剥自己的皮。哪能容他从容过关得逃活命？

当即大吼一声，道：“好小子，你还敢执迷不悟！我要你的命！”

当即跳上前去，手起锤落，把许敬宗的脑袋打了一个万朵桃花开。

在场的都是人精，谁看不出他在公报私仇？薛万彻大叫一声，道：“我.....”

他那个“擦”还没说出口呢，钱霸小眼一眯缝，道：“怎么样？你小子不服气？”

薛万彻被他打过一顿，本来就有点心理阴影。现在为大势所逼，就更是英雄气短了。

他先是微微一愣，随即长叹一声，也不答言，大踏步地往郭业的队伍走去。

薛万彻都怂了，其他人自不待言，当即两队合成了一队。李佑知道大势已去，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郭业微微一叹道：“齐王，您也加入队伍吧。晋王仁厚，想必不会骨肉相

残。不过您以后可要把野心收起，小心谨慎重新做人。若还是不知悔改，恐怕上天都不会原谅你。”

“多谢秦王教诲！”

.....

.....

关押李治的地方，就在九连殿内。

其实，此时政变的消息早已传开，李治已经恢复了自由。不过不知为什么，他还是躲在房间内不肯出来。

大伙只能前去迎接这位新鲜出炉的皇帝。

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了一处房门之外。

有了秦琼的前车之鉴，群臣都谨慎起来。人们面面相觑，既不敢挪步，又不敢毛遂自荐。望向同僚，也充满了审视的目光。

最终孔颖达道：“秦王千岁，要不.....还是您一个人进去吧。关系重大，大家都有点互相信不过。”

“如此也好。”

吱呀~

郭业推开房门，与李治四目相对。

## 第2143章改元永徽

“老师，您来了。”李治站起身来，躬身一礼，脸上却看不出多少喜色。

郭业一看这状况，就知道今天的差事不太好办。

一场大变很可能把李治这孩子吓出心理阴影了，

想想也不奇怪，虽说李治现在的虚岁已满十八。但是按照现代社会的观念来看，他不过是十六周岁多一点的孩子而已。

先是贵为太子，风光无比。眨眼间就被人陷害，贬为庶人。这还没多久呢，又有人突然告诉他，你爹死了，您要当皇帝了。

大喜大悲之下，即便是成年人，都难免心理出问题。何况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呢？

郭业当即转过身来，把门关上。

然后，他大礼参拜道：“微臣郭业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治赶紧跳开了一步，道：“老师快快请起，孤王并未登基，可当不得您如此大礼。”

郭业站起身来道：“有陛下的遗诏，有群臣拥戴，您现在就是当之无愧的大唐的皇帝，当然当得起微臣的大礼。不仅如此，待会您出去，还要接受群臣的大礼。”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想想吧，从现在开始，您的一言一行都将被记载在史书上。您的任何一个决定，都将影响亿万生灵的命运。天子一怒，伏尸百万；天子一喜，造福万邦。”

“天子之位，是何等的尊贵？何等的荣耀？而这么荣耀的身份，只需要您点个头，随我出去接受众人参拜就可以得到，您还犹豫什么呢？”

对于一个年近十六岁的少年来说，郭业的话还是有相当地鼓动性的。

李治眼前一亮，就要迈步往外走。不过很快的，他就以绝大的定力停了下来。

“呃……老师请坐。”李治想了一下，坐了下来，道：“弟子有几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倒要向老师请教。如果您能为弟子解惑，我就出去继皇帝位。”

“如果我这做老师的才疏学浅，不能为你解惑呢？”

“那就请老师另择高明。是让齐王登基也好，是让我的其他的兄弟也罢，甚至说……您自己要做皇帝，我李治都毫无意见。”

郭业听了这话，不由得脸色微一变，道：“你可知其他人登基为帝，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李治淡然一笑道：“无非是一死而已。其实在被囚禁的这几天，我已经无数次想到了死。想多了，想开了，想清楚了，其实死也没什么。无论帝王将相，还是才子佳人，谁都免不了这一遭。”

听这话都有点看破红尘的意思了，郭业无奈地说道：“好吧，你到底想知道些什么？为师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李治整了整衣冠，肃然道：“老师，现在您已经爵封秦王了，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此次我能登基为帝，您也是居功至伟。那我该如何封赏您呢？”

“这个简单……”

郭业的话刚出口，李治就微微抬起了手，道：“老师，您先别回答，听我

把话说完。”

“您继续说。”

李治道：“除了您以外，还有卫国公李靖、鄂国公尉迟恭、英国公李绩等人……他们也出力不小。这些人的官职也基本上到顶了。难道我登基之后，要把他们全封为亲王？”

“您说完了？”

“另外还有，即便这次的封赏解决了，现在高句丽、百济未平，西突厥尚在。你们这些人都是国家栋梁之才，以后势必会再立新功。我又该如何封赏？”

说完了，李治重新站起，又是一礼，道：“还望老师教我！”

郭业微微叹了口气，道：“治儿，我现在可以这么叫你吗？”

“当然可以。”

“那好，我现在就以老师的身份回答你这些问题。其实……还有个问题，你想问没问出口吧？”

“什么问题？”

郭业盯着李治的眼睛道：“现在我郭业的威望如日中天，如果人心不足蛇吞象，想要更进一步，夺了你的皇位怎么办？”

李治的脸微微往旁边一侧，避开了郭业凌厉的眼神，道：“弟子的确有如此担忧。”

“那你现在不必担忧了。”郭业道：“在这里，老师向你讨个封赏……不，不仅仅是为我，还要为有拥立之功的大臣都讨个封赏。”

“什么封赏？”

“在我大唐以东两万里，有块大陆，名为美洲。此处地大物博，矿产丰富。实在是万世不拔的基业，就是称为天选之国也不为过。”

李治疑惑的问道：“您提这地方的意思是……”

“那块美洲大陆，总共分为两部分。一为北美洲，一为南美洲。我郭业不贪心，以后我无论立下了多少功劳，您把北美洲封给我就得了。至于南美洲，您可以封给有了大功的其他臣子。”

说到这里，郭业有意加重了语气，道：“记住，这个‘封’，可不是汉唐的封法，而是周天子之封，所谓裂土封疆是也。不知您能否答应？”

距大唐两万里？美洲大陆？李治对这些名词的概念是一点也没有。

闻听此言，他是什么心情？

打个比方，就如同现在的中国首富，找到了国家的一号领导，说我现在有一百亿美元，想向您买一个地区的军政大权。

一号当然不能同意，这玩意儿给多少钱都不能卖，关键是不合规矩呀。

但首富又说了，这地方既不在中国，也不在地球上，而是在距离银河系最近的仙女座星系。

你说一号会是什么反应？

卖！怎么可能不卖？用虚无缥缈的一句承诺，换取眼前的真金白银。慷其他星系之慨，傻子才会拒绝交易！

甚至一号还可能会说，那三角座星系你买不买？只要五十亿美元……不，五亿美元也不是不可以商量呀！

现在的李治就是这个心情，他说道：“同意倒是同意，但是……”

郭业趁热打铁，赶紧跪倒在地，道：“多谢陛下的慷慨！微臣决定，把北美洲改称东华。还请您把微臣封号由秦王改成东华王！”

李治听了这个要求当然是打心眼里高兴了。

秦王的名号，在大唐承载着太多的荣耀。对于他这个新立之君来说，每次听到这个名号，都感到压力山大。现在郭业自请去号，实在是太贴心了。

他说道：“这是不是太委屈您了？秦王在所有王爵中最为显赫，而东华王却没有出处，实在是有些不伦不类。恐怕天下人会以为朕是在薄待老师。”

见李治都自称“朕”了，郭业大大松了一口气，道：“不委屈，一点也不委屈。用粗俗一点的话说，那就是有钱难买我高兴。我就是喜欢当东华王，还望陛下成全。”

“那好吧。孝顺孝顺，以顺为先。那弟子就如您所愿，封您为东华王。不过……”

“怎样？”

李治不好意思地说道：“您自己愿意去美洲为王，认为这足以酬功，但其他人呢？要是人家不愿意呢？”

“那有何难？”郭业道：“美洲千好万好，就是太远了一点。有些人目光短浅，不愿意去也属正常。咱还有近的地方呢，距泉州四千里有南洋群岛，那些岛屿加起来比我大唐也小不了多少。”

“你是说把南洋群岛都封给功臣？”

“也不拘于功臣，皇室之人也可以封赏。比如这次参与作乱的高阳公主，比如难以洗脱嫌疑的齐王李佑和阴皇后……等等。陛下杀了他们，难免千古骂名。把他们封到南海为王岂不是更好？”

李治点了点头，道：“老师的意思是让朕眼不见为净？这个法子好是好，但南洋群岛离大唐又太近了。现在当然没问题，但到了后世，那些王国实力渐强，有人想着谋反怎么办？”

郭业道：“如果中土自己不乱，南洋诸国实力再强，也难与中国争锋。如果真的天下大乱了……有没有南唐诸国作乱，对于皇室来说又有何不同？”

他顿了一下，又继续道：“以往改朝换代，前朝血脉一般会被斩杀殆尽。您提前把一些皇室成员分封出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天数轮转，李家后世子孙统领南洋诸国再次君临天下也未可知。”

李治沉吟了半晌，道：“有道理！那就依老师所言，封建南海！不过……”

“您又怎么了？”

李治道：“听老师一席话，朕胸中块垒已消，愿意继承皇位，兴我大唐。不过，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如果老师能够圆满解答，那就更好了。”

郭业道：“什么问题？”

“我大唐传至现在，已历三帝。高祖、父皇和朕。高祖乃开国之君自不待言，父皇是经过玄武门之变才登临皇位，朕的继位过程同样惊心动魄。难道就没有一个办法，让皇位和平交接吗？”

郭业想了一下，道：“有三个办法。”

“三个？老师真是博学多才，还请为朕细细讲来。”

郭业道：“其一，除了太子之外，其他皇子尽皆不准读书，不准参政。这



样的话，太子之位稳固无比，会减少很多纷争。”

李治摇了摇头，道：“那万一太子遭了不测呢？岂不是皇位就没有合适的继承人了，不妥！不妥！”

“还有第二个法子，皇帝生前不立太子，遗诏放在皇宫的正大光明匾之后。待皇帝去世之后，再由宰相取出遗诏当众宣读。”

“呃……这个法子倒是好些。但人心叵测，到了关键时刻，群臣未必会按照遗诏行事呀。说不得，到了最后还是要兵戎相见。”

郭业道：“那就只有第三个法子了。皇位之争之所以如此残酷，就是因为这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大了。如果把皇帝的权力变小，应该就没那么多人争了。”

“把皇帝的权力变小？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郭业轻咳一声，把当日与房玄龄等人商定的议会制度讲了出来。

最后他说道：“这样不仅能皇位交接的顺利，还能把朝政受昏君的影响降到最低。实行这种制度，就是真的出现千年王朝微臣也毫不奇怪。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皇帝没那么尊贵了。”

李治听完了第三个方法，脸真如万花筒一般，惊怒喜哀惧轮番出现。

最终他长叹一声道：“朕算是想明白了，甘蔗没有两头甜。要么天子至高无上却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要么就得放下权力换得万世太平。”

“那陛下下如何选择呢？”

“我？”李治苦笑道：“朕现在也难以抉择。不过好在朕还年轻，有的是时间来考量。”

“那现在……”

李治起身，拉着郭业的手，道：“老师，请随朕一起接受群臣的朝拜吧。”

“啥？”郭业后退一步，道：“你这是想坑死老师吗？”

李治哀求道：“只此一次，下不为例。马上就要改封您为东华王了，您总得给我个机会表现出尊师之意吧？要不别人还以为咱俩闹什么矛盾了呢？”

“说得也是，那就依陛下所愿。”

吱扭扭～

门开了，一缕阳光照进了密室，给这间房子带来了勃勃的生机。一股清新的空气流入，令人心旷神怡。

“老师，请！”

“陛下，您先请！”

李治在前，郭业在后，出现在了群臣的眼前。

“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参见秦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群臣齐齐拜倒，恭贺之声响彻云霄！

贞观十九年八月初三，唐太宗李世民驾崩于九嵎山九连殿。太子李治于陵前即位，改元永徽。

同日，他下了登基以来的第一道圣旨，把郭业的爵位由秦王改为东华王，把郭业的官职由剑南道大总管改为尚书右仆射，令其主持尚书、门下二省政事。

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 第2144章永徽纪事之扶桑女皇

永徽二年，七月二十八。

扶桑九州王朝的首都大宰府内，烈焰熊熊，喊杀之声不绝于耳！

虽然看起来激战正酣。但交战的双方都明白，城门一破，大局已定，战争的结果再无悬念。

换句话说，九州王朝完了！

城外的一处高地上，有一对璧人按剑而立。

男的看年纪不过三十来岁，相貌英俊，双目有神，由于长期身居高位，更有一股特殊的气质在身，不怒自威。

女的看模样似二十许人，清丽脱俗飘飘欲仙，如果有一个看过八七年版的《倩女幽魂》的现代人穿越而来，见了她的模样说不定会脱口而出“小倩”！

不用问，这二人正是大唐东华王郭业和他的小妾上川梅子。在他们二人的周围，三千甲士整齐肃立，层层护卫，鸦雀无声！

“报！”忽然，远处有一骑飞奔而至。一员小校跳下马来，紧跑几步来到了郭业的面前，道：“启禀东华王，扶桑朝廷请降！”

郭业道：“不是告诉你们了吗？扶桑屠戮我大唐水师，罪无可赦。此次作战，所有皇室成员尽皆可杀不留活口。何必理会他们的投降要求？全杀光了不就行了？”

“可是……前来请降的并非是扶桑皇室成员呀。”

“那是谁？”

“据说是扶桑的宰相叫做苏我马子。”

“苏我马子？”郭业眉头一皱，想起了自己的大仇人，在空空岛上杀死秦四娘的罪魁祸首苏我连子。这两个名字听着挺象，不知他们是什么关系，道：“那把他带过来吧。”

“喏！”

不到半个时辰，有一个扶桑老者被带到了郭业的面前。此人跪倒在地，道：“下臣苏我马子参见东华王！”

“你是苏我马子？”郭业惊奇地问道。这个人对于郭业来讲可不陌生。他正是上川梅子的老干爹，大智教的老教主！

苏我马子道：“这一晃有十来年了吧，想不到你们二人今日会再次相见。现在您平步青云成了东华王，而老夫却要沦为阶下囚。说起来真是造化弄人世事无常。”

郭业道：“你找我有什么事？看在梅子的份上，我可以对你网开一面。”

苏我马子摇了摇头，道：“国事至此，老夫早已把自己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今日前来，只为国事。”

“什么国事？”

苏我马子把一个木盒高高捧起，道：“首先，老夫要送您一样礼物。”

上川妹子上前一步，挡在了郭业的面前，道：“义父大人，您最好别轻举妄动！”

“梅子放心，这里面没什么古怪。”苏我马子苦笑着把盒子打开，道：“里面是舍弟苏我连子的人头，他得罪了秦王千岁，当有此难。”

有甲士上前，把盒子接过来仔细查验，见没什么古怪，就送到了的郭业面前。

郭业确认了此人正是苏我连子，就摆了摆手，命那甲士把盒子拿开。

然后他说道：“老教主此来不光是为了送这颗人头吧？”

“当然不是。老夫还带来了朝廷文武百官的一个请求。”

郭业冷哼一声道：“事到如今，莫非你们以为自己还有资格和我谈条件？”

苏我马子正色道：“这不是条件，只是一个小小的请求。您答应也可，不答应也可。”

“既然答不答应都可以，我为什么要答应？”

“您下达的把皇室成员全部斩杀的命令，我们都听说了。但其他人，您总不会也都杀了吧？”

郭业道：“当然不会，我又不是杀人的魔王。”

“那就好，如果您答应老夫这个请求的话，我们这些幸存的人，会向您献上无限的忠诚。无论您要钱要物还是要人，我等当竭力筹办。”

“我要是不答应你们这个要求呢？”

“那我等还是不敢违抗您的命令。但以东华王的聪明，应该明白主动和被动的区别吧？另外，虽然我们这些大臣都感谢东华王的不杀之恩，但下民愚氓，说不定就会……”

郭业寒声道：“怎么？莫非他们还敢反抗不成？”

“您武功赫赫，他们当然不敢造反。但他们跑了可咋办？没有了这些下民，我等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为您筹办钱物的能力恐怕要大大下降。”

“跑？他们能跑去哪？”

“在奈良地区，我们扶桑还有一个国家，自称大和。恐怕那些小民会投奔大和朝廷。”

到了现在，郭业早就想明白了，所谓的扶桑天皇万世一系，其实是很有水分的。

以大唐年间为界，前面指的扶桑朝廷实际上就是他所攻灭的九州朝廷。

在历史上，九州王朝援百济，与大唐在白江村一场大战，全军覆灭。如此结果直接导致了这个政权的灭亡。

其后，奈良的大和朝廷兴起，继承了九州朝廷的遗产，连天皇的名号也一并继承了。

最终成为了中国的心腹大患。

算起来，还是唐朝帮了大和朝廷的大忙。要不是大唐消灭了九州王朝的主力部队，说不定再过几十年，扶桑内部就要杀个尸山血海了，鹿死谁手也未可知。

郭业穿越而来，自然不会让大和朝廷白白捡了这便宜。

他冷笑一声道：“好叫老教主得知，本王出征扶桑，不仅仅要灭了九州朝廷，就是大和朝廷也要一并剿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看那些小民往哪跑？”

“您不能不讲道理呀！”

苏我马子大叫道：“得罪您的是九州朝廷，关大和朝廷什么事？无故诛杀，您这是不仁！这是暴虐！您不顾圣人的教诲了吗？你们大唐还讲不讲上

国风度？”

郭业白眼一翻，道：“我就是不讲道理了！怎么着吧？我为刀俎，扶桑为鱼肉，你有意见？有意见也没用！屠夫何必考虑羔羊的想法？”

苏我马子闻听此言，面色惨淡，恨声道：“既然您这么说，我扶桑义不受辱，也只能战到一兵一卒了。东华王，我告诉你，扶桑立国已有千年，你们大唐想一口吞下，没那么容易！”

郭业不慌不忙地说道：“老教主别着急呀，我什么时候说大唐要吞并扶桑了？”

“呃……您刚才不是说……”

“刚才我只是说两个朝廷一定要灭掉，这和吞并扶桑可是两回事。”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道：“对了，你刚才说有一个请求，到底是什么请求？”

听说郭业并不想吞并扶桑，苏我马子不由得长出了一口气。如此行事，能保住扶桑的道统他已经是心满意足了。

苏我马子跪伏于地道：“您的身边有一个叫大江庆一的侍卫，在此次征讨扶桑的过程中，他立功非小。此人乃天皇之后，又为您立了这么大的功劳，我等想请您立他为新的天皇。”

想当初在空空岛上，郭业遇到了一个叫大江庆一的俘虏，此人自称是扶桑天皇的私生子。

郭业见他奇货可居，就把他收为侍卫。在征讨扶桑的过程中，此人的确起了不小的作用。

但要说把他立为新天皇？郭业脑子又没进水，怎么可能答应？

他说道：“大江庆一的确是立了不少功劳。为酬其功，我可以在南洋群岛中，给他一个岛屿称王。但是扶桑天皇不行！”

苏我马子坚定地说道：“我扶桑绝不接受一个唐人为天皇！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您别发狠呀！我也没说要立唐人为天皇。”郭业胸有成竹地说道：“事实上，新天皇的人选我已经选定了。她绝对是扶桑人！”

“但不知我们扶桑的新天皇是谁？”

郭业一指上川梅子，道：“就是她！”

“我？”上川梅子大惊失色，道：“不行！不行！我怎么能当天皇？”

苏我马子见机得快，赶紧磕了一个响头道：“我扶桑天皇有男有女，梅子你当天皇并无不妥！老臣参见女皇！”

“可我是忍者出身，身份卑贱！”

“英雄莫论出身！更何况您既是老夫的义女，又是东华王的女人。谁敢说您的身份低，老夫头一个不答应。”

上川梅子迟疑道：“可我的夫君是唐人，扶桑人能同意吗？”

苏我马子道：“那就更没问题了。咱们扶桑的女人找唐人借种的多了，只以为荣不以为耻。您能怀上秦王的孩子，臣等求之不得！以后那个孩子就是皇太子，待您百年之后，就继任天皇！”

想到自己的孩子能当扶桑天皇，上川梅子的眼中异彩连连，道：“这么说来，我可以当扶桑女皇？”

郭业和苏我马子齐声道：“您当之无愧！”

.....

.....

永徽三年四月初五，上川梅子正式登基为皇。

当天晚上，新鲜出炉的扶桑女皇躺在郭业的怀里道：“我现在当上扶桑的皇帝了，夫君有什么交代没有？”

郭业道：“扶桑立国已久，民心稳固，我大唐若要强行吞并，得不偿失。你为天皇，我也不要求你过多地为大唐着想。你为我办好两件事就行了。”

“什么事？”

“其一，扶桑的所有金银矿产，允许扶桑矿产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开发，当然你可以向他们征一定比例的赋税。”

“其二呢？”

“与大唐勘定边界，立碑为誓，永不相攻。”

上川梅子疑惑地问道：“您这个要求可太奇怪了，我扶桑与大唐并不接壤，何须勘界？”

郭业道：“陆地上没有，那海上呢？”

.....

.....

一个月后，在数座荒凉的海岛上立下了一个个的石碑，上面刻着大唐东华王和扶桑女皇的誓言。

从此以后，中国与扶桑再无边界之争。

## 第2145章永徽纪事之百济悲歌

永徽五年，八月初六，黄山。

此黄山并非“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黄山，而是位于百济首都泗沘城东南的一座小山。

这座山虽然既不高也不陡，却是泗沘城东南方向的唯一屏障，算是一个军事要地。

其时，大雨初晴。七色彩虹挂于天空，山间的野花经过雨水冲洗分外妖烧。蝉鸣阵阵，鸟语声声，真是好一派“如诗如画”的好风光！

然而，山顶上的人对这片好风光却视若无睹，每个人都面色阴沉，愁眉不展。

这伙人的为首之人就是百济大将阶伯。

如果说大唐军人的代表人物是秦琼的话，那这个时代百济最杰出的将领就是此人了。

不过，他比秦琼更具悲剧色彩。

无论秦琼对李二陛下有多少不满，但李二陛下总能称得上是一个圣明之主，秦叔宝在他手下建功立业还是没问题的。

阶伯就倒霉多了，摊上扶余璋这么个志大才疏的主公，处处被掣肘，壮志难酬，甚至有段时间被投入了大牢之中。

直到唐军就要兵临城下了，扶余璋才慌里慌张地把他放出来委以重任。

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孙吴重生白起再世都无力回天，何况是一个小小的阶伯？

无奈之下，他只能自请领兵五千守黄山，与国共存亡。

要说阶伯的用兵之术还真不赖，把黄山守了滴水不漏。新罗军队连续攻打了三个月都没打下来。

当然，到了这时候，阶伯也支撑不下去了。无它，被围困了这么长时间，百济的军粮已经严重不足。

到了这时候，除了投降，也只剩下决战一途了。

至于突围则完全不在阶伯的考量之内。身后就是国都泗沘城，此时突围与叛国何异？

于是乎，他命全体将士把盔甲缝在衣服上，宣称不打败敌军就不允许脱掉，然后领军出战。

按说阶伯的这个举动与楚霸王“破釜沉舟”之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运气好的话还真有创造奇迹的可能。

可惜，天公不作美。百济刚一发动进攻就大雨滂沱。对面新罗的主将金庾信见状大喜，命令投石车向敌军军发射“泥弹”。

这下子百济的将士们可倒了血霉了。“泥弹”混合着雨水黏在他们的盔甲上，陡然令甲冑的力量增加了几倍，别说打胜仗了，正常行动都成问题。

可要脱下盔甲呢？又因为阶伯的“妙计”，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成功。

所以，很快地，百济的军队就大败亏输。

最后阶伯一清点，出征的四千多人，现在只剩下了四百。可以说是十不存一。

想起出发之前的豪言壮语，老头子禁不住悲从中来，眼圈泛红，要不是

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简直要痛哭出声了。

“大帅，胜败乃兵家常事，您还是看开一些地好，不必如介怀。”阶伯的心腹爱将楚英劝慰道。

阶伯叹了口气，道：“唉，你以为我是因为打了败仗而这副模样？咱们以寡敌众，败了实属正常，胜了才令人意外呢。老夫怎么可能那么小心眼？”

“那您是为我百济的国事伤悲？”

“嗨！别做白日梦了，百济现在还有什么国事可言？”

“那您的意思是……”

“老夫是为自己而悲！是为阵亡的百济将士而悲！本来国事如此，咱们大伙轰轰烈烈地战一场，胜了就是救国的英雄。哪怕是败了也足以青史留名。可现在算什么？”

他越说声调越高，道：“咱们成了一个笑话！后世史书上会记载我阶伯不是英勇战死的，而是自己蠢死的！那些将士都是受了我的拖累，憋屈死的！”

“这……”楚英当然也觉得今天这仗打得郁闷败得冤枉，他本来就不擅言辞，一时间也不知如何劝解才好，只得转移话题，道：“那咱们今后怎么办？”

阶伯咬了咬牙，道：“今天这场惨败也不是全无好处。起码吃饭的人少了很多。剩下的粮食足够咱们吃上十天半个月的。这几百人出去迎敌必败无疑，那咱们就再为百济坚守十日吧。”

楚英点了点头，道：“也只能如此了，希望这多出来的十天时间里，形势能有转机……咦？大帅，您听山脚是什么声音？”

“万胜！万胜！万胜！”

二人仔细倾听，但听得那声音越来越近，也越来越大，直至似山崩，像海啸，震耳欲聋，响彻云霄！

他们面面相觑，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绝望之色。

阶伯苦笑一声，道：“看来坚守十日已属痴心妄想，唐军来了！”

“报~”正在这时，有一个小校飞奔而至，道：“启禀大帅，唐军的使者求见。”

阶伯的脸一沉，道：“不见！到了这时候，咱们和大唐还有什么好谈的？老夫誓死不降！”

“慢！”楚英阻止道：“卑职以为，咱们还是见一见唐使为好。”

阶伯眼一瞪，道：“怎么？你怕死？你想投降大唐？哼！老夫真是看错了你！”

楚英赶紧解释道：“当然不是。卑职的意思是，咱们都被困了好几个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全不知晓。不如暂且与那唐使虚与委蛇几句，也好探听些消息。”

“这……好吧，那就把他带到这里来。”

没用一盏茶的功夫，所谓的唐使就被带了过来。

此人大约二十来岁，身高七尺，膀大腰圆，手长脚长。往脸上看，头似麦斗，眼赛铜铃，二眸子烁烁放光，满脸的威风煞气！

阶伯一见此人，不由得血往上涌气往上撞，浑身都哆嗦。他用手点指此人道：“黑齿常之，是你！你背叛百济投唐了？”

黑齿常之脸上并无任何愧色，道：“不错，某家已经归顺大唐。现在在东

华王帐下，为五品的游击将军。”

“好呀！一个五品官就把你收买了？黑齿家世受国恩，你这样做对得起百济吗？对得起自己的列祖列宗吗？卑鄙！无耻！小人……”

阶伯越说越气，最终把腰刀抽了出来，怒吼道：“我要你得命！”

楚英赶紧把他拦腰抱住，道：“大帅，不可！不可呀！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您不能坏了规矩！”

“什么规矩？我百济都要亡国了，还讲狗屁的规矩？”

楚英道：“您这话可不对。咱们百济的国运即便无可挽回，最后也得争取在史书上留个好名声吧？一个黑齿常之算什么？他的死活有什么影响？您今天干了这事儿不是平白给百济抹黑吗？”

“这……”阶伯一跺脚，道：“可老夫就是不甘心！见了这乱臣贼子就心中气血难平。”

黑齿常之的脸上并无丝毫愧色，道：“我投唐可不是没有原因的。大帅暂请稍安勿躁，听我把话说完。我说完了，您觉得有道理还则罢了，要是您认为没有道理……”

“怎样？”

“只要您亲口说出来，我马上就宣布背叛大唐。这样我就不是唐使了，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阶伯气呼呼地说道：“你讲！我就不信了，你叛国还叛出道理来了？”

黑齿常之道：“就在五日之前，大唐东华王郭业引军自西而来，兵围泗泚城……”

阶伯赶紧插话道：“怎么可能？西边的唐军不是正和高句丽的大军对峙吗？郭业怎么敢置高句丽的大军于不顾，来攻咱们的都城？”

“因为唐军已经赢了。这些年来，唐军屡次对高句丽进行袭扰，直弄得高句丽国困民穷。此次渊男建虽然又纠集了二十万大军，但将无斗志，军无战心，更关键的是饭也吃不跑。最后终于……”

“怎样？”

“发生了营啸。二十万大军一朝尽丧，渊男建心灰意冷，肉袒出降。高句丽已经亡国了。”

听到这个消息，阶伯心中并没有多少伤感，不仅如此，还有一股莫名的快意充满了他的胸怀——既然百济亡国难以避免，多一个难兄难弟总是好的。

他说道：“高句丽的实力比咱们百济强得多，想不到是他们首先亡国。真是时也运也命也！”

黑齿常之冷笑道：“咱们百济比起人家来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唐军围泗泚城三日之后，百济亡国！”

“啥？百济也亡国了？”尽管早就想到了这个结果，阶伯还是心里一紧，恨声道：“泗泚城城防坚固，怎么可能三天都守不了？是你！肯定是你背叛了国主，打开了城门！”

“这个责任我可承担不起。”黑齿常之一撇嘴道：“这么说吧，泗泚城之所以这么快就入了唐军之手，的确是有人出卖。但那出卖之人却不是某家。”

阶伯道：“到底是谁？”

黑齿常之伸出了两根手指，道：“有两个人出卖了泗泚城。其一为武王扶



余璋，其二为沙宅皇后。”

阶伯的眼睛瞪得老大，道：“那怎么可能？”

黑齿常之道：“在大唐东华王的挑拨下，这对夫妻早已貌合神离。咱们百济之难，王与后不和，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唐军兵临城下之时，他们竟然分别向东华王投降！说出来，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话听到这里，阶伯已经信了个八九分，怀着最后一丝希望问道：“武王和东华王仇深似海，他怎么就有信心让东华王饶过他？”

黑齿常之脸现悲愤之色，道：“您要想明白，是东华王抢了武王的女人而不是相反。对于东华王来说，他们二人之间只有公仇而无私怨。”

“但这公仇也不小呀，咱们百济可是和扶桑一起坑了大唐五万水军。”

“大唐天子最好面子，武王的姿态放低一点，未必就不能蒙混过关。所以，事情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让东华王放他一码。为此，国主想了一个好办法。”

“什么办法？”

“他说……说……”黑齿常之艰难地道：“说愿意把沙宅王妃献给东华王！”

阶伯闻听此言都为扶余璋害臊，道：“这……这真是岂有此理！不就是死吗？有什么好怕的？扶余璋真是把咱们百济的脸面丢尽了！”

黑齿常之道：“这还不是最丢脸的呢？不仅如此，沙宅王后自己也表示愿荐枕席！”

“我……”听了这话，阶伯直气得肝儿颤，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黑齿常之趁热打铁，继续道：“您说咱们的国主和王后都是这个德性，我为什么不投靠大唐？跟着这样的主公，难道不丢人吗？”

楚英道：“我明白了。黑齿将军投唐的确是情有可原。那您今天来的意思是……”

“秦王素知阶伯元帅忠义，特派某家前来劝降。大帅，现在百济已经亡国，您的坚守没有任何意义。现在投降，没人会说您不忠。再说了，您就算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这些兄弟考虑不是？”

楚英被他说得颇为动心，道：“大帅，您看……”

阶伯沉吟良久，最终长叹一声道：“黑齿将军说得不错，现在坚守并无意义。楚英你带着手下的兄弟降唐吧。”

“那您呢？”

阶伯道：“扶余璋无耻，却不代表百济建国以来的众位君王不是英雄。现在百济亡国了，如果没有一个够份量的人殉葬，那也太难看了。老夫不才，就担了这个差事吧。”

……

……

当夜晚间阶伯自刎而亡，剩余的百济将士在楚英的带领下归降大唐。百济正式纳入了大唐的版图之内。

## 第2146章永徽纪事之万国来朝

永徽三十年，正旦。

今天对于大唐来说，今天是个十分重要的日子。不仅仅是因为今天乃是一年之始，百官要朝贺天子，内外命妇要朝拜皇后。

更关键的是，现在大唐如日中天，各藩国都派了够分量的使节前来祝贺，甚至其中包括不少王子和公主。

这里面最引人注目的就得说是东华国的小公主郭令月。

她的母亲乃是郭业的第九房小妾武媚娘。

郭业英俊不凡，武媚娘国色天香，有了这二人的优秀基因，郭令月自然是有着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貌。

身份高贵，长得漂亮，更关键的是年方二八，尚未婚配。此女一出现在长安城，顿时吸引了无数的狂蜂浪蝶。

太子李旦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郭业改变了历史，武媚娘并没有入宫魅惑两代君王，所以李治的原配王皇后，一直稳稳当当地坐在后宫之主的位置上。

可惜这位王皇后的肚皮不大争气。

李治登基之后，虽然有了李忠、李孝、李上金、李素节等诸多皇子和十来位公主，却皆不是王皇后所出。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永徽十三年。直到永徽十四年的正旦之日，王皇后才诞下了一子，取名李旦。

李治非常高兴，第二天就把他立为太子。

算起来，王皇后得这么个儿子还真够不容易的。所以，从小就对他百依百顺，没有丝毫违拗。

李治日理万机，皇后溺爱，他本身又贵为太子。可以说，李旦自从出生以来就一直顺风顺水，没受到过什么挫折。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晚上。

其时花灯初上，大唐天子在大明宫对各国使节赐宴。李治略微说了几句话，就以身体疲乏为由回宫休息了。

皇帝一走，殿内的氛围顿时欢快起来。各国使节一边吃喝，一边说说笑笑。

李旦眼转乱转，想找郭令月聊天，却发现佳人正在与一名相貌极其英俊的年轻男子交头接耳，说得开心。

那名男子他认识，正是新罗真德女王的独子叫做金天华。

一股被戴了绿帽子的感觉涌上了他的心头，李治长身而起，来到了二人的面前，高声道：“新罗王子！”

金天华微微一愣，道：“太子殿下，您找我有事？”

李旦轻咳一声道：“孤王是有件事想和你商量一下。”

“太子殿下有话请讲。”

李旦道“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新罗是属于三韩之地吧？”

“呃……确实如此。三韩之地原来指的是马韩，辰韩、弁韩。我新罗的大部分土地，原来确实属于三韩。太子您提这事的意思是……”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二十多年前被我大唐所灭的高句丽和百济，也属于

三韩之地吧？”

金天华解释道：“这个说法不大准确。百济的大部分国土的确是继承自原来的三韩。但高句丽就比较勉强了，严格说来，他的大部分领土属于原来的汉四郡，属于三韩的土地非常少。”

“那我不管。”李旦摆了摆手，道：“不管怎么说，百济、新罗和高句丽都和三韩扯得上关系。现在高句丽和百济已灭，他们的领土百姓都并入了大唐。唯独新罗还是藩国，是不是有些不合适？”

金天华脸色微变，道：“太子殿下是想我新罗也并入大唐？”

“新罗王子果然善解人意，孤王就是那个意思。你们新罗最好识趣一点，主动上表请求内附。如果不然，哼哼，我大唐天兵一至，你这个王子恐怕就得变成阶下囚！”

金天华闻言毫不着慌，道：“太子殿下，这是您的意思，还是大唐朝廷的意思？”

“孤王乃是大唐太子，我的意思就是大唐朝廷的意思！”

“不见得吧……”

啪～

金天华的话刚出口，李旦论起胳膊就给了他一巴掌，道：“什么不见得？你一个小国王子也敢质疑本太子？！你信不信，我随口一句话，就能让你新罗亡国！”

说到这里，他用手点指金天华道：“告诉你，咱们俩的地位有着天差地别。我说话你只有听的份！比如现在，我敢打你，你就得忍气吞声，这巴掌你算是白挨了！我李旦……你惹不起！”

说着话，他斜眼撇向了郭令月，想得到佳人崇敬的目光。

可出乎他预料的是，郭令月非但没有表现出对他有任何仰慕之情，相反地，还柳眉倒竖杏眼圆睁。

她大怒道：“你敢打天华哥哥！反了你了！兄弟们，打他！”

“啞！”

附近的那些王子公主们捋胳膊挽袖子，把李旦按倒在地就是一通海贬！

可怜太子爷直感觉堕入了一个可怕的噩梦之中，这节奏不对呀！

不是各国使节该哄着我，捧着我，对我言听计从吗？怎么他们都帮着那个金天华？

到底我是太子还是他是太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是不是在做梦？

“咳咳～别打了，别打了！”大唐天子李治的声音响起。

人们这才住手。

好在他们下手有分寸，可怜的太子殿下只是受了些皮外伤而已。

李旦跪倒在地，道：“父皇，他们竟敢打儿臣！他们明着是在打我，暗中打的却是您，甚至是大唐朝廷的脸面。您可不能轻饶了他们！”

李治冷哼一声，道：“起来吧！你只能代表自己，代表不了朕，更代表不了朝廷！如果你真想代表朝廷……等朕死了再说！”

这话的指控就相当严重了，李旦吓得双腿一软跪倒在地，道：“不是……父皇……我不是那个意思……”

“事情的经过朕已经知道了。”李治道：“如果你真没那个意思……就赶紧向各国使节道歉！”

“可是……”

“嗯？”

“那好吧……”

李旦委委屈屈地道了歉，李治又说了几句场面话，然后道：“太子，你随朕来，我有几句话要单独对你说。”

“是。”

随着大唐天子来到一件静室之内，李旦见胡床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四个大字“万国来朝”。墨迹未干，应该是李治刚刚写的。

现在只有父子二人，李旦的胆子又大了起来，道：“哼！万国使节把咱们大唐的太子打了，您还得忍气吞声。这算什么万国来朝？”

“放屁，你懂什么！”李治大怒道：“朕的计划，几乎要被你毁为一旦！”

李旦大惑不解，道：“计划？您有什么计划？”

李治深深吸了一口气，道：“你喜欢郭令月？想让他当做的太子妃？”

“这……”李旦的脸微微一红，跪倒在地，道：“儿臣确有此意，还望父皇成全！”

李治摆了摆手，道：“别跪别跪！这不是成全不成全的问题。事实上，对于此事朕是求之不得。可惜呀……经过今日之事，你再想获得她的好感恐怕是千难万难。”

“这可不怪儿臣，都怪那新罗王子金天华……”

“别说了！”李治厉声道：“你这孩子娇生惯养，简直……简直是争风吃醋都没用对地方。你可知这金天华是什么人？”

“不就是新罗真德女王的独子吗？”

“那他的父亲是谁？”

“这……儿臣不大清楚。不过他既然姓金，应该是新罗王室中人吧。”

李治摇了摇头，道：“你猜的不对，金天华的父亲乃是东华王。换言之，金天华和郭令月乃是同父异母的亲兄妹。人家兄妹说几句悄悄话，你这是吃的哪门子干醋？”

“啊？她们是亲兄妹？那怎么可能？他们不同姓呀！”

“那是因为东华王慷慨无比，允许自己的儿子随母姓，继承新罗王室的香火。实际上，除了他以外，天竺王子、扶馀国王子、扶桑皇子乃至契丹的佛子，奚族的王子……等等都是东华王之后。”

李旦挠了挠脑袋，道：“乖乖，我这顿打挨得还真不冤，感情人家是上阵亲兄弟，打仗父子兵呀！”

“哼！你就看出来这个？”

“还有什么？”

“现如今天下藩国成气候的，大多与东华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有朝一日我大唐衰落，这坐天下的恐怕就得是郭氏子孙了。”

李旦道：“那可怎么办？我大唐虽强，也敌不过所有藩国联手吧？难道咱们就要坐以待毙？”

“当然不是。朕向东华王请求，让你娶他一个女儿。以后咱们李家和郭家世代联姻，也就不分彼此了。正好郭令月和你年纪相当，所以东华王就派她出使大唐。”

李旦大喜过望，道：“多谢父皇！”

“你也别高兴的太早。”李治道：“人家东华王并没有完全答应。他说了，你若是能讨得郭令月的欢心，他自无不准之理。但要是相反地话……”

“怎样？”

“他绝不会勉强自己的女儿。咱们李氏和郭氏的联姻，恐怕就得推迟到下一代了。所以，朕才说你险些坏了大事！”

说到这里，李治盯着李旦的眼睛，正色道：“旦儿，你务必要不惜一切代价把郭令月追到手，记住，是不惜一切代价。”

“孩儿晓得了。”

李旦望着“万国来朝”四个大字，苦笑连连。

他喃喃自语道：“好一个万国来朝！原来‘万国’指的是郭氏子孙，‘朝’才是咱们李氏。天下三分，郭氏占其二。人家有这么厉害的娘家人，我娶了郭令月，这以后的日子不好过呀！”

## 第2147章永徽纪事之希德尔游记

永徽四十年，四月初九，泉州港。

从一艘大食商船上，走下来了一个人。此人看年纪大约三十来岁，金发碧眼，鼻梁高挺，轮廓分明。

如果他能有幸穿越到现在社会的泉州，肯定会被认为是来自欧美的大帅哥一名。

但在唐人看来，此人的容貌就有些怪异了。

当然，长得怪异不算什么，就算长得象妖怪又怎么样？只要有钱不就行了？

看此人的衣着颇为考究，一个牙子迎了上来。

他拱了拱手，道：“这位老客请了。在下钱三德，又名钱老三。那什么……您会说中国话吗？”

“会……我会讲唐言。在下叫……听说你们唐人不喜欢太长的名字，您叫我希德尔就行了。”此人的声调虽然有些怪异，却也无碍交流。

钱三德道：“您老是第一次来泉州？做什么买卖？我钱三德不才，在泉州牙行也算是一个人物。您无论有什么想买的想卖的，找我就成，包您满意。”

“呃……”希德尔面露为难之色，道：“在下来大唐不是做买卖的。”

钱三德的脸色当时就有些不好看了，道：“这位老客，您消遣我呢？你们这些外族人来我们泉州，说不是为了做买卖，谁信呀？怎么？你是嫌我的抽头太多，想自己来？”

“不是。”希德尔道：“在下早就打听清楚了，在泉州买卖什么东西，最好是找牙行的人。虽然要出一些佣金，但是省心省力，还不怕被人骗。细算起来，比自己亲自下场划算得多。”

“这还差不多。”钱三德的脸色和缓下来，道：“那你是怎么回事？天下纷纷，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冒着葬身鱼腹的风险远渡重洋，总不会为的是游山玩水吧？”

希德尔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实不相瞒，在下来自法兰克王国。是王国的特使。远渡而来的目的，要来见你们大唐的皇帝。不知您有没有门路？若能玉成此事，在下定有重谢。”

“你……你特么的开玩笑呢吧！”

钱三德退后一步道：“你是国王的特使？我说外乡人，你就算是想当骗子，也下点本钱好不好？就算再小的国家，也不会派一个人出使吧？必要的几个随从总是要的吧？再说了……”

“什么？”

“我是个牙子，又不是朝廷的命官！用脚指头想一想，也知道这事找我没用呀！你小子要是想用这个噱头骗我老钱的金子，可是错打了如意算盘。”

希德尔满脸赔笑，道：“不是，钱老哥您可误会我了。在下确实是法兰克王国的特使。至于您说的那些疑点，我都可以解释。这样吧，此处并非讲话之所，咱们找一个地方详谈。”

钱三德警惕地说道：“你小子想骗吃骗喝？”

“那哪能呢？”说着话，希德尔一伸手，从袖兜里掏出了两枚金币，道：“这些钱足够咱们去酒楼吃一顿了吧？您拿着，咱们边吃边聊。”

见有钱拿，钱三德的脸色顿时好看了许多，道：“那好吧，就去最近的酒楼信义楼。”

“还要请钱老哥带路。”

.....

.....

在信义楼的雅间里，二人叫了一桌好酒好菜。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希德尔长叹一声，道：“钱老哥，不管您信不信，我确实确实是法兰克国王的特使。”

吃了人家的嘴短，尽管心里面不信，钱三德还是敷衍道：“果然如此？您作为一国使者，怎么混到了这步田地？”

“唉，此事真是说来话长。您听说过法兰克王国没有？”

钱三德连连摇头，道：“在下孤陋寡闻，委实没有听说过。”

“呃.....这么说吧，对于大唐来讲，法兰克王国在极西之地。大唐以西是波斯，再往西走就到了大食，过了大食还往西走，那地方叫拂菻。拂菻以西就是我们法兰克王国了。”

“那可真够远的。您来大唐不容易吧？”话说到这，钱三德想起了张骞通西域的典故，道：“你是不是遭了盗匪什么的，才落到这个地步？”

“呃.....那倒也不是。事实上，法兰克国王派遣的使者的确是仅有再下一人，并无其他随从。”

“你们法兰克王国也太寒酸了吧？”

希德尔苦笑道：“不是王国寒酸，最关键的原因是国王没啥势力。现在法兰克王国内，是权相丕平当政，国王被困居于深宫之中，既没什么亲信，也没多少钱财。”

钱三德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道：“敢情你们这位国王是位汉献帝呀。您跑这么远，不是为了传衣带诏吧？”

“汉献帝？衣带诏？”希德尔挠了挠脑袋，道：“在下的唐言学的不精，这两个词儿是什么意思？”

钱三德简要地把汉献帝和曹操那点事儿说了一遍。希德尔听完了连连点头，道：“在下来大唐的目的虽然谈不上什么‘衣带诏’，但也相差不远。”

“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如今王国大权尽入权相之手。不仅如此，我家国主还被人造谣，说他沉迷于酒色之中，才把国事尽数推给丞相。人们还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懒王。”

钱三德道：“先收其权，再败坏其名誉。看来用不了多久丕平就要篡位为王了。”

“谁说不是呢？用你们唐言的说法，丕平就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那国主把你带来大唐的意思是.....”

“听说大唐天子乃天下共主，我家国王是派我求救来了。请天子派遣大军，杀入法兰克亡国，驱逐权相，恢复国王的权力。如果天子允准，法兰克王国将永尊大唐为主。”

钱三德听完了连连摇头，道：“我不管你你说的是真是假，姑且就算是真的吧。我劝你早早死了这条心。”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事不是明摆着的吗？大唐和法兰克王国距离何止万里？派几万大军过去，那得花多少钱？你们王国的效忠就值那么多钱？”

希德尔解释道：“当然不仅仅是效忠。唐军所需的军费，我们国主也会尽力筹措。事成之后，就是加倍偿还也不是不行。”

“加倍也不行！”钱三德道：“除非加上二十倍，这才有可能说动朝廷。”

“二十倍？就算把我们法兰克卖了也不值那么多钱。大唐天子不会那么黑心吧？”

钱三德道：“怎么说话呢？这可不是黑心不黑心的问题，而是划算不划算的问题。自从几十年前东华王出示世界地图，请求天子封建四方之后。咱们大唐的军力就是这么宝贵。”

“美洲、非洲、澳洲以及南洋群岛，都有大片大片的无主之地。随便几千唐军，抓上几万土人，就足以建立一个不小的藩国，把大军用在那里，岂不是有着几十上百倍的收益？”

“要你们相当于军费二十倍的钱财，这还是少说了呢！你有啥不满意的？大唐天子不满意还差不多。你想想，我们大唐为啥不继续往西边开疆拓土？不是担心打不过波斯，关键是不划算。”

希德尔哭丧着脸道：“可这么多钱，我们法兰克确实拿不出来呀……”

“没指望你们的国主能拿出来。我这么说是想告诉你，法兰克和大唐现在根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

“那我们的国主岂不是没救了？”

钱三德叹了口气道：“世上岂有不灭之国？天数如此，岂是人力所能挽回？希德尔，这顿饭我不白吃你的，想给你几句金玉良言。”

“您讲。”

“事到如今，你就别想你们国主啦，他已经没救了。你还是多考虑考虑自己吧。”

“我自己？”

“对呀，国主靠不住了，您日后以何为生呢？当然了，您现在身上肯定是带着不少钱财。但坐吃山空总不行吧？”

“您的意思是……”

钱三德道：“您做买卖！就做大唐和法兰克王国之间的买卖。”

“可在下不懂做生意的路数。”

“那没关系，你不会我教你呀。”

希德尔一皱眉，道：“你不会是想骗我买东西，好挣佣金吧？”

“那当然不是了，我钱老三没那么下作。这样吧，您要是信不过我，不用我教也成。我只教您买什么东西获利最高，听不听在您。”

“那倒要请教钱老哥了。”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您买东西凡是挂上‘秦王’二字的，那肯定是利润丰厚。比如说秦王香水、秦王香皂、秦王糖、秦王镜子……等等。”

希德尔大惑不解，道：“这是什么原因？难道秦王是你们大唐最大的商号的名字？”

钱三德摇了摇头，道：“秦王可跟什么商号无关。他乃是我们大唐的一个传奇人物，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科安邦无可定国。大唐能有今日这般繁



盛，最少有一半的功劳得算他老人家的。”

“我明白了，你们把这些好东西加上秦王二字，是为了纪念他老人家。”

“你这话呢……不能说全不对，但也基本上没对多少。事实上，这些东西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们都秦是王发明的。”

希德尔惊讶地说道：“这么说来，秦王还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家？”

“正是。我们泉州港之所以如此兴旺发达，很大原因是因为有秦王留下的这几样物事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别的国家只能从我们大唐买，别的地方可没有。”

希德尔道：“怪不得您让我买以秦王为名的货物呢，物以稀为贵，这些东西运到了法兰克王国必获大利。”

“就是这个道理。”

“呃……你们大唐有秦王这等经天纬地之才，真是国家之幸，百姓之幸。但不知他可还健在人间？”

“当然。秦王为我大唐屡立大功，陛下感其恩德，把整个北美洲都封给了他，改称东华王。现在他老人家虽然八十多岁了，但是听说头发依然乌黑，牙齿一个没脱落，身体强壮得很哩！”

钱三德顿了一下，继续道：“不过，人家在东华国为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肯定是不会回大唐了。老百姓感念他的恩德，就把他发明的事物以秦王二字命名，所以，你之前的说法也不算全错。”

希德尔听完了眼前发亮，道：“天下还有这等英雄人物？真是令人心向往之。如果我这辈子的功业能有此人的一成，也就算不负此生。”

……

……

最终，希德尔并没有被钱三德劝服。他想尽办法去完成国王交给的任务，终于在半年之后得到了大唐天子的接见。

不出钱三德所料，他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同意。

心灰意冷之下，希德尔只得弃文从商，成了法兰克王国有名的富商。

他去世之后，在欧洲知道他名字的人并不比大唐郭业少多少。希德尔这一辈子，也算是不负此生了。

当然，令他留名青史的既不是他的忠心，也不是他的财富，而是他写了一本书——《希德尔游记》。

在这本书里，他以热情洋溢的预言，详细描述了大唐的无尽财富，各种新奇的物品，众多的人口，规划良好的巨大商业城市以及华美的宫廷建筑。

影响着一代代的欧洲人，投入了东西方的交流之中……

## 第2148章永徽纪事之郭府十三钗

永徽五十年春。

其时，东华王郭业举家离开大唐已有四十余年。与他打过交道的人，大多已经不在人世。

尽管如此，因为巨大的功业，他的名望在大唐不仅没有任何衰退，相反还被人们越来越神话了。

正所谓，哥虽然不在江湖，但江湖上还流传着哥的传说。

说书人看出了此事蕴含的商机，有关郭业的评书也层出不穷。这其中最优秀的作品是《郭府十三钗》。

长安城东南角有一个书馆，名曰东城书馆。这家书馆的台柱子姓刘，今年三十五岁，个子不高，身材微胖。

他以说《西游记》起家，最终推陈出新，创作了经典作品《郭府十三钗》而名噪一时，成为了长安风头最劲的说书人。

啪～

刘先生经堂木一拍，正式开书，道：“今天众位可是来巧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是咱们这部书的最后一讲。明天，咱们就得开新书。”

台下有一青衣少年高声道：“先生，既然都是最后一讲了，我耽误大家一点时间，问您一个问题成不？”

“这位小哥有话请讲！”

“您这个《郭府十三钗》说得实在是好，可惜有一点美中不足呀。”

刘先生闻听此言丝毫不恼，道：“哦？你说哪一点美中不足？欢迎指教。”

“您这部书的题目不大合适。前面您已经说了，东华王郭业府中正式的妻妾有十个，她们分别是柴秀秀、贞娘、芷茹、杨凤怡、善花公主、孙小小、上川梅子、渊若霜、武媚娘以及席碧竹。”

刘先生点了点头，道：“不错，难为你记得这么清楚。”

“但您这部评书的名称是《郭府十三钗》呀！要单论郭业正式妻妾的话，那是十个。把他所有女人都算上的话，就不只十三个了。十三钗的名字起得好没来由。”

“你是想问这个呀。”刘先生胸有成竹地说道：“十三钗的名号当然不是没来由的，东华王郭业正式的妻妾确实是十三个。”

“那其他三人到底是谁？您不会在这最后一讲再加三个美女吧？”

“当然不会。事实上，这三个人在前面已经出场了，你仔细想想。”

青衣少年摇了摇头，道：“我想不明白，还请先生示下。”

刘先生道：“第一位，就得说是才女徐惠。想当初她与郭业已经定亲，只是因为父兄的丧事没有成亲罢了。三年一过，他们是不是得成亲？算徐惠为十一钗，你同意不同意？”

青衣少年挠了挠脑袋，道：“同意，当然同意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那第十二钗又是何人？”

“这个人就更合情合理了。”

刘先生道：“想当初郭业在新罗救了一个小女孩叫郑菲菲。后来此女渐长，对他情根深种。各种阴差阳错之下，二人有了婚约。郭业想尽办法才把

成婚的时间拖延到八年之后。”

“所以，郑菲菲就是十二钗？”

“八年之后小姑娘都变成老姑娘了，耽误了人家的青春，郭业怎么敢不负责任？至于这第十三钗么……”

青衣少年把手高举，道：“您先别说，我自己想想第十三钗应该谁。”

“好吧，您猜。”

“呃……想当初在空空岛上有一个叫秦四娘的女子救了郭业一命，后来此女惨死在扶桑人的手里。郭业也立碑确认了她的身份，您指的是不是她？”

刘先生摇了摇头，道：“死人不算。同样的道理，你也别把薛延陀的公主薛心莲和僚人圣女雷书瑶算进来。”

青衣少年眼珠一转，道：“我明白您说的是谁了！姜玉梅！对不对？她是渊男建派来的刺客，行刺之时被郭业捉住了。后来此女被陛下赐给郭业，二人还有了肌肤之亲。”

“你这话就更不可靠了。姜玉梅和东华王之间有欲无情，事后郭业把她派出了长安城。后来此女找了个机会偷偷溜走，不知所踪了。”

“不是她……”青衣少年眉头紧皱，道：“您指的不会是天竺女王拉迦室利吧？”

刘先生轻笑一声，道：“那怎么可能？天竺女王拉迦室利、扶馀国鱼暖暖、契丹萧丹、奚族苏支、大陈国的于文倩以及新罗的真德女王都不算在内。”

青衣少年道：“先生，您口误了吧？新罗女王是金德曼，人称善德女王。您怎么称她是真德女王呢？”

“我当然没有口误。这位小哥，您忘记了吧，想当初郭业解了金城之围，有个叫金胜曼的美女要和他生孩子。金德曼死后，此女继承了新罗王位，人称真德女王。她就是新罗王金天华的生母。”

青衣少年道：“说到生孩子，我又想起了一个人。长安城的才女，《大唐娱乐周刊》的周刊的主编尤姬，曾经表示要一个私生子，后来……”

刘先生白眼一翻，道：“大家都是男人，你说呢？这还用问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那个孩存在的话，现在……”

刘先生道：“这个问题，你自己私下打听就得了，问我干什么？难不成你想让我这个东城书馆歇业？”

青衣少年一拍脑袋，道：“是在下莽撞了。有东华王的照拂，此子定然是官运亨……”

“你还说！”

“好，我不说他。咱谈谈另外一件事，您刚才也提到了大陈国的于文倩。他和东华王可是有一夕之欢，会不会有孩子？”

刘先生摇了摇头，道：“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想当初万国来朝，大陈国的王子也来过大唐。我远远望去，此人似乎与东华王有几分相似。”

青衣少年道：“那就八九不离十了。诶，对了，这个十三钗到底是谁？我可把您这部书里面提到的女人差不多都猜了一遍，怎么都不对？”

“因为你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

“是谁？”

“当然就是僚王杨盛的妹妹杨青青。”

“不对吧……杨青青可是和郭业有着杀兄之仇，他们二人怎么可能结为连理？”

刘先生轻叹了一口气，道：“不错，他们二人的确并未成亲。原本杨青青对郭业一直采取攻势，并把头上的青丝缝在香囊之内送给了他。可惜后来……”

“怎样？”

“郭业离开剑南道之后，杨青青又发现了一些证据。心里隐隐明白郭业很可能就是自己的杀兄仇人。”

“然后呢？”

“从那以后，杨青青就隐居于深山之中，终身未嫁……永徽十九年郁郁而终。临死之前，她又剪下了一缕青丝，托人转交给东华王。东王华见到青丝之后，泪如泉涌。”

说到这里，刘先生念了一首诗道：“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青衣少年听了也颇为感动，道：“说起来，这真是造化弄人。即便以东华王天纵之才，无边的权势，于世间也总有些无可奈何之处。”

“谁说不是呢？”刘先生道：“杨青青是东华王此生唯一的遗憾，所以，我把她列为第十三钗。这位小哥，你说妥当不妥当？”

## 第2149章寿比南山不老松

今天，东华国的国都新华城实在是太热闹了。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欢歌如潮、笑语不断，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全城上下一片欢腾。

之所以出现这副场景，当然不是因为今天是正旦之日。现在还是秋天，离春节还早着呢。

更不是因为刚刚打了大胜仗，经过一甲子的努力，东华国已经占据了北美洲的大部分国土，胜局已定。无论再取得多大的胜利，都不会让国内的民众如此激动。

那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呢？

往天上看，热气球上悬挂的巨大横幅会告诉人们答案——恭祝东华王百年华诞。

说起东华王这位老寿星，那可真不得了。此人行郭名业，原本只是大唐剑南道益州府陇西县东流乡的一名赘婿，后来借助岳父家的势力，进入县衙当衙役。

自从一入了官场，郭业可就不得了了，正是金麟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变化龙。从那以后，他青云直上，短短几年内就位极人臣，官封尚书右仆射爵封秦王。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没有，完全没有，这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呢。

他在帮助大唐天子李治平扶桑灭百济吞并高句丽之后，又带领着一部分大唐子民，远渡重洋两万里，打下了一个大大的东华国。

东华国论面积有大唐的三倍大，论耕地也有大唐的两倍以上。更关键的是，此地大部分是未开化的野人，堪称无主之地，诚乃万世不易之基也。

这个新兴国度的爵位，依旧是公侯伯子男五等。不过这五等的含义与大唐有很大的不同。

所有爵位除了俸禄之外，还有大片的土地赐下。公爵十万亩，侯爵五万亩，伯爵两万亩。子爵五千亩。男爵一千亩。

随他而来的大唐子民都被分封了大大小小的爵位，就是普通一兵也有男爵的尊荣。

这还不算什么，也就是比大唐的爵位多了几倍的土地而已。东华国爵位最大的不同，那就是有参政议政之权。

整个东华，分为九九八十一州，八百府，三千县。所有县令都是由一人一票选举而来。

州府的长官虽然是由东华王任命，但若是激起民愤，只要过半数的爵爷反对，就可以对他进行弹劾。东华王必须把此人罢免，另择贤能。

至于中央决策，东华王也并不能完全一言而决。公爵与侯爵组成的议院，若有半数议员反对，这个决策就无法施行。

所谓东华王与士爵共天下也。

人们都明白，东华王带给大家的绝不只是一世的富贵，而是子孙数十代乃至百代的衣食无忧。

首先是土地，别忘了，所谓改朝换代，穷究其根本原因，无不是人口滋生，土地不足。最终贫者衣食无着，被迫造反。

现在，这么大片土地被大家拿下了，迁移过来的唐人有多少呢？不到

百万。就算加上土人，也不过是四五百万人。

百姓们再怎么能生，要想达到人多地少不够分的境地，怎么也要五百年之后吧？

再有就是制度的优越性。东华国的体制，是让大大小小的士爵与国同休，充分保证了大家的权力。

当然了，这也并不意味着东华国要养一群社会的寄生虫。

国家规定，唯有嫡长子可以继承爵位，其他人只能通建功立业获得封爵。

至于国家赐予的土地，也只能连续继承五代。五代之后，每过一代减其半数。即便是嫡长子，要想不堕了爵爷的面子也得努力奋斗才行。

对于这个制约大家也能够理解，毕竟谁也不想自己的子孙后代变成无所事事的废物。另外，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有了爵位，起码比一般人的起点高很多。还不满意，那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了。

那么，大家如此爱戴东华王，就是因为他给了大家土地和爵位吗？不完全是。除了这两点以外，更关键的是，东华王还把当日仙人传授的学问无偿地教给国内百姓。

这些学问大致分为数学、物理、化学、医学四大类，再加上文学、历史和刑名、农学和军事五门课程，总共九门，成了每个新生的东华百姓必须学习的课程。

全国设小学百座，中学二十座，大学两座，保证这些学问的传播。

可以说，郭业既是东华王的国王，又是大部分东华人的老师。亦师亦君，百姓们能不崇敬吗？

所以，对于他能活到一百岁，并且身体硬朗，所有的东华人都由衷的感到高兴，也乐于为他举办一场规模颇为宏大的庆典。

王宫的大殿之中。

此时已是天将近午，东华国有头有脸的人物均已到场，整齐肃立，准备为郭业贺寿。

“东华王到！”

在女官的唱名声中，郭业精神抖擞地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

说来也怪，尽管他此时已经年至百岁，但耳不聋眼不花，精神矍铄。头发依然乌黑，牙齿并未脱落一颗。从面相上看，顶多被人说成是四十许人。

“臣等参见东华王千岁千岁千千岁，祝东华王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

“众卿平身，赐座。”

“谢王上！”

待人们纷纷落座，郭业先是往四下里扫视了一圈，然后轻咳一声道：“众位卿家，今天乃是孤王百岁寿诞。大家伙都来贺寿，孤王非常高兴。另外，趁着大家都在场，有一件事情我要向大家宣布。”

东华尚书令张九龄起身，肃然道：“敢问王上有什么事要宣布？为何没与众宰相事先商量？这不合规矩吧。”

郭业道：“因为此事只有我能说。我不提，即便你们中有人想，也不敢说出来。”

“我明白了。”东华大将封常清道：“我东华与大唐远隔两万里，物阜民丰

国力昌盛也不在大唐之下，何必要以唐朝为尊？臣恭请王上称帝。”

说着话，他跪倒在地，道：“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

其时，唐人到东华的移民已过三代，象张九龄和封常清等人皆是在东华出生的，对与大唐朝廷根本就没什么忠诚之心。

再加上劝进这种事风险无限小预期收益呀还算丰厚，不干白不干。

于是乎，有了封常清带头，人们纷纷拜倒在地，道：“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祝吾皇万寿无疆。”

郭业连连摆手，道：“众位爱卿快快请起，孤王绝无此意。我为东华王与称帝有什么区别？所差的无非是一个虚名罢了。为了这个虚名与大唐交恶，实在不值。”

劝进这种事哪能一次就成功的？那也太不讲究了。人们以为郭业要搞一出三推三让的把戏，于是乎继续努力。

众大臣或引经据典，或者慷慨陈词，甚至有大将要写血书，似乎郭业不答应这个要求，东华就要亡国似的。

最终东华王勃然大怒，道：“大家别忘了，现在的大唐天子李隆基那是我的亲外孙。你们要我这当姥爷的去抢外孙的江山社稷，你们不要脸，我还要呢！”

张九龄道：“王上息怒，大家不是要与大唐开战，更不想得到大唐的江山社稷。只不过是想让东华国与大唐平起平坐罢了。”

郭业摇了摇头，道：“那也不成。东华孤悬海外，本来就与本土有些离心离德。我若称帝，恐怕会变成完全不想干的两个国家。答应了你们的要求，我就会成为汉人的千古罪人。”

见郭业态度坚决，张九龄才明白自己这些人真的误会东华王了，道：“既然您不愿意，那此事就此作罢。”

“呃……”他想了一下，继续道：“虽然您不想称帝，但微臣还有一个主意，显示您尊贵的身份。”

“什么身份？”

“立祠！臣请朝廷建百圣祠！”

“百圣祠？”

“文圣孔丘，武圣关羽，兵圣孙武，匠圣鲁班……等等，至于您可称至圣。统领所有圣人，接受东华国祭祀。”

“那我的出生的日子就叫圣诞？”

“呃……似乎可以这么说……”

郭业脑海中显现出了耶稣基督的形象，似乎还挺带感的，脸上浮现出了淡淡的笑意。

不过，他很快就清醒过来。借助后世的知识建功立业也还罢了，再欺压先贤人那就太过分了。

他摇了摇头，道：“这个主意不好，那些学问来自仙人传法，而非我所创。我何德何等与众位先贤想比肩？甚至要压他们一头？”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此事再也休提。”郭业道：“你们也别猜了。孤王还是自己把谜底揭开。我今天要宣布的事情就是……传位给王太孙郭铸。以后我就是东华的太上王，逍遥度日，再也不管国政了。”

郭铸乃是郭业的长子郭守敬所生，今年已经五十多了。他闻听此言，尽管心里面狂喜，但还是赶紧跪倒在地，道：“爷爷，不可，不可呀，我还小……”

郭业眼一瞪，道：“胡说八道！小什么小？五十六岁还小？莫非你非得七老八十了才够大？那时候你还有精力处理国政吗？真是岂有此理！”

张九龄道：“王上息怒，太孙不是那个意思。只是您现春秋鼎盛……”

“嗯？你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哪个人一百岁能算春秋鼎盛？老棺材瓢子还差不多。”

“好吧，虽然不能算春秋鼎盛……但您的身体还康健得很哩！别看微臣不到四十岁，但论身体，还未必比得上您。所以，无论太孙和臣等都以为，您实在没必要退位。”

张九龄的话音一落，人们纷纷跪倒在地，齐声道：“还请王上收回成命！”

郭业沉声道：“大家都起来吧。孤王心意已决，不必再劝。”

“王上不答应臣等的要求，我们就长跪不起。”

“你们……你们这是跟孤王耍无赖呀。”

郭业站起身来，来回踱步，最终长叹一声，道：“孤王要退位是有原因的。你们先站起来，听我慢慢说。我说完了，你们如果觉得没有道理，再跪谏也不迟。”

大家也只是表明一个姿态而已，并不是真的不顾国家大臣的体面耍无赖，于是纷纷站起身来。

郭业道：“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封妻荫子，有人说是建功立业，有人说是享受人生，有人说是千古留名！不管怎么说吧，大家想想我还缺什么？”

“我郭业为东华王，富贵至极。娇妻美妾成群，孝子贤孙众多。建功立业千古留名均已实现，至于吃喝用度那就更不在话下。所缺的无非是一个善始善终而已。”

“换言之，我在百岁寿诞之日把王位传给王太子，这一辈子就算是圆满了。”说着话，他对群臣躬身一礼，道：“还望大家成全我郭业的一点私心！”

这话讲得非常合道理，再加上是百岁老人诚心请求，群臣面面相觑，最终也只能同意了。

人们再次跪倒在地，齐声道：“臣等遵旨！”

“好好好！”郭业哈哈大笑，得意地说道：“孤王这辈子圆满了！现在的世间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继续追求！”

“不见得吧！”他的话音刚落，大殿外有人冷哼一声，破门而入！

众人抬头望去，但见此人穿一身青色的道袍，面庞清瘦，须发皆白，双目炯炯有神，身背宝剑，道骨仙风！

东华王宫戒备森严，怎么会出现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老道？

众人厉声喝道：“你是什么人？”

那道人打了个稽首，微微一笑道：“贫道青云子！东华王，别来无恙乎？”



## 第2150章余韵·马嵬坡（大结局）

大唐永徽五十二年，唐高宗李治驾崩。太子李旦即位，是为唐睿宗，年号景云。

李旦以东华王之女郭令月为后，生子李隆基。

景云二十年，李旦驾崩，李隆基登基为帝，年号开元，国势蒸蒸日上。

开元二十五年，李隆基将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接入宫中，胡天胡帝，为世人所诟病。

三年后，改元天宝。

天宝四年，李隆基纳杨玉环为妃，极尽宠爱。为了讨得美人的欢心，李隆基虽然没有达到烽火戏诸侯的程度，但也差不了多少。

不仅在财物上尽力满足，还把杨氏一门尽皆封官。

杨国忠本是京城无赖一名，就因为他是杨贵妃的堂兄，短短几年，平步青云，竟然成了大唐的宰相。

李隆基一心与杨贵妃寻欢作乐，把朝政尽数托付此人，最终弄得朝政黑暗，四民怨声载道，军权大都集于胡人之手。

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趁大唐内部空虚，发动叛乱，短不到一年就攻陷了长安城。

李隆基仓促出逃，这一日大军行至马嵬坡。

“杀妖女！诛杨贵妃！”

“尽诛杨氏，还我大唐朗朗乾坤！”

“陛下退位，太子登基！”

在士兵的呐喊声中，禁军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走进了驿站，跪倒在地，道：“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李隆基面色惨淡，道：“陈将军，朕纵然是对不起天下人，但待你可是薄。没想到呀，你也反我！”

陈玄礼平静地说道：“微臣的确罪该万死。但扪心自问，微臣并不认为今日的选择有错。国事落到了如此地步，全是杨国忠一手造成的。我杀他，是为了天下苍生，并没有任何错。”

“哼，为了天下苍生，你杀杨国忠不就行了？玉环久居深宫，未与外人交结，她有何错？为什么非要杀她？另外，让朕退位太子登基又是怎么回事？你说自己毫无私心，谁信呀！”

陈玄礼道：“将士们已经杀了杨国忠，而杨贵妃是他的堂妹，必然对众将心生不满。若她今日不死，我等担心她事后报复，心中难安，还望陛下成全！”

“那让朕退位又如何解释？”

“您被将士们逼着杀了最心爱的女人，心里能好受得了？我等此举还是为了自保。陛下，您就退位为太上皇让太子登基吧！”

“这……”李隆基被驳了一个哑口无言，最终长叹一声，道：“朕可以答应退位，但是玉环无辜，能否饶他一命？”

陈玄礼磕了一个响头，道：“还是不行。陛下登基三十载，有不少人一心效忠您，微臣等人担心皇位更迭会有反复。所以……杨贵妃必须死。”

“朕可以对天发誓。”

“天意渺渺，微臣不敢尽信。”

“你……”李隆基大怒，道：“陈将军，你不要欺人太甚！”

陈玄礼连连叩头，道：“还望陛下成全。”

李隆基寒声道：“那朕要是不答应呢？”

陈玄礼语含威胁，道：“微臣当然不敢逼迫陛下。但是外面有不少将士是粗人。一着急起来，难免做出什么无礼之事。恐怕陛下到时候追悔莫及！”

“你……”

屏风后面的杨玉环早就把他们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见李隆基再也保护不了自己，只得转出了屏风。

她盈盈拜倒，道：“玉环罪孽深重，今天就与陛下永诀了！”

李隆基心如刀绞，两行泪珠滚滚而下，道：“朕无能呀！想不到我竟然落到了如此地步，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爱妃，事到如今，也只能委屈……”

咳咳～

一阵轻咳声响起，高力士走上前来，道：“陛下，奴婢以为，事情还没到那个地步，贵妃娘娘不是非死不可。”

陈玄礼、李隆基和杨玉环满脸愕然之色，齐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高力士道：“陛下若是既要江山又要美人，那奴婢就无能为力。但您若是只想要杨贵妃活命，还是没问题的。”

陈玄礼道：“那不可能，将士们不会答应。”

“陈将军别急，听我把话说完。今天你们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胆子逼宫，是因为后面站着太子殿下吧？”

“当然不是，我们是为了天下万民！”

“得了吧！”

高力士一撇嘴，道：“咱们水贼过河甭使狗刨，谁不知道谁呀？没有太子，就你们这么几千人谋反，事后如何收场？就不怕被朝廷的忠臣义士们剿灭？天下万民的福祉，总没有自己的性命重要吧？”

“呃……就算太子主使又怎么样？”

“是太子的主意，那就好办了。大家想想，陛下受你们逼迫让位，这事能善了吗？别说大唐内效忠陛下的人了，单说海外诸藩国，他们的国主可都和陛下沾亲带故……”

“太子难道就没有与诸藩国有亲了？”

“有，当然有。但你们别忘了，陛下是被迫让位。换言之，太子得位不正，那些藩国有了借口，会不会趁着大唐虚弱群起而攻？太子难道想做一个亡国之君？”

陈玄礼冷笑道：“即便我们放过杨贵妃，陛下让位就心甘情愿了？说出去谁信呀！”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高力士微微一笑，道：“我有一计，将士们既不用担心杨贵妃的报复，藩国也没有干涉我大唐的借口。”

“什么计策？”

高力士道：“一百多年前，太宗陛下也是行事昏聩。当时的秦王郭业与诸位大臣秘议清君侧。最后却为如何善后起了争执。这个典故陈将军听过没

有？”

陈玄礼思索道：“最后他们好像是要建一个叫‘议会’的衙门。国家大事由大臣共同商议。皇帝地位尊崇，却不干涉政事。只是后来出了些变故，这个计划就没有施行。”

“就是议会。”高力士微微一笑，道：“陛下退位，太子登基，建立议会。这样，无论皇位有没有反复，杨贵妃就算想报复也有心无力了。因为朝廷的大权已落于朝臣之手，皇帝有名无权。”

陈玄礼迟疑道：“可是……议会也是有弊端的……”

李隆基对杨玉环是真爱，能保她不死，什么事都愿意做。更何况他自己做不了皇帝，当然也不希望那个不孝子得到。

他说道：“什么弊端？不过是决策效率不够高而已。那又如何？想当初国政全交与杨国忠一人，就是国家之福了？”

陈玄礼解释道：“微臣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如今安禄山势大，朝廷再组建议会，对于平乱之事……”

李隆基道：“虽然朕丢了长安，但贼军只是暂时得意而已。天下大部分的疆土还是在朝廷手中，严格来说，安禄山之乱只是疥癣之疾。即便效率低一些，也足以平叛。”

“这……说得也是，只是微臣还是觉得……”

李隆基继续劝道：“我大唐之所以落到现在这步田地，主要是怪朕宠幸杨国忠。但想当初若有议会，朕又怎会犯此大错？陈将军，你难道想以后杨国忠之事重现于大唐？”

“当然不想。”

高力士趁热打铁道：“陈将军助太子登基，刚开始他可能可能会感激您。但哪个皇帝都不会相信一个叛臣吧？您以后准备如何自处？但有了议会就完全不同了。何去何从，陈将军可要仔细思量。”

这句话算是说中了陈玄礼的心事，他眼前一亮道：“既然如此，那微臣就和众将士商量一下。”

李隆基意味深长地一笑，道：“朕等着你的好消息。”

……

……

次日，在马嵬坡上，举行了一场颇为潦草的禅位典礼。太子李亨继位，改元至德，尊李隆基为太上皇。

同日，大唐议会成立，以宰相韦见素为议长，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御史大夫魏方进为副议长，在场四品官以上为议员。

其后，太上皇与皇帝分道扬镳。李隆基带一部分官员幸蜀中。李亨带着议会北上，收拢残余兵马，围剿叛军。

两年后，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弑父，贼军发生内乱，叛乱遂平，大唐得以中兴。

然而此时大唐议会已经总揽了朝中大权，皇帝再想收权已经有心无力了。

……

……

太极宫甘露殿。

今日李隆基的兴致颇高，道：“爱妃，明天就是八月十五中秋佳节了，你可有什么安排没有？昨日皇帝派人来传话，想带着皇后来甘露殿和咱们一起过节，你到底同意不同意？”

杨贵妃却不大高兴，道：“国事至此，臣妾哪还有心思过什么佳节？”

“国事怎么了？”李隆基大惑不解，道：“安禄山死了，叛乱也平了。我大唐现如今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爱妃有什么不满的？”

“哼，现在大唐哪点都好，就是皇室不好，您当太上皇也就罢了，皇帝可是九五至尊，现在又有什么威风了？他要不是实在闲着没事，又何必来咱这过节？”

说到这里，杨玉环泫然欲泣，道：“皇室衰微，始于马嵬坡，起因于玉环。您说，千载之后，史书会不会把我比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

李隆基赶紧劝慰道：“爱妃，你想多了，皇室之所以衰微，表面上看是起缘于你，实际上却是起源于一百年前的东华王郭业。要不是他那个关于议会的提议，又怎么会有今日之变？”

“东华王？怎么能怪在他老人家身上？”

李隆基摇了摇头，道：“我没说怪他，只是说此事严格说来由他而且。另外，此事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若没有想当初他这个提议，爱妃焉能活到今日？若没有议会，我和皇帝的关系会如此融洽？”

“可对皇室来说……”

“对皇室来说，好坏参半。你只看到了皇室大权旁落，却没看到从此以后皇位的更迭将无比平和，再无父子兄弟相残之事。更重要的是……”

“什么？”

“若没有议会，我大唐很可能四世而亡。而有了议会之后，却可能延续千年以上。这如何不算是一件好事？”

杨玉环沉吟道：“如此说来，你我夫妻乃至大唐能有今日，都是想当初东华王的遗泽了？”

“正是。我那外祖父虽然现如今仙踪渺渺，但他的遗泽还在泽被着我们这些后人。今晚我们就为他老人家上一柱香吧。”

（正文完）

番外篇

## 第1章爱江山也爱美人（1）

时间回到永徽元年。

老皇上驾崩，新帝登基，大哥被改封为东华王，再加上父亲的葬礼，这几件事接踵而来，真把李义府忙了个脚不沾地。

尤其是老爷子的葬礼，有道是三十年前看父敬子，三十年后看子敬父。李义府身为东华王的结义兄弟炙手可热，前来捧场的人自然如过江之鲫。

再加上李义府本身的官职相对不高，迎来送往必须亲自出面礼数周到，一场丧事办完，好悬没累出一场大病来。

好不容易丧事办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吧？还是不成，因为有一件要紧事，他必须马上去办。

别忘了，想当初在九连殿死的可不仅仅是李宗训和李二陛下，他的便宜岳父李大亮也在其中。

当然了，要是在旁人看来，李大亮乃是大唐逆贼，此时前途远大的李义府应该离他的家人越远越好。

但李义府并不这么认为。

李大亮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李娇娇对自己可一直都很不错。如此有情有义的女子，放弃了实在可惜。

于是乎，丧礼一结束，他就换了一身便装，直奔武阳县公府去也。

此时的武阳县公府当然是门可罗雀，想起了之前三次登门情景，李义府真有一种物是人非之感。

头一次登门，自己还是穷书生一名，对于公侯的府邸充满了敬畏之情。入得府来，不敢多行一步路，不敢多说一句话，战战兢兢。

第二次登门，自己身后跟着四十八位高官，包括太子和秦王在内的各位大佬对自己竞相夸赞，堪称史上最隆重的提亲，风光无比。

第三次登门是送聘礼，一颗月亮八十八颗星星，龙肝凤髓，前不见古人，后难见来者，极尽奢华。

现在，是第四次登门了，似乎返璞归真。自己又换回了一身文生公子装，但身份和见识却与之前有着天壤之别。

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不知今天能否好事终成？

啪啪啪～

李义府上前轻轻叩打门环。

吱扭扭～～

府门开了一条小缝，老管家福伯探出头来。见来人是李义府，他不由得脸色大变！

“姑……啊，不，是李都督，您怎么来了？”福伯慌里慌张从门内挤出来，跪倒在地道：“参见李都督！”

“福伯快快请起。”李义府赶紧以手相搀，道：“您老人家是怎么了？我哪当得起您如此大礼？以前您老可不这样，这不是寒碜我吗？”

福伯却不肯起身，道：“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不可听日而语。”

他沉吟了一下，继续道：“李都督，小老儿厚着这张脸皮想求您一件事，您答应了我就起来。您要是不答应，我就跪死在您的面前。”

李义府无奈地说道：“那你就快说吧。想当初我初入武阳县公府，蒙您多

方照顾。这份恩情，小可一直铭记于心。现在既然您有事求到了我的头上，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一定答应。”

“呃……”

福伯一嚙牙花子，道：“说起来，这事还真有点强人所难。事情的经过老奴已经听过了，我家县公这次的确是大错特错。有道是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您想报复也是天经地义之事，只是……”

“怎样？”

“您扪心自问，除了县公以外，其他人对您怎么样？老奴就不必说了，夫人虽然刚开始对不太好，但后来不都是了吗？至于小娘子，那就更别提了……她是一心一意要做李家的好儿媳。”

李义府微微皱眉，道：“刚才您说的这些我都知道。福伯，别绕圈子了，您究竟想说啥？”

“老奴的意思是，冤有头债有主。老县公害死了您亲爹是不假，但他已经死了，一命偿一命，这场恩怨应该就算了结了。您就不用再祸及家人吧？”

李义府闻听此言，不禁哑然失笑，道：“谁告诉您我想要祸及武阳县公的家人了？”

福伯轻哼一声道：“您要是不想找公子爷和小娘子的麻烦，今天到底是为啥来的？”

“我来当然是有原因的……”

“您不必解释。”福伯都断了他的话，道：“为父报仇，理所应当，没啥不好意思的。这样吧，您要是实在出不了这口气，老奴可以把这条命陪赔给您。一命换两命，您总该满足了吧？”

“我要你的命干什么？”

福伯脸色黯然，道：“果然……您是想要我们武阳县公府全家的性命！李都督，您果真不念旧情，要把这事办得那么绝吗？”

李义府气急败坏，道：“您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可以对天发誓，武阳县公一死，我们两家的仇恨就算完全消失！我谁的命都不想要。”

老管家大惑不解，道：“那您今天是为啥来的？”

“当然是提亲而来。”

李义府微微一笑，道：“第一次提亲，武阳县公给我谋了一个石泉县令的官职就打发了。第二次提亲因为皇后赐婚横生波折，最后不了了之。今天算是第三次提亲。福伯，您进去通禀一声吧。”

老管家一脸地不可置信，道：“此……此言当真？”

“不敢妄自菲薄，我也是有头有脸的人，怎么可能拿这么大的事信口开河？古有刘备三顾茅庐，今有我李义府三次提亲，这诚意够足得了吧？”

“诚意当然是够足，可是……”

“嗯？怎么？难道您老不同意这场婚事，想要横加阻挠不成？”

老管家赶紧道：“不是，当然不是。老奴对此事当然是求之不得……那什么，您稍待，我马上去通知我家主人！”

“李某在此静候佳音。”

……

……

功夫不大，李义府就听到了脚步声。紧跟着中门大开，走出来一个中

年男子，老管家紧随其后。

这个中年人李义府当然认识，他就是自己的便宜大舅子，李娇娇的哥哥，李大亮的独子李奉诚是也。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话用在李大亮他们家上并不合适。

别管人品如何，李大亮也算是大唐难得的人才，办事能力颇强，立了不少功劳，这个武阳县公的爵位是一刀一枪杀出来的。

但是他的儿子李奉诚就完全不行了。此人为人胆小懦弱，烂泥扶不上墙，唯一比张弼之子张步昌强点的也就是从不惹祸。

李大亮给他安排了一个湖州安吉县令的职司。因为能力太差办案不明，一任县令没坐满，就被赶回了长安城。最后只得在礼部当一个闲差，干领一份俸禄。

李大亮的事发，这份闲差也没了。可以说，现在的李奉诚就是白丁一个。

见李义府在门前站立，他赶紧迎上前去，躬身一礼道：“参见李都督。不知李都督前来，有失远迎，万望恕罪。”

“哪里，哪里。”李义府还了一礼，道：“在下今日来得匆忙，没有事先支会李兄，说起来还是某家鲁莽了。”

“您实在是太客气了。呃……此处并非讲话之所，李都督里面请。”

“正要叨扰。”

……

……

来到武阳县公府的客厅之内，老管家献上香茶。

李奉诚尴尬地一笑，道：“自从家父去世之后，府里的仆人怕吃瓜落儿，有的请辞，有的招呼没打就开溜。现在偌大的府里，除了我们一家三口之外，只有剩下福伯一人。若有招待不周之处，还请见谅。”

武阳县公府落到这步田地，李义府早有预料，他叹了口气，道：“不知李兄对于今后的日子，有什么想法没有？”

“唉，事到如今，我还能有什么想法？”

李奉诚苦笑道：“家父犯的是谋逆之罪，不仅自己罪无可赦，还要祸及家人，就是被诛九族也不是不可能。现在朝廷正忙，顾不上我家这点小事。等过些日子，说不定我们一家三口就要身首异处了。”

“那您就没有想办法自救？”

“嗨！我那两下子您又不是不知道？不好结交，面皮薄胆子小，哪有什么自救的门路？再说了，这可是谋反的案子，即便我真有门路，也没人敢沾边呀。”

李义府道：“李某人倒是有个门路。”

“真的假的？还望李都督不吝赐教。”

“其实你刚才说的也不算错，这么大的案子，一般人的确不敢插手。但我提一人，保管能把此事圆满解决。”

“您指的是……”

“当然是我大哥尚书右仆射，东华王郭业。他现在是朝廷上可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是当今天子，也要对他礼让三分。东华王要是为你们家说句话，这漫天的云彩不就散了吗？”

李奉诚面露难色，道：“是他？我和他也没什么交情，凭什么去求人家？”

“你们没交情，我有呀！我是东华王的义弟。一个头磕在地上，发誓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年同月死。这点面子他总会给我的。”

其实，老管家福伯早就把李义府要提亲的意思告诉李奉诚了，他只是不知如何开口提这件事而已。

现在终于找着话头了，李奉诚赶紧道：“唉，你要是早点跟舍妹完婚就好了，这样还有个由头去求东华王。现在咱们非亲非故的，您也不好开口吧？”

“怎么非亲非故？”李义府道：“如果您不觉得李某人是在趁人之危的话，我今天就向令妹第三次正式提亲。”

李奉诚道：“怎么会是趁人之危呢？其实对你和舍妹的婚事，我一直就非常看好。如今家父已然仙逝，这个家就是我做主了。我现在就可以表态，完全同意你们俩的婚事。”

“哥哥，你同意了没用！这场婚事，我不同意！”门外一个清丽的声音响起。

紧跟着帘栊一挑，李娇娇走入了客厅之内。



## 第2章爱江山也爱美人（2）

李奉诚着急地说道：“你不同意？你不同意有什么用？三从四德你懂不懂？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现在咱爹已然仙逝，我就是长兄为父，你的婚事当然得听我的。”

李娇娇小脸一绷，道：“妹妹我就不遵从三从四德，您又能怎么样？把我逼急了，无非是一死而已。有什么道理，你去跟死人说吧。”

“你……”还要靠妹妹得脱大难，再狠的话李奉诚也不敢说出口。

最终，他只得道：“你就是不守三从四德，总得为我这亲哥哥想想吧？就算不为我着想，但咱娘呢？她含辛茹苦把你喂养大，你就忍心见死不救？”

李义府也对李娇娇的表现颇为意外，道：“别谈什么死不死的，李某今见天可不是趁人之危逼婚而来！若是你真果真心，宁死不嫁，我也不会强求。”

李娇娇没理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对李奉诚道：“大哥，您先出去一下，有几句话，我想单独和李都督谈一谈。”

“单独谈？”李奉诚眼珠一转，道：“单独谈好，你们好好谈，慢慢谈，不着急，就是谈到明天都行，我绝不催促。”

“您到底出不出去？”

“出去，当然出去了，我这就走。”

李奉诚三步并作两步退出了客厅，屋内只剩下了一对孤男寡女。

李义府柔声道：“娇娇，你想对我说什么？”

李娇娇脸若寒霜，道：“你今天不该来的。”

“我不该来？”李义府疑惑地问道：“我为什么不该来？难道你想要我做一个负心郎？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你身首异处见死不救？”

李娇娇凄然一笑，道：“不错，妾身实际上很感激你能不忘旧情，前来提亲。你确实可能有能力解了我们武阳县公府的危机。但是，这份恩情，我不能接受。”

“为什么？”

“你光为我考虑了，有没有为自己想过？”

“我自己？”

“你年纪轻轻，就做了茂州都督，又有东华王这个大靠山，可称前途无量。但你若是和我成亲，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说到这，李娇娇微微摇头，道：“不，我不能那么自私。父亲大人做的孽，我们这些做子女的该承担什么后果就承担什么后果，不可连累到旁人，更不可连累到一心一意对我好的人。”

李义府道：“娇娇，你这么想就有些多心了，事情没你想的那么严重。”

“怎么没有？妾身虽然读书不多，但在这个问题上您别想骗我。”李娇娇道：“按照《贞观律》，即便是已经成亲的夫妇，若其父母想杀，就要以‘不义’的理由合离。违者流三千里，强令合离。”

李义府微微一笑，道：“不就是三千里吗？哪怕是三万里我也不怕！”

“可是我怕！李郎，你这又是何苦？咱们俩根本就没有可能，你为何要做这等徒劳之事？搭上自己的前途被流放三千里，只求数日温存。这实非智者所为。”

她顿了一下，继续道：“妾身实在不想拖累你，如果你实在想得到妾身的

话……我可以给你。但成亲之事，再也休提。”

李义府脸一沉，道：“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岂是皮肤滥淫之人？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一心娶你，可不是为了求一席之欢，而是因为你对我有情有义。你这么说，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李娇娇满脸尴尬之色，道：“我……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只是……”

李义府道：“你还记不记得，想当初我初入武阳县公府，多少下人给我白眼，就是岳母大人对我也不大待见。而你却主动来与我相见，海誓山盟，非我不嫁。”

“妾身当然记得。虽然你是被父亲邀约而来，但妾身对你可称一见钟情。”

李义府道：“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今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娶你为妻。”

说到这里，他又重重地补充了一句，道：“不惜一切代价。”

“可是……即便你真的不惜一切代价也未必能成功。退一万步说，即便在东华王的照拂下官府不强令我们合离。你的前途呢？你的名声呢？娶了杀父仇人的女儿，你有没有想过世人会如何看你？”

李义府胸有成竹地说道：“其实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都想过了，而且……也有了完美的解决办法。”

“什么办法？”

“娇娇，你可曾听说过封建南海之事？”

李娇娇道：“听倒是听说过。陛下宽宏大量，准备把有谋反嫌疑的齐王李佑和高阳公主全部封到南洋群岛上立国，这件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李义府道：“如果我也要求封建男海呢？到了南海，谁还会拿我的品德说事？我为一国之主，只要励精图治就可以了，何须在意他人的看法？”

李娇娇眼前一亮，道：“那敢情好，你为国王，我为王后，咱们……”

不过，马上，她的眼神又黯淡下来，道：“你想的倒是挺好，但那怎么可能？人家齐王和高阳公主可是皇亲国戚，自然有资格立国。而你现在连男爵都不是……”

李义府道：“这你就不懂了，只要我向朝廷提出这个要求，朝廷必然允准。”

“那是为何？就因为你是东华王的结义兄弟？”

“不完全是。原因有三：其一，我现在虽然并未封爵，但在此次事变中，李某人立功非小，早晚朝廷会给我一个交代。另外，我父亲死于九连殿，也算是殁于王事，难道朝廷不该对他的后人进行嘉奖？”

李娇娇道：“就算朝廷封你爵位，也顶多封个子爵。一个小小的子爵也能立国？”

李义府道：“这才是第一条原因，还有第二条呢。”

“那第二条是什么？”

“我大哥郭业，现在可以说是权倾朝野。陛下就算再信任他，心里边能不泛嘀咕吗？我自请封建南海，大哥就如同失去一臂，陛下焉能不同意？”

李娇娇迟疑道：“可照你这么说，你又对不起东华王了？”

“那也不是。我看得出来，大哥最大的心愿，就是封建南海的计划能够成

功。现在我主动请纓，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大哥解忧。他只会高兴，绝不会对我有什么怨言。”

“好吧，第二条原因算你过关。那还有第三条呢？”

“第三条原因最为关键。你以为封建南海是什么好事？那里瘴疫横行，远离中土，民情迥异。但凡有一点办法，谁想去南海受苦？你知不知道，现在长安有个传言……”

李娇娇问道：“什么传言？”

“人们说陛下让李佑和高阳去南海立国，根本就没安着什么好心。他是不想脏了自己的手，要借着南洋的瘴疫和土人除掉他们二人。”

“还有这事？”

“当然。”李义府道：“我若自请去南海立国，就可以让这个传言不攻自破。你们说南海立国那么不好，为啥还有人抢着去呢？这个人可是东华王的结义兄弟，总没人逼他吧？”

李娇娇秀眉微蹙，道：“如此说来，南海立国堪称九死一生，你为了我这样做，值得吗？”

李义府道：“我这样做可不单单是为了你。不错，此事的风险的确很大，但是收获同样巨大。只要成功了，咱们就是一国之主了！有道是富贵险中求，我为何不敢冒险？”

话说到这里，李义府盯着李娇娇的眼睛，道：“此去南海，如若成功，我可以说是既得江山又得美人。如若失败，咱俩就会一起葬身异域。娇娇，你愿意和我一起冒险吗？”

佳人的美目当中异彩连连，道：“愿意，我当然愿意！”

“那你是同意某家的求婚了？”

李娇娇满面羞红，叉开话题道：“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去南海是为了江山美人。但你总不能咱们夫妻二人就上路吧？你怎么说服其他人跟随？”

“这就不劳贤妻操心了。我为了江山美人，其他人也可以为了建功立业封妻荫子。凭借李某人的三寸不烂之舌，肯定能说动不少志同道合之辈，一同前往！”

……

……

不出李义府所料，无论朝廷还是东华王，都对他主动请纓封建南海颇为支持。

一个月后，朝廷宣布对李大亮的家人既往不咎。李义府被破格封为武阳侯。

三个月后，这对夫妻带着招募而来的一千三百国人，以及郭业赞助地大笔金钱和物资，从泉州港出发，直奔封地而去……

### 第3章房遗爱的逆袭（1）

房遗爱有个天大的秘密，这个秘密上不可告天地神明，下不可告父母兄弟，唯有烂在自己的肚子里。

之所以如此保密，既不是因为一旦说出来会令无数人头落地，更不是因为这个秘密的泄露会使国无宁日，而是……这事说出来太特么的丢人了！

那么，到底是什么秘密让房遗爱如此难以启齿呢？

这么秘密就是——自从成亲以来，他就从未和高阳公主同过房。换言之二人只有夫妻之名而无夫妻之实。

这种无比郁闷的家庭生活，持续了三年之久。

唯一的好处就是，由于薛万彻同样与自己的老婆丹阳公主貌合神离。因为这点共同语言，二人时常相聚饮酒，最后成了忘年交。

也完全是薛万彻的关系，他才没有被完全排斥在高阳公主、齐王李佑、薛万彻结成的小圈子之外。所以，这才有了他提醒郭业小心讷言之事。

当然了，真正的核心秘密还是要对他隐瞒的，比如阴皇后囚禁李二陛下一事，他就完全不知情。

严格来说，他只能算是这个小圈子的外围。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

没有完全加入这个圈子，又有着郭业和房玄龄这两棵参天大树的遮掩，在这场天大的谋反案子中，房遗爱最终轻松过关了。

朝廷下令，高阳公主、齐王李佑、薛万彻，乃至阴皇后，必须即日启程前往封国，但是房遗爱却不在其列。

……

……

高阳公主府内。

李佑泪眼婆娑，道：“姐姐，您快想想办法，让皇上收回成命吧。哪怕是在长安被贬为庶人都是可以，我不想去南海那个瘴疠之地，我不想死呀！”

薛万彻牛眼一瞪，道：“别哭了！朝廷的决议已下，这是你姐姐能更改得了的吗？她自己还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高阳公主叹了口气，道：“齐王，还请慎言，莫要丢了王爷的风度。咱们皇室之人，就算要被赐死，也得以礼而亡。你这样哭哭啼啼地成什么样子？”

“风度？”李佑嚎啕大哭，道：“再好的风度，那也是对活人讲。死了万事皆休，风度有个屁用呀！我不要风度，不要体面，我只要活命！”

薛万彻紧皱眉头，道：“怂包！软蛋！想当初我真是瞎了眼昏了头，怎么会想要拥立你为皇帝呢？你这副样子，怎么配当一国之君？你对得起我们这些人为你做得牺牲吗？”

李佑脖子一梗，道：“姓薛的，咱们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参与谋反，真的是为了我？不见得吧，你是为了报郭业的杀子之仇！还有姐姐你……”

高阳公主道：“我怎么了？”

“你甘冒奇险，囚禁父皇，同样不是为了我。你是因为郭业杀了你的情郎辩机和和尚，只有我李佑登基，才可能为你报仇。”

他顿了一下，继续道：“还有母后，她处心积虑地做这么多事，同样不是为了我，她只是想要让我们父子相残。她恨父皇，恨李家，同样恨我！你们

没一个好东西！我这次是被你们害死了。”

薛万彻冷笑道：“把话摊开了说也好。不错，我们这些人都有私心，但你李佑又是什么好东西了？若不是你一心想当皇帝，能被我们利用？别把自己说的那么无辜！”

“我……我……”李佑被驳了个哑口无言，只得道：“我就是个废物点心，要不是你们，即便有那贼心也没那个贼胆，即便有那个贼胆，也没那个实力！所以最后还得怪到你们的头上。”

高阳公主闻听此言，气得肝儿颤，道：“齐王，你有点出息好不好？怎么连自己是废物这种话都说得出口？你对得起你的身份吗？对得住大唐的列祖列宗吗？”

“哼，只要能不去南洋那个鬼地方，什么我都敢认！大唐的列祖列宗怎么了？齐王的身份怎么了？这些东西能有我的命珍贵？另外……”

说到这里，李佑把嘴一撇，道：“别光说我没出息，谁碰上这种事都一样。别人不说，单说你那个夫君房遗爱。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现在你被逼着去南海，他能在长安逍遥自在。”

高阳公主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道：“别说了，我们的关系和你想象地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你就是死鸭子嘴……”

李佑的话刚说到这，忽然一个丫鬟跑进了客厅，跪倒在地，道：“启禀公主，驸马爷来了！”

高阳公主一愣，道：“事到如今，他还来干什么？不见！”

李佑阻止道：“别呀，让他进来，我倒要问问他，看着自己的老婆去死的心情如何？我倒要向他请教请教，怎么才能和自己的老婆划清界线？”

薛万彻也道：“不管怎么说，我和他也算是朋友一场。虽然说最后这件事他干的不太地道，但之前咱们的事也没少瞒着人家，谁是谁非也说不清楚。如今咱们要离开大唐了，见上最后一面也好。”

“那好吧，就依武安郡公所言。”

……

……

功夫不大，房遗爱走入了客厅。众人见礼已毕，房遗爱就要像往常一样，挨着高阳公主坐下来。

“慢！”李佑高声阻止。

房遗爱大惑不解，道：“齐王，您有什么事？”

“哼哼，也没什么事。只是这个位子，你不能坐。”

“为啥？”

“房府卿您现在虽然官居三品，但是我姐姐高阳公主的品级可是一品。坐在她旁边，你配吗？嗯？”

房遗爱现在的官职是太府卿，驸马都尉，散骑常侍，右卫将军。一般来说，在这种场合，李佑就应该称他为驸马，再亲密点，叫姐夫也行。

称房府卿，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意味就很浓了。再加上后面这句“你配吗？”，不认这门亲戚的意思昭然若揭。

房遗爱闻言也不着恼，道：“齐王这话我就听明白了，我与无书乃是夫妻。在外面平起平坐，在家里举案齐眉。我坐在她的旁边，有何不妥？”

李佑冷笑道：“夫妻？嘿嘿，夫妻？这话你也真说得出口？！有句话叫做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听过没有？有句话叫做夫妻一体，你知道不知道？”

“我当然知道。”

“那就受了。我来问你，我姐姐都跟你成亲三年了，这是多少恩情？你准备怎么报答她？我姐姐现在都要去南海送死了，你这个和她一体之人，却还在长安风流快活，算是怎么回事？”

房遗爱微微一笑，道：“齐王千岁，谁告诉您我准备在长安享福了？谁告诉你我不去南海了？又有谁告诉你我要和无书分开了？”

“你还敢抵赖！朝廷的邸报上写得清清楚楚……”

“邸报上写的是我不必去南海，可不是不能去南海。不必和不能的区别，您总该知道吧？”

“你的意思是……”

房遗爱没理李佑，扭头对高堂公主道：“咱们夫妻一体，你去哪我就去哪。我们一起去南海建国，好吗？”

## 第4章房遗爱的逆袭（2）

怎么可能！我刚才才是听错了吧！

这是李佑和高阳公主此时脑海中共同的想法。就算是与房遗爱交好的薛万彻，此时也是一脸地不可置信。

他说道：“房贤弟，老哥哥年纪大了，耳朵不大灵便，你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边。”

房遗爱坚定地说道：“再说十遍也是那样，我要和无书一起去南海建国。薛大哥，按照东华王给的地图来看，咱们两家的封地相隔不远，您以后可要多多照应小弟。”

“一定一定……咦？不对！”薛万彻道：“南海建国说得好听，但谁不知道那地方乃是瘴疠之地，咱们汉人去了就是九死一生。你好好的长安城不待，为何主动前去送死？”

房遗爱道：“送死？不见得吧？薛大哥，小弟有一事不明，想要问您请教一二。”

“贤弟有话请讲。”

“武德元年，窦建德攻幽州。当时您在罗艺帐下听用。您建议说，敌众我寡，今若出门百战百败，当以计取之。有这回事没有？”

谈到了自己平生的得意之事，薛万彻不由得眉开眼笑。

他说道：“当然有这事了。我的计策就是，用弱兵在护城河对岸诱敌，待敌人引兵渡河，我就率领埋伏在城侧的精骑百人半渡而击。最终那窦建德果然上当，大败亏输。此战堪称薛某的成名之战。”

房遗爱道：“薛大哥还有一战，也是大大的有名。武德三年十月，窦建德再次引军来攻。当时，他的士兵已经登上城堞，形势十分危急，最后还是您力挽狂澜。”

薛万彻道：“当时，我率敢死队百人偷偷从地道潜出城外，绕到了敌军背后。窦建德的大军猝不及防，再次败逃。此战赢得痛快淋漓，光我这百十号弟兄的斩首就有一千二百级。”

房遗爱竖起了大拇指，道：“从这两件事上来看，大哥果然是英雄了得。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您这两战都是率领百名精锐冲向敌人数万大军，算不算九死一生？”

“呃……算……算是吧？”

“那您为何不趁乱逃走，而是主动请缨干这么危险的事呢？”

薛万彻冷哼一声，道：“富贵险中求。这两场大战虽然说是九死一生，但同样也铸就了薛某人的不败威名！这点险都不敢冒，我还上什么战场，不如回家去带孩子。”

房遗爱道：“还是的呀……大哥请想，带百人冲阵和去南海建国，都是九死一生。您带百人冲阵，可以得高官厚禄。我去南海建国，可以为一国之主，我为什么不去？”

“这……”薛万彻道：“可是……可是……就算你不怕死，也侥幸成功了。但南洋群岛上都是一些野人，在那当个土霸王有什么意思？论生活享受恐怕还比不上长安的一个平民百姓呢。”

房遗爱摇了摇头，道：“大哥，您这话大谬不然。”

“此言怎讲？”

“比如齐王千岁吧。您仔细想想，他豁出命去把太宗皇帝囚禁起来，想要登基为帝。莫非皇帝的享受就一定高得过齐王？不见得吧。”

薛万彻道：“真论起吃喝用度来，皇帝未必高得过一般王爷。而且由于日理万机，很多东西皇帝都没时间享受。但皇帝有无边的权势和至尊的名号，这就足够让人舍生忘死了。”

“大哥您这不是挺明白的呀。去南洋建国，虽然享受不如长安，但在权势和名号上，可比一般的大臣强多了。难道不值得我拼命？”

李佑听到这里实在忍不住了，道：“权势和名号？号令一帮什么都不懂的土人，谈什么权势？山大王而已。至于名号，夜郎自大这个典故你听过没有？这又是什么好名声了？”

房遗爱道：“齐王殿下，您这么想可完全错了。我举个例子，想当初周朝初立，姜尚被封于齐。他到了那以后，除了少数国人以外，大部分乃是莱人。您说姜子牙的名号如何？”

“这……”

“还有，周成王封鬻熊为楚子，命他征讨南方蛮夷。最终鬻熊建立楚国，地方千里，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您说鬻熊的名号如何？”

李佑不服气地说道：“你这完全是强词夺理，那怎么能一样？无论姜尚还是鬻熊都被封到了中国之地，自然可以建功立业。但咱们呢，是被封到了鸟不拉屎的南洋群岛上。”

“怎么不一样？”房遗爱针锋相对道：“想当初的齐地和楚地，可算不上什么中国之地，那地方全是野人。是姜尚鬻熊这些英雄人物，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才把这些蛮夷占据的地方变成了中国之地。”

薛万彻眼前一亮，道：“照您这么说，咱们这次封建南海，就好比周王分封诸侯。以后我们这些人就都是各国的开国之君。就如同历史上的姜子牙和鬻熊一般，千古留名？”

房遗爱道：“就是这个道理。薛大哥请想，郭业可是自请改封东华王了，要去两万里之外的美洲开疆拓土。这要不是好事，他会抢着干吗？”

“对呀！”

薛万彻猛地一拍大腿，道：“这个买卖干得过！以前我以为李治是没安着什么好心呢，现在仔细一想，想当初姜子牙干过这种事，现如今东华王也要干，没准俺老薛还真能因获得福。”

薛万彻是大唐数得着的猛将，他不怕死，敢打敢拼，愿意凭借自己的勇力取富贵。以己度人，所以才会同意房遗爱的看法。

但李佑就不同了，他从来都是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想着弑父夺权，从来没想过开疆拓土。甚至在李二陛下征讨高句丽的过程中，还有意无意地拖后腿。

他冷哼一声道：“房遗爱，别装了。有你这话骗得了别人，可骗不了我。”

房遗爱道：“齐王殿下，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哼，郭业说要去美洲建国，你见他动身了吗？那不过是一个蒙骗世人的幌子而已，怎么能做得真？还有，别人都可以说要建功立业，唯独你房遗爱没资格这么说。”



房遗爱爱不忙地說道：“东华王去美洲是不是幌子，日后自见分晓，我也不和你争辩。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凭什么说我没资格建功立业？”

“那还用问吗？要想建功立业，不是空口一说就可以的。还得真有个能力。武安郡公战功彪炳就不必说了，我和姐姐也是天潢贵胄，凤子龙孙。但你房遗爱……哼哼……”

“怎样？”

“要不是因为走了狗屎运，娶了我姐姐。现在还在做小小的县令吧？哦，对了，就是这个县令，也是你老爹房玄龄的功劳。所以，你的本事实是稀松平常。你是哪来的信心能建功立业？”

话说到这，李佑忽然面色一肃，道：“说！你跟着我们去南海到底有何企图？是不是李治安排你做细作，要找机会害死我们！还不快快讲来！”

“齐王，你也忒小瞧了房某人。说实话，在咱们这几个人里面，我房遗爱可能是略逊于武安郡公，要说我比不过无书我也不争辩。但您说我没能力建功立业，那就完全是无稽之谈了。”

“哦？是吗？”

李佑轻蔑地笑道：“恕我眼拙，还真没看出来。”

他连番挑衅，房遗爱也被勾起了真火，道：“您的眼神不好使没关系，耳朵总不会也聋了吧，我告诉您不就行了。”

“哼，愿闻其详。”

房遗爱侃侃而谈，道：“其实，要会所建功立业呢，几位还真比我强不了多少。我先说薛大哥吧。”

薛万彻道：“我怎么了？”

“首先，我承认您的确是一员猛将。咱们大唐要评个五虎将什么的，绝对有您这么一号。但是您有一个重要的缺点……”

“你是想说某家行事鲁莽？”

“鲁莽倒不算是什么重大的缺点，您再鲁莽能比得过三国的张飞？”

“那你的意思是……”

“您识人不明。想当初太宗皇帝和太子建成相争，您投靠了建成。玄武门之变后，要不是太宗宽宏大量，焉有您的命在？这次太子和齐王相争，您又站错队，让我说您什么好呢？怎么次次都选错了边呢？”

“这个……”薛万彻被说得满面羞红。

房遗爱继续道：“这还是对上，咱再说对下。您哪次出征，不和部下起争执？向您人缘这么差的，咱大唐您得算头一份。哪天部下哗变，您大败而归，我也毫不意外。”

薛万彻道：“那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是一无是处了？”

“那当然不是。小弟的意思是说，您的缺点和优点一样大，要想建功立业，虽然不算很难，但也没表面上看那么容易。薛大哥，您以后还是要多多反省自身。”

“这……”薛万彻和房遗爱关系不错，知道这话是金玉良言，道：“那就多谢贤弟直言相谏了。”

李佑道：“光说武安郡公了，那你说说我和姐姐？”

“要说无书么……”

房遗爱用充满赞赏地目光看向了自己的妻子，道：“堪称女中豪杰，不愧

是皇家之女。若不是被仇恨蒙蔽了双眼，成就当不止此。能得无书为妻，真不知是房某人几辈子修来的福分。”

高阳公主闻听此言俏脸一红，轻呸了一声，道：“油嘴滑舌！”

李佑道：“那我呢？”

“你？”李佑轻蔑地说道：“纨绔子弟一个而已，不值一提。”

“我日！”他怒道：“我就这么被你看不起？好好好，我不和你争论我到底有多好。你自己说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了？你哪点就比我强？”

房遗爱道：“我当然比你强。别的不提，单说我在良材县担任知县之时，屡破大案，考绩为上上等，有吏部的记录可查。您比得了我吗？”

李佑不服气地说道：“不过是一个知县而已！做得再好也是知县，有什么了不起的？”

房遗爱道：“咱们不谈知县政绩。我还有一个证据，足以证明我的能力。”

“什么证据？”

“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这两句话您听过没有？”

“当然听过。”

“那就妥了。您看看我交往的是什么人，就知道我的能力如何了。我的好朋友头一位就得算是东华王，您说此人有没有建功立业的能力？”

李佑再昧着良心，也不能说郭业的能力不咋样。郭业不行，他这个郭业的手下败将又算什么？

他只得道：“当然有了。”

房遗爱趁热打铁，道：“我的第二位好朋友，您面前的武安郡公薛万彻，有没有能力？”

“也有。”

“第三，我的老丈人，也就是您的父亲，太宗皇帝，有没有能力？”

李佑道：“父皇确实有能力，但这跟你有啥关系？”

“废话，太宗要是不认为我不错，能把女儿嫁给我吗？”

“呃……说的也是。”

房遗爱得理不饶人，道：“那你再说说，我老婆高阳公主有没有能力？”

“我姐姐有能力跟你……”李佑猛然一拍脑袋，道：“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说，我姐姐要是看不上你，怎么会同意嫁给你？”

房遗爱点了点头，道：“孺子可教也！”

……

……

把李佑和薛万彻送走，高阳公主挥了挥手，令伺候的丫鬟仆役退下。

霎时间，客厅内只剩下了夫妻二人。

高阳公主上下打量了房遗爱几眼，道：“驸马，您今天的表现，还真让本宫刮目相看呢！”

## 第5章房遗爱的逆袭（3）

房遗爱淡淡地说道：“哦？是吗？恐怕更多的原因是，公主之前从没正眼看过我吧？”

高阳公主眼中精光一闪，道：“听驸马爷这话的意思，是对本宫之前的所有为颇多不满了？”

说到这里，她微微叹了口气，满脸落寞地说道：“以前我是公主，高高在上，驸马可从没这个胆子对我说这种话。现在本宫虎落平阳，您的胆子大起来，也是人之长情。”

房遗爱摇了摇头，道：“公主这么想，还是小瞧了我。不错，以前我的确对你唯唯诺诺。但那不是因为我怕了你。”

“你的意思是……”

房遗爱淡然一笑，道：“我要和你一起去南洋建国，可不仅仅是想当一国之主这么简单。事实上，我之所以做这个决定，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这个原因，与我前恭后倨的原因相同。”

高阳公主似乎意识到了点什么，俏脸微红，道：“什……什么原因？”

房遗爱上前一步，抓住了佳人的柔荑，道：“我喜欢你！不管你是怎么想的，我一直把你当成自己的妻子。”

高阳公主似乎很不习惯，侧过脸去，用力挣脱道：“放手！你放手！”

“不，我不放……”

房遗爱道：“你忘不掉那个辩机和和尚对不对？你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他报仇对不对？你虽然听从太宗皇帝的旨意嫁给我，但一直没把我放在心上。其实，无论太宗把你指给谁，你都会点头同意的吧？”

高阳公主深吸了几口气，道：“对又怎么样？不对又怎么样？”

“如果我猜得不对，那当然万事皆休。但若我猜对了，有几句我想对你说。”

“你讲！”

房遗爱道：“自从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喜欢上你了。你那无双的美貌，你那雍容华贵的气质，你的一颦一笑，你的一举一动，都那么令人着迷！”

高阳公主轻哧了一声，道：“色狼！”

房遗爱继续道：“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你的性格。你行事果决，不让男儿，绝不象一般女子那样优柔寡断妇人之仁。”

高阳公主不解地问道：“行事果决算什么优点了？你们男人不是喜欢那种小鸟依人百依百顺的女人吗？”

“那是别的男人。”房遗爱道：“不怕你笑话，我本来就是一个优柔寡断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所以，我希望自己的妻子能够与我的性格完全相反。”

“哼！没出息！”

房遗爱苦笑道：“你说我没出息也罢，说我什么其他难听的也好，总而言之，你就是我心中的完美妻子。虽然这三年来，你一直对我……不大好，但我对你的爱意从未有任何缩减。”

“那我……我想着辩机你不生气？”

“怎么可能？”房遗爱道：“我当然希望你不再想着他，但我更希望能够取代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一提到辩机，高阳公主就不理智了，她轻蔑地说道：“你能比得上他？”

“怎么不能？”房遗爱道：“他不就是比我长得好看点？学问比我高点吗？除了这些，他哪点比我强？”

“辩机当然还有很多优点。”高阳公主不服气地说道：“比如……比如……”

话说到这，高阳公主忽然一阵语塞。

初恋最令人难忘，要说她和辩机之间有纯真的爱情，那当然是没问题的。

但二人说破天去，也不过是数面之缘，要说她对那个小和尚真的有多深的了解，就纯属扯淡了。

最终，高阳公主只得道：“我就是喜欢这两点怎么了？你别的优点再多，我不在乎！”

房遗爱闻言也不着恼，道：“不见得吧？比如我今天一席话，还不是让你刮目相看？比如现在，你被逼着离开长安。你扪心自问，辩机如果活着，他会肯和你一起去南洋送死？”

“这……”

房遗爱继续道：“即便辩机真跟着你到了南海那个蛮荒之地，他的这两个所谓的优点有何用？用他的俊脸勾搭土人美女？还是对那些蛮人讲述佛法？”

高阳公主道：“你一个文弱书生，又比辩机强到哪去了？”

房遗爱道：“起码我现在愿意不计生死和你一起去南洋！至于到了南洋以后，我会如何帮助公主建功立业，空口无凭，还请你看我日后的表现。”

“如此说来，你对南洋之行是颇有信心了？”

“老实说，我没什么信心。但那又如何？你是我的妻子，我是你的丈夫。事到如今，难道我还能退缩？公主，以后就都让我为你遮风挡雨吧。除非踏过我的尸体，否则没人能伤害到你。”

“可是……你本不必如此的……”

“不……这是我心甘情愿的。”

说到这里，房遗爱忽然跪倒在地，道：“我的公主，我的女神，房遗爱要做你的守护骑士，向你献上无限的忠诚，今生今生，无怨无悔！”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望着眼前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男人，高阳公主双眼一阵模糊，把他搀了起来。

她强自镇定道：“起来吧，怪腔怪调的。女神？守护骑士？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房遗爱解释道：“此乃极西之地，骑士向贵妇示爱的礼仪……”

等他把道听途说而来的典故讲述一遍后，高阳公主伸出青葱玉指狠狠地点了他的脑门一下，道：“我上辈子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怎么有一个像你这么傻的驸马？”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哼，你那个典故里的骑士和贵妇，他们之间往好里说是两情相悦，往难听里讲就是一对奸夫淫妇。咱们俩乃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岂是他们可比的？以后不准胡说八道了。”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房遗爱闻听此言，大喜过望，道：“如此说来，你是承认咱们是夫妻了？”

高阳公主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们房家三门六证八抬大轿把我娶进了门，我就是想不承认有什么办法呢？”

房遗爱再次握住了女神的双手，道：“那今晚……咱们俩……是不是……”

高阳公主嫣然一笑，道：“这三年来，驸马爷忍得很辛苦吧？据我所知，您可是一直未近女色呢。”

“谁说不是呢！”房遗爱大倒苦水，道：“我可是一直为公主守身如玉，你可要好好地补偿我。”

“没问题。看在你近日表现不错的份上，我就……”

“和我圆房？”

高阳公主白眼一翻，道：“你想得美！你要是实在想要，我今晚就让侍女淑儿到你的房里去。她年方二八，模样也不在我之下。至于我……”

“怎样？”

“等你真正取代了辩机在我心中地位的时候再说吧！驸马，我期待着让你动心的那一天。”

……

……

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今天的高阳国内，一片欢腾。人们载歌载舞，欢庆丰收。

当然了，人们庆祝的并不是粮食的丰收。这地方四季炎热，水果众多。粮食收多了无非是多吃点大米，粮食就算绝收了也饿不死人，无关紧要。

人们真正庆祝的，乃是精铜的丰收。

现如今高阳国的国主乃是大唐公主李无书，副君就是房遗爱了。

这位副君在大唐的时候还不显山不露水，没显示出什么过人的才能。

但到了南洋之地可就不得了了，不仅仅是指挥若定，让大家迅速安顿下来，打退了土人的几次进攻。

他还如有神助一般，迅速找到了两座巨大的铜矿。这还不算什么，关键的是，他竟然还懂简易地炼铜之法。

这可不得了！

仅仅一个月的时间，高阳国就生产了两万斤精铜。这意味着什么？

即便铜矿日后不再增产，高阳国一年可以产二十多万斤铜，或者说是两百万贯钱！

更何况，以后怎么可能不增产？人们预计一切走上正轨之后，增产五倍毫无问题，这就是每年一千万贯钱！

而高阳国总共有多少汉人呢？男女老幼加起来不到一万人。这就意味着每人平均一年有一千贯钱的收入。

换言之，任何一人攒一年钱，就可以买一个长安平康巷里稍有名气的美娇娘！

得了这么多钱，人们被流放的郁闷之情一扫而空。

远渡重洋算什么？离乡背井算什么？瘴疠之地算什么？土人的威胁算什么？

这都不叫事！

只要高阳国有钱，就会有数不清的商人远航至此，带来自己需要的货

物。

吃喝不愁，用度不乏，这里不比家乡强得多？或者说……这里就是自己新的故乡！

人心思定，高阳国到今天算是立稳了！

人们明白，这一切，都是副君带来的。一时间高阳国内，房遗爱的风头一时无两，甚至盖过了国君李无书。

“贤弟，请请请！”薛万彻满脸堆笑，高举酒杯。

房遗爱举杯欲饮，高阳公主一伸手就把酒杯夺了过去，嗔怪道：“你今天喝得太多了。酒多伤身，不可再饮。”

房遗爱无奈地双手一摊，道：“老哥哥，对不住了。人家是公主，咱惹不起。”

薛万彻道：“你小子少在这装无辜！你们夫妻同心，以为我看不出来？”

“这……”房遗爱脸色微红。

高阳公主道：“行了，武安郡公。您这么大岁数了，也少喝点吧。”

“好好好。听人劝吃饱饭，不喝就不喝。”薛万彻把酒杯放下，道：“弟妹呀，酒我可以不喝，但该说的话我得说。现在我和你家驸马聊些男人间的话题，你能不能回避一下？”

“切！走就走！好像谁喜欢听似的！”

望着高阳公主远去的背影，薛万彻伸出了大拇哥，道：“行呀，兄弟，真有你的，这么快就把这母老虎拿下了。”

房遗爱道：“这是什么话？我这么有男人味，无书一直就对我服服帖帖的。”

薛万彻一撇嘴，道：“别吹牛了。以前你对我倒苦水的那些事，都忘啦？”

“那……那是夫妻间难免磕磕碰碰！”

“得了吧。以前我是碍于你的面子没说，但你别以为我没看出来。”

“你看出什么来了？”

“哼！我阅女无数，什么看不出来？以前的高阳公主一直是处子之身吧？你得偿所愿恐怕还不到一个月！说不定就是这几天。”

房遗爱一下子被说中了心中隐秘，脸色微微一变，转移话题道：“你把无书支走，不会就是为了谈这个吧？”

“那当然不是。”薛万彻道：“我就这么随口一提，恭喜你小登科。你不愿意谈这事就算了。今天我来，是有件事求到兄弟头上。”

“到底是什么事？”

“你们高阳国一下子找着俩铜矿，算是发达起来了。可我那武安国呢？现在还是毫无起色。恐怕用不了多久，我的国人都得跑到你的高阳国来了。”

房遗爱道：“老哥哥的意思是……想让我也帮你找矿？”

“兄弟你真够意思，不用老哥哥张嘴，就自己提出来了！怎么样？这找矿的事，有什么难度？”

房遗爱微微一笑，道：“这有何难？大哥且放宽心，三个月内，我定然给您找到一座好铜矿。”

“多谢，多谢！呃……”薛万彻道：“贤弟，愚兄有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不知你能否直言相告。”

“大哥有话请讲。”

“你在长安的时候，可没这么大的本事。要说你现在指挥若定，是之前藏拙的话。这找矿炼铜的本事又是怎么回事？你要是有这本事，之前也没必要瞒人呀。”

“这个么……”

房遗爱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副场景，昏黄的灯光下，郭业把几张纸递到了自己的手里，道：“我只能帮你这么多了，到底能不能成功逆袭高阳公主，最终还是要靠你的随机应变。兄弟，祝你好运！”

## 第6章同气连枝（1）

简易的栅栏上遍布血迹，浅浅的壕沟内铺满了尸体。草草搭起的营地，已经被毁了一半。

营地之外，数以万计的土人手持木枪软弓，嗷嗷直叫，状若疯狂。

望着眼前的这副场景，张亮知道，自己带来的八百多人算是完了，恐怕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蛮人的腹中食。

一切都是从何开始的呢？

永徽八年，东华王郭业率领两万大军和他们的家眷，共计五万人，远渡重洋，征伐美洲。两年后传来消息，唐军已经在那片大陆上打下了不小的疆土，站稳了脚跟。

东华王不会再回大唐了，甚至不再需要大唐军队的支援，只要大唐以后把罪犯或者大灾之后的生活无着的百姓运来即可。

听到这个消息，自己真是长出了一口气。郭业不在，那个秘密说不定真能永久的隐藏下去。

然而，天不从不人愿，世上哪有那么便宜的事？

永徽十三年，时任丽竞门之主的长孙师上了一本，控告自己在几十年前就暗中投靠了阴贵妃。后来在太宗皇帝征高句丽的时候，意图谋反。

这也就是了，更关键的是，在永徽元年的阴皇后政变的时候，自己在其中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

桩桩件件，证据确凿，自己辩无可辩。

最终，还是皇帝看在自己乃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份上，从轻发落，令自己封建南海。

可怜自己七十多的老头子还要远渡重洋，开疆拓土。

不幸中的万幸，由于之前几个藩国发展的还算不错，甚至在中原有了南洋遍地黄金的传言。

尽管自己名声不太好，还是招募了八百多国人。散尽家财买船出海的过程中，也还算是顺利。

可是，一到了自己的封地，就是风云突变。

先是几百土人来攻，把他们打退了之后，第二天，人家竟然又来了几千人！

仗着甲坚兵利，把几千人杀散之后可捅了马蜂窝了。

第三天，数万土人把小小的营地围了个针扎不进水泄不通。看来他们是不把自己这些人杀光，是不肯罢休。

死就死吧，自己七十多了，还怕死吗？最关键的是，这些土人野蛮之极，竟然真的吃人！

自己曾经亲眼看到他们把一个俘虏大卸八块，分而食之！

这尼玛算什么事呀！

自己远渡重洋，就是为了给土人当盘菜吗？

想到这里，张亮不由得悲从中来，老泪纵横。

“父亲大人，父亲大人！”一个声音把他惊醒。张亮擦了擦眼睛，抬头一看，却原来是自己的独生子张慎微。

“儿呀，你怎么来了？”



“土人已经退下去了。现如今天色已晚，他们今天应该是不会再次进攻。儿子是来告诉您一声，不必为战事忧心。”

“你有心了。”张亮轻轻叹了一口气，道：“说起来还为父对不住你，要不是受我的牵连，你还在长安好好地当官呢。就是当不了官，只当一个平民百姓，也比入了蛮夷之腹强得多吧？”

张慎微摇了摇头，道：“父亲大人何出此言？这些土人只能以石、木、骨为器，一点铁器都没有。所依仗得无非是人多而已。咱们人虽少，可也未必会输。”

“唉，你就别给我宽心了。”张亮道：“土人是器械不精，至于悍不畏死也远远谈不上。但是一招鲜吃遍天，以人多打人少，兵力悬殊，我军必败无疑。”

张慎微道：“父亲大人休长他人的士气，灭咱们自己的威风。不错，现在咱们是居于下风。但孩儿估计，再守上三五日绝无问题。”

“三五日？守上三五日又有什么意义？”

“到时候咱们就会有援军了呀！这南洋地面上又不是只有咱们这一个藩国，还有许敬宗建的武安国，薛万彻建的武阳国，房遗爱和高阳公主建的高阳国、齐王李佑建的齐国呢。”

张亮道：“你的意思是，这四国会支援咱们？”

“也不用四国。这些土人的实力也就那样，只要任意一国支援咱们，这场仗咱们就赢定了。”

他摇了摇头，道：“孩子，死了这条心吧，援军不会有了。”

张慎微脸色一变，道：“为什么？”

“唉，你还问为什么，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

张亮叹了口气，继续道：“都是为父造的孽，事实上，咱们与这四国势同水火！”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先说齐国、武安国和高阳国。有些事你已经听说了吧，想当初齐王李佑谋反囚禁太宗皇帝，为父也参与其中。”

张慎微大惑不解，道：“你们共同谋反，之前也算得上是‘志同道合’。现在同被陛下贬来南洋，也算是‘难兄难弟’。他们不是应该来帮咱们吗？怎么又势同水火了？”

“嗨！你懂什么，这事没那么简单。想当初为父见事情不对，赶紧抽身而退。并且对他们进行威胁，绝不可把我的事情透露出去。从那时候起，我们就从朋友变成了仇敌！”

“即便这三国靠不住，那还有李义府的武阳国呢？”

张亮道：“李义府你就更别指望了。我和他虽然冤无仇，但别忘了，他的大哥乃是东华王郭业。我与郭业明争暗斗多年，可称仇深似海。他不对我落井下石就够意思了，又怎么可能雪中送炭？”

“这……”张慎微郁闷地说道：“父亲大人，您得罪的人也太多了吧？怎么好像天下皆仇似的？”

张亮无奈地说道：“唉，谁说不是呢？早知今日，为父想当初一定不会把事做得那么绝。但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这些人是指望不上了，咱们只能坐以待毙。”

张慎微想了一下，道：“孩儿总觉得，事情未必就坏到了那种程度。”

“你的意思是……”

“您跟四国之主是有仇，但再大的仇也不过是咱们唐人内部之争。现在却是那些土人与唐人之争，他们难道就不能捐弃前嫌，救咱们一次？退一步说，他们就算盼着您死，但您带来的这八百人何辜？”

张亮摇了摇头，道：“大家都是唐人就应该互相帮助？你这话也太孩子气了。别人可未必这么想，说不定在人家眼里，土人比为父要亲近多了。”

“可是……”

“行啦，没啥可是的。我也不和你争。三日之后，我们坚持不住之时，你看看到底有没有援军，不就一切都明白了么？”

……

……

这三天里，土人继续增兵，张亮站在望楼上远眺，粗略估计，包围他们营地的人已经破了十万。

咚咚咚～

鼓声如雷，铺天盖地的土人再次冲杀而上。张亮脸色惨然，道：“儿呀，这一拨攻击恐怕咱们是顶不住了。你现在就把我的脑袋砍下来吧，也让为父临死少受些委屈。”

“父亲！”张慎微泪如雨下，颤颤巍巍抽出腰刀。

轰轰轰～

正在这时，忽然，三个如同闷雷一般的声音响起，往远处看，阵阵浓烟腾起，遮天蔽日。

张慎微大喜过望，高声道：“火药！是火药！父亲大人，咱们不必死了！援军……来了！”

## 第7章同气连枝（2）

张亮老眼昏花，往远处看也看也看不大清楚。

他说道：“如果真有援军，那来的就应该是武安国的兵马。不管怎么说，想当初为父执掌不良人时，给了武安郡公不少照顾。如果说这几个国主有哪位能与我捐弃前嫌，应该就是此人。”

“不……父亲大人，应该不是武安国的兵马。”张慎微极目远眺，道：“离得太远，孩儿也看不甚清，不过那大旗上应该有个阳字。”

“阳？不是高阳就是武阳……”

张亮沉吟道：“武阳国绝不可能，李义府救了我不但没啥好处，还会被世人所不齿。那来的应该是高阳国了。没想到李无书一个女子竟有如此胸怀，以德报怨，真是让为父惭愧。”

“可是……那旗子上面写的分明就是武阳国呀！”

“那怎么可能？”张亮擦了擦眼睛，怒力往远处看，最终长叹一声道：“儿呀，你年纪这么轻，怎么眼神还比不过我？那最大的一面旗帜上写的不是齐吗？”

“齐？不会吧，儿子的眼神再不好，总不会连齐和武阳国都分不出来。”

张慎微手搭凉棚，再往远处看，猛然间哈哈大笑，道：“我明白了，咱们俩看的不是面旗帜。事实上，来的可不仅仅是一国的兵马。有齐国、有武安国、有高阳国、有武阳国……”

“这么说……是四藩国全来了？”张亮又是一阵老泪纵横，道：“老夫何德何能，令四藩国倾力相救？真是……唉，我原来真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张慎微道：“恐怕不仅仅是四藩国，孩儿还看到了几面大唐的旗帜。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刘字，就是不知道是哪位将军的兵马。”

“五国联军！这是五国联军！”张亮高兴地说道：“此战必胜！慎微，你赶紧整顿兵马，杀出营寨。与援军里应外合，破了土人的十万大军！”

“得令！”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如今南洋的土人，简直和联军不是一个时代的。如果说唐军是封建军队的顶级军事力量的话，那么土人就还处在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之间。

这种落后，是全方位的落后。

他们的木枪石矛刺不开联军的盔甲，他们身上简易的树皮甲冑难挡联军的兵刃一击。至于组织能力和战术指挥能力，双方更是天壤之别。

这么说吧，就算是单单比个人的体力，也是联军这边大战上风。

只要土人没有绝对的优势兵力，那大败亏输简直是一定的。在六国联军的合力围剿下，土人很快就崩溃了。事后一清点，斩首八千级，俘虏六万余人，战果辉煌。

唯一的遗憾是，除了俘虏之外并没有多少缴获。想想也不奇怪，南洋这地方气候炎热，不穿衣服也冻不死人。物产丰富，随便找点东西就能填饱肚子。

吃穿不愁，以那帮土人的德性，能造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让唐人看得过眼？

不管怎么说吧，这总是一场大胜。当天晚上，勋国之主张亮大排筵宴，款待前来救援的五国联军。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张亮手举酒杯，来到了李佑的几案前，道：“齐王千岁，一别十载，您的风采可是远胜往昔。太宗皇帝如果能看到您有今日，心里边不知有多欢喜。”

李佑苦笑道：“您这是夸我呢？还是挖苦我呢？回想十几年前，小王行事荒谬，不说对不住父皇了，就是对您也多有不恭之处。经过这么多年在南海的拼搏我才明白，想当初是多么地大错特错。”

“嗨！过去的事就别提了，您还可以用年幼无知来解释。老夫这胡子都白了，还做了那么多错事，现在想来。实在是惭愧至极。对了……”

张亮忽然眼珠一转，道：“老夫有一事不明，还要向齐王请教一二。”

“勋国公有话请讲。”

“殿下，不是老夫看不起您。要说您现在，虽然咱们重逢之后没说过几句话，但老夫阅人无数，能看得出来，您现在被称为人中之杰毫不过分。但是之前……”

李佑微微一笑道：“您老的意思是说，我之前就是废物点心一个？”

张亮不好意思地说道：“呃……不能说是废物，总起来说，是那个……能力比较一般。”

李佑道：“自家人知道自家事，您就是说我当时是废物，也没什么不可以的。想当初本王的确是一无是处。”

张亮继续道：“那问题就来了。老夫再不济，也比想当初的您强得多吧？我才到封地，就有十万土人来攻。要不是众位相救，现在恐怕就要死于非命。那十多年前，您是怎么挺过来的呢？”

薛万彻插话道：“你问这个呀，想当初我们立国可没那么艰难。最多是几千土人攻打，不用费什么力气就能把他们杀散。”

张亮的脸色微微一变，道：“那是在下封国的位置不好？整好和土人有冲突？”

李佑解释道：“那倒也不是。这事说起来，和我们其他人都有关系。您要知道南洋群岛虽然没有真正的国家，但并非完全的无主之地。我等初至，只是与当地土人有小规模冲突。”

“但建国以后，由于土地和矿产之争，再加上双方民情迥异，冲突的规模就越来越大。不过由于我们早就筑起了坚城。所以，土人即便来再多的人，也对我们无可奈何。”

“不过，他们对我们唐人的警惕心，是越来越高了。现在你们勋国初立，营寨草草而建。土人当然要把你们扼杀在萌芽之中。”

张亮点点头，道：“原来如此。不过土人能动员起十万大军，这实力真的是不可小看。咱们以后的日子，恐怕不那么好过……”

薛万彻道：“事实上，跟您想象的恰恰相反。从今以后，咱们的日子会越来越越好。”

“此言怎讲？”

“您以为土人能有多少实力？这次为了围攻勋国，附近的土人可以说是倾巢而动，经过这场失败，他们没有几十年别想恢复元气。”

他顿了顿，继续道：“而咱们多了这么多俘虏，把他们贬为奴隶之后势力

大增，此消彼长，咱们的日子岂不是越来越好过？”

李佑补充道：“说起来还是要多谢勋国公。咱们唐人甲坚兵利，不怕和土人决战。他们之前仗着人多，轮番叨扰，令我们顾此失彼好不狼狈。现在在您做饵，才一举歼灭十万土人大军，可称一劳永逸。”

张亮摆了摆手，道：“殿下，您可别这么说。怎么能让您这救人的感谢我这被救的呢？难道老夫连这点道理都不明白？在这件事里，老夫最该感谢的就是……”

说着话，他的眼光落到了李义府的身上，道：“就是武阳侯了。不管怎么说，老夫和齐王、高阳公主和武安郡公都算是有些渊源。是非恩怨甚多，你们来救我也都说得过去。唯独他……”

李义府道：“我怎么了？”

“您是东华王的结义兄弟。严格来说，咱们两家有怨无恩。说实话，您能来救我，真是出乎老夫的意料之外。”

李义府的眼中精光一闪，道：“您是说……我救您，就算背叛了大哥东华王？”

“呃……要说此事，老夫当然是感激不尽。但在其他人看来，恐怕真有不少人会如此想。”

李义府笃定地说道：“别人怎么想我管不着，不过，我敢肯定的是，东华王绝不对这么想。事实上，在下之所以如此做，正是出于大哥的教诲。”

张亮一脸地不可置信，道：“此言当真？不会吧……难不成东华王还提醒过你要照拂老夫？您和东华王也有十几年不见了吧，除非他真是未卜先知。”

“当然不是未卜先知了。”李义府道：“当然，大哥也没有特意提到您。只是在临行之前，他特意对我交代，兄弟阍于墙外御其侮。咱们唐人内部有什么纷争不管，若与外人冲突，必要一致对外。”

李佑击掌赞叹道：“这话讲得好！说实话，到了海外，咱们唐人得算是势单力薄。若是再各自为政的话，恐怕会被土人各个击破。人家土人的眼里，可不会什么勋国、武阳国和齐国。”

房遗爱道：“齐王此言甚和吾意。虽然咱们分为了若干藩国，但本质上都是唐人。同气连枝，一岁俱损，一荣俱荣。若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那就可真完了。”

昔日不共戴天的仇敌，竟然变成了密不可分的盟友。见此状况，张亮不由得一阵心情激动。

他说道：“老夫有一个提议，咱们五藩国歃血为盟。若是有人攻打任何一国，就是与咱们的联盟为敌。各国共击之！”

“此言……不妥吧。”张亮的话音刚落，他的身后有一个呻吟幽幽响起。人们循声望去，说话的却原来是前来救援的唐军主帅广州都督刘仁轨。张亮期期艾艾地说道：“刘将军……您别误会。这个联盟可不是针对大唐，它只对外……绝无对大唐不恭敬的意思……”

刘仁轨哈哈大笑，道：“在下可没误会，误会的是您。”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某家可不是说你们不该组成这个联盟，而是说这个联盟里面，怎么能少得了大唐呢？”

张亮大喜，道：“您是说……”

“莫非勋国公以为本官是私自出兵不成？还不是领了陛下的旨意？陛下说啦，把诸位封到南海来，并不是以后就不闻不问了。你们代表着大唐的脸面。谁与众位为敌，就是与大唐为敌！”

说到这里，刘仁轨阴阴地一笑，牙缝里吐出了几个字，道：“犯我大唐者，虽远必诛！”

张亮道：“我明白了，刘将军的意思是，要改五国联盟为六国联盟，把大唐加上去？”

“嗨！勋国公你这个提法太小家子气了。”刘仁轨道：“什么六国联盟？莫非以后陛下就不往南海封人了？那怎么可能？这个联盟应该叫做百国联盟！”

房遗爱道：“百国联盟的名字好。咱们百国同气连枝，永镇南洋！”

## 第8章海外有仙山（1）

长安城长寿坊内有一户人家，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叫做许元化。

贞观年间，许元化被中书侍郎岑文本的弟弟岑文昭勾去博戏，最后把老婆和妹妹输给了人家，险些家破人亡。

最后多亏了当时官居长安令的秦国公郭业为他撑腰，才免去了这场大难。

吃一堑长一智，从那以后许元化再也不敢沾一个赌字，老老实实在家过日子，倒也尽享天伦之乐。

三年后，许元化喜得一麟儿，起名许秦恩，以纪念秦王郭业对他们家的恩情。

许秦恩乃是许元化的独子，从小受尽宠爱，要星星不敢给月亮。度过了十分幸福的童年乃至少年时代。

至于青年时代呢？刚才始也算非常幸福。

家里有买卖，不说日进斗金吧，也可以说非常富足。父母不指望着他建功立业光宗耀祖，早早给他娶了一房媳妇。

许秦恩每日里悠闲度日，毫无压力。

可惜，好景不长。

许元化得了一场急病，死了。紧跟着，许元化的老婆许荆氏也悲伤过度，撒手人寰。

按说，这也不算多大事儿。许秦恩都二十多岁的人了，即便是父母过世，那怎么也不能算是孤儿。

日子该怎么过就怎么过呗。

但是，实际上，有父母在和没父母在，对于许秦恩来讲，那是大大的不同。

虽然说他从小被娇生惯养，但有一种物事，许元化是绝对不肯让儿子碰的。

什么物事？赌。

凡是与赌博相关的东西，许秦恩从小到大都没接触过。

现在老两口一过世，可再也没人拦着他了。在几名无赖子弟的撺掇下，许秦恩进了赌场，结果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把家里的产业输了个干干净净。

没了产业，就没有生活来源，这日子可怎么过呢？

最终无奈之下，许氏夫妻搬出了长寿坊的许家大院，租了一间陋室。

许秦恩用卖房子剩下的钱，做起了小买卖。

可惜，这位实在是没啥经商的天赋，两三年后，把卖房子的钱亏了个精光。

眼瞅着夫妻俩就要断顿了。

贫贱夫妻百事哀，许娘子望着空空的米缸，怒从心头起，对自己的丈夫一阵数落。

许秦恩自知理亏，坐在胡床上一言不发。

咚咚咚～

正在这时，忽然传来了一阵阵的敲门声。

“谁呀？”许秦恩起身把门打开，发现敲门的是自己的一个好朋友，叫做张兴运。

“兴运，你咋来了？快请进！快请进！娘子赶紧给张兄弟倒茶！”

“哼，什么茶呀？咱们家有半年没见过茶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许娘子重重地把两杯清水放在几案上，又道：“张兄弟，咱可说好了，我家现在连吃饭的米都快没有了，今天你别指望在我家吃饭。”

许秦恩面色尴尬，道：“兄弟，实在对不住了。我这当哥哥的无能，连老婆都养不活……这招待……招待……”

说着话，他眼泛泪光，痛哭出声，道：“我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怎么混到了如此地步？”

“别……别……许大哥别哭呀！”张兴运安慰道：“常言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您这一辈子还长着呢，这才哪到哪呀。说不定哪天您就能时来运转。”

许娘子轻哼一声，道：“你这话用在别人身上还行，用在你许大哥身上，不好使！他那两下子我算是看出来了，干啥啥不行，凭何时来运转？也就是我命苦，才嫁了这么一个废物。”

张兴运脸一沉，道：“嫂子，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哪有说自己夫君是废物的道理？”

“哎呦呵！你还给我摆脸子？”

许娘子怒道：“你知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东西？想当初，要不是我夫君救济，你早就饿死啦！就算到了现在，你还不是跟我家一样，吃了上顿没下顿。你们俩就是一对废物点心！就你这德性也有脸说我？”

“您这么说，可是完全错了！告诉您，我姓张的可不是废物……”

张兴运一伸手，从袖兜里拿出一锭金子来，继续道：“嫂子，其他的都能得假，这金子总做不得假吧？你见哪个废物，能拿出这么多钱的？”

许娘子迟疑道：“真是金子？你不会从哪找了一块黄铜来凑数吧……”

“您自己瞧……”张兴运把金子递了过去，道：“这金子要是假的，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登你们许家的门。”

许娘子是见过世面的人，接过来一看就知道是真金子。她赶紧把金子还了回去，道：“这锭金子约摸有五两重……你哪来的那么多钱？”

“当然是我挣来的！”张兴运得意的说道：“怎么样？咱姓张的还不是那么一无是处吧？”

说着话，他又从袖兜里拿出来一锭金子，只是这锭金子比先前那锭要小了很多。

张兴运继续道：“这么多年，多蒙大哥大嫂照顾，我在你们家也蹭了不少饭吃。小弟我无以为报，这锭金子不多，大概一两重，就送给大嫂了。”

许娘子一脸的难以置信，道：“你真的肯给我？”

兄弟这么给面子，许秦恩的脸上也有光彩，他高声道：“别婆婆妈妈的！张兄弟给你就拿着。赶紧去买些好酒好菜来给我们吃！总不能真不管张兄弟午饭吧？”

“好，我这就去。”

许娘子领命而去，不到半个时辰，就置办好了四个菜一壶酒。

许秦恩先美美地喝了一杯酒，然后紧闭双眼，道：“一年多了，我可是一



年多没尝过酒的滋味了。好！这酒的味道真好！”

旋即，他又叹了口气，道：“唉，真不知下次饮酒要到什么时候？”

张兴运道：“等大哥时来运转，自然可以日日饮酒。”

“时来运转？”许秦恩紧闭双眼，道：“兄弟，说实话，你这话我自己都不信……”

“大哥别不信呀。实不相瞒，现在就有一个时来运转的机会，就看您能不能抓得住了！”

许秦恩眼前一亮，道：“什么机会？”

张兴运道：“您知道我手里的金子是从哪得来的吗？这就是一个机会！”

许秦恩赶紧道：“犯法的事我可不干！”

“瞧你说的，兄弟我怎么也不能把您往火坑里推呀。再说了，不是我看不起您，让您为非作歹，您也不是那块料子。”

许秦恩的脸色微红，道：“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兴运解释道：“虽然这事不犯法，但是危险还是有一些的。咱们长安城有一家富户姓吴。这位吴老爷原来是做珠宝生意的，现在听说海贸挣钱，打算招募一些人跟他一起出海。”

许娘子脸色大变，道：“我明白了，你手里的金子就是你的买命钱！”

“什么买命钱？这叫安家费！吴老爷说了，只要答应给他在海上效力三年。签了文契，就给十两金子的安家费。以后每月还有二两金子的饷银。”

许娘子道：“谁不知道海上行船危险无比？三年？恐怕一年都熬不过去，就葬身鱼腹了。夫君，您可不能去！”

许秦恩却微微摇头，道：“话不能这么说。海上危险，难道在长安就不危险了？再找不着生计，不用一年，你我夫妻就得沦为乞丐。我不怕死，我怕穷！”

“大哥这话说得好！”

张兴运道：“咱们吃了上顿没下顿，活得不人不鬼不鬼的，有什么意思？不如随吴老爷出海，拼死一搏。我可是听说了，海外遍地黄金，说不定咱们从此发达了呢！”

……

……

三日后，许秦恩领了十两金子的安家费，尽数交给了自己的妻子。

他说道：“三年后，我若是能活着回来，没啥说的，咱俩就好好地过日子。要是万一不幸，回不来……”

“怎样？”

“你就自己找个好人家改嫁吧！对不起，嫁给我这么多年，也没让你享什么福，我真是愧为人夫。若有来世，咱们再续前缘！”

许娘子哽咽道：“夫君，你可一定要活着回来！我……我等你！”

……

……

一个月后，许秦恩和张兴运一起，随着吴老爷的队伍，来到泉州港。众人采办货物，买船出海，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 第9章海外有仙山（2）

原来许秦恩一直想不明白，做海上的买卖危险是不假，但是只要肯出钱，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还怕招不到人？

同样是招人，有孔武有力的，有悍不畏死的，还有学富五车的，为啥别人不招，非要招自己和张兴运这一对废物点心呢？

当然了，尽管想不明白，但为了每月二两黄金的饷银，他初来乍到，也没敢多问。

一直到扬帆出海，许秦恩才明白吴老爷招募他们的真正目的。

所谓吴老爷的并不老，他的真名是吴正祥，今年不过是四十二岁。此人身材微胖，一双小眼睛不大却露出了精干之色。

“二位兄弟请坐。”

“谢吴老爷。”

“你们俩不必那么拘束。”吴正祥道：“出了海，坐在同一条船上，没有那么多上下尊卑。在海上遇到了风浪，到了外国遇到食人的生番。稍一不慎，无论是伙计还是东家都得玩完，没什么分别。”

张兴运插话道：“我明白了，您老的意思是，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出了事，蹦不了我也跑不了你。都是自己人，没那么多规矩。”

“正是此意。”

许秦恩的生活迭遭大变，比起张兴运来要沉稳地多。他干笑一声，道：“吴老爷说这话是意有所指吧。不管怎么说，我们兄弟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

“呃……其实也没什么事。说实话，行船有水手，真遇到了生番或者海寇，也有我雇佣的护卫抵挡。一般情况下，用不到二位。”

张兴运道：“那您花那么多钱雇佣我们哥俩来，总不会是为了陪您唠嗑吧？”

“那当然也不是。”吴正祥压低了声音，道：“二位可知道，我此次出海的真正目的？”

“难道不是做海上的生意？”

吴正祥摇了摇头，道：“我姓吴的不说富可敌国吧，几十万贯的家产总是有的。这么多钱，真是几辈子都吃用不尽。若是易地而处，你们二位还会冒着九死一生的风险出海吗？”

“那当然不能了。”

“所以说，我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出海，肯定不是为了赚钱。”

“那您的意思是……”

吴正祥道：“朝廷封建南海的事你们都听说了吧？现在南洋群岛上已经有了五家藩国。武安国和高阳国盛产精铜，齐国有金银矿各一个，武阳国虽然没有什么矿产却借种植胡椒致富。”

许秦恩道：“还有勋国虽然没有什么特产，却借助地利之便，广造船只，与天下各国贸易，也是富甲一方。但……这些藩国跟您有什么关系呢？”

吴正祥正色道：“我也想建一个藩国。”

“那怎么可能？”张兴运道：“要建藩国，必须有大唐的爵位和陛下的允准。您虽然有钱，却与国无尺寸之功，怎么可能获得允准建国？”

吴正祥解释道：“二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实，爵位的事还好说，只要我舍出钱来，一个男爵的爵位总是不成问题。至于陛下的允准……”

“您就没辙了？”

吴正祥苦笑了一声，道：“现在由五藩国证明了封建之策确实可行，南洋之地又是最适合封建之地。所以，整个南洋都被皇亲贵戚盯着死死的，想要得到陛下的允准确实是千难万难。不过……”

“怎样？”

“南洋之外却没问题。”

张兴运道：“吴老爷，您不会打算让我们去三万里之外的南美洲吧？您要是真打着这个主意，我可不干。”

“二位且放宽心，当然不是南美洲。那地方离大唐太远，我一个小商人就算想建国也有心无力。”

“那是非洲？”

张兴运还是摇头，道：“此地陛下也不会轻易许人。”

“您的意思是……”

张兴运道：“告诉二位一个秘密。当日东华王公布的世界地图并不完全。有一个大洲，他并没有标示出来。”

“什么洲？”

“我花了两万贯钱才得到这个消息，从南洋群岛往南，还有一个大洲。此洲名为澳洲或者大洋洲。咱们只要占下此洲一小块地方，就足以建国了。”

许琴恩迟疑道：“既然是东华王秘而不宣，别人又是如何得知？吴老爷，您不是被骗了吧？”

吴正祥道：“你以为我姓吴的那么容易骗？实不相瞒，这是我从一个太监的口中得知的。秦王郭业第一次向朝廷献世界地图的时候，是在贞观年间。永徽初年实际是他第二次献图。”

“这两幅图并不相同？”

“正是，第二次的献图比第一次少了澳洲。不仅如此，他还密令那太监把旧图焚毁。不过，虽然图已不再，但澳洲的大概地理位置却还记在了那太监的心里。”

“可是……”

“怎么？你还是担心我受骗？大可不必。我姓吴的也不是没手段的人。那个太监现在已然失势。他要是真敢耍什么花样，我不介意出点钱让他生不如死。”

许秦恩沉吟了一下，道：“好吧，就算是那太监说的话是真的。您真的建国以后，也能得到陛下的允准。但是……说来说去，这还是跟我们哥俩没啥关系呀？”

吴正祥道：“二位的作用最大。现在咱们只知道澳洲的大致方位，但具体如何找到，还要多多仰仗你们。”

“不是吧……我们哥俩那两下子您又不是不知道？找大洋洲的事，我们是一窍不通呀。”

“我没指望你们会堪輿之学。”吴正祥道：“我之所以花重金把二位请来，是因为得了一位高人的指点。”

“高人？什么高人？”

“这位高人是游方的和尚，能掐会算法力无边。他告诉我，若想顺利找到大洋洲，关键就要落在二位的身上。”

许秦恩道：“那和尚知道我们哥俩的名字？”

“大师的法力没那么高深。是他耗费法力，在人群中给我找到了两位有缘人。我命人打听，才知道了二位的真实身份。”

许秦恩小心翼翼地說道：“吳老爺，您這話可有點不靠譜。恕我直言，那太監可能沒騙您，但那個游方的和尚就說不準了……要是真找不到什麼澳洲，可不賴我們。”

張興運補充道：“該給的餉銀也不能少！”

“嗨！你們那點餉銀算什麼？對我來說不過是九牛一毛罷了。”

吳正祥頓了頓，繼續道：“其實那游方和尚的話我也不盡信。只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找得着澳洲，二位是大功一件。找不着澳洲，那也沒關係，該給的餉銀絕不會少了二位一分。”

“多謝吳老爺。”許秦恩道：“那我們二人下面要做的是……”

吳正祥道：“等咱們的船過了南洋群島，就是二位的用武之地。”

“到底如何用武？”

“呃……那個游方和尚只說天機不可泄露，具體該如何去做，說實話我也不知道。總而言之，你們感覺哪個方向有古怪就告訴我。咱們的船隊順着二位的感應而行。”

張興運苦笑道：“這不跟大海里撈針差不多嗎？只能是靠上蒼保佑了。”

……

……

事實證明，那游方和尚的話是真不靠譜。

船隊離了南洋群島，繼續南行，張興運和許秦恩還是和以前一樣，什麼奇異的感應都沒有。

吳正祥沒辦法，只能是自認倒霉，開始漫無目的的搜索。

這一日正趕上狂風大作，海上掀起了滔天巨浪，整個船隊傾覆，數百人入了魚鯢之腹。

當然了，也不是所有人全死了。廢物點心許秦恩就十分幸運地被冲到了一處沙灘上，幸免於難。

“我是在陰曹地府嗎？”這是許秦恩醒來說的第一句話。

## 第10章海外有仙山（3）

许秦恩之所以这么说，可不是因为多灌了几口水，而是以为自己被淹死了。关键是眼前之人太像传说中的牛头马面了。

此人身高过丈，青面獠牙，浑身黑毛，满头红发。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不是到了地府里面，怎么可能有这么丑陋的人？

“放心，你还没死。”那个丑人的脸动了一下，也不知是哭是笑，他说道：“您不必害怕，某家虽然面相凶恶，可并不是鬼。”

“这么说……你是人？啊……不……是在下失言了。”

许秦恩心思电转，道：“传闻海外有仙山，民情与中华相异。有大人国、小人国、夜叉国、三首国、长臂国、白人国等等。我不是……”

“怎么？你以为自己是到了夜叉国？”

“难道不是？”

那丑鬼道：“看您也是有学问的人，既然知道海外民情迥异，那也应该能想到，各国的语言文字与中国并不相同吧？在下能和您无碍交流，您不觉得奇怪吗？”

“这……”

“实不相瞒，这里并不是什么夜叉国。我叫多罗青云，此地乃是长人国境内，您可以把我当成汉人。”

“汉……汉人？”许秦恩再昧着良心，也没法被此人当作和自己是同一种族组之人。他只得道：“您祖上有汉人的血统？”

“怎么？你不信？”

“不是不信，只是……只是……无论您的相貌还是姓氏都和汉人……差距比较大。”

多罗青云道：“这件事可不是一时半会能解释清楚的。这样吧，我带你去见我们国主，由他老人家把事情的原委对你一一讲明。”

“那我要不要准备一下，换身衣服什么的？”

“不必，不必。现如今我们的国主就是中华人氏，算起来你们还是老乡呢。他老人家见了你不知会有多么欢喜，至于穿什么那倒是无关紧要了。”

多罗青云似乎在长人国地位颇高，没费什么力气，就带着许秦恩来到了王宫之内。

“唐人许秦恩，参见国主千岁，千岁，千千岁。”

“不必多礼，快快请起。”那国主见到他似乎真的是颇为高兴，快步走下了王座，以手相搀。

许秦恩抬头望去，发现此人还真是唐人，虽然长得不算多么英俊，但还说过得去。至于和多罗青云比起来，那就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他问道：“您也是来自大唐？”

“是的。”那国主微微叹了口气，道：“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想不到还能再次见到故国人物。”

闻听此言，许秦恩大惑不解。他问道：“二十多年前？您没记错吧？现如今距离东华王公布世界地图，满打满算也不过是二十年。没有地图，您是如何到了此地？”

“东华王？那是何人？”

“东华王姓郭名业字子仪，原来是一个赘婿……”

“行了！别说了，老夫知道了。”那国主摆了摆手，道：“你说的是秦王郭业吧，想不到他现在又做了东华王。”

“对，对，贞观年间此人的确爵封秦王，您也听说过他？”

那国主苦笑一声，道：“不光听说过，我还见过他呢。实不相瞒，我原来就是秦王身边的一名亲卫。”

“那您后来怎么来到了长人国做了国主呢？”

“呃……先别说我，您是因何流落至此？”

自己的身世没什么值得隐瞒的，许秦恩当即就把自己名字的来历，以及如何博戏败家，又如何走投无路之下上了吴正祥的海船，最终遇上了风暴被海浪冲到此地说了一遍。

那国主听了点了点头，道：“咱俩还真是有缘。论起来，你有今日之难的原因就在于一个赌字。其实，我之所以到了这地方也是因为博戏。”

“此言怎讲？”

“我姓高，名智明，乃是秦王的亲卫，很得他老人家的信任。有一次，他派我送一封信给当时的新罗女王金德曼。到了金城，把差事办完之后，我一时手痒就赌了几把。”

“然后您就输光了？”

“不错，我当时不仅把善德女王给的赏钱输光，连回大唐的路费也没有了。当时也是人穷志短，我就想……就想……”

“干什么？”

“就想偷点东西做盘缠。当时，我发现汉江上有三条大船，新罗人往船上运了不少物资。我就乔装打混上船，躲在了一个船舱之内。可没成想，我偷完东西还没来得及下船呢，那船竟然开动了。”

许秦恩道：“那艘船其实是新罗开往这里的船？”

“正是。船行海上，我根本无法逃脱。幸好那船舱里有吃食，有淡酒，我才没被饿死。不过，等船靠了岸，人们往外搬东西时，我终于被发现了。”

“然后呢？”

高智明道：“当时长人国的人就想把我处死，后来还是当时的国主多罗笑天发了话，饶了我一命。”

“那您又是如何当上国主的呢？”

“完全是因为我的身份。”

许秦恩大惑不解，道：“就因为您是秦王的亲卫，长人国就让您当国主，这……长人国的国人们也太……太……质朴了吧？”

高智明道：“有件事您不知道吧？想当初秦王郭业就曾经当过长人国的一任国主，所以，我身为秦王的亲卫，继任国主，从道理上讲也说得过去。当然了，这并不是长人国拥我为王的真正原因。”

“那真正原因是？”

“你看这里男人的相貌如何？”

“呃……有部分人长得还算英俊，但大部分十分……十分……与中国人不同。”

“你看孤王王宫的女人如何？”

“个顶个的国色天香。实不相瞒，在下活了二十多年，所见最漂亮的女

子，也及不上您的王宫内任一女子。”

高智明道：“这就是我能当国主的真正原因。实不相瞒，你见的长得英俊的男人，全是我的子嗣。”

许秦恩大吃了一惊，道：“那岂不是……实际上所有长人国的男人都……”

“都怎么样？奇丑无比？你这话倒是实在话。许兄弟，你可想知道长人国的来历？”

“固所愿者，不敢请尔！”

于是，高智明就把长人国的来历讲述了一遍，最后他说道：“长人国为秦王立下了大功，秦王为了酬其功，也为了保护长人国的男人们，就给了他们三艘海船，令其远渡澳洲。”

许秦恩点了点头，道：“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在世界地图上把澳洲抹去，这是怕有人打扰长人国呀。若是长人国的女人们有了与其他种族人接触的渠道，那长人国就算是亡国了。”

“正是如此。可惜人算不如天算，阴差阳错之下，我还是出现在了长人国女人们的面前。当时的国主多罗笑天说道，天意难违！我长人国终究难以逆天，既然如此，又何必多伤一条性命？”

许秦恩道：“如此说来，您是靠女人们的支持，才坐稳了王位？”

“也不完全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其实男人们赞成我为国主的也不少。你别忘了，即便是男人，也总有自己的女儿吧？谁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嫁一个长得比较正常的人？”

许秦恩啧啧连声，道：“您的经历可真是曲折离奇。这么说来，您是靠长相做了一国之主，后宫之中佳丽如云。说出来，真是羡慕旁人呀！”

高智明微微一笑，道：“别羡慕我，你也可以！”

“我？”

“当然了，虽然说这国主之位，我不能让给你。但是这么多年了，我总共生了一百多个女儿，每个都是人间绝色。只要你愿意，她们就全是你的了！怎么样？够意思吧？”

“不可！不可！”许秦恩连连摇头，道：“在下何德何能……”

“诶，不是你何德何能，而是除了你，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好的人选。难不成让本王的女儿，嫁给原来长人国的男人？”

“那当然不是了。”

“要不然她们嫁给自己的亲哥哥？”

“万万不能！”

高智明道：“既然都不大妥当，那就只剩下一个选择了！唯有嫁给你，才是她们最好的归宿！”

“可是在下已经娶妻。”

“娶了妻子算什么？长人国与大唐远隔万里，那边的礼法还能影响到这里？简直是笑话！说句不该说的话，以你之前的身份，能娶到什么美女？恐怕你那糟糠之妻的美色连老夫女儿的一半都比不上！”

许秦恩想了一下，坚定地说道：“在下妻子的长相的确比不得贵国公主。但古语有云，糟糠之妻不下堂，我不能休妻再娶。”

高智明眼中精光一闪，沉声道：“你还想回大唐？”

“临行之前，在下和妻子立下了三年之约。我姓许的但凡有一口气，必定回去践诺。”

“那本国主要是强留你呢？”

许秦恩脖子一梗，道：“纵使斧钺加身，在下不变初衷！”

“你……”高智明深吸了一口气，道：“你这家伙怎么那么傻呢？在我这里当驸马，要吃有吃，要喝有喝，佳丽如云，位高权重。不比你回长安当一个平民百姓强？”

许秦恩摇了摇头，道：“就算在下愚鲁吧，还望国主成全！”

……

……

高智明反复苦劝，许秦恩就是不听。无奈之下，他只得退而求其次，道：“好吧，你想回大唐也可以，甚至我可以帮你回大唐。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和你老婆不是有三年之约吗？留在我这一年总没问题吧？这一年里你得听我的。”

“但不知国主要我做什么事？”

“你与我的女儿们成亲，最好能让他们身怀有孕。”

“啊？！”许秦恩张大了嘴。

……

……

最终，许秦恩还是答应了高智明的条件，在接下了的一年里享尽了艳福。

一年之后，高智明信守承诺，派了一艘船，把他送到了勋国的码头上，不仅如此还赠予了他黄金百两，珍珠千颗。

到了勋国地面上就算是安全了。许秦恩花钱，搭了一艘商船，半年之后，终于回到了长安城。

此时距离三年之约仅仅剩下两个月，夫妻重逢的喜乐自不待言。

然后，许秦恩又向吴老爷的家属，通报了船队倾覆的情况。吴家船队失踪了这么久，人们早已预感，现在听到噩耗，不过是把心中的猜想证实了，也不如何难过。

吴家有钱，当即大办了一场丧事。不仅如此，还对前来报信的许秦恩重礼相谢。

许秦恩得了高智明的赠礼再加上吴家的谢礼，身家已经接近万贯钱。当即盘下了一间铺子，好生经营。

没过几年，许家又重新兴旺起来。

许秦恩闲着没事，把自己出海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叫做《海外遇仙记》四处传播。

此书一出，顿时洛阳纸贵。

谁不想着一夜暴富？谁不想着美妾成群？而这一切，只要出海找到长人国就可以得到。

于是乎，大唐掀起了一场寻找澳洲的风潮。

三年后，澳洲被唐人发现，而长人国却是不知所踪。最终成为了民间的



一个传说.....

## 第11章钱霸的春天（1）

冷来时冷得冰凌上卧，热来时热得蒸笼里坐；疼时节疼得天灵盖破，颤时节颤得牙关儿搓。只被你害杀人也么哥，只被你闷杀人也么哥，真是寒来暑往人难过！

这首《叨叨令》乃是明时一个叫做陈全的人所作。陈全为人风趣诙谐，以亲身感受创作此令，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得了疟疾的痛苦。

现在，郭业望着眼前“哎呦”连声的病卒，脑海中不由得浮现这首小令来。

五万人远渡美洲，以公元七世纪的科技水准来说，的确非常困难。但无论再怎么困难，在郭业的努力下，还是顺利施行了。

这么多人远渡重洋，没有船只倾覆，没有出有伤病减员，说出来真是有如奇迹一般。

不过郭业千算万算，还是漏算了一件事——疟疾。

此病病如其名，得了病之后就像被“酷虐”所折磨，十分痛苦。更关键的是，致死率极高。

因为疟疾，唐军登陆北美洲之后，两个月内就有三百多人死亡。病而未死的接近两千人。

出了这么大的乱子，各种谣言开始滋生。

有人说是大军冲撞了土著的神灵，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开坛祭祀。

还有人说此地乃是瘴疠之地，根本不适合人类居住，大家还是回转大唐的好。

甚至有人说，东华王带大家来此地，恐怕不是什么仙人传法，而是受了妖魔的魅惑。死的人都是被魔鬼夺取了魂魄。

等等，不一而足。

唐军上下顿时士气大跌，军心不稳，郭业也是满脸愁容。

其实，关于疟疾，要说郭业完全漏算了也不大准确。

疟疾在美洲肆虐，他早就知道。治疗疟疾的药物——黄花蒿，他也准备好了。

青蒿素可以治疟疾，现代人众所周知。中国人还靠这个得了诺贝尔奖。

按照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的办法，“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按说可以治疗疟疾吧？

结果到了美洲之后，用这个法子一试，不说完全不起作用吧，至少也是也是收效不大。

郭业这才明白，现代人取青蒿素乃是用乙醚萃取。说起来，人家诺贝尔奖得主只是受这个方子启发而已，并不是说此方就一定有奇效。

原来自己以为古方只是效果稍微差一点，真是有些想当然了。早知道这样，应该先想办法把青蒿素提取出来，再东渡美洲。

然而，现实不是游戏，并不能回档。在美洲要什么缺什么，肯定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提取青蒿素上。

郭业退而求其次，想起了抗疟疾的另一种神药——金鸡纳霜。

中军帐内。

“啥？金鸡纳霜？”众将满脸愕然之色。

郭业点了点头，道：“不错，正是此物。有了这样东西，所有得了疟疾的将士就都可以得救了。”

李元魁道：“那敢问大哥，这金鸡纳霜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圆是扁？有多大？什么颜色？什么形状？此物产于何地？”

“这个么……”郭业双手一摊，道：“不好意思，你问的这些，我都不知道，只是知道有这么个名字而已。”

李元魁傻精傻精的，当即就自作聪明地低声道：“大哥这莫非是望梅止渴之计？其实并没有此物，只是要用金鸡纳霜的名号稳定军心？”

郭业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心说我就算真的说了谎话，你这么一说不就露馅了吗？

再说了，我说的全是实话呀！被你这么一咋呼，大家指不定会怎么想呢！

他说道：“此乃仙人传法，绝非什么望梅止渴之计！我只知道，此物产于美洲，但具体样子却是一无所知。”

钱霸的小眼一眯缝，道：“美洲？这范围也太大了吧？您又不说到底是什么样子，这让大家上哪找？再说了，那玩意儿上面又没刻着字，大伙就是找着了也不知道就是此物呀。”

“呃……”郭业也知道自己的命令有点强人所难，但现在不找着金鸡纳霜，说不定几万唐人都得交待在美洲大陆上。说不得，也只能不讲理一次了。

他强自下令道：“从今天开始，所有军民人等，全力搜寻金鸡纳霜。遇有可疑之物，可用牲畜先食，若是无毒，再给病卒服用。一定要给我把金鸡纳霜找出来。”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郭业沉声道：“能不能找着金鸡纳霜，关系到此次东征的成败，甚至可以说，关系到几万兄弟姐妹的性命！”

说着话，他躬身一礼，道：“众位哥哥兄弟，拜托了！”

众将齐声道：“我等一定全力以赴，不负王爷所托！”

……

……

从那天开始，所有东渡而来的唐人，不分男女老幼，开始了找寻“金鸡纳霜”的历程。病员们都成了小白鼠，每日里被喂食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事实证明，人海战术不一定要有奇效。

得疟疾的人还是与日俱增。一个月后，病卒突破了三千。至于传说中的金鸡纳霜，人们连影子都没见到。

郭业整日里忧心忡忡，愁眉不展。

他的心情不好，脾气自然也好不到哪去。尽管强自克制，他发火的次数还是逐渐增多。

这下子，有一个人可受不了了，此人正是郭业的结拜兄弟钱霸。

钱霸其人，身材矮小，相貌丑陋。从小受尽白眼，长大成人之后最好面子，唯恐被人看不起。

虽然郭业是指不定对谁发火，但在钱霸的小心眼里，总觉得大哥是在针

对自己，认为自己没心尽力地给大哥帮忙。

仔细想想，大哥埋怨自己很有道理呀。自己本来是一个草寇，连良民都算不上，毫无前途可言。现在不仅成了的将军，还有了个子爵的爵位。

凭啥？归根结底，还不就是因为自己认了一个好大哥吗？大哥给自己带来了高官厚禄，而自己呢？因为大哥要啥有啥，根本就报答大哥的机会。

现在大哥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不正是自己应该效死力的时候吗？

别人没有受过大哥那么大的恩惠，找不着金鸡纳霜还情有可原。但自己要是找不着可就说不过去了。

所以，钱霸暗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金鸡纳霜。

但是，找东西不像是上阵厮杀，只要悍不畏死往前冲就行了。到底该从何着手呢？

钱霸眼珠一转，计上心来。

金鸡纳霜，顾名思义，那肯定得跟“金鸡”有关。在唐言里面，金鸡不就是太阳的意思吗？

有道是“金鸡报晓，旭日东升”，不用问，要找神药，那就得往东走。

不管这番道理符不符合逻辑吧，钱霸自己是信了。

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这么一副景象：东方的某座高山的山顶上，有一神物名金鸡纳霜，金光闪闪，以待有缘。

于是乎，钱霸谁也没告诉，拿上自己的大锤，背了些干粮，出了营寨，往东方而来。

一路之上，他渴饮清泉、饿采野果，有时也捕些小兽冲饥。一直走了半个多月，干粮都没吃多少。

这一日，整好来到一座高山之前。

钱霸自言自语道：“能不找着金鸡纳霜，就在此一举了。登上了高山，找得着神药还则罢了。找不着也只能打道回府另寻他途。这鬼地方杳无人烟，再走远了，能不能回去都不好说。”

说完了，他抖擞精神，奋力登山。

可等他废了九牛二虎之力，爬到山顶之后，却并没有什么奇迹出现。

什么金光闪闪？哪个神物？

没有！完全没有！

但见山顶上四周草木丛生，中间光秃秃的一个石台。这个石台真不小，粗略计算，同时站上千人也毫无问题。

难道我猜错了？钱霸以手抚额，不断懊悔！

哒哒哒~

正在这时，忽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钱霸乃是山贼出身，经验丰富，一听这声音，就知道来的人不少。

虽然自从登陆美洲以来，唐军就没接触过什么土著。但是钱霸知道，这地方是有一些“野人”的，自己的大哥把他们称为“印第安”人。

自己一路行来，既没有耽搁时间，也没有人尾随，来的总不可能是唐人。不用问，来的就是印第安人。

他们来这里干什么？

钱霸一闪身，进入了旁边的树林中，爬到一颗参天大树上，偷眼观瞧。

## 第12章钱霸的春天（2）

功夫不大，一群头上插着花花绿绿羽毛的野人就出现在了山顶之上。

人们先是呼喝连连，然后一个衣着光鲜的野人越众而出。看来他就是这群野人的头领了。

“琪粒玛思~”

随着他的叫嚷，人群顿时安静下来，纷纷跪倒在地。

然后，那个野人头领转过身来，背对着众人，同样跪倒，状似祈祷，嘴里念念有词。

大约过了一刻钟之后，这场祈祷才算做完。

人们纷纷站起，野人头领把手一挥，一个五花大绑的男人被推了过来。

野人头领咧嘴一笑，抽出腰间的石斧，冲着那男人的脖子上砍了下去！

石斧并不锋利，连砍了十几下，都没把人杀死。受刑之人的惨嚎连连。

最后野人首领也不耐烦了，举起石斧，奋力的向那个男人的头上砸去，直砸了个万朵桃花开。

哗~

人群顿时沸腾了，众野人满脸兴奋之色，仿佛完成了什么了不起的壮举。

“琪粒玛思，琪粒玛思~”

野人首领连叫数声，人群才逐渐恢复了秩序。紧跟着，他一挥手，又是一个男人被押了上来……

如是者九。

钱霸眼睁睁地看着九个野人被虐杀于此，才弄清楚了这帮“印第安人”到底在干什么。

他听大哥东华王郭业说过，此地的土人愚昧无比，经常用俘虏的生命祭祀神灵。

现在这帮人，肯定是在搞血祭。

钱霸本来就是杀人如麻之辈，对于血祭并不如何害怕，只是鄙薄这帮印第安人野蛮罢了。

在他看来，若是战场争雄，那没啥说的，杀了也就杀了。但现在既然已经俘虏了敌人，再血祭就未免太浪费了。至不济总能当奴隶吧？

当然，尽管心里边不屑，他嘴里边可不敢说出来，甚至发声都不敢。

不管怎么说，下面也有大几百号人呢。蚁多咬死象，他钱霸再勇，就是浑身是铁又能碾几根钉？

真被这帮印第安人发现了，一拥而上。他的命运，恐怕不比那些野人好到哪里去。

所以，钱霸就一直大树上躲藏，连口大气都不敢出。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那个人是个女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印第安少女。她也是作为俘虏被推上来的。

那少女当然知道迎接自己的将是什么，她奋力挣扎，尖叫连连，泪流满面。

猛然间，像是前世的夙愿，她与钱霸四目相对！

二人相距超过百步，按说很难确定少女是在看自己，还是在看大树，甚至是漫无目的地随意乱看。

但是钱霸心中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她在看我！她在看我！她在向我求救！

这一刻，钱霸直感觉山河变色；这一刻钱霸直感觉万籁俱寂；这一刻钱霸直感觉世间的一切都在远离自己，唯有那对清澈的眸子越来越清晰。

少女并不算是绝色，只是面目清秀而已。然而，在钱霸的眼中，纵是世间的所有女子加在一起，都及不上他的万一。

关键是那双眼睛，太亮了，太迷人了，也太……熟悉了。

钱霸在当山贼以前，喜欢上过一个有同样眼睛的女孩。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女孩就是自己今生最完美的妻子。

可惜，后来，那个女孩嫁人了。

甚至，钱霸都没来得及问人家一声，到底喜欢不喜欢自己？

其实……又何必问呢？自己要长相没长相，要身家没身家，别人凭什么喜欢自己？

现如今自己功成名就，甚至有能力和妻荫子了。总该配得上人家了吧？

但是佳人已为人妇，如之奈何？

今天，见到这个印第安少女，钱霸的心中的某些东西觉醒了！

“小娘子莫慌，俺来救你！”

荷尔蒙分泌上升，男人总会干些傻事的。钱霸大吼一声，从树上跳了下来！

他紧跑几步，手起锤落，把少女身边的几个野人砸成了肉饼。然后拉起少女的胳膊，道：“走！快跟我走！”

哪走得了呀？

钱霸充其量算是一个不错的勇将而已，可比不得长坂坡的赵子龙！

刚才他连杀三人，更多的原因是占了偷袭之利。现在野人们呼喝连连，各拿兵器，他再想杀人就没那么容易了，更何况是突出重围？

只过了一刻钟，钱霸就明白，自己刚才实在是冲动了。

看来，自己就要和这个小娘子一起葬身于此。可惜的是，到了现在，还不知道人家的名字呢。

“小娘子，咱们都要死了，能否告诉我你的名姓？到了阴间，我也做个明白鬼。”

那个印第安少女当然不知道他说的是啥，只是流泪不止。

钱霸心中烦闷，对众野人大叫道：“来来！来啊！不怕死的尽管来！你家钱爷爷跟你们拼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哇呀呀！哇呀呀！”

他连声怪叫，这可不得了了！

忽然，那个野人头领眼前一亮，又大叫道：“琪粒玛思，琪粒玛思~”

众野人纷纷停手，把钱霸包围起来。

野人头领高举双手，示意自己无害，来到了钱霸的面前。他忽然匍匐在地，说了一串土著语。

钱霸疑惑的问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会说人话不？”

野人头领站起来，指了指钱霸的脸，又指了指自己的脸，高声道：“喀木！喀木！”

众野人纷纷跪倒在地，齐声道：“喀木！喀木！”

钱霸并不知道，所谓“喀木”，在印第安语里面的意思就是神。

原来，在有些印第安部落中，认为头领乃是神之后裔，长相与凡人不同。钱霸遇到的这个部落就是其中之一。

很显然，同样是人，怎么可能与旁人有那么多不同？身为首领，总要想些“盘外招”。

在首领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就会用木板等物，用力挤压孩子的颅骨。

这样，每一任首领的脑袋都奇形怪状，象征着“神赋君权”，地位稳固无比。

很凑巧，钱霸的脑袋，就是奇形怪状，甚至比野人首领的头颅还要奇怪得多。

当然了，他这乃是天生，可不是后天的挤压而成。

现在，野人首领见了一个脑袋比自己还奇怪，并且身穿奇装异服，力大无比，又会发出奇怪吼声的人，难免就浮想联翩了。

自己是神的后裔，这个并非自己部落的人，应该就是真正的神吧？

要不然他为何出现部落的祭神之地？要不然，那瘦小的身躯内怎么会拥有那么大的力量？要不然他说的话，为何自己听不懂？

更关键的是，这种头颅的形状，几块木板可压不出来！

于是乎，他跪倒在地，认钱霸当了自己部落的神灵。

钱霸当然不知此事的前因后果，但他又不傻，察言观色，就知道这些野人现在充满了善意。

于是乎，他以手相搀，道：“众位请起！”

.....

.....

尽管语言不通，钱霸还是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让那帮野人明白了自己的意思——这个女子不能杀。

野人首领还以为是神嫌弃祭品不好，当即痛哭流涕以头抢地。最终钱霸把那个印第安少女拉过来亲了一下，人们才明白了他的意思，顿时欢呼起来。

当夜晚间，那少女就钻入了钱霸的帐篷内，与他成其好事。可怜钱霸今年都四十了，才摆脱了处男之身。

从某种意义上讲，钱霸还真是个腼腆好人。

他爱面子之极，哪怕是当山贼的时候，都不会干出强抢民女之类的被人诟病的事。至于秦楼楚馆，更是怕被那里的女子嘲笑自己的身材，从不敢去那种地方。

至于跟了郭业之后，钱霸由于公务繁忙，一直顾不得这档子事。直至今日也没有成亲。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钱霸.....还得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尽管这些野人待自己不错，但他知道，这里终非久留之地。

第二天，他就带着那印第安少女踏上了归程。

那帮野人也不是很留，毕竟，神么，那肯定是住在神国。只有享受祭品的时候才会来到人间。

总住在部落里算怎么回事？

经过几天的共同生活，钱霸总算能和那印第安少女做些简单的交流。吃饭喝水等简单的事情，二人可以用语言沟通。另外，他还知道少女的名字叫做雪莎。

二人又往前走了七八天，忽然间大祸临头——钱霸得病了。什么病？还是唐人谈之而色变的疟疾。

钱霸只感觉一会冷会热，真是苦不堪言。不过，在自己的女人面前，他怎能表现地脆弱？只能是强自硬撑，继续千金前进。

雪莎乃是本地的土著，见疟疾见得多了，岂能不明白自己夫君的痛苦，每日里感同身受，以泪洗面。

这样，二人走走停停，三日之后，终于到了唐军的营地。

钱霸命人去带雪莎休息，而他自己则去拜见大哥东华王。

郭业面沉似水，道：“这么多天，你跑哪去了？怎么一个多月都不见你的面？此地危机四伏，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着急？你知不知道我派了多少人去找你？”

“大哥暂且息怒。”钱霸赶紧跪倒在地，道：“众多士卒得了疟疾，小弟也是心急如焚。我之所以不辞而别，就是为了寻找金鸡纳霜。”

“那你提前告诉我一声呀！”

“呃……小弟搜索的范围太远，恐怕大哥不会允准，无奈之下，只能出此下策。”

做都做了，郭业还能说什么？他只得道：“那你找着没有？这一个月你究竟去了哪里？”

于是，钱霸把这个月的经历，简要的说了一遍，最后他说道：“小弟没有找着金鸡纳霜，还请大哥责罚！”

“唉，这种事本来就是大海捞针，我责罚你什么用？起来吧，这一个月你也累得不轻，回去好好休息两天。有什么事以后再说。”

“呃……”钱霸欲言又止。

“怎么？你还有别的事？”

钱霸磕了一个响头，道：“小弟还有个不情之请，望大哥允准！”



## 第13章钱霸的春天（3）

“什么不情之请？”

钱霸强打精神，道：“启禀大哥，就在三天前，小弟也染上了疟疾，恐怕命不久矣。”

郭业脸色骤然一变，道：“果真如此？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快快回去休息。我这就给你安排医生……”

钱霸摇了摇头，道：“大哥别急，找郎中也不急在这一时。再说了，这疟疾之症医生也没什么好法子。能不能好，关键还是看自己的命硬不硬。”

“那你到底想说什么？”

“小弟追随大哥，远赴重洋来到美洲，本想追随大哥再次建功立业，没成想得了这个病……”

郭业眉头微皱，道：“都怪我，是我事先没有考虑周全。不少兄弟因为没有对症之药，被小小的疟疾夺了性命。”

“不不不。小弟绝没有埋怨大哥的意思。”钱霸赶紧解释道：“小弟是想说，说不定哪天，我就要去见阎王了。在临死之前，有一个小小的愿望，请大哥成全。”

“你说！只要郭某人能够办到的，绝不推辞。”

钱霸道：“这事说起来也不难，只要您点个头就行了。不过……有点不大合规矩……”

“到底是什么事？”

“我说了您可千万别生气……”

“咱们兄弟什么交情？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生气。”

“那……小弟可就直说了。”钱霸小心翼翼地说道：“我……我想和雪莎成亲！还望大哥成全！”

“雪莎？就是你救回来的印第安女人？”

“正是！”

“不行！绝对不行！”

“大哥您之前答应过的……”

“答应过也不行！”郭业连连摇头，道：“你喜欢那个印第安女子，把她纳为小妾不就行了？那样的话，我不仅不会阻拦，还有一份大礼相赠。但要是娶为正妻绝对不行！”

在临来美洲之前，郭业定下了不少规矩。关于婚姻，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前来的五万唐人中，只有两万是正规的唐军。其余的三万人，乃是士兵的家眷。

这些家眷，主要就是士兵的妻子和未成年儿女。

郭业特别规定，未带家眷的军士若要成亲的话，只能以唐人为正妻。至于他们想与土著结合，也不是不可以，但只能是纳为小妾。

至于小妾生的子女，就算是唐人了。这些唐人二代同样要受这条规矩的约束，正妻为唐人，小妾为土著。

这倒不是郭业种族歧视，认为印第安人不配为正妻，而是形势使然。

来美洲的唐人满打满算才五万人，若要敞开了联姻，最大的可能是自己

这五万人就被土人同化了。

那自己远渡重洋是干嘛来的？是为了做国际活雷锋，帮助印第安人提高科技水平吗？真是天大的笑话。

只有实行国野体制，以唐人为国人，印第安人为野人，徐徐图之，慢慢把印第安人纳入唐人的体系之内，才能形成以蛇吞象之局，把北美洲变成华人的美洲。

这些道理，郭业已经反反复复地对士兵讲过了。他也不信钱霸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只是爱情这玩意儿就是如此不可理喻。很显然，现在钱霸对雪莎的爱意，已经压倒了民族大义，这个道理已经很难说服他了。

郭业相信，自己再怎么苦口婆心的解释，自己这个兄弟也会心中不以为然。不仅如此，他还能扯出不少歪理来。

本来么，钱霸乃是东华王的结义兄弟，人都要死了，破个例又怎么了？真的一定会引起严重的后果？

你们谁要不服的话，也可以得疟疾，然后提出这个要求呀？

至于说什么防微杜渐以身作则之类的话，钱霸肯定是听不下去的。

郭业眼珠一转，决定从别的角度说服钱霸。

他说道：“兄弟，若是你不幸病死，雪莎也没有怀孕，只是让她担了你正妻的名声，倒也没什么。但是你想过没有，若是你侥幸未死，或者留下了遗腹子，这可咋办？”

钱霸道：“还能怎么办？若是有了遗腹子，大哥你难道能不管不顾？至于我没死，那就更好了，有什么问题？”

“当然有问题了。你若未死，早晚还得与那雪莎生儿育女吧？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道：“别人再怎么管教，也替代不了母亲。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儿女被一个印第安人教养成人？”

“那我娶她为妾还不是一样？”

“不一样的。你如果有正妻，就可以让雪莎生的孩子以正妻为母。教唐言，习汉礼，长大之后，他就是汉人。若是被雪莎教养，焉知不会被她教养成印第安人？”

“这……”钱霸眉头紧锁，最终他说道：“您说的倒也有些道理。不过小弟以为，此事没那么严重。”

“此言怎讲？”

“我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这么一句话，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里面没当娘的啥事呀，我的儿女有没有出息，可能与母亲有关，但关系应该没那么大。”

郭业怒道：“你就记住这句话了？我还给你讲过孟母三迁的故事呢，你都忘啦？孟子要是没有那么好的母亲，能成圣人？”

钱霸挠了挠脑袋，道：“可俺也没指望自己的后代当圣人呀？俺原来是一个山贼，多靠大哥您的照拂才有了今日。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俺的孩子能有多大的出息，我心里清楚。”

“你……好好好！我看你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为了娶雪莎，连这种歪理都讲得出来。”

钱霸跪倒在地，道：“还望大哥成全！”

郭业深吸了一口气，道：“还有一个问题你想过没有，你喜欢雪莎是发自真心。但是人家呢？是不是也想嫁给你？”

“怎么不愿意？我和她是真心相爱。”

“我呸！真心相爱，这话你也说得出口？”郭业冷笑道：“人家小姑娘多大了？你钱霸多大了？我估计差了二十岁都不止！你这个年纪，都能当雪莎的父亲了。”

“那……那又怎么样？”

“还怎么样？我来问你，你愿意娶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嫗为妻吗？”

“当然不愿意了。”

“你不愿意娶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女的，凭啥会觉得雪莎会愿意嫁给一个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男的？你是貌比潘安？还是才比子建？”

“大哥您这话是强词夺理。只听说老夫少妻，哪有老妻少夫？虽然我貌不惊人，才不压众。但俗话说得好，情人眼里出西施。小娘子就是喜欢我这样的！我确信她对我情深意重，您就别操心了。”

“情深意重？果真如此？你从哪看出来的？你刚才都说过了，现如今你和她只能进行些简单沟通。她就是说喜欢你，你能听懂吗？”

钱霸道：“不用说，我心里能感觉到。她要是不喜欢我，能半夜钻到我的帐篷里来？”

“那是她不钻帐篷就没命！”

他想了一下，道：“好吧，这个不算。还有，我得了疟疾的几天里，雪莎满面忧愁，终日以泪洗面。这总能说明她喜欢我吧？”

郭业摇了摇头，道：“说明不了！你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装的呢？兴许人家表面上对你恭顺异常，暗地里却准备置你于死地！”

“大哥您就别危言耸听了。她一个弱女子，能奈何得了我？”

“怎么不能？只有千日做贼的，哪有千日防贼的？说不定哪天你丧失了警惕，她就会趁你睡觉的时候，用一把匕首取了你的性命。或者说，给你往食物里下毒，你能防得过来？”

他的脸色微微一变，道：“大哥，您是吓我的吧？我对雪莎那么好，还救了她的性命，她怎么会……”

郭业道：“你是这么想的，人家可未必这么看。恐怕在此女看来，你并不是她的救命恩人，而是趁人之危要了她清白之身的仇人。甚至……”

“怎样？”

“说不定她以为你和那帮野人是一伙的，做了这么一场戏，逼她就范。人家根本就不喜欢你，只不过是委曲求全，以待时机罢了。”

“这……”

讲道理讲不通，吓唬的效果倒是不错，钱霸要娶雪莎为妻的心思，顿时淡了许多。

见他皱眉不语，郭业也不想逼迫太甚。说道：“这可是终身大事，贤弟还是考虑清楚为好。这样吧，今天天色已晚，你先回去休息。有什么话，咱们明日再说。”

……

……

帐篷内，雪莎满脸喜色。如乳燕投林一般，扑到了钱霸的怀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钱霸被郭业一通忽悠，对此女戒备了许多，淡淡地回应了两句之后，就找了个借口把她打发了出去，蒙头大睡。

雪莎只以为他是病得太重没精神，也并不生气。

钱霸再次醒来的时候，疟疾又发作了，浑身滚烫，口干舌燥。他大叫道：“水！快给我水！”

然后，他听到外面的雪莎应了一声，紧跟着就是倒水的声音。

可是，接下来就声息皆无了。

这是怎么回事？

钱霸猛然间想起白天郭业的告诫，不由得心里中一动。

他强忍病痛，悄悄下床，走到了外间。

哎呀！果然如此！

## 第14章钱霸的春天（4）

钱霸看到了什么？

只见雪莎正在把一团黑色的粉末，往一个杯子里倒！

偷偷地往自己的被子里倒不明物体，这是想干什么？分明是下毒呀！

一股被背叛的感觉郁结于胸，钱霸大吼道：“好呀！雪莎！你竟然害我！”

当啷～

雪莎似乎被他的话吓了一跳，手一松，那茶杯滚落在地，摔了个粉碎！

钱霸走上前来，指着那个破碎的茶杯，道：“说！是不是想害我？”

雪莎虽然不大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但这个手势却明白了，她连声说道：“不！不！不是！”

“那你往茶杯里倒的是什么东西？”钱霸弯下腰，指着那粉末状的东西说道。

“不，不……”雪莎还是摇头，道：“我不能说！我不能说！”

钱霸冷笑道：“如果你不是想害我，为什么不能说？”

雪莎只是摇头，却不再解释。

……

……

对于这个印第安小妻子，钱霸十分地爱怜。从内心来讲，他并不希望雪莎是要害自己，如果雪莎说出别的可以交代过去的解释的话，他也乐于接受。

但是现在，很显然，雪莎并不能给出他合理的解释！

钱霸心中暗想，完了！完了！这下可算是完了！完全被大哥说中了，这小娘子根本就不喜欢我。原来她对我那么好，都是装的。她完全是想置我于死地呀！

是了，我岁数大，长得又难看，人家这么漂亮的小娘子，凭啥会喜欢我？

情人眼里出西施？问题是，人家从来没把我当情人，一直是当我是仇敌呀！

钱霸呀钱霸，你是多么地自不量力！又是多么地缺乏自知之明！

想到这里，他反而没那么生气了。

既然爱情本来只是自己的妄想，人家小娘子只把自己当作仇人。那背叛又从何说起呢？

充其量，只能说是自己被骗了吧？

再想想，人家下毒，自己又没吃下去，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损失。不仅如此，自己还得到了人家的清白女儿身。

严格来说，雪莎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自己并没吃什么亏呀。

人就是这样，喜欢上一个人，无论她怎么伤害自己，都会为她找众多的理由来开脱。

现在，钱霸就是陷入了这种奇怪的逻辑中。

最终，他长叹一声，摆了摆手，道：“既然你不喜欢我，那我也不强求。一夜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我不难为你，你……走吧！”

“走”是什么意思，雪莎还是知道的。她的脸色骤然一变，俯下身去，抱着钱霸的大腿哇哇痛哭，不肯离去！

美人垂泪惹人怜，何况是自己的女人？

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钱霸能怎么办？让他把美人一脚踹开吧，他还真下不了那个手！

但把她留在身边？

谁知道她是不是诚心悔改呢？万一再次暗中下毒可咋办？

害了自己还好说，死在今生唯一的女人手里，也算不得什么憾事。

但万一自己死了之后，她继续害其他人可咋办？尤其是大哥东华王郭业，对自己可算有再造之恩，自己怎么能把这个祸害留给他？

钱霸真是左右为难。

咳咳～

正在这时，一阵咳嗽声传来。

“谁？”

“我！”紧跟着帘栊一挑，郭业带着一群大将，走进了钱霸的帐篷内。

“大哥……你……你怎么来了？”

“你别误会，我可没听墙角的爱好。只是你们的动静实在不小，把大伙都惊动了。”

“这……”钱霸满面羞红，道：“让大家见笑了。某家真是……真是……”

郭业道：“到底怎么回事？我只是让你不要娶她为正妻，可不是让你薄待人家。怎么白天还好好的，这没过几个时辰呢，就把人家当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

李元魁也道：“你小子可是真能作呀。这么年轻漂亮的小娘子嫁给你，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你还不知足，大晚上地要把人家赶走，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

有他们俩带头，在场的诸将纷纷对钱霸进行指责。就差没说，如此佳人，嫁给你实在浪费，你不要就让给我吧。

钱霸高举双手，苦笑道：“众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呀。”

郭业眉毛一挑，道：“怎么？小娘子耍小性子惹了你了？我说兄弟，哥哥告诉你，女人是要哄我的，这耍……”

“不是耍小性子。”他叹了口气，道：“事到如今，我也就不瞒您了。被您猜中了，雪莎她……的确是想取我的性命！”

“啥？”郭业大吃了一惊！

不错，白天他为了打消钱霸娶雪莎为正妻的年头，说了不少危险耸听的话。

但关键是，这话他自己都不信！

用脚指头想一想都知道，钱霸怎么会和那帮野人是一伙的？双方的穿着和语言完全不同好不好！

至于说趁人之危，就算那少女真的这样想。但不管怎么说，钱霸对她也是恩大于仇吧？何至于下此毒手？

另外，虽然说钱霸的年纪大，长得也不咋样。但别忘了，唐人这边的文明程度可比印第安强很多。

少女到了唐人的营地，岂会不被震慑？就算单单为了日后更好的生活，嫁给钱霸也不是一件坏事吧？

君不见到了后世，即便七老八十，哪怕是身有残疾，只要身家富有，也有大把漂亮的女人倒追吗？

哪怕雪莎不贪慕虚荣，对于这个带给她美好生活的男人，总是要心存感激的吧？怎么会要杀钱霸呢？

这说不通呀！

难道真的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郭业久久不语，李元魁可忍不住了。

此人傻精傻精的，却不会考虑那么多，他大叫道：“谋杀亲夫！这是谋杀亲夫呀！我就说嘛，以你的德行，怎么可能令这么漂亮的小娘子倾心？人家根本就不乐意，这是要把你害死，另攀高枝呀！”

扑哧～

忽然有人笑出声来。

钱霸最是爱面子，这下子脸上可挂不住了，道：“空空儿，你笑什么？莫非你也看不起我？”

空空儿可不怕他，微微一乐，道：“我想起了一个东华王讲过的故事，叫做《武松打虎》。所以……哈哈……”

远渡重洋，几个月漂流在海上，十分无聊。

为了活跃气氛，郭业经常给属下讲一些故事。

梁上好汉们的故事就在其列。

众人一听这话，瞬间就秒懂了。空空儿明着说的是武松打虎，暗含的意思确是潘金莲与西门庆。

小娘子雪莎谋杀亲夫，钱霸瘦小枯干，真是太巧合了！钱霸分明就是传说中的武大郎呀！

钱霸当然也听懂了，他最恨别人拿他的身材说事，当即勃然大怒道：“好你个空空儿，竟敢取笑某家！你找死！”

说着话，冲上前去，对着空空儿就是一拳！

空空儿微微偏头，道：“跟我打？姓钱的，你是想自取其辱吗？”

郭业当然不能任由二人打起来，沉声道：“住手！”

钱霸赶紧收手，满脸委屈地说道：“大哥……他……他……”

“此事当然是空空儿不对，怎么能恶意讽刺自己兄弟呢？赶紧道歉。”

空空儿其实话说出口就有些后悔了，刚才死不认错只是为了面子而已。

现在有了这个台阶下，就赶紧躬身一礼，道：“对不住钱兄弟了。”

钱霸冷哼了一声，道：“好说，好说！”

李元魁见气氛有些尴尬，道：“咱们兄弟失和，说起来，都是因为这个女人而起。兄弟，你准备怎么处置她？”

“我……我想让她走……”

“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李元魁怒道：“奸夫淫妇人人得而诛之，兄弟你不可心存妇人之仁！”

“可是……”

“没啥可是的，你下不去手，这事哥哥就给你代劳了！”

说到这里，他抽出了腰刀，道：“小娘子，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

日！”

雪莎当然明白李元魁是要杀自己，当时又是汨汨泪下。她着地上的黑色粉末，对着钱霸道：“奎宁！奎宁！喝！喝水！”

钱霸大惑不解，道：“你说啥？”

李元魁自作聪明地说道：“求饶呗！”

然后，他对雪莎道：“小娘子，现在求饶，晚啦！你就认命吧！”

说着话，他举刀欲砍！

雪莎似乎真的任命了，闭目待死。

钱霸也不知自己该不该拦，束手无策。

“慢！”正当这时，郭业的声音响起。他指着粉末道：“小娘子，这是奎宁？”

雪莎连连点头，道：“是！是！奎宁！喝水，治病！”

郭业不由得眼前一亮，道：“金鸡纳霜，奎宁就是金鸡纳霜，天呀，终于被我找着啦！钱霸兄弟，你就是我的福将！”

原来，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在土著人的语言里，并非金鸡纳霜，而是奎宁，翻译成汉语就是树皮。

那地上的粉末就是金鸡纳树树皮研磨而成。

奎宁能治疟疾，在雪莎的部落中也是不传之秘。谁若外传，就是背叛全族。

所以，看到自己的夫君病重，雪莎也不敢把这个法子告诉他。直到今天，钱霸毫无精神，雪莎以为他撑不住了。

在爱情的驱使下，她准备偷偷给钱霸下药。这样既保住了部族的秘密，又可以治好夫君的病。

可惜的是，被钱霸发现了。

为了保住部族的秘密，雪莎宁死不愿说出真相。

但为了夫君的性命，临死之前，她又后悔了。发声对钱霸暗示此物可治他的疟疾。

钱霸没听明白，郭业却是听明白了。金鸡纳霜又名奎宁他是知道的，只是不知此物在印第安语的发音就是奎宁罢了。

这下子，当然是皆大欢喜。

雪莎立下了如此大功，当然有资格做钱霸的正妻，谁也说不出什么来。

人们纷纷向他们俩表示祝贺。

随着众多士卒的痊愈，唐军到美洲以来最大的一次危机就算是化解了。

与此同时，钱霸和雪莎的爱情故事也越传越广，众人皆知……



## 第15章圣教立（1）

大唐永徽二十年，也就是东华建国的第十二年。

其时，东华国的第一轮扩张早已结束，经过了五年的修养之后，正在准备进行第二轮的扩张。

然而，一场意外打乱了东华国的计划。

十二年前，郭业率领大军远渡美洲之际，虽然说把家里的女眷都带上了，但还是漏掉了一个本该与他一起东渡的女子。

此女就是李凝香。

想当初神僧罗迦娑婆用长生不老丹迷惑李二陛下之际，与他搭档的就是化名“琵琶女”的李凝香。

后来，经过水口城的花魁大会、豆子冈剿匪等事，郭业与这个女人有了些情义。

当然了，主要是妾有意，至于作为郎的郭业就比较无可无不可了。

说可，当然是因为李凝香非常漂亮。不漂亮能把大唐天子迷得神魂颠倒吗？

说不可，当然是因为此女也就是漂亮而已。郭业的妻妾里面比好看的大有人在。更何况，她的身份太敏感了，哪天二人的事情大白于天下，郭业就是有十个脑袋都不够李二陛下砍的。

要不要接受这份感情，他还真没下定决心。

不过后来，郭业被五大士族逼得没办法，在武媚娘的建议下，打起了李凝香的主意。

既利用人家，又不接受人家，郭业还没那么没品。所以，虽然没有明言，二人实际上已经有了百年之盟。

最终，陇西李氏被超级灭族。李凝香在郭业的庇护下没受什么牵连，算是恢复了自由身。

为了防止被李二陛下察觉到什么，郭业不敢让她留在长安。于是乎，佳人又远走新罗。

综上，郭业与李凝香之间，既无肌肤之亲，感情也着实不深。

这份不大深厚的感情引起的直接后果就是，东渡之时，他一时疏忽，竟然忘了把佳人带上。

直到到了美洲，郭业才想起此事，后悔不迭，急急忙忙派人去接。

但是，这事哪有那么简单？人家李小娘子也是有尊严的，岂能任由他召之即来呼之即去？

李凝香派人传话说，既然夫君心里没有小女子，奴家又何必前去自取其辱？我在新罗挺好的，从此以后咱们就相忘于江湖吧。

郭业数次相请，佳人只是不应，这事就拖延了下来。

一来而去的，耽搁了十二年，直到新罗女王金德曼病重。

临终之前，金德曼把李凝香找来，劝她有花堪折，不要辜负了大好的青春。

亲眼见到生死无常，又经过了善德女王的劝说，李凝香这才回心转意，决定与郭业合好，同意前往美洲。

二人之间的婚事，经历了这么多波折，按说终于该修成正果了吧？

可是，又出么蛾子了。

李凝香的海船在快要抵达美洲之时，突遇风暴，迷失了方向，并没有在预定的码头登陆。

按说这也没什么，充其量不过是错过了迎接的队伍而已。只要她前往新华城，自可与郭业相会。

不过，在赶路的过程中，出了大事了。

李凝香穿着华贵，似乎很有钱的样子。再加上她带的护卫不多，又没有大肆宣扬自己是东华王的王妃。

结果，被贼人盯上了。

东华王府中。

郭业的脸色阴沉地仿佛低下水来，道：“所以……孤王的爱妃就这么没了？”

秦英以头抢地，道：“微臣保护王妃不利，罪该万死！”

“我的秦大总管，你说这话是发自内心？”郭业冷笑道：“按说，你并没有接到王妃，她被贼人杀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凭什么治你的罪？”

秦英听着这话既像是讽刺，又像是为自己开脱，不知道郭业到底是什么意思，只得期期艾艾地说，道：“微臣……微臣……总而言之，王妃之死……”

“王爷，咱们多年的兄弟之情，您就不必指桑骂槐乐吧？”有人打断了他的话。

说话之人正是暗夜。

郭业心中一股邪火终于找到了地方。

他大怒道：“你们西厂是干什么吃的？出了这么一伙胆大包天贼人都不知道？咱们东华现在总共才多少人？有没有二十万？这么点人你们都监控不过来？你暗夜是腿断了，可不是眼瞎了！”

这话都近乎恶毒地诅咒了，不过暗夜闻言并不如何生气，他淡淡地说道：“王妃出事，的确可以算做西厂的失职。您要责罚理所应当，在下绝无二话。不过，有句话某家不知当讲不当讲……”

“你说！”

暗夜苦笑道：“不是我为西厂推脱，东华这二十万人，我们西厂还真监控不过来。”

秦英与暗夜的关系不错，替他解释道：“咱们东华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很多地方只有二三十户人家。要达到您想要的效果，光靠西厂这点子人还真是不够。”

暗夜道：“人手还不是最关键的。主要是咱们东华的国民，大多是大唐流放而来的作奸犯科之辈。不客气地说，东华现在是好人少，坏人多，简直是防不胜防。”

郭业冷哼了一声，道：“强词夺理！有谁是天生的罪犯？有道是衣食足而知礼节。他们在家乡穷困潦倒，才不得不做一些违法之事。现在我东华物阜民丰，百姓安居乐业……”

暗夜接话道：“莫非就没人犯法了？难道王妃不是贼人害死的？”

“当然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虽然在大唐犯了法，但是衣食丰足之后，未必就比一般百姓容易犯法。”

暗夜摇了摇头，道：“您说的也有些道理。不过，只说对了一半……”

“此言怎讲？”

“的确，如您所言，一般的百姓衣食丰足之后，就会不容易犯法。但是……若有人鼓动呢？”

“鼓动？”郭业皱眉道：“怎么鼓动？难道百姓不知道谁对自己好？就算有人真的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死的说成活的。他能蒙骗人一时，还能蒙骗人一世？能蒙骗少数几个人，还能蒙骗一群人？”

“怎么不能？”暗夜针锋相对，道：“比如说……邪教！”

“邪……邪教？”郭业顿时语塞了。

后世中国百姓的生活，可比现在的东华人强得多。尽管如此，圈圈功还不是掀起了偌大的风浪？

若说东华百姓在邪教的挑唆下，干出什么蠢事来，那还真不奇怪。

他问道：“真有邪教？”

“是的。事实上，经微臣调查，这次王妃遇害，就是一个邪教所为。教主一呼百应，教众莫有不从，根本就不知律法为何物，结果闯下了滔天大祸。”

“他们想谋反？”

“那倒也不是。根据微臣的审讯，这个教主最初只是为了求财。不过后来他发现了王妃的真实身份，就不得不杀人灭口了。”

郭业牙关紧咬，道：“那个邪教到底是什么教派？我要把这它连根拔起！”

“天衣教。”

“天衣教？没听说过。”

暗夜道：“不光您没听说过，微臣之前也没听说过，它在大唐也不过是一个根本不成气候的小教派。”

郭业听了这话，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道：“一个小教派就能给咱们造成这么大的损失，这要是多来几个……”

秦英接话道：“要是在大唐，一般的邪教也掀不起什么风浪来。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咱们东华的唐人太少，信过邪教的人又太多。这就成了一大隐患。”

暗夜道：“微臣也正在为此事忧心。您知道，大唐运来的这些罪犯里面，有不少人信过邪教。但信教这种事，他自己不说，谁知道？我们西厂也很难查清。不出事便罢，恐怕一出就是大事。”

听到这里，郭业已经想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自己之所以感到此次损失巨大，除了因为李凝香的身份特殊之外，关键是死的人太多了一点！

三十六人！

再加上将要处死的罪犯，因为这个案子而死的总人数恐怕就要上百了！

要是在大唐，这个数字还不会让自己有多大触动。不过，这里是美洲！

美洲的唐人太少了，每个人都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一百人对新生的东华国十分重要。

再多几回这样的事，新生的东华国还真受不了。

那么……邪教这个隐患能消除吗？

恐怕很难。正如暗夜所言，人家信不信教，只要自己不说，就没人知

道，防不胜防。

更可怕的是，被大唐流放过来的犯人里面，信过邪教的比例太高，加大了西厂清剿邪教的难度。

另外，还有一点秦英和暗夜都没想到，那就是现如今东华百姓的吃喝不愁。温饱之余，人们精神层面上的需要就更加强烈了，给了邪教的可乘之机。

三个原因结合在一起，邪教的问题，就成了东华要解决的燃眉之急。

想到这里，郭业叹了口气，道：“王妃已死，现在再追究谁的责任已经无济于事。不过，亡羊补牢，犹未迟也。咱们还是商量商量如何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

暗夜道：“您是想问如何对付邪教？”

“是的。暗夜，你跟他们接触较多，不知有什么好办法应付？”

## 第16章圣教立（2）

暗夜微微摇头，道：“微臣无能，并没有什么好办法。所能提的建议无非就是加派人手和严密监视。这些办法都是治标不治本，我不能保证类似的事情不会发生。”

“秦英你呢？你做过道士，应该有对付邪教的办法吧？”

“当然。”秦英微微一笑，道：“微臣以为，堵不如疏。”

郭业疑惑地问道：“堵不如疏？这话是什么意思？”

“百姓的精神总要有寄托，光阻止他们信邪教恐怕效果不怎么好。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老百姓先信了正教。他们已闻正法，怎会受邪教的蛊惑？”

“你的意思是……”

秦英跪倒在地，道：“还望王上下令，东华国以道教为国教，广建三清祠。派遣道人，四处宣讲道家真意，避免百姓误入歧途。”

郭业微微皱眉。道：“这个建议更多是为了道教吧？秦老道，你有私心。”

“既是为私，也是为公。”秦英道：“此乃公私两便之事。如果您能把这个差事交给我，秦某人一定竭尽全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郭业想了一下，摇了摇头，道：“不妥！”

“为何不妥？”

“你们道主张清静无为与世无争，东华百姓若是信了道教，还有谁为我开疆拓土？失了尚武之精神，东华国离灭亡之日也就不远了。”

“王上此言差矣！”秦英摇了摇头，道：“汉初之时，就是用黄老之学治国。难道大汉百姓不尚武？”

“人家是用黄老之学治国，可没让百姓全部学习黄老之学，这是两码事。再说了，就算是黄老之学，到了后来还不是被汉朝皇帝抛弃了？最终大汉走的路子可是外儒内法。”

“那还有……”

“还有什么？道教为国教的，我就知道两个。一个是张鲁的五斗米道，另外一个，就是张角的太平道。他们两个又有什么出息了？”

“这……”

郭业缓和了一下口气，道：“道家用来修身养性当然是极好的。但若以之为国教，实在不大适合，此事再也休提。不过……”

“怎样？”

“虽然孤王觉得道教不大合适为国教，但你的思路是对的。让百姓信一正教，邪教自然无可乘之机。只是到底要以哪一个教派为国教，本王还要仔细思量。”

……

……

王上要为东华国选一个国教出来，这个消息一出，不知牵扯到了多少人的神经。

第二天就有人来做说客了。

“老师，世间正道为儒家而已。您又何必舍近求远，要立什么国教？”孙子善摇头晃脑地说道。

郭业冷笑道：“这话是你自己想的，还是别人教的？”

见老师脸色不善，孙子善吓得小脸发白，说道：“别……别人都那么说，弟子也觉得很有道理。”

“那我就奇怪了。这话要是如此有道理，别人为什么不自己来跟我说，偏偏要拜托你呢？”

“可能……可能他们觉得弟子在您的面前说得上话。”

“错！此事的真正原因，是他们不敢在我面前说这些话，要拿你当枪使！”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道：“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以我的威望，难道就没有几个文官真心来投？为何东华国内的武将颇多，真正的文人高官却一个也没有？”

“这……弟子不知。”

“哼，你不知道，其他人可都看出来了。为师的意思就是，我东华绝对不能以儒治国！换言之，我绝对不会让儒教掌握东华的任何权力，无论是政权还是神权。”

“为……为什么？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我中国可是一直以儒治国。”

郭业的脸上现出轻蔑之色，道：“然后呢？”

“然后？什么然后？”

“以儒治国之后，中国就强盛了？大汉实行的乃是外儒内法之策暂且不谈。三国之时，儒家有什么作为？晋朝倒是以儒治天下，但结果呢？却有了五胡乱华之事。更何况……”

“怎样？”

郭业还想说宋儒的迂腐，外战外行内战内行。明儒的无耻，占据国家的大多数资源却不肯纳税。清儒的无耻，甘心为奴，丑态百出。

不过，很显然，这些话却不能宣之于口了。

他说道：“总而言之，你记得儒教并不适合治国就行了。汉武帝独尊儒术，实在是大错特错。”

孙子善道：“即便儒教不适合治国，那作为国教总没问题吧？把每个人都教化成真君子，子曰敬鬼神而远之，邪教岂不是无机可乘？”

郭业摇了摇头，道：“你这个法子就好像是说，为了怕被贼人抢劫，就要先放上一把火把家里烧光，这完全是个馊主意。”

……

……

孙子善走后，一个和尚又走进了郭业的书房。

“阿弥陀佛，贫僧见过东华王！”

郭业一见此人，就不由得有些气短。为啥？认真说起来，他欠人家的。此人正是荣留法王高建武。

想当初渊盖苏文在平壤城发动政变，郭业把婴阳王的独子荣留王救了出来。

后来，以帮助人家复国为由，把高建武带回了大唐。

没成想，李二陛下认为此时并不适合与渊盖苏文交恶，于是下了一道圣旨，让高建武出家为僧。

到了后来，郭业平百济灭高句丽，改土归流，整个高句丽成为了大唐的领土。

高建武的复国之梦，算是彻底玩完了。

仔细想想，这等于是先答应了帮人家把被抢的东西夺回来，结果却把那东西据为己有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郭业还真对不住高建武。

他干笑了一声，道：“大和尚，你不是想让东华国立佛教为国教吧？”

“正所愿者，不敢请尔。”

“不行！”

“别着急说不行呀……”高建武道：“您先听听我的理由。我知道您觉得佛教宣扬今生受苦来生享福，太过懦弱了。不过，咱这教义可以改呀！”

“改教义？那你不了佛教的叛徒？”

高建武道：“其实也不能算改。您知道，佛教有很多分支。有一些分支却是主要宣扬要用武力护卫佛法的。我可以宣扬这些分支的教义。”

郭业道：“可是那些分支现在都不成气候了吧？而且……无据可考，还不是你说什么交易就是什么教义？荣留法王，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你其实并不算是虔诚信佛吧？”

“您说的没错。”高建武坦然承认道：“我之所以要让您以佛教为国教，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另有原因。”

“什么原因？”

“身后名！我今年都七十多啦，时日无多。总得想想自己死后会得到世人什么评价吧？亡国之君？落魄皇子？这些名号可太难听了。”

郭业道：“所以，你想让我东华国以佛教为国教。有了如此功德，后世的人们说起您来，总得称一句有道高僧。”

“就是这个道理，还望东华王成全！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不大妥当，但看在二十年多年前，我给您帮了不少忙的份上。您能不能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这……”郭业眼珠一转，道：“以佛教为国教肯定是不行。不过……您想要留下一个好名声的要求，我倒是能够满足。”

“您的意思是……”

郭业微微一笑，道：“荣留法王，您愿意不愿意把头发再养起来呀？”

……

……

三日之后，早朝之上。

文武大臣们上得朝来，发现今天的情况很不对头。郭业身为东华王，高高在上接受大家的朝拜理所应当。

但是荣留法王高建武算什么玩意儿？他怎么敢老神在在地坐在东华王的旁边，看大家磕头？

不过，郭业很快就解答了人们的疑问。

他高声道：“众位，今天有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大喜事。这件喜事就是咱们东华国的国教，我已经确定了！而我东华国教的第一任教主，就是高建武！”

钱霸道：“不会吧？您要以佛教为国教？”

“当然不是了。”郭业道：“事实上，高建武现在已经不是佛门子弟了。”

“那我东华国的国教到底是？”

“圣教！”

所谓圣教者，也可以称为科学神教。他的教义很简单，郭业得仙人传法，而建功立业爵封东华王。

现在，伟大的东华王愿意把仙人所传之法，全部无私地教给国人。

人们学了这仙人所传之法，就算是仙人的徒子徒孙。

既然大家都跟仙人扯上了关系，那当然就不用着什么其他的宗教为国教了。

整个东华国以仙人为祖师爷，建立圣教。其余无论是佛是儒是道，皆为外教。

郭业因为本来就是国主，不可再兼任教宗。而荣留王高建武作为第一个皈依圣教之人，可为第一任教宗。

百姓们对于加入圣教倒是没什么抵触。郭业幼时得仙人传法的事早已传的尽人皆知。

能免费得到仙人传授的学问，谁不乐意？

至于排斥其他宗教……你得了仙人的法子还信别的宗教？这不相当于欺师灭祖吗？当然不行！

于是乎，圣教在东华国十分顺利地建立起来。

表面上看，圣教的建立平平无奇，甚至是有些儿戏。然而到了后世，人们才发现，东华国之所以立国千年而不倒，圣教的存在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 第17章封常清的崛起（1）

东华国，新华城郊的军营内。

“我要见钱将军！我要见钱将军！”一阵阵叫喊声传来，吵得人心烦意乱。

钱霸尴尬地一笑，道：“又是这小子，唉，真是令殿下见笑了。您别着急，我这就让人把他赶走。”

“慢！”

郭守敬阻拦道“钱叔叔，外面究竟是什么人在大吵大闹？莫不是有什么冤情在身？依小侄之见，您还是见一见吧。”

“嗨！什么冤情呀？殿下您想想，我只管军事不管民政，就算那人真有冤情，东华城内自有有司处置，怎么也不会找到我的头上。”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您真想知道？”

“小侄被父王派来您的身边历练，什么都想见识一番，如果方便的话……”

“有什么不合适的？如果殿下真的有意，咱们就见一见此人。”

然后，钱霸高声道：“把他带进来！”

“喏！”

功夫不大，一个军士被带入了大帐。

郭守敬一见这人的长相就不由得扑哧一乐，道：“钱将军，我明白了，我完全明白了。要说您对小侄可真不错，这种事都告诉我。”

钱霸大惑不解，道：“你明白什么？”

“这……”郭守敬往四下里看了看，压低了声音，道：“这位是您的私生子吧？怪不得人家这么理直气壮地找上门呢？您是做了亏心事呀！”

钱霸还没说话呢，下面站的那个军士可不乐意了。

郭守敬自以为声音很低，但是奈何人家的耳朵好使，把他的话听了个一清二楚。

那军士勃然大怒道：“我虽然父母已然过世，但是来历清白，跟钱将军毫无关系！你是什么东西？竟敢信口雌黄，污蔑某家的清白！”

“大胆！”钱霸道：“此乃咱们东华国的太子郭守敬是也！你对太子爷出言不逊，真是罪大恶极，还不赶紧道歉？”

那军士把脖子一梗，道：“太子爷怎么了？是他先挑衅某家的！要道歉也是他先道歉！”

“你还敢顶嘴！来人，给我把他押下去，重打二十军棍！”

郭守敬虽为郭业的长子，但是平时家教颇严，并不是不讲理的人。

眼看着这个军士就要吃大亏，他赶紧阻止道：“且慢动手！钱叔叔，这事说起来也有小侄的不是。给我个面子……就饶了他这一遭吧。”

他点了点头，道：“既然是殿下求情，本将军自无不准之理。那谁……你还不赶紧谢谢太子殿下。”

那军士把嘴一撇，道：“休想！就算他给我求情，也别想让我记得他的好！这事根本就不赖我，是他先嘴欠的！”

郭守敬也不与他计较，道：“这位壮士，您叫什么名字？”

“某姓封，名长清！父母双亡，并无兄弟姐妹，现在家中唯有我一人。怎么？你想报复？”

封常清，如果是郭业听到这个名字，虽然说不上是纳头便拜吧，但也肯定得诚心结交。

大唐初年，国内人才济济，猛将如云。不过到了后来，老将逐渐凋零之后，数得上名字的大将就不多了。

封常清绝对是这为数不多的大将中的一员。

李元魁、钱霸等人跟他比起来，不客气地说，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

严格来说，现在东华国内能称得上大将的，无非是郭业一人而已。如果能得到封常清的辅佐，郭业简直是做梦都会笑醒。

当然了，郭守敬可不知道眼前之人如此牛叉，他说道：“当然不是要报复。呃……封壮士，我刚才听您吵吵嚷嚷，非要见钱将军，不知到底所为何事？”

封常清道：“我想做他的前卫。”

“为什么？”

“因为……因为钱将军亲卫的衣服好看！”

“噗~”郭守敬一口茶水喷出来，道：“就为了这个？”

此时的封常清还是个少年，他脸色微红，道：“俺不说谎话，主要就是为了这个。当然了，俺还听说钱将军杀法骁勇，是咱们东华国内数得着的英雄。能做他的亲卫，也不算辱没了我。”

钱霸道：“我刚才不直接给您解释此事。就是因为这事太匪夷所思了，说出来都没人相信。封常清就是因为这个，对我不依不饶的，非要我答应他的要求。”

他气鼓鼓地说道：“我哪一点不如旁人了？你凭啥不收下我？”

钱霸道：“你小子没有自知之明呀。好吧，这事我不说，咱让殿下评理，我该不该把你收下？”

郭守敬一呲牙花子，为难地说道：“这个么……说实话，封壮士，您的确是不大合适。”

“怎么不合适？”

“别的不说，您买把镜子瞅瞅自己。瘦小枯干，相貌猥琐。亲卫是大将的脸面，把您招进来，钱叔叔的面子往哪搁。”

“我是长得寒碜。但是钱将军自个儿也没好到哪去呀？”

钱霸道：“你有我这两下子，把你招进来也成。但问题是，你行吗？别说跟我比了，我身边的亲卫你打得过谁？还有……就算是比长相，你也比过我。”

“此言怎讲？”

“你除了长得一般以外，腿还有点瘸。俺姓钱的可没这个毛病。”

“我……我虽然长相不佳，个人的武勇也不成。但是打仗讲究的是攻杀战守逗引埋伏，关键还得看指挥士兵的才能，封某人自认为这方面不落人后。”

“有道理！”钱霸小眼睛一眯缝，道：“为将者，有勇将，有智将。比如孙臧被挖了膝盖骨，打仗得坐车。比如诸葛亮，手无缚鸡之力。但谁能不承认他们的才能？”

封常清大喜，道：“这么说，您答应了？”

“我呸！你想得美！”

他讥讽道：“我现在召的是亲卫，可不是大将！你听谁说亲卫要懂得带兵打仗了？我的亲卫，要的就是高大威猛，要的就是武艺高强！这两样你都没有，还是哪凉快去哪待着吧。”

顿了一下，他又加了一句，道：“等哪天军营里面缺大将了您再来。不好意思，现在您来的不是时候。”

这话也忒损了，封常清直羞得满面通红，恨声道：“看来是封某人是自取其辱了。”

郭守敬劝慰道：“封壮士要想建功立业，从普通一兵做起也是可以的。何必一定当钱将军的亲卫？依我看，这事就算了！”

“哼，我不用你在这当好人！早晚有一天，封某人会让你们刮目相看！”

.....

.....

封常清气鼓鼓地出了大帐，有相熟的士兵围了过来，关切地问道：“怎么样？又失败啦？”

“嗯！”

“别泄气呀！你原来不是常说吗？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只要多去几次，钱将军一定会答应的。”

这些话封常清经常挂在嘴边，给自己加油鼓劲。不过现在，他已经彻底失去信心了。

他摇了摇头，道：“没有下次了。这次我和钱将军已经把话说开了，再也不会纠缠。”

“你们到底是怎么说的？”

“是这么回事.....”他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说道：“我把钱将军和太子爷都得罪了，当亲卫的事儿算是彻底黄啦。”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

“今后.....”封常清摇了摇头，道：“我不知道，走一步算一步呗。对了.....你们知不知道，太子爷为啥来咱们军营了？”

“这事我知道。”一个军士道：“东华王现在虽然说春秋鼎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万一哪天他老人家发了急病，东华国可咋办？还不是得靠太子接手？”

“所以，他就派太子来熟悉军务？”

“正是。”

封常清冷笑道：“说句不该说的，咱们这位太子爷，在我看来也就是稀松平常。要不是有个好爹，还不如我呢！”

“这话怎么说的，您别不服气呀。人家就算真的不咋样，投胎投的好也算本事。哪天咱们王爷龙御归天，太子爷登基，就能获得所有人的拥戴。换了旁人，比如您吧，能稳得住局面吗？”

“当然不能了。”封常清被堵了个哑口无言，转移话题道：“你知不知道太子住哪？”

“你想干啥？告诉你，姓封的，你可别干傻事.....”

“你放心！”封常清苦笑道：“我又不是疯子，难道还会因为这点事去行刺太子？我是想找个机会，跟太子道歉。太子爷大人有大量，说不定此事还有

转机。”

“这还差不多，我来告诉你……”

事实上，封常清问太子的住处，的确没安着什么好心。

别看今天讽刺他的是钱霸，但在封常清心中最恨的却是郭守敬。在他看来，钱霸那是自己的上官，本身又有真本事，说自己几句也不算什么。

但是郭守敬呢？他除了有一个好爹以外，还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凭啥对自己指手画脚？

另外，还有一个阴暗的心思封常清自己都不想承认。这个心思就是，他嫉妒郭守敬！

凭什么自己废了半天劲连一个亲卫的职司都得不到，而郭守敬却不费吹灰之力，就当上了东华国的太子？

这也太不公平了！

当然了，双方也没什么深仇大恨，他也不是一定要郭守敬怎么样了，只是想找机会，让郭守敬吃点苦头而已。

在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封常清一个人，大摇大摆地向太子的营寨走去……

## 第18章封常清的崛起（2）

封常清选这个时候作案那也是有讲究的。

白天，谁知道太子爷去哪了，找不到人可咋办？

晚上，选一个月黑风高夜呢？虽然这样的天气适合潜入，但那时候太子的保卫工作肯定会加强。以封常清的能耐，这种情况下更不容易浑水摸鱼。

只有月朗星稀夜，人们的警惕心非常低，才最容易实现自己的目的。

“谁？”

“是我。”

“你？看着倒是有点面熟，三更半夜的，你来这干啥？”

封常清不慌不忙地说道：“我是兽医。太子的马病了，耽搁不得。我是来给马看病的。”

“感情他们说的兽医就是你呀……来得可真够快的。快请快请！我给您带路！”

“啊？”闻听此言，封常清不由得满脸苦色。

他刚才那番话原本就是扯了一个谎，找到进入营寨的借口而已。没想到，太子的马还真病了！

说白了，虽然说封常清在历史上乃大唐名将，但那是经过了多年的历练。

现在只能说他只是有这个天赋而已，经验还远远不够，想出的这个计划也是漏洞百出。

即便真被他用这个借口混进了营寨，太子的大帐是三言两语能混进去的？那有那么简单？

有些事情，他实在是想当然了。

尽管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计划不那么靠谱，但现在封常清能怎么办？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随着那个守卫来到马棚内，但见一匹浑身红毛的战马，病恹恹地站在那里，双目无神。

那军士介绍道：“就是这匹马了。此马名为赤兔，你要是治好了，太子爷肯定重重有赏。”

“赤兔？传闻咱们东华王的坐骑就是赤兔。那这匹马……”

“这当然不是王上的战马。”那军士解释道：“原来的赤兔马是王上在薛延陀草原找到的野马之王。在随太宗皇帝东征高句丽的时候，此马被王上遗落在了加尸城。”

“后来呢？”

“王上灭高句丽，才重新找回了此马。不过，那时赤兔马已老，不久就死了。王上带来美洲的乃是它的子嗣。”

“这匹马是原来那匹赤兔的儿子？”

“准确地说是孙子。赤兔马虽然健壮，但很奇怪，就是子嗣不繁。这几代都是单传。王上骑的是原来赤兔马的儿子，赐给太子的就是孙子了。”

封常清道：“照你这么说，咱们东华国只有两匹赤兔，王上和太子各有一匹？”

“正是。”

“那这匹马对太子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了。”

“如果这匹马没了，太子岂不是很难对王上交代？？”

“谁说不是呢？要不然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干什么？你可一定要好好地吧此马给治好了，但凡一点闪失，太子可饶不了你。”

“没问题。咦……”封常清忽然往那人的身后一指，道：“太子，您来了！”

那人赶紧回头观瞧，道：“哪有……”

然后，他感到后脑勺被人重重一击，就晕了过去。

封常清自言自语道：“对不住了，哥们！为了给太子找点不自在，也只能委屈你了。”

然后，他把赤兔的缰绳解开，道：“马儿呀，马儿，你快走吧，我给你自由！”

赤兔马基因优良，颇通人性，当然不肯离去。它打了响鼻，自顾自地吃草料，状似不屑。

封常清无奈之下，只能飞身上马，双腿夹紧，挥舞马鞭道：“驾！驾！”

但是，他还是低估了赤兔了。

尽管有人催促，赤兔马却知道那并不是自己的主人。它非但没有依照指令前进，相反地还开始希律律地嘶叫起来。

封常清知道，不能再任由它叫下去了，一会来了人，非但计划难成，自己也性命难保。

这可咋办？

放弃计划，孤身逃走？那些卫兵可是见过自己的容貌，没有马，自己能跑得了吗？

一条道走到黑？但是马不肯走怎么解决？

说时迟，那时快。

他心思电转，最终，一咬牙，一狠心，抽出了腰间匕首，狠狠地冲着赤兔马的屁股重重地扎了下去！

赤兔马再神骏，再通人性，那也是一匹马，保留着马的习性。这下子可受不了了！一蹦多高，怪叫一声，冲着远方狂奔而去。

很显然，马惊了。

封常清的骑术其实也不咋样，不过到了现在，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是仅仅抱住赤兔的脖子，听天由命。

就这样，足足跑了两三个时辰，赤兔马才逐渐放慢了速度。

封常清这才来得及翻身下马，找个地方休息。冷风一吹，他的脑子开始清醒起来。

我都干了些什么！

到了现在，他心中要说不后悔，那绝对是假的。

仔细想想，除了刚开始的言语以外，人家郭守敬也没得罪自己呀？

易地而处，恐怕自己还没那么好脾气呢。

再说了，就是刚开始的话，细究起来也不过是误会而已。谁让自己和钱霸的身材那么相像呢？

自己原来实在是太小心眼了，怎么会为了这点事，就要找东华太子的麻

烦？

这说到哪去，也是自己没理呀！

但是……尽管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后悔也没用了。

偷偷潜入太子的营寨，还把赤兔马给偷走了。不谈这是什么罪过，单单动机就不好解释。

自己说看不惯太子对自己指手画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这话有人信吗？

恐怕人们更多的是想到政治斗争吧？

东华王郭业可不仅仅是太子这么一个儿子，现在他已经有了八子九女。

现在自己欲对太子不利，人们肯定会认为，自己说不定是哪位王子派来的，意图谋害太子。

由于事机败露，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把赤兔马盗走，离间太子和东华王之间的关系。

至于到底是谁派了自己，那只有严加拷问才能得知了。

甚至很可能……东华王为了不令家丑远扬，连问都不问，就令人结果了自己的性命！

怎么办？

偌大的东华国，恐怕已经没有了我的容身之地！

走了吧……走了吧……从此以后，我封常清四海为家，再也不是东华人！

想到这里，他牵起赤兔马，向远方走去。

……

……

五年后，新华城内。

金殿上。

封常清赤裸着上身，背负荆条，跪倒在地，道：“罪臣参见王上！王上千岁千岁千千岁！”

与他想象地相反，东华王并不如何生气。

郭业和颜悦色地说道：“你就是封常清？孤王原来听说印第安人中出现了一个常胜王，还深以为忧。没想到竟然是你！这话怎么说的，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罪臣身犯大罪，为了活命，不得不浪迹天涯。所作所为的一切，不过是为了活命而已，不值一提。至于长胜王的名号，更是一个笑话。”

“封爱卿太谦虚了。印第安人虽然战力不强，但蚁多咬死象。你单凭一个人，就打下了一个国家，这很不容易。即便易地而处，孤王也未必有如此功业。爱卿之能世所罕有，就是如何称赞都不为过。”

封常清本来就是聪明人，这几年的生活又磨平了他的棱角。闻听“爱卿”二字，他当即又连连磕了几个响头，道：“王上这是答应赦免微臣之罪了？”

郭业走下了王座，把他扶起，道：“封爱卿，有件事，孤王还是想问你一下。当然了，你不愿意回答也没什么，我绝不怪你。至于你之前所犯之罪，也一笔勾销。”

“王上有话请讲。”

“你当初进入太子的营地，到底是为了什么？”

封常清苦笑一声，把当日之事娓娓道来。

最后，他说道：“当时微臣年少轻狂，一时糊涂做下了错事。其实，此事没什么隐情，都是我一时没想开。”

郭业点了点头，道：“原来如此。”

“您信了？”

“那是自然。”

要是别人，郭业当然不会那么容易相信，毕竟这事太不符合常理了一点。但是封常清不同，这人在历史上的行为就非常古怪。

此人发迹全靠了高仙芝的赏识。他对于高仙芝呢，当然也是发自内心的非常感激。

但是，即便如此，高仙芝的乳母之子郑德詮对他无礼，他就找了个机会，把此人处死了。

注意，这个无礼，可不是郑德詮侮辱了他。而是众将都来拜见封常清之时，他仗着自己与高仙芝的特殊关系，没来拜见。

由此可见，封常清不仅模样和钱霸有相似之处，就是性格也差相仿佛。

他的自尊心太强了，很可能做出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来。

郭业顿了一下，继续道：“既然如此，你的罪过就是把赤兔马偷走了。宝剑赠烈士，脂粉送佳人。宝马么……就该给猛将。这匹马，就算是本王赐给你了。”

“多谢王上！”

“不必再跪了，一匹马不算什么。”

郭业微微一笑，转移话题道：“封将军以一人建一国，说出来真是令人神往。你能不能把此事的过程详细讲述一遍，也满足一下本王的好奇心。”



## 第19章封常清的崛起（3）

封常清道：“其实……这还要多亏了赤兔马。”

“赤兔吗？跟赤兔马有什么关系？”

“微臣知道王上还要继续往外扩张，所以出了东华国过境之后不敢停留，继续往东走。饿了采野果，渴了饮清泉。走了半个月之后，我实在顶不住了，生了一场大病。”

郭业点了点头，道：“你虽然父母双亡，但外祖父对你可不薄，从小到大一直没吃过什么苦。现在骤然间落到此等田地，身体不适应也是正常的。然后呢？”

“微臣当时上吐下泻浑身无力，我知道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就向当地的一个印第安部落求助。”

钱霸道：“你小子的胆儿真肥呀，那些部落有好有坏。好的对外人非常热情。不好的，说不定就把你当祭品给献祭了。还有那特别蒙昧的，甚至保留着吃人的习俗。”

“我这不是没办法吗？”封常清苦笑道：“当时不向印第安部落求助就必死无疑，去求助了还有一线生机。两权相害取其轻，也只能走这条路了。”

“然后呢？”

“没想到的是，那个部落的人见到我骑着赤兔过来，就尖叫着跑开，既不敢前来迎接，也不对我发动攻击。”

“到底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才知道，以前这些人并没有见过马。他们见微臣衣着华丽，骑着一匹高大威猛的怪物而来，都十分害怕。不知道我是神是魔。”

郭业知道，在唐军的船队登陆美洲之前，这片大陆上是没有马的。

至于原因也很简单。

大约在两万年前，印第安人就把这片大陆上的野马捕杀殆尽了。换言之，他们把野马全吃光了。

听起来挺不可思议，但是仔细想想也不奇怪，用马拉车和骑乘，那是人类发展出文明之后的事。

在两万年以前，对于印第安人来讲，马匹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动物罢了，唯一的作用就是作为食物。

那时候自然也没什么《动物保护法》，一不留神把马吃光了也是很正常的。

但是，尽管现在的印第安人没有见过马，要说这帮猎人的后代会对马惧怕，也实在太匪夷所思了一点。

大部分印第安人，初见马匹时，只会认为这是一种从没见过的大狗，而不会误会为神。

郭业想了一下，道：“让他们惧怕的应该不是赤兔，而是你。印第安人从没有成功驯养过大型牲畜。见你能把这么高大的猛兽驯服，肯定觉得你很有些神异之处。”

“正是如此。”

“那后来呢？”

“人们四散奔逃，唯有一个中年女子抱着一个小孩来到我的面前，连连磕

头。我跳下马来，发现那个孩子是得了疟疾。治疗此病的法子咱们东华尽人皆知，我就把那孩子给治好了。”

郭业道：“这下子那些人可就真会把你当成神了。”

“确实如此。我先是那个救子心切的女人那里得到了一些食物，在这个部落安顿下来。等我把那个孩子治好以后，就得到了整个部落的拥戴，当上了酋长。”

钱霸道：“听起来也没什么难的，主要是那个部落的人太蠢，而你的运气又太好。要是在别的地方，你这两下子可未必能行。一人建一国，名头倒是好听。仔细想想也没什么。”

“别瞎说！”

郭业一皱眉，道：“封爱卿之所以能这么容易当上酋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你没有想到。”

“什么原因？”

“那个部落肯定非常弱小。要不然即便再愚昧，尝过了权势的滋味之后，谁会轻易放手？封爱卿能这么容易就把原来的酋长挤下去？”

封常清接着道：“王爷真是见微知著。不错，这个部落的男女老幼加起来还不到五百人。而且那时候，他们正在受到一个强大部落的威胁，稍一不慎，就有灭族之危。”

钱霸这时候也明白了，道：“听说你现在建的那个国，名为蒲国。现在地方过了千里，人口超过了二十万，战士也有五万之众，乖乖，几年内就从五百到二十万，你小子的本事的确不小！原来俺还真是小看了你。”

封常清道：“其实也没什么。那些印第安人不光是武器上远不能和东华相比，就算是论起打仗的本事来，也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的。说起来，我还真是胜之不武。”

钱霸摇了摇头，道：“你也别太谦虚了。假如印第安人真的那么不堪一击，怎么这么多年了，咱们东华都没把北美洲一统？别说一统了，现在我东华连此洲的两成都没吞下呢。”

封常清道：“主要还是咱们的人口不足。”

郭业道：“人口不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印第安人的抵抗也不可忽视。封爱卿你再这么谦虚，我东华将士的脸面可要挂不住了。”

封常清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有些过火了。如果说自己的功业是不值一提，把东华国的数万将士几十年的厮杀又有何功劳可言？自己这一番话，不是把东华的武将全得罪了吗？

他赶紧解释道：“微臣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想说……想说……”

郭业摆了摆手，道：“封爱卿不必解释，本王相信你绝无恶意。”

“多谢王上。”

“呃……”郭业想了一下，道：“你以一国来投，如此大功世所罕有，按说本王应该对你多加赏赐。不过，在赏赐之前，本王还要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王爷有话请讲。”

“俗话说，宁为鸡头，不为牛后。你为啥好好的一国之主不当，偏偏要举国投奔东华？论财富，本王能赏给你的，总没你做国主能搜刮得多吧？论权势，我就是封你的官再大，也没国主的权力大吧？”

“王上，您实在是太高看我了。我这个一国之主算什么？东华扩张的过程

中，灭掉的国家很多，杀死的一国之主也有几十个。莫非您还会因为我原来是东华人，就放过蒲国？”

郭业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封常清的名号所慑，以为他足以和自己争雄美洲。

但实际上呢，不论起国力来，东华和封常清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单说国主的名望，两国也不可同日而语。

郭业那是大唐秦王，仙人弟子。封常清呢，一个逃卒而已。

恐怕在封常清的眼睛里，自己才是那个高不可攀，不可战胜的人吧？

想到这里，他微微一笑，道：“你是怕我灭了你的国家？”

“不仅如此，说实话，微臣建国的过程中，也谈不上废了多大的力气，国亡了也没什么。只是我现在已经成家，若是因为我的固执连累妻子，那可就真的追悔莫及了。”

郭业点了点头，道：“封爱卿还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好了，我的问题已经问完了。现在……封常清听封！”

“微臣在！”

“孤王封你为五军都督府左都督，蒲国公，赐爵田十万亩，府邸一座，奴隶两百口，绢千匹！”

“这……”封常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田宅奴隶什么的，他当然不在乎。当了这几年国主，他积攒的黄金都有十万斤了。换成钱，那就是一千万贯。别说几辈子了，十几辈子都花不完。

关键是官职，东华现在的军制是五军都督府制。所有统兵事宜，全由前后左中右五个都督府决定。

东华王郭业自领了中军都督，前军都督是钱霸，右军都督是李元魁。至于说左、后两军都督一直虚位待人。

自己当上了左都督，这就相当于一下子进入了顶级武官的行列，足以和钱霸等人分庭抗礼。

至于爵位，现如今东华国有国公之位的，也绝对不超过一掌之数。自己同样是做到顶了。

即便从酬功的角度来讲，这些赏赐也是太过丰厚。

“王上，这个赏赐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微臣何德何能……”

郭业哈哈大笑，道：“一点都不过分。我封你为左都督，可不光是为了酬功。更多的，是爱惜你这个人才！人尽其才乃是本王立国的原则之一。封爱卿，莫非你自认为不配当这个左都督么？”

“当然不是。”

他跪倒在地，道：“愿为吾王效死！微臣领命！”

## 第20章东华有财神

东华国，金山府。

大片的荒原上，遍布着各式各样的帐篷。无数男人们光着膀子，拎着鹤嘴镐和铁锹，汗如雨下，在土里找寻着他们心中的梦。

这个梦到底是什么？废话，当然是黄金了。

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淘到了金子，鬼神都能指使得动，什么梦想实现不了？

呜呜呜～

一个瘦弱的青年，猛然间把鹤嘴镐一扔，嚎啕大哭起来。他哭得甚是凄切，要是在别的地方，早就被人围拢过来，询问他到底有什么伤心事。

不过，这里都是五大三粗的精壮汉子，最看不起的就是哭哭啼啼的娘娘腔。所以，直到他哭得声嘶力竭，都没有人往这边看上一眼。

此刻的王元宝真感到人生无比的黑暗，想死的心都有。

不过，很快他就时来运转了。

“这位小哥，你是因何事伤悲呀？”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来到了身旁。

王元宝抬头望去，见此人虽然穿着普通，但是气宇着实不凡。就是身后跟着的几个伴当，也不似凡俗之辈。

他不敢怠慢，擦了擦眼睛，站起身来躬身一礼，道：“小人王元宝，见过这位长者。”

那人回了一礼，又继续道：“看你身形瘦弱，莫非是有人欺负你了？抢了你的金子？没关系，告诉本……本人，我一定会为你做主。”

一提这事，王元宝不由得脸泛泪光，他说道：“这位长者，您别说了。这么跟您说吧，要是真有人抢了我的金子，我还不就哭了。您别看我瘦，但我可不懒。金子被人抢了，再挖不就是了？”

那中年人点了点头，道：“说得也是。我就说嘛，东华王在本府派了重兵，日夜巡视。作奸犯科之辈不能说没有，但要说把人逼到了绝境那就不大可能了。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唉，此事真是说来话长……”

“话长不要紧……我刚好闲着没事，你慢慢跟我说！来人！”

他身后的伴当回应道：“在！老爷子，您有何吩咐？”

“咱们今天的午饭就在这儿吃了。把酒菜茶水都摆好，我请这位小哥吃顿饭。”

“喏！”

功夫不大，那些伴当就撑起了一座帐篷，里面铺上了厚厚的毡毯，桌椅板凳俱全。不仅如此，还整治了一桌好酒好菜。

见此状况，王元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要知道，此地原本荒凉至极，方圆几百里内都没什么人烟，各种服务行业自然也是没有了。要不是因为有黄金可采，谁会来这个鬼地方？

伴当们能在顷刻间整治出这么一桌酒菜来，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眼前之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还愣着干什么？坐，坐，咱们边吃边聊。”

“是。”王元宝恭敬地坐下，道：“说起小人的身世也真是可怜。我本乃大

唐长安的一个小贩，以贩卖丝麻为业，利润微薄，只是勉强糊口而已。”

“那你因何到了东华？”

“有一次小人贩卖丝麻去临淄，孤身一人投了一家客栈。清早醒来，所有的货物都不见了。这些货物可以算是小人的全部家产，没了它们，我以后何以为生？”

“那后来找着了没有？”

“我一个外地人，人生地不熟的，怎么可能找着？官府也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兴师动众。最终，我万念俱灰，就想悬梁自尽。”

“然后呢？”

王元宝道：“我悬梁之后不久，就被店主人救了回来。那个店主真是个好心人。他不仅免了我的店饭钱，还请了一个道士来，给我算了一卦。”

中年人道：“店主人如此做，兴许是发了恻隐之心，不过更多的可能，是怕你死在这，坏了客栈的名声。不用问，那个道士是给你算前程了吧？”

“被您说中了。他说我此生注定大富大贵，眼前不过是小厄而已，不必挂怀。只要回到了长安城，必得贵人扶助，前程似锦。”

“那你就听了道士的话回长安了？”

王元宝不好意思地说道：“虽然在下也觉得他算得卦未必靠谱，但死过一次以后，也就没勇气再死一次了。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不过，您还别说，在长安我还真碰上了一场机缘。”

“什么机缘？”

“当时长安城到处流传着东华遍地黄金的传说。比如有一个人走在路上踢了一块石头，发现那个石头有异，仔细一看，却是一个两斤多重的狗头金，从此以后，他的下半辈子就不用愁了。”

那中年人接话道：“还有人说，东华国境内的土著非常傻，用小小的玻璃珠，就可以换等重的黄金。”

“对，对！各种传说，真是让人心痒痒。不过，最让人激动的消息是，东华王把最近发现的巨大金矿，全部无偿赠与大唐百姓。任何人可以免费乘船来东华淘金，不收任何费用。”

中年人的脸微微一红，道：“你是听到这个消息才来的东华？”

“正是。可惜我运气不好，到了这儿，不少人都淘到了金子。唯独我，淘了一个多月了，盘缠用尽，一点金子都没淘着，眼看着就要饿死于此了。”

说到这里，王元宝的神色一黯，道：“您说这叫什么事呀？死就死吧，我死在大唐该有多好。怎么那么鬼迷心窍，非来东华送死？”

中年人道：“那你是怨恨东华王了？”

王元宝满脸的不解之色，道：“我怨恨的是自己时乖运蹇，这关东华王什么事？”

“嗨！你怎么想不明白呢？金子人人都爱，东华王怎么那么好心，把金矿免费赠与唐人？他肯定是有目的的呀。”

王元宝道：“您的意思是说，东华王是故意诓骗我等来此？不会吧，我亲眼看到不少人淘着了金子，这可做不了假。”

“倒也谈不上诓骗。”

中年人道：“东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土太大，而百姓又太少。所以，东华王就以金矿为诱饵引诱唐人来此。要不然，光指望那点犯人，东华国什

么时候才能兴旺发达？”

“那我也不该怨恨人家呀？东华王要人口，我等要金矿，不过是各取所需而已。”

中年人苦笑道：“可惜的是，原来的金矿富集之处，已经被挖的差不多了。你之所以没淘到黄金，除了运气的确不佳以外，这块金矿太过贫瘠也是原因之一。”

他顿了一下，继续解释道：“现在这块金矿，的确还能有人靠淘金致富。但大部分人也就是混个小康生活了。至于少数运气不好的，就得象你一样亏本了。”

王元宝摇了摇头，道：“您说的这些也许是对的。但在此地淘金发财的人，我已经见过好几个了。要我怨恨东华王，我还真怨不起来。”

“想不到你的心胸倒是挺宽广的。”中年人眼珠一转，道：“此地的金矿虽然贫瘠，但要挖的完全枯竭，怎么也要个两三年。这位小哥，你想不想发财？”

王元宝眼前一亮，道：“怎么？您想资助我继续淘金，碰碰运气？”

“不不不。我说让你发财，就一定能让你发财。这可不是碰运气。”

“您的意思是……你知道哪个地方的黄金多？”

“那我也不知道。实话告诉你吧，现在这里稳赚不赔的，并不是淘金。”

“那是什么？”

“卖水，买吃食，卖挖掘工具，卖衣服……等等。总而言之，这些挖黄金的人需要什么，你就卖什么。”

王元宝道：“卖这些东西就能致富？”

“当然，你没发现这些生活用品比其他的地方都贵了十来倍吗？事实上，并非是把这些东西运来要那么贵。更多的原因是没人做这种事，物以稀为贵。”

王元宝眼前一亮，道：“有道理！之前我怎么没想到呢？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中年人笑眯眯地说道：“那你想好了卖什么没有？”

“呃……我孤身一人，贩卖其他的东西恐怕力有不逮。那我就在这里开个茶馆吧，二十里外有座山泉，我每天晚上把水运来，白天开始贩卖。”

“听起来倒是挺稳当的买卖。”那老者点了点头，道：“这样吧，我给你留下二十两金子两匹马，另外，这个帐篷和里面的东西，也都送给你了。”

王元宝跪倒在地，道：“无功不受禄，这些东西我可不能白要。等赚了钱，我连本带利地还给您。”

“不必，这点东西对老夫来讲不算什么。”

“那您留个名号下来，让小人也有个念想。”

中年人摇了摇头，道：“名号也不必了。你原来算卦，不是说命中当有贵人相助吗？你就把我当作那个你命中的贵人吧。”

王元宝还想说些什么，那老者已经站起身来，道：“时候不早，老夫也该回家了。要不然家里人着急，恐怕多生事端。王小哥，咱们后会有期！”

……

……

从那以后，王元宝开始了他的卖茶生涯。三年之后，这块金矿已经无利

可图的时候，他已经积攒下了丰厚的家产。

不仅如此，受了“别人淘金我卖水”思想的影响，他仿佛觉醒了经商的天赋。

靠着这些本钱做起别的生意来，无往而不利，最终成为了东华国数得着的富豪。

王元宝养尊处优，当然忘不了当年那个中年人的恩情。

但他究竟是谁呢？

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最终他相信这个人一定是财神下凡！

不是财神，怎么可能那么短的时候，就整治一桌好酒好菜。

不是财神，怎么可能轻易就送一个陌生人二百两黄金？

更关键的是，不是财神，怎么轻轻一点播，就能让自己富可敌国？

于是乎，他花费重金，雕刻了那个中年人的塑像日日跪拜，岁岁祭祀，以报答财神爷的恩典。

一百多年后，他的子孙成了东华国举足轻重的人物，有资格陪同东华王进入太庙祭祀。

这才发现，家中财神的塑像，怎么跟东华始祖郭业的塑像那么相像呢？

（番外篇终）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选书网—<http://Www.xuanshu.Com>